奉系江山

青史尽成灰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奉系江山

贵叉尽藏灰

第一章老虎厅上的争吵

民国四年，中华大地风云激荡！

六月的沈阳热浪袭人，当然眼下的名字还叫奉天，张廷兰擦抹了一下头上的汗水，径直来到了华俄道胜银行的奉天分行。

门口的警卫早就对已经来了好几次的张廷兰十分熟悉，他们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是洋人经理看重的人物，因此格外的殷勤，不过张廷兰丝毫没有在意他们，直接来到了专门的会客室。

一个矮小的老头已经等在了这里，一看到张廷兰过来，这个老头满脸堆笑，用着熟练的汉语说道：“张，你的开发计划做得很漂亮，比起西方的专家更加专业，我甚至都不敢相信是出自一个东方的少年之手，你是十足的商业天才！”

“弗雷德先生，感谢您的欣赏，我现在只想知道凭着这个计划能不能得到道胜银行的贷款？”

张廷兰不想和这个老头浪费口水，因此直接进入主题，弗雷德也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苦笑着说道：“张，你的计划是完美的，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份计划太大了，我认为你没有能力实现！”

“弗雷德先生，您的担心或许有道理，但是我只想知道假设我有能力实现的情况下，道胜银行能不能提供足够的贷款！”张廷兰这个时候玩味的看了一眼眼前的老头，“我知道俄国的处境很困难，在战场上节节溃败，你们的实力有限我也可以理解。奉天可供选择的银行还有很多，比如日本的朝鲜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我完全可以另找伙伴。”

弗雷德一听张廷兰要放弃和自己的合作，顿时也有些焦急，生怕失去一次良机。

就在五天之前，张廷兰第一次来到了道胜银行，并且向自己提出了贷款的要求，起初弗雷德还以为是恶作剧，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敢一张口就要上百万的贷款。但是他看到了张廷兰给他的一份计划之后，顿时就被打动了。

这是一份城市开发计划，按照计划，要在奉天兴建一个全新的市场，地点就选在了奉天皇寺周围。在奉天多年的弗雷德不得不承认选址的精明，皇寺紧挨着各国商行林立的商阜地，庙会又吸引了大量的人流，加上这里处在奉天主城和日本控制的满铁附属地之间，是最好的商业区。

如果在这里建成一个全新的市场，势必会成为奉天乃至整个东三省瞩目的明珠，而作为这个项目的开发者，能够获得多少好处，简直是难以预料。

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才让弗雷德动心不已。当然高收益往往是和高风险挂钩的，作为一个犹太人，弗雷德对于财富有着天生的敏感，他很清楚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绝对会将他的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峰。

“张，道胜银行的财力你不用担心，完全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我关心的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实现你的规划！”

张廷兰从弗雷德的眼睛之中读到了一种叫做狂热的东西，这个老家伙绝对动心了，他反倒是不着急了：“作为一个优秀的银行家，您难道没有调查过我的身份么？难道还不知道我的能量么？”

费雷德尴尬的笑了笑，看到了张廷兰的计划之后，就被大手笔吸引了。

处于谨慎考虑他也当即调查了这个年轻人的背景，很快费雷德就得到了消息，张廷兰是奉天二十七师炮兵团少将团长张作相的大公子。

这可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身份，弗雷德知道现在奉天最大的一股势力就是陆军二十七师，而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和张作相又是结拜的兄弟。张廷兰找自己谈判，是不是有张作霖在授意？

他可不相信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竟然有胆魄一次性向银行贷款一百二十万，根据弗雷德的判断，多半是张作霖不想暴露自己，才派出这样一个少年来试探。

弗雷德的判断并不算错，一个普通的少年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不过张廷兰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穿越者。

张廷兰原本是一个大四的学生，在毕业旅行的时候他去了长白山天池，没想到不只没有遇到传说中的水怪，相反还一不小心从山峰上滑落，直接滚落到了冰冷的天池之中。

张廷兰在急速滚落的那一刻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死亡！

可是等到他再度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了温暖的火炕之上，突然间脑袋里面出现了无数纷乱的记忆。张廷兰只觉得脑袋都要炸裂了，好不容易撑过去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已经来到了另外的时空。

新的占据的新身体名字和他一样，也就张廷兰，而且从记忆之中得知现在是1915年，所在的位置是奉天城。而这个张廷兰的父亲正是张作相。

张廷兰最初还以为只是同名同姓，不过很快他就在记忆之中找到了张作霖、孙烈臣、张景惠、汤玉麟等人的名字，也找到了有关张学良、冯庸等等年轻一辈人的记忆。

作为对历史稍有些了解的张廷兰知道自己真的成为了奉系二号人物张作相的公子，而且还处于一个剧变来临的前夜，中国空前大乱局就要开启！就在不久之前大总统袁世凯含泪接受了部分二十一条的条款，为了此事张廷兰和张学良这些年轻人还参加过罢课游行。

换了一个新的灵魂之后，张廷兰知道在今年年底袁大总统就会走出人生之中最大的一招臭棋，登基称帝！紧接着东北三省也会改天换日，张作霖会完成从师长向督军的华丽转身，从此踏上成为东北王的道路，而张作相一家也会随着张作霖的兴旺发达而走向辉煌。当然同样也会因为张作霖的失败而走向落寞。

想到这里，张廷兰感到一股强烈的使命感，他要做点事情，至少要改变奉系的命运，努力保住东三省这块富饶的黑土地，绝对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整整十四年。

就在身体恢复了之后，张廷兰四处寻找商机，乱世之中钱袋子和枪杆子是两样最不能缺少的东西。他是张作相的儿子，那自然就是二十七师的一员，枪杆子暂时不用想。赚钱就成了他最重要的想法。

他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拟定出了一份北市场开发计划，张廷兰也担心张作相责备他不务正业，因此就想先搞到启动资金，让老爹知道自己不是在做白日梦，然后在进一步说服张作相，乃至张作霖支持自己的计划。

当然弗雷德不会知道这些，他还在想着是不是张作霖有意倒向俄国呢。

张廷兰并不知道，此时张作霖府里正发生激烈的争吵。老虎厅上张作霖居中端坐，两边是孙烈臣、汤玉麟、张景惠、袁金凯、张作相等人，这都是

二十七师的实权人物。

汤玉麟此时站在大厅的中间，晃着高大的身躯，大声说道：“雨亭，诸位弟兄，别的部队我不知道，我的五十三旅已经欠了三个月的饷银了。弟兄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咱们干，咱们就不能亏待人家，吃粮当兵天经地义，如果再不把饷银解决了，出了什么意外，我姓汤的一概不管！”

汤玉麟说完之后，气哼哼的坐了下来，和汤玉麟对面的是孙烈臣，他和张作霖，汤玉麟等人同为结拜弟兄，他一听汤玉麟话中带有不满之意，就开口说道：“四哥，二十七师上下一视同仁，你的弟兄拖欠了三个月的饷银，我们的也都一样，咱们现在该想办法解决问题，光发牢sāo有什么用！”

“解决问题？容易啊，人家日本人都提出了贷款帮助咱们，只要老七点头同意，什么事都解决了，我就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犹豫的！”

第二章我有办法

从前清开始，拖欠军饷就是中**队难以避免的陋习，北洋继承了前清的那一套，拖欠克扣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张作霖的二十七师老底子是诏安的土匪武装，根本不是北洋嫡系，朝中无人，拖欠粮饷自然就成了必然。

“四哥，日本人的钱没那么好拿的，他们人小心贪。这一次日本的贷款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他们要求我们保护在奉天的日本商业利益。还说雨亭高升一步之后，要加强合作，日本人的意思很明白了，我们今天拿了人家的钱，明天就要给人家办事！总有一天日本人的要求会超出我们的底线，那时我们改怎么办！”

孙烈臣是知道张作霖的难处，但是对于向日本借款，一直持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一直觉得日本狼子野心，不能来往。

“给日本人办事怎么了？皇帝还不差饿兵呢，袁大总统不能让咱们吃饱穿暖。我汤玉麟就给日本人办事，最起码这些日本人说到做到，绝对不会差咱们的钱！”

“汤玉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一直在末座一声不吭的张作相霍然站起，厉声说道：“当年日本和大鼻子在东三省打仗，他们干了多少坏事，我们都清楚，如果日本人让你杀咱们的父老兄弟，你也下得去手！”

张作相在众人之中脾气算是比较绵软的，不过越是老实人，在关键的时候就越能够坚守底线，不会轻易妥协。

汤玉麟一看孙烈臣和张作相都出来反对自己，他的气势也弱了几分，不过他还是不甘心，继续说道：“张作相，你也别太把自己当个人物，袁大总统怎么样，不久前不也是签了二十一条，虽然去掉了一些条款，但是不还是向日本人低头了么。大总统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咒念！”

“就是有了大总统的前车之鉴，我们才不能犯错误，这段时间有多少人在骂袁世凯，我张作相不想被人家戳后脊梁！”

双方越说火气越大，眼看就要动手打起来，一旁的张景惠急忙说话了：“大家都是兄弟，有话好说。要我说大家还是别争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都听老七的吧，让他拿个主意！”

汤玉麟和张作相等人也都勉强压住了火气，齐齐的看向了主位上面的张作霖，关键时刻还要看当家人的。张作霖眉头紧皱，一语不发，只是吧嗒吧嗒的抽着烟袋，好半晌他才长叹了一口气。

“诸位弟兄，日本狼子野心我清楚，可是这二十七师上下一万多张嘴在等着，俺老张也不能让弟兄们受委屈，这钱我借了！”

张作霖此话一出，等于是一锤定音，大家都熟悉张作霖的脾气，知道他决定的事情，就无法扭转。汤玉麟喜气洋洋，好像大了大胜仗一般。其他人也都不说话了，只有张作相还是欲言又止的模样。

众人都散尽了，张作霖拉住了张作相，“老八，你说的我清楚，用句文词，我这就叫与虎谋皮啊！不过明知道前面是陷阱，我也要跳，要不二十七师就完了。对于日本人我们只能即利用，又防范啊！”

张作相也不说什么了，他也知道做一个当家人并不容易，他只好闷闷不乐的离开张作霖的府邸，他也没去办公，直接就回了家。

张作相刚走到家门口，就见到从街角大儿子张廷兰喜气洋洋的赶来回

来，父子俩正好撞在了一起。

张廷兰刚刚从道胜银行那边回来，弗雷德是一个精明透顶的犹太银行家，张廷兰也是花了好多心思和他交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初步说服了这个犹太老头，让他答应支持自己的计划。不过弗雷德也提出了要求，那就是必须亲自面见张作霖，只有和张作霖达成了协议，他才能够放心。

张廷兰一看人家还是看不起自己的分量，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回来尽快找机会把事情和老爹说明白。

在门前父子撞在了一起，张廷兰一见老爹满脸的阴沉，似乎有些不快，他也猜不透张作相的心思，只能老老实实的跟着张作相来到了庭院之中。

张作相坐在了葡萄架下面的八仙桌子上面，拿起来烟袋，开始抽闷烟，一语也不发。

张廷兰也比较好奇出了什么事情，要知道他的身份是张作相的儿子，那就已经贴上了奉系的标签，他和奉军可是荣辱与共，要是有什么困难，他还能帮着想想办法！

“爹，有什么事让您这么发愁啊！”

“哎，大人的事情，你有知道什么。你七大爷要向日本人贷款。”

张作相随口说了一句，他也没指望儿子能明白这些事情。不过现在的张廷兰可是顿时大惊失色，大声说道：“绝对不行！”

张廷兰对于奉系还是有所了解的，奉系可以说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没有日本的支持，张作霖不可能那么顺利的当上东北王，不过等到了奉系超出了控制，日本人又杀了张作霖，并且发动九一八事变，奉系军阀彻底成为历史，东三省也从此沦陷长达十四年。

因此一听到张作相说张作霖准备向日本人贷款，张廷兰就敏锐的感到自己似乎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面，奉系的命运能不能改变，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爹，日本人居心叵测，借了他们的钱，一辈子都别想还清。而且贷款只是一个敲门砖，他们多半会得寸进尺，渐渐的将二十七师控制在手中，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

张作相本以为张廷兰只是简单的情绪爆发而已，因为二十一条的事情日本人在中国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打击，很多热血学生都有反日的情绪。不过他一听张廷兰接下来的话，顿时觉得儿子比自己看得还要清楚，因此张作相也十分难得的想要听听儿子的意见。

“廷兰，你觉得日本提供贷款的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是拉拢控制而已，贷款就是一个香饵，最初他们开出的价码不会很高。让我们觉得有利可图。等到吃下了第一颗诱饵之后，接着就会有第二颗，第三颗。日本人的手也会不断伸到方方面面，等到他们觉得我们失去了作用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的踢开。”

张作相点了点头，他反对贷款，也只是担心日本会提出无理要求，不好拒绝。现在听张廷兰一说，他才惊觉这哪里是贷款，分明是毒药，只要吃下，就落入了日本的圈套，生死就不是你能够主宰的了。

“廷兰，你有这份见识，爹真高兴啊！”

“爹，您还是劝劝七大爷吧，对于日本的贷款一定要慎之又慎，我看最好就直接拒绝！”

张作相闭着眼睛想了想，又无奈的摇了摇头，“这可不容易，雨亭现在缺钱啊！”

“缺多少？我有办法！”

第三章面见张作霖

张作相听到了张廷兰的话，一面摇头苦笑，一面伸出粗糙的大手宠溺地拍了怕他的肩头。

“廷兰，整整一个师，上万张嘴，你当是三块两块的不成？你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办法，雨亭不容易啊！”

张作霖对于和日本合作的潜在危险一清二楚，不过处在他的位置，这或许是唯一的选择了。

“爹，您先看看这个。”

张作相把张廷兰的话当成儿戏，而张廷兰可是一本正经，“爹，这是我找道胜银行的经理弗雷德草拟的一个合作协议，如果事情能办成，道胜银行将提供给我一百二十万元低息贷款，只要拿到这笔贷款，完全可以解决二十七师的困境。”

张作相甚至都觉得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这年头钱怎么这么容易弄了，张作霖一个堂堂师长，想要弄几十万，还要求着日本人施舍。自己儿子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怎么就能弄到一百多万元，而且还是低息贷款！

太阳简直从西边出来了，这么多年以来中国什么时候得到过低息贷款，这洋人信佛了不成！张作相满腔的疑惑，不过他把张廷兰递过来的文书看了看。

张作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如果北市场前期工作做好，道胜银行将向张廷兰提供一百万大洋贷款，用于支持北市场的建设。

一连看了几遍，这份文件不像是假的，只是这北市场是什么东西，张作相还不清楚。

“廷兰，这个北市场是怎么回事？”

“爹，您别忙，我给你取几张图纸来。”张廷兰飞快的跑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了一张奉天地图，还有几张自己画的图纸。

“爹，您看这里是奉天的商阜地，北边就是皇寺，我计划在皇寺周围规划出一片地区，用来建设一个全新的市场，我暂时取名叫做北市场。奉天是东三省的中心，商贸十分繁荣，东北的特产，海外的洋货都通过这里运转。但是遍观整个奉天，大型的商业区只有洋人控制的商阜地，还有日本人控制的满铁附属地，没有一块是中国人自己控制的。因此我就想要开发出一个奉天人自己的市场，势必能够吸引三教九流，各行各业。一旦发展起来，光是税收就十分惊人，别说养活一个二十七师，就是再养活三五个师也没有问题！”

张廷兰说完之后，又拿出了一些图纸，这都是他这几天手绘的，包括整体规划，道路商铺的布局，也有具体的百货市场银行设置。其中还有一张是关于路灯以及绿地的，这些东西在后世的城市中遍地都是，张廷兰根据记忆很轻松的画出了一个大概。

这些图纸看起来是极为粗糙的，但是张作相却被彻底惊呆了，他从来没想过一片市区竟然可以建设的如此整齐，这么美观。尤其是大量使用灯光之后，这个北市场绝对会变成不夜城。

张作相一面惊讶于张廷兰的想象力，一面也被张廷兰描绘的情况惊呆了，这么一个市场居然能够养活几个师，这哪里还是一个市场，简直是聚宝

盆。
“廷兰，你和我说说，要怎么赚到钱？”
“最简单的就是收税，谁迁入新的市场，日常经营就要向我们二十七师纳税；第二点就是卖地皮，北市场开发出来之后，必定寸土寸金，地价翻上去几十倍，上百倍也十分正常；第三点是开设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直接经营，等这里有了人气之后，财富也会大量聚集，我们办银行，绝对能发财；第四点我们可以设立保证金制度，谁想进入市场，就要先缴纳一定的保证金；第五点……”
张廷兰还要说话，张作相一摆手让他打住：“廷兰，我不听这么多了，你就告诉我能赚到多少钱？”
张廷兰看到老爹这个样子，也猜到了二十七师目前的确是很缺钱，不然他绝对不会如此焦急。
“前期需要一定的投资，在半年之内很难获利，还要往里面搭钱，不过局面打开之后，奉天大小商户都会往咱们手里主动送钱，第一年我估计能赚到一百万左右，去掉各种投入和分红，能拿到的纯利应该在三十万以上！步入正轨之后，一年上百万元，甚至更多也是很正常的。”
“够了！太够了！”张作相一把拉起了张廷兰，说道：“你快把这些东西拿着，我们连夜找雨亭，他现在多半还没还在举棋不定呢！”张作相拉着儿子直奔张作霖的府上。
夜色早已经落了下来，奉天城华灯初上，各色娱乐场所也纷纷开门迎客，显得热闹非常。
张作相和张廷兰都没有心思看这些，他们父子叫了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后就直奔张作霖的府邸，张廷兰的怀中抱着一些图纸，还有他和弗雷德的协议。脑中不断的浮想联翩，马上就能见到张作霖这个未来的东北王，张廷兰的心也不免激动起来。
张廷兰从心底佩服这位东北王，能从土匪爬到国家元首的高位，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而且张作霖在这种乱世之中还能坚持底线，不出卖国家，最后惨死日本人之手，更是让他的传奇蒙上了一层悲剧英雄的色彩。
张作霖掌控东北的十几年时间，打下了东北重工业基础，而这个基础在日后发扬光大，对于中国的命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懂得发展建设的军阀是十分了不起的。
而且从这一世的记忆之中张廷兰也知道，张作霖对于后辈子弟还是十分关心，种种印象都汇聚到了一起，张廷兰竟然空前的紧张起来，在这样一个最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他究竟能不能改变奉系的命运呢！
黄包车很快就到了张作霖的府，虽然老张还只是一个师长，但是大家恭维他，还是把这里叫做大帅府。
张作相几乎天天都到这里，门口的警卫一见他来了，急忙请了进去。
刚到正厅，就将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匆匆迎了过来，“老把叔，我爹把自己关在房间了好几个小时了，晚饭也没吃，您快去劝劝他吧！”
张作相微微点头，“汉卿，一切都交给我吧！”张作相信心十足的拉着张廷兰直奔张作霖的房间。
张廷兰在一边听到他们说话，顿时也猜到了这个少年的身份，这就是未来的少帅张张学良吧，这也是民国历史上有数的名人之一，只不过这个名声

并不太好。

张廷兰来来不及多想，就被张作相拉到了张作霖的门前，张作相轻轻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一个略带狂躁的声音：“妈了巴子的，不是让你们都滚蛋么，怎么还来打扰老子！”

张作相用力咳嗽了一声，“七哥，是我来了！”

一句话出口，就听见屋中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之声，屋门被猛地推开。

张廷兰的心猛地一阵紧缩，他知道出来的就是未来的东北王张作霖，他不仅因为见到这种历史名人而感到激动，更为了能够参加到历史的大cháo之中感到由衷的刺激。

只见张作霖果然如同记载的那样，身材不高，还不到一米六，和张作相一样，都剃着大光头，一身的粗布衣服，手里还握着一根烟袋。张作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一双眼睛，人们常说张作霖一双狐眼，机警过人，现在一看果然如此。黑亮的双眼显示出十足的精明，也带着强烈的自信，这就是一代枭雄的风采。

张作霖出来之后，一把拉住了张作相：“老八，我还以为是下人们叫我吃饭呢。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再说说今天的事情，我这辈子就没有这么为难过！”

“七哥，我巴巴的跑来，就是给你送主意来了！”

第四章有胆子么

张作霖早就和日本人打过交道，其实说起来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将势力深入东三省，任何军政人物想要在这里混下去，就统统需要日本的认可。

老张以往也说过很多诸如帮着日本办事之类的话，不过那都是应酬之词，惠而不费。实际是日本人对张作霖还有戒心的，主要就是因为张作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支持共和制度，挫败了川岛浪速一伙人策动的第一次满**立。因此很多日本人还视张作霖为眼中钉肉中刺。

这一次张作霖准备向日本贷款，日本方面也表示了赞同，这和以前的接触就完全不同了，这是张作霖准备要全面倒向日本人。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关乎二十七师一万多人的命运前途，甚至关系到东三省的安宁，张作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老八，你真有主意不成？赶快和我说说！”

“七哥，不是我有办法，是廷兰这小子有了主意，让他给你介绍一下吧！”

张作霖这才注意到跟在张作相身后的张廷兰，他本以为张廷兰不过是顺道过来而已，哪想到张作相居然说他能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老张顿时一阵错愕。他对于张廷兰还是十分清楚的，这孩子很会念书，也特别老实，平时很少和张学良这些二代少爷们四处胡混。

不过要说张廷兰有办法解决他都解决不了的困难，老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的。

“老八，咱哥们之间可不能这么开玩笑啊，我不是看不起大侄子，只是他还是一个孩子，能有什么办法啊！”

“七哥，能不能成还在两可之间，不过你先听听，说不定也是一个路子！”张作相说话之间就拉着张作霖走到了屋中，张廷兰也在后面紧紧跟随，一进屋就闻到一股刺鼻的烟味。老张抽的可不是卷烟，而是正宗的关东烟，刺鼻辣眼，张廷兰差点没被熏晕过去。

但是他也顾不得什么，老爹和张作霖都坐到了桌边，张廷兰急忙走了过去，将自己和弗雷德商量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张作霖，同时又把北市场的图纸拿了出来，一面指着图纸，一面向他介绍自己的想法。

张作霖的领悟能力明显在张作相之上，张廷兰越说他越高兴，两只眼睛越来越亮，他敏锐的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张廷兰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介绍完自己的想法。然后张作霖又拉着他足足问了将近两个小时。

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包括北市场的具体大小，基础建设，经营方向，如何收税，如何管理等等内容。张廷兰都一一努力作答，老张问的远比想象的深入，他甚至看出了这个市场对振兴民族工业的价值，最后张作霖终于停止了问话，眼中满是光彩，不住的拍着张廷兰的肩头。

“好，真好！这个主意太棒了！”

“老八，这就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吧，廷兰不凡啊！”

张作相也是满心的高兴，看到儿子出息，哪一个当爹的能不高兴啊。不过张作相还是比较谦逊的说道：“雨亭，廷兰也不过是一个想法而已，要想实现难度还很大，建立这一个大型的市场首先就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另外还要

防备着列强趁机插手，特别是日本人，一旦有了什么好事，他们都不会落下的！”

张作霖眯缝着眼睛，他现在已经从看到这个计划的喜悦之中走了出来，想的更多饿是实施这个计划会遇到的阻力和麻烦。

“老八，你说的没错，我看第一关就不太好过。快马张张锡銮对咱们的防备之心是越来越严重了，况且他现在就是混日子而已，什么大事也不想管了，让他点头同意这么大的事情，我看很难！”

“而且要想阻止日本人参与也不容易，他们的耳目太灵活了啊，那么大的一片工程，要多少砖瓦木料，要多少人工，只要一动工，谁都一清二楚！”

张作霖说着说着眉头也皱了起来，虽然张廷兰提出了一个挣钱的好办法，但是想立竿见影，就弄到钱，还是有重重的困难！老张再度苦恼起来。

“廷兰，你的办法不错，可是我算计着要想看到回报至少要半年以上的时间，现在已经拖欠了三个月的饷银，要是再拖半年，我这个师长也就别想当了啊！”

“七大爷，二十七师这么大的家业，连几个月都撑不过去么？”

张作霖苦笑着摇摇头：“大总统这两年对地方的实力派卡的很死，军饷是越来越少，除了老北洋之外，都是后娘养的。不逼到墙角，我也不会和日本人借钱，按照现在的情况也就撑半个月，最多一个月，别说是军饷，就连军粮都没有了！”

张廷兰也没想到堂堂二十七师，奉天最强大的武装竟然会被军饷的问题逼到这种地步，看来军阀也是不好当的，要是没有搂钱的本事，不用别人攻打，自己内部就散了！

“七大爷，我看咱们可以提前招租商位，收取准入金。凡是希望进入北市场经营的，都要提前交一笔钱，这样或许能快速弄到一笔钱！”

刚说来之后，张廷兰也立马感到了不妥，这样一来肯定会弄出大动静来，就会惹来各方的注意，中国人自己办市场，无疑是在挖列强的墙角，他们一定不会答应。这些列强只要一闹起来，中国政府多半就会屈服。

说到底是张廷兰想的简单了，他以为二十七师是奉天最强大的力量，自然说一不二。但是张廷兰没有注意到张作霖毕竟不是正牌的督军，不能代表奉天政府，一方面总督张锡銮和日本人都能够扯后腿，另外对奉天商人的号召力也不够。

张作霖在地上走了几圈，眉头紧锁：“小鬼子是吃定我了，这段时间二十七师的很多私下里的产业都受到打压，我估计就是日本人干的，他们这是逼着我给他们办事啊！”

张廷兰现在也有些懊恼，他本以为自己凭借着穿越者的光环，能够轻易将麻烦解决掉，然后赢得一片掌声，现在看来是自己将事情想得简单了。

“七大爷，你有胆子么？”

张廷兰想了一会儿，突然问了这么一句，张作霖也是一阵愕然，他从这几个小时的谈话之中，已经看出了张廷兰的不凡之处，他这么问自己，绝对是有目的的。

“小子，你七大爷白手起家，从一个土匪混到了今天，最不缺的就是胆子，你要是有什么想法就直说吧！”

张廷兰咬了咬牙，“七大爷，咱们倒卖军火吧！”

“廷兰，你胡说什么，枪杆子是咱们的支柱，怎么能卖啊！”张作相以为张廷兰是想卖出一部分军火枪支，然后换取一些资金。这也不是没有，有些地方部队就把自己的武器盗卖给了地方的豪强。只是二十七师上下都知道武力的重要性，这些枪杆子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就是要了他们的命，也不会卖武器的。

“爹，我说的不是卖咱们自己的武器，而是俄国人的！”

这句话一出口，张作相和张作霖都有些莫名其妙，怎么还能涉及到俄国人身上啊。

“廷兰，你把话说清楚一点，只要可行，能快速赚到钱，我就拼一把！”

“七大爷，现在欧洲正在打仗，同盟国和协约国两方死磕，而俄国是协约国一方之中最弱的，他们武器都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国输入。其中有不少军用物资就是从走的东三省，然后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输送到俄国国内，在东三省负责采购的就是道胜银行名下的两个洋行！”

“廷兰，你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让我们去打劫军需不成？”张作霖吃惊的问道，张廷兰说的事情他当然知道，南满铁路上经常通过一些满载着军火物资的火车，看得张作霖十分眼红。

但是那都是列强输送给俄国的，张作霖可不敢打这些火车的主意，他向日本贷款，可能是服用慢性毒药，但是敢抢这个，那就是饮鸩止渴，立马吐血倒地。

“七大爷，我不是要去抢，而是要去偷！”

第五章狼狈为奸

“俄国负责采购的是道胜银行，所有的物资和账目都要经过道胜银行核准，然后才送到远东地区，最后运到前线。我的意思是从这条采购链下功夫，我们把列强运来的枪炮截留下来，换成破烂枪支，把白花花的粮食留下，换成发霉变质的垃圾，总之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留下来，然后我们那这些东西换钱，当然也可以直接充当饷银！”

张作霖和张作相两个人的眼睛全都亮了起来，张廷兰的这个主意简直是太疯狂了，疯狂到了超出他们的想象，从俄国的嘴里抢肉吃，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虎口里面拔牙么！

况且这又不是一个俄国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了所有协约国，也包括日本在内，怪不得张廷兰要问一句有没有胆子呢。

这种事情只要走漏出去一点风声，就会惹来协约国的集体怒火，袁世凯一个大总统连日本人的压力都扛不住，张作霖一个小小的师长有那么结实的肩膀么？

“廷兰，说说具体的操作方案！”张作霖沉声说道：“妈了巴子的，富贵险中求，俺老张不是怕死的人，只有有一线生机，我就不能卖身投靠日本人！”

张作霖说此话的时候掷地有声，一旁的张廷兰也是一阵心神激荡，张作霖作为一个旧式人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心中有道德底线，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做，最后他被炸死在皇姑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七大爷，这件事情看起了很疯狂，但是我觉得只要操作得当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我们国内的军队倒卖军用物资，以次充好的事情遍地都是，而俄国的官员比起我们来还贪婪，还疯狂。而且这两年的战争打下来，俄国的经济已经几乎要崩溃了，国内起义此起彼伏，乱成了一锅粥。在这种时候，我们只要把利益分派好，就不愁弄不到钱，俄国的蛀虫一点不比中国少！”

张廷兰最初并没有这个想法，他还是愿意靠着建立北市场，用正当的手段赚钱。但是老张现在极度缺钱，正规商业终究没有邪门歪道来钱快，因此他才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说出来之后，张廷兰突然觉得这个办法其实也不错，来钱容易迅速，只是俄国士兵就被他给坑了，不过张廷兰也管不了这些了。这个方法最好的还有一点就是一年多之后俄国就会爆发革命，重新洗牌。到那个时候所有证据都会消失一空，谁也别想追查此事，简直就是神不知鬼不觉。

“这一切的关键其实就在道胜银行的经理弗雷德身上，只要把他拉下水，由他运作，我们出人出力，很快就能拿到第一笔钱！”

“廷兰，你有把握说服弗雷德么？”

“有，这个人是犹太人，他根本没有什么爱国之情，只要利益足够，他能把上帝卖给了！”

张作霖听完之后，背着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最后一咬牙，一拍大腿，狠狠的说道：“妈了巴子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老张干了！”

老张虽然下定了决心，但是有些事情还要仔细商量，张作霖和张作相对面而坐，张廷兰在一边陪着，张作霖大大手一直在拍张廷兰的肩头。

“大侄子，你可给七大爷帮了大忙，早知道你有弄钱的本事，何苦让大爷这么为难啊！”

张廷兰在张作霖的眼中完全就是珍珠长腿，那是活宝贝儿。张廷兰还有点不太适应这种热情。

“七大爷，我也就是纸上谈兵，具体拿下弗雷德还要您出马。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要关注，那就是日本人！”

张廷兰很清楚东三省早就被日本盯上了，要想在东北混下去，就不得不学会和日本人打交道。

张作霖也是如此：“廷兰，咱们爷们之间我也不说假话了，我向日本贷款固然是被逼无奈。但是也有交投名状，投靠日本的意思。袁大头签订了民四条约，从此之后东三省最大的势力就是日本了，不和他们合作，想要再进一步势必登天还难啊！”

张作霖也吐露了自己的心声，贷款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更主要的是代表整个二十七师彻底倒向日本人。

张廷兰本能的厌恶日本，但是他也知道老张倒向日本是目前最划算的一个选择，能够快速增强实力，进而掌控整个奉天，实现老张的勃勃野心。

“七大爷，合作是合作，不能等同卖身投靠，我们肯定要和日本打交道，甚至是相互利用。但是必须控制合作的程度，也要争取合作的主动权。不然过度依赖日本人，他们能给我们的，也能够收回去！”

整个一个晚上，张作相基本上都没怎么插话，而是静静的看着儿子和张作霖谈论，偶尔张廷兰说的话有些过头，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反倒认为这是一个少年的本性，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哪能面面俱到。现在张廷兰话中有指责张作霖以前的想法是卖身投靠的意思，虽然不好听，但是张作相觉得十分恰当。

“雨亭，廷兰说的可能有点直，但是我认为这话不错，日本人什么货色我们都清楚，如果真成了日本的帮凶，咱们就是汉激ān，让祖宗蒙羞，这是万万不能干的！”

张作霖也重重的点头，“老八，你放心吧，只要还有条路，我就绝不投靠日本人，更不能出卖国家。”

说话之间外面传来了鸡叫的声音，整整一夜已经过去了，三个人都没睡觉，事情商量妥当了之后，困倦的感觉袭来，眼睛都有些睁不开，特别是张廷兰年纪还小，正是贪睡的时候，张作霖拍了怕他的肩膀。

“廷兰，你们爷俩都在我这先眯一觉，然后咱们就去找那个洋人！”

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直到仈激ǔ点钟才醒来，张廷兰也恢复了精神，张作霖和张作相早已经起来了。在后院已经备好了马车，三个人青衣小帽，让家人赶着车快速的离开了大帅府，来到了道胜银行。

很容易就见到了弗雷德，张廷兰笑着和他说道：“弗雷德先生，这位是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先生，这位是家父张作相，我们可以谈一谈合作了么？”

弗雷德并没有想到张作霖会来的这么快，他清楚中国人通常都没有时间观念，他以为三五天之内能得到回复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但是没想到和张作霖说完之后，第二天他们就来了，这样弗雷德对合作增加了不少信心，至少对方是很重视的。

“张师长，这位年轻朋友和我说了他的设想，我认为非常不错，很值得投资。不过我只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如果贵国政府干预，或者是日本人干预，

您会怎么做，是不是就会屈服？”

张作霖微微一笑，“弗雷德先生，这个北市场事关我们二十七师弟兄的福利，谁敢阻拦，就是和这一万多条枪杆子作对，您看这一个师的人马还有分量么？”

张作霖的话充满了霸气，弗雷德也清楚张作霖的出身，这家伙能从一个土匪走到今天，绝对是胆大包天的人物，也正是这一点才让他愿意和张作霖合作。

“张师长我相信您的影响力，道胜银行可以提供你们需要的贷款，分成三次支付，帮助你们开发北市场。”说到这里，弗雷德突然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低声问道：“张师长，身为一个将军，您需不需要一些军火呢，我可以帮你联络一二！”

第六章银行家的疯狂

张廷兰最初和弗雷德谈的就是北市场开发的问题，他一时还没有想到怎么把话题引到军火问题上，现在弗雷德竟然主动提出了这个，张廷兰何等的敏锐，他顿时就猜到了弗雷德早就已经对俄国的军火动手了。

细想想，俄国如今何等**，从上到下都已经烂透了，掌控了采购军火物资大权的弗雷德又怎么会放弃这块肥肉呢，他现在这么问，多半就是想向张作霖推销军火了。张廷兰暗骂自己笨蛋，当初要是想到了这一层，何必还费劲弄北市场呢，直接倒卖军需就可以了！

不过张廷兰转念又一想，其实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市场，又怎么能够大量的倒卖军需呢，靠着弗雷德这种找下家的方式实在是太没有效率了。

想到这里张廷兰心中十分的喜悦，选择和弗雷德合作真是太正确了，无所顾忌的犹太银行家和胆大妄为的土匪头子，这简直是完美的组合，偏偏还赶上了一战的绝佳机会，想不发财都困难啊。

张廷兰突然插话了：“弗雷德先生，你想推销什么武器呢，是步枪，还是机枪，或者是大炮！又是什么型号的呢？”

“步枪，全新的莫辛纳干步枪，就是你们说的水连珠，还有子弹，我想作为一个地方的将军张师长一定对这些武器感兴趣！”

弗雷德说的不错，张作霖此时眼睛已经冒光了，最能打动张作霖的两样东西一个是钱，一个就是枪，现在钱的问题有了眉目，要是枪的问题再解决了，那就太爽了。

张廷兰暗中拿脚尖点了一下有些兴奋的老张，然后冲着弗雷德说道：“如果我猜的不错的话，这些步枪应该是给俄国的士兵的吧，他们现在正在东欧战场之上同德国人拼命，有好多士兵都没有步枪，他们只能捡死去同伴的武器。您却在这里盗卖他们的军火，是不是有些不太道德了？”

“这并不是俄国政府采购的，只是一个军火商朋友的，我能保证绝对物美价廉！”

“弗雷德先生你认为我会相信么？”

弗雷德耸了耸肩，无所谓的说道：“张，你虽然很精明，但是最好不要干涉别人的正常生意，不然我们的贷款协议就要出问题了！”

张廷兰一点没有被吓到，脸上嘲弄的笑意却更加强烈了，“弗雷德先生，在我的印象之中犹太银行家都是胆大包天的人，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他们敢于做任何事情，不过看到你的手笔，让我对犹太银行家的定位低了不少啊！”

弗雷德眉头皱了起来，他低声说道：“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不要用这种简陋的激将法，我也是读过孙子兵法的！”

“哈哈，弗雷德先生，如果我猜的不错，你现在赚钱的方法就是在俄国进口的军火物资上面做一些手脚，把一部分武器截留下来，然后再贩卖给中国国内的客户，从中牟利！”

弗雷德笑着说道：“你猜的或许是对的，但是我是不会承认的，你也找不到证据，而且俄国方面也不会管这些闲事的！”

“弗雷德先生，我要说的是你的胆子太小了，你的魄力也太小了。今天留下三五支，明天留下几箱子弹，这么赚钱太慢了！只要我们双方合作起来，

我们完全可以把整车皮的枪支弹药都留下来，销售的事情我们负责，您就只管数钱！”

弗雷德终于动心了，他何尝不想赚的更多，只是在中国，他毕竟还是一个外人，想要找到合适的伙伴太困难了，因此就拖延了下来，现在张廷兰这么一说，他也觉得眼前的这三个人或许是不错的搭档。

“张，你说的很诱人，但是数量差距过大，俄国也会追究的！”

“弗雷德先生，数量不会有任何差错的，我们二十七师别的没有，一些老旧的破枪还是有不少的，而且中国的军火库里面也存了不少的武器。我们以旧换新，数量一定会全部补齐。您也知道俄国的士兵很多都是新兵，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开枪射击，给这些灰色牲口新武器实在是太浪费了！”

张廷兰的提议不只让弗雷德动心了，就连一旁的张作霖都两眼冒光，现在二十七师的装不并不算好，装备熟练最大的还是老式马蒂尼步枪，单打一，已经严重落伍，最好的就是俄制的水连珠。不过这些步枪都是日俄战争时候散落在东北的，已经使用多年，膛线都磨没了，也失去了准头。

就算这样士兵们还把这些枪当成宝贝疙瘩，平时都擦抹的干干净净，比对媳妇还上心，没办法士兵就是指着这东西吃饭的！正是知道了武器的宝贵，张作霖此时听到张廷兰的话，他简直要高兴的疯了，如果能把奉军装备的那些垃圾，连同库存的破烂全都换成崭新的水连珠，二十七师可真是鸟枪换炮，战斗力直接暴涨。

张作霖勉强控制着激动的心绪，他身后的张作相此时已经故意将脸转过去一半，张作相是生怕让弗雷德看出自己的喜悦，他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有这等绝妙的点子。他甚至已经在憧憬武器到手的情景了，一定要先给自己的炮兵团换装，全部都弄成最新的步枪，武器整齐，士兵的精气神也就大不相同，炮兵团绝对会成为二十七师之中最强的力量。

张作霖他们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弗雷德的身上，此时的弗雷德并没有急着回答，反倒是拿起来一杯咖啡在细细的品着。他当然没有这个闲情雅致，弗雷德的大脑也在疯狂的运转。在评估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在军火上面动手脚，这可是大忌，如果走漏一点风声，那绝对没有好下场，因此他也拿不定主意，久久不语。

张廷兰等得有些不耐烦了，轻轻咳嗽了一声：“弗雷德先生，您熟悉中国文化，想必您也知道中国官场之上有三思，思危、思变、思退！现在俄国的情况怎么样，您也清楚。前线之上俄**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国内起义此起彼伏。多数党势力兴风作浪，现在的沙俄完全是在和时间赛跑，如果能在俄国倒塌之前结束血腥的战争或许还能够维持这个帝国，如果不能，这个帝国就会在战争之中轰然倒塌。”

张廷兰是拿着已知的历史来照本宣科，怎么说怎么有道理，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不过这话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却是极大的震撼，弗雷德不断的在思考着张廷兰的话，华俄道胜银行就是俄国政府掌控的，如果俄国政府出问题了，这个银行的存在与否也是一个大问题，他很清楚俄国内部的状况，因此也从心底认同了张廷兰的判断。

张廷兰一看弗雷德有些松动，继续说道：“俄国内部**丛生，我们只要肯花钱打点，短时间之内绝对不会出问题。我们二十七师虽然不算什么大势力，但是毕竟也有上万条的枪杆子，必要的时候完全可以保护住您。只要借

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您赚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财富，您到了哪里都是人上人！”

最后的几句话终于将弗雷德打动了，终于下定了决心，猛地点点头，算是同意了张廷兰的提议。

一旁的张作霖和张作相的心终于放到了肚子里，随即脸上就浮现出难以抑制的喜色，张作霖大手一挥说道：“弗雷德先生，我张某人是讲义气的，没有您这种事情我们办不成，况且您还要打点俄国国内的关系，我老张做主，所有利润分您六成！”

这一句话说出来，弗雷德的脸上顿时就乐开了花，张廷兰也在一边暗暗佩服张作霖的豪气，明明张作霖身为一方豪强，势力自然比弗雷德大，但是还能够心甘情愿的拿小头，怎么能不让弗雷德满意，这就是东北王的风采和魄力。

“张师长，既然枪支能够倒换，粮食、布匹、军装、棉衣、罐头等等也都能如法炮制，只要是在这条铁路上面经过的所有物资，都是咱们碗里的肉！”

第七章军队闹饷

俄国是一个泥腿巨人，在一战之中迅速露出了虚弱的本质，军工系统根本无法维持战争的需要，因此俄国急需从国外输血。

英法等国都向俄国提供了大量的火炮、飞机、燃油等等武器和物资。一直在发战争财的美国也向俄国输出大量的军用物资，为了避开德国的潜艇，一部分美国的物资就走远东方向，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输送到俄国境内。

这批物资主要是运到旅顺港，然后通过铁路经过东北运到俄国，这条铁路就是中东路，历史上中东路和旅顺港都是俄国最早修建的，只是在日俄战争的时候被日本占有了，中东路被分成了两段，从长春到旅顺大连的一段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变成了所谓的南满铁路。

而如今日俄又同属协约国，自然不会干涉向俄国输送物资，弗雷德的道胜银行就是负责军火贸易的费用核算，同时还要查验货物是否符合标准，正是凭借这种权力，弗雷德才大肆从中攫取好处。

这家伙既然决定和二十七师合作，那也就没有什么客气了，直接将所有的军需物资都纳入了其中，这也让老张见识了这些洋人的贪婪，一旦他们下定决心，真是没有什么不敢干的。

大的方向确定下来，双方又谈了一些细节，终于将合作计划全部敲定了。

张廷兰最后又说道："弗雷德先生，靠着盗卖军需毕竟不能长久，战争结束，自然就消失了，因此我觉得北市场还应该按照计划建设，而且大量的军需物资我们也可以改头换面，在北市场出售。我准备建立一个公司，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向道胜银行贷款，同时开发北市场，和销售物资，这样就能最大限度的保证隐蔽！"

张作霖和弗雷德都知道保密的重要性，有个公司做掩护，他们就能置身之外，因此纷纷点头称是。终于将所有问题都解决差不多了，张廷兰笑着对弗雷德说道："我们部队也不宽裕，要不您先贷给我一点资金。咱们的事情也要启动经费啊。

"张，你就是一个精明的小狐狸，好，我先贷给你十万大洋。不过利息我可一点都不会少收的！"

弗雷德笑着给张廷兰开了支票，张廷兰急忙收好，他和张作霖，张作相离开了道胜银行，又钻进了马车之中，上了车老张长出了一口气，一把就拉住了张廷兰。

看着他的眼神都完全不一样，这哪里还是一个子侄后辈啊，完全就是善财童子，经过他这么一弄，二十七师非但解决了经费的困难，还找到了财路，盗卖俄国的军需，坑老毛子，怎么想都是解气的事情，另外北市场一旦建立起来，更是一条稳定的来钱道，利润只会更加惊人。

最令老张满意的是张廷兰竟然解决了二十七师武器的问题，这可是太让人喜出望外了，只要弄到了枪支张作霖并不准备卖出去，他要全部囤积起来，用来扩充二十七师的实力，张作霖的野心在不断的滋长。

"廷兰，七大爷是真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种本事，你小子是给我一个大惊喜啊，就凭着这份赚钱的本事，二十七师除了师长之外，其他职位你随便挑。"

张作相在一边急忙咳嗽了一声："雨亭，二十七师里面都是廷兰的叔叔大

爷，哪能乱了辈分！”

老张笑着说道：“我这不是高兴坏了么，不过凡事都讲究唯才是举么，廷兰有这个能力，就应该上位！”

张廷兰并没有插话，一直在默默的听着，他还不想过早进入二十七师。正如张作相所说，里面都是他的长辈，进去了也谁都指挥不动，倒不如做出更大的成绩，拿事实说话，让人心服口服。

马车很快回到了大帅府，张作霖十分高兴，硬是一手拉着张廷兰，一手拉着张作相，非要三个人好好的吃一顿庆祝一下。

一进院张作霖就大声的吆喝，让厨房做最拿手的菜，准备最好的酒。平时张作霖是最讲究规矩的，没到吃饭时间是绝对不会起火的，而且也多是家常菜，这次特意这么交代，想必是有什么高兴的事了。厨子也不怠慢，都忙了起来。

张作霖刚刚在老虎厅坐了下来，忽然府外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喊声，一个矮胖的中年人气喘吁吁的冲了过来，张廷兰根据以往的记忆也认出了这个人，他正是张景惠，也是张作霖的结拜弟兄，人送绰号叫豆腐张。他本来是做豆腐的出身，另外这个人的性格也比较绵软懦弱，因此才得了这么一个绰号。

豆腐张跑到了老虎厅，大声说道：“雨亭，大事不好了，五十三旅的弟兄们闹饷了！”

所谓闹饷是军阀部队之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因为种种原因军队出现了拖欠饷银的事情，而这些丘八大爷也要生活，因此闹饷也就成为了必然，不过张作霖此时一听五十三旅出现了闹饷的问题，顿时脸就黑了起来。

五十三旅的旅长是汤玉麟，他是极力主张向日本贷款的，现在他的部队又出现了闹饷的情况，那不容张作霖不多想。

老张狠狠的拍了拍桌子，“这是在逼宫啊，我倒要看看他汤二虎能不能翻天。五哥，老八，还有廷兰你们三个都跟着我，现在就去军营看看！”

张景惠这时也才注意到张作相父子也在这里，他急忙冲着张作相说道：“老八，你劝劝雨亭，闹饷的事情可大可小，别让雨亭和那些当兵的对着来啊。拖一段时间，他们没了精力，自然就没事了！”

张景惠其实也是担心张作霖的安全，那帮丘八一旦发飙，还真不一定出什么事情。不过张作相心里也有数，张廷兰现在怀里还揣着十万大洋的银行票呢，有了钱，这帮人肯定闹不到哪里去，唯一让张作相不高兴的就是汤玉麟有些太过分了，昨天刚刚开会，今天他的部下就出了问题。

说汤玉麟没搞鬼谁也不信，这弟兄当得实在是有些变味，也难怪张作霖这么生气，张作相拉着张景惠说道：“五哥，你放心吧，没有什么事情，雨亭已经有了绝对把握！”

张景惠也猜不透张作霖有什么办法，他只好满腹疑惑的跟着张作霖一同前往军营，五十三旅的营地就在城中，很快张作霖就赶到了营门前面。离着老远就听到了里面吵吵闹闹，喊声震天响，这时候孙烈臣已经赶到了，而汤玉麟还没有出现，张作霖的心里越发的不快。

他昂首阔步就往军营里面走，张作相、孙烈臣、张景惠紧紧跟随，张廷兰则跟在了最后。此时校场之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士兵，有几个闹得最欢的正在讲台上面跳着脚的大骂，台下的人也在鼓噪。

这时候已经有一些人拿到了武器，这些乱兵有了武器，就意味着随时可能出现变乱，大家伙看到这种情况也是一阵的担忧，跟随张作霖前来的护卫都紧紧跟随老张，随时保护他的安全。

这些闹事的士兵有的人眼神好，一眼看到了张作霖，这位师长大人正怒气冲冲的走了进来，他们也不自居的感到心虚。

老张领兵多年，对待下属也算是不错，因此威望还高，他一出现，场面顿时就平静了不少，这就是气场的效果，张作霖阴沉着脸走到了校场前面："俺老张就在这了，你们有什么话就都说出来吧！"

第八章第一笔买卖

张作霖问了一句，场上众多的士兵却没有人敢说话，老张的眉头就拧到了一起："妈了巴子的，你们有本事闹事，就没有本事承认么？难道连一个会喘气的都没有么，出来一个带把儿的把事情给我说清楚，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别看张作霖身材不高，但是嗓音洪亮，他这么一喊，全场的士兵几乎都能听到，黑压压的上千人竟然全被张作霖一个人给压住了，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这时候一个排长站了出来，先冲着张作霖敬了一个军礼，满脸涨的通红，然后大声说道："报告师长，弟兄们在闹饷！"

张作霖冲着这个排长点了点头，"二十七师还有敢作敢当的大丈夫，我问你为什么要闹饷！"

"因为，因为……"这个排长憋了半天才说道："报告师长，家里头没有米下锅了，婆娘逼着俺弄钱养家！"

张作霖突然站了起来，拍了拍这个排长的肩头，"能说实话很好，吃粮当兵，天经地义的事情。拖欠了几个月的军饷是俺老张的不对，我在这里给弟兄们赔礼了！"

说话间张作霖将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露出大光头，朝着在场的士兵深深的鞠了一躬。张作霖的这个举动顿时就让不少士兵有些手足无措，扪心自问，这些年二十七师的待遇真不算差了，北洋很多军官都吃空饷，喝兵血。而张作霖不只不吃空饷，还拼命的扩大军队，军饷上面也就今年才出现了拖欠。

张作霖这么当众道歉，让很多士兵反倒不好意思了，人就是这样越是对着来，就越容易逆反，越是压制就越容易爆发，现在这些闹事的士兵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张作霖鞠躬之后，一招手把张廷兰叫了过来，让他将银行票拿了出来。

"弟兄们，这是十万元的银行票，见票即兑，俺老张现在就给大家发军饷。"

说话之间，张作霖就让张廷兰带领人去兑换大洋，他就校场前面等着，而场下的士兵全都傻眼了，他们也看出了老张不是说谎，一想到十万大洋，这些人就忍不住的欢呼雀跃。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一个普通的大头兵一个月军饷大约是一块二左右，而且军官还会克扣，再扣除伙食费用，剩下的钱其实十分有限。五十三旅的这些士兵加上军官所有饷银加起来也就一万五千左右，五万元就足以结清二十七师的所有拖欠，还能够把养马的费用，训练的经费全部补齐。

军饷有了着落，所有人都把心放了下来，都在眼巴巴的等着张廷兰把钱运回来，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这只是一个美梦。

正在此时，汤玉麟晃着高大的身躯才出现在军营，一看到张作霖等人都在里面，他紧走几步，来到了张作霖面前。

"雨亭，我来晚了，没想到这帮孙子竟敢闹饷，我现在就处理他们。"

"四哥，不必了，弟兄们过不下去了，这是我这个师长的责任，和弟兄们没关系！"

汤玉麟没想到张作霖会这么说，顿时显得十分尴尬，他原本还想多表演一下，现在一看张作霖根本不配合，他只好说道："雨亭，弟兄们的确是困难了，我看你也就别硬撑着了，伸手就能拿到的钱，你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

张作霖此时眉头已经立了起来，汤玉麟的话他听了来分外的刺耳，这不就是在帮着日本人逼宫么！

"四哥，二十七师的家不用你来当，我自有主张！"

汤玉麟也是脾气也十分火爆，他一听张作霖如此不客气，顿时脸也就黑了下来。

他冷笑道："七爷，当着这么多我的部下，一点面子都留，是不是不太好！"

"同为弟兄，有人帮着我分忧解难，有人却在这里拆台，到底是谁的不是。"张作霖身为一方豪强，最忌讳的就是部下公然忤逆，不听指挥，况且汤玉麟话里话外还把五十三旅当成自己私人的东西，更是戳了张作霖的肺管子。

老张也丝毫不给汤玉麟面子，两个人顿时就要吵起来，这个时候孙烈臣和张景惠都急忙过来劝解，好不容易让两个人压住了火气。

正在校场之上乱哄哄的时候，张廷兰已经带着几位警卫将大洋都压了过来，十万大洋装载了五辆大马车之中，从营门快速到了里面。

张廷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来到张作霖的面前，大声的说道："报告张师长，军饷解送到位，请您指示！"

老张一看到张廷兰顿时脸上就显出了笑意，拍了怕他的肩头："廷兰，你去给大家发军饷吧，每个弟兄先发两块大洋，剩下的一个月之内再发放！"

老张这么做也是有用意的，那就是对这些闹饷的士兵小士惩罚，让他们尝到厉害，免得再随意闹腾。

张廷兰急忙点头，这时候汤玉麟才注意到张廷兰，他的鼻子微微哼了一声："你是老八家的小崽子吧，这里都是你的叔叔大爷，你有什么资格，还不给我滚一边去！"

"汤二虎！你给我住嘴！"现在张廷兰可是老张眼里的宝贝，况且又是子侄小辈，爱护都来不过来呢，怎么能让汤玉麟欺负他。

"四哥，我实话告诉你，这些大洋都是廷兰帮我弄来的，孩子比咱们有出息，有办法，不用跪着求日本人，也能弄到银子，连个孩子都不如，你自己反思吧！"

老张点破了这层窗户纸，在场的孙烈臣和张景惠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是张廷兰帮着弄到了银子，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在他们的眼里，张廷兰还是那个不声不响的后辈小子而已，哪来的这种本事啊！

张廷兰此时也不管别人怎么看，他招呼着警卫人员将白花花的大洋摆在了当场，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在场众位多数都是跟着我七大爷闯下这份家业的老兄弟，按理说都是我的长辈，有些事情不该我多嘴。但是我还想说几句，张师长的心里装着大家伙，不会让大家吃亏，以后大家不只能够领到军饷，还能够拿到种种福利。你们千万别受一些人的挑唆，一时头脑发热，做出什么错事！"

张廷兰说完之后，就开始给五十三旅的士兵发放饷银，汤玉麟清清楚楚

的听到了张廷兰的话，他的拳头顿时就攥紧了，骨节全都发白了。张廷兰分明是指责自己在挑唆是非，被一个小辈当众打脸，汤玉麟分外的憋闷。不过他一个人势单力薄，也闹不起来，只能气昂昂的甩袖子离开。

有了钱就好办事，二十七师所有拖欠的饷银全都发放下去，其中五十三旅因为闹饷，少发了一个月，以示惩戒。其他的部队全都足额发放，当然老张也保证只要五十三旅表现好，下个月就全部补齐。这一次发放军饷由张作霖亲自监督，没有任何的克扣，所有士兵都没有了怨言。同时张廷兰这个名字也第一次被二十七师的士兵记住了。

解决了闹饷的事情还不到三天，弗雷德那边就传来了消息，说有一批军粮要通过奉天，让张廷兰做好准备。

张廷兰急忙报告了张作霖，老张也没想到第一笔买卖会这么快就到了，为了慎重起见，他让孙烈臣和张作相一同处理此事。孙烈臣在结拜的弟兄之中，为人厚道，处事公平，平时张作霖都敬着他几分。

孙烈臣也因为向日本贷款的问题十分头疼，没想到这么大的难题就让被张廷兰解决了，他从心底感到高兴。现在又得到了弗雷德的消息，孙烈臣更是喜出望外。

第九章吃饺子了

弗雷德传来了消息，这一次有十车皮的面粉要运到俄国，这些面粉都是美国贩卖过来的，质量上乘。他让二十七师方面做好准备，这是第一次合作，弗雷德还不敢做的太过分，他只让张廷兰对五个车皮的面粉下手。

张廷兰将情况向孙烈臣和张作相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一次能动五个车皮，每个车皮大约有四十多吨，我们能留下七成，然后用陈积的粮食补满缺口。算起来也就是一百四五十吨而已，数量实在不算太大，这就劳动六大爷大驾，真有些兴师动众啊！”

孙烈臣的脸上也满是喜悦之色，他自从知道了张廷兰弄钱的办法之后，简直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个年轻人胆子大，主意多。现在整个中国从大总统袁世凯算起，到平头老百姓，谁不害怕洋人，唯独这个年轻人竟敢打洋人的主意，怎能不让人叹服啊。

“臭小子，你这是消遣我啊，一百五十吨，就是一千五百担，一旦在市面上能卖到四元，算起来就是六千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一个月要是能弄个两三次，咱们一个师的军饷可就都够用了啊！”

孙烈臣说着又对着张作相说道：“辅忱，廷兰有这么大的本事，你可是一点都没跟我们说，做兄弟的太不厚道了！”

张作相在一边也只是干笑而已，张廷兰这几天的表现让他觉得简直是天翻地覆，由一个少年突然变成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财神，如果不是模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张作相甚至都以为儿子换了一个人。

孙烈臣和张作相抽调了二百个最可靠的手下，同时又弄来了五十辆马车用来运送粮食，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张廷兰按照约定找到了弗雷德，然后共同来到了文官屯火车站。

文官屯在奉天北部，风水极佳，达官显贵多半都将墓地选在这里，文官屯也是由此得名，这里距离奉天不远，而且又比较隐蔽，正好能够避开其他人的耳目。

差不多半夜十点钟的时候，大家来到了文官屯火车站，早有一列火车停在了这里，弗雷德已经都打好了招呼，张作相和孙烈臣纷纷指挥着手下人先把马车上装的陈化粮卸了下来，然后从火车上开始搬运新鲜的面粉。

这些士兵也是头一次干这种活，他们几乎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白面。这些穷苦人家出身的士兵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舍得花钱买几斤面粉，包一顿饺子，平时根本吃不到这种精细的粮食，因此大家都显得格外激动。

张廷兰在路上已经许诺，凡是参与搬运的每人奖励二十斤面粉，这些人顿时就来了精神，干起活来十分麻利。

“张，这是你们准备的替换粮食么？”

此时弗雷德打开了一袋张廷兰他们准备的陈化粮，那里面装着已经发霉变质的粮食，散发着刺鼻的味道，而且里面还混了不少石子草棍等等杂物，甚至还有不少老鼠屎，基本上是连牲口都不吃的东西。

张作相和孙烈臣两个人还有些过意不去，这些腐朽变质的粮食都是他们从仓库和一些大户手中弄到的，由于时间仓促，什么破烂都被弄来充数了。

“弗雷德先生，我们下一次会弄一些稍微好一点的粮食，您就放心吧！”

孙烈臣略带歉意的向弗雷德解释，哪知道弗雷德竟然摇了摇头，“孙旅长

你们误会了，我认为你们不用准备这么多的粮食。你们应该知道牲口是吃什么的吧，给那些灰色牲口准备草料就足够了！”

弗雷德的话太明白不过了，那就是在告诉孙烈臣他们下次完全可以用牲口吃的东西来充当粮食，根本不用那这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这个世界也太疯狂了吧！孙烈臣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他以为自己已经够黑的了，没想到这个洋人竟然比起自己还黑，这可真叫一山更比一山高。

给前线士兵吃草，也亏他想得出来，就不怕造成兵变么？再有在一旁的张廷兰一点都不意外，这些犹太银行家眼中只有利益，怎么赚钱他们就怎么来，因此这种事情完全在意料之中。

“弗雷德先生，您的胆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了？”

“张，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你就是中国人说的小狐狸。沙皇的侄子刚刚接管了远东的权力，在那个家伙的眼中只有钱和女人，至于其他的什么都不在乎，有他在远东一天，我们的事情就会顺利无比！”

孙烈臣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了：“军需上面出了大问题，难道俄国政府不会追查么？”

“绝对不会出这种事情的，俄国境内有很多起义，也有农民闹事，还有左翼势力不断的发动罢工。这么纷乱的一个国家一定会出现抢夺军需的事情，被暴民夺走了，被大火烧毁了，沿途消耗了，总之有太多的办法让粮食消失了！”弗雷德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这下孙烈臣是彻底服气了，感情不光是中国这么乱，俄国也是如此。而且这些俄国人做事似乎比起中国人还疯狂，连军需都这么随意，简直是拿关乎国运的战争当儿戏，这种国家不惨败就没有天理了。

张廷兰突然眼珠一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俄国既然在打仗，一定会物资奇缺吧？”

弗雷德是何等敏锐的一个家伙，一听张廷兰的话，他顿时想到了他的意思，也是欣喜若狂，“张，你觉得我们该向俄国走私么？”

“为什么不呢？”

“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比较好？”

张廷兰微微想了想，然后说道：“我认为就是烟酒两样东西吧，俄国的酒鬼之多可以说是举世无双，至于烟草更是暴利行业，您觉得怎么样？”

弗雷德眉开眼笑，“张，你是个天才，我认为你要决心经商，未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的首富！”

这一大一小两只狐狸转眼之间又谈妥了一个买卖，一旁的孙烈臣和张作相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原来赚钱的机会俯拾皆是，关键就看有没有这个眼光和胆魄，当然关键时刻还要狠下心来。

此时士兵已经把粮食装好了，张廷兰等人悄悄离开了文官屯，面粉运回去之后，老张早就等着呢，这可是二十七师未来的钱路，张作霖也不敢怠慢，当他看到一袋袋的上好的白面的时候，眼中也全是笑意。

“七大爷，我有个想法，这一次我们弄到了一百五十吨，也就是三十万斤，一时我们也卖不出这么多的白面，是不是能给每个士兵发放五斤白面，让大家都能吃一顿饺子，也算是咱们二十七师的福利！”

老张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张庭澜，心中也猜到了张廷兰的意思，这次五十三旅闹事，就证明老张对于军队的控制还不够强大，这个时候发白面无疑

是在帮老张收拢军心。这年头的士兵也十分简单，那就是谁给钱，就跟谁混，谁能让手下过得好，就听谁的！

想到这里老张也点头同意，他立即下令划出六万斤白面，转过天就给所有士兵发了白面，同时又拿出了一千块大洋给大家卖肉买菜。

整个二十七师上下顿时喜气洋洋，能吃上一顿肉馅饺子绝对是过年才有的享受，咬一口油水十足的饺子所有人都感到无比的享受，前两天还埋怨张作霖拖欠军饷的士兵瞬间都只知道感恩戴德了，师长还是心疼大家伙，饷银都发了，还给饺子吃，不就是在补偿大家么，还有什么可埋怨的！

第十章守卫利权

二十七师的危机化解了大半，张廷兰的活可没结束，和弗雷德做成了第一笔买卖，以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物资，必须给这些物资找一个销路，变成白花花的银子，不能都压在手里。

张廷兰心里有数，他正好要建立北市场，索性现在就开始寻找合适的位置，不过他身身后还跟着两个小尾巴，一个是他的二弟张廷枢，一个就是未来的少帅张学良。

张廷兰解决了老张的困难，不只帮了张作霖的大忙，同时也让老张看出了他的才能，而且张廷兰的年纪和张学良相仿，等到老一辈退下去之后，就要靠年轻一代互相扶持。这友情就要从小培养，因此老张勒令张学良跟着张廷兰一起学着做事。

张学良今年才十四岁，不过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高大，很有未来的美男子的架势。对于这位葬送了奉军，也葬送了东北的张少帅，张廷兰还是有些看法的。但是他也知道坐在了那个位置，处在那样一个时期，其实是没有多少选择权力的。况且以后想在奉军混下去，就少不得要和这位少帅处好关系。

张廷兰有自己的算盘，而张学良则是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张廷兰，在张学良以往的印象之中，张廷兰就是一个书呆子，完全不懂情趣，也不和他们一起胡闹，典型的乖宝宝一个。他怎么能让老爹那么欣赏，还让自己跟着他学着办事，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张廷兰知道奉天北市场最初的选址就在皇寺附近的十间房，因此他们直接出了大西边门，走了没多久就到了皇寺。

奉天的皇寺是皇太极在征服蒙古各部之后建立起来的，既是收买信仰喇嘛教的蒙古王公的心，又是在炫耀战功。

历经数百年的风雨，皇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作用，变成了热闹的市场，特别是一到庙会，商贩就都会云集到这里，繁华热闹。

“廷兰哥，咱们都走了半天了，你这是逛庙会，还是办事情啊？”张学良走得满头大汗，也有些不耐烦了，他张大少爷往常正满世界找乐子呢，哪会跑大街上挨晒啊。

张廷兰笑着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商铺，说道：“咱们就到这来看看。”

四海粮行的东家刘书成正在呆呆的看着铺子中粮米，不住的唉声叹气。脚步声音响起，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端着茶盘快步走了过来。

“爹，您老要注意身体啊！”

“哎，从你爷爷开始，咱们就在这奉天经营粮店，好不容易到了今天。你看看这一连七间的门面，都是你爷爷的心血，却在我手里败落了，我不是败家子是什么！”

刘书成说道这里语气之中带着一丝凄凉，一旁的女儿刘秀娥眼珠转动，突然说道：“爹，我有个同学叫于凤至，她的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的公子定了娃娃亲，您看咱们能不能想办法说动张作霖，让他帮咱们说一句话！”

刘书成一听女儿的话，心中也是一动，张作霖手握重兵，绝对是奉天首屈一指的势力。可是刘书成转念一想又摇了摇头：“丫头啊，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啊，咱们别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要是让张作霖吃咱们一口，这家业可真就

完了！”
正在父女说话之时，一个小伙计跑了过来，急匆匆的说道：“东家，外面来了三位少年，说要买铺面！”
刘书成一听连忙起身出去，这三个人自然就是张廷兰他们。张廷兰发现这家四海粮行正在出卖，位置也好，铺面也够大，正好符合要求，就主动过来看看。
掌柜的刘书成一看张廷兰三个人也是一愣，他们之中最大的才十六七岁，完全就是三个毛头小子，他们能买这么大的粮行么？
“刘掌柜的，怀疑我们的诚意么？”
张廷兰点破了刘书成的心思，他急忙摇头：“这位少爷，进门就是客，我哪敢怠慢，只是这么大的铺面，还对着皇寺，价钱绝对不能少于八百大洋！”
张廷兰微微点点头，“刘掌柜的，这个价钱还算公道，咱们现在就立文书字据吧，在下就买下了！”
刘书成怎么也没想到张廷兰竟然连讨价还价都没做，他也是一愣，这个时候张廷兰从怀中掏出了一张银行票，直接拍在了刘书成的面前，整整一千块。
张廷兰这么痛快反倒让刘书成有些不适应，他只好拿过纸笔就要写文书，可是却一个字也落不下去，将祖传的买卖轻易卖给别人，他的心里也不舒服，另外他也绝对自己不把事情说清楚，有欺骗年轻人的嫌疑。
刘书成苦笑一声问道：“这位少爷，你要买这个铺子，是准备干什么呢？”
“自然是卖粮食了！”
刘书成摇了摇头：“我刘书成一辈子做生意就讲究一个信字，我不能坑年轻人。我这个铺子被人家盯上了。对面的三和粮行先用价钱挤兑我，然后又雇人将我进货的渠道给断了，往死里逼我，我只知道三和粮行背后老板是一个叫三木的日本人，断我渠道的也是日本浪人。我奉劝您一句，这个铺子用来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做粮食生意了！”说到此处刘书成语气之中带着无尽的落寞。
日本人？张廷兰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自从来到了这个时代，张廷兰时时刻刻都把日本人放在了第一假想敌的位置，日本打东三省的主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在这里的任何俱都都有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张廷兰冲着刘书成笑了笑：“刘先生，日本人是光盯着你一家铺子，还是也关注其他家的？是只是粮店，还是有其他的店铺？”
刘书成微微思量一下，说道：“这位少爷，实不相瞒，奉天有两三家的大粮店都被盯上了。除了粮食之外，煤铺，布庄，油坊都有日本人插手，这奉天的商人又没有政府撑腰，处境是越来越艰难了！”
张廷兰一听，顿时心中咯噔一声，听着这话的意思，日本人的行动绝对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想要控制的恐怕就是整个奉天的市场。
“刘先生，你知道日本人这么做，是想干什么？”
“我不太清楚。”刘书成摇了摇头，然后他又说道：“我就是听说，日本人把从东三省收来的东西都运动了大连和天津，然后一起运到西洋！”
张廷兰心中瞬间就清楚了日本人的打算，现在正是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打得人脑袋变成狗脑袋，消耗物资惊人，日本人多半就是在赚取出口的

利润。

纵观近代史，日本国小地寡，物产有限。能够侵略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以战养战来维持，利用中国的物产，换取利润，反过头再来侵略中国。想到了这里，张廷兰的拳头就攥了起来，这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买卖！

既然自己来到了这个时代，就不能让让日本人的阴谋得逞，就算没有力量让日本人彻底失败，但是也要给他们添点堵。；

第十一章合作

“刘掌柜的，您能好言提醒我，足见您是一个不错的人。不过这日本人一挤兑您，就就退后了，认输了，您真的甘心么？”

张廷兰的话正好说中了刘书成的痛心之处，下意识他的脸就涨红了，拳头也攥了起来，骨节都发白了。悲愤的说道：“这位少爷，我能愿意放弃这几十年的老字号么，这是我们家两代人的心血，我恨啊！”

说到这里，刘书成又有些颓然：“我也找了不少当官的，但是一听有日本人搀和，这帮孙子都跑得远远的。俗话说光棍不斗势力，我又能怎么样呢！”

“我要是给了你势力，你敢拼一拼么？”

刘书成从一开始就觉得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敢跑来花大价钱买自己的铺子，一定不是什么寻常人物，现在张廷兰这个话一出口，他立马觉得张廷兰他们肯定有强大的背景。

因此他立即问道：“这位少爷，您到底是谁，还望赐教！”

“在下张廷兰，我父亲是张作相。”说话间又指了指张学良：“这位是张作霖师长的公子张学良。”刘书成一听也是如梦方醒，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他们父女刚才还说要找张作霖帮忙说话，没想到现在他们就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原来是将门虎子，失敬失敬！张少爷你们这等身份，吃穿不愁，又何必买铺面房呢？”刘书成忍不住问了这么一句，他对于这些胡子出身的军队本能的害怕，这几个“小胡子”也让他感到紧张，是不是对方要巧取豪夺啊！

“怎么能不需要呢，我们也要吃饭，也要挣钱。实话和您说了吧，我们二十七师弄到了一批面粉，数量不算多，有二十多万斤吧，想要出手换成银子。”

张廷兰一共拿到了三十万斤左右，给二十七师弟兄发了一些，又留了一点，大约能卖的有二十万斤左右，这个数字在刘书成听来已经不算少了。在这个时候东北老百姓的主食还是高粱米，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会买一些白面，用来包饺子，平时能吃得起的人并不多。四海粮行一年零买的白面也没有这么多。

“张少爷，恕我多嘴，这么多的面粉好像不太容易出手啊！”

“没关系，我的价钱低！”张廷兰说着微微一笑：“刘掌柜的，市面上白面一担多少钱？”

“要四块一二吧，没有低过四块的！”

“上好的白面，一担我卖三块五，多买三块二，甚至更低也可以考虑！”

张廷兰弄得粮食除了买通俄国人之外，就没有什么成本了，因此价格完全可以压得很低。不过这个价格顿时就让刘书成一阵眩晕，粮食不同别的商品，只要不出严重动荡，或是自然灾害，多数时候价钱比较稳定的，粮商靠着数量赚钱。

张廷兰一张嘴就把价钱压了两成多，这绝对是疯狂到了极点的事情，只要是正常人就不会这么干。能把价钱压得这么低，那只能证明这粮食不是什么好来路，联想到张廷兰的身份，刘书成更加肯定，多半这就是仗着势力抢劫百姓或是富商的，胡子怎么也不会改了本性！

刘书成的心里活动，张廷兰并没有发觉，他笑着问道：“刘先生，我们二

十七师愿意和你合作，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帮助，你愿不愿意继续经营下去呢？”

听到张廷兰的问话，刘书成心里也是波澜起伏，向日本人认输，他是不愿意的，但是和这些丘八合作，挣不干净的钱也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刘书成叹口气说道：“张少爷，我没有这个心气儿了，现在就给您写文书！”

刘书成方才还是满心悲愤的样子，转眼之间就变得十分消沉，张廷兰也是摸不着头脑。

他觉察到了日本的阴谋，那就不能让日本人好过，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拉拢一切力量，共同对付日本人，张廷兰还是势单力薄。刘书成在奉天经营多年，又熟悉行业情况，又有足够的人脉，因此张廷兰很想拉拢他帮助自己，可是刘书成的态度突变，让他有些不适应。

正在此时，柜房门后突出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走了出来。

来的正是刘书成唯一的女人刘秀娥，她也比较关心家里的事情，因此一直偷偷跟着刘书成，她在门后将张廷兰的话听了大半，心里也是不住的雀跃欢呼。

没想到不用自己去找人，人家二十七师就送上门来了，可是自己爹爹怎么还不同意呢，她匆忙的走了出来，拉住了刘书成的手：“爹，张少爷的好意你怎么能拒绝呢？”

刘书成的眉头紧锁，突然摆了摆手，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丫头，爹是不想被人家戳脊梁骨，不干不净的东西咱们不能沾！”

他这一句话既是说给女儿的，也是说给张廷兰的。他是认为张廷兰粮食的来路不正，因此不想掺和，张廷兰在一边听到这话，顿时明白了刘书成前后变化的原因。他对这个刘书成产生了一丝钦佩之情，至少这个人心中有底线，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刘掌柜的，先别忙着拒绝，我实话告诉你，这粮食的确不是好来路，但是却没有损害中国老百姓的一丝一毫的利益，而且我们二十七师虽然是土匪出身，但是也是这黑土地上的爷们，绝对不会坑害自己的同胞的，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张廷兰几句话出口，刘书成顿时有些茫然，既然不是损害老百姓的，那这粮食又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军粮不成？

“刘先生，你要是信得过我，咱们不妨好好谈谈，从心里讲，我愿意和您这种有原则，有立场的人合作！”

刘书成也是一头雾水，他带着张廷兰到了会客室，两个人对面而坐，张廷兰将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刘书成。并且还告诉他自己关于日本人的推断，当然张廷兰不会全说只是告诉刘书成欧洲正在发生战争，物资消耗惊人，其中利益也同样巨大无比，日本人控制奉天的商业，就是在用中国人的物产来赚钱。

刘书成最初听到张廷兰竟敢打洋人的主意，从俄国的军需品上面下手，他顿时就惊呆了，这家伙真是胆大包天，不愧是胡子的后代。俄国人何等凶残，占他们的便宜，那就是虎口拔牙，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过接下来他更震撼的是张廷兰竟然看透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他也是十分佩服这份见识。刘书成作为一个中国商人也有着朴素的情感，绝对不能让中国的利权流失。

特别是想到日本人通过东三省的物产，获取十倍百倍的利润，他心头就涌起一股难以压制的怒火。

“张少爷，我刘某也是奉天人，也不能坐视日本人一面欺负咱们，一面用咱们的血汗获取暴利，我跟着您干了！”

前思后想他完全同意了张廷兰的合作主张，能够得到这条地头蛇的帮助，张廷兰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双方确定由张廷兰提供稳定的粮食来源以及安全保证，刘书成负责经营，同时在适当时机联络其他可靠的商人，共同维护奉天的商业利益。在股份分配上面张廷兰名下的奉天兴业公司占有百分之八十的股份，而刘书成占有百分之二十。

别看这个份额看起来不多，但是生意做大了之后，这其中的利润绝对是以前的十倍百倍，因此刘书成也十分满意。；

第十二章碰瓷儿

双方合作协议敲定之后，张廷兰就急忙离开了四海粮行，回到了二十七师的驻地，一路上张学良如同一个好奇宝宝一般，向张廷兰询问他究竟和刘书成谈了什么。

张廷兰也知道让张作霖这些土鳖豪强尽快了解日本的侵略手段和险恶用心十分重要，两国交战，早就不是明道明抢的那点东西了，经济战争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如果经济上失去了主动权和独立能力，军事上也必定失败。

想要影响张作霖，就要先影响张学良，让小张去教育老张，绝对能容易不少。因此张廷兰也将自己有关日本经济侵略的推测告诉了张学良。而张学良也是第一次听别人说这些东西，以往的老师也把实业救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多数都太空洞了，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张廷兰则不相同，完全是直指核心。日本人控制了粮食市场，就能操纵粮价，然后就能利用粮食搞得中国大乱。掌握了出口之后，中国人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农作物，挖出来的矿石都会变成日本人谋取暴利的工具，而中国人连一点辛苦钱都弄不到。

这些东西让张学良目瞪口呆，不过他也真正的认同了张廷兰的见识，怪不得老爹让自己跟着张廷兰好好学学呢，看来张廷兰肚子里面真有东西啊，在张学良的心中张廷兰的地位迅速提升。

自古以来就讲究兵贵神速，张廷兰回去之后，立刻将面粉从二十七师的仓库之中调了出来，装上马车。又调来二十个精干的士兵，协助他将面粉运到四海粮行。

刘书成也早就将粮行的仓库清理出来，当面粉送来的时候，刘书成特意看了看，全都是上等的白面，质量绝对上乘，在市面上一担这样的白面至少能买到四块二。

他和张廷兰商量了一下之后，将面粉的价格定在了三块八，如果超过一千斤，价格降到三块五，这绝对是相当有诱惑力的价钱了，比起三和粮行还要便宜两角钱。

刘书成满心的亢奋，一直忙活了大半夜，才把面粉都运进仓库。

转过天来，四海粮行的门面房全都摆满了面粉，刘书成还特意用红纸写上了出售平价面粉的字样，全都贴在了外面，天刚亮，就有大批的客人来到了粮店，他们都是被低廉的价格吸引的。

刘书成顿时就忙碌了起来，几乎是脚不沾地，不过虽然劳累，但是他的心里很畅快，到了中午，刘书成来到了后院，张廷兰正在舒舒服服的喝茶。

“张少爷，您这真悠闲，老刘我可是忙得晕头转向了啊！”

“老刘，你可别抱怨，咱们可是定下了规矩，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才轮到我出面，现在就卖点东西，你还办不好了？”

刘书成喝干了一杯茶，然后说道：“别看人多，但是这点小事也没什么，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货源不稳。今天上午就有两家粮店找我了，他们说如果粮价一直能维持这个价钱，他们愿意从咱们这里长期进货。不过我担心咱们的粮食不能稳定供应，这一批卖光了，下一批什么时候能到啊？”

张廷兰也考虑到了这点，毕竟全指着俄国的军需也不是长远的办法，而

且张廷兰也不可能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粮食上面。
“老刘，你原来不也有进货渠道么，我们把这些渠道都恢复起来，有二十七师的弟兄给你撑腰，你不用担心那些日本浪人，另外咱们可以通过俄国的军需筹集资金，有了这些横财作为基础，就不怕和日本人搞价格战！”
“张少爷，我老刘算是看明白了，您一句话就能把难题都解决了，也难怪您能这么悠闲，老刘我就惨了，就是一个劳碌命！”刘书成说着话，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有了这么一个靠山在背后给自己遮风挡雨，自己完全不用担心别的事情，只要全心全意的管好经营的事情就足够了。
一连三天下来，这个平价粮行都热闹异常，前来购买面粉的奉天老百姓络绎不绝，人气充足了，不只是面粉，就连其他的高粱米，大米等等也都卖的不错。仗着有面粉的利润撑着，刘书成可以放手打价格战了，这粮行的买卖自然就兴旺起来。
有人欢喜有人愁，刘书成的对头，三和粮行的东家张友良正站在粮行的门口眼望着四海粮行的方向，两家距离不算远，他能够清楚的看到对方热热闹闹的人流。
张友良的心里别提多不舒服了，眼看着四海粮行就被他挤兑的关门了，偏偏咸鱼还翻身了，真让人想不透其中的原因。这四海粮行活了，三和粮行可就要有麻烦了，要知道日本人心眼最小，最能斤斤计较，他们给张友良提供了钱，提供了低价粮食，这要是搞不垮四海粮行，日本人就会让张友良抵债，一想到这里，张友良的脖子后面直冒凉气。
正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一身和服的日本浪人迈着罗圈腿，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
“张桑，我为你办了很多事情，受了很多苦，你答应给我花姑娘的，怎么还没有看到？”
对于这个好色如命的小野三郎，张友良极为讨厌，但是现在他来了，张友良突然眼珠一转，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此他赔笑道：“小野先生，花姑娘我立马就给您送过去。不过眼前有件麻烦事，需要您出头解决。刘书成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大量的面粉，把价钱压倒了亏本的程度，我也是措手不及啊！”
小野的眉头也皱了起来，说白了他就是一个打手，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主子不在，他也有些为难：“三木先生去了北镇，他离开之前让我们不要主动惹事。”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一个小小的粮行能有什么作为，要我说三木先生就是太谨慎了，只要小野先生出马，把四海粮行砸了，我看谁敢不给您的面子啊，事成之后，我再送您两个姑娘”
一听到女人，小野终于受不了了，他两只眼睛都眯成了缝，算是同意了张友良的建议，而张友良又在他的耳边嘀咕了几句，给他出了一个闹事的点子。
正当四海粮行上下忙碌的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一阵的叫嚷之声，十几个日本浪人气势汹汹的从街口冲了过来，很快到了粮行的门口。这两天四海粮行的人就很多，现在日本人提着明晃晃的武士刀冲了过来，大家都知道事情不妙，虽然心里都有些害怕，但是还是忍不住聚在周围看热闹。
刘书成的脸色顿时就有些不好，张廷兰冲着刘书成微微一笑：“老刘，你

先去应对着，记住要有礼有节，如果对方胆敢无礼，我就让他们横着离开！”

张廷兰眉梢高挑，很有一股子威严劲头，一旁的张学良和张廷枢都是看热闹的不怕事大的架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众位日本朋友，你们到小店有何贵干？还请明示。”

“哼，你们欺骗大日本帝国的武士，良心大大的坏了。卖给我们劣质的大米，我要找你们的算账！”小野撇着嘴，高声大叫，后面跟着的十几个浪人也都鼓噪起来，看他们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周围的看热闹的百姓纷纷有些替刘书成担心。刘掌柜的挺好的人，怎么就惹上这些蛮不讲理的日本人了呢！

刘书成有张廷兰在背后撑腰，自然不会被小野几句话吓住，他笑着说道：“刘某做生意就讲究一个诚信，您要是有证据，不妨就摆出来，要打要罚，都随您的便。如果没有，刘某也不是好欺负的！”

小野把嘴一撇，一摆手，两个日本浪人抬着一个米袋子走了过来，哗啦一下子，就把米袋子倒在了地上。

周围的人都注意看过去，只见地上都是发霉变质的粮食，泛着绿色，里面还有不少的杂物，透着一股子怪味。还在店铺之中的张廷兰也扫见了，自己就是拿着这样的东西跑到俄国人那边以次充好，现在日本人又如法炮制，用到了自己的身上，不过这个时候就看谁的手段更加高明了。；

第十三章胡子对浪人

张廷兰一挥手，喊过来一个小伙计，在他的耳边嘱咐了几句，小伙计立马转生跑了出去，张廷兰交代完毕之后，又舒舒服服的坐了下来，一边喝茶，一边看着外面的热闹，在旁边还放了一碟瓜子，怎么看都没把眼前的事情当回事。

刘书成看了一眼地上的垃圾，冲着小野拱了拱手：“这位日本朋友，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在我们这里买的大米，又买了多少？”

“就在前天，我们一共买了一千斤！”

“您能确定这真是在我们这买的么？”

“当然，大日本的勇士是不会撒谎的！”

刘书成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然后他冲着周围看热闹的人拱了拱手：“诸位老街旧邻，我刘某的为人大家都清楚，绝对不会以次充好。而且这位日本朋友说他们买了一千斤，这大米是精细的粮食，平时大家都是买高粱米，因此超过一担的大米铺子的账面上都会仔细记录，绝对不会出差错，况且又是一千斤呢。更何况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根本不是人吃的东西，只要买东西的人眼没瞎，鼻子没坏，就不会分辨不出来。是非曲直，我相信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周围看热闹的一听刘书成的解释，顿时都频频点头，刘书成的话有理有节，而且有多年的人品保证，自然是没有问题，这几个日本浪人凶神恶煞一般，一看就不是好东西，谁是谁非大家看得很清楚。

不过看清楚了不代表大家就都放心了，毕竟这日本人蛮不讲理是出了名的，要是来硬的，只怕刘书成会吃亏啊，大家又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小野也听清楚了，他顿时就把眼睛立了起来：“你是在怀疑一个大日本武士的话么，你良心的没有了！”小野说着就把武士刀抓在了手中，紧走两步，就冲向了刘书成。

“老刘，凡事和气生财，我们可惹不起大日本帝国的人啊！”张廷兰笑着从铺子里面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四五个保镖，这可都是跟随张作相多年的老人，手底下都有真功夫，有他们在，区区几个日本浪人，张廷兰根本没有看在眼里。

他冲着小野微微一笑：“这位朋友，我是这家粮店的新东家，不愿意惹事。您说一个办法，我们私了吧，别让大家伙看热闹！”

小野上下打量了一下张廷兰，一看对方是个略显稚气的少年，因此就从心底看不起了，一听他服软，他就更加趾高气扬了。

“你们侵犯了大日本武士的尊严，赔偿一万块大洋，我们就当没这回事，不然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小野一张嘴就是一万大洋，周围的老百姓都倒吸一口冷气，怕是把四海粮行买了都不值这么多钱啊，这小鬼子真是好大的胃口，一千斤大米也不过是几十个大洋而已，况且那大米明显不是从四海粮行买的，这纯粹是讹人啊！

“您光要银子么？就没有其他条件么？”

小野没想到张廷兰不只没有拒绝，还继续让他提条件，这家伙顿时就以为自己神威惊人，把别人都吓得胆裂魂飞，他美的连鼻涕泡都出来了。

“嗯，你的很聪明，把整个粮店都交出来，让张友良经营，我就放过你们！”

他此话一出，张廷兰的嘴角就露出了一丝笑意，等的就是他的这句话。小野忘乎所以说出来的话等于是承认了他是受张友良的指使的，周围看热闹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顿时大家就议论纷纷。

虽然之前也有人知道是张友良和日本人勾结，但是毕竟没有证据，空口说白话是不能让人信服的，现在小野自己承认了，大家怎能不怒火中烧啊，不只是恨日本人的蛮横无理，更恨张友良狼狈为激ān。

小野也看到了其他人鼓噪起来，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手中的武士刀高高举起，不停的摇晃。

“该死的支那猪，你们都给我滚开！”小野又向他身后的几个浪人招了招手，让他们一起亮出了明亮亮的钢刀，周围的老百姓顿时都惊慌失措，不住的后退。

小野恶狠狠的看着张廷兰：“小娃娃，不想死，你就赶快答应我的要求。”

张廷兰脸上依旧满是不屑之色，他根本没搭理小野，而是回头冲着护卫们说道：“诸位都辛苦一下吧，把这些杂碎都拿下了！”

奉军都是胡子出身，脾气火爆，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现在又得到了张廷兰的命令，顿时二十几个护卫就冲了出来，将十几个日本人围了起来。

他们并没有拿枪支，而是每个人手中一条一米半以上的木棒，这都是扛粮袋用的硬木棒，最结实不过，是街头打架的利器。张廷兰一招手，这些护卫就和十几个日本人打在了一起。

别看小野他们手里都拿着武士刀，但是说实话这都是吓唬人的，日本浪人之中不乏一些武术高手，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一些流氓杂碎，在本国混不下去，就跑到中国作威作福。而中国的军警又没有敢管的，现在他们碰到了这些从尸山血海之中爬出来的老胡子，顿时都没了脾气。

这些日本浪人只知道拿着武士刀来回乱挥，不过薄薄的刀片碰到了硬木棒上面，他们就好像砍到了石头一般，震得手臂发麻，偶尔能在木棒上留下一个伤口，但是也丝毫不能影响对方的战斗力。

场面上只见棍影翻飞，没有几个回合就把这些浪人打得溃不成军，这些日本人被打得爹妈乱叫，狼狈不堪。这些护卫都是老手，并没有下死手，不然大木棒照着脑袋用劲，足以将他们的脑袋敲碎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一看日本人挨揍，顿时都兴高采烈，大声叫好，这刘掌柜的真有本事，从哪弄来这么多能打的好手啊。

正在纷乱的时候，有两个西洋人分开了人群，他们拿着照相机，开始疯狂的拍照，张廷兰看到这一幕，反倒让两个护卫过去帮忙，让他们照到最好角度的照片。另外还有几个中国记者也出现了，他们也有专门的照相人员，另外还有人去采访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忠实的记录事情真相。

十几个日本人先后被打趴下，最还剩下一个小野三郎，死命的支持，这个时候张学良和张廷枢早就按捺不住了，张廷枢拿着一根竹竿，猛地冲了过来，照着小野的脸就捅了一下子。

这下正好击中小野的鼻梁，顿时鼻梁就断了，鼻血狂喷，这个时候张学良也赶了过来，手中拿着一米多长的秤杆，正好就抡在了小野的太阳穴之

上，顿时小野就被打到在地。

张廷兰也冲着他们两个伸出了大拇指，他们两个也是感到倍儿有面子。

二十几分钟的打斗结束，一共十五个日本人全部被打到在地，其中有几个日本浪人的膝盖骨都被敲碎了，他们都已经疼晕了。而张廷兰这边只有两个护卫的胳膊被刀划了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张廷兰让大家将所有日本人捆了起来，然后又带着人直扑三和粮行，前去抓捕张友良这个为虎作伥的败类。

第十四章要人的来了

张友良作为一个中国人，但是却对日本有着从骨子里的敬畏，在他看来，别人也多半如此，只要日本人能出头帮他，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因此小野带着人去找刘书成的麻烦，他就跑到了后院，一面喝着小酒，一面等好消息。

正当他喝到高兴的时候，一个小伙计突然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

“东家，大事不好了！”

张友良把三角眼一瞪，气昂昂的说道：“大白天别瞎嚎丧，你爹妈死了么？”

小伙计被平白无故的骂了一句，心里也不舒服，不过他可不敢骂回去，张友良平时对下人最刻薄，哪个小伙计没挨过毒打啊。他只好说道：“东家，是那几个日本人出事了。”

听到这里张友良的手就是一哆嗦：“胡说什么，这天底下还有敢惹日本人的，你小子是想吓唬着我玩么？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东家，我哪敢骗您啊，那边早有准备，二十几号人把十几个日本人打得爹妈乱叫，我看他们就要来抓您了！”

一听到这里张友良顿时脸色巨变，只见他急忙跳了起来，就要往外跑，亲自去看看情况，还没等他出去，门外就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几个护卫已经凶神恶煞一般的冲了进来。张友良一探头，顿时就吓得浑身发麻，他急忙转身逃跑。

这时候张廷兰带着几个护卫已经到了三和粮行的后院，不过大家找了一圈，也没有发现张友良的下落，难道是这个家伙听到了风声提前逃跑了？正在大家纳闷的时候，刚才挨骂的小伙计给大家指点了方向。

原来在后院有一个挺隐蔽的菜窖，张廷兰急忙命令两个护卫过去搜查，果然打开了菜窖门，就把里面惊慌失措的张友良揪了出来。

张廷兰一看把他也抓起来了，就命令所有护卫带着张友良和所有日本浪人立即会二十七师的驻地，将他们都关押起来。

这世界上消息没腿，但是却是走得最快的东西，有人将十几个日本浪人给收拾了，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谁不知道在中国的地盘上洋人就是太上皇，到哪里都是横行无忌，究竟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抓捕日本人，这不是翻天了么？

随即就有人打听到这些日本人都被押解到了二十七师的驻地，大家伙顿时就浮想联翩了，遍观整个奉天城，也只有胡子出身的二十七师能这么不管不顾。不过随即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得罪了东洋人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真不知道老张能不能过这一关啊。

张作霖也早就得到了消息，他也急匆匆的找到了张廷兰。

“廷兰，先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几个吃亏没有？”

“当然没有！”张学良兴奋的说道：“爹，那个领头的日本人还是我打倒的呢。”

“你给我一边呆着去。”老张眉头紧皱，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你们没事，我可要有麻烦了，你们把这十几个日本人抓了，我是打也不是，放也不是啊。”

“七大爷，您是怕了么？”
“放屁，俺老张这辈子就没怕过谁，别说是几个小小的浪人，就是日本宪兵敢砸我的饭碗，我也跟他们拼命。”老张又接着说道：“但是凡事还要计算成败得失不是，你们打了人也没什么，就是别押回来啊，这十几个人就是烫手的山芋，怎么处理都不好！”
张作霖说的没错，如果是寻常的斗殴，张廷兰他们占了便宜，日本人如果找上门，给他们来个绵里藏针就打发走了。可是现在人被张廷兰关在了二十七师，如果放了，那就打了老张的脸，如果不放，为了这么几个杂碎和日本人闹翻又不值得。
老张正在思量，突然发现了张廷兰嘴角上挂着一丝笑意，老张何等精明，顿时就伸出了大手，抓住了张廷兰的衣领。
“小子，我就说你不是鲁莽的人，给我说说，你又有什么坏主意了？”
“七大爷，您老先别忙，凡事都是福祸相依，这看起来是个麻烦，如果处理好了，就能把里子和面子都赚了，正所谓祸兮福所倚，副兮……”
“别和我拽词。”老张把狐眼一瞪，狠狠的说道：“廷兰，你给我说重点。”
老张瞪眼的威慑力还是很惊人的，张廷兰急忙将心中所想全都说了出来。他准备利用这些日本浪人做文章，首先要打击的就是日本人的气焰，然后还要借机敲打奉天总督张锡銮，为二十七师争取更大的权力，另外还要借机树立二十七师的形象，让奉天的商人能够信任二十七师，为接下来更大的开发计划打下基础。
这些任务看起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过张廷兰却抓住了眼前的机会。
“我们作为一个地方势力，要忌惮北洋政府，又要忌惮日本人。不过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害怕的么？我认为他们最担心的是舆论，日本刚刚因为二十一条的事情惹恼了中国老百姓，就连列强都对日本人产生了不满的情绪。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大势，利用舆论钳制日本，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张锡銮则是一个无用的老朽，他面对麻烦绝对是一味回避，在这个时候，如果您把各方面都处理好了，不愁权力不扩大，也不愁奉天的商民不归心！”
张作霖也是胆大包天的人物，张廷兰的话正好戳中了他的心思，老张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廷兰，你的脑子就是灵活，这件事情就由你负责处置，我们都配合着你，把这出戏演好。”
老张又对着张学良说道：“小六子，你好好跟你廷兰哥学学，别四处乱逛。”
正在他们商量之时，有副官跑了过来，说有奉天警察厅厅长鲁正雄前来拜访。张作霖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他怎么说？”
“鲁厅长让咱们把张友良和那些日本人都尽快放了。”
“放屁，姓鲁的还真把自己当一盘菜了，要是不看他舅舅的面子，我早把他赶下去，让他现在就来见我！”
这个鲁正雄的舅舅正是奉天总督张锡銮，平时仗着快马张的权势，在奉天横行无忌。不过老张真没把他看在眼里，纯粹是照顾张锡銮的面子。
鲁正雄来到了军营之中，一见张作霖也在这里，顿时就小跑着来到了张作霖的面前，圆乎乎的脸上都是谄媚的笑容：“雨亭，你怎么在这啊！”
“我要是不在这儿，你鲁厅长是不是就能随便欺负人了？”

“哪能哪能，就算借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在雨亭的军营撒野！”

“算你明白，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雨亭，我听说你们的人把十几个日本人给抓了，还抓了粮商张友良，我看这事情牵涉到日本人，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那样大家都不好，老兄也是聪明人，这得罪了日本人可没有好下场，我看你您还是尽快放人吧！”

张作霖斜着眼睛，看了看鲁正雄，说道：“我现在就放人，你能担保日本人就不找我麻烦么？”

鲁正雄顿时就语塞了，他哪能替日本人做主啊，这些年来，中国和洋人发生了冲突，从来都是赔礼道歉，几乎没有一次占便宜的时候。

老张一看他犹犹豫豫的模样，厌恶的挥了挥手，“你让日本人找个能说了算的人来。”

鲁正雄弄了个颜面扫地，正要离开，突然又有一阵脚步声，离着老远就有人喊道：“老七，给我个面子怎么样，把人放了吧！”

第十五章我是为了你们好

汤玉麟晃着高大的身躯又从外面走了过来，正好和鲁正雄撞见，汤玉麟也很瞧不起这个狗仗人势的东西，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他就走到了张作霖的面前。

“老七，你太鲁莽了，日本人不是好惹的。”汤玉麟这个时候也看到了张廷兰，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老七，这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挺有主见的人，怎么能随便听一个小孩子的话？”

汤玉麟满脸都是不屑之色，继续说道：“就冲这个小子今天把日本人给抓了，我看他就是个糊涂蛋。现在谁都知道奉天的官有两个婆家，一个是北洋，一个是日本人。想当官，要求北洋，想坐稳位置，就要看日本的脸色。这个道理老七你应该明白啊！”

汤玉麟原本一直是张作霖手下的第一悍将，在二十七师之中的地位仅次于张作霖，而且老袁还授予他中将的军衔，和张作霖平起平坐，汤玉麟就有些虚骄自大，说话也不客气。

张作霖耐着性子听完，然后说道：“四哥，日本人势大，我老张也不是面捏的。这几个日本人我自有主张，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放了他们，我的面子往哪里放！”

汤玉麟脸色越发阴沉：“我实话和你说了吧，那个叫三木的日本人刚刚找过我，他说了咱们抓捕打伤日本浪人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甚至他还愿意提供帮助，只是让你答应一个小小的条件！”

“什么条件？”老张也很好奇日本人打什么算盘。

“说起来就是举手之劳，让咱们给他在奉天的生意提供保护，而且他还答应提供大笔的贷款，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化敌为友也是不错的，你就点头吧！”

“七大爷，绝对不能答应！”张廷兰听到这里，急忙插话了。汤玉麟脸就阴沉了下来，他死死瞪着张廷兰，眼睛之中都能冒出火来。

不过张廷兰并没有管他，而是直接对老张说道：“这段时间日本在奉天的动作频频，建立商铺，打压本地商人，购买土地。我认为他们这些举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控制奉天的商业。从去年开始，欧洲列强爆发了大规模战争，除了日本和美国之外，所有列强都被卷了进去，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他们每天消耗惊人。因此急需外来物资供应，日本物产有限，他们控制奉天商业的目的就昭然若揭了！”

“闹了半天，是用咱们的东西，替他们赚钱啊，这帮小鬼子真不是东西！”老张瞬间就想明白了，如果这个时候和日本合作，那就等于是出卖东北的利益，老张是绝对不会答应的。他转身对汤玉麟说道：“四哥，有什么事情让日本人直接来找我，不用劳烦你了！”

汤玉麟一见老张主意已定，也不好再说什么，一甩袖子，转身离开，在走之前，还恶狠狠的瞪了张廷兰一眼。

打发走了汤玉麟，就已经到了晚上，老张和张廷兰又仔细谈了一会，他们清楚，明天才是真正考验的时刻，能不能名利双收，就看明天的了。

很快一夜过去，第二天上午八点多，就有人向张作霖报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前来求见。

“七大爷，大戏开锣了，小侄就看您的表演了！”张廷兰笑着说道。

“臭小子，区区几个小鬼子我还不看在眼里，你瞧好吧。”

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快步从帅府之中迎了出来，离着老远就大笑着说道：“矢田总领事，刚才外头就有喜鹊叫，我还当是什么好事呢，原来是您来了，快请进！”

张作霖满脸都是笑容，伸手拉住了矢田，显得无比亲热。矢田也是始料未及，他这次来是憋着怒气，过来兴师问罪的，但是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张这么亲热，反倒让他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跟在他身后还有一个阴翳的中年人，正是三木，就是他鼓动矢田前来要人的，现在他也是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情况。

老张的确有影帝的潜质，他无比热情的将矢田拉进了老虎厅，又命人倒上香茶，佣人向来回飞舞的蝴蝶一般，送上了瓜果、蜜饯之类的东西，热情的矢田都有些受不了了。

“张师长，不必如此，我这次来就是想解决一下我们之间的误会，我听说你们二十七师扣押了几个我们的同胞，这是非常不友好的行为，我希望您能够尽快放人，并且做出一定的补偿，不能让一点小事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张作霖一听对方单刀直入，他也抖擞精神，进入了状态。老张眉头微微挑起：“矢田先生，俺老张对日本人从来都是恭恭敬敬的，没有半点得罪的地方，您说是不是？”

老张说的是实情，矢田也只能点头。

老张的语气就变得有些气愤：“可是你们日本人是怎么做的，究竟把我张某人当成朋友没有？四海粮行是我侄子张廷兰刚刚收购的一个粮店，无非就是想赚几个零花钱，你们十几个浪人就打上了门，这是交友之道么？”

张作霖说的也是实情，不过矢田就有些被动了，他只是听三木说张作霖抓了日本人，并不知道粮店是张作霖的人开的，他看了一眼身后的三木。

三木比较平静：“张师长，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事先并不知道那是二十七师的产业。而且早在一个多月之前，我们就看中了那个铺子，你们现在突然接手，我很怀疑是张师长故意和我们日本人作对。”

“好大的罪名啊，我张某人可担不起。”张作霖也是老油条，哪里会被三木问住。冷笑着说道：“买卖就讲究你情我愿，我们买了就是我们的，你们日本人无礼在前，难道还让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么？”

“张师长，我们还是好朋友，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伤了和气也不好，我看还是和平解决吧！”矢田又开口说话了：“对于解决这件事情我有几个提议，第一请张师长立即放人；第二张师长要保证你的部下不能伤害日本人；第三粮行交给三木先生经营。当然我们也不会侵犯张师长的利益，相反还会和你进一步的合作。”

“没错，张师长，只要你能够答应和我们合作，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商铺，我愿意将两成利润分给张师长，而且我还可以做主贷款一百万元，帮助张师长扩大实力，您看如何”

听到这里，张作霖心中已经认同了张廷兰的判断，这帮日本人的确是盯着奉天的商业利益呢。老张不慌不忙的喝了一口茶，“条件看起来不错，不过还要容我考虑一二。”

“张师长，你要清楚大日本帝国的耐心是有限的，你抓了我们的人，我们以德报怨，还给你提供贷款，这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了！”三木又阴森森的说道。

矢田也说道：“张师长，抓了日本人，从来就没有轻描淡写的过去的，谁都要付出代价，唯独张师长是例外，难道还不足以显示我们的友谊么？”

正在此时，突然有个声音传来：“两位先生，你们搞错了，其实将闹事的日本浪人扣押起来是为了你们着想，你们拿着这个事情反过来威胁我们，实在是大错特错！”

来人正是张廷兰，他快步走到了矢田和三木的前面，满脸笑容的将一份东西放在了他们的面前。

第十六章压力

矢田和三木一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将一摞东西放在了他们的面前，都有些愕然，不过等他们注意到这是什么之后，脸上的颜色都不好看了。

原来这是六七份报纸，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矢田拿了起来，随便一翻，每一份报纸的显眼位置都登载了日本浪人砸抢粮行的消息，有几份报纸更是图文并茂，巨大的照片显示日本浪人举着武士刀，张牙舞爪的向粮店伙计砍杀。其中还有一张特写，正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人高举明亮亮的大刀，砍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

各家报纸都生动的描写了这种暴行，在中国的报纸之上着力描写日本人的肆无忌惮，毫无人性，他们无一例外的都回忆起了不久之前的二十一条，称这是日本意图落实二十一条，吞并整个东北的开始，所有同胞都应该行动起来，抵制日货，维护主权。

而外国报纸则是更多的说日本是混入文明世界的野兽，他们正在用野蛮和暴力，破坏者奉天基本的商业规则，用卑劣的手段侵害欧美商人的利益，他们不无讽刺的写到在东三省欧美的商人并不是败给了日本商人，而是败给了日本浪人。

看到这些报纸之后，矢田和三木的脸色顿时就变得铁青，而张廷兰心中对于这种效果是极为满意的。

在接收四海粮行的时候，张廷兰就预料到日本人会反动反击，要想对付肆无忌惮的日本人，任何的息事宁人都只会换来他们的得寸进尺，因此必须直接挫败日本的企图，张廷兰自然而然的想到了利用舆论这个法宝。

他先联系了弗雷德，希望让他帮助寻找几个外国记者，弗雷德和张廷兰早就就成了利益同盟，他自然积极行动。而这个时机实在是太好了，日本的二十一条的热度还没有下去，所有的列强都看出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他们对日本相当不满，这些报社作为列强的喉舌自然乐于见到日本人倒霉。

因此很快就联系到了几家报社，一切都在暗中进行准备。等到小野带着日本浪人冲过来闹事的时候，张廷兰联系了这些报社。他们派遣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拍照，然后迅速撤回，整理成文稿。

当然在打斗之中，是张廷兰一方的护卫占尽优势，但是这也难不倒那些新闻界的老油条，他们选择了一些看上去日本人占优势的角度进行拍摄，同时又在剪裁上面做了点功夫，很快就制造了日本浪人仗势欺人，粮店伙计被迫奋起反抗的场景。

至于那张日本人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动刀的照片其实就是张廷枢用竹竿戳小野的时候拍下的。等到这些照片出来之后，张廷兰也是十分惊讶，怪不得人们都把记者成为无冕之王呢，什么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都能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这一点上现在的记者比起后世的同行一点都不差。

“处心积虑，卑鄙无耻。”三木看了看这些报纸之后，愤怒到了极点，他用手指着张廷兰，高声说道：“你们竟敢操纵舆论，恶意中伤大日本帝国，你们会遭到报复的！”

张廷兰斜着眼睛看了一下有些失去理智的三木，说道：“三木先生，你太高看我们的本事了，这么多西洋人的报纸是我们能够买通的么？我现在甚至怀疑是你们日本人自己得罪了人，我们扣押了闹事的浪人，这件事情还有回

旋的余地，如果现在放人，就更坐实了你们恃强凌弱的行径，会对日本的形象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你这是强词夺理，列强之间都有很好的沟通，我们怎么会有矛盾，都是你们在背后挑唆。”

“三木先生说话真有趣，你们十年前和俄国人打了一仗，就在去年还和德国人在山东打了起来，难道这不是矛盾么？”

张廷兰毫不客气的戳穿了三木的谎言，他也一阵语塞，三木虽然阴沉狡诈，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商人，一见到他的行动带来了这么大的风波，甚至可能影响到日本的形象，他也有些害怕。

一旁的总领事矢田反倒十分淡然，他冷冷的一笑：“以为几张报纸就能吓住大日本帝国么，你们这是痴心妄想。张师长我想你清楚，大日本对待朋友是很友好的，但是对于敌人也是从来不留情面的！”

面对矢田的威胁张作霖完全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矢田先生，张某一直愿意和日本友好相处，能不能成为朋友的关键在你们身上，只要互相尊重，就是好朋友，反之张某也不是面捏的！”

矢田本以为凭借着总领事的身份，只要一出面，就能把张作霖吓到，哪知道碰了一鼻子灰，他一甩袖子，就离开了张作霖的府上。

老张看着他们离开了府邸，从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廷兰，你七大爷可是把日本人得罪了，要是你的算计不顶用，咱们处境可就艰难了！”

张廷兰其实也把心提了起来，日本在奉天的势力根深蒂固，爪牙丰厚，能不能压住日本人的风头，他也拿不准。不过在这种关头，他只能给自己鼓劲：“七大爷，我们以有心算无心，赢面要大不少！”

老张又想了想，问道：“廷兰，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用不用采取一些行动？”

张廷兰在一边连忙摇头，“我们比起日本势单力薄，就好像黔之驴一样，越有动作，就越露出破绽，按兵不动是最好的办法！”

“你就不怕坐以待毙么？”

“嘿嘿，我们这叫坐以待对手毙！”

老张点了点头，然后十分豪气的说道：“廷兰，既然做了，咱们就不怕失败！大不了我再去当山大王，有上万条枪杆子，在哪都能混！”老张说这话既是在安慰张廷兰，其实也是在安慰他自己，张作霖一生经历无数次考验，他都闯了过来，就看眼前这关能不能闯过去了。

矢田和三木刚刚坐上黄包车，来到了路口，迎面就遇到了一群学生，他们高举着横幅标语，远远地走了过来，标语上面写着驱逐浪人，保护商民的字样，领头的学生代表正在喊着抵制日货的口号。

矢田和三木看到这个情景，脸上的颜色也变得不好了，他们主动避开了游行的队伍，赶快回到了日本总领事馆，刚到领事馆，就有人前来送信，奉天各大学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罢课情况，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而且一些商人也加入了其中，势头很猛，大有当初二十一条曝光的场景，学生们将矛头直指日本。更加要命的是不少报纸都加入了声讨日本浪人的行列，他们将日本人这些年的总总行径都列举出来，毫不客气的指责日本狼子野心，戳穿他们的伪善面具。

“总领事先生，这些事情都是张作霖的阴谋诡计，大日本不能向一个小军

阀妥协，我认为应该采取果断的措施。”

“哼，三木先生，你做生意很精明，但是这种事情你就是外行了，张作霖就是一个丘八土匪，他能买通列强的报纸么？他能操纵奉天的学界么？你太高看这个小军阀了，我们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了。”

就在他们两个议论之时，有侍从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总领事先生，北京发来电报了！”

第十七章冲突加剧

电报是北京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发来的，在这个时代列强的公使可不是简单的外交官，他们更是太上皇，代表着列强维护在华利益，一个个手握生杀大权，就连大总统袁世凯都不得不看这些列强的脸色。

日本公使日置益就是一手策划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他想利用列强无暇东顾的时候一口将中国吞下来，但是说实话这个目的并没有实现。

二十一条之中涉及的东西太重要了，甚至让所有的列强都惊恐不安，生怕日本独吞中国。而袁世凯也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态度，老袁最后虽然接受了部分条款，签订了所谓的民四条约。但是仔细对比，就会发现民四条约将日本的权益限制在了东三省，而且就算是东三省让出去的权益，老袁也授意地方进行抵制，使日本根本无法落实。

袁世凯一生背了太多的骂名，其实有很多罪名真的是冤枉了他，一个弱国的领袖又有多少选择呢。或许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复辟帝制，才让一世英名付诸东风流水。

日置益此时正因为无法落实条约而烦心，突然他接到了手下人的汇报，一些报纸登载了日本浪人在奉天行凶的文章。日置益听到这里，顿时大惊失色，他急忙让手下人把报纸拿了过来，仔细翻看。

他的脸色铁青，狠狠的拍了一下大腿：“愚蠢，愚不可及！矢田这个笨蛋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给帝国找麻烦呢！”

日置益身在北京，比起矢田更清楚日本的处境，列强对日本妄图独吞中国已经十分不满了。此时的日本还远远没有强大到无视列强的程度，英美等国只要通过一些贸易制裁，就能让日本受到很大损失。

在日置益看来，奉天事情的是是非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列强会借助这个机会，向日本联手发难，而中国也有掀起一场抵制日货的高cháo，这对于正在快速腾飞的日本经济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因此日置益才向矢田发去了措词强硬的电报，让他尽快平息奉天的事情，不要损害到日本帝国的形象。

接到日置益的电报，矢田顿感肩头压力沉重，正当他思量对策的时候，有人前来求见。

来的人是一个五十几岁的清瘦老头，戴着大大的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不过千万不要被这个人的外表骗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川岛浪速，最早试图将东三省分裂出去的野心家。

他来到了领事馆之后，就开门见山的说道：“矢田总领事，支那学生和商人发起了反对帝国的游行，这是对帝国尊严的公然挑衅。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将这股风头打下去，我愿意做您的马前卒，召集大日本的武士，去教训那些支那人，让他们尝到痛苦的滋味！”

川岛浪速跑到了矢田这里毛遂自荐，另一边奉天总督张锡銮也在召见张作霖。张锡銮早年间弓马娴熟，屡立战功，而且由于特别喜欢好马，人送绰号叫快马张，也是晚清的风云人物。

不过此时老头子已经七十多了，精力体力都日渐衰微，再也骑不了快马了，甚至连日常的政务都推了出去，他在奉天总督的任上不过是混日子而已。

但是这一天多的时间之中，先是二十七师扣押了闹事的日本浪人，紧接着奉天出现了游行示威。眼看着处理不好就要酿成一场中日冲突的大事件，老头子再也坐不住了，只能让人把张作霖请来。

张作霖几年前曾经拜过张锡銮当干爹，虽然从心底瞧不起这个老棺材瓤子，但是张作霖还是要保持对他的基本尊重，急忙前来拜见，张廷兰也办成了副官，跟着张作霖一同到了总督府。

张锡銮一见张作霖前来，老头子急忙迎了出来。

“干爹，怎么能劳动您的大驾，这不是让儿子担不孝之名么？”

“雨亭啊，咱们之间就不说这个了，咱们还是说说眼前这关怎么过吧。我这把老骨头可禁不住这么折腾了。这华洋冲突从来都是棘手的事情，想当初曾文正公就因此晚节不保，还有庚子之乱，也是因为义和团杀了洋人，我现在是如坐针毡啊。”

看到这位总督竟然胆小到了这种程度，不只是张作霖，就连张廷兰都鄙视他了，没一点杀气和魄力，还能当一方的军事长官么，快马张就是一个尸位素餐之徒。

“干爹，您老别着急，事情还到不了那一步，这奉天还是中国的地盘，由不得日本人胡来。”

张锡銮一看张作霖这么有信心，也稍微放了一点心，颤颤巍巍的坐在位置之上，叹了口气：“雨亭啊，方才日本总领事矢田让人送来了口信，让我尽快平息学生游行，还要让雨亭将扣押的日本人释放。”

老张的眉头挑了起来：“日本浪人为非作歹在前，我们扣押这些人是合情合理，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说法，我们就这么把人放了，让奉天的父老怎么看我们。而且那些学生还会戳我们的脊梁骨，就连北京的袁大总统知道了，都会责备您的！”

张锡銮也知道张作霖说的没错，他已经得到了密令，袁世凯让他暗中抵制民四条约，限制日本人活动，防止日本随意购买土地。这次日本人用卑劣的手段图谋四海粮行，看似事情不大，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是牵动了方方面面的心。

“哎，我这一把年纪了，怎么就摊上这么个事情了呢，我这老头子是要晚节不保了啊！”

张锡銮正在感叹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高喊道：“姐夫，我来看您老了。”

说话之间一个中年人小跑着来到了正厅，此人正是张锡銮的小舅子鲁正雄，他一抬头正好看到了张作霖在一边坐着，他脸上的颜色顿时就不好了，刚刚被张作霖像狗一样赶出了军营，谁都会没面子。

“张师长，您也在啊！”张作霖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主位上的张锡銮问道：“正雄，你有什么事情么？”

“姐夫，奉天有些学生代表要到总督府和二十七师的驻地请愿，要求严惩闹事的日本浪人。您说这不是添乱么，我当时就下令把闹事的学生驱散，那帮小崽子还不服气，我当场就打了几个刺儿头。他们现在都老实起来，您说我这一手怎么样！”

鲁正雄一脸讨好的模样，还以为张锡銮会夸奖他，哪知道快马张的脸色阴的如同黑锅底一般。一旁的张作霖更是霍然站起，用手指着鲁正雄破口大

骂："混蛋，亏你还是奉天的警察，你怎么能对学生下手，这就是火上浇油！"

张廷兰的脸色也不好了，他希望用舆论逼迫日本退步，但是他更怕酿成流血冲突，现在的情况正在脱离掌控，他急忙说道："张师长，老总督，学生一腔热血，从来都是堵不如疏，我担心会冲突会更加剧烈，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第十八章川岛浪速的打手

鲁正雄还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他全然不知道有些事情越是强力压制，反弹就会越大。

民国的学生可谓是胆大包天，就连总理府，总统府都不放在眼里，何况一个小小的总督府。而且就在数月之前学生还因为二十一条的事情发起了**，现在热乎劲还没有过去，奉天的民意已经到了爆炸的临界点，现在被鲁正雄这么一闹，就好像一粒火星丢了下去一样。

无能的政府和日本人狼狈为激ān，出卖国家利益，残害百姓。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游行是针对日本人，那么接下来奉天的政府也跑不了了。

张锡銮虽然脑筋有些迟钝了，但是那也是浪荡江湖多少年的人物，当然能想清楚其中的关键，老头子雪白的胡须不住的乱抖，伸手抓起茶杯，照着鲁正雄的脑袋就砸了过来，瞬间鲁正雄就来了一个满堂彩。

当然张锡銮也知道打死鲁正雄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只能向张作霖求助："雨亭啊，你看眼前的事情该怎么办，用不用我派人去学校劝导学生，不要让他们闹事！"

张作霖也有些拿不准了，他转头看向张廷兰，冲他说道："廷兰，你看该怎么办？"

"现在事情陷入了两难之中，弹压学生只会让学生对政府的怨恨更大，坐实了卖国的骂名，不过一味支持学生，一旦惹恼了日本人，他们撕破脸皮，这样的后果我们也不能承受。要我看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索性就暂时不管学生，让他们把怨气发泄出来，只要在关键时刻控制住就行了。"

老张一听张廷兰的话，就知道他有办法了，因此点了点头："干爹，您老就放心吧，这件麻烦是我们二十七师惹出来的，我一定圆圆满满的处理了，您老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张锡銮一听张作霖大包大揽的承担过去了，他的老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他其实并不在乎张作霖能不能处理，最关键的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能有一个背黑锅的，因此老家伙连忙点头："能者多劳，就辛苦雨亭了！"

张作霖带着张廷兰离开了总督府，老张笑着问张廷兰："张锡銮是何等人物？"

"老而无能，毫无担当，满清旧官僚的做派，袁世凯让他镇守东三省绝对是一个错误！"

"哈哈哈，说得好，我不怕他无能，就怕他有了本事，要不然这奉天还能落到咱们的手中么？"

张作霖野心勃勃，对于奉天总督的宝座早就垂涎三尺了，张廷兰也笑着说道："七大爷，我看这一次奉天的军政大权差不多就能收入囊中，最起码鲁正雄那个废物应该拿下。"

"廷兰，要先闯过眼前这关才能想那些事情，说实话我是真不想把日本人得罪死，那十几个浪人就是怀里的刺猬，让人头疼啊！"

其实不只是张作霖不想把日本人得罪死了，就连张廷兰也没有这个想法，远的不说，日本人手握着南满铁路，那可是东北对外联系的大动脉，如果日本人给掐断了，奉天还怎么和外界联系，在没有足够力量的时候，和日本人硬碰硬，那就是十足的莽夫。

“七大爷，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对各方都有交代的好办法，您附耳过来！”张廷兰在张作霖的耳边说了几句，老张的脸上顿时显出了笑容，真可谓是心花怒放。

听完之后，老张满意的拍了拍张廷兰的肩膀，“你小子这脑袋瓜子就是灵活，有了那只替罪羊，谁的面子都保住了。不过你既然有了这么好的办法，怎么还任由学生闹事啊，现在直接找日本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张廷兰连忙摇手：“这么做对日本的颜面终究不好看，没有十足的压力，他们不会妥协的，况且这不是要给七大爷收拾民心制造机会么？”

老张眉开眼笑的搓了搓手，他对于张廷兰的提议是一百二十个同意，很快他们就回到了他的府上。

这个时候在张作霖的府门前，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袁金凯等人都早就等着了。一看张作霖和张廷兰从马车上下来，孙烈臣等人就急忙迎了过来。

“雨亭，游行的学生越来越多，你看该怎么办啊？”

孙烈臣代表大伙先发问了，老张此时信心十足，根本没有什么担心，他摆了摆手：“六哥，还有众位弟兄都不用担心，解决的办法已经有了。六哥你和辅忱抽调两营精兵随时待命，一定要最精干的，其余人就都散了吧！”

老张点了孙烈臣和张作相，他们两人虽然猜不透张作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看他这么有信心，也都轻松了不少。张作相也早就注意到了张作霖身后的张廷兰，这小子正一脸的得意，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张作相顿时就猜到了多半是这个小子又出了什么主意。

自从张廷兰帮助张作霖和弗雷德结成联盟，化解了二十七师的危局之后，张作相就已经很惊讶儿子的本事了。这一次又是他主动把十几个日本浪人抓起来的，如果这小子没有解决的办法，多半不会这么鲁莽，想到这里张作相也放心了。

他和孙烈臣都去调兵准备，而奉天的学界和商界此时也都行动了起来，学生代表被警察痛打，彻底引爆了奉天师生的怒火，他们奔走相告，四处联络。

在民国的时代学生绝对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群体，任何历史大事件，他们都充当了急先锋，很多热血学生也把救国救民当成了自己天生的使命，很快各个中学，师范，甚至是高小的学生都被组织了起来。

除了学生之外，奉天商人也有不少都站了出来，这段时间日本人吞并商铺，挤压中国商人的生存空间，已经让大家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也都趁着这个机会组织了起来。

到了第二天，足有上千人的游行队伍打着各种标语浩浩荡荡的向日本领事馆冲了过来，这些学生对于游行已经轻车熟路了，他们高呼着口号，很快就逼近了日本领事馆。

就在他们刚刚转过街口的时候，突然前面出现了一队穿戴整齐的日本浪人，数量足有二百人上下，每个人手中都提着明亮亮的钢刀，为首的正是川岛浪速。而在他们身后还有上百个日本警卫，他们端着步枪，枪口都指向了游行的学生。

川岛浪速轻蔑的盯着中国的学生和商人：“前面是大日本帝国的领事馆，不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还请退回去吧，不然后果自负。”

川岛浪速轻蔑的态度顿时让这些学生气愤不已，纷纷大声呼喊，有几个愣头青抓起了举标语用的竹竿，就要向前冲。

就在此时川岛浪速突然向后退了几步，一招手，从两边的小巷之中又冲出来上百个身着青衣的壮实打手。这些人手中都提着砍刀木棒，将日本浪人和学生隔开，他们虎视眈眈的盯着游行的学生。

这伙突然冒出来的打手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谁的人。

这时候一个矮胖的人走了出来，冲着学生们拱了拱手：“同学们，俗话说刀枪无眼，你们都有锦绣的前程，何必以卵击石呢，赶快回去读书吧！”

第十九章挺身护民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让游行的学生都有些不知所措，就连混在队伍后面的那些商人也不认识突然冒出来的矮胖子，不过看这家伙浑身衣着不凡，装饰更是名贵，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个判断还真没有错误，这个家伙就是大名鼎鼎的末代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女间谍川岛芳子的亲生父亲。他本是满清的宗室贵胄，贵不可言，但是满清轰然倒塌，让他这个铁帽子亲王也失去了昔日的权势。

善耆和那些已经认命的八旗子弟不同，他要恢复满清江山，当然他也知道再去做梦统治关内已经不现实了，他想的是在东三省建立起一个满洲国。为此他四处奔走，正巧川岛浪速也希望策动满洲独立，然后把这里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因此两个人臭味相投，靠着川岛浪速的帮助，善耆又组建起来宗社党，妄图分裂国家。

这一次学生游行，对于奉天政府方面是进退两难，同样对于日本人也是如此，他们既要顾及日本的颜面，又不想激怒中国的老百姓，影响日本的商业利益，因此这个事情就变得分外棘手。

川岛浪速找到了矢田，就向他进献了一个计策，那就是利用宗社党手下的打手对付学生，把针对日本的游行示威变成中国人的内讧，最好引导成汉人和满人之间的斗争，然后日本再居中调停。

这一手其实和张廷兰的策略本质都是一样，既然双方麻杆打狼两头怕，那就利用别的势力作为缓冲。张廷兰发动舆论，利用民意向日本施压，而川岛就打出了宗社党这张牌，不得不说川岛浪速的确心思够阴毒。

他也有更大的谋算，他想借助这次机会，让关外的满汉冲突激化，进而胁迫日本政府支持满洲独立，从而实现他的满**立的恶毒阴谋。

矢田并没有看出川岛更深远的打算，他只当宗社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打手，因此也同意了，这才有了眼下这一幕。

善耆出来充大瓣儿蒜，学生们当然不会买他的账，有个领头的学生就大声说道："老头，你是什么人，敢替日本人说话，难道想当汉激ān么？"

"呵呵，年轻人不要火气这么大，老夫根本不是汉人，又怎么当得起汉激ān二字呢。实不相瞒，老夫就是大清肃亲王善耆，作为一个长者，我奉劝同学们一句，不要给别人当了枪，张作霖的二十七师随便扣押了日本朋友，才惹来了这次冲突。如今张作霖做了缩头乌龟，却让你们前来送死，简直岂有此理。同学们都是读书明理的人，千万不能上当啊！"

"呸，前朝余孽，你还当自己是亲王呢，你怎么不拿着镜子照照，你就是一条走狗，日本人的走狗！"领头的学生代表名叫楚明远，平时为人豪气，嫉恶如仇，是公推的学生领袖。他一见善耆这个前朝的渣滓竟敢跳出来替日本人说话，顿时就怒满胸膛，直接痛骂善耆。

其他的学生也都纷纷破口大骂，什么认贼作父啊、跳梁小丑啊、沐猴而冠啊，不一而足。

善耆平时也是养尊处优惯了，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竟然被一群小娃娃指着鼻子骂走狗，他顿时脸色铁青，浑身栗抖。跟在他身后的那些包衣奴才也受不了了，有道是君辱臣死，他们的主子被人家骂了，这些奴才怎么能坐视不理呢。

顿时几个粗壮的奴才挥动着手中的大棒，就冲了上来，善耆也是直接退到了后面，任由包衣奴才冲来上来。这些学生也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们纷纷寻找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同这些打手斗在了一处。

善耆的手下都是精壮的汉子，打架斗殴的经验更是丰富到了极点，因此刚一交手，就有几个学生被棍棒打伤，这些打手不依不饶，下手越来越狠，不断有学生倒在地上。

学生们一见这些恶奴如此猖獗，也无比激愤，身强力壮的男学生纷纷冲到了前面，加入了战团。

道路本来就不宽，两伙人斗在了一起，就更加混乱不堪，恶奴们虽然悍勇，但是数量上毕竟比不过学生，而且他们之中不少都是大烟鬼儿，打了一会之后，明显体力不支，因此双方陷入了胶着之中，谁也奈何不了谁。

川岛浪速一直在后面观看，他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在他的身后也有几个日本的摄影师，都准备了好了照相机。

你能做初一，我就能做十五。川岛浪速是想同样利用舆论为自己的行动造势。现在两伙中国人打了起来，位置如此临近日本领事馆，日本方面绝对不能袖手旁观。

川岛浪速对所有的日本浪人和警卫说道："支那满汉爆发冲突，危害到了帝国的利益，我们身为帝国的勇士，因为挺身而出，我命令大家立即行动，制止暴力冲突。"

川岛浪速的话还没有落地，所有日本浪人都动了起来，在他们后面不远处日本总领事矢田和三木也都在观察着，矢田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这川岛浪速果真有些本事，这么快就找到了转嫁矛盾的办法。

日本在东三省的势力是有目共睹的，最开始在舆论上陷入被动境地，主要是因为出其不意，再加上列强在背后发力，如今日本做了准备，就没有那么容易被算计了。

川岛浪速指挥着日本浪人分成两队，就要冲进战团，驱散学生，然后倒打一耙。

正在这个时候，外面不远处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枪声，紧紧着就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一旁的小道之中冲出了三十几名骑兵，中间簇拥的就是张作霖、孙烈臣和张作相三人，他们出现之后，就好像是一面铜墙铁壁一般，阻挡住了川岛浪速的浪人。

老张骑在马上，猛然掏出了佩枪，照着几个善耆的打手就开火了，瞬间枪声响起，三个打手就被打碎了脑壳，花红脑子流了一地。

别看这些打手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般，但是说到底他们还是一帮流氓，哪见过这种凶残的场景，顿时就失去了斗志，纷纷溃散，激烈的战场瞬间就安静下来。

川岛浪速阴沉着脸，快步走到了张作霖的面前："张师长，你是铁了心和大日本帝国作对么？"

"川岛先生，您这话说的好生无礼，我开枪打死的都是前朝余孽，是为了保护日本公使馆的安全，是为了日本好，你怎么连香臭都不分了！"

"你！"川岛被张作霖夹枪带棒的话给噎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时候从街道四周又涌出了不少装备齐整的步兵，把现场完全控制住了。

张廷兰此时正举着一个铁皮围成的简易喇叭向学生们喊话："同学们，大

家的爱国热诚张作霖师长一清二楚，你们都是好样的！”

张廷兰先是肯定了学生的举动，这些年轻人一看一个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人讲话，顿时也有一丝好感，情绪都平静不少。

“同学们，张师长带领着军队前来，就是保护大家不受伤害的，你们放心接下来的事情张师长都会妥善处理，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你们先让刚才打斗之中受伤的同学送去医院，进行治疗，然后大家都暂时回学校听消息。”

第二十章替罪羔羊

为了防止意外，张作霖这一次一共调集了两个营的士兵，其中一个营散布在外面，将所有的街口都控制住，然后一个营随着他进来解决麻烦，兵力十分充足。

而学生们由于不少人头破血流，也没有最开始的时候那么冲动，因此都比较听话，纷纷按照指示散去，其中受伤的学生都被送往医院，只有楚明远等几个学生代表还没有离开，他们想要看看到底如何处置这次冲突。

而善耆带来的手下则多半都被控制住了，他们抱着脑袋蹲在了街面上，周围都是黑洞洞的枪口毫不客气的指着他们。

张作霖出面，矢田也不能在后面看热闹，他气昂昂的走到了前面："张师长，这些暴徒扰乱领事馆的秩序，严重损害了大日本帝国的形象，你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走了，眼里还有大日本帝国么？"

"矢田先生，你这就是不讲道理了，学生游行是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力，而且他们也没有真的到了领事馆前面，和他们发生冲突的也不是日本人，您可不要冤枉了好人啊！"

"张师长，方才阻止暴徒的人都是日本的朋友，你先把他们都放了，咱们再谈别的事情！"矢田退而求其次，要求张作霖将善耆的打手放了。

老张还是笑着摇了摇头："矢田先生，这些人都是前朝余孽，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我们一定会按律严惩的，不劳你费心了。"

矢田的要求再度被驳回，他的脸色分外的难看，老张反倒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这次学生游行都是因为浪人行凶引起的，我们应该从根源解决问题，矢田总领事，我建议现在就去总督府，由张锡銮总督出面主持，咱们共同商量一个不损害各方面利益的解决方案，您看如何？"

"不行！"矢田的眼睛之中都冒出了怒火："张师长，这一切都是你指示的，我告诉你大日本帝国是不会随便低头的，任何试图挑衅帝国的举动都是愚蠢的……"

矢田还要继续放狠话，突然有侍从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矢田一看他变颜变色，就知道出了大事情，急忙随着侍从回领事馆，等了不到二十分钟，矢田再度走了出来。

他脸上罩了一层灰白的颜色，显得有些垂头丧气，前后的情绪的变化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遮掩住的，再次面对张作霖，矢田的气势显然没有方才强烈，他顿了顿说道："张师长，我愿意看到奉天重回平静，也乐见你在解决眼前的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帝国的尊严必须予以保证。"

矢田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就在方才从日本政府，北京的公使日置益差不多同时发来了两份电报，全都措辞严厉的要求矢田尽快不惜代价平息奉天的反日游行，消除不良影响。

日本政府此时也遭受到了列强的强大压力，英法美等国都在利用这次机会，向日本表示自己的不满，甚至英国政府都威胁日本要减少军需订单。要知道日本现在还欠着大笔外债呢，根本没有从日俄战争之中恢复过来，全指着一战的巨额订单，日本才一举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的，因此这一下正好击中了日本的要害。

矢田态度软化，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很快三方就都坐在了奉天总督

府，张锡銮居中而坐，他看了看张作霖，又看看矢田，然后说道："总领事先生，中日两国乃是友好的邻邦，发生了一点误会，也不算什么，能够和平解决就好，不知总领事先生有什么要求么？"

"帝国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释放被扣押的帝国国民，赔偿帝国损失，保证那些学生不会再度发起反日游行，只要做到这些，帝国是不会有什么过分要求的。"

"这难道就不过分么？此次事件完全是日本方面纵容浪人所致，而学生游行又是合情合理，至于赔偿损失更是无稽之谈，我们都不能接受！"

矢田的脸色也阴沉下来，"既然张师长毫无诚意，我们就没有谈判的必要了吧！"

"矢田先生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张锡銮可是生怕双方谈崩了，给他添麻烦，因此急忙出言解劝。

"雨亭，我看那几个浪人并没有造成太严重的结果，不如就先释放吧！"

张锡銮这个老家伙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选择了退缩，也不知道他是哪头的，张作霖摇了摇头："总督大人，这次事关日本方面的颜面，难道就不关系到我们的尊严么，没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就这么放人，只会更加激怒学生，接下来会发生更大的游行，这绝对不可取。"

"那张师长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不成？"矢田满脸不屑的问道。

"矢田先生，要说起来我还真有一个办法。"说着张作霖冲着张廷兰使了一个眼色，张廷兰急忙从末位站了起来，清了清嗓子说道："老总督，总领事先生，我认为这次的突发事件给两国都造成了巨大的困扰，而且民意如沸如汤，想要解决问题只能釜底抽薪。将日本方面和奉天方面的都从眼前的死结之中解脱出来，这样才能保住两方的颜面，又能够安抚民情。"

"嗯，年轻人分析的不错，说说具体该如何操作？"张锡銮对于张廷兰的论调是一百二十个同意，他才让张廷兰继续说下去。

张廷兰也点点头："这件事情的起因是那几个浪人，只要妥善解决了他们，一切矛盾自然就消失。"

"十几个大活人，怎么可能消失，你这是信口雌黄。"矢田十分不屑的说道。

"总领事先生不要着急，您试想一下，如果把十几个浪人不是日本人了，无论怎么处置不就不会损害到日本的尊严么？"

矢田听出心中微微一动，他似乎有了一个想法，但是还抓不住关键所在，张廷兰则继续说下去："我调查了一下，那十几个浪人之中有三个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流落到奉天的朝鲜人，他们穿上日本和服，也讲日语，平时就冒充日本人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形象。"

张廷兰所说并不是随意编造的，而是事实，日本占领了朝鲜之后，大多数朝鲜人都选择了屈服，甚至有些朝鲜人还热衷给日本人当奴才，甚至把自己当成了半个日本人。

有些在朝鲜混不下去的人就装成日本人，跑到中国来作威作福，在后来的抗战之中有砍头的日本，扒皮的高丽之说。可见这些当了狗的杂碎比起他们的主人更加没有人性，更加凶残，眼下在东三省也有一些这样的伪日本浪人。

矢田听到张廷兰的话，脑子也快速转动，他似乎明白了张廷兰的意

思，“你是说对外公布这些浪人是朝鲜人假冒的么？”

“没错，总领事先生，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是朝鲜流民，而起他们虽然砸抢粮店，但是也没有造成什么严重人员伤亡，没什么大罪，只要风波平息，我们就会悄悄放了。”

张廷兰说到这里，矢田也是眼前一亮，这样的确能把日本政府摘出来，不必自己也没有什么压力，是个不错的办法。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而张廷兰此时心中也是一阵阵的得意，只要日本答应了，接下来就有连绵不断的后手对付这些该死的日本人。

第二十一章治安大权

日本在奉天的势力根深蒂固，想要正面和日本对抗，用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办法获胜，那绝对是做梦，就算是侥幸获胜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奉天可是奉系的老巢，张廷兰是绝对不愿意看到奉天元气大伤的局面，因此和日本人斗就必须抓住对方的疏忽，先剪除羽翼，逐渐孤立日本，然后集中足够的力量，一举消灭，不然任何盲动都会将二十七师这点家底败光。

因此张廷兰才提出了这么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将那些日本浪人说成朝鲜人，虽然对日本的面子会有些损害，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对奉天各界也有了交代，老张的脸面也得到了保全，堪称三全其美。

矢田听到这个主意之后，心中也暗暗叫好，仔细思量，发现没有什么漏洞，他点点头：“呦西，这个办法好不错，但是你们必须保证风波过后尽快放人。”

“领事先生，您放心吧，我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耍弄日本人啊！”

矢田又询问了一下细节，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张作霖也带着张廷兰离开了总督府，老张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眼珠不住的转动。

“廷兰小子，按照你的办法解决，咱们不是白忙活一场么，什么好处没得到，还让日本人对咱们产生了芥蒂，这可不是你的行事风格，你小子是不是还有阴谋？”

张廷兰连忙摇手：“七大爷，天大的冤枉，我真是一片好心，而且我还认为要采取行动，杜绝这种影响日本形象的事情，日本人应该感激我。”

老张何等的敏锐，怎么听不出张廷兰话里有话，他脑筋也十分灵活，稍微一转，就猜到了仈激ǔ不离十。

“你的意思是让咱们整顿奉天的浪人？”

“没错，只要日本人承认了有假冒的浪人，我们就能够对那些四处乱窜的浪人下手，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而日本方面只能吃个哑巴亏。另外搂草打兔子，宗社党这次不也冒出来了么，对他们这些居心不良的残渣余孽必须强力镇压。把这两股势力压下去之后，奉天商人的压力就会小很多，收拾人心的目的就能够达到了！”

这个时代的商人的确很不容易，他们要承受黑白两道的盘剥，捐税多如牛毛，而且最要命的就是社会动荡，随便闹出一点事情，商家就要关门歇业，这是谁也承受不起的。

因此能有个安稳的环境，对他们无比重要，这也是张廷兰为什么要规划北市场的原因，他就要通过枪杆子给商人提供保护，让他们变成自己的钱袋子，两者配合起来，就是在这乱世立身的不二法门。

张廷兰建议老张拿到治安大权，也有为建立北市场做准备的意图。

张作霖听到了张廷兰的建议，顿时心花怒放，显然对这个主意他满意之极。当然眼下还要把这次的风波平息下来，老张很快到了日本领事馆的外围，将所有二十七师的士兵都撤走。

善耆的那些打手也被老张带走，这些家伙甘心为虎作伥，绝对不能轻饶了他们，唯一的遗憾就是善耆早早的跑到了川岛浪速的身边，躲过了抓捕。不过张廷兰已经将这个宗社党的头子记在了心中，以后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把他拿下，任何妄图分裂中国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

老张回到驻地之后，立即将扣押的十几个日本浪人提出来，对他们进行了审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很快就让他们承认自己是朝鲜人，假冒日本浪人为非作歹，他们的行为和大日本帝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按照规矩，老张将这些人又送到了警局，然后又和日本总领事矢田一起发表了声明，支出这些人都是流落到奉天的朝鲜人，并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希望各界民众不要误会。

学生们多数都认为这个结果是避重就轻，但是好歹算是一个不错的台阶，并没有损害到中国的尊严，因此他们也都顺了气，示威游行也停止了。另外各大报纸也都进行了报道，将责任都推给了朝鲜人，算是给这次冲突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奉天的事情戏剧化的结束，惊动了大总统袁世凯，自从二十一条被提出之后，老袁就看透了日本对东三省的野心。但是老袁的心腹力量都在关内，想要保证东三省的安全就必须要有一个智勇双全，胆大心细的人物，张作霖这次的表现让老袁十分满意。

既打击了日本的气焰，又让他们不至于撕破脸，火候把握的恰如其分，这个胡子出身的陆军中将还是很有能力的。张锡銮早就上书请辞，这奉天总督的确到了换人的时候，是不是该抬举一下张作霖呢？

张作霖当然不知道袁世凯的心思，他等到事情结束了三天之后，就带着张廷兰来到了总督府，找到了张锡銮。一见面老张就开门见山的说道：“干爹，这次事情虽然平息了，但是我们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啊！”

“雨亭说的有理，如果没有雨亭的妙法，我这个糟老头子都不知道怎么过这一关啊，那你说该怎么应对呢？”

“干爹，奉天之中的日本浪人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假冒之徒，而且宗社党的人上蹿下跳，如果任由他们这么闹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冲突，到那个时候就没法收拾了。因此我建议要加强奉天的治安，大力整顿，把各种隐患都提前解决掉，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

张锡銮的确老迈昏庸了，他并没有听出张作霖言外之意，还只当他是一片好心，低头思量一番，说道：“雨亭，我立刻就让鲁正雄制定个计划出来，你看是否妥当？”

“干爹，这次鲁正雄的表现您也清楚，他和日本人早有联系，另外又十分鲁莽的打了学生代表，引发了学生游行，这种人怎么能够继续使用呢？”

张锡銮此时终于听明白了，感情张作霖是盯着警局啊，快马张这个总督基本没有什么权力，要是再失去了对警察的控制，他就真的成为了一个牌位，老头子怎么能甘心呢。

“雨亭啊，鲁厅长的确有些不合适，我再从警察厅之中选出其他更合适的人选吧，你就不用操心了。”张锡銮淡淡的说道。

“老总督，用警局的人恐怕不合适了。”张廷兰这个时候开口了：“这次我们抓住了上百人的宗社党打手，这其中有不少都是江洋大盗，作恶多端，光靠着警察能对付他们么？”

张锡銮早就注意到了张廷兰这个年轻人，这几次他都陪在张作霖的身边，而且明显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物，将日本浪人说成朝鲜人就是他出的主意，这个时候他的话多半就代表了张作霖。

“干爹，光靠着警察肯定不行，我看您老也就别费心了，儿子替您都考虑

好了。我准备让张作相兼任奉天治安帮办，从二十七师里面挑选五百名精干的士兵，另外再抽调一百名熟悉地面的警察，对奉天进行彻底的排查，消除一切的安全隐患，您老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张锡銮当然知道这个高枕无忧是什么意思，张作霖把军警都掌握在了手中，奉天城中还有谁敢不听他的啊，只怕这个总督就彻底成了牌位。不过张锡銮仔细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处境，也知道没有拒绝的权力，只能挥了挥手：“雨亭，我老了，这些事情都交给你处理吧。”

第二十二章第一笔军火

张锡銮将治安大权交出去之后，突然变得意兴阑珊起来，年过古稀的老人，早就到了含饴弄孙的年纪，何必在这奉天受气呢。老头子当即就向北京的袁世凯发去了请辞的电报，这也是一年以来，老头子第三次请辞了，老袁也不得不费心奉天总督的人选了。

张锡銮心灰意冷，张作霖却是意兴风发，他为张作相争取到了治安帮办的这么个临时职务，说起来让一个堂堂少将管这个有些大材小用。但是谁都明白老张并不是给张作相争取的，这个权力最终的执行者还是张廷兰。

这段时间张廷兰帮着老张出谋划策，眼看着二十七师的实力越来越大，老张怎么也要感谢一下功臣，因此才让张作相顶个名头，具体的事务全都交给张廷兰处理，也算是对他的历练。

哪个当爹的都愿意看到儿子出息，张作相眼看着自己儿子在二十七师之中崭露头角，心中很得意，他们结拜弟兄一共八个人，第二代现在也都十几岁二十来岁了，算起来这些小辈之中就是自己儿子最先显示出惊人的能力，张作相怎能不高兴啊。

不过张作相也是聪明人，凡事都不能光高兴，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还要提点一下儿子才行。

“廷兰，你准备如何整顿奉天的治安，有什么想法都和爹说说。”

“爹，这不是让您老管么，我就不搀和了。”

“休想，这些麻烦都是你小子惹出来的，你就要给我好好弄妥当了，要不家法伺候！”说着张作相挥舞了一下掌中的大烟袋。

张廷兰思量了一下说道：“爹，其实我很想借助整顿治安的机会还奉天城一个安宁，没有安定的环境，商业就发展不起来，经济建设就更无从谈起。我总结了一下，奉天的治安毒瘤一共有五种，分别是胥吏、黑帮、浪人、宗社和兵痞，如果这五样毒瘤不除，奉天永无宁日。”

所谓胥吏就是那些底层的官吏，他们多数都是从前清延续下来的，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迷nzhǔ共和，办事还是满清时期的那一套，各个都是盘剥百姓的好手，他们是祸害老百姓的急先锋。

黑帮就更好理解了，这也是从前清就延续下来的，政府和黑帮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政府实力弱，无法有效管理地方，黑帮的势力就会暴涨，整个民国期间就是如此，上海的情红帮大亨甚至能够和政府分庭抗礼。

至于宗社和浪人则是奉天独有的东西，日本人垂涎这里，满清的遗老遗少妄图分裂国家，他们频频闹事，都给奉天的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这五个毒瘤之中最麻烦的就是兵痞，说白了也就是二十七师这些丘八大爷，众所周知老张是靠着土匪起家的，手下的士兵也良莠不齐，而且北洋给的军饷也不充足，那就只能自己动手。

因此三三两两的士兵经常在街上游逛，他们勒索商人，设置关卡，收保护费，甚至贩卖毒品，这些事情二十七师的部下都有沾染，因此二十七师的名声并不好，不过这也几乎是这个时代的士兵的共同问题，难以杜绝。

张廷兰总结的五点都直击要害，张作相心中很清楚说的一点错误都没有，但是他却知道看清楚了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解决掉。

“廷兰你说的都没有错，但是这五个毒瘤有些可是不能碰的，你清楚

么？”

“爹，您说的是兵痞么？”

“没错，说起来也是惭愧，初入奉天的那会儿我对手下人要求很严格，任何违反军纪的人都要受到严惩。但是一段时间下来，部队进项不足，总不能让这些老兄弟饿着吧，我也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了。”

张作相的确是个厚道之人，对儿子他也不怕丢人，因此把这个问题和盘托出。

“相对而言，我的炮兵团纪律还算是好的，汤玉麟的五十三旅是问题最严重的，而且他的士兵大量的涉及鸦片买卖，虽然让人不齿，但是其中利润的确丰厚，我们这些领兵的人如果不能让手下的士兵活的好一点，谁还听你的！”

张廷兰很清楚老爹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其实奉系开始大规模整顿纪律是从王永江上台开始的，而那个时候就因为王永江，汤玉麟和张作霖彻底闹翻，孙烈臣、张作相、张景惠等人也都主张罢免王永江，这也是张作相和张作霖之间为数不多的冲突之一。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王永江整顿奉天的治安，对胡作非为的兵痞进行了整顿，这无疑是在这些土匪头子身上割肉，因此大家才全都反对。

“爹，我知道您的意思，这次整顿主要的方向还是放在浪人，宗社还有黑帮之上，兵痞不是我能惹的。但是我也想说军队就是军队，就要有严明的纪律，没有纪律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七大爷也是胸怀大志的人物，他迟早会整顿部下的，这也是大势所趋，想要二十七师真正强大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张作相微微点点头，可是脸上也露出一丝为难之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往自己身上割肉，心疼啊！”张作相苦笑了一声：“廷兰，你会不会瞧不起爹啊？”

“爹，您老说的什么话啊，这天底下还有比父子更亲的人么！我这次整顿治安之后，就立即以四海粮行为中心，将北市场的框架搭起来，我会留下足够的份额让所有炮兵团的人都过上舒舒服服的日子，不过有了这个收入他们要是再为非作歹那就不能饶恕了。”

张作相的眼睛猛然一亮，儿子果真是有心计的人，能够考虑到这一点，张作相彻底放心了：“廷兰，你放心，这帮兔崽子吃饱喝足，要是还敢不老实，那就是找死，我也不会客气的。”

张廷兰和老爹交流差不多了，又从炮兵团之中抽出了五百精兵，就准备大展拳脚，这个时候犹太佬弗雷德又传来了好消息，一批俄**火就要经过奉天，他让张廷兰做好准备。

军火！听到这两个字张廷兰可是兴奋异常，眼下制约二十七师发展的就是军火，只要这个短板补上了，那奉军的未来可是光明一片了。

张作霖和张作相也都得到了通知，他们也是喜出望外，张作霖挑选了二百个最可靠的士兵，他们悄悄来到了文官屯车站，弗雷德已经等在这里了。

“张，这次一共有八百杆水连珠步枪，还有二十万粒子弹，你都可以留下来！”

“弗雷德先生，你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你让我们准备的货物也都带来了。”说话之间一大队马车出现在了车站外面，这些马车之上装得都是烧

酒，关东的高粱酒。

弗雷德也兴致勃勃的打开了一坛子酒，一股浓烈的香气直刺鼻孔，他轻轻的品了一口，只觉得从嗓子到胃里都好像着火了一般，说不出的舒服，这绝对是一流的高度烧酒，弗雷德仿佛已经看到了这些烧酒变成了大把的钞票，他将大拇指伸了出来。

“张，这么好的酒绝对会让那些酒鬼的疯狂的，不管有多少都能够轻松卖出去。”

弗雷德对这些酒满意到了极点，而张作霖和张作相此时正在死死盯着从车皮上面卸下来的水连珠步枪，他们的眼中也涌动着一种狂热的东西。

第二十三章武器分配

所谓水连珠步枪就是俄制的莫辛纳干步枪，这种步枪声音清脆，如同水珠溅落一般，因此在中国又被称为水连珠步枪。

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俄国人被打得大败，有不少武器就散落在了东三省，这也是奉军接触这种步枪的开始，在二十七师之中就装备了不少的水连珠，因此张作霖对于这种步枪十分熟悉。

老张将一杆沉甸甸的步枪抓在了手中，枪管透着幽森的蓝光，老张随即轻车熟路的把枪端了起来，顶在了肩窝，然后拉了拉枪栓，十分顺畅，虽然没有实弹射击，但是老张也对这杆枪十分满意。

“辅忱，你看看，这枪好像比咱们装备的还要好不少啊！”

张作相也接了过来，仔细看了看，点点头：“没错，这枪的工艺更精细，细节处理得更好，要是咱们全师都能换上这种步枪，战斗力绝对能够提升一大截啊。”

张廷兰也凑了过来：“这些步枪是美国人生产的，他们的工艺技术要比俄国娴熟很多，因此这些枪的性能多半也能超过俄制的。”

“美国人？他们怎么给俄国人生产步枪了？难道俄国自己不能生产么？”张作霖随即就问道，老张作为一个草莽英雄，对于国际的局势，各国的实力并没有什么清楚的认识，这也是老张后来会失败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了张廷兰，情况就全然不同了。

“七大爷，俄国自己的工业产能有限，而战争的消耗又过大，俄国不得不授权美国公司替他们生产步枪。说起来这也是俄国外强中干的体现，他们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却偏偏要参加到列强的血战之中，恐怕这个国家前途堪忧。”

老张此时也在静静的听着：“看起来买的再好也不如自己能够生产啊！”老张十分感慨的说道：“关键时刻人家卖不卖给你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到你的手上又是一个问题，咱们二十七师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自己生产武器，永远不用受制于人。”

光靠着买而没有强大的国防工业，是买不来现代化的军队的，这一点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在这个时代之中能够注意到这点的人并不多，而张作霖就算是其中之一，他治下的东三省重工业一度占据了中国九成以上的份额，几乎能够生产所有类型的武器，而与此同时被吹嘘为黄金十年的南京政府却在进行着去工业化行动。

本着造不如买，买有回扣的买办法则，他们将前清遗留下来的重工业几乎消灭殆尽，最后却不得不用胸膛对抗刺刀，将士们的悲壮不能掩盖政府上层的无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就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没有这个经济数据再好看，就算是黄金一百年，也不过是一块予取予求的肥肉。

老张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自产武器，也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野心和见识，很快步枪和子弹都装上了马车，张廷兰又拉了拉弗雷德。

“弗雷德先生，我们这一次还运来了一些高档的皮草，你看该如何处理？”

弗雷德眼中露出一丝惊喜，烧酒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中下层，俄国的贵族还是喜欢他们的伏特加，而高档的皮草则不同，那可是能够吸引上层目光

的最好东西。

张廷兰让人将一辆马车赶了过来，车上堆满了精致的木盒，木盒之中放着皮衣皮袍，皮帽皮靴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刘书成提供的，他的亲戚专门从事皮草经营，张廷兰让他帮忙弄一批上等的货，刘书成自然不会怠慢。

弗雷德看了看之后，不住的点头："张，再有一个月的时间，远东的夏天就要结束了，只要天气寒冷起来，这些皮草一定会热卖的，特别是那些狐狸皮的皮袍，足以让那些贵妇人发疯的！"

弗雷德当然清楚这一车皮草能够带来的收益，他不住的搓了搓手，显得垂涎不已，当然他也清楚，张廷兰这个时候拿出了皮草，显然是想换取更多的好处，或者说让他冒更大的风险。

信奉金钱至上的犹太人偏偏对利益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弗雷德也是如此。

他咬了咬牙，说道："张，第一节车皮上面还有十挺马克沁重机枪，你可以留下一半。"

马克沁重机枪火力凶猛，可靠性好，绝对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武器，真正让马克沁机枪成名的战役是索姆河战役，德军使用马克沁机枪一天之内击毙了六万英军，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虽然索姆河战役还没有发生，但是马克沁机枪早已经崭露头角了，在日俄战争之中，俄国人就使用马克沁机枪给予日本人巨大的杀伤。一战爆发之后，俄国也急需这种火力强大的武器，因此在这批军火之中也有马克沁机枪。

弗雷德也知道步枪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但是重机枪也是俄**队看重的东西，数量缺失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作出这个决定是要承担很大风险，但是他同样信奉富贵险中求的道理。

"张，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提供给我足够的奢侈品，皮草、服装、名酒、手表、家具、甚至是名画、汽车等等东西，我要借助这些东西彻底征服贪婪的俄国贵族！"弗雷德的眼睛之中露出狂热的光芒，就好像疯狂的信徒看到了上帝现身一般。

战争爆发之后，俄国对外商贸联系就出现了中断，贵族们急需的炫耀身份，彰显地位的名贵商品严重不足，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张廷兰也是怦然心动。

"您放心，我会立即联系奉天的商人，我们会动用一切力量，尽可能的搞到更多的东西。"

弗雷德也满意的点点头，笑着说道："张，咱们每一次交易都能激发出各自的灵感，寻找到新的市场，我真的期盼着这场战争永远不要结束，这样我们就拥有源源不断的商机。"

张廷兰在弗雷德身上算是彻底见识了犹太人的贪婪和疯狂，这家伙根本不在乎成千上万的死亡，也不在乎无数家庭妻离子散，他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过也正是这种性格才让张廷兰有机可乘，要是一个正派的人物手握军需采购大权，张廷兰绝对没有机会下手。

老张一听说还能得到五挺机枪，他简直是高兴的发疯，急忙让手下人快速将机枪搬了下去，他和张作相亲自监督，生怕受到一点的损伤，这可是十足的大杀器。北洋军从前清开始就开始装备机枪，不过二十七师作为后娘养

的部队，重机枪数量根本没有办法和其他部队相比，这次得到了五挺马克沁，对于战斗力绝对是巨大的提升。

满载了武器的马车快速回归军营，老张心花怒放，张廷兰也趁机问道："七大爷，您看这些武器该怎么分派啊？"

"这个我还没想好，不过既然是你小子立下的功劳，我就做主给你爹的炮兵团先换装，这下你该满意了吧！"老张笑着说道。

"其实我有个想法，我们已经抽调了五百精兵，马上就准备整顿治安，这支队伍可是要在奉天老百姓面前维护治安，是整个二十七师的脸面，您老是不是该让这个治安大队装备齐整一些，这样拿出去也是给您老长脸啊！"

第二十四章抓棒子

张作相在一边瞪了一眼张廷兰：“维护治安又不是打仗，你要新枪有什么用，我看还是多装备一下炮兵团吧，雨亭，你也知道咱们的炮兵团虽然号称叫炮兵团，但是哪有什么像样的火炮啊，都是前清的老货，我看不如把那五挺马克沁机枪都交给炮兵团吧！”

“辅忱，你挺老实厚道的人，怎么让廷兰给带坏了，怎么光想着吃干抹净，就不给别人留下点了！”老张笑骂道。

随即又想了想，然后说道：“这样吧，我做主分给炮兵团五百杆水连珠，至于治安大队的装备，你们爷俩自己商量去，我不搀和。机枪么就暂时不分配了，我准备再弄几挺，然后也建立一个直属的机枪营。我听说老北洋的六镇里面都配了机枪营，每营二十四挺重机枪，咱们二十七师也不能比他们差了。”

“七大爷，我看不用着急，现在几乎每个月都能有军火专列通过奉天，再过半年，别说是机枪，我估计连大炮都能弄到。”

“真的么？”张作霖和张作相都同时露出了狂喜之色，大炮号称是战争之神，作为一方豪强，张作霖十分清楚大炮的重要性，不过二十七师财力有限，加上北洋政府又不支持，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炮兵，如果能够建立起强大的炮兵，那绝对是天大的喜事，因此他们才显得有些失态。

“我看完全可以，俄国人在前线损失很严重，武器消耗的更多，他们必须要从外国引进火炮，能走的路线其实并不多，一个是通过西欧海运到俄国，这条路线近，运力也大，但是却要面临德国潜艇的威胁。另外一条路就是走远东，然后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到西欧，虽然遥远一些，但是胜在安全。我认为随着战争的发展，至少会有不少武器通过咱们这里，等到我们把远东的俄国上层全都买通了，想要什么弄不到！”

如果把铁路比喻成动脉的话，张廷兰现在要做的就是一只叮在俄国血脉上的吸血蝙蝠，在衰弱的俄国身上吸收养料，快速强大自身。通过几次的贸易下来，张廷兰已经不满足于弄一点装备了，张作霖都能知道造武器的重要性，张廷兰又何尝不知，他更希望能够通过俄国的名义，订购一批生产线，至少先解决子弹和炮弹这些消耗品的问题，这样一来奉军才有称雄关外的本钱。

张作霖的兴致也十分高涨：“廷兰，这些事情你就放手去做，有任何需要就和七大爷说，咱们绝对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谁知道那些洋人什么时候一高兴就不打了，咱们再想捡便宜都没机会了。”

十几辆马车拉着武器和弹药迅速回到了二十七师的驻地，张作相毫不客气的领走了五百杆步枪，还有十五万发子弹，用来加强自己的部队。张廷兰也从老爹那里要来了二百杆崭新的水连珠，全部都装备到了他的治安大队。

张作相虽然知道儿子足智多谋，但是也不敢太放手让他一个人随着性子来，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助手，这个人名叫孙安虎，他十五岁就追随张作相落草为寇，那个时候张作相也不到二十，两个人出生入死，后来张作相率领着手下投靠了张作霖，孙安虎也就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员，这些年他始终跟在张作相的身边，是最心腹之人。

如果在张作相和张作霖之间选择，孙安虎毫不犹豫的是张作相一边的，

其实张作霖的这几个结拜弟兄手下都有自己的一帮人，形成了一个个的小集团。这种体制对于一个军队来说并不是好事情，不过张廷兰现在却还要指着这种小集团发展自己的力量，也不可能去打破，相反还要不断加强。

孙安虎三十多岁，枪法精准，武术也不弱，绝对算的起一个好手，有了一个强大的保镖跟在身边，张廷兰也安心多了。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张作霖就以总督府的名义正式发布了公告，大意就是说奉天治安混乱，不只给奉天的商民带来麻烦，就连日本友邦也受到了波及，卑鄙的朝鲜人竟敢冒充日本浪人，危害一方，这是奉天政府绝对不能坐视不理的。

因此责成二十七师全权负责奉天治安整顿工作，主要针对假冒日本浪人为非作歹者，聚众闹事者，敲诈勒索者，所有民众都要主动配合整顿行动，在整顿过程中难免要随时盘查身份，如有冒犯，还请谅解。

一份平平和和的公告，却是暗藏杀机，针对假冒浪人，防止他们损害日本名誉。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但是这真假怎么分辨，很简单就是要随时排查，这个排查可不管真假，也就是说刚＝上街的日本人就要面对被随时检查的待遇。

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绝对不能够忍受的，那些平时四处乱窜的日本浪人谁知道有多少是日本间谍，看似平常的走动，他们就把街区的情况弄清楚了。

在抗战时期，日本的军用地图城市部分能精确到每一个街道，农村能精确到每一口水井，这要多少间谍活动才能够做到，由此也可以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侦查是处心积虑，规模浩大，眼下奉天城中这种间谍也不在少数。

这个整顿公告一出，就是在告诉这些日本浪人，你们都给我消停下来，不然随时就能搜查你们。张廷兰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公告发布的第二天，五百名士兵还有一百名精干的警察就一同出动了。

这些警察的负责人是苏良贞，他当警察十多年时间，经验十分丰富，熟知奉天的情况。他为人很正直，也十分清廉，平时也想要处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过他没有那个权力，现在有了张廷兰的支持，苏良贞完全就放开了手脚。

其实他在得到通知的时候，还以为这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行动而已，甚至是二十七师借机敛财的举动，要知道借助整顿治安的名义，对商人敲诈勒索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过在行动前两天张廷兰亲自找到了他，两个人仔细谈了大半天，苏良贞彻底相信了张廷兰是真心为了奉天治安着想。

当即他就熬了一个通宵，将需要整顿的问题详细罗列出来，还制定了行动方案，现在正是为奉天扫除垃圾的好时候，整个队伍被分成了两部分，二百人在巡警的带领下，分成二十个小队，主要就是对浪人进行搜查，不管真假，就是别想舒舒服服的在奉天游逛，他们随时都会面临盘查，一时间这些日本人也是鸡飞狗跳，狼狈不堪。

另外张廷兰则带领着大部队前往位于太平街的一处朝鲜人聚居地。

“张少爷，前面那一片足足有四百多朝鲜人居住。”说着苏良贞给张廷兰指点了一下方向，然后说道：“他们组成了黑帮，平时偷偷摸摸，四处勒索，我们几次想要对付他们，不过这些朝鲜人找了几个日本人当靠山，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

张廷兰的脑子也在迅速的转动，这些人既然能请动日本人，说不定就不

是一般的难民，而是日本扶持的外围组织，不过现在落到了自己的手中，他们就别想好。

“苏警官，他们谁都跑不了，这是中国人的地方，哪里还能让他们撒野。安虎叔，让弟兄们把这一片都给我围起来，里面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一个都别放过，有谁敢反抗，就地击毙。”

张廷兰说的杀气腾腾，孙安虎急忙点头，士兵早就分成了两队，迅速将这一片街区都围了起来，不少朝鲜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到无数的士兵凶神恶煞一般冲了进来，他们转瞬成为了阶下囚。

有些朝鲜人见势头不好，急忙跑到屋中，拿出了武器，想要抵抗，孙安虎抬手几抢，就接连掀了三个天灵盖，花红脑子迸了一地，这些棒子终于知道害怕了。

第二十五章大清剿大收获

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一旦习惯了用奴才的视角看这个世界，就会产生严重的认知错误，天底下主子第一，然后奴才就是第二，主子能作威作福，奴才也能够有样学样，在奴才的眼中世界只有三等人，一等人是主子，二等人就是自己，其余的都是三等人。

这种奴才的特质在这些朝鲜人身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他们被日本殖民，甚至在国内都活不下去了，但是到了中国的土地上，这些人立刻就觉得自己比中国人要高贵，是仅次于主子的二等公民。

因此他们肆无忌惮，抱成一团，偷偷摸摸，甚至是敲诈勒索，什么恶事都做，仗着能够得到日本人的庇护，奉军的警察也不敢对他们下手，才让这些人发展成了一个公害，不过今天他们的末日到了，张廷兰指挥着三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将这一片街区全部包围，孙安虎和苏良贞都带头冲了进去，他们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任何敢于反抗的全部击毙，转眼之间就有十几个棒子被击毙，这些棒子终于老实了下来，全都束手被擒。

控制了局面之后，接下来就由经验丰富的苏良贞带领着人对每一栋房屋都进行了搜查，孙安虎也跟在一旁，搜到的值钱物品要同一集中，避免这些警察私藏。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在一处不起眼的库房之中找到了三百多斤的鸦片，还有大批的烟具。

另外又搜到了十几支老式步枪和鸟枪，以及火药铁砂子等物品，看到了这些东西，参与行动的所有人都知道就算被所有棒子都击毙了，也是罪有应得，这帮家伙跑到中国来贩卖毒品，这不是找死么。

紧接着苏良贞又带人对几位当头的朝鲜人住房进行了搜查，又找到了大批的鸦片和现金，以及往来的信件。搜查到了最后他们在床下发现了一处密室，在里面藏着三个少女和两个孩子。

她们都被绳子紧紧捆着，嘴也被封死，所有人见到此景，都是咬牙切齿。苏良贞急忙命人下去，替她们解开绳索，这几个少女完全不能动弹了，只能让警察把她们抱上来。

张学良和张廷枢这些天一直都像哼哈二将一般跟在张廷兰的身边，美其名曰学本事，实际上是这两个家伙给自己找乐子，读书哪有跨马抡枪来的舒服。今天他们也处于好奇跟在苏良贞的身后，一同搜查，当他们看到三大两小，一共五个女子从密室之中抱了出来，他们也都惊呆了。

这些女人身上衣服破碎，上面还有斑斑血迹，脸上胳膊上都留有青紫的痕迹，每个人都是目光呆滞，就好像是木头人一般，她们好像一时适应不了阳光，送到了地面上就显得十分痛苦。苏良贞急忙让两个经验丰富的老巡警过来安慰她们，渐渐的这些女子才似乎有了知觉，其中一个人哇的一声痛哭起来，其他人也都是如此。

声音悲悲切切，带着无尽的委屈和耻辱，张廷兰此时也赶了过来，拐卖妇女儿童的事情是最让人不齿的，毁人家庭，坏人贞洁，活生生的把花样年华的少女推到火炕之中，这是何等的残忍。

看到了这里，张廷兰已经给这些作恶的棒子判了死刑。苏良贞更是如此，奉天平时就有不少人口失踪的案子，由于政府力量薄弱，这种案子多半都不了了之，被拐卖的妇女多数都送到了烟花之地，受尽耻辱。年纪小的也

会被送给老鸨子进行调教，下场更加悲惨。
　　现在一看这些棒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苏良贞简直怒不可遏，他又下令仔细搜查，最后又在密室之中找到了一个账本，上面详细记录着他们拐卖妇女的罪行。
　　“少爷，据记录，他们在三年之中一共卖了十二个十三四岁的姑娘，另外还有八个十岁以下的女孩，这些女子有的被贩卖到了八大胡同，还有被卖到了朝鲜和日本。我还记得有几个人家已经向警局报案了，只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没想到竟然是这帮畜生干的。”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听到了大院外面传来一声枪响，张廷兰急忙出来一看，原来开枪的正是张学良，在他的面前扑倒了一个朝鲜人，这个人的脑袋正好被一枪击穿，脑浆子四溅，散落一地。这位刚杀了人的少帅还有些楞柯柯的，举着枪呆呆的站在原地，张廷兰急忙走了过来，怕了拍张学良的肩头。
　　“汉卿？”张廷兰轻轻问了一句，张学良终于恢复了一点，他也被眼前脑浆遍地的残像震撼了，猛地跑到了角落之中，哇哇大吐。
　　半晌张学良才平静下来：“廷兰哥，三个月前，我们学校就有两个女同学失踪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们绑了，我就想毙几个混蛋，出出气。”
　　“杀了就杀了，这些家伙早死晚死，早晚都要死。不过汉卿还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魄力，真是让人佩服啊！”
　　“廷兰哥，别瞎说啊。”张学良脸上掠过一丝红色：“你就忍心看着那些漂亮的女孩被这些歹人毁了一生么？”
　　“我当然不忍心，不过汉卿你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伙人绑的你的同学，就这么大的火气，真是不同寻常啊。”
　　“懒得和你说，我就是杀人了，你能奈我何。”
　　两个人插科打诨了几句，张学良也从第一次杀人的震惊之中恢复了过来，这时候苏良贞和孙安虎也将这片全部搜索完毕。
　　一共抓捕了三百六十四名朝鲜人，其中老弱一百多人，其余全是青壮。另外又搜出鸦片五百多斤，大洋三千多块，十八支猎枪，以及大量的火药和砍刀等物。
　　张廷兰命令将俘虏的人全部押送到军营，收缴的物资也都集中起来，等到行动结束之后，统一分派给参与行动的弟兄。然后又派出了几个老巡警，让他们暂时照顾那五个女子，同时帮助她们寻找家人。
　　处理差不多了，张廷兰又马不停蹄的继续去清剿下一个朝鲜人聚集区，过程也都差不多，在一天的时间内，他们连续清理了三处朝鲜人聚集区，击毙二十三个顽固分子，俘虏了五百多人，缴获大洋超过了五千块。
　　随后两天又对城中的黑帮展开了行动，连续打掉了四个为非作歹的帮派，奉天各界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尤其是解救出来的那几个女子被送回家中之后，他们的家里都感激不尽，本来这些人都以为永远失去了亲人，现在却又重新团圆，怎能不高兴啊。而且他们也都检查了，因为救出的比较及时，几个姑娘还都是完璧之身，更是让他们喜出望外。
　　几家人凑在了一起，一同出钱给二十七师写了牌匾，又买了两口大肥猪，敲锣打鼓的送到了军营。这么多年以来，这还是第一遭，就连老张都被

惊动了，他亲自见了几家人。老张还十分体贴的安慰了几家人，让他们好好照顾女儿，以后的事情也不用担心，要是谁敢拿她们被抓的事情乱嚼舌头，就找他张作霖来处理。

几家人都欢喜非常，这边上演军民情深，那边奉天的商人也很受震动，这次整顿治安可是真刀真枪，不同以往。奉天城中的朝鲜人几乎全部被清理，浪人也不敢四处乱逛，就连顽固的黑帮也都被压制下去，整个治安情况大为好转。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之中，二十七师没有搅扰商民，没有要一分钱，也没有叫一声苦，这才是真正的子弟兵，悄然之间二十七师的形象就大为转变，张作霖的名声越来越深入人心，张廷兰希望达到的收拾人心的目标已经初步达成。

第二十六章深挖狠揪

“张少爷，您是这份的！”刘书成笑着向张廷兰伸出了大拇指：“抓得好，听他们说您带着队伍冲进去枪声响得如同爆豆一般，杀得也痛快，这几天奉天城立刻就安静了不少，要是能一直这么安静下去，咱们做生意的也容易不是。”

张廷兰笑着摇了摇头：“老刘，都是自家人你就别忽悠我了，抓的都是些杂碎，一条大鱼没有，我整治治安不是想落个好名声就行了，而是要真正改变奉天的秩序，但是不剪除那些大人物，只是除去一些小喽啰，他们就会像杂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刘书成也知道张廷兰说的是心里话，他也叹了口气：“张少，您还有什么难处么？”

“老刘，实不相瞒，我这次真正想对付的是宗社党，他们和本地的**勾连，同时有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打手众多，而且影响也大。把他们揪出来，就算不能彻底消灭，也要重创他们，这样一来再去整顿就变得容易多了。不过事情操作起来就不这么容易了，警察局就像个四面漏风的筛子，有什么消息都瞒不住，别说是宗社党的头头，就连那些朝鲜人的大头头我都没抓到，一个几百人经营了好几年的黑帮，我就搜出了三千块大洋，这简直是打耳光啊。”

张廷兰喝了口茶，兴致地落的继续说道：“我原本以为从朝鲜人下手，抓住点把柄，就对宗社党下手，但是人家当头的早就消失了。奉天上下上百万的满人，我也不敢蛮干，一旦真的激化了满汉矛盾，我就成了罪人了。”

真正开始做事情了，张廷兰才知道做事情的艰难，自古以来当清官容易，当干臣困难，清官只要约束住自己就足够了，一个做事情的人却要考虑方方面面，找到了最佳的切入点，才能把事情解决的漂亮。

就像张廷兰这一次没有扰民，也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就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但是解决的不过是皮毛问题，远远没有深入，行动结束之后，多半还会按部就班，这才是他有些失落的原因。

“张少，您真准备宗社党下手，我倒是有个主意，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刘书成这么一说，张廷兰顿时就来了兴趣：“老刘别卖关子了，有什么话快说。”

“我有个远房亲戚，是山西的票号老板，他原本在奉天大西边门外面买了一块上好的地皮，想建个仓库，用来收购关外的特产。不过这块地又被原来的陕甘总督升允看中了，被强抢过去，升允建成了一处别墅。我这个亲戚哪里甘心，因此几次找到官府，想要收回，不过官府的人都知道升允是前清大员，又和日本人有关系，都没人受理。”

听着刘书成的介绍，张廷兰脸上露出了喜色，对付宗社党和对付朝鲜人完全不同，朝鲜人本来就不是奉天的人，他们几乎都没有合法身份，用暴力手段，进行清除完全就能达到目的。而宗社党背后可是几百万的满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存了几百年，光是奉天城就有几万满人，没有合适的借口，是绝对不能轻举妄动的。

而且大多数满人并没有什么作乱的心思，也认同了中国人的身份，和汉

民没有什么区别，满族其实可以算成汉化最彻底的民族了，完全没有必要激化矛盾。张廷兰想要对付的就是那些贼心不死的遗老遗少，那些为了分裂国土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日本人的败类。

刘书成提供的信息给张廷兰一个十分不错的借口，而且他也知道原陕甘总督升允可是满清的铁杆忠臣，也是宗社党的骨干之一，拿下他的别墅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张廷兰渐渐的拿定了主意。

“老刘，你马上通知你的亲戚，让他立即见我，这件事情我管了。”

刘书成和张廷兰接触没多长时间，但是却知道这个年轻人绝对不简单，他既然这么说了，多半就有解决的希望了。

“张少，我现在就去找人，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保密，谁都别说，千万别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我明白，您放心吧！”

刘书成去寻找他的亲戚，张廷兰也急忙把孙安虎和苏良贞找了过来，想要和他们商量一个妥善的方案。苏良贞这几天一面要协助搜捕朝鲜人和黑帮，又要审讯头目，获取证据，因此忙碌异常，两只眼睛熬得通红。

不过他的精神头还是很充足的，能够真正办点实事是他最大的追求了，见到了张廷兰之后，还没等张廷兰说什么，他就拿出了一份文件，交到了张廷兰的手中。

“张少爷，这是我在几个朝鲜青年身上找到的，看了这个我才知道朝鲜人也不都是甘心当走狗的，还有人想要反抗日本。”

“人分三六九等，这没有奇怪的。”孙安虎也开口说话了：“大公子，这些朝鲜人是想找日本人的麻烦的，也算是义士，我看是不是能把他们悄悄放了。”

张廷兰仔细看了看手上的东西，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安虎叔不要着急，有了这个东西咱们就等于是有了尚方宝剑，能够大开杀戒了，日本人要是敢出头干涉，咱们就用这东西狠狠的抽他们的嘴巴子。”张廷兰已经让日本人吃了一个哑巴亏了，这次操作得当，绝对还能够让日本人再次吃瘪，自己将他们在奉天的走狗全部干掉，这些日本人还要捏着鼻子感谢自己，想到这里张廷兰怎能不心花怒放啊。

“苏警官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接下来你也不要松懈，一定要仔细排查，找到任何有关反日的东西，全都仔细保留下来。”

苏良贞见张廷兰说的郑重，他也急忙点头同意。

有了这个意外收获之后，张廷兰的信心更加充足了，他对苏良贞说道：“苏警官，我偶然得知原陕甘总督升允在奉天有一处别墅，你清楚么？”

“听说过一二，就建在大西边门的外面，距离宝安寺不远，据说占地好几亩，里面戒备森严，院墙一丈多高，每天都有人在上面巡逻。”

听了苏良贞的介绍，张廷兰眉头更是皱起了起来，这分明就是一个小堡垒啊，而且还在奉天的眼皮子地下，这未免也太猖獗了吧。

“张少爷，这个升允官声不错，而且还和老总督张锡銮有交情，还经常有日本人出入他的别墅，这种人物不好对付啊。”

“不好对付？大清都亡了，这些杂碎也该随着他们的朝廷一起去，现在阴魂不散的祸乱国家，就应该千刀万剐。苏警官这件事情你也不用管了，我从二十七师抽调人手解决，你只要别走漏风声就行了。”

打发走了苏良贞，张廷兰又和孙安虎说道：“安虎叔，听苏警官介绍，升允的别墅绝对非同小可，极有可能就是宗社党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位置又距离满铁附属地不算太远，如果不能快速拿下，说不定还会惊动日本人，因此我需要侦查的高手，把别墅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咱们在直捣黄龙。”

“大少爷，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在以往当土匪的时候，踩盘子的事情也没少干，这手艺还没放下，您就放心吧。”

“有劳安虎叔了。”

张廷兰交代清楚之后，又急忙去找了老爹，毕竟升允也是个人物，让张作相再帮着参谋一下，免得有什么疏漏。

张作相听完了儿子的汇报，然后说道：“廷兰，既然决定对升允的别墅下手，就应该迅速行动，快刀斩乱麻，我亲自带人给你压阵。”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张作相也要跟着看他们在这边调兵遣将，那边升允的别墅里也是高朋满座，杂碎云集。侥幸逃脱的善耆也跑到这里，他正在摇头晃脑的大声说着：“张作霖这个土匪头子，张廷兰这个土匪崽子绝对不能放过他们，二百多个复国义士就被他们给抓了，我恨不得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

“肃王爷不用担心，我已经找好了义士，是日本特训的高手，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时机成熟，把他们都刺杀了。”升允作为曾经的一方大员，显然更狠。

“升大人，需要多少钱我一力承担。”善耆把胸脯拍得啪啪作响，正在他放狠话的时候，有从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第二十七章破门

升允的别墅之中聚集了不少人，其中包括同为宗社党的善耆，还有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三木，另外还有一个朝鲜人朴仁勇，他名义上是高丽会的会长，实则就是奉天几个朝鲜人黑帮的幕后老板。这次张廷兰率先对朝鲜人下手，他得到了消息之后，转移了不少财产，但是张廷兰动作太快，因此他的手下多半都废了。

只好一个人逃到了升允的别墅避难，另外有两个中国黑帮的头子也凑到了这里，他们也算是蛇鼠一窝，抱团取暖吧。

善耆一心希望建立一个满洲国，重温他的皇亲贵胄的迷梦，但是二十七师突然发力，对他们进行打击，让善耆越发觉得希望渺茫，因此心中简直有三江四海的恨，正在他咬牙切齿准备报复的时候。

一个包衣奴才变颜变色的跑了进来，战兢兢的说道："老爷，府外面来了不少当兵的，一个个都来者不善，您老拿个主意啊。"

升允一听手下人的报告顿时脸色就变了，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军队突然冒了出来，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他正在这里密谋刺杀张作霖，张廷兰呢，人家就找上门了？

"你看清楚是哪支军队么？"

"他们说是二十七师的，要来找您核实情况。"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反过来说做了亏心事，就怕人家来找他，别看升允和善耆叫嚷的凶，他们都是眼高手低之徒，说到底还要仰仗着日本人，特别是听说外面来了荷枪实弹的大兵，他们就更加害怕了。

因此两个人不约而同的看向了川岛浪速，希望这个神通广大的日本浪人能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过川岛浪速也是有苦自知，日本国内对他一心支持宗社党分裂中国的主张并不认同。这倒不是说日本人良心发现，而是日本人认为满清的贵胄能力太差，根本实现不了这个目标，与其支持他们，还不如支持东北的实力派，比如张作霖这种武夫。

川岛浪速现在的处境也十分尴尬，因此他也不敢大包大揽，只能说道："升允君，你现在就去应付那些军人，不要让他们随便进入别墅中，我现在就去电话联系矢田总领事，听听他的意见。"

升允只好硬着头皮带人到了别墅的围墙之上，偷着往外面一看，只见门外有十几个火把，下面站立着荷枪实弹的二十多人，火光跳跃，这些人看起来就如同凶神恶煞一般。

这些士兵领头的正是孙安虎，他得到了张廷兰的命令之后，就带着人对升允别墅进行了侦查，这一查也把孙安虎吓了一跳，这个别墅占地足有五六亩，院墙高达一丈五，宛如一个小城堡一般。

在四角还有炮楼，据听说里面还安装了机枪，另外在大院之外还有两座小院子，就好像两个卫兵一般拱卫着别墅，此外还选用了大量的条石作为建材，整个别墅坚固异常。

而且升允曾经当过陕甘总督，他的别墅之中还有一百个装备先进步枪的旧部负责保护，再加上其他的恶奴，武装人员超过了二百人，防御坚固，人员众多，这个别墅绝对是一个小号的城堡。

孙安虎将侦查到的情况报告了张廷兰和张作相，张作相以往当土匪的时

候没少打家劫舍，升允的别墅说白了还没有脱离那些地主庄园的本质，因此张作相十分清楚这个别墅的弱点，只要将外壳撕开，里面的人就会快速崩溃。不过里面还有老兵为升允卖命，这绝对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必须想个好办法，才能降低伤亡。

张作相满脑子都是怎么打仗，而张廷兰则关注别墅之中都有什么人："安虎叔，按照你的侦查，这个别墅之中都有什么人？"

"我找到了一个给别墅送菜的老农，他告诉我别墅里面多了不少人，有宗社党的成员，有日本人，还有几个朝鲜人，厨房这几天还特别淹了辣白菜。"

张廷兰听到这里心中有数了，只要有朝鲜人，自己就有足够的借口，哪管把别墅推平了，也有办法让各方哑口无言。

"虎子，我看攻打这个别墅应该智取胜过强攻，你带着几十个弟兄打前站，只要骗开大门就行，然后我带着后队一举冲进去，廷兰你就跟在我身边好好学学。"

他们敲定了计划，孙安虎就带着二十几个人来到了别墅门前，而张作相和张廷兰则带着人马埋伏在了不远处。

升允见门外人不多，心绪勉强平静了下来，他立在院墙之上，冲下面喊话："你们是什么人，这三更半夜的为何到老夫的府上，你们想要图谋不轨么？"

孙安虎一阵冷笑："老家伙你是不是前清的陕甘总督升允，我告诉你别装大瓣儿蒜，老子是二十七师孙安虎，负责整顿治安，我们接到举报，说你的别墅是霸占了别人的土地修建的，你的案子已经犯了，还是老老实实接受检查，不然后果如何你也知道。"

升允一听这话，顿时气得吹胡子瞪眼，大声说道："老夫何等身份，岂会做下作之事，这是诬告，想要败坏我的名誉。"

"身份？升允，现在不是前清了，讲究的是人人平等，你也没啥特殊的，我奉劝你赶快把大门打开，协助我们检查，如果真是诬告，一定会还你清白，如果不是，你老小子就赶快滚蛋。"

"混蛋！老夫生是大清的人，死是大清的鬼。"升允肥胖的脸蛋不住的颤抖，现在连一个小小的军官都能欺负到自己的头上了，这世道怎么变成这样了。他越发想念大清的时光了，主子执掌天下，他就是权势滔天的封疆大吏，别看要向主子自称奴才，如同狗一般，但是转过头又有无数人把他当成主子，那日子多好啊！

前后差别如此之大，怎能不让升允发疯，他大声的咆哮："你们别欺人太甚，就算是检查，也要等到白天吧，从来没有大半夜来的道理，你们这是欺负老夫么？"

"升允，等到白天你要是跑了怎么办，现在我命令你立即开门，别啰啰嗦嗦的。"

升允很清楚自己的别墅里面有什么，这要是让人家进来搜查，随便找点由头就能把自己抓起来，因此他绝对不会开门的。

"孙军官，实不相瞒，我别墅之中还有几位日本朋友，他们身份高贵，你们这么闹事，打扰了他们的兴致就不好了，你们还是别找麻烦。"

升允见对方不买自己的账，只好把日本人搬了出来，希望能够吓唬住孙安虎他们。殊不知他说起日本人的那种谄媚之情让孙安虎都一阵恶心。

“升允，别的事情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甲午年就是日本人把北洋水师全都消灭了，那可是大清用金山堆起来的，要是没有日本人打这么一仗，大清还不一定亡国呢。你不是说自己是大清的忠臣么，怎么和敌人眉来眼去，把日本人当成了亲爹，你就不怕九泉之下慈禧那个老娘们生气么？”

孙安虎话说的粗鄙，升允顿时大怒，他探出身去，用手指着孙安虎破口大骂：“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老夫不会放过你……”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孙安虎的手突然扬起，啪啪啪就是三枪，升允背后三个护卫的脑袋全都被击碎了。孙安虎的枪法绝对是超一流的，他故意激怒升允，就是要寻找机会下手，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老东西是不会主动开门的，因此只能强攻，要不是张廷兰早有命令，要活捉升允，老家伙此时已经没命了。

不过就是这样也把升允吓得亡魂大冒，顿时就瘫软了下去，有从人急忙去搀扶他，一股尿sāo味直刺鼻孔，这位满清忠臣的胆子也就如此。

孙安虎和部下突然发难，大门上的护卫全部被击毙，其中一个身形灵巧的士兵借助这个机会将炸药包送到了大门之下，点燃导火索之后，他们急忙撤离。

转眼之间一声巨响震动天地，别墅大门被炸起来三米多高，周围的砖墙也倒了一片，孙安虎急忙指挥着手下占领缺口，与此同时张作相也指挥着部下黑暗之中冲了上来。张廷兰也是大开眼界，二十七师的人配合十分默契，真不愧是胡子出身，想必以往也没少用这个方式打开大户家的乌龟壳。

升允先被枪吓了一次，然后又被炸药包震了一下，虽然没要了他的命，但是老东西也是满脸煞白，连话都说不了了，别墅之中顿时乱成了一团。

善耆此时也听到了外面的爆炸声，他就知道事情不好，因此急忙转身向别墅的后院跑去。他并不是要逃跑，而是要毁掉罪证，善耆很清楚在这个隐蔽的别墅之中放着不少的往来机密文件，宗社党的秘密名单，还有他们密谋建立满洲国使用的官印官服等等物品。

这些东西算起来都是叛国的罪证，如果被外人抓住了把柄，谁也救不了他们，因此善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销毁这些要命的东西，他疯狂的跑到了后院，找到了一处秘密的仓库，在一个暗格之中放着都是秘密文件，只需要销毁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要命的罪证了。

他急忙让侍从拿来一桶油，他也点燃了一个火把，侍从将油泼在了文件上面，善耆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把火把也伸了过去。

第二十八章发了横财

张作相很清楚升允别墅的重要性，这种敏感的地方必须快刀斩乱麻，因此在派兵的时候四面都安排了人手，正门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被炸飞了之后，所有的守卫都慌乱起来，有些人干脆就把枪一扔，然后顺点财物，准备趁乱逃跑，四面的炮楼也都没心思防守。

士兵从四面八方涌了上来，他们都准备好了梯子，快速爬进了院落之中，这些士兵都是张作相精挑细选的好手，他们进入院子就快速控制局面，任何妄图抵抗的打手全部都被击毙。

善耆听到外面乱哄哄的成了一锅粥，就知道事情不妙，因此他急忙用火把点燃文件，想要快速销毁证据，哪知道熊熊燃烧的火把已经碰到了文件上面，却没有燃烧。一堆纸还被油浇过了，按理说应该是沾火就着，怎么会这样呢！

善耆又连着用火把触了几下，一点效果都没有，他急忙靠近一看这才明白，原来刚才泼的一桶并不是油，而是水，所有文件都被水湿透了，这黑灯瞎火的善耆也没有看清楚，还想用火把点燃，这不是扯淡一样么！

说起来这还是厨房小工做的好事，他们偷取厨房里面的油，然后在油桶之中灌上水，仅有一层油浮在上面，下面就都是水，侍从搬来的就是一桶注水油，这下子可把善耆急坏了。

他还想再去弄点油过来，但是外面喊杀之声已经很近了，情急之下他拼命的开始撕扯文件，想要毁掉这些东西。不过还没等他撕毁多少，仓库的门已经被撞开了，几个端着步枪的士兵就冲了进来，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善耆。

这位满清的末代肃亲王一见这些凶神恶煞一般的士兵，瞬间腿就软了，跌到在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两个士兵把他像拖死狗一般拖到了一边，看管起来。随后这是士兵就发现了满地都是散落的文件，虽然淋上了水，又遭到了善耆的撕扯，但是毁坏的并不多，还能够辨认出一些内容。

在来之前张廷兰就反复交代，任何带字的东西都必须尽力保护，哪管就是一本日历也不能轻易损坏，这些士兵一件如此多的文件就知道事关重大，因此立即看住了善耆，然后向张廷兰汇报。

此时超过三百名士兵已经都进了别墅之中，他们击毙了超过四十名负隅顽抗的打手，又俘虏了一百多人，最后就升允和几个重要人物都龟缩到了正厅，还有五十多个忠心耿耿的打手在拼死战斗。

张作相和张廷兰此时都已经进入了别墅之中，今天晚上的行动还算顺利，父子俩都十分满意，当然接下来还要看各方如何斗法，张廷兰想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拿到几张好牌。因此他没有下令强攻正厅，而是将这里包围起来，让几个嗓门大的士兵冲里面喊话，让所有人都缴械投降。

此时升允已经恢复了一丝神智，不过他还没来得及换裤子，因此一身的尿sāo味，但是他也顾不得什么了，一把抓住了川岛浪速的手，老泪纵横。

“川岛先生，你可要救救我们啊，您是日本人，说一句话顶我们一百句啊，这帮红胡子要杀了我啊。”升允哭喊着，扑在了川岛浪速的脚下，一把鼻涕一把泪，老家伙是真的害怕了，外面枪声如同爆豆一般，说不定哪颗子弹就落到他的脑袋上，老东西嘴上说替大清尽忠，但是到了生死关头，那点可

怜的忠心早就没有了，他像个癞皮狗一般，祈求川岛浪速的庇佑。
川岛浪速此时也十分为难，他刚刚想给总领事矢田打电话，不过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了，他现在也成了笼中之鸟。川岛浪速虽然勉强保持着镇定，但是他的心里也在一阵阵的害怕，这些年他在奉天兴风作浪，挑动了无数的是非，如果都被调查出来，就算日本政府都不一定能保住他。
不过在这个关头川岛浪速也不能不出头，他先让打手向外面喊话，让外面停止射击，然后他才走出了正厅。川岛浪速一脸凝重，脚步很快，走到了外面。
“我是川岛浪速，要和你们的头儿见面。”
张作相和张廷兰早就看到了他，让士兵把他带了过来，张廷兰冲着川岛冷笑几声：“川岛先生，你真是手眼通天，神通广大，怎么什么地方都有你参与，你不知道沾染是非过多不是什么好事情么？”
“我不懂你说的意思，我和升允先生是朋友，受到邀请我来他的别墅做客，仅此而已。反倒是你们三更半夜武力攻打民宅，是做惯了土匪，还想要打家劫舍么？”
“川岛先生你真说对了，我就是来抢劫的，而且我不光图财，还要害命，而你川岛浪速就是该死的混蛋。”
“你？”川岛浪速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圆了，轻蔑的说道：“我是堂堂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是你能管得了的，小子，你给我想清楚，得罪帝国的下场，年纪轻轻不要找死。”
正在川岛浪速满口狂言的时候，有两个士兵拖着善耆到了张廷兰的脚下，善耆脸色灰白灰白的，就好像死人一般。猛然间他就看到了川岛浪速，善耆就好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扎挣大喊道：“川岛先生，你快来救我啊，只要我能活下去，满洲国还有希望，以后您就是满洲国的太上皇。”
善耆也是害怕到了极点，嘴里也没有了遮拦，竟然将满洲国的事情说了出来，川岛浪速的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张廷兰冲着他冷笑道：“川岛先生，你勾结满清余孽，妄图分裂中国，罪行累累，你还不该死么？”
“不要听他胡说。”川岛浪速语气之中带着极大的恐惧，争辩道：“我是日本人，你们赶快放我离开，不然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张廷兰已经懒得和他多话了，一摆手就让士兵把他捆起来，两个士兵不容分说就拥了上去，把川岛浪速捆成了一个粽子。这个家伙一见已经没有了逃脱的希望，索性就破口大骂：“土匪，强盗，你们会遭到大日本帝国的报复的，你们这帮愚蠢的混蛋，中国法律是管不了日本人的……”
没等他继续说下去，张廷兰就抬起脚，猛地踢在了他的嘴上，顿时就有两颗门牙被踢断了，川岛浪速满嘴都是鲜血，嘴里呜呜的发出野兽一样的吼声，有一个士兵拿了一块破布把他的嘴给堵上了，这个家伙被带到了一旁。
正厅之中的升允一直趴在门缝偷偷的往外看，一见川岛浪速没说几句话就被人家向死狗一样捆了起来，升允身体之中的所有力气都瞬间消失了，瘫软在地上。
这时候孙安虎已经带人抢占了几处房顶，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正厅。另外还有几个士兵搜出了不少煤油，已经运了过来。
“里面的人听着，你们立即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不然我们就放火烧死你们。谁也不要心存侥幸，实话告诉你们，张师长亲自带着大军就在外面，还

冥顽不灵，就只有死路一条。”

士兵们半真半假的恫吓里面的人，升允此时又几乎废了，里面的军心彻底散了，有一些打手陆陆续续放下了枪，抱着头跑了出来，他们全部被士兵看管起来。

最后正厅剩下的人也就十几个了，孙安虎带着人亲自冲了进去，将所有人都缴械了，包括三木和朴仁勇。其中朴仁勇还试图反抗，被孙安虎一枪击中了手腕，也成了俘虏，又仔细搜查了一番，发现没有什么遗漏。

张廷兰很清楚这座富丽堂皇的别墅不只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里面绝对藏着大量的财富和罪证，下面就是彻底搜个底朝天，把有用的东西都找出来。

张廷兰让大家先把俘虏集中扣押在正厅之中，他们一个个都蹲下身子，抱着脑袋。升允、善耆、三木、川岛等头目都单独看管起来。搜查战利品的工作还是交给了最受信任的孙安虎，张作相和张廷兰都在院中等着消息。

说实话今天来的这些士兵之中有九成九都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庄园，他们看什么都是好东西，不过上面有严令，他们也不敢私藏，只能按规矩办事。

首先孙安虎就指挥着部下将四角炮楼上的重机枪取了下来，四挺哈齐开斯机枪齐整整的摆在了大院之中。这四挺机枪都是日本军队在日俄战争时期装备的，是升允花巨资买来确保自己安全的，哪知道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

不过张作相看到这里却是十分满意，二十七师缺枪少炮，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别墅就有四挺重机枪，真是让人喜出望外。除了机枪之外，还还从俘虏身上拿到了三百多杆步枪，全都齐整整的堆在了张作相的面前，这些步枪都有七八成新。

随后他们又在后花园找到了一处存放弹药的库房，将所有武器都加起来几乎能装备一个营了。

正在张作相看着武器高兴的时候，孙安虎突然高声喊道：“团长，您快来看看吧，我们找到了什么。”

张作相和张廷兰都被惊动了，急忙跟着孙安虎一同到了后花园，只见几个士兵正吃力的从仓库之中搬出一个巨大的木箱子，张作相看到木箱的形状还有外面的标志，顿时眼前就是一亮，他急忙冲了过来，看个仔细。

第二十九章对峙

升允曾经担任过陕甘总督，是一方的封疆大吏，他还是有些手段的，只是现在老了，变得懦弱昏庸。孙安虎他们搜查了存放军火的库房，小心翼翼的将子弹和枪支取了出来，在最后又找到了几个巨大的木箱，孙安虎仔细辨认了这几个木箱，顿时就喜出望外，他急忙命人搬了出来，而且还把张作相喊了过来。

等到把木箱搬到了外面，他们彻底看清了，原来木箱之中装了两门七十五毫米的克虏伯山炮，不过此时已经被拆成了零件。张作相身为炮兵团的团长，对于克虏伯炮是很熟悉的，早期北洋嫡系各师之中都设有装备五十四门火炮的炮兵团，火力之强冠绝中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部队。

张作霖的二十七师没法和那些嫡系相比，他的炮兵团之中只有八门克虏伯炮，而且由于经常使用，准头已经不行了。

现在这两门炮看样子还很新，应该都没有用过，张作相心中的狂喜简直是难以言说，就凭着这两门炮，今天的行动就值得了。他急忙让孙安虎检查所有零件，看看有没有缺损，确认完好之后，张作相长出了一口气，又让孙安虎专门看管着这两门大炮，等到搜查结束之后，立即送回军营。

其实这两门大炮的原主人是北洋第一镇，这一镇的北洋新军主要由满人组成，被满清视作心腹的心腹，哪知道八旗子弟已经彻底沦落了，根本就没有作战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满清灭亡。

这两门火炮是升允用自己的关系从第一镇的军火库之中偷出来的，后来又悄悄运到了奉天，放在了别墅之中，升允还囤积了两百多发炮弹，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寻找机会，在奉天作乱起事。

而这个别墅距离奉天城并不远，有了这两门大炮甚至能够突袭总督府，威胁极大。在别墅之中搜出了这么多的军火，可见宗社党已经把这里作为重要的据点来经营了。很快士兵们又打开了另外一处库房，这里面的东西花花绿绿，就有些热闹了。

士兵们搬了出来，张作相一看，原来都是些龙旗黄罗伞，顶戴花翎，朝服朝靴等等之物，还有一套龙袍，看大小差不多是给紫禁城里面的溥仪准备的。另外还有不少空白的圣旨，官印夹在其中，搬出来之后，堆了一大堆，有些衣服明显是用戏服改的，看这样子这帮人是把反叛当成了过家家。

这个时候张廷兰也赶了过来，他进入别墅之中，就一直把精力放在那些往来的文件之上，他刚才亲自去了仓库，把善耆试图毁掉的文件全部整理到一起，简单的浏览一下，张廷兰就心花怒放。

这里面有宗社党成员的名单；有他们和日本人往来的信件；有囤积物资，购买军火的账目；有收买各级官吏的书信……

每一样都足以让人惊骇，在民国的土地上竟然有这么一帮人还妄图倒行逆施，恢复大清，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做了这么多准备，竟然政府没有任何察觉，也没有进行制止，看来北洋真是没有明白人啊。

没有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就别想搞什么改革，也别想富国强兵，不管是多好的政策和想法都会被那些地头蛇念成了歪经。一个相对清廉高效的行政系统对国家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而北洋的行政体系连宗社党这么大的隐患都没有察觉，足见是何等失败。

张廷兰让手下人仔细搜索所有文字资料，这些都是十足的罪证，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些东西掀起一场舆论风暴，为二十七师获得足够的名望和好处。等到他到了后面，一见遍地的龙旗官服也是哑然失笑。

“廷兰，这些东西花花绿绿看着不错，但是当抹布不吸水，擦屁股又嫌硬，我看都烧了吧。”

“别啊，这可都是最好的证据，善耆升允等人复辟帝制的野心昭然若揭。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了，这些东西再送到博物馆，绝对是不错的藏品。”

张廷兰连忙让人收拾起来，这个时候士兵们已经查清楚了外围的情况，开始重点清理升允的书房，很快大家就有了重大收获。

他们找到了一处被掏空的墙壁，外面有字画遮掩，里面放着一个大号的保险箱，张廷兰命令士兵过去拷问升允，很快就拿到了开箱子用的钥匙。打开之后，里面满是各种票子，有日元，有美元，还有英镑，算起来绝对不少于二十万大洋。

大家看到这么多钱之后眼睛都放出了狼一样的绿光，张作相担心士兵失控，当即就对所有士兵说道：“诸位弟兄们，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都有一份赏银，你们要是看到谁敢暗藏一件东西，举报之后他暗藏的东西归你，他应得的那一份也归你，不过我并不希望接到这种举报，大家都明白没有？”

事实证明张作相这道命令下达的十分及时，至少让所有士兵都清醒过来，没有被钱物迷了眼睛，紧接着又在床下找到了几个巨大的木箱，里面放的都是金银珠宝等物，还有两箱装满了大洋，足有五六万块之多。

在旁边的一个房间之中又发现了三十多箱鸦片，而且全都是最上等的云土，整齐的罗列在一旁，升允他们囤积鸦片当然不是为了倒卖牟利，他们是把鸦片当成了军需品。满清一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军队都是双枪兵，一杆步枪，一杆烟枪，鸦片成了激励士气的最佳武器，升允为了他们的复国迷梦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因此还特别囤积了数量惊人的鸦片。

张作相都命令手下人将这些财物全都拿了出来，妥善的装到马车上。等到把升允别墅抄捡的差不多了，东方天色已经发白了，他们押着俘虏和财物离开了升允的别墅，赶回军营。

“廷兰，升允当年为官也号称清廉，但是今天一见全是扯淡，光是咱们在别墅之中搜出来的东西至少值百万大洋，他的全部家产还不知道多少呢。”

“爹，您说的没错，这些满清的贵胄都是家底丰厚之辈。”说话间张廷兰贼兮兮的说道：“要不咱们再抢几家吧，要弄个一千万也不在话下。”

张作相一时也被一千万这个数字砸晕了，这能够买多少枪炮，装备多少军队啊，不过他也知道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他猛地甩了甩头，低声说道：“廷兰，别胡思乱想，你现在还是想想怎么把眼前这关过了吧，咱们抓了善耆和升允，又抓了川岛浪速和三木，说不定已经惊动了日本人，接下来可要小心应付，千万不要大意。”

张作相正在说话之后，从西边的大路之上就跑过来十几匹高头大马，由于速度极快，马蹄掀起了滚滚的尘土，直奔他们的队伍就冲了过来。

张廷兰眼尖，一下子就认出了马上的人的军装，这十几个人正是日本军人，老爹的乌鸦嘴真的应验了，果然有日本人来找麻烦了。

日本打败了俄国人之后，也继承了俄国的侵略利益，在铁路沿线拥有附属地，还有驻军的权力。升允的别墅距离日本的满铁附属地并不远，攻击的

时候，猛烈的枪炮声已经惊动了日本人，只是他们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出于谨慎考虑，他们派人侦察了一下，结果发现中国士兵正在攻击一个庄园。

日本人最初还是没有在意，不过随即他们就清醒过来，那个庄园正是升允的别墅，负责管理驻军的西村大佐和川岛浪速是好朋友，他们两个人臭味相投，都做着分裂中国，建功立业的迷梦。

西村大佐对于川岛经常提及的别墅十分清楚，那可是宗社党的重要据点，西村急忙联系川岛，结果更加糟糕的是川岛也失去了联系，西村感到了事情不妙，他立即让手下士兵集结，他亲自带着十几个骑兵追了过来。

坐在高大的东洋马之上，西村已经看到了远处有一支将近一千人的队伍，士兵们正在驱赶俘虏，还有几十辆大车，正在缓缓行动，他急忙就冲了过来。

“站住，你们什么人？”

西村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他一点都不担心，再看看来再多的绵羊也不能威胁到狮子的安全，他趾高气扬的冲到了队伍边上，举着马鞭，大声的喝问。

张作相一见自己的乌鸦嘴应验了，也知道只有坦然面对，他也带着人迎了过来。西村和张作相见过几面，因此他勉强从嘴角挤出一丝笑容：“张将军，你们是做什么？”

“西村大佐，我们发现了一处匪徒据点，刚刚剿灭了他们，有什么惊扰之处，还请见谅。”

西村自然是半信半疑，正在此时俘虏之中的三木突然看到了西村前来，他大声的呼喊起来，让西村解救他们。

西村一听居然有日本人被抓了，他顿时眉头就立了起来：“八嘎，你们竟敢非法抓捕大日本的公民，你们必须立刻放人。”说话之间西村已经把军刀抓在了手中，眼中凶光毕现，好像恶狼一样盯着张作相。

在这种时候张作相也不会退缩，他冷笑一声：“西村，日本人难道就不会犯法么？我们逮捕的都是意图危害中国的暴徒。”

“你说谎！”西村撇着嘴猛地一挥手，十几个日本骑兵就把枪举了起来，枪口对准了张作相等人，张作相身边的人数量更多，孙安虎急忙命令大家也举起步枪，和日本人对峙起来，就在满铁附属地的方向又传来整齐的口号之声，三百装备齐整的日本士兵正快速向这边赶来。

第三十章更强硬

张作相这一次带来的一共五百多人，不到六百，基本上相当于一个营的规模，不过由于要分出一百多人看管俘虏，另外还要分出百十人去照看搜剿的财物，这一次他们搜出了三四十万大洋的外币和金银，光是这笔钱就够二十七师肥吃肥喝过上一年了，绝对不能出问题，而且这之中还有大量的往来文件，是善耆等人密谋叛国的铁证，也是这次行动正确性的支柱，更不容出问题。

这样算下来剩余的兵力也就是三百人了，因此张作相的脸色很不好，众所周知中**队无论从装备还是训练上都远远比不过日本兵，侦察到远处有日本兵向这边赶过来，张作相面色凝重。

他一招手，部队立即行动起来，把俘虏推到了一处，然后外面用马车圈起来，再外面由士兵守卫，确保这些财物和俘虏不会丢失，其余的士兵快速集结，将道路堵住。

西村大佐一直在轻蔑的盯着奉军乱糟糟的动作，他狂妄的对张作相喊道：“张将军，你的部下还停留在日本战国时代的水平，就凭着这样的军队别想和大日本的强兵对抗。你们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赶快释放了抓捕的日本人，然后向日本政府提出道歉，然后等着帝国政府的处理，我相信仁慈的帝国政府会给你们一条活路的，不然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西村虽然身边只有十几个人，但是他面对几百名中**队丝毫没有什么害怕，在他看来中国的军队根本不能称之为军队，即便是装备最先进的北洋新军也只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子。

即便是他们拥有最先进的枪炮，可是这些人连战斗的勇气都没有，西村故意催动战马逼近二十七师一方，他手中抓着武士刀，不断的指指点点。

“你们的战术动作完全不合格，速度太慢了，日本的新兵都比你们快得多。支那人不要挣扎了，赶快听从我的命令，放人认错，老老实实的等待着惩罚。”

西村还要说下去，突然一声枪响传了过来，他胯下的东洋马随即猛地希律律的痛叫，战马的身体就立了起来，西村瞬间就被掀了下去。他和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日本人一样，身高也就一米五出头，矮壮的身体就好像一个球一样，滚出好几米，嘴还正好撞在了路边的顽石上面。

顿时两颗门牙就被撞断了，鲜血和泥土弄了满嘴都是，西村的模样别提多凄惨了。原来正在他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时候，张廷兰悄悄找到了孙安虎，让他给西村一点颜色看看。

按理说西村是一个大佐，身份已经很高了，以往孙安虎绝对不敢暗算西村，但是自从跟张廷兰办了几次事情之后，孙安虎就对这个张少爷有着盲目的信心，他绝对不是鲁莽的人，既然张廷兰下了命令，那就绝对没问题。

况且孙安虎也早就看不惯西村那副嚣张的嘴脸，他趁着西村挥动军刀的时候，一枪击中了他的战马的眼睛，这一枪打得分毫不差，正好将眼珠击碎，而后又钻进了头骨之中，将战马的脑子都打成了一团浆糊。

西村被手下人从地上了搀扶起来，回头一看自己的战马已经倒在了地上，眼珠之中还在不住的喷血，身躯剧烈的抽搐，眼看着已经没命了。也顿时一股怒气直冲脑门，同时他也有强烈的恐惧。

如果刚才这一枪不是打得战马而是打在了他的身上，现在的西村多半也是一具死尸了，想到这里，西村就怒不可遏。

“西村先生，您说我们的士兵比不得日本新兵，我看您的骑术也比不上三岁的孩子啊，怎么还从战马上摔下来了？”

奉军之中嘲笑之声随即传了过来，西村的脸涨得通红，他猛然拔出了军刀，脸上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好像受伤的野兽一般，就想要冲到奉军的阵地之中，将嘲笑他的人砍成碎片。

不过他的手下人把他死死的拉住了，这些人也不是傻瓜，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奉军已经排好了队形，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变成筛子。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人数远远不如对方，而且对方既然敢开枪射击战马，那就敢射击马上的人，要是有什么擦枪走火的事情，吃亏的还是他们。

这些人死死拉着西村向后撤退，就在此时三百多日本士兵已经整齐的赶到了事发地点，西村一看自己的部下到了，他瞬间就有了胆气。人手充足，气势自然就恢复了，他现在就想着要报一箭之仇，让这帮该死的支那人尝尝日本皇军的勇武，西村站在所有的日本士兵前面。

“大日本的勇士们，卑鄙的支那人抓捕了帝国的臣民，这是对帝国最大的挑衅，身为帝**人要保护每一个帝国臣民，给予任何挑衅行为以猛烈的打击，让他们尝到帝国勇士的厉害。”西村说得慷慨激昂，不过唯有一点问题，那就是他的两颗门牙被摔断了，因此说话的时候不兜风，声音十分怪异，就像一个暴怒的小丑一般。

那些日本士兵也是第一次见到长官如此狼狈，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老老实实的听从命令，西村训话完毕，将手中的军刀挥动起来，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

所有日本士兵迅速行动起来，在路边寻找遮掩，摆开了战斗队形，他们的动作明显比起奉军要专业快速的多，日本士兵还快速构筑了简易的掩体，双方隔着几百米，就对峙了起来。

“团长，这帮小鬼子动作真快，而且各司其职，一点不乱，相比之下咱们的士兵差远了。”孙安虎一面观察一面向张作相说道。

张作相也神色凝重的点点头：“我们是该好好抓抓训练了，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的混下去了，不然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说话都不硬气，这兵当得真晦气。”

这个时候一个日本小军官快步跑了过来，送来了一份文件，这就是西村的最后通牒了，他要求张作相立即释放抓捕的日本人，同时所有在场的奉军士兵都主动缴械，等待日本的处理，不然他就下令发起攻击。

看到这份通告张作相就清楚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对所有士兵高声说道：“弟兄们，日本人要求我们主动缴械，等候他们处理，不然就要发起攻击。他们已经把枪口顶在了我们的头上，大家回头看看，不远处就是奉天城，就是咱们的老家，这帮日本人让咱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向他们缴械投降，大家能答应么？”

“不能！不能！”

所有的奉军士兵也被激怒了，多年以来日本人横行无忌，大家的心里都

积蓄了不少的怨气，现在又面对这种无理要求，大家已经怒气填胸，绝对不能再后退了，不然这关东大地就变成日本人的了。

士兵们都高声呼喊着，仿佛要把胸中的那口怨气喊出来一般，张作相一见大家士气高昂，军心可用，他勉强放心了，随即说道："弟兄们，父老乡亲都看着呢，我命令大家只需迎着枪口战死，不准背着枪口逃生，如果日本胆敢发起攻击，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要死战到底。弟兄们，脚下的黑土地终究还是咱们的，师长和其他弟兄也都在城中，很快就能援助我们，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害怕和担心。"

张作相又指了指缴获的财物，朗声说道："如果哪位弟兄真的不幸在冲突之中受伤，甚至丧命，家人就会得到一千大洋的补偿，二十七师奉养他的全家老小。"

在这个关头张作相的一番话真的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其实说起来这种军事对峙并不是没发生过，多半不会真正冲突起来，但是其中的凶险并不亚于真正的冲突。以往中国政府对于日本军队的闹事和挑衅都百般忍让，能退就退，少不得赔款道歉，正是这种懦弱，反倒加剧了日本人的猖狂。

他们越发的肆无忌惮，全然忘了中国人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张作相先是给晓之以义，让大家为了父老而战斗，鼓起了士兵的战斗欲望，而后又动之以利，拿真金白银鼓舞士气，产生的效果的确不错。

所有奉军士兵都精神昂扬，一扫往常的懈怠和疲劳，他们也加紧构筑简易的战壕，堆放起密匝匝的沙袋，形成了一条严密的防线，士兵们瞪大了眼睛，握紧了钢枪，只要日本人有任何动作，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展开还击。

张廷兰也一直没有闲着，他知道自己这边的状况，士兵们昨天晚上就没有睡觉，现在都很疲劳，如果日本立即发动攻击，能不能抗住张廷兰真的没有把握。当然他也清楚自己的优势，那就是背靠奉天城，张作霖说不定已经开始调兵援救了，关键就是确保老张大队人马赶来之前的安全。

从心底讲张廷兰不愿意和日本人撕破脸，毕竟二十七师的底子太薄，但是他更清楚和平不是卑躬屈膝换来的，而是靠着拳头换来的，你要希望和平，就要让你的对手相信他们无法获得胜利。

因此张廷兰让士兵们把缴获的四挺哈齐开斯机枪全都搬了出来，另外又成箱成箱的搬运弹药，堆在了阵地上，四挺机枪全都对着日本兵，强硬不是嘴上说的，而是通过行动展现出来的，这四挺机枪远比西村的最后通牒更有威慑力。

第三十一章郁闷的矢田

四挺哈齐开斯机枪安放在了阵地之上，枪口直指日本军队。日本军队很早就装备了这种机枪，因此深知重机枪的可怕之处，而偏偏这些日本兵走的匆忙，根本就没有携带重火力。

西村虽然暴怒异常，但是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压制重机枪的武器，他们这点人很快就会被打光，别看日本军队训练有素，作战顽强，但是在这种光秃秃的路面上这些发挥的余地并不大。

取胜的关键就是看谁能够在短时间之中输出更多的火力，在这一点上没有重火力的日本人是绝对吃亏的，西村也曾参加过日俄战争，他也亲眼见过无数的日本兵被俄国人像割麦子一般扫倒的残像，别看日本人嘴上说的多硬气，实际上日俄战争也是日本军队的一场噩梦。

等到奉军阵地上出现重机枪的时候，西村虽然心中有一百万个不愿意，但是他也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强攻的打算，急忙命令手下人去搬运机枪。

张廷兰一见机枪摆到了阵地上，对面跃跃欲试的日本兵都老实了下来，他也没有闲着，而是从军队之中找到了几个熟悉大炮的士兵，大家一起动手，用最快的速度将那两门克虏伯山炮给组装起来。

张作相也清楚关键时刻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因此他也很支持使用大炮进行威慑，在众人的忙活之下，两门火炮被组装了起来。他们随之又找了八匹军马，拖拽着火炮进入了预先准备好的阵地。

等到大炮架设起来之后，正好是日本兵将重机枪取来，西村正指挥手下将机枪架设起来，他对于日本兵有着强烈的自信，只要双方装备差不多，日本人根本不会怕支那的军队。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他在最后通牒之中规定的时限，支那人没有乖乖投降，他就只能不客气了。

正在西村跃跃欲试的时候，猛地看到了不远处两个黑洞洞的炮口正在对着日本军队的阵地。西村急忙用望远镜观察，他不只看到了两门货真价实的大炮，还看到了奉军的炮兵正在搬运炮弹，地面上摆了六七个弹药箱。对面的士兵似乎感到了西村在窥视他们，还故意露出了大大的笑脸，又伸出了中指，虽然西村不懂对方的手势，但是也很清楚，这是在挑衅自己。

看到此景西村郁闷的想要吐血，能成为一方的指挥官，西村就不是笨蛋，对方的军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他是不是应该改变策略。

日本人的本性如此，越是哀求他们就越得寸进尺，只要好欺负，就会欺负死你，如果你这边强硬起来，他们立马就会掂量一下合算不合算，因此想要让日本人老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展现出比他们更强硬的姿态来。

中日双方在奉天成为对峙，张作相知道这种大事情必须张作霖出面才行，因此早早的派人去通知张作霖。实际上张作霖也在沿途派下了大量的人手，他也知道升允别墅的重要，因此万万不能放松。

等到他听说日本人采取行动，老张立即召集了所有亲信部下，孙烈臣、张景惠、汤玉麟、袁金铠等人列在了两边。

老张也是一身的戎装，十分正式："诸位弟兄们，日本驻军跑到满铁附属地之外，干涉我们的行动，这是在骑着脖子拉屎，中国人的地盘由不得他们撒野，别的地方我不管，在俺老张的眼皮子地下就是不行。六哥，你现在就带着五十四旅的士兵前去援助辅忱，不能让他们吃亏，而且务必保证他们押

送物资的安全，丢失一点我军法从事。”
孙烈臣和张作相的关系一直很好，得到了张作霖的命令之后，孙烈臣立即下去安排，他把部下仅有的机枪大炮全都拿了出来，快速前往对峙地点。
老张又对着袁金凯说道：“袁先生，你现在就代表我去日本总领馆，去质问矢田，日本人为什么干涉我们的正当行动。”说着老张又将一份文件交给了袁金铠。
“袁先生，事情紧急，路上仔细看看，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争取主动。”
袁金铠也点头下去操办了，张作霖又对着汤玉麟和张景惠说道：“四哥，五哥，你们也别闲着，把其余部队全都调动起来，骑兵和炮兵也都拉出来，给我逼近满铁附属地，制造压力。如果日本人真敢对辅忱他们动手，咱们就杀入满铁附属地，杀他一个人仰马翻，鸡犬不留。”
张景惠正要去准备，一旁的汤玉麟脸色阴沉，突然开口说道：“七爷，俺汤玉麟还是不是二十七师的副师长？你现在办什么事情都不支会我一声，头两天才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这次又兴师动众，闹得这么大。有句话叫做玩火**你知道不，按照这个方式弄下去，二十七师的家底早晚被你败光了。”
汤玉麟最近就有一种彻底的挫败感，他是二十七师的二号人物，以往什么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张作相的地位迅速上升，就连他的儿子都整天跟着张作霖四处转，有什么事情他们商量着就处理了，最多加上一个孙烈臣，弄得他堂堂的副师长没有了用武之地，老汤怨气之大，简直超乎想象。
张作霖一听汤玉麟的抱怨，心中更加不满，为什么冷落了汤玉麟，原因就是这家伙什么事情都扯后腿，有他在一边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老张耐着性子说道：“四哥没通知你是我的疏忽，以后我给你道歉，不过现在情况紧急，辅忱他们还有危险，咱们必须行动起来。”
“七爷，你眼中只有一个张作相么，什么事情都要围着他和他的那个宝贝儿子转。”汤玉麟突然大声说道：“我看你是糊涂了，任由他们这么闹下去，二十七师早晚得完蛋，我不同意去救他们，让日本人杀死了最好。”
汤玉麟越说越过分，张景惠早看到张作霖的脸已经黑了，他使劲的拉了拉汤玉麟的衣角：“四哥，大家都是兄弟，你别胡说了。”
“什么兄弟？人家眼里没有我汤某人，俺老汤也不是下贱的坯子，非要当一头热的剃头挑子。”汤玉麟说完之后，也不管张作霖如何反应，转身大步离开了老虎厅。
看着汤玉麟远去的身影，张作霖气得嘴唇直哆嗦，他抓起了茶杯，猛地摔在了地上。发泄了一下情绪，老张稳住了心绪，拉起了张景惠立刻展开行动，也不管汤玉麟了。
二十七师是奉天最大的一支武装，动员起来之后，自然惊动了各方，大家都在猜测张作霖这个土匪头子想要干什么。
日本总领事矢田此时却是急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立不安，西村出动部队去拦截奉军，并且发生了军事对峙，这些事情都是西村擅作主张，根本没有通知矢田，等到矢田知道之后，双方都已经拉开了架势。
矢田气愤到了极点，因为上次游行的事情东京对于他已经心生不满，并且几次向矢田发来电报，要求他努力保证奉天的平稳，不要再发生冲突。矢田也频频表示决心，说他一定能够解决，结果话刚说完，就出了眼前这档子

事，比起上次还要严重，军方直接就对抗到了一起，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冲突。

矢田如坐针毡，他急忙联系西村，让他必须保持克制，千万不要发生武装冲突，另外矢田又给奉天总督府打电话，联系到了老糟头子张锡銮，要求他立即向二十七师下达命令，不得与日本驻军对抗。

张锡銮面对矢田的质问直接来了一个装疯卖傻，一问三不知，老头子心说日本人和张作霖都不是他能惹得起的，双方都是张锡銮权力的威胁，索性就让他们狗咬狗吧，老头子甚至盼着双方同归于尽，这样才遂了他的心。

面对倚老卖老的张锡銮，矢田也毫无办法，他知道要想解决眼前的事情必须直接和张作霖沟通。正当矢田想着怎么对付张作霖的时候，突然手下人传来了消息，二十七师都动员了起来，其中有上千精锐士兵正在向满铁附属地方面运动。

矢田顿时就惊恐万状，在奉天日本的驻军并不多，如果张作霖真的来一个破釜沉舟，他还真不知道怎么应付，就在此时，袁金铠来到了总领事馆。

矢田一见袁金铠来了，总算有了和张作霖沟通的突进，矢田的心还算安定一些：“袁桑，你们张师长究竟在搞什么鬼，是想要和大日本帝国开战么，你们这么大肆的调动军队，而不通知我们日本方面，是很容易因此误会的。”

袁金铠在路上已经看了老张给他的文件，他也忍不住为上面的内容叫好，现在面对矢田，袁金铠心中有底，根本不怕对方的质问。

“矢田先生，中**队在中国的地盘上，执行剿匪任务，哪里需要通知你们日本，反倒是贵方不问青红皂白，就出动部队去拦截我们凯旋的士兵，这才引起了这场危机，坦率的说应该反省的是贵方。”

矢田一听这话，脸都绿了，日本人不讲理，这些胡子更是不讲理，一个师的人马都把枪口对准了他们，反倒都成了他们的罪过。

“袁桑孰是孰非我们还要调查，不过我现在要求你们的部队立刻回到驻地。”

“是非问题您先别急着调查，您看看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搜到了这个情报，才会出动部队的，我们是给你们日本人解决麻烦，你们不领情也就算了，怎么还倒打一耙。”

矢田茫然的接过来袁金铠递来的文件，只扫了一眼，他就郁闷地要喷血。

第三十二章缴械

矢田仔仔细细看了袁金铠交给他的薄薄的纸片，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他本能的感到自己又要像上次一样被张作霖给刷了，但是理智告诉矢田，如果这个事情一旦被查实，绝对值得日本政府注意，他的心思也在不住的摇摆之中。

“袁桑，你确定你们查到的朝鲜人密谋对抗日本政府的事情是真的么？”

袁金铠笑着说道：“矢田先生，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欺骗日本方面。我们抓住了一些人，也拿到了一些宣传品，发现他们试图建立流亡政府，但是由于抓到的人身份比较低，无法确定这个组织的规模。但是我们和日本人是好朋友，绝对不会坐视朝鲜人以中国为基地，危害日本朋友的利益，因此我们在搜到这些证据的时候，就采取了果断的行动。”

袁金铠也是十足的演技派，说的十分诚恳，好像就是为了日本人考虑一般。就连矢田都开始动摇了、日本吞并了朝鲜，一些不甘心受日本奴役的朝鲜人就跑到了中国，建立了抵抗组织，并力图恢复朝鲜的独立地位。

1909年朝鲜义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了甲午战犯伊藤博文，一时间震动整个世界，日本朝野对于东北存在朝鲜抵抗力量是很清楚的。但是在中国的朝鲜人成分比较复杂，大多数都是难民和普通商人，另外还有相当数量是给日本人服务的，充当日本了解掌控东三省的爪牙，而对于反抗日本力量究竟有多少人，有多强大，日本人心里也没数。

当然也正是因为日本人在这个问题糊里糊涂，才给了张廷兰操作的空间，他根据搜到的情报，又进行了加工，弄得半真半假，这种东西是最难辨别的。

“你们说朝鲜试图组建流亡政府，这个事情有证据么？”

“当然有，我们搜到了一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宣传单，还找到了一些官印文件，这些东西都有力的证明了朝鲜人至少是在准备成立流亡政府。”

“那你们知道朝鲜抵抗组织的规模么？”

“我已经说了，我们抓到的是底层的外围人员，他们了解的很有限，张师长得到了这些情报之后，就立刻展开了行动，希望抓捕到他们的大头目，只要这样才能揪出整个反日团伙。”

矢田仔细听着袁金铠的介绍，看样子在东三省的土地上的确是存在强大的反日力量，东北和朝鲜只有一江之隔，如果朝鲜人利用东北为基地，对日本展开袭击，的确是一个大麻烦。

矢田声音阴沉的问道：“袁桑，你们得到了情报为什么不立即向我通报？让日本人来处理这些事情，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了。”

“矢田先生，中国方面的保密工作一向是很落后的，张师长担心走漏风声，而且张师长得知一个名叫朴仁勇的朝鲜人对外自称是高丽会的会长，实则就有可能是朝鲜反日团伙的头目，张师长也是想做点事，增进我们和日本的友谊，消除误会，本想着抓到了朴仁勇之后，再把所有涉案的人员和情报圆圆满满的移交日本方面。”

矢田试图从袁金铠的话中找到漏洞，他问道：“西村先生已经向我汇报，你们袭击的别墅并不是朝鲜人据点，而是前清大员升允先生的别墅，而且你们还无理抓捕了日本人，这你又作何解释？”

袁金铠一见矢田已经开始相信了，他的心也放松了不少，笑道：“升允先生另外涉及了其他案子，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便向日本透露。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朝鲜人朴仁勇就在别墅之中，而且我们也抓到了他，至于为什么会抓捕日本人，我认为这其中可能存在误会。张师长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并没有向执行任务的人员交代详情，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士兵们执行长官的命令无可厚非，反倒是我又一点疑问，为什么会有日本人和反日的朝鲜人以及前清官僚搅合在一起？”

这个谈话从一开始矢田就陷入了被动之中，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信息不对称，矢田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朝鲜抵抗组织的事情。当袁金铠一再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矢田就不得不被袁金铠牵着鼻子走，失去了对整个事情的把握。

矢田脸色阴沉的说道：“你们既然是为了日本的利益，那为什么有要调动军队，和帝国的军人对抗，或者说你之前的话都是花言巧语，哄骗帝国么？”

“矢田先生您要讲道理，是日本驻军率先出动的，我们才不得已采取应对措施，我们是希望帮助日本朋友，但是我们是中**队，也要对自己的国家和民众有一个交代，我们总不能为了表示友好，见到日本军队之后，就主动跪地乞降，让你们把我们缴械了吧。”

面对袁金铠的伶牙俐齿，矢田彻底失去了应付的能力，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赶快结束和二十七师的对抗，让西村那个蠢货撤军，然后要仔细调查清楚朝鲜复国集团的问题，这才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矢田当然也清楚二十七师有自己的算盘，但是这些都不重要了，就像袁金铠所说，日本政府不能容忍朝鲜人利用中国为基地，影响朝鲜的安全，要知道朝鲜半岛可是日本登上亚洲大陆的跳板，日本绝对不愿意这里出现任何的问题。

“袁桑，既然我们都认为眼前的事情有所误会，那么我们现在就立刻结束愚蠢的对峙行动，然后展开联合调查。”

就在袁金铠和矢田进行谈判的时候，中日对峙前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孙烈臣在得到张作霖的命令之后，就带着大队的奉军士兵快速赶往事发地点。这段时间孙烈臣和张作相父子合作十分愉快，因此一听到他们受到了威胁，孙烈臣就把所有精干力量都拿了出来。

中日双方对峙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已经不算很短了，西村见到了奉军架起了机枪大炮，摆出了拼命的架势，他就知道无法强攻，但是他更不愿意就这么灰溜溜的撤走。

作为一个日本中高级军官，西村有一种超乎正常的优越感，在远东的地面上，大日本皇军就是当之无愧的老大，支那和俄国都不值一提。他偏偏又在中国手里折了面子，因此西村一心想着怎么报复。

别看对面有机枪大炮，他也没有太过害怕，西村几次派出小分队，试图绕开奉军的正面，扰乱奉军的阵型，对于西村的冒险行动，张作相已经命令部下坚决反击。

孙安虎作为张作相手下的第一猛将，亲自从士兵之中找出了二十几个精干的好手，骑上最好的战马，在外围展开巡逻。

奉军是土匪底子，军队战斗力并不强，但是这并不是说奉军的单兵素质就不行，奉军差的是军纪和战术配合，在单兵素质上奉军并不弱。就那孙安

虎挑出来的这些人来说，他们一个个枪法精绝。白天能打金钱眼，晚上能打香火头，绝对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另外他们的马术也十分惊人，什么叫镫里藏身，什么叫顺风扯旗，各种花样玩得别提多顺溜了，他们撒开了战马，就好像是一阵旋风一般，日本派出来的小分队还没等接近奉军，就被他们给驱散了，而且十分狼狈。

这一幕都被张廷兰看在眼里，他对于奉军的印象也有了极大的改观，这些土匪出身的士兵绝对是用错了地方的资源，其中不少好手都能够挑选出来，充当特种兵使用，他们需要的就是严明的记录和出色的配合。

东三省直到晚清开始才大规模的移民实边，以往这里就是处女地，正因为开发历史短，东北的政府力量和地方宗族力量都十分薄弱，而且民众又沾染了游牧民族的剽悍之气，使得东北土匪遍地。

这一方面是对治安又巨大的威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如果利用好了，奉军就拥有了充足的潜在兵源，能快速组建起强大的军队。虽然现在还在和日本人对抗，但是张廷兰已经把思绪飞到了未来，奉军有这么多的好男儿，不能只充当内战的好手，而到了保家卫国的时候就成了缩头乌龟，一枪不放就丢了东三省，不管责任在谁的身上，这都是奉军的耻辱。

只要这次事件结束，奉军就应该整顿军备，抓枪杆子，抓钱袋子，快速强大起来，以后小鬼子永远别想染指东三省。

正在张廷兰不断盘算未来的时候，孙烈臣带着五百骑兵就好像一阵旋风一般从奉天城的方向刮了过来，他的部队并没有直接和张作相会和，而是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直插日本兵的后路，把他们包围在了中间。

孙烈臣指挥着部下将日本兵圈起来之后，才主动到了张作相这边，大声的问道："辅忱，廷兰，你们都没事吧，我来晚了。"

"不晚，不晚。"张作相急忙迎了过来，张廷兰也紧随其后，他眼珠突然一转，有了一个主意："六大爷，您看见没有，您的部队来了，咱们已经占了优势，但是那些日本兵还是有恃无恐。他们是吃准了咱们不敢动手啊，要是这么一直对峙下去，对我们面子上也不好看，我看不如把他们都缴械了，让这帮小日本颜面扫地。"

第三十三章捉放曹

“廷兰，这能行么，可千万别惹麻烦啊。”孙烈臣虽然敢于和日本人对抗，但是去缴械三百多完全武装的日本兵他还没有这个胆子，就连一旁的张作相也是频频的摇头。

“爹，六大爷，咱们和日本人已经枪口相对，如果不给日本兵一个教训，日本这奉天的地面上谁是老大，日本人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了？而且按照条约规定日本兵只能维护满铁附属地之内的安全，而不能外出干预其他事情，日本人违约在先，我们就应该给他们立个规矩，让日本兵永远呆在附属地之内。”

“廷兰，你说的没错，只是你就不怕引来日本人的疯狂报复么，小日本儿可是最记仇了，现在打了他们的脸，接下来就不好相处了。”

“我们已经发生了军事对峙，矛盾已经激化了，还有挽回的余地么？”

孙烈臣和张作相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从二十七师和日本人真刀真枪武装对峙的那一个刻开始，双方就已经变成了对手，或许政客之间还能因为利益互相勾结，但是军队之间就没有那么好相处了。

军人的世界就是拳头为王，谁的拳头更硬，谁的决心更大，谁就能够获得尊重，反之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六大爷，您带来五百骑兵，一千多步兵，我们手握两千多士兵，几乎是日本人的十倍，但是我们却只能和日本人这么僵持下去，不敢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如果这次不打掉日本人的气焰，二十七师的弟兄还怎么面对日本兵？一支没有士气的军队还有战斗力么？”

张廷兰连续反问，都戳中了孙烈臣的要害，孙烈臣这个人在奉系军阀之中还是很有谋略和胆魄的，也有手段。如果孙烈臣和张作相兑换，由他来辅佐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也未必能够发生。

孙烈臣猛地一拍大腿，说道：“廷兰，我就听你的了，咱们先把这些小日本给缴了。”

孙烈臣下定了决心，随即就指挥着部队展开了行动，骑兵部队已经穿插到了日本人的的背后，就算是奉军数量再多，也不过是给自己壮胆而已，根本没有勇气威胁日本人。西村现在想的是如何潇洒的从奉军面前离开，让这些土匪知道自己的厉害，而此时奉军两个营的步兵已经从两翼展开，张作相以指挥着部下振作精神，开始向中间的日本人毕竟。

一直趾高气扬的西村根本没有把中**队放在眼里，他怎么也想不到奉军竟敢对他进行武力胁迫，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等到他觉察到情况不妙的时候，奉军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包围。

十几挺机枪对着他们，另外还有八门火炮也都指向西村和他的部下，再加上张作相的兵力，西村猛然发现自己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如果发生冲突，奉军将近二十挺机枪，十门大炮能够第一时间把三百日本兵打成碎片，这种时候不论日本人多么勇敢，战术多么娴熟，都没有丝毫的用处。

孙烈臣一见包围圈已经形成，就带着部下纵马到了西村的面前：“西村大佐，你和你的部下已经离开了满铁附属地，违反了双方条约的规定。我方为了避免发生不幸事件，正式要求你们放下武器，接受二十七师的统一管理。”

“八嘎！”西村听到放下武器四个字顿时就好像被点燃的爆竹一般，一下

子就炸了，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堂堂的大日本勇士何时向敌人投降过，面对沙俄士兵日本兵尚且勇往直前，舍生忘死，面对一群土匪，怎么能够缴械投降呢。

“做梦！你们在做白日梦，只有战死的帝国勇士，没有投降的皇军士兵，你们竟敢挑衅大日本的尊严，只有死路一条。”西村大声叫嚷，随即他就对所有日本兵下达了命令，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枪口对准了外面的奉军。

相对于暴怒的西村，孙烈臣还是保持了从容不迫的态度，他微微冷笑道：“西村大佐，我只是要求您放下武器，为的是防止发生不幸，如果您还是如此顽固，我们就只有对不住了。”

孙烈臣调转马头，奔回自己的队伍之中，随即奉军士兵就行动起来，所有士兵端着步枪，这日本人一步步逼了过来，机枪大炮也都瞄准了日本兵，只要一声令下，就乱枪齐发，将在场的日本兵全部打成碎片。

面对气势汹汹，逐渐逼近的奉军士兵，西村终于从心底涌起了一种叫做害怕的东西，自己一方装备已经不占优势，而且数量更是严重低于对手，拼命两个字谁都会说，但是可不见得任何人都有舍生赴死的勇气。

况且又不是两国大战，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时候，这只是一场莫名其妙的军事对峙而已，西村头脑冷静下来，仔细一想，他完全是因为和川岛浪速的私交不错，才来寻找他，进而同中**队发生对峙，双方互不相让，才到了现在的地步，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拼死拼活，把好几百日本兵都葬送在这里，究竟值不值得啊！

奉军越来越近，西村也到了需要作出决断的时刻了，他痛苦的闭上了眼睛，日本皇军的尊严让他不愿投降，而是现实实力的对比又让西村清醒的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胜算。

奉军迈着整齐的脚步进入了距离日本兵不到一百米的位置，所有奉军都按照命令，结成了一个个战斗小队，机枪压阵，子弹上膛，刺刀闪亮，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了西村心头的软肉之上，让西村浑身震颤，惊恐不安。

“放下武器，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数三个数字，立即开枪。”

奉军传来了最后通牒，西村脸上就是一阵抽搐，肌肉痛苦的抽动。

“1……”

“2……”

西村耳边已经响起了整齐的枪栓声，到了做出生死抉择的时候了，西村痛苦的将眼睛闭上了。

噔啷！西村的指挥刀落到了地上，他终于放弃了抵抗，其他的日本兵也只好听从指挥官的指令，一时间步枪被纷纷抛在了地上。

这个声音在所有奉军士兵听来，都如同仙乐一般，虚骄猖獗的日本人竟然在他们面前缴械投降了，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就连孙烈臣和张作相都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他人更是从心底发出了欢呼声。

这声音充满豪气，带着十足的畅快，对于所有参与行动的奉军来说，这一刻的胜利毫无疑问是宣布了他们才是这片黑土地的主人，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用向任何人低头，包括日本人在内，都要向他们投降。

虽然这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胜利，根本无法改变中日强弱之势，但是很多历史大事件都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从这一刻开始奉军不再恐惧日

本人，心中的自卑和怯懦被勇敢战胜。
士兵找到了尊严，也就拥有了灵魂，一瞬间整个部队的气势都发生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变化，张廷兰看在眼里，脸上也是止不住露出了欢喜之色。其实从心底讲张廷兰并不敢对日本兵开枪，他要的不是以卵击石，而是真正碾碎日本这个可恶的岛国。
但是奉军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挺直腰杆，和日本人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让士兵树立自信十分必要。其实他已经通知了孙烈臣和张作相，如果日本人不答应缴械，就仗着人数的优势和日本人拼刺刀，总之不要开枪。
不过西村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勇敢，任何虚骄自大的人其实都是虚弱的，他没有看出奉军的虚张声势，反倒先放下了武器，这就让张廷兰长出了一口气。
奉军士兵将日本兵的武器收缴起来，堆成了一座小山，以西村为首的日本兵都被驱赶到了路边，奉军对他们还是十分客气的，只是划定了区域，让他们可以zìyóu活动，不必抱头蹲在地上。
但是这些都掩盖不了被缴械俘虏的事实，西村脸色一直铁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正在此时从奉天的方向跑来了一对骑兵，为首的正是张作霖和日本总领事矢田，袁金铠向矢田解释了奉军的行动目的。
矢田就立即要求结束对峙行动，因此他和张作霖一同赶到了出事地点，到了这里之后，他们就看到了西村和他的部下都被缴械了，心存西村等人被赶到了路边的空地之上，像是一群斗败的公鸡一样。矢田顿时就大惊失色，被被中**队缴械了，日本人还怎么在奉天横行啊。
“张师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说我们双方是误会么？你的士兵为什么缴械皇军？你想挑衅帝国不成？”
“矢田先生，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这帮小兔崽子狗胆包天，竟敢对皇军不敬，我现在就去教训他们，立刻让他们把武器交还日本军队。”
老张说话之间，就挥动马鞭，一阵风一样冲到了孙烈臣，张作相的面前。
“混蛋，谁给你们的胆子，竟敢缴械日本兵，你们这是要陷害俺老张不成，日本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兵更是天下第一，人家不和咱们一般见识，才把武器交了出来，你们还不赶快把武器还给人家，妈了个巴子，你们除了会惹麻烦还会什么！”“老张嘴上虽然痛骂，但是心中却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让日本人吃瘪，老张别提多高兴了，他也猜到了这么大胆的事情多半又是张廷兰在背后出的主意，老张一面骂人，一面冲着张廷兰眨了眨眼，显示出心中的满意。

第三十四章晋商之家

张作霖是一个聪明到了极点的人物，二十年不到的时间从一个土匪头子爬到了一国元首的位置，这份成就与历朝历代的枭雄相比都不算差。老张最后凄惨收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起步太低，对于资本时代的国际大势没有足够的把握，而且将奉系的力量过分消耗在追逐北京政权的最高权力上面。

不过不管怎么说，张作霖还是有着敏锐的目光的，特别是张廷兰向他兜售了北市场的规划，鼓动他为整个奉天的商人提供武力保护，建立全新的商业秩序之后。张作霖这些天就一直在思考这个建议，反复推敲，越想张作霖越觉得这个主意高明，他握着枪杆子，商人握着钱袋子，两者结合起来，各取所需，二十七师绝对能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威信，让奉天各界慑服二十七师的武力，同时认同二十七师的主张，既有武力威慑又有利益引诱，就不怕不上套。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张作霖急需的就是杀鸡骇猴，杀一儆百，把威势确立起来。在这个关头西村和他的手下被缴械了，不正是中了张作霖的下怀么！

日本人毫无疑问是奉天最强大，最骄横的势力，二十七师能让他们低头，毫无疑问是在证明老张的强硬，西村不经意之间就成了张作霖展示实力的垫脚石，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日本人有着本能的厌恶，老张代表他们削了日本人的面子，商民们自然就会从心底认同二十七师这个势力，并且把老张当成他们的守护人。

张作霖一双狐眼转了几圈，就把这些厉害关系想的十分清楚，因此他对于缴械日本兵的举动十分满意，遍观整个奉天，这些日本人就是最好的立威对象了。当然老张更清楚，以后想要发展，还要利用日本人，因此绝对不能闹翻了，因此老张才摆出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对孙烈臣，张作相等人一顿痛骂。

然后老张亲自让手下人把收缴的武器拿了起来，送还日本士兵，老张还亲自拿着西村的武士刀，这把刀做工十分精良，是西村在日俄战争立功之后，上司奖赏的宝贝，平时被西村视作命根子。

老张一脸的愧疚之色，将武士刀送到了西村的手中，连连的致歉："西村先生，手下人不懂事，您千万不要见怪，咱们都是朋友，这些小误会绝对不会影响皇军战无不胜的英武形象，张某人对您是极为钦佩的。"

张作霖嘴上的好话越多，西村脸上的颜色就越难看，他到恨不得张作霖趾高气扬一点，他还能好受一点，老张反过头来恭维他，每一句话听着都是嘲讽，好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小刀，不断的将西村的尊严割碎，碾成渣滓。

偏偏他又有苦说不出，吃哑巴亏的感觉让他几乎崩溃，矢田早就赶过来了，他虽然是总领事，手握大权，但是和西村并不是一个系统。他听令于日本内阁，而西村则直属于关东军和日本军部，矢田并没有权力去指责西村。

但是这个时候，矢田可是满心的愤恨，西村就是一个十足的笨蛋。矢田很清楚中国有多大，单是东三省就有比日本本土还丰富的资源，还强大的潜力，要想让这样一个庞大的中国拜倒在日本脚下，任由日本予取予求，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中国人对日本产生恐惧，而且是发自骨髓的恐惧。

只要一看到日本人，他们就会不自觉的膝盖发软，自认是弱者，对日本有着盲目的推崇，对自己又是极端的自轻自贱，只有维持住日本强大无敌的神话，才能够维持在中国的种种利益。

制造恐惧也是维持统治的很重要方式，就以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为例，只有三千万人的英伦三岛却占有了遍布世界的殖民地，总人口有三亿之多，基本上就是每一个英国人都有着十个海外奴隶。

英国在大多数殖民地都没有太多的驻军，只有一些行政管理人员而已，如果这些殖民地的民众对大英帝国都没有了盲目的恐惧，能够仔细分析双方的优劣，扬长避短，那么这个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早就落下去了。

日本在中国的种种行径其实也是在效仿英国制造恐惧，以往每一次中日冲突，日本都摆出十足的蛮横态度，动用各种手段逼迫中国政府赔款道歉，他们屡屡将中国政府的尊严践踏在脚下。

从满清到北洋，政府之中的官员对他们的恐惧越来越严重，甚至都失去了理智，只要一听到日本两个字，他们就害怕担忧，这样一来日本人也就能为所欲为了。而日后中国会出现汉激ān遍地的情况也是因为这种盲目的恐惧，在汉激ān的眼中中国是弱小，战必亡国，因此他们还恬不知耻的将投敌卖国叫做曲线救国，自诩为理智，其实他们才是最不理智，最丑陋，最卑躬屈膝的奴才。

这次奉军将日本兵缴械的时间还不到十几分钟，张作霖到了之后，武器立刻都归还了日本人，老张还连连表示歉意，看似是无用功，但是一前一后奉军和日军的精神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在奉军上下的眼中，日本人已经没有了往常的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气势，他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一群人而已，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和日本人交战，绝对不会出现未战先怯的情况。

反观日本人，也失去了往日的虚骄自大，头颅不自觉的低了下来。不经意之间日本多年苦心维持的无敌形象被打破了，奉军能够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日本，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就好像是天边刚刚露出一丝曙光，一个崭新的天地迟早会出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出捉放曹演的太值得了，奉军收获的东西也太弥足珍贵了。

西村和他的部下重新拿到了武器，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脸再继续待下去了，因此西村又羞又恼的带着部下退回满铁附属地，就如同一群打了败仗的士兵一般，灰溜溜的逃走了，所有奉军士兵的脸上都洋溢着胜利者的欣慰，而老张还要和矢田把戏演下去。

“矢田先生，这次的事件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一心为了保密，没有通知日本方面，而且又给弟兄们下了严令，让他们必须圆满完成任务，因此他们也不知道圆滑办事，冒犯了日本方面，不过还请矢田先生放心，张某对日本方面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

矢田勉强压住了心中的怒火，沉声说道：“张师长，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查清朝鲜反日组织的事情，如果确有其事，就证明你是真心把帮助日本，咱们还是朋友，有什么误会还可以解决，如果我们发现朝鲜抵抗势力是你们编织的一个谎言，大日本帝国绝对不是好欺辱的，我也会要求关东军和东京方面都采取果断的措施，对张师长还有你的部下进行惩罚，至于会有什么后果，就不是我能够管得了的。”

张作霖连忙点头说道："矢田先生放心，我们马上就会把证据交给你，这种大事情我绝对不敢欺骗日本政府。"

说话之间张作相也走了过来："师长，既然我们和日本方面是一个误会，那么我看在行动之中抓到的几个日本人也极有可能是误会，而且还因为这个误会，西村大佐带着军队拦截我们，双方发生了冲突。"

老张将眼睛一瞪，厉声说道："既然知道错了，还不赶快将几位日本朋友放了。"

张作相急忙下令将川岛浪速和三木都带了过来，三木还没有什么事情，而川岛浪速的门牙都被张廷兰踢掉了，现在嘴唇肿得和香肠也差不多了，看起来无比的凄惨。

"矢田先生，看在您的面子上，我们把他们放了，不过我也有几句话说，他们和朴仁勇有联系，而朴仁勇又是反日组织的最大嫌疑犯，他们之间过从甚密，或许是川岛被朴仁勇骗了，也或许是他们居心不良，矢田先生您可千万别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就放松警惕啊。"张作相在放回川岛的时候，又郑重的提醒矢田。

川岛现在说话还不方便，只能够用满是愤恨的眼睛盯着张作相，而三木则大声说道："矢田先生，他们满口胡说，朴先生是为了帝国服务的，他的所有行动我们都清楚，怎么可能反日啊。"

三木在情急之下说了这么一句话，无疑是把朴仁勇的底细说了出来，这家伙的确是日本人豢养的一条狗，一旁的矢田狠狠瞪了一眼三木，让他闭嘴。

张作霖心中了然，不过面上还是笑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朴仁勇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要仔细详查，您放心很快就有有结论，我先告辞了。"张作霖带着大队人马，押解着战利品浩浩荡荡的回到了奉天。

奉军和日军对抗的位置距离奉天城并不远，很多早起的老百姓都看到了，他们虽然不敢靠近，但是也都发现了是二十七师和日本兵真刀真枪的对抗起来，而且看结果似乎还是二十七师占了便宜，这个消息被迅速传遍了奉天，所有听到消息的人都十分振奋。

而刘书成此时正陪着一对兄妹谈话，他们就是刘书成的远方亲戚，升允别墅土地的真正主人。

"老哥，按您说的这个张少爷还真是有办法有能力的人，连日本人都要在他的面前吃亏，我是真盼着能见到他这样的少年英雄。"乔瑞轩满怀感慨的说道。

第三十五章盟友

从升允别墅之中一共弄到了超过一百万大洋的现款，还有无数的珠宝玉器，最大的收获还是那些军火，两门火炮，四挺重机枪，再加上五百多杆步枪，完全可以装备一个营的士兵了。

对于这笔飞来横财张作霖简直是高兴坏了，前一段时间他还因为军饷的问题愁白了头，甚至要向日本人借款，可是转眼之间二十七师的腰包就鼓起来了，老张甚至在筹谋着怎么利用这笔收入购买更多的武器，招募更多的士兵，强大二十七师的势力。

当然他也没忘了立下汗马功劳的张廷兰，老张在赶回奉天的道路上就说道："廷兰，我琢磨着治安大队就一直保留着吧，你直接负责，这次缴获的武器你挑好的用，以后奉天的治安就由你负责，另外让小六子跟在你身边，学点办事的本事。"

"七大爷，您老有了吩咐，我自然是照办，不过这五百人花销你看该怎么处理啊？"

"你小子又在盯着这次缴获的现大洋是不？"老张笑着说道："我做主，拨给你三万元，作为你的办公经费，你看怎么样？"

张廷兰一听才给三万大洋，心中就暗说不怎么样，要是普通人三万大洋足够养五百人了，可是凭着张廷兰折腾的本事，这点钱打水漂都出不来响动。

张作霖看到张廷兰嘴角微微一撇，就知道这小子嫌钱少，但是老张也有自己的算盘，他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就算是一百万大洋也要精打细算。况且他也知道张廷兰的本事，这小子就算一个子都不给，也绝对能变成一座金山来。

"十万大洋怎么样？"张廷兰试探的问了一句。

老张把脑袋晃得如同拨浪鼓一般，坚决说道："廷兰，钱不能再多了，够不够都看你自己想办法。"

张廷兰嬉笑着说道："七大爷，您不给钱我只能打别人的注意，您把善耆和升允这些宗社党的头子交给我怎么样？从他们身上榨出多少现金银行劵我都交给您，只求高抬贵手，要是逼问出地产商铺之类的就交给我处理吧。"

善耆和升允绝对是两个活金库，满清的官员没有别的本事，搂钱绝对是一等一的，从抓到了善耆和升允的那一刻开始，张廷兰就琢磨着把他们两个的家产彻底榨干。要知道他们的钱都是民脂民膏，十足的不义之财，而且如果给他们留下了财产，这两个家伙多半还要双手奉送给日本人，换取一个虚无缥缈的满洲国迷梦。

与其让他们继续祸害国家，还不如把钱拿到自己的手中，做点利国利民的好事情。

"廷兰，你这是忽悠我啊，谁不知道地产才是大头，其余的都是浮财，你小子的眼光真够毒的。"

"七大爷话不能这么说，我承认地产有可能稍微多一点，但是现在您更需要的不是真金白银么？这土地暂时在我手上，很快就能几倍，十几倍的升值，到时候您得到的更多，这就叫做让钱下崽儿。"

老张眼皮微微翻了翻："我只看结果，一年之内，你要是能利用这些土地

在给我弄出一百万来，我就答应交给你。”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张廷兰一口就答应下来，一百万看起来是不少，但是把土地整合起来，然后炒热，绝对能产生惊人的利润。而且就算利润不够，张廷兰也大可以从道胜银行那里拿到足够的钱，要知道一年之后距离俄国革命就不远了，张廷兰正准备借助这段时间，将道胜银行彻底掏空，摧毁这个吸食中国血液的殖民银行。

张廷兰答应的这么痛快，老张在一边就知道又上当了，这小家伙绝对有本事弄到更多的钱，自己价码开低了，不过说出去的话也不好收回。

“廷兰，还有一个任务交给你，就是给我把朝鲜人的事情坐实，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堵死日本人的嘴，不然咱爷俩的麻烦还在后头呢。”

老张说的没错，日本人之所以能忍下去，就因为存在一个所谓的朝鲜复国组织，让日本人分不清二十七师是敌是友，要想闯过这一关，关键也是把这个组织坐实，让日本人无话可说，另外还要逼迫日本人放弃宗社党这条走狗，斩断日本人侵略东北的一条膀臂。

“七大爷，朝鲜人的问题我已经有了头绪，绝对不会有差错，另外再派出一队人对宗社党进行彻查，然后利用宗社党阴谋叛国的问题，向袁世凯要更多的好处。”

现在他们手上有两个大案，一个是日本人关心的朝鲜复国组织，一个是宗社党叛国，朝鲜人的问题要对日本有个交代，而宗社党的案子则是国内的事情了，破获了这么大的案子，消除了东北的安全隐患，北京的袁大总统总要有所表示吧，张作霖对于张廷兰的提议是一百二十个赞同。

回到了奉天之后，张廷兰突击审问了朴仁勇。日本人精明透顶，无中生有的事情绝对骗不了他们，因此必须要有真东西，张廷兰之所以这么有把握，就是因为他在驱逐朝鲜人的时候，的确找到了不少反日的证据。

而且经过苏良贞的审讯和调查，发现这些反日材料都源于朴仁勇的重要部下，高丽会副会长金正欢之手，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既然朴仁勇的亲密部下用了问题，他也脱不了干系，日本人的联想能力一向是很丰富的，张廷兰一点都不担心。

因此抓到了朴仁勇之后，就对他动用大刑，逼问金正欢的下落，朴仁勇就是给十足的色厉内茬的货，面对种种刑具，很快就尿裤子了，竹筒倒豆子一般，有什么说什么。

张廷兰依照他提供的线索，又派出苏良贞亲自带队，连续搜查了五处高丽会的秘密据点，又在一座青楼之中抓到了的金正欢。随后张廷兰又对金正欢进行了严刑拷打，敲开了金正欢的嘴，得到了大量的有价值情报。

原本张廷兰还准备伪造一些证据，蒙混过关，结果从金正欢身上得到了远超出想象的情报。朝鲜复国组织的确存在，而且规模很大，他们不只在东北有据点，在上海乃至西方各国也有侨民参加。

金正欢在奉天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集武器和经费，同时利用高丽会为掩护，组织朝鲜侨民，联络朝鲜国内的义士，在适当时机发动反抗日本统治的武装起义。日本人将高丽会视作一条狗，但是他们却也失算了，这只是一条披着狗皮的狼，随时准备反咬日本人一口。

而且这个金正欢还有一个重要身份，他是朝鲜反日力量首领金九的堂弟。

一战爆发之后，给日本的工业发展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日本人疯狂的投资产业，工业规模越来越大，发展工业就需要海量的投资，日本的工业发展越快，就越要对殖民地，甚至是本国民众进行压榨。

因此在一战时期日本国内频频出现米sāo动，而朝鲜在一九一九年也爆发了武装反抗日本的三一运动，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的，朝鲜人能在一九一九年发生大规模起义，那么在这之前进行反日准备也是十分正常的。

现在张廷兰已经不是苦恼如何让日本人相信朝鲜复国运动，而是如何隐藏一部分朝鲜抵抗力量，别让他们被斩草除根，等到日后还能给日本人找麻烦。

侦破工作已经进入了后续阶段，对于这种事情苏良贞是十足的专家，张廷兰就索性都交给了他处理。

张廷兰也终于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正好这个时候刘书成带着乔瑞轩前来拜访。

“张少，听说这几天您都忙坏了，我也没敢来搅扰。”

“老刘，的确是忙啊，不过现在终于理出了头绪，事情就好办多了。”

刘书成也面露笑容：“张少，您什么本事我还不清楚么，什么难事到了您的手上都是小菜一碟。”

“都是自己人，何必说这些恭维的话，你不会是想要求我办事吧？”

张廷兰一语道破了刘书成的心思，他干笑了几声：“张少，这位是我远方亲戚乔瑞轩，升允别墅的那块地皮原来就是他的，您看是不是可以物归原主。”

乔瑞轩三十来岁的样子，十分年轻干练，还没等张廷兰说话，他就躬身说道：“张少，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您白忙活的，我愿意献上三千大洋。”

张廷兰摆了摆手：“乔先生，我做事情一贯讲究公事公办，既然土地是你的，我不会要一分钱，况且还有老刘的情面在这里，不过我对那块地皮很感兴趣，用来建别墅有些浪费东西了，如果建成一片商铺，绝对能够赚到更多的利润。”

升允别墅所在地其实正在老奉天的南市场附近，在原来的历史上王永江主政奉天，在奉天商阜地南北各建立一个市场，正是北市场和南市场，北市场的规模大一些，在全国都极为著名，南市场而繁华程度也是数一数二的，张廷兰既然有开发北市场的心思，南市场也不会放过。

乔瑞轩一听到张廷兰对那块地皮也有想法，他脸上顿时显出难色，又作揖说道：“张少，您见识独到，那块地的确极具商业价值，您想要我本来不该拒绝，可是小人的确有些为难……”

乔瑞轩还没等说完，刘书成猛地一拍巴掌，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笑着说道：“瑞轩，你真是笨透了，让张少看上那是你的福气，你没看到我那个粮店么，有了张少的帮衬，生意立刻就好了起来。你一个山西人，在奉天人生地不熟，要是没有张少的照应，你能办成什么事情，况且张少也不是吃干抹净的人，一定会利益均沾，有好处大家一起赚。”

第三十六章治安和地皮

刘书成也是个老江湖，他这一番明着说给乔瑞轩听，实际上也是在给张廷兰下套，防着他强抢地皮，虽然目前来看张廷兰这个小土匪办事还算规矩，但是谁也不能担保他会不会有别的心思，商人地位本来就不高，面对这些玩枪杆子的更是没有底气。

对于刘书成的这些小算盘，张廷兰也没有在乎，他的眼光绝对不可能局限于商业上面，因此他也就是提提大约的发展战略，至于如何落实还要交给刘书成这样的代理商人，毕竟他们才是专家。

张廷兰笑着冲乔瑞轩说道：“乔兄，我听说晋商之中，乔家是一个大户，不知道您和乔家是什么关系？”

张廷兰从刘书成的介绍之中，听到了他是山西人，加上他又姓乔，因此不由得他联想到了大名鼎鼎的乔家，相信很多人都会知道乔家大院，影视作品将乔家推上了晋商代表的位置，但是实际上晋商是明清中国社会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山西土地多贫瘠，当种地养不活自己的时候，山西人就开始了经商，明朝时期，山西晋商把持盐业，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在明朝官场上更是出现了势力雄厚的晋党，他们为商人利益代言，坚决阻止朝廷收取商税，造成了明朝财政的空前窘迫。

在明清之交的时候，晋商大肆通过走私获利，大量盐铁和粮食输送到了关外，壮大了满清的势力，客观上协助了满清入关，在这一点上也是晋商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到了清朝之后，晋商的势力有增无减，钱庄票号更是开遍了天下。

张廷兰对于晋商的历史还有有些了解的，民国初年，正是晋商由盛转衰的重要时期，传统的经商理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而且无能的政府不能给商人提供足够的保护，相反还向他们敲诈勒索，面对着西方金融银行的步步紧逼，山西的钱庄票号毫无抵抗能力，最终延续了明清两朝的中国商帮势力开始迅速瓦解。

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目前晋商还是有着丰厚底蕴和强大经营能力的。

乔瑞轩听到张廷兰提起了乔家，他苦笑着说道：“张少，不瞒您说，在下的确是乔家的人，不过并非是嫡传，只是同宗而已。从家父开始，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也没有积攒下多少家底，好不容易买下了一块地皮，准备着用来收购关外特产，结果还被升允霸占了。”

“家里祖传固然不错，但是还是要看自己。”张廷兰笑着说道：“乔兄，你能看重那块地皮，就证明你有不错的眼光，现在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机会无数，就看你能不能把握，如果把握住了，自己开创一份比起晋商世家还丰厚的家产也不是不可能。”

乔瑞轩年纪还不大，正是野心勃勃的时候，就在八年前，乔家的第四代当家人，人称“亮财主”的乔致庸去世，乔瑞轩还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十几岁的他彻底被那种大场面震撼了，无数的官员，各地的宾朋故旧，前来吊唁的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其实从那一刻开始乔瑞轩就立志要创下一份远超乔致庸的家业。

乔瑞轩在掌握了家中生意之后，就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了关外，他知道关外的黑土地物产丰饶，而且刚刚开发潜力巨大，只是他刚开始行动，就被升允霸占了地皮，让乔瑞轩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张少，刘老哥早就说您有点石成金的本事，还请你指条明路吧？”乔瑞轩已经听出了张廷兰话中招揽的意思，因此躬身请教。

张廷兰也没有客气，转身从桌子上拿出了一张巨大的图纸：“老刘，乔兄，你们都来看看吧，这是我草拟的一个商业开发计划，我准备在奉天商阜地的北边建一个北市场，如果条件允许，在南边再建立一个南市场，现在我下了不少功夫，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就等着有识之士加盟呢。”

张廷兰说话之间把图纸展开，乔瑞轩和刘书成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张廷兰的规划已经做了很久，各种设计已经相当完善了，街区的设计，商铺的规划，水电道路，甚至还安置了有轨电车，从纸面上看，比起上海滩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还要整齐，还要规范，特别是绿化带的设计更是独具匠心。

刘书成看了半天，猛地一拍大腿痛叫一声：“我上当了啊！”原来他在整个图纸之中赫然发现自己的粮店正处在北市场的中间位置，他顿时就明白了，当初张廷兰看中他的粮店的原因了。

“张少，您的心机可够深的，当初我把粮店让给您，还以为占了便宜呢，现在一看才知道感情早就落到您的算计之中。”

张廷兰笑而不语，乔瑞轩和刘书成看得差不多了，他才问道：“两位都是经商的行家里手，这个图纸有什么不足之处，还请你们提出来，毕竟是我闭门造车的东西，有不足是肯定的。”

刘书成摇了摇头：“张少，我是一点漏洞都没看出来，如果按照您的设计建成之后，我估计奉天老百姓都会争着到这里买东西，很快就会成为商业中心，光看着街区就上档次，有身份，就算是上海的十里洋场也不在话下。”

一旁的乔瑞轩也是连声夸赞，不过他显然想的更多一些：“张少，要想发展商业，光有一个好地点，好的设计还不够，关键还要有好的管理制度。”

张廷兰当然清楚他现在的做的和后世的招商引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要想吸引资本和人气，不只要有良好的硬件条件，还要有优秀的软环境，不然就算是城市修得再漂亮也没有用处。

乔瑞轩能够想到这一点，也说明他的脑筋转的很快，是个可造之材。

“张少，据我了解，奉天不少商人都把他们的店铺和作坊迁到了满铁附属地去了，虽然大多数人不愿意在日本人眼皮子地下讨生活，但是在北洋治下要付出的更多。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且完全是随心所欲，想收就收。而且那些当官的还变着法的捞钱，娶个姨太太要送礼，生个孩子也要送礼，只要差一点，就会被他们惦记上，多少小本经营的商人都被他们逼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把产业搬到日本人控制的满铁附属地。虽然日本人也贪婪，也有沉重的税收，但是日本人至少讲规矩，不会无端勒索，而且他们收钱厉害，但是还能办事情，比如黑帮敲诈的时候，他们的确能管一管，至于咱们的巡警老爷不和黑帮同流合污就不错了。”

这些事情乔瑞轩都是有切身的体会，说起来也是满眼的辛酸泪，张廷兰虽然对日本人很不齿，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的确是盘剥太过分了，逼得商人走投无路。近代中国最繁荣的地区就是租界，租界能够吸引大量的资

本和人气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租界由洋人管理，施行西方的警察制度，社会环境相对良好。

而中国控制的区域之中则是黑帮横行，政府盘剥无度，再加上战乱频繁，因此在这种糟糕的环境之下商人根本无法生存，他们不得不将家业搬到洋人控制的区域之下。

一个好的政府能够促进社会发展，而一个无能的政府也能够断国民经济，列强能够从中国不断的榨取财富的秘密就是他们能够凭借着强大的力量，构建一套勉强说得过去的管理体系，然后将中国的资本吸引过去，最后利用中国的财富继续投资，更多的榨取利益，中国越来越贫弱，而列强则越来越强大。

其实张廷兰要做的事情和列强也是一样的，只是列强是为了榨取财富，而张廷兰则是要构建起一套保护中国商人的制度，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发展。

“乔兄，你说的一点错没有，只有良好的商业秩序才能够真正吸引更多的商人，这也是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张师长让我继续负责奉天的治安整顿工作，我准备建立一支五百人左右的专属治安大队，分别巡逻街区，保证治安，同时我也会制定详细的税收管理办法，大中型的商铺税收直接通过银行系统完成，底层的警员根本无法插手。而且税收也要建立公示制度，该多少税都一清二楚，谁要敢多收一个子，商人都可以进行投诉，我一定严加处理，绝不姑息。”

张廷兰的表态让乔瑞轩和刘书成都面露喜色，如果真能由张廷兰来管理治安和税收，那么不说杜绝敲诈勒索现象，至少会减轻很多，对于张廷兰的手段他们还是有信心的。

“张少，如果您真能下这个决定，我想跟着您干了，哪管当个跑腿的，我也愿意。”乔瑞轩知道张廷兰向他说这些，就是有招揽自己的意思，他现在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因此就毫不犹豫的投效了。

“乔兄晋商世家出身，眼光见识都是一等一的，能得到你的帮助，我的计划就成功了大半了。目前知道此事的只有张师长等寥寥几人，别人还不清楚，你们知道这其中的意味么？”

刘书成老谋深算，他从张廷兰插手四海粮行就猜到了一丝原因，因此笑道：“张少，您不会是准备提前将地皮弄到手，然后坐等升值吧，这可是十足的肥肉啊，老刘一想想就要流口水啊。”

第三十七章拷问善耆

面对刘书成的话，张廷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的确我准备借助这些地皮赚一笔钱，还是一笔大钱，但是绝不是一锤子买卖，我更希望把地皮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能够避免被外来势力操纵，我们时刻都要提防着无孔不入的洋人才行。”

刘书成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张少，我记得商阜地开发的时候是先由政府划定区域，然后确定地号，再公开竞标，洋人也有竞标的权力。如果北市场也按照这种模式来做，决定权就在奉天政府手中，咱们的老都督是什么人物大家都清楚，别看我们能提前拿到土地，可是洋人一旦施压，张锡銮这家伙多半就会主动让我们把土地吐出来。”

刘书成说出了心中的担忧，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张作霖毕竟不是奉天都督，中间隔着一个张锡銮，遇到事情就难免要妥协退让。

“这个问题不用担心，我早就想好了，此次开发行动一定要把政府的力量隔绝在外，完全是商业化运作，我名下有一个奉天兴业公司，就以这个公司的名义收购土地，进行开发。至于治安大队以及税收人员我都用通过签约的形式从二十七师租赁，这样一来我们的运作就完全是自主的的了，洋人也就没有插手的机会了。”

张廷兰的话一出口，刘书成和乔瑞轩都是眼前一亮，这个主意的确不错，用公司的名义进行开发，变成了单纯的商业行为，政府被排除在外。列强就失去了干预的借口，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么大的行动没有政治力量的支持是做不到的，但是知道归知道，有了这样一层阻隔，就等于是多了一层保护。

当然他们两个还没有看出张廷兰更深远的目的，他打着完全商业运作的旗号不只阻挡了洋人，也阻挡了北洋政府，同时还是阻挡了张作霖。

谁都有自己的野心，目前来看张廷兰不得不靠着张作霖这棵大树进行发展，但是终究有一天张廷兰还要自立的，拥有自己掌控的势力就变得很重要，因此他对于张作霖也不是毫无保留。

整个北市场从规划的开始阶段，就把二十七师放定位在了保护者的位置上，具体运作则没法插手，这样一来北市场就是张廷兰一个人的工具，有多少利益实际上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张廷兰又接着说道：“正所谓花花轿子人抬人，我一贯主张奉天的商人应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拥有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论是面对洋人，还是面对政府我们都要用争取合法权益的勇气。我们诚信经营，照章纳税，这是本分，但是谁要把我们当成野草，什么人能够踩一脚，就要提防我们的报复。这个兴业公司不可能是我一个人的，马上就会吸纳大量的股份，你们就是首批股东。”

刘书成和乔瑞轩都是精明的人物，张廷兰把话说到这里他们也都想明白了，要对抗洋人的势力，光靠着一个公司肯定不行，必须所有人联合到一起，首先奉天的商人就要联合起来，共同保护自己的利益。

其实现在中国各地都有商会，商人之间也讲究相互照应，但是这种商会毕竟只是基于同乡的情义，而没有直接的厉害关系。张廷兰的办法则是用兴业公司为名目，用实实在在的股份利益把奉天的商人绑上战车。

这个兴业公司目前还是一个空壳子，但是这个公司的潜力是无比巨大的，掌握了市场开发的权力，就等于是拥有了摇钱树，任何人都会被这个巨大的利益吸引的。

而张廷兰在这个时候能把公司的股份让出去，而没有想着吃独食，这更让刘书成和乔瑞轩对张廷兰的魄力感到由衷的钦佩。年纪轻轻，就懂得取舍，知道分享利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刘书成是个十足的老狐狸，乔瑞轩也在商场之上摸爬滚打多年，想让这两个人彻底听话不是那么容易的，不过此时这两个人却是真心归附，开始主动为张廷兰出谋划策。

“张少，按照您的规划，北市场的核心区域在皇寺附近的十间房，这一带大户人家不多，都是一些穷苦人聚居，我想只要给他们一些补贴，就能够将土地拿到手。另外拥有土地大的大户就是前清的遗老遗少，他们的情况比较麻烦，毕竟这些人还和官场有联系，而且家底也十分丰厚。”

“一点也不麻烦。”张廷兰笑着摆了摆手：“我抓了宗社党的善耆和升允，他们涉嫌阴谋叛国，生死就在我手里攥着，他们又和那些遗老遗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就是说我随时能要他们的命，就看他们配不配和了。”

刘书成一听张廷兰霸气十足的话，顿时也是一阵感慨，对面的年轻人早就算计到了方方面面，他每一步行动都有着自己的深意，可以说张廷兰所有举动都在围绕着北市场进行。

拉拢了弗雷德，是为了获得足够的资本，同时也是为了引进先进的金融人才。对付日本人是为了立威，整顿治安是为了构建警察班底，日后管理北市场。打击宗社党，是为了掌控地皮，将刘书成和乔瑞轩拉上战车，是为了获得奉天商人的支持。

悄然之间一张大网已经展开了，现在就是收网的时候，刘书成和乔瑞轩互相看了一眼，眼中都显示着既惊又喜之意，惊讶的是张廷兰算计的深远，喜的是能够加入到这场盛宴之中，分享属于自己的蛋糕。

“张少，既然您都想好了，那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了，立刻就去收购土地。”

这两个人也是急性子，商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现在看到了巨大的利益，让他们废寝忘食也是可以的。

“好，你们现在就分头去做，另外需要多少钱都可以通过道胜银行支取，经理弗雷德也是我们自己的人，兴业公司会给他留百分之十的股份。”

连洋人都拉上了贼船，刘书成是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心中唯有佩服二字。

“张少，你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张廷兰想了想说道：“老刘，你熟悉奉天商人的情况，你现在就可以暗中联系一些实力雄厚，而且守规矩的商人，让他们入股兴业公司，同时也可以协助你们一起购买土地，毕竟这么大的事情不是几个人能完成的，不过暂时还要尽可能的保密。”

刘书成急忙点头同意，他想了想又问道：“张少，这北市场一旦建成之后有什么具体的优惠措施没有，您给我交个底，其他商人问起来我也好答复。”

张廷兰转身从书桌上又拿出了一份草拟的文件，送到了刘书成的手中：“我计划对所有商铺一律只征收营业税和所得税，工厂则加上增值税，除此之外，苛捐杂税一律废除，营业税税率在百分之五，所得税在百分之二

十，增值税则要具体核定，不过也不会过高。对于一切照章纳税的商人，我们都会提供最大限度的便利，治安，水电，雇佣工人，资金拆借等等方面都会给予保证。所有北市场经营的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奉天的大小关卡都不准收税，要是谁敢违反，我就动兵灭了他。”

张廷兰简单的介绍了优惠措施之后，刘书成和乔瑞轩都忍不住呼吸急促起来，这个条件实在是太好了，税种和税率都空前的降低，商人肩头的负担至少减轻了一大半。管理者也不再是一心盘剥商人，而是要提供便利，控制关卡更是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这些对于商人都有致命的吸引力。

“张少，就冲着您的优惠条件，奉天商人就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我们两个立即去联络人手。”刘书成别看将近五十了，此时却是脚步轻快，好像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一样。

张廷兰此时也是长出了一口气，自己规划了许久的北市场终于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了，他也能放松一些了，不过在此之前还要把善耆和升允这两个家伙的骨髓榨干，把他们手中掌握的地皮拿到手。

善耆和升允两个人因为是阴谋叛国的重犯，因此被看管在了二十七师的军营之中，四周都有士兵昼夜守卫，苏良贞已经提审过他们数次，这两个老家伙还想要顽抗到底，什么都不说。

不过苏良贞也有足够的办法，毕竟他手中握着大批的往来文件，还有谋反的物证，他们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善耆，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配合我们，不要再想着谁能救你，你难道不知道日本人已经不管你了么？”

“哼，蝼蚁一样的人物，你有什么资格审问我，我是大清的王爷，你们把我送到北京，我要见袁大头，我看他敢不敢杀我！”

“肃亲王真是老江湖啊。”张廷兰笑着走了进来，他已经在外面听到了苏良贞和善耆的对话，到了这个时候，老东西还贼心不死，指望着把他送到北京，张廷兰当然清楚北洋关系盘根错节，从袁世凯往下算都是满清的旧官僚，加上列强势力强大，善耆到了北京，生死还真不好说，整个案子都没准不了了之。

“善耆，你想的挺美，但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一场美梦，你难道忘了我们是什么出身么，你老实交代叛国罪行，然后把所有家产都贡献出来，老实配合我还能保证你的性命，说不定还会把你送到北京，交给袁大总统。如果不听话你这么大的岁数了，又惊又怕，心绪不宁的，随便喝口凉水都会丧命，到那个时候就不好办了。”

第三十八章商路财路

经过这几天打交道，善耆通过察言观色对于张廷兰的地位已经有了了解，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军阀崽子而已，张廷兰已经在二十七师之中崭露头角，地位日渐提升，张作霖对他更是言听计从，善耆还知道自己这一次身陷囹圄也是拜张廷兰所赐。

一听到张廷兰的话，善耆的心脏就止不住一阵猛烈的收缩，老脸一下子涨的通红，张廷兰大马金刀的坐在了善耆的对面，玩味地看着这个瘫软成了一堆的大清肃亲王。

善耆能在近代史上留下名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一个著名的女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男装丽人”川岛芳子，这个女人还和皇姑屯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廷兰本想着一举扫除后患，将川岛芳子也提前弄死，不过这个丫头还身在大连，逃过了一劫。

“善耆，我听说你将众多的儿女都送到了外国，有的去了西洋，有的去了东洋，总之就是不在中国，还把自己的十四女显玗送给川岛浪速当养女，妄图借助日本人饿势力恢复满清，你认为这弥天大梦还能做下去么？”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朽世代蒙受主子洪恩，理应拼着老命不要，恢复一统江山，就算是不幸失败，老夫也能够名垂青史，做一个文天祥也能够光宗耀祖。”

“善耆，你想过没有，就算你复国成功了，你的主子不还是日本人的傀儡么，朝鲜国王什么处境你难道不清楚么，日本人不过是一条狼而已，你和狼打交道，就不怕被吃了？另外满清也应该知足了，当年明朝灭亡，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明朝的皇亲贵胄死了多少，而到了满清亡国，上至皇帝，下至八旗子弟有几个丧命的，现在每年还有四百万元的供养，你还想要什么？”

“那是袁世凯这个狗奴才心存愧疚，他背主窃国，欺君罔上，全然不念主子的恩德，他罪该万死，要是再谋害主子，天下人都不会答应！”善耆越说越激动，脸上的胖肉不住的颤动，仿佛是列祖列宗附体了一般。

张廷兰也看透了善耆这种人已经鬼迷心窍，没有一丝改变的可能，他也不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了：“善耆，实话告诉你，北京方面已经发来了电报，希望尽快把宗社党的案子交给中央，有大总统亲自指派人来审讯。”

“那你还不赶快把我送走！”善耆这些天一直再思考着活命的办法，再他看来只有到了北京才有一线生机，如果落到了奉天的这些土匪手中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张廷兰看着激动的善耆微微一笑：“善耆，你的想法我都明白，你只要到了北京，日本人会出头，满清的遗老遗少会出头，北洋政府之中的老官僚也会出头，你这个前清的肃王爷就能保住性命。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如意算盘不要打了，你阴谋叛国，罪不容诛，能不能从奉天平安到北京，全在我一念之间，我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要是老老实实将所有财产交出来，并且按照我说的做，我就留着你的狗头，如果不然，你就等死吧！”

张廷兰已经不愿意和善耆多说了，他一挥手，就有几个人抬麻袋走了进来，苏良贞让人把麻袋放在了善耆的身边，他笑着说道：“肃王爷，这东西怎么用想必你还不知道，我就向你介绍一下，你平躺在床上，我们把麻袋压在你的胸口，你呼出一口气，我们就加一个麻袋，凭着您的身体，估计也就承

受三两个麻袋，然后你就会窒息而亡。其实这种死法和人被巨蟒缠住是差不多的，你死了我们就对外说肃王爷由于复国无望，悲愤而死，你看如何？”

苏良贞还是笑嘻嘻的，但是这话在善耆听来就是带毒的匕首，直插他的心脏，面对别人善耆还能够义正词严，但是面对着这帮胡子，他是真没办法了。

“还不送肃王爷升天！”苏良贞一见善耆还是犹犹豫豫，顿时就高喊一声，一旁的助手就要把善耆按在床上。

到了这个时候，善耆终于害怕了，他急忙喊道：“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面对死亡，善耆终于投降了，他将名下的地产都交了出来，银行之中的秘密存款也交代了。升允的骨头还没有善耆硬，他也很快都交代了，从这两个人的身上又掏出了八十多万大洋的资产，还有二十多处房产和十五家店铺。

另外张廷兰又让他们把几个并没有加入宗社党的满清贵胄也牵连进来，这些人就是在北市场附近拥有地产的满清遗老遗少，有了善耆的口供，张廷兰就对他们展开了搜捕。虽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构陷别人是有违张廷兰本心的，但是这些家伙的家产也不是靠着正路来的，全都是民脂民膏，没收了也是罪有应得。

一番搜捕下来，张廷兰获得了大片的地皮，又拿到了一百三十万现金，当然按照约定，这笔钱都要交给老张，只有地产才是张廷兰的。不过这也难不倒张廷兰，他给老张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把钱先存到道胜银行。

从这次搜查行动之中张作霖一共拿到了二百六十多万大洋的现金，还有大批鸦片，可以说是陡然而富，但是这么多钱老张总不能一下子都花出去吧，放在银行里面生利息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办法。

不过弗雷德和张廷兰什么关系，大家都清楚，老张的钱刚存进银行，就被张廷兰贷了出来，用来购置地皮，筹建北市场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操纵了，不过张作霖却有点郁闷，感情自己白费心思了，这点钱还是落到了张廷兰的手中，不过是改头换面而已，老张大呼上当了！

虽然跳进了张廷兰的套，但是老张还是很高兴的，宗社党的案子证据十分充足，连续抓捕了一批人之后，就向袁世凯报告了情况，袁金铠负责起草的电报，在电报之中袁金铠极大的渲染了宗社党的危害，又突出充分突出了老张的英明神武。

他还写道此次行动一举擒获宗社党两大头目，主要成员超过一百人，消除了奉天安全的一大隐患，张作霖堪称大功一件。电报刚发出去，袁金铠又找来了不少记者，向他们展示了缴获的龙袍官印等等证据，以此来证明宗社党的图谋。

记者的使命就是满天下的寻找新闻，前朝余孽试图谋反，这绝对是一个劲爆的消息，很快各大报纸都用头版头条刊登这个消息，破获这个案件的张作霖也成为了知名人物，很多报纸也盛赞老张的果决行动。

张廷兰也在背后推动媒体大肆的宣传，他这么做一来是给奉军打广告，表明这是一支真心维护地方安全的可靠部队，另外也是再向北京施压，迫使老袁能够正视这个问题。自从满清灭亡之后，一些遗老遗少就贼心不死，大肆活动，对国家的安全有严重的影响，但是北洋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却显得十分迟钝，张廷兰不得不利用媒体的力量向他们施压。

正在忙忙碌碌的时候，老朋友弗雷德又邀请张廷兰过去谈一谈，他顿时就来了精神，随着和弗雷德合作越来越密切，捞取的好处也越来越多，他很清楚只怕这次又有好消息了。

张廷兰到了道胜银行之后，弗雷德早就在会客室之外等着他了，一见张廷兰前来，弗雷德的脸上都乐开了花："张，我知道你最近很忙，本想亲自找你来的，但是我这有大量的账目，不方便携带，因此还是邀请你过来了。"

"弗雷德先生，我一直相信您的人品，你只要有个汇总的数据就可以，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点点的看啊。"

弗雷德急忙摇头："张，我要批评你的想法，做生意必须要足够的严谨，仔细核查所有的账目，就算你不能亲自做，也要安排信得过的人，毕竟咱们的生意越来越大，收获也越来越多，可不能疏忽。"说到收获两个字弗雷德的眼睛闪过一丝激动的光彩。

两个人坐好之后，弗雷德笑着对张廷兰说道："张，上次的五车皮物资已经全部出手，你知道我们赚了多少么？"

张廷兰一看弗雷德样子就知道钱不会少了，这些犹太人不像中国商人那么含蓄，他们反倒认为挣得越多越值得夸耀，这是他们的本事。

"您就别和我打哑谜了，有什么好消息就直说吧。"

"张，我们足足赚了七十万元，不过有二十万元落到了那些贪婪的俄国贵族口袋里，但是我们还是拿到了五十万元。"

张廷兰顿时也被这个数字惊呆了，他辛辛苦苦把善耆和升允榨干了，又抄了不少满清贵胄的家，才弄到了不到三百万的现金，而区区几个车皮就弄到了五十万的利润，这钱未免也太容易了吧。

"张，你不用吃惊，由于战争原因沙俄贵族对奢侈品处于饥渴的状态，我们带去的最好的红狐狸皮大衣就被那些贵妇疯狂的争抢，最后卖到了十五万元。普通的高粱酒不到两毛钱一斤，运到俄国之后，兑上一半的水，还能卖到五毛钱，高级一点的烈性酒都是一块钱一斤，而且还是供不应求。"

张廷兰在一边也听到眼睛都直了，足足四五倍的利润绝对能让所有人发疯，怪不得都讲究发战争财呢，一旦开战，到处都是金山银山。

弗雷德看着有些激动的张廷兰，得意洋洋的说道："张，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扩大生意的机会又到了，就看你能不能提供足够的奢侈品了。"

第三十九章往常的武器

张廷兰脸上露出自信十足的笑容：“老朋友，你放心吧，我有足够的把握，现在该着急的是你能不能找到足够的销售渠道。”张廷兰微微笑道：“北市场已经有眉目了。”

轻飘飘的一句话，听在弗雷德耳朵里却好像一枚惊雷一般，他其实是最早接触北市场的人，自然清楚其中蕴含的商机，而且他也清楚其中的难度，要想做成这件事情绝对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协调各方利益，处理起来很棘手，没想到张廷兰这么快就能解决，真让人出乎意料。

弗雷德知道中国人有着谦虚的美德，就算他们拥有十足的把握，也只会说八分，张廷兰这么表示就已经证明北市场已经差不多了，他现在和张廷兰结成联盟，自然希望他的事业越顺利越好。

因此弗雷德笑着说道：“张，恭喜恭喜，你是我见过的最能干的年轻人，能和你合作是我的荣幸。”

“别光顾着恭喜我，咱们是同喜。”说着张廷兰从随身的皮包之中拿出了一份文件，送到了弗雷德的手边。

“老朋友，没有你我也不能这么快打开局面，这是我给你留下的一份。”

弗雷德一见张廷兰说的十分正式，他就知道这个礼包不能小了，拿在手中一看，顿时弗雷德的呼吸就急促起来，原来张廷兰给他的是兴业公司十分之一的股份。目前兴业公司名义上掌控着北市场，十分之一的股份就意味着整个北市场十分之一的收益，在未来三五年之内，这就代表着千万以上的财富，而且以后还会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

手捧着薄薄的一张纸就好像一座金山一般，他一辈子也没积累到这么多的财富，弗雷德的双手都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老朋友，我不只看重你现在手上的权力和人脉，更看重你本人的金融才能，我们的事业会越来越大，而你将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

犹太银行家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他们是最了解现代金融的一群人，作为一个后来人哪能不知道控制金融力量的重要性，如果弗雷德能够愿意为自己掌舵，奉系在金融领域就拥有了和日本一拼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讲，弗雷德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而弗雷德此时的心中也是汹涌澎湃，俄国政府越来越**，泥腿巨人能不能撑过这场大战真的成了问题，而且即便是俄国撑过去了，弗雷德也失去了发战争财的机会。另外他执掌道胜银行的这段时间大肆谋取私利，造成了巨大的亏空，总部早晚不会放过他，因此弗雷德也急需一条退路，张廷兰恰恰在这个时候抛出了橄榄枝，他怎能不高兴啊。

“张，你上一次和我说过要三思，思危、思变、思退！我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可能因为这场战争走向事业的巅峰，也可能倾家荡产，而你就是我的退路。”

张廷兰笑着伸出了大手，两个人紧紧的把手握在了一起，悄然之间两个人的联盟越来越紧密了，日后张廷兰遇到多次危机都是靠着弗雷德用强大的资本力量帮他转危为安，资本和权力的紧密结合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老朋友，太长远的事情我们还是不要考虑了，俄国的生意才刚刚开始，我们还要继续捞大笔的好处。我已经拉拢了两位大商人为我效力，他们的关

系网十分庞大，绝对能提供足够的商品，现在的关键就看你的了。”

弗雷德此时将股权证明小心翼翼的收起来，然后笑道：“俄国物资奇缺，黑市大行其道，普通的生活用品都被炒到了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俄国的权贵也垂涎三尺。远东总督大人愿意定期划出一部分车皮，以进口军需的名义从我们手上进口商品，包括上层贵族喜欢的奢侈品，当然也包括烈酒、粮食、毛皮、布匹等生活用品。”

前几次张廷兰他们还是围绕着俄国的军需列车打转转，也就是说车来了，他们才能动动手脚，现在有了俄国远东总督的话等于是开了绿灯，会直接安排车皮来运输物资，这就方便太多了。

而且这也表示对俄国的走私已经稳定下来，形成了一条稳定的链条，张廷兰负责收购商品，沙俄方面负责提供保护，运输销售以及结算都交给弗雷德的道胜银行，这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合作方式，不过张廷兰也发觉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那就是不论是他还是弗雷德都有别的工作要处理，不可能将全部精力都放在走私上面，偏偏走私商品又要打通各处关节，需要专门人手负责。张廷兰还想着以商品为武器，趁机渗透俄国远东地区。众所周知俄国内战，以及随着而来的各国联合干涉俄国是中国收回外东北的唯一机会，那也是北极熊最衰弱的时候。

张廷兰绝对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是极为困难，特别是在北洋政府指望不上，不能集中全国之力，凭借着东北一隅想要光复故土可谓是举步维艰。不过张廷兰也不想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就只有提前布局，多多下功夫，这样才有望拿回外东北。

在弗雷德眼中，向俄国走私或许只是一个暴利的生意，但是在张廷兰看来却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视角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相同。

“我准备让奉天兴业公司出资，建立一个专门的贸易公司，主要负责对俄的走私工作。”

“这很有必要，我完全赞同。”弗雷德答应的很痛快，他也早有这个意思，随着生意的扩大，要处理的事情成倍增加，他也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负责人员由我指派，财务由咱们双方共同派人负责，另外我还准备成立专门的公关部，主要负责打通商路，买通更多的俄国高官，为我们的商品保驾护航，我们不只要把商品卖到远东地区，还要卖到莫斯科。”

所谓公关部只是张廷兰的说辞而已，实际上这就是对俄国进行情报刺探的机关，商品所到之处，就是间谍所到之处，张廷兰已经准备将这个重要的工作交给最信任的孙安虎负责，弗雷德还不清楚张廷兰的心思，他只当是要扩张商路。

“张，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还没有吞下远东，你就惦记莫斯科了。不过我有一点要提醒你，沙俄的贵族比起想象之中的还要贪婪，想要贸易深入下去，至少要分出一半以上的利益给他们。”

“一半以上并不算什么，哪怕是七成，甚至是八成的利益给他们都可以。”

弗雷德的眼睛顿时瞪得老大，惊讶的说道：“张，你没发疯吧，如果让出去八成利益，我们岂不是变成了给俄国人打工的么，这太不划算了。”

张廷兰冲着弗雷德摆了摆手，“老朋友，我承认你们犹太人是最优秀的商

人，但是你们有一个缺点，就是太看重眼前的利益，太计较得失。其实你我都知道走私是不能长久的事情，我希望能在正常贸易之中获利，我们完全可以建立工厂，给俄国人生产军需。”

“张，正当贸易投入太大，而且收效很慢。”

“但是我们会拥有工厂，还会拥有宝贵的职业工人，不论是黄金还是钞票都是饿了不能吃，渴了不能喝的东西，只有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才能提高我们的实力。”

在工业时代里，各国比拼的就是生产能力，就是产业工人和资源的比拼，这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体现的淋漓尽致，想要壮大奉系，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业体系。

弗雷德似乎还有些疑惑，张廷兰索性就把问题挑明了。

“老朋友，不惜代价将沙俄的上层买通，然后以他们的名义向协约国订购一批军火生产线，奉军需要自己的军工产业。只要能够生产军火，奉军必将一飞冲天，为了这个目标我可以损失暂时的利益。”

弗雷德听到这里彻底明白了张廷兰的心思，也被他的想法震惊了，其实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列强就对向中国出口武器有了限制，特别是一战之后，限制更加严格。张廷兰迫切希望拥有一定的军火生产能力，最起码要解决子弹和炮弹的问题，最好能够自己生产步枪，只有做到这一点奉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历史上奉军也是以装备精良著称，但是那是靠着与日本人合作，建立起奉天兵工厂才做到的，张廷兰当然不愿意过分借助日本人，因此利用俄国的名义获取生产线就成了最好的办法。

弗雷德也知道这种事情的风险，但是同样他也看到了巨大的机遇，扶持一支潜力巨大的军阀力量，说不定能够收获整个国家！

“张，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我会尽力去安排。你说的对，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会成为一支潜力巨大的股票的。”

“嗯，我们不必一开始就弄军火生产线，可以弄一些纺织机器，食品加工机器，这些轻工业也是需要发展的，而且还能够麻痹对手。”

两个人又继续谈论了一些细节，很快俄国第一批车皮就会到达，张廷兰要尽快的建立贸易公司，准备好充足的商品，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张廷兰突然问道：“在与我合作之前，您也贩卖过军火吧？”

弗雷德下意识的点点头：“没错，事实上从开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贩卖了，比与你合作早了一年。”

“我想知道那些武器都卖给谁了？”

第四十章冯庸来了

“张，这是商业机密，我作为一个商人要遵守职业道德的。”弗雷德随即又笑道：“我一共卖了一千二百杆步枪，还有十万发子弹，能买得起这么多军火的人，在奉天并不多，你应该能猜到。”

张廷兰的其实心中早有了估计，现在一听弗雷德的话顿时就清楚了，出手购买的肯定是张作霖的老伙计兼老对头二十八师的师长冯德麟。

张作霖一生拜过无数的干爹干妈，由于绿林出身，又热衷效仿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因此拜了很多金兰弟兄，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就是在1910年剿灭了蒙古叛匪陶克陶胡，功劳最大的八个军官义结金兰。

老大是马龙潭，老二是吴俊升，老三是冯德麟，老四就是汤玉麟，紧随其后的是张景惠、孙烈臣、张作霖和张作相，这次结拜也奠定了奉系军阀的基干力量，张廷兰称张作霖为七大爷也是按照这次的排序来的。

在结拜的八个人之中，冯德麟和张作霖是实力最雄厚，官职最高的两个，他们都是绿林出身，冯德麟的资历比张作霖还老，正是他介绍张作霖进入绿林的。在这次大结拜之前，冯德麟还和张作霖以及其他三个人结拜过，冯德麟是老大，张作霖是老幺，按照东北的叫法，张作霖又是老疙瘩。

两个人几乎同时诏安，同时升官，辛亥之后同时升任陆军中将，一个掌握二十七师，一个掌握二十八师，张作霖坐镇奉天，而冯德麟只得到了北镇，其实从这一刻就标志着张作霖已经后来居上，兄弟之间的强弱关系已经改变。

张作霖和冯德麟是最有资格争夺东北王的两个人，如果仔细对比两个人，张作霖眼光谋略上更有优势，把握时机的能力更好，因此他能够先进入奉天省城，牢牢占据了争霸的先机，冯德麟再也没办法翻盘了。

不过老冯也不是一无是处，他更专精军械，对士兵更好，从这些来判断，老冯购买武器也是顺理成章。

“老朋友，你要是早点选择二十七师作为伙伴，说不定我们的合作能更好！”

弗雷德耸了耸肩：“张，这是有很大风险的事情，我自然是希望距离奉天越远越好，我一贯都是谨慎小心的，只是遇到了你这个小狐狸之后才开始发疯的。”

张廷兰也点点头，说的也没错，如果早几个月自己还没来到这个时空呢。

“我现在就去安排货物，十天之内就筹措好第一批货物。”张廷兰又低声对弗雷德说道：“老朋友，军火生产线十分重要，我希望你尽快帮我弄到子弹生产线，不管是是从美国订购全新的设备，还是在俄国拆卸二手设备，总之花费多大的代价都行，另外再招募几个熟练工人，尽快让二十七师弹药实现自给，这非常重要！”

张廷兰反复叮嘱，弗雷德也明白军火对于一个军阀意味着什么，他也郑重的点点头：“张，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过不管用哪种方式，你都要做好花大价钱的准备，很可能要把走私所得的大半都用在这上面。”

“我在所不惜，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强大自己，老朋友，你记住只要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

交代清楚之后，张廷兰就离开了道胜银行，他前思后想，发现还真没有什么合适的人手来负责对俄国的贸易，他手下最了解商务的就是刘书成和乔瑞轩，可是这两个人都在筹划北市场，也抽不开身，至于二十七师的那帮丘八大爷不添乱就不错了，他们哪懂商业啊。

想来想去他还是去找刘书成，让他给推荐一个人手，张廷兰直接来到了四海粮行。自从和张廷兰合作之后，四海粮行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不时从俄国的军需品之中弄到廉价粮食。另外还有煤油、火柴、布匹、药品等等东西。

刘书成索性就把这些小东西当成了赠品，买十斤大米送一盒火柴，买二十斤白面送半斤煤油，生意越来越红火。而且老对头三和粮行，自从张友良被抓之后就完蛋了。

那些日本浪人变成了朝鲜人，按照严重扰乱治安的罪名进行了审判，而张友良则被定性为幕后黑手，是他雇佣打手攻击四海粮行。日本人也知道张友良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索性就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了他的头上，张友良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他也算是聪明人，将所有家产都拿了出来，赎了罪名，不过落了一个倾家荡产的局面，当张友良凄凄凉凉离开奉天的时候，所有商人心中都有了一点警醒，这就是和日本合作的下场，不只没有得到好处，还把大半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这已经成为了活生生的例子。

四海粮行将三和粮行也收购了，变成了一个分号，生意规模瞬间扩大的一倍，几乎垄断了周边的粮市。不过刘书成一直秉承儒商理念，薄利多销，特别是有张廷兰背后撑腰之后，粮食收购也十分顺畅。

东北的黑土地虽然只能种一季粮食，但是产量绝对要超过关内，加上地广人稀，粮食并不缺，粮价高的原因就是层层盘剥，关卡林立的结果，在运输过程中耗费的成本太多了。

现在有了二十七师士兵押运，谁敢触这个霉头，而且张廷兰还出面组织了上百辆大马车，在没有机动车辆的时代，这就是最便捷的运输工具。拥有了规模效益，运力是很惊人的，这些马车队不只负责从农村收购粮食，也负责奉天城内的运输。

只要购买一定数量的粮食，就由专门的马车免费送到指定地点，这可极大的方便了那些势单力薄的小商贩，因此奉天粮商纷纷到四海粮行上货，一时间马车队成为了奉天的一道风景线。

这些马车原本是二十七师内部运输用的，张廷兰在运输俄国货物的时候才发现二十七师竟然有这些好东西，他立刻向张作霖讨了过来，老张起初还担心会影响军队的正常使用，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没有重大的军事调动，马车队用的并不多，只是负责日常的蔬菜粮食运输而已，有很大的空闲。现在被张廷兰组织起来之后，运输潜能被充分发挥起来，他们不只能够给商业提供便利，还能够赚到大笔的资金。

有了这些钱之后，车夫的收入首先就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又有了足够的钱能够给牲口更好的草料，运输队的马匹都膘肥体壮，除此之外还能给二十七师上缴一部分利润。

另外随着名声越来越响亮，很多散户车夫也要加入其中，这样一来二十七师实际控制的马车数量就大大增加，真正到了打仗的时候，能动员的运输

力量也就更多。
张作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随随便便的一项革新，就大大减轻了养马的负担，还增强了运输力量，各方都能从中获利，老张对于张廷兰的能力是越来越肯定了，只要再锻炼几年，张廷兰绝对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正是看出了张廷兰的潜力，老张才频频让张学良跟张廷兰多亲多近。
张学良也对张廷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极为佩服，他今天就去找张廷兰，没想到扑了一个空，张廷兰已经去找弗雷德了。张学良索性就到了四海粮行，他也知道这些天张廷兰基本上都在这里和刘书成、乔瑞轩等谈论事情。
这位张少帅正在喝茶的时候，就见到满面春风的张廷兰从外面走了进来，张学良立即起身，笑着迎了过来："廷兰哥，我早就猜到你会来这，因此我就来等你了，看你的气色，准是有什么好事情吧。"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没错，又和那个犹太老头儿扩大的合作，贸易的规模要扩大很多。"
张学良眼中突然显出一丝喜色，他拉着张廷兰的胳膊，低声说道："廷兰哥，你看我都给你当跟班这么长时间了，你是不是给我安排点工作啊？"
"汉卿，你不是还在读书吗？怎么想着做事情了。"
"读书有什么意思，要不是我爹逼着，我才不愿意呢，况且中学也快毕业了，总不能无所事事吧。"
张廷兰翘着二郎腿，看着一脸涎皮的张学良，他不紧不慢的喝了口茶，然后笑着说道："汉卿，我给你个公司玩玩怎么样？"
张学良顿时就乐开了花，他试探的问道："规模多大，有多少人，比起四海粮行怎么样？"
张廷兰伸出了食指，晃了晃："目前为止就你一个正式人员。"
张学良一听这话好像一脚踩空闪了腰一般，就自己老哥一个还玩什么啊。
"廷兰哥，你这不是耍我玩么？"
"汉卿，别着急，目前公司虽然没有什么人，但是这个公司主要负责对俄贸易，利润惊人，只怕十个四海粮行也不是对手。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多看少说，其中牵涉的很多秘密，你要是走漏了风声，不用我处理你，七大爷就会让你屁股开花的。"
张学良像小鸡啄米一样，不断的点头，他已经被十倍的利润砸晕了，哪里还有别的心思。
"廷兰哥，你看能不能在安排一个人啊，让冯庸也加入进来？"
冯庸？张廷兰脑子一闪念，这个冯庸正是冯德麟的长子，和张学良还是世交，张廷兰不动声色的问道："冯庸要到奉天？"
"嗯，明天他就和汲金纯叔叔一起到奉天，我可是他的兄长，怎么要给他一个见面礼吧！"
张廷兰此时心中却在暗暗思量，汲金纯和冯庸这个时候来奉天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第四十一章假作真时

其实冯家和张家之间的关系的确很复杂，外人很难说得清楚，老张和冯德麟是结拜弟兄，同时又是竞争对手。而张学良和冯庸之间情义也十分深厚，他们两个人是同年出生，张学良比冯庸大了三个月，由于家世相仿，从小一起光屁股长大，又都是最受瞩目的少帅，他们还效仿老一辈结拜成了兄弟，又共同用汉卿做了字。

冯庸后来创建了冯庸大学，老沈阳人肯定一点都不陌生，这是当年沈阳最著名的学府。而张学良在这之前也建立了东北大学，似乎两家还有竞争的意思在里面。当然两个人也有合作，东北军的空军力量就是他们一同建立的，张学良任总办，冯庸人参赞，付出了不少心血，可以说冯庸也是一个人物。

“三大爷到了北镇之后，冯庸也跟了过去，我们之间除了年节就不怎么见面了，廷兰哥，你给他也安排一个位置，最好给我当手下，这样这小子就要听我的命令了！”张学良嘿嘿的傻笑。

“汉卿，你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冯老弟愿不愿意干还在两可之间呢。”

“廷兰哥这就要看你的安排了，只要有足够的吸引力，他绝对会干的。”

看着张学良一脸恳求的样子，张廷兰也只有同意，其实这还是张学良第一次开口求张廷兰办事，张廷兰也不好拒绝，当然他也想借此拉近与冯庸的关系，进而对冯德麟加强了解，要知道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老冯可是张作霖的头号对手，不把他拿下，奉天就无法统一。

张廷兰的手指轻轻的扣着茶几，眼珠转了几圈说道：“汉卿，你担任兴业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冯庸给你担任助理，我再给冯庸分配半成股份，虽然暂时还分派不到红利，但是两三年之内至少能拿到百万以上，你看怎么样？”

张学良十足的毛头小子，根本不知道这个贸易公司究竟是什么玩意，起初他还认为张廷兰只拿出半成股份有点小气，但是一听这半成股份能获得百万收益，他顿时就没话可说了。虽然张学良这些年也算的起锦衣玉食，但是他也没见过这么多钱，不只是他，就连他老爹张作霖也没有张口就百万资金的本事。

现在张廷兰随随便便拿出了半成股份就能有百万收益，那整个公司岂不是能赚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利润么？张学良想到这里都有些眩晕。

“廷兰哥，我爹说你有点石成金的本事，现在我是彻底信服了，你可不能藏着掖着，有什么绝招一定要交给我啊。”

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刘书成风尘仆仆的从外面走了进来，他迎面就见到了张廷兰和张学良，大家都经常见面，一点也不见外，刘书成什么都没说，先抓起了茶壶，咕嘟咕嘟的灌了几口，然后又抹了抹额头的汗水。

“老刘，辛苦了啊。”

“张少，实不相瞒，我这辈子从来就没这么累过，一天到头都睡不了两个时辰。不过我也真高兴，事情从来没有这么顺当过，地皮已经收上来三分之二，其余还剩下边边角角，不过这些土地太过零碎，收购起来太费时间，我看暂时就放弃吧。”

“嗯，咱们也不能吃干抹净，另外效率也十分重要，你做主就行了。”

刘书成满脸都是笑容：“我就知道张少是开通的人，这几天我联系了几个

老伙计，他们都很有兴趣，其中有好几个还是在附属地里面有生意的，他们也说了，不愿意在日本人手下套生活，只要咱们条件说得过去，他们就准备搬出来。”

“老刘，你可以放心的告诉他们，咱们的条件绝对比日本人要优惠，在中国人的地盘上，我们没有理由输给日本人。这些商户搬迁的损失我们也可以承担一二，总之不会让他们吃亏就是了。”

得到了张廷兰的保证，刘书成终于放松下来，他又接着说道：“这两天瑞轩也将地块的划分都做好了，他又联系了不少劳工，还聘请了一个法国工程师，正在囤积砖瓦木料呢，很快就能够开工。”

“老刘，为了保证建设的速度我建议最好建立自己的砖瓦厂，还要有木材厂，家具厂，最好再建立一个洋灰厂。这些建材不只建设北市场要用，以后整个奉天也都要大规模建设，早下手早占住先机，现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厂子，几年下来规模就能扩大十倍以上。”

“张少，这些事情也不难办，我就知道几家这样的小作坊，不过要想靠着他们满足咱们的需要还做不到。”

“做不到那就加大投资，我暂时拨给你六十万元，放开了手脚去花，不够了再找我，就有一个要求，那就是钱必须花在刀刃上。”

刘书成早就知道张廷兰手脚大方，为了收购土地这位少爷已经拿出了上百万的资金，现在又拿出六十万，眼睛连眨都不眨，就好像手中有金山银山一般，花多少都不在乎。

“张少，您是不是又有来钱的路子了？”

张廷兰点了点头，说道：“俄国的买卖又要扩大，最近就有大量的车皮过来拉货，我过来就是让你帮我把货源筹集足够了，我也知道你忙碌，因此准备成立专门的贸易公司负责，我已经让汉卿担任总经理了，你再给我推荐一个管理日常事务的副总吧！”

张学良对于张廷兰和刘书成之间的对话完全是云里雾里，他既不知道北市场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对俄贸易的情况，不过一听张廷兰说到了他，他还是努力挺起胸脯，显得信心十足的样子。

刘书成是十足的老江湖，他当然明白张学良不过是挂个虚名而已，真正管事的就是这个副总经理了，他想了想说道：“张少，我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只是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有什么你就直说吧，咱们一起参详。”

“嗯，瑞轩有个妹妹，叫乔岚芸，丫头灵性十足，我和她接触几次，发现她的商业头脑还在他哥哥之上，这次地块的划分就是出自岚芸之手，按说她是很合适的人选，只是一个姑娘家家的，不好抛头露面。”

“我看没什么关系，只要她有能力就可以胜任，咱们关外开放，不讲究这些虚礼。而且这个贸易公司经营的方面你也清楚，不是能公开的，就算是想人前露面，也没有多少机会，老刘你去问问，只要乔岚芸还有她哥哥都同意，马上就可以走马上任，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她不能胜任，我立马就拿下。”

两个人把事情说妥，张廷兰心情不错，拉着张学良到了对面新开的一家福建馆，点了一桌子的菜，张学良和他对面而坐，两个人有说有笑。

“廷兰哥，你天天和我爹那帮人打交道，你难道不觉得自己说话都老气横

秋了么？”

“有么？”张廷兰随即笑了笑：“这也是没有办法，我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事就在街边看看美女，舒心省心，不过现在琐事缠身，是不指望了。”

“别啊，我听说春秋时候的杨朱子就说过人生一世就为了享受，就为了快乐，不能辜负了大好时光。廷兰哥，明天冯庸就过来，咱们找个地方一起跳舞打球，再约请几个唱曲的戏子，你看怎么样？”

张学良说起这些东西，眼睛之中直冒光，这小子果然有纨绔的潜质，张廷兰其实也是好玩好动的人，只是到了这个时代之后，就被沉重的担子压住了，也没有时间放松一下，现在各个方面都开始走上正轨，张廷兰也能够松口气了。

“可以，索性你就把其他几家的后辈也都叫出来，咱们来一次大聚会吧。”

这个提议正中张学良的下怀，两个人越说越高兴，张廷兰时不时的说出一点新花样，顿时让张学良惊为天人，一顿饭足足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老张的副官找了过来，见面他就告诉张廷兰，老张正在找他。张廷兰一见副官满脸都是汗水，就知道事情有点急，因此也毫不怠慢，急忙前往帅府，张作霖正在老虎厅等着他呢。

“廷兰，你来的正好，快给我参谋参谋事情该怎么办？”

坐好之后，老张又说道：“上次剿了升允的别墅之后我就下令对所有高丽人进行了排查，特别是从金正欢的嘴里挖出了大量的情报，又在奉天郊区找到了两个朝鲜人的据点，在里面藏着不少武器，他们正准备潜回朝鲜，伺机发动起义，这些情况都通报给了日本人，证据也交给了他们，据说都惊动了日本的首相。”

张廷兰也没想到竟然真是假戏真唱，起初他也只把朝鲜人当成了挡箭牌，不管日本人相信不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台阶，不至于直接闹翻。包括矢田等人最初也都以为是张作霖的花招，结果调查结果一出来，他们都被惊呆了，完全超出了他们处理的权限，很快就传到了东京。

擅自动兵的西村随即被撤职，矢田遭到了严厉的训斥，而与朴仁勇有过联系的三木和川岛浪速也受到了调查，可以说弄得奉天的日本人一地鸡毛。

“廷兰，日本人向我发来了感谢信，还要求我帮助他们彻底清查奉天境内的朝鲜人，缉捕一切可能的反日分子，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第四十二章收买

日本人是一个很缺乏大局眼光的民族，这也是岛国狭隘的环境所致，因此日本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会把一个问题分解成不同的方面，然后将每一个方面都研究清楚，最后在综合到一起。这个过程看起来不错，但是由于缺乏整体把握，因此日本人将各个方面综合到一起之后，往往得到了南辕北辙的结果，自相矛盾，不过日本人精神分裂的大脑还能够接受。

在后世日本人就经常闹这种笑话，他们认为岛屿整顿不会影响国家的贸易往来，结果完全是打错了算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比如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人成功吞并了朝鲜，然后他们就把眼光顺理成章的落到了东北之上。

想按照既定的方针，将东三省也纳入囊中，不过他们就忽略了朝鲜的问题，结果现在出现了大量有关朝鲜抵抗组织的证据，顿时就让日本政府有些患得患失了，因此他们开始大力彻查，同时也希望张作霖能够配合。

“依我看这次日本人完全是反应过度，朝鲜刚刚被吞并不久，眷怀故国很正常，没有抵抗组织才不正常。对于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但是也不必过度紧张，日本人现在要求我们全力支持他们，就是头脑发热的举动，我看很快日本就会改变主意。”

张作霖这段时间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从搜捕到的东西来看，就是一些传单信件之类的，最多找到了一些军火，不过还都是老式的破烂。算起来他们的程度还远远比不上宗社党，而宗社党都没能在中国搅起风浪。朝鲜人势力不及宗社党，却要面对一个比中国强大的日本政府，下场可想而知。

张廷兰脸上露出玩味的笑意：“说起来东三省的朝鲜人之中抵抗组织还是少数，多数人还是愿意给日本充当走狗的，我们这次搂草打兔子，真真假假的都抓了起来。帮着日本消灭的敌人不多，但是打掉的狗腿子却不少，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重创了宗社党，日本人在这一局上输的很惨。现在日本人让我们继续清查，不过一旦日本人想明白得失之后，就会有别的心思了。”

“没错，鬼子人小，心眼更小，我现在越是积极，他们就越怀疑我不怀好意，对我的防范就会更加严重，我看现在还不是彻底得罪日本人的时候。”

“七大爷英明，况且我们明目张胆的给日本人办事，也会引来舆论的压力，这样对您的形象也不好，奉天的情况大家都清楚，张锡銮下台已经指日可待，到底谁能成为下一任都督大家心里都有笔帐。”

老张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抓起了手边的大烟袋，点着了火，抽了几口说道：“廷兰，真没想到俺老张能走到这一步，不过既然有了现在的地位，就要再往上爬，孙大炮和袁大头能做到的，咱们关东爷们也一样能行。”

“七大爷，要比咱们就比秦皇汉武，孙大炮是个临时总统而已，袁世凯当政几年下来，也不过是维持局面而已，并没有做到富国强兵，更没有驱逐列强势力，完全就是一个过渡人物，您老要有更大的雄心才行。”

张廷兰几句话说得老张飘飘忽忽的，不过随即他就清醒了，拿着烟袋使劲的敲了敲桌子，笑骂道：“廷兰，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师长，别给我灌那些**汤，你小子先给我具体说说怎么答复日本人吧。”

“好办，我们把人员、卷宗、证据都交给日本人，让他们自己处理，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另外您可以暗中答应日本，我们以整顿治安的名义，

派出一些人马，到奉天城周边地区帮助他们搜捕，这样一来不会惊动舆论，而且还切实帮了日本人的忙，他们就没有什么说的了。”

“这个办法不错。”老张随即说道：“廷兰，你小子办事从来都是留着一手，这一次你是不是又想假戏真做，打着整顿治安的名义锻炼一下部队？”

“您老圣明，治安大队虽然都是老兵，但是攻坚作战和维护治安并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想拉出去操练一下。让这支部队平时能管理城市，战时又能成为二十七师的补充力量。”张廷兰也没有什么隐瞒的，这种涉及到了军权的事情都是在敏感的，老张何等人物，要是让他察觉到自己有了私心就更不好了，索性就挑明了。

老张想了想，说道：“这个主意不错，这样吧我再给你三百人的名额，你把队伍扩充到八百人，这样行动起来也方便。治安大队是个临时的名头，我看还是改改吧，你认为叫什么比较好？”

“武装警察，简称武警，您看怎么样？”张廷兰其实也在想这个问题，这支部队主要负责的任务有管理北市场治安，保护商路，清理黑帮土匪等等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战时要自然要成为主力部队的一个补充，与武警职能差不多，其实这也是变相扩大张作霖的兵力。

“嗯，这个名字不错，就叫武警总队吧，另外让小六子给你当副手吧，他还年轻，什么都不懂，你提点他一下。”

老张把张学良塞了进来，这既是对他的培养，同时也是对张廷兰的制约，这就是上位者的权术，张廷兰心知肚明，当然也不能够拒绝。

“七大爷，我询问了弗雷德，在和我们合作之前，他还向冯师长买了一千多杆步枪，还有一大批子弹。”

张作霖的眉头也皱了起来，叹口气说道：“老冯还是不死心啊！”

“七大爷，咱们在奉天，看似占据了省城的优势，但是却也要注意方方面面的关系，没法一心一意的强化军队，这一点上远远比不过冯师长，二十八师在这几年发展很快。”

“说得没错，不过你也不用过分担心，这争胜负也不能光看军力，还要看大势，况且我也早有安排。”

张廷兰笑了笑：“七大爷，我也是提醒您一下而已，只要您有把握就行。”

谈得差不多了，老张让人把张学良叫了过来，张大少爷平时神采飞扬，但是一见到老爹，立马低眉顺眼，微微低着头，比起小媳妇儿还老实。

老张大声说道：“小六子，我和廷兰商量了，你从现在开始，就是武装总队的副总队长，也算是一个准军人了，给我努力学习，别丢了我的脸。另外你的学业还不能放松，要是成绩不好，我打烂你的屁股。”

张学良刚开始听到当了副总队长简直高兴坏了，他正是好热闹的年纪，手中有了权力，怎能不高兴啊，而且他满以为当了官之后，就能够不去学校了，不过老张彻底粉碎了他的念想，顿时脸色就发苦了。

“爹，老师教育过我们，做事要一心一意，既然你让我当兵了，我就应该好好干，不能分心两处。”

“哼，知道和我耍花样了，不过就算你说出花来也没用，老实的把中学念完，等过一段时间，我准备把奉天讲武堂重新开起来。你还有廷兰，廷枢都要进讲武堂，好好学习军事，开阔眼界，以后我们老了，这家业就是你们这

一代的，谁要是偷激ān耍滑，我绝对不放过！”

老张说完之后，转身就离开了，留下了张学良和张廷兰这哥俩在老虎厅里面大眼瞪小眼。

一个晚上转眼就过去了，按照电报，今天汲金纯和冯庸就会来到奉天，张作霖为了体现重视，让张作相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另外张学良和张廷兰，还有张廷枢几个小辈儿也都跟着。

双方很快见面，汲金纯和张作相也是老熟人，两个人有说有笑，冯庸此时还不到十五岁，是个小白胖子，见到张学良之后，也是喜笑颜开，拉着张学良的手，仿佛有说不完的话。另外这次一同起来的还有汲金纯的儿子汲勇华，这小子现才十一二岁，但是个头已经窜了起来，身体像个小牛犊子。

张作相很开通的给他们小辈儿放了假，让他们随便热闹去，他则拉着汲金纯去面见张作霖。张学良早就找好了玩乐的地方，因此领着大家前往，一路上张学良对冯庸都极尽热情，张廷兰则把注意力放在了汲勇华身上。

“勇华，上次咱们见面是在一年多以前，你现在可比那时候高大健壮多了。”

“那是！”显然汲勇华也是很自豪：“俺爹重金聘请了好几个武术教官，我跟他们一起练功夫，阚大爷还把他的刀法交给了我，说我有天赋，比阚天祥那小子还厉害。”

张廷兰自然知道他所谓的阚大爷就是冯德麟手下的另一员悍将阚朝玺，他还有个绰号叫阚大刀，善用鬼头刀，在肉搏战之中威名赫赫。

汲勇华这个黑小子相比冯庸，显然没有那么多的心计，张廷兰很快就从他的嘴里套出了一些东西，据他说这次来奉天是为了购买一些军粮。张廷兰对于这个说法嗤之以鼻，北镇一带也是粮食产区，而且众所周知奉天的粮价要比外地贵不少，就算采购，也不会大老远跑到奉天来，这次汲金纯他们绝对有另外的用意。

“勇华，人家常说穷文富武，读书只要有书有纸笔就够了，这练武可不一样，需要准备各种用具，最麻烦的是还要用不少名贵的药材，咱们弟兄许久没见了，我这有点见面礼，你先收着，以后有什么需要就找我。”

第四十三章日本人的拉拢

以往在汲勇华的记忆里，张廷兰就是一个不声不语的书呆子，每次来到奉天，都是张学良陪着他玩玩闹闹，这次张廷兰突然十分热情，让他还有点不适应。但是这个傻小子也没有想太多，他把张廷兰递过来东西接在了手中，打开一看，是五张花花绿绿的纸片，他年纪小，还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张廷兰笑着说道："这是几个铺面房的房契，你只管收着，每个月有多少收入我都给你在道胜银行立一个专门的账户，只有你自己能支取，另外需要什么东西可可以和我打招呼，我帮你张罗就行了。"

汲勇华虽然有点憨，但是也懂得钱是好东西，平时汲金纯对他管束也很严格，手中的零花钱都没有多少，张廷兰一下子就拿出了五个铺子，汲勇华顿时就心生好感。

不过他也知道不能随便收人家礼物的道理，因此还有点犹豫。张廷兰笑着说道："都是自家兄弟，咱们老辈儿就是磕头拜把子的弟兄，我比你大，早出来做事，有了好处自然要大家分享，以后你不是一样能照应我么。"

汲勇华一听这话也是入情入理，因此欣然说道："廷兰哥，你真豪爽，有了这个我就不怕我爹不给零花钱了。"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练武就要吃苦，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努力，我可等着你学成之后大显身手呢。

汲勇华把胸脯拍得啪啪作响："廷兰哥，你放心吧！你都给我这么大的帮助，我要是练不出一个样来，那还是男子汉么！"他兴奋地挥舞了一下房契，就小心翼翼的放进了怀里。

此时冯庸正和张学良在一边聊天，他也看到了这边的情况，冯庸的脸色顿时就不好看了，虽然双方看起来亲密无间，但是这也是两个阵营，怎么能随便拿对方的重礼呢。

不过他并没有听清楚具体是什么，因此没有立刻发作，只是低声问张学良："廷兰很有钱么？"张学良没有听出冯庸话中的意思，只是笑着说道："他比我爹还有钱呢，廷兰哥是有本事的人，昨天他让我当兴业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我还给你讨了一个助理的职位，每年也有分红，怎么样？我够意思吧，什么好事情都没忘了你！"

冯庸面无表情的说道："只怕我无福消受。"

"你见外了，都是自家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俩可是拜过兄弟的。"

"我和张廷兰可没拜过兄弟。"冯庸脸色越来越不好，他明显比张学良要成熟得多，以前他也接触过张廷兰，根本没有什么特殊的，现在张学良这么夸奖张廷兰，冯庸只当是在忽悠他，没准是张作霖安排的，至于公司啊，助理啊都是扯淡。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激ān即盗，总之绝对没有好事。

其实冯庸有这种想法也是由于先入为主，他这次和汲金纯来到奉天，名义上是拜会张作霖，顺便采购一些物资，但是实际上却是要搞清楚武器的问题。

在几个月之前，冯德麟还通过关系，不断的从奉天得到新式武器，先后换装了两个营，老冯正准备拿出更多的钱，弄到更多的先进武器，结果这条

线突然就断了，这不由得冯德麟不多想。

张作霖是奉天最大的势力，老冯自然而然的就将怀疑的重点放在了张作霖身上，是不是这个小个子暗中动手，干涉了他购买武器。有了这个怀疑，冯庸再看今天张廷兰的举动就有些想法了，他给汲勇华好处，是不是想要堵住汲金纯的嘴？让自己当助理又有什么不好的心思？

想得越多，冯庸就越怀疑，他甚至觉得张学良的热情都有些虚情假意的味道了，因此也没有了玩乐的心思，冷冷的说道："我坐了一天的火车，头有点晕，想先去休息，咱们有什么活动明天再说吧。"

说完冯庸也不管张学良的反应，起身就离开，把张学良甩在了一边，十分的尴尬。他还约请了张景惠的儿子张绍安，汤玉麟的两个儿子，汤佐荣和汤佐辅，准备着晚上开个舞会，好好热闹一下，结果冯庸突然走了，就好像在一团火炭上浇了点冷水，张学良还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冯庸的行为有点怪异，顿时兴致大减。

冯庸突然离开，汲勇华也不得不跟着，不过短短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和张廷兰十分亲近了，临走时还说："廷兰哥，明天我准备酒宴，你一定要赏脸啊。"

汲勇华恋恋不舍的离开，到了酒楼的外面，正好冯庸还在门口，他黑着脸盯着汲勇华："张廷兰给你什么东西了？"

冯庸语气之中带着愤怒，汲勇华吃了一惊，下意识的说道："廷兰哥给我几张房契。"

房契？听到这两个字，冯庸顿时就窜起了一股无名大火，自古以来房产都是最值钱的东西，别管多大方的人也没有随随便便送房契的，况且还是给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这不是扯淡么？

冯庸是个聪明人，恰恰聪明人最不缺少的就是联想，他眉头紧皱，沉声说道："你现在就赶快把房契送还张廷兰，我们二十八师的人不能要他们二十七师的东西。"

汲勇华顿时就将小脑袋摇晃起来："廷兰哥说了，这是给我自己的，他说让我练武的时候，买些草药，廷兰哥心真细，一听说我在学武就主动给我帮忙。"

冯庸的脸色更加阴沉，汲勇华这个憨小子脾气很倔，和他爹差不多，张廷兰送的礼物很明显打动了这小子的心，因此不远轻易放弃。

"勇华，谁会给你一个小孩子房契，撒谎都不找个好借口，这明显是借你的手，给汲叔叔送礼，他们不怀好意，你赶快把东西送回去。"

"廷兰哥才没有说要给我爹呢，这就是我的东西，你们谁也抢不走。"汲勇华的犟脾气上来了，转身就跑，拦了一辆黄包车，直接就跑回了下榻的旅馆，将冯庸撇在了一边。

他们小辈在这边聚会，那边张作霖也大摆筵席，招待汲金纯，这段时间老张手头宽裕，出手也阔绰，酒宴上罗列杯盘，丰盛到了极点。张作相、张景惠等人都赶了过来，不时劝酒，汲金纯彻底感受了张作霖的热情，不过他心里还有事，应付了张作霖之后，就主动告辞。

他离开帅府之后，就直接通过关系找到了道胜银行，他们已经和弗雷德秘密交易数次，冯德麟已经将这条线视为改善二十八师装备的重要途径，现在突然断绝了，他怎能不着急啊，因此才让汲金纯匆匆忙忙的赶到了奉天。

不过当汲金纯找到了道胜银行的时候却吃了一个闭门羹，弗雷德并不在银行，其实这个犹太佬此时正在帮着张廷兰收买俄国的权贵，大把的金钱和奢侈品送了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钱通神路，又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沙俄上下都贪得无厌，张廷兰交代的机器生产线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弗雷德正在积极运作。

汲金纯不知道这些，他只当弗雷德不想见他，因此有些懊恼，但是也没有办法，只能回到宾馆，结果刚到宾馆，冯庸就气呼呼的将汲勇华接受房契的事情告诉了他。汲金纯也是大吃一惊，他急忙来到了汲勇华的房间之中，此时汲勇华正把几张房契摆在自己的面前，冲着这些纸片直流口水。

汲金纯进屋之后，一把就把房契抢到了手中，汲勇华一看老爹突然出现，也是大吃一惊，不过最吃惊的还是汲金纯，他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一看这几张房契，汲金纯就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五个铺面，最大的有五间门面，最小的也有三间，按照奉天的地价估计，这些差不多能值一万块大洋，这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勇华，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要是有一个字假话，我打折你的腿。”

汲勇华扁了扁嘴，显得极为委屈，不过老爹的话又不能不回答：“这是廷兰哥给我的，他说穷文富武，我练功要花钱，因此给我的，还说给我在银行立一个账户，每个月都给我分成。”

“他没要你送给我么？”

“才没有，廷兰哥都说了就是给我一个人的，准是冯庸他告密了。”

“别管谁告的密，这东西不是你能要的，我现在就去找张作霖和张作相，把事情问清楚，你给我记住，别随便要外人的东西，少给我找麻烦。”

“廷兰哥不是外人……”

汲勇华还要说话，被汲金纯给狠狠地瞪了回去，汲金纯拿着房契，就要起身去帅府，结果外面的副官突然跑了进来。

“旅长，有个日本人想要见您。”汲金纯又是一愣，他也心说怎么事情都碰到一起了呢，他和日本人没有什么来往啊，怎么会突然找他？虽然心里有疑问，但是光是日本人就是一个响亮的招牌，他又不能不见，因此让副官将人请了进来。

不多时一个斯斯文文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他见到汲金纯之后，就率先说话了：“汲将军，鄙人三木，一直仰慕冯将军还有您的威名，因此特来拜会。”

这个三木正是在升允别墅被张廷兰抓得那个家伙，由于朴仁勇的问题，他又被日本政府审查，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证明了清白，这个家伙把受的罪都归咎到了张作霖身上，因此一听说汲金纯跑到了奉天，就急急忙忙的赶来。

“汲将军，日本方面是愿意为二十八师提供军火和贷款，一定会满足你们的需要，一切就看你们怎么办了？”

第四十四章初一十五

因为朝鲜反日组织的事情弄得奉天上下的日本人一地鸡毛，东京责备他们办事不利，这些人就只能使出吃奶的劲头去追查，但是最麻烦的是经过张廷兰的搀和，送给他们的证据又真假参半，难以辨别，他们拿在了手中，只要一追查，往往就会出现南辕北辙的事情，因此他们工作的进展不大。不过东京逼迫的又紧，这些日本人也只能发挥欺上瞒下，屈打成招的把戏，别以为这套玩意只有中国人会，日本人的鸵鸟精神也是很严重的。为了交差，他们只能把张作霖提供的所有朝鲜人都打成了叛乱分子，原本忠心耿耿的朴仁勇也被当成了叛乱分子的奉天地区负责人。

好不容易把各项罪名都罗织好了，也弄到了足够的脑袋，将东京应付过去了。不过在这场行动之中，三木的损失很惨重，他本人被抓，然后又被反复审查，以往收买的朝鲜打手也失去了，宗社党也元气大伤，他暗中收购的店铺也被张廷兰指使人手暗中拿了回去。

仔细一算，三木几个月的功夫都白费了，做生意的人都最讲究时间就是金钱，而且现在又是一战时期，所有商人都拼命发战争财。不过三木几个月的布局却毁于一旦，坐视良机失去，他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而且国内已经对他的工作表示了严重的不满。

在这种尴尬的处境之下，三木将所有怨气都放在了张作霖的身上，同时他也看明白了，只要二十七师还掌控奉天，日本的商业利益就难以扩大，因此他就将眼光放在了其他势力上面，希望能够将老张从奉天挤走。

因此三木才会第一时间找到了汲金纯，他开门见山，直接提出武器和贷款两样最打动人心的东西。汲金纯果然陷入了沉思之中，三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支那的草莽武夫根本没有什么见识，只要抓准他们的命门，谁也逃不出掌心。

不过想到这里，三木心头又涌起一股怒火，见过这么多军人，就没有比张作霖更难对付的家伙，不只不上日本人的套，还反过头来打日本的脸，最可气的是打了脸之后，还活得更加滋润了，这已经成为了三木的心病。

他的怨气越大，对汲金纯的条件就越是宽松："汲将军，我可以提供五十万贷款，用于购买日本军火，你应该清楚，大日本的军械天下第一，只有有大日本的支持，二十八师很快就会成为奉天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面对三木的条件，汲金纯就好像被从天而降的大馅饼砸中了一般，日本人从来都是眼高于顶，想求他们帮忙，绝对要低三下四，好话说尽，还要最好被狠宰的准备，哪里有这么好说话的时候。

汲金纯好歹也是见多识广的一员干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日本人绝对是有所图谋的，不了解日本人的想法，轻易答应了绝对要吃亏。

"三木先生，能得到日本朋友的看重，是我们的荣幸，我们自然需要日本的军械，只是不知这个条件是只提供给二十八师，还是二十七师也有份啊？"

"汲将军不用问了。"三木听到二十七师几个字就感到一阵腻歪："大日本的友谊只会给自己的朋友，那些在帝国面前投机耍滑的笨蛋迟早都会受到帝国的严惩，帝国对待朋友很大方，对待敌人也很残酷。"

三木阴森的话语之中带着难以抑制的怒气，汲金纯瞬间就明白了，日本人支持二十八师，多半是想让他们去牵制张作霖，甚至取代老张，成为奉天

的主人。虽然猜出了日本人的心思，但是汲金纯也知道这正是冯德麟梦寐以求的事情，老冯也不是没想过借助日本的势力发展起来，只是以往日本人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张作霖身上，根本没有搭理他。

汲金纯思量一下说道："三木先生，二十八师当家作主的是冯师长，一切大事都要他做主，不过我觉得他应该愿意和日本朋友合作。"

"好，如果需要我会亲自去北镇，同冯师长面对面的商谈。"

三木随即离开了，汲金纯呆坐了半晌，这一次东边不亮西边亮，弗雷德的那条线莫名其妙的断了，结果日本人又突然主动上门，偏偏这些小矬子又对张作霖有很深的怨念，以往老张都是八面玲珑，怎么就得罪了日本人？

汲金纯也觉得事情似乎突然变得不正常了，一时间他也理不出一个头绪。猛然之间汲金纯才想起来要去送还房契，因此他急忙起身，直接前往帅府。

"海峰老弟，这大晚上的来找我，怎么还想彻夜长谈啊，没问题！"张作霖亲自迎接汲金纯，拉着他的手说道："当年咱们联手剿灭蒙匪，费了多少力气，我还记得你肩膀上还挨了子弹，但是还咬牙挺着，咱们总算没给关东爷们丢人，彻底肃清了匪患。"

汲金纯心中有事，因此只是勉强应付，到了老虎厅坐下之后，汲金纯说道："雨亭，咱们之间是弟兄，互相关照是应该的，但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

说着汲金纯将房契从怀中拿了出来，送到了张作霖的面前，老张一脸迷茫的接了过来，扫了一眼，然后就放在了桌上。

"海峰老弟，你认为这是我送给你的？"

"难道不是么？"

张作霖叹口气说道："俺老张办事从来都讲究分寸，你是我的兄弟，冯德麟也是我的大哥，我尊重他，办什么事情都会先想着冯大哥的心思，你说我能这么鲁莽么？况且这虽然算是一份大礼，但是还不够买下你汲金纯的一根汗毛，我能这么小气么？你给我实话实说，这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误会。"

老张这几句话虽然耿直，但是都戳到了汲金纯的心坎上，可谓是入情入理，既表明了对冯德麟的敬意，又抬高了汲金纯的身价，让这条汉子都有些感动。

"雨亭，这是张廷兰交给勇华的，说让勇华练功时候用，我想廷兰一个毛头小子，哪来的这么多房契，我只当是你在背后指使的，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雨亭原谅。"

老张突然哈哈大笑："老弟，这你可真是错怪廷兰了，现在那小子有多少钱我都不知道，这几个铺面我知道，都在皇寺附近，算不上多大面积，过一段时间那里要开辟新的商埠，地皮都在廷兰手里攥着，这点东西对他来说的确就是见面礼，小孩子之间越亲近，咱们不是越高兴么，你就别担心了。"

汲金纯听得一头雾水，他也是第一次听说张廷兰有这么大的本事，心里还有疑问："雨亭，廷兰才十六七吧，就有这么大的本事？"

"呵呵，那小子头脑灵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不过也有些鲁莽，他为了这些地皮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差点把我也拖下水。"

听到这里汲金纯突然心中一动，原来张作霖和日本人有了矛盾，说不定关键就在这里，汲金纯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老张只当他还不愿意收下，因

此说道：“海峰，你放心收下，看着廷兰这段日子的经营我也有点动心。你回去和冯大哥说说，咱们也出点份子钱，弄几个生意。咱们现在不缺钱，可是谁都有为难的时候，就当是给孩子准备点后路吧，你的这一份绝对不会少了。”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汲金纯再也不能拒绝了，他的心中还很受震动，自始至终张作霖都没有忘了冯德麟，更没有主动拉拢他的意思，可见老张的义气。临走的时候，汲金纯突然咬咬牙说道：“雨亭，小心点日本人，他们找到我了。”说完之后，汲金纯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看着汲金纯远去，老张眼睛眯缝起来，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笑容，在旁边的一个小房间之中，张廷兰正在品茶等待，一见汲金纯离开，他急忙来到了老虎厅。

迎面就见到一脸得意的张作霖，张廷兰也笑着说道：“七大爷马到成功，又让一员大将归心啊。”

“别胡说，汲金纯只是说了日本人找他的事情，哪里要投靠我了。”

“七大爷，同日本人合作按理说就是最隐秘的事情，这都能说出来，就证明人心已经倾向于您了，只要加把劲，不愁这员干将不归顺啊。”

老张脸上也满是得意之色，能把汲金纯拉过来绝对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老张现在也有一丝忧虑：“廷兰，日本人转过头支持老冯，我的处境堪忧啊！”

“七大爷，我这段时间一直派人调查三木的身份，这家伙既不是日本官方人员，也不是军方的，到奉天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其实都放在了商业上面，据此我判断三木其实是日本财阀的人。”

张廷兰其实早就发现三木的身份很超然，又和各方都能勾搭，最有可能的就是有财团背景，对付日本的财团，就要用对付财团的办法。

“三木并不能代表日本政府，所以他的举动并不能代表日本政府，说到底他想和二十八师合作，还是要获取商业利益。只要找准了这一点，三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能做初一，我们就能做十五，给他挖下一个大坑，让他损失惨重，这家伙就没有兴风作浪的本事了。”

老张点点头问道：“你有什么妙计么？”

距离首页没有多少差距，求大家帮帮忙吧，只要能冲上去，小的一定爆发，没有别的，全靠大家的帮忙了！

第四十五章嫌隙

“廷兰，日本的财阀是个什么东西？”老张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还有些陌生，其实这也是绝大多数这个时代中国政治人物的通病，他们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更喜欢从乡党、师生、故旧等角度思考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忽视了资本这个重要的纽带，因此对于西方社会的认识也十分模糊。

这一点在学界同样如此，正是因为不理解资本财团和财阀的影响，才把西方制度当成了完美无缺的东西，进行肉麻的称颂，而忽视了资本力量更加残酷，更加血腥的本xing。

“说起日本的财阀，其实应该先说说西方的财团，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和中国情况差不多，也有不少实力雄厚的商人，和晋商徽商差不多，等到工业发展起来之后，西方社会的大资本家势力快速膨胀。”

张廷兰接着又说道：“等到他们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利用手中庞大的资本进军金融领域，组建银行，为工业保驾护航，当资本和工业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一个强大的财团就形成了。”

老张在一边仔细听着，有什么不懂的名词他就询问张廷兰，老张的理解能力的确不弱，很快就明白了仈jiu不离十，对于在西方世界拥有决定xing影响的财团有了初步的了解。

“财团通常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沉淀，一旦成型之后，能够控制一个国家的产业，政府都要受他们的操控。而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效仿西方，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因此他们开始了所谓的殖产兴业，用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发展。最初日本的大企业都是国有的，随后低价出售给了日本的大商人，在政府力量的扶植之下，成为了控制日本经济的巨头。”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老张笑着说道：“满清的时候朝廷办的企业几乎所有都亏空，而改成商办之后，就能够赚钱获利，日本的想法也不错，日后咱们奉天也可以学一学。”

“的确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正所谓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段，日本的大商人靠着政府扶持，自然就要听政府的话，他们就失去了自主xing，也就无法成为财团，只能称为财阀。”

这两者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含义却完全不同，很多后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明治维新是成功的，因此也把殖产兴业当成了成功的政策，并且以此为依据，指责满清的洋务运动。但是这些人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侵略扩张之路就是从明治维新开启的。

换句话说明治时代日本就走上了不归路，最终二战彻底战败，日本失去了一个正常国家的资格，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明治维新其实是一场失败的改革。

而殖产兴业政策也有着致命的缺陷，西方财团的影响力是跨越国界的，能够通过发达的金融体系在欧美各国运转。而日本的财阀由于靠日本政府扶持，他们也被限定在了日本政府势力范围之内。

因此这些财阀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日本政府控制的领土越大，他们就越能够更好的发展，这是日本财阀和西方财团的最大不同。正是这些头脑发热的财阀和狂热的日本军方势力联合推动，才把日本送上了不归路。

“又上了一课啊，敢情洋人的国家也是勾心斗角一团乱麻，我算是长见识了。不过廷兰你说了这么多，还没说怎么对付三木啊？”

“既然是给财阀办事，三木来东北，绝对是想要扩展商业利益，他最初向我们兜售军火，提供贷款其实就在找市场，我估计他给冯德麟的条件也差不多。但是我们毕竟势单力薄，不能消耗太多的商品，因此不如做一个套，引诱他跳进来，不只是针对他个人，就连他背后的财团也要受损失。”

老张一听也来了兴趣：“廷兰，具体和我说说。”

“一切的关键还在于弗雷德身上，让他帮着日本人促成同俄国的军火贸易，俄国目前财政枯竭，不妨就让日本人提供贷款给俄国，当然这些贷款都走道胜银行的账目。日本的军火也通过中东路运输，有了日本的军火补充，我们窃取俄**火的风险就会小很多，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暗中让人劫掠日本军火。”

日本和俄国虽然在一战之中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但是两国刚刚结束了日俄战争，双方的芥蒂很深，加上俄国也不信任日本的工业技术，因此俄国并没有向日本大举采购军火，远东地区运送的军火多数都是美国生产的。

谁都知道战争之中军火武器是最大的暴利行业，日本人看着美国人腰包越来越鼓，他们的眼睛都红了，不过这些日本人也是干着急，实力有限，他们没本事从美国人手中抢肉吃，因此只能将推销的重点放在中国身上，三木最初投资张作霖，现在又要支持冯德麟就是这个原因。

最近张廷兰和弗雷德经常交流，当他了解这些之后，心中就有了坑日本人一把的打算，那就是先促成日俄之间的军火贸易，日本贷款给俄国购买日本自己的武器，让中东路这条血管上的血液更加充足，奉军上下其手，获取更大的利益。

当然这还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最主要的还是等到俄国一旦崩溃，多数党掌权，所有外债就都会被废除，日本提供的贷款越多，损失的就越严重，而且张廷兰早就有将道胜银行也搞垮的想法。

到那个时候，日本人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俄国政府被推翻了，提供担保的银行也消失了，这个苦果只能由日本自己承担。

穿越者最大的利器就是先知先觉，世界本来就是复杂无比的，就算是有些人能够凭借着远见卓识预见一些未来的情况，但是这些人也绝对不敢轻易凭借着自己的判断下重注。

而穿越者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张廷兰清楚的知道世界大战的结果，沙俄必定会垮掉，而且还会出现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红色政权，日本的贷款肯定打水漂。

民国继承了满清的不平等条约，还要继续向列强赔款，这在国际上很普遍，因此日本明知道俄国局势不稳，他们也会愿意贷款的。但是偏偏就出了多数党这么一个吃生米的，根本不讲究这一套，直接来个不认账，甚至还全部收归国有。

张廷兰清楚这些，因此才设计了这么一个圈套，张作霖当然不知道张廷兰的深远谋算，他还有些疑问：“廷兰，日本人给俄国贷款，然后俄国拿着日本的贷款再去购买日本的军火，我怎么感觉这是脱裤子放屁啊，小日本要是这么好心，直接就把军火送给俄国人算了。”

“七大爷，日本人既不是好心，也不是傻瓜，相反还包藏祸心。俄国人一

旦向日本大量贷款，俄国政府就不免要受到日本的影响，只要能够影响俄国的政策，产生的好处就难以衡量。债务关系不在于那点利息，而是一种控制人的手段，就好像列强向袁大总统提供的善后大借款一样，他们没有指着我们能还得起，只是想控制北洋而已。”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庚子赔款，关税和盐税都成了抵押品，列强其实并不希望中国将赔款还清，他们反倒希望永远换不清才好，那样中国的财政就永远要被列强把持，这才是真正的暴利，借款和赔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明白了，明白了！”老张点了点头：“三木不也是这么对付我们的么，给我们提供贷款，还给我们提供军火，现在看起来就是带毒的诱饵啊。只是按照你说的如果促成了日本和俄国的合作，那不是对日本有好处么，就算我们能暗中抢夺一点军火，还是会让日本发了横财的。”

“您说的没错，正是看上去如此日本人才会跳下去，不然精明的日本人绝对不会上当的。但是俄国国内的局势空前混乱，剧变在即，因此我相信日本的贷款最后一定竹篮打水一场空，弗雷德也是这个看法。”

张作霖拿起了烟袋，吧嗒吧嗒的抽了两口，辛辣的关东烟味弥漫在屋中，老张半晌说道：“廷兰，我同意了，具体怎么操作就由你说了算吧。”

老张正要起身离开，随即又笑道：“廷兰，和弗雷德多学学没错，不过也有加着小心，非我族类啊！”

说完之后，老张就大步离开，张廷兰瞬间也明白了张作霖的意思，原来老张还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弗雷德告诉他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毕竟一个没有留学过的十六七岁的少年，哪能这么清楚国际局势啊，多半就是弗雷德指点的。

张廷兰索xing也不多解释，老张最好就这么误会下去，以后自己有什么破绽也都推给弗雷德，现在想想有这么个盟友真是天大的好事，张廷兰欣欣然的离开帅府，前去安排。

汲金纯此行本来还想保密，尽可能瞒过张作霖获得军火，结果他都向老张坦白了，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因此急匆匆的回到了北镇，冯庸一路上都闷闷不乐，汲勇华却很高兴，那几张房契还是留在了他的手中，只是暂时由老爹保管。

冯庸到了北镇之后，就把汲金纯接受张作霖礼物的事情毫不客气地告诉了冯德麟。

第四十六章破土动工

冯德麟比起张作霖年长将近十岁，老冯身材十分高大壮硕，虽然已经快五十了，但是依旧jing力充沛，走起路来虎虎有气，而且老冯也是野心勃勃的年纪，他一直不甘心屈居北镇。

在绿林的时候，冯德麟是张作霖的老大哥，处处都压着张作霖一头，不过自从张作霖在诏安的问题上先走了一步，将手下的保险队变成了正式官军，一切就开始发生了逆转，老张后来居上，冯德麟这个老大哥被小兄弟压住了。

人生很讲究机遇，但是更讲究的是捕捉机遇的能力，老张落草之后，就很清楚这不是一条长远之计，在满清开始收编奉天地方势力的时候，老张果断接受招安，而老冯则要比张作霖晚了四五年。

这一步之差就使得两个人的命运开始逆转，张作霖每次升官都比冯德麟快了一步，三营统领、五营统领、七营统领，一直到民国时代升任师长也是老张快了一步，最后就落得张作霖霸占奉天，冯德麟屈居北镇的下场。

老冯这些年心里一直不甘，当然他也不会一点动作都没有，冯德麟拼命的扩充实力，暗中扩编部队，购买军火，而且二十八师的训练一直是冯德麟亲自抓。老冯可谓是卧薪尝胆，就等着有一天重新超越张作霖，他已经暗中将张作霖视作对手了，当然两个人还顾念着往日的情分没有闹翻。

原本老冯通过渠道从弗雷德的手中弄到了不少军火，他还十分窃喜，在张作霖的眼皮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的买到军火，可见老张的本事也不怎样，正当筹措资金，准备扩大购买规模的时候，突然贸易线路断了。

冯德麟第一时间考虑到的就是张作霖插手了，因此他才派了汲金纯到奉天查看情况，结果很快就回来了，而且气氛还很不对劲，冯庸回家之后，就立即向老冯汇报，说汲金纯收了张作霖的厚礼。

正在父子说话的时候，汲金纯也回家简单的洗漱一下，就来找冯德麟，正好撞见了这一幕，汲金纯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冯德麟也注意到了，他将眼珠一瞪，冲着冯庸怒骂道：“小兔崽子你嚼什么舌头根子，你汲叔叔是我的结拜弟兄，就是亲兄弟一般，哪能有别的心思，你要是再敢胡说，我敲折你的腿，还不给我滚到后面读书去。”

汲金纯也不是白痴，老冯虽然厉声斥责儿子，但是眼角的余光一直在偷看自己，明显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汲金纯的心里就有点不舒服，兄弟多年了，生死患难，何必还玩这种手段呢。

他坐到了冯德麟的对面，直接开口说道：“师长，大侄子没冤枉我，在奉天的确是收了点礼物，不过不是张作霖给的，而是张作相家的小子张廷兰给的，他开发了一片地皮，据说前景很好，他拿了五个铺面房给了勇华当见面礼。本来我想拒绝，可是雨亭死活不答应，而且还是小辈儿之间的事情，我没拒绝，如果有什么不对，还请大哥直说。”

很多事情就怕不了解情况，然后胡琢磨，汲金纯直接开门见山，反倒显得心胸坦荡，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冯德麟顿时放心了，不过脸上也闪过一丝尴尬。

“海峰，咱们之间多少年的弟兄，出生入死，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你还是给我说说正事吧，这么快回来事情顺利么？”

“不太顺利，弗雷德这条线恐怕要断了，我去登门找人，人家根本就没见我。”

冯德麟一听此话，也是一阵的懊丧，狠狠地拍了拍大腿：“是张老疙瘩儿干的么？”

汲金纯一看冯德麟脸上显出一丝怒色，顿时他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张作霖见面一句冯德麟的坏话也没说，还想着要和冯德麟一起投资生意，处处透着亲近和尊重，看来两个人的心胸气度的确有些不一样。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汲金纯继续说道：“大哥，还不知道是不是张雨亭阻挠的，不过有个日本人三木找到了我，他说愿意给我们提供军火和贷款，还想到北镇和您直接谈。”

老冯一听日本人顿时来了jing神，他搓了搓手说道：“他能够提供多少钱，多少钱？”

“我没有具体问，不过对方的口气很大，至少能提供五十万以上的贷款。”

“不少了，不少了！”冯德麟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喜色：“有了这些钱，咱们的装备就能提升一大截，最好能买上几门炮，另外我看报纸上说西洋人打仗已经用上了飞机，能把人和枪都送上空中，这可是个好东西，咱们也要买几架。”

老冯兴奋的算账，他已经有了一套强军的计划：“海峰，我马上就和这个日本人见面，一定要多争取一点支持。”

“大哥，您是不是要再权衡一下，这个日本人可不会白给咱们好处，而且似乎是他和张雨亭还有不快，我估计他支持咱们，也是想把咱们当成枪用。”

“没关系，咱们实力弱，依附人家也是没有办法，日本人能够支持咱们，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不用多说了。”

冯德麟下定了决心，汲金纯也不好说什么了，只好派人去约请三木，三木得到消息之后，立刻离开了奉天，直奔北镇。这一切都被张廷兰暗中派下的侦查人员发现了，日本人在张作霖和冯德麟之间已经开始做出了选择。

张廷兰也知道这是必然的事情，二十七师想要发展，肯定会和日本人渐行渐远。负责监视三木的孙安虎还建议派人将三木弄死，这样就能拖延日本人和冯德麟的合作，不过被张廷兰当即拒绝了。

这个时候日本官方还没有动静，就代表着日本人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任何贸然的举动都有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促成日本人更大力度的支持冯德麟，因此现在一动不如一静。

当然静也不代表着没有行动，张廷兰最起码还有三件大事要处理，第一就是和弗雷德联系好，把针对三木的圈套做好，最好能够利用这个陷阱让日本损失更大。

一战是日本彻底奠定强国基础的最好机会，哪管稍微扯一下日本人的后腿，也是一件好事情。另外北市场的筹划已经基本完成，已经到了正式动工的时候了，筹划这个聚宝盆时间已经不短了，现在万事俱备，张廷兰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构想变成现实。

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武警总队成立起来，其实这件事情的重要xing一点都不亚于北市场的建立，这可是张廷兰第一次独当一面，掌控一支力量，以往出谋划策那都是参谋做的工作。虽说张廷兰也钦佩诸葛亮羽扇纶巾，运筹

帷幄的潇洒，但是那毕竟是给别人打工啊，要想真正称雄一方，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班底。

而武警总队就是张廷兰打造自己班底的开始，不由得不用心。其实不只他这样，张作相也是同样如此，在奉军的二代子弟之中，张廷兰是最早得到认可，最早能管理一摊的。望子成龙是所有父母的天xing，张作相尽量从自己的手下挑选jing干的人手给张廷兰，同时又帮着他招募人手。

都是选择家世清白，年轻力壮的棒小伙子，连祖宗三代都要好好查一查，比起正式招募军队都要用心，张廷兰也舍得花钱，很快三百缺口就招募齐全。

张作霖把张学良派了过来，自然也要安插一点人手，不然都是张廷兰的人，张学良不就彻底打酱油了么，当然老张也不会刺激张廷兰，因此就派了五十个人。

这么一来整个武警大队总人数就将近九百人了，另外张廷兰又找来了苏良贞，让他帮着招募一些外围眼线，既然要负责奉天的治安工作，那就要把大街小巷都盯紧了。奉天鱼龙混杂，各种势力交织，没有强大的武力休想把治安工作做好。

就在武警总队初具规模之后，张廷兰正式在奉天的各大报纸上刊登了开发北市场的消息，这下子就好像一颗炸雷一般，奉天上下顿时都来了兴趣。

头几年开发了商埠地，现在就变成了华洋云集的繁荣所在，很多奉天人都指着商埠地发财。不过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商埠的主角是洋人，奉天商人只能喝汤，现在的北市场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导，而且开出的优惠条件更加激动人心，因此稍微有点野心的人都跃跃yu试。

不过唯一让大家不放心的就是开发这个北市场的并不是奉天的官府，而是一个叫做奉天兴业公司的主导，大家都不清楚这个兴业公司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

就在大家都疑惑的时候，随即又传来了更加劲爆的消息，四海粮行的东家刘书成联合了十几位大商人共同宣布入股兴业公司，并且投资北市场！

一个震撼还没完事，另一个又来了，乔瑞轩宣布由奉天建筑公司承担北市场的全部建造工作。由于其他工作都被幕后做好了，宣布之后，就正式把工地搭建起来，几千名工人开进十间房，破土动工就在眼前，奉天人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

正式开工的日子转眼到来，张作霖带着二十七师主要军官全部到场，奉天大小官员也全部前来，刘书成和乔瑞轩组织众多的商人也都前来参加动工仪式，一时间就好像过年一般。

到了最后大家都在等着奉天都督张锡銮，这种大事情老总督是不应该错过的，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正在大家都不耐烦的时候，张锡銮的贴身卫士长突然纵马前来，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首页榜单的尾巴上，眼看就要掉了啊，求大家支援！

第四十七章老虎屁股

按照张廷兰的规划，整个北市场的商业区域总面积达到了五十平方米，另外还规划出超过一百二十万平方米的后续开发土地，这部分后续土地主要是在皇寺的北部，这也是整个奉天城的扩张方向。

经济发展，城市就必然会扩大，预留足够的土地是很有必要的，未来的南市场也是如此。北市场之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所在，一个是皇寺，一个是沈阳站。中国历史上很多寺庙由于能够凭借庙会吸引大量的人员，往往就会发展成繁华的商业区，比如北宋时期的著名的大相国寺。

皇寺也是奉天最大的寺庙，皇寺钟声被称为奉天八景之一，围绕着皇寺，主要建设的是购物商场，以及银行票号等金融机构，另外还规划了奉天、保安、云阁三家电影院。

除了电影院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剧场，茶馆之中也设置了专门的小舞台，主要是吸引各地的艺人前来表演。民国时代是戏曲大行其道的时代，名家辈出，观众也遍及四海，是十足的吸引人的玩意，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喜欢听戏听书，就连最下等的苦力也是如此，白天挥汗如雨，有点空闲钻到戏院听一段。

在后世这些东西被捧为国粹，成了真正的庙堂文化，结果和老百姓就脱离了，没有了观众群体的支持，就算是国粹也要日趋没落，实在是让人可悲可叹。

另外一个建设重点就是沈阳火车站了，这里是京奉铁路的终点站，最初的时候沈阳站其实是皇姑屯火车站，后来京奉铁路延伸到了奉天城根，就重新修建了一个沈阳站，至于原来的火车站就改成了皇姑屯站。

这也是中国人控制的唯一一条通往关内的交通大动脉，经济意义和战略价值都难以估量，把这里发展起来，对于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进行竞争有着重要的帮助。

因此张廷兰将这里设为了仓储物流中心，一方面铁路运输带来了大量的关内物资，以这里为终点，然后向各处转运。另外东三省的产品也都运送到这里，经过京奉铁路运动各地，这种行为无疑就是在和南满铁路进行竞争，谁都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各大商人出于成本的考虑也会尽可能的利用京奉铁路。

刘书成等人果断支持张廷兰的举动，他们已经纷纷提前出资预定了大量的仓库和商铺，其实这也是这次北市场开发的最大不同。在原本的历史上，张作霖开发北市场的时候采取的措施和满清开辟商埠地差不多，就是政府划定区域，然后把土地简单划分，商人出钱购买地号，然后自行建设。

这种做法其实也有好处，那就是节省资金，当初满清开辟商埠地的时候收购土地只用了五万两银子，这点钱对于现在的张廷兰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

但是这种各行其是的方式必定会造成建筑混乱，水电交通等等都会产生浪费，城区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张廷兰作为一个后来人，一直坚持整个商业区必须整体规划，确定大格局，至于商人可以有各自的风格，但是不能影响整体xing。

不过由于张廷兰的坚持，整个先期投入就大的惊人，收购土地、扩展道

路、完善水电设施、建设街区方方面面都要花费巨资，特别是庞大的施工队伍和数量惊人的建材更是一个吞金的老虎。

张作霖最初都对张廷兰的做法表示不理解，认为这太耗费jing力和资金了，不过张廷兰态度很坚决，而且他也通过道胜银行筹措了足够的资金。另外奉天的商人为了能够搭上张廷兰的战车，也毫不犹豫的入股兴业公司，为整个建设工作提供充足的资金人员保证，因此兴业公司的账面财力十分充足。

前期的规划准备都妥当之后，正式破土动工的日子到来，奉天各界都云集于此，比起过年都热闹。特别是往常忙碌不已的商人也一个不少，全都喜笑颜开，隐隐约约张廷兰在这些人之中就成为了一个核心。

老张这个时候也猜出了张廷兰之所以会这么坚持的原因，正所谓投入的越大，收获就越大，张廷兰花费巨资奠定北市场的所有基础，这些商人根本不用操心，建成之后他们就能够快速营业，自然大家都要巴结张廷兰，不然这位挥挥手，就能把你赶出去。

被兴业公司和北市场吸引的商人与张廷兰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密了，已经可以说是利益共同体了，这些人可都是能量巨大，手眼通天的人物，和他们成为联盟，能够带来的帮助实在是太巨大的。

能做到这一点张廷兰也十分兴奋，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辈，因此也不能太过高调，他处处都把张作霖放在了前头，主动拉着老张和奉天的商人见面。张作霖也拍着胸脯向大家保证，二十七师绝对会给大家提供最好的安全保证，大家只管放心经营，只要有问题就找他张某人。

大家的兴致都被推了起来，眼看着吉时就要到了，奉天都督张锡銮却迟迟不肯现身，这让所有人都有一丝的担忧，别是这个老糟头子又有什么想法吧。

就在大家狐疑的时候，张锡銮的卫士长起着高头大马跑了过来，见到张作霖之后，急忙滚鞍下马，向老张敬礼。

“张师长，都督大人本来是要前来，只是这两天偶感风寒，身体不适，难以前来。他让我代表他向奉天各界贤达赔罪。另外老都督还说张师长年富力强，有能力，有魄力，一切都交给他处理。”

说完之后，这个卫士长转身上马就离开了，他的几句话周围的人都听在耳朵里，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就是“有能力，有魄力”六个字，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张作霖有本事有胆量架空他这个都督，老头子惹不起你，难道还躲不起你么？

其实张锡銮的确是发怒了，而且还是滔天的怒火，一个城市的核心就是商业区，张作霖和他的手下公然开发了一个商业中心，但是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等到人家都准备好了，从送来一张请帖让他出席，张锡銮能受得了么。

好歹这位也号称就快马张，年轻的时候弓马娴熟，也是一员大将，没想到年岁大了，竟被一个小辈欺负成这样，老头子彻底被激怒了，不过他也没有别的本事，只能够闭门谢客，来个无声的抗议。

其实张锡銮之所以这么愤怒还是因为利益使然，按照规划北市场的治安和税收全部由兴业公司负责，在张锡銮看来这就是张作霖控制。北市场实行的税率和奉天其他地区也完全不一样，jing察也是自成一系，说白了这就是

duli的商业王国。

面对着一个流着油的肥肉，堂堂奉天都督，辖制东三省军务的张锡銮只能眼睁睁看着，就算是泥人也有三分土xing啊。

张锡銮耍脾气，张作霖也是如此，他一见这个老糟头子竟然让自己吃软钉子，张作霖眼中也闪过一丝jing芒。

老张强压着怒火，换了一副笑脸冲着奉天各界贤达说道："诸位，我干爹他老人家这些年为了国家操劳，镇守一方，耗费多少心血，身为他老人家的干儿子，我一定替老人家分忧，让他老人家舒舒服服的含饴弄孙。"

张作霖这几句话也同样阴损，直接就在告诉大家张锡銮这个老糟头子该下课滚到了，奉天以后就由张雨亭说了算。

按理说老张这话已经有些大逆不道了，不过在场的商人却纷纷暗中叫好，他们既然绑在了二十七师的战车上，就希望能有一个强硬的人物给他们提供保护，让他们在官府和洋人的夹缝之中活下来，因此张作霖越是强硬，大家就越高兴，跟着他有出路。

没有了张锡銮的参与，整个开工仪式同样顺利，张作霖亲自为北市场的牌坊揭幕，还象征xing的挖了第一锹土，工程随即就展开了，乔瑞轩主要负责建筑工作，他和聘请的西洋工程师一同指挥工人劳动。

正在一切都顺利开始的时候，刘书成匆匆忙忙的找到了张廷兰，一见面刘书成脸上就露出焦急之色："张少，咱们的粮车在桦皮厂被扣押了，他们要求我们叫过路费，不然就把粮食全部没收，咱们粮行每天出货这么多，要是供应不上可就麻烦了！"

张廷兰眉头顿时就立了起来："老刘，你不用担心，在奉天的地面上还没有让咱们害怕的人，谁想找死咱们就成全他。"

"张少，我打听了，劫咱们粮车的是当地的豪强高家，高老太爷是咱们奉天财政局局长高铭的父亲，高家人多势众，又仗着高铭的权势为所yu为，祸害乡里，最是猖狂不过了。"

张廷兰和刘书成合作之后，最初派遣了不少士兵给他保驾护航，谁要是不开眼，这些土匪出身的士兵绝对不会客气，一段时间下来，地方上也都了解了，这伙人是惹不起的，因此一见到齐整的马车队，他们自然就远远的躲开了，后来索xing也就不派士兵押运了，结果就出了问题。

"一个财政局长就敢出来找死，我正愁找不到那只鸡呢，就让他知道什么叫老虎屁股摸不得！"

第四十八章嚣张的豪强

满清统治者窃据中国之后，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后路，以保护龙兴之地为名，对东北采取了封禁的措施，修建了著名的柳条边，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沃野封闭起来，不准汉人前往开发。

这个政策从皇太极开始，一直维持到了清末，造成了东北地区沃野广袤，却人口空虚的糟糕局面。沙俄趁虚而入，吞并了外东北，将熊爪伸向了东北，就连朝鲜人也越过鸭绿江进入东北广泛垦殖。

满清边疆危机越来越严重，不得不开始移民实边，东北地区的人口才开始大幅度增长，但是失去的领土却无可挽回了。

满清的统治的罪孽就在于此，从骨子里满清的贵胄就没把自己当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他们对千百万汉人的防备要远胜过外患。那些在辫子戏之中英明神武的皇帝实际上都是一群卑劣之徒，处处维护一族一姓的利益，将四万万同胞至于奴隶的位置，将万里江山看成私人的财产。

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可以割让外东北，可以不在乎西北，也可以放弃台湾，虽然这也是在他们身上割肉，但是相比于最初的关外之地，只要继续霸占中原，他们已经赚大了。

这种抱残守缺的思想才是满清顽固排斥任何革新的原因，虽然满清已经被推翻了，但是遗祸还在，就拿东三省来说，由于移民开发太晚了，各种管理结构几乎没有，政府力量弱到了极点。

政府和**就像是一对双生子一半，互相之间此消彼长，政府势力衰弱，绿林**就猖獗起来，因此东北大地之上到处都是胡子，这里没有什么规矩，只有拳头，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

东北的胡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职业土匪，大多数土匪的都是兼职的，光靠着抢劫养不活自己。他们也耕种土地，甚至经营商业，等到兜里面缺钱了，他们就跨马抡枪去到处抢劫商旅和大户。

当然这也有风险，那些大户都组织了保险队，土匪搞不好就会踢到铁板上面，反被大户的保险队揍得鼻青脸肿，而这些保险队反过来也会变成土匪，去抢劫胡子，正所谓贼吃贼，越吃越肥就是这个道理。

张作霖起事的时候就是打着保险队的旗号，他被招安成为了正规军，而地方上还有无数的小张作霖，依旧在延续着这个传统，当然大股的匪患是没有了，但是各地的豪强保险队还是广泛存在。

实际上真刀真枪打家劫舍的事情他们并不长做，更好的来钱路子是设置关卡，来往的客商都要老老实实的交钱，扣押粮车的桦皮厂高家就是如此。不过他们家更豪横一些，主要就是高老太爷有个好儿子，是省城的大官，因此谁也不敢触这个霉头。

不过高家也遇上了不信邪的了，自从张廷兰开始扶持刘书成之后，直接从二十七师调来了大量的士兵为商队提供保护，对于昔日的关卡也全然不在乎。人家从胡子混出来的，现在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军队了，哪里还会在乎这些在地方上的宵小啊，高家也知道军队的人不能招惹，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

随着商业规模越来越大，运送的货物越来越多，十几辆，几十辆的马车满满装着货物从高家的眼皮子地下通过，高家人看到直流口水，按照往常的

规矩，这一车货物怎么也要给他们交几个大洋。

算起来光是这段时间至少就有上千大洋从手中溜走，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儿，高家人终于忍受不住暴利的引诱，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军队也不再护送了，他们觉得时机终于来了。

这一天足有二十几辆粮车从桦皮厂再度通过，高家提前打探清楚之后，派出了上百名打手一下子就把粮车截住了，他们还放了一个管事的，让他去奉天通知一声，要想拿回粮车，就要交钱，以后也是这个规矩。

当然高家人也知道对方势力不弱，因此还十分开通的表示只要别人一半的过路费，他满以为对方会答应。哪知道事情传到了张廷兰耳朵里，他顿时就发怒了，别说要一半，就是一个子张廷兰都不会给他。

对于这种地方势力张廷兰是极为讨厌的，倚仗权势，欺凌乡里，社会秩序就是被他们败坏的。而且正是有了这些地方豪强的存在，才使得政府的力量无法深入到最底层，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动员能力。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有强大的行政管理能力，要把触角伸到每一个角落，因此这些地方豪强是必须消灭的，奉天的形势已经很明确，张锡銮滚蛋是迟早的事情，老张接掌奉天也是大势所趋，就算袁世凯也不见得能够阻止。

到了这一步，整个奉军上下就要有由军事力量变成政治力量的觉悟，和地方豪强之间的矛盾也是不可逃避的。况且高家还有个执掌财政的好儿子，这在别人看来无疑是显要的职务，但是在张廷兰看来这却是一块肥肉，只有把财政也拿到手，才能彻底架空张锡銮。

因此张廷兰得到消息之后，就准备采取强力措施，杀鸡骇猴，威慑宵小。他把消息和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作霖，老张也是鼎力支持，高铭和老张也多有不和，他是张锡銮提拔上来的人。虽然不敢和老张明着作对，但是平时没少制造小麻烦，故意拖延军饷经费。

老张早就看他不顺眼了，一见他的家里竟敢劫掠粮车，这绝对是拿下他的好机会，老张是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就在几天之前，以杨度为首的六君子成立了筹安会，开始鼓吹君宪体制。

舆论霎时间转变了风向，这让精明的张作霖敏锐的感到似乎一场剧变就要到来了，老张可不想错过机会，因此也加快了争权夺利的脚步，财权一直是老张垂涎的三尺的，有了自机会自然就不能放过。

张作霖当即命令张廷兰全权处理，张廷兰也立即展开行动，从武警总队之中抽出三百最精锐的力量，他亲自率领，孙安虎也陪同前往。

另外张廷兰的两条小尾巴张学良和张廷枢也一同随行，自从张学良当上了武警总队的副队长之后就天天和这帮丘八混在了一起，骑马打枪好不快活。现在一听要去剿灭高家，张学良顿时就来了热情，说什么都要跟着。

“廷兰哥，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上次咱们抓捕朝鲜人的时候，我不也跟着去了么，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大显身手的。”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不能落后，六哥，咱们俩就把老高家平了！”

张廷兰直接抓起马鞭狠狠的砸在了二弟张廷枢的头上：“我告诉你们两个，别把老高家当成面捏的，人家好歹是称霸地方的豪强，手下有上百的打手，可不是那些朝鲜人能比的，我告诉你们两个跟着去可以，但是只准远远看着，不然现在就给我回奉天去。”

“大少爷，说的不错，不只学良少爷和二少爷，就连您都老实的呆在后边看着吧。”孙安虎说道：“我询问了那个从高家跑出来的人，他说高家控制的桦皮厂就跟一个小城堡一样，外面有一仗多高的围墙，在围墙外面还有护庄河，而高家的大院更是建筑坚固，比起升允的别墅只强不弱。”

张廷兰听完介绍也是暗中点头，这些人绝对有当乌龟的潜质，怎么都热衷在老窝上面花心思啊。

“安虎叔，越是难对付，震慑的效果越好，咱们武警总队虽然顶着jing察的名头，但是也必须用军队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咱们第一次正式出战，必须要干脆漂亮，快速拿下高家，也让其他想打咱们主意的人思量思量，要是不怕死就只管往枪口上撞！”

由于装备了不少马匹，使得部队的机动速度很快，夜色刚刚降临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桦皮厂的外围，远远的只看到一片雾气沉沉，有不少房屋的样子，小镇还十分繁华的样子。

孙安虎当即指挥着部下将小镇围了起来，正在此时镇子里出来一队人马，都打着火把，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也没有什么害怕，领头的是一个三十多岁吊儿郎当的中年人，看样子竟然是想谈判。

他一出来，就大声喊道：“各位老总辛苦了，大家不要开枪，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哥哥高铭也在奉天当差，大家其实都是自己人。”

说着这家伙就骑着马大刺刺的到了张廷兰和孙安虎的近前，冲他们嘿嘿一笑：“自家兄弟，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只要一张纸条过来，我们就立刻把粮车放了，绝对不会丢失一粒粮食，我高安拿后半生的桃花运担保。”

“哼，你要是能这么容易就放手，又何必抢劫粮车呢。”

高安把三角眼微微眯缝起来，说道：“这位老总您打听打听，我们高家从来都是够朋友的，只是你们太不守规矩了，自从你们的车队屡屡经过桦皮厂，过路费从来就没交过。别人也有样学样，也都不交了，您这不是让我们几百口子喝西北风么！”

高安仿佛受了委屈一般，说道：“我们这次扣车就是想把你们请来，咱们好好谈谈，让大家都能过得去的规矩，您看怎么样？”

第四十九章人被抓了

“谁都要活着不是，您吃肉我们喝口汤总行吧，凡事都别做得太绝了！您说我给我哥去一封信，让他天天找你们麻烦，那税不是更重么？我其实是为你们着想。”

高安继续说着他的道理，还把他哥高铭抬了出来，其实这之前他们也询问过高铭这伙人能不能惹得起，结果高铭以为张锡銮绝对不会任由张作霖胡来的，一定会出手打压这个小军阀，因此只是让高家稍安勿躁。

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含糊的表态让高家人误会了，他们以为可以冒险一试，因此才发生了这次的事件。

张廷兰看着满肚子道理，一面欠揍模样的高安，嘴角挂着一丝冷笑：“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和我们攀交情么？又是谁给你的权力在这里设立关卡，强行收税，可有法律的规定么？”

“老总您太年轻了，什么事都要规定么？我们高家有二三百条枪，说起来这十里八乡的无人不知，要想过我们的地盘，总要表示一下吧。”

“那我也告诉你，我现在有上千条枪，背后还有二十七师上万条枪，既然你想凭着枪杆子说话，我现在就灭了你。”

张廷兰一挥手，两旁的士兵纷纷端起步枪，对准了高安一行人，厉声喝道：“放下武器，缴枪不杀！”

高安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说动手就动手，他还一脸的不服气：“老总，自古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你们这么做未免太小人了吧！”

不只张廷兰，就连孙安虎都懒得看他了，什么东西，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士兵更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了，顿时都冲了上去，将这十几个人全部抓了起来，捆成了一串，看管起来。

然后又派出了几个嗓门大的士兵到了护庄河的前面，高声大喊，让里面的人全部缴械投降，等待清查。

高家横行多年，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往也有土匪想要洗劫高家，结果五六百人围攻桦皮厂，结果全都碰的头破血流，损兵折将，由于损失惨重，这伙土匪虽然逃出了xing命，但是又被其他胡子吞并了，从此之后就没有人敢惹高家了。

正是这种光辉的历史养成了高家骄横的习惯，一见对方要让他们缴械，高家的打手全都行动起来，将大门牢牢封死，高大墙头爬满了打手，他们也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枪支对着外面，就在庄墙的两角还设有两个炮楼，每个炮楼之中安放了一挺马克沁重机枪，黑乎乎的枪口全都指着外面。

孙安虎当年没少跟着张作相打家劫舍，因此对于这些大户有着很深的了解，他们是很舍得往自己的家里砸钱的，他们庄园基本上就是一个微型的城市。因此可以蔑视他们，但是真正要动手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找出漏洞一举突破，不然碰个头破血流都是轻的。

孙安虎当即派遣二十几个士兵分散开来，发起佯攻，这些士兵快要接近护庄河的时候，庄墙上面突然枪声起响，两角的重机枪更是射出了猛烈的火舌，疾风骤雨一般。这两挺机枪选择的角度很不错，正好能够形成交叉火力，将庄子前面的空地全都覆盖到。

攻击的士兵一见对方火力猛烈，纷纷撤了回来，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但是孙安虎却是眉头紧皱，高家的防御果然不弱，要想打破还要费一些功夫。

“大少爷，你们暂时都在后方待着，我先带人过去把两角的机枪解决了。”

说完孙安虎带着人就冲了过来，张廷兰也知道带兵打仗是需要好好学习的一门学问，自己暂时还帮不上什么忙，因此老老实实的后方观看，张学良和张廷枢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真刀真枪的场面，两个人把眼睛都瞪圆了，一副跃跃yu试的模样。

武警总队的装备多半都是张廷兰弄来的崭新的水连珠步枪，装备水平比起二十七师其他部队一点不弱，另外这次还带来了两挺哈齐开斯机枪。

孙安虎指挥着机枪手压制庄墙上的火力，然后排出几十名经验丰富的老兵对庄墙发起正面攻击。一时间双方隔着护庄河猛烈交火。张廷兰带来的这些老兵都是十足的老胡子，经验十分丰富，他们尽可能的躲开机枪的威胁，然后仗着手中水连珠步枪射程和jing确度的优势，不断将庄墙上的打手击毙。

短短几分钟下来，就有十几个打手被掀了天灵盖，花红脑子洒满了庄墙，高家人这一次终于感到了恐惧，对方远比想象之中的还要强大，能在黑夜之中把枪打得这么准，这都是神枪手啊！

正在他们惊恐不安的时候，更加糟糕的情况出现了，两角的机枪突然都失去了声音，这也是孙安虎的安排，他选出了几个枪法最好的士兵悄悄从两侧接近炮楼，然后找机会将机枪手干掉。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没有了机枪的压制，顿时高家的打手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士兵趁机越过护庄河，在步枪jing确射击之下大量的打手被击毙，随即大门也被用炸药炸开，原本坚固异常的桦皮厂就被打开了一个口子。

这次攻击十分顺利，当然并不代表武警总队有多强大的战斗力，只是正规军和这些地主武装有着本质的差距，对付他们完全是杀鸡用牛刀，士兵们冲进去之后，很快小镇就落入了掌控之中，唯有高家的大院还没有攻陷。

高家人还有残存的打手全都退到了高家大院之中，准备负隅顽抗，不过他们也是战战兢兢，没有丝毫的信心，更有不少妇女抱着孩子不住的嚎哭。她们知道庄墙都没有守住，这里就更没有希望了，整个高家大院好像到了末日一般。果然很快孙安虎就指挥着士兵将高家的大院围了起来。

张廷兰带着张学良和张廷枢也进入了庄子内，就在要发起攻击的时候，高家的大门突然打开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昂首阔步走了出来。这个老头身高足有一米八，十分魁梧，脸上红光满面，保养得也十分不错。

他到了外面大声喊道：“你们不要开枪，我就是高家的当家人，我要见你们的领头的，老头子平时从没做过犯法的事情，我要问问你们凭什么打我的庄子，杀我的人？”

这个老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很有威势，一时间士兵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张廷兰摆了摆手，让孙安虎把他带过来。高老太爷面对着黑乎乎的枪口一点都不害怕，迈着虎步，气势汹汹的到了张廷兰和孙安虎的面前。

他一看张廷兰年纪不大，他把嘴一撇：“原来是个毛孩子，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你竟敢攻打我的庄子，总要讲出来个道理吧。”

“老家伙，别在我面前玩你那套江湖玩意，这也不是倚老卖老的地方。你设卡收费，扣押粮车这难道不是罪名么？你手下数百打手，人人有枪，难道

就不是罪名么？”

“年轻人，这奉天上下到处都设卡收费，不然我们指着什么活着，至于枪么，我们要是没有，早就被别人给吃了，这也能算罪名？”

“老家伙，我只能告诉你世道变了，以往**无能，任由你们在地面上横行不法，欺凌良善。从现在开始这个规矩改了，除了政府之外，谁也别想设卡收税，谁也别想拥有枪支。种地的老实种地，经商的合法经商，再想靠着敲诈勒索，不劳而获行不通了！”

张廷兰说完之后，两边的士兵拥了上来，将这个高老太爷也给捆了起来，老东西还十分骄横，一点都不服气，破口大骂：“小兔崽子，老头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你敢对我无礼，就不怕这奉天上下的大小乡绅都一起反对你么？几十年，上百年的规矩也是你能改变的，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张廷兰已经没有时间搭理这个老东西了，让人把他看管起来。高老太爷被抓了之后，高家的人全都失去了jing神支柱，纷纷缴枪投降，整个桦皮厂都落入了张廷兰的掌控之中，他立即下令打扫战场，将所有枪支都集中起来。

然后又对高家大院进行了彻底的查抄，他们在高家的后院把被扣押的粮车全都救了出来，车夫们虽然受了点惊吓，但是都没有受伤，还算是幸运，张廷兰当即许诺给他们十倍的工钱压惊，大家也都千恩万谢。

高家在地方上为非作歹多年，家底十分丰厚，而且高家和升允这些大人物不同，升允他们会把大量的钱财存到洋人的银行。而高家显然没有这个意识，他们把所有钱都藏在家中，一番搜索下来，足足找到了五十万以上的大洋。

“大少爷，我们仔细查验过来，这些钱里面有不少是高铭贪污的，然后运到了家中隐藏，另外那两挺马克沁重机枪也是奉天军队使用的，想必也是高铭弄来的！”

“嗯，有这两宗罪名，足够我们把高铭拿下了，现在就押着财物还有高家人一同会奉天。”

孙安虎指挥着士兵装运战利品，所有士兵都喜笑颜开，张廷兰一贯出手大方，这次缴获了这么多的东西，他们绝对都能分到一份，因此大家干活也十分卖力气。

正在装车的时候，突然庄外来了一辆马车，从马车上跳下来的正是乔瑞轩。

一见到张廷兰，乔瑞轩就气喘吁吁的说道：“张少，高铭派人把刘老哥还有十几位商人都抓了起来！”

第五十章王永江

“乔兄，你别着急，把事情说清楚，有枪杆子在，几个宵小翻不了天。”

乔瑞轩平定了心绪之后说道：“张少，就在您刚离开奉天不久，就有一伙人冲到了四海粮行，将正在碰头聚会的十几位商人都带走了，刘老哥也不例外，据这伙人说他们都是财政局的，是高局长想要找大家谈谈北市场税收的问题，我正在外面监督施工，才没有被抓走。”

“出事之后，你找过张师长么？”

“找了，张师长不在奉天，据说出外面校阅军队去了，我安排人手去通知张师长了，然后我又来找您了。”

张廷兰此时也想起来了，张作霖出去校阅军队还是他们一起定下的方案，由于高铭毕竟是张锡銮的心腹，因此让张作霖暂时不出面，将事情都交给张廷兰，等到将高铭拿下之后，张作霖在出面说情。

到了这个时候就算不追究高铭的罪责，也足以将他从财政局赶走了。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没想到高铭竟然也在这个空当动手了，把刘书成等人给扣下了，这个事情可真是有趣。

“乔兄，你不用着急，只要人没事就好，我现在马上带人回奉天把人救出来。”

张廷兰留下两百人押运着战利品缓缓而行，他和孙安虎带着一百人骑马快速赶回奉天，分配妥当之后，张廷兰就急速赶回奉天。

桦皮厂距离奉天还不足五十里，战马一撒欢就能赶回去，等到东方天色放亮的时候，奉天就已经遥遥在望了，大家前半夜清剿高家，后半夜又急行军赶路，都有些疲惫。

张廷兰更是如此，他虽然学会了骑马，但是骑术并不怎么样，更是第一次骑这么远，两条腿都麻木了，但是身为领头人还要保持着高昂的jing神状态，打起jing神带着部下进入了奉天。

现在就紧要的就是把扣押的商人救出来，这些人多半都入股了兴业公司，和张廷兰真正的利益相连的盟友，他们的安全出了点问题，那等于是在抽张廷兰的耳光，因此他到了奉天之后，就让人立刻去打听这些人的下落和安全情况。

在奉天动兵还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必须要有张作霖首肯，不过老张现在还不在奉天，张廷兰只好把老爹张作相找出来，让他做主。

张作相身为老江湖，显然比张廷兰镇定多了，简单的了解了情况之后，说道：“廷兰，不用着急，那个高铭有多大的本事我一清二楚，他不敢也不会把那些商人怎么样。不过既然他敢扣押咱们的人，咱们就直接把他拿下了，我和你一起去高府。”

有了张作相的保证，张廷兰的确放心不少，关键时刻这些老辈儿人物绝对比自己要冷静得多。张作相调集了二百士兵，加上张廷兰的一百骑兵，一共三百人，像一阵旋风一样就赶到了高府，把整个宅子团团围住。

此时的高铭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他正搂着两个大鼓妞儿酣然沉睡呢，他派人抓刘书成等人并不是提前知道了张廷兰去抄他的家，想要来个围魏救赵，纯粹是看着北市场这块肥肉眼红。

由于按照张廷兰的设计，北市场的治安和税收都被兴业公司管理起来，

财政局只能眼睁睁看着而无法插手，这让高铭十足的恼火，以往奉天的财税都是他亲自管理的，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duli王国，等于是在他的身上割肉，怎能不让高铭心里难受。

特别是随着北市场的优惠条件公布之后，越来越多的商人都准备把自己的买卖搬进去，可以想见不远的将来北市场一定会成为奉天的商业中心，商税成为大头也是完全可能的，失去了对这里的控制，他这个局长当得还有什么滋味。

偏偏在这个时候，鲁正雄前来拜会他，两个人是一对难兄难弟，鲁正雄不久之前刚刚丢了jing察厅长的位置，失去了作威作福的权力，现在只能仰仗着张锡銮的面子勉强混日子，积累了一肚子的牢sāo。

两个人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一同大骂张作霖仗势欺人，埋怨张锡銮懦弱无能。不过他们也知道光骂人是没有用处的，还要拿出解决困境的办法，眼下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老张迟早会把奉天大权都拿到自己的手中，到那个时候他们都要靠边站。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鲁正雄和高铭凑到一起，还真想出了一个主意，那就是趁机将那些准备进入北市场的大商人抓起来，逼迫他们也向财政局交一份钱，他们两个仔细算过了，张廷兰由于规定只交营业税和所得税，其余的人头税、治安税、卫生税等等多如牛毛的税全都不用交了。

对于商人来说，至少减轻了一半以上的负担，这两个人一想他们逼迫商人再向他们交两成以上的税，商人的负担还能少三成，这些商人还有有利可图，估计也会捏着鼻子认了。而且他们还没有影响二十七师的收入，你们该收多少还是多少，张作霖虽然可能不高兴，但是也不会翻脸。

这两货完全没有弄明白北市场是怎么回事，还以为也是和他们一样，都是单纯为了盘剥商人呢！因此两个人越想越有道理，就算张作霖发难，还有张锡銮顶着不是。

“高兄，我觉得咱们应该快刀斩乱麻，趁着张作霖不在奉天的时候，我们带着手下将那些商人囚禁起来，那帮商人都是十足的胆小鬼，只要一吓唬，就会老老实实的交钱，只要让他们同意了，张作霖还能说什么，何况还要都督大人给咱们撑腰呢！”

两个人下定决心之后，就一直关注张作霖的动向，偏巧等到了张作霖出城校阅军队，而且张廷兰的武警也被调动出城了，高铭完全不知道张廷兰是奔着他们家去的，还乐滋滋的带着人把刘书成等人扣押起来。

然后就让手下人将他们囚禁在财政局，高铭觉得只要先吓唬一下这些人，就足以让他们乖乖投降了。一切办好之后，高铭和鲁正雄都喜悦非常，他们两个特意找了不少唱曲的姑娘服侍他们。

一直玩闹了大半夜，高铭和鲁正雄各自搂着战利品钻到了房中，由于十分兴奋，他们一直折腾到天都快亮了才睡下。就在他们刚刚躺下不久，府门外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砸门之声，张作相指挥着手下人拿着枪托狠狠的砸高铭家的大门，声音好像打雷一般，高府的人都被惊动了。

有几个仆人往府门外一看，一眼就看到了无数的军队，顿时他们就吓尿了，跌跌撞撞的跑去找高铭，这个时候张作相已经指挥着士兵翻过了院墙，把大门打开，张作相和张廷兰一前一后进入了高府之中。

这个时候从睡梦之中惊醒的高铭才慌慌张张的跑了出来，他也没注意在

大褂里面还缠着一件女人的裙子，正好拖拉到了外面，不伦不类，十分的好笑。

“高局长，别来无恙，我们打扰了？”

“张团长，你们想干什么？”高铭一见张作相气势汹汹的杀来，他就有些心虚气短，说实话面对这些胡子出身的军人，高铭是真有些害怕。

“高局长，你先收拾一下衣服，别男不男女不女的！”高铭这时候才觉察到身上还带着昨天滚床单的证据，顿时脸上也发红了，他急忙将纱裙弄了出来，然后又慌慌张张的把衣服整理好。

张作相好整以暇的看着他，笑着说道：“高局长，听说您大展威风，把十几号商人都给抓了，你可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么？”

“张团长，您老圣明，这些商人一个个都奸滑透顶，偷税漏税更是家常便饭，因此我才抓起来查一查，绝对没有别的意思，你千万不要误会。”

“误会？我一点都没误会，这是你有意为之吧，看着我们把北市场的框架搭起来，就要赚钱了，你眼红，是吧？你也想要分一杯羹，是吧？”

面对张作相的质问，高铭支支吾吾，竟然不知道手什么好了，张作相挥动大手，猛地就给高铭一个耳光，把他扇得原地转了三圈，半边脸瞬间就肿了起来，嘴角直冒血沫子，一边的牙齿都被打掉了三颗。

“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别什么梦都做！”张作相平时都是和和气气的，但是这么一发威也的确吓人，顿时高铭就屁都不敢放一个了，两旁的士兵拥上来，把他给捆了起来，紧接着又有人冲进了高府，把所有人都扣押起来。

张作相这个时候拍了怕张廷兰的肩膀，说道：“快去把那些商人都放出来吧，别让人家等急了。”

张廷兰也点头称是，急急忙忙就走了，张作相看着儿子的背影点了点头，自己有这么能干的儿子是福气，高铭这个杂碎竟敢破坏儿子付出多少心血才换来的事业，正好戳中了张作相的肺管子，他心中暗暗咬牙：绝对不会轻饶了他！

张廷兰急匆匆地带着人冲到了财政局，没想到财政局的大门竟然洞开，连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张廷兰快速走到了办公的正厅，迎面就见到十几个人正坐在大厅之上谈笑风生，为首的正是刘书成，和他对面而坐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一看张廷兰带人进来，就笑着说道：“刘兄，张少爷来了，你们就没有麻烦了，我就不多陪了，年岁大了，一整夜不睡受不了啊！”说着站起身伸了伸懒腰，就要离开。

第五十一章运来一堆废铁

张廷兰急急忙忙赶来回来，生怕这些商人受到什么虐待，结果事实远不是想的那么回事，他们都安坐在大厅之上，一个个喝茶畅谈，好不快活。

刘书成一见张廷兰到了，急忙站起身说道：“张少，我就说你会来救我们的，大家都不用着急，你真的来了。”

“老刘，看样子我不来，你们也没有什么危险啊！”

“张少我们这是苦中作乐，强作欢颜啊！”说着刘书成拉住了张廷兰，把他请到了大厅之上，用手指了指那个矮胖的中年人说道：“我们被扣押在这里，全靠着王先生帮忙，要不然我们可要吃苦头啊！”

“哪里哪里，高铭是自寻死路，你们都是二十七师的座上宾，摇钱树，他们能让你们出一点危险么！我不过是担心财政局受到池鱼之殃，才关照了几句，举手之劳而已。”

刘书成又向张廷兰说道：“张少这位王先生可不是一般人，满清时期就被称为奉天办jing政的第一人。现任财政局的副职，全靠着他帮忙，我们既没挨打，也没受苦。”

张廷兰听着刘书成的介绍，脑子飞快的转动，猛然之间张廷兰想起了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了，眼前之人多半就是奉系的大管家，理财能手王永江。

历史上奉系同其他的派系迥然不同，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奉系建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大多数武器，拥有海陆空三军。靠着强大财力支撑，奉系的装备遥遥领先其他军阀。

同时在张作霖主政期间，东北引进了上千万的移民，经济发展迅速，民生也在全国前列，甚至一度超过了富庶的江浙地区。

这一奇迹的主要功臣就是王永江，张廷兰正在开发的北市场也是剽窃了王永江的创意，纵观整个民国，都没有王永江这样的理财能人了。

张廷兰不是不知道这位大能，甚至想请他给自己帮忙，不过张廷兰也清楚，凡是有本事的人，都有傲气，别说自己，就连张作霖都没有分量让王永江投靠，除非是张作霖能成为奉天的一把手。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王永江，张廷兰急忙对王永江拱了拱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王永江，王岷源先生么？”

王永江也没有料到张廷兰这样一个小辈儿能够认出他来，稍微有些错愕，随即笑道：“张少爷说的不错，正是在下。方才和刘兄聊天，才知道北市场出自张少爷之手，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被人家原创者夸奖，张廷兰也是有些脸红，他笑道：“王先生谬赞了，久闻先生乃是当世大才，不知道先生以为还有什么不足么？”

王永江的眼珠微微转了一下，然后说道：“张少爷在各方面都考虑的很周全了，只是我听说北市场实际上都是在兴业公司控制之下，众位商人的福祸都在您的一念之间，未免有些风险。”

王永江的话有点刺耳，但是也直指关键，目前来看，北市场的兴衰全都在系于张廷兰一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隐患。而王永江这么说，也透着对张廷兰的怀疑，他甚至怀疑这是一个陷阱而已，目的就是把商人骗进来，然后榨取财富。

也不怪王永江这么想，这个时代各方势力都把商人当成唐僧肉，肆意压

榨。王永江此时能够直言，也说明这个人心底无私，并不怕得罪人。

“王先生说得有道理，只是奉天商人要面对强大的日本商业力量，我们不抱成一团，就只能被各个击破。兴业公司不过是权宜之计，只要等到奉天商人足够强大，就会拆分，给予大家充分的自主权利！”

“张少爷，愿意把这么大的利益让出去？”

“王先生，我们和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好，我们才能好，一个小小的兴业公司算什么。中国历代都把收税的和纳税的对立起来，认为从别人兜里掏钱，双方就是对手，其实不然，我们收税是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是为了引导帮助大家对抗洋商，保护我们的利权。”

张廷兰的几句话之中透漏出来的东西可不同寻常，王永江何等的精明，他立即察觉出来，张廷兰说的是一种全新的财政理念。

中国历史上不乏理财能手，但是这些人都跳不出敛财的怪圈，包括大名鼎鼎的王安石在内，都是如此，他们的措施都是在从老百姓手中拿出更多的钱，尽可能的保证国用。而到了工业时代，财政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充当调节经济的杠杆，政府也不再是单纯的敛财，而是要变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促进和保护经济发展。

王永江虽然学识惊人，但是也免不了就旧观念的影响，一时间还有些疑惑：“税收难道不是保证政府的用度么？”

“没错，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多的作用，比如我们修路搭桥、发展教育、引进技术、购买机器等等，再比如我们利用税率为杠杆，对发展潜力巨大的行业给予优惠，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税收理应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这八个字好说，但是政府又能得到什么，没有好处的事情谁又会做呢？”

“王先生，在工业时代，如果钱都堆在了国库之中，没有任何的价值，只有流转起来，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财政不是要积累多少财富，而是要引导资本流动，钱就是血液，社会上的每个产业链条就是血管，只有资本流转起来，社会才能充满活力。”

王永江仔细思索着张廷兰的话，似乎是字字珠玑，其实王永江平时也不是没思索过，只是他还有摆脱儒家理财的传统观念，现在听张廷兰一席话顿时拨云见日一般，王永江脸上露出了欣喜的颜色。

“张少爷，以往在下还对您有所怀疑，现在才知道张少的大才，永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先生客气了，以您的才华，应该挺身而出，为奉天百姓，为这个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王永江猛然哈哈大笑：“张少爷，这是在招揽在下啊，不过我懒散惯了，不想挨骂受累。”

张廷兰当然清楚王永江的意思，那是还没有看得起他，甚至都没有看得起张作霖，他们的分量还不值得王永江投效。

张廷兰冲着王永江笑道：“先生，我哪敢招揽先生，不过见先生对北市场感兴趣，我想请先生担当私人顾问，有什么不对的，请先生指点一二。”

王永江也明白私人顾问是什么意思，这也是在拉拢自己，不过他也的确有投效张作霖的想法，只是还需要仔细观察一番，因此也点点头说道：“容我

考虑一二。”

说着王永江转身就离开了财政局，他还没走出大门，张作霖和张作相就带着人从外面冲了进来，张作相刚刚拿下了高铭，顺手将鲁正雄也给抓了起来。

正好这个时候张作霖也从城外赶来回来，他一听说高铭竟敢如此猖獗，顿时也大怒不已，急忙赶回奉天，到了奉天之后，发现张作相已经把人高铭给拿下了，他急忙又赶到了财政局。

一见面老张就连连拱手：“诸位贤达，让大家受惊了，张某保护不善，还请大家恕罪！”

“张师长不必如此，我们不是都好好的么！”

大家简单的说了几句，这些商人也纷纷离开，回去安抚家里了。张作霖笑着说道：“这个高铭也有意思，咱们要动他，他就自己撞枪口，这下子连他的家里再加上他本人，一个都跑不了，财政局咱们就算是拿下了。”

老张随即又看了看张作相：“辅忱，咱们手下好像没有什么懂财政的人啊，要是让一帮外行管恐怕会惹出麻烦！”

张作相也有些挠头，二十七师能打仗的人不少，但是能管理民政的却不多。

“七大爷，我倒有个人选，就是财政局的副局长王永江，此时善于理财，还熟悉jing政，是一等一的大才。这一次高铭将大家扣在了财政局，还准备对大家动刑，结果王永江看清了风头，把他们都放了出来，在大厅上聊了一夜，等到我赶到之后，王永江才离开。”

“这是个聪明人，如果能够投靠我们，倒是可以用一用！”

高铭被抓了，他的老家也被抄了，好几十口人全都被扣押，对奉天官场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快马张连自己的亲信都保不住，这奉天真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张廷兰还在准备着如何善后呢，弗雷德终于传来了消息，他们的走私空前成功，运过去烟酒，还有其他奢侈品纷纷大卖，又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就在前一段时间，张廷兰正式任命了乔瑞轩的妹妹乔岚芸担任贸易公司的副总。

刚刚上任乔岚芸就成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走私行动，足足十几个车皮的物资被送到了俄国远东，这些东西都是乔岚芸jing挑细选，很多多是从欧美运到中国的高档货，自然受到俄国贵族的追捧，销售异常火爆。

利润比上次翻了一番还多，而且整个贸易链条也更加成熟，弗雷德也按照张廷兰的指示，大肆买通俄国的权贵，大把的银子撒出去。很快第二批车皮就到了，这些车皮并没空着，全都装满了“破铜烂铁”，飞速向奉天运来。

王永江是奉系十足重要的人物，写起来很费脑筋，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写，勉强这样吧。

第五十二章请君入瓮

时间流逝，俄国在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差，就在这1915年的春夏大战之中，俄国一共损失了170万以上的士兵，丢失了无数的武器装备，而且还丧失了大片的领土，战线不得不大踏步的向后退。

俄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也架不住这么损失，灰色的牲口死了可以再招募，但是军火武器的损失却是暂时无法补充的，俄国处境空前艰难。国内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罢工越来越频繁，起义的烽火已经难以压制。

这场战争对于俄国人来说，已经成为了一场噩梦，而且还是一场看不到结束的噩梦。弗雷德通过种种途径，将俄国的内部情况了解的清清楚楚，他十分庆幸能够和张廷兰合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国的确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就看谁能够从这个庞大的帝国身上咬下最多肉。

国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但是俄国的贵族全然没有任何的觉察，他们依旧过着奢靡的生活，对奢侈品的需求又增无减，而且是越贵越好，花起钱来一点都不犹豫。

沙俄的贵胄似乎不关心这个帝国的生死，只盼着战争能够继续下去，他们不在乎俄国是否胜利，因此只要打下去，他们就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贪墨政府的军费，去抢夺商人的财富，这就是所谓的发战争财！

张廷兰走私的奢侈品正好打动了俄国的贵族，他们纷纷把手中的不义之财变成高档的皮衣，名贵的葡萄酒，化妆品，珠宝等等，任何能够满足他们炫耀心态的东西都受到了追捧。

乔岚芸的商业能力的确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选择的商品都是能打动人心的东西，从上海滩，从天津卫把商品费尽心机的运来，投入很惊人，但是收获更惊人，很多东西都能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

凭借着商品和钞票开路，弗雷德终于彻底买通了贪婪的俄国贵族，这次他以收购废铁的名义，从俄国运出了一大批二手机器。

张廷兰此时正派遣人手从火车上向下搬运，弗雷德得意洋洋的说道：“张，这次我只花了一点小钱，就让俄国人关闭了四家工厂，其中有一家被服厂，一家罐头厂，一家水泥厂，还有一家面粉厂。然后所有机器都按照废铁的价格购买了过来，我还为你聘请了十几个技术工人，很快就可以把机器重新安装好，你就可以拥有四家工厂了！”

这次一起参与搬运工工作的还有刘书成，他以往只知道张廷兰在俄国人身上拿到过粮食，那已经让刘书成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这么多年，就是洋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何尝能在洋人身上占便宜，只怕张廷兰是第一个！

结果现在刘书成才知道，张廷兰已经把买卖做到了这种程度，等于是直接挖俄国的墙角啊，一下子就弄到了四家工厂，这手笔可不小啊！

运来的缝纫机，电磨等等都是不错的机器，这个时候中国工厂数量很少，而且机器技术都极为落后，基本上就是列强的破烂货，不是中国人不想弄到好东西，而是根本买不起。

这一点在后世也是一样，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原因就是先期庞大的投资无法承受，列强就算是不搞技术封锁，单单是一个价格门槛就足以让大多数国家望而却步，成套的工业机器太过昂贵了。

这次运来的机器相对而言，已经算是很先进的了，刘书成虽然没办过工厂，但是眼光还是有的。

“张少，先前你还让我收购几个生产建材的小作坊，这次运来的水泥设备就很不错，咱们的工厂要着落了！”

“嗯，的确不错，其他的被服厂、面粉厂、罐头厂也要建立起来，过一段时间咱们就不光靠着走私了，还能将正儿八经的商品贩运过去，走私始终不是一条正路，况且咱们还要培养自己的工人队伍，建立工厂很有必要！”

这批机器相比于后世显得十分简陋，傻大黑粗，一点都不美观，xing能也一般般，但是这确是奉天进行工业化的开端，因此十分重要。

“老朋友，轻工业固然不错，最好还是要弄一些重工业设备，最好是军工生产线，这才是咱们急需的！”

“张，你这是贪心不足啊，能弄到这些设备已经很不容易了，俄国已经进入了战时体制，对于物资的生产管控的很严格，前线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他们要是知道我们把宝贵的机器用废铁的价钱买了出来，他们一定会造反的！”

张廷兰哈哈大笑：“放心吧，就算是造反，也只会找沙俄政府的麻烦，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弗雷德脸上也全是笑意，他耸了耸肩，说道：“俄国人的麻烦的确很大，张，我认为俄国人很可能输掉赛跑！”

张廷兰最早见弗雷德的时候就说过，俄国在进行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想活下去，就要抢在帝国倒塌之前赢得一战的胜利，弗雷德此时说出了这话，实际上已经对俄国未来很不看好了。

“张，我们还需要深入的谈一谈，拿出一个更好的合作规划。”

张廷兰和弗雷德多次合作，已经有了很深的默契，他知道这个犹太佬应该是准备在俄国人身上布局了，张廷兰也乐得如此，任何一个帝国轰然倒塌，都是一次豪华的盛宴，就看能吃到多少了。

“的确应该好好谈谈，我们都要好好思量，一块巨大的蛋糕正摆在我们的面前。”

很快设备都被搬走，这次弗雷德还招募了十几个俄国技工，俄国经济已经崩溃，黑市横行，这些工人拼死拼活工作，还不能养活一家老小，因此一听说有机会到中国工作，能够获得丰厚的报酬，他们都极为积极。

弗雷德为了避免影响太大，因此只选了十几个技术最娴熟，而且人也单纯老实的家伙，这次一同乘坐火车过来了。张廷兰当即让刘书成准备出最好的房屋，安置这些俄国技工，让他们吃得好，住得好，然后才能让他们把自己的本事都拿出来。

这些事情不用张廷兰交代，刘书成已经能很好的安排了，他把这些俄国人安置在了专门的大院之中，给他们提供高额的工资，还准备了大量的烈酒，另外有找了几个女人陪他们。

这些俄国人对酒的嗜好，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烈酒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水一样。特别是这段时间俄国物资匮乏，他们根本买不起酒，现在到了奉天，终于有了狂饮的机会，一个个都像不要命一样。

刘书成甚至都担心他们会喝死，因此不得不制定严格的限制，而且要求他们只有在教会了学徒工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狂饮，这才让这几头小熊停止

发疯。
从机器运到奉天的那一刻起，这四个工厂就开始进入了紧张的建设之中，刘书成此前收购了几家小作坊，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厂房扩大，然后将机器全部都安置进来。
这些俄国人全程参与，刘书成又挑选了一批十六七岁，学习能力最强的年轻人跟着俄国人的身边，从他们如何安装机器开始学起，争取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工人，很快张廷兰就能够拥有第一批的工厂。
当然这还不能满足张廷兰的胃口，他真正想弄到的是钢铁厂、发电厂、采煤厂，甚至是军工厂这些东西，只有重工业才是一个国家的脊梁。
沙俄完蛋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从俄国弄一批机器和技术工人，虽然俄国在列强之中，工业技术属于末流，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也比中国强。
而且凭借着奉天的底子，根本别想弄太高端的东西，就算把jing密的仪器放在眼前，也没有多少人会操作，相反俄国这种相对落后的东西正好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次弗雷德既然准备布局俄国，那么捞钱的东西索xing就都交给他，自己尽可能的弄点干货。不过张廷兰的思绪已经飞到了欧洲，德国和奥匈帝**工企业都是顶尖的，这两个帝国的崩溃，才是最大的机会。
另外英法也会元气大伤，一战之后的短暂机会绝对不能放过，至少要解决奉天武器用没有的问题，至于好坏就要看中国工人自己的努力了。
想了一天，把大体的方案确定下来，张廷兰正准备去找弗雷德，老爹张作相正好回到府中。一见面张作相就笑着说道：“廷兰，高铭的局长已经被免除了，王永江暂时代理了局长的职务。雨亭还跑去拜会了张锡銮，我估计老头子不一定怎么生气呢！”
说罢张作相哈哈大笑，张作霖这明显是去欺负张锡銮老迈年高。
“廷兰，这段时间你接连抄了朝鲜人、升允、高家，名声可不怎么好啊，以后这种脏活就交给手下人吧，别总想着冲锋陷阵！”
张廷兰也是一阵脸红，老爹说的是客气话，外面已经有人叫他小土匪了，虽然抄家抄的爽快，但是也的确影响名声。张作相这也是爱护张廷兰，一个人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张廷兰年纪轻轻，前途远大，名声可不能坏了。张廷兰也明白老爹的苦心，因此急忙点头称是，张作相满意的笑了笑：“你有事就去忙吧！”
辞别了老爹，张廷兰快速赶到了道胜银行，弗雷德早就准备好了上等的福建铁观音。
“张，再谈俄国的事情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俄国那边松口了，诱饵已经抛出来了，就看日本人上不上套了！”

第五十三章进京

三木将支持的重点转到了冯德麟的身上，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的势力本来就在伯仲之间，如果冯德麟得到了日本的强援，绝对是老张的劲敌。

张廷兰为了将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同时也准备消耗日本的财力，才和弗雷德共同设计了一个计划，让俄国政府一面向日本贷款，一面采购日本军火。日本军工企业一定会高兴的发疯的，一战几乎就是无底洞，疯狂的吞噬一切军火，同时也带来数之不尽的利润。

但是这些日本人绝对不会想到堂堂沙俄就有不到两年的寿命了，而且继之而起的还是红色政权，所有贷款都会被果断的赖掉。

张廷兰笑着对弗雷德说道："我估计日本绝对会上套，不过你要让日本尽量提供长期贷款，最好超过俄国的承受极限。"

弗雷德点点头："张，这并不难，不过我对这个计划只有一个疑问，就算是俄国倒了，新的政权一样还会继承旧政权的债务的，就好像民国和满清一样，各国在中国的权力一点都没有减少。如果到了那时候，岂不是在帮助日本扩大商业利益么，这可不符合你做事的风格啊！"

张廷兰看了一眼弗雷德，说道："老朋友，你了解多数党的主张么？"

弗雷德一听这三个字，顿时眼睛就睁大了，吃惊的说道："张，你不会希望多数党取代沙俄吧，我告诉你，那将是一场世界的灾难，他们是一帮魔鬼，是资本的天敌，你不会糊涂到去扶持敌人吧？"

"老朋友，我承认他们的主张很极端，但是俄国的处境十分艰难，越是在绝望的时候，才会接受越极端的思想。中国人办事讲究顺势和逆势，既然多数党是不可抑制的cháo流，索xing我们就推波助澜，支持他们，去扰乱俄国。"

弗雷德此时也冷静下来，他比张廷兰还要了解俄国，其实俄国人从骨子里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因子，他们的艺术品普遍阴暗压抑。他们在绝境之中一定会发疯，这是文化决定的，多数党说不定真正能够掌权。

弗雷德身为一个犹太人，对于多数党的主张再清楚不过了，他甚至通读过资本论，他虽然讨厌其中的观点，但是也不得不说那是一部巨著，揭露了资本的罪恶。

他十分感慨的站了起来，走了两圈，然后说道："张，你认为信奉资本论的多数党会上台，然后根据他们的政治主张，日本人的贷款势必化为乌有？"

"差不多！"事实上多数党就赖掉了大笔的法国贷款，这也是法国一战之后衰落的原因之一。

"张，他们的主张十分极端，你就没有想过他们会反咬我们么？"

"老朋友，就算他们是一条狗，也会先咬欧洲列强，我们要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尽快的强大自己的力量，去应付这个处在剧变之中的世界！"

弗雷德陷入了沉默之中，脑子开始快速的思索。张廷兰则是把一切想得很清楚，俄国变成了红色帝国，势力空前增强，对中国威胁大增。支持多数党，让俄国尽快变成红色，这看起来是在资敌，其实不然！

最支持俄国多数党的是德国，他们迫切需要摆脱两线作战的局面，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事情。在远东支持多数党，是为了让俄国完蛋的更彻底。同时多数党也不是铁板一块，靠着德国支持和靠着中国支持的多数党之间必然会

发生冲突，他们的利益诉求也不一样，这样就等于是在多数党内部掺了沙子。

这就是所谓的顺势而为的奥妙，弗雷德仔细思索之后，说道："张，我最初想的在俄国布局，仅仅是利用国家混乱的机会，收买官僚，获取俄国的资源。但是你的手笔果然比我大太多了，居然想去支持多数党，让俄国分裂，我想你们的袁大总统都没有这个想法，你是一个十足的小疯子。"

"我还准备做更疯狂的事情呢！等到张师长登上奉天都督的宝座之后，甚至可以帮助他们训练士兵，然后让他们去把俄国弄得天翻地覆！"

弗雷德是彻底被张廷兰的疯狂打败了，不过每一个犹太银行家都是疯子，他们对资本的追求同样疯狂，支持反对派，扰乱一个国家的秩序，然后获取暴利，这种事情也并不少见。

以往都是超级财团能做的，弗雷德只能望洋兴叹，现在他和张廷兰合作之后，也有了这种力量，想象一下可能获取的暴利，他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张，你有具体的方略么？"

张廷兰微微思索一下，说道："第一步先建立强大的贸易网络，搞清楚俄国的现状。下一步就是选择合适的代理人，我们既要多数党一面的，也要沙俄内部的，甚至俄国少数民族的也要考虑。我们手中筹码并不多，因此要静待时机，只有等到俄国出现剧变之后，我们才能适当插手！"

弗雷德点了点头，张廷兰的主张虽然疯狂，但是从策略上看，却是十分谨慎，拥有相当的可行xing，也说明张廷兰还是一个理智的人。

两个人敲定了这个计划，弗雷德笑着说道："张，咱们提前确定了在俄国的布局问题，那么回头我们还是聊聊怎么对付日本的小伙伴吧！"

"相比于拥有财富，我更喜欢只配财富，前者需要自己努力去赚取，而后者则是用别人的钱，给自己办事。我们完全可以用日本的贷款，去完成在俄国的布局。"

"非常jing辟的说法，如果你去当一个银行家，成就绝对会更加惊人！"

他们给日本人定下的圈套并不复杂，弗雷德已经说动了俄国高官，让他们先放出风声，准备扩大武器进口，然后道胜银行凭借着管理核定武器进口的权力，向俄国政府提出报告，建议俄国考虑采购日本的武器。

剩下的就是等日本人自己上钩，被武器巨额利润迷住了双眼的日本人，一定会努力促成此事，还会提供巨额贷款，这些钱就落到了道胜银行的口袋。

而且弗雷德和张廷兰还买通了俄国的权贵，因此日本生产出来的武器，很可能根本到不了俄国士兵手中，而是成了奉军的装备。等到俄国轰然倒塌之后，日本财物两失，而奉军却吃肉喝汤。

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武器，反过头来对抗日本人，这简直是天底下最爽快的事情了，弗雷德和张廷兰，一大一小两只狐狸将事情敲定下来。

这种事情操作起来一定要稳扎稳打，不能露出破绽，因此弗雷德和张廷兰都暂时不动声色。

张廷兰稍微闲暇下来，不过他的事情也不少，首先就是武警总队已经完全成型，这是张廷兰的班底，他绝对不能松懈，武警总队必须要经历实战考验，奉天周边的土匪豪强就成了练兵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朝鲜难民。

武警总队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负责奉天城内的治安，一部分负责四

处清剿，两伙人不断轮换，很快武警总队就开始成熟起来，完全能够胜任多种任务，而且奉天的商民也开始适应这支装备jing良，军容严整，秋毫无犯的执法队伍，整个奉天的治安开始大为扭转。

另外从俄国运来了第一批机器，几个工厂都要落实下去，张廷兰也亲自参与建设，尽可能的提供帮助，这些简陋的工厂承载了奉天工业的希望，不由得张廷兰不重视。

兴业贸易的规模也要扩大，随着俄国商贸大开，不只是奢侈品，普通的生活品也要大量的走私过去。普通商品虽然利润不高，但是需求数量巨大，而且很多奉天能够自己生产，因此走私行动还能惠及奉天的商业。

当然能够参与进来的都是已经入股兴业公司的商人，他们和张廷兰利益相连，才能够获得这个优待，这些商人也是喜悦非常，以往还有人怀疑张廷兰的能力，现在他们都五体投地，死心塌地的一同发财。

同时北市场的建设也进入快车道，由于东北的冬天会上冻，严重影响室外施工，只能进行一些室内的装修。因此乔瑞轩安排工人先打好陆基，挖通地下的管道，另外还要备好材料。在今年上冻之前，估计只能修好五分之一的工程量，整体修建工作要两三年的时间。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工程就结束了，以后还要改建扩大，预计第一批商户明年春天就能进入，这个速度已经很惊人了，张廷兰也表示了满意，他还主动提高了工人的待遇，而且还制定了工伤赔偿标准。

工人在施工中受伤，可以得到补偿，以往工人做工一切风险都是自己承担，生死由命，现在张廷兰主动承担了这部分责任，工人的热情空前高涨，效率又提高了不少。

王永江这个挂名的顾问也时常前来查看，他和张廷兰也越来越熟，两个人还经常关于一些问题进行争论，王永江学识渊博，张廷兰见解高妙，王永江渐渐的撇开了成见，大有和张廷兰成为忘年交之势。

就在各方工作进展都十分顺利的时候，běijing的袁大总统终于准许了张锡銮的辞职请求，张锡銮这位老总督终于到了滚蛋的时候，奉天都督的宝座空缺了下来，谁能成为新的奉天主人，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这个时候袁世凯突然下令让张作霖进京述职，老张顿时喜出望外，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五十四章王永江的提醒

常言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张锡銮老大人今年算起来正好是七十三岁，孔圣人都没过去这个坎儿，老头子感觉自己有点悬，最主要就是事事不顺心，样样不如意。

张作霖原本也处处排挤他，但是还维持着表面上的恭敬，结果张廷兰插手一搅合，老张看到了强大的机会，而且张廷兰又拉来了奉天商人的支持，老张等于是拥有了群众基础，他再也不甘心屈居人下了。

接连出手拿下了张锡銮的小舅子鲁正雄和亲信高铭，特别是高铭下场更惨，全家都被抄了，老爹兄弟都被抓了，等于是把高家的根基都给断绝了，连当一个地方豪强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灰溜溜的逃到关内。

正所谓兔死狗烹，当看到张锡銮连手下都保护不了的时候，原本还有点念想的人都纷纷倒戈了，天天去给张作霖溜须拍马。都督做到了这个份上，张锡銮是一点滋味都没有了，这么大岁数了，何必再受小辈儿的欺负啊。

张锡銮连续修书请辞，向袁世凯说得越来越恳切，老袁也早有准备，见张锡銮态度坚决，他只好同意。

当然张锡銮对张作霖最近的作为严重不满，老头子在电报之中告了张作霖一状。说他飞扬跋扈，野心勃勃，绝对不能委以重任，希望大总统慎重选择新都。

“我这位老干爹这是撕破了脸啊！”张锡銮的府上早就安插了张作霖的人，他给袁世凯发电报，老张全都知道，因此老张才把手下的弟兄都聚集到老虎厅，仔细商量对策。

值得一提的是在末位给张廷兰留下了一个位子，他也能够参与到讨论之中，在奉军的后辈之中，这绝对是一个殊荣，就连张学良都没有这个资格。不过这一切也是张廷兰自己挣来的，经过他的努力，二十七师资金充裕，武器不断改善，和商民关系也融洽起来。

这些都是老张立足奉天的资本，因此给予张廷兰足够的地位，也是必然。当然也有人看着憋气，那就是汤玉麟，他家的两个儿子比张廷兰还大好几岁，但是一点也不成器，整天游手好闲，让老汤越来越觉得没面子。

“老七，我有个想法，袁大头不是什么好人，这些年他把不少人都骗到běijing，然后就扣押起来，比如蔡锷，再比如尹昌衡都是如此。张锡銮刚告状，老袁就让七爷进京，是不是也准备把七爷扣下啊！咱们别光想着接替好事，结果被袁大头算计了。”

大家的想法都比较积极，以为接替张锡銮有望，不过张景惠这么一说，大家又觉得有点疑问，袁世凯的心思的确不好琢磨，如果老袁下了一个圈套，趁着老张进京，把他扣下，二十七师顿时就群龙无首了。

孙烈臣把眉头皱了起来：“老七，景惠说的也有道理，防人之心不可无，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张一听两位兄弟的话也有道理，习惯xing的摸了摸大光头，正好一眼看到了末位上的张廷兰，老张咳嗽了一声：“廷兰，这满堂上都是你叔叔大爷，就你一个小辈，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就当是抛砖引玉，然后我们哥几个再琢磨！”

张廷兰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不想多说话，结果老张叫到了自己，也不能

装蒜了，只好站起身，冲着众人鞠躬施礼，清了清嗓子说道：“袁世凯身为大总统，他眼中看的是天下大局，是东三省的安全，绝对不会因为张锡銮这个老糟头子告状，就轻易下决断。”

“说的有理，廷兰，你再细说说，老袁对东三省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现在摆在老袁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袁世凯的亲信力量都在关内，分布在长江和京津一带，他没有足够的力量管理关外；第二就是通过二十一条，袁世凯十分清楚日本的野心，身为一国元首，袁世凯绝对不愿意看到领土被瓜分。基于这两点，袁世凯实际是处于矛盾之中，既需要一个强人对抗日本，稳住东北，又担心这个强人超出控制！”

张廷兰说完之后，一旁的袁金铠率先给拍巴掌了，他以往一直充当张作霖的谋士的角色，最近随着张廷兰的崛起，袁金铠的地位很微妙。不过他也是聪明人，张廷兰有本事，张作相又是张作霖最信任的人，这种人不能得罪。

况且张廷兰说得也真有道理，一下子就把袁世凯的心思说得清清楚楚，因此他拍手赞叹，然后说道：“师长，张贤侄说得透彻啊，此去běijing，不会有危险，多半是个机会。”

老张以手撑额，想了想说道：“也不见得，廷兰说得对，老袁是在矛盾啊，他不会轻易宝都督的位置给我的，袁大头坏水不少，不能乐观！”

“七大爷，我猜这次袁世凯让您去běijing，还有一件事情想询问，那就是对君宪的态度，如果您答对好了，袁世凯说不定会引为心腹。”

张廷兰心里清楚袁世凯正在谋求当皇上，因此十分想知道地方实力派的看法，这次召见张作霖，是多种想法综合到了一起。

“没错，我也听说běijing的舆论已经开锅了，杨度还建立了筹安会，多半就是替大总统造势，咱们这位大总统怕是当得不过瘾，相当大皇帝！”孙烈臣也开口说道。

老张点点头：“我们现在就商量一下，如果老袁真的问咱们的态度怎么办，这几天看报纸，上面都是痛骂君宪的文章，我看老袁这一步并不高明，大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咱们现在支持老袁，他要是失败了，能不能陪绑啊！”

“七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就是想得多。”汤玉麟也开口了：“袁世凯现在是大总统，手握生杀大权，咱们想升官，就要溜须大总统，你管他想干什么呢，只要他能让你高升一步，咱就支持他。让袁世凯体会到咱们的苦心，他总要酬谢功臣吧。如果势头不行，再反对也不迟，这年头谁还管这些啊，捞到好处是最要紧的。”

汤玉麟说到这里，扫视了一下所有人，然后说道：“已经有好些年，弟兄们都没升官了，这回雨亭高升一步，咱们也都跟着沾光。”

汤玉麟的话虽然粗俗，但是也戳中了在场众人的心思谁都想着升官发财，不过要不要全力支持袁世凯，大家还有疑问，张作相在一边说话了：“雨亭，还要顾及自己的名声，如果名头臭了，再好的位置也坐不稳啊！”

张作相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深受传统思想影响，凡事都讲究道义，他从心底并不赞同君宪，也不愿意看着袁世凯当皇帝，也不愿意看到张作霖充当君宪的急先锋。

如果说讲什么道理，张作相可能说不出来，但是本能的就有一种厌烦，

其实这也是中国很多地方实权派的共同心声，大家已经跪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推翻了满清皇帝，现在要是再来一个袁皇帝，大家该怎么办啊。

正是这种厌弃，才使得袁世凯称帝之后，众叛亲离，迅速身败名裂。

“爹，这是七大爷，也是咱们二十七师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不过也不能让影响七大爷的声望！”

张廷兰当然知道给袁世凯充当急先锋的几个人都身败名裂，给袁世凯这个短命的皇帝当从龙功臣，只能陪着老袁一起倒台。当然在初期又不能不支持，不然怎么尽快掌控奉天啊，其中的火候需要巧妙的拿捏。

“七大爷，我看咱们来两手准备，明面上袁世凯要问您的态度，您就推说军人不干涉政治，实在逼问，就含糊的支持一下君宪。在暗地里咱们准备充足的礼物，给大太子袁克定送厚礼。这位太子爷是最盼着老袁当皇帝的，向他表忠心，也就等于是向袁世凯表忠心了。”

张作霖身为一方枭雄，自然是深谋远虑，汤玉麟那种不顾一切的做法他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又不忍心失去机会，而张廷兰出的这个主意分寸火候都正好，老张顿时眉开眼笑。

“廷兰，就安你说的办。”

老张想了想又说道：“这个礼物一定要打动人心，廷兰，你和那些商人关系最熟，也最有门路，再加上你比七大爷还有钱，这置办礼物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张廷兰自然责无旁贷，只能尽快去准备，他第一次正式参加二十七师高层会议，就得到了老张的认可，让汤玉麟十分不舒服，他直接一个人离开，一句话都没多说！

置办礼物要紧，张廷兰也没空搭理他，离开了老虎厅之后，张廷兰就找到了刘书成，想要他帮忙参谋一下，偏巧王永江也这里。

一见到张廷兰，王永江就笑着说道：“廷兰，我去看了你弄得几个工厂，很不错，奉天要想发展就离不开工业。”王永江这些天和张廷兰已经很熟悉了，张廷兰也有意拉拢他，因此向王永江展示不少东西。

“永江先生，您经验丰富，那几个小厂子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您都给我指出来，我立马就改正！”

“廷兰，我也没办过工厂，不过我就有一个想法，这酒香也怕巷子深，人家办工厂都大张旗鼓的，怎么到了你这里就无声无息的，不知道宣传啊！工厂生产出来东西，总要找到销路吧，你总不能坐等人家来购买啊！”

王永江的一番话说出来，正好启发了张廷兰，他脑中快速闪过一个念头，又一扇发财的大门被打开了。

第五十五章送礼的学问

实业救国一直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张廷兰一下子弄出四个厂子，按理说应该大张旗鼓的宣传，好好让奉天的老百姓知道，吸引他们消费，但是他的机器毕竟是走私过来的，还是有些心虚，因此不愿声张。

另外按照张廷兰的计划，生产出来商品之后，直接通过弗雷德的关系，卖到俄国就完事了，尽可能的低调。不过王永江这么一提醒，张廷兰突然想到了一个赚钱的门路，俄国是一个穷鬼，真正在大把撒钱的还是英法两国，如果能把东西卖到欧洲，绝对是好事情。

只要和英法有了生意往来，就能够趁机了解欧洲情况，正好为战后抄底德国做准备。这次前往běijing，就可以找机会，联系一下英法，找个销路。张廷兰想到这里，就下定决心，这次进京，自己也要跟着，不过家里的一摊子事情该交给谁呢？

“廷兰，这世上的事情，凡事不能拿到台面上的，多半都有见不得人的隐情，你说是不是？”

张廷兰笑着说道：“永江先生，您还真说对了，我这点机器来路都不正啊！”

刘书成也清楚这批机器是怎么来的，他向张廷兰使个眼色，让他不要多说，毕竟和王永江还不熟，万一这位和他们不是一条心，就麻烦了。不过张廷兰很相信王永江的人品，况且张廷兰也想把王永江尽快拉入伙。

这次张作霖去běijing，张廷兰也要跟着，奉天各项工作都刚刚展开，必须要有足够能力和身份的人坐镇。张廷兰能动用的人物之中，刘书成和乔瑞轩有能力没有身份，张作相等人威望足够，但是对商业上的事情不熟悉，算起来王永江要是能帮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廷兰，办工厂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就算你的机器来路不正，只要不是祸害老百姓来的，我也赞同。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用些小人手段也是正常，只是奉天日货大行其道，国货想要杀出一条血路不容易啊！”

“永江先生，我信得过您，实话和你说了，这些东西都是俄国人的，我把他们的工厂拆了，机器直接运过来！”

王永江一听这话，眼睛顿时就瞪圆了：“廷兰，俄国不是在战争之中么，他们的工厂都十分宝贵，怎么会随便卖啊？”

“先生，您没听说过有钱能使鬼推磨么，沙娥人比起咱们的官还贪，只要钱用够了，什么都好办了！”

王永江点头称是：“我也接触过一些沙俄的人，他们的确贪得无厌，不知道这些机器你用了多少钱？”

张廷兰伸出两指晃了晃，笑而不语，一副让王永江猜谜的模样。

“二十万元不算少啊！”王永江叹了口气：“平时购买不到十万就足够了，不过现在是在战争之中，就算有钱都买不到，多花点也值了！”

“哈哈哈，永江先生，不是二十万！”

王永江顿时一阵错愕，看张廷兰的得意的样子，价钱绝对不会太贵，因此他试探着问道：“两万元？如果是这个价钱，绝对是捡便宜了。”

“是两千元！”

王永江差点一口血喷出来，这哪里是买机器啊，简直是买废铁，甚至比

废铁的价钱还便宜！

看着一脸不可思议的王永江，张廷兰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能让这个时代最精明的人物都想不到，足见自己这番心血没有白费。

“永江先生，说起来这事情也简单，完全可以向您和盘托出，不过我就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您帮着我管理一下眼前的烂事。”

王永江脸上显出玩味之色，嘿嘿的笑了两声：“张大少爷，我可不是好奇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

王永江说着站起身，作势就要离开，张廷兰脸上依旧还带着笑意，似乎毫不关心，把桌上的盖碗茶端了起来，细细的品了一口，十足的气定神闲。

“张大少爷，你是吃定我了啊！”王永江走了两步，又坐了下来，苦笑道：“我可以给你张少爷办事，不过一切都看我的心情，心情好我就多管点，心情不好，就是天塌了我都不管。”

张廷兰笑着冲王永江拱了拱手：“先生何等人物，您今天绝对不会无的放矢的，既然您问了，我估计您就不能拒绝帮忙！”

王永江抖了抖衣襟，笑着说道：“我原本想了解一下办工厂的事情，实业救国喊了多少年，但是成效都不大，我就是想看一下张大少爷怎么办工厂。结果发现你还有本事占洋人的便宜，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的事情，如此有趣的事情，王某实在是有些心痒啊，忍不住想插一脚。”

“永江先生，我在向俄国走私奢侈品，从中赚取暴利，然后用这个钱买通俄国权贵，弄到机器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王永江眼神锐利，他盯着张廷兰，又问道：“走私的买卖，人生地不熟绝对做不了，你有帮手吧！”

“道胜银行的经理弗雷德。”

王永江哈哈大笑：“明白了，明白了！”王永江恍然大悟的笑着说道：“我早就听说在外国，银行势力庞大，能够和他们结成盟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廷兰，你这一步走得高！”

王永江之所以号称理财能手，是因为此人有远超常人的眼光，他对金融有着很深入的了解。在后世他辅佐张作霖之后，迅速稳定奉天的金融秩序，让奉票和日元维持稳定汇率，大大促进奉天的出口贸易。

因此张廷兰说出了和银行家取得合作之后，王永江顿时就猜透了背后的交易。

“先生，我和弗雷德都不看好俄国的未来，沙俄这个泥腿巨人恐怕难以撑过这场空前的大战，帝国崩溃在即，我们也不过是想发点战争财和死人财而已！”

“做得对！”王永江冷冷的说道：“这些年俄国人在东三省为非作歹，害了多少中国老百姓，怎么对付他们都不为过。不过我不太清楚俄国的情况，廷兰，你能保证沙俄一定会崩溃么？”

“我敢保证，而且俄国还会有剧变，这一点我和弗雷德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永江点点头，然后站起身，背着手转了两圈，然后说道：“廷兰，既然你笃定俄国一定会崩溃，那么完全可以有更快的方式赚钱，让俄国人流更多的血，光靠着走私，赚钱太慢了！”

一听到赚钱两个字，张廷兰也把眼珠瞪圆了，别看张廷兰这段时间不停

的忙活，手中掌握了不少钱，但是张廷兰知道，老张距离奉天都督只有一步之遥。一旦老张官职上去了，奉天就要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那个时候，多少钱都不够，因此对于任何快速来钱的方式张廷兰都极为感兴趣。

“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无非就是在货币上面做文章而已，可以先向俄国的银行贷出一部分卢布，然后再换成黄金，坐等俄国崩溃，到时候卢布必定会暴跌，甚至是变成废纸，还钱时用少量的钱收购卢布，还给银行不就可以了么！”

王永江寥寥几句话说出口，张廷兰的眼睛都有些发红了，什么叫大才，这就是大才！王永江所说的赚钱办法在后世也出现过，那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外国资本利用金融力量，让卢布一夜之间贬值成废纸，俄国人苦心积累几十年，数量达到数十万亿美元的资产全被掠夺一空。

王永江显然不是穿越者，但是他凭着超乎常人的经济头脑，也想到了类似的赚钱主意，俄国此时还实行金本位，完全可以想办法套取俄国的黄金。

中国本来就不是金银生产的大国，又被列强掠夺了近百年，社会上严重缺乏贵金属，偏偏这又是金本位的时代，黄金就是全球硬通货。如果能从俄国弄出一批黄金，对于保证奉天的货币安全，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

张廷兰虽然机敏，但是前世毕竟还是个普通大学生，把赚钱的眼光还局限在实实在在的东西上面，根本没有考虑到金融这个利器，现在王永江一说，他才醍醐灌顶。

张廷兰站起身，冲着王永江深施一礼：“永江先生，果然大才！对俄国下手，并非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想给奉天抢回发展的机会，还请先生看在奉天，乃至中国百姓的份上，出山相助啊！”

王永江哈哈大笑，拉住了张廷兰，说道：“我这些天早就看出来了，廷兰你是真心办事的人，光是一个北市场，就能造福奉天的商民，挽回商业利权。相比之下，永江虽然年长你数倍，但是这些年并没有给奉天百姓做什么，说起来惭愧。”

“现在也不晚，先生我立刻就去联系弗雷德，你们一个是优秀的银行家，一个是理财大家，密切合作，一定能把俄国人的骨髓油都榨出来！”

两人在赶往道胜银行的路上张廷兰又提起准备陪同张作霖进京述职的事情。

“张雨亭，高升指日可待了，不过běijing城鱼龙混杂，各路投机人士云集，想要获得老袁的认可，并不容易啊，”

“先生说得对，袁世凯身边都是一堆官迷，张锡銮辞职了，多少人就像闻到腥气的猫一样，都准备抢夺这个宝座的。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多送一点礼物，总能打动人心。”

“呵呵，送礼这是北洋的陋习了。”王永江笑着说道：“北洋的官和前清差不多，第一讲究关系，第二讲究礼品，能力之类的反倒在其次，不过这送礼也是有大学问的，怎么送才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分寸一定要拿捏好！”

张廷兰接了置办礼物的任务，他正在发愁要送什么呢，现在听王永江这么一说，就知道这位是行家，因此笑道：“还请先生指点！”

第五十六章留守人员

“这官场上送礼一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怕人记住你，一种是怕人忘了你。”

王永江笑着说道：“第一种就是照例送的礼物，你送了别人不会感激，不过你要是不送，多半就会被记住，甚至会穿小鞋。等到真正想让人家给你办事的时候，就要用第二种方式，简单的说就是要送重礼、厚礼，彻底打动人心，这方面袁世凯就是高手，他正是靠着年复一年的给李莲英送厚礼，才得到了这位大总管的鼎力相助。”

张廷兰也听闻过一些袁世凯的事情，知道这位的确是出手阔绰，为了买通李莲英，袁世凯一次几十万两的银票送出去，连眼睛都不眨，生生让这位大总管都感到不安，乖乖替袁世凯办事，老袁办的确深通舍得之道。

“这一次张雨亭是想往上升官，当然要送重礼，不过这礼物也要送的巧妙，这样能够事半功倍，我看有四个人必须要送，第一个就是大太子袁克定！”

张廷兰急忙点点头，他也想到了袁克定，不过王永江显然比他想的更深远。

“先生，另外三人是谁，还请指点啊？”

“男人最怕的就是枕边风，袁世凯最宠爱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这两个未来的皇贵妃可不能忘了啊！”王永江语气之中带着揶揄，显然也知晓袁世凯的称帝举动，王永江对于帝制也很不满。

“第四位就是袁世凯的重要谋士杨士琦，此人深得袁世凯的信任，说一不二，他要是能说几句好话，帮助极大。给这四个人送东西重点也不相同，袁克定贪财好色，只要足够的金钱美女就行了，杨士琦有些士大夫的清高，一般的金银之物没有用，不过此人好字画，如果能找到名家作品，绝对能打动他的心，至于用什么打动两位姨太太，我就不多说了。”

王永江三言两语就把事情的方向点明了，这就是本事，如果能得到这位的时常提点，绝对能省去很多的麻烦。

“先生，袁克定和两位姨太太的礼物我去安排，至于杨士琦那里我就不知道该送什么了，万一我花了大把的银子，买点假货回来，可是丢人打脸啊，要不先生帮帮忙，淘换淘换？”

“哎！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我就帮你找找吧！”

说话之间两个人到了道胜银行，很容易就找到了弗雷德，这家伙最近心情好的不得了，随着走私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俄国贵族把拖下水，弗雷德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可以说他人虽然坐在这里，但是一个指令就足以让远东发生地震。

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这就是银行家的势力，弗雷德十分享受这种美妙的感觉，当然他更享受实实在在的利益，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的资产不断的翻番，而且可以想见，未来还会更多，他甚至有把握跻身世界顶尖的银行家之列。

“老朋友，我最近准备去一趟北京，由王永江先生暂时代表我处理奉天的事务，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

说着张廷兰就给两个人引荐了一下，弗雷德是老狐狸，王永江更是聪明

绝顶的人物，两个人一见面，就仿佛有心灵感应一般，互相不住的打量。

张廷兰笑着说道：“王先生刚刚和我提出一个建议，既然我们都认为俄国难以维持长久，那么是不是可以对卢布下手呢！”

弗雷德眼中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随即苦笑道：“张，我也刚刚想到这个办法，我还以为你不会想到呢，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中国人的智慧果然不能小视！”

“哈哈，我没有想到，是王先生想到了，你们两位是不是合作一下，把这个计划变成现实，让我们从俄国弄得大笔的黄金！”

弗雷德笑着说道：“张，你先不要着急，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办成的，需要打通层层关节，尤其是要攻克俄国的银行系统，需要耗费很多的心思。而且日本人已经开始咬钩了，那个叫三木的日本人在昨天找到了我，向我询问武器采购的问题，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俄国市场了，我们可以把眼前纷繁复杂的事情联系到一起，然后找到最高效的赚钱办法。”

王永江还不知道张廷兰和弗雷德联手给日本人下套的事情，眼珠顿时就瞪大了，原来这位张大少爷不只对俄国人下手，还在打日本人的主意，这份胆魄绝对惊人，王永江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三个人坐到了一起，弗雷德这个精明的犹太佬就不用说了，王永江有治国之才，能玩得了阳谋的人，使用阴谋更是轻而易举，至于张廷兰虽然比不了这两位，但是他最起码有百年见识，等于是经的多见的广，能够提供十分新颖的思路。

两大一小三条狐狸凑在了一起，一个针对俄国，捎带着把日本也坑了的阴谋就基本成型了。

他们把走私，日俄军贸，还有做空卢布都联系了起来。先诱使日本向俄国提供贷款，此时由于经济状况糟糕，卢布已经开始贬值，因此他们就利用走私形成的黑市，拿日元换取贬值的卢布。

再把卢布送到俄国的中央银行，按照含金量，换成黄金，最后运到中国。同时张廷兰还提议弗雷德买通俄国的银行，让他们发行债券，而弗雷德则帮助他们把债券包装起来，炒高价值，卖给日本人。

当然其他列强要是有兴趣，他们也可以购买，不论这个买卖看起来多划算，只要多数党一上台，所有都变成国有，他们只有哭的份，而且通过种种资本运作，张廷兰和弗雷德都能获得超乎想象的利益！

三个人密议了一下午，把大致的方向都确定下来，张廷兰由于要准备礼物，还要陪着老张进北京，因此奉天的事情就交给王永江全权代理。

这些事情看起来千头万绪，但是王永江的本事也不是吹出来的，他很轻松就把事情理顺了，几天时间就能驾轻就熟，人家凭着宰相的本事当公司的经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张廷兰全力置办礼物，刘书成和乔瑞轩也四处联络关系，寻找珍奇的宝贝，很快礼单就丰富了起来，一连忙碌了五天时间，礼物也筹备差不多了。

张作霖把张廷兰叫到了身边：“廷兰，你准备的礼物我都看来，很用心！很不错！只是我琢磨着大头还是现金，我看要至少准备五十万大洋！”

“不用这么小气，就算是一百万也没问题！”

老张把眼珠顿时就瞪圆了：“廷兰，咱们手上虽然有不少钱，但是也不能浪费，况且二十七师蒸蒸日上，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奉天就是咱们的天下，

就算袁大头不给我都督的名号，我也照样掌控奉天，拿着宝贵的资金白白送给袁大头，我看这买卖不合算！”

张作霖说的的确不错，自从资金宽裕起来之后，老张就频频扩军，二十七师正规编制是两个旅，但是老张原本就超编了不少，人马接近三个旅。张廷兰帮着老张弄到了钱之后，老张扩军的脚步就更大了，现在二十七师至少有四个旅的兵力。

这些士兵只要几个月就能训练成熟，而且老张还能通过截留俄国的军火，获得足够的装备，很快二十七师就能全部换成水连珠步枪，机枪和大炮也能配齐，实力有了，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这也是老张的底气所在。

“七大爷，给北京那帮贪得无厌的家伙送钱我当然不愿意，不过我手里有为数不少的俄国卢布，已经开始贬值了，但是北京这帮家伙可能还不知道，咱们索性就拿卢布送礼，您只管随便花就是了！”

“你小子就是鬼机灵！”张作霖笑骂道：“臭小子，跟着七大爷进北京吧，有什么事情你也帮着想想！”

“您不说我也想去呢，四九城人杰地灵，我也想趁机招揽几位人才，您老主政奉天之后，咱们还要大力建设奉天，离不开人才啊。”

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随同老张一起去北京的还有袁金铠，另外张学良一见张廷兰也去北京，他也动心了，因此百般请求，老张也想让儿子见见世面，因此就同意他随行，张学良都去了，张廷枢自然也跟着，张廷兰是别想甩了这哼哈二将了。

临行之前，老张把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人都叫到了老虎厅，他去北京，家里就要有人主事才行，其实这也是身份的体现，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就意味着谁是二十七师的二号人物。

以往这种事情都是汤玉麟负责的，他是副师长，而且军衔还是中将，和张作霖一样，比张作相和孙烈臣都高，这次他也信心十足，弟兄虽然有些不睦，但是老汤还是相信自己的地位不会动摇的。

“诸位弟兄，咱们二十七师蒸蒸日上，管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不能光守着军队那一摊了，还要和商人，老百姓，小鬼子各方面打交道，六哥，这个大局就由你掌控吧！”

老张亲自点了孙烈臣，这些弟兄之中，孙烈臣算是最精明老成的了，因此给他这个任务也在合乎情理，只是汤玉麟心中一阵腻歪。

“另外军务还是最主要的事情，要把家看好，这是咱们哥们的根基，不容有失！”说话间张作霖的目光扫过了在场的众人，最后落到了张作相身上。

第五十七章混蛋总统

张廷兰坐在火车之上，呼啸着向北京驶去，从明清开始，北京就代表着中国的最高权力，四九城见证了数百年的沧桑巨变，很快北京就要陪着袁世凯做一场八十三天的皇帝梦，然后看着这位枭雄黯然离去。

张廷兰心中有一种紧迫感，必须掌握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训练出更强大的军队，扭转国家的命运。

针对俄国的布局已经展开，张廷兰有把握捞到丰厚的回报，工厂也在建设之中。这一次张作霖任命张作相负责二十七师的军务，同时兼管奉天治安，标志着张作相已经成为奉系的二号人物。

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张廷兰手中的权势已经很惊人了，不过他还有些贪心不足，还要发展得更快才行，他一面想着如何应付北京的衮衮诸公，更多的却是筹划着回到奉天之后的建设。

火车很快就进关了，张学良和张廷枢都是第一次进北京，张廷兰也是第一个体验老北京的风光，都显得十分激动。

“廷兰哥，早就听说书先生说，北京城是三头八臂哪吒城，处处都值得看看，尤其是前门外的几条胡同！”

张学良一脸感慨的说着，张廷兰脸色就开始发黑了，这位少帅就是个纨绔的坯子，他说的不正是举世闻名的八大胡同么。

“汉卿，我去找七大爷，给你个特许，好好领略一下京城的风光怎么样？”

张学良一听老爹，顿时一脸苦涩，连连摆手，他的这点小心思绝对不能让老爹知道，来北京是办正事的，张作霖绝对不会让他胡来的！

说笑之间，火车已经停了下来，老张在众多警卫的簇拥之下，下了火车，后面还有不少从人专门提着准备的礼物，浩浩荡荡的队伍就往外走。一旁的老百姓一看这些荷枪实弹的军队，都自觉的让开了道路。

“妈了个巴子的，天子脚下谱儿就是大，连个迎接的都没有！”

老张正在埋怨的时候，另一处月台挤满了人，多数都是一身绸缎大褂，一看就是官员，还有不少身着将校呢的军官夹杂其中，乱哄哄的。

张廷兰也凑了过来，他叫住了一个维持秩序的巡警，询问情况。

那个巡警打量了一下张廷兰，又看了看张作霖等人，一点都不怯场，拱拱手说道：“几位老总是外地来的吧，大公子前几天去请王老大人，现在全北京的大小官员都在等着迎接北洋之龙呢！”

张廷兰和张作相都明白了，他们赶得时间正好，袁克定去请王士珍，正好现在进京，王士珍是北洋三杰之首，虽然淡出政界多年，但是名望尊崇，故旧遍布朝野，受到至高礼遇也是正常。

“今天是没人迎接咱们爷们了！”老张瞥了一眼不远处涌动的人群，嘴里低声说道：“早晚也要让这帮孙子这么巴结老子！”

一行人只好自己去下榻的六国饭店，北京城从设计之初就处处突出皇权，各个城门的功能都不相同，往来北京的官员和客商都要走崇文门，张作霖也不例外，带着随从来到了崇文门之外。

远远的就看到长长的队伍，全都是外地的客商，推车马车络绎不绝，老张一行人数众多，还带着不少礼物，老远就引起了税警的注意，远远的一个

小头目就带着几个手下赶了过来。
　　截住了张作霖，这个小头目獐头鼠目，嘴角上总带着一丝轻蔑的笑意，看起来就不让人舒服，他冲着张作霖拱了拱手。
　　“这位军爷，看您的样子是外地来的吧，这北京城是天子脚下，是有规矩的地方，你们带来这么多的东西，可不能白白通过啊！”
　　由于没人迎接，张作霖就憋了一肚子，一看这么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也敢伸手管自己要钱，老张顿时怒满胸膛，紧随身边的袁金铠厉声喝道：“这是给袁大总统送的礼物，你们也敢伸手，都不要命了么！”
　　“嘿嘿，这位爷，您别发怒，规矩就是规矩，况且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打着送礼的旗号，偷运点私货进京啊，我们也是职责所在。我也知道你们时间紧迫，大家都别麻烦，你们交一千大洋，我就放你们过去，您办事要紧，千万别耽搁了！”
　　正所谓天子门高，从这些嚣张的税官身上就可见一斑，张作霖也是一方豪强，但是在这些人的眼里完全没有分量，那个小头目笑嘻嘻的呲着牙说道：“我们办事就是一个字快，钱给了，您也不用像这帮泥腿子一样排队了，赶快进城，升官发财！”
　　这家伙还要说话，张作霖猛地向前，一脚就踢在了这家伙的胸口，老张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一脚劲头十足，一下子就把这家伙提出了六七步开外，像一个麻袋一样，狠狠的摔在了地上，顿时就昏死过去。
　　其他的警卫也一拥齐上，他们下手十分狠辣，其他几个税警也都打倒在地，爹妈乱叫，顿时崇文门前就乱了起来。
　　崇文门税卡从明清时候就有，多少外来的官员都要老老实实的交税，毕竟在天子脚下没人敢胡来，能少惹事，就少惹事。因此也惯得这帮家伙极度猖獗，今天老张却反其道而行之，当场就踢晕了一个头目，顿时就炸开锅来。
　　负责税卡的警察吹起尖利的哨声，足足有好几十人，一同向着这边冲来，迎接他们的却是上百条黑乎乎的枪口。老张这次带来了二百位警卫，都是身手最好的，装备最精良的，他们手里端着水连珠步枪，面无表情的盯着这些冲过来的税警，就好像盯着一群猎物一样。
　　丝毫不用怀疑，只要一声令下，税警就会被打成筛子，他们平时欺压老百姓还行，但是面对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怎么也硬气不起来，两条腿不自觉的向后退。
　　崇文门这里还有不少的商贩，他们一看嚣张跋扈的税警都被枪顶到了脑门上，心中都暗呼痛快，有的机灵的人趁着乱，纷纷进城，节省了税金，还有人想要看热闹，因此场面混乱异常。
　　这时负责的税官也跑了过来，他心里也暗骂手下人糊涂，他早就说过，尽量少惹那些丘八大爷，今天算是踢到铁板上了。
　　税官硬着头皮向张作霖连连鞠躬施礼：“这位将军，手下人不懂事，您老千万别见怪，弟兄们远路而来都辛苦了，别在这杵着了，都赶快进城，办正事要紧！”
　　“怎么？你们不要钱了？”
　　税官头上也流出了冷汗，声音颤抖地说道：“不要了，不要了！”
　　“记住老子是奉天二十七师的张作霖，以后还常来常往，你要是再敢要一

个子，小心你的狗头！”

老张带着人昂首阔步的过了崇文门，税官也才想起来，原来这帮人是胡子出身啊，得罪他们不是找死么！

张作霖到了下榻的六国饭店之后，就派人向总统府递交公文，然后静待召见的消息。张廷兰则带着张学良和张廷枢出来四处逛逛，看看老北京的风物。

“我爹今天那一脚踢得太帅了，要是能把税卡也都砸了就更好了！”

“那就惹大麻烦了，多少人都指着崇文门税卡发财呢，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你想惹所有人记恨么？”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一千块大洋并不多，而且老张要是表明师长的身份，这帮人也不敢要钱，民国初年军队还没有盲目扩编，师长还是还了不得的大官。不过张廷兰也隐隐约约猜到了老张的用意，张作霖就是要装憨耍横，展现粗鲁的一面，麻痹袁大头。

正在走着，前面就出现了一家大茶馆，人声鼎沸，十分热闹。茶馆往往就是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张廷兰他们正好也走累了，想要歇歇脚。

信步进入茶馆，找了一张靠近窗户的座位，要了一壶茉莉双熏，一面喝茶，一面听着茶客聊天，这种地方往往都有万事通，一个四十几岁的人正在高声说着：“众位老少爷们，兄弟我找到了赚钱的路子，我的表小舅子告诉我，梁财神准备筹建请愿团，要包括各个行业，只要跟着上街游行，每天都给银子！”

“这请愿团是干什么的啊？”

“当然是给大总统请愿了，咱们大总统当腻了，想要当皇上，我是想好了，只要有消息，我就立马参加。咱不为那两个钱，咱要当从龙功臣，这往后说不定还给子孙后代挣一个铁帽子王爷呢！”

“您还是先找着媳妇再说吧！”有茶客起哄，顿时所有人都哈哈大笑。

正在此时茶馆的门外走进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人，他一身酒气，脚步踉跄，茶馆的掌柜的一看到他，急忙迎了过来：“宋三爷，您怎么喝这么多啊？”

这个人摆了摆手：“我没醉，这儿清醒着呢！”说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就是想让大伙看看我，也通过我看看这个世道，这个混蛋的政府，混蛋的大总统。”

“三爷，你这是怎么了，快别胡说八道，我让伙计给你弄点醒酒汤去。”

“掌柜的，我的工厂完蛋了，我十年心血都没了，从前清我就主张实业救国，到头来还是一场空。我这就准备跳什刹海，在死之前，我就来告诉大家伙一声，以后有钱就去吃喝玩乐，就去为非作歹，千万别干好事，我就是最大的傻帽！”说完这个中年人放声痛哭。

正在此时一旁茶座上突然站起来两个身着灰大褂的人，几步走了过来：“宋三爷，别急着死了，先和我们去趟警察阁子，你敢辱骂大总统，简直活腻味了！”

第五十八章吸纳投资

茶馆果然就是一个舞台，张廷兰他们三个刚坐下，就看到了这么一出戏，心中都有些感慨，特别是听到那个醉酒的中年人竟然办工厂，张廷兰也是一阵吃惊，他亲自筹划北市场，又建立了四个工厂，其中的难度多大，他自己清楚。

如果不是背靠着张作霖这么一棵大树，如果不是恰逢一战的时机，就算是一个穿越者，也别想呼风唤雨，这个中年人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把工厂建立起来，绝对算是一个人才，甚至可以算是企业家。

这种人物在这个时代尤为可贵，刚刚起步的奉天工业正急需这种人才，张廷兰甚至有了爱才之心。

这个时候那两个公差已经掏出了锁链，要把中年人捆走，茶馆掌柜的苦苦相劝："两位公差，他就是一个醉鬼，胡说八道，您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您就给我一个面子，饶了宋三爷吧！"

"饶了他？谁给我们津贴，我告诉你，上峰有命令，要严查一切反对大总统的乱党分子，谁要是敢给乱党求情，就按同犯办了！"

领头的公差将三角眼一瞪，冷笑着看了看姓宋的中年人，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说道："三爷，以往您有钱，有势力，也看不起我们。没想到现在您会落在我们哥们的手中吧，这就叫报应循环，你乖乖跟我走吧！"

"走就走，我就要看看，这天下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还有没有好人的活路！"

两个公差推推拥拥的就要带人离开茶馆，这时候张廷兰快步走了过来，将他们给拦住了。领头的公差一见一个衣着考究，风度翩翩的少年拦住了他，顿时就是一愣。

"小子，我们是正在办公事，你快点闪开。"

"你们这不像是办公事，倒是想糊弄公事！"

"哼，小子，这家伙辱骂大总统，你不是没听到吧，我们抓他难道不是公事么？你要是敢拦着，把你也一起抓了。"

张廷兰微微冷笑道："他骂了没错，但是一个醉鬼的话能当真么，你要是真想给大总统办事，你就去北大，去租界，那里面有多少教授学者，他们不只嘴上骂大总统，还都写成了文章，报纸上都是，他们的危害大不大，你敢不敢抓？"

张廷兰连番质问，把这两个公差都问住了，茶客们也都开始起哄了，张廷兰说的的确没错，现在报纸上都是反对帝制的文章，各路文人都跳了出来，纷纷大骂老袁，就差把袁世凯的祖坟都给刨了。

不过面对这些文人，别说是小小的公差，就连袁世凯都没有办法，他们名望极高，而且这帮人多数都住在租界之中。所谓的租界就是国中之国，用的是列强的法律，由列强进行管理，老袁总不至于因为几篇文章就冲到租界去抓人吧，因此这帮读书人过得十分潇洒舒服。

这两个公差的本事只能欺负一下没权没势的老百姓，哪敢惹那些文人，典型的欺软怕硬，因此面对张廷兰的质问，他们无言以对。

只能把眼睛瞪了起来，大声说道："小子，听你的口音像是关外的吧，这是四九城，不是你小子行侠仗义的地方，只要再敢拦着，我就不客气了。"

“这位小兄弟，你别管我了，他们要是讲道理，就对不起身上的灰大褂了，这都是没有人心的东西，和他们讲道理，就好比对牛弹琴！”

“姓宋的，你敢骂我，看我不抽你！”两个公差就要动手打人，这时候张廷兰随手拿出了一个小绿本，随手甩在了他们的脸上。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你们还想抓我么？”

这两个家伙一见张廷兰气势汹汹，就感到一阵害怕，没准惹了不能惹的人。他们急忙将小本捡了起来，上面鲜红的大印好像是带血的刺刀一般，让这两个家伙心惊肉跳。

张廷兰陪同着老张进京，自然需要有个公开的身份，他现在就是张作霖的机要秘书，别看官职不算大，但是也表示是张作霖最亲近信任的人。

这两个公差别的本事没有，对于各种官职琢磨的很清楚，一看眼前这个年轻人竟然是堂堂一师之长的亲近人，顿时就手足无措。民国建立至今，也就几十个师长，每一个都是手握大权的一方豪强，别看公差很豪横，但是最怕的就是当兵的，这帮丘八大爷一旦发飙，把天灵盖给掀了，都没处讲理去。

这两个小子战战兢兢，两条腿只发软。

张廷兰用鼻子哼了一声：“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还不滚蛋，难道要等着我们师长拜见的大总统的时候，专门说说北京的治安么？”

这两个小子一听这话如蒙大赦，顿时连滚带爬的跑出了茶馆，就好像丧家之犬一般，全然没有了平时的威风，狼狈之态让众多茶客都忍不住发笑。

经过这一番，那个姓宋的中年人酒劲也过去了不少，他冲着张廷兰深施一礼：“多谢朋友搭救，感激不尽！”

“感谢的话不用说了，咱们找一个雅间，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工厂是怎么回事！”

茶馆掌柜的急忙带着张廷兰等人前往雅间，都坐了下来之后，小伙计又送了一碗醒酒汤，中年人正在喝汤的时候，掌柜的冲着张廷兰三个人连连拱手。

“几位少爷，宋三爷是我的老主顾，为人正直，是地地道道的好人，可是这年头好人没好报，要不是您帮忙，三爷就被带到监狱去了，没别的，茶钱都算我的。”

说话之间中年人把醒酒汤喝完了，神色也恢复不少，掌柜的也知道他们要谈正事，就转身离开。

“这位少爷，在下叫宋仲义，世代在北京城经商，十几年前八国洋鬼子进北京，烧杀抢掠，我家的一片产业都被烧毁了。当时我就在想，洋人凭什么能骑在咱们的脖颈上拉屎撒尿，后来我想通了，他们有工业，能造枪炮，咱们比不过人家。我把家产都变卖了，就开始办纺织厂，也想着实业救国！”

“嗯，先生说的不错，你能不能再说说工厂怎么经营不下去了，现在欧洲正在打仗，需要的物资数量惊人，按理说工厂多半都能盈利，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这两年我的厂子的确盈利颇丰，但是我琢磨着要扩大规模，把所有的利润都凑到了一起，又把工厂作为抵押，贷了一笔款子，向洋人订购了一批机器，就在半个月之前，这批机器也运到了天津！”

“先生很有魄力，这不是很顺利么？”

宋仲义苦笑一声，说道："问题就处在这个时候了，我把所有钱都存在交通银行，本来等着机器一到，就把钱付给洋人。结果交通行的货币暴跌，洋人拒绝用交通行的票子付款。我不只机器买不了，就连贷款都换不上，银行要没收我的工厂。这个时候政府又找到我，要给大总统进献资金，如果不交，就要抄我的家，这不弄得我是走投无路a！"

说到这里，宋仲义眼圈发红，悲愤到了极点。宋仲义的经营并没有什么问题，他完全是被交通行给坑了，这事情说起来都和袁世凯称帝有关系。

想当皇帝就要花费巨额资金，没有钱什么都玩不转，老袁手下一个重要的帮手，有财神爷之称的梁士诒主动接下了这个任务，他要帮这袁世凯筹措急需的资金。

梁士诒也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他的方法就是让交通银行滥发纸币，造成货币贬值，同时又把交通银行的储备金都运了出来，送到了袁世凯的总统府。

这么一来老袁总算是有了启动资金，梁士诒也受到了重用，成了袁世凯的秘书长，这位梁财神弄到了钱之后，还大肆张罗，准备建立请愿团，利用所谓民意，帮助袁世凯登基，同时也是和杨度的筹安会唱对台戏，争当从龙功臣。

当然光靠着交通行还是不行，他们又向北京的大小商户索要所谓的捐税，为他们的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种事情全都落到了宋仲义的头上，他的工厂顷刻之间就面临倒闭的危险。

张廷兰，还有张学良和张廷枢听完宋仲义的叙述，都忍不住感到一阵心酸，这个时代的中国商人太不容易了，尤其是像宋仲义这种，他们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毅然把家产都拿了出来，买机器，办工厂，结果非但得不到政府的一点支持，还要面对政府无休止的盘剥，说起来都是辛酸泪。

"宋先生，您的遭遇我很同情，不过事情还没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资金，帮助你走出困境！不过说实话北京的商业环境并不好，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把工厂迁到奉天北市场，我愿意给你提供全面的扶持！"

"这位少爷，我还没请教您的尊姓大名！"

"我叫张廷兰！"

宋仲义眉头先是一皱，似乎在极力回想，随即吃惊的问道："您是一手筹建了北市场的张廷兰，张少爷么？"

"宋先生听说过我？"

"张少爷，我认识一个山西的票号老板，他有一个同乡叫乔瑞轩，据说在您的手下办事，他向我介绍了北市场的情况，特别提到只收营业税和所得税，还给商人提供种种便利，这可是全天下都没有这种好事啊，就是不知道真假？"

"宋先生，这些全都属实，就像您这种情况在北市场完全可以申请贷款，我们有专门的银行提供帮助，轻松的让你渡过难关。当然北市场也不会随意征收苛捐杂税，更不会把你逼到家破人亡的地步，我们是给商人提供服务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大老爷。"

"张少爷，我能不能把工厂搬过去？"

下周新书期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一贯的支持，小的一定竭尽全力，让大家看得舒服，最后几天了，再求大家给点票票和收藏，拜谢了。

第五十九章贪财好色大太子

张廷兰简单的和宋仲义交流了一下，就发现这个人商业头脑很好，还有魄力，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商人的使命感，是真正把实业救国放在了心中。

张廷兰在商业方面主要倚重乔瑞轩和刘书成两个人，但是他们都是传统商人，没有办过工厂，而宋仲义经营工厂已经五年多，经验丰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尤其是宋仲义也被北洋政府弄得彻底没有了信心，他听说过北市场，现在就又见到了张廷兰，方虽然年轻，但是态度谦逊，沉稳老练，一看就是办大事情的人，值得投靠。

“宋先生，您能把工厂搬到奉天我当然欢迎，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去奉天不是享福，而是去吃苦。您办了纺织厂，这只是轻工业，真正想要强国，我们就要建钢铁厂、机床厂、拖拉机厂、甚至是造船厂，形成全面的工业体系。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心血，特别是要服从大局，不能盯着自己的一点得失。”

“张少爷，吃苦不算什么，这些年最难的其实是应付那些官老爷儿，三天两头，有个名目就找你要钱。我的工厂摆在那里，在他们的眼里，那就是唐僧肉，谁都想要割一块下来，明枪暗箭防不胜防，心力交瘁啊！”

宋仲义说起这些来，情绪十分激动：“张少爷，办工厂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不指望着政府能帮我一把，但是也不能故意找麻烦，拖后腿啊。中国地大物博，咱们要同心同德，好好干出一番成绩来，还用看洋人的脸色么！”

“宋先生有这个决心就好。”张廷兰说道：“只是不知道你的工厂多大的规模，搬迁起来容易么？”

“最初我购置的是英国纺纱机，一共三千纱锭，后来陆续扩大到了五千纱锭，这次我准备再购进八千纱锭，将纺织厂提升到一万三千纱锭，工人也超过一千二百人，在北方也是一个大工厂了。”说到这里宋仲义狠狠的拍了拍大腿，满心的懊恼。

张廷兰虽然不了解纺织业，但是他记得张作霖执掌东北之后，曾经建立过奉天纺纱厂，最初的规模是一万纱锭。如果算上新购买的机器，宋仲义的工厂已经超过了奉天纺纱厂，自己这次算是捡到宝了。

有了宋仲义的工厂，奉天的纺织业起点会被提高一大块，张廷兰脸上露出了喜色：“宋先生，你订购的那批机器还能弄到手么？”

“当然能，就在天津港口存放，只要资金到位，立马交货。”

“这就好，既然洋人不收交通行的票子，我先给你提供五十万俄国卢布，你把机器一定要留下。然后工厂整体搬迁到奉天，需要多少钱，我都承担，工厂的主要技工高薪聘请，普通工人愿意到奉天的，提供住处，薪水翻倍。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尽快把纺织厂建立起来！”

张廷兰之所以这么着急也是有原因的，奉天乃至东三省都没有大型的纺织厂，老百姓的衣服都是自家织的土布，东北的土布别说和洋布比，就是和江浙一带的土布都没法相比。偏偏现在又是大量百姓闯关东的时候，东北人口快速增长，需要的布匹也是直线上升，这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特别是一战还在进行，需要的布匹也不在少数，快速完全搬迁，投入生产，甚至能够找机会打开国际市场，不由张廷兰不上心。

“张少，还有一个问题，纺织厂原来的销路都在关内，现在搬到奉天，规模又扩大了，我担心没法销售出去啊。”

“宋先生，销路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全力解决，而且我们要把布匹卖到欧洲去，直接赚外汇。那时候咱们用外币直接购买机器，就不会出现你这次的情况了！”

张廷兰信心十足，宋仲义也有了把握，双方谈得差不多了，张廷兰当即带着宋仲义去六国饭店，要给他提供资金，同时还要领着他见见张作霖，毕竟自己还太年轻，老张要是表态，能够让宋仲义更加放心。

他们匆匆赶回六国饭店，还没进饭店，就见到外面聚集了一大帮人，张廷兰打听了一下，才知道王士珍也暂时在这里下榻，袁克定亲自送王士珍过来，他们也算是很巧了，火车站碰到，在饭店又碰到。

这位大公子对待王士珍极为恭敬，他们呼呼啦啦的进去之后，张廷兰才进去找到了张作霖，老张一见张廷兰回来，还没等他说话，就让他即刻换上正式服装，把礼物准备好。老张这次最想买通的就是袁克定，因此一见袁克定也到了六国饭店，老张急忙命令袁金铠去约请。

张廷兰也知道应付大公子要紧，因此急忙按照老张的吩咐，进行准备。他们一直在房间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袁克定才离开了王士珍房间，在袁金铠的引领之下，前来见张作霖。

袁克定把王士珍搬出来，其实是为了接替段祺瑞，老袁萌生了当皇帝的念头，就先试探了部下的口风，结果只有段祺瑞明确反对，因此老袁对这位段祺瑞心生不满。

不过段祺瑞号称北洋之虎，威望极高，而且又是北洋皖系的领袖，民国之后就一直执掌陆军部，亲信众多，根深蒂固。老袁思前想后，觉得要想拿下猛虎，必用蛟龙，因此授意袁克定请出王士珍。

袁大公子为了老袁的大业，也甘心奔波，甚至不惜下跪，终于请出了王士珍，袁克定自觉是大功一件，因此得意洋洋。

这个时候袁金铠代表张作霖来请袁克定，这位大公子才知道六国饭店之中还住着一个张师长，老袁一直很看重地方实力派，不过袁克定显然没有把张作霖放在眼里，他接到邀请之后，第一时间的想到的就是礼物，这段时间巴结他的人太多了。

大公子带着上货的心，兴冲冲的来见张作霖。此时张作霖和张廷兰都等在房间的门口，远远的就见到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前呼后拥走了过来，老张急忙紧走几步，拱手施礼。

“大公子前来，作霖不胜荣幸！”

袁克定不同袁世凯，他身材很高大，长相也不赖，如果不是因为坠马摔断了腿，绝对算的起一个美男子。他一见张作霖十分恭顺，也急忙拉住了张作霖，不过他是等到了张作霖躬身之后，才去拉他，显然有些做作。

袁克定笑着说道：“张师长，三年未见，风采依旧，家父早就说过，奉天有张师长坐镇，是稳如磐石啊！”

张作霖在民国元年进过北京，那一次是升任二十七师师长，袁克定和他见过面。

老张一见袁克定说起旧事，急忙露出一副惶恐的模样：“作霖出身草莽，能够升任师长的高位，全靠大总统提拔，雨亭心中片刻不敢忘却。”

张作霖说着请袁克定进了自己的房间，坐好之后，袁克定主动询问起了奉天的民意。

“张师长，最近各地报纸都在讨论国体问题，不知奉天的情况如何？”

“大公子，作霖是个军人，不懂政治。不过也听到不少人提起此事，多数人都说我国民智未开，大总统又高瞻远瞩，是万民的希望，一切都看大总统的意愿，只要大总统有了决断，奉天上下一定遵从命令。”

袁克定点了点头，对于张作霖的回答还是很满意的，他说道：“我去过德国留学，发现德国之所以强盛，就是施行了君宪制度，德皇统帅全国，上下一心，国强民富，是中国的表率。只是国中总有一些小人，既不了解国际情况，也不了解国内的民情，一味反对，实在是可恶！”

“大公子，那些人都是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民心士气都在大总统一边，他们翻不了天。”老张说着给张廷兰使了一个眼色，张廷兰会意，急忙将一张银行票递给了老张。

老张笑着对袁克定说道：“作霖深受大总统洪恩，无以为报，愿意进绵薄之力，帮助大公子以正视听！”说着把银行票送到了袁克定的面前在袁克定的印象之中，奉天一直是一个穷省，除了有人参这些土产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是他接过银行票之后，也是眼前一亮。

老张一下子送出了二十万卢布，足足相当于二十三万大洋，数额绝对不算少。而且这个时代中国人自己的钱总没有外币来的坚挺，因此老张直接送外币，让这位大公子十分欣慰，当然他不知道这些卢布在不久的将来会变成一堆废纸。

“雨亭，太客气！奉天也不富裕，我怎么好收你的大礼呢！”

从“张师长”变成了“雨亭”，面子全在这张银行票上，老张心知肚明，不过还要继续装下去：“大公子，诚如所言，奉天并不富裕，但是我们对于大总统的忠诚是天日可鉴的。另外我还有一些土产，要献给大公子！”

袁克定一听老张还要继续送东西，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这时候张廷兰已经让人把礼物献了上来，首先就是两颗老参，最大的一颗足足有九两多。

俗话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老参有续命的功能，年份越足，药效越好，张作霖为了打动袁克定，可是下了血本。袁克定也的确动心了，遍观总统府都没有这么大的人参，他对于张作霖的印象越来越好。

紧接着又送上了十顶海龙的帽子，十件狐狸皮袍子，都是顶级的皮料，色泽动人，柔润光滑，用手一摸，就好像抚摸细腻的绸缎一般。

最后张廷兰又让人带进来两个十三四岁的女孩，袁克定顿时就双眼发直，眼神里露出炽热的光。

第六十章杨士琦也沦陷了

这两个小女孩十三四岁的样子，身量还未完全，但是面容姣好，皮肤白嫩，怯生生的神情，惹人怜爱。而且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两个小姑娘一模一样，竟然是一对双胞胎。

她们身着朝鲜传统服饰，素白的裙子，脖子上戴着红宝石的项链，宛如梅花在雪地之中一般，透着妩媚妖娆。袁克定盯着这对朝鲜双胞胎小萝莉，脸上露出一种只有男人才能理解的神色，他不自觉的搓了搓手，显然彻底被迷住了！

袁克定悦美无数，寻常的美色自然不在眼中，这两个小家伙之所以能打动他，还有特殊的隐情。袁世凯一生事业的起点是在朝鲜，他通过高超的手段，成为了朝鲜事实上的太上皇，凭借一己之力，将整个朝鲜玩弄于鼓掌之间，虽然甲午战败，中国痛失了朝鲜这个藩国，但是袁世凯之前的作为也值得大书特书。

朝鲜人对袁世凯也是敬畏异常，不得不用女人来拉拢袁世凯，将明成皇后的表妹献给了袁世凯，成为了老袁的姨太太，受老爹的影响，袁克定也有一种朝鲜情节。

张廷兰在搜捕朝鲜难民的时候，发现了一对双胞胎，那时候她们还脏兮兮的，一脸的菜色，但是已经初显美人的模样。张廷兰就特意将她们收留了下来，好吃好喝的供养。

一个多月下来，两个小姑娘脸上菜色已经消失，变得丰润白嫩起来，又特别的打扮了一番，嫩蕊含苞一般，透着无穷的吸引力，张廷兰都不免有些邪恶的想法，不过最终还是狠狠心带到了北京。

袁克定看着看着，越来越觉得吸引人，竟然不自觉的站了起来，快步走到了双胞胎的身边，只觉得一阵阵的如兰似麝的幽香侵袭鼻孔，这位大公子好像要醉了一般。

老张将一切都看在眼底，当初他见到这对双胞胎的时候，也是一阵惊讶，两个一模一样的小美人坯子的确能勾起人的邪恶来。老张也没有想到张廷兰会弄到这么一对宝贝，这小子年纪不大，倒是挺了解男人癖性的，也不知道是无师自通，还是哪个老不修指点的。

“大公子，她们都是朝鲜的难民，孤苦无依，还请大公子可怜可怜她们，收下她们吧！”

袁克定一听这话才勉强回过神了，他有心客气一下，不过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一个字：好！

这位大太子已经不忍拒绝了，老张又是送钱，又是送东西，还送美人，袁克定是彻底失去了抵抗力。

“雨亭，你放心，有什么事情只管和我说，我一定竭尽全力！”

“大公子，作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感念大总统的恩德，如果说有什么所求，就是盼着能给大总统做更多的事情，也替大公子分忧！”

袁克定点了点头：“雨亭，我明白了，前几天张锡銮回到了北京，还向家父胡说八道。你放心，我一定向家父说清楚，还雨亭的清白，日后奉天的安全还要仰赖雨亭！”

袁克定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明白了，老张急忙拱手答谢。

“大公子，我还有一点东西，请您代交给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

说话之间又有警卫员端来了几个礼盒，放在了袁克定的面前，袁克定暗暗点头，这个小军阀真是有心人，不只给自己送东西，还给两位最红的姨太太送礼，可见他一定下过一番苦功夫。

袁克定随手打开了第一个礼盒，里面是一件狐狸皮大衣，袁克定用手摸了摸，柔软异常，绒毛细腻，还有一层较长的白毫。他也是识货的人，顿时就知道这不是普通的狐狸皮，捧了起来，仔细看了看。

“雨亭，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狐嗉大衣吧！”

所谓狐嗉就是狐狸下巴的那一块皮，冬天狐狸在卧着的时候，嘴会贴在下巴的嗉囊之上，因此这块皮是狐狸身上最柔软，保温性最好的一块皮，也是最名贵的。这样一件大衣至少需要上百条狐狸，而且还要考虑颜色的问题，因此需要的实际数量更多。

“大公子好眼力，的确是狐嗉的！”

“雨亭，你是有心人啊！”袁克定又看了第二件礼物，是顶级的雪蛤油，这也是东北的特产之一，雪蛤油其实就是林蛙肚子之中的脂肪，具有滋阴养颜，延缓衰老的功效，尤其受到女人的追捧，明清以来就被当做朝廷的贡品，价值还在人参之上。

除此之外还有几件俄式的珠宝项链，这是张廷兰向俄国走私的时候弄到的，都是沙俄皇室的款式，制作精美，宝石个头也大。另外又有两张支票，每一张五万卢布，显然都是给两位姨太太准备的，袁克定看完之后点了点头。

“雨亭，准备这些东西，想必费了不少心思吧！”

“的确如此，不过也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雨亭，你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把事情办好，日后我爹还有更进一步的时候，我也要跟着进一步，我们父子都不会亏待功臣的！”

“多谢大公子栽培。”袁克定收了礼物，就转身离开了，老张也收起了脸上嬉笑的表情，坐在了沙发之上，找出了烟袋，吧嗒吧嗒的抽了起来。

“袁克定还真把他当成太子爷了，就冲他这份贪财好色的德行，就别想执掌天下！”

老张看了一眼张廷兰，又说道：“心疼，真心疼啊！转眼之间，至少一百万大洋的东西就送出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听到一个响动！”

“七大爷，您老就别心疼了，钱没了还能赚，我又找到了新的来钱路子！”

张廷兰随即将宋仲义的情况和老张说了，老张顿时精神也振奋起来。

“廷兰，你做得对，衣食住行都是大事情，咱们奉天日本的绸缎和细布大行其道，白花花的银子都装进了小鬼子的腰包，一定要办自己的工厂，把利润都抢回来。”

张廷兰又把宋仲义请了过来，由于要应付袁克定，宋仲义一直等在一旁的屋子里，好不容易等到袁克定离开了，宋仲义才见到了张作霖，老张对他大加赞许一番，同时表示会尽可能的提供帮助，一定要尽快将工厂建起来。得到了张作霖的支持，宋仲义彻底放心了，他多年经营工厂，十分清楚政府支持的价值。

虽然要撇弃在北京的家业，但是只要能够得到一个安稳的经营环境，宋

仲义有把握让工厂快速扩大。他接受了张廷兰提供的支票，当即就去安排去了，老张也派遣了手下前去协助他应付北洋政府的人。

一切都安排好了，突然袁克定又派人送来了一份请柬，邀请张作霖到他的别墅，参加一个私人晚宴，很显然又是礼物起了作用，这种私人晚宴一般只有亲信才能够参加，给予老张这个待遇，也是袁克定对老张表示满意。

老张一看时间，还有不到两个小时了，因此急忙收拾了一些，张廷兰自然要陪同千万，他已经问了送请帖的人，参加这次晚宴的都是袁克定的亲信，也就是帝制的积极鼓吹者，其中有杨度、梁士诒、杨士琦、段芝贵、严复等人，被困在北京的蔡锷也在邀请之列，另外据说英国公使朱尔典也要参加。

全都是重量级的人物，老张也急忙收拾妥当，张廷兰依旧作为机要秘书紧紧跟随，很快他们就赶到了袁克定的别墅。

此时别墅外面已经停着好几辆老爷车，显然已经有人早就来了，袁克定正满面春风的同来到的人说话，一看到张作霖前来，袁克定紧走了进步，一把拉住了老张。

“雨亭，早就等你过来了，我回府就把礼物交给了两位太太，她们都极为满意，只是不方便当面答谢，因此让我转达一下感激之情！”

“大公子，作霖惶恐，日后两位夫人，还有您都是大贵人，能收下我的一点心意，是作霖的荣幸！”

“雨亭你太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要见外！”袁克定亲自拉着张作霖进入了大厅，不多时各路贵客纷纷到来，一时间高朋满座。

最后来到的是袁世凯的心腹谋士杨士琦，杨士琦最初辅佐过李鸿章，后来成为了袁世凯的谋士，辛亥革命之时，杨士琦为了老袁出谋划策，帮助他登上大总统宝座。

而且杨士琦老谋深算，不只有才学，还懂得做官做人，相比于自视甚高的杨度，杨士琦更得老袁的倚重，他来到之后，隐隐就成了众人的核心，就连袁克定都要礼让三分。

相比于这些风云人物，张作霖这个关外的师长显得很不起眼，不过老张丝毫没有在意，他不断的在观察着这些袁世凯的心腹之人，看来半晌，老张摇了摇头，多数都是趋炎附势之徒，真正有本事，有影响力的反倒没有多少。

就在老张观察这些人的时候，袁克定陪着杨士琦走了过来。

“杏城先生，这位就是张作霖，张师长，关外的豪杰！”

杨士琦一脸和煦的笑容，说道：“张师长，大总统早就念叨你呢，说有你坐镇关外，他睡觉都安生！”

“杨先生客气了，作霖就是一个粗人，只知道报效国家，效忠大总统。”

说话之间，张作霖让张廷兰捧来了一个精致的木盒。

“杨先生，早就听说你是书画大家，我这个粗人偶然得到了一件东西，还请您给张张眼！”

杨士琦并没有当回事，他漫不经心的打开了木盒，里面是一份帛书，他展开一角，就见到三个字“臣越题”，杨士琦顿时浑身震颤，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第六十一章生财有大道

相比于孤傲清高的杨度，杨士琦更加随和，和谁说话都十分客气，不过从骨子里杨士琦也有一种优越感，身为袁世凯的心腹谋士，他自认为谋略算计都是天下少有的。

对于张作霖这种粗鄙的武夫，杨士琦并没有看在眼里，只是不得不应酬而已。张作霖当面向他送礼，又让杨士琦有些鄙夷，武夫的确不懂规矩，这种地方是送礼的场所么，不论是多么贵重的礼物他都不能收。

“张师长，拿出的东西一定不是凡品，俗话说君子不夺人所好，我能看看就已经很满足了。”

杨士琦的话明显是拒绝接收这份礼物，只是看看而已，他随手打开了木盒，一见里面不是寻常的字画，而是一份手帕大小，叠在一起的帛书，杨士琦就有些惊讶。

他本以为张作霖一定会花大价钱买些诸如唐伯虎，朱耷之流的画作，这种东西虽然名贵，但是他也见得不少，根本没有多少兴趣，可是眼前的帛书却让杨士琦一阵惊讶，凭借着他的经验，从织布的纹理来看，是宋朝的东西。

轻轻展开一角，杨士琦就见到了三个字：臣越题。杨士琦脑子快速闪动，猛然之间一个念头涌了上来，杨士琦浑身如同遭到了电击一般，不自觉的发抖。

他并没有急着打开帛书，而是恭恭敬敬的放回木盒，然后盖好盖子，抱在了怀中，生怕有任何的损坏。其他人也都注意到了杨士琦的异样，大家也纷纷来了兴趣，段芝贵就问道：“杏城，究竟是什么宝贝，让大家一起开开眼啊！”

杨士琦并没有说话，而是让从人搬来一张大书桌，放在了大厅中间，灯光最好的位置，他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一般，将木盒放在中间，双手戴上了白手套。

将木盒打开，然后取出帛书，缓缓展开，看了几行字之后，杨士琦突然抬起头，闭着眼睛，似乎要平复激动的情绪，在场的众人从来没见过杨士琦这样失态，大家也都被他吊起了胃口，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宝贝。

“诸位，你们可曾听过苏东坡的诗句：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

在场的所有人都一副茫然的表情，唯有杨度双眼闪亮，他吃惊的问道：“杏城，这是周越的书法不成？”杨度也快步走到了桌案的前面，仔细观看。

一副帛书让袁世凯两大谋士惊奇失态，大家越来越对这个神秘的帛书有兴趣了。

“诸位，宋初的书法多数承袭大唐五代之风，没有多少变化，而后苏黄米蔡等宋四家崛起，宋朝书法才有了自己的特色，这中间有大约七十年的断层。书法艺术也讲究传承，宋四家不会突兀的崛起，一定有承上启下的人物，而这个人物就是周越，只是多少年来都没有找到他的作品，今日见到真迹，真是足慰平生啊！”

杨士琦说完之后，转回身冲着张作霖深施一礼，以示感谢。

很多东西在外行看来毫无价值，但是在内行看来，却是无价之宝。就算摆在杨士琦面前万两黄金他都不会失态，但是这份周越的墨迹却将杨士琦彻底俘虏了。

张廷兰一见杨士琦如此表现，也暗中给王永江竖起了大拇指，这份周越的真迹就是王永江给提供的。他也是学者，自然知道文人喜欢什么，这件东西填补了七十年书法史的空白，价值根本不能用钱来衡量，只要真心喜欢书法的人就难以拒绝。

“杨先生，您太客气了，作霖一介武夫，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人常说宝物有灵，看来注定了作霖只是一个过路财神，这东西只有放在杨先生的手中，才是物有所值啊！”

话说到了这份上，杨士琦是再也不想拒绝了，他拉着张作霖的手，说道：“雨亭，是有福之人，你放心吧！”

杨士琦一语双关，明着再说周越的真迹，暗中却在告诉张作霖，他会帮忙说话。老张何等敏锐，自然听懂了话中之意，老张此时也是分外高兴，里里外外，老袁的亲近人都接受了自己的礼物，就不怕他们不给自己办事。

正在大家欣赏周越书法的时候，又有人前来，正是英国公使朱尔典，袁克定等人立即出迎，对于这位代表了大英帝国太上皇，他们给予了足够的礼数。

朱尔典担任公使多年，是最资深的中国通，他敏锐的感觉到了中国政坛的变化，因此也积极和各方势力接触，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

他的参与让宴会的档次提高了不少，众人觥筹交错，兴致也越来越高涨。张作霖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聚会，处处都透着新奇，正在四处观察的时候，梁士诒突然走了过来。

“张师长，出手不凡，一副周越墨迹就让杨杏城神魂颠倒，没想到张师长还懂得字画。”

“梁秘书长，我哪懂这些，不过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而已。”

“张师长谦逊了，您的本事远不止如此啊，我听说这次您送给大公子二十万卢布啊。直接出手送外币的人可不多啊，你是首开先河，人家常说我是财神爷，我看张师长才是真正的财神爷，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啊！”

梁士诒虽然说这恭维的话，但是语气明显带着一丝挑衅的味道，老张顿时就有些不舒服，冷冷的说道：“梁财神谬赞了，作霖不过是粗人而已，不懂经济！”

“不懂经济？可是张师长懂人心啊！你把别人的癖好都琢磨透了。”梁士诒继续用言语挤兑张作霖，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嫉恨。

梁士诒和杨士琦不和，一直争权夺势，不过一直被压了一头，现在老张有宝贝只知道送给杨士琦，却没有想到他梁士诒，因此心生不满，借着酒盖脸，想要找张作霖的麻烦。老张自然心中不快，不过他还不知道该怎么答对这个梁财神。

就在此时张廷兰凑了过来：“梁秘书长，久闻您理财有道，是大总统的左膀右臂，但不知梁公如何看待信用二字啊？”

张廷兰突然开口，把皮球踢了回去，梁士诒眼中就闪过一丝不快：“年轻人，梁某理财多年，还用一个小辈指手画脚么？”

“梁公，小子自然不敢，不过我曾听说自古以来就有生财和敛财之分，生

财乃是利国利民的大道，敛财是损民误国的小道，不知道梁公为何舍大道而取小道啊？”

梁士诒挤兑张作霖，已经引来其他人的关注，因此大家都不自觉的往这边看，现在张廷兰突然说话，直接指责梁士诒敛财，甚至还扣上了损民误国的大帽子，大家都来了兴趣，想要看看这出戏怎么往下演，杨士琦和袁克定也都走了过来。

特别是杨士琦刚刚收了重礼，拿回坐视梁士诒欺负人啊，因此过来冷冷的看着梁士诒。梁士诒被一个小辈当众打脸，心中也是怒火中烧。

“小辈，你懂多少，竟敢信口雌黄，污蔑梁某。如果你讲不出道理，休怪梁某不客气！”

“梁公，滥发纸币，交通行信用全失，票子贬值多少，您心知肚明。这货币本是交换流通的媒介，骤然贬值，商民手中财富大幅缩水，多少人家破产，这难道不是损民么？我国既号称民国，民在国先，百姓受损，难道不会最终误国么？”

张廷兰连续质问，正好戳中了梁士诒的痛处，他脸色顿时就阴沉起来，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做法是饮鸩止渴，但是为了取悦袁世凯，他已经顾不得什么。

看到梁士诒脸色变得猪肝一般，张作霖心中高兴，他对于张廷兰可是有着足够的信心，这小子能把洋人玩弄于鼓掌之间，区区一个梁财神不在话下。

老张索性翘起了二郎腿，一面喝茶，一面看热闹。杨士琦一看老对头吃瘪，也好像三伏天吃了冰块一般，满心舒坦。

“年轻人，财神爷也有力有不逮的时候，你不可无礼。”

杨士琦表面上虽然指责张廷兰，实则在说梁士诒黔驴技穷，梁士诒哪里听不出来，他的胖脸不住的颤抖，斜着三角眼，狠狠瞪着张廷兰。

“小辈，你既然敢指责我敛财，那你就有生财的本事了，你要是能找到办法，梁某认栽，如果没有对策，光是耍嘴皮子，咱们把官司打到大总统面前，梁某也不惧怕你们！”

张廷兰一副气定神闲的模样，冲着众人拱拱手，大声说道：“诸位，今天来参加宴会的都是德高望重的大人物，我们之中就蕴含着无穷的商机，只要肯用心，就足以找到赚钱的办法，何必靠着欺压百姓赚钱呢！”

“小子，你不会是想借助大家的权势，给你以权谋私吧，那可还是敛财啊！”梁士诒不住的冷笑，他显然不信张廷兰的话。

张廷兰也没有搭理他，而是起身走到了朱尔典的座位之前，这位英国公使正满心的感叹，梁士诒也是袁世凯的心腹，但是却毫无绅士风度，竟然和一个年轻人争吵起来，素质实在不高。

“朱尔典爵士，我想请您看一件东西，还望您能准许。”

“年轻人，你的言辞很犀利，但是你认为我身上有所谓的商机么，能实现你所说的生财？”朱尔典随即笑道：“我是一个英国的外交官，我不想介入你和梁先生之间的争论。”

“爵士先生，这不是意气之争，而是一个让英国政府可以节省数以千万计战争经费的商机，我想您不会错过吧！”

说着话，一个年轻的警卫托着托盘，快速的跑了过来，放在了朱尔典的

面前。

第六十二章大单

朱尔典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是十足的中国通，他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个国家，袁世凯算的是中国最具有现代化头脑的政治人物，但是对于世界还是缺少足够的了解，正因为如此，他也不相信一个中国青年能帮助大英帝国节省上千万的经费。

这简直是愚人节的笑话！

就在朱尔典错愕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警卫端着托盘，到了朱尔典的近前，托盘之上放着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在场的众人都觉得今天的宴会太有趣了。

先是看到了周越的真迹，然后又见到一个年轻人和梁财神叫板，现在又把事情扯到了英国公使身上，饶是他们见多识广，但是也没有遇到这么有趣的事情。

大家的目光全都放在了那个托盘之上，仔细看着上面的东西，在场的不少老派人物都没见过。不过诸如杨度等人还是一眼看出了那就是外国很常见的罐头，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开始出现，只是他们怎么也想不透这么一个东西能有什么玄机。

有几个人甚至将眼光落到了张作霖身上，大家还认为都是他授意的，不过天理良心，老张事先真的不知道。他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尤其是他已经认出了给张廷兰端托盘的年轻警卫正是张学良，这小哥俩要干什么，张作霖也是猜不透。

不过老张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能拆台，因此他装的信心十足，翘着二郎腿，仿佛智珠在握一般。实际上他也十分紧张，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出了什么疏漏，绝对是丢人打脸啊。

“朱尔典爵士，想必您也看出来了，这是我们生产的军用肉罐头，您不妨先品尝一下味道！”

朱尔典饶有兴趣的看了看这个罐头，这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从外表看，都差不多。但是他深知这东西在战争之中的重要性，现在每天在大西洋上都要运输罐头的船只，从美国运到欧洲。

前线的士兵就指着罐头补充蛋白质和热量，维持作战能力。由于德国的潜艇封锁，英国也物资奇缺，国内执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这罐头也是老百姓赖以为生的宝贵物资，消耗之大，难以想象。

如果中国要是能够提供大量的廉价罐头，的确能够节省大量的战争经费，直到这个时候，朱尔典才正视张廷兰的说法，这个年轻人绝对不简单，很显然他把握住了英国的需要。

朱尔典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年轻人，我来中国很多年，早已经习惯了中餐的美味，不过偶尔尝一尝罐头也是不错的。”

张学良一听朱尔典这么说，他动作麻利的拿出了一把小匕首，在罐头上面轻轻划了一圈，把铁皮撬开，将里面的肉块倒在了盘子里面。

当初王永江提议张廷兰要找好销路，张廷兰就想到了欧洲，战争就是最大的黑洞，每天都吞噬无数的物资，随便找到什么东西，都能发财。正巧张廷兰弄到了一批罐头机器，他就让那些俄国工人尽快赶工，生产出几十个样品罐头来。

这些罐头有三个品种，牛肉、猪肉、羊肉，牛羊都是来自内蒙的，猪肉也是上好的品种，而且还聘请了奉天著名的厨师，提供的配料，做出来的罐头，肉料十足，味道也很不错。那些俄国工人都品尝过了，他们都承认，比起原本俄国生产的味道天差地别，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在厨艺上的天赋。

朱尔典一看肉块的色泽很不错，他拿起刀叉，切下了一小块，放在嘴里。

“味道很不错，只是太油腻了，不过在罐头之中已经算是顶尖的了。年轻人，你想把这种罐头推销给大英帝国么？”

“没错，爵士先生，我认为贵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急需大量的军用食品。中国的肉价和劳动力成本都比美国低很多，如果英国能大量进口，一定能节约很大一笔开销。我们的罐头分成了三个档次，您吃到的是最顶尖的，我认为可以供给将军、贵族、富商等等，另外我们还有两个档次，可以分别供给军官和普通士兵。净含量一磅的顶级罐头暂时定价零点一英镑，其中最便宜的只有零点零三英镑，比起美国的同类产品，价钱要便宜一半左右。”

张廷兰在朱尔典的面前侃侃而谈，丝毫没有胆怯，相反还是信心十足的样子。在场的众位大员都暗暗称奇。说实话别看他们位高权重，但是面对朱尔典还是不由自主的感到一阵恐惧。

当然他们不是害怕这个老头子，而是害怕朱尔典代表的大英帝国，在他们看来英国还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日不落的殖民帝国。而眼前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这个担心，还把生意做到了英国的头上，想要从他们身上赚钱，简直是发疯了。

不过更令他们惊奇的是朱尔典的表现，这个英国老头，仔细听着，特别是张廷兰说到了价格的时候，他竟然拿出了随身的小本，在上面简单的算了一下，显然产生了兴趣。

“价钱的确很诱人，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产能，要知道战场消耗很大，如果太少了，根本没有价值。”

“我们的工厂刚刚建立，预计一年大约能达到三十万罐，一年之后的产能还能扩大到五十万罐。”

朱尔典眉头突然皱了起来，懊丧的说道：“太少了，太少了！就算你们能生产一百万罐，也不过是几万英镑而已，怎么可能节约几千万的英镑，年轻人你说大话！”

在场的众人也在心中算这个帐，的确如同朱尔典所说，这个产量听起来不少，但是相对于庞大的战场需要来说，还是太少了，根本节约不了上千万的资金。

因此大家也都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在信口胡说，梁士诒的鼻子之中哼了一声，心说这个小子连账都算不明白，还想和自己斗，简直是不自量力。

梁士诒的阴冷的目光已经落在了张作霖身上，这个小子让自己下不来台，肯定是张作霖在背后主使的，一定不能让他好看。

这位梁财神已经忘了是他先故意找茬，反倒当成了别人要针对他，这份心胸实在不敢恭维。其他人也都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面带嘲笑的等着张廷兰出丑。

不过张廷兰此时还是气定神闲，一点都不担心，说话间还不忘揶揄梁士诒，他笑着说道：“爵士先生，货币讲究信用，没有了信用，票子就不值钱

了。做买卖也是如此，英国并不需要我提供实实在在的货源，而是只需要让别人相信，这是一条可能的廉价货源，一切就足够了！”

朱尔典听到这里，突然脑中一闪念，他何等精明，顿时清楚了张廷兰的意思，心中也升起一丝赞许，这个年轻人说得太对了，的确英国需要的只是一个可能的货源而已。

朱尔典脸上终于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冲着张廷兰点点头：“年轻人，你很聪明，我承认你说服了我，咱们找个房间好好谈谈。”

朱尔典是一条老狐狸，他想明白了张廷兰的意思，但是在场的众人却还都是一头雾水，他们看着张廷兰随着朱尔典到了专门的房间去谈话，心中却是百思不得其解。

“雨亭，你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啊，给大家伙说说吧！”袁克定也是十分的好奇，因此代表大伙提问了。

张作霖把手一摊，苦笑着说道：“大公子，实话和您说，我也不清楚。不过廷兰这个孩子倒是十足的精明，多半朱尔典会被他说服。大公子，方才和梁秘书长就是一个说笑而已，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老张故作大方，在场的众人谁不是人精，张作霖这是软刀子扎人，梁财神被人扇了一巴掌，然后又在脸上踩了狠狠踩了一脚，算是把面子都丢干净了，和梁士诒不睦的人都暗中高兴。

梁士诒这个时候只能继续死撑下去：“朱尔典先生没有做出决定，高兴得未免太早了吧，一个rǔ臭未干的小毛孩子，还能翻天不成！”

外面的众人都在猜闷儿，张廷兰已经和朱尔典对面而坐，张廷兰笑着说道：“爵士先生，短时间之内我们的确不能提供英国所需要的物资，但是贵国只要让美国人相信他们不是唯一的货源，在中国也有潜在的供给能力，就等于是在谈判桌上多了一个筹码。”

“没错，你是我见过的最有生意头脑的中国人，只要美国人能把每个罐头降低一美分，加起来就是一笔巨款。”

“不光如此，我在奉天还有一个纺织厂，一个被服厂，以及一个面粉厂，这些工厂可以提供很多种英国需要的军需物资。如果英国方面需要，我可以组成一个出口公司，然后将我们能生产的商品都开列出来，全部用最合理的价格。贵国完全可以用这份价格目录去和美国人谈判，让他们把价格降低，美英之间贸易额巨大，随便几个项目加起来，节省上千万英镑绝对不是难事。”

朱尔典眯缝着老眼，仔细思量一下，他不得不承认张廷兰说的十分有道理，而且也有操作性，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

“年轻人，你想得到什么好处呢？”

“很简单，为了让我们的工厂看起来更有竞争力，让美国人彻底相信，如果他们不降价，英国就会用中国商品替代。英国方面是不是应该采购我们的商品，最好还要提供给我们一批机器，帮助我们扩大产能，对美国形成实实在在的压力。”

第六十三章王对王

一战虽然是很好的发财机会，但是中国工业基础太过薄弱，生产分散，形不成规模，经济命脉又被列强把持，明明一块大蛋糕放在眼前，却没有本事分享一块。

张廷兰最初也只能靠一些小人伎俩，通过向俄国走私赚钱，虽然他设法弄到了第一批机器，建立起几个工厂，但是生产规模有限，一年的产量还不够战场几天的消耗，如果按照常规的办法，最多就赚一点辛苦钱。

作为一个堂堂的穿越者，张廷兰显然不会满意仅仅拿一点微薄的利润，这世界上不缺少商机，只缺少发现的眼睛。

他仔细分析了英国现在的处境，在一战开始之前，双方都认为会速战速决，结果残酷的现实打破了所有人的幻想，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英国的财政已经出现了危机，多年在殖民地敲骨吸髓得到了的不义之财快速消耗干净。

英国不得不向美国寻求帮助，兜售战争债券，采购军用物资，可以说没有美国，英国已经打不下去了。当然美国也绝非善类，肯定不会放过这个宰人的好机会，在一战之前，美国欠欧洲四十亿美元的债务，等到一战结束，变成了欧洲欠美国三十七亿美元，美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由此可见美国人究竟赚了多少钱，英国作为一个老牌霸主，会甘心被美国痛宰么？答案显然不是，不过是没有别的办法而已，除非他们不想赢得战争。

张廷兰猜透了英国人的心思，因此提出了这个建议，说白了就是主动给英国提供筹码，让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多一张牌。多一张牌，就多一点主动权，只要美国商人相信英国人能在中国找到替代商品，他们就会被迫降低价格。

当然张廷兰也不会纯粹给英国人帮忙，他算准了英国为了给美国更大的压力，必然会对奉天的工业进行一定的支持。哪管只是做做样子，英国人也会采购奉天的物资，提供一些机器。

或许这点东西在英国看来只是逢场作戏，但是对于脆弱的奉天工业来说，无异于天降甘霖。事情也的确如同张廷兰所料，朱尔典陷入了沉思之中，老狐狸在仔细权衡。

说实话，英国人不愿意对中国的工业进行任何支持，他们更愿意中国一直落后下去，可以予取予求。不过巨大的战争压力让朱尔典不得不思考张廷兰的提议，至少能够降低不少财政消耗。

“年轻人，你能保证自己的工厂具有足够的投资价值么？”

“爵士先生，在张作霖师长的支持之下，我们筹建了奉天北市场，制定了全新的商业规范，大量奉天商人联合到了一起。我们拥有充足的劳动力，稳定的原料来源，所欠缺的就是机器和一定的技术扶持，您完全可以派人去奉天进行考察。”

“好，我会立刻让驻奉天总领事馆提交一份报告，如果奉天工业确实值得扶持，我们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朱尔典先生，按照我的计划，奉天向英国的提供的不只是一些轻工业产品，还包括小麦、玉米、大豆等等农产品，我们将成立一个专管出口的贸易

公司，为英国提供全面服务。”

“这个提议很好，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的商品构成巨大的价格优势，我将说服国内，尽快下达第一笔订单，暂时定为五十万英镑。如果你们能够很好的完成，更大的订单会接踵而至，机器和技术的支持也不是不可能。”

按照汇率，五十万英镑大约相当于五百万大洋，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通过这笔订单，奉天的工厂就能够全力生产，商人就能够放心收购物资，通过经济链条，能够给整个奉天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帮助，财政收入也会随之大幅度增加。

况且这还只是第一笔订单，可以想见，最终合作确定下来之后，奉天就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订单，商品彻底打入欧洲，分享一战的红利，虽然不能像美国人那样大发战争财，但是至少也能喝点汤。

张廷兰对于这个结果还是很满意的，他和朱尔典一前一后，来到了正厅，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大厅上的众人一看他们的神态，就知道事情差不多成了。

其实张廷兰和朱尔典谈判的这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心思管别的事情了，谁都想知道一个不到二十的青年能不能说服堂堂的英国公使，袁克定还向老张拷问了张廷兰的情况，想要弄清楚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张作霖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北市场的事情简单的交代了一下，反正这已经是公开的事情，光是这个就让大家啧啧称奇。他们正在说话之间，朱尔典和张廷兰的谈话已经结束，先后走了出来，袁克定立刻迎了过去。

朱尔典笑着说道：“大公子，我被说服了，现在我就要回去处理此事了，只怕又要熬几个通宵啊，这把老骨头真受不了。”说着耸了耸肩，而后告辞离开。

在场的众人全都沸腾了，原本还有疑问的人此时都闭上了嘴，眼前的年轻人真的说服了朱尔典。在他们的印象之中，那个英国老头精明透顶，就连袁大总统都免不了要吃亏，张廷兰究竟是给他灌了什么**汤啊！

“廷兰，你们谈成了什么生意，给大家说说吧！”杨士琦面带微笑的问道。

“杏城先生，我和朱尔典初步谈成了贸易合作，他答应提供第一笔五十万英镑的订单！”

“不少，不少啊，真是年轻有为！“杨士琦拍了拍张廷兰的肩头，眼角的余光却是偷偷的看了一一眼梁士诒，这位财神爷脸色已经和关公差不多了，涨的血红。

“整整五百万大洋，的确不是小数目！”

“没听见这还是第一笔订单么，以后还有有第二笔呢！”

“年轻人就是有魄力，有想法，敢想敢做！”

……

在场的众人议论纷纷，不过绝大多数都是赞美之词，张廷兰虽然没有说具体的合作计划，但是五十万英镑的大单摆在那里，不由他们不服气。

“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不过是一个贸易合作而已，虽然有五十万英镑，但是利润能有多少，不过是画饼充饥！”

梁士诒今天被狠狠的打脸，让他有种刻骨铭心的痛，他在袁世凯手下以理财能手著称，这也是他被袁世凯重用的依仗。但是梁士诒除了会在钞票税

收上面动手脚之外，就是向洋人借款了，说起来都是地地道道的敛财之术。

无论是货币贬值，还是增加税收，都会引来老百姓的不满，而向洋人贷款那就等于是变成了洋人的奴隶。

在几年前袁世凯达成了善后大借款，借款总额是2500万英镑，结果只按照百分之八十四实交，只有2100万英镑，另外还要偿付庚子赔款，其他外债，遣散各省军队，最后落到袁世凯手中的只有760万英镑，前后差距之大，简直令人发指。

为了这点钱，老袁还要把盐税和海关全都交出去，北洋政府辛辛苦苦的收税，结果连利息都还不上。

张廷兰指责梁士诒敛财，说他损民误国，是切中要害，恰如其分。而且张廷兰不光骂人，还用实际行动扇了梁士诒的耳光，他顷刻之间就和朱尔典达成了一项贸易合作协议，根本没用出卖国家利益，相反还会促进工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

大家谁都不是傻子，张廷兰只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就算是张作霖能代表的也不过是一省之力而已。奉天还是出了名的穷省，他们能谈到五十万英镑的单子，堂堂的财政部长弄到五百万，乃至五千万都不算多，张廷兰的作为更加证明了梁士诒的无能。

梁士诒此时只觉得眼前金星乱晃，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度，直接开口揭短：“诸位，方才张师长说是这个小子一力筹建了北市场，你们有没有想过，开埠通商是政府的权力，他们凭什么越权做这种事情，眼里还有没有大总统？”

“燕孙，开埠通商的确是政府才能决定的，但是北市场并没有对外开放，投资的都是奉天商人，那只是奉天的一个商业中心而已，没有什么关系。”杨士琦是铁了心站在张廷兰一边了。

梁士诒一见再争论下去只会白白丢面子，只能气昂昂的说道：“我一定会报告大总统，咱们走着瞧！”说着梁士诒一甩袖子就离开了。

让梁士诒这么一闹，宴会自然不欢而散，众人全都散去，张作霖知道张廷兰又帮着奉天争取到了一份大单，心情十分舒畅，一路上少不了勉励的话。他们刚到了六国饭店，总统府就送来了通知，让张作霖明天上午九点去面见袁世凯。

这次老张进京，别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面见老袁才是重头戏，得到了通知之后，张作霖也微微有些紧张。整整一晚，老张都在脑中不断的推演，老袁会说什么，自己又该如何应对。

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老张一身戎装，直奔总统府而去，老袁是北洋控制全国之后的第一任掌门，而老张是北洋的末代掌门，两个人都堪称一代枭雄，随着张作霖大步迈入怀仁堂，他们之间的交锋也开始了。

第六十四章挖墙脚

老袁在身边人的撺掇之下，萌生了当皇帝的想法，不过袁世凯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不断的约谈手下大将，想要了解他们的想法。结果发现只有段祺瑞明确反对，老袁又搬出了王士珍，接替了段祺瑞，老袁觉得北京没有问题了。

随即又将注意力放在了地方的实力派上面，偏巧这个时候张锡銮辞职了，奉天都督空缺了出来，究竟让何人执掌奉天，也成了老袁的心病。

奉天是东三省之首，同时又是北京的北方屏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偏偏日本人又将手插了进去，使得奉天的局面十分复杂，究竟是空降一位大员亲自坐镇，还是支持奉天本土势力掌权，老袁也在摇摆不定之中。

就在昨天张作霖一到北京老袁就知道了，没有派人迎接，也是老袁有意为之，不然堂堂总统府怎么会连个闲人都没有呢。袁世凯就想试探一下张作霖的反应，结果张作霖并没有发飙，显得很恭顺，老袁就满意了不少。

不过随即张作霖又把崇文门的税官给揍了，态度十分嚣张，老袁又忍不住的思量，这个胡子师长究竟是江湖习气难改，还是在向自己表示不满呢？

老袁一时间也摸不透张作霖的心思，其实两个人的交锋从进北京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袁克定邀请张作霖参加晚宴，其实也有老袁的意思，就是想在正式会见之前了解一下张作霖的心思。

结果晚宴结束之后，老袁就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报告，袁克定和杨士琦不断给张作霖说好话，而梁士诒则是大加指责，甚至让老袁追究张作霖的罪过。

双方昨天半夜就开始争吵，弄得袁世凯大为恼火，他让这些人帮着观察一下张作霖，结果这帮家伙没有给他提供什么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反倒自己打了起来，让老袁徒呼奈何。

其实这也是老袁手下派系交错，指挥不灵的一个体现，老袁只好抖擞精神，亲自考察一下张作霖，看看这个小军阀究竟听不听话。

接见的地点被安排在了怀仁堂，老张走进的时候，发现老袁并没有到来，他闷坐一会儿，四处观察怀仁堂的摆设。这里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巨大的进口沙发，西洋座钟，还有中式的多宝阁，上面摆着不少锈迹斑斑的青铜器物。

老张对于这些东西都一窍不通，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西洋怀表的上面，这个怀表金光闪闪，一看就是纯金制成，外壳上面用钻石镶嵌了一圈，熠熠生辉，中间是一个栩栩如生的西洋舞女，表链也是黄金制成，整个怀表华贵异常。

老张正在看着的时候，突然传来一声咳嗽：“雨亭，三年前就在这里见面，时间过得太快了！”

张作霖猛地回头，只见矮胖的袁世凯正一身大总统的礼服走了进来，老张急忙起身，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大总统，卑职陆军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前来述职，请您指示！”

老袁满脸含笑：“雨亭，不必如此紧张，咱们就是随便聊聊。”他走到了多宝格之前，随手将那枚怀表拿了起来，塞到了张作霖的手中。

“呵呵，小玩意，全做纪念吧！”

张作霖接在手中，脸上露出一丝喜色，连忙说道：“多谢大总统！”
袁世凯示意张作霖坐下，老袁又问道：“雨亭，奉天安全情况如何？”
“报告大总统，奉天的安全主要有三大威胁，一是蒙匪，二是宗社，三是日本。对于蒙匪一贯采取坚决剿灭的方针，只要敢进犯边境，就彻底消灭，震慑其余人等，近年来匪患已经减轻了很多。宗社党是前清遗老贼心不死的产物，妄图分裂国家，罪不容诛，就在不久之前，我们破获了善耆和升允的谋逆案件，随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排查，将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袁世凯认真的听着，不是点点头，他赞许的说道：“做得好，做得好，不过说到底威胁最大的还是日本人，不知道雨亭有何高见？”
“大总统，日本人不同于前两者，不宜使用蛮力对抗，但是也绝对不能坐视日本人扩大势力，须知他们狼子野心，贪得无厌。理应将他们死死限定在满铁附属地之内，同时斩断他们和奉天商民的联系，剪除爪牙，没有国内的势力给他们帮忙，日本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
老袁听到这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他忍不住拍了拍巴掌：“雨亭，你能说出这番见解，我放心了，日本势强，咱们势弱，绝对不能像那帮文人所说的那样，为了一时的义气，就以卵击石。但是也要对日本人的野心有足够的戒备，防止他们染指关外，力保金瓯完璧。”
“大总统放心，只要有作霖三寸气在，一定保卫奉天安全，不管是红毛罗刹，还是天王老子谁也别想染指奉天。”
张作霖的表态铿锵有力，但是老袁也听出味道来了，这不也是影射自己么，不过袁世凯还找不出反驳的话来。
他只好转移话题，长叹一声说道：“我这个大总统当得艰难啊，每欲有所作为，就遇到百般掣肘，民国已经建立四年，国家却没有兴旺，想起来就觉得汗颜啊！”
“大总统，作霖是个军人，本来不该议论政治，但是那些文人只会夸夸其谈，下笔千言，胸无一策。大总统就应该铁腕独断，根本不用估计他们，如果这些人还不知好歹，就把枪口顶在他们的脑袋上，看他们还有什么说的。”
老袁苦笑着摇了摇头：“不行啊，多少年来，中国都讲究不以言获罪。如今又是民国，共和国体，讲究言论自由，这些文人名望卓著，对他们是打不得，骂不得，好叫人无奈啊。”
“大总统，那也不能任由他们四处乱叫，扰乱人心，谁都知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现在大总统身为国家元首，就应该乾纲独断。”
“说得好，说得对！”老袁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雨亭，你怎么看君宪和共和呢，二者孰优孰劣？”
张作霖有点为难的说道：“大总统，作霖草莽出身，根本不懂政治，实在不知道哪个好？”
“不要怕，随便说说么，你刚才谈的就很好。”
张作霖思量一下，然后说道：“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作霖只知道民国建立几年，国家并没有富强，反而乱糟糟的，南方乱党频频作乱，祸乱国家。如果他们要是真心相信共和，就不应该作乱，由此看来，共和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已。要想振作国势，就要有强力措施，上下一心，作霖认为或许君宪更好一些。”
老袁顿时心花怒放，张作霖的几句话都说到他的心坎去了，不只是支持

了君宪，顺带着还把孙文一伙给骂了。说得老袁频频点头，高兴的说道：“雨亭有见识，很好啊！你放心吧，只要能听从命令，为国效力，就不会亏待你。”

“多谢大总统栽培！”

老袁显然心情不错，又接着问了一些奉天的情况，还问了问张作霖的家庭情况，老婆孩子都怎么样。

说了一会儿之后，老袁突然话锋一转，笑着问道：“作霖，我听说昨天在克定的别墅，你们和朱尔典谈成了一笔大生意，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大总统，奉天新筹建了几家工厂，正好西洋列强正在大战，急需物资，因此就谈成了一点合作协议。”

张作霖显然不会把什么都告诉袁世凯，因此只是避重就轻的介绍了一下。

“能开拓西洋市场，赚洋人的钱很不错，我听说都是一个少年一手促成的，这就更了不起了。朱尔典爵士可是一个十足狡猾的老狐狸，能说服他，可要凭着真本事啊！”

老袁将话头又转移到了张廷兰身上，张作霖也笑着说道：“那孩子是我结拜弟兄张作相的儿子，头脑很灵活，读书多，想得也多，因此总能找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办法。不过孩子还太年轻，不知道轻重，还惹得梁公生气，我回去之后狠狠的教训了他。”

“不必，年轻人么！”老袁笑着说道：“谁都有年少轻狂的时候，这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敢想敢做。你这位子侄真的不错，年少有为，有没有想过让他到北京历练一番，多见识一下世面，涨涨学问，日后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啊！”

老张一听袁世凯竟然有心把张廷兰留在北京，老张顿时就心生警惕，现在张廷兰就是二十七师的钱袋子，枪杆子，没有他主持，怎么和弗雷德合作，怎么通过中东路赚钱弄军火！

老张已经将张廷兰视为左膀右臂，哪能让老袁挖走啊。

“大总统，能得到您的青睐，是廷兰的福气。不过孩子今年才十七岁，还要听他爹的意见，如果辅忱同意，我二话没有，就让他在北京好好历练一下，也涨涨本事！”

老袁眯缝着眼睛，想了想，笑着说道：“的确要听家长的意见，这几天有空你就把廷兰带来，我也看看这个少年才俊。”

接见的时间很快到了，老张出离了怀仁堂，回到了六国饭店，刚一进入自己的房间，老张随手就把老袁送的怀表扔在了沙发之上，张廷兰和张学良都在老张的屋中等他回来，一见老张气色不太好，他们也都把心悬了起来。

“廷兰，老袁看上你了，想要挖墙脚，你说该怎么办吧！”

第六十五章身份

早在来北京之前，张廷兰就和老张分析了袁世凯的矛盾心态，张作霖深以为然，因此如何表现，就成了一个难题，一位顺从，老袁会认为自己不堪重用，就连北洋的那些人也会跳出来踩几脚。

如果太过强硬，让老袁新生忌惮，也没有好处，老张经过一番思量，发现最好是展现出足够的强势，同时又故意暴露一些性格缺陷，让袁世凯误以为自己好控制。

因此在接见的时候，老张会说出天王老子也别想染指奉天的话，这就是在敲打袁世凯，你要是随便派个人到奉天，就要看看老张答应不。另外张作霖又不时显露出一个草莽人物的鲁莽和贪婪。

比如暴打了崇文门税官，又比如同梁士诒发生冲突，再比如那个怀表。自从张廷兰连番折腾，二十七师账面上资金十分充裕，老张在道胜银行里面也有数百万的存款，他会在乎一个怀表么！

不过老张发现在一堆锈迹斑斑的青铜器之间，突然多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怀表，就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一样，因此就假装被吸引，果然老袁进来之后就把怀表送给了他。

老张也是上位者，他很明白，这就是收买人心的小手段而已，同时也是在测试自己是否贪财。回到六国饭店之后，老张随手就把怀表扔在了沙发之上，丝毫没有在乎。

倒是张学良一见老爹随手扔出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连忙接了过来，一看是个精致的怀表，随手把玩起来。

“七大爷，袁大总统未免太抠门了吧，咱们送他们袁家那么多东西，他就拿一个怀表回礼，不太合适吧！”

“人家袁大总统可不这么看，这是未来万岁爷的赏赐，御用之物，等老袁当了皇帝，咱们要弄一个牌位，把这玩意供起来，当成传家宝。”

老张拿起茶杯，灌了几口，润了润喉咙，然后说道：“廷兰，老袁也听说你和朱尔典签约的事情，看上你了，想要把你留在北京历练。”

一旁正在玩弄怀表的张学良听到了此话，顿时小眼睛就瞪圆了，一把将怀表撇在了一边，气哼哼的说道：“爹，袁大头想用一个金表就换廷兰哥，是痴心妄想，廷兰哥从头到脚，就是一个金人儿，纯金的！”张学良也有着急了。

张廷兰心中更清楚，别看袁世凯如今权势滔天，但是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相反张作霖却是**点钟的太阳，发展潜力巨大，张廷兰是绝对不会留在北京给老袁陪葬的。

况且如今的北京上上下下都是一帮争权夺势的老官僚，什么正事都办不了，哪里比得上奉天自由潇洒，可以肆意发挥。

“七大爷，老袁手上一直不宽裕，况且还要当皇帝，处处事事都要花钱，他并不是真心想留我，只是想弄点钱花而已。”

“说得对，那你有本事给他弄钱么？”

“没有！”张廷兰回答的十分干脆：“想要挣钱，就要拿出办事的魄力，咱们在奉天想要办点事情，都要不惜和日本人对抗，在北京更是如此。可是老袁手下盘根错节，又有列强虎视眈眈，想要真正半点事情，阻碍何其巨大，

北京就是一个泥潭，陷进去就别想出来。”

“老袁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已经有了这个心思，还让我带你去总统府，如果老袁一定要留下你，我不好拒绝啊！”

张作霖当然不愿意张廷兰留在北京，但是他也不能直接拒绝老袁，万一惹恼了袁世凯，自己这次进北京就白忙活了。

张廷兰也很清楚其中的轻重，他眼珠转动，仔细思量对策。

“七大爷，你说我惹点事，让老袁不敢把我留在北京，这个主意怎么样？”

惹事？老张这段时间可是领教了张廷兰惹事的本事，奉天上下各种势力都被他惹了一番，到了北京就惹了梁士诒，只是不知道这小子又准备惹谁了？

“廷兰，北京不比奉天，你小子别找麻烦，我看还是装病吧，就说水土不服，我派人连夜送你回奉天，我估计老袁也无话可说。”

老张提出了最稳妥的办法，张廷兰想了想，说道：“七大爷，这么做虽然稳妥，但是也会让袁世凯心里有根刺，不太合适！”

“行了，你既然有了想法，就去做吧，出了事我兜着！”老张也知道张廷兰其实十分固执，既然有了想法，就会坚持，索性他也不管了，他对张廷兰还是很有信心的。

张廷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心中不断的思索，这次进北京，除了帮着张作霖跑官之外，他还想着招揽几个可用的人才，尤其是懂得工矿的人才。

东三省在全国来说都是一等一的富庶之地，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想要发展经济，就要把这些矿产都开发出来，不过这都需要专门的人才，现在可不是大学生遍地走的后世，整个奉天上下都没有什么能担当大任的理工人才。

张廷兰不得不打北京的主意，希望从大学之中招揽几个懂得工矿的专业人才，既然要招揽人才，就免不了要和那些文人学者打交道。

到了这个时代张廷兰才真正了解了对这些文人的优待，他们享受着每个月三四百大洋的薪水，这个价钱是普通工人的五十倍，甚至是一百倍，稍微偏远一些的地区，老百姓一年到头也拿不到几块大洋，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就是他们的上千倍。

这哪里是黑暗的末世，简直是文人的天堂！

在后世一个普通大学教授的月薪很难超过一万元，而洗碗工也有两三千块钱，差距不过是三五倍而已，难怪后世的徒子徒孙拼命的追忆民国，他们比起前辈差的太远了。

但是他们就没有想过，民国时期对文人的优待是否正常，如果说三五倍的工资差距是激励人们努力进取，那么几十倍，上百倍的收入差距就是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仇恨。

一面是普通民众食不果腹，忍饥挨饿，一面是文人们搂着名媛，大跳交际舞，享受着奢靡的生活。结果这些人还要不断的写文章，感叹社会不公，抨击传统文化，自诩为传播新思想的代表，殊不知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严重的不公平。

当然目前只有张廷兰敢这么想，就连袁世凯都对这些文人忌惮三分，任由他们在报纸上面发表文章，根本没有办法奈何他们。

在来北京之前，张廷兰就向王永江说了要招揽人才的想法，王永江也很支持，奉天的确需要人才，他几年前去北京的时候，也结识了一位朋友，名叫邝荣光，是第一批留美幼童，学习的就是矿冶专业，还发现了湖南的湘潭煤矿，名动天下，如今正在北大任教。

张廷兰也知道留美幼童就是一个金字招牌，这批人之中涌现了大批的人才，包括内阁总理唐绍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等。这个邝荣光似乎在后世也有所耳闻，的确是一个人才，王永江既然推荐了他，张廷兰就想找机会把他招募到奉天，帮着寻找矿山，开发矿产资源。

现在张廷兰一听老袁想要招揽自己，而且又不能明着拒绝，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借着招揽邝荣光的机会，去捅一捅马蜂窝，和这个时代的文人较量一番，激化舆论，让老袁不敢留自己。

既然想好了这个主意，张廷兰第二天就直奔北大，这个时代的校园还充满着古典的风格，建筑考究，红砖绿树，亭台水榭。张廷兰在向导的指引之下，很快找到了专门建立的教授别墅区，这里全都是新式的洋楼，设计的匠心独具，电灯电话，热水冷水一应俱全。

环境之好，简直让人艳羡，和外面老百姓低矮昏暗的住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恍然之间这里不是中国，而是到了发达的西方。

不过他要找的邝荣光并没有被安排在别墅区，在别墅区不远处有一座闲置的大院，才是邝荣光的住所，也算是宽敞规整，但是和那些光鲜的别墅就没法比了。张廷兰很快就找到了这里，远远的就看到院子里面有几个人似乎正在争吵。

一个身着东洋绸缎大褂的中年人正背着手，大声说话："邝先生，这里是校园，是清净圣洁之地，你这边叮叮当当，乱响一通，就和菜市场一般，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们，丢人啊！"

"有什么好丢人的。"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一边快步走了过来，他身上手上还沾着黑乎乎的机油，一旁还有一些散落的零件，所谓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多半就是他摆弄这些东西发出来的。

"堂堂一个大学校园，居然没有专门的操作实验室，我只能在这里工作。虽然我不是这所学校的人，但是我要说学生最讲究知行合一，只有实际操作，才能更好的掌握学到的知识，这是你们学校的失职！"

"哼，想要操作你们去专科学校，去当力巴，没人拦着你们，这里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不能扰了清静。"

此时一个五十左右的小老头开口说道："杨教授，蕴华还年轻，不懂事，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千万不要见怪。"

"邝教授，你我都是读书人，理应讲究体面，读书做学问是我们的本分，至于别的有哪些工人就足够了，咱们何必自降身份呢！"

这章反反复复改了好几回，写得慢了，大家见谅。

第六十六章嘴和屁股

“读书做学问难道就不用动手了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讲实验调查，要搜集一手材料，然后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每一步都要有充分的数据支持，都要有严格的论证，这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如果一味闷坐在家中，能研究什么？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又何谈身份？”

一个清朗的声音传了过来，正在指责邝荣光的杨教授突然被掐住了脖子一般，说不下去了，他当然听出了对方在指责自己，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正站在门外，后面还跟着两个比他稍小的年轻人。

杨教授将眼珠一瞪，大声说道：“你们是哪个学院的，没看见老师在这里说话么，有你们插嘴的份么？”

“我可不是这的学生，也没有本事考进来，我就是来拜会一下邝先生。”

邝荣光也注意到了外面的三个年轻人，突然眼前一亮，他笑着向门口走了过来：“你是张廷兰张少爷吧，我前天就接到了铁龛的电报。”

王永江向张廷兰推荐了邝荣光之后，又给邝荣光发了电报，因此邝荣光也有了印象，方才一听张廷兰的东北口音，就猜到了。

“邝先生，冒昧打扰，还请您不要见怪。”

“哪里哪里，铁龛是我老朋友了，不过说实话这家伙眼界甚高，能被他看重的人不多，他对你可是推崇备至啊，称你是年青一代的俊杰！”

两个人说话间就来到了院子之中，张廷兰扫视了在场的另外两个人，那个杨教授三四十岁的样子，身材不高，不到一米六的样子，一身绸缎大褂，胸口还露着半截金链，里面多半放着怀表。

脸上没有什么笑容，仿佛别人欠他几百万一样，特别是刚才张廷兰说话很不客气，他眼神之中就带着一丝怒意，死死盯着张廷兰。

张廷兰根本没把他看在眼里，就连大名鼎鼎的梁财神都没放在眼里，何况一个小小的教授啊。他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身上，只见他身材高大健壮，五官面相有些憨厚，但是眼神充足，显得很精明。

特别是鼻梁高挺，这种人多数性情直爽，爱憎分明，不过此时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远不及杨教授的光鲜亮丽。

邝荣光笑着向张廷兰介绍道：“这位名叫巴玉藻，字蕴华，几年前念书的时候他跟着我学过几天的英文，后来被派到了英国留学。现在欧洲正在大战，他被安排去美国继续学业，这不趁着这段时间回来探望一下。”

张廷兰一听对方是巴玉藻，顿时心头大震，张廷兰已经见过了不少的知名人物，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在工业史上留下名字的科研人员，由此也可见在民国搞技术的人才是何等稀少。

在张廷兰的印象中，一共有三位造飞机的天才，其中就有巴玉藻，另外还有冯如和王助，冯如已经不幸逝世。张廷兰当然知道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价值，因此他已经将巴玉藻和王助列为必须招揽的名单。

没想到在这里能够见面，张廷兰不免有些激动。邝荣光又对着巴玉藻说道：“蕴华，这位就是奉天二十七师张作相将军的大公子，铁龛先生提起过。”

张廷兰笑着伸出手：“巴兄，在外面就见到你摆弄这些零件，真是勤奋，

让人佩服啊！”
　　巴玉藻满手都是机油，一看张廷兰要和他握手，他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张廷兰没管这些，直接拉住了他的手：“这世上凡是干活的人，都不免一身泥水，身上脏了是可敬的，心里脏了才是可鄙的！”
　　张廷兰的话既是说给巴玉藻听，也说说给那个杨教授听，本来杨教授已经有心离开，但是一听此话，顿时就气不打一处来，一个rǔ臭未干的小毛孩子竟然敢指责他，简直不想活了，他顿时止住了脚步。
　　巴玉藻是蒙古人，天生的豪气，从见面开始张廷兰说话不多，但是先是指出如何做学问，嘲弄了杨教授的态度，让他顿时心生亲切。也不讲究什么了，索性就和张廷兰的手牢牢地握在了一起。
　　一旁的邝荣光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暗暗赞叹，张廷兰通过这么简单的一手就获得了巴玉藻的好感，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怪不得王永江会为他说那么多好话，还劝自己到奉天，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
　　张廷兰回头又叫来了跟在身后的张学良和张廷枢，大家互相引见完毕。邝荣光本想把张廷兰请到屋里，好好谈谈，结果杨教授还冷笑着站在一边，他也不能完全不顾，因此就向张廷兰说道：“这位是著名的学者杨述庆，早年留学日本，学贯中西，近年来发表文章无数，名满天下啊。”
　　“不敢，刚才不是有人大言不惭的说杨某不懂做学问么？”杨述庆斜着脸，似乎懒得看张廷兰一眼。
　　“你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日本人虽然脱亚入欧，不过也没有跑出东方文化圈子。”张廷兰讥笑着说道：“学贯中西四个字，杨先生的确承担不起！”
　　从张廷兰开口说第一句，就处处戳杨述庆的肺管子，他已经怒满胸膛，脸上涨的通红，他用手指着张廷兰厉声喝道：“小子，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么？这是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你撒野的地方，你还懂不懂尊师重道，还有没有家教？”
　　张廷兰此时也认出了这位杨教授，这家伙在后世的确有些名声，文风辛辣，很多人都被他痛骂过，后世学界极为推崇，称为新文化的代表。
　　不过见面不如闻名，这家伙竟是这样一幅气急败坏的做派，丝毫不像一个有涵养的学者，张廷兰索性也就不客气了。
　　“杨教授，我一直心平气和的和你说话，反倒是你全然不顾学者的形象，我说您不懂做学问的方法，你大可以拿出证据反驳，何必如此没有风度呢！”
　　杨述庆一贯以能言善辩著称，文章犀利，连袁世凯都骂过，也算是见过世面，只是突然被一个年轻人冒犯，弄得他失去了理智，他勉强稳住了情绪，脸上阴沉如水。
　　“年轻人，杨某著书立说，介绍西洋先进的文化制度，革新就文化，推陈出新，为民族塑造性格，为国家谋求未来，教书育人多年，你年轻无知，信口雌黄，竟敢说杨某不懂做学问，简直令人可发一笑。”
　　“杨教授，不知道你又有什么成果，可以讲一讲么，如果真的让人心服口服，我愿意向您赔礼道歉！”
　　“就让你长长见识！”杨述庆一提起自己的研究，显得十分有信心，背着手，叹了一口气，然后才开口说道：“中国落后西方，乃是中国文化的落后，经过我的总结，一共有三点：第一，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求神拜佛，灵了再来还愿，如果不灵就抛在一边，完全就是在贿赂神灵，丝毫没有尊重之

意，远远比不上西方人的虔诚！”

杨述庆说话之间扫了一眼张廷兰，显得十分得意，似乎他掌握了真理一般。

“第二，中国人极端自私，那些老百姓只能看到自己的一点私利，守着自己的小家，政治人物也是如此，各地都四分五裂，哪里比得上西方国家的民众上下一心，国家统一而富强。”

“第三，中国人奴性深重，一双膝盖要拜皇帝，拜官员，拜神佛，拜父母，早就没有了血性，西方能出现征服世界的航海英雄，中国只有能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奴才。这个国家已经堕落到了极点，民众也麻木到了极点，根本没有兴旺的希望，可悲可叹啊！”

杨述庆说话声音抑扬顿挫，很有节奏感，此时正好有些学生路过此地，一见杨教授在发表高论，大家都显得十分激动，都聚集了过来，就好像后世的追星族一般，一脸崇拜的看着他们心目中的大学者，国家的良心在发表高论，似有所悟的学生们还不时点头。

邝荣光的脸上露出一丝担忧之色，对于杨述庆的犀利他是很有了解的，张廷兰一个年轻人怎么和这种报纸之上天天论战的老江湖比拟啊，他甚至有些后悔，如果自己早点阻止，不就没事了么！

张廷兰反倒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根本没有把杨述庆放在眼里，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对手。

“杨教授，这就是您的伟大发现么？”

“那是自然，年轻人你就是民族劣根性的代表，正因为你没有信仰，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才敢信口雌黄，如果你现在道歉，我自然不会追究，如果你还不知悔改，不管你背后有什么势力，我都要写文章揭露你！”

“杨教授，你先别忙，在场已经聚集了二三十位同学了，可能有些人没有听到杨教授的高论，我给大家再说一遍，杨先生指着洋人的嘴说：这是多么高贵啊，能发出美妙的声音，能品尝鲜美的味道，还能表达爱情，真是上帝造物的奇迹，太了不起了。

赞美完毕之后，杨先生一转头，看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屁股，杨先生把嘴瞥了起来：黑乎乎，圆鼓鼓的什么玩意，还那么臭，真是丑陋不堪。然后杨先生就得出了一个高论，中国人有劣根性，并且如获至宝，到处宣扬。”

第六十七章三不去

张廷兰的话还没有说完，杨述庆脸色已经阴沉的如同锅底一般，身体不住的颤抖：“小辈儿，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这是强词夺理，简直不可理喻！”

在场的学生也纷纷鼓噪起来，他们怎能允许污蔑心目中神圣的教授导师呢。有几个冲动的男生甚至要冲上去动手了。

“各位，先不用着急，我敢这么说，就有我的道理。杨教授，一开始我就说你不懂怎么研究学问，任何学科，都要有严谨的论证，光靠举例子，简单的对比，然后就草率的得出结论，不免要出现拿嘴比屁股的情况。”

张廷兰依旧不急不缓的说着，仿佛眼中根本没有杨述庆怒发冲冠的模样，一旁的邝荣光也暗暗捏了一把汗，张廷兰是来找自己的，结果和杨述庆对骂上了，如果出现的意外，他可承担不起责任啊，邝荣光悄悄的叫来了一个学生，让他赶紧去找其他的教授过来，防止场面失控。

“咱们先来看看杨教授的几个例子，他说中国人求神拜佛是贿赂，但是西方历史上，基督教甚至出售过赎罪劵，用来敛财，现在的各大教会也要接受信徒的捐赠：中国人一盘散沙，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历史中，中国分裂的时间只占三分之一，法国则有五分之三以上的时间处于混乱之中，我们的近邻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基本就没有统一过，德国和意大利统一的时间还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杨教授的逻辑，我是不是可以说西方人贿赂神灵，西方人一盘散沙？”

这个时代能考上大学的都堪称时代精英，他们也接触了不少的西方历史，张廷兰说出这些，他们有些人也听说过，只是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现在他们突然绝对张廷兰并不是在胡搅蛮缠，而是有着一定道理。

学生们不再那么冲动，反倒安静下来，听着张廷兰继续说话。

“至于说跪拜的问题就更加谎谬了，中国人的膝盖是弯的，难道西方人的膝盖就天生是直的么，他们同样要向教皇下跪，而且还要去吻臭脚丫子。”

巴玉藻一直在一旁听着，他去过英国留学，对于这些西方情况也十分熟悉，张廷兰说的都是实话，而且还直指杨述庆的疏漏。

的确靠着简单的举例子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的，这一点巴玉藻体会十分深刻，这也是他比较讨厌那些夸夸其谈的教授的原因。现在看到杨述庆被戳中痛处，巴玉藻忍不住大声叫好，张学良和张廷枢也是一脸的喜气，他们对张廷兰是有强烈的信心，什么狗屁教授，谈笑间就让你灰飞烟灭。

“同学们，如果按照杨教授的论证方法，我完全可以得出西方人缺乏信仰，一盘散沙，奴性深重的特点。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多样的，在比较的时候，如果就如杨教授一般，专门找中国的不光彩的一面，然后去比较西方光鲜亮丽的一面，难道不是用中国的屁股去比西方的嘴么？这样能得到让人信服的结论么？”

张廷兰说到这里，在场的不少人都开始反思了，似乎说的也有道理，甚至其中有几个人开始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杨述庆了。

“你是在信口雌黄，中国落后，西方先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你这是在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杨述庆也感到了学生情绪的变化，他隐隐有些不安，说话的时候还挥动手臂，增强气势。

“一个落后的国家，需要的是虚心学习别国的先进之处，而不是巧言狡辩，同学们更要如此，不要被胡言乱语骗了！”一说到现实，他极为兴奋，这也是他最大的杀器，任你说什么都没用，现实就是西方强，东方弱！

“杨教授，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西方，你视而不见，而发生在中国你就穷追猛打，说是民族劣根性，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么！”

张廷兰微微冷笑一声，又看了一下越聚越多的学生，然后朗声说道：“你的逻辑基础就是西方比中国强大，所以你随意找一些中国的弊病，然后就无限放大，就好像苍蝇遇到了屎一样，自以为得计。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中国追上了西方，或者说至少和西方差不多了，你的这套说辞还能站住脚跟么！”

杨述庆脸上露出鄙夷之色，轻蔑的说道：“就凭着中国，想要追上西方，再有五百年吧！”

这完全是他的心声，在他看来中国永远没有希望，只是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在场的学生有不少脸色都变了。他们正是年少热血的时候，大多数都立志报国，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重新崛起，他们的热血还没有冷却。

而他们尊敬的教授告诉他们，中国根本没有希望，尤其是那份鄙夷的态度更是刺痛了这些学生。杨述庆一贯以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面目示人，结果他竟然从心底瞧不起中国，那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

“自古中华可曾沉沦过五百年，胡虏岂有百年国运，杨述庆，你今天遇到对手了！”在人群外面一个慵懒的声音传了过来，一个小老头走进了人群，他精气神极佳，只是脑袋后面有一根小辫子，显得不伦不类。

学生们都认出来了，来的人正是辜鸿铭，这个小老头儿平时极力捍卫东方文化，坚持称西方列强为蛮夷，在北大之中堪称一个异数，他也经常和主张西化的学者论战。

辜鸿铭走到了中间之后，先冲着张廷兰拱手施礼，笑着说道：“年轻人说的真好，嘴和屁股之说简直一语中的。五千年来中国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民众都是最勤劳聪明的一群人，偶尔有些挫折，难道中国还真会一直沉沦不成！”

“辜鸿铭，多少次辩论，你可曾赢过？今天别以为有个小崽子帮忙，你就能占便宜。”

杨述庆心中满是怒火，但是此时也冷静下来，他知道自己处境不利，因此必须扭转局面，因此说道：“同学们，这个小子的父亲是二十七师的军阀张作相，张作相和师长张作霖又是结拜弟兄，他就是军阀崽子，这个国家就是这帮军阀搞乱的，现在他们竟敢主动挑衅，同学们大家动手把他赶出神圣的校园！”

学生们一听此话，神色又有些变化，纷纷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张廷兰，他们没想到这个言辞犀利，将杨教授逼到墙角上的年轻人竟是军阀之家出身，因此纷纷有些怀疑，就连原本倾向于张廷兰的也有些动摇。

杨述庆心中暗暗得意，这也是他多年总结的一个法宝，百试百灵。

不过张廷兰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脸上总带着一丝嘲弄的笑意，让杨述庆十分不舒服。

“驳论有三种方法，驳论据、驳论证、驳论点。杨教授今天发明了第四种方法，叫驳论人，只要把我这个人弄臭了，你就赢了。杨教授你的如意算盘

我没说错吧，这种方法想必你也经常使用，如果你不能从业务上面打败一个人，就从道德上把对方击倒，这在各行各业都通用啊！”

张廷兰再一次无情的戳穿了杨述庆的手法，顿时让他有些尴尬，这些年来，杨述庆都没有遇到过这么机敏犀利的对手，能够轻易把他逼入困境。

“杨教授既然提到了二十七师，我就不妨说一说，张作霖师长出身草莽，这点人所共知。但是大家或许不知道，张师长在甲午战争时期投身军旅，因为作战勇敢，被擢升为哨长。而后接受招安，屡立战功，特别是消灭妄图分裂国家的蒙匪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家父也是在消灭蒙匪的庆功宴上和张师长结拜。

就在不久之前，破获宗社党叛国大案，抓获宗社党领袖善耆和升允，消除了奉天安全的巨大隐患，桩桩件件都是为国为民，上不愧天，下不愧地，杨教授所谓的搞乱国家究竟是从何说起！”

张廷兰说到这里，在场的众人也在思考，他们都认为军阀不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拿出具体的某个人，说他们做过什么恶事，又难以说清楚，特别是张廷兰讲的几件事情，张作霖非但不是万恶的军阀，反倒是保家卫国的英雄。

再次稳住了学生的情绪之后，张廷兰又笑着看了看杨述庆：“杨教授，我也有一个问题，你知道七出之条么？”

“哼，我一直在宣传新思想，难道还不知道么，这是封建中国对妇女无情的扼杀，是旧时代的垃圾，必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既然你知道七出，那你知道三不去么？”

张廷兰问到这里，杨述庆突然一愣，似乎感到了事情要不妙，正在想如何驳斥，张廷兰已经转回头，对所有人大声说道：“大家或许一直以为中国古代对妇女压迫到了极点，休妻的七出之条就是明证，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与七出紧密相连的还有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先富贵后贫贱。”

“七出三不去密切相连，其实是在承认男权的前提之下，最大限度的保护女性的权力，避免被随意抛弃妻子，杨教授你不是善于从道德方面攻击对手么，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从日本回来之后，就抛弃妻子？”

第六十八章实干兴国

中国的古代社会长期居于世界领先问题，不必去一味赞美，但是至少说中国古代的制度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比如西方社会长期存在贵族，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是靠着血统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人平等的观念广为流传，也是如此，西方社会盘踞顶层的精英多数都有贵族血统。

而中国三国时期曹操就喊出了唯才是举，隋唐更是确立了科举制度，一举打破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社会阶层变得可以流动了，君子之泽不过三代，科举制度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的选官制度，实在是太过先进了。

而被当做压迫剥削妇女的七出之条也并非那么一无是处，因为女性只要不违反上面的七条规定，丈夫就不能随意休妻，这也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而七出之条中有几条放在后世也要离婚的，比如不孝父母、淫、口多言、盗窃等。

张廷兰已经掌握了主动，慢条斯理的说道："我先解释一下三不去，第一条是指妻子家中没有亲人，被休之后，没有依靠，第二条是指一同为父母守孝，第三条更好理解，俗话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如果一个人富贵了，就抛弃妻子，这在任何时代都遭人唾弃的。这就是被杨教授批烂，批臭的封建旧道德，在场的同学们，你们仔细想一想，这其中虽然不完全合理，但是有没有体会到我们老祖宗的那种人文关怀？"

这时候邝荣光的院子内外已经聚集了五六十人，有几位讲师和教授也够赶了过来，此时的北大一个年级也不过一两百人而已，现在聚集了这么多，可见热闹的情况。

杨述庆平时是学术明星，是新思想的代表，学生之中影响极大，偏偏一个年轻人就向他发起了挑战，而且还把杨述庆逼到了墙角，大家的兴趣都被调动了起来。

张廷兰提到了七出三不去，在场的有知道的学生频频点头，又给其他人解释一番，大家都觉得张廷兰说的没有错误，而一旁的杨述庆脸色分外的难看。

他这么痛苦是有原因的，很多出国留学的人，在家中都已经有了妻子，他们在国外混了几年，见识了繁华，也见到了新潮时尚的女郎，家中的小脚妻子就越发看不上了，因此这批人在回国之后，纷纷离婚。

不只杨述庆如此，后赶来的鲁姓教授，陈姓教授，还有郭姓教授都是如此，这简直是一股社会风尚，他们虽然对外宣称这是同封建包办婚姻决裂，是追求恋爱自由，是新式人物的新式思想，但是究竟亏不亏心他们自己知道。

张廷兰在穿越之前，出于兴趣还特别的搜集了很多大师的风流韵事，看得多了，发现这些被捧上天的大师，在对待原配夫人时显得很人渣。

"杨教授，如果我没有记错，您已经和原配夫人离婚了，你的妻子父母早丧，孤苦无依，还带着你的孩子相依为命。在你出国的几年时间里，你的妻子孝敬公婆，抚养幼子，称得起含辛茹苦，贤良淑德。而你出国之前只是一个中等人家的子弟，现在归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教授，人人敬仰，当得起前贫贱后富贵吧？三不去你全都违反了，你天天写文章批判封建旧道德，结果

你的行径还达不到旧道德的要求，难道不让人可发一笑么？”

张廷兰从头到尾都是不急不缓，娓娓道来，在场的众人渐渐的也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大家平时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结果现在听张廷兰点破之后，所有人都开始了沉思，的确如此，他们整日批判这个，批判那个，却从没有人反躬自省，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

“无耻的小辈儿，你又在颠倒黑白，我离婚是要与旧时代划清界限，追求恋爱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力，包办婚姻这种旧时代的垃圾，自然要抛弃，你搬出狗屁七出三不去根本没用！”

“我从来没有反对恋爱自由，当然也不主张包办婚姻，但是你为了所谓的决裂，就去无情地伤害一个为你生儿育女，孝养父母，操持家庭的女人，扪心自问，对得起你的原配夫人么？这就是你所谓的尊重女性么？”

“说得好，说的太对了！”在场也有不少女学生，张廷兰站在了受害的女性立场上说话，她们也都听到了心里去，平时她们被这些教授所谓的恋爱自由忽悠的有些迷糊，但是现在她们开始清醒过来，不少胆大的女生开始为张廷兰喊好。

杨述庆已经阵脚大乱，他从来没想过一个年轻人竟然能妖孽到了这个地步，让他不知所措，张廷兰则是继续乘胜追击。

“杨教授，听说您已经找到了新欢，是北京著名的才女名媛，摩登女郎。不知道你从她身上研究出了什么新思想，受到了什么新启发？或者是单纯贪图人家的美色，你的恋爱观就是如此浅薄么？”

“你……你……”杨述庆用手指着张廷兰，但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他最后悔的就是将话题引到道德上面，他攻击张廷兰出身军阀之家，结果人家三言两语守住之后，反击竟是如此的猛烈，直接抓住了他抛弃妻子的问题，穷追猛打，让他根本没法招架。

往日的那套万能说辞现在也没用了，张廷兰那句“你天天批判旧道德，结果你的行径还达不到旧道德的要求”就好像淬了毒的匕首一样，狠狠的刺在了杨述庆的心头，如同魔咒一般。

“同学们，听其言观其行，杨述庆大谈恋爱自由，但是他却忘了婚姻忠诚；嘴里说尊重女性，但是却是贪恋美色，对待爱情十足浅薄；他讲人人平等，但是他一个月拿四百大洋心安理得，门卫，图书管理员一个月拿不到四块大洋，足足一百倍的差距啊！

方才杨述庆有一句话说的很好，那就是他说中国要五百年才能追上列强，换句话说就是永远别追上，这就是他的心声，因为中国一旦发展起来，所有人都读书思考，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这种人就失去了哗众取宠的资本。

说到底他们也是落后中国的受益者，中国越是落后，对他们越有利，他们只管骂人就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而不用思考，不要严格论证。不然就凭着杨教授做学问的态度，他值四百大洋一个月么？”

张廷兰的毫不客气，直接揭开了虚伪的文人面纱，扯掉了他们的遮羞布，别以为那些表面上忧国忧民的文人就真是为了这个国家考虑，这些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从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就有一股势力叫做清流，他们不干正事，却对做事的人指手画脚，出了问题，就知道谩骂，好像他们永远都是对的一样。

到了民国这伙人并没有消失，反倒更加强大了，中国的国势越发衰败，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所有的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不再自信，结果这帮人抓住了这种民族心态，纷纷跳了出来。

越是诋毁中国，越是自虐，他们就越能获得更好的名声，因此这帮人甚至喊出了废除汉字，废除中医的口号，在说到历史的时候，甚至说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如果中国古代真是如此不堪，那么这个国家何以传承五千年而绵延不绝，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又是何等的人家地狱，如果不是有病态的自虐精神，绝对说不出这种话来。

杨述庆只觉得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从学术到人品都被对方驳倒，骗骗他还找不到反击的办法。尤其是在场的不少女学生都开始用鄙夷的神态看着他了。

的确任凭他百般狡辩，任凭他把自由恋爱喊得震天响，抛弃妻子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没有结婚还说得过去，都已经同床共枕，人家已经为他付出了那么多，他却轻易的抛弃了对方，还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实在是让人看不起。

杨述庆再也待不下去了，他踉踉跄跄的分开人群，往外面走去，在场的学生没有一个去搀扶他，反倒都用鄙薄的目光看着他，这些年轻人也在不住的思考，听其言观其行，看来自己再也不能盲目信这些人了。

这时候一直看热闹的郭姓教授快步跑了过来，搀着杨述庆逃离了现场，说心里话张廷兰丝毫没有胜利的喜悦，中国社会夸夸其谈的人太多了，而真正肯用心做事的太少了，想要让这个国家发展起来，要做的事情还是太多！

“这位先生，您讲的真好，不知道您能说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么？”一个二十左右的年轻学生，向张廷兰提问了，他显然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经验，脸上涨得通红，不过眼神却十分坚定，他以往对杨述庆的那套论调深信不疑，结果现在他也迷茫了，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方向。

张廷兰微微思索一下，然后说道：“我们的落后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想要强大同样也需要时间，西方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先走了一百多年，我们只有奋起直追，大干，苦干，甚至拼命干，用最短的时间走完西方的工业化之路，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第六十九章海外学习基金

这个时代的大学生简直比熊猫都要珍贵，他们每一个都是可造之材，而且由于年轻，心中热血还在，也没有沾染杨述庆之流的恶习，这帮年轻学生还是渴望改变这个国家的，甚至愿意为此付出鲜血的代价，这点以后的历史一再证明了，只是这些学生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而已。

张廷兰也愿意多和他们说一些，能影响他们最好，别让他们白白浪费了一腔热血。

“同学们，杨述庆宣扬的那些东西至少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个是他把人类的劣根性当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贪婪、自私、盲目、软弱这是人类共有的，不是中国人特有的。第二是他把发展变化的问题看成了不变的，诸如民众的素质，经济落后，官员贪腐等等问题都是靠着发展来解决的，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如此而已。汉唐宋明，中国站在世界之巅，中华礼仪就是四夷学习的表率，那时候怎么没人狠批民族性呢？”

辜鸿铭一直在旁边听着张廷兰的话，越听越觉得有道理，他学贯中西，自然知道中国文化没有那些文人说的那么不堪，西方也没有那么好，只是他无法解释西方强大，中国落后的现实。

辜鸿铭行为乖戾偏激，甚至还留着小辫子，其实这不过是内心痛苦挣扎的一个反应。当他听到了用发展解决问题，就如同醍醐灌顶一般，顿时开口说道：“真知灼见，一针见血，好一个发展二字，道破了事情的关键啊。就拿伦敦为例，几十年前街头也是屎尿横流，污浊不堪，现在变得光鲜，自然是发展的结果。而所谓的人口素质也是如此，社会越发展，受教育的人越多，素质自然就提升了。”

“那我们又该怎么发展呢？”

“西方之所以领先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做到我们不能做到的事情，简单的说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工业，能生产出各种先进的工业品，我们不得不花大价钱去购买，钱都流到了他们的腰包，阔起来的西方人自然能把自己打扮的光鲜亮丽，才有了俯视我们的本钱。而我们要想追上他们，自然要从工业上追赶，等到我们的工业品追上西方，甚至超过列强，他们还能高高在上么？”

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不是因为他们有选票，也不是他们的民主，因为不论怎么投票，也换不来资源，也打不开市场。归根到底还要通过贸易来赚钱，能做出利润丰厚的高端产品，就能占据广阔市场，财富和地位自然就来了，一言一行就成了世界的表率。

“同学们，据我所知，你们大多数都是学的文科专业，数理化都被忽视了，学校也没有设置这类专业。但是中国强大的法门就在工业上边，需要大家亲自动手，用智慧和血汗建立起工厂，撑起民族的脊梁。至于吟诗作赋这些事情不过是锦上添花，等我们阔气了，或许有用，但是在填不饱肚子的时候，真是有些多余！”

学生们都在静静听着张廷兰的话，每个人的心中都产生了不小的震撼，张廷兰的说法没有那些教授响亮的口号，激扬的文字，但是却入情入理，大家都忍不住陷入了沉思。

邝荣光也一直在一边听着，他的感受和别人又大不相同，身为第一批留美幼童，他自然了解西方强大的工业，回国之后，也想有所作为。不过他却

处处面对排挤，那些传统读书人根本不把他当成学者，只是看成一个工匠而已。

就那大学专业设置来说，文史哲占据了绝对优势，能够加上法律，医学，新闻学之类的就算是综合性大学了，至于发展工业急需的采矿、冶金、机械、电子、化学等等专业都被严重忽视了。

甚至有些学者主张将这些学科都放到专科学校，在他们看来大学和以往的国子监差不过，应该用来培养预备官员，就算不能当官，也要当一个吟风弄月的文人，总之是不能成为和工匠打交道的泥腿子，那样只会辱没斯文。

别的教授都住在专门的别墅，邝荣光却被安置在了这个不起眼的大院，待遇的差别也很说明问题现在张廷兰站出来给理工科说话，让他觉得无比亲切，原本他还是处于王永江的情面，才愿意见张廷兰，现在一见之下，邝荣光又有了雄心，迫切想和张廷兰好好聊一聊。

“诸位同学们，张先生讲了这么多，大家都好好思考一下吧，不要辜负了张先生的一番心意！”邝荣光将恋恋不舍的学生打发走了，院子之中只剩下巴玉藻，辜鸿铭，还有张廷兰几个人。

邝荣光拉着张廷兰的手，亲切的将他请到了屋中，大家都坐了下来。邝荣光笑着说道：“廷兰，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杨述庆何等能言善辩，都不是你的对手。”

“邝先生，说实话我不愿意招惹这些人，只是他们胡说八道，又眼高于顶，瞧不起理工科，实在是让人讨厌啊！”

“讨厌归讨厌，你以后可要有麻烦了！”辜鸿铭笑着说道：“别看你现在把杨述庆问得没话了，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可不是一个人，很快就会罗织一大堆的罪名，然后呼朋唤友，在报纸上把你彻底搞臭，这帮人都是属狗的。”

“哎，随便吧，反正我过几天就回奉天，他们总不能跑到奉天去骂我吧。”

张廷兰并不愿意和这帮文人过早的发生争执，但是奉天大规模建设在即，两种观念必定发生碰撞，索性就早点捅破，也好试探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邝先生，我这次前来拜见，就是希望您能到奉天，我准备筹建一批工矿企业，张作霖师长也极为支持。不过我们都是门外汉，空有想法，而无法落实，所以找到了您。”

邝荣光想了想，然后说道：“本来我是不想折腾的，不过冲着廷兰今天的这番见解，我就知道你是真正能为国家做事的人，去奉天，我也能一展拳脚，我马上就准备过去！”

“张兄，其实我也有心去奉天，只是学业还没有完成，一时不知如何取舍啊！”巴玉藻早就感受到了国内对理工科的排斥，好不容易遇到张廷兰这么一个头脑清醒的，能这么看重理工科，而且又听到张作霖也愿意支持办工厂，巴玉藻也动了心思。

“巴兄，你有心去奉天我自然是欢迎，不过你既然学业没有完成，就应该先完成学业，咱们的高级人才本来就不多，你该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你放心奉天的大门随时向你开放，另外我向保证，只要你学成归来，我就给你准备一百万元的科研经费。”

张廷兰一开口就许诺了百万经费，巴玉藻眼睛都有些放光了，想要搞科

研，就要拿钱砸，不过中国政府的情况他也清楚，就算是北洋政府，能拿出十几万投资科研就不错了，绝对，没有这么大的手笔，因此他十分兴奋。

“张兄，咱们可说定了，你不能反悔！”

“放心吧，廷兰哥阔着呢，只会更多，不会少了！”张学良也在一边插话了：“廷兰哥刚刚和朱尔典谈了一个合作协议，第一笔订单就有五十万英镑啊，以后只会更多！”

晚宴的事情只有参加的上层人物知道，邝荣光他们一听说，顿时也来了兴趣，张廷兰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邝荣光和巴玉藻都仔细听着，他们再一次了解了张廷兰赚钱的本事，如果跟着他，只怕永远不用为经费发愁了。

一旁的辜鸿铭都频频点头：“廷兰，洋人的钱赚的越多越好，如果你不缺钱，我建议你多培养一些人才，发展工业都离不开。”

“没错，我也想找机会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只是打通关节需要时间，还要找到合适的学生才行！”

现在派遣留学生可没有后世那么容易，要和外国政府打好招呼，还要对这些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不然中外差距太大，他要是学成不会来，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么！

“张兄，要不你安排几个人和我一起去美国吧！”巴玉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这次回国，发现咱们在工业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想找个打下手的都没有，我这几天摆弄东西都要自己来。要是可以，你安排几个人给我，我平时尽可能的教给他们技术，然后送去工厂培训，回来之后，当个技工不成问题，也能配合我工作，节省培养的时间！”

巴玉藻可是真正清楚中西方的差距，在欧洲随随便便就能找到配件工厂，就能招募到合适的工人，而中国则是什么都要靠进口，这么薄弱的基础，就算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张廷兰听到他的提议之后，眼前突然一亮，巴玉藻提醒了自己，以往张廷兰总想着派遣留学生，进入大学深造，但是他现在才发现，中国最缺的其实是中下层技术工人，这些技工就好像工业的地基一般，没有他们的支撑，再高端的东西也无法变成实实在在的工业品。

“巴兄，你的提议非常好，我专门设立一个海外学习基金，既资助那些有心报国的理工科大学生，也资助那些想要到西方工厂学习技术的工人。暂时定为五十万，只要需要，可以随时增加，你也帮我留心一下，海外华人青年要是有心回国效力的，也可以纳入资助范围，总之奉天需要一切与工业有关的人才！”

第七十章馊主意

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实力的竞争，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张廷兰也将努力方向放在了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上，而建立工业体系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才。

偏偏这个时候中国又奇缺理工科人才，能与遇到巴玉藻这个大能，张廷兰已经十分欣慰了，他提出的方法也引起了张廷兰的兴趣，派遣留学生还有筹备一下，但是派遣一些年轻的学徒工，让他们见识西方的工业生产，学习一技之长，还是能够办到的。

况且现在又是一战之中，美国的工业马力全开，也需要足够的工人才行，想到这里，张廷兰已经做出了决定，回奉天之后，要立即选出一批机灵的年轻人，送到美国，不求他们能学到太多，但是至少可以给巴玉藻打下手。

“张兄，五十万的确能做不少事情，只是这笔钱如何管理，还要斟酌一下。”

“要不都交给蕴华兄吧，全都由你说了算。”

巴玉藻一听顿时将脑袋摇晃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张兄信任我，我自然是高兴，只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管这些了，学业负担就很重，还要照顾一下那些学徒工人，再去管钱，我可没这个本事。”

张廷兰一听也点点头，这个基金以后会不断扩大，资助的人员也会越来越多，为了让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的确需要专门的管理机构，看来自己还要找联系一下弗雷德，让他找找管理基金的人才。

他们又谈了几个小时，十分投机，邝荣光也彻底心甘情愿的去奉天，同时还还答应在奉天站稳脚跟之后，就去联系其他的留美幼童，争取拉来更多的人才。

昔日的留美幼童不少都已经功成名就，想要让他们给自己办事，就要有足够大的平台，不然庙小了可容不下这些大神，张廷兰踌躇满志，就准备着回奉天大干一场。

将大事情谈的差不多了，张廷兰才辞别邝荣光，回六国饭店。一路上张学良也若有所思，他突然问道：“廷兰哥，我要是不和于凤至结婚，会不会也像杨述庆一样卑劣？”

张学良一生毁誉参半，但是又一点不得不让人羡慕，那就是于凤至和赵四两位红颜不离不弃，堪称人间的美谈，能娶到于凤至那样的奇女子，是张学良的福气。

“汉卿，你和于凤至仅仅是订婚，与杨述庆已经成亲，且有了孩子完全不同，你有追求恋爱自由的权力。但是你能保证找到更好的么，七大爷力主你和于姑娘的婚事，就是看好了对方，我建议你多了解一下于姑娘，说不定你会愿意呢！”

“大哥，如果六哥真的喜欢上了于姑娘，那么他们到底算是包办婚姻，还是自由恋爱？”张廷枢也凑热闹的说道。

“的确是分不清，有个合适的伴侣相伴一生就足够了，何必拘泥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呢！”

“大哥说得真有道理，不过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嫂子啊？”

张廷枢虽然说得是玩笑话，但是张廷兰也差不多到了娶妻的年纪，这年头结婚都早啊，十六七岁抱儿子的遍地都是，只是张廷兰还真没想好要找个什么样的。

他们说笑着回到了六国饭店，张廷兰向老张介绍了邝荣光和巴玉藻的情况。能够招揽邝荣光这样的大才，张作霖当然十分高兴，老张在几个月前就上书袁世凯，希望能在奉天建立一所国立师范学校。

目前中国只有五所国立师范学校，如果第六所落户到了奉天，对于奉天的教育发展是一个大好事，老张甚至提议让邝荣光出任校长。

“我年轻的时候，没读过几天书，人生一大遗憾，以后奉天都要拿出大笔的钱，让想读书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就算少养几万兵，也要办大学。”

张作霖这个草莽英雄对于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张廷兰也十分感慨，老张执政东北之后的确是这么做的，县市政府要将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拿出来办教育，投入之大超乎想象。

不过从效果来看并不好，奉天没有培养出急需的工业人才，工厂之中依旧要大量聘用日本技师，离开日本人的帮助，东北的工业就几乎玩不转。

这就和重视文科，忽视理工有着重要的关系，老张把钱投出去了，但是却没有管好这笔钱，换句话说，就是张作霖太信任那些读书人，认为教育要足够的自由，结果把钱都浪费在了错误的方向，没有收到足够的成效。

奉天的底子很薄，就算拿出财政的百分之四十，也很难满足教育的需要，因此教育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实用人才的培养上面，重点发展师范，理工，以及医学之类的专业，为奉天的工业化提供人才，至于文史之类的专业则要放一放，张廷兰突然觉得很有必要和老张谈一谈教育的问题。

他正在思索着呢，张学良则是绘声绘色的将痛骂杨述庆的情况说了出来，老张听了之后，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廷兰，杨教授是知名学者，未必有你说的那么不堪吧，对于有学问，有本事的人我们还要尊重，人家是国士。”

老张这一批军阀对于读书人都有相当的尊重，执政后也给予他们太多优待，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因此听到张廷兰痛骂一个教授，他本能的反对，只是张廷兰地位特殊，如果换成别人老张只怕就要开骂了。

“黄河水浊，长江水清，但长江水也可泛滥成灾，淹没数省之地，黄河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泽被苍生，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一切都在一个度。”

张廷兰把嘉靖皇帝的黄河长江之论拿了出来，放在眼下的情形，正好十分合适，学术要自由，教育也要重视人文，但是一方面要看所处的时代，一方面要控制程度。

如今中国被枪炮打开了大门，九州国土任由洋人横行，黎民百姓饥寒交迫，这个时候自然要将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与强国有关的东西上面，靠吟诗，靠写文章是赶不走侵略者的，只有铁血，只有枪炮才能振兴国家。

而带来先进武器，强大的军力的就是理工科人才，就是工业化的生产能力，这个时候再把宝贵的资金投在文科上面，实际上是对民族的犯罪。

“七大爷，这些文人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就比如繁简字之争，繁体字书写认读都困难，一个人要想熟练使用繁体字，至少要五年时间。对于普通人家，他们根本无法让一个孩子五年的时间不做任何事情，光是读书，这就

是一道无形的大门，阻断了普通人求知之路，只有那些家庭殷实，有读书传统的人家的后代才能识字学习。”

张廷兰说到这里，老张眼中突然闪过一丝精芒，神情有些痛苦，张廷兰正好说中了他的心事，老张年轻时靠着先生的施舍，才念了一段时间的私塾。不只是他，张作相也是如此，只念了两三年私塾，就不得不放弃学业。

“七大爷，如果使用简体字，只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就能认全常用字，学会基本的读写，也能够继续深造。如果大范围的推广简体字，很多普通百姓的子弟就能够入学读书，他们就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偏偏有一大批文人死命的阻止，他们说什么文化传统，说什么书法美观，说什么造字法，不论有借口多少，我只总结一点，那就是提高门槛，垄断知识！”

老张何等精明，他只是没有往这方面想而已，张廷兰点破之后，老张豁然开朗，没错，那些读书人的确有着自己的算盘。繁体字难学难写，耗费时间长，普通人家承受不起，自然就只有他们的后代能够去读书学习，他们这个圈子的竞争压力就小了很多。

纵观民国，父子兄弟都为文化名人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就是垄断知识的结果。而后世教育普及之后，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即使父辈名望卓著，子女不努力，一样会被淘汰，贫家子弟和富人虽然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有些吃亏，但是放在民国，他们连入场竞争的资格都没有。

“明白了，明白了，这些读书人果然心眼儿太多！”老张苦笑着说道：“廷兰，你脑子就是机敏，看得透彻啊，以后奉天办教育就要推广简体字，美不美观老子不管，老子只管实用。”

张廷兰在北大大闹一场，很快就成为了最大的新闻，著名教授被无名小辈挑战，绝对是爆炸性的东西。

当时在场的学生凭借着记忆，将两个人的对话都写了出来，尤其是张廷兰所说的东西，更是尽可能的做到一字不漏，全部登载在了报纸上，杨述庆也呼朋引伴，联络了一大批文人，开始写文章，讨伐军阀崽子污蔑教育，玷辱学者，一时间这股舆论风潮之大，竟然超过了对君宪的讨论。

这让张廷兰都始料未及，大太子袁克定在了解了情况之后，特意找到了张廷兰。

“廷兰，还是你有本事，这么多年，那些教授指着鼻子骂我们，我们却不知道怎么还击，你可是给我出了一口气啊。”

“大公子，我认为对付这些文人，不必打，也不用怕。而是要去争，争夺舆论权力，不能让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得太好了，廷兰，我眼下有点难处，你帮我想个办法吧！”

第七十一章好消息

袁克定一直为了把老袁推上皇帝宝座而煞费苦心，他自认为已经摆平了大多数对手，唯一让他如鲠在喉的就是学界。这些家伙天天写文章，批评君宪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且还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袁世凯这些年的执政的弊病，二十一条，甚至是出卖光绪皇帝的事情都搬了出来。

面对汹涌的民意，袁大公子是一筹莫展，他也找过一些御用文人，包括杨度在内，让他们写文章发动反击，结果收效甚微，他们反倒也被骂了个狗血淋头。

张廷兰大骂杨述庆的事情登上了报纸，袁克定仿佛是突然找到了救星一般，想求他给自己指一条明路，彻底夺回舆论掌控权，不过张廷兰建议他正面争夺，袁克定却早就没有了信心。

“廷兰，我也不是没想过和他们进行辩论，在报纸上展开论战，结果无一不是大败亏输，因此我才想你给我想个更好的办法。”

“大公子，这些文人又不是一个两个，你手上要是没有足够可用的人才，就凭着我的本事，累死我也辩论不过他们。依我看不妨就用行政权力让他们闭嘴，比如制定新闻出版条例，淘汰那些胡说八道的小出版社，然后针对大型的出版社进行新闻管制，什么样的文章能够登载，什么样的不能登载，都要有个规定，违反规定，就进行惩罚。”

新闻管理是各国通行的手段，而且中国如今四分五裂，各种声音充斥社会，很不利于集中力量，因此新闻管制势在必行。张廷兰说完之后，袁克定也陷入了沉思之中，不过他又摇了摇头。

“廷兰，这么做就怕有人说我们打压言论自由，只会引来更大的反对啊！”

张廷兰一看一脸难色的袁克定，心中也十分鄙夷，这位大公子典型的既想吃，又怕烫。有心当皇帝，却没有铁腕独断的勇气和魄力，也难怪老袁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袁克定完美的诠释了坑爹二字。

“大公子，言论自由也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要为自己的话负责。”张廷兰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只见袁克定还是犹犹豫豫的模样，完全是烂泥扶不上墙啊。

“大公子，我还有一个掩耳盗铃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听？”

“什么办法，不妨说说！”

“大公子，你要是管不住文人的嘴，你可以遮住大总统的眼啊！”

袁克定顿时眼前一亮：“这恐怕不行啊，我爹天天都要看报纸，已经成为习惯了。”

“完全可以让大总统看希望看到的东西，不妨在报纸上动点手脚么。”张廷兰似乎听说过袁克定为了说服袁世凯，特别印制了一堆假报纸，老袁一看全都是支持他登基的，因此就心花怒放，结果外头骂他的报纸依旧满天飞。

袁克定眉头皱了起来，在地上转了几圈，突然眉开眼笑，一拍张廷兰的肩膀，笑着说道：“廷兰，你的想法很好，回头就给我爹单独印制几份报纸，这样他就看不到那些讨厌的文章了。”

袁克定越想越高兴：“廷兰，这个办法太好了，你就留在北京吧，就负责给我出谋划策，等到大总统高升一步的时候，你就是太子辅弼！”

面对这位太子爷的许诺，张廷兰没有丝毫喜悦，这家伙完全是拿他老爹开玩笑，他就不想想皇帝的宝座是那么好坐的么，他老爹就亲手把孤儿寡母赶了下去，如果不把隐患都消除了，就算当上皇帝也坐不稳啊。

袁克定不管这些，直接就去给老袁印制特别的报纸去了，袁世凯奸雄一辈子，结果到头来被儿子给忽悠了，想想也真是有趣。

不过张廷兰很快也笑不出来了，他的那番论调，最初登上报纸之后，得到不少人的赞许，一夜之间，杨述庆名声扫地。但是紧接着事情就发生了逆转，报纸上开始铺天盖地的出现对张廷兰不利的文章，这些人甚至把老袁牵扯了进去。

他们说一个年轻人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外国掌故，说什么都信手捏来，还清楚杨述庆家庭情况，很显然这是有预谋的，是提前调查，然后唆使一个年轻人冲锋陷阵。紧接着他们又说张廷兰鼓吹理工科教育，提倡埋头苦干，其实就是让所有人都变成哑巴，变成聋子，变成牛马一样只会劳动而不会思考的工具。

是新时代的愚民措施，谁想要老百姓变得愚蠢呢，很显然就是袁世凯，袁大总统，他要当皇帝，惧怕天下的舆论，因此他才想要用一个年轻人去污蔑杨述庆教授，去诋毁新思想，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杨述庆就是这样被算计了。

很快这些说法就充斥在了报纸之上，打击的重点也从张廷兰这个无名小卒变成了袁世凯。张廷兰这等人看到这些报道之后，也是目瞪口呆。

“廷兰哥，这帮家伙什么意思啊，感情博学多识都是罪过了，他们就从这个无限发挥，简直是岂有此理！”

张学良看着这些报纸，也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这帮读书人太厉害了吧，张廷兰完胜了第一场，结果随后就被人家搬回来了，他们已经不屑于搭理张廷兰这么个无名小辈了，他们把火力全开，直接攻击袁世凯。

“汉卿，你还没看明白么，我当初就对杨述庆说过，你不能从业务上击败对手，就从道德上面搞臭对方，他们现在就用的这个办法啊！”

“的确，他们不说你讲话的内容对错，他们说是有人指使的，这就变成了阴谋，杨述庆那个家伙也被一带而过，变成了受害者，只怕过一段时间，他又能人模狗样的出来骗人了。”

事情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也是张廷兰戳到了这些读书人的痛处，张廷兰质疑杨述庆的做学问的方法，并且举出了大量的例子反击，实际上现在多少学者都是如此，他们就靠着举几个似是而非的例子，然后草率的得出结论。

如果张廷兰的说法被社会广泛接受，这些学者就麻烦了，他们要天天去调查统计，要去查询学术期刊，要了解最新研究成果，要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去分析数据，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麻烦了，他们也不愿意受这个累。

另外张廷兰提倡理工科，如果国家真这么办了，那就意味着教育经费要想理工科倾斜，这无疑是动了文人的奶酪，他们是绝对不愿意接受的。

当然张廷兰提出最让他们恨入骨髓的就是说他们还达不到旧道德的标准，想要骂人就要先保证自己没有问题，如果道德出现问题，还怎么骂人啊。另外张廷兰有揭露了西方社会的不足，这简直就是挖了这些读书人的祖坟，让他们几乎发疯。

其实杨述庆之类的文人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他们的手法很简单，就是先确立一个完美的形象，然后再去对比现实，说社会如何如何黑暗。在鸦片战争之前，他们用夏商周三代作为标杆，其实大家都清楚，三个有奴隶制存在的朝代，真能有那么多的优点，真能超过历朝历代么！

显然是一个玩笑，不过是这些清流名士利用了人们不愿意揭祖先短的弱点而已，就连皇帝都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再去说什么三代之治，显然已经过时了。

因此他们就把西方设为完美的对象，然后随便抓到一个中国的阴暗面，就说你看西方如何如何，全然不管西方是否真如他们说的那么好。这种工作实在是太简单了，根本不用什么思考，因为中国的落后，所以他们骂的越狠，名声就越大，说得越过分，就越能得到支持。

张廷兰显然把他们的手法看得通透，而且给揭露出来，结果就触到了这些文人的痛处，中国古代不是那么不堪，西方社会也不是那么好，这还让这些人怎么骂人，怎么混饭吃啊。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些读书人意识到张廷兰这些观点的杀伤力之后。

他们都坐不住了，因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伐行动，誓死要把张廷兰的论调封杀住，保证他们的权威和饭碗。

“汉卿，老袁都奈何不了这些文人，咱们更没有办法，只是咱们都要注意，有朝一日，真要主政一方，千万不能被这帮读书人忽悠了，要真正为了这个国家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考虑，要想方设法增加他们的福祉！”

张学良用力的点点头，正在谈话之时，老张笑着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他往桌面上一摔，笑着说道：“廷兰，你看看吧，英国佬同意和咱们合作了！”

战争时期的效率果真不同一般，朱尔典向奉天的英国领事馆发起了通知之后，他们很快就去考察了张廷兰提到的几个工厂，又和王永江谈了谈，虽然他们还看不起奉天薄弱的基础，但是他们也承认，奉天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

朱尔典得到报告之后，很快就和国内联系，促成了这个合作计划，头一批的订单就有五十万英镑之多，另外英国又答应给奉天提供一批机器，帮助扩大罐头工厂，让产量早日突破百万，另外还答应援助一个发电厂！

张廷兰看到这里，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了！

第七十二章截杀

英国投资能让张廷兰的兴奋的原因不只是打开了欧洲市场，更多的是引进了英国的势力，至少能牵制一下日本，必要的时候还能把美国势力引入，日本一家独大的局面对奉系实在是太不利了。

“七大爷，咱们也该准备着回奉天大显身手了吧。”

“你就不怕袁世凯把你留在北京。”

“当然不怕，老袁没这个胆子了。”张廷兰笑着将一沓子报纸送到了老张的面前：“老袁要是把我留在北京，不是坐实了那些文人的指责么，我替他冲锋陷阵，老袁酬功答谢，到了那时候，就是黄土泥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老张也看了几眼报纸，眉头紧皱，他叹口气说道：“当年杨景镇先生让我免费跟着他读书，识了字，涨了不少见识，我对这些文人从心底敬重，不过这两天的事情真让我失望啊！”

“不论是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私利，这些文人也不例外，当他们的私利与国家发展冲突的时候，他们也会像普通人一样，顾及私利，扯国家的后腿，以后回到奉天，对这帮人也不能掉以轻心。”

老张点头称是，这次述职也差不多结束了，老张也准备着动身离开北京，他们来北京的时候就是几个人加上警卫，回去的队伍就庞大了不少。

首先就是宋仲义的工厂还有工人，得到了张廷兰的资助之后，他将扣在天津港口的机器全部运走，装上了火车，直接运往奉天，工厂之中的机器也拆卸下来，也要全都运到奉天，宋仲义已经知道了张廷兰和英国达成协议的消息。

因此他深感时间紧迫，他让家里人暂时留在北京，负责低价处理家产，他则随同张廷兰一起赶往奉天，工厂的三百多名工人也在高额薪水的吸引之下，纷纷同意前往奉天工作，光是把这些人和机器搬到奉天，就要花费五万大洋的搬迁费。

但是不论是张廷兰，还是张作霖都心甘情愿，有了这个工厂，奉天的纺织业一下子就从手摇纺车变成了机械化大生产，付出这点代价简直太值了。

邝荣光也答应去奉天，本来他还想处理一些事情，等到安顿差不多了再过去，结果由于辩论发生在他的家中，邝荣光也遭了池鱼之殃，不少人骂他是袁世凯的走狗，配合演戏的败类，邝荣光一气之下也随着张廷兰他们一起回奉天，算是躲清静吧。

巴玉藻也要跟着去奉天，亲自选几个合适的学徒工，然后一起带到美国学习，张廷兰也要安排一下海外学习基金的管理人员。

除了他们之外，英国也派遣了几位代表，他们一方面要和奉天方面商讨具体的采购目录，一方面还要安排专家，帮着奉天建设发电厂，扩大工厂的产能。

就在准备差不多的时候，总统府发来了委任状，任命张作霖盛武将军，东三省剿匪总司令，全权负责地方治安工作。

对于这个任命老张并不意外，杨士琦和袁克定都提前通知了张作霖，这两位都是坚定的挺张派，在老袁的秘密会议上，他们力主让张作霖直接督理奉天军务，监管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成为东北军事最高长官。但是这个提议

遭到了梁士诒的极力反对，梁士诒甚至在老袁面前把张作霖给杨士琦送重礼的事情放到了台面上。

面对梁士诒的质问，杨士琦也不甘示弱，他针锋相对的让梁士诒给那副周越的真迹估价，这下子也问住了梁士诒。说起来还是这件东西太有趣了，世上独一无二，但是在书画界又名声不显，懂得价值的人，认为这代表着艺术史的重要一环，是无价之宝，不懂的人周越就是无名之辈，根本比不了唐伯虎这类的风流才子。

就连袁世凯都十分惊讶，这个奉天的小土匪头子身边真有高人，竟然能找到这种宝贝，一下子就把杨士琦买通了，平时何曾见过杨士琦为别人这么卖力。

就在杨士琦和梁士诒对掐的时候，老袁另外的心腹谋士杨度说话了，他站在了梁士诒一边，认为张作霖看似粗鲁，实则心机深沉，这样的人可以使用，但是不可以盲目信任。

杨度建议先提拔张作霖为剿匪司令，让他平定地方，如果做得好，再让他管理奉天也不迟。而眼下正是登基称帝的关键时刻，东三省又是北京的大后方，必须派遣一个亲信负责，杨度又推荐了老袁的心腹干将，干儿子段芝贵。

老袁本来就是疑心深重，杨度的话还是说到他的心坎里了，另外就在老张进京的时候，日本公使日置益也向袁世凯打了招呼，日本人也警告袁世凯，不要让张作霖担任奉天都督。

权衡再三，老袁没有将奉天都督交给张作霖。只是目前老袁对于北洋的控制力都大为减弱，更遑论张作霖这种地方实力派了，如果不把张作霖安抚住，奉天绝对有可能发生动乱，老袁几经思量，决定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剿匪总司令。

同时老袁又拨给了张作霖三千支步枪，授权他组建奉天独立旅，算是给张作霖一个不大不小的甜枣，至于东三省军务则交给了老袁更加信任的段芝贵。

“师长，这个任命有利有弊，好处就是我们能把手伸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弊端就是我们还无法直接控制奉天，顶头上司还有一个段芝贵。”随同前来的袁金铠分析了一些情况。

“妈了个巴子的，奉天还有冯德麟等人，我们连家都没稳定下来，又怎么染指吉林和黑龙江！”张作霖接到这个委任之后，眉头紧锁，显然十分不高兴，他可是怀着成为一方诸侯的心来到北京的，结果老袁只用了剿匪总司令来打发他，老张顿时就怒满胸膛。

“回到奉天，咱们就立刻扩军，加强力量，段芝贵这个御儿干殿下别想坐稳宝座，俺老张一定要把他赶下去！”张作霖又叫过来张廷兰，对他说道：“廷兰，你有办法在中东路上弄到更多的军火么？”

“完全可以，我们已经买通了沙俄，很快我们就能借助俄国的名义，订购几条子弹生产线，另外近期还有大宗军火要通过中东路，甚至有大口径重炮，都可以想办法截留下来！”

“好！”张作霖用力的拍了一下沙发扶手，眼中露出了一丝狠辣：“袁大头儿既然不把奉天交给咱们，咱们就用大炮抢回来！”

老张不愧是能当上东北王的人，真有一股子威势，软的不行，就要动硬

的。张廷兰也是热血沸腾，别看这次袁世凯没有把奉天都督交给张作霖，但是从任命上也可以看出老袁没有控制地方的能力了。

他为了安抚张作霖甚至授权他组建奉天独立旅，还给他三千支步枪，这无疑是在收买张作霖，也证明了老袁的虚弱，看透了这些，张作霖是再也不甘心蛰伏了。

当然在回奉天之前，还要去向袁世凯此行，顺带答谢袁大总统的洪恩，张廷兰也随同着前往总统府，张廷兰知道两三个月之后，这里就会成为新华宫，袁世凯这位枭雄一梦醒来，就要彻底走下历史舞台，接下来中国将要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时刻，当然也是各方英雄的巨大舞台。

这一次老张进总统府，袁克定亲自迎接了出来，显然比上次客气多了，还拉着张作霖见了段芝贵，老张多懂得演戏啊，当下和段芝贵谈笑风生，一再表示要支持段芝贵管理好奉天的决心。

随后老张又带着张廷兰面见了袁世凯，这位袁大总统虽然是第一次见到张廷兰，但是这两天耳朵里都是这个年轻人。他先是在晚宴之上打了梁士诒的脸，同朱尔典达成了合作协议。

这让老袁对他的经济才能刮目相看，要知道袁世凯手下正缺少这种人才，老袁甚至有了招揽的念头，紧接着张廷兰又痛骂了杨述庆，老袁特别让人把张廷兰的话全部抄录给他。

老袁看完之后，也是惊讶万分，这个年轻人懂经济，懂文化，了解西方，还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只要稍加培养，绝对是左膀右臂。老袁是真的有心将他留在北京，不过老袁也深知张廷兰的话等于是挖了那些读书人的祖坟，把他们的卑劣心思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彻底得罪死了这些人，现在留下张廷兰只会有大麻烦。

“廷兰，年轻人锋芒毕露一些不算错，你先回奉天，过一段再来北京，我很看重你的才华，政府之中也急需一大批有能力的年轻人。”老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然后又问道：“廷兰，你现在有字么？”

“大总统，还没有。”

“嗯，那我送你一个。”老袁想了想，然后说道：“就用拙言二字吧，你机敏善变，这是好事，但是为人要处处不忘中庸之道，调和阴阳，拙言就是在提醒你不要忘了言多语失的古训，早日成为栋梁之才。”

老袁亲自赐字，绝对算是一种殊荣，张廷兰倒不是很在乎，不过有了字，称呼起来会容易许多。

老张辞别了袁世凯，就带着众人回归奉天，当老张看到了随行回去的众人之时，心中的不快早就没了。

“就算没有这个官职，光是一个纺织厂，加上英国的五十万英镑的订单，就值得了，此行不虚啊！”

他们的火车满载着工人，沿着京奉铁路，向奉天飞奔。

就在经过山海关的时候，车站内外突然出现了大量的荷枪实弹的士兵，将张作霖的列车拦住了，一个高壮的军官带着随身警卫直奔老张的专列而来。

第七十三章黑手

这一次进京可以说是来去匆匆，张学良大少爷并不满意，特别是连前门胡同的风光都没有领略，就这么会奉天了，怎么都有点不甘心。

“廷兰哥，哦不，该叫拙言兄了！”张学良嬉笑着说道：“这可是袁大总统亲自送给你的字，以后大总统登基称帝，这就叫御赐了，贵不可言啊！”

“汉卿羡慕了？你要是不和冯庸胡闹，自己取了字，这一次大总统说不定一高兴，也送你一个呢！”

“我才不羡慕呢，要说羡慕，我就羡慕北京的繁华，你看京城的气象和咱们奉天就大不相同，街上还有不少汽车，那些穿旗袍的女子都露着大半的胳膊，多开放啊！”

张廷兰心说露出胳膊就叫开放，那后世的叫什么啊！回归原始？

“汉卿，你也别羡慕，我敢担保，五年之内，奉天就能超过北京，成为天下第一等的繁荣之地，堪比天津和上海。”

“那当然好了，有什么好计划么？”

“拆了建，建了拆，拆拆建建，奉天就繁荣起来了！”

张学良顿时目瞪口呆，不以为然说道：“既然要反复拆建，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啊？”

“汉卿，这就是经济学的奥妙了，工业生产需要的是持久的需求，你一次建完了，那些工厂和工人不就没事干了么，也就没有钱赚。就好像现在的欧洲战争一样，从感性的角度，我们当然不希望人类自相残杀，但是不得不承认欧洲的战争给世界制造了巨大的需求。”

“所以才有咱们的五十万英镑的订单！”张廷枢在一边笑着插话了。

他们三个正在聊天，忽然火车减速进站，这一站就是山海关，当然此时还叫做榆关，只要出了这里，就是关东大地了。

就在火车刚刚停下来的时候，突然火车站四周出现了无数的火把，瞬间将夜色就驱散了，张廷兰他们顿时一阵吃惊，急忙向窗外看去，只见火光之下有无数的士兵，他们荷枪实弹，将老张的专列围了起来。

这时候张作霖也是大惊失色，很快就有警卫向他汇报，外面的部队是二十八师的，他们把火车给截了，张作霖顿时面色阴沉如水。

二十八师的驻地在北镇，也就是锦州方向，山海关也在控制之中。老张心中雪亮，这是老兄弟冯德麟发难了，他究竟要干什么，张作霖不断的思量。

就在此时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在身边护卫的簇拥之下，来到了月台之上，他正是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冯德麟一挥手，把副官招呼了过来，让他去通知张作霖，让张作霖来见他。

这时候张廷兰他们也都聚到了张作霖的车厢，张廷兰虽然顶着穿越者的光环，但是他也知道这玩意挡不了子弹，要是老冯一高兴，一顿乱枪，他们这些人全都要丧命，因此心里也不住的敲鼓。

这时候冯德麟的副官也到了火车附近，大声喊话，要张作霖去将冯德麟。老张略微思索了片刻，然后猛然站起，整理了一下军装，然后大步就向车厢外面走去。

“七大爷（爹）”张廷兰和张学良几乎同时开口喊住了老张，大半夜冯德

麟带着士兵把火车给截了，是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的，这个时候出去，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老张略微停住了脚步，头也没回，直接说道：“你们两个都听着，人这一辈子就要闯过无数的关口，过去了就海阔天空，过不去就把命交代了，但是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当缩头乌龟！”

老张说完之后，快步走到了车厢门口，袁金铠，张廷兰，张学良，还有众多的警卫都围了过来，要陪着张作霖一起下火车，老张摆了摆手，大笑道：“你们凑什么热闹，这是我冯大哥想我了，我也想他啦，我们哥们说几句贴己话，有你们什么事！”

老张说话的声音很大，其实也是给月台上的冯德麟听得，老张独自一人下了火车，小跑着向冯德麟站立的方向跑了过来。

“冯大哥，老疙瘩儿来了！”

冯德麟出动大兵，把张作霖给截了，这已经是无礼到了极点。他也没有想到老张还会这么热情恭顺，一时弄得他也有些不好意思，老冯也紧走了几步，拉住了张作霖。

老冯咳嗽了几声，随后说道：“雨亭，老哥哥也想你了，这不听说你路过榆关，就带着人来迎接你，咱哥俩喝一杯，聊聊天！”

老冯显然言不由衷，哪有这么突然派兵拦截的，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不过老张也不点破，依旧十分高兴的说道：“大哥，咱哥们早就该见见面了，弟兄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谈的，直接开门见山，千万别让小人钻了空子。”

老张话中也软中带着钉子，隐隐的埋怨冯德麟被蛊惑了，这当然是客气话，实际上就是在说冯德麟不够朋友。

冯德麟脸上闪过一丝尴尬：“雨亭，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听说你这次去北京，升任了东三省剿匪总司令，是不是以后哥哥也要听你的命令了？”

老张何等聪明，他瞬间就知道了，这是老冯对自己先于他升官表示不满，因此才拦住自己，想要发难，如果应付不好，还真是一个麻烦。

老张顿时一副怒发冲冠的模样，大声说道：“冯大哥，你就别嘲笑兄弟了，我被老袁给耍了。咱们吃高粱米的，玩心眼就是玩不过人家吃大米的，袁大头这是给我下了一个圈套，等着我往里面跳呢！”

没有人会愿意说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因此朋友见面，很多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吹牛，这是人之常情，而老张却反其道而行之，显得悔恨异常，这下子冯德麟就有些迷糊了。

老张继续说道：“大哥，你想想老袁给我一个总司令的名头，听着好听，但是吉林的孟恩远，黑龙江的毕桂芳都是都督，我一个师长能节制他们么？况且脑袋上面还有一个段芝贵，老袁这一手玩得漂亮，他一定会借着剿匪的名义，把我从省城赶出来，再派到各地奔波，消耗兵力，分散实力。然后段芝贵控制了奉天，掌握了钱粮和武器，我就是人家手上的玩偶，兄弟被袁大头算计了！”

张作霖一副追悔莫及的模样，彻底迷惑了冯德麟，老冯也在不断的思量张作霖的话，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老张不是在说瞎话，他的确被袁世凯坑了。

想到这里冯德麟竟然有些同情张作霖了，既然老张是受害者，他这么气势汹汹的来截杀张作霖，就显得是十足的小人做派了，冯德麟还有些愧疚。

“雨亭，不用担心嘛，早晚会有出路的！”

老张还是一脸懊丧的表情，他咬牙切齿的说道：“大哥，我算是想明白了，老袁是准备把手伸到奉天了，把咱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奉天人赶下台，然后让他的嫡系接管东三省，兄弟挨了头一刀，还望大哥要千万注意袁大头的野心，谨防上当啊！”

正在此时一旁的汲金纯也开口了：“师长，雨亭说的没错，咱们都是奉天人，袁世凯看咱们早就不顺眼了，在这个时候，咱们就该联起手来，互相照应！”

汲金纯的这句话在这个时候就值金子，冯德麟彻底陷入了沉思之中。

老张下车之后，张廷兰等人都焦急异常，不过他们也不敢乱动，因为四周都是二十八师的士兵，不过他们都把心悬了起来。

张廷兰这个时候也放下了所有的优越感，他不断的反问自己，如果自己和老张互换身份，自己能不能从容不迫的下车去见冯德麟。想成为一方霸主，光有谋略和见识还不够，最关键的还要胆魄。

就好像诸葛亮智慧无双，最后还要辅佐刘备一样，他没本事当皇帝，自己要想成就事业，就要学会张作霖这些人身上的优点，关键时刻能够挺直腰杆，有勇气应对任何情况。

张廷兰正在胡思乱想，突然有一个矮小的二十八师哨兵跑到了车厢之前，将一张纸条交给了张廷兰，这个小兵冲着张廷兰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张廷兰顿时认出了他，这不是汲金纯的儿子汲勇华么，一旁的张学良也发现了，他们都显出了欣喜之色。

“廷兰哥，张师长没事，这是我爹让我送来的，一会儿张大爷回来，你们交给他吧！”汲勇华说完之后，一溜烟就跑了。

张廷兰他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又等了二十几分钟，守在周围的二十八师士兵全都散去，又过了十分钟左右，老张在不少人的簇拥之下，向这边走了过来，老张还不住的说道：“冯大哥，你也别说平分奉天了，你是我老大哥，作霖什么都听你的！”

张作霖辞别了冯德麟，登上了火车，他的脸上笑意顿时就消失一空，脸色阴沉的骇人。火车缓缓发动，他们离开了榆关，张作霖的拳头一直攥着，骨节全都发白了。

大家都围在了老张的身边，张廷兰将纸条交给了张作霖。

“七大爷，这是汲金纯送来的，您先看看。”

老张神色终于有些缓和，打开了纸条扫了几眼，一股更大的怒火又冲到了脑门：“又是这帮家伙，真是阴魂不散，早晚我要把他们都赶出奉天！”

“七大爷，赶出奉天，暂时还做不到，不过我有办法让他们资金断裂，暂时无法兴风作浪！”张廷兰咬牙切齿的说道。

第七十四章拿你的钱，要你的命

老张平时看起来有些粗鲁，不过这一半是真性情，一半却是假面具。早在多年之前，张作霖就将冯德麟视为最大的对手，要想掌控奉天，就要把这位老大哥踩在脚底下，因此老张下大力气，积极拉拢冯德麟的左膀右臂汲金纯。

当然汲金纯本身也对张作霖印象不错，特别是上一次进奉天，张廷兰一出手就给了汲勇华五家铺面，现在北市场已经开始建设了，汲金纯也派人打听过，一间最普通的铺面房也要两千大洋以上，他这几间，最好的甚至要八千以上。

不光是奉天的商人，就连吉林，黑龙江，甚至京津的商人都在盯着，粗略算算，张廷兰出手的这份礼物至少要超过三万大洋。

这份手笔让汲金纯对二十七师的财力彻底叹服了，最近冯德麟因为弄到了一百万日本贷款，沾沾自喜，仿佛捡了大便宜。但是汲金纯粗略的估计一下，北市场的地皮就价值千万以上，而且升值空间巨大，要想比财力，十个冯德麟也干不过张作霖。

乱世之中谁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就算不能割地称王，也要跟一个潜力巨大的首领，靠着大树才好乘凉。显然汲金纯更看好张作霖，在冯德麟见张作霖的时候，汲金纯也为张作霖说话，又让汲勇华送来了纸条。

“冯德麟从三木手中拿到了一百万日元贷款，还拿到了两千支步枪，实力又增加不少，已经是咱们的心腹大患了！”

“七大爷，二十八师还不配做咱们的对手，能阻挡您执掌奉天，乃至东北的只有日本人，冯德麟现在不过是日本人的棋子而已！”

老张眯缝着眼睛，微微点点头：“的确如此，先有宗社党，后有冯德麟，他们的幕后老板都是日本人。这一次日本怂恿冯德麟拦截我们，就是想借着冯德麟的手，除掉我啊，不过我这位冯大哥还没有下定决心，又让我轻松过关了。”

“师长，您答应冯德麟什么条件了？”袁金铠开口问道：“二十八师兵力不弱，可千万不能给冯德麟占去了先机啊！”

老张嘴角带着一丝冷笑，随口说道：“我告诉冯德麟，只要我们两家联手，找机会驱逐了段芝贵，就有他出任奉天都督，我给他打下手。”老张神情轻蔑，显然他不会履行这个诺言。

论起奸猾的程度，冯德麟显然比不过老张，奉天早被张作霖当成了囊中之物，又怎么会拱手让给冯德麟。其实冯德麟这次的行动也过于草率了，他一看张作霖当上了剿匪总司令，爬到了他的头上，就气冲斗牛。

又有三木在一边怂恿，老冯就带人把张作霖拦了下来，但是实际上冯德麟也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老张，是直接打死，还是扣留下来，要挟二十七师，冯德麟心里没有谱。结果老冯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就是听信了老张的忽悠，不只放了张作霖，还答应和老张合作。

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老冯已经失去了改变他和张作霖实力对比的最后机会。

“七大爷，冯德麟能够轻易拦截咱们，多半还要靠日本人给他提供情报，甚至是行动方案。自从庚子国变之后，日本就取得了山海关等地的驻军权

力，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又占领了南满铁路，沿线都有驻军，比如进入奉天的咽喉皇姑屯，日本就有驻军。可以说日本人的眼线无处不在，三木还不能代表日本政府，力量有限，但是如果日本政府真的想要暗算咱们，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张廷兰当然知道老张就死于日本的暗算，在皇姑屯的爆炸声中枭雄归天，正好趁着眼前这个好机会，提醒一下张作霖，让他要加小心。

“拙言说的很对。”袁金铠是一个文人，这次被冯德麟拦截，他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师长，的确应该加强防备，不能让敌人趁虚而入。”

“说起来容易，可是想躲开，就能躲开么？就说这京奉铁路吧，是入关的命脉，咱们能不走么？满铁附属地就在奉天的西边，小鬼子的驻军天天在那边操练，咱们能把他们赶出去么？”

老张说的都是事实，袁金铠平时虽然足智多谋，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张廷兰想了想说道：“七大爷，我看眼前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加强情报工作，我们要主动去探听日本人的动向，争取提前拿到日本人的情报，然后做好防范。第二就是要大修道路，避开日本的控制，铁路被列强死死盯着，一时还不好修建，我们就从公路下手。现在有几千工人在建设北市场，咱们就利用北市场作为基地，培养出一大批建筑工人，然后大修公路。”

多了一条公路，就多了一个选择，有了公路相连，就算走在铁路之上，一旦感到危险也可以利用公路绕开，歧路亡羊的道理谁都懂，道路多了，日本人想要玩皇姑屯的那一手，就势必登天还难了。

“嗯，说得好！”老张赞许的点点头：“袁先生，你就按照廷兰的说法，帮我规划一下道路，咱们回去就行动！”

说着老张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笑着说道：“这脑袋瓜子在人家手上攥着的滋味不好受啊！”

专列终于平稳的回到了奉天，正好是中午时分，张作相、孙烈臣、汤玉麟、张景惠等人早就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老张就是大家伙的主心骨，张作霖一去北京，他们做起事来都有些束手束脚，战战兢兢，生怕出问题，这就是当家人不在的原因。

特别是张作相他受命管理军务，更是担子沉重，在二十七师之中张作相的资历远不如汤玉麟，这次却越过了这头猛虎，成了实际上留守奉天的一号人物，汤玉麟心里肯定不舒服。

事实也是如此，汤玉麟这两天没少找张作相要军饷，要枪要炮，而且他手下的士兵还经常到街上闹事，扰乱治安，弄得张作相十分头疼。

他只好一面稍微满足汤玉麟的一些条件，给点钱粮，堵住他的嘴，另外又让孙安虎加强巡逻，把武警总队全都拉到街上，全力维持，孙烈臣也在一边帮忙，另外张景惠也站在了他们一边。

凭着三比一的优势，算是暂时压制住了汤玉麟，老张下了火车，就见到几个老兄弟都等在月台之上，老张也紧走了几步，首先就拉住了张作相：“辅忱，你辛苦了！”

“七哥，在家里有什么辛苦的，倒是你只身跑到北京，大家伙都悬着一颗心啊！”

“没事，我福大命大，再说了也不是只身一个人，廷兰不还跟着我么！辅忱，这小子现在本事可大了，连老袁都把他当成了宝贝，还送了字，准备着登基之后，把他调到御前停听用呢！”

老张说着哈哈大笑，张作相他们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了张廷兰和杨述庆辩论的消息，至于更多详情他们还不知道。

现在看到了儿子，张作相狠狠的瞪了一眼张廷兰：“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活得不耐烦了，去得罪那些读书人，这两天的报纸上都快把咱们家祖坟刨出来了！”

“老把叔，您可千万别错怪了廷兰哥，都是那帮读书人无良。廷兰哥还告诉我一个道理，不能从业务上击败对手，就从道德上搞臭对方。这两天那些读书人也只能污蔑我们阴谋陷害，但是他们却不敢正面回应廷兰哥的质疑，实际上我们才是胜利者！”

争论之时张学良也在场，张廷兰获胜，他也与有荣焉，仿佛是自己赢了一般。

这次不只是老张回来，还有宋仲义，邝荣光等人呢，也需要立即安顿。张作相让孙安虎全权负责了，让他调了二百名武警过来，帮着搬运机器，给工人寻找住处。

老张则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回到了老虎厅，向大家详详细细介绍了北京之行，特别是说了回来时候，被冯德麟拦截的事情，张作相他们也是刚刚知道还有这么凶险的情况，每个人都不免有些紧张。

张廷兰并没有一起去老虎厅，他还要帮着宋仲义寻找纺织厂的厂址，不过这种事情就不用他具体负责了，而是把宋仲义交给了王永江，张廷兰当了甩手掌柜，邝荣光和王永江也是老朋友，他带着巴玉藻也找到了王永江，张廷兰就很不负责的将接待工作都交给了王永江。

他一溜烟去了道胜银行，去找弗雷德，一来是要看看这段时间有什么收获没有，二来是要弗雷德帮忙建立海外学习基金，资助留学生。

“老朋友，我回来了，有什么好消息么？”

弗雷德一看张廷兰到了，脸上顿时乐开了花：“张，或许是上帝保佑，我每次见到你都有好消息。”

弗雷德随手看了一下怀表：“对不起，就剩两分钟了，我们一会再谈。张，你先藏在后面的单间，我让你看一出戏！”

张廷兰稀里糊涂的被推到了后面的单间，这时候一人阴翳的中年人来到了弗雷德办公室。

“三木先生，欢迎你的到来！”

上三江了啊，大家记得投三江票啊，菊花都流血了，小的今天三更，拜求大家帮忙了。

第七十五章杀器

弗雷德的办公室设计的很有趣，一墙之隔就是一个小单间，单间的墙角故意凿出了几个洞，因此能够清楚的听到外面的说话声音，不过从办公室看去，这里完全被弗雷德大沙发挡住了，什么也看不见。

张廷兰也知道这个犹太佬又在冒坏水了，因此他也侧耳倾听。这时候外面响起一阵脚步之声，紧接着就听到弗雷德笑着向对方打招呼。张廷兰一听来人是三木，顿时就来了兴趣，这个家伙到处扇阴风点鬼火，刚刚就差点被他利用冯德麟给算计了，张廷兰正想着报仇呢，三木就主动送货上门。

在去北京之前，张廷兰就和弗雷德制定了针对三木的圈套，看样子这条大鱼要上钩了，张廷兰将耳朵贴在了墙上，仔细听着弗雷德这个老狐狸怎么忽悠三木这个阴损的小人。

三木的心情其实也不好，他给冯德麟提供了贷款和军火，为的就是对付张作霖。好不容易打探到了张作霖火车的时间，三木就立即鼓动冯德麟动手，最好把老张直接枪毙了，然后就支持冯德麟上位。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接到了奉天助手的电报，说对俄军火贸易有可能被取消，三木左右权衡，觉得还是军火的事情重要，毕竟涉及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大单，而且他还要向国内的股东交代，因此三木只能早早赶回奉天。

结果他没有跟在冯德麟的身边，老张毫发未伤的回来了，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三木肠子都悔青了。不过他除了埋怨冯德麟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来到了弗雷德的办公室之后，两个人打了招呼，弗雷德率先问道：“三木先生，一贯是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找我啊！”

“弗雷德先生，鄙人听说军火的事情有些变故，特意前来打听，我们不是达成了初步意向么，怎么还会有变化呢？”

弗雷德耸了耸肩，随口说道：“三木先生，你都说是初步意向，那自然不是最终结果，有点变化，难道不正常么？”

“当然不正常，这是上亿元的外贸协议啊！”三木激动的敲着桌子，他实际上已经把对俄军火贸易看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最初他受命到奉天，争取控制奉天的商业，进而收购东三省的土产，出口欧洲，帮助日本国内的财团获利。结果这个最初很顺利的计划被张廷兰横插一脚，彻底失败了，三个多月无所作为，国内对他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

如果不是弗雷德及时建议俄国采购日本军火，让日本国内看到了机会，三木早就被赶回国内了，结果现在突然传来消息，军火买卖也出了问题，他怎能不着急啊。

三木神情激动，弗雷德却是不动声色，拿起了杯子，慢条斯理的喝起了咖啡，似乎眼中根本没有三木这个人。

不过弗雷德越是倨傲，三木就越是谦卑，他急忙收敛了激动的神情，尽可能的用温和的声音说道：“弗雷德先生，这项贸易对我很重要，请您一定帮忙，拜托了！”说着三木还重重的低下了头。

弗雷德依旧老神在在，慢慢的将杯子放到了桌上，用手指轻轻敲着红木的桌面，然后说道：“三木先生，向日本采购军火，是我向俄国国内提议的，虽然道胜银行和你们的朝鲜银行是竞争对手，但是这是国家的事情，和一个

银行家有什么关系，我只管自己的利益，经过中东路的物资越多，我赚取的利益就越多。”

弗雷德脸上露出一丝轻笑，他探了探身子，说道：“我们的利益其实是一致的！”

“弗雷德先生，既然如此，还请您一定帮忙。”说着三木从皮包里掏出了五张支票，每一张都是十万日元，送到了弗雷德面前。

这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弗雷德却是嗤之以鼻，这点钱他早就看不上了，当初张廷兰为了收买他，直接拿出了兴业公司十分之一的股份，按照现在估价至少在一千五百万以上，如果把兴业公司上市，运作一番，弗雷德就是亿万富翁，怎么会看上这点钱呢。

日本人就是小家子气，弗雷德心里鄙夷，不过脸上却没有显出一丝一毫，他轻轻把支票推到了三木的面前。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功受寝食不安，我很认同。这一次没有能力帮你办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能收钱，不过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就是沙皇陛下御驾亲征了，国内交给了皇后，还有一个妖僧—拉斯普京！”

三木一听拉斯普京这个名字，顿时就是心中一震，准备和俄国进行贸易之后，三木就研究了俄国的上层权贵的情况。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靠着他神奇的能力，拯救了沙皇的宝贝儿子，受到了俄国贵族的追捧，皇后更是对他百依百顺。

结果沙皇御驾亲征之后，皇后掌控国内大权，实际上的掌权者就是拉斯普京。

弗雷德叹了口气说道：“对于彼得格勒的情况，我已经无话可说了，拉斯普京不断的更换各部门的负责人，大臣会议主席被换了四个，内务大臣被换了六个，陆军大臣也被换了四个。这简直是发疯了，俄国还在战争之中，他们的政府高官却被频频更换，政策也左摇右摆，简直是在胡闹！”

弗雷德也堪称实力派演员，他语气之中带着一股愤懑懊丧，就好像在替三木鸣不平一样。

“以往的陆军大臣认为从日本采购军需，是经济省事的办法，因此同意了我的建议，结果新上任的大臣坚持认为日本工业水平落后，俄国还是要使用美国和法国提供的武器。”

“大日本帝国的武器是最好的！”弗雷德不经意之间又触到了三木的痛处，日本人在击败了满清和俄国之后，民族自尊心空前膨胀，甚至到了自大的程度，容不得一点不好。

三木一句话喊出口之后，抬头一看，弗雷德又在老神在在的喝咖啡了，人家压根就没有搭理他，我管你先进不先进呢，反正俄国人就是这么看的。

三木此时如坐针毡，如果不能达成同俄国的贸易，他此次来中国，就算是彻底失败了，他顶着商业天才的光环来到中国，结果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对于他来说，似乎只剩下剖腹自杀一条路了。

“弗雷德先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失败，还请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弗雷德看着诚恳的三木，轻轻叹了口气，说道：“沙俄国内政局动荡，而且很多贵族因为日俄战争的原因，对日本存在偏见，因此贸易协定才会一波三折。如果想顺利通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得到俄国内部的强力支持，目

前能够提供这个支持的就是沙皇的叔叔尼古拉大公。”

弗雷德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让三木去自己品味，三木不断的在思考弗雷德的话，他不得不承认弗雷德说的很有道理，俄国政局动荡，朝令夕改，因此贸易协议很难确定下来。

三木也知道尼古拉大公，他在俄**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是可以一锤定音的大人物，弗雷德说的并没有错误，不过三木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和尼古拉搭上线。

“尊敬的弗雷德先生，还请您指点，如何能让尼古拉大公同意呢？”

“尼古拉大公控制斯拉夫银行，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小问题，债券严重贬值，急需资金支持，如果谁能够帮助大公渡过这个难关，大公一定会感激他的。当然也不会白出钱，斯拉夫银行控制着俄国大量矿山，还有位于黑海的造船厂，这些都可以成为抵押品。”

“需要多少钱！”

“一千万左右吧，最低也要八百万！”

听到这里，三木的身体一震，八百万正是他能够只配的最大限额，如果能够利用这些钱促成对俄国的军火贸易，那也是很值得的，因为只要有一两年的时间，日本人就能赚到一亿以上，而且这批钱也不是白白送出去，还有矿山和造船厂作为抵押，看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其实三木先生，我听说美国人已经采取行动了，洛克菲勒，杜邦，福特等几个财团都要动手，俄国可是一块大肥肉啊！”

这又像一记重拳一样，砸在了三木的心头，他脱口而出：“我同意！”

弗雷德玩味的看着他，三木似乎又感到自己的决定有些草率，弗雷德笑着说道：“三木先生，你可以随便去调查，只不过别落在美国人的后面就好！”

“给我三天时间，我要思考一下！”到了这个时候，三木再也坐不住了，他急匆匆的离开了弗雷德的办公室。

“老朋友，你的忽悠水平又提高了啊，三木看来逃脱不了了！”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俄国不崩溃，三木绝对会赚一笔大钱，上帝作证，撒谎可不是好习惯！”

“日本不在上帝的服务区之内，他们注定要倒霉了！”张廷兰笑着说道：“弗雷德先生，你说过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是什么呢？”

“张，三木一下子被我们吃了八百万，这还不是吗？”

“现在钱对我就是一个数字，没有意义，我要的是实实在在能提升实力的干货！”

“好吧！明天会有一列火车从远东运来一批木材，上面有你，还有张师长最喜欢的东西！”

第七十六章杨宇霆

军阀最喜欢的东西无非就是武器，当然也包括能生产武器的生产线，听到弗雷德这么说，张廷兰也露出了欣喜之色。

“老朋友，你先说说吧，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绝对能让你惊喜不已！”

“张，我就知道你的北京之行不会白走的。”弗雷德笑着说道：“是四门火炮，一百二十二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据我所知，你们国内的军队很少有大口径的重炮，我相信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张廷兰听到了这里，顿时喜上眉梢，大炮乃是战争之神，大炮兵也是大陆军的核心所在，具有左右战争的力量。如同弗雷德所说，北洋各军主要装备的都是七十五毫米的火炮，与世界各国的陆军炮相比，已经显得威力不足。

北洋军在编练的时候似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将每营火炮增加到了十八门，一个师拥有五十四门火炮，似乎想通过火炮的数量弥补威力的不足。

但是军事编制永远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考虑后勤和机动性，特别是中国糟糕的道路状况，这么编制完全是胡闹。

奉军最大的假想敌就是日本和俄国，这两个国家的工业水平都远远领先中国，军队也大量装备大口径重炮，如果奉军没有重炮，根本别想和人家对抗。

弗雷德能弄到四门火炮，就能弄到更多，奉军的炮兵力量就会成倍增强，张廷兰自然狂喜不已。

“老朋友，火炮当然是好东西，不过只有四门，只够一个连的装备，实在是太少了！”

“别不知足了，这已经差点要了我的命了！”弗雷德表情夸张的说道：“张，俄国正在拼命，对军火管制十分严格，特别是这些精良的重炮，更是被俄国人盯得死死的。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买通了军需官，从他手中搞到了四门火炮，拆卸成零件，伪装成木材，运到奉天。要想弄更多的火炮，实在是不容易！”

张廷兰也知道弗雷德说的是实话，不过就弄到四门大炮，很难形成战斗力，张廷兰显然不知足。

“老朋友，你知道这些火炮的来源么？我们一起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下手的机会！”

“这批火炮是美国人生产的，直接运到了海森崴，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到欧洲，根本不经过中东路。如果这一次我们能帮着尼古拉大公弄到日本的贷款，稳定了斯拉夫银行的债券，大公或许会出于报答，答应军火通过中东路。”

弗雷德想了想，又说道：“即便通过中东路，我也劝你还是少打这些火炮的主意，俄国在西线败退得很惨，一百多万牲口丧命了，看目前的状况，沙皇已经准备赌上一切，在明年春夏发动攻击，胜负在此一举，因此对于有决定性作用的重炮，俄国上下都十分看重，不会允许有丝毫的差错的。”

张廷兰眉头紧皱，弗雷德的话丝毫没有打消他的念头，相反张廷兰更加希望弄到俄国的这些火炮了。

“老朋友，你只管想办法让俄国人通过中东路运输，其余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就算是抢，我也要把重炮弄到手！”

弗雷德顿时眼珠往上一翻，这小子是真是胆大包天，别看俄国是泥腿巨人，但是那也是巨人，现在的中国就是一块鱼腩。这小子竟然丝毫不把俄国人放在眼里，占便宜已经成了习惯，真是有些疯狂，不过弗雷德欣赏的也是这份疯狂，不然他的腰包怎么会鼓的这么快。

“张，既然你下定了决定，我也只能舍命陪君子了，不过我们一定要想一个稳妥的计划，不能冒险。还是说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好消息吧，我很想知道啊！”

张廷兰笑着说道：“我和英国人达成了一个合作协议，由奉天的工厂负责给英国人生产罐头，布匹等等军需品，你帮我弄得的那些机器都派上用场了！”

“这的确是好事情，不过这些军需品是要销售到欧洲么？”

“应该是吧，其实英国人不在乎这点东西，他们希望的是利用奉天的潜在产能，胁迫美国，让他们降低价格，美国和协约国之间贸易额那么大，每个罐头减去一美分，英国佬就能节省几千万，我们不过是筹码而已。”

弗雷德听着张廷兰的饿话，点点头：“说的没错，这的确是向美国施压的好办法。”他眼前突然一亮，笑着问道：“张，这又是你出的主意吧，英国人的大笨脑袋还想不到这么巧妙的办法，一定是你这个商业天才想出来的，我都要赞美你的智慧了！”

“不过是争着当棋子而已，不算什么！”

“相当棋手，就要从当棋子开始，绝大多数连上棋盘的能力都没有，你做得已经很棒了，尤其是在实力这么弱小的情况下，居然能够敲到美英之间的贸易，你绝对是前所未有的天才！”

弗雷德说到这里，又站起身，走了几圈，突然说道：“张，按照你的说法，英国人并不在乎这些物资了，他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概念，只要美国人答应降价之后，你们的存在就可有可无了！”

张廷兰点了点头，突然他的脸色大变，拳头就不自觉的攥紧了，一个念头疯狂涌上心头。弗雷德脸上也带着笑意：“张，你也想到了吧，英国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一旦和美国达成协议，说不定就会无情的抛弃你们，许诺的订单，贷款，以及援助都会随时化成一阵风消失了！”

张廷兰的脸色也铁青起来，他一直以为自己玩弄了朱尔典，但是现在他才想清楚，棋子就是棋子，如果英国人觉得没有价值了，就会随时被抛弃。自己想利用英国来壮大奉天工业的计划就会破产。

那五十万英镑也好，发电厂也好，不过是英国抛出的小点心而已。当然这还只是张廷兰和弗雷德的推测，英国究竟会不会这么做，张廷兰还不确定。

但是有一点让张廷兰十分不舒服，那就是性命完全被对方攥在了手中。其实每一个穿越者都有优越感，认为凭借自己的见识和才学，能够把那些历史名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甚至能够撬动时代，但是事实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拿这次同英国合作来说，张廷兰虽然让对方接受了自己的建议，但是英国人一旦达到了向美国施压的目的，会不会就撕毁诺言，放弃对奉天的支

持！就算继续维持贸易关系，英国人占据完全的主动，他们多半也会把条件压低，毕竟奉天的这点产能对于英国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无足轻重，根本起不到作用。

“我必须寻找反制手段，让英国人不能轻易撕毁合同！”

“张，把奉天的出口对象选为俄国怎么样？”

弗雷德突然提出了这个建议，张廷兰脑中一闪念，终于有了思路，奉天的产能对于英国来说不算多，但是对于物资极度匮乏的俄国来说，就难能可贵了。而且距离更近，成本更低。

奉天向俄国出口，其实根本不用加工成罐头，只要到了冬天，将鲜肉冻上就可以，然后直接运送到俄国，就可以供应俄国的需要。

原本奉天对英国可有可无，现在加入了俄国之后，就变成奉天对俄国很重要，俄国对英国很重要，这样英国就不敢随便抛弃奉天。而且张廷兰还可以要求英国人替俄国付钱，这样也能达到赚取英镑的目的。

“张，你一旦向俄国出口军需，我们手中就多了一个筹码，一个让俄国随时内乱的筹码，试想那些俄国士兵突然吃到了足以要命的垃圾食品，他们会怎么样？”

张廷兰听到这里，顿时目瞪口呆，看来比起阴损，自己的确不是弗雷德对手，这老家伙才是十足的坏种。张廷兰随即也想到了，出现这种情况，俄国士兵多半会暴乱，自己就可以浑水摸鱼，将渴求已久的重炮弄到手，想到这里，张廷兰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很快到了第二天，一列满载着巨大的红松木的列车呼啸着向奉天驶来，依旧在文官屯车站暂时停靠，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张廷兰带着士兵早就等在了这里。

昨天商讨的虽然热闹，但是那还只是一个构想，这四门火炮却是实实在在的放在这堆木头之下，老张听说张廷兰又弄到了重炮之后，他简直高兴的一宿没睡，起了个大早，带着人手赶到了文官屯。

士兵们很快爬上列车，将直径一米多的松木卸下，在木料的下面，终于将四门火炮搬了出来，此时这些火炮还都是一堆零件，但是粗大的炮管已经显示出强悍的威力，老张眉开眼笑的摸着炮管，士兵们又从其他几列车皮之中，搬出了两千发炮弹。

“你们谁懂得怎么组装大炮，赶快把这好东西给我组装起来，俺老张要看看，这玩意究竟有多厉害！”

张作霖此话一出口，在场的众人全都面面相觑，他们也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火炮，还真不懂怎么组装，弗雷德这边只管偷运来火炮，并没有弄到人员，光有一堆零件，变不成大炮，这下子老张也傻眼了。

孙烈臣想了想说道：“雨亭，我想起一个人，他或许能行！”

第七十七章人选

弄到了四门大炮，手下却没有会摆弄的，老张不免有点郁闷，但是这里还是文官屯，虽然每次来接收东西，都尽可能保密，但是上百军队跑到这里，也容易引起各方的察觉，因此老张急忙让手下人装好了火炮，即刻撤回来军营。

回到军营之后，老张和众人围坐在一起，张作霖先问孙烈臣：“六哥，你给我举荐的这位大才叫什么啊！”

“此人叫杨宇霆，字邻葛，老家在法库，是留日士官生，精通军事，目前在后勤处负责军械，是个人才！”

杨宇霆这三个字对于张廷兰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奉系盛衰其实和两个人的矛盾有着巨大的关系，这两个人就是杨宇霆和郭松龄。他们各自代表着士官系和讲武堂系，政治斗争对于任何一个团体都免不了。

不过杨郭之间的矛盾酿成无法收拾的后果，先是郭松龄反奉，让奉系元气大伤，经济几近崩溃。而后张作霖死之后，张学良有枪毙杨宇霆和常荫槐，很大程度上就是替郭松龄报仇，结果杨宇霆一去，奉系新旧派系之间彻底离心离德，张学良的才能又不足以统帅整个奉系，使得奉军的衰落再也无法挽回，杨宇霆死后两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地沦落到了魔爪之中。

其实整个奉军之中，论起人脉威望，以及能力，杨宇霆都是顶尖的，如果他还在，九一八也未必会发生。能够见到这种风云人物，张廷兰还是稍微有些激动的，不过他更多的心思却是在想着如何避免奉系内讧，特别是直接开枪拼命的恶性内讧。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三十左右的英武军官走了进来，杨宇霆身材很高大，四方大脸，很有军人的气势，进来之后，就向张作霖敬礼问好。

老张也仔细打量了一下杨宇霆，见对方军容严整，举止有度，一看就比那些老兄弟要规范，张作霖满意的点点头。

“你叫杨宇霆，我叫张雨亭，咱们有缘分啊！”老张笑着问道：“听说你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懂得大炮么？”

“报告大帅，卑职是士官学校第八期步课毕业，学过炮兵战术，还亲手使用过很多种火炮。”

“很好，那你就跟我们来看看一点新玩意儿！”

张作霖起身往外走，大家伙都跟着，杨宇霆就落到了后边，张廷兰距离他不远。

“杨先生，您是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天之骄子，二十七师正是缺少人才的时候，机会就在眼前，千万不要错过。”

老张带着大家到了小校场后面的一处院子之中，四门榴弹炮的零件就摆在了地上，周围都有亲信士兵严格把守。杨宇霆进入戒备森严的小院之后，一眼就看到了地上的粗大的炮管。

杨宇霆可是这方面的行家，一见此景，顿时就把嘴巴张得老大，炮管粗细和小西瓜差不多，一看就是重型火炮。这玩意在列强的军队之中不算少见，但是在中国却是十足新鲜的玩意。

作为一个军人，就没有不喜欢先进武器的，从地上的零件粗略的一看，

就是一门十分先进的火炮，杨宇霆此时也顿觉张作霖的身躯高大起来，这个胡帅真有本事，竟然能弄到这种好东西。

“邻葛，你看看吧，能不能组装起来？”

杨宇霆面前控制住激动的情绪，来到了大炮零件之前，仔细看了又看，在一堆零件之中，他还找到了一份操作手册，虽然是俄文的，但是杨宇霆还是能看懂一些，越看越高兴，甚至有些手舞足蹈了。

“报告大帅，这是俄制的1910年式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按照手册介绍，这种火炮十二点八倍口径，上下射角是负五度到四十四点五度，水平射角四至六度，全炮约重一千三百三十公斤，最大射程在七千七百米。这种火炮的性能十分先进，甚至压过了北洋嫡系装备的火炮，在野战之中，日本的陆军的火炮也不见得是对手！”

老张一听这些火炮竟然这么厉害，顿时也是喜上眉梢：“太好了，太好了！邻葛你赶快把火炮组装起来，让我们都见识一下！”

杨宇霆答应了一声，又找来了几个机灵的士兵，按照手册，将第一门炮组装完毕，之后三门也是轻车熟路，很快就弄好了，四门火炮齐整整的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老张不由自主的抚摸着乌黑冰冷的炮身，眼中露出炽热的光，要想掌控奉天，甚至称霸东三省，就离不开强大的军力，这些冰冷的家伙就是老张的最大依仗，也是信心的来源。

“大帅，这种火炮重量合适，野战的时候，用八匹马拉着机动，在攻坚作战之中，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卑职听说俄国人也使用这种火炮，在东欧战场上给予德国很大杀伤，如果能装备一个团的这种火炮，卑职敢说二十七师能纵横东三省！”

张作霖也是满面都是笑容：“能不能弄到一个团，还要看他的本事！”老张笑着一指张廷兰，杨宇霆顿时糊涂了。

这个年轻人看样子还不到二十岁，却能够跟在张作霖的身边，看地位也不必那些老人差，在论资排辈的二十七师之中绝对是一个异类。现在一听，似乎这些火炮还是他弄来的，杨宇霆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大炮，不是萝卜白菜。列强对中国出口武器是有限制的，就连袁大总统都不见得弄到这么好的野战火炮，这个年轻人凭什么做到这一点啊。

“七大爷，炮是好炮，不过还要有人操作啊，您只要能训练出炮兵来，我就能变出大炮！”

“廷兰，别胡乱吹牛，俄国人也不是吃素的，能一回得手，还能每回都得手么？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暴露了，整个协约国都会找咱们的麻烦！”张作相出言训斥。

张廷兰笑着说道：“爹，机会很快就会有的，我一定把炮兵团给拉起来！”

“有志气，廷兰你就负责弄大炮，邻葛就负责训练炮兵，先拿着四门炮练手，一定要熟练操作。”老张看了看大家伙，又说道：“先把火炮给我运到城外的靶场，都看看这玩意的威力怎么样！”

他们当然不能直接拉着重炮招摇过市，因此只能又拆成零件，运到了城外，杨宇霆负责组装了起来，一切都准备差不多了。

老张为了掩人耳目，又让士兵拉出两门七五炮，先胡乱射击了一顿，然

后杨宇霆亲自负责操作，将榴弹炮对准了远处的目标。

张作霖等人都拿着望远镜，留神观看，只听轰的一声，一发二十八公斤的炮弹发射了出去，炮弹划过天际，重重的砸在了沙石之上，顿时石块尘土漫天飞舞。

声势同七五炮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射的远，威力大，一发炮弹就造成了一个直径十几米的弹坑，这要是在战场之上，周围三十米就会血流成河，死伤一片。

老张看到这里，兴奋的一挥拳头，显然满意极了，张作相和孙烈臣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重炮射击的威力，他们也是兴奋异常。杨宇霆又接连着发射了三发炮弹，使用起来也越来越顺手，这种大炮的确是一款威力巨大的宝贝。

杨宇霆也对张廷兰有了浓厚的兴趣，这个年轻人真是神鬼莫测，竟然能够弄到这样厉害的武器。看来这天下能人不少，自己也不能自视太高。

杨宇霆身为士官生，自然有属于他的骄傲，从心底很看不起二十七师的土鳖，现在他也不得不收起那份骄傲。

老张当即任命杨宇霆担任炮兵训练总监，而且老张还表示，只要把炮兵训练好，还有重用，杨宇霆也算是正式进入了二十七师这个团体。

试验了火炮之后，老张更是踌躇满志，要放手大干一场。第二天他就把所有的老兄弟都叫到了老虎厅，张廷兰和杨宇霆也都参加了会议，对坐在了末位上。

老张威严的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说道："这次去北京，袁世凯许给我一个奉天独立旅，咱们弟兄又能扩充兵力了。不过我思前想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今天找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要把这个旅长给确定下来！"

"七爷，这独立旅是怎么个编制啊，都负责什么任务？"汤玉麟先提问了。

"奉天还有不少巡防营的旧军，另外原来的巡警，税警也都编入独立旅，再重新招募一些新兵，一共两个团，总人数四千人上下，负责地方剿匪事务！"

汤玉麟听完之后，就撇了撇嘴，他顿时就没有了兴趣，谁不知道巡防营都是些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这个独立旅更像一个收容所，将原来不属于张作霖的武装力量全部编入进去，这样奉天所有的枪杆子都听老张的了。

"七爷，我看不如让景惠去吧，正好让他从团长升到旅长，也是一个进步啊。"汤玉麟随着这么说，但是语气之中就带着一丝嘲讽，显然很看不起张景惠，同时也看不起这个独立旅。

"四哥，这个独立旅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二十七师的左膀右臂，是咱们的又一只拳头，以后肯定会扩充起来，必须要有能独挡一面的人才行，我更倾向于四哥你！"张作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场的众人全都把目光落在了汤玉麟的身上。

第七十八章三吨黄金

从老袁手中弄到了一个旅的番号，如何利用这个旅做文章已经成了张作霖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小军阀，张作霖肯定不甘心只有一个师，他还要更多的师，实际上老张准备暂时将独立旅架子搭起来，然后在逐步扩编成师。

当然现在虽然能从中东路弄到不少武器，但是二十七师还没有完全换装完毕，根本没有能力去装备独立旅，因此这个旅只能暂时成为收容所，将旧军，裁汰的警察全都塞了进去。

但是从心底讲，老张是把这个旅当成未来的一个师看待，因此选择什么人执掌这个旅，就变得十分重要。别看最近因为张廷兰立下了不少功劳，张作相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在张作霖心里，汤玉麟还是最主要的左膀右臂，是多年患难的老弟兄。

而且汤玉麟手段狠辣，正好能够震慑那些老兵油子，因此张作霖才想让汤玉麟成为独立旅的旅长。

不过没等老张说话，汤玉麟就对这个独立旅不屑一顾，还像施舍一般，将旅长推给了张景惠，这样张作霖从心底感到不舒服，这些老兄弟也离心离德，有了自己的算盘了。

索性老张就直接挑明了，想要看看汤玉麟的想法，汤玉麟此时却全然没有猜透张作霖的心思。他的五十三旅目前有六千多人，战斗力是二十七最强悍的，结果老张要让他去管一个四千多人的垃圾旅，老汤当然不愿意。

“七爷，我汤玉麟这些年鞍前马后，付出多少，大家伙有目共睹，你让我去管理独立旅，没有问题，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五十三旅还由我兼着，不然我不同意！”

“四哥，你以为这个独立旅是发配不成？我是让你帮我把这支队伍管起来，等待咱们实力充足了，立马就扩编成师。独立旅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要配合二十七师，掌控整个奉天，你还要推辞么？”

“七爷，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想知道，谁会接替我的五十三旅。”汤玉麟满脸的不以为然。

“我准备让辅忱接管，然后景惠去接管炮兵团。”

“七爷，如果这是您的命令，老汤不好说什么，不过要是是商量，我不同意！”汤玉麟眼珠子也瞪圆了。

在场的众人也都面面相觑，以往张作霖和汤玉麟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不过最近一段时间，二人的争执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激烈，老汤在众目睽睽之下，拒绝了张作霖的意见，气氛越发的凝重了。

“我汤玉麟辛辛苦苦种苞米，然后让别人掰棒子，这种傻事我才不会干呢！五十三旅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谁也别想动，至于张辅忱，他凭什么掌管五十三旅，就凭着一个能闹事的小崽子？七爷，你是当家人，办事就讲究一碗水平端，大家伙才能信服，如果光想着排挤老汤，然后给别人挪地方，我不服！”

汤玉麟说话声音很大，将老虎厅的天花板都要震起来了，张作霖的脸色顿时如同黑锅底一般，心中的怒火直冲顶梁。老汤的话直接在指责张作霖不公，同时又把张作相和张廷兰父子牵扯进去，张作相也不能再沉默下去。

“汤玉麟，五十三旅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付出了血汗不假，但是扪心自问，咱们能走到今天，还不都是雨亭这个掌舵人有本事么？辽河上下有多少胡子，不就是咱们混出头了么？现在咱们是正规军队，雨亭是咱们的长官，他有什么命令，自然要服从！”

“服从？服从就是把老子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部队交给你，做梦去吧，张作相我告诉你，只要老汤有三寸气在，你就别想染指五十三旅，谁要敢动，我先斩了他的手！”

“你这是胡搅蛮缠，大家伙都听着，我张辅忱从来没想过占他姓汤的便宜！”张作相说完之后又对张作霖说道：“雨亭，既然话说到了这个份上，五十三旅的旅长我说什么也不能当了，免得别小人嚼舌头根子，你看要是可以，我去管独立旅！”

吵吵闹闹，每一次涉及到利益的分配，手下的几员大将都免不了争吵，张作霖对这种情况越来越不满了。

其实当初在绿林的时候，这样的争吵十分常见，不过由于生存压力巨大，吵过就过去了，大家还是能把心思放在一处。现在老张权柄日重，也越来越讨厌部下忤逆自己，汤玉麟偏偏没有察觉，两个人之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

“辅忱，既然如此，你就管理独立旅吧，另外从炮兵团拨出一个营也交给你，这个营暂时让杨宇霆训练！”

老张留下这么一句话之后，转身就离开了老虎厅，汤玉麟也一甩袖子离开了。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烈臣旁观者清，张作霖最后的交代实在是意味深重，昨天刚刚让杨宇霆负责训练炮兵，老张的态度等于是把一个重炮营交给了独立旅啊！

孙烈臣昨天也参与了试炮，他清楚的知道一百二十二毫米的榴弹炮的威力，如果独立旅能装备一个重炮营，战斗力势必暴涨，说不定还会成为一支王牌力量，汤玉麟太失算了。

“辅忱，恭喜你了！”

张作相当然知道孙烈臣的意思，他苦笑着摇摇头：“有什么好恭喜的，祸起萧墙，最怕的就是兄弟不和，可是如今让我怎么说啊！”

大家纷纷散去，张作相和张廷兰一同回到了家中。

“廷兰，你怎么看今天的事情？”

“爹，我觉得是汤玉麟依仗功劳，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张作相叹了口气，说道：“你小子还是毛嫩啊，老汤的担忧未必不是真的，这个独立旅能不能变成师，全在雨亭一句话，让汤玉麟管这个旅，其实就是在敲打他，如果汤玉麟能痛改前非，好好办事，大家还是兄弟，如果不行，雨亭未必没有拿下他的意思，况且五十三旅也可以扩编成师啊！”

张廷兰一听，顿时醍醐灌顶，老爹说的没错，师长看起来不错，但是那只是一张画饼，能不能成为现实，全在张作霖的一念之间，如果汤玉麟和老张一心一意还好说，可是现在两人有了隔阂，老汤就不能不防。

平心而论，汤玉麟的反应也实属正常，张廷兰也发现了自己思考问题的弊病，那就是先入为主，因为历史摆在那里，谁都知道张作霖是未来的东北王，奉系也会在他的手上兴旺发达，因此张廷兰思考问题就会下意识的站在张作霖的角度上。

现在一看，老张能有那番成就，就表明他心机远比汤玉麟要深沉，算计的更多，因此对老张才应该更加小心。每一个上位者都会努力平衡自己的部下，如果必要的话，张作相和张廷兰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

“廷兰，这个独立旅还什么都没有，要想建立起来，需要耗费不少心血。抛开老部下，自己辛辛苦苦的拉起一支队伍，很不容易，汤玉麟的顾忌我十分理解，其实我何尝不是如此，不过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任务揽过来么？”

张廷兰稍微有些错愕，他只当老爹是话赶话，别老汤挤兑的，因此才处于气愤揽下了任务，看样子老爹也有自己的算盘。

“傻小子，还不都是为了你么？”张作相宠溺的摸了摸张廷兰的头顶，笑着说道：“儿子越来越出色了，我这个当爹的要提你想想，早晚你都要独挡一面，都要有自己的势力，二十七师上上下下都是雨亭的人，别看汤玉麟动不动就说五十三旅是他的，实际上如果他和雨亭发生冲突，这些人未必就会站在他的一边。独立旅就不同了，这是一支新部队，我如果一手组建起来，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有我张作相的烙印，都是你的后盾！”

谁都有私心，张作相也是如此，张廷兰早早崭露头角，日后发展潜力巨大，他也必须提前考虑了。张廷兰一听老爹袒露心声，也顿觉心里热乎乎的，十分感动。

“别弄那些小儿女之态，想把独立旅弄好，就要大把的砸钱，这些我都不管，花多少我都找你负责！”

“爹，你就放心吧，要多少都行，咱们穷得就剩下钱了！”

张廷兰说这话是有道理的，弗雷德给了三木三天时间，让他考虑，三木连续熬了两个通宵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请示了国内，同意了这个提议。

眼圈通红的三木找到了弗雷德，八百万日元被汇到了道胜银行的账目上，这绝对算的起是一笔巨款，当然还不能直接落到张廷兰的腰包，还要注入斯拉夫银行的账户，帮助尼古拉大公稳定银行债券。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运作，接下来这笔钱会从斯拉夫银行流出，投入到黑市上，换取卢布，然后再利用卢布向沙俄的中央银行兑换黄金，还会利用卢布去套取其他国家的外汇黄金，总之经过一番复杂的周转之后，丰厚的利润就会落到张廷兰的腰包，而三木就被彻底拖进了黑洞。

其实这种行动早就展开了，只不过有了八百万之后，更加顺畅而已，这段时间大肆的走私，已经帮助他们敛聚了第一笔黄金，弗雷德已经通知了张廷兰，足足三吨黄金到了他们的手上。

张廷兰听到之后，简直高兴得发疯，黄金可是太重要了，有了这些金灿灿的东西，他能做的事情就太多了！

这不是黄金，这是军火！这是机器！这是人才！

这是就是力量和权力，张廷兰立即找到了弗雷德，商量着用最快的速度把黄金运回奉天。

第七十九章干殿下来了

三吨黄金，换算成美元，足足有二百万之多，这当然不光是靠着走私货物换来的，这段时间走私商品的总价还没有这么多呢。主要是弗雷德靠着黑市兑换卢布弄来的，沙俄上下的官员贪婪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费雷德靠着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开路，越来越多的俄国权贵加入进来。

这个利益网络越来越庞大，影响也越来越大，远东历来是俄国主要的产金地区，弗雷德用严重贬值的卢布大肆兑换黄金，短短时间之内就囤积了三吨的黄金，而且这还只是一道开胃菜。

这笔黄金目前还秘密存放在俄国，没有运回国内。

张廷兰得到了消息之后，匆匆忙忙找到了弗雷德，两只狐狸见面之后，他们的神情都差不多，喜悦非常，同时又带着一丝惶恐。

他们虽然都知道走私是暴利，但是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现在这两个人算是彻底被其中的利益惊呆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积累了三吨黄金，简直比抢钱还容易。

“张，我们就是抢劫贩子，利用商品和人脉关系，洗劫远东，甚至整个俄罗斯。而且在得到了日本的贷款之后，我们会变得更加强大，有了尼古拉大公的配合，俄国的金融系统就向我们打开了大门。我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担心日后俄国人会找我们的麻烦！”

说着弗雷德用力的抓了抓头发，这个胆大包天的犹太佬也被暴利吓住了。

“我昨天晚上就被噩梦吓醒了，无数的俄国士兵冲到了我的家中，抢走了所有的财富，我也被带走，然后一顿乱枪，我甚至看到了一发子弹穿过我的脑袋，到处都是鲜血……”

张廷兰一看弗雷德夸张的叙述，脸上全都是笑意，这个老家伙似乎是真被巨额的财富吓到了。

“老朋友，俄国士兵要想来抓你，除非先过了我这一关，二十七师上下一万多人会保护你的。”

“可是，我还担心你们的战斗力，你要知道几年前，八个国家占领了你们的首都。”弗雷德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显然他对中**队的实力很不放心。

张廷兰也知道弗雷德已经算是很客气了，现在的中国，在外人眼里，就是一块豆腐，甚至就连中国自己人也不相信自己。

“老朋友，既然你担心安全，你就应该尽力帮助我们强大起来，尽快组织起三万五万，乃至十万八万的军队，这样你才能高枕无忧。”

犹太佬无奈的点点头：“我感觉自己其实变成了你的打工仔，我会尽快帮你弄到子弹生产线，还有更多的军火。不过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这笔黄金怎么处理吧！”

“当然是先运回国内，俄国局面动荡，放在俄国是很危险的！”

“这是自然，我是想知道把黄金运回来会之后要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学那些土财主一般把黄金藏在床底下吧。”

张廷兰点了点头，黄金是世界通用货币，也是金融体系的基石，单纯的储存，或是直接消费都是最愚蠢的做法。要想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应该以黄金为储备，发行货币，赚取铸币税。

“我早就准备发行纸币了，这些黄金当然要作为储备金！”

弗雷德摇了摇头：“张，发行货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贵国的金融秩序我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乱。十足的混乱，有北洋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同时地方政府还在发行，列强的银行也是如此。就拿道胜银行来说吧，在东北就发行了各种货币至少十套以上，有的是限定地域的，比如牛庄通用银元，哈尔滨通用银元等等，还有在整个东三省流通的。至于日本人发行的就更多了，要想在众多的货币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实在是很困难！”

弗雷德说的都是实情，这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哀，列强将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冒险场，一个肆意掠夺财富的自由市场。一个国家连货币发行权都没有办法独享，列强凭借着一张张薄薄的纸片就可以换取中国老百姓的血汗，这其中的屈辱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理解。

“老朋友，发行货币只是第一步，我的真正目的是统一金融，最终将各国的货币全都赶出去，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当然这是一个长远的计划，暂时还无法实施。不过奉天换了新都，段芝贵上任了，这个人注定只是一个过客，真正能掌控奉天的只有张雨亭。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奉票的发行权至少要弄到我们的手中！”

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发行货币更赚钱的了，尤其是纸币，铸币税理论上几乎到了百分之一百。弗雷德作为一个优秀的银行家当然知道发行货币带来的好处，同时也被张廷兰的野心感到震撼，这个年轻人眼光太毒辣了。

“奉票的发行权还在奉天官银号手上，据我所知，官银号的官员多数都被日本人收买了，想要整顿很困难。”

“所以我准备弄垮官银号，成立独立的奉天银行，负责发行货币，而奉天银行的实质就会像美联储一样，是一个私人控制的银行，你我就是幕后的大股东！”

说到这里，弗雷德顿时被吸引住了，眼睛之中也冒出了光芒，对于银行家来说，控制货币发行权绝对是这辈子最大的追求，弗雷德自然也不例外，张廷兰抛出的提议每次都能戳中他的软肋，让这个老家伙不自觉的疯狂起来。

“张，美联储刚刚成立不到三年，其中的秘密就连很多专家都不知道，你怎么会这么清楚？”

“你们的上帝每天晚上都向我托梦，告诉我西方的堕落，一个私人控制的银行，掌控了货币发行权，这绝对是一个疯狂到了极点的事情，整整一个国家的人都在给几位金融寡头打工！”

“的确很堕落，不过你不也想效仿么？”

“没错，世界都这么疯狂了，我们也要跟上去。我准备联合奉天实力最雄厚的商人，再利用从俄国弄到的黄金作为储备，发行更有保证的奉票，老朋友如果计划顺利，我们搞垮道胜银行之后，你就退居幕后，负责银行的运作吧！”

弗雷德彻底被打动了，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犹太佬随即苦笑一声：“张，对于你的提议，我从来都没有抵抗力。”

张廷兰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和弗雷德之间也不是完全的亲密无间，对于犹太人张廷兰有本能的抗拒，美联储就是犹太人控制的。他把权力交给弗雷德的同时，也是把他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避免他到处兴风作浪，必

要的时候，还能够直接拿下。

当然这份心思张廷兰肯定不会说出来，他笑着说道：“既然老朋友做决定了，我们就说定了，未来你在奉天银行之中的股份，就按照黄金换算！”

用卢布兑换黄金的注意，是张廷兰，弗雷德，还有王永江三人共同商定的，因此这笔黄金之中按照规定，有三成都是弗雷德的，现在一同折算到了奉天银行的股份之中。

“张，看来我又要耗尽心血，想办法弄黄金了。第一批的黄金很快就在俄国起运，进入中国之后，你最好安排人手保护一下，毕竟这都是咱们费尽心力挣来的！”

“你放心吧，我会让孙安虎带着精干的人手负责，绝对能保证黄金的安全！”

张廷兰辞别弗雷德之后，就立刻将消息通知了老爹，张作相一听到三吨黄金的时候，两条腿都有些发软，眼前金星乱闪。他知道张廷兰在向俄国走私，而且也赚取了巨额利润，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赚这么多。

以往黄金都是用两来计算，现在居然跳过了斤，直接用吨来计算，这是何等的巨款啊！张作相清醒过来之后，立刻抓住张廷兰的手，说道：“廷兰，黄金的数额除了我之外，谁也不要说，就连雨亭也不行！”

张作相面对这笔财富，也无法淡定了，就算不能吃独食，也要尽可能的多捞一点。

“嗯，爹你放心吧，现在关键是一定要安全运到奉天，这往后还会陆陆续续有黄金运过来，你都要想办法，保障安全。”

“我现在就去把虎子找来，让他负责，绝对出不了问题！”

张作相急匆匆地找来了孙安虎，加上张廷兰，他们密议了几个小时，就在商量如何保证黄金的安全，最终决定孙安虎带着一百五十名最精干的手下，先去黑龙江做好准备，只要火车从俄国进入中国境内，他们就全程保护，寸步不让。另外又安排了几十名密探，分散在中东路沿线，全力做好情报工作。

一切都布置下去之后，孙安虎选好了人员之后，悄悄的离开了奉天，直奔黑龙江。

孙安虎静悄悄的离开奉天，有人却大张旗鼓的来了，那就是袁世凯的干儿子，未来的干殿下段芝贵。这家伙得到掌管东三省军务的命令之后，简直喜出望外，同时对干爹更是感激不尽。

段芝贵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东三省大肆搜过一场，弄到足够的资金，帮助干爹登基，到时候说不定他也能弄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爷。

这个家伙心存不良，光想着要打捞一笔，但是却没有想到，奉天上下，都把目光盯在了他的身上，双方的斗法就要开始了。

第八十章要钱

袁世凯对段芝贵这个干儿子还真不错，段芝贵得到的官衔全称是：奉天督理、镇安上将军兼督理东三省军务，外加奉天巡按使，等于是军政一把抓。

民国三年，老袁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已经废掉了都督的称号，在北京设立将军府，用将军的名号，督理各省军务。只是大家习惯上还是成为都督，前清的老人甚至还叫总督，总之都差不多了。

如今各省的督军都是武字名号的将军，唯有段芝贵是镇安上将军，显得与众不同，另外此次段芝贵到奉天也不是空身一人，而是带了一个警卫团过来。这个警卫团人数接近四千，是不折不扣的加强团，装备全是日本的三十式步枪，战斗力甚至堪比普通的旅了。

这些都显示了干殿下身份的不同寻常，段芝贵本人也是喜悦异常，大马金刀的来到了奉天之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文武全部出迎，仪式隆重热闹到了极点。

包括张廷兰在内，二十七师的高级将领也悉数到场，段芝贵一身戎装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和张作霖在北京就见过，因此显得十分热情，一把拉住了张作霖的手，嘘寒问暖。

这一次段芝贵并没有空手前来，老张进京的时候，袁世凯答应提供给张作霖三千支步枪，用来筹建独立旅，这一次段芝贵顺道将这些步枪送到了老张的手中。

张作霖现在的眼界已经到了，寻常几千支步枪并不太看重，特别是北京送过来的都是日本的步枪，与现在奉军主要装备的俄制步枪有冲突。但是多少这也是一块肉，还能用来训练民兵呢，因此张作霖也欣然接受，对段芝贵千恩万谢。

张廷兰并没有看这种虚伪的应酬，他将目光放在了段芝贵随行人员上面，这位干殿下身后紧紧这个几个穿着道袍的家伙，同荷枪实弹的士兵格格不入，这几个道士有人手里拿着拂尘，有人背着宝剑，有人托着八卦镜，一个个仙风道骨，妖里妖气。

“段芝贵最信这些算命的道士，走到那里都带着。”袁金铠站在张廷兰不远处，一看张廷兰对这些道士目瞪口呆，他主动介绍起来：“第一个穿着红色八卦道袍的号称叫唐神仙，据说会先天演卦，连大总统袁世凯都找过他，背着宝剑的叫孙半仙，剑法高超，这两位去北京的时候，都见过，至于另外的就不知道了。”

张廷兰一边听着介绍，一边点点头，就冲这个场面，这个段芝贵就是一个十足的草包。老张带着奉天各界名人，簇拥着将段芝贵迎进了督军府。

到了督军府之后，段芝贵踌躇满志的扫视了一下众人，然后说道：“本将军受大总统的厚爱，升任奉天都督，就要誓死效忠大总统。我这次来一共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成立奉天各界请愿团，第二就是要代表奉天进献孝心，为大总统早日称帝，多做贡献！”

段芝贵开门见山，直接就表明了来意，他就是替袁世凯敛财来了，奉天军政各界的人顿时心中就升起了强烈的反感，谁也不愿意在自己身上割肉。

段芝贵并没有察觉大家的想法，反倒继续说道：“天下要想太平，就要有

皇帝来做主，遍观天下，只有大总统有资格坐上这个宝座。现在大家尽心尽力的支持大总统，日后大家都是从龙功臣，都能够封官进爵。如果谁要是在这件事情上，敷衍搪塞，本将军也绝对不客气！”

段芝贵见众人都不说话，只当是被他这个镇安上将军镇住了，因此得意洋洋的说道：“财政方面要先做出表率，我看至少要拿出一百万才行。”

“上将军，奉天财政连年亏损，入不敷出，已经拖欠上海银行二百多万的欠款，还欠日本银行超过六百万。再加上地方的一些欠款，奉天财政的亏空超过一千万，每年光是利息就已经压得奉天上下喘不过气来，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了！”

奉天省财政厅的厅长王树翰简单的把财政状况说了一下，奉天的亏空的确到了惊人的地步。其实东三省都是物产丰富之地，本来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亏空，问题就在于日俄战争之后，两国将爪子都伸向了奉天，金融秩序被彻底打乱。外国银行发行的货币大行其道，大量攫取财富，地方治安混乱，盗贼横行，如此一来财政自然窘迫。

其实这种局面，奉天的有识之士早就清楚了，特别是王永江已经下过一番大力气，进行研究，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过现在他仅仅是财政局的局长，权力范围仅限于奉天省城，上头还有王树翰这个厅长大人。

而且张作霖只是一个师长的身份，想要去支持金融改革，名不正言不顺，困难重重，因此王永江现在也仅仅是看得多，说得少，仔细摸清楚情况，为以后做准备。王永江很清楚，奉天的财政比起王树翰说得还要糟糕，奉天政府向后向日本人借了六百多万的贷款。

光是这些贷款，每年就要几十万的利息，奉天已经无力偿还，相反还要不断扩大借款规模。换不上利息，还想要贷款，就要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日本人对奉天财政和金融的控制力度就更加强大。

其实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结，因为奉天想要摆脱财政困窘的局面，就要削弱日本的影响，将该收的税收，收上来，将自己的货币推行下去。而现在则是缘木求鱼，妄图通过贷款，解决财产的一时困难，结果却被日本控制的更严密，财政危机的解决更是遥遥无期。

段芝贵这个刚刚上任的都督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他现在只关心袁世凯登基的问题，因此面对王树翰的解释，段芝贵眉头紧皱，摆了摆手说道：“堂堂一个省拿不出一百万，怎么都说不过去，你们无能啊。既然财政拿不出钱，那奉天官银号呢，那不是印钱的地方么，随便拿出一点，不就行了！”

“上将军，官银号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王树翰实在很不愿意在段芝贵上任第一天，就顶撞他，但是奉天的实际情况，的确是太糟糕了，根本拿不出钱来，如果现在不顶回去，只怕砸锅卖铁都弄不出钱来。

“目前奉天总计发行奉票超过一千万元，但是储备金严重不足，只有十分之一左右，不时就会出现挤兑的苗头，现在需要的是注入资金，稳定奉票，而不是往外掏钱。”

段芝贵的脸色也阴沉下来，他一心给干爹弄到足够的登基资金，哪里会管奉天财政的死活啊，等到袁世凯登基，他就拍屁股走人了，北京那么多好位置等着他呢，谁愿意在关外受苦啊。

“哭穷，就是哭穷，大总统要建立千秋帝业，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万世太平，你们就不能勒紧裤腰带，好好想想办法么，财政厅，官银号都没钱，还

养着你们做什么，当摆设么？”
段芝贵大声的咆哮，声音震动了整个都督府，在场的众人都把头低了下来，学着老僧入定一般，任由你段大将军怎么喊叫，大家伙就是不吱声，全当他在耍猴戏了。
张作霖在一边冷眼旁观，心中暗暗得意，段芝贵这个白痴，一上来根本不了解情况，直接就想要钱，一下子就把奉天各界都得罪了，正好给自己争取民意制造了机会。
老张笑着站了起来，对段芝贵说道：“上将军，您一路劳顿，刚刚下火车，就忙碌工事，实在是太辛苦了。我看您先暂时休息一下，也让大家伙准备准备。您放心奉天上下对大总统的忠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定会竭尽全力，配合您的行动，您放心就是了！”
老张一说话，不少人都开始附和，表示一定会想办法，段芝贵也知道不能逼得太紧，因此就不再提钱的事情了，一场欢迎宴会不欢而散。
老张回到自己的府邸之后，立刻把手下人召集了过来。
“妈了个巴子的，段芝贵这个混球真是贪得无厌，刚到奉天，就想要钱，这不是催命么！这个混账要是不赶走，咱们奉天早晚没好日子过。”
老张想了想，对孙烈臣说道：“六哥，你安排一下，把今天段芝贵给咱们的步枪拿出一千支，哦不，是两千支，给我冯大哥送去，告诉他，段芝贵是来搜刮地皮的，让他为了奉天的父老想想，必要时候出手驱逐段芝贵，我张作霖一定紧随其后！”
老张厌恶段芝贵不假，但是也知道这个家伙是袁世凯的心腹，老袁一天没有下台，那就是中国的元首，还代表着中央的名分，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还是交给冯德麟吧。正好他们在山海关也是这么谈的。
现在老张将三千支步枪的大头送给冯德麟，也是表示自己的尊重。老张刚安排完，段芝贵就送来了请帖，要求他前往都督府一会，还特别嘱咐，要求把张廷兰带过去。
老张何等精明，段芝贵要找张廷兰，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为了钱，毕竟张廷兰在北京展示出来了弄钱的本事，这位干殿下肯定是动心了。
他们到了都督府，说了没有几句话，段芝贵果然把话头转到了钱的问题上。
“雨亭，我看奉天上下的那些当官的，就你是聪明人，其他的都是榆木脑袋，大总统称帝何等重要的事情，他们居然推三阻四的。我听说拙言贤侄和朱尔典爵士已经谈成了协议，足足五十万英镑的款项打了过来，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你们先拿出来，当然了，你们可以放心，只要大总统当上了皇帝，绝对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第八十一章找个大师捧杀你

段芝贵这个家伙，就好像是虔诚的君宪信徒一般，见到了张作霖之后，就开始大谈特谈让袁世凯称帝的好处，听得老张和张廷兰都昏昏欲睡。

张廷兰清楚洪宪帝制就是一出闹剧，而张作霖现在则是信心极度膨胀，原本二十七师人员就多，如果独立旅拉起来，老张手握的兵力就达到了两个师之多，坐拥雄兵，老张已经把眼光放在了整个东三省上面。

能做东北王，将来未必就不能当大总统，这个念在头心中也不时闪现，其实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反对帝制也是这个原因，老袁当总统，我们也有希望，老袁当了皇帝，这天下就是他们家的了。

不管出于什么想法，这两位对君宪都没有一点好看法，只是耐着性子，看段芝贵表演。段芝贵说了一会，停了下来，抓起茶杯喝了几口。

润润喉咙，又说道："雨亭，大总统登基称帝，离不开资金支持，我看咱们奉天要率先表示忠心，主动进献资金。献得越多，将来大封天下功臣饿时候，好处得到的就越多。咱们弟兄在北京一见如故，雨亭的大手笔我也见识了，这时候雨亭不会有什么推辞吧！"

老张心里头暗骂，你这个干儿子当忠臣孝子，何必扯上我啊。

"上将军，作霖出身草莽，能到今天，都是大总统的恩赐，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了大总统的恩情，别说要钱，就算是要命，我都不皱一下眉头。"

"说得好，说得好！"段芝贵喜笑颜开："雨亭你到底能拿出多少啊？"

张作霖伸出一根手指，咬了咬牙说道："十万元！"

段芝贵当时脸色就变了，才十万元，这不是打发要饭的么！

"雨亭，你可不能和我耍滑啊，你在北京几十万的卢布都能拿出来，现在就只拿十万大洋，未免太少了吧！"

"上将军，您真是冤枉我了，去一趟北京，已经被我的家当都花的差不多了。我说实话，那些卢布并不是我的钱，而是我抄了升允和善耆这两个家伙，逼出了他们的银行账号，把他们的外国存款全都换成了卢布，剩下的奇珍异宝也都给大公子献上。这次十万元就是二十七师的军饷了，让弟兄们勒紧裤腰带，向大总统表忠心，您要是还不满意，我再增加点。"

"别！"段芝贵急忙摆手给拦住了，他还没糊涂透顶，这年头最不能得罪的就是这帮丘八大爷，要是他们没有了军饷，闹了起来，这奉天就不安稳了。来之前老袁也对段芝贵耳提面命，让他一定要安抚住这些枪杆子，因此这位干殿下轻易不想惹恼当兵的。

"弟兄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不能太过亏待。我看还是从别的地方想想办法吧，拙言，你不是和朱尔典爵士签了五十万英镑的订单么，手中钱多得是，还不能捐献一点出来了！"

张廷兰一听这位干殿下把心思打到了自己的身上，只能强压着怒火，苦笑着说道："上将军，这些钱可不是白给我们的，而是货款，我们需要交给英国人需要的物资，罐头、布匹，小麦等等东西。这都是军需物资，英军前线的士兵都等着用呢，为了防止出现差错，英国人已经派了专人前来监督，这钱只能专款专用，不能随便支取啊！"

段芝贵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有点轻蔑的说道："照拙言的说法，你们也挣不到多少钱啊，你这个善财童子有些名不副实啊！"

“上将军，看起来我们的确就挣一个辛苦钱，但是这笔订单下来，足以让上千名工人，还有数以万计的牧民赚到钱，他们也需要购买生活必需品，需要吃喝玩乐。实际上这笔订单会带动整个奉天的经济，各行各业都会获利，全部消化下来，增加百万税收不是不可能！”

一听到百万税收，段芝贵又来了精神，笑着说道：“拙言，大总统亲自赐字，这是何等的荣耀，在年轻人里面，你是第一人啊，千万不能忘了大总统的恩德，你要多多想办法，替大总统的帝业出钱啊！”

段芝贵眼里只剩下钱了，张廷兰满心的腻歪，有多少钱，也不会给这位一个子。

“上将军，要想产生税收，总要有个生产过程，至少要半年以上吧！”

“太慢了，太慢了！”段芝贵不耐烦的说道：“筹安会建立了，请愿团也起来了，年内大总统就要登基，怎么等得了这么久！”

张作霖咳嗽了一声，说道：“上将军，我们不会推卸责任，不过也要稍微给我们点时间，好好想想办法，毕竟不是小数目啊！”

段芝贵明显有些不满，到了奉天之后，上上下下都在哭穷，让他这个干殿下很没面子。

“雨亭，大总统登基在即，你可不能耽搁了大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

老张和张廷兰好不容易离开了都督府，两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段芝贵这个家伙简直就掉到钱眼里面去了，刚来奉天，就这么死要钱，接下来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应付呢。

“廷兰，段芝贵可是盯上你了，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张廷兰也一直在想着应对的办法，从现在到老袁称帝，再到蔡锷造反，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真不好直接对付段芝贵。

“七大爷，我看惹不起，咱们躲得起，您不是兼着剿匪总司令么！”

“嗯，说得有理。”老张眼珠转了转，说道：“我就去准备一下剿匪的事情，另外也让你爹尽快把独立旅拉起来，这段时间咱们就都躲到城外的军营去，要是还不行，就远远的离开奉天，等到有了机会，再对付这位干殿下！”

张廷兰眉头紧皱，有些担忧的说道：“七大爷，别看咱们能躲了，但是还有躲不了的，就比如北市场，咱们投了那么多钱，段芝贵早晚会盯上的！况且看段芝贵的架势，一定会掘地三尺，搜刮地皮的，奉天可是咱们的大本营，要是被他弄得鸡飞狗跳，咱们收拾起来就麻烦了。”

老张脸色也阴沉下来，他也想到了这些，拳头就攥了起来：“哼，段芝贵要想折腾，咱们就陪他玩玩，我要让他知道，奉天姓张，不姓段！”

老张回到府邸之后，立刻召集部下，要求大家整顿军备，随时准备出城剿匪。张作相正式接管了独立旅，也随之开始招募兵源，整顿旧军。

老张打着剿匪的旗号，避开了段芝贵，而奉天其他官员就没有这个胆子了，他们还要听从段芝贵的命令。

干殿下也是雷厉风行的实干派，到了第二天，就正式宣布成立奉天各界请愿团，动员老百姓走上街头，为袁世凯称帝进行请愿，奉天很快就热闹了起来，各界的请愿团纷纷组建起来。

“废除共和，君宪万岁！”

“大总统称帝，天下太平！”

“大总统万岁万岁万万岁！”

张廷兰正在茶楼上一面喝茶，一面嗑着瓜子，街道之上就响起了一阵阵的口号之声，往下一看，黑压压的一片人，打着各种标语，正好从这里通过。这时楼梯响了起来，张学良和张廷枢跑了上来，他们都了解张廷兰的习惯，因此很容易找到了张廷兰张学良一屁股坐在了张廷兰的对面，气呼呼的说道：“廷兰哥，过去的就是奉天中学的学生请愿团，这些天就有不少老师警告我们，不要参加请愿团，不要成为民族罪人，结果今天早上那些老师都没有来学校。”

“那不是挺好么？他们不是没有参加游行么？”

“好什么啊！学生们到了学校，老师都不在，结果段芝贵派了人，要求学生上街游行，有不少学生都站出来反对，结果一共有十几个人都被打了，最后大家还都要老老实实的上街游行，可是我听说那几个老师都跑到了满铁日本人的舞厅花天酒地去了，说不定又在写什么大做文章呢！”

自从和张廷兰去了一趟北京，张学良对于那些文人也从以前的盲目崇拜之中清醒过来，这帮家伙的确是最不靠谱的。他们有本事躲了，可是学生们没法躲，老师告诉学生们要去抗争，要维护正义，结果关键时刻他们跑了，留下学生挨揍。

“汉卿，这有什么奇怪的，文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你们读过《五人墓碑记》么，他们躲在背后，煽风点火，鼓吹别人去牺牲。成功了，就是他们感召有功，如果有人不幸被打死了，他们能写文章纪念一下，就算是天大的恩惠了。这帮人从来不会冲在第一线，那太危险了，他们才不犯傻呢！”

“哎，这帮玩笔杆子的就是心眼多，只是段芝贵这么折腾下去，奉天早晚要底朝天。”

仿佛在验证张学良的话一般，下面又过去了一队请愿团，这回是妓女请愿团，这些姑娘都花枝招展，一面软绵绵的喊着口号，一面还不忘搔首弄姿，招蜂引蝶，弄得街头乌烟瘴气的。

“不怕他不闹，就怕他闹得不够凶，作死作死，他要是不作怎么会死啊！我看还应该给这位千殿下加点火，让他心气更足一些！”

正说话之间，楼梯又响了起来，一个要饭的花子走了上来，手中还拿着一对牛骨板，不住的敲打，一边打，一边唱：“大茶馆，街前开。生意兴隆真不赖，茶座多，真热闹，来往的宾客非等闲，兜里各个揣洋钱……”

张廷兰也看到了这个耍骨头要饭的，心中顿时一闪念，有了想法。

第八十二章就剩一条枪了

民国期间要饭的分成两种，一种和后世一样，纯粹靠着可怜要钱，另外一种则是耍骨头要饭的，对于第一种，你可以给不给，全凭心思，但是第二种多半是要给的，因为他们不只是要饭，还是即兴表演，眼睛看到了什么，马上编成歌谣，一面敲着牛胯骨，一面唱了出来，就冲这份机灵劲，也应该掏腰包。

张廷兰冲着这个要饭的一招手，这个要饭的满脸嬉笑的跑了过来，大声说道：“多谢公子赏钱！”

这家伙一嗓子周围人都听到了，目光都转了过来，这就是要饭的本事，他一下子就把张廷兰挤兑到了墙角，众目睽睽之下，不给不行了。

张廷兰对于这家伙耍小聪明非但没有生气，反倒有些高兴，这家伙是个人才。

“不用着急，你只要答应了我的条件，我不只赏钱，还让你一辈子吃喝不愁。”

“嘿嘿，这位少爷，俺要饭的是下贱，可是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情俺可不敢，下辈子俺还要托生一个有钱人家，也像你三位这么阔！”

一旁的张学良也在看着这个脏兮兮的要饭的，一身上下，没有任何特殊的，除了一脸的嬉皮笑脸，别无长处。忍不住摇摇头，张廷兰难道是脑袋出问题了，他和这个要饭的有什么好说的啊！

“大哥，你赶快给点钱，让他走吧！”张廷枢离着要饭的最近，一股馊臭的味道，直刺鼻孔，让他几欲作呕。

“二弟，你别小看他们，这一行可以说是状元才，英雄胆，城墙厚的一张脸。要饭的，你放心吧，绝对不会让你伤天害理，相反还是行善积德的好事情，你跟着我走一趟吧！”

张廷兰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找一个要饭的，他是想起了段芝贵身边的那些半仙大仙，据说这位干殿下迷信到了极点，对这些神仙百依百顺。正好就投其所好，包装一个大师出来，让他去忽悠段芝贵。

折腾的越凶，奉天商民就能够越早看清楚段芝贵的面目，到时候民心所向，老张接掌奉天也就水到渠成了，而且尽早利用民意，把段芝贵这个捣蛋的家伙赶走，也能降低民众的损失。

张廷兰有着百多年的见识，包装一个半仙并不是很困难，安排好了之后，张廷兰又亲自去送巴玉藻，这一次一共选出了六位年轻机灵的学徒工，跟他一起去美国，如果安顿好了之后，还会派遣更多人。

巴玉藻和张廷兰接触时间不长，但是对他印象很好，特别是张廷兰重视工业，提倡实干的想法，正和巴玉藻的主张不谋而合。况且张廷兰还是十足的大款，能够毫不吝啬的投资科研，巴玉藻已经决定学成之后，一定要到奉天施展才华。

西方兴旺发达的奥妙就在于强大的工业技术，其余政治文化层面的东西，都是依附工业体系之上的附属品。中国要想赶上西方，首先就要从工业上赶上，甚至超过他们。

这次在弗雷德的帮助之下，把海外学习基金建立起来，暂时注资五十万，负责招揽海外的人才。这个基金当然不只会这么点，还要不断的扩充，

特别是等到黄金运回来之后，张廷兰的财力更加充足，就可以大肆招揽人才，充实到奉天来。

送走了巴玉藻之后，张廷兰就把功夫放在了独立旅上边，张作相主动担任独立旅的旅长，就是有意替张廷兰培养一支可用的力量，在什么时候，都是拳头大的有理。

为了让张廷兰在独立旅中影响更大，张作相毫不犹豫的让他参与到组建工作之中，张廷兰被任命为训练总监，负责军队的整训工作。

首先要做的就是将那些旧军进行清理，旧军大多数都是从清末一直保留下来的，陋习严重，战斗力极端低下。几次整训军队，都没有人愿意要他们，想要遣散了，又担心他们会闹事，因此就每年给点钱粮，全当是养废。

张廷兰随同着老爹直接前往城南的军营，他们也都是第一次来这里，城南的军营在前清的时候，还是奉天最重要的一处屯兵之地，占地面积广阔，军营规整，士兵操练不断。

但是现在年久失修，建筑也倒塌了大半，军营土地不断被侵占，周围盖起了棚户区，小吃街，张廷兰他们刚一走进，就有一个卖松仁瓜子的小贩嬉皮笑脸的凑了过来。

“各位老总，照顾照顾生意吧，你看这松子炒的多油亮，喷香喷香的。”

这年头小商小贩都怕当兵的，因为他们拿东西多半都不给钱，这个小贩却有意思，竟然主动上来搭讪，弄得张作相有些莫名其妙。

“你就不怕我们不给钱，还给你一顿拳头么？”

“老总，我还盼着您揍我呢，然后小的就指着您吃饭了。实话和您说我就是这个军营当兵的，已经快一年没发军饷了，大家正愁找不着负责的人呢。几位老总过来，想必是要给我们发钱了，小的先代表一家老少感谢您了！”

一听对方居然说自己是当兵的，张廷兰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家伙浑身上下没有二两肉，瘦小枯干，身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还赤着脚，怎么看都是地地道道的难民。

“老总，您还别不信，小人刘石头，在南大营混了十五六年，就连前清的铁帽子王都不在话下，您几位还不够看的！”

张作相不耐烦的摆了摆手：“我就是张作相，你们的新旅长，前来视察，你赶快带路。如果表现好，你还能捞着一口饭吃，要是再啰啰嗦嗦的，我把你的脑壳开了！”

刘石头一听这话，并没有害怕，相反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德行：“老总，小的家里好几天没起火了，皇帝还不差饿兵呢，您好歹赏点钱，小的才好给你办事，要不小的也走不动啊！”

张廷兰暗中点点头，他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做兵痞，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块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张廷兰随水掏出了两块大洋，扔给了他。

刘石头连忙捡了起来，把装松子的木匣收起，点头哈腰的在前头带路，很快他们就到了军营里面。远远的就有一股刺鼻的臭味传来，他们似乎来到的不是军营，而是厕所，张廷兰的眉头紧皱。

军队是最讲究规矩的地方，从军容风貌上就能够看出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在张廷兰看来，二十七师的军容就已经很垃圾了，和后世的威武之师有着天壤之别，张廷兰甚至想向张作霖提议，整顿军队。

不过碍于身份，张廷兰并没有不自量力的提出来，但是到了这个军营之

后，张廷兰又体验了一回什么叫做天壤之别。七倒八歪的营房，杂草丛生，草丛之中基本不要看了，里面一堆一堆的，正在释放毒气。靠着营房附近，还有两三个人懒洋洋的靠着墙头，互相捉虱子，捉到之后，还放进嘴里，咬得嘎嘣响。

看到这里，张廷兰都几乎吐了，张作相也面色铁青，他把刘石头叫过来，让他去把所有人都喊出来。

“老总，弟兄们都多少天没吃饭了，像我这样能卖点东西的还好，其他人都躺在炕上等死呢，您老这么空口白牙的叫不出来的。”

张作相阴沉着脸，对于兵痞他见识多了，但是这么惫懒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半个小时之内，集合完毕，每个人两块大洋，如果超过时间，就军法从事！”

张作相他们在校场上找了一块空地，静静的等着，足足过了二十几分钟，才有稀稀落落的几十个出来，这些人都懒懒散散，晃晃悠悠，眼中丝毫没有张作相，来到之后，就纷纷坐在了地上，还有不少人都躺了下来。

这些人已经废了，完全就是行尸走肉一般，连最基本的敬畏之心都没有了，张廷兰从来没有想过一群人竟然会到这个地步。张作相的经验丰富，他早就知道今天必须使用暴力手段了，和这帮兵痞废物绝对讲不出道理来，他已经让人调了一个营的士兵过来，此时也都到了军营的外围。

这时候那些士兵反倒失去了耐心，埋怨刘石头道：“石头，不是说发大洋么，我们都来了，怎么还不给钱啊，是不是想要耍我们玩啊！”

“我早就说了，咱们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人家能给钱就怪了。”

这些人埋怨之声不绝于耳，张作相盯着他们，大声说道：“你们这帮混球看看自己什么德行，一副死了老娘的模样，你们还算当兵的么，你们还算人么？”

这帮人对这种话早就免疫了，纷纷低着头，一点不在乎。张作相对于这些人是彻底失望了，他立即下令，将部队调了进来，这些士兵分成了几队，对所有营房就行了彻底的搜查。

很快就从营房之中揪出了二三百半死不活的士兵，紧接着又在后面的库房找到了一百多人，士兵们把这些家伙全部驱赶到了校场上，有些人干脆就是提着过来的，七倒八歪的瘫了一地。

这时候对营房的检查也开始了，很快大家就把搜查到的东西摆在了校场之上，张作相和张廷兰都过来查看，地上一共有百十支步枪，最好的也是老式的单打一，甚至还有火绳枪，这些玩意都能送进博物馆了。

与这些枪支相比，另一堆东西就有些触目惊心了，足足有三百多杆烟枪堆在了地上，各式各样的都有，另外还有不少烟膏，灯具等等，总之抽大烟需要的东西一点不少。

张廷兰看得也是目瞪口呆，他以前就听到过双枪兵之说，一杆烟枪，一杆步枪，上阵之前，必须抽足鸦片烟，现在一看，这帮家伙彻底成了单枪兵，步枪已经丢掉了，只剩下一杆烟枪！

第八十三章兴旺的罐头厂

面对这样的士兵，张廷兰是彻底无语了，他们早就不配称为军人了，甚至都不配当流氓，就是一具具的行尸走肉，毫无生气。

原本还想着至少能从几百人里面挑出一些，现在一看是一个都不能用，让这帮家伙干什么都只会坏事。

此时这些兵痞之中已经有人的烟瘾犯了，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挣扎着爬了起来，不顾一切的向着那一堆烟枪冲了过去，想要抢夺下来，好好过过瘾。

负责看守的士兵自然不会让他们过去，挥动起枪托，猛地将几个人都打倒在地，这帮人却炸窝了，纷纷爬了起来，又是哭又是闹，乱成一团。

“老总，给弟兄们一口吧！”

“求求您了，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这帮家伙一面哀嚎，一面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像捣蒜一样，烟瘾严重的，此时鼻涕眼泪一起流，还有人倒卧在了地上，口吐白沫。

张廷兰眼看着摇了摇头：“爹，这帮人已经没救了，留着也是浪费粮食，我看不如每个人给两块大洋，把他们打发走了算了！”

张作相苦笑着摇了摇头：“廷兰，你还是太嫩了，这帮家伙早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脸皮了，要是把钱给他们，这帮家伙转手就会花掉，然后再来哭穷！”

“敢？他们就不怕挨枪子么？”

“有句话叫做法不责众，咱们还能一次打死四五百人么，这帮东西就是狗皮膏药，沾上了，想要拿下去不是那么容易的！”

张廷兰顿时目瞪口呆：“爹，您难道就没有对付他们的办法么？”

“当然有，对付这帮家伙，就要让他们痛不欲生，知道疼了，就不敢惹咱们了。”

张作相说着就让手下人将这帮兵痞全部打倒在地，一个个都捆了起来，押在了校场一边，任由他们哭喊叫骂，就是不搭理他们，这帮家伙倍受烟瘾的折磨，张作相也全然不管。

反倒是命令手下士兵打扫整个校场，这里以后就是独立旅的营地了，大家伙都用心清理。张廷兰也猜到了老爹的意思，他也不管这些家伙，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周围的棚户区上面。

这里都是南大营的土地，这些人完全是非法强占，现在张廷兰要整顿南大营，自然都要收回，留作军事用途，因此要尽快通知这些人搬走。

当然这些人住在这里时间也不短了，张廷兰也不是直接野蛮驱赶，而是参照北市场征地的模式，给他们一定补偿。

不过张廷兰把时间设置的很死，因为独立旅招兵工作已经展开了，这一代很快都会被化为军事禁区。按照计划，独立旅还会装备一个重炮营，炮兵的训练也要放在南大营，这可是绝对的机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闲杂人等必须尽快搬迁。

张廷兰为了加快筹划的速度，又从乔瑞轩手中借了一些人手，让他们帮着征收土地，采购物资，另外还调来了一队建筑队，负责营房工作。

整顿营房其实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不过张廷兰手上有专门的人才，还有足够的资金，撒出去之后，很快各项工作就展开了。就连张作相都真心叹

服，儿子手上掌握的力量远比自己看到的还要强大。

不要小看这股力量，张廷兰和奉天的商人休戚与共，好处可不只是能修修营房，征收土地这么简单。一旦到了战时，他们就可以帮着采购运输物资，甚至是刺探情报。另外一旦奉天的工商团体将资本投入到了重工业上面，那就更了不得了，拥有了他们的支持，就等于拥有了源源不断的军火，枪杆子和钱袋子就完美的配合到了一起。

一连忙活了两天，校场才彻底被清理出来，那几百个兵痞就这么被饿了两天，最初他们还哀嚎，到了后来干脆都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势，一动不动。

只有那些烟瘾沉重的人最麻烦，他们不时就要发作一下，痛哭打闹，甚至有人会抓挠胸口，弄得血肉模糊。他们还会骚扰其他人，这些兵痞也达成了一个默契，谁的烟瘾控制不住了，周围的人就把他打晕，就这样，他们足足挨过了两天，所有人都失去了最后的一点精神，一动不动。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阵米饭的香气传了过来，有几个人勉强睁开眼睛，只见不远处，抬出了不少木桶，里面飘出来阵阵的香气，另外在这些木桶的两旁还有几个木箱，里面放着银元，旁边还有一堆烟枪和大烟。

这帮人简直像做梦一般，有吃的，有钱，还有大烟，这不是到了天堂么，有几个家伙挣扎着掐了掐大腿，才相信这是真的。

“你们这帮家伙听着，从今往后你们就被遣散了，每人两块大洋，如果同意了，过来拿钱，还给你吃的和鸦片烟，如果不同意就继续绑着，饿死拉倒！”

刘石头的精神头还算是好的，他用尽了全身力气，大声喊道：“我同意，我同意！”

过去两个士兵，把他的绑绳松开了，带了过来，那边稠稠的大米粥已经准备好了。

刘石头伸出两个干枯的手爪，就要去接粥碗，这时候负责的军官一鞭子就抽在了他的手上。

“别忙着吃，我先告诉你们，拿了钱，喝了粥，就给我彻底滚蛋！如果再让我们发现一次，就把你们抓回来，还这么捆着，什么时候死了拉倒。”

刘石头点头哈腰，接过了粥碗，猛灌了几口，又接过两个大洋，加上张廷兰给的，他现在兜里就有四块大洋了，这家伙丝毫没有在乎挨打，反倒有些欣喜，又一把抓起了烟枪，拿了点烟膏，撒腿就跑。

有了他做榜样，其他的兵痞也都差不多，陆陆续续拿了钱，全都被赶出了南大营，这帮家伙在两天之中简直受到了空前的虐待，没有吃喝或许不会死，但是没有鸦片烟可真要了他们的命了。

对于他们来说，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喷云吐雾了，因此所有人都乖乖拿了钱还有烟枪，逃离了这个让他们痛入骨髓之地。不过也有十几个兵痞因为烟瘾太严重了，没有挺过去，死在了校场之上。

士兵们草草将他们埋了起来，对于这帮行尸走肉，谁都很难升起一丝同情。处理了他们，紧接着张廷兰有把那些旧警察都集中起来，对他们也进行了全面调查。有过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的一律严肃处理，有不良生活习惯的都按照这些兵痞处理，每个人发几块钱，都赶走了。

另外剩下一些还算老实的，张廷兰都把他们安排到了后勤部门，负责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之类的事情。

一番整顿下来，所有的旧军和旧巡警，一共留下来的也不到一百人，张作相又从炮兵团调来了一个营的士兵，不过就算这样，距离独立旅四千人的编制还差的太远了，因此招兵工作势在必行，张廷兰这些天都在拟定具体的章程，争得老爹同意之后，就准备全面开展招兵工作。

尽快招募到足够的兵源，将独立旅的架子拉起来。这时候乔瑞轩和刘书成传来了消息，罐头厂正式投产了，这可算的起是张廷兰手下第一家正式投产的工厂，意义非比寻常。

张廷兰也少不得要亲自过问一下，乔瑞轩和刘书成兴冲冲的把他接到了罐头厂，乔瑞轩一路上都在向张廷兰介绍情况，他显得十分振奋，脸上简直乐开了花。

“张少，咱们这个罐头厂建得太英明了，英国人来到之后，仔细考察了咱们的工厂。他们发现奉天交通便利，临近内蒙，牛羊肉十分充足，而且价格低廉，甚至不到英国的五分之一，因此英国人立刻就动心了。他们给联系国内，从天津和上海又给咱们弄了一批机器，工厂的年产量很快就能提升到三百万灌。而且英国人还表示，如果咱们的产品价格合适，他们还要扩大订单，有了英国的市场，咱们的罐头厂可是什么都不愁了！”

张廷兰在办罐头厂之初，就考虑了这些事情，奉天靠着内蒙，原料一点不用发愁。而且奉天又守着中东路，产品既能够通过港口，运到欧洲，又能够直接运到俄国，这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

只要能解决机器和电力的问题，罐头厂必定能够快速发展，而且还能够带动奉天周边的农牧民，增加他们的收入。

“瑞轩，欧洲的战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各国都打得财政枯竭，民力凋敝。因此他们采购物资就看价格，只要便宜，就一定会大买特买，因此你就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张少，您放心吧，我一定努力控制工人薪水，降低产品成本！”

“糊涂！”张廷兰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大声说道：“这是奉天第一批产业工人，必须让他们收入高起来，给其他人做榜样。你要想降低成本，绝对不能打工人的主意，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就在肉类上面下手，你可以放手收购那些死羊死牛，甚至是耗子啊，狐狸啊，鸡鸭鹅狗，总之只要是肉就行，都拿来做罐头。另外还可以在罐头之中加入一半以上的淀粉，怎么便宜怎么来！”

乔瑞轩和刘书成都把眼睛瞪圆了，按照张廷兰的说法，做出来的东西只怕没有人敢吃了！

“张少，这能行得通么？”

第八十四章大师在行动

“怎么就行不通，大哥你就是死脑筋！”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一个清脆如银铃一般的声音传了过来，一个二十上下的女子站在了张廷兰等人的旁边，大家都认识她，正是乔瑞轩的妹妹乔岚芸。

当初刘书成推荐她管理兴业贸易公司，负责对俄国的走私，张廷兰亲自和她谈过，发现这个女子拥有惊人的商业天赋，而且有股子狠辣决绝的劲头儿，竟然在他哥哥之上，张廷兰毫不犹豫的让她负责贸易公司，这段时间走私工作果然越来越顺畅，乔岚芸功不可没。

“哥，你听张少也这么说了吧，当初我就这么告诉你，你就是不听，死脑筋！”

“妹子，你别胡说，咱们乔家世代经商讲究的都是以诚为本，薄利多销，这是咱们根子，不能忘了。而且这次是向英国人出售罐头，那可是列强啊，一旦得罪了他们，不是给张少惹麻烦么！”

“你讲诚信，可是人家不讲啊，咱们的钱庄票号这些年受了多少欺负，洋人的银行明的玩不过，就暗中挤兑，唆使朝廷欺负咱们，受了多少苦啊，好不容易能占他们的便宜，怎么能傻呵呵的放过啊！”

“乔兄，我很赞成的你的经商理念，一个商人，一个工厂，想要永远站稳脚跟，就离不开这四个字。”

从心底讲，张廷兰很赞同乔瑞轩这种儒商理念，不管到了什么时候，这种实打实的贸易才是最稳妥的，资本游戏玩得再花哨，也终有出问题的一天。

“不过经商最讲究变通，现在就是需要变通的时候，欧洲战场上一切都成了消耗品，包括生命在内，前线的士兵随时都会丧命，谁会管是被子弹击毙的，还是吃罐头吃死的。而且美国人的作为只会比咱们还下作，只要能把成本降下来，英国人还会感激我们的，根本不会考虑别的！”

乔岚芸听在耳朵里，眼睛里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大哥，这下你没有什么说的了吧！其实做罐头并不难，咱们最缺少的就是两种原料，一个是薄铁皮，一个是防腐剂，这些都要从美国进口。只要原料成本大幅度降下来，就可以多进口一些，产量自然就上去了，半年之后，每个月生产五十万罐头不是梦啊。”

张廷兰在一边听着，也不住的点头，乔岚芸的确比他哥哥有灵性，很值得培养。张廷兰想了想又说道：“如果薄铁皮不好进口，我们还可以生产一点玻璃瓶装的罐头，总之价钱压低就行了，就算英国不愿意要，还可以卖个俄国人！”

他们商讨了差不多了，又在工厂转了转，后面安排了专门的屠宰场，已经有不少人往这边送牛羊等牲畜，其中还有不少是闻讯而来的牧民。

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份，北方的冬天很快就会到来，对于牧民来说，每个冬天都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如果雪太过猛烈，就会造成白灾，牲畜大面积死亡，损失十分惨重，因此他们听说罐头厂大量收购牛羊，因此才会想办法送到这里。

“乔兄，你要是担心售卖劣质罐头，伤天害理，就给这些农牧民点实惠

吧，收购肉类的时候，价格提高一点，每逢年节给工人待遇也提高一些，都是自己的同胞。至于那些洋人，管他们的死活干什么，都死了更好，省的在世上造孽！”

目前工厂已经正式投产，每天都有几千个罐头被生产出来，十几个从俄国聘请来的工人正在仔细传授技术，培养学徒工。等到英国机器到位之后，产能绝对能够成倍增长，甚至十倍百倍的增长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罐头的技术难度不大，而且市场十分广阔。

就算一战结束了，还有联合干涉俄国的战斗，而且奉军也会发展起来，每年需要的军用罐头就十分惊人，足够这个工厂兴旺发展下去。

就算按照目前的产能计算，一个罐头是零点一英镑，利润按照十分之一算，一年下来也能赚到三万英镑，相当于三十几万大洋。而且靠着这个工厂，还可以养活不少工人，对于牧民来说，也是一个福音。

如果能建立起重工业企业，延长产业链条，能够获益的老百姓还能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摆在眼前，奉天商人办实业的兴趣也越来越高涨。

张廷兰离开工厂之后，就一头扎进了招兵的工作之中。按照张廷兰的想法，一定要把独立旅打造成一支王牌部队，旧军的所有陋习都要彻底摒弃。要从头到脚，打造出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招兵就是头一关，必须要严格控制。

因此新兵必须家世清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身体健康，没有任何暗疾。另外张廷兰特别对于文化水平有了要求，如果能认识五百个字以上，可以选为重点培养对象。

军饷会比普通士兵多两成，而且还会作为预备军官，优先提拔。二十七师的士兵多数都是绿林出身，他们对于文化知识没有什么印象，就连张作相都是如此。

相反他们甚至认为读书多了，胆子就小了，没有了胆气，还怎么打仗啊！因此在打仗拼命还是大老粗比较合适，越是傻愣的士兵越能做到不怕死。

对于这种想法张廷兰显然是不会赞同的，战争可不是仅仅有勇气就行了，特别是现代化的战争，更是智力的较量。武器越来越复杂，要想发挥这些武器的最大效果，就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基础。

而且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把握战场局面，贯彻战术意图，侦查测绘等等都需要专门的培养，很难想象，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能够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

其实从张作相这些人身上，张廷兰也看出了这个时代中**队的问题。他们还只是装备了洋枪洋炮的旧式军队，根本没有新时代军人应有的素质。

张廷兰只能花了大量的心思，向老爹讲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为了增加可信度，张廷兰又把杨宇霆拉了过来。

杨宇霆正在训练炮兵，不过对于他来说，训练一点炮兵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摸清楚了火炮的性能之后，很快他就制定了相应的训练方案。可是杨宇霆也遇到了士兵素质严重低下的问题。

就拿那些炮团的士兵来说，他们能够了解怎么开炮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奉军装备的老式火炮多数都靠着目测瞄准，因此这些人对于火炮上面先进的瞄准仪器，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手中空有利器，却发挥不出战斗力。

杨宇霆也因为士兵素质问题，苦恼不已，因此张廷兰把他拉了过来，杨宇霆也是不住的倒苦水，讲述训练士兵的难度，他是留日士官生，对于军队显然比张廷兰熟悉，说出来更让人信服。

张作相也被他们说服，全部同意了张廷兰的招兵要求，另外张作相又安排人聘请了几位教书先生，以便给这些新兵上课，让他们能够读书识字。

招兵的条件确定之后，张廷兰就动用奉天的大小报纸，开始了宣传，同时又在主要的店铺外面贴上了招兵的告示，详细开列了招兵的条件和待遇。

原来张廷兰还准备用重金招收合格兵源，结果张作相拦住了他这种作死的打算，毕竟张作霖还在一边看着呢，如果独立旅的待遇大幅度超过二十七师，那让老张如何自处，这不是没事找抽么！

张廷兰也知道其中的轻重，打消了原来的念头，不过他还是制定了一些福利待遇，士兵伙食保证两菜一汤，每隔三天吃一顿肉，平时精米白面管够，每个士兵发两套内外的服装，每年安排半个月的探亲假，可以优先帮助军属安排工作，子女上学也有补贴。

除了这些之外，更吸引人的就是奖励计划，普通士兵的军饷是每月一块大洋，训练表现好可以增加，读书学习进步大的，都可以发放奖励，最多可以到一块半。而那些本来就识字的士兵，也可以主动教其他人识字，同样可以根据人数获奖，最多可以每个月拿两块大洋。

普通的奉天老百姓当然不懂军队为什么要读书识字，他们还当成了笑谈，独立旅变成识字学堂了！但是却有人懂得这其中的意味，最为敏感的就是日本人，他们一直图谋东三省，自然不允许奉天崛起一支强军，因此这帮人开始加紧筹划阴谋诡计。

“廷兰哥，廷兰哥，大新闻啊！”张学良气喘吁吁的跑到了茶楼，在老位置上找到了张廷兰。

这些天张廷兰一直在忙活招兵的事情，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空闲，就来茶馆坐一会，一个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张廷兰也乐得在这里听听老百姓对各种事情的看法。

张学良急冲冲的跑了过来，“廷兰哥，有位大师被段芝贵请进了大帅府，这位大师道行高深，据说有神鬼莫测之机。”

说到这里，张学良探了探身，低声问道：“廷兰哥，这个不是安排的吧？我可听说这位大师轻轻一挥袖子，就把一群恶犬赶了回去，而且一连三天不吃不喝，最后还能在水面上行走，简直就是陆地神仙啊！”

张廷兰拿着茶杯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笑着说道：“汉卿，这位大师你也认识，想不想和他学两手神通啊？”

第八十五章大忽悠

张学良也知道前一段时间张廷兰找了一个要饭的，要对他进行培养，因此在听说有位大师到了段芝贵的府上，张学良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张廷兰动的手脚，但是他打听了这位大师的种种神奇之处，张学良又实在不敢相信。

他压低声音对张廷兰说道：“我可听说这位大师先是到了一个富裕人家，堵在了门口，这家人怎么也不肯相信，还放出了一群恶犬咬这位大师，结果大师轻轻一挥袖子，恶犬就乖乖跑了回去。大师一连坐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家人还没有反应，大师叹口气，提笔在墙上写下：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结果那家人用水冲洗，怎么都冲不干净，刮去了墙皮之后，发现墨迹已经深入砖头里面了！”

张学良一边说，还一边手舞足蹈，显然他也被这位大师的神奇之处震撼了。

“最厉害的就是这位大师还能水上行走，那家人派出仆人去追赶，结果到了水边之后，大师踩着水就走过去了，鞋袜都没湿，这不是登萍渡水么？”

“是什么啊！”张廷兰笑着说道：“那家伙就是一个要饭的，能在水上行走，是因为下面有四个人在托着他呢！”

张学良一听顿时目瞪口呆：“那其他的也是假的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

张廷兰笑道：“汉卿，想学两手不，来把茶给我满上！”

张学良乖乖的给张廷兰满上一杯，然后谄笑着说：“还请张大师指点一二。”

“他挥挥袖子就赶走了恶犬，是因为他的衣袖里面藏着几根老虎毛，多厉害的狗闻到兽王的味道，还不乖乖躲开么？一连坐了三天，是因为他带着人参补气丸，一丸顶一天。至于写字就更简单了，用水银调墨，就可以了！”

张廷兰说完之后，张学良的眼睛顿时就瞪得老大，他本以为真遇到了什么了不起的世外高人呢！中国人都有个江湖情节，古往今来，多少笔记小说都记载了无数的陆地神仙，现在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让张学良都不免心驰神往。

结果还被张廷兰把戏法戳穿了，瞬间张学良就泄气了，不过他还是不死心，继续问道：“难道以往的那些传说都是假的，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世外高人么？”

“不管有没有，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些在人前出没，贪图富贵荣华的绝对不是什么大师，多半都是骗子！”

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只是有些人就是想不明白，就算到了后世，这种骗子依旧能够大行其道，无数人心甘情愿上当。

“廷兰哥，你安排这位大师接近段芝贵，肯定有什么打算吧？”

“勾践献西施，咱们送大师，无非就是让段芝贵折腾得更凶一点而已！”

段殿下到了奉天之后，其实已经折腾的很凶了。先是拉起来请愿团，天天在街上游行，学生、商人、工人、车夫、店小二、妓女、乞丐等等全都被调动了起来。

当然这帮人几乎都不知道什么是君宪，什么是共和，对于那些乞丐来说，每天游行可以换两个白面馒头，这可别要饭来的容易多了，其他人或多

或少的也要有点表示。

别看每个人钱都不多，可是架不住人多，段芝贵到了奉天之后，钱就像流水一般，撒了出去。段殿下还要向干爹展示忠心，不断的向北京送钱，偌大的奉天在段芝贵的眼睛之中，就是一个提款机。

不过奉天的底子的确太薄了，现金不多，债务一堆，再加上小段这么折腾，很快府库就见底了。老张承诺要帮着弄钱，结果说完之后，就跑到城外校阅军队，安排剿匪去了。

段芝贵找不到张作霖，就只能把负责财政的王树翰叫到了都督府，一见面就破口大骂。

“你们知道大总统登基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么？让你们出点钱，就这么困难！奉天上下都如此怠慢，等到大总统称帝之后，你们就不怕被砍脑袋么？”

“上将军，您老就算现在砍了我的脑袋，也弄不到钱。奉天本来就不富裕，还债务缠身，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扯淡，这么大一个省，六七百万的老百姓，一人拿出一块大洋，就是好几百万，你堂堂一个财政厅长竟然说弄不到钱，我看你是玩忽职守，是在敷衍搪塞！”

“冤枉啊！”王树翰都几乎哭出来了：“我这是黔驴技穷了，要不您另请高明吧！”

“哼，别跟我玩这套，老子不上当。”段芝贵在地上走了两圈，然后说道：“你不是管着官银号么，拿几张纸片子，就能变出钱来么，赶快给我印去，另外不是还有什么储备金么，也都送到我的都督府！”

这下子王树翰彻底哭出来了，印钱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么？本来奉票就不断贬值，如果在拼命印制，只怕短时间就会崩溃，这不是自杀么。

“上将军，货币也要讲究信用，要是印多了，老百姓就不承认了，到时候市面上流行的奉票都成了废纸，以后奉天的金融就是洋人的天下了！”

“敢？”段芝贵将眼珠子一瞪，大声说道：“那帮泥腿子那是敢不用，我就让人把他们都抓起来，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印钱，出了什么事情，都有我担着。”

段芝贵已经急不可耐的想要弄到资金了，什么后果都不顾了。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是段芝贵压根就没这么想，他只是想利用奉天，捞足够的好处，然后等到干爹登基，马上回京高官厚禄享福去，谁管奉天会不会洪水滔天啊。

王树翰满肚子的道理，也讲不出来，只好按照段芝贵说的办。打发走了王树翰之后，段芝贵显然还不满足，他还要去找张作霖，让老张想办法出钱。

就在这个时候，有从人向他汇报，紧挨着都督府，出了一件奇事，一位大师堵住了一家富户的大门，已经一连三天了。段芝贵平时就对这些半仙大师感兴趣，现在一听顿时来了精神，仔细问了情况之后，段芝贵当即让人把大师请来。

手下人去找的时候，正好大师已经到了城外，踏着水正要离开，这些人顿时也惊呆了，这不是活神仙么，好说歹说，把大师留了下来，请到了都督府。

段芝贵亲自到了大门外迎接，只见远远的来了一位身材高瘦的道人，头

上戴着鱼尾道冠，一身宝蓝色的道袍，黄绒丝绦，竹杖芒鞋，背后背着宝剑，宝剑上面裹着一个蒲团，走起路来，长袖飘飘，好似谪仙临凡一般。

这个老道一见段芝贵，脸上颜色顿时大变，随后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从人也是大惊失色，急忙拉住了老道，段芝贵也是莫名其妙，也快步走了过来。

“仙长，到了府门，您怎么还要走啊！”

老道叹了口气：“贫道闲云野鹤，从来不和官府的人打交道，您已经位极人臣，王侯万代，还有什么可求的啊！”

段芝贵起初只是对这个老道好奇，但是一听到说出了王侯万代之后，段芝贵的敬仰之情就滔滔不绝了。真是活神仙啊，竟然一下子就看出了自己的命运，段芝贵也是想让老袁称帝想疯了，这话正中下怀。

他立刻拉住了老道的袖子，说什么都不让他走了，热情到了极点，将老道请进了都督府之中，段芝贵一声令下，把唐神仙，孙半仙这帮人都找了过来，大家都落座已毕。

段芝贵十分客气的说道：“仙长，还未请教您的上下，在哪里修行？”

“贫道是正一道紫字辈传人，上紫下岩，早年出家在龙虎山，后来就云游四海。想要求索大道，然则成就有限，愧对恩师。段上将军，您日理万机，还是以大业为重，功成之日就在眼前，贫道还是不要搅扰了！”

说着起身就要离开，段芝贵立刻站起身，就去拦阻。平常他遇到的江湖人都说自己怎么了不起，但是这个老道竟然贬低自己，简直是一个异数。不过老道却说自己功成之日不远，让自己以大业为重，这不是摆明了说自己恢复帝制会成功么！

这老道一定是参透了天机，绝对不能让他走了，段芝贵急忙拦住了老道，让手下人准备酒席，很快无数的菜肴都摆在了眼前，唐神仙，孙半仙这些人已经开吃了，紫岩老道却连筷子都没动。

“上将军，给贫道预备一些鲜果就可以了！”段芝贵急忙让从人给端上来。

老道吃了几口，就笑着说道：“多谢段将军招待，贫道没什么送给您的，就献上一点水酒，您品尝一下！”

说着老道伸出两只手指，指着天空，随手划了几圈，然后对着段芝贵眼前的酒杯一指，顿时一股清冽的酒水就从指间射了出来，落到了酒杯之中，正好装满。

段芝贵看到这里，眼睛都直了，这是仙酒啊！段芝贵急忙端起来，喝了一口，顿时喉咙之中火烧火燎一般，仔细品了品，酒劲很足，不过不算香醇，还微微有些骚味。可是喝下去不久，一股热流从小腹升了起来，身体顿时有点燥热之感。

“将军赎罪，贫道忘了将军是第一次喝此酒了，劲头有些冲了！”

段芝贵过了好一会，才恢复正常，不过他就觉得身体更加轻盈，更加有力了，这酒果真不一般。

“真是仙酒啊，道长您有此等本事，能否知晓未来，帮段某解决眼前的困局，段某感激不尽！”

第八十六章避税天堂

段芝贵已经被这个老道彻底唬住了，简直把他当成了活神仙，毕恭毕敬。紫岩老道此时也暂时松了一口气，说实话这大师不是这么好冒充的，他的手里头还攥着一个猪尿泡。

这正是他空杯取酒的奥妙所在，在猪尿泡里面装上酒，先用蜡封住口子，夹在腋下，等到使用的时候，再把蜡弄下去，然后轻轻一挤，里面的酒也就射出去了。

段芝贵喝仙酒的时候感到微微有些骚味，就是没有清洗干净的原因，另外燥热就更好理解了，那是酒里面加了料，段芝贵先入为主，自然就被大师给骗了。

从不久前的要饭花子，变成了现在的紫岩大师，前后天差地别，他也在不断的适应，悄悄将尿泡藏好，免得露出破绽。

这时候段芝贵躬身请教了：“仙长，您说我能王侯万代，可是眼下我就有一点困难无法解决，就是资金的问题，没钱什么都玩不转啊！”

“上将军，贫道可不会点石成金的本事，您找错人了！”

“仙长说笑了，段某只是想求仙长给指点一条明路！”

人性其实很奇怪，对那些反常的事情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张廷兰在最初研究如何包装大师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段芝贵身边大师无数，因此寻常的江湖手段对段芝贵已经无效了，尤其是这些所谓的大师一定会努力吹嘘自己的本事，说得天花乱坠。

因此张廷兰就反复叮嘱紫岩，要反其道而行之，适当展露一点不同寻常之后，就一定要低调谨慎，不爱财，不贪吃，总之一定要清心寡欲，遇事多推辞，但是到了避不开的时候，却要一击而中，只有这样才能让段芝贵感到大师的厉害。

事实也果然如此，紫岩越是谦恭拒绝，段芝贵就越是追问，他已经将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师当成了最理想的请教对象。

“上将军，您不用问我，而是要问你自己，你心里有了主意，就是举棋不定罢了！”

装大师最核心的一个字就是：装！一定要装得像，装得高高在上，装得看透天下！

段芝贵此时在心里就竖起了两个大拇指，这位大师真是了不起，把自己的心意都看透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位大师可比以前的那些神仙高明多了！

“仙长一语中的，还请您指点弟子吧！”

紫岩叹了一口气，右手手指飞快的捻动，半晌说：“哎，上将军虽然命格尊贵，但是眼前却有最后一关要闯，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您在这个时候就要拿出大勇气，大魄力，闯过去就是海阔天空了！”

紫岩说完之后，又一语不发，把眼皮垂了下来，仿佛睡着了一般。

段芝贵当然清楚袁世凯计划的登基时间，正是年末，距离现在也就是三个月，大师简直是太神了，处处都说中了他的心思，因此段芝贵越发的深信不疑了。

他早就有敛财的主意，最方便的就是打奉天官银号的主意，就好像梁士

诒在北京做的那样，搬空银行，掠夺资金。另外就是向奉天的富商进行勒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加征捐税。

不过段芝贵也不是彻头彻尾的糊涂蛋，他知道一旦这么做了，就等于是激怒了奉天所有的民众，只怕舆论沸腾，对自己很不利。正在左摇右摆的时候，紫岩大师的话坚定了他的信心。

左右不过三个月的时间，干爹就是皇帝了，自己还有什么可怕的，就算惹下多大的篓子，也是替干爹尽心竭力的结果，到时候老袁也不会不管他。

想通了这些之后，段芝贵立刻就把手下人找了过来，让他们即刻到奉天官银号，将存储的白银外币全部搬到都督府，同时又让王树翰开动印钞机，大印钞票。

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都是银本位，因此发行纸币的时候，就要有一定的白银和银元作为储备，保证货币能够随时兑换，维持币值稳定，储备金的作用就好像是银行的定海神针一般。现在段芝贵将储备金都搬走了，后果可想而知。

另外奉天的金融本来就十分混乱，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银行，奉天官银号只能勉强维持，不时还会出现挤兑的情况。结果段芝贵下令搬空储备金，又狂印钞票，等于是给风雨飘摇的奉票贴上了催命符。

段殿下的动作虽然隐秘，但是也还是走漏了风声，官银号被搬空的消息在几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奉天，顿时所有民众都沸腾起来。

这些年之中一共发行了一千五百多万的奉票，老百姓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现在一听说奉票可能无法兑换成真金白银了，多年的积蓄可能转眼变成一堆废纸，所有的人都发疯了。

各大报纸也在刊登各种文章，大家都在质问，准备金到底还在不在？不少精明的人已经开始去官银号兑换，不过很可惜，他们还是晚了一步，在兑换了不到两万元银元之后，就不得不停止下来。

官银号没银子了！

这个消息就好像流感病毒一般，快速传遍了整个奉天，得到消息的民众很快将官银号围了起来，可是无论他们怎么叫骂，怎么哀求，都没有丝毫的作用，就是兑不出来！

人都有盲目性，平时银子放在官银号里面，大家也没想着兑换，票子照样能够买卖东西。突然知道票子不能兑换银子了，就全都着急了，纷纷急着兑换。

同时奉票也随着这个消息，不断的贬值，越来越多的商店开始拒绝接收奉票，眼看着奉票就要变成一堆废纸，奉天无数民众欲哭无泪，所有的怒气都落到了段芝贵的身上。

张廷兰一直在注意着这一切，实际上他也是背后的推手之一。金融不稳，带来的危害太大，张廷兰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是想不破不立，大乱大治。官银号的模式已经落伍了，对外不能抵御日本人的攻击，对内又无法执行有利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淘汰掉官银号，已经很有必要了。

段芝贵的蛮干，恰恰给张廷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想推出一种货币，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想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杀出一条血路，更是难上加难，本来张廷兰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他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俄国的黄金，孙安虎已经传来了消息，

满载着三吨黄金的火车已经驶入了东三省。孙安虎带着手下人已经将黄金严密的保护起来，他们正在快速向奉天驶来。

有了三吨黄金打底，未来的发行货币计划，就能够安全很多。在焦急的等待了两天之后，孙安虎和手下人终于押运着火车进入了奉天。为了保密起见，列车停在了铁岭，他们把密封好的黄金卸了下来。

这时候张作相派出的接应人员也感到了，一共十辆马车，拉着这些黄金，悄悄赶回了奉天。张作相张廷兰父子早就翘首以盼了，三吨黄金，一笔何等的巨款，张作相也没法保持冷静了。

终于远处跑来一对马车，旋风一般到了大家的面前，孙安虎从第一辆车上跳了下来，只见他满脸的风尘，眼睛通红，胡子拉碴，一看就是受了不少罪。

张作相一把拉住了他：“虎子，东西没问题吧？”

“大哥，你放心吧，这些天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

张作相让手下人接管了所有马车，他们将所有黄金都运到了一处秘密的仓库之中，将所有黄金都搬了下来，堆在了一处，整整三吨重的黄金，就好像小山一般，金光闪闪的呈现在了张作相的面前，恐怕绝大多数人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黄金，张作相不断的摩挲着黄金，难掩惊喜之色。

半晌问道：“廷兰，这笔钱你打算怎么用？”

“爹，我和弗雷德商量过，准备办一个奉天银行，等到日后奉天上下都用奉天银行发行的钞票，这些黄金就是储备金！”

张作相搓了搓手，试探着说道：“廷兰，我看办银行也有风险，要不把这黄金当成家底吧，以后你成家立业，也能让后人吃喝不愁。”

“爹，咱们可不能学土财主啊！”张廷兰顿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要是按照老爹的想法，只怕自己图谋金融权力的打算就落空了。

“办银行之后，咱们印一张纸，就能买买东西，其中利润何止百倍，您老可别光盯着这点黄金啊，以后还会有更多黄金！”

更多？张作相顿时也惊呆了，他简直不敢想象，更多的黄金意味着什么！

“咱们向俄国走私才三个月而已，就弄到这些，如果持续两三年，您说会有多少？另外有不少俄国贵族都靠着走私发了财，手中有大笔的黄金，他们也担心被清算，因此想把手中的黄金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是说他们会转移到奉天？”

“当然了，我准备把奉天银行变成他们的避税天堂，甚至可以给他们一定的股份，沙俄的权贵挣了黑心钱，自然想要漂白，肯定会把黄金乖乖送来的！”

“廷兰，你可别玩火**！”张作相这时候也冷静下来，这小子简直是胆大包天。

“大鼻子野蛮成性，他们要是成了股东，你的银行不就成了俄国人的么，这是胡闹！”

张廷兰笑着摇摇头：“爹，俄国人没有那么了不起，这场战争已经拔掉了他们的底裤，况且他们注定是过路财神，他们运来多少黄金，我都有把握吞下来！”

第八十七章大勒索

张廷兰已经吃准了俄国必将崩溃，而且这种崩溃还是天翻地覆的，那些高高在上的俄国贵族很快就能体会到，什么叫做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他们的权势都会烟消云散，变成一群待宰羔羊，与其让他们把财富留下，被多数党没收，还不如想办法让他们把钱送到中国，谁知道这些黄金白银之中，有多少是俄国从中国搜刮的，这也算是物归原主！

而且俄国贵族在华利益越多，他们就越能不遗余力的保护走私贸易。现在俄日之间的军火贸易已经差不多敲定了，中东路很快就会更热闹，越来越多的物资通过，张廷兰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跟多。

张廷兰已经被独立旅当成了王牌来打造，要配属重炮营，骑兵营，还要给每个连至少装备一挺重机枪，增强火力。这种装备程度距离列强还要差距，但是已经算是相当奢侈了，对付其他军阀已经绰绰有余。

中东路已经成为了奉军最大的输血管，有了这些长远的打算，自然不会把这点黄金看在眼里，张廷兰要让这些黄金发挥出十倍，百倍的威力！

“爹，您老就放心吧，我有分寸，总之绝对不会吃亏的！”

张作相这段时间也见识了儿子本事，既然他这么有自信，索性张作相也就不干涉了，不过他还要提醒一下张廷兰。

“如果日后还有大批黄金，我想瞒着雨亭是瞒不了的，相反还要借助他的力量，来保护黄金，不过有一点要记住，就是和雨亭之间，也要留一手啊！”

张作相和张作霖是结拜弟兄不假，不过在这种事情上，也是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因此做点防备很有必要。而且张作霖要是真正了解了张廷兰手上的权力，只怕这位张大帅要立刻限制张廷兰的权力了。

他们把黄金暂时安顿好，又留下了心腹之人严密保护，才又回到了南大营。新兵招募训练工作依旧在紧张的进行。又有独立旅开出的条件不错，而且又有奉天更大商铺帮着宣传，很快就有大批的年轻人前来应征。

这帮人想的也挺明白，就算没有钱，隔三差五能吃到肉，也有着足够的吸引力，毕竟大半夜被饿醒的感觉真不好受！张廷兰正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王永江突然前来拜访。

对于王永江，张廷兰是极为尊重的，因此急忙出迎，哪知道王永江一见面，就一把抓住了张廷兰。

“张拙言，你做得好事能瞒过段芝贵、张雨亭，可瞒不过我王永江，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不然我就把你伪善的面目公诸于众！”

“铁龛先生，我胆子小，您老可不能这么吓唬我！”

“少和我装蒜，你胆子比天都大，奉票的事情你不是幕后推手么？”

王永江虽然才华出众，是理财的大家，但是对于西方的资本运营还是门外汉，这段时间他替张廷兰管理奉天的这一摊。自然免不了和弗雷德这个犹太佬接触，王永江也被对方眼花缭乱的操纵手法震撼了。

不过任凭手法多花哨，核心本质还是那些东西，王永江很快就看透了，这次奉票出现动荡，王永江自然就找到了张廷兰。

“我查看了这段时间的账目，从兴业公司的账目上至少有五十万的资金被秘密挪用了，你是不是用来做空奉票了！”

张廷兰一看王永江已经察觉了，他也知道瞒不下去了，因此拉住了王永

江说道：“铁龛先生，既然您发现了，我正好有点事情要和您谈谈！”
“拙言，你不会是想杀人灭口吧？”王永江这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是也有一丝认真的意味，如果张廷兰真丧心病狂到利用奉票贬值牟利，他直接揭露出来，没准真有危险。不过虽然接触时间不长，王永江还是了解张廷兰的为人的，而且他也想到了张廷兰可能有别的打算，因此他发现问题之后，谁也没说，直接来找张廷兰了。
“您就别说笑了。”张廷兰把王永江请到了会客室，两个人对面坐好。
“铁龛先生，挤兑奉票的事情我的确做了，不过这场风波可不是我掀起的，根源还是段芝贵搬空了奉天官银号，致使民众信心顿失，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拙言，有些钱是不能赚的，这奉票关乎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生计，如果奉票成了一张白纸，多少人会倾家荡产啊，你可要想清楚啊！”
“先生，您该相信我的为人，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只是奉天官银号的模式的确太落后了，必须要淘汰掉，我也是顺势而为！”
“你准备建立新的银行，管理奉票发行？”王永江何等敏锐，立刻想清楚了张廷兰的打算。
“先生猜的一点都不错，中国的银行同列强的银行相比，最大的弱点并不是资本薄弱，而是理念落后，我们的官员根本不理解资本运行的规律。把银行单纯当成了货币的发行机关，并没有意识到银行在国民生活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才会出现段芝贵这种把银行当成私人金库的愚蠢行为。新的银行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而且一点建立之后，就会承诺以合理的比例，兑换旧的奉票，尽可能保证老百姓的利益！”
听到了这里，终于点了点头：“能按照你说的做，实在是太好了，奉天百姓苦啊！”王永江叹了口气说道：“段芝贵能如此，张雨亭就能这么做，你就不怕新的银行会成为张作霖的小金库么？”
“不怕，新的银行并不会由政府控制，股权会交到几家实力雄厚的商人手中，政府只提供宏观指导，银行拥有相当的独立性。因此只会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发行货币，足民用而不足国用！”
王永江眉头紧皱，仔细思量着张廷兰的每一句话，这个年轻人虽然连正式官员都不是，手中也没有一枪一炮。但是却有让奉天经济翻天覆地的本事，他的计划都奉天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能够左右奉天经济的未来，必须用心思量。
“拙言，你还是在撒谎！按照你的办法，银行固然不会受张雨亭的干扰，但是绝对会被你张廷兰操纵，到时候你就是奉天的无冕之王，轻松掌控一切！”
王永江的确是厉害，看透了张廷兰的谋算，其实这种私有的，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是很危险的，一旦发展到极致，整个国家机器都会被金融寡头操纵，只是眼下张廷兰不得不如此而已。
“铁龛先生，您要是这么认为，也没有错。只是我们外有列强的银行压榨，内有政府扯后腿，而且原有的钱庄票号都落后世界，我们想要保证金融的安全，就必须联合一切的力量，去争取权力。即便是张作霖执掌了奉天，我对他也是不放心的，才不得已，出此下策。”
王永江在地上走了几圈，他的心中也在不住的翻腾，思量半晌说道：“拙

言，我想自荐为新银行的行长，咱们互相盯着，谁也不能把私利凌驾于国家利益至上，到了必要的时候，这个银行要进行改革！”

整个奉天，能让张廷兰在人品和才干上都认可的，就是王永江一人而已，现在他想当这个行长，张廷兰自然欣喜若狂，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拙言，还有一个问题，你想办银行，就必须要有充足的准备金，而且必须是真金白银，你做好了准备么？”

“铁瓮先生，您就放心吧！”张廷兰自信十足的保证。

这边张廷兰和王永江仔细商讨新银行的问题，那边段芝贵却在筹划着下一步敛财的计划，通过奉天官银号，他弄到了一百多万的资金，随即他就向干爹献上一部分，又给请愿团投了不少钱，当然大头儿还在他的腰包里。

这位干殿下从敛财之中尝到了甜头，他准备干一票更大的，又把紫岩老道请了过来。

“上将军，贫道是方外之人，只知道西方数金，北方属水，两者相交是乾位，正是财富云集之所，您或许可以想想办法！”

段芝贵急忙按照紫岩的说法，去奉天西北打听了一下，那个位置正是北市场！

干殿下很快就弄清楚了，有个奉天商人组建的兴业公司，负责开发北市场，每天花钱都像流水一般，光是砖瓦灰石，就价值百万以上。

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段芝贵顿时就两眼发红，这个兴业公司才是最有钱的地方，只怕比起官银号还要肥。

段芝贵这次从北京带来了一个加强团，他当即从调来一个营的士兵，猛扑向北市场。

如今的北市场可了不得，随着开发工作的深入，奉天大大小小的商人都看出了北市场的商业价值，稍微有点实力的都后悔不已，没有像刘书成等人一样抓住机会，不过这些人也都筹划着租用一批商铺，就连外地的商人也都前来打探消息，毫不客气的说北市场虽然没有建成，但是也是奉天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了。

今天又有不少商人，来到兴业公司，观看他们的展示图，寻找合适的商铺。

就在此时段芝贵的部队凶神恶煞一般将兴业公司围了起来，这些人都荷枪实弹，把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为首的军官满脸冷笑的盯着这些商人，就好像盯着一群大肥羊一般，他们马上就可以予取予求。

第八十八章汹涌民意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们？”

面对着汹涌而入的北洋士兵，这些商人都有些傻眼了，刘书成率先站了出来，他和张廷兰合作最早，隐隐的已经成为了奉天商界的领袖，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不能不站出来。

“诸位都别害怕，兄弟是段上将军派来的，不是山贼土匪。上将军听说大家都是奉天的商界名人，手上都有银子，因此想让大家掏点钱，也没有什么大事，咱们袁大总统想当皇上，大家难道还不表示一下么，争取做一个从龙功臣，以后说不定还能成为皇商，那可是前程似锦啊。”

在场的众人一听是要钱，顿时满脸都是苦色。这些年奉天的商人就在夹缝之中生存，虽然东北物产丰饶，潜力巨大，但是由于各方压榨，商业发展很缓慢。

尤其是一旦出现了什么变动，家产丰厚的商人就会首当其冲，从清末开始，每次出点大事，商人就要被勒索一次。到了现在，这些商人都已经习惯了。

“老总，有什么话好说，我们都是正儿八经的商人，您拿着黑乎乎的枪口，指着我们，真有点害怕。您不是要钱么，说个数目，我们商量一下！”

“算你老小子明白事理，先交出二百三十万元，少一个子都不行！”

负责此次行动的是警卫团长吕林，这家伙也是北洋的老人，这次保着段芝贵一同到奉天，本来以为到了奉天，天高皇帝远，他们能够随便捞点，哪知道段芝贵也是个不会做人的家伙，他四处捞钱，却不愿意分给手下人。

这一次段芝贵开出的价码是二百万，吕林擅自加了三十万，这也算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刘书成等人一听这个数目，顿时就吓傻了，二百三十万真不是一笔小钱，而且听这个意思这还只是一个开头，接下来还说不定多少呢，他们一个个头都大了。

这些人家产都不少，但是很多都是不动产，尤其是这一次北市场开发，他们不少人把流动资金都压了进去，手中的现钱真的不多了，根本拿不出二百多万。

刘书成也清楚大家的状况，他苦着脸说道：“老总，您看能不能少点，我们实在是承受不了！”

“别废话，让你们拿钱，是抬举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手上的枪可不是吃素的！”

刘书成一见对方这个态度，就知道说情是不行了，当然拿钱更不行，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拖！

“老总，这笔钱不是小数目，您能不能让我们大家伙商量一下，另外我们也要四处调集资金，因此您看能不能让我们的小伙计出去跑一跑！”

“老小子，你挺狡猾啊！”吕林一脸的狞笑：“是想通风报信吧？随便！大爷不怕，我告诉你，段上将军，袁大总统就是我们的靠山，你只要想混下去，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交钱，刷什么花招都没用！”

“老总，您误会了，的确只是通知家里和账房一下，调用资金！”

吕林轻蔑地点点头，他根本不相信几个商人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不过

也只允许他们的伙计离开，这些商人还是老老实实的被扣着吧。

“刘老哥，您看该怎么办啊？”

其他人都忧心忡忡的看着刘书成，希望他能够拿出来一个办法，刘书成脑子快速转动：“诸位，真拿出了这些钱，咱们投资计划就会因为资金断裂而破产，到时候大家辛苦多年的家业也会毁于一旦，因此二三十万可以商量，二百多万绝对不能商量，这是在要咱们的命！”

所有人互相看了看，都点了点头，刘书成说得全是实情，他们也都赞同。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找张作霖，希望他能够出面帮忙。当初建设北市场的时候，他是拍着胸脯保证，不会让我们被任何人勒索，现在到了他兑现诺言的时候了！”

“刘老哥，您别太乐观了啊，张作霖再打能打过段芝贵么，能大过袁世凯么？当初我就绝对胡子靠不住，现在应验了吧，说不定姓张的还想吃我们一口呢！”

顿时就有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其他人也是议论纷纷，刘书成一脸铁青，他已经和二十七师绑在了一起，关键时刻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了。

说起来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上一次他们也被高铭扣住了，很快张廷兰和张作霖都带着人来救他们，什么委屈都没有受。不过刘书成也知道这次情况与以往绝不相同，段芝贵代表着袁世凯，他打着为了老袁的旗号，张作霖能不能顶住，真是一个未知数！

刘书成只能暗中派伙计把消息传了出去，其实不用他传，整个奉天已经沸腾了。唆使手下将兴业公司总部控制起来，段殿下显然还不满足，他又加紧行动，把奉天商会也封锁了，让所有商人进献资金。

段芝贵的行径简直就是绑票勒索，和流氓土匪没有什么区别，很快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奉天。原本奉天的民意就因为奉票的问题变得十分汹涌，现在又有了空前的勒索，奉天民众终于被激怒了。

大街小巷，到处都挤满了人，不少商界代表都站了出来，呼吁大家去都督府请愿，要求段芝贵放人，同时交还官银号的准备金，稳定奉票！

不只民众动了起来，就连报纸也加紧行动起来，街头巷尾都是挥舞着报纸，大声吆喝的报童。这些报纸无一不痛骂段芝贵的野蛮行径，就连车夫力巴之类的人也都清楚，如果再任由段芝贵这么闹下去，只怕奉天真的就要完了。

奉天沸腾起来，张廷兰却显得胸有成竹，一点都不着急。在他面前正站着一男两女三个人，他们正是乔瑞轩兄妹，还有刘书成的女儿刘秀娥，他们可没有张廷兰的从容。

特别是刘秀娥，老爹又被抓了起来，让这个小姑娘分外的恐惧，眼睛之中还有泪水涌动，显得梨花带雨。

“张少，求您看在我爹鞍前马后，给您奔走的面子上，想想办法，救救他吧！”

“刘姑娘，老哥是给我办事的，要是连他都保不住，还怎么在奉天混下去，你放心吧！”

张廷兰先给了刘秀娥一个定心丸，然后又说道：“奉天的商人以往就是一盘散沙，面对政府的压榨，面对洋人的欺凌，都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现在的

世道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不是我咬死你，就是你吃了我，希望通过这一次，奉天商人能懂得联合起来，共同抗争的重要性。”

乔岚芸的大眼睛忽闪了几下，脸上终于缓和下来：“张少，您是不是早就胸有成竹了？消息这么快传遍奉天，舆论大哗，想必也是您的手笔吧？”

“段芝贵带着尚方宝剑，代表着袁世凯，明着对抗是不行的，只能用民意为突破口，到时候张师长就能够出面调停了。”

张廷兰说到了这里，他们也都清楚了，不过刘秀娥还是不能把心放下来。

“张少，我爹还被他们控制着，会不会出危险啊？”

“段芝贵是求财，不是害命，他没有弄到钱，是不会下死手的。而且我也安排了士兵在外面盯着，如果他们敢胡来，那就来一个鱼死网破！”

人都有奴性，尤其是那些被各方压榨的商人，早就变得油滑软弱。为了生存，他们有人委曲求全，甚至还有人为虎作伥，不管哪一样，这种商人都已经失去了进取心，他们根本无法适应工业化的浪潮。

张廷兰也想借助这次机会，好好刺激一下这些人，同时也是让他们真正从心底认同张作霖。老张上台指日可待，奉天大规模建设就在眼前，这时候统一思想很有必要，因此张廷兰才心甘情愿，让段芝贵闹腾起来，甚至他还在背后推波助澜。

乔瑞轩他们得到了张廷兰的保证，心里终于有了底。随即他们也四处联络，动员奉天的商人，被百般压榨的商人也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

段芝贵能勒索别人，就能勒索自己，能勒索一次，就能勒索两次，如果这个时候退缩了，只怕再也没有反抗的机会了。

很快奉天的商人大多数都动员了起来，只有少数软弱自私到了极点的家伙还无动于衷。到了第二天，奉天街头出现了大股游行队伍，各大商人可不只是他们一个人而已，手下还有不少小伙计，账房先生，这些人全都走上了街头。

另外他们还有几支重要的盟友，罐头厂的工人，还有宋仲义从北京带来了的纺织工人，以及北市场的建筑工人全都参加了进来。这些工人的组织性明显比其他人要高了很多，他们服装整齐，步伐有力，很快就成为了游行队伍的中坚力量。

成千上万的愤怒商民，向着都督府涌来，声势骇人。以往奉天的游行，学生都是急先锋，其他人多半都是看热闹的。这一次的情况完全不同，商人工人充当了主力军，组织性明显更高，冲击力也更大。

这些人喊着震天响的口号，把都督府前面的大街全都堵塞了，不少记者还这一旁拍摄照片，很快就会有一篇篇大作，出现在报纸之上。

段芝贵此时正在府内，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商人竟会掀起如此强烈的反弹，口号声把天棚上的灰都震落了。这位干殿下顿时坐立不安，他急忙下令，让吕林调来更多的军队，保护他的安全。

大队军队出现，事情越发不可收拾！

第八十九章单刀会

游行队伍从各个街巷汇集到了一起，人山人海，难以计数，等到聚集齐了之后，浩浩荡荡的向都督府涌了过来。随之整个奉天都被震动起来，除了主要的工商业者之外，不少百姓也处于看热闹的心态，加入了进来，让游行队伍空前庞大。

这些老百姓对于段芝贵也是满心的恨意，奉票的问题，就让他们损失惨重，现在有人带头，老百姓也很愿意发泄一下。

游行队伍到了都督府之外，段芝贵的警卫早就被惊动了，他们在路口府门左右都堆上了沙包，在沙包后面有大量的警卫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将游行队伍阻挡住。

这些游行的民众一见不能再前进，索性就停了下来，高声呼喊口号。

“立即放人，还我血汗！”

成千上万的人一起高呼，声势骇人，那些警卫也十分紧张，别看他们手握着武器，但是双方人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如果真有什么擦枪走火的事情发生，只怕就是塌天大祸。

段芝贵在府中也听得清清楚楚，这位干殿下捞钱的时候下得去狠手，但是真正到了大事临头的时候，却没有了主意。

他在地上不住转圈，好像驴拉磨一般，好在这个时候吕林率领着部下赶到了都督府之外，吕林一共带了三百多名士兵，同时还带着一百多个警察。

他们气势汹汹的出现，终于让那些警卫送了一口气，吕林指挥着部下，形成了一道坚固的人墙，将游行队伍隔开。

他骑着高头大马，手中拿着马鞭，趾高气扬的来到了游行队伍之前，轻蔑的说道：“你们这帮泥腿子都听着，哪来滚哪去，要是再敢撒野，老子认识你，马鞭可不认识你！”

说着吕林甩了一个清脆的鞭花，临近的人都觉得耳朵一震。

“长官，我们是前来求见段上将军的，我们要向他请愿，还请您通传一声吧！”乔瑞轩代表众人说话了。顿时有不少人都附和他，纷纷高喊，要求面见段芝贵。

吕林将三角眼一瞪，用手中马鞭指着众人：“你们都算是什么东西，上将军也是你们想见就能见得，趁早给我滚回去，不要找不自在！”

乔瑞轩一见吕林拦阻，他又从怀中取出了一份万言书，上面有奉天商民的手印。他双手举着，送到了吕林的面前。

“长官，既然您不让我们见上将军，那就请您把这份请愿书交给上将军吧，这是奉天数万百姓的心声啊，求您行行好吧！”

吕林这家伙轻蔑的哼了一声：“小子，你听不懂人话么，上将军日理万机，没空看狗屁不通的玩意，民意算老几啊？告诉你们，一钱不值，都给我赶快滚蛋！”

“这是民国，就要尊重民意，就连大总统都不例外！”

眼见得吕林这个家伙嚣张跋扈，奉天的民众也彻底被激怒了，他们眼中都冒出了怒火，就算在满清的时候，对于万民书也不会不屑一顾，这段芝贵未免欺人太甚了。

“民国？什么是民国？袁大总统就是民国！”

说着吕林一挥手中的马鞭，一下子就把万言书打落在地，正好落到了一旁的泥水沟里面。

吕林丝毫不在意，继续说道："大总统当了皇上，这天下就是大总统的，你们这帮榆木脑壳，都给我老实点……"

吕林还要说话，啪得一声，一个物体正好击中了他的左眼，黏糊糊，臭哄哄的液体随之流了下来，正是一枚臭鸡子。也不知道是谁气急之下，扔出来的，正好击中了吕林的眼睛。

前一秒还趾高气扬的家伙，瞬间就换了一副模样，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嘲笑，吕林也被彻底激怒了，他猛地向前催马，论起马鞭，照着前头的百姓就抽了下来。

这一鞭子下来，就有两三个老百姓被打得皮开肉绽，好不凄惨，吕林狂性打发，又接连挥动马鞭，瞬间就打伤了十几个。

这下子彻底激怒了这些游行的民众，有几个年轻力壮的冲到了前面，趁着吕林挥舞鞭子的时候，一把抓住了鞭稍，然后又有一个人冲了上来，大家一起用力，一下子就把吕林从战马上面拉了下来。

这下子吕林摔了一个狗啃屎，周围的民众都拥了上来，痛打这个跋扈的家伙。吕林也带了不少人过来，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还不敢随便开枪，毕竟有可能误伤吕林。那一百多个警察就义不容辞了，他们抡起来警棍，冲了上来，想要救出吕林。

双方瞬间都打了起来，游行队伍前面有不少身手矫健的年轻人，他们随手抓起木棍砖头等物，同警察打在了一起。这些警察也没有想到对方竟会这么厉害，瞬间就有不少人被打得爹妈乱叫。

都督府门之前简直就成了一锅粥，游行的民众热情彻底被鼓动起来，他们不住的向前拥，战况越来越激烈。

这个时候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吕林从人群好不容易爬了出去，这个家伙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两个眼睛肿得像桃子一般。

吕林已经气疯了，他疯狂的跑到了府门前，顿时就下令那些士兵开枪。不过他还没有失去理智，毕竟还有上百个警察和游行人员纠缠在一起，不能连自己人也都打死。

因此他们先鸣枪示警，顿时府门前枪声大作，那些游行的商民也都被吓住了，就在他们一愣神的时候，那些警察连滚带爬的跑了出来，有几个倒霉蛋干脆是被同伴拖着出来的。

吕林一看自己人跑了出来，他急忙下令将枪口对准老百姓，就要开枪！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关头，突然游行队伍后面也响起了枪声，吕林被吓了一大跳。

这个时候，有几百名奉军的士兵从外面冲了进来，这些士兵歪戴着帽子，军容不整，手里都拿着枪，冲到了都督府们前，就和吕林的手下对持起来。

"你们想干什么，这里是都督府，你们想造反么？"吕林大声的喝问。

这些士兵可不想老百姓，一点都不怕，为首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威武军官大声的反问："老子就是想要造反，姓段的把我们的饭碗砸了，我们总不能喝西北风，现在就来找段芝贵了，只要他答应养我们，咱们什么都好说，不然别以为你们有枪，老子手中的也不是摆设！"

两伙士兵对峙到了一起，顿时游行民众压力就消失了，他们急忙把受伤的人员带走，渐渐的退到了后面。
这些士兵可不是随便出现的，他们都是独立旅的炮兵营，说话的那个军官就是杨宇霆，可以说眼前这些都是老张和张廷兰导演的一出戏而已。
张作霖虽然名义上跑到成为校阅士兵，但是眼睛早就盯着城内呢。段芝贵派人把刘书成等人扣押了，然后又封了奉天商会，这些情况老张都十分清楚，他立刻将张廷兰找了过来。
“廷兰，这些事情都是你惹出来的，也由你拿出个对策吧！”
“七大爷，我认为这一次我们必须摆正自己的立场，我们既不能为了讨好袁世凯，对奉天民众下手，更不能为了笼络民意，和段芝贵直接对抗，我们要做的是居中调停者！”
老张最欣赏张廷兰的一点就是头脑清醒，他所说的正中张作霖的下怀，得罪老百姓，就是在动摇自己的根基，张作霖不会这么傻。
但是激怒段芝贵，还有他背后的袁世凯，也是十足的糊涂蛋，毕竟老袁掌握大义名分，要是老袁转而支持冯德麟，老张图谋奉天的想法，还真容易搁浅，居中调停是最好的办法。
“七大爷，我建议您立刻向杨士琦发一份电报，详细的诉说奉天的情况，杨士琦和段芝贵之间互相争宠，他一定会在老袁面前告一状。另外更主要的是咱们要把奉天的局面控制住，避免民意泛滥，还要把段芝贵的势头压住。”
张廷兰说到这里，又和老张耳语了几句，张作霖听得眉开眼笑，连连点头，他很快就安排袁金铠去发电报，自己则是调动二十七师的兵力，做好万全准备。
张廷兰也没闲着，他从武警总队之中调出了三百精干的人员，让他们化装成老百姓，混在游行的队伍之中，必要时候他们要担负保护民众的责任，正是这些人把吕林和警察一顿胖揍。
另外又把杨宇霆请了过来，和他商量一番，让杨宇霆指挥着炮营的士兵，一旦出现流血冲突的可能，他们就冲出来，阻止流血事件。
虽然冲突之中死伤了人命，会把事情搞得更大，让段芝贵更不利，但是张廷兰的良心不允许他这么做。他是幕后的推手，却不想做真正的刽子手，说到底他还不是杀伐果决的枭雄人物。
正是有了这些准备，今天游行才会出现这种局面，两伙士兵真刀真枪的对峙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不远处张作霖带着一些警卫，风尘仆仆的冲了进来，他一看到那些奉军士兵，老张顿时把眼睛瞪圆了。
“你们这些混账东西，究竟想要干什么，竟敢来都督府撒野，老子毙了你们！”
这些士兵一见张作霖来了，都露出惊恐的神色：“师长，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姓段的砸了我们的饭碗啊！”
“张师长，这都是你的兵，没有你的命令敢来这么？别装了，你等着上将军处理你吧！”
吕林这个时候冷嘲热讽的说话了，老张将眼珠一瞪，面露凶光：“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有你插嘴的份，给我滚一边去，俺老张现在就去见见上将军。”
说着张作霖甩蹬下马，独自一个，昂首阔步，走向府门。

第九十章钱和枪

人与人天生就不一样，老张一出现，就带着强烈的气场，不管是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还是吕林这些北洋军，都被张作霖压服住了。

老张正要迈进府门，突然又转了回来，来到了游行队伍之前，张作霖冲着大家拱了拱手。

“诸位父老，大家想必都认识张某人，还请大家放心，张某一定把大家的想法转达给上将军。你们这么围着都督府，也不是办法，还请大家暂时离开，如果张某事情没办成，大家再想怎么办，张某绝对不拦着！”

老张做出了承诺，在场的众人情绪也平复了下来，渐渐的开始散去，气氛终于缓和下来。

张作霖这才昂首迈进了都督府大门，原本吕林让部下在这里堆放了不少沙袋，如临大敌一般，现在老张驾到，他们也不敢阻挡这位胡帅，老张就这么独身一人，大摇大摆的走进了都督府。

段芝贵此时已经得到了手下人的汇报，他一脸的阴沉，一见张作霖进来，他霍然站起。

“张雨亭，你在玩什么花样，竟敢放任部下来冲进我的府邸，你是不是想看着那些乱兵和暴民把我的脑袋摘下去，你才称心如意，这奉天就成了你的掌中之物？”

“上将军，您这是要冤枉死人啊，我听说有人发起游行，冲进您的府邸，我就马不停蹄的赶来过来，保护您的安全。俺老张到哪都是那句话，江湖人最讲究义气，张某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大总统的厚恩，当然更不会有忤逆的想法！”

“说的比唱的好听，你敢说那些闹事的士兵不是你的手下，他们所作所为，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还怎么抵赖！”段芝贵也不是傻帽，从他抓起那些商人，到**爆发，前后一天多的时间，然而势头就这么猛烈，参加的人员就这么多，如果没有背后推手，谁也不信啊！

“上将军，这件事情的确是张某的过错，不过还请您容我解释一二。这些年二十七师的军饷就没有足额发放过，手下人也要找点活路，或是经营点生意，或是想点别的办法。最近北市场开发，大批砖瓦木料运来进来，需要派人守卫，普通的巡警有不可靠，因此兴业公司租赁了一批帮手，负责治安。您把那些商人扣了，北市场干不下去，这些人的饭碗就没了。”

“没了饭碗，就可以和那些暴民一起闹事么，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上将军了！”段芝贵虽然嘴上依旧硬气，但是气势已经弱了不少。军饷对于各地的军队来说，都是一个大问题，士兵闹饷更是家常便饭。

段芝贵也知道，这些丘八大爷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因此他也感到了事情棘手。其实这也是段芝贵办事糊涂，他决定对北市场下手，但是却不去仔细了解北市场的背景，如果他知道了实情，就会清除张作霖纯粹是满嘴跑火车。

二十七师可不是简单的打工者，而是北市场真正的拥有者和管理者！

“上将军，您放心，我回去之后，一定严加教训，让这帮兔崽子知道天高地厚。不过眼前的情况还是请您拿个主意，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奉天城罢工、罢市、罢课，整个城市都停顿了，这影响很不好，我担心会危害到大总

统的声望啊！”

这种事情当然不用张作霖说，段芝贵也想到了，干爹现在正是登基的关键时刻，各地都派出了民意代表，就要齐集北京，投票讨论国体问题。结果奉天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件，一旦让干爹蒙羞，影响了登基大业，可就万死莫赎了。

“这事情的确需要解决，雨亭你有什么章程没有？”

“上将军，这一次出现了这么大规模的游行，不过是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您扣押了一些奉天商人，第二么，就是奉票贬值的问题，只要能够解决，自然就不会有人游行了！”

段芝贵顿时眼睛就睁大了，连连摆手：“绝不可能，没有商量！人我可以放，但是必须按照要求，交足献金，至于奉票的问题，找官银号去，不关我的事！”

吞下去的肥肉，谁会吐出来啊，奉天官银号价值一百多万大洋的储备金已经落到了段芝贵的腰包，一部分已经汇给了老袁，剩下的全在段芝贵的小金库里面锁着，他怎么可能让出来啊。

“上将军，您有您的难处，大家都清楚，不过我还请您仔细考虑一下，奉天罢工罢市没那么简单！”

“不简单？那帮泥腿子还要翻天不成？”

“当然不是他们，而是列强。奉天刚和英国签订合同，要向他们供应货物。就在几天前，英国牵线，奉天和俄国也达成了协议，要向他们提供战争物资，有着两个强国盯着，奉天动乱了，他们会无动于衷么？而且还有日本在一旁虎视眈眈，我是怕引起什么外交上的麻烦。”

这年头别的都不好使，唯独列强比起尚方宝剑还管用，段芝贵这下子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谁让他们和列强随便签约的，这种事情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简直就是胡来！”

胡来也是列强胡来的，你段殿下还能管得了么？张作霖索性不搭理段芝贵了，而是老神在在的坐在一边，看着段芝贵在地上来回拉磨。

“列强的面子不能不给，我可以放人，但是大总统登基在即，他们必须进献资金，这是绝对不能免除的！”

老张早就把他的身份定性为调停人，因此就是要让双方各退一步，他才好处理。

“上将军，二百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人一时以凑不齐，奉天商业要是都停顿了，他们就更赚不到钱了。我看这样，先交二十万，您把他们都放了，然后等他们有了资金，再继续进献！”

老张提出了这个折中的办法，段芝贵面色阴沉着，二十万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可是段芝贵又被这骇人的民意吓住了，因此只好暂时点头同意。

“我可以缓几天，但是这钱别想拖黄了！”

“上将军放心吧，我愿意担任这个保人，保证把钱都交上来。还有一点就是奉票的问题，我听人说了，牵涉到的金额多达一千多万，如果奉票变成了白纸，就相当于从每个奉天人手中掏出两三块大洋啊，老百姓真的承受不起！”

张作霖一提到奉票，段芝贵顿时就好像被踩中了尾巴一样，脸色瞬间变

得十分难看。

“这件事情没商量，我的钱都献给了大总统，他们有本事，就去北京要钱吧！”

张作霖昨天已经和张廷兰商量过了，早就猜到了段芝贵会耍无赖，其实他们也盼着段芝贵如此，不然事情还不好办了呢！

“上将军，现在奉票贬值的势头很猛烈，恐慌已经产生，就算您把那些储备金都还回去，也不行了。我打听过了，奉票原来的储备金就不足，根本无法应对大规模的挤兑。”

段芝贵也顿时傻眼了，他也没想到竟会糟糕到了这种地步，在他看来钱就是一张花花绿绿的纸而已，根本不理解信用才是货币的生命。

“雨亭，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上将军，作霖是个军人，我哪有什么办法，不过我觉得这种事情就要找专业人才。那些商人就有不少经营票号的高手，您把他们放了，这些人自然要感恩戴德，我让他们想想办法，在不索要储备金的情况下，把货币稳定住！”

段芝贵一听不向自己要钱，他顿时就露出了喜色：“如此最好，那些商人果真能稳定币值，本将军一定嘉奖他们！”

“上将军，既然是让商人出力，就要给予他们一点权力，我看不如暂时把奉天官银号的经营权交出来，让奉天商人暂时管理！”

老张说出这句活的时候，两眼紧紧盯着段芝贵，生怕他看出什么来。昨天张廷兰向他反复陈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货币发行权的问题，只有掌握了这个，才真正掌握了奉天的命脉。

段芝贵显然没有想得这么多，在他看来官银号已经被搬空了，暂时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如果还在自己手上，就要想办法稳住货币，如果能把这个麻烦推给商人，再好不过了。

“我同意了。”段芝贵答应的很轻松：“雨亭，你必须尽快把那些暴民处理了，一切都要以大总统的帝业为重，不能再出乱子了！”

老张单人独闯都督府，本来大家都有些担心，要是让段芝贵觉察出张作霖是背后的黑手，说不定一怒之下将老张拿下！

正在大家忧心忡忡的时候，张作霖面带喜色的从都督府走了出来，张廷兰也已经到了，他看到老张的神色之后，顿时心花怒放，他知道自己图谋已久的事情终于成了。

奉天官银号不只代表着货币发行权那么简单，官银号最大的价值就是下属一个奉天机器局，而这个机器局从清末就开始建立，生产银元和铜子。机器局是奉天最早的工业化生产企业，设计之初就考虑了生产军火的问题，这也是大名鼎鼎的奉天兵工厂的前身。

拿到了官银号，就拿到了机器局，同时也就拥有了筹建兵工厂的机会。能够独立生产军火，奉系才能真正壮大，张廷兰又朝着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第九十一章未雨绸缪

老张一脸春风的从都督府走了出来，张廷兰紧走了几步，来到了老张身前。张作霖冲着他满怀得意的点点头，事情成了！张廷兰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渴望已久的货币发行权到手了，垂涎三尺的兵工厂也有眉目了，怎能不心花怒放。

当然还不能高兴太早，眼下还有一堆麻烦事情要处理，必须先平息奉天的民愤，才能去着手处理兵工厂的问题。

张作霖大步流星的走到了府门前的广场上，这里还聚集了不少商人的代表，大家都想听一听事情的处理结果。

“诸位父老乡亲，各界贤达，张某向上将军诉说了大家的请求，上将军通情达理，愿意先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商人，至于献金的问题，押后再谈！”

老张也够坏的，直接告诉大家段芝贵还是死要钱，这事情不算完，只是押后了而已。在场的众人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此时眉头又皱了起来，心中对段芝贵的怨恨又加深了不少。

“至于奉票的问题，有些难度，上将军已经把储备金献给了大总统，代表奉天百姓向大总统表达了忠诚，还望大家以大局为重，以大总统的事业为先，不要斤斤计较！”

被扣了几个商人，除了他们的亲属之外，没有多少人关心。大家最在乎的还是奉票的问题，这可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谁也马虎不得。因此一听钱要不回来，他们手上的奉票要变成一张张的白纸，这些人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

“张大帅，您就忍心看着奉天父老的血汗钱变成废纸么？您帮着想想办法吧，我们求您了！”有不少人顿时都哭了出来。

“大家听我把话说完！”老张挥了挥手，压住了激动的人群，然后大声说道：“奉天百姓的事情，还要奉天自己人想办法，我已经讨来了官银号的管理权，马上就和奉天所有商界贤达共同探讨，拿出解决方案，尽可能的维护大家的利益！”

这个时候张廷兰也站了出来，冲着所有人拱了拱手：“诸位，正如张大帅所说，奉票出了问题，奉天商界义不容辞，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我现在提出几点切实建议！”

张廷兰一说话，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身上，不少奉天大商人都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权势和才能，因此洗耳恭听，希望他能拿出解决办法。

“第一，由奉天兴业公司牵头，联合奉天有实力的工商人士，成了奉天实业团，负责暂管官银号。第二，奉票暂时停止流通二十天，实业团会利用这段时间，尽快拿出可行方案，保证奉票币值稳定。在此期间，如果有商民出现严重资金缺口，可以向实业团所属的钱庄票号请求低息贷款，不便之处，还请大家多多理解，咱们共度时艰！”

张廷兰在这种关头，向来是不会手软的，他一张口就把官银号纳入了自己的囊中，原本段芝贵只答应将官银号的管理权暂时交给奉天商人，结果到了张廷兰这里，就变成了交给兴业公司，严重的偷换了概念。

不过在场的众人也顾不得这个了，至少有人能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大家只能祈求二十天之后，奉票能够正常兑换流通，哪怕损失一点，也可以接

受，只要不是成了白纸就行。

勉强安抚了老百姓，庞大的人群渐渐散去，刘书成等被关押的商人也都放了出来，算是虚惊一场。张廷兰为了让戏演的像一点，事先并没有通知刘书成，因此小老头儿也受了一点惊吓，遭了几个商人的抢白。

肚子里都是火气，正要找张廷兰算账，不过张廷兰也是十足的狡猾，他抢先开口了，将组建实业团，接管奉天官银号的事情说了出来。刘书成的火气瞬间就消失了，脸上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色。

整日里摆弄银子的人，谁能不知道银行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能带来多少利润简直无法计数。能把官银号弄到手，受再多的罪都值得了。

而那些抢白过刘书成，对张作霖表示过不信任的商人脸都绿了，他们可不傻，这个奉天实业团一旦掌握官银号，很快就会成为奉天经济的领袖，他们都清楚自己已经与天大的富贵擦肩而过了，那份懊恼就别提了。

不过已经没有人管这些注定被抛弃的人了，大家都在热议这个实业团的问题，谁都想要分一杯羹。

“张少，接手奉票和官银号，就是一场豪赌，赢了奉天金融势力从此改写，如果败了，只怕连底裤都要输掉啊！”

刘书成平复了心境之后，迅速想到了这些，才提醒张廷兰。

“老刘，你放心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有足够的把握！”

“那就好，张少办事一贯是滴水不漏，我也就不用担心了。”

刘书成他们被扣押了一天多，都比较疲惫，因此张廷兰让大家暂时先回去休息，他也要详细筹划一下。

这次提出组建实业团，并且利用实业团掌握金融，并不是张廷兰一时心血来潮，在心里早有这个构想，同日本相比，奉天本土资本底子薄，实力弱，资金分散，根本无力承担工业化的大规模投入。

就算有张作霖的支持也是一样，因此把大家联合到一起，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就很有必要。兴业公司如此，实业团也是如此，先把握住金融，控制资金流向。然后大举投资工业，这个方案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正好段芝贵的胡作非为，给了张廷兰千载难逢的机会。

张作霖今天在奉天民众面前大大的炫了一把，威望名气都扶摇直上，如果能够成功解决奉票问题，登上奉天都督的宝座，也就顺理成章了。不过他也清楚，手下人中，除了张廷兰，谁也玩不转金融，因此他毫不犹豫的将事情托付给了张廷兰，让他务必想办法稳住奉票，化解这场危机。

得到任务之后，张廷兰首先找到的人就是王永江，办银行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事情，必须找专业人才，别人都是瞎扯淡。

“张拙言，上天助你啊，怎么袁世凯那么精明的人，就派了段芝贵这么个笨蛋来奉天啊，骂名都自己背了，让你们名利双收，如果有一天张雨亭真成了大业，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段芝贵！”

“铁龛先生，您先别说笑了，官银号到了我们的手上，您可是主动要求担任新银行的行长，您总要管一管吧！”

“有什么好担心的。”王永江笑道：“拙言，你手握三吨黄金，又有奉天商人的支持，用黄金担保，然后让所有商人接受奉票，可以购买商品，奉票的币值很快就保住了，一千万百多万的奉票并不难消化掉！”

张廷兰顿时苦笑着摇摇头："铁龛先生，您老怎么也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啊，黄金是咱们银行信誉的保证，现在兑换出去了，以后怎么办，咱们可不只是这一千多万而已，还要发行更多的货币呢！"

"拙言，当然不是要你全部兑换出去，只要应付了第一波，币值稳定下来，金银就能够回收，你担心什么啊！"

"铁龛先生，你想过没有，有些人会让我们这么轻松的稳定住奉票？我担心已经有人利用黑市收购奉票了，准备在开始兑换的时候，一举把我们击垮。"

王永江听到这里，脑中一闪念，脸色也是一阵大变，奉票流行很长时间，日本人手中也一定有不少，而且他们还可以大肆收购，一旦同时抛出，兑换金银，绝对能够威胁奉票的安全。

他冲着张廷兰拱了拱手："拙言，还是你思虑周全，我差点误了大事啊！"王永江这个时候也清醒了，日本人早就垂涎奉天的金融市场了，现在有了绝好的机会，他们多半也会兴风作浪，参与到挤兑奉票的行列。

就算张廷兰有足够的准备金，但是要是都被日本人换走，宝贵的黄金变成了一堆纸片，就什么用处都没了，那样一来损失更大。

王永江没想到这一点，并不是他的才能不足，而是张廷兰自从来到这个时空之后，就把日本人当成了第一对手，处处事事都防备日本。

现在王永江也想到了这点，脑子立刻飞快的转动，他背着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苦笑道："这个官银号和奉票还真是一个刺猬，处理起来太难了。拙言，咱们必须利用二十天的时间做好多种准备，首先要整顿官银号，把账目理清楚，剔除蛀虫。然后还要联合更多的商人，形成合力，安排好应对的方案，最关键的还是准备金的问题，数量一定要充足，而且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用黄金。"

张廷兰和王永江都想到了一处，黄金在手里，就等于是定海神针，如果被兑换走了，他们就失去了最大的依仗。可是不能动用黄金，又如何弄到足够的准备金呢？

王永江顿时也发愁了："拙言，你不是要组建实业团么，让每个加入的商人缴纳一些白银，另外在利用官银号的股份，从商人手中换购一些白银，再有就是从道胜银行借钱了，你不是和弗雷德关系不错么？他应该能慷慨解囊的。"

王永江提出了三个办法，其实只能算是应急之策，还不足以保证万全。可是张廷兰听到了道胜银行，眼前突然一亮，他终于有了思路，解决麻烦的关键还在沙俄身上！

第九十二章烂帐一堆

日本正金银行是经济侵略的重要机构，在奉天也设立了支行，负责掠夺东三省的丰富物产，帮助日本政府进行经济侵略。以往几次对奉票进行挤兑都是正金银行操纵的。这次正金银行的负责人野村太郎一如既往，十分关注着奉票的变动。

独霸奉天金融市场，是野村太郎一直以来的梦想，因此他一见有机可乘，就摩拳擦掌的准备大干一场，正在此时，三木突然找到了他。

这段时间三木的日子过得终于舒心一些了，通过他的努力，俄国终于开始大力采购日本军火，打开俄国市场，给日本蓬勃发展的工业，又注入了一丝活力。

特别是为了抵充庞大的货款，英国和法国向日本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军事技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更加癫狂了。三木也因此成了日本的功臣，受到了国内的嘉奖，一时间，在奉天的日本人中间风光无限。

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个看起来前景无限的项目，注定是一个画饼，日本人为了买通尼古拉大公，购买了八百万的银行债券，后续收买俄国人，需要花费的更多，等到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就有他们哭的了。

“三木先生，您是个大忙人，怎么有闲工夫到我这啊？”

“野村君，我想和您商讨一下奉票的问题，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大阴谋！”

“阴谋？你是说段芝贵故意搬空储备金么，我看完全是愚蠢造成的！”

三木摇了摇头：“野村先生，我说的当然不是愚蠢如猪的段芝贵，而是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支那人平常都是一盘散沙，这次游行示威迅速异常，组织高效，没有出现大的意外，肯定有幕后推手！”

野村面无表情的听着三木的话，其实他和三木并不是一路人，服务的财阀也不相同，对于自命不凡的三木，野村有点看不上。

“三木君，就算是张作霖的阴谋又如何，他不过是想趁机排挤段芝贵罢了，支那人内斗，对我们来说，正是好机会，彻底击败奉票，日元独霸奉天的时代就到来了！”

“不！野村君，你不能这么乐观，我认为张作霖有更深的图谋，他这次主动提出要把官银号的管理权交给支那商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作霖已经意识到了货币发行权的重要性，正在试图掌握这项权力。一旦张作霖控制了官银号，他的部队就等于拥有了无尽的财源，更加难以控制了！”

野村翻了翻眼皮，微笑道：“三木君有什么指教呢？”

“很简单，我希望野村先生能够主动出手，帮助段芝贵保住官银号，避免张作霖的势力做大。这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他不知懂军事，而且更懂经济，至少说他身边就有经济奇才。从最开始的北市场，到宗社党，再到今天的官银号，张作霖有步骤的将奉天的大权纳入掌握，如果这样一个人掌握了奉天，绝对不是帝国之福。”

人常说久病成医，三木连续吃了几次亏，已经开始正视老张了，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土军阀，而是一个真正的对手，不过显然野村还没有这个觉悟！

他冷笑着说道：“三木君，这完全是你的猜测而已，就算张作霖真如你所说，懂得经济的重要性，那又如何？他还有本事和强大的正金银行比拼财力

么，简直是笑话一般，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三木君，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定要借助这次机会，重创奉票，甚至将支那人的官银号拿到我的手中！”

野村信心十足，为了打击奉票，正金银行账面上一直维持着上百万的数额，现在张廷兰宣布暂停兑换奉票二十天，野村完全可以四处散播谣言，造成恐慌，然后利用黑市，低价收购更多的奉票。

实际上张廷兰的估计一点都不错，日本人远比想象之中的要阴险狠辣，野村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之后，就着手准备了。

“野村君，我希望你能三思，张作霖和他身边的助手，一贯讲究谋定而后动，他们没有足够的把握，是不会接手奉票的，任何贸然行动都会带来严重的失败！”

三木担心的就是野村会不顾一切的去做空奉票，吃一堑长一智，三木在吃了几次哑巴亏之后，对张作霖十分忌惮。

“三木君，你促成帝国和俄国合作的魄力哪去了？”

“野村君，如果张作霖拥有充足的准备金，挤兑根本没用。就算无法应对挤兑，官银号也是支那人官方控制的，想要拿到手中更不容易，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何必去做啊！”

野村鼻子之中冷哼了一声：“三木君，你应该专注你的贸易工作，而不应该插手金融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上一堂课，如果张作霖准备充分，我们就是用一堆白纸，换回来真金白银，以此为基础，我们能发放更多的纸币。如果不能应付我们的挤兑，就意味着支那人欠下了帝国巨款。你懂债务的本质么，债务即奴隶！”

普通人之间的借款，或许是图谋利息收益，不过国家之间的贷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债主往往不希望对方尽快还款，就好像庚子赔款一样，只要有一天没有还完，列强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后世的国际贷款更是如此。

野村显然也打的这个主意，只要手握大量奉票，而官银号无法兑现，他就可以利用日本政府的力量，对奉天形成巨大的压力，借机插手官银号，按理说野村的谋划其实是很周全的。

日本已经跻身列强行列，比起奉天的地方政府，拥有太多的优势了。可以说如果张廷兰不准备足够的后手，绝对会被正金银行打一个措手不及。

而此时张廷兰正在和王永江商量应对的办法，王永江提到了道胜银行，张廷兰脑中一闪念，终于有了一个思路。

“铁龛先生，我们其实钻了牛角尖啊，储备金并不一定是真金白银，只要有稳定的价值就可以，比如交通行，发行货币就是以外汇作为抵押。”

“拙言，你说的不错，只是这种方法很不安全，等于是主动将把柄交给列强。而且奉天想要用外币抵押，除了日元，还有别的选择么？”

日俄战争之后，奉天就纳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大规模对外借款肯定绕不过日本。

“的确没有了，不过我们怎么弄到日元就很有学问了，难道非要用实实在在的东西换么？我看不一定，俄国的债券不也是很受追捧么！”

王永江一听此话，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他的思路顿时也打开了，用手点指着张廷兰，大笑道：“拙言，你真长了一颗玲珑心，只怕这样一来，把日俄两国都给坑了啊！”

“他们狗咬狗，咱们吃肉喝汤，有什么不好！”

“好是很好，不过贸然拿出来，日本人可能会产生怀疑，我也想到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不知道拙言有没有兴趣听听！”

“还请先生明示！”

“咱们自己造自己的假，印点假奉票，如果日本人敢用黑市吸纳奉票，就把这些假币放出去。”

王永江和张廷兰相视一笑，两个奸猾透顶的人物迅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手中又掌握了两张底牌。对于应付这次危机，张廷兰终于充满了信心，小鬼子要想玩，大爷就陪你好好玩玩！

“铁龛先生俄国那边通知一下弗雷德就行，至于造假的问题，我们还是先把官银号拿下，换上可靠的人员！”

张廷兰随机就找到了张作霖，老张也是雷厉风行的秉性，他立即调出一个营的士兵，让袁金凯随同张廷兰一起到官银号。

当然光带着兵还不行，毕竟账目往来的东西，不是这些大头兵能弄明白的，张廷兰又向刘书成等人借了十位最好的账房先生，每个人都把算盘玩得出神入化，另外他又向弗雷德借了两个洋人，他们也是负责道胜银行的财务工作，经验丰富。

张廷兰，王永江，袁金凯三个人带着部队，浩浩荡荡的前往官银号。赶到之后，张廷兰立即下令士兵全面接管官银号，将所有往来账目都控制起来，同时让那些账房先生和两位洋人专家展开清查工作。

直接用武力，简单粗暴的接管官银号，并不合适，不过张廷兰也知道奉天官员的德行，几乎就是无官不贪，尤其是守着官银号这么一棵摇钱树，谁都不干净。

“张拙言，你是想造反么？上将军让奉天商人暂管官银号不假，但是也要拿出一个章程来，哪有你这么乱来的！”负责官银号的王树翰一见士兵凶神恶煞一般冲了进来，脸色顿时变得铁青，好歹他是奉天财政系统的一号人物，还是有一定官威的。

“王厅长，不用着急，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奉天几百万老百姓的血汗托付到了我们的手上，不能不慎重！”

“钱都被上将军拿走了，我有什么办法！”

“王厅长，咱们两个都是一个圈子里头混的，要不是你们出了问题，官银号会只有一百多万的储备金，简直就是笑话！”王永江毫不留情的戳穿了王树翰的真面目，王树翰顿时脸色就变得煞白，他也知道王永江的本事，自己的这套手段，怕是瞒不过去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负责查账的先生抱着一大摞账本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道：“张少，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混乱的账目，简直把记账当成了儿戏，官银号问题太多了！”

第九十三章黑市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看着陆续汇总过来的账目，张廷兰等人都大吃一惊，按照记录，官银号储存的金银外币总价在二百一十万大洋左右。可是被段芝贵搬走了一百多万之后，就空了下来，也就是说其中有一半以上被贪墨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还发现官银号和正金银行有不少往来账目，张廷兰仔细看了看，眉头顿时就立了起来。

“王厅长，这上面记载，几次奉票出现动荡的之前，官银号都有大量现金流出，还都落到了正金银行的手中，你能解释一下么？”

别看张廷兰年轻，但是这段时间执掌权衡，也有一股子威风，况且他现在手握着真凭实据，王树翰两条腿也有些发软，不过他还强撑着。

“这不过是正常往来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你们只是暂时接管官银号，也没有查账的权力，既然你们执意如此，我只能找段都督，让他做主吧！”

说着王树翰就要往外走，想跑！张廷兰哪里会轻易放了他，如果说日本人十恶不赦，那些甘心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的汉奸就应该万剐凌迟。堂堂一省的财政厅长，居然和日本人的银行合作，奉天的金融安全简直就成了笑话。

“王厅长，还是别着急走了，渎职贪污，你就等着吃牢饭吧！”张廷兰以挥手，四个士兵就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王树翰按到在地。

王树翰虽然身份不低，但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况且他还没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如果公布出去，奉天的老百姓就能把他给撕碎了，每次奉票变动，就有无数百姓损失惨重，这些人一定都恨死了搞鬼的人。

他知道段芝贵将管理权交了出去之后，就感到了不妙，因此急忙来到官银号，想要处理一下麻烦，没想到张廷兰的速度更快，直接带着士兵就接管了，他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土匪抢劫，还要用刀枪威逼，王厅长抢劫只要用印几张纸就行了！一省百姓的福祉就在一念之间，王树翰你未免太下作了吧！”

王永江清楚官银号的问题，但是没想到竟然糟糕到了这种程度，王树翰竟然还和日本人勾结，简直是可杀不可留。

“王永江，你以为我愿意如此么？这几年要不是我苦心经营，官银号早就完了，日本人势力庞大，把刀架到了脖子上，我除了忍痛割肉，还能怎么办？早晚有一天，你也会坐到我的位置，就知道什么叫进退两难了！”

王树翰到了这个地步，还在嘴硬，张廷兰随手抓起一个账本，狠狠的砸在他的脸上，正好砸中了王树翰的鼻子，鲜血滴滴答答的流了下来。

“王树翰，卖国就是卖国，还把自己当成了委曲求全的英雄，你还能更无耻一些么？你的确割了肉，可是不只喂了日本人，还喂了你自己，你的家产之中带着多少奉天百姓的血泪，老天不收你，我也不会放过你！”

张廷兰对于这种善于诡辩的奸狡之徒厌恶到了极点，明明是自己无耻，偏偏还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简直在侮辱别人的智商。

他也懒得看王树翰了，直接让士兵把他关押起来，随着检查的深入，官银号上上下下的管事人员，几乎没有一个干净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只要有

一点权力，都按照经手三分肥的原则，捞取自己的一份。

张廷兰一看这个局面，就知道把官银号所有人都枪毙了，估计也不会出什么冤假错案，只是印制钞票，操作机器也是一个技术活，短时间之内，自己还找不到代替的人才。

因此张廷兰只把几个罪大恶极的抓了起来，其他人都战战兢兢地赶到了空地上，他们眼睁睁看着王树翰被抓走，其他几个当头儿的也都如此，这些人也都恐惧到了极点，他们的小命就在对方的一念之间。

“官银号从上到下，已经烂透了，肩负发行货币的权力，重如泰山，有些人却当成了儿戏，将官银号变成谋求私利，损公肥私的工具，简直十恶不赦。过去的罪过全部是王树翰，还有几个主管的问题，其他人可以不追究，但是要是再有问题，就小心你们的脑袋！”

话虽然严厉，但是这些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总算能保住性命了，这就比什么都强。

张廷兰接着大声说道：“你们接下来，要服从指挥，将官银号的工作做好，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杀你们二罪归一，绝不姑息！”

清理官银号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两天多，账目全部理清，最后总账送到了张廷兰等人的面前时，大家也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官银号存银只剩下三万两千四百多两，拖欠债务却多达二百四十万大洋，其中八成都是欠日本正金银行的。另外以王树翰为首的管理人员，大肆贪污挪用，造成的损失至少在一百五十万大洋以上。能够追回的部分不会超过一百万，简单的算一算，掌管一省货币的官银号，竟然亏空三百万大洋，这简直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王永江看着汇总的账目，不住的感慨：“段芝贵拿了一百多万，弄得奉天上下沸沸扬扬，其实王树翰这些人的危害更大，日积月累，他们贪墨的钱财比起段芝贵还要多！”

张廷兰也是不住的点头，大蛀虫固然可恨，但是毕竟数量还少，真正的要命的是底下这帮人，无官不贪，无人不贪，只要有机会，就像下手，经年累月，他们就好像蚁穴一般，多好的堤防都会被摧毁。

推而广之，奉天的各级官员也多半如此，日后执掌奉天之后，整顿吏治绝对是首要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如果奉天老百姓知道了真实情况，发行的一千多万奉票怕是立刻就成了白纸啊！”

张廷兰又看了看账目，然后苦笑道：“官银号真是一个无敌的黑洞，我本来还以为是一个大便宜。现在才知道，如果不把这个窟窿填上，只怕我都要被拖下水，能不能全身而退，还两说着呢！”

“拙言，官银号这个脓包早点戳破，对奉天百姓更有好处。再说你长袖善舞，手上资本雄厚，鬼主意也多，处理这种麻烦事，你最在行了！”

“铁龛先生，您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啊？”

“当然是夸你了。拙言，别看亏空数额不少，但是只要官银号挺过这一关，日后的收益不可估量！”

“铁龛先生，您就操劳一下，制定新的管理章程，然后尽快落实咱们的计划，弄出第一批成品来！”

张廷兰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王永江也十分清楚，他说的就是假币的事

情，要尽快印出一批。另外还要设计一套新的奉票，这套纸币要更加精美，防伪手段要更高明，原来的奉票印制的有些粗糙，太容易被模仿了。

正好趁着这次机会，一举将就奉票废除，发行全新的奉票。王永江立刻按照张廷兰的意思前去准备了，张廷兰也带着账目，前去向张作霖汇报。

老张一看账本，也是怒发冲冠，嚷嚷着要枪毙了王树翰，张廷兰好歹把他拦住了。

“七大爷，您枪毙了王树翰，我的麻烦就大了，老百姓要是知道有这么大的亏空，他们说不定现在就让我兑换奉票了，还能等二十天么？”

老张勉强压住了怒火，他也知道奉票的事情重大，因此说道：“奉票为重，我暂时留着王树翰这颗狗头，不过也不要饶了他，给我严刑拷打，让他把吞下去的钱都吐出来！”

应付了张作霖，张廷兰又找到了乔瑞轩和刘书成等人，他们负责拟定实业团的人员，这两天门槛都被踏破了。消息灵通的奉天大小商人都找到了他们，希望能够挤进实业团。

大家都清楚，实业团一旦接管了官银号，就会成为奉天商业的执牛耳者，现在加入，就意味着一场大富贵，因此分外积极。不过刘书成把条件卡得很死，首先要有一定实力，另外还有为人正派，经商规矩，还有就是要有思想比较新，愿意投资工业。

经过一番筛选，一共三十七位大商人成功进入了实业团，他们都成功搭上了张廷兰的战车，在未来奉天的大发展之中，捞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张廷兰在这边紧锣密鼓的筹备，当然他也不会忘了盯着日本人的动向，原因很简单，官银号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肯定会影响到日本人的利益。但是这帮小矬子却一反常态，没有任何的抗议，反常即妖，日本人多半在酝酿什么阴谋。

事情果然如此，就在王树翰被抓得第三天，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奉天的大街小巷，老百姓都知道王树翰被抓，官银号出现了巨额亏空。他们的心顿时就悬了起来，对于手上的奉票也失去了信心，张廷兰承诺二十天之后，能够正常兑换，可是谁知道实业团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

就在此时奉天悄悄出现了不少黑市，有些人走街串巷，用日元和大洋兑换奉票，不过不是原价兑换，而是要折价，最开始要折一半，一块钱只能变成五毛。

有些对奉票一点信心都没有的人接受了这个价钱，忍痛损失了一半的财产，紧接着就变成了按照六成兑换，还有折价七成兑换的，一股收购奉票的浪潮席卷了奉天。

第九十四章来了

“大哥，换来了！”张廷枢笑嘻嘻的挥着几张崭新的日元票子，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张廷兰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事情比他想象的要糟糕不少，奉天政府就像是一个大筛子，什么消息都瞒不住，官银号的变动很快就被传了出去。

王树翰被抓，官银号巨额亏空，这都严重挫伤了奉天老百姓的信心，奉票还能不能如期兑换，实业团究竟有没有本事把亏空承担下来，谁心里都在划问号。

信心动摇的结果就是黑市盛行，老百姓手中的奉票迅速减少，都被兑换走了。张廷兰也清楚，最大的幕后黑手就是正金银行，也只有正金银行有这个动机，也有足够的能力。

和强大的正金银行相比，张廷兰无疑全面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强敌，正面抗衡，胜算几乎没有，就算侥幸稳住奉票，也要损失大量的金银，得不偿失，因此就要采取一些暗中动作。

印制假奉票就是王永江想出来的一个馊主意，正金银行派了大量的浪人四处收购奉票，这些人不见得就能够辨别真伪，因此张廷兰暗中将假奉票散发了出去，用来换取真日元。

张廷枢刚才就从一个浪人手中，用十块钱奉票换了点日元。

“大哥，他们按照面值的七成换奉票，是准备干什么啊？”

“还能干什么啊，当然是想手里多掌握一点奉票，然后给我来个逼宫啊。老二，你再去拿着这几张日元，出去想办法从老百姓手中换奉票，这一次你按照七成五兑换！”

张廷枢还不懂大哥的用意，不过他还是乖乖跑了出去，又过了一会儿，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手里握着九块多的奉票。

张廷兰把钱拿在手中，仔细看了看，千万别把自己放出去的假钱弄回来，这样乐子就大了，结果发现这几张钱都比较老旧，都是真的，张廷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大哥，你太阴险了吧！”张廷枢一直在想大哥这是在玩什么花样，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先用假的奉票换日元，然后再用日元换真的奉票，就等于用假奉票换真奉票，大哥你的脑子究竟装的什么东西啊，这样的馊主意都能想出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这是用日本人的钱，实现现金回笼，减轻未来的挤兑压力，你懂么？”

“不是很懂，不过大哥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奉票的价值么！结果你也参与到黑市之中，是不是违背了诺言啊？”

张廷兰顿时一阵语塞，二弟说的当然没有错，只是处境如此，不得不牺牲一部分民众的利益，张廷兰坚信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不然日本人控制了奉天的金融，只怕老百姓会更惨。

“明天我会想办法把黑市的比例再提高一些，按照八成兑换，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资金，这样也算是最大限度补偿百姓吧！”

每次货币波动，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一场劫难，如果能按八成兑换，很多人已经烧高香了！

奉天的货币黑市在张廷兰和正金银行的双重推动之下，迅速蔓延开来，奉天各种黑市，地下钱庄，赌场，当铺，甚至是茶馆浴池，都有兑换奉票的人来回穿梭。而且价码越开越高，最开始只能半价兑换，后来升到六成，七成，甚至到了八成。

奉票兑换价钱的提高也让日本人的成本急剧提升，他们不得不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兑换奉票，这也是在消耗正金银行的弹药。

渐渐的老百姓有点察觉了，如果奉票真的一钱不值，还会有人这么着急兑换么！

说不定以后奉票还会涨价，因此大家的恐慌情绪反倒平复下来，也不急着兑换了，而是想等到官银号重新开张。

短短一周时间，张廷兰已经兑换出去五十五万假奉票，换回了四十多万真奉票，这些真的奉票全部被回收销毁了。

“铁龛先生，您的主意真不错啊，日本人手上多了五十多万假币，我们多了四十多万真币，算起来就等于减轻了一百万的兑换压力啊！”

对于假币，张廷兰是绝对没有义务兑换的，注定了要成为一堆废纸，双方的较量刚刚开始，张廷兰就拿下了一局，先从正金银行身上割下来一点肉。

而且这种方式等于是从敌人手中抢肉，能产生双倍效果，张廷兰彻底被巨大的收益吸引住了。

“接下来，我们扩大一下怎么样，最后再收回一百万奉票，这样日本人手中的牌就会大大减少，我们的压力骤减啊！”

“别做梦了，日本人也不是笨蛋，收到了太多的假币，他们一定会察觉出来的。如果提前公布出来，只会加速奉票崩盘，老百姓说不定会提前挤兑呢！剩下的这几天我们还是要收敛一点，别把自己赔进去。”

王永江相比张廷兰，绝对称得起老成持重，越是在关键时刻，就越能保持冷静，知道见好就收。

“拙言，假币只能算是一个暗器，还不足以对抗正金银行这样的庞然大物，关键还在于弗雷德这个老家伙身上，你和他谈的怎么样了？”

张廷兰笑着说道：“放心吧，已经落实差不多了，奉天的几家工厂会组成一个出口联合体，向俄国提供物资。俄国会拿出价值五百万卢布的银行债券，名义上是用来抵偿奉天的货款，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储备金，另外我还准备了二百万卢布，必要的时候，都可以兑换出去！”

实际上张廷兰的准备还不只这些，奉天实业团还能够提供一批银子，另外张廷兰手里还有英国交付的五十万英镑货款，可谓是弹药充足。

王永江一听，连连点头，大笑着说道：“准备的已经十分充足了，我现在反倒是担心日本人不来挤兑了！”

的确如王永江所说，正是因为日本人磨刀霍霍，张廷兰才决定用俄国人的债券坑他们一把，要是日本人不上钩，这笔卢布落到了奉天老百姓手里，等到俄国崩塌之后，倒霉的就是奉天百姓了。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就真实发生过，一战之中俄国表现欠佳，货币大幅度贬值。很多中国投资者却对俄国有着盲目的信任，认为这样一个大国就算损失一点，也能全身而退。因此低价吸纳了不少俄国卢布，结果俄国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卢布都成了白纸，投资者都欲哭无泪，似乎在这场投

机之中，老张还赔了不少。

可以说俄国的货币和债券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张廷兰恨不得把日本人手里都塞满这玩意，三木已经购进了八百万日元的债券，正金银行要是再把这些都吃下去，等到俄国出问题，日本就只有吐血的份了。

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张廷兰终于彻底清理了官银号，新成立的实业团也组建了管理团队，正式接管奉天官银号。同时发表声明按照约定日期开启兑换业务，折扣九折，也就是十块钱只能当做九块钱。

不过这个折扣还算合理，比起以往的货币波动，能够保住九成价值，很多人已经烧高香了。大家都在翘首以盼兑换日期的临近，当然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把手上的奉票早早的兑换出去了，有些人悔恨自己换得亏本了，也有人不信官银号能够九折兑换。

二十天转瞬即逝，正式兑换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官银号一同开了三个窗口，外面都用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保证安全。

上午八点，开门纳客，其实在门外早就排起了长龙，这队伍比起后世的火车站还要恐怖多了。

男女老少都心情忐忑的等待着，这可是他们的血汗钱，能不能如期兑换，就看今天了。很快第一个客户满面喜色的捧着大洋离开了官银号，大家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不少。

经过整顿的官银号，效率很高，兑换的速度也很快，随着一个个成功兑换的人喜笑颜开的离开官银号，老百姓终于恢复了一点信心。

而张廷兰，王永江等人却一点都没有放松，现在还只是一些散户，手中最多几十块钱、上百块的样子，真正的大户还没有露头呢。

第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官银号一共兑换出去十五万大洋，这点钱实业团完全就能够负担得起，只是如何应付那些大户，才是真正的麻烦。

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无论日本人玩什么花招，张廷兰都只有接招而已，当然他也不会被动挨打，而是积极开始布置，就看谁手段更加高明。

结果到了第二天，势头就大不一样，官银号前面依旧排着漫长的队伍，只是早晨九点多的时候，外面出现了一批大摇大摆的日本浪人，他们根本没有理会排队的人群，而是直接冲到了最前面。

“排队！”几个独立旅的士兵毫不客气的将枪口对准了这些日本浪人。

这帮家伙在中国的地面上，都横行霸道惯了，到了哪里，也没有乖乖排队的习惯，顿时就把眼珠子瞪圆了：“八嘎，你们竟敢阻拦帝国的勇士，我要砍下你的脑袋！”

领头的浪人就用动手，这时候亲自坐镇官银号的张廷兰早就注意到了他们，一挥手，十几位身强力壮的士兵就冲了出来，将这些嚣张跋扈的日本浪人围了起来，张廷兰随后也大步走了出来。

“到了官银号，就要守规矩，任何人都不例外，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有客户一律平等，谁要想闹事，就问问这些枪答应不！”

第九十五章假币

兑换奉票，关乎奉天百姓的福祉，是件天大的事情，张廷兰早就制定了规范，一千元以下的散户在窗口兑换，一千元以上的大户则要到专门的经理室兑换。不过不管在哪里兑换，都要讲究规矩，老实排队，谁都不能例外。

前来兑换的老百姓虽然人人心急，恨不得马上就能兑换成现银，但是也要承认老老实实的排队是最公平的方式，这些日本浪人丝毫没有把规矩放在眼中，顿时激起了大家的公愤。

“你们听着，这里没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之分，只有客户，兑换一千元以上去经理室，一千以下，老实排队，如果再敢胡来，那就不客气了！”

张廷兰说完之后，手下的士兵已经将几个浪人死死围住了，枪口直接对准了他们，毫不客气。要是别的军队，或许还会怕日本人，但是张廷兰手下这些人，早就和西村大佐对抗过了，经过了考验，精神状态自然大不相同，根本不怕这些浪人。

这几个浪人平时咋咋呼呼，目空一切，但是一看人家玩真的了，他们也有些害怕了，但是还不甘心去排队，因此就僵持住了。

“众位日本朋友，不用着急，小人愿意帮你们去兑换！”

说话之间一个衣着华贵的中年人嬉笑着走了过来，手里还提着一个大皮包，这家伙一过来，就冲着几个日本浪人点头哈腰，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张廷兰并不认识这个家伙，可是刘书成等人对他却十分熟悉。

这个家伙就是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刘鸣歧，别看他的旗号上也有兴业两个字，但是和张廷兰的兴业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只能算是巧合。刘鸣歧也是奉天商界的闻人，几年前获得了日本人的支持，建立起了兴业银行。

历次奉票风波之中，除了有日本人主导之外，刘鸣歧也是亦步亦趋，跟在日本人后面捡点残羹冷炙。今天这个家伙又冒了出来，看来又要充当日本人的急先锋，帮着一同挤兑官银号，什么时候，刘鸣歧这种吃洋饭的人都不受待见，尤其是在这种时候窜出来，更让人鄙夷。

刘鸣歧和几个浪人点头哈腰，转过头，却是一脸倨傲的看着张廷兰等人，脸上满是嘲弄之色。

“官银号早都许诺要给大家兑换，结果客人来了，你们却拿着枪，给拦到了外面，这不就是心虚么！你们要是资金充足，还用得着这种小人手段么，真是有失体面！”

“体面？刘经理真会倒打一耙啊，明明是你的几个主子没有规矩，连排队都不懂，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成了我们有失体面。”刘书成语带嘲讽的说道：“诸位，大家伙看见没有，要养狗，还是养刘经理这样的，为了护主，都能颠倒黑白！”

刘书成平时很温和的一个人，可是对刘鸣歧却如此不客气，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年刘鸣歧整个就是日本人的奴仆，帮着日本人挤兑中国的票号钱庄，低价收购商品店面，是日本人在金融领域的最忠诚打手。

可以说刘鸣歧赚的每一分钱，都带着奉天商人的血泪，刘书成不少老朋友，都是被刘鸣歧害的家破人亡，现在他又跳出来，挤兑奉票，骂他根本不解气，恨不得能杀了他。

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本帐，对于刘鸣歧这种为虎作伥的混蛋，大家伙都

瞧不起，因此纷纷大声嘲笑。刘鸣歧平时也是人模狗样，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家给骂了，顿时也是怒气填胸。

“你们竟敢出口伤人，我不会放过你们的。”然后他又气急败坏的对前来兑换的老百姓喊道：“你们这帮泥腿子，还没看明白呢，官银号没有银子了，兑换不出钱来，才这么对待刘某人的……”

他还要说下去，就觉得脑门一凉，一把手枪已经对准了他，顿时刘鸣歧两条腿就软了，差点没倒在地上，磕磕巴巴的说道：“你们想干什么？”

“想兑换，就老老实实的，想要闹事，小心你的脑袋！”

面对枪口的威胁，刘鸣歧终于老实下来，不过这家伙还不甘心，大声说道：“我这次带了五十万奉票，如果官银号没有能力接下来就说一声，我不会为难你们的。另外老少爷们也给我做个证明，要是刘某人出了点什么意外，都是他们下的黑手！”

刘鸣歧这么喊叫，也是逼着官银号给他兑换，张廷兰心里有底，才不会在乎他的小手段，直接将刘鸣歧带进了经理室，双方坐了下来。

刘鸣歧直接将皮包打开，里面码得整整齐齐，一共五十万奉票，刘鸣歧阴笑着说道：“按理说不该一次兑换这么多的，不过兄弟手头太紧，而且听说官银号实力雄厚，根本不在乎这点钱，还请您快着点，给我兑了，等着急用。”

“的确不多，才五十万而已。”张廷兰随手招呼了两个工作人员，将钱清点了一下，既要看清楚数目，又要看看有没有假币。

刘鸣歧这笔钱是原来就存在兴业银行的，并不是最近收购的，因此检查了一遍，并没有问题。

张廷兰面无表情的说道：“刘经理，你想兑换成什么呢？”

“什么都行，只要足值就行！”刘鸣歧嬉笑着说道：“刘某人，除了不信奉票之外，其他东西都相信。”

“英镑，卢布，大洋，还有俄国银行债券，选一个吧。当然我建议还是兑换成大洋，这玩意踏实！”

按照规定，奉票兑换成大洋或是银子，要打九折，如果兑换成其他货币，或是等价债券，则是足值兑换，刘鸣歧一听张廷兰建议他兑换大洋，只当是想要少给他五万元，刘鸣歧哪里愿意啊。

他当即说道：“刘某人可不是那些泥腿子，大洋沉甸甸的，一点都不方便。其实最好的还是日本金票，人家东洋人先进强大啊，票子也值钱。谁叫你们不好好和东洋人相处呢，现在得不到日本人的支持吧！”

“少说废话，想兑换什么快点说，我没工夫陪着你！”

刘鸣歧一看张廷兰瞪眼了，他也老实下来，还是正事要紧，他想了一会，然后说道：“我想先看看俄国的债券！”

一听到他这个选择，张廷兰的心中顿时乐开了花，其实他最担心的就是刘鸣歧想要兑换大洋，张廷兰手上的大洋都是实业团提供的，加起来也不过一百万左右，要是一下子被刘鸣歧兑换走了一半，接下来兑换还真有点麻烦。

选择银行券是最好不过了，这玩意要多少有多少，而且还坑死人不偿命。其实刘鸣歧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头些天就听说日本人三木购入了八百万日元的俄国债券，刘鸣歧这个家伙当然不清楚背后的故事，但是这家伙就认

准一点，既然日本人都接受了，就证明这玩意一定值钱。

而且银行债券的利息还比较高，保存起来也方便，因此他毫不犹豫的就选了银行债券。张廷兰一挥手，让手下人将债券的样品拿了过来。

刘鸣歧仔细检查一下，一看正是日本人购买的斯拉夫银行债券，他当时就认准了，不过这家伙也十分狡猾的说道：“债券虽好，但是终究有点风险，我看不能按照原价抵偿，打九折如何？”

“做梦？这种债券收益率不在百分之十以下，打九折给你，我们岂不是赔了！”

“那就九五折吧，毕竟还要两年才能到期！”刘鸣歧又试探的问了一句，其实在他心里，就算是不打折，也是可以接受的，哪知道张廷兰竟然点头了，刘鸣歧顿时喜出望外。

五十万奉票很快就换成了五十二万多的银行债券，一下子就多了两万多，刘鸣歧简直要乐疯了，急匆匆的就离开了官银号。

“张少，九五折未免便宜了这个家伙吧！”刘书成还不知道债券的问题，因此看到刘鸣歧占便宜，他有些不甘心。

“老刘，不用着急，你是了解我的，我最恨的就是这帮数典忘祖的混蛋，只要奉票风波过去，咱们站稳脚跟，我立刻就收拾他，就连他的主子也要跟着倒霉！”

顺利打发走了刘鸣歧，对于奉天的老百姓震动还是不小，新的官银号的确实力强大，一下子兑换出五十万，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外面排队的老百姓都不免产生了想法，还有没有必要累死累活的排队，兑换奉票了，说不定币值稳定下来，还能恢复原来的价值呢，何必打九折呢，因此就有一些人陆续散去了，不过队伍依旧漫长。

就在此时，又来了两个日本人，他们可不同于那些浪人，这两个人西装革履，完全是西洋打扮，一个要求兑换三十万元，一个是四十万元，张廷兰顿时就猜到了他们多半就是正金银行派出来的。

这两个家伙更是嚣张十足，眼睛都长到了头顶上。不过张廷兰更不客气，按照程序，检查了一下他们带来的奉票，结果很快手下人很快就发现了这批奉票之中混有大量的假币。

这就是张廷兰放出去的那些，日本人没有觉察，现在就拿着假币前来挤兑了。

这两个日本人还不知道自己拿的其实是不能兑换的假币，他们把嘴撇着，大声叫嚷：“你们工作太慢了，大日本的银行从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你们不要想耍花招，老老实实把钞票兑换了。其实没有钱也是可以商量的，帝国的银行都很客气，很好说话的！”

“不用了，你们两个骗子，还是乖乖束手被擒吧！”

第九十六章自作自受

正金银行充分利用二十天的时间，大肆收购奉票，凭借着雄厚的资金，手中已经掌握了充足的弹药，这两个日本人不过是先锋而已，后面还有更大的手笔。

野村早就估算好了，实业团能拿出来的现银和大洋不会超过三百万，而正金银行手中就握着四百五十万奉票，凭借一己之力，就足以击垮奉票，因此他信心十足。

当头的如此，下面人更是趾高气扬，两个奉命前来挤兑的日本人，目空一切，一见官银号的工作人员反复检查他们的货币，顿时就发怒了。

“卑劣的支那人，你们在拖延时间，赶快给兑换，不然我就去都督府告你们！”

这时候工作人员走到了张廷兰身边，耳语了几句，张廷兰早就知道情况，只是装模作样的点点头，然后冷笑着看了看这两个日本人。

“不用你去了，我现在还要把你们送进大牢呢，竟敢用假奉票骗人，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在胡说，我们的钱都是真币，你们无法兑现，就用这种卑劣的借口么？”

“真假自有公论，我只问你们，这钱是不是你们的？”

“那是自然，不是我们的，还能是谁的。”

“承认就好。”张廷兰一挥手，几个卫兵就冲了上来，二话不说就把这两个家伙按到在地，这些日本人平时就骄纵惯了，哪里甘心了，他们一面死命挣扎，一面大声的喊叫：“卑鄙的支那人，竟敢侮辱大日本的尊严，你们都要死！”

张廷兰冷笑一声：“你们携带大量的假币，妄图骗取资金，这才是侮辱了日本的尊严！”

这两个人还要争辩，张廷兰一使眼色，卫兵按住他们，顺手就把下巴给卸了，这两个家伙只能在嗓子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别的什么都做不了。

张廷兰走到了他们面前，猛地甩开了巴掌，给这两个家伙左右开弓，足足抽了他们十几个嘴巴子，打得腮帮子都肿了起来，像猪头一般，嘴角直冒血沫子。

“倭奴，我告诉你们，以后再敢说支那两个字，就崩了你们！”

张廷兰语气之中透着彻骨的寒意，就好像利剑一般，直刺这两个日本人的心窝。支那两个字代表着一段最不堪回首的历史，一个古老辉煌民族的最大屈辱历史就浓缩在了这两个字上面，这两个家伙，敢在张廷兰面前用这个蔑称，毫无疑问是在找死！

卫兵把被打的头晕眼花的日本人拖了下去，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打得痛快，不过手劲儿还要提高，要是换个人，能把他们的槽牙打下来！”

“铁龛先生，您就别说笑了，日本人都派人来逼宫了，咱们也该打回去了，不能被动挨打啊！”

张廷兰召集人手，简单的开个碰头会，把行动方案布置下去。随后官银号就发表了重要声明，称在兑换货币过程中，发现两个日本骗子携带七十万奉票前来兑换，其中混杂的假币总额超过了二十五万元。这说明奉票之中可

能存在着大量的假币，为了保证民众和官银号的利益，在兑换货币的时候，必须严格检查，确保没有假币。

声明发表之后，张廷兰又印制了大量的传单，将真币和假币的不同列举出来，让老百姓能够更好的辨认，其实这玩意都是张廷兰自己炮制出来的，鉴别起来自然十分容易。

由于假币干扰，检查会严重影响兑换效率，张廷兰宣布再增加七个接待窗口，这样一来总的接待窗口就达到了十个。

不过后增加的七个窗口并不能兑换现银，而是兑换防伪水品更高的新奉票！

大量出现假币，对于奉票的打击是很致命的，如果没有做好预案，甚至可能就断送了这个货币。张廷兰早就让王永江弄出一套货币，而且还从道胜银行借来了几位专家，在短时间之内生产出一套全新的，防伪手段更高明，也更加精美的奉票。

在兑换窗口设计上，张廷兰也耍了手段，所有窗口负责分辨货币，不过新窗口只能兑换成新奉票，而不能兑换现银。这就极大的降低了兑换的压力，当然新奉票是可以兑换现银的，而且是足额兑换，没有折扣。

不过由于出现了假币，奉天的老百姓也都陷入了严重的恐慌，迫切需要把手中的旧奉票处理掉，官银号门前各个窗口都排满了人。首选的自然是兑换成大洋和银子，那玩意放在手里踏实，可是只有三个窗口，速度太慢了。

有人想闹事，一看周边荷枪实弹的士兵，就纷纷老实下来，只能暂时心不甘情不愿的换成了新奉票，好在承诺了新奉票是足值兑换，也算是对大家有了交代。

当然假币的问题不会这么轻松就过去，还要进行深入调查，弄清楚来源，不然随便扣了两个日本人，也是大麻烦。

自从爆出假币的问题之后，正金银行的野村太郎就感到脑袋嗡的一声，大了好几圈。他本能的感到事情不妙，当即让手下人清理手上所有奉票，结果让他十分吃惊。

扣去了那两个日本人带的七十万元，正金银行手上还有三百八十万元奉票，其中有将近七十万元是假币，再加上那两个家伙身上的二十多万假币，正金银行就有一百来万的假币。

野村得到汇报之后就傻了，一百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饶是正金银行资本雄厚，也架不住这么损失啊。如果是正常投资，还可以接受，但是稀里糊涂的收了这么多假币，这可怎么都说不过去啊。

现在一想，只能是收购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他把负责收购奉票的心腹都叫了过来，仔细拷问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假币。这帮日本人也都傻眼了，他们收购的时候，光想着快速完成任务，结果就忽略了真假的问题。

“八嘎！我们上当了。”野村也不是一个笨蛋，奉票印制粗糙，混入假币很有可能，但是绝对不会出现这么多，而且都跑到了正金银行的手中，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野村马上就去找了总领事失田，失田也清楚正金银行对奉票下手的事情，他正等着官银号承受不过，过来求自己，到时候又可以狠狠的敲一笔，这种事情失田过去经常做，已经轻车熟路。

结果没等到中国人，反倒等来了野村。

“失田先生，我怀疑这是针对帝国的阴谋，您必须出面，仔细调查奉天政府，看看他们充当了什么角色。“野村君，你怀疑是支那人自己干的不成？要知道弄出这么多假币，对他们的信用也是一个致命打击，除非他们不想活了，我反倒怀疑是俄国人干的。”

“不对。”野村摇头说道：“支那人应对速度太快了，他们立即增开窗口，推出新奉票，稳定人心。如果没有事先准备，我绝对不信支那人能够行动这么迅速。”

失田也拿不准了，随口问道：“支那人弄出假币，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当然有好处，他们就可以借机拖延兑换时间，而且最关键的是正金银行白白损失了一百万，已经失去了压倒性优势，支那人就能轻易躲过这次危机了！”

失田阴沉着脸：“野村君，你不用担心，帝国绝对不会遭受不明不白的损失，我们现在就去找张作霖，我要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

失田的使命就是帮助日本控制奉天，为经济侵略保驾护航也是分内之事，他和野村急匆匆的找到了张作霖。

到了帅府之后，就发现所有人都忙成了一团，老张一见失田他们到了，急忙迎了出来。

“总领事先生，我正要找您呢，那两个骗子到底是不是日本人啊，一下子拿了二十多万的假币，简直丧心病狂，天理难容，我正派人调查呢，一定要把黑手找出来！”

“张师长，那两个人根本不是骗子，而是正金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是按照我的指示前来兑换奉票的，你们必须尽快放人！”到了这个时候，野村也不得不承认了，不然损失就没法追回来了。

那两个家伙一共携带了七十万，扣去假币，还剩下四十多万呢，现在也被当做赃款扣下了，如果不承认，这四十多万也没有，野村非得吐血不成。

老张的脸色也变了：“按照野村先生的意思，一切都是你们主使的了，不只是挤兑官银号，还用假币挤兑。也对啊，印几张假币，对于正金银行不是什么大事情。俺老张也清楚了，我这就让他们别忙乎了，借我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调查日本人的事情啊！”

张作霖绝对是顺杆爬的高手，一下子就把所有罪名都扣到了日本人的头上，让人分辨不得，失田和野村顿时都措手不及，本来是他们气势汹汹的找到张作霖，结果一个回合，主动权就落到了张作霖的手上。

“张师长，你误会了，那两个人是我安排的不错，不过假币不是我们的，而且我们也是受害者，才想找你调查一下真相！”失田的气势不自觉的就降低了一头。

老张面沉似水的将失田和野村请到了老虎厅，落座之后，老张一句话都不说，就是吧嗒吧嗒的抽烟，弄得满屋子烟气缭绕。

野村不得不开口说道：“张师长，兑换奉票是我安排的，不过假币的确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有些储户流入正金银行的！”

“储户？是黑市吧！你们就是自作自受！”

第九十七章肥羊过境

老张直接点破了野村的谎言，野村和失田都分外的尴尬，他们没安好心，靠着黑市收购奉票，然后再来挤兑官银号，这种行为已经够卑劣的了。

偏偏还倒霉的收到了一批假票子，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赔死了都活该。

“失田先生，我们认识时间也不短了，你们落井下石，结果弄到了一堆假币，这都是咎由自取，俺老张管不了！”

“张师长，这都是误会，正金银行绝对没有参与挤兑的问题，只是有些奉票的老百姓不相信奉票，才会主动存到正金银行，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假币，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假币的问题！”

野村的脸皮也的确够厚，睁着眼睛说瞎话，老张眉头紧皱，将烟袋杆重重的放在了桌面上，沉声说道：“发现了假币之后，我们就迅速行动起来，努力寻找证据。野村先生，你能担保这些假币不是正金银行故意耍的手段么？”

“张桑，正金银行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你这是在诋毁大日本的尊严，我希望你收回刚才的话！”

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厉声说道：“俺老张吐吐沫就是个钉，从来不会收回。你们能挤兑官银号，就能印假票子，这会儿就怕是贼喊捉贼！”

老张的态度十分强硬，明明是日本人理亏的事情，哪里还会受他们的恐吓啊！失田和野村互相看了一眼，也感到事情棘手，每次和张作霖打交道，失田都有种郁闷吐血的感觉。

好在野村脸皮也够厚，继续说道：“张桑，我们绝对没有挤兑官银号的意思，只是见到奉票并不可靠，因此才急于兑换。”

“奉票没有什么不可靠的，官银号完全能够承担所有的兑换！”

失田抓住了机会，立刻说道：“既然如此，张桑，那不如把正金银行手上的奉票全部兑换了吧，咱们都能轻松一些！”

失田也不傻，再和张作霖在假币的问题上面纠缠，也没个头绪，索性直接逼宫，让老张把奉票赶快兑换了，好在他们手上还有三百万左右的奉票，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官银号兑换能力的极限了。

就算勉强兑换，也能把储备金全都榨干。只要把张作霖逼到墙角上，就能搬回主动权，然后再去追究假币的问题。

哪知道老张一点没有含糊，立即点头同意：“可以，不管有多少，都能兑换，但是野村先生，你要是再弄来一堆假币，那就别怪张某人翻脸不认人！”

野村顿时怒满胸膛，索性也不废话了，直接安排人手将三百万搬了过来。张作霖也把张廷兰叫了过来，同时还带来了一批工作人员，负责查验货币。

就在搬运的过程中，野村又开口说道：“张桑，你们扣押的两人，他们兑换七十万元，扣除假币，还有四十五万元，还请你们也一同兑换了吧！”

“野村先生，这恐怕不行，那些钱都属于赃物，要等到假币案子有点眉目之后，再去处理。”

“你们要是拖个三五年都破不了案子，难道我们的钱就要一直拖着不成？”

“当然不会一直拖着。”张廷兰这个时候说话了：“不过我们总要先确定假

币不是你们正金银行弄出来，然后才能兑换，说句不客气的话，你们的嫌疑还没有洗脱，现在能给你们兑换，已经算是天大的人情了！”

野村还要争辩，一旁的失田给他使了一个眼色，不让他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了，很快取钱的人就跑了回来，足足三百万的奉票，装了好几个皮箱子，摆在了张作霖和张廷兰的面前。

野村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张桑，一点小钱，还请现在就兑换吧！”

张廷兰一挥手，就让几个工作人员当众点验，防止有假币混入。这些已经被正金银行的员工清理过了，里面并没有假币，因此检查的很顺利。

“野村先生，一共是三百万元，和你说实话，要想全都兑换成金银，还有困难。不知道您能否接受英镑支付？”

“英镑？我怎么听说你们给刘鸣歧兑换的时候，提供的是俄国银行债券啊？难道是手中的本钱不够了，要用英镑充数么？”

张廷兰一听野村主动提到了俄国债券，心中喜悦异常，没想到野村和刘鸣歧一样愚蠢，竟然主动踏入陷阱，真是让人喜出望外，不过张廷兰还要装作不情愿的样子。

“三百万可不是小数目，全部用债券支付，一旦出现损失，我担心贵行承受不了啊！”

“大日本的银行，信誉就像金子一般，有多少债券，我们就吃下多少，而且我听说债券是按照九五折抵充的吧，这么合算的生意为什么不做。”

野村把注意力放在了债券上面，也是有他的盘算。三木凭借着购买了大量的债券，打开了俄国的大门，获得了大批的军火订单，作为竞争对手，野村同样垂涎俄国的市场，希望借助债券，打开俄国金融的大门。

刘鸣歧在兑换之后，就向野村汇报，官银号拥有俄国债券，野村顿时就把目标锁定在了债券上面，别的东西都提不起他的兴趣了。

“野村先生，既然您对债券这么感兴趣，那我们自然会满足您的要求！”

张廷兰可巴不得把这些垃圾都给他们，很快将债券拿了过来，总值将近三百二十万，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野村和失田都没有想到张廷兰会这么痛快，竟然真拿出了如此多的债券，眼神之中都露出了骇然之色。

“野村先生，奉天实业团已经同俄国达成贸易合同，由我们向俄国提供粮食，罐头等军需物资，而这些债券就是俄方提前预付的货款。奉天实业团拥有雄厚的储备，就算把全部奉票都兑换了，也没有什么难度，任何宵小都别想在奉天的地面上兴风作浪，否则后果自负！”

实力就是底气，张廷兰索性亮出一张底牌，敲打一下小鬼子，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野村听到这里，脸色果然一阵大变，他事先并没有弄清楚对方的底牌，结果冒冒失失的收购奉票，前来挤兑。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倒撤出了假币的问题，让正金银行损失一百多万，野村别提多后悔了。

“张桑，这三百万虽然兑换了，但是假币的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调查清楚。帝国方面也不会放松调查的，你能污蔑帝国造假，帝国同样怀疑这是你们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咱们走着瞧！”失田留下了这句话之后，就和野村离开了帅府。

“妈了个巴子的，这帮小鬼子不傻啊，竟然怀疑到了咱们的头上！”老张嘿嘿一笑：“廷兰，这个假币的问题，你找到了替罪羊没有？”

“七大爷，上次我们和日本人冲突，用了朝鲜人顶缸，我看这一次不如用俄国人替罪。现在沙俄风雨飘摇，有大量的反对力量，东三省也有他们的活动。这些家伙为了筹集活动经费，印制假钞票，结果正好日本人利用黑市收购，就落到了正金银行手中。这样一来日本人自己没安好心，结果被俄国人坑了，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就算他们怀疑，我们也不用担心！”

老张听完，点点头，不过还有一丝犹豫：“这个借口很好，但是还有破绽，俄国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黑龙江和吉林，而不是奉天，而且印假钞，也应该首选卢布，因此日本人不会轻易接受这个说法的。”

这个方法最大的破绽并不在这里，而是这个方法已经使用过了，清理棒子的时候，就用反日组织堵住了日本人的嘴，最终将宗社党都搞下去了。现在又故技重施，让俄国人背黑锅，难免不让日本人怀疑。

“小鬼子人小心眼也窄，必须把事情弄得毫无漏洞，才能堵住他们的嘴。廷兰，你的思路不错。不过细节上还要考虑，最好别是我们主动发现的，那样日本人就会产生怀疑！”

正在张廷兰思索之时，犹太佬弗雷德突然主动到了帅府，找到了张作霖和张廷兰，一见面弗雷德表情十分严肃。

“张师长，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东路即将过去一批重要军火，其中包括八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五十挺马克沁机枪，还有大量的炮弹和子弹。另外还有一条从美国订购来的子弹生产线，以及一批枪械维修设备，我想这些东西都是你们急需的吧！”

顿时张廷兰和张作霖的眼珠子都瞪圆了，老张最稀罕的就是那八门榴弹炮，先前已经弄到了四门，加起来就够装备一个重炮营了，遍观天下诸侯，恐怕还没有谁能有这么强大的火力啊。

张廷兰感兴趣的则是子弹生产线和维修设备，官银号弄到了手，奉天机器局也就成了掌中之物，有了子弹生产线，未来的奉天兵工厂也终于有了眉目。

“老朋友，生产线和机器都是你订购的吧？”

“没错，张，我知道你垂涎这些东西很久了，我买通了远东的总督，以他的名义向美国采购的。不过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这批军火的价值比以往都大，因此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兵沿途押运，到了长春之后，俄国士兵会接管过来，不除掉他们，绝对拿不到武器！”

第九十八章伏击

“抢下来，不管多少人押运，都给我抢下来！”老张的眼睛也红了，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就没有不喜欢武器的，尤其是重炮机枪，花钱都不见得能买到。

张作霖多次询问过杨宇霆，很清楚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的威力，只要能把重炮营拉起来，就算和日本人在野战对轰，都不会吃亏。弄到了那五十挺机枪之后，整个二十七师，甚至包括独立旅，都能给每个连配属一挺重机枪，这种火力强度，在关外各军之中，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至于子弹生产线就更重要了，老张虽然草莽出身，但是也清楚的看到自造武器的好处。自己能造，就不至于仰人鼻息，换句话说就能够把命运攥在自己的手中，这正是张作霖梦寐以求的。

因此老张毫不犹豫的下定了决心，不管付出多达的代价，不管承担多少的风险，都要把这批宝贝弄到手中。

决心下定了，不过接下来的麻烦也要面对，弗雷德有点为难的说道：“榴弹炮和生产线都是美国人的，而子弹和炮弹是日本负责生产的，俄国也十分重视这批军火，三国的眼睛都死死的盯着。沿途专门派遣了大量士兵保护，凭借着我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截留军火，你们要想得到，恐怕只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们还敢不敢下手？”张作霖和张廷兰互相看了一眼，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点点头。

不就是抢么，二十七师就是指着打家劫舍起家的，再干回老本行，没有任何难度。

“弗雷德先生你提供的情报太重要了，接下来你只需要提供火车的具体时间就可以了，行动计划由我们安排，绝对会天衣无缝。”

送走了弗雷德，张作霖眯缝着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廷兰，这种大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去把辅忱叫来，咱们爷仨好好商量一下！”

张作相很快也赶了过来，三个人凑在了一起，对着东三省的地图，不断的思量。

“七大爷，爹，这批军火我们志在必得，但是抢了之后，就会得罪三个列强，怕是袁大总统都承受不起。因此绝对不能在临近奉天的地方动手，最后在吉奉两省交界处，把孟恩远也拖下水。”

“说得对，我看就选在铁岭和昌图之间吧，那正好是三不管的地带，而且土匪出没，便于行动。不过以什么用什么身份抢劫，也是一个大事情啊！”既然是抢劫，肯定不能打着二十七师的旗号。

“咱们不能给自己找麻烦，打着普通山贼的旗号，列强肯定会指责维护治安不力，然后借机扩大在东三省的势力。”张作相一面思考着，一面说道：“要不就用蒙匪的名义吧，这样东三省压力就小了不少！”

老爹想的办法也算不错，不过还有漏洞，蒙匪怎么会熟悉中东路的情况呢！况且谁都知道蒙匪全仗着俄国人撑腰，他们敢去抢劫自己的主子么，因此并不能让人信服。而且也会给列强干涉蒙古的借口，得不偿失。

不过这个提议启发了张廷兰，他眼珠一转，终于有了主意，笑着说道：“七大爷，您还记得假币的事情吧，我准备用俄国人顶缸，我看完全可以把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制造出一种假象，让列强相信，在东三省境内，活跃

着大量的反对沙皇的组织，他们印制假钞，抢劫军火，积蓄力量。这样就把中国彻底摘了出来，有什么问题，都是俄国人自找的，和咱们没有一点关系！”
张作霖听到这里，眼前一亮，的确这是个不错的办法，俄国人自己出了问题，就要自己负责，三大列强自然就不能形成合力，共同对付中国，说白了就是用俄国抵抗组织，将水搅浑，趁着列强不注意，猛劲捞好处，壮大武力。
“这个办法很好，不过要让戏演的逼真，最好再有一些俄国人参加。”
“七大爷，你放心吧，我这段时间通过向俄国走私，已经收买了不少俄国人，觉得能把事情弄得天衣无缝。”
“好！”张作霖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只要把这批军火拿下，咱们足以称霸奉天，什么段芝贵，什么冯德麟，都不在话下。”
说着老张又思量了一下，然后对张作相说道：“辅忱，这个重大任务只有交给你，我才能放心，你需要什么人手，都随便挑选，我一定全力支持！”
“雨亭，办这种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保密，其次必须要做到速战速决，武器和人员的配属必须精良！”
“嗯，我马上以剿匪的名义，把独立旅调出城，剩下的事情都由你全权处理，另外廷兰头脑精明，让他也跟着，有什么突发情况，多和廷兰商量！”
老张交代清楚之后，张作相和张廷兰就立刻前去选拨人手，从弗雷德那里已经得知了负责护卫的是一个日本中队，将近二百名士兵。别看人数不多，这些日本兵多半都经历过日俄战争，都是最凶狠的战士。
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很有可能被他们拖住，而且守着铁路线，援兵很快就会到来，抢劫计划不只无法成功，还会招来巨大的损失和难以预料的麻烦。因此在选拔人手就十分重要，首先就是枪法过硬，还要服从性好，最好还会赶马车。
另外配属的武器也必须是最好的，轻重机枪，用来炸铁路的炸药，每个士兵都要携带足够的弹药，这些都有张作相亲自安排，一点都不疏忽。
主要人员就从炮兵营之中选择，这些士兵都跟随张作相多年，在奉军之中战斗力很强。而且又经过了杨宇霆的训练，士兵素质提升很大，不再是原来的那种土匪做派，开始有了正规军的味道，因此是最合适的人员。
“拙言，调兵遣将，是有什么大举动吧？”杨宇霆主动找到了张廷兰。
张廷兰在安排抢劫的时候，并没有考虑杨宇霆，一来是他融入奉系时间短，二来在潜意识里，张廷兰将他划入了亲日派里面，不愿意让他参与。不过杨宇霆问到了，张廷兰也想试探一下。
“杨先生，这段时间您训练炮兵，对于重炮的来历您一直在怀疑吧？”
杨宇霆立刻点点头，他当然知道这四门火炮都是最好的野战炮，就连北洋都没有，列强也不会轻易向中国出口，老张一定靠着特殊手段弄来的。
“拙言，恕我直言，这些火炮是不是走私过来的？”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这批火炮是美国替沙俄生产的，然后我买通俄国高官，弄到了手中。现在又有一批火炮要经过中东路，运到俄国。”
“你这是准备要去抢军火么？”杨宇霆顿时目瞪口呆，当初他就听张作霖说张廷兰能弄到火炮，他也想过很多办法，不过怎么也没想，眼前这个二十不到的年轻人，竟然如此胆大包。敢在太水头上动土，但是越是听着疯狂，

杨宇霆就越动心。
“拙言，你看我给你打下手成不？”杨宇霆涨红着脸问道。
“杨先生不害怕么？”
杨宇霆嘿嘿一笑：“我当然害怕，不过要想吃，就不能怕烫，我好歹负责炮兵训练，就让我管着四门炮，杨某丢不起那个人！”
张廷兰一直在仔细观察，发现杨宇霆说这些完全是发自肺腑的，因此也有了让他参与的打算。毕竟张廷兰知道杨宇霆在奉系迟早会一飞冲天的，能拉着他一起参加秘密行动，无疑能增进双方友情。
而且杨宇霆本身也是大才，让他一起筹划，行动方案会更加有效。因此张廷兰毫不犹豫的把他拉了进来，杨宇霆不只是大才，而且还了解日本兵的习惯，因此有了他的参与，行动方案越发完善了。
同时一共抽调的六百精锐士兵也都准备好了，就在此时，确切的情报也传了过来，五天之后，满载军火的列车就会驶过奉天。
行动的时间也到了，就在要离开之前，张作霖秘密的来到了军营之中，老张对于这次行动是最关心的，他拉住了张作相的手。
“辅忱，辛苦你了，咱们奉军是飞到天上当龙，还是在地上当虫，就在此一举了，你要多费心啊！”
“雨亭，你就放心吧。”
“七大爷，兑换了日本的三百万之后，奉票已经趋于稳定，有什么波动，您直接找王永江商量吧，他绝对有办法应付。另外我建议您要在奉天折腾起来，一面大张旗鼓调查假币案，一面把部队的演习训练也弄起来，吸引各方注意力，掩护我们的抢劫行动！”
张作霖也是连连点头同意，张作相随机率领着部队悄然离开了军营，绕过了奉天城，直奔北方，孙安虎已经去过哈尔滨接收黄金，因此对路线十分熟悉，由他充当向导，在前面带路。六百骑兵，每人都带了两匹战马，甚至三匹，即能保证体力，而且回来的时候还能驮运军火，他们的行动起来如同旋风一般，快速刮向北方。
一连走了三天多，他们来到了距离昌图只有三十公里的小王庄，这里就是预先准备好的伏击地点。疲惫不堪的士兵都尽快休息恢复体力，张作相，张廷兰等人都不能歇着。
再有一天多的时间，军列就会通过这里，成败兴衰，就看这一次了！

第九十九章火车来了

士兵赶到了小王庄之后，就隐藏在了铁路两边的树林之中，九月份的时候，满山红叶，很利于隐藏。疲惫的士兵抓紧啃几口干粮，然后就呼呼大睡，恢复体力。

张廷兰等人却在仔细推敲每一步的行动，抢劫不是什么难事，土匪出身的二十七师上下都轻车熟路，但是这次抢劫却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首先要消灭日本的押运士兵，还要阻挡住南满铁路沿线的援兵，然后要把数量众多的军火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回奉天，难度就增加了无数倍，一连串的行动都必须有周密的计划。

张廷兰很庆幸将杨宇霆拉了进来，没有他的协助，光靠着草莽出身的张作相和纸上谈兵的张廷兰，真得很难完成这个任务。

“旅长，我将这次行动总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劫车，我把地点选在了小王庄。”杨宇霆说话之间，指了指地图：“这里正好是两山中间的一个谷地，便于伏击，我准备让找两个士兵化装成铁路维护人员，由他们向火车发出警告，诱骗火车停下来，然后突然发动袭击，将负责押运的日本兵解决掉，一定要干净利落，不留下一个活口！”

其实最初张廷兰是准备炸毁铁路的，不过他担心动静过大，致使俄国放弃使用中东路，那就得不偿失了。因此杨宇霆的这个办法不错，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铁路没有毁坏，援兵可能很快赶到，因此必须速战速决，不能有任何的耽搁。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列车不一定见到示警，就会立刻停下来，因此还要准备好炸药，实在不行，就炸毁铁轨，阻断去路。

“第二部分就是阻断外援，日本人在南满铁路沿线，每一公里，就安排了十个士兵。在沿线二十公里的附属地之内，负责巡逻警戒工作，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碍眼的家伙消灭，同时在外围还要安排一支人马，将临近的日本巡逻兵全部解决，避免他们前来援救。”

近代的中国，列强把铁路修到哪里，势力就延伸到哪里。铁路周边的土地，矿山都是列强的，更加要命的是沿线还能驻军。守着铁路，不只能够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把中国的主权尊严践踏的粉碎。

“解决这些日本驻军，不用咱们出手。”张廷兰恶狠狠的说道：“我已经雇佣了一批俄国人，这帮家伙不少都是日俄战争的老兵，战斗经验丰富，凶残狠辣。这帮家伙一定很愿意把日本人都撕碎了，正好还能让日本人相信这是俄国人劫掠的军火！”

张廷兰早就和弗雷德说过，要收买俄国内部的各种势力，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光是给远东黑市充当打手的俄国人就超过五千名，有不少现役军人直接拿着武器去黑市竞聘。

这种事情看起来很疯狂，但是这就是俄国的现实，战争已经摧毁了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在寻找活路，给黑市干活，最起码收入丰厚，而且还能配发粮食，烧酒，还有肉类，因此大多数军人都趋之若鹜。

张廷兰也暗中支持了几个反对沙皇的组织，因此弄一些俄国雇佣军一点困难都没有。不过杨宇霆并不清楚俄国情况，一听张廷兰居然能雇佣到俄**人，顿时心中掀起了滔天的波澜。

杨宇霆去过日本留学，不过越是在外国看过，就越知道中国和列强的差距，不过眼前这个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家伙，竟然对堂堂沙俄毫无畏惧之心，不只要抢夺他们的军火，还要驱使俄国人，这都极大颠覆了杨宇霆的观念。

震撼之后，杨宇霆就暗暗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和张廷兰为敌，这个家伙实在是太恐怖了，现在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职，就能把列强玩弄于鼓掌之间，要是日后，就更加不可想象了。

“既然拙言安排了俄国人充当打手，咱们的压力就会减轻很多，不过最关键的是第三步，也就是将物资安安全全的运回去，特别是大炮，还有生产线，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其实抢相对来说还容易一些，麻烦的是运输，张廷兰在出发之后，就从二十七师的车行调出了七十辆大马车，作为运输的主力。又在其他商人那里借来了五十辆马车，分散在沿线，充当补充力量，另外张廷兰又弄来了两个马车队，明面上运输粮食和杂货，实际上是提供掩护。

正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这些马车在张廷兰他们出动之前，就已经早早的赶到了预定位置，准备起来。筹划这种规模的行动，也只有张廷兰手握着奉天商业命脉的人，能够做到，不然谁能短时间之内，调动那么多的车辆啊。

张廷兰向杨宇霆介绍了自己的准备之后，杨宇霆心中更加叹服，可以说准备已经很到位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分派了，发挥出更好的效果了“我建议在得手之后，先用五十辆大车把大炮机枪，还有生产线装车运走。把剩下的二十辆大车分成两路，一路向内蒙方向，一路向吉林方向，车上装上一些弹药。最好由俄国人驾驶，再故意露出一些破绽，这样就能成功嫁祸给俄国方面。只是剩余的军火数量也不少，贸然运回奉天，只怕会引起外人的注意啊！”

张廷兰又仔细看了看地图，心中盘算了一下，然后说道：“在三十多公里之外，有几处货站，都是北市场建成之后，为了方便运输吉林的物资建立的，可以暂时隐藏一些弹药，不过时间不能太长！”

“我还知道一个去处。”孙安虎也插话了：“这附近还有一处卧牛山，原来盘踞了不少土匪，两年前我带兵过来剿灭了，我刚刚派人探查了，现在还空着，卧牛山还有几处山洞，也能隐藏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

杨宇霆一听，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重炮和机器是最重要的，一定要第一时间运回去，其他的机枪和弹药都可以暂时藏起来，然后像蚂蚁搬家一般，神不知鬼不觉的弄回奉天！”

总的行动方案都敲定下来，杨宇霆又安排侦察兵，仔细考察路线，测定距离，为得手之后的撤退做准备。

张廷兰则是把孙安虎交了过来：“安虎叔，拿下军火之后，还要劳烦你办点事情，把一批假币，还有印刷机器送到吉林的一处别墅，然后还要故意留下一些证据，诱使别人找到这里。”

假币案肯定要有个交代，索性就一起推给俄国人，有胆量劫军火，自然就有胆子印假币。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没有了发难的借口，孙安虎也点头同意。

各种安排都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列车什么时候到来了。

东北九月份的时候夜晚已经很冷了，在山林里面过夜，的确很考验人的

身体素质，冰凉的露水，猛烈的山风，张廷兰还真有点挺不住。
张作相随手将一壶烧酒递给了他：“先和两口，暖和暖和！”
辛辣的烧酒下肚，张廷兰只觉得食道之中像着火了一般，顿时就舒服了不少，又连喝了两口。
张作相随手指了指天空：“廷兰，看见没有，月亮星星都没有了，晚上的山风带着一股湿气，我估计明天说不定会下雨啊！”
“下雨好啊！”张廷兰也顾不得冷了：“只要下一场雨，就能把各种痕迹掩盖住，这可是老天在眷顾咱们啊！”
“嗯，就看老天爷的意思了，这一次成功了，二十七师就真的发达了，奉天就落到了张雨亭的掌握之中。廷兰你也不能傻乎乎的光干活，还要仔细想想，想要干什么，我都去给你争取！”
张廷兰当然知道老爹的意思，是让他争取更多的好处，不过张廷兰的想法可没这么简单：“爹，一个奉天就能满足胃口么？我看东三省都小了，现在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没什么用处，笑到最后才是赢家！”
张作相苦笑着点点头，敢情自己的野心还没小孩子大啊！
挨过了一夜，又联络员过来报告张廷兰，俄国雇佣兵已经到位了，张廷兰立即让孙安虎前去指挥俄国人，等到这面对军列下手，那边就将沿途的日本驻军干掉，避免他们前来援助。
孙安虎当即去安排了，一直到了下午，孙安虎送来消息，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张作相和张廷兰终于都放心了。
按照弗雷德的情报，火车会在傍晚时分经过小王庄，张廷兰已经派遣了一支小部队，抓捕了两名铁轨维护人员，把他们的衣服全都扒了下来，换在了两名奉军士兵的身上。
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这两个伪装的工作人员来到了铁道附近，隐藏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张廷兰的拳头紧紧攥着，手心里面都是冷汗，这列火车中的东西太重要了，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眼看着太阳快要落山了，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声音，一列火车快速向这边驶过来。这种老式的蒸汽机车，冒烟咕咚，声音巨大，是名副其实的火车。
这时候伪装的两个工人就跑到了铁轨旁边，拼命挥舞红旗，还用日语厉声大喊，让火车停车。机车司机似乎也看到了有人在大喊，说得还是日语，穿着也是满铁的工作服，司机哪里会想到这是一个陷阱，一见对方是日本人，他只当是前方路段出现了险情，因此紧急刹车。
发现火车开始减速，张廷兰猛地一挥拳头：“成了！”

第一百章飞来横财

南满铁路采用的是日本制式的窄轨，一个车头能带十二三节车皮，每节车皮二三十吨。这列火车与众不同，采用两个车头，一共挂了将近二十节车皮，护送的人员足足有一个中队，绝对已经超出了规格，这些都显示着日本人对这列火车的重视。

火车司机见到前方有人警告，就快速刹车，火车在巨大的惯性带动之下冲进了山谷之中，足足行进了两千米左右，正好停在了山谷中间。

司机正要去询问那两个人，为什么拦阻火车，这时候两个人已经跑到了车头前面，司机还没来得及多想，其中一个人猛地从怀中掏出手枪，照着司机就是两枪，天灵盖顿时就没有了。另外一个人将准备好的炸弹投进了机车之中，他们转身就向路边的山坡跑了过去。

轰的一声巨响，第一辆机车被彻底炸毁，第二辆也严重受损，这列火车彻底失去了动力。车上还载着一个中队的日本兵，这些家伙都是日俄战争之中的老兵，警惕性很高。

突然有人拦阻火车，这帮人就有所怀疑，但是谁也没有往坏处想。他们在中国的地面上甚至比国内还放松，自从打败了满清，又击败了沙俄之后，矮小的日本人突然高大起来，在远东的地面上，除了英国人，日本谁也不怕。

别说有二百来名日本兵保护，就是只有一个士兵，中国人也不敢对发动攻击，正是这种过分的狂妄，让他们放松了应有的警惕。等到他们冲出来的时候，两边的山岭之上子弹像雨点一般打了过来。

杨宇霆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再三强调火力和突袭的重要性，奉军和日本兵在军事素质，以及战斗意志上有着天壤之别。奉军是典型的土匪兵，打顺风战，比谁都积极，一旦遇到难啃的硬骨头，就会快速溃败。

因此想快速收拾掉二百日本兵，必须充分发扬火力优势，这一次一共携带了十挺重机枪，在两边各布置三挺，足以将山谷完全封锁，另外四挺用来堵住两头，防止日本兵突围。

张廷兰也清楚，日本人的单兵素质十分过硬，而且拼命劲头更是惊人，因此他又从奉军之中抽掉了一批神枪手，他们不干别的，就负责瞄准日本军官，只要出来一个，就击毙一个。

以有心算无心，日本兵在交火初期就吃了大亏，当他们从闷罐车上下来的时候，迎面就是冰雹一般的机枪子弹。铁轨两旁十分空旷，这些日本兵无遮无拦的暴露在了机枪的扫射之下。

眨眼之间就有十几个日本兵被扫到了，鲜血四溅，爹妈乱叫的惨嚎之声惊醒了所有日本兵，他们也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被困在车厢之中，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们不顾一切的冲出车外。

偏偏这帮日本兵坐的是两节闷罐车，只有上部安装了四个通风用的小窗户，因此想出去必须走两边的门，车厢两边的门只允许一两个人通过，日本兵刚刚挤出来，就被迎面而来的子弹打成了筛子。

奉军本来就善于打顺风战，现在占据了上风，士气更加充足。而且这些人都是张作相亲手选拔，枪法精准，而且又全部使用精良的水连珠步枪，准确性更是惊人。清脆的枪声在山谷之间回荡，日本人接二连三的被击毙，尸

体横七竖八，躺卧在铁轨两边。

渐渐的闷罐车厢也被子弹打穿，日本人的处境越来越糟糕，不过这也激起了他们骨子里的凶戾，几个日本兵将车厢彻底破坏，一下子跳了出去。然后他们利用车厢作为掩护，向两边山峰展开换机。

越来越多的日本兵拼命冲了出来，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堪称精锐，虽然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是一点都不慌乱，尽可能的寻找隐蔽之处，然后快速还击。

这些家伙的枪法精准的骇人，奉军士兵开始出现了伤亡，有一个机枪手比击毙，火力出现了短暂的空缺。日本人随机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冲到了火车道不远处的一个乱石堆，并且依次为据点，开始展开反击，奉军的死伤快速上升，旺盛的士气也为之一挫。

指挥作战的张作相很清楚，现在就是拼命的关键时刻，如果凭着三倍的优势兵力，再加上突然偷袭，还拿不下二百日本兵，奉军就真成了饭桶了。

因此张作相下了死命令，所有人都必须奋勇作战，谁要是敢退缩，就地击毙。

这些奉军士兵都是精挑细选的，在来之前，张廷兰还特别给每个人在道胜银行设立一个账户。预先安排了三十万元大洋的资金，每个牺牲的士兵都能获得一千块抚恤金，剩余的钱参加行动的人平分，不过要是有任何不听指挥，战斗中贪生怕死，不只享受不到这笔钱，还要面临惩罚，开除出独立旅，甚至是枪毙。

如此重奖，也显示了对这次战斗的志在必得，不能拿下这些日本兵，一旦走漏消息，让日本人知道了是奉军袭击他们的军列，就算张作霖也扛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奉军就有了大麻烦。

这些士兵也清楚，这是有进无退的一场战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此大家鼓足勇气，好像机器一般，装填子弹，拉动枪栓，子弹打空之后，再度装填，一点也不迟疑。

啪的一声，一粒子弹猛地穿过了负责指挥的日本中队长的前胸，心脏顿时被击碎，变成一堆烂肉，当场就毙命了。击毙了这个当头儿的，日本人顿时就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张作相看的清楚，击毙日本中队长的正是手下老牌的神枪手冯永双，也是跟随自己的老人，从落草的时候开始，就表现出极佳的射击天赋，不少有名的悍匪都死在他的手上，结果今天又在功劳薄上填了一笔。

失去指挥的日本人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境地，谁都懂得痛打落水狗的道理，山坡之上机枪的声音更加密集，奉军士兵也逐渐向谷底压缩，越来越多的日本兵被击毙，残存的一些人依仗着火车作为掩护，拼死抵抗。

张廷兰很清楚，火车上都是十足的宝贝，绝对不能损伤，必须要快速结束战斗。因此奉军找准时机，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在机枪的掩护之下，快速从两个山坡压了下去。

谷底的日本人此时也清楚了，给自己造成严重损失的竟然是中国人，顿时这帮家伙暴跳如雷。大日本帝国的勇士怎么可能败给支那的山贼草寇，这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有些顽固透顶的日本兵挺起刺刀，发动了反冲锋，很快就和奉军撞在了一起，日本兵普遍个子矮小，还是罗圈腿，高大的奉军士兵并没有把他们看

在眼里。

但是一交锋就知道这帮矬子的利害，当场就有五个士兵被刺倒。这时候张作相，张廷兰，杨宇霆也都率领着人马冲了下来，离着张作相不远，正好有一个日本兵刚刺倒了奉军士兵，耀武扬威。

张作相一抬手，一颗子弹正好击中了这家伙的脑袋，顿时就好像炸裂的西瓜一般，脑浆子流了一地。其他人也有样学样，尽量用子弹消灭日本人。

很快冲到了火车旁，这时候残余的不到二十个日本兵凑到了一起，妄想突围出去。正好和杨宇霆撞在了一起，杨宇霆指挥着奉军沉着应战，同时将堵在谷口的两挺机枪调了上来，对这些顽固的日本兵进行了扫射，总算将他们都击毙了。

张作相又亲自指挥着部下，来回拉网式寻找，只要发现还有一丝活气的，就补一枪，将脑袋全都打碎。

虽然这场行动算是胜利了，不过张作相脸色十分凝重，阴沉的如同秋水一般。

“廷兰，你说如果在野战之中相遇，我们六百人能不能拿下两百日本兵？”

经过短暂的交锋，张廷兰也知道了日本人的可怕，将近二百名士兵，没有一个想着投降的，全都死战到底。奉军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还是付出了四十三条生命，还有三十多人受伤。

“爹，同样是人，咱们没有理由比日本人差，这次回奉天之后，我们的基础也牢固了，就一心一意的训练部队！”

“嗯，不打不知道，一大吓一跳。强国不是白叫的，咱们差距太大了。”张作相这时候也有些落寞，他挑选的人手都是奉军的精锐骨干，结果还是打成这个样子。

“一场仗，看清自己，值得了！”这时候杨宇霆也凑了过来：“只要上头肯投资，士兵肯流汗，我有把握训练出一支能抗衡日本的军队来。”

“先别想这些了，我们快点把战利品都运走吧，这才是最关键的！”

张廷兰领头来到了火车之前，一节节的车厢检查，这列火车除了机车之外，基本上都算完好，张廷兰在检查一节车厢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一人来高的保险柜，一看就是装贵重物品的。

张廷兰顿时眼前一亮，他找来了几个士兵，把保险柜搬了下来，然后将柜门打破，往里面一看，顿时大家都惊呆了，只见里面摆满了一捆捆钞票，全都是日元。

粗略的估算一下，至少在三百万元以上，张作相和杨宇霆也都凑了过来，杨宇霆懂得日文，他在捆钞票的纸上还发现了正金银行的字样，显然这笔钱是正金银行的。

张廷兰看到这些，眼中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大笑道：“这就叫现世报，我要让正金银行也尝尝被挤兑的滋味！”

第一百零一章天下震动

其实要是光运输军火，日本人绝对不会派遣一个中队的兵力保护，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要保护的正是这些资金。

日本人也不是傻子，张廷兰通过向俄国走私，大肆牟利，日本人也看中了俄国这个市场。特别是达成了军火协议之后，日本人就希望把手伸进俄国，趁着这次运输军火的机会，将一笔款子运到俄国，作为买通远东官员的敲门砖。

结果这块砖头还没到俄国，就被奉军截了下来。张廷兰当然不知道日本人的算盘，不过这么一笔巨款绝对是天降横财，正金银行刚刚挤兑奉票，这不正能利用这些日元，狠狠地打击正金银行。

就算不能彻底击败正金银行，也要咬下一口肉来，让小鬼子猖狂，很快有他们哭的时候。张作相也被这些日元震惊了，急忙让手下人把保险箱赶快封起来，装车运走。

不过张廷兰又让人预留了二十万，准备着交给孙安虎，让他把这些钱分散装在其他两队马车里面，迷惑日本人这时候马车队已经赶到了，杨宇霆指挥着手下人赶快搬运火车上的宝贝，先是重炮，机枪，然后是生产线，维修设备，一样样拆成零件，然后装车快速运走，最后是一箱箱的弹药，也全部运走。

一连忙活了三个多小时，东西终于运走了大半，这时候杨宇霆突然兴奋起来，把张作相和张廷兰都叫了过去。

“旅长，拙言，你们看这是什么？”杨宇霆正从车厢上搬下来一个木头盒子一样的东西。

借助火把的光亮，张廷兰看到上面还有一些旋钮指针之类的东西，顿时眼前就是一亮。

“这不会是野战电台吧？”

“拙言好眼力啊，正是这玩意。”杨宇霆十分兴奋的说道：“重炮部队要想发挥作用，就不能乱打一气，要有侦查士兵指挥引导，这样才能打得准，打得狠！有了电台，正好让侦察兵和炮兵之间的通讯变得容易起来，要是再装备上电话，重炮营战斗力顿时成倍增长啊！”

张廷兰也是大为高兴，无线电台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一战之中已经广泛使用，不过中**队装备的不多，大多数地方部队连枪支都装备不全，又哪里能够奢望其他东西，而且中国也严重缺乏足够的操作人员，因此严重落后世界的脚步。

“快看看，究竟有多少？”

杨宇霆让手下人一面搬运，一面清点，然后眉开眼笑的说道：“足足有二十台，不算少了，现在整个二十七师，加上duli旅可是一台都没有啊！”

“没错，不过回去之后，又要张罗通讯兵了！”

“拙言神通广大，这点事情难不住你吧！”

“先运回去吧，趁着夜色，越快越好！”

足足忙活了五个小时，已经到了大半夜，终于把东西全部运走了。正好这个时候，孙安虎带领着那些俄国雇佣兵也赶来过来，他们负责消灭沿途的日本守军，张廷兰他们在这里也听到了不时有爆豆一般的枪声，显然交火很

猛烈。
孙安虎快步走到了张作相的近前，大声说道：“大哥，这帮老毛子真狠啊，不只把日本兵击毙，还把脑袋都砍了下来，挂在了电线杆子上面，就跟一串西瓜似的！”
“狗咬狗一嘴毛，不用管他们，咱们赶快撤退。”
张廷兰也知道日本和俄国都是老冤家了，日俄战争时期就结下了仇恨。而且张廷兰找的这批雇佣军都来自反战组织，他们憎恨沙皇，同样憎恨为俄国输送军火的日本，新仇旧恨之下，下手狠辣也就可以理解了。
说话之间，天色已经阴沉下来，滴滴答答的开始下雨了，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冰冷的雨水落在身上，大家都觉得彻骨的寒冷，不过这场雨也十分及时，将战场的情况全都遮掩住了。
张作相，张廷兰，杨宇霆三人带领着主力部队，加上五十辆大车，快速向东撤退。而孙安虎则指挥这些俄国雇佣兵各自携带十辆马车，载着一些弹药，向着吉林和内蒙的方向撤退，每一队还带着五万日元。
想假戏真做，全是假的肯定不行，日本人也不是傻子，因此半真半假，半假半真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参加行动的俄国雇佣军都是出自反对沙皇的组织。他们在中国境内也的确有据点，而且在一战爆发之后，这些俄国人经常越过黑龙江，跑到中国境内打家劫舍，袭击铁路的事情也多有发生。
正是有了这些情况，张廷兰才敢利用俄国人被黑锅，这些雇佣军会把弹药运到位于吉林和内蒙的秘密据点之中。当然这些据点也是故意暴露出来的，为的就是迷惑各国，在据点之中甚至安排了几个抵抗组织的下层人员，他们所知有限，也被当成了弃子。
如果将这些人抓到，各国只会认为一切都是俄国人谋划的，中国方面最多就是治安有漏洞而已。这些雇佣军也不是白白背黑锅的，张廷兰也要下大本钱，利用俄国的走私网络，向他们提供资金粮食，甚至是军事情报。
他们本来就是反对沙皇的，这种让沙皇政府蒙羞，自己捞好处的事情，绝对是求之不得。如果是中国人办这种事情，还会担心暴露自己的实力，有些瞻前顾后，但是按照俄国人的思维，巴不得多暴露一点呢，这可是最好的广告，能够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获取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因此双方的合作是各取所需，俄国雇佣军带着弹药快速离开。孙安虎则带着一队人，也向吉林境内赶去，他要顺手将假币案也解决了，债多了不愁，都让俄国人被黑锅吧。
所有人都撤离了，原本热闹的战场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整整一个中队的日本兵死尸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血水混着雨水，将泥土都染成了红色，刺鼻的腥臭笼罩了小小的山谷。
满铁是日本掌控东北的大动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日本高层的重视。大批武装人员袭击了满铁，打死打伤日本守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满铁的总部。
此时罪恶昭著的关东军还没有正式成立，负责东北驻军的是关东都督府，现任都督是中村雄次郎中将，同时他还兼任着南满铁路的总裁。手上握着军权，行政权力，同时还有经济大权。
中村雄次郎简直就是东北的太上皇，日本派出来的海外天子，满铁遭到了武装分子偷袭，这种天大的事情谁也不敢耽搁，很快就报告给了中村。中

村看到之后，顿时勃然大怒，不过中村老奸巨猾，他也得到了报告，有一批重要的军火，要运往俄国，时间好像差不多。

中村立刻就感到了不妙，他急忙下令，要求沿线的日本驻军快速行动起来，一定要保护好军列的安全，痛击来犯的敌人。

虽然命令下达了，不过想要快速行动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日本驻军的主力放在了南满，也就是旅顺大连一带，出事地点临近昌图，正好是奉天省的北部，临近吉林，正是日本守备的薄弱环节。

日本沿线虽然有驻军，但是这些驻军首先要保护铁路线的安全，根本无力援助。足足过了四个多小时之后，日本才在铁岭集结了两个中队的兵力，然后迅北上。

等到他们赶到小王庄之后，正好是凌晨一点多，张廷兰他们率领着车队离开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此时雨越下越大，这帮日本兵也顾不得什么了，冒雨冲到了山谷之中，仔细查看。

列车还好好的停在那里，除了车头被炸毁之外，损伤不大，但是车厢之中连一个螺丝钉都没有了。日本人再看向铁轨两旁，顿时只觉得一股冷气从脚底，冲到了头顶，每个人的心脏都收紧了。

在两边的山坡上，堆着两大堆尸体，横七竖八，就好像两个小山包一般，在雨夜里面，分外的骇人。有几个日本人走进一看，这些死尸全部都是日本人，而且凄惨无比，多数人脑袋都被打碎了，脑浆子都流干了，只剩下残破的空瓢，看起来就像烂西瓜一般。

足足一个中队的日本兵，二百来人，一个活下来的都没有。多少年来，死一两个日本人，就已经是天大的案子了，每一次中国各级政府都要灰头土脸，这一次足足死了二百人，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为首的日本军官看到这个残像，立刻就蒙了，急忙向中村雄次郎报告，同时催促所有日本兵下火车，四处去搜索寻找，一定要把凶手找到。

这个时候陆陆续续的情报也都汇总起来，在几个小时之前，以小王庄为中心，周围十几公里范围内，日本的铁路守备部队都遭到俄国人的袭击，日本守军几乎全部阵亡，大量的人头都挂在了路灯杆上面。

这种爆炸xing的新闻是谁也隐瞒不了的，关东都督府，第一时间就向国内报告了，老袁也第一时间得到了报告。这段时间，袁世凯春风得意，接见各省民意代表，为登上帝位，做最后的冲刺，结果出现了这种事情，袁世凯顿时暴跳如雷。

“怎么搞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能给我说清楚！”

第一百零二章追悼会

从晚清算起，只要涉及到洋人，就没有好事，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名臣，都因为沾上了洋字，弄得晚节不保，身败名裂。因此袁世凯一听到有二百多名日本兵在奉天被人打死了，顿时他的脑袋就是一片空白。

“称帝，称帝！脑袋都快没了，还当什么皇帝！”老袁大声的咆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咱们的人干的，难道想和日本人宣战不成？”

也难怪袁世凯这么想，在中国地盘上，死了这么多日本兵，第一怀疑的对象就是中国，老袁怎么能不感到恐惧啊！

“宫保，我看肯定不是咱们的军队干的，他们没有这个胆子！”杨度说道：“无论是奉天的张作霖，冯德麟，还是吉林的孟恩远，他们都不是糊涂人，能去招惹日本人么？”

“皙子，我也知道不可能是他们，但是如果是地方的土匪干的，咱们也难逃干系，日本人就会借口增加驻军，扩大权力，二十一条的那些无理要求又会拿出来，东三省危险了！”

“不见得，日本军队的战斗力我知道，地方的土匪就算是一千两千，也不能轻松消灭二百名日本兵，天地的差别，怎么可能啊！”

袁世凯也冷静下来，脑中渐渐清醒了，不过他还是把心悬了起来。

“大总统，日本公使日置益传来了消息，据说这次袭击日本兵的是俄国人，目的似乎是要抢劫军火，和我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过日本人要求我们协助调查。”

杨士琦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将得到的情报说了一下，老袁一听他的话。顿时轻松下来，重新回到了座位上。短短片刻之间，他的脑门之上浸出了一层细腻的冷汗，只要和中国没有关系就好，老袁随机又把眉头皱了起来。

“杏城？俄国不是和日本都是协约国的成员么？怎么还会打起来，难道他们还要在东三省打一场战争不成？”老袁的心又悬了起来。

“大总统，似乎不是俄国政府干的，我听说可能是俄国的反对沙皇的组织干的，为的是抢劫火车上的军火。现在列强都被惊动了，日俄英美的公使聚到了一起。正在商讨这件事情呢？”

老袁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如此最好，如此最好！我现在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咱们得罪不起列强，要是再来一场日俄战争。将东北打得稀破烂，老夫就愧对天下了！”

“宫保。不必担心。只要尽快改变国体，您登上九五之尊，权柄集于一身，号令天下，兴利除弊，很快中国就会面貌大改！”杨度什么时候都不忘了君宪梦想。抓住一切时机，给老袁鼓劲。

袁世凯也点点头：“诚如所言，老夫就勉为其难，当当龙椅吧。不过这件事情终究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至少要帮着列强进行调查吧！”

“大总统，您看让段芝贵承担全权处理如何？”杨士琦推荐了段芝贵，这可不是好心，而是想把这位干殿下推进火坑。

“不行，他不是这块料！”老袁对于自己这个干儿子太了解了，天赋是溜须，本能是捞钱，要指着他同日本人打交道，简直是做梦。

“给张作霖发电报，这件事情让他处理吧！”老袁说完之后，又长叹一

声："日本人就是一条狼，就看张作霖这只狐狸有没有本事应付了！"

老袁说的一点都不错，日本人的确是狼，而且还是受伤的狼，正在狂性大发。稀里糊涂的就死了二百多人，对于自尊心极度膨胀的日本人来说，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因此必须给日本民众一个交代，不然日本政府就有倒台的危险。

作为直接的负责人，关东都督中村雄次郎更是压力非常，他已经向南满铁路沿线部队下达命令，命令他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时刻做好出战准备，负责守卫旅顺的第十七师团也被动员了起来。

日本军队剑拔弩张，摆出了一副战斗的姿态，整个东三省的气氛顿时都凝固起来，日俄战争的刚刚过去十年，黑土地会不会再度生灵涂炭，谁都没有底，从上到下都惶恐不安。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找到凶手是当务之急，不然一腔的怒气不是没地方撒么。他们先调查了军列被劫持的山谷，发现山谷之中遍地都是废弃的弹壳，列车之上也遍布弹孔，可见当时战况的激烈。

两个死尸堆，加上司机，锅炉工在内，一共二百零五人，一个活口都没有，想要从他们嘴里得到直接情报的可能性没有了，不过日本人也不是没有收获。他们仔细检查了弹壳，发现主要就是两种，日本的三十式步枪和俄制的莫辛纳甘步枪，很显然袭击者使用的都是俄制武器。

日本又找到了几名幸存的守备军，他们异口同声，都说遭到了俄国人的袭击。紧接着日本人有对周围老百姓进行了调查，结果有老百姓告诉他们，有大队的马车向西向北走了，赶车的人都身材高壮的大块头。

日本人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基本上确定下来，袭击者就是俄国人。日本政府立即向俄国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俄国给予解释。

俄国政府也是遭了无妄之灾，沙俄在东欧不只是鼻青脸肿，实际上已经被打出了内伤，庞大的帝国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种时候，沙俄怎么会招惹日本啊，要知道日本还是沙俄的金主之一呢。

俄国方面也难得高效一回，立即向日本人方面做出解释，表示绝对不是俄国政府的行为，经过调查之后，初步确定那些俄国人并非正规军，而是沙皇反对者所为，就是匪徒。

源源不断的消息汇集到北京，日俄英美四国公使凑在了一起，最近两天他们一直在商讨这件事情，偏偏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意见。

"大日本帝国在支那损失了二百名勇士，这是不争的事实，凶手是俄国人，因此俄国政府必须负责，道歉赔偿，缉拿凶手，给日本国民一个交代。"日置益这些天火气最大，日本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必须把面子挣回来。

俄国公使眼珠子翻了翻，同样大声说道："日本士兵惨死，俄国政府也十分同情，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讹诈我们的理由，那些反对沙皇陛下的组织，已经背叛了俄国，政府对他们一点约束力都没有，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的错误而道歉。至于缉拿凶手，俄国政府愿意配合，这帮家伙也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推得真干净，一帮土匪有本事策划这么庞大的抢劫么，有本事杀死二百个帝国勇士么？这就是一个笑话，这说不定就是贵国政府的一个伎俩而已！"

"哼，蛮不讲理！"俄国公使阴沉着声音说道："凡是都要有动机，俄国政

府做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处，给自己填麻烦么？”

“两位公使都不要吵了，听我说两句！”英国公使朱尔典终于开口了：“首先我认为这个案件是影响远东的特大案子，必须仔细调查。另外追究责任不能只盯着俄国，案子发生在中国的地面上，中国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先让中国协助调查，确定凶手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行动。”

英国不愧是当惯了世界霸主的国家，办事透着阴损毒辣，原本日俄的矛盾，被他几句话，就将矛头转向了中国。日俄都是重要盟友，这是时候只能牺牲中国的利益，日置益一双鹰眼，不住的乱转。

其实日置益也清楚，俄国公使说得不错，这件事情无论怎么看，都不可能是俄国政府干的。但是日置益也是骑虎难下，日本政府需要给国民一个交代，总不能告诉那些老百姓，日本兵被俄国土匪给杀了吧，这种解释老百姓能接受么？

因此只有让俄国，或是倒霉蛋北洋政府承担责任，才能顺理成章，朱尔典提出建议之后，四国公使立即联名求见袁世凯。

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远东都被这件案子震动了。而一手导演了这次案件的张廷兰此时却十分平静，他和老爹张作相一同抬着一具士兵的尸体送到了木材堆上，杨宇霆和其他军官也都跟在后面，抬着尸体，默默的放在了木材上面。

在这次行动之中，有四十三名战士直接丧命，后来又有六位重伤员丧命。他们距离奉天足有二百多里，马车也被机器和重炮占用，这些尸体自然无法带回奉天，张廷兰就提议要将他们集体焚化，然后把骨灰带回去。

其他奉军士兵神情十分凝重，看着眼前这一幕，几天前还欢蹦乱跳的大活人，现在却变成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大家心中都不好受。

“弟兄们，选择了当兵这一行，死亡就难以避免。但是死和死是不一样的，每个为了咱们奉军发展壮大，为了守护脚下的黑土地，为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牺牲的士兵，我们都要牢牢记住他，都要给他开追悼会，让他的名字永远载入史册！”

所有士兵都凝神静气听着张廷兰的讲话，鸦雀无声，连一个出大气的都没有。

“从今天开始，从独立旅开始，所有新军入伍第一件事，就是去拜祭这些牺牲的前辈，每到过年过节，也要定期祭祀。这次牺牲的弟兄暂时在军营设立祠堂，等到日后在文官屯专门划出一块地皮，建立奉军公墓，让牺牲者能够在公墓中安葬，享受万民敬仰！”

第一百零三章惹祸了

松木燃烧，发出一阵阵噼噼啪啪的声音，四十九具尸体在火光之中渐渐消失，变成了灰烬，在场的奉军士兵全站得笔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庄重，凝视着火光，都若有所思。

张廷兰虽然是穿越者，但是他并不相信鬼神，追悼死人，其实还是给活人看的。给予死者足够的哀荣，就是给活着的人勇气！

在以往战斗中，士兵战死就好像草芥一般，死后能有一抔黄土，遮住尸体，已经算是天大的荣幸了。这一次几位长官亲自抬尸体，亲**烧，还许诺让死者永远受到祭祀，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观念。

大火渐渐熄灭了，这些士兵一同将骨灰收集起来，郑重其事的装在马车之上，运回奉天。士兵们的状态已经有了一丝变化，他们做事情更加用心，也没有人叫苦叫累，行军速度提高了很多，整个车队鸦雀无声，有条不紊，看到这些，就连张作相都有些莫名其妙。

“廷兰，我看这些士兵似乎有些不同啊，做事更加用心，这和公墓和祭祀有什么联系么？”

“爹，有句俗话叫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多少年来，军人的地位都很低，社会上甚至蔑称当兵的为丘八。就连军人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这样的军队又有什么战斗力呢。要想让军队有战斗力，我认为首先就要让他们挺直胸膛做人，他们一点都不轻贱，相反当兵还是十分荣耀的事情，要给他们更多的尊严。”

张作相皱着眉头说道：“说得虽然有理，不过吃粮当兵已经是多少年的传统了，我看也没有什么错！”

“爹，儿子要驳您一句了。”张廷兰郑重的说道：“吃粮当兵。等于是把当兵看成了剃头修脚一样的工作，是挣钱糊口的，这完全是忽略了军人的特殊性。就拿咱们这一次来说，牺牲了将近五十个弟兄，还有不少人受伤，折损的比例几乎是十分之一，什么工作会这么危险？钱给的再多，还能买回命么？我们的部队为什么遇到了硬骨头就啃不下了，为什么伤亡一上去就挺不住，还不是这个原因么！”

张廷兰很清楚。历史上奉军的装备堪称奢侈，但是战斗力只能算是平平，究其原因，就是士兵战斗意志薄弱，顺风战越打越勇。一旦遇到一点困难，就抗不过去了。

“爹。想让士兵们拼死作战。就要让他们觉得死得值得，死得其所，这不是光用钱就能解决的。而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让他们死得有尊严，死得有价值，让他们的家人受到妥善的照顾。没有后顾之忧。让他们明白当兵的使命，为了这个国家而战，死后他们会像岳武穆，文天祥一样。被世代传颂！”

张作相若有所思的点点头：“很有道理，就从独立旅开始，每一个牺牲的弟兄都要登记下来，要尽可能的找到尸体，就算找不到，也要埋一个衣冠冢。还要帮他们把亲人都养起来，替老人送葬，安排孩子上学，一样不落！”

做这些工作，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消耗大量的精力。但是张廷兰觉得无论付出多少都是值得的，光有良好的装备，还不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必须要有精神内核，有信仰有追求，这样的部队才能舍生赴死，才能发挥战斗

力，这也是以后奉军必须要做的。
由于要绕开日本人严防死守的南满铁路，车队先向东走，然后再南下。一连走了两天多，距离奉天还只有一百五十多里，这时候突然有侦察兵急匆匆的跑了过来。
“报告旅长，张师长带领着部队过来了，让您和总监立刻过去！”
张作相和张廷兰互相看了一眼，都流露出一丝诧异的神色，在来之前早就约定好了，张作霖坐镇奉天，怎么会急匆匆的跑过来，难道是出了什么大事情？
他们不敢怠慢，包括杨宇霆在内，三个人快速向前面赶去，离着老远就见到一队骑兵，正向这边赶过来。双方接近之后，老张从马背上跳了下来。
“辅忱，你辛苦了！”
老张紧走几步拉住了张作相，虽然依旧亲切热情，但是张廷兰敏锐的发现，老张的眼珠发红，腮帮子上胡子拉碴，显然是有了烦心的事情。
简单的寒暄了几句，老张就把他们三人带到了帐篷之中，张作相也看出了老张的忧虑，因此主动问道：“雨亭，出了什么事情了？”
“哎！”老张长叹一声：“辅忱，咱们惹祸了！这几天你们秘密赶路，可能还不清楚，劫车案成了所有报纸最关注的事情。日本、沙俄、英国、美国都被惊动了，说要彻查此事，日本人把南满的驻军都动员起来，进入了战备状态。”
“七大爷，他们难道发现是我们动的手么？”
老张摇了摇头：“没有，要是知道了，只怕现在就已经打起来了。我已经问了北京的杨士琦，他告诉我说，四国公使联名找到了袁大总统，他们说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案子，中国就要负责，四国要组成调查团，彻查案子。其中日本公使日置益最猖狂，要求从增派军队到中国，他们亲自调查案情，缉拿凶手！”
张廷兰听到这里，脑子也嗡的一声，他到底还是低估了日本人的反应程度，以为用俄国人顶缸，就能糊弄过去，怎么也没想到日本人竟是如此猖獗，还想着借机增加驻军。
老张又接着说道：“廷兰，杨士琦在电报里面还说，日本人又提到了二十一条，要落实有关东北的条款，扩大在东三省的权力。”张作霖有点痛苦的拍了拍脑门：“廷兰，咱们是不是走了一步臭棋，贪图小利，赔了大钱啊！”
张廷兰听到这里才猛然惊醒，自己善于借题发挥，日本人更是这方面的高手，而且人家的本钱比自己雄厚太多了。如果日本人真的借助这个机会，把二十一条有关东北的条款落实了，只怕东北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了，奉系就可以洗洗睡了。
本以为用俄国人背黑锅，日本就会有苦说不出，没想到还有一句话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日本人看来是准备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了！
“七大爷，袁世凯是什么态度？”
“还能有什么态度，只能一面应付，一面让我们尽快调查凶手，给日本人一个交代，绝对不能让日本有借口增加驻军。不过照我看，袁世凯也不一定能承受住，听说英国明显偏袒日本，而沙俄又不硬气，要是被小鬼子得手，东三省真的危险了！”
老张这次带兵出来，就是受了袁世凯的命令，老袁已经让东北的所有军

队都出动，全力调查凶手。张作霖，吴俊升，孟恩远等人都接到了命令，老张正是感到了事情重大，才急匆匆的以调查为名，前来接应张作相他们。

张廷兰脸色也阴沉下来，来回走了几圈，然后说道："七大爷，抢劫军列是我的主意，闯出来的祸我一定想办法解决，小日本想占领东三省，那是痴人说梦！"

"廷兰，你可不要蛮干啊！"张作相有些担忧的说道。

"爹，你放心吧，这次抢劫的确是有些鲁莽，我以为用俄国人就可以完全堵住日本人的嘴，没想到这帮小鬼子野心这么大。不过咱们虽然被动，也不是不能以小搏大，日本人也有漏洞可循，这一次咱们在火车上缴获了三百多万日元，我看就能发挥作用。"

越是情况紧急，就越是要头脑清醒，张廷兰此时的脑筋就在飞快的旋转，思考着办法。其实如果袁世凯能够强硬一些，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驳回，他们就没有什么压力。

偏偏现在英雄迟暮，老袁又一门心思做皇帝，难保做出妥协退让，到那个时候，奉天就真的要落入日本人之手了。

"廷兰，你是准备破财免灾，给日本人赔款么？"

"当然不是，如果日本人一心想要扩大驻军，别说三百万，就是给三千万也不顶用。"张廷兰眼中露出了亡命徒才有的狠辣和决绝，阴沉着声音说道："我准备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攻击日本国内的金融秩序，扰乱日本市场，引爆日本国内矛盾，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精力顾及东北了！"

张廷兰很熟悉历史，一战期间是日本冲击工业化的最后一步，在一战后期，日本自己动手设计建造了了以长门号为代表的一系列战列舰，这完全可以视作日本工业体系全面形成的标志。

任何一个后起的工业国都有一个发展规律，就是越到了冲刺的关键时期，老百姓承受的压力就越大。德国顶着劣质商品的名头，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微薄，美国工人在毫无保护的情况，在摩天大楼施工，随时都会受伤丧命。

更为典型的是苏联，在工业化建设时期，乌克兰这个大粮仓居然出现了严重的饥荒。日本或许幸运一些，最后冲刺的时候，赶上了一战的天赐良机，但是日本人也发生了米骚动，一贯以忍耐服从著称的日本人也承受不了了。

别看日本上升的势头很猛，但是国内的矛盾也到了临界点，只要一颗火星，说不定就会爆发，因此张廷兰才想到了这个以小搏大的办法。

"七大爷，我现在要尽快回奉天，摸清楚日本人的真实意图，还要找弗雷德，让他帮忙配合。"

"嗯，廷兰你放手去做吧，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会支持你！"

第一百零四章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日本人反应完全超出了张廷兰的估计，当然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打算大举增兵东北，甚至不惜和中国动武，还有疑问。也有可能他们是故作姿态，迫使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

但是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日本真的准备提前发动九一八，那张廷兰拼了命也要阻止他们，不然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了。

“师长，事情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杨宇霆开口了：“日本的种种动作，只是一个姿态，是不是真要增兵，甚至是以此为借口，把东三省纳入掌握之中，还是个疑问。我认为嫁祸给俄国人的办法还是对的，至少目前日本人只能以加强治安为借口，提出增派兵力，还不敢直接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

老张也微微点头：“邻葛说得对，正好我还挂着东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名头，也该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对那些盘踞在吉奉等地的俄国侨民和土匪，绝对不能客气，抓得越多越好，抓得越狠越好，至少能堵住日本人的嘴。”

“雨亭，这样不会激怒俄国人么？要是沙俄发难，只怕我们也承受不住啊！”张作相有点忧心忡忡的说道：“夹在日俄之间，我们就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

“俄国暂时不用顾虑。”张廷兰说道：“沙俄国内举步维艰，根本没有精力管远东，而且英法等国也不会让俄国乱来，他们的对手还是德国人。而且咱们还可以借助日本人的势压迫俄国，另外这段时间我已经买通了俄国远东的上下，把钱撒出去，这帮俄国人会给面子的。甚至让他们抛出一些替罪羔羊，也不是不可能！”

张廷兰也迅速冷静下来。仔细分析着眼前的局势，日本人的确咄咄逼人，但是或许还没有糟糕到不可收拾。毕竟现在日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无视美英等列强的地步，以夷制夷是中国一直提倡的，或许自己还可以做更多的文章。

老张拍了拍张廷兰的肩膀，笑着说道：“既然有了廷兰的保证，俄国人那边我就放手去做，你和辅忱赶快回奉天，想办法应付日本人。邻葛的脑筋也灵活，你就跟在我身边。出谋划策，这种危机关头，咱们就要拧成一股绳。”

通过刚才的几句话，张作霖就看出杨宇霆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是个可造之材，因此才决定带在身边。这位奉军的小诸葛也正式进入了张作霖的视野。

“七大爷。我们这次缴获了二十部野战电台，您先拿走五台吧，保证随时联系！”

分完了电台之后，张廷兰对着那些重炮和机器也有点发愁，现在把生产线运回去，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一点风声。只怕会引来真正的麻烦。

但是这些东西又不能藏着不用，一旦日本人真的玩命，张廷兰也准备破釜沉舟，和日本人碰一碰。总之不能让他们白白把东三省拿去。

“爹，我准备把生产线先运到南大营，然后把铸币厂从奉天机器局分离出来，以保证安全的名义，将铸币厂放在南大营附近，严密保护起来，咱们就能打着铸币的名义，使用生产线了！”

“嗯，这个主意不错，另外雨亭不是在剿匪么，咱们把炮兵营也调出来，

以剿匪的名义，在远离奉天的地方训练，我看桦皮厂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上次张廷兰带着人，把高家给抄了，一大片庄园都空了下来，现在正好能充作军营，附近还有连绵的山地，也能用来训练，外人轻易不会想到。姜是老的辣，张作相经验老道，很快想到了这个主意。

眼前正是危机的关头，手中的力量能增加一点就是一点，必须让炮兵营尽快形成战斗力，父子俩很快统一了想法，他们尽快安排妥当，然后快速返回奉天。

刚回到奉天，张廷兰就感到一丝异样的气氛，往来的商旅都行色匆匆，每个人眉头似乎都笼着一层阴云。看到这里，张廷兰和张作相的心里都是一沉，这些老百姓其实最敏感了，这次的动静的确太大了。

他们入城之后，街道之上也没有了昔日的热闹，不时有三三两两的日本浪人经过，原本组建武警总队之后，奉天治安大为好转，流氓地痞都消失不见，就连浪人都收敛了不少，结果现在这帮东西又跳了出来。

满大街的乱撞，摆明了是想找茬，但是眼下也没有功夫搭理他们，还是处理正事要紧。张廷兰随手从报童手中买了一份报纸，打开一看，多半都是有关劫车案的事情。

连篇累牍的介绍案情的进展，刊登列强的种种态度，北洋政府也频频表态，一定要全力追查凶手。不过日本人显然不依不饶，极力要求扩大驻军，保护日本的利益，一个中队的士兵都被杀害，侨民的安全更成了问题，因此日本人就高举护侨大旗，叫嚷出兵的声音甚嚣尘上。

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人频频发动演习，奉天西城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人日夜打枪放炮，老百姓全都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冲突。

看到这些张廷兰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看来自己真是低估了日本人的反应，不过大丈夫行事，做了不悔，悔了不做！既然到了这一步，就要和日本人周旋一番，看看究竟谁是最后的赢家。

张廷兰直接来到了道胜银行，去找弗雷德，刚走进办公室，就见到一个矮胖的身影和弗雷德对面坐着，正是王永江。

“张拙言，劫车的事情是你安排的吧。糊涂，真是糊涂！”王永江毫不客气的说道：“你想过没有，日本人刚刚闹出一个二十一条，现在不是给他们借口么？你以为推给了俄国人，就能没事了么？日本人贪得无厌，需要的就是一个借口而已，现在你主动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这帮小鬼子还不把天翻过来？”

面对王永江的指责，张廷兰也无话可说，人家说得都有道理，只能赔笑说道：“铁龛先生，事到如今，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想想办法，怎么把日本人应付过去！”

“哼，当初你要是问问我，就是拼命我也要把你拦下来。别看你能把俄国人玩弄于鼓掌之间，那是靠着阴谋诡计，靠着利益链条，这东西拿不上台面。能摆在台面上的就是堂堂正正的实力，别看俄国问题重重，但是依旧比中国强多了，更何况蒸蒸日上的东洋人啊！”

自从劫车案发生之后，王永江就怀疑到了胆大包天的张廷兰身上，正好这段时间奉军上下也神神秘秘的，所以王永江先找到了张作霖，老张也知道王永江的为人和才干，而且他也被汹涌的势头吓住了，迫切需要找人商量，因此都告诉了王永江。

王永江一时也没有办法，这几天一直就泡在弗雷德这里，为的就是了解列强的最新动向。

埋怨了几句之后，王永江说道："拙言，出了事情，怕也没用，要想办法解决，我思前想后，想到了两个办法。首先就是尽快抓捕凶手，我建议你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让俄国人抓捕几个反对沙皇的组织，用他们顶罪。最关键还是在咱们身上，要制造舆论，迫使袁世凯更硬气一点，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

王永江说到这里，又想了想："其实北洋还是靠不住，我和弗雷德商量了，这一次列强也有不和。英国和日本站在一起，俄国麻烦缠身，说话也不硬气，不过美国人的态度可以利用。生产线和重炮都是美国出产的，美国也想介入，和日本一起组成调查团。结果日本人为了独霸东北，把美国拒绝在外，美国人一肚子怨气，因此让美国出来说几句话，或许有用。"

王永江虽然说了两个办法，但是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毕竟敌强我弱，差距太大了，饶是他才略过人，也没有了好主意。

张廷兰听着王永江的话，微微颔首，然后又转向了弗雷德："老朋友，你和美国的财团熟悉么？"

弗雷德先是一愣，随机笑道："张，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么？你猜的没错，我和犹太财团的确有联系，不过我的力量有限，根本没有力量左右财团决策，你也别想让他们出面说服美国政府，然后再利用美国政府向日本施压，根本就做不到！"

张廷兰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我当然不会做这种白日梦，现在的局面是敌强我弱，而且两者几乎不成比例，因此无论我们是攻还是守，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因此我们只能采取特殊手段，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日本想吞下奉天，我们就搅乱日本本土，让他们无暇顾及东北！"

听到此话，弗雷德和王永江都为之一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事情糟糕到了这种程度，张廷兰依旧信心十足，还敢打日本的主意，而且手笔似乎还要更大，这个年轻人的脑袋究竟是什么东西做的啊！

"张，你是准备和财团联手，破坏日本的经济么？"

"没错，在这次抢劫军列的的时候，我发现了三百多万日元，再加上我们手上能调用的资本，超过一千五百万，虽然不多，但是好歹能充当一个急先锋。而且欧战爆发以来，日本为了发展工业，扩大了工农业剪刀差，日本国内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只要美国财团能够出手，绝对能重创日本经济，全面引爆日本的社会矛盾！"

第一百零五章第一张骨牌

利用经济手段发动攻击，对于王永江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课题，在他的意识里，还没有这些东西。不过弗雷德就比较清楚，整个西方世界就在围绕着资本转圈，很多时候，经济攻击虽然没有真刀真枪那么暴力，但是往往造成的危害更大。

“张，理论上这个办法可行，但是你手上的资金还是太少了，你要知道，日本人这两年狠狠地发了一笔战争财，手上握着大笔的资金，贸然行动，只会把我们手上为数不多的资源消耗一空。”

“老朋友，我当然没打算直接动手，那和找死有什么区别。我想先引爆俄国的债券危机，正金银行必然会受到影响，而正金银行在日本国内拥有特殊的地位，只要出现风吹草动，美国的财团再趁机下手，绝对能动摇日本的经济！”

本来张廷兰诱使日本人买了不少银行债券，为的是在俄国崩溃之后，让这些债券变成一堆白纸，进而打击日本的经济，不过现在事情超出了控制，就要先使用这张牌。

虽然效果会差一点，但是也顾不得了，张廷兰想了想又说道：“日本社会存在巨大的矛盾，虽然他们发了战争财，但是这笔钱多半都流到了财阀和政府的手上，用来发展工业，建设海军。底层民众的生活根本没有改善，相反对劳动力的压榨更加厉害，还有就是物价上涨严重。”

说到这里，张廷兰伸出了两根手指，做了一个剪刀的形状，笑着说道：“为了把更多的资金流向工业，日本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来积累资金，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欧战之后，粮食出口需求增加，日本政府超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用来出口换取工业发展的资本，同时又推高市场上粮食售价，日本民众生活负担沉重，早已怨声载道。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农民暴动不断，最近工人运动也频频出现，这都是社会矛盾加剧的征兆。”

最初张廷兰提出要搞乱日本经济的时候。弗雷德只觉得他是在痴人说梦，不过经过张廷兰的一番分析，弗雷德猛然发现，看起来蒸蒸日上的日本经济，的确有着严重的隐患。

如果将世界看成弱肉强食的动物界。那么掌控庞大金融资本的犹太财团就是顶级狩猎者，站在食物链的最顶端。他们会寻找最肥。也最容易得手的目标下手。这就是资本的天性。

按照张廷兰的这番分析，引诱美国财团对日本下手，也不是不可能，因此弗雷德凝神静气，听张廷兰的每一句话。

“日本社会矛盾重重，我们只要攻击正金银行。就会影响日本的汇率。要知道正金银行可是日本唯一的外汇专业银行，汇率不稳，日元贬值，粮食等产品价格必定上升。就形成引爆日本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到时候民众游行不断，甚至爆发起义，日本政府麻烦缠身，自顾不暇，他们还有心思对东北下手么？”

说到这里，张廷兰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弗雷德眯缝着眼睛，仔细在脑中推演了一下，微笑着拍起了巴掌：“张，我早就说过，你是经济的天才，这个办法可行性很高。而且日本这两年钱袋子已经鼓了起来，正好可以下手了，美国财团多半会同意的！”

张廷兰知道自己的分量，他能做的就是充当一个马前卒，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还有精力压制日本，所以把美国人拉上战车，才是成功的关键。

其实美国早就看出了日本人的野心，对于日本独占东北，也十分不满，因此无论从政治考量，还是从经济权衡，美国人出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拙言，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是你千万要记住，必须掌握好分寸，不要过火。如果日本人国内矛盾不可收拾，他们或许会更加坚定的对东三省用兵！”王永江在关键时刻还是提醒了一下，这种可能的确存在。

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除了一帮下级军官胡来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对大萧条束手无策，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转嫁矛盾。现在的日本人有着一战的强劲需求，不至于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但是也要防备他们狗急跳墙。

“铁龛先生提醒的很对，我会见好就收的！”

“嗯，说到底还是底子太薄，这次风波折腾下来，段芝贵怕是不敢坐奉天都督的宝座了，等到张雨亭上位之后，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建设上面吧，夯实基础，不要轻易冒险了，搞不好会带来了灭顶之灾的。”

王永江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段芝贵这几天的确是如坐针毡，寝食难安。劫车案爆发之后，日本总领事失田几乎天天都要找到段芝贵，对他大肆指责，要求段芝贵必须尽快缉拿凶手，给日本一个交代。

如果做不到，日本的军队就会自己去抓凶手，产生任何后果，都由中国方面承担。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人，干殿下只能忍气吞声，低声做小，不住的赔礼道歉。

堂堂镇安上将军，在日本人面前，就好像小媳妇一般，没有一丝一毫的威严。丢面子还是小事，更大的麻烦在于日本人演习不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发战争，一想到这里，段芝贵就感到脖子冒凉气。

正在段芝贵胡思乱想的时候，失田和野村又找了过来，一见这两位，段芝贵立刻脑袋就大了。

“总领事先生，我已经派遣张作霖和吴俊升负责追查凶手了，很快就会有结果，您千万不要着急！”

“段将军，今天不谈案子的事情了，我们之间还有很多话题的。我这次带着野村先生过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官银号的问题。奉天治安太差，金融也不稳定，前段时间还出现了假币的问题，让人失望，我建议将官银号交给正金银行管理！”

“失田先生，这样不好吧，官银号已经交给了实业团，而且这货币关系重大，不好轻易决定啊！”

“段将军，如果在官银号的问题上，你帮了我们，咱们就是朋友！”野村说道：“大日本帝国对朋友一贯是很友好，对待敌人也很残酷，只要成为了大日本的朋友，就算是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意外，我们也能保证您的安全，不然出了什么意外，帝国可不负责！”

野村说话时，总是带着一股阴森森的笑容，段芝贵听在耳朵里，汗毛都立了起来，这位的意思是要打仗了么！

“鄙人当然愿意做日本人的朋友，只是官银号的问题有点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只要交给正金银行，段将军一定会得到足够的补偿。另外日本方面准备成立一个进出口公司，以后奉天所有商品都交给帝国，我们

帮着你们和西方人谈判，免得你们被该死的白人欺负了！”

失田就像宣判的法官一般，直接说出了日本的条件，根本不在乎段芝贵会不会拒绝。段芝贵此时也的确瞠目结舌，明知道日本的狼子野心，却没有勇气拒绝，只能看着两个日本人得意洋洋的离开。

“失田先生，如果支那人都像段芝贵一样好对付，我们哪里还会这么麻烦，只怕整个支那都是我们的了！”

“不用着急，支那早晚都是帝国的，这一次把官银号拿到手，再垄断了奉天商品出口，这里就会变成帝国新的殖民地，无论有多少财富，都会变成帝国的，支那人只配充当苦力而已。”

野村太郎也无比高兴，一扫前几日假币带来的郁闷，大有指点江山的架势。

“段芝贵已经答应了，下一步就是逼迫实业团放弃官银号，奉天的货币权力，就都到了我们的手中。死二百个人算什么，就算是两千个人，能把东三省拿到手中，也是值得的。那帮家伙绝对不知道他们的生命这么值钱！”

野村回到正金银行，就一面调集资金，一面联络奉天的日本驻军和浪人。上次和实业团较量，野村吃了一个大亏，损失了好几百万。这次野村也学聪明了，实业团有张作霖支持，又有奉天商人作为后盾。

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要想对付实业团，光凭着经济手段，很难起效。正好借着这次的事件，调动武装力量，直接明抢。支那人绝对不敢在这个关头，和日本直接对抗，那样只会引起中日之间的战争。

自以为抓住了实业团弱点的野村疯狂筹备起来，召集了三百多名浪人，同时又和驻军联系妥当，让军队作为浪人的后盾。偏巧此时张作霖还不在奉天，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野村一连准备了五天时间，他甚至已经拟定了官银号的新的管理层，还罗列了一大堆奉天能够出口的战略物资，每一样都是油水十足的大餐。

野村正准备饱餐一顿，就在此时突然从俄国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叔，尼古拉大公涉嫌非法走私商品，盗卖黄金，窃取军火等等罪名，被皇后下令软禁起来，大公控制的斯拉夫银行也被查封，据说发现了大量的违规账目。

斯拉夫银行瞬间就倒了，发行的银行券和债券都变成了废纸一堆。野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好像五雷轰顶一般，身体都僵硬了，一动不动。

第一百零六章风水轮流转

“拙言，听说野村太郎知道消息之后，直接昏死过去了，现在还在医院之中抢救呢。也不知道生死如何，这就叫做恶有恶报，这家伙天天惦记官银号，结果自己先沾上麻烦了！”

野村在得到斯拉夫银行倒台的消息之后，当场就中风昏倒了，口吐白沫，人事不省。王永江一贯沉稳，凭着他的修养，更不会幸灾乐祸，不过听到野村倒下来，他还是止不住的高兴，这条野心勃勃的毒蛇终于完蛋了。

这不仅仅是拿下了一个对头，打击了正金银行那么简单，还表明张廷兰的策略初步成功，如果能够按照设想的那样，把日本人送入陷阱之中，中国肩上的压力就能瞬间减轻，也能避免丧权辱国，要知道现在北洋已经有点扛不住了。

“铁龛先生，外敌再强大，也不可怕，最要命的就是内鬼。这一次幸亏俄国那边发动的及时，不然官银号就要落到日本人手中了。”

“不只是官银号，日本人还想要出口贸易权，如果真让日本人如愿以偿，只怕奉天所有工厂和作坊，还包括农民，都要给日本人打工了！段芝贵这个家伙不只平庸，还没有骨气，让他镇守东三省，袁世凯真是昏了头！”

张廷兰早就在段芝贵身边安插了人手，因此他和失田的谈话被一字不漏的告诉了张廷兰。知道了日本人的打算之后，张廷兰脑门上直冒冷汗，日本人的野心太大，偏偏又抓住了一个最有利的时机，张廷兰还真不敢和日本正面对抗。

因此只有把债券的问题弄出来，尽快让俄国大乱，然后牵扯日本人的精力。其实按照张廷兰的设想。并不想出卖尼古拉大公，毕竟这个家伙位高权重，而且还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

但是日本人下手这么狠，张廷兰也不能客气，死道友不死贫道，这种时候，就必须弄出足够大的响动，产生致命的影响力。

张廷兰通过收买的皇宫侍从官，将尼古拉大公走私军火，偷运黄金的罪证送到了皇后的手中。一起送去的还有斯拉夫银行违规操作的账目记录。

沙皇御驾亲征，皇后坐镇彼得格勒，她对妖僧拉斯普京言听计从，早就看不上倚老卖老的尼古拉，因此抓住了把柄之后。皇后立刻下令软禁了尼古拉，然后彻查尼古拉的财产。同时又将斯拉夫银行查封。

短短的三四天时间。俄国政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炙手可热的斯拉夫银行关门大吉。发出去的债券瞬间都变成了白纸，一钱不值，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算是惨重。

野村从张廷兰手里弄到了三百多万大洋的债券，现在全成了废纸，如果再加上因为假币造成的损失。总计损失超过了五百万日元。

一个正金银行的总资产也不过三千日元，结果一下子没了六分之一，这等于将正金银行的流动资金全部榨干，银行转眼之间就到了生死边缘。

企业规模越大。承受风险的能力不一定就越强。大公司也意味着大支出，光是日常的开销就是一笔天文数字，如果现金流突然断裂，马上就会陷入危机。

野村之所以病倒了，一点都不见起色，多半还是因为恐惧，他给银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如果醒过来，恐怕只有剖腹一条路了。

如果说野村还能苟延残喘，那么三木就真的走到了绝路上面，他为了促成日俄之间的军火贸易，购买了足足八百万的斯拉夫银行债券，正是靠着这笔钱终于让尼古拉替日本说话，促成了军贸。

现在尼古拉被抓，三木损失的不仅仅是八百万日元而已，甚至可能威胁到日俄两国的军火贸易，这才是真正要命的！因此三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当时就天旋地转，他一直给三井财阀效力，看惯了起起落落，很了解日本人的特性。

岛国人天性薄凉，崇拜强者，鄙视失败，别看三木辉煌的时候，他们都顶礼膜拜，一旦失败了，光是周围冷漠的眼神，就足以要了性命。

三木其实是很偏执高傲的一个人，他绝对不想活在屈辱之中，这个家伙毫不犹豫的选择了自杀。

鲜血滴滴答答的沿着刀刃流了下来，三木像一个爬虫一样死掉了，没人会关心他的死活。

日本有更大的麻烦要去应付，斯拉夫银行倒台，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沙俄内斗的一个牺牲品而已，没有人能想到这件事其实是一只神奇的蝴蝶，翅膀煽动起来，在远东就酝酿了一场风暴。

三木自杀，野村病倒，这两个家伙原本是日本在奉天进行经济侵略的急先锋，他们倒下去之后，日本在奉天的经济部署出现了短暂的混乱，奉天方面的压力骤然减轻。

作为斯拉夫银行债券的主要买家，正金银行遭受惨重损失的消息也传了出来，随机正金银行的债券就遭到了大量抛售。在一战期间，日本为了促进工业发展，大量发行债券，给工厂提供贷款，老百姓手中也有不少债券，因此一见大量抛售，他们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直到此时，日本政府才感到一丝不妙，不过他们也没有当回事，只是在报纸上严厉谴责抛售债券的行为，指责这是卖国，同时日本人还极力证明，正金银行依旧实力雄厚，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他们的动作已经太晚了，最初抛售的还只是张廷兰手上的资本，他的本钱并不雄厚，即便是全部压上去，也仅仅让债券下降百分之三而已。不过这一点已经足够了，早就蓄势待发的犹太财团随机展开了行动，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了。

这些财团势力大肆抛售正金银行的债券，甚至做空日元。紧接着日本老百姓由于恐慌，再也不顾政府的警告，开始大量的抛售债券。不只是正金银行的，包括三井银行，三菱重工，长崎造船厂等等银行和企业的债券，全都被盲目抛售。

一时间日本金融市场面临着崩盘的危险，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和日本社会矛盾丛生有关系，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偏偏日本政府还要求底层民众大量购买债券，支援国家发展，结果这些日本人看到血汗钱可能变成一堆废纸之后，就再也坐不住了。

面对突如其来的抛售浪潮，日本政府虽然措手不及，但是还有足够的应对方法，完全可以利用手中还有充足的资本，把金融市场稳定下来。

不过日本人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各大银行不稳，连带着日元也开始贬值，一连串的事情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一个，下一个也保不住了。

日元贬值加剧了日本物价上涨，粮食蔬菜，日常用品都开始疯长，日本民众负担顿时大幅增加，各地民众怨声载道，城里人吃不起大米，农民买不起商品。

偏偏这个时候，那些财团一见粮价飞涨，他们竟然搞起了囤积居奇，希望用粮食弥补债券的损失，正是他们火上浇油的举动，彻底将日本社会的各种矛盾引爆。

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都先后出现了抢米的风潮，饥饿的老百姓砸开各个粮店，抢走白花花的大米，日本的社会秩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前后不到一个月，一环扣着一环，日本政府完全是被动挨打。原本日本人摩拳擦掌，甚至叫嚣着对中国动武，结果还没等调兵，他们就自乱阵脚了。

日本国内出现了麻烦，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兵也没法折腾下去了，尽管日本公使日置益还在不断向袁世凯施压，冲着袁大总统咆哮叫嚣，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这一个来月，对于奉军上下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尤其是张廷兰，他手上的筹码并不多，除了提供情报搞下去尼古拉大公之外，就是在抛售债券的初期插手了，剩下的时间里就只能傻等着。

每天除了看看报纸，就是找到弗雷德，通过他了解财团的最先动向。整个东三省的安危全都系于一线，如果日本不乱，那么倒霉的肯定是东三省，日本人只要凭着恐吓，就能让袁世凯做出让步。

好在一切都按照张廷兰的剧本在推演，日本国内的矛盾提前爆发了，米骚动波及日本几十个城市，工会组织，左翼政党也趁机加入其中，组织游行，抢夺米仓，攻击政府，将日本搅了一个乌烟瘴气。

“铁龛先生，日本政府已经动用武力镇压起义的民众了，看来岛国要尸横遍地了，咱们的压力总算是消失了！”

王永江十分感慨的点点头：“拙言，你这份算计能力，远胜诸葛武侯啊，令人佩服！”

“铁龛先生，您就别夸我了，这不过是将功赎罪而已，要是日本人真的对奉天动武，我就成了民族罪人了。好在现在危险基本解除了，前一段时间日本人嚣张跋扈，现在也该让他们吃点苦头了。”

张廷兰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这次抛售债券，我们小赚了一笔，也有两百多万日元，既然正金银行能挤兑我们，那么我们也能挤兑回去。早晚奉天地面上只能流通奉票，让日本人的金票和银行券滚蛋吧！”

“风水轮流转，这也是礼尚往来，我举双手赞成！”

第一百零七章良币驱逐劣币

正金银行投资债券失失败，血本无归，日本国内出现动乱，这些接踵而至的消息，极大的动摇了中国老百姓对于日元的信心。

纸币的基础就是信用，因为列强国力强盛，经济发达，所以中国老百姓相信他们的货币，而列强也就能够凭借一张张的白纸，换取中国百姓的血汗。如今日本出现了这么大的麻烦，还值不值得信任，让很多老百姓都产生了疑问。

特别是奉天的老百姓，这些日子大量的报纸都在介绍日本的米骚动，日本人也因为吃不起大米，而发动暴乱，各大城市都失去了秩序。仅仅是大阪一地，上街游行的民众多达三五万人，这些人白天游行，晚上就进攻米店。

他们常常是几百人一伙，砸开米店，攻击警察局，抢占火车站，扣下运输粮食的火车。这些人抢到粮食之后，就分给穷人一部分。结果那些穷人也都加入进来，参加暴乱的人数就好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大主要城市都出现了骚乱现象。

渐渐的骚乱也超出了控制，抢夺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大米，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在抢夺的目标之中，几乎所有店铺都受到波及，甚至一些富人的住宅也受到攻击。

流氓地痞等等势力也都粉墨登场，借着社会大乱的机会，开始大肆偷窃抢劫。整个日本的治安瘫痪大半，游行已经超出了控制，日本政府也不得不痛下决心，采取血腥镇压。

日本政府一共调动了一个骑兵联队，一个工兵营，还有一个野战炮师团。无数荷枪实弹的士兵冲上了大阪街头。疯狂逮捕游行的人员，稍有反抗，就会被击毙，几个小时的功夫，这帮日本兵就打死了超过两千人。

鲜血染红了大阪，这些日本人对外人狠辣，对待自己人也同样不客气。监狱已经爆满，全都关押的是参与骚乱的人，这个时候日本政府不再管这些人是否被冤枉，他们需要的就是震慑。用血淋淋的事实，让那些参加骚乱的人屈服。

不只大阪如此，神户、名古屋、东京也都难逃厄运，军警和游行队伍发生了血腥冲突，究竟有多少日本人被打死。恐怕永远无法统计。

日本社会动乱是空前的，就连美国的财团也没有想到会产生这么惊人的效果。最初弗雷德通过关系网联系到他们。希望能够一同攻击日本的债券市场，这些财团最初根本没什么兴趣，他们对于张廷兰的势力不屑一顾。

不过美国人也有自己的考虑，他们对于日本大肆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独霸市场，已经很不满了。因此能给日本人找点麻烦，他们还是很愿意的。

这些人也没有把张廷兰当成平等的盟友，只是让他冲锋在前，如果真的成功了。他们在跟进，如果失败了，那就和他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张廷兰砸进去的资本，就好像在雪山顶部投下了一个小雪球，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呼啸着向山下冲来，变得势不可挡，最终引发了一场雪崩。

大规模骚乱开始后，日本政府果断出手，投入了巨资稳定金融，而在此之前，犹太资本已经全部撤离。短暂的交锋，他们一共卷走了两千多万日

元，虽然比不上欧洲的大餐诱人，但是完全可以算上一顿美味的点心，这些财团心满意足直到此时，张廷兰代表的这股势力才正式进入了美国财团的眼界，或许可以利用他们来抗衡日本，扩展美国的商业利益。

通过这次合作，张廷兰终于获得了美国势力的认可，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太平洋地区，唯一能够制衡日本的势力就是美国，引入美国力量，对于抑制日本的膨胀很有好处。

而且美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看重的是商业利益，虽然贪得无厌，但是相比于日本的吃人不吐骨头，可是要太多了。弗雷德将美国财团希望加强合作的意愿透露过来，张廷兰当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前来考察。

张廷兰还许诺，如果张作霖执掌奉天，就会制定鼓励招商引资的计划，为美国投资提供便利，这也让美国方面倍感振奋。

当然这些合作还要具体考察，也需要时间。张廷兰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享受胜利果实，以小搏大，风险极大，但是收益也十分惊人。

首先一点就是正金银行的信用开始破产，在报纸的密集轰炸之后，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奉天老百姓对于洋人的迷信破灭了。他们纷纷跑到正金银行，要求将银行券兑换成金银，漫长的人群，将银行门前的街道都堵死了。

这个场景同不久之前何其相似，不过那时候被挤兑的是官银号，正金银行资金断裂，根本没有办法应付大规模的挤兑，仅仅兑换了二十几万元，就被迫停了下来。

他们越是如此，奉天老百姓就越是没有信心，其实持有正金银行的货币的主要是有钱人，包括满清的遗老遗少，著名学者，官僚富商。普通的奉天老百姓在交税的时候，主要使用的还是奉票，他们手上偶尔能有点日本银行券，不过数量也很稀少。

大规模挤兑出现之后，这些富人也坐不住了，以往被他们视作比金子还保值的日本银行券，也有变成废纸的危险，就在他们准备去兑换的时候，又传出正金银行拒绝给几位大户兑换的消息，这帮人的信心自然就崩溃了，疯一般的跑到了正金银行，结果人家关门上锁，门前日本士兵死死守卫，根本不给兑换。

“该！活该！”张学良愤愤的说道：“这帮家伙倾家荡产才好呢，他们不相信中国的钱，相信日本人的钱，以为日本人就是天王老子，结果怎么样，小鬼子一样靠不住！”

危机消除大半，张廷兰也难得有了轻松的时间，又被张学良拉了出来，跑到茶馆，一面听先生说书，一面品茶。这些茶客的话题也离不开正金银行的事情，全是哪位老大人几十万存款提不出来，哪位富商的大把银行券就要变成白纸……

“汉卿，其实这些都是恐慌而已，正金银行三分之一的股份握在日本政府手中，你说日本政府会放任不管吗？现在日本忙于国内，而且三井，三菱等一批财阀受损严重，他们要先弥补财阀的损失，过了这段时间，日本人还会注资，正金银行危机也就过去了。”

“廷兰哥，你是说银行券还会恢复吗？那岂不是便宜这帮家伙了！”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理论上的确如此，但是事在人为，不是还有我呢。手里头银行券最多的就是满清遗老遗少，这帮家伙把搜刮的民脂民膏都存到了日本人的银行，以为这样就能保证安全。现在正金银行无

法兑换，他们都快绝望了，官银号马上就会推出一个新的举措，那就是用新奉票换购正金银行券，不过只能打个对折！”

要想发展工业，就要有源源不断的投资，这些投资当然要靠金融系统提供，换句话说没有金融的自主权，就别想发展工业。银行和货币被外人操纵，只需要在企业周转不灵的时候，卡一下资金，好端端的工厂就会完蛋。

这也是民国历史上，中国发展不了重工业的原因，因为重工业投资周期太长，见效太慢，没有金融力量保驾护航，根本就没有希望。后世的情况也是如此，非洲拉美等等落后地区，金融多半也都攥在外国的手里，所以他们只能一直落后下去，没有工业支撑，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要首先遭难。

正是看透了这一点，张廷兰才选择正金银行为打击的第一对象，事实也如同他想的一般，正金银行果然陷入了困境，那几个前去挤兑的大户也是张廷兰安排的，日本人能做初一，张廷兰就能做十五，现在所有人都不相信正金银行，正好是落井下石的好机会。

张廷兰不在乎挤兑银行获取的那点利润，他的图谋更大，要把银行券从市场上赶出去，让奉票一统天下。

奉天实业团在随后的两天里，连续发表声明，为了保证奉天民众的利益，官银号愿意提供兑换业务。可以将正金银行的银行券兑换成奉票，而且还特别规定，小额兑换，折价七成，大户只能打对折，也就是十块钱只能兑换五块钱。

这种行为毫无疑问又是一场掠夺，但是对于处在绝望之中的部分奉天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他们纷纷将手头的银行券拿了出来，去官银号兑换价值稳定的奉票。

这次官银号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一共开了三十个窗口，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兑换出去二百多万奉票，这些钱主要还是普通老百姓的。

等过了三天之后，那些满清的遗老遗少，富商官僚也都坐不住了，虽然会损失一半财产，但是总好过一点不剩吧。其实这段时间他们也联系了列强的银行，不过美英等国的银行都不看好日本的前景，拒绝接受日本的银行券，万般无奈之下，他们纷纷把手头的现金拿了出来。

官银号外面，这帮衣冠楚楚的家伙也要老老实实排队，对那些员工点头哈腰，好不容易将手上的银行券，兑换成了新奉票，这帮人终于放心了。

不过真正放心的还是张廷兰，短短几天的功夫，奉票的发行量超过了五百万，加上之前的一千五百多万，总发行量超过了两千万，奉票成了奉天最主要、最坚挺的货币。

第一百零八章当官了

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要想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维持住奉票的良好局面，就要有足够的储备，这一次攻击日本债券，张廷兰一共投入了七百多万日元，其中有三百万是缴获的，还有二百多万是从道胜银行拆借的，剩下的是从自己的腰包掏出去的。

虽然赚了不多，但是也有二百多万，一共加起来就有一千万，张廷兰已经决定将其中五百万换成黄金，就储存在官银号，加上先前的三吨黄金，共同作为储备金。如果说官银号是一艘巨轮，这些黄金就是压舱石，能保证这艘船劈波斩浪，不至于倾覆。

然后张廷兰又拿出了二百万，从美国采购一批机器，这些机器之中主要是纺织机，发电机，还有一些探矿的设备。除此之外，张廷兰又和美国人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美国提供机器，由奉天机器局为美国生产枪托和弹夹。

美国早就成了英法最大的军火库，生产能力全开，提供源源不断的军火。这时美国的劳动力是很紧张的，而且成本也很高，张廷兰就提议利用奉天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帮助美国分担一部分无关紧要的东西。

这个提议顿时就引来了美国的兴趣，资本的天性就是逐利，能让奉天分担一部分，不只能减轻压力，降低成本，还能借此把触角伸向东北。美国人不会看不到其中的好处，他们很快选择了枪托和弹夹。

这两样东西没有什么难度，即便是会做了，离着生产枪支还有十万八千里。而且美国人也只是试探性的。如果奉天值得扶持，美国甚至愿意再扶持一些军需工厂，生产军用帐篷。军装被服之类的东西，就近直接出口俄国。

张廷兰从美国身上弄点汤喝，不只是为了一点利润，最现实的考虑是为子弹生产线提供掩护。别看张廷兰把子弹生产线放在了南大营的眼皮子底下，时间长了，一样会暴露出去，日本人的鼻子太灵了。

通过和美国的合作，张廷兰就能名正言顺的引进一批美国机器，组建一个军需工厂，然后再把生产线放进去。那些抢来的维修设备一样可以放进去，光明正大的使用，就算日本人看到了，也没法说这是抢来的。

拉上了美国的势力，使得张廷兰的选择更多了。也更加游刃有余，这个时候。前往奉天和吉林等地剿匪的张作霖赶回了奉天。

这一个来月。老张是真卖力气，大军所到之处，大大小小的山寨全都被剿灭干净，击毙俘虏土匪几千人。另外还重点排查了俄国的侨民，那些有合法身份的还好办，没有的。老张也不客气，一律抓了起来。

中俄之间有着漫长的边境，特别是到了冬天，黑龙江都会结冰。两边的边民都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到对方的国土，十分容易。

俄国自从投入到一战之中，国内负担骤然加重，征兵征粮，加重税收，俄国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结果就有大批的俄国非法移民，越过黑龙江，跑到了东北讨生活，这帮俄国人也不会干什么，干脆就组成大大小小的“绺子”，靠着打家劫舍为生。

老张带着大军北上之后，对这些俄国土匪进行了重点剿杀，一点都不客气，该杀就杀，该抓就抓。而且杨宇霆还在一边给老张出主意，不时给他们栽赃。

所以老张隔三差五就向新闻界汇报，在某处土匪窝发现弹药若干，经过

核查，是被抢劫军列上面的，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批三八大盖儿，可能是被杀的日本兵的。

日本人也派出了人员去核查，发现老张说的的确没有错，这些东西都是军列上面的，渐渐的日本人也相信了军列可能是俄国土匪抢劫的。

在案情发生之后，日本人最怀疑的对象其实是俄国政府，按照日本人的小心思，是俄国政府的军队化妆之后，抢劫了军列。至于动机么，或许就是俄国人穷疯了，他们抢下来，就能省下不少军火钱。

只是现在俄国是英国最重要的盟友，英国绝对不准日本对俄国发难，因此日本人只能拿中国出气，想要从中国身上捞到足够的好处，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欺软怕硬。

不过种种证据表明的确有可能是俄国匪徒干的，和俄国政府也没有关系，这下子让日本人郁闷到吐血。

张作霖折腾的凶，吉林的孟恩远也是如此，老袁已经几次发来命令，要求孟恩远必须彻查，找出真凶。经过一番折腾，孟恩远在发现了一处俄国人的秘密庄园，在里面找到了一些印制钞票的机器，还有不少假币，有卢布，有日元，还有奉票，吉票等等。

另外又找到十万日元真币，上面的封条全都是正金银行的，证明这批日元极有可能是被劫军列上的。日本人也被惊动了，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立即参加到了调查之中。

日本人办事可比孟恩远用心多了，他们仔仔细细将这处庄园翻了一个底朝天。在地下室里面，发现了不少焚烧书信留下的灰烬，通过残存的纸张发现，这些都是俄文信件。

这下子日本人被彻底误导了，他们当即向关东都督府和日本政府汇报，种种迹象现实，在东北的土地上，存在一个强大的俄国反对派的组织，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奉票假币案就是这些人干的。

他们紧接着又抢夺了日本军火，先是钱，又是枪，这帮家伙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日本政府立刻和沙俄取得了联系，将情况告诉了俄国人。

此前俄国人对于真凶也是百般的怀疑，他们知道肯定不是干的，甚至俄国人都认为这是日本自导自演的一处苦肉计。目的就是趁着俄国无暇东顾的时候，独霸东三省，前段时间的二十一条不就是这个野心的体现了。

靠着谈判没有达成目的，结果日本人就想用暴力手段夺取。结果制造了所谓的劫车案。俄国和日本都不是好东西，想法一个比一个阴险，都把对方当成了真凶。

这两个强盗都很少考虑到中国动手的可能性，或许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只是一块肥肉而已，另外他们也不相信中**队能够快速消灭一个中队的日本兵，虽然受了藐视，不过这对于奉军来说还是好事情。

沙俄政府也没有想到反对派的力量会如此强大，他们有了钱，又有了军火。下一步会干什么，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因此俄国人在远东和黑龙江吉林一带也折腾起来。

远东官员早就烂透了，各地农民起义多如牛毛，对政府不满的人。也多如牛毛，调查一开始就一地鸡毛。俄国陆续抓捕了大量的政治犯。

不管俄国人怎么折腾。老张的剿匪行动还是很有效的，至少他展示了中**队整顿治安的强大决心和能力，日本大举增兵东三省的要求就破产了。另

外老张查到的证据有力的证明了凶手就是俄国匪徒。

最大限度的撇清了中国的责任，同时也避免了日俄之间直接的对抗，这个结果也是美英等国乐于看到的，因此这两国纷纷调整立场。警告日本，不要随意扩大在中国的利益，更不准使用武力威胁。

美英两国都深通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道理，为了安抚日本。他们答应向日本提供一些贷款和粮食，用来解决国内的米骚乱，还愿意扩大军火采购数量，特别是又帮助说服了俄国人，继续维系两国之间的军火贸易。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日本对中国动武的可能性就基本消失了。袁世凯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又闯过了一关，不过事到如今，老袁对于东三省的险恶局面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夹在日俄两强之间，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要天下大乱，在这种地方，继续用段芝贵这种饭桶，绝对不行了。

老袁百般不愿意，也要把眼光放在张作霖的身上，或许只有这个胡子出身的家伙，能够应付各种局面，保住东北的安全，但是老袁还有一些不甘心。

就在这个时候，张大师长带着满身的征尘回到了奉天，老张这些天别看在外作战，但是天天都看报纸，向张廷兰发电报，了解情况，身为一方的统帅，老张承受的压力其实比张廷兰还要大。

在最初几天老张几乎都睡不着觉，满嘴起泡，两眼一直通红通红的。就连杨宇霆也不例外，虽然张廷兰信誓旦旦的保证，能够力挽狂澜，搅乱日本政府，缓解中国的压力。

但是张作霖心里是真没底儿，毕竟在他们看来，张廷兰同日本相比，比蝼蚁和大象还要悬殊，根本不成比例。只是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放手让张廷兰折腾吧，死马当活马医。

有一点希望，就要竭力去争取，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日本大举向东北调兵，把这片肥沃的黑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吧。结果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兴兴旺旺的日本被打回了原型，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之中。

得到日本发生米骚动的消息之后，张作霖眼珠子都差点掉了出来，杨宇霆也同样震撼莫名，那么强大的日本，竟然被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给算计了，直接扯下了内裤。

这是何等的谋略！何等的算计啊！

杨宇霆自诩多谋善断，但是比起张廷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日俄等列强玩弄于鼓掌之间，还是差得太多，这位小诸葛彻底心服口服，甚至都产生了一丝恐惧之情，这样的人只能为友，绝对不可为敌！

老张也彻底放松了下来，安心的收拾了俄国土匪，然后带着得胜之师，大马金刀，耀武扬威的回到了奉天。老张这一次的确了劳苦功高，段芝贵甚至都出城相迎。

老张还是一副极为谦恭的模样，对段芝贵恭恭敬敬，一不邀功，二不叫苦，甚至主动把功劳推给段芝贵，说这都是段芝贵领导有功，这位干殿下也十分满意。

不过老张回到了大帅府，立刻就把手下的老兄弟召集过来，张廷兰也被叫了过来，经过了这段时间，张廷兰在老张心中的地位也是直线上升，成为真正的左膀右臂。

“廷兰，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办了这么大的事情，我看也给该你个正式身份，你到独立旅先当个代理团长，学习一段，就给你转正！”

在场的其他人都有些眼红，一上来就给了团长的位置，这日后还不把自己这些人超过去么，真是后生可畏啊！

“我不同意！”正在此时，一个充满了怒火的声音喊了起来。

第一百零九章战斗总结

张廷兰办了这么多事，为了张作霖可谓是殚精竭虑，要是没有张廷兰的折腾，二十七师只怕还是一副叫花子模样，根本没有眼前的兴旺。

正是靠着走私，二十七师基本上都换上了水连珠步枪，也配齐了重机枪，还拉起了重炮营，在所有地方部队之中，绝对首屈一指。另外又解决了资金短缺，成功把奉天商人都绑在了二十七师的战场车，拿下官银号，老张这段时间就没为钱发愁过。

还有就是引荐了王永江，虽然接触不多，老张也知道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劳，老张心里都有数，要想成为一个好的当家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赏罚分明，有功要赏，有过要罚，把一碗水端平，不然谁会信服你，又哪里来的威望。

张廷兰必须要赏，但是怎么赏就成了老张的一块心病，凭着功劳和能力，独挡一面完全可以了，但是一堆叔叔大爷挡在前面，贸然升到高位，肯定老一辈人心里都不舒服。

而且张作霖还有自己的小心思，张廷兰这么能干了，再加上张作相，足以让老张感到威胁。思前想后，老张决定把张廷兰安排在军队之中，虽然成为军官，会加速培植自己的势力。

但是军队之中升迁是有规律的，最起码张廷兰要干几年，才能升到高位，老张也能借助这段时间，仔细观察这个侄子，看看他究竟能不能重用。

本来很好的设想，没想到居然有人反对，老张眉头就皱了起来。

“四哥，廷兰是咱们的侄子。这段时间立下不少功劳，让他历练历练，以后咱们老了，就指着这些孩子了，你还有意见么？”

汤玉麟脸色阴沉，晃着大脑袋说道：“七爷，部队就那么多，官职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多少老兄弟都没升职呢，安排一个小辈当团长合适么？让别人怎么想？再说要培养年轻人。我也同意，但是不能光培养张作相的儿子吧，我有两个儿子，景惠还有一个儿子，再加上小六子。这几个孩子都该给个机会！”

听着汤玉麟的话，在场的几个人都直撇嘴。就他那两个儿子。奉天有名的恶少，街头的霸王，正事不干，专爱惹是生非，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至于张景惠的儿子，年纪不大。但是也是一身毛病，甚至还抽鸦片，玩女人，也不是可造之材。

虽然对于汤玉麟的话不屑一顾。但是也提醒了大家，奉军年轻一代之中，也就张廷兰早早崭露头角，其他的孩子还都是十足的混小子。因此大家看张作相的眼光都有些不同了，还是人家教子有方啊！

“孩子们是要培养，过一段时间我准备重开讲武堂，让他们都进去学习，廷兰也不例外。不过这段时间廷兰干得不错，付出了不少心血，给个团长一点都不过分！”

“不过分？他干了什么，我堂堂一个副师长，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四哥，廷兰负责的事情事情关系重大，牵连甚广，我没告诉你！”

汤玉麟冷笑了一声：“七爷，我明白了，你这是嫌老汤没用了，以往咱哥们无话不谈，但是现在你有什么事情都不找我，我这个旅长也碍眼了，你干

脆把我撤了吧！”
其实汤玉麟闹情绪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涉及到人事任命，汤玉麟总要闹一闹。尤其是这一次老汤心里更不舒服，以往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这段时间以来，他基本上被排除在了决策圈子之外，心里能平衡就怪了。
老张心里同样不痛快，不论是对俄国走私的事情，还是建设北市场，支持商业发展，直到和日本人一次次的较量，哪一件事情也是汤玉麟能参与的，和他能商量出什么啊！
打江山靠武将，守江山就离不开谋臣，老张现在正从一个将军转变成一方诸侯，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汤玉麟的那点水平怎么行啊，告诉他非但帮不上忙，还有泄密的风险。
“四哥，有些事情的确不适合你参与，你就把部队带好，士兵训练好，以后冲锋陷阵，还要仰仗着四哥呢！”
“冲锋陷阵在前，论功行赏在后，这是什么道理！”汤玉麟嘟囔了几句，满肚子都是牢骚，但是他也改变不了张作霖的主张，只能气哼哼的离开了老虎厅。走出帅府的时候，老汤眼角露出异样的神色，紧紧拉了拉袖口，袖子里面正藏着一封密信！
“七大爷，这一次风波之后，袁世凯也会明白，段芝贵管不了奉天，一切还要靠您坐镇。不过还有些犹豫罢了，都督宝座其实已经触手可及了，我看只需要增加一个筹码就可以了！”
“说说看，要是有道理，就证明这个团长没白给你！”
“瞧您说的，升不升官，我不都应该给您老出谋划策么？”张廷兰笑着说道：“这一次日本人闹起来米骚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日本人粮食不够吃了。我听说日本政府已经在朝鲜大肆低价收购粮食，为的就是平息国内的动乱。而且也开始在东北收购粮食，咱们索性送一个顺水人情，帮着日本人收购粮食。缓和一下关系，只要日本人不反对您当都督，这个位置就跑不了！”
从心里讲，张廷兰恨不得让日本人都饿死，但是这明显不现实，由于米骚乱是张廷兰提前引爆的，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杀伤力远没有历史上那么大，日本人很快就恢复过来。
而且日本人要是真的饿疯了，未必不会出兵抢夺东三省，以奉军现在的兵力，根本就挡不住。
另外日本人也展开了收购行动，既然阻止不了，索性就当做人情送给日本。
“七大爷，您可以向日本方面提议，由咱们出面收购粮食，然后打九折出售给日本，正处在困境之中的日本人一定会感谢您的，然后咱们再利用报纸宣传一下，这样一来日本人就不好干预你登上都督宝座了！”
老张有枭雄之姿，自然不会感情用事，心里面已经认同了这个办法，只是嘴上还有不情愿。
“这帮小鬼子把咱们折腾够呛，咱们还要上杆子，打折扣，给他们送粮食，老天爷怎么不把这帮畜生都饿死啊！”
“便宜粮食未必就好吃，咱们要做的是借着这个机会，把粮食买卖控制住，以后东三省的粮食，都要经过咱们的手，才能出口外销。东三省最值钱的不是粮食，不是人参，而是黄豆！等咱们实力够了，就把粮食公司规模扩大，变成农产品出口公司，把黄豆出口权力抢回来。”

东北的大豆在民国时期，绝对算的起是一个拳头产品，出口量占据世界九成左右，已经足够形成垄断，每年都有四五亿大洋的利润，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不过很可惜，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将榨油工业中心从营口搬到了大连，至于日本的掌控之中。从此之后，东北的老百姓都成了给日本人打工的，辛辛苦苦工作，却眼睁睁看着日本垄断豆油出口，捞取丰厚的利润，自己只能挣一个辛苦钱。

这也是张廷兰来到这个时空之后，才了解到的情况，心中越发的愤恨。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财富，都会变成机枪大炮，飞机坦克，在二十年之后，日本人正是用着这些武器，大肆屠杀中国人，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惨死，成为了每个中国人心中最深的一道伤口。

既然到了这个时代，就不能坐视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张廷兰把目光早就落在了大豆上面，不过正因为利润太丰厚，贸然动这块肥肉，日本绝对会发疯，因此张廷兰只能迂回行动，从控制粮食做起。

老张拍了拍张廷兰的肩头：“好好用心办事，别在乎汤玉麟怎么看，这些长远的谋划，不是他能理解的，七大爷到什么时候，都不会亏待你的！”

老张也是性情中人，汤玉麟刚刚闹过，换成谁心情都不会好，结果张廷兰非但没有找自己诉委屈，还主动帮着谋划都督位置，规划以后的经济发展，每一样都是自己心中最关心的事情，老张怎能不感动啊！

辞别了张作霖之后，张廷兰就回到了独立旅，正式走马上任，现在独立旅除了炮兵营之外，其他部队还有一半以上的缺口，还要继续招兵。不过张廷兰已经等不及了，他要求把尽快把现有的新兵训练起来。

从队列内务开始，凡事都严格要求，吃饭洗漱，说话坐卧都要有统一的规范。要把这些新兵身上的懒散都训下去，把他们变成真正的可战之兵。

理想很好，但是这帮新兵训练起来，的确不容易，就连最基本的左右都分不清楚，队列更是七扭八歪，教官和张廷兰都准备了一个木棒，谁犯错了，毫不留情，就给一棒子。

正在校场上训练的时候，杨宇霆突然找了过来，经过一个月的剿匪行动，杨宇霆的才能正式获得了张作霖的认可，这些天经常出入帅府，和老张商量军队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

“邻葛先生，您怎么有空找我啊，没去大帅府么？”

“拙言，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还是重炮营的营长呢，正儿八经的独立旅的人，找你这个团长商量点事情，难道还有问题么？”

说话之间杨宇霆拉住了张廷兰，低声说道：“咱们和日本人打了一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别看咱们赢了，但是和日本兵差距太大了，我总结点东西，你帮我看看吧！”

第一百一十章俄国技工

奉天南大营的东北角新建了一处小院，一共三间正房，看起来有点像土地庙，这就是临时安放牺牲的四十九名士兵骨灰的地点。正中间安放着四十九个灵位，供桌上还摆着香炉祭品，专门安排了两个门卫，另外有人定时打扫卫生，把小院弄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不时有参加过劫车案的士兵过来看一看，和这些老弟兄念叨念叨一些心里话，没有人不怕死，但是更怕死得孤单冷清，就像蒿草一般无人问津。对于士兵来说，这里就是一个精神的寄托，一旦牺牲了，他们也可以拥有一个灵位，会有无数的人前来拜祭，想到这里，这些士兵的心里就会欣慰不少，似乎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

而且这一次奖励标准也的确惊人，每个牺牲战士给予一千元，家人每个月还会得到两元钱和五十斤粮食，子女的学费也由独立旅承担，完全能保证家人衣食无忧。参加行动的士兵也获得了三百元奖励，而且张廷兰已经许诺，会把这次行动当做优先提拔的条件，只要他们努力学习，表现优秀，很快就会成为中下级军官。

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必须严守秘密，如果敢走漏一个字，不只享受不到优待，还会被直接枪毙，绝不留情。

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保证之下，这些士兵显得与其他人都不相同，无论是训练，还是识字，都比其他人要努力数倍，知道了拼搏，懂得了自爱。

在谈论战斗总结之前，杨宇霆和张廷兰特意来到了小院之中，向牺牲的士兵恭恭敬敬得上了三炷香。

“经验都是弟兄们拿生命换来的。任何人都不能忘本，部队更是如此。公墓的地皮已经选好了，等到这段风头过去，就把公墓建立起来，也让这些英雄能够有个舒服的长眠之地。”

“拙言想的周全啊，我们的邻居日本就对死去的士兵很重视，建立了很多的神社和纪念碑，这对死者是个安慰，对活着的人又是一个鞭策，咱们也应该学一学。”

“邻葛先生。日本人信奉神道教，讲究万物皆灵，一块石头，一只狐狸都可以建一个神社，一艘军舰下水。也会有一个对应的神社，他们的天皇就是活着的神。宗教、军阀、财阀三者共同围绕在天皇周围。这样的日本极具侵略性。也是咱们日后头号的敌人！”

后世中国一提起德国都会竖大拇指，至少他们敢于承认错误，总理能够亲自下跪，而日本却百般抵赖，不停的拜鬼，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其实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深刻的文化原因。德日两国的迥然不同也是如此。

日本人信奉的神道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根据神道教的观点，死后的前辈都是神灵，而天皇也宣称自己是神。在这种情况之后。天皇不被审判，那就证明他没有错误，那些前辈也没有错误，相反他们还是英灵，需要祭祀。在日本人的心里发动战争不是罪，罪过是战败了！

“邻葛先生，日本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过处处事事都走到了极端，日本就好像一面镜子一般，无耻暴戾，狡诈凶顽。日后我们的头号假想敌就是日本人，训练和备战也都应该瞄准日本人。”

张廷兰和杨宇霆回到了办公室之后，张廷兰又特意请来了孙安虎，三个人围坐在一起，共同完成这份战争总结。

“我认为奉军的落后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战斗意志，其次是战术应用和单兵素质，最后是武器装备。”

杨宇霆翻开了自己的本子，沉声说道：“我们的士兵战斗意志远远逊色日本，不敢拼命，遇到困难就主动退宿，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打胜仗。我认为拙言的做法很好，对牺牲的士兵进行祭祀，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另外还要加强教育，强化服从性，眼前就算是刀山火海，也不能皱眉头！”

张廷兰一面听着，也一面思考，战争永远都是人和人之间的较量，军事装备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核心还是人，只有战士英勇无畏，才能够赢得胜利，这是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的。

杨宇霆又接着说道：“好的战术，必须有好的军官，整个奉军最缺乏的就是合格的中下层军官，别看他们官职低微，但是他们一面要领会上层的作战意图，一面要指挥士兵进行作战，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不过我们的军官大多数都文盲，根本不懂如何指挥协调，作战的时候全凭一股血气之勇，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他们根本不懂如何把握战机，如何调整战术。”

杨宇霆再一次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奉军的问题，奉军的军官多数都是跟着张作霖打天下的老土匪，想让他们在回炉另造，真的太困难了。

“邻葛先生，我看军官的问题就从独立旅开始抓起，首先培养士兵的文化素质，让他们多读书多识字。然后您再多受累，选出一些在军校学习过的军官，组成一个教导队，在训练的空余之间，给士兵上课。过一段时间，张师长准备重开讲武堂，咱们也就有了正式培训军官的基地了！”

“我义不容辞。”杨宇霆接着说道：“单兵素质也是奉军的一大致命问题，其实这和军官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教育程度不够，训练不足。我们的确不乏神枪手，但是大多数士兵的射击还是一点准头都没有，另外体能和野外生存，还有战术动作，这些方面都亟待提高。”

“我看咱们也不是一无是处。”孙安虎一听杨宇霆将士兵贬得一钱不值，有点不高兴的说道：“这次冯永双那小子神枪就发挥了作用，射死了日本当头的，另外还有好几个日本兵都死在他的手上呢。土匪就是靠着枪杆子吃饭，一辈子玩枪，白天打金钱眼，晚上打香火头，一点都不含糊。”

“安虎叔，军队是一个整体，少数人的优秀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必须所有士兵都跟上才行。不过您可是提醒我了，我建议将部队里面的神枪手都选拔出来，大家不干别的，就磨砺自己的枪法。我再安排人去美国购买一些猎枪瞄准镜，装在步枪上，射击准确度能提高不少，这就是咱们的奇兵！”

“没错，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杨宇霆也很支持这个想法，笑着说道：“这支奇兵必须选拨最优秀的战士，各方面都要跟上，身体素质和心里素质都要过硬。”

奉军第一支狙击部队就这样被敲定下来，首批成员都是土匪出身的神枪手，奉军狙击手似乎从这一刻，就被注入了一种桀骜不驯的精神。

他们胆大包天，凶残狠辣，战术更是羚羊挂角，不按常规出牌，在战场上遇到，绝对是敌人的一场噩梦。日后在历次战斗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堪称奉军最具杀伤性的暗器。

“说到了装备问题，我们这次应该庆幸，日本士兵没有携带重武器，火炮

和机枪都没有，甚至连掷弹筒都没带，如果他们装备齐全，咱们真的未必能啃下来这块骨头。我们缺乏足够的火炮，无论是师旅一级的山炮野炮，还是基层的迫击炮和掷弹筒，我们都严重不足，炮是战争之中，没有大炮兵，就没有大陆军！”

“邻葛先生说得很对，不过目前咱们没有武器生产能力，只能弄到什么，就装备什么。下一步我们必须制定一个规划，争取早日能够自产武器，这样想装备什么，就装备什么！”

“嗯，我也没有指望现在能解决，这只是发展方向。但是武器装备不只是有了就行了，还要训练好，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就拿重机枪来说，这是我们能够消灭日本兵的关键。可是我们的机枪手训练严重不足，不然我们能够更轻松的解决战斗。因此我们要不惜血本，进行训练，拿出大量的子弹给士兵训练，好的机枪手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杨宇霆和张廷兰探讨的越来越热闹，孙安虎也不时插话，他们忙活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拟定了一套强化训练的方案。

“邻葛先生，先把这份方案交给张师长看看，他通过之后，咱们就在独立旅推广开了，别看咱们还没有完全成军，但是也要有足够的野心，争取早日让独立旅成为奉军的拳头部队！”

杨宇霆办事也是雷厉风行，他立刻就去找了张作霖，老张看到方案之后，十分满意，也可以说张作霖对于任何能提高自身实力的东西，都感兴趣。不过既然是新的训练方案，就有大量的奖惩规定，训练表现好，就能升职，不好，就要被警告，甚至是降级。

二十七师内部关系错综复杂，推广这种东西真有难度，只能暂时在独立旅施行。张廷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投入到了紧张的训练工作之中，制定一项项规则，颁布一个个条例。

正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弗雷德又找到了他，这个犹太佬一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又有大事情了。

“张，沙俄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不少俄国贵族已经决定把资产转移到奉天来，你又要发财了，而且远东的不少工厂停工了，技术工人都失业了，你的机会又来了！”

第一百一十一章都督宝座

在工业时代，什么东西最宝贵呢？毫无疑问就是熟练的工人队伍，这是一个国家进行工业生产的基础，甚至比资源还要重要。

就拿日本来说，本土几乎没有什么资源，但是一样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在二战之中，被美国人几乎炸成了一片瓦砾，但是在战后却能快速恢复，甚至比二战前的经济还要发达，靠的就是强大的工人队伍。

张廷兰很清楚这一点，奉天想要发展工业，就离不开各种技术工人，没有人才的支撑，什么都玩不转。但是中国眼下还是文盲遍地，重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既缺少可用的人才，又缺少培养的基地。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廷兰对此极为发愁，因此听到弗雷德说到了俄国技工，张廷兰顿时来了精神头，俄国工业水平虽然低，但是不代表技术工人就一定差，而且就算很差，也比中国强。

“老朋友，俄国究竟发生什么了，你给我说说！”

“还不是某些人干的好事情！”弗雷德白了一眼张廷兰，接着说道：“尼古拉大公被软禁之后，皇后想以此为借口，清理反对她的势力，远东就成了重灾区，结果大量俄国官员和将军被抓捕，远东几乎瘫痪了。”

听着弗雷德介绍，张廷兰也是有些目瞪口呆，俄国在西线还和德国人拼命呢，国内最需要的是稳定，结果皇后这个笨蛋一味蛮干，在远东换上了大量心腹官员，这些人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征兵征粮。

一方面是感谢皇后的提拔之情，一方面也是满足自己的贪婪，让这帮人一顿胡搞。远东濒临崩溃的经济，彻底到了悬崖变上，年轻工人都被送到了欧洲参加战争，原本开工就不足的工厂几乎陷于停滞。

不过这场风波还没有结束，皇后的倒行逆施，彻底激怒了沙俄的贵胄，以尤苏波夫亲王为首的沙俄贵族决定采取果断的行动，制止皇后愚蠢的行动。

当然直接对皇后下手，这帮人还不敢，因此上将矛头对准了妖僧拉斯普京。将罪过归咎于拉斯普京，说他蛊惑了皇后，尤苏波夫亲王等人也打出了清君侧的旗号，成功暗杀了拉斯普京。

由于张廷兰这只蝴蝶煽动翅膀的原因，拉斯普京比起历史上。足足早倒台了一年。不过这位妖僧的死亡，并没有给俄国带来好运。相反还极大的激起了俄国贵族和官僚之间俄争权夺势。

彼得格勒陷入了混乱之中。对于远东就更是鞭长莫及了，远东的不少工厂相继陷入了停工之中，大批的工人都失去了工作。

张廷兰也没想到，自己被逼无奈的举动，竟然给俄国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如果持续发酵下去。说不定俄国会提前输掉战争，甚至整个一战的格局都会发生变化，这可是张廷兰最不愿意看到的。

“沙俄的状况很糟糕么？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的确很糟糕。”弗雷德说道：“不过英国已经向俄国提供了一批紧急援助，帮助沙皇稳定军心。短时间之内，俄国还不会崩溃，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也不能保证了！”

张廷兰点点头：“沙俄的生死我管不了，抓紧时间，利用俄国的混乱的时候，咱们要多捞点好处。熟练的技工有多少要多少，为了保密起见，暂时就

让他们住在铁岭，我还安排专门的住宅。另外老朋友能不能趁机拆一点二手机器回来，要是能弄到一些步枪火炮的生产线就再好不过了，钢铁厂、发电厂、化工厂也是可以的，有什么弄什么！”

“张，我就知道你的胃口奇大，总是给我找麻烦，俄国正在战争阶段，这些工厂都被严格的管制，想要把工厂弄到中国，要承担太大的风险！”

“老朋友，你这么说，就代表你还有办法，不是么？”张廷兰说道：“这些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我们的，你手上还有兴业公司的股份呢，你难道不想看着我们的事业蒸蒸日上么？”

有些东西就像毒品一样，只要沾上，就会上瘾，弗雷德这个犹太佬之所以心甘情愿的给张廷兰帮忙，就是被骇人听闻的利益给吸引了，短短几个月，他已经获利数百万，而且能支配的财富十倍于此，几乎他就是俄国远东的无冕之王。

别看这次远东官员大洗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到弗雷德的势力，相反新上台的官员，更加贪婪，更加肆无忌惮，迫切想要靠着走私牟取暴利，沙俄这个国家的确走到了末世，无官不贪，他们都疯狂的索取利益。

这帮人不是不知道俄国糟糕的局面，但是他们就承受不住利益俄诱惑，这帮家伙也是聪明人，他们已经准备把资产转移到中国，这样就能避免被清算。

“工人我要，机器我要，资金我还要。老朋友，我会让王永江先生和你一同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远东搬空！”

弗雷德一听这话，心中已经开始给沙俄祈祷了，这个倒霉的国家，内忧外患不说，还被一个煞星盯上了，真是想不死都难了。

不过俄国的死活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需要的是足够的利益，老家伙已经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庞大的目标，在一年之内，他要把自己的资产提高到一个亿，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富翁。

弗雷德前去安排了，张廷兰顿时也是踌躇满志，工业建设虽然不能投机取巧，但是自己可以凭借先知先觉，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并且做到利益最大化，同样有把握在短时间之内，让奉天强大起来。

安排妥当了这件事情，张廷兰又参与到了紧张的新军训练之中，他现在可是独立旅第二团的代理团长，手下已经有了一千多名新兵。以往的武警总队只能算是练手，而且那些士兵多数都是二十七师的老兵，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这次的新兵才是张廷兰正儿八经的班底儿。不光是张廷兰重视，就连张作相都无比用心，他把最好的兵源都安排过来，又专门找了最好的教官，帮着张廷兰训练士兵。

不过真正训练开始之后，张廷兰头都大了，绝大多数人不只是大字不识，甚至连左右都分不清楚。在刚来的时候，有些人甚至还留着大辫子，丝毫不知道满清已经灭亡了。当把他们的辫子剪下去的时候，这帮人还嚎咷痛哭。

那些教官也很有办法，在每个士兵的右手腕上绑上一条麻绳，用来帮助他们区分左右，只要转错了。毫不留情，上去就是一棒子。张廷兰最初还下不去手。不过很快他就改变了主意。不只打人，而且下手还更狠，只有疼痛才能让这帮人从麻木之中清醒过来。

“你们记住，训练多流汗，打仗就少流血。就在不久前，日本人还叫嚣着要对奉天动兵。要把东三省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殖民地你们懂么？就是你们的田产土地，你们的妻子姐妹，还有你们的性命都要归日本人，他们让你们生就生。让你们死就死。到那时咱们大家都是亡国奴，就和牛马一样，是牲口！”

张廷兰在训练的间隙大声的向这帮菜鸟训话，他也没指望这帮人能够完全理解他说的东西，但是至少要给他们一个印象。然后反反复复的灌输，说是洗脑也好，说是思想教育也好，总之要给他们灌输一个观念，种下一颗仇日的种子，慢慢的这就会成为一个信念。

“所以你们不是在为了钱而训练，也不是为了有个吃饭的地方，一个月一两块大洋，还买不了一条人命。你们是在为了家人，为了你们的亲戚邻里，为了能像人一样，挺直胸膛活在世上！”

这帮士兵都似懂非懂的听着，他们对于张廷兰这个年轻的长官是既害怕，又感激。害怕是以为张廷兰的惩罚绝对严酷，只要出了一点问题，就少不了挨揍。而且张廷兰制定了一大堆的条例，从吃饭到睡觉，从内务到军容，每一样都有详细的规范分明，违反了就会遭到严惩。

这帮人平时散漫惯了，哪里愿意受规矩约束啊，偏偏军队就是规矩最大的地方，要么老老实实遵规守纪，犯规就接受惩罚，不然就要滚蛋。

说起来这些新兵是真不愿意离开，独立旅虽然军饷比不二十七师高多少，但是其他的待遇绝对没的说。每人内衣外衣，鞋子袜子，帽子腰带，样样不缺，而且都做工精良，美观耐磨，剪裁合身，穿上军装，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精气神，状态立马就不一样了。

除了穿的，吃喝也是第一流的，大部分士兵可能头十几年吃的肉，加起来还没有这几天多，早饭馒头包子管够，每人还给一个鸡蛋，中午晚上鸡鸭鱼肉换着样来，尤其是红烧肉都肥的流油，让人看起来就直流口水。

就算是地主家也没有这个条件，因此不论训练多么艰难，只要闻到饭菜的香味，他们就有了精神，这个年月，上哪去找这么油水十足的伙食啊。

张廷兰在伙食上下大本钱，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士兵都是十七八岁，长身体的关键时刻，如果营养充足，他们的身体素质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这些天的训练是实在是太艰苦了，没完没了的队列训练，每天两次五公里的越野跑，还有大量的体能训练，如果营养跟不上，这些新兵决定顶不下来。

不过这种训练也是效果显著的，这帮小伙子身体迅速强壮起来，浑身的肌肉都鼓了起来，一个个精气神十足，就好像小老虎一般。

当然张廷兰这么干，还有一个天大的便利，那就是罐头厂越来越兴旺了，每天都收购大量的肉类。给英国人和俄国人做罐头，用点边边角角的垃圾就可以了，每天都把最肥嫩的好肉挑出来，送到军营。

不只是独立旅，就连二十七师的伙食水平也在直线提升，事情虽然不大，但是奉军上下都要念着张廷兰的好处。以往就算有钱，也买不到这么多的好肉，毕竟奉天消费能力有限。可是罐头厂建成之后，周边都向罐头厂送货，就连热河一带也有人贩运牛羊过来。

张廷兰训话结束之后，立刻又指挥着这些新兵进行负重长跑，张廷兰也在后面紧紧跟随，这时候张学良突然赶来了，追上了张廷兰。

“廷兰哥，我爹的委任状下来了，奉天都督到手了！”
“汉卿，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七大爷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啊！”
“廷兰哥，不是这么简单，袁大头还给我爹安排了一个太上皇呢。”

第一百一十二章小礼物

奉天这段时间折腾的天翻地覆，而整个中国也是风起云涌，老袁的帝业已经走到了关键时刻。靠着筹安会和请愿团上蹿下跳，成功制造了所谓的民意，老袁也“勉为其难”的召集各省代表，齐集北京，准备对国体问题进行投票。

偏巧这个时候发生了劫车案，日本人气势汹汹的压了过来，老袁顿觉危险，也没有心思搞什么投票了，天天都和各国公使联络，寻求支持，好不容易事情缓和下来。

虽然没有和日本人达成最后的解决协议，但是好歹不会发生战争了，老袁手下的这些从龙功臣又撺掇老袁尽快进行投票，很快各省代表一致同意了君主立宪制，地方大员也联名拥戴，老袁的皇帝梦也终于开启了。

袁世凯头脑还没彻底糊涂，他非常明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道理，越是快要成功了，就越不能放松，特别是要稳定各地实力派。

清剿俄国土匪有功的张作霖必须嘉奖，几天前张作霖和奉天总领事失田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由奉天按照九折价格向日本出口粮食，帮助日本稳定粮价。别管以前有多少不睦，但是毕竟没有撕破脸，老张在这个时候向日本出口粮食，算是向日本人释放了足够的善意。

日本国内对这个小军阀的看法也好了不少，认为他还可以拉拢，因此也没有设置障碍，老张成为奉天的新都就水到渠成了。

不过老袁偏偏又不甘心把手从关外撤回来，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任命段芝贵为东三省巡阅使，管理三省军务。这么一来段殿下依旧是老张的顶头上司，张作霖得到委任之后，顿时暴跳如雷。袁大脑袋这不是玩人么！

“汉卿，我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凡事都讲究名正言顺，七大爷原来是师长，插手部队之外的事情，就是越权。现在是都督，可以名正言顺的管理奉天的军政大事，段芝贵虽然是巡阅使，但是完全可以当他不存在。反正奉天上下早就归心张大帅了，段殿下早就只能靠边站了！”

“说得也在理。廷兰哥，这下子我爹是名副其实的张大帅了，那我就是少帅了吧！”

“没错，货真价实的张少帅，谁敢说不是。我去抽他！”张廷兰笑着说道：“汉卿，我建议你赶快订制一套将校呢的军装。穿出去。绝对是器宇轩昂的少年将军。”

“廷兰哥，你别说笑了，其实我总觉得张少帅和评书里头的高衙内没什么区别，都是靠着老子的威风，男子汉大丈夫要自己打天下！”

看来这位张少帅还挺有志气啊！最好能一直这样热血下去，这样才不会断送东三省的基业。

别管怎么说。老张从这一刻开始，就成为了奉天的主人，实实在在的一方诸侯，绝对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张廷兰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就和张学良一同前往大帅府。

就在这个时候帅府已经张灯结彩，热闹非常，老张手下的一干老弟兄，都聚集了过来，祝贺张作霖高升。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正所谓鸟随鸾凤飞腾远，现在张作霖发达了，就证明当初大家的眼光没有错。

跟着老张混有前途，孙烈臣、张景惠、汤玉麟、袁金凯等人在老虎厅两

边坐着，与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张作霖的上手边，坐着一个矮胖的中年人，正是王永江。

张廷兰刚进入老虎厅大门，就注意到了王永江，从座位上看，王永江绝对是今天的主角儿，看来这位奉军的大总管也要正式登场了。就在此时，张作相，杨宇霆也都赶了过来，杨宇霆在主抓重炮营的训练，而张作相则是在招募神枪手。

组建狙击部队是张廷兰的主意，张作相也知道儿子对此事的看重，他又比较熟悉奉军之中的那些神枪手，因此主动去搜罗人手。重炮部队和狙击手都属于奉军的秘密武器，因此训练地点都安排在了城外，他们才最后过来。

"人都来齐了，老袁任命我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从今天开始，奉天就是咱哥们的地盘了。正是如此，咱们也该动动心思，把奉天治理好，让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大家都说说意见，你们准备怎么办！"

老张这话问出来之后，在场的众人都有点傻眼了，如果说领兵打仗，他们是行家，如果说治理地方，绝对是一筹莫展。当然张廷兰和杨宇霆心中都有想法，不过两个人都是鬼机灵，明显今天老张是要给王永江表现的机会，自己就不要多嘴了。

老张看了一圈，一见没人说话，然后转向了王永江，笑着说道："岷源，你给大家伙上上课，讲讲想法吧！"

王永江微微点头，由于张廷兰的牵线搭桥，王永江和张作霖有过几次接触，现在官银号的事情基本就是王永江在搭理，一切都井井有条，表现出极强的管理能力。

老张也几次向王永江请教治理奉天的思路，王永江都侃侃而谈，毫无保留，张作霖也深受启发，产生了起用王永江的心思，这不刚刚走马上任，第一次会议就把表演机会送给了王永江。

"诸位，王某先说一说奉天的整体状况，目前奉天一共拥有八百万人口，坐拥辽河两岸。沃土千里，物产丰富。但是每年财政都有巨额的亏空，入不敷出，治安混乱，金融动荡，老百姓食不果腹，各地盗贼横行，民生凋敝。我认为这些事情归结成一个字，就是穷，要想治好奉天的穷病，就要大刀阔斧的理财！"

王永江的看法和张廷兰不谋而合，别看张廷兰这段时间这么折腾，但是起到的效果有限，他仅仅让老张手头宽裕一点，奉军省城的商业取得了巨大发展，治安也好了起来。但是其他地区还没有影响到，奉天依旧戴着贫穷落后的帽子。

"自古以来理财的手段无非就是两种，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我认为目前应以开源为主，节流为辅，所谓开源，就是拓展新的财源。这个新的财源又分成两种，第一是农民的租税，我建议要立刻清丈土地，把地主隐藏的土地全都查清楚。让他们全部纳税。第二是工商税收，这一点也是未来奉天增长潜力最大的一块。"

说到这里，王永江眼神不经意扫过了张廷兰，接触了这么长时间，王永江对张廷兰的一些秘密也是十分清楚的。就以北市场为例，有多少税收流到了张廷兰的腰包。王永江心里都有一笔账。原来是为了架空张锡銮和段芝贵。现在轮到张作霖执掌奉天，这些规矩都要改过来，把北市场的税收大权

交给奉天政府。

这毫无疑问是在割肉，不过张廷兰早有准备，他一手规划了北市场，早就把最赚钱的地皮拿到了手中。随后又控制了金融，这两样既不显眼，又收益惊人，张廷兰对于税收早就不那么在乎了。现在交出去，正是好机会。

一见张廷兰云淡风轻的模样，王永江也暗暗佩服，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竟然能够做到宠辱不惊，真是后生可畏。王永江继续说道："土地是死的，能收上来的终究有限，工商发展起来巨大，是未来主要的财源，因此必须小心呵护。首先就要整顿吏治，避免官员随意敲诈勒索，另外流氓无赖，还有兵痞，也都要处理！"

说到兵痞两个字，王永江故意顿了一下，在场的众人心中也是一动。张廷兰早就整顿过治安，不过对于兵痞这个毒瘤，张廷兰也没有能力下手，因此只是最大限度的约束一下而已。

王永江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讲话，就把兵痞问题提了出来，这等于是在打在场众人的脸，他们就是兵痞的头子，特别是汤玉麟和张景惠，他们两人手下的士兵问题最多。

整顿兵痞，无疑是在那他们开刀，就连孙烈臣的脸色也不太好，奉军本来就出身土匪，军纪松弛，不少士兵都充当起来黑帮老大的角色，四处敲诈勒索，这也是奉军重要的收入，虽然不合理，但是却存在多少年了，真要是掐断了，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关于兵痞的问题我说两句。"张作霖一见气氛不对，主动把话头接过去了："以往咱们手上没钱，又不能让弟兄们饿死，弄点外快，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手上资金也充足了，大家也不缺吃少喝，军饷也不拖欠了，要是再闹事，就不太合适了！"

从王永江提出兵痞的问题，张廷兰就一直在偷眼观看张作霖的神色。按理说张作霖刚刚掌权，并不应该提这种敏感的话题，偏偏老张反其道而行之，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雨亭，弟兄们拼死拼活的打仗不容易，我看就不要弄那么多的限制了，让大家有点自由吧！"张景惠先说话了。

哪知道张作霖摇了摇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这段时间我正在拟定一个抚恤标准，以后弟兄们受伤了，甚至战死了，都要给他们家里足够的抚恤金，让弟兄们没有后顾之忧。俺老张做到了这一步，他们也要对得起这份钱，谁要是再敢无视军纪，肆意扰乱地方，我绝不客气！"

张作霖毫不犹豫的站在了王永江一边，让老虎厅的气氛有些压抑，王永江接着又讲了不少发展的意见，结果大家都没心思听了。

好不容易散会了，都垂头丧气的走了出来，张廷兰却紧走了几步，叫住了孙烈臣。

"六大爷，头几天我托北京的朋友帮着联系了一下，他帮我买到了一批九天贡胶，专治气血不足，我听说宪瑞妹子身体虚弱，正好给她补一补，另外我又讨了几个食疗的方子，也不知道管用不？"

第一百一十三章军工人才

此时的医疗条件远远无法和后世相比，妇女生孩子就是在闯生死关，孩子大人生死都悬于一线，难产死亡的比比皆是，就算能侥幸闯过来，也容易落下病根。

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也就是张学良的母亲，早早去世了。张作相的原配也是如此，张廷兰到了这个时空，就没有见过亲生母亲。孙烈臣的原配夫人也是如此，不过他更惨一点，并没有子女留下来。

后来孙烈臣有几次续弦，也生过一个儿子，结果还早夭了。孙烈臣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取名孙宪瑞，比张廷兰要小三岁，被孙烈臣视作掌上明珠。不过小姑娘身体很不好，基本上就是一个翻版的林妹妹。

张廷兰这段时间以来只见过一次，孙宪瑞小脸煞白，脸颊清瘦，不过一双秀目十分灵动，看起来楚楚可怜。孙烈臣也请了不少医生，这些人基本上都认为是气血亏虚之症，开了一些进补的方子，结果效果也不好。

经过张廷兰的观察，多半孙宪瑞的症状就是贫血体虚，完全可以服用一些阿胶，再加上食疗来改善症状，阿胶之中就名贵的就要数九天贡胶，又叫九朝贡胶，满清的时候被当成了贡品。

张廷兰托人在北京购买了一批，然后又咨询了几位医生，拟定了一个食疗的单子，无非就是吃一些红枣、人参、红糖、猪血等物，一同送给了孙烈臣。

孙烈臣接过这些东西之后，也有些感动，女儿是他的命根子，结果多年以来，一直病恹恹的，弄得孙烈臣也忧心忡忡。

“廷兰。你有心了，我代宪瑞谢谢你了！”

“六大爷，都是自家人，不都盼着宪瑞妹子能好一点么。再有我觉得多数的病都和心态有关系，您不妨给妹子安排一个学校，多接触一点外人，见识多了，心情舒畅了，对于身体也是好的！”

“我这个当爹的失职啊，每天忙里忙外。就没有时间顾得上丫头，惭愧惭愧啊！”

“六哥，别说这个了，咱们不都是一样么，我和廷兰去你家坐坐。还有点话想聊聊。”

“欢迎欢迎啊！”

孙烈臣也不傻，张氏父子找自己。多半就是和今天的事情有关系。他也想着试探一下张作相的态度。他很清楚张作霖的为人，一旦下定了决心，就难以改变，老张释放了整顿军队的意思，那就证明这件事情不可避免了，不过偏偏军队的事情又涉及到孙烈臣的切身利益。不能不慎重。

他们很快来到了孙烈臣的府上，孙烈臣把女儿孙宪瑞叫了出来，先感谢张廷兰送的礼物，小姑娘十三四岁了。不过身量消瘦，看起来不过十岁出头，见到外人还有些胆怯。

张廷兰向她介绍了一下阿胶的服用方法，然后又嘱咐了食疗的关键，十分的细心，不过张廷兰可没有什么非分之想，而且这个豆芽菜还引不起他的兴趣。张廷兰真正在乎的是孙烈臣，整个奉系之中，能独当一面的人才不多，孙烈臣就是佼佼者，甚至比起张作相还有本事。

不过孙烈臣死的比较早，这也是奉系内部派系失衡的一个原因，如果有

孙烈臣压着，新旧派系之间的斗争或许不会那么惨烈。当然张廷兰更希望的是和孙烈臣达成某种默契，未来能够共同进退，在奉系之中，形成强大的联盟。

说了几句话之后，孙宪瑞就被孙烈臣打发下去，然后孙烈臣对张作相说道："辅忱，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的事情你怎么看？"

"六哥，如果放在以往，我一定会反对，老弟兄跟着咱们出生入死，现在让他们收点钱，也是应该的。可是这次我和日本兵碰了碰，发现咱们差距太大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我也和廷兰商量了，认为奉军应该整军经武，不能再用土匪的那一套了。"

孙烈臣眉头紧皱，叹了口气说道："劫车案果真是你们干的？"

"没错，事情关系太重大，只有参与的人知道，在战后我们还做了一个总结，已经交给了雨亭，说不定就是这东西触动了他，让雨亭决定整顿军队呢！"

"辅忱，你们的胆子真是比天都大，差点就酿成中日大战啊！"

"六大爷，这也怪我，考虑的不够周详！"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雨亭都没你的胆子大。"孙烈臣笑着说道："不过现在麻烦都没有了，雨亭还升官了，风险虽然大，但是收获更惊人啊。"

孙烈臣想了想又问道："差距果真那么大么？"

"天壤之别啊，我们六百精兵，带着十挺重机枪，去伏击二百只装备步枪的日本兵，结果我们死了将近五十人，加上伤员，足有将近一百人。如果放在野战之中，日本人装备齐整，他们两百人至少能拼掉我们一千人，咱们一个师能和人家一个联队拼命就不错了！"

孙烈臣的眉头紧锁，显然对这个结果也十分震撼，"这部队真到了必须整顿的时候了么？我原来还想着占据了奉天，也算是功成名就，该享享福了呢！"

"六大爷，我说两句吧。今天是七大爷升职的好日子，结果他没有搞什么庆祝，反倒让王永江大谈治理地方，甚至提出军队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显示了七大爷的野心，一个奉天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就算是整个东三省也未必够。咱们奉军还有大发展，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一切都是妄想，整军经武是不可改变的事情。"

"我也知道如此，只是有些事情积重难返，都是老弟兄，我也难做啊！"

"小侄有个办法。"张廷兰说道："我准备筹备个军人福利公司，在弟兄们的军饷之中扣除一点，作为资本，然后再从其他地方筹措一部分。然后这个公司负责投资，赚钱之后，给弟兄们分红。日后有了伤员，弟兄们年纪大了，不能继续当兵了，都可以优先到这个公司任职。"

孙烈臣一听这个建议，眼前顿时一亮，整顿军队最大的阻力就是打翻了一些人的饭碗，如果能按照张廷兰的办法，靠着这个福利公司弥补一下，或许真的能行。

"廷兰，天底下能有包赚不赔的买卖了，这个投资公司真能行得通么？"

"任何买卖都有风险，不过咱们手上有权力，可以用权力给公司保驾护航。我想了一下，这个福利公司投资的重点就是地产，奉天商业发展越来越快，人口也越来越多，房地产必定会热起来。另外我还有一个主意，就是让

福利公司垄断奉天的鸦片贸易，这玩意可是一本万利的，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提取吗啡，都是十足的暴利。”

张廷兰的话彻底打动了孙烈臣，这两条财路都很不错，搞房地产建设，对奉天城市发展也有好处，而且需要的劳动力也多，如果士兵不能在军队混了，至少能当个包工头，也能吃喝不愁。

“六大爷，本来弄毒品是丧尽天良的事情，但是各地的都督都是如此，全指着这玩意发财，咱们也不能免俗。不过我想不能光盯着中国老百姓，洋人一样抽大烟，就拿俄国来说，现在民不聊生，老百姓压力多大，抽点鸦片也是一个放松，而且日本和朝鲜也是这样，咱们想办法往他们那走私！”

“你小子鬼心眼太多，不过千万别玩火**，要是让列强再来找麻烦，我可不答应！”

孙烈臣虽然这么说，但是很明显，他已经同意了这个方案，一旁的张作相也开口说道：“六哥，给了那帮混蛋好处，要是他们还不知道自爱，是军纪如无物，只怕真要痛下杀手才行。”

“我明白，现在应该担心的是汤大虎啊，他的部队陷得最深，不只是一些店铺，他还经营着不少鸦片生意，只怕他不会放手啊！”

汤玉麟是昔日张作霖手下第一干将，现在两个人却渐行渐远，主要的问题还是老汤跟不上时代，张作霖是要当东北王的人，汤玉麟却仅仅盯着自己的那点利益，没有考虑到奉军的长远发展。

一个集团在前进过程之中就是这样，不断的融入新鲜血液，不断淘汰那些跟不上潮流的人，对于这种情况，张廷兰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要是聪明人就会知道该怎么选择，至于笨蛋就只有让时代抛弃他。

和孙烈臣又具体谈了谈公司的事情，张作相和张廷兰就告辞离开。现在张廷兰手头也有不少事情，除了训练新兵，还要指导奉天商业发展，部署对俄国的掠夺计划，现在又要筹备这个福利公司，总之忙得脚不沾地。

就在这个时候，邝荣光突然来拜访了他了：“拙言，来奉天多日，也没办什么事情，就成了吃白饭的，我于心不安啊！”

“邝先生，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的疏忽，本来我想着尽快成立一个矿业学院，培养一些学生，然后再考察一下奉天的矿产，结果忙起来之后，都没来得及筹备！”

“我都知道，这段时间奉天就没消停过，不过现在张雨亭当了都督，麻烦也差不多结束了，往下就有机会了。我这次过来，是想给你推荐两个人才，一个是学化工的，一个是学武器的，以后奉天要是发展军工企业，他们都能派上用场。”

第一百一十四章工头儿

“邝先生，您可是及时雨啊，我正准备把机器局拆分开，筹建一个奉天兵工厂，您就帮着找来了人才，真是感激不尽啊！”

“兵工厂可不容易建啊！”邝荣光叹了口气：“都说共和好，结果咱们建立了共和制四年多了，结果重工业丝毫没有发展，兵工厂还是前清建立的那几个，宁厂、沪厂、川厂、汉厂，机器工艺也没有什么改进，产量连洋人的零头都不到，真是让人寒心啊。”

“邝先生，你说得不错，不过越是如此，就越要玩命追赶，不然咱们落后的就更远了。我已经准备了充足的资金，先从维修一点点的做起，然后抓住机会，向西方购进设备，只要持之以恒的发展，早晚有一天奉天兵工厂能成为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知名大工厂！”

“呵呵，拙言，我就欣赏你这股子干劲，当年从美国回来我们这些人也多是这样，结果蹉跎了大半生，也没干出什么名堂，真是惭愧啊！”

邝荣光自嘲的笑了笑，说道：“我给你推荐的两个人，一个叫陈启铭，他爹陈荣贵和我是老乡，又都是留美的同学，这孩子也去了美国学习，化工专业。另外一个叫做熊梦远，是我的一个远方亲戚，出生在南洋，后来去的英国留学。这两个孩子在西洋生活久了，对国内恐怕有些不习惯，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拙言担待一二。”

其实说起来这两个人都二十出头，比张廷兰大不少，但是邝荣光说起这话十分自然。张廷兰表现出来的手段，让他再也不能把这个人当成一个后辈了。

“邝先生，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有真才实学。拿得出真本事，自然就能得到重用，如果拿不出来，说什么都没用！”

“嗯，再有三五天他们就能赶到奉天，到时候我再带着他们前来拜访！”

送走了邝荣光，张廷兰继续督促着新军进行训练，这些天下来，在棍棒的威胁之下，士兵渐渐的能把队列走得整齐起来。体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最主要的就是这些人渐渐的适应了军营的纪律，行走坐卧都有了规矩。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句话并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要体现在每一个细节。最终深入到骨髓之中。从进入军营开始，就一点一滴进行培养。看着新兵逐渐蜕变。张廷兰也十分欣慰，这帮小子就是自己在奉军之中立足的本钱，他们就是自己的胆气，就是自己的脸面！

新军白天训练，到了晚上要抽出两个小时学习，其中半个小时学习军营的纪律条例。另外一个半小时主要是识字，学习一些简单的绘图运算。

以往私塾的识字都是先生念一句，学生跟着一句，效率并不高。张廷兰接手之后。首先就推广了黑板和粉笔，认字和写字结合起来，眼睛看着，嘴里念着，心中想着，速度渐渐的就快了起来。

除此之外，张廷兰还尝试着推广了拼音，这也是加快识字的好办法。汉语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比起字母文字有着巨大的优势，最明显一点就是汉字在纸面上是二维编码，而字母只是一维的。

这样一来，汉字传递的信息就更多更丰富，所以汉语词汇有着内敛的特点，比如火车是一种新出现的东西，我们首先知道这是一种运输东西的车，然后这种车冒烟咕咚，所有就顺理成章的叫做火车。

电脑也是如此，使用电力，能够计算，结合起来就是电脑。而不用像西方人一样每个新事物都要给一个新名称，即便是有词根，但是繁复的变化，也有极大的困扰，很多专业名字，除了本学科的人之外，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而汉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会读，稍微联想一下，就能猜一个八九不离十。

因此张廷兰在教授汉字的时候，首先就推广了拼音。拼音并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东西，早在明朝的时候，西方学者来到了中国，就首先用字母给汉字注音，到了清末之后，很多学者都指出汉字繁杂难认，是制约中国人学习的重要因素，因此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拼音方案。

不过多数都不算成熟，只能在小范围内流传，张廷兰直接使用了后世比较成熟的拼音方案，还特别制造了识字挂图。图片、文字、拼音三者结合起来，在后世看起来这就是小孩子的玩意，但是现在来说，还是十分新颖的教学工具，很有趣味性。

每个营房都挂了几张，很多士兵只要闲暇下来，就会围着挂图仔细学习，中国人并不笨，相反后世很多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平均智商居于世界最前列的，只要有一个机会，中国人就能爆发出强大的学习能力。

这些士兵就是如此，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有点基础的，基本上都能认识五百个以上的字，其他人也能达到二三百字。张廷兰索性又把乘法口诀也贴在了营房里面，然后再订阅一些报纸杂志。

第二团在他的折腾之下，几乎成了一个学堂，一团的新兵最初并不理解，经常拿二团取笑，说他们正事不干。结果一段时间下来，一团的士兵也渐渐觉察出了一丝玄妙。

那些本来和自己一样，都大字不识的二团士兵，已经能够看书读报了。训练一些新科目的时候，他们理解的也比自己快，拿到了武器之后，能看懂操作手册，了解各种参数，上手速度更快。

士兵素质在短时间之内就出现了较大的差距，弄得一团长孙安虎都不得不跑到张廷兰这边取经，顺带了借走了几个学习效果最好的士兵，还卷走了一大批挂图。

杨宇霆也要负责士兵的教育工作，不过他一看张廷兰弄得风生水起，他干脆只教战术动作之类的东西，基础全都推给了张廷兰。

这天士兵正在校场之上训练，十月的天气已经渐渐转凉。真真秋风吹在身上，凉爽舒适。校场上却只能感受到一股盛夏才有的热闹，士兵们挥汗如雨，正在拼命的奔跑，体能训练结束之后，就要进行打靶训练。

团长大人已经许诺，谁的成绩最好，就能够得到一柄精致的匕首刀。或许出于男人的天性，没有不喜欢刀剑这类的玩意，大家都卯足了劲。

正在这个时候邝荣光带着两个年轻人来到了南大营之外。这两个人都二十四五岁的样子，其中一个个子比较高大，长得十分粗壮，他就是熊梦远。另外一个中等身材，显得很瘦弱。一脸的书卷气，正是陈启铭。

“舅舅。早就听说东三省冬天冷得邪乎。能把耳朵都冻掉了，我还想您老怎么愿意跑到关外来受罪啊。现在一看情况可不相同，就光看这个南大营，就和其他地方大不相同！”

熊梦远显然很健谈，和邝荣光诉说着自己的感受，实际上到了奉天之后。他就感到了一丝不同。相比于其他地区，奉天更加有秩序，也更加忙

碌，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施工的队伍。

火车站周围都是北市场的范围，虽然还没有修建完毕，但是道路宽阔，两边的店铺林立，路边有路灯，还有绿化树木，甚至还配置了专门的垃圾箱。

光看这个格局，甚至超过了上海滩的十里洋场，比起西方的城市，差距也不是很大。见微知著，他们也渐渐明白了邝荣光为什么愿意跑到关外了，奉天的确潜力无限。

到了南大营之后，感受就更加深刻了，整个军营建筑规整，打扫的干干净净，几乎到了一尘不染的境地。在营门设立了专门的警戒线，有士兵巡逻站岗，这些士兵一个个军装笔挺，神情肃穆。

每一个动作都整齐规范，比起中国其他地区的军队都迥然不同，邝荣光也介绍过，这些都是张廷兰一手打造，熊梦远和陈启铭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警卫通报了之后，邝荣光带着他们进入了军营之中，这时候张廷兰还有一点训练任务没有完成，索性就先让其他人带着邝荣光参观一下军营。

邝荣光也十分有兴趣，他跟着张廷兰从北京跑到了奉天，就是对这个年轻人有信心，能够办成大事。现在到了张廷兰的地盘，正好看看这个年轻人真正的水平如何。

刚走进一排营房，熊梦远顿时就长大了嘴巴，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只见一排床铺，全都是整洁的白色床单，被子都叠得刀裁斧剁的一般，齐整整的豆腐块。各种用品都摆在了固定的位置。

这趟营房足足有三十几个床位，每个位置都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差别就是上面的号牌不同，毫无疑问能做到如此整齐划一，军队长官一定是有本事的人物。陈启铭的眼光也落在了周围墙壁上面悬挂的各种识字挂图之上，就连邝荣光都产生了兴趣。

特别是看到那些拼音之后，邝荣光虽然不完全认识，但是也看出了端倪，十分感慨的说道：“张拙言，年纪不大，学识惊人，这些东西恐怕都是他弄出来的。你们两个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别以为留学西洋，就能自高自大，小看其他人。”

正说话之间，张廷兰也赶了过来，他笑着对邝荣光说道：“邝先生，这两位就是您推荐的大才吧！”

“拙言，这个大个儿是熊梦远，这位是陈启铭，都是我的子侄，都来找你讨饭吃了！”

“邝先生，您这么说，怕是熊兄和陈兄都不爱听啊，人家是来靠着真本事来挣饭吃的。”

“嘿嘿，舅舅张先生这话说的就是带劲，我们早就准备干出一番事业。”

“张先生，我想请教一个问题。”陈启铭突然开口提问了：“这些挂图都是您设计的吧，想必是用来帮助士兵识字的，当兵的为何还要学习文化呢？”

“正因为当兵，才需要更多的文化知识，武器越来越先进，战场情况越来越复杂，没有足够的知识，根本就无法适应战争的变化。而且他们也不能当一辈子的，现在多识几个字，以后离开军营，也能学点技术，当个工人，其实哪一行都需要学习，中国人现在最缺的就是知识。”

“拙言深谋远虑啊！”邝荣光十分感慨的说道，陈启铭和熊梦远也是若有

所思。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张廷兰发现这两个年轻人的确有点水平，专业知识一点不弱，也十分满意，就带着他们直接去了奉天机器局。

刚到门口，就见到了一个工人被悬在了门前，一个三十多岁，满脸横肉的家伙，正在批命的抽打这个工人，嘴里还不停的骂骂咧咧，张廷兰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第一百一十五章新的制度

“住手，你凭什么在这里打人！”

“哪个小兔崽子敢管老子！”这个家伙一抬头，就看到了张廷兰，只见他身上穿着齐整的军装，一看肩章，还是上校，后面又跟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卫，这家伙顿时就感到手脚发麻，这年头最惹不起的就是当兵的。

他急忙跑了几步，到了张廷兰的近前：“长官，小的有眼无珠，没有看到您，您老大人有大量，就把小的当个屁放了吧！”

“哼，有眼无珠不要紧，就怕连良心都没有了！”张廷兰面色阴沉的说道：“谁给你的权力在大门口吊起来打人，还不赶快给我放下来！”

“是！”这家伙连滚带爬的跑了过去，将被吊起来的工人放了下来，这个时候张廷兰他们也看清楚了这个工人，他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骨瘦如柴，裸露的胳膊上都是鞭痕，新伤压着旧伤，卧在地上，一动不动。

张廷兰让两个警卫去检查一下少年的伤势，然后他冷冷的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一个孩子也下得去手？”

“长官，您老千万不要误会啊，别看这家伙年纪小，但是却狡猾着呢，做工的时候偷奸耍滑，要是不好好教训，其他工人都被他带坏了，小的就不好管理了！”

“教训也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啊！”熊梦远比较热心肠，这时候已经过去，把那个少年抱了起来，这个少年远比想象的还要瘦弱，身体轻飘飘的，没有一丝分量。这要多狠的心肠才能对这样一个半大孩子，下这么重的毒手。

“这位少爷，我这都已经手下留情了。他父母把孩子交给我，就已经把生死交到我的手上了，他不好好干活，打死了那是活该，我就吃这碗饭的！”

“你的饭碗没了！”张廷兰冷冷的甩下了一句话之后，直接就向机器局里面走去，其他几个人也都跟在后面。邝荣光说道：“拙言，那个家伙就是俗称把头，负责监督工人干活，要是稍微有些怠慢。他们非打即骂，有些手上还沾着人命。”

张廷兰点点头，对于这些行会的把头也有所耳闻，目前工厂管理理念极为落后，完全指着一帮把头。包工头来管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黑帮恶霸出身，他们把工人当成了会说话的牲口。采取强迫式的劳动。狠狠压榨工人的血汗钱。

因此工人处境极为艰难，更为倒霉的是一些学徒工，他们的生死甚至都不在自己的手上，稍微有点错误，非打即骂，而且就算被打死了。那些工头师傅也没有什么责任，只能怪自己倒霉。

“邝先生，在完全强迫之下，怎么能生产出质量优良的东西。这些把头就是工厂的毒瘤，必须清除干净，要引入新的管理模式，激发工人的劳动热情！”

“张先生说得太有道理了！”陈启铭也在一边说道：“西方企业最初也有这样的工头，不过这些年早就摒弃了，改成了计件工资的制度，干多得就赚得多，干的少赚得就少。”

“激励比惩罚更有效果，就从奉天机器局开始，走出改变的第一步。”张廷兰来到了机器局，已经惊动了里面的人，负责奉天机器局的刘同光慌忙跑了出来。

一见到张廷兰，急忙笑着说道：“张团长，您大驾光临，怎么不提前知会一声，我好迎接您啊！”

刘同光满脸都是笑意，这家伙早就听说了张廷兰是张作霖眼前的大红人，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这可是得罪不起的任务。

“刘总办，张都督下达的命令你接到了么？”

“接到了，接到了，正等着您过来，拿主意呢！”

张廷兰点点头，然后说道：“奉天机器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分离出一个专门的造币厂，造币厂直接归军方管理，你们就不要插手了。另外剩下的机器和员工重新整顿一下，组成奉天兵工厂，以后专门负责生产和维修军火！”

奉天机器局从满清开始就负责制造大洋和铜圆，张廷兰认为铸币工作应该和军工分开，因此他把官银号的印刷纸币的工作和机器局制造大洋的职能统一到一起，设立专门的奉天铸币厂，直接采用军事化管理。

至于剩下的机器和工人则专职生产军火，这个方案早就得到了张作霖的支持，已经势在必行。不过刘同光听到之后，脸上的笑容就有些尴尬了，谁都知道这种改革就是一次重新洗牌，利益也将重新分派，自己这个工厂总办该何去何从啊！

张廷兰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不过丝毫没有在乎，兵工厂是奉系军阀的命根子，必须抓好，就算得罪再多的人也值得。张作霖同样知道兵工厂的重要，因此才特意让张廷兰出马，把兵工厂的框架搭建起来。

这些天张廷兰也在酝酿如何改革，如何让兵工厂尽快发挥作用，给奉军提供源源不断的军火物资。现在手头有了可用的人才，张廷兰立刻决定要大刀阔斧改革，把工厂弄起来。

而且从美国订购的机器也快要运到奉天了，很快这里就要为美国人生产枪托和子弹夹，不把生产工作理顺了，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刘总办，你去把所有工人都叫过来，我有话和他们说。”

刘同光也不敢不听，很快大院之中就站满了人，一共有七八十号，黑压压的站满了整个院子，这些工人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变化，只是战战兢兢的站在院子中。

张廷兰先让熊梦远将那个少年工人放在了大家的面前，有几个认识这个孩子的，一见他被打成这样，都有些心痛，大多数已经习以为常，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常见了，又有谁没挨过打呢。

“各位，我来到的时候。就看到把他吊在大门口，狠命的抽打，今天就在大家的面前，把事情说清楚，看看究竟谁有道理！”

那个工头这时候也感到了不妙，两腿不住的颤抖，勉强说道：“小人多少年来，就尽心尽力，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惩罚他们也是多年的规矩。小人自问没做错什么啊！”

那个小工人此时也缓醒过来，勉强挣扎着说道：“长官，我一定好好工作，您千万别赶我走，我家里头还有弟弟妹妹要照顾呢！”

“你别害怕。慢慢把事情说清楚。”邝荣光年纪比较大，和年轻人打交道也比较有经验。语气温和的问着话。

“老先生。我叫小春儿，我这不是做工不努力，就是这两天加工枪托，要打磨硬木，我吃不饱，就没有力气。完不成规定的数量，就要经常挨打。”

张廷兰从美国人手中弄来了做枪托的工作，虽然美国的机器还没有完全

运到，但是为了让他们熟悉一下工序。也提前开始生产枪托了。

“年纪轻轻的，挨饿挨饿可不行啊，你的工钱都哪里去了，难道不够买吃的么？”

小春儿被问到了酸楚的地方，眼眶之中有泪水滚动，低声说道：“老先生，我是学徒工，工钱只有人家的一半，还要交给孙工头一半，剩下点钱还要给家里头送点，不然家里人就都饿死了！”

听到这里大家伙也都弄明白怎么回事了，张廷兰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大家都听见了吧，我相信小春儿的情况并不少见，大家伙卖力的工作，大半工钱都要落到这些工头的手中，自己却连家人都养活不了。或许就如这位孙工头说的，这些年来都是这样。不过我要告诉大家，这很不合理，你们付出劳动，就要获得足够的报酬，至少让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家里人也不用忍饥挨饿！”

说别的东西都是空的，最能打动这些工人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因此大家都把耳朵竖了起来，仔细听着张廷兰的话。

“机器局马上要改组成奉天兵工厂，负责维修枪支，生产武器弹药。新的工厂的管理模式也要改变，以后不会有压榨大家的工头了，你们工钱都会提高，而且我会在银行之中给你们安排专门的账户，你们可以直接去银行取工钱，不用担心任何人会克扣！”

张廷兰几句话说完之后，大家伙都沸腾起来，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因此大家都议论纷纷。一旁的刘同光脸色越来越差，咳嗽了一声说道：“张团长，我说句不恰当的话，您可不能光顾着当好人，做善事啊，要是这么办了，这些工人谁还努力干活啊，到时候任务完成不了，谁都没法交代啊！”

“刘总办，你放心吧，以后我们的工钱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工资，一部分是奖金，大家只要完成规定的数量，就可以拿到基本工资。至于奖金则要看大家的本事，你们完成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拿到的奖金就越多，简单的说，就是多劳多得。如果有人连基本的数目也完成不了，只要达到三个月，就直接开除，我相信兵工厂的工钱会让无数人垂涎三尺的，你们不努力，外人就会抢了你们的饭碗！”

熊梦远和陈启铭都在仔细听着，他们很熟悉西方企业，采取了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完全靠劳动数量来决定，显得有些不近人情。而张廷兰将工资分成两部分，基本工资和奖金，这样既能够保证一定程度的公平，又能促使工人努力工作，两全其美。

管理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如何设计合适的管理制度，更是考验着一个管理者的智慧，张廷兰举重若轻，将方案的分寸拿捏的很到位，他们顿时就对这个年轻人钦佩起来。

难怪邝荣光会愿意跑到奉天，跟着这样一个人物，才能够让他们实现报国的理想。

张廷兰接着说道：“很快我们要替美国生产步枪零件，在这之前，我们要制定出具体的管理考评办法，还要拟定出工艺流程，大家都要辛苦一些。我先宣布两项决定，第一就是额外发放两个月的工资，让大家先解决一下家里的困难。第二就是从今往后兵工厂提供免费午餐，大家可以随便吃。”

张廷兰宣布了这两项福利之后，在场的所有工人都欢呼起来，简直比过年还高兴，不过孙工头等人脸都绿了，这也意味着他们永远失去了吸血的机

会。
新官上任三把火，张廷兰一上来就宣布了改革方案，提高了工人的待遇，一下子就把底层人的心拉拢住了，这样一来刘同光之流的管理层就被孤立起来，想要换人也比较容易了。
张廷兰随后和邝荣光等人又检查了一下机器局的情况，他们越看心里越摇头。

第一百一十六章冯德麟来了

要让一个工厂发挥出更好的效率，就要从两个方面下手，一个是工人，另一个是机器。张廷兰提出新的管理制度，还许诺大幅提升工资，极大的刺激了工人的积极性。

以前工头们惩罚落后者，现在变成了奖励优先者，前者完全是把人当成牲口来看，而后者则充分利用了人性，谁都渴望挣得更多。只怕以后工人会更加拼命工作，生产的商品更多，付出的汗水虽然会更多，但是他们却甘之如饴。

“拙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人的问题解决了固然不错，但是工厂的机器太落后了，也必须要革新了！”

邝荣光在检查工厂的情况时候，眉头紧皱，熊梦远和陈启铭更是像吃了苦瓜一样。奉天机器局的机器最初是盛京将军依克唐阿主持采购的，最初计划是生产军火，不过建成之后，仅能生产银元。

这些机器全都是蒸汽动力，粗苯硕大，与当时世界主流的电力设备相比，已经严重落后了，而且又使用了将近二十年，维护保养的效果也很不好，机器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形容。

“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多么艰难我们都不怕！”陈启铭神情十分严肃的说道：“工厂起步低一点没有什么，美国不少大公司也都是从小作坊开始的，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人，要有好的管理者，要有足够的人才，这样就一定能够发展起来。”

“没错。”熊梦远也大声说道：“我们从海外回来，就是想报效国家，要是为了享福，就在国外不回来了！”

“两位有雄心壮志最好，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英国人前段时间答应援建一个发电厂，已经差不多了。另外我从美国订购了一批机器和发电机，咱们很快就会进入电气时代。至于人才么？暂时会有一批俄国技工到奉天工作，你们要充分榨干这些俄国的技术，把真本事学到手，工厂之中要安排足够的学徒工，把每一个操作过程都给我盯死了！”

邝荣光早就知道张廷兰办事滴水不漏，现在一看，果然是考虑周详。又是电厂，又是机器，还有俄国技工，这些都加起来，奉天兵工厂的架子就搭起来了。

“张先生。既然都安排这么周详了，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生产枪支。还是炸药？”

“熊老兄，你也太心急了吧。”张廷兰苦笑道：“我和美国人谈了一笔协议，由我们负责生产枪托和弹夹，然后运到美国组装，暂时就先干这个。”

“这离着造枪炮还太远了啊！”

“总算是跟枪支挨边了。”陈启铭笑着说道：“先造枪托，弄点第一笔钱之后。就能继续购买机器，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早晚能把工厂完善起来。”

陈启铭显然干劲十足。张廷兰也十分满意，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涉世不深，有冲劲十足的年轻人，兵工厂开始阶段势必十分艰难，没有毅力是坚持不下来的。

“不瞒你们说，我手上有足够的资金，买几条生产线，甚至化工厂，钢铁

厂都不在话下！”

“那为什么不买？”熊梦远脱口而出，他显然还不明白奉天目前的处境。

“熊兄，列强也不愿意看着中国强大，很多关键技术和设备根本不能卖给我们，而且还有日本人这只恶狼盯着，他们早就把奉天当成了未来的殖民地进行经营，更不允许中**队强大起来。现在生产一些枪托，或许他们还能容忍，如果能生产步枪，日本人一定会插手的，想尽办法，将工厂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历史上的奉天兵工厂就是如此，有大批的日本技师活跃在工厂之中，这些人美其名曰是帮助，实则是限制监视，甚至是破坏。他们把持关键技术，左右发展方向，千方百计的阻止奉天兵工厂独立发展，将一切都至于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历史上奉天兵工厂规模堪称全国第一，但是却是一座沙滩上的城堡，没有足够的根基，也没有让奉军真正强大来，最后这座兵工厂还是落到了日本人手中，成为了侵华的帮凶。

张廷兰在组建兵工厂之初，就已经想到，要尽量阻止日本势力的渗透。老祖宗早就教育我们了，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奉天兵工厂的核心技术绝对不能让居心叵测的日本人知道。

“张先生，那咱们总不能因为害怕日本人，就一直生产枪托，不生产步枪吧？”陈启铭有些疑惑的问道。

“自然不会，生产枪托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张廷兰笑着说道：“不管是买，还是偷，甚至是抢，我总有办法弄到一些，等兵工厂初具规模之后，张都督的位置也坐稳了，咱们就有足够的势力和日本人周旋。那时候在光明正大的大建扩建，我相信很快奉天兵工厂就会成为中国第一大厂！”

“说得太好了！”熊梦远兴奋的挥了挥拳头：“既然张先生有了清楚的规划，那我们就不用多想了，我和启铭只管干活，有什么任务您就分派下来吧！”

“我初步计划将兵工厂分成三个生产车间，第一个负责枪械，第二个负责炸药，第三个负责维修。目前生产枪托的任务主要放在第一个车间，熊兄暂时负责一下，炸药车间就交给陈兄。另外第三个车间名义是维修车间，不过任务却最重要，要让工人通过拆装，搞懂步枪的结构，争取自造更多的零件。”

“拙言的想法很好。”邝荣光也笑着说道：“早晚要自造步枪，现在就开始研究很有必要，取长补短么！”

“邝先生，不止如此啊，我们能造的零件越多，就能从美国手中争取更多的订单。现在造枪托，下一步就要造刺刀，造枪栓，造子弹。拿出蚂蚁啃骨头的劲头，小步快跑，很快咱们就能自造武器，奉军也就有了和日本人周旋的本钱。”

张廷兰十分严肃的说道：“奉天建立强大的军工体系，是为了守护东三省的沃土，日本人狼子野心，沙俄贪得无厌，千万同胞的性命，百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存亡就系于奉天兵工厂上面，我们要一同竭心尽力才行！”

这些话都是张廷兰的肺腑之言，只有身处这个时代，才能真切的感受到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南满铁路沿线有日本大量驻军，日本商人足迹遍布奉天，他们用武力作为后盾，大肆抢夺经济利益，把东三省变成实际上的经济殖民地。

九一八事变绝非偶然，经过日本的经营，东三省已经瓜熟蒂落，再难维持了。熊梦远和陈启铭虽然不知道后世的历史，但是他们很清楚残酷的现实，日本人刚刚还威胁对奉天动武，而且到现在为止，劫车案还没有最后定论。

事实摆在眼前，他们也都产生了紧迫感，视察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制定工厂全面改组的计划，张廷兰和邝荣光负责拟定各种规范，熊梦远和陈启铭负责仔细了解机器和工人技术水平，还要统计出奉天兵工厂还需要哪方面的人才，还有什么机器。

然后制定出一个目录，估算出费用，交给张廷兰，然后张廷兰再去想办法解决。正在他们忙碌的时候，杨宇霆也来到了兵工厂。

“邻葛先生，你来的正好，不然我还要去抓你的壮丁呢。”张廷兰和杨宇霆相处一段时间，发现这个人其实很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恃才傲物，不过这也要首先有才华，历史上奉天兵工厂就是杨宇霆一手操办起来的，现在让他帮忙，也正合适。

杨宇霆也没有任何推辞，一同帮着张廷兰梳理各种关系，制定方略。

“拙言，办工厂首在用人，你的能力没的说，不过你总不能天天盯着兵工厂吧。邝先生以后还要负责矿业学院，熊先生和陈先生虽然有才学，但是对于管理和协调也未必熟悉。刘同光这个人是前清的老人，为官圆滑，极为贪婪，也不是管理工厂的合适人选，因此我推荐一个人，此人叫做陶治平，早年学习过军事，还主持过矿场开采，是个人才。”

“邻葛的眼光一向独到，那就任命陶治平当工厂的督办！”

“拙言，还有一点，你也要注意啊，工厂全都设在奉天，难免引来日本人的觊觎，特别是那些俄国技工，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他们一定会下力气追查的，要是查到什么就不好办了！”

杨宇霆参加了劫车案，警惕性是最高的，他最担心的就是走漏消息，对于这一点张廷兰也极为同意，小心驶得万年船。

“邻葛说得没错，我本来就准备把俄国技工安置在铁岭，那么不妨把维修车间放在铁岭，另外把炸药车间放倒城外，严密保护起来，等到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在把工厂搬迁到一起。”

“嗯，虽然增加了管理难度，要花些冤枉钱，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张廷兰和杨宇霆都是奉军之中办事能力最顶尖的人物，他们两个联手，很快兵工厂的改组工作就差不多了，美国的机器也到了天津，马上就能运过来。而且他们又找到了王永江，现在他已经是奉天的财政厅长，手握财政大权，他很快批准了专门的资金。

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奉天又来了一支队伍，领头的正是冯德麟，他带着两个营的士兵，杀气腾腾的找到了张作霖，这一对老冤家又见面了。

第一百一十七章大刀阔斧

冯德麟率领着骑兵向一阵旋风一样，赶到了奉天，张作霖早就得到了报告，随着手中实力快速增长，老张已经不那么忌惮冯德麟了。

特别是现在老张又当上了奉天都督，就更不害怕冯德麟，相反老张还要把冯德麟的势力吃掉，实现一统奉天的目的。当然张作霖身为一代枭雄，奸狡过人，在明面上依旧保持着对老哥哥的尊敬。

老张亲自带人在帅府门外迎接冯德麟，老冯怒气冲冲的跳下了战马，大步流星的走到了张作霖面前。

“张雨亭！张大都督！张老疙瘩儿，咱们都是绿林人出身，最讲究一个义气，你扪心自问，对得起良心么？”

“冯大哥，咱们弟兄好不容易见面，您这么劈头盖脸的说小弟，总要有个原因吧，您只有有道理，小弟绝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冯德麟脸色铁青，冷哼了一声：“张雨亭，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咱们在榆关见面，你怎么和我保证的，转过头你就把说出去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你是大都督，执掌奉天，俺老冯还要在北镇喝西北风，这就是你的义气么？”

张作霖一听冯德麟竟然拿山海关见面说事，心里头就是一阵暗骂，你老冯带着大队人马，把俺老张堵在山海关，差点脑袋就没了，那时候说出什么话能当真啊！

不过老张到底是老张，脸上一点愤怒的表情都看不出来，反倒显得惶恐不安。

“大哥，您冤枉小弟了，我早就想和您解释一下，正好今天您来了。咱们哥俩说点掏心窝子的话。”老张说着极为热情的将冯德麟拉近了老虎厅，哥俩对面而坐。

老张先开口了：“大哥，小弟早就说过只有您才能执掌奉天，作霖愿意给大哥打下手。只是事情变化太快，我回到奉天之后，事情就一件接着一件。先有奉票的风波，紧接着又闹出了劫车案，我就带着兵出去剿匪，一连折腾了一个来月，我刚回来。袁世凯的任命就下来了，连找大哥商量的功夫都没有。”

“张老疙瘩儿，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啊，升官发财的好事你会想起我？只怕你早就忘了我冯德麟了！”

“大哥，现在我当上了本该属于您的都督。您怎么骂我都对，不过我还希望大哥能体谅小弟的难处。”

张作霖说到此处叹了一口气：“咱们手底下都有一帮弟兄。他们跟着咱们拼死拼活。谁都想有个前程，我能升官了，他们也能跟着高升一步，这种事情作霖真不好让给大哥！”

接触这么多年，老张早就摸透了冯德麟的脾气，这家伙是典型的顺毛驴。说话要顺着他的意思，千万别顶撞，不然越说越火，两个人当场打起来都是有可能的。老张不是怕冯德麟。只是能智取，就别硬拼，毕竟都是奉天人，打起来白白让外人捡便宜。

果然冯德麟一听张作霖主动承认了，心气就顺了不少，换个位置想想，要是老袁任命自己当都督，恐怕自己也不会考虑张作霖，现在自己这么闹，

倒显得有些无理取闹了。
“雨亭，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多说了，这次来奉天，我就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要银子。十一月份了，已经落雪了，弟兄们缺少棉衣，又没有粮食，能不能过去这个冬天，还两说着呢，你这个都督该把饷银大发下来吧！”
老冯这一次来奉天，显然不是单纯为了发泄，他的确是缺银子了。就在不久之前，三木剖腹自杀了，老冯的外援一下子没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习惯了大手大脚，猛然之间失去了日本的贷款，老冯就有点支撑不下去了。
武器要花钱，训练新兵要花钱，处处捉襟见肘，冯德麟也只得前来要钱了。张作霖看透了老冯的心思，不过他可不准备帮这位老大哥，老张还要继续演戏。
“大哥，按理说您有困难小弟一定帮忙，这是我手头也不宽裕。刚刚剿匪回来，死伤的弟兄要抚恤安顿，消耗的弹药要补充，处处都要花钱。”
“雨亭，你这是和我哭穷啊，堂堂一省的都督，上千万人都归你管着，难道还在乎一点小钱么？”
“大哥，你是要冤枉死我不成么？”张作霖焦急的说道：“我这个都督和别人不一样，上头还顶着一个太上皇呢，段芝贵这位干殿下可是堂堂东三省的巡阅使，压在我的脑袋上面，他打着向大总统尽忠的名义，大肆敛财。前一段时间，官银号都被他搬空了，这是事情想必大哥也听过吧，我现在也是有心无力啊！”
老张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过冯德麟对奉天的情况也不是太熟悉，按照常理推断，有个段芝贵限制着，张作霖的日子不见得太舒服。
“雨亭，不管怎么说，老哥找到你了，总该给我解决一点吧！”
“老哥您把话说到这里了，这两天我就筹措一下，不管多少，还望老哥不要见怪，说到底，只要段芝贵在一天，咱们哥们就别想过好日子！”
“上次你还和我说驱逐段芝贵，结果老袁已经准备登基当皇上了，御儿干殿下是那么容易赶走的么？”
老张故意将话头引导了段芝贵身上，就是为了等冯德麟说这话，老张微微冷笑着说道：“大哥，段芝贵这家伙兔子尾巴长不了，这天下有几个人真心支持帝制啊，不过是墙头草而已，老袁连总统都当不稳，还能当好皇帝么，依小弟看，早晚要出问题。”
说到这里张作霖故意压低了声音，探了探身子，对冯德麟说道：“大哥，咱哥们的约定还作数，只要咱们联手把段芝贵赶出奉天，您就是东三省巡阅使，小弟给你当个副手！”
“张老疙瘩儿，你又唬我不成。你一个都督升职当巡阅使名正言顺，我哪来资格啊！”
“大哥，您这话就客气了，奉天的这些领兵的，谁有您的资历和威望，我看只有您能当巡阅使，其他人想都别想。”
“我不听这些虚的，如果真有机会，咱们驱逐了段芝贵，巡阅使我让给你。能把奉天都督给我就成，老哥这辈子出身草莽，早些年什么苦都吃过，能当上一方之主，也算没白活一生。”
老冯的确如他所说。最大的志向就是当奉天的主人，没有想更多。就连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都不懂。这就是格局决定成就。

两个人又谈了许久，确定了联手驱逐段芝贵的方略，只等时机成熟，就联合行动，打发走了冯德麟之后，老张心事重重。不断的思考。

张廷兰多次和他说过老袁称帝，必定天下大乱，王永江等人也多数持这个观点，张作霖去了一趟北京。也发现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一批北洋实力派，并不愿意看到老袁称帝，因此张作霖也猜到了皇帝宝座不是那么容易坐的。

既然如此，称帝之后离着天下大乱也不远了，各路枭雄都蠢蠢欲动，老张也绝对不能落后。张作霖心中最清楚，关键时刻拼的就是实力，其他都是虚的，这个实力不只是枪杆子，还包括钱袋子，也包括威望人心这些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老张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增强奉军的战斗力。

这些天老张经常找杨宇霆和王永江，一个人负责军队整顿计划，一个人负责内政规划，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已经基本成型，老张下令将所有人都召集到了老虎厅，张廷兰也不例外，他刚一进来，老张就笑着问道："廷兰，兵工厂的事情怎么样了？"

"大帅，暂时把架子搭了起来，美国的第一批机器也运到了，很快就能生产枪托之类的零件，不过要想真正生产枪炮，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行！"

"不用着急，谁也不能一口吞个胖子，兵工厂的事情慢慢来。"

老张又勉励了几句，然后对大家说道："有些事情急不得，但是有些事情却是缓不得。前几天我就说了，要整顿军纪，我准备这段时间就落实下去，首先军队不准抽大烟，不准赌博，不准嫖娼，每天都要按时训练，不准四处乱逛。你们也都要好好监督部队，谁要是违反，轻者打板子，重者直接赶出军队，我们要的是能打仗的士兵，不是在养老爷子。"

张作霖今天一改往常，根本没有和大家商量，直接就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在一旁侧耳倾听的孙烈臣暗中点点头，张作相父子看得明白啊，张作霖是一定要走这一步，别人怎么说都没用，还不如主动配合呢。

"其次咱们的军队要有军人的样子，不能经行额外的经营，所有经营的店铺都要放弃，统一交给奉天军事福利公司，以后军官和士兵只享受定期的津贴，其他的事情不要过问，就是一门心思的训练，把本事练好了，这才是军人的本分。"

"还有就是军队裁撤老弱，把那些不适合打仗的全部清除，还要定期考评，所有部队都要拉出来比一比，武装行军、射击、拼刺、挖工事，一项一项的进行比武，胜者有奖，落后者要罚。"

老张说着又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然后说道："大家伙也不例外，我已经向袁世凯汇报了，转过年就重开讲武堂，在坐的各位也要进去学习，增长见识，谁都不能有任何的懈怠！"

张作霖提出了这些举措，都是针对奉军的种种弊端，其实他原本还想更激进一些，把张廷兰在独立旅弄得那一套搬过来。让士兵们加强学习，军官的考评也要更严格一下，根据成绩，决定提拔任用。

不过思前想后，张作霖放弃了这些东西，不好太过激进，总要循序渐进。不过就是这些主张，也有人受不了了，那就是汤玉麟。这次整顿黄赌毒，又不准军队进行经营，等于是掐断了汤玉麟所有的来财路，所谓的考评在汤玉麟看来，就是要削弱自己的实力。

但是他也学乖了，在这种时候，和老张争吵毫无价值，汤玉麟将拳头攥

得紧紧的，心里暗暗想到：你不仁我不义，老汤也不是离了张作霖就活不下去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上次冯德麟送来密信，老汤还有点犹豫，现在是彻底下定了决心。

老汤在这边思考，那边王永江已经开始讲话了："奉天的改革总结起来，就是精兵简政四个字，军队整顿的事情大帅已经说了，我就说说政务，我们有三大任务：整顿吏治、清丈田亩、消除匪乱。"

第一百一十八章遇袭

王永江虽然才略过人，但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很单纯的人，老张重用他，他就本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一心一意的办事，根本不在乎困难。

他提出整顿吏治和清丈田亩都是得罪人的事情，奉天上下的官吏多半还是满清遗留下来的人物，贪得无厌，办事能力极差，必须要整顿。但是这些官员并不是单枪匹马，他们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整顿吏治无疑是在向整个因循守旧的官场发起冲击。

至于清丈田亩就更是把人得罪死了的事情，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传统的农业社会，地主阶层是这个社会的骨干力量，多少年一来这些地主都热衷于兼并土地，同时隐藏大量田亩，对于国家来说，这无疑会降低国家的税收。

因此历朝历代都有清丈田亩的举措，不管成功不成功，总之都会遭到地主群体的拼死反扑，毕竟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王永江提出了这个建议，毫无疑问是站在了整个地主集团的对立面上。

当然张廷兰也清楚，清丈田亩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增加税收，更重要的是按照田亩纳税，能够保证一种公平，缓解社会矛盾，这一点尤为重要，东三省已经够乱了，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要是地主和农民之间再闹起来，就彻底失控了。

因此虽然阻力巨大，张廷兰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也相信王永江有本事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吏治不清，地方不稳，整顿吏治是接下来最主要的工作，所有官员都要接受考察，底层的小吏也在考察范围之内。有严重贪污和渎职的全部清除，其他人也要经过考核，只有通过了，才能继续当官，才能拥有优先升职的机会。”

中国从科举制创立起来，就开始了考试选官，这一点遥遥领先西方国家。不过也有一个致命问题，那就是仅仅是官员要经过考试，真正和底层老百姓接触，处理具体事务的小吏却没有经过考试。相反还被视作贱民。

因此这些小吏往往是欺压老百姓，贪赃枉法的主力军，别看个头都不大，但是架不住数量众多，危害性更加巨大。王永江这一次直接将官吏看做一体。采用统一的考评机制，算起来也是一大创举。

如果能够完全落实下去。奉天的吏治肯定会有极大的改观。在场的这些人都是军头，对于整顿官吏，还不算在乎，不过他们也从中听出了张作霖的改革的军心。

“这次进行官吏考评，清理田亩的成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标准，现在正好粮食都收了回来。老百姓都开始猫冬。这个时候把土地理清楚，明年田税就能提升很多，奉天的财政压力也能极大缓解。”

“至于剿匪的问题，关乎地方治安。没有良好的治安，什么事情都办不了，因此这一点也必须重视起来。”

王永江说完之后，张作霖把话接了过来：“咱们都是绿林出身，对于剿匪也不陌生。有些人是官逼民反，有些人是没有活路，这样的土匪只要能改邪归正，就给一条活路，不要都赶尽杀绝。只有一样绝对不能放过，就是那些袭扰边境的蒙匪，这帮家伙无恶不作，可杀而不可留！”

张作霖这些年以来，既剿灭过杜立三那种悍匪，也消灭过陶克陶胡那种蒙匪，相对来说张作霖对杀人如麻的蒙匪更加厌恶，剿杀的时候也更加狠辣。

其实这些蒙匪多数都受沙俄的支持，充当沙俄的打手，协助俄国人分裂外蒙，对于这些蒙匪，张廷兰同样主张要坚决剿杀，一点都不能客气。

老张将事情交代差不多了，众人都各怀心思的散去了，聪明人已经觉察出了这次和以往的不同，张作霖不再是一个师长，他是一方的诸侯，考虑的问题也更加全面，这帮只会打打杀杀的老兄弟发言的机会越老越少，而王永江这样的治国之才，展现的机会越来越多，也更受张作霖的重视。

“武将打天下，文官治天下，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可是把自己打下来的天下拱手让给别人，这心里还真不舒服啊！”

“爹，您还记得戏台上面的布置吧，上场门写着出将，下场门写着入相。您又叫作相，不管是打天下，还是治天下，都离不开您老！”

“臭小子，敢拿你爹的名字开玩笑，找打！”张作相说着抓起烟袋，照着张廷兰的脑袋就敲了一下。

“廷兰，雨亭最后特别说了剿匪的事情，我估计这段时间就要有行动。每年秋冬的时候，老百姓把粮食收回来，家里也有了存粮，那帮土匪正要抢夺粮食过冬，正好会频频出动。”

说到这里，张作相又问道：“廷兰，你对手下的新兵有自信么？如果可以，你也不妨拿这帮土匪练练手，毕竟士兵只有见过血，才是真正的战士，不然都是新兵蛋子！”

“爹，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光闷头训练可能出不了一支强兵，实战才是最好的磨刀石。”

“有想法就要有准备，你可别土匪没有消灭，反倒被人家给算计了。”

“爹，我能和大哥一起去不？”张廷枢一直是个好战分子，平时张廷兰训练新兵，他只要一放学就跟着训练，虽然年纪小，但是也能跟上节奏，几乎不会掉队，足见他的刻苦努力。

“小孩子凑什么热闹，你先好好读书，转过年讲武堂开课了，你进去学几年，然后在想着上战场吧！”

“爹，我不是小孩子了，而且我枪法比大哥还厉害呢！”

提到枪法，张廷兰的脸上也微微发红，这一点他的确比不过二弟，甚至连张学良也比不过，在新军之中只能算是中等，张廷兰其实也在反思。如果没有穿越这一利器，自己也就是中人之姿，一辈子庸庸碌碌而已。

张作相一看张廷枢跃跃欲试的样子，想了一会点点头：“廷枢你去也可以，不过要寸步不离的跟在你大哥身边！”

“爹，你放心吧，我会好好保护大哥的！”

张廷枢还没说完，脑门上面就挨了一下子：“大哥，你干嘛打我？”

“听好了，爹答应你。我这一关你还没过呢，要是我不高兴，就这么摇摇头，你就老老实实在家温书吧！”

张作相判断的一点都没错，刚过了没有五天。洮南一带就传来了消息，发现了大股的蒙匪。领头的就是巴布扎布。

这个巴布扎布也是一股顽固的蒙匪了。早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巴布扎布就投靠了日本人，给日本人充当搬运队。等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巴布扎布又

跑到了外蒙古，和俄国人以及外蒙古贵族勾结到了一起，妄图实现**立。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之中。巴布扎布带领着部下四处抢掠，为祸一方，就在不久之前，北洋终于下定了决心。剿灭这股悍匪，多伦镇守使萧良臣率兵击溃了巴布扎布的主力，这家伙侥幸不死，又逃到了洮南和海拉尔一带。
张廷兰得到消息之后，顿时跃跃欲试，要是拿普通的土匪磨刀，张廷兰还有点看不上，能和大名鼎鼎的蒙匪过招，正好显示他的本事。正在此时老张让人来找张廷兰，张廷兰顿时兴冲冲的去见张作霖。
“廷兰，蒙匪犯边，你有兴趣过去剿灭他们吗？”
“报告大帅，卑职义不容辞！”
张作霖得到了报告之后，就把张廷兰叫了过来，准备安排他前往洮南剿匪。
“说起来你手下都是新兵，想要对付巴布扎布这种悍匪，我还真不放心。不过洮南那边是吴大舌头负责镇守，他手下的骑兵还是很厉害的，区区几个蒙匪讨不到什么便宜。我让你过去不是打仗，而是替我慰问一下吴俊升，顺带着给他送点年货，联络联络感情！”
张廷兰一听才明白原来老张只是想让自己当使者，并不是真的打仗，顿时就有点失落。
“廷兰，你小子别不当回事，整个奉天，除了我和冯德麟之外，就属吴大舌头的实力最雄厚，就算不能把他拉过来，也不能让别人占了便宜，所以你这次过去要注意拿捏分寸。”
“七大爷，您的意思是既要显示亲切，又要展示实力么？”
“没错，别看吴俊升表面粗鲁，实则极为狡猾，你要让他看到咱们强大的军力和财力，我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另外让小六子也跟着你一起去，你们两个当侄子的看看大爷，正好合适。”
好好的剿匪行动，变成了走亲访友，外加武力炫耀，张廷兰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吴俊升在奉系的之中的地位仅次于张作霖，如果能把他拉拢过来，对于张作霖掌控奉天大局有着重要的意义。
张廷兰接受了任务，他从第二团之中挑选了一千名士兵，带着所需的物资，还有送给吴俊升的礼物，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奉天，直奔洮南，张学良和张廷枢也都跟着一同前往。
他们先坐着火车到了辽源，本来可以直通洮南，不过张廷兰突然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练练兵，虽然没准备真刀真枪的打仗，但是也可以进行长途拉练，让士兵们找找战争的感觉。
因此张廷兰命令大家下火车，剩下一段靠着两腿行军，完全按照作战的要求，士兵要做好战斗准备，远远的派遣哨兵，仔细侦查，不放过任何的细节。
走到空旷的地区的时候，张廷兰还要求模拟敌袭，训练士兵的应变能力，一连走了两天，他们虽然没有遇到土匪，但是却消灭了几只狼群，也算是开了荤，士兵也渐渐的有了一点感觉。
北方冬季天黑的早，下午四五点钟就已经黑天了，行走了一天的士兵熟练地搭帐篷，准备食物，进行休整。这里距离洮南也就两天的路程，张廷兰的脑中不断的思考如何拉拢吴俊升。
就在他迷迷糊糊的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帐篷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报告团长，有一伙骑兵正快速向这边冲过来，人数接近一千人！”

张廷兰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三更半夜多半不是什么好事情。

“传我的命令，命令所有士兵立即起床，把机枪和火炮全都拉出去，做好战斗准备！”

张廷兰的命令传达下去之后，很快就显示出了这段时间严格训练的成果，这些士兵虽然第一次遇到这种局面，但是还是很快就做好了准备，这时候远远的已经能听到急促的马蹄声，一队穿的花里胡哨的骑兵正向这边冲了过来。

第一百一十九章大鱼

骑兵在火器大规模装备之前，一直都是战场上最强大的兵种，万马奔腾，山摇地动，就是声势已经足以让大多数人胆战心惊。

奉军虽然装备不差，但是毕竟都是一些毫无临敌经验的新兵，因此听到侦察兵报告有大队的骑兵杀过来，张廷兰顿时就把心悬了起来。

这时候张学良和张廷枢也都被惊动了，纷纷来到了张廷兰的帐篷之中。

“大哥，你看该怎么办啊？”

“先沉住气，哨兵继续侦查，其他人全部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是吴俊升的部队，那就是虚惊一场，如果不是咱们就拼一把，凭着咱们这么好的装备，哪里的土匪想找咱们的麻烦，都要先看看自己的牙口！”

张廷兰在关键时刻，十分镇定，有这样一个能稳住的领头人，士兵们虽然紧张，但是还没有混乱，一切都按照平时的训练，布置机枪阵地，所有士兵都严阵以待。

这一次张廷兰一共带了十二挺重机枪，还有两门七十五毫米山炮，其实奉军最厉害的火炮还是一百二十二毫米的榴弹炮，但是由于要走南满铁路，担心日本人发现，因此只带了两门七五炮。

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张廷兰，都不认为在奉天的地盘上，会出现太大规模的土匪，如果遇到小股匪徒，光是机枪就能解决他们了。因此张廷兰也没有带太多的重武器，早知道会遇到大股的骑兵，就多带几门火炮了，不过后悔也没用，到了这种时候，就只有硬着头皮拼了。

好在张廷兰选择的营地位置很好。左边是一条河流，右边是山峰，只有中间的一条路线，只要守住正面，就可以挡住敌人。

他们正在紧张的准备的时候，在两三千米之处出现了一片跃动的火把，在夜色之下，就好像鬼火一般，不时传过来的马嘶之声如同鬼哭狼嚎。张廷兰他们把心都悬了起来，这时候侦察兵借助火光。也发现了这帮家伙混乱的衣着，还有更混乱的武器。

绝对不可能是吴俊升的部队了，那就只能是土匪了，能出动这么大股的骑兵，足见这伙土匪势力极为强悍。甚至有可能就是巴布扎布的蒙匪，照理说这个家伙根本不可能能出现在东三省的腹地。可是现实往往超出了常理。

张廷兰只能让所有士兵提高警惕。将重机枪全都准备好，两门火炮也调整角度，随时准备战斗，张廷兰心里未尝没有一丝跃跃欲试的感觉，巴布扎布为祸多年，要是能干掉他。也是为民除害。

其实张廷兰猜的一点并没有错，这伙人的确是巴布扎布的蒙匪，他们在这里相遇，完全是冤家路窄。巴布扎布被击败之后。就想逃到海拉尔，托庇俄国的领事馆，这些年没有俄国人的支持，巴布扎布根本撑不下去。

他满心欢喜的投靠主子，不过此时的俄国远东还在极端的混乱之中，由于张廷兰掀起的政治风暴并没有结束，沙俄高层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远东的官员就好像韭菜一样，一会儿就一茬。

这种状况之下谁还有心思管巴布扎布啊，没了俄国人的支持，巴布扎布觉得天都塌了。不过这种悍匪绝对不愿意束手待毙，蒙古草原一带已经没有了他们的立锥之地，因此他决定冒险进入东三省的腹地，抢掠一番，度过这个冬天，然后在想办法。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巴布扎布带着手下偷偷绕过洮南，直奔辽源一带扑了过来，偏巧和张廷兰的部队在这里相遇了。巴布扎布派人侦查之后，发现这支部队只有一千人左右，和自己的人手差不过，不过全是步兵。

谁都知道在同等数量之下，步兵在野战之中遇到骑兵，绝对是一个悲剧。更让巴布扎布动心的是这支队伍之中带着不少的物资，一看就是个肥羊，因此巴布扎布准备冒险一试。

他带领着手下人，趁着夜色渐渐的围拢过来，他并没有急着发动总攻，而是派遣了几十个蒙匪试探一下对方的战斗力。

这帮蒙匪嗷嗷怪叫着向张廷兰的阵地扑来，张廷兰虽然参与了抢劫日本军列的行动，不过那次全是老爹张作相指挥，他完全就是打酱油的，这一次算是他亲自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手心之中也冒了汗。

“对方这是在试探，让弟兄们不要着急，抵近了再开枪，就像平时打靶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张廷兰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对自己手下的这些新兵真有点不放心，原本都是老实人家的孩子，现在却要开枪杀人，光是承受的心理压力就大的惊人，作为统帅，张廷兰只能尽可能的保持冷静，沉着应对。

这时候那些骑兵已经冲到了四五百米的地方，张廷兰还没有下达开枪的命令，突然阵地之上传出了清脆的枪响，一颗子弹飞了出去。

有一个倒霉的家伙紧张过度不小心走火了，有了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很快阵地这边枪声就像爆豆一般。

“混蛋！”张廷兰也忍不住破口大骂，这些新兵勉强算是会开枪了，根本谈不上精准。距离太远，加上又在黑夜里，很多士兵几乎都是闭着眼睛在开枪，哪里能够起到效果，一顿乱枪过去，蒙匪几乎毫发未伤，还在向阵地急速冲来。

新兵上战场果真靠不住，张廷兰脑门都冒汗了，急忙下令所有军官约束住士兵，让这帮小子冷静下来。就在这时候那几十个骑兵已经逼近了阵地，双方距离只有二百米左右，接着月光，已经能看到蒙匪张狂的模样。

好在这时候从阵地两边喷出了两道火舌，就好像镰刀一般，扫向了那些蒙匪，瞬间就有十几个骑兵被干掉了。蒙匪的气焰为之一挫，阵地上的新兵终于恢复了清醒，纷纷按照训练规范，开始慌乱射击，总算是把这波攻击压了下去。

张廷兰面色铁青，这次他带来的机枪手并不是新兵，而是参加过劫持日本军列的老兵，和日本斗了一场，这几个机枪手的战斗力直线提升，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局面，也幸亏有了他们，才能稳住阵脚。

“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按照命令行事，要是再有失误，我绝不客气。”

张廷兰尽力稳定士兵的情绪，这时候蒙匪的第二波攻击已经冲了上来，这一次足有三百多人，分成了左中右三个箭头，像一阵旋风一般，冲了过来，蒙匪展开了真正的攻势。

巴布扎布通过第一次试探，发现对方战斗力并不怎么样，临敌经验更是严重不足，因此他就下定了决心，要把这支部队吃掉，也好补充一下军火。

三百多名蒙匪靠着夜色的掩护，如同波浪一般冲了过来，经过了第一轮的考验，这些新兵终于能够稳住情绪了，面对汹涌而来的奇兵，虽然恐惧，

但是还能保持着冷静。
　　这时候那些底层的军官就发挥了作用，他们都是张廷兰挑选出来，文化水平最高，训练最刻苦的，到了战场上，他们的心理素质也是最好，在野地里和骑兵相遇，只有拼命，如果不能获胜，就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两条腿还能跑过四条腿么。
　　“弟兄们，狭路相逢勇者胜！大家都拿出你们的勇气来，只要打赢了眼前的蒙匪，都有重奖！”
　　转眼之间蒙匪再次涌了上来，张廷兰立刻下令开火，两旁的机枪构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子弹就好像冰雹一般，砸向了那些蒙匪，很快就要大批的匪徒被扫到。
　　这黑夜之中，只要落马，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就算不被击毙，也会被自己人踩死，战场上蒙匪爹妈乱叫的凄厉声音传了出来，这帮作恶多端的家伙终于受到了惩罚。
　　那些新兵眼见得越来越多的蒙匪被击毙，他们也渐渐的放下了恐惧，能够冷静的装弹射击，实战永远都是最好的练兵场，很快就有一些士兵能够做到超常发挥，击毙的蒙匪越来越多。
　　遍地都是尸体，巴布扎布离着虽然有点远，但是也知道攻击并不顺利，自己的部下正不断的被消灭掉，但是敌方的阵线却稳如磐石，根本无法突破。
　　巴布扎布骨子里也透着一股剽悍，他知道自己遇上了难啃的骨头，但是这也意味着对方身上油水更多，如果能啃下来，把对方装备的机枪抢到手，他就有了在东三省立足的本钱。
　　因此巴布扎布又集中了五百骑兵，准备凭着数量的优势，从正面强行突破对方的防御，战场之上打得越来越激烈，这些蒙匪凭借着丰富的经验，避开了机枪的射击，距离阵地越来越近，张廷兰一方也开始出现了伤亡。
　　到了拼命的关键时刻，张廷兰也不再客气了，所有人全都拼命射击，两门火炮也开火了，炽热的炮弹划过夜空，狠狠的砸在了蒙匪的队伍之中，每一枚炮弹都能带走三五个蒙匪的性命，战场上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惨叫的伤员。
　　这帮蒙匪面对着惨重的伤亡，勇气也减弱了不少，渐渐的有人裹足不前。巴布扎布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大失所望，知道失败已经难以避免，他立刻招呼着部下逃走，就在这个时候，一枚炮弹飞了过来，距离他还不到二十米，炮弹猛然爆炸，弹片划过巴布扎布的身体，顿时鲜血就涌了出来。

第一百二十章震撼

成百上千的骑兵带着力拔山兮的架势，向着张廷兰的部队冲了过来，结果就好像巨浪一般，光是声势就十分骇人。没有经历过战场考验的士兵都免不了心惊肉跳，张廷兰让所有军官都注意做士兵的思想工作，不断的告诉他们这个时候逃跑只有死路一条。

唯有击败对方，才能够生存下来，就算死也要挺着胸膛死。另外张廷兰又安排了二十个士兵，手持大刀充当督战队，在这种威慑之下，士兵终于稳住了阵脚。

新兵们没有溃散，这时候重机枪已经发挥出惊人的威力，越来越多的蒙匪被扫倒，就好像巨浪遇到了礁石，任凭他们拼命冲击，都无法突破密集的火力构成的封锁网，十几挺机枪射出了死亡的火焰，连人带马全部子弹射中，大炮也发挥了强大的威力，隆隆的炮声压过了骑兵带来的压迫感。

张廷兰最庆幸的就是这次带的机枪手和炮手全都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如果全都是新兵蛋子，恐怕连第一轮攻击都扛不住。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凭借着犀利的火力，挡住蒙匪的冲击，新兵也快速成熟起来，不少士兵都能够稳定心神，沉着应战。

炮弹砸在蒙匪的队伍之中，剧烈的爆炸在收割生命的同时，还会起到一个指示灯的作用，在火光之下，那些骑兵的动作清晰可见，士兵们也拥有了射击的好机会。

啪！清脆的一声枪响，一枚子弹正好击中了一个蒙匪的胸膛，瞬间就好像炸开的西瓜一样，鲜血四溅。不过在夜晚还看不到这些，但是有人已经欢呼雀跃了。

“六哥，我射中了！”张廷枢旗开得胜。击毙了一名蒙匪，一旁的张学良也十分郁闷，这种露脸的事情怎么能让张廷枢抢先啊。

正在这时一名蒙匪冲破了机枪封锁，正往前冲，张学良全神贯注的盯着这个家伙，只见他的身体微微向上抬起，张学良也扣动了扳机，顿时将这家伙的天灵盖儿击碎了。

顿时张学良也得意洋洋的看着张廷枢，这哥俩把这场要命的战斗当成了射击比赛，互相斗气儿呢。

这时候战场的情况已经渐渐的明朗起来。蒙匪虽然狡诈悍勇，但是面对绝对的火力优势，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丢下了三四百具尸体之后，纷纷撤退。

这个时候后面的蒙匪突然炸窝了。原来他们已经看到了首领倒在了血泊之中，巴布扎布被战马压住。浑身上下都是鲜血。眼看的就要丧命了。

没有了主心骨，这些蒙匪彻底失去了约束，四散奔逃，完全溃不成军。

张廷兰一见蒙匪溃散，当即下令追击，这帮家伙都作恶多端。如果任由他们溃散到农村，又不知道有多少村民要受害了。因此张廷兰下达了严令，对蒙匪不必客气，尽可能的击毙他们。避免危害百姓。

这些蒙匪多数都一人两马，甚至更多，现在蒙匪被打死了，大量失去主人的马匹或是傻愣愣的站在沙场之上，或是四散逃走。

士兵们正好将这些马匹收拢过来，骑上之后追击那些蒙匪，张廷兰带领着剩下的士兵打扫战场，此时东方天色已经露出一丝曙光，独立旅终于打赢

了建军一来的第一仗，士兵们虽然疲惫不堪，但是所有人脸上都露出振奋之情，他们不再是农家的少年，他们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战士。

不过等到硝烟散去，天渐渐亮起来，这帮新兵都感到胃里头一阵阵的翻腾，一阵风吹过来，刺鼻的腥臭袭来，顿时不少人都去哇哇大吐，就连张廷枢也不例外，而且吐得比谁都彻底。

天黑的时候或许看不清楚，等到天亮了，他们也都被眼前的残像惊呆了。横七竖八的尸体罗列在地上，有人的，也有战马的。到处都是残肢断腿，到处都是花红脑子，凝固的鲜血把土地染成了殷红色，不少伤员已经失去了嚎叫的力气，躺在地上和死尸差不多。

浓稠的血腥气随着风四处飘散，甚至已经引来了不少雄鹰，想要下来品尝美食，偏偏又害怕地面上的人群，因此发出阵阵的鸣叫，凄厉骇人。

张廷兰毕竟参加过袭击日本人的战斗，心理素质已经很不错了，面对眼前的场景，能够保持镇定。任凭那些新兵吐得差不多了，张廷兰又拿出了铁面孔，毫不犹豫的让他们去打扫战场。

这帮新兵就算有再多的不情愿，也不敢违抗命令，一个个脸色煞白，终于将一具具的尸体搬运到一边。张廷兰还要求他们仔细检查，看看这些蒙匪究竟是真死了，还只是昏迷了，另外张廷兰又命令他们将伤员都集中到一起。

忙活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把战场打扫差不多了，有几个士兵找到了被马压住的巴布扎布，在他的怀里还找到了一颗黄铜大印，上面刻着镇东将军，这也是外蒙贵族授予他的。看到了这颗印，就确定了巴布扎布的身份。

张廷兰得到报告之后，也是十分兴奋，没想到一到洮南，就击毙了这个凶顽的蒙匪，张廷兰并不在乎立多少功劳，毕竟他不指着军功升迁。但是能够击毙一个祸乱边疆，妄图分裂国家的悍匪，还是另人振奋的。

外蒙足足有四十四个台湾那么大，失去外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这帮甘心给沙俄充当走狗的蒙匪，就是分裂外蒙的帮凶。对于他们张廷兰恨不得千刀万剐，让这些混蛋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最惨重的代价。

当然张廷兰也暗暗下定决心，不只要保住东三省，奉军一旦强大起来之后，也绝对不能放弃外蒙，把祖国北方的边疆牢牢守住，不失寸土！

就在此时，负责追击的士兵也纷纷回来，这场战斗彻底结束，巴布扎布一共带了不到一千人，在作战的时候。被击毙了三百多人，还有一百来个伤员，另外抓捕了八十多个俘虏，负责追击的士兵击毙了二百余人，又抓了一百多个俘虏。

算起来还有一百多的蒙匪四散逃走了，不过这种规模的蒙匪张廷兰也不担心了，东北民风剽悍不是说笑的，到处都有民团，到处都有小股的土匪，到处乱窜的蒙匪不但威胁不到民众。相反还极有可能被消灭。

除了这些人员之外，其他战利品也统计了出来，一共缴获了八百多匹战马，各种枪支六百多杆，还有十五万大洋。外加四五箱鸦片，缴获也算是很丰厚了。

当然张廷兰这边也不是没有损失。在交火之中。有五十三名士兵牺牲，另外还有四十多人挂彩，不过相比于蒙匪，这点损失还是微乎其微。

不过张廷兰依旧让士兵们将牺牲的弟兄抬到了大家的面前，所有人一同默哀，然后鸣枪送别。等到一切都做完之后，张廷兰又下令将所有受伤的蒙

匪拖了过来，齐刷刷的摆在了士兵们面前。

“昨天的战斗，我们胜利了。但是你们的表现很不好，慌乱胆怯，连杀人的勇气都没有，你们凭什么成为真正的战士。你们在搜查战利品的时候，也一定发现了那些金银细软，我告诉你们那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抢来的俄，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沾着同胞的鲜血，每个人都罪行累累，不可饶恕。我现在就命令你们，把他们当成训练的靶子，用刺刀一个个都活活刺杀，谁要是做不到，就给我滚出独立旅！”

张廷兰也承认自己的做法实在是有些凶残，也十分不人道，但是身在这个乱世，就是如此。对这帮畜生人道，就是对自己的同胞犯罪，对手下的士兵纵容，很有可能就是在害他们，在未来这些士兵要面对俄国人，要面多日本人，要面对更多凶残的对手，他们必须把自己变成狼，只有这样这样才能一直笑到最后。

那些这些新兵排成了整齐的队伍，站在了这些受伤的蒙匪前面，第一个被叫出来的战士就是昨天由于紧张打响第一枪的人。这个士兵叫周子健，只有十六岁，身体还稍显单薄，脸色煞白。

被第一个叫了出来，他手不住的哆嗦，脑门之上浸出了细腻的汗珠，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他的身上。眼前的蒙匪一条被炸飞了，下半身全是血污，正一脸哀求的看着他。

“昨天你已经违反了纪律，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下不去手，就给我滚出部队！”

冷漠的声音落到周子健的耳朵里，就好像炸雷一般，他再也不敢迟疑了，如果真的被驱赶出了军队，还去哪里找待遇如此优厚的工作，还怎么照顾他的家人，一想到垂老的双亲，一想到家里的兄弟姐妹，周子健眼中露出了狠辣的光。

把手中的步枪又紧紧握了握，猛地大喊一声，刺刀猛然戳中了这个蒙匪的肋骨，从伤口之中涌出了为数不多的鲜血，那个蒙匪身体猛地一阵痉挛，两只满是血污的打手抓住了周子健的刺刀。

连续拔了几次，都收不回来，周子健眼睛也发红了，他抬起脚猛地踩到了蒙匪的胸口，手脚一同用力，将刺刀抽了回来。然后他向发疯了一般，向着蒙匪的胸口，肚子疯狂的挥动刺刀，瞬间就刺中了十几刀，蒙匪的身体被刺成了一个筛子，早就没有了气息。

很快其他士兵也有样学样，将剩余的蒙匪全部刺死，不过也有两个士兵怎么都下不去手，只能被淘汰出去。

这时候张廷兰又命令将其他蒙匪的俘虏拉过来，放开他们的绑绳，把这帮家伙往前驱赶，让他们奔跑起来，充当士兵们的移动靶子。然后让士兵们做好准备，很快枪声响起，如同爆豆一般，这些蒙匪很快也变成了一堆的尸体。

昨天的战斗发生在晚上，有夜色笼罩，大家并没有感到太多的异样，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这些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蒙匪下手，真需要很大的勇气，好在大多数的士兵终于挺过了这一关，他们也在快速蜕变，一场实战胜过先前所有的训练。

正在此时侦察兵又传来了消息，还有一大队骑兵向这边赶来。张廷兰顿时吓了一跳，手下士兵都十分疲惫了，要是再遇到一批蒙匪，能不能扛过

去，真的有点麻烦。

张廷兰立刻命令士兵们进入战备状态，就在此时侦察兵终于传来了消息，对方的旗号衣着都是官军，他们终于放心了。

来的这支部队正是吴俊升的奉天第二骑兵旅，吴大舌头也一直在追踪巴布扎布，他终于赶了过来，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晚了，遍地都是尸首，吴俊升也被彻底震撼了。

第一百二十一章变废为宝

吴俊升也是张作霖结拜的弟兄，排名在老二，在皇姑屯一同被炸死，也对得起拜把子的誓言了。他现在是洮南镇守使，手握着一个骑兵旅，在奉军之中是仅次于了张作霖和冯德麟的实力派。

洮南位于奉天的西北，深入蒙古草原，是民族混杂之地，各种情况层出不穷，老吴能够坐稳宝座，也足见他的能力。

就在这段时间，巴布扎布率领着残部跑到了洮南，老吴也带领着手下不断的追击，偏偏巴布扎布比泥鳅都滑，竟然让他绕过了洮南，流窜到了腹地之中让吴俊升十分恼火。

正在他带着人马不停的到处追赶的时候，张作霖发来了电报，告诉他张廷兰带着人去洮南看望他的消息。老吴一听说三个侄子带着礼物看自己，他也不敢怠慢，张作霖当上了都督，是名副其实的顶头上司。

以前大家都差不多，现在张作霖先飞上枝头当了凤凰，身份差别就大了，自己也要巴结人家。不巧的是这个时候巴布扎布的人马又流窜过来，为了安全起见，老吴亲自带着人马过来迎接。

不过吴俊升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晚了，遍地都是蒙匪的尸首，还没来得及掩埋，堆积的就好像小山包一样，刺鼻的腥气传了过来，吴俊升经常和蒙匪打交道，一看这些就是经年的悍匪，战斗力不弱。

现在全都变成了一堆尸体，从尸首上就可以看出来，战况十分惨烈，能够消灭这么多的蒙匪，足见这次奉军派来的士兵战斗力不弱，恐怕还是精锐里的精锐。

老吴带着满腹的思量赶了过来。张廷兰和张学良他们也都迎了过来，吴俊升跳下战马，晃着庞大的身躯，跑了几步，一只手拉住了张学良，一只手拉住了张廷兰。

“我说……大侄子，快让二大爷看看你们！”吴俊升早年嘴受过冻伤，因此说话不利索，磕磕巴巴，咬字不清。人称吴大舌头，不过人非常热情，拉住了张学良和张廷兰就不放手了。

“你们这是遇到了蒙匪了，这帮王八羔子不想活了，敢惹咱们爷们。我让他们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二大爷不用您老出手，我们哥仨就行了。”张学良得意洋洋的说道：“小侄不才。昨天晚上亲手击毙了三个蒙匪啊！”

“我击毙了四个呢。比六哥还多一个！”张廷枢也抢着表功。

老吴却把眼珠子瞪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大声吼道：“谁让你们上战场的，这要是出点事情，你让我怎么向雨亭和辅忱交代，让你们带队的滚出来，我要代替雨亭教训他！”

“吴大爷。这次是小侄带队，晚上的战斗也是我指挥的。”张廷兰略带愧疚的说道：“我的确有些疏忽，不该让汉卿他们参加战斗的，现在都有些后怕。”

吴俊升一听张廷兰的话。顿时眼睛瞪得就更大了，他知道这次是张廷兰带队，不过吴俊升以为张廷兰只是充当张作霖的代表，统帅军队的另有他人，毕竟吴俊升怎么也想不到张作霖会放心一个毛孩子带兵。

不过现实就是如此，这个毛头小子不只带兵，而且还消灭了这么多蒙

匪，不由得吴俊升不惊讶，现在的年轻人都成精了么！

“快给大爷说说，你们这一仗怎么打的？”

“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暂时露营休息，结果半夜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伙蒙匪，想要攻击我们的军营。我们自然应战，打了大半夜，这帮蒙匪也的确悍勇，我们这边有五十几个弟兄丧命了，蒙匪也留下了几百条性命。”

“才死了五十多人，就消灭了这么多的蒙匪，这绝对堪称空前大劫啊，贤侄你是这份儿的？”说着吴俊升伸出了大拇指。

二十比一的兑换比例，绝对算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不过张廷兰并不觉得值得庆幸，相反还有些心疼，招募的首批部队都是当成未来的核心训练的，张廷兰亲自教授文化课程，杨宇霆给讲解战术，往后的部队绝对没有这种待遇了，按照计划，这些人多半都会成为未来的中下层军官，是部队的核心。

这场战斗下来，有五十多人死亡，张廷兰怎能不心疼啊。其实如果医疗条件允许，不会死这么多人，有几个重伤员是被自己人杀死的，为的就是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统计伤员的基本上是伤势严重，影响到战斗力，但是又能治疗的。一般的擦伤扭伤，被弹片划个口子，基本上都不算了，至于那些重伤濒死的，则直接归到了死亡的名单之中。

一场战斗下来，张廷兰觉得奉军目前最应该强化的就是医疗队伍的建设，要知道战场之上受过伤的老兵，都是宝贵的财富，只要康复过来，就会成为军队的骨干，就是因为医疗水平低下，眼睁睁看着一些伤兵死去，谁都会感到惋惜。

“你们知道消灭的这伙蒙匪是谁么？二大爷给你们表功！”

“我们在战斗中击毙了蒙匪的首领，在他身上找到了大印，您看看。”说话之间，张廷兰将巴布扎布的大印递给了吴俊升，吴俊升接过来仔细辨认一下。

他突然惊叫了一声：“你们打死的是巴布扎布？”

吴俊升的驻地紧挨着蒙古，多年以来，巴布扎布一直在这一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是这家伙足够油滑，又有俄国人给他当靠山，因此一直以来都没有人能动得了他，没想到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竟然被一帮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给消灭了，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般，老吴怎么都不敢相信。

不过事实俱在，也由不得他怀疑。老吴十分感慨的拍了拍张廷兰的肩膀：“长江后浪推前浪，没想到大侄子你都能带兵打仗，又消灭了巴布扎布这个悍匪，你是年少有为，我们这些人都老了！”

“您正是壮年。哪里老了，七大爷多次提起您，说您镇守洮南，功勋卓著，手下骑兵弟兄更是骁勇善战，以后要想奉天安宁，就离不开您。”

张廷兰说这话就是在拉近双方的感情，也是向吴俊升示好，老吴也是一点就透，张老疙瘩儿没有忘了他。现在派三个后辈来联络感情，自己也要看清情况。

“你们都打了一晚上仗，都累了，就先休息一下，二大爷替你们警戒。等下午咱们一起动身去洮南，二大爷好好招待你们！”

张廷兰他们也的确都有点疲惫了。就按照吴俊升的建议。纷纷休息去了。但是老吴却没有歇着，他要观察一下这支部队，寻找他们破敌制胜的奥

妙。步兵比起骑兵天生就处于弱势地位，二者人数差不多，又是在野战之中，步兵想要取胜是很困难的。

吴俊升这些年能够轻松消灭蒙匪。是因为他手上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弟兄们装备齐整，枪法精准。可是眼前这支部队纯粹是步兵，但是却能以如此微弱的代价。击败蒙匪，就不由得吴俊升不好奇。

“大爷，按照您的吩咐，我去询问了这些奉军的情况！”老吴的对面站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材高大健壮，足有一米八以上，因为长期骑马，两条腿之间距离有点大，走起路来，晃晃悠悠。

他正是吴俊升的亲侄子，名叫吴凯杰，从十三四岁就跟在吴俊升的身边，比起亲儿子还亲。

“说说吧，这些部队是不是张雨亭的精锐？”

“不是，他们根本不是二十七师的老部队，而是独立旅的，这些士兵似乎进入军队的时间也不长，甚至不会超过半年，而且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老兵数量很少。”

吴俊升的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你不是开玩笑吧，要是一帮新兵蛋子，遇到骑兵冲锋，不逃跑就不错了，怎么还能打打胜仗？”

“大爷，的确都是新兵，不过我在观察他们的时候发现这些士兵很有规矩，行走坐卧，要求都十分严格，有点精兵的样子。而且我发现他们装备了不少的机枪，光是我看到的就是五六挺之多。”

“什么？”吴俊升顿时拍案而起：“你没看错吧？”

“一点都没错，只怕实际数量更多。”

吴俊升背着手，在帐篷之中就开始转圈了，老吴的部队也装备了机枪，不过一共只有六七挺而已，平均一个营都分不到一挺。能弄到这些，还是老吴靠着消灭了几伙蒙匪缴获的。据说是俄国人给的。

平时吴俊升都把这些机枪当成宝贝一般，平时都舍不得用，张廷兰带了一千人左右，也就是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重机枪的数量居然比他一个旅都多，老吴哪能不吃惊啊。

在地上转了几圈之后，吴俊升叹了口气：“张雨亭发达了，坐拥奉天，财源不断，装备又这么精良，还拿什么和人家争啊！”

说着吴俊升从怀里掏出了一封密信，正是冯德麟送过来的，老吴随手撕得粉碎……

“贤侄，听说你在独立旅当了团长，我在你这个年纪上，连个大头兵都不是！”

“二大爷，都是你们老辈挣下的天下，我们跟着吃现成的！”

“不能这么说，戏文上不是讲创业难，守业更难么，就看你的这些兵，这些装备，尤其是重机枪，雨亭是把你们当成精锐的精锐来打造了，奉军的未来就看你们了！”

张廷兰也不傻，自然听出了吴俊升套话的意思，张廷兰也有意展示实力，因此笑着说道：“二十七师和独立旅的装备其实都是一样的，基本上每个连配属一挺重机枪，步枪也全都换成了水连珠，现在欠缺的就是炮兵而已。不过掌控了奉天之后，也在积极向洋人购买，争取把炮兵也配齐了，这样才能发挥出战斗力！”

吴俊升才和张廷兰他们见面开始，心脏就在不断的承受着考验，一听张

廷兰介绍装备情况，吴俊升差点吐了一口血，同样是折腾了这么多年，自己和张作霖的差距一点没缩小，还越来越大了，怎能不让他郁闷啊。

“装备这么多新式武器怕是要花费不少钱啊！雨亭守着奉天，财源滚滚，真是有福啊，洮南就算是瓜地三尺，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

“二大爷，各地情况是有差别，但是洮南也不是没有优势，要想赚钱，就在翻手之间。”

这时候张学良也凑了过来：“廷兰哥可号称善财童子啊，就是石头都能榨出二两油，绝对有办法。”

“洮南，临近蒙古，每年风雪大一些，都会产生白灾，牲口大量冻饿而死，白白浪费东西，这要利用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财源。”

第一百二十二章宝马

白灾顾名思义，就是由于大量降雪之后，无法放牧，草原人的牲畜就要大量饿死，不只是牛羊，就连人口也要大量减少，每个冬天对老弱妇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千年，中国历朝历代也多次占领过草原地区，但是在国力衰退之后，就不得不放弃，正是因为草原地区出产有限，养活不了太多的人口，中原王朝占领这些地区，需要投入海量的财力，超出了帝国的能力，最后不得不放弃，汉唐都是如此。

不过进入工业时代之后，这些就发生了变化，草原可创造的财富就多了起来，比如牛羊，比如矿产，都是重要的财路。

“小侄在奉天开了一家罐头厂，现在主要为英国和俄国生产军用罐头，正需要大量廉价的肉类，草原上那些冻死的牲口我有多少要多少。”

吴俊升提到了财路的问题，其实是想套张廷兰的话，了解一下张作霖的实力。没想到张廷兰竟然真的给他指出一条财路，老吴大脑袋急速的转动，在思考着可行性。

“大侄子，既然给英俄两国生产罐头，你怎么能用死牛羊啊，万一列强查出来，他们过来找麻烦，那可怎么办啊。”

“哈哈，廷兰哥胆子大着呢。”张学良笑着说道：“这都是小事，还有更狠的，就连死耗子都敢往里头放，那个罐头厂我去了一次，这辈子就不想吃罐头了！”

张学良听说罐头厂建立之后，就兴冲冲的前去观看，结果烂肉散发的腐臭味道难以形容，就算把鼻孔堵住，恶心的味道仿佛还能通过皮肤。侵入进来，简直就是无孔不入。

尤其是当时天气很热，肉上面都出现了蛆虫，谁看了都要作呕。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工厂，产能还在不断的扩大，解决了上千人的工作问题，产生的利润直逼百万大洋，简直就是一棵摇钱树。

“欧洲战场消耗太大，列强需要的就是价格低廉，供应稳定的食品来源。至于质量真的不怎么关心。而且天气已经寒冷了，死牛死羊都已经冻上了，也不会变质。”

吴俊升摇了摇大脑袋：“列强的事情我是弄不清楚，不过大侄子你既然说了能行，我就相信。你再说说能弄到多少钱？好让我心里高兴高兴。”

吴俊升的话虽然客气，但是暗含的意思就是要是赚不到太多钱。老子才不跟你们扯淡呢。得罪列强的事情老子不干！

“我初步算了一下，死牛死羊就按照每斤一个铜子收购，有多少要多少。”

目前一个大洋能兑换四五十吊钱，一吊钱值五个铜子，如果按照张廷兰定下来的收购价格，两头一百斤以上的肥羊就能换一个大洋。这个价钱已经不算低了，要是能弄到几万头牛羊，就能拿到上万大洋，要是几十万头就是十万大洋。

吴俊升很快就把这笔账算清楚了。原本他的骑兵旅一年的军饷也没有十万元。要不是守着草原，能够自己放牧，还能靠着敲诈勒索商人，甚至贩卖鸦片弄点钱，不然老吴根本就撑不下去。

就算每年能多得三五万元，骑兵旅的处境就能极大的改善，弟兄们也能吃得更好，训练也能增加很多，战斗力就能更强，想到这些好处，吴俊升已经动心了。

其实对于张廷兰来说，这也是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按照市价，一个大洋在奉天基本上只能买到二十斤肉，而收购这些死牛羊，则能弄到收到二百斤，这就是十倍的差距。

当然弄到的牛羊还要除去皮毛下水之类的，实际出肉率接近一半，也就是有一百斤的肉，不过这也是十分划算的。

“不光是牛羊肉，其他的东西也能利用起来，比如皮毛我们可以加工成皮衣，不用多精致，能保暖就行，俄国人一定趋之若鹜。奉天还有纺织厂，也可以收购羊毛，加工成毡子毯子，就算粗糙一些，老百姓不愿意用，但是也可以买到欧洲去，士兵不会在乎这些的。另外牛羊的肠子也可以利用起来，加工成肠衣，既可以卖给欧洲，我们自己也能生产香肠。哪一样算起来都是一个赚钱的路子，我估计都开发起来，一年弄到五六十万大洋不成问题，当然以后还可能更多！”

张廷兰这可不是在随便吹牛，这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如果建立起来之后，成千上万的农牧民都会受益，每个环节都能带来不少的利润，分给吴俊升五十万，只是一个小头儿，真正的利润还是落在了张廷兰的口袋之中。

不过就是这五十万已经足以把吴俊升砸晕了，吴大舌头的舌头更大了，他一直以来都以为洮南是一个贫瘠的地方，除了点牛羊之外，就只能种鸦片了，现在他才猛然惊醒，原来在牛羊身上还有这么多的文章可做，还有这么多的财富可赚，张廷兰一番话彻底颠覆了吴俊升的观念，让他几乎陷入了呆滞。

一旁的侄子吴凯杰也把眼睛瞪得老大，他也从来没有想到钱竟然这么容易赚，要是每年多了五十万大洋，骑兵旅都可以扩建成骑兵师了，张廷兰年纪似乎没有自己大，但是却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本事，张学良管他叫善财童子一点都不错，这才是点石成金的能耐了。

看着老吴爷俩都有些魂不守舍，张廷兰心中暗笑，他早就想好了拉拢吴俊升的办法，对这种老油条说些大话空话根本没用，他们也不会上当，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能够打动他们，让他们乖乖听话。

“大爷，咱们都是自家人，要是让你们辛辛苦苦去收购牛羊，在送到奉天，我也有点于心不安。”

“不辛苦，不辛苦！”老吴咧着大嘴笑道：“大侄子给我们指了条明路，我们干点活是应该的，哪能叫辛苦啊。”

“我的意思是在洮南开个罐头厂的分厂，纺织厂也投一些资金，在洮南建一个毛纺厂，工厂里面我给您留出三成的股份，骑兵旅只要负责保证安全就可以，您老就按照股份收钱！”

吴俊升也不是傻子，现在他也清醒过来，人家也不是白帮自己，而且大头还被人家占去了，不过就算如此，吴俊升也没法拒绝，毕竟摆在面前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大侄子，你放心吧，我一定全力配合，二大爷这些年都穷怕了，好不容易有了赚钱的路子，是绝对不能错过了！”

双方都是十足的聪明人，一点就透，人家拿出了这么大的好处，自然是

要投桃报李，老老实实的效忠张作霖，全心全意拥护这位新都督了。

在洮南建厂不光能拉拢吴俊升，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借此影响草原，将经济影响力深入草原内部，只要把外蒙的经济和中原绑在一起，就算外蒙的贵族想要独立，恐怕也难以实现了。

经济上休戚与共，远比民族感情更加可靠，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帐，跟着谁的好处多就跟着谁。那些一心独立的混蛋毕竟还是少数，只要把沉默的大多数拉拢过来，让他们知道只有和中国融为一体，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独立的倾向自然就消失了。

其实俄国侵略外蒙，也是从经济上开始的，控制外蒙的矿山，收购牧民的牛羊，然后再去腐蚀上层贵族，鼓动他们从中国分裂出去。而张廷兰也要采取相同的方式，唯一的不同就是他要把外蒙的人心拉回来。

当然这些谋划就不必和吴俊升吐露了，吴大舌头也理解不了，只要他能够乖乖听话就足够了。

吴俊升把他们接到了洮南，安排了最好的住处，又立刻大摆筵席，热情的款待。老吴把手下干将也都叫了过来亲切的向张廷兰和张学良介绍。

“弟兄们，张雨帅让拙言还有汉卿带着礼物来看咱们，送给咱们一千套棉服，五万块大洋，还有五十把手枪，两百条崭新的水连珠步枪。雨帅待咱们弟兄不薄，大家心里头都要念着雨帅的好处，吃着谁向着谁，以后咱们就听雨帅的。”

吴大舌头又拉着张廷兰向大家说道：“你们都听着，路上我和拙言聊了不少，拙言给咱们指出了发财的门路，他要帮着咱们建一个罐头厂，还有一个毛纺厂，咱们享受甘谷分红。拙言可是帮了我的大忙，是咱们的大恩人，以后他就是我的亲侄子，比亲侄子还亲！”

几杯水酒下肚之后，吴俊升十分兴奋，嘴里全是张作霖的好话，对张廷兰也十分客气，张廷兰当然清楚，这都是钱在起作用，因此他也直接在席面上把投资的事情说清楚，让大家放心。

“各位叔叔大爷，小侄回奉天之后，就会派人过来，安排投资的事情，首批投资二十万元，另外我再拿出五万元，作为收购牛羊的垫付款，发展起来之后，还会有更多投资，大家有钱一起赚！”

真金白银摆在了面前，骑兵旅的这些军官都十分高兴，这么多钱摆在了面前，就算吴俊升拿了大头，他们也能喝点汤，因此大家的性质越来越高，可谓是宾主尽欢。

到了第二天，吴俊升又拉着张廷兰他们到了他的马场：“二大爷一生没有别的喜好，就是爱马，男人啊跃马扬刀的时候，最威风，最有男人味，我也让你们见识一下我收集的宝马！”

他们刚到了马场里面，就听到门口那边传来一阵希律律的嘶鸣之声，声音之大，震动耳膜，吴俊升和张廷兰都不由得回头观看。

第一百二十三章狡兔三窟

吴俊升早年当过马贩子，后来又成了骑兵统帅，对战马有着特殊的嗜好，等到他当了黑龙江督军之后，马场之中收藏了超过三千匹战马，老吴经常在马场之中谈事情。

当然现在老吴还没有这么骇人的收藏，但是在马场之中也有上百匹好马，老吴热情的拉着张廷兰参观战马。

“大侄子，你一来就帮了二大爷这么大的忙，这些战马你随便挑，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在草原上，骑着马狂奔，耳边都是风声，那感觉别提多美了！”

好马就和好车一样，男人从骨子里都十分渴望这些彰显身份的东西，张廷兰也不例外，老吴的收藏绝对不会太差，既然他答应送一匹，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正在张廷兰要挑选的时候，马场外面传来一阵巨大的嘶鸣，张廷兰猛地向马场大门方向看去，只见一个淡金色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了视线之中，雄伟矫健的身躯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发出一阵阵淡淡的金光，晃得人眼睛发花。

“大爷，您老说话可要算数啊，无论是什么战马，您老可都要答应啊！”

吴俊升这个时候比起张廷兰还不堪，他是真正懂行的人，一看到门口的战马，嘴角不自觉的就流出了口水，连张廷兰说的什么都没听清，迈起两条短腿，飞快的跑了过去，简直和他的身体不相称，张廷兰也紧紧跟随。

“吴旅长，小人来看您老了！”

吴俊升和张廷兰刚到门口，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对着吴俊升点头哈腰的打招呼，老吴根本没有看他，而是将目光都放在了这家伙带来的一匹战马上面。

只见这匹马从马蹄到马背高度超过了一米五，几乎已经和吴俊升一样高了。昂起头之后，就更加威武雄壮。

张廷兰也在痴迷的看着这批战马，只见它四肢修长，肌肉饱满，线条清晰，浑身上下都透着无穷的活力，马头一直高昂着，和兔子脸有点神似，两只灵活的耳朵直竖竖的，不时灵活的转动一下。

最为出奇的就是这匹马通身都是淡金色的毛。色泽鲜亮，没有一丝杂毛，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就好像是黄金铸成的雕塑一般，甚至有些不真实，而且这匹马极具灵性。离着老远，就能感受到它的高傲。

吴俊升越看越喜欢。不由自主的向前走了两步。试图去抚摸这批战马，不过这匹马立刻就发出了嘶鸣，充满了敌意，吴俊升也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老王，这匹马是怎么回事，给我说清楚！”

“我的旅长大人。我就知道您会喜欢这匹马的，我也就和您说实话，这匹马就是传说之中的汗血宝马，是从沙俄那边流传过来的。万金难求的活宝贝，我一路上，为了把它带过来，不知道花费多少心思，差点把脑袋都混没了。”

“别说没用的，仔细讲讲，你是怎么弄到的？”

“这匹马是我从一个俄国侯爵手中弄到的，他刚刚被查抄了家产，这批战马是他的命根子，不愿意落入政敌的手中，因此让我给带了出来。”

张廷兰也在旁边仔细听着，他还不时的看着这匹神骏异常的战马，丝毫

不掩饰渴望之色。

老王名叫王铁山，是个马贩子，不过他胆子比一般人都大，不仅仅在蒙古买马，甚至把主意打到了沙俄身上，要知道俄国的哥萨克骑兵强悍无比，同样也有着优良的战马种群，这些大洋马在中国也倍受追捧。

一战爆发之后，俄国物资奇缺，老王也打起来走私的主意，他和俄国的军官取得联系，向他们提供商品，换回一些战马。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王铁山甚至和沙俄的上层贵族建立了联系。

这匹战马原主人就是俄国的一个侯爵，他不惜重金，从中亚一带购买了这匹战马，买到手这匹战马还不到一岁，就生得神骏无比，深得侯爵的喜爱，不过就在不久之前，俄国政坛风暴频频，这位侯爵大人很不幸成为第一批被牵连的人。

这位俄国的侯爵为了避免战马落如政敌之手，就托付给了王铁山，让他帮着照看一段时间，一旦侯爵被放出来，就把战马赎回去，这也是利用王铁山的中国人身份，不会引起抄家的人注意。

不过王铁山得到战马之后，发现俄国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在抓人，那位侯爵大人多半是没有希望出来了，因此王铁山就偷偷带着战马，离开了俄国，取道外蒙古，将战马带到了洮南。

一路上王铁山足足遇到了三伙强盗，他身上带的财物全都没有了，最后他和小伙计带着这匹战马好不容易摆脱了土匪，来到了洮南，他也被吓怕了，不敢在到处乱跑了，正好吴俊升和他做过生意，王铁山就把战马送到了吴俊升这里。

张廷兰也仔细听着王铁山的介绍，绝对没有什么漏洞，要知道俄国的**还是他掀起来的，而且张廷兰也知道在中国享有盛誉的汗血宝马的确来自中亚，现在的中亚地区正是沙俄的地盘，一切都能说得通了。

“你能确定这就是汗血宝马么？”

“当然能了，那位侯爵都和我说了，这汗血马啊，不是流红色的汗，而是在奔跑的时候，血脉膨胀，看起来就像出血一样，我带回来的时候，一路上跑了几次，果然如此。”

吴俊升仔细听着介绍，又绕着这匹马走了几圈，不住的点头赞叹：“老王，真是一匹好马，俺老吴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你开个价钱，我绝不还口。”

“大爷，您老可不能说了不算啊，小侄也看上了这匹马，你可是答应要让我随便挑的。您放心，这匹马多少钱，全都由小侄掏腰包，您老总不能和小辈儿抢东西吧。”

吴俊升脸上就像苦瓜一样。他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子，嘴那么快干什么啊，让张廷兰占住理了。这个王铁山来的也不是时候，偏偏和张廷兰过来看马，他就把宝马给送了过来。这不是让自己为难么。

急得老吴在地上直转圈，说心里话，他是真不愿意把战马让出去，可是张廷兰代表着张作霖，又给他投了那么多钱，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他都不好和一个孩子抢。

“吴旅长，要不你和这位少爷一起出钱竞价吧，谁出得价钱高，就是谁的！”王铁山在一边出了一个主意。

吴俊升哼哼的啐了他一口：“俺老吴有自知之明，就算把我一百多斤卖

了。也没有拙言的财大气粗，算了！我不争了。拙言。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这批汗血宝马，以后要是下崽儿了，别忘了给二大爷一匹！”

王铁山本来还想让吴俊升和这个年轻人较劲，然后多赚一点，哪知道老吴不上当，他只好收起了这个心思。

“这位少爷。这匹战马虽然是白弄来的，但是一路上担惊受怕，我和小伙计差点把命都丢了，您就当可怜我们。您给八千大洋，我就让给您了。”

这个价钱开出来之后，就连吴俊升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绝对是天价了。一辆老爷车还不到一千块大洋，这匹战马就是老爷车的十倍了，而且吴俊升也知道，越是金贵的战马，照料起来就越苦难，毫不客气的说这就是一个吞金的黑洞。

别看吴俊升贵为中将旅长，但是想要养这匹马还是有点难度，这简直就是一个烧钱的玩具。不过张廷兰丝毫没有被这个价钱吓到，反倒笑着说道：“价钱很合适，我再仔细看看马，只要没问题，你马上就可以领钱了！”

王铁山的脸上也露出了喜色，他无权无势的马贩子，带着这么一匹神驹，简直就是捧着黄金过闹市，偏偏周围还都是强盗，稍不留心，小命就没了，因此就算张廷兰压一压价钱，他也得勉强接受。

张廷兰小心翼翼的走到了这批战马的身边，王铁山和小伙计极力帮忙控制，张廷兰轻轻抚摸着战马如同绸缎一般的皮毛，细腻光洁，简直就像抚摸着情人的手一般，怪不得后世很多有钱人都喜欢玩马呢，这种动物真的让人着迷。

张廷兰正想继续看看，这匹马猛地跳了起来，脖子猛劲的一甩，将张廷兰的手弹开了。

“这还是个脾气暴躁的家伙，拙言，接下来你可以用心养着啊！”

“大爷，您老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料，小侄还要感谢您老忍痛割爱啊。”

“咱们爷们之间不说这个，你喜欢就是你的，我要是和你争了，只怕雨亭都会笑话我。”

“二大爷，您老太客气了。”张廷兰笑着说道：“看到了战马，我又想到了一点事情，想和您老商量一下，不知道您对走私有兴趣么？”

走私？吴俊升脑子转的飞快，这恐怕又是一条财路。他可是见识了张廷兰赚钱的本事，要是能和这位大侄子合作，好处绝对少不了。现在提起来怕是要还自己一个人情啊，如果再能弄到几十万大洋的利润，让出这匹战马还算什么啊！

吴俊升虽然喜欢战马，但是他更喜欢的是权力，是枪，是钱！这一点吴俊升和张作霖是完全一样的，好马不过是玩具，手中的实力才是命根子。

“二大爷，这位王先生也说了，他在向俄国走私，实不相瞒，小侄也在做这个买卖，不过我守着中东路，规模比他大太多了，收益也更大。您要是愿意，可以通过洮南，再建立一条走私路线，从奉天将大批的商品运过来，然后通过草原，卖到俄国，您老只要提供保护就可以，光靠着走私，一年下来，分您一百万不在话下！”

吴俊升把眼珠子瞪得大大的，这比办工厂赚的还多，简直不敢置信：“拙言，你跟我说实话，雨亭现在这么阔气，是不是因为走私的缘故？”

张廷兰点了点头：“俄国物资奇缺，只要运过去，再有足够的关系，就能

赚到大把的利润，一点都不难！”

张廷兰让吴俊升参与走私，其实是有仔细思考的，并不是因为一匹汗血马就头脑发热。现在他向俄国走私，全部要经过弗雷德，犹太佬虽然可靠，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不一定和张廷兰完全步调一致，因此再开辟一条商路就十分有必要。

正所谓狡兔三窟，张廷兰也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而且这条商路不只是向俄国走私，还能将商品卖给外蒙，这样一来奉天的势力就深入到了外蒙古。

“拙言，既然雨亭都敢干，俺老吴也不是胆小鬼，你只要把东西运过来，我就保证送到俄国，绝不含糊！”

第一百二十四章辽阳民变

“吴旅长，这位少爷说的的确是一条财路，老毛子那边都饿死不少人了，粮食价格比天高。小人不敢说合作，只求您二位能赏我一口饭吃，小人愿意跑腿打杂，这些年小人和俄国人打交道，懂他们的语言，也知道他们的做事习惯，能让您少点麻烦。”

王铁山躬着身体，态度十分谦卑，不过口才还是很好，不停的推销自己。张廷兰其实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家伙，王铁山能够凭着自己发现向俄国走私的财路，还经营了多年，就证明这家伙脑力不弱，也肯吃苦。从他身上张廷兰甚至看到了后世倒爷的风采，现在中国人因循守旧，缺少的就是敢想敢干的人才。

“王先生，你要知道走私可是掉脑袋的事情，你就不怕俄国人追究下来么？”

“有什么好怕的，谁都不想死，不过穷比死还可怕。您只要能给小人这个机会，我一定尽心尽力。这匹汗血马就算是小的送个您的礼物，我分文不要。”

“有点魄力。”张廷兰笑着说道：“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现在就是奉天贸易公司洮南分公司的经理，只要把这条商路经营好了，不会少了你的好处。”王铁山连忙点头称是，这些年他早就知道了走私的暴利，不过自己势单力薄，能弄得商品有限，又没有人提供保护，因此赚到的大头都要交出去。

如果有了军队在背后撑腰，就不能担心那些山贼土匪，而且听张廷兰的口气，人家还有雄厚的实力，能弄到大批的商品，绝对不是他以前的小打小闹。这里面的银子就海了去了，就算喝点汤，也比单干强多了，因此王铁山十分动心，不惜一切想要加入进来。

吴俊升倒是不在乎用不用王铁山，他只管自己的利益。

“拙言贤侄，你准备运输什么东西，都和我说说，也好做到心里有数。”

“目前针对俄国，我们是两条腿走路。既有正规贸易，也有走私，正规贸易是和协约国签订的，奉天生产的军需直接卖给英法俄等国，其中包括军用食品、军装、被服、帐篷、军靴、皮带等等东西。能生产什么，就卖什么。”

随着合作的深入。奉天的东西物美价廉。已经得到了英俄两国的认可，虽然张廷兰在罐头里面频频加料，但是不得不说调味做的还是很不错的，比起美国罐头，中国罐头还算是好吃的。

除了罐头之外，又开发了其他的军用食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挂面，这东西吃起来方便，而且爽滑可口，在阴暗潮湿的坑道之中。吃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算的起是不错的享受，而且奉天生产的挂面还给配备了调料包，其实已经算是原始的方便面了。

英国在奉天安排了专门的采购人员，这帮人看到挂面之后，纷纷赞不绝口，已经订购了第一批，先送到欧洲试吃，如果士兵能够接受，马上就会扩大订购的规模。

事实证明挂面比起罐头还要成功，运到欧洲之后，不只是前线的士兵，就连普通民众也通过政府的配给获得了一些，他们对这种来自东方的食物十分感兴趣。在这之前，他们或许只知道意大利人的通心粉，却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也有类似的食品。

很多士兵将中国产的罐头和挂面放在一起煮，罐头的滋味就会渗透到面条之中，变得香浓爽口，很快这种吃法就流传开来，就算是不喜欢的面条的士兵，也会弄一些浓浓的汤汁，借此吞下干硬的面包。

至于那些家庭主妇经常把找到的一点蔬菜或是肉类，和挂面一同煮熟，然后全家人享受一顿热乎乎的美味。在战争之中，这些欧洲人把自己的要求一再降低，只有能填饱肚子，就是好东西，而且中国产的食品，似乎比起美国人还要好吃一点，价钱也更便宜。

光是这些就足够了，英国政府已经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奉天的投入，把奉天变成英**用食品的生产基地。

别小看这些罐头挂面之类不起眼的小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帮着奉天换来了第一笔宝贵的英镑，靠着这些钱奉天采购了一批机器，又培养出了一个工人群体，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张廷兰要在洮南建立分厂，就是出于扩大产能的需要，洮南距离蒙古更近，获得原料更容易，而且人力成本比奉天还低，是个很不错的投资地点。

“正常贸易的商品，不论是吃的，还是穿的和用的，我们都可以进行走私，绕开俄国海关，再通过黑市，直接卖给俄国的底层民众，他们一定会趋之若鹜的。另外我们还要走私一些俄国上层需要的奢侈品，高档服装，珠宝，家具，甚至是汽车之类的东西，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就可以弄到。酒类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俄国人嗜酒如命，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我们的关东烧酒在远东地区卖得非常不错，利润足足能有五倍以上。”

说到这里，张廷兰压低了声音：“这些只是合法的贸易，其实我正准备向俄国走私毒品，这才是真正的暴利！”

吴俊升一听到要向俄国走私毒品，顿时就惊呆了：“拙言，列强卖给咱们鸦片，他们自己难道不知道这是害人的东西么，自己还会买么？”

“怎么不会，列强国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老百姓也是千差万别，吸毒的大有人在，而且俄国经济几乎崩溃，老百姓看不到出路，抽点鸦片，放松一下也是挺好的事情！”

其实张廷兰在来之前，已经安排陈启铭进行吗啡提炼了，当然张廷兰并没有透露大规模走私的打算，只是告诉他要用做止痛剂。其实所有毒品在最开始开发的时候，都是为了缓解人类的痛苦，还在医学上广泛使用，不过之后人们就发现这些止痛的良药拥有严重的依赖性，成为了害人的毒品。

张廷兰深知毒品的危害。多少人都因为毒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但是将毒品卖到俄国他没有一点道德负担，如果允许，卖到日本，甚至是欧美那就再好不过了。这帮带着文明面具的强盗，给中国带来多少困难，收点利息总是应该的吧。

吴俊升仔细听着张廷兰的介绍，基本上弄清楚了走私关键，他笑着说道：“拙言你放心吧，只要把东西运到洮南。剩下的穿过草原这部分我负责保证安全，谁要是敢不开眼，我就把他们当成蒙匪剿了！”

吴大舌头办事情有个狠辣的劲头，谁要是敢挡他的财路，老吴绝对能下去死手。

“我建议你最好组建一个马车队。专门负责运输，都采取统一的标志。表明咱们的身份。让那些土匪不敢轻举妄动。而且这也是一个赚钱的方法，我在奉天已经组建了一个，效果十分不错，平时不用走私的时候，也可以帮着

那些商人运输货物，也有不少的利润。”

张廷兰组建的运输队其实有点车行的性质。其中既有属于运输队的马车，也接受外来的马车加入，只要交一点会费，就能够获得庇护。因此很受车把式的欢迎。

“我就让凯杰出面吧，把洮南的车把式都组织起来，这小子跟着我这么多年，也没捞着什么好处，让他也攒点老婆本。”

张廷兰想了想，又说道：“还有一点必须记住，就是我们走私的时候，不能接受俄国人的卢布，要尽可能的换成黄金。俄国已经乱成这样了，他们的钱也不可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贬得一钱不值了！”

张廷兰当然不能告诉他们俄国革命的事情，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提醒一下，吴俊升和王铁山都点头称是。

吴俊升也是雷厉风行的人物，和张廷兰商量妥当之后，他立刻派人到蒙古收购牛羊，又划出了专门的土地用来建设工厂，吴凯杰也筹备组建马车队，至于王铁山也忙了起来，他熟悉俄国和蒙古的状况，需要他制定一些具体的计划。

张廷兰相比他们就轻松了多了，先向奉天发了一份电报，负责走私工作的乔岚云立刻带着一些精干的助手，赶到了洮南，亲自指挥各种事务。她虽然是个女人，但是办起事来完全是男人的做派，最讲究办事效率，有她指挥，很快就把一切都理顺了。

张廷兰也乐得清闲，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傻愣愣的看着那匹神骏高傲的汗血马，这家伙到张廷兰手上也有几天了，不过脾气还是大得惊人，最多只允许张廷兰抚摸一下皮毛，而且时间还不能太长，不然这位大爷就要发脾气。

“哥，我看你就是犯贱，这家伙好看是好看，不过一点都不听话，还不能骑，养着有什么用啊！”

张廷枢满肚子的抱怨，他最初也十分喜爱这匹马，千方百计想要讨好它，弄来了最好的草料，张二少爷趁着它低头吃草的时候，想要爬上马背，结果还没等他坐上，马猛的一扭身子，一下子就把张廷枢甩了出去。

而且这还不算完，这家伙还用后蹄子恶狠狠的踢向了摔在地上的张廷枢，就凭着这家伙的劲头，张廷枢挨上一脚只怕不死也带伤，好在张二少爷足够灵敏，成功躲开了，但是从此之后，对这匹脾气暴躁的战马也好感全无。

“老二，这小家伙还不到一岁半呢，就像个没长大的小孩子，你要有耐心，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早晚会接纳你的。古人常说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你总想着骑它，是不对的。”

“哥，你没发烧吧！”张廷枢说着，还伸出手摸了摸张廷兰的脑门。

“什么时候你这么善良，这么有耐心了，这可不是我印象之中的大哥啊。”

“那你印象之中是什么样的啊？”

“阴险、狡诈、贪婪，而且还有点伪善！”张廷枢还想要说下去，张廷兰的大巴掌已经狠狠地落了下来。

几天相处下来，也不是没有进展，最起码这匹马肯让张廷兰接近了，而且张廷兰还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流光。

一大清早，张廷兰就骑着自己的大黑马，拉着流光，出了洮南城区，来

到了训练骑兵的校场之上，绕着校场开始一圈圈轻快的跑动着，流光的心情似乎很不错，不住的打响鼻，跑完之后，流光大人破天荒的用大脑袋蹭了蹭张廷兰的脸，但是这家伙只给了一点阳光，然后又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了，不过也让张廷兰高兴坏了。

凡事乐极生悲，他刚回到洮南，麻烦就找上门了。

“廷兰哥，辽阳出现了民变，好几万饥民围攻地主大户，我爹让你赶快会奉天，商量应对的办法！”

第一百二十五章开门办公

“汉卿，你知道具体情况么？”

“辽阳百姓遭了水灾，交不起租子，现在又渐渐寒冷，饥民们聚集在一起攻击当地的大户，抢夺粮食，据说人数达到了数万之多。”

张廷兰眉头紧皱，中国老百姓一直都是最有忍耐力的一群人，数万老百姓不是被逼上了绝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样道理，一旦出现大规模民乱，就意味着地方的情况已经糟糕到了极点，解决起来绝对不容易。

“汉卿，咱们马上向吴大爷辞行，赶快回奉天。”出了事情吴俊升自然不会过多挽留，张廷兰为了赶时间，把大部队都抛在了洮南，只带着张学良，张廷枢，还有几个警卫赶回奉天，吴俊升亲自他们送到了车站。

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老吴不住的偷眼看张廷兰，他认为先前已经很高估张廷兰了，不过现在看来，还是低估了这个小家伙。

按理说，民变首先都是由管理民政的官员处理，或是开仓放粮，或是舍粥救济。如果闹得凶了，就派军队镇压，各地都是这么办的，已经习以为常了，根本没有张廷兰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一出问题，老张第一时间把张廷兰叫回去，那肯定是要听取他的意见，能在这种大事上拥有发言权，足见张作霖对他的重视。

张作霖是什么人，吴俊升最清楚了，能让他如此看重的人，绝对错不了。看来张廷兰已经成为了老张心腹之人，不是寻常的后辈小子了，老八也真有福气，竟然有个这么出息的儿子，吴俊升心中不住的羡慕。

“拙言。你那匹战马我让老王亲自照顾，然后派人给你送回奉天，你放心，掉一根毛，大爷赔偿一根金条。”

刚刚和流光改善了一点关系，现在又要急匆匆的抛开，也不知道下次见面还认不认自己，这位爷的脾气还是很大的，当然张廷兰还是知道轻重的，赶快坐着火车回归奉天。

“廷兰哥老百姓真的苦到了这种程度。连饭都吃不上了？”

张廷兰点了点头：“汉卿，实际情况永远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咱们是个庞大的农业国，农民是这个国家的基础，偏偏政府的权力根本无非深入乡村。只能任由那些地主土豪把持地方，老百姓承受的负担太沉重了。交完地租之后。手上的钱还不够维持生活。如果遇到了灾年，或是家里有红白喜事，就要借高利贷，驴打滚儿的利息，多少人都因此家破人亡。”

“种地交租，欠债还钱。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

“世上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事情，就看你的屁股坐在那一边。”张廷兰说道：“农民早出晚归，辛辛苦苦的劳作，但是丰年勉强填饱肚子。到了灾年就要卖儿卖女，家破人亡，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一个政府的文明程度，就看是否真正关心处于弱势的大多数！”

中国要想发展，就必须解决处于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不论是多艰难，都必须迎难而上，而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不把农民的力量释放出来，中国的落后面貌就永远改变不了。

“王永江先生提出了清丈田亩，这就是处理农民问题的开始，不分地主和农民，都要按照实际土地数量，共同交税。不过我认为还不够，还要做更多的事情，比如限制地租，比如建立农村银行，再比如发展工厂，总之要千方

百计减轻农民的负担，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坐在火车上张廷兰的脑中就在不断的构思如何应对眼前的民变，其实想要治标很容易，或是大杀领头闹事的百姓，或是杀几个大户，拿出一点粮食，救济一下灾民，就可以了。

但是这种方式没有触及农民问题的核心，如果再有灾年，只怕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必须想出解决根本的办法，恐怕这也是张作霖为什么急着让张廷兰回奉天的原因，就是想看看他能不能拿出一套新办法。

下了火车，张廷兰直奔大帅府，可是在距离帅府还有两条街的时候，就见到了不少打着旗号标语的游行队伍，足有数百人，将帅府门前的街道都围了起来，而对面则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正在严阵以待。

这个场景何等熟悉，在不久之前奉天的百姓还去围了段芝贵的府邸，结果风水轮流转，现在老张也跑不了了，只是人数打了折扣，而且几乎都是学生，没有其他行业的。

看到这种情况，张廷兰就知道事情不妙，急忙让车夫把拉着自己从后面进入帅府，此时帅府之中也是戒备森严，往来都是巡逻队，生怕学生会冲进来一般。刚走进老虎厅，就有一股刺鼻的烟味。

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等人都拿着烟袋，吧嗒吧嗒的抽着，一脸的愁容。

“大帅，这帮学生不知好歹，要是再这么围下去，您的颜面何存啊，我看还是采取果断的行动，把他们都驱散了，要是不听，就关进牢里面，饿几天就行了。”张景惠不无忧虑的说道。

老张苦笑一声：“咱们一直都以尊重民意自居，几次游行都站在老百姓一边，现在轮到了自己身上，就要去**，这不是典型的两面三刀么！”

“这不是没有办法么。”张景惠叹了口气。

正说话之间，张作霖一抬头看到了张廷兰，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模样：“廷兰，你小子算是赶回来了，快帮着七大爷想想主意，我头发都愁白了。”

“您老先说说这些学生是为什么来的，只要对症下药，我看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老张欣慰的点点头：“辽阳出了乱子，岷源认为民变就是因为老百姓负担太沉重，因此他准备好好调查一下，不知要解决民变，还要推广清丈田亩的政策。”

“永江先生一向深谋远虑，这个做法很合适。”

“嗯，我也同意了，是岷源让我把你叫回来，让你帮着想想如何安顿灾民，你的主意多，手上产业用人也多，我这不就给你发了电报么。结果就在昨天奉天突然出现了不少份报纸，说老张把粮食都出口给了日本人，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百姓饿死，是大汉奸，这不学生就把帅府给围上了。”

张廷兰在火车上坐了一天多，奉天的乱子就出现在这段时间，不少报纸都开始刊载文章，大骂张作霖，奉天的学生或许是游行习惯了，一出事马上就把张作霖的帅府给围了。

“民意就是一把双刃剑啊，我们能用民意攻击对手，反过来也能伤害自己，我看奉天应该尽快制定一套游行条例，还有新闻出版法规，把舆论阵地夺回来，不然出点事情，就有人闹起来，咱们什么也别想干了！”

“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吧。”张作相随手把几分报纸递给了张廷兰，“你看

看吧。”
张廷兰仔细一看，只见一行大字：量奉天之物力，结东洋之欢心。这是把张作霖比成了慈禧那个老妖婆啊，也难怪老张会郁闷。
紧接着文章之中就写了张作霖向日本出口了十几万担粮食，任由奉天饥民冻饿而死，其他报纸也多是类似的内容，不过出口粮食的数量却不尽相同，客气的说几万，不客气的直接说上百万担。
张廷兰看完之后，也不住的摇头，这帮家伙信口开河的本事，比起后世的徒子徒孙一点不差，没有一点考证，什么都敢胡说。不明真相的人一看，一面是大量出口粮食，一面是遍地饥民，肯定会产生愤怒，学生发动游行也就情有可原了。
“七大爷，咱们向日本出口粮食，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就算我们不出口，日本人一样可以通过满铁株式会社收购。而且辽阳老百姓发生民变，和我们出口粮食没有直接关系，在民变发生之后，永江先生亲自带人去解决了，咱们的应对绝对算的起很积极了，这帮人简直是胡说八道。”
“廷兰，问题是报纸这么写了，别人已经相信了，咱们有口难辩啊！”老张说起来也是一肚子委屈，别看这位胡帅平时很粗鲁，但是对待读书人绝对算是克制了，没想到有人竟然利用这一点，来欺负老张，弄得张作霖一肚子气。
“妈了个巴子的，要是把老张惹急了，我就在门口架上机枪，都给突突了。”
张廷兰甚至有点同情民国的政治人物了，不只是张作霖，就连段祺瑞等人不也是被学生逼到了墙角上么！
“七大爷，我在北京的时候，就对袁克定说过，要想控制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立法，用法律限制他们，当然现在立法肯定晚了。另外不论是躲避，还是镇压，对您的威望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看索性就打开大门，让学生代表进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把事情讲清楚，这次应对民变，我们没有什么错误，绝对不能让他们随便扣屎盆子。”
“拙言，国家大事，让一帮学生参与，有失体面啊。”孙烈臣有些不以为然的说道：“要是以后什么事情学生都跟着掺合，咱们还怎么办公啊。”
“没错，绝对不能让学生随便参与，所以我们要抓紧立法，把他们限制住。这次情况特殊，我们不妨当成教育民众的一个素材，这就叫开门办公，让那些文贼没有造谣的机会。”
“廷兰说得对！”老张猛地拍了一下椅子扶手：“这就是战场，俺老张绝对不能后退半步！”

第一百二十六章真相

帅府大门忽然洞开，老张在众人的陪同之下，直接走出了府门，外面正是一帮在呼喊的口号的学生，他们并没有想到张作霖敢于露面，因此都有些吃惊，纷纷往后退，留出了一片空地。

“俺老张就站在这了，你们不是说我是汉奸么，那就面对面谈谈，看看你们的道理能说得通不？”

这些学生在没有见面的时候，气势汹汹，但是真正和张作霖对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个胆子，互相之间面面相觑，竟然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我当你们有多大的胆子呢，人们常说理直气壮，既然你们的胆气不足，那就证明你们的道理讲不通，是无理取闹。这里是帅府，是我办公的地方，只给你们一次机会，要是再敢无缘无故跑到这里闹事，一律依法办事，决不轻饶！”

老张气场十足，一下子就把这几百学生压了下去，有些人也注意到了周围荷枪实弹的士兵，有些胆小的已经打了退堂鼓。

“你在强词夺理，报纸上面已经写了文章了，就是你们把粮食卖给日本人，才让那么多老百姓走投无路的，我们要为民请命！”一个身材干瘦的学生仗着胆子说道：“我们有游行的权力，你们不能干涉言论自由。”

他的话刚说完，一些学生就开始叫好了，他们仿佛又找到了一丝勇气。

“你们也既然知道言论自由，那也应该知道任何自由，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不能任由你们造谣生事，恶意中伤。”张廷兰大声的喝道：“你们现在的行为不是自由，是诽谤！区区几篇报纸文章就能作数么？写文章的人调查过事情真相么？你们思考过么？如果都没有想清楚。你们就自诩为民请命，是不是往脸上贴金啊？”

“怎么调查真相，真相都被你们隐藏起来了！”这时候一个高大的学生又站了出来，大声的说道，张廷兰仔细看了看这个年轻人，似乎有些眼熟。

“你是叫楚明远吧，前段时间你也参加过游行，还骂过善耆？”

这个高大的青年没想到张廷兰竟然把他给认出来了，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害怕，索性把头昂起来：“我一向是帮理不帮亲。上一次张大帅能出面保护百姓，我们自然感激，但是这一次他做错了，我们同样要出来反对。”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先别急着下结论，你不是说我们把真相都隐藏起来了么。那报纸上面的文章又是怎么回事，他们又怎么知道真相的。难道是我们写的？楚同学。你自己想想，其他人也都想想，你们是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对政府公布的消息不愿意相信，而对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却深信不疑，我们能欺骗你们。难道这些写文章的人没有骗你们么？”

张廷兰大声的质问，铿锵有力，在场的学生都被问住了，就连一向能言善辩的楚明远都不知道怎会回答了。事实的确如此，他们对政府的话一向持怀疑态度，而对那些报纸上的文章则是没有多少疑问，这似乎真是双重标准！

“这不一样，写文章的人都是人品学问一流的人物，就有我们的老师校长在内，他们是不会随便乱说的。”最初开口的那个干瘦学生又一次说话了：“你们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相比而言，我们自然相信自己的师长。”

“又是典型的智子疑邻啊，心放偏了，你们又怎么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张廷兰冷笑着说道：“在你们眼中，政府就是坏蛋，做什么都是坏的，只要是骂政府的，就是对的，你们的逻辑就是非黑即白。那今天不妨就把帅府的大门打开，我们开门办公，将这次民变的事情处理过程展示出来，让你们自己看看，事实究竟如何！”

张廷兰说完之后，在场的学生都瞬间沸腾了，竟然让他们亲自去看，这可是多少年来都没有的奇事，大家瞬间就来了兴趣，纷纷嚷嚷着要进帅府。

张廷兰又挥了挥手，说道：“你们这么多人一起拥进帅府肯定不行，因此只准派出一些代表，最多不能超过十个人。另外谁都要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如果事实证明了你们是错的，就要追究你们扰乱帅府秩序的责任，这些学生代表也将受到惩罚，全部开除学籍。”

“凭什么开除学籍，就算错了，我们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一个学生争辩道：“而且报纸上出了这种文章，如果你们是对的，为什么不去辟谣，任由文章流传，责任还是你们的！”

“首先政府工作繁忙，不可能看到一条谣言，我们就反驳一条，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什么正经事都不能办了。你们当中不少人已经成年，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们在帅府门前游行，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产生了不良后果，因此你们必须因此自己的错误受到惩罚。”

张廷兰面色严峻，接着说道：“这次开门办公，只是一个特例，我们每天都有大量的事务要处理，绝不可能什么都让你们参与。实际上因为你们的干扰，已经耽搁了我们处理灾民的进度，你们不是在帮他们，而是在害他们！”

张廷兰说完之后，这些学生反倒面面相觑了，一起来游行大家还没怎么害怕，毕竟法不责众，多少次游行，他们都没什么损伤。可是这一次情况不同，人家已经打开了大门，让他们进去，但是他们却不太敢充当这个学生代表了，毕竟这是要承担风险的，如果他们真的错了，那就要承担被开除的后果，大家都犹豫不决。

这时候楚明远向前迈了一大步：“是我带头组织的游行，这个学生代表我当了。”

有他的带头，刚才说话的那个干瘦的学生也站了出来，紧接着又站出了两个学生，一共四个代表，至于其他人都犹犹豫豫。不愿意上前了。

老张一直在一旁冷眼旁观，这时候一摆手：“四个就四个，就由你们做代表吧。”老张随后带着众人又走进了帅府，这时候已经有其他人将与这次民变有关的公文都准备好了，摆在了办公桌上面。

有专门的秘书带着楚明远这几个学生，来到了这些文件前面，一面让他们亲眼看着，一面给他们介绍情况。

“这次民变来势凶猛，规模很大，波及了辽阳周边各县。人数超过了八万人。在民变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派出了大批军警维持秩序。另外财政厅长王永江已经带着人手赶了过去，亲自调查民变原因，我们已经准了专项款子，一共七十万元。还有三万担粮食，八千件棉衣和帐篷。用来安抚灾民。”

楚明远等人仔细看着这些往来的公文。发现人家所说的全是实情，在民变发生之初，就立刻展开了行动，并没有不闻不问，救灾物资也都准备了，似乎没有什么疏漏之处。

“这些不过是事后诸葛亮。老百姓去抢劫大户，还不是因为你们把他们的

粮食都收走了，他们没粮吃了，才被逼无奈么？”

负责的秘书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而是又找了两份公文推给了他们。

“这次民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年八月份辽阳等地发生水灾，那时候奉天的都督还是张锡銮，他已经签署了命令，减免灾区的部分田赋。等到张大帅接管奉天之后，发现受灾地区都没有上缴粮食，这说明你们所谓的政府把粮食都收走，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楚明远等人仔细看了看各种文件，发现的确如同人家所说，自己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这些几个人脑门上都出现了冷汗，他们如果错了，可是要承担后果的，从此之后就要被开除学籍，这让几个涉世未深的小青年脸上都露出了惊恐之色。

这时候张廷兰让秘书把他们都带到老虎厅，这几个学生已经没有刚才理直气壮的模样了，不自觉的把头低了下来。

“我想你们都看了公文，出现灾民之后，我们已经积极应对。就在刚才身在辽阳的王永江厅长发来了专门的电报，汇报情况，他基本上确定了民变的原因，政府虽然免除了老百姓的税负，但是当地的地主并没有免除田租，还按照往常的比例收取，他们把老百姓手中最后一点粮食也抢走了，维持不下去的灾民才会抢夺粮食，进而发生民变。”

张廷兰这个时候，也见识了地主这个阶层的残忍，虽然不排除某些个人是靠着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家业，但是整个地主阶层却是贪得无厌，敲骨吸髓的。在这种灾年之下，还一点不降低田租，把老百姓生生逼上了绝路，这帮人的确罪孽深重。

“地主收取田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到了灾年，政府应该赈济灾民，你们没有发放粮食，却责怪地主，你们这是在推卸责任。”那个干瘦的学生又开口争辩。

“普通农民辛辛苦苦一整年，却要将大半的收入都交给地主，然后自己却被活生生的饿死，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

“当然不是！”楚明远气愤地说道：“黄胜，你不能因为自己家里是大地主，就昧着良心说话，既然受灾，就应该主动降低地租，甚至不收地租，让老百姓能挺过灾年。”

楚明远说完之后，又面带歉意地对着张廷兰说道：“我错了，这次的责任不在政府，而是那些地主土豪的错。我以前就见过有农民被地主逼得卖儿卖女，没想到这次又是他们的问题，我愿意接受惩罚，自动退学。”

“先别着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你自己想想，是谁鼓动你们出来的游行的！”

“是黄老师，就是黄胜的叔叔，他在课上给我们讲了灾民的凄惨状况，然后我们又见到了报纸上的文章，然后同学们就义愤填膺，组织起来，发起了游行。”

“那我就让你们见一见黄老师，看看他为什么会鼓动你们游行，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这时候有几个士兵推推拥拥的就把一个中年人带了进来，只见这个中年人戴着金边眼镜，穿着文雅，不过在推搡之中有点乱了。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一个教书的，重来没犯什么罪，这世道还有王法么？”

“黄老师这句说得掷地有声，你既然知道王法，那你们黄家作为辽阳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粮商，在灾年大肆囤积居奇，你黄老师利用手中的笔杆子，搬弄是非，你究竟讲不讲王法？”

第一百二十七章以工代赈

在张廷兰回奉天之后，老张就已经派人调查究竟是谁写的文章，这个工作没有什么难度，很快就把目标放在了这个黄老师的身上。

而且王永江到了辽阳之后，也不断发回各种消息，从王永江的报告之中，张作霖他们得知了黄家是辽阳最大的地主，又是最大的粮商。而这位黄老师另一层身份就是黄家的二少爷黄观。

这一次在受灾之后，就是黄家极力坚持收地租，其他地主才不得不跟进的。其实这些地主之中并不全是恶人，只是当大多数地主都照常收地租时，结果你不收取，你和别人的差距就会变大。

如果再出现灾害或是匪患，你的实力弱，就很有可能挺不过去，被打回原形，再度成为别人的佃农。因此为了不被别人吃掉，其他地主也不得不跟着收取地租。

其实这就是阶层和个人的差别，有些人或许人品德行都不错，但是他们做事都是从自己的阶层利益出发的，一旦受到侵害，这些人就会向疯狗一样，不顾一起，没有下限的反扑。

就拿张廷兰在北大的发言来说，那些学者未必就不明白是非对错，但是他们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就不得不站出来痛骂张廷兰，明明是在胡说八道，但是偏偏要装成振振有词。

黄观也是如此，他写文章挑动学生游行，也是为了家里考虑，王永江上台之后，就打出了清丈田亩的旗号，特别是清丈田亩，简直是冲了黄家的肺管子，作为辽阳最大的地主地主，他们家藏匿的土地最多。

一旦清丈田亩。他们纳税也最多，另外王永江这次到了辽阳之后，首先安抚乱民，然后就把矛头放在了那些囤积居奇的粮商和无良地主身上，黄家的压力骤增。

黄观念过大学，在奉天教育界也算是一个名人，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是小有影响力的人物。为了缓解家族的压力，他就想到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主意，就是煽动学生游行。给奉天政府添乱，分散精力。

而且黄观觉得以往的游行都十分顺利，奉天政府并不敢下手，因此这个家伙就有恃无恐了，不过他打错了算盘。这次老张不只正面接招了。而且还把他给抓了过来。

面对张廷兰的质问，黄观虽然害怕。但是也清楚。这时候绝对不能服软，因此将脑袋晃得和拨浪鼓一样。

“我黄家耕读之家，而且我早年就外出求学，家里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至于说搬弄是非那更是无稽之谈，我黄某对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能负责，你们奉天政府的丑事瞒不了别人。你们要是敢抓我，就不怕这天下的舆论么？”

黄观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他是吃定了政府不敢对文人下手的弱点。北洋军阀有种种问题。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十分尊重读书人，就比如章太炎痛骂了袁世凯，最多被老袁软禁在北京，而且还是好吃好喝，和养老爷子差不多。

“黄老师，你太让我们失望了。”这时候楚明远突然大声说道：“我们已经看了奉天政府的公文，根本没有像你说的那样不顾老百姓死活。”

黄观由于心中惊恐，并没有注意到楚明远等人，现在一看四个学生站在不远处，其中还有他的侄子，而且一个学生还在指责他，顿时让黄观脸上变颜变色。

“你们几个怎么进来了，难道是他们抓了你们不成？”

“二叔！”黄胜虽然也伶牙俐齿，但是一见到黄观都被抓了进来，心里没了底，脸上全是惊恐之色，他不住得冲着黄观摇头。

楚明远满不在乎地说道：“我们不是被抓进来的，张大帅答应让我们进帅府，看看他们的文件，了解事情真相。我发现您说的并不对，辽阳的民变是因为地主不顾老百姓死活造成的，根本不是奉天政府抢了老百姓的粮食，你在撒谎！”被自己的学生公开质疑，黄观脸色铁青，头上青筋的暴露出来。

他勉强压了压怒气：“楚明远同学，你太天真了，以为见了几份公文就能分辨出真假么？这些东西都可以伪造，唯有一样伪造不了，那就是奉天政府向日本出口粮食的事实，日本发生米骚动，他们就抓紧时间巴结日本，这样一个奴才政府，他们的话还可信么？”

老张和手下的一干文武都坐在一边，他们算是见识了这帮读书人的狡诈和诡辩，张景惠控制情绪的能力最差，一听黄观骂他们是奴才，张景惠霍然站起，一下子掏出了配枪，就要枪毙了黄观。

黄观这个家伙心中也害怕，他面对的都是一帮土匪，如果真把他给毙了，可没处说理啊。不过黄观也清楚，这个时候更不能服软，因为一旦退缩，承认了煽动学生的事情，他的名声就臭了，那比杀了他还难受，因此他一定要咬牙撑住。

“他想当祢衡，俺老张还不想当黄祖呢。”张作霖充满霸气的说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想扣屎盆子没那么容易。”

老张说完之后，张廷兰让人将奉天对日本出口的账目拿了过来，摆在了楚明远等人的面前，账目上清晰的显示今年的粮食出口虽然比去年多了二十万担左右，但是粮食平均价格却比去年高了一成，尤其是奉天政府组织出口的那部分，售价更高。

“同学们，事实很清楚，就算奉天政府不向日本出口，日本人也可以通过满铁株式会社收购粮食，而且他们的价钱更低。奉天政府将这项工作接管之后，已经提高了收购价格，为老百姓争取了实惠，不只没有出卖国家利益，而且还是在夺回利权。”

正在此时，老张派去搜查黄观住宅的人也回来了，从黄观的书房之中翻出了一堆往来的电报和信件，其中就有不少黄家近期联系的信件。主要讨论的就是清丈田亩的问题，语言之中满是对奉天政府的怨恨，他们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进行诅咒。

这些证据摆在了面前，楚明远等人对黄观的盲目崇拜几乎彻底崩溃了，刚才黄观还说家里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现在就有这么多的电报书信，证明他在说谎，还让别人怎么相信他的话。

黄观的气焰也被压了下去，张廷兰冲着他笑了笑：“黄先生，事情还没完呢。我再找几个人让你见一见。”很快又有人带来了十来个人，其中包括几家报社的编辑，还有几个写文章支持黄观的文人。

他们来到帅府之后，全都战战兢兢，惊恐不安。以往这种谩骂政府的文章也不少。不过政府往往不敢采取行动，即便是采取行动。也会有人提前通

知他们。没有什么危险。

可是他们不知道，由于有了张廷兰的帮忙，老张手中的实力远比其他人更加雄厚，因此抓几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这几个难兄难弟碰到了一起，互相看了看。眼神之中全是震撼。

在这种局面之下，很快有人挺不住了，几个文人先后承认是黄观主动找到了他们，让他们帮忙写文章。他们全是一时糊涂，没有仔细思考。那几位编辑也纷纷把责任推到黄观身上，说是他打招呼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楚明远等人都清楚了，学生们就是被自己的老师利用了，稀里糊涂的发动了游行。现在他们想起来都有些后怕，要是老张盛怒之下，对他们动粗，只怕又有不少学生会受伤，甚至死亡都有可能。

他们的尊敬的老师竟然一点都不在乎学生的生死，简直是让人失望透顶。

“你们不能找我，凡事都要讲究证据，你们说我煽动学生游行，我的动机是什么，难道是吃饱了撑的？”

“黄先生，你不用着急，我们不会这么草率的给你定罪的。实话告诉你，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王永江厅长已经下令对囤积居奇的无良商人进行逮捕，我想这会黄家人可能都在大牢里面呢！”

黄观听到张廷兰的话，就好像一下子掉到了冰窟窿一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老家的支持，他又怎么过舒舒服服的日子，而且家里人只要把他供出了，有了十足的证据，他注定就要身败名裂。

就连那个干瘦的黄胜听到抄家的消息之后，也浑身发软，瘫倒在了地上。

张廷兰转过身又对着楚明远等人说道：“三位同学，我想你们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

“明白了，我们都被利用了！”楚明远将头低了下来，今天的事情对他是前所未有的打击，失去了学籍并不是最痛苦的，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从前的所有观念都崩溃了。

老师不再是那个诲人不倦的愤世嫉俗的榜样，而是为了自家的小算盘，就毫不犹豫利用学生的卑劣小人。而他们自诩为正义的代表，现在却发现自己是在助纣为虐，颠覆性的现实，彻底改变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看法。

“我已经说了，要开除你们的学籍，这一点惩罚绝对不会改变。不过我们马上准备成立一个善后小组，前往辽阳，同时也要处理黄家的案子，你们可以随同前往，多看看，多想想，或许会有收获，当然你们也可以不去，一切随便。”

张廷兰交代了两句之后，就让人把黄观等人全都带了下去，然后他对张作霖说道：“七大爷，永江先生已经对囤积居奇的地主采取了行动，不过我估计要想让将近十万缺衣少食的灾民度过寒冷的冬天，只怕很困难！”

“是啊，辽阳本来就遭了灾，然后又出了民变，这些老百姓能不能熬到明年开春，谁也说不准啊，按照以往就是开粥厂，让老百姓能有一口稀粥活命吧。”

张廷兰摇了摇头：“七大爷，舍粥其实就是画饼充饥，是在让老百姓慢慢走向死亡。大冷天，灾民们连御寒的衣物都没有，每天喝一顿粥，除了身体特别好的之外，老弱妇孺有谁能够挨过去啊。舍粥不是在救人，而是让灾民

看到一点希望，而不去闹事，不过这点希望终究是渺茫的，一个冬天下来，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会丧命，他们到死都不会明白，正是那些粥要了他们的命。”

张廷兰毫不留情的戳穿了舍粥的虚伪，然后说道：“这种救灾方式坚决不能再用，我建议采取以工代赈的模式，把灾民当做劳动力，然后用来抵押，向银行获得贷款，然后用贷款安置这些灾民，等到明年开春，我们就组织他们屯垦种地，五年之后还清贷款，他们又是自由之身，还能获得土地。”

第一百二十八章卖身契

“拙言，我何尝不知道靠着舍粥救济灾民，其实就是在等着看他们死啊。不过暂时又想不到什么别的主意，我才让雨帅把你找回来，没想到拙言果然是头脑敏捷，竟然能想到用未来的东西进行抵押，这可是一大创举啊。”

王永江对张廷兰的主意是赞不绝口，不过张廷兰却苦笑着摇摇头：“永江先生，其实说白了就是让他们变相成为农奴而已，算不得什么进步，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帮助农民，还要从土地上面下手，这才是最重要的。”

“说得没错，中国早就有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清丈田亩只是第一步，如果能做到平分土地，让所有人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个国家才能强大起来。”

对于王永江有这样的看法，张廷兰一点都不奇怪，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土地上面转圈，多少人都主张抑制兼并，不过想要做到这一点却需要弥天大勇，毕竟要和整个阶层对抗，所有靠着土地食利的地主都会拼命的。

“永江先生，依我看东三省地广人稀，可利用的荒地不计其数，土地问题还不急迫，我们回旋的余地还很大。所以我们可以使用经济手段，调整利益得失，一面组织农民广开荒地，修建大量的水利设施。一面制定法律限制地租，扶持工商，虽然利益杠杆的调节，让资金流向工商，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解决土地问题。”

“拙言，你要组织这些灾民开荒屯田，就是打算实现这个想法吧。”王永江笑着说道：“你的想法一向不错，不过这件事情你想简单了，光凭着利益调节。就能让地主放松对土地的追求么？这是你一厢情愿啊，明清以来，晋商和徽商手握大笔的财富，他们靠着经商能赚几十万的银子，结果他们不还是会花费大笔的资金购买土地，守着几千两的地租么？”

以末敛财，以本守家。传统的力量是何其强大，已经深入到了骨髓之中，哪怕土地的收益再少，也会有大量的商人趋之若鹜。就算到了后世，已经无法购买土地，中国人不还是热衷房产吗，这也是对土地痴狂的一个体现。

张廷兰原本也想过这个问题，以为只要利益驱使。就能水到渠成，成功的让地主放弃土地。听王永江这么一说。真的有些想当然了，传统的力量往往是难以扭转的。

“永江先生，我们在建立开垦荒地的时候，不妨参照西方的农场模式，用新的管理方式，这样产出更多。成本更低。我们用新的农场模式同地主的租佃模式对抗。农民在我们这边赚得钱多，而且更有尊严，自然就能迫使地主进行改变，或者是也变成农场模式。或者是被淘汰掉。”

王永江想了想，笑着说道：“这个办法就是逼着地主去改变啊，而且能培养出新的农场主阶层，只要他们实力足够强大，就会自动和地主发生对抗和争夺，我们再做什么事情，阻力就会小很多。拙言，这次的灾民就托付给你了，你一定要把农场模式搞出来，以后奉天大规模的改造农村，你这就是试金石。”

农场主和地主都是靠着土地为生，但是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农场主是在工业条件之下产生的，他们要对土地进行管理，要组织农民进行生产，要为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简单地说农场主就是特殊的工厂主，而农场之中的农民就是特殊的产业工人。

而地主则不然，他们只是把土地交给佃农，自己什么都不管，只是到了最后，收取地租，更像是高利贷者。谁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其实一目了然，东三省有广袤的土地，而且平原居多，拥有建设农场的条件，因此张廷兰对自己的计划充满了信心。

王永江这次到了辽阳之后，想的事情也很多，他不只是解决一个民变这么简单，而是要找出农村的问题，然后再找出解决的方案，和张廷兰谈了一会之后，王永江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些思路。

“拙言，咱们先看看那些灾民吧，你想把他们买下来，还要他们愿意才行啊。”

张廷兰和王永江一同到了辽阳城外的临时安置点，这里聚集了将近一万名灾民。张廷兰到这个世界之后，一直生活在繁荣的奉天，对于这个时代的贫穷落后还没有太深刻的感触。

不过现在眼前所见，却是彻底震惊了他，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灾民，破碎的衣衫挂在嶙峋的骨架上面，身体干瘦干瘦的，似乎除了皮就是骨头，没有一丝肉，黝黑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似乎对什么都不在乎了。

只有一阵寒风吹过，这些人才会不住的颤抖，已经到了落雪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还都光着脚，穿着单衣，小孩子畏缩的大人的怀里，不住的打寒战。

看到了这种情况，张廷兰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如果光是舍粥，这帮人多半都会被饿死。所以说古往今来的舍粥不是为了救济灾民，而是为了防止灾民发生暴乱，就好像给小孩子的嘴里放上一个奶嘴一样，就是个安慰剂。

张廷兰他们赶来的时间正是中午，又到了发放粮食的时候，不远处几十口大铁锅都冒着热气，一阵阵的米香飘了过来。这些灾民闻到了香味之后，眼神之中终于露出了一丝神采，有些人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要过去排队。

就在这个时候，又从辽阳过来了几辆马车，到了粥棚之后，从马车上运出了一筐筐的白面馒头，堆在了一起，就好像小山包一样，这下子灾民终于控制不住了，多少天他们都没有见过白面馒头了，大家纷纷向粥棚跑了过来，挣扎着想要抢到馒头。

那些负责维护秩序的士兵一看灾民们似乎有发疯的迹象，他们毫不客气的挥动了鞭子，抽打在这些灾民的身上。

“你们都听好了，全都排队。每个人都有份！要是再乱闯，就等着被饿死吧！”

这些士兵勉强稳住了灾民的情绪，粥棚已经开始分配粮食了，每个灾民能得到一碗浓浓的高粱米粥，一个白面馒头，甚至还有一块腌萝卜。就算在好的年景，这些贫苦的农民也不能经常吃到白面，何况这种时候。

因此领到食物的灾民眼睛都冒光了，大白馒头足有拳头大小，松松软软。香气不住的向鼻孔里钻。拿到之后灾民就大口的吃了起来，甚至有人一口咬下小半个馒头，噎得直翻白眼，只能赶快喝几口粥，送到肚子里面。其他灾民看到这样滑稽的一幕，没有任何的嘲笑。相反还羡慕不已。要是换成自己，只怕把整个馒头都能吞下去。

张廷兰也到了粥棚之中，亲自给灾民们分配粥和馒头：“大家都不要着急，慢慢来，粥管够，馒头也管够。一会城里还能送来肉包子。说不定晚点打粥，还能吃到包子呢！”

这些灾民甚至有种被幸福砸晕了的感觉，以往遭灾能够喝到一口粥，就算是天大的幸运了。现在不只有粥，还有馒头，甚至还有肉包子，这不是要过年么！

灾民们看着张廷兰的目光都带着一丝尊重，他们也清楚，正是这个年轻人带着人到了辽阳之后，给他们发放的食物才越来越好的，按照他们朴素的看法，这就是大善人，大救星。

不只是灾民，就连随同张廷兰一起前来的楚明远，都开始钦佩这个年轻人的作为了。

张廷兰和张作霖敲定了救灾的方案，随后他就带着一个善后小组来到了辽阳，协助王永江。当初楚明远他们一共是四个学生代表，黄胜因为参与煽动学生游行，和他二叔黄观都关了起来。

另外两个学生代表一见自己被开除了学籍，也灰心丧气，他们纷纷回家，想出路去了。只有楚明远跟着善后小组来到了辽阳，他想要亲自看看民变的真相。

一直以来，他的那些老师都在说政府不可靠，结果他又发现老师同样不可靠，这世上或许只有这些灾民不会说假话。来到了辽阳之后，楚明远就跟着张廷兰，救济这些灾民，他正拿着一把大勺子，给灾民们盛粥。

从锅底使劲舀起最浓稠，最热乎的粥，慢慢的倒在灾民的碗里，一连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灾民们终于都减少了，楚明远也终于能休息一会了。

“张先生，我问了那些灾民，结果你们都在撒谎，他们受灾之后，地主向他们要租子，官府也同样管他们要各种苛捐杂税，可见你们的减免田赋也是不对的。”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楚同学，这世上从来不是简单的黑白两分，你能看到这一点很不错，要是再愿意行动，去改变社会的不公，去帮助那些灾民，那就更好了。”

张廷兰让人把吃饱喝足的灾民聚集到了一起，用铁皮围城了一个简易的喇叭，对着所有灾民说道：“今天我们一共从城里运来三次馒头，足有两三万个，结果现在一个都没有了，按照规定你们只能每人拿一个。这么大的数量出入，道理很简单，就是很多人都领了两次，甚至是三次，你们当中不少人怀里还藏着馒头。”

张廷兰说到这里之后，不少灾民都不自觉的低下了头，看了看自己的怀里，生怕馒头再被抢走。

“你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你们多领了馒头，而我们没有制止，道理还简单，这些粮食不是我们出钱，而是你们自己出钱。你们抢不抢，都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张廷兰笑着说道：“大家都清楚，现在已经到了落雪的时候，你们缺衣少食，这么下去，一个冬天，就要有大量的人员会冻饿而死，能活着挺过冬天的能有几个呢。另外政府的财力十分有限，也不能给你们建造房屋，也不能给你们提供棉衣，但是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饿死。因此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你们抵押给银行，从银行贷来一笔贷款，帮着你们度过冬天，等到明年开春，你们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努力换上这笔贷款！”

说话之间，张廷兰让人将一些合同的样本发了下去，给这些灾民们看

看。

“只要签订了这个合同，你们不只顿顿能吃到白面馒头，还能得到棉衣，另外还会帮你们建地窝子，让你们度过这个冬天。不过以后的五年，你们都要辛苦劳动，要是有任何放松，惩罚也是很严酷的，你们想好了，就可以按手印了！”

第一百二十九章称帝

其实绝大多数灾民根本不识字，对于这个合同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明白的，只要签了这个合同，就能得到吃的穿的，还能得到住的地方，就能活过这个冬天。至于五年劳动，大家并不在乎，就算不签合同，平时不也是天天要干活么，难道还有歇着的时候么。

因此很多老百姓都嚷嚷着要签这个合同，张廷兰并没有着急，他很清楚一项成功的制度，必须要考虑各方面的内容，首先一点就要把贷款的份额落实到每个人的脑袋上面，不然大家伙一同承担，就会造成吃大锅饭的问题，干活就没有了积极性。

另外每个人能干的活也不同，必须要合理分配，既保证公平，又能激发劳动热情，另外虽然是五年期的合约，但是张廷兰也没有把年份规定死，如果有人干活多，业绩好，就可以提前结束合约，获得土地，如果相反，就要延长合约的时间，这都是具体合同必须要做的事情。

既然获得了灾民的广泛认可，张廷兰就展开了行动，首先将所有灾民以村为单位，进行划分。每个村编成一个劳动小组，然后由村民选出有威信，既能够管理，又能够带领大家劳动的组长。

当然在选拔组长的时候，张廷兰也要派人下去核查，避免把一些村匪恶霸选上来。同时还要进行严格排查，将灾民队伍之中泼皮无赖，流氓地痞清理出来。

既然是以工代赈，就是要把农民当成工人使用，要求他们整齐划一，服从指挥，这些不可靠的人必须清理出来。当然张廷兰也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这些人也被单独编成一个组。如果表现好，就和普通灾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如果不好，直接踢出，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这就是资本时代的残酷性，不养闲人！只要劳动才能换来生存，不劳动就只有死路一条。

灾民总数超过了八万人，光是分组就花费了五天的时间，还有些村落人数过少。就把几个村落合并到了一起。灾民之中还有一些特殊职业的，比如铁匠、兽医、货郎、木匠、泥瓦匠等等，他们已经能算是专业人才了，不用和其他人一样开荒种地，但是也有自己的分工。

王永江也亲自指挥协调。他不只是为了救济这些灾民，还是为了找到一条高效的救灾途径。以后也要推广下去。新的组织终于建立起来之后。管理就变得容易了，张廷兰将选出来的所有组长集中到了一起。

“各位，老百姓把你们选出来，就是希望你梦带领着他们度过灾年，我们也会派遣专门的考评人员，如果你们工作成绩差。也会免除你们的职务。当然你们做得好，还可以额外领一份工资，这也是我们日后的一个原则，做好了奖励。做不好惩罚，谁也不例外，所以请大家收起以往的懒散自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有着巨大的不同，在男耕女织的社会中，老百姓生活节奏很慢，在好的年景十分安逸，想什么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想什么时候放假就什么时候放假。而到了工业时代则完全不同，甚至连生孩子这种事情都要提前规划时间。

可以说工业化就是在进行一场脱胎换骨，大涅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不

是一步跨入天堂，而是带着刻骨铭心的痛苦，这些灾民就要体验从农业时代进入工业时代的折磨。

“各位，我已经按照各组的人口数，划分了贷款的总额，以后你们脑袋上面都背着一份债务，我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工作，尽快把债务还上，重获自由身。”

张廷兰让人把债务的清单，还有利息等等都发到了三百多位组长手里，每个组平均算下来都要承担五千大洋的贷份额，如果算上利息，他们五年之内要还的总金额超过了八千元。

这帮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如果平摊到每家，几乎都有两三百大洋的欠款，这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顿时这帮组长都犯难了，只怕不好好动动脑筋，五年之内根本别想还清。

“长官，俺们是天天做活，还是有空闲时间，俺们组有不少会编筐的，能不能赚点钱，也好减轻一下负担？”

张廷兰听到这话之后，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这帮人已经懂得想尽办法赚钱了，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只要善于寻找，才能发现商机，这帮农民在债务的高压之下，不得不想更多的办法了。

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很聪明的一个群体，只要有合适的条件，他们就能爆发出无穷的想象力。

“你们以后的工作主要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开垦农田，第二部分是兴修水利，这两部分都由集体完成。第三部分就是种庄稼，这个完全交给你们每个组，你们是组内一起干活，还是分配到各家各户的头上，我们都不管，只要每年交足还贷款的粮食，就可以了。”

“长官，我们能不能自己多开垦一点？”

“如果你们觉得合算，也完全可以，只要完成任务，剩下的时间你们可以自己支配。不过我要说明一下，五年之后，你们如果能还上贷款，开辟出来的荒地就会归你们所有，但是你们私自开辟的土地不在分派之中，只有我们划定的区域才会分配。也就是说你们额外开辟的土地不受保护，如果我们需要那块土地，就会无偿占有！”

所有组长都在若有所思的思考着，张廷兰继续说道：“开荒的头两年粮食产量比较低，所以只能给你们留下口粮，其他的都要上交。到了第三年之后，每年你们可以多留下一部分粮食。另外从明年起，我们每组都会发放一点钱，你们也可以利用这些钱做点经营，搞一个小作坊，织布啊，榨油啊，总之你们自己决定，收入归你们支配，但是有个前提，账目必须接受审查，你的收益也是归全体组员的，不是组长个人的！”

张廷兰说的只是一个大略的东西，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需要专人向这些组长介绍清楚。

“长官，这东西比起地主的哪些条件宽松多了。”一个老农咧着嘴笑道：“俺琢磨了一下子，您给定的贷款数额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出产的越多，上交的比例就越低。这比地租合算多了，只要肯买力气，老天爷再开开眼，别有什么灾祸，还上贷款并不难。”

旁边另一个三十来岁的组长也说道：“不能光算粮食出产，长官还给咱们不少空闲时间，还能养养鸡鸭，房前屋后的重点菜什么的，都能换钱。”

其他的一些组长也都热热闹闹的议论起来，很快大家就想出了不少赚钱

的点子，虽然都不算什么大钱，但是零打碎敲，积少成多。张廷兰一圈走下来，突然变得十分有信心，他原本还担心这帮灾民还不上贷款，现在看来他们很有可能会提前还上，农民的智慧还真不容小视。

当然这些工作还要开春才能开始，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把冬天安安稳稳的过去。地面已经结冻，想要盖房子显然不现实，因此只能建造简易的地窝子，用来躲避严寒。

张廷兰只负责提供工具，具体怎么设计，还是交给这些老百姓吧，他们会想到最容易最保暖的办法。

各组的组长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确定了建造的方法，首先在地面上挖出一个半米多深，长宽四五米的坑，然后再竖起几根木头架子，将这些木头绑好，作为支撑。

下一步就是用一些细树枝，围绕着木头架子编了一层又一层，弄得像一个倒扣的筐一样。这时候各组的青壮年，挖开冻土，弄到一些黄泥。再用热水把黄泥和好，抹在树枝上面，这样一来倒扣的筐就变成了一个大泥盆，只是多了一个小门。

只要在外面铺上一层保暖层，里面再有一个火炉，就足以让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度过一个冬天。张廷兰本来建议这些农民弄一些皮毛之类的东西，这样会比较保暖，结果遭到了农民们一致的拒绝。

皮毛虽然好，但是钱肯定要算在贷款之中，大家肩头的负担只会更沉重，讲究实惠的老百姓才不会这么骚包呢。他们都清楚，这个地窝子就是今年冬天用一次而已，明年就会统一建房，怎么还不能对付。

因此他们在外面铺上了一层破麻片，然后再铺一些秫秸之类的东西，总之越便宜越好，只要能挡住风就行。如果太冷了，他们可以把火炉烧得旺旺的，毕竟柴火可以自己去砍，不用花什么钱。

另外他们知道现在吃的粮食也要从贷款里面出，他们全都果断的拒绝了白面馒头，能吃点棒子面就可以了，就当那顿白面馒头是过年了，只要挨过这个冬天，明年开始就有盼头了，五年之后就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了。

重新有了希望的灾民，焕发了勃勃的生机，他们不断商量着明年如何工作，怎么能尽快还上贷款，甚至还有人规划着拿到了土地之后，要做什么。

张廷兰也终于放松了不少，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天大的消息传了过来，老袁宣布接受帝制了。

第一百三十章倒段

为了安置所有灾民，张廷兰从奉天官银号之中贷出了一百五十万元，当然这笔钱不是一下子就投入进去的，实际上只要花费一半左右，等到明年秋收的时候，就能回笼资本，算起来实际投入也就在一百万大洋左右。

当然这比起舍粥的那种救灾方式，花费多了两倍以上，但是却能够产生十倍以上的效果。死人被降到了最低点，这些老百姓能最快恢复生产，而且过了五年，张廷兰也不准备让灾民们得到土地之后，再变成一盘散沙，那样的话如果再出现灾害，他们还有可能成为难民。

他希望借此机会，组建一批集体农场，彻底把灾民变成农业工人，对于整个奉天的发展都能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王永江也十分赞同这个主意，这两天他们一直在商讨这些问题，王永江把救灾的经验总结出来，形成了报告，以后再有灾害，其他地区也能作为参考。

随着地窝子大量搭建起来，灾民终于有了安身之地，张廷兰也稍微轻松一些。正在此时张作霖发来了一份电报，就在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接受帝制！

“哎，袁世凯到底走到了这一步啊，万丈悬崖，就在眼前，他怎么就看不透啊！”王永江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就长叹了一口气：“从此之后，就是多事之秋了。”

王永江看得很清楚，各地的军阀没有谁愿意重新当奴才，失去了这些实力派的拥护，老袁想要称帝，简直是在痴心妄想，不只不能救国。相反还会把中国拖入万劫不复之地。

“铁龛先生，袁世凯走到了这一步，是中国的大不幸，但是却是奉天的机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

“说这话还为时过早，你最好也别鼓动张雨亭干什么傻事。”王永江自从劫车案之后，就知道了张廷兰的胆大包天，对于这个主意一堆，胆子奇大的年轻人，王永江甚至有些惧怕。

“奉天军队还没有统一。上头还有一个段芝贵压着，这些麻烦不解决，就别想控制奉天，以张雨亭目前的实力来看，也就是一方诸侯而已。没有当出头鸟的资格。”

“铁龛先生说得一点错都没有，的确不能冒险。应该稳扎稳打。暂时先静观其变。”

不论是王永江，还是张廷兰，都是老张的重要心腹，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必须尽快回奉天和老张商量一下，辽阳的事情就暂时交给了其他人处理。

正在张廷兰准备回奉天的时候。楚明远突然找到了他。

“张先生，我想留在辽阳，帮着灾民做点事情，明年开春之后。我也想一起参加屯垦开荒。”

“楚同学，别看我开除了你的学籍，你还可以到其他学校继续念书，以你的能力，考上大学不成问题，在这里恐怕会埋没人才啊。”

“不会！”楚明远坚定的摇了摇头：“以往我想考大学，不过见识了黄观的嘴脸之后，我鄙视这些念大学的，害怕有一天也会和他们一样没有了良心！”

这段时间除了组织灾民自救之外，对几家民愤极大的地主也进行了处

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黄家。经过一番查证，发现黄家大量为非作歹的证据，他们除了收取地租之外，还大量的放高利贷。

还不上高利贷，黄家就把能抢的都抢走，连女人也不放过，不是抢到黄家做小妾，就是卖给人贩子，三年时间，就有七八家被他们逼得家破人亡。另外黄家还豢养了大批的打手，暗中窝藏了上百条枪，这些都是他们为非作歹的依仗。

查清楚这些之后，新帐老账一起算，黄家的家产被全部没收，黄观的老爹和大哥全部被判处死刑。黄观和家里往来的信件也都找到了，证实了他煽动学生游行的罪名，被判处了五年徒刑，也送进了监狱。

其他几个罪行累累的大户也相继受到了惩罚，除了大户之外，王永江还把辽阳上下的官员给清理了一遍，对这次民变有责任的全部拿下。

“多读书，多懂一些道理没有错，错的是少数道貌岸然的读书人想垄断知识，垄断话语权，只想着自己的小圈子的利益，而忘了这个国家。奉天以后也要大力发展教育，要让所有年轻人都能念书，都能学习，就连这些灾民的后代也是一样。”

“张先生，您说的这些能做到么？”

“暂时肯定不行，但是以后总会有希望，就拿这些灾民来说，摆在眼前的就是一个机会，他们能在这段时间找到致富的方法，以后就有能力把孩子送进学校。”

“张先生，你这么一说，我更想留在这里了，看看这些灾民是怎么从一无所有，变得生活富足的，我也想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们，或许也是他们在帮助我！”

难得见到这样一个不怕吃苦，又能同情老百姓的青年，张廷兰还是很高兴的。

“我同意了，而且还可以任命你去当一个副组长，不过你必须做出成绩来，要让你的组率先还上贷款，找到富裕之路啊。”

“张先生，我一定能办到！”楚明远信心十足的回答道。

张廷兰将手头上的事情交代清楚，就和王永江一同回到了奉天，直接前往了大帅府，他们都是这的常客，根本不用通报，直接就来到了老虎厅。

“妈拉个巴子的，活了大半辈子，还要给人家当儿子，这袁大头真不是个东西。”离着老远就听到张作霖笑骂的声音，张廷兰来到了老虎厅一看，张作霖已经脱下了中将的戎装，换上了长袍大帽。

“七大爷，你这身衣服真不错，尤其是胸口这还绣了一个大煎饼，看着就有食欲。”

张作霖一看张廷兰他们回来了，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官服：“看见没？袁大皇帝刚发下来的官服。二等子爵，咱爷们什么时候给他袁大头当儿子啊，还是二等的，真是晦气。”

张廷兰也没多说什么，子爵是什么玩意，老张心里清清楚楚，他这么装傻充愣，就是对袁世凯不满。

“七大爷，要我说您也别生气，这玩意长不了。我听北京那边传来了消息，被老袁囚禁在北京的云南都督蔡锷已经跑了，估计是回到云南召集旧部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竖起义旗。”

“云南？”老张有些疑惑的说道：“云南可是在大南边呢。有点太远了，又

穷的厉害。有本钱起兵反袁么？”
“不在乎有没有本钱。只要有了旗号就行了。”王永江在一边开口了：“大帅，说句心里话，您服气袁世凯么？”
老张摇了摇头：“我虽然弄不明白什么叫共和，但是总知道要是共和政体，我们这些人都有机会爬上去，过一回总统的瘾。要是袁世凯当了皇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只怕天下诸侯也都是这么想的，因此只有有人挑头，人心就散了。北洋的宿将，南方倾向革命党的元老都会跳出来，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袁浪潮，内外交困之下，袁世凯的皇帝当不了多久！”
张作霖频频点头：“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七大爷，先把段芝贵请走吧，头上顶着这么一尊大神，咱们办事情也不能随心所欲。”
“嗯，你小子有什么鬼主意没有？”
“您老早就有想法了，何必问我啊。”
“考验一下你的能力还不行么，要是猜不到，我就罚你，把你那匹战马送给七大爷。”
就在几天之前，吴俊升安排专人将流光送到了奉天，这匹战马出现在奉天，立刻引起了一场轰动，高大矫健的流光，一身淡金色的皮毛子在阳光之下熠熠生辉，就好像传说中的天马一般。
高傲的流光就好像一个帝王一般，对这些普通人根本不屑一顾，偏偏这些人对这匹仿佛从传说之中走出来的战马痴迷不已，有些好事的记者还把流光拍了下来，放到了报纸上面，说天马惊现奉天街头。
老张乃是马匪出身，骑术也十分了得，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是垂涎三尺，他也从来没见过这么雄壮的战马，甚至想要据为己有。不过一打听才知道，这匹战马是张廷兰的，老张也傻眼了，总不能和侄子抢东西吧。
不过老张也是没有死心，张廷兰一听老张垂涎流光，顿时就把脑袋摇晃的如同拨浪鼓一般：“您老就别想打流光的主意了，我早就猜到了，上次您不是让冯大爷主动驱逐段芝贵，以后保举他当东三省巡阅使么！我看现在你就可以落实这个计划，老袁当了皇帝，干儿子肯定要献上孝心，让段芝贵给袁世凯送钱就可以了。”
“段芝贵现在可没有什么钱啊！”老张早就把段芝贵给架空了，什么也没留给他，不过老张突然眼前一亮，他也想到了张廷兰的如意算盘：“你是逼着段芝贵动用军饷啊。”
“没错，现在段芝贵手上只剩下袁世凯发来的军饷，您主动表示二十七师和独立旅可以少要一点，都先给大总统，段芝贵多半就会把二十八师的也扣下，那时候冯德麟再打着闹饷的名义，驱逐段芝贵就可以了！”
老张欣慰的点点头：“行了，你算是暂时保住了那匹马，要是以后办事不力，我一样会没收的！”
计划虽然制定了下来，但是张作霖也知道绝对不能当出头鸟，还要静心等待时机，奉天上下陷入了怪异的安静之中。
不过张作相的府上可是鸡飞狗跳墙，自从流光到了府上之后，家里面大大小小都把眼光放在了这匹神骏的汗血宝马上面，不过流光大爷的脾气也够大，稍微不顺心，就暴跳如雷，喂料的吓人被他踢伤了两三个，张作相的几

位姨太太想要看一看，差点被流光给咬伤，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这匹马不好惹，尽量都躲得远远的。

不过张廷兰这个主人可不能躲开，还要主动送来最好的草料，流光勉强有点良心，对待张廷兰还不错，虽然也偶尔耍耍小性子，但是总体上还是听话的，如果顺心了，还能让张廷兰在马背上骑一会，不过别指望它能走一步。

“我也知道府上地方小了一点，过一段时间，我在外面买一处庄园，到时候你就能在里面随便玩了，撒着欢跑，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流光似乎听懂了张廷兰的话，眼神有点不一样，主动用着大脑袋蹭了蹭张廷兰。

一连陪了几天，和流光的感情直线上升，正好这个时候蔡锷在云南发出了讨袁通电，宣布云南独立，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华大地为之震动，张廷兰一直等待的倒段时机也到了。

第一百三十一章超市陷阱

东北人讲究猫冬，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地面早就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天气贼冷贼冷的，一阵阵的西北风吹着，仿佛能穿透衣服和血肉，直接吹到骨髓里面一样，而且现在的冬天比起后世还要冷很多。

张廷兰也不得不弄了一身貂皮袍子，把身体全都裹了起来，脑袋上扣着狗皮帽子，脚下是厚厚的棉鞋，就这身打扮，往镜子前面一站，哪里还是潇洒少年，活脱狗熊成精。

“狗熊就狗熊吧，总不能为了风度，拿小命开玩笑吧！”张廷兰穿戴好了之后，坐上马车，直奔北市场。

张廷兰自从来到这个时代，就把北市场视作破局的关键点，事实也的确如同他估计的一样，随着北市场的成功开发，越来越多的奉天商人主动加入张廷兰的战车，一直到组建实业团，掌控官银号，奉天商界彻底归附到了张廷兰的门下。

目前兴业公司，实业团控制了奉天的大小商行，掌握着主要的几家工厂，又把持了金融，手中的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当金融和实业结合到一起之后，其实一个财团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张廷兰想要打造的就是奉系财团。

有了强大的财团支撑，奉系才能发展的更好，这一点江浙财阀和黄埔系的结合，已经做出了很好的表率。所以张廷兰格外重视奉天的商业发展，不论多忙，都尽可能的和刘书成，乔瑞轩等人保持联络，了解最新的情况。

“张少，就知道您会过来，早早的就候着了。”

“老刘太客气了吧，我就是随便转转。现在各处的生意怎么样？”

“很不错了，比以前强太多了。”刘书成笑着说道：“张师长变成了张大帅，咱们发展的阻力一下子就没有了，以前官府总来找麻烦，现在官府的人主动给咱们帮忙。王厅长又在整顿治安，就连兵痞都少了不少，没有了这些盘剥勒索，生意做起来就容易很多了。”

刘书成笑着说道：“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在各地收购粮食，今年奉天不少地方都遭灾了，只怕明年粮价会上涨不少啊。”

“上涨多少。咱们也不能赚这个钱，如果有人囤积居奇，还要果断出手，平抑粮价。”

“张少，您放心吧。我们都不是鼠目寸光之辈，奉天工商业好不容易有了发展的希望。哪能自掘坟墓啊。听说您在辽阳搞了一个以工代赈。明年就有八万多农民开荒屯田了？”

“没错，现在正在选定屯田的地块，筹备耕牛种子之类的东西，开春就开始大干一场。”

“开荒好啊，开荒之后，就有了自己的粮食来源。要是再有什么水旱灾害，粮食减产之类的，咱们也不用害怕了。”

刘书成说出了张廷兰开荒屯田的一些打算，什么时候都是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这粮食就是一个社会的定海神针！

目前东北地广人稀，粮食压力比起关内小很多，但是张廷兰很清楚，东北接下来肯定要大量从关内移民，还要发展工业，城市人口也会飞快增长，粮食需求会增长的很快，如果不前提做好准备，很有可能就出现粮食危机。

“老刘，你有兴趣组织人手开荒么？”

刘书成一听苦笑了一声："张少，您别见笑，我虽然经商致富，现在又跟着您投资工厂，但是这心里头总觉得还是土地踏实可靠。"

张廷兰点点头，看来王永江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国人观念如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轻易很难改变。

"老刘，我不反对投资土地，但是我坚决反对单纯靠着地租食利的地主。这次我准备参考外国的农场模式来搞，你也可以观察一下，收益会高出地租几倍不只。"

"张少您从来就没有错过，我一定向您取经学习。"

如果不能遏制这帮人对土地的冲动，那就让他们当农场主，总比当地主要好，这就是张廷兰打的如意算盘。

有些事情，让刘书成这种民间力量来办，会比政府容易很多，如果这帮人真能有建农村的热情也不错。东北地区在后世生活了一亿人口，粮食还有富余，就算粮食产量比后世低，但是东北养活三五千万人不成问题，现在三省一千万出头，有着巨大的上升空间。

要是大量出现农场，必然会出现劳动力缺口，这些商人自然会主动从关内引进劳动力，这不正好能够增加东北的人口数量么，移民实边也是下一步奉天要做的事情，官方和民间合力，产生的效果一定很不错。

"老刘，如果办农场，不会只生产粮食，还会种植黄豆，发展榨油厂。"

刘刘书成眼睛顿时就瞪圆了，呼吸甚至有些急促，死死地盯着张廷兰，不可置信的问道："张少，您是准备抢日本人的饭碗啊？"

"是日本人抢了咱们的饭碗，黄豆利润有多高谁心里都有数，就连西方都要从中国进口，结果加工出口全被日本人把持了，坐视一块肥肉落到了日本人的嘴里，那都是奉天老百姓的血汗，眼睁睁看着被日本人抢去了，谁能甘心啊！"

刘书成点点头，说道："张少的打算我明白了，不过这种事情不是商人能说了算的，必须要政府能够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才行。

"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前期的布局，首先我们手上要握有黄豆生产基地，有充足的货源，第二步是建立起新式的榨油厂，机器和技术可以向美国引进。等到时机成熟，咱们就利用葫芦岛或是营口等地，直接对外出口大豆，在北市场还要成立大豆交易中心，完全这些布局之后，最后再把黄豆出口利润全部夺回来！"

张廷兰早就想过要拿下大豆的利润，只是日本人死死把持，下手太困难，因此筹划了许久，想出了这么一个迂回前进的办法，从种植开始，将产业链慢慢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再和日本人进行决战。

而且到了那时候张作霖差不多已经是东三省巡阅使了，手握大权，也有了和日本人周旋的本钱。

"张少，既然您下定决心，我们当然马首是瞻。这两天民生百货正式营业了，张少想不想去看看？"

这个民生百货乃是北市场最先建成的卖场，也是北市场吸引人气的关键，张廷兰也参与了规划，他的设计一改以往中国商铺窄小的格局，参照后世的超市样式，建筑宽敞高大，货架也都整齐卫生，工作人员也都统一着装。

总之张廷兰提了一堆建议，还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落实，现在刘书成突然

提起来，张廷兰笑着说道：“老刘，主动邀请我去，只怕生意不错，你想要显派一下吧！”

“张少，你这是倒打一耙啊，民生的设计方案都是你提出的，我们按照你的指示办事，有功劳也是您的！”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既然如此，就去看看。”

他们离开了兴业公司总部，直奔北市场，从大西边门出来，道路就已经拓宽了一倍多，全都是柏油路，为的就是方便前往北市场。

一路上越走人越多，有人赶着马车，也有老百姓推着独轮车，络绎不绝，大部分人的推车上都装满了米面油盐等等东西，还有的车上放着鞭炮春联。

“老刘，这时候就开始买年货，未免有点太早了吧？”

“不早了，还有一个月出头就到了年关了，一年到头，家里的老老少少就盼着这天呢！再说了这年货可要早点置办，要是到了年根底下，买不着了怎么办啊？”

刘书成笑着解释了一下，张廷兰也点点头，他也想了起来，在前世小的时候家里人也是早早购买年货，什么都准备好。只是后来东西越来越丰富，根本不用着急，什么时候买都一样，或许就是因为不急迫了，也没有期待感，年味才淡了吧。

“这位少爷一看您就是大户人家，不用操心这些琐事，升斗小民可不一样啊。”黄包车夫笑着说道：“就在三天前，民生百货正式开业了，宣布十天之内购买年货给打九折，奉天老百姓都被惊动了，这些天多少人都往民生跑。”

张廷兰一听这个车夫提到了民生百货，就笑着问道：“光是便宜可不成啊，要是东西不好怎么办？”

“这位少爷，开业当天小人就去民生转了一圈，当时我就借了钱，买了一堆年货回家。民生的东西样式齐全，楼上楼下走一圈，什么都买好了。价钱本来就比外面低了一成多，还给打九折，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谁能错过啊，这不大家都过来了，听说外地不少人都被惊动了，准备来民生置办年货呢！”

说话之间，张廷兰已经到了民生百货，离着老远就看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涌进涌出，已经是人满为患，为了保证基本的秩序，甚至要调动大批警察前来维持秩序，张廷兰也没有想到生意会这么好，简直像着火一般，不过这也带来了麻烦，想进去实在是太困难了。

“张少，咱们也别在正门和他们挤了，从后面进去吧！”

刘书成领着张廷兰从后门进入了民生百货，刘书成随手拉过来一辆专门设计的购物车，笑着说道：“张少，按照你的建议，我们弄出了这玩意，您还别说，推上了这个购物车，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的就多买点东西。”

张廷兰也注意到了这些看起来不大，但是容积惊人的购物车，脸上露出一丝得意，这就是超市的陷阱之一！

第一百三十二章北洋兵

超市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绝对不是把商品简单的罗列在货架上就可以了，可以说处处都是学问，购物车就是一例，看起来并不大，但是由于底盘特别低，其实容积相当可观，因此就算购买了一堆东西，往往也填不满购物车的底部。

这就给制造了一种假象，促使人们购买更多的东西，而且购物车还给小孩子留下了坐着的空间，这就让大人可以放心购物，要不然小孩子闹起来，大人就会不得不提前离开。把小孩子放在了车上面，这些小孩子非但不会嚷嚷着走，还会把购物车当成一件新鲜的玩具，人们在超市逗留的时间就延长了。

而且本身车就要比篮子之类的东西轻松，因此装再多的东西，人们也不会感觉到沉重，潜意识里总会认为买的不多，实际上当人们推上轻松便捷的购物车的时候，就已经掉入了陷阱之中。

张廷兰也把这种购物车利器弄了出来，由于使用铁价钱太贵，车身采用了竹子，用起来一样轻便结实。

“张少，这购物车可是个好东西，大半的顾客都会不知不觉的多买不少，特别是现在都在置办年货，谁装得多，就证明谁家的年货齐全，谁脸上就有光彩。开业以来几天，就一直人满为患，每天都能卖出去上万块大洋的东西，不只是普通老百姓，就连不少富户也都跑到民生买年货，他们一家就顶上了几十个普通家庭啊，说实话就指着他们赚钱呢！”

扣除各种成本，每天的纯利润也有五六百大洋以上，看目前的情况，还会有很大的上涨空间。超过一千块大洋不是问题，一年下来就有几十万的利润，几乎可以养活一个师的部队。

原本张廷兰还向张作霖保证，开发北市场至少能拿到百万以上的利润，现在算起来，光是税收每年就能超过几百万，现在看起来当初是严重低估了北市场的潜力。

“老刘，如果可能，我建议能把民生的模式推广下去，在北市场就先建立起三家。有了竞争，就会不断完善自己，推出的商品也会越来越好，吸引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另外你们还要做好准备，要在别的城市也建立起类似的市场。可以叫做民生的分店么，把网络铺开。规模大了。进货也容易，抗风险的能力就强了！”

张廷兰的打算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要参照后世的连锁超市模式，建立起奉天的物流网络。不过刘书成却摇了摇头：“张少，能推广开倒是很好，不过现在有两大难点。第一就是当地的阻挠，第二就是商品的供应。”

说话之间刘书成带着张廷兰已经走到了民生百货的内部，里面到处都是拥挤不堪的人群，他们不断从琳琅满目的货架上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货架旁边还有专门的导购员帮忙指点。很多民众并不识字，即便是有了价签，他们也不能完全弄明白，必须有人帮忙。另外不时还有警察巡逻，避免有偷窃发生，正所谓穷生奸计，富涨良心，在老百姓普遍贫穷的情况下，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当然由于雇佣大量看管的人手，增加了不少运营成本，最开始刘书成他们很反对这种购物模式，他们希望的是在每个货架都安排专门的售货员，负

责收银，这样才能真正避免偷窃。

不过张廷兰认为顾客消费习惯是可以培养的，而且统一付款的模式，能营造出更轻松自由的购物环境，就算有些人会偷窃一些，这点损失也完全可以承受。

从运营以来的情况发现，张廷兰的判断还没错，中国是几千年的礼仪之邦，大多数老百姓还是守规矩的，民生百货的价钱已经十分公道了，真正会下手偷窃的并不多，相反还极大的激发了购物的热情，稍微有点钱的人都会多买不少东西。

“张少，民生百货开业之后，哪点都好，不过就有一点问题，我们把客源都吸引过来了，不少杂货铺，小市场的商贩声音顿时就不好做了，咱们价钱这么低，他们根本竞争不过，只能纷纷关门大吉。”

这一点张廷兰也早有估计，不过他也不想因为照顾那些人，就放弃了发展的机会，北市场的目标是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三不管，要把这里建成中国最顶尖的购物中心，甚至是远东的一颗明珠。进而带动奉天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推动新型的购物模式，势在必行。

“咱们的导购员很多都是招募的这些杂货铺的小伙计，那些商贩也转行帮我们运输货物，不过还是会有人失去工作，因此我估计要把民生推向其他的城市，各地的商贩就会率先站出来反对。”

刘书成的顾虑一点错都没有，毕竟任何的变革都会砸了一些人的饭碗，遭到反对也在所难免，这种情况到了后世也是如此。

“拿出一些股份吧，和当地的商人联合起来，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咱们吃肉，也要让别人喝汤，要是还不满足，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这还好办，更麻烦的还在后头。”刘书成和张廷兰有转到了布匹服装的专区，刘书成指着这些布匹苦笑道：“咱们卖的布六成以上都是老宋的纺织厂织出来的，他的工厂既要给列强生产布匹，用来做军装帐篷之类的，又要满足各大绸缎庄，剩余的产能能满足一个民生就有点吃力了，要是再多，他就无能为力了。其他商品也是如此，要是开多了，我担心供货跟不上啊。”

宋仲义自从把工厂搬到奉天之后，各种麻烦事都少了很多，还得到了张廷兰充足的资本支持，很快纺织厂就进入了快车道，有了列强的订单之后，他也不用担心销路问题，剩下的就是全心全意扩大生产。

张廷兰在前一段时间改革了机器局的管理模式，将原来的把头全都赶了出去。开始使用基本工资和奖金结合的模式，极大的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热情。

宋仲义把张廷兰这一套全都学了过来，不过他学的更加彻底，直接全部采用计件工资，干得越多，挣得越多，要是工作量达不到标准，直接开除。

他这一套完全是资本模式在运作，一点情面也不讲，一切都已效率为先。要是放在后世。张廷兰一定痛骂他是黑心资本家，不过在这种世道张廷兰不只不能责备，还要去鼓励他这种资本家的发展。

采用新的管理模式之后，宋仲义的纺织厂产量提高了一半还多，而且不只是产量提升。连质量也上去了，以往工人在压力之下只是糊弄而已。现在有了金钱的刺激。他们更加重视质量。还提出了不少革新工艺的方法，让生产的布匹几乎不比洋布差。

有了过硬的质量，在加上原料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生产出来的布匹比

起日本人的东洋布还有竞争力，工厂前景越来越好。让老宋对于这种新的管理模式越来越推崇了，在他的带动下。奉天其他的工厂也陆陆续续进行了改革。

不过就算是产能大幅度提高，面对旺盛的需求，宋仲义还有有些招架不住。

“卖东西的从来都怕积压，还没有人怕订单多。大不了再多购买一些机器，也可以考虑建一些分厂，其他商品也是一样，总之实业团一定要给予大力的支持。”

“有张少这话，老宋和我都能放心不少啊。”刘书成笑着说道：“不过要采购哪一国的机器我认为需要权衡一下子，这些天就不断有日本人找来，咱们民生百货里面的东西主要都是国货，特别是实业团旗号工厂生产的，这帮小鬼子要求咱们卖东洋货！”

张廷兰一听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这帮日本人真是阴魂不散，看到利益就想插手。

“张少，我也恨透了日本人，不过咱们还没有足够实力和他们撕破脸啊。尤其是咱们向俄国出口商品，还要通过南满铁路，我的意思是向日本采购一批机器，扔块肉给日本人，让他们老实一点。”

张廷兰压了压心中的怒气，别管他多生气，也比谁都清楚，别看自己折腾了几次，日本人在奉天的根基依旧深厚，在大连旅顺还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这就不是他能硬抗的。

“可以采购一批日本机器，另外在民生百货之中留出百分之二十的份额给日本商品，暂时安抚一下子日本人。不过在采购的机器的时候，一定要把美国拉过来，有美国商人在一边竞争，能把价格压下来，还能保证进口机器的质量。”

其实购买一些机器无所谓的事情，毕竟奉天发展工业也要从外国引进机器和技术，日本人不是好东西，西方列强也是如此，要是能让他们互相制约，对奉天其实是好事情。不过张廷兰最担心的还是日本对奉天的持续关注，正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要是被日本人盯死了，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

看来还要给日本找点麻烦，牵扯一下他们的精力，为奉天的发展赢得时间，可是现在手上可用的牌的确不多，究竟要怎么做才能打击牵扯日本人的精力呢？张廷兰不住的思量。

这时候他已经和刘书成已经逛了大半，最后来到了肉类和蔬菜的区域。其实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所谓的年货最主要的就是吃，无论多么穷，都要包一顿饺子，大年三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这才有年味。

因此过来卖肉的人络绎不绝，从热河蒙古运来的鲜嫩牛羊肉，还有本地的大肥猪，鸡鸭鹅之类的一样俱全，而且全都拾掇过，看起来十分干净诱人。

另外一面还摆着不少的蔬菜，不过种类就相对单调了，只有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最多还有一些干蘑菇，这也是超市吸引人的一个窍门，将商品都摆在消费者的面前，任由他们挑选。

这些消费者能够用手触摸要买的东西，就能极大的激发他们购买的热

情，眼看着一个中年妇女买了肉之后，辗转了一会，又把一只鸡装进了购物车，显然这种销售策略又起了作用。

正在此时，突然外面在收银台的那面传来了一阵吵闹之声，不少保安和巡逻的警察都跑了过去，张廷兰他们也被惊动了。

在刘书成还有几个警卫的陪同之下，他们快速赶了过去，想要看看究竟，离着老远就看到几个士兵正在跳脚大骂：“老子是皇帝陛下的老乡，为他老人家打了一辈子仗，拿你们点东西，是瞧得起你们，别不识抬举，惹恼了老子，把什么狗屁民生百货全都给一把火烧了。”

“这位兄弟，说这话未免火气太大了吧！”张廷兰快步赶到了事发现场。

第一百三十三章巴掌甜枣

老张靠着枪杆子起家，因此对于部队控制也最严密，奉天之中的所有军警都掌握在张作霖的手中，不过只有一支部队除外，那就是段芝贵来奉天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加强团。

这支部队是北洋的精锐士兵，装备也十分精良，老袁把这支部队交给段芝贵，就是给干儿子壮胆，用来威慑张作霖。不过事实证明老袁打错了主意，段芝贵这个草包虽然拥有了不弱的军力，但是并不会使用，很快这个加强团就成了摆设。

军队毕竟不能像花瓶一样，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军队要吃要喝啊，整整四千人需要发军饷，需要进行训练，特别是到了大冬天，要给士兵张罗过冬的衣物啊。

这些士兵当中多数都是河南河北一带的人，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东北的冬天，西北风一吹，雪花一落，这些人就受不了了。纷纷要求段芝贵给他们发放过冬的衣物，还有一些士兵嚷嚷着要回关内，不在关外受罪了。

段芝贵此时真沉浸在干爹登基的兴奋之中，他正憧憬着升官进爵呢，而且他被老张架空之后，手上也没有多少钱，偏偏他又花钱地方又多，还要往北京送钱，因此只给了五千大洋，像对待叫花子一般，打发了这些士兵。

缺衣少食的北洋兵都把段芝贵的祖坟骂裂了，弟兄们是给你保驾护航，结果到了奉天，段芝贵不管他们了。人家奉军现在吃得饱穿得好，一个个兜里揣着钱，还能给家里买年货，结果他们忍饥挨饿，算起来北洋才是正儿八经的中央军，而奉军只是地方部队。结果双方差距这么大，谁心里都不会平衡啊。

他们找不到段芝贵，又不敢找张作霖，就只能拿这些商人撒气，从他们身上敲诈一点钱，改善一下生活，正好听说民生百货十分兴旺，一共五个北洋兵就闯到了这里。

民生百货的布局和后世差不多，但是由于没有电脑，也不能扫码收款。因此采用了相对原始的方式，每个商品上面都带有一个木制的标签，上面写着价钱，然后收银员使用算盘结算，现在商品数量远没有后世那么多。因此也能够应付过来。

这种标签也不算是首创，很多戏园子都是按照时间收费。听戏的人每个手中一个木片。入场记录一个时间，出来记录一个时间，根据时间长短收费，如果演员实力不行，很多观众就跑出了歇一会，然后再进去听自己喜欢的演员。

民生也将这种东西借鉴过来。其实一开始张廷兰也在怀疑没有电脑系统帮忙，能不能建立起一个超市，不过各种难题相继被解决，证明还是完全可行的。

实际上世界上第一个超市出现在五二年的美国。那时候电脑同样远远没有普及，超市购物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理念的创新而已。

几个北洋士兵跑到收银区一闹，弄得价签和算盘珠子一地，场面混乱不堪，保安和警察全都跑了过来，将几个闹事的北洋士兵围了起来，张廷兰这个时候也赶了过来。

这几个家伙公然跑到自己这里砸场子，张廷兰自然怒气冲冲。

“几位弟兄，你们都是吃粮当兵的，知道军规军纪，你们跑到这里闹事，就不怕惩处么？”

“别和老子说这个，我们是北洋军，知道不？皇帝陛下亲自训练出来的，就是羽林亲军，谁敢管我们！”

张廷兰微微冷笑：“一帮骗吃骗喝，砸抢商铺的御林军，真是给陛下丢人。”

“哼，我们不管丢不丢人，老子现在缺吃少喝，难道还让我们饿死不成，当官的不给，我们就抢，谁要敢管老子，老子就弄死他。”

张廷兰一看这几个家伙十足的流氓样，眼神之中就闪过一丝寒光，根本懒得和这帮家伙废话，一挥手就让身后的警卫动手，这些保护张廷兰安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手，功夫都不弱。

对付几个兵痞根本不在话下，很快就把他们全都打到在地，这几个家伙还并不服气，大声的叫骂，以为仗着袁世凯的势力，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过显然打错了算盘，张廷兰才不会被他们吓唬住呢。

直接就让人把他们五花大绑，捆成了粽子一般，押了下去。

“张少，这五个家伙可是北洋军，您把他们抓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啊？”刘书成有些担忧的问道。

“没事，你放心吧，赶快恢复这里的秩序，我现在就去找张大帅处理一下。”

张廷兰押着这五个北洋士兵，快速离开了民生百货。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奉军抓了北洋的人，这会不会引起奉天两股最大的势力之间的较量，大家心里都没底。

要知道张作霖虽然实力强大，又是奉天的地头蛇，但是那些北洋军背后站着袁大皇帝，要是老袁发怒了，张作霖能不能抗住，大家心里都没底儿！

很快奉天的气氛就紧张起来，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北洋军的军营，段芝贵不关心他们，这些军人的纪律本来就很差，陋习一堆，现在没有了约束，更是无法无天了。

有赌钱的，有抽大烟的，还有打架斗殴的，将军营弄得乱七八糟，鸡飞狗跳，本来团长吕林负责日常带兵。不过吕林也嫌弃奉天条件太苦，这位团长大人包了一个戏子，整日花天酒地的混日子。

好好的一支北洋精兵，就是由于管理不善，战斗力直线下降，一帮兵痞甚至成了一颗毒瘤，这就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不过这些北洋士兵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堕落，相反还一个个眼高于顶，老袁当了皇帝，他们也仿佛水涨船高一般，更加目无法纪，嚣张跋扈。

一听说有北洋士兵被奉军捉了，这帮人顿时就不干了。嚷嚷着要找奉军算账，给北洋挣回面子，越来越多的士兵都聚集起来，这时候其他几位负责的营长一见要出大事，不得不找到了吕林。

这位团长大人正在温柔乡里面舒服着呢，一看有人打扰了他的清梦，吕林顿时就翻了脸，他怒气冲冲的来到了军营之中，正好士兵们要出动去找奉军要人。

“团长，咱们北洋被人家欺负了。您老可一定要给我们出头做主啊，咱们堂堂天子的亲军，现在混得人不人鬼不鬼，哪还有脸见其他的袍泽啊！”

吕林也是咬牙切齿：“大家不用担心，这天底下还没人能欺负咱们北洋军

呢。谁敢抓咱们的人，都要让他付出代价。”
正在他们发狠的时候。突然有卫兵从外面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
“团长大人。不好了，奉军大队人马正往这边赶过来呢，看样子是要包围咱们的军营。”
吕林听到这话之后，顿时一阵哆嗦，西北风吹了过来，顺着脖颈。直接透了后心。别看喊得多凶，吕林对奉军还真有点害怕，尤其是张作霖，单刀赴会。光是气场就彻底把吕林制服了。
这家伙本以为几个士兵的事情，不会有太大的动静，老张也不一定不卖给他面子，结果事实出乎他的意料，奉军竟然出动了大队人马，将军营给围了起来。吕林当时就有些手脚发麻，当然他也不能坐以待毙，当即下令让士兵们赶快拿武器，进行防备。
结果这些士兵疏懒惯了，平时光顾着赌钱了，这会儿就乱作一团，有人连军装都找不到，有些人勉强找了枪支，但是却找不到弹药，等到都准备差不多了，结果又找不到自己所在的队伍了。
就在他们乱哄哄成了一团的时候，军营四外马蹄声已经到了，五百骑兵最先将军营包围起来，紧接着就有一个团的步兵赶来上来，后面还有炮兵营和机枪部队，将北洋军的军营团团围住。
张作霖在张廷兰等人的簇拥之下，出现在了大营的前面。
“吕团长，张大帅前来视察军营，你们还不欢迎大帅么？”
吕林一见张作霖这么气势汹汹的赶过来，就感到事情不妙，不过他又不敢得罪张作霖，只好硬着头皮，把老张接了进来。
张作霖扫视了一下那些还是乱糟糟的北洋兵，嘴角上不自觉的就翘了起来。这帮北洋兵还赶不上奉军啊，自从手上资金和军火充足之后，张作霖在部队的训练上面很下功夫，因此奉天在得到调动命令之后，才能这么快就行动起来，将北洋军包围了起来。
“诸位弟兄们，俺老张受陛下的错爱，被任命为奉天都督，负责管理一省军务。就要兢兢业业，上对得起陛下的洪恩，下对得起老百姓的拥护。就在今天，有五名士兵跑到了百货商店闹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我认为必须严惩，警戒军心。”
老张早就摸清楚了北洋这帮人的脾气秉性，典型的欺软怕硬，因此老张采用了先声夺人的方式，直接泰山压顶。
吕林面对强势的张作霖，底气有些不足，但是这个时候也不能不说话。
“张大帅，弟兄们离家日久，又快要过年了，心里都有点不满，稍微发泄一下，我看不必过分追究吧！”
“不行，军纪最为严格，不能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犯错了就要惩罚。”张作霖一挥手，就让人将那几个士兵带了过来，推到了所有人的面前。
“这五个人砸抢店铺，扰乱社会秩序，性质十分恶劣，不过所幸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每个人打三十鞭子，立刻行刑！”
老张一声令下，就有士兵将这五个人推到了前面，拿起了鞭子，就要行刑。这时候在场的北洋兵全都怒气冲冲，张作霖直接上门打脸，他们全都齐刷刷的看向了吕林，希望他能够拿出一点态度来。
吕林这个时候几次欲言又止，他真想去阻止，不过一看奉军士兵的机枪和大炮，他又不免胆寒，要是硬碰硬，他们肯定吃亏更大，因此只能把头扭

过去，假装没看见。

行刑手这个时候挥动起了鞭子，每一鞭子下去，就是一道血痕，很快这五个士兵都被打得爹妈乱叫。其他的北洋士兵看在眼里，不免都有些兔死狗烹的感觉，心里很不好受，鞭子好像抽在了他们的心头，抽在了他们的脸上，有些人羞愧的低下了脑袋，还有人攥着拳头，愤愤不平。

三十鞭子很快就抽打完了，这五个人全都瘫软在了地上，老张又挥了挥手，又有十几辆大车赶到了军营里面，从车上搬下一箱箱的东西。

“弟兄们，我听说一直以来，拖欠大家不少军饷，都快要过年了，给大家带点年货，算是给大家拜年了！”

第一百三十四章献金

张作霖命令手下人从马车上抬下了一箱一箱的棉衣棉鞋，还有帽子手套之类的保暖衣物，另外又准备了四万块大洋，全都给这些北洋士兵发了下去，顿时这帮人就有点手足无措。

刚才老张还气势汹汹的痛打北洋士兵，现在又变成了送温暖的知心领导，角色转变之快，简直就像川剧的变脸一样，这帮人犹犹豫豫，还有些不知所措，偷眼看吕林，希望这位团长大人能拿出一个主意。

“吕团长，照理说你们的军饷应该直接找巡阅使大人，老张管不着。不过既然都在奉天的地面上，就不能看着大家忍饥挨饿，袖手旁观不是张某人干的事情。”

吕林也不傻，老张这是典型的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刚才鞭子虽然没落在吕林的身上，但是他的脸也是火辣辣的，人都是要脸的，他真有心要拒绝这些东西，不过一看其他北洋兵渴望的模样，他又没敢，毕竟这个甜枣还是很有滋味的。

“张大帅，我代表弟兄们感谢您了，回头我就把东西发下去。”

“现在就发下去，当着我的面发下去。”老张毫不客气地说道：“俺老张也不富裕，这些东西也是从牙缝里面挤出来的，必须公平合理的交给每一个弟兄。”

正所谓雁过拔毛，这是北洋的优良传统，东西到了吕林的手里，每层截留一点，最后到士兵手中能有一半就不错了，这是北洋多年以来的习惯，结果张作霖一点也不给他们机会，吕林满肚子都是怨气，偏偏又发作不得，上头张作霖压着。下面士兵也盼着。

此时底下的那些北洋士兵就在窃窃私语，他们多少年都没有足额发放过军饷，都要面对层层盘剥，现在张作霖居然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发军饷，他们顿时都兴奋起来，对张大帅的不满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尊重和敬畏。

张廷兰一直都跟在张作霖的身边，这个主意也是他出的，老张下决心准备倒段，这支北洋军就有些碍眼了。要是他们在关键时刻跳出来，说不定还会影响大局，因此抓住这次机会，软硬兼施，将他们慑服。就能够保证倒段行动的顺利，老张同意了张廷兰的建议。因此才大张旗鼓的带着兵赶过来。

其实原来张作霖也有心把这些人收编到手下。毕竟张作霖也急于扩大势力，但是一看到他们的状态，张作霖就知道这支部队已经废了，或许以前他们还是精锐，但是缺少了约束之后，战斗力衰减的太厉害的。

而且这段时间杨宇霆和张廷兰也不断在老张耳边吹风。建议要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和职业化建设，要改变旧军队的习气。本来张作霖是不太在乎的，老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用两个小辈告诉自己怎么打仗么！

不过随后去了独立旅视察几次。张作霖彻底被震撼到了，虽然独立旅还没有训练出来，但是已经初具一支强兵的气质，行走坐卧全都由严格规范，士兵的气质也迥然不同，训练刻苦，士兵人人知道上进。

张作霖有一个很多的优点，那就是从善如流，既然事实摆在面前，搞正规化建设就很有必要。因此老张对于陋习严重的北洋兵就看不上了，给他们东西，就是让他们老老实实，别惹麻烦。

所有北洋兵都接过了棉衣和大洋，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诸位弟兄，东西你们拿了，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遵守奉天的规矩，你们在军营里面，怎么折腾都行，要是在外面为非作歹，张某绝对不会轻饶，该什么罪过，就怎么处理。”

东西果然没有白拿的，这些北洋兵也都了解这个道理，只怕以后就要老老实实了，老张转身就要离开，突然又对着吕林说道：“吕团长，过几天还有一批年货送来，让弟兄们也开开荤，吃顿饺子。”

老张把变脸的技巧玩得十分娴熟，弄得吕林也有些不适应，只能老老实实的送张作霖离开了军营。

“廷兰，要是北洋军都是如此，战斗力也不怎么样啊！”张作霖十分感慨的说道。

“七大爷，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段芝贵这么个统帅，再好的兵也都废了。其实北洋之中还有不少能人的，就拿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来说，几乎都给北洋效力，他们的士兵素质也比我们要好很多。不过陋习严重，难以成为真正的一流部队，因此只要奉军奋起直追，以后绝对能超越北洋。”

张廷兰已经很了解张作霖了，这位张大帅野心勃勃，又不甘寂寞，如果他要认定北洋外强中干，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因此张廷兰要打一个预防针，北洋还不是现在的奉军能挑战的。

张作霖也十分清楚，现在奉军兵力还差着很多，老张想了想说道：“独立旅训练的思路很好，不过还要努力，等到差不多的时候，我准备拉出来，和二十七师对抗一下子，咱们奉军该确定一个发展的方向啊。”

独立旅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两家子弟，家世清白，就算有一些老兵，也都经过了杨宇霆和张廷兰反复的训练，身上的旧习气已经消失了。而二十七师的主体还是那些从土匪窝子爬出来的老弟兄，论起旧习来，不比北洋差多少，只是老张约束的紧而已。

两支部队其实代表了奉军的两条道路，老张让军队进行演习对抗，就是想看看究竟哪支部队更有战斗力，同时也是要决定奉军的发展思路，张作霖最清楚，多大的野心都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的。

解决了北洋兵之后，不出两天，原来的云南都督蔡锷就和唐继尧，李烈钧等人发表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同时组建护**，公开武力反对帝制。

云南独立就好像一个炸雷一般，中华大地为之震动，在这之前，杨度、梁士诒、段芝贵等帝制干将一直鼓吹万民拥护，老袁登基顺天应人，就算有些反对声音，也是蚍蜉撼树，他们的宣传也一度让老袁相信形势的确如此。

蔡锷等人宣布了独立，彻底将这种迷梦击碎了，支持帝制的没有那么多，而反对帝制的力量也不是可以无视的，老袁也只能匆匆忙忙的将手下部队调动起来，从各个方向围堵护**。

调动军队的命令下达之后，老袁才感到了一丝不妙，那些北洋宿将都指挥不动了，这些家伙全都敷衍搪塞，冷眼旁观，想要看袁大皇帝的笑话，到了这个地步老袁才猛然察觉，自己似乎被骗了。

但是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已经骑虎难下，老袁也不得不咬牙撑下去，又是封官，又是掏钱，好不容易将部队调动起来，准备迎战蔡锷。

老袁走到这一步其实也是咎由自取，这倒不是说君宪制度不好，如果真有一个能奋发图强，英明睿智的皇帝，中国或许就不会四分五裂，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但是想当皇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必须要有令人心服口服的功绩才行，拿破仑也称帝了，但是在这之前，他已经战功赫赫，多次击败反法联军，威望功绩都足够了，称帝才顺理成章。

而袁世凯聪明一生，却选了一个最差的时机来称帝，上半年刚刚闹出了二十一条，威望受到了严重打击，手下主要将领都有拥兵自大的趋势。一控制不住舆论，二控制不住军队，在这种情况下称帝，除了找死，就没有别的可说了。

身在奉天的张作霖在听说蔡锷起兵之后，兴奋的把手下主要心腹都叫了过来，不过在这些人之中并没有汤玉麟，很显然老张已经把汤玉麟边缘化了。

“各位，云南唐继尧和蔡锷已经起兵讨袁，咱们是不是也该有些动作，好让段殿下赶快回北京，替他父皇分忧解难啊！”

“大帅照理说咱们还是应该静观其变，如果袁世凯迅速扑灭了蔡锷的反叛，咱们动手只会引来袁世凯的不满，到时候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王永江一贯主张稳健行事。

“岷源说的也有道理，俺老张还不准备当出头的椽子，我现在还要向袁大总统表一表忠心呢。”

老张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当即就去找到了段芝贵。

“上将军，张某深受陛下洪恩，无以为报，现在听说原云南都督蔡锷竟然伙同匪类，反叛陛下，简直是大逆不道，张某愿意向陛下进献军资，襄助陛下，尽快剿灭蔡锷乱匪。”

段芝贵虽然贵为巡阅使，但是手中权力却十分有限，这让他十分郁闷，好不容易干爹当皇帝了，段殿下正想回北京呢。现在听说张作霖要主动送钱，他脸上露出了喜色，现在送钱可谓是雪中送炭，正好显示自己的忠心，在老袁的眼里绝对是大功一件，凭着这个借口他就能回北京了。

因此段芝贵眉开眼笑，也顾不得往日张作霖的冒犯了，拉住了老张问道：“雨亭，你真是忠臣，不知道你准备进献多少？”

张作霖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上将军，奉天也不富裕，又到了年关，能拿出的钱不多，我想可以暂时停了部队半年的军饷，我们奉军鞭长莫及，不能帮着陛下剿灭乱党，就把这些军饷交给在前线作战的弟兄们吧，也算是我们向陛下尽忠。”

第一百三十五章偷梁换柱

张作霖提出暂停半年军饷的主意，段芝贵脸上的颜色瞬间变了几变，他倒是希望弄到钱，但是也同样知道军队的那些丘八大爷不好对付，要是半年拿不到军饷，这帮人肯定会闹起来，到时候自己能不能抗住，就成问题了。

“雨亭，贸然停了军饷，只怕士兵们会闹事，这又到了年关，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老张心中暗笑，这位段殿下还没糊涂透顶，他笑着说道：“上将军担心的很对，不过张某已经从银行拆借了一部分，另外前段时间剿匪，又搜到了不少赃物，我能保证部下半年之内安安稳稳，这段时间足够陛下剿灭叛匪了。”

听着老张的保证，段芝贵眼珠转了转，在地上又转了两圈，然后说道：“难得雨亭有这个心思，我想陛下也会知道你的忠心的。”

看到段芝贵同意之后，张作霖也告辞离开，他也要进行布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联络冯德麟，让他跳出来，按照两人的约定，主动驱逐段芝贵。老冯此时说实话还有些犹豫，最主要的就是战局还不够明朗，毕竟袁世凯气势汹汹的派出大军南下，蔡锷究竟能不能打赢北洋，谁心里也没谱。

如果这个时候贸然行动，等到老袁收拾了蔡锷，转回头还不找自己麻烦么！老张为了坚定冯德麟的倒段决心，又派出了孙烈臣，亲自去和冯德麟联络，坚定冯德麟的信心。

就在老张暗中动手脚的时候，段芝贵果然将奉军的军饷暂时扣下了，他扣下的不只有二十七师和独立旅，还包括了二十八师，以及吴俊升的骑兵旅。按照段芝贵的想法。既然张作霖答应约束部下，那所有奉军就都在范围之内，毕竟他是奉天的都督，但是段殿下却是想错了，这不过是老张故意挖的陷阱而已。

段芝贵把军饷扣了下来，二十七师和独立旅还好，老张早就发现了充足的饷银，根本不在乎这点钱，可是正等米下锅的二十八师士兵可不干了，纷纷找到了冯德麟。

老冯已经被孙烈臣说动了。现在一看机会终于来了，他当即把手下的几员大将都召集了过来，汲金纯，阚朝玺，张海鹏等人围坐在冯德麟的周围。

“小段扣下来咱们的军饷。大家说说给怎么办吧？”

“师长，没有什么好说多。打他娘的。段芝贵这个家伙到了奉天，就四处搜刮地皮，他把自己的腰包装的满满的，结果却不给别人分一点，这这种混蛋就应该教训他。”

阚朝玺率先说话了，这家伙绰号叫阚大刀。武艺好下手黑，堪称冯德麟手下的第一悍将，他是极力主张强硬。

“师长，我看和段芝贵用强恐怕不妥。段芝贵不可怕，可怕的是袁皇帝，人家当上了皇帝，手中实力庞大，咱们找他干儿子的麻烦，我怕老袁会不满啊。”说到这里，张海鹏看了一眼冯德麟，然后又说道：“师长，我觉得这次张作霖没安好心啊，他鼓动您动手，就是想让你当出头鸟。”

冯德麟面色严峻，其实他也有这种担心，张作霖奸猾无比，从他后来居上，爬到了都督的宝座就可以看出来，就算驱逐了段芝贵，能不能达成目的，还在两可之间啊。

老冯拿不定主意，手下干将又各执一词，他只好把目光放在了汲金纯的

身上，希望他能拿出一个主意来。

“师长，海鹏大哥的顾虑很有道理，对于张作霖也的确该防备。只是我们现在的处境不允许瞻前顾后啊，就算袁世凯能消灭蔡锷，恐怕也要一段时间，他根本没有精力管奉天。另外张作霖已经坐上了都督的宝座，如果拖延时间长了，位置稳固下来，咱们就什么都拿不到了。”

汲金纯的话都说到了冯德麟的心里，的确如此，他已经晚了张作霖一步，如果不冒险行动，往前冲一步，自己就永远都没有翻身的日子了。

冯德麟又想了想，终于下定决心要冒险一搏了，他猛地一拍大腿，然后下令：“马上召集弟兄们，咱们到奉天找段芝贵的麻烦。”

老冯下了命令，二十八师就调动了起来。其实历史上冯德麟也是和老张一起密谋驱逐了段芝贵，老冯依旧唱的黑脸，老张唱的红脸。不过口号有些不同，原本要比现在晚了三个多月，那时候老袁称帝已经宣告失败，因此老冯喊出的口号是奉天人自治，惩办帝制祸首。

现在由于胜负还没有确定，老冯只是打出了要饷的旗号，一共点齐了马步军五个营，向奉天进发。冯德麟带着军队气势汹汹的来到了奉天，一场风波危机又出现了。

由于有了老张的暗中配合，冯德麟直接带着人马就冲到了巡阅使府，和段芝贵的卫兵就对持了起来。段殿下此时刚刚得到袁世凯的嘉奖，心里正在高兴呢。

自从蔡锷等人宣布独立之后，滇军北上四川，东出贵州，两路大军连战连捷，北洋军节节败退。

其实战场上能打得这么顺利，并不是滇军多能打，而是北洋军全都有意放水了，前线的士兵一看滇军冲了上来，全都朝天开枪，然后将弹药主动推到沟里，他们撒腿就跑，北洋兵无战心，让蔡锷白白捡了一个便宜，滇军越打越顺利，很快就进入了四川腹地。

战火很快烧遍了整个西南三省，老袁也因为手下离心离德愁白了头。偏巧这个时候段芝贵献上一笔军饷，帮助老袁剿匪，袁世凯还是很高兴的，看来这个干儿子还是不错的，老袁还发了一份嘉奖的电报。

段芝贵正高兴的，忽然就有人报告，冯德麟带着大兵冲到了奉天，正往他的府山赶来呢。段芝贵顿时就手脚发麻，对于这帮土匪出身的家伙，段芝贵是既恨又怕，他们闹起来不管不顾。能把天都捅出一个窟窿。

“冯德麟是发疯了么？他为什么要来闹事？”

手下人也是极为惊恐：“上将军，他们是来讨要军饷的，说您要是不给军饷，他们就要在您的帅府里面过年！”

段芝贵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好几圈，他对着手下人喊道：“快去，你们快去找张作霖，问问这个家伙，他不是保证安抚住奉天的军队么，怎么还来找我的麻烦！”

段芝贵刚把手下人打发走。这时候府门外面就传来了一阵阵的喊叫之声，乱七八糟的，全都让段芝贵出去见面。段殿下也知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了府门外。

帅府大门敞开。段芝贵在警卫的保护之下，走了出来。他一眼就看到了领头的冯德麟。

“冯师长。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巡阅使，还有没有陛下，你带着这帮人

跑到我的府门外，你这是想造反么？”

冯德麟乃是老江湖，才不会被段芝贵几句话就吓唬住，冷笑了一声：“上将军您别急着扣大帽子。我忠于陛下，也不想造反。只是我能忍住，我手下这些弟兄的肚子忍不住，谁都是拖家带口。提着脑袋打仗，结果到了年关，连军饷都没有发下来，您说我们改怎么办？”

“国事维艰，蔡锷叛匪还在作乱，你们就不能体谅一下国家的难处么？只要过了这段时间，陛下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给大家双倍，不，是四倍的军饷，弥补大家的损失。”

“上将军，我们现在就等米下锅，要是按照你的说法，弟兄们早就饿死了，您发多少军饷，都只能放到坟头了！”

“对！冯师长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就想要军饷，老婆孩子都等着呢！”

冯德麟说完之后，他手下的士兵也跟着喊了起来，五个营的士兵，足足有两千多人，全都对段芝贵怒目而视。

段芝贵也感到了强大的压力，这帮人手里都拿着家伙，如果谁手指头一动，只怕自己的脑袋就要没了，段芝贵强压着怒火，对冯德麟说道：“冯师长，张雨亭的部队能忍受，别人的部队也能忍受，偏偏就你们二十八师出事，你这是什么道理？”

“上将军，如果您把二十八师放在奉天，我们也不愁吃喝，可惜，我们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弟兄们就指着这点军饷活着，你要是拖欠了，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在士兵队伍后面传出了一声枪响，段芝贵原本还壮着胆子，听到这一声枪响，顿时魂飞魄散，双手抱着脑袋，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他的那些警卫也全都如临大敌，纷纷举起枪。

二十八师的士兵也不含糊，纷纷端起来枪，同这些警卫对抗起来，双方明显不是一个数量级上面的。很快双方就弄明白了，这不过是一个士兵走火了而已，虚惊一场，但是段芝贵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冯师长，我同意了，给你们发军饷，十万元大洋。”

“您这是打发要饭花子啊，这么多年下来，年年拖欠，算起来也有百万以上，您怎么也要发一半啊！”

段芝贵咬了咬牙，然后说道：“冯师长，实不相瞒，我已经把钱先给陛下了，这些还是掏的我自己的腰包，我给你们二十万元，再加上十万担粮食，你们看如何？”

冯德麟想了想点点头，说道：“上将军我们就在城外校场等着，您把东西送去，我们自然老老实实回北镇，您要是不送，这帮弟兄性子都有点野，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冯某人可约束不住。”

段芝贵忍着满腔的怒气，点了点头，冯德麟终于带人暂时撤走了。

“老冯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贪小便宜，现在段芝贵答应出点小钱儿，他就要往后缩一下，这是要坏事啊！”张作霖笑着说道。

从冯德麟发兵，张作霖就一直在关注着，他以为老冯会直接冲击巡阅使的府邸，将段芝贵赶走。那时候老张正好出面，救下段芝贵，把局势稳定下来。结果没想到老冯竟然又退缩了，手下人已经告诉了老张，段芝贵拿出二十万大洋，外加十万担粮食，就把冯德麟打发了，让老张顿时有种一拳打在棉花团上面的感觉。

“七大爷，冯大爷只要起兵就足够了，有些事情不是他能控制的，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廷兰，又有什么坏主意了？”

“七大爷，段芝贵答应拿出十万担粮食，我们就从这上面下手，我已经安排人手，把粮食给换了，您说二十八师的士兵看到粮食都是腐烂变质，连牲口都不吃的东西，您说他们会怎么样，老冯又会怎么样？”

说到这里，张作霖和张廷兰两只狐狸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第一百三十六章失踪了

冯德麟带着部下暂时先驻扎着城外校场，随同前来的阚朝玺有些不快。

“师长，段芝贵未免太抠门了，就给二十万大洋，咱们就饶过他，是不是太丢人了，我看不如直接冲进帅府，少说也能抢出上百万。”

“糊涂，段芝贵是堂堂巡阅使，要是冲进他的府，就真是造反了！”冯德麟说着摇了摇头：“老阚啊，我怀疑咱们上当了，还要好好想想，不能贸然行动啊，一步登空，就万劫不复了！”

冯德麟能混到今天，也是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从张作霖拉拢他驱逐段芝贵开始，老冯就感觉有些不对，特别是这一次到了奉天，他就更发觉出问题了。

段芝贵想要截留军饷，多半要过张作霖那一关，现在张作霖不出头，让自己来折腾，他扮演老好人，老冯越想越不对，其中肯定有事，自己的本钱可没有张作霖雄厚，要是傻乎乎的冲了上去，把老底子都赔光了，他可就彻底完了。

要是让张作霖在前面冲锋，自己跟在后面捡便宜，或许效果话更好，老冯陷入了思考之中，他越想越觉应该谨慎一些，正要准备去找张作霖，没想到这个时候段芝贵答应的钱粮都送了过来。

这么快就送了过来，老冯心中还有一丝高兴，很快几大箱子的大洋就摆在了老冯的面前，另外还有不少粮车也送了过来，二十八师的士兵都过来清点搬运。

这时候冯德麟将箱子打了开来，随手拿起了一把大洋，放在手里感觉就有些异样，拿近了一看，老冯顿时眉头就立起来了。将手中大洋狠狠的扔了出去，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

“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老阚，你看看这些大洋吧！”

阚朝玺也拿起了几块，也是怒火中烧，大声的骂道：“姥姥的，段芝贵这是拿咱们当傻子耍啊！”

段芝贵和阚朝玺都不会无缘无故发这么大火，说起大洋，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袁大头和孙小头两种，但是细分起来。种类也十分繁多，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

既然种类繁多。就免不了良莠不齐，足值的一块大洋含有将近九成的银子。剩下的是铜。而各地政府往往会铸造大量不足值的劣质银元。好一些的含银七八成，也有五六成的，甚至有更过分的是用锡来代替银子。

段芝贵给冯德麟送来的就是这样一堆劣质的银元，老冯看到之后，哪能不生气啊，段芝贵这不是在耍人么。

就在此时。一个搬运粮食的士兵突然滑到了，一个麻袋摔在了地上，袋子口打开了，里面一股发霉的味道直刺鼻孔。所有搬运的士兵都傻眼了，麻袋里面全是发绿的高粱米，还混了不少的杂质。

看到这里，二十八师的士兵顿时都不干了，怪不得段芝贵答应的那么痛快的，原来存心用这些玩意糊弄自己啊，这时候冯德麟和阚朝玺也走了过来，见到了这些发霉变质的粮食。

“师长，你说句话吧，弟兄们现在就去砸了段芝贵的王八窝，这孙子太不

把咱们当人看了！”

有了士兵带头，大家的心气全都被调动起来，纷纷义愤填膺的高声呼喊，冯德麟面沉似水，他本来都有心退一步，但是现在的情况又让他骑虎难下。

“你们都给我检查一下，看看这些粮食里面有多少是有问题的。”

一声令下，士兵们全都行动起来，将一个个的麻袋打开，里面刺鼻的味道弥散在空气之中，只要闻一下，就觉得阵阵作呕。

“报告师长！有九成全都是发霉的粮食，只有一成是好的！”

“妈的！”冯德麟终于忍不住了，段芝贵用劣质大洋和发霉的粮食打发他，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充满了心头，他使劲的跺了跺脚，大声喊道：“全部集合，找段芝贵算账去！”

老冯一声令下如山倒，整整两千多名事情全都集结完毕，带着粮食和大洋，直接来到了奉天城门。现在还延续了前清时候的规定，到了晚上还要关城门，老冯直接让手下人去叫开城门。

守城的士兵也都被吓傻了，一见外面好几千人马，都举着火把，气势汹汹的杀了过来，他们哪敢随便开城啊，这是要闹兵变啊。

正在守城士兵犹豫的时候，阚朝玺已经等不及了，朝着城头就是两枪，虽然没打到人，但是也把守城的士兵吓唬了，他们连滚带爬的把城门打开，冯德麟带着人马涌进了奉天。

老冯在盛怒之下做出了这种举动，产生的效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清脆的枪声划过夜空，无数打着火把的军队抢占了城墙，往城里面冲。

搅到这种情况，只要是智商正常，就一定会认为发生了兵变，所有的老百姓都关门上锁，一家人全都蜷缩在一起，生怕被波及到。段芝贵这时候还在府中生气，不只是生冯德麟的气，还生张作霖的气，当初保证的好好的，说能够安抚住奉天的军队，结果二十八师就闹了起来。

偏巧这个时候，张作霖又不在奉天，这让段芝贵对老张越来越有想法。正在他憋气的时候，突然手下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上将军，大事不好了，兵变了！”

段芝贵一听这话，霍然站起，一把抓住了来人的胸口，声色俱厉的问道：“你说什么？谁发动兵变了？”

“是冯德麟，他带着人马抢夺了城门，这回正往这边闯呢！”

段芝贵一听也是惊骇莫名，刚刚把钱粮都送了过去，冯德麟这个土匪头子怎么出尔反尔啊！段殿下心中不住的痛骂冯德麟没有信义，不过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只能尽量想办法解决。

“快去给张作霖和吕林下命令，让他们带兵前来保护我，快去！”

段芝贵刚刚下达了命令。就听到城中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乱七八糟，有的远，也有的近，段殿下顿时就手足冰凉，这确实是兵变了，自己怎么这么命苦啊，到了奉天就没有舒心过。

各种各样的麻烦不断，眼睁睁的看着大权落到了张作霖的手中，他就是一个摆设。到了现在，连当摆设的机会都没有了，眼看着脑袋都要没了，这不是要命么。

“张作霖有消息么？”

“还没有！”

“那吕林呢？”

手下人哭丧着脸，又摇了摇头。这时候外面的人喊马嘶的之声越来越进来，段芝贵一看救兵还不到。只好转身朝着后院跑了过去。

这个晚上。奉天格外的热闹，不时传出一阵枪声，有些路口还有火光，所有老百姓都被吓得不敢动弹。这些当然都是老张导演的，他这么干，一来是吓唬段芝贵。二来是坐实冯德麟兵变的事实。

中国人办事就讲究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如今老张就要坐实冯德麟发动兵变的罪名。阻碍张作霖掌控奉天的最大敌人已经不是段芝贵，而是昔日的老大哥冯德麟。

要是让让袁世凯能够认定是冯德麟发动兵变，把段芝贵赶走，那么北京必定会支持张作霖，有了尚方宝剑，就占据了大义名分，反过头来收拾老冯，就会容易很多。张作霖是个很重视感情的人，不过他把公私分得很清楚，绝对不会因为一点江湖义气，就放弃了触手可及的权力，当然事后可以优待一下这些老弟兄就足够了。

老冯此时带着士兵已经杀到了巡阅使的府邸，一路上城中到处响起枪声，到处都是火光，让老冯也十分疑惑，他的士兵都跟在身边，并没有四处乱窜，怎会有这么多的枪声，难道是发生了兵变！

冯德麟满怀着疑惑，来到了段芝贵的府上，结果府门紧闭，几个嗓门大的士兵站在府外大声的叫嚷，让段芝贵出来对质，结果叫嚷了半天，也没有人回答。

老冯再也等不下去了，只好让人上去砸门，里面的人死死顶住，任凭士兵们用枪托猛砸，就是不开门。冯德麟怒气填胸，当即让人把府门砸开。

他手下人多势众，很快就找到了一截圆木，几个士兵抬着，撞在了帅府大门之上，一连三下，就听得轰隆一声，大门被砸开，冯德麟率领着士兵冲进了，当即就抓住了几个警卫，让他们去把段芝贵找出来。

结果这帮人都不知道段芝贵跑到哪里去了，老冯眉头紧皱，让手下人赶快搜查，结果找遍了整个帅府，也没有发现段芝贵的踪影，看来这位段殿下已经被吓跑了。

“师长，段芝贵亏心跑了，咱们就别客气了，把他的东西都搬走吧，也算是弥补咱们的损失。”阚朝玺又出了一个主意，冯德麟还有些犹豫，不过手下的士兵已经开始行动了。

二十八师的日子远没有二十七师舒服，士兵们过得也很苦，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哪里会放过啊，他们在府中四处搜查，拼命的往怀里装金银细软之物。

段芝贵府中财物还是不少的，有些手快的士兵抢到了金条小宝，手慢的也弄到了不少银元，还有一些士兵抢了不少怀表鼻烟壶之类的小玩意，最差的士兵也抢了不少衣物。

毫不客气的说，段殿下的尿壶都是值钱的，这帮穷疯了的士兵都发了一笔横财。抢东西也是一件容易上瘾的事情，他们洗劫了帅府，还有不少士兵都意犹未尽，正准备冲到外面，再去抢劫富商。

正在此时，外面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二十七师的大部队已经赶了过来，老张骑着高头大马，在最前头带队，旋风一般来到了段芝贵的府门前，将这些士兵都拦住了。

“冯大哥，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闹成了这样啊？”

冯德麟也带着人出了帅府，正好和张作霖遇到了一起，冯德麟一看老张在装傻充愣，他顿时一股怒气涌了上来。

“张雨亭，咱们两个约好的事情，你还有什么可问的！”

“大哥，咱们有约定不假，不过我可没让您砸了段芝贵的府邸啊，要是他出了性命之忧，咱们怎么向大皇帝交代啊！”

“段芝贵比兔子还狡猾呢，我刚来他就没影了。”

老张一听段芝贵居然跑了，也有些惊讶，堂堂一个巡阅使，三省军队的主官，怎么也会有些胆量啊。老张原来是打着主意，让双方发生冲突，甚至是交火，然后老张再出来收拾残局，这样一来，段芝贵也没脸当巡阅使了，冯德麟在老袁那里印象也彻底完蛋了。

哪知道段芝贵这个软蛋连情况都没弄清楚，就这么跑了，老张也着急了，他急忙说道：“大哥，段芝贵可不能死在奉天啊，我们要尽快把他找出来。”

第一百三十七章阴魂不散

张廷兰一直跟着张作霖身边，当他知道段芝贵失踪了，也十分焦急，别看这位干殿下平时谁都看不起，但是身份摆在那里，他真要是死在了奉天，首先张作霖就逃不了干系。

这次计划也都挺好，老冯也特别配合，不过就有一点问题，冯德麟演的太入戏了，竟然直接把段芝贵给吓跑了，这要是传出去，也堪称一桩笑谈。

张作霖也是急忙调动人手，四处搜寻，赶快去寻找段芝贵，同时又让人去安抚老百姓，今天晚上这么一闹，奉天民众只怕没几个敢睡觉的，身逢乱世，就是这么回事，都安排差不多了，老张和冯德麟相对而坐。

老冯的心情也十分低落，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真有些超出了预料，如果段芝贵真出了点什么问题，他就是罪魁祸首，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自己是不是被耍了啊。

“雨亭，你知道我不是鲁莽的人，只是段芝贵欺人太甚，竟然送去了一堆发霉的粮食打发我们。”冯德麟说这话的时候，死死地盯着张作霖：“雨亭，这事情是不是你在背后操纵的？你是不是耍老哥玩呢！”

“冯大哥，您想的太多了，小弟一向尊重大哥，也希望您出头，把段芝贵赶走，咱们奉天人治理奉天。至于这次我觉得您还是有些鲁莽了，吓唬吓唬段芝贵可以，但是怎么能冲进他的府邸啊，你看看段芝贵的府邸成了什么样子，就算把他找了回来，也没法交代啊。”

的确如同张作霖所说，经过二十八师的一番洗劫，所有值钱的东西一扫而光。大件家具带不走，也被砸坏了不少，屋中一片狼藉。

带兵包围可以推说是闹饷，开枪可以说是不小心走火，但是唯独抢劫是无法狡辩的，事实摆在眼前，谁都知道冯德麟带着人砸开了府门，还大肆的抢掠，无论怎么辩驳，都没法洗干净。

冯德麟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眼珠乱转，突然说道：“张老疙瘩儿，今天晚上城里乱成一团，枪声大作，是不是你干的。要不是这样，段芝贵也不会吓得逃跑。你想栽赃陷害不成？”

老冯脑子虽然有点乱。但是并不糊涂，今天的事情从头到脚都透着怪异，自己本来都不想闹下去了，结果就弄来了一堆发霉粮食恶心自己，冲到城里之后，四处枪声不断。弄得如同兵变一般，也难怪段芝贵被吓跑了，这背后绝对有一只黑手，而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张作霖。

冯德麟想到了这里。顿时就怒视着张作霖，自己闯荡江湖一辈子，竟然被张作霖这么个后生晚辈玩弄于鼓掌之间，实在是太丢人了，老冯满心都是懊恼悔恨。

“冯大哥，您这是哪里的话啊！”张作霖也是一脸的惶恐，连忙说道：“小弟一直真心支持大哥，今天晚上的事情的确超出了控制，但是这绝对不是小弟安排的，您不清楚奉天城这段时间就乱局不断。自从蔡锷扯起了大旗，不少革命党分子已经潜回奉天，想要趁机兴风作浪，晚上随便点火放枪的多半就是他们。”

老张把责任赶快推了出去，不过冯德麟也是将信将疑，张廷兰也在一边开口了。

“冯师长，奉天出了什么事情，身为都督都是难辞其咎，张大帅不会这么

糊涂的，你们老哥俩多少年的交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千万不要有什么误会才好，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把段芝贵找到，要是他出了危险，就麻烦了。”

冯德麟满心的不愿意，但是也不得不压住了怒火，气哼哼的说道：“你们是奉天的地头蛇，找人的事情交给你们，我也管不着。”

“找人的事情，我们自然负责，只是这府里面太乱了，如果段芝贵回来，只怕也会发怒，您看能不能先把府邸整理一下，然后归还一些财务，好歹把大面糊弄过去！”

张廷兰提出了这个要求，冯德麟的眼珠乱转，东西已经抢了，现在还回来，等于是把吃进去的肉吐出来，老冯自然不愿意，可是他也明白这么乱糟糟的，就算把段芝贵安全找回来，人家也会迁怒与他。

现在一想，自己的确是失策了，根本不应该下令抢劫，这种得罪人到死的事情怎么能做啊。老冯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子，这么大岁数的人了，怎么还控制不住感情啊，头脑一热，就同意了手下那帮混小子的做法！

老冯同意了张廷兰的建议，张廷兰急忙命令手下士兵收拾府邸，然后将二十八师的人召集到了一起，笑着对他们说道：“诸位弟兄，刚刚和冯师长说了一下，他老人家也觉得抢劫段上将军的府邸有失考虑，因此希望大家能把东西尽快归还了，把府邸恢复原样，等到段上将军回来，我们也好交代。”

“不行，绝对不行！”

“欠了我们好几个月的军饷，这点东西都是充当军饷了，怎么能还回去。”

“对！老婆孩子都指着这点东西活命的，交出去让我们喝西北风啊，打死也不交。”

这是二十八师的人纷纷鼓噪起来，这就是所谓土匪兵的特色，在他们的眼里根本没有军纪，抢到东西了，也没有上缴的概念，大家拼死拼活，为的就是钱。现在已经落入他们的手中了，谁也别想拿走。

张廷兰一看他们闹了起来，非但没有任何的不快，相反还十分高兴，他早就料到了这一步，他提出这个建议，其实又是一个套子，就是让冯德麟夹在士兵和段芝贵之间，左右不是人。

不要回财物，就坐实他抢了段芝贵的府邸，段殿下不会善罢甘休的，可是要回来，又会得罪手下的士兵，同样会瓦解军心，一样得不偿失，二十八师的士兵叫嚷起来，张廷兰就主动后退了几步，摆出一副看热闹的态度。

院子里面闹哄哄的，冯德麟也不得不走了出来，正好见到自己的手下正在那里嚷嚷，老冯本来就一肚子怒气，现在怒气更大了，几步就走到了他们的近前。

“嚎丧什么？我还没死呢！”

这些士兵一见当家人来了，脸上也都露出了委屈之色，纷纷说道：“师长，您可不能让我们把钱还回去啊，家里头就指着这点东西过年呢，您老不能看着兄弟们喝西北风啊。”

“是啊是啊，您发发慈悲吧！”

多少年来，二十八师的士兵也抢过不少富户，不过可从来没有抢过段芝贵这种程度的大官，刚一进府邸的时候，这帮人眼睛都被晃瞎了，这还是人呆的地方吗？简直是天堂一般，雕梁画栋，美不胜收，屋里面的摆设更是稀奇古怪，全都没有见过。

他们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现在把这些好东西都抢到了手中，他们哪里还愿意交出去啊，因此纷纷哀求，就连阚朝玺都有些不情愿。底下人抢劫，肯定少不了他的好处，阚朝玺就拿到了好几块精致的西洋小金表。

别看阚朝玺是个大老粗，也喜欢这稀奇的玩意，他可不愿意交出去，因此也说道："师长，段芝贵不义在前，咱们弟兄抢了他也是活该，要是他敢找咱们麻烦，咱们就再抢他一回。"

"哼，糊涂！段芝贵不能奈何咱们，可是人家有个当皇帝的干爹，要是大皇帝问罪了，咱们该怎么办，是砍你的脑袋，还是砍我的脑袋？"

冯德麟这么一说，在场的士兵都把脑袋低下去了，他们还是害怕老冯的，不过这帮人也是心不甘情不愿，抢掠是老冯默许的，现在东西都装到了大家的腰包，却要吐出去，堂堂一师之长，怎么能出尔反尔啊，因此不少人都在腹诽冯德麟。

一看手下人连动都不动，老冯心中的怒火蹭蹭的窜了起来，自己刚刚吃了一个大亏，结果这帮小子还不听自己的，这不是打脸么。

"你们给我听着，赶快把东西还回去，谁要是敢窝藏一点，我冯德麟毙了他。"

"大哥，您先别生气，听我说两句！"老张此时已经笑着走了过来，对冯德麟说道："大哥，弟兄也都拖家带口，弄点钱不容易，自然不愿意还回来。我看这样吧，我拿出十万元来，算是一个赎金，把大家手上的东西买下来，你们看如何？"

老张拿出这十万元赎金，无疑就是直接给二十八师的人发钱，换句话说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收买，在别的时候张作霖说这话，老冯能立马和他翻脸，你张老疙瘩儿想挖墙角没门！

但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情况，却让老冯不知道怎么拒绝，而且手下的那些士兵也都一脸渴望，他们折腾了这么长时间，总不能一点好处没有吧，冯德麟想了又想，只能像吃个苍蝇一样同意了。

张廷兰急忙组织回收财物的事情，别看花了十万块，但是张廷兰还是十分满意的，这种收买人心的好机会可不多，只怕这次之后，二十八师的人都要说张作霖仗义，有了这个名声，拿下二十八师就容易多了，君不见大耳贼前半辈子不就是靠着名声混下来的么。

正在他们忙忙碌碌的时候，突然传来了消息，段芝贵回来了！

老张等人急忙前去迎接，刚到府门外，就见到几个穿着和服的日本人陪同着段芝贵一起回来了，张廷兰的心中顿时咯噔一下，脸色变了又变。

第一百三十八章轻轻地走了

张作霖派遣了大量的人手去寻找，足足找了大半夜，段芝贵并没有出现，张作霖还心都悬了起来，要是干殿下出了问题，真有些难以收场。

不过就在他焦虑发愁的时候，段芝贵竟然主动出现了，还有几个日本人的陪同，顺利回到了府邸。不过他的脸色灰白，精神头儿很差，显然是受到了严重刺激，还没有恢复。张作霖率领着手下人迎了出来，见面之后，急忙请罪。

“上将军，都是作霖约束不利，让上将军受惊了，还请您见谅。”

段芝贵从鼻孔之中哼了一声，显然还是满肚子的意见，和他一同前来的一个日本人紧走了几步，满脸都是谦卑的笑容。

“想必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张作霖将军吧，鄙人叫胜田中道，是新任的朝鲜银行经理，刚到奉天不久，以后还请张将军能多多关照，我们做好朋友，携手开发东三省。”

老张并不认识这个家伙，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脸上也都是笑容：“客气了，我们要仰仗日本的地方还太多了，不知道您怎么遇到了上将军？”

“要不是遇到了几位日本朋友，我脑袋就没有了，张雨亭，你是怎么约束的军纪，还有那个冯德麟他想造反么！”段芝贵一肚子的怒火，堂堂一个巡阅使被吓跑了，要不是遇到了日本人，他真没有胆量回来。

局势渐渐稳定了，老张带着人马出现了，段芝贵了解了情况，才敢回来，又羞又怒之下，言语就十分不客气。当然也是几个日本人给了他胆气。

“张将军，我们在银行门口偶然遇到了段上将军，可能是你们发生了一些误会，我们日本人是不便插手的，只是希望您尽量保证段将军的安全，鄙人告辞了。”

刚要走的时候，胜田中道还对着段芝贵笑道：“段上将军，我希望您能记住我们的约定，尽快落实下去。”

段芝贵一看胜田要走，他还有些恋恋不舍。要是没有了这个靠山，他真不敢面对张作霖和冯德麟这两个土匪头子，不过胜田显得信心十足，兵乱这种事情就是一个冲劲，等到冲动劲过去就好了。没有人愿意找死。

胜田中道大摇大摆的走了，张廷兰在一旁一直注意着这个家伙。胜田看起来高大斯文。和通常的日本人形象一点都不同，言谈举止都十分得当客气，一看就是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张廷兰对这种人却有本能的提防，俗话说咬人的狗儿不露齿，越是嚣张跋扈的，就越容易对付。而这种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反倒让人更加忌惮。

而且张廷兰从他的话中得到了至少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他的身份是朝鲜银行的经理，第二就是他似乎和段芝贵有什么交易。

光是这两点就让张廷兰心惊肉跳。感到了不妙。朝鲜银行是日本吞并了半岛之后，组建的一家殖民银行，最初只是掌控朝鲜，后来又把手伸到了东三省，比起正金银行来说，朝鲜银行更加纯粹，就是日本搞经济侵略的急先锋。

在原本的历史上，朝鲜银行在1916年11月取代了正金银行，获得在东三省发行货币的权力，迅速成为左右东三省金融秩序的巨头。

在新的历史时空之中，正金银行因为张廷兰的折腾，损失惨重，尤其是

俄国债券变成了一堆废纸，让正金银行伤筋动骨，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等到日本政府将米骚乱压下去，大举注资挽救正金银行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张廷兰已经让官银号出面，将奉天老百姓手中的日本银行券换走，变成了奉票，等到日本注资的时候，张廷兰又把那些银行券拿了出来，要求正金银行兑换。

对于这种行为日本人气的牙根痒痒，但是他们也不敢直接拒绝，要不然日本银行的信用就彻底崩溃，只怕中国老百姓再也不敢使用日本银行券了，损失会更大，因此日本人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

由于张廷兰收购日本银行券的时候，是打了折扣的，因此现在兑换，足足赚了三成多的利润，正金银行可谓是元气大伤，暂时无力影响东北的金融了。

因此日本人被逼无奈，只好让朝鲜银行代替了正金银行，而胜田中道的使命就是重整日本在奉天的金融秩序。

这家伙也是名门出身，他的父亲就是胜田主计，日本著名的金融官僚，现在担任朝鲜银行的总裁。出身名门的胜田中道在经济上面有着超乎正常的天赋，被视作一代新星，三十出头就被派到了奉天，独当一面。

日本是一个十分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家，本来是轮不到胜田前来的，但是正金银行巨大的损失，让日本上下肉痛不已，因此才决定派遣一个更加有机敏，更加有魄力的人物，胜田中道成了这个幸运儿。

他到了奉天之后，并没有急着做什么，而是努力的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尤其是奉天的经济领域，他去过北市场，打探过实业团，也对奉天的几家工厂极为感兴趣。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胜田觉得正金银行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大意造成的，对付任何的敌人，不管多弱小，都要仔细研究，绝对不能头脑发热，这也是他父亲多次告诫他的。

胜田中道刚刚从一个日本浪人那里回来，慌不择路的段殿下跑了过来，他们正好撞见了。

说起段芝贵也够倒霉了，冯德麟带着大军向帅冲过去，他直接就从后门跑了，一路上不时就传来枪声，段殿下胆裂魂飞，一心想着逃跑，结果在道路不熟，和自己的警卫还跑散了，情况要多糟糕就多糟糕。

好不容易遇到了胜田中道，他一看是日本人，就急忙求救。段芝贵清楚，就算是冯德麟再猖狂，也不敢对日本人下手。胜田也注意到段芝贵身上的穿戴不同寻常，因此主动把他请到了朝鲜银行，好心安抚他，一面谈心，一面派人去查看情况，最后又把段芝贵送回了府邸。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眼看着胜田中道离开，段芝贵终于重新走进了自己的府邸。一看之下，段芝贵的眉毛都要立了起来，大门被撞碎了，影壁墙也被损坏了，再往里面走正厅的门窗都有损坏。里面的东西更是七零八落。

其实这还是张廷兰下令收拾一遍，又赎回来不少东西的结果。要不然更惨。什么值钱的家什都没有了，段芝贵嘴角不住的抽动，反反复复就剩下两个字：强盗！

这时候冯德麟也不能装傻了，他只好走到了段芝贵的面前，乍一见冯德麟，段芝贵还有些害怕。脸上变颜变色，如果不是张作霖就在旁边，冯德麟

不敢做什么过分的事情，断肢都想撒腿逃跑。

“上将军。让人受惊了，冯德麟代表二十八师的弟兄向您请罪！”老冯向段芝贵道歉，说道：“弟兄们一时鲁莽，还请上将军大人有大量，不要介意。”

“哪敢啊，我这条小命都在你冯大师长的手里攥着，什么时候不高兴再冲进来，就不是打砸一点东西了，直接往我身上下家伙了！”

“上将军，弟兄们昨天都有点怨气，难免控制不住情绪，也是情有可原！”

“怨气？有怨气就能攻击我的府邸，就能抢我的东西？再说了我把粮食和大洋都给你们送过去了，还有什么不满的？”说话之间段芝贵已经快步走到了自己的书房，只见上好的黄花梨家具损坏不少，百宝阁上面的东西也没了大半，这都是段芝贵的心爱收藏，现在都弄没了，他简直都要气疯了。

“那是人吃的东西么？”一旁的阚朝玺突然大声的吼道：“你还有脸说粮食，给我们一些猪都不吃的东西，大洋也全都是劣质的，我们过来找你评理，你自己撒腿跑了，你不仁我不义，出了什么事情怪不到我们的头上！”

阚朝玺是个大嗓门，他这么一喊一叫的，真把段芝贵给镇住了，现在段上将军身单势孤，真没有翻脸的本钱。

老张这时候赶快凑了过来：“上将军，事情已经发生了，您先不要生气了，咱们商讨一下解决的办法吧。”

段芝贵听到老张的话，也是一阵愕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怎么收场啊，自己被冯德麟吓得满世界乱跑，肯定会成为一个天下间的笑柄，最起码奉天上下就没有人会敬畏自己。而且自己也没脸在奉天继续待下去了，还是赶快和告诉干爹一声，自己回北京吧，东三省这个土匪窝子实在不是人待得地方。

想到了这里，段芝贵冷笑着说道：“这事情段某解决不了，我现在就给陛下发电报，有什么事情，都由陛下来裁决，目无尊长之辈必然受到处理。”

段芝贵甩下了一句狠话，就找到自己的幕僚，让他们赶快给袁世凯发电报，汇报奉天的情况。

在电报之中，段芝贵是满纸的辛酸泪，写得悲悲戚戚，说奉军野性难驯，骄兵悍将眼里没有他这个巡阅使，更没有大皇帝，如果再待下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就要没了。

段殿下报告了老袁之后，也没等回电，他就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

张作霖和冯德麟一见段芝贵这个样子，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暂时离开，两个人的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冯德麟满心懊丧，同时还有些隐隐的担忧，要是袁世凯真得问罪下来，自己又该怎么办。

老冯眼神不住的看张作霖，他越来越觉得这就是老张导演的一个阴谋，为的就是陷害他冯德麟，让他在袁世凯面前失分。老张也是十足的演技派，根本看不出一丝的幸灾乐祸，反倒是十分真诚地说道：“冯大哥，你不用担心，有什么责任，兄弟和你一同承担，老袁绝对不敢把咱们怎么样，奉天还要靠您来稳定呢！”

张作霖继续给冯德麟灌**汤，不过回到了帅府之后，老张却是满脸都是喜色，段芝贵终于要滚蛋了，奉天往后就是自己说了算，最好老袁能够把东

三省巡阅使也交给他，这样一来，老张就是东北王了！

一个苦孩子出身，还曾经落草为寇，现在却爬到了如此的高位，这绝对是完美的逆袭，老张堪称励志的典范。

“七大爷，段芝贵滚蛋了，固然值得高兴，但是那个叫胜田中道的日本人恐怕不能小视，他究竟和段芝贵究竟谈了什么，又有什么阴谋，这才是咱们需要弄清楚的。”

老张眼睛眯缝起来，点点头说道：“没错，那家伙就是一个笑面虎，看着就让人不舒服，必须要加倍小心才行。”

第一百三十九章造不如买

奉天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老袁也第一时间得到了报告，他正在为西南的战事发愁。滇军虽然战斗力不弱，但是财力有限，老袁怎么算，都是自己能够稳赢，但是事实却不是这么回事，滇军高歌猛进，北洋节节溃败，让这位新鲜出炉的洪宪皇帝愁得头发都白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西南战火连天，东北又出了问题，袁世凯心中甚至升起了一股无力感，面对危局，只能把手下谋士都叫了过来，让大家商量一下。

“陛下，臣以为奉天的事情罪在两人，冯德麟目无王法，公然闹饷，然后带领部下袭击帅府，险些酿成大祸，必须严惩；段芝贵懦弱无能，身为巡阅使，却没有办法约束部下，将东三省交给他只能坏事，臣建议陛下准许他的辞呈，让他尽快回京。”

在老袁面前慷慨陈词的正是张镇芳，论起来他还是袁世凯的表弟，也是支持帝制的干将之一。他对段芝贵十分嫉妒，同样是给老袁卖命的，段芝贵成封疆大吏，手握大权，而他却什么都没捞着，因此张镇芳很愿意趁着这个机会将段芝贵拉下来。

“陛下，段芝贵和冯德麟固然有错，但是将两人都处理了，又有谁能够牵制张作霖，难道就眼看着这个土匪头子在奉天做大么？要知道奉天离着北京，比起云南可近太多了，威胁也更大。”

“梁公，你这是对张作霖有偏见啊！”张镇芳笑着说道：“张雨亭有能力，又有实力，除了他谁还能守住奉天。就算不给他巡阅使的职位，但是也要多给一点奖赏，让张作霖知道陛下的洪恩。让他更用心的做事。”

从资历和威望考虑，张作霖还不够资格直接接掌东三省巡阅使，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让段芝贵担任东三省巡阅使，就是为了控制张作霖，这个绳索还没用多长时间，就要拿下来，老袁的心里还是很不痛快。

可是段芝贵这个饭桶，根本掌控不住局面，把一步好棋变成了死棋。堂堂巡阅使非但不能制约张作霖，连冯德麟都压不住，变成了一个笑话，老袁对于这个干儿子也算是看透了，这家伙忠心和孝心都有。就是没能力！

“陛下，臣以为奉天的事情有古怪。”一直以帝师自诩的杨度说话了：“冯德麟驻守广元和北镇一带。没有张作霖的默许。他根本不可能带着人马冲到奉天，因此这次事件之中，张作霖绝对没有看起来那么干净，他多半参与进去了，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他一手导演的，让这样一个人独霸奉天。实在是太危险了。”

杨度说完之后，老袁默默不语，其实他也一直在想张作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是不是像表面上那么无辜。将奉天完全交给他可不可靠，老袁一点把握都没有。

“晳子，凡事都要讲究证据，光凭着想象可不行啊，奉天那里情况十分混乱，又有日本人掺合，张作霖有本事将什么都掌控住么，依我看主要还是一场意外。”杨士琦也说道：“陛下，西南局势糜烂，东北再也不能出问题了，如今是信张作霖也要用，不信也要用，除了他之外，就没有人能稳住奉天了！”

杨士琦说到这里，就没有继续说下去，不过潜在的台词已经很明白了，

如果东北乱了起来，只怕老袁这个皇帝也就彻底到头了。
　　袁世凯眉头紧锁，杨士琦说的没错，现在已经不是自己想什么，就能做到什么的时候了，这就是身不由己。老袁不由得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杨度，当初就是他告诉自己，当了皇帝就能够乾纲独断，振作国势。
　　结果事实将老袁的美梦都打碎了，他决定称帝，威望不只没有提升，相反云南叛变，北洋更加分崩离析，一种无力感涌上了老袁的心头。
　　“先让芝贵回来吧，张作霖督理奉天，监管东三省剿匪事宜，如果做得好，择机升迁！”老袁到了这个时候，终于选择了妥协，放手将奉天交了出去，英雄迟暮，总是有太多的无可奈何！
　　“七大爷，您试试这颗子弹。”靶场之上，老张正和孙烈臣，张作相等人打靶设计。
　　张廷兰将一颗金灿灿的子弹递给了老张，老张虽然久居高位，但是枪法一点没有落下，数量的将子弹上膛，轻轻扣动扳机，水连珠步枪传出清脆的声音，正好射中了八十米外的一个靶子。
　　孙烈臣和张作相都不住的叫好，老张眼睛之中突然闪过一丝亮光，“廷兰，再给我几发子弹试试。”
　　张廷兰又递过去了五发，老张装好之后，全部打了出去，又叫过了孙烈臣和张作相。
　　“辅忱你们也都试试，这子弹感觉很不一样啊！”张作相和孙烈臣也都接连打了几发子弹，不过孙烈臣打到第三发，就出现了一发臭子，顿时有些扫兴，他们射击完毕之后，又聚在了一起。
　　“廷兰，这些子弹比起以前的子弹冲劲更小，身体负担不那么重，这不会是咱们自己弄出来的吧？”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正是咱们生产出来的第一批成品，运回来的子弹生产线已经在城外的弹药厂安装完毕了，陈启铭在那边负责，生产线已经运转起来，咱们已经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子弹了！”
　　说到这里张廷兰也有一丝得意，虽然为了这条生产线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自从子弹生产出来之后，张廷兰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军火对于一个军阀来说，就是命根子，可是中国绝大多数军阀都无法自给生产武器。
　　结果就要从外国进口，这等于是把命根子交给了别人，张廷兰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因此他一直在想办法实现武器的自给。
　　现在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奉天能够自己生产子弹了，下一步就是步枪大炮。然后就是坦克飞机，等到这些都能自产，堂堂奉军还会怕那些小日本么？
　　张廷兰笑着说道：“水连珠步枪虽然好，但是那是给俄国人设计的，他们个个都身高体壮，还能够承受，咱们比起俄国人身体素质差很多，要是再用俄国的子弹，对身体负担很大，因此在装药的时候减少了两成。”
　　“装药减少了。不会降低射程么？”孙烈臣有些疑惑的问题，后坐力小一点，固然不错，但是要牺牲了枪支的性能，就得不偿失了。
　　“的确会降低。不过在有效射程之内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我们的士兵仅能在几十米之内保证准头。最多不过百米。太远了根本打不准。当然有特殊需要，也可以配原来的子弹。”
　　张廷兰在上次总结经验之后，独立旅就开始张罗组建一支狙击手部队，

到现在也有了一点眉目，不过张廷兰很不满意，主要的原因就是奉军之中选出来的神枪手并没有那么神。准头儿最好的也就是在一百米左右，只有极少数能达到一百二三十米，这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但是张廷兰却知道，与同期的日本兵比起来。奉军所谓的神枪手也就和普通日本兵差不多。日本人在训练上十分严苛，在二百米以上，还能保证一定的准头，至于狙击手就更加厉害。

如果两军对射，奉军绝对占不到任何的便宜，相反还会成为对方的猎物。无论从战略上怎样藐视日本这个国家，但是在战术层面却不得不重视日本人，这个岛国的确有些出人意表的地方，尤其是钻牛角尖的精神更是厉害无比。

“好的士兵都是子弹喂出来的，咱们的士兵射击水平低，不是他们不努力，最大的原因就是缺少足够的训练，咱们自己能生产子弹了，不用担心消耗，咱们就能把训练水平提上来，争取让每个士兵都成为神枪手。”张廷兰有些兴奋的说道。

张作霖也不住的点头，别看现在奉军守着中东路，弹药十分充足，但是老张清楚，欧战不会一直进行，早晚有结束的一天，那时候奉军还指着什么啊？

如果再靠向洋人购买，一方面是价钱太高，一方面又要伴随各种特权，这都是老张无法接受的。张作霖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这段时间张廷兰不断的折腾，把日俄两国都搅动起来，美英也向奉天派驻了代表。

老张渐渐的也把洋人的嘴脸看得很清楚了，这帮洋鬼子都是无利不起早，而且一个个贪得无厌，和他们合作都要留着一手，小心被他们买了，奉军的命脉更不能交到他们的手中。

因此能够生产子弹，老张还是很满意的，当即决定带着张廷兰，孙烈臣和张作相到城外弹药厂，亲自看看子弹生产情况。

弹药长是从奉天兵工厂分出来的，主体留在奉天负责生产枪托和弹夹等零件，而陈启铭则专门带着二十几个工人在东城外选了一处位置隐蔽的庄园，作为弹药厂的车间。

陈启铭也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在这里准备了一条子弹生产线，他也是大吃一惊，不过陈启铭很聪明，他没有多问什么，张廷兰早就说过，不管是偷，还是抢都会弄来生产设备，这条生产线多半就是这么来的，因此才安排到了城外。

对于这种行为，陈启铭非但没有任何排斥，还十分欣赏，如果中国所有政治人物，都能为了国家强大而不择手段，只怕中国早就强大起来了，对于他们来说，努力工作就是一切。

张作霖和张廷兰等人来到了这个秘密的生产车间，工人们都在紧张的工作。

“大帅，这里有不少炸药，很危险。”

“真刀真枪的战场我又不是没去过，还会在乎这些，给我说说子弹生产情况吧？”

“大帅，我们目前每天能生产一万粒子弹，如果原料充足，工人更加熟练，数量会更多。只是存在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成本比起洋人要贵了两成多，而且次品率比较高。”说到这里，陈启铭的脸上也有些发红。

孙烈臣一听眼睛顿时就瞪圆了，他方才就遇到了一枚臭子，还以为自己的运气不好呢，原来是次品率过高的原因啊。

“大帅，咱们成本要是比洋人贵了那么多，咱们何必自己生产啊，干脆买就可以了，而且洋人的子弹质量比起咱们的也要好，这不是在做亏本的买卖么？”

“孙将军，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一定能把成本压下去。”

孙烈臣还是摇摇头：“雨亭，一年几百万发子弹，也就是几十万元，咱们真不如从洋人那里买了，担惊受怕，拿到一点残次品，不值得啊！”

第一百四十章包围

自造子弹本来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结果现在成本比起买还要贵，让孙烈臣一时无法接受，废了那么大的力气，弄到了生产线，结果这个生产线还不顶用，孙烈臣只觉得有些郁闷。

其实成本高，也是有原因的，首先就是工人不熟悉，现在这些工人都是从机器局调过来的，他们以往就接触过蒸汽机驱动的，而这条美国制造的生产线是用电力驱动，二者有着巨大的不同。

而且原来的德制机器的标准和美制也不一样，工人的文化素质相对低下，要适应这种变化，也需要足够的时间，这也是次品率过高的原因，而且这几乎是无解的，只能让工人多操作，熟能生巧。

另外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原料供应不足，生产子弹必须要使用铜，中国偏偏是一个铜矿资源十分匮乏的国家，自古以来一直都在市场上充当货币使用，因此用铜造子弹，是不折不扣的烧钱。

比铜更贵的铅，铅密度大，作为弹头使用，能最大可能的保证射击准确，中国工业几乎是一穷二白，铜和铅都要从市场上购买，偏偏一战之后，这些物资价格非常高，自然把子弹的成本推高了。

第三点就是电力供应不稳定，也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方方面面都有问题，陈启铭虽然雄心万丈，但是现实的落差还是太大，特别是孙烈臣对他提出了质疑，认为造不如买，顿时让陈启铭把心就悬了起来。

他想要争辩什么，张廷兰一把拉住了他，冲着他点点头，让他不用担心。

这时候张作霖沉吟半晌说道：“赞尧。你不能光算经济账，不管好不好，这都是咱们自己的，咱们不管怎么用，别人都没法说三道四。如果向列强购买，他们不卖了怎么办？这头打仗正在激烈的时候，咱们向他们买，他们提出无理条件怎么办？弹药自造不能只看那一点成本，毕竟靠着向列强购买，隐患太大了。这是咱们的尊严！”

张作霖在关键时刻头脑十分清醒，他此话一说出口，陈启铭顿时极为感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遇到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能够毫不保留的支持，这是十分难得的事情。

“雨亭。你说的我也懂。只是子弹产量太低，根本影响不了大局啊，如果按照新制定的训练标准，这些子弹还不够训练消耗的。”

“六大爷，一个孩子总要给他成长的空间，不能让刚生下来的孩子就和成年人比赛。这很不公平。咱们想办法把现在的困难解决了，产量就能提上来，而且等到工人熟悉操作之后，咱们还能再弄到几条生产线。一年三两百万颗子弹可以不在乎，但是三千万以上，就不能不在乎了！”

孙烈臣虽然是老派人物，但是脑筋还能跟得上，听张作霖和张廷兰这么一说，也点点头：“如果能解决困难，把产量提上来，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陈兄，工人的问题我的办法也不多，只能让大家多操作，多练习，另外从俄国过来的第一批技工已经到了铁岭，其中有不少兵工厂工作的，我选拔几个好手过来，让工人们努力学，咱们不吝奖励。”

俄国的局势的确越来越糟糕，特别是到了冬天，由于粮食和燃料的短

缺，大量俄国人冻饿而死，工厂普遍停工，越来越多的人挣扎着在生死线之上，起义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

张廷兰把一切看得很清楚，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背后必定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只是大多数对于日积月累的变化并不敏感，结果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如梦惊觉。

俄国走到了这一步，已经回天乏术了，张廷兰的胆子也越来越多，最初仅仅是为了弄点军火和资金，现在他已经把主意打到了俄国工人身上，有了第一批，就有第二批。弄到了工人之后，下一步就去搬空工厂，把机器设备也弄到奉天。

“至于原料问题，我认为也有办法解决，铜的缺口咱们可以靠收购铜钱解决，发行小面额的奉票，代替铜钱。”

“这个办法可行，不过铜钱之中含有杂质，咱们也没有好的冶金设备，就算做出来，我担心影响质量。”

陈启铭有些担忧，一旁的张作霖倒是笑了起来：“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然后再说好不好，饿的时候吃什么都香，不饿就是把酒席摆在面前，还要挑三拣四，咱们现在就是一个饿鬼！”

他这么一说，等于是拍板了，张廷兰继续说道：“铅的确是个问题，我看大可以不用铅作为弹芯。”

陈启铭把眼睛顿时就瞪大了：“拙言，不用铅，那还能用什么啊？”

“钢！”张廷兰笑着说道：“用钢作为弹芯，在外面包上一层铜就可以了。”

“那样会影响子弹的准确度的，得不偿失啊。”

“多多少少会有些影响，但是在一两百米之内，影响有限，而且目前列强也都这么干了。当然这种子弹只是普通士兵使用，神枪手还是要用铅芯子弹。”

陈启铭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拙言，把老熊叫过来，他在这方面比我擅长，然后再调来几个俄国技工，我们一同研究一下，争取尽快做出来，如果效果还行，咱们就这么干了。”

张廷兰点头称是，然后说道：“我从美国采购了一批小型发电机，也运过来了，明天就让人送来，电力的问题也能改善不少。”

陈启铭比较担心的几个难题先后解决，他脸上也露出了喜色，顿时拍着胸脯说道：“大帅，拙言，有了你们支持，子弹产量一定在短时间之内翻着番增长。”

老张也十分欣喜，拍了拍陈启铭的肩膀：“现在条件有点艰苦，马上就把奉天从上到下都梳理一遍，很快就给你们安排更好的厂区，好好干！”

虽然子弹有些缺陷，产量也难以满足需要，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更好的未来。

离开了工厂，老张随手指了指周围，然后说道：“赞尧，辅忱，还有廷兰，你们看看，在奉天的土地上，我们生产自己的军火，却要跑到山旮旯儿，偷偷摸摸的进行，那么大的奉天，遍地都是日本人，到处都要他们的眼线，这就是咱们的耻辱！”

“七大爷，您老说的太对了，奉天最大的敌人就是日本人，咱们办工厂，训练军队，搞经济建设，心里都要绷着这样一根弦，处处提防这些小个子才

成。”

“还没会走呢，就想跑了？”张作相在一旁说道：“现在咱们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我看还是雨亭的想法好，要先把奉天从上到下处理一下，不合格的官员拿下，地方上的土匪剿平，把地面稳定住，咱们就站稳了脚跟，然后才能放手大干。”

“军纪的问题也不能松懈。”孙烈臣也开口说话了：“雨亭，前一段时间你强调了不少东西，奉军的军纪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独立旅的那些新兵，堪称表率，不过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张作霖早就下令大规模整顿军纪，这次行动规模绝对空前，一方面是军队内查，一面是王永江指挥警察，严厉打击兵痞。

临近年关，士兵兜里又有了钱，都比较活跃，想要放松一下，可以理解。但是也有严格的规定，买卖要公平，不准白拿一针一线，也不准醉酒闹事，尤其是不能出入赌场和大烟馆，一旦捉住，就地开除。

只是在妓院问题上稍微放松一些，但是要要求晚上十一点之前，必须回军营，不准在外面胡搞。有了严厉的约束，士兵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善，奉天老百姓也渐渐惊奇地发现昔日的丘八大爷买东西知道给钱了，也不随便闹事了，市面上的治安为之一变。

执行老张的要求最彻底的就是独立旅，这支全新的队伍，没有什么以往的负担，士兵大多没有什么污染。他们早早的就把军饷寄回了家里，让家人也过一个舒服年。

有些得到假期回家的，纷纷成帮结队的买好了年货，然后背回家，至于不能回去的就在军营里面训练学习，军营也准备了大量的年货，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

孙烈臣由于张廷兰做了工作，对于老张的主张也表示了支持，他从军人福利公司预支了一部分资金，作为津贴发了下去。并且告诉这些士兵，好好表现，就能获得各种福利待遇，如果违反军纪，就会撤销这些待遇。

除了用金钱诱惑之外，孙烈臣还果断的将几个刺头儿赶出了部队，因此他的部下也没有什么违反纪律的。而最糟糕的就是汤玉麟的部下，前两天就频频出现问题，王永江已经抓了几批闹事的。

结果矛盾越来越激化，孙烈臣也有些担心，因此才提醒老张，一定要注意此事。老张也深以为然，他们刚回到大帅府，杨宇霆就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大帅，不好了，王厅长扣了一批汤副师长的鸦片，汤玉麟带着人把财政厅给包围了！”

第一百四十一章决裂

杨宇霆在奉军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负责的任务越来越多，训练新军，筹建兵工厂，整顿军纪等等，他都是主要成员，堪称奉军的一颗新星。

能让他如此慌张，可见事情严重到了什么地步，张作霖面色严峻，大手使劲抓住椅子的扶手，由于用力过度，关节已经发白。

“雨亭，我看还是先去保护王厅长！”张作相开口说道：“汤玉麟为人粗鲁，性情暴戾，我担心他会对王厅长不利，咱们赶快赶过去吧。”

老张也知道兵贵神速的道理，带着二百名骑兵，孙烈臣，张作相等人陪着，快速向财政厅赶过去。张廷兰也紧紧跟随，对于这种情况，他并不意外，新旧之争，往往都是最剧烈的。

在原本的历史上，王永江上台之后，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奉系的一帮老人都得罪了，就连张作相和孙烈臣都坚决站在了汤玉麟一边，甚至不惜和张作霖闹翻，逼迫着王永江辞职，如果不是张作霖力挺王永江，奉军能不能后来的强大，还真是一个疑问。

有了张廷兰的参与，情况比起历史上已经好了太多，由于王永江是张廷兰推荐给老张的，张作相自然把王永江看成自己的人，毫不犹豫的支持了王永江。

孙烈臣虽然有些不满，但是他也知道大大势所趋，而且张廷兰折腾了这么多事情，孙烈臣也不是没有触动，再按照土匪的老办法行事，已经不行了，必须兴利除弊，整军经武，奉军不能把眼光盯在奉天这点地盘上。

甚至不能盯在中国。而应该看到日本，还有俄国，一个人的格局决定成就，孙烈臣看到了这一点，自然也支持王永江的改革。如此一来两员大将都坚定的站在了张作霖身边，张景惠是一个没注意的人，一见这边势力强大，他也就向墙头草一般。

这也符合张景惠的性子，他在历史上当了汉奸，也不是他真的愿意出卖祖宗。和熙洽等一心一意给日本人卖命的人不同，只是迫于日本人强势，只能说这个人没有原则。

算来算去铁了心反对改变的就剩下一个汤玉麟了，他这个时候冒出头来，张廷兰还很高兴。有些毒瘤早点解决更好，算起来留给奉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还有一年出头沙俄就要完蛋。如果想要有什么作为，就要好好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收复故土的希望了。

老张带着人快速赶到了财政厅，此时街道之上到处都是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都如同凶神恶煞一般。离着老远就看到汤玉麟骑着高头大马。指着财政厅的大门破口大门，负责守卫大门的警察全都战战兢兢。

“汤玉麟，你想造反么？”

老张带人来了，这些士兵哪敢拦着。纷纷退开，张作霖催动战马，几步就跑动了汤玉麟的面前。

仔细一看，汤玉麟这一次不只带了好几百的士兵，还拿来了两挺重机枪，架在了门口，看这架势，已经准备发动强攻了，老张面沉似水，死死的盯着汤玉麟，老汤也没有一点害怕，反倒昂首挺胸看着张作霖。

“汤玉麟，你究竟想做什么？”

“不干什么。”汤玉麟大声的说道：“咱们奉军出了小人，你认不出来，我

汤玉麟看得清清楚楚，你要是还顾念咱们弟兄的情谊，就让我动手，把王永江给处理了，然后大家还是好弟兄，如果不同意，咱们就恩断义绝。”

“四哥，你胡说什么啊，咱们弟兄多少年，哪能说恩断义绝的话。”孙烈臣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到这个地步，汤玉麟竟然要说出绝交的话，他都有些手足无措。

多少年了，虽然磕磕绊绊，但是弟兄们相互扶持，一起出生入死，多困难的时候都遇到过，也都挺了过来。好不容易熬出了头，老张成了奉天都督，大家却要闹翻了，多年的情谊都化为乌有，谁心里都不舒服。

这就是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么？就连张作霖心里头都不是滋味。

汤玉麟把嘴角撇了撇，然后说道：“孙烈臣，你别出来装好人，你和他们早都穿一条裤子，有什么好事都忘不了你，我老汤早就被你们给扔到了一边，现在和我套交情，晚了！”

张作相这时候眉头也皱了起来：“汤四哥，咱们弟兄风风雨雨多少年，什么时候把你忘了，这话不是让大家寒心么？”

“你寒心？张辅忱你别装蒜了，王永江怎么爬上来的，不还是你家的崽子推荐的么？你们早都联手了，有好装备给你们，有钱也给你们。最近又搞出了一个什么福利公司，你们吃香的喝辣的，我老汤弄点钱，你们就眼红，借着整顿军纪的名义，扣押我的货物，你们摸着胸脯说说，对得起我汤玉麟么？”

“四哥，你未免太不讲理了吧，福利公司是整个奉军的，谁都有份，按着人数发下去的，五十三旅也没有少一个子。”孙烈臣说道。

“没少？怎么到我手里只有一万五千大洋，让我怎么和弟兄们交代。”

涉及到了账目，张廷兰也开口解释了：“四大爷，小侄那里有详细的账目，你可以随便去查，底层士兵每个人一块半，军官按照等级从两块到五块不等。这是一点小侄亲自负责的，另外一起公布的还有其他福利待遇，比如受伤之后，负责安置，比如给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比如帮着安家立业，这是一整套的。”

张廷兰很清楚，光给大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让士兵们没有后顾之忧，还要起到激励的作用，因此帮着他们解决家里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后世的拥军也是如此。

老汤光把眼睛盯在了大洋上面，其他附属的东西他根本没注意，也没有向下级宣扬这些东西。结果别的部队欢欣鼓舞。他的部下就得到这么点钱，不免失落，汤玉麟很自然的就认为是歧视他，只给他零头，别人拿得多。

不过这也只是账目上面的事情，自然还有账目以外的东西，没有足够的好处，怎么保证士兵跟着你啊。这就属于小金库贴己钱了，老汤和张廷兰关系弄到这么僵，张廷兰自然没必要给他准备。

“四哥。为了这么一点小钱，就要和我闹翻了，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咱们哥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谈谈。什么话说开了就好。”

“七爷，你以为老汤眼里就有那么点钱么？”汤玉麟知道再去纠结福利没有必要。冷笑着说道：“你太小看汤玉麟了。王永江把我的弟兄抓了起来，都欺负到了我的头上了，要是再忍下去，我还怎么在奉天混下去了？”

“四哥，既然你把话说到这里，咱们就当面对质。你先把这些机枪都撤了，让王永江出来，咱们大家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看看究竟道理在

谁这边。”

“好啊，身正不怕影子歪，咱们就看看谁有道理。”

汤玉麟也知道老张来了，就不可能打起来，因此就先让手下把枪支都收了起来，场上的气氛缓和了一丝，不过大家心里都有些堵得慌。

这时候财政厅的大门也早就打开了，王永江在苏良贞的陪同下，早就等在一边了。

自从张廷兰去独立旅担任团长之后，武警总队就交给了苏良贞，他为人正派，办事老诚，十分可靠，这次整顿军纪，他带着武警总队检查了各处的大烟和妓院，前后抓住了三批违反军纪的士兵，全都是五十三旅的。

就在昨天，苏良贞得到了报告，有一大批鸦片运到了奉天，据说还是有军人押运，他知道事情重大，立即向王永江报告。王永江的心里很清楚，奉天还沾染毒品生意的部队，多半就是汤玉麟的部下，自己和汤玉麟的矛盾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士为知己者死，张作霖既然用了他，就不能退缩，因此王永江命令将情况摸清楚，然后让苏良贞带着大批的军警提前埋伏了起来，在鸦片运到的时候，采取了果断行动，将负责押运的人员都扣了起来。

不过抓到之后，苏良贞就有些傻眼了，这些人的确都是五十三旅的士兵，而且领头的还是一个营长，叫做刘景双，他们携带的鸦片数量也足足有三百箱之多。

苏良贞也知道案情重大，立刻将人员和毒品都送到了财政厅，交给王永江处理。王永江也急忙向张作霖汇报，偏巧这个时候老张去城外视察子弹生产。

这时候汤玉麟已经受不了了，头几天抓人，那是在打脸，现在把鸦片扣了，等于是在割肉，老汤顿时怒气冲冲，就带着人马把财政厅围困了起来，要求王永江放人，交鸦片。

王永江严词拒绝，双方就发生了对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张作霖到了，王永江也快步走了过来。

“大帅，汤玉麟的部下刘景双将三百箱鸦片运到了奉天，如果流传出去，危害甚大。而且您也下过命令，要求严惩军队沾染毒品的者，刘景双按照规定应该处以枪决，作为他的上司，汤玉麟也难辞其咎，也要受到处罚。”

老张也知道汤玉麟私下里贩卖鸦片，但是他只当是小打小闹，从来没想过一次竟然会有三百箱这么多，让张作霖也是大惊失色。

“四哥，你疯了不成？这么多的鸦片，要害的多少人家破人亡，咱们手头资金充裕，何必作孽啊！”

“七爷，王永江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这是诬陷！”

“汤旅长，永江做事就凭着一颗公心，我现在就把刘景双带过来。”说话之间，苏良贞就把刘景双带了过来，这家伙也是神色十分沮丧，一见到汤玉麟，就嚎啕大哭。

“旅长，您可要保护我啊，我都是给您办事。”

汤玉麟恨不得掐死这个混蛋，有他这句话，自己再想抵赖也不行了，王永江又把一封信交给了张作霖，老张接过一看，上面说的就是鸦片的事情，还有汤玉麟的签字。

“四哥，人证物证俱在，这鸦片是你弄的吧？我几次三番强调军纪，军队

要想有战斗力，就不能沾上鸦片这些东西，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都督？”
汤玉麟索性也不抵赖，坦然承认，冷笑着说道：“七爷，咱们起家的时候，也没少沾鸦片，现在不一样打下了一片江山么。天下的都督有几个不沾鸦片的，就拿打着护国旗号的蔡锷来说，一边打仗，一边扔鸦片，这玩意儿还是军饷呢。我汤玉麟就知道卖鸦片能赚钱，要是您一定要断了这条财路，老汤只能另投他处，我就不信天底下还没有我立足的地方！”

第一百四十二章随他去吧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汤玉麟摆出了这么一副姿态，在场的几个人心里都咯噔一声，进来冲突的确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大家都隐隐有这样的担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汤玉麟会说出这话。

“四哥，你没喝酒，怎么说醉话啊，都是自家兄弟，多少年的交情，怎么能说分就分啊？”孙烈臣急忙劝解，不过老汤根本就没听进去。

他冷笑一声，说道：“老六，我汤玉麟不是不讲理的人，只要七爷把王永江撤换，咱们还是以前的老规矩，打我都不走。不过要还这么重用小人，看轻老弟兄，我汤玉麟只有另投高明！”

“四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张作霖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奉军好，为了咱们长远。管着一个省，要考虑的事情有多少，这不是在赵家庙，咱们也不是保险队，我们是正规军，就要有军队的样子。王先生才华过人，想要治理奉天更离不开他，我最后劝四哥一句，奉军正在蒸蒸日上的好时候，你千万不要走错了路。只要把刚才的话收回去，就当什么都没发生，咱们还是好弟兄。”

张作霖何等的聪明，这种时候汤玉麟能到哪里去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投奔冯德麟。这两个人说不定早就有联系了，汤玉麟是二十七师副师长，五十三旅的旅长，家大业大，手底下还有一大帮弟兄。

如果没有提前安顿好去处，老汤就算是再莽撞，也不会说出这话，换句话说他这么说了，多半就无可挽回了，是铁了心要走。

但是作为多年的老弟兄。而且汤玉麟又救过老张的命，老张是真不愿意他走错了。张作霖有多少实力，他自己清楚，别说一个冯德麟，就是三个老张也不怕，汤玉麟执意跟着冯德麟走，只会彻底陷进去。

不只会把多年的弟兄情谊断送了，而且搞不好还要在沙场上见面，老张是真不想走到这一步，因此才想最后挽留一下。让他回心转意。

汤玉麟大眼珠子转了转，然后对张作霖拱了拱手，然后说道：“七爷，咱们弟兄一场，想当初咱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做起事来无所顾忌。想干嘛就干嘛。你官越来越大。管得反倒越来越多，而且你现在重用的都是他们！”

说着汤玉麟用手指了指王永江，杨宇霆，还有张廷兰，然后说道：“除了穷酸文人，就是小崽子。把这些提着脑袋打江山的弟兄们都忘了，让人怎么不寒心啊！”

张廷兰在一边冷眼旁观，汤玉麟之所以会闹翻，说白了就是心里不平衡。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作为一省的封疆大吏，天下的一路诸侯，能和一个土匪头子一样么。老汤适应不了变化，被淘汰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当然作为一个局外人，张廷兰可以这么看，孙烈臣和张作相的想法和他就有很大不同，别管怎么说，奉天的基业是他们一起流血流汗拼出来的，多年的情谊现在要一刀两断，谁都受不了。

而且今天是汤玉麟，保不齐以后会不会落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孙烈臣沉吟半晌，然后才说道：“雨亭，有些话，咱们弟兄之间说开了就没什么，我看你们哥俩还是好好谈谈吧。”

孙烈臣并不希望看到他们彻底闹翻，让他们谈谈，无非就是要各退一步，都找个台阶下。老张面色十分严峻，他其实最不愿意看到弟兄们闹翻，

他起家就靠着把兄弟，义气是奉军维系的纽带，如果汤玉麟和他闹翻了，军心都会不稳。

“四哥，咱们身份都不同了，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心里话，把你的不痛快说出来，排解一下。”

“七爷听这话，你还是不准改弦更张啊？”老汤冷笑着说道：“如果你不能改变主意，咱们没有什么好谈的，堂堂男子汉，哪里还没有容身之地。”

张作霖一看汤玉麟是铁了心，他只能叹口气说道：“四哥，既然你决定了，那就随着你，不过我向你保证，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就算是到了战场上，你能认个错，咱们还是好弟兄。”

汤玉麟鼻子里头哼了一声，转身就走，他带来的那些部下都跟着他撤了，张廷兰看到这里，就想提醒张作霖，汤玉麟可不是孤家寡人，手下还要一个旅的士兵呢，如果放他离开，老汤再拉着手下去投奔冯德麟。

双方此消彼长，就等于冯德麟多了一个师，搞不好强弱之势就会改变，这个时候可不是讲究哥们义气的时候，该下手就要下手啊。

“七大爷……”

张廷兰还没有说完，老爹张作相一把拉住了他，让他别多嘴，弟兄情义的事情不是张廷兰这个后辈小子能弄清楚的。

“随他去吧！”

张作霖看着汤玉麟远去的背影，吐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转身对孙烈臣说道：“赞尧，你和景惠带着人去一趟新民，监视五十三旅，弟兄们愿意走，就和汤玉麟一起走，如果不愿意，就留下来，咱们要好生优待。汤玉麟走了之后，五十三旅就交给景惠，二十七师的师长由你暂时代理，一定要稳住军心。”

二十七师一万多人马，加上独立旅也有几千人，肯定不能都驻扎在奉天，汤玉麟的主力都在新民，这次离开奉天，老汤一定先去新民，然后带着人马投靠冯德麟。

老张虽然讲义气，没有扣留汤玉麟，但是也不能任由他把所有部队都带走，因此派了孙烈臣过去，孙烈臣也知道事情重大，急忙点点头，前去调动人马了。老张神情之中有一丝落寞，半晌转身冲着王永江拱了拱手。

“岷源先生，张某约束不严，让你受惊了，给你赔罪了！”

王永江也是一脸感动，急忙还礼。然后诚惶诚恐的说道：“大帅，今天的事情永江也有错，你们二十年的兄弟情义，今朝全都因为我，毁于一旦，我对不起大帅啊。”

“岷源先生，你千万别这么说，规定是我下的，你就是执行我的命令而已，有什么错误。或许责任在我。要不是这么急于求成，就不会闹翻了！”

张作霖还有些自责，其实有人比老张还心急，那就是张廷兰，他巴不得奉军能尽快脱胎换骨。成长为一支能够保家卫国的强大力量，只是有时候真不能急于求成。强扭的瓜不甜。奉军根子如此，一时半会改不过来。

“雨亭，你们都没错，错就错在咱们生活在这么个时代里头。”张作相叹口气说道：“自从日本人威胁动武之后，廷兰也和我讨论了好机回，我们俩对着地图。想破了头，也没找到怎么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咱们还差得太远，要是不整军经武，下次人家就不一定是威胁了。而是直接动兵。”

张作霖也点点头，由于有了张廷兰的参与，张作霖他们对于世界局势的

看法有了很大的提高，也都察觉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而且张作霖本身也不甘于守在奉天，他想要控制整个东北，甚至去问鼎中原，整顿军队就是必然的事情。

“辅忱，独立旅训练的不错，你做好准备，等这段事情解决了，马上就拉出来，和二十七师进行比武。我会尽快把独立旅扩编成师，你和廷兰在训练部队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军法军纪，不能被老习惯沾染了！”

老张的想法很明确了，他要让孙烈臣和张作相各自执掌一个师，成为他的左膀右臂。都交代差不多了，张作霖就回到了帅府去等消息，他还要看看汤玉麟究竟能拉走多少人。

张廷兰并没有跟着过去，而是对着王永江笑着说道：“先生，我看你似乎有些忧虑，不知道有什么能帮忙的么？”

“拙言，你就是个人精。”王永江笑着说道：“自古以来，疏不间亲，别看雨帅和汤玉麟现在闹翻了，但是雨帅这个人念旧情，我担心他有什么不满啊！”

王永江说的也是实情，别看他秉公执法，看起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搞不好张作霖就会迁怒王永江。

“拙言，我准备辞职，离开奉天。”

“永江先生你可千万别说笑啊！”张廷兰吃惊的说道：“奉天各项事务刚刚开头，财政，吏治，金融，田亩，样样都离不开您，这个时候辞职，谁能接替您啊？”

“拙言，这些事情都倾注了我的心血，我哪里愿意离开啊，只是现在情况如此，我只能以退为进，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回来了。”

张廷兰也听明白了，王永江并不想真正离开，他不过是摆出一个姿态，毕竟因为他，气走了汤玉麟，总要承担一些责任。

“永江先生，说起来很多事情都是我的过错，军队正规化也都是我的主意，也是我向七大爷推荐您的，而且我也对汤玉麟有偏见，行事没有考虑他的感受。要是能注意分给他一些好处，可能也不会闹翻。”

张廷兰说的也是真心话，他认定了汤玉麟会背叛老张，又对汤玉麟日后丢失热河严重不满，因此什么事情都有意排斥汤玉麟，这也是汤玉麟背叛老张的一个催化剂。

“拙言，你自责什么啊，要是没有你，奉军哪来的今天，有些毒瘤解决了更好，不论是奉天，还是奉军都要除旧立新，把一些不合格的人踢出去，吏治需要整顿，军队同样如此，这次就是一个好机会。”

王永江看得很准，这次的确是一个好机会，汤玉麟带着心腹警卫回到了新民，孙烈臣和张景惠带着人马也随后追了过来。

汤玉麟将五十三旅的士兵全都召集起来，汤玉麟骑着高头大马，在手下人面前走过。大家也都感觉到汤玉麟神情不对，因此个个聚精会神，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弟兄们，我和张作霖闹翻了，想要投靠冯德麟，冯师长，你们愿意和我走的，老汤欢迎，如果想留下，张作霖也会安排。”

老汤的话一出口，在场的士兵全都炸开了锅，议论纷纷，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

“诸位弟兄们，听我说一句。”发言的正是老汤的心腹，团长肖世林：“大

家都吃汤旅长的饭，就应该跟着汤旅长，他走到哪，咱们跟到哪里。而且就算大家继续留在张作霖的手下，人家也会给小鞋穿，大家不要打错了算盘啊！”

“你在放屁。”张景惠这时候催马赶了过来：“大家不要听信挑唆，张大帅不会亏待任何人！”

第一百四十三章贼心不死

到什么时候，手中的枪杆子越多，腰杆儿就越粗，办事底气也越足，汤玉麟也懂得这个道理。他投奔冯德麟能得到什么待遇，全看他现在能拉走多少队伍，因此肖世林出来说话，他是很高兴的。

“弟兄们，汤旅长待大家不薄，也到了咱们知恩图报的时候，如果你们不走，张作霖一定会秋后算账的，那时候大家只能任人鱼肉，还不如跟着旅长，享受荣华富贵呢！大家都知道刘景双刘营长吧，他已经被抓了，正要处死呢，别人留下来也是这个下场。”

“你放屁！”张景惠一脸怒色，催动战马，跑到了士兵们的面前，大声说道：“诸位，我就是奉了张大帅的命令前来，向大家说清楚，汤玉麟要投靠冯德麟，大帅看在往日的义气上，绝对不会拦着。你们所有人也都去留自如，一切全凭自愿，大帅在来之前已经说了，不管你们做出什么选择，都是黑土地上的弟兄，大帅绝对不会为难大家。”

“豆腐张，你们未免太虚伪了吧。”汤玉麟冷笑着说道：“既然说去留自愿，你们为什么还带着大军把新民包围了，当别人都是傻子不成！”

“四哥，既然是自愿，我们不会去干涉士兵的选择，但是也不能看着你误导他们啊。”孙烈臣也赶了过来，笑着说道：“多少年来，张大帅对大家如何，你们心里都有一笔账。老百姓都懂得寄人篱下的滋味，你们去北镇投靠冯德麟，究竟能怎么样，一定要仔细掂量，别做出什么遗憾终生的事情来。”

然后孙烈臣又说道：“至于刘景双被抓，是因为他私自贩运三百多箱鸦片。大家想一想，多少人会因为他家破人亡，这种人不处理，天理不容。其他人只要遵守军规，绝对不会为难大家，我孙烈臣敢用脑袋担保！”

汤玉麟鼻子之中冷哼了一声，他知道这时候也说别的都没有用，现在就是看自己号召力的时候了，因此汤玉麟对所有士兵大声说道：“弟兄们，汤某不说别的了。想跟着我走的站出来，不想走的就留下，汤玉麟绝对不干涉。”

在场的士兵一听这话，全都嗡嗡做声，大家从来没想过事情竟然会走到这一步。旅长和大帅闹翻了，还要分家。大家究竟该怎么选择。谁都在心里打着算盘。

多年以来，张作霖对待大家都不薄，而且二十七师的待遇也越来越好，饷银发的十分及时，就这一点别的部队就无法做到。一旦投靠了冯德麟，老冯能让他们的待遇比二十八师的人还好么？

这绝对不可能。因此跟着汤玉麟过去，那就是遭罪，况且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张作霖是大帅。冯德麟才是一个师长，谁还分不清轻重啊。

这些士兵们虽然摄于汤玉麟的积威，但是在关系自己命运前途的时候，他们也不敢随便做出选择，因此场面上就僵持下来，没有一个人动弹。

汤玉麟大黑脸越来越黑了，他向冯德麟保证过，至少能拉出大半个旅，冯德麟也许诺，只要他过去，还当旅长。可是看现在的架势，根本没有士兵想跟着他，如果一个光杆司令跑到了北镇，恐怕什么也当不上，老汤又气又恨，脑门上面已经有了细腻的汗珠。

这时候肖世林不得不站了出来，他是汤玉麟一手提拔起来的，刘景双就是他的部下，如果追究贩卖鸦片的问题，他更跑不了，因此肖世林坚定的跟着老汤。

有了他带头，稀稀落落的就有几百士兵站了出来，这都是汤玉麟的心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都决定跟随汤玉麟，但是这个数字也严重低于汤玉麟的估计，他真有心一声令下，让所有人都跟着，可是他也知道这是痴心妄想。

孙烈臣和张景惠带着人马就在一旁盯着，他要是敢玩横的，只怕一个人都别想带走。

又等了一会，陆陆续续又出来了二三百人，这些人有不少是下级军官，还有一些经年的老兵。他们多是所谓的兵痞，这帮人跟着汤玉麟为非作歹，没有人敢管他们，如果汤玉麟走了，这帮人一身毛病，落到别人的手里，只怕没有好下场。

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道理谁都懂，肯定会烧到他们身上，所以还不如聪明一点，跟着汤玉麟还能赌一把，因此他们也决定跟着汤玉麟走。

算了下来，一共跟着汤玉麟走的只有一千出头，不到五十三旅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汤玉麟的脸色已经不是黑的了，而是变成了灰白色。他一直以为五十三旅都是他的子弟兵，能够一呼百应，哪知道真心跟着他汤玉麟的只有这么点人，这让老汤情何以堪。

可是到了这一步，他又没法回头，一遍一遍的扫过在场的士兵，盼着更多人站出来，结果半晌一个都没有了。汤玉麟一咬牙，挥动马鞭，离开了军营。

这时候还有两支人马过来投靠他，领头的正是绰号老二哥和钻天燕子的两个巨匪，汤玉麟也筹划了许久，想要尽可能的多拉一些人，他们凑到一起之后，就直接投奔冯德麟了。

孙烈臣和张景惠看着远去的汤玉麟也叹了口气，弟兄们到底是分道扬镳了，说起来老张也算是够意思了，让汤玉麟走了，并没有为难他，但是看着他带着这么点人走了，也有些凄凉。

汤玉麟带走的士兵之中除了他的心腹之外，多数都是最初的老土匪，兵油子，他们受不了约束，因此才跟着汤玉麟。这帮家伙离开，对于五十三旅也是一个好事情，等于一下子把毒瘤都剔出干净了，剩下的士兵也好管理了。

孙烈臣当即对剩下的士兵宣布了新的任命，张景惠成为了五十三旅旅长，另外有任命原来的团长邹芬为副旅长，他没有跟着汤玉麟离开，因此也算是奖励和安抚军心。

虽然张景惠就带领着五十三旅剩下的四千多名士兵先回到奉天，要对他们进行整训，把底层军官充实起来，至于新民就有孙安虎带领着独立旅第一团驻守。

汤玉麟虽然没带走多少人，但是他公然和老张闹翻了，也算是轰轰烈烈，而另外还有一个人的离开就显得有些无声无息，那就是东三省巡阅使段芝贵。

老袁准许他回北京，段殿下把自己搜刮来的钱财都收拾了一下，别看他被冯德麟给抢了一次，但是段殿下也懂得狡兔三窟的道理，暗中藏了不少，在银行之中还留下了不少钱，全都要提出来，一同带回奉天。

另外他还带来了一个团的士兵，这些人总要跟着他一起回去吧，就算不为了别的，总要让他们保护自己的安全，段芝贵已经被奉天的土匪头子吓住

了。

他把吕林叫了过去，让吕林调动部下尽快行动，不过吕林却是一肚子的苦水，暗骂段芝贵这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平时不知道收拢军心，现在要用人，才想到收拾军心，早干什么去了。

自从老张教训了这帮人之后，反倒有不少士兵对张作霖很敬佩，毕竟人家有本事，能让手下弟兄过得更好。他们现在有吃有喝，小日子还挺舒服，而且这些人也听说了，护**正在高歌猛进，四川湖南等地都打成了一锅粥，如果进关，会不会被调到前线作战，这帮人心里也没底儿。

因此吕林亲自调动，结果只有不到一千人愿意跟着进关，还有不少人要求段芝贵把拖欠的军饷都给了，不给他们就不走，这也是北洋军的优良传统，叫开拔费。

善财难舍，段芝贵才不愿意给他们花钱呢，索性就把这些人扔在了奉天，只带着吕林，还有一千来个士兵回北京。

“拙言，这帮北洋军已经烂了，留在奉天也是浪费粮食，我看还不如都赶走，这样更清净。”

杨宇霆有些抱怨的说道，剩下的北洋军三千来人，被编成了警卫团，老张让杨宇霆暂时管理。

“邻葛，你铁面无私，正好能压住他们，只要别让他们闹事就行。现在老袁和护**打得这么热闹，听说已经准备四处调兵了！”

张廷兰说到了这里，杨宇霆何等精明，一点就透，笑着说道：“拙言，你果然了解大帅啊，等到了时机，就让这帮人去前线，和护**拼命，也省的浪费奉军的兵力。”两个人都露出了狐狸一般的笑容。

就在段芝贵刚刚灰溜溜的离开了奉天，日本总领事失田和朝鲜银行的胜田中道就带着人找到了张作霖，双方打过招呼之后。

失田说道：“张桑，有关劫车案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了，帝国政府和北京方面达成了协议，中国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五十万元，同时在南满铁路增加两个大队的驻军。”

“早有耳闻了，我也乐于见到两国尽快结束不愉快，恢复正常关系。”对于北京的决定，老张也没有办法，这个结果已经比起原来喊打喊杀的好太多了。

“张先生，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之中，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为了维护日中两国的关系，鄙人有个提议。”胜田中道谦卑的说道：“奉天官银号可以和朝鲜银行合作，以我们发行的银行券作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这一点段芝贵先生已经同意了！”

第一百四十四章被耍了

日本人是很有韧性的民族，一旦认准了一个方向，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是撞得头破血流，也不知道悔改。

他们已经盯上了奉天的金融，就不想放弃，正金银行如此，换成了朝鲜银行也是如此。老张听到日本人提起之后，顿时有些挠头。

“胜田先生，官银号已经交给了奉天实业团，这个奉天政府不好管了啊！”

“张桑，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当初段芝贵先生答应给予实业团的只是临时管理权。”胜田中道笑着说道：“只是管理权，而不是所属权，而且还是暂时，我认为将这种权力交给朝鲜银行会更好。我们实力雄厚，经验丰富，而且愿意为奉天的繁荣做出努力。”

胜田中道说的十分诚恳，仿佛就是真的一般，老张不住的暗骂，日本人就是虚伪，明明想把奉天生吞活咽，还说成为了奉天好，简直是无耻之尤。

“胜田先生，张某一介武夫，对于这些经济的上的事情也不清楚，先把实业团的负责人叫过来，咱们一起商量。”

“很好，我相信奉天方面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老张让人去找张廷兰，这时候失田又说道：“张桑，帝国政府对于您担任奉天都督，是十分高兴的，前段时间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我认为奉天必须加强治安工作。”

老张点头称是：“您放心，我已经组织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已经展开了严厉的打击行动，一定尽全力保证地方安宁。”

“张桑，我们当然相信您的能力，不过我认为要想消灭匪徒。就离不开中日双方的合作，我想向您推荐一个人，负责我们之间的交流。”

老张脸上闪过一丝不快之色，日本说的好听，不还是想在自己身边安插人手么，然后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作霖有心拒绝，不过也知道有些不好办。

这次日本人来找自己，打着解决劫车案的旗号，这些要求肯定已经得到了北京方面的首肯。日本人等于是拿到了尚方宝剑，贸然拒绝，只会给日本人继续挑事的借口。

而且张作霖也希望尽快把劫车案解决了，肩头的压力也能减轻一点，至于日本人能安插人手。自己也能想办法防着，到时候就看谁更高明了。

“我是求贤若渴啊。不知道日本方面推荐的是哪位大才啊？”

失田一看张作霖这么痛快的答应了。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是于冲汉先生，担任过辽阳知州，还负责了外交事务，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人才。”

奉天主要官员的履历都在老张心里头装着，这个于冲汉早年留学日本，在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充当日本人的翻译，还帮着日本人搜集情报，战后得到了天皇授予的二等宝瑞勋章，后来经过日本人的推荐。进入了官场，一路高升。

很显然于冲汉就是日本人静心培养出来的，打入中国官场内部的亲日派。张作霖并不知道，这个于冲汉以后会一直给日本人办事，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和他的儿子都成了可耻的汉奸。

从于冲汉身上就可以看出，日本人为了夺取东三省，费了多少的心思，

不知道收买拉拢了多少人。

老张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既然失田先生推荐，那就让于先生出任我的外交顾问吧，专门负责中日之间的交涉。"

正在说话的时候，张廷兰也赶了过来，胜田中道一看对方是个二十不到的年轻人，眼神之中就闪过一丝轻蔑，很快就掩饰过去了。但是张廷兰还是捕捉到了，胜田这个家伙看起来一副彬彬有礼的模样，但是骨子里还是日本人的虚骄自大，礼貌不过是一个面具而已。

"奉天金融市场波动很大，为了保证日本的利益，我方建议合办官银号，这样对于双方都有好处，不知道实业团有什么意见？"

张廷兰清楚，日本人贼心不死，他们绝对不会坐视奉票一统江湖的，明枪暗箭一点不会少，因此张廷兰也早有准备。

"胜田先生，您不妨说说具体的想法，一切都好商量。"

胜田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比起那些老油条好对付多了，他笑着说道："奉天官银号实力薄弱，管理落后，根本不能承担应有的职能，因此我建议由朝鲜银行注资三百万日元，占官银号百分之六十股份，以后官银号的一切经营活动都由日本方面进行指导，风险也有我们承担。"

最初胜田只是想借助贷款控制官银号发行货币，结果一见张廷兰年轻，他就把价码提了上来，直接要控股权了，把小鬼子的贪婪完美诠释出来。

"胜田先生，这样不好吧。"老张在一旁开口了："你刚刚还说只是提供储备金，怎么现在就变成入股了，发行货币的权力只能由奉天政府管理，不能交出去。"

"张桑，既然不能交出去，为什么实业团能够经营官银号呢？"总领事失田冷笑着说道："既然实业团能管理，就证明这只是普通的商业项目，没有什么特殊的，日本方面同样能够参加，不然就是商业歧视。"

失田继续恫吓道："如果这个问题谈不拢，劫车案就不能草草结束，日本方面还要继续追究责任人。"

历来中日之间冲突都是十分棘手的，日本人态度蛮横，而且贪得无厌，北洋政府往往只能采取拖延的战术，尽可能的把条件压低。劫车案致使一个中队的日本兵丧命，虽然凶手被认定是俄国人，但是日本人也不想轻易放过民国政府，除了赔礼道歉之外，还要扩大在东北的权力。

其实就是将二十一条部分内容变相落实下去，比如增加驻军，比如任用亲日官员，比如控制金融。袁世凯现在焦头烂额，自然扛不住日本人的勒索，只能默许了这些无理要求。

"失田先生，你这话前后矛盾啊，刚才你还说官银号是普通的商业项目，现在又和劫车案绑在了一起，这未免有些不讲道理啊。"

"张桑，您是聪明人，怎么定性官银号，全看需要。如果奉天政府坚持掌控货币发行的权力，那我们就只能把这项权力剥夺。如果你们只当成普通的商业行为，我们就用商业的方式谈判，胜田先生的条件已经十分优厚了，希望你们不要拒绝。"

失田摆出了一套无赖的作风。张作霖心中怒火直往上冲，这帮小鬼子简直太蛮横无理。一旁的张廷兰一看老张要发作。他立刻笑着说道："我看还是用商业的方式来谈。可以朝鲜银行入股官银号，我们乐见其成。"

“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想法。”胜田笑着说道：“实际上我已经很段芝贵先生谈过了，就在他回北京之前，答应将官银号出售给朝鲜银行，而且我已经预付了二百万元，我想这个时候。段芝贵先生正在列车上数钱呢！”

胜田一脸阴笑的看着张廷兰，这个家伙早就吃定了奉天，他们凭着势力直接压迫，再加上段芝贵这么个猪队友。将官银号早早出卖了，想要保住官银号么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胜田先生，官银号的价值不只二百万吧？”

“那只是预付的价钱，另外我再付出一百万，获得百分之六十的股份，这个价钱已经十分公道了，我建议你们还是不要考虑了。”

胜田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张廷兰低着头思考了半晌，然后苦笑着说道：“既然控股权都落在了日本方面的手里，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一百没有什么区别了。”

“一点错都没有，其实张将军，鄙人建议你们将官银号直接交给我们，然后需要多少钱，都可以向我们贷款，绝对是别人享受不到的优惠。

老张默不作声，张廷兰想了想，又问道：“如果我们答应了这个要求，是不是意味着劫车案的问题永远结束了。”

失田点点头：“只要将官银号交出了，我们帝国政府就当以前的不快都没发生过。”

“好，我答应你们了，官银号全部出售给你们，咱们现在就能签订协议。”

张廷兰痛痛快快的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失田反倒有些错愕，以往和张作霖打交道都非常别扭，这个土匪头子十足的狡猾，他们早就做好了进行艰苦谈判的准备，哪知道竟然会这么容易就答应了，绝对有些始料未及。

胜田也有些意外，不过既然对方同意了，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别的也不管了，因此迅速草签了一份协议，朝鲜银行再出二百五十万日元，买下官银号所有股份，协议签订之后，胜田就迫不及待的去接收官银号。

看着胜田兴冲冲的离开，张廷兰和张作霖一改刚才的失落，都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廷兰，还是你够机灵，知道这帮家伙没安好心。”老张十分感慨的说道：“要不是提前有所准备，只怕这次就真的措手不及了。”

刚才张廷兰和张作霖自然都是在演戏，就算打死他们，也不会把货币官银号轻轻松松卖出去，之所以能卖，就是因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已经早就转移了。

胜田并不知道这些，他兴冲冲的接收官银号，从朝鲜银行调来了大批的专业人手，负责清查账目，保证官银号的正常运作。

刚到奉天，他就顺利成为了奉天的金融之王，这样胜田兴奋不已。那些武夫只知道靠着拳头抢夺，不过那样效率太低了，只有印钞票才是最赚钱的，一张薄薄的纸，想有多少价值，就有多少价值。

然后就能把中国丰富的资源变成日本的，而更为奇妙的是中国政府还会因此背负巨额的债务，成为日本人手上的傀儡，慢慢的东三省就是日本实际上的殖民地，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正在胜田兴奋莫名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手下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他们将一份文件放在了胜田的面前。胜田打开一看，才短短的几行字，就让他

承受不了，脸色就变得通红，鼻孔之中喘着粗气，就好像发了疯的公牛一般，猛地一抬脚，将眼前的硬木茶几踢飞。

大声叫嚷：“八嘎，竟敢欺骗帝国政府，卑劣的支那人，我要撕碎了你们！”

就在胜田暴跳如雷的时候，距离奉天火车站不远处，一家新的银行正式揭牌开业，奉天银行诞生了，从今后这家银行将接替官银号的只能，负责货币的发行，而且这家银行还是纯粹的私人银行，最大的老板就是张廷兰！

第一百四十五章缉毒

张廷兰借着正金银行受到重创的机会，快速发展官银号，让奉票进入了一个春天。但是按照日本人的秉性，他们绝对不可能接受失败，因此反扑是必然的，得知朝鲜银行接替了正金银行，张廷兰就知道好日子过去了，必须做好准备了。

因此他先争取到张作霖的支持，对官银号展开了行动，先把储备金转入新成立的奉天银行，然后又把发行货币的权力也卖给了奉天银行，这样一来，官银号就成了一个空壳子。

完成了金蝉脱壳，只不过一切都是秘密操作，就怕日本提前得到消息。等到一切都布置妥当了，日本人果然前来逼宫，要求将官银号交出去，张廷兰索性就把这个空壳子卖给了胜田。

胜田中道一看文件，顿时就知道自己被骗了，花了大价钱，结果只买了一个空壳子，这家伙暴跳如雷，立刻就去找张廷兰算账。

而张廷兰此时已经到了奉天银行的总部，虽然刚刚挂牌，但是准备的已经十分周全了，主要负责筹备的就是王永江，由于汤玉麟的事情，王永江几次向张作霖请辞，老张为了平息风波，也同意了。

王永江并没有离开奉天，而是帮着张廷兰在操办奉天银行的事务，就在还没有掌控官银号的时候，张廷兰就吐露过要把这个银行拿到自己的手中，那时候王永江还将信将疑，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能够做到。

毕竟发行货币的权力，是政府的命根子，张作霖这一关就过不去。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步步紧逼，反倒让张作霖下定了决心，将官银号抛了出去，落到了实业团手中。而实业团又掌握在张廷兰的手中，也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成为了奉天的金融之王。

这种算计能力，让王永江都感到一丝恐惧，如果再过几年，只怕没有人能抗衡张廷兰，出现这样一个妖孽的人物，对于奉天乃至整个中国，是福是祸，还真的有些说不准。

“拙言，当初你是不是就看到了今天。早早的就为今天布局了。”

“永江先生，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只是觉得日本人得寸进尺，早晚会对官银号下手。光靠政府的力量根本没法抗衡日本人，不如拉来尽可能多的盟友。让奉天商人入股，是不得已而为之。”

“那让美国人入股又是怎么回事？”

“自然也是找个靠山了。以夷制夷么？”

自从抢了火车之后。张廷兰就对日本在东北的势力重新进行了评估，日本人远比想象的还要强大，凭着奉军目前的实力，根本没有本钱和日本人周旋，张廷兰又不愿意让日本在东三省为所欲为，引入其他列强的势力就变得势在必行。

首选的就是美国人。美国没有被一战波及，而且实力雄厚，和日本人又要争夺太平洋的霸权，他们绝对愿意在远东扶持一个亲美的势力。

上次双方商定生产枪托和弹夹就是一个开始。都在互相试探，这次张廷兰感到了日本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把美国人拉进来，利用他们抗衡日本，在奉天银行之中就有百分之十五的美国股份。

“拙言，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都是一路货色，在利用他们的时

候，一定要小心被他们算计啊。”

“永江先生，现在就是和时间赛跑，看看是列强把我们吞并了，还是我们抢先拥有足以自保的力量。”

张廷兰当然清楚美国人不可靠，只能是权宜之计，为的就是争取宝贵的发展时间。王永江也理解他的想法，因此说道：“拙言，奉天上下都要有紧迫感，在列强之间走钢丝并不能保证安全，甚至稍有不慎，会把自己摔死。”王永江还是反复提醒张廷兰要小心行事。

他们正在说话之间，外面就传来一阵吵嚷之声，几个日本人冲了进来，为首的正是胜田中道，这家伙脸色铁青，走路一瘸一拐的，看起来十分滑稽。

张廷兰急忙赢了过去，关切的问道：“胜田先生，刚刚见面您还好好的，现在这是怎么了，用不用看看医生啊？”

胜田彻底撕去了往日的伪装，眼神之中满是怨恨之色，这个家伙看到了官银号的文件，知道自己买了一个空壳子，因此羞愤交加，飞起一脚，踢在了硬木茶几上面，偏巧日本人喜欢穿木屐，脚趾头没有什么保护，当时脚趾盖儿就劈了。

鲜血滴滴答答的流了下来，所谓十指连心，脚趾头受伤，胜田的脸都扭曲了。身体上的疼痛再严重，也比不过心头的伤口，他从小就天才自诩，一直以来，他都顺风顺水，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亏。

因此胜田也顾不得脚上的疼痛，直接找到了张廷兰。

“你们竟敢欺骗大日本帝国，你们必须承受帝国的怒火，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胜田先生，你这话说得怎么没头没脑的啊，我们对日本可是足够尊重，什么时候欺骗过了，说什么话都要有证据，造谣可不好吗啊。”

胜田一把抓过了文件，摔在了张廷兰的面前，怒喝道：“这还不是你们欺骗大日本帝国的证据么？官银号已经被你们买了，然后又卖给了帝国，你们在刷小孩子么？”

“胜田先生，您这么说是在罔顾事实啊。刚才咱们就说过这只是商业交易，不涉及政府，就算是欺骗，也是骗了朝鲜银行，和日本帝国没有一点关系，你要是连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楚，咱们就没法沟通了。”

张廷兰接着又说道：“是你们主动要求购买官银号的，在购买之前，你们就没有仔细考察一下么？自己做了草率的决定，咱们能怪罪我们啊，商场如战场，你不会不懂吧！”

胜田简直气得发疯，他没有想到。日本吞并官银号的借口，反过来成为人家堵自己嘴的说辞，胜田的郁闷难以言说。不过胜田也秉承了日本人一贯的蛮横无理。

“张先生，我们只是签订了一个草约，而且我支付给了你们一百万元，这不能作数。”

“您不会是想继续履行合同吧，那好把剩下的一百五十万也交给我们，您能这么做，真是让人佩服！。”

“做梦！”胜田中道从牙缝之中蹦出了这么两个字，然后阴测测的说道：“我的意思是协议没有落实。我们就有权利废掉，我要求重新进行谈判，我们这一次谈的就是奉天银行，还包括奉票的发行权，你们必须把这些权力

交出来。只要这样才能平息帝国的怒火，不然我们的军队就会动手。把属于日本的东西拿到手。”

“对不起先生。我希望你再说一遍！”有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道，胜田中道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几个西方人快步走了过来，说这话的正是一个矮胖的老头。

他身着燕尾服，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拿着文明棍。典型的英国绅士打扮，走到了胜田中道的面前，说道：“这位先生，你对奉天威胁动武。是不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态度？”

胜田中道虽然生气，但是还没有失去理智，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西洋人，顿时让她不知所措，只怕事情又要复杂化了。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帝国政府也会坚定的维护我们的商业利益，绝对不会允许帝国商人被戏耍，采取果断的行动，教训一些那些不知好歹的家伙，很有必要。”

这个英国绅士连连的摇头：“我想你需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奉天是协约国重要的军需品生产基地，我们刚刚进行了深入的合作，奉天银行之中有我们英国商人的股份。英国政府绝对不会坐视日本强抢的，而且这种行为也将受到整个文明世界的唾弃。”

“没错，亚历山大先生说得很有道理，美国方面也是这个态度。”一个三十来岁，斯斯文文的西方人也说道：“美国克利夫兰财团刚刚和奉天银行达成一项合作，我们也入股了奉天银行，日本方面必须清楚，奉天的工厂正在为合众国生产枪支零件，我们绝不允许日本破坏正常的商业交流。”

有了美国人和英国出头，胜田嚣张的气势顿时减弱了不少，毕竟目前的日本还没有强大到无视世界的地步，而且胜田也搞不清楚眼前的情况，并不敢随便表态，担心会引起国际的纠纷。

另外还有一个名头让胜田担惊受怕，那就是克利夫兰财团，这是美国十大财团之一，在钢铁，石油和铁路上面，有着很强大的实力，而且克利夫兰财团控制棉花出口，日本的纺织业都要从美国引进原料。

有把柄攥在人家的手中，胜田也不敢嚣张，这个美国人叫做克里，他了解了一下情况，然后对胜田说道：“既然胜田先生认为协议只是一个草约，那么我建议将你付的钱还给你，这样你没有什么损失，但是不要再打奉天银行的主意，否则美国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力。”

张廷兰笑道：“本来我们应该收违约金的，但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友谊，我们全数归还。”

有人大大方方将一百万预付款还给了胜田，胜田中道此时满心都是怒火，自己竟然被卑贱的支那人给耍了，可是他又不清楚状况，没法和美英的代表争论，因此只能气昂昂的离开。

不过离开了奉天银行之后，胜田中道才猛然惊醒，自己只拿回了一百万而已，他在这之前已经预付给了段芝贵两百万，现在奉天银行买不成了，这笔钱绝对不能白白便宜段芝贵啊。

日本人是何等的小气，胜田算了算，段芝贵离开的时间还不到一天，应该可以截住，因此马上给冯德麟发电报，让他采取行动，而且胜田还许诺，只要截下来，日本会向他们提供贷款。

穷疯了的冯德麟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采取行动，调动大军，将段殿

下的专列给截了下来，在车上一共找到了三百五十多万，老冯发了一笔横财，段芝贵搜刮的钱财全都落入了冯德麟的手上，老冯简直都乐开了花，不过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如此，他在老袁心中的形象也彻底毁了，简直是得不偿失。

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张廷兰终于能松一口气，不过麻烦又找上门了，上次从汤玉麟那里缴获的鸦片都是从热河过来的，而且又接连查获几批热河贩运过来的鸦片，老张勃然大怒，当即决定派遣军队，严查两省边境，彻底杜绝热河毒品，张廷兰的部队也训练几个月了，正好老张就把任务交给了他。

第一百四十六章欲擒故纵

热河土地贫瘠，出产有限，民国一来累计拖欠的军饷已经超过了二百八十万大洋。身为热河都统的姜桂题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到来钱的办法，他也亲自跑过北京，财政部长和次长全都避而不见。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姜桂题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放松对鸦片的控制，默许治下的百姓种植鸦片牟利。正因为如此，热河很快成了鸦片泛滥的地区，种植面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红土贩运到了京津和东三省。

连续查获热河的鸦片，让张作霖暴怒不已，老张没有天真到认为可以全面禁止鸦片，让他愤怒的是姜桂题独占了好处，一点没有分给奉天，相反他的行为还极大的削弱了奉天的实力，因此老张痛下决心，要对鸦片进行整顿。

对外老张打出了禁绝鸦片的旗号，但是张廷兰很清楚底线，就是将鸦片贸易规模控制住，同时把其中的暴利拿到手。要达到这种目的不是单纯的军队能做到的，必须有精明的商业头脑，这也是老张让张廷兰负责的原因。

张廷兰接到任务之后，就加紧筹备。不过在临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将官银号收回来，胜田既然要回了一百万，那就证明协议已经失效了，那么官银号还是奉天。

张廷兰大马金刀带着手下人来到官银号，胜田自从吃了这个大亏之后，已经没有了往日虚伪的笑容，就好像是暴怒的野兽一般，眼神之中充满了怒火。

“张先生，官银号可以还给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记住。如果你们再敢玩花样，让官银号重新发行货币，帝国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不劳胜田先生操心，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处理自己的事情。”

胜田气哼哼的离开了，张廷兰当即找到了王永江，官银号就这么消失了，有点可惜，因此张廷兰建议将官银号改为奉天银监会，负责管理奉天的银行业。

这个主意能起到一箭双雕的左右。既是对奉天银行的制约，毕竟一个私有的货币发行银行，会让别人眼红，有这样一个机构，能让张作霖和王永江都安心一些。另外也是为了恶心日本人。按照职权设计，日本人的银行也在银监会的管理之下。当然日本人也可以不服管束。不过那样做也就别指着奉天政府会保护日本的银行，出了什么事情都自己负责。

王永江对于这个提议举双手赞成，也得到了张作霖的同意，很快就去落实了。张廷兰处理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带着第二团两千四百多名士兵离开奉天，前往奉天和热河的边境。清查鸦片的问题，张学良也一同跟随。

“汉卿，快过年了，何必跑出了受罪啊。我这是官身不自由，不得不来，你可不一样。”

“在家里头闷得慌，廷兰哥我现在最羡慕的就是流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张廷兰静心照料，流光和他的感情飞速提升，基本上只有张廷兰能够接近他，为了不让家宅不安，张廷兰只能把流光也带出来。不过流光才一岁多，还不能骑，现在就跟着大队人马撒着欢的乱跑。

一身金光灿灿的皮毛，在皑皑白雪之中，就好像一道闪电一般，所有看到的士兵都啧啧称奇，张团长平时就与众不同，现在养的马都这样不凡，简直就像传说中的天马一般。

“汉卿，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张廷兰笑着说道：“别看流光现在貌似自由，等过两年我就给他找个媳妇，什么样的都要捏着鼻子认了，不过绝对不能差了！”

张学良之所以情绪低落，就是因为婚事，张作霖已经决定了，转过年就让他和于凤至结婚。先成家，再立业，这是老张定下的规矩，张学良就算再不愿意，也只有认命，这次和张廷兰出来，就是想散散心。

“看来我不用羡慕流光这家伙了啊，这家伙也是天涯沦落人，不过这小子现在还弄不清楚情况。”张学良想到这里，终于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人果然有比烂的天性，只有有人更倒霉，就会感到安慰，哪管是一匹马也行。

“廷兰哥，你又把我绕进去了，堂堂大丈夫怎么能和一匹马比啊！”张学良大声的鸣不平，这时候一阵马嘶之声，流光已经跑了过来，几步就到了张学良战马的后面。

张开大嘴，就咬在了马屁股上面，顿时张学良的战马吃痛，猛地奔跑起来，差点将张学良摔下去，这时候流光洋洋得意的看着张廷兰，那眼神就好像偷鸡得手的小狐狸一般。

有了这一人一马，路上也不算寂寞，很快就感到了通辽一带，这是热河和奉天最主要的商道之一，也是热河毒品流入的门户，当年张作霖就带着部下在这里同蒙匪作战，最终剿灭了匪患，重创了分裂势力，也正是这次剿匪胜利，老张才和七个弟兄结拜，奠定了奉军的基础。

时过境迁，后辈子弟已经成长起来，开始独挡一面，张廷兰带着人马在这里安顿下来之后，就找到了当地县长，这位县长姓郭，叫做郭小山，四五十岁的样子，矮胖矮胖的，浑身都是油。

“郭县长，咱们开门见山，我奉了张大帅之命，前来清查毒品走私问题，你是否清楚走私情况呢？”

想在通辽混下去，有两样东西不能不接触，一个是蒙匪，一个就是毒品，如果不处理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郭小山早就同流合污了，每年大批的鸦片从他这里经过，运到奉天，他都收下了足够的好处。

他的一身肥油多半都是靠着鸦片赚来的，按理说老张清查毒品，郭小山是最恐惧的，不过他一看负责的官员竟然是张廷兰这么一个年轻人，顿时郭小山就放心了，一个小娃娃能查出什么啊。

他满脸堆欢的说道：“张团长，通辽来回行走的商人都奉公守法的，偶尔有些鸦片流入，也是极少数，完全不用担心。”

郭小山睁着眼睛说瞎话，张廷兰心知肚明，不过他继续装糊涂，笑着说道：“郭县长，如果问题不严重，那样最好，大过年的，我也不愿意在这受罪，只是上命难违，从明天开始，我准备让军警对往来的客商进行检查，希望地方上能给予配合。”

“好说，好说，一定配合。”郭小山这么答应了，回去之后，就通知了那些商人，让他们暂时躲避风头儿，城内储存的鸦片也都仔细藏好。

到了第二天，郭小山就召集了当地的警察，配合士兵，对过往的商旅进行了检查。只是这种检查纯粹为了敷衍了事，根本没有多少成果，一连忙活

了两天，只抓到了几个携带少量鸦片的老百姓。

而且他们还根本不知道鸦片是毒品，只是当成了止痛的药物，这个时代消息闭塞，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鸦片的危害，对于这样的人，张廷兰只让手下教育一番，然后就给放走了。

检查依旧在进行，郭小山最初每天都来向张廷兰报告情况，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张廷兰似乎不怎么关心这些事情，每天躲在热乎乎的屋子里，连大门都不出，根本不像是办事情的样子，手下的士兵倒是按时训练，但是也似乎对检查毒品没有什么兴趣，渐渐的郭小山就放松了不少。

一连过了五天，连检查的士兵都懒得出去了，张廷兰也通知了郭小山，马上就要带着人马回奉天，这下子郭小山彻底放心了，鸦片贸易又恢复了正常。

“廷兰哥，你怎么改了性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完全不是你的风格。”张学良笑着说道：“有两个猜测，一个是你改了性子，第二就是故布疑阵，你玩得这是欲擒故纵的把戏。”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地方上盘根错节，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如果不让他们放松警惕，咱们怎么办事啊。”

“廷兰哥，你真阴险！”张学良又问道：“都说知己知彼，你这么不声不响的怎么能知道他的情况啊，倒是胡乱抓人可不好啊。”

“谁告诉你会胡乱抓人的，我让你见一个人吧。”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冲着张廷兰和张学良躬身失礼。

“小人见过张少，见过少帅。”

“程兄，你是瑞轩的表弟，就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你把自己知道的都和我说说。”

张廷兰怎么会不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他早早的就已经下手了。这个年轻人叫程天赐，是乔瑞轩的表弟，也是山西人，常年跑关外的生意，十分熟悉情况。

“张少，说来惭愧，在关外跑生意的，多数是晋商，这条商路从明末就开始了，延续了几百年。通辽就是最重要的集散地，从赤峰那边过来的鸦片都运到这里。”

堡垒就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有了程天赐这么一个内行，很快就把通辽的情况说得通透。张廷兰做到了心中有数，也一改往日的懒散，直接将手下士兵召集起来，士兵们也早都手痒痒了，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第一百四十七章意在沛公

“张作霖在奉天弄得风生水起，我还以为是多厉害的人物呢，现在一看也是糊涂蛋，竟然派了个小娃子过来检查毒品，能查出个屁！”

一处隐秘的庄园之中，郭小山正和不少商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其中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坐在了最中间的位置，显然地位最高，正在高谈阔论。

“听说这段时间奉天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买烟土的也越来越多，照我看以后还要扩大规模，卖得越多，咱们赚的也就越多，有了钱，什么弄不到！”

“姜统领说得太对了，奉天遍地都是银子，怎么能没有您的一份呢？不过要我说还是稍微小心一些，毕竟张作霖不好对付，这次派了一个没用的小子，下一次没准就派有本事的过来了，如果被抓住了，我担心给姜统领找麻烦啊。”郭小山有些担忧的说道。

“有什么麻烦的，只要我伯父还在，谁都要买个面子，热河那么多军队，总不能饿死，就算把官司打到袁大皇帝那里，我也不怕，你们就给我放手去做，更不要害怕。”

在场的众人也都听到了姜统领的保证，纷纷露出了喜色，天塌下来，有大个的顶着，既然人家都不怕，自己这些小鱼小虾还有什么恐惧的，老老实实跟在背后发财吧。

正在他们畅谈欢宴，觥筹交错的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几个手下人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

“统领，县长，不好了，奉军大队人马把这里给包围了，弟兄们根本挡不住！”

顿时郭小山的脸色狂变。大声的叫道：“奉军不是要回奉天了么，怎么还来找咱们的麻烦？”

啪啪……

外面传来了几声急促的枪响，屋里的人全都慌了神，这时候就听到一阵阵整齐的脚步声，大队的士兵冲了进来。

这自然是张廷兰带领着士兵杀了过来，程天赐早就将郭小山他们聚会的地方报告给了张廷兰，张廷兰指挥着部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庄园围了起来。

有个放哨的警卫还看不清状况，想要阻拦张廷兰，不过下场可想而知。全部被当场击毙，对于这些为虎作伥的家伙，张廷兰向来不会手软，击毙了几个警卫之后，士兵们小跑着冲进了院子之中。

这些士兵跑起来脚步一点不乱。完全就像一个人一般，每一脚都好像踏在了人的心头一般。那个姜统领也看到了这一幕。心中不由得咯噔一声。

他也久在行伍，知道军队的好坏，能做到如此整齐，绝对是一支少有的精兵。此时他看向郭小山的眼神之中充满了怨恨之色，这个白痴告诉自己对方来的都是新兵，不足为惧。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恨不得直接把这个有眼无珠的东西掐死。

其实这的确是冤枉郭小山了，这些的确都是新兵没错，不过他们都经历了十分严格的训练。张廷兰参照后世的训练标准，又请教了杨宇霆，共同制定的训练标准，比起其他军队严格无数倍。

独立旅在奉军之中训练严，吃得好，教识字，算的起是三大特色，在严格的奖惩之下，他们进步神速，在几个月之前连左右都分不清楚，结果过了最艰难的初期，他们就好像开了窍一般，人人知道努力，无论是学习还是训练都是一等一的。

而且张廷兰也早就告诉他们了，很快就会有一场会操，到时候要是能击败二十七师的老兵，他们就算是正式成军，福利待遇还会提升一大截，能够享受到军人福利公司的津贴。

这对于所有士兵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吸引，目前军饷的普遍水平在六七个大洋之间。不过要面对层层克扣，实际拿到有限。而且伙食也要从里面扣，很多军官都在吃的上面打主意，尽可能的多贪一点。

因此士兵最长吃的就是棒子面，水煮青菜，里面放点混杂了一半沙粒土块的粗盐，最多拿一点油沾沾锅而已。士兵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就决定有多少战斗力，抗战之时，都说日本人拼刺刀厉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伙食更好，士兵营养充足。

甚至日本的军犬都比中国士兵吃的好，在这种条件之下，中**队不只打仗没有足够的精力，甚至连逃跑都做不到。各级军官将士兵根本不当人看，这样的部队能有多少战斗力呢，作为军事长官，必须承担罪责，悲壮不能掩盖无能，相反越是士兵和将领的悲壮，就越要追究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元首无能祸及全国！

张廷兰在独立旅建立之初，就制定了严格的制度，防止军官对士兵的盘剥，伙食并不算在军饷之中，而是由单独的后勤部门负责，士兵的军饷直接打到银行的账户之中，一下子就阻断了各级军官上下其手的机会，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训练和打仗，至于别的根本就插不上手。

所以独立旅士兵到手的军饷都是实实在在，没有一点水头，如果他们经过会操考验，最终成为正式的军队，每个月能拿到五块大洋的基本军饷，训练表现好还能获得奖金，再加上福利津贴，拿到六七块大洋一点问题没有。

而且他们所有的用品都统一发放，这些钱几乎都能汇到家中，五六块大洋已经可以让一个农家过舒舒服服的日子了，因此这些士兵训练都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想要活得富足体面，就要努力表现。

从心底焕发出来的上进心，比什么都有用，新兵进步惊人，一举一动之间，已经显示出一支强兵的素质。这些被围住的人都感到一阵阵的心惊肉跳，有些护卫是从还想要反抗，全都被打到在地，捆成了粽子。

张廷兰满脸含笑的走进来，就像看猎物一般，郭小山原本只当张廷兰是个普通的二世祖。这次带兵过来，不过是老张给他贴金的机会而已，哪里知道自己竟然瞎了眼，对方才是深藏不露，扮猪吃虎的高手。

“张团长，咱们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好好说，我们愿意接受惩罚。”

“郭县长，如果我刚到通辽，你和我说这话。或许还有机会，不过现在一切都晚了，多说无益。”

张廷兰一挥手，就让手下士兵把郭小山给捆了起来，然后下令将郭家全都查抄了。别以为县长是个小官，老百姓将他们称为青天老爷。已经能把一个县罩住了。顺生逆死，拥有巨大的权柄，因此又被称为百里侯。

在郭小山的家中，搜出二百多担鸦片，二十多万大洋，还有无数的金条小宝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不义之财，就冲着这些东西，枪毙郭小山

都便宜了他。

处理了郭小山，张廷兰又把目光落在了那个姜统领身上。冷笑着说道：“你是叫姜喜对吧？热河都督姜桂题的侄子，热河巡防营的统领，没想到您这么大的人物竟然会跑到奉天，实在是让人出乎意料啊。”

“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还不赶快把我给放了！”

“那是做梦。”张廷兰冷笑着说道：“姜喜，你贩卖了多少鸦片，又有多少人因为你家破人亡，坏事做尽，你的报应来了。”

姜喜怎么也没有想到报出了身份之后，对方还毫不在乎，要知道姜桂题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资历深厚，就连老袁都对姜桂题客客气气，不敢怠慢。

张作霖在姜桂题面前是十足的晚辈，怎么也要给老头子一点面子，可是对方非但没有害怕，相反还有一丝兴奋，似乎就等着自己落网呢，姜喜也不由得心里发寒。

能抓到这个家伙，张廷兰当然很高兴，其实他早就知道热河鸦片背后有姜桂题的支持，但是一直没有足够证据，现在把姜桂题的侄子抓到了，姜桂题怎么也跑不了了。

说起姜桂题这个人，前半生也算是一个英雄，在剿灭捻军的作战之中，凭着军功迅速崛起，又在剿灭回乱之中立下了大功。到了甲午战争之中，姜桂题也率领着部下和日本人殊死作战，算的起一员忠勇的虎将。

不过这都是老黄历了，他如今年过七十，老迈昏聩，根本不能领兵打仗，而且也约束不了部下，热河鸦片泛滥，流毒天下，此老要承担主要的罪责。

张廷兰早就想过，要借助鸦片问题，打击姜桂题的声望，借机把奉天的势力深入到热河。产生这个打算，也是因为热河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热河位于蒙古和东北之间，正是奉天的后院。

如果能下热河，奉天就等于在后背上穿上了甲胄，能够安心应付东面的日本，和背面的沙俄，热河就是奉天的大后方。而且热河还临近京津，占领这里，就能对北京形成合围之势，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张廷兰都不能放过这里。

因此抓住了姜喜之后，张廷兰心里已经有了一套行动方案，矛头所向，就是老将姜桂题。这个时候北京正在全力对付蔡锷的护**，根本无暇顾及别的事情，张廷兰正好能够浑水摸鱼。

有了这种打算，张廷兰哪里会放过姜喜啊，直接让手下人把他扣押起来，其他的贩毒商人也一个没跑了，全都被抓住了。张廷兰又接连捣毁了几处储藏鸦片的仓库，一番折腾下来，一共查出了将近两千箱鸦片，九成都是从热河方向流入的，还有一些是本地的烟土。

另外还有超过二百人被抓捕，整个通辽都为之一振，这些年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规模地治理鸦片呢，自然吸引了不少新闻报纸的关注，当然其中也有不少都是张廷兰雇佣来的。

记者们到了通辽之后，张廷兰领着他们参观了被缴获的鸦片，同时又让他们看了那些被抓捕的鸦片贩子，其中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姜桂题的侄子也被抓了。

这些报纸很快就爆出了这个消息，姜桂题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大举走私

鸦片，有不少报纸煞有其事的写到姜桂题有人吸鸦片，他卖鸦片，不过是成全这些人而已。

很快舆论就一片哗然，身为一省的统帅，走私鸦片就已经很下作了，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简直是可杀不可留。一时间报纸全都在痛骂姜桂题，好事者又把姜桂题的以往的丑事翻出来，大肆的喧嚷。

身在承德的姜桂题根本不知道有一场风暴正向他袭来，等到老头子如梦惊觉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

第一百四十八章动刀子

张廷兰拿着报纸，匆匆浏览一下，又不少都是骂姜桂题的文章，而且一些倾向于护**，反对老袁的势力也加入进来。要知道在不久之前，还是姜桂题带头拥戴袁世凯登基。

拥护帝制的大将就是一个鸦片贩子，对老袁也是一个打击，因此不约而同的都把矛头指向了姜桂题，老头子打了一辈子仗，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平时哪受过这个欺负啊。

这不是晚节不保么，偏偏对付这些报纸，别说他姜老锅，就连袁世凯都没有办法，他又能怎么样呢，想了半天，老头子决定还是要找张作霖，就是这个红胡子坏的事。

姜桂题立即给张作霖发报，要求老张赶快放人，张作霖接到电报之后，直接扔在了一边，如果倒退十年，张作霖或许还会在乎姜桂题，但是现在就一点敬畏都没有了。

“一只脚都踏进棺材里了，还不知道退位让贤，这个姜老锅也真是糊涂透顶了！”

“大帅英明，姜桂题无能老朽而已，但是大帅也要注意，这个老家伙人脉无匹，说不定会有人帮他说话。”于冲汉笑着说道。

经过日本人的推荐，于冲汉已经成为了张作霖的外交顾问，有资格参加一些重要的事情了了，老张点了点头。

“于顾问，你辛苦一下，去一趟通辽，组织一个法庭，对所有涉案的毒贩子进行审讯，别放过任何一个。”

张作霖让于冲汉组织法庭，其实就是一个挡箭牌而已，如果谁要帮着姜桂题说话，就能用法庭的名义敷衍，于冲汉也知道张作霖的打算。他立即动身前往通辽。

而此时张廷兰在通辽也是忙得昏天黑地，抓人很容易，但是要处理后续工作就比较麻烦了，这些商人的家产货物要清理，隐藏的仓库要找出来，搜到的鸦片和大洋要理清楚数目，一桩一件，都要做的完美无缺，而且还要向记者不断提供罪证，在报纸上公布姜老锅的罪行。向姜桂题施压。

就在这些都清理差不多了，张廷兰又把程天赐叫了过来。没有谁会无缘无故的帮忙，程天赐给张廷兰提供情报，自然也是有所图谋的。

“程先生，从此之后。你就提奉军专门代理热河的鸦片，收购之后全部交到我们的手上。不准私自卖给任何人。”

“张团长放心。我一定照办，不过小人还有两点事情要说一下，我只能保证大宗的鸦片不会出问题，如果有些小客商，普通百姓携带鸦片，这个我无能为力。”

“水至清则无鱼。鸦片是多少年的顽疾，暂时只能抓大放小。”张廷兰也知道毒品往往和暴利联系在一起，即便是到了后世，也难以彻底根除。只能是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而且中国乱成一锅粥，奉天想要独善其身，是痴心妄想。

其实就算张廷兰也离不开毒品带来的暴利，他不过是把鸦片进一步提纯，变成吗啡，然后卖到日本和俄国，当然中国的一些买办，前清的遗老想要抽，张廷兰也不能拦着他们。

“还有一点，从热河过来的鸦片不全走通辽，还有不少走锦州一线。”

“那边现在归冯德麟的二十八师控制，我们暂时还顾及不到，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不出半年，奉天的军政就会彻底统一，你放心就是了。”

程天赐得到了张廷兰的保证，兴冲冲的就去准备了，能够垄断鸦片贸易，能带来多少好处，他的心里清清楚楚，而且能和张廷兰搭上线，以后好处更少不了，这一点从乔瑞轩身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因此程天赐信心满满。

这个时候一直跟在一旁的张学良突然找了过来：“廷兰哥，我有点事情想不通。”

“汉卿，有什么话就说吧。”

“咱们这一次缴获了这么多鸦片，都是害人的东西，为什么不直接销毁了，我看你已经开始运回奉天了，难道也准备贩卖鸦片不成？”

张廷兰点了点头：“也可以这么说，的确我们也不能放弃鸦片的利润。”

张学良顿时就把眼珠子瞪圆了，十分吃惊的问道：“廷兰哥，那可是害人的东西啊，多少人都倾家荡产，而且我爹不是说要禁绝鸦片么，怎么还要卖啊！”

“汉卿，首先你要明白，鸦片不是我们不卖，就会消失的，其他各地也都会靠着鸦片赚钱。鸦片不单纯是害人的东西，还能救人，比如止痛药就要含有鸦片的成分，另外就算是害人的东西，我们用来害那些该害的人，得到的收入用来做有用的事，难道不对么？”

张学良脑子迅速的转着，仔细想着张廷兰的说法，然后略带疑惑的问道：“廷兰哥，究竟谁是该害的人啊？”

“日本人，俄国人，还有那些自甘堕落的买办，黑帮混混，这些人早抽死一天，就少祸害人间一天。”

说到这里张廷兰笑道：“汉卿，你现在也享受着毒品带来的红利呢！”

“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张学良顿时惊讶不已。

“你忘了兴业贸易公司么，你还是经理呢，兴业公司主要业务之一就是向俄国走私毒品。陈启铭已经把提炼吗啡的技术搞出来了，咱们从热河收购的鸦片，到奉天之后，变成吗啡，然后再卖给俄国人！”

张学良当初纯粹是为了好玩，才要当什么贸易公司的经理，顶着这么一个头衔，他就是撒手掌柜，什么事情也不管，甚至有多少收入都不知道。

“廷兰哥，你给我说说，现在我账面上有多少钱了？”

“也不算太多，两三百万还是有的！”

“还不多啊？”张学良一下子就把眼睛都瞪圆了，呼吸都有些急促，不住的搓动两只手：“这么多钱，我该怎么花啊？”

张学良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一拍脑门：“廷兰哥。这都是不义之财吧，我还是先去庙里做做法事，赎赎罪孽，对，就这么干了。廷兰哥你作孽比我多多了，你也多让高僧给你念念经吧！”

看着有些神经质的张学良，张廷兰恨不得抽他一个嘴巴子。

“汉卿，你多想想成不？这些年俄国人从咱们这里抢了多少土地，抢了多少钱，又贩卖了多少鸦片。如果真有神佛，第一个就该把这些列强都劈死。不过现在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就证明信神佛没用，就要信自己。你要是想花钱，还不如投资点实业呢。办个工厂，建个学校。救济灾民呢。这才是实实

在在的，比给那帮秃驴送钱现实多了！”
张学良似乎也清醒了一些，想了想，突然说道：“诸位佛菩萨，不是弟子不给你送香油钱，而是这家伙拦着。您老要是不满，找张拙言就行了，千万别找张汉卿！”
张廷兰彻底无语了，也不搭理这个神叨叨的少帅。而是拿着拌好的草料去喂流光了，张少帅还不如这匹马懂事呢！天寒地冻的，别看流光看起来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越是高级的马，就越金贵，不能有任何的疏忽。
转过天来，于冲汉就赶了过来，还带来了两位法官，一见到张廷兰就笑着说道：“张团长出手不凡，一下子就把姜老锅的侄子抓了，把老头子都急坏了，这两天不断给大帅发电报呢，请求放人。”
“于先生，姜桂题自作自受，怪不得别人，他要是不贪图鸦片的利润，就不会有今天，咱们可不能手软啊，杀恶人就是善念！”
“张团长，放心吧，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张廷兰对于这个于冲汉也有很深的成见，就好像对待汤玉麟一般，不过也要承认，这家伙的确有办事的能力，到了通辽之后，很快接手了所有的卷宗和证据，又对涉案的人员进行了排查。
随机特别法庭就组建起来，于冲汉打着奉天省议会的名义，对这些贩卖鸦片的商贩进行审理。首先处理的就是一下小鱼小虾，贩卖数量有限的，还有就是小伙计，保镖之类的外围人员。
于冲汉在判决的时候，执行了严厉的标准，凡事贩毒携带毒品超过十斤的一律枪毙，那些伙计，车夫，保镖之类的人，涉案不深的全都判处苦役，从五年到十年不等。
处理了这些外围人员和散户之后，就开始收拾那些主要的商人了，走私数额巨大的不只要判处极刑，还要没收所有家产。判处的全过程都向外界开放，不只是记者，就连周围的老百姓也能前来观看。
看着一个个昔日风光无限的商人都被判处了死刑，对于老百姓的震慑是相当巨大的，大家都知道鸦片是不能沾的东西。
记者对于奉天政府的果决也是十分赞赏，大加赞扬，大家将目光都放在了姜桂题的侄子姜喜身上，有人已经呼吁把姜喜处死，他贩卖的数量最多，危害也最大。
不过也有人指出，姜喜不过是一个小虾米，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姜桂题，要审判，就应该把姜老锅抓过来，送上被告席。
奉天这么闹得动静越来越大，姜桂题如坐针毡，老头子这么多年，过了多少大风大浪，从来就没有这么为难过，面对那些指责，他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什么叫做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他是真正体会到了。
姜桂题几次给张作霖发电报，都被老张敷衍了，然后又找到北京，可是现在老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西南，战事正如火如荼呢，老袁也没空搭理这个老朽了。
“大帅，人善被人欺，马善遭人骑，张小个子就是欺负您老心善，才蹬鼻子上脸。咱们毅军拥有数万弟兄，还怕了奉张不成，我现在就带领着弟兄们杀到通辽，将那个什么狗屁法庭包围起来，把姜兄弟救出来！”
说话的正是姜桂题手下的第一悍将米振标，想当年毅军纵横大江南北，那时候张作霖还没出道呢，奉军更是连影子都没有。这些年姜桂题老迈了，

什么人都敢蹦出来欺负毅军了，米振标就不信这个邪，他要带兵去教训奉军。

姜桂题眉头紧皱，有些迟疑的说道："振标，咱们要是主动攻击奉军，只怕名声不好听啊。"

"大帅，都这个时候了，您还想这些干什么啊，只要把奉军打疼了，打出咱们毅军的威风，谁还敢说三道四的，报纸上也不会为难咱们了。您老就去当东三省巡阅使，段芝贵那个饭桶压不住张作霖，咱们可不怕他。"

米振标慷慨激昂的几句话，说得姜桂题也是热血翻腾，老头子要让天下人看看他宝刀还未老，谁要想欺负他，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第一百四十九章备战

“振标，你准备带多少军队过去，心里头有没有数？”

“大帅，时间紧迫，我准备把带着赤峰的巡防营，再加上两个骑兵营，总计五千人马，攻击通辽，如果奉军把人交出来，并且答应停止对您的污蔑，我们马上撤军，如果不听，就只有狠狠教训他们。”

姜桂题听着米振标的话，不断的思考着，虽然他已经年迈迟钝了，但是毕竟在疆场摸爬滚打多少年。经验阅历都还在，他有些担忧的问道：“振标，毅军装备恐怖比不上奉军，如果两军真的拼起来，恐怕我们不是对手啊！”

“大帅，我打听过了，现在通辽的奉军只是一个新组建的团，兵力有限，训练还不到半年，这样的部队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只要教训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北京的袁皇帝也不会看着我们同奉军开战，因此只要冲突发生之后，他们一定会出面调停。”

米振标算计的很清楚，他也没准备大打，派兵既是对奉军施压，又是给北京难堪。姜桂题想了半天，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

“振标，凡事先礼后兵，你带着人马过去，如果奉军放人，一切好说，如果不放也要控制冲突规模。”

俗话说虎老了不咬人，姜桂题就是如此，不过手下人未必这么想。米振标为什么要跳出来，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要取而代之，姜桂题老而不死，准备把毅军统帅的位置坐到死。

人活七十古来稀，不过老头子却身体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米振标甚至都怀疑自己能不能活过这个老家伙。眼前终于有了机会，因为鸦片的问题。姜桂题被弄得灰头土脸，连侄子都保护不了。

这样一个无能的统帅，谁还愿意跟着他啊，因此米振标想借机展现自己的能力和强硬，收拾毅军的军心，然后把姜桂题彻底架空，争取成为毅军新一代掌门，正是有了这些小九九，米振标才显得格外的积极。

和姜桂题又谈了谈具体的出兵事宜，然后就马上调动兵将。米振标先在赤峰集结重兵，向奉军施压，迫使奉军退缩，如果不行，就带兵攻打通辽。直接解救姜喜等人。

毅军为了威慑奉军，调动并没有隐瞒。相反十分高调。消息很快传到了奉天，正准备好好过年的奉军将领顿时都不干了。这时候地域观念还很重，毅军想要进犯奉天，就是对整个奉军的挑衅。

谁心里都有一本账，俗话说经手三分肥，毅军向奉天贩卖毒品。却不和张作霖打招呼，没有分出足够的好处，谁都会不满意。鸦片这玩意就是害人的东西，损奉天而肥热河。这种事情奉天上下都不会坐视不理。

其实毅军也不是没有顾及奉天的势力，只是以往他们把重点放在了汤玉麟的身上，毕竟这家伙胆大包天，贪得无厌，又手握实权，他们认为买通了汤玉麟就足够了。

哪知道汤玉麟倒台了，在他手上搜出了大量的红土，毒品买卖，失去了保护伞是寸步难行。因此奉天上下对于张廷兰的做法很欣赏，先抓人，再扣东西，最后用媒体把名声也搞臭，兵不血刃，就让姜老锅颜面扫地，大家看着都很解气。

偏偏这个时候，毅军还要动用武力，奉军上下都被激怒了，纷纷请战，

要好好教训一下毅军。
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吴俊升吴大舌头，他驻防洮南，距离通辽最近，而且手下都是骑兵，动作也迅速，另外吴俊升也接受了张廷兰的好处，毛纺厂和罐头厂都建立起来，新的走私通道也建立起来，眼看着大笔的资金就要落入口袋里。
吃水不忘打井人，这一切都是张廷兰帮忙的结果，吴俊升不能不报恩啊。张作霖也知道张廷兰仅仅带了一个团，心里头也不放心，因此也下令，让吴俊升带着人马前去支援张廷兰。
随着奉军和毅军的调动，热奉边境的气氛骤然紧张，一场新的战争似乎就要来了，现在西南还在鏖战之中，护**和北洋军打得天昏地暗，结果东北又出了问题，整个中国都要乱套了。
刚刚登基的袁大皇帝顿时如坐针毡，老袁在手下人的鼓动之下，穿上龙袍，坐上龙椅，祭告天地，成了大皇帝陛下，成了九五之尊。
不过他这个皇帝当得憋憋屈屈，十足的郁闷，还没有正式登基，蔡锷就起兵反对他，老北洋的将领也都离心离德。从总统变成皇帝，威望没有什么增加，国势也没有变好，反倒是更加不可收拾了，老袁已经追悔莫及。
偏偏这个时候东北又出了问题，老袁只能下令申饬双方，让他们保持克制，不要爆发冲突。不过袁世凯的威望下降的太厉害了，双方都阳奉阴违，老张加紧调兵遣将，毅军也不甘示弱，双方都在较劲。
“拙言，你看用不用把犯人都带到奉天，在奉天进行审讯？”于冲汉说道：“我不是担心咱们打不过毅军，只是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让这些人趁乱跑了，就不好了。”
“于先生，不管打不打，气势不能弱，咱们挣得就是一个脸面，您就坐镇通辽，该怎么审，就怎么审。其他的事情我负责，毅军想打就打，正好看看他们还有没有那么好的牙口。”
于冲汉还有些担忧：“拙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你要注意安全。毅军人马比咱们多了一倍，而且久经大敌，不能轻视啊。”
“放心吧，都是一群土鸡瓦狗，不值一提。”
张廷兰虽然嘴上满不在乎，但是在战备上一点不敢放松，他的部队全都是步兵，而通辽又处在科尔沁草原边缘，地形平坦，对于步兵十分不利，因此必须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张廷兰首先在通辽外围选取了河西、丰田、木里图三个镇子作为支点，这三个镇子正好形成了一个扇面形状，将通辽保护在了中间。
张廷兰指挥着士兵构筑积极构筑工事，天寒地冻，挖掘十分困难，不过士兵们还都是干劲十足。虽然在之前的冲突之中消灭了巴布扎布，不过那一次完全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这次可是真正考验他们作战能力的时候。
一连忙乎了三天多，战壕终于成型，没有等到毅军过来，反倒是吴俊升带着骑兵赶了过来。一见到张廷兰，老吴十分兴奋。
“拙言，二大爷来给你助阵来了，毅军这帮孙子皮痒了，咱们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奉军的利害。”
“您老来了，这通辽就有了定海神针，小侄也放心了啊！”
双方寒暄之后，吴俊升面色有些严峻的对张廷兰说道：“拙言，毅军这些年南征北战，战斗力并不弱，而且我听说米振标也是一员悍将，你可不能掉

以轻心啊！”

“您放心吧，我已经准备差不多了，反倒是害怕毅军不来。”

“那就好，你现在就带我去看看防御工事准备怎么样了。”吴俊升嘴上说放心，但是实际上还是把心悬了起来，生怕张廷兰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张作霖让他带兵过来，就是给小辈儿压阵，要是出了问题，老吴可要负责的。

张廷兰先带着吴俊升到了河西镇，吴俊升远远的一看，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摇了摇头。

“拙言，你这不是胡闹么？这地上还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你们准备了什么啊？小子，我告诉你，这打仗可不是儿戏啊，要是出了一点差错，脑袋就能混没了。”

“咱们走近看看！”

张廷兰带着吴俊升又走了一段，这时候吴俊升才看出一丝端倪，白茫茫的雪地之上，有三道田埂一样的东西，正是挖掘的战壕，三条绵延的战壕就好像三道堤坝一样，挡在了西河镇的外面。

每条战壕之间都有交通壕连接，还有一个个指挥所，这些战壕都一人来深，上面还安装了挡雪的木板，这些木板不只能阻挡大雪，还能起到掩护的作用，上面铺上一层积雪，远处一看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张廷兰清楚毅军占据了热河，有不少骑兵，因此也增加了机枪的布置力度，整个战线投入了二十四挺重机枪，和欧洲列强的规模根本没有办法相比，但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已经是十分奢侈了。

另外张廷兰手上还有八门七十五毫米山炮，四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有装备，就要使用，弄到榴弹炮之后，杨宇霆亲自操练炮兵，现在已经有些成果了，正好拿毅军来练手，因此张廷兰也偷偷运了四门炮过来，当然榴弹炮作为杀手锏，没让吴俊升看到。

不过就是这些老吴已经很惊讶了，看完之后，竖起了大拇指。

“拙言，没想到你的新兵如此了得，这么坚固完备的工事，我的部下都修不出来，看到这里我就放心了，别说一个米振标，就是毅军全部过来，咱爷们也不怕他！”

“小侄有个建议，咱们不能光挨打，还要打回去，您老能不能带着骑兵，再辛苦一点，绕到赤峰的后面，等到毅军出动，您就趁机拿下赤峰！”

第一百五十章袭扰战

赤峰是热河北部的军事和经济重镇，联系东北和西北地区，商贾云集，是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鸦片也都经过这里，运到奉天。而且往北是外蒙，向南就是承德和长城一线，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张廷兰鼓动吴俊升攻击这里，也是看中了赤峰的潜在价值，无论是影响外蒙的局势，还是向热河扩张势力，都绕不开赤峰。

吴俊升在地图前面转了几圈，仔细看了看，他也不得不承认赤峰的重要性，如果拿下了这里，对于奉军来说绝对是好事情。

“拙言你看，如果把赤峰拿下来，加上洮南和通辽，就连成了一大片，这里都是水草丰美的地区，咱们就拥有一个稳定的马场了，能大量饲养战马，骑兵就能扩大了。”

吴俊升身为骑兵的统帅，自然将注意力就放在了草场上面，张廷兰其实也看到了这方面的价值。其实自从机枪出现之后，骑兵的价值直线下降，而随着一战之后，坦克大量的使用，更是严重削弱了骑兵的地位。

但是奉军实力有限，短时间之内根本无法建立起强大的装甲力量，而不论是东北，还是西北都有大面积的平原，需要有强大的机动能力，保有一支强大的骑兵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也很同意吴俊升的看法。

老吴想了想，又说道：“贤侄，最大的困难不是占领赤峰，而是能不能守住啊？”

吴俊升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张作霖毕竟只是一个刚刚升任奉天都督的后起之秀，连内部都没有稳固，哪来的能力扩张地盘啊。不过张廷兰也有自己的考虑，老袁称帝对中国来说是大不幸，不过对于奉军来说。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不趁着这个有利的时机扩展地盘，就只能慢慢等待了。

因此张廷兰还是决定搏一搏，因此说道：“二大爷咱们是自卫反击，毅军是主动挑衅，而且北京乱成一锅粥，也没精力顾及，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啊！”

吴俊升也是胆大包天的人物，仔细权衡一下，觉得张廷兰的建议还是有道理的。正好能展示奉军的军威，震慑周边的宵小。

奉天的位置说起来并不好，北边是吉林和黑龙江，南边是京津，东边是朝鲜。而西边是内外蒙古，正好是一个四战之地。

在这种环境之中。要么就老老实实装孙子。要么就奋力打出一个新天地来。显然不论是吴俊升，还是张作霖，都不是循规蹈矩的人。

“拙言，就按你说的办，只是我带着骑兵走了，让你一个人面对毅军。于心不安啊！”

“二大爷，您放心吧，我们弹药充足，军队士气旺盛。守住通辽没有一点问题。”

吴俊升一看张廷兰信心十足，他也就同意了这个计划，不过老吴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在通辽留下了三百骑兵，交由侄子吴凯杰统帅，作为机动力量，帮助张廷兰守卫通辽。

奉军在这边调兵遣将，毅军也有了动静，其实毅军的行动是在奉军之前，米振标为了争夺新一代掌门的地位，也是下了大力气，辞别姜桂题之后，就带着两个营的骑兵连夜赶到了赤峰。

随机命令赤峰的巡防营动员起来，准备攻击通辽，不过毅军脱胎于淮

军，相比接受过新式训练的北洋军，毅军更加接近旧军，身上的陋习更严重，甚至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

这帮丘八大爷一听打仗，马上就要开拔费，要安家费，不给钱就不干活，一下子就把米振标难住了，他上哪去弄钱啊。

想来想去，米振标还真找到了一个办法，找到了往来的晋商，通辽抓住的商人之中，晋商不再少数，他们都打折骨头连着筋。米振标就接着救人的名义，向他们要钱，一共勒索了三十万大洋。

不过仔细一算，还有一半多的缺口填不上，米振标只好把士兵都召集起来，告诉大家，只要打下通辽，任由他们抢劫三天，抢到的一切东西都由他们处置，不用上交。

在米振标的描述之中，通辽成了一块十足的肥肉，咬一口直流油，只要拿下通辽，大家就能够过一个肥年。毅军终于被他过鼓动起来了，两营骑兵，加上七个营的步兵，一共四千多人，在米振标的率领之下，向着通辽进发。

俗话说兵贵神速，可是米振标这么一折腾，速度就慢了，等到他把人马调动起来，奉军在通辽防线已经建立起来，张廷兰依托河西等三个镇子，建立起稳固的防线，然后又派出了大量侦察兵，密切注意毅军的动向。

除了军事上的准备之外，张廷兰又让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这次毅军主动进犯奉天，原因很简单，就是奉天抓了几个毒贩子，引来了毅军的不满。

可是贩毒本身就不对，人员被抓了之后，毅军非但不去反思自己的错误，还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竟然要为了几个毒贩子动兵打仗，媒体一下子就炸锅了。

各大报纸都开始报道这次的事件，毫不例外，大家都把罪责推到了姜桂题身上，称这是新的鸦片战争，由姜桂题引申开来，媒体又将火力大量集中到了北洋身上。

祸国殃民，昏聩无能，倒行逆施……

种种词汇都加到了北洋的头上，袁世凯面对着汹涌的民意，简直就是如坐针毡，简直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让原本就心力交瘁的袁大皇帝，越来越感到无力了。

他向双方不断发报，要求他们克制，张作霖答应的很痛快，直接声明，奉军绝不先开第一枪。当然奉军在处理鸦片问题上也不会退缩，事关奉天百姓的福祉，从奉天省议会，到每个士兵，都有责任捍卫家乡父老的权益，不能任由鸦片贩子横行霸道。

老张的表态义正词严。获得了奉天上下的一致叫好，省议会也发表了声明，指出审判工作一定要正常进行，绝不屈服毅军的压力。

而且奉天议会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还用最快的速度核定了一批毒品贩子的死刑，立刻执行枪决，其中就有姜喜的两个助手，也就是毅军的下级军官。

很显然，下一步审判的就是姜喜了，姜桂题此时也是骑虎难下。他绝对不能看着侄子死了，更不能任由奉天压自己一头。姜桂题选择了沉默应对，明面上不发一言，其实就是等着米振标大发神威，将奉军打得满地找牙。

老头子也看明白了。这个时代什么都不管用，就是拳头好使。只要把对方打服了。一天云彩就散了，那些报纸就是苍蝇，不用管他们，因此姜桂题

索性连报纸也不看了，就等着米振标的捷报。

而此时的米振标也终于带着部下离开了赤峰，逼近热河和奉天边境。米振标在进入奉天之前，也发表了通电，只字不提鸦片的事情，只说奉军扣押了毅军士兵。又处死了两位军官，是对毅军的严重挑衅，如果奉军还不放人道歉，毅军就只能用自己的力量救出被捕的弟兄。

对于毅军的威胁，张廷兰根本没有理会，审讯工作照常进行。米振标其实也是意思一下而已，不只是他，就连其他毅军士兵也都迫不及待了，他们对于救人没有什么兴趣，抢夺通辽的财富，回家过个肥年，才是他们想要的。

因此米振标一声令下，毅军马步军四千多人就杀入了奉天境内，所过之处，就好像蝗虫过境一般，所有的老百姓都受到了波及，只要被他们盯上，金银细软全都抢走，粮食牛马也不放过，甚至还掳掠了不少女子，用来给兵痞发泄。

奉军土匪出身，军纪已经很败坏了，现在严加整顿，终于有了一点起色，不过毅军的表现比起奉军原本的状况还要差，真是应了一句话，就是兵不如匪。

毅军主力经过一番跋涉之后，终于逼近了通辽，米振标也是踌躇满志，他就要利用奉军，树立起他的威信，另外他也有自己的野望，热河太偏僻，又太贫穷，哪有奉天的花花世界好，如果你能拿下奉天，过一把都督的瘾，比起困守在热河这个不毛之地好太多了。

正是有这些小算盘，米振标才格外的积极，他对那些疲惫不堪的毅军士兵说道：“弟兄们，眼前不远就是通辽，只要拿下了这里，大家可以放手劫掠，拿到什么都是你们的，我不要一分一毫！”

有了抢劫的许可证，这些士兵又鼓起来热情，这时候突然先头部队响起来一阵急促的枪声，由于地形平坦，没有障碍，清脆的枪声传出老远。米振标也知道这是水连珠的子弹声音，毅军之中虽然也装备了水连珠，但是数量有限，因此多半就是奉军前来袭击。

米振标也是一员悍将，脾气暴躁，老子没去打你们，你们反倒欺负到我的头上了，因此米振标勃然大怒，急忙指挥着手下的士兵展开还击。

攻击毅军的正是奉军的骑兵部队，吴凯杰原本带着二十名骑兵负责侦查毅军的动向，正好和毅军先头部队撞在了一起，吴凯杰就准备先给毅军一点颜色看看，因此他指挥着骑兵猛地向毅军发起了偷袭。

吴凯杰一马当先，冲到了毅军百米之内，一抬手就是一枪，一名毅军骑兵当场被射中胸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鲜血射了出来，落在了白雪皑皑的地面上，显得十分刺眼。

在马上打枪可不比平地，难度是相当大的，吴凯杰能够一枪命中，足见他的枪法过人。其他奉军骑兵也都有样学样，一顿攒射，又有三名毅军被击毙，等到毅军反应过来，想要追击的时候，吴凯杰已经带着人马离开了。

米振标也来到了前面，开战不利，他也有点不舒服，不过还是故作镇定：“弟兄们，奉军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的做法完全是土匪打仗的办法，一点都没有章法，这样的部队根本不是咱们的对手。”

米振标刚刚说完，不远处又传来一阵枪声，原来吴凯杰带着人马并没有走远，而是绕到了另一个方向，又开枪袭击，这下子把米振标气恼了，他立

刻让手下骑兵去追击。等到骑兵追过去之后，奉军已经失去了踪影。

就这样越接近通辽，奉军的袭扰就越猛烈，不求杀死多少人，只求疲劳毅军，这也是土匪惯用的作战手段。他们远路而来，体力有限，根本架不住这么折腾。

奉军的骑兵就好像苍蝇一般，围着毅军周围，不断的恶心他们，毅军一旦攒足力气，要把苍蝇打死，可是这时候人家已经飞走了，弄得米振标郁闷不已，毅军本来劲头十足，现在有些动摇。

第一百五十一章对轰

“挫敌锐气，打得不错！”张廷兰勉励了吴凯杰几句，吴凯杰倒是一脸的不在乎。

“拙言，毅军也就是吹嘘的厉害，其实早就烂透了。凭着这样的军力，还想惹奉军，简直是以卵击石。”

“人家愿意碰，咱们也不能拦着！”张廷兰笑着说道：“正好拿着毅军练练手，让那帮新兵都见识一下血，增长一点经验，哪支强兵都是踏着尸山血海走过来的。”

张廷兰并没有把毅军看在眼里，从历史上来看，毅军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完全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最后直接湮灭消失，现在毅军主动挑衅，只能把他们的灭亡时间提前而已。

米振标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在袭击之中吃了一点亏，但是他还坚信毅军的战斗力，奉军绝对不是对手，在他看来，毅军是和日本人打过仗的部队，而奉军就是一群土匪，也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才让米振标下定决心，挑起和奉军之间的战火。

为了了解奉军的防守情况，他亲自带着手下人到了前方观察奉军阵地的情况。战马之上米振标耀武扬威，用马鞭指着远处的奉军阵地，嘴角之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冷笑。

“你们看见没有，奉军的阵地零零落落，根本就不是防守的样子，这帮土匪兵哪里懂得打仗啊。”

“总指挥说得有理，天寒地冻的，他们哪里愿意吃苦啊，比不过咱们毅军的弟兄的！”

“没错，总指挥一声令下，卑职就把通辽给您拿下来。”

听着属下的恭维。米振标性质更高了，说道：“咱们毅军这些年，困守在热河那么一个不毛之地，都吃了不少苦。要说就是大帅年纪大了，也没有雄心，这东三省多好的地方，要是占了这里，咱们弟兄在关外逍遥自在，多快活。”

“全仗着总指挥的领导呢！”几个属下听弦歌知雅意，也齐声恭维米振标。米振标带着人绕过一处山梁。又观察一下，奉军阵地上只有几个不高的土埂，显然是战壕，只不过挖的不深，防御能力有限。战马能够轻松越过。

看到这里米振标十分得意，仿佛通辽已经落入了他的掌握一般。就在他准备回营部署攻击任务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声音并不远，仿佛就在耳边炸开一边，米振标的汗毛瞬间就竖了起来。

紧接着一股温热的血溅到了他的脖子之上，脸上胸前都是鲜红一片，米振标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被击中了。他脑袋之中几乎都空白了。

这时候身边的一个参谋的惨叫之声让他清醒了，中枪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倒霉蛋。但是这一下也足以让米振标惊恐不已，其他人也都慌了手脚。立刻将米振标掩护起来，四下寻找那个凶手。

但是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他们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人影子，顿时他们就都吓坏了，狼狈不堪的逃窜了，那个参谋的尸体也被扔在了雪地上，脖子之上还汩汩的向外流血。

“团长，咱们的神枪手有了第一个战果了啊！”冯永双笑着和张廷兰说

道："就是这小子击毙了米振标手下的一个军官。"
在袭击日本之后，独立旅就开始组建狙击部队，冯永双是奉军老一辈之中枪法最好的，而且还懂武术，虽然没经过正规训练，但是也有不少绝活。
张廷兰就让他做了狙击部队的教官，这一次他带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士兵向张廷兰来汇报战果，听到狙击部队有了战绩，张廷兰也十分高兴。
"说说，你是怎么击毙对方的？"
"报告团长，我是独立旅狙击排第一批学员田牧，奉命在阵地外围警戒，发现一支不到十人的马队经过，正在侦查我们阵地的情况，我瞄准了为首的那个军官，不过子弹打偏了，射中了旁边一个随从。"
张廷兰听到这里，也忍不住露出了笑意，原来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这小子的运气也真不错。
"你怎么确定那些人就是米振标的？"
"我射中那个军官之后，他们有人喊总指挥，当时我就隐蔽在不到二百米之外的雪上，他们没有发现我。"说到这里田牧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当时他用羊皮袄裹着身体，又隐蔽在一处小土包的旁边。
西北风刮起雪片，就好像一道天然的屏障一般，遮挡住了外面的视线，虽然位置寒冷难耐，但是能够击毙一个敌人，吃再多的苦也值得了。
张廷兰听到这里也基本确认他说的都是真的，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意："你现在反思过没有，为什么会打偏了？"
田牧想了想，红着脸说道："团长，我好像是忘了计算风力的影响了！"少年显得有些羞涩。不过张廷兰笑着说道："田牧，不管怎么样，击毙了敌人就应该嘉奖，另外我告诉你，在战场上想要活下来，除了个人素质过硬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运气！这一点甚至比什么都重要，很显然你是一个幸运儿，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狙击手。"
田牧听到张廷兰的勉励，眼睛之中闪动一丝明亮的神采，顿时就有了信心。在四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个普通的猎户子弟，每日里靠着打猎为生，别看他年纪比别人都小，但是猎枪玩得很溜，家里人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不过猎户的日子也不好过，官员要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山贼土匪经常敲诈，地主大户还向他们要孝敬，偶尔打到一点名贵的皮子，根本买不上价钱，就被这些人给抢走了，胆敢不给，轻的是拳打脚踢，重的就可能丧命。
田牧越来越痛恨这些家伙，他后来听人说只要加入军队，披上了一身军装。这些人就不敢惹了，因此他就毫不犹豫的决定投军了。偏巧这时候独立旅正在招兵，田牧常年打猎，身体健壮，朴实憨厚，很轻松就进入了独立旅。
在接下来的训练之中，表现优良，而且很有射击天赋，被冯永双看重，选入了狙击排。接受训练，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每月都能寄回家中五块大洋，足以让家人在山村之中舒舒服服的生活。
这是他第一次出战，旗开得胜。不只击毙了一个敌人，还得到了团长的接见。他十分的兴奋。不只能够获得奖励。还有更多的升迁机会，收入会更高，家人也能活得更好。
"田牧，成为一个优秀的狙击手并不简单，有天赋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还是吃苦。要熟悉枪械。要学会隐蔽伪装，还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懂得计算弹道，这样就不会瞎猫撞死耗子了。另外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能够耐

得住寂寞，总之想要轻松的拿下对方的性命，就要付出大量的汗水。”

奉军的狙击战还刚刚起步，以后的路还长着呢，张廷兰也希望这些年轻的士兵能够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奉军的一支尖兵。

张廷兰说的这些田牧听得半懂不懂，只觉得团长的水平真高，他兴冲冲的离开，心里想的都是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冯永双也在细细的咀嚼着张廷兰的话，然后说道：“团长，以往我们练习枪法，都是靠着自己摸索，全都是野路子，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太多了。”

“冯叔叔，这也是我为什么极力让大家多学点文化知识的原因，以后武器越来越复杂，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出现了能在天上作战的飞机，地面上也出现了装甲车，武器只会越来越尖端，所有的士兵都要有紧迫感才行，不然我们就彻底被列强甩开了，只有被虐杀的份儿。”

正在说话的时候，有通讯员跑了进来，汇报说毅军已经开始调动，似乎要发起攻击。张廷兰急忙让下令所有士兵做好战斗准备，给毅军当头一棒。

米振标莫名其妙的被打了黑枪，虽然没受伤，但是也是亡魂大冒，回到军营好不容易才平复了心绪，这时他才意识到奉军或许不是个容易对付的敌手。

但是他已经骑虎难下了，总不能因为一枪就灰溜溜的跑了，必须要让奉军尝尝自己的厉害，搬回一局。他仗着人多势众，率先发动攻击，将毅军仅有的十几门老式火炮也都搬了出来，马步兵也都做好了准备。

在出战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给这些士兵发放一些鸦片，毅军向奉天走私鸦片，他们自己也是鸦片成灾，很多士兵都是地地道道的双枪兵，离开鸦片就活不下去，等到这些人抽足了鸦片，终于来了精神。

毅军的炮兵率先打破了战场上的沉寂，一发发炽热的炮弹砸向了奉军的阵地之上，张廷兰此时也在前线指挥所里用望远镜观察。

一看之下就连连摇头，毅军的炮兵太菜了，不只火炮威力小，射程近，更重要的是炮兵根本没有足够的训练，射击十分盲目，虽然有不少炮弹落到了奉军的阵地上，但是起到的效果十分有限。

最大的作用就是给自己壮胆，最初奉军新兵一听震天响的炮声，还都有些恐惧，不过一看炮弹乱飞，根本没有什么威胁，也都放松了不少。

毅军的炮兵不行，可是奉军的大炮可不是吃素的，尤其是经过了杨宇霆的严格训练，奉军炮兵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他们装备的火炮都是从中东路上弄来的好东西，列强的原装火炮，威力远不是毅军能够相比的。

很快一排整齐的炮弹就射了出去，划过天空，砸在了毅军之中，顿时掀起一阵巨大的气浪，十几个士兵被波及到。很快奉军炮兵又调整角度，来了一个三连射，这次正好击中毅军的炮兵阵地。

炮弹猛烈的爆炸，大片的毅军士兵被炸成了碎片，那些火炮也都打成了零件，有的飞上了天空，有的就地破碎。更加要命的是炮弹也发生了殉爆，这比起直接命中危害更大，毅军的炮兵阵地很快就笼罩在了浓浓的硝烟之中，一息尚存的士兵爹妈乱叫，有人失去了胳膊，有人失去了大腿，还有的浑身都是鲜血，就好像是血人一般。

看到这个场景，米振标的心都揪起来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奉军的炮兵竟会这样犀利，炮打得有准又狠，炮弹都仿佛长了眼睛一般。米振标当然不会认为这是有神佛保佑，他很清楚，这意味着奉军炮兵装备远胜过自己，而

且训练也十分到位，奉军竟然有财力打造炮兵，他的心瞬间就凉了。

而此时奉军的炮兵已经将攻击的重点转向了其他毅军，隆隆的炮声，震天动地！

第一百五十二章壕沟

大炮号称战争之神，在战场上有着难以匹敌的优势，惊天动地的声势不只能够震慑敌胆，还能产生惊人的杀伤力。

每一发炮弹打过去，就有几个毅军被炸死，米振标眼珠子都红了，死几个大头兵，他倒是不心疼，最关键的是大炮全都被摧毁了，这可是毅军的宝贝，整个毅军也没有多少火炮，他气得暴跳如雷。

和奉军的炮兵相比，毅军一点优势都没有，如果再这么打下去，只能等着被炸死，因此米振标果断的下令，让毅军发动冲锋。

很快茫茫雪原之上，就出现了一道跃动的黑线，快速向奉军阵地冲了过来。很多毅军都刚刚吸食过鸦片，现在脑子里满是幻象，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现实，他们只知道猛烈的冲锋，好像胜利就在眼前一般。

米振标也对手下人的勇猛气势感到满意，他用望远镜观察前线的情况，随着双方渐渐接近，奉军阵地上出现了不同寻常的现象。

原本白茫茫一片的阵地突然被打破了，奉军将原本用了遮掩的木板拿开，绵密的战壕像变戏法一般出现在了毅军的面前，大量的士兵从战壕之中探出头，将冰冷的枪口对准了充冲锋的毅军。

这时候米振标也有些傻眼了，原来自己竟然被奉军给欺骗了，他们早就修好了工事等着毅军撞上去呢。他的心脏一阵的紧缩，似乎嗅到了一丝不妙的气息，不过米振标还是有着十足的信心，就算是奉军准备再充分，毅军还是有获胜的希望。

毅军终于冲到了射程之内，张廷兰亲自下令，奉军全线开火。子弹带着死亡的气息，好像冰雹一般砸向了毅军。这些士兵之中一半左右参加过和巴布扎布的战斗，已经拥有了一定的战争经验。

他们看到毅军冲锋，并没有着急，而是有条不紊的装弹射击，在新兵训练上张廷兰也下了大工夫。尤其是自己能够生产子弹，给士兵实弹射击的机会就多了很多，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士兵至少打过一百发子弹。

另外张廷兰还安排了专门的靶场，如果士兵还想继续射击。可以用半价购买子弹，自行练习。很多士兵都热衷去靶场练手，除了对枪支的偏好之外，很多士兵也清楚，这就是他们生存最重要的技能。只有百炼成钢，才能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活下来。

而且独立旅也对射击成绩好的士兵。有丰厚的奖励。这样一来大家的动力就更足了，训练热情很高，有些人甚至每个月都要拿出一两块大洋购买子弹。

因此别看独立旅刚刚训练出来，但是射击相当准确，因此当毅军冲到了二百至一百米之间，就遭到了迎头痛击。越来越多的人倒了下去，攻击的疯狂劲头也为之一挫。

这时候奉军的机枪也开始射击了，机枪对付大规模的冲锋有着无与伦比的杀伤力，眼看着毅军就像割麦子一般。一片一片的，原本密集的队形，也变得稀疏起来。

转眼之间就有一两百士兵丧命，还有大批的伤员在痛苦的呻吟，那些被鸦片刺激的士兵也终于清醒过来，他们看到了眼前凄惨的景象，顿时惶恐不安，有些人不自觉的就向后退。

奉军是土匪起家，只能打顺风仗，而毅军身上的匪气更加严重，在战场上表现的更不堪，刚刚受挫，就要往回退。

米振标哪里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啊，他主动挑起了战火，现在一点斩获都没有，就被一帮新兵打败了，他还怎么混下去啊。

这个老家伙也眼红了，他立刻选出了一百个督战队，一手捧着鬼头刀，一手拿着手枪，哪个士兵敢后退，他们就毫不客气的给剁了。督战队选出来之后，他们也毫不客气，立刻就砍了四五个逃跑的毅军。

这下子效果终于展现出来，毅军士兵也知道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只有转回头和奉军拼命，冒着枪林弹雨，毅军又像潮水一般，向奉军冲了过来。

这一波的势头更加凶猛，那些毅军也更疯狂，而此时奉军之中的另一半新兵也开始适应了战场的气氛。他们虽然紧张，虽然也有恐惧，但是已经能够稳稳端着步枪，有条不紊的扣动扳机。

啪的一声，一个毅军被击碎了脑袋，花红的脑浆四处飞溅，眼看着死的不能再死了。击毙了一个敌人，一个新兵也迅速走向了成熟，杀人也不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眼前毅军的尸体越来越多。

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毅军终于逼近了五十米左右的距离，在这里奉军设置了一道壕沟。和普通的壕沟并不相同，是两条相隔一米多的壕沟组成的，挖出来的土并没有像普通壕沟那样，放在了两边，而是都放到了两道壕沟中间的空地上，堆成了一道一米多宽，半米多高的结实的土埂。

别看只有半米多高，由于两旁还有壕沟，从沟底算起，就有一米多高，普通人攀爬起来就有些困难。而且在土埂上还浇上了水，早就结成了厚厚的一层冰，攀爬起来更加艰难。

因此毅军冲到了这里，立刻被土埂挡住了，他们不得不努力爬过去，结果这个土埂设计十分缺德，滑不留手，根本就上不去，就被阻塞在了这里。

而此时就是奉军机枪手表现的时候了，在奉军阵地上看去，土埂那边只露出了一排脑袋，子弹扫过去之后，脑袋就好像西瓜一样被击碎了。其他的士兵也发现了这是一个联系射击的最好时间，因此他们从容不迫的向对方发起射击。

一枪一个脑袋，就算打不中也不要紧，目标实在是太多了，大可以选择下一个，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毅军被击毙在土埂的一边。

当然毅军之中也不乏勇敢者，他们用尽全力，爬上了土埂，结果等待他的命运更加糟糕，爬上去之后，就成了特大号的靶子，根本来不及躲避，就会被击毙。

好不容易连滚带爬的滚下来土埂，结果下面又是一道沟，他们又要承受奉军疾风骤雨一般的子弹，根本就冲不过去。这样一道设计巧妙的壕沟就大大延迟了毅军的行动速度，眼睁睁的被奉军从容消灭。

当然也有不少聪明人，他们索性就躲在壕沟的一面，把脑袋埋在了裤裆里，这样谁也打不到他们，就能够苟延残喘下去。

可是毅军有督战队，其他士兵源源不断的冲过来，这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一大片，这时候奉军的炮兵也调动起来，选好了角度之后，迅速开炮。

恐怕这世上再也没有这么容易对付的目标了，一炮下去就会有十几个，

甚至几十个的伤亡。除了七五炮之外，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也发威了，这是奉军目前威力最大的武器了，一炮下去，方圆二三十米之内都成了无人区。

面对如此凶残的杀伤力，毅军终于承受不住了，他们本来战斗意志就不强，而且现在是一边倒的屠杀，他们根本就不想再打下去了。

就算有督战队又如何，谁都是爹生父母养的，脑袋掉了，再也长不回来了。因此毅军士兵不顾一切的向后溃败，那些督战队还想要砍人，结果有几个毅军竟然先下手为强，对督战队开枪射击，瞬间就有四五个督战队员被击毙了。

这下子毅军阵地彻底乱套了，米振标也傻眼了，他清楚如果再压下去，就会发生兵乱了。因此只能下令暂时撤退，整顿军队，恢复士气。

战斗不过进行了两三个小时，但是毅军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足足死掉了五百多人，几乎一个营都被报销了，按照这种打法，有个一两天，他们就一点都剩不下了，有些部下已经建议米振标撤退了。

相比于毅军的愁云惨淡，奉军的士气更加旺盛，简直如同过年一般，大家也没有想到，竟然能这么容易击败毅军的攻势，而且自身损失极少。

张廷兰也十分振奋，虽然没有彻底打垮毅军，但是胜利已经在招手了。

“弟兄们，大家还不要高兴太早，再加一把劲，防备毅军更大规模的攻击。”

“廷兰哥，他们还敢攻击么，就不怕送死？”张学良笑着问道。

“别把米振标看得太饭桶，他这一次还带了两个营的骑兵，是他手上最大的王牌，不把骑兵干掉，米振标不会轻易认输的。”

张廷兰又下令士兵去把壕沟和土埂上面的毅军尸体清理一下，这道工事并不是给步兵准备的，真正的目标就是骑兵。步兵攀爬起来困难，对于骑兵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难关，遇到壕沟之后，骑兵本能的就是跳过去，偏偏在前面就是一个土埂，跳跃的难度就增大了数倍。

而且更加缺德的是土埂后面又是一个壕沟，就算有些战马跳过了土埂，也会一下子栽倒下一个壕沟之中。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事，能够极大的迟滞骑兵的速度，没有了速度优势的骑兵，就是一个大号的靶子而已。

这种壕沟不只可以对付骑兵，甚至能够对付坦克的冲锋，毅军享受到了超常的待遇！

显然米振标没有领悟到这道壕沟的奇妙，果真下令骑兵发动攻击了。

第一百五十三章追逐

毅军不算一支顽强的部队，五百人的伤亡已经到了一个限度，他们已经承受不住了，公然反抗督战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按照正常情况，这支部队已经溃散了。

不过他们还能挺住，主要就是米振标的拼命弹压，他不只派出了督战队，还派出了骑兵，在外围巡视，只要这些人敢逃跑，当场就击毙，又把两挺仅有的机枪摆了出来，威慑这些人。

这种杀器没有对付奉军，反倒用来对付自己人，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讽刺，但是米振标也顾不得什么了，实在是这场战斗他输不起。

攻击奉军，主动挑起内战，米振标的肩头压力非常大，北京的袁世凯对他肯定不满意，舆论就更不用说了，早就把他的举动说成了新鸦片战争。当然如果打赢了，也无所谓，舆论很快就会忘了这件事，袁世凯正在用人之际，也需要拉拢地方实力派。

不过一旦惨败，可就是万劫不复了，有奉军大军威逼，有舆论的谩骂，有北京的压力。而且毅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他极力主战，就要承担惨败的责任。

米振标甚至已经看到了自己被千夫所指，身败名裂的那一幕，他就好像是输光了赌徒一般，急于拿出最后的本钱，实现翻本儿。

现在米振标手上唯一完整的就是骑兵队伍，足足两个营的骑兵，在这种平原地形，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威力的。米振标将骑兵都集中到了一起，准备放手一搏，同时将仅有的机枪和火炮也都准备好。

然后他把督战队扩大到了两百人，还架上了机枪，顶在所有毅军的后面。他的如意算盘就是让骑兵冲出一个缺口，然后步兵就不计伤亡的跟上，打破了防线，通辽也就落到了他的手中，就算是惨胜，米振标也有台阶下了，不至于彻底完蛋。

隆隆的炮声再度响起，战场上短暂的平静结束了，毅军稀稀落落的炮弹砸向了奉军的阵地。奉军的炮兵一看毅军火炮还敢发言，就一点都不客气了。迅速的根据他们的弹着点，确定毅军火炮的位置。

然后发动攻击，密集的三连射，一下子就把残存的火炮全都覆盖了，毅军阵地上掀起了骇人的殉爆。大量的炮弹爆炸。周围的士兵全都被波及了，残肢断腿漫天都是。在剧烈的爆炸威力面前。人就好像玩具一般，肢体被抛上了天空，然后又落了下来。

看到这种场景，张廷兰对于大炮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获胜的道路是用炮弹轰出来的。当然武器再好，也要有合适的人使用才行。奉军的炮兵能够表现出如此强大的杀伤力，还是由于杨宇霆训练到位，不然绝对不能有这样的威风。

张廷兰已经想好了，结束战斗之后。就让老张重开讲武堂，培养更专业的炮兵人才。奉军的目标可不是毅军这种杂碎，奉军的真正对手是日本人，现在面对毅军，奉军是全面占优势，炮也好，人员也好，都是压倒性的。可是对上日本人，这种优势就逆转了，奉军不得不在劣势条件下作战，这就要求奉军要有更顽强的意志才行。

米振标此时可没有闲心像张廷兰一样胡思乱想，他一看炮兵彻底覆灭，

顿时脸色就黑的如同锅底一般。他真是小看了自己的对手，奉军不只装备精良，而且又训练有素，根本就不想什么新兵，米振标甚至认为这是张作霖故意安排的一个陷阱，为的就是让他钻了来。

开弓没有回头箭，米振标也顾不得感慨了，他只能一声令下，毅军的骑兵组成了三个箭头，向着奉军的阵地冲了过来，不得不说万马齐奔，的确声势骇人，大地都仿佛一同跟着动摇一般。

奉军的这些新兵蛋子手心也都冒出了冷汗，显然这种古老的军种给他们巨大的压力，毅军骑兵快速向奉军阵地冲来，恍忽忽已经能看清对方的面目了。

这时候奉军的机枪全都开火了，机枪对骑兵是天生的克星，虽然骑兵也有超乎寻常的机动性能，但是再快的机动性，也没有子弹快，很快成片成片的骑兵都倒在了战场之上。

被重机枪扫中，身体就好像扭曲的破布一般，倒在了战马之下，血水将白色的世界变成了红色的，就好像雪地之中的红梅一般，看起来凄惨骇人。

大量失去主人的战马四处乱窜，战场之上乱哄哄的一团糟，骑兵看起来势头惊人，不过面对机枪，他们很快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奉军的新兵一看，骑兵不过是糊弄人的而已，看起来威风，实则不堪一击。

米振标远远的看到骑兵成片成片的到下，心里也是一阵阵的抽搐，要是这些骑兵再不管用，自己就彻底完了，他是多么希望能出现奇迹，这些骑兵能快速冲到奉军的阵地之中，然后大杀大砍，将这些奉军全都击毙。

或许老天也怜悯了米振标，毅军骑兵在付出了惨重的损失之后，终于逼近了奉军的阵地，双方的距离不过五十米左右，眼前只有一道壕沟和土埂阻拦。

毅军的骑士并没有在乎，沟深不到一米的样子，土埂的高度也不到一米，对于骑兵来说，只要用力一跳就能轻轻松松的过去，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终于第一匹战马跳了起来，两条前腿齐整整的落在了土埂上面，这时候马腿突然一滑，这匹战马悲鸣了一声，就滑到下来，摔在了壕沟之中，眼看着两条前腿已经折了。

这时候其他的骑兵才猛然惊觉，原来这个简单的工事并不简单，因此有人更加奋力的催动战马，跳起的更高，成功越过了土埂。不过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战马两条前腿又扎进了另一道壕沟之中。

巨大的冲力让战马几乎难以承受，而且沟底下也都是冰层，战马站立不稳。往前一冲，两条腿又撞在了壕沟边上，顿时也折了，白骨都露出来了，连人带马都成了奉军的活靶子，瞬间被打成了筛子。

又有十几名骑兵试验了不同的方式，越过这道壕沟，不过全都失败了，即便是最好的战马也无法做到一下子越过两道壕沟加上中间的土埂，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着力点。偏偏壕沟土埂上都覆盖着厚厚的坚冰，根本无法立足。

当然也有幸运儿，他们没有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但是也失去了速度的优势，一下子就停顿下来。这样就成了奉军天然的靶子，奉军的机枪步枪全都瞄准他们。

头一场战斗之中的场景再度显现。不过由步兵变成了骑兵。但是却更加

残酷，大量的战马都在跳跃的时候折断了双腿，骑士和战马摔在了一起，有些倒霉蛋直接被战马压在了冰冷的战场上，一动不能动，只能躺着等死。

这时候毅军的这些老兵油子也如梦方醒。原来奉军的工事竟然这么狠毒，简直就是骑兵的克星，这帮家伙都是贪生怕死之徒，明知道是送命。谁也不想犯傻，因此在土埂一侧聚集的士兵越来越多，大家都裹足不前。

米振标远远的就看到了这个场景，其实在步兵发动攻击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情况，现在骑兵又是如此，米振标终于感到不妙了，眼看着骑兵集聚的越来越多，奉军的炮兵又找到了最好的攻击目标。

一顿炮弹毫不客气的砸了下来，很快就造成了惊人的死伤，大量的骑兵被炸成了碎片，漫天都是血雨，无数的人体零件散落一地。不只是人，就连战马也都难以幸免，黑压压的尸体覆盖住了地面，浓重的血腥气味直刺鼻孔，这简直不是战场，而是人间地狱。

一个多小时左右，超过四百名骑兵在冲锋之中丧命，还有二百多人受伤，战斗力一下子就没了一大半，昔日活蹦乱跳的战友，全都变成了冰冷的尸体，凄惨无比。

这时候那些骑兵大爷终于忍受不住了，他们还有老婆孩子，因此拨动战马，开始了疯狂的逃窜。

张廷兰从骑兵攻击受阻的时候，就料到了这个结果，因此他早早的就把吴凯杰叫了过来，让他带领着手下的骑兵悄悄出动，从侧面包抄毅军，只要等他们溃败，就发动攻击。

张廷兰还特别嘱咐，让吴凯杰把注意力放在领头的人上面，抓捕大鱼，其他的步兵全都交给独立旅解决。吴凯杰也是点头称是，其实今天的战斗也彻底让他开眼了，一道不起眼的工事就能发挥出如此巨大的威力，将不可一世的骑兵彻底挫败。

要知道吴凯杰也是在骑兵部队之中长起来的，在吴俊升的调教之下，他对于骑兵战术十分了解，心里头也在不住的衡量，就算是自己的骑兵遇到了这样缺德的工事，也毫无办法，只能被动挨打。

因此对于张廷兰他是钦佩之中，又透着畏惧，这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年轻人实在是太可怕了，不只翻手之间，能点石成金，就连指挥军队也这么厉害，简直是全能的人才。

听到张廷兰的命令之后，他毫不犹豫，带着手下三百骑兵一同出动，每个人都配了两匹战马，这种办法还是和蒙匪学来的经验，两匹马换着骑，能够实现长途奔袭，蒙匪最初就是靠着这个办法，袭扰边境，打了就跑，弄得人不胜其烦。

现在吴凯杰也用这个办法追赶毅军，他们绕开了正面战线，悄悄的向毅军的侧后方机动。

这时候战场形势已经明朗了，那些毅军骑兵调转马头，疯狂的往自己的队伍冲去。这些兵痞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攻击的速度永远没有逃跑的快，特别是这些骑兵，他们拼命的抽打自己的战马。

不管不顾的跑了起来，那些等待着攻击的步兵也都傻眼了，骑兵不去打奉军，反过头来向他们冲锋，谁能挡住啊，这些人也不想白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因此他们纷纷逃窜。

米振标原本还在后方准备了督战队，可是眼看着骑兵反冲回来，他们也

都吓傻了，什么叫兵败如山倒，现在米振标算是体验到了，他把最后的本钱都扔进去了，现在血本无归，能保住性命，就是最大的幸运了。

他也跨上了自己的战马，在贴身的警卫保护之下，快速逃窜，没有当头的指挥，整个毅军都溃散了，好像没头苍蝇一般，四处乱窜。

吴凯杰终于等到了最好的机会，追亡逐北的时候，谁也不能放过，他指挥着手下的骑兵，就好像一支利剑一般，直接向毅军狠狠插过去。

第一百五十四章抓到了

在一天不到的战斗之中，毅军死伤人数超过了一千多人，四分之一的部队都折损了，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作战的勇气，就好像受惊的鸡鸭一般，奉军追到哪里，就跑到哪里。

这帮人也知道自己一路上造了不少孽，因此很担心被奉军抓到，只能拼命跑。这时候张廷兰已经指挥着独立旅展开了追击，这些新军士兵身强体壮，特别是入伍几个月以来，天天油水十足的供养着，一个个都像小牛犊子一般。

现在又刚刚获胜，大家都士气十足，因此他们速度飞快，以排或者是连为作战单位，分散开了，四处追捕俘虏。这些毅军为非作歹，罪恶滔天，张廷兰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怜悯之心。

能抓俘虏就抓，然后送到奉天服苦役，不能抓就地击毙，省得他们跑到乡下祸害老百姓。这个时候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土匪被招安了，穿上军装，就是正规军，被打散了，他们把军装一脱，扛着枪就成了土匪。

这也是地方匪患难以根除的一个原因，张廷兰当然不会允许这帮家伙祸害奉天，因此让独立旅的士兵都卯足了劲，一定要尽可能的解决所有的毅军。

这时候张学良也来了机灵劲儿，他把后勤部队都招呼起来，由于地面上有厚厚的积雪，因此后勤部队装备了大量的马拉爬犁，这绝对算的起雪地上最好的交通工具了，一个爬犁拉三四个人没有任何问题。

在雪地上还能快速奔跑，简直就是步兵的克星，几十辆爬犁冲了出去，每个上面有三个士兵，还携带大量的绳索。三五个爬犁组成一个小组，遇到逃散的毅军之后，就抓捕起来，如果反抗就击毙。

不反抗就用绳子拴起来，系在爬犁的后面，有的成果多的，一个爬犁后面能拉着几十个毅军士兵，旁边的爬犁拖着枪支和子弹，这些士兵毫无斗志，一个个垂头丧气。完全就像牛羊一样听天由命。

张学良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办法竟然这么有效，看着抓捕的毅军俘虏，心里都乐开了花。

当然这还只是步兵，那些骑兵凭借着速度优势越跑越远，吴凯杰只有三百骑兵。因此只能将目标锁定在最大的一股敌人上面，其他的零散骑兵能击毙就尽可能的击毙。根本没有精力抓俘虏。

从早上开战。一直到现在，天色已经黯淡下来，通辽外围的战场已经彻底安静下来，时不时的还有一阵落单的战马的嘶鸣之声。

这时候冯永双找到了张廷兰："团长，眼看着天黑了，咱们是不是让士兵撤回来。毕竟晚上追赶有些困难啊。"

"冯叔叔，咱们累，毅军更累，通辽不比别的地方。到处都有蒙匪，要是这些溃散的毅军让蒙匪收编了，以后还是一个麻烦。让大家都辛苦一点，毅军人困马乏，走不了多远，我估计再追一二十里，就能抓得差不多。"

除恶务尽是张廷兰一贯的一个观念，毅军都是一帮老兵油子，祸害百姓已经轻车熟路了，哪让奉军担一点风险，也要把他们处理了。而且这夜间作战，对于奉军也是一个考验，正好能够磨练一下。

由于营养匮乏，士兵之中广泛存在夜盲症，因此对于夜间作战是一个很

大的困难，从独立旅成军的时候，张廷兰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给士兵的食谱之中添加了大量的猪肝。

这玩意都是从罐头厂低价弄来的，最初士兵还都很愿意吃，毕竟这也是肉啊，可是吃多了之后，就有人受不了了，一闻到猪肝的腥气就让他们想吐。不过军规森严，他们也只能咬牙挺着，可是到了这种时候，就有了效果，他们能够轻松辨认出雪地里窜逃的毅军，然后一个个抓起来。

毅军在白天的战斗之中已经把精力消耗一空，到了这个时候，不少人的烟瘾又犯了。而且战马的体力也是有限的，在一尺多深的大雪之中奔跑，对战马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在追击的过程中，就发现不少战马都倒毙在地，口鼻里面都冒着白沫，显然是被累死的。

战马找到了，骑兵就跑不远，忙活到了后半夜，独立旅又击毙毅军五百多人，抓捕俘虏超过一千八百多人。算上被击毙的，已经有三千多人被消灭了，漏网的毅军也就七八百人。在茫茫雪野之中，还有不少人被冻死了，因此能跑出去的就更少了。

张廷兰索性就下令收兵，押着俘虏，带上缴获的枪支弹药，回归通辽。打仗的时候，或许不觉得，可是精神放松下来，就觉得一阵阵的寒风透骨，远处还能传来一阵阵的野狼的嚎叫之声。

这可不比后世，草原上狼群无数，落单的毅军多半都会被野狼吃了，眼看着临近了白天的战场，突然野狼的嚎叫之声越来越强烈。

为了追击毅军，张学良把炊事兵都拉了上来，军营之中几乎没什么人了，而且战场上还到处都是残肢断臂，大量的尸体也没有处理，难道是吸引了野狼过来了。

正在张廷兰思量的时候，又传来了一声嘹亮的嘶鸣之声，划破夜空，传出老远，这声嘶鸣带着金属的质感，仿佛龙吟虎啸一般。

张廷兰一听到这个声音，脸上神色就变了，他相当熟悉，这正是流光的叫声，叫声之中还带着一丝惶急，难道是流光碰上了狼群？

张廷兰大叫不好，毫不客气的挥动马鞭，抽在了战马屁股上，一溜烟奔着军营就跑了过去，张学良和冯永双等人也都傻眼了，这位团长大人打仗的时候眉头不皱一下，怎么现在就方寸大乱了呢！

“冯连长，咱们快追过去吧，我倒不是心疼那匹破马。廷兰哥的枪法太水了，千万别让狼把他给吃了啊！”

冯永双也急忙点头，他率领的狙击连也都配了战马，很快就向一个箭头一般。追赶张廷兰去了。

张廷兰此时耳边全是马嘶和狼嚎之声，什么都讲究缘分，张廷兰从见到流光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匹神气十足的汗血宝马，这也算是一见钟情吧，不过对象是一匹马。

相处一段时间，人马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默契，所谓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有时候马比人更贴心，除了不会说话之外。他们什么都了解。

张廷兰已经把流光当成了真正的朋友，还是那种一见如故的知己好友，现在朋友遭难，他怎么能不着急啊，从流光的嘶鸣之中张廷兰听出了焦躁和不安。能让胆大包天的流光感到害怕，说明情况真的很糟糕了。

很快狼嚎之声越来越近了。借助星斗月光。还有地面白雪的反射，张廷兰能够看到远处一片黑压压的身影，在最前头正是一匹高大挺拔的汗血宝

马，不远处又十几对闪着幽绿光芒的眼睛，正在死死盯着流光。
还有几只狼正在跃跃欲试，想要发动攻击。狼不是最强大的动物。但是狼群却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猎手，一个庞大的狼群是连狮虎都难以争锋的存在。
张廷兰一看到狼群围住了流光，顿时大惊失色，他毫不犹豫的拔出了手枪。对着空中就是几枪。听到了枪声，流光仿佛是盼到了救星一般，发出一阵欣喜的嘶鸣，终于有人能救他了。
就在此时，那些狼群似乎也受到了惊吓，有些狼就往后退，可是最前面的一只狼非但没有退，反倒猛地向流光扑了过去，敏锐的抓到了流光由于兴奋产生的一个漏洞。
巨大的獠牙直奔流光的脖子就咬了过去，流光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嘶鸣，脖子猛地一转，躲开了这一口，然后前腿猛地抬起，一脚踹在了狼的肚子上面，这一脚劲头十足，将这只狼踹出去十多米远，顿时肚子上面就出现了一个西瓜大小的窟窿，内脏都流了出来，眼看着活不了了。
狼群的凶狠这时显露无疑，一只狼的死亡只是激起了他们的凶性，另外一只狼抓住空挡，直扑流光的屁股。流光身躯也十分矫健，腰部猛地一甩，躲开之后，又是一个凌厉的侧踢，正好踹中了狼头，这只狼也摔了出去。
这时候又有两只狼从左右一同发动攻击，这下子流光就傻眼了，他只能躲开一个，绝对没本事躲开两个。正在这个时候张廷兰也追了过来，抬手就是一枪，两只偷袭的狼全都中弹丧命。
张廷兰顿时一阵错愕，自己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枪法了，猛一回头，他才发现，原来张学良和田牧都在他身后不远处，这俩人一人一枪，击毙了两只狼，只有张廷兰的那一枪打空了……
此时他也顾不得脸红了，急忙过去查看流光的情况，其他狼已经不用担心了，这里一堆狙击手，这些野狼正好当个活靶子。
张廷兰跳下战马，这时候流光迈着优雅的步子，跑了过来，伸出舌头，不住的舔张廷兰，弄得张廷兰一身的口水。张廷兰也顾不得这些，仔细检查了一下流光的身体，还好没有什么伤口，张廷兰终于放心了。
这时候张廷兰才注意到，流光身后不远处还有一大群战马，足有二三百匹，正是战场上那些无主的战马，此时全都被流光收拢起来，他俨然就是马王。
张廷兰他们都去追击逃兵，流光也跑出了军营，或许出于天生的优势，原本无主的战马都跟着他跑了起来，解决越聚集越多，让流光过足了瘾。不过也招来了麻烦，正好让狼群把他盯上了，如果不是张廷兰他们赶回来的及时，只怕流光就要有危险了。
张廷兰拍了怕流光的大脑袋，不住的安抚他，这时候张学良也凑了过来。
“流光宝贝儿，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给我乐一个！”
流光顿时就把脑袋转到了一边，顿时就摆出了一个我不认识你的架势。
“汉卿，施恩不图报，流光都鄙视你了！”
这时候后面的大部队也渐渐的赶了回来，都带着大量的俘虏，把这些俘虏关押起来，又把流光收拢的战马也都集中起来，马夫一看到这么多完好无损的战马，都喜笑颜开，直嚷嚷着要给流光加餐，这么一匹聪明的战马吃多

好的都是应得的。

眼看着天光放亮了，吴凯杰带着手下三百骑兵远远的赶了回来，他们身上连同战马，都招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离着老远一看，根本不是骑兵，而是雾凇树挂。

不过吴凯杰显然不在乎这些，跑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兴冲冲的说道：“报告团长，我们把米振标抓到了！”

第一百五十五章赤峰易手

米振标是姜桂题的副手，毅军之中的二号人物，被奉军抓住了，绝对是震动天下的大事情。

吴凯杰难掩兴奋，向张廷兰说道：“团长，米振标率领着三百多名骑兵还有护卫逃跑，想要回到热河。我们发现之后，就一直穷追不舍，一路上击毙米振标警卫五十多人，另外还有二百来人跑散，一直追到后半夜，这个老家伙慌不择路，跑到了一处山谷之中，结果山谷并没有出口，我们把谷口堵死，来了一个瓮中捉鳖！”

说到这里，吴凯杰也是神采飞扬，十分的得意，以往除了零星和蒙匪交战之外，这算是他参加的最大规模战斗，而且首战告捷，就抓住了对方的统帅，让他信心暴涨。

当然吴凯杰也的确值得高兴，他用差不多的兵力把米振标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生擒活捉，成了奉军的阶下囚，堪称一件大功。

说话之间米振标被带了过来，老家伙现在也六十来岁，满脸都是风霜，一条腿似乎受了伤，走路一瘸一拐，士兵推推拥拥的带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老家伙鼻子之中冷哼了一声，把脸一扭，根本不看张廷兰，其实不是他想装英雄，而实在是脸面无光，被一个小辈儿打得几乎全军尽没，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实在是没有面子。

张廷兰知道在历史上，米振标接掌了毅军之后，行事反复无常，谁强大就投靠谁，是十足的墙头草，对于这种人他一点好看法都没有。

“米统领，你也不用装英雄。我们不会杀你。不过你一路上纵容部下，为非作歹，残害百姓，证据确凿。我会把你连同证据一同送到北京，请军事法庭裁决！”

张廷兰说完这句话之后，摆摆手就让人把米振标带走，这时候米振标只觉得被五雷轰顶一般。战败被俘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就算是被小辈儿击败了，把脑袋塞到裤裆里，照样能活着。

可是送上了军事法庭就完全不同了。他进犯奉天，被报界成为新鸦片战争，米振标的名声就可想而知，一旦上了军事法庭，就算侥幸不死。也是身败名裂，到时候还有什么脸面统帅部队。东山再起啊。

这个时候米振标才感到了自己对手的狠毒。张廷兰打得旗号光明正大，尊重法律，尊重北洋政府，其实却是把麻烦推给北洋，同时又让米振标，甚至整个毅军万劫不复。用心十分险恶。

“我愿意投靠奉军，我还有上万弟兄，只要给我一条活路，我愿意投降啊！”米振标再也顾不得脸面了。扯开嗓子就喊了起来。

“米统领，两省摩擦谈不上投降不投降，而且就凭着毅军的素质，投降我们也不稀罕，还是老老实实去北京吧。”

的确毅军的战斗力不行，问题一堆，要是收编了这种兵痞，只会败坏奉军的风气，任凭米振标怎么喊叫，张廷兰都不搭理，直接让人连夜送往奉天。

处理了米振标，这时候奉军的战果也统计出来了，一共击毙毅军一千六百多人，俘虏一千八百多，缴获各种枪支三千余条，老式火炮两门，大洋十三万，烟土十五担，战马七百余匹，其中有一半都是流光收拢过来的，如果

人马算在一起，流光俘虏的数量才是最多的，就算是使用了爬犁的张学良也不行。

缴获的这些东西不算太少，张廷兰还是十分满意，尤其是战马更是宝贵，收下了东西，他又指挥士兵彻底打扫战场，那些子弹壳都要收回来。现在奉军已经能生产子弹了，这些弹壳就不能随便扔了，这可都是铜啊。

除了收集弹壳之外，把炮弹碎片也处理了一下，尤其是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的炮弹碎片要收回，弹坑要填埋。如此小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日本人的爪子太长，很多蒙匪其实都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如果走漏了一点消息，还是一个大麻烦。

忙活了大半天，战场收拾完了，那些俘虏也要处理一下，张廷兰把他们都集中到了一起，黑压压的一大片，他们全都饥寒交加，从打仗开始，到现在基本没吃东西，而且有人在逃跑的时候，把鞋子帽子都弄没了，天寒地冻的，凄惨到了极点。

“老总，弟兄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奉军的虎威了，还请老总不要见怪，赏兄弟们一个活路吧！”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哀求道。

“是啊是啊。”又有人开口说道：“弟兄们愿意给奉军效命，听从调遣，鞍前马后，绝无怨言！”

如果说是以往的奉军，巴不得实力能壮大起来，对于战俘，一定收编起来。不过自从张廷兰提出正规化建设之后，奉军的观念也在转变，养一万个随时可能叛变的兵痞，不如训练一千人的新军，二者的战斗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次张廷兰和毅军交锋，牺牲的士兵仅仅一百一十人出头，轻重伤员都算起来，不到三百，和毅军相比，足足少了十倍还多，这还是战斗经验缺乏的结果，要是在摔打一段时间，收拾这样的兵油子，就是一走一过的事情，根本没有必要在他们身上浪费粮食。

“奉军庙小，容不下各位大神！”

“长官，既然如此，您就行行好，把我们放了吧，眼看就过年了，小人端起碗来，一定念您的好。”

张廷兰冷笑一声：“别做梦了，你们做了多少孽，自己清楚，必须接受惩罚，所有军官全部站出来。”

这些俘虏一看张廷兰疾言厉色，就知道事情不妙，纷纷有些犹犹豫豫，不过奉军的士兵可不管这些，他们冲到了俘虏的队伍之中，很快将那些军官全都带了出来，只剩下一帮大头兵战战兢兢的等待处理。

“所有普通士兵全部到奉天服十年苦役，如果老实卖力，你们或许还有机会，如果敢耍滑头，十年苦役就可能变成一辈子，永远别想出来。”

在通辽，张廷兰还有八万多灾民要负责呢，只要转过年，就有数不清的农活要做，以后奉天还要修铁路公路，城市也要建设，到处都需要人手，本着不浪费资源的原则，张廷兰决定将这些毅军都送到奉天，充作苦役。

至于那些军官则全部交给了于冲汉，毕竟这些人关系错综复杂，民国的军阀混战都尽量避免赶尽杀绝，因为一帮杂碎影响了奉军的形象也不好。当然他们也别想便宜，那些罪大恶极的一样要处理，其他人就老老实实交钱吧，不把骨髓油榨出来，绝对不会放了他们。

就在张廷兰指挥着部下消灭毅军的时候，吴俊升也带着骑兵绕了一个大

圈，然后南下赤峰。在冬天搞长途奔袭，难度特别大，西北风吹到身上就好像刀子一般，让人从心底发冷。

老吴和手下身上都裹着羊皮袄，带着狗皮帽子，就好像一个大狗熊一般，脸上和手上都抹上了一层荤油，为的就是防止吹裂，不过就算这样，嘴角手指也都裂出了大口子。

当然吴俊升的斗志还是十分昂扬的，在向张作霖汇报的时候，老张已经许下了诺言，只要打下赤峰，控制了热河北部的马场，就将吴俊升的骑兵旅扩充成骑兵师，所有的武器和经费都由老张包下了。

这下子给了吴俊升一个定心丸，谁不想着扩大实力，谁不想着掌握更大的权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吃再多的苦，受再大的累，也都值得了。

“我说……弟兄们，都给我打起精神，前面不远就是赤峰了，拿下了赤峰，米振标就成了丧家之犬，他想打通辽，咱们就来一个围魏救赵，直捣他的老窝。”

这时候吴俊升还不知道张廷兰已经把米振标给收拾了，他手里捧着铁皮饭盒，吸溜吸溜的喝着罐头白菜煮的面汤，热乎乎的面汤浮着一层厚厚的油，里面还有大大的肉块，吃到肚子里别提多舒服了。

这些东西也都是张廷兰特意给老吴准备的，冬天行军打仗就要有充足的能量保证，不然还没赶到赤峰，自己就先累趴下了。看着手下士兵狼吞虎咽，吴俊升心里也十分感慨，老张背后有奉天商界的支持，手上资源远远超过其他人。

原本老张，冯德麟，吴俊升，加上他们结拜的大哥马龙潭，被视作奉军的四大巨头，可是到了现在，其他三个人加起来，也不是老张的对手，小小的罐头和饭盒就说明了一切，可笑冯德麟不自量力，还想和张作霖争锋。

吴俊升心中冷笑一声，要想混得好，要么自己当老大，要么就跟着一个前途光明的老大，老吴显然已经做好了决定。

吃饱喝足之后，吴俊升带着部下又向一阵风一样，向南奔袭，很快赤峰已经出现在了视线之中。这时候老吴带着骑兵终于冲到了官道上，往来的商人突然见到一支风尘仆仆的骑兵，仿佛从天而降一般，这些人都吓傻了。

老吴直接将他们驱散，领头向赤峰冲过去，米振标将赤峰的部队几乎都带走了，只剩下一些老弱残兵管理日常秩序，他们一看到这支骑兵，还以为是米振标率兵得胜而归呢！

哪知道竟然是他们的对头杀来了，吴俊升冲到了关口前面，一抬手，就击毙了几个稀里糊涂的守卫士兵，直接杀进了赤峰。

第一百五十六章老袁出招

“大帅，占领赤峰，真是一步妙棋。进可以攻击承德，退可以保守通辽，而且还能够威胁冯德麟，只要用好了，奉天全局都被撬动了。”

杨宇霆说着在地图上划了一下，手指落在了锦州一线，从赤峰向东，就是朝阳和锦州，这里正是冯德麟的大后方，如果在赤峰驻军，就等于是把冯德麟给包围起来，老冯还没有同张作霖较量，就已经落入了下风，这就是先声夺人。

老张站在地图前面，仔细看了看，也频频点头，的确如果奉军能在赤峰站住脚跟，就能牵制冯德麟的侧翼，老张原来把目光更多的放在了东三省上面，现在一看，热河正处在奉天的软肋上。

只有解决了这里，才能放手北上，打下黑吉两省，当然暂时最重要的还是一统奉天，把根基打牢。

“邻葛，我准备将吴俊升的骑兵旅扩充一下，你以为如何？”

“骑兵旅扼守洮南，是奉天西部的屏障，正好能够阻挡蒙匪东窜，因此加强骑兵旅十分有必要。但是我认为这次扩充必须要打破吴俊升对于骑兵旅的控制，军官要实现轮换。”

地位不一样，想的问题就不一样，现在的张作霖自然要限制部下做大，杨宇霆的建议正好戳中了他的下怀。

“暂时先让吴俊升镇守赤峰，转过年就开讲武堂，各级军官要重新培训，然后再打散分派！”

手下军队越来越多，靠着原来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因此张作霖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奉军，首先要提高的军官素质，当然这也是为了加强他对奉军的控制。

老张想了想。苦笑着说道：“吴俊升那里好安排，麻烦的是拙言啊，先是消灭了巴布扎布，现在又活捉了米振标，这两份功劳该怎么处理啊？”

一提到张廷兰，杨宇霆十分知趣的把嘴闭上了，他和张廷兰过从甚密，怎么说都容易让老张多想。而且这的确是一个大麻烦，按照张廷兰的功劳，顺理成章再升一步。等到独立旅扩编的时候，他正好当一个旅长，不用说其他的功劳，就是战功已经足够了。

巴布扎布是为祸多年的悍匪，多少人都没有消灭他。结果稀里糊涂的死在了张廷兰的手中，剪除了蒙疆最大的毒瘤。就连袁世凯都发下了嘉奖令。不过由于张廷兰刚刚担任团长，老张就暂时压下了。

结果现在又生擒了米振标，这也不是小事情，米振标是毅军二号人物，通辽一战，奉军以少胜多。大涨了军威，奉军顺道占据了赤峰，这份功劳是怎么也不能不奖励。

但是老张也十分为难，僧多粥少。要是张廷兰升到了旅长，就等于和张景惠平起平坐，老一辈人肯定不舒服。另外老张也有一点私心，现在张学良还没有正式步入行伍，如果张廷兰升职过快，就彻底把张学良压住了，老张显然也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左右都不是，老张在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猛然之间发现了桌面上放着一份王永江交上来的以工代赈的报告。老张眼前一亮，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邻葛，去年奉天水灾频频，不少难民流离失所，我准备成立一个屯垦军，旅级编制，负责组织灾民屯田工作，就让拙言负责，你看怎么样？”

杨宇霆一听老张这个主意，也是暗挑大拇指，这个办法的确不错。以工代赈，屯田救灾是张廷兰提出的，正好让他去落实，而且又把他的职位提到了旅长一级，张廷兰一定满意。同时屯田部队似乎又不是一线战斗力量，又不至于过分刺激那一帮老人，可谓是两全其美。

“大帅好办法，卑职这就安排一下。”

老张在这边想着怎么嘉奖张廷兰，而张廷兰自己也没有闲着，将毅军消灭了，地方上的乱局还要处理。尤其是又不少的蒙匪听说奉军和毅军交战，就以为有机可乘，纷纷骚扰各地，想要浑水摸鱼。

张廷兰自然不会客气，他把手下士兵散出去，对于寻衅的蒙匪坚决打。蒙匪的优势在于机动能力强大，打得赢打，打不赢就跑。

而奉军的优势在于火力强大，特别是装备了重机枪，蒙匪的骑兵再也不能逞凶。因此奉军就采取了扬长避短的措施，通过收买商人，提前掌握了蒙匪行动的情报，然后采取包围埋伏的战术，集中火力，痛打蒙匪。

对于毅军张廷兰还会尽量抓一些俘虏，对于这些蒙匪，对不起，一点客气都没有！只要碰上了，全部消灭，一个不留，短短几天之内，就打死了超过三百蒙匪，连尸体都没有遮掩，扔在了雪地上，也不担心腐烂生蛆。

就是便宜了那些野狼，它们能够轻松获得食物，残肢断骨弄得到处都是，宛如地狱一般。不过也正是这种雷霆手段，才彻底遏制住了蒙匪的猖獗的势头，让他们全都打消了占便宜的心思。

通辽一带的老百姓经历了一场战乱，终于盼来了难得的平静，由独立旅在这里驻扎，往年冬天经常出现的蒙匪也都消失了，大家终于能热热闹闹的准备过年了。

以往不少人家都不敢贴春联，放鞭炮，就是害怕引来蒙匪的注意，现在终于能够松一口气，看着热热闹闹的场景，张廷兰也被这股浓浓的年味感染了，也盼着赶快回奉天。

就在这个时候，赤峰的吴俊升发来了电报，一上来老吴就像张廷兰求援了。吴俊升一走一过就占领了赤峰，他也是志得意满，当然也不能过于得意，毕竟毅军还有一万多人，要是不顾一切的攻打过来，老吴还要费一番手脚。

吴俊升沿着赤峰构筑了防御工事，想要阻挡毅军，哪知道麻烦并没有来自毅军，而是来自普通的老百姓。

他占领赤峰后，连续下了两天大雪。不少农牧民都遭了灾，大量牲畜活活冻死，缺衣少食的农牧民饥寒交加。另外米振标在出战之前，又大肆搜刮了一笔，赤峰府库空空，商人也受了不少损失，大量的难民云集到了赤峰，如果不加以救助，只怕这些人都挨不过这个冬天。

吴俊升不是仁慈的人，但是他刚刚占领赤峰。要是大量百姓被饿死，民心全失，他还怎么守下去啊，因此才向张廷兰发报求援。

张廷兰也知道事关民心，不能轻视。因此把程天赐找了过来。

“张团长，您有什么吩咐。小人一定尽力办妥。”

“程兄。赤峰出现了大批的灾民，对我们控制赤峰很不利，因此需要向办法赈灾。”

程天赐的脸上闪过一丝错愕，然后有些苦涩的说道：“小人愿意捐出二十万元，用来赈灾。”

“哈哈哈，程兄误会了。我不是让你出钱，我是让你帮着办点事情，通辽现在刚刚建立了一个毛纺厂，还有一个罐头厂。都需要货源，你安排人到牧民的家中收购牲畜，死的活的都可以，皮毛送到毛纺厂，骨肉都送到罐头厂。另外在联系一下晋商，运点年货到赤峰一带，这样老百姓多半就能挺过这个冬天了。”

程天赐一听张廷兰的话，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敢情人家不是管自己要钱，相反还是给自己一个大生意，他当即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把事情办好。

有了程天赐这么一个地头蛇，灾害的压力肯定能小很多，另外张廷兰又给老吴出招，让他把那些无依无靠的灾民花低价雇佣过来，送到奉天，明年开春的时候这都是上好的劳力，张廷兰早就想好了，明年开始一定要大力引进移民，共同开发奉天。

奉军忙着处理各种事物，而此时的袁世凯却是焦头烂额，蔡锷的大军正在川南同北洋进行交战，北洋军由于士气低落，因此节节败退，空有精良的武器，而被打得抱头鼠窜。

另外两路护**也分别杀到了广西和湖南，老袁三路攻滇非但没有成功，相反还被人家踢了回来，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偏偏这个时候，奉军和毅军又发生战斗，奉军出人意料，快速将毅军消灭，并且占领了赤峰。

老袁急忙将手下的谋士都召集到一起，共同商量应对的办法，手下这些谋士也都没有了前段时间的神采飞扬，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特别是杨度，他一心希望君宪能够救中国，结果不只没有救中国，还让中国更加四分五裂，杨度彻底陷入了迷茫之中。

“诸位爱卿，姜桂题告了奉军一状，指责奉军残忍杀害毅军将士，占领重镇赤峰，众卿以为该如何处理啊？”

“陛下，奉军的指责在奉天，他们却侵占热河的地盘，明显是野性难驯，得陇望蜀，臣建议陛下严惩罪魁祸首张作霖，要给这些土匪张张规矩。”自从上次北京之行后，梁士诒和张作霖就算结下来仇口，从来不放过任何给老张添麻烦的机会。

一旁的杨士琦鼻子里头哼了一声：“梁财神，说的不错，可是我们还有军队去威胁奉天么？没有武力压迫着，张作霖能把到嘴的肉吐出去么？”

杨士琦接连质问，让梁士诒无言以对，要是老袁还有多余的兵力，早就派出去打蔡锷了，哪里还有精力对付张作霖啊。

“陛下，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毅军身上也有责任，米振标主动进犯奉天，让张作霖抓住机会，狠狠教训了一下，也无可厚非，臣以为当以安抚为上，张作霖就是一条猛虎，不能让他在东三省闹起来。”

杨士琦话里头根本没有提到姜桂题，显然这个老棺材皮怎么想，他已经不在乎了。此时老袁静静听着谋士的话，脑子不断的想着应对的办法，才一两个月的时间，袁世凯的手上脸上都出现了老年斑。

原本庞大的身体也开始萎缩下去，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般，身边的亲近人看起来，都有些心酸。

杨度想了想开口了：“陛下，张作霖擅自侵入邻省，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

例，如果其他省份也都有样学样，这天下就彻底乱套了。必须要进行惩罚，臣有一个建议，陛下可以给张作霖发一道圣旨，让奉军入关作战，共同剿灭蔡锷的叛军，如果张作霖不听，就可以让孟恩远，朱庆澜，冯德麟等人共同对付张作霖。”

杨度无疑是要将张作霖一军，遵照圣旨办事，就等于是把宝贵的军队交给老袁当炮灰，但是不听，又给老袁进制造了下手的口实，杨度虽然意志消沉，但是脑筋还十分灵活，想到了一个让张作霖进退两难的好办法。

袁世凯此时终于把老眼睁开，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是认同了这个办法。

第一百五十七章大忠臣

“妈了个巴子的，这狗屁圣旨比差屁股纸还硬，能顶什么用！”

老张接到了袁世凯要求他派兵出关的命令，顿时暴跳如雷，眼下奉军的人马还不够用呢，哪里有多余的力量送进关内啊！

“雨帅，很显然老袁这个命令，是包藏祸心，咱们要是答应了，就要借机削弱奉军。如果不答应，就给了袁世凯把柄，然后老袁就能找咱们的麻烦，这是给咱们出了一个难题啊。”袁金凯分析说道。

孙烈臣的眉头皱了皱，然后说道：“话是这么说，但是咱们先是打了毅军，然后再公然决绝老袁的命令，在外人看来，咱们奉军似乎有些过于嚣张跋扈，容易引起各方的不满啊。”

孙烈臣所说的各方显然不是指老袁，现在北洋的局势已经很明显了，老袁已经衰败下去，真正掌握北洋实权的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这两大派。

北洋底蕴雄厚，就算是老袁失败了，蔡锷也没本事动摇北洋的根基，北洋依旧会把持北京政权，如果他们对张作霖产生了不满，进而采取限制的手段，对奉军发展很不利，毕竟老张的羽翼还没有丰满。

“雨亭，或许独立旅太能打了，才让老袁有了调奉军入关，对抗滇军的想法。”张景惠在一边叹口气说道：“枪打出头鸟，咱们这是让老袁盯上了。”

“要是真打得困难重重，吭吭哧哧，只怕老袁就不是给咱们下令出兵了，而是下令让我去北京请罪了！”老张大声的说道：“打得越好，咱们才越有面子，俺老张不怕当这个出头鸟。总之我就一句话，奉军绝对不入关，老袁想怎么办，随他去，老子才不能让弟兄们当老袁的炮灰呢！”

张作霖看得很清楚，北洋这个圈子就是欺软怕硬的地方，像米振标这种不自量力的，就是在找死。但是有了实力就要展示出来，就像这一次独立旅一个团轻松灭掉四千多名毅军，这就是说整个独立旅就能抵得上一万的毅军。

手握独立旅和二十七师。老张就相当于拥有了两个师的兵力，在关外是头一份，而且通过酣畅淋漓的胜利，还能彻底折服那些三心二意的骑墙派，最起码在通辽之战以后。吴俊升和马龙潭这两个镇守使已经彻底倒向了张作霖。

唯老张马首是瞻，这就是战斗的成果。也是老张的底气所在。要是老袁真敢逼迫他，老张没准在奉天打起护**的大旗，让老袁腹背受敌。

“雨亭，内忧外患，咱们还不能盲目和袁世凯撕破脸，你看要不咱们接受这个命令。然后让冯德麟带兵进关，这样对老袁也是一个交代，而且一山不容二虎，就让老冯到关内发展吧。”

说话的正是张作相。别看平时张作相不声不响，但是也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老冯名义上还是老张的部下，也是奉军的一份子，让他带兵进关无可厚非，还能趁机除掉一个对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张作霖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不过随即眉头又皱了起来。

“辅忱的点子很好，就怕老冯不听命令啊。”

“他要是不听命令，可就不占理了，到那时候咱们就逼着冯德麟进关！”这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道理，老袁能这么逼迫老张，老张就能用同样的办法坑老冯。

张作霖想了想，点点头，打定了主意，为了显示对此事的重视，老张特意让张景惠跑一趟北镇，向老冯传达命令。

老张心里也清楚，冯德麟不会这么容易同意进关的，说不定老冯还会直接翻脸。因此他给孙烈臣和张作相都下了命令，让部队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老冯的反击。

正在这个时候，张廷兰将通辽的事情处理差不多了，带着部队赶回了奉天，他这次可是得胜凯旋，又恰逢年关，对于奉军来说，可以说是双喜临门，老张亲自到了城外迎接。

他对独立旅大加赞赏："这一仗打出了我们奉军的威风，打出了我们的气势，以后谁想动弹奉天，都要摸摸自己的脑袋，哪个不开眼，米振标就是前车之鉴！"

奉天政商各界都派来了代表，奉军实力强大，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福音，靠着强大的军队，他们才能获得安全，因此一看到独立旅雄壮的队伍，所有人都沸腾起来。

而且张廷兰还特意把毅军的俘虏放在了队伍之中，这些俘虏一个个垂头丧气，队伍拉得老长老长，很多好事的人一个个数起来，想要看看究竟有多少，不过很快就眼花缭乱了。

反正大家知道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奉军获得了酣畅淋漓的大胜，原本对奉军还有怀疑的人彻底闭上了嘴巴，在奉天的地盘上想要混下去，就要老老实实的和张作霖合作！

这就是老张希望达到的效果，实实在在的武力展示，比多少口水都管用，热热闹闹的凯旋仪式结束，张廷兰也终于回到了家中，忙碌了大半年，难得清静一下。

现在张府管事的是二夫人花福田，比起张廷兰大了不到十岁，有这么以为小妈，张廷兰肯定会有一些尴尬，不过这个时代风俗如此，也没有办法。花夫人操持家业还是一把好手，方方面面都弄得井井有条。

张廷兰也乐得清闲，一有空就到茶馆泡一会，正在他享受清闲的时候，老张突然派人把他叫了过去，张景惠从北镇回来了。

豆腐张一脸的晦气，显然事情办得不顺利，他正在向张作霖诉说经过。

"雨亭，我有负所托啊，冯德麟既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出兵，而是说要求奉军共同出兵，二十七师派多少人，他二十八师再派多少人，不能只由一方出人。"

听着张景惠的介绍，老张眉头也皱了起来。真不能小看了冯德麟，人家也是大江大浪过了无数，眼睛里面不揉沙子，自己想要把他忽悠走，真没那么容易。

"大帅，既然冯师长这么说了，咱们索性就同意了吧，咱们派兵进关。"张廷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老张眉头皱了起来，说道："我可不想把军力浪费在关内。"

张廷兰心中暗笑，在历史上就是因为老张热衷入主中原。才把奉系的元气耗尽，最后让日本人侥幸占据了东三省，现在老张显然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经营老家还是第一位的。关内虽好，没有安稳的后方。根本别想染指。

"大帅，您怎么忘了。咱们手上还有一支部队可以使用呢。"张廷兰这一

提醒。老张脑子也是一闪念，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拙言，你说的是段芝贵当时带来的那个加强团吧。”

“没错，干殿下只带走了一千来人，还剩下三千人左右，这次我们又俘虏了一千多毅军。以往还有不少裁撤的巡防营什么的，我们把这些人都组织起来，至少能拉出一个旅的士兵，把这帮人送到关内。可不是削弱奉军战斗力，而是把包袱都甩掉了。”

当初留下加强团的时候，张廷兰就有这个想法，谁也不会闲的没事，养一帮白吃饱儿，就是要在关键的时候拿着他们当挡箭牌。

“其实不光是这些家伙，东北各地都有土匪，咱们把这些人都收编了，送到关内，让他们吃老袁的，喝老袁的，这是在减轻咱们的负担。另外老袁既然让咱们出兵关内，就不能空口说白话，他应不应该给咱们钱，应不应该给枪，应不应该给编制。我看老袁这招并不高明，咱们完全可以反制他，讨来更多的实惠。”

张廷兰几句话说完，在场的人全都傻眼了，敢情还可以这么玩啊，不过一想也真是一个好办法。张作相只想到把冯德麟拖下水，而张廷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连同袁世凯都算计进去了，简直是太厉害了。

老张也是喜笑颜开：“拙言脑子就是灵活，早知道我就直接问你了，省得费了好大劲儿，还没有想到办法，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拙言拿出章程吧。”

“大帅，老袁想着让咱们进退维谷，我看咱们一样能反过来将袁世凯的军。您不妨先把声势造起来，宣扬奉军为了大皇帝鞠躬尽瘁，马上就要出兵关内，帮着皇帝平定叛乱。可以先把那些杂碎派进关内，作为先头部队，显示我们的诚意。然后我们再向老袁提出一点小困难，让他帮着解决，袁大皇帝圣旨都摆在那里了，他总不至于把说出来的话咽下去吧。”

孙烈臣听了张廷兰的想法，也是频频点头，不过还有一点疑问：“拙言，如果袁世凯真答应了，咱们是不是还派兵，给袁世凯卖命呢？”

张廷兰笑着摇摇头：“东北地方这么乱，随便出点什么事情，都能作为借口。而且我估计袁大皇帝也挺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咱们和他来几个回合的拉锯，要到了编制，拿够了枪支大洋，然后吃干抹净，根本不用搭理袁世凯，坐等他倒台。”

其实眼前这件事情，就是三方在博弈，老袁，老张，老冯，三个人的地位差距很大，但是地位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因素，还要看看谁能抢占先机，把对方的攻势化解掉，然后再反弹回去。

当即商量了行动具体方案之后，老张就领衔奉天的众多将领，发了一份通电，大意就是说张作霖出身草莽，深受陛下洪恩，才有了今天。如今蔡锷公然反叛皇帝陛下，奉军上下就要誓死捍卫陛下，与叛贼周旋到底。

老张还自谦的说道身为军人，不懂民主共和，也不懂君主立宪，他只知道皇帝陛下是国家元首，作为一个军人，就应该为国效力，为皇帝尽忠！

这篇通电核心就是四个字：知恩图报！

老张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随即就下令奉军全面动员起来，把武器都准备好，每日里加紧操练，随时听候陛下的调遣。

不只军队动员起来了，老张还四处征集军饷和民夫，又向陆军部请示，要求派出一个联络团，为奉军进关开路，而且还要求给予出兵的路线。

张作霖如此卖力的举动，自然很快传到了老袁的耳朵了，袁世凯也是一

阵错愕，难道自己一直错看了张作霖，这个土匪头子只是嚣张跋扈一些，但是心中还是有着忠义的，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最痛心的就是昔日的部下都不听招呼，看自己的笑话，因此猛地出现了一个大忠臣，让老袁心中有了一丝安慰，自己还没有失败到家，天下还有忠贞之士！

第一百五十八章扩军许可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别管多么精明的人物，都容易犯一厢情愿的错误，袁世凯此时就是这样。几个月之前，天下大势还在老袁的掌控之中，号令天下，莫敢不从。

结果称帝之后，北洋人心离散，西南滇军发难，到了这步田地，老袁是内忧外患，而且不巧的是他的身体迅速恶化，袁家人没有活过六十岁的，这几乎就是一个魔咒，萦绕在袁世凯的心头。

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时候，突然发现还有一个人高举着忠义的大旗，要为自己尽忠，这让老袁有了一丝安慰。手下的谋士都聚集在新华宫之中，老袁手里头拿着张作霖的通电，神情有些亢奋。

“众卿，自从蔡锷逆贼作乱，天下间多少人在等着看朕的笑话，这帮人都忘了，要是没有朕，他们能有今天么，现在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了，这是休想！”

大家都知道老袁说的是段祺瑞，不过谁都默不作声，老袁将手中的通电放在了龙书案上面，大声说道：“众卿看过张雨亭的通电么，说得多好，这忠义二字是立身之本，谁忘了忠义，谁就没办法在世上站住脚。军人不干涉政治，军队属于国家，这不是那帮留学归来的人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么，结果怎么样，军队都成了他们的私人武装，跟着蔡锷之流的逆贼和朕作对，他们都没有好下场！”

下面这些人听着老袁的话，都有些摸不着头脑，按理说老袁是那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因为一封通电就对张作霖大加赞赏啊，这年头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可是谁也不会当真啊。

只有最了解袁世凯脾气的杨士琦似有所悟。老袁已经被奉军当成救命稻草了，他是希望张作霖站出来，给天下间摇摇摆摆的实力派做出一个榜样，一个土匪头子还能忠于我，你们这些受袁世凯恩惠的人，难道不应该站出来么？

杨士琦并不相信这份通电是张作霖的心里话，不过他也看到了老袁亢奋的样子，他并不想给袁世凯泼冷水，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张作霖说的都是真的。

不过有一个却是有些不知好歹。那就是梁士诒，他说道：“陛下，张作霖奸猾过人，这份通电多半不是他的真心，臣以为非但不应该高兴。还要严加戒备，这种草莽人物最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是家常便饭。”

梁士诒还想要继续说老张的坏话。袁世凯突然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然后说道：“张雨亭是不是忠于朕，不必随便猜测，看他的行动就可以，他在通电上不是说已经准备了奉军先遣队么。只要能派兵入关，就证明他是忠于朕的。”

梁士诒讨了一个没趣，其他人也在心里不断的思量，张作霖究竟能不能派兵入关。就在他们思量的时候，奉天动作越来越大了。

张作霖以剿匪损失过大为由，开始招募士兵，又组建了奉军先遣队，快速组成了一个旅的人马，他还任命张景惠出任训练总监，每天都在加紧训练，张作霖也每天参加训练，向士兵们讲话，反复宣扬的就是忠义，要忠于大皇帝，一时间声势浩大。

但是知道内情的人却是清楚，这支部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合之众，其中主力是段芝贵的警卫团，混杂了不少毅军俘虏，原来裁减的旧军警，还有大量的山贼土匪，这帮人一个个野性十足，不服管束。

老张偏偏又派了豆腐张负责训练，这帮人恐怕没上战场就已经四散奔逃了，不过拿这东西糊弄人，已经足够了，奉天越闹越凶，舆论的压力也向奉天压了过来，痛骂张作霖甘当帝制走狗，倒行逆施，是国家的罪人。

“拙言，你给雨亭出的主意，结果天天挨骂，雨亭可要找你算账啊。”

“爹，七大爷应该感到高兴，越是有人骂他，骂得越狠，能捞到的好处就越多。”

“胡说，积毁销骨，众口铄金的话你难道没听说过么？”张作相把眼睛瞪了起来：“舆论的压力连袁世凯都承受不住，咱们奉军可没有人家袁世凯腰粗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爹，舆论的确很厉害，但是必须有其他的大势力配合才行，不然光是舆论，起不到任何作用。”

“你就这么确定其他势力不会借机发难？我看你是利令智昏！”

“爹，您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老袁一手打造了北洋这个系统，并且让北洋成为了执掌天下的势力，就算是段祺瑞等人也要承这份人情，他们抛不开老袁！”

哭死人，其实是给活人看，这个简单的道理恐怕谁都懂。在张廷兰的眼中，袁世凯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死人了，从登上帝位的那一刻开始，老袁就已经完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老袁虽然完了，北洋之中还有无数的“小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等，全都深受老袁的洪恩，和袁世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老袁带领着北洋推翻满清，压制了民党，成为统治中国的最大势力，因此段祺瑞等人手中权力都是老袁给予的，袁世凯就是北洋的精神领袖，忠于老袁，就是忠于北洋，抬高袁世凯，就是肯定北洋统治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政治问题，就像历朝历代都要给前朝修史一样，这是在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大事情。不过可惜的是北洋的这帮人都没有这个政治觉悟，在老袁倒台之后，他们任由舆论对老袁大肆诋毁，被扣上了窃国大盗的帽子，明明是第一任正式总统，却坐视国父的称号落到了一个欺世盗名之徒的手中。

段祺瑞等人不明白，袁世凯要是窃国大盗，他们就是窃国小盗，老袁被抹黑了，他们也脸上无光，进而使得他们的政权根基不稳，这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爹，北洋树大根深，绝对不会彻底倒台，从这个时候起，咱们就应该把这个忠臣办好，一直演到老袁下台，北洋的人一定会承这份情义，而不能随便和奉军撕破脸。”

张作相文化水平不高，对于这种弯弯绕理解起来很困难，不过仔细听着张廷兰的解释，终于有了一点明悟，忍不住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廷兰，没想到还有这种关系，看来接下来雨亭要准备好被狠骂了！”

父子俩又闲聊几句，张作相突然话锋一转：“廷兰，雨亭已经和我说了，

准备让你负责屯垦部队，军衔升到旅长。”

“爹，旅长好啊，咱们爷俩就平级了！”

看着没心没肺的张廷兰，张作相恨不得扇他一巴掌：“廷兰，别的事情你都挺聪明的，怎么倒了自己这里就犯糊涂了呢，屯垦部队根本不是正规军，就算当了师长，也没有什么用。而且你要看清楚，这是雨亭在限制你的发展了，你怎么就不知道担心啊！”

“爹，这种事情肯定是必然的，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张廷兰笑着说道：“奉军如今还在急速的上升期，七大爷绝对不会为了限制我，就把他一统东三省的野心放在一边，因此他不能不用我。”

“那等到他的羽翼丰满，一统东三省之后呢？”

“那时候我手上也有足够的本钱抗衡了，还有什么可怕的，更何况我现在还年轻，哪方面的事情都掺合一下，也能积累经验和人脉，为以后做准备。”

作为一个上位者，肯定要注意手下的平衡，张廷兰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不过他现在和张作霖的合作远远大于对立，老张需要张廷兰的才华，而张廷兰则需要老张提供的舞台，现在双方能亲密无间。

至于以后，张廷兰也做出了足够的准备，北市场，实业团，奉天银行，一步步都是布局，只要再过几年，张廷兰在军队之中也完成了布局，就算老张想要对他下手，也失去了机会。

张作相一看儿子已经有所准备，也松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担心有点多余了，儿子也不是笨人。

张廷兰把自己的想法和张作霖沟通了之后，老张也是如梦初醒，原来这个时候向老袁表忠心，还能换来北洋的人心，老张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北洋对他联手发难，奉军身板还太弱，要是能够通过尊袁，获得北洋一部分的认可，自己就能少很多麻烦。

老张当即把孙烈臣找了过来让他前往北京，向袁世凯表忠心，同时要求袁世凯给予一个旅的编制，把奉军先遣队派入关内，参加对护**的战斗。

就在孙烈臣动身的时候，老张再度向袁世凯发电报，汇报了奉军筹划状况，并且准备先派遣一个旅进关，老袁看到之后，彻底感动了，这才是雪中送炭啊。

想想其他人扭扭捏捏举动，老张毫不犹豫的就派出了一个旅，这就是做人的差距，他立即答应了奉军扩充的要求。而且老袁又把张作霖给他的电报转给了其他各省的将军，让他们看看该怎么做一个忠臣良将。

第一百五十九章大义灭亲

孙烈臣代表张作霖进京，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待遇，相比上次老张在火车站受到的冷落，可谓是热情到了极点，老袁让头号心腹杨士琦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直接将孙烈臣带进了新华宫。

越是热情，就越代表袁世凯处境艰难，要不然人家对张作霖都不假辞色，何必优待自己啊，孙烈臣的心里清清楚楚，这就是世事难料，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变成老袁要求助奉军了。

孙烈臣也是演技派，他表现的诚惶诚恐，跟随着杨士琦来到了老袁的寝宫，洪宪皇帝袁世凯端坐在龙椅上面，相见之下，孙烈臣也是大吃一惊，老袁头发花白，脸上还有不少老年斑，气色更差，脸上仿佛罩了一层黑色一般！

面有心生，光看这幅德行，就知道他的日子恐怕不久长了，这只是孙烈臣的一闪念，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向袁世凯叩拜行礼。

“赞尧啊，快平身吧。”老袁一看孙烈臣这么恭顺，心里头就舒服了不少，笑着问道：“雨亭可好。”

“回陛下的话，张帅刚刚执掌奉天兵权，正在努力整军经武，为陛下尽忠职守。”

“好啊好啊，雨亭是有能力的人，奉天在他的治下，我也放心了。”

老袁想了想之后，又问道：“雨亭说派兵入关参战，奉天究竟能出多少人呢？”

“回禀陛下，奉天民少力薄，而且又要担负边防重任，能抽调的兵力不多，暂时能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再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奉天能整顿出一个师的人马。以供陛下驱策。”

老袁听到这话，眼前一亮，如果奉天真能派遣这么多人马，对战局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况且奉军还轻松击败了毅军，足见奉军的战斗力不弱，能有一万五千名忠勇之士，前线说不定真的能够逆转。

原本张作霖说派兵支持老袁，袁世凯更多的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自己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时候。可是现在一看，却是实实在在的支持，老袁心里头热乎乎的。

不过一旁的杨士琦却是大吃一惊，张作霖一下子答应派出一个师加上一个旅，一万五千人马。这可不算是一个小数目啊，要知道老张一共才有多少人啊？

“孙师长。张雨亭手下不是只有一个二十七师。还有一个独立旅么，难道他准备把所有兵力都送进关内，那用什么力量守卫奉天啊？”

杨士琦的话也提醒了老袁，别光顾着高兴，要是张作霖在说大话，就白高兴了一场。

“赞尧。这兵马你们有具体的筹划没有？可千万不能把奉天抛到一边不顾啊，日本人虎视眈眈，还有蒙匪作乱，要是奉天有了闪失。朕就是千古罪人了！”

袁世凯虽然英雄末路，但是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绝对不能在自己手上把疆土丢失了，这也是很多北洋军阀共同坚持的一道底线，后来的老张也是因为坚持了这道底线，才被炸死在了皇姑屯。

“陛下，张帅仔细研究过，上次段将军带到奉天的警卫团还剩下一部分人马，他们都是北洋精兵，战斗力很强，张帅从二十七师抽调一部分部队，充实进去，组成一个旅的先遣部队一点问题没有。接下来的一个师就要从奉天各地抽调，马龙潭和吴俊升两位镇守使已经同意和张帅一同出兵，三方协调一下，将主力部队拿出来，然后再补充一点新军，完全能够组成一个师。”

孙烈臣故意没有说冯德麟，显然是给老冯下绊子，老袁听完之后，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赞尧，将主力部队抽出来，会不会削弱奉军的战斗力，而且这样凑出来的军队又怎么保证有足够的战斗力，军饷和武器都怎么解决，你们有方案么？”

老袁每一句话都问到了点子上，显然这位大皇帝还没有彻底糊涂，想要忽悠他也不是轻松的事情。

“陛下，抽调主力自然会影响战斗力，但是张帅和两位镇守使已经制定了一套机动防御策略，凭借着骑兵和铁路快速运输兵力，一旦哪里出现问题，就迅速支援，能极大的节省兵力。奉军的各支部队以往经常一同剿匪，联合作战经验丰富，经过整训时候，战斗力完全能保持。至于军饷尽力自行筹措，从奉天银行借一部分，再找英国人解决一部分，眼下最困难的就是军火，缺口有点大，不过也可以找日本人购买。”

老袁听完之后，频频点头，张作霖的确用心了，方方面面都协调考虑了，要不然绝对派不出这么多的人马。想到这里，老袁就是一阵气恼，要是其他的地方大员也能像张作霖一样替自己着想，再组成几万大军就像玩一样，哪里还会让蔡锷嚣张啊。

“朕听得出来，雨亭才是真正的忠臣，想的很周全了。朕拨给你们五千杆步枪，再加上十二门山炮，用来装备军队。另外让雨亭把独立旅扩编成奉天警备师吧，兵力太单薄了，也压不住那些三心二意的逆臣。”

老袁的逆臣自然说的就是冯德麟，奉天四大股力量，三股同意派军队，只有他不声不响，不是逆臣是什么。

袁世凯又交给了手下的女官，不多时拿过了一张五十万元的银行票，送到了孙烈臣的手上，如今北洋政府财政困顿，一分钱都拿不出来，这点钱自然是老袁的私人财产。

杨士琦跟随袁世凯多年，眼看着老袁落到了这步田地，心里头也是酸酸的。说实话他并不相信张作霖会一心忠于袁世凯，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他对孙烈臣说道：“还望转告张帅，让他不要辜负陛下的信任。”

孙烈臣心里头早就乐开了花，老袁给的武器足够装备一个旅了，特别是大炮更是奉军缺乏的好东西。钱虽然不多，但也算是一块肉，最重要的是老袁答应了奉军扩编，老张就能名正言顺的拥有两个师，此次来北京的目的全都达到了，孙烈臣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着老袁接连磕头：“陛下天恩，臣等谨记在心，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孙烈臣离开了新华宫，暂时他还不能回奉天，老袁虽然答应了给奉军武器，但是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还要等着奉军把军队派出来才行，因此孙烈臣向老张发了电报。

张作霖看到之后，也是喜出望外，不只是他，张作相等人也都是欣喜若狂，这次背着天大的骂名，跳出来支持袁世凯，算起来还是赚大了，好处超乎想象。

老张立刻任命张作相担任奉天警备师的师长，张作相顺利升了一步，又恰逢大年三十，张府之中喜笑颜开，张府上上下下都聚集在了一起，欢声笑语不断。

除了张廷兰和张廷枢之外，张作相还有几个更小的孩子，甚至还有正吃奶的，如夫人花福田带着其他的姨太太照顾着这些少爷小姐么。

张作相爷仨坐在了一起，张廷兰手里头拿着烟袋，给张作相装了一锅烟。

“爹，您老尝尝，这是最好的关东台片。”

张作相眼前一亮，接过了烟袋：“这玩意当初可是贡品啊，只有皇帝老子能享受到。”点燃之后，张作相美美的吸了一口，半晌吐出一个大个的烟圈，笑着说道：“没错，的确味道不同寻常！”

“我听人家说，关东台片和别的烟不一样，能润肺压咳嗽，还能助消化呢！”

张作相抽完了一袋烟之后，把烟锅往桌面上磕了一下，烟灰凝成了一个，一点没有散开，端端正正的落到了桌子上。张廷枢一看，也来了兴趣：“大哥，你有好东西，怎么不告诉我啊？”

“你一个小孩子，抽什么烟啊！”

“不让抽烟，我喝酒总行吧。”说着张廷枢一转身，捧来了一个大号的玻璃酒瓶，冲着张廷兰晃了晃，然后对张作相说：“爹，这玩意据说沙皇他们家喝的，是弗雷德那个犹太佬送过来的，您老抽了中国皇帝的烟，再喝点俄国的皇帝的酒，这年过的才有味道。”

“老二，你这只能算是借花献佛啊。”

“那也是我费了好大功夫，才在你的一堆礼物里面找出来的，也是付出了汗水。”

给张廷兰送礼的人的确不计其数，足足堆了几间屋子，张廷兰也懒得收拾，张廷枢就去搜刮了不少稀罕的东西。

爷仨都倒了一杯，张廷枢却有点犯难了，“大哥这玩意该怎么喝啊？”

“俄国人管这玩意叫伏特加，据说要一饮而尽，才够豪爽。”

张廷兰话刚说完，张廷枢就把一杯酒都灌进了肚子里，他只觉得嘴里像冒火一般，烧灼着食道和口鼻，咳嗽不断，鼻涕眼泪都出来了。转身抓过了茶壶，拼命的往嘴里灌，看着张廷枢的狼狈相，张廷兰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弗雷德送来的伏特加比起寻常的更纯，度数更高，老酒鬼都受不了，张廷枢这个雏儿哪能承受啊。

折腾了好一会，张廷枢才恢复过来，他也知道是张廷兰故意让他上当的，因此气呼呼的要找张廷兰算账。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张学良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老把叔，拙言，三姨太太闹着出家呢，你们帮我想个办法啊！”

第一百六十章法律为重

“汉卿，究竟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怎么闹到了出家的地步啊，这大过年的，家宅不安可不吉利啊！”

张作相这些老人和张廷兰完全不一样，他们把过年看得很重很重，一年里头就这个时候一家人轻轻松松的聚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图个和睦顺当，一听竟然闹到了出家的地步，张作相顿时就皱眉了。

张学良也是唉声叹气，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诉说了事情的缘由，张作霖的三夫人戴氏年轻貌美，很受老张宠爱，她有一个胞弟，一直给老张当警卫。

就在几天前这位大帅的小舅子跑到了北市场一带逛街，偶然来了兴致，就用枪挨个把路灯打碎了，整个一条街全都黑了下来。负责的警卫前来制止，他仗着自己的身份，还不服管束，结果官司闹到了老张那里。

张作霖刚刚当上奉天都督，正是爱惜羽毛的时候，一听自己小舅子干了这样的事，顿时就要枪毙了他。可是卫队长没敢下手，一来是这是大帅枕边人的胞弟，骨肉至亲，哪能随便打死，二来事情也的确不大，就是十几个路灯而已，不至于赔上性命。

因此卫队长擅作主张，把人关押起来，然后偷偷告诉了三姨太太，结果戴夫人也以为不是什么大事，等了两天，正好赶上大年三十。趁着老张高兴，戴夫人就替自己兄弟求情，让老张给他一条活路。

这时候张作霖才知道原来人没有被枪毙，顿时张作霖就翻脸了，亲自掏出枪，就要枪毙了小舅子。戴夫人也没想到老张竟然这样不讲情面，也哭闹起来，嚷嚷着要削发出家。大帅府乱成了一锅粥。

张学良很清楚老爹的脾气，一旦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而那位三姨太太平时也有些恃宠而骄，脾气很犟，这俩人针尖对了麦芒，老张要是真的枪毙了戴夫人的兄弟，戴夫人就真有可能出家。

“老把叔，我爹的脾气您也清楚，说不定这时候已经把我那位便宜舅舅给枪毙了。您快拿个主意吧！”

张作相眉头皱着，沉声说道：“汉卿，这件事情不好办啊，姓戴的小子仗着身份，胡作非为。那是在打你爹的脸，枪毙了也活该。而且这是你们的家事。我也不好说话啊。”

张学良顿时也脸色发苦，平时张作霖最听张作相的话，如果张作相不管，这帅府就真要出大事了，他只好把目光转向了张廷兰，看看他有没有办法。

“爹。七大爷治家严格，我也佩服，不过这也要有个尺度吧，打碎几个路灯。怎么也不至于枪毙，而且三夫人要是因为这件事出了家，影响更不好，我看咱们还是帮着劝劝吧。”

“廷兰，不管是治国，还是治军，都要从严从重，对自己身边人尤其是如此，枪毙了那小子是对的，我才不去劝雨亭呢！”

说着张作相转身就走，把张学良撇在了一边，这下子张学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一把拉住了张廷兰。

“廷兰哥，三夫人平时待我不错，你就忍心看着他削发出家么，现在就你能说服我爹了，快帮帮忙吧，要是晚了，只怕脑袋就被开了瓢！”

张学良急得满头大汗，张廷兰也不好拒绝，只能跟着，张廷枢也跟在后面凑热闹，三个人跑出了张府，直奔帅府。一路上张廷兰的脑子就在不住的旋转，其实老张能严格约束家里人是很值得钦佩的。

老张有不少妻妾，每个人都有一大帮亲戚，要是不严加约束，这帮人四处仗势欺人，不只败坏张作霖的名声，还会让手下人有样学样，整个奉天就乱套了。

可是如果因为几个路灯就丢了脑袋，也太冤了，而且那几个路灯还是在北市场的，多多少少和张廷兰都有关系，也不能袖手旁观。

他们刚到了帅府门口，有几个家人正站在这里翘脚盼着呢。

“少帅，您可回来了，大帅已经让人把舅爷带过来了，就要枪毙了，您快去看看吧！”

张学良和张廷兰匆匆忙忙的跑进了帅府，只见正厅门前围着一大帮人，有姨太太们，也有警卫和佣人，正在此时，卫队长把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推了过来。

这个人一见到张作霖，就扑通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姐夫，姐夫啊，您可不要杀我啊，小弟多喝了几杯马尿，没管住自己，我知错了，求您看在我姐姐的面上，饶了我吧！”

说着就咣咣的磕头，脑门撞在了砖头上面，一大片都变得青紫了，这位舅爷不怕别人，但是老张一瞪眼睛，他就腿肚子哆嗦。现在又惹了祸，老张向来说一不二，要枪毙，他的脑袋就可能保不住啊。

“姐夫，求您给小弟一次机会吧，我愿意十倍赔偿，以后一定改过自新，只要再犯，我自己就崩了自己。”

“晚了！”老张盯着他看了半天，嘴里吐出了这么两个字，然后说道：“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你仗着是我张作霖的妻弟，就跑出去胡作非为，要是不把你枪毙了，我还怎么管理奉天上下。”

老张说着就掏出了手枪，这时候一个不到三十的年轻妇人蓬头散发的跑了过来，满脸都是泪痕，手里头还拿着一把剪刀，拦在了这个人的面前。

哭着说道：“大帅，你别的不看，就看在妾身侍奉多年的情分，我就这么一个兄弟，他再不成器，也是我的骨肉至亲，您就忍心下手么？”

老张脸上也闪过一丝痛苦的神色，戴夫人是他最疼爱的姨太太，看她这个样子，老张心里头也不舒服，不过他还是把眼珠子瞪圆了：“三儿，不是我狠心，是奉天上下都在看着我，要是不处理了他，我还怎么管一省的军民，谁还能听我的话，你赶快闪开吧！”

“我不闪开！”戴夫人猛地站起，手里头的剪刀照着长长的青丝就剪了过去，哭着说道：“张大帅，你好狠的心肠，一点情义都不讲，你杀了他，我就削发出家，当一辈子的尼姑。”

戴夫人哭哭闹闹，在场的人都有点心酸，都想要求情，但是大家也都看出老张的愤怒，没人敢触这个霉头。

老张一摆手，让侍卫长把戴夫人拉走，他抬起了手枪，顶在了小舅子的脑门上，这家伙顿时亡魂大冒，脸色灰白灰白的，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七大爷，小侄来拜年了，您老这真热闹啊。”

张廷兰撞见了这一幕，不出头不成了，只好嬉笑着向老张打招呼，老张只是鼻子里头哼了一声，眼光落在了张廷兰身后的张学良身上。

“小六子，你胆肥了，竟敢背着我出去找救兵，还不给我滚过来！”

老张一瞪眼，张学良也浑身哆嗦，偷偷看着张廷兰，向他求助。张廷兰来到了老张身边，笑着说道：“七大爷，您老误会汉卿了，他可没有让我过来求情，我是听说您老要秉公处理一个败类，因此我才过来看看。”

“是想看我的笑话吧？”

“七大爷，小侄鞍前马后，兢兢业业，可从来没想过这种忤逆的事情，您老太冤枉我了！”说着张廷兰还故意拿袖子擦了擦眼睛，显得十足的委屈。

老张冷笑着说道：“别和我装了，你小子还没有那个道行，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必须枪毙了这个败类，谁也拦不住，你要是再多话，我就踹你的屁股。”

“七大爷，您老秉公执法，铁面无私，小侄心里头钦佩到了极点，不敢多说什么。”

一旁的三姨太太也知道张廷兰，本来还盼着张廷兰能劝说老张，现在他也退后了，三姨太太彻底失去了所有希望，珠泪涟涟，好像一颗颗的珍珠一般，滚落腮边。

张作霖硬着心肠，故意不看戴夫人，将手枪又举了起来。

“七大爷，您老总要让人家死得明明白白吧，明正典刑，这样才能让大家服气啊！”

张廷兰这句话问了出来，老张也是一愣，然后说道：“损坏路灯十几盏，难道不是罪么？他仗着我的权势，为非作歹，难道不是罪么？还有什么好说的，廷兰，你在我面前耍花招什么用都没有。”

“七大爷，损坏路灯属于破坏公共财物，小侄当初筹建北市场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管理条例。这种情况首先要处以两倍到五倍不等的罚款，其次要服苦役，情节严重的还要抽鞭子示众，里面没有枪毙这一条啊！”

一旁的戴夫人也是聪明人，一听这话急忙说道：“大帅，赔偿可以，苦役也行，抽鞭子更没问题，只求您能留下他的性命吧，求求您了！”

老张脸色凝重，厉声说道：“不行，他是我的小舅子，就不能按照普通人处理，必须严惩！”

“七大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您不包庇他是没错的，但是您要是胡乱加重处罚也是不对的。张作霖小舅子的身份不能作为一条罪名，您老要是执意枪毙了他，只能说明是您老也在违反法律。您捍卫的不是法律，您更不是秉公执法，不徇私情。您只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威，本质上说，您和他一样，都在践踏法律的尊严。”

第一百六十一章主动请缨

别人这么指责老张，张作霖多半会翻脸，可是张廷兰身份太特殊，既是他的左膀右臂，又是一个小辈儿，老张不能和他疾言厉色，但是又不能忽视张廷兰的建议。

因此张廷兰这几句话出口之后，老张真听进去了，先前他一直觉得自己大义灭亲，一点错误都没有，现在张廷兰居然指责他也犯了法，是在践踏法律，似乎也有道理，老张也有些为难了。

“廷兰，我现在就让你当这个法官，你说说该怎么处理合适，如果我不满意，还是要枪毙他。”

老张态度一变，在场众人都松了一气，只要让张廷兰处理，多半就能保住性命，三姨太太也满怀期盼的看着张廷兰。

张廷兰大大方方的来到了众人的中间，脸上的笑容全都收了起来，十分严肃：“罪犯戴某，把你的犯罪过程如实交代，如果有任何隐瞒，直接杀你二罪归一。”

这位舅爷刚才已经吓傻了，老张凶神恶煞一般，要把他脑袋开瓢，谁求情都不管用。突然之间峰回路转，居然出现了一线生机，他简直喜出望外。

“我在腊月二十六跑到北市场看夜景，由于喝了几杯马尿，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看到路灯就一个接着一个打碎了，然后就和几个巡逻队扭打起来，后来就被抓了起来。大帅要枪毙我，卫队长认为我罪不至死，就关进了小黑屋，一直到现在。”

张廷兰点点头，又问道：“你用什么打碎的路灯？”

“手枪，就是帅府警卫佩带的。”戴舅爷不敢有任何隐瞒，全都了出来。

张廷兰听完之后说道：“七大爷，您对他诉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怀疑吧？”

“有老子在这。他敢说一句假话，我就崩了他。”

“那好，我总结一下，戴某一共犯了三条罪状，第一是破坏公共财物，第二是滥用枪支，第三是暴力拒捕。”

张廷兰一看其他人没有反应，继续说道：“按照戴某的犯罪情节来看，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考虑他是帅府警卫。知法犯法，应该罪加一等，因此我认为应该判处赔偿路灯损失一百大洋，解除警卫身份，永远不准配枪。另外还要判处十个月的苦役。既然是罪犯戴某打坏了路灯，我看就让他每天负责巡逻路灯。哪里出了问题。就要立刻处理，如果维护不好，刑期就要延长。”

“不用延长。”老张冷冷的说道：“只要再出一点问题，我还要枪毙了他。”

老张虽然这么说，但是其他人都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总算是把命保住了。戴夫人也不用寻死觅活，闹着出家了。对于张廷兰，戴夫人是满怀感激，张学良也在一边暗暗叫好。这世上能从张作霖的枪口下救人，恐怕张廷兰还是第一个。

老张把卫队长叫了过来：“我的命令你也敢不执行，这个卫队长不用当了，你不是愿意帮着姓戴的么，就去和他一同扫大街，出了差错，我一样不容你！”

卫队长也只好低头认命，帅府的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众人也都散去，张作霖把张廷兰叫到了老虎厅，老张闷坐在座位上，一言不发，张廷兰也有点坐立不安。

“廷兰，你是不是觉得七大爷有些无情，为了一点小事就要人家的脑袋。”

“七大爷，小侄绝对没有这么想，我还十分钦佩七大爷能够严厉约束身边人，天底下能做到这一点的没几个人。”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阻止，乱世用重典，奉天一团乱麻一样，我要是不下大力气，不拿出大魄力，震慑住各方的宵小，恐怕难有什么作为啊。”

对于老张的心态，张廷兰十分理解，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下，说不定自己也会这么干。

“七大爷，小侄说句出格的话吧，您这么做只能建立自己的威信，底下人只会因为害怕您，而不敢用心办事，而不是真正害怕法律。”

“这有什么区别，只要让他们用心做事，不就行了。”

张廷兰摇摇头，苦笑着说道：“法律是白纸黑字的条文，放在了那里，明明白白，谁违法了，清清楚楚，怎么处罚也清清楚楚。如果所有人都敬畏法律，自然遵照法律行事。而畏惧您则完全不同，您老总不能像齐天大圣一样，分身万千，总有看不到的地方，这样他们还会徇私舞弊。”

还有一点张廷兰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张作霖的处罚尺度变化太大，全凭着自己的喜怒，没个准谱，下面人只能拼命揣度老张的心思，就不免溜须逢迎。

其实说到底就是法治和人治的区别，人治并非一无是处，中国历史上有多少盛世都是人治之下产生的。但是人治有巨大的隐患，一旦主事之人死了，就难免人亡政息，起起落落变化太大。

而法治则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和政策的延续，为了奉系的长远发展，张廷兰坚决的支持法治。而且社会越来越复杂，凭着几个优秀人才，就能治理国家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才能保证地方的长治久安。

这种长远的打算，老张还不一定明白，只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张廷兰说完之后，张作霖闷着头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廷兰，说得也有道理，看来是我草率了，大年三十的，我就不留你了，快回家吃年夜饭吧，转过天给我拜年来。”

张廷兰解决了麻烦，也赶快回家，张廷枢一直跟着，显得眉飞色舞。

“哥，你真有办法，连七大爷都能说服，这可是在阎王爷手底下抢人啊！”

“还是多吸取教训吧，把身边人都管住了，尤其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亲戚，他们是最容易坏事的。”

张府的年夜饭十分丰盛，现在张廷兰手头有大把的钱，他又舍得在吃上面花钱，因此各色的东北特产摆满了桌子，熊掌，猴头，鹿肉，飞龙不一而足。

有好东西，还要有好厨师，张府做菜的厨师是乔瑞轩帮忙找的，专门给晋商大户人家做菜，手艺堪称一绝，也被张廷兰聘请到了家中。

张作相最初还看不惯张廷兰这种铺张浪费，不过钱都是儿子赚的，他也

不好说什么。一家人足足坐了三张大桌子，家里的警卫和佣人也都有份，年三十就不用讲究尊卑贵贱，全都一视同仁。

张廷枢带着几个人点燃了炮竹，在噼里啪啦的声音之中，张廷兰享受了穿越以来的第一个春节。

吃完了晚饭之后，张廷兰有特意准备了一份晚饭，给流光送了过去，满满的一盆豆饼，用十几个鸡蛋和好，还配上了自家酿制的果酒，透着十足的香气。

“也不知道你是马，还是人，怎么酒量比我还好啊！”

流光显然没心思搭理张廷兰，吸溜吸溜的将果酒全部喝了下去，淡金的皮毛之下，竟然涌动着一丝红色，难道这汗血宝马都是好酒的不成？张廷兰也啧啧称奇。

按照以往习惯，直到正月十五，年才算过完，实际上往往会延续到二月二龙抬头，整整一个多月，都十分热闹。奉天的街头每天都有舞龙舞狮的队伍，各大寺院都有热热闹闹的庙会，整个奉天都笼罩在了祥和之中。

不过张廷兰可没有福享受了，大年初三就传来了警报，革命党人何天炯秘密来到了奉天的庄河县，和奉天的革命党人顾人宜联手，召集兵力，成立奉天护**，准备讨伐袁世凯。

得到了情报之后，老张顿时就感到事情不妙，将手下人全都召集起来，大家得到这个情报之后，都有些神情凝重。

本来这种事情并不复杂，革命党人在奉天闹事，镇压了就完了，不过他们起事的地点还有他们的身份都有些不寻常。

“大帅，庄河紧紧挨着旅大，日本人经营多年，如果没有日本人的默许，革命党根本没法在这里生存。”

杨宇霆给大家解说，张廷兰也频频点头，然后说道：“默许实在是太客气了，其实就是日本人支持的，何天炯当年在日本留学，这一次又是从日本回来。他本来是广东人，如果想要组建护**，应该回到老家，去投奔孙文，现在却跑到了奉天，天南海北，不是日本人唆使的又是什么！”

“没错，正是因为如此才麻烦了。”张作霖也说道：“在奉天的地盘上，我不准任何人闹事，别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我都要坚决剿灭。只是庄河临近大连，如果发生战斗，有人员跑到了大连，就会给日本人制造借口，处理起来才有些棘手。”

“雨亭，要不把任务交给马龙潭大哥吧，让他全权负责剿灭。”张景惠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马龙潭现在是东边道镇守使，庄河也在他的之下，负起责任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张景惠明显有挖坑，让马龙潭跳的意思。老张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如果十年前，马大哥或许还行，只是现在恐怕他没有能力和日本人纠缠，如果拖延日久，只怕东边道就会彻底糜烂。”

老张身为奉天主宰，考虑问题就不一样了，他不能因为打压马龙潭，就罔顾大局。

张廷兰想了想，然后站起身说道：“大帅，卑职想主动请战，剿灭这伙乱党！”

第一百六十二章引蛇出洞

想要剿灭庄河的护**，就难免得罪日本人，而遍观手下将领，能够有足够能力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只有张廷兰，而且张廷兰手下的士兵战斗力已经得到了实战的验证，对付那些革命党已经绰有余裕了。

张作霖点点头："拙言，这次你就统帅着一个团过去，另外让邻葛跟着你，遇事你们多商量。"

老张把杨宇霆也派了出来，让手下两位最新锐的将领共同处理此事，可见老张的重视，张廷兰和杨宇霆急忙前去准备。

独立旅已经得到了扩编的准许，过了正月十五就要开始大规模的招募新兵，对于编制的调整已经开始了。原本挂在独立旅下面的重炮营被老张调走了，成为张作霖的直属部队，作为奉天最强大的一支炮兵，归老张亲自管理，也是理所当然。

按照计划，警备师下面要设置一个炮兵团，一共三个营，每营十二门七十五毫米火炮。目前奉军的家底还不够，炮兵团下面只有两个营，不过老张已经许诺，这次袁世凯送来的火炮全都交给警备师，这样一来炮兵团就完整了。

这次出战，张廷兰抽调了一个炮兵营，为的就是加强火力，速战速决，同时还要应付可能的日本干预。另外张作相又把狙击排交给了张廷兰，这些神枪手越来越成熟，往往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等到人马和物资都准备齐全了，老张把张廷兰和杨宇霆又叫了过去。

"眼前局势错综复杂，你们有没有一个谋划？"

"大帅，我和拙言商量过了，每个危机都带着一个机会，利用好了。我们就能达到一石多鸟的目的。可以重创奉天的革命党势力，斩断日本人的触角。还可以借此机会向袁世凯表示忠心，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对付护**，让老袁给予更多的好处。另外我们也能借此机会，把军队派到东边道，将东边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不管革命党打着什么旗号，但是他们受日本人的资助，已经成了日本人手上的一张牌，只能起到扰乱奉天治安的作用，因此必须予以严惩。彻底摧毁，把这张牌废了，这也是张廷兰请战的最主要目的。

袁世凯已经英雄末路，油尽灯枯，榨不出太多东西。但是奉天出现了护**，至少给了奉军一个拖延出兵。讨要好处的机会。让老袁继续相信奉军的忠诚。也能堵住其他北洋高层的嘴。

最好让老袁一直信任张作霖，直到老袁挂了，有这份香火情分，张作霖再和北洋讨价还价的时候，就多了一张牌。

其实这三点之中，老张最看重的是第三点。限制马龙潭的念头一直藏在张作霖的心中，作为结拜大哥，张作霖很了解马龙潭这个人，甚至有些敬畏他。

和张作霖这些草莽人物不同。马龙潭出身富裕家庭，能文能武，书法极好，治军严格，很得民心。虽然老张知道马龙潭不热衷名利，不会像冯德麟一样跳出来和自己争权夺利，但是这样一位老大哥也让张作霖格外忌惮，视作对自己都督宝座的一大威胁。

如果能借助眼前的机会，让部下打入东边道内部，动摇马龙潭的根基，

也是梦寐以求的好事，因此张作霖十分高兴，两位部下头脑很清醒，这样他也就放心了。

“你们放手去干，我在奉天给你们做后盾。”

张廷兰和杨宇霆当即辞别老袁，带着大军前往秘密前往凤城，张廷兰对情报工作一直十分重视，在军队没有调动之后，就已经打探详细的消息，现在陆陆续续就有情报传了过来。

“邻葛，何天炯带了二十万日元，跑到了庄河，联络了当地的革命党顾人宜，他们已经用这笔钱开始招兵买马，据说聚拢的人数超过了一千人。”

“何天炯我倒是没怎么听说过，不过顾人宜倒是颇有名气，辛亥年的时候，就是他在关外率先起兵反抗满清，庄河一带全部被他占领。后来蓝天蔚来到了东三省，想要兵不血刃就拿下东三省的主导权力，结果被大帅给算计了，用武力逼走了蓝天蔚。顾人宜这些投靠革命党的也就失去了机会，多年以来顾人宜都愤愤不平，想要找机会东山再起。”

杨宇霆说起了辛亥革命时候的旧事，张廷兰对于这段也有所了解，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想要把奉天拿到手，然后从关外出兵，直捣黄龙。

谋划是不错，不过没有实力什么都是镜花水月，老张毅然率军支持总督赵尔巽，赶走了蓝天蔚，革命党人群龙无首，也就成不了什么气候。

只是他们并不甘寂寞，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要跳出来，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究竟是救国还是乱国，谁心里都有一笔账。

“邻葛，纵观革命党多年的行径，就是一个职业作乱团伙，满清的时候他们反叛，到了袁世凯，他们依旧要作乱，一刻都不消停啊！”

“拙言，听你的口气，对革命党十分排斥啊，可是年轻人都支持革命党的主张，崇拜孙文等人的不在少数啊，认为他才能拯救中国。”

“邻葛，不用说别的，就是孙文和日本人的关系，就证明了他不能救国，只能乱国。日本人对中国虎视眈眈，一心想要鲸吞蚕食，明眼人都知道这一点，日本人又不是傻子，他们能支持一个能带领中国走向强大的人么？”

杨宇霆笑着说道：“拙言看问题的角度果然奇特，不过也很有道理，孙文每次失败都流亡日本，靠着日本人的支持，东山再起，反反复复，看来他真是日本手上的一张牌啊。”

“其实利用外国势力没有什么错，咱们奉天发展也要借助洋人的力量，只是革命党一味依靠日本，却不想着独立自主。而且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革命党只懂破坏，而不懂建设。民主换不了强大，共和换不来馒头，归根到底，想要国家强大，百姓富足，就要发展工业，就要加强教育，就要兴利除弊，整顿吏治。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革命党一点没有做，光靠着口号，忽悠热血青年，他们不是在革命，而是在图财害命。”

张廷兰的这种论调其实和他在北大说的那些东西如出一辙，核心就是两个字：实干！杨宇霆原本多多少少和有些倾向于革命党，认同他们的一些主张，不过现在一听张廷兰的说法，也颇为感慨。

说了什么没有多少价值，关键是要看干了什么，孙文张口就是二十万公里铁路，这完全就是满嘴跑火车，建铁路没错，但是总要想想建铁路的成本吧，而且还要仔细论证每条铁路的线路，权衡各种方案，优中选优。

实际上中国多山的地形决定了不能像美国一样，不受限制的建铁路，即便到了后世，铁路里程也没有达到二十万公里。

杨宇霆一面行军，一面和张廷兰探讨各种问题，越谈杨宇霆对张廷兰就越佩服，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能沉下心，脚踏实地的做事，不被那些花里胡哨的口号忽悠，的确太了不起了。

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也不断增加，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凤城，马龙潭也得到了张作霖的电报，老头子心中很不痛快，一见到张廷兰就开口说道：“雨亭不信任我这个大哥么，几个革命党闹不起什么事情的，还用得着从奉天调兵过来么？”

张廷兰一看马龙潭的态度，就知道他虽然号称文韬武略，但是脑子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竟然对革命党的危害看不清楚，自己带兵过来，的确是很有必要。

“镇守使，雨帅得到了情报，革命党已经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一旦作乱，整个辽东就要不稳，因此才让我们过来帮忙的。”杨宇霆急忙解释。

马龙潭的眉头还皱着，他说道：“未必如此吧，革命党里面不少人都是有学问有见识的，方法不同，但是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而且袁世凯倒行逆施，也的确不得人心，难免会有人反对。”

“小侄有些不同看法，俗话说吃着谁的，就向着谁，革命党拿了日本人的钱，就要给日本人办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您老和日本人打了这么久的交到，他们干过什么好事情么？”

马龙潭性情爽直，还是能听进去谏言的，捋着长长的胡须，不断的思量，然后问道：“革命党人果然和日本人勾结了么？”

“千真万确，何天炯就是从日本回来，手里头拿着大把的日元票子，正在招兵买马，手下人数已经将近千人。”

“既然如此，的确应该剿灭，你们有什么想法么？”

张廷兰要过了地图，铺在了马龙潭的面前，用手指了指大连和旅顺，然后又指了指庄河等地。

“您老注意到没有，日本人支持革命党在庄河闹事，其实就是把他们的势力伸到旅大之外，庄河之后就是营口，丹东，这是有步骤的侵吞整个辽东半岛。在临近旅大一带，已经有了很强大的革命党势力，我认为最好就要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让平时隐藏在暗处的革命党都跳出来，然后一举围歼，这样才能斩断日本人的爪子。”

第一百六十三章血腥镇压

马龙潭听着张廷兰的介绍，有些不快的说道：“拙言，这是雨亭制定的计划么？”

“不是，是我和杨参谋长商定的。”

“杀气太重了，凡事要留着一线，对于革命党也是如此，你们年轻人或许不明白，但是我见得太多了，现在南方革命党就节节胜利，如果他们真取代了老袁，自然会找咱们算账，何必竖一个死敌呢，击溃了就可以了。”

在清末的时候，马龙潭多次扑灭了革命党的行动，甚至杀了不少革命党人，只是年纪越来越大，骨子里头儒家中庸的那一套越来越占上风，而且中国未来局势如何，谁也说不清楚，因此他不愿意大开杀戒，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念头，革命党才能不断做大。

张廷兰则一直认为，有些事情可以妥协忍让，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商量，革命党试图在奉天起事，把老巢弄乱，就是超出了张廷兰的红线，绝对不可宽恕。

“小侄认为除恶务尽，斩草要除根，革命党人和日本方面不清不楚，只要还有残存势力，随时都可能作乱，地方不安，奉天又哪能够发展经济，我认为必须采取果断的行动，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

马龙潭一看张廷兰坚持己见，老头子也有一些不快，本来张作霖往凤城派兵，他就很不满了，就算有些许的革命党作乱，也不用张作霖派来这么多的军队，难道他马龙潭还处理不了么？

说到底还是对他不信任，想要夺他的权力，想到这里，马龙潭心中十分不快：“拙言，既然你们认为事情严重。那就由你们处理，我让地方上配合你们就是了。”

马龙潭说完之后，端起了茶杯，摆出了一个送客的架势，张廷兰和杨宇霆只好告辞，回到了营地之后，杨宇霆眉头紧皱：“拙言，看来咱们是当了一回恶客啊，马镇守使不欢迎啊。”

“邻葛，欢迎倒是其次的。我担心的是马龙潭的这种态度啊，东边道紧挨着朝鲜，最南端又是旅大，正好处在日本势力的包围之中，也是日本渗透最严重的地区。偏偏马龙潭的警惕性又不足，地方上还会有其他的隐患。”

仿佛是为了证明张廷兰的判断一般。就在他们回到军营的时候。就有参谋送来了消息，就在临近凤城的岫岩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乱，饥民砸抢粮店和各大仓库，规模足有几千人。

得到消息之后，杨宇霆面色严峻地说道：“拙言，在这种时候出现民乱。总让人心里头不踏实啊。”

张廷兰也心生警觉，他们把地图拿了出来，张廷兰用手一指：“邻葛，岫岩一面挨着凤城。一面又紧邻着庄河，位置十分重要，这里一旦出了问题，会影响到整个辽东啊。”

“没错，如果这是单纯的民乱还好办，只要安抚一下就行了，如果是有革命党在背后推动，就真的麻烦了。”

杨宇霆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以往的革命党虽然热血十足，但是谋略太差，往往只会蛮干，因此不难对付。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急着起事，如果再懂得策动民乱，来吸引奉军的注意力，就证明革命党行事风格变化了，更

加值得小心。

“拙言，我建议咱们主动去岫岩，把民乱解决了，然后以岫岩为大本营，先把革命党的情况摸清楚，然后抓住机会，一举消灭他们。至于凤城有马龙潭重兵镇守，应该不会出问题。”

张廷兰同意了杨宇霆的提议，第二天就主动向马龙潭请辞，要去岫岩解决民乱，马龙潭也乐得把他们打发走，就派遣了参谋赵沛跟随，帮着他们协调各方关系。

张廷兰带着大军星夜兼程，直奔岫岩。岫岩位于辽东半岛的中部，山清水秀，尤其是以盛产岫岩玉而闻名于世。

进入了岫岩境内，张廷兰就感到了情况有些不对，似乎这里的老百姓对于军队十分的抵触，独立旅子成立以来，纪律都很不错，可以说是秋毫无犯，怎么这些老百姓好像都有挺大的怨念，一点都不欢迎！

“张团长，岫岩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赵沛苦笑着说道：“岫岩玉石闻名天下，清廷派遣了大量的驻军，到现在岫岩九成以上都是满人，他们对咱们汉人的军队都有抵触，所以来岫岩办事情，都要小心翼翼，不要惹麻烦。”

“麻烦？满人贵胄把天下搞成一团糟，我们没找他们的麻烦就不错了，还敢兴风作浪，就是在找死。”

说到这里，张廷兰又看了看赵沛，然后问道：“赵参谋，这几年岫岩闹事的满人多么？都是怎么处理的？”

赵沛一听张廷兰的话，就知道这位年轻的团长杀气深重，他也不敢隐瞒什么，只能实话实说：“普通满人还好，和咱们汉人也没多少区别，唯有几大八旗贵胄，都是前清的黄带子红带子，他们很不安分，听说他们都加入了什么宗社党。”

张廷兰一听到宗社党三个字，脑袋嗡的一声，顿时就知道事情要糟糕，杨宇霆的眼中也闪过一丝惊骇之色。他们两个人都十分清楚，革命党和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宗社党就是日本人一手扶植起来的。

现在庄河革命党在四处联络，宗社党多半也会加入其中，再加上背后有日本人策动，一旦爆发起来，绝对是一个大麻烦。

“赵参谋，既然岫岩有宗社党活动，马镇守使为什么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就在前段时间奉天还抓捕了善耆和升允，这帮人一心复辟帝制，没有一个好东西，怎么能任由他们胡闹啊？”

面对张廷兰的质问，赵沛神色尴尬，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什么。张廷兰一见赵沛的样子，也猜到了原因，这多半就是马龙潭故意防水了。

这些从前清过来的老人，都认为深受满清重恩。念着一份香火情分，因此对于总社党的活动也百般纵容。就拿善耆和升允来说，张廷兰把他们抓住榨干之后，送到了北京，北洋政府不少官员都出面求情，拖延了一段时间，这两个家伙又被放了。

袁世凯尚且如此，何况马龙潭。其实这也是张廷兰历史学的不好，在袁世凯登基这段时间，宗社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积极扩军，日本朝野都有人想要利用这个机会，策动满**立。

只是后来老袁死了，日本人改弦更张，支持张作霖。满**立才被压了下去。不过现在的局势又不相同，由于张廷兰的原因。张作霖并没有彻底倒向日本。相反还在对日本进行软抵抗，处处限制日本扩大势力。

因此日本朝野很多人都主张利用宗社党发动暴乱，将东三省分裂出去。

张廷兰虽然不知道这段历史，但是也十分清楚，眼下的局势十分糟糕，不只是革命党。宗社党也加入进来，因此下令大军加快行军速度。他们走出了一天多，又有消息传了过来，有五六千饥民。围攻岫岩县衙，大量的警察护卫被打伤，甚至打死，事情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邻葛，我和赵参谋带着先头部队立刻赶到岫岩，你带着大部队后面跟着，同时要把情况报告给大帅，让他做好准备，一旦辽南出现麻烦，让他立刻派兵支援。”

杨宇霆也知道事情严重，急忙说道：“拙言，乱世用重典，在这种时候，一定要狠下心来。”张廷兰也点头称是。

赵沛也知道事情严重，急忙在前面带路，张廷兰带着三百士兵，还有狙击排，每人两匹战马，飞速赶往岫岩县城。

一连疾奔了一天，岫岩县城终于出现在了眼前，张廷兰也顾不得人困马乏，直接就向城内冲去，只见城门口还有几十个穿的花里胡哨的人在守卫，手中端着各式的步枪，一看就不是正规军队。

他们看到了张廷兰带着骑兵冲了过来，有个当头的还跳了出来，拦住了张廷兰的去路。

“你们是哪支部队的？赶快停下来，不准进入岫岩！”

“对，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就是想要抢我们的粮食，就是不准你们进去。”

这帮匪徒竟然比正规军还要豪横，张廷兰脸色阴沉，看现在的情况，也不知道岫岩是否落入了这帮贼人的手里，不过张廷兰也不会客气。

冲着身后一摆手，顿时枪声就响了起来，田牧一枪把领头的家伙掀了天灵盖，在几十步的距离上，这帮人又站立不动，射他们简直太容易了，很快这些家伙都变成了尸体。

张廷兰带着士兵飞速冲进了岫岩，这个时候岫岩县城里面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足足有几千人，将县衙所在的几个街区都围困起来。

里面是岫岩的军警，努力守卫着，不过他们的状况并不好，外面这些难民中间，足足混入了五六百名持枪的暴徒，他们人数是军警的五倍之多，又混在民众中间，用老百姓当掩护，枪口都对准这些军警。一旦他们开枪发难，只怕军警能不能守住还在两可之间。

这时候一个身着黑布长袍的中年人跳上一处高台，对所有难民喊道：“父老们，兄弟们，大家都看看，他们汉人掌权，仓库里面堆满了粮食，根本不给咱们满人分一点，他们是想饿死我们。以前咱们统治他们，现在人家得势了，就要整咱们了，老少爷们咱们都是八旗子弟，不能任由人家欺负，大家一块把汉人都赶走，满洲都由我们说了算！”

这个家伙叫嚷了一顿之后，底下就有不少人高声喊好，有些暴徒就把枪口对准了包围圈之中的军警，就要开枪。

正在此时他们突然听到了城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这帮人全都惊骇莫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这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岫岩县城并不大，张廷兰带着部下冲了进来。

远远的就注意到了人山人海一般，将县衙围困起来，看到这里，张廷兰松了一口气，至少县城没有彻底落到这些人的手里。

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暴怒，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只怕岫岩就要变天了，因此张廷兰毫不客气的一挥手，部下骑兵就像一阵风一边，向着人群卷了过去。

同时就全都开火了，密集的子弹打向了这些作乱的人群，啥时间就有几十个人被击毙，鲜血流的满地都是，离着人群越来越近，骑兵速度不减，直接撞在了这些人的身上。

顿时就有无数人被撞飞了，重重的摔在了地上，胳膊腿摔断的，爹妈乱叫的遍地都是。刚才那些领头叫嚣的家伙，此时也都傻眼了，这支骑兵就好像从地狱里头冒出来一般，杀人就好像砍瓜切菜，一点都不手软！

第一百六十四章报信

张廷兰率领着骑兵冲进了城中，一看城中的局势，张廷兰的心就悬了起来，自己只要再晚一步，老百姓被挑动起来，主动攻击县衙，就彻底没法挽救了。

好在老百姓还都处在犹豫之中，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张廷兰很清楚，这时候讲道理没用，只能用更残忍，更血腥的手段被这股浪潮压下去，让想要作乱的人都感到害怕，才能打消他们的叛乱心思。

因此张廷兰下令骑兵直接冲撞人群，战马裹挟着巨大的力道，狠狠地将这些人撞开，瞬间就是几十人筋骨折断，摔倒在地上，痛苦地嚎叫。

这些骑兵没有客气，冲透了人群之后，立刻亮出了马刀，又转过头冲了回来，几个来回，地上黑压压的躺了一大片，足足有二三百人，死者也有上百人，血水流的满地都是，有人被战马撞击之后，胳膊腿都断掉了，露出了森森的白骨。

整个场面就好像修罗地狱一般，聚集过来的人群还是以普通民众为主，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遇到这么残酷的事情，因此全都都吓傻了，绝大多数人都撒腿就往家里跑，再也不敢凑热闹了。

这帮人没命的逃跑，就把那些手中拿着枪的贼匪暴露出来，他们原来混在老百姓之中，煽动情绪，等到时机成熟，就发动攻击，结果老百姓跑了，就好像一池水被抽走了，鱼全都留了下来。

这也正是张廷兰想要达到的效果，必须找到那些浑水摸鱼的家伙，把他们除掉，老百姓就没有了领头人，也就闹不起来。

现在这帮家伙显露出来之后，张廷兰也就没有什么客气了。士兵们疯狂的向他们发动了攻击，远的就击毙，近的就用刀砍，转眼之间就有四五十人被消灭了。

当然误伤在所难免，张廷兰也顾不得什么了，很快那些暴徒也发现情况不妙，他们也混入了人群之中四散奔逃。但是他们动作已经晚了，张廷兰在冲进城的时候，就分出去一百名骑兵，将城门都控制住。岫岩面积不大，控制起来十分容易。

几个城门控制住，机枪已经架好，形成了瓮中捉鳖的态势，张廷兰让骑兵分散成几个小队。只要看到拿武器的就立刻击毙。县衙的危局瞬间缓解了，这时候一个岫岩的县长也跑了出来。

这位县长叫做邓华。三十来岁。一身的书卷气，他也是刚刚接掌岫岩，结果就出了这种事情。大量的饥民涌入岫岩，砸抢粮店，紧接着就围攻县衙，弄得他措手不及。

不过好在他还算镇定。将所有残余的军警集中起来，守住了县衙，没有被占领。邓华慌慌张张的跑出来之后，立刻向张廷兰施礼。

“不知道弟兄们是哪个部队的。多谢救命之恩啊！”

“我们是奉天警备师的，前来镇压叛乱，你就是县长么？”

“正是，我叫邓华。”

“邓县长，你现在马上让你手下的军警配合我的士兵，把暴徒找出来，当地人和外来的饥民也都区分开，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

张廷兰只带了三百骑兵，再加上军警，人数也不到五百，暴徒的数量比

他们还多，手中握有大量的枪支，如果暴徒都集结起来，想要对付起来就麻烦了，因此必须趁着他们混乱的时候，果断解决。

邓华也明白这个道理，兵贵神速，绝对不能给这些暴徒机会，他指挥着手下军警都行动起来，配合着张廷兰的骑兵，挨家挨户的核对人数。

警察们对地面十分熟悉，哪些是老老实实的百姓，哪些是有前科的，哪些和不三不四的人有来往，这些情况他们都清楚，有了这些警察配合，张廷兰的部下轻松多了。

捉人变得容易起来，而且也能够避免误伤，岫岩县城的秩序在快速恢复之中。

而此时距离县城不远的一处山寨之中，聚集了一伙人，正在高谈阔论，其中有几个人留着大辫子，还有几个身穿和服的日本人，每个人脸上都是得意的笑容。

“恭王爷，老七刚刚传来了消息，那些饥民都闹起来了，把县衙给围困了，咱们的弟兄也混入其中，等到把老百姓都煽动起来，就一鼓作气，把县衙拿到手，咱们就有了落脚之地啊。”

被尊为恭王爷的正是末代恭亲王溥伟，同善耆和升允一样，都是宗社党的骨干，一直在做复辟的迷梦。

半年前，善耆和升允被抓，宗社党在奉天省城的势力被扫荡一空，川岛浪速也被弄得灰头土脸，使得宗社党外援尽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这位恭王爷也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之中，甚至以为希望彻底消失了。

哪知道峰回路转，袁世凯一心当皇上，日本人又重新想起来宗社党这么一条狗，因此加大了对他们的援助，不只给了钱和枪，还派了顾问，溥伟对面的几个日本人，就是派来的军事参谋，有了他们的协助，溥伟终于又燃烧起了激情，对满洲国充满了信心。

“这都是本庄先生谋划得当，光凭着我们怎么能想到利用饥民去夺取县城啊，只怕立刻就打起了大旗，冲了进去。”

其他几个宗社党骨干也都点头哈腰，谄媚的说道：“要论文韬武略，本庄先生运筹帷幄，堪称当世诸葛啊。有了本庄先生的相助，满洲国就有希望了，咱们也能对得起列祖列宗了。”

在溥伟对面，正坐着一个阴翳的中年人，脸上就好像死人一般，一点多余的表情都没有，这个家伙正是本庄繁，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不过现在他才是一个中佐，在日本军队之中刚刚开始崭露头角。

他这一次受到日本陆军参谋部次长田中义一的指示，来到奉天，负责指导宗社党发动暴乱，夺取整个奉天。

本庄繁从心里瞧不起这些只会玩鹰遛狗的八旗子弟，只是不得不用他们而已。

“恭亲王。支那的奉军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从善耆先生的失败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盲目蛮干，只会把有限的力量都损失了，我们要学会动脑子。”

听到本庄繁的教训，溥伟等人终于收敛了一些张狂的态度，恭恭敬敬的听着。

“马龙潭远没有张作霖精明，你们先打着饥民闹事的旗号，控制岫岩一带，何天炯和顾人宜也会很快行动。占领庄河，这样你们就能连成一片了。”

“本庄先生，我们早都盼着这一天呢，只是占领了这两地，距离奉天还太

远。想要建立满洲国更是遥不可及啊。”

溥伟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区区奉军根本不在话下。我们行动之后。日本关东军也一起出动吧，直接消灭奉天的张作霖，东三省我们两家共同享有。”

本庄繁阴翳的脸更加阴沉了，这个溥伟简直就是蠢货，如果日本人能直接动手，还用得着支持他们行动么？再说了想要复国。却不愿意自己牺牲，将希望都寄托在日本人身上，简直就是无能透顶。

卖身投靠的奴才就是这样，不只中国人看不起他们。就是日本人也从心里鄙视他们，只是当做一条狗一样，利用一下而已。

本庄冷笑着说道：“恭王爷，帝国的方针由帝国决定，你没必要多说，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尽快控制岫岩和庄河，然后进一步扩充力量。”

“本庄先生教训的是，我知错了。”溥伟堂堂一个恭亲王，就好像小学生一般，乖乖的低下了自己的头。

半晌才说道：“我一想起万岁爷还在北京受罪，四周都是乱臣贼子，我这心里头就跟刀割的一般，就盼着能把主子爷接出来，回到龙兴之地享福，真不知道何时才能复国啊！”

“恭亲王阁下，凡事都要一步一步来，你们要先争取一个立足之地，只要拿下了岫岩和庄河，帝国的援助就会源源不断，然后就会支持你们攻击丹东和凤城，整个南满就是你们的了。”

溥伟听到这里，终于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兴奋的说道：“本庄先生，满洲国全靠着日本帝国的支持了，如果有成功的那一天，您就是满洲国的大恩人，我一定奏请皇上，也封您一个铁帽子王爷。”

本庄繁心中冷笑，铁帽子王爷就值钱了么，你溥伟不也是世袭罔替的恭亲王么，现在不一样要像一条狗一样，匍匐在自己的脚下，想到这里本庄繁越发为自己身为日本帝国的军官感到骄傲了。

他要为日本争取更大的荣耀，拿下满洲，甚至是整个中国，让日本成为世界之王，天皇陛下君临全球！这种疯狂的念头儿在本庄繁的心里不断滋长。

“恭王爷，既然岫岩已经唾手可得，你们马上发动攻势就可以了，我就先去庄河部署一下，策应你们的行动。”

本庄繁带着日本人离开了，溥伟心里头热血翻腾，急忙将手下收拢的土匪奴才全都召集起来。

这段时间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溥伟手上已经有了将近两千人，不过都是七拼八凑出来的，有原来的包衣奴才，有山贼土匪，还有一些怀念满清的遗老遗少，靠着日本人帮忙，溥伟将岫岩等地的匪徒都纠集到了一起。

正在溥伟忙活的时候，他们山寨下面的道路上过去一辆马车，赶车的是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身材高大，十分剽悍强壮，手中挥舞着鞭子，正从山前经过。

这时候几个负责放哨的小土匪正闲着无聊，一看到有马车过来，就冲了出来，端着枪，把马车截住了，赶车的年轻人也没有想到会遇到土匪，顿时大吃一惊。

“几位大爷，小人就是普通的农民啊，身上一点钱都没有，您就放过我吧。”

“少废话，给我滚下来！”一个小土匪把这个年轻拉了下来，跳上车仔细检查一下，一看这的没有什么。

“大爷，我真什么都没有啊，你绕了小的吧。”

“哼，贼不走空，谁让我们吃这碗饭呢，把马车留下，我们征用了。你小子长得也挺壮实的，就跟着我们上山干活。”

这个小头目又说道：“告诉你小子，跟着我们不吃亏，我们都是给恭王爷办事的，现在王爷就带着大兵在山上呢，等着满洲国建立起来，你小子说不定还能混上个开国功臣呢！”

说话之间，领头的家伙就要把这个年轻人捆起来，掠到山上去，这个年轻人也知道事情不好，要是落入了贼窝子哪还有好下场么！

他趁着那个头目接近的时候，猛然暴起，一拳头砸在了这家伙的脖子上面，然后趁着几个人混乱之时，抢过了马车，驾着车顺着大路就朝岫岩方向跑了过去。

第一百六十五章张网捕鱼

奉军刚刚经历了和毅军的战斗，士兵更加成熟，对执行命令也更加彻底，他们组成一个个的战斗小队，在街道上面来回巡逻，只要发现拿刀动枪的，就全部就地击毙，很快杀死了超过两百人，在街道之上，横七竖八的都是尸体。

邓华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脸色惨白，差点呕吐了。原本对于这位年轻军官邓华还有些怀疑，认为他无法控制局面，现在一看完全是多虑了，张廷兰绝对称得起心黑手辣四个字。

在街道上面的暴徒清理差不多了，这时候大多数的老百姓已经躲在家门之中，根本不敢冒头。张廷兰终于松了一口气，这种时候只要不是大规模聚集，就不会发生暴乱。

当然还有大量的暴徒混在了老百姓家中，隐藏在了隐蔽的角落之中，剩下的就是将他们找出来，各个击破。

张廷兰召集了所有军警，地方上的保长，让他们做向导，对各家各户进行排查。任何可能藏身的地方都不放过，军队就好像篦子一般，一条条的街道进行梳理。

保长都拿着花名册，只要不是常住可靠的人，全部驱赶出来，暂时集中到了中学的大院之中。

在清理过程中，也遇到了大量的暴徒反抗，不过也无济于事，相比于配合高效的军队，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就算数量众多，也难以成事。

县城面积不算大，只有横竖两条街道，清理起来很容易，最后奉军将所有兵力都集中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院之中。这里是暴徒最后的据点，县长邓华向张廷兰介绍道：“张团长，这个院子的主人是毕顺。满清正黄旗的，他是煽动百姓最积极的。”

老百姓多数时候都是盲目的，没有这种领头的跳出来折腾，就不会有问题，换句话说，只要那些这些领头的，一切也都迎刃而解。

张廷兰让人向院子之中喊话，让里面的暴徒全都乖乖投降，这帮人也知道自己的罪过，哪愿意出去送死啊。毕顺就是那个鼓动满人闹事的家伙。他现在战战兢兢，恐惧到了极点。

他本以为岫岩将少兵弱，他裹挟了好几千的民众，就能够顺利把县城占领，那个时候他也是恢复满清的大功臣。从此之后官高爵显，封妻荫子。为了这个目标。就算冒点风险也值了。

不过事实远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张廷兰带着骑兵突出杀出来，迅速冲散了闹事的民众，局势急转直下，大量的暴徒被击毙，毕顺也顿时手足无措。

他这种八旗子弟就是十足的饭桶。他对于战争的理解还停留在三国演义里面，以为他毕顺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刀，就能横扫天下。恢复满清的锦绣江宏。

不过真正的遇到了战斗，他就彻底萎了，特别是看到奉军骑兵大肆开枪击毙作乱的人员，然后又挥动军刀，像砍瓜切菜一般的杀人，他就傻了，原本还想在几个奴才的保护之下冲到城外，结果奉军已经封锁了城门，他们只能退回自己的大院，苟延残喘。

这时候奉军围了过来，毕顺整个人都哆嗦起来，这时候外面的奉军已经

等得不耐烦了，重机枪喷出了炽热的火舌，将木质的大门打碎，附近守卫的暴徒也都被击毙，然后士兵就杀了进去。

把这几十个暴徒也都击毙，在角落之中，把颤抖成一团的毕顺提了出来，就像小鸡子一样，被摔倒了张廷兰的面前。

张廷兰用脚尖踢了踢毕顺的脑门："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敢隐瞒一个字，我保证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说话了。"

毕顺此时已经惊恐到了极点，脸色灰白灰白的，额头上浸出一层冷汗，他跪趴了半步，痛哭着说道："长官，小的就是一个跑腿的，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干的，您千万别杀我，只要留下我一条贱命，我愿意把全部家产都拿出来，求求您了。"

看着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毕顺，张廷兰鼻子之中冷哼了一声："就你这德性还想恢复满清，不是做梦呢，满清开国的几个皇帝虽然是捡了一个便宜，但是也在沙场上拼过命，你们没有祖先的幸运，又不敢玩命，还做满洲国的迷梦，有什么意思啊！"

"长官说得太对了，小人知错了，全都是恭王溥伟鼓动我干的，他拉着我进了宗社党，头几天不少饥民涌入岫岩，他就怂恿我挑动百姓闹事，攻击县衙，我也是鬼迷心窍啊，您就把我放了吧！"

"别说废话，溥伟在哪里？"

"小人真不知道，头几天他找过我一次，然后说什么召集各路义士，共同聚义，然后就杀过来，应该不会太远，具体在哪小人就不知道了。"

张廷兰听着心里头也不住的发笑，溥伟是把自己当成了梁山上的好汉了。

"他有多少人，你知道么？"

"他和我说有上万人马，而且还有日本人给出谋划策，他还准备攻击奉天！"

毕顺是个十足的没骨头的，张廷兰问什么，他说什么，竹筒倒豆子一般，没有任何的隐瞒，张廷兰一看这个家伙彻底榨干了，就让手下把他押下去了。

"张团长，毕顺说还有上万的叛贼，就算有水头，也应该有几千人，您可要想个办法啊！"

张廷兰眉头也皱了起来，这的确是一个大麻烦。

"邓县长，我手下只带了三百骑兵，而且连夜赶路，又刚刚打了一场，都十分疲惫，想要出城搜寻溥伟已经不可能了，只能暂时守卫县城，防止叛贼攻击，只要等到援兵过来，就安全了。"

邓华也急忙点头说道："张团长，你看我能帮上什么忙么？"

"邓县长，咱们手上兵力薄弱，县城还不稳定，又要分出大量的军队看守这帮饥民，牵扯的精力太大了，咱们要先把他们解决了。"

此时清点工作已经完成了，县城常住的民众不到五千人，还有外来的饥民，一共有三千多人，他们都是周边乡村的百姓，收成不好，这才向县城集中，正好被宗社党给利用了。

张廷兰想了一会儿，让邓华将所有饥民都集中到毕顺等几户八旗贵胄的宅子前面。

"众位乡亲们，我知道你们之中大部分都是满人，也知道你们没有了粮

食，活不下去，但是你们真正清楚粮食都哪去了么？是被汉人抢走了，还是被政府抢走了？政府早就说过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所有百姓都是平等的，汉人也和你们一样纳税缴租，我希望你们不要听信一些人的挑唆。”

说着张廷兰就让军警带着有些迷茫的百姓走进了毕顺的宅子，他们绕到了后面，就见到了一大排仓库，这时候仓库的门全都打开了，里面一袋袋的两米，堆积的像小山一般，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头。

邓华这时候站在仓库的面前，对所有饥民说道：“大家看看吧，这都是毕顺的粮仓，他从你们身上收取租子，今年奉天多地遭灾，粮价上涨，他又囤积居奇，大家都睁眼看清楚，究竟是谁不管你们的死活，我想事实俱在，不用多说吧。”

这些老百姓看到了这些粮食之后，也都眼红了，他们都快冻饿而死，毕顺家里却藏了这么多粮食。更可气的是这家伙一点都不愿拿出来，还鼓动他们去攻击县衙，多少乡亲都因为冲击县衙丧命了，现在一看这笔血债就应该算在毕顺的身上。

老百姓的变化，被邓华都看在了眼里，心中也禁不住给张廷兰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团长年纪不大，脑筋可是真灵活。

“乡亲们，现在毕顺等人已经被抓起来了，我宣布这些粮食都是你们的了，大家先把粮食运出去，煮粥做饭，先吃点东西，暖和一下。”

喊什么口号都不如粮食来的实在，邓华让这些饥民一连看了几个八旗贵族的家宅，这帮人的怒火彻底被调动起来，什么狗屁满汉之分，说的好听，还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么，他们原来是主子，现在也吃香的喝辣的，只有自己这些人才是遭罪受苦的。

等到热乎乎的粥送到了每个人的手中之中，民心彻底变了，不只是饥民，不少县城里面的穷人和乞丐也都得到了救助，这些人对政府都有了一丝感激之情，不少人主动帮着指出隐藏在百姓之中的暴徒。

又抓了足足一百来人，将最后的隐患也都消除了，张廷兰一看城内稳定下来，松了一口气，自己的三百骑兵，集中全力对抗几千乌合之众绝对没有问题。

正准备布防守卫的时候，突然有士兵跑了过来。

“报告团长，有人前来报信，说他在四十里外的一处山寨遇到了土匪，请求官兵去剿灭。”

张廷兰本来没空处理这种事情，不过他听毕顺说溥伟召集了不少土匪，因此就有些怀疑，让士兵把报信的年轻人带了过来。

这个年轻人正是打伤小头目，夺路跑出来的那个人，一见到张廷兰就说道：“长官，俺遇到疑惑土匪，他们要把俺掠上山，还说要让俺当满洲国的从龙功臣，俺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这么一个国家。”

张廷兰一听这话，眼前顿时一亮，说不定溥伟的下落找到了，自己也不用被动等待，相反，还能主动结网，抓一条大鱼。

第一百六十六章屠杀

“你叫什么名字，是来干什么的，又怎么遇上了土匪？”张廷兰还是十分小心的，必须要问清楚，前往别让人给骗了。

“长官，俺叫张贺年，海城那边的人，是过来给村里财主拉货的，以往附近也没什么土匪，就是这次，我从龙头山下面经过，就跳出一帮土匪，要强我的马车，还要让我上山给他们干活。我趁着他们不注意，把一个头目砸晕了，抢回了马车，才跑过来，足足赶了一晚上的路，才到了县城。”

“你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了么？”

张贺年想了想，然后说道：“我就听见他们说什么恭王爷，什么满洲国，还要我当从龙功臣。”

张廷兰又仔细问了几遍，发现这个年轻人没有什么破绽，当即把冯永双叫了过来。

“冯连长，你带人过去，抓两个舌头，把龙头山的情况给我搞清楚，看看溥伟是不是在山上，宗社党的主力是不是都在山上。”

冯永双让张贺年把路线说清楚，然后他就带着人，一阵风一般前去侦查，张廷兰也不能闲着，他让所有士兵赶快利用这段时间吃点东西，恢复一下体力，马也要喂上草料，如果确定了溥伟就在龙头上，马上就抢在他们之前动手。

张廷兰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之下，还准备发动主动进攻，并不是发疯，而是仔细权衡了双方的态势，才做出的决定。奉军士兵素质高，纪律好，在野战之中，远胜宗社党的乌合之众。

如果一味死守，任由宗社党将县城围困了。那帮乌合之众的气焰就会越来越高涨，聚集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到时候反而对奉军更加不利。

奉军士兵都在抓紧时间备战，张贺年就在一边看着，他注意到了这些奉军的与众不同。他们穿着厚厚的呢子军装，整齐笔挺，武装带扎着，从里到外透着一股子英气，吃饭的时候拿出的都是铁皮罐头，里面倒出来一大块一大块的肉。裹着厚厚的一层油，看着就那么诱人。

其实奉军士兵倒不怎么喜欢这些油腻腻的罐头，毕竟他们吃得太多了，肚子里油水充足，只是在哎野外作战。不得不吃而已。可是在张贺年的眼中就完全不同了，以往也看过其他军队。无不是邋邋遢遢。衣帽不整，而且全都是痞子样，和土匪没什么区别。

可是这支部队，从吃到穿，都让人羡慕，而且精气神过人。一看就是强兵。

张贺年看了半晌，突然对张廷兰说道：“长官，小人也想跟着您，俺会打枪。还会骑马，又练过武术，您能收下俺么？”

张廷兰最初没怎么在乎这个年轻人，不过现在他要投靠自己，张廷兰反倒来了一丝兴趣。

“人们常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你怎么有兴趣当兵啊，要知道当兵吃苦受罪，还要提着脑袋啊！”

“长官，俺不怕吃苦，也不怕掉脑袋，就怕挨饿，从记事起，俺们家就几乎没吃饱过。俺从小就上山打猎，不只能打枪，而且俺跑得特别快，人家还给我送绰号叫张北风呢。家里头日子越来越艰难，家里老人也说，俺就两条

活路，要么当兵，要么就当土匪。俺看到贵军吃的穿的都好，就想跟着长官，求长官收下俺吧！”

说着张贺年就趴在地上，要给张廷兰磕头，张廷兰急忙把他拉了起来，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年轻人，从他叙述之中，张廷兰听到了两个字，就是北风，他又自称叫张贺年。

一下子就让张廷兰想起了一个大名鼎鼎的人，那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地之上第一支打起抗日大旗的老北风张海天。

张海天原名叫张贺年，海天是他投身绿林之后报的号，本来盘踞在海城一带，九一八事变之后，张海天拉着手下的弟兄，打响了东北抗日的第一枪，由于张海天智勇双全，志军严谨，手下的队伍快速膨胀，达到了上万人之多，多次重创日本人，还生擒了大汉奸凌印清，成为辽南一带抗日义勇军的核心力量，把日本人打得狼狈不堪。

后来张海天重病缠身，不得不到北平治疗，他离开之后，所部继续和日本人殊死搏斗，张海天的三个弟弟和儿子张秉林全都壮烈殉国，后世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以张海天等抗日义勇军为原型创作的。

眼前这个年轻人名字年龄没错，住址也能对上，说不定真是东北绿林抗日的大英雄，只是现在他还没有投身绿林，要是能收到部下，日后绝对是一员虎将，张廷兰心里头十分高兴，表面还装作若无其事。

“要想我收下你也没有问题，不过我们警备师要求严格，不只身体素质要过关，最好还要能识字！”

张贺年眼珠子顿时就瞪得老大，他头一次听说大头兵还要识字，眼前这位长官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不过想法还真奇特，要是自己识字，还用得着给地主赶车扛活么？

“要相当一个好兵，不只要有勇，还要有智，不读书学习又怎么使用更复杂的武器啊，我们需要的可是最优秀的士兵，你有没有信心啊？”

“长官，我一定能成！”张贺年也被激起了心中的豪情，拍着胸脯保证道。

正在此时，冯永双已经让人回来送信了，宗社党的主力的确都在龙头山，而且此时他们已经完成集结，正向着岫岩县城杀来。

冯永双在侦查过程中，发现在龙头山和县城之间官道上，有一处正好处在两山之间，十分适合埋伏。

张廷兰得到了消息之后，立即下令手下士兵出发，张贺年也紧紧跟随着。县长邓华还有些犹豫。

“张团长，我看您就在县城之中防守吧，好歹咱们有城墙挡着，贼匪想要打破没有那么容易，您带着军队离开。光靠我自己的力量，守卫县城真有点困难。”

“邓县长，正因为人少我才要争取主动，不然让乱贼把县城围困了，一旦找到了咱们的弱点，县城就保不住了。你放心吧，杨宇霆参谋长率领着大股援军就在后面，很快就能赶上了，只要撑过这一段时间，就没问题了。”

张廷兰安抚了邓华之后。带着骑兵果断离开了县城，兵贵神速的道理张廷兰十分清楚，两地只有四十里左右。而埋伏的地点距离龙头山只有不到三十里，如果急行军只要两三个小时就能赶过来。

因此张廷兰必须抓紧时间，才能打成这场伏击战。三百骑兵快速离开了

县城，十几里地对于骑兵来说。就是一个撒欢而已。张廷兰赶到山口，这里处在两山之间，中间道路狭窄，很适合埋伏。此时冯永双也带着几个侦察兵跑了过来。

“团长，我捉了一个舌头，已经拷问了。龙头上的确是宗社党最近建立起的据点，囤积了不少军火，这次溥伟召集了各方的贼匪，足有两三千人。都聚集在了山上，现在正带着人马向这边杀过来。”

“胆敢叛国，就要准备好脑袋，让弟兄们快在两边山头埋伏好，只要溥伟过来，就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张廷兰传达了命令，三百士兵分成了三个部分，其中两百士兵舍弃了战马，到路边的山峰埋伏，另外一百骑兵当做预备队，只要将溥伟的人马击溃，他们就冲出来，兜着屁股追杀他们。

奉军士兵都在紧张的准备，这次张廷兰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并没有携带火炮，只带了四挺重机枪，每个山峰安排两挺，虽然火力有些不足，但是对付乌合之众已经可以了。

张廷兰在训练士兵上是最舍得花钱的，奉军的机枪手都经过严格的训练，每个人都打过至少几千发子弹，加上又和毅军打过一场，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了，他们都死死盯着大路之上，就盼着匪徒能够出现，然后将他们打成碎片。

其他奉军士兵也都隐蔽好了，就等着溥伟自投罗网，不过一连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动静，张廷兰都有些不耐烦了，别是情报侦察出了问题，要是溥伟不走这里，而是直接杀到了县城，凭着邓华手下的那点军警可挡不住这些贼匪啊。

冯永双脸上也有些发红，按理说自己侦察的没有错误，怎么溥伟的部队还不出现啊，他只好又派出了几个士兵过去侦察，很快他们就传来了消息，溥伟的确走的是这条路，不过他们行军速度太慢了，走了两三个小时，才出来十几里地，距离这里还有将近十里路。

那些土匪不时嚷嚷着休息，其实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溥伟拿出更多的好处，要知道他们都是冲着钱才投靠过来的，要不谁没事吃饱了撑的，要去恢复什么满洲国啊，何况他们根本也不知道满洲国是跟神马玩意，还是大洋和烟土最现实。

溥伟也了解这帮家伙，因此不得不又洒出了不少大洋，好说歹说，让这帮大爷加快速度，太阳落山之前总要赶到县城，这帮人心不甘情不愿的，加快了行军速度。

渐渐的距离县城越来越近了，溥伟心里头也越来越高兴，不自觉的哼起了牌子曲，自己也要向开国立业的列祖列宗一样，重新建立起一个满洲国，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复国功臣，以后享受万代的崇敬。

他正在做着迷梦呢，突然之间响起了一声枪响，溥伟顿时大吃一惊，他还以为是哪个部下走火了呢，可是紧接着枪声就像爆豆一般，从两边的山头上倾泻下无数的弹药。

形成了一个密匝匝的弹幕，将溥伟的部下都笼罩起来，溥伟顿时就被吓傻了，他从小就是养尊处优的恭亲王，哪里见过真正的战场。一听到枪声之后，他就把所有的宏图大业都抛弃了，几个包衣奴才保护着他，趴在了地面上，浑身颤抖，几乎不敢动弹。

这时候山头上面的奉军也都打疯了，底下这些土匪没有什么组织，遇到袭击之后，也不知道寻找掩护，很多人就是亡命的奔逃，结果互相拥挤，形成了一个个的密集人群，正好是机枪的活靶子，就没有这么容易打的敌人！

而且这条山路上碎石很多，跑起来很不方便，这些进入山谷的土匪只有挨打的份儿，尸体很快堆满了一地。

溥伟一共带了两千多人，后面有不少人呢，一看到前面的弟兄受到了攻击，他们顿时撒腿就跑，这帮家伙都奸猾透顶，哪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啊，很快两千多人的队伍就被打散了。一百预备队以冲了出来，对这些家伙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屠杀。

第一百六十七章生擒溥伟

张廷兰率领着士兵在下午赶到了岫岩，把闹事的贼匪解决了，接着又安抚了老百姓，一直忙到了后半夜。然后张贺年就来报信，张廷兰又派人侦查，士兵只是短暂的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又赶过来伏击溥伟。

加上之前的赶路，已经两天多没有好好休息了，疲惫到了极点，不过此时士兵们都鼓足了干劲，所有人都拼命的射击。而这帮土匪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只能打顺风仗，而且来路负责，互相之间也不懂得配合。

遇到了袭击之后，他们自己先乱了，即便是有人想要抵抗，也会被争相逃跑的家伙冲散，很快山谷之中就是一地的尸体，末代恭王溥伟也没有料到竟然会出师未捷，连县城都没有看到，就遭到了迎头痛击。

他完全都吓傻了，枪声一响就瘫软在地上，如果不是有几个忠心耿耿的包衣奴才，他多半都成了一具尸体，这几个奴才护着溥伟，往山谷外面跑，这时候奉军士兵已经发起了冲锋。

从两边的山坡之上冲了下来，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气势十足，这帮贼匪什么都没有来得及看对手的模样，就撒腿逃跑，张廷兰早就安排了一百骑兵，这时候他们也兜着屁股向这帮家伙杀了过来。

远了用子弹射，近了用马刀砍，很快就有几十人被杀死，加上死在山谷的二百多人，已经有三百多人丧命。鲜血染红了雪地，伤员凄厉的叫声就像鬼哭狼嚎一般，这种场景完全超出了贼匪的承受能力，他们亡命徒一般的狂奔，就盼着能逃出性命。

不过两条腿的终究跑不过四条腿，除了马贼之外。其他的贼匪除了逃入两边的山地，就是留在了路上，成了俘虏。

溥伟这家伙身体很胖，而且又裹了厚厚的棉衣，整个人就像是一个大狗熊一般，十分的笨拙，根本就走不动，偏偏马还弄没了，几个奴才只能拼了命一样拖着他，爬上了路边的山峰。暂时避开了奉军的追击。

不过进了山之后，他们就更倒霉了，山上的积雪比起路边要厚多了，足足有半米多深，走起来就好像在泥浆之中跋涉一般。每迈出一步，就要费好大的劲儿。这种感觉南方人很难有体会了。

贴身的奴才在逃命的时候。被打死了一个，还有一个受了伤，现在就剩下两个人拖着溥伟，疯狂的逃跑。不过他们不知道，早就有人把他们盯上了，这个人就是张贺年。

他这次也随着张廷兰一起来打埋伏。不过很可惜，他根本没有枪，只能在干瞪眼。看着子弹像暴风雨一样打下去，他彻底被吸引了。身为血性男儿就该到战场上杀敌建功。

很快这些贼匪溃散了，张贺年也跟着奉军冲了下去，在一个头目的身上摸到了一把手枪，还有十几发子弹。这种手枪他在地主家里也见过，是两个最厉害的炮手才能装备的，金贵的不得了。

张贺年也见过炮手练枪法，因此也知道怎么使用，他把子弹装满了，正要和奉军一同追击溃军，这时候他发现有几个人跑进了一旁的山岭之中。

张贺年灵机一动，在大路上，他怎么也跑不过战马，只能跟在奉军后面吃雪花，可是到了山上就完全不同了，他多年打猎，特别适合在雪地里面飞奔。

既然决定加入奉军，就要努力立功，张贺年盯着这几个人就追了下去，在大雪地里面走过的人都知道，在前面开路的是最累的，而跟在后面的人，可以直接踏着前边人踩出的脚印，会轻松很多。

张贺年身体素质过硬，又没有负担，因此他和溥伟等人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位恭亲王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猎物，他还在连滚带爬的逃命，现在溥伟什么都不想了，他只希望能逃到大连，得到日本人的庇护，保住自己的狗命。

此时天色已经暗下来，张廷兰率领着三百骑兵，一直杀到了龙头山。这帮土匪没有别的本事，逃跑的能力还是一等一的，一看势头不妙，他们就四散奔逃，跑进了茫茫的原野之中，张廷兰手下人数太少，而且又十分疲惫，因此也不能分兵追赶，只能抓大放小，任由他们逃跑，先拿下他们的老巢再说别的。

这帮贼匪一见溥伟完蛋了，他们第一时间就向龙头山逃跑，想要浑水摸鱼，趁乱抢一点财物出来。溥伟在这里囤积了不少的粮食鸦片，还有相当数量的军火大洋，这帮土匪没有了约束，都一窝蜂一样冲了进去。

原本留守的土匪也知道事情不好，一起加入了抢劫的行列，贼吃贼，越吃越肥，这帮人毫不客气，开始了疯狂的洗劫。

有些聪明的家伙知还知道进退，拿了一些之后，就四散奔逃，防止被奉军抓到。而那些贪心不足的家伙就倒霉了，没等他们逃跑呢，奉军就杀了过来。

将山口全都堵死，对于任何活口都绝不留情，很快尸体就布满了山道之上，张廷兰率领着士兵杀进了龙头山内部。

眼前出现了一块很大的平地，周边有几个山峰拱卫，只有一条出路，算是十分险要的所在。在空地上面搭着不少临时的帐篷，全都是这帮贼匪安身的地方，奉军杀进来之后，残存的一点土匪还要抵抗，不过全部被击毙了，其他人都乖乖投降。

张廷兰带着手下人成功控制了这里，当即他就派人清查了一下，想要看看溥伟究竟在里面藏了什么东西。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溥伟为了这次起事也真下了苦功夫，在周围的山洞之中，奉军士兵找到了五十万大洋，又找到了三十多万的日本金票，另外还有五十多箱的鸦片。

看到这里张廷兰也十分无奈，不管是正规军，还是这种山贼土匪，都把鸦片当成了军需物资，这简直就是中国的一个悲哀。他让手下人先把这些东西都看管起来。

然后又在一个山洞之中发现了大量的军火，清点了一下，足有五十万发子弹，还有五百杆日本三十式步枪，还有十五挺挺哈齐开斯机枪。在最里面的一处山洞之中，奉军又有了更惊人的发现，里面放着十门日本四一式山炮。

看到这里，张廷兰也是暗暗擦了一把冷汗，看来宗社党为了这次作乱下了大工夫，而且日本人也拿出了不少的好东西。如果真让溥伟把县城围困了。在用火炮攻击，恐怕岫岩还真有可能失落。

不过溥伟这个笨蛋空有武器，却不知道使用，放在了这里当摆设，偏偏他又遇上了张廷兰这么个雷厉风行的对手。还没等他折腾起来，就将他的部队击溃了。

其实也不是溥伟不知道使用。而是那些土匪素质太低。就算把好装备给了他们，也不会用。本庄繁答应了溥伟，等到占领了县城之后，日本就会派遣一些士兵过来，帮助他们操纵机枪和大炮。

还没等到他们的计划实现，张廷兰已经先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了。说实话张廷兰看不上日本的四一式山炮。这玩意最大的特点就是轻，只有五百多公斤，但是不论是威力，还是射程都远远比不过欧美同类口径的火炮。在大炮对轰之中，四一式山炮很吃亏。

只是现在奉军底子太薄，在火炮上缺口更大，因此一下子缴获了十门崭新的山炮，张廷兰还是十分高兴的。顺便还能让奉军熟悉这种火炮的性能，等到有一天和日本人在战场上对轰的时候，奉军能更有把握。

就在张廷兰整理缴获的时候，杨宇霆终于带着大部队赶到了岫岩，和张廷兰取得了联系。杨宇霆一听说张廷兰先是解决了民乱，然后又击溃了溥伟，当时眼睛就红了，功劳不能让张拙言一个人包了，杨宇霆当即留下五百士兵，协助邓华守卫县城。

他带着手下人分成了几个方向，像一张大网一般，撒了开去，主要就是抓捕那些漏网之鱼。有了这支生力军加入，四散而逃的匪徒想要逃跑就困难了，很快就有大量的匪徒被击毙。

杨宇霆和参谋赵沛来到了龙头山，这时候正好撞见张廷兰在整理那些火炮，杨宇霆的眼前就是一亮。

“拙言，你果然是厉害，哪次打仗都不空手，竟然又缴获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差不多够装备一个炮兵营了。”

“邻葛，你还没看出来么，日本人在宗社党身上下了大工夫，要是知道了咱们把东西都缴获了，只怕小鬼子会暴跳如雷啊。”

“想跳就让他们跳吧，这么大规模的支持宗社党，他们本来就没安好心。”

一旁的参谋赵沛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也是变颜变色，马龙潭的确是错了，这位老镇守使对守卫的地盘太缺乏了解了，不只是革命党，还有宗社党，一处据点就藏匿了这么多的武器，如果不是被张廷兰清剿了，只怕会威胁整个辽南地区。

就在他们感慨非常的时候，山谷外面跑来了一个壮实的年轻人，手里头还提着一个中年胖子，这两个人正是张贺年和溥伟。

张贺年一路追踪溥伟，一直到了夜里，张贺年才追上，好在有明亮的月光，再加上雪地反光，才没有把人跟丢。这时候那两个家奴也彻底累垮了，一步都跑不动，张贺年抓住一个机会，击毙了一个家奴，另外一个想要掏枪还击，哪知道他比较倒霉，碰上了一枚臭子。

张贺年抓住了这个空隙，又给了他一枪，正好击中胸口，这家伙还没有死透。张贺年又像猛虎一般扑了过来，一脚踏碎了这个家奴的喉咙，彻底要了他的命。

在追击的时候，张贺年就发现那两个人都尽力保护这个家伙，多半他就是个大人物，因此没有杀他，而是把吓傻了的溥伟捆了起来，就像提着小鸡子一般，带出了山里。

出了山正好和外面的巡逻的士兵撞见，大家一检查溥伟的身上，发现了证明身份的印章和往来的书信，确定了他王爷的身份。张贺年心里都乐开了

花，当即兴冲冲的把溥伟送到了张廷兰这边，张廷兰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参战就能立下这样的大功，因此十分欣慰。

他和杨宇霆一同来到溥伟的面前，这位恭亲王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鼻子上面还都是鲜血，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长官，这些伤都是我打的，这家伙不老实。”张贺年在一旁有些担忧的说道：“我没犯错吧？”

“这种东西打死都没问题，哪有什么错啊。”张廷兰生平最恨这种认贼作父，出卖疆土的叛国贼，看了看狼狈的溥伟，冷笑着说道：“小恭王，没想到会落到我的手上吧，你还想做满洲国的迷梦么？”

第一百六十八章弄残宗社党

溥伟自从被抓住之后，就万念俱灰，特别是张贺年押着他走了一路，路边到处都是叛匪的死尸，到处都是惨嚎的伤员，这些都是他的部下，溥伟亲眼看到几个奉军士兵把重伤员直接击毙，然后尸体被扔到了荒山之中，任由野狼吞噬。

看到这宛如地狱的一幕之后，溥伟彻底心灰意冷，怕是自己也逃不过这一劫吧，自己这个二百来斤的大胖子还是够这些野狼美餐一顿了！

“本王一心眷怀故主，舍去性命也要恢复大清江山，出师未捷，也是天意该因。”说着勉强爬起身体，朝着京城方向磕了三个头，用夜猫子一样的声音嚎道：“万岁，奴才不能不能恢复故国，却要惨死贼人之手，铮铮铁骨亡国难，一颗担心照帝京……”

“恭王爷，到了这时候就别念戏词了，你要想做大清的忠臣孝子，我现在就成全你，这荒山野岭，有的是野狼猛虎，你这一身肥膘，它们一定喜欢。当然你要想苟延残喘，我也能给你指一条活路，就看你怎么选择了？”

溥伟一听还有活下去的可能，顿时松了一口气，浑身瘫软下去，他还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呢，因此想装一装英雄，不过一听到还有活路，他顿时就改了主意，什么都没有活着好，英雄又值几个钱啊。

“长官，您只要放了我，开什么条件都行，钱，美女，还是土地？只要开个价钱，我绝不还口。”

张廷兰和杨宇霆相视一笑：“还以为是多大个英雄呢，敢情就是一个软骨头。”

“小恭王，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在下就是张廷兰，你的老伙计善耆和升允就是被我抓住的！”

溥伟一听到张廷兰自报家门。他顿时就像五雷轰顶一般，三魂和七魄全都飞了，他可是早就听说了张廷兰的狠辣。善耆和升允被抓之后，将所有家产都吐了出来，一夜之间，几乎就成了穷光蛋。

好不容易藏了一点私房钱，到了北京之后，又上下打点，现在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是什么都没有了。全指着宗社党的其他人帮衬着勉强活下来。而且这两个人得了性命之后，也不敢折腾了，全都念佛吃斋，不理俗务。

当然这是表面上的，溥伟最清楚原因。一是他们被彻底吓住了，不想找死。二是他们被榨干了油水。拿不出钱，谁也不听他们的了，而且名声又臭了，就连日本人都不想用他们了。

一想到善耆和升允的凄惨局面，溥伟的心就紧缩起来，他是真害怕自己也会落到那一步。不过这不是他能说了算的，命运早就被捏在了人家的手里，怎么就碰上了张廷兰这个煞星啊！

“小恭王，知道了我是谁。也应该知道我的手段，要想活命很简单，就照着我说的做，要是有一点折扣，你就等着喂狼吧。”

溥伟脸色煞白，肥肉不住的颤抖，半天才低头说道：“悉听尊便。”

“很好，你虽然没骨头，但是还有点脑子，别和自己的小命过不去。”张廷兰笑着说道：“第一全部家产，外国银行的存款，庄园田产都献出来，一点不准隐藏；第二把你的同伙都供出来，在东三省，乃至全国，有多少宗社党成员，有多少八旗子弟，凡是支持你们的，都交代清楚；第三把你们和日本

人勾结的始末缘由写清楚。只要能做到这三点，你就自由了。”
张廷兰开出了这三条，都是直击要害，没收了钱款，就没有了折腾的本钱，宗社党就不可能招兵买马，也就别想作乱。
而第二条更加要命，张廷兰明显是想借助溥伟的嘴，尽可能扩大株连的面积，将宗社党，真是满清的八旗子弟一网打尽，这个方法在善耆和升允身上已经用过了，只要溥伟将同党供出来，张廷兰就能够大肆逮捕。
然后把这帮人的财产和土地都拿到自己手中，当然也有不少八旗贵胄不在奉天，但是也没有关系，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之内通缉他们，这帮人手上都有不少钱财，其他的军阀看着也会眼红的，因此这帮人除非躲在租界之内，只要出来就会有麻烦，能极大的限制他们的行动。
这对溥伟来说，也是很要命的事情，他只要把人供出去，他自己的名声就彻底败坏了，谁还愿意相信一个软骨头啊。溥伟完蛋了，再加上善耆和升允，宗社党的三大干将虽然一个没死，但是已经彻底变成了渣渣，一点号召力都没有了，宗社党也就没有了领头人了。
至于第三点，则是张廷兰给宗社党挖下的一个深坑，宗社党就是日本人支持的一条狗，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光是知道了还不成，还要有真凭实据。
张廷兰就是要拿到溥伟的口供，然后不小心泄露给美英的媒体，让他们跳出来向日本施压，进而逼迫日本和宗社党彻底切割，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有让日本人放弃对宗社党的支持，才能让宗社党彻底完蛋。
溥伟虽然贪生怕死，但是还没有笨到家，也隐隐约约猜到了张廷兰的打算，他的脸色越来越凄苦，甚至五官都扭曲了。
要是答应了这些条件，他立刻变成身无分文的穷光蛋，而且还会声名狼藉，那个时候就真是生不如死了。
“张先生，咱们能不能商量商量，我愿意送给张先生几个东洋的娇娃……”溥伟还没说完，张廷兰就把张贺年叫了过来。
“你去送恭王爷上路吧，他要为满清尽忠了！”
张贺年二话不说，过来就抓住了溥伟的衣领，就要把他提到山上喂狼。正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条件本来就是要商量的，可是张廷兰根本不给讨价还价的余地，态度之强硬，大大出乎溥伟的预料。
“团长，这家伙身上的皮衣可都是上好的貂皮，一起扔了，有些浪费东西啊，要不把他扒光了吧！”张贺年本着勤俭持家的原则，向张廷兰建议道。
“可以，他身上的玉佩啊，怀表啊，也都分给弟兄们吧，当做一个纪念。”
“遵命！”张贺年立刻就答应了，他把溥伟提到了山洞外面，一把就把溥伟的皮袍扯了下来，自己披在了身上。
“弟兄们，都来拿东西吧，现在不拿，就要到狼肚子里面找了！”
这帮奉军一听，急忙都涌了过来，在溥伟的眼中，这帮人全都是地狱里面的魔鬼，甚至魔鬼都没有他们可怕。一阵北风吹来，直接穿透了溥伟的身体，从骨髓里面透着寒冷，这一刻溥伟真正感受到了地狱的滋味。
“张先生，我都答应了……！”溥伟凄厉的喊道。
“拙言，宗社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咱们下这样的死手，未免有些过了吧！”杨宇霆拿着抄家的名单，也是一阵咋舌，长长的一串名单，足足有几百

人之多，只要是和宗社党有一点关系，就要被抄家，一点客气都没有。

很多人只是亲戚关系而已，并没有真正的参加宗社党，可是也没有放过，全都要清理家产，没收土地。

“邻葛，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宗社党就是日本为了染指东三省的一张牌，虽然八旗子弟都是窝囊废，但是只有有日本人煽风点火，还是能够牵扯咱们的精力的。我们这一次就要彻底废掉这张牌，把奉天境内的八旗贵胄尽可能的铲平，就算暂时不能铲除的，也要放到通缉名单上，让他们声名狼藉，失去利用价值。”

张廷兰从心底里看不起八旗子弟的无能，但是不能否认，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之后，还是把溥仪抬了出来，成为殖民东三省的幌子，也起到了一定的笼络人心的作用，张廷兰要做的就是彻底把宗社党搞残搞臭，让他们无法兴风作浪。

杨宇霆权衡再三，也认同了张廷兰的做法，他们两个立刻向老张汇报，张作霖一听又有了抄家的机会，也是大为高兴，作为老牌土匪，这可是他最喜欢干的事情，何况奉天要想大规模建设，就需要大量资金，从这些八旗子弟身上抢，总比压榨自己人要好。

老张当即下令，按照名单，一个不落，开始了抄家行动，而且老张又向北京方面发报，奉军又一次破获了叛国大案，宗社党贼心不死，又妄图武装反叛，奉军将士明察秋毫，将祸首溥伟生擒。

消息传出去之后，整个中国再度震动起来，原本老袁还盼着奉天能派出兵力，帮着他对付护**，现在东北出了这种情况，让他的愿望又落空了，不过老袁还是知道轻重的，只能勉励张作霖好好做事。

张廷兰把消息传出去之后，就指挥着手下人开始大肆抄家，把抄来的资金都放到了警备师的小金库里面，土地就分给了那些饥民。中国人对于土地向来有着强烈的兴趣，那些饥民一听说自己能得到一块肥沃的土地，还能分到农具，他们全都沸腾了。

前一刻还在地狱之中，转眼间就进入了天堂，他们对张廷兰简直是感恩戴德。奉军除了清理宗社党之外，还把矛头指向了大大小小的土匪。

这帮家伙不只是地方治安的毒瘤，还随时能够成为叛军的兵源，绝对不能留着，奉军四散出击，无数悍匪被消灭。

经过张廷兰的一番折腾，宗社党彻底被搞残了！

第一百六十九章民兵

满清退位，民国政府许诺优待满清皇室，小溥仪继续住在了北京城，八旗贵族的财产也得到了极大的保留，虽然这帮人败家，但是架不住搜刮的多。

而且东三省又是满清龙兴之地，很多满人一直有一个担心，就是被汉人赶出中原，因此他们在关外购置地产，储存金银，建筑庄园，作为一条退路。

张廷兰让手下人拿着溥伟供出了的名单，四处搜查抄家，随着查抄的深入，发现的结果也越来越惊人。就拿岫岩来说，最著名的玉矿多半都在满清贵族手中，其中份额最多的竟是前清的庆亲王奕匡，占了超过一半。

这个老家伙在晚清官场上就以贪婪昏聩而著称，不过现实往往超乎人们的估计，老东西的手伸得比想象的还要长，捞到的东西还要多。

另外在岫岩最大的地主就是带头围攻县城的毕顺，人称毕七爷，他掌握了全县四成以上的土地，是头号的地主，光是庄园就有五处之多。当然岫岩还比较偏僻，除了玉矿之外，没有太多的特产，在其他地区，八旗贵族的财富就更加惊人了。

“拙言，大帅已经下令按照名单对奉天进行了全面搜查，这里面油水实在是太多了，不只大帅，吴大舌头甚至都从赤峰跑回了洮南，急火火的把几个马场给没收了！”

张廷兰也是大吃一惊，急忙问道：“邻葛，洮南那么偏的地方，还有八旗的人看上么？”

“当然有了，人家好歹号称骑射立国，弄点马场一点都不奇怪，而且除了八旗之外。不还有蒙古王公么，他们在那一带也有马场啊，这种发财机会谁能错过啊，不只是吴俊升，就连和大帅一直不和的冯德麟也加入了进来，他把锦州，广宁一带的八旗也给抄家了，也发了一笔大财。”

其实蒙古王公也有不少加入了宗社党，被张廷兰击毙巴布扎布就是宗社党的成员，张廷兰让溥伟供认的名单之中也有不少蒙古王公。只是奉天的势力和不能深入蒙古，只能先放过这帮蒙古王公，集中力量拿下八旗贵胄。

奉军的几大军头都是土匪出身，这种抄家灭门的事情轻车熟路，干得得心应手。何况当初抓住了善耆和升允的时候。就已经干过一次了，只是那时候老张还不是奉天的主宰。因此难免碍手碍脚。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老张是名正言顺的奉天都督，而且还有王永江作为助手，老王上台之后，首先打出的旗号就是清丈田亩，不惜和整个地主阶层开战，为的就是解决奉天的财政危机。

不过清丈田亩做得再好。也不如直接把土地田产没收来的爽快，八旗贵胄是奉天最大的地主阶层，他们牵涉到了叛国大案之中，收缴土地是理所应该的。把收上来的土地再平分给无地的佃农。

从佃农一下子变成自耕农，他们纳税更多，消费能力也上去了，对于奉天的经济是巨大的好事情，同时也能缓解财政的困局。

正是看到了这种好处，王永江对这次的案件是为头等大事，把清丈田亩和查案子弄到了一起，即便是没有牵涉进去的满人地主，也要老老实实听从清丈局的命令，把土地数量如实报上去，不然随时就能扣下一个叛国的帽

子，去大牢吃窝窝头，这谁也受不了。

当然只要这些人乖乖听话，王永江也不会太为难他们，毕竟抓大放小的道理谁都懂，把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那些大鱼身上，原来满清的黄带子红带子都遭了严重冲击，谁叫他们手头最肥呢。

“拙言，短短几天之内，大帅那边抄到的浮财已经超过了五百万大洋，房产田地的数量更是无可计数，这下子王岷源怕是都乐开了花，有了这些钱，奉天财政缺口就弥补上了，还能有不少的结余呢。”

“有点少啊，我估计这帮人的浮财怎么也有一两千万以上，他们当了两三百年的寄生虫，手里头的积累绝对不止几百万吧！”

“的确不止几百万，只是大部分的人把钱都存在了外国银行，具体的数目我们也弄不清楚，而且那些消息灵通的家伙或是跑到了满铁附属地，或是跑到了旅大，还有直接跑到北京的，我们能拿到的就是田产和房屋。”

“不能这么便宜的放过他们，我看应该把这种事情当做一个长远的任务来做，先把这帮家伙都放到通缉名单上面，只要他们从藏身之地一冒头，咱们就给抓住，然后严加拷问，不把他们的骨髓油榨出来，绝对不放手。”

杨宇霆一听，也给张廷兰竖起了两个大拇指，其实张作霖和王永江他们抄家，还是存心抢一票就行的心思，目的是度过眼前的难关。哪知道张廷兰竟然要把这种事情当成长久的生意，只怕往后这些八旗贵胄头上都悬了一把铡刀，随时能落下来，他们多半都会坐立不安，日夜惊恐啊。

“拙言，你这么干就不怕人家说你心黑手辣么？”

“怕什么，满人入关之后，不事生产，整个就是寄生虫，他们积累的土地和财富根本不是他们的，而是多少汉人的民脂民膏，每一个子都带着血泪。现在把这些钱从他们手上弄过来，咱们建工厂，修铁路，发展军备，这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我们其实是在帮那帮八旗贵族赎罪。”

“拙言，现在我才明白，大帅真是慧眼识珠啊！”

“邻葛，你什么意思啊？”

“刚刚大帅传达了命令，任命张拙言为辽南清查使，负责清查涉案满清贵族的家产问题，不只是岫岩，营口、海城、庄河、丹东、凤城等地都归你管啊，大帅的意思就是让你把八旗子弟的财富都榨出来。”

其实说起清理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操作起来却是十分困难，就拿土地来说，奉天被开发出来的耕地在四千万亩左右。其中八旗贵族占据了其中最肥沃的两千多万亩，是总数的一半还多。

在辽南等地，也至少有几百万亩的土地，要想把这些都弄清楚，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没有几个月，甚至一年别想弄清楚。而且还牵涉到后续的事情，就算是没收了土地，接下来要怎么解决也是一个麻烦。

由于土地数量众多，不可能简单的分给老百姓。老张任命张廷兰当清查使，其实就是想利用他灵活的头脑，把这些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为奉天其他地区做一个探索。

当然这只是一个目的，另外老张也是让张廷兰在辽南扎下根基。形成对马龙潭的制约。宗社党在这边拥有这么多武装，甚至试图攻击县城。重新恢复满洲国。结果马龙潭根本没有察觉，这就是严重的渎职。

身为东边道镇守使，他是有很大责任的，老张正好能够名正言顺的把手伸进来，张廷兰就像一个楔子一般，直插辽南。老张的控制范围也能得到极

大的拓展。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辽南不只有宗社党闹事，还有革命党也在折腾呢，而且危险性不比宗社党小。八旗子弟都是一帮饭桶。可是革命党之中龙蛇混杂，有不少留学日本的人才，他们的口号也更有煽动性，不容小视。

辽南紧挨着日本人的大本营旅顺和大连，地方的情况错综复杂，这种情况恐怕也只有张廷兰能够应付。

就拿这次迅速剿灭宗社党来说，张廷兰做得就相当完美，不到一天的时间，县城内外的宗社党武装全都给消灭了，还捉住了溥伟这么一条大鱼，将辽南的宗社党几乎一网打尽，而且还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把事情办成了铁案。

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堪称迅雷不及掩耳，宗社党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想要弄残他们，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不过这次奉军行动太快了，两三千人的武装力量连一点动静都没闹出来，就完蛋了。

等到日本人反应过来，奉军已经开始查抄这些满清遗老遗少的家产了，日本人只能尽量的庇护一些重要的人物，不过这帮家伙的家产也都丢了。

日本人也出头向奉天施压，对老张的野蛮行径大为指责，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威胁，他们当然不会容忍一条狗就这么没了。

可是张廷兰也早有准备，他让溥伟交代了和日本人勾结的情况，然后他把这些材料捅给了欧美的报纸。这下子美英等国都炸锅了，日本人在东北划定势力范围可以，但是绝对不能任由日本明目张胆的分裂中国，这么搞下去，东北不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么。

特别是美国，更是暴跳如雷，他们对日本发出了严重的警告，不许他们打破太平洋的平衡，如果一意孤行，后果自负。

面对突如其来的外交压力，日本人也慌了手脚，没了精力管这些八旗贵胄，只能任由奉军鱼肉。眼看着这么一条好狗，被奉军宰杀扒皮，然后扔到锅里煮了，张作霖喝上了香喷喷的狗肉汤，日本人的心头却在滴血，多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张廷兰得到了任命之后，仔细思量了一下现在的处境，又和杨宇霆仔细商量了一下。

“邻葛先生，咱们来辽南，主要的任务还是剿灭革命党的作乱，原本我想故意卖个破绽，引蛇出洞，将革命党一举剿灭。但是宗社党却先冒出来了，我看咱们不如就改变策略，不用引蛇出洞，而是敲山震虎，以搜捕宗社党的名义，敲打革命党，逼着他们都集中到庄河，然后再一举铲平，把辽南的两大毒瘤都消灭了。”

“拙言的想法不错，只是我还有点担心，咱们手上的兵力不够啊，这次只带了一个团，不到三千人，要想控制地方，又要对付革命党，还要防着日本人，浑身是铁打得多少钉儿啊？”

张廷兰笑了笑说道：“邻葛，我早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民兵来控制地方，这一次我们没收了那么多的土地，都要分给老百姓，总不能让他们不劳而获吧？”

杨宇霆点点头：“的确，白白给了老百姓，他们就不知道珍惜，大帅让你担任这个清查使，其实就是想找到更好的利用土地的方法。”

“我准备参照给辽阳灾民制定的救灾办法，让所有老百姓劳动五年，向政

府缴纳了购买土地的资金，然后土地才归他们，这个赎金除了可以用粮食偿付之外，也可以用工时抵偿，当民兵也是一个选择，而且民兵的工时算作普通工人的两倍，你说老百姓会怎么选择？”

第一百七十章洗牌

自从满清放松对东三省的控制之后，大量的移民涌入，奉天就出现了大量的土匪，而且这些土匪就像韭菜一样，消灭一茬，又长出一茬，没完没了。

其实内外原因都有，日本和俄国两个列强都垂涎东北，因此会支持一些地方武装，扰乱东北的治安，并且替他们侦查情报，消耗中国政府的精力。

另外中国政府缺乏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行政力量下不到底层，黑帮土匪就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这也造成了上下之间的脱节。

如果说北洋政府是一艘大船的话，那么底层行政力量的缺少，就决定了这艘船漏底儿了，就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看着好看，根本经不起风雨的摧残。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地方行政力量，不只是张廷兰，王永江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主张清丈田亩，整顿吏治，就有这方面的打算。

不过张廷兰绝对王永江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对地方的控制还不够彻底。奉天不同于其他地区，日本人已经把手伸进来了，仗着南满铁路，日本人把奉天的经济命脉捏在了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奉天政府必须有更强大的动员能力，让民众和自己一心一意，上下一体，共同努力，才有对抗日本人的本钱。

张廷兰也想了很久，对边疆保护开发最好的方式就是生产建设兵团，耕战结合。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张廷兰在辽阳安置灾民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屯田的问题。现在又没收了这么多的土地，张廷兰觉得时机成熟了。

“邻葛，老百姓都盼着拥有土地，只要我们给他们土地，他们绝对愿意用生命去捍卫，这样他们就成了地方上的定海神针，不论是土匪，还是宗社党。想要扰乱地方，就要先过老百姓这一关。建成民兵制度之后，主力部队的二手武器可以甩给他们，如果发生大战，还能够征调这些民兵，作为支援力量，必要的时候还能补充损失。”

杨宇霆何等精明的人物。一眼就看透了这种民兵制度的好处，在平时民兵能稳定地方治安，甚至是对于一些小股的土匪，压缩土匪的生存空间。只要民兵制度铺开，奉天，乃至整个东三省的匪患就彻底消除了。

而且以民兵作为依托。就能收缴地主的武装，把乡村的控制权从地主手中拿过来，有民兵弹压，政府的政策也能落到底层去。

到了战时这些民兵还是强有力的补充力量，能保证奉军有源源不断的兵源。可谓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拙言，我要是猜得不错。你是想通过建立民兵，把国防动员体系建立起来吧？”

“邻葛果然精明啊，这次欧洲大战的残酷想必邻葛也有所了解，战争已经不是军队的较量，而国家和民族整体力量的对抗。光指着现役的部队，根本不够用，况且东三省还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没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还有本钱还日本人周旋么！”

张廷兰又接着说道：“想要建立动员制度其实很困难，我们的百姓太麻木了，他们被压榨太多年了，和政府之间有着严重的心结。眼前最好的机会已经出现，我们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土地，可以安置灾民，可以笼络佃农，靠着

土地作为纽带，将百姓都拉过来！”

不得不说，满清三百年的奴化统治，疯狂的文字狱，对中华民族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开始麻木不仁，只关心自己的眼前利益，家国天下离他们都太远了。

而且政府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个的贪官污吏，就是那些敲诈勒索的警察，就是那些如同土匪一般的丘八大爷，有了这种看法，再加上教育的严重缺失，中国社会就好像一潭死水一般。

直到后来日本大规模侵华，中国人才猛然惊醒，而随后土改推开之后，老百姓拥有了土地，焕发了生机。原本被日本几乎亡国的中国人，在朝鲜半岛发出了自己的怒吼，硬生生的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人逼到了谈判桌之上。

前后反差之大，说明了很多问题，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但是就像一柄绝世神兵必须经历千磨万击一般，也需要强烈的刺激，才能从迷茫之中苏醒过来。

纵观五千年历史，这个最好的刺激就是土地，正好借助这次机会，奉军一举收拾了奉天最大的地主阶层满清贵胄，手中掌握了丰富的土地，如果不好好利用，实在是太亏本了。

杨宇霆当然清楚按照张廷兰的办法，奉军就彻底扎下了根，立于不败之地，这么做的价值怎么说都不为过。不过杨宇霆也感到了一丝担忧，这套系统一旦建立起来，究竟是张作霖掌控，还是眼前这个年轻人做主啊！

张廷兰虽然年轻，但是眼光和手段都远超常人，如果他要再大二十岁，甚至十岁，都值得辅佐。可是他偏偏和少帅张学良差不多，是奉军的小字辈，真不知道未来会走到哪一步！

想到这里，杨宇霆脑仁有点疼，索性把这个念头抛开，他还要和张廷兰把工作落实下去，把土地分配好，民兵队伍拉起来。

第一批接受土地的就是岫岩县城的饥民，一共有三千多人，自从把毕顺等满清贵族拿下之后，他们的房屋都被征用了，分给这些饥民居住，每天都有浓浓的稀粥，这些老百姓终于恢复了精神。

张廷兰和杨宇霆过来时候，这些老百姓看向他们的眼神之中都带着一丝尊敬，没有这支军队，只怕他们都成了饿死鬼，这种世道之下，能做到秋毫不犯的军队实在是凤毛麟角。偏偏让自己遇上了，是何等的幸运啊！

毕顺的大院中间有几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子还在追逐打闹。他们脸蛋都被冻得通红，却全然不在乎。

张廷兰走到了这帮小家伙的身边，一伸手把最小的孩子抱在了怀里，其他人全都怯生生的看着，不知道这个突然出现的家伙是干什么的。张廷兰脸上都是笑容，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大把松子，塞到了他们的手上，这帮小家伙顿时笑逐颜开。

张作相子女众多。不少都是年龄很小的，张廷兰身上经常带一些零食，另外自从养了流光之后，发现这匹马简直就和小孩子一样，喜欢果酒，又喜欢零食，松仁、榛子、瓜子仁全都来者不拒。张廷兰也嫌有壳的东西麻烦，因此经常用些爆米花打发流光。

看着这帮全然不知愁的小孩子，张廷兰也十分感慨，穿越到这个时代以来，自己的心事都太重了，活得太累。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自己才愿意费功夫去养流光，也愿意看这些小孩子。

“拙言，这么喜欢小孩子，你可该成亲了！”杨宇霆笑着说道。

“邻葛，你也拿我开心。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啊？”

“拙言可别开玩笑。你要等着灭了匈奴，只怕早就两鬓如霜了，都能当爷爷了。”

“正事要紧吧。”张廷兰让这帮孩子都玩去了，然后他让邓华把民众的代表召集过来，张廷兰在处理辽阳灾民的时候，已经很有经验了，民众早就按照家乡住址不同，分成了不同的群体，然后分别选出代表。

这些代表都被集中到了大院之中，张廷兰站在了一处高台之上，扫视了一下所有人，然后说道：“乡亲们，我知道你们都遭了灾，没有了粮食，才不得不沦为流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政府不能一直救济你们，开春之后你们该怎么办呢？”

张廷兰的问题正好戳中了大家的心坎，很多人都把头低了下去，现在有粮食，有住的地方，能活下去，可不能一直这样啊。

“长官，我们还回家给地主种地，老天爷总能给一条活路吧。”

张廷兰笑着摇了摇头：“这个愿望恐怕不成了，你们原来的地主已经被抓了，他的土地都是政府的了。”

这帮人也是一阵惊愕，又面面相觑，多少年他们都是给地主种地，可是现在地主没有了，他们该怎么活着啊。

“长官，我们能给政府当佃户不？”

张廷兰看着这帮淳朴的农民，笑着说道：“你们原来的地主是满清的权贵，牵涉到了叛国大案，他们的土地都被政府没收了，按照张都督的想法，要把这些土地平分给所有无地百姓，让大家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底下的代表们彻底被这个消息惊呆了，用于属于自己的土地，是他们多少年的梦想啊，不过更多的时候，也只是做做梦而已，每年交上去沉重的地租之后，他们能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根本别指望别的。

可是现在有人突然告诉他们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这帮人全都沸腾起来。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廷兰看着交头接耳的百姓，没有多说什么，必须给他们点时间，消化这个消息。

等到他们安静下来之后，张廷兰又说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要想得到土地，就要付出一定的赎金，以五年为限，每年上交一半的收成，五年之后，土地就属于你们。”

其实一半收成并不多，和地主几乎差不多，东北的地主还算客气，关内的地主七八成地租的都有，基本上就相当于交五年地租，然后土地就属于自己，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情，这些代表纷纷点头同意，显得喜悦异常。

“大家不要着急，不只有赎金，还要有别的义务，在五年之内你们要义务劳动，帮助修筑水利工程，余粮要优先卖给政府，还有一点，就是每个村都要按照人口比例，组建民兵队伍，协助政府管理地方治安，清剿土匪，帮助军队运输军需。危险很大，不过也有优惠，就是每个出民兵的家庭，只要负担三年的赎金就可以了。”

张廷兰又解释道：“你们的土地都是从满清贵族手中没收的，换句话说就是抢来的，能抢来，他们就会抢回去，让你们组建民兵，其实也是在保护你们自己。以后不管是满清的贵族，还是山贼地主，他们想要巧取豪夺，剥夺你们的土地，民兵就能够保护你们的利益，奉天政府就是你们最大的靠山。”

这些代表也都不傻，虽然当民兵会有危险，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付出再大的牺牲都值了，因此他们很快就同意。

张廷兰立刻安排人手，把土地划分下去，同时将民兵队伍组建起来，有了岫岩做为表率，很快这项措施就得到了快速的推广，整个辽南大地，越来越多的百姓手中拥有了土地，一支支的民兵队伍建立起来。

第一百七十一章暴怒的本庄繁

如果仅仅认为地主就是土地多一些，靠着地租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地主其实担负的任务远不止这些，他们是地方争端的调停人，是地方最大的放贷者，同时也会帮着政府收取各种税收，他们靠着手中的财富，豢养打手，建立武装，甚至经营鸦片。

有些恶劣的地主，公然抢男霸女，甚至一些山区的地主还拥有女性的初夜权，他们既是地方的行政者，又是执法者，同时地主家能够支撑子女学习，他们又掌握了知识，拥有文化话语权，可以说他们就是一个个的土皇帝。

大量地主的存在，是严重制约农村发展的毒瘤，也是建设现代化社会的障碍。对于这种阶层来说，必须进行摧毁，当然直接的暴力摧毁有很大的困难，只能先零打碎敲。

张廷兰在推行民兵制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收缴地主手中的枪支，原本地主打着自卫的旗号，拥有大量的武器。一般小的地主家里也有十几条各种枪支，多的上百条。

现在地方治安由民兵接过来，他们的武器就必须上缴，然后交给民兵使用。不管情不情愿，奉军强大的武力就在后面，如果不听，随时就能把他们收拾掉。

这次分配土地的对象主要是各地的灾民和佃户，他们原来租用的土地，现在他们只要能苦干五年，土地就是自己的了，因此热情极为高涨。

按照规定每人能分配五亩土地，最先得到土地的就是那三千多饥民，毕顺的土地都被分派给了他们。虽然是数九隆冬，但是这些老百姓还是忍不住天天都地边张望。把土地划好了份额之后，然后抽签决定归属。

一番紧张的工作下来，他们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随同土地一起分派的还有农具和耕牛。张廷兰又把没收的庄园公开拍卖，将其中的三成收入分给农民，用做他们的安家费，每个人都能分到三五块块大洋，虽然不多，但是也算是意外之喜，再积攒一点。就能有钱盖房，也就有了安身之地。

对于这些百姓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对于张廷兰的感激更是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不顾寒冬。几乎天天都跑到地头儿，清理田埂。规划水渠的走向。安排合适的井口位置。

除此之外，最大的事情就是组建民兵队伍，三千多人的民众，一共要出一百个民兵，全都是最精壮的小伙子，他们每天都要训练。然后负责附近的治安巡逻工作。

他们的巡逻工作开始之后，也就标志着地主武装必须寿终正寝，将枪支弹药全都交出来，原本豢养的那些打手也要解散。如果包藏了江洋大盗，山贼土匪，还要受到严惩。

这些地主也想要反抗，不过他们实力很有限，原本最强大的就是八旗贵族，可是他们都沾上了叛国罪，谁也不敢出头找死，没有了领头人，底下这些中小地主就没有了主心骨，只能任由奉军处置。

何况还有更要命的事情，他们手下的佃农也动了心思，差不多的地租，人家干五年，土地就是自己的，可是自己干一辈子也弄不到一块土地，这是何等的差距啊。

因此有些心眼灵活的佃农就主动装成灾民，也要求分配土地，张廷兰也乐得如此，反正手里有多余的田地，要是能借助这次机会，动摇地主阶层的控制力，那就再好不过了，多争取一个农民，自己手上的势力就强大一分，传统势力就衰弱一点。

各项事务都在快速铺开，虽然还是冬天，但是辽南的百姓已经提前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越来越多的百姓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他们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

“拙言，大家都在那边忙碌，你一个人躲清闲可不行啊，要知道主意可都是你出的啊。”

“邻葛，你要讲道理啊，我出了主意，才要你们去落实呢，总不能我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办了吧，那样你，还有邓县长他们不都失业了么！”

“伶牙俐齿，我是不和你争了。”杨宇霆又笑着说道：“拙言，我听说你又向银行贷款了，而且数额还不小，怕是要有大动作吧。”

“也不算什么大事，我准备建一个煤铁联营的工厂。”

杨宇霆听到这话，顿时就把眼珠子瞪大了，一把就拉住了张廷兰：“拙言，你不是开玩笑吧，钢铁厂可是天大的事情，有了钢铁，才有军工，这可是一切的基础啊。”

战争就是钢铁的碰撞，衡量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钢铁的产量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所谓船坚炮利，无非就是钢铁的堆砌。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屡屡受到西洋的欺凌，最根本的就是工业的落后，这是很多人都清楚的一点。但是清楚归清楚，要想真正建立工厂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就是投资问题，重工业并不比轻工业，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而且早期的产品无论成本还是质量，都比不过外国，这时候就要政府提供保护。偏偏中国政府又是四分五裂的样子，连最基本的关税自主权力都没有，西方商品能够长驱直入，又怎么发展重工业啊。

现在中国拥有的厂子，多数都是满清遗留下来的，新厂几乎没有，现在张廷兰突然说要建立钢铁厂，怎能不能杨宇霆激动啊，真要建成了，奉军的发展就是一片光明了。

“邻葛，我们这次把土地分给老百姓，在未来五年，老百姓都要上缴一半的收成，我用这部分收成，作为抵押，向奉天银行贷款，至少能贷到几百万，再让实业团投资一部分，政府再拿出一些，资金问题就解决了。机器从美国采购，技术工人在俄国坑蒙拐骗一些，实在不行，还可以聘用几个日本人，地点就选在本溪，你看如何？”

张廷兰说得很笼统，但是杨宇霆也听得出来，张廷兰是早有全方面的规划，他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年轻人借题发挥的本事。

“拙言，建立钢铁厂自然最好不过了，可是没有咱们自己的人才，全仗着外国人，也不放心啊。”

“怎么会全仗着外国人啊，你难道忘了邝荣光先生么，他在十年前就考察过本溪的煤矿，现在是轻车熟路，没有一点问题。”

杨宇霆点点头，然后又说道：“本溪的矿区可大半都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已经建立了本溪湖煤铁公司，虽然明面上中日两国各自占据一半的股份，但是主导权都在日本人手里，生产出来的东西也都归日本人，要想在本

溪建立工厂，可是要虎口夺食啊。”

“不这样还能怎么办，咱们奉军想要独立自主，想要发展壮大，就要拼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如果任由日本发展下去，东三省早晚是他们的，那是坐以待毙，拼死争一下也好。”

张廷兰也想过在别的地方建厂，不过考虑到交通和安全，最后还是选了本溪，虽然这里有日本的势力，但是正好在奉天的腹地之中，如果日本人敢动武，奉军就掐断南满铁路，只要奉军足够强大，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而且张廷兰还准备利用这一次机会，拿到日本人支持革命党的真凭实据，让他们在国际上灰头土脸，压住他们的气焰，为奉军建厂提供可能。

当然考察还需要时间，暂时的任务还是把辽南稳定下来，杨宇霆和张廷兰又讨论起了庄河的问题。

“拙言，咱们派到庄河的情报人员已经传来了消息，辽南各地的革命党都在向庄河聚集，人数已经超过了两三千，而且还看到了不少日本人出没，他们多半是帮着制定作战方案，训练军队，甚至可能会化妆之后，参加作战。”

杨宇霆说到这里，也是忧心忡忡，张廷兰也是眉头紧锁。

“邻葛，你说我躲清闲，其实我是一直在思考对策，革命党和宗社党就是日本人手中的两张牌，咱们废掉了宗社党，日本人一定会对革命党更加关注，握得更死，咱们必须制定出万全的办法，才能够一举铲除他们，而且还要做到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拙言，我建议咱们还是来个欲擒故纵，先对临近的海城，营口一带进行清查，把民兵制度推开。这样那些革命党没有了生存空间，就会聚集到庄河，这种乌合之众聚集的越多，越没有战斗力，相反他们分散到各地，像苍蝇一样，阴魂不散，才是最麻烦的。”

杨宇霆和张廷兰商量着对策，而日本派出来的军事顾问本庄繁却是暴跳如雷，几天的时间，他的嘴角上长了一圈大泡，脾气也格外的暴躁。

这家伙刚刚从龙头山离开，奉军就杀到了，溥伟这支武装彻底完蛋了，不只完蛋了，溥伟这个没骨头的，还把日本人供出去了，结果引来了国际上的压力，日本政府的处境都格外艰难，本庄的压力可想而知。

“顾问先生，奉军在辽南的势力越来越大，您看咱们的起义是不是延后一些啊？”何天炯忧心忡忡的问题。

“不行，绝对不行，大日本帝国的计划不容更改，你们必须马上行动，我要让敢于和帝国做大的混蛋，尝到帝国的铁拳。”本庄繁就像一个疯狗一般，不停的狂叫。

第一百七十二章辽南烽火

日本人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人支持利用宗社党之类的势力，有人则主张收买张作霖之类的地方实力派。只是老张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而且还引入了欧美势力，平衡日本，让日本人感到了本能的惊恐，以军部为首的势力开始决定支持宗社党和革命党，借助袁世凯登基的时候，一举拿下整个辽东半岛，甚至把奉天都分裂出去。

原来日本人想着两条腿一起走路，一面让革命党打起护**的大旗，反对袁世凯，一面宗社党打起满**立的旗号，恢复满洲国，结果出师未捷，宗社党这张牌彻底被打残。更加要命的是奉军借助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奉天农村势力进行了洗牌。

日本也是一个即将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对于奉天农村疾风骤雨的变化的背后含义，十分清楚，如果任由奉军这么搞下去，他们就彻底站稳了脚跟，甚至有进行工业化的能力。

他们哪里愿意在眼皮子底下出现一支强大的奉军啊，因此本庄繁坚决反对延迟行动，相反他们还要加快筹备，聚集更多的势力，拥有更强大的战斗力。

“何桑，你现在的使命就是召集更多的士兵，奉天政府正在摧毁地主，他们的武装要争取过来，宗社党的残余力量也要拉过来，要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盟。”

“顾问先生，您的指示我们应该照办，只是要想大规模的收编部队，就需要枪支弹药，需要更多的军费，要是不能解决，也没人听我们的啊。”

何天炯把手一摊。要求很简单，就是让日本人出钱出武器，本庄繁却十分为难，这次行动的最主要支持者就是军部，政府方面却表示反对，因此拿不到资金支持，本庄繁在地上转了几圈。

“何桑，你联系一下大仓喜八郎先生，让他提供二百万日元经费，我会联系关东军。让他们提供一批装备。”

这个大仓喜八郎是日本大仓财阀的创始人，在日本军队的扶持下，攫取了在中国的采矿权，财力十分雄厚，而且也是侵华的急先锋。日本在中国扩张的越多，他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何天炯也见过大仓喜八郎几次。知道大仓十分慷慨。因此欣然同意。本庄繁也要和关东军联系，希望能从关东军的军火库之中拿出一部分，甚至是把一些现役装备拿出来，谁让关东军也极力支持这次行动呢。

日本人和革命党的紧张筹备，都被张廷兰派遣的侦查人员注意到了，在庄河周边聚集的人数超过了两三千人。而且还在快速增加之中，特别是最近有一些地主武装被解散了，原本游手好闲的懒汉无处可去，就都投奔到了庄河。使得革命党的人数向滚雪球一样扩大。

而且革命党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和黑帮流氓往来密切，青红帮哥老会都被视作革命的主力，到了关外也一样，山贼土匪也大量的混入其中。

“拙言，你现在还能沉住气，不尽快出兵庄河啊？”杨宇霆有些疑惑的问道：“让那些杂碎聚集到一起，一举铲除，我也同意，可是现在情况有些不受控制，他们人数越来越多，背后又有日本人支持，咱们毕竟只有一个团的人

马，我怕超出控制啊。”

“我也怕啊！”张廷兰笑着说道：“这可怕也没用啊，他们没有大闹起来，我们贸然出兵，这些人要是逃到了旅大，我们想消灭就困难了，因此我想了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他们不是四处招人么，我就让他们招收的更顺利一些。”

杨宇霆一时没明白张廷兰的意思，他皱着眉头说道：“别打哑谜了，我是真有些害怕了。”

“邻葛，说起来也容易，何天炯他们饥不择食，什么人都要，我们索性就派一些人，装成土匪，加入进去。你想想，一帮乌合之众，内部还有问题，你说他们能成气候么？”

杨宇霆这下子算是明白了张廷兰的谋算，他忍不住把大拇指竖了起来，大笑道：“拙言，你这招真高啊，就算他们能招募再多的人，只要内部乱套了，就不打自破了，有多少人都没用。”

派遣内奸是战场上十分常见的办法，况且何天炯等人为了扩大势力，对人员的需求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什么人都要，其中就隐藏了巨大的漏洞，正好给了张廷兰可乘之机。

“拙言，你都派了谁过去啊？”

“就是那个新投靠的张贺年，我给他改了个名字，叫张海天，又挑选了二十几个精明的士兵，化妆成了一伙土匪，前去投靠革命党。”

“那小子一身匪气，是天生当土匪的料，我看很合适，不过就派一伙有点单薄了，在多派一点人过去吧。”

张廷兰和杨宇霆在商量的时候，张贺年已经带着几十个士兵进入了庄河境内，没走出多远，就遇到了一伙人，正好从另个岔路赶过来，双方撞在了一起。

这伙人身上穿得花里胡哨，有穿着老羊皮袄的，也有穿着破棉衣的，有两个人最惨，身上裹着棉被，用麻绳捆着，看起来还有一丝和服的味道。

穿着五花八门，手中的武器也是千奇百怪，有的拿着土枪，有的拿着大砍刀，红缨枪之类的，看起来像是杂耍的对于像是土匪的。

领头的小子三十来岁，瘦小枯干，两个黄眼珠滴溜乱转，他们也早早的注意到了张贺年这些人，他们衣着齐整，手里头都拿着步枪，各个二十上下，看起来十分矫健，这个小子就打起了小心思。

“哥们，是去庄河发财么，在下人送绰号黄狼，在辽南也有一号，这次带着手下弟兄共襄盛举，咱们同行如何？”

张贺年也不想瞎撞，能和其他土匪一同行动，还能掩饰他们的身份。因此说道：“黄狼兄，在下张海天，能遇到就是缘分，咱们还能互相照看一下。”

两伙人合到了一处，队伍扩大一倍多，黄狼一看张贺年这些人就和普通土匪不一样，因此问道：“海天兄弟，你们原来是干什么的啊？”

“实不相瞒，我们其实是给庆王爷奕匡守卫岫岩的玉矿的，结果奉军把玉矿全都没收了。兄弟们都没有了去处，听说庄河在招人，就过来投靠。”

黄狼一听，连忙点头，怪不得人家这伙人这么剽悍呢。原来是给王爷办事的啊，那自然和乌合之众不相同。黄狼还升起一丝敬畏之心。

“海天兄弟。就凭你们给王爷办事，就证明都有两下子，到了庄河之后，

一定重用，至少也是一个连长。”
“借黄狼兄的吉言了，其实我们就是想弄点钱。然后到关内的花花世界享受去。”
“没错，谁愿意拼命，谁就是孙子。这次奉军干得太不地道了，他们也都是绿林出身。结果现在飞上高枝儿，反过头就瞧不起江湖人了。搞什么民兵，地方上有了民兵巡逻，后面再有官兵压阵，谁还敢抢劫客商啊，这江湖人还怎么混下去啊。”
黄狼一路上都是抱怨，张贺年有一句没一句的答应着，他们又走出一段，接连又遇到了两伙人，他们一伙是地主豢养的打手，一伙是帮会的人。
大家都聚在了一起，足有二三百号，到了深入庄河境内之后，在路上就有负责站岗放哨的革命党的人，这些天前来投靠的人也很多了，他们都轻车熟路，简单的问了问之后，就把张贺年他们安排到了一个临近县城的镇子之中。
这里已经聚集了三百来号杂七杂八的士兵，全都吆五喝六的，好不热闹。张贺年在地主家赶车的时候，就经常和这类人打交道，因此很快就和这帮人打成了一片，他身手好，手底下的弟兄枪法都很惊人，结果还被推举成了营长。
一连等了十来天，每天晚上都有人过来宣传，基本上是第一拨人过来将推翻袁世凯，废除帝制，恢复民国之类的云云。第二波人过来就说要抢回土地，把奉军还有那帮胆大包天的泥腿子都弄死。第三波就是宗社党的残余分子，他们则是要恢复满清江山。
这还不算完，有时候日本人还过来，讲什么中日亲善之类的鬼话，看得张贺年都十分好笑，这帮乌合之众就把这些话都当成耳边风，他们关心的是给自己多少好处，每天的钱粮能有多少，其他的全都是屁话。
张贺年也没有闲着，利用这段时间，详细的了解各种情况，他知道这样的屯兵点一共有十来个，总兵力接近四千人，势力不算小。
折腾了半个月，这天晚上，何天炯和顾人宜一同出现，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几个日本人，搬运了大量的枪支过来，张贺年这个便宜营长组织着大家领枪支。
这些枪一部分是三十式步枪，还有不少老式单打一，每个人发一条枪，还给十元日本金票。
武器和钱都发放完毕之后，何天炯对着他们说道：“诸位弟兄们，蔡锷将军节节胜利，袁世凯就要完蛋了，我们也要行动起来，共同讨袁。我宣布奉天护**正式成立，现在马上出发，攻击庄河。”
一声令下之后，这些乌合之众都一起出发，每个人都举着火把，离老远一看，就好像火龙一般，走出了十几里之后，其他方向也陆续出现了同样的火龙，大家都聚集到了一起，将庄河围困起来。
革命党闹了这么长时间，庄河内的官员早就知道了，现在一看他们终于发动了，这帮人早就跑得差不多了，何天炯和顾人宜亲自指挥着这帮家伙，冲进了城去。
这伙土匪哪有什么纪律，进城之后，就疯狂的开始抢掠，看见什么好，就抢什么，主要的店铺，甚至是老百姓家里都难以幸免。
对于手下人的为非作歹，何天炯也没有心思管了，他迫不及待的竖起了

奉天护**的大旗，并且发表了讨袁公告。

有了一个带头的，就不愁没人跟随，不只是革命党，其他想浑水摸鱼的家伙也都蹦出来了。除了庄河之外，营口，海城，凤城，丹东等地先后出现了护**的大旗，辽南大地风起云涌。

身处风暴中心的张廷兰反倒十分镇定，没有太大的急躁，他不紧不慢的调遣士兵，四处清剿那些造反作乱的家伙，不过张廷兰有意无意的都避开了庄河，任由革命党在这里胡闹一般。

张廷兰能稳坐钓鱼，不代表其他人也如此平静，北京的袁大皇帝听说奉天也出现了革命党之后，急得几乎吐血，只有张作霖这么一个忠臣了，偏偏他的治下还出了问题，这不是天绝洪宪么！

第一百七十三章惊变

“老袁又给咱们发电报了，让咱们尽快解决辽南的问题啊。”

“大帅，都是一帮乌合之众，不必在意，有拙言统兵，清剿他们很容易。”袁金凯对老张说道：“麻烦的是日本的态度啊，日本人要求尽快停止收缴八旗的土地，还在抗议咱们滥用司法。”

“那帮遗老遗少，都是日本的狗，他们自然不愿意看到狗死的那么惨。不过不把这些土地没收上来，咱们怎么解决财政缺口。”

王永江大声说道：“大帅，无论如何都要抗住压力啊，只要把土地处理了，我有把握在今年结余五百万大洋，三年之内，就把奉天多年拖欠的款子全部还上，还能整修水利，建立学校和工厂，奉军也能扩充军力。”

能让王永江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没收八旗的土地，最大的驱动力就是收入，老百姓从佃农变成自耕农，隐藏的土地被清理出来，奉天的田赋能增加一半还多，有了这些钱，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不只王永江被这些利润吸引了，就连老张都疯狂了，除了田赋的增长之外，光是将近千万的浮财就让张作霖动心不已，有了这些钱，老张就能把手下部队全部换装，还能用银子开道，把其他势力都收买过来，一统奉天。

这可是张作霖一直以来的目标，哪里会轻易放弃啊。

“日本人抗议他们的，咱们一面拖延着，一面动作快一点，在开春的时候，就把所有土地都处理差不多，别耽搁了春耕。等到木已成舟，日本人也说不出什么。”

老张又说道：“辽南的兵力似乎还是有些单薄，我准备派遣一个营过去。”

“既然要派援兵，我建议派遣一个骑兵营过去，拙言的部下战斗力已经很不错了，欠缺的就是机动能力，正好剿匪还讲究一个速度。”孙烈臣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老张当即点头同意，这时候张作相也说话了：“大帅，辽南发展到了这个地步，马大哥依旧反应迟钝。有些不应该啊。”

马龙潭的动作的确太过迟钝，老张也十分不满，他已经连续向马龙潭发了几次电报，但是马龙潭只是一味敷衍，却没有什么动作。

偏偏马龙潭又是他的结拜大哥。资格太老，老张也不好太过责怪。

“我派人过去联系一下马大哥。让他提高注意。千万别让叛贼钻了空子。”

这个时候张廷兰指挥着大军已经连续扫荡了几处作乱的匪徒，这些人里面有山贼土匪，也有心怀不满的地主，不过都是匆忙起事，准备匆忙，大军一走一过就把他们消灭了。

奉军就好像铁犁一般。一走一过就把民兵建立起来，地方的管理权力易手，张廷兰手中的势力越来越强，其他的小股匪徒一看根本没有挑战的能力。因此他们要么偃旗息鼓，要么就去投靠庄河的革命党。

辽南大地的洗牌还在继续，老张派来的骑兵营已经赶到了，负责指挥的是两个人，营长是马占山，副营长就是吴凯杰。

对于马占山这个人，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马占山率领所部和日本大战多次，被尊为抗日英雄，虽然马占山也有投降日本的污

点，不过还不失为一条好汉。

他也是绿林出身，后来被吴俊升收编，担任了连长，就在这次袭击赤峰的作战之中，马占山表现英勇，被提拔为营长。随即老吴派他查抄洮南的八旗的草场，任务完成的很漂亮，现在辽南急需用兵，马占山所部就被派了过来。

马占山此时还没有后世的鼎鼎大名，在奉军之中只是一个普通的中级军官，对张廷兰这个风云人物，还是十分钦佩的。

“张团长，来之前吴旅长就交代过，一切都听张团长的安排，您让我向东，我们绝不往西。”

“能得到马营长的配合，我就更有把握了。”

“拙言兄，这场仗打完，怕是就要当旅长了吧，在咱们年轻的一辈里面，你是这份的啊！”吴凯杰说着伸出了大拇指，显然十分羡慕，老吴虽然着力培养他，但是也不敢揠苗助长，只能一步一步让他接受锻炼。

上一次他捉住了米振标，算是给老吴露脸了，被提拔为副营长，只要在锻炼一番，就能扶摇直上。

“别着急，以后沙场建功的机会多了，上次抓了米振标，这一次就抓了何天炯。”

“拙言兄，你什么时候下令发动攻击啊，大家都有点急不可耐了，让那帮杂碎嚣张，实在让人看着生气。”

“别着急，小小的庄河根本养不了那么多的兵，他们近期之内肯定就要出动，这帮乌合之众只要一出动，就会露出破绽，咱们再收拾他们就容易了，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一击致命。”

事情也果然如同张廷兰判断的那样，庄河本来就不大，结果一下子涌进了好几千士兵，城内城外都住满了，这帮家伙毫无纪律可言，到处骚扰百姓，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而且他们还向何天炯要军饷，要棉衣，要鸦片。何天炯虽然从大仓喜八郎那里讨来不少钱，可是也不能随便花啊，他还要占领整个辽南呢。

他只好找来了顾人宜仔细商量，两个人决定在庄河留下一千人守卫，然后亲自率领三千大军，进攻东港，然后再以东港为基地，北上攻击丹东和凤城。

这个作战计划也得到了本庄繁的首肯，这两个人随即率领着士兵展开了行动，三千士兵离开了庄河，直接北上。

“拙言，何天炯他们行动了，带领着三千士兵攻击东港了。”

张廷兰目光注视地图，仔细看了看，然后说道：“邻葛，既然他们行动了，咱们也不能闲着。你看咱们该怎么安排才好。”

“本来咱们缺乏机动力量，还有些麻烦，现在有了马营长帮忙，一切就好办多了，我看这样咱们带着主力，前去援助东港，争取在东港外面，就把何天炯他们一举歼灭，马营长则带着骑兵，袭击庄河。掐断他们的后路，这样何天炯的部队就不战而溃了。”

张廷兰又看了看地图，仔细想了想杨宇霆的作战计划，也没有什么漏洞，基本上就同意了。

就在他们调兵遣将的时候。张廷兰眉头紧皱，心中总有一丝不对劲。

“邻葛。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日本人，会在这个时候，还力挺革

命党么？”

杨宇霆也有些迟疑，思量半晌，然后说道：“恐怕不会，既然宗社党已经完蛋了。革命党在东北的基础还不如宗社党，手下的更是乌合之众，如果是我，就会让革命党先隐藏起来。等到更好的机会，而不是蛮干。”

“邻葛，既然你认为都是蛮干，日本人会想不到么？他们虽然狂热，但是不是笨蛋啊！”

“拙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邻葛，我觉得咱们有疏忽的地方，日本人既然敢让革命党起事，就一定有凭借，不找出他们的后手，咱们贸然行动，我担心会有麻烦。”

张廷兰想了又想，对着地图反复看了看，眉头锁得更深，他让人把参谋赵沛叫了过来。

“赵参谋，你熟悉东港的情况么，负责守卫这里的是谁？”

赵沛跟着马龙潭很长时间，对马龙潭手下的人物都十分清楚，因此毫不迟疑的说道：“负责守卫东港的是方文华的一个营，由于庄河出现了乱贼之后，又增派了一个营，这里有将近一个团的守军，对付几千乌合之众，应该没有问题？”

张廷兰听着，点点头，然后又问道：“方文华又是什么人？”

“他是副镇守使方文东的弟弟，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他的哥哥是镇守使的左膀右臂，镇守使最近两年，把很多军务都交给了方文东，他处理的兢兢业业，很受军队上下的敬重。”

“拙言，你突然问这个，难道是怀疑马镇守使这边会出漏洞？”杨宇霆在一边吃惊的问道。

张廷兰则是叹了口气，说道：“事出反常啊，马龙潭就算是对咱们过来不满，他也不至于到了不闻不问的地步，特别是各地都在清理满清贵族的财产，只有东边道动静最小。”

张廷兰的提醒，让杨宇霆也是如梦方醒，急忙点头称是：“拙言说的有理，马龙潭没必要和钱过不去，他手上也不富裕，按理说是不会拒接这笔飞来横财的。”

马龙潭的种种举动的确有些让人怀疑，杨宇霆越想，疑心就越重，或许他们真的忽略了什么。

“邻葛，咱们在这里胡思乱想也没有用，不管怎么样，就算光凭着咱们自己的力量，也要把这伙乱匪平定了，还奉天一个朗朗乾坤。”

张廷兰随机下令奉军士兵全都动员起来，马占山和吴凯杰统帅着一个营的骑兵，前去攻击庄河。

“拙言兄，我不是怯战，只是光凭着骑兵，想攻击一个城市，还有点困难啊。”

“你放心吧，只要你们到了庄河，城中就会有人接应你们，占领县城绝对没有困难。”

吴凯杰一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敢情拙言就是活诸葛啊，竟然有锦囊妙计，那我可就放心了。”

张廷兰一把拉住了他，又把马占山叫了过来：“马营长，吴兄，你们千万不能大意，革命党是一帮乌合之众，但是他们背后站着日本人，这才是真正的麻烦，你们不能掉以轻心。而且光复庄河之后，无论如何都要死死守住，

不论是面对任何人，都不能又任何的退缩。”

“张团长，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马占山有点吃惊的问道。

“只是一点不太好的预感，你们多加小心吧。”

“张团长放心，不管出什么情况，只要有马占山这一百多斤，庄河就一定能守住。”

马占山和吴凯杰带着人马离开，张廷兰和杨宇霆也指挥着部下快速向东港赶了过去，一路上他们都用了最快的速度，不敢有丝毫的携带。

眼看着前面就是东港了，这时候侦查的士兵突然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

“报告团长，革命党的军队在几个小时之前，已经顺利进入庄河。”

“没有遭到抵抗么？”

“没有，我询问了周围的百姓，他们说没有任何战斗的迹象，好像，好像是东港的守军主动把叛军接进去的。”

张廷兰和杨宇霆的眼睛里都闪过了骇然的神色，怕是他们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了，马龙潭的手下真的出了问题。

这时候参谋赵沛也跑了过来，脸上满是惊恐：“张团长，情况不妙了，方文华已经宣布起义了，加入了革命党的军队，咱们该怎么办啊？”

第一百七十四章攻城紧急

方文华突然投降，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杨宇霆也没有了往日的从容，急忙说道：“拙言，方文华投降，他哥哥方文东会不会也有问题？”

一旁的参谋赵沛有些疑虑的说道：“镇守使对方文东一向很好，他怎么会背叛镇守使呢？”

“赵参谋，据你所知，方文东兄弟关系如何？”

“方文华就是一个草包，全是他哥哥提拔起来。”赵沛说到这里，脸色涨得通红，也不再说下去了，很显然，既然方文华是个饭桶，这种大事情肯定不是他能决断的，方文东多半参与其中了。

“邻葛，日本人果然阴险毒辣，我现在担心马龙潭已经出了问题。”

杨宇霆脸色铁青，点头说道：“马龙潭虽然有些昏聩，但是绝对不至于给日本人卖命，现在方家兄弟一点叛变，他们极有可能里应外合，控制马龙潭也是必然的选择。”

在场的气氛突然压抑到了极点，叛军并不可怕，内部出了问题才是最要命的，方文东是仅次于马龙潭的二号人物，他一旦叛变，整个东边道瞬间就崩溃了，这可是小半个奉天啊，别说是张廷兰，就是张作霖也承受不起。

张廷兰紧攥着拳头，骨节发白，指甲已经深入了肉里，却全然不知道。

“怪不得日本人在明明没有任何胜算的时候，还要坚持让革命党起事，原来他们还藏着这样的杀招，咱们还是轻敌了。”

“拙言，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放弃攻打东港，赶快把军队调回去。先守住岫岩等地，然后弄清楚凤城的情况，再向大帅请求援兵，毕竟东边道也有上万的士兵，我们的势力还是太薄弱了。”

杨宇霆也惊恐不安，他们手上只有一个团的士兵，又处在辽南的腹地，可以收周围都是敌人，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固守待援。毕竟凤城的情况弄不明白，贸然作战。是要承当相当风险的，张廷兰脑子里头快速的旋转，仔细思考对策。

现在的局面糟糕到了极点，整个东边道都危如累卵，走错一步。都要万劫不复，由不得张廷兰不慎重。

他想了又想。还是坚定的摇摇头：“邻葛。历来剿灭叛匪，关键的一个字就是快，越快越好，不给他们准备的时间，就算马龙潭真的出了问题，但是至少我敢肯定。东边道的士兵不会都投靠了方家兄弟。军心不稳，多少人都不可怕，可是一旦拖延下去，再去请示大帅。等待援兵，就坐失良机，况且日本人也会利用这段时间运输武器，施加外交影响，我们等不起啊！”

张廷兰一句等不起，彻底让杨宇霆清醒过来，自己看似稳妥的办法，其实隐藏了最大的隐患，那就是奉军的对手不是区区叛军，而是日本人！让有辽南闹起来，他们完全可以打着维护治安，保护侨民的口号，扩大驻军，这才是真正要命的。

“拙言，还是你想得有道理，现在该怎么办，就听你的一声令下了！”

张廷兰也是头一次遇到如此险情，他压住了心底的波澜，沉声说道：“邻葛，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行事，既然叛军进了东港，咱们就猛攻东港，把这里拿下来。赵参谋，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联络东边道所有军官，一定要搞清楚马镇守使的情况。”

张廷兰的命令下达之后，所有部队都快速行动起来，杨宇霆又让手下人尽快向奉天汇报情况，请求老张的支持。

奉军打过几次野战，但是还没有攻城的经验，张廷兰先派出大量侦察兵探查情况，很快士兵就回来报告，在东港的西南面，有大片的军营，驻扎了几千士兵，要想攻城，就要先拿下这里。

东港面积也不算大，能驻扎的兵力有限，原本方文华手中就有一个团的士兵，何天炯他们又带来了三千多人，根本装不下，因此只能在城外宿营。

这帮人都是懒散惯了，跑了大老远，偏偏还不能进城歇着，因此一个个满肚子牢骚。冰天雪地，帐篷搭得再好，也扛不住西北风，因此一个个怨声载道。

他们也不是善茬子，纷纷跑到了城里，把老百姓的棉衣棉被都抢了过来，有些大爷干脆就不走了，把民房全都抢占了，这帮人还因为抢夺住房打了起来。

无家可归的老百姓只能去找何天炯讨个说法，你们不是护**么，你们不是要为了老百姓，消灭袁世凯么！你们怎么就有脸抢老百姓的东西，下手比起袁世凯还狠，根本不给活路。

民众还没等冲到县衙，就被那些乱军痛打一顿，驱逐出城，整个东港一下子都乱哄哄的。

张廷兰大军逼近了城外，这帮人才如梦惊醒，赶紧进行防御准备，不过显然有些晚了，看到了乱哄哄的人群，杨宇霆也暗暗佩服，张廷兰的判断没错，叛军只是占领了东港几个小时，一切还没有准备好。

趁着他们混乱不堪，正好要了他们的命，奉军士兵也都跃跃欲试。张廷兰急忙让士兵做好战斗准备，构筑阵地和掩体，架设机枪和大炮，同时派出了骑兵警戒掩护。

奉军这边积极备战，负责城外的大营的是顾人宜，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奉军会这么快就出现，而且还摆开阵势，要攻击东港，顾人宜满心的不在乎。

他从辛亥年的时候，就和各路军队打交道，这帮丘八看到便宜，比谁冲得都快，可是感到了不妙，逃跑速度也是天下第一。现在方家兄弟反正，他们已经占据了先机，自然就稳操胜券，根本不用担心。

因此顾人宜信心十足，直接命令这些人对奉军发动攻击，他还把为数不多的几挺机枪摆了出来，炮兵也都做好了准备，先是咕咚咚的放了一阵火炮，不过他的炮兵实在是缺乏训练，基本上没有一发炮弹能打得准的，奉军士兵根本没有受到威胁。

张廷兰一看他们这么菜，索性也不让炮兵开火了，等到把他们打得溃败的时候，再去把火炮完整的缴获过来，听动静，这些火炮都是日本的四一式山炮，奉军现在饥不择食，有炮就行，正好先前还缴获了一批，这帮家伙就是奉军的运输大队。

顾人宜放了一阵火炮之后，就指挥着手下发动攻击，密密麻麻的人群向着奉军冲了过去，看起了声势很惊人。但是根本没有什么章法，也不讲究战术，张廷兰看在眼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别管有多好的算计，就凭着这帮废物永远别想成事！

眼看着这些人冲了过来，张廷兰才下令开火，奉军的装备自然不是叛军能比拟的，况且又从溥伟的手上缴获了大量的机枪，现在都派上了用场，在

阵地上，每隔一两百米，就放置了一挺机枪。

机枪部队率先开火，一条条的火舌扑向了这帮杂碎，转眼之间就有几十人被扫到，鲜血染红了雪地，残破的尸体到处都是。

刚交手就如此血腥，让所有的叛军心里头都感到了一丝不妙，不过后面的顾人宜并没有觉察出来，还催促手下发动更快的冲锋。

奉军的阵地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时候平时的训练水平全都体现出来，在一百米左右，奉军的命中率相当高。神枪手部队更加厉害，他们能在一百五十米之外射中敌人，这个成绩比起日本军队还差得很多，但是对付这帮乌合之众已经足够了。

他们把目标都锁定在了那些冲在最前头的人身上，这些家伙往往就是山贼土匪的悍将，平时都是他们带头冲锋，只要能把这些人废掉，叛军的战斗力就会削弱一大半。

很快奉军阵地前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尸体，横七竖八，将叛军的冲锋道路都拦住了。这帮人在冲锋的时候还没有多少感觉，但是随着一个个同伴被击毙，他们终于感到了惊恐，难道对方都是神枪手不成！

真要是如此，还打什么啊，就在他们丢下了一两百尸体之后，终于有些人开始转身逃跑，有一个就有两个，很快就引发了雪崩一样的效应，原本气势汹汹的冲锋，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溃败。

顾人宜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士兵会这么没有，平时这帮家伙要吃要喝，抢军饷，拿好处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落后。结果到了战场上就成了一帮熊货，简直把顾人宜气疯了，他拿着手枪，一连毙了几个逃兵。

不过他们的霹雳手段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有几个逃兵还心生不满，偷偷将枪口对准了顾人宜，要把这个指挥官给毙了。

眼看着兵败如山倒的叛军，张廷兰也下令炮兵发动攻击，密集的炮弹向叛军的队伍砸了过去。这帮叛军太缺乏训练了，在逃跑的时候，本着从重的心里，他们总往人多的地方聚集，结果一发炮弹下去，就会有十几个人丧命，还有不少人受伤。

他们全都亡命狂奔，争先恐后的向城里逃跑，奉军士兵在机枪和火炮的掩护之下，顺利抢占了城外的大营，然后火炮就对准了东港的城墙，开始了猛烈的轰击。

县城的城墙很单薄，一发炮弹落下去，城墙上的砖头就要破碎不少，接连几炮，城墙就出现了裂痕，城中叛军的心也在碎裂。

第一百七十五章血战

城外军营一共有两千多名叛军，面对着奉军的猛烈攻击，他们几乎不能做出什么有效的抵抗，纷纷溃散，由于奉军在后面兜着屁股杀过来，他们基本上只能往城里头跑。

因此在城门口，堆积了一大堆人，偏偏这个时候奉军的炮兵开炮了。每落下一发炮弹，就好像死人的镰刀挥舞了一下，无数的残肢断腿，漫天横飞，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这帮家伙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猛烈的炮击，全都被打傻了。

城里头方文华刚刚得到了日本顾问本庄繁的勉励，他和方文东都看不起那些乌烟瘴气的革命党，一帮流氓土匪能干什么大事。真正让他们动心的是日本的支持，日本人已经许诺，只要他们能听从日本的安排，未来的奉天就是他们的。

正是被这种诱惑彻底吸引了，他们才毅然决定投靠日本人，可是美梦没做多久，奉军就杀了过来，而且城外大营不堪一击，眼看着大量的败军逃进城中。

方文华眼珠子也红了，这帮乌合之众一点规矩都不懂，如果任由他们冲进来，只怕城内的布防就要打乱，奉军要是接着杀进来，东港就要易手了。

方文华下了狠心，拉出了四挺机枪，组成了执法队，对那些溃败的军队进行了疯狂的，炽热的子弹扫过，瞬间就有几十人被打死，效率一点不比奉军差。

这帮叛军顿时叫苦不迭，奉军打他们不算，结果自己人也不放过他们，这是惹了谁啊，这帮家伙爹妈乱叫，全然没有了方寸。

何天炯也感到十分的愤怒。他冲到了方文华的身边，大声的怒吼：“姓方的，你在干什么，那都是我的部下，你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

方文华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何天炯，同样对他怒吼：“你眼瞎心瞎，没看到奉军在攻城么，要是被打破了，咱们都完了。这帮家伙还在乱撞。我恨不得把他们都挫骨扬灰了。”

“那也不能胡来啊。”何天炯的气势有点弱下来，还是说道：“你没看见老顾还没进城么，要是伤了他该怎么办？”

方文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伤了？死了也无所谓，你还没看明白么，真正和大日本帝国合作的是我们方家兄弟。你们狗屁革命党就是一个幌子而已，竖起了大旗。就已经足够了。剩下的生死不论！”

方文华的几句话说完，何天炯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五官都有些扭曲。靠着日本人的支持，他跑到了奉天，拉起了队伍，其实他一直把自己看成日本的合作者。是像蔡锷一样，竖起义旗的英雄，因此日本人也要高看他一眼。

结果方文华毫不客气的戳穿了他虚伪的自信，他就是一条日本人豢养的狗。和宗社党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此时这条狗已经没有太多的价值了，因此可以随意的杀戮。

何天炯脆弱的自信被打破了，他显然有些受不了了，怒喝道：“姓方的，本庄先生会给一个说法的。”

何天炯刚要气昂昂的离开，这时候奉军的炮兵已经早就开火了，密集的

火炮从城外的人群延伸到了城墙上，经过一番实战的考验，奉军的炮兵已经相当有水平了。

很多城下就布满了尸体，城墙也被轰得摇摇欲坠，砖块泥土噼里啪啦的往下落，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正在这时候，本庄繁提着军刀冲了过来，一发炮弹划过城墙，落在了一栋房屋上面，瞬间就被轰没了。

“八嘎！”本庄繁顿时暴跳如雷，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士兵，他当然很清楚，奉军使用的火炮就是日本的四一式山炮，显然奉军装备的数量还不少，足有十几门之多。

本庄繁也清楚奉军的家底，这些火炮多半就是从溥伟那里缴获的，不然奉军绝对不能投入这么多的火炮。

这些火炮是日本卖给溥伟的，结果那个笨蛋却让火炮落到了支那人的手上，反过头来轰击日本的走狗，这不是半期砖头，砸自己的脚么，也由不得本庄繁不生气。

“你们这帮马鹿，赶快还击，还击！把支那的炮兵消灭掉，把县城守为住。”本庄繁一面呼喊着，一面猛然暴起，用军刀一下子砍翻了一个逃兵。

从肩膀斜着砍下了一刀，把人一下子劈成了两半，鲜血喷到了本庄繁的身上，把他变成了一个血人，再配上狰狞的五官，本庄繁就好像从地狱里头冒出来的恶鬼一般，就连方文华和何天炯看着都心生恐惧。

本庄怒气不减，又接连劈了两个逃兵，方文华也下令手下，对逃兵加大火力，在他们的疯狂镇压之下，城内外勉强安定下来。

这时候却听到一声巨响，一面城墙轰然倒塌，掀起了巨大的尘土，把城内守军的视线都遮挡住了。奉军士兵借助这个机会，快速向城内扑来，机枪和大炮也都集中火力。

对着缺口一顿猛轰，越来越多的守城士兵被炸得肢体飞溅，鲜血把城墙都染成了红色，看起来分外的妖异。

本庄繁一把抓住了方文华的胸口，大声的命令道：“快，让你的士兵把缺口堵上，绝对不能让支那士兵冲进来。”

方文华急忙点头同意，不过他也有一丝不舒服，对方是支那士兵，难道自己已经成了日本皇军不成？可是自己又不是日本人，究竟该算什么，真的有点伤脑筋。

其实也没有伤脑筋的，从他们和日本勾结，甘当日本走狗的那一刻开始，就是臭名昭著的伪军，不过是他们还没有适应这个卑劣的身份而已。

得到了本庄繁的命令，方文华也发了狠，拼命的催赶部下，堵上缺口，他亲自带着机枪手，组成了督战队。只要敢后退，就立刻击毙，绝不手软。

其实方文华也知道，从他决定投靠日本人的那一刻开始，战斗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如果说单纯的军阀混战，还不至于下死手，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现在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被奉军打破了县城。他们别想有好下场。

因此方文华格外的卖力气，大量的士兵不情不愿的涌了出去，就好像潮水一般，和奉军迎头撞在了一起。

由于他们采取了密集的阵型，简直就是活靶子一般。很快冲在最前头的都被奉军士兵击毙，光是田牧就已经开了三个脑袋。子弹穿过。花红脑子碎了一地，脑袋就好像破碎的烂西瓜一样。

周围的士兵看得心惊肉跳，他家都是奉军，谁也没想到互相的差距竟然

这么大，对方就好像猛虎一般，而自己这些人比起羔羊也好不了多少。

有心撤退。偏偏方文华的机枪还在后面架着，他们也知道后退也是死路一条。因此只能把脑袋低下来，猛劲冲锋，或许还有活路。

很快就在城墙缺口的地方铺上了一层尸体。而且越来越多，方文华也注意到了，要是再这么打下去，只怕自己的手下都要死光了，因此方文华把最后的杀手锏也拿了出来，一共是五百名骑兵。

这是方文东派过来协助他守卫东港的，也是他最后一张王牌，全部被他调动过来。方文华并没有从缺口直接杀出去，而是将城门打开，杀了出去。

骑兵出击，带着惊天动地的声音，对付骑兵，奉军已经很有经验了，很快就把机枪对准了这伙骑兵。

五百骑兵疯狂的向奉军阵地卷过来，闪电一般就冲到了附近，不过机枪的子弹比他们还快，密集的弹雨倾泻而下，这些骑兵也架不住如此猛烈的攻击。

战马和骑士都逃不过机枪的扫射，被打得狼狈不堪，不过他们的冲击也不是没有成效，毕竟把奉军的主要火力都吸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攻城的奉军缺少了火力掩护，也出现了大量的死亡，而且叛军也终于能冲到奉军的附近，双方甚至展开了肉搏战。

白刃格斗的精髓不在于个人能力多突出，关键就是互相之间要密切配合，三个人形成一个战斗小组，有的负责主攻，有的格挡掩护。相比之下，叛军基本上不知道配合为何物，只能靠着个人的勇武，死伤很大。

不过他们仗着数量众多，奉军的也难免有些损伤，张廷兰注意到了这一点，眼看着手下士兵丧命，他也有些心疼，对付这帮杂碎，多死一个都是损失。他下令士兵暂时先撤退下来，调整之后，再发动更猛烈的攻势。

杨宇霆这个时候也来到张廷兰的面前，将一封密信送到了他的手中。

“张贺年送过来的，这枚棋子终于有大用了。”

张廷兰看过信件之后，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急忙传达命令：“让弟兄们抓紧时间休整一下，伤员包扎伤口，其他人恢复体力，两个小时之后，再给我猛攻东港，要一举拿下来。”

奉军攻势撤回，而城内的叛军却陷入了极度的惊恐之中，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凶悍的部队，清点一下损失，城外大营足足损失了五百多人，在防守缺口的时候，又死了将近三百人，骑兵也损失了将近两百，全部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人了。

方文华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几乎晕倒，他急忙找到了本庄繁。

“顾问先生，我看咱们还是撤向凤城吧，我哥已经控制了那里的局面，咱们集中兵力，再和奉军大战一场。”

本庄繁凶戾的目光，扫过了方文华，大声的说道：“你害怕了？”

方文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本庄繁继续轻蔑的说道：“你们这帮蠢货根本对付不了张作霖，一切还要看大日本关东军的，你们必须死死顶住，只要再坚守三天，关东军就能完成准备，在这个时候，你们敢后退一步，我就枪毙了你！”

本庄繁把方文华打发走了，他也在地上不住的踱步，支那人真是奇怪，有这么多的软骨头蠢货，偏偏还有能打仗的强兵。他已经知道攻击的东港的正是奉天警备师，虽然比不了日本军队的精锐，但是也训练有素，和那些乌

合之众完全不一样，同样是支那人，差别简直太大了……

两个小时的休息之后，太阳几乎就要落山，这时候奉军的炮兵又开始了疯狂的射击，一排排的炮弹砸向了城中，炽热的炮弹似乎比起夕阳还要耀眼一般。

东港城墙的缺口越来越多，负责守城的士兵战战兢兢，惊恐不安，这时候奉军的阵地上出现了一片跃动的身影，形成了稀疏担错落有致的散兵线，在机枪的掩护之下，向着县城再度扑来。

第一百七十六章克星

奉军再度发动攻势，城中所有人都感到了一阵阵的害怕，如果奉军的攻势还是那样犀利，真不知道能不能守住啊，方文华和何天炯等人都有些撤退，赶快逃到凤城去。

不过本庄繁却坚决反对，要求他们必须坚守，本庄繁的算盘很简单，从庄河到东港，正好连成了一线，只有把这里守住，关东军才能顺利进军。本来可以不用这么麻烦，只要从大连走水路就可以了，不过东港的位置正好在鸭绿江口，冬天有海冰封锁，因此只能走陆路。战场只要稍微僵持下去，他们就能高举护侨的大旗，扩大驻军的地区。

整个辽东半岛就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正好能和朝鲜遥相呼应，下一步就是把奉天，乃至东三省都拿下来，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噼啪响。

“方桑，何桑，东港不容有失，你们必须守住，不管付出多少代价！”

“本庄先生，您能不能给个期限啊，如果太长了时间，我们真没有把握，外面攻击太猛烈了。”

本庄冷眼看了看何天炯，然后说道：“三天，最多三天时间，关东军就可以行动起来，而且还会安排运输队，给你们运送军火和粮食。”

听到了本庄的保证，何天炯和方文华还稍微安心一点，毕竟他们手上还有三四千士兵，人手充足。而且奉军攻势虽然犀利，但是毕竟远路而来，难以持久，只要挨过今天晚上，就能够轻松不少。

他们当即告辞，去督促部队防守，本庄繁担心他们不用心做事。又派了几个日本人跟着他们，名义上是协助指挥，实际上就是在监视他们。

何天炯刚刚到了城墙下面，就听到外面炮声隆隆，惊天动地，他的心不由得一阵阵的缩紧，呼吸都有些急促。

“老何，事情好像不妙，你该拿个主意啊。”说话的正是他的搭档顾人宜，今天顾人宜在外面指挥。一个回合就被奉军击败，他也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在进城的时候，挨了一发子弹。一条胳膊差点废了。

何天炯一看面色惨白的顾人宜，也有些惊骇的问道：“老顾。你是什么啊意思啊？”

“不是我乌鸦嘴。我觉得事情有些邪性，咱们不能不防。就说今天我指挥的时候，士兵全都溃败，就有人故意瞄准我，想要了我的命。”

何天炯脸上也露出惊骇之色，拉住了顾人宜。说道：“老顾，你是怀疑咱们的手下混进了对方的人？”

“没错。”顾人宜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我会了城之后，就仔细观察士兵。发现很多人都似乎心有不满，当初咱们杂七杂八的，什么人都收了，现在看起来，恐怕给了别人可乘之机啊。”

谁都知道堡垒最先从内部打破的道理，何天炯脸色越来越差，他急忙说道：“老顾，我要把这个消息赶快告诉本庄先生，让他做好防范。”

顾人宜一把就拉住了何天炯：“你还真准备给他们当孝子贤孙啊！”

何天炯还有些发愣：“老顾，你什么意思啊，要是东港被攻破了，咱们都没有好下场啊。”

“还不能跑么，孙先生闹了这么多次革命，不也是没被抓住么，我早就看出来了，本庄繁那个孙子没把咱们当人看，就想利用完，然后就甩开。就算

占领了辽南，也是人家方家兄弟说了算，他们手上实力更强大，咱们何必一起担风险呢。”

听着顾人宜的话，何天炯渐渐有些动容：“你不仁我不义，日本人看不上咱们，咱们也不给他们卖命。”

他们两个有了逃跑的打算，就开始暗中做着准备，这时候炮声也越来越猛烈，从溥伟的手上不只缴获了十门火炮，还缴获了大量的炮弹，张廷兰是个忠诚的大炮主义者，能用武器解决的事情，就不要用士兵的性命填。

因此奉军的火炮一刻不停的猛烈轰击，城墙一片一片的倒下去，大量的守城士兵被击毙，所有的叛军都处在极度的惊恐之中，惶惶不安。

终于炮声渐渐的稀落了，可是奉军的士兵已经冲了过来，他们互相配合着，不断交替前进，一个又一个的叛军被击毙了，眼看着尸体越来越多，奉军顽强的突破到了城下。

这次冲在最前头的就是周子健，在当初对付巴布扎布的时候，是他第一个盲目开枪，差点个部队带来了灭顶之灾。不过经历几场战争的考验，他已经迅速成长起来，不会再犯那样的低级错误。

相反还因为作战英勇，不断的升值，已经成了排长，这次他带头冲向了城池，眼看着就要接近叛军的阵地，这时候突然射过来一梭子子弹，周子健急忙卧倒在地，翻滚躲开。

不过他后面的一个士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正好被子弹射中了腹部，瞬间就形成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鲜血汩汩流出，眼看着活不了了。

对方的机枪手在扫到了几个士兵之后，显得有些张狂，疯狂的向这边扫过来，周子健他们被打得几乎抬不起头来。

要想杀进城去，就必须解决掉这个机枪手，周子健在地上不住的匍匐，终于爬到了一堆城墙砖后面，借助砖头的掩护，暂时能挡住机枪的扫射。对方只有一挺机枪，显然不能一直开火。

就在对方换单链的时候，周子健一直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他猛地窜起，枪口瞄准了百米之外的机枪手，清脆的一声枪响，对方的脑袋就被打碎了。一旁的叛军还有些惊骇，没有了火力的压制，其他的奉军士兵全都跃起，跟着周子健猛地冲了进去。

见着人就开枪，转眼间就有五六个叛军被击毙，其他人一见同伙的凄惨下场，纷纷打起了退堂鼓，他们扔下了手中的枪支，抱头鼠窜。

这时候周子健把机枪缴获过来。调转枪口之后，对周围的叛军进行了疯狂的射杀。由于他的位置正好处在叛军的侧翼，那些人注意力还都放在正面，哪想到侧翼还会出现危险，结果密集的子弹射过来，他们全都稀里糊涂的死掉。

这个缺口越来越大，奉军的士兵涌入的越来越多，叛军只能且战且退，狼狈不堪，方文华早就组织了督战队。只要退后就杀无赦，不过他们手下的那些老兵油子也有对抗的办法。

有些人就逃到了两旁的房屋之中，沿着街道快速逃跑，有房子作为掩护，方文华也别想打到他们。溃散的士兵越来越多。

一直在城中指挥的本庄繁简直暴怒到了极点，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帮人竟会废物到了极点。凭借着优势兵力，背靠县城，居然应付不了奉军的攻击，前后两轮攻势，不过半天多的时间，几千人就纷纷溃散。这简直不可想

象。

就算是猪也杀不光啊，这次行动算是本庄繁第一次作为指挥官策划的行动，他可不想落下终生的耻辱，要知道日本军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地方。如果他这次出了差错，只怕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因此本庄繁亲自过来督战，方文华也不敢懈怠，使出了吃奶的劲头，好不容易奉军的攻势似乎减缓了一些，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此时，城中突然响起来一阵急促的枪声，而且枪声十分密集，仿佛每个街区都有一般，随着密集的枪声，大量的叛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死掉了。

方文华的眼珠子瞬间就红了，死死的抓住了一个参谋，大声的问道："怎么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在开枪。"

"大人，不好了，军队里面出了叛徒了，是他们在开枪！"

听到此话，浑身的力气一下子就被抽走了，方文华差点瘫软在地上，他们本来就摇摇欲坠，难以维持，结果还出现了内奸，这不是要命么！

现在城中局面十分混乱，有不少人争当逃兵，乱枪响起来，根本不用打死几个人，所有的士兵都已经受不了了，他们不知道身边的人是不是内奸，会不会突然向他们开枪，这种未知的局面是最可怕的。

因此有些叛军在极度的惊恐之下，突然向身边的人开枪，这就像瘟疫一样，快速的传播，这下子城中的叛军彻底乱成了一锅粥，彻底失去了控制。

方文华脸色灰白灰白的，他知道东港已经守不住了，这才不到一天的时间，他就从天堂落到了地狱，他也没有心思管本庄繁了，日本人不是神通广大么，就让他自己折腾吧。

这时候奉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方文华只能招呼着亲信手下，杀出重围，尽快去找他的大哥方文东。

他心里就盼着大哥没有发动叛变，不然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不只是方文华开溜了，何天炯和顾人宜也早都做好了准备，一看城中大乱，他们也夺路而逃，随着大街，他们好不容易跑到了城墙下面。

这块正好有个狗洞，顾人宜什么也不管了，急忙爬了出去，何天炯也在后头紧紧跟随，可是何天炯刚刚露出脑袋，就感到脑门上被一个冰凉的东西顶上了。

他一抬头，就看到有人用枪顶着他，顾人宜早就被捆了起来，摔在了一旁，到了这个时候，何天炯是万念俱灰，说什么都晚了，自己算是成了阶下囚。

捉住何天炯和顾人宜的就是张廷兰早早派进来的内应，他们一看叛军要坚持不住了，因此才四处开枪，扰乱军心，然后张贺年指挥着他们，分成几路，主要是抓捕那些当头的，这几个士兵盯上了何天炯他们。

张贺年则是带着人追赶本庄繁去了，他在和张廷兰秘密通信的时候，张廷兰就让他盯住日本人，最好能把他们活捉。只要抓住了日本顾问，张廷兰手上就多了一张好牌，随时能让日本人在国际上丢人现眼。

张贺年得到命令之后，就把注意力放在了本庄繁身上，城中大乱，所有人都争相逃窜，本庄繁也知道守不住了，必须逃跑，其他几个日本人保护着他快速向城外逃跑。

他们逃跑的方向和其他人不一样，东港正处在鸭绿江口，此时鸭绿江已

经全部封冻了，他们只要穿过冰面，就能跑到朝鲜境内，那里可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们就安全了，因此本庄繁拼了性命的向东逃跑。

就在他们刚刚跑出不远的时候，忽然听到后面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支十几个人的队伍由远而近，快速冲了过来，本庄繁顿时就感到不好，他还想掏枪反抗。

就在此时，为首的那个人已经冲到了他的近前，只见他的手一扬，一道绳索正好套了过来，一下子把本庄繁给缠住了，对方在马上一用力，就把本庄繁像提小鸡一样提了起来，悬在半空中，好不狼狈！

第一百七十七章收获颇丰

张贺年常年和马打交道，又学会了一手套马的技术，结果没有套到马，倒把本庄繁给套住了，其他几个日本人一见头儿突然被抓走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其他的战士赶快纵马，冲了过来，将这几个日本人打倒在地，然后全部抓捕起来。加上本庄繁，一共五个日本人全都捆得如同小鸡子一般，有两个日本人还拼命的挣扎，破口大骂，说的东西虽然听不懂，但是也不是什么好话。

一个士兵急眼了，直接脱下了军靴，把袜子塞进了这个日本人的嘴里，不过他的袜子拿出来的时候，上面还冒着热气，所有人都皱眉头，一股刺鼻的味道让人不免作呕。这几天忙着打仗，就没有洗过，而且又是大汗脚，在皮靴子里发酵了这么长时间，这玩意儿基本上可以和生化武器媲美了。

享受了这个优待的日本人，几乎要晕过去，其他几个士兵也有样学样，把其他日本人的嘴都堵上了，张贺年抓着本庄繁，嬉笑着说道："本庄繁，你怎么不叫唤两声，大爷也好让你尝尝袜子的滋味。"

本庄繁脸色铁青，就是一言不发，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落到中国人的手里，这是他最大的耻辱，刻骨铭心。堂堂的大日本军官，竟然成了他最看不起的支那人的俘虏，他恨不得现在立刻剖腹自杀，就算暂时不死，他也不愿意受到羞辱，因此把嘴闭得严严的。

"本庄繁，说实话，你小子的名字不好，打麻将啊。本庄就怕北风，落到了我的手里，也是天意！"

说到这里，张贺年哈哈大笑，带着手下人，纵马回到了东港，这时候的东港还是一副大乱不堪的模样。

奉军顺利攻破了县城，所有的叛军全都作鸟兽散，到处乱跑，张廷兰早有准备。他把手上的部队分出几股，提前将周围的道路封锁，只要有叛军逃跑，就抓俘虏，敢逃跑的一律击毙。不用有任何的客气。

叛军群龙无首，又遇到了奉军强大的攻势。他们很快就土崩瓦解。争相投降，张廷兰只能把城外的大营再次利用起来，所有叛军俘虏都押到了这里，黑压压的一大片，足足有半亩地之多。

而且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有很多俘虏被抓捕之后。就高声大喊，他们也是奉军，他们被方文华那个孙子骗了，才莫名其妙成了叛军的。他们在开枪的时候，可是把枪口抬高不少，是标准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张廷兰也不管他们说的真假，只要是叛军，就只有两条路，或是被俘，或是被杀，这是从他们决定叛变的那一刻就决定的事情。

由于有大量的内应帮忙，俘虏叛军变得很容易，忙活了一整夜，张廷兰他们足足抓获了三千多名俘虏，加上此前击毙的一千多人，叛军能跑出去的不过四五百人，得到了报告之后，张廷兰和杨宇霆都松了一口。

"拙言，以往剿匪往往发动攻击之后，这些土匪就化整为零，一个大团伙，变成了无数的小帮派，其实对地方的危害更大，以后平叛剿匪也要注意斩草除根，只有把他们都消灭了，地方才能真正安定下来。"

"除了消灭之外，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震慑，要让那些有心当土匪的人知道未来的下场，他们才不敢胡来。"

“拙言这是又要大开杀戒了？”

“没错，这次的情况不同于剿匪，这帮人已经是在叛国了，这样的罪行无可饶恕。所有牵涉进去的军官一律枪毙，普通士兵也要服苦役十年，让他们赎罪。”

正在说话之后，手下人已经把何天炯和顾人宜押了过来，这两个人本想钻狗洞逃命，结果还是没有跑了，成为了阶下囚，不过这两个人显然都有些不服气。

“哼，你们难道不知道蔡锷将军的大军已经把袁世凯打得节节败退么，很快帝制的罪魁祸首都要伏法，一个也逃不了，你们还给袁世凯卖命，充当对付护**的刽子手，我真担心你们的下场。”

张廷兰一听此话，鼻子里头冷哼一声：“上有天堂，下有地府，明有王法，暗有鬼神。你们是护国，还是卖国骗不了天下人，再说我们给袁世凯卖命的时候，先问问自己的良心，是谁花着日本的钱，搂着日本的娘们，甚至把野种都留到了日本。跑到中国革命，喊着护国的口号，你们也配！”

“日本是先进国家，是真心帮着我们维护共和的。”何天炯还有些不服气，努力的争辩道：“同为黄种人，中国要想走上文明道路，就离不开日本的帮助，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就好像邻居一样，互相帮助没有什么不对的。”

听着何天炯的话，张廷兰顿时和这种人争辩的心思都没有了，只要他们眼睛没瞎，就知道日本在中国都干了什么，如果这也叫互相帮助，那世上就没有是非黑白了。

正在这个时候，张贺年押着本庄繁等人赶了过来，张贺年兴高采烈的跳下战马，手里头提着本庄繁，押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报告团长，卑职不辱使命，抓住了本庄繁。”

张廷兰眼前顿时一亮，看了北风果然克制本庄，这就把他给抓来了。张廷兰打量了一下这位后世大名鼎鼎的关东军司令官，正是他一手策动了九一八事变，东三省从此山河破碎，老百姓妻离子散，整整十四年，多少同胞惨死，多少战士血染沙场！

罪魁祸首就在眼前，张廷兰甚至有心直接掏枪，把他毙了，不过转念一想，又放弃了这个打算，本庄繁的确该死，不过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在自己的手上，没有任何的好处，相反还会给日本人留下借口，因此必须把这个家伙的价值榨干，把他们在奉天兴风作浪的证据拿到手。

这样才能让日本在国际上丢人，到了那个时候，就算自己不杀本庄繁，日本人都要杀他，让这个家伙身败名裂，甚至十分憋屈的死在自己人手里，才是对他最大的折磨。

“何天炯，还有顾人宜，你们刚才不是说中日之间要互相帮助么，我现在把本庄先生也给抓住了，你们是不是要到大牢里面叙一叙情谊啊！”

“不行！”张廷兰的话还没有说完，本庄繁声色俱厉的喊道：“大日本的武士，绝对不和猪待在一起，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

何天炯和顾人宜的脸顿时就变成了猪肝色，他们刚才还为自己的主子争辩呢，转眼之间主子就抛弃了他们，骂他们是猪，谁都有脸面，这种被直接打脸的感觉真的不舒服。

本庄繁没有管他们怎么想，继续说道：“他们足足有五千人，而你们只有

两千人，结果半天多的时间，他们就彻底惨败。就算是五千头猪，杀起来没有这么快，他们就是彻头彻尾的猪，甚至连猪都比不上，我甚至不希望见到他们。”

张廷兰脸上全是玩味的笑意，摇了摇头：“本庄先生，不要着急，何先生说了，中日是邻居，我一定要成全他的想法，让你们做一对亲密无间的好邻居！”

张廷兰说完之后，直接让手下人把他们都带走，关押在了一起，这三个家伙彻底撕破了脸皮，现在关到了一起，多半就有好戏看了。

“拙言，我也在日本留学过，不过还是有些弄不懂何天炯这些人的想法，难道他们不知道日本人也看不起他们么？他们怎么还能有脸说日本要帮助咱们啊，难道帮着叛乱，帮着中国四分五裂不成？”

张廷兰苦笑了一声：“邻葛，要我说这就是奴才的心态，不过他们的主子不是满清，而是洋人，这帮人就是洋奴。中国贫穷落后，他们就想攀高枝儿，俗话说奴才多大，主子多大，他们给日本人当奴才，也觉得比中国人高贵。”

张廷兰说话之间拳头已经攥紧了，有些激动的说道：“只要中国还落后一天，这帮垃圾就不会消失，他们之中有的人大肆诋毁中国文化，污蔑历史，凡是洋人的就顶礼膜拜，凡是中国的就是大加诋毁。也有人去搞所谓的革命，只是这帮人的革命不是为了中国真正强大，他们只是想取代满清，取代袁世凯，然后由他们给洋人当奴才而已。”

“拙言一针见血啊，我早就听说过，南方的孙文的革命党，为了换取日本人的支持，甚至答应出卖东三省，还要把长江以南都给英国人，卖国手笔之大，简直超过满清无数倍。”

有了想当奴才的心，自然会把主子往好处想，也难怪何天炯等人还会维护日本，不过却被现实狠狠的抽了嘴巴，他们只能和本庄繁在大牢里面折腾了。

“邻葛，不说这些垃圾了，咱们还是看看这次的收获吧！”

这时候缴获的数目也渐渐的汇总过来，一共缴获了步枪七千多杆，其中有两千杆崭新的日本三十式步枪，放在了仓库之中，还一点没用。

又缴获了八门四十一山炮，两万多发炮弹，哈齐开斯机枪二十挺，子弹无算，看到这些之后，张廷兰脸上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场仗打得合算，把消耗的子弹和炮弹全都补充回来了，还有不少的赚头儿，山炮营终于有着落了！

第一百七十八章抉择

日本四一式山炮没有什么长处，最大的优点就是轻便，只有五百多公斤，必要的时候，能够分成六个模块，用六匹骡马驮运，很适合辽东半岛的地形，另外在中朝边境的长白山区，也可以发挥出很好的效果。

在奉军能够自行生产火炮之前，使用日本的火炮也算是不错的选择，除了军火之外，还缴获了六百多匹战马，一百多万元日本金票，这笔钱正是大仓喜八郎送过来的，一共有二百万，只消耗了五十多万，剩下的将近一百五十全都落到了张廷兰的腰包。

不在数量多少，这种钱花着舒心顺气，另外虽然方文华在手下人的保护之下，侥幸跑了，但是他多年的搜刮也都留下了下来，足有三十多万大洋。

就在清查的时候，奉军在一处秘密仓库之中还发现了大批的鸦片，足有五六千箱。经过调查之后，才发现这些鸦片是在朝鲜种植的，日本人利用方文华的关系，将大量的鸦片贩卖到东三省，敛聚财富，残害中国民众的身体。

得到个消息之后，张廷兰也把最后一点顾虑放开，日本人能卖鸦片，自己就能卖吗啡，就看谁更狠。

正在奉军抓紧清剿的时候，参谋赵沛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脸色惨白惨白的，嘴唇还有些颤抖。

“张团长，大事不好了，方文东通电宣布加入奉天护**了！”赵沛将通电送到了张廷兰手中。

“张团长，您注意看署名，排在第一位的是马镇守使。”

方文东反叛一点都不出奇，相反他能忍住不反叛，才是怪事呢。不过马龙潭也加入了叛军之中，张廷兰倒是有些吃惊。在印象之中，马龙潭虽然有些昏庸，但是大是大非还是清楚的，不会犯这种错误。

不过现在局面错综复杂，张廷兰急忙让手下人把何天炯押过来，看看他知道多少情报。此时杨宇霆也赶了过来，别看奉军快速攻破了东港，抢占了先手，但是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方文东手上究竟有多少力量。日本人又会怎么应对，这都是目前最紧要的问题。

他和张廷兰肩头的担子都十分沉重，一步走错，辽南的局势就要难以收拾。一阵手铐声响，几个卫兵把何天炯押了过来。不过此时他的形象可有点狼狈，一个眼睛青了。鼻梁子也被打塌了。不断的往外冒血。

衣服也被撕破了，上面都是血沫子，一点往日的斯文都没有了。

“何先生，看来你和本庄繁果然又交情，互相之间打交道的方式这么特别，真是让人佩服啊。”

何天炯的脸涨得通红。想要反驳几句，却不知道说什么，他们和本庄繁押在了一起，双方互相埋怨。紧接着动手打了起来，何天炯结结实实的挨了几拳头，被打得十分凄惨。

“何天炯，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不要隐瞒一个字，日本人什么德行，你也该清楚了，给他们卖命值得么！”

何天炯的头也低了下来：“张团长，我交代了一切，能不能给我一条活路啊，以后隐姓埋名，常伴青灯，绝对不问世事。”

张廷兰点点头说道：“一切都看你的表现，我也不是赶尽杀绝的人。”

何天炯听到这话之后，似乎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急忙说道："张团长你放心，我一定有什么说什么，绝对不隐瞒。"

"很好，你就说说日本人的打算吧，他们究竟有什么安排？"

何天炯想了想，然后说道："张团长，在你们攻击东港的时候，本庄繁和我们说过，要坚持三天，日本关东军就会调动起来，还会给我们运送物资，只是没想到你们动作这么快，不到一天就把东港打破了，让所有的算计都成了空。"

"那方家兄弟又是怎么回事，你又知道多少？"张廷兰双眼紧紧盯着何天炯，微笑着说道："何天炯，日本人反复无常，你可不要把自己也搭进去啊。"

何天炯猛然打了一个机灵，别看张廷兰在笑着说话，但是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意，随时都要拔枪，把何天炯崩了一般。

"张团长，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当初只是约定我们首先举起义旗，然后占领东港，打通旅大和凤城之间的交通线，然后方文东就说服东边道的军官，一同加入护**！"

张廷兰和杨宇霆互相看了一眼，根据何天炯的情报，他们基本上对全局有了一个把握，让人把何天炯带下去之后，他们都走到了地图前面。

杨宇霆眉头紧锁，忧心忡忡的说道："拙言，情况非常糟糕，如果按照何天炯所说，下一步日本人就会出兵，他们的方向也是肯定是庄河，东港，然后直接和凤城的方文东取得联系。咱们虽然拿下了东港，把这条线路切断了，但是日本人这次投入这么大，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收手的。"

日本人心眼最小，最愿意记仇，他们为了武装革命党和宗社党，拿出了那么多的火炮军需，现在都落到了张廷兰的手上，他们能甘心么，说不定知道东港陷落之后，他们会恼羞成怒，出兵速度更快。

"另外我估计凤城已经彻底落到了方文东的手中，他手上还有几千人马，这些部队常年剿匪，战斗力不弱，方文东可不是他兄弟方文华可比的，况且又在东边道经营多年，爪牙锐利，很不好对付。"

张廷兰也点点头，基本上认同了杨宇霆的判断："邻葛，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这点人马，想要分成两路根本不够用，因此我建议咱们马上撤回庄河，把日本人北上的路给彻底掐断，只要没有日本人掺合，方文东就孤立无援，然后让大帅调兵，把方文东拿下！"

杨宇霆的建议算的起是十分稳妥的。张廷兰思量再三，发现这是最好的选择了，他急忙下令士兵们赶快将战场处理完毕，稍事休息，就驰援庄河！

就在张廷兰这边紧张筹备的时候，奉天的张作霖也早就得到了报告，他一听马龙潭手下竟然和日本人勾结到了一起，顿时怒气填胸，将手下所有文武大员都召集起来。

"拙言刚刚发了电报，方文东这个畜生准备扯旗造反了。大家说说该怎么办吧？"

"还用说什么啊，直接打！"张景惠在一旁高声说道："咱们兵强马壮，还会怕一个方文东么，况且大哥有难，兄弟理应出手。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马大哥出危险啊。"

张景惠这话说的好听，实际上他就是想借助这次机会。把马龙潭彻底赶

下去。虽然大家都是结拜弟兄，但是挡了路，一样没有好下场。

这话正中张作霖的下怀，他也是坚决的主张打，不过他矛盾的是该派谁过去，按理说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张作相。他和张廷兰爷俩配合，亲密无间，正好一举把东边道拿下来，可是老张心里头也有一丝忧虑。

身为一个上位者。让手下人维持平衡才是最关键的，如今张家父子手中的权力已经很大了，再让他们把势力伸到辽南，老张心里不免有些芥蒂。

张作相也早就看出来了，因此笑着说道："大帅，我看让六哥带着二十七师过去吧，他和马大哥关系最好，正好马大哥出危险，他理应过去。"

张作相主动退一步，老张心里头也十分高兴，就要让孙烈臣带兵平叛，可是就在此时，于冲汉匆匆忙忙的带着拿着一封电报跑了过来。

"大帅，大事不好了，袁世凯突然任命冯德麟担任奉天军务帮办，冯师长已经发表通电，要求把提高帮办衙门的待遇，和大帅平起平坐！"

这个消息突如其来，把在场的人全都吓住了，老袁脑子有毛病不成，明明奉天已经够乱了，还在这个关头给冯德麟加官进爵，这摆明了是让老冯扯张作霖的后腿么，他想看着奉天兵连祸结么？

张作霖一把夺过了电报，仔细看了看，老冯在通电之中不只要求提高帮办衙门的待遇，还要求把拖欠的军饷一次性结清，还要拨钱给二十八师扩充军备。

面对这样的无理要求，老张简直气得暴跳如雷，在场的众人也都心里头案不断的盘算。

"冯大哥好本事啊，这个时候跳出来，摆明了是要扯我们的后腿，他难道就不知道辽南出现了叛军么！"孙烈臣脸色阴沉，辽南的事情背后就是日本在操纵，这时候冯德麟又跳出来，是不是意味着老冯也和日本人勾结到了一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大帅，冯师长已经调动手下精兵，准备来奉天了，您拿个主意吧。"于冲汉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很识趣的把嘴闭上了，现在选择权就落到了张作霖的手上。

想要应付冯德麟的挑衅，就要在奉天大量驻军，二十七师就无法调走，但是不调二十七师，凤城又出了问题，老张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叛军做大，不然整个辽南都有危险。

老张一下子就被逼到了墙角，两头都不能舍弃，偏偏他手上力量有限，究竟该怎么抉择，张作霖也没有了主意。

"大帅，奉天是根本之地，不容有失，辽南又关乎国家疆土，民族大义，同样重要，如何分派兵力，实在是太为难了！"王永江也没有料到事情竟然会到了这一步，这些事情接连发生，显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精心的策划和准备，环环相扣，让张作霖顾此失彼。

老张也很清楚这些，因此他也格外的为难，在地上来回踱步。正在这个时候又有两份电报传来，一个是方文东正是叛变的通电，一个是张廷兰发来的求救电报，让老张出兵剿灭方文东。

老虎厅的气氛越来越凝重，压得人都仿佛喘不过气了，谁的心里都在不停的问着自己，究竟该怎么办，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正在大家发愁不已的时候，张作相突然开口了："大帅，你还是坐镇奉天吧，辽南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张作相主动请缨，老张突然停下了脚步，有些迟疑的问道：“辅忱，你准备带多少兵力过去。”

“原来独立旅的第二团被拙言带走了，我就带着第一团就行，方文东虽然气势汹汹，但是军心和民心都不在他的一边，想要消灭他并不困难。”

老张本来不想派张作相去辽南，但是现在情况突变，让张作相过去，他们父子配合，已经是最好的选择，自己带着二十七师，看守奉天，防备冯德麟。

张作霖又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说道：“辅忱，你现在就是东边道代理镇守使，马上出兵平叛。”

第一百七十九章神兵天降

本来出任东边道镇守使，这是天大的美差，不过这个时候，谁也不羡慕张作相，人家这是临危受命。东边道有一万多的人马，而张作相加上张廷兰爷俩手中的兵力也不过五千出头，只有一个旅而已。

警备师也是两旅的编制，不过另外一个旅都是新兵，还有很大的缺口，根本不能拉到战场上，能用的只有原来的独立旅的人马。

张作相一切都准备差不多了，老张也亲自找到了他：“辅忱，你兵力单薄，我看不如把重炮营交给你吧，给我把方文东那个兔崽子轰死。”

张作相苦笑了摇了摇头：“雨亭，重炮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拿出来，而且我这次要速战速决，重炮不便机动，还是留在家里头，奉天也不安全啊。”

说到这里，张作相拉住了张作霖，压低声音说道：“七哥，要是日本关东军直接对咱们发动攻击，你就用重炮营先把南满铁路周围的小日本轰死，然后掐断这条铁路，那时候美英俄这些协约国就会出头，咱们奉军还有一线生机。”

张作霖点了点头：“辅忱，你放心吧，张作霖是顶天立地的爷们，真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我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老张很清楚眼前的局面，日本人想要借助袁世凯称帝这么一个空挡，在奉天搞事，甚至用武力将奉天强行分裂出去，作为一方诸侯，张作霖也有自己的逆鳞，奉天不只是他的老巢，也是生他养他的神圣土地，绝对不能落入日本人的手里。此时的张作霖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

老张送走了张作相之后，他也加紧调兵遣将，不只是防御冯德麟，同时把矛头也隐隐指向了日本的满铁附属地。

就在此时，东港通往凤城的大路上，一支庞大的队伍正在全速行进，这支队伍全部使用马拉爬犁，一共有二三百辆之多，在雪地上就好像一串小舟一般，灵便快速的穿行。

每个爬犁上面有十来个士兵。还装着枪支口粮，后面的爬犁专门装着火炮，弹药，粮食，帐篷等军需品。士兵们不住的挥动鞭子，抽打着已经跑得很快的牲口了。

跑在最前面开路的爬犁突然猛地一顿。原来是拉爬犁的战马倒在了地上。只见这匹战马口鼻不断的喷出白沫子，浑身抽搐，眼看着被累死了。

士兵们也没有什么怜惜，纷纷跳下来，将爬犁和将死的战马推到了一边，后续的爬犁继续前进。他们则把战马甩在了路边，在后面补充的战马之中，重新拉过来一匹，套在爬犁上。继续跟进。

一路上这种情况数不胜数，每走出十几里路就要死一匹战马，如果到了爬坡的时候，死的就更多，这支部队也全然不在乎。

整个奉军之中，能这么败家的就只有张廷兰，他原本准备和杨宇霆一同前往庄河驻守，把日本人挡在城外，结果奉天的消息传了过来，冯德麟趁机发难，老张派不出更多的士兵，只能让张作相统帅着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方文东。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张廷兰立刻就把杨宇霆找了过来，两个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邻葛，日本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狠辣，他们手中的牌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啊。”

“没错，宗社党、革命党、方家兄弟、冯德麟，咱们的惊喜真是层出不穷！”杨宇霆眉头紧皱，神情严峻的说道：“拙言，这些牌并不可怕，真正要命的是日本的态度，如果他们真想利用这次机会，侵略奉天，咱们手上的力量远远不够啊。”

“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这种事情也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人之所以挖空心思的布置，就表示他们没有做好跳到前台的准备，他们还不想直接开战，多半是想要造出大势，让我们不得不妥协。”

杨宇霆也点点头，张廷兰说的没有错，可是不管怎么说，眼前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了一定程度，稍微走错一步，就极容易引来日本的武力进攻，进而万劫不复，他们的心头都压了一块大石头。

“邻葛，现在能做的就是两点，第一就是快速消除内乱，不给日本人干涉的借口，第二就是奉天上下要万众一心，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打消日本人的野心，任何的退缩都会带来大麻烦。”

“拙言，你说的没有错，就算我们想退，又往哪里退，难道把奉天交给日本人不成？”

目前的奉军虽然比起九一八的时候，要弱小无数倍，但是现在的奉系从掌舵人张作霖，到杨宇霆这样的新锐干将，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霸占奉天，真正到了关键时刻，他们都能拼命。

张廷兰也十分欣慰：“邻葛，我计算了一下，咱们到凤城，不到二百里地，而奉天到凤城则要四百多里，足足远了一倍多，我爹想要赶到凤城，最快也要十天啊。”

“拙言，你难道是想分兵不成？”

“没错，其实眼下的局势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司马懿对付孟达的那一段，方文东就是那个反复无常的孟达，只有用最快的速度把他拿下，才能让日本没有了出兵的借口，而且没有了内忧，咱们才能专心对付外患。”

张作相从奉天赶到凤城，就要十天时间，如果方文东利用这段时间，稳定军心，在沿途布防，就算张作相进军顺利，想要把方文东完全剿灭，恐怕也要拖延到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能产生的变故实在是太多了，日本人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协调国内的分歧，达成统一意见，那时候奉军要对付的就不是一个关东军了，而是整个日本。

而且就算日本人不出兵，也可以利用朝鲜为基地，越过鸭绿江。援助方文东，到了那个时候，想要消灭这个家伙就更困难了。

因此张廷兰权衡再三，都认为必须尽快剿灭方文东，十天之内，最好五天左右，就把方文东从世界上抹掉！

“拙言，你的考虑一点错都没有，只是我们的力量不足啊，我们能动用的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而且还要堵住庄河的缺口，根本不够用啊。”

“不够用也不能不用，在这种时候，就要拼一把！”张廷兰渐渐的下定了决心：“邻葛，你带着八百士兵。十二门火炮，尽快前往庄河。把机枪大炮都架起来。威慑日本人。我带着剩下的士兵，星夜兼程，去消灭方文东。”

杨宇霆连连摇头：“拙言，你的担子更重，大炮应该都交给你才是。”

张廷兰哈哈大笑道：“邻葛，你是去吓唬人的。自然要多带一些火炮，而

且你还要给马占山他们壮胆，而且我能不能拿下方文东，不在于多几门。还是少几门火炮。”

张廷兰心里很清楚，他就是在进行一场豪赌，他赌的是方文东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军心未附，他突如其来的出现，就能让方文东彻底崩溃，因此武器的多少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他带着兵出现了！

至于庄河那边反倒需要更强大的火力，不只是让日本人忌惮，也要给马占山壮胆，马占山的骑兵营可是吴俊升的部队，他们有没有胆子对抗日本人，张廷兰心里也没底，必须让杨宇霆带着大炮过去压阵。

“拙言，你这么安排，就是认定了日本人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如果不幸擦枪走火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撤退！”张廷兰从牙缝里头挤出了两个字：“保存实力，和日本人打游击战，耗死他们。”

坐在爬犁上面，张廷兰的脑子里头也在不断的闪过各种念头，他其实是最不想和日本人开战的，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了，张廷兰其实一直努力的就是争取奉军的独立自主，只是连续两次奉天都面临日本的战争威胁，这就是改变历史带来的惩罚么，张廷兰感到了一阵阵沉重的压力。

他正带着军队向凤城狂奔，侥幸从东港跑出来的方文华也带着手下人，狼狈不堪的跑到了凤城，他跌跌撞撞的冲到了方文东的府邸，哥俩个终于见面了。

一见大哥，方文华就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大哥，我把东港丢了！”

方文东此时正在签署一个命令，一听这话，毛笔顿时就落在了桌案上，整个人都傻了，他在可是在东港安排了一个团，另外还有革命党的部队，四五千人防守的城池，怎么会这么容易陷落啊。

方文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猛地揪住了方文华的衣服，把他从地上生生拉了起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东港怎么会丢了，你是个白痴么？”

“大哥，不怪我啊，都是那帮革命党，什么人都收，结果混进去了奉军的人，我们在激战的时候，城内出现了叛徒，结果军心溃散，根本没法收拾，小弟只能只身逃出来！”

“你怎么不死在东港啊！”

方文东用力一摔，把方文华扔在了地上，差点把方文华摔得晕过去，此时的方文东的确是害怕了，而且还是从心底往外那么害怕。

他在日本人的鼓动之下，囚禁了马龙潭，挑起了奉天护**的大旗，他本以为凭着多年的威望，加上日本人的支持，能够轻松掌控全局，在日本人的支持之下，整个奉天都会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不过现实总是和理想有出入，东边道的将领真正一心一意的支持他的并不多，大多处在观望之中，而且不只是领兵的，就连地主和商人也不愿意支持他，这让方文东十分尴尬。

就盼着东港那头道路打通，日本人的援助送过来，他好施展拳脚，结果事与愿违，东港被奉军占领，他困守凤城，就成了瓮中之鳖，四周都是敌人，这不是在要他的命么！

方文东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进退失据。就在这个时候，张廷兰

的大军已经越来越接近凤城了，这时候参谋赵沛突然传来了消息。

“张团长，驻守九龙背的薛金堂发来了电报，他和方文东闹翻了，愿意带着手下人马，协助咱们一同攻击凤城。”

张廷兰听到这里，眼中闪过一丝喜色，果然方文东手下不是铁板一块，这样自己就有了机会。

“赵参谋，你告诉薛金堂，只要能消灭叛军，少不了他的好处。”

张廷兰交代清楚之后，又向所有士兵下令，让大家克服疲劳，再加把劲，争取快点到凤城，就在第三天的时候，张廷兰终于赶到了凤城外围，负责守卫的叛军全都吓傻了，他们目瞪口呆的看着这支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部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一百八十章你要战那便战

叛军进退失据，奉军可一点都不客气，迅速将这些哨兵解决，然后占据了有利地形，开始构筑阵地，所有士兵都紧张的盲目起来。

枪声宣誓着平叛大军的到来，城内的方文东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声音就好像惊雷一般，几乎把他都炸晕了，从他宣布加入护**开始，算起来不过两天半的时间，奉军杀杀了过来，让方文东几乎崩溃。

要知道现在还是冬天，路上到处都是积雪，行动不便，而且日本人还帮着他们封锁了南满铁路，奉军根本无法利用铁路机动，但是就算这样，奉军的部队还是从天而降，根本没有给他多少准备的时间，甚至连军心都没有稳定，城外的防御工事也没有修筑，这让他怎么应付啊！

方文东一瞬间就仿佛老了几岁，他心里头只能痛骂日本人，这帮小鬼子许诺的挺好，结果到了用他们的时候，全都没了，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他也清楚，自己从挑起大旗的那一刻开始，就没有了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闯过去了，就荣华富贵，闯不过去，后果不堪设想。

方文东显然比他的兄弟要厉害多了，还能保持镇定，他一面加紧强化城防，一面让人先侦察清楚杀来的奉军情况。

侦察兵都派出去之后，方文东又下令将所有大商人全都带了过来，这些商人全都战战兢兢，他们也听到了城外的枪声，知道了奉军杀过来了，这帮人心里头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想，盘算着主意。

“各位贤达，废话就不多说了。姓方的缺钱了，需要你们捐银子，捐粮食，谁能拿出来，咱们就是朋友，要是拿不出来，就是方某的敌人，对待敌人，方某从来不会客气！”

方文东说完这话，他的兄弟方文华就带着大批人手冲了进来。每个人手里头都端着枪，顶在了这帮商人的胸口上，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

这些商人原本还想争辩几句，可是一看现在的情况。知道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只能老老实实的给钱。当然也有人有些犹豫。这时候五官狰狞的方文华直接开枪，当场就枪毙了两个人。

血溅议事厅，这些商人拿里见过这种局面，纷纷浑身哆嗦，一句多余的话都不敢说，叛军押着这些商人。前去拿银子和粮食，方文华才跑到方文东的身边。

“大哥，这帮家伙真有油水，这么一会儿。就拿出了一百六十多万大洋，咱们的军饷有着落了。”

“我算是看清楚了，这年头就要比谁更狠，名声根本没用，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满世界的查抄八旗的家产，把人家的房屋田地全都拿走了，多少人骂他，可是人家现在兵强马壮，咱们要想造反，就要比奉张还狠！”

叛军在城中大肆的搜查，所有的商铺票号都受到了冲击，他们恨不得掘地三尺，将一切值钱的东西都抢过来，充当军饷。

在搜刮的时候，这帮军纪本来就很差的家伙，纷纷露出了本来的面目，有人把大烟馆查抄了，先过一过烟瘾，有的抢了大姑娘小媳妇儿，整个凤城的百姓都遭了劫难。

对于这些方文东一概装作没看见，他不管手下如何，只要还能卖命打仗就行。就在他抓紧强化城防的时候，张廷兰也迎来了一个客人，那就是驻守

九龙背的三营统领薛金堂。

薛金堂也是绿林出身，刚刚被马龙潭诏安三年，因为作战勇敢，为人正直，迅速升官，成了三营统领，手下掌握着一千多人，算是马龙潭麾下的一员悍将。

他到了凤城之后，就立刻找到了张廷兰，一见到张廷兰，薛金堂就显得十分激动。

“张团长，方文东这个孙子叛变奉军，扣押镇守使，罪不容诛，就盼着您过来呢！”

张廷兰也仔细打量了一下薛金堂，这个人不到三十的样子，身高超过了一米八五，虎背熊腰，十分强壮，脸上一团正气，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好，这是一员虎将，一条好汉！

“薛统领，方文东不只扣押了马镇守使这么简单，他已经和日本人勾结，这次叛变就是日本人怂恿的，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占据奉天，染指东三省！”

“什么？”薛金堂顿时眉毛都竖了起来，手上的青筋暴起：“薛某人生平最恨日本人，方文东这个畜生，我要撕碎他。”

张廷兰还不清楚薛金堂为什么这么狠日本人，一旁的赵沛小声解释，原来薛金堂的爷爷死在了甲午战争之中，而在日俄战争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日本人抓走，充当了民夫，从此也没有回来。

这可是解不开的血海深仇，薛金堂落草为寇之后，多次劫杀日本客商，甚至他很潜入到了朝鲜，暗中打过黑枪。

“薛统领，打破东港的时候，我们抓到了日本顾问本庄繁，还搜到了大批的武器，铁证如山。”

“既然如此，那赶快攻击凤城吧，薛某愿意当先锋。”

有了薛金堂这么一个地头蛇，张廷兰终于心中有底了，他也加紧筹备，准备发动攻击。就在他赶路的这将近三天的时间里，整个奉天的局势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张廷兰在分兵攻打东港的时候，就派了马占山和吴凯杰带领骑兵袭击庄河，他们也果然不辱使命，仗着骑兵的神速，他们早早的就赶到了庄河城下。

这时候城内混入的奉军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双方里应外合，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庄河拿下来。马占山和吴凯杰旗开得胜，两个人都十分兴奋，急忙向张廷兰报捷，同时遵照先前的命令，加强城防。

他们在庄河守卫了三天左右的时间，突然侦察兵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向马占山汇报，有一支日本军队，押运着不少车辆，正在急速向庄河赶来。

马占山的眉头一皱，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此前从张廷兰的交代之中，马占山已经听出了端倪，不过真正要对付日本人的时候，他还是有着沉重的压力。

凡事讲究先礼后兵，马占山让手下的士兵先去拦截日本人，询问他们的来意，随后马占山带着两百骑兵也杀了出来。

就在城外五里左右的位置，两军遇到了一起，日本的指挥官极为骄横，手里挥动着军刀，叽里咕噜的很翻译官说了一大堆，然后转告了马占山。

原来这个指挥官叫做大岛犬一郎，他说奉了关东都督府的命令，前来给日本侨民运送物资，帮助侨民解决生存危机，同时保护在战争之中受到影响

的侨民。

马占山当然知道，这是鬼话连篇，他们送来的东西多半都是军火，保护侨民就更是扯淡，怕是这帮日本人是想帮着叛军的作战吧。

马占山面色严峻的说道："中**队又能力消灭叛军，现在已经解决了庄河和东港的叛军，日本侨民全都安然无恙，不需要日本军队过去。"

听到了马占山公然拒绝，大岛犬一郎顿时就火了，他当然知道庄河和东港被奉军占领了，正因为如此，他才要抓紧时间，给方文东送去物资，甚至协助他们作战，拖住奉军的后腿，不然日本人一番辛苦的布置，不就全完了么。

"八嘎，你们支那发生了严重的叛乱，大日本的公民时刻受到了安全威胁，我们必须要过去。"

马占山面对这些无理取闹的日本人，也把眉头立了起来："要想了解侨民的情况，你们可以派遣几个代表，要想送东西，可以先交到我们的手上，然后由奉军送过去，你们的军队还是赶快撤回去，不要惹出麻烦。"

大岛犬一郎顿时怒火就窜了起来，他让翻译告诉马占山，他不相信中国单方面的说辞，他也不会把物资交给贪婪的中国官员，他只会遵照命令，亲手将物资送到日本侨民手中，如果还敢阻拦他们，就是再和日本帝国作对。

听了这话之后，马占山彻底被激怒了，他从来没见过能这么颠倒黑白的人，明明是日本人做贼心虚，偏偏要说害怕中国贪墨了他们的东西，而且还要威胁动武。

马占山也不是好脾气，他直接丢下了六个字：你要战那便战！

然后扬长而去，回到了庄河城下，指挥着手下的士兵，做好了的战斗的准备，子弹上膛，马刀擦得雪亮，机枪大炮也都对准了日本人。

这时候的大岛犬一郎也是一阵的错愕，他遇到过不少中**官，但是这么强硬的还是第一次碰到，他一直以为大日本帝**威无敌，只要日本的旭日旗所到之处，支那军队就要纷纷投降，现在的马占山毫无疑问的挑战了他的尊严，大岛犬一郎急忙命令所有日本兵也做好战斗准备。

随着日本人的逼近，两军距离越来越近，马占山手中提着军刀，对着所有的士兵高声喊道："弟兄们，大家都是顶天立地的爷们，现在日本人欺负到了咱们头上，你们还能忍么？"

"不能，不能！"喊声震动天地，就连日本人都有点吃惊。马占山又让手下人向日本人喊话，只要他们敢进入五百米的范围之内，奉军就会立刻开枪，绝不客气！

第一百八十一章援兵来了

大岛犬一郎率领的部队一共有四百多人，其中一多半是运输队，负责后勤的，剩下的都是战斗人员，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甚至不少都经历过日俄战争的考验，是十足的精锐兵力。

其实在他们行动之前，庄河和东港还在叛军的手中，大岛认为只是一场简单的运顺任务而已，因此他格外的放松，但是就在他快要接近庄河的时候，才得到了消息，这里已经被奉军重新夺回了。

大岛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极度的震怒，原本规划好的交通线被掐断了，凭着叛军的德行，能坚持多长时间谁心里头都没数，如果叛军完蛋了，日本人又少了一条好狗，而且也失去了对奉天动武的借口。

他们的打的旗号不就是护侨么，可是叛乱都被消灭了，还怎么去护侨啊！这次行动可是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的行动，本来是环环相扣的一个必杀局，结果现在被奉军打破了，大岛怎能不愤怒。

他指挥着手下的士兵，不断向着庄河毕竟，试图冲过去，这时候马占山也没含糊，一面指挥着士兵死死挡在正面，然后又分出一百名骑兵，在侧翼来回奔跑，牵制日本人的精力。

“老马，你说日本人会不会开枪？”吴凯杰悄悄问道。

马占山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不过张团长已经传来了消息，让咱们在较劲的时候，绝对不能怂了。对付日本人只能以强硬对强硬，唯一的底线就是不要开枪。”

张廷兰也反复推敲过日本人的态度。虽然日本对东三省一直垂涎三尺，但是现在主导日本政策的还不是那些狂热的军人，而是相对理智的一些政客，这帮人更倾向于用经济手段控制中国，而且他们也比较在乎列强的态度，不会像军人那样不管不顾。

一战是日本发展的宝贵时机，一旦对中国动武，引发大规模战争。或是美英等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这都是日本经济无法承受的。

所以在一战期间，日本虽然提出了二十一条，但是更多的还是恫吓，他们并不想打仗。看透了日本这一点，张廷兰已经有了一个判断，这次的行动多半是关东军主导的。并没有得到国内授权。

因此张廷兰笃定关东军也没有开战的勇气，最多就是武力威慑而已。不过面对这种武力威慑，要是退缩了，软蛋了，让日本人看出了破绽，他们未尝不会把威慑变成真正的战斗。要知道日本一贯以来都有下克上的传统，所以也不能高枕无忧。

这时候大岛率领着士兵逼近到了五百米左右，距离马占山划定的红线只有一步之遥，大岛看着士气如虹的奉军，脸上的颜色不断的变化。最终还是停了下来，和马占山的部队互相对持。

看到这一幕。马占山和吴凯杰都松了一口气，事实的确如同张廷兰的判断那样，日本关东军上层也没有下定开战的决心，他们还没有猖狂到九一八事变前的那种地步。

开战这种大事情必须要得到国内的授权，他们本来希望叛军被整个辽南都扰乱了，乱成了一锅粥，中**队也无法收拾。国内自然不能拦着他们出兵，结果现在庄河和东港的叛军全都转眼就被消灭，根本没有乱起来，他们

也不敢冒险了。
　　而且还有一点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那就是奉军的战斗力，能够这么快速平叛，足见奉军战斗力不弱，在没有摸清情况的时候，贸然开战很不明智。
　　就在大岛率军逼近庄河的时候，接连得到了日本关东军的两封电报，要求他们暂时只是对持，不要先开第一枪。
　　“老马，张团长把日本人的心思猜透了，现在就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没错，越是这种时候，就越不能害怕，拿出东北爷们的气势来！”
　　马占山来回纵马驰骋，指挥着手下人，加紧防守，一点漏洞不给日本人，这时候大岛仔细观察奉军的情况，想要看清楚对方的虚实。
　　虽然上峰不让他开第一枪，但是大岛心里头还有着一丝野心的，不开枪没错，但是难保不会擦枪走火，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也不能辱没了大日本的尊严。
　　从日俄战争走过来的大岛犬一郎野心勃勃，极度渴望战争。他不断的寻找着奉军的漏洞，如果这支军队真的不堪一击，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一定要果断出手，向自己的前辈一样，建功立业，为帝国开疆拓土。
　　不过令大岛遗憾的是对面奉军没有一丝的懈怠，守卫十分严密，而且城墙上还隐隐约约能看到火炮的影子，看起来对方准备不差，他只好暂时按捺了sāo动的心思，静待时机。
　　两支军队就这样对持下去，消息也传到了旅大，现任的日本关东都督中村觉也是坐立不安，原本他设计了很好的杀招，革命党，宗社党在辽南作乱，方文东从内部叛变，然后冯德麟在侧翼牵制。
　　环环相扣，没有一丝的漏洞，他对自己的方案也极为满意，可是在实施的时候，中村觉突然发现情况并没有像他设想的发展，宗社党出师未捷，革命党也没有闹出动静了，反倒成了运输大队，把那么多的装备都留给了奉军。
　　中村得到消息之后，顿时就破口大骂，这帮家伙到底是帮着自己的，还是帮着奉军啊，怎么就充当了奉军的运输大队啊！
　　现在手上的牌就剩下方文东了，中村觉把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完全指望着他能把辽南扰乱。
　　不过中村觉还不知道，此时的方文东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张廷兰再得到了薛金堂的支持之后。向凤城发动了猛攻，在大炮和机枪的掩护之下。奉军就像cháo水一般涌向了凤城。
　　薛金堂的确堪称一员虎将，连续指挥了三场冲锋，将凤城的外围工事几乎全部摧毁，虽然他的手下也付出了三百多人的伤亡，但是薛金堂还是斗志高昂。
　　“张团长，只要再加把劲，就把凤城打破了，你怎么让我们撤军啊？”
　　“薛统领。弟兄们也都十分劳乏了，剩下的事情还是交给我们吧，你带着人马堵住其他的路口，防止叛军逃窜。”
　　接触时间不长，但是薛金堂也知道张廷兰是很厉害的人物，光是那份从容冷静，就远远超过了同龄人。对方能够快速打破东港。又能急行军赶到凤城，足见战斗力不弱，他也十分好奇这位年轻的团长如何攻城，想要看看他有什么高明的地方。

这个时候奉军也休整差不多了，年轻人身体恢复的就是快，虽然连续赶路将近三天。但是经过休息之后，又恢复了精神饱满的样子。

张廷兰指挥着炮兵将攻击重点放在了南城，这里的城墙状况最差，奉军依旧是大炮开路，现在张廷兰手上还有六门日本四一式山炮。四门克虏伯的七十五毫米山炮，十门火炮对准了凤城的城墙。炮弹携带着巨大的能量，砸向了城墙。

一时间砖头飞溅，尘土横空，在城墙上守卫的叛军也都被波及，不少人都在炮击之中丢了性命。

方文东此时也是气急败坏，他急忙指挥着自己的炮兵还击，日本人也向他提供了一些四一式山炮，现在全被拉到了城上，和奉军展开了对轰。

不过叛军的炮兵显然训练不及奉军，虽然占据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但是火炮的准头儿太差了，给奉军造成的麻烦有限。

反倒是城上的炮兵受到了奉军的重点照顾，一枚枚的炮弹砸了过来，顷刻之间，一面城墙彻底被轰裂，随后轰然倒塌。在冷兵器时代，一道城墙，就是一道天险，但是到了热兵器时代，城墙能提供的保护就不大了。不过城墙破碎，烟尘漫天的场景，还是极具震撼，叛军的信心也随之出现了裂痕。

方文东已经急红了眼，他早就没有了退路，只有誓死一拼，因此方文东让手下的警卫组成了执法队，同时又拿出了一箱一箱的银元和鸦片，摆在了这些叛军的面前，只要勇敢作战，就能得到奖赏，如果退缩，就等着掉脑袋。

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叛军的士气终于有所恢复，开始向奉军发起了反击，双方围绕着城墙的缺口，展开了殊死搏杀。薛金堂此时也在偷偷观察奉军的战斗，他渐渐的也看出了一丝门道。

这些奉军并没有采取密集的阵型，而是形成了一个个作战小组，每组的成员之间互相配合，交替前进。每三五个小组后面就有一挺机枪掩护，密集的子弹将叛军打得抬不起头来，凭借着火力的优势，奉军突进的速度非常惊人，同时伤亡也被降到了最低的限度。

两支军队距离越来越近，这时候奉军的素质优势就更加凸显出来，枪法准确，配合默契。而且奉军丝毫不畏惧白刃战，他们就好像一台高效的收割机器一样，不断的吞噬着叛军的性命。

看到了这里，薛金堂忍不住给这支军队竖起了大拇指，的确是训练有素的精兵，看来打破凤城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了。

凤城激战还在继续，庄河城外的情况又发生了一丝变化，马占山和日本人对持的时间越来越长，奉军上下的斗志也在减弱，这些人毕竟是吴俊升的部队，身上匪气还很严重，能和日本人对峙这么久，全靠着一股血气之勇。

时间长了之后，他们就难免疲惫，严密的防线也出现了松动，有些士兵干脆七倒八歪的在阵地上打盹，大岛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冷笑，这帮支那兵终究还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

他把军刀拔了出来，就要挥动军队，指挥着日本军队前进，如果奉军敢拦着，他就准备开火，这样的军队根本不是关东军的对手，还是高估了他们。

就在大岛心中得意的时候，忽然庄河方向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远远的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马队，这些马队后面出现了十几门大炮，每门大炮

都由六匹战马拉着，黑洞洞的炮口直接指向了大岛他们。

这些新来的援军援军，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剽悍的气息，明显比起庄河的那些士兵要强悍，而且装备更好，除了大量的火炮之后，后面还有更多的机枪，就好像是武装巡游一般，在大岛的面前走过。

每看到一件装备，大岛的心就不由得一阵紧缩，这些装备都是日军制式装备，原本给了宗社党和革命党的叛军，现在都成了奉军的战利品，大岛的五官都扭曲了，拳头攥得死死的。

第一百八十二章气急败坏

和日本军队进行对抗，对马占山来说，是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考验，从心里头来讲，马占山对日本也有发自内心的恐惧，在所有中国人的眼中，不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只要沾一个洋字，都仿佛是一座大山一般，沉甸甸的压在心头。

几天以来，马占山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他和吴凯杰两个人不断的鼓劲儿，然后分头巡逻，不敢有任何的疏漏。

一连坚持了两三天的时间，他们的精力都到了极限，士兵更是如此，马占山也束手无策，如果再这么持续下去，只怕就顶不住了。

正在这个关头，杨宇霆率领着士兵赶到了，风尘仆仆的奉军士兵带着大量的机枪火炮出现在了庄河的城外。就好像一针兴奋剂一样，打在了马占山的身上，身体之中瞬间迸发出了一股劲头。

他和吴凯杰亲自去迎接杨宇霆，杨宇霆也是十分担忧，但是看到庄河还安然无恙的在掌握之中，他长出了一口气，拍了拍马占山和吴凯杰的肩头。

“你们干得好，给奉军涨了脸啊！”

“参谋长过奖了，我们不过是尽到了本份，一枪没放，谈不上功劳。”

“马营长，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要是开了枪就麻烦了，现在的效果最好！”

杨宇霆勉励了马占山两句之后，他急忙指挥着大军接管了庄河的防御，整整一个营十二门大炮都对准了大岛的部队。后面还有大量的机枪，光是这份火力配置。就十分惊人了，而且这些奉军接连打胜仗，一个个的心气都很高，对日本人也没有那种发自心头的恐惧，因此他们出现之后，大岛的压力顿时就大了起来。

杨宇霆来到之后，处理办法就多种多样了，他并没有单纯的对抗。而是让人约请大岛，他们要亲自谈一谈，大岛也想探探奉军的虚实，双方很快就见面了。

“大岛中佐，首先我要向你通报一下奉军平叛的情况，我军首先消灭了宗社党，随后攻破东港和庄河。剿灭革命党大部，现在我军正在攻击凤城，相信很快就会有攻破凤城的消息。告诉你这些，就是表明我们奉军拥有足够的能力，完全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日本方面干涉。如果你们真想关怀一下侨民，不妨把东西交给我们，又奉军送过去，您放心，奉军上下绝不会贪污一个子！“听着杨宇霆在炫耀战功。大岛的脸色铁青，厉声说道：“身为大日本的勇士。我们接到的命令就是把物资送到侨民手中，谁要是阻挡我们，就是日本帝国的敌人，对于敌人我们绝对不会手软的。”

“大岛先生，我们当然不会做日本的敌人，凡事都好商量，要是你执意要送去物资，我看不妨你们把枪支先交给我们保管，然后奉军一定会保证你们的安全，如果遇到袭击，我们会把武器还给你们的。”

杨宇霆说的和真的一样，大岛听在耳朵里，简直都要气疯了，他恨不得把杨宇霆的笑脸打成一个花瓜。日本人最大的敌人就是奉军，把武器交给你们，那和被俘有什么区别。

大岛越发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一个小小的庄河就把他阻挡住了，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凤城的方文东随时可能被剿灭，他索性不和杨宇霆磨

叽了，而是去请示一下中村觉，希望能得到了中村的准许。
　　别看他的兵力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大岛依旧无所畏惧，能够击败俄国的日本皇军，还会怕区区奉军么，哪怕只有一百人，他也一样能拿下庄河。
　　身在旅顺的中村觉得到了大岛的请战报告，他也十分焦急，日本人对奉天的局势也失去了控制，几手好棋全部失效了，看来只有赤膊上阵才行了，中村觉思前想后，觉得必须继续奉军更大的压力，同时也要做好战斗的准备。
　　当然他所谓的战斗不是打下庄河这么简单，要打就必须是大打，直接打到凤城，给予方文东强有力的支援，因此他当即下令，调动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工兵大队，快速向庄河进发，援助大岛。
　　日本士兵快速调动，奉天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似乎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了，这时候一辆马车出了奉天的大南边门，直奔冯德麟的军营驻地而去。
　　马车上坐着的正是奉天教育界的名人，又担任过议员，很受奉天上下的尊崇，这次受张作霖的委托，去劝说冯德麟退兵，然后奉军好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一路上吴景濂的心中不断的推演各种场景，要如何劝说冯德麟退兵。
　　到了冯德麟的军营之后，吴景濂一报名，冯德麟也急忙出迎，对吴景濂十分客气，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冯的儿子冯庸是吴景濂的学生，就好像家长见到班主任一般，任凭你身份多高，都要客客气气，不敢有什么怠慢。
　　老冯把吴景濂请到了军营之后，吴景濂直接单刀直入的说道：“帮办大人，我是受张作霖的委托，前来找你，你要是不喜欢听，大可以把我赶出去。”
　　吴景濂这么一说，冯德麟反倒不知道怎么拒绝了，顿时就愣了一下，然后笑道：“吴先生，您是读书人，我们草莽武夫之间的争锋就不要掺合了，对您也不好。”
　　“帮办大人，您知道在下的祖上么？”
　　“略有耳闻，似乎是吴三桂。”
　　吴景濂点点头，然后说道：“现在多少人说起先祖来，只怕都会给一个汉奸的评价，先是背叛大明，然后又背叛满清，反复无常，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先祖的难处啊。先祖最初也是守卫边山海关的大将，后来不得已和满清合作。可是为了给大明皇帝报仇，对付闯贼。结果阴差阳错，一步错步步错，才落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冯某是个粗人，不懂太多，要是这么说起来，吴三桂也是挺冤枉的！”
　　吴景濂摇了摇头，然后说道：“冯帮办，我说起先祖。不是给他鸣冤，而是想要告诉你，不管你现在有多少理由，你做得多么正确，只要和日本人合作，成为了日本人的帮凶，就难免汉奸的千古骂名。至于该如何抉择，全看冯帮办的打算了。”
　　吴景濂说完这话之后，一语不发，冯德麟也把脑袋垂了下去，吴景濂的话他听得很明白。吴俊升这一次闹事，打着讨要军饷。提高帮办衙门待遇的借口，和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老冯的举动就是在策应日本人，帮着日本人牵制奉军。
　　别管他怎么辩解都没用，就好像吴三桂一样。投降了满清，充当了满清

的走狗。那就是汉奸无疑，再多的辩解也没用。那些曲线救国之类的论调，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屁话而已，千古之下，汉奸永远都是汉奸，别想洗刷身上的耻辱。

现在冯德麟你要是还找张作霖的麻烦，你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冯德麟想到这里，脑门上面也浸出了一层细腻的汗水，他出身草莽，一直混到了今天，已经年过半百，要是这时候被冠上了汉奸的骂名，一生的英明全都付诸东风流水。

老冯的头深深的低了下来，一旁的吴景濂一看，眼中闪过一丝喜色，冯德麟果然没有铁了心给日本人办事，只要这样，就有回旋的余地。

“冯帮办，你和张雨亭之间有多少矛盾，你们可以在任何的时候解决，就算是拉着队伍开战，也没有人多说什么，可是要是这个时候，还坚持下去，一旦疆土有失，千古骂名就落到了您的身上啊。”

说到这里，吴景濂也不多说一个字，直接起身告辞，老冯还想要挽留，再向吴景濂请教几个问题，不过吴景濂一刻都不停留，直接扬长而去。

吴景濂走了之后，冯德麟心中阵阵波澜掀起，久久不能平静，思前想后，他把汲金纯和阚朝玺都叫了过来，下令撤军，返回广宁。

冯德麟终于撤军了，张作霖得到了报告之后，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没费一兵一卒，就把老冯打发走了，奉军终于能撤出一条腿了，再应付日本人，也更加从容了。

奉天上下全都动员起来，做着战争的准备，老张连续向日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军队立刻从庄河撤回去，不要该双方带来不愉快。

冯德麟撤军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中村觉的耳朵里，他刚刚下达了调兵北上的命令，结果冯德麟就给他拆台，眼看着设计的杀招几乎都失去了效果，中村觉也对自己的谋划产生了一丝怀疑，还究竟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啊。

要是奉军把所有麻烦都解决了，那时候日本就不是浑水摸鱼，而是要和整个奉军，乃至整个中国做对了，虽然现在中国还处在内战之中，袁世凯和蔡锷的护**打得不可开交，可是一旦日本入侵，他们会不会冰释前嫌，共同对付外敌啊！

真到了那一步，日本的行动就是救了袁世凯，这可不是中村希望的，因此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立不安。

就在他还拿不到主意的时候，又一个要命的消息传了过来，凤城已经被打破了，方文东被乱枪打死，中村彻底呆立在了地上。

所谓峰回路转就是如此，奉军终于摆脱了不利的局面，迅速把主动权抢回手中。日本虽然算计厉害，但是千算万算就没有算到，他拉拢的这些势力都是饭桶，根本就不堪一击。

张廷兰和薛金堂对凤城发动猛攻之后，叛军节节败退，不过方文东手上还有兵力优势，张廷兰远路而来，手上只有一千多人马，加上薛金堂也不过三千人马，根本比不上方文东势力雄厚，因此方文东尽力拖延，只要把奉军拖得疲惫了，他就有了反击的机会。

现实再一次耍弄了方文东，就在奉军猛攻的时候，叛军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几个军官不想陪着方文东一起灭亡，因此他们偷偷的把马龙潭放了出来。

这位老头子被方文东囚禁了十几天，现在重见天日，心中的怒火可想而知，马龙潭多年带兵，还有不少人愿意听他的，结果登高一呼，叛军的军心彻底瓦解了。

方文东还想要逃跑，结果被奉军给堵住了，一顿乱枪达成了筛子，他的兄弟方文华成了俘虏，其他方文东的亲信也抓的抓，杀的杀，叛军转眼之间就星落云散，什么都不剩了。

张廷兰随机发表了通电，宣布奉军彻底消灭了叛军！得到了这个情报的中村觉简直气得发疯，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憋屈过，老家伙对着电报咬牙切齿，突然之间中村觉的嘴角抽动，半边身子发麻，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第一百八十三章一方诸侯

中村觉中风了，堂堂一个日本陆军大将，彻底失去了对半边身子的控制，昔日的日俄战争的明星，嘴角流涎，起居坐卧，甚至上厕所都要侍从服侍，彻底成了一个笑柄。

随着中村的倒下，日本关东都督府也暂时停止了运转，只好向国内的报告，他们暗中的布置也不得不向国内的坦白，在此之前，日本内阁还被蒙在了鼓里，他们虽然直到日本在辽南的动乱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却没有想到一切都是关东军主导的。

而且这帮人还准备把帝国拖入和中国的战争之中，首相大隈重信得到了报告之后，顿时暴跳如雷，简直就要被气疯了，大隈重信前段时间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想要逼袁世凯就范。

结果由于过于激进，不只激起了中国上下的反对，在国际上美英等国也对日本产生了忌惮，列强对日本人的限制越来越多，到了这个时候，大隈重信也不敢一味的蛮干了。

和几位元老沟通之后，最终否决了动武的想法，但是日本人还准备用武力讹诈，换取一些商业利益。同时有一个问题付出了水面，那就是关东都督府的问题，因为目前关东都督府是军民一把抓，还管着满铁，简直就是海外的天皇。

日本元老都认为这次事件其实反映了关东都督府权柄过重的问题，因此要进行改革。任何改革都是权力的重新分派，总之日本政府暂时陷入了沉默之中。而奉军的压力骤然减轻。

张廷兰此时已经指挥着手下对凤城展开了彻底的清理，把所有叛军都扣押起来。方文东的亲信部下全部被抓了起来，这些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处，甚至是枪毙。至于其他人虽然不用担心掉脑袋，但是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老爹张作相成了东边道镇守使，张廷兰自然有义务帮着老爹清理一下场子，东边道的军队里面旧军数量相当多，而且战斗力有限，这次平叛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军队进行整顿势在必行。

正好能够借助这个机会，把垃圾从奉军的队伍之中踢出去，一朝天子一朝臣，把这帮垃圾踢走之后，还要把空下来的位置留给自己的人。

“张团长，听说中村觉那个老家伙中风，多少年都没听到这么解气的消息了。”薛金堂笑着说道。

“老东西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不过这个老家伙可是日本的大将，身份特殊，这可是打了日本人的脸，只怕从此以后，和日本人之间就多了一根刺，而且很难化解。”

“张团长。你还准备和日本和好么？他们鼓动方文东叛变，可都欺负到了家门口，不抽他们就不错了。”

张廷兰苦笑一声：“薛统领，奉天实力还太弱了，不得不和日本人虚与委蛇。不过你放心，早晚中日之间都会有一场生死大战。决定谁才是亚洲的主人，这是生死之战，谁也躲不开。”

“我就知道两代人的血仇，我不能不报，早晚都要找小鬼子算账！”

“想要报仇，就要先把头低下来，整军经武，只有实力足够了，就算杀到东京，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薛金堂一听这话，顿时眼前一亮："张团长，我其实也知道中国和日本差距太大，你说咱们能追上么？"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日本才强大多少年，以往他们一直是咱们的属国，经济还不到咱们的一个零头，现在强大不过几十年而已，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多长时间的国运。咱们只要埋头苦干二十年，整顿军队，发展工业，到时候决定能和日本人一拼，甚至时间还能更短一些。"

中日之间的工业差距是天地一般，但是日本的强大是建立在吸食中国血液的基础上，日本强大一分，中国就衰弱两分，因此差距才越来越大。如果奉天开启了工业化，和日本人抢夺原料和市场，情况就会扭转过来，变成中国越来越强大，而日本发展速度会大幅下降，甚至停滞。

中国将会以四倍于现在的速度追赶日本，双方的差距会快速缩短，可以说一旦中国工业成形，就是日本完蛋的时候。薛金堂并不清楚这些工业竞争的问题，不过他还是十分振奋。

"二十年时间不短，不过那时候老薛还没到五十，照样能冲锋陷阵，要是真能杀进东京，这个任务一定要交给我！"

"薛统领，能不能领到这个任务，还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大帅已经决定重开讲武堂，到时候咱们都要进去学习，成绩合格了，才能再度领兵，要是不合格，后果可是很严重啊。"

薛金堂一听还要念书，顿时脸上就露出了愁容，他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就怕读书，一看到那些方块字，就头痛欲裂。

"薛统领，我可向大帅汇报了，你马上就要升任团长了，要是还不识字，可没法指挥两千多人啊！"

薛金堂这次坚定的站在了张廷兰一边，不只帮着攻打凤城，在击毙了方文东之后，他还出面帮着收编各地的驻军，立下了不小的功劳。而且张廷兰新到东边道，也不能一点不用原来的老人，而且通过一番观察之后，张廷兰发现薛金堂性格直率，为人坦诚，是个可造之材，因此张廷兰已经决定要把他收编到麾下了。

"未来的薛团长，你就把那些方块字当成一个个日本人吧，学会一个，就是弄死了一个，这样说不定就会容易很多。"

张廷兰在凤城忙前忙后，一切都弄得差不多了，这时候张作相也带着部队赶了过来，爷俩一见面，张作相把张廷兰拉到了身边，拍着他的肩头，十分感慨的说道："好啊好啊，不是小孩子了，都不用老爹帮忙，就能把辽南平定了，非常好！"

"爹，我可不是抢您老的功劳啊，只是情况紧急，不得不尽快分兵。"

"抢就抢了，反正你小子多干点，我就少费点心思，现在这个东边道镇守使就是你挣来的啊！"

一旁的孙安虎也笑着说道："大少，一路上我们就在研究你的战术啊，打得很好，兵贵神速，闪电一般，就把所有叛匪都解决了，以后镇压叛军也要这样，就是根本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啊！"

"内忧外患，要不快刀斩乱麻，只怕麻烦更多，可是眼下还不能放松，整个东边道的还有不少军队没有梳理，溃散的叛军随时可能为祸地方。"

"这就交给我吧，你吃了肉，也给我们点汤吧！"孙安虎主动请战，张作相也点头同意，张廷兰手下的部队几经大战，需要休整一段时间，正好让孙

安虎带着生力军将东边道好好收拾一下。

张廷兰也十分赞同，他让薛金堂和孙安虎一同行动，稳定各地的军心，绞杀叛军和土匪，恢复东边道的治安，他们都去忙活了。

张作相笑着说道：“廷兰，你去马大爷了么？”

张廷兰苦笑着摇摇头：“其实这次能够顺利打破凤城，还多亏了马龙潭，是他登高一呼，才让叛军军心彻底崩溃的，不过随后马龙潭就躲在了府中，我去拜会了几次，根本不让进去。”

“哎，马大哥一生文武双全，比起我们这些大老粗强多了，结果老了老了，吃了这么一个大亏，遭到了亲信部下的叛变，成了阶下囚，心里头不好受，也是肯定的，大家弟兄一场，我去看看他。”

张廷兰陪着张作相，来到了马龙潭的府上，正巧此时府门打开了，一个青衣小帽老头儿在几个侍从的搀扶之下走了出来，张作相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老头正是马龙潭，急忙紧走了几步。

“马大哥，作相来看你了！”

马龙潭一抬头，也看到了张作相，他长叹一口气，老脸之上都是凄苦：“辅忱我这次丢了大人，哪里还能在奉天混下去啊，我这就告老还乡，含饴弄孙，以后东边道就交给你了。”

“大哥，您老千万别这么想，谁都有看错人的时候，我就是代理的镇守使，叛军被消灭了，东边道还要您来管啊。”

马龙潭把脑袋摇了摇：“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养了一条白眼狼，这条恶狼野心勃勃也就算了，他还数典忘祖，勾结日本人，想要当汉奸，我这不是双瞎二目么，还有什么脸面混下去啊，辅忱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去意已决，不用多劝！”

马龙潭一转身，又看到了张廷兰，老脸之上挤出了一丝笑容：“拙言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前途远大，好好干吧！”马龙潭说完之后，上了马车，扬长而去。

他这一走，张作相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东边道镇守使，成为老张麾下实打实的二号人物。就在张作相和张廷兰整顿东边道的时候，突然北京传来了一个消息，袁世凯宣布退位，持续了八十三天的一场皇帝梦，彻底结束了。

“爹，洪宪皇帝完蛋了，天下再也没有一个能镇住全局的人物了，不论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也包括南方的孙文，都没有统一国家的本事，从此之后天下就进入了春秋时代啊！”说明一下小的不小心把新章节复制的时候，给按错了，正在努力恢复，大家放心，就算恢复不了，小的也会吐血码出来，就是晚点，求大家原谅啊！

第一百八十四章仿制手枪

说起来袁世凯也够倒霉的了，他原本对张作霖给予厚望，希望老张能率领着部下进关，结果没盼来张作霖，反倒盼来了一场叛乱，辽南的乱局对老袁来说就好像一记重拳一样，砸在了心头。

如果奉天真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关外之地就都完了，北京一下子就变成了边境，这个局面就和明朝差不多了，不过日本这个对手可要比满清凶残强大的多。

老袁胆战心惊，不过好在张作霖手脚够快，奉军用兵神速，将叛军给彻底扑灭了。老袁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不过他还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内外交困，南北不宁，皇帝的美梦也做不下去了。

只能把段祺瑞找了过来，让老段出面，替他收拾局势，段祺瑞见到了老袁衰老的模样，也是大吃一惊，几个月的时间，袁世凯就仿佛老了二十年一般，回想起当年小站练兵的情谊，段祺瑞也是眼圈发红。

“芝泉啊，我误信谗言，错走了一步，才到了这步田地。现在我也清醒过来了，我不当皇帝，还继续当大总统，你看成不？”

看着老袁凄凉哀求的目光，段祺瑞心里头也是酸酸的，不过他可不敢大包大揽，只是说道：“大总统放心吧，卑职一定尽力周旋！”

张廷兰听到了老袁的消息，也知道袁世凯这位枭雄在做了一场八十三天的新华春梦之后，即将彻底落幕，中国也就彻底进入了春秋混战的时代。现在老爹张作相身为东边道镇守使，手握着小半个奉天，也算是一个小诸侯了。

不过爷俩一点也不敢放松，相反肩头的担子还都十分沉重。东边道刚刚经历一场叛乱，到处都是溃散的叛军，不少的土匪也趁机跳出来作乱，爷俩都有点应接不暇。

“爹，我看以后东边道要做两个方向的重点防御，一个是针对旅顺和大连，一个是针对鸭绿江沿线。这些年来，不少朝鲜人越过鸭绿江，跑到东三省开荒种地，甚至都开枝散叶。规模越来越大，咱们不能不防啊！”

鸭绿江不同于南方的河流，每年都有冰冻期，厚达几米的冰面不只能承受住人，就连车辆都没有关系。双方的边民经常往来。东三省算是世界上少有的适合农耕的黑土地，加上满清柳条插边的封锁政策。使得这里成为了中国最后一块处女地。

结果汉人不过来。棒子就趁虚而入，在东三省大肆开荒，甚至到了奉天都有不少棒子的地步，虽然张廷兰把奉天的棒子赶出去了，但是临近边境的地区还有不少棒子，他们甚至结成了一个个村寨。

每到冬天。还有棒子陆陆续续踏着冰层来到了奉天，对于这些讨厌的家伙，张廷兰没有一点好看法。奉天必须沿着鸭绿江建立一道严密的封锁线，不只要把棒子挡在外面。同时也要防备日本间谍偷偷潜过来，也免得日后棒子把东北当成他们的领土。

张作相微微点点头：“的确，这次事件之后，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我们加强防备也是应该的，不过要沿着鸭绿江边设防，恐怕不容易啊，这里都是山地，人烟稀少，遍地都是狼虫虎豹，想要驻军，花费太高，咱们承受不起啊。”

“爹，这次平叛，我们一共抓了七八千的俘虏，就让这帮家伙赎罪，把他们都派过去，负责开垦土地，修建道路。长白山里头有的是好木材，好药材，还有各种珍禽异兽，经济价值很大。只要咱们开了一个头，后面老百姓就会自动涌入，有了村镇之后，咱们再去驻军就容易多了。”

“嗯，既然你有了主意，就放手去做，有了成绩，我给你庆功，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打你的屁股！”

说着张作相也露出了畅快的笑容，有一个能干的儿子，他也能少操很多心，张作相的权力欲并不大，他对现在的身份十分满足，唯一的希望就是儿子能有成就，好能光耀门楣。

“爹，说到底还是边境地区缺少老百姓，奉天下一步都要大量移民，咱们脚下的黑土地最为肥沃，养两三千万人一点问题都没有，俗话说人多力量大，咱们有了足够的人手，对付日本人也就容易了。”

“廷兰，日本人固然要防备，但是也不能弄得剑拔弩张，毕竟人家的实力不是咱们能比得上的，有些时候就要忍着，现在吃点亏不怕，只要以后能够找回来就成。”

爷俩正在商量事情的时候，杨宇霆从庄河赶了回来。就在中村觉中风之后，大岛犬一郎带着手下人灰溜溜的撤回了旅顺，另外两个大队的日本人也刚刚走到半道，就不得不回去了。

杨宇霆眼看着日本人带了大量的马车，他心里很清楚，这里面多半都是军火，杨宇霆也不免有些垂涎，这要是能拿到奉军的手里，对奉军的实力又是一个巨大的提升，这也是和张廷兰待久了传染过来的毛病，看到什么好东西，都想弄到手。

不过杨宇霆头脑很清醒，这五六百日本兵就不好对付，而且就算能解决他们，也会惹来日本人更大的报复，根本就得不偿失，只能看着大岛离开。

“拙言，大帅给我下了命令，让我赶快回奉天交差，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交代的没有？”

杨宇霆现在还是奉军的参谋长，老张的左膀右臂，可不是东边道的官员，回奉天是应有之义。张廷兰还真有事情要他向老张汇报，因此把杨宇霆拉到了张作相的办公室，双方落座之后，张作相就率先开口了。

“邻葛，这一次东边道平定了叛军，但是要想守卫好地方，还需要大量的兵力，光靠着两个团可不成！”

张作相说的都是实情，由于方文东的叛变，使得东边道大半军队卷入其中，这种部队根本不能使用。张廷兰已经准备把他们派到了鸭绿江边境地区，充作苦役，用劳动来赎罪。

剩下的那些左右摇摆的墙头草也要清理，自从开始训练独立旅之后，张作相的眼光也越来越高，要想一支部队有战斗力，兵源就是基础，那些江湖习气严重，坏毛病一堆的旧军坚决不能使用。

现在算起来东边道能用的军队只有两个团，肯定是不够。杨宇霆也很清楚这一点。

“镇守使，您看部队要怎么调整呢？”

“邻葛，大帅手上兵力也不充裕，我想着就先把警备师第二旅拉过来，在凤城进行训练。也让他们熟悉一下地理，另外再把炮兵和骑兵给配齐了。这样守卫东边道也就差不多了。”

张廷兰笑着说道："我想着炮兵就全用日本的四一式山炮。这次咱们缴获的数量也足够了，直接拉出一个炮兵团来。"

"拙言，我怎么记得只缴获了十八门啊，难道凤城又有收获不成？"

"日本人对方文东还是不错的，我在他的手上找到了十二门，又在军火库里面翻出了六门。是马龙潭以前购买的，全部加起来，一共三十六门，正好一个营十二门。能装备三个营一个团。"

辽东地区和长白山一带，地形崎岖，山地很多，炮兵还是灵巧轻便一些比较好，因此张廷兰并没有向北洋那样，一个营弄十八门火炮，只装备十二门火炮。

"这个方文东白白充当了运输员，全都便宜咱们了。"杨宇霆又问道："那骑兵该怎么办呢？"

"我琢磨着把马占山高升一步，让他当骑兵团长，作为一支机动力量，守卫地方安全。

"拙言，马占山可是吴俊升的爱将，人家能不能割爱，我看还要你去想办法。"

"没问题，大不了让吴大爷开价，我认可挨宰大出血了！"

好好的一件事情，让张廷兰说得仿佛是买卖人口一般，杨宇霆和张作相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警备师原本是由独立旅扩充而来，兵源缺口很大，而且只有两个步兵旅，这一次补充了骑兵和炮兵，然后再把工程兵，通讯兵和医疗队充实起来，这个师编制一万人出头，基本上就能和老北洋的几镇人马相抗衡了。

虽然警备师的炮兵或许有些单薄，但是机枪数量却相当多，能够保证每个连一挺重机枪，而且张廷兰又组建了一个机枪连。

编制齐全的一个警备师，绝对能和二十七师比拟，堪称奉军一等一的精锐力量，手握这支部队，张作相和张廷兰父子二人的实力，几乎能和张作霖相抗衡，是奉军之中当之无愧的二号人物。

杨宇霆身为老张的参谋长，不能不站在老张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对张廷兰说道："拙言，我回奉天之后，就要狠抓部队正规化建设，要重开讲武堂，奉军上下都要进讲武堂学习，你可是大帅亲自点名，也不能例外啊。"

"邻葛放心吧，不光是我，警备师的其他军官也都要重新学习，只要这边安定下去，我就背上书包，老老实实去上学，而且不只要学习，我还建议要对军官进行适当轮换，任何指挥官都应该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不能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张廷兰的话等于是把事情挑明了，根本不用担心我们实力增强，对于大帅我们依旧十分忠诚，没有任何的问题。杨宇霆也十分欣慰，奉军还处在急速上升期，最要不得的就是内斗，只有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奉军才能真正兴旺起来。

杨宇霆和张廷兰商量妥当之后，就动身赶回奉天，就在送走了杨宇霆之后，凤城又迎来了一伙新客人，熊梦远带着一大帮俄国技师来到了凤城。

他们原来被安排到了铁岭，不过那里依旧是南满铁路沿线，日本的间谍众多。而且凤城刚刚经历一场大战，需要修复的军械很多，而且这里边防任务很重，把军械维修厂安排在这边很有帮助。

当然老张也有自己的算盘，军械厂放在了张廷兰的眼皮子底下，就不怕

他不努力想办法解决机器的问题，不管是坑蒙拐骗，还是巧取豪夺，只要能弄到足够的机器，老张就达到目的了。

“张先生，一路上就看到报纸上都在说你啊，用兵如神，反掌之间，叛军灰飞烟灭！”

“老熊，你这溜须水平上升的很快啊，别光学这套东西，不干实事啊。”

“瞧你说的，我熊梦远是那样的人吗，这一次我就让你看看我们的成果。”

说话之间，熊梦远把张廷兰带到了专门的房间之间，在张廷兰的面前摆着两把透着金属质感的手枪，张廷兰顿时就是眼前一亮。

第一百八十五章私了

张廷兰托着沉甸甸的手枪，脸上露出了笑意，一旁的熊梦远更是得意洋洋。

“这把枪是仿制的勃朗宁m1903式手枪，也就是国内所说的马牌撸子，不过为了增大威力，我们没有采用原来的7.65毫米子弹，而是使用了9x19毫米的圆头子弹，威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亲手在三十多米的距离上，击毙了一只野猪，脑子当时就打碎了。”

手枪在近距离的搏斗上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日本兵以刺杀技术著称于世，他们的训练也的确刻苦，凭着奉军目前的训练情况，想要在拼刺技术上和日本人比拟，有些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的味道，得不偿失。

因此想要对付日本人的刺刀，最好的办法就是大量的装备手枪，一把手枪能顶上三个士兵，而且杀伤力更加惊人，己方的损失更小。

真正到了战场上，一般的刀伤和枪伤，即便是有致命的效果，人也不会立刻死去，往往垂死挣扎，能够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此手枪的威力一定要大，至于射程倒不是那么重要。

熊梦远他们仿制的手枪，虽然比不上原装货那么精致，但是也绝对是十分难得的东西，在战场上已经足够奉军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了。

手枪在近距离交火的时候，有着难以匹敌的优势，和日本军队较量的时候，就算奉军拼刺刀拼不过他们，但是也可以用手枪弥补这个缺口，一把手枪，足足能顶上三个以上的士兵。

“这把还只是勃朗宁m1903式，另一把是勃朗宁m1911式手枪，采用11.43毫米子弹。能装七发子弹，威力更大，在几十米之外，可以一枪击毙一头野熊，由于口径很大，在国内也被称为大眼撸子，美**队也在装备，绝对是非常优秀的手枪。”

张廷兰掂量了一下两把手枪，十分满意：“老兄，能仿制很不错。不过要想大量装备部队，必须要有足够的数量才行。”

一提到这个，熊梦远就摊了摊手，有些为难的说道：“张先生，由于机器严重缺乏。很多零件都要手工打磨，严重影响了产量。我们一个月也不过能做出五六十把而已。而且马牌撸子相对容易一些。造价就在六个银元，而大眼撸子就有点麻烦了，造价更高，生产更困难。”

“的确太少了，还能不能增加？”

“那就要影响其他的工作了，我们不只要仿制枪支。还要维修，当然如果能够解决机器的问题，我们的产量肯定能飞速提高，一个月几百把不成问题。”

“老熊。你就是过来的讨债的，不过你放心吧，这段时间别看我忙着平叛的事情，机器我也想了办法。俄国这个冬天过得艰难啊，不少工厂都停工了，尤其是远东地区，我筹备一下，咱们直接把俄国的工厂给搬过来！”

熊梦远听到这里，也忍不住把嘴巴张得大大的，仿佛能放个鹅蛋一般。

“张先生，你可真够疯狂的啊，俄国人还在欧洲拼命呢，你这么干，可是在挖他们的墙角啊。”

“墙角早就开始挖了，你身边那些技师不都是这么拐来的么，我们接下来动作会更大，最终的目标就是把远东搬空！”

听到张廷兰的话，熊梦远是彻底无语了，这家伙当沙皇俄国是空气不成，竟敢如此大胆，简直不要命了！不过这种疯狂劲头也正好和他对了脾气，熊梦远笑着说道：“我早感觉到了，来奉天就是我最正确的选择。只要把机器解决了，我就有把握造出大炮来！”

看到熊梦远干劲十足，张廷兰也十分高兴，不过他更多的是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奉军虽然在快速进步，但是最关键的武器问题不解决，张廷兰始终不能放心。

看来一切的关键都在俄国人的身上了，张廷兰正在盘算着，熊梦远又拿出了几样东西，其中有他们仿制的水连珠步枪，还有工兵铲。

这都是张廷兰交代过的，以往奉军根本不重视工事建设，挖的战壕也就一米出头，基本上大半的身子都露在外面，这要是面对枪法惊人的日本兵，基本上就是一个个的活靶子。

因此张廷兰从组建独立旅开始，就格外重视工事建设，这几次的战斗之中也显现了强大的威力，有良好的工事群，能极大的降低伤亡，工兵的价值终于被体现出来。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设计良好的工兵铲也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熊梦远他们根据战场的实际需要，将铁锹的木柄缩短，同时在容易磨损的位置使用了流线型设计，另外又在铁锹上面钻了几个眼，让工兵铲能够绑在行军包上面。

铁锹采用了上好的钢材，不只能对付普通的地面，就连砂石，冻土也不在话下，另外在盘根错节的林地效果也很好。

张廷兰随手将工兵铲拿在了手中，左右挥舞一下，感觉十分趁手，轻重也合适。

“老熊，这玩意要是用来搏杀，只怕比刺刀的效果还好吧！”

“当然了，其实在制作的时候，那些俄国人提出了不少好思路，考虑到了战场上的多种可能。”

“嗯，的确是好东西，我会尽快在部队里面推广，你们也完全可以注册一个专利啊，以后奉军每装备一件，你们就能得到一点专利费，积少成多，这也不是小数目啊。”

熊梦远也欣然同意，除了工兵铲之外，他又向张廷兰展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手榴弹。欧洲列强在打壕堑战，对于单兵的火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手榴弹这种价格低廉，制作容易，而又威力巨大的武器，焕发了强大的生机，各国都开始大量装备。

奉军自然也不会放过，张廷兰也让熊梦远他们试制一些。熊梦远也把成品带了过来，看了看这些东西，张廷兰十分感慨的拍了拍熊梦远的肩头。

“能做出这些东西，你费心了！”

熊梦远脸上露出了一阵憨笑：“费心不怕，就是现在缺少机器，都是手工生产，质量无法保证，数量更是上不去，心里发愁。”

“你们先安心在凤城把家安好，其他的事情我想办法。很快就会有所改变的。”

张廷兰这时候已经准备和弗雷德好好筹划一下，尽快对俄国下手。当然目光也不能仅仅局限在俄国人的身上，张廷兰也在打美国的主意。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了美英等国的警觉，张廷兰正在

和美国联系。准备以购买废钢铁的名义，从美国引进一批二手机器。一战之中美国正大量的淘汰落后产能。一大批老旧的机器都要处理。虽然捡破烂这个词不太好，但是张廷兰确实准备在美国淘换一点东西。

其实张廷兰最盼望的还是一战尽快结束，然后去德国抄底，那才是真正的肥肉，哪管只咬下来一点，也能让奉天发达起来。

帮着熊梦远把工厂区划定。维修机器也被送了过来，他们就开始忙碌起来。而此时孙安虎和薛金堂负责的清剿地方的行动也差不多了。

叛军基本被肃清，顺带着一些土匪也被消灭掉，东边道的治安终于恢复过来。张作相和张廷兰全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发来了电报，就是通知张廷兰，日本人已经出面讨要失踪的人员了。

其实就在这段时间，日本关东军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村觉中风了，关东都督府出现了混乱，必须派遣接替的人手，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日本政府决定对关东都督府进行军政分离的改革。

设立专门的关东厅，管理民政，单独设立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这个罪恶昭彰的组织终于正式出现，比起历史上足足早了三年的时间，首任司令官还是拥有丰富殖民统治经验的立花小一郎。

这家伙上任之后，面对的就是前任留下的大烂摊子，大量的亲日力量都被消灭，使得日本人颜面扫地，而且空前孤立，因此立花小一郎急需恢复日本的威信。

不过凡事都要师出有名，因此这个家伙就想到了本庄繁等人目前失踪了，在立花小一郎看来，他们肯定是被奉军给杀了，就算奉军不想杀他们，凭着日本武士的高傲，也绝对会剖腹自杀。

总之只要有日本人死在了奉天，他就有了干涉的借口，因此立花小一郎就向张作霖发报，要求他必须尽快找到日本军人的下落，如果不能找到，日本关东军将要自己动手！

毫无疑问，立花小一郎再度挥舞起了武力的大棒，老张把消息告诉了张廷兰之后，张廷兰脸上也露出一丝冷笑，日本人想讹诈自己，那就要做好反被抽脸的准备。

张廷兰当即把本庄繁等五个人都带了出来，这段时间本庄繁他们被扣押在监狱之中，每天只给一顿粥，虽然不至于饿死，但是也一个个软弱无力，任人宰割。

这次要把他们送到奉天，张廷兰下令给他们吃的好一点，这倒不是可怜这帮家伙。普通农家在卖牲口之前，还要给一点好东西呢，张廷兰准备把他们卖个好价钱，给点好吃的，让他们看起来溜光水滑，更有卖点。

张廷兰也跟着一同千万奉天，这次日本人负责交涉的还是失田，大家经常打交道，也不用拐弯抹角，失田直接开门见山。

“张大帅，我们日本人在奉天无故失踪，你们该怎么负责呢？”

“失田先生，挺大的大活人，怎么可能失踪啊，我看还是该好好找找，要不你把资料交给我们，我们帮着你们找！”

“不必了，张大帅，我们怀疑人已经死在了你们的手上，奉天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不然后果自负。”

“失田先生，说话要讲凭据啊，您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吧，那几位日本朋友

究竟是谁，你总该说说吧！”张廷兰笑着说道。

失田随手将一份文件推了过来，上面正是本庄繁等人，张廷兰装模作样的看了看，然后笑着说道：“这几个人我见过，他们都十分健康。”

“这么说是你们非法扣押了大日本帝国的公民，你们的罪责更加严重，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失田先生不用生气，要我说这件事件最好还是私了，不然对日本形象不好。”

说话之间张廷兰让人带来了厚厚的一摞证据。

“失田先生，这些都是你们和方文东来往的信件，还有你们支持宗社党的证据，至于那几个人全都是日本派过来的军事顾问，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不过我们考虑到中日和平友好的大局，没有多说什么，我看咱们私了是最好的选择！”

第一百八十六章兴师问罪

失田看着这些东西面色铁青，不过他还是装作满不在乎的模样，撇着嘴说道：“这些东西都是你们伪造的，大日本帝国从来不会做如此卑劣的事情，你们休想破坏大日本帝国的形象，我要警告你们，不要试图挑战帝国的底线！”

张廷兰早就见惯了日本人的恐吓，嘴角也露出了一丝冷笑：“失田先生，我们搜集了充分的认证和物证，这些东西如果交给列强，他们会怎么看，如果在中国都公布出来，势必又会掀起一轮抵制日货的**，即便是你们不承认也无所谓，因为事实俱在，你们篡改不了！”

张廷兰的话掷地有声，听在了失田的耳朵里，心里头也是一阵哆嗦，如果张廷兰真这么干了，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一场大麻烦，作为一个狭小的岛国，日本最需要的就是海外市场，无论是采购原料，还是输出产品，如果外界对日本展开限制，小小岛国只能被饿死穷死。

失田勉强压制了心中的怒火，冷笑着说道：“你们这是在讹诈，而不是友好，如果你们真想和帝国友好，就应该把人员交还给帝国方面，并且向帝国赔礼道歉。”

“哼，那不是在交朋友，而是在装孙子！”张作霖大声的说道：“失田先生，我想请你弄清楚，是你们在派遣人员，危害中国的利益，结果被中国方面抓到了，难道还要上杆子交给你们，向你们赔礼道歉么？中国人没有这么下贱，张某人也不会干这种孙子才做的事情。”

老张满脸的怒色，这帮小鬼子简直太过分了，他勉强压制了一下怒火，然后说道：“张某人一直以来都愿意和日本人交朋友。友好的做生意，在奉天这块地方上活下去，就不能不和日本打交道，但是咱们办事总要有底线吧，我总不能帮着日本人，勒死我自己吧。如果日本还想要合作，就要尊重一下奉天的诉求，如果想要打仗，张某人就算拼着性命不要，我也要咬下日本人的一块肉来。”

听着张作霖的话。失田的脸色一阵阵的变幻，其实日本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对奉天渗透出现了挫折，很大程度上就是日本人的举动超出了奉军的承受地线，日本政府应该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之中控制住奉天，而不应该一味蛮干。激起奉天乃至整个中国的反感。

张作霖的话似乎也印证这个观点。对失田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张作霖有些看不透，这家伙有能力，有手段，按理说是最合适的支持人选，但是偏偏这个家伙的能力超过了日本的接受范围，让日本都产生了忌惮之情。

“张大帅。既然你们提议私了，那究竟想怎么私了？”

“很简单，由日本提供给我们一些军火，然后把人员顺便还给你们！”

“你们是想让日本赎人么！”失田的眉毛都立了起来：“你们是想玩土匪绑票的把戏么？”

张廷兰心里头暗笑。失田还真说对了，你对面坐的就是两个土匪，不过张廷兰表面上绝对不会承认，而是笑着说道：“失田先生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武器正常交易，我们愿意出钱，这次的武器交易就是咱们和好的标识，至于几位日本朋友，我们会无偿交还你们，就当是朋友之间的一点小误会！”

失田脸色越来越难看，每次和张作霖打交道，他都难免像苍蝇一样别

扭，这一次又是如此，把柄抓在了人家的手中，怎么处理都不舒服。

“失田先生，我们愿意出一百五十万日元购买一批军火，以后奉军会考虑优先采购日本军火，还请失田先生给疏通一下。”

事情谈到了这个地步，失田只能回去请示一下，不过他的脸色黑得像锅底一般，送走了失田，张作霖和张廷兰两个人哈哈大笑，简直把肚子都笑疼了。

张廷兰拿出的一百五十万，正是这次行动之中缴获的，用从日本缴获的资金，反过头来购买日本的军火，怎么想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也难怪日本人会这么憋屈。

其实在奉军不能生产武器的时候，万国造是一种必然，引进日本武器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日本再卖武器的时候，附加的条款太多，买了他的武器，就等于成了日本的奴隶。

不过这一次张廷兰手里头握着日本人的把柄，他们多半不会提什么过分的条件，能让日本人吃瘪，张作霖和张廷兰怎能不高兴啊。

老张拉着张廷兰的手，笑着说道：“拙言，你小子去了辽南一趟，越来越鬼道儿，小鬼子被耍，咱们平白得到不少武器，真是大快人心啊！”

“大帅，先别太高兴了，日本人还没有决定吃不吃这个亏呢，我看咱们先在找一家外国的报纸，让他们以推测的口吻报道一下辽南的事情，把舆论炒起来。日本人要是不答应，咱们就不小心丢失一点证据，不愁他们不同意。”

张作霖顿时眉开眼笑，他直接拉着张廷兰在帅府用饭，老张平时的伙食算得上简朴，一大家子几十口人，能坐满三张桌子，不过也就家常的荤素菜四五样而已，诸如红烧肉，炒豆芽之类的。

张廷兰过来了，老张知道他好吃，特意嘱咐厨房加了几道菜，一家人都围坐在了一起，在主位上面，除了老张，张学良，张学铭几个稍大的孩子之外，三姨太太戴氏，另外还有一对父女。

“拙言，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亲家于文斗，你也该叫一声大爷！”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就清楚了这对父女就是于文斗和他的女儿于凤至了。张廷兰偷眼看了一下于凤至，只见她身量高挑，一身碎花的棉衣，穿着十分素雅，但是坐在那里落落大方，俨然大家闺秀的模样，一看就经历过很好的教育。

严格说起来，于凤至不算漂亮，但是就是这份气度就十分难得，张廷兰只看了一眼，就暗中点头，张学良这小子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娶妻当娶贤，至于漂亮入时，那是挑情人的标准。

这些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张廷兰急忙对于文斗施礼，于文斗也十分客气。

“雨帅，这位就是张拙言吧，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了，只怕奉天上下，经商做买卖的就没有不知道的！”

“您太客气了，都是些小玩意儿，不值一提，要是您有兴趣，咱们可以共同发财。”

“拙言，文斗当年救过我的命，我们刚刚商量好，过两个月，就给汉卿和凤至办婚事，两家从此就是一家人！”

张作霖在这个时候，主动说出来了婚事，那就是在一锤定音，张廷兰也注意了一下张学良和于凤至，似乎这两个人脸上都有一丝的不快。

敢情这对小夫妻都有点不情不愿，这也算是好事多磨啊。

于文斗和张作霖结交还在前清的时候，又一次张作霖去剿灭蒙匪陶克陶胡，结果中了埋伏，那时候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根本不发救兵，就想眼睁睁看着张作霖身丧大漠，就在老张弹尽援绝的时候，吴俊升带着军队杀了过来，把老张救了下来。

其实吴俊升并不愿意来救张作霖，一来老吴还有点看不起张作霖，二来也担心老张抢功。就是于文斗苦苦哀求，才最终说动了吴俊升，派来了救兵，把张作霖从绝境之中救了出来。

老张也十分感激于文斗，因此他们才定下娃娃亲，成了儿女亲家，而且老张也慧眼识珠，于凤至这个丫头的确不错，贤惠大方，温文尔雅，正好和张学良火急火燎的脾气形成鲜明对比，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而且老张也喜欢凤至两个字，儿媳妇是凤，儿子不就是龙么，老张也是十足的迷信，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促成这桩婚事。

“七大爷，于大爷，小侄在这里先恭喜你们了，您二位要是愿意，操办婚事的差事我接下了，保管热热闹闹，不会出一点差错。”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要是办的不好，我可不答应。”

这顿饭大家吃得都十分愉快，唯有那一对小两口都有点别别扭扭，张廷兰本来还想打听一下什么原因，结果刚吃完饭，老张就把他抓到了书房。

“七大爷，您这一笔龙一笔虎越来越有气势了，简直就是力透纸背啊！”

“拙言，说实话自从当成了奉天都督，这心态就不一样了，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别看老张是大老粗，但是自从当官之后，就不断学习，遇到题字的时候，也能像模像样的写几笔，尤其喜欢写一笔龙一笔虎之类的。不过老张还没有无聊到让张廷兰欣赏自己的书法，他让张廷兰坐在了对面。

“拙言，你能猜到我想和你说什么吧？”

“七大爷，您老是大帅，手握虎符，执掌兵权，但是奉天的兵权却迟迟不能一统，您心里头有些不顺吧？”

老张点了点头，神色有些犹豫，张廷兰笑着说道：“七大爷，廷兰是小辈，本来不该多话，但是我就想说一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而且早点解决，对您，对冯大爷都是好事情，也能避免奉天出乱子！”

第一百八十七章教育陷阱

这一次老冯虽然在最后关头，把军队撤回去了，没有配合日本人行动，但是也让张作霖对他也极度不满，拿下老冯，统一奉天军政，已经成了张作霖必须要做的事情了。

“七大爷，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袁世凯宣布退位，但是他已经威望全失，北洋下一任的掌门人必定会落到了段祺瑞的手上，北洋完成调整之后，必定会插手关外的事务，如果不能趁着这个宝贵的机会，一统奉天，接下来的困难就太大了。”

老张也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很清楚现在时机难得，只是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而已，张廷兰一看老张还有些犹豫，就继续说道：“七大爷，现在拿下冯师长，您还能给他提供庇护，兄弟情义还能保全，如果双方闹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有些事情就不好办了！”

张廷兰的意思很明白了，要是双方再这么拖延对抗下去，仇口越来越深，到时候就算张作霖想要放过老冯，手下人也不会答应。因此老张要想维护弟兄情谊，就应该快点把冯德麟拿下。

张作霖彻底动心了，他在地上转了几圈，终于点头同意了。

“拙言，既然如此，那就立刻下达命令，全面整训奉军，团以上的军官都要进入讲武堂学习，然后经过考核合格之后，才能继续领兵，不合格者，继续学习。”

老张也够坏的了，他这是准备打着整训军队的名义，把老冯给架空，如果冯德麟把军官都送过来，结果讲武堂就是不让合格，老冯的这些军官不是要扣在奉天么！

当然只要扣住一段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就能任命其他人去接任，转眼之间二十八师就姓张了。当然冯德麟也可以拒绝，不过只要他拒绝，就给了老张问罪的口实。

张作霖是个很果断的人物，他一旦决定了行动，后续的招数就不会这么简单，他还安排了清查小组，要去二十八师清查实际的军队数量，除此之外老张又拿出了一个大杀招，比起轮换军官还要险恶一百倍的措施。

那就是效仿警备师。在银行之中给士兵建立独立账户，这其实是加强对军队控制的最好办法，军饷不经过各级军官，直接到了士兵的手中，能够有效防止克扣。

这对奉军来说是个好事。对于老冯来说，就是淬了毒的匕首。要是这套制度推广开。他对军队的控制就瞬间崩溃了，这是冯德麟绝对无法容忍的，其实老张就是在逼着他造反。

当然老张也清楚，冯德麟也是一头猛虎，一旦惹急了也是要伤人的，因此老张也把奉天的军队都调动起来。随时应付冲突。

原来的警备师在奉天还有一个旅，暂时也交给了张廷兰统领，这些新兵训练同样严格，独立承担大战还欠一点火候。但是搞辅助工作已经可以了。另外老张又把张学良派到了张廷兰手下，让他担任一个代理营长。

老张的打算张廷兰一清二楚，他把张学良派过来，既是光明正大的掺沙子，防止张廷兰完全掌控军队，又是在增进他们双方的交情，算盘打得噼啪响，当然张廷兰也不能拒绝。

“报告旅座，代理营长张学良向您致敬！”

“汉卿，你现在可是我手下的兵了，该怎么训练你也清楚，我准备按照狙击手的高标准要求你，我想七大爷也会同意的。”

张学良一听这话，顿时脸上就一阵扭曲，那帮狙击手接受的待遇都堪称非人，要是自己进去，不死也要脱层皮！

“拙言，你不能这么不厚道啊，我可是要结婚了，你总不能让我带着残疾进洞房吧。”

“残疾了说不定还不用成亲了，这不正好称心如意了么？”

张学良顿时把脑袋摇晃的如同拨浪鼓一般：“开玩笑，我才不愿意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呢，再说了我原来还指望你帮我逃婚，现在一看，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上面有我爹看着，旁边再有你盯着，我就算有孙猴子的本事要跳不出去啊。”

“汉卿，想明白就好，我今天也见到了于凤至，落落大方的一个姑娘，你没听说过家有贤妻胜过国有良相，有一个人看着内宅，你能少废多少心思啊。”

“拙言，现在是人家看不上我啊，凤至想要继续读书，去北京念师范学堂，不想这么早就成亲。”

张廷兰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于凤至也有些不情愿，只是不知道是真心想要上学，还是忌惮张学良的纨绔之名，故作推辞。

“汉卿，既然想上学，完全可以成婚之后继续念书啊，你不是欣赏新式女性么，于姑娘去学校走一圈，沾染书卷气，岂不是更好？”

“我爹那关能过去么？他能让自己的儿媳妇跑到北京去念书么？”

张廷兰点点头，老张也的确是一个传统的人，成婚之后，张学良或许是没了绳索，只怕于凤至就被拴在家里了。

“怎么想起到北京读书，总有个原因吧？”

“拙言，这段时间你在辽南平叛，还不知道，咱们奉天来了一位大学问家啊，就是创立了南开中学的张伯苓先生。他做了专门的演讲，叫《中国之希望》，听的人振聋发聩，一句中国不亡有我在，说得真带劲，这天底下文人也不都是无耻的败类，也有这样的人物。”

对于张伯苓的名头，张廷兰也听说过，一手创办了南开大学，是著名的教育家，在原本的历史上，张伯苓也来到了奉天做过演讲，对张学良的影响很大。

现在由于张廷兰的参与，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更加昭然若揭，张伯苓也比历史上早了几个月来到了奉天做演讲。不只张学良听了，不少奉天青年都听了，就连于凤至也都知道了张伯苓的演说，由此心生向往，想要到北京念书学习，为的就是接受一下这些大学问家的熏陶。

“我们每个人都自强，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张学良一面回忆着张伯苓的话，一面对张廷兰说道：“拙言，你觉得他的话怎么样？”

说实话张廷兰并没有感到什么出奇，不过这个时代还能对国家充满信心，这样的文人也不多。

“听其言观其行，这是我一贯的态度，关键还要看这位张先生做了什么。”

“张伯苓先生已经创办了南开中学，现在还要筹建南开大学，不过资金有点缺口，我名下不是有些股份么，正好把这些钱都交给张伯苓先生，帮助他办学，也算是一件大好事。”

“汉卿，你先别急着下结论，办学是件大事情，我和大帅说说，顺道把张伯苓请到帅府，咱们交流一下办学方略，要是他真有见地，不妨把他留在奉天，要是不行，你也别浪费钱了。”

张学良也十分聪明，张廷兰这话透着一丝轻蔑，似乎有点看不起对方。

“拙言哥，你认为张先生的主张有问题不成？”

张廷兰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推说等到见面之后再说。张作霖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人才的问题，他和王永江几次商量，已经制定了三百二十万的教育经费。正好他也想着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想想这些钱该怎么花，因此老张也亲自向张伯苓下了请帖，王永江和杨宇霆也都赶了过来。

众人齐集一堂，想要听听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高论，就在大家都坐好之后，张学良拉着于凤至也偷偷溜了过来，于凤至脸色微红，有些不好意思，不过也没有忍住诱惑，想了见识一下张伯苓的风采。

这就是粉丝的心态吧，不过他们迷得不是歌手影星，而是这些大师。张伯苓三四十岁的样子，一身书卷气，风度翩翩，也的确吸引人。

老张邀请他落座之后，就主动说道：“早就听说先生的演讲轰动奉天，今天把先生请来，就是想听听先生畅谈发展教育的方略，奉天政府也准备大力投资教育，现在还没有一个方向，还请先生多多指教啊。”

“雨帅太客气了，各地官员之中，能像雨帅这么关心教育的，并不多见，这是奉天百姓的福分。我就简单说一说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咱们办教育的目标，要培养出一批出类拔萃，智慧超群的人才，德、智、体兼顾，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

“张先生的意思是要走精英教育的路线了？”张廷兰在一边突然发问了：“不知道先生认为教育经费又从哪里出呢？”

张伯苓依旧满脸含笑的说道：“国家财力有限，培养精英人才也是必然的选择，至于经费吗，就要多方筹措，政府能多提供一些是最好。”

“张先生，恕我直言，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面，搞精英教育，只会把大多数国民排除在外，而培养出来的精英人才也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任务，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或许还会希望中国一直落后下去，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

张廷兰说道这里，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众人，继续说道：“我们的高等学校，都施行自主招生，每个学生报名费要三五个大洋不只，而且为了确保考上，还要多去几所学校，一次路费没有二三十块大洋根本不够，张先生你说又是什么人有条件入学学习呢？”

第一百八十八章廉价教育

一个普通的佃农，想要积攒几十块大洋，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根本做不到，而这些钱，只够一次报考的费用。如果稍微留心一下民国的那些大师，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数出身富裕，就算有些破落，也是能拿出这笔报名费的。

而且彼此之间都有亲属，师生之类的关系，甚至父子兄弟都是文化名人。这并不是说他们遗传多么优秀，他们家教多好。而是天然的门槛将贫家子弟都自动隔绝在了学校的大门之外，他们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在后世也有很多人感慨起跑线不一样，埋怨教育不公平，但是在所谓大师辈出的民国时代，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进入赛场的资格，根本就别提什么起跑线了，贫家子弟被一层玻璃天花板彻底隔绝在了学校外面。

其实这种局面不由得让张廷兰想起来后世的印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的组合！婆罗门刹帝利垄断教育，掌控上层社会，生活堪比欧美，而底层老百姓民不聊生，其实和民国的状况何其相似，只不过民国战乱频繁，更加不堪。

张廷兰将这个问题摆了出来，张伯苓的脸色就有点不正常，他看了一眼张廷兰，然后说道："想必您就是张廷兰先生吧，上次痛骂杨述庆，名动北京城，想来只有您有这么犀利的词锋了！"

"我是谁并不重要，我只想知道政府的钱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征收的，然后拨给了学校，结果这笔钱只能由富家子弟享受，穷人的子弟连学校大门都摸不着，这种局面公平么？"

"国家财力有限，把这些钱集中到优秀的学生身上。把他们打造成栋梁之才，由他们再去挽救国家的命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张伯苓语重心长的说道，貌似很有道理。

不过他这番话一出口，躲在人群后面观看的张学良心里头就咯噔一声，这位张先生在演讲的时候，还高声大喊要人人都成为自强自立的人，都肩负起拯救国家的使命，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要教育富人，舍弃大多数穷人呢！

相比张学良。于凤至年龄更大，也更加成熟，听在耳朵里，也感到了一丝异样，不过她还是在告诉自己。这只是权宜之计，偶像不会这么不堪的。

"张先生。您似乎在偷梁换柱啊。"一旁的杨宇霆突然开口了："富家子弟和优秀学生可不能混为一谈。贫家子也有很多天才人物，而且用贫富来区分优秀与否，先生未免武断了！"

杨宇霆和张廷兰在闲聊的时候，也提起过教育问题，结果今天一听张伯苓的话，杨宇霆就也忍不住插嘴了。这些读书人平时不是在宣扬人人平等么，怎么到了关键时刻，都忘在了一边啊。

张伯苓和北洋政府多少高官都打过交道，他不论说什么。别人都只有洗耳恭听的份，根本不敢反驳，可是这小小的奉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张伯苓的心里头也在不住的思量对策。

"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富家子弟眼界开阔，知道的多，懂得也多，培养起来容易一些。而且也不是就把穷人完全决绝在门外，只要他们足够优秀，一样能够破格录取，学校还应该提供奖学金。"

"在我的眼中，人才没有优秀不优秀之说。"张廷兰把话头接过来了："我

评价一个人只有有用和没用两个标准。什么人是有用的，就是能促进国家工业的发展，增强国家科研力量的人。至于那些衣食不愁的富家子弟，他们毕业之后，愿意去工厂车间么？愿意去田间地头么？愿意到军队之中受苦么？我想多半是不愿意的，他们一定会从事一些清贵的职业，吟风弄月，写写文章，搞搞文化研究，这些人就是我认为的没用的人，国家宝贵的教育资源，不能浪费在他们的身上。”

张廷兰又接着说道：“至于所谓的奖学金更是遮人耳目的鬼把戏，这个国家有九成以上的穷人，而学校之后，九成以上都是富人子弟，这个奖学金太可怜了！”

一直没有吱声的王永江和张作霖互相看了一眼，他们两个人都是十足聪明的人物，很快就理解了张廷兰的思路，同时对张伯苓也没有了迷信。

老张要办教育，也是想培养一批能用得上的人才，懂军事的，懂经济的，懂理工的，懂农业的，总之不需要只会写文章的。

张伯苓的脸色也越来越阴沉，他本以为今天到了帅府，他高谈阔论一番，然后张作霖真心叹服，还能提供一些教育经费，但是实际情况完成不是这样，今天更像是一个鸿门宴。

他尽量平和心绪，然后说道：“此话未免有些偏激，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有人去唤醒民众，需要有人写文章。而我办学也主张要多方面共同发展，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在民国来讲，算是很先进的了，但是张廷兰也清楚的看到，他依旧没有看清教育的本质，或者说他所在的利益阶层，决定了他永远不会去触及。

“中国现在积贫积弱，民族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犹如一个又饥又渴的人一样，眼看就要死了。培养写文章，玩文化的大学者，就好像是这个又饥又渴的人，把最后一点积蓄都卖了，买回一件皮大衣，穿起来很好看，但是只能让他死得更快。张先生主张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自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您的进步就好像是不买皮衣，买了一桌满汉全席一样，吃完之后，依旧不免饿死！”

张廷兰说到这里，王永江也止不住笑着说道：“对于这个人来说，最现实的就是换一堆窝窝头，不好吃，但是扛饿。所以我们办教育也应该如此，不必追求太空洞的东西，而应该沉下心来，培养一批能埋头干活的技术工人，培养一批普普通通的教书匠，培养一批实用的医学，法律，商业方面的人才。”

王永江负责奉天的民政工作，他这么一说，等于是敲定了奉天教育的大方向，就连老张也不能反驳。

张廷兰也放心了不少，历史上张作霖办教育也是很用心的，地方财政百分之四十都扔到了教育领域，可谓是竭尽全力，但是依旧没有真正让奉系强盛起来。在张廷兰看来，如果能拿出大部分的资金用来扫盲，大力开办技校，建立自己的工人队伍，说不定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张伯苓尽量维持着平和，但是心里头已经不断涌起波澜，他不能再云淡风轻一般的被动接收提问，要主动出击，寻找对方的漏洞。

“既然认为张某人的观念错了，那我倒想请教一下，奉天政府有财力给所有青年人都发放二三十块大洋的费用么，奉天能保证让所有人都入学么？”

“我们根本不用这么浪费，中学和大学的招生权力不能交给学校，而要由政府收回，我们在每个县城，较大的村镇设立考点，学生就近参加考试，然后根据分数统一录取。”

“荒唐！”张伯苓终于按捺不住了：“你们这么做，教育的独立性在哪里，大学的价值在哪里，每一所学校培养人才的方式都不同，因此必须要因材施教，大学连把关的权力都没有，这样的学生谁敢收下？”

“我可没说不给大学选择的权力，只是任何权力都要有限制，政府统一招考之后，学生取得了升学资格之后，大学可以再进行了一次入学考试，最终确定录取人员。”

“这难道不是多此一举么，大学那么多有学问，有见识的老师教授，难道还不能保证公平么？”

“当然不能，近年来有些大学也难道没出现零分录取的情况么？又有多少严重偏科的人被收到了大学，这里面究竟因为什么，谁心里都有一本帐，别管说的多好听，这些教授之中，有多少是没有私心的，教育绝不能成为学者教授的私人玩具！”

张伯苓脸色铁青，显然对张廷兰的观点极为不满，但是也找不到什么辩驳的，况且这是人家的主场，只能气哼哼的说道：“那些私人办学的，难道也要受管制么？”

“既然要保证公平，就要一视同仁。”

“你们这是胡作非为，按照你们的办法，教育的自由何在，教育的独立何在，大学的尊严何在。只怕以后学校就成了你们这些军阀手中的玩具，你们想培养出一堆没有思想，惟命是从的工具，想要奴化整个民族，天下有识之士不会答应的！”

张伯苓说完之后，转身离开了帅府，在座的众人眉头都皱了起来。老张眼看张伯苓的背影，摇了摇头，然后说道：“不管这帮文人怎么想，怎么看，我都支持拙言的看法，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

王永江在一边也笑着说道：“没错，别的地方我们管不了，至少在奉天就要这么办，拙言说的统一考试的办法，我觉得很好，这样能够保证最基本的公平，而且能在最大范围内选择人才，只要通过了考试，他们就能有升学的资格，然后再去选择学校，能减轻很多的花费。”

“岷源先生，要想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教育，归根到底还是要降低教育成本，多办中小学，提供义务教育，只要让教育廉价了，普及了，社会才能公平！”

第一百八十九章划算的生意

一场辩论下来，反倒让奉天上下统一了看法，张作霖就是苦孩子出身，也没读过几天书，一直引以为憾，因此能让和自己一样的苦孩子读书识字，老张是十分赞同的。至于王永江和杨宇霆都是忠于老张，同时也愿意看到整个奉系兴旺发达，对于任何有利于奉天的事情，他们都举双手赞成。

“大帅，教育部已经批准成立奉天高等师范学校，这就是未来奉天的最高学府，主要培养高级教师和理工科高等人才。另外再办几所专科学院，高级技校，作为辅助，然后把主要的力量都放在基础教育上面，县城要普及中学，乡镇要基本普及小学。”

王永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规划，张廷兰在一旁又补充道：“邝荣光先生一直在筹建矿业学院，另外再建立一所军医学院，主要培养西医人才，充实到我们的军队之中。每一次战斗中，都有不少重伤员可以不死的，就是咱们的医疗技术太落后了，让士兵们都白白牺牲了，这块短板要补上。然后再组建一些商法学院，这方面人才我们也严重匮乏，要高薪聘请一些老师，甚至要引进一些外国人才成。”

“拙言，你算过没有，要这么大规模的办学，今年至少要投入四百万以上的资金，以后每年还要大幅度增加，奉天财政恐怕有点困难啊。要不要引入一些私人资本办学呢，就像张伯苓这样热心办学的人很多，我们都利用起来。”

张廷兰略微沉吟一下，然后说道：“岷源先生，引入私人资本，我不反对，但是这些私人资本必须要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而且不许他们办综合性的大学，只能办一些学院作为补充，不能占据主流。历来都是谁培养的人向着谁，咱们不能让自己的地里头长了别人的庄稼！”

除了要保证人才为我所用之外，张廷兰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一旦顶级教育资源落到了私人资本手里，往往就会围绕了学校，形成一个个的利益圈子，外人很难进入。

西方社会的哈佛、牛津等等名校，绝大多数都是私人的。他们通过所谓的精英教育，将大多数普通人排斥在外，然后又以学校为纽带，形成了所谓的上流社会。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由于人脉网络，找工作。升职都变得十分容易，成功的机会也更多。就造成了社会阶层固化。普通人机会大大减少，对处于下层的民众十分不公平。

要想避免这种两极分化，大学必须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对所有人公平的开放。这也是张廷兰反对将选择学生的权力完全交给学校的原因，那些教授老师完全可能会被资本力量收买。

他们也可以让所有人都参加考试，看似公平的评分。但是却可以在试题上面动手脚，也可以在评价方式上下工夫，用光明正大的理由将普通人排斥在外，因为你们不够优秀！

但是实际上这些试题就是为权贵阶层量身定做的。由于穷人和富人接触的层次不一样，见识有差别是必然的，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题目，成绩有差别是非常正常的，根本不能说明智力水平的差距，不过学校无视了这些，完全将顶尖学府变成了权贵子弟的俱乐部。

张廷兰很不愿意看到上流社会垄断教育，独享最好的资源，普通民众连

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从一开始设计制度的时候，就坚持由政府主导教育的立场。

几个人又商量了一会儿，将主要的问题都敲定下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大帅，只怕接下来咱们又要挨骂了啊！”杨宇霆笑着说道。

奉天的教育方案公布出去之后，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和张伯苓的辩论也会被公诸于众，那些文人多半又要对奉天横加指责，甚至动用各种关系进行阻挠。

“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上次就有不少文人跳出来骂我，不过我也没有什么损失，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没错！”老张也笑着说道：“妈了巴子的，要不是廷兰脑筋清醒，咱们听了这帮读书人的忽悠，把钱都打了水漂，那才是真正让人家给耍了呢。现在他们骂得越狠，说明咱们做得越正确！”

“不过我觉得张伯苓所说的高端人才，也应该注意培养，不能忽视了他们。”王永江又说道：“光有干活的人还不行，总要有领头的么！”

张廷兰也点点头，他反对精华教育，但是并不是不需要精英，相反张廷兰需要更多的精英人才。一个理想的人才梯队应该是金字塔形状的，有大量的基层人员作为支撑，然后顶尖人才带队，才能做出成绩。

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光把精力集中在了顶尖人才上，结果没有基层配合，最后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就好像民国拥有那么多大师，一样要被欺负一样，后世可能没有一个大师，但是任何人也不敢到中国的国土上撒野。

“我看不如把奉天高等师范学校拆开，变成一个奉天师范大学，一个奉天理工大学，作为我们的高端人才基地。”

老张他们也都点头同意了张廷兰的建议，等到讨论差不多了。张廷兰走出了老虎厅，张学良就把他拉到了一旁的跨院里头，于凤至也早就在这里等着了。

“拙言，这事情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张先生之前说的慷慨激昂，怎么现在一番谈论下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一般，难道他以前说的话都是骗人的，他是个伪君子不成？”

张廷兰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汉卿，我相信张伯苓先生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是正人君子，他也真心想要发展教育，想要改变这个国家。但是立场不同，阶层不同，他们看问题的方式和我不同，他的方法或许能培养一些了不起的人才，但是根本改变不了中国。”

“我先给你们说一个事情，就是我去辽阳赈济灾民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地主并不是穷凶极恶，相反还有善人的名头，平时也会给穷人舍粥送衣服。但是在水灾过后，他们全都收租子，囤积居奇，将老百姓生生逼向了死路，你们知道这么为什么？”

张学良茫然的摇了摇头，张廷兰笑着说道：“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地主也在这么干，如果他不这么干，赚的钱就少了，不收租子，就没有钱豢养打手。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就重新变成佃农，为了保证他永远处在地主这个阶层之中，他不得不那么做！”

于凤至是第一次和张廷兰接触，不过她十分灵秀，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

道理："张伯苓先生身为读书人，从他的阶层来看，给予贫家子弟读书的机会，就会增加他们后辈的压力，以后就有可能失去大学读书的机会。政府收回录取学生的权力，就让他们失去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此他必须反对。"

"没错，这和他的人品没有关系，只是他所在的阶层决定了他的看法。"张廷兰笑着说道："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嘛！"

于凤至一听张廷兰说得有趣，失声笑道："拙言的屁股又坐在了哪一边啊？"

"自然是奉军这一边，兴旺发达奉军，将日本的势力彻底从中国赶出去，这就是我的目标。想要壮大奉军，就要发展工农业，就要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让社会更加公平，更有发展活力，所以我和大帅等人的着眼点是整个奉天，是所有的民众，而不是单纯的读书人。"

张学良和于凤至仔细想了想，也都豁然开朗，一个偶像破灭了，不过两个人都明白了不少道理。张学良就笑着说道："拙言，你可是毁了我们的一个偶像啊，必须要赔偿我们的损失才行！"

"我赔偿给你们一场婚礼还不够么？胃口太大了可不好啊！"

张廷兰一说此话，于凤至也止不住一阵脸红，虽然她出身商人家庭，男女之妨不算很大，但是被别人当面提起婚事，也会感到羞涩，因此娇羞的转身离开了。

就在教育的方略敲定之后，日本总领事失田又找了过来，这一次他的气焰远没有上次那么嚣张，不过脸色依旧阴沉，显然心情很不舒服。

"张桑，我已经向关东军方面汇报了情况，可以向你们提供一部分军火，但是必须由日本派遣军事顾问，指导你们使用才行。"

"不用了，本庄先生就很熟练，让他给我们当教官吧，就别劳烦其他人了！"

张廷兰在一旁听着老张的话，差点没笑出来，这位张大帅可是真会装傻充愣啊，日本哪还敢把本庄繁等人留在奉天啊，越快换回去越好。

失田脸色更加难看，这个土匪头子真不好对付，他也只好放弃了非分之想："张桑，这一次我们可以暂时不派顾问，但是接下来我们的交易就必须按照规矩办事。"

"失田先生放心吧，俺老张也是交朋友的人，只要日本人开出的价钱公道，接下来不只会买军火，还会购买其他的机器，咱们的合作空间很广阔啊！"

双方快速达成了协议，很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军火就是大岛要交给方文东的那一批，结果转了一圈，奉军没花一个子，就落到了自己的手中。

第一百九十章奉天的主人

这次从日本人手上一共弄来了四十门山炮，五十挺机枪，三千杆步枪，以及大量的炮弹和子弹。在辽南平叛的时候，奉军又缴获了大量的日本装备，现在算起来，日式装备已经足够装备一个师了。

日本人的武器质量远远没有欧美那么好，但是比较适合东方人的体质，因此在奉军之中也很受欢迎，老张其实也有些摇摇摆摆，究竟是选择日式装备，还是选择俄式装备，的确有点麻烦。

现在奉军的俄制装备都是从中东路上获得的，谁知道欧战还能打多久，如果铁路上不再运输武器了，奉军也就没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武器来源也就消失了，所以还不如换装成日式的装备，这样更稳妥一些。

“我反对换装日式装备。”张廷兰说道：“这次购买日本装备，没有什么苛刻的条件，价钱也很公道，是因为我们手中握着日本的把柄，我敢说要是下次再采购，日本人已经会狠宰我们一刀，绝对不会有一点客气。”

其实挨宰还是小事，关键是使用了日式武器之后，就要聘请日本顾问教官，后期的维修保养都要依靠日本人，弹药也要向他们采购，等于是处处受制于人。从此之后，奉军就落入了日本人的掌控之中，这对于一直谋求独立自主的张廷兰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七大爷，要想解决武器的问题，关键还是要自己生产，这样一来咱们不只不用挨宰，还能利用这些武器，去痛宰别人，到时候丰厚的利润就回来了。咱们的军火生产能越做越大，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能自己生产那是最好，只是速度有点慢，没有三五年的时间，恐怕难以有效果啊。”

“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了！”张廷兰脸上露出一阵得意的笑容：“俄国已经快撑不住了，这个冬天，就有不少俄国人都被饿死了，远东的几家兵工厂都停工了，机器就像废铁一样仍在一边，咱们只要想办法搬回来就成了！”

老张一听这话。眼中闪过了一丝光亮，不由得搓了搓手。

“拙言，俄国人能愿意在这个时候往出卖机器么，他们就不怕国家完蛋了！”

“当然怕了，所以他们才把财产转移了出来。咱们奉天银行里面就有不少俄国贵族的账户，他们存了大量的现金和珠宝。甚至还有房产地契。这些东西都攥在咱们的手里，不愁他们不听话。”张廷兰笑着说道，沙俄就像一个将死的巨人，所有的俄国权贵都在疯狂的敛财，和明末的时候十分相似，明知道要完蛋。但是一个个都在把国家往死里推。

自从走私的大网拉开之后，俄国权贵就一个个的落马了，期间远东也换过几茬官员，不过一点作用都没有。只要想在远东活下去。就要自觉的加入这个利益圈子里头，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俄国人内斗起来，比起中国更加血腥残酷，抄家灭门都是小菜一碟。

这帮权贵就像吸毒上瘾了一般，他们无法割舍走私的暴利，又担心被国内清算，因此毫不例外的将财富转移了出来，奉天银行就接收相当数量的财产。

张廷兰手中掌握了这些要命的账户之后，对那些权贵官员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了，他只要歪歪嘴，就能让一个人身败名裂。这帮家伙如果能帮着弄

到机器，他们能得到丰厚的回报，他们要是敢阻挠，就等着挨枪子吧！

这就是所谓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张廷兰这个最大的走私头子，彻底将俄国远东地区腐蚀透了，还真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这次回到奉天之后，他又和弗雷德沟通了一下，发现手中的实力更加庞大了，也有本钱对工厂机器下手。

而且弗雷德还制定了一套可行的方案，把机器混在木材之后，一起运到奉天，对于普通工人就威逼利诱，那些高级工人直接绑架过来，有了人和机器，工厂也就有了。

“拆卸行动已经开始了，第一个拆的是两条步枪生产线，我估计一个月之内就能通过中东路运过来，三个月之内，我们就能生产出自己的水连珠步枪了！”

老张一听这话，顿时也是目瞪口呆，他也没有想到走私生意竟然会做到这种程度，简直超乎了他的想象，勉强恢复了清醒之后，老张心中就涌起了一阵阵的狂喜。

“拙言，光有步枪可不行啊，还有要大炮，有机枪才行。”

“当然不会了，接下来造炮厂，火药厂也都要搬过来，我还准备把钢铁厂和冶金厂也都弄过来。俄国远东的企业规模不大，技术也不算先进，但是对我们刚刚起步的工业来说，却是最好的选择，靠着这些机器，奉天就能培养出一大批工人来，奉军的强大也就指日可待了。”

“好！太好了！”老张神情十分激动：“能解决武器问题，咱们就不用受制于人了。”

“不只不用受制于人，我们还能反过头来，用武器来控制别的势力。”张廷兰笑着说道：“既然能生产武器，我们就该开始找找市场了，关内的北洋军可能还看不上这些，我们就往西北卖，山西陕西也会愿意购买的。其实咱们还可以做中间商，二道贩子，从日本采购一些武器，然后转手高价卖给西北的那帮家伙，至少能获得一倍的利润。”

张廷兰也是十分振奋，能生产武器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老张心里头也有了谱，奉军以后还是采用俄制装备，至于那些日本军火可以暂时先用来训练新兵，日后就卖出去换钱，就算是二手货，在西北乃至西南的军阀之中也是很受欢迎的。

就在奉军进行各种筹备的时候，老冯那边终于传来了消息，经过一番苦心思考，冯德麟坚决拒绝了张作霖的命令，二十八师的军官不能送到讲武堂，更不会给士兵开设专门的账户。

相反老冯又提出了三项条件，要求在奉天设立帮办公署，地位与将军公署平起平坐；奉天以后的政务全部要帮办公署附属；另外还要拨款一百万，提升二十八师的装备。

面对老冯的无理要求，张作霖当然不会承认，他也当即针锋相对，要求冯德麟放弃无理要求，遵从命令。

双方你来我往，火药味越来越浓，奉天的报纸也在连篇累牍的报道，好不容易得到了安宁的老百姓又要面临战争，都十分惊恐不安，但是有些事情也不是他们能决定的，只能眼睁睁看着。

老张手下的众人其实也早就摩拳擦掌了，就在双方争论的时候，奉天方面将二十八师的军饷粮食全都扣下来，同时老张又下令撤销两个二十八师的

团长的职务。

这一手敲山震虎，彻底激怒了冯德麟，老冯把几个心腹手下汲金纯，阚朝玺和张海鹏都召集到了一起，他的神情十分激动，大声的咆哮道：“张小个子欺人太甚，想要拿走老子的二十八师，那是痴心妄想，我决定要发兵奉天，讨伐张作霖，你们怎么看？”

“师长，张作霖如今手握着两个师的兵力，吴俊升也投靠了他，加上张作相又把东边道的士兵都收拢到了手中，他们就有将近四个师的力量，和他硬拼，我们的胜算不大啊！”

汲金纯有些忧虑的说道，他一直和张作霖的关系很不错，也看透了冯德麟没有老张有前途，因此很不愿意和张作霖直接开战。

双方强弱之势很明显，就连一直主战的阚朝玺也有些沉默，不过张海鹏还有些信心，他说道：“张作霖手下兵虽然多，但是要守卫的地方也多，吴俊升身在赤峰，远水不解近渴，张作相刚刚接手东边道，还要稳定地方，也调不出多少兵力，其实说白了还是咱们二十八师和二十七师的较量，我认为如果能速战速决，拿下奉天，我们还是有很大希望获胜的。”

张海鹏说完之后，冯德麟欣慰的点点头：“的确如此，张小个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么多年，我们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眼前这道关口一样能闯过去。海鹏你就率领着部下担任先锋官，金纯留下来看家。”

老冯一声令下，二十八师也调动了起来，而此时还有一个人也被惊动了，那就是汤玉麟。老汤反叛了张作霖，结果只拉来了两千来人，而且还是一帮乌合之众，在老冯的眼中，汤玉麟的身价迅速贬值。

甚至都有点无足轻重了，老汤这段时间以来，都十分苦闷，每天除了喝闷酒，打人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情了。

他也听说了冯德麟要发兵了，因此他找到了老冯，要主动请缨杀回奉天，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汤玉麟还是一员悍将，不是一个废人。

老冯也不好打消他的积极性，因此汤玉麟和张海鹏率领着先头部队，离开了北镇，直扑新民而来。

张作霖早就已经派了大量的人手，从冯德麟调兵的那一刻开始，老张就已经知道了，奉军也随之展开了行动。

二十七师都被调动了起来，张廷兰也受命率领一个团参战，他们也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奉天。张作霖和冯德麟堪称一对宿命之中的冤家，互相之间纠缠了多少年，有过互相帮助的时候，也有过拆台对抗的情况，现在终于发展到了兵戎相见，奉天也要出现一个真正的主人了！

第一百九十一章一统奉天（一）

老冯一心想要速战速决，因此选择了最直接的攻击线路，就是沿着京奉铁路进军，第一站就是新民，拿下了新民，就能直扑奉天。

老张的应对也是如此，二十七师的主力，加上警备师的一个新兵团，就抢先到新民布防，迎击冯德麟。

一路上行军的过程中，张作霖就在不住的观察新兵团，这支部队也完全是按照张廷兰制定的训练模式练出来的部队，在行军过程中，只有整齐的脚步声，其余一点说话声音都没有，每个士兵神情专注，队伍整齐划一。

相比之下，二十七师虽然是老部队，远远没有新兵团严整，其实这也是老张让张廷兰带兵参战，就是想看看警备师训练的实际效果如何。张廷兰迅速剿灭了辽南的叛军，老张除了惊喜之外，还有就是一丝疑惑，他也带兵多年，自问二十七师也无法做到这么迅捷利落。

这岂不是说警备师的战斗力已经在二十七师之上了？老张心中有了这个疑问之后，才想实际看一看两支军代的差别。

一看之下，张作霖暗暗点头，至少说在行军这一块，二十七师就已经有了差距，老张对于杨宇霆和张廷兰主张的正规化建设有了更新的认识。

要想让部队更有战斗力，光靠着以前的老办法管理肯定不行了，说起来二十七师也算是身经百战的老牌部队了，但是毕竟是土匪的底子，有些习惯已经深入骨髓，根本无法改变。

在这个大战的关头，老张其实更多的不是寻思如何对付冯德麟，而是在想着以后的事情。如何能让奉军彻底脱胎换骨！

军队来到了新民之后，就迅速抢占各个有利的地形，构筑防线，静等着冯德麟撞上来。

到了夜晚，老张和孙烈臣，还有张景惠一同商量了一下作战的方略，等到一切都敲定下来之后，老张笑着说道：“这两天行军，我一直在注意拙言的新兵团，那帮小子队伍严整。速度很快，二十七师虽然久经大战，但是在行军速度上丝毫甩不开对方，可见警备师果然有独到之处啊。”

“大帅，警备师在辽南打得的确不错。不过二十七师更不是吃素的，咱们都是老弟兄了。冲锋陷阵就和吃饭喝水一样。战斗力肯定不是那帮毛孩子能比拟的。”张景惠信心十足的说道。

“景惠，先别急着说谁更好，我们现在就亲自视察一下，看看拙言他们战备工作怎么样。”

老张下定了决心之后，就带着孙烈臣和张景惠直奔张廷兰的军营。张廷兰率领的新兵团主要担负的是后勤任务，不用冲在第一线。因此他们都驻防在了柳河沟。

张廷兰安排好了士兵之后，也十分放松的休息了，老张和老冯这场对决打得越早，对奉天越好。如果一直拖着，就会影响统一三省的进程，而没有东三省作为基础，休想在沙俄崩塌的时候，捞到真正的好处。

因此张廷兰才会极力劝老张开战，现在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张廷兰也十分放松，正在他要休息的时候，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

张廷兰急忙到了军营外头查看，一队士兵正押着五个人，推推拥拥的走了过来，不过不堪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为首的正是老张，后面跟着孙烈臣

和张景惠，还有两个警卫，全都被抓了起来。
这时候张学良也跑了过来，一看老爹被抓了，张学良也是目瞪口呆，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是大帅，你们还不快点松手！”
这几个士兵也有点傻眼，全都手足无措，反倒是老张一脸的无所谓，拍了拍抓他的士兵的肩头，安慰道：“没事没事，不用在意，以后也要好好警戒，不能有任何的疏漏，别管是谁，该抓就抓，绝对不能客气，其他弟兄的生死都在你们的手上了。”
老张好好安慰了一番，就把其他士兵打发下去了，张廷兰急忙把老张请到了自己的帐篷之中。
“七大爷，您老这是想玩微服私访吧？”
“妈了巴子的，你们守卫的够严密的了，我离着还有三五里地，就想围着军营看看，结果没走出两步，就有好几把枪口把我们给顶住了，直接押了过来，要是敢反抗，只怕这帮小子能把我直接毙了。”
“七大爷，您老要过来看看，也不能玩突然袭击啊，那些在外围警戒的全都是狙击手部队的，你们几个人一起行动，他们才会生擒你们，如果是一两个人，行踪诡秘，说不定就直接开枪了。”
“栽在了一帮新兵蛋子的手里了。”张景惠在一边直说晦气：“拙言，这帮小子都藏在了哪里，怎么我们一点都没有发现，我也在江湖混了多少年，想要骗过我这双眼睛可不容易啊。”
其实这也是老张想要知道的，他决定过来查看，就存心想要检验一下警戒程度，虽然被抓了，但是老张还是十分欣慰的，这些士兵警惕性相当高，也让老张很满意。
“爹，要不我带你们看看吧！”张学良说道：“这就是狙击部队伪装藏匿的本事，他们能藏在一个地方，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哦？这么厉害，我一定要看看！”
张学良领头，把老张带到了另外一处帐篷，叫过了两个士兵，他们都是接受狙击训练的士兵，把他们伪装的东西拿了过来，这是一张渔网，上面插满了枯草树枝，在使用的时候，还要沾上一些积雪。
把这个东西披在身上，在远处一看，就是一个枯草堆，根本分辨不出来。老张看完了演示之后，不住的点头，别看这个伪装不起眼，但是绝对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如果在配上精准的枪法，只要在两百米之外。随时都要小心自己的脑袋。
“拙言，要披着这个东西，一动不动几个小时，对人的折磨也太大了吧。”孙烈臣也忍不住说道：“这个月份积雪白天融化，晚上结冻，哪都是泥水，人能受得了么？”
“在战场上随时都能没了脑袋，一点苦还受不了么？只要下功夫训练，就能百炼成钢。”
大家都点点头，老张突然注意到了张学良：“小六子。我听拙言说不是要让你按照狙击手的标准训练么？”
“是，不过刚过来，还会从基础学起，基础要紧！”张学良脸色就有点不自然，这位少帅大人养尊处优惯了。哪愿意受这个罪啊，因此没两天就撂挑子了。

“小六子。甭跟你爹耍花活儿。今天晚上你就上外面警戒去，要是有疏漏，就按照军法从事。”老张随手就把破渔网扔给了张学良。

这位少帅顿时就和吃了苦瓜一样，这不是要命么，他一脸哀求的看着老爹，不过张作霖只是把眼珠子一瞪。张学良只好乖乖听话，不情不愿的和泥水亲密接触了。

从新军营地出来，孙烈臣就说道：“雨亭，汉卿还是个孩子。你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啊。”

“玉不琢不成器啊！”老张叹了一口气：“我真怕他被远远甩开，承担不了大任，到时候我怎么办都不合适啊！”

孙烈臣也不是笨蛋，张廷兰现在成了小辈儿之中的领军人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如果张学良再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只怕就会被张廷兰彻底甩开。

到时候张学良这个少帅位置就不稳了，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种事情不得不早早做好准备。

“赞尧大哥，其实想执掌一方，不需要内政，军务什么都精通，至于什么经济啊，外交啊，更是可以慢慢学。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有担当，要有主见，能承担责任，我就怕小六子这方面不行啊！”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老张算是看得很清楚，别看张廷兰干了很多事情，老张并不太过担心，那些事情是将军丞相干的活，而不是君主干的。老张在内政上不如王永江，军务上面也比不过杨宇霆这些灌了洋墨水的，人缘上也不如孙烈成和张作相，但是他就是奉军当之无愧的领袖。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老张有担当，能够做决断，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谁都要信服他，承认他，可是张学良在这方面就差得太多了。

不能不说老张眼光独到，等到张学良执掌奉军之后，九一八事变不放一枪，就失去了东北，就是没有担当，撑不起大局！

“明天就把新兵团调到金五台子，负责左翼的防线！”

老张已经准备给予张学良更多的锻炼，新兵团就不能再留在后面了，一定要参加战斗才行。

正所谓军令如山，张廷兰接到了命令，急忙带着部下出发了。到了金五台子之后，张廷兰积极指挥着部下构筑工事，就在他们紧张忙碌的时候，二十八师的部队也杀了过来，汤玉麟和张海鹏率领着先头部队到了大红旗一线。

这里正是新民的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张海鹏经过一番权衡之后，由他率领着主力攻击大红旗，而汤玉麟则率领着部下，迂回攻击金五台子，作为策应。

两支奉天最强的部队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几十里的战线几乎同时开火，炮火轰天，枪声齐鸣，汤玉麟所部两千多人，正好和新兵团撞在了一起。

这些士兵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战斗，虽然平时训练试验严格，但是真正到了战场上，他们还是不由得有些紧张，有些人小脸煞白。

“都不用害怕，怕也没用，老子第一次上战场，就抓到了前清的恭亲王溥伟，从那时候我就明白一个道理，越是怕死，就越容易死，到了战场上，根本就别想没用的，就是开枪射击，消灭了敌人，你就活下来了！”

张贺年正在给这些士兵做着动员工作，他由于战功，已经被提拔为连长了，正是意气风发，想要建功立业的时候。

很快双方就开始了交火，新军士兵居高临下，眼看着视线之中出现了大股的士兵，他们像潮水一般冲了上来。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渐渐的已经能够清清楚楚看到对方的样貌，新军终于得到了命令，一同开火。

密集的子弹攒射过去，很快冲在最前头的敌兵就被击毙，小小的山坡前尸体越来越多。不过对方似乎都不要命了一般，奋力向上冲，渐渐的敌军接近了新军的阵地。

正在这个时候，张贺年猛地一扬手，投出去了一件黑乎乎的东西，他身高臂长，扔得也远，就听见敌军的队伍之中响起了一声剧烈的爆炸，黑烟过后，足有三五个敌军倒了下去。

第一百九十二章一统奉天（二）

手榴弹这种东西并不复杂，也不用太好的火药，陈启铭负责的火药车间就能生产，而且数量还不少，因此这些新兵已经开始学着使用这种新装备了。

张贺年一看手榴弹果然效果惊人，又接连投掷了几枚，其他士兵也不客气，劈头盖脸的就砸了过去。老汤手下这些士兵还没见过这玩意儿，只是看到一个冒黑烟的铁疙瘩儿，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爆炸开来，周围的士兵纷纷被弹片击中。

转眼之间，就有十几个士兵被炸死，还有更多的人受伤，尸体堆了一片，哭爹叫娘之声不绝于耳。一下子这帮人就被吓破了胆子，不敢继续往前冲，就算是后面有督战队死命的催促也是如此。

枪炮之声隆隆作响，张廷兰在指挥所之中，密切的关注着战况，汤玉麟也算是一员悍将，手下的士兵还有一股子狠劲。不过张廷兰也没有把他当回事，老汤带着手下投靠老冯之后，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

老冯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优待他们，很多士兵怨声载道，不管以往有多少战斗力，现在都要严重打折。这样的士兵正好给新兵练手，要是一上来就对上强兵劲旅，张廷兰还没有多少把握。

正在战斗进行的时候，张学良突然跑到了指挥所，冲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大声说道：“拙言，给我一个机会成不？”

张廷兰眉头一皱，他也从来没见过张学良有这么郑重的时候，急忙问道：“汉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刚才侦察兵回来报告，说是发现大黑岗子一带有严密的守卫，我想那里多半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汤玉麟就在那里指挥战斗，我带着兵杀过去。”

“汉卿，冲锋陷阵有别人呢，你不许去！”张廷兰当即就斩钉截铁的拒绝了，笑话，要是这位少帅受了一点伤损，自己绝对要受到怪罪，可千万不能没事找事。

张廷兰脑袋摇晃得如同拨浪鼓一般，张学良也急了，抓住了张廷兰的胳膊。恳求道：“拙言，既然到了战场，我是奉军的少帅吧，理应冲在前头，我要是当了缩头乌龟。还有谁愿意卖命啊！”

“这里没有少帅，只有一个代理营长。而且这次战斗我们把握十足。你就老老实实的看着吧。”

“不行，我不能再这么看着，我要立功，不能让我爹再把我当成小孩子了。”说道这里张学良压低了声音：“拙言，昨天一晚上差点要了命，我可不想再遭罪了。”

张廷兰听到这里才明白了张学良的心思。原来昨天晚上老张打发他去担任警戒任务，结果地面上的泥水刚刚结冻，爬上去之后，很快就化了。把身上仅有的一点热气都带走了。而且夜风吹过，直透骨髓，几个小时下来，张学良差点就没有了知觉。

他是绝对不想再受这种罪了，要想不遭罪，就要立功，就要转正，成了正式的军官，老爹总不会继续让自己当大头兵吧，因此他才急火火的来找张廷兰请战。

“汉卿，战场上子弹无眼，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不是儿戏。你要是因为不想继续受训就急着去立功，我想到了战场上，你多半会丢了脑袋，我绝对不同意！”

张廷兰神情严峻：“汉卿，打仗是一件大事情，不是平时玩闹。”

张学良也注意到了张廷兰说话时候的语气，脸上也有些变化，思量半晌之后，他突然说道：“拙言，你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这次交战的双方都是奉军，是自相残杀，早点结束战斗，对奉天的老百姓也是好事情，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

张学良一脸的严肃，而且拳头也不自觉的攥紧了，身体甚至有些颤抖。张廷兰一看他十分渴望，想了又想。然后抓过来地图，仔细观察，所谓大黑岗子正好在金五台子的南边，三面环山，易守难攻，老汤在这里有什么准备，也很正常。张学良能看出这里的军事价值，也说明他头脑并不笨。

“汉卿，你带着一个连过去吧，不过一定要千万小心，如果对方防守严密，你立刻给我撤回来，不许冒险！”

得到了许可，张学良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狂喜之色，拍着胸脯保证，绝对能够成功。随后就一溜烟跑出了指挥所，张廷兰反倒有些犹豫，也不知道给张学良这个机会对不对。

张廷兰其实很希望张学良能成长起来，不至于把奉系的基业毁了，更不能让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东三省。但是心里头隐隐有另一个念头滋长，奉系现在是张作霖执掌没错，但是下一任掌门可不一定就是张学良，他张廷兰也有这个机会，甚至更有资本。

这个念头冒出来之后，张廷兰也是吓了一跳，急忙甩甩脑袋，赶快删除。他又把几个身手最好的狙击手叫了过来，让他们悄悄跟着张学良，一旦出现问题，拼死命也要把少帅救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老汤的第一波攻击已经被彻底击溃了，张廷兰很了解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老汤的部队就是一帮土匪，他们可能会有一时的血气之勇，但是绝对没有什么韧性。

因此张廷兰也来到了第一线，他要看看寻找合适的时机发动反击，尽快击溃汤玉麟。这时候汤玉麟的部队又一次集结起来，在督战队的催促之下，又冲了过来。

另外老汤也把为数不多的几门火炮推到了前面，想要和奉军一拼，不过这时候新军的炮兵也开火了。这次从日本人手中买到了四十门山炮，主要装备在了二十七师，张廷兰也分到了六门，这次也全都用上了。

很快老汤的炮兵就被轰得哑火了，那些冲锋的士兵没有了炮兵的掩护，就成了待宰的羔羊，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屠杀之下，很快第二波攻击就被赶了回去。

这时候张廷兰也敏锐的发现不少士兵直接就把枪支抛到了地上，然后撒腿就跑，老汤这点人开始溃败了！痛打落水狗是张廷兰最喜欢的时候，他急忙下令全线冲锋，就在绵延几里地的战线之上，奉军像潮水一般涌了出去，老汤的部队终于顶不住了，溃败变成了雪崩之势，几乎难以遏制。

与此同时张学良率领着一个连的尖兵已经摸到了大黑岗子，就在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山谷，正是侦察兵指出的所在。张学良仔细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守卫情况，正面的人数很多，但是在两旁的山岭几乎没有多少人，张学良急忙

分出两个排的士兵，从两面突进去，他率领着其他人攻击正面。

这些士兵都是训练之中的佼佼者，很快就绕过来两边的山梁，发动了攻击。枪声响起之后，那些守卫的士兵顿时就乱套了，这时候张学良带着部下也冲了上去。

接连击毙了二十几个士兵，其他人一看走投无路，纷纷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这个山谷，张学良也是喜悦非常。他急忙搜查了一下山谷，很快就发现了不少军火和粮食，原来老汤把这里当成了后勤基地。

能抄了后勤仓库，就等于是断了前面士兵的生命线，也算是一件不小的功劳，张学良也难免有些得意。

正在此时又有几个士兵押着两个人，快步到了张学良的面前，张学良一看这两个黑大个，顿时脸上就露出了古怪的笑容，原来大家都是老熟人，他们正是汤玉麟的两个儿子，汤佐荣和汤佐辅。

当初大家都是奉天街头的霸王，四处胡闹的纨绔，没想到此时这两个人竟然成为了阶下之囚，张学良让其他士兵把这两个人放开，冲着他们微微一笑。

“两位哥哥，咱们好久不见了，真是想你们了，过得怎么样啊？”

汤佐荣又羞又怒，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被张学良给抓住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机去。

“落到了你的手上，要杀要剐都随便，大丈夫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两位哥哥说的这是什么话啊，咱们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我要是杀了你们，我爹就能崩了我。咱们以往有些误会，才会兵戎相见，现在打完了，大家还是好兄弟，你们千万别多想什么！”

张学良让人把这两个小子看管起来，这时候突然有人报告，说前面有几十个骑兵冲了过来。张学良眼珠一转，急忙命令手下人在谷口一带埋伏起来，然后静等着对方自投罗网。

很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足有二三十人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为首的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黑大个，正是汤玉麟。

他原来设想的很好，和老冯一起击败张作霖，他重新耀武扬威的回到奉天，结果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如今老张兵强马壮，老汤手下的人很快就被打散了，他又羞又恨，只能慌慌张张的逃了出来，想要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再拿一些军火武器，去占山为王。

可是他跑进了山谷之后，顿时就傻眼了，地上横着不少尸体，两个儿子也没有了踪影。老汤正在疑惑的时候，忽然听到了两旁树丛之中探出了无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他们。

“汤大爷，小侄等候你很久了！”

第一百九十三章一统奉天（三）

“是你？”汤玉麟一看到竟然是张学良带着人把他给围困了，老汤顿时就有一种荒诞的感觉，在他的眼中，张学良就是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根本就是不学无术。

往往没想到，自己英雄了一辈子，到了这个时候，竟被张学良给包围了，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玩笑么。

不只是他这么想，其实张学良也是觉得难以置信，老汤原来可是张作霖手下的第一号悍将，大江大浪闯过了多少，现在竟然落到了自己的手上，生死都在一念之间，张学良也感到了一丝怪异。

不过至少他心中对汤玉麟的恐惧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他笑着说道：“汤大爷，您老和我爹是多少年的交情，现在虽然兵戎相见，但是还有挽回的余地，您可不能再错下去了！”

“小六子，你长本事了，敢教训你四大爷了。”老汤眉头都要立起来了，大声的喝道：“有本事你就杀了我吧，提着我的脑袋去向张雨亭请功！”

“小侄可不敢忤逆您老，我刚刚和两位哥哥都说了，咱们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我爹在奉天天天念叨您老，您还是和小侄一起去见见我爹吧。”

张学良说的客气，其实就是在委婉的告诉汤玉麟，你已经被俘了。这时候有士兵押过来汤佐荣和汤佐辅，一看垂头丧气的两个儿子，汤玉麟的心脏也是一阵紧缩，儿子被人家抓了，自己也落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可折腾的啊！

汤玉麟努力昂着头，把双眼紧闭，随后将手枪扔在了地上。其他随从也纷纷束手被擒。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部队也追杀过来。

老汤的两千多人一战下来，就几乎灰飞烟灭，而且他自己也被擒了，可谓是一败涂地，这时候张廷兰也带着人马赶了过来，一看张学良安然无恙，总算是把心给放了下来。

“拙言，我把汤大爷一家给抓到了，你说我爹该怎么奖励我？”

“多半会挨一顿笋炒肉！”

张学良顿时就把眼珠子瞪圆了。惊讶的问道：“你这不是开玩笑吧？就算不奖励，也不至于挨罚啊！”

“汉卿，所谓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重要给汤玉麟一个台阶吧，你不会认为大帅能把他枪毙了吧？”

张学良也摇了摇头。别说是汤玉麟，就算是冯德麟。老张也不会赶尽杀绝。从起家的时候开始，老张就靠着磕头拜把子，笼络了一伙人，如果亲手处死了老兄弟，其他人也会兔死狐悲。

别管老张多恨汤玉麟，最多就是给一个闲职。让他养老，而不会为难他。张少帅想到这里，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凭着老爹的脾气。多半真会为了给汤玉麟台阶下，惩罚一下自己，心里就别提多郁闷了。

“汉卿，别着急，咱们拿下了汤玉麟，可是还有张海鹏啊，他正领着军队和咱们在大红旗沿线交战呢，咱们现在击败了老汤，正好能迂回过去，掐断张海鹏的后路！”

张廷兰说话之间，就把地图铺开，手指落在了九天地和前坨子一线，这里正是张海鹏的后方，只要拿下来，再往前就能掐断京奉铁路，张海鹏所部

一定会彻底溃败。

张学良看到这里也是满心欢喜，一旦到了战场上，谁都会热血沸腾，想着建功立业，张学良更不例外，他还迫切希望得到老爹的认可呢，因此十分赞同张廷兰的提议。

他们当即让士兵稍事休息，然后就立即行动，兵贵神速，绝对不能给二十八师调整的时间。

目光在转回大红旗的主战场，这里的战斗比起张廷兰这边的更加残酷，张海鹏所部是二十八师的精华，老冯多年以来，在军队的装备上面没少下功夫，全部日式装备，一点不比老张部下的差。

孙烈臣和张景惠亲自指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二十八师的士兵虽然远路而来，但是士气如虹，猛烈的火炮不断的轰击着奉军的阵地。

“冯大哥这些年的确积攒了不少本钱啊，怪不得敢和咱们拼呢！”

“大帅，凡事都要看大势，您一统奉天，就是大势所趋，根本不用担心什么！”杨宇霆笑着说道。

“邻葛，到了战场上就不能轻敌，二十八师的装备训练都不差，要是大意了就要吃亏。”

老张也在等着前线的消息，这时候有参谋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报告大帅，冯军刚刚攻占了乔家窝堡，正往柳河镇这面杀过来。”

老张眼光落在了作战地图上面，这里的位置的确十分紧要，因此他对参谋大声说道：“给张景惠下死命令，让他必须给我守住，一步都不能后退，丢失的阵地也给我抢回来！”

打发走了参谋，老张一面背着手来回走，一面喃喃自语：“这个豆腐张一道战场上就软了，真是一块十足的豆腐，提不起来！”

显然老张已经意识到了这些老派人物的不足之处，除了张作相和孙烈臣之外，其他人都旧习难改，而且还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已经和时代脱节了，老张也不免酝酿新的调整计划，奉军的确应该彻底改一改了。

此时前方的拼杀更加激烈，冯军拼死攻击，奉军严防死守，双方互不相让。普通的士兵显然不知道这次战役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过上峰已经拿出了血本，勇敢作战就能得到白花花的大洋，要是敢退缩，就等着挨枪子。

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是每个上位者都懂得的技巧，不只如此在，冯德麟和张海鹏还亲自向所有部下许诺，只要能够击败张作霖，打进奉天，给他们每个人都说一房媳妇，奖励一百块大洋的安家费。

这可是多少年以来都没有的重赏，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冯军的势如潮水，奉军节节后退，特别是张景惠的部下，退后的速度更快，外围阵地丢失的越来越多。

张海鹏也把兵力集中起来，重点攻击张景惠，越是弱就越要揍你，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张海鹏指挥着部下攻下了乔家窝堡，又拿下了东平和八家子。

面对咄咄逼人的冯军部队，张景惠也红了眼，把吃奶的劲头儿都拿了出来，指挥着部下拼死抵抗。

就在这个时候，新军士兵也完成了休整，在张廷兰的率领之下，快速奔袭，他们的目标就是前坨子。张廷兰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绕到二十八师的后面，将后勤线掐断，让他们不战而溃。

赶出了二十几里路，突然前边出现了一道河流阻挡，足有十几米宽，上面虽然有一层厚厚的冰，张学良就要直接踏着冰面过去，让张廷兰一把拉住了他。

这个季节冰面已经不那么结实了，冒冒失失的过去肯定有风险，而且就算人能过去，也别指望着马车也能过去。张廷兰急忙让士兵们在周围伐木，搭在冰面上，然后再踏着木头过去。

这时候就是工兵铲发挥作用的时候，一根十几米，碗口粗细的桦木，两个士兵从两个方向一起下手，砍出两个缺口，然后用力一推，顿时就把木头推倒了。

很快把这些木头拼好铺在了河面上，士兵们这才大举过河，冰面上不断传出断裂之声，河水直往上涌，从冰面的承受力来看，要是直接过河，只怕有人要洗冷水澡了。

过了河之后，前坨子遥遥在望，新军士兵快速冲了过来，这里只有几十个士兵在守卫，奉军一走一过，就把他们消灭了。

然后张廷兰带着人根本没有休息，全都鼓足了劲头，又向九天地杀了过来。一路上他们也遇到了几股敌军，不过对方显然没有料到奉军会突然出现，他们还不知所措的时候，就都交代了。

这场攻击行动几乎就变成了武装行军，在九天地也没有多少抵抗，张廷兰索性就指挥着士兵用更快的速度，继续前进，他们就好像以一个锐利的箭头一般，直接冲向了京奉铁路。

就在发足狂奔的时候，二十八师的士兵也终于有所察觉，身在前线指挥的张海鹏正在酣战。一听到有一股奉军绕到了他们的后面，顿时脑门上面就冒了汗，也顾不得骂汤玉麟废物了，只能尽快调兵抵挡。

张廷兰他们终于接近了京奉铁路目标就在眼前，这时候有侦察兵报告，有一支骑兵杀了过来，张廷兰急忙命令手下人做好战斗准备。

这时候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震耳欲聋，远处地平线上跃出了一片黑点，很快就越来越近，正是二十八师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负责巡逻保护铁路，发现有人偷袭，他们哪里会放过啊。

战马势如万钧，急速向张廷兰的部队杀了过来，这些新军还是第一次对付骑兵，不免有些紧张，好在有不少老兵能稳定军心。

“别看骑兵速度快，他们还能快过子弹么！而且个头又那么大，就是一堆活靶子而已！”

骑兵渐渐接近了，所有机枪突然一同响起，密集的弹雨扫了过去，顿时不可一世的骑兵倒了一大片，鲜血将地面全都染红了。

眼看着骑兵倒下的越来越多，新兵终于有了足够的信心，这支骑兵丢下了上百具尸体之后，转头就跑，张廷兰也不追赶，直接指挥着部下，占领了京奉铁路，一下子就掐断了二十八师的退路，战局顷刻逆转。

第一百九十四章一统奉天（完）

“旅长，大事不好了啊，张作霖的人马把咱们的后路给抄了！”

听到了这个消息，张海鹏几乎跌倒，他猛地一把抓住了报告的参谋，大声的质问：“究竟是哪支部队干的，你们弄清楚没有？”

看着仿佛要吃人一般的张海鹏，这个参谋也惊恐无比：“好像是警备师的新军，他们击溃了汤玉麟，然后直插我们的后路。”

“汤玉麟这个废物，连新兵蛋子都对付不了么！”正在张海鹏怨恨不只的时候，突然手下人又慌慌张张的来报告，说是铁路沿线的军粮仓库被攻击了。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张海鹏彻底惊慌失措了，仗打到了这个份上，胜负已经分出来了，再打下去，只怕连他自己都要赔进去了，张海鹏心中的懊恼无法言说，竟然败在了小儿辈儿的手上，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啊！

而此时张廷兰正指挥着士兵猛攻二十八师的后勤仓库，为了供应上万人的战争需要，没有几十万斤粮食根本不够，何况还有大量的战马，老冯准备的粮食物资算是很充足了，不过此刻全都落到了张廷兰的手中。

他指挥着士兵一面攻击，一面让大家喊道：“胜负已分，奉天人不打奉天人！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很少有过于残酷的，毕竟士兵不是在为国而战，只是吃粮当兵，没必要拼命。就连当头的也不愿意赶尽杀绝，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说不定什么时候对方就得势了，因此总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就像四川军阀混战的时候，双方男人在拼命。结果他们的太太姨太太还在一起打麻将，子女之间还是称兄道弟，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别指望战斗能有多残酷了。

当然军阀混战也不见得危害就小了，因为每次都会产生大量的溃军，这些溃军就变成了土匪，为祸地方，他们抢老百姓绝对不会手软，每次战斗都会造成地方上兵连祸结。

张廷兰现在眼看着二十八师溃败了，也不想让他们就这么彻底崩溃了。不然受损的就是奉天老百姓，因此命令手下尽量多抓俘虏，而且不要为难这些人。

毕竟这帮人不是方文东那种勾结日本，意图叛国的罪人，也不是宗社党和蒙匪一类的分裂分子。大家都是奉天人，只是听了上头的命令。才不得不兵戎相见。因此得饶人处且饶人。

张廷兰也一改以往狠辣果决的作风，抓住了俘虏之后，还派遣专人去安慰他们，正在忙活的时候，张学良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拙言，我们攻下了军火库。里面可有不少好东西啊！”

打仗不能赔本，遇到好处就不能放过，这是张廷兰一直以来的理念，一支优秀的军队不只能打仗。还要会过日子，毕竟奉军武器装备还不能自给，因此缴获越多越有好处。

张廷兰急忙随着张学良到了一处山坳，这里面密密麻麻的摆着不少大车，然后里头都是枪支弹药。光是目测，就能装几百马车，张廷兰急忙让手下人清点，很快就发现了六门日本的四一式山炮，二十几挺机枪。

另外还有大批的炮弹，足有三万发以上，子弹的数量更是不可计数，看

到了这里张廷兰也暗暗点头，老冯这些年的确积攒了不少家底，不过现在都便宜了张作霖。

当然秉承着经手三分肥的原则，张廷兰也毫不客气，让士兵们能搬走的就搬走，等到老张要求上交的时候，他们也能多留下一点。除了这些军火之外，张廷兰把目光又放在了那些马车上面，急忙让士兵都把马匹套好，全部带走。

在无法大规模装备汽车的时代，马车就是最好的运输工具，这次新军也有一些死伤，正好马车能帮助运输。

等到他们搜刮的差不多的时候，战斗已经进入了尾声，二十八师的人亡命奔逃，结果张廷兰他们掐断了退路，后面又有追兵，大部分士兵都选择了投降。张海鹏则是在亲信警卫的保护之下，绕开了铁路线，逃过了一劫。

孙烈臣和张景惠带着大兵赶了过来，一看遍地的俘虏，两个人都不免有点惭愧，他们在前面苦战多时，没有多少效果，反倒被两个后辈捷足先登，要是没有张廷兰他们劫了张海鹏的后路，战斗还真没这么容易结束。

老张此时也在杨宇霆的陪同之下，赶了过来，他首先就下令把所有的俘虏都集中到了一起，对他们大声训话："大家都是奉天人，俺老张绝对不会赶尽杀绝，只要服从命令，你们日后还能继续吃粮当兵，而且我保证，大家的待遇只能更好，不会变差，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不管以后怎么处理，暂时都要把尽可能的收拢军心，维持奉天的大局，张作霖把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楚，安抚了俘虏之后，老张又让张景惠带着人马收拢溃军，然后让孙烈臣集中主力，稍加休整之后，就杀向北镇，把老冯彻底解决了。

就在这个空挡，老张把张廷兰和张学良叫了过来。

"小六子，听说你在这次战斗之中表现不错，还把你汤大爷给抓住了？"

"侥幸，侥幸而已。"张学良嘴上虽然谦虚，但是脸上还是有些止不住的喜色，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至少是可圈可点，张学良心中也难免得意。

"瞎猫碰上死耗子的事情不能每次都发生，小六子，从此往后，你还要加倍训练，好好学习，每十天向我汇报一下成绩，要是敢懈怠，家法军法，二法归一！"

张学良一听这话，顿时小脸就白了，他还以为立功了，就能让老爹对自己高高手，哪知道换来的竟是更加严厉的要求，少帅顿时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垂头丧气。张廷兰也在一边暗笑，张学良还是毛嫩，他哪里会理解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啊。

后世多少家长，不惜血本的把孩子送到各种补习班，也不管有用没用，老张的心态多半也是如此，原来张学良有点纨绔，他不好调理，现在表现好了，老张肯定要严厉加码，只是以后张学良好日子就不多了。

老张又让人把汤玉麟带了过来，哥俩个再度见面，身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老汤不是张作霖的主要助手，反倒变成了阶下之囚。

从患难兄弟，到了兵戎相见的敌人，双方再度见面，老汤是又羞又愧，把大黑脑袋几乎埋到了胸膛里面，不敢抬头看人。

老张双眼在他身上来回扫过，半晌才说道："四哥，你没想到咱们会用这种方式见面吧？"

张作霖突然紧走了几步，一下子把佩枪拔了出来，顶在了汤玉麟的脑门

上。

“汤玉麟！咱们哥们患难与共多少年，你说投靠冯德麟，就投靠了，二十七师差点被你给毁了，我现在就想一枪毙了你！”

汤玉麟此时也是满脸羞惭：“七爷，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要怎么处置，我都没有任何怨言，从到了北镇之后，我就后悔了，不该听信谗言，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奉军！”

说话之间，汤玉麟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张狂。

“汤玉麟，你在撒谎，既然你后悔了，怎么还会和冯德麟一同起兵，你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是不是还想着把我赶下去，你们来管奉天？”

正在老张厉声质问的时候，孙烈臣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一看老张拿着枪口对着汤玉麟，急忙过来拉住了老张。

“雨亭，都是自家兄弟，玉麟一时糊涂，现在改过来了，咱们还是好弟兄，多少年的交情，哪能说抛开就抛开啊！”

“哼，我从来不认这个在背后捅刀子的弟兄！”

眼看着老张气得发疯，孙烈臣急忙给汤玉麟使了一个眼色，在这种时候，赶快服软认错吧，不然老张一怒之下，一枪就能把汤玉麟给崩了。

老汤腿弯一软，扑通跪倒在地，痛苦道：“七爷，我对不起你，要打要罚都随您的便，我绝对没有任何怨言。”

看着泪珠滚滚的汤玉麟，老张心里头也很不是滋味，要是没有老汤，自己可能早就死在了战场上，现在他要是能悔过自新，重新忠心耿耿的给自己办事，留着他也未尝不可。

老张想了半天，压住了怒火，勉强说道：“四五十岁的人了，何必还一副小孩子的模样，让人家笑话，先起来吧，怎么处理，等到这次战斗结束再说。”

此话一出口，大家都清楚，汤玉麟这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孙烈臣急忙让人把老汤带下去。

现在最关键的还是继续追赶败军，把老冯也拿下，二十七师稍事休整之后，就沿着京奉铁路直接南下，直扑北镇。而就在此时另外一支军队也从草原方向杀了过来，这正是从赤峰派来的骑兵。

两路大军齐出，张海鹏的主力被消灭之后，冯德麟其他的部下星落云散，根本就抵挡不住，一路上张作霖的大军势如破竹。

冯德麟此时也没有想到竟会败得这么彻底，他早就没有了往日的意气风发，眼看着家底就要拼光了，他也是如坐针毡，一筹莫展。

这时候手下两员大将汲金纯和阚朝玺突然找到了他，两个人脸色都有些不正常，思量再三，汲金纯说话了：“大哥，咱们别打了，认输吧！”

第一百九十五章一波未平

汲金纯一句话出口，冯德麟先是一愣，然后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似乎有所觉察了。这两个人过来是替张作霖向自己逼宫啊，可笑自己还因为拉拢了汤玉麟而得意洋洋，结果老张早就把自己手下两员大将拉了过去。

这才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老冯又是羞又是恼，脸色不断的变幻，怒气冲到了脑门上，又勉强压了下去，冷笑着说道："二位兄弟是攀上高枝儿了吧，嫌弃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们？"

"大哥，您千万别这么说，要是没有您，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按理说这条命都是您，只是手下弟兄都不容易，我们也不想看着他们白白送死啊，上万弟兄的生死都在您的一念之间了。"阚朝玺看似有些粗鲁，但是还很会说话，正好戳中了老冯的死穴上。

他已经兵败如山倒，要是还不收手，只会把手下人都赔进去，这些人都跟着自己多少年，虽然不能给他们荣华富贵，但是也不能看着这些人送死啊！

冯德麟痛苦的闭上了眼睛，拳头攥得紧紧的，一语不发，就在这个之后，手下人慌慌张张前来报告，说是二十七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杀了过来。

还没等老冯做出什么决定呢，又有参谋过来送信，从热河方向杀过来一路骑兵，已经拿下了锦州，大军正向北镇冲来，一路上冯德麟的部下望风而降。

到了这个时候，冯德麟彻底看清楚了，外面两路大军围攻北镇，而手下大将又离心离德，可谓是内忧外患，也容不得自己再坚持下去了。他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汲金纯和阚朝玺。

"两位兄弟，冯某人也没有脸面继续混下去了，以后二十八师就交给你们了。"说着老冯就要起身离开，阚朝玺看了一眼汲金纯，想要讨个主意，就这么把冯德麟放走了，也不知道老张会不会愿意啊！

哪知道老冯早就看了出来，他鼻子之中冷哼了一声："张小个子要想赶尽杀绝，我冯某人就在家里头等着，随时都能把这颗脑袋拿走。不用你们替他操心！"

老冯点破了两个人的心思，阚朝玺顿时有些尴尬，不过汲金纯的脑子转得很快，急忙陪笑道："大哥您误会了，就算是张作霖想要对您不利。我们也会拼着性命拦着，只是想问问。你们用不用见一面。再交代一些什么。"

"不必了，他心眼已经够多了，手都伸到了我的后院，只怕他对二十八师的底子比我还清楚，我有什么好交代的。"

冯德麟不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但是他所有的关系都在奉天。离开了奉天，根本就没法混下去了，索性他就赌一下老张的人品，毕竟一二十年的交情。老张想杀他，也要掂量一下后果。

老冯说完之后，扬长而去，冯德麟这一走，等于是承认了失败，将奉天大权双手奉送给了张作霖，奉天大局终于定了下来。汲金纯和阚朝玺急忙给老张发出电报，让老张过来接收北镇，同时他们又下令所有士兵放下武器，不要再打下去了。

他们两个人又带着亲信部下维持秩序，收拢逃散的溃军，别看他们决定投靠老张，但是这两个人也十分清楚，要以后在奉军说话有多少分量，全看

他们能笼络多少势力。
就在两个人忙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张海鹏在手下人的保护之下，逃回了北镇，不过等到他回来，北镇已经变天了，老冯已经彻底完蛋了。
张海鹏也是措手不及，他有心找汲金纯和阚朝玺拼命，不过转念一想老冯都放弃了，自己何苦再折腾啊，因此张海鹏也回到了府邸，学着老冯，把府门紧闭，根本不见任何人。
“大帅，前面就是北镇了。”杨宇霆用马鞭向远处指了指，语气之中带着一股轻松之意，拿下了老冯，奉天才算是彻底统一，杨宇霆也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不管是老张，还是对他个人，都是极为关键的一步。
老张此时也是心潮澎湃，二十年前他还是落草为寇的一个小土匪，现在却成了一方诸侯，手握数万雄兵，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奇妙。
按理说老张已经算是一步登天了，应该知足，不过老张却有了更大的雄心，能一统奉天，就能拿下东三省，拿下东三省，还有整个天下，人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张作霖此时就是如此。
原来他也有不少野望，但是还没有实现的能力，现在他第一次感觉自己找到了未来的道路。
“诸位，这才是奉军走向兴旺发达的第一步，还有更好的事情等着咱们呢！”老张说完之后，催动战马，快速向北镇冲了过去。
孙烈臣，张景惠，张廷兰，张学良等人也都策动战马，在后面紧紧跟随，直到此刻奉系正式成型，比起历史上足足早了一年多。
这点时间在历史长河之中，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对于了解历史进程的张廷兰来说，这段时间太宝贵了。从全国的局势来看，老袁还没有咽气，北洋混战的时候还没正式开始。在世界上，一战还没有到最残酷的时候，中国的心腹大患沙俄还没有彻底崩溃，死敌日本还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
虽然一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已经足够张廷兰进行一些布置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好机会就在眼前。张廷兰在心中暗暗告诫自己，一点不能错失天赐良机。
汲金纯和阚朝玺把老张接进了北镇，老张十分客气，一点都没有胜利者的骄傲。
“兄弟之间打打闹闹也都是正常的事情，过去了就当什么都没有，咱们重新掀开一篇。金纯你就先代理二十八师的师长，负责收拢士兵，稳定军心，另外我们还抓了不少俘虏，也全都放回了，二十八师绝对不能散了！”
老张这的表态让汲金纯和阚朝玺都松了一口气，张作霖还是够意思的，他们办事更加勤快了。老张在北镇逗留了十几天，还去拜会了冯德麟，不过老冯府门紧闭，根本不见任何人。
老张也没有勉强，他只是交代要每月都给冯家送去钱粮，不能又任何的怠慢。这段时间，张廷兰也没有闲着，他负责安排人手，在北镇设立了奉天银行的分行，给所有士兵建立了专门的银行账户，以后他们的军饷都直接划入账户之中，根本不给军官上下其手的机会。
同时又给他们补发了三个月的饷银，每个人的账户之中都是二十来块钱，因此这些人都喜悦异常。老张一看军心稳定了，秩序也恢复差不多了，就回转奉天，召开了专门的军事会议，奉军所有的将领全部要到场。
吴俊升和张作相这两大镇守使也不例外，等到大家齐集一堂之后，老张

简单的寒暄了几句，就直入主题。

“如今奉天军政统一，所有部队都要统一进行整顿，不能再向以往那样乱七八糟。所有的巡防营都要清理掉，以后奉军主战力量就是四支部队，二十七师，二十八师，警备师，还有骑兵旅。”

老张提到了军队的分配，这正是事关所有人核心利益的事情，在座的众人都侧耳倾听，不敢有任何的疏漏。

“骑兵旅升格成骑兵师，以后还是驻防在洮南，主要负责的方向有东蒙，黑龙江，还有热河以北。”

吴俊升一听自己终于升了一步，成了师长，顿时欣喜若狂，急忙甩着大舌头说道：“大帅放心，有俺老吴在，一定被这些地方都看好了，出了差错，你要了我的脑袋！”

张作霖欣慰的点点头，然后又对张作相说道：“辅忱，以后东边道的安全就交给你了，警备师也要好好训练，打造成一支劲旅，你要盯着日本人，还要防备吉林方向，担子也不轻啊。”

接下来老张又点了孙烈臣，他成了二十七师的师长，至于二十八师还是由汲金纯暂时代理，四个师长之中，只有汲金纯含金量最低。另外老张又任命了阚朝玺担任赤峰留守，杨宇霆担任奉军参谋长，张海鹏担任副参谋长。

这些主要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升迁，而最后老张又颁布了一项任命，就落到了张廷兰的头上，由他出任奉天屯垦厅厅长，兼任奉天垦殖旅旅长，奉天民兵督办。

如果这三个头衔落到了老一辈的人身上，那就只能替他默哀了，意味着你被排除在了正规部队之外，成了边缘人物，可是落到了不到二十岁的张廷兰身上，一下子就炙手可热了。

大家其实也都清楚，论张廷兰的功劳，理应出任一个旅长，不过为了照顾其他人的情绪，才把张廷兰暂时放到了二线而已，不过也是实打实的扣上了旅长的帽子，俨然间就是奉系最耀眼的新星，一时间多少人都想要争相巴结。

奉天上下正在快速洗牌的时候，北京方面也传出了消息，内阁总理段祺瑞下达委任状，调长江巡阅使张勋担任蒙疆巡阅使，主管察哈尔、绥远、外蒙、热河！

这个消息突如其来，奉军上下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之中，段总理把张勋调到了北方，目标所指，奉天似乎也在其中啊！

第一百九十六章拐卖人口

自从米振标被消灭之后，姜桂题也心灰意冷，辞去了热河都统的职务，他这一走，热河就没有人管了，又赶上了老袁和护**在大战，热河都统的职务就一直空着。

奉军占据了赤峰，控制了热河北部，这时候接手热河不免和奉军发生冲突。没有足够实力，谁也不敢接，偏偏有实力的又不愿意接，毕竟热河比较贫瘠，除了牲畜就是鸦片了，这种鸡肋的地方真没有多少人愿意来。

就这样一直拖了下来，结果老张和冯德麟兵戎相见，奉天军政统一之势已经不可逆转，一个强大的奉系出现在了关。对于刚刚就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来说，眼看着奉军做大，有些难以接受，偏偏又没有合适的人选去制衡老张，让段祺瑞也着实苦恼。

想来想去，就想到了盘踞在徐州的张勋，张勋虽然曾经也是袁世凯的部下，但是他和段祺瑞等人不同，扶摇直上全靠着慈禧太后提拔，因此张勋才对满清忠心耿耿，他的部下都留着大辫子，被称为辫子军，他本人也被尊为辨帅。

严格的说张勋和姜桂题一样，都不算是北洋的嫡系，张勋势力雄厚，资历很老，又盘踞在徐州这个南北的要冲，段祺瑞也有些忌惮。

老段和他的心腹谋士徐树铮仔细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张勋捧起来，引诱他和老张争夺，然后老段坐山观虎斗，因此才决定任命张勋担任蒙疆巡阅使，一个人管着三个省，看起来尊贵到了极点，实际上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陷阱。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奉天上下都有些压抑。自从占领赤峰之后，老张已经把热河看成了自己碗里的肉，结果老段派了张勋过来，这个老家伙实力雄厚，威望人脉都不是张作霖能够比拟的，要是让他控制了热河，奉军再想插手就有些困难了。

不过也有人欣喜若狂，那就是张廷兰，他一听说张勋被任命为蒙疆巡阅使，管理热河等地。立刻就感到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好机会。谁都知道张勋搞了一次复辟闹剧，遭到了天下人的讨伐。

这时候奉军就可以跳出来，直接将热河等地拿到手，将奉军的触角顺利的伸到西北，这天下就没有这么大的便宜！因此张廷兰恨不得给段祺瑞发一个勋章。他这步棋不但限制不了奉军，还等于是给奉军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当然张廷兰也知道历史已经发生了变化。张勋会不会继续倒行逆施。还有些疑问，因此也不能坐等，必须采取一定的应对办法。奉军刚刚经历两场大战，急需休整恢复，根本没有动武的条件。

不能来硬的，就只能玩软的。张廷兰思前想后，将一份边贸发展纲要送到了王永江的面前。

“岷源先生，你看看这个主意可行不？”

王永江简单的翻看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拙言。你这个计划说白了就是联合张勋一同向俄国走私啊，油水十足，每年至少有几百万的利润，我相信张勋多半会答应。只是未免有些便宜这个老家伙了吧，咱们辛辛苦苦的打通的渠道，现在却要和张勋分享，有点不值得。”

“岷源先生，您这么说，就未免格局太小了，俄国现在就是个黑洞，需要的物资是十分惊人的，光靠着奉天能提供多少，多拉一个人上贼船，就能多捞一笔，况且咱们也有足够的办法，把大头儿拿到手中，让张勋只挣一点辛苦钱而已。”

张廷兰又接着说道：“其实现在像俄国走私的商人不只是咱们，不少山西晋商也加入了其中，只不过他们的规模比较小，人员也十分分散而已。咱们和张勋合作，正好能借助他的力量，把边境线控制起来，然后顺带着就把那些晋商也控制在手下，让他们都替咱们赚钱。”

王永江听着张廷兰的话，渐渐的又勾勒出一个新的计划，眼神里面也闪过一丝兴奋。他担任了奉天的财政厅长以来，一直面对着庞大的财政压力，几乎喘不过气来。

如果不是张廷兰这么折腾，把金融稳定下来，同时又建立起一些工厂，有了自己的稳定财源，王永江的日子只怕更难过。

奉天的经济状况是典型的双赤字，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中国的农矿产品出口的越来越多，但是利润微薄，而且也抵不过西方那些精巧的工业品和军火，眼看着大量的财富外流，经济形势恶化，同时财政收入也不断减少。

要想堵上财政的窟窿，又要大举借外债，让列强控制的更严密，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结果就是债务却打着滚儿的往上升，政府几乎变成了替列强收税的过路财神，不只奉天如此，整个中国都是如此。

这种双赤字的局面，在后世都是一个致命的难题，出路只有两个，要么就是老老实实做实业，改善外贸状况，要么就是干脆把外债直接赖掉，历史上苏俄就是这么干的。

可是对于奉天来说，第一种办法太慢，而且列强还会趁机破坏。而第二种就算张廷兰再胆大包天，也不敢这么干。不过张廷兰还是想到了一个和赖账类似的办法，那就是走私，向俄国疯狂的走私，用暴利把奉天财政缺口硬生生堵上。

然后还能利用其他资金发展奉天的工业，增强经济竞争力，把奉天财政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

这一点实际上奉天已经早早开始做了，王永江已经给兴业贸易公司等走私企业提供最大的便利，甚至奉天政府都帮着他们组织物资。

现在张廷兰又把规模扩大了，要联合张勋，被西北通往俄国的商路也控制住，这样一来，巨额的贸易利润，就都落到了奉天的手中。

“拙言，走私的事情要知道的人越多，越容易走漏出去，我还是有点担心啊！”

“我看暂时不用担心，毕竟俄国国内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饥荒十分严重，各地农民起义多如牛毛，在这么干混乱的国家里，想要弄清有多少走私货物，恐怕是神仙也弄不清楚。而且我也不准备让张勋了解贸易的核心，他只能在外围享受一点利益而已。”

“有什么具体的锦囊妙计？”

“方法很简单，就是让奉天银行作为贸易的结算银行，所有贸易金额都经过奉天银行，这样他们赚多少钱，都攥在咱们的手里了。”

在张廷兰的规划之后，将走私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热河等地直接的走私，这部分由张勋直接控制，双方就按照五五分账，不过赚到的钱要先放在

奉天银行存储，暂时保管。

第二部分就是经过热河等地的晋商走私的货物，和张勋合作之后，要严格禁止单个商人的走私，他们必须把商品交给奉天银行指定的贸易公司负责，所有收益都要经过奉天银行结算。

这种方式对于那些商人来说，也是好事情，毕竟他们势单力薄，往俄国走私，风险很大。采用新的方式之后，他们只需要把货物运到中俄边境附近就可以了，俄国境内的那一部分由专门的人负责，而且他们也不用担心俄国人抵赖，因为有奉天银行提供担保。

他们的收入或许会减少一些，但是风险更小，而且不用操心出售的问题，他们可以贩运更多的商品，利润就能补回来，甚至赚得更多，对商人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

不过看起来对他们有利的条件，却隐藏了巨大的陷阱，因为所有交易都要经过奉天银行，所以他们不论赚了多少真金白银，都要压在奉天银行的金库里面，他们能得到的就是一张张花花绿绿的奉票。

而且通过他们的买卖，还能把奉票的使用空间扩张开，一种货币流通的越广，得到的铸币税就越多，所以后世的美元能够全球吸血，奉天不求别的，只求能占点西北的便宜。

毕竟西北这些军阀还都是土包子，根本不懂金融操作的奥妙。看起来他们捞到了不少钱，但是连一点汤都算不上。

王永江把这些张廷兰的计划彻底理解之后，也忍不住由衷的伸出了大拇指。

“拙言，要是按照你的办法，张勋基本上就是给咱们管理西北商路的打手，堂堂巡阅使落到这步田地，这有点可怜啊。”

“哈哈，岷源先生，不管他可不可怜，和咱们合作，他一年至少有三五百万的收入，足够让他手下的士兵过得舒舒服服了，要是不和咱们合作，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加起来，他也榨不出这么多的军费来！”

王永江也不住的点头：“控制了东北和西北，咱们对俄国黑市的影响力又会增加不少，这个主意简直是一起吃两头啊，不只那些商人被算计了，就连俄国人也跑不了。”

“相对于算计，我更喜欢双赢两个字！”张廷兰还是很在意名声的。

“不管是什么，既然你制定了这个计划，就由你实施吧。”

“岷源先生，我把计划送来，就是让你和大帅出面，说动张勋，至于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啊。”

“还有什么事比这个还重要？”

“当然有了，我现在是屯垦厅的一把手，自然要管理屯田的问题了，我要安排人手进关，去拐卖，饿不，是引进人口！”

第一百九十七章水稻育秧

世界上仅有的三块黑土地，一块是北美的密西西比河流域，一块在乌克兰大平原，一块就在东北，这是蓝星最适合农耕的地方。而这三块黑土地造就了三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似乎也说明了农业和国运之间的冥冥定数。

按照后世的标准，东三省供养了一亿人，而且还提供了全国百分十四十以上的商品粮，可见东北农业的潜力。当然目前的亩产没法和后世相比，但是东三省养活三五千万人还是可以的。

因此东三省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说是地广人稀，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张廷兰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东北还需要大量的人口填补空白，这样才能把东三省的潜力都挖出来。

日本目前人口是五千万出头，另外占据了朝鲜半岛和台湾等地，要想对抗这个岛国，至少要有相应的人口规模，正所谓人多力量大，有了人口才有了一切。

张廷兰早就筹划着要大量引进移民，现在老张一统奉天，主要的精力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上面，张廷兰又监管着屯垦工作，顶着这个名头，自然要干出一番业绩来。

张廷兰已经准备甩开膀子从关内划拉人了，他笑着对王永江说道："岷源先生，万事以人为本，有了足够的人口，才有足够的工人农民，才能组建足够的军队，有稳定的税收，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赚钱和移民大业相比，还差得太多了啊！"

"拙言，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这个财政厅长要是一点资金不给你批。我看你怎么从关外移民！"

"岷源先生，不带这样的啊，这可是关系奉天兴旺发达的根本，你怎么能不支持呢？"

"拙言，移民固然重要，可是要是没钱也什么都玩不转，俄国那边的事情你别想都推给我，你也要承担起来，当然移民的事情你更要管起来。你们年轻人身体好，连轴转都没有问题的。正所谓能者多劳，你别想推卸责任。"

王永江摆明了是不想放过张廷兰，他和张廷兰共事一段时间以来，也知道张廷兰的本事。当初对俄国走私就是他一手促成的，想在想要捞到更多的好处。肯定少不了他的参与。

"拙言，你不能把事情简单的分开。而应该联系到一起。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咱们向俄国走私，和你从关内移民其实是一个事！"

王永江笑着说道："咱们在辽阳搞了一个以工代赈，说实话花费比起平时的救灾多了数倍，但是我认为这些钱花的有价值。正好现在冰雪消融，辽阳一带的灾民早早的就开始了重建工作。各组的组长都在积极筹划着农耕的事情，他们比起别的农民，更有效率，办事更有规划。这一点就十分难得。"

王永江向张廷兰讲起了辽阳救灾计划的好处，通过分组负责的方式，老百姓不再是一盘散沙，全都被组织起来了，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政府第一次不用通过地主，就能把政令直接落实给每一个老百姓，这种变化堪称天翻地覆。

而组织起来的老百姓已经不是传统的佃农，而是具备了一些农业工人的雏形，按照张廷兰的计划，五年之后，老百姓重新获得土地所属权的时候，

他们直接转为农场化的经营，彻底摆脱传统的小农经济。

生产效率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也有了更大的抗风险能力，这些老百姓也不会因为一场水灾，就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同时张廷兰还利用各种手段鼓励他们进行多种经营，这些老百姓之中可能会出现商人，手工艺者，养殖户等等职业。有了他们的存在，农村经济就会发展起来，而且由于采用了这种方式，还能避免藏匿土地的情况。

长远来看，这些农场肯定还会发生变化，现在所有人的土地数额都差不多了，在未来肯定会发生兼并的情况。农场内部兼并，农场之间兼并，出现规模更大的农场，这些农民或是彻底变成农业工人，或是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为城市的发展贡献力量。

不管走向哪个方向，都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农村模式被彻底打破，地主和佃农也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成为一串记忆。

“拙言，好处还不只这些，你现在不是兼着民兵的督办么，那就更好了，建成一个农场，随手就能组织起来护卫农场的民兵力量，根本就是水到渠成，不用你浪费一点精力，要不然你还要每个村都派人过去，老百姓多半还会不情不愿。”

张廷兰的脑子转动的比王永江还快，他说到了这里，张廷兰已经猜到了他的想法。

“岷源先生，你是说从关内移民，也采取这种方式，咱们把从俄国捞来的资金拿出来，在奉天划出一块块的荒地，然后从关内引进移民，让他们先进行开发，然后再适当的引导，让他们变成一个个的农场。”

“拙言你说的太对了，咱们刚刚清查了八旗贵胄，手里头还有不少剩余的土地，正好现在都能用上，如果奉天上下都建成了农场，税收就有了保证，我的那套清丈田亩的做法就能暂时抛开了。”

“别！”张廷兰急忙拦住了王永江：“岷源先生，你可不能太乐观，这是改变几千年传统的事情，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且国外的那些农场都是要面向市场的，要了解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再去种什么。咱们建立少量的农场或许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要是奉天遍地都是农场，就不能不思考了，要不然粮食大量积压，这些老百姓也会失去积极性。”

在王永江的脑袋里真没太想过粮食太多了怎么办，一直以来，中国人都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从来就没有吃饱过，粮食一直都是最宝贵的。不过仔细一想，也有张廷兰这么一说，的确是自己把事情想简单了。

“岷源先生，辽阳有八万多的灾民，咱们平分八旗贵族的土地的时候，又有大量的老百姓获得了土地，我看先从这些人里面选出几十个作为试点，再让关内过来的移民也组成一些农场，总结得失之后，我们再确定如何得奉天推广。”

王永江听完之后，连连点头：“搞试点这是最稳妥的办法，果然还是拙言脑子清醒，你想搞试点，肯定离不开投资吧，现在奉天最赚钱的生意就是走私了，我就说你不能把这些事情推开，你要一肩挑起来！”

张廷兰也看透了王永江的心思，这家伙老奸巨猾，就是想让自己出工出力，帮着他尽快解决财政的问题，不过既然说到了这里，张廷兰对移民计划也有了更多的思量。

移民不是把人拉到奉天就完事了，还要让这些人尽快扎下根来，适应奉

天的生活，接受政府的管理，把他们真正转变成能够利用的力量，融入到整个奉天经济体系之中。

相反，如果不能对这些人有效的管理，即便是引进了再多的移民，也不能让奉军的力量得到根本的提升。

“岷源先生，既然说到了这里，咱们两个谁都别跑，你负责在奉天划定荒地，组织耕牛种子农具之类的，还要提供一部分资金。我去联系奉天实业团，让他们出面组织一些劳务公司，由公司出面，从关内引进移民，每引进一个人，咱们给一块大洋的提成。另外咱们和张勋不是准备和张勋合作么，正好也加上移民的这么一条，西北贫瘠穷困，而且还要马家军胡作非为，正好能把老百姓吸引过来！”

他们两个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很快就变成了一份报告送到了老张的面前，老张对民政经济事务，是无条件的信任王永江，何况又有张廷兰加入，这件事情很快就通过了。

奉天上下都动员了起来，刘书成亲自出面组织劳务公司，乔瑞轩也去联系晋商团体，让他们帮忙寻找哪里受灾，哪里有战乱，这些地方必定有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只要花一点代价，就能把他们带到东北来。

很快行动就全面铺开了，晋商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最顶尖的商人群体，他们全盛的时候，几乎把持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在政坛上也是数一数二，可不是那些煤老板能比的，民国期间也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他们看来一个移民能净赚一个大洋，绝对是比绑架还容易赚钱的买卖，随后就有大量的商人活跃在各处，不断的往东北忽悠移民，多了后来，奉天方面不得不制定了名额的限制，不敢让这些商人敞开了来，不然早就超出了奉天的安置能力。

等到事务落实下去之后，张廷兰反倒轻松起来，他早就在城外购买了一大片庄园，正好流光在城里憋了好几个月，现在也能到城外撒着欢的跑。

在庄园向阳的一面，张廷兰建了两排温室，很多人都不清楚这位少爷又要折腾什么，好好的大块玻璃，随随便便就镶在了一片棚子的上面，简直就是在浪费东西。

他们不知道，这正是张廷兰鼓捣出来的温室，此时里面正是生机勃勃的时候，绿油油的长满了水稻苗儿，密匝匝的透着生机。

第一百九十八章种田的学问

后世东北大米营养丰富，饭香浓郁，闻名天下天下，不过民国的时候，东北老百姓主要种植的还不是大米。东北的主粮是高粱米，相比水稻来说，高粱不那么娇贵，种植起来比较容易，但是高粱产量低，口感差，远远比不上水稻。

张廷兰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一直琢磨着推广水稻，但是要想种植水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首先就要种植水稻就要有发达的农田水利设施，提供充足的水源，而且种水稻也不是把种子撒到地里头就行了，而是要经过十分繁琐的工序。

东北气温比较低，要想缩短水稻的生长周期，就要先用温室大棚育秧，每年在四月初左右育秧，二十天左右的时间，稻苗长到了十多厘米以上的高度，此时外面的温度也差不多了，才能够搬到外面插秧。

而且在育秧之前，还要进行浸种，催芽，每一道工序都有温度和时间的要求，要想把这些东西都弄清楚，没有多年的经验根本就不行。张廷兰在穿越到这个时空之前，也是农家出身，在小的时候跟着大人干过几次，后来上学就基本上不沾这些东西了。

就在前段时间，张廷兰勉强靠着记忆，把种植的过程整理出来，在城外的庄园建立了专门的温室，不过很可惜的是现在还没有廉价好用的塑料膜，因此只能用相对昂贵的玻璃，张廷兰当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侍弄，又雇了十几个老农，让他们帮忙照看。

这时候已经差不多开始整地了，张廷兰终于抽出一点时间，过来侍弄一下这些稻苗。张学良听说之后，也十分有兴趣。又把二弟张学铭和冯庸一起拉了过来看看。

老张和老冯决出了胜负，家里的后辈子弟之间交往反倒没有了障碍，本来冯庸就和张学良关系不错，这时候来往更自然了。另外讲武堂马上开课了，张廷枢，吴凯杰也都跑到了奉天，他们都知道张廷兰能折腾，现在一听说他居然在研究种水稻，这帮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全都凑了过来，想要看看热闹。

这帮奉天的纨绔子弟刚一进入庄园。就被这里的领主给盯上了，流光远远的就冲了过来，经过了几个月精心的喂养，流光体型更加健硕雄壮，奔跑速度也更惊人。几乎如同一道闪电一般，转眼就冲到了张学良等人的近前。

张学良。张廷枢他们都知道这匹马不好惹。因此全都躲得远远地，只有张学铭一看流光漂亮，还傻乎乎的想要摸一摸，流光哪会让他占到便宜啊，顿时张开大嘴就咬。

张学铭急忙缩手，哪知道流光速度更快。猛地把大脑袋一伸，正好撞在张学铭的胸口，顿时张学铭就被撞了一个屁股蹲儿，这时候张廷兰正好出来迎接他们。流光才得意洋洋的跑了。

张学良一把拉起了张学，笑着说道：“老二，快起来吧，那匹马和他的主人一样，早都成精了，才不会把你撞伤呢。”

张学铭这时候也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道：“真神了，这家伙在撞我的时候收了不少力气，要不然就惨了！”

这几个家伙进来之后，就四处观察，张学良笑着说道：“拙言，还是你懂

得享受，这个庄园依山伴水的，光是看着就让人舒服，足有几十亩地吧，你想种花还是种树啊，要不然建个网球场，咱们都能过来玩。”

“想什么呢，我这片地都是上好的肥田，浪费一点都是可耻的。我准备把三分之一都弄成菜地，种点茄子、豆角、辣椒、土豆之类的，后面养些鸡鸭之类的，最后在挖一个大大的水塘养鱼，周围种上果树，以后我们家几十口人什么都不用买了！”

“拙言，你还差那点钱吗？”张学良吃惊的问道。

“俗，真俗！”张廷兰毫不客气的说道：“吃的不是菜，而是过程，是乐趣，这叫做返璞归真。”

张学良这些人看着一脸陶醉的张廷兰，纷纷摇晃着脑袋，他们实在是理解不了张廷兰的品味，或许等到他们以后看着那些钢筋混凝土腻歪了，才会明白田园生活的可贵。

眼下这个庄园还是基本上是光秃秃的一片，只有几个老农在整地，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他们都来到了那一片温室的前面，温室背阴的一面是一人来高的土墙，向阳的一面，还有顶棚都是玻璃窗。

另外还有一层厚厚的草帘子，晚上铺在玻璃上面，用来保温的，现在这时候已经卷到一旁，让阳光能够更好的照射进来。透着玻璃窗望过去，里面密密匝匝的，全是绿油油的小苗，顿时就引起了这帮家伙的好奇。

“拙言，这就是水稻苗吧。”冯庸笑着说道：“听说水稻都是南方人鼓捣的玩意，咱们东北人还是种高粱比较现实。”

“那是扯淡，咱们脚下的黑土地是最肥沃的耕作土地，种什么长什么，而且已经有人在东三省种水稻了。”

“谁啊？”

“朝鲜人呗，我在辽南剿灭叛军的时候，就发现了大量的朝鲜移民，他们越过鸭绿江，跑到了咱们的地盘上，开垦种地，就在种水稻，而且他们还笑话咱们呢！”

“混蛋！这帮高丽棒子，抢了咱们的地方，还敢笑话咱们，简直不要命了。”张学铭顿时暴跳如雷：“拙言哥，你不是管屯垦么，把他们土地都拿回来，看他们还怎么得瑟。”

朝鲜跑过来的难民的确算是最早在东北种植水稻的一批人，前世的时候张廷兰还清楚记得家里头的老人讲过，他们种植水稻的技术还是向朝鲜人学的，而且还要给那些棒子点好处，简直就是客大欺主！

“放心，等咱们都稳定下来，关内移民也都过来了，咱们就让棒子从哪来回哪去。”

几个人仅仅在外面看看，还是不过瘾，因此都随着张廷兰进入了温室里面。只见温室地面上摆满了一个个木质的长方形格子，这就是所谓的苗床，里面长满了嫩绿的幼苗，看得这些人都十分新奇。

这时候张廷兰叫了来一个老农，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这个老农一脸的风霜，沟壑纵横，刚见到这些衣着华贵的公子哥，还有点害怕，不过提到了育秧，他就来了精神，笑着说道：“大体上都是按照张少给的法子再弄，我们先建立起来温室。然后又选了一批最饱满的稻种，先放到清水里面浸种，大约要经过一个礼拜，然后就进行催芽，一天多的时间，种子就钻了出来。”

老农一边说着，这帮人都饶有兴趣的听着：“浸种的水温要凉一些，而催芽的就要高很多，按照张少给我的温度计测量，要到三十度左右，等到种子发芽之后，再不断降低温度，让芽更壮实。然后就要弄苗床了，一定要做到平、直、实三个字，选用的土也很有讲究，要用最肥沃的土，还要混上不少农家肥。张少又帮着买到了一批肥田粉，也都要均匀搅拌进去。”

所谓的肥田粉其实就是化肥，目前中国还没有办法生产，张廷兰是从日本购买一些，紧紧当做试验而已。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后世很多人都对农药化肥很是鄙夷，认为这玩意危害健康，要吃绿色有机的食品。

要是把这些人都扔到了民国，他们就清楚了化肥的重要性，要是没有化肥的大量使用，人们追求的就不是吃得健康，吃得绿色了，而是要填饱肚子。

就拿目前的奉天来说，上好的土地一亩产高粱也不过一百斤左右，如果种上了水稻，或许产量能高一些，但是也就二三百斤，才是后世的六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之下，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辈子都挣扎在生死线上。

一旦有点灾难，饿死人的事情也是再平常不过了，这个时候的人们绝对会疯狂的拥护化肥，不过健康不健康，先把肚子填饱才是最重要的。

“把土办好之后，均匀的撒在苗床里面，然后压平压实，一定要浇透水。我们还用苇子编了了秧盘，里面装上一层薄土，再把秧盘放在苗床上，把发芽的种子均匀的撒在秧盘上。然后就是控制温度和浇水了，在最开始浇水的时候，还要附上一层草袋，防止水把土给冲走了！”

听着老农一点点的介绍，张学良这帮人脑袋都有点大了，种田果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这才仅仅是育秧的过程，等到秧苗长好之后，还要去插秧，然后一路照看着，直到秋收，才能把粮食弄回家中，这里头究竟要付出多少汗水，恐怕就连农民自己都不清楚。

这个老农介绍差不多了，又对着张廷兰笑着说道：“张少，这些稻苗长得挺不错的，咱们的水田地也弄好了，如果今年真能丰收，我们几个老伙计也想着来年在家里头试试，您看怎么样！”

老农还有点犹豫，毕竟种水稻也是一个技术性十足的劳动，自己这也算是偷师啊。张廷兰却满不在乎的笑道：“不只要在你们家里头弄，还要更大范围推广，水稻亩产至少比高粱多出一半，甚至是一倍，也就是说同样的土地，能养活两倍的人口，这种好事自然要让更多人都学会才行！”

第一百九十九章龙虎聚会

想要大规模种植水稻，必须有足够的水利设施，东北虽然不缺水，但是也要有引水渠深水井才行。而目前为止，不少老百姓的基本饮用水都没有解决，很多人都喝着苦咸水，根本没有钱去打井。

所以在最近的两三年之内，水稻注定了只是实验性种植，等到第一批的农场建立起来，那时候水利设施也修筑差不多了，老百姓手头也有钱了，而且农村也有了组织，这样政府再适当的引导，大规模的推广水稻的时机就成熟了。

不过除了水稻之外，张廷兰已经准备尽快推广另一种作物了，那就是玉米，东北俗称苞米棒子。玉米的产量比高粱高，而且更适应东北的农业条件，后世三大黑土带都是重要的玉米产区，而且玉米病虫害更少，管理更容易。

早在安顿辽阳的灾民的时候，张廷兰就已经安排专人采购优质的玉米种子，按照今年的气候，已经差不多到了播种的时候了，而且根据张廷兰的建议，同样要采取催芽的办法，在播种之前，就让让玉米发芽。

别小看这一点处理，就能让玉米小苗用最快的速度长出来，到了秋天的时候，棒子更加成熟，能提高不少产量，按照张廷兰的估计，一亩地玉米的产量应该在一百八十斤到二百斤之间，几乎才是后世的十分之一。

对于这种产量，张廷兰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要想增产，只有大量使用化肥，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只有把养分供应上去了，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这就是生物学的铁律，和别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可别光看着好玩啊，过两天就要下地插秧了，我可是圈出了好几百亩的土地，需要人手不少，你们谁也别想跑啊！”

张廷兰这话一出口，这帮纨绔非但没有为难，相反还跃跃欲试，他们显然不知道种地的辛苦，一天插秧下来。估计腰都要折了。当然张廷兰也没有必要点破，乐得这帮少爷羔子感受一下农家的辛苦。

这边一大溜，几十个温室，光给水稻育秧，就显得有些浪费了。后面有几个温室专门种上了各种蔬菜，小白菜。青辣椒。茄子，黄瓜，豆角之类的。

张学良眼尖，离着老远，就看到这几个温室里面花花绿绿一大片，急忙冲了过来。其他几个人也不落后，全都跑到了里面，一看这些长势喜人的蔬菜，他们都忍不住露出了狂喜之色。其实也不怪这帮少爷发神经，实在是现在冬天能吃到的蔬菜太少了。

除了鼎鼎大名的酸菜之外，就是萝卜、白菜、土豆之类的，最多吃点绿豆芽，黄豆芽。别看张学良他们都顶着少帅的名头，冬天也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苦挨了一冬天，现在刚开始播种，距离能吃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因此见到这些蔬菜之后，眼睛里头都冒着绿光，张学良毫不客气的揪下了一根巴掌长短的黄瓜，直接就开始大吃大嚼了！

其他几个人也不客气，全都一起上手，把把黄瓜和西红柿都揪下了不少。

“拙言哥，你不知道啊，我爹那边天天吃豆芽，现在一看，我都快吐

了！”张学铭在一旁大声的抱怨：“你早点告诉我们，何苦在家里头受罪啊！”

“早点告诉你们也没用，还没开花结果，难道你们还能像兔子一样，光吃秧子不成，等到今年冬天吧，一切都好了，我都建一些温室，就是到了冬天，咱们也能吃上新鲜的蔬菜。”

其实张廷兰也十分感慨，在后世就算是普通人家，在冬天也不缺蔬菜，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算的起是权贵阶层了，到了冬天，一样要忍着。其实张廷兰也早有弄温室的打算，至少年前太过繁忙，根本抽不出一点空，直到要种水稻了，才想着利用温室种上一些蔬菜，满足一下口腹之欲。

这帮少爷看到了好东西，绝对是不愿意走了，张廷兰也不得不招待他们，除了这些蔬菜之外，又准备了开江鱼，这时候江面陆续开始结冻，在水里头憋了四五个月的鱼全都出来了。经过了一冬天之后，这些鱼体内的脂肪消耗一空，各种杂质也都排空了，因此肉质极为鲜美，不肥不烂，肉质堪称冰晶玉洁，是难得的美味。

张廷兰特意聘请了几个手艺高超的厨子，经过他们的烹调，把开江鱼本身的美味全都发挥出来。除此之外，张廷枢又跑到了后面拉来了两条土狗，俗话说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既然养了狗，就逃不过他们的摧残。

经过厨师的一番忙碌，满满的摆了一桌子菜，不只是他们，那些干活的老农也都有份，整个庄园上下全都敞开了吃，笑语欢声不断，简直比过年还热闹。

有了好菜，就要有好酒，张廷兰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名酒，但是也有不少自酿的果酒，全都是按照山里人的土法酿制，滋味醇厚。

就拿葡萄酒来说，用的是山葡萄，配得是野生蜂蜜，没有任何的污染，喝到嘴里头就和饮料差不多，因此大家伙也都没有客气，一碗一碗的畅饮，比起那些所谓的名酒，更加别有一番滋味。

这时候张学良他们才有所理解，敢情弄一个这样的庄园，也是不错的事情，吃喝玩乐，什么都行。这些果酒虽然喝起来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后劲儿十足，他们渐渐的都醉倒了。

就连张廷兰双眼都有些乜斜，心情空前的放松。当然这帮少爷的好日子也没有多少时候了，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奉天讲武堂终于重新开课了。

在前清的时候，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主持之下，奉天讲武堂就已经开办了，前后办了三期。孙烈臣，张作相他们都在里头念过书，不过后来就中断了。

老张掌控奉天之后，就接受了杨宇霆的建议，要搞军队正规化，要整军经武，用全新的理念，训练军队。其实让一个人彻底改变观念并不容易，好在老张是从谏如流的人，头脑也比较新。

特别是这次辽南平叛，再加上对付冯德麟的战斗之中，老张彻底看出了旧式军队的弊端，因此奉军必须进行整顿，从军官到士兵，都要来一次彻底的大换血。

因此筹办军校就成了最为紧要的任务，军校的大小事务全都有老张亲自把关，地址就选在了奉天大东边门以外，足足划出了四百来间房子充当校舍，而且老张还预留了相当大的空地，准备以后扩建之用。

单从校舍的面积上，就看出了老张的关注程度，除此之外，老张还决定

自己亲自出任校长，首任的教育长就是杨宇霆，张廷兰也顶了一个总务的名头，简单地说就是让他帮着设计校舍，解决学员的各种困难。

虽然事务繁琐，但是张廷兰也乐得接了下来，这些军校学生未来都是天子门生，奉军之中的骨干，他们现在受到了张廷兰的恩惠，以后自然要给张廷兰办事，这可是培植人脉的好机会，张廷兰绝对不会放过。

当然随着讲武堂的建立，两个关键人物也进入了眼帘，一个是郭松龄，一个是熙洽。

郭松龄早年就在奉天陆军小学学习，成绩优秀，不过由于牵涉到了革命党的问题，差点被杀头，后来又考入了陆军大学，毕业后在北京讲武堂任教。

本来郭松龄是有心去南方投靠孙文的，不过听说奉天自从老张掌舵之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奉军也在蒸蒸日上，而且老张几次和日本人发生摩擦，解决的堪称完美，郭松龄就有心投靠张作霖了，正好讲武堂开办，他也过来了。

另外一个人就是爱新觉罗熙洽，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骑兵科，在这个时代，士官生就是一个金字招牌，放到哪里都是各方争抢的人物。当然也有人不惜假造身份，明明是振武学校毕业，偏偏要冒充士官生，还要让手下人一同帮着撒谎。

熙洽这个士官生可是货真价实的，他在这之前担任过奉军的参谋处长，办事能力很强。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奉军上下都有些猜忌，特别是老张几乎都把宗社党连根拔除了，和满清贵胄可谓是死敌，对熙洽就更不敢重用了。

不过熙洽这个人很奇怪，对此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想着投靠别人，还是在奉天兢兢业业，就连老张都有点看不透了。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老张思前想后，还是让熙洽出任了讲武堂的副教育长，给杨宇霆当助手。

无论是熙洽，还是郭松龄，张廷兰从心里头都有所忌惮，郭松龄反奉，严重损伤了奉军的元气，熙洽更是一个十足的铁杆汉奸。不过偏偏两个人都是人才难得，张廷兰左思右想，觉得暂时还是先利用他们的才华，要是敢搞小动作，自己也有足够的把握拿下他们，不然岂不是丢了穿越者的脸。

现在演员终于都上台了，大戏也就开锣了，讲武堂终于正式开课，奉军之中除了张学良，张廷兰这些二代子弟之外，不少中下级军官也都被招收进来，其中就包括马占山，张贺年等人，堪称是龙虎齐聚，奉系的大时代也开启了。

第二百章浩气在天

张廷兰他们这一期算是讲武堂的第四期学生，同时又是张作霖掌控奉天之后的第一期，偏偏又赶上推行正规化建设，可以想见，这批学生日后都是奉军的栋梁之才，只要毕业之后，就必定会一路扶摇直上。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少帅张学良也在这一期，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张廷兰也在其中，这位现在可是顶着旅长的头衔，同样要过来学习，其实也是给其他人一个示范，以后奉军想要升迁，就必须要在军校学习过，以往的那些野路子已经行不通了。

正式开学的这一天所有学员全都衣着笔挺，第一期学生已经七十四人，大多数都在二三十岁上下，正式风华正茂的时候，穿上了剪裁得体的军装之后，更显得英武异常，朝气蓬勃。

看着这些学生，老张也满意的点点头，奉军的未来，他的野心也都落在了这些学生身上。不只是张作霖，奉军其他高层也都是十分感慨，特别是这些人之中就有自己的后辈子弟，心腹爱将，他们也都带着殷切的希望。

“各位学员，今天是讲武堂正式开课的日子，我想先说说为什么要办讲武堂，原因很简单，就是培养军事人才。奉天，乃至整个东三省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家危亡，民族衰败，主权尽失，民生凋敝。在这种时候，军人就要挺身而出，报国卫民！哪怕是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也要无怨无悔，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军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奉天的未来都在你们身上，千斤重担。你们能不能挑起来？”

“能，能，能！”所有人都忍不住的振臂高呼，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脸蛋涨的通红，恨不得把喉咙都喊破。这些年轻的学员身上，热血还在奔腾，正是渴求建功立业的时候，以听这番极具鼓动性的话，全都热血沸腾。场面十分热烈。

老张看到这里，也十分满意，这次的学员全都精挑细选，其中一部分是最近奉军之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军官，比如马占山等人。

第二部分就是从奉天招募的有志青年。去去年开始，老张手头资金充裕。就按照张廷兰的建议。不断的提高军人的待遇，不只是军饷一点不拖欠，而且还能得到其他众多的福利待遇。

老百姓其实是最聪明，也最现实的一群人，以往军人没有地位，谁都不愿意参加。现在军人待遇提升了。连带着家人都能跟着收益，可不能再把军人当成丘八大爷了。

而且这次还是军校招收学员，只要考上之后，就能够成为奉军的军官。前途光明，大家都对这个考试趋之若鹜。由于招收学员不只要求身体素质，还要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因此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学生。

经过严格的选拔，才顺利进入讲武堂。至于剩下的就是张学良这些二代子弟，他们虽然大多数比较纨绔，但是也都耳濡目染，甚至亲自上过战场。可以毫不客气的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奉天最优秀的青年，每个人都是一个种子，等到这些种子长成栋梁，也就是奉军强盛起来的时候。

老张训话完毕之后，教育长杨宇霆也发言了："同学们，从迈入讲武堂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你们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特殊，完全要一视同仁，共同努力学习。再接下来的一年之中，我会用最严格的要求对待你们，你们主要学习的内容有两部分，一是学科，也就是讲怎么打仗，二是术科，也就是日常的实战训练训练。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一年之中，你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合格的好兵，还要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官，接下来我们要划分一下学科！"

讲武堂效仿日本的士官学校，设立了五个学科，分别是炮兵科、骑兵科、步兵科、工兵科、辎重科。按照习惯，炮兵和骑兵算是两个最好的学科。

张学良和张廷枢都被分到了炮兵科，吴凯杰和马占山被分到了骑兵科，张贺年进了步兵科，其他的学员也都各有分派。

张廷兰则比较特殊，他不单纯是学生，还是讲武堂的总务。就是老张也不会让他在学校里面不问世事的待上一年时间，随时都要找他商量事务，处理各种情况，所以张廷兰就选择了相对轻松的工兵科。

在工兵科里他不只是学生，还有一个助教的身份，从独立旅建立的时候，张廷兰就很重视工兵训练，独立旅，乃至警备师，在野战工事上面也是奉军的翘楚。有很多新想法都是张廷兰提出的，因此让他担任助教，既给了张廷兰不少的自由度，还发挥了他的才能，正是两全其美。

"拙言，经过我们大家的一致推举，你成为我们的年级长了！"

"我好像还没有答应啊。"

"不管你答不答应，这个任务必须交给你，别人根本就干不了。"

"总要让我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吧，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很简单，代表我们和教官沟通，向学校反映我们的诉求。"

张廷兰想了想，点点头："我本来就是总务，这种事情就是我的分内职责，不过你们的要求必须合情合理，要是想在我这走后门，是绝对不可能的！"

大家都点点头，张学良又继续说道："还有就是咱们这些同学家庭情况，

文化水平都不一样，既然都是同学了，就要互相帮助，有什么需要，也要帮着解决。”

“这就更没有问题了，其实我也早就制定了相应的方案，学员进入讲武堂之后，就会按照现役军人处理，会得到相应的待遇。而且我还专门聘请了一批教员，咱们不能只是低头学习，还要抬头看世界，这些教员会讲述历史文化等等课程，增加见识，开拓眼界，甚至会提供外文原版军事著作，你们只管好好学习就成了。”

张学良他们一看人家早有准备，索性就不提这些了。

“还有一点，咱们在军校里头也要讲究劳逸结合吧，组织一点活动什么的，总要有人出钱吧。”

张廷兰算是看明白了，这帮家伙就是想敲诈自己这个大户。不过他也乐得如此，同学感情其实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现在老张挂着校长的头衔，就是大家的老师，而自己就顶着大学长的头衔。

只要自己把事情做得到位，赢得这些学员的尊重，日后他的威信也不一定比老张差，现在做点投资，日后绝对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因此张廷兰欣然同意。

这些学员正在聚在一起相互了解的时候，一个三十来岁的文雅男子走了过来，这正是副教育长熙洽。

他对着所有学员摆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说道：“诸位学员，校长刚刚传达了指示，明天是你们正式开课的第一天，要全都到文官屯，拜祭奉天忠烈公墓。”

熙洽又转身对张廷兰笑道：“张总务，具体的事情你最清楚，你负责安排一下吧！”

熙洽交代完毕，就转身离开了，从头到尾，熙洽都是一脸的和蔼的笑容，对任何人都十分和气。看在张廷兰的眼睛里，心中就忍不住的开始寻思，这家伙能如此平和，要么就是毫不在乎满清，一心想要辅佐老张，要么就是暗藏诡诈，是个阴沉的笑面虎。

对于知晓历史的张廷兰来说，熙洽多半就是个极度危险的笑面虎，他现在留在奉军之中，多半也是有不可告人的图谋，对于这样的人物，既要用，又要防备着反咬一口。

“拙言，你看什么呢！”张学良在一旁捅了一下张廷兰，张廷兰回过神来。张学良笑着说道：“这个忠烈公墓是干什么的啊？”

“就是一个墓园，主要安葬那些为了奉天的发展，为了守卫疆土而壮烈殉国的将士，以后任何一个奉军士兵牺牲之后，都要给他们妥善安葬，他们的家人也有得到政府的照料，还有让所有人都永远铭记他们，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石头上，与山河同在。”

张廷兰说到这里，所有的学员全都静静的听着，这种事情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人小声的问道：“是每个士兵都有份么？”

“在公墓之中，不分军官和士兵，所有为了奉天，为重中国献出生命的将士都要一视同仁，享受同样的哀荣。”

这些年轻的学员或许还没有想过死亡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还是都沉默了下来，奉军的士兵不再是单纯的吃粮当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归属，有了自己的荣誉，也就有了自己的价值。

真正的军人不怕死，而怕死的不值得，死得默默无名，其实士兵只需要一个能能他们信服的理由，就能够舍生忘死。

转过天来，不只是这些学员，奉天上下的文武大员，各界代表，大量的士兵全都在老张的率领之下，直接赶到了文官屯的忠烈公墓。

公墓设在了半山腰的一块开阔地上，在山脚下就有一个高大的石坊，雕龙画凤，大气磅礴，在上面还挂着两行大字：浩气在天，英灵永安！

字体飞扬，气势沉郁，看到这八个字之后，所有士兵都不自觉的安静下来，每一步都迈得小心翼翼。

第二百零一章枪炮机器

穿过了石坊，众人爬到了半山腰之后，只觉得豁然开朗，整个墓园选在了一处风水极佳的所在，背靠高山，两边也有山峰环抱，正面十分开阔，正对着山脚不远处的河流，宛如一张龙椅宝座，面南背北，气象森严。

一路走来，所有的人都被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感染，不敢多说一句话。老张带头向公墓的烈士进献花篮，然后所有人全都低头默哀。

这套仪式都是张廷兰出的主意，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拜祭，还有进献贡品，烧纸上香的，虽然热闹，但是却破坏了这种肃穆的氛围，倒不如这种新鲜的方式更好。

公墓是新的，祭祀方式也是新的，正好能让大家印象更加深刻，牢牢铭记在心。默哀结束之后，老张又带头走过一座座坟墓，所有的坟墓全都是用统一的大理石墓碑，正面刻着牺牲士兵的姓名，后面简略的刻着事迹。

这次在公墓安葬的士兵主要是平定辽南叛乱牺牲的，还有不少是同蒙匪作战之中殉国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几十个士兵是参与劫车行动的，那一次张作相和张廷兰亲自领兵，一共击毙了一个中队的鬼子。

当时张廷兰就承诺过，要把这些士兵安葬在公墓之中，受万民敬仰，这一次张廷兰也算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那些牺牲的战士也能够在这里享受到死后的哀荣了。

老张带领着所有从每一个墓地走过，不少奉军老兵都忍不住失声痛哭，昔日的好兄弟，现在已经阴阳两隔。可是看着他们能够得到这种待遇，活着的人心里头也有了一丝安慰，他们低声的诉说："大帅来看你们了。放心的走吧，家里头都有人照顾，你们都不用操心了！"

有些老兵还把随身带的烧酒烤鸡放在了一些坟墓的跟前，昔日一同喝酒谈心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一般。

看着这些老兵，新兵士兵也十分动容，他们或许也难免有这么一天，但是死后还能得到尊重，有人去祭祀他们，不会像蒿草一样，随随便便就没有了。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

因此这些士兵全都仔细留心的看着每个坟墓，心里头都想着自己的心事。军阀的士兵战斗力不强，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信仰，全都是一帮雇佣军。没有顽强的意志，也就没有坚韧的精神。

其实通过这次活动。就是再给奉军注入一种精神。他们不是为了一点军饷给别人卖命，他们是在守卫自己的家园，是在让父老同胞免受战乱之苦，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会被永远记住。

奉军的士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整个纪念行动结束之后。其他人都返回了奉天。张廷兰却没有急着离开，他还要等一批十分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从俄国运过来的机器！

一条步枪生产线，还有一批生产火炮和炸药的机器。负责押运这批货物的就是王铁山。自从和张廷兰合作之后，王铁山的走私大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他原本只能够小打小闹，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安全。

现在有了奉军作为靠山，办起什么事情都方便了，他主管的就是从洮南出发，经过蒙古草原，运到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商路。现在兴业贸易公司给他提供充足的物资供应，吴俊升的骑兵旅提供安全保护，那些蒙匪根本不敢

打他的主意，只要见到王铁山的马车队，全都远远的避开。

这份威名也不是随便来的，就在刚开始贩运的时候，也有蒙匪想打他们的主意，结果吴俊升立刻派出了军队追杀，上穷碧落，绝不放过。有的蒙匪自以为聪明，主动逃到了蒙古和俄国的接壤地区，想要指着俄国人的庇护。

不过很不幸，他们没有等到庇护，相反俄**队还果断出手，将这帮蒙匪全都剿灭，俄国人的手段比起吴俊升更加残忍无情，他们抓到这些蒙匪之后，会把他们的一条腿折断，然后丢在荒野之中，任由野狼将他们撕碎扯烂。

这些蒙匪也十分吃惊，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俄国主子会翻脸无情。不过他们也不敢造次了，这些商队根本不能招惹，不只中国人，就连俄国人都在罩着他们，被两个国家的军队盯上的感觉可不好，谁也不想没事找死。

虽然看着这些车队，就像是一块块飘着香气的肥肉一般，但是也没有人敢打他们的主意，王铁山本来就是胆大包天的人物，而且又善于钻营，现在有了靠山，他在俄国的行动就更加顺利了。

原本张廷兰以为只能弄到一条步枪生产线就很不错了，哪知道王铁山超常发挥，把一个旧炮厂给拆了。里面的设备虽然已经落后了，但是不用花什么代价，也让张廷兰十分兴奋。

毕竟眼下要解决的事情不是好坏，而是有没有，老式的设备正好能够适合素质比较低的员工，而且还皮实耐造，用起来更好。

搬空了一座炮厂之后，王铁山还不满足，他凭着在赤塔的关系，又发现了一个炸药厂。这个炸药厂主要负责俄国远东部队提供弹药，名头很响亮，只是现在俄国情况太糟糕了，连炸药厂都陷入了半停工的状态。

王铁山本来想拐来几个高级研究员，奉天正缺少这种人才，哪知道这帮俄国人虽然就差买裤子了，但是他们还看不起中国，根本不想到奉天工作，在他们的眼里，中国人还是一群落后的土著，给多少钱，他们都不愿意去。

王铁山一气之下就买通了俄国的官员，随即以叛国罪把两位研究员给抓了起来，眼看着脑袋就要没了。这时候王铁山冒了出来，要么等着死在牢里面，要么带着老婆孩子到中国工作。

到了这个地步，俄国人再也撑不下去了，只能乖乖跟着王铁山到中国来，其实他们也对沙俄的**彻底失望了。王铁山不只拐了两个科研人员，还顺手弄了一批机器，全都拆卸之后，或是走外蒙，运到洮南，或是走中东路，全都运回了奉天。

得到了王铁山的消息之后，张廷兰简直欣喜若狂，对这些机器早就翘首以盼了，只要弄到了，奉天兵工厂就有着落了。

他亲自来接收货物，王铁山一见到张廷兰就笑着问道：“张少，那匹马怎么样，还不错吧！”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的确不错，很通人性，现在也差不多两岁呢，已经能骑了。老王你是不是该想想办法，再给我弄一匹母马啊，总不能让流光一直单身吧。”

听到这话，王铁山顿时拍了拍胸脯，急忙说道：“张少，你就放心吧，以往我不敢说，现在我绝对敢立下军令状。咱们的生意网扩张的越来越快，就连莫斯科那边都能渗透，中亚地区更不在话下，我一定想尽办法，弄到一匹

最好的汗血宝马过来！”

王铁山话语之中就透着自信，张廷兰也十分欣慰的点点头，然后问道：“老王，你怎么看俄国的情况？”

“很糟糕，糟糕到了极点，国内乱成一团，偏偏还不知道与民休息，听说沙皇还指挥着部队要大举攻击德国人，我看这纯粹是找死，他们多半凶多吉少。”

“我们不管俄国的死活，不过有一点你必须注意，那就是一定要做好准备，一旦俄国崩溃了，咱们就要狠捞一笔，把他们的机器和人才都弄过来，还要尽可能的榨取资金。”

“张少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王铁山故意压低了声音，对张廷兰说道：“这次我除了把机器带回来，还带了三千多斤黄金，全都是俄国贵族托付过来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什么信心了，这才要把家产转移出来，想要放在奉天银行。”

张廷兰脸上露出了笑意：“这种业务也不是第一次接了，你让那些俄国人放心，我们会给他们开辟专门的账户，绝对能够保证资金安全，一点差错都不会有，让他们放心大胆把钱送过来。”

王铁山急忙点头，说话之间，士兵们已经开始忙忙碌碌的搬运机器了，张廷兰也亲自上手了，摸着这些黑不溜秋的铁疙瘩，张廷兰心里头十分踏实，有了这些东西，奉天的军工就有希望了，这可是万金不换的好东西。

士兵们早就轻车熟路，很快把这些机器都搬走了，然后又安排了专门的人手，把黄金送到了奉天银行，锁在了金库之中。

等到一切都处理完了，王铁山又对着张廷兰说道：“张少，有点事情，不知道该不该提醒您！”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觉得咱们的生意被人家给盯上了，咱们必须加小心才行。”

张廷兰眉头一皱，他其实也想到了这一点，毕竟凡事不能再三再四，奉军利用中东路运了太多的东西，早晚会被外人发现的，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你觉得是什么人盯着咱们？”

“可能是日本鬼子，咱们的火车到了长春之后，我就总觉得有人在监视咱们，整条中东路，俄国人已经被买通了，能使绊子的只剩下日本人了。”

张廷兰也不由得点头同意，然后说道：“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绝对不能让日本人摸清楚咱们的奥秘。”

“张少，你说咱们故意卖个破绽，给日本人挖个坑，让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怎么样？”

第二百零二章乾坤挪移

“张少，说到做到，您是这份儿的啊！”陈启铭不由得伸出了大拇指。

张廷兰把弄到的机器运到了陈启铭管理的炸药工厂，一见到这些机器，陈启铭顿时就目瞪口呆，继而狂喜不止，一贯温文尔雅的他也对张廷兰眉开眼笑，抚摸着冰冷的机器，就好像恋人一般。

只有真正办事的人才知道做点事情有多难，陈启铭和熊梦远都是怀着一腔的热忱投靠了张廷兰，但是真正开始做事的时候，他们才猛然惊醒，自己面对的就是一张大白纸。

机器设备没有，不只没有，还几乎没法购买，欧美限制，想从日本弄，就要忍受苛刻的条件，一旦让日本人把爪子伸进来，奉天兵工厂就真的没有未来了。另外技术工人也没有，这种没有更彻底，整个教育就全面缺失，要想培养一共合适的工人，几乎要从识字开始教起，一点一滴的积累。

要不是老张和张廷兰都鼎力支持，资金待遇都一点不缺，陈启铭也不敢肯定这条路能不能走下去。不过现在看到张廷兰像是变戏法一样，弄出这么多的机器，他简直就要高兴得发疯了。

“这次不只有机器，还给你拐了两个俄国专家过来，他们都是炸药厂的研究员，肚子里的干货不少，一定要把他们的东西都掏出来。”

“张少放心吧，我一定给他们最好的待遇，把他们当成祖宗一样供着。”

“糊涂！”张廷兰毫不客气的就给了陈启铭这么一个评价，陈启铭也愣住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且咱们又是绑架过来的，他们能真心帮咱们干活么。炸药可不比别的东西，他们在配方上面动点手脚，就能让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坑了。对付这些从俄国来的技术人员，就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是奖励，一手是惩罚，就要向对付狗一样。干得好有奖励，一家人能过上天堂一样的日子，干得不好就让他们生不如死，而且还要让他们知道俄国国内的糟糕局面。咱们其实是救了他们，这样才能给咱们好好干活。”

奖惩结合几乎是对付所有人才的不二法门，一味的恭敬根本行不通，反倒会助长嚣张气焰，正所谓恩多成怨。因此只有时刻举着大棒，打掉那些人才的傲气。然后才能放心使用。

“这两个人偷偷跑过来。已经算是叛国了，你用起来不用在乎，先把他们放在和工人一样的待遇上面，然后让他们贡献技术。改进一项工艺，给他们提高一点工资，做出重大贡献。给他们安排专门住处，累积到了一定程度，就给他们配汽车配佣人。相反要是出了疏漏，就要惩罚。如果敢不合作，就让他们生不如死。”

张廷兰说到这里，眼中也闪过一丝精芒，说实话对这些俄国人他并不放心，只是不得不用而已，只有趁着俄国内乱的时候，把他们快速榨干，培养出自己的人才，这样用着才舒服，才放心。

陈启铭仔细消化着张廷兰的话，他也算是又学到了一课，看来自己这样搞技术的，就是没有人家玩政治的心眼多。

这些机器暂时还不能见光，因此还是要分成三部分，炸药的设备和人才留给陈启铭，枪炮设备要运到凤城，划给维修厂，让熊梦远他们摸索如何使用，最后造出枪炮来。

剩下还有一批机器要交给陶治平，这个摆在桌面上的奉天兵工厂，现在奉天兵工厂已经向美国交了几批枪托，质量都说得过去，成本几乎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资本家的天性就是逐利，当他们看到奉天又投资价值的时候，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扩大和奉天的合作。

严格来说东三省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欧美列强要想在东北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都要经过日本人的准许，日本不点头，就根本办不到。

不过奉天兵工厂这种外包的模式却不在限制的范围之内，美国资本家完全可以向奉天下订单，就算技术水平达不到要求，也可以先向奉天提供一批机器技术。

实际上张廷兰已经授意奉天兵工厂和美国谈扩大合作的事宜了，其中就有外包子弹炮弹的项目，还有要求提供枪支生产线，由奉天进行组装生产，然后直接卖给俄国。

奉天距离俄国很近，而且人力成本很低，另外就算质量稍微差一些，俄国现在也是饥不择食，完全不会在乎。美国的军火商也不是傻子，奉天已经摆明了态度，我们就挣一个辛苦钱，其他利益全部归你们，他们怎能不动心啊。

当然要实现这些还要获得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准许，要知道美国在对华武器禁运的事情上是最积极的，这种合作肯定会引起美国国会的猜忌，最后即便是通过了，也要大打折扣。

不过张廷兰并不在乎，只要美国人答应合作，自己就有了挡箭牌，从俄国弄到的大批机器就能够拿到台面上，放心大胆的使用，就算日本人有所怀疑，也抓不到真凭实据，况且还有一年时间俄国就要乱套了，到那个时候就更加不用担心了。

把这些机器安顿好之后，张廷兰又放松了不少，自己的计划已经开始顺利实现了，下一步就是大捞特捞，想到这里又有些担心，王铁山已经提醒了自己，日本人可能已经盯上了，自己还是应该多加小心。

张廷兰急忙找到了犹太佬弗雷德，两个人密议一番，张廷兰又接着马不停蹄的找到了老张和杨宇霆，征求他们的意见。

“拙言，依我看，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和日本人发生直接冲突，奉天好不容易稳定下来，抓紧发展是最重要的。”

“嗯，所以我才想着要把这个罪名送给孟恩远这个老家伙。”

“拙言，你有把握让孟恩远上当么？他可是老奸巨猾啊。”

“邻葛你就放心吧，孟恩远不上套，还有他那个宝贝外甥高士傧呢，那个家伙可是眼高于顶之辈，早就眼红奉天和俄国的贸易，再有日本人的掺合，他们一定愿意。”

杨宇霆也知道张廷兰算无遗策，对于这个计划有些疑问，不过他还有一丝担忧：“拙言，你说咱们刚拿下冯德麟，就得吉林下手，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邻葛，的确是有些急了，但是现在北洋正在新旧交替之时，机会太难得了，况且段祺瑞敢用张勋算计咱们，就证明他没安好心，孟恩远早晚都是一个祸害，还不如尽快拿下。”

杨宇霆和张廷兰又谈论了一会，将计划敲定下来，然后送到了老张的面前，张作霖权衡再三，基本同意了张廷兰的计划，不过老张否决了动武的主

张，只说是另有安排，张廷兰也不好多问，老张现在权柄日重，想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张廷兰也不能像以往那么随便。

得到了老张的许可之后，张廷兰就去进行布置了……

“拙言，我怎么感觉被你给坑了啊！”张学良用力的捶了捶酸软的腰，又晃了晃脖子，只觉得身体都要失去了知觉一般。

不只是他，讲武堂的七十多名学员也都是如此，今天正好是休息日，他们全都被张廷兰拉了壮丁，跑到了水田里面插秧。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点兴趣，毕竟这些人里面不少都没干过农活，满是新奇感，可是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就纷纷叫苦。

双脚踩在深深的泥水里面，还要一直弯着腰，把一颗颗的稻苗插到泥土里面，他们算是彻底明白了什么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了。

而且不是插进去就完事了，还要保证间距，保证插出来的是一条直线，这玩意儿真考验人的耐力，张学良他们都大呼上当。

“汉卿，我不也是一样干活么，其实这也是一课，以往历朝历代都有屯田戍边的传统，比如曹操就干过，唐朝初年有府兵制，明朝的时候建立大量的卫所，都要求当兵的要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锄头。咱们奉天也不富裕，而且地广人稀，以后你们当了军官，驻守一方，多半也要屯田的，现在让你们学学怎么种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张廷兰说的振振有词，可是其他人都忍不住叫苦连天，好不容易到了地头，张学良一屁股坐在了田埂上，气喘吁吁。正想恢复一下，哪知道就听到啪的一声，一旁的张廷枢狠狠的抽了他的小腿一巴掌。

“你皮痒了是吧？”

“六哥你怎么狗咬吕洞宾啊，你没看到腿上有蚂蝗么，我要是不抽下来，你的血就被喝干了！”

张学良也吓了一跳，急忙仔细检查，其他人也都是如此，生怕沾上这些厌恶的吸血鬼。在后世随着农药化肥大量使用，农田里蚂蝗基本看不到了，现在可不一样，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这些讨厌的玩意，搞不好腿上就沾了不少，农民的辛苦也可见一斑。

忙活了一整天，学员都累了个半死，张廷兰刚刚有点空闲，就得到了汇报，他这次专门安排的列车已经从俄国出发了，正要驶入吉林境内。能不能让日本人吃瘪，能不能算计到孟恩远，就看这一次的行动了。

第二百零三章高士傧

“失田君，您难道不觉得张作霖的势力增长，有些超乎想象么？”

“大仓先生，的确如此，张作霖大肆扩军，却几乎没怎么外购军火，四处投资，却没见他为了钱发愁，而实际上奉天的财政状况根本不行，难以支持他做这么多的事情，帝国政府也极为关注这个问题。”

大仓喜八郎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失田君，最近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对俄国的贸易，既包括正常贸易，也包括走私，张作霖正在从中牟取暴利，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短期之内弄到惊人的财富。”

失田不动声色，笑着说道：“的确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要弄到证据，没有真凭实据，我们是不能拿张作霖怎么样的。”

“只要想找，证据就不会太难，我得到了消息，最近从俄国向奉天发来了一列火车，上面就装着大量的黄金，还有军火。您应该知道，在战争期间，各国的黄金都是禁止随便出口的，军火更是严格控制的。我们和俄国还是盟友，绝对不会坐视支那人进行危害我们盟友的行为，大日本帝国一定要站出来主持公道。”

大仓喜八郎说话之间，眼睛之中露出了阵阵凶光，仿佛要吃人一般。这个老家伙也的确有理由恨张作霖，他给革命党提供了二百万的活动资金，结果革命党还没等闹起来，就被奉军消灭了，大仓的钱也成了奉军的战利品。

结果反过头来，奉军有用这笔钱向日本购买了一大批军火，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大仓喜八郎简直郁闷的要吐血。他把张作霖的行动视作对他最大的羞辱，这个老家伙是大仓财阀的创始人。手中人脉雄厚，他最近一直在找机会报复。

因此动用了不少人手，四处调查老张，密集的中俄贸易也在他的监督之内，所以说王铁山感到了一丝危险，也是极为正常的。

老家伙恨不得借机弄死张作霖，不过他还不知道道高一尺魔高一长，奉军对他的行动已经有所察觉，老东西难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

“大仓先生，如果这件事情属实。我们的确可以做文章，但是我不主张直接揭露出去，那样只会损人不利己，况且沙俄也是帝国的敌人，让俄国人损失一些没有什么不好。帝国要借助这些证据要挟张作霖。把走私行动的掌控权拿到手中，而且还要限制奉军使用俄制装备。要让他们必须使用帝国的装备！”

失田几次和老张打交道。都没有占到便宜，相反还郁闷的要死，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外交人员，他还是清楚的知道日本帝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张作霖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和日本打过一仗的沙俄才是日本最大的威胁。

现在他们虽然站在了同一个战壕，但是这种盟友根本不牢靠。只要欧战结束，日俄必然会重新因为东三省发生冲突，甚至再打一次日俄战争。

因此当失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怎么去削弱俄国。怎么能够独享暴利。显然失田的想法和大仓喜八郎还是有出入的，大仓一心想着出气，要借机整死老张。

老东西也是十足的精明，只要抓住了张作霖的把柄，什么时候都能置他于死地，因此也点头同意了失田的提议。

“失田君，您觉得应该怎么行动呢？”

“张作霖十分狡猾，就是一条狐狸。”失田道：“我们要向派出人手把情况摸清楚，如果可以我认为最好在张作霖管不了的地方行动，也就是过了长春之后，我们就立刻行动，这样张作霖就没有办法翻身了。”

失田说话之间也透着一丝阴冷，他接连在张作霖手上吃闷亏，这个家伙已经学得聪明了，干脆就在老张势力无法达到的地方行动，这样就能避免出现意外，大仓喜八郎也露出了一丝得意洋洋的笑容。

就在一周之后，一列军列正在沿着中东路，快速向奉天行驶，负责这列军车的是夏寒，他原本也是奉军的士兵，参加了劫车行动，在战斗之中丢了一条胳膊，再也不能继续当兵了。

对于这些战斗受伤的老兵来说，张廷兰一贯都是尽量优待他们，夏寒头脑很灵活，早年给俄国商行赶过车，懂得一点俄语，了解了他的特长之后，张廷兰就把他派到了兴业贸易公司，往来在中俄之间，负责押运货物。

原本公司只是出于优待军人的目的，给夏寒安排了一个闲职，哪知道转了行之后，夏寒反倒如鱼得水了，他很快就和俄国人达成了一片，结果也在公司里面步步高升，各种收入分红加起来，他也有二十万大洋的家产。

而且这个家伙还从俄国拐回了两个十五六岁的洋妞，昔日的老朋友全都羡慕不已。夏寒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念旧，现在他手下的这些人不少都是奉军裁撤下来的老弱，还有一些死掉的老兄弟的后人。

用他的话来说，要是没有同生共死的兄弟，他早就没有了性命，所以现在他不是给自己活着，还要替那些已经死去的兄弟活着，要活得精彩，活得有滋有味。

本来他已经不用跟着火车来回跑了，不过这次任务特殊，夏寒不得不亲自掌舵，虽然他还不清楚上头具体的安排，但是他也感到了不同寻常，以往都是害怕走漏消息，偏偏这次却要故意露出破绽，走漏风声，生怕别人不知道。

俗话说反常即妖，因此他也加着一百倍的小心，不敢有什么怠慢。列车穿过了黑龙江，进入了哈尔滨，此时的哈尔滨还在吉林省的范围之内，和后世并不相同。

到了哈尔滨之后，夏寒就感到了一阵阵的古怪，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夏寒对于危险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直觉，进入吉林之后，监视的眼睛就越来越多。

正在思考着要不要把情况上报，改变行程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批俄国的警察，过来查看列车，这帮人简简单单的看过之后，就转身离开，什么都没说，不过夏寒手里头已经多了一张纸条，这正是奉天传过来的情报。

用中国人传递情报显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对俄国人，怀疑就能少很多，谁也想不到俄国人竟然会帮着中国人办事，就算是日本人想破脑壳，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这就是先入为主，高贵的白人哪里会给支那人送信啊！

夏寒回到了车厢之后，才看了看纸条，他顿时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果然这是奉天方面有意为之的，那么接下来就要他把戏演好才行。列车加满了煤和水之后，继续前进，目标就是长春。

这里是中东路和南满铁路的分界线，也是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分界线。经过了漫漫黑夜，到了天亮的时候，火车终于到了长春。正在此时，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马车到了火车站，夏寒也指挥着手下人将货物全都卸下，然后装

到了马车上面，立刻离开了火车站。

他们的行动顿时让早就一路监视的日本间谍措手不及，这次日本人已经基本确定了这列火车就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日本人暗暗集结了一个中队的铁道守备队，就等在了公主岭，只要列车出了长春，他们就采取行动。

可是这列火车到了长春就停了下来，列车上面的东西还都被运走了，这帮日本间谍顿时大怒，这不是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么！偏偏他们在这里人手单薄，没有办法行动，真是要把人急死了。

看着负责押运的中国人慌慌张张的举动，日本人也认定了这里面绝对有问题，绝对不能轻易放过，这帮小鬼子急忙向上头请示。

负责行动的日本人也顿时傻眼了，对方使用的是马车，速度也很快，等到日本人到了长春，只怕人家早就跑了。而且这里毕竟是中国的地盘，日本军队只在铁路沿线能够活动，出了铁路，就会带来不小的麻烦。

顿时也让这帮日本人急坏了，求援的电报发到了大仓喜八郎的那里，这个老家伙顿时就大吃一惊，根据现在的情形，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奉天察觉了日本人的举动，他们想提前逃跑。

大仓眉头紧皱，他这些天正在想着怎么对付张作霖，哪愿意坐失良机，想了又想，他急忙给在长春的日本办事处发电报，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驻守长春的高士傧，无论话多大的代价，都让高士傧出手，把车队拦下来，货物要全部扣住，连同押运的人员，一个都不能放走。

“高将军，鄙人希望您能帮个帮。”

“林村先生，咱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有什么话就直说吧！”高士傧大咧咧的说道，这家伙是吉林督军孟恩远的外甥，是孟恩远手下的干将和心腹，在吉林的地盘上说一不二，这家伙刚刚包了几个女戏子，正在胡闹的时候，林村正找了过来。

如果是别人，高士傧能一巴掌扇飞他，但是日本人就不一样了，只能笑脸相待。

“高将军，用你们中国的话叫做明人不说暗话，你帮着我们截住一个车队，把人和物资都扣下，我给你五十万日元的辛苦费！”

第二百零四章中计了

五十万日元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目前吉林的人口才三百万上下，每一年的军费十分有限，就算高士傧是搜刮地皮的能手，所得也十分有限，因此一听林村正的话，高士傧顿时就被吸引住了。

“高桑，你知道我是给大仓先生办事的，大仓先生十分欣赏那些前途远大的青年军官，他愿意提供帮助，无论是贷款，还是军火，只要你需要，一切都好商量。”

咕嘟，高士傧十分不雅的传出了吞口水的声音，别的东西他可以不在乎，但是军火绝对不能不在乎，这可是一个军阀的命根子啊。

吉林地贫民弱，根本没有钱购买军火，现在吉军装备都是满清留下来的老式步枪，还是单打一呢，其他的军械更是严重缺乏，要是能从日本人手中弄到军火，绝对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高士傧已经有些坐不住了。

“林村先生，有什么事情，您就说吧，在吉林的地面上，没有我不敢办的事情。”

林村正脸上也露出了笑意：“高桑真是痛快人，立即就要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让这伙人跑了。”

高士傧哈哈大笑：“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把钱准备好，姓高的吐口吐沫是个钉，一定说到做到。”

林村正心满意足的离开，这时候在里间屋里头出来了两个半遮半掩的女子，一面七手八脚的帮着高士傧穿军装，一面忍住不的埋怨道：“爷，刚陪奴家多大一会儿，就要出去，奴家守着空楼，从里到外都冰凉冰凉的。不信您摸摸！”

一个女人拉着高士傧的大手，就往胸口上放，高士傧眉头一皱，随手一挥，把这个女的甩了出去。

然后怒喝道：“别犯贱，爷有正事要紧，足足五十万日元，能卖一千个你这种货儿！”

高士傧一瞪眼，这两个女人全都不敢说一句话了，一副想哭还不敢哭的模样。高士傧全然不知怜爱，在鼻子里头哼了一声：“戏班出来的就是没见识，赶明儿爷换两个女学生！”

说完之后，高士傧迈着大步就离开了小院，刚要去调兵。迎面就撞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正是孟恩远派给外甥的参谋吴泰安。

“旅长。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老吴。有好事啊，日本人出了五十万，让我帮他们拦住一个车队，把人和货都扣下来。”

“旅长，日本人一贯小气，这次能拿出血本。肯定事关重大，您没问问是要截谁的车队啊？”

高士傧顿时一愣，他光想着发财的好事呢，哪想过别的啊。吴泰安连连的摇头：“旅长。说句不该说的话吧，日本人能出这么多钱，肯定是忌惮对方，要不他们一句话不就行了。您想想日本人都有所忌惮，咱们往里头掺合，搞不好就要把捅娄子，我看不弄清楚之前，您不能胡乱出手啊。”

高士傧一听吴泰安的话，也说得合情合理，可是他实在是放不下这些好处，不只有钱，还有军火，都是他梦寐以求的，要是就这么白白溜走，他能

一头撞死。

“老吴，你说这吉林的地面上还有咱们不敢惹的人么，不用说我舅舅，就是我手下的这些兄弟，都是虎狼之师，我怕过谁啊。”

正所谓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高士傧是鬼迷心窍，绝对不想收手，吴泰安也清楚他的脾气，也不好再拦着，要不然这位发了疯，能把他打得满地找牙。

“旅长，我跟着你一起去吧。”

“嗯。”高士傧点点头，然后就去招呼人马，这时候林村正也带着人过来，负责给高士傧指引方向。

高士傧带着五百骑兵，一溜烟就跑出了城，沿着官道就追了出来。

“林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狗胆包天，敢惹日本人啊，这支车队是什么来路？”

“是奉天实业团，私运违禁物品，想要逃过排查，高桑你只要能抓住他们，就是日本滴朋友大大地，以后想要什么，我们都会提供，日本人从来都是够朋友滴！”

听到奉天两个字，一旁的吴泰安心里就咯噔一声，他本能的就感到不妙，如果说东北这块土地上，还有高士傧惹不起的人，那就只能是奉天的老张了。

虽然张作霖绿林出身，在北洋之中是个后辈，远远比不上孟恩远这种老资格的北洋，但是张作霖实力雄厚，刚刚又消灭了冯德麟，手中握着四个师的兵力，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加起来，也不过是张作霖的一半而已。

这时候惹张作霖绝对不是明智之举，吴泰安急忙说道：“奉天的事情应该找张大帅处理，我们不好越俎代庖啊，旅长，咱们回去吧！”

吴泰安就想撤走，这时候高士傧也是一愣，听说对方是张作霖之后，他也不由得心生忌惮，不过这家伙胆大包天，远没有吴泰安那么害怕张作霖。

这时候林村正冷笑着说道：“高桑，帝国认为你是一个勇敢果决的军人，没想到你也这么婆婆妈妈，光是一个张作霖就把你吓住了？”

“姥姥！张小个子何德何能，竟然霸占了奉天，那把椅子就给交给我舅舅坐，其他人都没有资格，我早就想找他们算账了，没想到敢撞到枪口上，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好，大大滴好！”林村正笑着说道：“高桑就是一个英雄，你放心，只要把车队扣住，证据拿到手，张作霖要是敢找你的麻烦，大日本的关东军会成为你坚强的后盾，而且经过这一次之后，说不定你的愿望就成真了，奉天都督的确该换人了！”

高士傧的确早就垂涎奉天的财富了，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奉天和协约国签订了协议，一火车皮一火车皮的运东西，这可都是真金白银啊，偏偏他只能瞪眼看着。眼巴巴的插不上手，都把他眼馋坏了。

现在有了机会，他哪里愿意放过啊，要是能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把老张拿下，这些好处都落到他高士傧的腰包，该多好啊。

这家伙满脑子都是迷梦，催动战马，速度更快了，小老头吴泰安心里头越来越不安。这次的事情绝对不简单，稍有差错非惹出大麻烦不可。

他们一连追出了二十几里路，远远的就看到官道上出现了一队马车，足有一百来辆之多。

“妈的，跑得还挺快。但是也别想逃出我的手心！”

高士傧猛地一拍战马，一溜烟一样就冲了过来。绕到了车队的前头。将这些人都堵住了。车队正是夏寒负责，他一见大股的骑兵冲了过来，把自己给堵住了，也只能让手下停车。

夏寒从车辕上跳了下来，来到了高士傧的近前，一脸的凝重：“这位老总。你们为什么拦住我们？”

高士傧一声冷笑：“看你们不顺眼，这还不行么？”

“当然不行，这是民国，不是前清。凡事都要讲究规矩，我们所有的货物都是照章纳税，什么手续全都齐全。要知道商机稍纵即逝，你耽搁了我们的时间，造成的损失由谁承担？”

“哼，不愧是奉天出来的，话都横着出来啊，我告诉你小子，要是再敢多说一句，我就把你另外一条胳膊也给打折！”

高士傧这话一出口，夏寒的眼中就闪过一道精芒，俗话说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这个高士傧当众说这种话，实在是欺人太甚！

这时候高士傧的手下也都围拢过来，一个个手中拿着马枪，耀武扬威。高士傧更是大声的说道：“把车上的苫布都拿下去，让老子看看你们运了什么牛黄狗宝？”

“我们运什么东西，你无权查看。”

“小子，你还敢耍横，看来老子是太客气了，弟兄们都抄家伙，给我搜！”

高士傧一声令下，这些骑兵就要伸手，这时候负责押运的人也全都挺身而出，手中端着枪，把大车给保护起来。

夏寒更是面目扭曲，一只手拿着手枪，跳上了车辕，大声的喊道：“我们有奉天政府的授权，你们再敢放肆，我们就不客气了！”

高士傧满脸冷笑：“还敢拒捕，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们。”高士傧就要下令开枪，一旁的吴泰安一把就把他拉住了。小老头儿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拉住高士傧：“旅长，您怎么忘了咱们的任务啊，不就是把车队扣住就行么，现在他们都在这里，您就能和日本人交差了，至于接下来怎么办，那是他们的事情，和您无关啊！”

吴泰安苦口婆心的劝说，高士傧的脑子也冷静不少，的确没有必要死拼，他就让手下把车队围住，不让任何人逃走。夏寒他们只有二三百人，人单力薄，也跑不了。

高士傧立刻找到了林村正，让他们处理，林村本来还想全让高士傧把事情办了，日本人就轻松了，结果这个家伙还没有蠢透顶，剩下的事情只好他们接过来。

实际上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已经乘坐着火车向长春赶过来了，很快就能赶过来，现在等等也无所谓，而且看夏寒他们紧张的样子，这些东西一定有问题，他可是信心十足。

“高桑看住他们，不许他们逃跑，也不准他们随便损坏车上的东西。”

他们就这样僵持了小半天，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远处官道上终于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一两百名鬼子兵迈着整齐的脚步，跑了过来。

夏寒的脸色阴沉，大声的对高士傧喊道：“你们吉军什么时候成了日本人的走狗了，要帮着他们办事，你摸摸还有良心么？”

高士傧还想发作，吴泰安死死地拉住了他，这时候正主都来了，他们也不用掺合了。日本兵将车队全部包围了，林村正也跳了出来，对着夏寒冷笑道："把马车都交给帝国来检查，要是敢反抗，帝国绝对不会客气。"

"我们运的都是中国货物，根本没有在你们的租界里头，凭什么来搜查？"

"帝国想要搜查，难道还需要理由么，都给我闪开，不然死啦死啦地！"

夏寒神色十分不自然，只能勉强说道："你们要想检查可以，但是必须要有证人在场，要安排记者拍照记录，不然岂不是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他们在城外僵持已经半天时间了，而且又堵在了官道上，早就惊动了长春的各家媒体，有些相关的商人也都被惊动了，全都赶过来看看，这时候他们都看清楚了，吉军帮着日本人扣下了一个中国的车队，顿时就有人十分鄙夷的看着高士傧，好好的中国人不当，怎么愿意给日本人当狗啊。

这时候林村正胸有成竹，他只当夏寒的话是在故意拖延，因此也点点头说道："好，就让在场的记者过来拍照吧，大日本帝国行事从来都是光明磊落。"

终于这些记者都准备好了之后，日本兵毫不客气的冲了过来，将一辆辆车上面的苫布全都掀开，不过随着掀开的越多，林村正的脸色就越不好看。

车上根本没有什么举火资金，只有一下木材，皮毛，俄国的工艺品，名酒家具之类的东西，根本没有一点和军事有关的东西。这时候那些记者全都咔嚓咔嚓的拍个不停，日本人气急败坏的模样全都被拍了下来。

这时候林村正脑门上露出一层冷汗，他偷眼看了看夏寒，只见夏寒早就没有了惶恐和懊丧，反倒是嘴角带着一丝嘲弄的冷笑，玩味的看着他们，林村正顿时就感到了不好。

他急忙让手下人加紧排查，不放过一个疑点，在最后十几辆车上，他们终于发现了不少金属制品，这下子林村正好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急忙让日本兵把这些东西都搬了下来，自己的检查。

日本兵也十分听话，把东西搬下来之后，仔细的一点点的对比，想要从这里面找到武器一类的东西。不过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这些还是铍铜烂铁，很多明显都是些下脚料，无论怎么拼接都不可能是军火。

日本兵拧眉瞪眼，挖空心思想要找到点什么，结果却一无所获的囧样，全都被记录在了底片上。很快日本兵的丑态，就会传的天下皆知，成为一个十足的笑话。林村正的心里一阵阵的翻腾，终于感到了不妙，他们中计了！

第二百零五章风暴

再三翻腾之后，日本人一无所获，林村正顿时暴跳如雷，他猛地冲过了过来，照着一个拍照的记者就是一巴掌：“八嘎，不许拍了，把相机统统交出来！”

这个记者的腮帮子上面顿时就多了五个清晰的指印，在场所有记者顿时都炸锅了，刚才是日本人让他们拍的，按照他们的吩咐办事，结果这帮家伙还敢打人，究竟讲不讲道理了。

被打的记者也是满腔怒火，大声的说道：“我是给英国报社工作的，不是普通的中国记者，你们干涉新闻自由，我要把你们的面目都揭露出来！”

正在此时又有两个西洋人也跑了过来，他们也都是记者，大家同气连枝，而且他们也愿意看到日本人出丑，因此都走了过来，大声的质问林村正。

这下子场面更加混乱起来，一直在观看的吴泰安脑门子都出现了一层汗珠，看这个架势，搞不好还要出现国际纠纷，事情越来越糟糕了。

偏偏他又不知道怎么解劝，这时候的高士傧也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他也没想到这帮日本人气势汹汹的，结果什么都没有查到，还被记者都记录下来，这不是没逮着狐狸，还惹了一身骚么！

正在场面十分混乱的时候，又有一个报信的跑到了林村正的身边，低声的说道：“林村先生，车队并没有都在这里，还有二十辆马车出城之后就从小路跑了，您看该怎么办？”

林村正听到了这话，顿时大叫不好，自己中了调虎离山计了，真正的重要物资一定在那二十辆马车上面，这里不过是一个障眼法而已。

“追。快追，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

林村正急忙找到了高士傧：“高桑，我们中了调虎离山计了，真正重要的货物被他们运走了，我们要立刻就去追击。”

高士傧的脸色也不好看，他忍不住问道：“你们的情报到底准确不准确啊，要是再扑空了，可是在打脸啊，而且还是扇了两次，这买卖不合算。”

“你放心吧。日本人从来都是有的放矢的，我们必须尽快行动，不然就让那帮人跑了。”

吴泰安在一旁拉住了高士傧，低声说道：“旅长，咱们别掺合了。现在的情况都被记者拍下来了，还不知道怎么应对报纸的责问呢。要我说赶快撤走吧。日本人愿意怎么折腾。咱们还是不要管了。”

一听这话，高士傧也有点犹豫，他算是狂妄，但是也不是没脑子的人，今天的事情里外都透着诡异，要么就是日本人情报有误。要么就是奉天把日本人给耍了，高士傧真有心抽身撤退。

林村正也看透了高士傧的犹豫，他急忙说道：“高桑，你配合我们去追那二十辆马车。咱们的好处翻倍。”

五十万翻倍就是一百万啊，要是用好了，能养上万士兵了，还能卖不少武器，高士傧又动心了。

“好，我就赌一把！”

林村正急忙点头：“高桑，兵贵神速，你留下二百兵把这帮人都看住，尤其是那些记者，不许他们胡乱报道，等咱们查到真凭实据的时候，还要让他

们公布出去。”

高士傧下令分兵，他们带着人马，一溜烟的又追了出去。这次他们根据情报，沿着小路疯跑了大半夜，终于来到了一处县城，根据眼线的报告，他们直接就找到了一个大院。

远远的从这个院子里头就飘出了阵阵酒香，不过林村正和高士傧也没多想，直接冲了进去，将大院都控制起来，像是凶神恶煞一般，冲到了里面，四处搜查，什么都没有放过。

大院之中的人全都吓傻了，他们都是一帮寻常的老百姓，一见当兵的腿都软了，尤其是里面还有不少日本人，他们全都受不了了。

这帮日本人也是凶戾成性，进来之后就是大肆的打砸，看到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巴掌，弄得鸡飞狗跳，乱成了一团。

不过这家的主人还算镇定，只是让手下人不要干涉，任凭他们搜查。这帮家伙找了半天，终于在最后面的空地上找到了那些马车，车上的货物大半都卸了下来，正往仓库里面运。

林村正就好像看到了宝贝一般，急忙让手下人把这里全都封锁起来，不许其他人继续搬运。日本士兵就冲了上来，他们一看，眼前也是一亮，这些东西和那些车上面的破铜烂铁不一样，全都是机器一类的东西。

这也算是不错，毕竟军火设备同样是违禁的东西，只要查证了，一样可以有借口向老张发难。他们把这些东西都都摆了出来，仔细看了又看，这些东西一不是造军火的，二不是机床设备，反倒像是酿酒的用具，这下子林村正和高士傧都傻眼了。

“你们用这些东西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当然是造酒了，我们就是干这个生意的。”这家主人也走了过来，脸上虽然有些惊恐，但是还不至于失态，他把目光落在了高士傧的身上。

“高旅长，我兄弟和你同样是吉林的官员，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你怎么能和日本人一同来欺负我啊！”

高士傧这时候才猛然惊醒，这家并不是寻常的人家，眼前这个名叫郭宗盛，他的兄弟叫郭宗熙，正是吉林的巡按使。

其实按照目前的正式官职，孟恩远是吉林的护军使，比起张作霖稍微低半格，同样主管一省军务，而巡按使就是主管一省民政的，身份同样显贵，高士傧这样冒冒失失的冲了进来，显然是把郭家给得罪惨了。

一直跟着身边的吴泰安彻底懵了，这件事情他全程跟着，发生了什么，他全都清楚。看日本人的样子，并不像是在寻衅滋事，他们一定是拿到了一些情报，这帮小鬼子办事不含糊。

但是眼前的情况完全出乎意料，很显然就是中计了，吴泰安是叫苦不迭。林村正此时还不依不饶，一把揪住了郭宗盛的衣襟，红着眼睛问道：“你们为什么从俄国弄这些酿酒设备，是什么目的，你们是不是拿这个当借口，暗中从俄国弄军火，赶快说出来！”

郭宗盛一脸的无奈：“还能干什么，就是卖点水酒而已，现在俄国在打仗，缺少粮食，也缺酒，俄国商行就在黑吉两省采购烧酒，我们是这里最大的烧锅，俄国人很满意我们的质量，因此提供给了一批设备，让我们按照他们的要求生产水酒。”

“你们有没有走私过？和奉天又是什么关系？”

郭宗盛一脸的茫然，连连摆手：“我们哪敢走私啊，生产出来的酒都交给俄国商行处理了，实不相瞒，就是挣个辛苦钱。至于奉天么，我们倒是向他们购买过粮食，除此之外，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啊，您这是冤枉我们了！”

这帮日本兵还不死心，又把这些酿酒的家什统统仔细检查了一遍，恨不得都砸成碎片，不过还是一无所获，这下子林村正可是傻眼了。

他已经知道这次事情彻底办砸了，没有抓到老张的把柄，反倒把他们自己陷了进去，很明显这就是张作霖的一个圈套，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向上峰报告，赶快想办法善后。

林村正带着手下日本兵一溜烟一般，原路返回，高士傧此时把肠子都悔青了，他急忙让吴泰安好言安抚一下郭宗盛，然后他也灰溜溜的撤走了。

郭宗盛只觉得受了奇耻大辱，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急忙让手下人联系郭宗熙，向他倒倒苦水，让兄弟替自己出气，这些年来什么人敢惹郭家啊，结果今天就被人家弄得颜面扫地，谁都承受不了。

林村正和高士傧一路跑回了长春的外面，想要继续审问车队的那些人，另外还要把记者控制住，他们已经中计了，就绝对不能让消息再四处流传了。

可是到了扣押车队的地方之后，一百来辆大车早就没有了，他们顿时就傻眼了，一问那些守卫的士兵，他们才弄清楚，原来他们前脚离开，后脚就来了一帮奉军士兵，把车队和记者都带走了。

这支奉军是由孙安虎率领的，老张现在还挂着东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头衔，原本在吉林就派遣了二百多人的一个联络队，为了协调双方剿匪事宜，张廷兰在布这个局的时候，就充分利用这个联络队，让他们在关键时刻，出面保护车队的人员，同时也要保护住牵涉进来的商人和记者，防止日本人狗急跳墙，栽赃陷害。

一看车队都被带走了，日本人现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手中一点抓手都没有，就算是想玩阴的，人家也不给他们留一点机会。高士傧此时暴跳如雷，挥动着手中的马鞭，疯狂的抽打那些士兵，大骂他们饭桶，怎么能让奉军把人救走了！

当然不管他们怎么生气，全都没用了，这件事情很快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长春的各界人士都清楚了，高士傧甘当日本人走狗，替日本人办事，扣押商队，顿时大家就对越发的鄙视了。

这家伙不只贪鄙无耻，而且还没有骨头，怪不得日本人能随便欺负人呢，全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打手，大家伙不只对高士傧不满，连带着对他背后的孟恩远也极为鄙夷，明眼人都知道，一场新的风暴又来了。

第二百零六章拾簪将军

孟恩远是北洋的老人，从小站练兵开始，就追随在老袁的身边，不过他的发迹和别人不同，并不是靠着实打实的功绩，而是凭着小机灵，一步登天的。

当初慈禧太后巡视小站新军，结果不小心把头上的簪子落在了地上，恰巧让孟恩远捡了起来，在巡查完毕之后，孟恩远跪在了地上，说了八个字：凤簪落地，重返佛山！

一句话说完，就把慈禧给哄高兴了，结果一路高升，一直坐到了一方诸侯的宝座，大家对他还是很不屑的，暗中都叫他拾簪将军。

现在这位拾簪将军正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外甥高士傧，他手里头攥着着吴泰安发过来的电报，手上的青筋暴起，脸都涨红了，在地上一圈一圈的来回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在电报里头，吴泰安将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孟恩远，一点也没敢隐瞒。他的脑子还是很清醒的，这次绝对是惹了一个大麻烦，搞不好就连孟恩远都要出问题。

老孟仔细盘算了现在的局面，发现高士傧这次弄了一个里外不是人，截了奉天的商队，首先就得罪了势头正盛的张作霖，又把郭家的烧锅给砸了，引来了巡按使郭宗熙的不满。

而且吉林和奉天两省的商界也会不满，毕竟人家合理合法的买卖，你们无故扣押，态度还如此蛮横，谁都不会舒服。另外他们又和日本人合作，充当日本人的打手，吉林各界肯定普遍不满，不光吉林不满，就连北京方面也会不高兴。

其实就连日本人对高士傧也有不满，主要是责怪他手下无能。把车队和记者给放走了，另外这批货物是从沙俄运过来的，俄国人会不会也插一脚，这都不好说。

想到这里孟恩远彻底懵了，高士傧的举动将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这世上就没有这么混蛋的家伙，孟恩远彻底乱了方寸，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如何是好。

孟恩远发了愁，而身在奉天的张作霖和张廷兰也得到了长春的报告，计划实施的堪称完美。不只把日本人耍了，还把孟恩远给装了进来，绝对是一石二鸟。

“拙言，现在到了收网的时候，你看该怎么办呢。是不是现在就发动舆论向日本和孟恩远施压？”

张廷兰想了想之后，摇了摇头：“大帅。我们虽然占据了主动。但是也必须想好该怎么发招，可不能把一手好牌给浪费了。”

“拙言，具体说说吧。”

“嗯，这次虽然让日本人吃瘪了，但是仔细想想，日本人牵涉的并不深。又没有人员伤亡，光是扣押车辆，随便调动军队，并不能把日本人怎么样。”

张廷兰虽然很无奈。但是这也是事实，洋人在中国的地盘上已经横行无忌惯了，多少情况都是他们无理取闹，打伤了中**民，反过头来还要中国政府赔礼道歉，这一次并没有人员损失，要是奉天不依不饶，反倒容易激怒日本。

“一旦超过了日本人的底线，引来了他们的反弹，影响了中东路的对俄贸易，进而危害到了走私大业，咱们就得不偿失了。”

张作霖听到这里点点头，张廷兰说的一点错都没有，说到底还是奉军的势力弱小，不敢把日本人逼到墙角，不然日本人呢就会耍无赖，那时候奉军就没有办法了。

“拙言，你的意思是把攻击的重点仅仅放在孟恩远身上。”

“没错，他纵容高士傧为非作歹，至少说明他管理不严，更重要的是他勾结日本人，危害中国商人的利益，这样的人卑躬屈膝的家伙还能担任一省统帅么，舆论必定会一边倒，形成强大的倒孟的态势，而且我们还可以借机向北京告状，让他们撤换了孟恩远。”

老张想了想，然后一拍桌面说道：“就这么办了，我现在先去找一趟失田，怎么也应该让他给咱们一个说法才行。”

现在去找失田，明显是存心欺负人，得了便宜卖乖，不过张廷兰也愿意看到日本人的窘态，因此和老张一同到了日本领事馆。

此时的失田已经得到了长春方面的报告，根本就什么都没有搜查到，这下子失田又大失所望，他甚至隐隐的觉得又上了张作霖的当，最近多少次打交道，都十分不顺利，这次又是这样，信心满满的，结果一拳头砸在了棉花球上，还被人家拿到了把柄，这样是公布出去，日本方面很快又会被弄得灰头土脸。

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既不在乎中国人的看法，又不能不在意中国人的看法，这种心态是十分矛盾的。中国积贫积弱，政府都威胁不到日本人，骂几句更是隔靴搔痒，要是把日本人逼急了，他们还能反过头来，寻衅滋事，讹诈中国。

但是有一点日本人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对外市场，同时也是最大的原料产地，如果中国民众普遍反日，大量抵制日货，对日本来说就是一场灾难。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日本人想要捞取经济利益，就要和中国政商各界保持相对的友好，而不是一味的对抗，面对这次的情况，失田简直是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把这次的闹剧收场。

正在此时老张主动起来拜访，失田眼前顿时一亮，或许转机就在眼前了，他把老张请进了领事馆之后，对面而坐。

老张面色阴沉，直接开口问道：“失田先生，你们日本到底想找什么，张某人让你们随便找，何必扑风做影，去为难商人呢？”

面对老张的质问，失田顿时哑口无言，半天才说道：“张大帅，这是一个误会，我们得到报告，说是有违禁物品，处于对各方负责的态度，我们才动手搜查的。”

“不是东西违禁。是我这个人违禁吧。”老张直接戳破了失田的谎言：“张某早就说过，我愿意和日本方面做朋友，增进咱们的友谊，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保证基本的互相尊重，你们要给我留点脸皮啊！”

张作霖把话说到了这个程度，就好像是淬了毒的匕首一样，扎在了失田的心头，让他痛苦不堪，偏偏又没法反驳。谁让他们没有抓到真凭实据来的，现在只能任由老张损他们。

好在失田失田是一个老牌的政客，又和张作霖打了一段时间交到，他很

清楚，这次张作霖过来是想给双方找个台阶下。不然老张已经占据了优势。完全可以稳坐钓鱼台，没有必要过来。

“张大帅。有些事情已经出了。我们还是想一想解决的办法吧，要让双方都能接受。”

张作霖微微点点头：“这次兴师动众的扣押货物，不能没有一个说法，必须有人负责，要不然没有办法向奉天的商界交代。”

“您是说要让高士傧负责么？”失田也是聪明人，既然需要有人承担责任。那除了日本之外，就只剩下狗腿子高士傧了。

“没错，我可以和中国的一些报纸打招呼，让他们把舆论的矛头指向孟恩远和高士傧。是他们为非作歹，飞扬跋扈，为祸一方，尽量不把日本牵涉进来。以后奉天商界和日本商人之间的合作照旧，张某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保持一定的克制，以后再有问题，咱们可以直接沟通商谈，不用这么打黑枪，下绊子！”

老张说完之后，失田的心里头也在不住的翻腾，这的确是一个办法，虽然这次日本竹篮打水一场空，但是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果，只要没有人在背后操纵舆论，根本不会对日本产生什么伤害。

而且让高士傧背黑锅也不是不行，谁让这个家伙这么笨来的，要不然把车队和记者一直扣押住，日本也可以搞个栽赃陷害，根本不至于这么被动。

失田想了又想，然后说道：“这的确是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不过你们绝对不能过分为难孟恩远，适可而止！”

和失田之间达成了协议，把日本人从里面完全摘了出去，这下子再去对付孟恩远和高士傧，把握就更大了，老张还是很满意的，不过他嘴里头还是骂道：“妈了个巴子的，日本小鬼子欺负想阴咱们，结果还要高高抬起，把他们给放过去，真丧气！”

“七大爷，您老也别生气，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高士傧完全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弃子，咱们只要把他们收拾的越惨，就越能威慑其他人，让那些官员和军头都好好想想，和日本人合作是个什么下场，没有了这帮数典忘祖的家伙配合，日本人也休想横行无忌。”

所谓兔死狗烹，物伤其类。就可以用高士傧做一个榜样，让所有人都看看，和日本人混是什么下场！

“嗯，也有这么一说，剩下的事情你就好好操办吧，一定要让孟恩远威风扫地，没有办法在吉林混下去。”

这些幕后交易落实之后，转过天来，奉天和吉林两地的报纸全都集中报道了此次的事件，中方报纸多数有意无意的回避了日本人的问题，把火力都集中在了内鬼身上，有些西方报纸则是比较客观的报道过程，对日本人冷嘲热讽，认为这是日本又在扩张他们的利益，想要独霸东三省商业的一个罪证。

总而言之，舆论彻底沸腾起来，老孟的处境也越发的艰难了，他刚刚在电报之中痛斥了外甥高士傧，让他滚回吉林。然后老孟又去找了郭宗熙，和这位巡按使沟通一下，向他表示歉意。

正在孟恩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吉林和长春两地的商界和学界都行动起来了，这次的货物牵涉到了两省的商人，各大商人公推了几个代表，找到了老孟，向孟恩远哭诉，他们已经十分艰难了，不断受着日本的欺负，现在

自己人还要帮着日本欺负他们，还给不给一条活路啊。

商界含蓄一些，学界就比较直接了，老孟光荣的被扣上了汉奸卖国贼的罪名，大家一致要求要惩办国贼，拿下高士傧，孟恩远也要向各界道歉。

而就在此时，奉天的代表也找到了巡按使郭宗熙。

“张雨帅有什么指教么？”

“大人果然明智，雨帅说了，只要您能带头向北京方面告发孟恩远，将他的罪状公诸于众，雨帅绝对不会亏待大人，日后吉林的地面，必有您的一席之地。”

郭宗熙还有一些犹豫：“孟帅在吉林多年，也有不少的功绩，而且手下兵多将广，控制十分严密，我们去告发他，不是在以卵击石么，我怕打虎不成反被虎伤啊！”

郭宗熙说到底还是有些害怕孟恩远，多年的积威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消除的。

“大人，雨帅已经让张镇守使带着一个旅的士兵接近了吉奉边境，孟恩远不过是拾簪将军而已，要是敢造次，奉军不会放过他的！”

第二百零七章步步紧逼

“老爷，您要给我们做主啊，那帮刁民都欺负到了家门口啊，您老可要管管啊！”

孟恩远的总管哭着向他诉苦，老孟一看自己的总管，也把眉头皱了起来：“你身上这都是什么味啊？”

“回老爷话，小人让刁民扔了臭鸡蛋啊，这帮该死的学生不是在扔我啊，是在打您老的脸啊，一定要给小人做主啊。”

“知道了，赶快滚吧，谁能受了你身上的味。”一旁的高士傧捏着鼻子，摆了摆手，让总管赶快滚蛋，他转过头，又对孟恩远说道：“舅舅，您老看看吧，这帮学生就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您只要一声令下，我就带着人杀出去，把他们都抓起来。”

“闭嘴！”孟恩远的猛地断喝了一声：“要不是你给我惹篓子，现在会出这种事情么，还不知道收敛，你是想要我的老命啊，哪是亲戚啊，你是要命的冤家。”

孟恩远啪的一声，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震得上面的茶碗乱撞，显然老家伙已经惊恐愤怒到了极点。

眼下的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学生和商人天天游行，报纸也连篇累牍的报告，现在连管家都被扔了臭鸡蛋，只怕以后帅府的家人都不敢出去了。

这么下去简直是威严扫地，还怎么有脸在吉林待下去啊，高士傧在一旁喊打喊杀，孟恩远不是没想过，只是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允许他这么干。

他在地上走了几圈之后，然后用手点指着高士傧的脑门，大声的训斥道：“你给我清醒点，那帮学生暂时还不能威胁到咱们，最麻烦的是奉天的张作霖，北京的段祺瑞。还要眼皮子地上的内鬼！”

孟恩远在北洋之中人脉很广，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巡按使郭宗熙已经联合了一些对他不满的官员，联名上书，一共开列了八条罪名，包括克扣军饷，贪赃枉法，纵容部下，鼓吹帝制，勾结日本等等。每一条都罗列了大量的证据。

郭宗熙直接向段祺瑞提出要求，要撤了孟恩远，拯救水深火热的吉林百姓，这份东西送出去之后，老张也在奉天发表了讲话。指责孟恩远御下不严，侵害奉天商业利益。要求撤掉始作俑者高士傧。同时孟恩远要向两省商界致歉，同时保证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本来凭着孟恩远的人脉，不会在乎这些，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大家虽然都没提到日本，但是所有人都知道。孟恩远是受了日本的鼓动才做出行动的，那孟恩远和日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就很值得思考。

就在不久之前，方文东扯旗造反。差点将整个奉天都扰乱了，从那之后，北洋政府就对地方势力和列强之间的勾结极为反感，特别是日本。要是日本再利用孟恩远，策动什么行动，危害程度绝对在方文东之上。

就算段祺瑞知道孟恩远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段祺瑞也不能纵容这种现象，这就是身在中央看问题的不同之处，他必须着眼全局，不然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和列强勾结，整个国家都乱套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段祺瑞也对孟恩远产生了不满，如此一来，种种合力叠加在了一起，让孟恩远左支右绌，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

“舅舅，郭宗熙吃里扒外，竟敢告您的黑状，简直不想活了，我现在就去把他抓起来，看看他还敢胡说什么。”

“郭宗熙不足为虑，他敢出头，也是有奉张在背后鼓动的。”吴泰安在一旁也插嘴了：“大帅，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奉张和老段，张作霖有武力，老段手中掌握着大义名分，如果他们都有心让您下台，那就麻烦了。”

吴泰安说出了孟恩远最担心的事情，也就是老段一旦把尚方宝剑给了张作霖，老张就能凭借强大的奉军，把他直接拿下，那时候就根本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了。

“老吴，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吧？”

“大帅，正所谓一物降一物，要想压住飞扬跋扈的奉张，就必须要有更强大的力量才行。”

“你是说日本人么？”孟恩远沉声问道。

“没错，咱们这一次是帮着日本人办事，结果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日本人难道就没有责任吗，他们就不该出手帮忙么？”

孟恩远点了点头，现在的情况的确十分糟糕，能救他的就剩下日本人了。

“芜儒，日本人怎么说，他们能不能帮忙？”

高士傧一听这话，脸上也露出一丝尴尬之色，勉强说道：“这帮小鬼子太不讲情面了，我去问过了，那个林村正说责任在我们，要不是我手下的士兵把车队和记者放走了，局势也不会失控，因此他们让我们自己解决！”

“什么？”孟恩远顿时就把眉头立了起来，一腔怒火直冲脑门，他抓起了桌子上的茶杯，啪的一声就摔在了地上，茶杯摔得粉碎，他还不解气，破口大骂：“好没有良心的日本鬼子，要不是他们张罗，我们至于去扣押车队么，至于落到了这步田地，结果出了问题，他们这帮孙子倒跑了，这就是卸磨杀驴啊！”

孟恩远骂完了日本人，还不解气，又把高士傧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你平时的豪横呢，怎么不敢对日本人用了，他们让你办事，惹了篓子，拍拍屁股就能让他们走了么？我算是看透你了，就是个窝里横，对外人怎么就没本事了？”

高士傧也知道理亏，现在被骂，也不敢还嘴，只能低着头听着。一旁的吴泰安一看孟恩远骂得差不多了，又说道：“大帅，我看要解决麻烦，还要找日本人，不然谁也压不住奉张，咱们再去找找他们吧。”

孟恩远仔细想了想，他也不得不承认，吴泰安的办法还是最稳妥的。只要能压制住张作霖，所有的麻烦都没了，那些闹事的学生分分秒秒就能解决，至于郭宗熙更是不在话下，老孟在吉林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这点底气还是有的。

“芜儒，你惹得麻烦，你就去解决，现在就去找那个林村正，如果不行。就直接联系大仓喜八郎，让他们出头，替我们说话。”

高士傧也只好点头同意，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帅府，孟恩远和吴泰安只能静静的等着消息。

其实这次倒孟的风潮能刮得这么猛烈。不只是老张的策动而已，毕竟张作霖在半年之前还只是二十七师的师长。根本影响不了吉林。

孟恩远在吉林多年。不过他和大多数北洋官僚一模一样，都是贪得无

厌，根本不知道爱惜民力，也不懂发展经济，他控制的吉林正是最肥沃的黑土区，养活几千万人不成问题。结果现在三四百万人还不时闹饥荒，可见孟恩远在民政能力的低劣。

而且情况不只如此，孟恩远还任用私人，只要是沾亲带故。就能得到重用，这帮家伙根本不干正事，只知道到处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比起前清的那些官僚还不如。

结果弄得民生凋敝，商业艰难，而且孟恩远还有一个致命的失误，那就是滥发纸币，金融崩坏。

张作霖能够坐稳奉天的宝座，得到各方的尊重，并不是老张的民政措施，毕竟有些东西短时间之内还不能见效。最得人心的就是稳定了金融，奉天银行运转正常，甚至能够压住日本的银行，奉票币值稳定坚挺，这对于商业往来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以往要想和其他地区做买卖，首先就要兑换货币，中外货币，银元和纸币之间都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币值还不断剧烈波动，这样既耽搁时间，又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很可能明明是赚钱的买卖，就因为币值波动，就遭受了损失。

而且每一次兑换，都要遭受一次盘剥，商人们叫苦不迭。现在奉票币值稳定，受到了各方的承认，走到哪里都可以直接使用，大大加快了商品流动的速度，降低了成本和风险。而且再和外商做买卖的时候，还能避开洋人的汇率陷阱，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就凭着这一点，老张就能得到奉天商界的鼎力支持，如今随着奉天经济实力的提升，奉票也超出了省界，最起码热河北部就在使用，吉林也大量的出现了奉票，良币驱逐了劣币，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情况很清楚，那就是孟恩远的治下，民不聊生，老百姓已经忍耐到了极点，差的就是一个火星而已。这次高士傧勾结日本人，给吉林上下一个最好的发泄渠道，所以才会形成如此庞大的声势。

不只是学生，商人和市民也参加其中，吉林和长春两地都有上万的游行队伍，地方上也出现了抗捐抗税的风潮，就连农民都不安稳了，孟恩远也被弄得焦头烂额。

正在孟恩远发愁的时候，外甥高士傧终于跑了回来，一进门他就说道：“舅舅，日本人给了保证，他们说只要您向奉天道歉，然后在给一点象征性的赔偿，他们就会出面保住您的位置。”

孟恩远听到这话之后，顿时眼珠子就瞪圆了，自己什么身份啊，能给张作霖这么一个草莽出身的家伙道歉么，这不是打自己的脸么！

“我不答应，你告诉日本人，要是他们不帮忙，我就把日本人说出去，总之事情都是他们怂恿的，破罐子破摔，看谁更害怕。”

“大帅，您可不能意气用事啊。”吴泰安急忙劝道：“我看这个条件还算不错，给张作霖一个台阶，也是给咱们的台阶，要是这么一直顶下去，对您的威望影响太大了！”

孟恩远勉强压了压怒火，心里头也在不断的盘算，吴泰安的话还是很中肯的，大丈夫能屈能伸，等渡过了这次危机，再找张作霖算账。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手下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到了孟恩远面前，气喘吁吁的说道：“大帅，事情不好了，商会的那帮人刚刚宣布要放弃吉票，转

用奉票结算，他们还说……”

“说什么？”孟恩远问这话的时候已经须发皆张了，一省的货币可是一个军阀的命根子，要是失去了这个权力，还怎么盘剥老百姓，还怎么给军队发饷银，这下子正好戳了孟恩远的肺管子，由不得他不发怒。

手下人战战兢兢的说道：“大帅，他们说您和日本人沆瀣一气，已经不能维护商人的利益了，所以在您处理这次事件之前，他们都要使用奉票代替，除非您能公开道歉，惩办元凶。”

“好狠的张小个子，竟敢给老子玩这手，老子要是怕了你，我就不姓猛！”孟恩远转过头，就对高士傧说道：“芜儒，你马上调兵，咱们和奉张拼了！”

第二百零八章交锋

吉林商会宣布使用奉票结算，抛弃吉票，对于孟恩远来说，就是一记超级大闷棍，直接把他给砸蒙了。如果真这么做了，毫无疑问，吉票顷刻之间就会变成一堆废纸，老孟还拿什么来控制吉林啊，因此面对如此狠辣的攻击，孟恩远简直忍无可忍。

他立刻让高士傧调动军队，想要和张作霖拼命，不过孟恩远还很清醒，要先解决内乱，然后才能集中力量去对付张作霖，因此他让高士傧先动手封了总商会，驱散游行的学生，然后再加强吉奉边境的防备力量。

正在他进行部署的时候，突然又有警报传来，原来张作霖以剿匪为名，派遣警备师第一旅北上四平一带，兵锋所指，就是长春。

奉军的速度比想象的还要快，他们几乎老张刚刚宣布命令，吉奉边境就出现了大量的侦察兵。原本在长春的联络队也早就撤回奉天了，此时正好充当警备师的前锋，一同压向了孟恩远。

孟恩远也看透了，老张这是早有准备，步步紧逼，内外一同发力，简直要把孟恩远逼上墙角啊！

“舅舅，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狠狠得打，把奉军击败了，咱们才能转危为安，和张小个子就不能客气。”

孟恩远听着这话，又低头思量一番，然后问道：“芜儒，你有把握击败张作霖么？”

“没问题，舅舅您就放心吧，我手下都是虎狼之师，根本不是奉军的那帮土匪能够比拟的，只要开战，我们必胜。”

“也不能轻敌啊！”一旁的吴泰安道：“打仗拼的就是财力。这一点我们拍马也赶不上奉天，张作霖兵力雄厚，财源充足，咱们没有足够的准备，根本别想打赢奉军。我看还是找找日本人吧，让他们出一点军火，有了足够的枪支弹药，咱们才能拼命。”

孟恩远和高士傧听到这里，都点了点头，这次毕竟是日本人挑起的事端。结果发展到了现在的地步，老孟几乎到了生死边缘，他们总不能不出手吧。

高士傧也只好遵照舅舅的指示，去寻找日本人的支持，当然孟恩远也清楚仅仅做军事准备还不够。还要把张作霖妄图武力侵犯吉林的事情上报，争取段祺瑞的支持。

毕竟自从段芝贵被赶回关内之后。整个东三省的实权派之中。只有孟恩远是老北洋了，如果他这个钉子被拔除了，北洋在东北就没有什么实力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张作霖称雄东三省，这绝对是段祺瑞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孟恩远才准备向段祺瑞请求支持，就在孟恩远积极准备的时候。张作相亲自率领着警备师第一旅逼近了四平一带，第一旅的前身就是独立旅，是张廷兰一手训练出来的部队，经过几次战火的洗礼。这支部队快速成长起来，不只装备一流，士兵的训练也在奉军之中堪称首屈一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廷兰大力推动读书识字的工作，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成果，经历大半年的学习之后，原本有些文化基础的士兵，现在基本上都能轻松看懂各种文书，还能绘制地图，学习能力更强的士兵已经能够拟定简

单的作战计划，书写作战总结。

这种进步带来的是士兵素质的成倍提高，整个军队的指挥更加顺畅，士兵们也更加主动积极，完成任务更加完美，按照张作相的估算，目前就凭着第一旅，也足以抗衡原来的整个二十七师。

治军果然不能再用老方法了，必须用最新的理念，最新的训练方式，最关键的是要用新人，要让军队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其实张作相也有些庆幸，当初幸亏是汤玉麟不愿意担任独立旅的旅长，结果让自己捡了一便宜，发展到现在，警备师堪称奉军的一个王牌，别看现在兵力比不上吉军，又人生地不熟，但是张作相也有把握让高士傧吃亏。

吉奉两军大规模调动，战争的阴云再度笼罩在了东三省的上空，消息传到了北京，段祺瑞也是大惊失色，他现在刚刚出任内阁总理，南方的护**还在不断的发动攻击，老袁虽然已经退位，但是唐继尧等人还是不依不饶，要彻底推翻袁世凯。

到了这个时候，谁都明白，推翻袁世凯是假，拿下整个北洋，取而代之才是真的，因此段祺瑞正在号召北洋诸将联合起来，共同消灭西南军阀。荣升蒙疆巡阅使的张勋此时也凭着资历和威望，召集十三省同盟大会，要共同出兵，讨伐西南。

就在这个关头，吉奉之间要是发生了战斗，对整个大局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偏偏段祺瑞还调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制止这次危机，因此老段只能想别的办法，他把东三省的老总督赵尔巽给搬了出来。

赵尔巽在前清的时候，就是东三省总督，张作霖的老上级，现在老头已经七八十岁了，正在埋头修订清史，要好好把死去的满清美化一番。

老段花了不少的功夫，才把此老说动，让赵尔巽北上，制止这场冲突。

张作霖也得到了通知，把手下众人都召集过来，对大家说道：“你们怎看眼前的事情，老赵想来说和，我们是听，还是不听啊？”

“大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啊。”杨宇霆首先说话了：“卑职认为应该尽快行动，一定要把孟恩远拿下，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并不好找。”

孙烈臣在一旁沉吟了半晌，然后说道：“大帅，赵尔巽毕竟是代表着段祺瑞，要是惹怒了段祺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大麻烦。”

孙烈臣的话也让大家频频点头，这就是一个取舍问题，该如何决断，的确十分困难，在座的众人都在交头接耳，不知道该怎么办。

“大帅，我听说袁世凯已经病倒了，正卧床不起，离着死也不远了。”张廷兰这时候说出了这话，在场的人都是一愣，老袁已经是昨日黄花，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啊。

可是张作霖何等敏锐，立刻想到了张廷兰话中的意思：“拙言，你是说北洋新旧交替之际，无暇顾及东三省么？”

“没错，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现在老段还没有掌握全权，张勋刚到热河，手下的地盘还没有理顺，辫子军也没有调过来。如果等他们都准备好了，奉天的处境就艰难了，段祺瑞一定会力挺孟恩远和咱们作对的。”

在历史上张作霖先后发动了三次倒孟行动，前后历时四年多，最后还是在日本人的配合之后，才拿下了孟恩远。孟恩远能够撑这么长的时间，绝对不是孟恩远多有本事，而是有段祺瑞在背后撑腰。

张廷兰很清楚，老袁的生命也就剩下不到一个月了，北洋在短暂的恢复

之后，就会落到新任掌门段祺瑞的手中，如果不趁着这时候动手，只怕就没机会了。

“没错，大帅，我也支持拙言的看法。”杨宇霆说道：“这次高士傧已经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了，我们不尽快拿下孟恩远，有北洋和日本人的双重支持，再想对付孟恩远，代价就太大了。”

的确杨宇霆所说的也是一个关键，在东北的地面上，任何行动都要顾及日本人的态度，这次好不容易把日本人暂时压制住了，要是不快点行动，日本人反过味来，大力武装孟恩远，那可就真的养虎为患了。

老张权衡再三说道：“咱们先敷衍着赵尔巽，然后给辅忱发电报，让他尽快制造借口，对吉军动武，同时让吴俊升的骑兵师也调动起来，随时准备援助。”

老张做出了最后的战争决定，其实前方的号角就已经吹了起来，高士傧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他已经带着部下，在公主岭和伊通之间布防，按照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原则，他们前锋部队，最精锐的骑兵团放到了四平，阻挡奉军北上。

双方的侦察兵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互相攻击，自从能够生产手枪以来，警备师的军官和侦察兵都是第一批装备的，因此奉军的骑兵通常都是长短两件家伙，每个人还带着三枚手榴弹。

火力比起吉军要强大太多了，人数差不多的时候，对射吉军根本不是对手，就算吉军数量占了上风，奉军也能凭着手榴弹的威力从容撤退。

几次交锋下来，吉军损失了七十几名侦察兵，简直把高士傧气疯了，他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一心想着报仇，因此下令要利用人数优势，对奉军侦察兵进行报复行动。

这一天吉军出动了将近二百名骑兵，想要伏击奉军，奉军的一队骑兵已经接近了埋伏圈，但是这些奉军竟然察觉了危险，转身就跑，这下子把吉军气坏了，他们随即穷追不舍。

就在吉军一连追出了十几里路的时候，突然不远处响起了一阵马蹄声，在原野之上出现了三辆庞大的马车，每一辆都由四匹马拉着狂奔，在马车周围还有几十名骑兵进行保护。

吉军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顿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一看对方数量比他们还少了很多，因此就放心大胆的冲锋，结果就在他们离着奉军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从马车上面射出了三条火舌，瞬间冲在最前头的吉军都被射中，纷纷摔在了马下。

第二百零九章新时代的车兵

任何战术的变化，都会带来战场形势的革命，奉军大规模装备机枪之后，就对骑兵产生了绝对的优势，不过同样奉军自己的骑兵也变得鸡肋起来，因为对手也可以学习这种方法，威胁奉军的骑兵，毕竟奉军不能光想着对付弱小的对手，还要想着那些强大的敌人呢。

其实这种攻守兼备新式武器在欧洲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装甲车，还有即将出现在战场上的坦克，这些钢铁怪兽会彻底终究骑兵的辉煌，不过很可惜奉军现在还没有本钱玩装甲力量，就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动动脑筋。

张廷兰在几次对阵骑兵之后，就在不断思考应对的办法，暂时奉军的主要机动力量还是骑兵，要想让自己的骑兵具有压倒性优势，就要增强骑兵的火力。

但是要想把几十斤重的的机枪放在战马上面，只怕就算是赤兔马，也要趴窝。不过只要动脑筋，就会有办法，随即张廷兰想到了马车，从汉代开始，中原王朝在对抗游牧民族的时候，就已经大规模的使用战车，靠着车阵的威力，抵御骑兵强大的冲击力。

这种新式的战车很快被制造了出来，不同历史上那些防御为主的前辈，主要的能力就是进攻，在马车上放置重机枪就成了首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27.2公斤，就算再加上大量的弹药和射手也在战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其实这种东西的原创是俄国人，在俄国内战的时候，苏俄军队就把机枪装在了普通的四轮马车上面，由战马为机枪提供强大的机动能力，随时能够转移阵地。

这种战车并不负责，很快就弄了出来。每辆车需要三个人操纵，一个车夫，一个机枪手，一共供弹手。此外还装了三千发子弹，保证强大的火力输出。当然要想让这种战车发挥作用，还有配属相应的保护部队和后勤车辆，互相之间还要学会配合才行。

就像坦克一样，每辆车配属二十名骑兵，由他们保护战车的安全，防备敌人偷袭。还有配属一定数量的备用车辆，平时运输子弹和维修用具，一旦战车损坏之后，这些备用的车辆还要补上去。

张廷兰把战车弄了出来之后，就给老爹张作相演示了一遍。张作相早年和蒙匪拼过多少次，对骑兵作战十分熟悉。现在一看这这个战车之后。立马感到了这是改变传统骑兵战术的一个好东西，火力强劲，要是在对上蒙匪，绝对是一片倒的屠杀。

而且这些车辆还能在露营的时候发挥作用，能为士兵提供不错的掩护。张作相对这种战车十分感兴趣，随即就让张廷兰制造更多的战车。先实现警备师骑兵的战车化。

张廷兰也知道，在短时间之内，奉军没法弄出装甲力量，这种战车就是暂时最强大的攻击力量了。因此也下了一番功夫。

不过要想让这种战车发挥战斗力，并不是一见容易的事情，首先为了防止射中前面拉车的扎马，必须把枪口对准后面射击，这样就只能在对方发动冲锋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在奔跑之中准确射击，也是一件难度超高的事情，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因此就只能在交火的时候，控制好车速，总之需要演练的东西很多。

除了在车上配属重机枪之外，他还和熊梦远商讨过，建议他仿制日本人的掷弹筒，同时还要试制一些迫击炮，这些相对轻便的武器也都用车辆机动起来。另外日本的四一式山炮也可以配属给骑兵由于这种山炮比较轻便，也能在战场上机动，到了预定的阵地之后，山炮卸下来，给骑兵提供火力掩护，这样一来，骑兵的火力就能大大的提高这玩意对付日本和沙俄不见得有效果，但是对付周边的小军阀，特别是蒙古和西北的骑兵完全足够了。

当然到目前为止，战车制造的数量还很有限，倒不是成本有多高，主要是训练太困哪了，这一次张作相一共带了二十辆战车北上，就是想和吉军的较量之中，试验一下这种新式武器究竟怎么样。

其实这次双方都摆出了诱敌阵型，双方都憋着消灭对方的，当吉军的骑兵出现在了视野中的时候，三辆奉军战车也出现了，他们和对手的距离越来越短，互相之间已经能够遥遥相望。

奉军的骑兵突然全部集体转向，摆出了逃跑的架势，吉军顿时就来了精神以为对手怯战了，因此他们疯狂的发动了冲锋，渐渐的两军距离在缩短之中，这时候奉军那三辆怪异的马车突然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首先马车的速度放慢下来，越来越平稳，然后车上就射出了三条火舌，横扫过吉军的骑兵，瞬间就有十几个骑兵被扫中，顷刻之间人仰马翻，好不凄惨。

后面的人也感到了不妙，但是巨大的惯性让他们没法快速停下来，只能继续往前冲，结果他们全都被迎头射来的子弹击中，地上全都是破碎的尸体和斑斑的鲜血。

奉军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战术，一见效果惊人，纷纷狂喜不已，战车的速度越来越慢，最后干脆就停了下来，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瞄准对手。

吉军这时候也停住了战马，他们也都不是傻瓜，对方使用了这种方式，他们才不会去送死呢。因此这些吉军纷纷逃跑，不过不是他们想跑就能跑的，奉军的骑兵早就做好了准备，一看对手被击败了，他们马上展开了追击，这种痛打落水狗的机会谁都不会放过，很快又有数十名吉军士兵被消灭。

高士傧一直在等待着消灭对手的消息，但是偏偏就没有音讯，他只好亲自带着一个营出来查看，正在此时，他看到了吉军骑兵反倒被杀得狼狈不堪，能活着回来的不到一少半。

他顿时就发怒了。高士傧一直是一个骄傲十足的家伙，而且又在骑兵上面下了不少功夫，现在一看，被奉军欺负，他彻底暴怒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上让手下冲了上去。

吉军发动冲锋，奉军早就注意到了，他们很明智的收住了战马，然后转头就跑。生怕速度慢了，高士傧看到这里更是的不屑，对手就是一帮胆小鬼，结果自己手下竟然还被他们追得到处跑，简直是太丢人了。等自己收拾了这些奉军骑兵，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教训那些不争气的家伙。

结果就在他的士兵追出去没多远。就注意到了三辆马车，这三辆马车十分有默契，把屁股对准了他们，马车还能跑过骑兵么，因此这帮人追击的更疯狂了。

等到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又一次的旧事重演。暴风雨一般的子弹射了过来，冲得最猛的士兵被迎头击中，全都被击毙了，整个骑兵就是一顿。他

们的速度慢下来了，对方的战车也同样减速了。

机枪喷吐着火舌，依旧在收割生命，直到此时这些后来的吉军才知道自己的那些弟兄们为什么会狼狈逃窜，原来奉军竟然想出了这么卑鄙的东西。

这时候高士傧也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不过代价有些太大了，他已经损失了将近二百名骑兵，更让人憋屈的是奉军只损失了五个人，悬殊的交换比让高士傧暴跳如雷，他急忙让手下的骑兵分成两队，从侧翼插过去，躲开奉军的直射。

很显然高士傧找到了战车的最大弱点，那就是数量太少了，只要从各个角度发动攻击，奉军就没法互相照看。吉军的士兵追击的越来越猛，奉军也不是傻瓜，人家至少是自己的五六倍之多，还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势，要是不赶快跑，那就是十足的傻瓜。

奉军也撒腿逃命，不过吉军毕竟是生力军，速度比起奉军要快不少，双方距离在不断的缩短。就在这个时候，在原野之上再度出现了一片的黑色身影，奉军的大股骑兵也出现了。

足有十几辆车向这边接近，等到距离差不多了，这些车辆很默契的一转，将屁股留给了吉军，看到这里吉军可一点都不敢再追击了，人家只派了三辆马车就让他们丢盔卸甲，结果现在又出现了十几辆，要是还敢追下去，那不是找死么。

因此吉军全都不顾一切疯狂的往回逃窜，由于逃跑的太着急，有几匹战马甚至在急转身的时候，伤到了马腿，这些失去战马的倒霉骑兵全成了奉军的俘虏。

一看吉军兵败如山倒，奉军在后面紧紧追赶，战车也全都不紧不慢的跟着，要是吉军敢反扑，咱们就继续这么玩。这下子高士傧也清醒了，他也不会想把手下人都赔进去，因此抱头鼠窜，全部往城里头逃命。

“师长，这个战车真的不错，有了这玩意儿，就只能是咱们攻击对手，对方别想反击了，拙言的脑筋就是灵活啊。”孙安虎早早的就陪着张作相观察战车的效果，现在一见把吉军杀得落荒而逃，他也十分高兴。

“没错，的确很有效果，不过廷兰也和我说了，这东西已经落后了，西洋人已经研制了铁皮战车，咱们的马车只能对后面开火，要一面撤退，一面攻击。人家的战车把机枪和大炮装在了前头，能在进攻的时候开火，而且外头还罩着一层厚厚的铁甲，攻守兼备，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战车，咱们这些东西还不够看的啊！”

高士傧的率领着部下一路逃回了四平，坚守不出，本来两军之间就是侦查兵的交锋，结果牵涉的兵力越来越多，双方等于是撕破了脸皮。

张作相也不是好好先生，他立即发表了通电，称奉军在剿匪过程中，遭到了高士傧所部的骚扰，五名奉军骑兵被杀，要求吉军必须给奉军道歉，如果在十二小时之内没有回应，奉军就会发动攻击。

通电发出去之后，张作相就率领着部下逼近了四平，开始构筑各种工事，黑乎乎的炮口已经指向了城内的吉军。

高士傧这个家伙刚吃了败仗，现在又被人家杀到了门口，他也是暴跳如雷，直接撕碎了奉军的通电，随即下令吉军做好战斗准备，应付奉军的进攻。

时限过去之后，奉军的炮兵开始嘶吼起来，漫天的炮弹向着城墙砸了过

去，高士傧的部下也是头一次遇到这么强大的炮击，所有的士兵都战战兢兢的抱着脑袋，生怕有一枚炮弹落到自己的饿头上。

在这种攻城战之中，战车起不到什么作用，张作相暗暗下令，让孙安虎率部绕到了四平的后面，堵住高士傧逃跑的路线，准备给这支吉军最强大的骑兵致命一击。

第二百一十章追兵在前头

剧烈的炮击之下，四平城显得摇摇欲坠，高士傧也打了不少仗，不过他对付的都是土匪马贼，而且他手下就是一帮土匪，这种战斗非但没有历练出强大的战斗力，还让他有点目空一切，小觑天下英雄，根本没有把张作霖和奉军放在眼睛了。

结果现在两军一交战，高士傧就感到了一阵阵的心惊肉跳，他从来没见过如此凶猛的火力，大炮从开始轰鸣，就几乎没有挺过。而且奉军的炮兵不只打得多，而且打得还精准，老旧的城墙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吉军的士兵也大量死伤。

高士傧这个家伙还有一股子狠劲，并不愿意就这么认输，毕竟双方人数差不多，自己手下还都是骑兵，又背靠着坚城，要是扛不住奉军的一波攻击，他可就太丢人了，以后根本没法再混下去了。

因此高士傧组织起了督战队，又把大洋鸦片都拿了出来，这也是北洋军打仗惯用的手段，就靠着这些来激励士兵。不过高士傧还突发奇想，他又下令，把城中的几个风月场给围困了，把里面的姑娘弄了出来。

只要手下的士兵作战勇敢，就能奖励一个，如果击败了奉军，让他们成家立业也不是没有希望。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士兵来说，想要娶个媳妇的确十分困难，军饷基本上剩不下，身份又卑贱，很少有好人家的姑娘愿意跟他们。

在军营之中还有这样的笑话，某些士兵攒了许久，将几块大洋拍在了桌面上，对同伴们说能买下一条腿了，过一段时间再攒另外一条腿，不过想要拼凑出一个整人来。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高士傧很了解手下那帮人的德行，拿出了绝招，用大姑娘激励他们，好不容易吉军终于恢复了一丝勇气，稳定了阵脚，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攻势也展开了。

经过几次的战斗，奉军也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攻城策略，核心一点就是集中活力，只要攻破一点。对方的战线就会彻底崩溃。

在战术层面上，防御要比攻击占优势，毕竟防守一方可以依托各种工事保护自己，个攻击的一方只能露在外面。但是从战略层面上看，攻击的一方优势却更大一些。因为攻击的一方是一个箭头，只要箭头足够强大。钻透对方就可以了。而防守一方却是一条线，需要耗费的新历更大。

奉军就抓住了对方的这个弱点，东西两城进行牵制，然后主攻南城，大炮提供远程掩护，临近破损的城墙之后。集中机枪，用疾风骤雨一般的攻势，压制住吉军，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然后奉军士兵在火力网的空挡之中，快速穿行，接近对方的阵地，发起攻击。

双方只要接近之后，就成了纯粹的单兵素质和装备的较量，在这一点上，吉军更是全面落下风，奉军枪法比他们准，手中的水连珠步枪也比他们好，而且奉军还有两样装备是他们比不了的，那就是手枪和手榴弹。

在近身交火的时候，手枪绝对是非常可怕的武器，九毫米的子弹能够轻松打死一头熊，如果打在了人的身上，就是一个碗口大小的眼，当场就会毙命，至于手榴弹的作用就更大了，吉军还不懂怎么应付手榴弹的攻击，毕竟这玩意在中**队之中还没有普及，奉军算是最早装备的了。

手榴弹冒着烟落到了吉军的阵地里面，猛烈的爆炸带走了大量的生命，就这样，奉军就好像一个钻头一样，稳步向着城中推进，一步一步，几乎不可阻挡。

高士傧也红了眼，他就想冲上去和奉军拼命，这时候吴泰安在警卫的保护之下跑了过来，老头已经五十来岁了，不应该上战场了，不过孟恩远担心外甥过于莽撞，再惹什么祸，因此他不得不让吴泰安看着他。

“旅长，奉军攻势太猛了，你的安危要紧，还是赶快撤退吧。”

高士傧把脑袋摇晃的如同拨浪鼓一般，愤愤不平的说道：“老吴，这是咱们和张小个子的第一次交锋，如果就这么灰溜溜的退了，还怎么混下去？我一定要和他拼个鱼死网破，不然我就不是堂堂的七尺汉子。”

吴泰安也知道高士傧是个倔驴的脾气，不撞南墙不回头，因此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他低声说道：“旅长，就算你不撤退，也不能傻扛着了，去找日本人吧，让他们出头把奉军赶出去。”

高士傧眼前也是一亮，立即问道：“老吴，该怎么和日本人说啊？”

“这还不简单么，四平就在满铁的沿线上，这里也有日本人的铁路附属地，就让他们说附属地内不许打仗，也不许奉军进入，这样不就把奉军挡在外头了！”

“高，这招真高！”高士傧连连的夸奖，到了这种时候，高士傧也顾不得什么了，四平已经摇摇欲坠了，要是不尽快得到强援，根本就受不下去了。

就在高士傧和日本人联络的时候，张作相又催促着部下加紧了攻击。其实在这次出兵之前，张廷兰就和老爹反复说了，作战一定要讲究速战速决，快速取胜，不给各方反应的时间。

在东北的地面上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都必须考虑日本人的态度，现在奉军和日本人之间并不和睦，如果迁延日久，日本人绝对会插手的。因此要打就要迅雷不及掩耳，抢在对方有所行动之前，一击致命。

张廷兰能够快速平定辽南的叛乱，也是用的这个方法，几天之内，各路叛军就星落云散，日本人没有了前面的提线木偶，除非想要赤膊上阵，不然就只能收手。

张作相也对这个道理想得很明白，因此发动攻势之后，就一点回旋的余地都不留，完全是泰山压顶，摧枯拉朽一般。

密集的火炮已经将南面的城墙轰碎，奉军先头部队深入城中。后续部队也疯狂的涌入。有些吉军还想抵抗，但是全都被奉军用手枪和手榴弹解决了。

在临近城墙的地方，还有一个青砖大院，这里头聚集了不少的高士傧心腹，正在拼死作战，这时候一个奉军士兵将几个手榴弹捆在了一起，爬了几十米，接近了院子的大门，猛地把手榴弹投了过去。

这时候就听到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声，砖瓦灰石被炸得四分五裂。尘土直冲天空，几个守卫的士兵也都立时丧命，奉军顺利杀入其中，将里面的人全都解决了。

此时奉军大队已经基本占领了南关，吉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这时候东门和西门也被攻破了。当然这不是奉军的功劳。而是城内的商人干的。孟恩远关闭了吉林总商会，将大量的商人都抓了起来。

惹得天怒人怨，这帮商人早就盼着奉军杀进来了，因此一看吉军几乎溃

不成军，他们就买通了守城的士兵，把城门给打开了。三面都是奉军的将士了，吉军再也撑不住了，潮水一般的溃退。

这时候高士傧才从日本人那里回来，吴泰安急急忙忙的就问道：“旅长。怎么样了，日本人要是不出兵，咱们就完蛋了！”

“妈的，那帮小鬼子简直不是人，他们让咱们先撑着，只要坚守两三天，他们才能把部队调过来。”

“两三天？”吴泰安吹胡子瞪眼的说道：“能不能撑过两三个小时都在两说着呢。”

吴泰安的话还没有落地，就有一发炮弹在距离他们只有一百米的地方爆炸了，五六个士兵被炸成了碎片，飞上了天空，周围的建筑也被损坏了，巨大的爆炸声让高士傧和吴泰安惊慌失措。

“旅长，快撤退吧，不然咱们就要死在这里了！”

高士傧咬了咬牙，狠狠的一跺脚，到了这个时候，他只能转身就跑。他这一跑，吉军整个就崩溃了，可谓是兵败如山倒。士兵们把枪支扔的到处都是，有人抢到了一匹战马，闷头就跑。有的人一看奉军已经杀过来了，他们只能把军装一脱，钻进了民宅，想要瞒天过海得混过去。

这时候张作相已经指挥着大军席卷过来，一面让奉军加紧追击逃兵，一面要大肆抓捕俘虏，恢复四平的秩序，把火灭了，战场打扫了，现在天气也热了起来，尸体和伤员都要尽快处理，不然就会产生疫病。

就在张作相抓紧恢复城里秩序的时候，高士傧正收拢着残兵败将，抓紧时间逃命，他来的时候带了三千多人，全都是他精心调教出来的部下，可是一场战斗打了下来，他能收拢的只剩下一千来人了，整整折损了两千多骑兵。

高士傧的心都在滴血，本来这些骑兵正是他最大的资本，没有足够的势力，他又怎么横行霸道啊，现在一战几乎被打回了原形，让高士傧痛入骨髓，痛得发疯。

不过此时他也顾不得什么了，只能拼命逃跑，别让后面的追兵杀上来，他一连跑出了二十几里，好不容易喘了一口气，然后继续逃跑。

就在这个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片黑乎乎的影子，高士傧还以为是援兵来了呢，因此十分欣喜，催动战马想要过去看看，双方距离越来越近，这时候对方突然一字排开，露出了五辆战车，枪口全都对着他们。

一声令下，五道火舌喷吐而出，顷刻之间高士傧身边的人就被击毙了大半，他还足够幸运，勉强躲过了射击，不过此时他已经是亡魂皆冒了。

这不正是最开始交战的时候遇到的那种古怪的马车么，高士傧可是知道这东西的利害，因此只能夺路而逃，根本不敢对抗。

不过他的运气显然不好，很快前面又出现了几辆战车，向他们展开了射击，高士傧又接着逃跑，前后遇到了三四波，把他们逃跑的路线都堵死了，高士傧简直是气得发疯，同时也胆裂魂飞。

他手下的士兵越来越少，对方的战车和普通负责堵截的士兵一点不一样，对方的机动性几乎不再他们之下，打完之后，这些战车还会快速前进，由于他们分成了四队，基本上就是一队阻拦，另外三队加速机动，抢在前面做好准备。

采用了车轮战术之后，这些战车就好像跗骨之蛆一般，不断在前面晃

悠，不时就咬下一块肉，一点客气都没有。高士傧想绕开这些战车，可是人家早都安排了侦查人员，根本不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高士傧也发了狠，索性就让士兵猛打猛冲，想要摧毁这些讨厌的战车，结果你跑得快，战车速度也不慢，你慢下来，战车也慢下来，在战场上完全呈现出一幅诡异的态势，追兵始终在前头，面对着手下惨重的损失，高士傧几乎要疯了。

第二百一十一章新都人选

一个又一个的士兵亲随被击毙，高士傧只觉得后脑勺直冒凉气，谁也说不准下一发子弹会不会落到他的脑袋上，从现在的情况看，只要落到了奉军的手中，他绝对没有好下场，高士傧左思右想，还是要赶快逃跑。

偏偏这些战车又像是狗皮膏药一般根本撇不开，前有拦阻，后面的追兵也快要杀上了，真把高士傧逼到了绝路上面。不过跑着跑着，高士傧猛人发现前面不远就有一处茂密的丛林，当下的时节正是草木葱茏的时候，只要钻进去之后，那些讨厌的战车就没法阻拦了。

因此高士傧向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他命令手下人继续前进，作为幌子，然后自己悄悄的潜入树林逃命，进入了密林之中，战马就没法用了，高士傧只好改用两条腿狂奔，深一脚浅一脚的，山中蚊虫众多，还有要命的黑熊猛虎，在暗处还藏着毒蛇，处处都透着杀机。

高士傧跑进去之后，手下人也都发现了，有的人也跟着跑了进去，不过大多数的都选择了投降，进山的风险还是太大了，而且奉军也不至于和一帮大头兵为难，因此这帮人都主动当了土匪。

“师长，战果统计出来了，我们一共击毙高士傧的部下六百多人，俘虏八百余人，另外吉军大部溃散，逃得四处都是，我们是不是该继续追击？”

孙安虎向张作相请示，张作相想了想之后，然后说道：“溃散了暂时也威胁不到咱们，赶快进军长春要紧，咱们要给孟恩远形成强大的压力，只有奉军到了长春。那些不满孟恩远的势力才能都跳出来。”

张作相下达命令之后，奉军稍事休整，继续进军，原本高士傧还在公主岭和伊通之间布防了，想要阻挡奉军。可是现在当头的已经失踪了，生死未卜，底下的人更没有斗志，而且他们的防御过于松散，兵力也不够厚实。

被奉军的大炮一轰，全都四散奔逃。张作相率领着大军毫无阻碍的就杀到了宽城子。此时长春的商界人士一听说奉军近在咫尺，他们腰杆顿时就硬了起来，纷纷组织起来，出城劳军，将张作相的大军接进了长春。

奉军迅速击败高士傧。兵进长春的消息迅速传开，各方的反应大不相同。张作霖得到了报告之后。自然十分兴奋，连声夸赞。

“速战速决，辅忱打得恰到好处，这下子咱们主动权就握在了手中啊。”

“没错，大帅，高士傧所部将近一万人。都是吉军的精锐力量，现在被打得稀里哗啦，孟恩远手中也没有什么王牌了，我看咱们就应该直接攻击吉林。把省城拿到手，整个吉林就是咱们的天下了。”张景惠大声的说道，语气之中透着十足的喜气，在这些老弟兄之中，他的职务算是最低的了，而且短时间之内也没有升迁的可能，要是拿下了吉林，张作相顺势高升，他也能往前走一步，这里面的关系张景惠想的极为清楚。

不过一旁的孙烈臣却摇了摇头：“大帅，我听说日本人已经向长春集结兵力了，并且警告咱们，不许在附属地之内交火，如果有一发炮弹落到附属地，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了。而且他们还对日本侨民的安全标示严重关切，要派遣士兵保护侨民，我看日本人是不想让我们打下去了。”

“没错，如果再打下去，孟恩远在吉林的势力就土崩瓦解了。”杨宇霆说道：“大帅，卑职认为还是尽快进军，用闪电一样的速度拿下吉林，把孟恩远赶走，不然杀人不死反成仇，以后孟恩远肯定会铁了心的和咱们作对。”

张作霖的眼珠转了转，点点头，又摇了摇头："孟恩远的确需要拿下，不过不能光靠着打仗，这是莽夫的行径，再说了咱们的财力也不足以整顿吉林，这点岷源最清楚吧。"

王永江在一旁急忙说道："大帅明鉴，历年奉天财政缺口多达千万之后，咱们要发展教育，开发农业，投资工业，每一样都是巨额投资，暂时奉天绝对拿不出足够的钱来。"

此时的张作霖显然头脑很清醒，知道奉天的财政问题，没有鬼迷心窍一般的一味依赖武力，这让张廷兰很欣慰，不管底子多厚，都架不住折腾，历史上老张就是把宝贵的兵力和财力浪费在了进关争霸上面，弄得奉军元气大伤，最后才痛失东三省。

老张要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非常好，不过张廷兰还有一丝不甘，他可不想放过这个占领吉林的好机会，因此说道："大帅，如果顾及军费，我看大可不必，我们可以用吉奉两地未来的贸易税收作为担保，向银行贷款，弄个三五百万不成问题。"

按照张廷兰的如意算盘，只要拿下了孟恩远，吉奉两地的商贸往来肯定更加密切，税收必定成倍增加，对于实业团来说，也是一个扩张的好机会，因此主动承担下军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老张脸上笑容不减："拙言，果然是生财有道，不过三五百万可不够啊，老段已经动手了。"

吉奉之间交战，段祺瑞这位新科总理不能坐视不理，相反他对于张作霖挑动战争，扩张地盘严重不满，他先后调动了三路大军，一路是黑龙江的许兰洲，让他率兵从黑龙江方向，逼近长春，直插张作相部队的后路。

另外让蒙疆巡阅使张勋出手，辫子军北上，威胁奉天的侧翼，同时又在关内调兵，直逼山海关。这三路大军从三个方向发难，威慑力还是很强大的，不过有一点十分遗憾，就是这几支军队调动速度都远不及奉军，没等他们完成动员，奉军已经击败了高士傧，拿下了长春一线。

还有一点那就是张勋，这个老家伙刚刚上任蒙疆巡阅使，原本他只控制着徐州一个市，现在他掌控了三个省，看起来手中势力膨胀的很快，但是老家伙有苦自知，这三省的税收加起来也不比一个徐州多多少，而且要花钱的地方更多，还要面对蒙匪的袭扰，张勋直呼上当。

结果这时候奉天向张勋抛来了橄榄枝，双方联手搞走私，发展边境贸易，奉天银行答应先支付给张勋二百万元，一下子就解了张勋的燃眉之急，让他能够快速理顺三省的局势，因此张勋对于张作霖心存感激。

张勋默许了阚朝玺的赤峰留守的职务，当然以后赤峰的税收都要交给他一份。这次得到了老段的命令之后，张勋虽然也调兵相应，但是暗中把消息告诉了张作霖，让他做好防备。

"虽然张勋不会和咱们真的动手，但是老段的动作也不得不防啊。"

说到了这里，张廷兰也彻底清醒了，的确光靠着武力肯定行不通了，张廷兰此时也注意到了老张，似乎这位张大帅没有太多的担心，反倒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看来多半张作霖已经有了应对的办法，张廷兰索性不再多话了。

老张威势越来越足，有些时候要知道进退，在大庭广众之下，要给老张足够显示自己高深莫测的机会。

张作霖扫了一眼手下的心腹爱将，然后说道：“你们都各司其职，另外拙言你要鼓动吉林的商界，让他们联合上书北洋，撤换孟恩远，还要发动舆论，把他这些的恶行都搬出来，让他名声狼藉，威信扫地。”

老张吩咐完毕之后，众人全都散去，张廷兰刚出老虎厅，就迎面和张学良撞在了一起。

“学员张汉卿，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可不是休息的日子，你跑到了家里，说说吧，想要什么样的惩罚？”

张学良顿时嬉皮笑脸的说道：“拙言，我可不是逃学啊，我爹让我回来的。”

“哦？大帅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你不是撒谎吧？”

“我哪有那个胆子啊，实话和你说了吧，我大姐和姐夫来了，我爹让我回家陪陪客人。”

说到这里，张廷兰才想了起来，张学良上头还有一个姐姐，比他大三岁，叫做张首芳。几年前张作霖的原配赵氏离世，张首芳这个姐姐就担当起了照顾兄弟的使命，说是姐姐，其实是当了半个娘。

后来张首芳也出嫁了，女婿就是张作霖的发小，现任北京讲武堂堂长鲍贵卿的儿子鲍英麟，现在小两口回家，的确需要好好招待一下。

不过张廷兰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眼前顿时一亮，他终于想到了老张在打什么算盘了。既然老张不准备打仗，又想要拿下孟恩远，那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选，尤其是段祺瑞能够承认的一个人选。

这个鲍贵卿和张作霖是老乡，两家关系十分亲密，张作霖的母亲和鲍贵卿的母亲甚至互相帮着对方奶孩子，两个人也是光屁股长起来的。只是后来张作霖落草了，而鲍贵卿则是投靠了北洋，成为了北洋的一员。

双方的联系还没有中断，早早的就给孩子定下了娃娃亲，说起亲密程度，鲍贵卿丝毫不比张作霖的这些结拜弟兄差，鲍贵卿出身北洋，又是老张的儿女亲家，的确是能让各方接受的不错选择。

张廷兰心中有了数，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说起来也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我也该去看看首芳啊！”

第二百一十二章东窗定计

张首芳和鲍英麟夫妻被安顿在了单独的跨院之中，听说张学良和张廷兰过来，鲍英麟亲自出来迎接。

张廷兰也注意打量一下鲍英麟，他的卖相还不错，看起来一表人才，只是烟圈发黑，脸色姜黄，还带着一股浓浓的疲态。张廷兰一眼就看了出来，这家伙只怕是个大烟鬼，对于抽鸦片烟的，张廷兰有一种本能的鄙视。

不过在表面上还保持着足够的尊重，鲍英麟客客气气的把他们都请了进来，张首芳这时候已经等在了门口，脸上露出了由衷的欣喜，简单的寒暄两句，就都让进了客厅，张首芳亲自忙前忙后，端茶摆水果，忙个不停。

“大姐，这些事情都让手下人弄吧，你何必亲自动手啊。”

“汉卿，你是觉得大姐笨手笨脚的，是不？”

张首芳说着将削好皮的苹果塞到了张学良的手上，眼神里面透着浓浓的宠爱，张廷兰看在一旁，也不住的点头。张首芳虽然贵为张作霖的长女，但是并没有享受多少福，还吃了不少苦，等到张作霖彻底转运了，张首芳已经出嫁鲍英麟了。

说起来张首芳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女人，朴实厚道，身上既没有贵气，也不沾洋气，就像是一个邻家大姐一般，这种性格固然不错，但是要想当一个合格的名门少奶奶，只怕还有些难度。

尤其是张廷兰察言观色，发现鲍英麟和张首芳之间只能算是相敬如宾，却没有亲密的感觉，想来这位帅府长女过得日子也不算太舒心。而且张廷兰似乎还记得，老张死在了皇姑屯之后，鲍英麟急急火火的就和张首芳离婚了。显然他们的感情在此之前已经破裂了，只不过老张的身份压着而已，想到这里张廷兰也是摇头叹息。

张学良一面嚼着苹果，一面笑着问道：“姐夫，你们这次能在奉天住多久啊，现在的奉天可不比前几年，可以玩的地方不少，北市场又新建了两家百货，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就连洋货也不再少数。正好我带着你们好好转转。”

鲍英麟笑着点点头：“这次可能要多叨扰一些日子，岳父前几天给我爹发了电报，听岳父的意思，似乎是想让我爹到关内当官，这不我爹就把我打发过来。先了解一下情况。”

张廷兰听到了这里，就已经基本确定下来。老张的确是要样老亲家执掌吉林了。这的确算是一步妙棋，不过张廷兰还有些吃味，折腾这么长时间，他还以为张作相能成为首选呢，哪知道竟然让鲍贵卿捡了便宜，让张廷兰难免有些不舒服。

“拙言。在北京的时候就听过你的大名啊，那些读书人就连大总统都没有办法，拙言却能让他们哑口无言，真是厉害啊！”鲍贵卿在一旁笑着说道。

“拙言还有更厉害的呢。现在他可是正儿八经的旅长，还是我的半个老师呢！”张学良笑着说起了这段时间奉天发生的事情，鲍英麟和张首芳都认真的听着。

说到最后，张学良笑着说道：“大姐，北市场就是拙言设计施工的，里面的百货市场也都是他鼓捣的，咱们要想去逛逛，最好让他给咱们一人发一张贵宾卡，到时候买什么可都能打七折啊。”

张首芳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现在听张学良一

说，也忍不住有些惊讶。
“拙言越来越有本事了，你多盯着点小六子，别让他到处鬼混，都要成家的人了，也该收敛心性，我刚见过凤至，是个好姑娘，不只是爹，就连我也赞同这门亲事，你可不能亏待人家啊。”
张首芳提到了于凤至，张学良还有些脸红，而鲍英麟却闪过一丝尴尬之色，张廷兰敏锐的捕捉住了，显然这家伙听了张首芳的话，心里头有些愧疚。他可是成家许久的人了，却经常在外面鬼混，张首芳虽然明着说张学良，说不定暗中也在影射他啊。
张廷兰其实也挺同情张首芳这种政治包办婚姻，因此笑着说道：“汉卿提起了北市场，今年南市场也要大规模建设了，预留了一点铺面房，也值不了太多钱，我看就交给首芳姐十间，每年或多或少都能收一份租金。”
张廷兰虽然说得客气，但是现在北市场的地价已经涨了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南市场的价钱也不会少到哪里去，在寸土寸金的地方，张廷兰一下子拿出了十间，价钱绝对不低。而且张廷兰还点明了，这是给张首芳的，和鲍英麟没有什么关系，显然就是在往张首芳手里头塞钱。
一个人要想有独立的地位，首先就要经济上面独立，要不后世多少男人都拼命藏点小金库呢。在大家族之中尤其是如此，手头宽裕了，对上能在老人面前买好，对下又能安抚那些下人，里外都能得到一个好名声。
张首芳也不傻，知道张廷兰的意思，但是她还恪守着妇道，没有鲍英麟的准许，他并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馈赠，一旁的张学良笑着说道：“大姐，大家都有份的，就连学铭都分了不少，你就收着吧。至于姐夫，我们还有更好的生意呢，我现在就有一个贸易公司，姐夫你有兴趣入股没有？”
张首芳显然不知道兄弟说的贸易公司是干什么的，如果她知道这就是个黑心的走私集团，她说不定还要好好教训张学良一番。
不过说起来鲍贵卿要是能顺利掌握吉林，这走私的生意的确要分给他一部分。吉林直接和俄国接壤，以后要想运送物资，可以走的道路就太多了，不用死守着中东路和南满路，这样就能避开日本人的耳目。
从日本人注意到了中俄之间的走私问题之后，张廷兰其实有些担忧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日本这条毒蛇盯上了，谁都会浑身不舒服，现在把吉林拿下，时机正好，不然以后大规模的走私都会受到影响。
从这个角度讲，张廷兰还是很支持鲍贵卿掌控吉林的，而就在此时，北京方面也在不住的争论。
段祺瑞刚刚去了一趟新华宫，看了看袁世凯，此时老袁已经半昏半醒了，头脑也不算太清醒了，经过很多名医会诊，最后的结论就是准备后事吧。
看着袁世凯如此，段祺瑞的心里头也挺不好受的，回到总理府之后，他叫来了心腹徐树铮，叹了口气说道：“宫保要走了，把北洋留给了咱们，可是这天下纷乱，战火不断，究竟该如何才能恢复太平啊！”
“芝翁，在我看来南方的革命党不足为据，蔡锷和唐继尧不过是捡了北洋分裂的便宜，只要咱们能团结北洋的力量，剿灭西南三省，不过是举手之劳。”
“话虽如此，怎奈北洋内部也不和啊，尤其是奉张和孟恩远之间，还在打仗，孟恩远已经向我发来了无数的电报，请求咱们派兵北上，把奉军赶出吉

林，张作霖也发动舆论，要罢免孟恩远，我现在是左右为难，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芝翁，张作霖虽然桀骜不驯，但是此人极具才略，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抗住日本人的压力，要想守住东三省，非此人不可，大总统在早些时候，也说过这话，我看不如把孟恩远舍了。”

“不妥不妥啊，先不说舍了孟恩远，奉军的势力会快速做大，就说此等恶例一开，我们就没有约束天下了，到时候各省都互相攻击，谁把对方赶跑了，就能拿到对方的地盘，这天下不久变成了春秋乱世了么。”段祺瑞的脑子十分清醒，这类先例绝对不能开。

就好像宋教仁案，本来就是个法律问题，结果孙文等人抛弃了他们一直推崇的民主宪政，开始用暴力反叛政府，发动了所谓的二次革命，结果恶例一开，天下大乱，现在的护国战争完全可以视作这种情况的延续。

“芝翁，张作霖已经让赵尔巽带话回来了，他推荐鲍贵卿接掌吉林，而且还做出了保证，绝对不在吉林驻军，奉天以后也不干涉吉林的政务，您看这个办法成不？”

段祺瑞听到之后，眼前顿时一亮，他很清楚鲍贵卿的为人，他虽然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但是对北洋还是忠心耿耿，要是让他掌管吉林，还能保证北洋的影响力，的确是不错的人选。

“鲍贵卿可靠么？”

“芝翁，他已经说了，一定会忠于北洋，也会处理好和奉天的关系！”鲍贵卿的心思被徐树铮摸清楚了，这家伙想的是充当北洋和奉张之间的一个平衡力量，协调双方的关系，弥合矛盾，可以说这个定位还是很准确的，只是张作霖会不会满意就在两可之间了。

就在段祺瑞做着最后的权衡的时候，还有一伙人也在秘密的商讨对策，这伙人就是大仓喜八郎，川岛浪速和胜田中道等等。

川岛浪速一直致力于满**立，妄图利用宗社党，把东三省分裂出去，结果现在宗社党几乎全灭，就连他自己都被奉军抓住了，弄得灰头土脸，威信扫地，老家伙休整了一段时间，又贼心不死，想要卷土重来。

“大仓先生，我认为国内的一些政客是愚蠢的，总有一帮天真的家伙想要拉拢张作霖，经过我的反复观察，张作霖根本不会和帝国合作，相反还会成为帝国占领满洲的最大障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杀掉，换一个更听话的人执掌奉天。”

第二百一十三章拿下一省

川岛浪速说完之后，胜田中道也说道："我完全同意川岛先生的看法，张作霖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他和普通的中**阀迥然不同。张作霖不是只懂得带兵打仗的莽夫。他知道金融的力量，更是对农村问题极为关注，要知道支那几千年来的兴衰都和农村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各个角度来看，张作霖都是最有远见的一个地方头领，一旦发展起来，必定会成为帝国的一大障碍。"

在座的众人也都点点头，他们也十分赞同这种判断，大仓喜八郎听完之后，点头说道："不能再给张作霖发展的时间了，必须尽快拿下他，就算国内不支持，我们也要采取行动，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够承担起这个使命，川岛先生，你有合适的人选么？"

川岛浪速急忙说道："大仓君，您放心，关东军的两位年轻军官伊达顺之助和中村丰已经带头组建了满蒙决死团，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刺杀张作霖，为了天皇陛下献身！"

军队的天职是服从，讲究令行禁止，同时军人不能干涉政治，不过日本的中下层军官却以叛逆为荣，而且还积极掺合他们并不擅长的政治，现在私自组建满蒙决死团就是一例。

自从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军队得到了无上的荣耀和权力，同时也如同脱缰的野狗一般，失去了约束和控制，中下层军官的脑袋里面全是为了天皇献身，征服满蒙，奴役中国之类的念头。

这帮狂热的军官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疯狂，也没有察觉他们的举动会把日本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相反他们还支持认为自己是为了日本的未来，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狂热的军国主义热情，让小小岛国先后击败了两大强敌，但是赌徒终会有输掉赌局的那一天！

当然这些东西大仓喜八郎还是想不到的，作为一个老牌的财阀，大仓对天皇也没有那么狂热的敬重，能让他疯狂的只是利益，辽南平叛让他损失惨重，紧接着又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他们不只没有抓到张作霖的走私的证据，相反还把孟恩远这张牌废掉了，以后要想扩张在吉林的经济利益。肯定要受到影响，大仓已经把张作霖视作最大的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至于川岛浪速和那些年轻军官，只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川岛先生，你们有详细的计划么？"

"我们初步准备在五月二十七号动手。在这一天，闲院宫载仁亲王会从彼得格勒返回日本。张作霖一定回到车站迎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埋伏起来，然后一举击毙张作霖。"

张作霖自从和日本人有了冲突之后，各种行动都十分注意，可以说是深入简出，而且身边护卫众多。王永江主抓政务之后，把警察交给了苏良贞控制。苏良贞能力不俗，把奉天上下打造的跟铁通一般，风雨不透。

在这种情况之下，想要刺杀张作霖。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川岛浪速他们想要了许久，只有趁着天皇的弟弟路过奉天的机会，才能对老张下手。

大仓喜八郎听完之后，点点头："这个时机很好，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你要让那些勇士抓紧训练，不要有任何松懈，我会给他们提供资金帮助的！"

有了大仓的保证，川岛浪速顿时喜气洋洋，前去布置了。

这帮家伙在这边密议，老张并不清楚，他还沉浸在喜悦之中，强大的舆论攻势让段祺瑞终于松口了，已经初步同意让鲍贵卿出任吉林督军，把孟恩远调回北京。

老亲家成功接管吉林，就等于把吉林的大门给奉军敞开了，老张早就有吞并东三省的野心，只是没有想到，速度竟然是这么快，刚刚一统奉天，接着就拿下了吉林，只要时机成熟，再把黑龙江拿到手中，就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了。

“大帅，孟恩远还是拒绝交出帅印，正在召集残部，准备殊死顽抗，您看该怎么办？”

杨宇霆把刚刚得到的消息报告给了老张，张作霖笑着骂道：“妈了巴子的，孟恩远还有点血性，不过他也别想和咱们斗，从骑兵师抽调一个团，二十七师也抽调一个团，再加上辅忱带的一个旅，咱们凑足一万人马，护送我那老亲家入吉，孟恩远还想拦着，就要了他的命！”

老张也是杀伐果决的人物，一旦决定动手，就绝对不会客气，奉天上下得到了张作霖的命令，急忙展开了调兵遣将，除了准备军队之外，张作霖还让张廷兰帮着张罗二百万大洋的贷款。

这笔钱作为收买吉军，安抚地方的储备金，吉林的税收作为担保，对于这种贷款张廷兰是举双手赞成，这次让鲍贵卿捡了一个便宜，但是张廷兰也不能一点好处不捞。

就凭着这笔贷款，张廷兰就能够明目张胆的使用经济手段，控制吉林，甚至想办法架空鲍贵卿，一切就看这位新科的鲍大帅是不是足够聪明了。

张作霖将一切都筹备差不多了，鲍贵卿终于得到了正式的任命，成为了吉林督军。老段上台之后，就在酝酿改革，原来老袁搞的是将军府制度，将各省的都督由封疆大吏，变成了中央的派出官。

可是老段发现效果还是很有限，地方诸侯饿权柄还是越来越重，因此段祺瑞决定推行督军和省长的制度，督军掌管军务，省长管理民政，这样形成相互制约，鲍贵卿成了第一个督军。

从北京一路北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两年鲍贵卿管理着北京讲武堂，实际上已经被边缘化了，现在咸鱼翻身，一步登天，直接成为了一方诸侯，他还是得意无比的。

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十足的苦恼，他这个督军夹在了北洋和亲家中间，究竟该何去何从，鲍贵卿有点为难了。

他的专列很快到了奉天，张作霖率领着手下的文武大员，到车站迎接鲍贵卿，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起来，又是儿女亲家，现在又都是一省的封疆大吏，互相见面之后，也是十分感慨，手挽着手，一同登上马车，回到了帅府。

当晚老张就准备了热情的欢迎宴会，奉天所有高官全部聚齐，大家推杯换盏，气氛很热烈。老张喝了两杯之后，就拉着鲍贵卿的手说道：“亲家，这次你去吉林，完全可以放心，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孟恩远要是不识趣，挥手之间，就把他给灭了，一点不用客气。”

“雨亭兵锋所指，势如破竹，奉军上下，都是能战之士，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啊。”鲍贵卿恭维了几句，然后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不过孟恩远终究

是北洋老人，同朝为官多年，咱们也要给他一个活路啊，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说是不是？”

张作霖一听这话，心中略微有些不快，奉军出了力气，把孟恩远拿下，然后老张又把冷板凳上面的鲍贵卿拉了起来，让他接管吉林，可以说老张是仁至义尽，结果鲍贵卿还为孟恩远说话，这是想要两头讨好么？可别忘了是谁给你的这个位置啊！

老张心里虽然不快，但是面上一点都没有露出了，还是有说有笑，谈到了高兴之时，王永江突然端起酒杯，给鲍贵卿敬了一杯酒，然后说道：“鲍大帅，您和雨帅是秦晋之好，以后咱们两省之间也应该如此，互相照应，互相帮忙啊。相比奉天，吉林稍显落后，我建议双方要全面展开合作，互通有无，造福两省的百姓。”

王永江在这个酒桌上提出了合作的问题，看似随意，其实也是有着深意的，鲍贵卿的督军就是奉军给打下来的，奉天出人出力，让鲍贵卿得了名，那就应该把实惠交给奉天，要是奉天没有好处，岂不是成了傻小子么！

张作霖也清楚，正所谓亲兄弟明算账，这种事情的确需要说明白才好，因此老张笑着说道：“亲家，咱们之间的确应该互相帮助，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自然是最好不过了，现在吉林百废待兴，急需奉天的帮助啊，实不相瞒，在来的路上，我就想着化缘呢！”

“呵呵，老亲家，我和拙言商量了一下，让奉天银行给你提供二百万大洋的贷款，主要是用于整顿军队，恢复地方治安，你看够用么？”

鲍贵卿想了想说道：“雨亭，这次吉军主力部队损失很大，要想快速恢复，需要的财力不少，我看至少要有五百万才行？”

这个数目对于张作霖来说，的确有些出乎意料，他有点为难，王永江突然开口了：“鲍大帅，我有个想法，您在看看成不，就是把吉林的官银号抵押出来，以后吉林和奉天一样，通行奉票，以后两省之间交往也方便，咱们金融货币上面结成一体，再去借款也就容易不少了。”

鲍贵卿听到这里，脸上顿时就有一丝错愕，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官，什么事情不清楚，孟恩远为什么和张作霖开战，还不是老张要动人家的货币权力，如果自己把货币发行权也交给了张作霖，那就彻底成了老张的部下和跟班啊。

“凡事都不要操之过急么，我看还是先了解一下民情吧，至于军队也不着急整顿，有二百万足矣了！”

此话一出口，场面突然变得有些诡异，老张突然笑道：“亲家高见，我先安排人，把你送到吉林任职，别的事情以后再谈，咱们先把这块肉放在碗里头！”

第二百一十四章刺杀

鲍贵卿的态度无疑给老张心中蒙上了一层不快，其实张作霖认为鲍贵卿是自己的发小，又是亲家，现在自己又这么抬举他。要是鲍贵卿足够聪明，就应该老实听话，唯张作霖马首是瞻，结果现在的情况满不是这么回事。

鲍贵卿多半有了私心和小算盘，不甘心当老张的部下，而是要和孟恩远类似，当一个平起平坐的督军。

这正好冲了张作霖的肺管子，要知道张作霖抛开了鞍前马后的老兄弟，抬举了鲍贵卿，固然是考虑北洋的态度，但是他也承受着压力，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这三个人都鞍前马后多年，已经有了足够的资历和威望。

结果老张越过了他们，任命了一个和自己离心离德的鲍贵卿，这不是显得老张无能么！不过张作霖早就学会了遮掩自己的态度，举手投足之间，嬉笑怒骂，别人很难看出他的心思来。

喝到了酒酣脸热的时候，张作霖突然说道：“老亲家，吉林那旮旯儿地多人少，到处都空着，这样很不好，我前些天已经让拙言管理屯垦和移民的事务，咱们两省一家亲，有好事也不能忘了亲家，以后吉奉边境地区全都划入屯垦区吧，一同开发，有好处大家一起分。”

张作霖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是一副无可辩驳的语气，不容任何的反对，鲍贵卿根本没法拒绝。但是他也看透了屯垦的本质啊，什么有好处一起享受啊，分明是把吉林南部都纳入了奉军的掌控之中。

而且这也是张作霖的警告，让他知道谁主谁从，鲍贵卿有心拒绝，不过最后还是忍下去了。一顿饭吃的虎头蛇尾，到了最后，在场的众人心里头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一点滋味都没有了。

两天之后，张作霖让孙烈臣统帅着部队，护送鲍贵卿去吉林，把孟恩远彻底赶出去。

就在奉天这边忙活的时候，身在长春的张作相也没有闲着，说实话自从进兵吉林的时候，张作相也对这个督军的位置有点想法。他倒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着张廷兰。

儿子有本事有能力，如果在奉天，头上一大堆人物压着，办什么事情都不舒心。要是自己能够拥有一个省份，张廷兰也就有了足够的舞台。

可是事与愿违。最后老张选了鲍贵卿。张作相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利用这段时间他没少暗中做手脚。首先就是拉拢吉林的商会，张作相击败了高士傧，才把他们救了出来，这些人对张作相感恩戴德。

因此张作相就极力促成他们和奉天实业团的合作，把他们绑到了张廷兰的战车上。另外张作相还俘虏了大量的吉军，他在其中挑选了一部分有点能力的，先把他们都买通了，然后又放回到了孟恩远手下。充当内应。

这些人平时就会一直潜伏在吉军之中，以后吉军有什么风吹草动，根本逃不出张作相的监视。而且张作相又会见了郭宗熙，郭家的烧锅原来就是负责给俄国人提供烈酒，现在奉天兴业公司直接入股，帮着他们扩大产能，同时打通俄国的关系，让他们也能放心大胆的向俄国走私，捞取暴利。

光是这一样就让郭家一年的收入翻了几番不止，郭宗熙和郭宗盛兄弟俩都对张作相感恩戴德，表示一定忠于他们。

做好了这些布置，张作相心中才有了一点把握，就算鲍贵卿掌握了吉林

又如何，在军政商三界，张氏父子都有自己的人，以后有什么变动，张作相和张廷兰都能抢得先机。

就在这时候孙烈臣护送着鲍贵卿赶到了长春，两军汇合，随即对吉林省城发动了攻击。孟恩远在城中惊慌失措，愁得满嘴都是大泡，眼珠子通红，声音早都哑了。

就在两天之前，外甥高士傧才从山里头跑了出来，逃回了吉林，这一次差点要了高士傧的半条命。他也彻底无精打采，虽然很有一点不服气，但是奉军也给他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芜儒，你不是说奉军不足为惧么，我给你一万士兵，你能不能把他们打退？”孟恩远紧紧抓着外甥的手，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他多么盼着高士傧能够信心十足的点点头，给他一点希望，可是他还是失望了。

“舅舅，如果是训练有素的老兵，还能一拼，只是派那些新兵上去，只能是凶多吉少，胜算寥寥！”

孟恩远一听这话，浑身的力气都仿佛被抽空了一般，呆坐在了太师椅上面，这时候吴泰安跑了进来。这个老头也算是幸运，没有死在乱军之中，回到了吉林之后，孟恩远也没有什么疑问，继续重用他。

这时候吴泰安捧着一份电报跑了过来，气喘吁吁的说道：“大帅，鲍贵卿给您发了一封电报，他劝您放弃抵抗，他说了愿意保住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还可以尽量保留您的部下，只要您把帅印交出去，一切好说。”

孟恩远一听这话，猛然坐起，一把夺过了电报，仔细看了又看，然后一脸的颓然。

“老吴，你是不是也建议我答应鲍贵卿的条件啊？”

“大帅，事已至此，实在难以挽回，再硬抗下去，奉军杀过来，就是玉石俱焚。鲍贵卿好歹还算是北洋的老人，不会赶尽杀绝，您还可以留下一些心腹在吉林，只要有机会，您还能够卷土重来，重新执掌吉林。”

孟恩远低头想了想，又说道：“老吴，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啊，鲍贵卿让我放弃了抵抗，然后再把我的部下全都处理了？”

“我看不像，大帅，说句实话，我估计鲍贵卿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当张作霖的提线木偶，因此他一定会向着收拢吉林的老部队，利用这股力量，对抗张作霖，争取一定的独立权力！”

吴泰安说完之后，孟恩远想了半天，点点头：“老吴，你说的很有道理，到了如今的饿地步，只能便宜鲍贵卿了，我回天津隐居，不过你们都不要动，留在吉林，只要有机会，我还要杀回来！”

孟恩远带着满腔的不甘，离开了吉林，鲍贵卿顺利接掌吉林，张作霖又在称霸东三省的道路上走出了坚定的一步。

很快时间到了五月二十七号，日本大正天皇的弟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彼得格勒访问过来，沿途正好经过奉天，这位可是日本皇族的大人物，奉天上下必须要给足够的礼遇。

张作霖也亲自去迎接，张廷兰也跟着凑了凑热闹，这次他把流光也骑了出来，流光已经将近两岁了，身躯越发高大了，蹄至背将近一米六，比起现在大多人都要高，昂起头来，足有两米出头。

一身淡金色的皮毛越发的光亮，通体上下都金光闪闪，神采奕奕，所有人看完之后，都忍不住赞叹，这简直不是人间的战马，而是天上的神驹。

奉军之中有不少人都是好马的，一见到流光，都忍不住流口水。其实张廷兰把流光骑出来也有自己的目的，日本人通过引进良种，改良了东洋马，这些马匹比起中国的蒙古马要高大很多，不少日本人都希望骑着东洋马四处耀武扬威。

张廷兰把流光骑出来，就是想杀杀他们的威风，东洋马再好，比起正宗的汗血宝马，也差的太多，只要流光一出现，那些东洋马就变成了天上的星星，多一颗少一颗根本没人在意。

为了一睹天皇弟弟的风采，奉天有头有脸的日本人都聚齐了，结果堂堂的亲王还没出现，流光在众人面前一走一过，就把所有风头都抢走了，不少日本军官都一眼不眨的盯着流光，口水流了一地。

连亲王的讲话都没有兴趣听了，闲院宫载仁亲王的谱儿也挺大，简答的说了两句，就离开了奉天，根本就没有下火车，在回来的路上，张作霖还有些埋怨。

“妈了巴子的，咱们不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么，给他们面子，结果这帮日本人不会做脸！”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说不定日本人就要跪在您的面前求饶呢！”

“哈哈哈，我等着这一天！”

老张说着催动战马，就要往前走，不过流光猛地加快了步伐，一下子就压过了老张的战马，而且这还不算，流光又伸出大嘴去咬老张战马的耳朵。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让这匹战马老老实实的上后面去，这第一的位置应该留给他。

看着流光小孩子气十足的举动，张廷兰也是一脸的无奈，就算你比老张的战马名贵，可是谁让你的主人不行啊。

老张倒没怎么在意，只是说道：“拙言，对待战马啊，不能一味对他好，还要动手打，只有好好教训，才能听话。”

流光似乎是听懂了老张的话，大眼睛盯着老张，嘴里头还发出一阵不友好的嘶鸣，看着这匹马如此人性化的一面，老张也忍不住哈哈大笑。

就在此时，路边的酒楼上面突然抛下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直接向老张和张廷兰砸了过来，这时候那些护卫都暗叫不好，可是他们也没有了反应的时间，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

流光却猛地腰身用力，庞大的身体以一个十分怪异的角度转了过去，然后两条后腿迅捷无比的踢了出去，正好踢中了投过来的东西。

第二百一十五章仰慕者

老张在江湖闯荡多少年，出生入死，反应绝对是一流的，他立刻想到了对方是在向他投掷炸弹，正当老张想要催马躲开的时候，流光的反应速度比他还快，一脚将炸弹踢飞。

马的劲头何等巨大，更何况是流光这种神驹，一下子就把炸弹踢出了四五十米，这枚炸弹凌空爆炸，巨大的爆炸声将两边店铺的玻璃全都震碎了，每个人的耳朵都有嗡嗡作响。

可见这枚炸弹的威力巨大，如果不是流光踢开了，只怕方圆十米之内，都不会有活口，所有人都暗道侥幸。

就在炸弹被踢开的一刹那，突然从窗口上面有抛出了两枚炸弹，此时老张毫不迟疑，催动战马，疯狂的往前冲，在逃命的时候老张还喊了一句：“拙言，快逃！”

而此时张廷兰则完全失去了对战马的控制权，流光在听到爆炸声之后，耳朵都竖了起来，他正好身体转了过来，头冲着队伍的后面，现在一看两边建筑上还有炸弹投下来，流光猛地往前一窜，直接窜出去将近十米，骑在马上的张廷兰被颠得七荤八素。

“你倒是是马，还是兔子啊？”张廷兰心中不断的呐喊，双手却紧紧搂住流光的脖子，生怕被甩了下去。流光三窜两跳，就和警卫分开了，这些警卫也顾不上他们，一部分人去追老张，这时候还是保护大帅要紧，另外一部分则是去抓捕刺客。

这时候两边的酒楼顶层又响起了枪声，正在马背上狂奔的张廷兰突然感到肩膀一阵火烧火燎的感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下来，张廷兰也上过几次战场了，对于这种情况十分熟悉，自己多半是中枪了。

不过手臂的力量还在。应该不算很严重，索性他就趴在了马背上，快速的奔逃，至于跑到哪里，全凭着流光的心思了，张廷兰算是把生死祸福都寄托在了流光的身上。

就在他快速逃离事发现场的时候，两边酒楼之上又冲出了十几个黑衣刺客，想要继续追杀老张，正好和警卫撞到了一起，双方互相射击。一时间枪声密集，死伤无数。

而张廷兰则是全然管不了了，流光在惊吓之下，速度超常发挥，沿着大街一路狂奔。好在这个家伙动作灵活，只要遇到人。还知道躲闪和跳跃。因此虽然一路大乱，但是好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狂奔的时候，流光身上血脉膨胀，在金色的体毛下面，衬着一层鲜红，就在跑出去五六分钟之后。流光速度终于变慢了，慢慢的张廷兰恢复了对战马的控制，他勉强拉住了流光。

此时人和马都被汗水湿透了，流光浑身的肌肉不住的震颤。汗水顺着修长的四肢，不断的留下来，显然他也被突如其来的情况吓着了，再加上一路狂奔，已经有些超常发挥了。

张廷兰猛地一抬头，发现他们停的位置正好在一家医院的前面，而在此时从医院大门正好走出来一个一身白大褂的女医生，她一抬头也看到了张廷兰，眼神之中流露出一丝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即尖叫了一声：“张先生，您怎么在这啊？”

张廷兰一听对方把自己认出来了，他反倒是一阵惊骇，刚刚遇到了刺客，他都有点惊弓之鸟的感觉了，手不自觉的摸到了枪把上面。

这个女医生反对没有什么察觉，而是快步走到了张廷兰近前，略显羞涩的说道："张先生，我在北京的时候，听过您在大学的高论，十分仰慕。"说到这里，这个女医生脸上微微涨红了，一个女孩子突然见到了心中的偶像，难免如此，她的眼光不自觉的往一边飘忽。

偏偏此时正好看到了张廷兰肩膀上的伤口，正在滴血，她看得十分痛心，急忙说道："张先生，您怎么受伤了，赶快到里面检查一下吧！"

自从见面之后，都是这个女医生在说话，张廷兰一直在打量她，只见她身量高挑，清水脸秀丽端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双秀目，黑白分明，清澈异常，仿佛从眼中能够看到心灵，从里到外，就好像一尘不染一般。

光是这双眼睛就让张廷兰愿意相信她，现在胳膊的确有点麻木，好好检查一下很重要，不过张廷兰还是不能放心，万一刺客追过来，岂不是给医院找麻烦么。

"这位大夫，你先去喊一下路过的巡警，让他们把医院保护起来，再把军警都叫过来。"

"嗯。"这位女医生答应一声，急忙跑了过去，不多时就叫过了一个巡警，有了警察之后，张廷兰彻底放下了心来。

他这才注意到这家医院，原来正是红十字会开的，时间不过半年多，不过听说技术水平不错，张廷兰也听说过一二。

这个女医生把张廷兰带进了医院，这时候其他的医生和护士都赶了过来，他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急忙问道："周医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张先生受伤了，快去准备一下，先给张先生好好检查一下。"

张廷兰进入了门诊室，一股浓重的消毒水的味道直刺鼻孔，那个女医生把他从头到脚好好看了一遍，发现只是在肩膀上面有一个伤口。

就把那块的衣服撕开，露出了一个几厘米长的一道血槽，好在不算太深，但是还在不断的往外渗出鲜血，女医生仔细检查了一下，才战兢兢的问道："张先生，这是枪伤吧？"

"没错，在路上遇到了刺客，先是投了炸弹，然后又开枪，好在我的战马速度足够快，要不能不能活着还在两可之间啊。"

"不许说这种话，什么死不死的，太不吉利了。"女医生皱着眉头说道："刺客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没有人性，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当街行凶，简直目无王法！"

说话之间，她拿过来消毒药水，帮着张廷兰清洗伤口，张廷兰也是一阵的龇牙咧嘴。

"张先生，您还挺得住么？"女医生关切的问道。

张廷兰苦笑着说道："的确有点疼，咱们一面聊天，一面清洗伤口吧，或许能分散一下注意力。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又在哪里见过我啊？"

"我叫周芯瑶，上次您和杨述庆辩论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看到了！张先生当时神采飞扬，说得更是振聋发聩，让人警醒，同学们都是十分钦佩您，后来不少教授都写文章声讨您，还专门组织了演讲，不停的批驳您的观点，不过我一直相信你的观点是对的，他们都是一帮只顾自己私利的无良文人。"

说到这里，女医生也停住了，脸上略微有点羞涩，想起自己还为了张廷兰和不少人争论过，一贯温文尔雅的小姑娘一下子变得疾言厉色，甚至敢和自己的老师叫板，其中要有多少勇气，只有她自己知道，不过现在再度遇到了张廷兰，她似乎觉得自己的坚持有了回报一般，看到了张廷兰受伤，十分的心疼，同时还有一丝庆幸，这就是机缘造定吧。

张廷兰此时满心都在想着刺客的问题，并没有注意到周芯瑶的语气和神态，只是随口问道："周医生，当时你应该还是大学生吧，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医生啊？"

"我当时学的就是医学，张先生您不是说过要脚踏实地的大干苦干么，不能一味的空谈口号，正巧红十字会要在奉天开一家医院，我就跟着一同过来当医生了。"

周芯瑶继续说道："真正开始做事情之后，才真正理解了张先生的话，就拿奉天来说，根本没有几家医院，就连合格的医生都没有几个。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我就是一个实习医生，根本没有资格给病人治病，只是到了这里，医生严重匮乏，才不得不硬着头皮干的。"

此时周芯瑶将伤口清洗的差不多了，又开始清理周边的烂肉，她的动作十分轻柔，不过张廷兰额头还是浸出了一层汗水，他也想靠着说话转移一下注意力，因此笑道："没有足够懂得医学技术的人才，老百姓就别想看病，没有足够的粮食，民众就别想吃饱，生产不了枪支大炮，就要落后挨打。偏偏这些事情都不是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宪政也好，民主也罢，总要先有一点家底，要不然选谁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培养一个医学人才，至少要十五年以上，一个高级的技工最少也要七八年，科研人员时间就更长了，没有这些人才做积累，不管是什么体制，中国人依旧是吃不饱穿不暖，依旧会被人家欺负，这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东西。"

对张廷兰的话，周芯瑶都深以为然，她的动作很快，把伤口彻底清理好了之后，又给张廷兰敷上药，正好进行包扎，这就需要张廷兰把外衣全部脱下去，周芯瑶虽然处理过不少患者了，但是今天的病人可有点特殊，几乎就是他的偶像，因此脸蛋涨的通红。

不过还是要把衣服脱下来才行，军装被解开了，张廷兰这段时间也参加严格的军训，也不像以往那样文弱，一身的肌肉都开始鼓了起来，还被嗮成了小麦色，显得十分健康，充满了吸引力。

周芯瑶一面帮着包扎，一面心里头像是装了一只小兔子一样，不住的跳动。正在此时外面传来了喧嚷之声："拙言，你没事吧？"

第二百一十六章诱饵

老张遇到了刺客之后，催马就跑了，不得不说多年的老马贼就是奸猾，张作霖将身体紧紧的贴在马背上，一点都不离开，如果张廷兰有这个水平，显然也不会被子弹擦了一下。

在一个路口老张猛地发现有人还朝着他投弹，张作霖也拿出了拼命的劲头，在靴子里头掏出了小匕首，一下子扎在了马屁股上面。战马吃痛，希律律的爆叫，猛地越过了投弹的凶手，一路狂奔，又避开了炸弹，不过后面的警卫却被炸死了三四个。

老张一看事情不好，勉强催动着战马，跑进了小巷子里头，穿街过巷，跑了一大圈，终于安然无恙的回到了帅府，此时战马屁股后面都是鲜血，已经到了极限，扑通一声摔倒在了，老张灵巧的一滚，并没有受伤，不过他浑身上下都已经湿透了，汗水混着泥土，弄得老张狼狈不堪。

此时帅府里面早就被惊动了，所有人都涌了出来，老张把眼珠子一瞪："妈了巴子的，老子没事，你们快去抓凶手，还有就是赶快派人找找拙言，他跑得方向和我不一样，千万别出危险！"

老张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开始了行动，这次刺杀可不同以往，前后有两拨人投炸弹，还有不少枪手补枪，这绝对是安排周密，目标明确的一次暗杀。

"妈了个巴子，谁想要俺老张的命，俺老张就让偿命！"张作霖是真正发了狠了，让张景惠和苏良贞全城缉拿凶手，不要放过一个线索。

其实要找张廷兰比较容易，毕竟他那匹战马就是最好的标志，狂奔的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都看到了。就像金色的闪电一般，想不注意都难，而且张廷兰到了医院之后，也急急忙忙的通知了巡警。

因此苏良贞很快得到了报告，就找了过来，他刚到医院，就见到几个护士交头接耳，他们都对今天的事情十分好奇，周芯瑶知识水平在所有医生之中，都是最顶尖的。实际的操作能力也在快速提升，很受大家的尊重。

不过她平时对什么都挺淡然的，只是今天对那个受伤的年轻人简直热情的过分，让不少人都摸不着头脑。而且那个受伤的青年也很有意思，一身军装。卖相极佳，还有一匹比他卖相更好的战马。

有的护士还想要摸一摸。流光也似乎改了脾气。并没有咬人，只是当有人要带着他去后面喝点水，喂点草料的时候，流光一动不动，似乎还要发飙一般，大眼睛直直的盯着门诊室。

苏良贞也看到了流光。顿时松了一口气，此时张廷兰也包扎差不多了，一见苏良贞过来，就急忙问道："老苏。大帅没事吧？"

"没事，大帅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一点伤都没有。"

张廷兰终于放心的点点头，然后又问道："凶手抓到没有？"

苏良贞摇了摇头："这次凶手都比较凶恶，我们击毙了十几个，又俘虏了两个，不过这两个人在嘴里面都藏了毒囊，被抓之后，立刻自杀了。"

听着苏良贞的叙述，一旁的周芯瑶顿时脸蛋煞白，她从来没想过竟会有这样凶恶的杀手，竟然连自己的命都不在乎了，偏偏这伙人的目标又是针对张廷兰，由不得她不担心。

"拙言，你觉得这伙人是谁派来的？"

张廷兰眉头紧锁，气哼哼的说道：“离着老远，我就能闻到人渣的味，除了日本人还有谁！”

这次行动明显利用了老张去迎接日本亲王的时机，能够知道闲院宫载仁亲王的行程的，除了日本人还能有谁，而且这次凶手如此残忍，对自己也能下得去狠手，就更是日本人的作风了。

“老苏，咱们一起到案发现场看看，那些刺客的尸体也要好好检查，一定要拿到真凭实据，我要让日本人好看！”

一直以来，都是张廷兰在算计别人，现在遭了黑手，也难怪他会发怒。一旁的周芯瑶有些担心的说道：“张先生，您身上有伤，还是多做一些静养吧。”

“周医生，你不是都处理好了么，就是一点皮外伤，没什么事，我这个人啊就喜欢睚眦必报，敢欺负到我的头上，绝对要让他们吐血三升，不然绝对没完。”

张廷兰眼珠一转，又笑着说道：“周医生，你懂解剖检查之类的么？”

周芯瑶点点头：“只看过这方面的书，没有实际操作过。”

“那也可以了，就烦劳你帮帮忙了。”张廷兰和苏良贞出了门诊室，正好流光就眼巴眼望的等在外面，一见张廷兰出来，他发出了一阵兴奋的嘶鸣。

张廷兰也十分感慨，要是没有流光，今天能不能顺利脱险，还在两可之间啊，他拍了拍流光的大脑袋，亲昵的在耳边说了几句，然后让手下人先把流光带回张府，他和周芯瑶一同上了早就准备好的马车，直奔凶案发生的地点。

“张先生，你的那匹马真通人性，眼睛就好像会说话一般，我都看出了他对你的担心了！”

“呵呵，周医生，你可能不知道，流光脾气大着呢，平时要小心翼翼的伺候，一点差错不能有，不然就和你发脾气使小性，我可是伤透了脑筋。”

周芯瑶扑哧一下，说道：“现在都值得了吧，什么能比过救命之恩啊。”

两个人一面说着，一面快速来到了案发现场，此时里面的刺客尸体还没有处理，都按原样摆着，路面上都是斑驳的血迹，还有不少碎弹片和子弹壳。

张廷兰见惯了战场上的情况，对这些还不在乎，可是周芯瑶明显第一次看到，顿时惊骇的捂住了嘴巴，随即发出了干呕的声音。张廷兰也顿时有点手足无措，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怎么追查凶手，对付幕后的刺客。

可是张廷兰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周芯瑶还是一个不到十七八岁的小姑娘，而且正式当医生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哪里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啊，顿时差点连胃酸都吐了出来了。

张廷兰轻轻拍了一下周芯瑶的肩头，说道：“周医生，这是我疏忽了，不该让你来这的，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再去让别人过来。”

周芯瑶猛地站了起来，摇了摇手，坚定的说道：“张先生，这些凶手身上绝对有很多证据。必须尽快检查清楚，甚至有人可能是假死，这种案例在西方也出现过，最好不要拖延时间。”

说到这里，周芯瑶突然问道：“张先生。这些人的身份对你是不是很重要？”

张廷兰点了点头，周芯瑶眼神之中露出一股坚决的神色。快步走过去。

动手开始检查这些尸体，有的人已经直接被打爆了脑袋，花红脑子留了一地，有的人身中几枪，伤势十分严重，但是这些人在死之前都咬碎了嘴里头的毒囊。可见这帮人都是十足的死士，根本没有想着活下来。

周芯瑶越来越熟悉，动作也越来越快，一连检查了十几个人。最后到了街道旁的酒楼门口，这里还有一个刺客躺在这里，胸前有一滩暗红的血迹，周芯瑶摸了摸他的胸口，还有脖子上面的动脉，又翻看了一下眼睛，顿时失声叫道：“他还活着！”

张廷兰和苏良贞一听这话，顿时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他们急忙跑了过来，又招呼了几个士兵过来，周芯瑶仔细看了看说道：“张先生，这个人应该是在楼梯上被击中了胸口，不过他没有死，摔下来的时候，伤到了脑子，直接晕过去了，没有来得及咬碎毒囊，但是他现在失血过多，只怕也很难抢救了。”

张廷兰的眉头紧皱，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活口，偏偏还是个要死的家伙，太让人扫兴了。不过张廷兰还是下令手下的士兵撬开这个人的嘴，把毒囊小心翼翼的取了出来。

士兵们在忙活的时候，张廷兰手里头端着一个茶碗，里面是浓浓的蜂蜜水，递到了周芯瑶的面前。

“周医生辛苦你了！”

周芯瑶微红着脸点了点头，其实她自己对于今天的表现也有点吃惊，虽然她也解剖过尸体，但是像今天这么凄惨的还是第一次看到，她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能够不惧一切，她偷眼看了看张廷兰，张廷兰正巧看到了她，露出了大大的笑容，还伸出了大拇指，周芯瑶突然觉得心里头十分的甜美，甚至超过了碗里的蜜水。

“张先生，这个人我检查过来，恐怕是救不活了，他的脑子严重受损，又失血过多，能不能挺过一两天都是问题，说不定马上就会死去！”

张廷兰和苏良贞一听，都有点失望，他们已经仔细检查了，这些凶手之中，有五六个人的脚型和中国人明显不同，绝对是经常穿木屐才会形成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绝对有几个人是日本人。

但是光凭着脚型，并不能作为铁证，以日本人的无耻，他们绝对会拼死抵赖的，只有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才能让他们就范。

张廷兰仔细想了想，突然眼前一亮，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对周芯瑶说道：“周医生，你有把握维持这个人三五天的生命么？”

“三五天？”周芯瑶的秀眉微微皱了起来：“我的经验还不足，最好再找几个名医配合，加上一些名贵的药材，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那太好了，就麻烦你了！”

张廷兰说完之后，就急急忙忙的将这里交给了苏良贞，风风火火的直奔大帅府，此时的张作霖已经重新换了一身军装，正在招待一个不速之客。

这家伙就是日本总领事失田，失田正一脸关切的问道：“张桑，听说您遭到了刺杀，大日本方面极度的震怒，特意让我前来慰问您！”

张作霖心里头暗骂，这帮家伙是过来看看自己死没死吧，他冷冷的说道：“多谢总领事关心了，这次刺杀案子有些蹊跷啊，有人向我汇报，刺客的脚型和中国人不一样啊，有点像是日本人啊。”

“张桑，脚型千差万别，哪里能作为证据啊，不过我们一定会配合您，找

出凶手的。”

“不必了，你们应该更关心凶手为什么这个时候下手，他们极有可能知道了亲王殿下的行踪，你们可要小心啊，如果这种消息被居心叵测的人知道，只怕亲王都会有危险。”老张这话明显是夹枪带棒，时间哪会这么巧合，如果不是日本人干的，就证明亲王的行踪走漏了，失田等人工作失职啊。

失田也难免有些尴尬，正在此时张廷兰跑到了帅府，大声说道：“七大爷，凶手之中还有一个活口，已经送到了医院，两三天之内就能恢复健康，到时候只要撬开嘴巴就行了！”

第二百一十七章愿者上钩

张廷兰急匆匆的跑了进来，说完这话之后，才注意到了一旁的失田，他的脸色顿时就一阵大变，脸上露出十分勉强的笑容：“失田总领事，您也来了啊？”

张廷兰变颜变色，而失田的心里却掀起了更大的狂澜，其实这次行动是大仓喜八郎他们主导的，失田并不清楚，直到要开始行刺了，川岛浪速才通知了失田，当时就把失田吓了一大跳，他急急忙忙就跑到帅府，想要看看老张究竟生死如何。

其实失田在张作霖手里吃的亏不少，不过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失田看问题的方式和普通人不一样，张作霖有实力，也有反日的倾向，这种人就应该铲除，这是军部那帮榆木脑袋的思维方式。

失田看得很清楚，张作霖不只对日本不友好，而且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中原，这就是日本可以利用的地方，奉系和北洋的矛盾越大，对日本的分而治之就越有好处，甚至能够挑起双方的大战，让中国彻底四分五裂，元气大伤。

相反把张作霖过早的弄下去，如果换成一个北洋的人，对日本更没有好处。张作霖和日本有矛盾不假，但是他想要和北洋抗衡，就不得不利用日本的势力，这是失田十分有把握的一点。

因此他不愿意这个时候弄死张作霖，上次关东军在辽南搞事，失田也是不支持的，只是大仓喜八郎这些人玩了一个先斩后奏，失田不得不过来擦屁股。

偏巧这个时候张廷兰说还有刺客没死，失田顿时脑袋就嗡了一声，心中暗骂川岛浪速蠢货，就算杀不了张作霖，也不能留下把柄啊。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么！

张作霖面色阴沉，扫了一眼张廷兰，淡淡的说道：“拙言，凶手不都被击毙了么，怎么还有活口啊？”

“七大爷，的确有一个没有死，不过也是失血过多，您也知道奉天缺医少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只能尽力抢救吧！”

“张桑。帝国的医生技术水平很高，不如把凶手交给我们治疗，你放心绝对能保住性命。”

失田这个时候插嘴了，他早就一直在观察张廷兰的神色，最后说的话明显是言不由衷。只是在敷衍自己，明显凶手的状况没有那么遭。说不定真能抢救过来。到时候一旦供出了日本人指使的，又会让日本陷入被动境地。

失田现在是又恨又怕，迫切想把凶手拿到自己的手中，张作霖微微冷笑：“失田先生不用操心了，我们能够处理。我现在有点疲劳，还要休息一下。您要是没事，就不留了。”

张作霖直接下了逐客令，失田只好带着一肚子的疑问，离开了帅府。眼看着失田离开。老张一把拉过了张廷兰，急忙问道：“拙言，你刚才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张廷兰笑着说道：“七大爷，可以说是半真半假，的确有个活口，不过那家伙命悬一线，恐怕救不过来，也撬不开他的嘴了。”

“那你是故意说给失田听的了？”老张眼珠一转。笑着说道：“拙言，你是

有憋着坏主意吧？”
“七大爷，日本人刺杀咱们，偏偏咱们手中缺少有力的铁证，如果日本人知道还有凶手活着，您说他们会不会继续派刺客？”
老张露出一丝恍然的神色，笑着点点头：“的确有这种可能，这次没抓到舌头，如果日本人还敢这么干，咱们绝对不会错失机会，一定要抓个活口！”
张廷兰也在打这个主意，暗杀一省的封疆大吏，绝对不是一个小事情，一战爆发的导火索不就是萨拉热窝事件么，一发塞尔维亚青年的子弹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虽然北洋政府不见得敢对日本人宣战，但是这也是一个大麻烦，足够让日本人焦头烂额了。
只要让日本人感到了强大的压力，说不定他们就会狗急跳墙，越是折腾，就越有破绽，张廷兰笑着对老张说道：“七大爷，咱们把眼睛擦亮点，除了找机会再抓活口之外，还盯着日本人联络谁，动用什么关系，掌握了这些情报，才能保障日后的安全。”
张作霖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日本人已经对他动了杀心，这往后就必须加着一万倍的小心，谁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咱们要组建专门的情报机构，我们不能一味的被动挨打，还要主动寻求安全，不然能躲过一次，不见得能躲过下一次啊。”
“拙言，这个想法很好，你和我说说具体的构想？”
“我觉得情报工作要分成两部分，首先就是军事情报，部队行军打仗，要知己知彼，必须有足够的间谍才行，不然光靠着战场侦查根本不够。另外就是全面情报，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总之方方面面的情报都要掌握，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从负责的范围上划分，可以化成三类，奉天内部的，全国的，还有国外的，咱们都要安插情报人员。”
张廷兰想到这里，继续说道：“大帅，日本人在中国几乎是无孔不入，把咱们看了一个通透，这是坏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好事，他们摊子铺的太大，什么人都收了进去。咱们就能把自己的情报人员安插进去，了解日本人的动向，不只在东三省，咱们还要把人手派到日本列岛和朝鲜，不能只许他们盯着咱们，咱们一样要反制日本。”
情报工作一直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弱项，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在交战的时候，战场调动往往使用明码电报。他们不只不了解国际情况，还不了解国内，既看不清对手，又看不清自己，因此才稀里糊涂的被打败了。
就拿皇姑屯事件来说，策划的并不算严密。其中漏洞也不少，如果老张手上有个强大的情报部门，他绝对能够躲过去。不过很可惜老张没有意识到情报的重要性，只凭着自己对日本政府的判断，就认为他们不会杀死自己。
殊不知日本政府也分成了多个派系，有比较冷静克制的行政集团，但是也有疯狂的军部，还有更鲁莽的中下层军官。张廷兰在这个时候提出要组建情报部门，就是给提前做好准备，同时也是要早早的在日本埋下一些暗子。留着以后发挥作用。
老张想了想说道：“拙言，你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只是我一时好想不到合适的人选，你以为谁比较合适？”
“七大爷，你不会是让来干这个吧？”张廷兰从老张的眼神之中读出了他的心思。既然是张廷兰提出的，就让张廷兰来管理这个工作。

不过说实话张廷兰可不愿意当个情报头子。暂时老张可能没有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所以才会随随便便的推给张廷兰，一旦意识到之后，这个位置就炙手可热了。

但是古往今来，情报头子的下场多数都不好，而且情报工作的特性决定了这个系统的人往上爬的难度太大，多数只能一辈子隐藏在暗处。张廷兰可不想当这种毒蛇一样的人物。

“七大爷，这情报工作十分重要，不只要监视外人，就连亲近人也不能漏掉。而且还要只对您一个人负责。工作繁琐，必须细心缜密，小侄其他事情一堆，实在是没有精力管了。”

老张这时候也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张廷兰说的很含糊，但是老张也听明白了，这个情报组织就要像明朝的锦衣卫一样，就连这些老兄弟身边都要暗中安插人手，这种事情交给张廷兰的确不合适。

可是老张思前想后，发现自己身边又没有合适的人选，也不由得苦恼起来，他想了想说道：“拙言，暂时就由你和赞尧筹备一下，把准备工作做好，等到我物色到合适的人选，你们再交出来！”

老张一句话，将任务暂时交给了张廷兰和孙烈臣，张廷兰也是欣然接受，他可是清楚情报部门的厉害，他参与组建，就能留下自己的烙印，他不想当情报头子，可是也要防备情报头子的算计啊。

大事情商量妥当之后，老张笑着说道：“拙言，你那匹马还算是咱爷俩的恩人，你要好好养着。不过有句话要告诉你，千万别骑着那匹马上战场，不然有你的好看。”

“七大爷，这是为什么啊？”

“嘿嘿，傻小子，马越是聪明，就越懂得的趋利避害，你还敢指望他给你冲锋陷阵么？而且你那匹马太惹眼了，到了战场上，大家伙肯定把枪子都往你身上招呼。”

张廷兰一想也是这么回事，只能苦笑着点点头：“反正我也不打算让流光上战场冒险，就这么养着吧。”

张廷兰辞别了老张，就去着手安排这个陷阱，他先是找了奉天城中的三位名医，有两个是西医，一个是老中医，三个人全被请到了红十字会医院，共同会诊，另外在医院外面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防卫十分严密，甚至超过了大帅府。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日本人知道了，其实失田离开了帅府之后，就用最快的速度把大仓喜八郎和川岛浪速请了过来，把事情和他们一说，川岛浪速当时也傻眼了。

“不能，绝对不能，伊达顺之助在行动之前已经和我保证了，他们不成功则成仁，每个人的嘴里都藏着毒囊，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会咬碎毒囊，绝对不会被抓住。”

“那你觉得张作霖是在和咱们演戏了，想要骗咱们上当？”

川岛浪速也不敢打这个包票，因此就有些支吾，这时候有人人送来了消息，失田脸色当时就阴沉下来，他把东西甩到了川岛浪速的面前。

“你好好看看吧，凡事都是百密一疏，张作霖多半是真正抓到了把柄了。”

川岛浪速一看，顿时脸上也发绿了，这是奉天警官送来的情报，的确有

一个刺客没有被击毙，而是中枪之后晕倒了，根本没有机会咬碎毒囊，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正在全力抢救，据说康复的可能性很大。

川岛浪速终于坐不住了，他仔细看了看，这个情报还是可信的，他顿时又惊又怕。失田黑着脸瞪着他：“川岛先生，我早就让你们不要搞暗杀，你们偏偏不听，现在出了问题，只要张作霖拿到了真凭实据，我看你们怎么解释，这是要给帝国脸上抹黑啊！”

“失田君，这次都是帝国的勇士，他们绝对不会招供的。”

“愚蠢，还用招供么，只要问出是日本人就足够了，然后就能严查所有在奉天的侨民，早晚矛头会指向关东军的。”

“那就只有采取行动，让这个不配做帝国勇士的家伙，永远闭嘴了！”

第二百一十八章自投罗网

一省的封疆大吏被刺杀，而且还是十几名刺客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放到什么之后，都是震惊天下的大事情，随即奉天舆论一片哗然。

老张主政以来，老百姓的日子逐渐变好，而且治安状况空前好转，丘八大爷也被约束住了，商业越来越繁荣，教育投资也很大，老百姓都能够看一点希望，奉天越来越好了，在这个时候，老张的安危就牵动了所有老百姓的心。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英明的领头人，结果还遭到了刺杀，大家的愤怒可想而知，张作霖在回到了大帅府之后，就立刻发表了声明，说明自己没有受伤，现在正在全力追查凶手。

奉天上下闻风而动，都快速的行动起来，老百姓也积极配合，一张大网铺开了，十几个刺客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提前埋伏在酒楼之中，伙计和客人都在排查的范围之中，随着调查的深入，也发现了种种的蛛丝马迹。

有人说他们见过这伙人，听到他们有人说日语，还有老百姓辨认出被击毙的凶手，这家伙是曾经在街上闹事的日本浪人，有了这些证据，再加上那些人的脚型，基本上就能够认定凶手是日本人无疑。

当然日本人还可以否认，毕竟还达不到铁证如山的地步，日本人还可以反过头来污蔑奉天做伪证。但是老百姓心里头都很清楚，这就是日本人干的，小鬼子就是看不得老百姓过一点好日子，他们就千方百计的破坏！

其实日本人最怕的就是这种民间的抵触情绪，正所谓法不责众，他们能欺负政府，却没法欺负所有老百姓。而且这一次的规模有点超乎寻常了。首先奉天各界开始抵制日货，工商团体也削减同日本人的合作。

更要命的是一些日本企业的中国员工全部罢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本溪湖煤铁公司，本溪一带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具有发展钢铁工业的天然优势，自然逃不过日本人的眼睛。

日俄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的时候，大仓喜八郎就跑到了本溪，进行勘察，随即运来了大量的机器，对本溪的煤铁资源进行了开发。这种开发行动并没有得到满清的承认，直到五年之后，才签订了合同，本溪湖煤铁公司由中日合办，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不过虽然争回了一半的股权。但是毫无疑问还是日本人主导这个钢铁公司，源源不断的向日本提供各种资源。公司里面的中国工人多是底层的劳工。要忍受种种压榨。

就在前一段时间，由于张廷兰的带动，奉天重要的工厂都废除了把头制度，改用更加有效的奖惩机制，奉天政府随即公布了最低工资的指导意见，要求奉天所有工厂的薪水提高。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

这种东西在奉天，乃至中国都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所有工人都欢欣鼓舞，本溪湖煤铁公司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偏偏日本人坚决反对，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劳工不过是一群会说话的牲口而已，疯狂压榨，根本没想过提高他们的待遇。

工人的心头早就集聚了大量的怒火，现在终于有了释放的机会，煤矿劳工全面罢工。平时或许觉得这些工人十分卑贱，但是他们罢工之后，产生的效果却十分惊人，本溪湖煤铁公司顿时就陷入了半停滞状态。

这个公司可是大仓喜八郎的心头肉，一看公司停产了，他简直要被气疯了，随即他就向动用打手，迫使工人复工。不过这次他的算盘打错了，奉天方面早就派遣了专门的军警，对劳工进行了保护。

而且不止如此，那些劳工在罢工期间还能得到一定的补偿，让他们不至于饿着，这下子工人就有了靠山，全都不上工了。

大仓喜八郎很清楚，这就是奉天政府的报复，日本人成了最大的嫌疑犯，现在根本没法对张作霖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就这么拖着，每天的损失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大仓喜八郎满腔的怒火。

而且就在此时，日本安排在红十字会医院的眼线得到了情报，据说被抓的凶手已经恢复了神智，马上就能开口说话了。这个消息更是惊雷一般，砸在了大仓喜八郎的脑袋上，老东西不得不再度找到了失田。

川岛浪速也垂头丧气的站在了一边，正是他一手策划的刺杀行动，结果现在变成了这种局面，简直让这个老家伙无地自容，羞愤欲死。

大仓喜八郎也根本不愿意搭理他，只是鼻子里头哼了一声，然后就对失田说道："总领事先生，上一次您坚决反对去刺杀被俘的家伙，只是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一旦张作霖从他的嘴里掏出了想要的证据，我们就全完了。"

"是你们完了，和日本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失田满心的不悦，大声说道："你们在决定刺杀之前，和我说过么，我同意了么？结果出了麻烦，就找到了我，我是给帝国政府服务的，不是给你们擦屁股的。"

失田现在也是暴跳如雷，这帮笨蛋就知道迷信武力，结果一出现武力解决不了的事情，他们就都没注意了，简直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饭桶。

"大仓先生，上一次你们的刺杀已经失败了，这次再去刺杀，能成功么？如果再被抓了起来，你们该怎么办？"

"失田君，绝对不会被抓了。"川岛浪速说道："我已经找到了伊达顺之助，他也因为手下的失败极度羞愧，甚至想要剖腹自杀，不过我劝阻了他，还有最后的使命交给他，就是再度进行刺杀，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绝对不会出现差错！"

伊达顺之助是满蒙决死团的头子，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日本军人，意志顽强，军事技能高超，的确是最好的刺杀人选，即便是被抓了，也不会走漏消息。

"失田君，我们也反思了上次失败的原因，主要就是人员过多，成分混杂，反而减弱了战斗力，这次一定不会失手了。"

失田眉头紧皱，半晌才说道："你们真有把握么？"

"不成功则成仁！"川岛浪速坚定的说道。

"周医生，这几天辛苦你了。"说话之间，张廷兰将大包东西送到了周芯瑶的面前。

周芯瑶一看张廷兰主动给自己送东西，脸上露出了一丝羞涩的笑容，怯生生的说道："张先生，哪有什么辛苦的，就是担心会耽搁了您的大事情。"

"以后叫我拙言吧，要不然显得我有多老一样。"

周芯瑶扑哧一笑："光看您的举止动作，和我伯父都差不多！"周芯瑶说到这里，也觉得有些失言了，就埋头拆看礼物。

"张，拙言，这是九朝贡胶吧，可是正儿八经的贡品啊！"周芯瑶又拿出

了一样，一看正是东北的特产，极品的雪蛤油，另外林林总总，还有燕窝人参之类的东西。

每一样可以说都十分名贵，不过看过之后，周芯瑶微微摇摇头，然后说道：“这都是大补的东西啊，是给老年人的吃的，除了雪蛤油之外，其他的都不太适合年轻人吃。拙言，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也建议你不要吃这些东西啊，对身体没有好处的。”

张廷兰光想着周芯瑶有些辛苦，让她补养一下身体，没想到这些东西还都不适合，因此也有一些尴尬，笑着说道：“周大医生，看不出你还挺懂养生的啊！”

“也不能说多懂，小时候经常看一些医书，后来稍微大了一点，接触到了西医，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认为中医应该都抛弃掉，是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就拿这个阿胶来说吧，不就是驴皮冻子么，哪能治病救人啊？不过后来看的书多了，又接触了几个杏林的高手，发现中医也有可取之处，西医也有不足的地方，想的多了，渐渐就有了一点感悟。不管中药西药，都讲究过犹不及，年轻人底子好，只要多活动一下就可以了，吃太多的补品反而不好。”

张廷兰听着周芯瑶的话，暗暗点头，这个丫头绝对不同寻常，她能一眼认出九朝贡胶，还能接触中西医，又能得到名医的指点，每一样都不是寻常人家能做到的，可见她出身一定是非富即贵，甚至可能是大富大贵啊。

“周医生，既然你中西医都了解，不知道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六大爷孙烈臣的女儿孙宪瑞才十几岁，身体一直不好。”

“嗯。”周芯瑶答应了一声：“拙言，这么关心人家，不会是定下了娃娃亲吧？”

“哪有啊，我是担心六大爷，他膝下就一个女儿，要是出了点问题，我怕他的身体受不了啊！”

“哦，我一定会尽力的！”周芯瑶莫名其妙的松了一口气，随即笑着点头答应了。

就在这个时候，医院外面走进了一个身着白大褂的医生，负责守卫的人员拦住了他，他随即出示了身份证明，是负责会诊的孙医生的助手，士兵们自然放行，这家伙进入了医院之后，就直奔病房而来。

这时候就在病房旁边的休息室之中，有几个医生正在说话：“哎，忙活了两三天，骨头都要散架子了，不过还算没砸了自己的招牌啊，估计明天就能开口说话了！”

其他几个医生也都随声附和，外面这个家伙脚步稍微一顿，然后微微哼了一声，就向着病房快步走了过去。

第二百一十九章敲竹杠

伊达顺之助是是典型的日本中下级军官，在先后击败了满清和俄国之后，日本人的爱国热情迅速变成了一种超乎正常的狂热，伊达顺之助就是在这种狂热思潮之下成长起来，满脑子都是为天皇效命，征服满蒙，控制整个中国。

跟随着关东军进入了东三省之后，伊达顺之助简直傻眼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广阔的土地，也没有见过如此肥沃的土地，只需要撒下种子，几乎不用怎么管，就能收获粮食，相比之下，日本国内的狭小平原根本不值一提。

从看到了东北的广阔之后，伊达顺之助心中的狂热就达到了顶点，支那人根本不配拥有这里，只有大日本帝国才是这里最好的主人，替天皇陛下，抢夺满洲，成了他唯一的使命。

在这种狂热的思想支配之下，伊达顺之助组建了满蒙决死团，他得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刺杀张作霖，伊达顺之助简直高兴的发疯，张作霖是东北最有实力的军阀，只要拿下他，东三省就顺理成章的变成了日本的了。

他们满怀信心的策划了刺杀行动，不过天算不如人算，他们不但没有杀成张作霖，还把决死团的大半人员搭了进去。更要命的是还有活口落到了张作霖的手中，一旦张作霖拿到了铁证，日本政府瞬间就会落入不利的境地。

按照日本人的优良传统，这个时候伊达顺之助就应该剖开肚皮，以死谢罪，而且他也是这么打算的，不过这个时候川岛浪速找到了他，一番鼓动，让伊达顺之助承担起武士的责任。将被俘的刺客杀死。

只要能够成功，也算是真正洗刷了身上的耻辱，伊达顺之助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川岛浪速帮着他弄到了伪造的医生证件，成功混进了红十字会医院。

当这个家伙听到那几个医生的谈话之后，心脏猛地一阵收缩，幸好自己来了，要不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家伙快步进入了病房之中，这个病房里面还有一个医生以一个护士在照看着。

不过他们显然都很疲劳，正歪着头打盹。没有注意到进来的伊达顺之助，他把目光转向了病床，上面果然躺着一个人，脸色惨白，一动不动。也不知道生死。

伊达顺之助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家伙，正是决死团的成员。伊达顺之助把牙咬了咬。猛地走了几步，随即掏出手枪，对着病床就连开了三枪，这三枪正好击中了这个家伙的胸口，瞬间就出现了三个拳头大小的血窟窿，内脏已经清晰可见。显然是活不了了。

就这么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伊达顺之助也没有想到会如此的顺利，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剩下的就是向一个武士一般，光荣的死去，伊达顺之助将枪口对准了脑袋，就要开枪。

突然之间他的后背仿佛被蜜蜂蛰了一般，浑身的力气迅速流失，他顿时就感到不妙，还想要扣动扳机，不过已经晚了，他的枪被踢飞，同时喉咙被掐住，一只大手抓住了他的下巴，一下就把下巴卸了下来。

这样一来别说是用枪自杀了，就是嘴里的毒囊也用不上了，伊达顺之助身体迅速失去知觉，瘫软在了地上，只有两只眼睛还能动一动，里面全是不

甘之色。

“小鬼子别不服，爷爷为了抓你，可是下了苦功夫了。”这次动手的正是冯永双，他不只枪法好，而且身手也是顶尖的，特别是编入了狙击部队之后，冯永双训练更加刻苦。

狙击部队是整个奉军的尖子，如果没有能耐，别想压住那些桀骜不驯的强兵，而且为了抓住日本的杀手，冯永双下了一番苦功夫，反复演习如何生擒活捉对方，张廷兰又出了一个主意，就是使用速效麻醉剂，防止对方自杀。

冯永双化妆成了医生，在一旁装作打盹，伊达顺之助进来之后，他并没有行动，而是等到了成功杀死床上的人之后，伊达顺之助的精神极度放松，这时候冯永双猛然出手，先把麻醉针注入了这家伙的身上，然后冯永双就去卸伊达顺之助的下巴。

与此同时，那个护士也是乔装改扮的，一下子把伊达顺之助的手枪踢到了一边。等到将他拿下之后，张廷兰等人也全都出现了，其实先前抓住的那个不过是活死人而已，随时都能丧命，这一次完全不同，这是个实实在在的活口啊。

“咱们这出戏演的很好，不过还没有唱完，冯排长你辛苦一点，想办法把这家伙的嘴撬开，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您瞧好吧，我一定撬开他的嘴！”

张作霖遇刺的事牵动各方神经，谁都知道，按照老张的作风，绝对不会轻描淡写的放过去，只是这次动手的是日本人，要没有真凭实据，老张还真拿日本人没有办法。

现在大家的关注焦点就放在了医院里面的那个活口上，哪知道这时候突然帅府传出了爆炸性的消息，那个活口被人给刺杀了，连开三枪，当场击毙。

所有人都惊呆了，最后一个活口也没有了，看来老张只能忍气吞声了，偏偏这个时候，帅府又紧接着公布了一条消息，凶手虽然把击毙了，但是奉军却抓到了那个刺客，生擒活捉！

这下子可谓是峰回路转，极度考验人的心脏承受力。奉天的民众欢欣鼓舞，就盼着能把幕后的黑手揪出来，严惩凶手。就连列强也被奉天的情况吸引了，他们也猜到了是日本人干的，一次刺杀不成，接着杀人灭口又失败了，大家都等着看日本人的笑话。

“拙言，干得太好了，小鬼子敢刺杀老子，要是不让你们吐血，我就不叫张作霖！”面对刺杀，恐怕没有谁能够保持镇定，老张对日本人的怨气已经到了一个极点。

现在又抓到了日本人的把柄，要是被狠狠的宰一刀，的确是有点对不起自己，就连张廷兰也是如此，他也挂彩了，哪能轻易放过日本人啊。

“大帅，现在主动权在咱们手中，咱们就稳坐钓鱼台，如果日本人聪明，就赶快过来痛痛快快的挨一刀，要不然咱们就把这件事情捅出去，公然暗杀他国官员，流氓国家的帽子绝对逃不掉。”

为了给日本人制造更大的压力，奉军上下随即调动起来，主要地段全部采取军管，抓到的刺客也被关进了军营之中，另外奉军的调动隐隐的还有针对日本的满铁附属地的意味。

除了军队之后，报纸舆论也都沸腾起来，大家全都在猜测究竟幕后真凶是谁，虽然奉天政府没有公布最终的答案，但是各种小道消息已经满天飞了。大家将矛头都指向了日本人，什么时候都不要低估记者的想象能力，很快有人就查到了关东军有五六位军官失踪了。

如果放在平时，日本人早都炸锅了，现在偏偏没有任何动静，这不是心虚理亏是什么？而且他们又把这些失踪的军官和奉军击毙的那些刺客联系到了一起，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日本派遣军人刺杀张作霖，刺杀失败之后，又派人去灭口，偏偏派去灭口的人又落到了奉天的手中。

这种推测合情合理，迅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现在对于所有人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奉军什么时候能把手中的证据拿出来，让日本人名声扫地。

甚至有些更大胆的人认为这会成为东方的萨拉热窝事件，引起中日两国的全面对抗，甚至是战争，美英等协约国全都表示了严重关切，一时间舆论滔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压力，不只压向了关东军，连日本政府也没有逃得了，首相和外相都受到了指责。

作为始作俑者的大仓喜八郎和川岛浪速更是羞愤交加，备受煎熬，一连三天几乎没有睡觉，他们也没有料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马鹿，十足的马鹿。川岛浪速你这个笨蛋，脑袋里难道只有你的干女儿不成么？”

面对责骂，川岛浪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失田也气冲冲的找了过来，他已经没有精神头骂人了，只是将国内的文件送了过来，扔在了川岛浪速的眼前。

“川岛君，你的擅自行动，根本没有得到帝国的允许，又严重威胁到了帝国的利益，帝国政府希望你能承担罪责。”

失田冰冷的话就像冰冷的刀子，割到了川岛浪速的心头，别看老东西四处扇阴风点鬼火，鼓动别人去死，轮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却没有那个勇气了，现在摆明了日本政府准备抛弃他，让他顶缸，老东西瞬间浑身就瘫软了。

“大仓先生，刺杀张作霖可是您的主意啊，到了现在你不能不管啊！”

大仓喜八郎在鼻子里头冷哼了一声，川岛这个废物，到了这时候还想把自己拉下水，作为拥有特权的财阀之一，大仓的身份可不是川岛能比的。

“川岛君，你放心的去吧，家人我会安排妥当的！”

川岛浪速一听这话，从里到外涌起了一股寒意，就在这个时候，手下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对失田和大仓说道：“张作霖派了于冲汉过来，邀请您二位到帅府去商讨事情。”

失田面色阴沉，重重的叹了口气：“张作霖这个土匪头子还是不想鱼死网破啊，大仓先生，你要做好出血本的准备啊！”

第二百二十章钢铁厂

失田，大仓喜八郎，还有倒霉的川岛浪速和于冲汉一同来到了帅府，往日里三个人过来，老张都会安排人迎接，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有，两旁站岗的士兵都好像没看到他们一样，失田阴沉着脸，他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待遇，不过这个时候有多少火气都发不出来，只能恶狠狠的瞪了一下川岛浪速。

于冲汉在前面领路，把失田等人带到了老虎厅，这时候张作霖端坐在太师椅上面，手里头拿着烟袋，正在吧嗒吧嗒的抽烟，满屋子都是刺鼻的烟味，老张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他们一样。

也不让他们落座，也不给上茶，就这么僵在当场，足足过了两分钟，于冲汉只好对张作霖说道：“大帅，失田先生和大仓先生过来了，大家都是老朋友，有什么话就说说吧。”

“朋友？”老张微微冷笑道：“是要命的冤家吧，我张某人的人头就摆着这里，你们有本事就拿过去吧！”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被人家抓住了把柄，又能如何啊。失田只能赔笑说道：“张桑，我们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但是绝对不会影响到友好合作的大局，还望您不要介意，要往前看才是。”

听到了失田的话，在一旁看着的张廷兰也十分感慨，日本人的脸皮果然不是寻常可比的。暗杀在他们的嘴里都是小事，反过头来还能劝张作霖往前看，似乎是老张小肚鸡肠一般，这份颠倒黑白的能耐真是登峰造极。

回想一下他们后世子孙的德行，张廷兰也了然，明明是他们想要彻底霸占中国的岛屿，才指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结果不要脸的混蛋能在国际上高喊着和平对话，仿佛中国不希望和平一般。

凡事都要追本溯源，是他们破坏了和平的前提，罪责都在倭寇的身上，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没有他们的暗杀，哪会有现在的问题。

张作霖冷笑连声：“失田先生伶牙俐齿，张某一介武夫，也不和你掰扯什么，这次请您过来。就是想让你们看看伊达顺之助先生的供词，如果你们觉得合适，我就向外面公布一下，也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失田听到这话，他的脸色瞬间就变白了。他其实还存在一个妄想，就是伊达顺之助能够把嘴巴闭上。别让张作霖拿到任何的证据。如果这样的话，日本政府还可以抵赖，说这是伊达顺之助的个人行为，和日本政府没关系。

虽然没有人会相信这种说辞，但是至少是一种说辞，能够舍车保帅吧。可是一听到伊达顺之助招供了。失田最后的念想也破灭了，这家伙有一种抓狂的冲动，他甚至想掐死川岛浪速。

这家伙信誓旦旦的保证，伊达顺之助绝对能够成功。就算不成功，也能够守口如瓶，结果全都落空了，不只被抓了，还招供了，在失田的眼中，川岛浪速就是一个十足的猪队友。

其实伊达顺之助可以说是很愚顽的日本军官，也深信着武士道精神，一般的严刑拷打完全能够扛过去，不过很不幸，这次他的对手是张廷兰，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抓到了伊达顺之助之后，张廷兰特意交代，对他不打也不骂，就是采用疲劳战术，不断的轰炸他的神经。牢房也是特别安排的，全都是水泥地面，一点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在棚顶装了四个大功率的白炽灯，将狭小的牢房照

的如同白昼一般。
另外安排了三组审讯人员，轮班上场，一刻也不休息。其实一开始冯永双还有些怀疑，按照以往的老办法，想要让犯人开口，就要动大刑，不用刑具怎么能让人开口啊。特别是张廷兰还交代了，要按时给伊达顺之助送吃的。而且还特别交代，不管伊达顺之助怎么折腾，他们都要保持冷静平和，不要打骂，不要让他寻死，也别让他休息。
冯永双半信半疑的按照张廷兰的要求做了，头一天还没有什么，到了第二天伊达顺之助就有些承受不了了，显得十分烦躁疲惫，满脸都是痛苦的表情，到了第三天，这家伙甚至都发出了野兽一般的嘶吼，精神几乎要崩溃了一般。
张廷兰的审讯方法开始显现威力了，其实伊达顺之助在刺杀之前，已经连续多少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从筹划着刺杀张作霖开始，一直到他亲自去医院灭口，这段时间他都在亢奋之中，情绪波动十分巨大，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
现在又被这种疲劳审讯，连续轰炸，他的精神肯定受不了，而且不只是疲劳审讯，张廷兰还安排了一个更缺德的办法，就是给伊达顺之助断了水，不准喝水，但是可以吃饭吃菜，不过饭菜都加了大量的盐。
饥饿驱使着他必须吃饭，但是嗓子里头火烧一般的感觉，又折磨着干燥的身体，一直持续了三天多，伊达顺之助彻底承受不了了，他甚至说只要睡一觉，喝一口水，马上枪毙他都可以了。
到了这步田地，什么武士道精神，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审讯人员乐滋滋的询问各种口供，伊达顺之助也都供认不讳，只要他招认一点，就给他几滴水，让他润润喉，当然还不让他休息。
伊达顺之助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把所有事情都供出来了，甚至他五岁偷看邻居阿姨洗澡，十几岁和亲妹妹的美好回忆都说了，就连这些审讯的人员都是大开眼界，唏嘘不已，他们已经见过了不少人渣，没有想到这些人渣按照日本人的标准，都能当三好学生了。
失田草草的翻看了一下口供，顿时脸色惨白，伊达顺之助一点都没有保留，他首先供出了川岛浪速和大仓喜八郎，是他们主要邀请自己刺杀张作霖的。然后又交代了满蒙决死团，他们的宗旨，成员，做过什么事情，日本政府和军方是不是知道，对他们有什么指示和帮助，全都说了出来。
这玩意只要公诸于众，就等于把日本政府伪善的面目全都撕了下去，不只是中国，就连列强也会借机发难的，毕竟有些事情可以做，但是绝对不能说，不然就会引起众怒，不幸的是张作霖此时手中就握着这种致命的证据，失田脑门上面都出现了一层汗珠。
至于大仓喜八郎和川岛浪速就更不堪了，伊达顺之助已经供认了，他们就是直接的黑手，如果真闹大了，他们绝对会成为日本政府的弃子的。
老张冷笑着说道：“看完之后，张某人只想到了四个字，那就是叹为观止！日本政府真是处心积虑，张某人真是有幸，成为了你们的目标，不知道下一步日本人有什么打算啊，是要出兵奉天，还是要席卷东三省啊，张某人用不用抱着脑袋滚出奉天啊？”
失田勉强镇定了一下心神，然后说道：“张桑，这只是伊达顺之助的一面之词，您还是不要偏听偏信啊，日本帝国还是很愿意和您保持友好的关系

的。”
“一面之词？很快就不是了，他上面已经供认了很多人，这两位就是涉案人员。”张作霖说着用手一指大仓喜八郎和川岛浪速，冷笑着说道：“我现在就把他们抓起来，也严加拷问，我相信那时候能找到的证据会更多，你们也没有办法抵赖了！”
张作霖的语气之中充满着滔天的愤怒，其实谁知道有人这么处心积虑的对付自己，都不可能舒服。老张的话音刚落，就有不少士兵涌了出来，手中的枪口对准了大仓喜八郎和川岛浪速，只要老张一声令下，马上就把他们抓起来。
失田也站了起来，双眼死死盯着张作霖，大声的质问：“张桑，你准备让双方的友谊彻底破裂么？”
“失田总领事，我早就和你说过，张某人不是笨蛋，我愿意和日本人合作，但是前提是日本人也给我一点基本的尊重，现在倒好，你们不但不尊重我，还想着要我的脑袋，咱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失田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已经看了出来，从张作霖约请自己，他就知道老张还不想和日本闹翻，当然日本也不想和张作霖闹翻。双方还有谈判的余地，只是老张现在态度如此强硬，要多少好处才能堵住张作霖的嘴，失田真没有把握，他现在恨不得立刻枪毙了川岛浪速这个混蛋。
“张桑，这次的事情并非日本政府做的，只是您和川岛先生还有大仓先生的一点私人矛盾而已，帝国政府很希望你们能够协商解决，至于如何了结，我没有意见！”
老张脸上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猛然把佩枪掏了出来，对准了川岛浪速，只要一开枪，川岛就会尸横当场，场面上的气氛瞬间凝固了。足足过了一分钟，老张冷笑了一声，把枪收了回来，笑着说道：“张某人的命比他们值钱多了，杀了他们只会脏了自己的手。”
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张廷兰拿过了一份文件，来到了大仓喜八郎的面前笑着说道：“大仓先生，日本政府让我们双方协商解决，他们不干涉，既然如此，我有一个提议，请你把本溪湖煤铁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交给我们，从此之后，中国绝对控股！”

第二百二十一章百分之一

纵观全中国，最合适煤铁联营的地区就是东北，也就是本溪，鞍山，抚顺等地，煤铁资源丰富，而且品味极高，开发价值很大。也就是这里孕育了后世中国重工业的基础，张廷兰自然不会不知道，他早就将目光放在了这里。

不过他的动作已经晚了，在日俄战争期间，就已经成立了本溪湖煤铁公司，在鞍山一带也在进行非法的勘探工作，而且日本人在前不久还通过于冲汉，向老张提出要求，希望开发鞍山的铁矿资源，要建立鞍山制铁所，这也就是昭和制钢所的前身。

日本人对煤铁资源已经流露出了疯狂的野心，张廷兰清楚的知道这一点，作为一个急速工业化的国家，对钢铁的需求是相当惊人的，偏偏日本列岛又没有办法提供，日本人自然就会把目光放到东北。

偏偏张廷兰也一直希望建立起属于奉天自己的重工业体系，没有钢铁作为支撑，就没有现代化的军队，因此将属于奉天的资源，纳入到自己的囊中，是张廷兰一直以来的目标，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可谓是针尖对了麦芒。

当张廷兰提出要煤铁公司的股份时候，不只是大仓喜八郎，就连失田都坐不住了，他们把眼珠子瞪得老大。老张这个军阀不要枪，不要炮，甚至也不要钱，却盯着钢铁公司，这不得不让失田感到心惊肉跳，张作霖的眼光竟然毒辣到了这种地步么！

“张桑，煤铁公司的股份分派是我们同前清商量好的，不容更改，而且这也不是大仓先生能够决定的，日本政府绝对不会同意的。”

“失田先生，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自己说什么了啊。你不是对如何解决没有意见么！请问本溪湖煤铁公司的股份是在日本政府手里，还是在大仓的手里？”

“自然是在大仓先生的手里，但是本溪湖煤铁公司的产品要供应日本的军事需要，目前中日双方各占据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已经是帝国最大的让步，你们不要痴心妄想！”

张廷兰冷笑了一声：“您说的是产品供应问题，和公司股权没有关系，就算是我们奉天方面掌握了控股权力，我们一样要卖给日本人。”

张廷兰说的没错，暂时奉天还没有消费大量钢铁的能力。依旧要卖给日本人。但是不代表未来就没有，只要把控股权拿在手中，日后就可以主导经营策略，当然这种话张廷兰是不会说出来的。

“不管如何，本溪湖煤铁公司涉及到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已经超出了我们约定的范畴，请你们更改条件。”

“只要涉及到日本利益。你们就如此霸道。那你们派遣杀手，暗杀中国的封疆大吏，岂不是宣战行径么？”

“暗杀和日本政府无关！”

“好一个无关，伊达顺之助是不是日本的现役军官，凶手里面有多少人在军队之中效力，如果日本方面不介意。咱们就公布出去，看看国际上怎么看，会不会认为日本政府是无辜的！”

面对张廷兰的厉声质问，失田气势也弱了下来。他虽然说是和日本政府没关系，实则没有军方的默许，伊达顺之助这些人也不敢这么胡作非为，说

到底他们代表的就是日本官方的意志。

张廷兰一看失田气势减弱，又继续说道："失田先生，如果日本官方坚持介入我们和大仓的交易，那奉天方面只能公布出去事情真相。如果你们能保持克制，我可以保证，这只是股权的变化而已，绝对不会影响到日本方面的利益，相反我们还可以扩大钢铁厂规模，和你们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双方互利共赢，何去何从，就看你们日本人的智慧了。"

失田脸色铁青，死死的盯着张廷兰，恶狠狠的说道："你这是在要挟日本政府，你就不怕我们的报复么，日本皇军随时都能杀到奉天，将你们全都碾碎！"

张廷兰看着失田，他心里头并不担心，俗话说咬人的狗儿不露齿，现在失田叫嚷的这么凶，肯定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不过是吓唬人而已，既然说到吓人，张廷兰也不会客气的。

"失田先生，小小的奉天肯定打不过你们堂堂的日本帝国，我们也不会以卵击石，你们打过来，我们只能逃走。"说到这里，张廷兰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几十万，上百万的难民都会往北走，涌到俄国远东地区，那时候俄国远东必定会阵脚大乱，甚至俄国也会大乱，整个东线战场都会乱起来，我想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日本人不会愿意看到这一天吧！"

在座的众人万万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会想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主意，日本人打我们，奉天不是想着对抗，反而是破罐子破摔，去扰乱俄国。

看起来疯狂透顶，但是这番话的确很有威慑力，没有了东线的牵制，说不定德国就能够快速席卷英法，到时候世界格局都会发生剧变，日本人也的确承受不起这种后果，而且英法两国也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失田被气得直哆嗦，用手点指着张廷兰，从牙缝里面挤出了一句话"你这是在耍无赖！"

"面对杀人犯，我们用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

失田顿时语塞，呆坐在了太师椅上面，不过他的脑子里面却在疯狂的转动，究竟该不该交出控股权，这个问题的确是太难决断了，煤铁是日本的命根子，没有了充足的钢铁，日本还怎么造枪造炮，怎么建造庞大的战列舰。

可是不答应，张作霖把手中的证据公布出去，日本政府马上就会面临一场空前的危机，后果难以预料，这实在是太难选择了，失田痛苦的闭上了眼睛，一语不发。

张廷兰将目光又落在了大仓喜八郎的身上，冷笑道："大仓先生，你经商多年，不会不了解，一个商人最重要的就是信誉，如果有人知道了你背后专门干买凶杀人的勾当，你说什么人还会和你合作，你还怎么在商界立足？"

大仓喜八郎的脑子早就乱了，身为一个富可敌国的财阀，大仓的想法和失田还不相同，如果张作霖把罪证公布出去，不管日本政府如何应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大仓必定身败名裂，甚至万劫不复。

毕竟一个川岛浪速充当替罪羊，分量还太轻了，他多半也逃不了，所以摆在大仓面前的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而是割肉还是掉脑袋的选择。

想清楚这些之后，大仓喜八郎咬着牙说道："本溪湖煤铁公司的股份可以商量，但是绝对不能让给你们百分之二十，而且你们必须签订一个销售协议，保证产品优先提供给日本军用。"

大仓此话一出口，张廷兰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意，终于攻破了一个缺

口，从头建立一个钢铁厂，不只投资巨大，而且还需要合适的选址，还要人才培养，林林总总弄下来，没有几年的时间，根本做不到，现在已经是时不我待了。

如果能趁着这个机会拿到控股权力，在利用股权稳扎稳打，让本溪湖煤铁公司能为我所用，毫无疑问就是一条最好的捷径，尤其是这个工厂也倾注了日本人的心血，用日本人建立的工厂，掉过头打日本人，这天底下就没有这么舒心的事情了。

“销售协议可以签，但是期限必须限定，不能超过五年，价格也要参考市场价，至于股份么，可以减到百分之十八。”

大仓把脑袋摇晃的如同拨浪鼓一般，他目前控制着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让出了百分之十八，就等于是三分之一了，他哪能同意啊。

“百分之十五，这是最后的底限，不然咱们的交易就没法谈下去了。”

大仓喜八郎一时间也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突然间失田开口了：“一两个百分点有商量，一二十个根本不行，你们休想趁火打劫。”

“好，就按照失田先生所说，我们只要百分之一的股份，咱们成交了！”

失田顿时目瞪口呆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谈条件的，刚刚还死死咬着，说百分之十五是底限，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百分之一，这让谁都措手不及。

其实在张廷兰看来，别说百分之一，就是百分之零点一也可以，因为这意味着绝对控股权力，原本双方势均力敌，日本人掌握管理层，还控制销路，等于是把工厂变成了自己的，可是一旦这一个百分点的股权发生变化，奉天政府就是工厂的当之无愧的主人，以后如何发展，就不是日本人说了算的事情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廷兰要的只是一个先机而已，至于多少利益，还真没看在眼里，按照中日合办的时候，百分之一的股份不过两万大洋而已，现在最多也不过五万大洋，为了这点钱，似乎不值得这么争抢。

但是这背后的含义却是五十万大洋，甚至五百万也换不回来的，因此张廷兰还是十分满意。失田和大仓喜八郎此时的脸色都极为难看，失田还有心否认，可是也找不到理由，另外他对于这个百分之一的含义，也不是很清楚，因此就有些错愕。

反倒是张廷兰继续笑道：“我们做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还希望日本方面能提供一些贷款才是，我看暂定五百万吧，当然了这些钱我们也不会乱用，全都用来采购日本机器，引进日本技师，不知两位以为如何啊？”

第二百二十二章国家脊梁

想要顺利拿回股权，就不得不分出一些利益，张廷兰权衡很久，又找到了杨宇霆商量一番，最后决定采购一批机器，用来加强奉天兵工厂，同时引入一部分日本技师增强兵工厂的技术水平。

让日本人接触军工生产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毕竟日本是奉天最大的假想敌，在建设工厂之初，张廷兰就极力排斥，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奉天兵工厂实际上已经有了两处。

一个在奉天，一个在凤城，奉天的部分主要和美国合作，负责生产一些零件，而凤城的才是最重要的，那里有从俄国弄来的技术人才和设备，已经开始生产手枪手榴弹一类的装备了，最近弄到的枪炮生产线也搬到了凤城。

可以说奉天的兵工厂就是一个遮人耳目而已，凤城才是关键所在，张廷兰准备同日本合作，把奉天兵工厂摆在明处，打消日本人的忌惮。而且还能利用这里生产不需要保密的装备，另外最关键的是能够利用奉天兵工厂培养技术人才。

只要技工成熟之后，就送到凤城，这样一来，就等于有了两条腿走路，凤城的兵工厂走俄国路线，奉天走日本技术路线，两国的技术水平虽然都不怎么样，但是也都有可取之处，正好能够开阔中国技术人员的眼界，为以后形成自己的风格做准备。

“失田先生，我们准备把奉天兵工厂扩大，能够生产步枪马枪，当然还希望能生产大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得到日本人的合作，这五百万的贷款都用来采购机器。聘用日本技师。”

一听到兵工厂之后，失田顿时眼前一亮，其实日本人一直在想弄清楚奉天兵工厂的底细，不过奉天政府严防死守，又有美国人参与其中，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但是现在张廷兰自己提了出来，他也不由得十分振奋。

如果能够插手奉天兵工厂，日本人就能掌握奉军的军工产业，不只能牟取暴利。还能通过对武器的评估，了解奉军的战斗力，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别看张作霖折腾的怎么凶狠，都逃不出日本人的掌控。

对于这一点他还是有信心的。毕竟在失田看来，中国没有技术。没有设备。也不懂管理，这些都要仰仗着日本人，他们日后就是兵工厂的太上皇。失田是千算万算也不会知道张廷兰正在打俄国人的主意，已经拥有了另外的选择，日本的设备和技术不过是备胎而已。

“为了增进和张桑的友谊，帝国政府可以提供设备和人才。但是帝国必须拥有兵工厂的股份，至少是百分之四十，而且兵工厂的生产也要交由我方派人管理，日后采购设备也只能选择日本的。”

失田现学现卖。也提出了股份的要求，而且还想要把生产管理也都拿到手，要是答应了这样的条件，奉天兵工厂绝对走了历史的老路，成了日本人掌中的玩具，张廷兰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股份问题没得商量，具体的技术问题可以交给日本负责，至于宏观管理则要服从我们的安排，以后采购设备我们要公开竞标，当然在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会优先采购日本的机器。”

失田也摇了摇脑袋：“你们必须明白，除了大日本帝国，没有人会帮助你们发展军工，这些条件已经很优惠了。”

失田说的倒是没有错误，一方面东三省都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没有他们的准许，别的国家的机器很难进入，另外一方面列强也不愿意让后起国家发展，美英法等国都军工设备和重工业设备都严格限制。

奉天兵工厂虽然和美国搞了合作，但是目前仅是一个血汗工厂的角色而已，最近奉天兵工厂正和美国进行谈判，希望引进步枪和子弹的生产线，不过美国人卡的很死，只答应提供两条过时的子弹生产线。

张廷兰也看透了，在短时间之内，别想从美国拿到更多的东西了，只能转过头来，同日本人与虎谋皮。好在凤城的兵工厂已经有了安顿下来，有了一点基础，就算把奉天兵工厂暴露给日本人，让日本人插手其中，奉军还有足够的后路。

张作霖也在一旁听着，他对于这些事情也十分清楚，也十分无奈，必要的时候就只能够妥协，因此老张开口说道："失田先生，股份可给你们百分之十，机器也可以优先采购你们的，至于管理必须以奉天为主，你们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不然这个兵工厂不就是你们的分厂么？"

失田一听张作霖的话，也知道这是最后的底线，因此也点点头说道："既然如此，我会尽快和国内商量，争取获得支持。"

"你的动作必须要快一点，如果两天之内没有答复，我就只能将口供公诸于众，还要缉捕嫌犯。"说着老张将眼光落在了川岛浪速身上，冷冷的说道："这个家伙在奉天作恶多端，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失田也点点头，他也早就有心用川岛浪速当替罪羊了，因此也毫不犹疑的点头同意。川岛浪速这个家伙也知道自己彻底被抛弃了，仿佛一瞬间把身上的骨头都卸了一般，如同烂泥一样，瘫软在了地上。

早有人把他想拎小鸡一样，带了下去，已经没有人会关心他的命运了。失田和失魂落魄的大仓喜八郎离开了帅府，失田对大仓说道："大仓先生，这次的过错是你的，总不能让政府替你负担罪责吧！"

大仓喜八郎勉强点点头，然后说道："五百万的贷款由我负责，然后由政府名义贷给张作霖。"

大仓虽然富可敌国，但是也架不住这么损失啊，支持革命党就损失了二百万，现在又是五百万，而且还失去了本溪湖煤铁公司的控股权，桩桩件件都向刀子一样，扎到了老东西的心脏上面，让他瞬间老了十岁一般，再也没有兴风作浪的精力了。

他们走了之后，张廷兰和老张也在商讨接下来该怎么办，张廷兰说道："大帅，兵工厂的发展策略需要调整，原本我们是一味的排斥日本人，但是这样做有几点害处，首先就是让日本人更加忌惮我们，他们反而会增加侦查的力度，我们和俄国之间的走私早晚会曝光。第二就是工厂毕竟是要进行大规模生产，现在规模小，还能藏着掖着，但是也长远来看，肯定扩大规模，还要放在台面上。第三就是我们需要很多技术，同日本人合作，既是风险，又是机遇，我们可以去学习日本人的技术和经验。"

张廷兰简单的介绍一下和日本合作的原因，然后又接着说道："但是和日本人的合作必须严格限定在奉天兵工厂，绝对不能让他们染指其他兵工厂，不然我们的底细被日本摸个清清楚楚，再和日本人发生任何冲突，我们就没有丝毫的胜算了。"

老张点点头，然后说道："和日本人合作就是在耍心眼啊，究竟是咱们把

他们耍了，还是他们把咱们坑了，就看手段了高低了。把维修厂暂时都留在凤城，以后从俄国弄来的机器设备，也都放在凤城，咱们总要留一点后手。”

“大帅，凤城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里靠近鸭绿江，而且交通不便，我看从长远上讲，还是放在吉林比较合适，当然条件允许，还要内迁，总之尽量远离日本人，同时还要保证交通运输便利，原料充足。”

老张一听张廷兰居然主要要求放在吉林，心里头也是一动，出于私心来讲，张作相是东边道镇守使，如果把工厂放在凤城，对张廷兰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但是张廷兰偏偏能从大局出发，根本没有想这些，而是建议放在吉林，这让老张十分感动，张廷兰这个年轻人和老派的人物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私心，是一心一意替自己，替整个奉军着想，老张想到这里，也十分满意。

“维修厂暂时还不要忙着迁到吉林，我看把陈启铭的**车间先迁过去吧，你让他们顶着一个民用**公司的名头就行了，日后再做调整。”

张廷兰也点点头，他知道奉军还在急速扩张期，地盘还会不断扩大，等到拿下东三省之后，再做全盘的布局也不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奉天兵工厂的辉煌肯定会被其他工厂替代，毕竟这里已经成为了老张心中的一个弃子。

两天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失田再度找到了张作霖，双方的交易最终被敲定下来，奉天拿到了本溪湖煤铁公司的控股权，而日本方面也顺理成章的插手奉天兵工厂了。

得到了这个消息，最高兴的人正是邝荣光，他兴奋的找到了张廷兰，眼圈微微有些发红，声音激动的说道：“拙言，满清的时候，日本人强行开采本溪的煤矿，当初清廷就派我过去勘察煤矿，估算价值，不过到了最后，也只拿回一半的股份。说起来还是由日本人掌控，真没想到，你能把控股权给夺回来，别看只有百分之一的股权，有了这玩意，咱们在工厂的话语权就无限增长了啊！”

“钢铁是国家的脊梁，无论如何，都要控制在手。”

第二百二十三章国父

只有亲身经历过，才知道其中的耻辱，日本人非法开采本溪的煤矿本来满清收回，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日本人蛮横无理，只能讨回一半股份，而且这一半的股份中国还吃了大亏。

邝荣光亲自去评估的煤矿价值，他作价四十五万两白银，结果日本人根本不承认，最后煤矿资源只估价三十五万大洋，回想起往事，说起日本人的蛮横霸道，邝荣光也是唏嘘不已。

“拙言，这段时间我都在本溪考察，日本人最初建立工厂的时候，只取得了本溪湖煤矿和庙儿街煤矿的开采权。随着欧战爆发，钢铁价格暴涨，日本人的野心也在膨胀，他们已经盯上了本溪境内梨树沟、卧龙村、歪头山、岱金峪、马鹿沟、青山背、骆驼背子、王子岗、八盘岭、太子河沿及通远堡等12处铁矿，并且已经通过买通北洋政府，将十二处铁矿拿到了手中，现在整个本溪，只剩下田师傅煤矿还没有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咱们必须要拿个主意才行啊。”

笼统的说是本溪矿区，但是其中也分成了很多具体部分，日本人正在不断的鲸吞蚕食，想要将整个矿区弄到手中。偏偏在日本人大举吞并煤铁资源的最后关头，奉天夺回来控股权，对日本人的行动不啻当头一棒。

张廷兰顿时也清楚了事情重要，既然日本人还没有完成布局，奉天方面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钢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抬高到何等的位置都不过分，在后世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国内生产总值能衡量国家的发达程度，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金标准。那就是人均钢铁占有量。

只要人均钢铁占有量达到了八吨，就是实打实的发达国家，除了房屋道路，家电汽车，锅碗瓢盆之外。蓄积钢铁最多的地方就是工厂，一个个庞大的生产线都是钢铁巨龙，这才是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代表，也是国力的象征。

毫不客气的说钢铁就是一个国家的脊梁，钢铁越多，国家越强壮。相反这个国家就会缺钙，变得骨质疏松。而现在的中国情况更加糟糕，现代的钢铁工业几乎为零，就像汉阳铁厂号称亚洲的雄厂，但是控制权也落入了日本人的手里。

没有了钢铁工业，中国就变成了没有骨头的一块肥肉。任人鱼肉，就连欧洲的三流四流国家都能欺压堂堂中华，成为了所有国人心中最深重的伤痕。现在张廷兰听说本溪的煤矿和铁矿还没有完全落到日本人手中，心中还有一丝窃喜，总算不太晚。

张廷兰敏锐的感到这是一个限制日本人的好机会，因此带着邝荣光，急急忙忙的赶到了帅府。

这时候帅府也是高朋满座。除了张作霖之外，王永江等人也都在座，北洋政府刚刚颁布了新的官职，正式确立了督军和省长的体制，老张自然是奉天的督军，主抓军务，而王永江则成为了省长，是文官之首。

刚刚上任的王省长正在向老张汇报政务，张廷兰到了之后，他们自然把话题转到了张廷兰的身上。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你一下子又敲了日本人五百万元，还拿回了股权，真是可喜可贺啊。”

“铁龛省长，我可光是感到了耻辱啊。如果咱们实力足够，日本人敢玩暗

杀，就能够向他们宣战，直接把什么狗屁满铁全都赶出去。现在连让日本政府向咱们道歉都做不到，只能拿到一点经济补偿，还要向日本人做出一些让步，说起来也挺无奈的。”

闹得沸沸扬扬的暗杀事件，最后全都推到了川岛浪速身上，只说是川岛和张作霖的私人恩怨，而川岛浪速也在寓所之中剖腹自杀，老张也把伊达顺之助还有口供都交给了日本方面，这个案子就算是了结束了。

但是也不过是给舆论一个交代，双方心里头都深深的埋下了一根刺，奉军和日本人的冲突绝对不会少，就看双方怎么打太极吧。

“拙言啊，你也别愤愤不平了，至少咱们抓到了真凭实据，让日本人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有了钢铁厂，又有了兵工厂，再发展十年，也就有了和小鬼子的算账的本钱，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妈了巴子的，老子绝对不会放过日本人！”

张作霖说到了这里，猛地一拍桌案，将茶壶茶碗震得乱晃，显然老张心里头的怒火还没有丝毫减弱，只是暂时压下去了而已。

“大帅，邝先生和我说了说本溪的情况，我发现咱们还有机会，能够继续痛宰大仓喜八郎，拿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就从这个老家伙身上下手。前一段时间大仓买通了北洋政府，拿到了本溪一带十二处铁矿的开采权力。现在咱们是公司的大股东，我们完全可以用彻查公司账目的名义，把这些交易的黑幕搞出来，然后对大仓进行处罚。另外还有田师傅煤矿还没有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我们还要坚决把这个煤矿保住，这样一来，再把那些铁矿搅和黄了，咱们手中也有煤铁了，只要弄到机器设备，咱们也在本溪建一家钢铁厂。”

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张廷兰绝对不应该在本溪建第二个钢铁厂，不过出于同日本人争夺资源的考虑，再弄一座钢铁厂很有必要，毕竟合资的再好也比不上独资的，奉天需要的是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钢铁厂。

张廷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之后，王永江在一旁说道：“大帅，拙言说的问题我也知道一点，前几天于冲汉还来找我，让我同意把田师傅煤矿交给日本人呢，不过现在峰回路转，情况不太一样了！”

于冲汉这个顾问就是日本人安插的棋子，奉天上下心里头都有数，只不过不能不用而已，老张想了想说道：“拙言的建议很及时，钢铁这玩意儿关系到造枪造炮的大事情。的确需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岷源，就按照拙言说的办，咱们派一个清查小组过去，把日本人的鬼把戏都掏出来。”

“大帅，要办这种事情。必须要有合适的人才行，要能顶住压力，还要办事果决，头脑清醒。”说话之间王永江就把眼光落在了张廷兰的身上，很显然王永江又打算让张廷兰去跑腿了。

张廷兰也知道自己提出了建议，就应该责无旁贷。因此也没有什么反对，偏巧这个时候，有手下人拿着一封电报，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送到了张作霖的面前。

老张看了一眼之后，眉头顿时皱了起来。叹了口气说道：“诸位，袁世凯死了！”

一句话落地，在座的众人全都沉默了下来，从清末开始，袁世凯三个字都是权势的代表，天下多少英雄，都在老袁的鼓掌之中。北洋新军的创立者，亲手埋葬了清王朝，力压革命党，老袁亲手将北洋带到了辉煌的顶点。

不过盛极而衰，老袁在最后的关头错走了一步，登基称帝，众叛亲离，

原本还算统一的国家彻底陷入了崩溃和战乱之中，到了现在老袁死了，而他留下来的乱局该如何收场。还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其实从三月份宣布退位之后，老袁就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忧愤交加，身体日渐衰弱，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不过北洋上下却都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袁世凯，尤其是他的接班人内阁总理段祺瑞。

在老袁登基的时候，段祺瑞极力反对，甚至和老袁撕破了脸，但是看到老袁即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段祺瑞的心里反而十分的难受。

他段祺瑞能有今天，全是袁世凯提拔的结果，甚至整个北洋，都是老袁一手打造出出来的，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他们的今天。老袁要走了，北洋这个团体是兴还是衰，谁也没底儿，越是要失去的时候，就越值得珍惜。

段祺瑞等北洋老人到了现在才知道，袁世凯是不可替代的，在袁世凯最后的日子里，段祺瑞几乎每天都去看袁世凯，想要看看老袁还有什么遗言么。

就在六月六号的早晨，段祺瑞又去拜见老袁，此时袁世凯突然清醒了过来，还让手下人把他扶着做起来，段祺瑞最初还以为老袁身体有所恢复呢，可是他随即就发现了袁世凯脸上不正常的潮红，段祺瑞顿时就知道，袁世凯这是回光返照啊。

“宫保，你还有什么交代的，就都说出来吧，我一定替你办到！”

袁世凯老眼之中也垂下了泪水，嘴唇颤抖了半天，才说道：“芝泉啊，我错听了竖子之言，一步走错，步步成空，好好的天下，因为我一人四分五裂，袁某愧对天下啊！”

“宫保，您千万别这么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还是身体要紧，不要太过悲伤了。”

“哎，我的光阴有限，就和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中国最大的敌人就是日本，从清末以来，日本就是革命党的大本营，历次暴乱都是日本人在幕后操纵的结果，这次蔡锷也同样不例外，革命党就是日本人的提线木偶而已，你当政之后，千万要防备日本人啊！”

老袁说到了这里，紧紧的抓住了段祺瑞的胳膊，眼中露出了坚定的神色，这个时候，袁克定，杨士琦等人也都赶了过来，老袁眼含痛泪，突然气堵咽喉，说不上话来。

“快拿人参！”段祺瑞大喊了一声，老袁的姨太太急忙给他灌了一口人参汤，说起来这颗人参还是张作霖送给老袁的。

老山参功效非凡，袁世凯好不容易恢复过来，又继续说道：“对革命党，一定要剿灭，奉天张作霖对付日本人很有办法，只可拉拢，不能为敌，切记切记！”

交代这些之后，老袁精神彻底衰微了，又断断续续的说道：“我死之后，葬礼由袁家人自行处理，我还想回到洹上村啊……”

说到这里，袁世凯的声音微弱到了极点，只能听到他喃喃的说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英雄末路，不过如此，在场众人无不落泪，袁世凯的身躯突然一阵抽搐，一只手勉强抬了起来，似乎在指着谁一般，嘴里吐出两个字：“是他，是他啊……”随即老袁二目双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段祺瑞随即安排人员向各省发出消息，张作霖自然也在其中，现在老张

攥着这份电报，对所有人说道：“大家都说说，咱们该怎么办？”

“尊袁，用最隆重的仪式祭奠袁世凯，所有报纸都发动起来，要连续刊载袁世凯的功绩，上书段祺瑞，要求给袁世凯加上国父的尊号！”张廷兰大声的说道。

第二百二十四章时代的错误

听到张廷兰激动的语气，在座的众人都有点惊讶，要知道老袁登基称帝，名声已经臭了，这时候这么大力的吹捧袁世凯可没有什么好处啊，万一被那帮读书人扣上帝制余孽的帽子，对名声可不好啊。

“拙言，不会是因为当初袁世凯给你送了字，现在就要投桃报李吧？”老张笑着说道。

张廷兰也看到了在座众人的表情，就知道他们肯定没有想明白尊袁意味着什么，因此张廷兰笑着说道：“的确有这么点原因，当然我还有更重要的理由，我们必须要帮着袁世凯挣来最大的哀荣，还要不断的宣传袁世凯的功绩，这对我们好处无与伦比！”

张廷兰从来都是有的放矢，他说得这么重要，大家也都不由得在心中思索，杨宇霆在一旁开口说道：“祭奠死人，其实是个活人看，拙言的意思是不是要向北洋示好啊？”

众人一听杨宇霆的话，也纷纷点头，由于强行赶走了孟恩远，张作霖和段祺瑞之间已经有了矛盾，老段已经动手布置，限制奉军的发展了。

如果这个时候搞个丧礼外交，北洋的老人必定会念着张作霖的好，双方也就能缓和很多，对奉军的确是好事情。

“邻葛，光是这样，还不足以用无与伦比四个字。袁世凯是废除帝制之后的第一位正式总统，这种事情堪称开天辟地，只要国号不变，后来的继任者都要把袁世凯高高的抬起来，不然如何保证统治的合法性啊？”

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道统传承生生不息，有一套非常特殊的历史逻辑，虽然改朝换代多少次。但是每次都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必须要保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在辛亥革命之中，袁世凯带领北洋诸将逼宫，迫使满清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实现了政权更迭，正是袁世凯，才让北洋拥有了合法的道统，以后从北洋体系之中出来的继任者都要承袁世凯的恩情，就连张作霖也不例外。

如果袁世凯被搞臭了，其他继任者的合法性。也要受到质疑，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历朝历代都要无限抬高开国皇帝。而且袁世凯的情况还有些特殊，因为还有孙文存在，如果不去尊奉袁世凯。孙文的党徒就会趁虚而入，将大炮抬高。整个北洋的合法性都会受到质疑。

而历史上恰恰就出现了这种糟糕的局面。正式的大总统，没有干过一个几个月的临时工，国父的名头落到了孙大炮的头上。整个北洋烟消云散之后，以老袁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都被贴上了祸国殃民的标签，进入了历史的耻辱册里面。

这也是北洋武夫无知的一个表现，他们不只没有搞清楚世界。甚至没有研究透中国的五千年历史，也难怪他们把一把好牌打成了那个德行。

张廷兰现在也算是大北洋派系的一员，想起历史的情况，也有些痛心疾首。现在有了改变的机会，他不能不说话。在座众人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王永江率先意识到了其中的意味，因此说道：“大帅，拙言说的的确没错，尊袁好处众多，不尊袁遗祸无穷，况且人们常说人死不记仇，现在袁世凯已经死了，咱们就应该好好祭奠这位大总统。”

“岷源，打天下坐天下，咱们要是有本事拿下天下，何必在乎袁世凯呢，

如果打不下天下，尊袁又有什么用！”老张显然还有些不以为然。

王永江苦笑一声说道：“大帅，普通人买个房子，也不能是光交了钱就可以，还要把房契地契都更改了姓名才行，一刻不做这个工作，哪管已经住在了里头，这房子也不是你的。朝代的更替也是如此，就拿汉朝来说，刘邦打下了天下之后，又经历了文景之治，国家到了鼎盛的时候，汉武帝却还要听从董仲舒的建议，重新修订历法，就是为了摆脱秦朝的阴影，证明汉朝统治的合法性。”

“没错！”张廷兰又把话接了过来：“日后每个朝代都要给前朝修订史书，盖棺定论，除此之外，还要把开国皇帝的制度作为不可逾越的祖制，都是证明自身合法性的手段，名正言顺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以老张的文化水平，或许还没有办法理解其中的深意，不过好在老张是个从谏如流的人，既然王永江也同意，而且还能缓和同北洋的关系，大搞尊袁，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老张想了想说道：“既然如此，就让景惠作为代表，代表我去北京，悼念袁世凯！”

张景惠是张作霖的结拜弟兄，资历足够，而且他还比较清闲，让他进京，正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时老张又发表了通电，建议段祺瑞为袁世凯举办国葬，各省都要派出代表，组成治丧委员会，共同办理袁世凯的丧事。

奉天这么积极的动作，很快就产生了影响，那些心里头还念着袁世凯好处的北洋老人，纷纷站了出来，要求给予袁世凯足够的哀荣，就按照张作霖的主意办，张勋等北洋的封疆大吏，也都派遣了专门的代表，全都到了京城，悼念袁世凯。

不过这些都集中在了北方各省，南方护**控制的省份则截然相反，他们不只对老袁没有什么哀悼的举动，相反还动用各种宣传工具，大肆攻讦袁世凯，指责袁世凯倒行逆施，残害异己，废除共和，施行帝制，是天下最大的窃贼。

另外二十一条的问题，宋教仁案的问题，甚至袁世凯出卖光绪皇帝的事情都搬了出来，不只是南方各省，就连学界的大多数人也都不例外，纷纷挥动大笔，痛骂袁世凯，对死者毫无尊敬之情，相反好大肆的辱骂，认为老袁死晚了。

不只是袁世凯，张作霖因为率先提出尊袁的口号，甚至要给袁世凯争取国父的名分。也遭到了学界的痛骂，称张作霖是帝制的余孽，要求将老张罢免。唐继尧和蔡锷等人也借着这个机会，大肆宣扬，要继续讨袁，虽然袁世凯死了，但是还有大量的袁世凯的余党存在，同样都是罪不容诛。

孙文的党徒也不甘寂寞，纷纷跳了出来，一时间舆论纷纷。段祺瑞也变得极为头疼，究竟该怎么办，他也没有了主意，只能把杨士琦找了过来，想听听他的意见。

自从老袁失败之后。杨度等人都被列为帝制的元凶，面临着通缉。只有杨士琦一直陪在袁世凯的身边。忠心耿耿，看到了老袁走到了今天，杨士琦也是痛心疾首。

“总理，张作霖是有心之人啊，其实大总统对他也有所猜忌，不过人死了之后。才能看出真心来，张作霖能带头上书，要求厚待大总统，真是难得啊！”

“杏城先生。我也是深受宫保大恩，也向着让宫保风风光光的下葬，只是现在革命党和护**不依不饶，学界又都跳了出来，痛骂宫保，到底该怎么办，我也没有了主意啊。”

“杨某只有一句话，没有袁世凯，就没有北洋的今天，无论承不承认，事实都是如此！”

老袁死后，杨士琦心灰意冷，根本没有兴趣再参合政治，因此说话也没有了顾及，直接点到了段祺瑞的死穴上面，你能有今天，全是袁世凯的恩赐！

正在他们议论之时，徐树铮又突然走了进来，作为段祺瑞最信任的人，徐树铮出入老段的书房，根本不用任何请示，他急急忙忙的将一份报纸送到了段祺瑞的面前。

“芝翁，这是奉天方面发表的最新文章，是纪念大总统的，您看看。”说着就递到了段祺瑞的面前。

老段最初只当是普通的歌功颂德的文章，可是一看之下，他也被吸引住了。这篇文章正是张廷兰写的，他没有用什么华丽的辞藻，甚至整篇文章都有些干巴巴的，但是在其中罗列了袁世凯的四大功绩，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让人也感到由衷的信服。

袁世凯作为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在他的努力之下，满清王朝被终极，君主**时代结束，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政权更迭是基本和平的，没有过多的流血，满清退位之后，也没有大肆的反攻倒算，反而是实行了五族共和，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堪称袁世凯首功。

民国草创，国家纷乱，各省纷纷独立，离心离德，整个国家大有汉末唐末之势，一旦陷入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之中，必定黎民涂炭，国家元气大伤。而且此时的局面还比不汉末唐末，那时候只有内乱，而如今还有外患，中国四分五裂，列强必定插手，瓜分大祸就在眼前。袁世凯力挽狂澜，弥合各省分歧，建立统一的国家，快速扑灭了白狼起义，以及孙文等人的二次革命，防止国家陷入混乱，袁公居功甚伟。

辛亥年间，国家新旧交替，外蒙，东北，藏地都有势力蠢蠢欲动，妄图分裂国家，革命党人甚至提出十八省建国，边疆省份狼烟纷纷，庞大疆土处在土崩瓦解的边缘。袁公优待清廷，完整的继承了满清的领土和主权，又极力维护蒙古等地的安定，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领土没有丢失。

袁公主政以来，发展工商，推动教育进步，革新国家体制，清楚满清积弊，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制定国会组织法，推行民主选举机制，颁布民法刑法等等法律，确立司法体系，建立起依法治国的基础。一手创立新式军队，培养军事人才，发展军工产业……中国从旧时代，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全都是袁氏一手打造。

凡此种种，皆是袁公大功，不容抹杀，虽有些许错误，也是瑕不掩瑜。至于帝制，堪称袁公一生最大的错误，但是洪宪帝制也不同于满清的君主**，而是效仿英德的君主立宪体制，当今强国，多半都施行此种体制，袁公有心效仿，也是情有可原。

袁公堪称旧时代的最后一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人，不可否认，他一只脚迈入了新时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大门，一只脚却停留在过去，仍不免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并非袁公一人的错误，而是时代的错误！

新旧交替，本就是反反复复，难以一步到位，英法列强，皆是如此，理应用宽容的眼光去看待。斯人已去，功绩长存，后辈之人，唯有接过袁公没有完成的事业，努力拼搏，实现国富兵强。

段祺瑞看完之后，兴奋的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篇报道要引发全国，让所有人都看看，让他们知道该怎么评价宫保！”

第二百二十五章话语权争夺

“大少爷，你到底写了什么啊，怎么这些报纸上都是骂你的啊？”张作相的姨太太花福田一直在正厅里面坐着，脸上都是焦急之色，张作相还在凤城，家里的事都是她一手操办，虽然外面的事情不大管，但是看到了不少报纸上都是骂张廷兰的文章，她也由不得有些担心。

“姨太太，您怎么也喜欢看报纸了？”张廷兰扫了一眼桌面上的报纸，足足有五六份之多，也有点吃惊，花福田平时可是绝对不看这些东西的。

“大少爷，您可别嫌我妇道人家多嘴多舌，俗话说吐沫星子淹死人，咱们不能不防备啊。”

张廷兰也知道这位姨太太是真的关心他，因此笑着说道：“您放心吧，我这些天写文章，搞宣传，纪念袁大总统，结果有些文人看着不高兴，就想要骂几句。都是一帮土鸡瓦狗一样的杂碎，奈何不了我的。”

“大少爷有这个把握就好，外面的事情都是男人管的，我也不敢管，可是有点事我得说说，那位周芯瑶周大夫是怎么回事啊？”

说话之间花福田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用手指了指那些报纸：“都是她带过来的，看得出来，那个丫头心里头挺在意你的，大少爷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姨太太您想到哪里去了，我就是看她医术不错，年纪又合适，就请她帮着看看宪瑞妹子。再说了我现在天天脚打后脑勺，哪有什么功夫啊！”

“大少爷，您可不能拿这个当借口啊，人家常说成家立业，成家可是在前面，汉卿的婚事就在眼前了。你可比汉卿还大啊，千万不能拖着，老爷早就等着抱孙子呢！”

其实不少人都和张廷兰提起过婚事，可是一来张廷兰一直不积极，二来也的确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这么一直拖着，显然花福田都替张廷兰着急了。

张廷兰只能嘿嘿一笑，随手翻了翻报纸，然后问道：“周医生过来了？”

“嗯，让她一个女孩家直接去孙府也不好。宪瑞那孩子也十分腼腆，我就去把宪瑞接了过来，让周大夫在咱们家瞧一瞧，等以后她们混熟了，再去也不迟。现在她们正在后面说话呢。”

上次张廷兰和周芯瑶说过之后，就想着帮人帮到底。拜托了花福田去牵线搭桥。孙烈臣正为女儿的身体发愁呢，自然是一拍即合，孙宪瑞已经连续来了两三天，她们之间相处的还很不错。

正在说话之间，周芯瑶和孙宪瑞从后面走了过来，周芯瑶今天并没有穿医生的白大褂。而是穿了一身墨绿色的上衣，下面是碎花的短裙，显得端庄大方，而又不失俏丽。脸蛋粉嫩白皙，眉目清秀可人，果真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度。

至于孙宪瑞相比之下就有点可怜了，面黄肌瘦，显得两个眼睛大大的，有点楚楚可怜的感觉，不过精神头还不错，脸上挂着都是笑容。

一见张廷兰，孙宪瑞先笑着说道：“廷兰哥哥，多谢你费心了，周姐姐比起那些庸医高明多了，我这两天身体就舒服多了。”

“哪有那么神啊。”周芯瑶笑着说道：“妹妹的身体三分因为先天不足，七分是闷出来的，平时多和别人聊聊天，四处走动走动就好了！”

孙宪瑞苦笑一声："家里头就我一个，也没有兄弟姐妹，和谁说啊。"

"那叫到这儿来。"花福田笑着说道："我们这人多，也热闹，而且拙言在城外还弄了庄园，没事咱们就去逛逛。"

孙宪瑞微微点了点头，这时候周芯瑶偷眼看了看张廷兰，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张廷兰压看了出来，笑着说道："周医生，你没听说过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么？我这段时间已经让别人给骂习惯了，他们愿意说什么就随他们去吧，总之我该干什么，就还干什么，问心无愧就好！"

"拙言，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我相信你做得事情都是有道理的，只是其他人还不清楚啊，前几天我还和同学通了电报，劝他们到奉天来做事，结果就有人说不给帝制的余孽干活。"

说到这里，周芯瑶脸上也有些发红，一个女孩家，还没怎么样，就帮着四处招揽人才，显然有些过于热情了。

她急忙解释道："我只是说奉天的氛围好，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真正做点事情，不至于蹉跎光阴。"

显然她的解释有点勉强，张廷兰也察觉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意思，不过他更关注那些学生。奉天想要发展，就要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才，而且最好还是那种没有污染的年轻人，他们没有旧式人物的毛病，还干劲十足。

不过正如周芯瑶所说，这些人也最容易受到各种杂念的干扰，谁都有中二的时候，关键是要让他们快点醒过来，找准路子，不然就白白浪费了才华，对国家和他们自己都是一个损失。

张廷兰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的其实是一个舆论宣传的战场，抢夺话语权，把自己，乃至整个奉天的发展理念都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接受，自然而然的吸引天下的有志青年。

"周医生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除了低头干活，还要大肆的宣传，不过光靠着我一个人显然不行，还要豢养一些御用文人。"

周芯瑶忍不住了笑了出来，清秀的脸蛋上显出两个酒窝，小巧可人。

"豢养御用文人可不是好人干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该不该信你了！"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啊，在我手上死的人也是成千上万，里面有蒙匪，有宗社党，有豪强打手。而且我也不敢说里面没有冤死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问心无愧，这些事情都是对奉天，乃至对这个国家有好处的。"

张廷兰的话中透着一股强烈的自信，周芯瑶也被吸引住了，眼中之中闪着异样的神采，这或许就是实干家和空口说白话的之间的差别吧！

"其实这个社会需要批评家，但是不需要只会谩骂的人，就拿这次我主张隆重纪念袁世凯，甚至还连续多少天，刊发文章纪念他，抛开私心杂念之外，也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袁世凯称帝之后，北洋急速分化，国家也四分五裂，现在通过纪念袁世凯，把人心再重新聚拢起来，国家才能快速安定。而且强调的袁世凯的功绩，诸如民主共和，议会政治，国家统一，司法宪政等等，全都是学界和革命党主张的，结果他们的行径却背弃了自己的主张，你不觉得奇怪么？"

周芯瑶眼界十分开阔，理解能力也不慢，她点点头："的确，我也看过拙言的文章，的确都十分中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袁世凯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不只不是一无是处，而且即便是登基称帝，也是一个不错的过渡人物。

骂袁世凯的人才是真正的心思卑劣，他们不过是在消费死人而已。护**和革命党想借着诋毁袁世凯，达到打击北洋，进而取而代之的目的。至于学界的那些人，多数都是为了谩骂而谩骂，在他们的文章中，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合理建议，通篇都是诋毁，这样的文章除了能挑起矛盾之外，别的一点作用都没有。”

这个社会需要批评家，也需要冷静的反思，但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不能只会骂人，还要学会治病救人，要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和改进的措施，这样你的文章才有价值。

而民国这些文人，多数只会谩骂诋毁，文章之中充满了对中国的鄙视，而对西方则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态度，恨不得下辈子能投胎过去。有些人也提出了改良社会的建议，不过大多数建议还都没跑出去全盘西化的范畴，姑且不论全盘西化的对错，这种想法在中国根本就实现不了，显然他们也都是没有思考的结果。

这样的人不是批评家，也不是社会的良心，而是疯狗，靠着咬自己人，诋毁民族，诋毁文化，玩逆向民族主义，宣扬自卑情绪，这类人堪称文贼，甚至是国贼！

“拙言，这些话我都要记下来，发给我的同学，让他们都好好想想！”周芯瑶笑着说道。

和周芯瑶聊了一会儿，张廷兰发现话语权的确十分重要，想争取年轻人才的青睐，就必须让他们认同自己的观念，酒香也怕巷子深啊！

张廷兰随机找到了老张，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组成一个强大的宣传部，搜罗一些拿得出手的笔杆子，不只这一次纪念袁世凯要用，以后有什么事情，也离不开他们，以往奉天只靠着花钱收买，让报纸替自己说话，这种方式不是长久之计。

要培养自己的宣传队伍，搞出一套自己的刊物，宣传奉天的建设成就，宣扬实干救国，宣传工业化，鼓吹理工科教育，同旧式文人和那些只知道一味谩骂的混蛋进行论战……

老张也是第一次注意到这种事情，他听着也有道理，不过要想养一帮文人，可要花不少钱啊，奉天财政也不宽裕啊。

“大帅，您要是觉得资金有点困难，不如把这个工作承包给我吧，我再让实业团出钱，成立一个专门的文化宣传公司，让他们负责舆论的问题，引入市场化运作，保证能打赢那些单枪匹马的无良文人，抢回话语权！”

第二百二十六章警报

说实话，在张作霖看来，所谓的抢夺话语权，就是雇佣一帮无良文人，不断的发出肉麻的吹捧，就好像帮着袁世凯鼓吹帝制的那帮人一样，这种事情搞不好就会适得其反，还会成为人家嘲笑的把柄。

因此老张并不愿意干这种事情，可是又不忍打消张廷兰的热情，毕竟张廷兰这段时间帮着自己折腾了不少事情。特别是这次纪念袁世凯的行动，给奉天带来了相当大的好处，就连一向对老张有看法的段祺瑞都几次发来了电报，赞赏老张的举动。

另外诸如徐世昌，冯国璋，曹锟等人都发来了类似的电报，他们已经按照张作霖的提议，组建了庞大的治丧委员会，要给老袁办一个前所未有的国葬，三军和各个官署都要降半旗二十七天。

出殡当天，全国降半旗，北京的学校全都放假，按照老袁的遗愿，安葬在了洹上村，各地都要组织吊念活动，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袁世凯的功业，追忆这位民国首位正式大总统。

而且在北洋的所有文书之中，一律尊称袁世凯为国父，直皖两大派系也暂时抛开了成见，全都尽心竭力的处理袁世凯的丧事。

作为一切的始作俑者，张作霖的名字第一次彻底在北洋诸将之中留下了烙印，以往他们只是认为张作霖就是一个土匪胡子，全凭着侥幸才有了现在的地位。

但是老袁已经死了，张作霖还能为袁世凯的葬礼出这么大的力气，可见张作霖是个心怀忠义的人，知道感恩戴德，相比之下，北洋的将领受到袁世凯的恩惠更大。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人敢出来为袁世凯说话，更显张作霖这些举动的可贵之处。

当然也有人说张作霖这是演戏，可是演戏又如何，毕竟老张把这出戏唱好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张作霖的威望大涨，原来暴力驱逐孟恩远的后遗症也都消失了，甚至有些人直接建议，给老张加上东三省巡阅使的名头，让张作霖统管关外事务。

老张也没有想到。一个纪念活动竟能带来这么大的政治收益，他简直是喜出望外，同时对张廷兰的眼光也感到了由衷的佩服，甚至老张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妖孽了，多少久经风浪的大人物都看不清的局。他能够直指核心，将北洋诸将的心里摸得清清楚楚。实在是厉害到了极点。

现在张廷兰要搞什么宣传工作。老张虽然有点抵触，但是也不想拒绝，只是他还是不愿意花太大的价钱，张廷兰也看透了老张的心思，这位张大帅显然还是老派人物的观念，根本不理解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不过老张越是不理解。越是给了张廷兰上下其手的空间，后世各国都对舆论宣传工作极为重视，用尽了手段，投下了血本。花样翻新，手段层出不穷，张廷兰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是也有了这方面的意识。

搞宣传不只是宣传自己的理念，影响社会舆论，还能用来赚钱，就比如以后奉天政府有什么政策，想要让老百姓接受，就需要动用宣传的力量，要是能承包了宣传工作，政府不就需要付钱么。

而且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还可以掌控各类媒体，甚至仿效后世的美国，搞评级机构之类的东西，当然这些玩意还太遥远了，但是早作布置绝对

没错。

张廷兰也知道老张以后肯定会意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如果到时候张大帅一瞪眼睛，把宣传部收回去，反倒不好了，因此张廷兰笑着说道："七大爷，您看我和汉卿一起投资怎么样，让他也占三成的股份，我看您也该多给汉卿点机会才是，听说他在本溪做的就很好。"

张廷兰提到了本溪的事情，老张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张学良的确做得让老张很满意。

按照原来的计划是让张廷兰去本溪清查铁矿的账目来的，不过很不幸老袁这个时候死了，张廷兰必须留在奉天，主持宣传工作，发动奉天各界，纪念袁世凯。

偏偏清查账目的工作也不能迟疑，要不然就给了日本人销毁证据的机会，不过老张偏偏没有合适的人选，结果张廷兰推荐了张学良，让少帅亲自出马。

选择张学良，也不是张廷兰头脑发热的问题，其实去本溪查账并没有什么难度，查账的专业人员可以从实业团调用，另外还有邝荣光在一旁帮忙，他对于本溪矿的情况十分熟悉。最难的是如何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清除中国方面的蛀虫，一定要做到铁面无私，不讲任何情面。

这些对于张学良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这位少帅就代表着张作霖，自然能抗住日本人的压力，而且他也不会贪赃枉法，另外张学良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年纪轻轻，能起到迷惑对方的作用。

最初老张还有点怀疑，不过最后处于让张学良接受一下历练的考虑，还是让他去了，同时又派了邝荣光跟随，而且还调了一个营的新军跟着张学良。

张学良办事也的确体现了出了愣头青的特色，他刚到本溪，什么都没有调查，直接在欢迎宴会上就把中方的总办赵尘翼给拿下来。这一手远远超出了本溪方面的估计，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张学良竟然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拿人，这简直就是在胡来。

偏偏这种胡来，却起到了作用，中日双方的负责人员都来不及反应，很多秘密交易的证据都留了下来，从奉天调来的那些查账高手，很快找出了种种破绽，经过一番调查之后，结果堪称触目惊心。

本溪湖煤铁公司按照规定中日双方各占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就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力，不过中方的总办赵尘翼已经彻底被日本人控制，公司的大事小情全都是日本人做主，最要命的是连账目核算都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一战时期，正是钢铁价格暴涨的时候，而奉天方面坐拥百分之五十的股份，一点分红没有得到，相反在账目上显示还是亏损的，这种荒唐的事情连三岁孩子都骗不了。

原因也十分简单，就是以赵尘翼为首的蛀虫已经被日本人买通了，完全成了日本人的提线木偶，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而且不只是贪墨利润那么简单，赵尘翼还积极帮着游说北洋政府，协助日本人夺取十二处铁矿，购买铁矿的价钱不到铁矿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这种行径绝对称得起是丧心病狂。

邝荣光看到了这些情况之后，也是顿足捶胸，外患虽然可怕，但是这些蛀虫的危害却更大。张少帅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受到的

冲击更加巨大，以往他只是听说过数典忘祖，现在算是看到了活生生的例子，赵尘翼这帮家伙完全就是帮着日本人掠夺中国资源的家贼。

因此张学良首先将中方的管理层全部控制起来，然后以交易不和法规为名，向大仓喜八郎提出了交涉，要求将原来的买卖协议全都作废，重新评估十二座铁矿的价值，同时要求大仓喜八郎将私吞的利润全都交出来，并且对大仓开出了二百万的罚单。

这个时候就体现除了控股权的价值，奉天方面迅速指派了邝荣光担任新的总办，由于控股权的变化，原来日方也有一个总办，现在已经被降为了副总办，一字之差，体现了管理权力的彻底改变。

邝荣光上台之后，加快了清理工作，原本大仓喜八郎私吞利润之后，又用超低价向日本军方出售钢铁和煤炭，损失了公司的利益，满足了日本的需要，也填满了大仓的腰包。

现在有了奉天政府的支持，邝荣光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整顿，提高钢铁售价，甚至要对大仓喜八郎进行审讯，追回他私吞的公司利润。

显然奉天在争夺公司主导权上面，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只要继续保持这个态势，就算不能把资源完全夺回来了，但是也能让本溪湖煤铁公司为我所用，让奉天拥有一定的钢铁行业的基础。

这段时间本溪方面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老张显然对张学良的种种作为也十分满意，儿子还是有办事能力的，只是缺少一个历练的机会而已。

现在张廷兰又提议让张学良接触宣传的事务，老张十分赞同，至少能让张学良接触一些文人，积累社会经验，虽然老张把张学良塞到了军校里头，但是老张也没有把他单纯的当做军官来培养，以后还要让他接触的东西更多，好为以后做打算。

张廷兰得到了老张的准许之后，立即开始行动，着手建立奉天文宣集团，收编报社，邀请新闻界的名笔，文化名人。他们第一个任务就是从评价袁世凯开始，设立一个专门的千秋评论的版块，主要针对历史问题进行评论。

满清上台以来，就大搞文字狱，篡改历史，既然要搞宣传，就要从历史开始，先正本清源，然后从中国再扩展到外国，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张廷兰甚至邀请了辜鸿铭，让他来担任主笔。

正在他忙着这些事情的时候，黑龙江突然传来了警报，许兰洲发动他的部下，要驱逐督军朱庆澜，消息传到了奉天之后，张作霖顿时喜出望外，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第二百二十七章张老师的第一课

“妈了巴子的，这个姓许的也想和咱们学啊！”老张笑着将通电放到了桌面上，然后对着手下的心腹说道：“诸位，黑龙江出了变数，师长许兰洲发动部下，要赶走都督朱庆澜，而且还罗织了朱庆澜的罪状，说他勾结革命党，妄图在黑龙江发动起义，策应蔡锷的护**，共同推翻北洋。”

“哈哈哈，这才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孙烈臣在一旁笑着说道：“朱庆澜早年在奉天当过官，后来随着赵尔巽一同入川，咱们和他没少打交道，虽然朱庆澜倾向革命党，但是要说他想要在黑龙江发动起义，我是绝对不信。”

东三省之中，除了奉天之外，黑龙江和吉林都人口单薄，财力窘迫，同时又有边防压力，而且朱庆澜在黑龙江还控制不了兵权，想要闹事就更不可能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许兰洲想要效仿张作霖，把没有兵权的督军赶走，然后自己取而代之。

“不管他怎么想的，总而言之是黑龙江要出乱子了，大家以为该怎么办？”

“大帅，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既然黑龙江乱了，咱们就应该抓住机会，趁势拿下黑龙江，把三省都掌控在手中。”杨宇霆也开口说话了。

老张也深以为然，虽然老亲家鲍贵卿和张作霖之间不能完全合拍，但是自从赶走了鲍贵卿之后，奉军的势力就不可阻挡的深入到了吉林，东三省之中，只剩下黑龙江了，老张天天都在盼着插手的机会，现在黑龙江乱了，他怎么能放过啊。

“插手是一定的。只是咱们该支持谁呢，你们都说说吧！”

现在黑龙江有两大股势力，一个是朱庆澜，一个是师长许兰洲，相比而言，许兰洲是黑龙江的实力派，手下握着将近七八千枪杆子，而朱庆澜则是一个外来的督军，手中势力没法和许兰洲相比。

“大帅，我看应该支持许兰洲。他的实力强大，这年头说话不是讲道理，而是看谁的腰杆子硬，许兰洲兵多将广，朱庆澜就是一个光杆督军。根本斗不过许兰洲。”张海鹏在一旁说话了，他原来是冯德麟的部下。现在也归附了张作霖。成了老张重要的参谋。

张作霖听了张海鹏的话，微微点点头，按照常理的确如此，应该支持胜算更大的一方才行。不过一旁的张廷兰却微微摇了摇头，正是因为许兰洲势力强大，所以才不能支持他。

玩政治。和下注赌博不一样，张作霖现在需要的是拿下整个黑龙江，消除地方势力，一统三省。这是最大的目标。一旦支持了许兰洲，必定会使许兰洲的势力做大，到时候奉军再去对付许兰洲，只怕麻烦会更大。

而且赶走朱庆澜，必然引起北洋的不满，到时候说不定北洋会另行安排一个督军，张作霖和许兰洲都得不到。

“大帅，我看倒不如支持朱庆澜，他是督军，名正言顺，咱们借助朱庆澜的名义，将黑龙江的地方势力铲除一空，到时候朱庆澜必定感恩戴德，黑龙江才能彻底落到咱们手中，而且朱庆澜在一天，北洋就没有干涉的借口。”

张廷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杨宇霆也是眼前一亮，他也说道：“大帅，我听说许兰洲这个人武术不错，还有个绰号叫赛天霸，是个硬骨头，要是他取朱庆澜而代之，只怕以后更不好对付了，倒不如就按照拙言的想法，咱们通

电支持朱庆澜，必要的时候派遣军队入黑龙江，把许兰洲铲除了。”

杨宇霆身为老张的参谋长，说话很有分量，张作霖心里头也不断的盘算，黑龙江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其余的部队都是写巡防营之类的旧军，战斗力有限，奉军现在拥有四个师的绝对优势，的确应该一鼓作气，把许兰洲消灭，一举控制黑龙江。

因此打着支持朱庆澜的旗号就很不错，老张赞许的看了一看张廷兰和杨宇霆，这两个年轻人的思维的确比起老一辈的人物要敏锐，想的也更加有道理。

虽然张作霖还极力重用老弟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出身绿林的这些老弟兄，战略眼光的确不行，奉军要想发展，必须要依靠新一代的人才，真正在有知识有本事的年轻人。

“赞尧，你就代表我给朱庆澜发电报，说奉军愿意做他的后盾，坚决不准许兰洲肆意妄为，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武力支持。”

孙烈臣急忙点头答应，这时候老张又看了看在场的众人，光靠嘴皮子，谁也不会听你的，必要的时候还要用强大的武力威慑才行。

因此奉军就需要向黑龙江派兵，不过派谁过去可是挺费脑筋的，按理说二十七师和警备师是战斗力最强大的，只要派过去，对付许兰洲，绝对不成问题。可是也要考虑手下的平衡问题，不能光让这两支部队立功受奖，其他人都看着啊。

老张寻思了一会，然后说道：“这次援助朱庆澜的任务就交给骑兵师和二十八师吧，吴俊升率领着骑兵，从洮南北上，直逼省城齐齐哈尔，另外汲金纯率领二十八师也一同北上，利用中东路，快速从呼兰方向，杀到黑龙江。”

老张一下子就抛出了两个师的兵力，可见他对黑龙江局势的重视程度，奉军随即积极调动起来，张廷兰心中一算计，有两个师参与，想要拿下许兰洲，绝对没有问题，毫无疑问，奉军又能扩大一省。

只不过这次的机会落到了吴俊升和汲金纯的身上，张廷兰还有点不甘心，他其实也盼着老爹张作相能够带兵立功，然后顺利的出掌一省，这样的话，自己也就拥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可是偏偏事与愿违。

在原来的历史上，也是吴俊升掌管了黑龙江，现在看来历史要重演了。不过张廷兰也没有办法，他也清楚老张要平衡手下的将领，不可能都围着自己转不是，张廷兰也只能继续等待机会。

别人忙着出征的事宜，张廷兰则是专心致志的当起了助教，他还是讲武堂第一期的年级长，又是工兵科的助教，不过显然他这个助教不算太合格，经常要四处奔走，不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讲武堂里面。

不过这些学生对张廷兰还是极为佩服的，他们之中有不少人都比张廷兰年纪大，但是也都由衷的承认他年级长的地位毕竟人家做的事情，都是他们现在根本不敢想的，真是这辈子都办不到的。

当然也有人不太服气张廷兰的本事，其中质疑最大的就是军事素质，这位挂着助教的名头，可是也没见他讲过什么课程，对张廷兰的水平难免有些怀疑。

偏巧这堂课正是熙洽讲授工兵战术，张廷兰也和所有学员一同听着，熙洽在士官学习的虽然是骑兵科，但是也兼修了其他课程，现在讲武堂师资力量还不够，因此熙洽也负责讲解工兵科的内容。

他讲解了如何构筑单兵掩体，如何挖战壕和防炮洞，又如利用这些工事，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讲解的可以说是中规中矩。

到了最后，熙洽说道："同学们，战争取胜的关键并不是建了多少掩体，也不是拥有多么强大的火力，而是要有顽强的作战意志，在日俄战争之中，武士道熏陶的日本武士，发挥了惊人的战斗力。他们利用肉弹战术，击败了强大的沙俄，要想让我们的军队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大家就应该以日本为师。我也几次向大帅提出建议，要聘请一些日本的专业教官，他们能交给你们更多的东西。"

熙洽说完之后，眼光扫了一下张廷兰，然后说道："虽然有些人对日本有偏见，但是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日本军队是值得学习的榜样。"

"副教育长，日本的确比中国先进，比中国强大，但是也不是全都需要学习，而且日本人也有不少错误。"

张廷兰当然知道熙洽的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他也不是一个大度的人，况且他也不想让这些学生们一味盲目崇拜日本，要知道奉军最大的假想敌就是日本，不能平等的看待你的敌人，又怎能能够找到对方的弱点呢。

张廷兰继续笑着说道："在战场上，比拼的不是做对了多少，而是做错了多少，只要你犯得错误比对方少，你就能获得胜利，日本人能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多强大，多先进，而是俄国太落伍了。"

熙洽在讲武堂授课期间，或多或少的都在推崇日本，而张廷兰这番话显得十分新颖，所有人都来了兴趣，大家也想看看这位助教真正的水平如何，因此全都聚精会神。

"同学们，就拿肉弹冲锋来说吧，这完全就是在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而且在军队大量装备重机枪之后，已经严重落伍了，日本人应该庆幸，他们遇到的是工业水平居于列强末尾的沙俄，如果是遇到了英法等国，他们的肉蛋都会被机枪打成碎片。"

"同学们，大家还应该注意到一点，军事技术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现在欧洲正在发生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烈战争，在战场上，涌现了很多的新武器，新战术，其实已经预示着一场军事变革的到来。"

第二百二十八章学习型军队

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甚至广播刚刚起步的时代，资讯传播速度是非常慢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能知道欧洲在发生战争，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至于列强是怎么打得，战场的态势如此，出现了什么新的战术，新的武器，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即便是有所了解的人也是在报纸上看到一鳞半爪，张廷兰对于欧洲的情况却是十分关注，他不只靠着前世的记忆，现在也同样积极的搜寻资料，通过俄国的走私网，从军官和士兵之中拿到一手资料。

另外也借助弗雷德的关系网，了解西线的情况，定期向张廷兰汇报，他不敢说对欧洲战场了如指掌，也几乎差不多了，对这些学员讲解起来，才底气十足。

“同学们，大家首先要明白一点，任何时代的最先进技术，都是在军事上率先得到体现，同样技术的一点进步，也会带来战场形势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拿最简单的骑兵马镫来说，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士兵就能在战马上更加轻松自在，在没有马镫的时候，骑兵只能之用短柄的兵器，诸如刀剑等，所以说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并不是史实。同样的道理，双脚马镫使用之后，骑兵就大量使用长枪和马槊作为武器，这种骑兵在唐朝十分盛行，也造就了大唐盛世的辉煌。”

对于技术的问题，是中国人一直忽略的问题，文人甚至把这些东西斥为奇技淫巧，在解释改朝换代的时候，更多的关注了民意，说什么天数循环，而往往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就拿元朝来说，能够征服世界，靠的就是强大的骑射战术，相比刀枪，弓箭的攻击距离无疑更远了，也更具杀伤力。

这可以说是在火器时代到来之前，人类武器的最强组合，复合弓和战马，在加上适当的曼古歹战术，让蒙古人横行欧亚大陆。打造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

进入了火器时代之后，火枪越来越精良，射程越来越远，传统的骑兵再也不是装备了火枪的军队的对手，就拿著名的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率领着最精锐饿七千蒙古马队，向着英法联军发动了亡命的冲锋。

张廷兰对所有学员说道：“在这场战斗之中。蒙古骑兵前赴后继。没有人怯战，也没有人退缩，他们的作为绝对堪称肉弹冲锋的典范。不过结果是悲惨的，七千蒙古马队，据说只有不到十个人生还，其他的友军也大量的死亡。而英法的死伤才几十个人而已，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变化。”

学员都在认真的听着，以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讲解军事。这是大家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新鲜观点，全都耳目一新，但是又入情入理。

“英法的军队靠着排枪和大炮，将蒙古马队全部消灭，而几十年之后，他们的排枪战术又一次落伍了，因为技术再度进步，出现了机枪，军队的火力空前增强，原本排枪是为了保证火力的输出，但是到了现在，一排一排密集的枪手就变成了机枪最好的靶子，法**队在开战之初，就大量的被德国机枪杀伤，西线战场尸体堆成了山。

同样为了应付机枪和新式火炮的强大杀伤力，欧洲西线战场变成了壕堑战，简单的说就是用密集的战壕加上铁丝网，构成一道道的防御体系，士兵向老鼠一样，躲在战壕后面，互相倾泻子弹和炮弹。”

张廷兰提到了壕堑战，特意将一个沙盘摆在了所有学员的面前，向他们讲解壕堑战的情况。

“方才熙洽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工兵战术，但是他讲授的模式已经落后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军队攻击能力越来越强，如果还是单纯的一条线一样的防御，根本挡不住了，因此必须要施行纵深防御，合理配置火力，而对工事的建设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工兵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大。”

张廷兰说到这里，又向大家具体说了战壕如何构筑，战壕之间如何修筑交通壕，火力如何配置，等等问题，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其中有些学员都参加过实际战斗，都这种纵深防御深以为然。

以往中国的军队往往只修筑一道工事，只要被打破了，就全线溃败，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方炮弹袭来，可以躲到后面工事，等到结束之后，再快速到前面迎敌，己方的火力配置也要经过周密的计算，才能最大限度的杀伤敌人。

听着张廷兰讲述，熙洽的脸色有些不自然，他一直以自己的士官生身份自豪，认为在军事战术的领域里头，奉天能超过自己的几乎没有人，但是张廷兰的讲述，显然已经比他更加高明。

其实熙洽并不知道，日本人在教给中国学生上面，往往是留了一手，不会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他们。不只军事留学生，就连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所以说日本留学生是中国近代留学生之中，质量最差的，而且良莠不齐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帮回国之后，学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根本不懂建设，因此他们成了职业的革命家，随着孙大炮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起义。

“诸位同学，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咱们不妨都后面的训练场，演示一下如何构筑工事。”

这些学生的热情也全都被调动了起来，呼呼啦啦的和张廷兰一同到了训练场，这时候不只是工兵科的，其他科的学员也都凑了过来，大家都想看看热闹。

张廷兰当场指挥着学员挖战壕，一条战壕要将近一人深，在低头的时候，能遮住脑瓜顶，宽度基本上保持并排能走两个人即可。

这些学员使用的都是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新式工兵铲，十分锋利，而且短小灵便，挖掘起来，速度非常快。

学员很快挖掘出一条二十几米长的战壕，按照张廷兰的指导，他们将土都放在了一边，构成了一道掩体，这样士兵在里面射击就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所有的学员都争相感受这道战壕的作用，他们甚至搬来了一些武器，进行了模拟演练。

上一次张廷兰在对付毅军骑兵的时候，构筑过一道雪埂，来阻挡毅军的骑兵，后来发现这种方式不只能对付骑兵，对付步兵也是很有效的。

在三十米左右的距离上，构筑一条壕沟，就能迟滞对方的速度，而这个时候，负责防守的士兵就能使用手榴弹攻击，杀伤效果十分惊人。

虽然训练场暂时还没有铁丝网，但是学员们也抱来了几根木桩，按在了阵地的前沿，模拟欧洲西线战场的壕堑战。

一部分学员负责攻击，一部分负责防守，很快大家就明白了欧洲战场的成为血肉磨盘的奥妙了，士兵要通过铁丝网，闯过一道道的壕沟，最后还要

面临机枪的扫射，血肉之躯想要越过几百米充满了杀机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

即便是攻陷了第一道战线，后面还有更多的战壕在等着他们，几乎无休无止，早晚会有耗尽攻击力量的时候。大家并没有时间感慨战场的残酷，他们都在想着如何突破对方的工事，或者是利用更加严密的攻工事消灭对手。

“中国人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的战场上，这种观点依旧很有价值，不管敌人的火力多么强大，只要利用好脚下的大地，发挥山川地形的优势，把工事修筑好，就能极大的降低伤亡，要想把工事修筑好，就要发挥人和的作用，所有工兵战士都要有创造性，因地制宜，巧妙利用手中的优势。从目前的欧洲战场来看，骑兵已经成为了辅助性兵种，我们工兵的价值却越来越高，是当之无愧的战场主角之一！”

张廷兰一面讲解，一面还不忘给工兵科的学员打气，让大家充满信心。

“助教，您说技术的进步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那您认为又该如何从技术角度上突破壕堑战呢？”有学员提出了问题，其他人也都在注意听着。

“实际上欧洲战场已经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他们出现了杀伤力惊人的毒气弹，每次使用都能造成几千人，上万人的死伤。他们将刚刚出现的飞机运用到了战场上，从现在开始，战争不再是一个平面的了，而是立体的空间。就比如我们修筑工事，就应该考虑防空的需要，如果对方用飞机，在我们的脑袋上面投弹，我们该如何应付。

另外西方列强还搞出了装甲车，用铁甲包裹车辆，预防弹片的杀伤，这些新出现的东西，还不算成熟，不过可以想见，壕堑战早晚也会被新的战争模式替代，原因很简单，就是技术在不断的进步。”

“助教，既然技术这么先进，而列强又在技术上遥遥领先，我们是不是永远只能挨打了，根本别想胜过列强了？”

张廷兰也知道学员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他信心十足的说道：“任何战术和武器都有弱点，也都有应对的方法，使用武器和技术的都是人，大家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学习，找到敌人的弱点，做一支学习型的军队！”

第二百二十九章惊变

讲武堂的学制只有一年，而且学员的文化素质也参差不齐，想要指望着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让他们都成为统兵打仗的行家，根本不现实，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更是一日千里，一战之后，涌现了大量的新武器，新装备，同时也衍生出新的战术，这些都需要时间来消化理解。

因此张廷兰在讲课的最后，向所有学员说道："讲武堂不是教你们知识的地方，而是要教你们如何学习，以后各位成了军官，这样一根弦同样要绷紧了，要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提高自己，尤其不能抱残守缺。奉军面对的敌人极为凶悍狡猾，要想保家卫国，就要把自己变得比敌人更加强悍。"

张廷兰话锋一转，又说道："军人不干涉政治，这是铁律，你们的全部心思都要放在如何打赢战争上面，不要想着拉帮结派，也不要掺合不该掺合的事情！"

张廷兰这个时候强调军人不干涉政治，这是很有深意的，作为一个后来人，他不可能不知道黄埔生的悲剧，在刚刚毕业的时候，这些学生意气风发，满腔的热血，都放在了救国救民上面。

结果短短几年的时间下来，黄埔生大半都被官场侵染，严重变质了，而军官变质，带来了的就是部队素质的严重下滑，整个抗战之中，大规模的会战没有一次获胜的，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痛的，讲武堂在立校之初，就定下了这个规矩，军人不能干涉政治，军队要保持一定的纯洁。

当然张廷兰强调这个不只是前车之鉴的问题，还有就是要抵御日本的影响，诸如熙洽等亲日派。在军校之中，宣扬日本人的强大，潜移默化的培养亲日派，张廷兰对于这种事情，是坚决反对。

这些士兵也要增强免疫力，不要掺合内政外交的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一门心思的想着如何打赢。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张廷兰对整个讲武堂的学风都进行了整顿，他亦师亦友的身份很容易被学员们接受，而且张廷兰也讲究以理服人。只有有空就和学员谈谈心，到了放假的时候，张廷兰还组织各种活动。

不让军人干涉政治，并不是要把这帮人都变成政治白痴，相反需要他们了解的更多。更全面，也更加理智。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对自己进行约束。

"老师，又到了放假的时候了，您该有什么安排吧？"这些天下来，张廷兰已经摘去了助教的名头，直接在学生中间升级成了老师，影响力直线上升。

现在的娱乐方式的确有点匮乏。张廷兰想了想说道："咱们去大观茶园吧，新开的剧场，找了不少唱戏说相声的，都去听听吧。"

大观茶园也是北市场新建的剧场之一。从张廷兰开发北市场算起来，也将近一年的时间，今年开春之后，建筑工作比起原来快了不少，大家都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因此不惜血本的往里面砸钱，早建完一天，就能早点获益。

当然就算按照现在的速度，至少还要一两年的时间，北市场才能完全开发完毕，至于南市场还要推后一年左右。但是现在已经展现出强大的吸金能力了，越来越多的人热衷到北市场购物，看戏休闲。

拉着几十号学员到了北市场的地界，张廷兰也被繁华的景象吸引住了，

游人摩肩接踵，道路两旁店铺林立，整洁干净，看起来和后世的商业区竟然有些相似，恍如隔世一般。

不少学员也都在窃窃私语，有些人就主动向小伙伴接受，北市场完全是张老师一手规划建设的，里面的种种创意，全都出自张老师之手。

这下子不少学员彻底震撼了，好像在印象里面，张廷兰就没有什么不懂的，这位老师简直是太厉害的，这本事够他们学一辈子了。

大家呼呼啦啦的到了大观茶园，迎面正好撞见一伙人，走在前面的是乔瑞轩和乔岚云兄妹，后面跟着几个一身绸缎的商人，乔瑞轩看到了张廷兰之后，急忙紧走了几步，笑着说道：“张少，您可是大忙人啊，怎么有空过来看戏啊？”

张廷兰笑着说道：“我现在可是正牌的老师了，带着学生过来放松一下。”

“张少，您收徒弟，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这奉天地面上有多少人等着拜您为师呢！”乔岚云也笑着说道：“只要把您点石成金的本事学会一两成，就敢在商海称王啊。”

“乔经理，你才是真正的商界女王呢，说起来该向您学习的是我啊！”

张廷兰说这话半真半假，自从乔岚云掌管了对俄走私之后，这个丫头展现出了强大的商业天赋，而且还秉持了商人特有的狠辣和果决，在走私问题上，一点不手软，多少俄国的军政高官，全都被她玩弄于鼓掌之中。

这段时间以来，乔岚云也变化了很多，彻底褪去了小女生的青涩，变得自信飞扬，在大庭广众之中，也能随意的同各种人物开玩笑，丝毫不怯场，甚至比起乔瑞轩都来的自如。

不过这也给乔瑞轩带来一个最大的苦恼，就是这个妹子以后嫁给谁啊，谁敢要她啊，这种做派在名门大户看来，就是十足的交际花，不是什么好女孩，至于喜欢新派的登徒子，乔瑞轩还看不上他们，这也是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乔瑞轩偷眼看了看张廷兰，又看了看妹子，也不知道能不能高攀上人家！

他们寒暄几句之后，就都到了茶馆之中，由于学员数量有点多，张廷兰也没有去雅座，而是陪着他们都坐在了大堂，乔瑞轩兄妹也只能陪在这里。

台上正在演戏，乔瑞轩低声对张廷兰说道：“张少，来了几位晋商朋友，他们看中了奉天的发展潜力，想要在这边设立钱庄，还有收购一些货物。”

“这是好事情啊，一切都按规矩办事，让他们放心，奉天鼓励商贸发展，会提高最好的经商环境，让他们完全不用担心。”

山西晋商虽然有些没落了，但是好歹还有深厚的积淀，底子不弱，愿意投资奉天，张廷兰是极为高兴，还特意和那几个商人交流了一下，让他们放心。

张廷兰本来是有意让这些商人投资实业的，办一些工厂，不过显然他们还比较保守，只愿意经营传统的商业和票号，张廷兰也不好勉强。

他们聊着，学员都在看着台上演戏的，不过有些演员注意到了这些身穿军装的年轻士兵，顿时就有些冒汗。这些演员都是从关内过来的，对于当兵的有着天然的恐惧，这帮大爷不只看戏不给钱，说不定一高兴，还能把剧场给砸了，现在一下子出现了几十个，他们心都悬着。

又过了几场，换上了一对相声艺人，在相声行里，有句话叫文怕文章

会，武怕大保镖。这是两个比较难的段子，如果都会了，就能拿全份的赏钱，今天这两个艺人说的就是两段合一的文武双全。

这些学员都在认真听着，不是爆发一阵大笑，一切还都算平静，可是到了最后抖包袱的时候捧哏的应该说“你把贼杀了？”逗哏的回答“我把牛宰了！”

结果由于台下做了几十个大兵，捧哏的就有点紧张，把话说错了，变成了“你把牛杀了？”

这句话说出去之后，台下挺过这个段子的人，全都一脸的戏谑，这算是演砸了，要是收不了场，不光是台下的观众不干，今天还有一帮当兵的呢，搞不好就把这里给砸了，有些胆小的都要作势欲跑。

这时候就看出了逗哏的能耐，停顿了不到一秒钟，然后就镇定自如的说道：“知道了你还问？”一下子就把场子圆过去了，下面顿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叫好声，甚至有些观众直接扔钱打赏。

张廷兰也注意了这一幕，也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离开大观茶园之后，张廷兰就笑着说道：“诸位同学，今天这个说相声的就给你们上了一课啊，相声艺人要有一样能耐，就是现挂，简单的说就是现场表演，随机应变。咱们打仗也是一样，战前的规划，只能算是原始的剧本，至于到了真正的战场上，就看你们现挂的本事，只有做到随机应变，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你们才能真正的主宰战争。”

这些学员都光顾着笑了，没想到张廷兰却给大家讲出了一番道理，大家听着也的确有理，于是都频频点头称是。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张廷兰一眼认出来来人，他正是老张的卫队长，他如此慌张，张廷兰心里头就咯噔一下，怕是出了不好的事情了。

“张旅长，快去帅府，大帅急招！”

张廷兰也不敢怠慢，只好打发学员先回讲武堂，他和卫队长一溜烟一样来到了帅府，一进老虎厅，张廷兰就感到了一丝压抑的气氛，老张面色凝重，来回踱步，其他陆续过来的人也变颜变色。

老张一看张廷兰过来了，一语不发，将一份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中，张廷兰一看，顿时脑袋也大了，原来汲金纯的二十八师已经被许兰洲击败了，军队正在向奉天溃败！

第二百三十章临危受命

奉军出动了两个师的部队，无论在谁看来，都是胜券在握，黑龙江督军朱庆澜也十分振奋，他和自己的心腹参谋姜登选反复商量，两个人都认为奉军大兵开到，许兰洲就只有束手就擒，他们也就转危为安。

可是现实往往出人意料，汲金纯率领大军沿着中东路北上，一直到了长春，本想在这里短暂的休整，等待后方的给养到位，然后直接杀入黑龙江境内。

一切的布置都十分完美，偏偏这个关头就出了问题，宿营的当晚，黑龙江方面竟然主动派出部队发动攻击，汲金纯也是久经大敌的人物，在短暂的慌乱之后，就指挥着手下从容应战，渐渐稳住了阵脚。

不过随后发生了汲金纯根本想不到的事情，从吉林的方面突然杀出了一支部队，猛攻二十八师的后方，和黑龙江的军队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而且这支部队装备不弱，士气高涨。

二十八师顿时就陷入了苦战之中，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汲金纯的倒霉事还没有结束，日本人在这个时候也掺合进来，说两军交战的时候有炮弹落到了满铁附属地之内，他们向汲金纯发出了警告，日本人的炮兵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再出现这种状况，他们就要采取行动。

汲金纯扛不住日本人的压力，只能将火炮阵地做出了调整，结果使得二十八师火力骤减，被前后两支军队攻破阵地，全军溃败，而且还是兵败如山倒，二十八师上万人，一路疯跑回了奉天。根本收拢不住。

原本汲金纯和吴俊升两路大军像是剪刀一样，攻击黑龙江，结果现在被打掉了一半，吴俊升孤掌难鸣，也是进退失据，必须向老张请求指示。

张作霖接到了报告之后，顿时暴跳如雷，原本把握十足的行动，反倒吃了大败仗，这让这段时间一直顺风顺水的张作霖。感到了极大的耻辱，他把手下心腹全都召集过来，让大家共同商讨此事。

“大帅，这次出师不利，我认为有两大原因。第一就是吉林方面突然杀出了一支军队，打乱了二十八师的部署。这支军队到底是谁的。为什么之前没有任何的察觉，我认为这是严重的失职，必须追究责任。”

张作相不在奉天，孙烈臣就是所有人之中资历最深，也最受张作霖重视的人，他出来总结失败的原因。合情合理。

“第二大原因就在汲金纯的身上，二十八师原本是奉军之中的王牌力量，却打不过黑龙江的军队，这简直是奉军的耻辱。而且一直以来。我们奉军面对日本人的压力，从来没有后退过，现在日本人刚一威胁，汲金纯就自废武功，这不是寻死是什么！”

孙烈臣的话让在场的人频频点头，张廷兰也是如此，其实二十八师战斗力不行，这可以理解，毕竟张作霖和老冯战斗刚刚结束，二十八师还在整顿之中，军官也抽调了不少，面对两面夹击，有些手忙脚乱也是难免的。

但是被日本人吓住，不敢用炮兵，这就是大错特错了，甚至是不可原谅，其实这也是因为基金存出身二十八师，对日本人的恐惧根深蒂固的原因。

老张阴沉着脸说道：“汲金纯的代理师长职务撤销，转由张海鹏暂代，你的任务是尽快收拢溃军，稳定军心！”

汲金纯被拿了下来，在场的人也没有什么异议，毕竟出现了这么大的错误，撤职已经算是轻的了。

老张顿了一顿，又继续说道：“现在谁能弄清楚，吉林方面突然杀出来的军队到底是谁，这好几千人的部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大帅，张镇守使传来了一份情报，说这支部队是高士傧的！”杨宇霆在一旁低声说道：“是高士傧组织了他的旧部，向二十八师发起了偷袭，才指使汲金纯全线溃败的。”

听到了高士傧三个字，老张的眼珠子顿时就红了，满脸都是不可置信的表情，这不是开玩笑么，奉军刚刚击败高士傧不久，还把老张的亲家鲍贵卿送到了吉林，怎么高士傧还能兴风作浪啊。

别说是张作霖，就连在场的众人也都惊骇不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廷兰的大脑也在飞快的旋转，他隐隐的有一个猜测，问题一定出在了鲍贵卿身上。

这家伙虽然在老张的支持下，才出任吉林的督军，但是鲍贵卿并没有彻底归附老张，而是还以北洋自居，他想充当奉军和北洋之间的调停人，这在当初的欢迎宴会上已经十分明显了。

多半就是鲍贵卿不想赶尽杀绝，而是把高士傧的势力保留了下来，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士傧反咬了一口。张廷兰想到了这里，心中有些气愤，不过随即他又止不住有些兴奋，如果自己估计的不错，现在吉林和黑龙江都已经乱套了，正所谓不乱不治，自己一直寻觅的机会终于来了。

当然越是在紧要的关头，就越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张廷兰一句话也没有多说，生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该如何处理全看张作霖的决断吧。

老张呆坐在太师椅上面，脑子几乎都陷入了空白，他是何等的敏锐，张廷兰能想到的，老张也能想到，肯定是老亲家鲍贵卿出了问题，在张作霖看来，这就是**裸的背叛，他愤恨填胸，猛地照着桌面上派了一下，将茶壶茶碗全都震落。

稀里哗啦的碎了一地，在场的众人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时候又有人送来了电报，原来正是吉林省长郭宗熙发来了，他向老张汇报了情况。

当初张作霖答应向鲍贵卿提供二百万贷款，帮助鲍贵卿解散吉林的旧军，结果鲍贵卿并没有立刻遣散旧军，相反还保留了不少，他用这笔钱想要招募新军，结果新军没有练成，正好黑龙江就出了问题。

高士傧就和许兰洲勾结到了一起，高士傧召集旧部，先袭击了汲金纯，随后有带着大军攻击吉林，想要重新夺回吉林省，这下子鲍贵卿也惊恐不已，他只能撒腿逃跑，连消息都不敢向张作霖汇报，一起逃跑的省长郭宗熙向老张把前因后果汇报了。

老张看到这份电报之后，更是目眦欲裂，儿女亲家非但没有帮到自己，还几乎把自己的大业给毁了，现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都出现了问题，如果不快点平定下去，老张不但拿不到黑龙江，相反还把吉林给赔了进去。

这让一度以为东北王近在咫尺的张作霖，简直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变化，他的脑子几乎都乱了。

好半晌张作霖稳住了情绪，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自嘲的笑了笑：“俺老张识人不明，才有了现在的局面，你们大家伙都说说该怎么办吧，如何才能挽回局面。”

“大帅，我认为只有一个字：打！狠狠的打，把许兰洲和高士傧全都消灭，特别是高士傧，一定要趁着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吉林重新拿回来，咱们不能干亏本的买卖啊！”

孙烈臣大声的说道，他也急眼了，眼看着奉军就要一统东三省，偏偏在节骨眼出这种事情，谁都受不了。

张作霖重重的点了点头：“打是一定要打，我绝对不能放过他们，但是派谁出战，还需要大家商讨一下，另外鲍贵卿不适合在管理吉林了，大家看看谁能够接替他吧。”

“大帅，要说平定高士傧，只有辅忱最合适！”张景惠在一旁说话了：“上一次就是辅忱去打得孟恩远，什么都熟悉，而且警备师战斗力强大，拿下吉军不成问题。”

事到如今的确除了张作相之外，就没有更合适的人了！老张甚至有点后悔，如果当初自己直接把吉林交给张作相，不玩个手段，把鲍贵卿抬出来，或许会更好，老张也有点追悔莫及。

“那就让辅忱出任平叛军总指挥，代理吉林督军，全权负责消灭高士傧。”老张又转过头，对张廷兰说道：“拙言，你也别闲着，把奉天的新军部队也带过去，另外垦殖旅的民兵也调动起来，让他们负责后勤工作，务必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消灭高士傧。”

张廷兰急忙点头，老张又让人给吴俊升下令，让他保持对黑龙江的压力，避免许兰洲派兵去支援高士傧，而且还要寻找战机，削弱许兰洲的实力，等到吉林方向平叛有了结果之后，再两路合围，拿下许兰洲。

老张已经动了杀心，绝对不会放过高士傧和许兰洲，除此之外，老张又让张景惠接掌东边道镇守使的职务，孙烈臣则是和老张一同在奉天坐镇，二十七师的主力也都留在了奉天，原因也很简单，日本人又插手其中了，奉天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威慑和牵制日本人，不然前线别想顺利平叛。

老张将调令都下达之后，奉军上下都动了起来，张廷兰也只能匆匆忙忙的暂停教师的工作，他和张海鹏一同北上，随行的还有一个团的新军。

他们都知道事情紧急，因此一点也不敢耽搁，急匆匆的赶到了吉奉边境，刚刚扎下军营，就听到前面一阵枪声，难道是高士傧杀过来了，简直太快了吧，正在思量的时候，手下参谋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

第二百三十一章收拾残局

“报告旅长，前方二十八师的溃军和地方的民兵打了起来，你看该怎么办？”

“赶快过去控制局面，不管错误在谁的身上，都严惩不贷！”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张廷兰心里头也有一本帐，责任多半就在溃兵身上，士兵一旦溃败，就变得兵不如匪，而地方上的民兵都是负责地方治安的，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定程度，他们绝对不会发疯和正规军队对抗。

想到了这里，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感到了一丝不妙，奉军一直以来都在努力的改善军队形象，收拾民心，如果让二十八师的乱兵这么一闹，打击的可是奉军的威信。而且吉奉边境还是张廷兰负责的屯垦地区，这里头的民兵也都是他一手组建的，如果让这帮乱兵，动摇了自己的威信，那就更麻烦了。

张廷兰急忙找来了张海鹏，他们一同带着人马前往事发地点，此时这里两伙人正在对峙，一伙是百十几个溃兵，一伙是本地的民兵，他们双方正在互相射击。

民兵方面也没有什么好武器，都是老旧的步枪，还有一些大抬杆之类的东西，另外还有一部分人拿着大刀长矛之类的武器，死死守在了村寨的大门口，和对面的溃军正在激战。

溃军虽然战斗力不行，但是欺负这帮民兵还是得心应手的，已经有三五个民兵被射杀，还有十来个人受伤，眼看着民兵就撑不下去了，这时候张廷兰率领着军队一阵旋风一样赶了过来。

一看到气势汹汹的士兵，交战的双方都感到了恐惧，溃兵担心被追究罪责，而那些民兵则是害怕这些人都是一伙的。他们都战战兢兢的看着眼前的局面。

张廷兰命令手下人先把溃兵给围了起来，让他们全部缴枪，等候处理，与此同时，张廷兰催马来到了民兵的村寨外面，对所有民兵喊道：“乡亲们，我们是从奉天来的部队，专门收拾残局，你们放心，绝对不会偏袒这些乱兵。大家先把武器收起来，派出几个代表，咱们把是非曲直搞清楚。”

张廷兰接连喊了几遍，这百十来人的民兵之中都没有人有反应，他们眼中充满了不信任。

张廷兰只好继续说道：“老乡们。我叫张廷兰，是负责屯田工作的。你们的田地农场都是我进行划分的。而且屯垦的条例，你们享受的贷款帮助，也是我一手拟定的，请大家务必相信我，一定会给大家做主的！”

这话说出去之后，这些民兵都有了一些反应。互相之间交头接耳。这时候在村寨里头，一个四五十岁的小老头儿跑了出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中年人。

“万金叔，那个年轻人说他是负责屯田的官。要是真的，他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啊，咱们能活下来全靠人家了，就怕他是想骗咱们把寨子打开，然后杀进了抢劫的。”

其他人还有些担忧，小老头想了想，说道：“你们都别动，我这把老骨头什么都不怕，让我过去看看！”

有几个年轻人还要阻拦，老头执意走了过来，此时张海鹏已经指挥着手下人控制住了那伙溃兵，他也到了寨子前面，老头儿走到了张廷兰近前，就

要下跪磕头，张廷兰急忙拉住了老头。
“您老千万别这样，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
“长官，您是管屯田的官儿么？”
“没错，我就是屯垦厅的厅长，吉奉交界地区还是我的垦殖旅负责的范畴，有什么做的不够的地方，您只管说，我都记着，回头改正。”
老头儿一听突然老泪纵横，激动的说道：“就冲这个小老儿就该给你磕头啊，没有您，我们这些人说不定早都死了，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屯田的工作都是张廷兰搞得，平心而论，里面参杂了太多的私念，增强地方的控制，用银行贷款控制住农场，然后利用从农场得到的丰厚回报，去支持工业发展，因此在张廷兰看来，这个工作就是一个等价交换的买卖而已，而且还是自己算计了这帮老实巴交的农民。
因此一看有人给自己还要磕头，张廷兰也有点愧疚，急忙将老头儿搀扶起来，老头儿也继续说道：“小老儿叫刘万金，起了一个富贵的名字，可是受了一辈子穷，早些年闯关东过来，靠着给地主种田活着，结果去年还遭了灾，颗粒无收，一家老小都要饿死了。幸亏有了屯田的政策，给我们重新划分了村镇，分到了救命的粮食，还分了土地，开春的时候还拿到了农具和种子，只要再干五年时间，就能有自己的土地，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呢！”
老头儿说的十分高兴，张廷兰心里头却挺不是滋味的，老百姓永远都是索求最少的，也是最容易的满足的人，结果偏偏这个世道还总是让他们活不下去。
张廷兰笑着说道：“咱们还是说说眼前的事情吧，这些乱兵是怎么回事，民兵为什么和他们发生了冲突？”
“长官，这帮家伙简直太混蛋了，听说他们在前面打了败仗，四散奔逃，结果不少人就到了我们这边。最开始他们只是要点粮食，后来就要大洋，最后就变成了公然抢劫，离这不远，也有一个村子，就让乱兵冲了进去，结果他们把全村都给抢了，大姑娘小媳妇儿全都遭了难，最后还一把火把村子给烧了。他们又窜到了我们这边，我们这些人被逼无奈，只好和他们对着干，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哪能让他们给毁了啊。”
听着刘万金的叙述，张廷兰已经基本清楚了，正所谓兵不如匪，二十八师的军官虽然抽调了不少，但是地下的士兵还是当年土匪的老底子，军纪比起原来的二十七师还不如，现在遭到了溃败，抢劫老百姓也就成了必然的。
“张师长，情况想必你也清楚了吧，你看该如何处理呢？”
张海鹏也一脸的羞愧，他也是二十八师出来的，现在奉军上下都在讲正规化，天天强调军纪，结果这帮人打仗不行，祸害老百姓倒是一流的，简直比土匪都不如，张海鹏也是怒满胸膛，很清楚必须要处置这帮家伙。
可是张海鹏又有点顾及香火情面，毕竟这里面就有自己的老部下，因此他说道：“拙言我看应该严惩，对任何犯错误的士兵都不能放过，但是我觉得眼下大敌当前，要是吉军杀过来，还要有人抵挡，而且大帅让我收拢溃军，我看就给这些人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张师长，一支毫无军纪的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现实的情况就摆在眼前，他们上百的溃军连民兵都比不了，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他们已经变成了土匪，而不配称为军人，这些民兵还知道他们守护自己的家园，能够拼死战斗，要想抵抗吉军，依我看用民兵配合咱们，都比用他们强！”

张廷兰说话很不客气，直接将二十八师的人等同土匪，张海鹏有心辩驳，但是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别看他和张作霖是一辈的人，也别看他顶着师长的名头，张海鹏心里头很清楚，论起权势和影响力，自己和张廷兰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张廷兰真要办什么事情，他也拦不住。

“张师长，我看这样吧，先派出人马，将溃兵都收拢起来，暂时送到后方，进行仔细的甄别，只要有杀人放火的，一律枪毙，其他参与抢劫的，也都全部遣散，军队里面坚决不能要这些害群之马，然后通知各地的农场，民兵全都动员起来，一方面加强巡逻，必要的时候配合咱们抵抗吉军的攻击。”

“长官，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我这就找人去通知周边的村子，让他们的民兵都听您的命令。”

别看刘万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农，但是他更能得到其他农民的信任，原来周边的村寨都战战兢兢，生怕溃兵杀过去，现在一听说终于来了给老百姓办事的官了，他们全都喜出望外。

这附近的民众除了灾民，佃户，就是关内的移民，这些人都是屯田政策的受益者，因此知道这次带兵过来的是张廷兰，负责屯田的官员，他们都出于感激，格外的积极。

有了民众的配合，行动就变得容易多了，张廷兰命令下达之后，很快奉军就铺开了，将两省边境的溃兵全都收拢起来，有些罪大恶极的溃兵直接当场枪毙，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

张廷兰还下令将溃军的武器收缴起来，发给民兵，提升民兵的战斗力，渐渐的地方再度恢复了一丝秩序，正在这个时候汲金纯带着手下几十个残兵败将逃了回来。

说起来汲金纯也够倒霉的了，部队被击溃之后，追兵还盯上了他，穷追不舍，汲金纯不得不逃到了山里，靠着山上的野果充饥，好不容易又遇到了几个部下，才绕了远路，逃了回来。

和张廷兰相见之下，汲金纯是尴尬羞愧到了极点，自己还想着打下黑龙江，把自己的代理师长的头两个字去掉，结果现在更加彻底，连后两个字都没有了，他哪有脸见人啊。

“拙言我愧对大帅，也愧对奉军弟兄，只有一点，我想提醒你，高士傧的部下装备比起原来还好，有不少日本枪炮，你要注意啊！”

第二百三十二章真正的敌人

汲金纯突遭大败，多年的威名毁于一旦，整个人也十分的颓废，他已经没脸在前线指挥了，只能回到奉天，听候老张的发落，不过在临走之前，汲金纯还是和张廷兰说了说自己的疑惑。

“拙言，二十八师的情况你也清楚，战斗力虽然打了很大的折扣，但是还不至于连一帮乌合之众都对付不了，但是却遭到了惨败，你知道其中的原因么？”

他的话顿时引起了张廷兰的注意，其实在开战之前，张廷兰反复思量，怎么也没有想到汲金纯竟然会失败，现在一听他的话，顿时就心生疑问，难道其中还有隐情不成？

“汲大爷，您难道遇到了特殊情况么？”

汲金纯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拙言，的确如此，按理说高士傧的旧部已经被打散，都是一帮乌合之众，但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却十分精良，一水的日本武器，而且我们双方打到了关键的时候，突然有一支二三百人的部队，从侧翼杀了出来，攻击极为犀利，一下子将我们的战线打穿了，后续的吉军杀了进来，我们才全线崩溃。”

汲金纯说到了这里，脸上也露出了懊丧之情，他对于这次失败十分不甘心，从一开始就有一只黑手一般，在背后操纵着，汲金纯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的就被打败了。

张廷兰的眉头也皱了起来，他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开口说道：“汲大爷，您觉得这股小部队会不会是日本人派出来的？”

“拙言，说实话，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伙人训练有素，射击更是精准到了极点，在两百米以外，咱们的弟兄就成片的被击毙，除了日本人之外，我是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可能，只是我也有点想不通，日本人这么干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想和中国直接开战不成么？”

张廷兰的脑子比起汲金纯转得快得多，而且也更清楚日本人的打算。他已经很清楚了，多半是日本人看到了张作霖即将一统东三省，他们才迫不及待的动手，甚至直接派遣参战人员，就差赤膊上阵了。

“汲大爷。您赶快回奉天，把事情原原本本和大帅说一下。让他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这次事情有点麻烦了！”

能让张廷兰说出麻烦二字，就证明这个事情绝对不小，汲金纯急忙答应，然后就动身回奉天，张廷兰却陷入了思量之中。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日本人还没有最后确定对张作霖应该采用什么策略，是拉拢还是打压，日本国内也在摇摆不定，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随着奉军发展的越来越快，和日本人的冲突越来越多。

特别是刺杀案结束之后，日本人被迫让出了本溪湖煤铁公司的控股权力，这简直是摘了日本军方的心肝一样，而且他们也对张作霖越来越忌惮，尤其是老张拿下了吉林之后，一统东三省的态势已经不可避免，黑龙江肯定挡不住奉军。

在这种局面之下，日本人绝对不会愿意看到张作霖彻底坐拥东三省，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不论是收买还是限制，要花费的本钱都远远超过了现在，日本人对这些事情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加紧了对许兰洲的援助，同时又帮着

高士傧把旧部拉了起来，想要借助他们的手，对奉军的发展进行限制。
　　张廷兰想到了这里，心中不免有些悔恨，自己还是低估了日本人的影响力，他们在东三省经营了十多年，手中的势力太雄厚了，只要随便一点动作，就能改变东三省实力的对比。
　　其实当初让鲍贵卿当吉林督军就是一个错误，老张也知道他不完全可靠，但是还把他派到了吉林，结果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鲍贵卿根本就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解散吉军旧部，也没有如实向张作霖反应吉林的情况，奉军也没来得及调动，结果就给了高士傧喘息之机，最终是养虎为患。
　　另外还有一个大错误就是这次黑龙江出问题，按照常理来说，奉军应该派遣最强大的战斗力，一鼓作气，直接拿下许兰洲，结果为了平衡奉军各部的利益，将攻击任务交给了汲金纯的二十八师。
　　这就是轻敌，甚至是不知敌，没有弄清楚对手的底细，就以为胜券在握，贸然出兵，自古以来骄兵必败，这次奉军就犯了这个错误。
　　张廷兰思前想后，发现眼前的局面对奉军非常不利，他面对的终极对手已经不是高士傧和许兰洲了，而是强大的日本帝国，如果没有足够的反制措施，别说是统一东三省，就连保住吉林都有些困难，搞不好奉军又要退回奉天。
　　想到这里，张廷兰就急忙向老爹张作相发出了密电，让他带兵加快速度，赶紧北上，同时又把自己的推测，发给了张作霖，让老张必须小心谨慎。
　　就在张廷兰积极的筹备的时候，张廷兰又先后迎来了两拨逃难的客人，第一拨就是黑龙江督军朱庆澜，陪同着朱庆澜赶来的，还有他的心腹参谋姜登选，对于朱庆澜张廷兰没有什么印象，不过对于姜登选他还是很清楚的，这位日后也是奉军的大将，在郭松龄反奉的时候，痛骂郭松龄背主，惨遭杀害，算起来也是少有的忠义之人。
　　这两位此时却十分狼狈，每个人脸上都涂着厚厚的一层煤灰，就像灶王爷一般，一见张廷兰，朱庆澜几乎就痛哭流涕。
　　“许兰洲这个王八蛋，直接让手下的炮兵轰击帅府，差点我们就没了性命，要不是姜参谋机灵，我们化妆成了司炉工，扒上了火车，逃出了齐齐哈尔，只怕已经身首异处了。”
　　一旁的姜登选也说道：“许兰洲的确太猖狂了，我们要面见雨帅，让他出面主持公道，将许兰洲彻底剿灭了。要是雨帅不能做主，我们就去北京，找段总理，我就不信没有人能治得了许兰洲这个混蛋！”
　　“二位先别着急，我可以代表雨帅告诉二位，奉军绝对不会放过许兰洲，而且奉军也有足够的实力拿下他，你们放心就是。”
　　“张旅长，我在黑龙江也听说过，你是少年英雄，用兵如神，闪电一般平定了辽南的叛乱，堪称佳话，现在对付许兰洲就全靠您了！”
　　张廷兰又安抚了朱庆澜和姜登选几句，让他们先去洗个澡，休息一下，刚刚安排妥这两位，又有人跑到了这边。
　　这一拨人就是吉林的一些官员，其中就包括鲍贵卿和郭宗熙，鲍贵卿现在也是羞愤难当，连见人的勇气都没有了，他和张作霖耍心眼，想要自成一派，结果稀里糊涂的被高士傧给反咬了一口，刚刚到手的督军宝座就没了。
　　甚至可以说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鲍贵卿哪能不悔恨啊，其实张廷

兰真有心过去啪啪给鲍贵卿几个嘴巴子，不过想想他到底是张作霖的亲家，自己一个小辈儿，没有那个资格，只能强忍着怒气，让人把鲍贵卿送回奉天，该怎么处置，还是听张作霖的吧。

不过张廷兰将郭宗熙留了下来，他熟悉吉林的民政，也知道各地的情况，郭家还是吉林的大户，要想平灭高士傧，还离不开他的帮助。

“郭省长，要劳烦您多帮着出谋划策了。”

“张旅长，没有别的说的，咱都是一家人，我也听说，雨帅已经让辅帅掌管吉林军务了，以后还请张旅长多多照应才是。”

张作相当上了吉林的代理督军，也顺理成章的被尊为辅帅，郭宗熙知道之后，还挺振奋的，张作相要是能来吉林，张廷兰必定过来辅佐老爹，郭家在前段时间，已经和张作相取得了合作，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张作相就变成了他们的顶头上司。

“郭省长，我刚刚和俄国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霍尔瓦特取得了联系，让他给吉林的商界人士提供庇护。”

高士傧得势，凭着他的作风，肯定会对前段时间抛弃他和孟恩远的吉林商人进行清算，因此处于保护吉林商人的目的，张廷兰只能动用俄国的力量，让俄国人提供庇护。

张廷兰进行走私活动已经有一年了，规模越来越大，控制的俄国官员也越来越多，霍尔瓦特作为中东路的实际控制者，双方不能不打交道，张廷兰还给他不少好处，将这个家伙喂得满嘴流油。

“张旅长，您想的真周全，我替吉林的商人们感谢您了！”

张廷兰正在筹划的时候，高士傧率领着部下也向吉奉边境杀了过来，陪同在高士傧身边的还有一个很矮很挫的家伙，几乎比高士傧矮一个脑袋，但是高士傧面对他却是低头哈腰，凭空矮了半截。

“高桑，你们支那人的身体条件太差了，意志力几乎不值一提，当年帝国勇士和俄国人作战的时候，经常是连续十几天作战，从来没有叫苦叫累，你的士兵简直就是猪猡！”

“是，玉智先生，我们自然没法和大日本帝国的勇士相比，要想击败奉军，重新夺回奉天，全要靠日本的帮助。”

“嗯，你让手下加快行军速度，奉军张作相部已经开始北上了，我们要抢在他们的前头，击败奉军先头部队，杀入奉天！”

玉智雄一说完之后，脸上也露出一丝得意的狞笑：“在帝国勇士的面前，奉军就是土鸡瓦狗，高桑，帝国有足够的实力，让你取代张作霖，甚至当上东北王，只要你乖乖听话就行了。”

第二百三十三章猫耳洞

吉奉交界的地区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形，利于攻而不利于守，奉军并不占优势。张廷兰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按照估计，老爹张作相至少还要三到四天的时间才能率领大部队赶上来，在这段时间里，都要靠着手中的一个团士兵顶住吉军有可能发动的攻击。

而且很不巧的是张廷兰手下的士兵多数都是新兵，没有经过战火洗礼，战斗力没有办法和老兵相媲美。好在经过张廷兰的建议，在训练新军的时候，要混入一定数量的老兵，采取老兵带新兵的办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因此张廷兰对自己的部下还是有信心的，让他们对付高士傧的部下，张廷兰没有太大的担忧，但是目前最大的麻烦就在日本人身上，张廷兰还不知道日本人对高士傧的支持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究竟派遣了多少部队，又提供了多少武器，双方一旦交战，日本人会不会动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兵......

这些都是一个未知数，偏偏正是这些东西，让张廷兰失去了对战场局面的绝对把握，因此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安，他把张海鹏请到了自己的指挥部里面，想征求一下张海鹏的意见。

张海鹏注视着眼前的地图，他也感到了一阵棘手，汲金纯惨败在他的心中还是留下了一丝阴影，在脑子之中不断的思索，然后说道：“吉军不论是进攻，还是补给，我认为都离不开南满铁路，而且临近铁路，也便于得到日本人的支持，所以吉军肯定沿着铁路攻击。”

张廷兰也点点头。基本认可了这个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四平以北，其实按照行政区划，长春以南，都是属于奉天的，不过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很不利于防守，张廷兰就暂时舍弃了公主岭等地，直接在四平布防。

“在平原作战，我们的兵力又处于弱势地位。必须要增强火力，向奉天发报，让大帅加强后勤补给，一定要提供充足的子弹。”

张海鹏点头称是，急忙向奉天发报。而张廷兰则是亲自到了一线视察，每一道战壕。每一个火力点都不敢忽视。

奉军的工事已经有模有样了。战壕深度足够，能够提供很好的掩护，而且按照张廷兰的指示，更加注重了纵深防御，防御阵地被拉厚了，在火力配置上面。也向第二道阵地侧重。

这也是张廷兰吸取了汲金纯的教训，一旦日本人插手，以他们的单兵素质，攻克第一道阵地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奉军要是没有后续的火力支持，整条战线就会崩溃。

虽然日本人的掺合，让张廷兰忧心忡忡，但是士兵高昂的士气还是让张廷兰十分欣慰，他随口对着身边的一个机枪手说道：“你害怕死么，说实话，不用担心。”

这个士兵脸上有些泛红，显然不好开口，张廷兰突然笑着说道：“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怕死的，没有人和自己的脑袋过不去，但是我们上了战场，就要想明白一件事情，要想保住自己的命，就要最大限度的消灭对方，只有敌人都死了，你们才能安全。”

士兵都是因为怕死，才不能勇敢作战，但是张廷兰却颠覆了这个看法，正是因为怕死，所以才要拼死作战！

“弟兄们，有些士兵因为怕死，他就把自己的武器抛开了，然后抱头鼠窜，认为这样能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你们想过没有，一个士兵没有了武器，就成了待宰的羔羊，砧板上肉，生死都由对方来决定，你们愿意这样么？”

“不愿意！不愿意！”周围的士兵全都挥动起拳头，高声的呐喊起来，声音响彻云霄，张廷兰看着这些士兵，满意的点点头。

“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死亡没有办法拒绝，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死法，轰轰烈烈，为了家园，为了尊严，死得重于泰山。战士身上难免伤口，但是我希望伤口都留在胸膛上，不要留在后背上！”

张廷兰的话引来了一阵哄笑，不过这也并非是一个笑话，奉军里面有些老兵他们的伤口全都在后背上，就是打仗的时候，一看情况不好，就抱头鼠窜。

奉军进行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要把这些不合格的士兵都剔出干净，让队伍变得纯洁昂扬起来。

张廷兰的视察十分仔细，甚至亲自挥动工兵铲，和士兵们一同挖战壕，又让手下人反复测量战壕之间的距离，又特别强调了防炮洞的布置。

所谓的防炮洞又叫猫耳洞，就是在战壕中间修筑的小型防炮工事，高度不过一米五左右，宽度两三米，深度从几米都十几米不定，能躲藏一两个人，多的能躲藏三五个人，修筑起来十分简便，只要用几根木头就能起到加固的作用。

当然防炮洞并不能真正防御住炮弹的直接轰击，但是却能挡住弹炮的杀伤，还能在里面储存弹药，能极大的提升士兵的生存能力。

其实从种种准备工作来看，就已经体现出了张廷兰对这场战斗的重视，或者说他心中的压力，他的对手不是吉军的乌合之众，而是日本人！那些经过日俄战争考验的日本精兵，除了抢劫火车的伏击之外，这还是奉军第一次和日本人硬碰硬，张廷兰不能不小心再小心。

就在张廷兰不厌其烦的加强防御工事的时候，高士傧率领的吉军终于杀了过来，两军在四平以北拉开了战线，玉智雄一和高士傧亲自跑到了前面侦查。

“顾问先生，我已经侦查过了，对方人马不多，也不是奉军的精锐，咱们完全能够一走一过，就把他们消灭。”

“愚蠢！”玉智毫不客气的给高士傧这么两个字的评价，他像教训小学生一样，对高士傧说道：“你难道没有看到对方的阵地么，他们修筑的十分规范，而且防守严密，不留死角，可见对方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

高士傧一听玉智这么评价，顿时也有点手足无措，别看他平时豪横，但是遇到了日本人就先弱了三分，特别是这个日本人帮着他打败了汲金纯，夺回了吉林，就更让高士傧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现在玉智一说对方的防御很严密，他就有点害怕了，急忙问道：“顾问先生，您看我们该怎么办啊？”

“打！按照你的想法给我猛攻，一刻不停的猛攻，不要害怕牺牲，胜利的道路从来都是用鲜血铺成的，帝国会提供强大的支持！”

高士傧得到了太上皇的指令，就急忙下令调兵，做好攻击的准备。率先打响第一枪的是高士傧部下的炮兵部队，震耳欲聋的山炮声连绵不断，一发

发炮弹精确的砸到了奉军的阵地上面。

巨大的爆炸将泥土掀起，地面上的防御工事不断被摧毁，奉军也出现了伤亡，张海鹏对张廷兰说道：“拙言，咱们不能这么被动挨打啊，快把炮兵调上去吧，和高士傧对轰，我就不信咱们的炮兵还干不过吉军么？”

张廷兰苦笑着摇了摇头：“我们的对手早就不是吉军了，对方的炮火凶猛异常，能形成如此的打击效果，数量至少在二十门以上，而且射击的精度比起以往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高士傧能做到的么，很显然日本人不住援助了吉军火炮，甚至还派遣了炮兵，咱们和日本炮兵对轰，有胜算么？”

张廷兰的反问顿时让张海鹏也瞠目结舌，其实日本人这一次也吸收了辽南的教训，他们给宗社党和革命党援助了大量的武器，结果事与愿违，这帮人根本不会使用新式武器，反倒白白便宜了奉军，让奉军鸟枪换炮。

日本人痛定思痛，他们认为中**队都是烂泥扶不上墙，只配充当炮灰，要想让新武器发挥作用，就必须派遣大量的日本士兵，由他们进行操纵，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次日本人不只给高士傧派遣了顾问，还配属了一些炮兵，又他们进行指挥操纵。

玉智雄一拿着望远镜，一直在观察着对方阵地的情况，看着一个个被掀翻的工事，他的嘴角不自觉的露出了一丝得意，大日本的炮兵天下无敌，区区奉军，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高桑，你可以发动攻击了，对面的士兵已经不堪一击了！”

玉智雄一信心满满的下达了作战命令，高士傧的部下也早都摩拳擦掌了，只见大股的吉军向奉军的阵地疯狂的冲了过来，他们呼喊着，奔跑着，渐渐的距离奉军的阵地越来越近。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机枪已经做好了准备，一直等到他们进入四百米左右的距离，才猛然开火，喷吐的火舌交织成了死亡的弹幕，瞬间冲过来的士兵就好像麦子一样被迎头扫到，残破的尸体满地都是。

遭此突袭，吉军士兵全都亡魂大冒，不是把奉军的工事都摧毁了么，他们难道没有在炮弹之下丧命么，怎么还能发起这么犀利的反击，难道对方都是铁打的不成？

奉军当然不是铁打的，而是猫耳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保护了奉军的有生力量，一直在观察战斗的张海鹏暗暗给张廷兰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年轻人果然有两下子啊！

第二百三十四章激战

高士傧的部下早就看到了己方炮火的成果，奉军的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而且在他们炮击的时候，奉军的火炮根本没有还手，完全是一副被动挨打的样子，在这帮人看来，多半阵地上的奉军已经都被炸成了碎片。

胜利已经向他们招手了，这帮人卯足了劲，冲向奉军的阵地，想要请功受赏，结果事与愿违，他们接近奉军的阵地之后，无数的士兵就好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般，机枪和步枪构成了密集的弹药，向吉军倾泻过去。

冲在最前头的吉军首先遭到了打击，机枪子弹将他们的身体打碎，残破的躯体遍地都是，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奉军的士兵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如此愚蠢的对手，面对机枪扫射，他们甚至不懂附身猫腰，直挺挺的站着，就好像一个个巨大的靶子一样，被奉军轻松异常的扫倒了。

在奉军阵地前面留下了上百具尸体，还有大量的伤员，在背后观战的高士傧鼻子差点气歪了，他根本想不明白奉军是靠着什么手段躲过了炮击的。不只他如此，就连玉智雄一也是一脸的吃惊，这些奉军都是属老鼠的不成，在轰击他们的时候，都钻到了地下了。

“顾问，您看下一步该怎么打啊？”

“还用问么！你不是有那么多的猪猡么，把他们都派上去，那些废物都死绝了，你也不用心疼，用他们消耗奉军的火力，然后再用精锐士兵冲锋。”

“是，我这就安排。”高士傧虽然面子上还是恭恭敬敬，但是心里头已经有些鄙视玉智雄一了，你丫的不是说一顿大炮轰击之后，就能放心大胆的占领奉军阵地么。结果如何，看奉军的还击架势，人家受损根本不大。

现在他的办法说白了就是拿人命往里头填，虽然那些士兵都是土匪收编过来的，不值一提，但是死多了，一样心疼啊。高士傧也算是看透了，日本人根本没有把他的士兵当人看，但是高士傧又没有别的办法，既然选择了和日本人合作。这就是一条不归路，他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要不然就只能粉身碎骨。

因此高士傧又急忙组织了一个营的士兵，让他们继续冲锋，高士傧则是带着心腹部下组成了督战队。一字排开，一共三百人的督战队。只要这些士兵敢退后一步。就直接枪毙。

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第二轮的攻击又开始了，这些士兵铺天盖地的冲了上去，后面炮声隆隆，替他们做掩护，奉军士兵早就吃掉了猫耳洞的甜头。在敌军大炮轰击的时候，他们全都躲在了猫耳洞里面。

只要不是倒霉到了极点，被大炮直接命中，他们基本不用什么担心。渐渐的吉军接近了奉军的阵地，这时候奉军才冲向了战壕，再度用密集的子弹射击吉军。

一个接着一个的吉军被击毙，奉军士兵也快速成熟起来，很多新兵都在老兵的指导之下，越来越娴熟的使用武器。他们很多人都知道张廷兰的话，在战场上，越是怕死，就越要把对方消灭，一定不能客气。

这一次吉军的人数更多，虽然死伤惨重，但是在督战队的威逼之下，他们还是拼命冲锋，距离奉军越来越近，已经缩短到了三十米之内。

偏偏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一道壕沟，看起来只有一米多深，吉军只要能够爬过去，就能杀上奉军的阵地了。不过当他们进去之后，才弄明白，这个

壕沟并不是这么容易爬过去的，奉军将泥土全都堆在了一侧，使得看起来不算深的壕沟，一下子达到了一米六七左右。

底下还全是泥水，攀爬起来刷十分困难，这帮人一下子就被阻挡在了这里，这时候奉军的手榴弹劈头盖脸的就扔了下来。每一枚手榴弹爆炸，都会带走生命，就算侥幸不死，也会受重伤。

吉军士兵被这种猛烈的攻击一下子打懵了，死伤十分惨重，谁也不会一味被动挨打。有一些吉军士兵将机枪搬了上来，希望集中火力，提供掩护，突破奉军的阵地。

不过这种战术显然已经落后了，奉军早有准备，一直沉默的炮兵终于发威了。

“三点钟方向，三发校射！……急速射！”

随着指挥官的一声令下，奉军的炮兵也发威了，炮弹像长了眼睛一般，直接砸向了吉军。这次张廷兰带过来的火炮都是以前采购的德国货，比起日本人的七十五毫米山炮威力更大，射程也更远，同样杀伤力也更加凶残。

吉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连着砸下来三轮炮弹，全都落在了吉军的人群之中，他们好不容易搬上来的两挺机枪都被被打成了零件，机枪手也一同被打成了零件，残破的肢体和冰冷的机枪零件混合在了一起。

奉军炮兵突然发威，将吉军的攻势彻底打乱了，谁也不愿意找死，他们纷纷溃退，就像是潮水一般。

到了这个时候，高士傧的心头又笼上了一层阴影，上次奉军把他轻松击败，高士傧还有点不服不忿，认为全都是奉军侥幸而已，但是这次再度交锋，这个家伙也有所察觉，奉军的确和中国的其他部队不同。

不只是装备精良，而且战术也新颖先进，和吉军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面，高士傧也想明白了，自己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不然好不容易聚拢的一点兵力都损失光了，日本人满不在乎，他不能不在乎啊。

“顾问先生，奉军实在狡诈，我看只有强大的日本帝国勇士，才能够把他们消灭掉，我们给帝国勇士加油助威，您在像上次击败汲金纯一样，消灭眼前的奉军吧！”

玉智雄一虽然狂妄，但是并不是无脑，他也很清楚，自己现在面对的奉军，和以往遇到的中**队都完全不一样。要是冒冒失失的把日本兵派上去，也是要吃亏的。

而且没有十足的把握，玉智不会把手下人派出去的，毕竟堂堂日本人的生命总比高士傧的部下值钱吧，他才不会轻易浪费呢。

“高桑，战斗才刚刚开始，你就想着退缩，如何能成为东北王，而且你的精锐部下还没有派出去，你们应该更加积极的作战。而不是一味的祈求帝国的帮助。”

玉智雄一想了想，然后又说道：“高桑，我会派遣一部分帝国的勇士，去指导你们一些基本的战术，让你们能够降低伤亡。”

经过两轮的交锋。玉智雄一也看出了一些应对的策略，有了日本人的指导。吉军再度鼓足了勇气。这一次高士傧将自己的心腹精锐也集中了起来，这些人都跟随了他多少，一个个凶戾成性。

高士傧指挥着他们，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这一次日本人也拿出了全力，炮声越来越密集。一排排的炮弹砸到了奉军的阵地上面，掀起了尘土，整个

阵地都被淡黄色的硝烟笼罩起来。

张廷兰和张海鹏都也到知道要到了关键的时刻，因此他们他们不顾危险。全都到了前面直接指挥。

“老汲败得不冤啊！”看了一会对方猛烈的炮击，张海鹏从嘴里挤出了这么一句话。的确有了日本人的参与，吉军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十分强悍，尤其是炮兵更是犀利到了极点，要不是张廷兰注重工事修建，又大建了猫耳洞，只怕这些士兵早就交代了。

“传我的命令，让所有士兵都打起精神来，到了关键的时刻，不要有任何松懈！”

吉军这一次的攻击重点放在了两翼，这里也是奉军火力相对薄弱的地区，而且这些吉军也比先头的两拨要聪明多了，他们猫着腰，快速前进，有些时候甚至会匍匐前进，而且他们的阵型也有了更大的空隙，显然这都是日本人的教导之功。

面对敌人的变化，奉军也需要调整策略，沈岳就是那个被张廷兰问话的机枪手，这还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是随着战斗的持续，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杂念。

用机枪疯狂的扫射，喷吐一道道的火舌十分威风爽快，但是目前的情况显然不适合了，敌人已经学会了规避机枪，再进行扫射，只是浪费子弹而已。

“嚯嚯嚯……”三发点射打出，很快一个正在冲锋之中的吉军被击毙，接着沈岳又打出了几个点射，又有几个吉军被击毙。不只是他，另外有一挺机枪也加入了射击之中，形成了交叉的火力，密集的子弹交织成了弹幕，将吉军前进的道路全都封锁住了。

正在沈岳不断扣动扳机的时候，突然手指头一顿，卡弹了！沈岳顿时一阵焦急，现在正是拼命的关键时刻，急得他满头冒汗，急忙去处理。

与此同时另外一挺机枪也突然停了下来，原来马克沁机枪虽然威力惊人，但是也不是能够无限射击的，必须大量的使用水降温，差不多打出去五百发子弹，就要使用三升水，他们现在射击更加频繁，因此需要的水就更多。

另一挺机枪由于缺水，枪管已经打红了，不得不停了下来。吉军终于等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猛然之间冲了上来，一下子就杀到了奉军近前，没有了机枪的支持，虽然手榴弹也依旧犀利，但是还是阻挡不了疯狂的吉军。

“上刺刀！”

到了这个时候不得不用白刃战来决定胜负了，吉军冲上了阵地，双方犬牙交错，吉军一个个都十分悍勇，不过很可惜，他们在白刃战上面几乎不懂得配合，还是凭借着个人的血气之勇，很快这帮人就落入了下风。

奉军不只更善于使用刺刀，同时还装备了手枪，对吉军拥有强大的杀伤力，很快就倒下了一大片。

一直在后方观战的玉智雄一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阴冷的狞笑，随即他向炮兵下达了攻击的命令，日本炮手也没有任何客气，操纵着火炮，猛烈的向阵地上射了过来，一排炮弹砸到了阵地上面，掀起来剧烈的浓烟。

由于双方犬牙交错，都杀到了一起，奉军士兵根本没有想到敌人竟会这样丧心病狂，连自己人都不放过，奉军也遭到了开战以来最惨重的损失，足足上百位士兵都被炮弹笼罩起来。

足足有五六十位奉军士兵牺牲了，其他人也或多或少受伤了，整整一个连的士兵一下子就全没了，当然吉军也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火炮无差别的覆盖之下，他们的损失更加惨重。

但是玉智雄一却十分兴奋，简直手舞足蹈，支那人死多少，都没有关系，他要的只是胜利，因此玉智像疯了一样，下令继续猛轰奉军阵地。

第二百三十五章预备队

眼看着整个左翼阵地笼罩在了硝烟之中，张廷兰的心脏也是一阵猛烈的收缩，一个连的士兵就这样损失了，谁看了都不免心疼，奉军已经开始走精兵路线，新兵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以后扩军，这些人都是最好的种子。

张廷兰强忍住怒气，现在整条战线的左翼已经被攻破，再守下去也没有用了，因此张廷兰下令让士兵们先退入第二道阵地，把第一线给放弃了。

同时张廷兰也让炮兵都做好战斗准备，从交火以来，吉军的炮兵都是最大的威胁，因此只有把他们消灭掉，这样才能消除最大的威胁。

而此时奉军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原来负责指挥的玉智雄一一见奉军从第一战线往后撤退，他顿时就心花怒放，在他看来，这就是奉军崩溃的先兆。

别管支那人表现的如何出色，他们都没有顽强的意志力，根本不是真正的战士，这一点已经在汲金纯身上得到了验证，只要打破了对方的防线，紧接着就是全盘崩溃。

因此玉智雄一毫不犹豫的下令，让高士傧催促士兵发起攻击，不过此时的高士傧正一脸的别扭，好像吃了苍蝇一般，恶心，难受，羞愤，痛惜，种种表情纠结在了脸上，弄得他五官都要挪移了。

第三波攻击的士兵之中都是他的心腹，训练多年的嫡系部队，只要这帮人在，他随时招募一点土匪，就能拉起来一支队伍，如果这帮人死了，他就真的没有戏了。

结果这些心尖儿没有死在奉军的手上，反倒被日本人用大炮轰死了。足足两百人都被大炮给轰成了碎片，简直就是要了高士傧的命，他和日本人合作，想要恢复从前的地位，结果现在他才猛然惊醒，日本人根本没把他当成人看，充其量就是一个利用的工具而已。

所以日本人可以毫不犹豫的用大炮轰击自己的心腹士兵，把他们都变成一堆尸体。日本人可以不在乎，高士傧不能不在乎，他隐隐的都感到周围士兵正在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就连督战队的人都是如此。

高士傧只觉得后背冒出了一股寒气，从脚底板一直升到了脑瓜顶，高士傧甚至都担心这些手下人会立刻反叛。毕竟看到自己人死在自己一方的大炮之下，谁都会说高士傧无情无义，在类似土匪的军队之中。手下人对长官有了想法，他们真敢偷摸下黑手啊！

正在高士傧心惊肉跳的时候。玉智雄一的命令也传达下来。让他发动进攻，高士傧顿时就把脑袋摇晃起来，他可不想再让日本人来一次无差别的炮击。

玉智雄一也感到了高士傧的异常，似乎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就算是条狗，也要照顾一下情绪。因此玉智雄一答应炮兵前出，用大炮给吉军开路。

高士傧也知道，现在奉军溃败在即，如果不一鼓作气。他们就失去了获胜的机会，因此高士傧只好重新整顿士兵，再度催促士兵发动攻击。

这时候吉军的炮兵已经完成了调整，再度向奉军发动了轰击。而此时奉军炮兵一直等待的机会也到了，他们只有六门七十五毫米的克虏伯山炮，比起对方数量差了很多，对轰起来不占便宜，因此奉军的火炮主要放在了第二道阵地，等待着反击之用。

现在对方的炮兵前出，仗着数量众多，向奉军耀武扬威的倾泻炮弹，奉军的炮兵也不会客气了。

“三发校正……急速射！”

随着命令的下达，奉军的火炮终于开始轰鸣起来，二三十斤的炮弹被一发接着一发的打向了对方的炮兵阵地，在第一轮排炮攻击之中，就成功击中了一门山炮，正巧这门山炮里面还装着炮弹，没有打出去。

直接被奉军命中之后，这门山炮瞬间崩裂了，无数的铁块和弹炮炸了出来，周围的炮兵全都收到了殃及，主管射击的两个日本炮兵尸骨无存，其他的吉军辅助兵也没有好下场，全都尸横遍地。

在另外一处情况更加糟糕，奉军的炮击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有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了装炮弹的箱子上面，瞬间就引起了可怕的殉爆，周围的吉军全都丧命，附近的两门火炮也被炸成了零件。

日本人也不会一直被动挨打，他们急忙调整炮口想要进行还击，不过他们装备的都是四一式山炮，射程和威力远不及克虏伯炮，唯一的优势就是灵活，在山地作战之中很有用处，可是这里是平原地形，他们自然就吃亏了。

奉军能打到他们，他们够不着奉军，而且他们又没有掩体保护自己，只能硬抗奉军的炮击，下场可想而知。

在奉军的猛烈轰击之下，二十门火炮之中有十二门被摧毁，另外还有三门受损，而更加要命的是二十几个日本炮兵或是死，或是重伤，总之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炮兵是高技术兵种，没有日本人的指挥操纵，剩下的火炮基本上就成了废铁一堆，对奉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玉智雄一也看到了这个场景，他顿时就感到心脏好像被猛抓了一把一样，这些日本炮兵都是关东军的精华，好不容易派了出来，结果都损失在了战场上，自己可怎么向上头交代啊，他的眼珠子通红，眼角都要裂了。

不过有一个人比起玉智雄一还不如，那就是高士傧，他好不容易催动着士兵向前攻击，大量的吉军都涌到了第一道战线前后，他们也没有想到奉军会有什么抵抗，偏偏这个时候，更加猛烈的射击开始了。

张廷兰在布置火力的时候，就将第二道阵地作为最主要的防御重点，火力很强大，而且每挺机枪都经过测算，保证能够从最有效的角度发动射击。另外阵地也是特殊整理的，保证不给对方留什么掩护的所在。

因此吉军冲了过来之后，就等于是掉入了龙潭虎穴。疾风骤雨一般的子弹向他们打了过来，击毙人的速度简直比割麦子还快。

从第一道阵地撤下来的士兵也全都投入了战斗，他们不少的兄弟都已经牺牲了，现在正是报仇雪恨的好时候，尤其是沈岳，他双眼通红，正在不断的发动收割生命，他们整整一个连，只有三五个人撤了回来，其他人多半牺牲。还有就是重伤。

眼看着昔日的兄弟都死了，他们心头都在滴血，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吉军也全都傻眼了，他们还以为奉军已经要战败了。正好来捡便宜，哪知道提到了更硬的铁板上面。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全都变成了尸体，谁还有心思打下去啊。

“跑啊！”这帮家伙终于承受不住了，疯狂的逃窜，有些人干脆藏到了奉军挖好的第一道战壕执之中，正好这里还能够藏身。

这些人正自以为聪明呢，突然之间炮弹也打了过来。原来奉军已经将吉军的炮兵摧毁了，转过头来就要轰击他们这些士兵。

战壕也不是藏身之所了他们只能连滚带爬的往回逃窜，这时候身后响起了凄厉的哨子声，这就是奉军发动冲锋的信号。

很快战壕之中奉军士兵身形矫健。快速冲了出来，逃得慢的吉军纷纷被击毙，留下了一路的尸体，奉军赶鸭子一般，撵着吉军疯狂逃跑，他们重新夺回了第一道阵地。

战斗打到了这个程度，不论是玉智雄一还是高士傧都知道不能再发动攻击了，因此急忙将士兵撤退下来，高士傧红着眼睛，向一头发情的蛮牛一般，找到了玉智雄一，一把抓住了他的胸口。

差点将他从地上提了起来："你不是说胜劵在握么，你不是让我们发动攻击啊，现在好了，我的弟兄全都损失进去了，全都没有了，你就是一个大骗子，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什么狗屁大日本关东军，你们的炮兵被奉军打得屁滚尿流，我高士傧怎么就瞎了眼，听了你们的话！"

这边发生了内讧，那边奉军却是喜气洋洋，经过一天的战斗，奉军击毙的对方士兵超过了五百人，还摧毁了吉军的炮兵，稳稳占据了上风。不过奉军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足足有二百名士兵牺牲，其中将近一半都是被日本人无差别的炮击造成的。

除了牺牲之外，还有三百来名士兵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其中有一百多人还能继续战斗，剩下的一百多则要运到后方医治。

张海鹏对于战斗的结果还是很满意的，他对张廷兰说道："拙言，我看吉军损失惨重，我们不妨直接发动攻击吧，直接把他们全都击溃！"

张廷兰想了想之后，摇了摇头："张师长，情况也不容乐观，敌人损失惨重，我们也不轻松。"

"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营的兵力么，完全可以投上去啊！"

"绝对不行，我总觉得日本人没有那么容易对付，他们手上还有底牌，咱们绝对不能贸然反击，而且我手上必须掌握一支预备队，绝对不能随便使用！"

张廷兰很清楚一点，战争和打牌有一点相似，只要一方把牌出完了，就失去了反制的手段，因此打仗某种程度就是比谁的牌多。所以张廷兰一直要保持一支强大的预备队，应付不测。

不管什么时候，张廷兰都不能忘了，他面对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一个高士傧。

"报告！"侦察兵跑了过来，送给张廷兰一份情报，张廷兰一看，眉头就皱了起来。

"张师长，从吉林方向又来了一支援兵，足有几千人之多，高士傧这是把家底都押了上来啊！"

张海鹏本以为高士傧遭受了惨重损失就会退兵，甚至溃败，现在一看，他们竟然不退反而增兵，实在是有些诡异。

"拙言，要是他们再增兵，我担心咱们的防御力量不够，你还是把预备队派上来吧！"

"事出反常界为妖！防卫力量不够，马上动员民兵，让他们弥补兵力的不足，总之一句话，不到关键时刻，预备队绝对不能使用。"

果然到了第二天，吉军再度发动了攻击，这次的攻势声势更加浩大，而且在攻击的阵型之中，经常能看到一些人配合密切，战术动作十分娴熟，他们充当了攻击的主力，有了这些神秘力量的参与，战场变得更加残酷起来，奉军的死伤也逐渐增多。

不过张廷兰依旧保持着镇定，总而言之，他始终坚持一个底线，就是绝对不动用预备队，双方激战大半天，奉军阵地几度被动摇，民兵都出现了大量的死伤，但是张廷兰也没有松口。

一直等到傍晚的时候，突然有人前来送信，说有老乡发现一支军队从山门镇穿过去了……

第二百三十六章强行军

“张师长，我总觉得对方有点奇怪啊？”

“拙言，你说的是哪方面啊？”

“凭着日本人的情报能力，他们不会不知道奉军大部队就要赶过来，这个时候，只要脑子正常，就应该主动收缩兵力，退回吉林固守，这样才能坚持的时间更长，但是他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还增加兵力，日本人究竟是在打什么算盘啊？”

张海鹏的确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他想了想说道：“我看他们是想趁着我们大军赶到之前，把我们的阵地攻破，杀入奉天腹地。”

“没错，我也是这么看的，但是日本人一心杀入奉天，他们究竟有什么鬼心思没有？难道他们认为凭着高士傧这伙人能打下奉天么？”

张海鹏摇了摇头：“肯定不能，奉天可不比吉林，兵力雄厚，民心也在我们一边，不客气的说高士傧只要杀进去，就是死路一条。”

“麻烦就在这里啊！”张廷兰脑中突然一闪念，随即露出了一丝恍然的表情，对张海鹏说道：“日本人其实需要的就是杀入奉天就够了！”

“拙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张海鹏还没有想清楚是怎么回事。

张廷兰道：“他们是想给直接动兵寻找借口，只要奉天腹地乱了，他们不就有借口动兵了么，不论是护侨，还是保护铁路，只要地方糜烂了，他们就能够出兵了！”

张廷兰想到了这里，也看透了日本人的算盘，说到他们的手段和辽南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尽量将事情闹大，然后借机向奉军施压，借此扩大在东三省的权力。同时还要打压奉军的上升势头。

张海鹏也不是笨蛋，很快就想通了：“拙言所言甚是，要对付日本人的这种方法，就只有速战速决，不给他们发难的借口，咱们已经挡住了高士傧，只要辅帅大军赶到，高士傧就土崩瓦解了，只怕日本人的如意算盘又要落空了。”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日本人虽然死脑筋。但是他们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在辽南已经失败了一次，难道还想在高士傧身上失败一次么？况且这次和辽南最大的不同就是日本人亲自赤膊上阵了，他们已经不相信东北的这些地方势力了。”

“拙言，这就是你一直坚持保留预备队的原因么？”

“没错。我们必须做好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

张廷兰刚说完，就有情报人员送来了消息。说有民兵看到一支三百人左右的部队从山门镇穿过。方向是向西南。而且还有民兵听到了他们的口号，叽里咕噜的，说的不是人话。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张廷兰急忙来到了军用地图面前，山门镇正在四平的东面，这里用道路通向双庙子。正好在南满铁路线上。

“拙言，日本人这是准备绕到突袭南满铁路么？”

“没错，他们一定是打得这个主意，如果扰乱了南满铁路。日本人的守备队就能调动起来，给予高士傧强大的支援，那时候我们的兵力都会被日本人吸引，别想抽出兵力对付高士傧了！”

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绝不是眼下的奉军能够比拟的，就算日本人不动手，

也能牵制三倍兵力的奉军，将奉军死死拖住，然后他们放手援助高士傧和许兰洲两股势力，让他们控制吉林和黑龙江，东三省统一的态势就被打破了，重新回到三足鼎立的时候。

三家明争暗斗，日本人就能稳坐钓鱼台，从中渔利。看透了日本人的算盘之后，不只是张廷兰，就连张海鹏也倒吸了一口冷气，脑门上面都见汗了，如果真的让日本人得逞了，奉军的好日子就没有了。

张廷兰也清楚，日本人已经使出了最后的底牌，自己也必须下注了，因此当机立断的说道：“张师长，现在就到了使用预备队的时候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放心吧，四平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

“不要吝啬兵力，必要的时候把周围的民兵都调集起来，让他们去袭击吉军的后路，打吉军的运输队。”

张海鹏眼前一亮，急忙说道：“这是一个好办法，咱们不能光是防守，也要给高士傧找点麻烦。”

张廷兰将任务交代差不多之后，就调集了预备队，迅速南下，这些预备队从开战以来，就跃跃欲试，有些人主动请战，不过他们得到的答复一律都是原地休息，让这帮渴望建功立业的士兵十分失落。

眼睁睁看着前方的伤兵不断的送下来，就连民兵都被派上去了，偏偏他们还在看着，心里头都焦急不已，就在这个时候，作战的命令终于下达了。

他们全都兴奋异常，张廷兰将预备队排以上的军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道：“弟兄们，开战以来，一直让他们养精蓄锐，并不是让你们干看着，而是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有更凶残的敌人需要我们去对付，你们有没有信心获胜！”

“有！有！”

“很好，现在有一股精锐敌兵，从山门镇绕道，想要迂回到我们的后面，截断南满铁路，制造混乱。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伙人就是日本人派出来的精兵，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借机扩大在东北的权力，甚至一口吞下奉天，我们必须挫败他们的阴谋，不论付出多少的牺牲，你们明白么？”

“明白，请旅长放心！”

听到了要和日本人作战，这些军官的热情更是被点燃了，从开始训练新兵以来，张廷兰就很注重思想工作，他也不想弄太多的复杂的东西，思想教育的核心就是四个字：保家卫国！

从进入军队第一天开始，士兵们就知道东三省被两个强盗霸占着，这两个强盗无时不刻都在想着吞并东北，他们贪得无厌，残害东三省的父老，掠夺黑土地的财富……

连续几个月的熏陶下来，呈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士兵都在二十岁左右，正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他们接触到了什么，甚至能决定他们一辈子看待问题的观点。

其实也不需要张廷兰做太多的事情，这些年日本人作恶的确是多如牛毛，几乎难以尽数，随随便便就能找出一大把，士兵们有了引导之后，很快就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仇恨感。

有了这种心思支撑，这些士兵不再像其他的军队那样恐惧洋人，甚至到了畏敌如虎的程度。相反求战心切，士气十分旺盛，张廷兰一见军心可用，

他也是十分欣慰。

不过张廷兰也不敢大意，他只有一个营的士兵，要想对付三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还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把他们消灭，更要防备南满铁路过来的援兵，想想这些，张廷兰的脑袋也有点疼痛，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弟兄们，大家都加快速度，我们必须抢在日本人的前面，到达光顶子山，在这里设伏，将日本人一举消灭，我们要用手枪的枪炮告诉那些侵略者，奉军不可辱，中国不可辱！谁要想图谋中国的一寸土地，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张廷兰不断的给士兵鼓劲，让大家保持最快的行军速度，他很清楚眼前的局面，光顶子山正好是从山门镇绕道的必经之地，地形险要，十分适合埋伏，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优势，那就是处在满铁附属地之外。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势力还不能达到这里，在这里解决这伙日本兵，就不会落下口实，日本人也别想找借口出兵干涉，要知道这个时候这帮家伙还穿着吉军的军服呢，就算被奉军打死了，也是白死！

张廷兰不断的招呼士兵加快速度，他们距离光顶子山的路程大约是八十华里，而日本人从山门镇到光顶子山大约是一百一十华里，但是日本人抢先行动，奉军并没有多少优势，也就是说要想能够伏击成功，奉军的速度必须远远超过日本人。

要不然伏击战就会变成遭遇战，甚至有可能伏击不成，被日本人抢了先机，因此这场战斗的胜败就决定在士兵的一双脚板上面，正所谓兵贵神速就是这个道理，谁能够抢占先机，谁就能够获得战争的胜利。

张廷兰选出了第一连开路，这些士兵多数是从长白山一带招募的，他们祖祖辈辈都是地地道道的上面，从小就穿山越岭，有时候为了贩卖山货，一天要走出了上百里，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几乎就是极限了。

这些山民的子弟进入奉军之后，经过了严格的训练，再加上营养跟的上去，他们的体能都有了相当大的进步，这也是张廷兰敢和日本人拼速度的先决条件。

“你们的任务就是充当全营的先锋军，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光顶子山，选择合适的阵地，进行埋伏！”

张廷兰的指令就在连长周子健的耳朵里回响，在大半年之前，周子健几乎被踢出奉军的队伍，但是现在他的成长相当迅速了，已经成为了连长，而且张廷兰还已经准备把他也送进讲武堂，获得宝贵的学习机会。

周子健执行任务十分坚决，作战也很勇敢，面对即将迎来的对手，他们一无所惧，经过不到五个小时的强行军，士兵一个个都疲惫到了极点，汗水湿透军装，不过光顶子山终于遥遥在望。而日本人还没有赶到，奉军士兵顿时精神一震，他们不顾疲劳，开始布置天罗地网！

第二百三十七章聚歼

先机到了手中，并不意味着胜利就要来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先机变成胜算，这才是大家最盼望的，周子健指挥着奉天士兵快速寻找有利的地形，构筑伏击阵地，他们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日本人随时可能杀过来。

实际上他们一路上都在做着战斗的准备，如果日本人抢先了，他们就不得不和日本人来一场野战了，这也是张廷兰下达的严令，既然看透了日本人准备破坏中东路的打算，张廷兰就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在光顶子山顾名思义，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石头山，周围又大量的乱石，山路就在乱石堆中间穿过，两面都是山峰，是打伏击战的理想地形。

“一排，二排负责构筑两侧阵地，三排警戒，侦察兵立刻行动，发现日本人的行踪，立刻报告！”

周子健下达了任务，所有的士兵都忙碌了起来，他们在两边山腰上面选择了最有利的地形，利用原有的大块山石，将机枪都隐蔽起来，做好攻击的准备。

同时在山谷里面他们也没有客气，埋设了一些地雷，地雷毫无疑问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武器。现代地雷首先由俄国人研制成功，并且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张廷兰将俄国远东地区腐蚀到了这种程度，弄几颗地雷显然不是很费劲，弄到了样品之后，兵工厂就开始制作这玩意儿。

地雷并不需要多高的技术门槛，而且威力也不用太大，张廷兰要求制造出来的地雷只要能炸断一条腿就可以了。在战场上，一个伤兵带来的压力远比死人更大，因为要照顾一个重伤员。至少要分出两个人，等于一下子就减去了三个有生力量。

而是伤兵凄厉的嚎叫，能够极大的影响到军队的士气，被地雷伤到的士兵是很不幸的一群人，他们不会死掉，但是肯定会截肢，而且由于距离男人的要害很近，往往在爆炸的时候，也会产生顺带的破坏。

即便是活下来，关键部位也没有。伤员要承受身体心灵双重挫伤，可以说反步兵地雷是一种十分阴险的武器，在对付自己人的时候，张廷兰还不愿意拿出来。不过现在面对了日本兵，那就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

周子健在布置地雷的时候突发奇想。他并没有将地雷布置在山路上，而是将地雷布置在了路边的石头后面。

他这么干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日本人一旦遭到攻击之后。作为一群经验丰富的士兵，他们一定会利用身边的石头作为掩体，进行还击。

如果当他们躲到石头后面的时候，突然踩到了地雷，造成的杀伤效果一定不错，而且还会造成日本人的恐慌。让他们产生恐惧的心里，这样他们就会完全落入被动之中。

就在他们忙碌不止的时候，张廷兰率领着后续部队也终于赶到了，为了保证最快的速度。他们一路上光是战马就跑死了几十匹，很多士兵干脆将军粮扔掉了一半，只保留武器和弹药。

经过一番狂奔，他们终于赶上来了，周子健一见张廷兰带领着大部队过来，急忙跑过来报告。

“旅长，我们把阵地布置好了，日本人还没有赶过来！”

“嗯。”张廷兰满意的点点头，别看日本人战斗力强悍，但是那种优势是在大部队交战的时候，才能得到发挥，小股部队交锋，奉军只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对付他们还是有很大把握的。

这并不是自大，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就利用地形的优势，多次挫败日本人，结果不幸的是大量的汉奸投靠了日本人，有了这些地头蛇帮助，日本人才最终将义勇军打散消灭。

“侦察兵加强侦查，其他人全都进入阵地，随时准备迎敌！”

命令下达之后，士兵们快速进入两边的半山腰，利用树枝和杂草隐蔽自己。张廷兰又指挥工兵在道路两旁埋置了大量的炸药，只要日本人进来之后，首先就会享受到这份特别的礼物。

就在奉军积极的准备的时候，玉智雄一也带着三百多人，将近两个中队的日本兵在路上快速的前进。

最初日本人设想的很好，有他们的帮助，高士傧虽然不能击败奉军，但是扰乱奉天却是足够了，然后关东军再利用武力威逼，迫使张作霖做出让步。

设想的虽然很好，但是奉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估计，光是一个团就让高士傧止步不前，日本援助的炮兵也全都毁于一旦。‘玉智雄一就好像被抓了心肝肺一样，痛入骨髓，简直难以忍受。而且更让他忍受不了的是高士傧这个反骨仔竟然和他闹翻了，两个人差点就动手打了起来，高士傧也不是傻瓜，眼看着自己的人被当成牲口使用，完全就是炮灰，自己在日本人眼中究竟有没有价值啊。

高士傧不得不升起这种疑问，作为一个连祖国都能抛弃的人，被别人抛弃了，也没有任何好奇怪的。

眼看着这个联盟就要破裂了，好在这时候日本关东军又派了一部分人手，还带来了五十万日元，帮着高士傧安抚了军心，并且向玉智雄一下达了新的作战指令，让他带着部下迂回偷袭，攻击南满铁路，给关东军制造出兵的借口。

他们又派出了一部分士兵，协助高士傧作战，继续拖住四平的奉军部队，高士傧也算是清醒过来了，日本人玩得就是借尸还魂的把戏，很不幸他就是日本人利用的那个道具而已。

这和当初商定的把他推上东北王的位置，根本不是一回事，高士傧悔恨到了极点，不过上了贼船，就没法下去了，他给日本人当狗。原来东边道的方文东兄弟就是前车之鉴。

奉军和毅军打过仗，二十七师和二十八师也打过，不过他们交战都恪守一个原则，就是都不赶尽杀绝，总能保住对方的性命，唯独在方文东兄弟身上，张作霖可是下了狠手。

这两兄弟虽然死在了乱军之中，他们的家产全都没收，家人也被重罚，做了苦役。而且跟着他们作乱的中高级军官一律处死，士兵都被送到了鸭绿江边，让他们屯田赎罪。

军阀乱世，内战不可避免，还能高抬贵手。而勾结外人，那就是**裸的叛国行径。没有任何好说的。往死里整，就连北洋的人也说不出什么来，相反他们也痛恨这些卖国的混蛋。

既然走上了这条路，高士傧就没有回头的机会，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给日本人当狗。玉智雄一也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将功赎罪的机会。他带着部下，在向导的指引之下，绕过了战场，快速奉军的背后迂回。

玉智雄一求胜心切。一路上不停地催促着手下，加快行军速度，可以说他们把吃奶的劲头都使出来了，沿着大路一路行来，他们越走越快，这些日本兵的素质的确过硬，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他们就算不能和奉军一同赶到光顶子山，也不会差太多。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有民兵发现他们之后，就有民兵一面向上面反映情况，一面拼命的抢到日本人的前面，去通知其他的农庄，让沿途的农庄农场都做好准备，民兵全都警戒起来。

这些民兵自觉的展开了破坏行动，他们直接将河上的木桥拆毁了，圆木都扔到了溪流之中。东北地区夏季降雨很多，原本不起眼的河流，都会暴涨起来，成为一个个的拦路虎。

玉智雄一他们这下子就倒了霉，一面疯狂的赶路，还要不断的修复道路，而且有的村寨甚至派出了民兵，进行偷袭。

这些民兵都经过一定的训练，他们也不求打中几个，只要能起到骚扰的作用就足够了，正是有了这些民兵的行动，日本人的速度被严重拖延住了。

玉智雄一愤恨难挡，他甚至有心对各个村寨下手，但是一想到会耽搁宝贵的时间，就只能放弃，就在他们费了牛劲之后，终于赶到了光顶子山附近。

他们已经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将近三个小时，玉智雄一的心里头就像是着火了一般，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之下，直接进入了山谷之中。

道路越来越艰难，不光狭窄，而且乱石成堆，那个向导还在介绍着情况：“只要越过光顶子山，咱们就离着双庙子只有几十里了，马上就能赶到。”

他还在介绍着，可是玉智雄一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警觉之色，光顶子山这里的地形太凶险了，两旁山上有横七竖八的石头，还有茂密的灌木丛，就算是在里面隐藏上千的军队，也很难发现。

想到这里，玉智雄一的脖子上面就冒出了一阵凉气，他正想着是不是该多派一些侦察兵，弄清楚情况之后，再继续前进。正在他犹豫的时候，就听到前头发出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声音经过山谷的回荡，越发的震耳欲聋。

原来负责开路的一个倒霉蛋踩中一颗地雷，顿时一条腿就炸飞了，身旁的向导也被弹片波及到了，两个人都倒在了血泊之中，不停的哀嚎。

地雷的爆炸，就好像作战命令一般，两旁的山腰突然喷出了十几条火舌，居高临下，疯狂的向谷中的日本兵射击过来，一瞬间就有几十个人猝不及防，被扫中打穿，这些日本兵再悍勇，也都是血肉之躯，挨了枪子之后，一样小命玩完。

玉智雄一一见这种情况，简直要发疯了，急忙大声的喝道：“快隐蔽！”

其实不用他指挥，经验丰富的日本人已经滚到了两旁的巨石旁边，寻求庇护。可是出乎他们意料，当他们到了石头下面之后，爆炸声更加剧烈了，不断有地雷被触动，日本人很快死伤成片。

而且张廷兰也让人把预先埋放好的炸药引爆了，巨大的爆炸之声，彻底笼罩了整个山谷，日本人遭到了灭顶之灾。

就在这一轮的突袭之中，日本人一下子就死了超过六十人，另外还有几十人受伤，战斗力一下子减弱了三分之一。

旗开得胜的奉军更是得理不饶人，拼命的发动攻击，除了用机枪扫射之外，他们还利用山势的条件，将手榴弹不断的扔下去。

周子健还指挥着几个士兵，把灌木当做了弹弓，利用弹力，将集束手榴弹投了下去，几颗手榴弹叠在在一起，杀伤力不亚于一发小型的炮弹，很快山谷之中乱石横飞，日本兵被打得狼狈不堪。

张廷兰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战争就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日本人虽然强悍，但是他们一样都没有占到，这次倒霉也在所难免了。

“弟兄们，都加把劲，把这帮畜生都送下地狱！”

第二百三十八章军威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玉智雄一也被打懵了，自从打败了俄国之后，日本的军官从上到下都是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对中国这个昔日的宗主国，更是蔑视到了极点，尤其是中国的军队，更是一堆废物，不值一提。

就算是在四平的攻防战之中，玉智遭到了奉军的重创，他依旧没有改变这种轻蔑的态度，将责任都推到了高士傧的无能上面，没有那帮窝囊废拖累，日本的军队就能够横扫奉天。

不过此时铺天盖地的子弹将他的狂妄彻底打得粉碎，成片成片的日本人被击中，成了一具具的尸体，他们很多人到死都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脸上全都是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但是一切都晚了，他们肮脏的鲜血全都洒在了脚下的土地上。

玉智雄一拼命指挥部下稳住阵脚，寻找掩护，发起反击，在损失了上百人之后，日本兵终于面前稳住了阵脚，他们依附在山石的后面，对奉军展开了射击，子弹不断的在双方之间穿梭。

一个奉军士兵刚刚击毙了一个对手，还没来得及高兴，就有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力气快速从身体里面流逝，这个士兵勉强抽搐了几下，就失去了活力。

周围的士兵根本没有时间难过，他们只能将兄弟拖到一旁，然后补充上空白的位置，继续猛烈射击，只有用最快的速度，消灭眼前的敌人，把他们都变成尸体，才能保证同伴们的安全，不然就还会有人牺牲。

日本士兵的射击水平的确不错，这一点远在奉军之上。不少战士都死在他们精准的射击之下，看得张廷兰都有些痛心疾首，军队的素质往往就是国家实力的体现。

就拿射击来说，好的枪法全都是子弹喂出来的，日本是一个工业国，能够满足自己的军火需要，而奉天的军工产业还是刚刚起步，还要靠大量进口，双方之间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张廷兰注意着战场的情况，心里头越来越清楚工业的价值。只要这次战斗结束，奉军能顺利控制东三省，就必须加强整合，加大投资力度，快速把基本的军工产业建立起来。到时候这帮日本鬼子就别想在东北的地盘上撒野！

“打！狠狠地打！”

张廷兰很清楚，先在奉军几乎占据了三倍的兵力优势。又是居高临下。机枪能够发挥出十二分的威力，如果不一鼓作气将谷底的日本人全部拿下，那绝对是一种犯罪。

奉军士兵其实已经打疯了，机枪的枪管都打红了，不得不一面往上浇水，一面继续射击。恐怕这些机枪手从训练以来。打过的所有子弹，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

张廷兰早就下令了，不要吝惜，只要能全歼敌军。无论打出多少子弹都是值得的。

其实对付山谷之中的日本兵，手榴弹是更有效的武器。

凭借着山坡的高度，能够让手榴弹扔的更远，尤其是三五个捆在一起的集束手榴弹，只要爆炸，就会把周围十几米的范围都变成无人区，而且手榴

弹爆炸之后，还会把地上的石块炸碎，四溅的石屑又形成了二次杀伤。

周子健指挥着两个士兵把两棵灌木拉到了最大的弯曲程度，就好像一个弹弓一样，弹丸就是八枚手榴弹，这个超大的弹丸被瞬间抛出去。

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正好落在了一处巨石的附近，剧烈的爆炸，掀起了无数的小石块，在巨石的旁边藏着十几个日本人，一下子就被淹没了。

其中有七八个人当场被炸死，就好像一辆轿车全速撞在了西瓜摊上一样，顿时花红脑子流了一地，那些日本兵就像碎西瓜一般，有几个侥幸没死的，但是身上已经被石块砸的没有好肉了。

他们声嘶力竭的吼叫，听在周围人的耳朵里，都不由得一阵胆战心惊，每个日本兵都升起了一丝不妙的念头，难道他们要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么？

其实最恐惧的还是玉智雄一，日本兵的单兵素质扭转不了双方巨大的差距，奉军已经牢牢把握住了先机，最令玉智雄一感到恐惧的就是奉军的手榴弹，这种武器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开始大量装备。

不过日本人还没有正式装备，按理说中国这个落后的地方，因循守旧的军队，他们怎么能大量的使用手榴弹呢，这让玉智雄一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此时也不是思考的时候，他手下一共三百人左右，这交火的这段时间里头，已经有一百二十三十人毙命了，还有大量的伤员，完好无损的不足百人。

在这么打下去，这两个中队的士兵就都要交代在光顶子山了，作为一个指挥官，他绝对不想看到这样的凄惨结果。

“机枪手掩护，其他人全部集中，我们突围出去！”

玉智雄一的命令下达之后，这些日本人就快速行动起来，渐渐的向谷口冲过去，他们已经清楚了，后路早都被奉军掐断了，唯一的生路就在前面，冲破山谷，快速逃到满铁附属地里面去，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眼看着玉智雄一率领着士兵快速逃窜，这时候张廷兰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冷笑，古人攻城讲究围三缺一，张廷兰这次打伏击，也是故意给日本人留下了一个出路。

不过这个出路只是看起来想而已，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鬼门关，就在日本人要冲到了山谷最窄的位置时，张廷兰突然让通信兵挥动一下小红旗。

这是预先准备好的信号，只要见到红旗挥动，工兵就引爆两边山上的炸药包。为了能够一击奏效，奉军在两边山坡足足埋下了六百多斤的炸药，为了运这些炸药，一路上都跑死了好几匹战马。

就在眼看着就要冲出包围圈之时，突然道路两旁的山体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响声，就好像闷雷在耳边响起一般。

张廷兰早就捂住了耳朵。不过爆炸声响过之后，他的耳朵也短暂的失去了作用，里面全是嗡嗡的声音，剧烈的爆炸声在山谷之中不断的回响，每一次回响都像是砸在了人的心头一样。

爆炸造成的结果也是十分惊人的，两边的山峰全都被炸碎了，无数的石块滚落下来，将谷口完全封死了，有几个冲在前头的日本兵正好被石头压在了底下，变成了一张张肉饼。

另外离得较近的日本兵也被猛烈的响声炸傻了。他们的耳朵里头都流出了鲜血，整个人完全都蒙了，不知所措，有几个干脆就被震死了。

这时候张廷兰也恢复过来了，他一看正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时候。急忙下令，让奉军士兵展开冲锋。这些战士就像是一群小老虎一般。从山坡上快速冲了下来。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奉军全都亮出了明亮的刺刀，玉智雄一也注意到了，他已经知道突围无望了，就只能拼命，因此他下令士兵全都挺起了刺刀。和奉军拼命。

谁都知道日本人善于拼刺，在日俄战争之中，人高马大的俄国人都吃了亏，奉军实在没有必要和他们这么玩。奉军在拼刺的时候，核心其实是手枪，三个人一组，中间的人使用手枪，两旁两条刺刀保护他。

九毫米的子弹近距离打到身上，一下子就是拳头大小的窟窿，这帮日本人也不是铜皮铁骨，挨上一颗子弹之后，就算不死，也肯定失去战斗力。

渐渐的日本兵越来越稀疏，一个个都倒了下去，只剩下二十几人围绕着玉智雄一，还在拼命。

“投降吧，缴枪不杀，你们放心，我们会优待东洋人的。”

奉军到处都在喊着类似的口号，玉智雄一也勉强听懂了奉军的意思，可是他却根本没想过投降，这不仅是武士尊严的问题，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穿着吉军的军装在打仗的。

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好歹守着最后的一丝体面，如果他们成为了俘虏，落到了奉军手上，那日本在外交上面又要被动了。

“决死冲锋！杀给给！”

玉智雄一下达了人生之中最后的一道命令，带头重现了奉军，迎接他的是一连串炽热的子弹，这股日本兵终于全军尽没，死在了光顶子山……

“大帅，日本的关东军司令立花小一郎发表了谈话，声称发生在吉林和奉天之间的战斗，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南满铁路的安全，日本关东军必须要调动起来，保护铁路畅通！”

“妈了巴子的，简直就是放屁，没有他们兴风作浪，东三省就不会出事，日本人就是无耻，厚颜无耻！”

这两天张作霖的火气就一直往上窜，他已经见到了老亲家鲍贵卿，张作霖一见面，就把这位发小兼亲家痛骂一场，劈头盖脸，一点都不留情面。

其实也不怪张作霖生气，的确是鲍贵卿养虎为患，才给了高士傧兴风作浪的机会，也给了日本人插手的可能，老张心里头已经把他恨死了。

而且这两天，日本人就小动作不断，满铁沿线的军队不断地调动，而且失田也几次找到他，提出日本关东军要北上的要求，老张当然不会客气，他急忙让孙烈臣将二十七师全都动员起来，全力应付。

不过说起来张作霖心里头还是有点发虚，日本关东军有一个师团，不过不满编，只有一万人左右，满铁沿线还有不少铁路守备队，再加上日本的侨民和警察，他们能动员的力量将近一万八千人，而奉天现在只有一个二十七师能动用。

兵力不占优势，和日本人抗衡，底气就不够充足啊！

“大帅，日本人已经划定了最后期限，如果再有三天，还不能解决战斗，日本人就要出兵帮着奉军解决战斗！”

“这是要往死里头逼我啊！”

杨宇霆的脸色也十分不好看，奉军也和日本人斗法很多次了，不过看起

来这次是日本人下本钱最多的一次，奉军处境的确堪忧。

“大帅，就看着拙言他们能不能顶住压力了！”

正说话之间，有参谋送来了最新的战报：“大帅，捷报啊！”

张作霖一听急忙把电报抢了过来，一看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随即放声大笑：“拙言好样的，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

杨宇霆也把电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颗心终于放到了肚子里头，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大帅，拙言一下子消灭了三百日本兵，我看小鬼子还敢折腾不！”

“给我在报纸上卯足了劲宣传，让大家都知道奉军的胜利，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们的军威，奉军不可辱，中国不可辱！”

第二百三十九章援军来了

张廷兰成功全歼了两个中队的日本兵，让张作霖十分欣慰，出了一口胸中的恶气，这帮畜生兴风作浪，阻挡老张一统东三省，早就引起了张作霖强烈的不满，能把他们的狗爪子斩断，老张自然很满意。

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头疼，毕竟足足死了三百个日本人，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奉天面对的压力肯定会相当惊人的，想要扛起来，必定十分艰难。

“大帅，不把这伙日本人杀干净了，麻烦只会更大，不挡住他们，这帮人就会杀到满铁，制造混乱。即便是拖延下去，日本人的满铁守备队也会趁乱出动，总而言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倒是拙言直接干净利落的把他们都全歼了，至少能威慑住日本人，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算起来这是风险最小的办法。”

老张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不住的点头称是，既然日本人有心插手，唯一能震慑住他们的，只有奉军强大的实力，有了顾忌，他们才会考虑能不能出兵，不然日本鬼子只会更加肆无忌惮。

“邻葛说的没错，这次胜利还是要大力的宣传，要让日本人清楚的看到，想要和老张斗，就要做好掉一块肉的准备，能吓住日本人，以后的口水官司随便打去吧！”

“大帅英明，咱们对外就说是全歼了一支精锐吉军部队，挫败了他们试图攻击满铁的企图，日本人能装糊涂，我们也乐得如此！”

“只有这么办了。”老张说道：“这又是一关，能不能闯过去，就看天意了！”

身为一家之长。张作霖肩头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几乎就是奉军凭着一己之力，在和一个强大的帝国进行周旋，北洋那边根本别想得到什么支持，只要不添乱就烧高香了。

可是老张也早就想明白了，从日本人的野心来看，和日本合作，就是慢性毒药，等到自己察觉中毒的时候，已经没有救了。倒不如就像现在一样，拼死一搏，只要顺利拿下了东三省，老张就有了足够的本钱，小鬼子也不能轻易动他了。

“雨亭。四平那边又有消息传来了，日本的满铁守备队出动了。”孙烈臣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将电报交到了张作霖的手上。

老张和杨宇霆都急忙挤了过来。仔细看了一遍，两个人都暗道好险，幸亏张廷兰把那一队日本人干净利落的全歼了，不然麻烦就大了。

原来玉智雄一带着人迂回袭击满铁，日本人也没有闲着，将满铁守备队都集中了起来。准备接应他。

从四平到长春一段，满铁的守军总计将近一千二百人，另外还有关东军派过来的四十多名炮兵，玉智雄一带了三百人。还有那些炮兵去帮助高士傧，这些人已经全都完蛋了。

在玉智离开之后，日本人又派了将近两百人，帮着高士傧打仗，这样算起来，满铁守备队剩下的不过剩下了七百多人。

按照原定计划，玉智雄一伪装的吉军杀到之后，他们将采取行动，以维护铁路安全的名义，介入战斗，袭击奉军的后方。

一切都布置的很好，可是左等玉智也不来，右等也不过来，负责指挥满铁守备队的立高雄二大佐就有些坐不住了，他倒是没有想过玉智雄一会被歼灭，他担心的是走错了道路，毕竟一支外国的军队，怎么也比不过地头蛇，搞迂回奔袭，出现事故也是难免的。

因此立高雄二就决定率领部队，前来接应他们，总而言之，日本人已经决定挑事了，就不会客气。正在他准备出动的时候，突然手下负责情报的人员向他汇报，说发现一支奉军的部队急速南下，方向是光顶子山。

立高雄二当时就是一惊，因为他也清楚，这里正是玉智雄一原定的路线，奉军突然向这里奔袭，是不是他们已经察觉了什么，因此立高雄二当即带着五百名士兵，迅速出动，前去援助玉智雄一。

而此时的张廷兰正好在收拾战场，一共被击毙的日本人有二百四十五人，其他的还有被炸得尸骨无存的，另外在石头下面还压着十几块肉饼，加起来日本人一共死了二百七十多人。

张廷兰已经下达了命令，一个活口不留，只要有点活气的，全部补上一刀，很多新兵都是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杀人，那些半死不活的日本人，正好成了最好的靶子，全部都捅死了。

玉智雄一这家伙还算命大，在发起决死冲锋的时候，他挨了三枪，不过都不是致命之处，还残存了一口气，眼睛之中还满是不甘和怨毒，眼珠子四处乱转，仿佛是要弄清楚谁击败了他一般。

张廷兰走到了这个家伙的前面，轻蔑的看了他一眼，然后说道：“不用不甘心，怪就怪你来到了中国的土地上，而且还心存不良。我告诉你，只要你们日本人，还做着吞并中国的迷梦，早晚我也会踏平四岛，把你们的天皇都送到地狱里面，让你们全国都在那边团圆！”

玉智雄一听懂了一些，满脸都是不可置信的神情，眼前这个支那人也太猖狂了吧，竟然连天皇都不放在眼里，他嘴角抽搐着，还想要说什么。张廷兰已经抬起了脚板，一下子踩在了他的喉咙上面。

脚底下一用力，就传出了一阵碎裂之声，气管血管全都被碾碎了，玉智雄一脸上憋得通红，眼珠子都要冒了出来，顿时蹬蹬腿，就没有了性命。

张廷兰也知道日本人肯定会借机寻衅，因此这些尸体并没有急着销毁，而是要求拍好了照片，然后把尸体存放起来，要是日本人敢以军人失踪为借口挑事，就让他们过来核对吧！

张廷兰让士兵将日本人身上的吉军军装扒下去，然后整齐的摆放在一起，这帮日本人里面还都穿着兜裆布，奉军士兵一看都感到新鲜。

“这帮小鬼子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裹了一块尿布啊！”

一句话将所有人都逗得哈哈大笑，紧张的情绪也难得放松一下，收拾了战场之后。张廷兰带着奉军士兵刚刚出了光顶子山，这时候立高雄二就带着手下杀了过来。

正好和奉军撞在了一起，张廷兰一看也是暗道侥幸，要不是奉军的手脚快，还要被日本人两面夹击了呢。

立高雄二也很快注意到了这支奉军部队，对方只有四五百人左右，还有不少的伤员，满身的硝烟和尘土，有的人裹着血迹斑斑的纱布，一看就是刚刚经历一场大战，这些士兵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子杀气。

甚至可以说有点桀骜不驯的架势，眼里似乎没有对日本人的敬畏，相反

两军相遇，他们没有任何客气，骨子里头似乎还带着一丝轻蔑，枪口直直的对着日本人。

立高雄二的心里头也是一阵阵的不安，按照情报来说，这帮人是去截杀玉智雄一的，现在他们都在这里，那玉智雄一去哪了，想到了这里，立高雄二的心脏就是一阵紧缩，本能的感到了不妙。

这时候奉军率先派出人过来喊话，质问这些日本兵，他们的守卫范围在满铁附近，这里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防御范围，是中**队管理的，他们必须马上退回去，不要造成两军之间的不愉快。

立高雄二一看这个情况，只要继续装傻充愣，因此他对奉军说道：“日本方面侦查到了有人试图攻击满铁，因此前来截击，确保满铁的安全，奉天方面必须提供便利！”

张廷兰直接告诉立高雄二：“奉军已经消灭了一股三百人的部队，全部歼灭。奉军有能力保证满铁的安全，也有能力消灭任何来犯之敌！”

立高雄二听到了这番话，哪里还不明白啊，张廷兰这分明是告诉他玉智雄一所部已经彻底被消灭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眼前这支刚刚从战火里面走出来的部队，浑身上下杀气惊人，又不由得他不相信。

立高雄二顿时又羞又怒，他们好不容易策划的一次行动，又被奉军给挫败了，而且还是损兵折将，他简直就要疯了。

立高雄二看了看双方的实力对比，论起人数来，自己一方还占着优势，尤其是他对日本兵的战斗力很有信心，自己完全能够歼灭眼前的部队。既然他们破坏了自己的计划，那索性就把这些人都杀了，制造奉军偷袭日本军队的借口，日本一方还有足够的借口。

因此立高雄二当即下令，让日本兵做好战斗的准备，将这伙奉军都消灭了，张廷兰和部下士兵已经非常疲惫了，长途急行军之后，又打了一场伏击战，要知道日本人可不是鱼腩部队，奉军能打赢，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上百位弟兄永远的闭上了眼睛，还有一大堆伤员。

现在更是人困马乏，子弹又消耗差不多了，虽然部队的心气很高，但是真得不适合作战了。可是日本人又把刀锋逼了过来，张廷兰也不能不战，因此下令部下做好战斗的准备。

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突然在远处传来了一阵地动山摇的马蹄声，光是听着这个声音，就知道这伙骑兵的数量至少在一千人以上，在地平线上出现了一大片跃动的黑影，渐渐临近，为首的一个人正是孙安虎，张廷兰一见，终于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老爹的大部队终于上来了！

第二百四十章横扫

用一个团的兵力和七八千吉军抗衡，的确有点难度，而且更加糟糕的是旁边还有日本鬼子死死盯着，要提防明枪暗箭，的确对张廷兰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甚至有点孤掌难鸣的感觉。

好在一切压力都随着奉军大部队出现而改变了，孙安虎率领着一千多人的骑兵杀了过来，从地平线上滚滚而来，掀起了巨大的尘土，几乎把天空都遮蔽起来了。

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的立高雄二，此时也是不敢猖狂了，他手上只有五百名日本兵，在要和数倍于自己的奉军抗衡，心里头也没底儿。

当然在以往立高雄二不会在乎这些，他和玉智雄一都是一个德行，认为都是中**队都是废物，根本不值一提，只要日本人一走一过，就能把这些垃圾打败。但是自从知道玉智雄一被消灭之后，立高雄二就再也不敢想了。

虽然他不知道战场的具体情况如何，但是三百来人被人家轻易消灭，这就是实力的最好体现，如果奉军都这么能打，他这五百人只怕也要危险。

而且立高雄二也知道，他的主要使命还是保护南满铁路，这才是日本的命根子，尤其是在日本和俄国的贸易协议达成之后。每天从中东路上面都过去大量的车皮，运往俄国，然后给日本换来巨额的利润，日本上下根本割舍不了。

好在双方还没有最后撕破脸皮，直接开战，因此还有回旋的余地，当孙安虎率领着骑兵杀了过来之后，立高雄二权衡再三，并没有敢直接开火。而是继续观察。

在两支军队之间，最说明问题的就是强大的实力，如果不是全歼了玉智雄一，威慑住了立高雄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只怕中日之间就要真正爆发冲突了。

孙安虎的骑兵十分不客气，直接插到了奉军和日本人的中间，将张廷兰的部下挡在了后面，而且他们还摆出了一副战斗的姿态，随时就可以发动攻击。

立高雄二也有些不服气。几次跃跃欲试，但是他一看奉军的骑兵越来越多，数量超过了一千五百人，而且在骑兵后面，仿佛还有大部队要上来。他也知道张作相北上一共带来了一个师的部队。

双方实力对比彻底逆转，立高雄二已经不想在这里和奉军对峙了。最关键的还是赶快将事情报告给关东军的高层。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大佐的权限了毕竟现在的日本军官还没有十几年后的着日本人退走了。张廷兰也松了一口气，能不打最好别打，奉军现在需要的是发展的时间。

“拙言，辅帅知道日本人派兵的消息，都急坏了，这不让我们快速赶过来。不过现在一看，我们有点多余啊，凭着拙言的本事，对付小日本足够了！”

孙安虎说完之后。哈哈大笑：“解气，真解气啊！我还以为小鬼子多了不起呢，不是一样要在咱们手上吃败仗么，还被全歼了，看他们还敢在东三省的地面猖狂么？”

“安虎叔，小鬼子人生地不熟，然后搞什么迂回袭击，纯粹是自寻死路，不过也别低估他们的战斗力，要不是援兵上来了，我们这点人说不定还要被

日本人吃了呢！”

这说话之间，奉军的骑兵就差不多全赶了过来，一共有一千七百多人，他们也是长途奔袭过来的，都有些疲惫。

“安虎叔，让弟兄们先休息半个小时，战马啃啃青草，不过别喝水，一会儿你们要接着行动！”

“拙言，你准备攻击哪里啊？”

“自然是高士傧的部队，现在张海鹏还率领着奉军在坚守四平呢，你们杀到之后，要快速出击，把高士傧的部队击败，对于他们一伙，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客气。一律消灭，抓到一个杀一个，抓到两个杀一双，尤其是其中可能混有一些日本人，最好全都消灭，把这股祸害彻底铲除了。”

虽然没有挑明，但是谁都知道高士傧和日本人的关系，张廷兰执意消灭高士傧，就是要给东三省上下的势力定下一个规矩，谁和日本人勾结，谁就没有好下场，想卖国，就要做好丢脑袋的准备。

孙安虎当即点头同意，简短的休息之后，他给张廷兰留下了五百骑兵，用来防备日本人，然后率领着一千多骑兵快速向四平奔去，一同带过去的还有四十辆改造的马车，其中有二十辆都装上了机枪。

自从上次战斗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之后，奉军骑兵就尝到了甜头，这次弄出来的车辆特意加强了结构，在机枪的位置又装了防护装甲，能抵抗一般的子弹射击，给射击手提供更好的保护。

除此之外，又采购了一批实心的橡胶轮胎，比起传统的木质轮胎，降低了震动，能让机枪手射击更容易一些。

孙安虎早就跃跃欲试，想要在战场上一展身手了，得到了张廷兰的命令之后，他们继续像是一阵风一样，席卷向北。张廷兰也暗暗盘算了一下，日本人目前在吉奉边界的兵力并不多，奉军正好能趁着这个机会，把吉军一扫而光，没有了内鬼，再去对付强敌，也就容易多了。

因此张廷兰一面给张作相送信，让他继续加快速度，一面也快速赶回四平。而此时的四平的战斗已经趋向于平静了，或者说是高士傧的部队已经失去了攻击的能力，连续强攻了一天多，高士傧部下已经伤亡了一千五百多人。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他承受的底线，吉军部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要不是还有日本人压着，高士傧早就崩溃了，但是打到了现在，高士傧的部下也已经严重厌战了，根本不愿意再冲锋了，就算是那些督战队，也因为杀人杀得手有些软了，纷纷劝高士傧停止攻击。

对于那些日本的顾问，吉军的士兵也厌恶到了极点，他们根本不把吉军士兵的生命看在眼里，就好像是牲口一样使用他们，谁都不愿意当炮灰，尤其是这种不明不白的炮灰。

相比于军心动摇，高士傧更加关注玉智雄一的消息，他也知道现在的唯一生路就是日本人直接和奉军开战，最好日本人将奉军打得惨败，这样他才有存在的价值，日本人会继续支持他，奉军也没本事找他算账。

正在高士傧做着迷梦的时候，孙安虎率领着骑兵部队终于到了吉林，张海鹏早就得到了报告，张廷兰大获全胜，援兵又来了，让他也是喜出望外。

说起来奉军防守打得也十分艰苦，奉军人数的劣势太大了，在战场之上，吉军还可以轮番消息，而大多数奉军的士兵才开战的那一刻开始，就没

有眨过眼皮，面对着潮水一般的敌人，消灭了一拨，接着又是一拨。

就是因为嫉妒的疲惫，不少奉军士兵都这么丧命了，不只是他们，就连那些民兵也到了一个极限，他们根本没有上过战场，现在却要冒着枪林弹雨，运送伤员，输送弹药。

甚至有几次吉军攻击侧翼，民兵都不得不投入了战斗，就在大家都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孙安虎率领着援兵杀了上来，让简直就是天大的救星。

“老弟真是及时雨啊！”张海鹏兴奋的拉着孙安虎的手，你们杀上来，我就能放心了，说实话肩头的压力太大了，真怕一个疏忽就万劫不复啊！”

“现在不用担心了，拙言把一队日本兵解决了，咱们没有后顾之忧，而高士傧没有了主心骨，这场战斗胜败已经没有悬念了，咱们尽快发动攻击，早一点接触高士傧的威胁，早点拿下吉林！”

做了简单的筹备之后，奉军将所有的炮火都集中到了一起，猛轰吉军，双方攻守之势顷刻逆转，奉军的克虏伯炮发挥出了惊人的为了，一发炮弹落下去，就有几个吉军士兵被炸死，他们可不懂修筑猫耳洞，只能傻愣愣的硬抗，战壕也不够坚固，因此在炮击之下，死伤惨重，在所难免。

在奉军的一轮炮击之中，就有上百吉军被炸死，军心士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紧接着就听到了一阵闷雷一样的声音，奉军的骑兵终于出动了。

上千匹战马一同发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吉军的炮兵早就损失惨重，根本没法威胁奉军了，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积蓄，全靠着日本人援助，可是到了现在，日本人援助的子弹也消耗一空，机枪也没有了什么威胁。

奉军的骑兵简直如入无人之境，裹挟着雷霆万钧的架势，冲了过来，吉军只做了简单的抵抗，就快速溃败，而且还是兵败如山倒的那种，上次吉军已经领教了奉军的厉害，高士傧已经是手下的败将，这次更是不堪。

高士傧到了这个时候，也对日本人彻底放弃了幻想，他在亲信的保护之下，拼命的向吉林方向逃窜，那些原本还在督战的日本人，一见情况不妙，他们也纷纷潜逃。

张海鹏此时也是心中狂喜，他让手下的奉军士兵鼓起勇气，乘胜追击，就连那些民兵也都动了起来，就像追赶鸡鸭一样，追逐败兵！

第二百四十一章俄国骑兵

“四平一战打得不错，挡住了高士傧，还消灭了日本兵，大涨了奉军的威风啊！”

张作相早就知道儿子处境危险，因此也拼命的催促士兵，加快行军速度，终于赶到了四平，此时的奉军士兵正在拼命追赶高士傧的溃军，大量的俘虏被押回了军营，黑压压的一大片，看起来十分壮观。

不只是除了俘虏之外，还有大量的枪支，堆积的向小山一般，奉军毫无疑问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张作相一贯十分严厉，不过这一次也十分满意，显然儿子比想象的还能干。

“爹，要是没有您老大军在后面压阵，日本人哪会这么老实啊！正所谓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这才是您老的军威呢。”

张作相一瞪眼睛说道：“臭小子别给我戴高帽，还是说说眼前的局势吧，我估计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吉林还乱的如同一锅粥，必须快点平定下来才行，这往后咱们爷俩就要在吉林扎下根来了！”

说这话的时候，张作相的眼睛之中满是玩味之色，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虽然张廷兰一直以来表现的十分恭顺，但是张作相也看出了他的野心，张廷兰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插了一脚，手中握着的势力也相当雄厚了，甚至张作相都不知道他有多少底牌。

有这样的实力，怕是早就盼着能执掌一方，毕竟条条里头的官怎么也比不上块块里头的，在老张的手下做的再好，都更像是一个打工仔，只有拥有了自己的地盘，才能够尽情的施展才华，不受任何的干扰。

张廷兰也的确是这么想的。从赶走孟恩远的时候，就盼着老爹能执掌吉林，虽说三省之中，奉天的条件最好，但是受到日本的腐蚀也最严重，想做点什么事情，都要瞻前顾后。

而吉林相对就偏僻一些，保密更容易，而且吉林还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土地肥沃。民国时期的吉林版图和后世还不一样，大部分的松嫩平原，还有整个三江平原都在吉林的境内土壤肥沃到了极点。

人口不过三百万出头，虽然人少一点，但是也同样意味着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完全就是白纸一张，没有任何包袱。可以任意的移民。不用担心地方势力的反弹。

另外吉林和俄国拥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现在奉军和日本交恶，想要利用南满铁路，风险越来越大，拿下了吉林之后，就能够绕开南满铁路。而且就算是一些大型的机器也可以通过水路运过来。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远东的俄国工厂，都搬到吉林，建立起梦寐以求的工业基础。

这次的战乱给奉军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不过对张廷兰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福祸相依，怕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这往后能走到哪一步，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爹，还是那句话，兵贵神速，现在吉林的局势就好像一团乱麻，咱们没时间细细理顺，最需要的就是一把快到，把高士傧的残部全都解决了，先让您坐稳了吉林的宝座，然后再去对付黑龙江的许兰洲，把这个家伙也拿下。”

“拙言，对付高士傧的溃兵没有太大的难度，我上次已经和他们打过一回了，他们的部队根本没有韧性，惨败之后，就聚拢不起士气了，我们可以打

出悬赏，能交上来高士傧的脑袋，不论是什么人，当官的升官，普通人给钱给地，吉林等地的土匪都会跳出来，高士傧就成了唐僧肉，谁都眼巴巴的想咬一口！”

张廷兰一听老爹的主意，也是连连点头，正所谓姜是老的辣，老爹的办法的确不错。

“爹，这个办法的确不错，我看再让郭宗熙帮帮忙，他很熟悉吉林的情况，咱们一手握着枪，一手握着票子，听话的就赏，不听话的就打，绝对能很快平定地方。”

“没错，你小子就是杀心有点重，高士傧手下的那帮东西都是垃圾，都该死，这没有什么错。但是怎么杀人就很讲究手段了，咱们完全可以更省力一些。就是你抓住的那些俘虏，就可以利用一些，从中挑出一些对高士傧心怀不满的，让他们充当打手，咱们能省很多精力。”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把眼睛瞪圆了，吃惊的问道：“爹，这么干他们不会再投降高士傧么？”

“你还是不了解那帮家伙啊，谁也不是傻子，高士傧这艘破船明显都要沉了，谁还和他混在一起啊，只要给他们点好处，不怕这帮人不干活，等平定了吉林之后，再慢慢收拾他们。”

张作相又接着说道：“我算了一下，平叛的事情就交给安虎，他经验丰富，办事可靠，他带着一个旅，再让郭宗熙还有吉林的大商人配合一下，应该没有问题。”

上一次张作相就布置了一些暗子，现在正好能够使用，张廷兰算计一下，也认为没什么问题。

“爹，既然这样，咱们就把警备师的第二旅和炮兵团调到哈尔滨，威胁黑龙江的许兰洲，争取尽快消灭这个家伙，也免得日本人武装他们，再给咱们添麻烦。”

“嗯！”张作相点了点头，然后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急忙说道：“拙言，这么安排兵力，是不是忽略了什么啊？”

张廷兰也随即笑道：“您老说的是日本人吧？”

“没错，满铁沿线还有不少日本兵，要是不把他们看住了，我担心咱们这一次不会轻松平叛啊，要知道日本人的心眼最小不过了，他们死了三百多人，哪里会善罢甘休啊。”

“的确如此，不过我不准备在沿线放太多的兵力，咱们不妨用别的方式吓唬他们一下！”

张作相眼前一亮，急忙问道：“有什么主意就说出来吧？”

“日本人能扮成吉军，跟咱们交战，咱们也能照方抓药，我们弄一些俄国的士兵混杂在军队之中，造成俄国人也参与其中的假象，日本人敢和奉军动手，绝对不敢和俄国人动手，除非他们还想打一次日俄战争！”

沙俄境内情况越来越糟，不少俄国人为了躲避参军，秘密潜入了中国境内，张廷兰利用走私网络，也招募了不少俄国打手，因此想弄几个人，给奉军效力，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试想一下，如果日本人看到了奉军之中有大量的俄国人，他们多半就会认为自己的行动触动了列强，从而心生忌惮。

总之一战只要一天没有结束，日本人就一天不敢轻举妄动，而且日本人

现在正靠着庞大的军火订单，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

历来只有过不下去的穷鬼才会发动战争，而经济处在急速的上升期的国家多半不会轻易打仗的，日本的情况也多半如此。只要见到俄国人帮着奉军作战，日本人就不免多想，是不是俄国对他们的行动不满，是不是英法美等国也有了想法，他们只有有点犹豫，奉军就有了可乘之机。

张作相对张廷兰的头脑还是很放心的，因此也点头同意了这个提议。

他们爷俩商量好了之后，奉军就快速行动起来，孙安虎率领着一个旅的士兵，外加上骑兵部队，离开了满铁沿线，向着吉林腹地横扫过去。

面对战斗力强大的奉军，这些溃军根本不堪一击，特别是张作相提出了新的思路之后，奉军打出了剿抚结合的牌，吉林不少大商人也站了出来，共同帮着诏安，走投无路的溃军投降的越来越多。

孙安虎的大军所过之处，不只将土匪都消灭了，同时又恢复了新的地方政权，把由于叛乱而摧毁的地方秩序恢复过来，郭宗熙则是负责恢复行政秩序，双方配合默契，推进的速度很快。

有孙安虎负责搜剿溃军，张作相和张廷兰都比较放心，他们就调动军队赶到了哈尔滨。高士傧惨遭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黑龙江的许兰洲顿时惊骇到了极点，他和高士傧本来是约好的，两个人联手出动，将两个省都拿到手中，然后和奉军分庭抗礼。

可是眼前的情况彻底打碎了他的迷梦，高士傧已经完蛋了，他已经剩下了一个孤家寡人了，要想和奉军抗衡，的确太艰难了。

不过许兰洲已经谋划多少年了，他哪里会放弃这个机会啊，因此他也决定拼死一战，因此听说奉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许兰洲当即命令驻守呼兰的骑兵旅旅长英顺应战奉军。

英顺并非是汉人，他的部下也是从前清留下的老队伍，民国立国以来，根本没有来得及梳理地方部队，因此把他留了下来。

英顺和许兰洲之间并不和睦，他也不愿意用手下的士兵给许兰洲卖命，因此双方达成了协议，同时派出相同的兵力，组成联军作战。

奉军此时也开始了踏入黑龙江的境内，两支军队不期而遇，英顺这个家伙对奉军的战斗力还有所怀疑，因此主动派出了骑兵袭击奉军，想要显示一下自己部下的勇武。

不过令他们大吃一惊的是奉军也派出了骑兵应战，只是这些骑兵是嘴里头喊着乌拉乌拉的大胡子俄国人，这帮人高马大的家伙，肆无忌惮的向他们冲了过来，一见俄国人参加了战斗，英顺顿时就吓傻了，这潭水也越来越浑了。

第二百四十二章山县的态度

“张，你的作为会让俄国背黑锅的？”

“大胡子，难道你准备揭发我么？”张廷兰笑着反问了回去，对面的家伙急忙摆手，他的大手毛茸茸的，就好像熊掌一般。

“张，其实我也非常讨厌那些日本的小矮子，能给他们找点麻烦，我十分高兴，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要防止引来外交纠纷，俄日同是协约国，我们的关系十分重要。”

和张廷兰对面说话的正是沙俄的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局长，护路军司令官霍尔瓦特，这家伙是个典型的沙俄军官，身材高大，超过了一米八五，膀大腰圆，满脸的横肉，就好像狗熊成精一般。

特大号的酒糟鼻，留着络腮胡子，足有一尺多长，乱糟糟的，总也不知道清洗，成了他的标志之一。这家伙也秉承了俄国人好酒的特性，两只眼睛总是红红的，似乎总没有醒酒。实际上也的确如此，他的手里头总是攥着一瓶伏特加，随时随地就往嘴里头灌几口。

不过别看这家伙迷迷糊糊的，但是脑子却十分清醒，就像所有俄国人权贵一样，贪婪野蛮到了极点，在他统治中东路期间，推行了自治市的政策，说白了就是将中东路沿线变成俄国的殖民地。

可以说这个家伙贪得无厌，而又胆大包天，对中国官员更是眼高于顶，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不过显然张廷兰是个例外，从走私行动开始的时候，两个人就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而且越来越深入。

发展到了现在，走私的暴利就好像比伏特加还浓烈一百倍的美酒一般，牢牢的吸引着霍尔瓦特。让他迷醉在其中，难以自拔。

张廷兰雇佣了一帮俄国骑兵，去对付黑龙江的骑兵，这种事情别想瞒过霍尔瓦特，老家伙这才主动约谈，想要和张廷兰通一下气，了解一下他的真实想法。

“日本人支持高士傧和许兰洲，这件事情难道俄国方面不知道么？”

霍尔瓦特点点头，说道：“我当然清楚，日本人别想瞒过我的眼睛。”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你们俄国人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却用自己的傀儡去统治这两个地方，你觉得一旦高士傧和许兰洲掌握了吉林和黑龙江，你们还有好日子过么？道理已经很清楚了，奉军其实是在帮你们。难道你们不应该出点力气么？”

张廷兰说的振振有词，霍尔瓦特也十分清楚。其实这要是放在以往。根本不用张廷兰去雇佣人马，霍尔瓦特多半就会直接派出铁路守备队，同日本人周旋，因为日本人的行径已经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协议。

可是到了现在霍尔瓦特已经没有那个勇气了，原因很简单，他背后的沙俄越来越虚弱了。泥腿巨人终于走不下去了。

“张，我想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已经向政府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让我们用中东路的路权。抵偿两国之间的债务！”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大吃一惊，他当然知道日本人垂涎整个东北，同样垂涎中东路，只是张廷兰没有想到，日本人已经开始打俄国的主意了。

日俄两国自从开战以后，贸易额逐渐增加，俄国欠日本的债务也越来越多，用中东路作为抵偿，看起来也是一个很合适的条件。不过张廷兰哪里会

允许啊，他已经把中东路看成了自己的东西了。

只要等到俄国革命，他就立刻接管中东路，只有这样才能依靠中东路，和日本形成对抗的态势，不然整个东北的命脉握在了日本人的手里，奉军还有什么发展啊。

“张，不用担心，俄国政府绝对不会放弃中东路的，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说日本人的快速膨胀，已经不是俄国能够制止的了！”

张廷兰点点头，说道：“也就是说指望你们向日本施压有点困难了？”

“我会建议俄国政府向英国提出要求，以协约国的名义，对日本施压。”说到这里，霍尔瓦特猛灌了一口伏特加，骂骂咧咧的说道：“都是该死的战争，不然俄国能碾碎那些黄皮猴子！”

霍尔瓦特说完之后，就注意到了张廷兰，急忙说道：“张，我绝对没有说你的意思啊！”张廷兰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告辞了。

自从那天奉军使用了俄国骑兵之后，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黑龙江的军队没有准备，而被杀得大败，紧接着就有消息传开了，说许兰洲勾结日本人，引来了俄国的不满，所以俄国人要假手奉军，对许兰洲进行惩罚。

这个说法有鼻子有眼，英顺首先就感到了恐惧，多年以来的经验告诉英顺，只要有列强参与，就能躲多远躲多远，绝对别给自己找麻烦。

除了英顺之外，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日本人的耳朵里，他们很容易就把俄国和他们自己的行为联合起来，日本人能乔装改扮，参与到吉军之中，俄国人就能和奉军联手。

这让日本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就是看准了列强都无暇东顾，才肆无忌惮的在东北出手。可是现在俄国人参与其中，会不会得到了英法等国的同意，或者说这就是协约国再向日本示威。

联想了许多的日本人，不得不有所顾忌，就在此时又有一条新闻传了出来，顿时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原来这条新闻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推测有一股日本军队被歼灭了。

证据就是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上面显示一大堆的尸体，足有几百具，这些死尸全都裹着兜裆布，正好是日本人的装束。不过由于照片质量太差，还不能分辨的特别清楚，但是这也足以引爆舆论了。

就在几天前，张作霖还大肆赞扬了奉军的部队，称赞他们歼灭了一支试图偷袭满铁的精锐部队。按照常理，这种几百人规模的战斗值得大书特书么，现在照片出来了，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奉军消灭的是日本人，那的确是劲爆的消息，甚至列强都要重新评估奉军的战斗力了。

列强也被惊动了，俄国公使主动联系英法美等国的公使，指出日本人正在直接出动兵力，干涉东北的政局，要求列强一致向日本施压。

而此时日本的首相正是大隈重信，在后世日本有十年九相的光荣记录，换首相，就像日本人换床伴一样，简直太轻松了。在二战之前，日本的首相也不是什么好位置，内阁倒台，首相遇刺，辞职下野几乎是家常便饭，三天两头的换首相。

大隈重信这个首相坐的也不安稳，尤其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就是在他的任上提出来的，极大的激起了中国的反日情绪，日本国内的很多势力也有所不满，他们认为大隈重信操之过急，既激怒了中国，又引来了列强的警觉，十分不值得。

而且大隈内阁贿选，干涉议会的种种问题也曝光出来，因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风潮，要把大隈重信赶下台，重新更换一个首相。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关口，大隈重信才会暗中支持关东军在东三省挑事，试图趁机扩大在东北的权力，同时缓解日本国内的压力，日本一直有利用外患来转移国内矛盾的传统，这一次也不例外。

只是日本人又一次出师不利，损兵折将，列强又联手施压，让大隈重信的位置更加摇摇欲坠了，他万般无奈，只好找到了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山县有朋，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支持。

山县这个老家伙一手打造了日本陆军，并且抛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理论，成为日本向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在伊藤博文死之后，山县在日本的权势已经到了骇人的地步，如果他有野心，完全可以做一个曹操，大隈重信在他的眼中，不过是一条狗而已。

老东西沉默了半晌，才幽幽的说道："首相，帝国正在和沙俄签订协约，这件事情你知道么？"

"我知道，世界局势正在变化之际，仅仅凭着英日同盟，已经不能保证帝国的安全了，同沙俄结成了盟友，保证帝国在满洲的利益，甚至是瓜分支那，对帝国拥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插手支那的战斗，破坏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

"元老，张作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我担心他一统东北之后，会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

"糊涂，自从日支战争之后，支那就被踩在了帝国的脚下，帝国的眼界要放在列强身上，支那人有内斗的传统，就算是张作霖实力膨胀起来，他的首选目标也是北洋，而不是帝国，从这个角度来看，帝国应该让张作霖更加强大才对！"

"元老，那按照您的意思，帝国是不是应该罢手，放过张作霖，同时避免插手北满的事务。"

山县的嘴角撇了撇，又吐出了两个字："马鹿！"被元老痛骂，大隈重信的心都凉了。

"帝国要有帝国的脸面，要保证帝国的威严，要让支那人恐惧帝国，直到骨髓深处！既然做了，就不能虎头蛇尾，必须让支那人退缩，给予帝国更大的利益。"

第二百四十三章一颗暗子

任何一个中国人，提起抗战时候为数众多的汉奸和伪军，都会感到痛心疾首，毫无疑问这是整个民族的耻辱，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为何民国会汉奸遍地，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恐惧，根深蒂固的恐惧！

正是因为恐惧，让相当一部分人不惜屈膝降敌，出卖祖宗，而这种恐惧感是从鸦片战争培养出来的。一次次的失败，不断的割地赔款，将中国人最后的自信都几乎碾碎了，整个民族都提洋色变。

山县有朋一手炮制了侵华的策略，他把这些事情想得很清楚，就算这次挑起事端有些不适合，破坏了日本的战略部署，但是日本人也不能退缩，必须把中国压服，才能树立起日本不可战胜的形象。

尤其是这一次日本兵被消灭了三百人，这要是传开了，绝对是打脸的事情，日本人不能没有动作，不然威信何在，还怎么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

“首相，你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山县说完之后，就不发一言了，此时老家伙已经做好了弃子的准备，让军队先闹起来，日本拿到好处之后，列强有所不满，他就把大隈重信抛出去，让他辞职承担罪责。

大隈重信在山县这里讨来了圣旨，就向哈巴狗一样去准备了，首先他就否认了大量日本士兵死在了东北，而是简称有一批日本侨民无故失踪了，要求奉天方面必须进行配合，寻找到失踪侨民，确系有日本人被杀害，大日本帝国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保护本国侨民。

他的声明发出之后。大量的日本人外交人员应声而动，同时向北洋的段祺瑞和奉天的张作霖施压，大有不解决此事，日本就要动武的态势。

老张肩头的压力骤增，好在老张也有了准备，不能日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要把丢失的侨民资料提供出来，奉天还要仔细核对。

当然这只是托词，敷衍日本而已，老张还通过关系。联系了美英俄等国，将一部分照片送到了他们的手上，证明日本在东北进行军事行动的事实，请求列强施压。

除此之外，老张还向北洋政府送去了密电。要求段祺瑞政府出面，维护东北的安定。不能坐视三省糜烂。

老张积极的动用各种关系。所有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争取尽快将吉林和黑龙江安定下来，有了稳固的后方，才能够和日本人继续周旋。

而此时吉林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孙安虎率领着军队，快速占领了省城吉林。张廷兰又派兵控制了长春到哈尔滨之间的铁路要冲，基本上大局有了保证，剩下的就是继续清剿匪徒，恢复地方治安。

另外黑龙江的局势也出现了扭转。许兰洲虽然在黑龙江势力最大，但是也没有做到一手遮天，其中骑兵旅旅长英顺，黑龙江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巴英额，还有省长毕桂芳都有不弱的势力。

这三个人都是满人，本来按照张廷兰的想法，应该把他们都铲除，免去祸根。不过张作霖认为眼前局势紧张不宜折腾，因此对这三个人进行了说服，尤其是英顺知道奉军和俄国人还有联系之后，就更不愿意和许兰洲合作了。

老张答应保证他们的地位，这三个人全都站出来反对许兰洲，而此时吴

俊升又击败了许兰洲的部队，随后在毕桂芳的配合之下，吴俊升顺利进入了齐齐哈尔。

“黑龙江大局已定啊！”张作相接到了吴俊升的电报，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别管经历了多少麻烦，至少奉军把触角伸到了黑龙江，吉林也没有丢失，这笔买卖还是赚到了，而且还是赚大了！

“爹，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咱们还差最后一关没有闯过去啊！”

“你是说日本人吧？”

“没错，如果日本人继续对奉天施加强大的压力，我们就没有时间整合三省，甚至还要把大军调回奉天，应付日本人，两省只会得而复失啊。”

“小日本这次吃了大亏，死了三百人，丢了面子，又失了里子，他们会善罢甘休才怪呢！拙言，你和爹说实话，你有没有别的准备，要不然这一关不好过啊。”

“爹，实不相瞒，您老调任东边道的时候，我不就提出了一个设想，要在鸭绿江沿线设防么。我已经派遣了一批负责屯垦的部队过去，这一番清理下来，发现了两三万的朝鲜非法的移民。”

张作相的脑子显然没有转的不够快，他有点适应不了张廷兰的跳跃模式，这些朝鲜人和对付日本有什么关系啊！

张廷兰也看出了老爹的疑惑，因此解释道：“爹，您知道几年前的朝鲜义兵运动吧？”

“当然知道了，正是晚清的最后几年，日本要吞并朝鲜，原来朝鲜的军队被解散了，士兵都站出来反对日本人，听说有几十万人参加，不过都被日本镇压下去了，你提这事干什么啊？”

“在清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批朝鲜义兵，他们在国内撑不下去了，就逃过鸭绿江，跑到中国安身，他们的人数不下一千人。”

张作相脑筋也不笨，很快就想明白了张廷兰的意思，紧忙说道：“拙言，你是准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利用这些朝鲜人闹事，去吸引日本人的精力么？”

“没错，我虽然很讨厌这些高丽棒子，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很有反抗精神的，逃到中国的朝鲜人也不甘心失败，甚至组织起来，希望复国。而且我还听说被囚禁在日本的朝鲜高宗李熙死了，正好能以此为借口，让朝鲜人折腾起来。”

“拙言，这么干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要想让朝鲜人闹事，咱们就要给他们提供武器，提供经费，只要他们打过去，日本人肯定知道这些人是以东三省作为基地的，这不是给他们制造口实么？”

张作相也的确问到了关键上，奉天和日本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要是让日本人抓到了奉天的把柄，这就不是在牵制日本的精力，而是变成了玩火**，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张作相也难免担心。

上一次日本人的军列被奉军给劫了，差点就惹出了大麻烦，幸好张廷兰引爆了日本国内的矛盾，米骚乱爆发，让日本政府焦头烂额，才给了奉天喘息之机。

这件事情张作相当然十分清楚，他也知道其中的危险，如果只要算计有一点失误，就会给奉军惹来塌天大祸，他不能不谨慎从事。

“爹，您老放心吧，我才不会傻乎乎的让朝鲜人以咱们这里为基地，然后

去打日本人，这不是惹祸上身么，咱们要用不对称的方式，对日本人进行打击，一举动摇他们在朝鲜的统治基础。”

其实张廷兰仔细想过了，指望着朝鲜人明刀明枪的和日本人对着干，根本没有效果，就算是让他们去打游击战也不行，半岛狭小的地形，还有朝鲜人榆木疙瘩一样的脑袋，决定了他们根本玩不转游击战。

而且游击战想要发展起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根本不足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也起不到轰动的效果，日本人依旧会继续对奉天施压，张廷兰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后世的911事件。

恐怖分子的惊天一击，彻底扭转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战略，影响力甚至可以和珍珠港事件媲美，这种恐怖袭击成本最小，收益最大，起到的震撼作用也最好，能够极大的动摇日本人对朝鲜的统治。

而且由于参与的人员很少，想要抓住奉天的把柄也很困难，因此张廷兰就锁定了这种廉价的方式，给予日本人致命一击。

早在张廷兰知道日本人插手的时候，他就已经派了冯永双暗中把袭击人员选好了，这次行动必须仔细谋划，不能有任何的疏漏，还要保证获得最大的袭击效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一番筛选，选定了一个名叫韩勇哲的朝鲜人，他原来是朝鲜的学生，父亲死在了义兵运动之中，和日本人有着血海深仇，他最崇拜的人就是刺杀了伊藤博文的朝鲜志士安重根，他发誓要效仿安重根，用自己的生命，给予日本人最大的杀伤，让自己的名字变成日本人的一个噩梦。

“韩勇哲，这是你的新身份，你将作为一个朝鲜富商的儿子，回到汉城，名义上是采购商品，投资经贸，以此作为幌子，接近日本总督府，实施行动计划。”

“是！”韩勇哲兴奋的向冯永双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又问道：“长官，我需要用到足够的炸药，还要有一些传单，用来揭露日本人的罪恶，他们杀害了高宗皇帝，我要让所有朝鲜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我殉国之后，希望朝鲜人能够行动起来，共同反抗日本人的侵略，光复国家！”

“你放心吧，我们都有妥善的准备，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忘掉这里的一切，同时要暂时忘掉血海深仇，你就是一个商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士。”

冯永双拍了拍韩勇哲的肩头，作为一个江湖人，冯永双还是很佩服这种荆轲式的勇士的，因此说道：“我相信你绝对会被朝鲜人铭记的，你是真正的勇士！”

第二百四十四章惊天一击

“大帅，日本人要在大连增兵了！”杨宇霆慌慌张张的炮到了大帅府，对张作霖说道：“日本国内称东北局势不稳，为了保证他们的利益，决定增派一个旅团的兵力进驻旅顺！”

张作霖脸色瞬间就阴沉下来，一个齐装满员的旅团，足有七千人，战斗力绝对在奉军一个师之上。别看张廷兰用五百兵消灭了三百日本人，那是奉军在占据先机情况之下的伏击战，谁要是认为奉军和日本兵的交换比率就是这个，谁就是十足的大傻瓜。

“日本增兵，列强有什么反应么？”

“列强自然表示了不满，不过实际行动并不多，特别是最滑头的英国人，他们要求日本人要尊重各国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可以适度牺牲咱们的利益，这帮列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也看透了，东洋西洋一丘之貉，关键时候还是要靠咱们自己！”老张想了想说道：“让辅忱他们调回一个旅，驻守奉天，应对不测！”

正在张作霖下达命令的时候，突然于冲汉前来求见，这家伙和日本人过从甚密，从某种程度上就可以看做日本人派到张作霖身边的一个喉舌，他过来了，也由不得张作霖不重视。

“大帅，眼前局势越来越不好，卑职有点愚见，不知道大帅想不想听？”

“于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是，卑职认为日本皇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绝对不应该轻易招惹，奉军应该和日本缓和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我倒是想缓和关系，奈何日本人步步紧逼，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大有一口吞掉东北的态势。张某就算再糊涂，也不能眼看着东三省都没了吧！”

“大帅，我想您是误会了，日本方面绝对没有这个想法，相反他们认为大帅是一个英雄，愿意支持大帅一统东三省。”

老张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意：“这个弯转得够快了，张某人有些适应不了啊。”

“大帅。日本方面希望大帅能够答应几个小小的条件，就愿意转变态度。”

“说说吧。”

于冲汉一看张作霖今天的态度十分缓和，心里头也有点窃喜，说不定真能把这位大帅说动，这也是大功一件。

“首先日本人要求大帅保证日本商业利益，尤其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中日双方共同成立农矿产品出口公司。全面掌管东三省的对外出口。另外奉军要聘请日本顾问，由日本人帮助奉军的发展，让奉军全面壮大起来。”

张作霖一听所谓的条件，顿时火气就撞到了脑瓜顶，要是按照日本人的办法，就白费劲打下吉林和黑龙江了，完全是给日本人做了嫁衣裳。而且奉军还要面临日本人的渗透，经济和军事都被日本人抓在了手中，自己就只能当傀儡了。

老张鼻子里头哼了一声：“于先生，日本人讨要这些好处，总要有个说辞吧？”

“大量日本侨民失踪，很可能已经遇害……”

“不要说了！”老张顿时一摆手，然后说道：“那些人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清楚。日本人执意拿这件事情说事，我就只能把知道的一切都公布出去，你去告诉日本人，张某愿意和日本合作，但是不会给别人当儿子！”

张作霖虽然打发走了于冲汉，但是也感到了一阵阵的压迫感，日本人的动作是全方位的。这两天满铁沿线的守备队就在不断的演习，还试图大量的北调，老张只能严防死守。

凭着奉天这点力量和日本人周旋，的确是太困难了。要是没有突然的转机，他也不知道能扛到什么时候啊。

就连足智多谋的杨宇霆也感到了一阵阵的为难，他反复的想了想，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张廷兰，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拿出什么鬼主意，化解日本人的压力。

而此时一个西装革履，衣着考究的年轻人，出现在了汉城的街头，身上穿的戴的都是一等一的，而且他的卖相也不错，简直就是鹤立鸡群一般，引来了各方的关注。

这个年轻人就是韩勇哲，他原来家世不错，现在办起贵公子更是得心应手，按照计划，首先他找到了朝鲜的政府，表示要捐资二十万元，救助穷苦之人。

在介绍之中，韩勇哲有意无意的透漏了自己的身世，他们家是地地道道的朝鲜人，就在三十多年前，到南洋打拼，现在已经拥有了大片的种植园，还经营轮船公司。

他们家目前正在向英法提供战略物资，生意正在急速扩大，希望能够同朝鲜的商人合作，共同发财。考究的装扮，优雅的谈吐，加上阔绰的手笔，不只朝鲜人对他敬畏有加，就连日本人都有了兴趣。

几天之内，韩勇哲就经常出入高档的社交场所，而且在这些场所之中，他鼓吹战争投资的概念，宣称这场战争就是商人的天堂，不能仅仅满足买卖实实在在的商品，更应该关注金融市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俄国。

虽然沙俄战争很艰难，但是只要撑过去，整个东欧都会成为俄国的，沙俄又会重新强大起来，应该趁着价格低廉大量的持有俄国债券，坐享战争带来的丰厚成果！

韩勇哲的这套说辞不只吸引了商人，日本殖民统治的上层也很感兴趣，就连总督寺内正毅也知道了这么一个出色的年轻人，为了表示亲善，寺内决定在总督府召开一个宴会，宴请汉城的商界名人，同时邀请韩勇哲做一个投资的演讲。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韩勇哲兴奋到了极点，他就盼着这个机会的，报仇雪恨，名标青史，正是他梦了多少年的事情，现在就摆在了眼前。

不过也有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得到奉天方面的联系，手上也没有炸弹手枪之类的东西。他还不知道具体该怎么行动。

就在他焦急不安的时候，终于有人联系他了，并且把行动计划送了过来，拿到了具体行动过程之后，韩勇哲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疯狂的计划。

其实这个时代刺客并不少见，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朝鲜，甚至是西方，政治人物被刺杀，几乎就是家常便饭，但是所有的刺杀手段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扔炸弹，一种是用手枪袭击，除此之外，就乏善可陈了。

本来韩勇哲也以为会是类似的行动方案，让他刺杀日本总督寺内正毅之类的，可是看过了之后，他简直被这个疯狂的方案吓住了。

这次行动的目标竟然是整个总督府。要把总督府连同里面的人全都消灭！

所谓日本驻朝鲜总督，是在日韩合并之后设立的，总督直属日本天皇，手中掌握着朝鲜半岛的军事，立法，司法，行政全权，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天子。权柄惊人，现任的总督就是寺内正毅，这家伙是山县有朋的心腹爱将，正是他一手推动了日韩合并。

总督府作为日本殖民统治朝鲜的象征，日本人也下了一番苦功夫，要修建得威风十足，首先选址就十分讲究。建在了汉城景福宫的前面，朝鲜的皇宫被彻底破坏，变成了日本人的总督府，对朝鲜民心的打击可想而知。

另外日本人又聘请了德国设计师绘制图纸。日本的最优秀的建筑师野村一郎和国技博也参与其中，整个建筑一共五层，采用了文艺复兴样式，占地七千多平方米，在这个时代，绝对堪称一个雄伟的建筑。

目前还在施工之中，没有最后完成，而这次行动的目标就是将整个总督府全部摧毁，手笔之大，简直难以想象。就连韩勇哲都不敢相信，要想炸掉这么一个庞大的建筑，没有几吨炸药根本不行。

但是要想把几吨炸药越过日本人的层层警卫，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也难怪韩勇哲会大户疯狂，不过随即他就被具体的行动方案吸引住了，这并不是一个空想的计划，而是有着仔细的筹谋，拥有相当大的可行性。

将计划完全消化理解之后，韩勇哲的拳头已经攥得噶蹦蹦响了，脸上也因为激动，变得通红通红的。

转过天来，就是宴会的日子，韩勇哲把自己从里到外都仔细打扮了一番，同时又把仅有的一张照片藏在了衣袋里面，那是他们一家人唯一的合影，是日本人摧毁了他的家庭，他现在也要个日本人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虽然他也会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已经一无所惧。离开了下榻的宾馆，早有一辆老爷车停在了哪里，等待着韩勇哲上车，一路顺利的到了总督府，老爷车被停在了一边，韩勇哲满含深意的看了一眼。

然后就进入了总督府，朝鲜和日本的商人都聚集了不少，韩勇哲面对这些人，大谈致富经，不时还冒出一些新鲜词汇，引来了不少人的追捧。

到了最后，寺内正毅也亲自出现了，老家伙又大力的鼓吹了一下日韩亲善，双方亲如一家，其他的朝鲜商人也不住的附和，十足的奴才相，韩勇哲看在眼里，心中全都愤恨。

不过他还是很懂得掩饰自己的情绪的，照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又表示要投资两百万，办工厂，一下子就把气氛弄得十分热烈起来，就连寺内正毅都出来勉励了几句，表示只要能办成，他会向日本政府申请，表彰韩勇哲的功劳。

眼看着宴会越来越热闹，韩勇哲借口上厕所，离开了大厅，迅速到了外面，跳上了自己的老爷车，周围的警卫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人家是贵客，只能看着。

韩勇哲的车子刚刚绕过总督府的正面，眼前就是一片工地，堆积了大量的水泥木料，整个总督府还没有建成，这里依旧在施工之中。

韩勇哲咬咬牙，猛地将汽车油门踩到了最大，用超乎正常的速度向着一

堆存放水泥的地方撞了过去，由于此时正是晚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韩勇哲的老爷车毫无阻碍的撞了上去。

紧接着汽车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腾空而起的火焰瞬间就将韩勇哲吞没了，在老爷车地盘上早就秘密放置了炸药无疑增加了爆炸的威力。

剧烈的声音传到了大厅之中，里面的人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全都惊骇莫名，正在休息室之中的寺内正毅也是如此，老家伙把眼珠子瞪得老大。

就在这个时候，一声更加剧烈的爆炸传了过来，这声音简直就像是地震一般，山摇地动，猛烈的冲击波撞在了总督府建筑上，顷刻之间坚固的钢筋水泥都开裂了，碎石落了一地，庞大的总督府就好像大海之上的一叶小舟一般，飘飘摇摇……

第二百四十五章移民五十万

一辆老爷车爆炸的威力很有限，显然不会出现如此的效果，最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了那堆水泥上面。那些并不是真正的水泥，而是被掉了包，换成了硝酸铵！

硝酸铵是一种很常见的化学肥料，列强已经早就开始使用了，硝酸铵还有两外一个身份，那就是炸药！相对而言，硝酸铵的造价很低，使用也很广泛，只是现在各国还没有意识到硝酸铵的价值，并没有大量使用。

同时对硝酸铵的化学性质也认识的不够，基本上就把这玩意当成了化肥，而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

张廷兰也是在进口肥田粉的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还记得在后世就发生过硝酸铵化肥爆炸的事件，十几吨的化肥爆炸，将一个村子几乎都毁了，死伤数百人，张廷兰对于这种恶**故也是记忆犹新。

要想往日本总督府送几吨炸药，还不被人发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是神仙也做不到，但是为了轰动的效果，又不能不想办法吧。最后张廷兰就将目光锁定在了硝酸铵上面，以肥料的名义，购买几吨，甚至十几吨都不是难事，在汉城就能够解决，而且这些肥料都是日本生产的，也没有什么麻烦。

弄到了炸药之后，还要把炸药运到总督府，现在总督府正在建设，砖瓦灰石需要的数量很大，正好将这批装进了水泥的袋子中，被运到了总督府，堆在了建筑材料的中间。

当然这些工作也不是奉天方面凭着一己之力就能做到的，日本刚刚吞并朝鲜不久，国内的反抗势力也没有完全镇压下去，有不少地下的组织。张廷兰在清理东边道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现在正好能够利用起来，在抵抗组织的配合之下，终于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足足十二吨的危险品送到了总督府。

韩勇哲按照指示，驾驶着老爷车撞在了硝酸铵的上面，在常温之下硝酸铵的比较稳定，但是遇到了高温高压就会爆炸。有时候一点火星就能引起一场重大的事故，一辆老爷车的效果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为了确保万一，韩勇哲的车里面还秘密的放置了一些炸药，虽然日本人对安全工作很注意。但是他们也不会想到有人往自己的车里面安炸药，后世的恐怖分子才使用这种绝招呢。

当然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韩勇哲就是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了，在他的老爷车撞击之下，足足十二吨硝酸铵被引爆了。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威力。

在总督府的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一般，临近的街道全部被波及。大量的人员死亡。就算是四五条街道之外，房屋的玻璃也难以幸免，全都被这山崩地裂的声音给震碎了。

处于中心位置的总督府就更惨了，巨大的爆炸当时就将总督府之中的人员震晕了大半，甚至有人被震死了，就算侥幸不死的。也逃不过更悲催的命运，大楼不断的倒塌，砖瓦石块狠狠砸在了这些人的头上，顷刻之间就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伤亡。

随之而来的是爆炸引起了的大火。飞腾的烈焰将总督府笼罩起来，一旁的房屋也都受到了波及，人们常说水火无情，狂暴的火焰就好像是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一般，多少生命都不够它的吞噬。

寺内正毅这个老家伙年纪有些大了，精力也跟不上，在宴会露了一面，就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室，想要恢复一下精力。国内已经传来了消息，大隈重信的内阁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山县有朋已经准备让大隈重信滚蛋，而接替者就是寺内正毅。

当然在倒台之前，还要让他干一样脏活，就是向奉天施压，捞取足够的好处，等到列强问罪的时候，就把大隈重信抛出去。

寺内正毅猜透了山县的想法，已经做好了接替首相的准备，不过残酷的现实让他没有机会做这个美梦了。爆炸发生之后，虽然从人拼命的保护总督，但是血肉之躯还是阻挡不了下落的砖石，这些从人都被砸伤，甚至砸死了。

而且总督府之中的电路也损坏了，从里面也开始着火了，这个总督府设计的都不错，就是防火准备显然不足，火势迅速蔓延，被砸伤的人很快都被大火吞噬了。

寺内在手下人的死命保护之下，终于逃到了总督府的门口，眼看着就能逃出生天，结果这时候，大门突然倒了下来，硬木的门框重重的砸在了寺内正毅的后背上，这个老家伙当即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手下人也都吓傻了，他们拼尽了全力，将老东西救了出来，不过他此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其他人顿时就乱成了一团。

所有军警都被惊动了，全部云集了过来，寺内正毅被送到了医院之中紧急抢救，这时候其他人才有心思扑灭火势，抢救伤员，然后核实损失等到损失一点点的核实出来，所有人的心里头都拔凉拔凉的，总督府只剩下一点残垣断壁，和总督府相对的景福宫也波及到，受损严重，足足有两条街道被大火吞噬，财产损失不可计数。

相对财产而言，人员的损失更是惊人，除了总督寺内正毅受重伤之外，其他总督府的工作人员死伤超过了八十人，另外还有大批的商人死亡，有日本的，也有朝鲜的，这些人原本都是来享受宴会的，结果稀里糊涂的送了命。

另外大火也吞噬了三百多名平民的性命，总计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五百人，无论是总督府的工作人员，还是被炸死的富商权贵，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汉城的权贵阶层，随着他们的死亡，汉城的权力瞬间就出现了真空。

这时候一直被日本打压，只能苟延残喘的反日派又迎来了春天，一条消息快速在汉城传开，高宗李熙被日本人杀害了，日本要彻底灭亡朝鲜人。从老国王开始，早晚会把所有人都杀光，朝鲜半岛要成为日本人的天下。

义兵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五年的时间，朝鲜老百姓的反抗意识还十分浓厚，现在又有了这么好的机会，很快朝鲜就沸腾起来了。

有人趁着宝贵的机会，袭击日本人的仓库货站，有人抢掠商铺，汉城乱成了一团。而且由于总督府被摧毁，行政机构失去了领导。几乎陷入了停滞，没有了行政力量的约束，朝鲜半岛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再度燃烧起来，而且愈演愈烈。

发生在汉城的惊天爆炸。不只把朝鲜半岛给炸得底朝天，影响力也远远超过了朝鲜。迅速成为震惊远东的大事情。

张廷兰刚刚按照老张的命令。带着一个旅的士兵从吉林赶回奉天，张作霖这些天受到的压力的确是太大了，几乎就是奉军凭着一己之力，抗衡一个

帝国，老张苦心焦思，也没有好主意。
　　甚至老张都有心退缩。满足日本人的一些条件，奉天又多少底子他很清楚，恐怕除了警备师和二十七师之外，别的部队都别想和日本军队抗衡。就算这两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加起来不过两万多人。
　　而且奉军的武器弹药还要依靠进口，就算奉军能抗住十天半个月，这往后他们手中的武器都会变成烧火棍，由不得老张不苦恼，说到底还是奉军实力太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老张痛定思痛，越发坚定了发展军工的决心，不论有多少困难，一定要把军工体系建立起来，要训练出几十万精兵，要不然腰杆就不直，说话也没有底气。
　　正在老张心里头犹豫的时候，汉城爆炸案就传了过来，总督府被夷为平地，日本人损失惨重，颜面扫地，只怕朝鲜还要乱一阵子，老张甚至都要忍不住哼唱起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自己这么多年，遇到了无数的风风雨雨，有无数的困难，结果都闯了过来，现在看起来这次也不例外。
　　老张正在高兴的时候，张廷兰率兵回到了奉天，老张当即就把他叫到了帅府之中，两个人直接来到了后面的密室之中，外人一个都没有，老张才开口问道：“拙言，你和我说实话，朝鲜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张廷兰也不敢撒谎，只能点头承认：“我利用朝鲜人做的，基本上不会露什么马脚。”随即张廷兰将具体的行动过程告诉了老张，张作霖听完之后，呆坐了半晌，才缓缓的点点头。
　　“拙言，说实话几次和日本人对抗，我的心里头都感到后怕，说起来还是虚张声势，如果日本人铁了心对奉天动武，我是真没有太好的办法。”
　　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是没有一个准谱，提心吊胆，不得安宁，从劫车案开始，奉天和日本渐行渐远，对抗越来越多，甚至快到战争的边缘。张廷兰最大的依仗就是一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日本人不会真正对奉天动武，当然张廷兰心里头也在反问自己，如果日本人真的动武了，自己有什么办法么？
　　恐怕除了打游击之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张廷兰思量一下，然后说道：“七大爷，现在三省一统在即，咱们也算是有了分量，和日本人缓和一下关系，适当合作也是必须的，有了东三省这个舞台，咱们只需要苦练内功，等到有了足够实力，再和小鬼子叫板！”
　　老张又和手下心腹商量了一番，然后老张亲自去拜会总领事失田，代表奉天问候在爆炸之中死亡的日本人，又祝愿寺内正毅能够康复，老张又从自己的腰包里头掏出了十万大洋，作为一点心意，托失田转交给日本政府。
　　日本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满脸伤感的张作霖，会是幕后的真正黑手，因此失田一看张作霖这么客气，还有点欣慰，至少张作霖这是变相的同日本服软。
　　日本政府也乱成了一团，朝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大隈重信这个首相肯定要背黑锅，而寺内正毅肯定没法接任首相，让谁上去，顿时也成了一个难题，日本国内的派阀之间斗争越来越激烈，朝鲜的乱局还要平定。
　　原定送到大连的一个旅团被临时调到了汉城，去平定朝鲜的暴乱。奉天的压力减轻了不少，张廷兰也有了精力去关心别的事情了。
　　从春耕开始，奉天就在大力的招收移民，已经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京奉铁路上，不少车皮之中都装满了老百姓，关内护**和北洋正在拼命，双方都

横征暴敛，也没有心思关注民生。

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只能向关外逃荒，张廷兰一看发展吉林的好机会终于来了，他急忙向老张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向吉林移民五十万，让吉林的总人口超过四百万！

第二百四十六章一方之主

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句话经常用来形容北大荒的丰饶，当然在后世这种现象已经几乎绝迹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张廷兰敢十分确信的说这就是真的，东三省的富饶远不是别的地方能比拟的。

尤其是长时间没有得到开发，人烟稀少，很多动物都不知道害怕人，可以像拔萝卜一样，抓野鸡。丰富的物产，厚实的黑土，对关内的移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原本张廷兰就力主要大量的移民，现在老爹掌管了吉林的全局，发展吉林就等于是自己家的事情了，张廷兰自然要更加用心，他向老张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半年之内要向吉林移民五十万。

让吉林的总人口达到四百万，有了这些人口做基础，供养两万士兵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张廷兰也没有准备把所有移民都放到土地上面，相当一部分要送入城市，从事工商业，工业和城市是相辅相成的。

绝大多数工厂都要布局在交通便利的大城市附近，当然一个大型的工厂也能催生出一个城市来，张廷兰已经着手进行工业发展的规划，大量的劳动力是必不可少的。

“拙言，往吉林移民我不反对，不过也不能忘了奉天和黑龙江啊，东三省可都需要移民，一碗水要端平了才行。”

“大帅，我估算了一下，如果东三省每年吸引移民一百五十万，十年之内移民就会达到一千五百万，而且人们还会生息繁衍，十年之后，东北的人口超过三千万，绝对不成问题，其实算下来，每省差不多也是五十万”

其实在原来的历史上，张作霖父子对移民的工作也十分重视，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东北人口已经到了三千多万，基本上和张廷兰估算的速度差不多。

“大帅，要不然咱们制定一个三省移民的总章程，然后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微调，您看如何？”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做起来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啊。”老张重重的叹了口气。然后说道：“段大总理卡了咱们的职务委任，我这个奉天督军去管三个省。有点不方便。”

在许兰洲和高士傧发动叛乱之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权力一下子出现了真空，老张让张作相暂代吉林督军的时候，同时向北洋政府提出了要求，让他们落实这个任命。

另外老张也通过一些人给段祺瑞捎话，给老张高升一步，成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样老张就能名正言顺的管理三省了。不过老段把这个任命给卡了下来，不只不给张作霖这个巡阅使的名头。而且张作相的职务也被压低了。

老段只给了张作相善后督办的名分，让他暂时管理吉林的军务，当然老段也知道东三省局面太乱，他没有再派一个督军过来添乱，张作相的权力其实就和督军差不多，只是做起事来，的确有些名不正言不顺。

吉林的省长还是郭宗熙。他早就和张作相父子有合作，配合起来也比较默契，真正麻烦的还是黑龙江。奉军最初是打着支持朱庆澜的旗号发兵的，因此挫败了许兰洲之后，朱庆澜还是黑龙江督军，省长又落在了毕桂芳的脑袋上面。

吴俊升只捞到了一个军务帮办的名头。名义上他的权力还没有张作相的善后督办大，老吴也十分不满，黑龙江的局势和战前差不多，又恢复到了各方博弈的局面，只是原来势力最雄厚的许兰洲倒台了，换上了一个势力更大的吴俊升。

老张由于没有巡阅使的名分，也不好对东三省的官员进行统一任命。很多政务都落实不下去，因此张作霖也十分郁闷。

“大帅，您老不用着急，不管段祺瑞承认不承认，您都是东三省的主人，什么名分不重要，重要的是奉军上下，几万条枪杆子都听您的指挥”

张作霖听了这话，心里头也是热乎乎的，到底谁亲谁疏，看得很明白啊“大帅，段祺瑞能压着名分，咱们完全可以绕过他，把东三省统一到一起。”

“哦？”老张眼前也是一亮，他正不知道怎么把东三省完全掌握在手中呢，北洋下绊子，日本人的压力也没有消失，最迫切的就是统和所有的力量。

“拙言，快说说，究竟是什么办法？”

“大帅，我建议从财权入手，经历战乱之后，吉林经济体系几乎崩溃，因此让我爹代表吉林发表声明，将吉林的官银号并入奉天银行，两术币统一，废除吉票。然后黑龙江在跟进，我想朱庆澜是个聪明人，投桃报李，也会愿意交权的，三术币政策统一之后，再让岷源先生牵头，将三省财政政策统一，这样财权就彻底统一了。”

历来财政权力和货币权力都是一体两面的，必须放在一起使用，貌似只有后世的欧盟，傻乎乎的推出了欧元，统一了货币，结果却没有统一财政，才造成了后来的债务危机。

“财权统一之后，您老不是还顶着东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名头么，您不妨设立一个司令部，要求三省军务领导人一同参加，有资格的无非就是吴俊升吴大爷，我爹，再加上一个朱庆澜，吴大爷和我爹都是您的结拜弟兄，亲如手足，而朱庆澜又受了您的恩惠，哪里会反对您啊，而且您也可以挂一个司令部主任的名义，号令东三省，这样军权不也统一了么”

张廷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之后，老张仔细想了想，顿时也是眉开眼笑，这个办法的确不错，只要把枪杆子和钱袋子牢牢的攥在手里头，东三省就事实上落在了自己的手里，谁也抢不走。

想到这里老张还有点感动，当初见到鲍贵卿的时候，就提出过要统一货币，结果鲍贵卿再三推诿，其实谁都知道，把货币发行的权力让出去，等于是在割肉，可是张作相和张廷兰爷俩能主动提出此事，足见忠诚。

老张甚至都有些后悔了，当初直接力挺张作相，让他的大军进驻吉林，也不会有后来的麻烦事了，看来关键时候，还是这些老兄弟可靠张作霖满心的感动，可是他却忽略了眼前的悬狸的鬼心思，统一货币的确是削弱了吉林的地方权力，但是别忘了奉天银行还攥在张廷兰的手中呢，这份权力其实还没有逃出张廷兰的手心，不过是从左手挪到了右手而已。

顺带着还把黑龙江的货币权力也拐了回来，算起来张廷兰也是不折不扣的赢家。至于成立剿匪司令部，张廷兰更有着深层次的想法，他其实是想改变奉军的家长制作风，变成委员制。

在原本的历史上，老张出任了巡阅使之后，是东三省名副其实的主宰，

什么事情都可以独断专行。可是一旦按照张廷兰的办法，成立了所谓的剿匪司令部，一切大事小情都要争取所有成员的同意。

如果分歧太大，自然就需要投票来决定，少数服从多数，目前奉军的地盘有限，能挤进这个司令部的人员也有限，对老张权力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奉军的地盘越来越大，司令部的规模也必然扩大。

当然这个名目还会发生变化，变成军事会议啊，军务委员会啊，总之不过不管怎么变化，只要能保证投票决策，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奉军就由家长制，变成了集体领导制，老张也别想独断专行，历史上奉军盲目进关的战略失误就能够避免。

如果老张知道了张廷兰的深层次的想法，只怕老张不会饶了他，所幸的是张作霖这种老派的人物，虽然头脑机敏，但是也没有看透这么深的算计，因此他欣然接受了张廷兰的建议。

东三省的权力随即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洗牌，由于战乱，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货币都严重贬值，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是能换成币值坚挺的奉票，正是大家求之不得的事情。

吉林的商会率先同意，互相之间的商贸往来全用奉票结算，随即张作相就宣布将吉林官银号并入了奉天银行，变成了奉天银行吉林分行，全权负责货币兑换业务。

有了张作相作为表率，黑龙江的朱庆澜也不好抗拒，毕竟没有老张，他哪里能重回黑龙江啊，因此也只能忍痛跟进，将黑龙江的官银号也变成了奉天银行的分行，三术币完全统一了。

奉票的市场一下子就扩大了一倍，有了三省作为依托，奉天银行也迅速壮大，面对列强的银行，也有了充足的底气。

货币统一之后，王永江也随即邀请了郭宗熙和毕桂芳，要求三省统一财政政策，毕桂芳这个家伙还想反对，可是郭宗熙已经站在了王永江一边，他们联手逼宫，毕桂芳只能忍痛妥协。

顺利拿到了财权之后，老张又以追剿吉林和黑龙江的残匪为名义，召集三省军方头领，成立所谓的剿匪司令部，老张为了扩大声势，除了吴俊升，张作相和朱庆澜之外，又把孙烈臣和张景惠拉了进来。

实际上这个司令部就和老虎厅的议事会议没有什么区别，不过多了一个朱庆澜而已，但是名分却彻底改变了，老张能够顺利的对东三省发号施令，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一方之主。而同时张廷兰也拿到了想要的一切，有了足够的舞台，下一步就是大投入大发展了

第二百四十七章开发兵团

“都排好队，每人一套新衣服，不许乱了！”

“说你呢，听见没有！”

说话之间一个年轻的士兵手中的鞭子啪的一声，抽在了一个有点发呆的少年身上，顿时留下了一道青紫的印记，吃痛的少年急忙站到了队伍里面，不敢东张西望了。

这里正是皇姑屯车站的对面，张廷兰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收容中心，足足占地一百多亩，最多能容纳七八千人左右，这里正是关内移民进入奉天的第一站。

他们要在这里进行统一的登记，然后进行分配，来东三省的民众也分成了很多的种类，除了最普通的难民之外，还有一些小商小贩，市民，教师工人等等，他们都有一点资本，只需要登记一下，获得合适的身份，然后就能去找工作，在奉天安顿下来，这部分人基本上不会住收容中心的。

在这个中心主要负责的就是难民，他们没有任何谋生的手段，到了关外也只能种地，这些人多数家里头受了灾害，身无分文，甚至都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

对他们收容中心要发放衣物，提供食物，进行简单的教导，然后等待安排出合适的土地，他们就可以转移过去，组成一个个全新的村镇，安家落户，生根发芽。

整个东三省的移民工作都是张廷兰负责的，其实原来也有不少人闯关东，即使不去管理，也会有大量的人员流入东三省。但是张廷兰坚持认为移民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开发东三省，为了增强奉军的实力，因此所有移民，从进入东三省的第一天开始，就要管理起来，不能像一盘散沙一样。

不然光是一个水土不服，就足以要了很多人的性命。在原本的历史上，大量的老百姓，就死在了闯关东的道路上，张廷兰这么安排，也是对所有移民负责。

现在正好是多雨的季节，关内很多地区遭灾，再加上北洋和护**之间的战乱。使得北洋政府根本没有精力安顿这些灾民，无数的灾民流离失所，沦落成为流民。

张廷兰早就和那些晋商通过气，让他们向关外输送人员，按照人数的多少，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也吸引了不少商人的注意，他们主动帮着联络，一批批的灾民被源源不断的送到了关外。

“长官，您看小人送来了一百五十多人，每人一块大洋，再加上路费和粮食，您该给我四百块啊。怎么只有二百三十块大洋啊，小的给您办事，也不容易，你不能让小人赔本啊！”

“你不用哭穷，我刚才已经盘问了这些人，在路上有三十几个难民死了，而且你给他们吃的都是棒子面烂菜叶，甚至就是一些野菜。值不了几个钱，能给你这些钱，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要是你再敢不把难民的生死当回事，这买卖你也别想做了！”

目前负责管理这个收容中心的是王松亭，他就像敢苍蝇一样，摆了摆手。把这个商人打发走了，正巧此时张廷兰也到了这边视察，王松亭急忙迎

了过来。

“厅长，托您的洪福啊。今天又来了五拨人，一共七百多人，加上前两天过来的老百姓，足够新建一个镇子了啊！”

“动作不满，新来的移民状态怎么样？”

王松亭微微苦笑着摇摇头：“说实话，不算太好，他们多数都是灾民，本来就饥寒交迫，又赶了挺远的路，走到了奉天，一路上就有不少人都累死了。”

“咱们不是让这帮商人给灾民提供医药么？还答应他们报销火车票，这钱都咱们出了，他们怎么还不管老百姓死活，让他们累死在路上啊？”

“厅长，商人干什么事情都要算计自己的利润多少啊。治病不是一笔小钱，而且有了病人拖累，还会影响他们的行走速度。至于坐火车虽然好，但是花费太高，因此很多人都不让灾民坐，甚至有人弄出了假火车票，跑到咱们这来骗钱，所谓无良奸商的嘴脸，我算是瞧见了。”

“他们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在草菅人命么？”

王松亭一看发问的是跟在张廷兰身后的一个年轻女孩，秀丽端庄，又从里到外透着一丝新派，不像是普通人，他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称呼，因此有些局促。

“这位是周芯瑶医生，我约请过来，让她帮忙检查一下收容中心的卫生情况。”张廷兰在一旁介绍道。

“原来是周医生，辛苦您了！”王松亭道：“您可能不知道，说到底还是一个利益而已，商人追逐的是利润，赔本的买卖他们不愿意干，能赚一百，他们不愿意赚五十，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而且这些灾民要是留在老家，能活下来的更少，因此他们到关外也是拼一把，至于一路上死了多少，也没有人关心！”

“那你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啊，总要想点办法不是么？”

王松亭一看周芯瑶追问，旁边的张廷兰也十分关心，他急忙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之中，拿出了一份文件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厅长，这是我最新拟定的一个章程，在哪里招收的灾民都要有登记，每个灾民都签字画押，作为咱们接收的凭据。在输送过程中，灾民死亡低于百分之五的，咱们全额付钱，高于这个数字，咱们就要扣钱，要是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一个子都别想拿到。”

“这个办法不错，灾民死亡难以杜绝，但是要最大限度的控制，咱们是在救人，不能变成害人。当然也不能当傻瓜，刚才你还说商人会弄一些假火车票来骗钱，这种事情有什么对策么？”

“也有一点办法，灾民到了奉天之后，我们都会详细的询问，他们来的时候有多少人，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吃喝用的，都要进行调查，然后和商人提供的情况进行对比，如果有严重的不符，同样还会扣钱，甚至进行处罚。”

“哪又怎么保证灾民说的都是实话啊，他们不会和商人串通么？”周芯瑶一听说商人能不在乎人命，想来别的缺德事情，也不在话下，因此在一旁好奇的问道。

王松亭笑着说道：“其实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说的真话，总之商人的这笔花费也要平摊到每个灾民的头上，只有还清了这笔贷款之后，他们才能获得自己的土地。要是他们帮着商人说谎，最终受损失的还是他们自己。这个办

法还是和厅长学来的呢，听说在辽阳赈灾的时候，就使用过，那里的老百姓都争着想办法节省费用呢！”

张廷兰又推敲了一下眼前的方案，然后问道：“松亭，你说咱们要求保证灾民的生存率，那帮人会不会在接收灾民的时候，故意只要一些青壮，把老弱妇孺都撇下了，那样也不行啊！”

移民工作虽然需要的是强壮的劳动力，但是也要让这帮劳动力能在东三省待下去才行，因此最好的移民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迁移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根扎下来，而且也不至于东三省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要不然一大帮光棍汉，到最后也是麻烦的事情。王松亭急忙说道：“厅长说的没错，那我就再加上一条，凡是举家迁移的，再提供一些奖励！”

“嗯，总之在办移民工作的时候，要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尽量保证移民的质量和数量！”

张廷兰其实心里头也有一本帐，在奉天势力达不到的地区，把移民工作交给商人，其中产生的弊端绝对不会少，而且不论有多严密的规定，总会有空子可钻。

偏偏东三省又急需人口，必须大量的移民，因此只能尽可能的控制弊病，多一些小问题，就忽略掉吧。

“把人弄得奉天，才是第一步啊，还要把他们安顿好才行，咱们去看看那些移民吧！”

这才是张廷兰过来的主要任务，王松亭陪着他不断的检查这些工作，同时还给张廷兰讲解。

“所有灾民过来，首先就要清洗，从头到脚都要好好洗一遍，还要把头发指甲都剪了，然后换上新衣服，在头三天，主要是给他们讲解各种规矩，吃饭坐卧都要有全新的习惯。”

今天来的几批灾民现在正在学习重要的第一课，那就是排队！不论是洗澡，还是领服装，都要排队，规规矩矩，有谁不听话，就会挨一鞭子。从这一刻起，他们就要学会一种名叫纪律的东西，这将是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

“的确应该好好清洗一下，他们很多来自灾区，身上都有疫病，要是不处理好了，容易引起传染病。”周芯瑶在一边看着，一边说道：“最主要的还是水源的问题，千万不能让他们喝生水，必须煮沸才行，不然水土不服，会危及生命的！”

王松亭急忙点头称是，记在了心里头，他们很快转到了后面几排房子前，这里安顿的都是住了十天左右的灾民，他们都接受了初步的培训，马上就可以分配土地，开始全新的生活了。

这些灾民之中，所有的青壮都挑选出来，正在接受军事训练。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个一米多长的木棍，当做步枪，在练习拼刺技术，一招一式，一点都不含糊。

“拙言，你不会是要把这些老百姓都当场军队训练吧？”周芯瑶看到这一幕，吃惊的问道。

第二百四十八章新老师

“当然不是，他们训练的标准比起军队差得太多了，不过是让他们学会一点军事技能，东三省地面也不算太平，有大量的山贼土匪，他们赤手空拳肯定要吃亏的。而且接下来他们要开发荒地，狼虫虎豹什么的，遇到也十分正常，要是不会自保，就成了猛兽的美餐了啊。”

张廷兰说着还故意用手比划了一个大老虎，张牙舞爪，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周芯瑶的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笑容。当然对这些民兵进行训练，目的绝对不是让他们却对付野兽，实际上民兵就是奉军的力量倍增器。

张廷兰在组建的农场的时候，就开始训练民兵了，一个农场，一个村子，一队民兵，这已经成为了惯例。最先这么做的就是辽南，现在已经初见成效，地方的匪患得到了极大的降低。

东三省的土匪就像是韭菜一样，剿灭了一茬，还有一茬，从满清开始，甚至一直绵延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推究其中的原因，就是政府力量太弱，无法深入到了每一个角落之中，就给了土匪生产空间。

现在有了民兵之后，情况彻底扭转过来，小股的土匪根本不是民兵的对手，即便是大股的土匪，活动也处处受到限制，贸然发动攻击，就会受到民兵的联合抵抗，而且早就蓄势待发的正规军也会立即行动，这些土匪不只抢不到什么东西，还会损失惨重。

这种局面不用持续时间太长，只要几个月就足够了，没有任何的补充，光吃老本，还要不断的被攻击，哪伙土匪也受不了，因此大部分的土匪都维持不下去了，相继解散。

这时候奉天又在大肆招收老百姓，开荒屯田。等于是给所有人都找了一条活路，那些罪责很轻的小土匪干脆都变成了农民，老老实实的种地干活，虽然辛苦一些，但是也比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混江湖要好。

只有一些罪恶深重，匪性入骨的江洋大盗没法回头了，他们或是潜逃外地。或是直接被击毙了，从辽南开始，整个奉天的匪患都被大大削弱，甚至有望彻底根除。

其实用这种方式对付土匪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当初曾国藩对抗太平天国，靠的就是地方的团勇。不断的压缩太平天国的生产空间，论起勇气和战绩，曾国藩的湘军比起太平军差的很多，但是就靠着这种不断蚕食的办法，将太平天国生生击败了。

当然曾国藩的湘军依靠的势力是地主阶层，满清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时候，也让地方势力不可抑制的膨胀起来。种下了亡国的祸根。而奉军则不会犯这种错误，地方的民兵实际上全在政府的掌控之中，他们只能增强政府的力量，而不会将军权分走。

另外在这次对付高士傧的战斗之中，民兵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奉军有力的补充，没有他们的努力和牺牲，仅凭着一个团的奉军主力。是绝对挡不住上万吉军的轮番攻击的。

而且民兵在对付玉智雄一的时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只提供情报，还帮着迟滞日军，对于最后的胜利，居功甚伟。

从这次事情之后，奉天上下对于民兵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平时他们是维护地方安宁的基石，战时他们是主力部队的有效补充，是最稳定的兵

源。

大力发展民兵，能够让奉军花费较小的代价。换来强大的动员能力，因此在规划移民的时候，就把民兵训练放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些难民进入收容中心开始，头三天是熟悉各种纪律，然后十天左右的时间就是简单的军事训练，让他们初步了解纪律，学一点防身的本事。到了地方之后，还要利用农闲的时间进行训练，累计训练时间超过半年之后，就给他们配发一些武器，主要是奉军淘汰的步枪。

他们就基本上能够很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了，周芯瑶看了看这些民兵的训练，然后笑着说道：“拙言，他们训练之后，是不用害怕狼虫虎豹了，可是一场大病还是能击倒他们啊，说起来你最需要的是足够的医生，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

“周大医生，你说的轻巧，我上哪变出那么多医生啊，实话和你说，军队之中医生都严重不足。不少战士都是可以救活的，结果就因为缺医少药而牺牲了，说起来真心疼啊，那些士兵只要康复了，绝对会成为奉军的主力，以后甚至可能当将军！”

说起军医的问题，张廷兰也有些落寞，他张罗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收效不大，原因很简单，现在西医绝对是金贵的人才，能在城市里面舒舒服服的过好生活，谁会愿意跑到部队里面，和丘八大爷打交道啊。

军医不只劳累，还有危险，大多数人都避之不及，就算是高薪也招募不到多少。周芯瑶在一旁看着张廷兰情绪低落，突然开口说道：“拙言，不知道我能不能帮到你啊？”

张廷兰笑着摇摇头：“多谢你的心意，不过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我需要的是成千上万的医生和护士，不要求技术有多高，但是能处理一些简单的问题就足够了！”

其实说到了这里，张廷兰就想起了后世鼎鼎大名的赤脚医生，想当初伟人或许也是这个想法吧，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之下，让所有老百姓都有了看病的去处，至少不会等死，这是何等的壮举啊！

“我可以办一个医学院，帮着你教育一些学生！”周芯瑶想了想又说道：“如果是军医，只需要学一些解剖学知识，能够止血包扎，处理伤口，培养的时间不用太长！”

张廷兰一听这话，也是茅塞顿开，周芯瑶说的没错，自己何必等着大量成熟的医生出现啊，也完全可以临时培养一些，这些人的技术水平可能不能，医疗事故也难以避免，但是至少他们能救回的生命，远远多于死掉的。

对于一个军队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至少士兵不用等死了，从性价比上来说，是很不错的选择。

“周医生，我才发现你不知会治病，还会解决麻烦，简直太厉害了啊，我马上就组建一个临时医疗班，招募一些贫家子弟，让他们学习医疗技术！”

“拙言，你这就是歧视啊，为什么只招收贫家子弟，难道富人就不能为国出力了么？”

周芯瑶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把腮帮鼓了起来，显得气势十足的样子，不过张廷兰的一双眼睛已经落到了她挺拔起来的胸口，的确不小啊！

“周医生，您都知道教授军医的时候，要打点折扣，只教一些关键的东西，在培养的医生的时候，也是这个道理啊。富家子弟他们有更多的选择，

谁会愿意到前线上当军医啊，就算他们愿意，家里头的阻碍也会相当大的，想必这一点你也深有体会吧？”

周芯瑶听到这话之后，下意识的点点头，随即眼中闪过一丝异样，急忙问道：“拙言，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都知道了什么？”

张廷兰满脸含笑的说道：“周医生，我仅仅是知道一些该知道的，不该打听的，我一个字都不知道。”

“你暗中派人调查过我？妄我还当你是正人君子呢，怎么也干这种事情，卑鄙无耻，我再也不理你了！”

“周姑娘，这可不怪我啊，而是你太出色啊，你说突然一个天仙一样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人品那么好，医术那么高，心底又那么善良，完美到了极点，我就怕这是老天送来的一场梦啊，总要证明一下是不是在梦中啊！”

张廷兰满嘴的好话，不断的给周芯瑶灌**汤，可是他自己心里头却有别的盘算。

他向来是不惮用最坏的恶意去揣测日本人的，男装丽人川岛芳子的大名恐怕无人不知，不过除了她之外，日本会不会还有更厉害的女间谍，张廷兰绝对不能不防。

当然调查结果的确把他吓了一跳，这位周姑娘非但不是日本间谍，相反还背景雄厚，自己也招惹不起！

“说到底都是你小肚鸡肠，疑神疑鬼，肯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正所谓明人不做暗事，既然做了暗事，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女人在某些时候的头脑出奇的清醒，周芯瑶一下子就戳穿了张廷兰的谎言，让张廷兰也不免有些尴尬。

他只好转移话题，急忙笑道：“周姑娘，你听说过剑仙么？”

“什么剑仙？像书里面写的，能够御剑风行的剑仙么？”周芯瑶眨了眨大眼睛，好奇的问道。

“也差不多了，这位绝对是武术大师啊，刚刚从黑龙江赶到了奉天，要到讲武堂担任武术教官，你想不想领略一下当世第一剑仙的风采啊？”

周芯瑶好奇心也很强，顿时就被张廷兰的话吸引了，不过她又摇了摇头：“我还是不去了，人家是讲武堂的教官，肯定忙得要死，我去了不是找不自在么？”

“哪里的话，我也是讲武堂的助教啊，而且你要是愿意，我也能把你聘请到讲武堂，你完全可以负责战场急救学么，让那帮土包子长长见识！”

第二百四十九章少帅大婚

清末一直到民国，中国社会上涌现了一大批武术名家，在后世很多人都知道的黄飞鸿，霍元甲等人，都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不少和他们可以比肩的武术家，比如活猴孙禄堂，神枪李书文，还有稍早一些的董海川，杨露禅等等，民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就连江湖也是异彩纷呈，丝毫不亚于武侠小说的世界。

张廷兰所谓的剑仙，正是后世奉军里面大名鼎鼎的五虎将之一，著名的武术家李景林，据说他受过太极宗师杨露禅的长子杨风侯的亲传，还得到了武当高人宋唯一的衣钵，曾经战胜过神枪李书文。

正是这位特殊的经历，让张廷兰对他也印象很深刻，再世为人，也留心了李景林，这位武术大师一直跟着许兰洲的身边，是许兰洲的参谋长，算是奉军的对头。

就在前段时间，吴俊升率领着骑兵师击败了许兰洲，杀入了黑龙江，许兰洲的势力瓦解冰消，在一次的追击战之中，李景林被包围俘虏，后来吴俊升了解到了他的身份，就极力的向张作霖推荐。

老张也对这位的武术有些好奇，因此就将李景林邀请到了奉天，希望他能给奉军效力。张廷兰也有一些武侠情结，听说这位武术大师要来，十分高兴，对周芯瑶说道：“我听说这位李大剑仙武功出神入化，能够乘风御剑，来无踪去无影，在千里之外，取人的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这么厉害啊！”周芯瑶立刻问道：“那你们是怎么请到的这位李大师啊？”

“战败被俘虏了。”

张廷兰一句话说出来，周芯瑶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他要是有那么大的本事，怎么还被俘虏了，你现在怎么好好的站在这里啊？”

张廷兰一下子被周芯瑶问住了，嘴上没按个把门的。看来又吹大了啊！

只好争辩道：“总之是很厉害的人物，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他帮着设计一套军队格斗用的拳法，然后在总结一些锻炼身体的方法，教给士兵，让战士更加强壮起来。”

“拙言，有人说过。武功再高，也躲不过子弹，愿意学武术的人越来越少了啊。”

“不能这么看。”张廷兰摇头说道：“用血肉之躯去抗衡子弹，是傻瓜才干的事情，我们要想着两个人同时拿着枪，一个人会武术。一个人不会，会武术的人体力好，反应快，获胜的机会就大很多，这就是武术的价值了！”

正在说话的时候，就有人过来将接受培训之后的难民带走，这次的目的地正是吉林扶余。也是张作相的治下，因此张廷兰特意过来看看这些老百姓。

一共有三千多人，整整齐齐的站在了空地之上，自从到了收容中心之后，这些人有了新衣服，也能吃饱饭了，在经过十几天的调教，行走坐卧已经有了一些规范。身上也不再是死气沉沉的。

张廷兰笑着走到了他们的近前，对大家笑着说道：“你们很快就要前往吉林，在那里安家落户，在这里我向大家保证，政府会提供给你们一切需要的帮助，农具，耕牛。种子，贷款等等，你们都可以申请到，再也不用受高利

贷的盘剥了！”

具体的移民政策已经向他们反复讲述了。有什么困难都可以通过银行贷款，利息在百分之三以下，而且是单利，绝对不会采取驴打滚儿的方式。

很多老百姓都受过高利贷的盘剥，甚至就因为高利贷家破人亡，对于高利贷深恶痛绝。但是由于各种盘剥太严重，老百姓手头几乎没有余钱，想要办点事情，就必须借高利贷，明知道是一杯毒酒，大家也不得不喝下去。

因此当他们得知能够得优惠的贷款的时候，全都喜出望外，大家都在说这次碰到的官府和以往不一样了，没有一门心思的盘剥大家，而是替大家着想，帮着大家解决真正的困难，老百姓都感到自己千里迢迢的北上，算是做对了。

张廷兰看着振奋的人群，继续说道：“乡亲们，你们要想过上好日子，说到底还要靠你们自己的劳动，用汗水和勤劳换来新生活，任何一个愿意付出劳动的人，都能在东三省过上体面的生活。只要按照合同规定，劳动五年，还清所有贷款，土地就归你们所有，也就是说五年之后，大家就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这段时间，政府还会尽力办学校，建医院，修筑道路，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张廷兰做出了自己的许诺，在场的老百姓也全都精神一震，或许倒霉的时候真的过去了，大家都要时来运转，过上好日子了。对于这些农民来说，付出劳动没有什么，多辛苦都可以不在乎。

只要政府别盘剥的太狠，给大家留下一条活路，到了大灾之年，能够伸手拉一把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而不是再去踩几脚，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

不过很显然他们这点最低的要求，都很难达到，现在的东三省给他们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他们重新拥有了一丝信心，生活再度出现了希望，脚下有肥沃的黑土地，还有一个宽厚的政府，他们终于满怀信心的踏上了北上之路。

看着这些难民离开，张廷兰也和周芯瑶一同赶回城内。两个人坐在同一辆马车之中，面面相对，周芯瑶毕竟是个女孩家，走了不少路，不免有些疲惫，小脸蛋涨的红扑扑的，细腻的肌肤沁出了一丝细腻的汗水，一股女孩家特有的香气如兰似麝一般，直刺鼻孔，张廷兰似乎也是第一次感到一个女孩竟然可以这么迷人。

“周姑娘，医院里面，难免人多眼杂，我建议还是不要过多的抛头露面。”

“我现在可是一个医生，难道医生和病人接触，有什么不对么？”周芯瑶略带疑问的看了看张廷兰。

张廷兰也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不想让周芯瑶抛头露面，其实是有点近乎本能一样，但是偏偏又找不到什么原因。当然张廷兰如果更成熟一些，他就会明白，这就是男人，乃至所有雄性动物的一种自私的占有欲，想要独霸，绝对舍不得分享。

“你爹和你的伯父能答应你一直当医生吗？”

周芯瑶一听提到了家里头，略微有些失落，摇了摇头。

“我爹其实已经发来电报了，让我早点回家，商量婚事……”说到最后两个字，周芯瑶特意顿了一下，然后就把小脸埋在了胸口上，娇羞无比。

“周姑娘，能不能告诉我，给你介绍的是谁啊？”张廷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突然一阵莫名其妙的紧张，也顾不得冒昧，直接开口问道。

周芯瑶也十分羞涩，迟疑了半天，才低声说道：“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的孙子。”

“王士珍的孙子，配周学熙的侄女，的确很合适，双方同属北洋，又都是军政要人，互相联姻，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张廷兰心里头暗暗想到，说到底这还是一桩政治联姻。

“周姑娘，作为一个朋友，我还是建议你要好好想想，王士珍已经淡出了北洋高层，空担着一个名头，到这样一个注定没落的家庭，不见得是什么好的选择啊。”

“人家又不是看重家世的人，只要能相知相守，一生一世就已经足够了！”

“你这是想偏了啊，我是让你拿这话对应付你爹，告诉他，这么出色的女儿，应该选一个蒸蒸日上，前途似锦的夫婿，这样对周家才真正有好处啊！”

周芯瑶小脸蛋微微泛红，好像熟透了一般，透着一股子娇羞的劲头，在北洋，乃至整个天下间，三十来岁成名的人物不少，但是在二十岁左右就身居高位的却是不多，而且学识能力都值得称道的，让周芯瑶心中佩服的，就更稀少了，偏偏眼前就是一个。

只是这家伙的脸皮未免太厚了，竟然当着自己的面，就大言不惭的夸奖自己，都不知道掩饰一下，实在是有些自恋过头了。

不过周芯瑶心里头却有一丝的惊喜，原来对方的眼里也有自己，想到这里，越发的娇羞了。

马车很快回到了奉天城内，张廷兰把周芯瑶送回来她的暂时住的四合院，心里头是乱乱糟糟，不断的胡思乱想，究竟怎么才能改变周家的念头呢？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张学良突然登门了，前一段时间张学良跑去了本溪，负责监督清理本溪湖煤铁公司的股份问题，现在终于处理的差不多了，因此才回到奉天。

“拙言，我又赔本了啊，你在四平大展威风，消灭了好几百倭寇。我在本溪干瞪眼看着，这么大的战事都不能参加，我太吃亏了！”

“汉卿，你又不是没上过战场，要是你真有兴趣，以后有什么战事你都冲在前头，我举双手支持。”

“这可是你说的啊，不许反悔。”

“当然不会了，不过在上战场之前，有一样事情你要先办了，那就是婚事啊，从年初大帅就把任务交给了我，结果一直忙忙碌碌的，现在终于有了点空闲，你也别想推脱了。

“拙言，你不是说婚姻就是男人的坟墓么？”

“没错，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你推进去，然后把棺材钉死，你就别想出来了！”

第二百五十章比武

“七大爷，您老这还有香蕉，好久没吃到了啊！”说着张廷兰随手拿了一个，娴熟的将皮拔下去，然后几口塞到了嘴里，稍微有点青涩，但是味道还算不错。

张廷兰吃完之后，才发现在场的人都有些楞柯柯的盯着自己，有点惊讶，张廷兰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张学铭手脚飞快，一把拿过了一个，也学着张廷兰的样子，扒下外皮，然后大口大口的咬了下去，嘴里头含含糊糊的说道：“好吃，好吃！”

这时候戴夫人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禁拿手绢遮住了嘴，其他人也都是满脸含笑。

“妈了巴子的，丢人啊，一屋子人不知道这玩意儿怎么吃，说出去都要脸红啊！”

戴夫人也一旁说道：“没错，有人说要炒着吃，还有炸着吃的，二少爷最聪明，直接连皮一起吃了！”

说到这里，大家全都看着张学铭，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张廷兰一听这话，才清醒过来，原来这些人都不知道香蕉怎么吃啊！放到了后世，只怕三岁孩子都知道怎么吃香蕉，堂堂帅府，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人知道，说出去的确是一桩笑谈。

张廷兰转念一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到了这个时代之后，张廷兰也最多吃一点苹果，梨子，葡萄之类的水果，至于南方生产的香蕉，菠萝等等，全都没有见过，就更别提吃了，也难怪帅府上下没有见过。

在一个百分之九十老百姓没有解决温饱的时代里，随便吃各种水果，天南海北，甚至连国外的都有，的确是太奢侈的事情，就算帅府也做不到，相隔百年中国人的生活变化太大了，简直就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不过这个时间似乎可以更短一些，老百姓的生活可以变化的更快，张廷兰暗暗下定了决心。

帅府的众人好不容易都停止了大笑，戴夫人突然问道：“拙言，我记得你没去过南方啊，在哪里吃过香蕉啊？”

张廷兰也闪过一丝尴尬，他总不能说前世经常吃吧。只能说道：“我在弗雷德那里吃过一回，不过他那也不多，没办法讨来孝敬七大爷。”

“不用了，这玩意吃不吃都一样，我就想知道汉卿的婚事筹备的怎么样了，这才是大事啊。我可等着抱孙子呢！”

“全新的家具被服，首饰用品，酒水食材都备齐了，另外厨师，鼓乐手，打杂的都找起来，我征求了汉卿的意见。这次娶亲就不用轿子了，改用汽车，我已经联络了洋行，一共安排了十五辆轿车，负责接亲，保证热热闹闹的！”

“十五辆轿车可不是一笔小钱啊，拙言，你这么弄。太奢侈了，十五辆汽车少说要二三十万大洋吧，再加上司机油料什么的，花费就更多了。”

一辆老爷车在美国的售价大约是三千美元以上，运到了中国之后，一辆车少说也要两万大洋左右，还有其他的花费。加起来的确不是小数目，老张也有点肉疼，毕竟东三省刚刚统一，他手头也不宽裕。偏偏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老张也不得不精打细算，不敢铺张浪费，尤其是担心下面人也有样学

样，那奉军可就要出问题了。

“大帅，这汽车也不是用一次就完了，大少爷结婚能用，二少爷也能用啊。”戴夫人说着说道，一旁的张学铭没想到竟然扯到自己身上，急忙说道：“我不着急，不是还有拙言哥么，他也快了，这套正好他也能用上！”

“没错！”戴夫人笑着点点头，自从张廷兰救了她的兄弟之后，戴夫人一直对张廷兰青睐有加，因此笑着说道：“周医生人样子顶尖的，而且医术还十分精湛，通身的气度举止，绝对不是小门小户能比的。而且人家见识广，洋人的事情如数家珍，和拙言绝对是天赐良缘，要是不嫌弃，我可准备当一回媒人，也算是功德一件啊！”

“这个周医生是谁啊，被你说的像一朵花一样，要是真不错，我也要帮着张罗张罗，拙言也该成家立业了。”张作霖也顿时来了兴趣。

“前两天我请她过来，帮着众位姐妹检查一下身体，说的是头头是道，我这腿脚被冻过，她还给我出了几个偏方呢。听说宪瑞那个丫头身体也好了不少，都是周医生妙手回春啊！”

“大帅，夫人，我的事咱们先不着忙，其实买这些汽车，我是准备改装一下子，加上防护的钢板，就能挡住一般的子弹和炸弹，以后大帅还有孙大爷，吴大爷他们都一人坐一辆，绝对比战马安全多了！”

张作霖也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打了这个主意，仔细想想，也的确有道理，戴夫人也急忙说道：“大帅，拙言的想法的确不错，上次日本小龟儿刺杀您，我们这些人想起来都感到后怕啊！”

老张点了点头：“既然这样，那就定下来吧，的确要对日本人加着小心！”

张作霖想了想，一摆手把家里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了张廷兰，老张叹了口气，和他说道：“拙言，咱们和日本人谈了几次，我答应聘请日本教官，又答应了优先采购日本商品和机器，算是把眼前这一关过去了啊。”

朝鲜半岛出了大麻烦，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这个老家伙也没挺过了，送到医院三天后也两腿一蹬完蛋了，结果日本国内政局出现了真空，元老们又重新开始了争夺。

海陆军的元老，还有主张民主自由的政党势力全都进行激烈的博弈，争取对未来的主导权。对日本人来说，国内的麻烦是第一位的，朝鲜的乱局是第二位的，而东北的问题就被排在了第三位。

再加上列强连番的警告，日本人终于放弃了对东北动武的想法，但是他们也讹诈了一些好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三点，日本向奉军派遣顾问团，指导奉军训练，双方合办奉天兵工厂，奉天要优先采购日本设备，聘用日本的技术人员。

对于这三条，老张很清楚其中的危害，一旦答应了，日本人就会向奉天的军界和商界下手，扩张势力，但是张作霖也十分清醒，不答应这些东西，自己也没法过关，权衡再三，只能忍痛同意了。

“大帅，其实这个条约还是有漏洞可钻的，规定的范围只在奉天境内，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南满地区，北满还在俄国人的手上，日本人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插手其中。而且东三省之中，吉黑两省长期落后与奉天，三省发展差距非常大，我看不如将一些工业分散布局到吉黑两省，既能够带动两省的发展，还能增加保险性，防止日本人给连窝端了！”

“拙言，俄国人更加贪得无厌，肆无忌惮，放在北满就能安全么？”

“大帅放心就是了，俄国的确贪得无厌，但是他们空有一副大胃口，却没有好牙口，国内局面越来越糟糕，几乎和清末没什么区别，而且沙皇还参加到了世界大战之中，俄国国力根本承受不了，我看俄国垮台也就在一年半载之内，他们的势力往回收缩是必然的，到时候北满就是咱们的天下！”

奉军发展的最大瓶颈就在于糟糕的地缘政治环境，北方有沙俄，南方有日本，两大列强把东三省夹在中间，奉军只能在夹缝之中喘息，如果能把其中一个列强赶出去，奉军的局面就会彻底改观。

老张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是十分的振奋，只是他还有一丝疑问：“拙言，沙俄可是一个比咱们还大的国家啊，真的会崩溃么？”

“完全有可能，俄国国内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且这个夏天俄国人又损失惨重，上百万人死在了前线，他们绝对撑不了多久！”

“那好，只要俄国完蛋，咱们就把发展重点转到吉黑两省。”

张廷兰刚刚离开帅府，就直奔讲武堂，这里面的学生都是奉军日后的中坚力量，在他们身上多投资一点，绝对没错，因此张廷兰尽可能的多下一点功夫在这里。

他刚刚到了门口，忽然有一个学员慌慌张张的跑了出来，一把拉住了张廷兰的手。

“张老师，日本人要和咱们比武，您快进去看看吧！”

张廷兰一听事关日本人，就不能不上心，因此急急忙忙的跑了进来，一路上这个学员向张廷兰介绍了情况，原来张作霖答应了日本人派遣顾问团，日本人立刻就把人员派了过来，他们早有准备，这些人到了奉天，就直接到了讲武堂，宣称要和奉军的青年军官交流经验。

结果交流是假，想要借机打压奉军的信心是真，日本虽然极力遮掩，但是他们被消灭了三百来人的消息还是四处流传，这些日本军官想要奉军身上找回面子，因此双方谈着谈着，就提出要进行武术切磋。

中国方面也不能这些年轻的学员也都是热血沸腾的年纪，根本不愿意怯阵，因此当时就同意了，双方在后面的校场拉开了场子，就要进行比试，正好这时候张廷兰赶到了。

“大家不要着急，俗话说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这万一要是有点损伤，咱们双方面子都不好看，我看还是不要动手了吧！”

“胆小鬼，大日本的武士是永远不会害怕牺牲的，支那人都是一帮懦夫！”

第二百五十一章剑仙风采

张廷兰来到校场之上，就看到有几个学员已经准备动手了，而一旁的熙洽却主动退后了几步，一副乐见其成，满不在乎的模样，张廷兰顿时心中生出不快，急忙过来阻止，将这些学员和日本人分开。

“中国上下五千年，有持节牧羊的苏武，有扫平海疆的戚继光，怎么会都是懦夫呢，这位朋友说笑了。张廷兰故意将戚继光点了出来，似乎是随口一说，但是几个懂得汉语的日本人脸色都不好了，但是又没法反驳。

“伊贺君，我们和奉天方面是朋友，十分要好的朋友，彼此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开口说话了，这个人正是新上任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冢正助。

奉天接连出现各种事端，日本政府对于失田的外交工作也表示了严重不满，将他拿下，换成了赤冢正助，张廷兰也是在他上任的时候匆匆见过一面，留给张廷兰的印象却是十分深刻。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和谁都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不过张廷兰却认为他的笑容透着阴森诡异，已经给他贴上了笑面虎的标签，这个家伙恐怕比起相对直接一点的失田，还要难度付几分，没想到他今天也跑到了这里。

张廷兰只好对他笑着说道：“总领事先生，您怎么也有空到讲武堂啊？有什么指教不成么？”

“帝国方面很重视和奉天的合作，这次派遣过来的军事顾问全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人，这位伊贺先生是日本国内的剑道大师，在士官学校担任过剑术教官，帝国能把他派到奉天，足见双方的友谊啊！”

张廷兰心中冷笑了一声，就冲着这家伙的那一句支那人都是懦夫，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代表的更不是友谊。而是刀子！

赤冢正助继续说道：“伊贺先生听说中国也有很多武术名家，想讨教一下博大精深的中国功夫。”

“哼，不必了，都是一帮没有胆量的家伙，连挑战都不敢接受，他们根本就不配作为对手！”伊贺又撇着嘴，大言不惭的说道。

在场的学员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被别人这么指着鼻子痛骂，谁能受得了啊，一些脾气暴躁的学员，诸如张贺年等人都摩拳擦掌，准备动手了，一时间场面上混乱异常。张廷兰急忙挥了挥手，让大家都安静下来。

好在张廷兰的威望足够，场面上很快安静了，不过学员们都是一副不服不忿的模样，想要动手教训一下那个猖獗的伊贺，至于伊贺依旧是斜着脑袋，连看都不屑于看一眼。猖獗到了极点。

张廷兰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看了一眼伊贺，又看了看赤冢正助，然后说道：“总领事先生，要想比武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讲武堂是军校，咱们不能像泼妇骂街一样，说两句话之后。就动手打架，这样做一点风度都没有，要想真正比武，我们就要好好商量一下，比赛设计要合情合理，咱们以武会友，增进感情啊！”

面对日本人的挑衅。张廷兰从来都是主张要进行有力回击，但是绝对不能盲目，必须有礼有节。如果在讲武堂就这么动手打起来，奉天方面不论胜败。都不好交代，自己损伤了不合算，而伤了对方，日本人还会借机寻衅。

因此比武可以，必须要把规矩定好，光明正大的进行，免得日本人找麻烦，只要能获胜，就能增长奉天方面的威风，打击日本人的气焰。

所有从一开始张廷兰就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式，故意示弱，送给了日本人一个坑，伊贺大放厥词之后，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对于张廷兰提出的建议，他们根本没法拒绝。

赤冢正助脸上的笑容不减，说道：“张桑认为该采取什么方式比武呢？”

“我看咱们比三场，第一场是武术较量，双方各自派一名高手，互相比试；第二场比试刺刀技术，各派出一个三人刺刀小组，或者多派两组也可以；第三场就搞一个兵棋推演，日本方面组成一个队伍，讲武堂的学员组成一个队伍，互相对抗。三局两胜，既比较了双方个人的勇武程度，又较量了军事技能，我认为这是非常合适的方式，能够极大的增进双方了解，您认为如何？”

张廷兰将比赛的方案提了出来，赤冢正助也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有了这么完整的计划，他也向负责日本顾问团的町野武马询问看法，这个町野武马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其实是日本参谋本部安插到奉天的一个间谍，凭借顾问的身份，对奉军施加影响力，在原本的历史上，皇姑屯事件背后也有他的影子。

他这次成为了顾问团的团长，主要的使命还是获得张作霖的信任，弄清楚奉军的底细，町野武马认为想要获得信任，就要先展现出强大的实力，讲武堂云集了奉天最懂军事的一批人，在他们的心中，树立起日本人强大不可战胜的形象，很有必要。

听到了张廷兰的说法之后，他觉得这个办法更好，对于日本人的军事素质，町野武马有着强烈的信心，正好能从全方位教训奉军，因此他欣然同意。

“既然如此，咱们双方都稍微准备一下，两天后还在这个校场，到时候张大帅也会亲自前来，我相信这场比赛一定会十分有意义的！”

张廷兰送走了这些日本人，眼光就落到了熙洽的身上，日本人前来挑衅，肯定是有所准备的，贸然交手，奉天方面肯定要吃亏，结果这个熙洽竟然不知道压事，简直是太可恶了。

“教育长，日本人有备而来，我们盲目应战是不是有些不妥当啊？”

“还是拙言思虑的周全，我只当是普通的切磋演武呢，日本人是顾问，咱们以后也免不了互相交流，就算偶然吃点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

“不然，军队讲究的就是一个气势。讲究先声夺人，凡是第一次，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至于以后，就不用这么在意了。”

“拙言说的有理，是我错了！”熙洽知道自己争不过张廷兰，索性主动退了一步。张廷兰也不好多说什么，而是转过头看了一看在场的学员。

“讲武堂是奉军的脸面，这次和日本人比试三轮，千万不能给奉军丢人，第二轮和第三轮的人员就从你们之中选出来，谁要是丢了面子。就去扫一个月厕所！”

“那还有第一轮呢，日本人一定派出那个叫伊贺的家伙，我去教训他！”

“你给我闭嘴！”张廷兰狠狠瞪了一眼主动请战的张贺年，然后说道：“那家伙既然能在士官学校当教官，就证明实力不俗，这一轮比赛你们学员就不要掺合了，另外有人了。给我好好应付后两轮就行了！”

虽然是临时起意，但是张廷兰也对这次比试很看重，弄好了这是提振奉天军威的好机会，因此张廷兰格外的上心，首先就找到了郭松龄，让他负责选派负责拼刺的学员，同时指导战术，郭松龄当然是义不容辞。只不过他还有些担忧。

“拙言，日本人拼刺技术十分了得，军事素质也比咱们高，后两轮能拿下一轮就不错了，实际上胜负的关键就落在第一场上面，咱们一定要拿下来，只是奉天似乎没有什么武术高手。想要击败日本人恐怕有些困难啊！”

“郭老师，你消息也太不灵通了，你难道忘了刚刚到奉天的李景林么？”

郭松龄一听也是顿时恍然大悟，连连的点头。笑着说道：“拙言果然思虑周全，我也听说了李景林剑仙的大名啊。只要他能拿下第一场，咱们后两场再赢一次，可就把日本人的脸面都剥下来了，顾问不如学员，说出去绝对抬不起头啊！”

郭松龄也是一个行动派，他知道了情况之后，急急忙忙的就去和那些学生商量战术了，而张廷兰则是急忙去拜会李景林。

这次从黑龙江到奉天的一共是两个人，一个是李景林，一个是姜登选，在四平的时候，张廷兰就和朱庆澜说过，要让姜登选到讲武堂担任教官，等到以后，直接统领军队，朱庆澜也知道讲武堂在奉军之中的地位。

少帅张学良和张廷兰都是那里面的学生，如果姜登选能挂上老师的名头，日后的升迁一定畅通无阻，飞黄腾达指日可待。虽然姜登选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但是跟在他的身边，也掌握不了实实在在的军权，倒不如让姜登选进讲武堂，日后两个人也能互相照应。

因此姜登选也到了奉天，他和李景林都安排了专门的住处，张廷兰刚一过来，姜登选就笑着迎了过来：“拙言，你可是大忙人啊，怎么有空过来啊？”

“我可是有点事情相求啊，讲武堂正好缺少教官，姜先生和李先生都是大才，讲武堂可不能少了你们啊。”

说话之间他们已经走到了小院之中，只见在院子中间，一个高大英挺的中年人正在舞剑。张廷兰对于武术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不过只觉得眼前这个人的剑术迅捷无比，似乎都要看不清宝剑一般，离着老远就透着一股子寒意，让人感到了十足的杀机。

看起来这位就是剑仙李景林了，姜登选笑着说道：“老李，先歇一会吧，天天练，你也不嫌累，拙言过来看你了，咱们正好聊一聊！”

说起来姜登选是朱庆澜的人，而李景林是许兰洲的人，他们之间还是对立的关系，不过并不影响私交，姜登选为人豪气，李景林也是如此，两个人相处十分融洽。

李景林的剑招渐渐慢了下来，然后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这时候张廷兰也注意打量一下李景林，只见他身材高大，扇子面的胸膛，矫健雄壮，留着两撇黑胡，眼神充足，往那里一站，就有一股凛然的威风，绝对不是后世那些花架子武术家能比拟的。

“您就是李景林先生吧，早就听说您武术高超，仰慕许久了，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什么不同凡响，不过是手下败将而已，李某实在是惭愧不已，这次来到奉天，张大帅要是想处置我，李某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如果不想处置，李某

想到关内混碗饭吃，还请您帮着美言几句啊！”

说着话李景林向着张廷兰拱了拱手，张廷兰急忙说道：“李先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过去的事情您就不要介怀了，这次我是来求您帮忙啊，还请您千万不要推辞才是！”

第二百五十二章踢残了

张廷兰将日本挑衅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姜登选和李景林都认真听着，两个人的神情各异，姜登选怒气填胸，直接说道：“老李，这次你绝对要出手啊，小鬼子的剑道不过是得了一点中华武学的皮毛，就敢称王称霸，这是欺负堂堂中华没人啊，不给他们点厉害，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李景林反倒是一脸的沉思，他想的事比较多，如果这次他去出战日本人，就表明他彻底成了奉军的一员，要给张作霖办事，他的心里头还是别别扭扭，不情不愿。

“李先生，这次对付日本人，非您不可，不然别的人也没有这个实力，奉天丢人事小，影响了中华武术的声威就不好了！”

“这是激将法啊，我可以出战，对付小鬼子不在话下，不过我有两个要求，不答应我就不出手。”

“李先生，您说吧，只要合情合理，我就做主答应！”

“好，第一就是许兰洲待我不薄，现在已经彻底完了，你们奉军还在追剿他，我希望给他一条活路。另外我这个人闲散惯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干好，要是在讲武堂不习惯，可以随时离开。”

第二个条件到没有什么，奉军又不是监狱，出入自由，如果没有留下人才的自信，张廷兰也不会招揽李景林。至于许兰洲就比较麻烦，从心里讲，张廷兰有心将许兰洲弄死，这个家伙毕竟和日本人勾结，已经踩到了红线，张廷兰不想放过他。

不过许兰洲勾结的还不算深入，远不及高士傧，也在可杀可不杀之间，不是不能商量。

“李先生，根据我们的情报，许兰洲带着残部逃窜到了外蒙地区。只要他能放下武器，老老实实，当一个富家翁还是可以的，如果再不甘寂寞，想要挑动事端，我们就不会客气了！”

李景林点点头：“多谢高抬贵手，小鬼子就交给我吧。我让他们尝尝中华武学的利害！”说到这里，李景林浑身上下透出了一股强烈的自信，整个人就像是一头猛虎一般，气势逼人。

张廷兰终于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了，有了这位剑仙出手，拿下日本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因此笑着说道：“李先生，我听说您喜欢吃狗肉，大战之前，咱们不妨来一顿大餐如何？”

李景林一听，眼睛也是一亮，他有两大爱好，一个是赌钱。一个是吃狗肉。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和狗肉将军张宗昌关系最好，两人的嗜好都差不多，李景林曾经欠过七八十万的赌金，最后还是老张替他销账的，因此李景林对老张感激有加。

“不用了！”李景林摆了摆手，说道：“无功受寝食不安，我看还是打败了日本人再说吧。不过到时候不光要有狗肉，还要有美酒。”

“再有赌局就十全十美了吧？”一旁的姜登选笑着说道，他也了解李景林的喜好，因此一语点破，大家顿时哈哈大笑。

“李先生放心吧，保管让你满意！”

说动了李景林之后，张廷兰终于有了点把握。时间飞逝，两天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讲武堂后面的小校场突然间热闹起来，张作霖早就得到了报

告。他可是讲武堂的校长，自己的学生和日本人较量，老张绝对不能缺席。

老张到了，孙烈臣，杨宇霆，甚至连王永江都赶了过来，给讲武堂一方加油助威。他们一来，奉天各界，好事的人也都来了不少。

另外张廷兰前番就和周芯瑶说过，请她看看剑仙的功夫，这次周芯瑶也赶了过来，她还不是一个人来的，孙宪瑞也跟了过来，现在两个人关系十分融洽，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除了孙宪瑞之外，于凤至也赶了过来，她和张学良的婚事在即，各路宾朋已经陆续赶过来，她也算是半个张家人了，过来也是给未婚夫加油鼓劲。

有了这些人站脚助威，场面上的气氛已经到了一个沸腾的顶点，这时候总领事赤冢正助，顾问团的团长町野武马率领着几十个日本人也赶了过来。

张作霖热情的把他们迎了过来，老张笑着说道：“中国一直有以武会友的传统，大家交流切磋，相互了解，增进感情和信任，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张桑说的没错，日本派出顾问团，就是为了帮助奉军的，我们会拿出日本皇军最强大的一面，奉天方面一定会受益良多！”町野武马对于日本人的武力有着十足的信心，因此一点客气也没有，直接摆出了一副教育人的模样。

张廷兰注意到之后，心中冷笑，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还要看真本事，谁的大话说的越多，谁就要跌的最狠。

说话之间，双方都围着校场做好，中间空场就留了出来，张廷兰笑着来到了中间，朗声说道：“这次由讲武堂和日本的顾问团进行比武切磋，以武会友，一共进行三场比赛，第一场是武术较量，双方务必要点到为止，不要伤了和气才好。”

张廷兰刚刚说完，从日本人的队伍里面就大摇大摆的走出了一个家伙，正是士官学校的剑术教官伊贺，他怀中抱着武士刀，神气十足的走到了中间，嘴角和眼角一直向上斜着，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观看的这些人都不免有些怒气，恨不得上去给他一巴掌。

这时候从讲武堂一边，李景林也迈着大步，走了出来，李景林身形矫健，几步就走到了伊贺的对面，皮笑肉不笑的拱了动手：“在下李景林，还请赐教！”

“伊贺副武！”

四个字刚刚出口，伊贺猛然拔出武士刀，速度之快，间不容发，在场的众人几乎只看到了一道白光，直接向李景林砍了过来。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这不是偷袭么，日本人怎么如此无耻啊！不过赤冢正助等人丝毫没有在意，相反脸上还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仿佛天经地义一般。

“他们的无耻是与生俱来的。都到了骨髓深处！”张学良在一旁忍不住暗骂，张廷兰也为李景林捏了一把汗，他只听说过李景林的大名，就认为他一出手，就十拿九稳，现在看来有些欠考虑了啊！

观众都替李景林担忧，而李景林却什么都管不了了。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应付眼前的对手上面，伊贺发招之快，是李景林生平仅见，好在他也听别人说过日本武士的特点，一见伊贺肩膀一动，就知道他要发招。

因此李景林急忙全力应付。第一刀劈过来的时候，就带着一股一往无前的架势，迅捷猛烈，力道之强，更是超乎想象，李景林也不敢直接硬抗，只

能往旁边一闪。刀锋险险的贴着鼻子尖过去了。

伊贺的手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稍微转动一下，直奔李景林的脖子斜砍了过来。这时候李景林已经把宝剑抬了起来，正好挡在了上面，两件兵器砍在了一起，火星四射，李景林所处的位置发力不便，不由得往后退了两步。

这下子等于是把先机交给了伊贺。他猛冲了两步，再度把刀举了起来，对着李景林的头顶，猛砍了下去，势如泰山一般。

“老李这下子遇到了对手啊！”姜登选在一旁开口说道：“别看日本人的招式简单，但是他们攻击迅猛异常，力道惊人。应付起来十分困难啊！”

姜登选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对于日本的剑道也有所涉猎，其实日本人在骨子里有一种偏激的特性，他们会一直钻牛角尖。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能把某些东西做到极致，就比如大和号超级战列舰，但是也会因此失去对全局的把握。

他们的剑道也是如此，攻击十分犀利，不过李景林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之后，应付起来就变得容易许多，大踏步的向后退，同时使了一招四两拨千斤，将伊贺的武士刀挡住。

伊贺的身体猛地转动，带动着武士刀也转动起来，一下子扫向了李景林的腰部，这招使得阴毒狠辣，李景林只能一下子躺在了地上，才躲了过来，这时候大家都止不住一阵惊呼，难道李景林要落败不成么！

伊贺见状也是大喜，就要转动手腕，反动致命一击，这时候李景林突然把左脚踢起，正好踢在了伊贺的手腕上面，这一脚的劲头不算大，但是角度十分刁钻，伊贺只觉得手腕一阵麻木，差点将武士刀扔了出去。

日本的剑道攻击讲究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李景林这一脚无疑打乱了伊贺的节奏，他稍微一愣神，这时候李景林已经抓住了机会，开始反攻了，他使了一招仙人指路，直接点向了伊贺的胸口。

伊贺急忙挥刀格挡，哪知道这是一个虚招，李景林趁着伊贺刀落空的时候，猛地抢步，左手就探了出去，鹰爪一般的大手一下子就掐在了伊贺的脖子上面。

胜负顷刻之间就见了分晓，说起来慢，其实他们从交手开始，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见到兔起鹘落的几下子，李景林的大手已经掐在了伊贺的脖子上面。

张作霖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看着，这时候也忍不住站了起来，拍着巴掌，大声的喊好，有了他的带头，其他人也全都如此，场面上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那些学生，更是把巴掌都拍红了。

如此精彩的比武较量，他们全都没有见过，张贺年等人也暗道侥幸，他们原来还想着去对付伊贺呢，现在看来自己下场就是一盘菜，根本不够看的，只有李景林这种武术大师，才能应付这个凶恶的伊贺。

“伊贺先生，承认了！”李景林的大手停在了伊贺脖子上面大约三秒钟，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他就主动收手了，冲着伊贺一拱手，而伊贺此时完全都傻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输给对方，这是他出道以来从没遇到过的情况，整个人就像木雕泥塑一般。

李景林也没空管他，别看打得时间不长，但是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他浑身的衣服都被湿透了，也急需休息，因此李景林转身就要离开。

这时候一直傻愣愣的伊贺副武突然暴起，手中的武士刀狠狠的向李景林

的后背劈了过去。

“啊！”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已经叫了出来，谁都再为李景林的安危担心，这日本人也太可恶了，讲好的点到为止，人家还放过了他的性命，怎么还能下得去手，能到是禽兽不成！

就在伊贺的刀快要砍到李景林的背后的时候，李景林突然使了一个苏秦背剑，把宝剑横在了背后，挡了一下看来的武士刀，身体顺着刀的力量，一下子又倒了下去，然后在地上猛地滚了一圈，到了伊贺的身前，右腿猛地抽了出去，一脚正中伊贺的裆部！

第二百五十三章交锋

“啊！！”

一声凄厉到了极点的叫声在校场上传了出来，那种感觉就好像夜猫子被掐住了脖子一般，声音尖利，已经超出了人的范畴，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大家不由得都把目光落在了校场的中间，李景林已经好端端的站在场中间，而伊贺则被踢出了三米以外，叫声就是他发出的，此时摔在了地上，已经一点声音都没有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李景林这一脚正好踢中了伊贺的裆部。

这算是人体最脆弱的部分了，只要被踢中，不死即伤，即便是逃得性命，也要留下致命的残疾，这辈子都完蛋了，这一脚踢得太狠了！

不过转念一想，这家伙在背后偷袭，如果李景林反应的慢一点，只怕当场就被劈成了两半，胜负已分，双方都讲好了以武会友，伊贺还敢下死手，就算把他砍死也是活该，这就叫罪有应得。

张作霖的反应向来是第一流的，就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急忙大声喊道：“快去叫医生，赶快救人！”

这时候手下人才闻讯而动，前去抢救伊贺，张廷兰也疾步走了过来。

“李先生，您没事吧！”

这时候李景林用手擦了一下后背，手上顿时沾满了鲜血，原来他在挡伊贺的刀锋的时候，也受了伤，而且最后致命一脚也是他超常发挥，现在浑身的力气都消耗一空，张廷兰急忙让人把李景林带了下去，去检查一下他的伤口情况。

这时候张作霖对着赤冢正助说道：“总领事先生，本来好好的以武会友，结果出现了不愉快，实在是背离初衷啊，我看比赛就暂时停止吧，还是治伤要紧。”

赤冢正助和町野武马两个人都像吃了苍蝇一般，心里头腻歪到了极点。本来他们对伊贺也信心十足，结果却是大相径庭，不知输了比赛，还输了人品，在背后偷袭，却被人家反击得手，现在还生死未卜。真是丢了大人。

日本人的融荣辱观念和中国人不太一样，在中国人看来偷东西就是错的，不论抓到没抓到，都是良心有愧的事情。至于日本就不一样，偷东西不算错，被人抓住了才是错的。没有被抓到，他们不只不会感到羞愧，还会得意洋洋。

日本商人会把他们欺诈成功的案例，写在书里面，当成成功的典范，大肆的宣扬，留给子孙后代瞻仰。在这种文化之下。日本人反省二战，得到的结论自然就不难理解了，他们发动战争没有错，错的只是他们力量不够，被打败了而已！

不过此时的情况有点糟糕，他们偷袭没有成功，还被人家抓到了痛脚，脸上也没有光彩。町野武马更是咬牙切齿。

“比，还有两场，一定要比下去！个人的勇武在战场并没有多少作用，军队是一个整体，需要配合，拼刺是最好的较量方式。”

町野武马有点像赔了本的赌徒一般，迫切的想要捞回来。老张在表面上还不停的推脱，但是心里头已经乐开了花，先声夺人，要是再拿下一场。看看日本人还有什么得意的吧。

双方各自派出了三个人，日本方面派出的自然是拼刺的高手，而中方也不例外，代表讲武堂出战的就是张贺年，吴凯杰，还有马占山。他们三个在入学之前，都有不错的底子，身体条件，武术基础都很好，在训练上又十分刻苦，因此身手在所有学员之中是顶尖的，而且互相之间十分了解，配合很默契，称得起是讲武堂最强有力的一个组合了。

孔武有力的张贺年担任主攻任务，马占山和吴凯杰在两旁策应，正好站成了一个箭头的形状，攻守兼备。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他们三个摆出了这个架势，町野武马也收起了小觑的心思，这次奉天方面绝对是有备而来，第一场比赛就是因为大意，结果落败，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日本方面的三个人也是如此，在校场中间，两个箭头就在不住的转动，谁也不愿意率先发动攻击，完全是在比拼耐心。三个日本人的身高都在一米六以下，胳膊腿十分粗壮，非常适合拼刺。

反观张贺年他们，身高比日本人普遍高了十几厘米，是十足的大块头，对战在一起，就好像大人和孩子一般，因此不少人都暗暗发笑，怪不得叫日本人倭寇呢，原来都是这样一帮的小矮子。

不过了解情况的人可没有谁敢太大意，这帮日本人在拼刺上面绝对堪称顶尖的高手，人高马大的沙俄就在他们的手上吃亏了，谁要是小看他们，同样也会吃大亏的。

在校场上转了几圈之后，张贺年率先发动了攻击，他利用身高臂长的优势，快速的刺向了对方的面门。而对方显然是老手，也没有任何的迟疑，急忙猛力格挡，然后抢步上前，对张贺年也发动了攻击。

显然日本人很明白如何与大个子的对手较量，只有逼近对方，发挥自身灵巧的特点，才能获得胜利。

面对日本人的攻击，张贺年也不敢大意，急忙格挡，这时候左右两边的日本人也趁机出招，攻击张贺年的腹部。这时候吴凯杰和马占山也都动了起来，他们急忙将刺刀格挡开，保护张贺年的安全。

张贺年脑子转的飞快，他看透了日本人想利用近身战，扬长避短的心思，按照常理张贺年应该主动拉开距离。不过他也看出了对方是此道高手，而且肯定经过实战的打磨，如果时间长了，自己一方多半不是人家的对手，只要被他们找到了漏洞，势必会一击致命。

因此张贺年在架出去对方的刺刀之后，猛地往前一大步，他一米八十多的身高，一大步就到了对方的近前，张贺年将手中的步枪掉转过来，利用枪托猛砸对方的面门。

枪托都是最好的硬木制造的，砸上之后，产生的效果和板砖没什么区别，一下子脑袋就要千朵桃花开。这个日本人也是一愣，没想到张贺年会玩这一手，他只能急忙连续退后三步，躲开了张贺年的枪托。

不过此时张贺年已经拿到了主动权，猛地向对方的胸口刺去，中间的这个日本人刚刚退后了几步，动作还没有调整好，手头气力不足，勉强格挡，哪知道张贺年这是一个虚招，他的刺刀突然改变了方向，一下子点在了对方的肩窝上面。

一点鲜血已经流了出来，只要张贺年再一用力，这条膀子就彻底废了，不过张贺年已经收招了，堂堂大国气度，在众目睽睽之下，绝对不会像日本人那么没品。看到讲武堂再度拿下一局，场中的观众顿时欢声雷动，巴掌全

都拍得通红，嗓子恨不得都喊哑了，这帮日本人嚣张异常，一副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的模样，现在就让你们瞧瞧厉害，看他们还敢猖狂么？

连续落败两场，原定的三局两胜，日本人已经是败下阵来，町野武马的脸上越发的尴尬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想要打击奉军的士气，结果反倒被奉军利用了，讲武堂的士气正盛，学员们都欢欣鼓舞。

原来总有人把这帮日本鬼子吹到了天上去，说他们多了不起，现在一看，不过如此，奉军也不差什么，只要肯认真训练，刻苦用功，超过他们也不是什么难事！

身为讲武堂的校长，看到学员们表现如此优秀，老张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很快第三场比试开始了，町野武马从手下人中选出了战术最强大的七个人，组成了一个小组。

而讲武堂一边则是张学良领队，同样是七个人，参赛选手选好了之后，町野武马再也坐不住了，这一局再也不能输了，不然日本的面子可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亲自下场充当裁判，奉军一方杨宇霆也当仁不让的成为了裁判。

他们很快摆开了战阵，兵棋推演能够模拟战场的情况，为决策提供重要的依据，是一个合格军官的必修课。讲武堂组建之后，张廷兰这在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大量的推广，学员们只要有闲暇，就经常开展各种推演比赛，赢了的获奖，输了的扫厕所，这些学员的水平很不错。

尤其是奉军在训练的时候，已经引入了一些全新的理念，尤其是一战的战场变化，比如机枪的使用，阵地的构筑，火炮的应用等等，相比日本人而言，讲武堂的学员们军事理念并不落后，相反还有一些优势。

双方模拟的是一次营级攻防战，日本人在火力优势情况下，向奉军发动攻击。其实町野武马选择了这个项目，就是想解决一个疑问，奉军是怎么在四平抗住吉军的攻击的！

张学良他们也没有客气，利用地形优势，大力进行工事修筑，和日本人杀得不亦乐乎，一旁张作霖也死死的盯着，张学良在讲武堂究竟涨没涨本事，学到了什么能耐，以后能不能独当一面，这次就是最好的检验。

显然张学良的表现老张是很满意的，双方兵力不断的减少，厮杀的越来越热烈，场面上日本兵和奉军交换比例几乎就是一比一，町野武马也露出了一丝惶急，如果战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其实就是日本人输了啊！

第二百五十四章双喜临门

说是兵器推演，但是对决也是十分激烈，双方都憋着一股劲，日本方面已经连输两场，根本就不能接受继续失败了，因此他们拼命的发动攻击。奉军的防线渐渐的萎缩，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日本人还在步步紧逼。

在场的所有人都替张学良他们捏着一把汗，不过老张反倒很轻松，尤其是看到张学良能费尽心思的想办法，和其他人一同商量，老张已经十分满意，儿子或许纨绔一点，但是只要好好培养，还是可造之材，希望不要比别人差啊，老张的眼神不由得扫过了张廷兰一下。

“火力覆盖！”

日本人将所有攻击重点放在了正面的三号高地上面，这是奉军阵地的枢纽，只要拿下来，他们的胜局就已经奠定下来。不过也就在日本人拼命攻击的时候，他们的两翼和中部出现了一丝脱节。

张学良他们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机会，将所有炮兵都压了上去，猛攻日本的左翼，日本兵完全陷入了饱和攻击之中。如果放在了真实的战场上，只怕就要损失惨重，至少上百的日本兵伤亡，甚至全线崩溃。

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日本人不用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也忍不住肉疼。尤其是町野武马，他的呼吸十分急促，这家伙不只因为担心失败，同时他也被奉军的炮兵战术吓住了。

奉军的火炮并没有布置在前方，而是采取了纵深配置，最大限度保证了火炮的生存，同时奉军在射击的时候，采用的是间接射击的方式，极大的增加了火炮的攻击效果。

火炮射击方式在一战之前。几乎都是直接射击，也就是直接瞄准目标，向枪支一样。到了一战爆发之后，随着机枪的大量使用，再进行直接射击，就等于是让炮兵送死，间接射击的方式开始广泛使用。

所谓间接射击也就是借助瞄准镜，测定射击角度和距离，通过抛物线的方式，将炮弹射向对方的阵地。极大的提升了炮兵的生存率，而且还为最大限度的集中火力提供了可能，这正是世界炮兵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奉军已经跟上了世界的潮流。

在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人也通过血的代价。学会了间接射击，不过出于他们的小算计。并没有把最先进的炮兵理念。交给中国人。

日本人自以为得计，可是现在一看，顿时大为吃惊，奉军已经掌握了他们用大量鲜血换来了的技术，町野武马不能不吃惊。

负责推演的日本人满脑袋都是冷汗，战场的局面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了。双方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向奉军方面倾斜，堂堂日本皇军，竟然败在了一群奉军的学员身上，他们简直无地自容。

这时候老张也看出了一丝门道。突然笑着说道：“赤冢先生，町野先生，我看这一轮就算是平手吧，咱们以后还有更多的交流机会，不用急于一时，以后还有机会！”

老张给了他们一个台阶，町野武马心里头有一百个不愿意，他还想让手下人放手一搏，说不定能搬回局面，可是令一个声音告诉他，下场可能会更惨。而且他也看出来了，奉军的攻防战术一点不比日本人差，必须重新评估奉军的战斗力。

因此町野武马只好点头同意，比拼在最关键的时候，戛然而止，张学良他们还有点措手不及，眼看着日本人灰溜溜的离开，张学良跑到了老爹面前，敬了一个军礼，大声的说道："大帅，我们完全能战胜日本人，给奉军增光添彩，怎么能讲和啊！"

"你懂什么！"老张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又看了看在场的学员，笑着说道："你们干的不错，在同等的条件下，比起日本人还要优秀，我十分欣慰，也十分满意！只是和日本人之间的胜负，不只是在于你们这些军人，还在于其他人的共同努力！"

老张的头脑很清楚，就算在纸上谈兵，能够压过日本人，也不能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奉军只要一天武器不能自给，就别想正面抗衡日本，一面越打越少，一面源源不断，这种战争根本没法打。老张主动要求讲和，也是不想让这帮学员太过自大，必须认识到纸上谈兵的时候，日本人和奉军是在同一起点上。

但是到了真正的战场上，奉军根本没有能力保持和日本人同样的战备水平，因此大规模战斗的胜负早就确定了，这不是军官能左右的，而是整个国家的工业水平确定的。

这些事情学员们还不一定想的很清楚，不过他们依旧兴致高昂，两胜一平，已经是大涨了讲武堂的威风，体现出了奉军的水平，从老张到讲武堂的师生都欢欣鼓舞。

按照和李景林的约定，张廷兰还要请一顿全狗宴，张廷兰索性将规模扩大起来，一共宰杀了十几条土狗，讲武堂上下人人有份。李景林的伤势并不重，简单的包扎一下，就没有什么大碍了。

狗肉大餐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浓醇的美酒，飘香的狗肉，讲武堂上下到处都是笑语欢声。

"周医生，宪瑞妹妹，你们不想一块尝尝狗肉么？"

"女孩家的，跑过来看热闹就已经很过分了，要是在和你们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岂不是成了梁山的孙二娘了，我们才不敢！"周芯瑶笑着说道。

孙宪瑞连连点头，而且她还指着张廷兰的鼻子，大声的说道："拙言哥哥，你心肠太狠了，那么可爱的狗狗，你们也能忍心吃得下去，我才不看你们作孽呢！"

"难道这个时候还有狗权主义者？"张廷兰的心里头也不住的画问号。

"拙言，宪瑞妹妹可养了一条京巴啊，十分有灵性的。"

"没错，别人不理我的时候，我就和它说话，什么事情都告诉它，那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现在吃它的同类，我才看不下去呢！最好以后就定下一个规矩，永远都不许吃狗肉，这样最好。"

"宪瑞妹妹，这个要求可有点难了，最多我能管住自己的嘴，不去吃狗肉，别人恐怕不行啊，而且制定这种规矩也不符合情理啊。"

"为什么你能管住，他们就不能管住呢？又哪里不和情理了呢？"

"人和人千差万别，再说了你不让吃狗肉，我还想不让别人吃马肉呢，要知道我也养了一匹汗血马啊，同样宝贝的不得了。以此类推，恐怕什么肉类都不能吃了，就像什么阿胶啊，燕窝啊，统统都别吃了，你说这样行不行？"

孙宪瑞的大眼睛转了转，显然没法接受这个结果，要知道她还吃着阿胶呢，完全用驴皮熬出来的，看起来怎么都比狗肉要残忍的更多，小姑娘也知

道自己有些过分了。

“拙言哥哥，别人我就不管了，不过你可是说了能管住嘴巴的，要是让我知道你吃狗肉，咱们就一年不说话！”

说完之后，孙宪瑞转过身，气哼哼的离开了，也不给张廷兰争辩的机会，偏偏这时候一阵阵的香味飘了过来，让人直流口水，张廷兰顿时陷入了煎熬之中。

比武结束之后，讲武堂学员的士气提振了不少，张廷兰趁着这股热乎劲，又增大了训练的力度，各种学习演练几乎从不间断。

大家已经都把日本人当成了目标，想要超远他们，首先就要认清楚现实，奉天比起日本，还是远远落后，因此双方的军官即便是相差不多，奉军也别想胜过人家，只有远远把日本人甩开，靠着汗水，弥补硬件的差距。

讲武堂掀起了训练的热潮，而同时还有一件事让大家彻底沸腾了，少帅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期在即，奉天上下宾朋云集，张作相和吴俊升等人也纷纷赶到了奉天，一时间奉军上下都齐集一堂。

转眼就正日子，于文斗带着家里人也早都来到了奉天，张廷兰把自己的庄园贡献了出来，于家人暂时住在这里，迎亲的车队就从这里接人。

奉军老一辈的齐集大帅府，东三省，甚至是京津一带的贵客全部赶了过来，老张手握三省，在天下的诸侯之中，也是数得着的大人物，这些人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巴结老张的好机会，帅府已经塞满了人。

还有更多的人只能默默的把礼物交上去，连一杯水酒都没有，不过就算是这样，大家也是趋之若鹜。

小辈人就更热闹了，张学铭，张廷枢，冯庸，吴凯杰，汤佐荣，汤佐辅，张景惠的儿子张绍兴，一个不差。

新郎官张学良的也是精神百倍，人样子本来就不错，穿上新郎官的衣服之后，更显的精神百倍，英气挺拔，成了炫目的中心。

装饰这红花绿叶的车队把于凤至接到了帅府，在老张面前，一对新人拜天地，将整个婚礼气氛都推向了**，老张更是大为高兴，于凤至这个儿媳妇是他一手选定的，老张对自己的眼光十分有信心，凤凰到了家中，也该飞黄腾达了。

就在婚礼进行的时候，突然段祺瑞也发来了贺电，而且老段在电报之中，提到了委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管理三省军务，张作相的善后督办也正式变成了吉林督军。

老张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喜出望外，这才真是双喜临门呢，儿子娶亲，自己成了名正言顺的东北王，从此三省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

第二百五十五章化学之父

“大帅出任了巡阅使，以后不论做什么，都名正言顺了，的确是一件好事啊！”王永江笑着说道：“段总理还挺开通，居然能够同意了，我还以为他会继续扣着不给呢？”

“水到渠成的事情的，段祺瑞也不是傻瓜，三省的财政和军事都统一了，已经抱成了一团，根本分不开了，顺水人情而已。”

杨宇霆说到了这里，还看了看张廷兰，笑道：“都是拙言有主意啊，老段不答应也要答应啊。”

“大帅众望所归，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可不敢居功啊。”

少帅大婚，老帅升官，奉军上下喜事不断，都振奋不已。特别是秋风渐起，也快到了收获的时候，今年是推广农场，大力移民屯田的第一年，究竟能取得多少的成果，谁心里头都没有准谱。

正好赶上休息，王永江，杨宇霆等人都听说张廷兰的庄园水稻收获在即，因此纷纷前来，想要看看收获情况如何，值不值得在东三省推广。

几个人来到了田间地头，王永江看了看整齐的稻田，微风吹过，稻浪翻滚，似乎能闻到一股米香一般，让人迷醉不已。

王永江看着十分高兴，点头说道：“拙言，我还是头一次知道东三省也能种水稻啊，看样子收获比起高粱能多不少啊！”王永江蹲在了地头，伸手掂量一下沉甸甸的稻穗，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

杨宇霆也揪下了一根，放在嘴里面咬了一下，连连点头：“很实成，今年要是个丰收年啊，拙言，你估计亩产能到多少啊？”

“不会太少，至少能超过五百斤，甚至达到六百斤！”

王永江一听这个数字，顿时把眉毛都立了起来。呼吸都急促了，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拙言，你不是开玩笑吧，这可比高粱增加了四倍以上啊，水稻的产量能这么惊人么？”

“当然不能了！”张廷兰笑着说道：“这些稻子都用了化肥的，算是试验田，产量比别的高了很多。只有这一百亩而已，其他的水稻能超过三百斤就不错了！”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种水稻之初，张廷兰就购进了一些化肥，主要就是向用来做一个参照。把实实在在的例子放在大家的面前，让奉天上下都见识一下现代化农业的威力。

别看后世不少人对化肥农药百般诟病，那是因为吃饱了肚子，如果饿着肚子，你看他们还有什么说辞么？

果然王永江已经彻底被震撼了，使用化肥能够增加一倍的产量，这简直是太惊人了。要是所有的土地都用上了，岂不意味着养活的人口就增加一倍么！

“拙言，这化肥价钱怎么样，能不能大量的进口？在奉天推广有困难么？”

张廷兰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铁龛先生，每亩地多出来的收获，有三分之一都要用来买化肥，而且化肥不同别的玩意。每亩地要放几十斤，上百斤，甚至更多。咱们大量采购，列强肯定会加价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倒不如多开辟一点荒地来的实在。”

王永江一听这话，也不住的摇头叹息。使用化肥的成本的确太高了，老百姓肯定受不了。但是收获也是实实在在，由不得王永江不动心："依我看大量使用化肥，是以后的必然趋势。光靠着地力，还有粪肥的确不行啊！"

"没错，铁龛先生，一个人一年的粪尿收集起来，腐熟成为粪肥，产生的效果其实就和两斤化肥差不多，二者根本没法比拟。要想让粮食增长，就不得不使用化肥，列强都是靠着这玩意，实现温饱的，甚至还能大量出口粮食！"

"嗯，土地数量终究是有限的，进口化肥成本又太高，看来只有自己生产才行，这生产化肥有什么难度么，咱们短时间能不能做到？"

"要想制造化肥，首先就要有原料，要有配套的化工厂，能生产硫酸硝酸等等，另外最主要的是要有合成氨工艺，这是化肥的最主要原料，技术最成熟的就是德国！"

"拙言，能不能考虑引进一下技术，化肥增产效果太明显了，咱们付出多少代价都没问题啊！"

"铁龛先生，找机会引进是一定的，不过化肥的需要量太大，光靠引进设备肯定不行，还要自己生产才行，其实设备并不复杂，最要的就是要有高温高压的发生装置，说到底是个材料的问题。另外这种材料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不知道二位想到没有？"

高温高压？杨宇霆似乎想到了什么："拙言，你的意思是不是能用来做大炮啊，这也要承受高温高压啊！"

"没错，就是大炮，列强船坚炮利，武器先进，民生也比咱们好很多，原因就是这样，工业技术就是一体两面，既能带来强大的武力，又能推动其他行业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过得好一点，再正常不过了！"

杨宇霆和王永江都是聪明人，全都若有所思的听着，此时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都在思考，天朝上国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任人欺凌。

有人认为是武备落后，所以建工厂，发展海军，结果甲午一战之后，中国人又开始迷信西方的制度，认为只有学习他们的制度，才能让中国富强，进而就产生了一大批人拜倒在了洋人的脚下。

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把什么都抛弃，什么都不要了。其实在张廷兰看来，中国五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比起西方要精深复杂无数倍，这不是说中国人就比西方人优越多少，而是我们拥有丰富的传承，几乎没有断绝过。

光是史学资料，中国就数不胜数，而且全都是信史。而西方人甚至把圣经和古希腊神话这种书籍当成了历史去考证。所谓的人文精神，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中国也是一样不缺。

当然还有人认为中国漫长的历史，在文化之中积累了太多的糟粕，拖累了国家。因此落后西方了。但是如果仔细衡量，西方文化的糟粕就少么，就拿他们的教会来说，不一样是藏污纳垢么！

说到底中国人的落后就是工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其他的文化和制度上的东西都是附带在工业化的基础上的，就是衣服帽子之类的装饰品，根本不是问题的核心。

那些反思文化的人等于是哭错了坟。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思考过其中的原因，正所谓穷生奸计，富涨良心。是西方人先富起来，才变得优雅了，变得有文化了，也引来了无数的崇拜。

那又有人会问为什么满清后期也办了不少的工厂。结果并没有带来国家的强大，相反还被日本打败了，这不是证明光办工厂不行么！

这的确证明了光有工厂不行，但是这也不意味着要学西方的文化，相反这意味着满清没有把工业化的核心吃透！

工业化不是一个死物，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技术需要不断的进步。不同的工厂和行业要互相配合，形成完整的产业布局，这样才能发挥出工业化的威力，而满清建立的那些工厂，过于分散，根本没有形成格局。

而且满清忽略了人才的培养，已有的产业没有形成自我更新发展的能力，只是徒有其表而已。被日本人击败就没有什么稀奇了。

放到了后世，中国工业布局全面完成，产能也累创新高之后，成为了世界工厂，日本还是中国的对手么！而且随着中国的强大，中国文化才有了影响力，什么是根本的。显而易见。

“拙言，听你这么一说，是不是把下一步的投资重点给弄出来了啊！”杨宇霆笑着说道。

张廷兰也点点头：“欧洲还在打仗，想要从德国弄到合成氨工业并不容易。而且材料解决不了，还不能大面积推广。不过我觉得倒是能在别的方面下手，就比如化学工业，化学工业不只生产化肥需要，咱们生产军火也同样离不开，偏偏这一点在奉天几乎就是空白！”

“拙言，你从来不是无的放矢啊，既然说了这话，你就是有了目标吧？”

“铁龛先生法眼如炬啊！”张廷兰笑着说道：“我听说范旭东先生在塘沽建立了久大精盐公司，这位范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毕业，学识不错，成立的久大精盐公司是全中国第一家精盐工厂，要能把他拉过来，在奉天投资，咱们的化学工业也就有了眉目了！”

张廷兰之所看看重范旭东，是因为这个人不只有专业知识，还懂得经营，有企业家的天赋，这就非常了不起。就像张廷兰的手下，陈启铭的化学知识丝毫不在范旭东之下，但是专精的方面不同，陈启铭更像是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而不是管理型的人才，更谈不上企业家了。

因此张廷兰对于范旭东格外的看重，希望把这位中国化学工业之父拉到奉天，正好他此时处于事业的开始阶段，面临的困难众多，张廷兰几乎能够提供一切的帮助，机器设备，人才资金，市场政策，只要是需要的，都能够争取过来。

这样对于范旭东来说，或许也是一个好事情，能让他的事业更加顺利，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既然你看中了这位范旭东先生，那就错不了，只要他能愿意子东北投资，政府可以提供二百万贷款，所需土地免费提供，税收三年之内优惠，另外还可以在奉天的大学里面，给他开辟相应的专业，培养需要的人才。”

“铁龛先生大手笔啊，有这样的条件，我看谁都无法拒绝，那位范旭东先生多半会动心的！”

第五百五十六章大丰收

化工产业是不折不扣的战略产业，是整个军工产业的重要一环，就拿美国的杜邦公司来说，既是化工业巨头，同时也是军火巨头，初期正是靠着炸药起家的。

对于奉天的产业，张廷兰初步有了规划，军工，钢铁，煤炭，电力等行业都从俄国远东搬，他已经摸清了俄国的情况，虽然俄国也没有什么大工厂，但是已经足够奉天起步之用了。唯独欠缺的就是化学，电子和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这也是俄国人的短板，他们都没有工厂，张廷兰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幸好还有一个范旭东可以利用，只要把他搬来，化学工业也就有了一点着落，至于其他的产业就只有等着一战结束，在德国人身上打主意了，然后再从美国那里淘换一点，整个架子也就支了起来，奉军的腰杆也就硬了。

“咱们开出了价码，还要看人家同意不啊，拙言你有什么人选么，去说服范旭东？”

“就让宋仲义帮帮忙，他原来也是京津一带的，人脉关系也都熟悉。”

一年之前宋仲义还在北京的茶馆痛哭，眼看着厂子就要完蛋了，自从他搬到了奉天之后，各方面都是一路绿灯，纺织厂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手中总有处理不完的订单，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宋仲义办工厂最舒心的日子了。

有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摆在面前，应该很有说服力，张廷兰对自己信心十足，遍观整个中国，各地的政府，奉天开出的条件绝对是最优惠的。至于其他地方，不给添乱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帮上什么忙啊！

商量妥了此事之后，他们继续在田里头看了看，张廷兰揪下了一个稻穗，将上面的稻子放在了手心里头，笑着对王永江和杨宇霆说道：“两位，注意没有，咱们的水稻比起南方的更加饱满，按我的估计不论是口感。还是营养，都要超过南方的粳米，绝对比高粱米好吃多了啊！”

“好啊，要真是这样，我们都要换换口味。”杨宇霆笑着说道。

“好不好吃倒是其次的。主要还是产量，我算了算。不使用化肥。一亩地的产量能达到二百斤以上，就已经比起原来的高粱多了三分之一，要是到了三百斤，就是一倍了，如果都种上了水稻，老百姓就都不愁吃不饱了啊！”

“多种水稻。就要多建水利工程，水库，引水渠，还要打井。要是水跟不上，也没法种水稻啊！”

“现在我才看透了农场的好处啊。”王永江笑着说道：“有了农场，农民都组织起来，原来单打独斗干不了的事情，现在都能做了，而且咱们组织起来也容易不少，只要把命令下达到农场就足够了，根本不用挨家挨户的去找人。等到秋收彻底完成之后，咱们比较一下农场的成果，如果效果好，咱们就在整个东三省推广起来，解决了粮食的问题，就彻底站稳了脚跟啊！”

也不怪王永江这么看重粮食，现在奉天主要的税收来源还是田赋，而且在这种乱世之中，粮食是最好的硬通货，握住了粮食，老百姓就能安稳下来，军队也不会乱，这要百姓和军队不乱，奉天的政权就稳如泰山。

历朝历代，粮食都是关系到根基命脉的事情，任何一个治国的大才，都不会忽略粮食的重要性。

再有半个月左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张廷兰现在就盼着天公作美，能

够一直晴天，把水稻都晒好，忙了大半年，就看着最后能有多少收成了。
他们也都是大忙人，看了水稻之后，也都十分满意，就静等最后的结果了。
张廷兰回到府邸之后，就开始做起了功课，既然准备把范旭东请来，就要弄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才行，因此张廷兰仔细想了想，列出了五个方面的优惠。
第一条是税收三年之内减半，免费提供四十亩地作为工业区；第二条是奉天政府提供二百万低息贷款，另外实业团和奉天银行提供一百万贷款，共同扶持工厂发展；第三条由奉天政府出面，帮助采购所需机器，招揽人才；第四条是保证产品的销路，和奉天兵工厂签订供需协议，未来工厂的产品全部由奉天收购；第五条就是邀请范旭东加入奉天实业团，成为其中的一员，享受实业团成员所有的优惠条件！
张廷兰仔细权衡一下，基本上已经很全面了，至于范旭东再有什么具体的要求，等到下一步再谈吧。
张廷兰带着拟好的文件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宋仲义的家里头，宋仲义这个人有点苦行僧的感觉，别看已经是奉天最大的纺织业巨头，身价百万，但是几乎天天都泡在工厂里面，放到一堆里，几乎和工人没有分别。
他买的宅子也里工厂不远，为的就是来回方便，由于宋仲义的纺织厂承接了奉军的军需生产，因此张廷兰也经常过来找他，轻车熟路，直接来到了宋仲义的家中。
宋仲义一看张廷兰前来，急忙出来迎接，一见面他脸上满是笑容：“拙言，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啊？”
“老宋，我还想问你怎么有空在家里啊？”
“我这不是有客人么？”说着宋仲义将张廷兰请到了会客厅，这时候张廷兰也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客人，原来正是周芯瑶。
“瑶瑶，辅帅的大公子来了，大家不是外人，你也来认识一下吧！”
“拙言，这是我的侄女，周芯瑶，京城才女啊！”
张廷兰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又见面了，这个世界真有点小啊，他冲着周芯瑶眨了眨眼睛，然后笑着说道：“老宋，周姑娘姓周，你姓宋，怎么成了你的侄女啊？”
“我们两家是世交，周家老太爷，大爷，四爷，还有瑶瑶的爹五爷，我们都有来往，当初在北京办纺织厂，还多亏了周老太爷帮忙呢，要不然还办不起来呢！”
“宋叔叔，您说这些干什么啊，难道不知道身边这位属锦衣卫的么，犄角旮旯的事情，人家心里头都有一本帐，现在不过是装傻充愣，也就是您实在，还上他的当！”
女人果然是最记仇的动武，自己调查一下她的背景，就被她记到了现在，张廷兰顿时脸色有点发苦。宋仲义也不是笨蛋，周芯瑶虽然实在责备，但是语气之中还透着一起幽怨，又夹杂着亲昵，他才如梦方醒，笑着说道：“早知道你们都认识了，我何必废这个劲啊！”
张廷兰也只好笑道：“周姑娘医术高明，我还请她帮忙来的呢！”
宋仲义点了点头，笑着说道：“这也是家学渊源啊，周大爷就是杏林的高手，瑶瑶又是中西医兼修，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宋叔叔，你们谈正事吧，何必总扯上我们家啊！”

“也对，不说了，不说了。”宋仲义笑着说道：“拙言，你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有什么要我办的事情吧，只管说就是了！”

张廷兰点点头，然后说道：“老宋，我想请你帮忙，听说范旭东先生在塘沽开办了一架永久盐业公司，在全中国第一个生产出了精盐，实在了不起啊。我又听说他准备投资生产其他化工产品，因此就像联系一下，问问他有没有兴趣到奉天投资。”

宋仲义一听，就笑着说道：“奉天对实业的重视，在全国都是最顶尖的，经商环境好，政府帮助也多，还有实业团和奉天银行保驾护航，的确是办实业的天堂，我也听说过范旭东的工厂，我愿意毛遂自荐，去和他谈谈，到奉天创业，对他的事业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范先生办了盐业公司，其实是被逼无奈，按照他原本的心思，是想直接办化工厂，生产纯碱，硝酸，硫酸什么的，只是没有资本，也没有设备，就只能从最简单的精盐开始，有了资本之后，再继续投资，生产纯碱！”

周芯瑶在一旁把范旭东的底子都说了出来，张廷兰笑着说道：“早知道周姑娘这么清楚情况，拟定优惠条件的时候，我就该找你请教，才能有的放矢啊！”

“拙言，你还拟定了优惠条件，能让我看看不！”张廷兰将文件放到了宋仲义的面前，他只扫了一眼，顿时呼吸就急促起来，差点直接跳了起来。

“拙言，这条件未免太好了吧，我当初搬迁工厂，可远远没有这个条件啊，你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老宋，你那是轻工业，人家这是化工，条件当然不一样了，你要是办钢铁厂，条件只会更好！”

宋仲义其实也就是那么一说，他对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满意了，他笑着说道：“拙言，你放心吧，有了这个条件，不怕范旭东不答应啊！”

有了宋仲义帮忙，张廷兰也就没有什么担心了，十几天的功夫转眼就过去了，老天开眼，全都是大晴天，水稻终于彻底成熟了，张廷兰亲自跑到了地里头，和那些老农一同挥舞着镰刀，将水稻割了下来，手里头掂量着沉甸甸，金灿灿的稻穗，谁的心里头都甜丝丝的，收成只怕比估计的还要好！

第五百五十七章手里有粮

收割下来的水稻捆好之后，继续晾晒，等到差不多了就送到了场院里头，经行脱粒称重，张廷兰雇佣的老农全都在精心的照料，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经验十分丰富，光是看到沉甸甸的稻穗，他们就知道今年的收成一定十分惊人，甚至可能是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因此格外的精心。

不只是他们，就连老张和王永江这些人也盯着呢，在他们看来，这就是奉天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如果弄好了，在整个东三省都推广起来，奉军就不愁没有粮食了。

就在众人的千呼万唤之中，终于到了彻底晾晒完毕，到了脱粒的时候，张廷兰也亲自前来观看，当然好奇的不只是他一个，张学铭，张廷枢，甚至连刚刚新婚的张学良都带着于凤至跑了过来看热闹。

他们来了之后，讲武堂的不少学员也都来凑热闹了，插秧收割的时候他们也都来过，大家伙都知道张老师指挥打仗是好手，玩经济也是一流的，就是不知道他种田的本事，因此全都带着好奇的心情来看看。

学生到了之后，郭松龄，姜登选，还有李景林等教官也都赶来过来，到了最后，张作霖，杨宇霆，还有王永江也一个不落，全都凑了过来，美其名曰考察农业收获，实际上他们也在打着自己的主意。

张廷兰种田成功的话，他们一定要把所有经验全都榨出来，这些大人物平时难得见到一个，现在都跑到了地头上，弄得那些老农都有些不自在。

老张还是很有亲和力的，他也掂量了稻穗。然后冲着王永江笑道：“岷源，我小时候就是苦孩子出身，所有农活，就没一样不会的，妈了巴子的，还干过兽医呢，谁能想到我有今天啊！”

“大帅，这才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呢！”

“别拽文了，我看着手有点痒痒，咱们一起动手，看看到底有多少产量，是拙言把牛皮吹爆了。还是真把咱们都镇住了。”

张作霖都动了手，其他人更不敢怠慢。很快就脱粒完毕。然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称重环节，上千个大号的麻袋整齐的摆在了场院里头，几个老农用晒得黑亮的肩头，扛起了杠子，一大袋子稻子离开了地面，早有人紧紧的盯着秤杆子。

“一百七十五斤……”

报数字的人故意把声音拖得长长的。所有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把眼珠子都瞪圆了，嘴巴张的大大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袋子就几乎赶上了普通田地一亩的产量了。

而且大家都清楚的记得，所有稻田之中，最少的一亩也几乎装了两个麻袋，这岂不是说产量翻番已经成了定局么，大家全都露出了惊喜之色。

尤其是那些学员，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农家子弟，即便是稍微富裕一些的，也不过是出身小地主而已，都干过不少农活，对于粮食产量心里头都有数，一看到现在的情况，简直对张廷兰敬佩到了极点，连种地都这么厉害，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的啊。

随着称重的推进，所有人的热情都被燃烧了起来，就等着最后能有多少收成了，毫无疑问，这将树立起一个丰收的标杆。

为了计算数据准确，还专门安排了两个账房先生，拿着算盘子不住的拨弄，噼里啪啦的算个不停。

终于最终的数据就要出来了，两个账房先生突然满脸的不敢相信的模样，他们揉了揉眼睛，仔细看了看那些数据，还是不住的摇头，大家的胃口都被他们调了起来。

这两位最后也不怕别人笑话了，他们互相看了看对方的数据，结果他们都得到了一个令人惊骇不已的数据。

“大帅，使用化肥的二百亩地，平均亩产六百七十四斤！”

这句话一出口，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其实他们早都有了准备，这次绝对是一场空前的丰收，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数量竟然会这么多，远远的超出了大家的接受范围。

就连张作霖和王永江等人也都是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处于谨慎，王永江又让两位账房先生仔细核对一下，结果最终的数据还是如此，一点变化没有，锁定在了六百七十多斤的数字上面。

对于这个数字张廷兰倒不是太惊讶，在后世要是亩产这些，可不是丰收，而是歉收！水稻亩产基本在一千五百斤左右，甚至最高数字已经逼近了两千斤，至于苞米的产量也差不多。

不过放在了这个时代，却是谁都不敢想的一个数字，简直把在场的人都要砸晕了。就连那些老农都傻愣愣的，被这个吓人的数字吓住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就算是最好的土地，亩产也很难超过三百斤，六百多斤简直就是一步登天啊！

“先别急着高兴，再把那些没用化肥的亩产也测算出来，暂时还不能大量使用化肥，那个亩产才有参考价值！”

王永江的脑子还很清楚，距离大范围推广化肥，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现在还是应该关心普通水田的产量。

张廷兰在城外一共种了五百亩百亩水稻，其中二百亩使用了化肥，另外三百亩只能使用农家肥了。使用化肥的效果显而易见，但是相对于这个天文数字，那些老农也更关注普通的田地，毕竟那才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收成。

大家七手八脚的一同行动，很快产量也统计了出来，最多的一亩达到了三百二十斤，最少的一亩也有二百六十斤左右，最后的平均数字是二百九十六斤，将近三百斤，比起使用化肥的少了一半还多。

但是这个数字已经十分惊人了，相比高粱，产量几乎多了一倍，王永江得到了消息之后，心里头彻底有了主意，看来下一步在东三省推广水稻已经成为了必然了，只要水源充足的地方，就要大力的推广，双倍的产量实在是太诱人了。

“大帅，咱们忙乎了大半天了，您老是不是该尝尝咱们东北的大米啊，看看比起南方的大米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好啊，要是好吃，以后帅府也换换口味！”

他们人多好办事，没有多大的功夫，就把稻子脱去了外壳，露出了雪白晶莹的大米，有专门的人手给淘洗过，然后放到了大铁锅之中。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股浓郁的米香传了出来，飘飘荡荡的，直接渗

入了五脏六腑一般，闻着别提多舒服了。
　　这时候庄园里面的厨师早就做好了各色菜肴，摆满了桌子，老张的心情十分高兴，有了粮食，就等于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以后东三省养兵养民，都离不开吃的，解决了粮食问题，老张的根基就稳固起来了。
　　“今天大家不喝酒，全都尝尝咱们的大米，大家都多吃几碗！”
　　随着老张的话，大铁锅的锅盖全都打开了，米香更加醇厚，弥漫四方，离着老远都能闻到。
　　很快一碗碗晶莹的米饭送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老张平时也经常吃南方的粳米，不过一看眼前这碗大米饭，就知道品质绝对不是南方的大米可以比拟的，米粒油亮，晶莹剔透，香味扑鼻。
　　放在嘴里头，十足的肉头，就算没有一桌子的菜，光吃大米就能吃饱了。其他人也都是露出了惊喜之色，产量高，口感好，实在是太合适了。
　　“拙言，吃了这个大米之后，别的大米就没法下咽了啊，以后帅府的大米就全都靠你供应了啊，一点不能少了！”
　　“张老师，讲武堂也该有一份吧，我们可都是出力气干活了啊！”吴凯杰在一旁也不住的争取福利。
　　张廷兰满脸含笑：“谁都有份，不过我这庄园里头肯定不够了，还要等着辽阳，还有其他农场的消息，今年一共试种了二十万亩水田，喂饱大家的肚子，绝对没有问题！”大家听到这个保证，纷纷露出了喜色。
　　张廷兰继续对老张说道：“大帅，水稻虽好，但是需要的水分也太多了，其实我更关心的是苞米啊，我一共试种了六十万亩，苞米的产量超过高粱，而且病害还少，适应缺水的地区，虽然棒子面不好吃，但是也顶饿啊！”
　　相比水稻而言，苞米在东北的推广价值更高，而且苞米还能作为饲料作物，以后生活水平上去了，肉类消费肯定会快速增加，现在主要靠着从内外蒙古引进，以后就要靠着自己大量饲养了，苞米正好是最合适的饲料。
　　随着奉天各地展开了收获，各种数据也都送了过来，辽阳等地的水稻也都取得了丰收，亩产将近二百六十斤，苞米也是如此，亩产在二百七十斤左右，实践证明这两样作物都取得了成功，也为下一步的推广，奠定了基础。
　　更让张廷兰兴奋的是另外一个消息，那就是农场的整体产量比起其他地主，要超过了三成左右，甚至有的超过了一半，果然是先进的生产模式更具有威力，靠着农场的增产，奉天粮食产量空前提高，所有人都感到了由衷的振奋！

第五百五十八章楚明远的致富经

看着各地汇总过来的数据，作为奉军的大总管钱袋子，王永江简直是高兴坏了啊，有了农场的增收，奉天粮食总体增加了一成左右，由于政府直接控制了农场，手中可控的粮食增加的就更多了。

这不只是财政快速增加的问题，而且还意味着农场模式的成功，手中的粮食越来越多，能招收的移民数量越来越多，这往后整个东三省就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人口增加，农业发展，而后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奉军的势力会成倍增加！

“拙言，真没有想到，农场在第一年，产量就能大大的超过传统的租佃模式，如果等到土地条件更好一点，只会超过的更多。”

种地的人都知道，在新土地开辟出来的头几年之中，土壤不够疏松，养分也不足，产量不会太高，按照张廷兰的估计，能和地主的熟田相比，就很不错了，但是实际结果却是大大的超过，的确是意外之喜。

“铁龛先生，咱们年初的时候，就去了辽阳赈灾，那里也是最早建立农场的地区，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去一次，看看实际的情况，找到这个奇迹的原因啊！”

“的确是应该去，把经验都总结起来，明年在东三省都全面铺开，吉黑两省人口稀少，土地辽阔，办起农场更加容易，拙言，这件事情你还要多费心啊！”

“义不容辞！”

简单的交代了一下手里头的事务，王永江和张廷兰就一路南下了，和王永江这样一个小老头儿一同行动，没有什么趣味，张廷兰索性把周芯瑶约了出来，美其名曰请她看看秋景。散散心。

至于是让人家散心，还是他自己赏心悦目，那就是两说了。

“拙言，范旭东先生和宋叔叔通了电报，他没说马上把工厂搬到东北，而是要先考察一番。”

“这很正常，谁都要先考察一下环境么，不过我对奉天的投资环境十分有信心，我们能提供别人都提供不了的帮助，他一定愿意留下来！”

“我爹也要过来！”周芯瑶小声的说了一句：“他说也要和范先生一同看看投资环境。说不定也要在奉天投资。”

“投资就投资吧，你们家可是天津最大的资本家，只要愿意投资实业，我一定给予优惠条件啊，光是周大医生的面子。就万金不换！”

“张拙言，你是大笨蛋！”周芯瑶突然气呼呼的说道：“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爹来了。人家就不能留在奉天了！”

“不能留就不能留，有什么关系啊？”

“你？”周芯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两个人就差挑破最后一层窗户纸了，这家伙怎么还说这话啊。

“拙言，你是不是一点不在乎我！”周芯瑶情急之下，不由得脱口而出。小脸上面流出了惶急气恼之色。粉拳紧攥，小脸通红。

张廷兰一看佳人生气了，急忙笑着说道：“周姑娘，你想到哪里去了啊。我爹是吉林督军，我总不能总在奉天待着吧，眼前的事情处理一下，我就去吉林了，这是我给你的聘书，有兴趣的话，你就是吉林督军府的工作人员了

啊！”
周芯瑶也反应过来了，自己又上当了，想到刚才的话，顿时羞涩不已，脸蛋骚的粉红，不过她还是把张廷兰递过来的聘书看了一下，原来张廷兰以督军府的名义，聘请她做健康顾问。
“我医术浅薄，可不敢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周医生，你怎么能妄自菲薄呢，再说了治病也不光是吃药开刀，治身体上的疾病吧，这心病也要治啊，比如孤独啊，比如寂寞啊，比如无聊啊……”
张廷兰还要继续说下去，周芯瑶已经把脚抬了起来，猛地照着照着张廷兰的脚就踩了下去。
啊……
正在隔壁车厢看书的王永江突然一脸的笑意：年轻就是好啊。
火车到了辽阳之后，他们一行直奔安置灾民的农场而去，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本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此时一扫颓唐之色，各个喜气洋洋，欢庆丰收。
张廷兰他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楚明远所在的农场，这个年轻人当初决定留在这里，帮着灾民做点事情，张廷兰原本以为只是一时的热情而已，没想到他竟然一直坚持了下来，而且还有了成果。
他所在的农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归还了所有的贷款，成为了所有农场之中，第一个解除债务负担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让张廷兰也十分好奇，想要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一行人刚刚到了农场的外围，就见到所有农民都在忙忙碌碌，他们正在修建房子，一个年轻人正在指挥他们，离着老远，张廷兰一眼认出了正是楚明远，这些农民也都注意到了他们。
楚明远也急忙跑了过来，满脸的惊喜，急忙说道：“张先生，你们怎么过来了啊？”
“当然是看看你有没有偷懒啊，年初咱们可是立下了军令状，现在我们就来验收成绩了！”
“您随便看，有什么做的不好的，还请您给指点一下！”
王永江在一旁也上下打量一下楚明远，大半年的时间，原本有些白嫩的书生，已经彻底变了模样，脸和胳膊都晒得黝黑，身上的肌肉也鼓胀起来，皮肤粗糙，衣服上面都是泥水，一看就是实实在在干事来的。
光是看到这些，王永江就知道这个年轻人绝对是付出了大量的血汗，真正在虚心办事，他也十分满意：“明远，听说你们一年时间就还上了贷款，干得很好啊，有什么宝贵的经验，可不要藏私啊！”
王永江虽然只是奉天的省长。但是他乃是张作霖手下文官派系的第一人，东三省的民政和财政都掌握在手中，能得到他的赞许，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楚明远脸上也有些惶恐，说道：“省长谬赞了，无非就是卖力气呗，天上不会掉馅饼！”
“这句话就值金子啊，铁龛先生过来，就是像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干的，有什么经验介绍一下。以后造福整个东三省啊。”
“没问题！”楚明远笑着说道：“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们也没有找什么专门的会议室，而是选择了晒粮食的场院，就坐在了

石块和树桩上面，周围也围拢了不少的老百姓，王永江和张廷兰都是不拘小节的人。最难得的是周芯瑶也是如此，和他们一同坐在了树墩上面。没有丝毫的在意。

“乡亲们。年初救灾的时候，我们就来过这里，现在又过来，可不是给你们下达什么命令，而是想听听你们的致富经啊。整个奉天，所有的农庄。你们是第一个还上了贷款，成绩斐然，大家都是好样的啊！”

王永江笑着说道，在场的老百姓多数人还不知道他们抢了这么一个第一。现在一听，全都露出了由衷的笑容，发自内心深处，他们都喜悦非常。当然大家也都清楚，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首推的功臣就是楚明远，大家对他也越发的尊敬。

“省长，张先生，能有这些成绩，全都是大家伙拼命的苦干，我能办的事情真不多！”楚明远先客气了两句，然后就接着说道：“我们其实也算过了，要想光靠着种地，还贷款的确需要五年时间，而且还要年年丰收，因此要想快点摆脱包袱，就必须搞些别的产业，我们首选的就是农具。”

数万的灾民，还有大量的佃农都得到了土地，虽然政府承诺要分配给他们农具，但是缺口还是相当大，楚明远他们早早的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农具上面。正好他们组内还有两个铁匠，又能从其他农场借一些人手，铁匠并不缺，最缺少的就是铁！

现在可不比后世，很多老百姓的农具还是木质的，只有在边上包上了一层铁皮，原因很简单，就是铁严重不足。

楚明远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他组织了一批年轻人，直接到周边的县城去收购废铁，铁锅，炉子，菜刀，只要是有铁的就行，这种工作，说白了就是收破烂的，要忍受人家的白眼，还要面对种种麻烦。

他们刚刚做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把他们当成了叫花子，而且那时候还是天寒地冻的时候，一走出去，就要一整天，饿的时候，只能啃一个随身带的窝窝头，冰凉梆硬，连口热水都找不到。

好不容易收到了废铁，他们也没有任何工具，完全靠着肩膀背回去，沉重的废铁，压在肩头，一走就是几十里路，不少人的手脚都染上了冻疮。

说起这段最艰苦的开始，楚明远和周围的老百姓都有些心酸，眼角不免发红了。

“张先生，好几次我们在大户人家门口路过，他们都放狗咬我们，简直就把我们当成了乞丐一般，那时候真想放弃了，反正老老实实等五年，一切也就好了，不过好在还是咬牙撑过去了。我们运回来第一批一百多斤废铁，打造了第一批的锄头铁锹，还没等我们出去售卖，不少临近的农场就主动过来购买了，一把上好的铁锹能赚一个大洋，我们兜里终于有了第一笔收入！”

“然后大家伙干劲就更足了，收废铁的人越来越多，走的也越来越远，又从其他的农场雇来了三个铁匠师傅，等到我们第三批农具卖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有几百个大洋了，不用再去收废铁，能够直接买一点好铁了，农具作坊也有了名头，等到了春耕开始的时候，我们足足赚了两千多个大洋。”

听着楚明远的叙述，张廷兰他们也都十分高兴，这个年轻人的眼光很准确，从农具入手是非常好的选择，农场建立之后，农民的劳动热情空前提高，偏偏手中没有合适的工具，肯定会愿意购买的，而且由于钢铁缺乏，农具的利润也很丰厚。

楚明远继续讲道："等到春耕结束之后，我们就决定一面继续经营农具作坊，一面利用那些利润，购买一些马车，负责收购各种农产品，山货，家禽，鸡蛋，香油，山珍，皮毛等等。其实其他农场也都在想尽办法，尽快偿还贷款，大家都在想主意，生产了不少的东西，结果缺少的就是销路，我们就帮着他们解决了，把这些东西拉到城市贩卖，其实对大家都是好事，一个夏天下来，我们盈利超过了一万大洋，贷款还上了，房子也开始修建了，其实只要找到市场，再多付出点汗水，没什么办不到的！"

第五百五十九章各尽其才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么，是继续这么经营下去，还是转行干别的？”

“大家还在商量，贷款还上之后，土地就属于大家的了，不过大家伙都觉得不能这么分了，应该继续在一起，拧成一股绳，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能活得更好，只是下一步该干什么还没有确定下来！”

谁心里都有一本帐，现在大家一年赚的钱，几乎比过去十年赚到还多，手头越来越宽裕，生活也有了奔头，大家从心底里认同了新的生存方式，比起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在农场工作，收入更高，前途更加光明。

这也是张廷兰追求的一种示范效果，传统的农业已经走不下去了，从汉唐开始，中国人就在不断围绕着土地转圈子，最直接的矛盾就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土地供应的相对滞后，使得中国历史上呈现了兴衰治乱、交替循环的局面。

要想破解这个魔咒，就必须引入工商产业，消化掉过多的人口，同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楚明远他们能够快速成功，靠的也是工商经营，不然围绕着土地转圈，绝对没有出路。

张廷兰搞农场可不是要把所有农民都拴在土地上，而是要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寻求新的发展路子，让农业发展更有效率，同时也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工商领域，很显然楚明远他们开了一个好头。

“明远，你有什么规划没有，说出来我们帮你参详一下！”

“有张先生指点，我们可就不用愁了啊！”楚明远笑着说道：“其实我有心把土地都卖出去，只是大家伙都不愿意，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乎，大家心里头都别不过劲来，觉得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不就是为了拥有自己的土地么，怎么土地到手了，还要卖出去。”

张廷兰也猜到了楚明远的心思，扫视了一圈所有的农民，大声的说道：“乡亲们，你们的想法我也十分理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当初一心想要耕地，目的是什么呢？”

老百姓们一听这个问题，全都有些傻愣愣的，想要属于自己的土地还需要原因么，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

大家都有些发愣。半晌才有人说道：“想有依靠，活出个人样。”

“想赚更多钱！”

“想娶个媳妇……”

一个年轻人小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顿时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有人带头，其他人也就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

张廷兰在一旁静静的听着，最后笑着说道：“听了大家的说法，我简单的总结一下，你们想活得更好，更富裕。更有尊严，没错吧？”

在场的农民都忍不住点点头，的确如此，其实这也不只是他们。这是所有人共有的愿望。

“明远，责任其实落到了你的身上，你要是有本事让大家相信，卖了土地，能比拥有土地过得更好，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的！”

王永江也笑道：“说得没错，把想法摆出来，我们也帮着看看，究竟可行不可行。”

“我估算了一下，土地的收入还不到其他收入的十分之一，我想把土地卖出去，有了本钱之后，把农具作坊扩大，变成农具工厂，然后再到奉天租一个店面，专门卖山货，肯定能比现在赚的更多。”

“想法不错，那乡亲们为什么不答应呢？”

“小老儿认为做买卖没有那么容易。”在旁边一个小老头开口了，他正是这个农场的组长，楚明远其实还是个副组长而已。

这个老头叫谢福来，他说出了大家的忧虑：“办农具厂是好事，可是我听说周边的村子也开始学习咱们的做法了，四处请铁匠，明年咱们说不定就赚不到这么多钱了。而且到奉天经商，也需要懂行的人才，这帮乡亲还没有放下锄头，就让他们和城里人做买卖，我担心他们干不来啊。这时候要是把土地卖了，大家不是连一个后路都没有了呢！”

张廷兰一听这话，看了一眼王永江，两个人都相视一笑，老百姓已经学会动脑思考眼前的问题了，知道权衡利弊，这绝对是一大进步。

“明远，听见没有，乡亲们的担忧也是有道理的，你的步子迈得太大了！”

楚明远脸色微微泛红，他还是相当信服张廷兰的眼光的，既然说自己步子迈得大了，那就没有错了。

“张先生，的确是我心急了，把事情想得简单了！”

“别急着自责，听我把话说完。”张廷兰道“工厂和作坊不一样，收购山货和开店铺贩卖，又不相同，一年的时间，让乡亲们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实在是强人所难，因此我觉得你们还应该继续做农民的生意，从你们熟悉的工作干起。”

楚明远一听张廷兰的话，就知道这位有更好的办法，因此他眼前一亮，急忙问道：“张先生，您一定要指条明路啊！”

“明远，你想过没有，随着农场的发展，老百姓手里头渐渐有钱了，他们下一步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房子！”楚明远突然眼前一亮，大声的说道：“没错，其实各个农场早都开始把去年的地窝子推到了，换成了简单的土坯房，下一步大家应该想要建房子。”

“没错，建房子就需要砖瓦木料，需要锅碗瓢盆，各种家具，你们可以在这上面动动心思。另外大家恐怕还需要购买耕牛，说起来咱们的牲口缺口还很大，不少农场还要靠着人拉犁杖，这肯定不是长远之计！”

“张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可以贩卖耕牛？”

“在这里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新政吧。”王永江说道：“雨帅和蒙疆巡阅使张勋联系了一下，双方要互通有无，以后奉天的商人到热河做生意，都能享受到优惠税收，大可以到热河购买牛马，这也是一条财路啊！”

听了王永江和张廷兰的话。楚明远和在场的老百姓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赚钱的路子还有不少，只是以前没有想到而已。

楚明远脸上更是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张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有了这些新路子，我们有信心明年收入翻一番，乡亲们全都换成大瓦房！”

“明远，这回你又保守了啊，我教给你一个做生意的秘诀啊！”张廷兰笑着说道：“这个秘诀就是贷款！别看我投资不少产业，实际上算下来。我账面

资产绝对是负数。你要是想办厂子，就不要怕欠钱，贷款不要急着还，这样不就有了本钱么，何必卖土地呢。这些土地其实就是乡亲们的后路。是大家的定心丸，你大可以租出去。我相信周边农场会有人愿意多干一点的！”

“张先生。这样办可以么？”

“当然没问题了，改变租佃模式，开办农场，是为了鼓励大家自由经营，只要能够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我就立下军令状。要翻两番！”

一番交谈下来，楚明远彻底有了想法，而张廷兰和王永江的收获同样不小，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少创造力。只要给予合适的条件，他们就能发挥出强大的能力，以往死板的租佃体制之下，的确是极大的压制了农民的发挥！

他们又在农场走了走，楚明远指着一排干净整洁的房子，对大家说道：“这是我们建的小学，周边农场的孩子也都过来听课。”

一排教室足足五间房子大小，全都是砖瓦结构，比起周围的房子都要好很多，前面还有专门的小操场，格外的平整，两旁竖着篮球架子，和后世的农场小学差距不大。

“知道什么才是最关键的，非常好，孩子们要想改变命运，只能依靠知识，明远知道办学，很不错！”

“张先生，我向您介绍学校，可不是想表功啊，而是现在学校有点困难，能当老师的除了我之外，就几乎没有别的人了，尤其是数学物理之类的，您是不是该帮着解决一下教师的问题啊！”

“这是全省的难题啊，我们正在抓紧培养各种人才，师范学校也在大力的招生，两三年能有所改观，不过暂时还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才行，多赚钱，高薪聘请老师，明远你不是有那么多同学么，就没想着聘请几个过来？”

一提到学校，楚明远脸上露出了一丝羞赧之色，有点为难的说道：“张先生，对以前的事情总有点心结，而且我现在这幅样子，只怕同学们也看不起我啊！”

“拿去吧！”张廷兰随手从包里面拿出了一张纸，塞到了楚明远的手中。

“楚同学，你的毕业证来了啊！”

楚明远当初由于游行的问题，被革除了学籍，其实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一个伤口，现在只能靠着忙碌填补一下，但是他并没有真的忘怀，现在一看到毕业证，心中激荡，顿时眼圈有点发红。

“好好拿着吧，转过年我还准备请你给学生们做报告呢，到时候好好让他们知道，真正做事该有什么态度！”

“拙言过来的时候，特别帮你申请的啊，好好历练一下，这边稳定下来，我建议你再把大学读完，多增长点见识，如果以后有兴趣进政府工作，就来找我吧！”王永江也笑着说道。

“铁龛先生，你这是公然的挖墙脚啊，我还准备让明远去屯垦厅呢，帮着我安顿移民呢！”

楚明远一看两个大人物都争着要自己，顿时心里头也涌起一股强烈的自信，什么都是虚的，只有真本事才是实实在在，到哪里都能得到认可。回想原来的看法，简直非常可笑，满以为上街游行，就是在做事情了，就是在救国救民了，现在看起来，那么办连自己都救不了，用处实在是有限的很！

离开了楚明远的农场之后，又陆续看了几个，发现大家的成效虽然没有

楚明远那么惊人，但是也都超额偿还了贷款，王永江和张廷兰都倍感振奋。

走了一整天，好不容易闲暇起来，周芯瑶笑着对张廷兰说道：“拙言，你不是在办农场么，怎么不研究种地，反倒讲一些生意经，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么？”

“这话就不对了，办农场的核心是完成农村的洗牌，大家先组成农场，所有人的生存就有了保证，然后大家可以去探索自己的路子，有商业头脑的可以经商，愿意做工的，可以去做工人。把这些人都分化出去之后，农场里面其实还有大量的种田能手，他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土地，更好的发挥自身的特长，这就是各尽其才。”

“说的挺好听，你就不怕农民都去做工挣钱了，就没人种地了？”

“当然不怕了！”张廷兰哈哈大笑：“关内有多少百姓，有多少难民啊，只要劳动力有了缺口，就用移民补齐来，我是稳坐钓鱼台，高枕无忧啊！”

第五百六十章洗足

“铁龛先生，昨天又熬了一夜吧？”

“嗯，辽阳的数据振奋人心啊，必须抓紧整理出来。咱们一共安置了八万灾民，按照每人五亩地计算，咱们一共分出去四十万亩，结果老百姓又多开了将近二十万亩土地，平均亩产在二百斤左右，每个人留三成左右的口粮，就能提供七千万斤以上的商品粮，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既然是办农场，说到底还是要保证粮食的供应，农业这条腿必须要强壮起来，按照目前的产量计算，农场比起租佃模式高出了三成多，而且农场不会像那些地主一样，把收上来的地租全都藏了起来，而是要把粮食投向市场，变成商品，这样市场上供应的粮食就极大的增多了。

这也就是农场比起地主的优势所在，地主把自己放在了和农民对立的位置之上，因此他们必须囤积大量的余粮，养活打手，靠着强力保持自己的地位，手中能出售的粮食其实很有限，他们更喜欢把粮食存在粮仓之中，堆积成小山包一样，他们才能放心，更有甚者连银子都埋在了地下，舍不得拿出了。

“铁龛先生，我也询问了啊，今年的气候并不算好，有过一段时间的干旱，结果农场靠着兴修水利，熬过了困难的时期，而地主他们不管农业生产，佃农没有这个能力，结果普遍遭了旱灾，减产不少，双方的差距就被拉开了！”

“实实在在的例子摆在面前，二者高下立判，我看明年还会有大量的佃农会抛弃地主，转投到农场模式之下，咱们要做好引导工作才行！”

王永江原本还需要三五年才能显出成效，结果一年之内就有了结果。不由他不感叹先进生产模式的强大之处。特别是今年佃农遭受旱灾，明年肯定有人过不下去，大量濒临破产的农民肯定会盼着组建农场，这几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奉天政府期盼看到的一个结果。

“铁龛先生，看到眼前的情况，我不由得想起了北宋王安石的青苗钱啊！”

王永江精研历代的得失，对于青苗法自然不陌生，因此说道：“青苗钱本来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贷给老百姓救急。让他们避免的破产的一项德政，王安石最初在地方上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结果他执掌大权之后，就急于在全国推动，结果弄得怨声载道，本来针对农民的一项贷款。最后甚至市民都要被强行摊派，荒谬到了极点。”

说到这里。王永江笑道：“拙言这个时候提到了王安石。必定有深意啊！”

“算不上什么深意，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东三省推行农场有成果，如果放到关内，只怕早就天下大乱，而且就算东三省。内部也不完全一样。要想让一项政策真正惠民，落到实处，第一要研究各地的特点，对症下药。第二就要有合适的执行人员。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依靠一个衰朽的官僚体系，还有几个急功近利的投机分子，不论是推行任何法令，都会变成害民之法。”

“没错，一帮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啊！拙言的意思是要选拔合适的官员了？”

“有这个想法，办农场必须要有一大批的合适人才才行，不然我担心在大

面积推广的时候，还会出问题！”
王永江深以为然的点点头，这就是张廷兰的厉害之处，在别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能找到办法，在大家都欢欣鼓舞的时候，他又能及时的提出示警，什么事情都比大家超前了一步，这就是所谓的远见卓识。
“铁龛先生，我也知道奉天普遍缺少合适的基层官员，因此我建议从现有的农场抽调，对有管理经验，头脑灵活的农民给予一定培训，然后进行特别考试，如果通过之后，他们就进入公务人员的体系，和其他官员一样考评升迁！”
张廷兰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关键的选官问题，王永江也不由得不仔细思考，从民国以来，已经仿效列强，推行了文官考试制度，目前官场上主要是两大股力量，一个是通过考试进入官场的新人，这部分人普遍知识水平很高，甚至有国外留学经历。第二股势力就是前清留下的旧官吏，满清虽然亡国了，但是这伙人不但没有下岗，反倒活得更舒服了。
旧官僚自身问题多多，就不用细说了，而通过考试进来的一批新人，他们也经不起推敲，其实这也是民国时代的一个悲哀，老派人物不行，新派人物也是一样。
由于教育不够普及，能够读书的人，家庭多半十分富有，而且他们的圈子比较小，彼此之间盘根错节，这帮人做什么事情，都站在自己阶层的立场上，只顾着为自己争取利益，这也就是新旧官僚一丘之貉的原因。
张廷兰现在提出了从农场选官，换句话说就是让有农民背景的官员，大量进入官场，增添新鲜血液，这些农民出身的官员，就会站在最广大的农民立场上说话，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格局。
王永江何等的精明，顿时就看透了张廷兰的心思，他想了想，然后问道：“拙言，这些农民能胜任官员的职责么？他们的文化水平恐怕不行啊！”
“文化和能力并不完全对等，有些人没读多少书，却有雄才大略，就比如咱们的大帅，相反有些人读书越多，反倒脑筋越差了，根本不懂人情世故，没有任何的办事能力。另外我觉得可以利用别的办法弥补，比如从现在开始，就在各个农场，乃至全奉天，推动扫盲行动，大家都读书识字！”
张廷兰在军队之中已经推行了扫盲行动，让士兵们读书识字，取得的效果十分理想，把这个行动扩展到整个东三省，也迫在眉睫。
张廷兰在后世的时候也关注过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国，这些国家工业快速起步的时候，都有一项重要的指标，那就是识字率要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文盲不足三成，这也就是进入工业时代，最低的人口素质要求。
显然整个东三省，连三成识字的人都没有，要是指着教育的慢慢发展，那就太慢了，大规模的扫盲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王永江仔细思量着张廷兰的话，他很清楚，大规模的扫盲，其实是在改变社会个格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在古代就有传说，仓颉造字之后，天雨粟，鬼夜哭！这就诠释了知识的重要性。
中国历朝历代，受限于经济水平，读书识字的权力落在了少数人手中，这些人把握了官僚体系，掌握了话语权，成了社会的上层，整个社会不可避免的呈现了两极分化的格局，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田连阡陌。而且少数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反而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成为了蛀虫。
而一旦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推开，知识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底层民众也

能接触到了知识，他们或许条件不如那些富裕的人好，但是胜在数量众多，一样会把原来的社会上层彻底打破。

“拙言，不论是扫盲，还是在农民之中选官，都是影响巨大的事情，必然会招来各方的强烈反弹，恐怕反对声音绝对不会小！”

“那也不能姑息养奸，要想让东三省发展起来，提高民众的素质势在必行，谁也不能阻挡，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王永江苦笑一声：“拙言，杀气还是这么重啊，暂时咱们手上没有那么多的人才，必须让那些读书人给咱们办事，要是按照你这么干，就等于直接宣战，反倒不好了。所以我看这种事情可以先做不说，奉天也在不断的加大教育投资，把整个工作铺开，等到觉察出来，咱们已经水到渠成了！”

“铁龛先生，反正怎么谋划是您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十年之内，咱们必须把文盲率降到一半以下，不然工业没法发展，总不能让一帮目不识丁的人去控制机器吧！”

“嗯，我会想办法，把具体的章程制定出来，你也不能躲清闲，也要帮着我出谋划策啊！”

和王永江商量妥当之后，张廷兰就回到了住处，已经到了晚上，在旁边的小院，就是周芯瑶的住处，屋中灯火摇摇，显然周芯瑶还没有休息，小姑娘跟着自己跑了几天，也十分辛苦了。

张廷兰悄悄的找来了一个木盆，填好了热水，又找到了几片艾叶放了进去，来到了周芯瑶的屋门外。这时候周芯瑶的房门突然也打开了，只见她也捧着一个木盆，冒着袅袅的热气，两个人差点撞在了一起，周芯瑶一惊之下，几乎把水盆扔在了地上。

“别喊，你总不想大家都看到咱们这样吧！”张廷兰两只手都端着水盆，只能低声提醒她。

周芯瑶勉强稳了稳心神，秀眉紧皱：“拙言，你这是干嘛啊，吓我一跳！”

张廷兰却忍不住了笑意：“周医生，你这是要干嘛啊？”

“我……”周芯瑶也突然明白了，原来两个人想到一块去了，小脸蛋霎时间变得通红通红的，把头低了下来，满心的羞涩，还带着一丝甜蜜，说不清道不明的。

“快别愣着了，赶快到屋里去吧，不然水就凉了！”

第五百六十一章繁荣的奉天

张廷兰的大手轻轻的抚过周芯瑶的玉足，细腻的肌肤，白净光滑，摸在手心里头，就好像软玉一般。周芯瑶的脚型极美，十分小巧，正好能握在掌心之中，就好像珍宝一般，让人爱不释手。

脚底的穴位最多，与人体的五脏六腑相连，轻轻的一按，就能让身体格外的放松。周芯瑶这些天也走了不少的路，正好是浑身疲惫的时候，随着舒缓有序的按捏，简直舒服透了，甚至忍不住发出了轻轻的呻吟之声。

“周姑娘，怪不得很多文人都喜欢赞美三寸金莲呢，果然不同寻常啊”

“别胡说，我又没有裹脚！要不然早就不能走路了。”周芯瑶急忙说道：“你要是真喜欢三寸金莲，又不少找不到，现在还有不少姑娘缠足呢，她们的脚比人家要小一半呢！”

“凡事都讲究天然二字，那种硬裹出来的小脚，就是对女人的摧残，哪有什么美感啊，反倒是这种天生的玲珑小脚，才是上天的恩赐呢！”

“才不是呢，人家小时候也差点就裹成了小脚了！”

“哦？”张廷兰急忙仔细端详了一下，也没有看出任何的不对啊，因此嬉笑道：“周姑娘不是开玩笑吧？”

“当然不是了，我爷爷就是一个老顽固，家里头的女孩十来岁都要开始裹脚，我也不例外，只是我娘心疼，有时候就会偷偷放开，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两三年，结果满清倒台了，老爷子也不管事了，我们才算是自由了。有几个姐妹的脚已经定性了，我的骨头没断。不过也比一般的女孩小一点，到了下雨阴天的时候，钻心刺骨的疼痛，我最开始学医术的时候，就是想给自己治脚。”

周芯瑶平时不太愿意提家里头的事情，今天在格外的放松之下，才絮絮叨叨的讲起了以前的故事，张廷兰也静静的听着，脸上带着笑意：“老爷子的做法也好好处，至少造就了一个名医。还有一双玉足！”说话之间，张廷兰轻轻的吻了一下饱满的脚背。

蜻蜓点水的一下，却让周芯瑶如遭雷击一般，身体不住的震颤，也清醒了过啦。从脸蛋到脖子，一直都羞红了。熟透了！

呆了半晌。周芯瑶才挣扎爬了起来，低着头，一语不发，将让张廷兰坐在了宽大的红木椅子上面，原先准备的一盆水早就凉了，她又重新换了一盆热水。并且拿了一包配置的药包，放在了热水之中，一股浓郁的药香飘了出来。

周芯瑶用双手轻轻的揉搓药包，热水迅速染上了一层深红色。味道更加浓郁了。

“周姑娘，早知道你是此道的高手，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啊，光弄点艾叶，是不是有点敷衍啊！”

“才不是呢，你是专门给我准备的，我这是随身携带的，心意不一样的！”周芯瑶说话之间，帮着张廷兰把靴子扒了下去，顿时一股臭烘烘的味道就传了出来，张廷兰也有点尴尬。

“东跑西颠的，对不住了！”

“没事的！”周芯瑶抓过了一双大汗脚，放到了热水之中，张廷兰顿时身体一阵颤抖：“周姑娘，水是不是有点太热啦？”

“药包里面有同筋活络的药材，还能除寒祛湿，正好秋天使用，忍着点吧，对身体有好处的！”

张廷兰也只好任凭周芯瑶摆弄，一双玉手在脚掌上轻轻的按弄，从骨子里头涌出了一阵阵的舒爽，张廷兰简直都快要醉过去了。

“拙言，我爹就要到奉天了，你想过怎么和他答对么？”

“有什么难的啊，咱们从各方面衡量，都是天赐的姻缘啊，你的年纪，我的岁数，你们家虽然底蕴更雄厚，但是我也不差，我爹也是一省的督军。而且我还可以放心的告诉你，别看你家里头经营商业这么久了，号称什么南张北周，但是你们的家的家产加起来，恐怕都不到我的零头，你说这样的女婿上哪找去啊！”

“吹牛！”周芯瑶满脸的不可置信，气呼呼的说道：“就知道哄我，你才做了多长时间的生意，就有这样的家业，鬼才信呢！”

“傻丫头，做生意不看时间长短，而看做什么买卖，你可以掰着手指头算算，我都在做什么，房地产，走私，金融，军火，粮食，哪一个都是利润惊人的行业，挣钱速度当然惊人了。当年汉武帝说过金屋藏娇，这家伙有多少黄金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至少有十几吨的黄金在手上，完全可以给你建个金屋子！”

一听张廷兰的话，周芯瑶也是吓了一跳，黄金她不是没见过，但是从来没听过居然有人用吨来计算，彻底被震撼了！

“你既然有这么多钱，是不是想靠着钱就把我们家买通，然后把我买回家？”

“哪有啊，佳人无价，我说这些，不过是让岳父大人认同而已！”

“真是厚皮，现在就敢叫岳父了。”

“我这是坦诚，心里头有什么，就说什么，芯瑶，其实我有一个最大的秘密要告诉你！”

周芯瑶顿时睁大了眼睛，十分好奇的听着下文。

“这个秘密啊，就是我过来的时候，只准备送水，可没想着给你洗脚啊，是你主动上钩的啊……”

周芯瑶顿时大呼上当，两只手狠狠的加劲，张廷兰只觉得脚心一阵剧痛，顿时两条腿都有些发麻，看来戏弄美女是要付出代价的！

转过天来，他们一行人离开了辽阳，赶回了奉天，王永江此行收获不小，还要去着手制定一批新政，张廷兰就比较清闲了，最多就是去讲武堂看看，和学员们一同研究一下新战术，关注一下欧洲的局势。

李景林已经成为了讲武堂的武术教官，虽然知道李景林功夫不弱，但是张廷兰也对武术的真实效果有些怀疑，李景林厉害，可能是因为他身体条件好，锻炼的到位，如果一个普通人照着武术套路去练，能不能变成一个高手，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事情。

毕竟后世那些所谓的武术家，穿帮的太多了，都成了笑柄，为了弄清楚此事，张廷兰没少给李景林送美酒，当然狗肉也不能少，又给李景林开了一张二十万的支票，让他随便赌钱。

在强大的金钱攻势之下，李景林也只能说了实话，中国武术传承多年，肯定有可取之处，但是绝大多数练过武术套路的人，实际的战斗力比起普通人强不了多少，打架的时候还是看手疾，身高力猛。

有了李景林的交底，张廷兰也就彻底打消了训练一批武功高手的念头，转而采取更稳妥的办法，张廷兰建议李景林总结一套简单实用的拳术，再设计一些刺刀和工兵铲的拼杀技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干货，简单易学，而且实用有效，至于那些没用的花架子，则是全都抛弃了，军队就是讲究实用的地方，绝对不要那些绣花枕头。

正在落实这些事情的时候，范旭东终于从天津赶了过来，跟着他一同过来的还有周家的五爷周学渊。

在两年前，范旭东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厂，中国人开始吃上了纯净的精盐，在此之前，中国市面上的盐其实质量都不好，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吃的更差了，盐里面混了大量的泥土沙石草木杂物之类的，一捧盐里面，有一半都是垃圾，真正的盐不过一半而已。

但就是这样的垃圾，还能卖到一个惊人的高价，其实食盐的成本并没有多少，普通的海盐成本价可能连半文钱都不到，但是老百姓要花多少钱来买盐呢，目前的市价要达到九十文以上，个别地区能够达到一百文左右，在一些偏远的地区能够达到更高。

一个人一年要吃十斤左右的食盐，一个三口之家就要三十斤，按照盐价算起来，这些食盐就要花费两个银元左右，别看只有两个银元，很多老百姓一年到头都赚不到一两个银元，甚至有些年头还有亏空，所以现在农村人多数一年忙下来，交了各种苛捐杂税，交了地租，再留下一点口粮，剩下的钱就够买点食盐了。

后世有房奴，车奴，现在的老百姓就是地地道道的盐奴，当然换个角度来看，食盐就是一个暴利十足的行业，张廷兰把范旭东拉过来，也有利用他的工厂，大量生产精盐，把盐业的暴利抢夺到手中。

范旭东也没有想到身在东北的一个军阀势力会关注到自己的工厂，而且还许下了几乎让他晕过去的条件，每一样都切中了要害，正是他期盼已久，却没有办法得到的，从贷款，到税收，再到人才培养，产品包销，奉天几乎把所有经营难题都帮着解决了。

如果能全部落实，退一步讲，就算落实一半，范旭东做梦都能笑醒了，因此他毫不犹豫的决定前往奉天考察一番，偏偏这个时候，周家也找了过来，要结伴同行，范旭东虽然不清楚内情，但是也欣然同意，要是周家也准备投资奉天，那就证明奉天的确很有潜力。

范旭东和周学渊乘坐列车，刚刚从火车站出来，就见到络绎不绝的人群，街道两边都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店面，十分繁荣，两个人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第二百六十二章吉林有金矿

奉天火车站的位置正好临近北市场，这里已经是奉天商贸最繁荣的地区，随着东三省的统一，北市场已经拥有了东北物流中心的雏形。

从关内运来的货物，吉黑两地的特产，全都云集于此，同时奉天也是一个生产中心，纺织厂，食品厂，制衣厂，面粉厂等等都靠着协约国的订单快速发展起来，有大量的商品要运到远东地区，当然日本和英国也都大量采购东北的原料。

有着庞大的商品往来，就好像磁铁一样，将越来越多的人员和资金吸收过来，在火车站附近就有十几家金融机构，有外国的银行，奉天银行，还要山西晋商的钱庄票号，一家挨着一家，每一家都是摩肩接踵，人员往来不绝。

金融机构是交易的纽带，这些机构繁荣，就证明着奉天的繁荣，范旭东和周学渊都是见多识广的人，一看这个情况，顿时就大吃一惊，奉天的商贸远比想象的还要繁荣啊。

“五爷，真没有想到，关外竟然如此繁荣，看情况比起天津卫一点不差啊！”

“没错，人家都说关外是苦寒之地，冬天都能把耳朵冻下来，谁都不愿意过来，现在一看情况大不相同。你注意到没有，车站周围不断有警察巡视，那些力巴和车夫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没有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就从火车站一地就能看出，奉天的治安比起天津强多了！”

火车站从来都是人流密集的所在，目前中国的主要车站码头都由帮会势力控制，那些想要在车站揽生意的力巴挑夫，还有车夫之类的，全都要向帮会保护费，这样才能过来做生意。

而且由于黑帮的插手。火车站的治安情况十分糟糕，小偷小摸，甚至是明抢的事情时有发生，大家甚至都见怪不怪。

不过这些在其他地区十分常见的现象，在奉天车站全都绝迹了，往来巡逻的警察极大的保证了治安秩序，一切都井然有序，而这种秩序恰恰是中国其他地区缺少的。

车站也不只有警察，还有清洁工人，不间断的打扫。看起来更加的整洁规范，让范旭东和周学渊都啧啧称奇。

“实不相瞒，到了奉天之后，怎么有点日本的感觉了！”

“没错，这就是奉天的规矩。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适应啊！”宋仲义到了车站，过来迎接他们。周学渊和宋仲义是老朋友了。大家见面都喜悦异常。

周学渊拉着宋仲义的手，略带责备的说道：“老宋，当初你经营出了困难，怎么不找我们啊，你还不信我们家么？”

“哪能啊，就是不忍心再麻烦你们了。而且我现在不也挺好么！”

“看着是不错，精神头好了很多，就是人瘦了不少，没少吃苦吧？”

“五哥。想办事的，就不要怕受苦，怕的是人家不让你安心办事啊，现在受多少累，我都心甘情愿啊！”

宋仲义的话正好说到了范旭东的心坎里，这的确是他们办实业的人的心声，他们办工厂的确不怕吃苦挨累，最怕的就是政府给拖后腿，外人洋人逼

迫，内有自己人盘剥，双重压力之下，想干点事情太困难了，这也是范旭东被奉天开出来的条件吸引的原因。

现在一看宋仲义的情况，范旭东的心里头踏实了不少，看样子奉天的确是一个能办事实事的地方。

“五哥，范先生，你们先到我家休息一下，然后我去约请张厅长，你们和他具体谈一谈，实不相瞒张厅长别看年轻，但是见识过人，有能力，也有财力，大帅张作霖对他言听计从，他绝对能提供不少帮助。”

“宋先生，别着急，咱们先谈谈，把奉天的情况搞清楚，不然光听一面之词，也不能把家业都搬过来啊。”

“范先生是谨慎的人，那你就随便看看，我敢说奉天的环境在全国而言，都是数一数二的，很难有超过的了！治安条件好，政府税收有优惠，还能从银行得到充足贷款，又有实业团作为靠山，不用受各种盘剥。尤其是范先生想办化工企业，奉天的优惠更多，张厅长亲口许诺，说你这是填补了东三省的空白，想要什么支持，就有什么支持！”

宋仲义把周学渊和范旭东接到了马车上面，嘴里面不停的介绍着奉天的种种好处，两个人全都仔细听着，范旭东不时还询问一下关心的问题，宋仲义也都一一作答。

“听着宋先生的介绍，我这心里头有底了，看来这趟奉天来对了，真没想到，中国地面上竟然还有这么关心实业发展的政府，简直是一个异数啊！”

“老宋，张雨亭不过是土匪出身，身边的孙烈臣，张作相等人也都是草莽之人，没听说谁是治国之才，一个土匪头子能懂实业建设么？”

“五爷，你这话就有点落伍了啊，谁规定土匪就不能懂实业来的，而且现在奉天主管经济的也不是那些奉军的老人，而是新任的省长王永江，王先生可是著名的学者，才华过人。另外在经济发展上面，屯垦厅的厅长张拙言也很有发言权力，北市场的规划就是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我当初也是遇到了他，才决定到奉天的。”

周学渊眉头微微皱着，说道：“老宋，一见面你就几次提到了张廷兰，这个小子真有那么大的本事么？”

“的确不假啊，懂经济，懂民政，还能领兵打仗，现在已经是屯垦厅的厅长，还挂着旅长的衔。他爹张作相当了吉林督军，只怕他的位置还要高升一步，前途无量啊！”

说到这里，宋仲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五哥，我听说令爱千金和张拙言的关系不错，男未娶女未嫁，这是天赐的良缘，要是你们结成了连理，对孩子也好，对你们家也是好事。我可不是小瞧你们周家，别看你们顶着南张北周的名头，号称实业界的代表，但是你们赚钱的本事差的太多了，不说别的，就是张拙言手握的北市场，论起地价，至少数倍于你们的家产。”

“老宋，你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在我面前说他的好话啊，我怎么都不相信，一个二十不到的年轻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难道他是妖孽不成？”

“五哥，我也不和你抬杠，你见到之后，就知道这个年轻人的厉害了！”宋仲义笑道：“不管怎么说，我都觉得侄女的眼光比你们高明多了啊！”说完之后，宋仲义哈哈大笑。

就在他们聊天的时候，张廷兰也迎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客人，来的正是邝荣光，自从到了奉天之后，邝荣光就没有多少闲暇的时候，前段时间在本

溪考察，直到本溪湖煤铁公司彻底理清楚，奉天夺回了管理权力，邝荣光才有了点时间。

不过他也清楚，本溪湖煤铁公司还不是奉天真正控制的企业，要想发展钢铁产业，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工厂，离开本溪之后，他又到了鞍山，这里的条件比起本溪还要好，非常适合煤铁联营，日本人的考察队不断的过来，想要将鞍山据为己有，不过都被张作霖压了下来。

奉天方面也要加强考察，弄清楚情况之后，奉天也要尽快动手，以鞍山为基础，建立自己的钢铁企业，邝荣光考察了一个多月，把报告刚刚交上来，又起身到了吉林，三省一统之后，吉黑两省的矿产资源也要开发起来。

安排邝荣光去吉林，正是张廷兰的主意，吉林是张廷兰真正能掌控的地区，绝对要加大力度发展，在后世吉林夹在黑龙江和辽宁之间，没有太多的资源，重工业也没法和这两省相比。

可是民国的情况不同，吉林的版图比起后世更大，以长春和哈尔滨一线，一直向北延伸，东半部几乎都是吉林的地盘，包含了三江平原，还有鸡西双鸭山等重要的煤田，算的起是资源丰富的地区。

而且吉林还有一项重要的资源，那就是金矿，桦甸的夹皮沟金矿有着悠久的开发历史，到了晚清，开始大规模的开采，在后世夹皮沟金矿曾经是全国第一大金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累计开采出一百多吨黄金。

在这个金本位的时代里头，黄金就代表着财富，张廷兰哪能不动心啊，现在吉林地广人稀，工农业发展的条件都不太成熟，唯有采金是最容易的来钱路子，能够迅速发家致富，也能为吉林积攒一点发展基金。

有了稳定的黄金供应，货币就能稳定下来，而且还能采购外国的重要技术和设备，张廷兰期盼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此见到邝荣光回来，他高兴坏了。

“邝先生，实在是辛苦您了！”

“辛苦倒不算什么，干的就是这个活，我看了夹皮沟的情况，夹皮沟一带的矿带长五十千米，厚一到三米，据我的估计，如果开发好，一年的产金量应该在两吨左右，在全国的金矿之中，也算是数一数二了。”

“两吨黄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能换成三四百万大洋，要是放在银行，就能发行两千万左右的大洋，简直就是一笔飞来横财啊，张廷兰也不免摩拳擦掌。

“拙言，别太高兴了，还有点麻烦！”

第二百六十三章面见岳父

“邝先生，有什么麻烦直说，谁要是敢动我的金子，我就要了他的脑袋！”

张廷兰已经准备大力发展吉林了，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能行，夹皮沟的金矿就是目前最大的财源，绝对不能出问题。

别看张廷兰手上各种产业数不胜数，但是能动用的并不多，而且也不能为了发展吉林，就牺牲了奉天，算来算去，除了吉林的财政收入之外，他能调用的资本不超过五百万元，这点钱存在家里头，是小山一般的一堆，但是要搞地方建设，那就是杯水车薪了。

人往往是越有钱就越缺钱，张廷兰绝对敢号称东三省的首富，但是同样他的资金缺口也是所有人之中最大的，要干的事情太多，手中的钱总是不够用啊！

邝荣光也难得看到张廷兰这么着急的时候，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轻松解决问题，笑着说道：“麻烦有两样，第一就是金矿已经被捷足先登了，从晚清开始，满清朝廷就开始开采金矿了，最初产金是供应皇家的，后来沙俄的势力深入了东三省，他们也开始动手采矿了，所以要想开采夹皮沟的金矿，首先就要把俄国人完全赶走！”

张廷兰一听也点点头，在奉天想要发展，就要不断的和日本人明争暗斗，到了吉林之后，这个对象就变成了俄国，总之不把这些列强赶走，就别想安心发展，不过好在俄国日薄西山，已经要完蛋了，想要对付他们还容易一些。

“邝先生，霸占金矿的俄国人是沙皇政府派出来的么？”

“不是。”邝荣光摇了摇头，继续说道：“自从日俄战争之后，俄国人势力衰退的厉害。夹皮沟一带盗贼横行，原来的矿工逃的逃跑的跑，已经没剩下多少了。俄国人也缺少足够的资金，而且夹皮沟又不在铁路沿线，因此只有一些俄国商人在那里开采。”

“那就好办了，这帮家伙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让他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拙言，你可别胡来啊，虽然只是一些商人，他们定期都给俄国司令霍尔瓦特送礼的。咱们强行动手，俄国人绝对不会坐视不理的。”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对付那个大胡子，他可以和别人张牙舞爪，但是别想在我面前张狂。我攥着他的小辫子呢！邝先生，你先说说第二个麻烦吧。我想办法。一起都解决了。”

邝荣光也知道张廷兰神通广大，现在一看他这么有把握，邝荣光也不多说什么了，自己只管做事就是了。

“第二个麻烦就是采矿技术落后，缺乏淘金船一类的机器，全靠着人工淘洗。产量自然很有限，要想达到两吨的年产量，必须弄到采金的机器。”

机器这玩意的确是个麻烦，只要想开发矿产。就离不开，不然靠着土法淘金，不仅效率低，而且速度慢，绝对不能满足需要。

“邝先生，您看采金设备需要多少钱？”

“我估计至少需要三套设备，而且不光是夹皮沟，吉林其他地区也有不少金矿，需要两三艘淘金船，在没法使用淘金船的地区，还要有挖掘，精选，

粉碎，淘洗，精炼的设备，全部加起来，没有一百五十万绝对不够，而且还需要大量的人工。”

张廷兰一听要花这么多，也是一阵挠头，他本以为有了金矿，就能坐收暴利了，但是他却忘了金矿开采的前期投资相当大，没有充足的本钱，就只能端着盆，在水里面来回晃了。

“邝先生，你看有没有办法便宜一点，弄点二手设备，咱们现在是穷人，就只能捡破烂不是。”

邝荣光摇了摇头，苦笑道：“拙言，金矿历来都是最吸引人眼球的，机器必须向列强购买，他们肯定会痛宰咱们一刀的，我甚至担心他们知道东北有大金矿，这帮人会不会插手，想要弄到自己的手中。”

这话的确是实情，以往张廷兰学历史的时候，半殖民地是一个最熟悉不过的词汇了，不过只有到了这个时代，他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半殖民地。列强就是太上皇，就是活祖宗，什么好事情他们都要插手，有任何的利益他们都不会放过。

别看他们能为了利益在欧洲狗咬狗，但是在掠夺中国的立场上，列强还是有着默契的，庞大的中国就是他们予取予求的一块肥肉而已。

“邝先生，俄国人在远东地区有采金设备么？”

“有啊，数量还不少呢！”邝荣光说道这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凄凉，沉声说道：“俄国远东产金最多的地区就是外东北，原本那里都是我们的领土，只是被俄国人抢去了，成为了他们的摇钱树，俄国政府七八成的黄金都是从远东地区开采的，说起来真是国家之耻，民族之耻啊。”

听着邝荣光的话，张廷兰眼前突然一亮，嘴角也露出了一丝的笑意，对邝荣光说道：“邝先生，您放心吧，这两个麻烦我给你一道解决了。”

“拙言，既然你有办法，那我就不用担心了，说起来一把老骨头，也架不住马不停蹄的折腾，我也要好好歇歇。”

“的确不能让您一个人劳累，东三省这么大，需要考察的地方太多了，必须要有足够的考察人手才行啊！”

“矿冶学院已经成立了，第一批学生已经招收进来了，先让他们学点基础课程，我又找到了几个以前的学生，很快都会到奉天，等到学生有了基础之后，我们就分头带着他们到野外去，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有几年的锻炼，也就能独当一面了！”

“全靠着您辛苦了，有什么需要的就和我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哈哈，和拙言一起办事，就这点痛快，无论是怎么累，也不怕了。干事就需要舒心，不用想着那些没用的争权夺势，互相倾轧，我至少还能干二十年。”

中国从来不缺人才，而是缺少合适的平台，张廷兰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打造出一个这样的平台，让所有人才能够各尽所能，快速让东三省发展起来。

“邝先生，在野外考察肯定不容易，我以前也是疏忽了，我给您配几个警卫，才配一个急救医生，能够避免意外发生。”

“有点过了吧，我身体很好，而且听说军队里面医生都不够，给我配一个医生，有点承受不起啊。”

“先生，东北的资源考察都落到您的身上了，要是出了一点风险，损失的不只是钱，更重要的是时间啊，这是万金难换的东西，您要是真觉得承受不

起，就帮着我们多找点有用的矿藏。”

邝荣光点了点头，笑着说道：“这么安排，就是让我拼老命啊，也好，前半生在满清手底下做事情，扯皮的时候多，做实事的时候少，现在也该拼一拼，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和邝荣光谈完之后，张廷兰已经有了开采夹皮沟金矿的全盘算计了，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赶快北上，回到吉林。

不过这次去吉林可不是几个人就行的，张作相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吉林督军，帅府就要迁到吉林，花福田等等一众姨太太，还有张廷兰的一帮弟弟妹妹，还有刚断奶的，全都要搬到吉林。

当初为了应付日本人的压力，张廷兰带到了奉天一个旅的士兵，现在都要带回吉林，用来管理地方，威慑俄国人，除此之外，还要把一部分训练之中的新军调到吉林。

老张早就确定了陈启铭的炸药厂要迁到吉林，原来的凤城兵工厂也要迁过去，然后在吉林组成新的东三省兵工厂二厂，原来的奉天兵工厂变成了东三省兵工厂一厂，这些搬迁都需要大量的精力。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奉天实业团要在吉林建分部，吸收吉林的商人进团，而且实业团还在酝酿扩充成东三省实业团，奉天银行也要派一些人手过去，组建分行。王永江又特意从奉天抽调了一批官员，也要充实到吉林。

方方面面，林林总总，都加起来，搬迁工作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正在张廷兰忙碌的时候，宋仲义突然找了过来。

“拙言，周先生和范先生到我那已经好几天了，在奉天转了几圈，范先生十分满意奉天的投资环境，想和您谈一谈化工业的发展，然后他就准备把工厂迁过来。”

“这是好事情啊，我马上过去看看！”

宋仲义脸上微微露出一点难色，低声说道：“范先生早和我说了，不敢劳动您，他要亲自过来拜会，哪知道周五爷不干，非得让您过去。”

“尊老爱幼么，应该的！”

“别和我装傻啊，老宋又不是笨蛋，你是不是看上我的侄女了？”宋仲义一脸得意的笑容：“说起来瑶瑶这个丫头也不错，有中国传统姑娘的贤惠，又有新派女郎的特点，不张扬，不保守，你们两个最合适了！”

“老宋，你什么时候改行当月老了啊？”

“其实我真想当这个月老，只是我的分量不够啊，你这次和我过去，就顺道和周五爷聊聊，先争取他的同意，到时候就算周家别的人不答应，你们也不算私奔啊！”

张廷兰以往还把宋仲义当成了忠厚的人，现在一看，这个家伙也是诡诈透了，果然无商不奸，不过这个提议还真的不错。

张廷兰也欣欣然的跟着宋仲义到了他的家，见见周家人的风采。

第二百六十四章黄金组合

张廷兰刚到宋仲义的家门口，就见到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站在了门口，他一身书卷气，穿戴整洁利落，戴着眼镜，有点像象牙塔里面做学问的，一见到张廷兰和宋仲义过来，急忙迎了几步，到了张廷兰面前。

“您是张厅长吧，在下叫范旭东，理应去拜会您，实在是有些失礼！”

“先生客气了，我是请您过来投资，当然要主动过来。”

“张厅长实不相瞒，我手上的本钱可是极为有限，根本谈不上投资啊，要想办厂子就要指着奉天的贷款才行，您可是答应提供三百万的贷款啊，我听到这个数字头都晕了，这不空着两个手就跑了过来，就怕您说我是空手套白狼啊！”

“范先生，光是你一个人，就值三百万，这个时代最值钱的就是人才，尤其是有心发展工业的人才！”

范旭东一听张廷兰的话，顿时极为感慨，他也和不少的中国官员打过交道，能够真心支持工业发展的，实在是屈指可数，这也是他的事业艰难的原因，没想到小小的奉天竟然有如此眼光的人物，也着实有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两位别再门口客气了，外面寒风刺骨的，还是到里面，咱们慢慢聊！”

宋仲义拉着张廷兰和范旭东到了屋内，三个人对面落座，张廷兰扫了一眼，并没有看到其他人，传说之中的老岳父没有了踪迹，张廷兰还有些纳闷。

范旭东在一旁笑着说道：“张厅长，五爷让咱们先谈着，正事要紧，他就不掺合了。”

张廷兰一听就明白了，感情人家是想一对一的面谈。的确有些比较私密的事情，不好让别人知道。不过张廷兰的眼光扫过了四周，这个会客厅是一明两暗三间屋子，他们坐在了中间，一旁的屋子中似乎有人影闪动了一下，张廷兰心中顿时了然，不过也没有点破。

“范先生，我听说您办的久大精盐公司开历史先河，是全中国第一家精盐厂，想必一定是客服了万难。能不能介绍一下情况？”

张廷兰主动发问了，他这么做也是有着自己的目的，开出了那么丰厚的条件，他也要看看范旭东的真本事如何，究竟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才。

范旭东也明白张廷兰的意思。因此稍微理了理思路，然后就说道：“我在日本留学期间。学的是化学专业。深感化学工业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民用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恰恰我们在这方面还是一个空白。回国后我考察了一下各地的情况，最后发现塘沽是最适合办盐碱工业的地方。这才各方联络，希望获得投资支持，说起来也是惭愧啊，无论是天津。还是北京，都没有奉天政府的豪气，一点贷款都提供不了，而洋人的银行也不给贷款！”

说到这里，范旭东的眼神之中带着一丝追忆的神色，显然他对于刚刚起步时候的艰难，刻骨铭心。其实这也是所有民国企业的艰难，一面是狡猾多端的洋人，一面是昏聩无能的政府，要是没有野草一般的坚韧，绝对别想活下来。

“没有贷款，也不能不干，我哥哥帮着介绍一些军政要人，商界的贤达，

我向他们一点点的化缘，渐渐地有了商人愿意投资，然后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曹锟，蔡锷，冯玉祥等人军政要人又出面帮着周旋，总算是将办厂的资本凑齐了，精盐工厂才建立起来。”

其实范旭东还算是幸运的，他的哥哥是北洋的教育部长，各方面都要给点面子，这样才能得到一些政要的支持，否则只会更加艰难。

“其实生产精盐离着化学工业还很远，真正的化学工业要生产酸碱，硫酸、硝酸、纯碱和烧碱之类的。自从欧洲列强爆发大战之后，来自欧洲的纯碱几乎断绝，江浙一带以纯碱为基础的工厂纷纷倒闭，我下一步的计划就是筹建碱厂，生产工业用的纯碱，不过这次遇到的麻烦就更大了！”

张廷兰也清楚，化学工业的基础就是三酸二碱，这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应用，他把范旭东请来，就是想生产这些关键的东西，现在一听他说有困难，张廷兰也急忙问道：“范先生，有什么难处，直接说出来吧，我们一起参详一下。”

“最大的麻烦就是列强，我生产精盐，虽然也会伤害一些盐商的利益，但是有北洋的军政要人帮忙，也不用担心他们。但是生产纯碱，就要威胁到列强的商业利益，目前垄断中国纯碱市场的是英国的卜内门公司，他们掌握着最先进的索尔维法制碱工艺。我最初希望向他们购买专利许可证，同时提供一些机器设备，不过英国人拒绝了这些提议，反而要求和我们合作生产。”

“英国佬奸猾透顶了，只要合作生产，这个工厂就落到了他们的手中，你们的心血就都白费了。这帮英国人也不是没有前科，就比如开滦矿务局，好可惜啊，年产两百万吨的煤矿，全都成了英国人的囊中之物，真是可惜啊！”

张廷兰前半段的话，范旭东是频频点头，工厂没有建立起来，自己一点本钱都没有了，和英国人合作，他们掌握着技术资本的优势，肯定会把制碱厂变成自己的生产车间，甚至干脆就把碱厂拖黄了，这样才能维持他们的垄断利益，张廷兰的话是一针见血。

不过后半段提到了开滦矿务局，范旭东和宋仲义都听出了一丝别样的味道，原来开平和滦州是两个煤矿，结果就在周学熙的手上，控制开平煤矿的英国人，也是打着联营合作的名义，把滦州煤矿吞并了。

滦州煤矿比起开平煤矿大了十倍，但是在合营的时候，滦州一方只占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因为此时，周学熙背负了不少的压力，甚至是骂名，在周家人面前，没有谁会主动冲对方的肺管子，都十分默契的不提这件事情。

结果张廷兰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家伙想玩什么把戏啊，没见过哪个女婿，还没等婚事定下来呢，就敢惹老岳父的。宋仲义偷眼看了一下一旁的屋子，就怕里面的周学渊杀出来，不过好在没有什么动静。

张廷兰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一般，浑不在意，继续说道：“范先生，机器和专利的事情我倒是能帮上一点忙！”

范旭东一听这话，顿时眼前一亮，急忙问道：“张先生，您有什么办法么？”

“我和英国人签署合作协议，由奉天向协约国供应军需产品，主要是粮食和被服之类的东西，现在雨帅掌控了东三省，英国人迫切希望被合同范围扩大至整个东三省，最好把热河等地也包括进来，既要就近供应俄国的需要，还要解决英国国内的困境，他们有事情需要求着我，作为一点交换条件，英国人应该能把专利卖给咱们。至于机器的问题我看应该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

想办法，奉天兵工厂下属有专门的维修工厂，可以定制一些零件，然后在天津和上海购买一些，至于关键部分就从美国购买，正好我和美国也有点合作关系，弄到这些东西，还不成问题。”

张廷兰轻描淡写的说着，听到了范旭东的耳朵里，含义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年轻人也未免太神通广大了吧，竟然有撬动列强的本事，只怕北洋的那帮巨头都没有这个自信啊，看来到奉天来，是自己最正确的选择了。

“张厅长，困扰多时的难题，一下子被您给解决了，我真是感激不已啊！”说着范旭东就要起身行礼，张廷兰急忙拉住了他。

“范先生，政府就是给工业发展保驾护航的，这都是分内之事，不过我还要提醒你，就算英国人给了专利，也肯定会注水的，咱们能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还要技术人员和工人努力才行。另外工业技术是不断进步的，索尔维法目前是最先进的，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势必也会变成落后的，我们总不能一直购买专利，在列强后面亦步亦趋吧！”

“没错，中国人就要自己争气，我们不只要生产出自己的纯碱，还要研制出新技术来，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您这是给我们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啊！”

张廷兰这么要求范旭东，也不是无的放矢，在历史上他们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的确是击败了英国卜内门公司，掌控了中国的市场，甚至还出口到国外，被评为国际商品博览会的金奖，是中国化工业历史上的第一。

而且在后来，又推出了新式制碱法，经济成本大大降低，创造了中国制碱工业的光辉一页。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著名的化学家侯德榜，这个新式的制碱法就是侯氏制碱法。

就在前一段时间，张廷兰和巴玉藻通了一封电报，巴玉藻的学业已经差不多了，还要实践一段时间，然后就能回国，在电报之中，巴玉藻提到了留美的一些人才，其中就有侯德榜的名字，他的经济条件不算好，巴玉藻还利用张廷兰设立的基金帮助过他。

有了这份香火人气，张廷兰非常有把握将侯德榜请到奉天，范旭东和侯德榜绝对是黄金组合，整个化学工业就有了眉目了！

第二百六十五章打赌

“范先生，在美国有位侯德榜先生，刚刚在麻省理工的化工科毕业，成绩相当不错，范先生办厂可以和他联系一下，让他帮着规划一下厂区，提供一些机器设备的建议，毕竟美国的化学工业比起日本强太多了。”

当然张廷兰还有一半的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麻省理工的水平也比日本帝国大学强多了，这一点范旭东也心知肚明，日本人在教给中国留学生的时候，都留了一手，最高深的知识是不会拿出来的。

所以要想让化工厂真正的发展起来，必须要找一些真正的专业人才，范旭东其实也通过各种关系，知道了侯德榜，毕竟中国读书人就那么多，成绩顶尖的，甚至到外国留学的，也是屈指可数，接触化学工业的人就更少了。

范旭东有心搞化工业，就不能不下功夫，搜罗各种人才，而且他的哥哥还是北洋的教育部长，有了这种关系，办什么事情就便利了不少。

令他吃惊的是张廷兰居然也知道侯德榜，而且看样子双方还有很密切的联系，这个年轻人手究竟有多长啊，他的心中不断的画着问号！

“去年我交给了巴玉藻一笔钱，让他帮我搜罗一下留美的人才，这些都是未来的国家栋梁，有什么困难就接济一下，洋人看不起咱们，咱们只能自己帮自己。”张廷兰轻描淡写的解释了一下。

实际上他已经向这个基金之中投入了一百二十多万，是一个十足烧钱的项目，不过张廷兰也终于看到了一些回报。巴玉藻绝对称得起是一个天才，他在美国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接下来的时间，一面到工厂之中实践。把所学的知识运用起来，了解工厂运作的模式。

同时他还要联络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这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学子深刻的感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差距，也感到刻骨铭心的耻辱。美国此时的排华法案依旧存在，那些海外华人身上都有着一本血泪史。

在几十年前，他们被当做猪仔卖到了美洲，从事开矿山修铁路这样的劳动，就拿黑奴来说，他们还有生育的权力，而华工则完全没有。他们带着手铐脚镣，每天不停的劳动，绝大多数人都生生的累死。

侥幸活下来的华人也受到种种歧视，没有投票权，禁止拥有房产。禁止同白人结婚，禁止在政府任职。也不准同白人对簿公堂……

面对众多的限制。海外华人只能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头，艰难求存，这也是为什么海外华人愿意把毕生的积蓄都拿出来支持民党革命的原因，他们最清楚的知道强大的祖国意味着什么，为此他们不惜牺牲一切。

虽然巴玉藻这样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人还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深深的体会到了这种耻辱。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立志报国。

巴玉藻得到了张廷兰的资助之后，手中有了充足的资金，自然就成了留学生的中心，他们还专门成立一个留学生联合会。经过巴玉藻的一番劝说，这些人之中的大多数都愿意到东三省寻找机会，发挥自己的才华。

毕竟整个中国政府，只有奉天方面真正的关系他们，拿出大笔的资金帮助他们，而且这些人也看出了奉天方面的远见卓识。当初张廷兰就派给了巴玉藻几个精明的学徒工，让巴玉藻一边学习，一边交给他们一些知识，安排他们到工厂实习，准备日后充当助手。

经过几个月的锻炼，第一批学徒工已经回来了，全部进入了奉天兵工厂

之中，后续的学徒也陆续派过去了，也就是说在巴玉藻回国之后，就能有二十几个亲手调教的工人可供使用，一个小型的创业团队就形成了，能够极大的节约时间，同时大家也看出了奉天的诚意，要是不想着全心全意的支持他们，何必费这个力气啊。

其他的留学生甚至也都申请提供给他们一些学徒，也进行提前的培养，为日后回国做准备，除了从中国派人过去之外，巴玉藻这些留学生还积极的和海外华人联络，争取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华人青年回国效力。

相比留日学生，留美的这些学生知识水平更高，也更加懂得建设国家，他们的兴趣在于建设发展工业产业，填补中国的空白，至于那些留日学生没有这个能力，多数人只能加入革命党，将中国闹得天翻地覆，至于范旭东算是其中的特例。

张廷兰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资助留美学生的情况，范旭东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张厅长，您能这么安排，真是是国家之福啊，这些海外留学生都是大才，要是能给他们发挥的平台，绝对都能成就一番事业啊。"

张廷兰这么做也是有着自己的盘算，范旭东说的没错，留美学生的素质普遍很高，要是都能搜罗过来，对于奉天的发展绝对是一大助力。

两个人相谈甚欢，现在主要的麻烦都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具体落实，把制碱厂从图纸变成现实，范旭东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谈论差不多了，他主动去告辞，要去准备一份具体方案。

当然范旭东一半是急切，一半是主动避开，周学渊还等着要和张廷兰谈呢，他可不想凑这个热闹。

范旭东刚刚离开，在一旁的屋子之中，就站起了一个身影，正是老头子周学渊，他把张廷兰和范旭东的谈话都听了过去，平心而论，老头子也对张廷兰的能力感到了吃惊，这个年轻人居然早早的就在美国布局了，真是够厉害的。

不过周学渊心里头也有一股怒气，这个年轻人也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方法，引诱的自己女儿跑到了奉天，而且还住了小半年，受了不少的苦，这笔账当然要找张廷兰算，当然老头子已经选择性的遗忘了是周芯瑶主动过来的。之前张廷兰可是根本不认识她。

另外张廷兰刚刚故意提到了开滦煤矿，正好戳到了周家的痛处，周学渊也知道，一定是这个小子猜到了自己在一旁听着，因此故意说出来的，他心里头全都是怒火。

周学渊从旁边的屋子之中走了出来，张廷兰也注意打量着他，周学渊是前清两广总督周馥的第五子，中过进士，担任过山东大学堂的总监督。在军机处还干过，正当他仕途刚刚有些光明的时候，满清却完蛋了，周学渊也就赋闲在家。

相比他哥哥周学熙的长袖善舞，周学渊更喜欢。还和辜鸿铭组建了一个诗社，老头子四五十岁左右。保养的不错。满面红光，一身的书卷气，温文尔雅。

不过一见到张廷兰，他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不悦，张廷兰一看心里头也暗叫糟糕，这个未来的老岳父恐怕不好对付啊。

"周先生。久仰大名了，您能驾临奉天，实在是天大的喜事。"

"我哪来什么名头，有名的是我爹。是我哥，和我关系不大，你也不用给

我戴什么高帽，听不惯！”

周学渊不咸不淡的把张廷兰的客气话推了回来，一旁的宋仲义也看这个气氛不对，想说什么，可是又找不到什么能说的，索性就主动退出去了，有什么话还是他们直说吧。

宋仲义走了之后，就剩下周学渊和张廷兰两个人，周学渊其实也在不住的打量张廷兰，说起来这个年轻人不到二十，模样清秀，而且眉宇之间还透着一股杀气，这种气势可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长期执掌大权，甚至在战场上拼杀，才能培养出来的。

经过一番了解，周学渊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平定了辽南的叛乱，又在吉奉交战之时，立下过大功，年纪轻轻就高居旅长之位，甚至张作霖的亲儿子都比不了，足见他的能力极强。

而且通过刚才的谈话，周学渊也知道对方还懂经济建设，而且堪称深谋远虑，别说是年轻一辈的人，就连北洋的那些大人物也未必有这种本事。

从各方面衡量要是能把女儿嫁给他，也算是不错，只是老头子先入为主，对张廷兰还有一丝的不满，因此说话也不是那么客气。

“张厅长，我来奉天的意思相比你也知道，小女顽皮，在奉天的医院待了一段时间，现在也要回家成亲了，老夫特意过来把她带走！”

“周先生，按理说这是你的家事，我不该管，可是有点不凑巧，我刚刚聘请了周芯瑶医生担任帅府的健康顾问，而且她又是奉天临时医护培训中心的教员，有了自己的事业，您让她把一切都舍弃了，未免有些不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自己的女儿，就应该听我的，一个女孩家能抛头露面干这些事情么，准是有些小人想要挂羊头卖狗肉，有什么鬼心思，老夫可不能眼看着小女被奸狡之徒欺骗了！”

老头子又是小人，又是奸狡之徒，一个帽子比一个大，不过张廷兰也早就有了足够的准备，不管怎么说，脸上都是淡淡的笑容，一点都不变。

“周老，俗话说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您何必当棒打鸳鸯的王母娘娘呢？”

周学渊一听这话，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这小子简直胆大包天，想娶自己的女儿，不好好央求自己，反倒指责起来了，简直太猖狂了。

“岂有此理！，张廷兰，我告诉你就冲着你对周家的不尊重，就别想娶周家的姑娘，绝对没门，从我这里说，就不答应！”

“周老先生，您这是哪里的话，我怎么敢不尊重周家啊，这个罪过太大了，我可担不起啊！”

“哼，花言巧语，我问你刚才为什么故意提起开滦煤矿的事情，你是想嘲笑周家无能，还是想骂我们卖国，你还敢说尊重周家么？”

“周老，原来说的是这个事情啊，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开滦煤矿的问题是满清和北洋无能，和你们周家没有关系。”

“怎么能没有关系，周家人给满清当过官，又给袁世凯干过活，有些骂名是肯定了。”

“周老，您要是真这么在乎开滦煤矿的事情，我略施一计，把开滦煤矿从英国人手中抢回来，重新交到周家的手上，让你们负责管理！”

“你有这个本事么？”周学渊满脸都是疑问，这个毛头小子也太猖狂了吧，现在霸占开滦煤矿的可是堂堂日不落帝国，想从他们手中抢肉那不是找

死么？

“不要拿老夫当三岁孩子，年轻人也不要不知天高地厚，随便说大话。”

“周老，要不咱们打一个赌怎么样？要是我做不到，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如果我做到了，您是不是该有什么表示啊？”张廷兰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第二百六十六章谋取金矿

开滦煤矿在1932年产量达到了五百多万吨，目前的产量也有二百万吨左右，是不折不扣的摇钱树，英国人是绝对不可能放弃的，就算是北洋政府也毫无办法，因此张廷兰说出能拿回开滦煤矿，周学渊只当他是在吹牛。

可是张廷兰又是一脸的郑重，仿佛信心十足一般，周学渊也不由得在心中思量起来，如果这个年轻人真有办法拿回开滦煤矿，至少证明他的能力超乎想象或许也真是不错的人选。

“张厅长，空口说白话可不行，你有办法快速拿回开滦煤矿么？”

“那么大一个煤矿，哪能一下子就夺回来了，必须要徐徐图之才行。”

“难道要等十年八年么？”

“那倒不用，三年之内差不多，最多不会超过五年。”

为了唬住周学渊，张廷兰不介意当一回神棍，笑着说道：“要想拿回开滦煤矿，就要让煤矿看起来没有那么赚钱，变成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这样英国人就会主动放弃了。”

“说得轻松，谁都知道煤矿赚钱，英国人又善于经营，怎么可能赔钱呢！”

“这还不轻松么，开采别处的煤矿，增加供给，把煤炭的价格打压下去，他们赚的钱就少了，另外还能鼓动工人罢工，让他们没法正常开工，只要坚持下去，英国人肯定承受不住。”

周学渊听着这话似乎也有道理，可是他又没法完全相信张廷兰的话，忍不住说道：“煤矿又不是遍地都是，而且鼓动工人罢工，也要安置他们，给他们找工作。安排吃饭，不然谁会听你的啊。”

“这对我来说都不是困难啊，吉林就有煤矿，而且是大型的，质量丝毫不比开滦煤矿差，我正准备开发，也需要大量的煤矿工人。只要鼓动开滦煤矿的工人罢工，让他们到吉林去工作，工人就有了着落，另外吉林开采出来煤。贩卖到京津，就能用来压低价格，简直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啊！”

张廷兰早就琢磨着开发吉林的资源了，但是不管干什么，都要有工人才行。要是周家能帮着挖开滦煤矿的墙角，弄到一批优秀的工人。他可就省去了老大的麻烦了。

周学渊显然对生意上的事情还不太清楚。没有看透张廷兰的鬼心思，反倒是一门心思放在了收回开滦煤矿上面，思量一下说道：“这事情似乎不错，不过还是派专人找我四哥谈谈吧，我也做不了主。”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过去。暂时就先挖二百名工人，然后再继续扩大。”

张廷兰心里暗暗盘算，只要这批工人到位，再从美国购买一批采煤的设备。就能开发鸡西煤矿了，鸡西煤矿储量超过六十亿吨，而且煤种齐全，开采价值甚至在开滦煤矿之上，只要发展起来，张廷兰手上就又有了一个财政支柱。

成功忽悠了周学渊，张廷兰顿时轻松了不少，急忙安排搬家的事宜，赶快整顿吉林的局面才是最关键的。

等到收拾的差不多了，张廷兰命令大军直接向吉林开去，他为了赶时间，选择了乘坐列车。此时又到了十一月份，东北大地开始落雪了，飘飘洒

洒的，地上落了薄薄的一层，气温也在迅速的下降，一张口吐出一道白气，随即就被西北风吹散了。

“芯瑶，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这两句你听过吧？”

“小孩子都知道的玩意，还拿来考我啊！”

“我这可不是卖弄学问，我是说咱们北方的胡儿要过不去这个冬天了。”

张廷兰所说的胡儿自然指的是沙皇俄国，就在过去的夏天之中，沙俄在东线再度遭到了惨败，一百多万灰色牲口死在了战场上，这个冬天对沙皇来说，恐怕是分外的严寒了。

转过年来就是二月革命，等到明年这个时候，就是十月革命，庞大的沙皇俄国就会彻底分崩离析，究竟能吃到多少的好处，张廷兰的脑袋也忍不住的飞快转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周芯瑶看着张廷兰陷入了沉思之中，她也静静的坐在一旁，凝视着，思考之中的男人仿佛是迷人的艺术品，百看不厌！

很快他们的列车就到了长春，然后张廷兰又赶到了吉林，老爹张作相这段时间一直在吉林坐镇，负责剿灭土匪，整顿地方治安，而且还要督促秋收工作，忙的不亦乐乎，现在张廷兰赶了过来，他也能松口气了。

“臭小子，你舍得来吉林帮着我了，我还以为你是乐不思蜀了呢！”

“瞧您说的，我不是想着给您找个儿媳妇么，要不然早就过来了！”

“好啊好啊，也该成家立业了，要是再晚两年，我都不一定能抱动孙子了。”

张廷兰心里头清清楚楚，老爹这纯粹是装蒜，家里头还有刚断奶的弟弟妹妹呢，老爹龙马精神，至于抱不动孙子么！不过张廷兰也注意到了张作相的鬓角的确有了白发，显然这段时间压力不小。

“爹，您老有什么烦心事么，儿子帮您想想办法。”

张作相叹了口气说道：“还不是地方治安的事情，我现在手里头只有大半个师的兵力，对付土匪都有些吃力，偏偏中东路沿线还要大量的俄国驻军和侨民，这帮俄国人横行无忌，简直比日本人还猖獗，究竟该怎么应对，你有什么主意没有？”

“有，当然有了！”张廷兰笑着说道：“一路上我就想好了，面对这帮俄国人，绝对不能放纵他们。在欧洲俄国士兵被叫做灰色牲口，他们都是一群进化不彻底的家伙，身上都带着野性，对付他们，必须挥动鞭子，绝对不能客气。”

“拙言，你可别蛮干啊。在奉天和日本斗了那么多次，虽然有惊无险，但是那是没有办法，现在奉军也有了家底，就要稳扎稳打，可不能随便折腾。”

张廷兰脸上也露出了笑意，急忙说道：“您老放心吧，我有足够的办法教训这帮俄国人，让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要感谢咱们。”

“打他们。他们还能感谢咱们，这不是贱骨头么？”

“没错，他们就是贱骨头！”

爷俩正在说话之间，突然省长郭宗熙前来求见，一看张廷兰也到了奉天。郭宗熙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有了张廷兰在这里。什么麻烦都好办了。

“辅帅。拙言，夹皮沟金矿出事了，俄国淘金客把中国工人给打了，双方发生冲突，俄国人打起仗来，十分凶残。咱们这边有十五个工人被打死了。结果所有工人都被激怒了，他们想要凭着人数优势，和俄国人拼命，负责管

理金矿的军警担心酿成中俄冲突。就在极力的压制，不过也要压不住了，我过来就是想讨个办法啊。”

其实说起来吉林的局面比奉天要糟糕多了，首先吉林这里地广人稀，政府力量弱小，另外自从一战之后，俄国就纷乱不已，不少难民和商人都跑到了吉林和黑龙江，这帮家伙三教九流，什么玩意都有，偏偏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敢得罪他们，这帮人就把地方点彻底扰乱了，成为治安顽疾。

夹皮沟的金矿更是如此，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聚集到金矿附近，做着一夜发财的迷梦，和原来的中国工人之间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管理金矿的军警统统撤职，一个不能留！”张廷兰看完了报告之后，顿时拍案而起，破口大骂：“都是一帮混蛋，窝囊废，他们的使命是保护金矿，保护工人。结果俄国人欺负到了头上，他们不知道出头，反过来恐吓咱们的工人，这不是吃里扒外是什么，金矿交给这么一帮废物，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拙言，别光知道喊打喊杀的，你又不是三岁的孩子，现在郭省长是让你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究竟该怎么办，要不要对俄国人动手，一旦惹恼了中东路沿线的俄国驻军，霍尔瓦特那个大胡子会有什么反应，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张作相语气之中略带责怪，张廷兰笑着说道：“霍尔瓦特那边，我去应付，保管让他没有办法反对。另外再调动一个团的军队赶过去，把夹皮沟金矿全都给我控制住，从现在开始，这个金矿就完全属于吉林政府了，在我们重建管理体制之前，谁也不准开采，违令者就地枪毙！”

张廷兰早就对金矿摩拳擦掌了，现在刚到吉林，就出了这种事情，既是一个麻烦，也是一个机会，张廷兰绝对不会放过。

“拙言，霍尔瓦特是个十足狡猾的家伙，别看他和咱们有走私的往来，但是一旦中**队对俄国人下手，就会惹恼俄国政府，咱们以往的情分可没有什么用处啊，想要让霍尔瓦特就范，绝非易事！”

“爹，您就放心吧，我手里头攥着霍尔瓦特的把柄，而且那家伙贪得无厌，我只要答应和他共同开发金矿，他就会主动帮忙的。”

张作相一听张廷兰竟然准备和霍尔瓦特合作，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那金矿可都是咱们的，白白送给霍尔瓦特，拙言，你舍得么？”

“当然舍不得了，这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张廷兰笑道：“名义上我答应给他分红，但是产出的黄金都要放到奉天银行的账户上，他一分钱都取不走。而且只要等过了一段时间，这笔钱就永远不用给他了！”

说到这里，张廷兰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这就是一个穿越者的优势所在，还有几个月，沙俄的生命就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霍尔瓦特这个总司令会瞬间变得一钱不值，现在给他多少利润，注定了都是一个账面的数字而已，永远无法落实。

商量妥当之后，张作相就下令大军出动，将夹皮沟金矿全都看管起来，执行严格的军管措施，那些俄国淘金客暂时不要打杀，但是要牢牢控制起来。

至于张廷兰则是直接赶到了哈尔滨，面见中东路护路司令霍尔瓦特，在充满了俄国风情的司令官邸里面，张廷兰再度见到了霍尔瓦特。

“大胡子，我们又见面了，你一向可好啊？”

“很不好，张，你在给找找麻烦啊，已经有俄国侨民向我申诉了，你们肆无忌惮的侵犯俄国商人的利益，把他们扣押起来，就像猪仔一样，我们虽然有着不错的友情，但是有些事情我没法帮你的，这关系到了帝国的颜面，我不得不采取行动。”

“老朋友，你要是想采取行动，我也不会客气，你有上万的护路军，我有一个师的奉军，你能拿着俄国压我，我也能把你的罪证送到彼得格勒，你难道想看到这种鱼死网破的结果么？”

第二百六十七章杀良冒功

张廷兰一见面就摆出了一副拼命的架势，反倒让霍尔瓦特有些不知所措，他看不起奉军的战斗力，但是他可不愿意割舍同张廷兰的合作，庞大的走私利润是爱财如命的霍尔瓦特无法割舍的。

权衡了半晌，霍尔瓦特突然笑道：“张，你是聪明人，这么做只会两败俱伤，没有任何的好处，我相信你不会为了几个老百姓就发疯的。”

“错了，我的确会发疯，你们在中国的领土上，打着保护侨民的口号，就可以动用武力。我在中国的土地上，保护中国人的利益，难道还不能动用武力么，这简直就是笑话！”

“这……”霍尔瓦特一下子就被问住了，他总不至于当着张廷兰的面，说中国人下贱，俄国人高贵吧，虽然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过了半晌，霍尔瓦特开勉强说道：“张，你今天是来向我宣战的么？”

“当然不是了。”张廷兰突然笑着说道：“我是和你商量合作，共同分享金矿的利益，你只要点头，就有滚滚的金沙装到你的口袋里头。”

霍尔瓦特这个家伙最为贪婪不过，对黄金更是痴迷到了极点，一听张廷兰共同分享金矿的提议，他眼前一亮。

“张，你想用金矿买通我么，必须承认黄金是令人迷醉的东西，但是要是为了这个，就放弃保护俄国侨民，甚至让俄国的荣耀蒙羞，我就会下台的。”

“大胡子，你觉得我要是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会来找你么！”张廷兰笑着说道：“只要你同意合作，什么麻烦都不会有，俄国政府根本不会找你的麻烦。还会嘉奖你。”

霍尔瓦特这下子彻底被打动了，要是没有什么风险，还能捞到惊人的好处，只有傻瓜才拒绝呢。

“张，你要是早点这么说，咱们也不用发生误会啊。有什么计划就和我说说吧。”

张廷兰笑着和霍尔瓦特对面而坐，早有俄国的侍女送来了咖啡，不过霍尔瓦特的杯子里面还是伏特加。张廷兰扫了一眼这个俄国侍女，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十分高挑。脸上还带着青涩，最吸引人的就是身材，前胸波涛汹涌，臀部挺翘浑圆，纤秀的蛮腰盈盈一握。两条腿修长挺秀，简直就是一个妖精。

“大胡子。你年纪已经不小了。还有力气放纵么？”

“看看也好啊。”霍尔瓦特笑着说道：“最近国内有不少年轻的姑娘想要到外面讨生活，我想来有收集美好事物的习惯，张只要咱们合作愉快，我完全可以送你几个。”

张廷兰不动声色的笑了笑，显然他的心思不在这些毛妹身上，而是从这个侧面盘算了一下俄国的情况。大批的俄国少女甚至到了出卖色相的地步，这个国家的确让人失望到了极点。

“咱们还是先谈谈金矿吧，夹皮沟金矿足足有五十公里左右的矿脉，里面埋藏了大量的黄金。在满清的时候，一年能开采六万两黄金，在中国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大金矿。我已经派遣了专家考察了一下，如果引入机械化的开采模式，一年产出的黄金可以达到两吨左右。”

听着张廷兰介绍黄金的产量，霍尔瓦特就感到一阵血脉膨胀，呼吸急

促，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由不得他不动心啊。

“张，你准备怎么合作？”霍尔瓦特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显得十分贪婪。

“当然是一人一半，我做事情向来和讲究公道的，不会亏待朋友。”

一半就是一吨黄金啊，一年就能坐享一吨黄金！霍尔瓦特只觉得仿佛有一个一吨重的金饼子砸中了他的脑袋，让他整个人都晕乎乎的，这金子比起伏特加更有魅力，也更让人迷醉。

“张，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会竭尽全力配合你！”

“很简单，我需要采矿的设备，最好再给我找点专业的工人。我听说远东地区就有不少金矿，里面也有二手的淘金船等设备，给我运过来三五套，你放心，弄这些机器的钱我会出的。”

“这事情恐怕有点难度，国内对于黄金的控制十分严密，采金设备也不会轻易的出口的，我恐怕做不到。”

“不是还有我呢。”张廷兰笑道：“我会活动一下，联系那些产金量很小的矿场，让他们主动把机器报废掉，然后你再以购买废铁的名义，把机器运过来，这样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霍尔瓦特一听这个方案，心里头不住的点头，虽然这么干毫无疑问就是俄国的蛀虫，损害了沙皇政府的利益，不过一想到每年一吨黄金，霍尔瓦特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好，我完全同意，咱们要配合起来，尽快把开采设备运过来。”霍尔瓦特已经露胳膊挽袖子，准备大干一场了。

“大胡子，现在问题就剩下了一个，就是那些俄国淘金客，要知道他们弄走的黄金之中，可有一半是属于你的，该怎么处理，你看着办吧！”

张廷兰把皮球又踢给了霍尔瓦特，这的确是一个麻烦事，在一分钟之前，这些人还是霍尔瓦特要保护的俄国商人，结果现在就变成了和他抢夺利益的对手，老家伙也不由得为难了。

“张，你觉得把他们招收到我们的手下怎么样，开采金矿总需要人手。”

“你是想让他们知道俄国的废铁转眼变成淘金设备的秘密么？”

张廷兰一句话就问住了霍尔瓦特，他和张廷兰合作，挖俄国的墙角，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而且以霍尔瓦特的贪婪，也不愿意让别人分享好处，如果不是张廷兰手中握着他的把柄，另外开发金矿也离不开张廷兰的帮忙，他甚至想要独吞金矿。

“张，你一向最有办法了，说说你的锦囊妙计吧。”

“谈不上什么好主意，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他们都杀了，这样就一了百了。”

“不行！”霍尔瓦特像是被踩到了尾巴一样，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急忙摆手说道：“张，在金矿足有上百的俄国人，他们和国内也有联系，如果都死在了中国，国内肯定会调查的，如果查出了真相，我们两个都完了。”

从鸦片战争以来，洋人的命都十分金贵，日本人在奉天两次稀里糊涂的死了好几百人，差点让日本对中国开战，如果吉林也出现了这种情况，沙俄政府也绝对会喊打喊杀的。

“大胡子，杀俄国商民，会引来俄国政府的愤怒，但是杀一些反对沙皇的人，俄国政府还会有不满吗？”

霍尔瓦特的脑筋也不慢，很快就清楚了张廷兰的想法，他试探的说道："你的意思是把他们当成政治犯，然后杀掉么？"

"政治犯，加上武装分子，阴谋以吉林为基地，反对沙皇陛下，这种事情不是已经出了一次吗？他们还去劫了日本人的火车，猖狂到了极点，现在俄国国内反对派大肆的活动，如果你能杀掉一些人，不只没有麻烦，俄国政府说不定还会嘉奖你呢！"

这就是张廷兰所谓的两全其美的办法，假手霍尔瓦特，将金矿的俄国人干掉，然后在假意和霍尔瓦特合作，弄到急需的机器，将金矿开采出来，等到几个月之后，俄国政府完蛋，张廷兰就来一个吃干抹净，霍尔瓦特连一点毛都捞不着。

当然张廷兰的恶毒心思是不会让霍尔瓦特知道的，而且霍尔瓦特也不会相信几个月之后，沙皇就会完蛋的。他心里头不断的权衡张廷兰的提议，这种做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其实就是俄国版的杀良冒功，在镇压俄国农民起义的时候，沙皇的军队也没少干这种事情，霍尔瓦特也是轻车熟路。

"张，你能保证不会走漏消息么？"

"当然能保证了，实际上从俄国逃到东北的侨民之中，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政治原因，才会跑出来的，我会帮着你拿到真凭实据，足够堵住俄国政府的嘴，甚至会帮着你申请沙皇的勋章，一切只需要你点点头，名利就全都到手了，该怎么选择，就看你的了！"

霍尔瓦特突然深吸了一口气，耸了耸肩，笑着说道："张，你说我还能拒绝么？我建议为了咱们的合作，一起干一杯！"

说话之间，霍尔瓦特又喊过来两个侍女，和刚开始的那个并不相同，不过身材依旧惹火，给两个人斟满了浓烈的伏特加，张廷兰和霍尔瓦特都喝了满满的一杯酒，一项交易就达成了。

张廷兰摆平了霍尔瓦特，夹皮沟那边就可以动手了，张作相为了保险起见，让孙安虎亲自带队过去，整整一个团的人马，将矿区全都封死了，里面的俄国人都被抓到了一个山谷之中，四周都是士兵，荷枪实弹的盯着他们。

这帮俄国人从来没有想过这么一天，除非中国人疯了，不然他们敢对沙皇陛下的子民动手么，这些年来，只有义和团这么干过！

俄国政府不会不管他们的，伟大的霍尔瓦特总督已经会出手干预的，随时都会有俄**队，向潮水一般涌来，就在他们满心期盼的时候，终于那些中国士兵有了动作，他们冲进了山谷，清脆的枪声随即响了起来……

第二百六十八章冰上商机

山谷之中枪声不绝于耳，每一声都意味着一个俄国淘金客被击毙，在山谷外面，也聚集了数百中国工人，他们全都神情肃穆的站在这里，有几个人手中还拖着灵牌，眼泪不住的滚落下来。

一直以来围绕着金矿，华工和俄国人的冲突不断，就在今年一年之中，就先后有二十几个工人惨死，最多的一次是十五个人，面对横行无忌的俄国人，中国工人的怒火已经积蓄到了极点。

而如今这帮作恶多端的俄国人全被在山谷之中，像是羔羊一般，不断的被屠杀干净，一点不留，这些平时老实巴交的工人没有任何的同情，只有怨恨，这帮畜生早就应该死了。

清脆的枪声越来越急促，隐隐的还有凄惨的叫声，撕心裂肺，这些工人都忍不住把拳头攥得紧紧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中**队竟然有这样的魄力，可以为他们做主，根本不会担心俄国人的报复。

这简直颠覆了他们一贯以来的所有印象，仿佛一瞬间就变了天一般，所有人的心中都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震动，渐渐的枪声停止了，从山谷之中，两百多位奉军士兵陆续走了出来，他们的身上还带着血腥和硝烟的味道。

士兵默默走了出来，工人们排着队走进了山谷，他们还要去把那些俄国人的尸体整理好，然后全都焚烧掉。进入山谷的工人只见到满地都是尸体，密密匝匝，横七竖八，有的人脑袋被打成了烂西瓜，有的人胸口有着巨大的血洞，可以清楚的看到内脏。地上一滩滩的都是血迹，浓稠的腥气刺激着每个人的鼻孔。

绝大多数工人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不少人都忍不住干呕起来，就算没有呕吐的，也都脸色惨白，手足无措。

那些捧着灵牌的工人和其他人还不相同，这些死尸里面就有人杀了他们的亲人的畜生，血海深仇让他们忘记了恐惧，不断的翻找着一具具的尸体，将罪魁祸首找出来。

眼看着昔日嚣张无比的杀人犯。变成了一具具冰凉梆硬的尸体，他们都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胸中淤积的愤懑仿佛都要随着眼泪流出来一般，在天上的亲人此刻想必终于能够瞑目了。

久久之后，这些工人都从震撼之中恢复过来。也收起了悲痛，他们默默的把一百多具俄国人的尸体堆在了一处。然后泼上煤油。随即点燃，烈焰飞腾，转眼之间大火就把这些肮脏的尸体全都吞噬了，连同他们一起被烧掉的还有一个时代，俄国人别想在这块土地上横行无忌了，他们遇到了全新的对手。

经历了此事之后。所有工人的状态大为改变，他们终于挺直了胸膛，终于对政府有了一丝的归属感，军队不再是以往那样只知道剥夺欺诈他们。还会给他们提供保护，帮助他们对付那些最凶恶的敌人。

趁着这个好机会，奉军在工人之中选出了一百个年轻力壮的工人，让他们组成民兵护矿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巡视守护这片地方，从今后不管是土匪山贼，还是俄国老毛子，只要没有准许，敢踏入这片土地，就要受到惩罚。

当然现有的工人还远远不够，奉军又从关内的移民之中抽掉了五千人，充实到了金矿之中，加上原有的人手，总计超过了六千人，在这些人之中，

一共选出了五百个民兵，全都要接受军事训练，配属枪支。

这些民兵平时负责巡逻，打击偷窃活动，遇到了战时，他们也是优先被动员的一批人，不只金矿如此，其中的矿山也都在组建护矿队，给予武器装备。

张廷兰推行这种策略，也是有着自己的算盘，目前他和霍尔瓦特是合作的关系，但是转过年之后，他们的合作就会结束，双方就变成了敌人，还是针锋相对的冤家。

从彼得沙皇开始，俄国人就一直谋求得到不冻港，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俄国人获得地中海入海口的努力失败，俄国人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双头鹰把爪子伸向了中国东北，拿到了旅顺港，这个远东数一数二的军港。

随即在日俄战争之中，俄国人丢掉了南满，旅顺港也失去了，他们只剩下了中东路，但是俄国人对于东北的野心一刻都没有停止，在历史上，雅尔塔会议之中，大胡子对旅顺还是念念不忘。

对于奉军来说，中东路志在必得，而俄国人又必然不会轻易放手，双方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势必有翻脸动手的时候。张廷兰已经盘算过了，凭借着警备师的力量，去对抗俄国人的铁路守备队还有难度，更别说快速消灭他们了。

因此扩充军力，做好战斗准备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不过此时奉军财力有限，而且还要考虑张作霖和北洋政府的态度，吉林方面肯定不能肆意扩军。

想来想去，就只得变化一个策略，以民兵，护矿队，警察，武警的名义，增加武装力量。

张廷兰已经制定了一个规划，工人要武装起来，关外的移民也要大量的组建民兵，接受军事化训练，当然张廷兰也必须给自己的行动找一个好点的借口，他打出的旗号就是武装移民！

吉林土匪横行，要想让移民能站住脚跟，必须要进行武装，让他们有一定的自保能力，而且张廷兰还向张作霖提出要求，希望组建边防警察，负责巡视中俄边境。

这些也是正常的举措，张作霖也没有反对，只是要求边防警察必须统一组建，奉天和黑龙江也要统一配置，还要统一协调指挥。

得到张作霖的许可之后，整个扩充武力的行动就展开了，吉林全省都忙碌不已。

“拙言，武装民兵我不反对，只是咱们的武器数量远远不够，就连单打一都装备不齐，你总不能让这些民兵扛着红缨枪上战场吧？”

“爹，您老放心吧，武器很快就有了，我已经得到了准备情报，俄国这个冬天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大量的人口冻饿而死，他们迫切需要大量的粮食，偏偏今年东三省粮食丰收，咱们就有了一张王牌。”

“你想用粮食换武器么？”张作相的眼前也是一亮，儿子向来有主意，如果真能做到这一步，也的确不错，奉军已经大量的使用俄制装备，能多换一点，那可是求之不得。

“爹，我想过了，咱们不只要换水连珠步枪，大口径重炮之类的主要装备，还要换一些淘汰的老旧装备，用来武装民兵。就拿今年来说，俄国人损失了上百万的兵力，和他们对战的奥匈帝国也损失了上百万人，俄国手中有大量的奥匈帝国武器，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废铁一堆，俄国人也没有什么用

处，只要能买通俄国内部的官员，疏通环节，咱们就用武器换粮食。”

张廷兰说到这里，兴奋的站了起来，说道：“换这些东西，我们也不用一条一条的算钱，而是按照分量算钱，一百斤粮食换十斤步枪，甚至是二十斤步枪，我就不信那些饿疯了的俄国人会拒绝，到时候想要多少武器，不都是源源不断么！”

张廷兰说到这里，甚至不由得想起了后世苏联解体的时候，那时候的俄国就是一艘载满了军火的漏船，一样有人用废铁的价钱买来了大量的军火，现在这一幕要提前几十年上演了。

张作相也没有想到竟然可以这么弄军火，他都被张廷兰描述的情况弄到心神激荡，一百斤大洋也不过是三两个大洋而已，而十斤就差不多是两支步枪的分量，里面就算有一支完好的步枪，都是十倍，甚至是几十倍的暴利。

奥匈帝国的军队不怎么样，是十足的窝囊废，但是奥匈帝国的军工产业却不弱，尤其是步枪大炮之类的装备，质量和德国人不相上下，要是能大量的弄到他们的武器装备，对于奉军来说，绝对是战斗力的巨大提升。

就算是日后奉军主力不装备这玩意，也能甩给其他的军阀，一杆二手的步枪，在西北也能卖到一两百个大洋，稍微算算，这就是一块十足的肥肉，而且还是肥的流油。

爷俩商量到了这里，脸上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当然要想这个疯狂的走私兑换，走中东路都不在安全了，最稳妥的办法就是等着黑龙江彻底结冰，然后通过冰面双方互相交易。

就在他们期盼之时，第一批的淘金设备已经运到了哈尔滨，三艘淘金船走的是黑龙江，其余设备走的是铁路，此时黑龙江的江面上不时有大块的冰排漂过，眼看着封冻的时间就不远了。

淘金设备到来之后，夹皮沟金矿终于热闹起来，工人抓紧时间，在彻底封冻之前，尽可能的熟悉设备，等到明年开春之后，在大干一场，这些工人现在心气也顺了，工作起来十分主动，他们抓紧最后的时间，已经开采出来上千两黄金了。

张廷兰得到了汇报之后，十分满意，而他随后也到了抚远县，隔着黑龙江，对面就是伯力，酝酿已久的冰上商路终于要正式开始了。

第二百六十九章滚滚而来

伯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点的东安，原本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但是沙俄在1860年通过北京条约，强行霸占了乌苏里江东安的四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伯力也就落到了俄国的手中，并且改成了哈巴罗夫斯克。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这里很快成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重要的节点，同时兼具河港的作用，经贸也十分发达，成为了俄国远东地区的首府。

站在中国一边，遥望着雾气笼罩的伯力，张廷兰的心里头感到了一阵刀割一般的疼痛，中国的一颗明珠，就这么落在俄国人的手中，实在是国家之耻，民族之耻！

“张先生，你现在不会在想着把伯力也搬回来吧？”熊梦远在一旁笑着说道：“那样可就太好了，多美的地方，怎么能留给俄国人糟蹋啊！”

“土地当然搬不回来，不过我们却可以抢过来。”张廷兰眼中显出一丝坚定的神色，拳头已经攥了起来。

“没错，就凭现在俄国的腐朽荒唐，他们肯定撑不了多久，只要咱们发展起来，就还有机会，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早晚大势会转到咱们一边！”

陈启铭也愤愤的说道，他和熊梦远本来是负责吉林的兵工厂的，不过机器设备缺口很大，生产工作也不顺利，早就盼着冰上的通道开辟了，只有这样俄国远东的军火和机器设备，以及奉军需要的一切东西才能源源不断的运过来，快速充实到工厂之中。

不过真正到了这里，他们反倒不想着那些机器了，而是走到了江边，脚下就是几米后的冰层。如果踏过这里，就能到达伯力，两地如此之近，偏偏又咫尺天涯，那种痛苦是难以说出来的，就好像百爪挠心一般。

“先不要想那么多，盯好了眼前的交易，别让俄国人真拿一些破铜烂铁骗咱们，至于别的事情，以后再说！”

张廷兰已经发现对面出现了一只雪橇队。俄国人已经过来交易了，自己这边也要做好准备才是。这次是冰上运输线的第一次，不管是张廷兰，还是俄国方面都十分重视，远东总督甚至亲自过问。在俄国内部的走私大网也全力运作起来，确保把东北最需要的东西。远东最有价值的东西弄过来。

而且冰上运输线的开辟。意味着张廷兰直接和俄国内部的权贵进行交易，可以撇开霍尔瓦特，避开中东路。除此之外，还能避开弗雷德那个犹太佬，虽然他们之间合作的已经很默契了，但是张廷兰也不会完全信任他们。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可以说这是一场煞费苦心的交易，早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了筹备，现在终于正式来开了大幕。张廷兰都不免有些紧张。在场的军人和技术人员，还有搬运工全都做好了准备。

俄国人终于赶了过来，双方搭上了话，沙俄那边负责的是一个叫克雷奇科夫的上校，这家伙的块头不比霍尔瓦特小，活像一头大狗熊一般，晃晃悠悠的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中国人，我们把东西都运了过来，咱们的交易开始吧！”

“别忙，中国人向来是热情好客的，这么冷的天气，又是大晚上的，大家都辛苦了，喝杯酒吧！”

一听到酒这个字，克雷奇科夫眼睛里头就冒光了，作为一个俄**人，就没有不好酒的，尤其是这段时间以来，俄国的越来越困难，补给严重不足，想要喝酒只能到黑市上淘换，弄一些勾兑出来的劣质货，克雷奇科夫这个大狗熊，天天承受着酒虫的折磨，因此听到有酒喝，就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

张廷兰把他带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火炉旁，上面放着热水锅，锅里面除了煮沸的热水之外，还有几个酒瓶子。克雷奇科夫顿时就是眼前一亮，光是看瓶子，就足以证明这是十足的好酒。

没等张廷兰动手，他直接伸出了毛茸茸的大爪子，拿起了一瓶伏特加，拔掉了瓶塞，一股浓郁的酒香就飘了出来。克雷奇科夫光是闻了闻酒味，就仿佛要醉了一般，他张开了大嘴，疯狂的往里面倒酒，转眼之间小半瓶已经进入了他的肚子。

这种喝酒的方式让张廷兰他们一个个都瞠目结舌，这可是烈性的伏特加，不是可乐啊，哪有这么喝的啊，克雷奇科夫丝毫不管别人怎么看，又接连灌了两口，一张嘴打了一个响亮的酒嗝，脸上也显出迷离的神色。

“好酒，真是好酒，太痛快了！”

张廷兰也在一旁暗笑，正所谓投其所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张廷兰笑着说道：“上校先生，我还准备了一些烧酒，让您的士兵也都喝两口，暖暖身子，咱们马上就进行交易！”

“没问题！”有了美酒开路，克雷奇科夫的脾气出奇的好，张廷兰让手下人给每辆雪橇都送去了一瓶烧酒，这帮俄国人彻底原形毕露，互相之间甚至争抢了起来。

等到他们享受了美酒之后，双方的交易也开始了，这次克雷奇科夫运过来的主要是步枪，全都是八成新左右的莫辛纳干步枪，这种枪已经是奉军的主力装备了，他一共运来了三千杆。

按照双方的约定，交易方式主要是以物易物，张廷兰他们准备了大量的粮食，酒，棉衣，马靴之类的东西，全都是俄国最急需的。

俄国人将步枪搬了过来，奉军把粮食交给他们，克雷奇科夫虽然被酒精弄得迷迷糊糊，但是还是十分尽职尽责，仔细检查了一下粮食，还亲自打开了一罐肉罐头，他看过之后，十分满意，对张廷兰竖起了大拇指。

“中国人，你们很诚实，商品的质量我很满意，比起那些没有一丝良心的黑市商人，强太多了，我会向总督汇报，我们之间应该更多这种直接的交易，让那些商人都去死吧！”

张廷兰心里头也一阵冷笑，这个俄国大块头恐怕还不清楚，那些俄国黑市的劣质商品也多是从张廷兰手中流出去的。

当然张廷兰也乐于给他们营造这样的印象，因此笑着说道：“你们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军人之间讲究的就是实实在在，没有半点虚的，东西就要货真价实！”

听着张廷兰的话，一旁的熊梦远和陈启铭甚至都要笑了出来，这位的脸皮觉得够厚了，居然能说出货真价实的话来。俄国人的八成新的步枪价格被压到了三十个大洋的程度，至于粮食价格则是在东三省的市价基础上提了三倍，酒的价格更是提了五倍之多，至于皮衣之类的，价格就更高了。

如果这个都能算是货真价实，那么黑市商人真不知道要赚多少了倍了。

“为了奖励你们的诚意，我想让你们看点新东西。”

克雷奇科夫这个家伙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他让几辆雪橇赶了过来，然后从上面搬下了一个木头箱子，然后打开了。

“中国人，你们对这种武器感兴趣么？”

张廷兰闪目一看，只见里面放着一个炮管一样的东西，不过比起大炮要小巧了很多，张廷兰的脑袋里头迅速一闪念，他就知道这是什么，应该就是迫击炮了。

克雷奇科夫轻车熟路的将这门迫击炮从箱子里头拿了出来，组装起来，摆在了张廷兰的面前，他笑着说道：“这是九十一毫米的掷弹迫击炮，全重只有四十八公斤，能发射三点三公斤的弹丸，最大射程在五百米，是一款相当不错的武器，在欧洲战场上已经得到了验证，很多德国佬都是死在了这种武器的手上！”

大狗熊不断的吹嘘自己的东西，张廷兰当然不会被他忽悠了，迫击炮的确是一种很有用的武器，而且价格低廉，制造简便，灵巧轻便。张廷兰也早有打算，奉军也要大量的生产，不过偏偏张廷兰对武器了解不多，也不知道具体的尺寸，没法马上让兵工厂制造出成品，必须让他们慢慢摸索才行。

这是现在有了成品之后，似乎就变得容易很多了，因此张廷兰对这些迫击炮也十分满意，熊梦远对武器的熟悉远在张廷兰之上，一看到这种东西，马上就猜到了主要的用途，顿时眼前一亮，他已经有了仿制改进的打算。

除了迫击炮之外，克雷奇科夫又带来了四门09年式七十六毫米的山炮，这种山炮的最大射程达到了八千五百米以上，也是俄国陆军之中非常好的一款火炮。

张廷兰一直在为奉军的火炮发愁，日本人四一式山炮威力太不理想，而一战之前采购的克虏伯炮经过几次战斗，也不同程度的出了问题，现在的局面就是大炮出现了严重的缺口，奉军的炮兵战斗力堪忧。

大炮那是战争之神，没有强大的炮兵，奉军怎么和日本人抗衡啊，因此张廷兰最想从俄国弄得的现役装备就是火炮，现在克雷奇科夫一下子送来了两种，张廷兰怎能不欣喜若狂。

“上校先生，你送来的这些装备，我十分满意，但是只有这么点数量，可是远远不够啊！”

“这只是开始，只要我们合作愉快进行，武器就会源源不断。”

第二百七十章腰杆硬起来

“张先生，又来好东西了啊！”

熊梦远兴匆匆的找到了张廷兰的临时住处，将一份清单送了过来，上面罗列得满满的，全是从俄国运过来的各种装备，还有数量不少的机器，张廷兰一看也是相当的振奋。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火炮，七十六毫米山炮二十八门，九十一毫米掷弹迫击炮四十二门，另外还有八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

看到了这个清单之后，张廷兰顿时心花怒放，只要再凑几门，就能有一个山炮团了，至于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更是十足的大杀器，张作霖凑够了一个营之后，都宝贝的不得了，一直在手里头攥着，当做一张王牌。

而现在刚刚交易了半个月，就拿到了八门，一个冬天下来，怎么也能拿到两个完整的重炮团的装备，这一下子奉军的装备就要彻底鸟枪换炮，实力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了。

除了这些火炮之外，莫辛纳干步枪的交易数量也超过了八千杆，另外还有大量的炮弹和子弹，几乎堆积如山。

扫过了这些军火之后，张廷兰又注意到了下面的机器，其中有两台大功率发电机，还有超过三十台机床，包括车床，刨床，铣床，冲床等等类型，一应俱全。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张廷兰眼中也露出了喜色。

熊梦远更是笑着说道：“张先生，相比那些武器，我更看中机床和发电机，有了这两样，兵工厂就有了手脚，有了动力，能生产更多的武器装备。别看那些步枪大炮很好，那玩意都是消耗品，用不了多久，只有这些机床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欧洲列强开战之后，原来积存多年的军火，短短一两个月就都消耗一空，现在拼的就是生产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机床自然是宝贵无比，不过老熊。有了这些机床，还要看你能不能把生产出实实在在的军火啊，不然还是没用？”

“张先生，您这是逼着我立军令状啊。”熊梦远在脑中盘算了一下，然后说道：“想要大规模的生产山炮野炮还有困难。主要是材料问题，咱们手上没有合格的钢材。至于别的东西都能提升很大的产能。比如手枪一个月保守估计也能生产六百把。水连珠步枪能到八百杆，子弹和炮弹的产能也能翻上一倍不止！”

果然有了机器，就有了生产能力，张廷兰听到了这个数字之后，也是十分振奋。如果每个月能生产六百把手枪，有半年的时间。按照每三个人一把来计算，警备师就差不多能配齐手枪了。当然按照目前的情况，这半年之中，奉军能从俄国人手中拿到的设备还会更多。产能还会数倍，甚至十倍往上的提高，到时候手枪就差不多能满足整个奉军的需要了。

“张先生，我这两天其实都在研究俄国人的掷弹迫击炮，我发现这是增强基层火力的宝贝，咱们奉军也要大量装备。不过九十毫米有点大，将近一百斤的分量也有些重，俄国人驴高马大，可以不在乎，咱们的士兵还不行。我准备先进行仿制，然后把口径缩小，采用六十毫米，或者是八十毫米，而且迫击炮的用料不用那么严格，咱们完全有办法解决，再有这些机床，加上原来的设备，两个月之内，就能大量的生产迫击炮！”

听了熊梦远的话，张廷兰也是连连点头，看来他的确用心了，迫击炮的确是奉军急需装备的一种武器。

“老熊，你现在就赶快会吉林吧，熟悉一下机器，然后你再有什么需要，都开列出来，咱们能从俄国搬回来的，就尽量搬回来！”

其实在交易的头几天，不论是俄国人，还是张廷兰，都有试探的意味，毕竟双方还不能完全相信，但是经过了半个来月的交易之后，双方彻底放下心来。

而且交易的范畴也不仅仅限于军方了，普通的商人往来，俄国的军队索性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把银子送到，他们才不管卖什么东西，反而是卖的越多，他们赚的越多，尤其是那些中国商人，更是每次都不空手。

上面的军官人家大把的塞钱，普通的大头兵人家也客客气气，烟酒不断，这帮俄国士兵终于被彻底被糖衣炮弹腐化了，失去了最后的战斗力，一路绿灯大开。

“真没有想到俄国人会这么**，简直是拿着国家不当一回事，头几天咱们还在晚上交易，现在干脆就在大白天了，我听说双方还要在江边开一个集市了？”

“没错，我也是没有想到，俄国人竟会这么大胆。”张廷兰笑着说道：“新的市场就设在抚远县城的外面，我们只要把商品摆在市面上，俄国国内的商人就会过来挑选采购，然后运到黑市出售，只要把俄**方喂饱了，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熊梦远的眼珠一转，笑着说道：“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一旦这些俄**队失去了警惕，咱们是不是能把眼光放得更广阔一点，毕竟远东地区的工厂规模都不大，技术也不算先进，我看应该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沙俄在欧洲部分的工厂和机器搬过来一些！”

“哈哈哈，老熊，早就有安排了。”张廷兰笑道：“我们和远东军方交易只是一个买路财而已，把他们喂饱了，就等于俄国门户大开，咱们利用他们混乱的时候，把需要的机器都运过来，我已经给负责此事的王铁山下了死命令，让他至少弄回三千台机床来，不然就要严惩！”

现在弄到了三十台，兵工厂产能就提升一大块，如果弄到了三千台，那岂不是一飞冲天了么！熊梦远兴奋的直搓手，两眼之中都冒出了光芒。

“老熊也别高兴太早了，这些机床里面有五分之一是军用的就不错了，剩余的都是民用的，咱们需要的是工业体系，可不仅仅是军工一家。另外还要弄到发电，采煤，冶炼的设备，有了这些东西，钢铁工业也就有了基础，下一步突破了特种钢的工艺，咱们就能生产大口径火炮啊！”

熊梦远听到这话之后，简直高兴的要跳了起来，不断的摩拳擦掌，笑着说道：“张先生，跟着您办事，就是痛快，这么快咱们的军工就有了雏形，当初满清建的那些兵工厂，没有十年八年，都没法正式投产。”

“满清那是不知死活，咱们是和时间赛跑啊，如果我估计的不错，俄国人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绝对在两可之间，你也看到了对面的伯力，要想把这些神圣的领土弄回来，咱们就要努力发展军工，尽快实现武器自给！”

交代了一番之后，熊梦远和陈启铭就分别押送着货物返回吉林，至于张廷兰继续在抚远坐镇，他要等这条商路彻底稳定下来，才能放心的交给别人。

毫不客气的说这就是一条养分十足的输血管，只要牢牢把握住，半年之内，东三省的工业就能有一个质的变化。

时间流逝，小小的抚远县城在这些天之中，突然变得热闹异常，大量的马车满载着粮食，美酒，皮衣等等物资，运到了这里之后，然后又装上了军火和设备，快速的运回省内。

这条线路昼夜不息，所有奔波在这条路上的人都忘记了疲劳，精神百倍，几倍十几倍的暴利让商人都血脉喷张，毫不犹豫的加入到了这场捞金的盛宴之中。至于军方的人也是如此，看着那些威力十足的装备不断的运了回来，每个人都仿佛置身天堂一般，幸福的要晕过去了，甚至盼着永远不要结束。

张廷兰每天也是如此，疲劳亢奋着，差不多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吉林囤积的物资差不多都运到了俄国境内，也换回了巨额的物资。

正在所有人都盼着继续扩大交易规模的时候，张廷兰突然把走私活动压了下来，每天的出货量降低了七成以上，而他本人也离开了抚远，乐滋滋的回到了吉林。

“拙言，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怎么主动收手了啊，难道是要见好就收么？”

“哪能收手啊，不过是一点小手段而已，这叫饥饿营销，总不能俄国人想换多少，咱们就换多少吧，现在是他们求着咱们，价钱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交换的东西要不要商量，前一个月，把他们的胃口吊起来，然后咱们在痛宰他们。”

张作相一听这话，眼睛都瞪圆了，说实话，这些天他比张廷兰还要兴奋，每天都跑去看那些弄回来的装备，简直就像做梦一般，这么多好东西都成了自己的，以前简直做梦都不敢想，现在完全是白菜价换了回来。

“拙言，要是再痛宰，只怕俄国人的骨髓油都榨出来了啊！”

“对付俄国人，绝对不能客气，爹，我算了算，这段时间弄回来的火炮，足够警备师装备了吧？”

“咱爷俩去亲眼看看吧，这帮炮兵的小崽子，有了好东西，可不能松懈啊！”

张作相和张廷兰来到了炮兵团的军营之中，虽然是寒冬腊月，但是军营的气氛依旧十分热烈，在校场上，迎面摆着六门七十六毫米山炮，训练人员正在交给新兵操作火炮，看着这些冰冷的杀人利器，张廷兰不自觉的把腰杆挺得笔直，心里头越来越有底气了。

第二百七十一章整编进行时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军队训练是一刻也不能停的事情，警备师从建立之日起，就以训练严格著称，到了这个冬天，张廷兰又把训练难度提高了一大截，增加了很多全新的项目。

训练士兵在雪地作战，学习使用滑雪板，演习长途奔袭，城市巷战，肉搏战，所有训练都必须贴近实战，重点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而且张廷兰还雇佣了二百多名俄国士兵，让他们作为假想敌，和奉军进行对练，同时在奉军之中开设专门的俄语课程，要求士兵学会简单的日常对话，这些准备处处针对俄国人，很显然备战的意图十分明显。

张廷兰心里比谁都清楚，留给奉军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如果不能快速拥有和俄国人对抗的能力，就什么都别想捞到了。在所有训练之中，炮兵是最主要的，而且这也是制胜的关键。

张廷兰一见到校场上面士兵正在认真训练操作火炮，顿时十分满意，负责指挥训练的正是炮兵团的团长秦威，他是保定军校炮兵科的学生，在三年多之前，到了关外投靠张作霖，在这个时代，保定生可是一块金子招牌，张作霖非常看重他，当时张作相还是炮兵团的团长，秦威就成了张作相的部下。

秦威在历次作战之中，立功不少，而且军事素质也不错，如今他也升到了炮兵团长的位置，绝对算的起是张作相手下的一员干将。

他此时正在校场上指挥士兵进行瞄准训练，手里头攥着一根马鞭，死死盯着这些士兵，只要谁出一点错误，他什么都不说。上去就是一鞭子，保准这一鞭子下去，身上就会出现一道青紫的瘀伤，痛到了心里头。

一见到张作相和张廷兰前来，秦威急忙紧走了几步，敬礼问好：“师长，您来了！”

“嗯，训练的很热闹啊，不错不错。”

“师长，咱们有了这么多的好武器。要是不会使用，当成了花瓶摆在一边，那不是太丢人了么！”

秦威说起这话，也透着一股子兴奋，身为一个军人。就没有不喜欢好武器的，这次从俄国人手中弄来的各种火炮。放眼全国。都是最先进的，尤其是那些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更是让人爱不释手。

只要有时间，秦威就要去看一看，他也知道奉军早就有了一批重炮，不过归大帅直属。他们摸不到，现在张作相手上也有了重炮，而且数量远超一个营，让秦威简直欣喜若狂。

“训练是一刻不能松懈的。咱们四面都是强敌，要是没有两把刷子，就别想站稳脚跟。”

“卑职明白，只是还有点问题，咱们警备师的火炮数量远超一个团了的规模了，是不是下一步要调整炮兵的规模啊，要不然只有一个团的人数，有点施展不开啊！”

“爹，秦团长说到了点子上啊，炮兵必须要调整，不过我认为应该是整个奉军一同调整，在编制上面，都要下大力气整顿。”

张作相微微点点头，的确奉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进行大规模的调整，部队统一整编，确定出主战部队和守备部队，还要统一装备制式，减轻后勤

压力，便于所有奉军联合作战，这些工作都已经刻不容缓。
　　不过偏偏这些工作又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又是最难调整的，这段时间张廷兰在抚远坐镇，并不清楚这边的情况，张作霖已经向张作相发了多少次电报，就是讨论部队调整的问题。
　　“雨帅有个初步的想法，他想要把奉军部队分成三个等级，其中警备师，二十七师，还有吴俊升的骑兵师作为奉军一等主战部队，撤销二十八师的编制，拆成两个守备师，放在东边道和洮南，另外将原本的吉林和黑龙江的两个师兵力全部撤销，编成三个卫戍旅，负责守备地方。”
　　张廷兰一边听着老爹的介绍，心里头不住的揣摩着张作霖的打算，原来奉军有四个师，现在三个师作为了主战兵力，而二十八师前番出现了惨败，张作霖对二十八师的表现严重不满，趁机撤消了，也是应该的。不过将二十八师拆成了两个守备师，就有些意味深长了。
　　这两个师的战斗力显然没法和一等主力比拟，但是他们又顶着师的名头，多半就是用来安置那些奉军老人的，诸如张景惠，汲金纯，张海鹏等人，这些人资历深，辈分大，直接打入冷宫，显得老张不近情面。
　　现在塞到了这两个守备师当中，级别很高，权力缩水，也是上位者常用的手法，至于将吉林和黑龙江的两个师撤销，编成三个旅，显然是为了彻底削弱，乃至消灭两地残存的地方势力。
　　吉林的状况比较好，自从消灭了高士傧，剿灭了他的部下之后，吉林只有警备师一支力量了，而黑龙江就比较麻烦，两个满人英顺和巴英额还各自统领着一个旅的兵力，也是潜在的危害，因此必须要想办法铲除削弱，这种整编方案针对他们的意味就比较强烈了。
　　“爹，这个方案还不错，只是三个卫戍旅该怎么分派啊？”
　　“雨亭的意思是黑龙江两个，吉林一个，不过我对这个分派方案有些不同意见，吉林的边防线比黑龙江要长，压力更大，按照道理，吉林至少要有两个旅，这样才足够使用。”
　　这种部队编制的分派，其实就是每个人在奉军之中地位的显示，张作霖是当之无愧的东北王，但是手下这些人怎么分派，就很有讲究，张作相想要争取两个旅，在加上警备师，他手中的兵力就将近两个师，这样张作相的势力紧随张作霖之后，是奉军当中的第二强。
　　张作相这么争取，也是有底气的，奉军能发展到现在，张廷兰居功甚伟，难道不应该争取到足够的好处么！而且张作相还是吉林的督军，论起身份，比吴俊升的军务帮办要高出一块，结果吉林的兵力反而没有黑龙江雄厚，张作相的面子上也不好看啊。
　　“不过现在的情况又有了一点变化。”张作相笑着说道：“拙言你在俄国弄回来这么多的装备，尤其是重炮，奉军的火力大大加强，原来的整编方案也要调整，我看该成立两个重炮团，一个留在吉林，一个留在奉天，对外就说是独立炮兵团，这样一来，吉林就有一个师，一个旅，加上一个重炮团，实力也算可以了！”
　　张作相的这个办法让人眼前一亮，看老张的安排，卫戍旅肯定不是发展的重点，就算是两个卫戍旅，也比不过一个重炮团的价值，可以说争取了一个重炮团，无疑就是突显张作相张廷兰父子的地位。
　　而且张作相也不担心张作霖会拒绝，这些重炮可都是张廷兰折腾过来

的，没有张廷兰，奉军一门都别想弄到，现在给奉天留了一个团，也是再加强老张手上的本钱，张作霖绝对不会拒绝。

“秦团长，如果重炮团能拉起来，你就出任团长吧！”

秦威一听这话，顿时脸色喜色，重炮团毫无疑问就是奉军火力最强大的部队，虽然现在自己也是炮兵团团长，但是和重炮团的团长完全是两个概念，地位一下子就提了上去。别说当个团长，就是当个营长都是千金不换的啊。

“多谢师长栽培，卑职一定努力训练，报效师长大恩！”

“把精力都放在训练上头，以后你们就是奉军的拳头部队，有什么难啃的骨头，都要你们冲上去，把他们敲碎砸烂，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要是你们杀敌的本事不行，我可绝对不答应！”

“师长放心吧！”秦威信心十足的说道。

“秦团长，你组织一下，我们去靶场看看实弹射击的情况！”张廷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秦威也急忙点头答应。

这次他们一共拉了三种火炮，包括二门一百二十二毫米重炮，两门七十六毫米山炮，还有两门掷弹迫击炮。

黑洞洞的炮口，对着远处的目标，秦威指挥着炮兵士兵快速行动，瞄准目标，装填炮弹，一百二十二毫米的榴弹炮率先开火，巨大的炮弹呼啸着砸向了远处的一片石山，一发炮弹落下，顿时山石四溅，方圆几十米之内，都受到了强烈的波及，显然到了真实的战场上，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无人区。

进行了校射之后，炮兵士兵快速进行调整，又来了一个三发急速射，这次距离靶标又近了很多，四溅的碎石弹片已经将靶标完全覆盖起来，显示了炮兵和火炮紧密的配合。

随后又进行了山炮和迫击炮的射击，同样杀伤效果很不错，这些俄制的武器，别看以傻大黑粗著称，但是性能并不比德国人的装备差，奉军越来越接受这些俄制武器了。

张作相和张廷兰更关注的还不是强烈的威力，而是眼前这三种火炮的配合，远中近形成了密集的火力网，对敌人的杀伤必定会成倍的增加，张廷兰仿佛能看到对手在火炮的攻击之下，纷纷倒地而亡的场景，他们对炮兵的训练十分满意。

就在军队紧张有效的训练之时，张作霖发来了电报，邀请张作相到奉天，磋商整编的事宜。

第二百七十二章参谋制度

“拙言，听说你这段时间没少在俄国捞好东西，肥的流油，也该拿出点好东西，让其他人也喝口汤吧。”

“邻葛，拿了多少东西，我都是过路财神，一切还要听大帅和参谋长的安排，您们怎么整编部队，如何分派武器，只需要一句话，我服从命令就是了！”

“别，这种大事情还要听听所有人的意见，尤其是辅帅和你的意思，你现在就是奉军的军火库，财神爷，没有拙言鼎力相助，这次整编别想完成啊。”

杨宇霆身为奉军的参谋长，其实很清楚，这一次的整编其实就是奉军内部利益的一次大调整，军队要建立起新的体系，一些不堪用的老人要靠边，新近崛起的力量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成长空间。

另外在技术层面，奉军的武器制式要统一，后勤补给，新兵训练这些工作也要落实下去，三省采用统一的标准，提高奉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要实现任何一个目的，其实都离不开张作相和张廷兰爷俩的全力配合，他们一到奉天，张作霖就把张作相找了过去，老哥俩要好好谈谈，而杨宇霆则是找到了张廷兰，这个举动就现实出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拙言，你也看了大帅的整编方案，有什么意见么？”

“邻葛先生，其实按照这份方案，奉军一共整编出三个主力师，每省一个，奉天配属两个守备师，吉林和黑龙江一共安排三个卫戍旅，这就构成了奉军的主要兵力，再由民兵作为补充，已经很完备了。但是我认为唯一的问题就是缺少顶层设计！”

张廷兰和张作相一路上都在商讨这个方案的问题，他们两个既要为自己争取足够的好处，又要为奉军的长远考虑，可以说费尽了心思，才拿出了一条更具体的措施。

“这顶层设计何解啊？”

“简单地说，现在奉军所有的兵力还是靠着大帅一个人指挥，下面是各支部队的负责人，至于邻葛，你虽然顶着参谋长的名头，但是更多的只是大帅的一个军事顾问而已。我认为这种体制有些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而且造成了奉系内部十分松散，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北洋军阀掌握了巨大的资源优势，但是最后还是不免覆灭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合适的制度。庞大的力量融合不到一处。一个派系的首领靠着威信情分等等手段，笼络住了几个主要的手下。然后一级一级的这样分下去。

这样的权力模式完全是垂直的。缺少横向的连接，就好像用沙子建成的堡垒一样，根本不堪一击。

杨宇霆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张廷兰一说顶层设计，杨宇霆似乎猜到了什么，眼前顿时一亮。急忙问道：“拙言，有什么高见，还请你指点一二啊！”

“谈不上指点，就是一点浅见。我认为必须加强参谋部的权力，其实我们现在对参谋的定位有偏差，或者说有点落伍，我们的参谋就像古代的军师一样，是个出谋划策，辅助统帅的角色。但是西方军师制度经过了多少年的发展，参谋制度已经极大的丰富，以德国为例，德皇虽然是名义上的最高统

帅，但是三军实际的指挥权力却落在了总参谋长身上，而德国行之有效的参谋制度，是他们的陆军称雄欧洲的最关键因素。”

在古代的战争之中，由于战场情况比较清楚，部队也不算很复杂，指挥官就能完全决断，这一点在进入火枪时代的初期，也是如此，部队排成密集的战阵，互相放枪，这种情况下，最需要的是英明顽强的指挥官，参谋还是一种类似文秘的工作，任务也类似传声筒。

但是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武器越来越先进多样，战争变成了整个国家体系的较量，从后勤动员，到前线指指挥决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参考大量的数据，了解详尽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各级主官仅仅凭着个人的能力，已经不能很好的把握全局了，因此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参谋体系帮助他提供各种方案，辅助指挥，参谋本部的作用被持续放大。

其实这也是军事指挥权由个人转向集体的一个标志，从清末开始训练新军，北洋也仿效了德国的军制，但是可以说徒有其表，而没得到精髓，参谋更是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

张廷兰在这个时候提出参谋的问题，杨宇霆顿时脑中刮起了一阵风暴，他猜到了张廷兰的想法，同时也看到了这项举措的好处。不只是对奉军，对他个人也是如此。现在杨宇霆做什么事情，全靠着张作霖的支持，离开了张大帅，杨宇霆手中权力瞬间就成了零，那帮老家伙谁也不会搭理他。

一旦参谋部得到了强化，杨宇霆手中的权柄就会快速膨胀，他这个参谋长几乎能够和张作相，孙烈臣这样的元老平起平坐。

当然对于奉军来说，有了一套强大的参谋制度，就能更好的指挥军队，控制三省地盘，增强凝聚力，这恐怕也是张作霖求之不得的事情。

其实杨宇霆也早有类似的想法，只是他的身份不够，说出去也没有分量，索性就藏在了心里头，现在张廷兰这么一说，杨宇霆顿时来了精神。

“拙言，这是你个人的意思，还是辅帅的意思！”

“我们都是这个看法，相比我爹也在和大帅谈这个事情，原来咱们只有一个省，有事情大家商量一下就行了，现在有三个省，需要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没有一套强大的参谋班子辅助，根本没法做出有效的决策，建立参谋制度势在必行！”

“拙言，真是高见，不过想要真正把参谋制度建立起来，恐怕难度比起简单的调整编制要大太多了！”

“不管大多少，这已经势在必行。就拿咱们的部队来说，其实天天都在打仗，按理说是真正经验丰富的老兵。而日本人从日俄战争之后，就没有打过来，但是我们的军队和日本军队正面交锋有把握么？我们的指挥水平会超过他们么？”

张廷兰连续反问，直接戳中了要害，其实在历史上抗战爆发之前，中**队是天天都在打仗，是地地道道的身经百战，相反日本军队却长时间远离战场。是十足的新兵，双方碰撞的结果却是老兵惨败，新兵大胜。

这就是中**队缺少总结提高，战术水平没有丝毫的提高，指挥能力也严重低下。这些问题很大的原因就是参谋制度的缺乏，指挥官无法科学的把握战场的变化。才兵败如山倒。

“拙言所说甚是。只是要仿效列强，参谋部的权力就会极大的加强，甚至

会和各师平起平坐，究竟谁能坐上这个参谋长的宝座，实在是有些费心思啊！”

“有什么费事的，邻葛你现在就是参谋长。职务不变，权力增加一点，谁也不会说出什么来的！”

杨宇霆满脸都是苦笑：“拙言，别拿我开心了。我跟着大帅才不过一两年的时间，比我资历更深的人，多如牛毛，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都摇摇欲坠了，如果再增加权力，一下子就压趴下了！”

杨宇霆说的也是心里话，一旦仿效列强，建立起参谋本部，那样一来参谋本部的权力就相当惊人了。

指挥训练，后勤动员，制定作战方案，各级军官的考评，装备物资的分配等等方面，只要是和军队有关，就能插手。平心而论，参谋长的权力仅次于老张，比各师的师长权柄都大，这种紧要的职位绝对不是资历浅薄的人能当的。

“拙言，既然你提出了这个建议，倒不如你来当这个参谋长吧。”

“邻葛，你是想让雷劈了我啊！那么多叔叔大爷排在前头，我去指挥他们，不要脑袋了？”

张廷兰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当然资历只是他的一个说辞，更主要的是一旦当上了参谋长，虽然权柄惊人，但是也会失去自成一系的机会，其中的得失张廷兰清楚得很。

杨宇霆把手一摊，苦笑着说道：“拙言，既然既拒绝了，我可就再也想不到合适的人选了。

“邻葛，其实参谋制度建立也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是一蹴而就的，刚开始权力不会太大，需要一步步的发展，如果你一定要拒绝的话，不妨让朱庆澜当这个职务！”

朱庆澜目前还是黑龙江的督军，但是手中权柄有限，只是挂着一个虚名而已。偏偏他挂着的虚名，还让吴俊升心里头不舒服，老吴平白无故的就比张作相低了半格，心中肯定有怨恨。

如果能趁着这个机会，把朱庆澜推到参谋长的宝座，吴俊升顺势上位，老吴绝对会支持参谋制度的，而且张作相也会支持这个制度，有了这两位的支持，张作霖再同意了，基本上就成了定局了。

杨宇霆眼前也是一亮，这个主意的确不错，对谁都要好处。朱庆澜要是当了参谋长，他就能摆脱眼前尴尬的局面，至于副参谋长肯定是非杨宇霆莫属，杨宇霆一样能够施展才华和能力，实际权力比现在还要大很多。

“拙言，真有诸葛之才啊！

他们正在商讨之时，张作霖就派人请他们过去，他们也不敢怠慢，急忙到了老虎厅，只见张作霖，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四人已经坐好。

老张一看他们到了，就笑着说道：“辅忱和我说了，准备成立一个总参谋部，并且建议朱庆澜担任总参谋长，大家因为如何？”

“我说大帅，我举双手赞成，朱庆澜懂军事，有谋略，而且资历威望出众，让他担任奉军的参谋长，再合适不过了！”

吴俊升甩着大舌头，不断的给朱庆澜戴高帽，核心的意思就是一个，要把这位送走，他好正儿八经的接任黑龙江督军。而孙烈臣也没有多说什么，新的参谋长和他的利害关系不大，索性就不说什么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就通过了，邻葛你就委屈一下，这朱庆澜做帮手，担任奉军的副参谋长，以后日常军务都要交给参谋部处理，正副参谋长都参与所有重要的决策，和各省督军师长一同发表看法，制定方略！”

老张一句话，算是很笼统的把参谋本部的使命说了出来，不过吴俊升和孙烈臣都是十足精明的人物，他们一听这话，隐隐的就猜到了这个总参谋部权力惊人，是个炙手可热的衙门。只是他们已经同意成立了，也就没法反对了，这项关乎奉军根本的制度安排，就这样波澜不惊的通过了。

第二百七十三章副师长

在张廷兰看来，重要无比的参谋制度轻而易举的通过了，但是接下来的具体整编工作就麻烦了起来，如何确定兵源，如何分配装备，成了各方争论的焦点，谁都想要多吃一点，多拿点好处，尤其是吴俊升和张景惠更是不断的找张作霖，就连孙烈臣都坐不住了。

“爹，您老不去找找七大爷，也好给咱们争取一点好处。”

“臭小子，你当老子是傻帽啊，有些时候不争就是争，我就不信咱爷们帮了张雨亭这么大的忙，他会亏待了咱们！”

张作相说这话是透着强烈的自信的，就拿这次整编来说，主要的武器都是张廷兰折腾来的，张作相又提出建立参谋总部制度，让老张手中的权力更加巩固，有了这两件大功摆在那里，不管是奉军怎么调整，张作相和张廷兰的好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你小子不也是没关心这些事情，听说你不是跑到实业团，就是去了讲武堂，忙的不亦乐乎。”

“嘿嘿，您老明察秋毫。”张廷兰笑着说道：“我这不是在筹集粮食和物资么，刚刚和俄国人交易，我把吉林囤积的物资差不多都卖了。现在抓紧时间囤货，等到再过一个月两个月的，俄国的饥荒势必蔓延开，到时候粮食还会翻番，变得比金子都贵，咱们想要什么弄不到啊！”

张廷兰说话之间，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对张作相说道：“爹，说实话，我觉得总盯着东三省这点利益，实在是太有限了，咱们要把眼光放开。从俄国人身上能捞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你有这个能耐，别人可不见得有，吴俊升昨天刚刚找过我呢。”

“他说什么了？”

“还能说什么，他的意思是要求三个主力师全都装备一致，人数一致，配属的炮兵部队也是一样的。”

张廷兰一听这话，暗暗摇了摇头，吴俊升只怕是要做梦了，虽然确定了三个主力师，但是各自分工并不相同。

其中二十七师是张作霖的起家部队。坐镇奉天，主要是防范日本人，保证大本营的安全，责任最重，武器装备也是最先进的。

警备师驻防吉林。主要应付俄国方面的威胁，还要兼顾朝鲜方面。也必须是强兵驻守。另外张廷兰反复向老张示警。提醒他俄国会出问题，要想尽办法，抓住机会，夺回中东路的控制权，同日本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老张也接受了这个建议，吉林方面必须加强。如此一来，二十七师和警备师装备并驾齐驱，成为奉军南北两只拳头，这是不可更改的。

至于黑龙江方向。主要面对的敌人是东蒙方向的叛匪，是要进行草原作战，蒙匪可不同日本人和俄国人，装备配属肯定不一样。

“养一个骑兵，至少能养三个步兵，吴大舌头的部下要是和二十七师一样，要填多少军费才能够用啊！其实现在欧洲的战场的局面已经证明了骑兵落伍了，因此欧洲列强的骑兵更多的是侦查巡视的任务，一个师两千多人就差不多了。当然骑兵师要对付蒙匪，两千肯定不够，但是也不能超过五千人，而且还要注重机动性能！”

张作相点点头，他是老行伍，哪能不知道骑兵烧钱啊，吴俊升打着三个

主力师一样的幌子，无非想多占点军费，张作相也不愿意。

“你的估计和杨宇霆倒是差不多，他建议将人数压缩到五千，不再设旅一级，直接配属两个团，再加上一个轻炮团，主要装备日本四一式山炮，再装备咱们新弄到的掷弹迫击炮。把节省下来的马匹用到后勤上面，而且作战的时候，可以给一个骑兵配属两匹战马，这样就能在蒙古草原上和蒙匪较量了。”

别看张作相嘴上说不争，但是对各方的打算一清二楚，他把杨宇霆的计划一说，张廷兰倒是十分赞同，这个安排其实很不错了，只要用心打造，绝对能把骑兵师变成草原上的劲旅。

不过张廷兰很清楚，吴俊升多半不会同意这个计划，因为按照五千人的标准，他至少要裁撤掉三千人，等于是割肉。另外二十七师和警备师主力装备都是俄制的，水连珠步枪，马克沁重机枪，七十六毫米山炮。

这两个师下辖两个旅，另外还有一个炮兵团，装备三十六门七十六毫米山炮，一个一千人出头的快速骑兵团，一个工程营，一个辎重营，还有一个通讯连，以及医疗总队等等。如果整训完毕，两个师也仅仅是在炮兵上稍微逊色北洋六镇而已，但是绝对能和北洋最精锐的力量抗衡，甚至胜过他们。

相比之下，吴俊升的骑兵师虽然顶着主力部队的名头，人数却只有人家的一半，日本的四一式山炮根本不是俄制火炮的对手，在演练之中，只能被轰成渣，实际上这么一来，他的实力根本没法和二十七师和警备师相比。

而且最让吴俊升难以接受的就是独立炮兵团的问题，经过张作相的提议，老张决定建立两个独立炮兵团，分别放在奉天和吉林，实际上这两个炮兵团其实就是重炮团，每团装备三十六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是整个奉军最强大的打击力量。

偏偏黑龙江也没有安排，老吴心中哪能平衡啊，同样是督军，同样掌管一个主力师，处处都矮别人一头，吴俊升肯定憋屈。

“爹，吴大舌头有什么想法，让他去找大帅吧，咱们是什么都不管，愿意怎么分派，就怎么分，只要不少咱们的，就什么都不管！”

“嗯，人心不足蛇吞象，想当年刚刚混江湖的时候，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就已经满足了，现在都身居高位。执掌大权，反倒要斤斤计较，其实也挺没有趣儿的！”

“人争一口气佛受一柱香，要是都不争了，还有什么意思啊！”

“争争争，其实都给你们孩子争……”

“辛苦您老了，孩儿孝敬您一下。”张廷兰说着帮着老爹把烟袋装好了，满满的装了一锅关东台片，然后给张作相点上。

爷俩正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张作霖派人过来请他们了。让他们急速到帅府，商量事情。

“看来大帅是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嗯，没错，咱们赶快过去吧！”张作相和张廷兰出了帅府，上了专门的防弹轿车。这还是当初张学良婚礼时候用的，现在都被改成了防弹车。他们一溜烟来到了帅府。

刚一进入老虎厅。就见到里面高朋满座，奉系的所有干将都聚齐了，其中有朱庆澜，吴俊升，张景惠，张海鹏。汲金纯，王永江，杨宇霆，汤玉麟等等。一个不落，全都聚在了一起。

老张端坐在正中间，一看张作相来了，脸上露出了笑容："辅忱，就等你们爷俩了，咱们整编方案也说了好久，现在就拿出了，让大家参详参详！"

张作霖直接让杨宇霆公布方案了，二十七师和警备师的编制大体和张作相估计的差不多，唯一的问题就是警备师更改了一个名字，原来是奉天警备师，现在换成了东三省警备师。

这个名称的变化其实也很有趣，显然老张不想把警备师局限在吉林，而是要和二十七师一样，作为一支机动力量，以及拳头部队，必要的时候，能够在东三省机动作战。

吴俊升虽然找了老张几次，但是骑兵师依旧保持了原来的计划，不过老张为了照顾吴俊升的心情，给他增加了一支战车部队，装备六十辆搭枪卡，增加骑兵师的火力。

另外有个骑兵师配属了二十门俄制的掷弹迫击炮，这些迫击炮一样放到马车上，能够随军机动，毫无疑问这样的安排是在增加骑兵师的火力。

但是吴俊升没有太多的喜悦，这种火力增强，其实瞄准的还是蒙匪，无论是搭枪卡，还是迫击炮，对付缺少火力的蒙匪，都是十足的杀器，但是无疑还是低了二十七师和警备师半格。

当然接下来还有低着更多的，那就是两个守备师了，张景惠和张海鹏出任两师的师长，张景惠驻守东边道，张海鹏驻守洮南，守卫奉军的东西两翼。

这两个师缩水就比较严重了，部队的机枪数量只有警备师的一半，炮兵也只有一个营，其他的兵力也能省就剩，一个师满编之后，还不到八千人。

至于三个卫戍旅又削减了很多，每个旅整编之后，只有三千多人，不到四千，驻防吉林的卫戍旅旅长名叫白文山，也是奉军之中的老人，从赵家庙保险队开始，就一直跟着张作霖，南征北战。

没什么太大的特点，只能算是认真听话，和张作相的关系也不错，把他安排到吉林，也算是不错。

至于黑龙江的两个卫戍旅旅长交给了英顺和巴英额，这次整编其实对两个人的兵力削减很大，他们兵力都超过了五千人，虽然质量不怎样，但是至少很唬人。

可是这次整顿之后，他们要砍去一千多人的部队，还要接受全面点验，将老弱都裁撤下去，他们要是按照这个方案办了，手中的势力至少会减去三分之一，再也形不成威胁了。

等到方案公布差不多了，张作霖突然说道："拙言，鞍前马后费了不少心思，也立下了大功，我这里都有一笔账，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你现在就是东三省警备师副师长，兼任第一旅旅长，另外在奉天屯垦厅的基础上成立东三省移民屯垦总局，拙言出任局长，同时负责屯垦区民兵组织训练工作。"

张廷兰原来只是不尴不尬的垦殖旅旅长，现在一步成了副师长，提升幅度不可谓不大，让在场的老人都忍不住眼红羡慕，不过他们也十分明智，没人敢站出来质疑。

张廷兰的功劳摆在那里，提升也是实至名归，他们这次整编，武器多半都是人家弄来的，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谁要是在反对，那就太不懂事了。

任命了张廷兰之后，老张又突然宣布任命汲金纯担任后勤部长，熙洽兼

任新兵训练处处长。张廷兰一听这个安排，顿时心里头雪亮，老张真不愧是一代枭雄，组建了参谋部，杨宇霆的权柄膨胀起来，老张马上安排了两个人来限制杨宇霆，把平衡术玩得娴熟异常。

等到众人都散去了，张作霖特意留下了张廷兰，笑着说道："拙言，既然升官了，就要更好好干，我们现在武器缺口还是不小，能弄到多少，就弄到多少，尤其是机枪大炮之类的，我们现在还不能生产，就绝对不能放过。"

"大帅，您放心吧，接下来还有一大批枪炮要运过来，而且都是废铁价钱，你就等着好戏吧！"

第二百七十四章郭鬼子和小六子

“拙言，自从你小子折腾出了对俄走私线，咱们奉军的装备一天比一天好，看着让人高兴啊，放眼全国，就是那些北洋精锐装备都比不过咱们，现在又要弄到什么好东西了？”

“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好东西，俄国正在东欧和同盟国开战，他们互相之间缴获了不少装备，不少已经损坏了，在战场上没有办法使用了。要是拿这些东西和咱们交换粮食，完全可以按分量收钱啊，他们运来一车皮，咱们给他们几车粮食，武器一到手，我们重新组装拾掇一下，好的自己留着，差一点的直接甩给其他军阀，这绝对是一笔丰厚无比的利润。”

张廷兰说到这里，老张的眼睛就开始冒光了，不论什么时候，军火生意都是最赚钱的，正规的贸易都有几倍的利润，这种走私更是难以计算。身为一个军阀，老张太了解其他人的心思了，这帮家伙只要看到了军火，绝对会被牛黄马宝都掏出来的。

说起来东线战场和俄国交战的就是奥匈帝国和德国，缴获的武器也肯定来自这两个国家，不论是德国，还是奥匈帝国，在武器上面绝对称得起精良，是世界最一流的。

当然这些武器不一定适合奉军使用，但是对于那些饥不择食的土鳖小军阀来说，已经拥有致命的吸引力了。

“拙言，你给我说说，究竟能弄到多少？”

“具体数量有点为难。”张廷兰挠了挠脑袋，笑道：“今年夏秋奥匈帝国和俄国战死和被俘的人数都在百万以上，损坏的武器数量更多，可以说是堆积如山，难以计数，只要拿到了百分之十。就是几万条枪，上千门大炮啊！”

听到了这个数字之后，张作霖只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晕，现在奉军上下都加起来，不过一两百门火炮而已，还不到人家损坏的一个零头，说起来列强之间的碰撞，绝对是钢铁的较量，工业实力的比拼，中国和人家比起来。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务必要弄到，越多越好，只要能攒出一半就行，剩下的就当是零件囤积起来，不管有多少。我都有足够的销路。”

“大帅，您老这是准备卖给谁啊。能透漏一下么？”

“辫子军的张勋已经和我联系了。他听说咱们有武器，想要弄一些，另外陕西的阎锡山，陕西的陈树藩，甘肃的张广建，还有四川等地。都是战乱不断，武器消耗极大，有多少都能卖出去！”

老张说的这些人，的确都是潜在的大客户。张勋就不用说了，刚刚升任了蒙疆巡阅使，手中控制着三省地盘，不过这三省直面外蒙，动乱不断，军火消耗巨大，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购买的。

而且张廷兰也十分愿意把军火卖给他，因为张廷兰很清楚，张勋这个老混蛋会导演一出闹剧，如果他购买了奉军的军火，奉军手中就握住了张勋的命门，既可以让他多坚持一段时间，也可以让张勋迅速覆灭。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能扣下采购费用，不用交货，想想都感到畅快。

当然张勋注定了是一个短期客户，他倒台了，就别想卖了。但是阎锡山绝对是一个长期的大客户，山西表里河山，偏偏又夹在北洋之间，阎老西天

天战战兢兢，朝不保夕。

而且此时的阎锡山还没有军工厂，财力也十分薄弱，正是举步维艰的时候，对于奉军的武器，绝对不会拒绝。另外西北和西南一直以来都是战乱不断，军阀割据，也是长期的大客户，如果能弄好了，还能够利用军火交易，在幕后操纵局势发展，为奉军扩张做好准备。

在奉军的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着一个悖论，那就是要想对抗日本，必须先扩张势力，但是同样要想扩张势力，就必须能抗住日本的压力，这两者之间是一体两面，偏偏又十分矛盾。

在历史上，张作霖深知东三省被日本侵蚀的太严重，所有老张一门心思的想要问鼎中原，用全国之力，对抗日本人。

这个想法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偏偏日本人不会坐视奉军统一全国的，他们肯定会拖后腿，使绊子，结果事实就是老张几次入主中原，都没有坐稳宝座，很快就被人家赶了出来，落下一个劳民伤财的结果，东北的局势越发的恶化。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日本人想要的是殖民整个中国，当然不会愿意出现一个强大统一力量，一旦奉军超出了控制，日本人一定会使用各种阴谋诡计，阻碍奉军的发展。

想明白这些，张廷兰就知道抢夺北京权力，绝对不是什么好选择，那里太敏感了，只要触动了那里，日本人就会动手，其他的军阀也不会坐视不理，奉军一下子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在张廷兰看来，奉军的唯一出路就在西北，虽然那里很贫瘠，但是地下的资源绝对不少，而且远离中原，远离日本人，就算奉军拿下了几个省份，日本人也不见得会发疯，而那些被眼睛盯在北京的军阀派系，也不会注意奉军的发展。

只要这样，走一条迂回路线，把西北拿下来，暗中积蓄力量，拥有了对抗日本人的本钱，才能问鼎中原，这也是张廷兰给奉军设计的发展大战路。

既然有了这个大目标，就要有具体的措施，向西北出售军火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用军火开路，将他们都控制在手中，这批垃圾军火现在却肩负起撬动大局的使命，张廷兰也是欣喜不已。

“大帅，我看现在还有两件事情要办，第一就是要联络西北的市场，和那些土鳖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价格合适，尽可能的多拉几个势力进来，让他们在一起竞争出价，价高者得，咱们最好再拉拢几个小军阀，让他们充当搅屎棍子，把价格推上去！”

“嗯！”老张笑着点点头：“好主意啊，这些生意上的事情，你就多费心吧，总之要卖一个好价钱！”

“大帅，第二件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就是我们要向吉林方向增兵，强化边境控制，威慑住俄国人。您老也知道，俄国现在闹饥荒，都是一帮恶狼，您说他们会心甘情愿的和咱们进行贸易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这种生意根本做不了，相反还会让俄国人觊觎物资，说不定发疯的俄国人会偷袭咱们！”

这种走私其实就是黑帮生意，这种生意最应该防备的就是黑吃黑，俄国人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要是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们会老老实实的和奉军进行交易么，早就抄家伙打过来了。

就算俄国政府估计两国关系，不会轻易动手，那些俄**队和老百姓也可

以化妆成土匪，杀入东三省，进行抢劫，如果奉军没有足够的力量，威慑不住俄国人，囤积到边境线的巨额物资，就会成为俄国人眼中的肥肉。

“妈了巴子的，俄国人的确不是好鸟，要想和狼做生意，就要防备被狼咬了，拙言你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老张在地上转了两圈，仔细想了想，然后说道：“拙言，我现在就任命你出任边防总指挥，警备师第一旅，秦威的独立炮兵团，白文山的卫戍旅，另外黑龙江方面，巴英额的卫戍旅全都划归你指挥，另外我再组织一批后备部队，务必要保证地方的安全，另外中东路也要盯死了，不能让俄国人闹事！”

“多谢大帅提拔，中东路暂时还不会太麻烦，暂时可以和俄国的总督霍尔瓦特合作，把走私的利润分派给他一部分，这样霍尔瓦特多半能站在我们一边，毕竟他和俄国其他官员也有矛盾！”

张廷兰想了想，然后说道：“大帅，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讲武堂第一批新学员已经学习了大半年，再有两三个月就要毕业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毕竟有限，要想百炼成钢，就要送到战场上。您老是不是把他们放出来，派到中俄边境，历练一下。”

张廷兰从老张的任命之中就听出了门道，给他的只是总指挥，而不是总司令，显然老张也不想张廷兰势力增长太快，张廷兰索性就卖一个好给张作霖，虽然是锻炼新军官，更多的是给张学良施展的空间。

老张也是一颗七窍玲珑心，哪里不明白张廷兰的意思，他寻思了一下，就说道：“也好，就让这些学员实践一下，他们组成一个新兵团，一同到北上！

既然要组建军队，老张就让手下人把张学良找了过来，这位少帅刚刚完婚不久，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一见到老张，站得笔直，张作霖也十分满意。

“小六子，拙言和我建议，要让你们到中俄边境锻炼一下，我同意了，你们所有学员都编入新兵团，择日北上。我想给你派几个助手，你看谁比较合适？”

“谁都可以么？”

“嗯！”老张微微点点头。

“报告大帅，我想让郭松龄跟着我一同北上，此人军事素养过硬，为人正派，是少有的人才！”

第二百七十五章丛林法则

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张学良和郭松龄之间还是走到了一起，张廷兰也没有什么意外，说起来郭松龄这个人还是很有能力的，唯独心胸不够开阔，而且野心勃勃，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样，既能够伤别人，也可能会伤到自己。

张廷兰一言不发，而一旁的张学良却有些着急了，他本以为老爹兴致不错，会一口答应，哪知道老张竟然突然沉默了，让张学良有点摸不着头脑。

“小六子，郭松龄是人才不假，不过这个人有些刚愎自用，最好磨练一下，贸然重用恐怕不好。”

“大帅，郭老师胸怀大志，想要造福桑梓，而且能力过人，让他尽早领兵，对咱们奉军发展有着很大的好处！”

张学良对张作霖的话，从来没有过任何反驳，就算是于凤至的婚事，也只是闹闹小孩子脾气而已，这次他却在张作霖有意反对的时候，继续为郭松龄说话，透漏出来的信息非常不一样。

“大帅，我有点想法，讲武堂的几位教官，都是领兵的大才，日后肯定不能只当教书匠。既然汉卿提议了，那就不如让郭松龄出任汉卿的参谋长，姜登选和李景林两位出任副团长，一起辅佐汉卿，熟悉一下战场的情况。如果日后真要和俄国发生冲突，这几位可都是大将之才，提前向您讨要，还望大帅准许。”

张作霖一听张廷兰的话，也点了点头，说道：“拙言，你也是讲武堂的人，凡事多指点一下汉卿，照看几位老师。”

“大帅放心吧。”

老张所说的照看。自然是有着深意的，张廷兰也是心领神会，出了老虎厅之后，张学良突然拉住了张廷兰。

“拙言，你说我爹为什么对郭老师有那么神的成见啊，郭老师不苟言笑，平时为人正派，眼中容不得沙子，和那些老派人物不一样，这真是他值得别人敬佩的地方。难道还是罪过么？”

“汉卿，有人能见一面就引为知己，比如俞伯牙和钟子期，也有人一见面就有偏见，这都是正常的。大帅也不例外。郭松龄此人才华不弱，但是早年是同盟会的人。理应观察一下。不过我相信，只要是人才，终究有一飞冲天的时候，你也不用太担心了！”

听了张廷兰的话，张学良心情好了一些，笑着问道：“拙言。这次兴师动众的往边境派兵，是准备和俄国人打仗么，用不用我们冲锋陷阵啊？”

“想什么呢，我们俄国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而且我们还准备参加到协约国当中，那时候中国和俄国就是正儿八经的盟友了，同在一个战壕里面，哪能和俄国交战啊，我们最多就是去消灭一些暴徒，那帮人阴谋推翻伟大的沙皇陛下，我们哪能坐视不理啊！”

张学良一边听着，一边忍不住翻了翻白眼：“拙言，你是我见过能把假话说的理直气壮的第一人！”

“承蒙夸奖，不胜荣幸！”张廷兰早就修成了水火不侵，根本不会在乎。

组建新兵团，北上剿匪靖边的任务传达下来之后，讲武堂顿时就热闹了起来，经过了大半年的紧张学习，这帮年轻人都盼着能到外面一显身手，现在有了机会，都像是出笼的鸟一般，喜气洋洋。

“同学们，你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参加过很多次战斗，还有很多人没上过战场，不过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所有人必须都把自己当成一个新兵，仔细学习任何一个细节，我们这一次要面对的对手，和以往全都不同，他们更加强悍，也更加凶残，我们不知要和他们斗勇，还要斗智，每个人都要拿出百分之二百的精神头，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张廷兰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大家也都听出了话中的意味，怕是这一次真的目标所指就是沙皇俄国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丝骄傲，还有一些紧张，多少年来，沙俄都是一头巨兽，给周围所有的国家都带来了噩梦。

从欧洲，到中东，再到远东，为了追求不冻港，俄国人拼命的扩张，沿线的战火并没有停止过，就在几十年前，北极熊染指外东北，霸占了外东北，践踏着中国神圣的领土，把爪子伸向了太平洋。

这些历史每个学员都清清楚楚，现在一听要到北方作战，极有可能同俄国发生冲突，每个人既紧张，又渴望，一股斗志在胸中燃烧！

“大家都记着，这一次的行动，会记入你们实践课程的分数，也就是说只有你们表现好了，才有可能顺利从讲武堂毕业，不然很可能你们就永远没有办法毕业了，讲武堂需要的真正的优秀指挥官，而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更不是望风而逃的懦夫！”

对付学生最有效的武器就是成绩，在场的所有人一听这话，都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不敢有任何怠慢，他们立即展开行动，快速融入到新兵团之中，做好磨合工作，随时准备北上。

张学良也是第一次独立领兵，也是格外的重视，郭松龄同样如此，能不能在奉军之中崭露头角，就看能不能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了，他们抓紧一切世间，做着各种准备工作。

就在他们摩拳擦掌的时候，所有的整编工作细节也拟定出来，剩下的就是落实了，张作相和张廷兰一同北上。这次张廷兰除了带着新兵团之外，还特别抽调了一批熟悉武器的工人师傅，让他们一同北上。

这些人的任务就是从一堆垃圾之中，翻出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且把散碎的零件组装起来，变成一个个的杀人利器。

这次到奉天前后将近半个月的时间，等再次回到吉林，情况和离开的时候已经有所不同了，俄国国内的危机持续发酵，饥荒越来越严重，张廷兰刚回到府邸，郭宗熙就急急忙忙的前来汇报情况。

“辅帅，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越过了边境地区，多的一伙几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他们抢掠我们的商民，洗劫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已经先后有一百多位百姓被打死了。”

“向俄国方面提出过交涉么？”张作相一回家就听到这种消息，脸色顿时阴沉下来，愤怒的说道：“俄国边军就不知道约束一下自己的边境么？”

“辅帅，俄国远东总督只说和军方政府都没有关系，完全是一些暴徒自发的行为，中国如果有能力，完全可以自行剿灭。另外俄国人还催促咱们，尽快的扩大抚远集市的规模，提供更多的货物。”

“这又是在耍无赖啊！”张廷兰冷笑了一声：“想要借着土匪的名义，向咱们施压，也亏这帮俄国人想的出来，既然他们不管，咱们就替他们管教一下，从现在开始，我这个边务总指挥就要不客气了！”

张廷兰估计的没有错误，俄国人野性难驯，随着寒冬越来越严重，他们

吃光了所有的粮食，从军人到老百姓，越来越多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绝望的俄国人将注意力自然转向了周围。

物产丰饶的东三省就首当其冲，在不久之前，东三省还大量的出货，说明那里有无数的粮食和美酒，俄国人自觉结成了一个个的匪帮，想要到中国去碰碰运气。

偏偏这个时候，远东的那些军队也露出了贪婪的本质，他们甚至也化妆成了普通的土匪，想要把中国当做淘金的圣地，一夜之间，通过抢掠，他们就能发大财。在过去多少年间，中国衰弱到了极点，一两万军队就可以纵横中国腹地，占据中国的首都，现在有成百上千的俄国人，在边境占点便宜还是能做到的。

因此边境线上的冲突越来越多，一队一队的俄国人越过冰封的黑龙江，潜入了东三省腹地，疯狂的洗劫着所有的粮食和日用品，规模越来越多，深入距离越来越远，抢得东西也越来越多。

“这世道果然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如果我们不证明自己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俄国人就不会和我们平等交易，他们只会贪得无厌，俄国的军队不光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甚至都可能加入到抢掠的行列之中，因此我们必须给予俄国匪徒迎头痛击，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把边境线安稳下来，然后咱们才能谈别的！”

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就下令加紧调查边境的问题，同时宣布成立东三省边防总指挥部，统一管理吉黑两省边境冲突。

这次也是总指挥部成立之后，首次正式开会，手下的主要干将全部聚齐，孙安虎，秦威，还有卫戍旅的白文山全都到齐了，另外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和李景林等人也都列席会议。

他们也了解了边境的情况，听到张廷兰决定动手收拾俄国土匪，他们也都举双手赞成，既然俄国政府摆明了不想干涉，那奉军就不用客气了。

“要打就要狠狠打，争取围歼几股俄国土匪，这样俄国远东当局就会知道咱们不可轻辱，他们的麻烦也是越来越多，必然会向咱们低头，和我们寻求合作，因此所有人必须打一个开门红，不能有任何失误！”

第二百七十六章撒下香饵

“中国人，一袋子面粉多少钱？”一个高大的俄国商人抓起了一点，轻轻捻了捻：“质量不算太好啊！”

对面的中国商人根本没搭理他，抚远黑市完全是卖方市场，想要讲价，根本没门。

“两条黄金！”

“什么？”俄国的商人顿时把眼珠子瞪圆了，大声的咆哮起来：“你这是在抢劫，钱一段时间一条黄金能买两袋面粉，短短五天时间，就翻了四倍，你们想干什么？”

“不想干什么，我就这个价钱，你现在不买，一会儿还涨价，我们弄点白面也不容易，还要费力气运过来，天寒地冻的牲口都不知道了累死了多少。”

对面的俄国人把脑袋摇晃的如同拨浪鼓一般：“不行，太贵了，太贵了，按照这个价钱，我们一点都赚不到，还会赔本的！”

一旁一个看热闹的中国商人嬉笑着说道：“贵国粮食多少钱，我们都清楚，一袋面粉，至少能卖到五六根金条，扣除孝敬远东军队的，也能落下一两根。我们中国人做生意就讲究情面，大家都有赚头，要是我们吃干抹净，把价钱订到五根金条，你们该买不还是要买么！”

“能填饱肚子的只有粮食，留着黄金，到时候只能吞金自杀！”

另外一个山西商人也插嘴了，他的话顿时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几个俄国人有些恼羞成怒，脸涨得通红，其中一个人猛地伸出了毛茸茸的爪子，抓住了中国商人的前胸。

“卑贱的中国人，知道我们是谁么？强大的俄**队随时会把你们碾碎，一群杂碎而已！”

“我不管你们是谁，我只知道你们是一群吃不饱饭，死乞白赖求我们施舍的混蛋，你赶快把狗爪子拿开。不然我就就军队过来！”

“别再这装蒜了。”那个山西人又说话了：“俄国有多了不起，我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县城了可有不少俄国姑娘，听说在你们国内十斤白面，就能换一个媳妇回来，你要是能拿送几个姑娘过来。我们还能给你降价钱！”

一共三个俄国商人一看昔日被他们踩在脚底下的中国人嘲笑他们，而且还是如此的肆无忌惮，他们终于承受不住了，为首的那个人手上一用力，将一个中国商人推到在地，这时候中国的商人也不是善茬子。一共十来个人，每人手中都抄起了木棒砖头之类的，疯狂的砸了过来。

打了一段时间的交到，这些中国商人早就看透了俄国人外强中干的本性，对他们绝对不能客气，因此大家伙一点不留手，把三个俄国人很快打倒在地。嘴里头不住的痛叫。

这一幕正好发生在抚远县外的小市场上，偏巧此时张廷兰，张学良，还有郭松龄等人过来查看情况，一见俄国商人闹事，张廷兰急忙挥手，一队六七个军人冲了过去，将人群分开。

别看俄国人五大三粗。但是面对数量占优势的中国商人，还是没有多少抵抗能力，都被打得皮青脸肿。几个军人将俄国人像拖死狗一样，扔到了外面。

由于发生了冲突，整个市场里，所有的中俄商人都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呆呆的看着。张廷兰向他们摆了摆手，然后说道：“所有俄国商人朋友们，我们欢迎你们过来采购物资，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们必须遵守中国方面的规矩，可以讨价还价，但是别想行凶逞强，一切都要照着规矩办！”

张廷兰说到这里，扫视了一下全场：“谁再敢动手伤人，就永远取消交易资格！”

这句话还是很有威力的，这个黑市简直就是十足的聚宝盆，往来一次，至少是百分之一百的纯利，这简直是让人发疯的数字，谁也不愿意失去这个资格，虽然要看中国人的脸色，心里头有点别扭，但是一想到高额的利润，他们全都老实了下来。

“各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最近又从奉天等地采购了一大批物资，很快就会运到这里，到时候会恢复到以前的出货量，还会扩大规模。而且我们决定采取新的模式，大家可以公开竞标，价高者得，也就是说，下一步你们只要准备好足够的钱就可以了，除了黄金之外，我们只接受工业设备和军火装备，不论新旧，大家都做好准备，享受一场盛宴吧！”

有些俄国人还不懂汉语，只能询问周围已经沸腾起来的伙伴，一听说居然要扩大规模，他们都兴奋起来，尤其是能公开竞价，还能用设备军火抵押货款，更是引爆了他们的热情。

以往军火和设备只能有远东军方和奉军进行交易，普通商人只能老老实实用黄金进行交换，可是现在情况一变，他们顿时就发现了其中的商机。

中国工业基本上就是一片空白，机器价格很高，而俄国现在有不少工厂都已经停工了，机器就像废铁一样堆着，如果能把这些机器弄来，然后交换粮食等物资，绝对比黄金省多了。

当然有些更加神通广大的商人已经在打着军火的注意了，如果能弄到一些废旧军火，那其中的赚头会更多，所有俄国商人已经顾不上继续讨价还价了，而是急忙离开，前去想办法，筹措黄金和物资了。

“拙言，抛出这个消息，恐怕是另有深意吧？”姜登选笑着问道。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是没有这个消息，那些俄国的匪帮会有动作么！”

“没错，拙言，我刚才观察了一下那些俄国商人，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商人。”李景林道：“不过其中有几个身形矫健，而且眼神飘忽，绝对不是商人，多半就是过来侦查消息的间谍！”

“我当然相信李剑仙的眼光，既然开了门，新鲜空气能进来，苍蝇蚊子也能进来，不过正好让他们当一回盗书的蒋干，引诱俄国人上套。咱们下一步就要做好应对，让俄国人知道厉害。”

张廷兰自从了解到俄国匪徒越来越猖獗之后，就下力气调查了一下，发现主要的冲突都围绕着抚远县周围，不超过一两百公里，而且越是临近县城，抢掠的就越多。

情况已经很明显了，俄国人知道这里是奉军和他们主要的走私通道，云集了大量的物资，因此才引来疯狂的抢掠。这些俄国人也不是傻瓜，任何一伙土匪，在做事情之前，都知道要调查一下情报。

而边境线上，对俄国开放的抚远县就成了最好的刺探情报的来源，恐怕在俄国人的眼睛里，这次的对手还是和满清一样无能，一点情报意识都没有，什么消息都任由他们窃取。

张廷兰回到了县城之后，立刻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核心就是伪装成大量的物资要运到抚远，然后诱使俄国土匪攻击车队，然后利用优势兵力，一举将俄国匪徒消灭干净，同时威慑住俄国远东军方，这个任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咱们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就是弄清楚俄国匪徒的具体情报，第二就是要包装出一个车队，充当诱饵，引诱俄国人上当，第三就是要加强边境的巡逻，如果遇到小股土匪袭扰，坚决还击！”

情报工作向来是双向的，俄国人能调查奉军，奉军也能够调查俄国人，况且张廷兰早就下了一番功夫，想要弄到准备的情报，并不困难。

“拙言，这个诱饵的工作就交给我们吧！”张学良主动提出了要求。

“汉卿，对方虽说是俄国土匪，但是其中多半会混有俄国士兵，现在俄国也是兵匪一家了。俄国兵在欧洲可有灰色牲口之称，战斗力凶悍，而且顽强异常，你们都是新兵，充当诱饵太危险了我看你们还是参与伏击作战吧，这样也能锻炼队伍！”

“既然上战场，就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看这个诱敌的任务就交给我们新兵团吧，如果总指挥担心，不妨充实一些老兵就可以了，新旧互相配合，战斗力还是有保证的，而且不要太迷信俄军的战斗力，他们已经乱成了这样，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

郭松龄这一旁突然开口了，他这是代表整个新军团请战了，而张学良一听郭松龄的话，也是连连点头。

“拙言，你就不用担心了，不少学员都上过战场的，能够处理紧急情况！”

张廷兰微微扫了一眼郭松龄，这家伙的确是功利心太重要了，如果他真心爱护张学良，就应该听从张廷兰的建议，从稳妥出发，保证张学良的安全，但是这个家伙却是主动求战，话里话外还透着对张廷兰的责怪。

看来郭松龄只是把和张学良的交情当成他获得权力的一条终南捷径，这种朋友绝非真正的知己。张廷兰偷眼看了一下张学良，发现他根本没有想到这里，张廷兰也知道有些事情也不是自己说了就能有效的，相反还会引来猜忌。

因此张廷兰把对郭松龄的看法放到了心里深处，想了想，然后说道：“既然汉卿请战，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不过千万要小心，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上，不要逞强，我会安排足够的援军，只要俄国人上钩，就绝对逃不了！”

第二百七十七章咬钩了

一根金条三两重，民国时候，一两是三十克，也就是说一根金条九十克，在一战开始之前，能换六十美元，而目前为止，中国上海的粮食价格最高，换算成美元，一担最好的面粉价钱也就在三美元左右。

可是到了抚远，一担能换两根金条，也就是一百二十美元，当然按照规定，其中一半利润要上交吉林政府，剩下的黄金也要存到奉天银行，然后兑换成奉票，才能在市面上流通。

毫无疑问，吉林政府将大头拿到了手中，而且他们不只吃中国商人，俄国商人一样跑不了，要缴纳入场费，运输费，交易税等等。但是仔细算下了，毛利润还是达到了十五倍以上。再扣除运费，利润也超过了五倍，而这些面粉到了俄国之后，价格还会暴涨两三倍，甚至是有价无市。

这就是黑市的魅力所在，任何商人都会发疯的，乔岚云手里头攥着账本，仔细的翻看，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容，显得十分满意。张廷兰这次从奉天回来，也把这位奉天商界的女王找了过来，让她全权负责。

每天都有大量的物资运过来，同时还要盯着俄国方面的动向，的确是非常消耗脑力，张廷兰干了一段时间，已经当了逃兵，不过乔岚云却是甘之如饴，操纵着巨额的财富流动，将无数俄国人的血汗钱毫不客气的卷走，一点都不剩，其中有着一种特殊的乐趣。

正在乔岚云美美的看着账本的时候，张廷兰来到了她的办公室之中，一走进来，张廷兰就感到了一阵的头疼，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讨厌的算盘声，离着老远，就能听到，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甚至有点像后世的网吧，无数全情投入的游戏迷在狂按键盘。

这让张廷兰这个喜欢安静的人直皱眉头：“乔大老板，您真是好修养啊，居然不在乎干扰，实在是让人敬佩啊。”

“张先生，这是我的一点爱好，越听着算盘的声音。我就越宁静，心里头越放松，要是听不到了，反倒不舒服。”

“果然是天生的商人，我是自愧不如。”

“您又说笑了，我是天生干苦力的。您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呢，要是没有您的支撑，哪里有这么好的赚钱天堂啊。”

“咱们就别互相吹捧了，你说一说，下一步准备怎么发展黑市啊？”

“张先生，我的确想了想，咱们现在走私的高级面粉。服装名酒，主要是供应有钱人，普通的俄国人也拿不出金条来。下一步我认为普通人也不能放过，从国内多运一点土豆啊，棒子面之类的，我听说俄国穷人就拿土豆当主食，咱们东北的土豆个头大，味道好。肯定受欢迎。”

张廷兰给乔岚云伸出了大拇指，笑道：“乔老板果然有想法，不过你先筹划着，下一步我准备再扩展出一条商路来，在抚远可以通过江面直接交易，但是要从腹地把东西运过来，要走的路还是太远了。大宗的东西不划算。”

“张先生，您是在打铁路的主意么？”乔岚云作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对于各种潜在的商机是十分敏感的，整条中东路呈现丁字型。横着一笔的东半段经过绥芬河，直接同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连接，能够到达海参崴，向北就是伯力等地。

铁路运输比起公路有着太大的优势了，况且现在的东北还是马车阶段，

差距就更大了，如果准备大卖土豆，靠着马车运输，肯定会赔钱的，只有通过铁路，才有赚头，而且一些大型的设备，光靠着马车肯定拉不走，必须走铁路才行。

另外绥芬河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位置在中东路的最东边，霍尔瓦特的势力比较薄弱，能够避开这个贪婪的大狗熊，张廷兰已经安排人手过去准备了。

“要是能通过这条铁路，大量的走私，获利绝对会成倍增加，您准备什么时候打通商路啊？”乔岚云语气之中带着一丝激动，甚至都要跃跃欲试了。

“先别着忙，要想扩大合作，首先就要立威，没有军威，俄国人才不会老老实实的听话呢！”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其实张廷兰早就考虑的绥芬河，不过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情况下，特别是武力不能威慑住俄国，在那边进行走私，搞不好俄国人就会沿着铁路，袭扰吉林腹地，就得不偿失了。

现在随着奉军弄到了大量的武器，整编也初见成效，张廷兰的腰杆硬了，想法也就多了，扩大贸易规模，利用铁路搬空远东，这个计划在张廷兰的脑海之中越来越清晰了。

不过要想实现这个计划，必须拿出足够的实力，威慑住俄国人的野心，让他们老老实实，按照奉军的规矩办事，不然一切都是妄想。

张廷兰和张学良郭松龄等人敲定了作战计划，随后就找到了乔岚云，就是让她帮着把诱饵彻底抛出去，利用抚远的黑市，向俄国人透漏奉天大批物资到来的消息，乔岚云欣然领命。

果然消息没放出去几天，黑市之上就出现了不少游手好闲的俄国人，他们的兴趣不是看那些货物，不是和商人讨价还价，而是四处打探消息，尤其是喜欢和一些车夫打交道，这些往来的马车夫，对道路上的消息十分熟悉。

而且他们生活也比较苦闷，在茫茫的雪野上，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渴了抓一把雪，饿了啃一口饽饽，只为了能多赚一点钱。

有些俄国人就找到了这些车夫，带着他们到县城之中乐呵一下，感受俄国美女的热情，在那些丰润、充满弹性的身躯上面，肆意的驰骋，大肆的攻伐，把所有的垃圾情绪都释放出来。

床榻之间，历来都是最好的获取情报的场所，俄国人深知这个道理，很快他们撬开了两个车夫的嘴，得到了奉天物资的具体路线，如获至宝的俄国人快速将情报送到了伯力。目前身在伯力的远东总督是沙皇的侄子，名叫菲力斯，正是这个家伙亲手击毙了那个妖僧拉斯普京。

菲力斯为了躲避报复，主动跑到了远东，担任总督，不过这位皇亲贵胄，到了伯力之后，分外的失望，远东怎能比得上欧洲的花花世界，菲力斯只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女人身上，纵情酒色。

不过好景不长，俄国国内饥荒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远东地区，本来就不是产粮区，情况就更加糟糕，不只是普通老百姓，就连军人都吃不饱饭了。

俄国以军事立国，建立强大的军队，历来都是沙皇最大的追求，如今再也没有钱，饲养这头军事巨兽了，转过头猛兽就要反噬主人。

菲力斯能够亲手枪毙拉斯普京，可见他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庸才，他也知道必须满足军队的需要，千方百计，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都成。

因此在他的纵容之下，抚远的黑市越来越兴旺，大量的库存武器被卖到

了中国，菲力斯甚至截留了不少美日运来的军火，也都从中国手中换成了粮食，衣物，还有日用品，军队终于安定下来。

菲力斯松了一口气，不过渐渐的他也萌生了另外的心思，他很清楚，这种黑市交易，中国人赚到的好处要更大，一想到让那些拖着猪尾巴的黄皮猴子白白弄到那么多的好处，菲力斯就心不甘情不愿，甚至有种抓狂的感觉。

这世上有多少好处，也都应该落在他这位拥有贵族血脉的公爵身上，是那些该死的中国人抢了他的钱，菲力斯咬牙切齿，愤恨填胸。

偏巧这个时候俄国的土匪四处横行，菲力斯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可以使用武力，将那些属于他的暴利夺回来，随后在这位总督的支持之下，不少俄**队化妆成土匪，频繁的越过中俄边境，抢夺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的野心也越来越膨胀。

“公爵先生，我们从中国人手中得到了确切情报，他们会有一大批物资，从奉天运过来，其中有大量的奢侈品，价值至少在几十万卢布以上，我认为不应该放过这批物资，等到他们把东西运到了抚远，我们就杀出去，黄皮猴子肯定阻挡不了我们，把整个抚远都抢劫一空，一切都是我们的。”

“蠢猪！”菲力斯听着手下将军的话，他顿时就把眼珠瞪圆了，诺曼诺夫家族的人都有着一张病态的面孔，一旦生气起来，煞白的面容，就像吸血鬼一样，阴森可怕。

“柯里津，用你的猪脑好好想想，如果我们洗劫了抚远，中国人就都被吓跑了，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漫漫严冬，难道我要把你放在锅里煮，然后分给那些饥饿的人群么？”

柯里津被公爵的态度吓住了，急忙说道：“公爵，您是要我们放弃这些东西么？”

菲力斯彻底被这个猪头一样的部下气到了，抓住了他的胸口，恶狠狠的说道：“你这个蠢货，中国人从我的手上赚走了大量的黄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菲力斯咆哮完毕之后，然后对着柯里津说道：“我需要你去抢劫这些东西，但是又不要超出中国人的底线，不能把他们吓跑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之中，我们都要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直到我们度过该死的冬天。”

“睿智的公爵阁下，卑贱的奴仆终于了解您的想法了，现在就去安排！”

第二百七十八章仆从军

作战计划制定之后，张学良和郭松龄带着一千多人急速赶到了富锦，这里距离抚远将近三百里，是吉北重镇，以往所有的物资都要暂时运到这里，然后在输送到抚远。

如果直接把海量的物资屯到了俄国人的眼皮子底下，谁都不知道俄国人会不会发疯，因此富锦成为了黑市贸易的大后方，从东北和关内输送的东西全都云集于此，大量的商人也在这里了解抚远的行情，及时的调整采购和出货的方案。

为了服务走私贸易，富锦出现了大量的行会，银行，钱庄，还有为数众多的中间人，有了这帮人，虽然是寒冬腊月，但是热闹繁荣一点不逊色夏天，甚至还有所超过。

张学良到了富锦之后，郭松龄主动和他商量：“汉卿，按照我们的估计，如果俄国匪徒想伏击车队，必定会在富锦到抚远之间，超过了富锦，就已经深入了中国腹地，他们人生地不熟，绝对不会干这种危险的事情，因此咱们从富锦开始改换妆扮，伪装成车队的车夫和押运人员，然后向抚远进发，引诱俄国人出击！”

“一切都听郭老师的安排！”

“这里可没有什么老师，只有团长和参谋长。”郭松龄严肃的说道：“汉卿，既然是在军队之中，就要有军队的规矩，我们新军团绝对不能让别人比下去。听说张拙言也是以严格训练新军而崛起的，我们的部下一定要超过他！”

“茂宸先生，你怎么想着和拙言较劲啊？”

“难道不应该么？他的警备师可是奉军一等一的主力，而且他也是奉军后起之秀第一人，地位甚至超过了老一辈的人物，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既然领兵打仗，就要勇做第一，不然只能活在别人的光环之下。”

“茂宸先生，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拙言最厉害的可不是领兵打仗，他懂民政，经济，金融，外交。教育，方方面面，堪称全才啊。就算领兵打仗超过了他，一样要甘拜下风的，至今我还没找到他有什么不懂的呢！”

郭松龄一听张学良对张廷兰评价这么高。也是一阵的错愕，仿佛在说自己不自量力。选错了目标一般。郭松龄就有些不自然，不过他很快掩饰了过去。

“汉卿，还是尽快改扮吧，我们尽快出动，早点解决了俄国土匪，也早点立功！”

张学良也点头称是。此时在富锦已经云集了一支四百多辆马车的车队，上面装满了各种物资，原计划是送到抚远的，张学良他们接管了车队。

将所有的贵重物资都卸了下来。换成了一些石块和沙袋，伪装成了货物，一旦发生冲突，这些沙袋还能充作掩体，毕竟在茫茫雪野之中，想要临时弄到足够的沙土，也是很困难的。

作为一支商队，携带重武器肯定不现实，大炮之类的想都不要想了，他们只能携带一些机枪，分别装在了十几辆马车上面，作为火力支援之用。

就在他们都准备好了之后，在抚远方向，张廷兰也加紧了布置，他把孙安虎和秦威都找了过来。

“俄国人战斗力不容小视，而且我们这一次作战，务求快速全歼，一定要展现出压倒性的力量，只要这样才能威慑俄国人，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和我们进行正常贸易。”

“放心吧，我们都明白！”

“嗯！”张廷兰点点头，然后说道：“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保护新军团的安全，尤其是少帅还在里面，不能出现任何的差错。”

孙安虎和秦威从心里头都不愿意让张学良掺合这种危险的事情，打赢了功劳都是少帅的，打输了，责任都是他们的，最麻烦的就是一旦少帅出了点差错，他们说不定就会掉脑袋。

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也没有办法拒绝，只能尽全力保护才是，他们两个已经做好了准备，各自的队伍保持和张学良他们在半天路程以内，一旦发生了交火，他们立刻用最快的速度杀过去。

“咱们在俄国的情况人员已经送来了消息，大批的俄国土匪在聚集，数量超过了一千人，他们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咱们的车队，另外沙俄的远东驻军也有动作，有一支一千多人的部队离开了营地，对外宣称要进行军事演习，不过我认为这多半是个借口！”

现在俄**队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谁还有那个心情和精力搞演习啊，难道就不怕那些军队趁机作乱，发动兵变么！因此张廷兰估计，这支部队目标也可能是抢劫奉军，也只有这种油水丰厚的事情，才能吸引到俄**队的兴趣，让他们愿意冒险拼命。

“如果这两股俄国人合流在一起，他们的总人数至少会超过三千人，对付起来或许会有麻烦！”秦威说道：“尤其是其中有一千多的俄国正规军队，沙俄作为陆军强国多少年，军队还是很有积淀的。”

“不用担心，这次是和俄国人交战，我准许你们使用重炮，拿着榴弹炮给我狠狠的轰俄国人，把他们都炸成碎片！”

从弄到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开始，这就是奉军的核武器，训练和使用都格外谨慎，生怕让日本人知道了详情，因此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实战使用。到了吉林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不用担心日本人注意，正好能够好好的检验一下炮兵的训练成果，张廷兰自然要把火炮拿出来。

有了好武器就要使用，不能总藏着不是，秦威听到了张廷兰的话之后，双眼之中露出了惊喜之色，他现在正是重炮团的团长，但是当上了这个职务之后，秦威也有一点担心，那就是重炮团变成了和奉天同行一样的下场。

正因为重要，就很难在战场上使用，只能眼巴巴看着别的部队杀敌立功，现在一听张廷兰的命令，他顿时感到了十足的振奋，看来在吉林的地面上，他们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用刚刚交换的俄国武器，反过头去轰俄国人，我怎么感觉这事有点荒谬啊！”孙安虎笑着说道：“我现在就有一个担心，如果远东的总督菲力斯知道了这回事，他会不会不再向咱们出售军火了啊，那样可就得不偿失了！”

“放心吧，现在的情况是俄国人求着咱们，他们只要知道了奉军不可轻辱，就肯定会老老实实和我们进行贸易，而一旦谈起来贸易，俄国人就只能乖乖把牛黄狗宝都送过来，不然他们想饿死自己啊！”

“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俄国人好像有点惨啊，咱们是不是在欺负人啊？”

“没错，咱们就是要欺负人，原本都是俄国欺负其他人，现在他们自作自受，好死不死的参加欧战，把所有力量都消耗一空，国家也风雨飘摇，几乎要崩溃了，在这个时候，就要趁你病要你命，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礼也！”

他们在一起商定了作战的方案，张学良和郭松龄压着车队从富锦缓缓离开，一次四百辆马车，这种出货规模在黑市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自从消息传出去之后，所有的商人都在眼巴眼望，等着这场盛宴。

另外一些人也同样在等着这场盛宴，柯里津得到了报告之后，将手下的士兵，还有那些边境的匪徒全都召集了起来，本来军队和土匪是死敌，但是此时他们却成了一家人，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永恒的利益。

柯里津带着大军绕开了抚远，来到了中俄边境线附近，这时候早有两个中国人在等着他们，这两个人一个身体精瘦，一双眼睛金黄金黄的，他有个匪号，就做金眼鼠，是边境线上面的巨匪，手下有着一千多人的队伍。

孟恩远统治吉林期间，几次派兵剿灭他，不过全都失败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金眼鼠背后站着俄国人，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国家，俄国很善于敢这种事情，支持一些地方武装力量，借助他们开路，扰乱对手的秩序，寻找鲸吞蚕食的机会。

在外蒙和新疆，俄国人都积极扶持地方的王公权贵，宗教民族势力，到了东北，宗社党这张牌被日本人拿去了，他们只能扶持一些土匪了。

有了俄国的支持之后，金眼鼠有了枪，也有了钱，遇到官军剿匪，打不过了就可以逃到了俄国境内，忍一段时间，又死灰复燃，继续抢劫了。

几年下来，他已经彻底成了俄国人的奴仆，只是现在他的主子也堕落了，走上了和他们一样的路子，需要靠着抢劫过日子了，说起来还有些滑稽。

不过金眼鼠依旧十分恭顺，带着自己的军师恭恭敬敬的站在了柯里津的面前。

“将军阁下，我已经挑选了四百名最精锐的手下，完全可以充当您的先锋，去抢劫车队！”

“很好，你们只要好好表现，沙皇俄国就一直是你们的后盾，根本不用在乎中国的那些垃圾军队！”

柯里津想了想又问道：“你们选好了攻击位置么！”

“早就选好了！”金眼鼠嬉皮笑脸的将一张地图放到了柯里津的面前，用手指了指，说道：“这里叫做毛家集，距离抚远一百二十里左右，周围地形平坦，易攻难守，我看这里就是伏击的最好去处！”

第二百七十九章灰色牲口

“茂宸先生，咱们已经走出了快二百里路了，再有一两天可就回到抚远了，你说要是俄国人不出现，我们不是白白的跑了一趟么？”

“总之时刻做好准备吧，从这里到抚远，距离越来越近，俄国人随时都可能出现，让大家都打起精神来，不要懈怠！”

郭松龄传达了命令下去，负责押运的士兵都打起来精神，讲武堂的学员都参加了行动，张廷枢也不例外，他看了看天色，随手拉住了吴凯杰。

“老吴，你觉得今天是不是有些气闷，似乎风也不是那么冷了？”

“有点这个感觉，你想说什么啊？”

“要来暴风雪了！”张廷枢笑着说道：“自从当兵开始，我爹只要有空，就对我和我哥耳提面命，让我们小心各种状况，数九寒天就要防备风雪，要是刮起了大雪，对面几十米就看不清人了，这时候就要防备被敌人偷袭。”

吴凯杰点点头，说道：“没错，如果到了蒙古一带还要防备沙尘，漫天的黄沙，也会严重影响视线的。”

“看你们的意思是说今天会遭到偷袭了？”张贺年笑着问道。

“乌鸦嘴，就不怕遭来贼！”张廷枢道：“亏你还在深山老林打过猎呢，我问你，进了大山，你敢胡说么？”

“的确不敢，这倒真不是迷信，有一次我进山，有个同行的年轻人就说他从来都没有迷路过，结果走着走着，他就消失了，等到我们打猎回来，就发现了一些碎布片，最后在一个山坳里面发现了一堆骨头。这家伙被老虎吃了。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这世上有种东西叫做运气，能活下来就是命好！”

张贺年追忆了一下山里人的艰难，随即笑道：“不过这次我们可是盼着有人来偷袭啊，不然怎么杀敌立功啊，副师长一番辛苦的布置，不就没用了么！”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聊着，前方不远出现了一个小镇子，正是毛家集。天色也晚了，车队到了镇子边上，扎下了营寨，就在大家忙着做饭的时候，天空被浓稠的黑云遮蔽起来。刮起了一阵暖风，紧接着鹅毛大雪就飘落下来。

没到过东北的人恐怕很难知道真正的大雪是什么样子。浓厚的云层堆积在天空中。仿佛整个天地都变小了，密集的雪片就像倾泻一般，快速的下落。

渐渐的视线也完全模糊了，几十米外什么都看不到了，声音也变得模糊起来，只能听到雪片飘落的簌簌之声。越来越密集，雪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时候，最舒服的事情就是躲在暖烘烘的炕头上，舒舒服服的睡一觉。等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会发现屋门外急需了一两尺厚的积雪，连房门都打不开了！

不过新军团可没法享受这种待遇，他们必须打起全部的精神来，过了这个晚上，距离抚远就剩下一天多的路了，要知道抚远可是有着中国大军驻守，俄国的匪徒不会疯狂到那种程度，在中**队的眼皮子底下抢劫，那简直是玩火。

这里就是最危险的位置了，张廷枢，吴凯杰，张贺年，马占山等人都是一期学员之中上过战场的，了解领兵打仗的关键，他们显得格外的谨慎，向

张学良请示了之后，亲自带队，负责营地周围的巡逻工作，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而此时一直三千多人的队伍正在快速向毛家集方向赶来，金眼鼠让自己的手下充当向导，引着俄国人，快速前进，他还跑到了柯里津的身边，满脸都是谄媚的笑容。

“将军阁下洪福齐天，天降大雪，正是偷袭的好时候，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扑过来，保准能把奉军的物资全都抢过来。”

柯里津的脸上也露出了一阵微微的冷笑，对于狗一样的金眼鼠，他是从心里往外看不起，不过想要办事就离不开这些数典忘祖的混蛋，当然也因为金眼鼠，让他对中国人越来越鄙视了。

这样腐朽的国家，这样愚昧的国民，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如果不是被日本人打败了，现在整个东北都应该是沙皇俄国的了。

脚下最肥沃的黑土地落到了俄国的手中，梦寐以求的不冻港也来了，彼得大帝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想到这里，柯里津越发的记恨欧洲的战争了，与其同顽强的德国人拼命，倒不如把精力放在中国身上，如果战争能够结束的话，俄国势必还要掉头东进，把这些土地都拿到手。

行走在黑土地上面，柯里津心中的贪婪疯狂的滋长，这或许是每个俄**官共同的想法。他们的队伍冒着风雪，急速前进，距离毛家集越来越近。

处于献媚的打算，金眼鼠主动请战，他要充当俄军的先锋，柯里津也没有拒绝，他很清楚，那么多的大车就放在那里，根本逃不了，正好能让金眼鼠冲上去，消耗一下对方的实力，因此毫不犹豫的点头同意。

金眼鼠率领着他的部下，冲到了最前头，离着老远，勉强能够看到一点昏昏黄黄的亮光，那里就是毛家集了。

金眼鼠把手下人都召集过来，用尖细的声音喊道：“弟兄们，前面就有四百多辆大车的物资，上面装满烟草，名酒，大量的罐头，还皮草衣物，这些东西只要拿到了俄国，就都是黄澄澄的金子，到时候俄国人吃肉，咱们也能喝汤，你们谁都不许退后，不然老子枪毙了你们！”

“大哥，您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

风雪淹没了这帮人的呼喊之声，他们按照以往偷袭的方式，分成了几个小队，快速的冲击过去。

“什么人？口令！”正在巡逻的吴凯杰多年跟着吴俊升，战场经验最丰富，自从巡逻开始，他就有种预感，似乎俄国人就要出现，因此他也格外的小心。他突然听到了风雪之中传来了粗重的喘气声，心中立刻警觉起来。

他大声呼喊，回答他的却是一声清脆的枪响，幸好对方也看不清吴凯杰，只能盲目的射击，根本没有什么伤害。

不过吴凯杰他们却可以通过对方枪声和火光判断对方的位置，双方此时的距离只有三四十米而已，他立刻卧倒在了地上，掏出了两把手枪，准确的打出了几个连射。就听到了对方有痛叫的声音，显然有人中枪倒地了。

其他几个巡逻士兵也陆续的开枪，金眼鼠手下的土匪实在是没有办法和正规军队比拟，双方遭遇之后，他们甚至不知道要卧倒在地上。还一个个傻愣愣的挺着身体，寻找敌人。

这时候他们只能成为最好的靶子。吴凯杰两把手枪不停的射击。足足有七八个人倒毙在地。

随着枪声响起，张学良和郭松龄等人也全都被惊动了，他们立即下令，所有人立即行动起来，做好迎敌的准备。

马车上面的沙土袋子全都卸了下来，堆成了一道防线。机枪也快速架设起来，马车全都被赶入了镇子之中，严格的看管起来。这时候吴凯杰已经带着手下人渐渐的撤了回来，他们一共击毙了至少二十个对手。直到对方人越来越多，他们才不得不退了下来。

这时候奉军士兵也全都摩拳擦掌，那些学员也都热血沸腾，一直等着在战场上大显身手，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严阵以待，金眼鼠指挥着部下越来越近了，这时候奉军阵地上面机枪已经响了起来，密集的枪声，打破了雪夜的寂静，炽热的子弹穿破层层的雪片，快速的扫射过去。

那些只知道盲目冲锋的家伙很快被打成了碎片，由于有大雪遮掩，金眼鼠也不知道自己死了多少人，他只知道拼命的催动部下冲锋，似乎只要杀到了镇子之中，他们就算是赢了。

那些手下人也是稀里糊涂之中，还以为自己的对手就和以往的地方守备部队一样呢，根本没有在乎，放开了胆子冲锋，不过渐渐的有些人也感觉到了不对，怎么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

往前跑了几步，忽然就被一个东西绊倒了，仔细一看，正是一具尸体，还在不断的往外面冒血。渐渐的这帮人终于发现了，成片成片的死尸都倒在了地上，这些人全都是他们的弟兄，有些滑头的家伙已经故意放慢了脚步。

“第十个了！”张廷枢一直苦练枪法，而且他的天赋也不错，射击水平不比一般的狙击手差，他已经连续击倒了十个对手，虽然不能确定已经都死了，但是至少会是重伤，而且在这种大雪天里，被击伤，往往就意味着死亡，就算是枪伤不致命，寒冷的天气也会把你冻死的。

趁着换子弹的时候，冲着一旁的张贺年挑衅的喊道：“这仗打得也不难啊，怎么对方都傻乎乎的，直接往枪口上撞啊？”

“二少爷，你就别臭美了，没听见对方喊话的声音么，也***是中国人！说起来也丢人，怎么哪里都有这帮二鬼子啊，俄国人给了他们什么好处，让他们把祖宗都能忘了。”

张贺年一面痛骂，一面从抄起来几颗手榴弹。

“我哥早就说过，满清几百年的奴化，让中国人的血性都没有了，咱们以后不只要战胜列强，还要战胜自己，把这些垃圾都清除干净！”说着话，张廷枢又击毙了一个冲过来的土匪。

这时候张贺年猛地一挥手，三颗捆在一起的手榴弹被抛了出去，他身高臂长，力气也超乎常人，而且又顺着风势，这一下足足扔出去四五十米远，一声剧烈的爆炸响过，周围六七个土匪轰得一下，全都倒在了地上。

“嘿嘿，还是这么杀人速度快！”

“将军阁下，您快点派兵过去吧，这伙军队太厉害了，还没有接近他们的阵地，我的弟兄就死了差不多了！”随着大量的手下被击毙，金眼鼠也没有了办法，只能够向柯里津求援，这次为了向主子展示忠心，他把最能打的部下都派了出来，结果死伤大半，心疼欲裂啊。

“废物，中国人都是废物，我就让你见识一个俄国人的战斗力！”

“您说的没错，中国人都是垃圾，都是饭桶，一切都靠着您了！”

柯里津也心疼手下的士兵，他先让那些真正的土匪冲锋，雪野之上响起

了一阵阵的乌拉之声，一大片黑压压的身影出现在了雪地之上，他们快速向奉军的阵地冲了过去。

这时候所有新军士兵的心也提了起来，真正的对手终于出现了，他们就要领教一下灰色牲口的厉害了！

第二百八十章天然掩体

乌拉，乌拉……

震耳欲聋的喊声传到了奉军的阵地上，所以的士兵都不免有些紧张，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彻头彻尾的菜鸟，而且第一次就要面对凶悍的俄国人，都不由得将手中的枪攥紧了。

“都别***害怕，俄国人除了块头大，没有别的了不起的！”

“块头大，靶子就更大，打起来还容易呢！”

吴凯杰和马占山他们不断的给士兵们鼓劲，让大家稳定情绪，抛开恐惧，专心对付俄国人。而就在这个时候，俄国人也渐渐的进入了射程之中，阵地上的机枪一同开火，子弹像雨点一样打了过来。

冲在最前头的俄国人倒下了十几个，其他的俄国人就仿佛没有感觉一般，继续低头猛冲，速度比起金眼鼠麾下的乌合之众快多了，而且势头也更加惊人。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奉军的射击也越来越精准，新兵打过了几轮之后，基本上就找到了手感，在战场上根本不能害怕，只有消灭对手，才能有活下来的机会。

这是所有士兵必须学会的第一课，而且这个雪夜对新军士兵来说，也有一点好处，就是他们看不到凄惨的战场情况，只能远远的看到一些跃动的黑影，瞄准了就开枪，倒下去之后，就扑倒厚厚的雪堆之中。

看不到鲜血，也看不到脑浆内脏横飞的残像，甚至由于处在上风口，他们甚至闻不到太多硝烟的味道，因此他们稳定情绪之后，心理压力就小了很多。

特别是张廷兰在训练独立旅的时候，就非常强调夜战的问题，这也是没有办法被逼的。夹在两个列强之间，一旦在奉军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开战，处于劣势火力是必然的。

白天肯定会被日本人统治，要想对抗他们，就只能发挥夜战的长处，这也是后世中**队以弱克强的宝贵经验。因此新兵入伍之后，都会检查夜盲症的问题，然后让他们吃猪肝一类的东西，直到吃得快要吐了。

当然效果也显现出来，在这种漆黑的夜晚。他们依旧能够看清楚对方的身影，做到有效的应对。

机枪不断的嘶吼，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倒在了冲锋的路上，狗熊一般的身躯扑通扑通的倒下，他们虽然冲击的很猛烈。但是基本上难以接近奉军阵地二十米，因为到了这个距离上。奉军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手榴弹也能发挥巨大的杀伤力。

说到底这些俄国人还不是真正的俄**队，只是一个土匪而已，虽然服从性不错，但是依旧改变不了乌合之众的本质。

在远处观战的柯里津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快之色，深入中国腹地作战，最讲究的就是速战速决。一旦拖了下去，引来了大股的中**队，虽然柯里津不会害怕，但是也是麻烦众多。所谓贼人心虚，就是说柯里津目前的心态。

他急忙叫过了传令人员，大声的说道：“去告诉前面那些笨蛋，他们不要盯着正面冲了，要绕开奉军的正面阵地，从两翼攻击，躲开对方的机枪，不要让那些笨蛋都去送死了！”

传令兵很快将柯里津的命令传到了下去，冲锋之中的俄国人才停了下来，进行战术调整，在短短的交锋之中，已经有将近二百人丧命了。

“这些俄国人也不怎么样啊，除了比前头的那些部队更加不怕死，更强壮，其他的都差不多，完全是死打硬抗，用人命在填啊！”张廷枢笑着点评这一轮的攻击。

吴凯杰在一旁说道：“没错，在列强之中，俄国人的战术本来就很糙，不过他们的服从性的确不错，既然看到了那么多死亡，都没有崩溃，后撤的时候也很有规范，还是有些强国的风范的。”

“别逗了，那是这帮家伙没看清楚战场的情况。”马占山笑着说道：“刚才的这伙俄国人，明显缺少训练，枪法差到了极点，也知道躲避子弹，我猜他们就是一伙刚刚拿起武器的土匪，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根本不知道了死了多少人，哪里知道害怕啊！”

听着马占山的话，大家都不免一阵哄笑。正在这个时候，张学良和郭松龄也亲自来到了阵地上，视察情况。

“团长，一切都没问题，只死了二十几个弟兄，还有三十多人挂了花，都是被流弹伤到的，至于阵地是毫发无损！”

“嗯，打得很好，咱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拖住，等待着援兵到来，一举全歼，大家都要加把劲，不要有任何的疏忽。”张学良勉励了大火几句，郭松龄则是一语不发，仔细的检查了一下阵地的情况，特别是机枪火力的配置。

虽然还搞不清楚对方究竟有多少人，但是从侦查员传来的消息看，对方的数量肯定比自己人多，想要以弱胜强，就必须仰仗强大的火力，机枪是重中之重。

“把子弹和水都准备好了，而且要盯住了，别让水冻上了，实在不行，就用雪来降温，不管怎么样，机枪都不能哑火！”

郭松龄郑重的提醒那些机枪手，就在这个时候，俄国人攻击又一次开始了，这一次俄国显然变得更加聪明了，他们没有盯着正面，而是采取了两翼攻击的阵型，快速的向奉军扑来。

郭松龄也急忙指挥着奉军士兵进行应战，很快枪声大作，这次俄国人的攻势更加凶猛，而且除了步兵之外，俄国人还投入了不少骑兵，仗着速度的优势，向着奉军的阵地杀了过来。

“打！狠狠打！”

个头越大，越容易打，那些俄国的骑兵成了吸引火力的靶子，不断有人被击毙，倒毙在冲锋的路上。不过这些骑兵也为步兵争取了一些时间，越来越多的步兵涌到了阵地前面。

有的人已经进入了二十米之内，就连手榴弹也起不到作用了，所有士兵毫不犹豫的做好了拼刺的准备。结成了一个个的战斗队形，三人一组，一把手枪，两把刺刀，俄国人离着越来越近，手枪的声音就越来越密集。

九毫米的子弹，在近距离能把狗熊打穿，更不用说人了，密集的枪声之下，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倒在了地上。抽搐几下，然后就完蛋了。

当然也有一些俄国人冲到了近前，挥动着刺刀，和奉军杀到了一起，一个粗壮的俄国人挥动着刺刀。刺向了张贺年。

张贺年手疾，急忙一矮身。闪了过去。然后猛地将手中的刺刀递了出去，一下子刺中了对方的胸口。战场上的拼刺和演武场上的又不相同，演武

场由于一对一，全神贯注，还可以格挡躲避。

但是到了战场上，往往就是一念之间。决定生死，你的速度慢了一点，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局势瞬息万变。也容不得任何人多想。

张贺年一见刺刀刺中了对方，急忙双手用力下压，锋利的刀尖划过了对方的胸骨，发出了一种牙碜的声音，好像小鬼在龇牙痛叫一般，温热的鲜血随即从伤口喷了出来，弄得张贺年满脸都是。

他也顾不得许多，将刺刀抽出来之后，继续对付下一个敌人，其他人也都比例外，张廷枢年纪还小，力气也没有长成，和这帮人高马大的俄国人拼刺刀太吃亏了，他的武器就是两把手枪。

旁边的士兵负责帮着他照看两边的情况，他只管正面射击，正好能够发挥他的射击天赋，很快就有五六个俄国人倒在了他的枪口之下。

“这帮中国人还是十分顽强啊！”

在远处观察战局的柯里津脸上露出了一丝一律，他本以为一个冲锋，奉军就会崩溃，没想到奉军非但没有崩溃，在白刃战之中，似乎奉军还占了上风，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被消灭了，他心中也也有了一丝怒气，看来对付这些中国人，必须要派遣真正的军队了。

其他人都是一帮饭桶，想到了这里，柯里津嘴角出现了一丝冷笑，他虽然外表粗鲁，但是心里面很有主见，他知道要想顺利抢走这批货物，就必须速战速决，为了增强俄军的火力，他让手下人带了八门火炮出来。

这种野战之中，火炮是当之无愧的战争之神，拥有着无与伦比的破坏能力，从刚才的交战之中，他已经很清楚了，奉军并没有准备火炮，因此面对俄军的火炮，他们只能白白挨打。

“卑贱的中国人，你们一定会在火炮面前颤抖的！”

柯里津传令手下士兵做好战斗准备，火炮也全都架设起来，很快他们做好了准备之后，对着奉军的阵地发动了猛烈的炮击。

猛烈的火光闪过，震天动地的声音传了过来，几枚炮弹落到了奉军的阵地附近，掀起了一阵雪花，虽然没有伤到人，但是所有士兵都感到了一阵心惊肉跳。

对方居然有大炮！

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心都涌起了一阵阵的惊骇，作为一支运输队，带一点机枪，已经非常奢侈了，肯定不能携带火炮，不然俄国人也不是傻子，说不定就发现了这个一个诱饵。

只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俄国人竟然会携带火炮，目前奉军的工事十分简单，根本抗不住火炮的轰击，郭松龄一听到炮声之后，就暗叫不好，他虽然没有携带火炮，但是完全可以构筑一些战壕，修建猫耳洞，防备火炮。

不过出于大意，再加上天寒地冻，挖掘困难，郭松龄就没有做这些安排，结果现在就出了问题，就在他们还有些愣神的时候，俄军的炮火经过校准，已经向奉军阵地席卷而来。

霎时间阵地就笼罩在了火光之中，瞬间就有几十个士兵被炸死，还有不少人受伤。

“别傻了，快退入镇子吧！”吴凯杰和马占山战场经验最丰富，知道了情况危急，他们两个一左一右，拉住了张学良，就往镇子里面退，张贺年则是拉起了张廷枢，这两位一个是少帅，一个是辅帅的二公子，张廷兰的亲弟

弟，如果出了问题，他们的脑袋都别想要了。

郭松龄还有些不甘心，不过紧接着又一轮火炮打了过来，他也只好退后，到了镇子之后，吴凯杰急忙说道：“少帅，这里也不安全，俄国人的火炮还会延伸过来，您还是赶快撤退吧。”

“不行，现在撤退了，咱们的任务不久完蛋了么，还怎么引诱俄国人上当啊！”张学良摇头说道。

一旁的郭松龄也大声的喝道：“绝对不能撤退，这是新军的第一次作战，绝对不能撤退，不然就是永远抹不掉的耻辱。”

“就算我们不撤退，也要先保证汉卿的安全啊，不然怎么向大帅交代！”吴凯杰也着急了，瞪着眼睛，对郭松龄吼道：“人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郭松龄脸色阴沉，一语不发，显然不愿意这么放弃了这次崭露头角的机会，双方就相持起来，这时候俄国人的炮火越来越密集，奉军的士兵损失也越来越严重。

“不要吵了！”张廷枢眼前突然一亮，大声的说道：“那不是有天然的掩体么，咱们不用担心火炮了！”

第二百八十一章风水轮流转

随着俄国人火炮发威，奉军方面处境越来越危险了，简陋的野战工事根本没有办法抵挡轰击，越来越多的士兵被击伤，甚至丧命，大家伙只能退入到了镇子之中，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俄国人很快就会冲上来，炮火也会覆盖这里，如果不撤退，只会损失惨重。

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少帅的安全，出现了闪失，谁都承担不起责任，因此吴凯杰他们建议让张学良先撤退。

不过张学良不愿意当这个逃兵，而郭松龄也不想第一次执行任务就落了一个失败的结果，因此就僵持住了，这下子几个人全都急坏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张廷枢突然发现小镇中有不少菜窖，还有不少酒窖，看到这里之后，张廷枢眼前一亮，这些不就是现成的掩体么，只要稍微改造一下，绝对能够使用。

其实在寒冷的北方，冬天家家户户都会储存大量的萝卜白菜，用来过冬之用，为了防止这些菜被冻上，就会挖一个两三米深的菜窖，用来保温。

而毛家集这里正好是南来北往的客商歇脚的地方，也囤积了大量的蔬菜，不只有菜，还有酒，同样也就有了大量的菜窖和酒窖，从镇子口，一直到里面，数量相当多。

在冻土上面挖掘还有困难，但是要是对现有的菜窖进行改造，就绝对没有太大的难度，张廷枢一语点醒梦中人，在场的众人全都如梦方醒，他们急忙分头行动起来。在战斗发生的之后，他们就已经安排人手把老百姓撤出了镇子，现在镇子之中几乎空无一人。

所以奉军的行动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大家快速分成两个部分。轮流派人前去阻击俄**队，其他人都尽快的改造工事，只要能够抵御炮火的轰击，别的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柯里津已经得到了汇报，奉军的阵地基本被摧毁，死伤惨重，他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看来胜利就在眼前了，这伙奉军抵抗的相当激烈，就说明携带的货物一定十分贵重。正好可以发一笔横财。

“乌拉，乌拉……”

更大的吼声传遍了雪野，无数的灰色牲口向奉军的阵地扑了过去，由于激动，很多人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红色。这帮家伙的生活也十分窘迫。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全指着这次抢劫发笔横财呢。因此格外的卖力气。

他们越来越接近奉军的阵地。在大炮的轰击之下，那些砂石堆积的工事多半都被摧毁，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俄国人更加的疯狂，他们迈着大步子，快速冲级过来。防御一步就能迈向胜利一般。

这时候奉军的阵地突然响起来密集的枪声，按照计划，马占山和张贺年率领一个营的士兵负责狙击俄国人的攻势，为抓紧修筑工事的奉军争取时间。

密集的枪声响起。迎头冲击的俄国人正好撞上了这些子弹，霎时间有人脑袋崩裂，有人肠穿肚烂，倒毙的尸体布满了地面，凄惨的嚎叫震动四周，每个人都不免心惊胆寒。

其他的俄国人一见这种情况，纷纷暴怒不已，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奉军竟

然还能坚持住，这仿佛是在侮辱他们沙俄的武力一样，这帮人眼中喷火，全都不管不顾的加快了速度，两军的距离越来越近。

俄国人跨过了手榴弹的硝烟，终于和奉军撞在了一起，这时候奉军也没有什么客气，挥动着刺刀和他们杀到了一处。

别看俄国人身高力壮，但是在拼刺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优势，他们体型笨拙，只要不和他们硬碰硬，利用自己速度和反应能力的优势，就能有效的杀伤俄国人。

张贺年更是奉军之中的拼刺高手，他闪过了攻击过来的刺刀，随手就刺中了俄国人的软肋，稍微一用力，锋利的刺刀就把对方的肚子斜着剖开，内脏全都留了出来，这个俄国人还没有立刻死去，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他怎么也不相信一贯懦弱的中国人，怎么会突然这么凶悍。

不过张贺年已经选定了下一个攻击的目标，这家伙的模样像是一个军官，周围的俄**队都在围绕他作战。张贺年径直冲了过来，对方还没有防备，刺刀突如其来，就刺向了这个家伙。

这个家伙也知道躲不过去，不过他比较聪明，随即倒在了地上，并没有被刺刀刺中，但是在这种战场上，倒下去就意味着死亡，周围的几个俄军全都以为他已经完蛋了，因此士气全失，被奉军打得溃不成军，张贺年又掏出了手枪，连开三枪，打烂了这家伙的胸口。

眼看着奉军的抵抗依旧激烈，柯里津十分震怒，大熊爪子攥得越来越紧，急忙下令，增加攻击的人数，同时炮兵要加大攻击，掩护那些俄国人。

随着俄国兵力的增加，奉军死伤越来越严重，不过所有士兵都在努力支撑。正在这个时候，镇子里面终于传来了命令，让他们撤退进去。

马占山和张贺年急忙指挥着部队甩开俄军，快速的撤到镇子之中，这时候俄国人的炮火也轰击了过来，一颗颗炮弹把镇子之中的建筑全都摧毁，酒楼饭庄，茶肆货站，一个也没有例外，用不了多少时候，所有东西全都被夷为平地。

眼看着小镇被火光笼罩起来，俄国人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下子该死的中国人没有办法抵抗了吧，他们要快点进入镇子，把那些货物都抢到手，他们就发财了。

这些俄国人蜂拥而至，快速的冲了过来，势头甚至胜过了过境的蝗虫，不过他们没有蝗虫的福气，迎接他们的是密集的子弹。

酒窖和菜窖上面都有一两米，甚至两三米的冻土保护，炮弹根本伤不到人，成功躲过了火炮攻击的奉军个个都憋足了劲头，等到俄国人冲上来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的开枪射击。

没有丝毫准备的俄国人在机枪的扫射面前死伤惨重，不少人肢体都被打碎了，残肢断腿满天都是，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倒毙当场，就在他们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一步天堂，一步地狱，就是最准确的形容。

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攻击，俄国人全都吓傻了，难道奉军是蟑螂不成，在这么猛烈的攻击之下，他们还没有被消灭，这还是懦弱无能的中**队么，他们虽然比不了德国的军队，但是至少超过了奥匈帝国。

俄国人百思不得其解，面对凶猛的攻击，他们也只能趴伏在地上，利用残砖断瓦作为掩体，同奉军进行激烈的交火。

作为这场战斗的指挥官，在得到了前方汇报之后，柯里津越来越觉得奇

怪，对面奉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想象，最重要的是他们虽然没有火炮，但是机枪之类的装备相当多。

特别是现在居然能和俄国人打起了巷战，从军事素养来说，这绝对是一支顽强的精锐，奉军难道已经奢侈到用这种部队押运物资了么！

原本柯里津只当是物资重要，可是现在他心里面不由得升起了一丝疑问，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啊！

“将军阁下，大事不好了！”金眼鼠带着哭音，连滚带爬的跑了过来，一下子跪倒在了柯里津的脚下，哭着说道：“将军阁下，有几个兄弟告诉我，有奉军的大部队杀了过来，您快点想个办法吧！”

原来金眼鼠的手下在第一轮攻击的时候，付出了大量的伤亡，不少人四散奔逃，结果这帮人逃出了一段时间之后，本以为就安全了，结果他们正好和孙安虎还有秦威的部队撞在了一起。

对于这帮败类饭桶，奉军哪里会客气啊，全都抓捕，简单的问了一下前方的情况，然后就全部击毙了，不过还是有些漏网之鱼，他们都油滑透顶了，一见奉军大部队压了过来，他们只能够拼命的逃了回去。

金眼鼠得到了这帮人的报告，顿时就傻眼了，急忙向柯里津求救，而柯里津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是如同冷水泼头一般。

按照估计，离这里最近的奉军也有一天多的路程，现在开战不到五个小时，就有奉军杀了过来，那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想到了这里，柯里津心脏猛地收缩一下，这是圈套！

卑劣的中国人！

柯里津猛地将大脚抬了起来，一下子将金眼鼠踹出去三四米远，用狗熊的力气，去对付一只老鼠，这个老鼠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金眼鼠当场就昏了过去。

“快，派人去侦查，看看奉军到了哪里！”

柯里津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了一阵密集的枪炮之声，从他们的后面传了过来，有几发炮弹直接落到了俄军炮兵阵地附近，俄军使用的是七十六毫米的山炮，而对方使用的却是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

柯里津太熟悉这种火炮了，这正是俄军的主战装备，正因为熟悉，他才肝胆欲碎，这种火炮的威力实在是太惊人了，俄军的几门火炮，根本没有办法对抗。

猛烈的爆炸席卷了俄国的炮兵阵地，瞬间就有两门火炮被打成了零件，周围的十几名炮兵也被炸成了碎片，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炮弹，更猛烈的攻击。

第二百八十二章轰成渣

无论是孙安虎，还是秦威，都很清楚，这次负责诱敌任务的是少帅和新军团，里面都是讲武堂的宝贝学员，都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后，他们就极力的侦查情报，特别是越来越临近抚远，危险系数也随着增高，他们哪敢怠慢。只是天公不作美，在这种时候，下起了暴雪，极大的影响了他们的行动速度。

不过好在他们还是及时赶了过来，离着老远，就听到了枪炮之声，孙安虎算是把心放了下来，看样子双方交火十分激烈，新军团应该没有问题，因此孙安虎并没有急着发动攻击，而是让部队展开。

他带了一个团，外加一个骑兵营，秦威率领的是重炮团，不过为了行动迅速，他们只带了一半的重炮，但是也足够在野战之中，对俄国人形成致命的打击了。

两支部队形成了一个扇子面包围圈，将俄军圈在了里面，在这种茫茫的雪夜之中，远处的东西很难看清楚，不过俄军的炮兵阵地却十分清晰。

这里火光闪耀，声音震天，离着老远，就被秦威的重炮团锁定了，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粗大的炮口已经对准了他们，自从奉军装备了之后，这还是首次这么大规模的使用，十八门火炮一字排开，冰冷的炮身透着威武雄壮。

秦威让手下人仔细校正，随后下令开火，连声巨响传了出来，炮弹划过夜空，俄国人的七十六毫米炮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大炮口径增加，炮弹呈几何倍数增加，七十六毫米山炮的炮弹重6.5公斤，而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的弹丸重23.1公斤。重量增加了三四倍，产生的破坏就更加惊人了。

头一轮轰击就有两发炮弹落到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附近，肆虐的弹片摧毁了两门临近的山炮，还有十几个士兵也全都死掉了。俄国炮兵一下子都被打傻了，他们根本弄不清楚炮弹是从哪里来的。

有些人还以为是迎面的奉军打来的，但是明明他们没有装备火炮，这些大炮难道是冲天而降的不成。就在俄国人头脑不清的时候，第二轮的攻击也到了，这一次轰击的更加准确，俄军的炮兵阵地被笼罩在火光之中。

残存的六门火炮全都被炸成了碎片。一点不剩，炮弹也发生了殉爆，整个炮兵阵地瞬间就变成了一片地狱。

猛烈的爆炸声，肆虐的火光，残缺的肢体。交织在一起，比起传说之中的炼狱更加恐怖。侥幸没有死去的俄国人挣扎着。嚎叫着，伸出满是鲜血的爪子，希望能得到救助。

这当然只是一种妄想，他的同伴们此时也被重炮的带来的金属风暴笼罩住了，大量的俄国士兵被击毙了，尸体遍地都是。凄惨的情况全都被柯里津看到了。这个家伙也不由得惊恐起来，同时他的心里也全都是愤恨。

毫无疑问奉军是在使用俄国的火炮来轰他们，这就叫做搬起砖头砸自己的脚，而且一砖头下去。还是血肉模糊，痛入骨髓，柯里津简直都有气疯了。

当然他也恐惧到了极点，他深知一百二十二毫米火炮的可怕杀伤力，而且他更清楚，敌人将这种火炮都投入了进来，就证明对方已经早做好了准

备，眼前这就是一个陷阱！

想到了这些，柯里津已经顾不得什么了，他们急忙下令俄军果断放弃毛家集，赶快撤退。但是他这道命令已经晚了，奉军的钳形包围圈已经形成了，在配合毛家集新军的狙击阵地，将俄国人牢固的困在了中心。

孙安虎率领的警备师是奉军之中最精锐的力量，训练最严格，也经过了多次实战的考验，其中有一些士兵还参加过四平战役，对付过日本军队，列强在他们的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柯里津带来的部队也不是俄**队的精锐，一战之中，俄国人损失惨重，他们把能动用的精兵全都投入到了欧洲方向，留在亚洲的只是一些后备力量，战斗力也打很大的折扣。

由于疏于训练，这些俄**队虽然比大多数中**队要强悍，但是比起警备师还有一些差距，因此奉军从四面八方发动了冲锋之后，俄国人只能节节败退，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变成了一具具的死尸。

奉军生龙活虎一般的攻击，不只是震撼了俄国人，在毛家集一直苦守的新军团也倍感振奋，一直等待的援兵终于到来了，接下来就是这帮俄国人的末日了，他们全都打起了精神，顾不得疲惫和劳乏，向俄国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作为指挥官张学良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说实话他真的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在交战过程中，死伤士兵已经超过了两百人，讲武堂的同学也有战死的，这些都在提醒着张学良，战场不是儿戏，随时都会有大量的死亡，就连他自己也不安全。

这种压力从四面八方用来，就好像潮水一般，无处不在，让人忍不住窒息。至于郭松龄也是十分紧张，他一心能在奉军之中崭露头角，获得一席之地，如果第一次正式出战，就出现了失误，只怕以后的好机会就会消失了。

他甚至有些担心张廷兰会不会故意不派救兵，为的就是看他们的热闹，甚至借机打击张学良的威望，郭松龄的心里面很快勾勒了一个阴谋，并且一点不客气的套在了张廷兰的身上。

就在郭松龄满腹的疑心的时候，奉军的援兵终于杀到了，战场的局面彻底扭转过来，他也只能把这个想法埋到了心里，全力指挥士兵攻击俄国人，防止他们逃掉。

此时柯里津已经感到了情况不妙，虽然被中**队击败，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是这个家伙也知道不能在打下去了，现在他连对手有多少人都弄不清楚，而且还腹背受敌。

特别是在中国的地面上，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中**队杀过来，如果都是这么能打，只怕他就永远都别想回到俄国的土地了。

因此柯里津急忙下令撤退，他的军队之中包含俄**队，还有不少的土匪，对于那些土匪，柯里津没有义务管他们，甚至恨不得这些人都死在这里才好。

他只是把手下的精兵召集起来，照着一个方面猛地攻击过来，他的这支部队还有一百多名骑兵，行动速度很快，直奔奉军的队伍冲了过来。

而此时奉军的一个营的骑兵也早就做好了准备，当有人发现大股的俄国人准备突围的时候，奉军的骑兵也快速冲了过来，猛追这些俄国人。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谁都清楚，张廷兰早就下达了全歼

的命令，那就不能放过一个俄国人，务必要把他们都消灭在这里。

柯里津带头逃跑，产生了雪崩一般的效果，其他俄国人也战心全无，纷纷想要夺路逃命，不过越是想要逃跑，就越没有出路，奉军从三个方向压了过来，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被击毙在当场。

在交手的时候，奉军还对俄国人有些根深蒂固的恐惧，这些俄国人凶残暴虐，在东三省为恶多少年，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但是不论是满清，还是北洋，都对俄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就算俄国人败在日本人手中之后，也是一样，面对俄国人从来没敢把腰挺直了。

现在双方一交战，俄国人也不过如此，挨了枪子一样要完蛋，打不过一样要逃跑，都是两个肩膀扛着一颗脑袋，俄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啊。

俄国人死的越多，奉军的士气就越高涨，奔跑的速度越来越快，手中的刺刀也越来越有力，眼看着一个个高大的俄国人倒毙在了地上，他们几乎都要打疯了，一个俘虏也不要，只要遇到了伤员，一律补上一刀，让他们彻底完蛋。

“团长，咱们也冲锋吧，不然连喝汤的机会都没有了！”张贺年向着张学良大声的喊道。

“没错，咱们辛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功劳不可能被人家抢去啊！”张廷枢也跟着喊道，说起来在俄国人仗着火力优势，猛轰他们阵地的时候，这些人心里头都蒙上一层阴影，现在风水轮流转，哪里会放过俄国人。

张学良也十分振奋，兴奋的说道：“弟兄们，冲锋！”

一声令下，毛家集之中的奉军全都杀了出来，他们都憋着一股劲，不少兄弟都死在了这些该死的俄国人手上，现在就要替那些人报仇雪恨，他们的攻击更加凶残，内外夹击之下，俄国人迅速的崩溃。

这时候柯里津在骑兵的保护之下，已经在两股奉军的衔接位置冲了出来，随行的还有三四百人，柯里津也顾不得什么了，趴在了马背上，挥动马鞭，死命的抽打战马，想要快速的甩开奉军。

不过正所谓慌不择路，他们根本不了解周围的地形，只知道向没头苍蝇一般的乱闯，追击他们的奉军眼看着这些人冲到了一处山谷之中，这个山谷三面都是悬崖，正是一处死地。

柯里津也察觉到了，就在他想调转战马跑出来，这时候奉军的炮兵已经赶到了，黑洞洞的炮口指向狭小的山谷之中。

第二百八十三章低头认输

“不要开炮，我们是俄**队，里面有我们的少将柯里津阁下，我们愿意缴枪投降，不要开火，千万不要开火！”

“谁懂鸟语，他们在叫什么？”秦威大声的问道。

“团长，他们愿意缴枪投降，希望我们不要攻击。”

“做梦！”秦威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大声的喝道：“开炮，都给我轰碎了！这帮大鼻子想要打奉军的主意，想瞎了心，不让他们都粉身碎骨，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秦威一声令下，奉军的炮兵一同开火，炮弹呼啸着向山谷之中砸了过去。此时柯里津正在山谷里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个家伙思前想后，只有投降一条路了，至少奉军现在还和俄国人有贸易往来，而且他们也是打着土匪的旗号过来的，总有点回旋余地，大不了让奉军敲诈一回。

想到了这里，柯里津才派出几个士兵到谷口喊话，哪知道奉军的反应超乎想象，一点生路都不给他们留，直接下令开炮。山谷里面最长不过三四百米，宽度也不过百十米，根本承受不了几发炮弹。

二十多公斤的炮弹落到了山石上，顿时就炸得碎石乱飞，比起冰雹更加可怕席卷之下，俄军非死即伤，柯里津这个家伙也不例外，炮声已经让他魂飞魄散，只能不住的向四周看去，希望能找个藏身之所。

此时奉军的炮弹越来越猛烈，有几发炮弹落在了山谷中间，剧烈的爆炸之声响起，周围的人全都变成了一堆堆的碎肉残肢，没有一个能例外，柯里津彻底被吓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中国人竟然会这么狠，直接把他们堵在山谷之中，用大炮猛轰，这简直是不想给他们留全尸。

柯里津猛然发现前面有一处山洞，只有一两米深，周围挤着好几个俄国士兵，柯里津急忙冲了过来，用大爪子把两个士兵抓开，他也要挤进去。生死之时，这些俄国人眼里头也没有将军。有几个人还和他厮打起来。

这个时候一发炮弹好巧不巧的击中了上面的山崖，顿时磨盘大小的石块就砸了下去，柯里津这个大狗熊也感到了情况不妙，他刚刚抬头一看，巨大的石块就落在了他的脑袋上面。瞬间他就被砸成了一块肉饼，其他人也无一幸免。

在发射了一百多发炮弹之后。秦威才下令停止攻击。等到山谷之中硝烟散去了，他们才派人进去收拾战场，进入山谷之后，饶是这些士兵见惯了生死，也有种作呕的感觉。

炮弹将山石全都震碎了，在碎裂的石块雪块之中。混着一点点的红色，刺人眼目，有碎裂的骨头，有内脏。有皮肉，还要眼珠子。

这个山谷之中的东西，只要抓起一把，里面绝对有细碎的人肉存在，这个山谷就好像一个捣药的罐子一样，只不过捣药锤是炮弹，而一味味的中药是一条条性命而已。当然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药，还是人，全都被捣成了一堆碎末。

士兵们只能面前收集一下块头较大的残片，然后堆在一起烧掉。也不是所有人都被炸碎了，还有一些躲在山谷边上，侥幸留了一个全尸，不过这些人死的更惨，他们没有受什么致命伤，但是全都七窍流血，五官狰狞，甚至有人的眼珠子都喷了出来。

这就是猛烈震动的后果，炮声在山谷之中会产生巨大的回声，而且每一发炮弹都会叠加到一起，最后形成了可怕的效果，在山谷外面，或许只听到了地动山摇，但是山谷里面可是山崩地裂一般。

把人的五脏震碎，魂魄震飞，他们死得时候，五官极度扭曲，就好像把小鬼撕扯的一半，谁都难以预料，他们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境遇，竟会如此的痛苦。

士兵强忍着呕吐，好不容易把山谷收拾干净，这时候天光已经放亮，暴雪也停了，张学良和郭松龄带着人马也都赶了过来。

其他士兵还在清点战场，这些新军团的军官还显得十分兴奋，别管怎么说，他们终于打赢了这场战斗，三千左右的俄国人，全都命丧于此，恐怕能跑出去的，不会超过一百人。

“少帅，雪夜行路艰难，我们来的有些晚了，听说新军团受了不少损失，实在是我们的责任！”

“孙旅长，咱们约定是半天时间，你们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赶了过来，已经提前很多了，哪能怪你们啊！”张学良急忙说道：“其实责任在我，第一次正式领兵作战，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也没有想到俄国人会携带火炮，结果我们应对不利，才让弟兄们白白都死了！”

“这还不是某些人自以为是，明知道敌人有可能偷袭，却不好好修筑工事，最起码把猫耳洞修起来，也能挡住俄国人的火炮。”张廷枢在一旁气哼哼的说道，眼睛还扫了一下郭松龄。

这时候张学良笑着说道：“廷枢，不能这么说，咱们妆成的是押运物资的部队，如果到了毛家集，就大肆的构筑工事，让人家侦察到，他们还会上钩么。不过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居然发现了那些菜窖和酒窖，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弟兄们要白白死去呢，我一定给你请功啊！”

张廷枢所说修筑工事，可不是围着镇子大规模的修筑，而是在营地附近秘密修筑，不会惊动什么人，只是张学良有意袒护郭松龄，才故意说会惊动别人，张廷枢还想要争辩几句，一旁的吴凯杰把他拉住了。

“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咱们大获全胜，我看咱们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些死去弟兄的尸体收集起来，把伤员料理好，尤其是下了这么大的雪，有些人可能没死，而是被冻住了，大家一定要留神仔细！”

他这么一说，别人也都纷纷点头同意，奉军打扫战场越发的仔细了，最后结果统计了上来，新军团阵亡士兵一百六十五人，其中有四人是讲武堂一期学员，轻重伤员加起来二百三十多人，其中有五十几个是永久的致残，伤亡几乎到了四分之一，不能说不惨重。

在场的所有人心里头都沉甸甸的，第一次上战场，就有那么多弟兄牺牲了，简直就好像做梦一般，晚上还一同吃饭，现在才刚刚亮天，他们就看不到太阳升起了，这就是战场的残酷。

当然他们的牺牲也换来了巨大的战果，奉军一共击毙了两千六百多名敌人，其中有一千三百多名俄国土匪，还有差不多数量的俄军士兵，只不过两者混在了一起，已经分不清楚了，另外还有三百多名金眼鼠的部下，尤其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奉军士兵找到了金眼鼠，这家伙挨了柯里津一脚，踢得昏了过去，不过却没有死掉，被奉军找到之后，给救了过来。

这家伙醒过来，就跪在张学良和孙安虎等人的面前，痛哭失声。

“老总啊，我不是人，我不该和俄国人勾搭在一起，忘了祖宗，我该万剐凌迟啊！”

“脑子还挺清楚么！”张学良冷笑一声：“既然你说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来人，把他活剐了，祭奠牺牲的将士！”

张学良也是满肚子的愤恨，正好拿他出气，一声令下，就有人过来，把金眼鼠从地上提了起来，这家伙亡魂大冒，他可没想到奉军会这么狠，说剐就剐了他，这家伙跪在地上，死死的扣着地皮，死活不愿意走。

“老总，给我最后一个机会啊，我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还给俄国人办事，我把他们的名单都告诉你们，这帮人有土匪，也有当官的，老子就算死了，也不能看着他们逍遥法外啊，您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一听金眼鼠这么说，孙安虎急忙摆了摆手，让人把他放了下来，把纸笔交给了他，让他现在就写这个名单，还要把那些人的罪状写清楚。

谁都知道俄国人在北满经营多年，有大量的暗线，这都是张廷兰掌控吉林最大的障碍，必须要清除干净，只有没了这些内鬼，才能挡住外贼。

战斗结束之后，战报迅速传到了抚远，张廷兰也看到了报告，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这份战报就是最好的实力证明，只要有了这玩意，俄国人就别想和自己玩横的。

他们在远东不过三五万人马，还要照看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能动用的兵力很有限，奉军能够消灭两三千俄国兵，就代表着俄国失去了用武力威胁奉军的本钱，接下来只能听从奉军的摆布。

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听，那就永远都别想要一粒粮食，别想拿到一件冬衣，没有了奉军输送物资，只怕远东马上就要出现暴乱，甚至士兵都会哗变。

因此张廷兰得到了情报之后，分外的兴奋，急忙对参谋说道：“先别急着让新军团回来，让他们按照金眼鼠提供的名单，搜捕所有的亲俄分子，全都就地处决，不要客气。另外再替我拟定一份请帖，我要请俄国总督菲力斯过来，我们两个应该好好谈谈，看看下一步是应该继续打，还是合作！”说到这里，张廷兰的脸上露出了狐狸一般的微笑！

第二百八十四章搬运进行时

“拙言，我给你配了点安神的方子，你最好每天按时服用。”周芯瑶捧着一碗汤药，放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一见到这黑乎乎的东西，张廷兰顿时从心底就涌出一股苦水，急忙说道：“我身体很好，吃得饱睡得着，哪里用得到安神的药啊！”

“还说没有呢，昨天你说了大半夜的梦话，又是哭又是笑，还总说一些不找边际的话，难道不应该治一治么？”

“芯瑶，我说梦话你怎么知道的，难道你跑到我房间了啊？”张廷兰努力的开动脑筋，但是他怎么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好像没有这种投怀送抱的好事啊！

“你的警卫通知我的，他说你突然大声的说梦话，担心身体出问题，让我过来检查一下，大约一直坐到了半夜左右吧，你才好好彻底安静下来。”

周芯瑶说话之间，坐到了张廷兰的对面，轻声说道：“拙言，我检查了一下你的脉象，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就是心神耗损，说明平时心事太沉重了，不过长久下去，对你的身体很不好！”

张廷兰也知道周芯瑶不是在撒谎，只是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不过有一点周芯瑶说的没错，就是自己心事太沉重了，算起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头，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从国内到国际，从经济到军事，自己都要搀和，什么事情都不能放过。

在穿越之前，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学生而已，这种身份骤然的变化，工作量的骤增，可不是穿越的经验见识能帮助自己的，而是需要消耗大量的神思。一点点的解决，张廷兰也的确有些身心俱疲的感觉。

“芯瑶，那我昨天都说了什么啊？”

“也没什么，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九一八啊，什么赤俄啊，还有什么改变历史啊……”

张廷兰一听，差点喷了一口老血，自己一贯都把最管的严严的，怎么还是露出了马脚啊。他转念一想。其实也明白了，就在昨天他向远东总督菲力斯，菲力斯也同意了这个提议，并且答应到抚远和张廷兰见面。

得到了这个消息，张廷兰就知道俄国人准备服软了。只要俄国人服软，搬空远东的计划最后一个障碍也被清除了。奉军发展的方向终于出现了曙光。从俄国打开缺口，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业设备，还有北满的控制权，然后同日本人竞争南满，制约奉军发展的两扇大铁门被自己成功的撬开了一扇。

有了这样的成果，张廷兰心满意足。一年多的苦心焦思，终于有了成果，也难免会放松精神，说一些梦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芯瑶。这件事就算是咱俩的秘密，谁也不许说！”

“你这叫讳病忌医！”周芯瑶其实并没有在乎张廷兰说什么，她更关心张廷兰的健康状况，因此毫不客气的把药碗放到了他的面前：“趁热都喝了吧，我还加了一些蜜糖，一点都不苦！”

到了这个份上，张廷兰也只好捧起了药碗，张开大嘴，全都灌了下去，果然药不是那么苦，还有着一丝的清香。

周芯瑶一看张廷兰喝完了药，伸手就要接药碗，张廷兰只见到一双小巧细腻的玉手伸到了面前，白嫩嫩如同婴儿一般，细长的指尖，修剪整齐的指

尖，透着十足的灵透。张廷兰看的心神激荡，一把就抓住了周芯瑶的手。

周芯瑶还有些挣扎，不过张廷兰手劲很大，她也没法挣脱，只能低下了头。

“芯瑶，认识了这么长时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无趣的？”

“嗯，有点像个烂木头，除了精于算计，就没有多少优点了！”

“那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压力么，我是真的担心啊，上天给我的时间只有两年多，如果不能在这两年之中打破僵局，就什么都完了！”

张廷兰说的全都是心里话，别看距离九一八事变还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战是日本崛起的关键时期，如果过了一战，日本的大势彻底形成了，想在东三省有什么作为，真的太困难了，这也是张廷兰最大的压力所在。

“芯瑶，有些话你可能不明白，你就当我还在说胡话吧！”

周芯瑶突然摇了摇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而且我也知道，你是在为这个国家筹划，我可能帮不了你什么，只要能默默的陪着你，我就十分满足了！”

张廷兰一把将周芯瑶抱到了怀中，充满弹性的翘臀坐在了大腿上面，张廷兰痴迷的看着她秀丽的面容，笑着说道：“芯瑶，我已经成功走出了第一步，马上手里头就有一定的本钱啦，以前每次赌博都要押上身家性命，弄得我是战战兢兢，现在终于要摆脱这个局面了！”

看着张廷兰露出了轻松的神色，周芯瑶也由衷的感到欣慰，以往他就觉得张廷兰的心事太重了，以至于整个人都像是一个小老头，现在看到他难得的释然，周芯瑶也忍不住高兴万分。

“芯瑶，晚上我要见见菲力斯，沙皇的侄子，远东的总督，按照洋人的礼节，夫人可是要陪同出场啊！”

周芯瑶脸蛋微红，缓缓的点了点头，算是应承了下来，也接受了这个身份。

转眼就到了晚上，按照双方约定，张廷兰安排了一个小型的酒会，一切的摆设都是西式的，到了晚上八点半，远东总督菲力斯如约而至。

诺曼诺夫家族的人都有遗传疾病，菲力斯脸色苍白，但是一身的贵族气息还是十分浓重的，有点像传说之中的吸血鬼一样，优雅之中透着阴森，在她的身边有一个艳妆浓抹的俄国美女，身材高挑，虽然身上穿着名贵的皮衣，但是依旧能感受到惹火的身材。

张廷兰看着心里头酸溜溜的，菲力斯这个痨病鬼也不怕死在妖精身上，张廷兰在打量菲力斯，菲力斯同样也在观察着张廷兰，他也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比起自己还要年轻，而且更让他嫉妒的是张廷兰身边的女伴更加吸引人。

与自己身边浓墨重彩不同，对方清水脸透着端庄秀丽，神色之中没有一丝的轻佻，整个人的感觉就好像从东方水墨画之中走出来一般，处处透着优雅高贵，甚至比莫斯科的那些王公贵女更加出众。

这两位是一山望着一山高，都注意着别人的女人，殊不知自己也同样被对方羡慕着。

“张先生，我们之间是朋友，还是敌人呢？”菲力斯率先开口了，翻译将他的意思告诉了张廷兰。

张廷兰也笑道：“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而是相互利用的合作者，我们现在合作两利，斗则两害！”

菲力斯也仔细想了想这话，也点了点头，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了酒会当中，中方的代表帮着接待这些俄国人，而菲力斯则是直接同张廷兰到了秘密的会议室之中。

两个人相对而坐，张廷兰看了一眼菲力斯，然后说道：“公爵先生，我要通报您一个消息，柯里津将军已经完蛋了，他还有他的部队，全都死掉了！”

菲力斯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笑着说道：“张先生难道不害怕呢，那么多俄国人死在了你们的地盘上，俄国完全可以指责你们屠杀侨民，然后俄国的大军就会跨国阿穆尔河，席卷整个东北！”

“真正应该害怕的是您，如果俄国内部的反对派知道了此事，他们一定会认为俄**队不过如此，根本不堪一击，然后就揭竿而起，一同来推翻沙皇陛下的统治。”

张廷兰这话一出口，菲力斯的脸色就越发的苍白了，而且不自觉的把拳头也攥紧了。

“你怎么会知道俄国的情况？”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王朝交替已经进行了无数次，自古以来就很少有能超过三百年的王朝，你会感到吃惊，说到底还是贵国经历的事情太少了！”

张廷兰这么有把握让菲力斯主动到谈判桌上，其实是有着强烈的把握的，主要就是因为他太熟悉俄国的情况，这段时间陆续来了很多情况，已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酝酿着将沙皇推翻，整个俄国也是风声鹤唳。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关头，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应该为自己好好想想出路，而且奉军也通过全歼柯里津，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取得了同菲力斯合作的资本。能在乱世临头的时候，拉来一个强大的外援，这恐怕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公爵先生，我认为您最需要的就是稳定住整个远东，而要想稳定这些地方，无非就需要两样东西，面包和工作，偏巧这两样我都能帮上您。”

“张先生，说说你的合作建议吧，我会认真考虑的！”

“其实也很简单，我们把走私贸易制度化，扩大化，不知在抚远，也要扩大到绥芬河，整个边境线你只要能适当高抬贵手，我愿意低价提供给你一大批粮食，还可以采购远东的木材之类的特产，这样远东就安定了下来。”

“可是你也会像老鼠一样，搬走一切想要的东西。”

“看看这个东西吧，你还有别的选择么？”张廷兰将一份文件推到了菲力斯的面前。

菲力斯草草的翻看两眼，顿时就感到了一阵天旋地转，脸上涌现出一阵潮红，痛苦的闭上了眼睛，半晌缓缓点了点头，堂堂沙皇的侄子也不得不低头了！

第二百八十五章沙里淘金

按照常理，霍尔瓦特这种级别的人物都能在中国充当太上皇，至于堂堂沙皇的侄子，更是高不可攀，但是从谈判的一开始，菲力斯就处于了极端不利的地位，张廷兰已经抓住了他的所有命门，而且柯里津的覆灭，更是告诉了菲力斯，让他连最后耍无赖的机会也没有了。

现在张廷兰送到菲力斯面前的是一份名单，其中主要是罗列了远东各派的主要人物，以及实力对比，其中主张政治改革的社会革命党等资产阶级组织占据了一半以上，拥护沙皇的不足两成，其中还有大量的主张君主立宪，限制沙皇的权利。

至于剩下的三成全都被左派政党瓜分，绝大多数都是少数党的代表，当然也有极少的一部分多数党人，少数党基本上同社会革命党保持了一致的态度，而多数党则是主张激进革命，鼓吹用战争结束战争，要把沙皇彻底推翻。

面对这份名单，菲力斯不能不感到恐惧，他也清楚张廷兰并非杜撰，实际上这些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表态，只是有些人选择了闭上眼睛，装作看不见而已。

“总督先生，我还想提醒你一下，实际情况比起你想象的还要糟糕，别看在表面上主张激进的多数党人数量很少，似乎影响力有限，但是在底层民众之中，他们的支持率相当惊人，甚至超过了一半以上，也就是说他们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只要抓住机会，就会煽动起强烈的风暴！”

如果了解俄国的文化，就会发现他们的艺术品都是沉郁苍凉的感觉，而这个民族也充满了自毁基因，也就是俄国人很容易走极端。而且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对沙皇彻底绝望之后，就会采取十分激进的措施，将沙皇制度彻底摧毁，而这就给了多数党人滋生发展的土壤。

菲力斯不是一个笨蛋，他对俄国的情况也有着自己的观察，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现在到了远东，对于彼得格勒的政治斗争看的更加清楚，同时也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才迫使他放下身段，寻求同张廷兰进行合作。

而张廷兰也是吃准了菲力斯是一个聪明人，因此才想要和他合作，不然对方只是一个盲目自大的混蛋。双方根本没有合作的可能。

“张先生，你觉得我们之间该怎么合作。或者说你能给我提供多少帮助？”

“我能提供多少帮助。取决于你能给我多少便利，不过我可以保证向你提供走私利润的三成，不过这些利润暂时要存在奉天银行之中，另外我可以提供大量的军粮，所需的后勤物资，这些奉天都能生产。而且如果你需要，还可以有大量的贷款，甚至是训练基地，当然我手上的情报也可以和你共享。”

菲力斯听完耸了耸肩。笑着说道：“不过你也需要我提供大批的机器和军火，你虽然能帮助我，但是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成倍削弱俄国的基础上，恐怕吃亏的人还是我。”

“我承认会损害一些俄国的利益，但是作为你的合作者，我的势力越强，对你的好处越多，而且我们还可以找一些弥补的办法，比如以俄国的名义，像美国订购机器和军火，这笔钱由我来出。”

张廷兰很早就把美国选为可以合作的伙伴，不过很可惜，美国人并没有这么友好，他们对于后起国家有着强烈的提防，绝对不愿意将好东西卖给中国，而且还有日本这么一个看门的恶犬，所以中美之间的合作一直没有打开局面。

想来想去，就只剩下借用俄国这张皮了，毕竟美国对于协约国还是比较大方的，菲力斯低头想了想，然后笑着说道：“这是一件大事情，我需要仔细的思考一下，不过我相信这是我们友好合作的开始，从明天开始，我们之间的贸易规模扩大百分之三十，您看如何？”

“我完全同意，任何合作都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的时间也都不多了，我建议将绥芬河确定为下一个主要贸易点，这样能利用铁路，直接进行大宗商品贸易。”

“我也完全同意！”说着菲力斯伸出了冰冷的大手，和张廷兰握在了一起，两个人的合作算是初步达成了！

张廷兰也仔细观察了一下，菲力斯这个家伙还算识趣，如果沙皇真的倒台了，不知道能不能扶持他上位，或者说，至少在远东成立一个表面上独立的国家，用来分裂沙俄。

张廷兰很清楚，在美日等国的眼皮子底下，想要凭着奉军的这点实力，一举收回外东北，还有很大的困难，饭咬一口一口吃，先扶持一个傀儡政权，和赤俄死磕，为奉军发展壮大争取时间，然后奉军再进驻外东北，这样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位沙皇的侄子还是很值得投资的一支潜力股，双方谈判差不多了之后，菲力斯和张廷兰双双回到了酒会上，其实中俄双方的隔阂还是很大的，他们跑去密室谈判，其他人都不知道结果如何，因此也不敢过于亲密，场面上十分冷清，可是现在两个人满脸喜气的出来，底下人都清楚谈判成功了。

他们也全都能放开了，很快大家的气氛就热烈起来，觥筹交错，尤其是那些俄国人，狂饮之后，就开始又唱又跳，简直就是群魔乱舞一般，一直热闹到了大半夜，张廷兰才把菲力斯送走。

临走的时候，菲力斯还拉着张廷兰的手，笑着说道：“我们初次见面，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有个小礼物，还望你能收下。”

说到这里，菲力斯压低声音说道：“这是我精挑细选，从彼得格勒带过来的，你一定会喜欢的！”

看着神秘兮兮的菲力斯，张廷兰心里头有了一丝明悟，不过这时候他感到了似乎有一道锐利的目光在盯着他，让他的后脊背直冒凉气，张廷兰只能将这个归咎为错觉。

“拙言，菲力斯送给你什么东西了？”

“没什么，应该是俄国的土特产，礼尚往来，下次咱们也送点东西给他。”

“既然是土特产，咱们就一起看一看吧！”周芯瑶突然笑道：“你不会反对吧？”

“当然，想看就看看吧！”张廷兰虽然这么说，但是心中暗道不好，这个丫头警惕性未免也太高了吧！

张廷兰只好点头同意，这时候就有警卫带进来两个穿戴整齐的俄国小姑娘，这两个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身材十分挺秀，看身高大约相当于中国十

六七岁的小姑娘，不过脸上稚气未脱，实际年龄应该更小，最多不会超过十四岁。

虽然年纪不大，但是这两个小家伙已经有了一点祸国殃民的模样了，尤其是眼神之中带着一丝楚楚可怜的忧虑之色，更是让人忍不住恋爱，想当初张廷兰给袁克定送过朝鲜双胞胎，现在有人给他送了一对俄国双胞胎，看来这些权贵人物的阴暗心思都差不多，不分民族种族，超越了所有限制，堪称雄性动物的本色！

“菲力斯总督说了，她们是俄国皇室专门培养的芭蕾舞演员，别看年纪小，每个人都有一身的本事，送来是为了交流一个中俄文化！”侍卫长沈华也算是一个妙人，居然想到了文化交流这么个说辞。

不过周芯瑶的脸色已经笼上了一层寒霜，整个屋子的气氛都变得肃杀起来，张廷兰只感到自己的肋下软肉和两根手指亲密的接触了，左三圈右三圈，张廷兰也忍不住龇牙咧嘴。

“我的忠心天日可表，这都是菲力斯送来的，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啊，怎么比窦娥还冤啊！”

“如果要是知道，就不是这个待遇了！”周芯瑶小声的在张廷兰耳边说道：“既然是送来交流文化的，放在你军队里面也没有什么用，我把她们带到身边吧，有机会送到各大学校，给同学们表演一下，我听说芭蕾舞是俄国皇室最喜欢的艺术形式，地位堪比咱们的京剧，是真正的国粹，让学生们增长一下见识，拙言你不会反对吧！”

“不，不会，我怎么会反对呢！”

周芯瑶随机起身，把两个小姑娘直接拉走了，只给张廷兰留下一个气哼哼的背影。

“夫人不会把她们给杀了吧？”

“杀你个大头鬼！”张廷兰猛地抬起一脚，就踹在了沈华的屁股上。

“你个混球，我都说了土特产，你怎么不知道送点烟酒珠宝过来，随便撒个谎你会死啊！”

眼看着一对双胞胎小萝莉飞走了，张廷兰满心都是怒气，不过很快就有喜讯传了过来，让张廷兰一下子就来了兴趣，由于有了菲力斯的合作，第一批俄国缴获的奥匈帝国的废旧军火顺利运了过来。

虽然打着垃圾的名义，但是这可是不折不扣的一个金矿，究竟能淘到多少宝贝，就看奉军的本事。

张廷兰专门带着一批技术人员还有军官去查看情况，他们眼前的眼前放着一堆废枪烂炮，堆积的如同小山一般，正在张廷兰扫视的时候，随行的周子健突然眼前一亮，急忙三步两步跑到了这堆废铁的面前。

用手触摸了一下眼前粗大的炮管，这个黑粗的家伙比起一百二十二毫米的榴弹炮还要粗一圈，口径至少在一百五十毫米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重炮，其他人也都露出了难以言说的喜悦！

第二百八十六章发达了

正所谓红粉赠佳人，宝剑送烈士。没有将军不喜欢好武器的，而在目前的战场上，大口径的重炮无疑是最强大的杀人利器，奉军自从弄到一些一百二十二毫米的重炮之后，就已经欣喜若狂，这种火力强度已经超过了全国其他军阀。

可是现在又见到了口径更大，威力更大的火炮，所有人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了，他们找来了足够的人手，将这个炮管从枪炮堆里面拖了出来，经过辨认，大家发现这是一门斯柯达1914年中型野战榴弹炮，由奥匈帝国斯柯达兵工厂生产，口径是一百五十毫米，炮口粗大，能够放进去一个小西瓜。

这样一发炮弹下去，绝对能制造出一个几十米的无人区，是不折不扣的大杀器。作为野战炮，口径在一百五十毫米级别，基本上就到了一个顶点，当然还有更大口径的火炮，但是由于机动性能，还有射速、后勤等问题，超大口径的火炮在战争中收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眼前这种口径的火炮，就是陆战之中的王者。

奉军手上一门也没有，现在看到之后，所有人都不免眼红心热，不过只有一点比较可惜，这门火炮已经损坏了，底座没有了大半，似乎是被敌方炮火损毁了。

“如果这门大炮要是完好无损，再装备到炮兵之中，咱们的火力敢说是天下第一了！”周子健兴奋的说道。

“差的远了。”张廷兰笑着说道：“别总盯着国内，要看看列强，人家比这个更大的火炮也是一堆一堆的，咱们现在还不能生产重炮，不过以后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技术难题，自己生产。”

说话之间张廷兰仔细检查了一下这门火炮。然后对大家说道：“你们看看，这门炮只有底座坏了，炮管至少有**成新，肯定没打几发，瞄准设备也都完好无损，只要拿回去修一下说不定还能用！”

“师长，咱们生产的零件恐怕比不了列强生产的啊！”有人提出了疑问。

张廷兰用手指了指眼前这堆废铁，笑道：“谁让你们自己生产的，不会在这里面找么，拆东墙补西墙。大家总能做到吧！”

那些技术人员也都恍然大悟，露出欣喜的神色：“师长请放心吧，这个我们绝对能做好！”

“不只是大炮，那些机枪，小口径的火炮。也全都整理出来，尽可能的修复。就算咱们不用。还能卖给别人呢。别看这是一堆废铁，只要咱们拾掇出来，就是一棵摇钱树，大家都辛苦一下吧！”

检查完了这批东西之后，张廷兰还是十分满意的，其中有不少枪炮只是零件损坏一点。有些甚至没有损坏，还是崭新的。只是俄国和奥匈帝国武器制式不一样，缴获了也没法使用，俄国人只能当做废品处理。

现在到了奉军的手上。就全都是宝贝了，粗略的估计，一万条破枪，至少能组装出七八千条，火炮大约也是这个比例。

其实张廷兰算过，就算是只能组装出一两成，那也是十足的暴利，现在居然能组装出七八成，那利润简直就没法衡量了。

同菲力斯打好招呼之后，双方的交易就正是开始了，这些废枪炮一律按重量卖给奉军，大约是一斤枪炮能够换三斤面粉。这种交易方式恐怕在中国

历史上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多少年来各**火商利用中国官员昏庸贪婪的特点，将一些劣质军火都卖给了中国。

当然也有质量不错的，但是那些价格都高到了天顶，不过也只能伸着脖子挨宰，谁叫你不能生产呢。可是现在这些枪炮的确都按照废铁的价钱出卖，甚至还没有废铁的价钱贵，所有人都喜笑颜开。

其实菲力斯也知道奉军要这些东西的目的，也明白一旦交给了奉军，奉军的火力必然大增，军力会极大的膨胀，但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漫漫寒冬还在继续，但是俄军的给养已经见了底，很快士兵们就要挨饿了，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不可避免的暴乱就会出现。

特别是得到了张廷兰的情报之后，他就决心整顿远东俄军，当然要想整军，他就必须有足够额本钱安抚住士兵，因此也迫切需要张廷兰提供的物资，火烧眉毛，只能先顾眼前。

因此俄国人只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废枪炮到了奉军的手中，张廷兰得到这些东西之后，首先就分门别类，奥匈帝国装备的步枪是斯太尔曼利夏步枪，奉军已经确定了使用俄制步枪，因此这些步枪就全都都要外销处理。

其中比较新的，完好无损的全都集中到一起，直接就能当新枪卖掉，至于旧的损坏的就要拆卸，重新组装，吉林兵工厂方面已经派来了一百多名工人，另外张廷兰又调来了两百名士兵，他们一同处理。

步枪不是张廷兰关注的重点，他最在乎的是大口径的重炮，尤其是一百毫米以上的火炮，如果能重新维修，就尽量维修。就算不能维系，钢铁也都要囤积起来，这可是十足的好钢，奉天暂时还没法生产大口径的火炮用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回炉另造。

而且随着交易数量的直线上升，另一种武器也引起了张廷兰的注意，那就是麦德森机枪，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大规模装备部队的轻机枪，性能相当不错。在清末的时候，中国已经购买了一些麦德森机枪，广东等地还仿制过，不过数量都十分有限。

张廷兰也计划大量装备轻机枪的，同马克沁形成有效的配合，不过由于一战已经爆发，根本没法采购，而且俄国也没有大量的购买，因此奉军目前严重缺乏轻机枪。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奥匈帝国大量的装备了这种武器，而且还在战场上给予俄国人严重的杀伤，在这些废旧的军火之中，就有不少麦德森机枪。张廷兰当然是喜出望外。

他急忙命令手下人将这种轻机枪全都挑选出来，整理之后，就充实到奉军之中。

就在张廷兰忙着清理这些东西的时候，身在吉林的张作相也坐不住了，风尘仆仆得赶了过来，而且负责兵工厂的熊梦远也带了一批技术骨干过来。

在知道张廷兰弄到了更大口径的重炮之后，张作相简直就觉得像做梦一般，冷静下来之后，张作相立马就感到了这种武器的价值，当然不仅仅是增强奉军的火力这么简单。而且还是打破奉军各大派系平衡的关键所在。

目前警备师和二十七师几乎并驾齐驱，但是如果装备了更大口径的火炮之后，警备师的势力绝对会超过二十七师，成为奉军第一主力，张作霖能同意么。要不要把这种火炮也同张作霖分享，分享之后还要从张作霖那里换来什么条件。这些都要思考权衡清楚。

别看张作霖是奉军的统帅。但是张作相手中一样有着相当的自主权，在这些没有想清楚之前，暂时还不能走漏消息，因此张作相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抚远。

而熊梦远自从上次弄到了一批机床之后，就全都弄到了兵工厂，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了。兵工厂的产能也在不断攀升。就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好东西运了过来，他也高兴的发疯，这次和老帅一起过来。就是想提醒张廷兰，别把眼光盯在枪炮上面，还要多弄点机器，这才是关键呢！

“拙言，快和我说说，都弄到了多少重炮？”

“这天寒地冻的，您老一路过来，先歇歇吧！”

“嫌我老了啊，我告诉你小子，就是再远，我身体也没问题。”说话间张作相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声音也压低了：“拙言，这些武器何等重要，咱们必须牢牢控制在手中，就算了雨亭想要，也要拿出条件来交换，不然岂不是白白受累了么，这种事情交给你办我不放心。我过来之后，对俄国该怎么办，都是你负责，我不搀和，但是对内部该怎么办，我们老哥们商量，你也别搀和！”

张廷兰也知道，老爹是担心自己碍于情面，不好张口，既然他老人家愿意管，自己也乐得清闲。

“爹，您说什么，儿子都听着，不过咱们是不是先看看弄到了多少东西，然后再商量别的啊！”

“没错，让我也开开眼，看看你弄到了什么牛黄马宝！”

张廷兰将一份清单送到了张作相的面前，笑着说道：“爹，这是昨天汇总出来的数据，您老先过目一下。”

张作相接过来一看，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揉了揉眼睛，一副不敢相信的模样，上面第一项赫然列着斯太尔曼利夏步枪五万七千杆。第一看看过去，张作相还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了呢，但是仔细看了几遍，都是这个数字，他彻底惊呆了。

将近六万条步枪，足够装备六个师了，这未免也太多了吧，再看第二项，张作相又是被吓了一跳，足足有四百六十三挺麦德森机枪！

这个数量比起奉军装备的机枪总数都多了，再往下面看，张作相已经有些麻木了，其中有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有奥匈帝国的，还有德国的，也有一些俄国的东西，林林总总加起来足有三五十门。

而到了最后才是两种最关键的东西，一个是一百五十毫米的中型榴弹炮，一共是二十八门，另外还有十八门一百毫米野战榴弹炮，十八门一百毫米的山地榴弹炮，这都是奥匈的制式装备！

张作相呆呆的盯着这些东西，眼光一刻不离纸面。看着看着只觉得一阵的口干舌燥，他随手抓起了茶壶，咕嘟咕嘟的往嘴里面灌茶水，张廷兰在一旁都有点莫名其妙。

“爹，这水有点凉，我给您换热的去！”

“你给我坐下！”张作相一把按住了儿子，把清单拍在了张廷兰的面前：“你小子给我说实话，这上面的数目到底对不对？”

“不算太准确，因为这些都是暂时清理出来的，还有不少没来得及清理呢！”

敢情还有更多啊！张作相听到这话之后，差点喷了一口血。

“拙言，你知不知道这些武器足够把奉军上下都换装一遍了，而且还有不少富裕！”

“爹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奉军一共才五六万人而已，而东线战场上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兵力的大战，损坏的武器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您老也要注意一下，咱们弄到的武器不少，但是弹药数量就有些严重不足了，毕竟俄国人缴获弹药之后，很多就当场处理了。奉军主流装备还必须是俄制的，这个我们能弄到生产线！”

“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笔数额惊人的军火，该怎么用，必须好好想清楚！”

第二百八十七章迫击炮

张廷兰对于武器一向很大方，没有什么藏私，这固然是为了获得张作霖的信任，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张廷兰没有把这些武器放在眼里，无论是多好的东西，到了战场上都是消耗品，只有真正能自己生产，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也才是值得拼命争夺的。

不过穷怕了的张作相可不这么看，这笔军火别说是张作霖，就是扔到北京，段祺瑞这些北洋巨头都会红眼的，尤其是重炮，更是他们求不来的好东西，不由得张作相不谨慎。

“拙言，这些东西先登记造册，然后运到咱们的军火库之中，至于怎么分派，我亲自和雨亭商量，总之咱们不能白辛苦，最好的东西必须留在吉林。”

“爹，其实我也是这个意思，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俄国的状况越来越糟糕了，都到了这个地步，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国家就要轰然崩塌，到时候就是咱们大显身手的机会，最起码要把中东路拿到手中，力量弱了绝对不行，因为我们不只要对付俄国人，还要防备着日本人插手，因此重炮必须优先装备吉林！”

原本张廷兰也提过几次拿下中东路的构想，但是不论是张作霖还是张作相心里头都在画问号，毕竟俄国太庞大了，想在虎口夺食，难度可想而知。不过事情发展到了今天，张作相第一次开始相信这个计划了，俄国目前的状况太糟糕了，可以说从上到下，都已经烂透了，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嗯，既然你有这个打算，我一定尽力争取。另外要好好保密，除了咱们之外，别人谁也别想知道具体数目！”

张作相交代完毕之后，就亲自跑过去视察，一见到堆积如山的军火，他也是一阵阵的眩晕，随手从地上抄起了一把步枪，仔细一看，至少有八成新，而且做工十分精良。要是放在以往，奉军都要把这玩意当成宝贝疙瘩。

可是现在却随意的丢在了地上，负责整理的士兵根本不愿多看一眼，前后差别之大，就好像天地一般。张作相对自己儿子越发的满意了。这小子竟然想到了这么好的路子，打沙俄的主意。不然只怕再过多少年。奉军都别想弄到这么好的东西了。

当然张作相也是感慨一下，他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那些黑洞洞的重炮上面，足有十几门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摆在了面前，排成了长长的一列，炮身上面还带着一丝战场上面的硝烟，高昂的炮口就是十足的力量展示。

作为一个老行伍。张作相对这些武器简直有些痴迷了，不只他如此，熊梦远也是一样，他仔细检查了一下所有的大炮。又看了看剩余的那些零件，然后跑到了张作相面前。

“辅帅，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些炮虽然都组装了起来，但是能不能达到原来的效果，还必须仔细检查一下，我建议尽快运回吉林，在兵工厂检查调试之后，才能装备部队。”

张作相点点头：“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没有？”

“再有就是炮弹问题了，咱们弄到了火炮，但是炮弹数量太少了，没有炮弹，这些大家伙就都是一堆摆设，我准备和老陈配合一下，再找到几个俄国技师，一同想办法，把炮弹仿制出来，质量或许比不上原装货，但是也算是能够自给自足！”

“很好，这些你都负责起来，不要有什么差错，每一门炮都不能有一点差错。”

“辅帅，您放心吧，不只是这些炮，就连那些剩余的零件我都会妥善保存的，咱们现在不能生产，只能靠着拆东墙补西墙，剩余的零件也是万金不换！”

张作相亲自指挥着火炮搬运工作，生怕有一点损坏，熊梦远也跟着忙前忙后，就在都差不多的时候，张廷兰又把熊梦远叫了过去，笑着将另一份清单交给了他。

“老熊，我爹他们都盯着武器，我想你一定喜欢这些东西。”

熊梦远接过来一看，果然两眼都放光了，双手也微微颤抖，显得激动异常。在清单上面开列着一大堆的机器设备，既有采矿冶金设备，也有各类机床，琳琅满目。

其中包括两套采煤，洗煤设备，一个日发电量二十万千瓦时的发电厂，一个年产量在两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其中包括一个三百吨的炼钢高炉，还有两座炼铁炉，这在后世完全就是淘汰的技术，能耗大，资源浪费，污染严重，但是放在现在，却是很不错的设备。

这套钢铁厂的设备是在战前从法国进口的，俄国人也感到了局势紧张，才购买到了手中，想要增加战争潜力，不过还没等落成，一战就开始了，战争越来越紧张，俄国大量的人口被征调到了前线，很多工厂就停了下来，尤其是在欧洲方向，这也就给了奉军上下其手的机会。

除了钢铁厂之外，还有一个冶金厂，一个自行车厂，以及三百多台机床，拿到这么一份清单之后，熊梦远简直就是喜出望外，有了这些东西，钢铁煤炭工业都能起步了，而且三百多个机床要是利用好了，就能自产部分机器零件了，这又是一个大的进步。

另外吉林相比奉天，还要落后一节，发电量更是不足，兵工厂只能靠着自带的发电机运转，如果能拿到一个日二十万千万时的发电厂，兵工厂的能源就彻底稳固下来，产量还能提高一大步。

看到了这些熊梦远哪能不高兴啊：“这些设备不全是远东的吧，我看好像有不少应该来自欧洲！”

“没错，王铁山当初不是保证过要给咱们弄到三千台机床么，这家伙在俄国方向没少折腾，现在远东的路子彻底打通了，也没有什么顾忌了，这些设备都会源源不断的运过来，这只是第一批。当然接下来除了设备之后。还会弄一些人才和科研资料过来。”

“人永远都比机器重要。”熊梦远说道：“咱们最缺少的也是人才，只是他们愿意过来么？俄国政府能放行么？”

“老熊，你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咱们要想弄几个人才过来，还用得问他们愿意不愿意么，直接绑过来就可以了，咱们是救他们出火海，这帮人以后就会感谢咱们了！”

张廷兰说的的确没错，很快俄国的天空就要变成红色了，这些旧式知识分子很多都遭到了清算。如果现在能跑到奉天，说不定也是躲过了一劫，当然熊梦远还听不懂这些，他满心都是兴奋，没想到张廷兰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弄来了这么多的好东西！

“张先生，这些设备恐怕比大炮还重吧。如果运到抚远。咱们靠着车运肩

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运回吉林呢！”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张廷兰笑道：“接下来的大批货物要走绥芬河，通过铁路运输，至于抚远这边依旧保留，咱们两条腿走路。”

张廷兰想了想又说道：“老熊，俄国的工业体系也不完善。很多工厂都没有，比如汽车啊，发动机啊，化学。电子，机床等等，他们都严重仰仗着列强。这两年美国人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你先帮我估算一下咱们还缺少什么东西，然后我让菲力斯以俄国的名义，向美国订购，能弄到多少就算多少吧！”

真正开始做事，张廷兰才知道发展工业是多么艰难，别说是完整的工业体系，就连一两个行业都不是一件容易事情，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啊，要不是俄国天下大乱，只怕再折腾几年，也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

特别是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之中，列强随随便便就能把薄弱的工业基础捏碎，好像现在还有这么一个机会摆在面前，那就绝对不能放过，其实想一想，张廷兰还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后世中国工业化也是俄国人开启的，而到了现在，还要从俄国人身上打主意，这恐怕就是天定的缘分吧。

在抚远又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之中，双方的交易越来越深入，俄国人对奉天的限制也越来越少，不管奉军运什么东西，只要能交上钱，菲力斯一律放行。

这家伙现在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清理内部矛盾上面，自从得到了张廷兰的提醒之后，这家伙昼夜不宁，坐卧不安，生怕什么时候那些反对者跳出来，煽动兵变，把他彻底推翻。

正好交易的东西越来越多，菲力斯手上也有了足够的粮食，他撒出去大笔的资金，用粮食和美酒笼络军心，俄国士兵终于安定了下来，这时候这家伙就开始清理内部的隐患了。

俄国人崇尚强者，政治斗争历来都是十分血腥的，谁能够杀的人多，谁就能赢得对手，菲力斯也毫不留情的举起了屠刀，远东地区一瞬间乌云密布，人心惶惶。

当然俄国越乱，对奉军就越有好处，张廷兰和菲力斯之间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巩固权利，我搬空俄国，双方两不耽误。

由于绥芬河投入使用，抚远的地位不断下降，张廷兰安排了一下剩余的工作，然后就动身回吉林了。在他之前张作相也早就回去了，这位张辅帅亲自押运着二十八门重炮，几乎是寸步不离，比什么都精心。

这一次去抚远，算算时间，又是一个月出头，时间也终于进入了1917年，这也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年份，张廷兰也知道，自己准备将近两年的时间，究竟能不能改变历史，就看这次的放手一搏了！

张廷兰刚刚回到吉林，兵工厂那边就传来了喜讯，他们成功制造了出了两种迫击炮，一个是八十毫米口径，一种是五十毫米口径，迫击炮是一种廉价的武器，但是威力不俗，很适合穷人使用，张廷兰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兴致勃勃的赶到了兵工厂。

自从弄到了俄国的九十一毫米掷弹迫击炮之后，兵工厂就进行了研究，制造出适合奉军的使用的迫击炮，这玩意技术含量不高，不过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

“我们首先弄清楚了迫击炮的构造，然后对俄国的武器进行了实验，我们

发现俄国的迫击炮设计并不成功，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不上不下的失败作品，采取了九十一毫米的口径，但是射程不到一千米，给团一级使用，射程太近了，可是给下面使用，又会因为口径太大，重量太重，不够轻巧灵便！”

兵工厂的研制人员一面向张廷兰介绍，一面摆出了两样作品，放在了张廷兰的面前。

“较大的一款是八十毫米口径，最大射程达到了一千六百米，能发射七市斤重的弹丸，每分钟能发射六发弹丸，杀伤效果相当不错！”

第二百八十八章巨额贷款

“这门迫击炮的重量是多少，运输方便么？”

“这门炮重量大约是五十七公斤，可以使用战马马车搬运，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拆开，由士兵们分别携带，按照我们的设想，一门迫击炮配置五名战士，三个人分别背炮管，支架和底座，另外两个人背炮弹，我们已经进行了几次演练，他们能够轻松携带一门火炮，还有三十发炮弹越野。”

张廷兰点了点头，显然对于这门迫击炮他还是很满意的，检查了一下略显粗糙的炮身，制造工艺和列强的差距还是不下，但是已经能满足需要了，武器比拼的是性能，好用就行，至于好不好看，倒是其次的。

“炮很不错，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把炮口适当放大一两毫米，争取做到兼容口径稍小的炮弹！”

一旁的熊梦远是这门火炮的主要设计者，一听张廷兰的话，他顿时感到一头雾水，有点转不过弯来。

“迫击炮也是列强新装备的武器，种类很多，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口径会渐渐的趋向统一，八十毫米会成为一种主流口径，我们做到八十二毫米，就能兼容八十和八十一毫米的口径，到了战场上，我们缴获了别人的弹药，也能够使用，而别人缴获了我们的弹药，却没有办法使用，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情么？”

一听到这里熊梦远也清醒过来，急忙笑道：“怪不得都是七十五毫米的山炮，俄国人偏偏要弄成七十六毫米，原来他们也是打的这个算盘啊！”

熊梦远想清楚之后，毫不犹豫的点头同意，还没有正式投入生产，改造一下完全没有问题。急忙让几个设计人员记下了张廷兰的意见。

“老熊，这种迫击炮我准备大量装备，一个团要装备一个迫击炮连，每个连暂时装备六门，等到以后还要增加，总而言之，迫击炮会成为我们奉军最主要的装备之一。现在有一个任务就落到了你的头上，究竟有没有把握生产出足够的迫击炮来？”

“您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熊梦远拍着胸脯说道：“迫击炮不需要太好的材料，普通钢铁就可以。炮弹铸铁就能制造，我们向美国引进了铸铁黑心韧化处理技术，一般的生铁我们也能利用起来，另外咱们钢铁还有两个最主要的来源，一个是本溪湖煤铁公司。还有就是中东路的废钢铁，暂时生产武器足够用了！”

夺回本溪湖煤铁公司的控股权好处现在就显现出来。原来大仓喜八郎一手遮天。他靠着贪墨奉天的利润，然后向日本军方输送低价的钢铁，现在奉天控股之后，就纠正了这一点，单是恢复正常市价，就夺回了几十万的利润。而且日本人还没有办法反对。

另外一点好处就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钢铁厂在保证向日本供应钢铁的前提下，获得了自住销售的权力，而且通过劳动关系调整。工人积极性上来了，产量也增加了，这样多余的产量就能输送给奉军，供应兵工厂使用，当然其他的工厂也会从中受益。

当然在自己的钢铁厂没有正式投产之前，还要保证钢铁来源的广泛，中东路就成了最好的选择，经过多年的经营，铁路上积存了大量的废旧车抽车轮车厢等等东西，还不数量惊人的铁轨，这都是不折不扣的好钢铁，张廷兰

也早就买通了霍尔瓦特，全都当做废品处理给了奉军。

“不过随着咱们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钢铁的消耗量也越来越大，必须要有自己的钢铁厂，提供稳定的来源，不然绝对维持不了长远！”

“嗯，这个就不用担心了，咱们不是从俄国弄到了一套钢铁厂的设备么，已经在路上了，而且我也让邝荣光先生考察了鞍山的情况，只要设备运到，我们马上在鞍山建立钢铁厂，用最快速度投产！”

熊梦远也兴奋的说道：“我看了那套设备的介绍，王铁山的确用心了，那套设备是法国制造的，技术水平很高，几乎超过了日本最先进的钢铁厂。而且设计使用的地区和咱们的鞍山铁矿是同一品种，品味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只要设备运过来，咱们完全就能参照俄国原来的工厂，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工厂！”

一个钢铁厂并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建立起来的，在目前阶段必须建立在临近原料产地的地区，最好是煤和铁全都俱全的，东北最适合的位置就是鞍山本溪等地，日本人抢占了本溪，张廷兰就绝对不能放过鞍山。

而且还要考虑铁矿石的类型，然后确定设备，就拿张之洞建立的汉阳铁厂来说，首先选址就是一个失败，然后矿石又没有事先化验，最后设备安装完毕，结果没法生产，白白浪费了大量的资金，所谓的亚洲第一雄厂，其实充满了辛酸泪，张之洞算得起是满清之中头脑比较新的官员，但是依旧是一堆浆糊。

“老熊，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咱们不能光把主要的设备弄回来，配套的设备一点不能放过。”

“敢情！最好把工厂的设计图纸都弄到手，全都打包拉到奉天，咱们就等于是来一次工厂整体搬迁，这会省去很多费用和时间，只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恐怕有点困难！”

“有多少困难都要做好，我给王铁山下死命令，以后不管搬什么工厂，都要尽可能的把配套的东西都弄到手。”

“没错！”熊梦远兴奋的点点头：“别看俄国整体技术落后，但是很多俄国工厂都是法国人帮着建造的，技术水平能甩出日本人一条街，毕竟人家都是白人，又要共同对付德国，所有法国拿出了不少好东西，钢铁厂，发电厂，冶金厂，机器设备厂技术都很先进，咱们不求能拿到多少，但是每样都必须弄到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工厂，然后咱们好好利用起来，培养自己的人才和工人！”

“你放心吧，这件事情我会全力以赴，不管花多少代价，都要把工厂弄过来，而且我还要把技术人员也绑架过来一批。这个冬天我们就做各方面的筹备，囤积需要的物资，等到来年开春，咱们就大干一场，把工厂全都建立起来。”

陈启铭也在一旁，听到了这里，脸上也露出了欣喜不已的笑容，简直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一般。

“跟着张先生办事就是痛快，一年多的时间，咱们就有了这么大的摊子，有些奉天铸币局的老人和我们说过，这也是就是您雷厉风行，换成满清，这点时间连一个方案都拿不出来！”

“别说是满清，就是北洋也这个德行！”熊梦远说道：“从老袁掌权开始，北洋也没有办出什么像样的重工业来，还是吃的满清老本，偌大的中国，只

有咱们东三省有一点工业化的希望！”

大家越谈越高兴，看完了大号的迫击炮之后，又把注意力放在了小号的迫击炮上面，这门炮只有五十毫米口径，重量七公斤，能发射一点五公斤的炮弹，射程能达到五百米。

这个重量绝对堪称轻便，一个士兵就能轻松运走，看到了这个东西，张廷兰就不由得想到了日本的掷弹筒，也是张廷兰详细了解的为数不多的武器之一，那个小东西比起奉军设计的这种迫击炮还要轻便，只是现在还没有研制出来。

既然日本人没有研制出来，那索性就抢了过来，不就变成了咱们的首创么，虽然盗窃人家的创意不好，但是借用日本人的创意，张廷兰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张廷兰要过了纸笔，简单的将掷弹筒的草图画了出来，然后对熊梦远说道：“你看看，要是把迫击炮改成这个样子，我估计能极大的降低成本，而且还能发射手榴弹，不过射程会缩短很多。”

熊梦远看了看，然后说道：“张先生，这玩意虽然看着轻便，但是没有了支架，准确性就没法保证了，必须是老兵才能很好的操纵，而且最好还要加装一个瞄准具，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才行。”

“嗯，你们现在就负责加紧生产吧，我还要想办法给你们弄银子去，想要整体搬迁，需要花费的资金又要成倍往上翻啊！”

张廷兰折腾了很多事情，每一项都是巨额投资，别人根本办不来，他全靠着银行系统被背后支撑着，而且还是两只手一同行动，奉天银行就是张廷兰明面上的一只手，而背后的一只手就是道胜银行。

弗雷德这个犹太佬一直和张廷兰密切合作，而到了现在，俄国局势越发明朗，革命迟早会爆发，他们一直布置的动作也要发动起来了。

“老朋友，当初我们就讨论过要弄垮道胜银行，我看现在机会已经来了，你难道真的安心一辈子给人家打工么，难道就不想反过头来把道胜银行干掉，成为一个独立的银行巨头么？”

“张，我不得不佩服你的眼光，在一年多之前，你就预见了俄国的今天，我已经得到了俄国方面的秘密情报，这个庞大的国家的确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没错，我需要你说动道胜银行的高层，向俄国提供巨额贷款，然后再把这笔钱弄到自己的腰包！”

第二百八十九章筹建护路军

凡事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处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是看不清未来的，而那些少数能看清楚的人也不敢轻易下注，毕竟这不是一个儿戏。

对于张廷兰来说，根本不存在这种困扰，他很清楚，再有两个月左右，就是俄国二月革命，紧接着庞大的沙俄帝国就会彻底变成红色，如果不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壮大自己，打击敌人，张廷兰就白白浪费了穿越的优势。

“老朋友，只要把道胜银行搞掉，整个东北的金融秩序都会重新洗牌，到时候奉票就会成为东北最主要的货币，我们就能坐享货币发行带来的巨大红利。”

“张，我当然清楚这些，而且随着战争走向了最后的阶段，银行总部很快就会派人来清查账目，如果我不提前把道胜银行干掉，银行就会把我送上断头台，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比你更加着急。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去说服他们，要知道俄国的窘境总部也很清楚，他们绝对不会在俄国人身上押上太多的筹码的。”

“你先看看这个东西。”张廷兰从公文包里面拿出了一份文件，推到了弗雷德的面前，他接过来，仔细看了看，上面赫然写着西伯利亚资源概况。

往下浏览，上面开列的都是俄国远东地区的各种丰富资源，包括煤炭，铁矿石，金矿，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等等，数之不尽，每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战略资源，而是数量都多得惊人。

“张，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用这些资源作为抵押，向道胜银行贷款怎么样。总部会不会同意？”

华俄道胜银行是俄国和法国联手组建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其中俄国居于主导地位，在华享有铸币、贷款、税收、筑路、开矿等等特权，目前为止，在中国的贷款总额超过一亿两库平银，资本相当雄厚。

“道胜银行是俄国掌控的，为了俄国政府提供贷款，保证他们能够继续战争，我想道胜银行也会同意的。不过你能确定这些清单都是正确的么，在我看来，远东就是一片废弃的土地，里面不会有什么资源吧！”

“老朋友，你这就完全错了。我的这份清单是搜集了最近十年俄国专家考察的结果，汇总而成的。很多专家断言。以乌拉尔山为界，向东方延伸，底下都埋藏了数量惊人的矿物资源，数额之大，几乎难以估量。”

弗雷德很了解张廷兰的本事，既然他这么肯定。多半这些资源就是真正存在的，他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张，这种大项目很麻烦。需要详细的核实，最后敲定贷款的数额，一年半载是很正常的。”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张廷兰笑着说道：“所以我准备把这个消息透漏给日本人，让他们动作起来，有了这样一个竞争者，道胜银行绝对不敢拖延！”

对于日本这个岛国来说，资源瓶颈一直是巨大的噩梦，尤其是石油，日本人拥有庞大的海军，但是美英并不是很担心，原因就是日本没有足够的石油供应，美英只要切断了石油供应，舰队立刻变成一堆没用的废铁，另外日本也无法从中国获得足够的石油。

如果日本人知道远东地区有大量潜在的石油资源，一定会疯狂起来的，

目前日本和俄国之间也有庞大的军火贸易，还向俄国提供了贷款，握有这些优势，日本人肯定会极力的争取获得石油资源。

而且张廷兰还买通了菲力斯，那个家伙敢卖工厂，卖军火，出卖一点自然资源就更不成为问题。

“老朋友只要我们运作得当，日本方面还有道胜银行总部，都会同意拿出大量的贷款，只要这两家都上钩了，我们就赢了！”

只要有好事情，张廷兰绝对不会忘了日本，其实他现在抛出这份资源清单，也是想让日本人对远东兴趣更浓厚一些，而且日本真的向俄国提供了贷款，并且以远东的资源作为抵押，那么俄国内战爆发之后，日本人一定会抓狂的，到时候干涉俄国的时候，就由不得日本人不出力。

不论是小鬼子，还是大鼻子，死得越多，对东北的压力就越小，最好他们变成生死仇敌，互相死磕，东北也就拥有了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只要有几年时间，东北的军工体系建立起来，到时候也就不用害怕日本人了。

“张，你总是能带来惊喜，这个想法很不错，但是我们双方都不适合做这件事情了，上一次因为斯拉夫银行的事情，日本都我们都有提防。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已经联系了美国朋友，他们会包装出一个投资家过来，到时候，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这也能包装么？”

“当然了，你要知道，一个优秀的资本家绝对不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更不会允许那些穷人找到真正的变富之路，因此就需要有一些人出来，用错误的理念误导大众。”

听了费雷德的解释，张廷兰也是暗中点头，怪不得后世有那么多不靠谱的经济学家呢，原来他们的使命不过是忽悠别人而已。

“老朋友，既然你早有准备，我相信你会把这件事情处理的很完美，一定要把日本人还有道胜银行都一网打尽！”

将双方都坑了不过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把贷款弄到自己的手中，然后用这笔钱在俄国扫货，一想到能用日本人的钱，帮着自己弄机器设备，张廷兰就感到一阵畅快，此消彼长，小鬼子发展速度减慢，奉天发展速度增加，双方的差距很快就会缩小，到时候鹿死谁手，就全凭着各自本事。

张廷兰将全盘的计划交代清楚，然后才告辞离开，而这个时候，张作相已经找到了张作霖，两个人关于如何分配军火，初步达成了一个协议。

其实张作霖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弄到这么多东西，他也被数目吓住了，当然他看到的数目其实是削减了三成的，重炮更是削减了一半，但是张作霖也有点被砸晕了。

多少年苦心经营，竟然比不过现在捡破烂的收获，让张作霖万分的郁闷，叹气说道：“辅忱，你说这些年，咱们花了大价钱，从列强手中购买武器，是不是买的都是一堆破烂？”

“那还用说么，这帮洋人都精明算计到了极点，他们真正看家的东西是不会拿出来的！”

“看来一切还要自己制造，要把军工生产发展起来，咱们自己造枪造炮，就不用看人家的脸色，也不用吃哑巴亏，拙言这点做得就很不错，想到了咱们的前头，现在咱们已经能生产手枪和步枪了，弄得的这些步枪就卖出去吧。”

张作霖笑着说道："张勋前段时间主动找上门来，想要咱们提供一些子弹和炮弹，这个家伙跑到了穷地方，手上的军火缺口很大。"

以往张勋盘踞在徐州，那是津浦线和陇海线的交汇之地，南北要冲，物资运输也方便，财力也雄厚，现在升任了蒙疆巡阅使，管理的范围增大了无数倍，但是都是不毛之地，只能出产一点鸦片和牛羊，张勋肠子都悔青了，只能四处求助。

张作霖和他都是一个姓，而且还有走私生意的合作，奉天就成了第一个目标。

"我和拙言商量过了，认为咱们这些军火主要还是卖给西北，每支枪咱们也不能太黑了，至少要一百大洋，子弹什么的另算。"

"辅忱，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厚道了，一支步枪定价至少要到一百五十个大洋，至于张勋么，咱们可以给他打点折扣，总之不能少于一百二十个大洋！"

张作相这时候算是明白了张作霖为什么是头领，原因就是这家伙心肠够黑，按照奉军的交换价格，一支步枪不过是二三十斤面粉而已，算起来就一两个大洋，张作相要了一百大洋，都觉得心肠够黑了，可是老张又给增加了二十，仿佛还是给了张勋天大的便宜一般，张作相也不得不伸出了大拇指。

"雨亭，轻武器什么都好说，你做主处理就行，另外麦德森机枪性能也不错，虽然弹药和咱们的不一样，后勤压力要大一些，但是也不可或缺，所有部队都一同换装，只是这重炮我建议优先装备吉林方向。"

"辅忱，这武器都是拙言折腾来的，你把大头交给我处理，已经很不错了，只是重炮武器太过重要，堪称是咱们的依仗，奉天也必须装备一些。"

张作霖的态度很坚定，如果这些大杀器单纯的装备吉林，他肯定是不同意的。

"雨亭，拙言和我商量过了，他的意思是希望组建一个护路军，俄国人已经烂透了，随时都可能出问题，咱们要做好接手中东路的准备，因此他希望把最强大的武力留在吉林方向，以备不测！"

"也有道理。"张作霖低头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道："既然拙言有这个想法，那就别局限于吉林还是奉天，咱们组建一支新的部队，对外就说是东三省剿匪军，实际上就是护路军，一旦中东路出现了问题，就能快速行动起来，这支部队就由拙言负责，最好的武器要优先装备。"

第二百九十章万事俱备

“拙言，你认为这个护路军应该怎么编制，要多少人才行呢？”

“大帅，护路军目标就是中东路，而中东路一共有三个重要的节点，也就是东边的绥芬河，西边的满洲里，中部的哈尔滨，在这三点上面，俄国拥有大量的驻军，我们必须快速拿下，然后还要阻断俄国可能的报复，另外在长春也必须安排足够的兵力，一旦行动开始之后，就必须挡住关东军可能的行动，其中对付日本人是重中之重！”

“从绥芬河到满洲里，三千里路程，还要在两个大国眼皮子底下抢肉吃，绝对不容易啊，拙言，你需要多少部队才能拿下中东路，并且守住！”

“大帅，我认为至少需要四个大队，每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加强团，三个大队负责解决绥芬河，哈尔滨和满洲里的守军，另外一个作为预备队，在第一时间控制长春，随时援助其他三个大队，还要承担抗衡日军的任务，沿线的驻军也要给予足够的配合！”

一共四个加强团，如果加上其他辅助士兵，总兵力就要达到一万五千人，而且这些部队必须是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的部队，关键时刻不害怕洋人，能够冲上去拼命的，整个奉军之中，能找出多少这样的部队也不容易。

老张闭着眼睛，仔细想了想，然后说道：“奉天的所有部队都不能动，没有一支强大的力量看着，日本人也不会老实。这个护路军的主力就从吉林征调，从警备师之中调出一个旅，拆分成两个作战大队，然后把重炮团一分为二，组成两个团。一个团作为预备队使用，装备一百五十毫米重炮。另外把小六子的新军团也交给你，把他们也扩编成一个大队，正好那些讲武堂的学员都快要毕业了，这次就作为他们的毕业考试，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也好！”

张作霖作为一方统帅，心里头有一本帐，收复中东路，是奉军破解困局的最好途径。而且这个任务除了张廷兰，谁也没有这个本事。

但是一旦组建护路军，张廷兰手中的力量必然报障，如果再加上张作相，就压过了张作霖。奉军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老张不得不把张学良塞了过来。让这位少帅稀释一下张廷兰的权力。

张廷兰心里头也清清楚楚。想要拿回中东路，就必须奉军上下一心，老张的安排他也必须欣然接受。

“大帅，如果按照这个办法组建护路军，吉林的守备力量就严重削弱了，我看还应该从黑龙江调一些老兵充实到吉林。”

“嗯。这个办法好，收复中东路，是奉军上下最大的事情，拙言。让邻葛给你当个参谋长吧！”

老张又把杨宇霆塞了过来，不过这可不是为了限制张廷兰的权力，老张也知道杨宇霆和张廷兰之间过从甚密，老张把杨宇霆派过来，就是要利用他的身份协调三省，其实也是变相的提升总参谋部的权威，更好协调三省军队。

张廷兰对于这个安排还算满意，和老张商量妥当之后，相应的工作就必须快速展开，部队要重新编制，同时还要招募大量的新兵，补充兵额缺口，加紧训练的同时，还要努力搞清楚俄**队的动向，把霍尔瓦特的家底弄清楚，做好相应的针对工作。

命令下达之后，张作相和张廷兰就回到了吉林，同时杨宇霆交代了一下奉天的军务，也急急忙忙赶了过来，一直负责剿匪行动的孙安虎，秦威也来到了吉林，另外狙击部队的指挥官冯永双也前来听令。

除了他们之外，张学良，郭松龄，姜登选和李景林也全部到场，众人满满的坐了一屋子，在他们的面前摆着的就是中东路的地图。

杨宇霆率先说道："诸位，根据大帅的意思，奉军要组建一支护路军，目标就是在不远的将来，夺取中东路的控制权，把俄国人赶出去，当然对外这支部队的代号是东三省剿匪军。"

这些人都参加了对柯里津的作战行动，也清楚一些中俄之间的情况，现在奉军制定计划，要夺取中东路，大家一点都不意外，俄国已经烂成了那个样子，如果奉军还不敢搏一把，那才叫丢人呢！

而且大家也很清楚这次事件的意义，从清末以来，中国政府步步退让，主权一点一点的失去，多少年来，从来就没有收回过任何权利。如果这一次奉军能拿回中东路，绝对是震撼天下的大事情，绝对堪称壮举，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胸口有热血在激荡，不自觉的将胸膛都挺了起来。

"这支护路军一共要包含四个大队，每个大队人数在三千人左右，东路大队由秦威负责指挥，主要目标是绥芬河，一点行动开始，迅速控制绥芬河一代，消灭境内俄国，同时阻断远东方向可能的俄国援军！"

"卑职遵命，一定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杨宇霆点点头，然后继续说道："中路大队目标是哈尔滨，这里俄国人的势力最强大，总督官邸也在这里，主要由孙安虎负责，同时姜登选和李景林担任副手，协助指挥战斗。"

连续两次点将，只余下西面的方向了了，张学良脸色涨得通红，暗暗把拳头攥了起来，就盼着这次任务能落到自己的头上。

"西路大队由郭松龄负责，目标方向满洲里！"杨宇霆最后看了看张学良，然后说道："汉卿，这次是和俄国人交战，危险性很大，你暂时留在预备大队吧！"

"正因为危险大，我才要上战场，不能躲在别人的后面，一样要杀敌立功！况且我和俄国人又不是没打过仗，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奉军一样能够胜过他们"

杨宇霆一看张学良反对，就把目光转向了张廷兰，分兵工作是他和张廷兰一同商量的，现在人家有了不满，张廷兰也不能不说话啊。

"汉卿，这次分配任务，并不是最后的作战命令，而是分派好了方向，各自研究战法，拿出一套合适的训练方案，把自己的士兵训练好，等待战机，这个时间可能还要几个月。"

张廷兰笑着说道："你们谁都不要掉以轻心，这次只是初步分派，你们还要好好训练部队，熟悉敌情，如果谁做的不好，咱们奉军之中藏龙卧虎，替换大家也是没准的。这也是汉卿你的机会，你也同样可以指定作战计划，只要巧妙合理，你也一样可以独自领兵！"

说到了这个地步，张学良也只能暗暗鼓劲了。分派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就快速行动起来，除了张廷兰负责预备大队之外，其他三个大队也都把架子拉了起来，充实队伍，补充武器弹药，然后调到相应的地区，做好训练准备。

奉军推行民兵制度已经一年了，地方的组织能力很强大，尤其是关内涌入了大量的移民，这些移民以青壮年为主，很多人都没有什么技能，除了出苦力，就没有别的谋生之路了。

大家也都知道奉军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因此一听说奉军招兵，也都趋之若鹜，各地的招兵站点都挤满了报名的人员。各个农场也都行动起来，将最优秀的民兵派了出来，让他们加入到了军队之中。

这样一来，缺少的员额被迅速补充起来。有了足够的人，还要有足够的武器，奉天和吉林两处的兵工厂也都权利运作起来。

奉天兵工厂主要生产子弹和手枪，而吉林的兵工厂在机器设备陆续到来之后，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技术水平也上来了，他们主要生产手枪，水连珠步枪，迫击炮和手榴弹等等。

经过了半个多月的努力，首批八十二毫米迫击炮终于定型投产了，另外五十毫米的迫击炮也生产了出来，张廷兰勾勒的掷弹筒也被弄了出来。

“现在每周能生产八十二毫米的迫击炮三十门，五十毫米的一百门，掷弹筒由于性能还不稳定，还要等一段时间投产。”熊梦远向张廷兰介绍着生产情况。

这个数字不算少了，一个月就能弄到一百多门，不过张廷兰已经把迫击炮定位成了消耗品，那就是越多越好，因此他说道：“我看数量还要增加，最好要增加到五十门，武器是越多越好，需要设备从俄国搬运，需要资金，就来找我，咱们和俄国贸易每天都是日进斗金，这么多钱，不拿来发展军工，实在是说不过去，总而言之，你们只管尽最大的努力，把武器生产好，别的都不用担心！”

交代了熊梦远之后，张廷兰又特意找来了陈启铭，陈启铭现在负责弹药生产，更是忙昏了头，一见面他就说道：“张先生，我们已经仿制出了一百毫米的炮弹，但是一百五十毫米的还要一些时间，您放心，一定能做好！”

“嗯，没有了足够的弹药，再好的武器也就是一个烧火棍，你们的压力同样很大，我已经以俄国的名义，向美国订购了一批原料，很快就会运过来，大家都安心生产！”

张廷兰刚刚离开了兵工厂，王铁山传来了消息，他弄得机器设备已经过了伯力，马上就到了绥芬河。

张廷兰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一下子放了下来，钢铁厂终于到了，现在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第二百九十一章产业升级

火车带着强烈的轰鸣，从俄国远东方向驶入了绥芬河车站，在这里早有大批的奉军士兵和搬运工翘首以盼。

这列火车上面装着从俄国运过来的首批重要机器，可以说这些东西承载了奉天的工业化梦想，所有人都格外的重视，张廷兰亲自向霍尔瓦特打招呼，让俄**队提供便利。

其实不只是霍尔瓦特，就连其他的俄**官，张廷兰也都尽量买通他们，当然不只是为了这次运输而已，更是为了以后长远打算，一群贪财的军官，是绝对大不了仗的，现在撒点钱，也能为接下来收复中东路提供便利，毕竟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火车驶入了站内，渐渐的停在了众人的面前，王铁山从车上早早的就跳了下来，紧走几步，来到了张廷兰的面前，脸上难以掩饰的激动。

他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俄国内部四处活动，收买高官，调查各种情报数据，既要想尽办法，给奉军弄到最好的设备，又要挖空心思的应付那些俄国权贵，整个人已经瘦了一圈。而这些天负责押运货物，更是操碎了心，耗尽了心力，几乎一个好觉都没有睡过。

满脸都是胡茬，眼圈黑黑的，嘴角和眼角都有些开裂，一看就是受了不少折磨。

“辛苦了！”张廷兰首先伸出手，用力的拉住了王铁山，问道：“一身的风尘，可以看得出来，受了不少苦啊。”

“说不受苦是骗人的，不过咱们都苦惯了不怕！”王铁山道：“我最怕的就是这些货物不能安全运到，那我就百死莫赎了，现在终于回到了咱们的地盘上。我心里头踏实了不少！”

“俄国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很不好，张少，刚转过年来，俄国首都就出现了十五六万的大罢工，而且不只是首都，其他地区也都这样，人数越来越多，而且不只是老百姓，就连军队都不稳了，偏偏沙皇的军队又在前线节节败退。大量的战争难民涌入了后方，整个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

王铁山在俄国的时间很长，接触到了各个层次，对于俄国的情况也有十分直观的认识，这个国家的局面比起满清末年还要糟糕。满清当时面对的反对力量主要集中在南方，而且其中多数是投机的立宪派。

而沙俄的情况比起满清还要糟糕。越是底层民众。反对沙皇的呼声就越高，而且激进的主张越来越得到认可，在游行示威之中已经打出了打倒沙皇君主统治的口号。

“张少，按照原计划，我还能至少提前一周赶回来，但是俄国工人大量罢工。整个社会都快停止了，才拖延到了现在，沿途我也注意了，各地的车站也囤积了不少战争物资。但是由于运输跟不上去，前线的军队根本得不到补给，我看离着哗变也不远了！”

张廷兰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基本上俄国的状况和自己了解的差不多，革命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时候，很快就能看到一个帝国的崩溃，然后一个更加可怕的红色帝国新生。

“既然俄国这么乱，会不会影响咱们的物资运输啊？”张廷兰有些焦虑的

问道：“按照我的估计，留给咱们的时间并不多，一两个月之内，俄国局面必定会发生重大变化，如果不能提前把物资弄到手，以后变数就多了！”

“张少放心吧，现在俄国各级的官员就认识钱，只要拿出足够的代价，就能让他们帮着咱们干活，第一批货物是为了打通道路，浪费了不少时间，接下来轻车熟路，一切都好办多了！”

“嗯！”张廷兰满意的点点头：“老王接下来我会提供给你一笔几百万的资金，你全部用来打通关节，弄到足够的机器，一切就看你的了！”

“张少放心吧，这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说到这里，王铁山有些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就说出来，冲着你这份功劳，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有了张少的话我就放心了，其实我琢磨着走私的买卖很快就会结束，以后要想混出个人样，还要干点正事，我准备投资实业，别的干不了，我想弄个煤矿公司，您看怎么样？”

王铁山也是一个十足聪明的家伙，看的总比别人远很多，现在东三省最有身份的不是当官的，而是办实业的，只要有个工厂，地方官员都要主动帮着解决麻烦，而且还有大量的税收优惠，傻子才不干的。

别的行业干起来还有难度，唯独煤矿难度不太大，只要有机器，弄到了煤田，就能坐着数钱，王铁山的想法也不错，后世有多少煤老板，几乎成了暴发户的代名词，他选择这个行业，也很有道理。

“想法不错，办完之后，我给你安排，吉林就有不少煤矿，而且蒙古也有，你想要在哪里投资，我就帮你想办法！”

得到了张廷兰的承诺，王铁山把心放到了肚子里面，这位可不是是手握军政大权而已，而且人家在商界还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说一句抵得上别人一千句一万句。

“多谢张先生，我这浑身又有干劲了！”

说话之间，搬运工作已经开始，所有人脸上都露出了难掩的喜色，这些设备都是精挑细选的，基本上都是七八成新，还有一些是没拆封的，多数是法国制造，还有一些是英国制造的。

在这个时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还集中在欧洲，论起技术设备，除了德国之外，就是英法两国，此时的美国，其实和后世的中国差不多，生产能力超强，但是技术水平还有一点差距。

王铁山担心中国工人弄不到这些东西，还特别的带回了几个俄国技术人员，让他们指导着搬运。

“轻点，轻点！千万别碰着！”

“说你呢，怎么没听见啊，轻点轻点！”

熊梦远和陈启铭等人也都加入了指挥之中，他们显然是最在意这批东西的人，对那些搬运工要求最为严格，必须轻拿轻放，一点都不能出问题，除了设备之外，那些说明文字也一点不准损坏了，这些都是他们摸索机器性能的最好帮手。

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东西运到了吉林，有的也运到了奉天，随着这批机器的到来，原本一直想干却没法干的事情，现在全都变为了可能，张廷兰向实业团发出了邀请，奉天的主要商人也全都赶了过来。

乔瑞轩，刘书成，宋仲义，范旭东等人，另外还包括周家的代表周叔

弢，周叔弢是周学熙大哥张学海的长子，是周家嫡孙，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也是周芯瑶的堂兄。

自从周芯瑶和张廷兰之间的关系渐渐挑明，周家也形成了两派看法，有人支持这桩婚事，当然也有人反对，周家和北洋休戚与共，传统的老派人物希望能和北洋继续加深联系，通过不断的联姻，让彼此之间密不可分。

但是也有一派人物认为奉军的发展势头猛烈，东三省商机巨大，应该借助联姻的机会，把手伸到东北，这样有利于家族的发展，总之双方争论不休。

这次周叔弢来到东北，也是奉命了解一下奉军的发展情况，看看究竟有没有潜力，值不值得联姻。

不过周叔弢到了奉天之后，就倍受打击，别看他们家办了不少工厂，但是由于和北洋合作，自然沾染了官僚做派，摊子铺的很大，但是实际利润不多，而且由于掌控不了金融权力，他们的企业只能依靠洋人的支持。

而奉天的情况迥然不同，奉天银行的独立地位，给予商业很大的支持，而且这些企业普遍采取了新式的管理方法，而且借助一战的宝贵时机，他们把商品卖到了海外，出口给了洋人，换取了巨额的利润。

然后生产不断的扩大，完全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产业越做越大，只要再过几年，奉天绝对会涌现出一批比周家更强大的商人，当让更遑论实业团实际的控制者张廷兰了，周叔弢也对张廷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比自己还年轻很多的人，有着太多的魔力了。

实业团的人到来之后，张廷兰笑着对众人说道：“诸位，我们号称是实业团，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轻工业上面，重工业几乎为零，现在就有一个好机会摆在大家的面前，我准备筹建一批重工业企业。包括煤炭，钢铁，冶金，发电，机器制造等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啊？”

这些商人一听到张廷兰的话，也纷纷来了兴趣，经过这段时间的经营，他们手中都握着不少的资本，这些人眼界也十分开阔，知道靠着面粉纺织这类的额企业，根本不能长久，等到战争结束，他们就会面对列强卷土重来的压力。

因此有些有雄心壮志的商人已经准备投资重工业了，只是没有一点头绪，机器技术，工厂人员一样都没有，因此也只能把想法压了下去，可是张廷兰突然说要办重工业，他们全都来了精神。

“张先生，跟着您办事从来不会错的，您给我们指一条路子，大家伙绝对不会皱眉头的！”

一旁观察的周叔弢也是暗暗惊讶，没想到张廷兰竟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他也十分吃惊，想要看看张廷兰有什么点石成金的本事。

第二百九十二章钢铁厂归属

资本积累到了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向高端发展，靠着做衣服，磨面粉，永远都成不了一个庞大的财团，必须以重工业作为中心，才能撑起场面。

张廷兰一直在向这些商人灌输新的理念，让他们把注意力放的更加长远，从心在来看，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实业团的这些商人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诸位，实不相瞒，这一次我们从俄国弄到了一批机器，可以筹办一批工厂。不过重工业不同轻工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大家身家或许很丰厚了，但是想要承担这么大的投入，还十分有困难，因此我把准备建设的工厂，还有需要的花费，列出了一个清单，大家都看一看，对照一下自己的实力，可以几个人联手办一个厂子，也可以从奉天银行贷款，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方面要凭借着机器，占据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平时还要派人监督大家的经营！”

张廷兰辛辛苦苦从俄国弄到了一大批机器，费尽了心力，这已经被视为奉天工业化的种子，他怎么会完全放心大胆的交给这些商人啊，而且重工业实力同军工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对这些企业保持一个强大的控制。

要不然这些商人一旦经营出现了问题，岂不是白白浪费了张廷兰的心血么！这可不是工厂遍地的后世，倒闭一个两个也无所谓，这是民国，每个工厂都重要到了极点，绝对不能出现一点差池。

其实最初张廷兰是想把工厂全都变成政府和军队所有，采取完全的军事化管理，不过后来他考虑到投入太大，而且完全交给政府。没有专业的商人负责，容易失去效率，这对奉天来说也是一个损失。

而且一旦这样之后，还是对接下来的工业发展是一个制约，因此张廷兰才折中选择了一个股份影响的办法，百分之三十不过是一个平均值，在最重要的工厂之中，比如钢铁厂，股份比例就要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五，这样才能保证一种相对的控股权力。

在场的这些商人其实也愿意奉军能和他们取得合作。毕竟有了张廷兰在后面拖着，他们经营就有了底，而且也不必害怕风险了。

大家都在仔细的阅读清单，寻找自己感兴趣，而且还是自己实力范围之内的项目。这些工厂之中最主要的就是鞍山钢铁厂。这也是核心中的核心，没有钢铁。工业化就无从谈起。

除了鞍山钢铁厂之外。还有鸡西煤矿，吉林发电厂，在奉天要建立一个机器制造厂，冶金工厂则是选在长春。

这些都是主要的大工厂，还有一批小工厂，主要生产一些配套的零件。诸如刀具螺母扳手等等，此外还有柴油机厂，洋灰厂，自行车厂。钉子厂，林林总总，清单列了一大堆。

其实生产自行车可算不上什么重工业，张廷兰之所以要弄一个自行车厂，也是有军事方面的考虑，自行车比起人的负重能力强多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充当机动工具，尤其是东北平原很多，自行车必要的时候，能发挥很大的左右。

而且自行车的费用比起战马可要便宜多了，马匹天天都要吃草料，一匹战马几乎相当于两个士兵的消耗，而自行车就完全不用了担心，只要拥有了

大量的自行车，张廷兰就准备在奉军之中推广，让所有人都会骑车。
　　这些商人还都在看着呢，刘书成和乔瑞轩一起找到了张廷兰。
　　“张少，我们以往主要都是经营商业，没有办过工厂，不过我们琢磨着也不能落后了，现在手头有了点资本，我们准备进军重工业。”
　　“我当然非常支持，就是不知道你们两个选择了什么项目？”
　　“钢铁厂，我们准备把鞍山钢铁厂拿下来，别的不敢说，现在我们就能筹措三百万的资金，而后陆续投入，我们一年之内能拿出五百万资金，然后再通过银行贷款，绝对能把工厂办下来！”
　　刘书成和乔瑞轩都是最早和张廷兰合作的，在这一两年的时间之中，身价翻着倍的往上涨，尤其是插手了走私贸易之后，资本更是充裕，一张口就是五百万，别说是奉天的商人，就连上海等地也未必有这么大的手笔，足见他们是志在必得。
　　“我有不同意见，办工厂不能光凭着资本雄厚，还要有新的理念，我也想承办这个鞍山钢铁厂！”
　　就在张廷兰都准备点头的时候，突然一个年轻人快步走了过来，他二十出头，长得很清秀，不过有一条袖子空空如也，一条胳膊已经没了。但是他身上没有任何的颓靡，反倒是从里到外，裹着一团精气神，到了张廷兰的面前，举起手行了一个军礼。
　　“老长官，原独立旅第二团战士夏寒向您敬礼！”
　　张廷兰一看这个年轻人，似乎也有点印象，这正是自己的老部下，因此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拍了拍夏寒的肩头，然后十分感慨的说道：“我还记得你，作战很勇敢，你离开部队，也是我批准的。上一次诱骗日本人，拿着废铜烂铁忽悠他们，你还立了大功，要知道这件事情可是给咱们赶走孟恩远制造了借口，对奉军发展意义重大。现在又混到了实业团，看来生意做的不错，我手下的兵到哪都是好样的！”
　　夏寒一听张廷兰把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十分感动，脸色涨红了，急忙说道：“全靠老长官栽培，当初丢了一条胳膊，我以为这辈子就完了，是您帮着把我安排到了兴业贸易公司，我哪会有今天啊。自从上次行动之后，我用手上的一点钱，开了一家机器维修厂，现在规模扩大了几倍。”
　　“思路不错，奉天建立了不少工厂，也有了一些机器，但是还没有维修工厂，凡事都要仰仗着洋人，那样成本太高，肯定不行，你找准了商机啊！”
　　“老长官，其实现在维修工厂，也主要指着洋人技师！”夏寒有些脸红，压低了声音，对张廷兰说道：“老长官，我在俄国绑架了两个高级技师，把他们带回了中国，让这两个家伙给我干活，要是没有他们，我的维修厂也办不起来，您不会追究我的罪过吧？”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夏寒这个家伙的确有些胆大包天，自己也是连哄带骗，弄了不少俄国技师，但是每次都是仔细筹划，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才敢动手。
　　这个夏寒就凭着自己的本事，就拐了两个技师过来，这个胆子的确有些大，不过张廷兰却很欣赏，在这个时代之中，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是胆大包天，而且还带着不少血腥，就拿洛克菲勒，摩根等等财团来说，他们在创业之初，也是坏事做尽，专门搞一些不正当竞争，只是发达起来了，才装得人模狗样。

“算了，不过俄国现在也要乱套了，那两个技师说不定还会感谢你呢！”张廷兰说道：“你是准备抢鞍山钢铁厂的承办权吧。”

“没错！”夏寒眼睛之中露出了坚定的神色，他说道：“老长官，这段时间，我走了不少地方，甚至还到了日本走了一趟，考察了不少工厂的情况。我认为咱们要想建立起自己的钢铁厂，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日本人的压力，他们绝对会想尽办法，进行破坏，因此我觉得办工厂，不只要有雄厚的财力，还要有顽强的意志，敢于拼命，还要有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在这两个方面，我认为都比刘先生和乔先生有优势，钢铁厂的承办权，应该交给我！”

夏寒出来横插一杠子，让原本信心十足的刘书成和乔瑞轩有点措手不及，他们办工厂，最多考虑的就是投资问题，如何竞争，如何在重重压力之下，杀出一条血路，的确是他们没有考虑的，而且在这之前，他们也没有经营过工厂的经验，这也是一大弱点。

夏寒则是抓住了他们的弱点，进行猛攻：“老长官，我建立维修厂之后，下一步也筹划着发展成机器制造厂，如果再拿下了钢铁厂，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而且为此我还跑了几次京津地区，联系了几个海外留学人才，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学的就是工业方面的东西。只不过咱们国内没有用武之地，这些人又不能像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一样，随便就能找到工作，都准备去日本工作，我把他们都留了下来，就指着他们大干一场呢！”

在夏寒的话里，透露了一个关键性的信息，中国极端缺少理工科人才，但是偏偏国内还没有他们施展才华的空间，很多留学生都是有心报国，但是却没有门路，最后大家都要活着，因此不得不给日本人干活谋生，很多日本的企业之中，都有中国技术工人存在。

这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悲哀，一方面人才极度缺乏，另一方面却是有限的人才还不断流失，一旦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国家就真的没有了希望。

“夏寒，这件事情你做的很对，我马上就着手建立一个专门的创业扶持基金，争取留住咱们的人才！”

张廷兰说到这里，看了看刘书成和乔瑞轩，笑着说道：“我看你们也不必争抢，干脆就联手办这个钢铁厂，你们二位做股东，负责出钱，夏寒当总经理，负责具体经营，鞍山钢铁厂以后还要不断扩大，也不是一家两家能吃得下的，你们看怎么样？”

第二百九十三章轰然倒塌

一个年产三万多吨钢的工厂，全部投资都算起来，大约需要三百万以上，其中最大的投入就是机器设备，不过价钱高昂，而且由于列强对后起国家的封锁，就连日本人都弄不到先进的设备，更遑论中国了。

不过此时机器设备已经弄到了，还算入了股份里面，钢铁厂的投入就减少一大块，花费并不那么大，可是夏寒盘算了一下，然后说道：“我看咱们不能光盯着工厂这点花费，还要把矿都控制在手中，而且控制的越多越好，现在价钱还便宜，等到以后大规模建设起来，钢铁需要增加，矿场的价钱都会涨上去，现在多投入一些不吃亏！”

大家谈过之后，已经同意了张廷兰的建议，夏寒占有工厂百分之十的股份，担任总经理的职务，另外奉天方面占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成为最大的股东，而刘书成和乔瑞轩瓜分剩下的股份。

方案敲定之后，夏寒就建议大量购进矿山，张廷兰也十分赞同，鞍山的铁矿日本人已经盯了很久了，如果不是奉天方面誓死力争，早就落到了日本人的掌握之中，另外本溪方面张廷兰也把日本人压制住了，迫使他们突出了部分的煤铁资源。

既然自己要组建钢铁厂了，就把这些资源都利用起来，以后钢铁厂的规模还要不断的扩大，资源占有的越丰富越好。

“夏寒，你的提议很不错，马上就去落实，把煤铁资源都划到你的名下，日本人想要折腾也没机会了。另外你要注意，这些设备其实是法国提供给俄国的。技术水平高，能够直接生产火炮用的钢材，越快投入生产，对奉军的好处就越大，你明白么？”

“老长官，你放心吧！”夏寒一听张廷兰的话，两只眼睛都瞪圆了，能生产炮钢，不就意味着奉天以后就能生产自己的火炮么，作为一个军人。夏寒对这种事情，是最为在意的，就算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他也会拼着命去做的。

“现在天寒地冻，还没法大规模开工。我们先备好原料，另外我想跑一趟汉阳铁厂。挖一点技术工人过来。高级技师，熟练工人，全都要！然后再跑一跑上海被京津，看看有没有可用的大学生，争取全都拉过来！”

夏寒办事很有一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头，张廷兰看着也十分满意。笑着说道：“你如果去南方，还要想办法联系一下钨矿的来源。既然生产特种钢，就离不开钨和镍两种东西，镍矿在吉林的磐石有一些。虽然储量不多，但是也够暂时使用了，至于钨矿就要到江西一带去搞了。正好咱们奉军能生产不少武器了，如果南方的那些军头愿意卖给咱们，咱们可以用武器交换！”

张廷兰交代差不多了，这时候其他工厂也陆续分配好了，吉林发电厂落到了以郭家为代表的吉林商人手中，冶金厂和机器制造厂被奉天商人瓜分，至于鸡西的煤矿则是让周叔弢拿到了手中。

张廷兰和周家有过联络，建议他们把开滦煤矿的工人弄到吉林来，挖英国人的墙角，对于这个建议，周学熙还有很大的怀疑，担心会得罪英国，而且他还怀疑张廷兰的本事，因此动作不算大。

只是到了现在，情况已经明朗了，吉林的煤矿马上就要开采了，从俄国也弄到了机器，可谓是万事俱备了，如果不下手，机会就没有了，因此周家

毫不犹豫的拿下了鸡西煤矿。

至于其他的商人也各有斩获，或是联合，或是个人，都拿到了一些工厂，下一步奉天的商人就要集体鸟枪换炮了，大家不再满足于弄点轻工业一类的小东西，而是要向更高标准迈进。

“大家拿到项目之后，暂时先进行筹备，不要轻易走漏消息，尤其是日本人，这帮小鬼子是不会愿意看到咱们发展重工业的，他们一定会想尽办法刁难。另外大家也要知道，咱们的机器来路不正，闹大了容易引来麻烦！”

“那咱们还要保密多长时间啊，那么大的工厂，要是开工建设，可瞒不住别人啊！”

面对大家的疑问，张廷兰笑着说道：“不用担心，很快就会见分晓，保证不会耽误大家的建设工作！”

有了张廷兰的保证，所有人都放下了负担，他们几乎已经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了，既然有能耐弄来这么多的机器，其他问题绝对能迎刃而解，大家还是考虑好怎么建厂吧。

所有商人陆续散去，范旭东和周叔弢留了下来。

“张先生，果真厉害，我看着那些工厂，都有些心动了，要不是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化工厂上面，我一定争取一个工厂。”

“你就安心办化工厂吧，化工的重要性不比钢铁小啊，我这次从俄国又弄了一批设备，我估计完全能生产纯碱了，另外五六月份的时候，美国的不少留学生就要归国，其中就有侯德榜先生，有了他的帮忙，化工厂的未来就有希望了啊！”

“那敢情好，我早就翘首以盼了！”范旭东也是十分的高兴，现在主要的障碍都扫清了，剩下的就是考验自己的本事了，究竟能不能把化工产业发展起来，就看自己的本事了。

“瑶瑶现在还好吧？”周叔弢一见张廷兰安排的这些工厂，他是从心里佩服，就拿周家来说，虽然号称是全国最顶尖的商人，但是凭着他们的本事，想建立其中一个工厂，都会有困难。

结果张廷兰一下子弄出了一串，几乎主要的工业部门都齐全了，这个手笔果然不是他们能够比拟的，堪称神通广大，身为堂兄，周叔弢从心里头也开始敬佩妹妹的眼光，果然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有本事的人。

“很好，这段时间事情太多，都忙昏了头，其实我准备陪芯瑶到天津串串门。见见前辈，不过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而且都非处理不可，实在是有些抱歉啊！”

毕竟是终身大事，张廷兰也琢磨着趁着过年的机会，登门去看望一下周家的家长，认认亲。不过实在不巧，这个冬天正是俄国走向崩溃的时候，要训练护路军，要把工厂的布局弄好。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一点差错都不能有。

实在是抽不开身，但是张廷兰出手还是很大方的，早就置办了丰厚的礼物送了过去，也算是尽尽心意。本来张廷兰还准备让周芯瑶自己回一趟天津，同家人过年团聚。不过周芯瑶死活不同意。坚持留在了吉林。

她一直在帮着培训军用的医护人员，周芯瑶也清楚，随时随地奉军就可能和俄国人为了中东路开战，到时候死伤必定惨重，现在多教给其他人一点本事，战场上就能少死一点人。而且她也心里头挂念着情郎，就没有回家，

只送回去了一封长信。

“张先生，老爷子从年前就开始叨念。说什么女生外向，连举家团圆的日子都不回来了！”

周叔弢笑着说道：“老人就看重这些，不过我总觉得人都要有些事业，瑶瑶医学天赋很好，可不能埋没了，多救一些人，也是给周家积德，那些老礼都是形式上的东西，只要心里头有，就足够了。”

周叔弢这个人还十分开通，他们渐渐的由家事，就聊到了眼前的事情上面，张廷兰笑着说道：“我早就知道周家在京津一带的大名，掌控了不少工矿企业。”

“同拙言相比，就相形见绌了，我们家的那些厂子问题太多，负担太重，就是看起来光鲜，但是论起发展后劲，根本比不了奉天的很多工厂。不出五年时间，奉天绝对会出现一批比我们家实力更雄厚的商人，此时从我个人来讲，是主张把产业迁到奉天，甩掉包袱，利用奉天的优惠政策，实现快速发展的！”

周家办厂借助北洋和列强的提防太多，原本周叔弢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到了奉天之后，越发觉得他们的家族企业是一种傀儡，发展前途很暗淡，根本就实现不了实业救国的理想。

奉天的商人虽然也靠着政府的扶持，才快速发展起来，但是他们更加独立自主，而且没有了列强插手，发展的前景更加光明，让周叔弢都有些羡慕。

“你们那么大的家族，也不是想搬就搬的，不过如果有这个心思，我建议从底层做起，比如把你们的熟练工人先转移到东北，然后在转移一些有优势的产业，最后就水到渠成了！”

“拙言，你太狡猾了！”周叔弢听到了这话，顿时笑道：“你这哪是帮着我们转移产业啊，分明是要挖了周家的墙角啊！”

“错！我是准备把整个房子都挖过来。”

将工厂分派下去，张廷兰主要的任务就剩下训练护路军了，现在四个大队都已经筹建完毕，所有士兵都在抓紧时间熟悉武器，演练战术。

轰轰轰……

三发迫击炮弹落到了四百米外的靶子附近，硝烟散去，预先准备好的靶子已经被摧毁大半。

“迫击炮的确是不错的武器，轻便灵巧，威力不俗！”杨宇霆笑着说道。

“没错，但是也必须有足够的训练才行，要让士兵弄清楚怎么使用。另外参谋长，咱们这次可是要主动攻击俄**队，步炮协同作战必须要演练好，还有就是奉军打了几次防御战，也打过几次围歼战，但是可没有打过攻坚战，俄国人在中东路经营时间不短了，想要快速夺下来，咱们的拳头必须足够硬！”

“拙言放心吧，我正在安排加紧训练呢，士兵们都十分踊跃，尤其是讲武堂的第一期学员，很多已经快速成长起来，变成了军队的骨干，重炮部队也像模像样了，我对这次行动，还是充满了信心的！”

就在奉军抓紧备战的时候，时间终于进入了三月份，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发生了规模空前的罢工示威行动，参加罢工的人数超过了二十五万。

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武力镇压，开枪射杀了大批游行工人，俄国首都的

局势彻底失控，工人组建了武装力量，开始寻求暴力推翻沙皇，士兵也开始加入其中，沙皇俄国终于崩溃了。

到了三月十二日，起义席卷了彼得格勒，末代沙皇的统治被推翻了。而此时张廷兰已经在长春成立了护路军总司令部，所有的主要指挥官全部云集于此，张作霖，孙烈臣，张作相等人也都赶到了。

俄国方面的消息传来之后，张廷兰长出了一口气，该来的终于来了！

“天赐良机就在眼前，我们奉军的兴衰成败就在此一举！”

第二百九十四章协防中东路

奉军高层早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拿回中东路，现在机会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所有人又不免有些紧张，毕竟奉军是一个弱国的地方势力，而俄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底蕴雄厚，同时俄国还是协约国的成员，就算俄国变天了，列强还是希望俄国能够继续坚持战斗，拖住德国的军队，也不会坐视中国抢回中东路。

更为重要的是旁边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日本，更是一大麻烦，奉军采取行动之后，日本人会作何反应，奉军又该如何应对，必须在行动之前，最好全局规划，不然贸然行动，只会惹来列强的联合干预，最后奉军不只收不回铁路，还会陷入危局。

张作霖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目光落在了张廷兰的身上："拙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对沙俄的情况最熟悉，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然后咱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行动方案。"

张廷兰点点头，稍微整理一下思路，然后说道："沙俄的情况其实和辛亥年满清的局面差不多，俄国从1914年开始，就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交战，国力严重损害，数百万俄国人命丧战场，国内的矛盾全面爆发，才引发了推翻沙皇的起义行动。

在辛亥革命之中，中国有三大股势力，一个是革命党，一个是立宪党，一个是满清的残余势力。俄国目前的格局也是如此，国内还有大量拥护沙皇的贵族和军方将领，构成了保守势力。

第二股势力是以社会革命党和少数党为代表，他们主要支持者是资本家，农场主，知识分子。新闻记者等等，他们与立宪党的主张差不多，希望通过改革的方式，限制沙皇的权力，建立真正的君主立宪制。

最后一股势力就是多数党，有些类似于中国的革命党，不过二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孙文和他的党徒眼高手低，拿不出太多笼络民心的主张。而俄国的多数党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脱胎于马子的资本论。他们主张暴力推翻沙皇统治，而后消灭资产阶级，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姑且不论这套理论是否合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激进主张。迎来俄国底层民众的支持，让那些几乎绝望的民众看到了希望。而且他们组织严密。动员能力极强，在推翻沙皇的行动之中，他们充当了主力军的作用。"

张廷兰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三方势力，在座的众人都在认真的听着，老张皱着眉头，理了理思路。然后说道："拙言，按照你的说法，多数党的势力最强，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了？"

"没错。目前来看，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就是临时政府，一个就是多数党控制的工人士兵代表大会，双方针锋相对，我以为不远的将来，二者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决定谁才是帝国的真正继承者。"

"拙言，你方才说多数党主张消灭资产阶级，那不是等于和所有有钱人作对么，那些权贵不会奋起反抗么？"孙烈臣也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的确如此，他们肯定会面临强烈的反对，不只是国内势力，也包括所有列强在内，都会联合反对多数党。所以列强在沙皇倒台之后，才会选择承认临时政府，而对于多数党，则是视如洪水猛兽。不过我并不看好临时政府，

他们之中多数都是沙皇制度之下的受益者，因此这些人依旧会延续沙皇的内外政策，而恰恰这次革命，就证明沙皇的政策已经是死路一条了，他们也走不下去。”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对西方社会处于一种仰视的态度，有些人盲目拜倒，还有些人则是把自己所在了黑屋子里面，不闻不问，不管是哪一类人，他们都没有了平和的心态，也就弄不清楚国际的局势。

现在张廷兰抽丝剥茧，将俄国的势力解释清楚，所有人都觉得受益匪浅，张作霖想了想，然后说道：“拙言，既然俄国的情况说清了，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应对，你也拿出一个章程吧！”

“大帅，我敢断言，俄国多数党的势力必定会快速膨胀，而列强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绝对会用强硬措施，对付多数党，我们想要拿回中东路，主要应该看得是列强的算盘，只要让他们认为奉军控制中东路，对他们有好处，或者说至少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列强就不会联手施压，相反他们还会希望借助奉军的力量，来俄国的旧势力，一同抗衡多数党。”

张廷兰在一年多之前，就促成了奉天和俄国的军需贸易，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奉天向俄国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可以说奉天已经是俄**队的一个重要后勤来源，凭着这种身份，奉军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这也是张廷兰敢于放手一搏的愿意，因为想要抑制多数党的发展，就需要借助奉军的力量。

“到目前为止，俄国还处在两个政府的对峙之中，列强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打出保护中东路，防止物资落入多数党手中的口号，快速获得控制权力，然后再把霍尔瓦特架空，把路权都拿到手中！”

对中东路下手，其实有两个时机，一个是二月革命之后，一个是多数党执政之后，究竟在哪个时候下手，其实是一件很值得思考的事情。张廷兰最初认为十月革命之后，或许列强压力会小一些，但是随后张廷兰就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十月革命之后，列强已经确定了干涉的方案，而中东路作为远东俄国重要的据点，霍尔瓦特又是一个坚定的保皇党，列强一定会支持他去反对多数党，历史上也恰恰如此，在列强的支持下，白俄残余势力一直盘踞着中东路。所以十月革命之后，奉军对霍尔瓦特下手，一定会引来列强的不满。

而且磨刀霍霍的日本人也可能提前采取行动，打着武装干涉俄国的旗号，支持霍尔瓦特的残余势力，把日本的力量深入中东路，一旦出现了这种局面，奉军就等于是得罪了所有列强，处境空前糟糕。

反复权衡之后，张廷兰认为行动必须越快越好。趁着列强没有确定下来对俄国的政策，越早把路权弄到手，越能避免麻烦。毕竟现在俄国国内还是临时政府占优势，而霍尔瓦特的价值还没有被放大，奉军现在插手中东路。面对的敌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霍尔瓦特。一个是临时政府。

而临时政府还有心无力。奉军实际上要面对的只有霍尔瓦特，压力是最小的，这就是先下手为强的道理所在。

“我们不必对外直接宣称收回中东路，只是打出保护铁路安全，不知要控制住物资流向，避免资助多数党。还要防止多数党势力侵入中国，我想这个借口完全可以行得通。至于霍尔瓦特，他要是聪明，我们就采取合作的太

多。他这张牌，我们以后还能用上，如果他敢反抗，就弄死他，把责任推到俄国兵变上面，反正现在俄国也乱成一锅粥了！”

张廷兰做事一贯十分谨慎，原本他提出收复中东路，这个目标对于现在的奉军来说，还有点宏大，在场的众人都心存怀疑，可是现在被张廷兰分解之后，他们就发现目前要做的只是控制住霍尔瓦特，难度一下子减轻许多倍，大家也有了成功的信心。

张作霖权衡再三，发现张廷兰的想法还是非常靠谱的，因此就说道：“我支持拙言的方案，不过大军未动，舆论先行，我看咱们先要向北洋反应情况，把舆论发动起来，宣扬俄国乱局，对咱们的危害。另外拙言你可以和霍尔瓦特联系一下，看看他愿不愿意和咱们合作，能不打仗，就好不打仗！”

张作霖的话无疑是敲定了最后的行动方案，张廷兰也十分赞同，如何发动舆论，自然有专门的人负责，张廷兰的主要目标就落在了霍尔瓦特的身上。

正在张廷兰准备拜访霍尔瓦特的时候，这个家伙竟然主动送上门了，这一次霍尔瓦特十分难得，脸上一点酒意也没有，一见面就对张廷兰说道：“张，我需要钱，大量的资金，你必须要帮助我！”

张廷兰心中暗笑，霍尔瓦特未免太不清楚形势了，他在走私贸易上，得到了巨额好处，而且因为金矿的合作，也弄到了相当的利润，已经到了把钱吐出来的时候了。

“老朋友，你需要资金干什么？”张廷兰不动声色的问道。

“当然是对付那些该死的叛乱者，他们竟然想要推翻伟大的沙皇陛下，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作为陛下忠诚的臣子，我一定要把那些叛变者都干掉，让陛下重新拿回权力！”

“说点现实的吧！”张廷兰冷笑着说道：“你如果真的忠于沙皇，就不应该和我合作，要知道走私贸易对俄国的损害也相当严重，俄国能有今天，你也是一个罪犯。”

张廷兰的话锋和往日一点不一样，霍尔瓦特的脸色就是一变，他勉强压制一下情绪，然后说道：“张，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告诉你，沙皇陛下拥有大量的支持者，势力无与伦比，那些叛乱者是不会长久的，你现在提供给我一些贷款，以后会得到成倍的回报的。”

“老朋友，实不相瞒，恐怕我比你更清楚俄国的情况，你的沙皇陛下已经退位了，他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再做什么都是无用功，你现在如果聪明，就应该想想怎么维护你的利益，怎么避免你的那些部下叛乱，不然你也会像沙皇一样，被彻底推翻！”

“张，你是不准备向我贷款了？”霍尔瓦特也感到了张廷兰的冷淡，他的脸色也十分差劲。

“没错，我一个子都不会贷给你！”

“那你把我在奉天银行的存款全都交给我，包括那些黄金，那些都是我个人的东西，都是我的财富，绝对不会放在一个不友好的人手里！”

“大胡子，我想提醒你一下，那些所谓属于你的财富，有多少是从中国人身上搜刮而来的，里面有多少中国百姓的血汗，你配拥有么？”

这下子霍尔瓦特的眼珠子彻底瞪圆了，眼中都喷出了火焰，大声的说道：“别以为伟大的俄国出了一点问题，你就可以把俄国踩在了脚下，我告诉

你，这是痴心妄想，是白日做梦！”

“霍尔瓦特，你也不用吓唬我，我同样给你一个建议，从现在开始，接受奉军协防中东路，我们共同防止多数党势力侵入，如果你敢不同意，奉军就会采取果断的措施，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第二百九十五章出击

“你是想趁火打劫！”霍尔瓦特到了这时候，什么都清楚了，原本双方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也彻底终结了，友好的面具撕开之后，只剩下刀兵相向了。

这头大狗熊大声的咆哮起来：“中东路是俄国的，你们永远都不要奢望，别看俄国出现了一点小麻烦，但是中东路现有的守备力量就能轻易把你们的军队碾碎。如果你敢挑衅俄国的底线，只要等到俄国的麻烦解决了，我们的军队就会源源不断的杀过来，到那个时候，世界上再也没有中国了！”

不管霍尔瓦特怎么愤怒，张廷兰都是一副好整以暇的模样，嘴角上面挂着淡淡的冷笑，等到他说完之后，张廷兰笑道：“霍尔瓦特先生，作为曾经的朋友，我最后奉劝你一句，尽快将中东路交出来，奉军还会帮助你，我们同样反对那些多数党，可是如果你执迷不悟，我们必然会采取军事行动，一点都不会客气！”

张廷兰毫无疑问已经是给霍尔瓦特下达了最后的通牒，大狗熊也冷静了下来，脸上罩着一层寒霜，冷笑道：“卑劣的黄皮猴子，老虎即便是病了，也是猛虎，永远不会害怕一群山羊的！”

这家伙说完之后，转身就要离开，就在此时从外面涌来了十几个士兵，说着端着枪，把霍尔瓦特堵在了里面，只要张廷兰一声令下，他就会被打成筛子。

这时候霍尔瓦特终于感到了害怕，他错估了形式，这不就是自投罗网么，老家伙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羞愧愤怒到了极点。

“你们这些卑劣的人，有本事就开枪吧。我保证你们敢开第一枪，俄国政府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张廷兰摆了摆手，让士兵们把枪收起来，然后说道：“霍尔瓦特，我们中国是礼仪之邦，绝对不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我只是想提醒你，如果一旦开战，玉石俱焚，你的这点势力都会被连根拔除。到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霍尔瓦特用足以杀死人的目光，瞪着张廷兰，然后转身就走，显然他没有在乎最后的警告，在他看来。中国人永远都被卑下的，根本不配成为他们的对手。只要俄军一个冲锋。就能把奉军彻底消灭。

看着霍尔瓦特离开，张廷兰也急忙召集护路军会议，各级主要军官全部到场，张廷兰居中而坐，杨宇霆，孙安虎。张学良等人都陪在一旁。

“总司令，干嘛不把霍尔瓦特直接弄死，那样中东路不就是群龙无首了么，攻打起来更容易。”张学良说道：“兵书上不是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么！”

“杀了霍尔瓦特只会让中东路群龙无首，白白便宜了那些多数党，有霍尔瓦特压着，他们还闹不起来。另外咱们要接收的可是全部的中东路，完完整整，而不是一个被打的稀破烂的中东路，特别是那些工厂，铁路和电报线路等等，一点都不能损坏。”

俄国人在修筑中东路的时候，就把这条路视作通向不冻港的捷径，因此不惜血本，投入十分惊人。在铁路沿线也设立了一大批配套的设施，包括矿场，邮局，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等。

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这是一个负责维修火车机车

的大型工厂，到目前为止拥有三千名工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打工厂，设计建设之初，俄国人是准备生产机车的。

不过由于俄国官员**严重，最后没法生产机车，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了维修机车的工厂，但是好在基础不错。自从一战爆发之后，中东路运输压力不断加大，需要的机车数量大为增加，工厂也不得不扩大规模，到目前为止，已经能够组装机车了。

张廷兰也按照派人调查过这个工厂，情报显示工厂潜力巨大，只要能补充一点机器，再建造一个铸铁车间，负责生产零件，就完全能够自行生产机车。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张廷兰几乎欣喜若狂，遍观整个世界，能生产机车的国家也就是几个列强而已，中国虽然有不少铁路了，但是别说生产机车了，就连维修都要仰仗着洋人。

如果奉军能把这个工厂弄到手，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而且下一步东三省肯定要大修铁路，自己能够生产机车之后，也避免了列强的牵制和勒索，对奉军发展的作用难以言说，如果在战乱之中，有一点损坏，张廷兰都会肉疼不已的。

因此他故意敲山震虎，为的就是让霍尔瓦特感到威胁，他必然会收缩兵力，这样一来虽然攻击难度会加大，但是却能保证沿途大量工厂设施的安全，而且张廷兰也相信，一向自大的霍尔瓦特还不回玩坚壁清野的把戏。

“我们已经和霍尔瓦特摊牌了，正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家全都要做好战斗准备，随时随地战争都可能爆发，咱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夺取中东路，消灭俄国驻军。”

张廷兰下达了作战命令，杨宇霆在一旁又说道：“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门作战的目的是拿回中东路，大家在战斗之中，要尽可能保全铁路，还有沿线的设施，必要的时候，可以多付出一些牺牲！”

其实谁心里都清楚人的价值，什么都没有生命宝贵，不过大家对杨宇霆的这道命令，也十分理解，甚至心里头还有一丝悲哀。中国现在基础太薄弱了，想要快速发展，就要珍惜每一个工厂，重视所有的基础设施，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换取。虽然这样做有些残忍，但是不这样做，以后的牺牲只会更大，甚至是百倍千倍。

这其实也是一种带血的速度，不过没有这种速度，整个民族就会面临屠刀，千万同胞，万里疆土，妻离子散，国破家亡，落后就要挨打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有些牺牲也不可避免。

作战命令下达之后，所有护路军全都动员起来，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军队组建开始，大家就都憋着一股劲。

其实从张廷兰到了吉林之后，训练士兵的时候，就把俄国当成了最大的假想敌，而组建了护路军之后，这种训练的针对性就更强了，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的侦查俄国人的情报，了解他们的作战特点，弄清楚铁路沿线的防御工事。

而且张廷兰还想办法弄到了一批俄**人，让他们和奉军进行对练，使得士兵们更加熟悉俄军的弱点，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几个月的辛勤汗水，现在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所有士兵都斗志昂扬，全力备战。而此时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也在中国传遍了，舆论一时为之大

哗，当然大多数媒体还搞不清楚俄国发生了什么，他们只当是像辛亥年一样，俄国人也把他们的皇帝赶走了。

当然也有一些敏感的人发现了其中的机会，开始鼓吹趁机废掉中俄之间的条约，收回失去的利权，特别是外蒙古，要拿到手中，不能坐失良机。

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说无非是多了一点谈资，但是对于一些上层人物，这可是天崩地裂的大事情。

“芝翁，张作霖发来了电报，要求中央授权，他要武力协防中东路，避免俄国的乱局影响到东北的安定，您看该如何处理？”

段祺瑞微微闭着双眼，脑子里面快速的旋转，半晌才苦笑道：“又铮，张作霖这个红胡子又给咱们添麻烦啊，沙俄是一大强国，偶然出现了一点问题，说不定还能挺过去，要是贸然出动，得罪了列强，最后可能没有好果子吃啊。”

段祺瑞当上了总理之后，才算是真正体味到了老袁的艰难，国内一团乱麻，国际局势也在瞬息万变，每一样都让段祺瑞伤透了脑筋。

自从进入1917年之后，美国和德国关系越来越紧张，双方宣战只在眼前，而美国又向段祺瑞提出了建议，让中国也参加战争，美国愿意提供贷款，帮着中国组建军队，实际上这就是美国想接着参战的名义，控制中国。

要知道中国没有钱，没有武器，也没有足够的军官，要想参战，必然要借助列强的帮助，可以说谁向中国提供贷款，谁就控制了中国最强大的军队，也就掌控了中国的未来。

看透了这一点的日本人也插手其中，开始怂恿段祺瑞对德宣战，老段总觉得日本人近在咫尺，和他们合作比较合算，因此决定抛弃最先提出建议的美国，转而和日本合作。

结果美国人有主动违背了自己的提议，反对中国参战，并且支持大总统黎元洪，让他和段祺瑞对着干，美国人无耻的嘴脸表露无遗。

这也就成了府院之争的导火索，段祺瑞已经感到了一场大麻烦就要临近了，这个时候老张在提议变相收回中东路，段祺瑞哪敢轻易答应啊！

“芝翁顾忌的也有道理，我其实是支持收回中东路，最好能连外蒙都一同拿回来，只是还要等待局势更加明朗，不然贸然出动，会有大麻烦。”

就在他们两个商量应对措施的时候，突然有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报告总理，张作霖已经向奉军下达了命令，为了防止多数党扩散，奉军正式协防中东路！”

第二百九十六章第一枪

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附近有三十六个人字形棚子，专供中国工人居住，这些棚子低矮阴暗，肮脏寒冷，尤其是到了寒冷的冬季，北风阵阵，钻心透骨，几乎和牲口棚没有什么区别，数以千计的中国工人就生活在其中。

其实不只是住的如同牲口一般，这些工人每天还要工作是个小时以上，也和牲口差不多，还有任由俄国人的打骂，完全就成了奴隶。

而这个冬天对于他们来说，又分外的难熬，俄国国内的局势越来越糟糕，中东路的管理层也疯狂的贪墨，他们克扣工人的薪水和伙食，同时为了防止中国工人反抗，他们又加强了管理，工作的时候，都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士兵站岗放哨，对这些工人非打即骂。

就在几天前，沙皇被推翻的消息传到了工厂，整个气氛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俄国人如丧考妣，同时还有大量的俄国人欣喜若狂，他们四处宣扬自己的观点，鼓动军队叛变，还要组建新的管理机构。

对于这些事情，老实巴交的中国工人是没有多少兴趣的，不论是谁，只要还是俄国人掌权，他们就别想过舒服日子，这一点大家都清清楚楚。

可是就算是中国工人表现的十分老实，但是他们他们依旧摆脱不了厄运，就在张廷兰向霍尔瓦特发出最后的通牒之后，这个家伙就下令沿线全面转入军事控制，不只要严查那些多数党，还要把中国工人管控起来，避免这些工人通风报信，也防止多数党挑动他们闹事。

那些俄国士兵得到了命令之后，他们就把中国工人的驻地全部控制起来。严格的排查，只要他们认为有一点可疑，全部捉起来，然后严刑拷打，越来越多的工人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恐怖笼罩在了工厂的上空。

在工棚的里面，地面上摆着一具尸体，已经被打的毫无人形，身上满是鞭子的痕迹，胸膛上面还有烙铁烙过的伤痕。两只脚全都血肉模糊，脸上就更加凄惨了，有一只眼珠子已经被打了出来，鲜血还在不断的涌出。

尸体的周围，越来越多的工人都聚集了过来。有些人已经忍不住眼泪噼里啪啦的落了下来，很多工人都熟悉这个死者。他叫李金敖。是一个小工头，平时对工人们都十分照顾，为人仗义，很受大家的尊敬。

这一次俄国大肆迫害中国工人，他站了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然后就被俄国人带走了，等到再次被抬回来，人已经被打得不成样子，没多少时间。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这些工人都围在李金敖的尸体旁边，眼中流着泪水，有几个和他关系亲密的工人把拳头攥的咯咯响。

“弟兄们，李大哥为了给咱们说话，丢了性命，再往后也没人给咱们说话了，这上千人难道就要被俄国人欺负死不成么？”

一个年轻工人撕心裂肺的质问之声，让在场的人都把头低了下来，这些年来，大家伙人不人鬼不鬼，已经被俄国人欺压到了极致，可是这样他们还不满足，连一条活路都不给大家留下来，所有人积蓄的怒火都燃烧起来。

“妈的，我们不干了，到哪里都能吃饭，不给俄国人当孙子了！”

有几个工人带头喊了出来，其他人也纷纷大声的喊了出来，仿佛要把心中的怒火都喊出来一般，这时候在外面负责看守的俄国士兵听到了喊声，纷纷冲了进来，看着这帮凶神恶煞一般的俄国兵。

不少工人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这几个俄国人满不在乎的走到了人群中央，也看到了李金敖的尸体，他们用脚踢了踢，然后就像拖死狗似的，拖了出去。

“你们这帮黄皮猴子，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待着，要想闹事，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为首的俄国人大肆的恐吓大家。

这时候一个年轻工人猛地窜了出来，一下子将这个俄国大块头按到在地，他的手中攥着一把剪刀，这个俄国人倒下去之后，他一下子就把剪刀扎进了这个俄国人的脖子。

别看这工人看起来瘦小不堪，但是长期的劳动，让他的手劲十分惊人，插进去之后，顿时鲜血就窜了出来，足有一二尺高，俄国大块头手跑脚蹬，拼命的折腾，可是已经晚了，剪刀深深的嵌入了脖子当中，扎到了颈椎骨里面，这家伙的挣扎越来越弱了。

另外几个俄国人一见情况不好，还想要拿枪射击，这时候其他工人全都被鲜血刺激了，他们不愿意再这样卑怯的活下去了，纷纷拿起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向俄国兵发动了攻击，就算没有工具，他们还有拳头，还有牙齿。

五六个俄国兵全都被愤怒的工人淹没了，很快他们都被打成了一堆烂肉，比起李金敖的尸体还要凄惨无数倍。

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工人也终于恢复了一丝理智，他们打死了俄国士兵，俄国人还会放过他们么！

最先动手的那个年轻工人此时站了出来：“弟兄们，咱们别在这等死了，赶紧冲出去，说不定还有一条活路！”

有了他的带领，所有工人全都惊慌失措，疯狂的向外面逃跑，就在他们刚刚冲出工厂大门的时候，负责巡逻的俄国兵也赶了过来，中国工人现在手无寸铁，只能拼命的逃跑。

那些俄国人也知道情况不妙，就对这些工人发动了射击，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击中，鲜血染红了大地，枪声也震动了整个哈尔滨。

工人们拼命的跑出了工厂，后面的俄国人死命的追赶，刚刚转过了一条街道，前面的道路一下子变窄了很多，工人们的队伍一下子拥堵起来。

那些俄国兵露出了嗜血的神色，他们将枪口对准了这些工人，想要击毙这些工人，就在此时道路旁的一栋房子之中，突然探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枪口，紧接着就是一溜火舌，追击过来的俄国兵措手不及，全被机枪扫中。

重机枪带着撕裂一切的威力，将他们瞬间打成了碎片，那些工人最初还以为是他们要遭难了，哪知道一直等待的子弹没有落到他们的身上，有些人仗着胆子回头一看，只见地上躺着的都是俄国人的尸体。

从路边的建筑之中冲出了几十个中国士兵，正是他们把俄国人全都击毙，这些工人死中得活，全都十分激动，这些年来，俄国兵四处横行无忌，欺压中国人到了极点，不过每每到了这种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军队。

即便是偶然有些官员站出来，也只是发出几声不痛不痒的抗议，毫无用处，俄国人依旧肆无忌惮，甚至会变本加厉。可是今天偏偏有中**队为他们出头，还毫不客气的将这些俄国人都击毙了，由不得他们不震惊。

负责指挥眼前这支部队的正是冯永双，张廷兰已经让奉军进入了战斗状态，随时准备发动攻击，同时又挑选了一大批精兵，秘密接近主要的据点，

包括邮局，车站，工厂，军火库等地。只要双方开战，奉军就要第一时间把这些关键位置拿到手中。

而哈尔滨总工厂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张廷兰亲自指派了冯永双带着人过来，他们在这里已经准备一段时间了，正在焦急的等着战斗命令。

可是事情往往出乎意料，这些工人竟然发生了暴动，从工厂里面冲了出来，后面还有大批的俄国兵追击，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情况，冯永双也是大吃一惊。

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击毙，身为军人实在是不能袖手不管，而且冯永双也嗅到了其中的战机，索性就打响收复中东路的战斗吧。

因此他一面下令击毙所有追击过来的俄国士兵，一面向张廷兰发电报，要求收复战斗全面展开，其他部队也都行动起来。

“大家伙不要害怕，我们是奉命前来收复中东路的，现在就要攻击眼前的工厂，希望大家能站出来，帮助我们指引道路，用最快的速度控制工厂！”

“长官，你们是来收拾俄国人的么？”

“没错，就是来教训他们的，这帮畜生在咱们的地盘上，横行霸道的日子结束了，大家以后也不用看他们的脸色了！”

问话的这个年轻人正是带头杀死俄国兵的，他一听说奉军要收复中东路，要对付那些俄国人，眼睛之中顿时就闪动出泪光。

“李大哥，你可别走远啊，就在天上看着，这帮俄国畜生的报应来了！”他转头将几个年轻力壮的工人都叫了过来。

“长官，我们在里面干了一两年了，最清楚情况，我们愿意指路！”

冯永双点了点头：“好，你们就跟着一同行动，其他工人全都尽快离开，不要被误伤了！”

交代完毕之后，冯永双他们就快速向工厂大门冲了过去，此时的俄国人已经乱成了一团，原本温顺的中国工人突然暴乱，让他们都无法接受，这帮人正在集中大部队，想要前去追击。

这时候突然枪声大作，整个工厂都被笼罩住了，还没有完成集结的俄国人，遭到了迎头痛击，奉军已经快速突破了大门口，越来越多的尸体倒在了地上。

第二百九十七章全线发难

对于哈尔滨总工厂，张廷兰是志在必得，因此也毫不犹豫的派出了手下战斗力强最大的部队，冯永双率领的士兵都经过最严格的训练，各个枪法精准，虽然人数不到三百，但是战斗力却堪比一个营。

俄国人在工厂的防御上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尤其是在大门口安置了两个机枪碉堡，全都用条石垒起来的，十分坚固。作为控制中东路的枢纽，俄国在哈尔滨有大量的驻军，和奉军基本上就是犬牙交错的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此俄国人断定奉军不会大量使用火炮，除非他们想把哈尔滨都毁掉，只要不使用火炮，那么在攻防战之中，这些机枪碉堡就是死神的镰刀，能够轻易收割大量的生命，尤其是他们的角度设计的很刁钻。

正好对着街口，只有有人冲过来，就会面临交叉火力扫射，俄国人的设计很美好，但是现实和他们想的有点出入，奉军的确没有使用大炮，但是奉军还有迫击炮，冯永双他们一共携带了四门八十二毫米的迫击炮。

还在机枪的射程之外，他们就抢先行动了，由于事先早已经算好了射击距离和角度，四门迫击炮直接来了一个三连射，一共十二枚炮弹砸在了工厂大门口，瞬间就把俄国人的碉堡给覆盖了，守在门口的俄军死伤一片。

这要是放在往常，攻击这样一个戒备森严的大门，没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的性命，根本就别想拿下来，但是装备了迫击炮之后，效果大为不同，士兵们都十分振奋。

一看对面的俄军已经有些混乱，奉军立刻发动了冲锋，快速抢占了大门。然后对那些俄国士兵进行了疯狂的射杀，转眼之间就尸体成堆。

突进大门之后，奉军快速使用机枪，对院中集结的俄军进行了扫射，为了行动方便，他们携带的都是麦德森机枪，随着短促的射击。俄国人像麦子一样，不断的倒了下去。

鲜血流了满地，这些俄国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全都不知所措，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平时懦弱无比的中国人。竟然会爆发出这么强烈的血性，攻击竟然会这么犀利。至于奉军一边则是只有从心底往外的畅快，早就看这些作威作福的俄国人不顺眼了，现在终于能对他们下手了，谁也不会客气。

几个月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示了惊人的效果，奉军在两个多月之前就布置了作战命令，然后各军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甚至细致到了每一个班，每一个人，开战之后，大家要抢占哪里，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这些都做了反复的演练，每个人都烂熟于心。

反观俄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奉军敢对他们动手。就算张廷兰下达了最后通牒，霍尔瓦特也深信只要严阵以待，奉军就不敢攻击他们，俄国人只要自己不乱，就一点不用担心。

到了真正开战的时候，俄国人因为他们的骄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冯永双率领着士兵，快速攻入工厂之内，那几个工人也都紧紧跟随，按理说第一次见到这种血腥的场面他们应该感到恐惧。

但是一想到死得全都是那些为非作歹的俄国人。又想了想那些惨死的工友弟兄，他们全都咬牙切齿，这正是报仇雪恨的好时候，谁也不能认怂了。

这几个工人分头指引着奉军士兵杀入工厂之中，不断有俄国人被他们击

毙一座厂房，接着一座厂房，一个车间接着一个车间，俄国人全都节节败退。

最初奉军士兵对俄国人的战斗力还有一些担心，因此很多人在出战之前，都写好了遗书，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是真正交战之后，大家伙发现俄国人也就是那么回事而已。

尤其是守着中东路的这些俄国兵，他们这些年过的日子太舒服了，安逸的生活让他们的斗志都消磨殆尽了，战斗力也随之成倍减弱。

一支优秀的军队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苦难，一个是胜利，没有苦难，军队就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胜利，军队也就没有旺盛的士气，这两样东西正是取胜的关键。

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承受的苦难太多了，国和家都遭到了空前的践踏，多少人都失去了最起码的尊严，只能卑微怯懦的活着。

他们加入奉军之中，拥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努力训练，而且奉军快速发展，还几次和日本人对抗，都取得了胜利，让他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

到了战场之上，作为奉军最精锐的突击力量，已经能够轻松对付俄国人了，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倒在了脚下，整个厂区基本上落入了奉军的手中。

最后残存的俄国人被逼到了维修车间之中，这是整个厂区面积最大的一个车间，周围还有一个车库，里面停放着大量需要维修的机车，这些机车成了俄国人最好的防御掩体，很快俄国人隐藏在列车之中，不断的向奉军发起反击。

希望能够死守住这里，然后等待援兵到来，他们也清楚工厂的重要性，一旦丢失了，俄国上层就不会放过他们，因此这些俄国人拼死抵抗，战斗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几个奉军士兵在一挺机枪的掩护之下，快去冲向了俄军，此时几个俄军突然从临近的车厢之中进行射击，这几个奉军全都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在后面观察的冯永双也是一皱眉头，旁边的参谋也露出了焦急的神色：“俄国人是想拼命了，我们用迫击炮把他们一起消灭吧！”

“不行，如果使用迫击炮，那些机车也会大量的损坏，参谋长已经交代过了，一定要尽可能的保住这些东西，咱们要完整的接管中东路！”

“那也不能看着弟兄们白白牺牲啊！”

正在他们说话之时，那个年轻的工人突然凑了过来：“长官，可以从旁边的厂房爬过来，然后从房顶进攻，这样就能杀死那帮俄国人了！”

他的话一出口，冯永双就来了兴趣，他急忙看了看，果然如此，在这个车库旁边还有两处厂房，有一个似乎是堆放煤的仓库，还有一个是存水的，现在的火车都是蒸汽机车，要想开动，就离不开煤和水。

如果奉军能够爬上房顶，就能居高临下，进行射击，效果肯定十分惊人。

“嗯，的确是个好办法，马上组织两组士兵，给我抢占制高点！”

“长官，您能不能给我一把枪，我也想去杀那些俄国人。”这个年轻工人脸上露出了十分坚定的神色，拳头已经不自觉的攥了起来。

冯永双看了看他，然后说道：“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打仗不是儿戏，你没经过训练，上去就是送死，我不会答应的！”

听到了冯永双的拒绝，这个年轻的工人顿时满脸写满了失落，双手抱着脑袋，蹲了下来，他来工厂不到两年时间，就见到了十几个工人或是被打死，或是打成了残疾，其他的就更加不计其数，可以说他们和俄国人之间，有着血海深仇，难以算得干净，现在报仇的机会就在眼前，却只能看着，他忍不住蹲在地上，眼中默默流出了泪水。

这时候一把手枪递到了他的面前，冯永双冲着他微微一笑。

“小家伙，拿着吧！”这个年轻人顿时喜出望外，一把接过了冰凉的手枪，浑身一下子都来了精神。

“跟在我的后面，别逞能，想找俄国人算账，还有太多的机会，不在这一次，只管好好学本事就行了！”

冯永双已经看中了这个年轻人，想要收到麾下，简单的演示了一下怎么使用手枪，又叮嘱了几句。此时奉军已经抢占了两边的制高点，开始向厂区内部的俄国人疯狂射击，转眼之间就有十几个俄国人倒毙当场。

残余的俄军全都大惊失色，乱了方寸，这时候冯永双指挥着奉军趁势杀了进去，同俄国人展开了最原始的肉搏战。

拼刺刀能够最大限度保证机器设备的安全，因此在护路军训练之初就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些士兵互相结成战斗小组，不断将俄国人挑到。

刺刀见红，一枪一个，奉军的身手十分利落，残余的俄**队溃不成军，冯永双功夫很不错，也是拼刺的高手，他连续挑倒了两个俄国兵，然后将注意力放在了一个指挥官模样的人身上。

这家伙手里头拿着一把马刀，最为凶残，眼看着有一个奉军士兵已经伤在了他的手上，冯永双冲了过去，这家伙手疾，照着冯永双就是一刀，冯永双急忙用刺刀往外架，然后就要反击。

正在这个时候，他身后响了一枪，那个俄国指挥官脑袋瞬间就没了一半，想一个烂西瓜一样，撒的满地都是，正是那个年轻工人开的枪，冯永双也伸出了大拇指。

“好小子，干得不错！”

机车厂的战斗即在情理之中，也在预料之外，张廷兰心里头已经推算了好几种开战的方式，没想到竟然会因为中国的工人而开启了战斗，不过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奉军就不必客气了。

“传我的命令，所有中东路沿线部队，按照预先设计方案，向俄**队发动攻击，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夺取铁路控制权！

第二百九十八章赚大了

“举起手来！”

奉军士兵快速冲进了邮局，他们都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这些工作人员，只要有敢反抗的，毫不犹豫就地击毙。死了几个人之后，剩余的人员全都老实起来，奉军毫不客气的把他们关押起来，然后用自己的人接管了整个邮局。

这种情况在整个中东路沿线都在上演，奉军将铁路沿线的邮局，电报局全都控制起来，俄军指挥所附近的电话线，电报线全都被掐断，甚至输电线也没有放过，一下子中东路上的所有俄军指挥官，都变成了瞎子，变成聋子。

在开战之前，奉军已经得到了详细的情报，俄国驻军并没有独立的通讯系统，因此他们传递消息还要依靠着民用的电报和电话线路。只要将这些掐断，俄军的信息传递系统就等于瘫痪了，接下来他们只能各自为战，缺少了配合，战斗力毫无疑问会严重打折。

俄军驻守中东路的部队，一共一万人出头，沿着铁路驻扎，构成了一条一千多公里的一字长蛇阵，在绥芬河，满洲里这两大约各有一千多人，沿线还有两千多人，长春一千人左右，剩余的兵力才集中在了哈尔滨。

这种部署方式其实就是处处挨打，以往是中**队太废物了，根本不敢和他们硬碰硬，结果俄国人才这么嚣张，现在奉军准备已经十分充分了，一出手就是势如雷霆。

将联系掐断，俄军的指挥系统很快就瘫痪了，不只是各支军队之间无法联系，而且也没有办法向外面传递消息，不能向国内国内求援，也无法向媒体发表声明，解释中东路的情况。

这正是张廷兰想要达到的目的，进攻中东路的俄**队，必须要有一个行得通的借口。张廷兰已经早就想好了，把责任都推到多数党身上，就说他们发动了叛乱，奉军发现局势不好，才果断出兵干预的。

当然要想让这个借口站得住脚，就要让霍尔瓦特闭嘴，只要他发不出声音。媒体和列强就只能听奉军的解释，别管他们有多少借口，都没有真凭实据，也无法借机发难，奉军就能少了很多麻烦。

整个攻击行动从一开始就按照奉军的剧本上演，霍尔瓦特这个大狗熊彻底被孤立在总督府之中。手中能掌控的只有守卫总督府还有铁路沿线的三千多士兵，在城外的两个俄军营地全都失去了联系，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

霍尔瓦特空前的被动，不过老家伙还没有放弃挣扎，他下达了严令，沿着总督府构筑了密集的防御工事，将大量的机枪火炮都架设起来。想要和奉军决一死战。

哈尔滨打响了收复中东路的第一枪，随后最快采取行动的就是长春的驻军，其实张廷兰把长春看得比哈尔滨还重要，哈尔滨是俄国人统治中东路的心脏，而长春就是日俄之间联系的门户。

如果不快点把长春的麻烦解决了，很有可能给日本人可乘之机，因此从一开始，张廷兰就把指挥部放在了长春。亲自坐镇指挥。

这次击长春俄国守军的指挥官就是张学良，张廷兰在当初分派任务的时候，处于安全的考虑，没有让张学良领兵，这位少帅也十分不甘心，他原本

还想着和郭松龄一起去打满洲里。

不过到了现在，张学良反倒要争一口气。他把目标锁定在了长春，而且还把张廷枢拉了过去，两个人一同制定作战计划。这两位从小都是鬼主意一堆，还很能惹祸。十足的熊孩子，到了现在虽然都进入了军校，但是他们依旧不喜欢安常理出牌。

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张学良就发现长春有一个很大的麻烦，那就是这里是中日俄三方犬牙交错的地方，如果奉军采取行动，日本人也搀和进来，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了冲突，日本人就有了介入的口实。

他们两个商量了许久，张廷枢提出了一个设想，那就是花钱收买，因为这个方法起效快，而且效果最好。以往在张作霖他们剿匪的时候，经常使用，买通对方的重要手下，诱使他们临阵倒戈，几乎是百试不爽的好办法。

可是这只是在中国人身上管用，放在俄国人身上还能不能行得通啊，他们心里头都没谱，最后将计划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张廷兰对于他们的想法也是眼前一亮，俄国人也是以贪婪著称的，这个主意真不算坏。

“汉卿，老二，你们也给我提了一个醒啊，俄国国内已经乱了，各级军官也都人人自危，说不定什么之后多数党就会闹起来，而且临时政府能不能保留原来的沙皇军官，也是一个疑问。这这个时候，我们拿出一笔钱，只要他们愿意放弃军队，咱们就帮着他们隐姓埋名，拿着钱去过舒舒服服的小日子，我想绝对有人会答应的！”

其实花钱买通对手，可不算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战争本来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后世美国人收拾伊拉克的时候，也巨资把萨达姆的将军全部买通了，美国人才能一路畅行无阻。

一听张廷兰赞同了他们的看法，张学良和张廷枢都十分振奋，张学良笑着说道：“拙言，既然你支持我们的行动方案，攻击长春的任务是不是该交给我们指挥啊！”

张廷兰想了一下，然后点头说道：“可以交给你们，不过你们的行动方案都要提前知会我，收复中东路，关系太大，千万不能儿戏！”

在得到了准许之后，张学良兴奋异常，他们收集了不少长春方面负责军官的消息，这家伙名叫舍里，身上有德裔血统，在开战之后，他就因为血统问题，很不受待见，升迁的道路也断绝了，只能在部队里面混吃等死。

特别是沙皇被推翻之后，他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张学良他们就把突破重点放在了舍里身上。

就在第一枪打响的前三天，张学良他们终于和舍里取得了联系，双方见面之后，张学良二话不说，就把一张五十万的支票放在了舍里的面前。

“上校先生，贵国出现了严重的叛乱，您忠于的沙皇陛下已经被推翻了，那些暴徒随时可能掀起更大的乱子，您的部队也不安全，难道就没有想过一些办法，把自己从眼前的麻烦之中解救出来么？”

舍里情绪很低落，他要是不想这些，就不会暗中同张学良见面了，这个家伙叹口气说道：“我已经厌倦了军队的生活，我只想远离政治，远离麻烦，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我们很理解您的想法，而且我们也愿意帮助你，把你的亲人接过来，再给你提供足够的一笔资金，然后让您zìyóu的离开，可以选择任何你感兴趣的

地方！”

“你们能保证说到做到么？”

“当然没问题，我先付给你五十万的定金，只要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你按照我们的指令办事，你就还能拿到五十万。”

舍里只是一个上校，这辈子也没有见到过这么多钱，而且又是一个多事之秋，拿着钱跑路，似乎是最合适的选择了，这家伙最后点头同意了。

拿下了俄军的指挥官，张学良顿时信心百倍，就在张廷兰下达作战命令的同时，张学良就把舍里请了出来，这家伙还有一些犹豫，不过见到了五十万支票之后，这家伙顿时狠狠心，在奉军的安排之下，悄然离开了长春。

解决了这个麻烦之后，张学良和张廷枢都欣喜若狂，他们指挥着奉军，从四面将俄军包围起来，先是用迫击炮将营地周围的据点全都拿下。

随后他们指挥着军队就杀入了俄军的营地，而此时这个俄国人已经失去了长官，顿时变得群龙无首，乱哄哄的没有办法作战。

奉军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这些俄国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有些人还试图逃跑，可是奉军在外面已经安排了几层大网，将逃散的俄**人全都处理掉。

战斗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将近一千名俄军士兵全都被解决干净了，速度之快，简直出乎了张学良的想象。

解决了军队之后，他们又兵不血刃的接管了车站，银行等地，整个长春的俄国势力被一扫而光，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对面的日本人还没等行动起来，这边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六哥，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在打扫战场，清查战利品的时候，张廷枢在俄军的办公地点找到了一个密码箱子，随后把张学良也叫了过来，他笑嘻嘻的说道：“咱们为了拿下俄国人，可是花了一百万大洋，这可是管我哥借的，这个窟窿还要想办法弥补呢，不然咱俩都背上债务啊，我就盼着这里面能放着几百万大洋，那样咱们不只没赔钱，还赚了不少！”

“想什么呢，就算有存款也是卢布，怎么可能是大洋啊。”敢情这位少帅也在盼着钱呢！他们急忙下令手下士兵把保险箱撬开，这个保险箱还十分结实，十几个士兵，忙活了十几分钟，终于箱子被打开了。

张学良把里面的纸张拿到了手中，顿时眼前就仿佛闪过了一片金光，他兴奋的嚷道：“廷枢，咱们赚大了啊！”

第二百九十九章中东路争夺战（一）

俄国人在中东路同样占有了周边大片的土地和矿山，这都是中国最宝贵的资源，结果却落入了俄国的魔掌，任由他们疯狂的掠夺，俄国人再利用这些财富，武装到了牙齿，继续欺压中国。

张廷枢搜到的保险箱里面放着的正是土地契约，拿到了这些东西，也就能把俄国抢走的那些宝贵资源再度抢回来，这一部分虽然涉及的只是长春到哈尔滨的某些地段，但是数额至少在千万大洋以上。

看到了这些之后，张学良和张廷枢全都兴奋到了极点，这笔买卖做得太值了，光是地契就有十倍的收益，如果再找找，不定有更多的收获。

就在他们翻箱倒柜的时候，张廷兰也赶了过来，一看他们顺利解决了俄国人，也是十分欣慰。

“四个战场之中，唯有长春最麻烦，实在是没有想到，长春竟然是最快解决的，你们立功不小啊！”

“哪里哪里！”张学良笑着道：“总司令，通过这一次我发现啊，这银弹比枪弹管用，把银子用好了，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没错，这就叫对症下药！”张廷兰道：“还有既然知道了银子重要，就别想藏私了，你们缴获的那些房产地契给我统统交上来！”

“大哥，您可不能吃干抹净啊，怎么也要给我们留点啊！”

“想什么呢，一切缴获都要归公，这是奉军的纪律，你们要是不同意，我就按照军法把你们俩处理了。”

张廷兰拿出了军法这个武器，张廷枢和张学良顿时没有了声音，原本兴冲冲的，情绪瞬间就低落了不少，不过也没有办法，只能把这地契交给了张廷兰。

匆匆的扫了一眼。张廷兰十分感慨的道：“汉卿，你们知道么，一条铁路线，往往连接最繁华的城市，还有最有价值的矿产资源区，能够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可是咱们的铁路沿线，硬生生被列强划了大片的附属地。而且还在不断的扩大之中，光是在长春，俄国人就占据了五平方公里的土地，经济利益受损，主权遭到践踏，而且有了这些作为障碍。咱们发展经济也是阻碍重重，处处受制于人。”

在市区里面，一下子拿走了五平方公里，完全就成了一个城中之国，要知道梵蒂冈的面积才有平方公里，俄国人在长春攫取的面积已经十倍于此了，如果算上整条铁路沿线。面积就更惊人了。

其实不只是俄国如此，日本也是不断的拓展满铁附属地，这些铁路沿线的精华地区，被列强霸占，他们在里面有行政驻军的权力，对于沿途的奉军来，这就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在奉军吹响了中东路的号角，所谓的附属地也将不复存在，这也是东北收回主权的第一步。

“汉卿，你们算是立下了一个大功，这些地契我都收下了，你们欠的一百万也就免除了！”张廷兰大大方方的道，不过张学良和张廷枢都忍不住在心里头呐喊。整整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不算里面的建筑，光是地皮，就是几千万都买不下来吧。结果现在只换了一百万，他们可是亏大了。

“你们要是不服气，以后找大帅吧，不过现在必须执行我的命令，马上兵分两路，一路快速北上，参与攻击哈尔滨的行动，那里是俄军的大本营，兵

力最为雄厚。另外其他人马死死守住长春，盯着日本人动向，他们要是敢挑衅，要给我坚决还击！”

张学良和张廷枢一听还有仗打，终于一扫颓靡之色，也顾不得这些缴获了，急急忙忙的调动军队了。

此时的张廷兰心已经飘到了其他各方，不知道这次奉军的收复行动，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从哈尔滨打响了第一枪之后，张作霖就向北洋政府送了汇报，段祺瑞得到了消息之后，简直大惊失色，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张作霖这个土匪头子竟然这么横，没有北洋的支持，没有中央的准许，他就敢对俄国人用兵。

这要把北洋至于何地啊，要是惹恼了俄国人，会有好下场么，而且俄国还有一大堆的盟国，搞不好列强就会联施压，一想到这里，段祺瑞的脑仁都疼。

“荒唐，简直是荒唐，张作霖这是在蛮干，必须制止他的行动！”

“芝翁恐怕不行了！”徐树铮有些忧虑的道：“这次张作霖打出的旗号是对付多数党，多数党在中东路沿线掀起了革命，妄图推翻霍尔瓦特的统治，为了防止中东路彻底糜烂，影响北方边疆的局势，因此奉军才果断出击，帮着俄国人消灭多数党，恢复中东路的安全！”

“多数党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为什么要发动起义？”段祺瑞这个总理对于养多少兵，用多少银子一清二楚，但是对于国际上的事情，就有些搞不明白了。

“芝翁，这个多数党好像是代表俄国底层百姓的一个政党，在推翻沙皇的政变之中，他们出了很大力气，不过组建临时政府之后，他们没有掌权。看样子多半和孙文的炮党一样，还在为了权力，不断的闹事！”

段祺瑞在地上走了两圈，然后道：“既然是俄国的一个政党，那就是人家内部的闹事，咱们插恐怕不好啊，等到俄国人闹完了，他们还会向咱们施压的，而且还不知道列强是什么态度，我看还是要反对张作霖动兵！”

“芝翁，我联系过西方外交官，似乎他们对多数党的看法非常不好，完全就是视作洪水猛兽。据多数党要消灭所有资本家，把他们都共了产，欧美等国都担心这股思cháo会威胁到他们，因此各国都十分关心俄国的局势，生怕多数党最后掌权。”

听了徐树铮的话，段祺瑞微微一愣：“这么张作霖这次打着对付多数党的旗号，是摸准了列强的脉门，对症下药了？”

“没错，我现在是对这个张作霖越来越好奇了，他就是一个土匪出身，居然能了解这些国际上的事情，一下子就找准了切入点，多半他身边有高人相助啊。”

段祺瑞这时候稳了稳心神，既然张作霖对多数党下，这个借口能得过，他也就这么搪塞列强，如果真的出了麻烦，还是拿老张顶缸，段祺瑞已经下定了决心。

“又铮，对这次事件我们暂时不发表任何看法，先来一个装聋作哑，然后你多安排一些人，弄清楚中东路的情况，还要摸清楚列强的想法，咱们不能盲动！”

“是，我现在就安排！”

北洋政府闻风而动，其实列强比起北洋知道的情况还要早，从战斗开始

之后，哈尔滨方向对外联系就被掐断了，列强也是大惊失色，哈尔滨出了问题，中东路就要停止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

大家都在纷纷猜测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张作霖也通报了奉天的所有领事馆，告诉他们俄国多数党在中东路沿线闹事，奉军不得不采取果断的措施，防止多数党控制中东路！

对于老张的法，大家将信将疑，不过他们又没有更加准确的情报，只能暂时相信张作霖，而美英等国还迫切希望张作霖能采取强力措施，协助俄国解决了多数党，将威胁消除在萌芽之中。

在各国总领事之中，唯有日本总领事赤尻正助的态度最为暧昧，这家伙就像是闻到了腥味的鲨鱼一般，日本人在俄国也安排了一些情报人员，知道俄国局势混乱不堪，他们觉得眼前似乎是一个机会。

“张桑，中东路关系重大，帝国政府很愿意帮助你们，共同出兵对付多数党，维护铁路的畅通，关东军上万士兵随时可以出动！”

张作霖很清楚，这帮小鬼子贼心不死，这是想把中东路也弄到中，老张哪里会答应啊，他笑着道：“不劳日本方面费心，中东路的事情，奉军有把握快速解决。”

“张桑，既然你信心这么充足，那我就拭目以待，不过如果奉军不能快速解决麻烦，帝国可是要采取行动的哦！”

张作霖送走了赤尻正助，冲着他的背影暗暗啐了一口：没有你们搅合，奉军什么麻烦都没有！

老张也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现在就只能盼着张廷兰快速解决俄**队，只有这样日本人才没有插的机会。

而此时中东路上的战斗越来越紧张，奉军轻松拿下了长春，是方略得当，而在哈尔滨方向却陷入了苦战之中。奉军虽然占据了先，但是霍尔瓦特也不是一个饭桶，他随即征召了大批的俄国侨民，给他们发放武器，让他们参加到战斗之中。

这些侨民很多都是退役的军人，拿起武器之后，就能充当合格的战士，有了这些人的加入，战局越发的紧张了，奉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轰轰轰……

连续的巨响过后，俄国人的临时工事被炸上了天空，一共二十几个俄国兵也被炸成了碎片，重炮终于露出了狰狞的一面，孙安虎对于产生的效果十分满意，大声地道：“给我猛轰，对面是俄国的营地，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全都给我夷为平地！”

第三百章中东路争夺战（二）

在哈尔滨一共有六千多俄国士兵，其中一半握在霍尔瓦特的手中，负责驻守以总督府和火车站为核心的中东路附属地。

附属地之中还居住了上万名俄国侨民，霍尔瓦特将这些人也组织了起来，使得手上可用的武装接近五千人，加上他们多年的经营，构筑了不少防御工事，可以算是一块硬骨头。

为了能够顺利拿下哈尔滨，奉军一共集结了一万两千多人的部队，其中担任主攻任务的是护路军的中路大队，为了增加兵力，张廷兰又从吉林抽掉了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兵团，在黑龙江抽调了一个骑兵团，另外又从预备大队抽调了一部分兵力，再加上狙击部队和哈尔滨的中国守军，统一整编起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攻击力量。

仔细算算，奉军的兵力优势并不大，只有二比一左右，尤其是战斗之中有大量的城市争夺战，这个优势就更不明显了。

如果兵力优势不明显，很有可能就会遭到失败的命运，其实张廷兰也想要再增加一些兵力，不过奉军实力实在有限，尤其是漫长的铁路沿线，也极大的分散了奉军的攻击兵力，能保证这个数量优势，已经很不错了。

无法从兵力上彻底压倒俄国人，奉军就只能通过别的办法弥补，把情报工作做细，仔细寻找俄国人的弱点，毕竟奉军是以有心算无心，而且还是在内线作战，优势还是十分明显的，只要能够制定合适的作战计划，完全能够获得胜利。

对于这一点，孙安虎等人还是信心十足，他们拟定了一套先易后难的作战方案。在掐断俄军的通信联络之后，奉军就把俄国人分割开来，对霍尔瓦特的主力保持强大压力，但是并不急着强攻。

将主要兵力投放在城外，向攻破俄国人的军营，这里也有将近三千人的部队，而且战斗力在俄军之中极为强悍，不容小视。

为了能够拿下他们，奉军将装备的重炮都拿了出来，一共十二门一百五十毫米的重炮。全都对准了俄**营，在开战的第一时间，奉军的重炮全都进入了战斗位置，然后向俄国人疯狂射击。

一枚枚硕大的炮弹砸到了俄军的军营之中，剧烈的爆炸之声让军营都地动山摇。俄军一直以来，都骄横过人。根本没把中**队放在眼里。负责军营的指挥官瓦西里逢人就说中**队还停留在中世纪，只是一帮拿了火枪的农民，毫无战斗力可言。

就在霍尔瓦特命令他们做好战斗准备的时候，瓦西里还是将信将疑，除非中国人吃错药了，不然他们怎么会这么疯狂。竟敢打俄国人的主意。

等到了战争爆发之后，奉军快速的行动彻底震撼了俄国人，尤其是重炮射击，更是成了俄国人的噩梦。俄国守军手中只有七十六毫米的火炮，更大口径的火炮根本没有装备，现在奉军使用重炮猛轰他们，俄国人只能被动挨打。

“混蛋！”瓦西里暴跳如雷，大声的质问道：“那些该死的黄皮猴子是怎么弄到重炮的，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炮兵，是谁把火炮卖给了该死的中国人，我要撕碎了他们！”

参谋脸色惨白，只能支支吾吾的说道：“少将阁下，好像是我们俄国方面

卖给他们的，实际上奉军使用的武器绝大多数都是俄国的制式装备，而且……”

“而且？”瓦西里把眼珠子瞪圆了，大声的咆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们的军火质量似乎比我们还要好。”

一听这话，瓦西里也彻底冷静了下来，这个家伙也不是笨蛋，这段时间以来，中东路的驻军多多少少都从走私贸易之中捞到了大量的好处。

特别是瓦西里这种当官的，腰包更是鼓鼓的，他们在拿钱的时候，喜笑颜开，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局面，奉军使用从他们手中的得到的武器，反过头来揍他们，这世上还有这么荒谬的事情么！

瓦西里简直要抓狂了，正在他思考对策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音就好像惊雷一般，底下指挥室里面噼里啪啦的往下掉土，瓦西里彻底坐不住了。

“俄国的勇士不能这样被动挨打，我们要反击，把那些黄皮猴子都弄死！”

瓦西里下令俄国士兵继续坚守军营，然后他把五百多人的骑兵部队集中了起来，这些骑兵都是大名鼎鼎的哥萨克，在欧洲战场上，骑兵已经开始淘汰了，但是瓦西里对这些哥萨克还有着盲目的信心，将他们视作打破僵局的关键。

“勇敢的骑兵弟兄们，我命令你们，向那些卑贱的中国人发起冲锋，用你们的军刀，将他们的脑袋一个个都割下来，尤其是他们的炮兵阵地，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消灭掉。”

就在瓦西里发起动员的时候，奉军的炮击程度又加大了很多，俄制的一百二十二毫米火炮也加入了其中，密集的炮弹像耕地的犁一般，按照这个趋势，只要再来几轮，俄**人就算侥幸不死，他们也会蒙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骑兵出击已经势在必行了，很快哥萨克们骑着高头大马，从军营后方绕过来，将目标对准了奉军炮兵轰击的方向，他们满满的催动着战马，速度一点一点的加快，在地面上传来了一阵闷雷一般的声音。

千百年来，骑兵都是如此，靠着强悍迅捷，成为了战场上的主宰力量，强大的骑兵能够纵横万里，灭国无数，失去了骑兵，失去了战马的产地，甚至会造成一个帝国的衰弱乃是灭亡。

哥萨克是骑兵之中的佼佼者，他们的凶名在欧洲无人不知，是沙皇手中最为锐利的一柄马刀，兵锋所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虽然在和德国的战斗之中，让哥萨克的威风不再，可是在远东的土地上，他们依旧猖獗无比，懦弱的中国人能够死在光荣的哥萨克手中，是他们的荣幸。

高大的顿河马载着凶恶的哥萨克骑兵，向着奉军阵地方向冲了过来，他们速度十分惊人，双方的距离快速缩短。

负责指挥战斗的孙安虎一看俄国人出动了骑兵，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如果是别的兵种，奉军或许还会忌惮一二，但是骑兵的威胁就实在是太有限了。奉军自从大量装备机枪之后，就再也没有害怕过骑兵了，别管他们是什么人，只要还骑在马上战斗，就是一堆活靶子。

哥萨克越来越近，首先招呼他们的就是奉军的八十二毫米迫击炮，自从能够生产迫击炮之后，张廷兰就不遗余力的增加产量，孙安虎的部队之中已

经装备了大量的迫击炮。

相对轻便灵巧，威力又十分巨大的迫击炮，在战斗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这些哥萨克骑兵进入了一千米的范围之内，就遭到了迫击炮的重点照顾。

炮弹碎裂开，四散的单片就像是一把把飞刀一般，迅速无比，轻易的划开了哥萨克的身体，当然也包括他们的战马，钢铁将血肉切碎，血管被割断，筋骨被摧毁，奔涌的鲜血从他们的身体之中流淌出来，随之而去的还有浑身的力气。

越来越多的哥萨克倒毙在了冲锋的路上，这帮家伙从俄国来到了中国，把这个富饶的土地当成了他们的乐园，他们肆意胡为，比起国内还要放肆，多少中国女人被他们糟蹋了，多少财富被他们抢掠了，这帮人就是肆无忌惮的畜生，中国百姓早就深恶痛绝了。

而到了此时，他们也该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了，在迫击炮的密集轰击之下，哥萨克骑兵已经付出了上百人的牺牲。不过这些悍勇的家伙还在赌博，只要他们能接近奉军，他们就能凭着自己的勇武，取得胜利。

距离终于越来越近，这时候他们又撞到了另一把屠刀上面，奉军的轻重机枪全都一同开火，子弹像是疾风骤雨一般，倾泻过去，一瞬间冲在最前面的哥萨克被达成了筛子，肮脏的尸体满地都是。

原本密集的冲锋队伍终于变得稀落下来，大批的哥萨克倒在了地上，哭号喊叫的声音凄厉无比，让那些活着的人都感到了从心底涌出来的恐惧。

这时候这些哥萨克才明白了一个真理，在子弹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要挨上一颗，他们一样会送命，而且也和所有卑贱的生命一样，没有任何特殊。

残存的哥萨克终于清醒过来，他们调转马头，想要逃跑，不过这时候已经彻底晚了，他们落入了奉军层层火力打击之中，根本就是插翅难逃，五百多人的哥萨克就这样死在了哈尔滨城下。

俄国的指挥官，少将瓦西里已经将希望头寄托在了这些英勇的哥萨克身上，可是眼看着这些人别消灭一空，尸体堆满冲锋的道路，他的心彻底凉了，不是哥萨克不英勇，而是奉军火力太强大了。

而且最让他无法接受的就是这些火力原本都属于俄国人，这就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瓦西里此时肠子都悔青了，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消灭了骑兵之后，奉军士兵终于在炮火的掩护之下，快速向俄国人冲了过来，瓦西里只能勉强指挥着残兵败将，进行抵挡。

第三百零一章中东路争夺战（三）

奉军轻松消灭了哥萨克，对于这些俄国士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心里震慑，平时那些哥萨克眼高于顶，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而且他们也的确有骄傲的钱，几乎每个哥萨克都会辉煌的功绩，让其他人不得不仰视。

可是到了今天，这支最骁勇的部队，被对方轻松消灭，所有俄军的心理支柱一下子崩塌了，整个部队的士气就严重下降，于此相比，奉军则是士气高昂。

在炮火的掩护之下，快速向俄国营地冲过去，他们躬着身子，互相掩护着对方，交替的向前行动，就好像一阵阵的波浪一般，这种相对松散的队形，能够有效的躲避子弹的射击，而且他冲锋的士兵后面，跟着大量的机枪手，他们利用空隙，向俄国人进行压制射击。

除了机枪之外，迫击炮也不断的发威，一发发的炮弹像雨点似的，毫不留情的砸向了俄国人，让他们根就抬不起头来。

大炮，迫击炮，机枪形成了有效的打击力量，这种攻击模式，奉军已经演练了很长时间，精髓就在于配合，每个士兵，每种武器，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形成了行云流水一般的配合。

对于俄国人来说，他们只是发现奉军像奔腾的cháo水，一浪接着一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对方就涌到了他们的近前。奉军士兵手中的步枪已经向他们射出了子弹，已经有不少俄国士兵被击中脑壳和胸膛，变成了一具尸体。

奉军和俄军装备的都是莫辛纳干步枪，按理说俄国人是原装货，按理说应该比奉军更有优势。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奉军使用的莫辛纳干主要是从美国进口的那部分，美国人的工艺水平比起俄国还要高不少。

因此也就造成了美国版的莫辛纳干比俄国版的还要好，而且更加要命的是俄国人战备严重不足，他们可以把优秀的武器用来走私。但是他们自己使用的武器却很陈旧，有些还是从日俄战争就遗留下来的老货，射击精度严重下降。

在对射之中，俄国人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通常要两三个俄国兵才能换一个奉军，这种比例在防御作战之中是很让人绝望的。

啪！一声脆响，俄军阵地上一个指挥官扑通栽倒在了地上。他的脑门上面正好有一个弹孔，而后面的脑壳全都被击碎了，像是一个烂西瓜，花红脑子溅落到了一旁的俄军身上，几个俄国士兵都感到了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寒意。

这一枪正是田牧打得，作为奉军之中顶尖的神枪手。他的目标已经不满足与那些普通俄国士兵了，而是专门盯上了俄军的指挥官，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个俄官死在了他的手上。

奉军目前还没有办法生产专门的狙击步枪，因此就从生产线上挑选最好的枪管，然后手工制作其他最合适的零件，保证步枪的性能达到最佳。

其实工业化生产只能满足大批量。质量基合格，至于真正的精品往往不是机器能够制造出来的，就像后世虽然出现了高端的数控机床，但是最好的汽车，最好的手表，最好的服装，依旧是纯手工打造的。

因为只有人能够通过把握最细微的差别，是生产出堪称完美的精品。张

廷兰从俄国拐来了生产枪支的设备，还顺道弄来了一批俄国技工。

张廷兰就下令让他们不惜血，打造出一些精品枪支出来，装备狙击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约生产出了五六十杆代表奉军最高水平的步枪，全都装备了狙击部队。

田牧手中使用的就是这样一个产品。而且他使用的子弹也是原装进口的，火药是百分百装填，而普通士兵的使用的子弹都是奉天生产的，已经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的装药。

这点差距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不算是什么，因为在近距离射击上面，基上没有多大的差距，可是对于狙击部队就完全不一样了，性能每提高一分，就代表着迥然不同的战果。

击毙了这个军官之后，田牧瞧瞧在枪托上面画了一下，如果再击毙几个俄国兵，他就能够向军工厂申请给他配一个瞄准镜，这玩意能够极大的提升射击距离，能把狙击手的视线成倍的增强。

很可惜现在奉军还不能生产，只能从美国少量进口一点，奉军已经颁布了新的规定，只要击毙十个俄军，就能换一个瞄准镜，击毙二十个以上，就能和兵工厂的工人一同对步枪进行个性化的改造，这对于田牧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就在那个俄军军官被击毙之后，有一个俄国人似乎被鲜血刺激了，他猛地窜出来战壕，向奉军士兵进行射击，这时候田牧正准备开枪，可是另一边也有士兵已经扣动了扳机，这个俄国士兵胸口被打出了一个拳头大的伤口，已经露出了里面的心脏。

终于奉军离着俄国人的阵地越来越近，有几个士兵已经把手榴弹投了出去，密集的爆炸之声，加上弥散的硝烟，将俄国人的阵地笼罩起来，战壕之中的俄国士兵不断被消灭。

这些俄国人也知道没有了退路，他们全都端起刺刀，疯狂的向奉军冲了过来，两军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这种最原始，最血腥的决胜方式不只是考验士兵的技战术水平，更是精气神的较量，谁的心气更足，谁的士气更旺盛，谁就能够占据上风，在这方面，俄国人比起奉军，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

眼看着一个个人高马大的俄国人，不断被奉军士兵挑倒，尸体堆积的满地都是，有几个俄国兵终于丧失了勇气，他们转身想要逃跑，这时候身后传来了激烈的短促的枪声，手枪在这种白刃战之中又发挥了巨大的威力。

几个俄国兵全都被轻松击毙，尸体扑通一声，倒在了地面上，作为指挥官的瓦西里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抗的勇气，这家伙平时把中国人踩在了脚底下，但是猛然之间奉军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反而将俄国人压了下去。

这时候瓦西里就露出了虚骄自大，色厉内荏的质，一看奉军士气如虹，他的手下越来越少，瓦西里已经没有信心打下去了。

他召集了自己的最亲密的首下，想要组织突围，逃到总督府，同霍尔瓦特合兵一处。其实不只是瓦西里有这种想法，身在总督府的霍尔瓦特也是如此，自从开战之后，这个家伙就坐立不安。

他用尽了各种办法，想要同国内联系，甚至想过要联系英国政府或是日政府，总之任何人都行，只要能够帮助他守卫中东路，他就会毫不犹豫的同对方合作。

只不过这个美好的愿望很快就变成了妄想，奉军早就做出了周密的准备，为此还买通了不少大量的俄国人，把总督府的情报弄个底朝天，这也是霍尔瓦特同张廷兰合作的一个后遗症，他光想着捞好处，占便宜，但是没有想到张廷兰会借机将俄国上下都买通了。

在金钱攻势面前，俄国人纷纷把总督府的秘密交代出来，因此奉军才能一击奏效，霍尔瓦特处于空前的被动之中。

大狗熊还不算太过饭桶，很清楚现在局势糟糕，尤其是他在城中已经听到了密集的炮声，重炮的声音震得全城乱晃。霍尔瓦特顿时就猜到了奉军在攻击城外的俄军，如果让奉军得手了，他就彻底陷入了孤军奋战之中。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候，不能指望着别人，就只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不能失去城外唯一一支机动力量，因此霍尔瓦特当即下令，选出了五百名精锐士兵，让他们从总督府杀出去，前去接应瓦西里，掩护他们撤到城中，共同守卫总督府。

俄国士兵很快出动了，这些人都是最精锐的士兵，他们冲破了奉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快速前进，而此时挡在他们的面前的正是哈尔滨总工厂。

冯永双刚刚率领着手下士兵消灭了俄国人守军，将总工厂牢牢的控制在了手中，在这场战斗之中，足有三十多名奉军士兵阵亡，让冯永双心疼不已。

不过他们的牺牲也换来了巨大的收获，整个哈尔滨总工厂除了大门被彻底摧毁之外，其他部分基完好，奉军接管了工厂所有的设备，同时还拿到了几十台机车，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消灭了俄国人之中，奉军也能独立运作中东路了。

冯永双也知道工厂的重要性，拿下来之后，他一点也没有松懈，而是安排手下士兵，将主要的路段全都守卫起来。

就在他们忙着布防的时候，五百多名俄国士兵杀了过来，冯永双并不清楚这帮人要干什么，但是不管如何，都不能让他们冲过总工厂，因此冯永双毫不犹豫的指挥着士兵们进行了阻击。

奉军早就控制了制高点，士兵们将手榴弹毫不客气的投向了俄国人，瞬间手榴弹就在俄国人的队伍之中开花了，五六个俄国兵都被炸飞了，摔倒在地，七窍流血，浑身都是伤口，眼看着活不成了！

第三百零二章中东路争夺战（四）

子弹和手榴弹疯狂的向俄国人倾泻下来，就好像冰雹一般，这些俄国人突遭打击，全然没有什么防备，很快就有二三十人倒在了地上，浑身都是乱糟糟的伤口，肮脏的鲜血满地都是，残破的肢体，裸露破碎的脏器，像一堆破布一般。

有的俄国人虽然受了重伤，但是还没有丧命，眼中满是不甘和迷茫，从满清的时代开始，他们的前辈就在这片土地上面肆意妄为，欺压这里的主人，抢夺这里的财富，霸占神圣的领土。

几十年来，日复一日，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这帮家伙的眼中，中国人永远都是卑怯的，中**队都是无能的，和那些非洲的土著没有任何的差别，可以任意的欺凌。

即便是这两年奉天飞速的发展，向俄国出口了不少军用物资，而奉军也在不断的提升装备，加紧训练。但是这些动作都没有引起俄国的关注，或者说他们依旧固执的充当鸵鸟，不愿意承认奉军的进步。

结果到了真正交战的时候，奉军的战斗力展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这时候俄国人才猛然惊醒，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群绵羊，而是一群狮子，真正能把他们碾碎的狮子，这些倒毙在地的俄国人眼神之中都留露出极度的惊恐。

如果所有的中**队都这么能打了，那俄国还有好日子过么，中国人会不会反过头来，把新仇旧恨，变本加厉的算清楚，让他们俄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这帮强盗直到此时此刻，或许才有一丝的悔恨。他们根本不应该踏足这块土地。

奉军的子弹依旧猛烈，俄军的尸体布满了一地，可谓是损失惨重，不过霍尔瓦特派出来的士兵堪称最精锐的力量，这些人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一阵慌乱之后，他们终于恢复了镇定，开始利用街道两旁的建筑作为掩护，向奉军发动了反击。

虽然遭受了损失，这些俄国士兵还有四百来人。几乎是奉军数量的两倍多，他们利用人数的优势，分成了几个方向，发起了猛烈的突击，希望能够快速攻下哈尔滨总工厂。因为他们都能清楚的听到城外重炮的声音，很显然俄**队已经处在了极度的危险之中。

冯永双现在手上剩下来的兵力只有一百五十人左右。还有不少士兵都挂了彩。凭着这点兵力和俄国人拼命，说实话的确有点困难，尤其是刚刚经历大战，他们随身携带的弹药已经严重不足了，而且士兵们也普遍疲惫不堪。

不过冯永双也清楚，现在他必须咬牙挺住。不只要保卫工厂，还要拖住这些俄国人，争取让奉军快速解决其他方面的敌人。

“弟兄们，大家都撑住。咱们的大部队很快就打过来了，这些大鼻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奉军士兵也都打起精神，和俄国人拼死战斗，双方都不断有士兵中枪倒地，就在战斗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冯永双突然发现俄国人的攻击似乎减弱下来。

正在摸不清头脑的时候，有侦查兵传来了消息，似乎俄国人出现了大量的援兵，他们正在调整攻击阵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冯永双心里头也是一沉，城外的战斗依旧激烈，其他城区也都战斗不断，似乎奉军短时间内抽不

出多少士兵援助他们。

现在只有凭着自己这些人和俄国人拼了，冯永双看了看周围这些年轻的战士，然后有些激动的说道：“弟兄们，我和你们一样大的时候，还在打家劫舍，那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的，可是到了今天，看到了你们，我感到了惭愧啊，同样的年纪你们是在为国而战，是在用生命收回国家的主权，能和你们并肩而战，是我最大的荣幸！”

“誓死报国！誓死报国！”

奉军将士都不由得呼喊起来，震天动地的声音不断传了出去，似乎整个哈尔滨都能听到这种回声，经久不散。

冯永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决然之色，到了这个时候，只有拼死一战，就算是以身许国，也没有任何的悔恨，这次的战斗和以往完全不同，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每个奉军的心头不断的涌动。

俄国人的攻势终于再一次展开了，街道上面涌出了一片灰色的身影，潮水一般，冲向了奉军的阵地，这时候奉军才真正明白了灰色牲口的含义，这次的俄国人也空前骁勇，他们不计一切代价，疯狂的冲了上来。

越来越多的奉军士兵受伤，甚至丧命，俄国人的步伐距离工厂越来越近。就在这个时候，两挺马克沁机枪突然停了下来，冯永双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怎么回事，赶快射击！”

“长官，没有水了！”机枪手此时也露出了焦急的神色，机枪虽好，但是消耗也十分惊人，一个是子弹，一个是水，只要缺少一样，就别想打响，经过一番激战，奉军的水已经用光了，而且子弹也所剩无几。

缺少了重机枪的压制，俄国人趁势向着奉军冲了过来，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冯永双脑门上面也冒出了一层汗水。

“大家做好拼刺刀的准备，谁也不准后退一步，俄国人不能放过去，工厂不能丢失！”

所有奉军士兵都做好了拼命的准备，正在这时候时候，忽然听到有喊声传了过来。

“水来了，水来了！”

冯永双他们最初还当是耳朵出了问题，随着这声音，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冯永双猛地一回头，只见突然出现了一百多个破衣烂衫的工人，有的工人挑着水桶，有的工人扛着担架，正在快速的跑过来。

为首的就是那个年轻工人，冯永双的眼睛也露出了喜色，这个年轻人一直跟在他的背后，可是就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突然失踪了，冯永双只当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受不了逃跑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只是原本冯永双还想栽培他，可是没想到却消失，心里头不免有些别扭，可是在这个时候，又突然冒了出来，还带来了不少工人，冯永双顿时心花怒放。

“好小子，我还以为你临阵脱逃了呢，没想到是去搬救兵了，干得不错！”

“长官你们为了救我们，才和俄国人打起来的，要是在这种时候，我们都当了缩头乌龟，还算是人么！”

有了这些工人前来，奉军的处境改观了不少，有几个工人把水送到了机枪手那里，机枪重新吼叫起来，把俄国人的攻势又压了下去，那些工人也趁

着这个机会，把奉军的伤员运了出去。

“小子，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你怎么知道给我们送水啊？”

“我叫崔武峰，看到使用机枪的时候，要往里面加水，我猜你们肯定不清楚这附近的水井在哪。我就跑去找了几个工人过来帮忙，哪知道大家都不甘落后，大家伙都说没有奉军士兵，他们都死在了俄国人的手里，大家伙卸了好多家的门板，做成了担架，都赶过来帮忙。”

“嗯，名字不错，像是一个好兵的样子，你听着，一会赶快带着工人还有伤兵退出去，离工厂越远越好。”

“为什么，你们是英雄，我们也不是懦夫，大家都和俄国人有深仇大恨，就和他们拼了吧！”

“别胡说，你们还不是军人，没必要拿着鸡蛋碰石头，实话告诉你，我们子弹也剩的不多了，能不能挺过这一关，还两说着，不能连累你们。”

“长官多个猴还多三分劲呢，况且我们都身强体壮，工厂里面还有不少被击毙的俄国人，把武器捡起来，枪打不准，还能拼刺刀呢。”

“多，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其他的士兵也跟着喊了起来，大家的情绪都十分激动。

“大家的心情我理解，你们要真想帮我们，刚快去给我们联系其他奉军，就算抽不出人手，给我们搬点子弹也好！”

这些工人一听冯永双的话，有些人也忍不住低下了头，似乎人家说的也有道理，这时候崔武峰突然眼前一亮，急忙问道：“长官，俄国人的弹药你们能使用么？”

“当然可以了，我们使用的武器都是俄制的水连珠步枪！”

崔武峰突然露出了极度兴奋的神色，差点跳了起来：“长官，我知道俄国人在工厂里面的秘密弹药库，我们好几个工人还帮着他们搬东西呢，里面有好些弹药。”

冯永双一听这话，顿时也是眼前一亮，他们战斗十分紧张，就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工厂，并没有仔细搜索，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弹药库，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呢。

“武峰，你们快去把弹药全都搬过来。”

“哎！”崔武峰大声的答应着，他带着十几个工人和士兵快速的跑到了一处车间，在车间的最里头有一处隐蔽的小铁门，如果没有人知情人指点，根本就发现不了，崔武峰他们找到了撬棍，将锁头一下子撬开，铁门内部的世界才展现出来，这里面原来是存放工厂的一些黑货的，后来是事态紧张，就临时变成了军火库。

等到大家看清楚里面的一箱箱的子弹，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第三百零三章中东路争夺战（五）

崔武峰在十几天前，给俄国人搬过子弹，不过当时俄国人只让他们搬到门口，里面什么样子并不清楚。最初他也不知道是军火，只是一个中国工人不小心碰坏了一个箱子，里面黄澄澄的子弹撒了出来，他才清楚运的是什么，不过那个失误的工人也被俄国人痛打丧命了。

现在他们进入了这个军火库之中，顿时眼前一亮，里面密密麻麻的摆着几百个箱子，有莫辛纳干的子弹，也有马克沁的机枪弹，数量足够打一场一两千人的战斗了。霍尔瓦特也很看重哈尔滨总工厂，毕竟这里是奉天最大的现代化工厂，他在这里囤积了不少军火，准备打造成一个坚固的堡垒，事与愿违，他的苦心准备都成了奉军的战利品。

“大家赶快搬吧！”崔武峰和这些工人士兵们一同动手，将一箱箱的子弹搬了出去，这时候在军火库的里面，又发现了两挺马克沁重机枪，还有数量不少的莫辛纳干，崔武峰知道机枪是战场上的大杀器，威力无比，因此他急忙让大家搬出去。

然后又抄起了地上的步枪，每个工人手里头都塞了一杆。

“弟兄们，俄国人欺负咱们多少年了，多少人让他们打死打伤，咱们不能再当小爬虫了，要和他们拼命，不把这些王八蛋弄死，就不是真正的爷们！”

工人全都情绪激昂，他们握着步枪，似乎身上的干劲更加充足了，越来越多的子弹被运到了奉军手上，尤其是两挺机枪被送了过来，使得奉军的重机枪一下子达到了四挺，面对几百人的敌人。拥有四挺重机枪，完全是很奢侈的配置。

虽然奉军数量严重处于弱势地位，但是火力上已经压过来俄军，子弹像不要钱似的打了出去，俄国人只能蜷缩在街角，根本不敢露头。

一个胆大的俄国人刚刚露出了脑袋，一颗子弹迎面就飞了过来，正好射中了这家伙的眼睛，瞬间脑袋就变成了一个花瓜，这颗子弹正是崔武峰射击的。

一旁的工人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峰子。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厉害的枪法啊？”

崔武峰脸上微微一红，不好意思的说道：“我其实瞄准的旁边的俄国人！”

战斗还在继续，越来越多的的工人加入到了其中，虽然大多数还不懂开枪射击，但是他们能帮着奉军运送弹药。搬运伤员，甚至能充当机枪的供弹员。一下子就把奉军宝贵的兵力解放了出来。战斗力一下子暴涨了一大截。

冯永双率领着士兵像钉子一般，死死钉在了厂区，将俄国人牢牢的拖住，而此时城外的战斗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时刻，瓦西里带领着手下的士兵试图突围而出，这时候奉军的骑兵也出动了。

这支骑兵团是从吴俊升手下抽调过来的精锐。老吴也知道张廷兰手下强兵云集，要是派了一帮饭桶过来，那就丢了他的人，因此老吴派出了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负责指挥这个团的正是马占山。

他原本就是吴俊升手上的一员干将，又在讲武堂学习了一年，战术修养提升很高，指挥骑兵作战更是得心应手。马占山很清楚，绝对不能让瓦西里这伙俄国人溃逃到城内，不然奉军就会面临十分麻烦的城市巷战。

打巷战不只损失惊人，而且还容易把哈尔滨彻底摧毁，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因此见到瓦西里试图突围的时候，奉军骑兵快速行动起来，仗着战马的速度优势，马占山率部成功堵住了瓦西里溃逃的道路。

虽然面对机枪，骑兵黯然失色，但是这个兵种并非没有了生命力，只要使用好，一样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像现在追逐败兵的时候，骑兵能够发挥出超乎正常的威力。

马占山率先冲到了俄国人的眼前，手中两把手枪一起射击，顿时有三五个俄国人被击毙在当场。这些俄国人已经被大炮轰没了斗志，现在一看到奉军骑兵铺天盖地的杀过来，他们也忘了反抗，撒腿就跑。

但是两条腿的终极跑不过四条腿的，就在他们疯狂的奔命的时候，奉军骑兵已经越来越近了，这时候已经用不上手枪了，他们的手中多出了一柄长长的马刀，一走一过，就像是砍瓜切菜一般，大量的俄国士兵倒在了他们的脚下。

有的人被砍掉了脑袋，有的人被刺透了胸膛，有些人还没有死掉，只是摔倒在地，不过他们也难免厄运，马蹄轻松的踏在了他们的身上，坚硬的马蹄铁能轻松将人的骨头踏碎，能把肚肠踩出来。

面对上千匹战马的践踏，这些俄国人都被踩成了一堆烂肉，血肉模糊，已经和漆黑的土地融为了一体。

这些骑兵此时已经化身地狱当中的恶魔，成了死神的镰刀，不停的收割着生命。前有骑兵阻路，后面有奉军追杀，这些俄国残兵终于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瓦西里已经感受到了死亡的降临。

他已经知道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了，这家伙将一件白色的衬衣挑在了刺刀上面，充当白旗使用，想要投降。可是这些奉军早就得到了严令，尽可能将俄国士兵全部杀死，特别是高级军官，更是一个都不能留。

这些人或多或少的都清楚奉天和俄国的秘密贸易，如果消息走漏出去，对于奉天来说，绝对是一个大麻烦，这不仅会遭来列强的联手逼宫，还会威胁到奉军的信用，这些人昔日都是奉军的朋友，结果转过头奉军对他们下了死手，以后就没有人愿意帮奉军做事了。

因此这些人必须都要弄死，瓦西里的白旗根本没有帮到他，奉军已经围了上来，两挺马克沁机枪对他们发出了嘶吼之声，这些残兵全都被击毙在当场，尸体堆积成了小山一般。

孙安虎一看城外的俄国人都被解决了，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也十分清楚城内的战斗还十分紧急，一刻宝贵的时间都不能耽搁，因此他只留下一个营的士兵打扫战场，其他人全都冲进了城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奉军开进了城中，战场的局势终于彻底倒向了奉军，首先哈尔滨总工厂外面的俄军全都被赶走，这座工厂彻底落入了奉军的掌控之中。

由于总工厂距离俄国总督府不远，孙安虎把指挥中心就设在了这里，越来越多的好消息不断传来，哈尔滨城中的银行，仓库，电厂，邮局等等重要据点全都落入了奉军的控制之中，而且还基本保持了完整。

俄军已经基本上被压缩到了五平方公里的铁路附属地之内，不过还在负隅顽抗，孙安虎一面看着城区的地图，一面对其他人说道：“现在争夺最激烈的就是总督府，还有火车站了，我们现在就把攻击的重点放在火车站上面，

只要控制了火车站，咱们的援兵就能快速赶到。”

孙安虎看了一圈，然后对姜登选说道：“辛苦一下吧，夺取火车站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拿不下火车站，我提头来见！”

从开始策划收复中东路开始，姜登选就知道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他在士官学校留学过，令他感受最深的就是日本人几乎疯狂的自信心，甚至都到了狂妄自大的程度，不过这个岛国也的确有些本钱。

他们先后击败了满清和沙俄，然后又废除了列强在日本人的所有特权，一下子就跻身到了列强的行列，相反中国却是不断的沉沦，主权越来损失的越多，即便是成立了民国，也还是毫无起色。

可是到了现在，作为一个地方势力，奉军居然有雄心，有壮志，利用有利的时机，果断的收复失去的权力，这让姜登选对奉军上下钦佩不已，上至一力策划推动的张廷兰，做出最后决断的张作霖，下至每一个为了收复中东路，而舍死忘生的奉军士兵，都让姜登选肃然起敬。

他一直盼着能够投军报国，要投靠的不是北洋那种带着腐朽气息的军队，也不是杂乱无章的革命党，而是奉军这种能够维护主权利益的国之利刃，姜登选对奉军的归属感越来越强烈，因此能够在这次的行动之中，承担关键任务，姜登选十分欣喜。

哈尔滨火车站是中东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在1909年，朝鲜人安重根在这里枪杀了伊藤博文这个罪大恶极的战争贩子，让这个老贼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而到了今天，奉军将用自己的力量，收复被俄国人霸占的权力，每个士兵也都热血沸腾，随着战斗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士兵感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

总工厂的两千多工人全都加入到了战斗之中，协助奉军作战，紧随着他们之后，哈尔滨城中的中国百姓也都越来越多的动员了起来，医生学生组成了临时的医疗队，负责救助伤员，普通百姓卸下了自家的门板，充当担架，还有越来越多的民众把自己的家整理出来，供伤员使用，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犒劳士兵。

战斗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奉军和俄军的较量，而是所有的中国百姓，在和这些殖民强盗作战，没有任何动听的口号，也不需要过多的动员，这些老百姓自觉的站在了奉军的一边。

此时的姜登选也格外的感到，老百姓的支持才是对军队的最大肯定，也是最坚强的后盾，所有奉军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枪炮隆隆，火车站很快被淹没在了硝烟之中……

第三百零四章中东路争夺战（六）

哈尔滨的战斗越发紧张，奉军士兵在迫击炮的掩护之下，向着火车站发动了猛烈的的攻击，俄国人也死战不退，双方围绕着火车站的外围工事进行了殊死的拼杀。

对于俄国人来说，只要退后一步，他们就彻底失去了对中东路的控制，几千士兵，上万的侨民，就完全落到了奉军的掌控之中，由不得他们不拼命。而所有的奉军士兵更是士气高昂，这是收回国家权力的战争，有着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含义。

士兵其实不怕死，只要给他们一个值得为之牺牲的理由，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放弃生命，现在奉军士兵就是如此，而且他们也不是自己在战斗，哈尔滨城中的百姓，越来越多的站在了奉军的一边，军民万众一心。

每个士兵都不敢轻易退后，那些老百姓就是最好的督战队，谁都是要脸面的人，民众尚且如此，当兵的又怎么能退后呢。这些年轻的士兵奋不顾身的冲向了俄军的阵地，双方展开了残酷的肉搏战，刺刀闪着令人胆寒的光芒，所有参加战斗的人已经抛开了一切，他们在这一刻，完全把自己变成了野兽，发了疯，拼了命！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双方都机械的挥动着刺刀，不停的杀死眼前的敌人，直到自己也倒在战场上。这种场景在远东的土地上并非没有发生过，在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人疯狂的作风，给了俄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在那场战争之中，俄国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他们刚刚到手没几年的不冻港转手就丢失了。

在眼前的奉军身上，俄国人甚至找到了一丝当初日本人的劲头。这让每一个俄国指挥官都感到了一股寒意，日本人发了疯，就能在远东狙击俄国，如果中国人也都觉醒了，产生的力量将更加庞大，远东就再也没有俄国人的事情了，这些俄国人都不敢去想可怕的未来。

霍尔瓦特此时在地下指挥所里面，听取着手下人的汇报，战局越来越糟糕，他的心脏也就越来越紧缩。这家伙甚至都有些后悔，如果早知道会走到这一步，还不如答应张廷兰协防的提议，那样至少还能多争取一点时间，而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

“总督先生。马尔罗夫偷偷潜逃了，应该是去找奉军谈判了！”

霍尔瓦特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如同五雷轰顶一般。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个马尔罗夫原本也是中东路的官员，他倾向于多数党，对于沙皇多有不满，霍尔瓦特早想拿下他，不过这家伙人脉很广。不是很好对付，霍尔瓦特就一直拖了下来。

在沙皇被推翻之后，马尔罗夫公开在俄军之中宣传霍尔瓦特是沙皇的走狗，应该推翻霍尔瓦特的言论。双方已经势同水火，在这种关键时刻，马尔罗夫潜逃了，怎能不让霍尔瓦特感到恐惧不安啊。

正所谓堡垒都是从内部破裂的，如果这个时候，俄国人再不合起来，只怕真的就没有希望了。

“混蛋！叛徒！马尔罗夫这个蠢货，他不是在反对沙皇陛下，他是在反对斯拉夫人，和中国人合作，就是要把脚下的土地拱手让给卑劣的中国人，马上下令，把马尔罗夫的追随者全部抓起来，一个不留，全都枪毙！”

就在霍尔瓦特气急败坏的时候，一个俄国的小老头已经来到了哈尔滨总工厂，坐在了孙安虎的面前。

“你是代表霍尔瓦特前来的么，是准备投降，还是有别的打算？”

“不，将军先生，我并不是霍尔瓦特的人，我只代表自己。”马尔罗夫说道：“实际上我还有另外一重身份，我是多数党在中东路的负责人，我这次前来，是希望能和中国方面取得合作。”

“哦？”孙安虎顿时也来了兴趣，冷笑着问道：“您希望怎么合作呢？”

“很简单，我们愿意帮着奉军，解决掉霍尔瓦特这个沙皇的走狗，但是你们必须停止对中东路的攻击，并且准许我们掌握军队，组建临时管理机构，当然作为回报，我们愿意和中国方面共同管理中东路！”

“没有你们的帮助，奉军一样能够拿下中东路，这里以后都是我们的地盘，何必与你们合作呢！”孙安虎笑着说道：“未免有点高看自己了吧！”

马尔洛夫脸上的颜色没有什么变化，他也笑着说道：“我承认你们能抢下中东路，但是你们没有本事守住这里，所有的列强都不会允许中国靠着暴力手段，改变各国在华利益。我想这一点奉军应该很清楚，所以你们在出兵的时候，也是打着协防的旗号，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还不够，只要同俄国人合作，这样才能保证你们得到一部分铁路的权力，不然你们依旧会被灰溜溜的赶出去，因为你们有一个无能的政府！”

马尔洛夫说到了这里，脸上露出了十足得意的笑容，似乎已经牢牢抓住了奉军的把柄一样。孙安虎的脸色阴沉了下来，其实一听说马尔洛夫是代表多数党过来的，孙安虎还对他有点期待，还希望他能提出一点有价值的建议。

不过现在一看，所有俄国人都是一样，不管他是红的，还是白的，所有俄国人都改不了高高在上的通病，即便是被奉军打得屁滚尿流，他们还有强烈的自信，试图凭着列强的名头，就让奉军妥协退让。

孙安虎心里头已经暗暗下定决心，只要掌控中东路之后，对于这些俄国人，一定要给予他们最惨痛的教训，让这帮家伙知道中国不可轻辱。眼下孙安虎还尽量保持着克制，笑着说道：“对你的提议我很感兴趣，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们既然想和奉军分享中东路，就要拿出自己的诚意，要有足够的行动，不然光凭着两片嘴唇，可别想忽悠走什么！”

孙安虎摆明了态度，马尔洛夫显得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急忙说道：“那是自然，我现在手上有大量的士兵，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发动起义，将霍尔瓦特干掉。”

“那你们的行动可要快一点，不然奉军就凭着自己的力量把中东路都拿了下来，你们什么都别想拿到！”

孙安虎的冷淡让马尔洛夫有些失落，他本以为只要一说，中国人就会求之不得，痛痛快快的和他们合作。其实马尔洛夫也不愿意把中东路交给中国方面，他只是想先干掉霍尔瓦特，拿到手中部分权力。

等到俄国内部安定下来，整个中东路还是俄国的，不过是暂时给予中国一点好处而已。可是孙安虎摆出了一副他们可有可无的架势，马尔洛夫反倒心里头没有底了。

“我们可以推翻霍尔瓦特，但是奉军方面也必须履行承诺，和我们共管中东路。”

“我只负责打仗，别的事情我管不到！”孙安虎冷笑着说道：“现在奉军已经准备了四十门重炮，在两个小时之内，奉军就会向铁路中东路发动最后的攻击，如果你们不能提前解决霍尔瓦特，到时候说不定连你们也都会被轰成渣滓。”

话到了这个份上，马尔洛夫也不再是信心满满的样子了，他可不想和霍尔瓦特一起完蛋，因此这个家伙匆匆忙忙前去安排了。

孙安虎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战争爆发之前，张廷兰就反复交代过，要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多数党的身上，就算没有证据也要制造证据。没想到现在竟然有多数党主动送上门来，这就省去了奉军无数的麻烦。

奉军当然不会答应什么劳什子共管，红俄白俄，在孙安虎的眼中一样都是十恶不赦，任何想要占据中国土地，侵犯中国主权的人都该死，不过多数党要是能闹一闹，却能够减轻奉军的压力，至少能少死一点宝贵的战士。

虽然奉军不怕死，但是可不是日本人那种傻帽，关键时刻还是要避免伤亡的，孙安虎随即下令，让奉军暂缓攻势一个小时，给多数党闹事提供便利，同时也要让奉军简单的休整一下，尤其是补充一下弹药，吃一点东西。

“超六，仗打得不错，辛苦你们了！”孙安虎趁着这个时候，过来检查一下战场的情况。

“总指挥，都是弟兄们拼命，咱们一连突破了三道俄军外围防线，现在就剩下车站大楼了，只要拿下这里，再把车库也攻占了，火车站就拿下下来！”姜登选擦了擦脸上的硝烟，猛灌了一口水，然后问道：“总指挥，咱们的确有些疲惫，但是俄国人更加疲惫，我看完全不用休息，一鼓作气，就把俄国人一勺烩了，咱们才是大获全胜呢！”

“不用着急，情况出现了一点变化，或许俄国人会出现大乱，另外还要等一等火炮，咱们虽然要保护工厂和各种设施，但是也不能当用生命填枪子的笨蛋，又有一批火炮送了过来，咱们再等一等火力！”

正在他们交谈之时，突然几个年轻学生抬着一个担架，快速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女生脚底下一滑，突然摔倒在地，上面的奉军士兵也滚了下来，重重的落到了地上，疼得他闷哼一声。这几个学生全都大惊失色，尤其是那个女学生，脸上挂满了泪水，这时候孙安虎也带着警卫赶了过来，他一眼看到了这个士兵身上的伤势，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

第三百零五章新的主人

孙安虎注意到这个士兵的两条腿和后背全都是烧伤，皮肉全都是一片焦黑，一看伤势就十分严重，必须尽快抢救，他急忙让几个警卫接过了担架，赶快把人抬下去，送到军医那里赶快救治。

几个学生满脸都是关切，尤其是女学生，眼泪滚滚下落，孙安虎简单的询问了一下清楚，才知道他们都是中学生，战斗之中，大火波及到了学校，有十几个学生都被围困其中，眼看就要没命了，是这个战士救了他们，把这些学生一个个带出了火海。

最后带着一个女学生逃出来的时候，房梁断了下来，砸中了双腿，造成严重的烧伤。

“长官，您可一定要治好他啊，他是拿命换了我们啊！”

“放心吧，这也是我的兵，一定会治好的，这里还是太危险了，你们都先撤走吧。”

“长官，我想去照顾他！”一个十分清秀的女生说道：“要不是为了救我，也不会烧伤了，不管他怎么样了，我都想陪着他。”

这个女生说话之间，神情十分的坚决，孙安虎也只好点点头同意，眼看着他们离开之后，孙安虎把一旁的参谋叫过来，说道：“给我下达一条新命令，奉军是东北的子弟兵，不光杀敌是英雄，能够保护老百姓，同样也是英雄，也要得到嘉奖。通报所有部队，在进攻的时候，必须注意城中百姓的安全，尽可能的疏散百姓，避免误伤！”

孙安虎下达命令之后，就指挥着奉军进行总攻之前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和张廷枢也率领着一支援军，赶到了哈尔滨。

张学良他们在解决了长春的俄军之后。就立即乘车北上，沿途的俄军早已被肃清了，由于哈尔滨站还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张学良他们提前一站下车，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战场。

“少帅出手果然不凡，没想到这么快就拿下了长春，相比而言，我们可是落后了啊。”

“哪能这么说，我们捡了一个便宜，俄国当头的被我们收买了。群龙无首，俄军自然一击即溃了！”

“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更是了不起，谁规定打仗一定要真刀真枪的，只要能击败对手。什么方法都能用不是！”孙安虎笑着说道。

“安虎叔这话没错，不过我们真刀真枪也不怕那些俄国人。”张廷枢气势十足的说道：“其他弟兄们都累了。我们算是生力军。主攻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没错，我也是这个意思，俄国人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样能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孙安虎一看张学良和张廷枢全都请战，他想了想，也点点头。张作霖既然让张学良领兵，其实就是给他露脸立功的机会，要是什么都压着捂着，反倒不好。还不如让他们上战场呢，只要做好详细的安排，也不会出什么麻烦。

“那好，你们现在就去安排兵力，随时向俄国人发动攻击！”

奉军在这边摩拳擦掌，那边马尔洛夫也悄悄潜回了么附属地之中，他立

即找到了几个和他比较亲近的军官，对他们说道："霍尔瓦特作为沙皇的走狗，他的末日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抓住眼前的天赐良机，一举把霍尔瓦特推翻，以后整个中东路就是我们的，然后还可以以这里最为基地，配合国内的同志，共同消灭那些反动势力！"

"我们现在发动行动不等于是帮了奉军的忙么，这些中国人会趁机抢走中东路的。"

"根本不会！"马尔洛夫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重重，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中国人武力收回失去的权力，不然他们在华的利益都会受到严重打击，只要我们取代了霍尔瓦特，暂时结束战斗，同外界恢复联系，列强就会给予我们支援，国内也会派来兵力，小小奉军，根本不在话下。"

马尔洛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我们必须善于利用各种矛盾，快速壮大多数党。"

手下人听到了马尔洛夫的高论之后，也是十分振奋，按照马尔洛夫的指示，他们分头行，去联络所有的俄国士兵，让他们停止战斗，不要再给霍尔瓦特卖命了。

"同志们，大家都听着，不要再给那些军阀卖命了，你们好好想一想，在国内，我们的家人全都饥寒交迫，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他们没有粮食，没有燃料，手中最后一个铜板也被政府抢走了，去满足那些贪婪的军阀。你们还能忍受么？还愿意给那些敲骨吸髓的恶魔卖命么？我们的武器应该对准霍尔瓦特，对着那头贪得无厌的猪，只有把他消灭掉，我们才能摆脱该死的战争！"

随着马尔洛夫，还有他的手下的活动，整个俄**队之中弥散了一种异样的气氛，这些俄军士兵已经有些厌倦了战斗，尤其是这种没有获胜希望的战斗，奉军数量越来越多，武器装备也远比他们先进。

打到了现在，很多俄国士兵已经清除了，如果持续下去，只会玉石俱焚。但是这些俄国人又有一种不情愿，他们并不愿意向中国人低头，那些昔日被他们踩到了脚底下的人，突然间把他们踩在了脚下，前后巨大的落差，让他们像是吃了苍蝇一般。

针对这种情况，马尔洛夫换了一种全新的宣传方式，他告诉这些士兵，现在不是向奉军投降，而是同奉军寻求合作，大家完全是平等的，只要推翻了霍尔瓦特，就能恢复和平，他们还能够接着掌管中东路。

渐渐的终于有了一些俄国士兵相信了，整个俄军也开始混乱起来，而此时霍尔瓦特也下达了逮捕马尔洛夫党羽的命令，有些俄国人想要停止战斗，有的俄国人要要逮捕叛乱分子，一下子双方就发生了冲突。

俄国人本来就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尤其是沙皇倒台之后，俄国维持了几百年的秩序崩塌了，他们这些身在国外的驻军，究竟该何去何从，还没有一个准谱，在这种乱局之下，所有人都不免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马尔洛夫的煽动，让俄军彻底乱了起来，有几个马尔洛夫的支持者将霍尔瓦特派来的人击毙了，开了枪，见了血，整个俄军就失去了控制。

这些俄国人开始互相打冷枪，随后就明目张胆的发生了冲突，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被卷了进来，很多俄国兵都稀里糊涂的丢了性命。

马尔洛夫发展了大量的下层军官支持他，至于霍尔瓦特的势力更加雄

厚，而且长期以来，霍尔瓦特的威望也更高，到了这种时候，霍尔瓦特也只能拼命，开出了丰厚的奖励，只要能帮着消灭马尔洛夫，这些俄国兵都能得到大量的黄金。

相比于马尔洛夫空洞的口号，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更加打动俄国人的心思，越来越多的俄国士兵选择了继续效忠霍尔瓦特，而马尔洛夫的势力则是越来越弱。

这家伙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竟是这么难对付，他急忙向奉军求救，让奉军赶快动手，里应外合，共同对付霍尔瓦特，不过显然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奉军根本没有采取行动，完全是一副作壁上观的模样。

俄国人发生了内乱，他们互相杀戮，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尸横当场，死得极为凄惨，奉军士兵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不妨碍他们欣赏这么一出闹剧。

而就在这个时候，张廷兰也安顿了一下长春的事情，匆匆忙忙赶到了哈尔滨，这里是中东路的心脏，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最重要目标，绝对不能出现失误。

当张廷兰赶到的时候，正好俄国人内乱越来越严重，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脸上也露出了欣喜之色。

“总司令，那个马尔洛夫向我们求援了，您看用不用去援助他们？”

“做梦，都死了干净，省得我们操心费力了。”

“总司令，我觉得这家伙说的有一点还是正确的，就是列强不会对我们的行动袖手旁观的，他们不会愿意看到奉军占领整个中东路！”

“这话虽然不错，但是咱们已经占据了先机，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和咱们合作的，只管放心的打，我自有安排！”

孙安虎一看张廷兰说了这话，顿时也就踏实了，张廷兰一贯是谋定而后动，既然有了安排，他们只管着放心打仗就是了。

经过了一两个小时的乱局，俄军方面枪声减弱了很多，渐渐的只剩下了零星的枪声，很显然马尔洛夫的追随者快要被消灭干净了。

这时候张廷兰才下达了命令，奉军酝酿已久的攻势终于展开了，作为俄国殖民的象征，总督府成了奉军攻击的重点之一，首先奉军的火炮就开始发威了，无数的炮弹落到了这座充满了俄式风格的建筑上面。

一阵阵的爆炸将大理石的墙壁全都炸碎，负责守卫的俄国士兵死伤惨重，一发迫击炮弹突然落到了总督府的房顶，一下子将白蓝红三色的旗杆炸飞了，象征着沙俄的旗帜被击碎了，也表明中东路终于回到了真正的主人手里！

第三百零六章超大肥羊

在猛烈的炮击之中，总督府变成了一堆瓦砾富丽堂皇的建筑全都被摧毁，奉军向着俄国人发动了势如潮水的攻击，担任主攻的部队就是张学良负责指挥的，在开战之前，张学良把手下十几个讲武堂的学员都召集了起来。

除了学员还找来了一些经验丰富的军官，大家共同商讨作战方式，这帮人或许每个人的指挥才能都不行，但是大家凑在了一起，共同商讨，还真弄出了一套行动方案。

他们还给命名为钉子战术，其实核心就是穿插切割，将俄军分成一个个的街区，由于俄国人在防守上面，多数都是依靠建筑，建筑越是密集坚固，守卫的力量就越强，因此将俄国切开之后，奉军就集中火力，对于俄国人主要集中的建筑进行覆盖的火力打击。

就像拔钉子一样，一根一根的拔除，现在到了战场上，他们基本上就按照这个方式，在对付俄国人，小股部队突进，然后像切蛋糕一样，把对方切开，然后再集中火力，迫击炮成了最有利的武器。

越来越多的俄国街区被拔除下来，俄国士兵也纷纷被击毙，留下了满地的尸体，由于俄军刚刚闹了一场内讧，战斗力严重衰减，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时候，奉军的攻击就像是锋利的刀子一样，给予俄国人最后的致命一击。

随着大片街区的沦落，俄国人最后都退到了总督府附近，负隅顽抗，总督霍尔瓦特的地下指挥室虽然暂时还能保证安全，但是老家伙也知道坚持不了多久，奉军就会毫不犹豫的杀进来。

霍尔瓦特已经下令焚毁俄国的一些秘密文件，然后他换上了一身士兵的服装。而且还把大胡子剪了下去，整个人一下子就年轻了十几岁的样子，霍尔瓦特对自己的新形象还是比较满意的。

他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这时候奉军的火力越来越猛烈，而且听声音，奉军已经使用了重炮，霍尔瓦特暗暗咬牙切齿，痛骂张廷兰无耻，双方本来合作的好好的，结果张廷兰趁人之危。对待昔日的盟友一点情义都不讲，让他简直怨恨到了极点。

老家伙准备跑出去，然后从国内调动军队，不知要把他失去的一切都夺回来，还要把张廷兰彻底弄死。让他知道得罪自己的下场。霍尔瓦特将一切都收拾好了之后，只带着身边最亲密的警卫。两个人悄悄潜出了地下室。

此时奉军已经冲破了总督府大半的外围阵地。已经和残存的俄军展开了肉搏战，眼看着越来越多的俄国士兵倒毙在地，霍尔瓦特狠狠的跺了跺脚，然后就向外面逃跑，老家伙虽然年纪不下了，但是身体素质还是十分不错的。很快就趁着夜色的掩护消失了。

想要从乱兵之中逃出去并不简单，老家伙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一路上不时就能遇到奉军士兵，他们只好像老鼠一样。拼命的逃窜。

终于霍尔瓦特一连穿过了三个街区，只要再往前跑一段，就能逃到城外，也就拥有了一线生机，因此霍尔瓦特格外的拼命，眼看着就要逃出生天的时候，突然霍尔瓦特感到前面出现了一片光亮。

老家伙本能的感到了不妙，转身就想逃跑，可是就在此时，一直跟在背后的警卫突然出手，一下子锁住了霍尔瓦特的喉咙，把他按到在了地上，老家伙的脑子顿时就变得一片空白了。

“你疯了么，竟敢对我动手，我要杀了你！”无论是霍尔瓦特怎么喊叫，都无济于事了，这时候已经有大批的奉军士兵涌了过来，将霍尔瓦特围在了当中。

在这些人的后面，张廷兰也满脸含笑的走了过来，看了看地上的霍尔瓦特，笑着说道：“老朋友，你没有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吧？”

“卑鄙！无耻！”那个警卫已经收手了，霍尔瓦特挣扎着站了起来，用手指着张廷兰，破口大骂：“俄国政府不会善罢甘休的，今天死了多少俄国人，以后都要有十倍百倍的中国人偿命，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一群强盗，死在了我的家里，无论是怎么死的都是活该，难道还需要主人偿命么？”张廷兰冷笑了一声：“如果想要偿命，你就先问问这些年有多少中国人死在了你们的手上，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整个外东北，外蒙古，一笔笔都是血债。就拿这条中东路来说，底下埋藏了多少中国工人的尸骨，你知道有多少中国的亡魂正在等着你呢？”

面对张廷兰的质问，霍尔瓦特的脸色大变，他并不相信那些鬼魂会来找他，但是他害怕张廷兰会随时要了他的命，周围的那些黑洞洞的枪口，只要一声令下，他就会被打成筛子。

“张，我们曾经合作很愉快，奉军能有今天，我是帮了你的忙的，而且如果你能留下我的性命，我愿意帮你守卫中东路，我会把责任全都推到多数党身上，我们依旧还是好朋友，好伙伴，我愿意都听你的！”

“晚了。”张廷兰淡淡的说道：“作为我们曾经友谊的见证，我会让你死的安心一点，你的这个警卫，我答应给他把你的财产分给他一半，他就出卖了你，现在我让他陪着你一同下地狱，你们两个再去好好商量，该如何分派你的财产吧！”

说完之后，张廷兰挥了挥手，枪响随即响起，霍尔瓦特还有他的警卫都被打成了筛子，把霍尔瓦特干掉之后，张廷兰也松了一口气，此时城中的战斗也进入了最后阶段，残余的俄国据点都被拔除，剩下的俄国人不是战死了，就是被俘了，哈尔滨经历了漫长的战火，终于再度恢复了安宁。

城中的枪声也变得稀落了，奉军接管了总督府，虽然上面富丽堂皇的建筑被摧毁了，但是真正的好东西都被放到了地下室，并没有收到多少损失。

顺利将这些拿到手之后，张廷兰也安排人手，快速清查各种账目，看看奉军这一仗究竟有多少收获。

“大哥，咱们打个赌怎么样？”张廷枢贼兮兮的说道。

“你想赌什么？”

“就赌霍尔瓦特有多少钱，看看咱们谁猜得准确，赌注五万元怎么样？”

“也算我一份！”张学良也插话了：“我估计绝对不会太少，霍尔瓦特在中东路经营多年，守着这样一条铁路动脉，捞到的油水绝对十分惊人，我估计至少在千万以上！”

张学良想了又想，拿出了一个他认为的天文数字，一旁的张廷枢摆了摆手，笑道：“六哥，你太保守了，霍尔瓦特究竟有多少钱，不能这么判断。咱们奉军这次行动，投入的军费已经接近了一千万大洋，我哥从来没有做过亏本的买卖，尤其是打仗的事情，因此我估计，至少能从霍尔瓦特身上榨出三千万的油水，这样才划算！”

这次奉军为了攻打中东路，的确花了大笔的资金，一面是准备大量的武

器弹药，还要把这些东西搬运到指定的地方，做好隐藏工作，不让俄国人发现，光是运费就是一笔惊人的款子。

然后还有刺探情报的费用，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奉军为了能快速解决对手，投下了血本，另外组建护路军，日常的训练开销也十分惊人，这三样加起来，总的费用就逼近了一千万大洋。

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就是这个道理，饶是张廷兰资本雄厚，也有些吃不消，因此张廷兰只能借鸡生蛋，用中东路未来的收益作为担保，从奉天银行拿出了大笔的银子，才面前维持了这场战争。

张学良一听到张廷枢的话，也是惊骇不已，掰着手指头算了算，他吃惊的说道："据说鞍山钢铁厂的投资才三百万元，难道能从霍尔瓦特身上弄到十座钢铁厂不成？"

"准确的说不止十座！"张廷兰也说道："中东路纵观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究竟能攫取多少财富，我也不清楚，咱们拭目以待吧！"

正在说话之间，有专门的清理人员送来了一份清单，放在了张廷兰的面前，上面开列着一大堆的数字，张廷兰一路看下来，脸上的惊喜越来越多了。

"咱们这次可是赚大了啊，你们都看一看吧！"

张学良和张廷枢也急忙凑了过来，两个人的嘴巴瞬间张得大大的，几乎能塞进去一个鹅蛋，只见上面开列着两种数据，上面是中东路的账目，下面是霍尔瓦特个人的资产。

中东路账目的余额有卢布，日元，还有不少美元，统统加起来，在一千二百万以上，另外还有一个秘密的账目，这些俄国官员也和中国当官的一个毛病，都喜欢弄一些秘密金库，这个数额超过了一千五百万，光是这两样加起来，就将近三千万了。

张廷枢绝对自己估计的已经够天文数字了，但是想象永远没法和现实相比。随后他们又往下看，就是霍尔瓦特个人的资产了，这又是一笔无比惊骇的财富，霍尔瓦特拥有各种存款约合六百五十万大洋，另外这个老家伙还有大量的债券和股份，加起来也在几百万之上，而且下面还清楚的写着他拥有个人的金库，存金五吨！

看到这个时候，张廷枢一屁股就坐在了沙发上面，直愣愣的说道："这是多少钱啊，又能办多少个钢铁厂啊？"

第三百零七章宝贵的基础

当初俄国为了修建中东路，可谓是倾尽了举国之力，而且这条铁路也的确重要，将原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变成了直的，东面直接联系海参崴，通过南下支线，连接了旅顺港，构成了一个巨大的t字型铁路大动脉，纵贯东三省。

虽然俄国把中东路变成了掠夺中国资源财富的工具，但是也应该说有了这样一条铁路动脉，使得东北的发展起点一下子就比别的地方高了不少。目前中国的铁路主要还是集中在关内低区，边疆很多省份都不通铁路。

奉军此时拿下了中东路，不只是抢回了巨额的财富，还顺道把宝贵的发展时机也抢了回来，要不然想建这样一条铁路动脉，需要花费财力十分惊人，而且还要受到列强的重重干扰，抢夺下来之后，完全是吃现成的。

当然张廷兰为了表示对俄国人的“感激”，刚刚掌控了哈尔滨之后，张廷兰就下令彻底清除铁路沿线资产，同时还要清理俄国的侨民，只要是中国的财富，全都让他们一点不剩的吐出来。

“报告总司令，哈尔滨战役的结果统计出来了！”孙安虎将一份报告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在战前，俄国守军一共六千三百余人，还有将近两千武装侨民，经过奉军士兵的奋战，我们一共击毙俄军四千七百多人，抓捕俘虏三千多人，目前只有极少部分残兵，还有原来的侨民武装，都混在了俄国侨民居住区，真正逃出哈尔滨的俄国士兵数量极少，基本上完成了开战之初的战略构想。”

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张廷兰就要求要最大限度的消灭俄**队。特别是要避免俄国人大量逃散，只要俄国人都完蛋了，奉军就能牢牢把握住事件的解释权，减少麻烦。

“总司令，我们的战果很辉煌，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惊人，在两天一夜的战斗之中，我们一共牺牲了士兵一千六百多人，轻重伤员超过两千人，损坏的房屋建筑一共三千多间。将近一万名老百姓失去了家园，还有超过一千名民众在战火之中丧生！”

任何战争都是血腥的，虽然奉军准备了十分充分，但是真正面对这个伤亡数字的时候，张廷兰还是感到了一阵阵的心疼。这都是奉军的精华所在，多少士兵都是精心培养出来的。现在一下子就损失了这么多。张廷兰也很不好受。

“马上传达我的命令，加紧救治伤员，清理牺牲将士的遗体，他们都是为了收复中东路而牺牲的，要把他们安葬在中东路附近，修建起纪念碑。让所有的后世子孙都知道他们的牺牲，都铭记他们的功绩。”

孙安虎也早有此意，因此急忙点头答应，张廷兰又接着说道：“城中损毁的建筑必须赶快修复。所有的花费全都由我们承担，另外还要给死伤百姓抚恤金，让士兵们帮着百姓修建房屋，增进军民之间的感情，军队就像是鱼，而百姓是水，没有了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军队的根基就不稳固，就没法经受住考验。”

对于这个建议，孙安虎也是十分赞同：“总司令，说实话，早些年奉军并不在乎老百姓，仅仅是把老百姓当成掠夺的对象，可是到了这次战斗，我才真正看明白了老百姓的作用，一支军队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就别想打胜仗，

在战斗之中有大批的百姓帮着我们运送弹药和伤员，就拿哈尔滨总公司来说，没有原来工人的支持，我们根本就收不住，另外还有大批的伤员都安顿在老百姓的家里，要是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咱们别想这么容易拿下中东路！”

“嗯，军民一家亲，这是值得表扬，我准备给所有收复中东路的立功人员授勋，不只英勇作战的军人要奖励，那些老百姓也要得到奖励，这份荣耀是属于所有军民的！”

“总司令，我还有一个建议，我统计了一下，这一次战斗之中，有五六位奉军士兵因为救助老百姓，受了伤，其中还有一个士兵救了中学的十几名学生，身上被严重烧伤，现在还在医院救治，生死未卜，我认为这样的士兵也要得到鼓励！”

张廷兰一听顿时眼前一亮，这种事情正是宣扬军民感情的最好案例，其实对于这次行动来说，不只有收复主权的军事意义，还要更大的精神层面的内涵，张廷兰要借助此事，彻底树立起奉军为国为民的形象，改善军民之间的关系，让奉军真正扎根到黑土地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站稳脚跟，不至于走历史的老路，变成了无根的浮萍。

“我去安排一些新闻记者，让他们全景式的报道一下收复中东路的行动，重点采访底层的士兵和民众，也好给咱们奉军做一个宣传。另外再从账面上拨款两百万，用来帮助民众恢复家园。”

“总司令这未免有点多吧！”孙安虎急忙说道：“我认为有七八十万就足够了，咱们财力也不富裕，打这场战斗，完全是借钱维持的，就不要铺张浪费了。”

“哈哈，财力窘迫那是以前，现在打完仗之后，咱们就陡然而富了！”张学良在一旁笑着说道：“孙旅长，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总司令手里头握着不下五千万的现金票据，还有大把的黄金，至于不动产就更是惊人了，两百万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孙安虎一听五千万的数字，一下子把嘴巴也张的大大的，甚至都要有口水流了下来，光是这些钱就相当于奉天两年的财政收入，简直可以说是天降横财啊，这块馅饼未免太大了吧，砸得孙安虎都晕晕乎乎的，在场的其他人也都是如此，一个个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

张廷兰在刚刚结束战斗，就安排人手清查缴获，只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就连持最乐观估计的张廷兰都被吓到了。

他们最后统计出来，中东路账面上能动用的现金资产超过了三千五百万，霍尔瓦特个人的资产同样是一笔天文数字，他这些年一直支持俄国淘金商人，在黑吉两省淘金，要知道东北是中国最重要的产金地之一。

经过了十来年的囤积，霍尔瓦特一共弄到了七吨左右的黄金，其中五吨藏在了总督府的下面，还有两吨放在了道胜银行，这笔黄金子啊一战之前就相当于五百万美金，差不多是一千万大洋左右。

另外他手中的存款股票统统计算起来，大约相当于一千二百万大洋，总财产加起来，超过两千二百万，而且这些还不包括不动产在内，这个老家伙还有大量的地皮矿产，另外他在奉天银行还有账户没有查清。

如果把一切都算起来，这个老家伙的身价至少在三五千万左右，是名符其实的富可敌国。看到这些张廷兰才弄明白了霍尔瓦特的搂钱的本事，在历

史上，这个老家伙一直霸占中东路，直到1920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头，他全是靠着庞大的资金来维持，而且他还自立一个临时政府。

这都是十足烧钱的事情，如果没有庞大的积累，老东西根本支撑不下去。只不过现在他还没来得及折腾，这笔巨款全都落到了张廷兰的手里，白白为他人做嫁衣裳。

“总司令，这么多钱，能养活多少兵啊，咱们奉军怕是能一下子扩充两三倍吧！”姜登选也惊骇的问道。

“军队是要扩充，但是咱们要花钱的提防更多，而且不能把所有资金都抽出去，我们还要维持中东路的运转。另外要扩建工厂，兴办教育，购买机器，安顿移民，每一样算起来，都是五六千万，就是五六个亿都不见得够用。”

在座的人也都暗暗点头，他们佩服张廷兰弄钱的本事，但是更佩服这位花钱的本事，无论是多少资金到了手中，这位都不够花，还要四处贷款，欠下了的债务都难以计算，不过贷款给张廷兰的人，一点都不知道担心，相反还争着抢着往他的手里头送钱，这或许就是人品的魅力。

“这钱只有花出去了才是咱们的，留在手中不一定是谁的，普通家庭，还有企业都是这个道理，就拿霍尔瓦特来说，他的钱够多了吧，可是现在全都变成了咱们的，所以啊，拿到了钱，就要会花。当然花钱也不是浪费，这次修缮民宅，的确用不了二百万，但是咱们要看到全局，哈尔滨到了咱们的手上，以后这里就是北边的物流中心，和奉天的经济地位不相上下。道路要拓宽，水电设施要跟上，另外火车站要重新整修，扩大运输规模，这些东西都算起来，二百万只是一个先期投入，以后要花的钱更多呢！”

张廷兰这下子又让所有人见识了一下花钱的本事，这笔看似天文数字一般的资金，说不定很快就被折腾没了。

张廷兰又布置了一下具体任务，让大家尽快落实，恢复哈尔滨的秩序，同时还要着手整顿中东路，让中东路尽快恢复通车，这可是经济动脉，停顿一天，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安排了所有人手之后，张廷兰则是兴冲冲的去检查在哈尔滨之中的俄国工厂了，相比于那些资金，张廷兰更看重这些工厂，这些都是宝贵的种子，吉林和黑龙江的工业发展，都指着这些工厂了！

第三百零八章整合工厂

“总司令，哈尔滨总工厂设计思路，使用的技术，引进的机器，基本上全套从法国引进，论起技术水平，在远东地区也是最前列的，咱们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工厂能够比拟，就算和日本的工厂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有些地方是超过的，尤其是基础做的很好，看得出来，俄国人费了不少心思，以后想要扩建就变得十分容易了！”

“邝先生既然这么说，就没有错误，只是我查询了一下俄国人的账目，发现工厂每年维修的机车数量很有限，而且这几年还有些亏损，只怕要整顿工厂，还需要投入不少资金把”

张廷兰有些担忧的问道，邝景扬则是笑着摇了摇头：“总司令，我只懂技术，凭着工厂的这些设备，我敢打包票，每年至少能检修机车一百台，客车八十辆以上，货车四百辆。这个估计和原来俄国人最初设计的产能也差不多，而且这些年俄国人又引进了不少设备，如果好好梳理一下，工厂的产能还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且自行生产机车也不是不可能，根本不用花多少钱！”

一听邝景扬这个话，张廷兰顿时喜上眉梢，对于他的判断张廷兰还是深信不疑的，邝景扬也是第一批留美幼童，和邝荣光是同学，而且祖籍都是广东台山，算起来还是兄弟。在美国的时候，邝荣光主修的是地质，而邝景扬学的则是铁路机械方面的，主要就是造蒸汽机车。

结果回国之后，邝景扬悲哀的发现他的本事没有用武之地，中国虽然开始拥有了铁路，而且他的老同学詹天佑也能设计修建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机械方面却是一个空白。所有的机车都要从外国引进，维修也要指着洋人。

更令人悲愤的是大部分中国铁路管理权都不在自己的手上，列强将这些铁路人为的分成了一段又一段，各自为政，标准完全不同。在这种条件之后，中国根本别想用自己的力量造机车，暂时没有需求，以后也看不到前景。

邝景扬后来干脆跑到了海军里面，当了一名大副，可以说完全就是明珠投暗。后来离开军队之后。他到了汉阳铁厂，那里毕竟能生产铁轨，又是中原要冲，邝景扬希望能够有所作为。

不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满清的崩溃，民国的乱局。一连十来年，不只没有变好。而且还越来越糟糕。让邝景扬几乎都失去了信心，人也十分消沉，闭门不出。

张廷兰在年初的时候就安排了工业发展计划，一口气要建造钢铁冶金煤炭等等工业，需要的人才缺口实在是太大了，夏寒当时就挑头。专门拉了一帮人，一同南下。

邝荣光也想起来自己的堂兄，就专门写了一封长信，夏寒亲自带着。跑到了武汉，一连几次拜见，最初邝景扬根本没有北上的想法。满清什么德行他一清二楚，北洋脱胎满清，也不是能真正干事的地方。

邝景扬最初对革命党还有一丝期待，认为他们能够有些新意，但是孙文刚刚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就准备把汉阳铁厂抵押给日本人，换来贷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邝景扬对革命党也是寒透了心，而且年纪也大了，根本不愿意出山。

这个老头顽固，好在夏寒比他还顽固，连续求见三四回，邝景扬才勉强

答应见他，然后又反复和他诉说，介绍奉天工业发展的情况，介绍各种政策，甚至为了打动他，夏寒还透漏了一点奉天机器的来源。

一下子把邝景扬也给镇住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的地面上，还有一伙这么胆大包天的势力，为了发展工业能够这么玩命！

邝景扬最后下定决心，北上看看情况，到了东三省之后，正好赶上收复中东路的行动，昔日俄国人手中的哈尔滨总工厂竟然到了中国人的手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老头简直难以置信。

现在他在工厂连续转了好几圈，这才接受了眼前的事实，已经心灰意冷多年，但是现在老头子又重新有了斗志："总司令，你说俄国人的问题，我看一言以蔽之，就是经营管理不善，就是贪污**严重，如果引入新的管理机制，激发工人的工作热情，别说是检修机车，稍加整顿，完全能生产机车！只要交给我五十万元，我保准能把事情给办下来。"

"邝先生，您既然这么有信心，我就放心了，您给拟定一个方案吧，具体怎么操作我再安排人手。"

"怎么？"邝景扬的眉头挑了挑，大声的说道："总司令是嫌我老迈不中用了么？您别看我这些年赋闲，这技术上面的事情我一直牢牢盯着，而且这身体也不错，我兄弟邝荣光又是考察地质，又是培养学生，我也不能让他比下去，我保证在两年之内，咱们就能生产出自己的机车来！"

张廷兰的确有些担心邝景扬的顶不住，但是一看老头斗志昂扬，张廷兰也放心了不少，笑着说道："既然如此，邝先生您现在就是工厂的总办，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安抚工人情绪，尽快恢复生产，第二是把由于战争损坏的机车和车厢都修理出来，铁路要尽快恢复运营。"

"总司令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张廷兰又和邝景扬看了看工厂的情况，在这场战斗之中，工人们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帮着奉军运送物资和伤员，而且他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一共有五十多名工人死亡，还有不少人受伤。

不过经过了这场考验，所有的工人也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而且就在奉军刚刚接管之后，张廷兰就让人拟定了一份新的管理制度，确定了新的奖惩办法，多劳多得，而且大幅度提升了工人的待遇。

每个工人都要重新签订用工合同，保证他们的权益。看到了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所有的工人都精神为之一振，如果说原本帮助奉军，是处于对俄国人的憎恨，是想着报恩，可是到了现在，这些工人完全都一心一意的拥护奉军了。

他们现在正在工厂之中，先是清理了所有的尸体，还有弹壳等等东西，又把损坏的大门暂时搭建起来。随后大家又把整个工厂都打扫了一遍，他们以前的工棚也都拾掇了出来，原本他们不过是为了讨口饭吃，工厂多脏多乱，他们也顾不得了。可是现在这些工人终于有了归属感，工作也格外的认真。

如果不是墙壁上还有零星的弹孔。只怕大家都把这里当成了新工厂了。一看到工人工作劲头很高涨，张廷兰和邝景扬都十分满意。

"邝先生，这个工厂里面，中国工人占了八成，俄国技术人员占了两成，这些俄国人我都控制了起来。咱们缺少人才，不得不用他们，但是您也要多留心，这帮俄国人要是不老老实实的干活。一定要严肃处理，必要的时候可

以弄死。还有就是要多培养自己的人才，要让咱们的工人掌握更多的技能，乱世用重典，您可不能有妇人之仁啊！”

邝景扬点了点头：“总司令你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一定仔细甄别这些俄国人，另外我会给关内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写信，让他们尽快到关外来，特别是汉阳铁厂，那也有不少工人技师，我都让他们过来，不过要搬迁这么多的工人，恐怕还要花费不少财力。”

“我全都包下了，其实我早就有心去汉阳挖墙角了，只是没有门路，手也伸不到那里，现在您来了，一切就好办了！”

邝景扬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感慨之色，叹气说道：“汉阳铁厂在建立之初，号称亚洲第一雄厂，如果使用好，中国的钢铁工业未必不能压过小日本，只是到了现在，这个工厂已经半死不活，而且被日本人占有了大半的股份，可悲可叹啊。”

说到了这里，邝景扬也露出了悲愤之色，他激动的说道：“都是**，国家的发展才命途多舛，看到了奉天能这么关心工业发展，才给了大家施展才华的舞台。我的确老了，但是越是老了，就越要多做点事情，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能把哈尔滨总共厂发展起来，建成咱们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机车厂，我这辈子才能死而无憾啊！”

张廷兰也深切的理解邝景扬那种报国无门，眼看着国家沦落的悲愤，工业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尤其是重工业，需要长时间的投入，需要呵护，需要关怀，还有那些技术工人，也需要漫长时间的培养，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基础。

就算到了后世，工业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同样无法忽视人的作用，有些工厂，产品的次品概率会突然增加很多，结果一调查原因，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工人退休了，他或许就掌握了一种极为简单的技能和工序，平时不被大家关注，结果直到人离开了，大家才知道宝贵。

到了现在，不论是北洋，还是后来的民国政府，根本不知道关注工业，将仅有的一点家底也全都败光了，到了最后，我们不能不感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但是恰恰因为这种无奈的悲壮，我们才必须追究那些无能领袖的责任，悲剧一半是敌人造成的，还有一半是自己造成的，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邝先生，中东路沿线不只有哈尔滨总工厂啊，还有不少厂子，其中有两座武器维修工厂，我准备整合到一起，组建哈尔滨的兵工厂，工厂似乎还配套建设了铸铁车间，您看能不能用起来？”

邝景扬的眼前顿时一亮，急忙说道：“我马上去查看一下，只要能用的话，咱们生产机车的时间还能大大提前！”

张廷兰离开了哈尔滨总工厂之后，又加紧巡视了其他几个工厂，俄国人在中东路的确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建造了两座枪械维修工厂，都能够维修莫辛纳干步枪，还能生产一些简单的零件。

另外还有配套的火电厂，能够提供充足的电力，有了这些之后，整合起来，机车厂和兵工厂的雏形就都有了，而且俄国人还建造了一个小型机械零件厂，也是给中东路配套的，另外沿途还有几十处矿山，主要进行煤铁开采，还有石灰石，黄金，石墨，铅锌等等东西。

总之以俄国人的贪婪，几乎是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可是现在这些东

西全都落到了张廷兰的手上，接手了中东路之后，张廷兰就全力清理这些工矿企业，俄国人的管理水平不敢恭维，所以出产有限，但是只要到了奉军的手里，产量还会快速增加。

第三百零九章铁路督办

张廷兰正在梳理这些工厂的时候，忽然又得到了报告，在中东路的仓库之中又发现了不少好东西，其中就有一大批机器，张廷兰一听这个消息，也是喜出望外，对于眼前的收获张廷兰已经十分满足了，但是没想到竟然还有意外之喜，那就是老天爷的赐福了。

张廷兰到了仓库之后，邝景扬也赶了过来，他现在算是张廷兰身边的技术权威了，老爷子还是十分识货的，邝景扬也是十分兴奋，到了奉天之后，就惊喜不断，他带着人手围着几十间巨大的仓库转了一圈，随后脸上满是喜色。

“这批机器主要是美国生产的，算是他们最新锐的技术，比起欧洲或许还有点差距，但是能够甩出日本几条街。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扎钢设备，这也是价值最大的，我还听说了鞍山正在建造钢铁厂，要是再有了扎钢设备，就能生产咱们需要的钢材，从采矿场，钢铁厂，到轧钢厂，再到军工厂和机器制造厂，这就是一条完整的链条，没想到一下子竟然补齐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看到了轧钢设备之后，邝景扬的激动心情就再也压不住了，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重工业链条何等的困难，世界上能完整拥有产业链，并且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只有那几个列强才能做到，其他国家根本没法染指，没想到的是奉天竟然凑齐了一套，真正明白其中含义的人都会欣喜若狂的。

这套设备本来是美国给俄国生产，俄国原本设备的来源是法国，而到了一战之时，法国工业实力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更别说俄国了，因此俄国只能把注意力放在了美国身上。这次进口的轧钢设备就是为了增加钢铁的加工能力，提升军工生产。

不过由于俄国铁路运输越来越苦难，工人罢工不断，这批设备就滞留在了哈尔滨，这也是沙皇末世很有趣的现象，一面是正常运输无法进行，一面是黑市走私无比猖獗，结果这批机器只能落到了张廷兰的手中。

“除了轧钢设备之外，还有一些维修设备，还有发电厂的重要配件。这些东西咱们都能用得上，不过我还有一点担心，这些东西都是美国卖给俄国的，被我们直接扣下了，要是美国追究起来。会不会有麻烦啊？”

“有没有麻烦，我们也要吞下去。”张廷兰笑着说道：“邝先生。您忍心放手么？”

“当然不忍心了！”邝景扬急忙摇头说道：“既然总司令有办法。我就只管安排着使用了。”

“邝先生，您提到了俄国人管理不善，那我们弄到了这些设备之后，就要在管理上面，好好动动脑筋，把设备的生产潜力都挖出来。我认为有现在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就是标准化生产，把工艺细化，尽量让每个工人负责的任务简单起来，这样就能大量使用低端工人。第二就是要推行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一个师傅带三个徒弟，培养的徒弟越多，质量越好，师傅就能获得奖励，那些俄国人也包括在内，只要他们愿意把技术教出来，咱们保证他们生活的更好。”

工业化不单单是使用机器生产那么简单，而是社会，甚至人性的全面变革，这种变革比起什么选举投票要深刻得多。

在农业时代，讲究的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每一个家庭都要用自己的力量，尽量满足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需要，这就要求每一个女人都要心灵手巧，每个男人都要极度任劳任怨，不然根本没法填饱一家人的肚子。

而到了工业化的时代，每一个工人只需要完成一样工作就足够了，甚至只需要完成几个工序就能够获得足够的报酬，他们同其他工人亲密合作，共同生产出数量惊人的商品。

合作的人多了，同时竞争的人也多了，就要追求效率，每个工人都要严格的服从纪律，甚至要努力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忍受极度单调的工作，不知疲倦的劳作，这其实对早期的工人来说，这是一种痛苦的煎熬。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能够越过这个阶段，没有哪个民族能不接受工业化的洗礼就强盛起来。当然这种工业化的分工也是不断细化的，就像现在很多工厂都是有一两个优秀的设计师撑起来的，他们几乎都是全才，设计，生产，制造，再到销售，要精通各个方面。

到了后世，这种情况就彻底消失了，任何一个项目，都需要相当数量的人互相配合。这种变化最初始的阶段就是流水线的出现，有了生产流水线之后，生产的效率成几何倍数增加，而且大量的低端劳动力能够进入工厂，大大的增加了产能。

美国能在二战之中，爆发出压倒性的产能，其实就和美国人落实标准化和流水线工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做既然保证生产武器的整体质量，又能极大的提升数量，因此就算是德国能够制作相对精良高端的武器，依旧没有办法对抗美国压倒性的生产能力。

凭着奉天的工业水平，弄出自动化半自动化的生产线还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完全可以大规模的落实标准化的理念，零件设备要尽可能的统一，这样会极大的提升效率，而且能降低养护成本。

张廷兰很清楚，奉天工业化已经远远落后到了日本人的后边，想和日本拼技术工人的质量和数量肯定不现实，那就只能用先进的理念，将现有的力量，成倍的发挥出来，在所有工厂，包括民用工厂，还有各大兵工厂之间，都要推动这项工作，并且把精细分工的理念深入到每一个工业领域。

另外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也是张廷兰从后世中国建国初期学来的经验，这么做能够快速培养大批的中下级技术工人，不指望他们的水平有多高，只要能胜任几个工序的生产就足够用了。

一个师傅带两三个徒弟，然后徒弟再继续带徒弟，这就像原子核裂变一般。会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模式，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培养出一大批的工人。

当然光靠着这种方式还不够，还要大力的推动职业教育，兴建技工学校，专科院校，培养出一批高端人才，这样互相结合起来，就有了支撑发展的人才了。

按照张廷兰的估计，这次弄到的几千万资金。至少要划出三分之一用来发展东三省的教育，而且以后财政之中，至少要保证百分之二三十的份额用来教育人才。

流水线生产和人才裂变式培养，二者合一，就是张廷兰手中的两大王牌。只要全面推广开，再配合中国的资源优势。完全能够在工业产能上。甩开日本人。

如今奉天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吉林和哈尔滨也在快速的布局之

中，很快奉天工业就会有一个大发展，这是推动新理念的好时机。

“总司令这两条建议都十分重要，我一定全力落实！”

刚刚占领了中东路，麻烦事情还有一大堆。张廷兰把工业看了一遍之后，可以说是踌躇满志，他也要赶快处理其他事情了。

张廷兰刚刚回到临时的办公点，绥芬河方向。还有满洲里方向都传来了捷报。秦威和郭松龄在战斗开始之后，利用优势兵力，快速将俄国守军包围起来，这两地的守军远不如哈尔滨的守军顽强，经过一番激战之后，大半被消灭干净。

随即两个方向的士兵又扫荡了沿途的俄国散兵，配合着哈尔滨方向的军队，将整条中东路控制在了手中。

“拙言，秦威抓到了将近六百名俘虏，要请示你，该怎么处理！”

绥芬河俄国守军一千多人，俘虏一半，消灭一半，也差不多算是正常了！张廷兰笑着说道：“光是秦威请示这个事情么，郭松龄就没有消息么？”

“没有！”杨宇霆说道：“拙言我听说了，郭松龄也抓捕了不少俘虏，不过这个家伙下手的确狠辣，据说那些俄国俘虏全部都被他给用机枪扫射了，然后都给埋了！”

张廷兰也知道郭松龄这个人稍微有点极端，而且张廷兰也能想到郭松龄的想法，这家伙和俄国并没有那么深的仇恨，他这么干完全是想在奉军之中立威，也是为了引起更多的注意。

“这些俄国人罪大恶极，怎么处置都不过分，只要不走漏风声，就随他去吧。至于其他的俄国俘虏，全都给我送到煤矿去，让他们挖煤，什么时候累死，什么时候完事！”

杨宇霆暗暗点头，张廷兰这个家伙和郭松龄其实差不多，都是心狠手辣，不过张廷兰更加阴险一些，他还要榨干这些俄国人的最后价值。

“拙言，光是送到煤矿恐怕不好吧，这算不算是假公济私啊？”

“邻葛，你可不要诬赖我啊，这绝对是莫须有的罪名！”

“谁不知道鸡西的煤矿可是你的老岳父家里的，你这个女婿一下子送去了好几千的活牲口，难道不是假公济私么？”杨宇霆满脸戏谑的说道。

“那杨大参谋长，您现在就去告发我吧。”

“拙言，你可不要误会，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该成家了，我可是提说少帅夫人都有了，你可不能落后啊，我们多少人都等着喝喜酒呢！”

“也快了，等我把中东路的事情理顺一下，然后就准备准备，到时候邻葛你可要帮忙张罗啊。”

“我义不容辞啊！”

正在说话之间，奉天方面发来了电报，张作霖正式任命张廷兰担任中东路督办，同时兼掌护路军。老张的委任状不可谓不及时，这也体现了张作霖的重视之情。

从收复中东路的行动开始，奉天就炸了窝，北洋政府，日本政府，各国列强，纷纷质问张作霖，奉军为什么要出兵中东路，究竟打得什么算盘，面对各方的压力，张作霖也有些招架不住了，尤其是日本人更是叫嚣着要直接出兵。

好在这个时候张廷兰前后仅用了五天时间，就拿下了整条铁路，还基本维持了正常秩序，这让老张心里头十分欣慰，甚至有些得意，奉军能够快速

消灭俄军，既显示了奉军的战斗力，同时又把先机牢牢掌握在手中，犒赏张廷兰这个大功臣也成了必然。

现在张廷兰的身份其实和霍尔瓦特是一样的，管着铁路，还管着护路军，谁都知道铁路的重要，把铁路和军队掌握在手中，其实张廷兰此刻已经完全有资格自成一系，甚至和孙烈臣吴俊升等人分庭抗礼了。

得到了任命之后，张廷兰自然十分欣慰，不过新的身份带来了新的麻烦，他必须尽快向列强解释清楚出兵的原因。

第三百一十章新闻发布会

“媳妇，你觉得我这身军装还算不错吧！”

张廷兰已经下令邀请各国记者，召开一个记者会，向各国说明中东路的情况，自然要穿着的正式，换上了将校呢的笔挺军装，武装带，马靴，佩剑全都配上了，整个人显得英武潇洒，举手投足之间都带着一股子气势。

周芯瑶看得也有点发呆，微红着脸，帮他整理衣服，弄得一丝不苟，都准备差不多了，张廷兰才迈着大步走进了会场。

中东路别看只是一条铁路，但是却牵动着远东，乃至世界各国的心，这条路战略价值太重要了，而且又是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不由得各国不关心。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只得到了一些零星的小道消息，真正有价值的官方资料一点没有，特别是俄国方面，大家甚至不知道总督霍尔瓦特是死是活，各国都迫切想要弄清楚中东路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廷兰一出现在会场，中外各国的记者外交人员都把眼光停留在了他的身上，很多记者甚至忍不住发出了惊呼的声音，当然也包括许多中国记者在内，虽然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一点大家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这场战斗之中，中国人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沿线的俄国士兵几乎被扫荡一空。

这绝对是多少年来，都不曾有过的壮举，中**队击败了列强！造成的震撼不亚于晴天霹雳，而做为这场行动的指挥者，竟然是这样的年轻，几乎就像是大学里面的学生，不只年轻，而且英俊潇洒。简直就是青年的偶像，这样一个年轻人，带领着老大帝国的军队，击败了一个列强，简直让所有人都惊诧不已。

“各位尊敬的外交官，记者朋友们，相信大家都十分关注中东路的情况，想要知道这些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现在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可以由大家自由提问。”

作为一个执掌杀伐。一身硝烟还没有散去的将军，身上自然带着一股子杀气，张廷兰一开口，所有的记者都仔细倾听，手中的笔不住的滑动着。

“自从俄国出现了政变之后。中东路沿线随之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大量工人被煽动起来。进行罢工行动。严重扰乱了沿线的秩序。而且这些罢工行动之中宣扬一些十分激进的口号，中国方面处于安全考虑，随即在沿线增加了驻军，并且同俄国总督霍尔瓦特先生取得了联系，希望他能够采取果断的行动。但是就在七天前，中东路的形势急转直下。发生了交火事件，大批的工人和俄**队出现了冲突，战火又扩大蔓延的趋势，奉军为了维持和平和安宁。不得不采取军事措施，协助俄国方面，维持沿线的秩序。”

在这种外交场合，张廷兰是尽量玩起了春秋笔法，他只说是工人和俄军冲突，造成的假象似乎是俄国多数党煽动工人和军队冲突一样，而不是中国工人和俄军冲突，这样一来，事件的性质就陡然发生了变化。

“随后的事情发展远远超乎了我们的预料，俄国总督霍尔瓦特先生已经失去了对整个军队的控制，以马尔罗夫为首的俄国多数党，发动了旨在推翻霍尔瓦特总督的军事政变，为了避免战火波及中方，也为了防止多数党的邪恶主张流传，奉军不得不扩大军事行动的规模。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奉军士兵发扬了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俄国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中国民众也给予了军队巨大的支持，在中**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将叛军全部消灭。”

张廷兰叙述着事情的经过，场下的记者并不完全相信，不过有一点他们比较肯定，那就是中**队的确打败了俄国人，虽然这可能是在俄国内乱的时候，中国人捡了一个便宜，但是这也足够惊人了。

中东路沿线有一万多俄军，当年不到两万的八国联军就能打到北京城，现在一万多俄军竟然短短几天被奉军解决了，这前后的反差未免太大了吧，在场的中国记者都忍不住露出狂喜之色，而西方记者则是无比的震撼，他们瞬间对奉军就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张廷兰没有管这些记者丰富的表情，而是继续说道：“在这场冲突之中，俄国总督霍尔瓦特先生不幸死于叛军的乱枪之下，作为他的好朋友，我深深的为他的死而感到难过，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罪魁祸首马尔罗夫及其党羽已经被击毙了。在这里我要郑重的提醒各位，必须注意多数党在俄国的行动，这是一股祸水，不仅会威胁到俄国的政权稳定，同时也会威胁到周边邻国的安全，我认为各国非常有必要联合起来，给予俄国临时政府一切必要的支援，维持他们政权的稳定性！”

梳理一下张廷兰的发言，大家发展霍尔瓦特和马尔罗夫都已经死了，事实上俄国两派都没有了代表，这时候奉军就掌握了唯一的话语权，他们说什么，这些人就要听什么，这些记者显然不会满足这种方式的，他们迫切想要在提问环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第一个站起来提问的就是俄国记者，他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中东路是俄国的资产，由俄军控制，中**队对俄国展开了军事行动，毫无疑问已经挑战了俄国的利益，我国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爵士已经提出了严重的警告，我想知道奉军方面会采取如何的应对？”

“首先我要明确一点，中东路是中国主权所在，而俄国方面拥有的只是管理权，既然是管理权，俄国方面就有义务管理好中东路，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俄国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不只没有管好中东路，而且还让中东路变成了中国安全的巨大威胁，多数党的主张在铁路沿线广泛的传播，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奉军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为了维护中国民众的利益，采取什么行动，都是合理合法的，不应该受到指责，相反我们敦促俄国方面，必须尽快结束乱局，恢复社会的平静，不要危害周边邻国。”

张廷兰的回答之中提到了主权两个，奉军的行动是在捍卫自己的主权，是在保卫自己的人民，这种态度让台下的中国记者激动不已，多少年来，中国政府都只能屈膝办外交，中国主权何时被尊重过，中国百姓的利益何时被顾及过，现在猛然听到了这种声音，所有中国记者都倍感振奋。

他们快速挥动手中的笔，将张廷兰的话都记录下来，甚至有些人已经在心里头酝酿明天的头版头条了。

这时候第二位记者已经站了起来，这家伙是个日本人，脸上带着令人生厌的笑容。

“将军阁下，目前奉军控制了中东路，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根本没有管理铁路的经验，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力量保证中东路的安全，而日本帝国作为远东的强国，对中东路的局势十分关切，也愿意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为了维护协约国的利益，管理好中东路，奉军方面是否愿意邀请日本方面，共同采

取行动呢？”

“首先我要感谢日本方面对中东路的关切，但是您所说的两点都不成立，在奉天境内，就有京奉铁路，这是奉军独立管理的，这就证明了奉天方面有能力管好铁路。第二点我想更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既然奉军这次军事行动能够取得胜利，我坚信英勇的奉军士兵，一定能保护好中东路！”

张廷兰毫不客气的驳斥了这个日本记者的观点，话中透着一股强烈的自信，在场的中国记者甚至不由自主的鼓起掌来。

“我想请问张将军，您认为中东路以后会何去何从，是否从此之后中东路就会回到中国的怀抱，如果列强采取了反对行动，奉军是否会不惜用武力捍卫中国的利益呢？”一位三十左右岁的中国记者发问了。

“中东路问题有很大的复杂性，何去何从，还需要经过协商，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原有的管理局面已经被彻底打破。任何一条铁路，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和军事价值，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动脉，关乎国家的主权完整，我认为迟早有一天，中国土地上的铁路都会由中国方面管理，为了这个目标，我相信中**人会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

这个中国记者听到了张廷兰的答复，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这时候又一位英国记者站了起来。

“俄国是协约国的重要成员，中东路对协约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条铁路是否会交给协约国共同管理？”

“我再次重申一遍，中东路是中国主权问题，而且奉军方面有能力，有信心管理好中东路，就在今天，中东路已经恢复了通车，一切运行平稳安全。”

“奉军战略中东路，这完全是非法的，还大量的屠杀俄**队，更是不可饶恕的。”一个俄国记者大声的咆哮道：“俄国政府一定会采取果断的措施，甚至是军事行动，来捍卫俄国的利益。”

“中国人珍爱和平，所以我们不惜用战争捍卫！”

第三百一十一章加紧扩军

“拙言，最后说的真好，我看那个俄国记者脸都绿了！”张学良笑着说道。

“不只是俄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的脸色更不好，这帮洋鬼子一个个都没有安什么好心！”张廷枢也说道。

“没错，老二这句话说的有道理，这些记者其实就是代表他们的政府在试探咱们的想法。”张廷兰说道：“俄国人不甘心失去中东路，还想要武力夺回去，日本人打算趁虚而入，把势力伸向北满，而英美等国打着协约国的旗号，其实是想把水搅浑，他们不想让任何一方独霸中东路。”

列强的这些反应都在张廷兰的预料之中，显然这些列强都不想白白便宜了奉军，但是他们之间同样矛盾重重，正是这种情况，也给了奉军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

“拙言，既然列强都居心不良，你看我们该怎么应对啊？”张学良问道。

“英美等国还太远，心有余而力不足，说到底咱们要面对的只是日俄两国，俗话说柿子要捡软的捏，俄军的战斗力我们已经领教了，他们国内也十分混乱，很难派出太多的军队，多半是虚张声势，那我们就应该对俄国展示强硬，以打促和，另外也要展示武力，进一步的威慑日本！”

张廷兰已经构思好了整体的方针，他随即向满洲里和绥芬河两个方向下达命令，要做好战斗准备，随时抵御俄国人可能发动的反扑。

不过张廷兰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认为奉军的兵力部署必须全面调整，原本奉军的安排是为了夺取中东路，现在铁路到手了，就应该考虑怎么调配兵力，更好的守住中东路。

此前张廷兰还兼任着东三省边防总指挥的职务。因此这次张廷兰向老张提出了新的建议，就是将边防和路防合二为一，成立东三省边防军，原本中东路沿线囤积了大量的军队，那是针对中国的。

现在铁路到了中国的手中，沿线再囤积那么多的军队就没有价值了，反而要在中俄边境上面加强防御，把威胁铁路安全的两头守住之后，中间部分用警察巡逻就差不多了，不必投入太多的正规军。而整个东三省同俄国的边境线长度超过四千公路。在这样漫长的边境线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冲突，必须加大重视的力度。

特别是俄国发生了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穿过了中俄边境，潜逃到了中国方面。那些俄国的散兵游勇也不断的抢掠中国的边民，如今奉军解决了中东路的心腹之患。就应该顺势把边患也解决掉。

“拙言。你的建议很不错，大帅也基本上同意了，不过中俄边境这么漫长，要想守住，需要的人马绝对不能少了，这个边防军该怎么配置。实在是一个麻烦！”

军队的编制一贯都是麻烦事情，不只要看实际的需要，还要考虑财力承受的范围，以及派系内部的平衡。的确是很伤脑筋的事情。

“按照我的估计，边防线上至少要安排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同时还要配属大量的边防警察，每天都要不间断的巡逻，这样才能保证基本的安全，但是显然目前奉军的实力还无法承受这种压力，但是边防军的数量也不能少于一万五千人，而且还要配属大量的骑兵部队，在黑龙江最好安排一支内河炮艇

舰队，负责日常的巡逻。”

杨宇霆也仔细思索了一下，发现张廷兰订的标准的确已经是最低的极限了，绝对不能再少了，不然根本没法承担边防的任务了。

“拙言，那依我看不如就以现在护路军的四个作战大队为基础，扩编成四个旅，其中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一个炮兵旅，骑兵部队负责重点地区的巡逻警戒，两个步兵旅在东西驻扎，阻挡俄国人沿着铁路攻击东三省腹地，炮兵旅下辖一个重炮团，一个山炮团，作为整个部队的后备军团，以及主要的火力打击力量！”

张廷兰也在不断的盘算，原本护路军主要就是从吉林的军队之中抽调的，现在如果固定变成了边防军，那么吉林方向的缺口肯定要大肆招兵补充，如果都补充齐全之后，张廷兰和张作相爷俩手握的兵力，绝对能够压过张作霖。

老张也不会坐视奉军内部失衡，他也必然会增加兵力，这样一来奉军大量的扩编已经成为了必然。当然张廷兰也很清楚，奉军也的确到了必须扩充的时候，俄国更多的乱局已经不远了，到时候奉军想要有所作为，就要有到境外作战的能力，同时还要有雄厚的兵力盯着日本人，还要抗拒北洋。

其实张廷兰已经有了一个构想，他和老爹张作相把注意力放在北方，利用俄国内战的时机，扩大奉军的生存空间，而老张则是坐镇奉天，安定住大后方。

“邻葛，暂时就按照你的计划办，不过我还有两点建议，第一就是把二十八师的编制重新利用起来，老二十八师是不堪用了，我们可以打着这个旗号，组建一支新兵师，同二十七师配合起来，作为守卫奉天的两大王牌力量。”

原本二十八师经历惨败之后，主要将官都被调离了，军队也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名头了，老张最初甚至想把二十八师番号撤销，不过考虑到日后扩军的需要，这个番号还保留着，现在张廷兰提议，将二十八师重新充实起来，正是好时候。

“拙言这个办法不错，要不让光凭着一个二十七师，想要威慑住日本人，实在是太困难了，尤其是咱们在中东路缴获又这么多，也有足够的财力扩充军队，军械我们有了，财力也有了，还有这个需求，扩军就是水到渠成。”

张廷兰提出这个建议，就不愁杨宇霆不答应，他接着说道：“第二条就是移民实边，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没有足够的百姓，光靠着军队守卫，消耗实在是太大，因此我建议今年东三省从关内引进移民的重点就是向中俄边境倾斜。移民完全采用大农场的模式，而且这些农场的民兵比例要更高，训练要更加严格，要让他们的战斗力达到二三线部队的程度，装备的武器也要和奉军主力装备一致。”

经过一年的运作，东三省的移民工作已经轻车熟路了，特别是去年大农场取得成功之后，这个政策已经得到了王永江的鼎力支持。现在张廷兰就要把农场推到边境地区，当然这些农场和内地的还是不完全相同，内地农场的民兵主要针对的是土匪山贼，而这里的民兵则是要面对俄国人。

他们要配合边防警察和正规军队，共同守卫边境的安全，要防止俄国人向中国境内流窜，当然这些军队的危险性更高，因此张廷兰也准备给予他们更优惠的条件。

“我也拟定了一些新的移民优惠条件，比如耕种十年之后，土地无偿归耕种者所有，政府提供无息贷款，提供优惠的农具和更牛，以后奉军要优先在边境地区建设中小学，修筑道路，设立医院等等，我想有了这些措施，一定会有民众愿意冒险到边境来生活的。”

张廷兰这次开出的条件比起其他地区已经优惠了一倍不只，杨宇霆看完之后，也点点头，说道：“民政的事情还要王省长定夺，不过我看这个条件已经十分优惠了，肯定会吸引大批的移民过来。然后派遣一些老兵，对这些农民进行全面的训练，平时让他们看守边境，这绝对是一个好办法。”

“我还有一个提议，就是边民要一律开枪禁，准许他们拥有使用枪支。”

从辽南叛变之后，张作霖就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就是严格的禁枪令，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维持地方的治安，同时打击土匪和地主武装，恢复东三省秩序，随着奉军剿匪规模的增大，禁枪令也推广开了，东三省腹地的民间枪械已经大幅度减少。

现在张廷兰主张解除枪禁，让边民可以拥有枪支，毫无疑问是在提升边境老百姓的战斗力，培养尚武精神，毕竟北极熊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民族，中国的边民屡屡受到欺凌，现在把他们武装起来，也是为了更好的抗衡俄国。

杨宇霆同意了张廷兰的建议，他马上就向张作霖汇报，而张廷兰则是开始动手准备了，原本四个加强团，现在扩变成四个正规旅，张廷兰手上的兵力一下子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尤其是炮兵旅的组建，更是奉军之中的头一个。

边防军的整体战斗力在奉军之中绝对首屈一指，有了这支部队之后，张廷兰在奉系之中的地位势必再次跃升，甚至一举压过了那些老人，当然要想扩军，就要有足够的中下级军官。

在这次战斗之中，奉军之中涌现了不少优秀的底层士兵，尤其是很多伤兵，他们只要恢复之后，就是一个部队的骨干力量，张廷兰想到了这里，就把手头的事务较低啊一下，到了医院之中查看一下战斗之中的功臣。

张廷兰刚刚赶到了医院，离着老远，就见到这里围了不少人，显得十分的热闹。

第三百一十二章专题宣传

“同学们，奉军将士血战俄军，收复中东路，是前所未有的壮举，为救百姓，多少士兵受伤，甚至牺牲，这就是当世的岳家军。任何一个热血青年，只要有志报国，就应该加入奉军的队伍，大家说对不对！”

“对，对！我们要投军！投军！”

为首一个学生带着这些学生都涌向了对面不远的征兵站，奉军战斗伤损很多，加上又要扩军，因此招收新兵的工作早早就展开了，只是一下子三五十名学生都涌了过来，一下子把征兵点给围住了。

这可不是后世大学生遍地的时代，毫不客气的说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比后世大学生稀缺，哈尔滨城中能上得起学的青少年也不过几百人，现在一下子涌来了三五十人，让负责站点的老兵也有点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而且这些学生赶了过来，又带动了不少看热闹的，一下子就为了一两百人，张廷兰一看这种情况，急忙让侍卫长沈华分开了人群，他来到了中间，在场的学生并不认识张廷兰，但是一看他身上的军装，再加上一身的气度，就知道他是一个负责的军官。

因此好几个学生就主动的央求张廷兰，“长官我们都想投军报国，您就收下我们吧，我们一定好好表现，绝对不给奉军丢人。”

张廷兰满脸含笑，扫视了一下这些学生，有的人年纪稍微大一点，不过不少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甚至更年轻，他们愿意参军固然是好事情，军队之中正缺少有文化的青年，但是也不能不管一切。全都收下。

因此张廷兰笑着说道：“同学们，能不能和我说说，你们为什么想要参加奉军？”

“长官，我们是广益中学的学生，奉军和俄国鬼子战斗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同学被困在了学校之中，大火蔓延，眼看着同学们都要丧命了，是奉军士兵救了我们。刚才同学们一同去看了我们的救命恩人，他现在还处在昏迷之中。身上都被严重烧伤，同学们十分感动，我们也想要加入奉军，做一个为国为民的真正战士，长官您一定要答应我们啊！”

张廷兰早就听到孙安虎提起此事。还准备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典型，进行报道和宣传。现在又有学生们主动参军。看来奉军的形象至少是深入了哈尔滨人的心中，绝对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同学们，你们想投军报国的心情我十分理解，而且我们的军营之中，也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你们愿意主动投军。足见你们是热血青年，有理想，有血性，更有担当。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咱们国家的希望，只要年轻人生生不息，中国早晚都是强大起来！”

这些年轻人全都涉世不深，一听张廷兰的赞美，脸上都不自觉的涨红了，眼睛之中闪出了激动的神采。

“不过军队也有军队的规矩，我们也有招收兵源的标准，年龄最低限度是十六岁，还要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缺陷。我想在场恐怕有些同学还没有达到这个年龄，军队不是儿戏的地方，肯定不能收你，大家完全可以等到年纪够大了，再来投军。”

张廷兰说完之后，在场不少年纪比较小的学生脸上都露出了失落的神色，那些年纪达到了标准的则是喜笑颜开。

“同学们，我还想向大家说清楚一点，想要报国，军队是非常好的去处，但是并不是唯一的去处。国家的强盛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大家在做出抉择的时候，也要仔细想清楚自己的爱好和长处。擅长理工类的，就要努力做一个技术人才，设计出更好的武器，制造出更精密的机器，军火武器上面每一点进步，都会减少成千上万的士兵死伤，同样的道理，学医学也是如此。当然大家也可以学着投资经商，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增加政府的收入，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发达，大家觉得对不对啊？”

张廷兰其实很清楚，这些学生多数都是一时的冲动，并没有做好最后的抉择，因此出动提出让大家多考虑一下，有些学生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年人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几步走到了学生们的近前，声色俱厉，指着为首的学生，大声的说道：“王岳中，你知不知道自己再干什么，你是在把同学们领上不归路，去充当炮灰，你平时成绩不错，前途远大，怎么能走上邪路啊！”

这个人一开口，不只是在场的学生和百姓，就连张廷兰都把眉头皱了起来，当众说这些学生是要充当炮灰，这不等于是当着秃子骂和尚么，简直有些太过分了。

“朱老师，我们是投军报国，不是充当炮灰，而且我们要是不知道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就会完蛋，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愚昧，糊涂，你们在学校里面，读书明理，就应该知道想要救这个国家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你们更不能被别人利用了。就拿中东路来说，这是俄国人修筑的铁路，他们投入了资本，中国人什么都没有付出，现在却想据为己有，这是多么可耻的事情，道理上面根本讲不通，那些政府的高官，他们光想着从老百姓身上占便宜，现在居然昏了头，想要抢列强手中的东西，这是以卵击石，是早晚都要完蛋的！”

这位朱老师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还要继续说下去，这时候人群之中有人站了出来，厉声说道：“你说这话，还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良心，还知不知道做人的底线，学生们要杀敌报国，你说他们糊涂，难道还要屈膝降敌，当一个秦桧不成？”

站出来说话的这个人三十来岁，一身的书卷气息，带着金丝眼镜，不过一开口可没有丝毫的斯文之色，反倒是疾言厉色，直接指责朱老师是汉奸。

朱老师一听他的话，也把眼珠子瞪圆了：“这有朋友，看你也是读书人，现在最讲究理性二字，这爱国也要有理智，汉奸未必就会误国，那些所谓的英雄也未必不会损害老百姓，奉军无故抢夺中东路，只会埋下祸根，日后俄国大军杀来，东三省兵连祸结，那时候我们后悔就晚了！”

“什么叫无辜抢夺中东路，这话简直是岂有此理。中东路虽然是俄国投资修建的不错，但是这条铁路下面埋葬了多少中国工人的尸体，又抢走了多少中国的财富，俄国人靠着中东路，掠夺的资源，足够修建十条这样的铁路了，而且这些年以来，有多少无辜的百姓都被俄国人迫害了，现在收回铁路，是名正言顺，你现在这么急着给俄国人说话，才不知道是安得什么心思？”

“还能安得什么心思，姓朱的从小就在俄国人的教会学校读书，俄国人就是他的亲爹，现在死了那么多爹，他能不急着嚎丧么，要不然也对不起他的身份啊！”这时候在一旁了解朱老师底细的人已经开始揭他的臭底儿了！

“哼，我读书做学问，是堂堂正正的事情，倒是你们这些人，才是被那些军阀政府收买了，甘心充当鹰犬走狗，张牙舞爪的，早晚你们会有后悔的时候。”

“鹰犬走狗？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扣上了这个罪名啊！”这个中年人冷笑着说道：“在下叫邵飘萍，我骂袁世凯的文章能堆积成山，恐怕还没有谁能收买了我。”

张廷兰一直在一旁看着，后来站出来的这个人正是在记者会上向张廷兰发问的记者，邵飘萍也堪称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他因揭露北洋政府恶行而名扬于世，后来触怒了张作霖，被老张给枪毙了。

只是造化弄人，没想到现在他竟然站出来，给奉军说话，实在是太有趣了。他这么一报名，朱老师也彻底没词了，人家的牌子更大，骂人骂得更凶，二者的差别，就好像藏獒和京巴一样，朱老师赶快夹着尾巴逃走了。

“邵先生，久闻大名啊。”

“张督办收复中东路，堪称壮举，华夏大地，年轻人当中，您是真正让我钦佩的人，飘萍以往有失礼之处，还请您原谅！”

“邵先生，咱们好像没打过交道吧？”

“张督办，在一年之前，您写过文章，纪念袁世凯，在下不自量力，还写过文章反驳，言语之中刻薄尖刺，自以为得计。现在一看，张督办一力收复中东路，实在是当世的英雄，至于对袁公的评价，无非立场不同，飘萍实在是不该恶语相加。”

张廷兰一听邵飘萍如此坦诚，也点点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邵先生这次到哈尔滨，是有什么打算呢？”

“自然是准备采访一下中东路的始末，让全国的同胞都知道奉军收复路权的壮举，多少年来，中国都没有这么涨志气的事情了，能预见督办，我正想采访您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赏脸？”

“邵先生，中东路的归属最后还没有确定，您现在说收回，稍微早了点，容易引起误会，另外如果邵先生有兴趣，咱们不妨一同看望一下伤兵，我想在他们身上，有更大的新闻价值。”

第三百一十三章谁之罪

张廷兰和邵飘萍他们刚刚走到医院门口，就见到两个士兵抬着一具尸体快步的跑了出来，他们的眼圈都萦绕着泪水，又一个士兵牺牲了。在这场战斗之中，奉军轻重伤员超过了两千人，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奉军的医疗极限，甚至也超过了哈尔滨的承受能力，几乎所有医院都住满了伤员。

但是这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只有危重伤员才能住医院，轻伤员全部在军营里面处理，另外一些伤势过于严重的，也只能忍痛让他们少受点痛苦，尽快离开这个世界。

说起来能做到这一步，还和张廷兰大力推动医疗建设有关系，要不然会有更多伤员死亡，就是这样，医院里面的重伤员会不时会离开大家，只不过所有的医生护士都要把悲伤藏在心里头，他们必须利用最快的速度，尽可能多的挽救生命，其他的什么都顾不上了。

邵飘萍看到了抬出来的士兵之后，紧走了几步，轻轻的撩开了白布，只见一张苍白而年轻的面孔，看样子还不会超过二十岁，这个士兵模样十分清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邻家的大男孩一样。

他的脸上十分安详，没有什么痛苦的表情，但是看在眼中，就让人有一种心碎的感觉，邵飘萍只觉得无比的压抑，甚至都有些窒息的感觉。

“先生，他是一个好兵！在战斗中，他至少打死了五个俄国人，还最先冲进了总督府，受伤之后，一直挺了六七天，虽然他没有最后挺过去，但是也是好样的！”

一旁的士兵轻轻的诉说着。生怕惊动了死去的兄弟，邵飘萍此时受到的震撼也是难以言说，他已经不忍心再去看那个年轻的面孔了，两眼之中不断的滚出无声的泪水。

作为一个博览群书的文人，邵飘萍对于战争的理解其实还没有超过演义的范畴，他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生命的逝去。

想要收复国家主权，靠的是这些士兵抛头颅洒热血，靠的是无数民众的默默奉献，不论文章多么瑰丽。不论口号喊起来多么气壮山河，但是都是比不过眼前的默默无声。

现在邵飘萍才明白张廷兰为什么要让自己看看这些普通的士兵百姓，他们的确比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人物伟大多了。

整个医院从里到外，甚至连过道上面都住满了伤员，他们进来的时候。门口一张病床上的病人正准备离开，一旁的护士不断的向他介绍如何换药。还有各种注意事项。

这个伤员看年纪四五十岁的样子。背有些驼，脸上满是深刻的皱纹，一条袖子已经空空荡荡的了，另外一只手里头还提着药物。

邵飘萍快步走到了他的近前，低声问道；“这位老哥，你是干什么的。怎么会受伤了，能和我说说不？”

这个伤员还有点胆怯，不过一看邵飘萍也没有恶意，后面还跟着几个军官。他也就放松了不少。

“俺就是哈尔滨总工厂的工人，打仗的时候，俺和工友一起帮着抬担架来的，有一发炮弹在俺的身边爆炸了，这条膀子就没了，俺当时还以为要死了呢，没想到还被送到了这么好的医院里头。俺和他们都说了，把床位都留给

士兵吧，俺也没干啥事，占着位置，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老哥，为了对付俄国人，您都失去了一条胳膊，哪能没有资格呢！”

“不一样，不一样，你们上等人都不知道俄国人怎么欺负人啊，他们把咱们的工人吊在柱子上面，往死里打，多少人都被他们欺负死了，现在当兵的能干正事，对付这帮大鼻子，我们做的应该做的事情，就算把命都扔出去都是应该的。那些当兵的才不容易呢，年纪轻轻的，就要和俄国人拼命，俺亲眼看见了，有一个士兵在拼刺刀的时候，肠子都被划出来了，还和俄国人滚在一起呢，我这丢了一个胳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老哥，那你说咱们受了这么大的损失，和俄国人拼命还值得么，难道和平不好么？”

“值！怎么不值！”说这话的时候，这个伤员不自觉的把胸脯挺了起来，大声的说道：“俺们不懂别的，但是也知道俄国人赖在了咱们的土地上，不把他们赶走，俺们的子子孙孙都要当奴隶，都要受国人欺负，给他们下跪当奴才，就冲着这个，再死多少人，我看都值得！”

听着这个小老头儿的话，邵飘萍分外的感慨，看看眼前这个工人，再想想刚刚那个朱老师，算是彻底让他明白了仗义每多屠狗辈的道理。多少文人读书越多，良心却越少，明明是强词夺理，颠倒黑白，但是他们还能说的振振有词，想想这些人的嘴脸，甚至让人作呕。

邵飘萍从兜里掏出了十几块大洋，一下子都塞进了这个工人的手里，“老哥，您拿着这点钱，买点肉什么的，好好养养身子！”

“您快拿回去吧，穷人命贱，身体结实着呢，头两天工厂的人过来告诉我了，工钱都给涨了，而且还给俺安排了看门的活，也不累，挣钱还比以前多了不少，俺能自食其力，这钱俺真的不能要。”

老工人说完之后，颤颤巍巍的离开了医院，看着他的背影，邵飘萍突然有种五味杂陈的感觉。

“张督办，我们很多文人都说民智不开，要教化百姓，要宣扬新思想，可是到了今天，我才发现，原来需要受教育的这些人是我们，越是底层的百姓，就越知道是非对错。邵某以往以抨击时弊为荣，自视甚高，不过现在一看，我才是百无一用啊！”

“先生不必如此，文人也有文人的价值，只要良心摆正了，就值得尊敬！”

“只是有良心的文人太少了！”邵飘萍说道：“我这次听说收复中东路的事情之后，立刻北上，但是就要不少文人都在议论纷纷，多数都在指责奉天不自量力，挑衅列强，是以卵击石，自寻死路，和那个朱老师说的没有太多的差别。”

对于这种事情张廷兰早就清楚，他冷笑了一声：“邵先生，你发现没有，现在的文人有一种精神分裂的现象，**，要被骂卖国，政府强硬了，他们说自寻死路；天天赞美西方文明开化，但是却对西方人在我们土地上横行霸道，抢掠无数视之不见；政府做事情是盘剥老百姓，不做事情就是不管民众死活，反正怎么说，道理都是他们的。”

张廷兰自嘲的笑了笑，然后说道：“奉军为了推广识字，大量的使用了拼音，有多少文人都站出来骂街，说抛开了传统文化，是在扼杀文化传承，其实我还有更激进的措施准备推广呢，那就是逐步推广简体字，只怕到时候挨

骂就更多了。但是邵先生您注意过没有，同样是骂拼音的这伙人，转过头就说要抛弃汉字，要全盘西化，引入西方的字母文字，能提出这种建议，他们能是真心爱护传统文化么？”

面对张廷兰的问题，邵飘萍也一下子傻眼了，原本他并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可是现在张廷兰这么一说，他顿时就清醒了过来，的确近年来总是出现一些截然相反的东西，中国的文人似乎真的精神分裂了，把双重标准玩到了极致。

邵飘萍痛苦的想了想，然后说道：“张督办，这或许就是旧士大夫空谈误国的做派，我们这个老大帝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太多，流毒太重了，只要革新文化，或许还有变化的希望。”

“这话恐怕不对，同样的儒家经典，有汉唐的盛世，也有宋明文治的辉煌，最后沦落到了满清，国家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同样的孔孟之道，怎么各个朝代都不尽相同，其实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愿闻高见！”

“文化没有罪，罪在传承文化的人身上，尤其是当少数人垄断了文化之后，他们就和这个国家脱节了。”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这个话题在后世也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甚至还有国学热潮，那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东西又都翻了出来，到底是西化，还是走向传统，一直存在争论。

其实这种争论就始于民国，张廷兰也在努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经过反复的思考，张廷兰算是有所领悟。

“邵先生，在中国古代，识字的人数最多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左右，而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就需要从这些极少数的读书人之中选拔官员，即便是当不了官，这些文人还能当师爷，文案一类的清闲工作，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甚至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能走他们的老路，继续这样舒服下去，所以他们就会鄙视体力劳动，反对科技发展，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的利益冲击。

尤其是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些文人其实十分有把握，打天下靠武将，治天下靠文人，不管谁当权，他们都能继续做官，享受特权。有了这个把握之后，他们还会誓死抵抗外敌么，因此不论是宋末，还是明末，文官集团之中汉奸辈出，争相卖国，官越大，卖国就越痛快。要想破解这个难题，革新文化是缘木求鱼，最关键的是要普及知识！”

第三百一十四章俄军来犯

其实民国的情况和以往的历朝历代没有多少差别，都是读书人是极少数，他们的地位十分清贵，但是由于天下大乱，实际权力却是掌握在各地的军头之中，因此这些文人就拼命想要夺权。

以往打着孔孟的外衣，但是现在中国被列强踩在了脚底下，孔孟的旗号失去了色彩，这帮人就转而打起来西方的旗号，鼓吹新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其实不论是西化，还是中化，都能出现盛世，这一点张廷兰并不否认，但是这个变化必须由多数人主导，少数的知识分子只能起一个引领作用，而不能让这些少数人给把持了。

“知识文化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他们顿时就变得清贵起来，只靠着一张嘴就能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这些人就不会去做技术工人，不回去搞科研，甚至说他们不愿意把列强赶走，不愿意国家真正的富强，因为只要中国变化，必定读书人会大量增加，对他们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社会上有些商人给西方人办事，靠着洋人活着，这些人叫做买办，同样在文化领域里面也有一些，打着鼓吹西方文化的口号，在牟取私利，这部分人应该被称作文化买办。他们的目的不是消灭贫穷和落后，相反是在消费贫穷落后，靠着这个来维持自己舒舒服服的小日子。”

如果说在以往听到这种话，邵飘萍一定会马上驳斥，还会不断的写文章声讨，可是到了今天，他亲眼目睹了一些东西之后，再去和张廷兰所说互相印证，不管有多少排斥。他都不得不承认张廷兰说的有道理。

邵飘萍痛苦的抱着脑袋，蹲在了一边，默默的陷入了沉思之中，张廷兰之所以愿意和邵飘萍说这些，是因为张廷兰知道这个人和那些传统读书人不同，他有良知，能够仗义执言，还有硬骨头。

对付那些垃圾文人，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张廷兰当然不能时刻的冲在第一线。因此必须收编一些有良知的文人，利用文人对付文人。当然这么做的主要目的还是针对广大的青年，让他们找到正确的路子，避免被那些垄断话语权的垃圾迷惑，进而吸引更多的英才为奉系服务。

至于那些自私自利的文人。只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早晚都会被淘汰掉。好半晌。邵飘萍终于站起身来。冲着张廷兰深深鞠了一躬。

“张督办的一席话，如同黄钟大吕，以往邵某走上了一条邪路，还不自知，实在是惭愧啊！”

“邵先生，有些事情并没有对错之分。关键是站在了什么立场上说话。新闻尤其是如此，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要站在大多数穷人的立场上，要去宣扬那些真正为了国家奉献的小人物。充当多数人的喉舌，这才是一个优秀记者的社会责任。”

“没错，多谢张督办指点，邵某的报道就从这里开始改变，就报道这些士兵和工人，赞颂他们的英雄和伟大！”

邵飘萍说到这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轻松，他们又接着往里面走，来到了烧伤病房，这里面有躺着六位被烧伤的战士，在最里面的一张床位旁边，正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手中拿着温热的毛巾替病床上的士兵擦脸。

她的动作十分轻柔，一丝不苟，生怕弄疼了对方，张廷兰他们赶到之

后，医生也赶过来给士兵们换药。
有几个意识清醒的士兵看到张廷兰赶来之后，一个个都十分激动，挣扎着要给他敬礼，不过张廷兰都连忙摆手，让他们不要乱动。
“大家都好好养伤，听从医生的指导，赶快把身体都恢复了，咱们奉军正在扩编，正需要大家伙呢！”
说完之后，张廷兰又对着医生说道：“战士的情况都怎么样，情况危险不？”
“其他战士的情况基本平稳，只有最里面的林朔情况比较严重，他的烧伤面积最大，至今还没有清醒过来，不过我检查过了，他的求生意志十分顽强，应该能挺过这一关。”
“他一定会没事的！”那个女学生仿佛自言自语一般的说着：“他是一个英雄，要是没有他，我们十几个同学都会死在火海的，英雄就不会被这点小伤击败的，医生您说对不对？”
她突然开口问道，医生也急忙点头：“没事的，一定能恢复过来，你是一个好姑娘，老天爷都会帮着你们的！”
听到医生的话，小姑娘的脸色微微有些泛红，显然听出了其中的异样，张廷兰笑着说道：“没错，一定要有信心，等他康复之后，我还准备给他授勋，一个战士因为杀人而立功，因为救人也同样能立功，杀的是敌人，救的是自己的百姓。”
张廷兰查看一下，然后就退了出来，把医生叫到了身边，然后问道：“医院现在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全都和我说，我一定尽全力解决！”
“主要还是药品和医生的问题，我们医院以往最多就收治过十几个病人，现在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倍，真有些承受不住，而且最关键的是药物严重不足，很多士兵的手术都没有足够的麻药。”
“从奉天早就起运了一批医疗用品，包括酒精纱布之类的东西，已经到了哈尔滨，马上就能发给医院，其他的药品也在采买，很快就能送到，唯有医生比较麻烦，咱们东三省本来就缺乏医生，现在能抽调的差不多都抽调了。”
奉天和协约国签订过供货协议，随着商品数量扩大，一些医疗用品也纳入了其中，包括酒精，纱布，刀具，消毒水等等，这些东西原本要运到俄国，现在自然不需要了，全部给了奉军的伤员。
张廷兰还积极争取过药物生产的授权，不过列强死活不同意，药物涉及到化学工业，而且利润实在是太丰厚了，列强绝对不愿意奉天分一杯羹，所以只能尽量采买。
“督办，既然奉天这么缺医生，我马上就去写文章，往京津上海等地发表，希望能招来一些医生，然后再鼓励大家捐赠药物，也算是为了奉军的将士做点事情吧。”
“那我可要代表这些士兵感谢您了！”
“应该的，我手无缚鸡之力，不能上阵杀敌，只能尽微薄之力，让这些英雄少受一点苦。”
离开了医院之后，邵飘萍就急忙告辞，他立刻准备写文章了，一是要报道收复中东路的这些功臣，二是要号召各地医生北上，救治这些功臣。
有了这样一杆大笔帮忙，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越来越多的国人知道中东路回到了自己的手上，奉军击败了不可一世的俄国人，维护了国家的

主权，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全都陷入了疯狂之中。

立刻就有人组织游行，支持奉军的行动，要求北洋政府尽快彻底收复路权。还有一些学生看到了有关那些士兵的报道，他们也无比振奋，奉军的形象瞬间就高大起来，有的学生干脆打点行囊，直接北上，准备参与到保卫中东路的行动之中。

不少民众也站出来捐赠急需的药品，京津一带有几位名医也挑头组建医疗队，共同赶往哈尔滨，一下子中东路就成了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大家都迫切的关心着这条浸透了中国人血泪的铁路，想要知道铁路最后的归属。

而此时的张廷兰已经带着大军，赶往了绥芬河，就在奉军刚刚稳定了哈尔滨之后，俄国方面就传来了警报，远东的俄军，一共超过一万人从海参崴等地出发，准备攻击绥芬河，然后夺取中东路的控制权力。

另外还有一支俄军偏师，从赤塔等地出发，试图攻击满洲里，在中东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准备第一时间就出动兵力，不过由于国内局势混乱，严重拖延了出兵的时间，因此只能拖到了现在，奉军已经稳定了铁路的情况，他们才慢悠悠的出动。

不过既然俄军军队进犯了过来，奉军就绝对不能客气，张廷兰将手头的事情暂时交给了杨宇霆，然后就带领着护路军的主力向绥芬河赶了过来。

现在调兵的时候，就体现出了中东路的价值，中东路是标准轨铁路，运输能力很强，一列火车能拉一千多人，加挂了车厢之后，一次就能拉一个团的人，这个效率远不是那些马车能比的。

孙安虎坐在火车上面，笑着说道：“总司令，这火车就是好，几百公里的道路，以往靠着两条腿，要跑大半个月，而且还累得要死，现在一两天的时间，就赶到了，而且士兵们还没有什么劳累，到了之后，就能立马投入战斗之中。”

“没错！”姜登选也笑着说道：“不只能运人，还能运重炮武器，以往那些重炮运输多困难啊，还要拆开，分成一堆零件，靠着马车运输。现在装进车厢，就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了，咱们的重炮团都能快速机动，一定要让俄国人好好尝尝咱们的厉害！”

“嗯，的确如此，等把中东路彻底掌控起来，咱们就大修铁路，咱们手上有了京奉铁路，还有了中东路，就差长春到奉天的这一段了，现在还要走日本人控制的满铁，早晚咱们要用自己的铁路，把两地连接起来，那样东北全局就活了！”

第三百一十五章打出国门去

中东路被俄国人视作通向不冻港的重要通道，规划建设的时候，花费了相当大的心血，设计运输能力也很强，可是日俄战争之后，南线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部分到了日人中，这样中东路的运力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加上俄国管理不善，贪污严重，使得中东路交通大动脉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目前每天从哈尔滨开出的列车才不过八对而已，至于到绥芬河和满洲里的列车数量就更少了，而且这些列车多数运的是走si货。

现在中东路易主，中俄之间关系紧张，黑市贸易几乎陷入了停滞，中东路运输更是严重减弱。不过张廷兰在拿下了中东路之后，就制定了新的管理章程，从京奉铁路的管理层抽调人员，迅速接管了中东路。

张廷兰已经下达了命令，要对中东路进行全面的维修养护，不惜血，要快速增加铁路的运输能力。当然这不只是张廷兰的一厢情愿而已，主要是中东路联络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潜在的运输需求十分巨大。

特别是随着大量的移民进入东北，这条铁路就更重要了，东蒙等地的牛羊矿产需要运到内地，内地的工业品粮食也需要运送到边疆地区，一来一往之间，需要开行的火车数量就需要极大的增加。

保守估计，每天从哈尔滨开行的列车要达到二十对以上，比以前翻了一番还多，按照张廷兰的想法，这个数字最好再翻一倍，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不过由于奉军还缺少足够的机车，也没有更多的车厢，这已经是极限了，如果再多就超出了承受能力。

下一次中东路的运力大爆发就指望着哈尔滨总工厂了，张廷兰已经下令将总工厂更名为哈尔滨铁路车辆总公司，邝景扬被任命为总经理，只要能够自行生辰铁路机车，那么中东路必然还会登上一个台阶，其实不只是中东路，到了那个时候，东三省也有了自己修建铁路，管理运营铁路的钱。

鞍山钢铁厂生产铁轨，然后再能生产机车，这两者结合起来，列强就可以滚蛋了，没有他们插铁路的必要了。

“以往俄国人把中东路看成他们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附属品，可是这条铁路到了我们的里，就变成了连接吉黑两省的交通命脉，定位不同，发展的效果也不相同，中东路势必在我们的里大放异彩。”

“总司令的没错，现在一看收复中东路实在是太英明了，咱们东三省的发展就有了希望啊！”

大家都是信心满满，笑语欢声不断，军列在轰鸣声之中，驶入了绥芬河，秦威率领着主要的军官等在绥芬河火车站，迎接张廷兰。

虽然只有十来天不见，但是双方再度见面，都感慨颇多，短短的时间之内，盘踞在中国的一万多俄军被消灭了，中东路重新回到了中国的中，前后差别可谓是天壤之别。

尤其是奉军经历了这场战斗的考验，整体的面貌焕然一新，无论是军心士气，还是军容面貌，都有了极大的改变，每个军官身上都萦绕着骄傲的光环，xiong膛挺大高高的，眼神之中流露出一种自信的神采，看起来就有了一种强军的感觉。

争权夺利的内战打不出一支强军，只有保家卫国的战斗才能激发军人身

上的血xing，才能塑造军魂。

“弟兄们快速消灭了俄国守军，又把这道国门看住了，功劳不小啊！”

“总司令，能够收复中东路，是所有军人的荣耀，我们不敢居功，如果有功劳，那都是战死的弟兄的，没有他们的牺牲，也不能这么快把铁路拿下来，在战斗之中，一共有二百三十七名士兵牺牲了！”

张廷兰点了点头道：“我已经和大帅请示了，牺牲的战士一律优待，重伤致残的战士帮着解决生活问题，所有立功的士兵都要奖励，等到战事完全结束，咱们就召开表彰大会。”

听到张廷兰的话，在场的军官都十分满足，毫无疑问这是对他们收复中东路的巨大肯定，这正是士兵们最需要的，因此大家都相当的振奋。

张廷兰又问道：“现在俄国人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反扑的举动没有？”

“有，这些天总有零星的俄国士兵袭扰我们的边境，还试图绕过边境线，破坏咱们的铁路线，不过都被咱们的士兵及时发现了，另外有些俄国的移民和商人也在蠢蠢玉动，我已经派遣了军警看管起来，最近俄队调动频繁，看来大有夺回中东路的态势，边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放心吧，我带着大军过来，就是要给俄国人一个教训，他们既然想找死，咱们奉军也不是吃素的，绝对让他们有来无回。”

有了张廷兰坐镇，秦威肩头的压力顿时就消失了，他们陪着张廷兰快速赶到了下榻的官邸，经过简单的休息之后，所有负责军官全都聚集了过来，远东地区的作战地图也摆在了大家伙的面前。

姜登选负责向大家介绍俄军的情况：“总司令，诸位，根据情报显示，俄国人一共在远东地区边疆地区抽调了一万多名士兵，主要囤积在伯力到海参崴一线，其中海参崴是重点，他们随时可能攻击绥芬河地区，我们必须做好迎战的准备。”

秦威接着道：“绥芬河同对面的俄国边境区一共有五十多里的边境线，需要防备的点不少，我已经派遣了部队，严防死守，防止俄国人偷袭，另外在绥芬河地区，我们也构筑了防御工事，只要俄国人攻击，我们绝对有把握击败他们。”

张廷兰看了看情况，然后微微摇了摇头，道：“秦团长守卫力量安排的再严密，这也是一个挨打的架子，等于错失了战争的主动权。我不赞成这么做，我们要主动出击，虽然要以防守为主，但是我们必须采取积极防守的态度，不能被动挨打，要争取把战火烧到俄国人的地盘上！”

一听张廷兰的话，在场的众人全都感到了巨大的震撼，奉军和中东路的俄军开战，包括现在保卫中东路，这都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大家可从来没有想过奉军要到俄国人的地盘上作战，俄国人可是不折不扣的列强，维护自己的主权和主动攻击俄国的领土，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虽然打赢了中东路的战斗，但是大家还没有狂妄到奉军就此超过了俄国人，这不是痴人梦么！可是张廷兰的话却颠覆了大家的观念，要主动攻击俄国人，简直超出了大家的理解极限。

“大家要注意一下，俄国人要想对奉军作战，应该主攻的方向是西线，也就是满洲里，那块距离俄国最近，但是这次俄国人却把重点放在了绥芬河，这是不是很反常？”

所有人听到这里之后，也都点了点头，张廷兰的一点都没错，俄军的举

动的确有些不正常。

“道理也很简单，就是俄国人在虚张声势，他们国内一团乱麻，临时政府正在准备镇压多数党的代表大会，双方冲突在即，东线俄国同德国还在战斗之中，俄国人抽不出一点兵力，所以他们无力在满洲里方向囤积大兵，现在攻击绥芬河的兵力也主要来自海森崴，所以俄国这个敌人看起来很强大，但是现在却是最虚弱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原大家伙摄于列强的压力，并没有往这个方面想，现在张廷兰点醒了大家伙之后，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

“总司令，您的意思是要主动出击，攻打海森崴么？”孙安虎笑着问道。

张廷兰则是急忙摇头，开玩笑，虽然知道俄国人是虚张声势，但是奉军要主动攻击海森崴，肯定会惹恼俄国，那里可是俄国在太平洋最后的据点，哪能出问题啊。不只俄国人会发疯的，整个协约国都会折腾起来，日人也不定会跳出来，利用列强的不满，趁机对奉军动。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张廷兰就是玩火自残了，而且俄国这个民族十分有意思，平时他们会在酒精里面醉生梦死，但是一旦感受到了威胁，他们就会奋起反抗，变成最顽强的战士，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当然张廷兰也不会放过海参崴这个据点，只是现在的时间还不合适，至少要等到十月之后，那时候俄国彻底天下大乱，而且列强绝对不会站在俄国一边，奉军也就有了火中取栗的机会。

“大张旗鼓的攻击海参崴政治压力太大，而且容易激怒俄国人，让他们抛开分歧，万众一心，另外海参崴是俄国重点经营的据点，守卫力量十分强大，凭着我们的兵力也拿不下来。我的意思是俄国人能袭扰咱们，咱们也能主动袭扰他们，我们的士兵可以跨过越过国境线，打着沙皇残部的旗号也好，打着多数党的旗号也好，咱们也大肆的抢掠他们，逼着俄军和咱们决战！”

张廷兰的办法是成最小，风险也最少，但是收益却最大的，现在俄国缺衣少食，民生凋敝，如果再有奉军的袭扰，后勤不保，他们肯定承受不住。

“总司令，这是要咱们奉军干回老行啊，以前烧杀抢掠自己人，那不是什么关荣的事情，可是抢掠俄国人，咱们可没有一点顾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孙安虎主动请令了，作为一个老牌的土匪，孙安虎对杀人放火的事情实在是太在行了。

“老孙，我看你不能光盯着俄国老百姓，他们边境区也没有几个人，抢不了多少钱，我琢磨着咱们是不是该抢劫铁路啊！”秦威也受到了张廷兰的启发，急忙道：“既然俄国人要开战，他们一定通过铁路，大量向海参崴输送物资，咱们把物资抢到中，这样不正好能打击俄国的士气，削弱他们的战争潜力么！”

“没错！”张廷兰笑着道：“就是要大家放抢掠，俄国人在铁路沿线有不少居民点，还有工厂，能抢就多抢一点，能够极大的牵制俄队，另外必要的时候，咱们还能把西伯利亚大铁路给掐断了，这是俄国人的命脉，只要受到了一点威胁，他们就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张廷兰的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赞同，虽然张廷兰下的士兵都是新军，原来土匪出身的军官士兵都几乎没有了，但是或许基因如此，这帮人身上都有了匪xing，一听要抢劫俄国人，都摩拳擦掌，跃跃y

第三百一十六章铁道游击队

格罗捷阔沃既是一个火车站，又是一个小镇，小镇是以俄国步兵中将伊普格罗捷阔沃命名的，对面就是中国的绥芬河，同绥芬河一样，这个小镇也是靠着火车拉来的，随着中东路的修建，小镇才越来越兴旺。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冬天，堪称小镇最繁荣的时候，中俄之间黑市贸易越来越兴旺，大量的物资流过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俄国商人等待这里，将手中的黄金送给中国人，同时换回比黄金更珍贵的粮食。

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商人云集，不过小镇的繁荣注定是短暂的，随着奉军向中东路的俄军发动了攻击，铁路线也被掐断了，中俄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似乎就在眼前，那些俄国商人也在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

小镇重新恢复到了宁静，不过小镇的居民都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而已，俄国政府已经几次发出了警告，要求中**队交还中东路，并且对俄国方面赔偿道歉，不然俄国就会采取军事行动。

俄国人嘴上这么说的，行动也是这么干的，已经陆陆续续有不少粮食和物资运到了小镇，囤积了起来，很显然俄国人也懂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

夜色朦胧之下，在距离小镇五公里左右的地方，一支二十几个人的小股部队，正在快速穿过森林，直奔着小镇昏黄的灯光而去。

“头儿，俄国人会不会发现我们啊？”

“乌鸦嘴，发现了有怎么样，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来的时候不是专门交代了战术了么。咱们又不是来拼命的。”张贺年满不在乎的说道。

越来越接近森林的边缘了，只要在趟过一条小河，就能进入小镇一千米的范围之内了，这次他们一共携带了两门迫击炮，就可以给俄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河对岸出现了几个火把，原来是俄国的哨兵走了过来，正在这时候一个奉军士兵突然踏在了一根枯枝上面，树枝崩裂了，传出了细微的咔嚓声。

几个巡逻的俄国兵迅速警觉起来。他们向着树林的方向看过来，其中一个人举起了手中的步枪，随即就是一声清脆的枪响，枪声响过之后，树林里面突然飞起来几只野鸡。扑棱扑棱的乱飞。

这是在东三省最常见的东西了，其他几个俄国人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似乎是在嘲笑伙伴的胆小。他们看了看，然后就放心的走开了。

这时候树林里面提心吊胆的奉军士兵才把心放了下来，张贺年这时候把头上的狗皮帽子摘了下来，在帽子的上面，有几根毛都被烧没了。刚才的那一发子弹正是贴着他的帽子过去的，只要再矮一厘米。张贺年的脑袋只怕就要被开了。

“头儿，您真是临危不乱啊，要是我们早就吓死了，肯定叫着开枪了。您真是一条汉子！”

“妈的，老子哪想到俄国人能蒙的这么准。”张贺年骂道：“当时他开枪的时候，老子还以为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呢，大家伙都给我听着，一会儿都给我好好买卖力气，往死里整这帮俄国人！”

“放心吧，我们一定不客气。”

张贺年带着其他人出了树林，趟过了小河，现在这个月份，河面刚刚解冻不久，到了晚上，岸边上还有一层冰碴，踏进去之后，冰冷的河水一下子让所有人都打了一个冷颤。

不过好在河水刚刚过小腿肚子，大家快速过河之后，就离着小镇越来越近，两门迫击炮也都被准备好了。现在天色已经很晚了，普通人家早就没有了光亮，只有车站还有一丝光，迫击炮也就瞄准了灯光的方向。

“准备，放！”

一声低沉的命令传出，六枚炮弹划过优美的弧线，先后砸到了火车站之中，这些天以来，不断有物资运过来，因此车站两旁都有不少仓库，还有一些工人在看守着。

这一天负责守卫的士兵突然听到了异样的声音，等到他们往天上看得时候，炮弹已经砸了过来，瞬间就传出了剧烈的爆炸之声，几个守卫的士兵也被炸伤了，有一个倒霉蛋更是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

炮声响过之后，火车站一下子就乱了起来，那些负责守卫的俄国士兵全都被惊动了，有些人根本顾不少穿衣服，直接拿着武器就冲出了营房。

就在俄国人慌乱不堪的时候，张贺年指挥着士兵，继续抓紧时间开炮，他们在每个方向都射击六发炮弹，前后有二十几发炮弹都砸在了火车站里面，有几枚炮弹还好巧不巧的落在了临时仓库上面，囤积的面粉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仓库一下子变成了一根大号的蜡烛。

“兄弟们，加把劲，瞄着火光，给我继续射击！”

正在张贺年指挥射击的时候，一些俄国人士兵已经觉察到了他们的方向，全都冲了过来，他们大呼小叫，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这些卑鄙的混蛋不只扰了他们的美梦，而且还把车站囤积的粮食给点燃了。

这可是他们的军粮啊，都被烧了，让他们怎么活啊。这些俄国人拼着命的向奉军杀过来，张贺年一摆手，带着十来个士兵迎了上去，他们利用荒草作为掩护，向着俄国人开枪。

张贺年的第一枪就射中了跑在最前面的俄国人，一枪从胸口穿了过去，这个俄国兵扑通倒在了地上，其他的奉军战士也陆续开枪，能够执行袭扰任务的，全是奉军之中的精锐，枪法都十分高超。

面对着慌乱的俄国人，他们显得十分从容，不紧不慢的向俄国人射击，越来越大的俄国人倒在了地上，而他们则是毫发无损。

此时迫击炮也做好了瞄准，最后的十二发炮弹全都被打了出去，车站里面爆炸声音不断。就在最后一发炮弹落下之后，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就是一团火光，直冲天空，这个场面甚至有点类似火山喷发。

发射炮弹的士兵也都吓傻了，呆呆的看着火车站的方向，只见火光冲天而起，足有二三十米高，在火光的映衬之下，能够看到无数的俄国兵四散奔逃。有些人跑的慢了，就被火光吞噬了进去，眼看着整个人都被活活烧死了。

“别看了，想让俄国人杀过来啊！”张贺年也带着其他士兵撤了下来。

“头儿，咱们的迫击炮没这么厉害吧。怎么会这样啊。”

“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准是你小子射中对方的油库。要不然才不会这样呢！”

张贺年猜的一点都不错。最后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了临时的煤油仓库上面，里面存放着四五十桶煤油，被炮弹击中之后，全都爆炸了，而且随着煤油四处流动，火光也被带的哪里都是。霎时间小小的火车站就笼罩在了火光之中。

负责守卫车站的俄国士兵全都发疯了，他们试图扑灭火焰，不过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的了，大量的煤油燃烧。最好的办法就是等着烧完了，别的办法一点都没有。

在熊熊的火焰中间，还不断的发出爆炸之声，残余的煤油桶都在高温的炙烤之下，不断的爆炸，每一次爆炸，都有火焰迸溅出来，将其他仓库都笼罩起来，在车站上面存放的粮食全都被大火吞噬了。

俄军的指挥官看到了这种情况，已经完全被气疯了，足足十万斤的粮食全都化为乌有，这些可都是俄国人好不容易调集过来的，准备充当攻击奉军的粮食，可是现在全都完蛋了，只怕俄军的指挥官都会发疯的。

看到了漫天的大火，俄国人也都清醒过来，火是救不了了，就只有把偷袭火车站的人抓到，被他们碎尸万段，才能出这口恶气，越来越多的俄国兵不顾一切的追击张贺年他们。

此时的张贺年且战且退，已经越过了小河，他也知道这次惹了大麻烦，本想袭扰一下俄国人就行了，没想到一不小心玩大了，整个火车站都要完蛋了，俄国兵全都发疯了，张贺年急忙让其他战士把早就准备好的宣传单给扔了出去。

这都是用俄文写成的，大致的意思就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所有工人行动起来，推翻临时政府，要和平要面包……

这个口吻完全就是多数党的语气，奉军是绝对坚持做好事不留名的，如果非要留名，那就只能留下多数党的名字，让他们背这个黑锅吧，奉军才不会傻到承担随便挑衅的罪名呢。

张贺年带着士兵快速退入了树林，这时候发疯的俄国人已经冲了过来，张贺年他们仗着树林的掩护，快速向俄国人射击，又有十来个俄国人被击毙了，后面的俄国大部队还没有杀过来，他们抓住了这个时机，用最快的速度逃跑。

跑出了五六公里之后，这里放着他们的战马，张贺年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而且只有两个士兵胳膊被擦伤了，这次行动可谓是圆满成功，他们意气风发的骑上了战马，一溜烟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在这次袭击之中，一共有六七十俄国士兵被干掉了，有的是被炮弹炸死，有的被火烧死，有的是在追击的时候被击毙了，另外火车站也全都被烧毁了，粮食和照明用的煤油全都一点不剩，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不过这只是为数众多的袭击中的一次，在另外一个方向，一支两三百名骑兵组成的队伍正在快速接近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一处重镇尼科利斯克-乌苏里斯基市，也就是后世的乌苏里斯克，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双城子！

在历史上，明朝最早建立了双城卫，用来镇守这里，到了满清的时候，昏聩的满清朝廷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不毛之地”割让给了俄国，随后俄国在这里修建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人的熊爪子一下伸到了太平洋地区。

双城子是连接伯力和海参崴的重要一环，堪称地区的交通枢纽，位置无

比重要。带领这支奉军小部队的正是马占山，他的目标是位于城市外围的一处监狱，根据准确的情报，在监狱里面关押着大批的政治犯，这些人几乎都是多数党，他们反对沙皇的统治，被关押了起来，不过这些人都有不小的影响力。

奉军这次的目标就是把他们都放出来，让这帮魔星把俄国扰乱。马占山他们穿着的全是俄军的军装，身上还挂着一些哥萨克骑兵的装饰，离着老远，也分辨不出来，而且张廷兰还给他们准备十几个俄国雇佣军，这下子就更加能够以假乱真了。

他们终于逼近了监狱的大门，负责守卫的士兵还主动过来问号，哪知道马占山已经被冰冷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

第三百一十七章远东自由军

马占山率领着手下的骑兵，快速杀入了双城子监狱，见人就杀，逢人就砍，负责守卫的俄国狱警全然没有准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是正规军的对手，奉军很轻松解决了他们，随后就冲到了监狱里面。

这座监狱在远东的规模是数一数二的，里面有无数的房间，全都昏暗肮脏，就好像牲口棚一样，和国内的监狱没有什么区别。在里面也满是俄国犯人，他们一听到外面响起来枪声，紧接着又有人冲了进来，这帮犯人就好像如获新生一般。

他们纷纷伸出了手爪，拼命的叫嚷着，在乞求奉军把他们都放了，有几个胆大包天的更是直接伸手拉扯马占山的衣服。马占山脸上也露出了厌恶的表情，他们要解救的是政治犯，而不是这些杂碎，没有时间和他们浪费功夫。

马占山被这帮家伙叫嚷的心烦意乱，他抬起手枪，几声枪声，就有三个罪犯倒在了血泊之中，这下子其他人全都吓傻了，再也不敢央求这帮凶神恶煞了，他们蜷缩在角落之中，一声也不敢出。

马占山快步走到了监狱内部，这里面的房间一下子变得干净整洁了很多，每个房间里面最多只有两个犯人，一看这些人就是有身份的，马占山他们还带来了不少俄国雇佣军，让他们都询问一下情况，只要是政治犯，就全都放了。

监狱的牢门一间接着一间，都被砸开了，这些政治犯战战兢兢的逃了出来，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恍如隔世一般，原本很多人都以为会一直被关押在这里，甚至会死在这里面。可是现在竟然有了逃出生天的机会，他们全都激动不已，对这支神秘的军队感激不已。

马占山也没有管他们，而是直接冲到了最里面，这是一间最干净整洁的房间，不过门上的大锁也最严密，马占山毫不客气的让士兵把大锁砸开，他迈着大步就进入了其中。这个房间比起其他的房间都大了一倍，里面的布置和普通人家的书房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四五十岁的人正坐在床边。

这个人带着眼镜。显得很斯文，他对于眼前突然出现的军队也是有些迷茫，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不过马占山可是认识他，根据准备的情报显示，这个小老头正是远东地区多数党的领袖之一。由于策动大规模的罢工，被沙皇关进了监狱之中。

但是他的威望资历都很高。很多远东活动的多数党人。都把他当做前辈导师，这也是奉军这次的最终目标。

“伊万诺夫先生，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赶快跟着我们走！”马占山交代了一句之后，直接让手下的士兵架起这个俄国小老头，快速的撤出了监狱之中。

这时候监狱里面将近一百个政治犯已经全都给放出去了。然后马占山招呼着手下士兵，往建筑上面浇了几桶煤油，随即就点燃了。整个监狱很快就笼罩在了漫天的大火之中，烈焰飞腾。那些还被关押的罪犯全都被大火吞噬了，他们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嚎哭之声，不过没有任何人能解救他们了，只能被活活烧死。

马占山此时则是带着手下士兵快速逃跑，他已经听到了双城子方向出现

了马蹄的声音，很显然俄**队已经被惊动了，正在快速赶过来，马占山他们为了保证能够快速逃跑，每个士兵都配了两匹战马，这时候也发挥了作用，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

这时候俄军也彻底被惊动了，那些政治犯都是神通广大的人物，跑出了一两个，就能掀起不小的风波，现在全都跑了，这不是要命么，因此这帮俄国人全都拼了命的追赶罪魁祸首。

他们和奉军之间一直保持着一两千米的距离，开枪根本打不到，俄国人只能继续追击。这时候前面出现了一大片泥泞，奉军绕路而过，后面的俄国人由于距离较远，根本没有看清楚，全都直愣愣的冲了进去。

随后这帮人就感觉到了不对，脚下的地面不断的下沉，厚厚的淤泥把马腿全都陷住了，一动不能动，而后面的骑兵速度太快，根本收不住，一下子也都撞了进来，如同下饺子一般，人都堆在了一起。

显然俄国人慌乱之下陷入了沼泽之中，在东北的三江平原，一直向俄国方向延伸，沼泽十分常见，这些俄国人的速度被严重影响，等待他们重整队伍的时候，奉军的马蹄声已经消失了……

“伊万诺夫先生，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东路督办张廷兰，也是我安排人手，把您救了出来，希望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

伊万诺夫被救出来之后，一路上受尽了颠簸，他的心里头全都是疑问，最初他只当是党内的同志策划的行动，只是这帮人全都不说话，也没有任何亲近的意思，完全就是陌生人，而且带着他逃跑的方向也不是俄国内地，而是一直往西，正是中国的方向，让他迷惑不解。

现在终于见到了张廷兰之后，伊万诺夫才彻底清醒过来，不过随即他又产生了更大的疑惑，中国的高官怎么会盯上自己，他们究竟打算干什么，伊万诺夫心里头有一百个问号。

“将军阁下，我在监狱之中，听说过中国方面收回了中东路，而且和俄国还要发生战斗，您现在把我救出来，究竟有什么打算呢？”

“没想到在监狱之中，伊万诺夫先生还能这么消息灵通，实在是很了不起。救你出来，就是想和你谈谈合作的事宜，你帮助我，我提供给你想要的一切，包括经费，军队，武器，情报等等，总之一切能让你们壮大起来的东西，我都会提供。”

伊万诺夫一听张廷兰的话，也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这些东西对他的确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其实远东地区在俄国高层看来，就是一块殖民地，只不过这个殖民地有点特殊，是和本土相连的。

因此在远东地区俄国的传统力量十分强大，这里的上层政治人物更加保守，更加反动，很不利于多数党展开工作。伊万诺夫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起来的势力也很有限，远远不能和俄国欧洲部分相比。

现在张廷兰提出全面援助他，伊万诺夫顿时就来了兴趣，他并不像俄国上层那样保守，对周围的变化视而不见。伊万诺夫很清楚最近一年多，俄国从中国大量进口物资，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就代表着奉军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自己。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既然您能这么慷慨，我想知道，您需要我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就是按照你的想法办就可以了，推翻俄国的统治者，不论

是罢工，还是起义，总而言之，只要俄国远东能乱起来，我会进行评估，你们把俄国搅闹的越乱，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援助。”

伊万诺夫不由得低下了头，思考了一下张廷兰的建议，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为难的神色，他说道：“将军阁下，很感谢您救了我，但是这不能成为我出卖祖国的理由。”

“我想你理解错了，中国人并不想侵占俄国的一寸土地，我们想要拿回的只是中国的东西，比如中东路，这就是俄国殖民的产物，我们必须收回，同时我们也乐于见到出现一个新的，更加爱好和平的俄国政权。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卖国，那么你们现在就应该忠于沙皇，为沙皇陛下和德国人厮杀，而不是发动革命，推翻沙皇。”

其实多数党是很讲究实用主义的，他们的党首不也是接受了德国的资助，才回国发动起义的么！伊万诺夫也很支持这种主张，多数党必须善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发展壮大自己。

在伊万诺夫看来，中国目前肯定是扛不住俄国的压力，才会想到让俄国内乱，然后趁机巩固对中东路的统治，至于说中国人更大的野心，伊万诺夫根本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即便是俄国再衰败，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威胁。

“将军阁下，我同意您的提议，您目前能提供多少帮助？”

“两千杆步枪，五十万资金，你还可以安排人手在俄国侨民之中发展武装力量，另外中东路俘虏的士兵也可以提供给你，当然想要更多的帮助，就必须做出更大的成绩。”

伊万诺夫听到了这话之后，终于彻底动心了，远东地区犬牙交错，各种势力多如牛毛，如果有了两千名训练有素的士兵，绝对能掀起一股庞大的风浪，他想了又想，终于点头同意了。

“伊万诺夫先生，我现在还需要你发表一个声明，对最近发生在俄国沿线的袭击事件负责，你们可以打出一个旗号，就叫远东自由军，你看怎么样？”

“完全可以！”

两个人达成了合作协议，张廷兰手中又多了一张牌，在接下来的俄国彻底大乱之中，这张牌能够发挥的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

打发走了伊万诺夫之后，姜登选慌慌张张的走了过来，将一份情报放在了张廷兰的面前。

“总司令，俄国人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段祺瑞必须勒令奉军交出中东路，不然就要对奉军动武，咱们的段大总理又软了，让咱们和俄国人好好谈谈，您看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段祺瑞没有骨头，咱们不能怂了！”

第三百一十八章边境交锋

“雨帅，中东路的事情很麻烦，您最好能压一压。”

面对持续发酵的中俄冲突，北洋政府已经有些焦头烂额了，奉军收复了中东路，大涨了国威，加上邵飘萍等人的报道，在中国已经刮起了一股风cháo，各地的年轻学生纷纷游行，声援奉军的行动。

还有大量的民众捐钱捐物，支持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虽然国内的民意沸腾，但是列强之间的态度却是十分微妙，特别是俄国人威胁动武之后，北洋受到的压力就陡然而增，徐树铮不得不带着段祺瑞，跑到了奉天，想要征求张作霖的意见。

“秘书长，您说该怎么压呢？”

“自然是谈判，现在英国和日本都提议要组建各国共同参与的会议，大家通过谈判的方式，确定中东路的归属，我认为这是比较妥当的措施。”

“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张作霖怒气冲冲的说道：“中东路就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事情，和其他国家没有关系，一旦让英国和日本插手了，中东路还能落到咱们的手中么？奉军士兵玩命换回来的铁路，全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了，能白白吐出去吗？”

面对张作霖的质问，徐树铮也是瞠目结舌，按照徐树铮的脾气，遇到了这种抢白，多半会马上爆发，不过面对眼前这位敢和俄国人折腾的胡帅，徐树铮的气势不自觉的就矮了一头。

“雨帅，国家大事，不能意气用事，政府已经决定参加协约国，我们和俄国之间就是盟友关系了，大家站在一个战壕里面。就应该同心同德。”

“徐秘书长，咱们和德国隔着十万八千里，我们参加战斗，是帮着协约国流血牺牲吧，按照常理是不是他们该给咱们点好处，比如说废除租借，收回关税，免除庚子赔款，收回铁路权力，这些事情总该做个一两样吧。现在一样没做。还让咱们把到手的权力送出去，有这么下贱的盟友么？”

“雨帅，纵使你有千万般的理由，但是咱们是弱国，面对列强咱们没有那个实力。虽然你们把中东路抢了回来，但是俄国已经调动了军队。而且日本人还蠢蠢欲动。如果奉军打了败仗，就不是中东路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东三省都要出现危机，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意气用事，就把国家至于危险的境地，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您可要想清楚啊。”

“徐秘书长。既然你主张谈判，那你想怎么谈呢，咱们的底线在哪里，中东路最后的归属有个章程没有？”

徐树铮想了想说道：“既然是谈判。就要坐下来协商，如果能够各国共管，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至少咱们还能拿回一点权权益，徐徐图之吧！”

张作霖的心里头暗暗鄙视徐树铮，这家伙还号称叫小诸葛，能说出刚才的话，就证明他不是诸葛，而是一头十足的猪。在这种时候一旦各国共管，中国势必被边缘化，而且由于参加的列强多了，以后想要收回中东路，面临的难题就更大了，甚至永远都别想收回来了。

“徐秘书长，奉军愿意谈判，但是这个谈判必须是双边的，就是中国和俄国之间，英国和日本都给我滚蛋，至于我的底线，那就是奉军必须拥有经营管理中东路的权力。”

徐树铮一见没有办法说服张作霖，也十分焦急，他勉强控制了一下怒火，然后说道："雨帅，谈判的问题先放在一边，现在俄国已经向政府提出了抗议，他们说奉军派出了小股部队侵入俄国的境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认为这种挑衅的行为必须停止，不然一旦引发两国开战，咱们的麻烦就大了。"

"徐秘书长，我得到的消息可不是这么回事，袭击俄国的都是他们国内的叛军，叫什么远东zìyóu军，和奉军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还想请教一下，如果中国不去挑衅，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么？俄国人早就扬言要动武了而且也在积极的筹备，人家把枪口顶在了咱们的脑袋上，你把眼睛蒙上装糊涂，除了能欺骗自己，还能干什么？"

徐树铮本来信心十足，以为到了奉天之后，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陈说厉害，老张一定会幡然悔悟，听从中央的安排，中东路的危局就化解了，哪知道老张非但没有同意，还是一顿的抢白。

而且老张处处直指要害，选择战争的不是中国，而是俄国，他们不甘心失去殖民权力，才想着用战争作为讹诈，而奉军是不得不战！

"雨帅信心十足，不论胜负，后果都由奉军承担。"谈到了这个份上，徐树铮也没有办法说服张作霖，只能气昂昂的离开，赶快向段祺瑞请示，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看着徐树铮离开，老张也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北洋政府都靠不住，列强又居心叵测，现在能指望的就是张廷兰手上的护路军，如果能够击败俄国人，就什么都好说，如果打败了，整个奉军就真的麻烦大了。

身在前线的张廷兰感受的压力更加巨大，自从袭击了双城子之后，彻底震动了俄军的高层，越来越多的军队集结起来，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中俄边境线。

俄国人严密布防，阻止奉军侵入，不过不论是多绵密的网，都有漏洞，尤其是双方边境线绵长，俄国政局又比较混乱，总有漏洞可以钻的。奉军的小股部队依旧频频越过边境线，袭击俄军的后方运输线，攻击村镇，抢夺厂矿，给俄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面对着奉军的袭扰，俄国人已经已经忍耐到了极限，俄军的最高指挥官康斯坦丁已经几乎就要发疯了，俄国人本来就物资有限，好不容易集中了可怜的一点，还要不断被无谓的消耗掉。

如果不能快速击败奉军，抢回中东路，俄**队自己就要崩溃了，因此康斯坦丁毫不犹豫的下令俄军做好准备，随时发动战争。

俄军积极备战，奉军同样也是如此，张廷兰已经给边境线上巡逻的奉军下达了命令，只要俄国人发起挑衅，奉军就要坚决还击，一时间双方的巡逻队冲突越来越多，经常互相打冷枪。

钟俊峰是奉天讲武堂的一期学员，按照原本的时期计算，他们已经到了毕业的时候，可是由于战斗紧张，正式的毕业典礼根本来不及举办，这些学员还没有正式的军官资格，不过钟俊峰并没有什么遗憾。

在和俄国人的战斗之中，他作战勇敢，亲手击毙了七个俄国人，还率先杀入了电报局，因为战功已经升任了排长，只要拿到讲武堂的毕业证之后，升到连长，也就在弹指之间。

这一次钟俊峰率领着二十个士兵，组成了一个巡逻小队，沿着中俄边境

线巡视，这种巡逻其实是很危险的，中俄之间并没有真正划定边境，所谓的过境只是一条朦胧的线而已。

而且过去中**力单薄，根本没有军队巡逻，俄国人时常就会侵入中国一边，现在中俄两军都在边境线上面不断的巡视，时不时的巡逻队就会迎头撞在一起，然后就会发生交火。

在过去的几天里，已经有十几个奉军士兵受伤，甚至是牺牲了，当然俄国方面也同样如此，死伤很惨重，因此现在巡逻的时候，必须打着十二分的小心，只要有一点疏忽，就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奉军一连巡视了十公里左右，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生，钟俊峰就放松了不少，他带着奉军士兵就在附近的树林里休息，大家喝点水，恢复一下体力。

正在闲聊的时候，突然发现在俄国的一侧出现了一大片人群，足有上百个的样子，他们鬼鬼祟祟，快速向着中国这边冲了过来。

看到这里，钟俊峰立马就警觉起来，看来这些俄国人也没按好心思，悄悄带着奉军士兵接近过去，在俄国人的前面组成了一道狙击阵地。

这时候俄国人已经杀了过来，他们不住的左顾右盼，并没有发现任何奉军士兵，这帮俄国人就自以为得计，他们快速向着树林跑了过来。

在这段时间奉军的袭扰让俄国人痛苦不堪，而俄国人也想要让奉军尝到他们的厉害，因此也组织了袭击小分队，想要去扰乱奉军的后方，抢夺中国的老百姓。

结果很不巧，他们第一次行动，就被奉军的巡逻队撞见了，钟俊峰他们只携带了一挺轻机枪，火力稍显单薄，不过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畏惧，而是利用树林掩护好自己，静静等着俄国人的到来。

渐渐的双方距离进入到了一百米以内，钟俊峰首先瞄准了冲在最前面的俄军指挥官，一声枪响，这个额**官的胸口中弹，鲜血瞬间就迸溅出来，其他俄国人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奉军的枪声就响了起来。

以有心算无心，俄国人虽然数量众多，但是也被突如其来的子弹打懵了，奉军的麦德森机枪欢快的鸣叫着，仿佛要撒了欢一般，随着机枪喷吐的火舌，越来越多的俄国兵被击倒了。

在一阵慌乱之后，这些俄国兵终于开始举枪还击了，双方的士兵满脑子只想着怎么击毙更多的对手，他们并不知道奉军和俄军的第二次正式交手，就此展开了。

第三百一十九章小试牛刀

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俄国人死伤了一大片，其他活着的俄军也全都胆战心惊，他们本想去偷袭奉军，结果反而遭到了偷袭，都有些晕头转向，就在这一轮交火之中，就有二十几个俄国人倒在了地上。

其中有十几个已经毙命了，还有几个在痛苦的嚎叫，希望同伴能够把他们救回去。这时候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俄军冲出了两个士兵，想要把伤兵救回去，这时候钟俊峰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跑过来的士兵。

他的枪口比平时稍微矮了半分，一枪打出去，正好射中了俄国兵的腹部，他也翻身倒地，旁边的俄国一见同伙受伤，他就要过去救他，这时候钟俊峰快速开了第二枪，正好射中了对方的大腿。

这两个俄国兵非但没有救得了同伴，还把自己陷进去了，他们都在痛苦的嚎叫，只是腿部受伤的家伙还挣扎着往回爬，鲜血染透了脚下的大地。

眼看着同伴受伤，其他俄国人不能不救，又有几个俄国兵冲了过来，不过其他的奉军早就明白了钟俊峰的用意，已经将这几个俄国伤兵当成了钓鱼的香饵，密集的子弹随即射了过来，前来救人的俄国兵全都倒毙在了地上。

这下子俄**官也看明白了中国方面的用意，他已经把牙齿都咬碎了，嘴里面忍不住蹦出一连串最肮脏的语言，来咒骂这些卑劣的中**人。俄国人骨子里头也带着一股狠辣，一看这几个伤兵已经成了奉军的工具，如果继续这样嚎叫下去，无疑会影响俄军的士气，他们只能狠狠心，将枪口对准了那几个伤兵。密集的枪声响过之后，这几伤兵全都没有了声音。

“排长，大鼻子真能下得去狠手啊！”

“嗯，让弟兄们都小心一点，对方不太好对付。”

钟俊峰交代之后，奉军士兵全都倍加小心，而此时俄国人也稳住了阵脚，他们也有了察觉，对方枪法虽然很准确，但是并不密集。应该只是小股的巡逻部队，俄国人终于稳定了情绪，他们展开了猛烈的还击。

双方兵力差距太过悬殊，渐渐的俄国人终于占据了上风，他们又分出了两只小股部队。想要从左右冲过去，将钟俊峰他们围困在中间。一网打尽。

钟俊峰也不是笨蛋。再察觉了俄国人的图谋之后，他果断下令奉军向后撤退，不过撤退可不是盲目逃跑，这一带都是中国的地盘，经过多次巡逻之后，奉军已经把地形搞得很清楚了。钟俊峰就准备引诱这些俄国人上当。

奉军采取了交替撤退的方式，二十几个人分成了两队，一队先断后，另外一部分赶快后撤找到合适的地形。做好狙击的准备。等到前面的人马撤退过去之后，他们继续阻挡，等到撤退到后面的士兵做好准备，他们再快速撤退。

这样交替行动，极大的保证了撤退的安全，而俄军却因为屡次遭到奉军的突袭而损失惨重，又有十多个人被击毙了，而奉军只损失了三个士兵。

渐渐的俄国人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的境内，这下子俄国的军官也感到了不妙，不能在这样追下去了，毕竟这是在中国的境内，一旦和中国的大部队撞在一起，他们就没有好下场了。

这些俄国人就要后撤，钟俊峰也注意到了，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啊，因此他又带领着奉军士兵追了回来，在一定的距离上面，不断的sāo扰这些俄国人。

俄军的指挥官已经被逼的要抓狂了，他们遇到过一触即溃的垃圾部队，也碰到过死战不退的强敌，但是就没有遇到过眼前这样的部队，油滑的如同泥鳅，狠辣的向马蜂，追不上，又赶不走。

俄国人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下令手下的士兵一定要把这股奉军全都消灭了，原野之上又一次上演了追逐大戏。

不过忘情投入的俄**队显然有些忽略了自身的处境，在边境线上奉军安排了大量的军队守卫，自从枪声响起之后，就已经惊动了奉军，一支骑兵已经快速向枪响的方向杀了过来。

而此时的钟俊峰虽然人数少于对方，但是他很清楚，敌人已经陷入了自己的节奏之中，他还给这种战术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做“膏药”战术，只要贴上了，就别想轻易拿下来。

他们渐渐的将俄国人拖到了一处山谷之中，两旁都是怪石嶙峋的山峰，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奉军的士兵快速抢占山谷的两边，利用石头掩护住了自己。

此时俄国人也冲了进来，钟俊峰将携带的手榴弹扔了出去，很快连声巨响，俄国人又倒毙了一大片，直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五十几名俄国兵丧命了，整整少了一半的人，剩余的俄国人彻底失去了斗志。

俄军的指挥官也清楚，这次的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了，损失了一半的人员，俄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再拖延下去，智慧全军覆没，这些俄国人慌慌张张的向国境的方向撤退，不过此时已经晚了，奉军的骑兵部队已经杀了过来。

几百匹战马就好像一阵狂风一样，将俄国人溃逃的路线截住了，在这种原野上，对付已经毫无斗志的步兵，对于骑兵来说，简直像和凉水一样容易，战马呼啸着冲到了他们的面前，这帮慌乱的俄国兵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锋利的马刀砍掉了脑袋。

这些俄国人就好像被冲散的鸡鸭一般，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只知道低着头四处逃窜，骑兵的出现已经让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勇气。不过两条腿终究跑不过四条腿的，他们只能不断的被消灭掉。

转眼之间，残余的俄国人也全都被清理干净，整个战斗中国方面付出了五六个人的代价，却消灭了一百来个俄国人，虽然有很多偶然的成分，但是所有参加战斗的士兵都十分振奋。

“这些俄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真不知道那些官老爷怎么这么害怕洋人，他们不是一样被咱们消灭了么。”奉军的士兵一面收拾着尸体，一面抱怨道。

“不用管别人，只要咱们奉军不怕洋人，能把胸膛挺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个大丈夫就行了！”

正在说话之时，远处突然枪炮的声音越来越密集，那个方向正是边境线，这些士兵顿时就知道了情况不好，难道是俄国人大举进攻了！

他们也都顾不得收拾战场，全都快速的赶了过去，此时的中俄边境线已经开了锅，俄军突袭奉军不成功，而奉军突袭俄军却取得了成功。

这一次偷袭俄国人的是张廷枢，本来作为张廷兰的二弟，年纪又小，张廷枢是没有上战场的机会的，不过他一再请求，张廷兰仔细想了想，也没有拦着，毕竟身在乱世，想要建功立业，就要冒险，而且他也希望奉军的年轻将领能快速成长起来。

时代进步很快，老一派的人物很快就要被淘汰掉，奉军的未来还要靠着这些新人，因此张廷兰同意了张廷枢请战的要求，不过也仔细的叮嘱了一番，让张廷枢必须小心谨慎，如果感到了不对，就即刻撤回来。

张廷枢的胆子其实比张廷兰还大，他指挥着手下的士兵乔装改扮，偷偷的摸到了西伯利亚大铁路，趁着夜色，在铁路沿线埋下了四百斤的炸药。

就在一列军车通过的时候，成功引爆，一下子将五六节车厢送了上了半空，更要命的是炸出了一个接近一百米的大坑，把铁路彻底截断了。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俄国人的命脉，全指着这条铁路维系远东的统治呢，现在被炸断了，俄国人简直发了疯，沿途的俄军拼命的追击张廷枢他们，拉开了一张天罗地网，不把这些毁坏铁路的混蛋抓住，俄国人就不会善罢甘休。

张廷枢也知道通向中国的路一定是重重关卡，俄国人绝对不会放过他们，张廷枢费了好多的脑细胞，终于找到了一条逃生的路子，那就是走水路。在中俄边境上还有一个兴凯湖，这个湖的面积比起鄱阳湖还要大，原本也都是中国所有，不过也被俄国人窃取了，后世中国只拥有湖泊北部的一小部分。

张廷枢他们绑架了一个村子的渔民，抢夺了他们的船只，从水路逃生，这个出乎意料之举，让张廷枢轻松躲过了俄军的追捕，他们在紧邻中俄边境线的地方上岸，想要从容的撤到中国。

结果不巧正好撞见了奉军和俄军对持，双方的兵力都在向边境上集结，突然发现了张廷枢等人之后，俄国人就毫不客气的开了火，张二少爷也看这种情况，简直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自己挺隐蔽的计划，怎们就被俄国人识破了呢，奉军也没有弄清楚，还当是俄国人想要攻击他们，随即奉军也开了火。

这种时候一旦开枪，局面就彻底失控了，双方枪林弹雨，在边境线上奉军的兵力比俄国人还要雄厚一些，因此奉军很快就突入了俄国境内，张廷枢等人有惊无险的成功归队了，这时候张廷枢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了泄愤，张廷枢等人也加入了战团，随后钟俊峰等人也都聚集了过来，奉军向着俄国人发起了猛攻。

第三百二十章势如潮涌

俄国人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遭受了奉军的反扑，不断有俄国人被击毙，尸体遍地都是，俄国人步步后退，而奉军则是不断奋勇向前，他们脚下踏着的土地已经到了俄国的境内。

但是这里在几十年前还属于中国，是曾经神圣的领土，如今却落入了俄国人的掌中，而此时奉军再度踏上这里，感觉非同寻常。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深处，都有一种土地情节，脚踏在这片和东三省相差无几的黑土上，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悲愤的感觉。

既然心里头憋闷，那就只能拿这些俄国人出气，奉军的攻击越发的猛烈，密集的子弹向俄国人射过去，穿过一个个丑陋的身体，双方距离越来越近，雪亮的刺刀端了起来，照着俄国人凶狠的刺过去。

刀锋刺入身体，穿破皮肉，割裂筋骨，听着俄国人的惨叫哀嚎，胸中的憋闷之感才稍微好一点，有些士兵忍不住大声的呼喊，仿佛要把胸中的怒火都释放出来一般。

这些俄国人也没有料到奉军竟然士气如此高昂，全都向猛虎一般，冲杀起来，凶狠异常，虽然俄国人比他们更加高壮，但是反而被奉军把气势给压住了，只能留下一地的尸体。

交火时间不长，但是已经有一百多俄军被击毙了，加上先前消灭的一百人，两百多名俄军被歼灭了，奉军算是小胜一筹，赢得了开门红。

绥芬河一带，三十几公里左右的边境都十分紧张，打黑枪的事件时有发生，现在出现了大规模交火之后，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战线全都被惊动了。

张廷兰也得到了情报，他知道一场大战已经来开了帷幕，因此他立即向奉军下令，让他们见好就收。退回国境线，利用事先修筑的工事群抵挡俄国人可能的进攻，同时在两翼尽可能多的派出侦察兵，避免俄国人绕路偷袭奉军。

至于其他奉军也全都动员起来，进入战壕之中，做好战斗的准备。

而俄军指挥官康斯坦丁也早就准备打仗了，现在边境线上出现了交火之后。他马上利用媒体发出了公告，奉军主动攻击俄军，俄军不得不展开反击，用铁拳教训妄图挑衅俄国的不自量力之徒，随即俄军被调动了起来。

当然比起康斯坦丁还早一点，张廷兰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称俄**队袭扰中国边境，杀害中国同胞，奉军上下守土有责，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展开自卫反击战，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以及民族利益，奉军将士不惜血战。以生命筑长城，不成功便成仁！

双方都在指责对方首先开了第一枪，不过是舆论宣传的需要而已，至于究竟谁说的有道理，就要看谁能在战场上赢过对方了，真正打了起来，就要靠着实力说话，拳头就是道理。

开战之后。俄国人抢先发动了攻击，他们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正面的绥芬河方向，只要拿下了这里，就等于是掌握了通向中东路的钥匙，俄国人分外的卖力气。

此时俄军的高层还有一股虚骄自大的情绪，他们并不愿意承认奉军的战斗力，即便是奉军解决了霍尔瓦特。凭着自己的力量占领了中东路，俄国人

也一厢情愿的认为奉军是靠着偷袭获胜的，如果俄军做好了准备，奉军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康斯坦丁认为越是临近绥芬河。奉军守卫力量就越强大，只要攻破一点，奉军就会全线崩溃，基于这种判断，他把俄国的所有火炮都集中在了正面，猛轰奉军的阵地，两翼的兵力就显得有些薄弱。

至于张廷兰在布防的时候就拟定了防守反击的策略，张廷兰虽然对奉军有信心，但是他也不敢盲目自大，俄**队战争经验丰富，作战十分勇猛，如果主动进攻，肯定会损失惨重。

而且还必须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就算眼前这支俄军被消灭了，俄国还有几百万这样的军队，而张廷兰手中的护路军则是奉军的精华所在，如果损伤过大，就根本没有办法快速补充了。

所以必须用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是张廷兰早就定好的作战方针，负责前线指挥的孙安虎也极力赞成张廷兰的想法，并且身体力行，指挥着奉军士兵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卯足了劲头修地球。

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方针指导下，奉军的战术就是深挖战壕，广设地洞，尤其是防御火炮攻击的猫耳洞，奉军更是大肆修建。

经过多次的演练，奉军已经能很熟练的挖掘猫耳洞了，两三米宽，不到十米深，然后用粗大的原木作为支架，里面可以躲藏四五个人，还能储存很多的弹药，只要不是被炮弹直接命中，就没有什么问题。

在整个战线的布防上，张廷兰也采取了纵深防御的理念，从绥芬河的市区到边境线还有将近二十公里的距离，在这段距离上，奉军精心购置了三道大型防线，在每道防线之间又挖掘了大量的交通壕，互相联通。

奉军的工事群宽度在二十公里左右，长度绵延了三十公里左右，这种规模的工事群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没有出现过，就连参与指挥的姜登选等人都认为张廷兰有些小题大做了，不至于如此。

但是交战之后，他们就感到了张廷兰策略的英明，俄军别看在欧洲被德国人揍得鼻青脸肿，但是毕竟是一个老牌列强，打起仗来很是凶猛，他们集中了所有火炮，猛轰奉军的阵地。

这也是欧洲一战之中磨砺出来的战法，大炮清除，步兵跟进，在远东这种战术完全可以算是首秀，威力相当的惊人。不过奉军也掌握了克制俄国人的关键，那就是充分发挥脚下大地的作用，让厚实的土地成为奉军最好的盾牌。

俄国人的炮弹刮起了一阵金属的风暴，四散的弹片将地面上奉军的工事基本夷为平地，远远看去，只有一片的狼藉，俄军的指挥官看到了这种场景，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在他们看来，俄国人已经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下面就是冲上去，把阵地轻松的拿到自己的手上。

乌拉，乌拉……

战场上再度响起来震天动地的口号声音，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无所顾忌的向奉军冲来，眼看着距离阵地还有几百米了，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铁丝网，这是非常讨厌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被划伤，能严重的阻挡步兵的速度。

好在这帮俄国人都有准备，他们拿出了剪刀，将铁丝网一点点的剪断。就在俄国人快要冲破阻拦的时候，突然奉军的阵地上响起来密集的枪声，俄国人对这种声音十分熟悉，那就是马克沁机枪特有的低沉的吼声。

这种已经在欧洲被证明了威力的武器在远东也发挥出来狰狞的本色，机枪的吼声就好像死神的嚎叫一样，成片成片的俄国人被扫到在了铁丝网的前面。

俄国人一下子就被打晕了，他们怎们也想不到奉军竟然还有这么强的火力，仿佛刚才猛烈的炮击一点作用都没有一样。实际上也的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俄军的炮火虽然猛烈，但是他们没有装备太多的重炮，最大口径的就是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而且这个级别的火炮还不多。

他们使用的多数是七十六毫米火炮，这种东西对奉军特别加固的防炮洞没有多大杀伤力，看似猛烈的炮击，奉军付出的牺牲不过是十几个人而已，另外还有二十几个人受伤，这点损伤对于奉军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在前线指挥的孙安虎也暗暗为张廷兰的深谋远虑竖起了大拇指，以后到了什么时候，都要把工事修筑放在第一位，到了关键时刻，全指着这玩意救命呢。

挨过了俄军的炮击，奉军快速从猫耳洞出来，进入了战壕之中，把枪口全都对准了俄军，这时候密匝匝的俄国人冲了过来，迎头就撞上了机枪子弹，转眼之间就有一两百名俄军士兵被扫到了。

马克沁机枪的子弹是十一点四三毫米，具有强烈的穿透性，只要被射中，就会出现一个拳头大的窟窿，基本上就失去了救治的可能，有些更倒霉的俄军被几发子弹同时射中了，身体几乎被打断了，碎裂的肢体遍地都是。

这些死去的俄国人还全都满脸的茫然，他们根本想不明白这些奉军怎么会一点都没有受损，还能这么猛烈的还击，当然这些俄国兵要带着永远的疑问去见上帝了。

后面的俄军指挥官也傻眼了，前一秒还在沾沾自喜，现在他们的脸色全都变得铁青。不过这些人也不能轻易认输，只能下令俄军继续加大冲锋力度，同时炮兵和机枪都要提供火力掩护。

双方的战斗正式拉开，这次的较量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俄国人像是cháo水一般涌向了奉军阵地，而奉军则是如同顽石一般，岿然不动。

“总司令，邵飘萍先生带着几名记者赶了过来，他们要求见您。”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眉头一皱，邵飘萍这个时候跑来，多半是想当一回战地记者吧，不过前线的情况太危险，随时都可能有丧命的危险，最好还是不要去了。

“督办，您可是说过，要报道那些可敬可爱的士兵，我要是不到最前方，怎么能看到最真实的情况，光靠着闭门造车，可写不出真东西啊！”

第三百二十一章血火交锋

邵飘萍的态度十分坚决，张廷兰也不好拒绝，而且他也乐于把奉军英勇奋战的形象展现在全国老百姓的面前，争取更多的有志青年到东三省施展才华，中国有才华有热血的年轻人不过，不能眼睁睁被民党糟蹋了。

“邵先生有这个想法我也不好拦着，不过还请大家必须听从随行军官的安排，尽量保护自己。”

“多谢督办成全！”邵飘萍兴奋的说道：“督办，最近京津一带有些学生，想要到东北来，共同保卫中东路，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他们都是一腔热血，千万不要打击他们的积极xing，您想办法安排一下吧。”

“上前线打仗肯定不行了，可以让他们参加一些后勤和医疗工作，不过也必须注意安全，这些年轻人都是宝贵的财富，可不能随便损失了。”

张廷兰交代完毕之后，邵飘萍还有三个年轻的记者全都换上了军装，有专门的士兵带着他们分头到前线去观察情况。

刚刚开始的时候，邵飘萍还有那些年轻记者还有些兴奋和期待，前线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一个传说一般，每个人都不免有各种想象。可是真正走近之后，他们从心底涌起一股凉意，他们只见不断有担架抬着伤兵送到后方的医院。

他们偷眼看了一下担架上面的伤兵，有的人被炸掉tui，有的人浑身都是血，根本看不清伤口在哪里，有人不住的shēn吟，有人干脆没有一点声音，仿佛死去了一般。

不过这些士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年轻，比起那三个年轻记者还要年轻，基本上都在二十岁左右，有的人更加稚nèn，这么年轻就受了这么重的伤，甚至可能落下终身的残疾，邵飘萍等人心里头突然像是被什么东西抓了一般。

说实话中国的文人都士兵没有什么好印象，只要一说起来就是丘八大爷，兵就是匪，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可是看到了现在奉军将士，原来的那些成见全都消失了，这是一支在过境线上与敌人殊死战斗的英雄部队，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捍卫着身后百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乃至整个中国的安危。

越来越临近前线，战争的氛围就越发的浓厚，密集的枪炮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已经都进入了战壕之中，在差不多一人高的战壕之中穿行，不时有炮弹在不远处爆炸，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这时候奉军和俄军已经交火小半天了，俄国人的虽然丢下了无数的尸体，但是他们的攻势一点没有衰弱，无数的灰色牲口拼命的发动攻击，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之下，快速向奉军阵地涌了过来。

而且俄国人也改变了炮兵战术，他们知道对着阵地盲目的轰击，根本不会伤到奉军的一根毫毛，因此他们把火炮集中起来，对准阵地上的一小段猛烈轰击，争取打开一个缺口，然后俄军突进就会比较容易。

这种战术一开始也起到了作用，有三五个防炮洞被密集的炮弹直接命中，二十几个奉军士兵牺牲，而且一处弹药存放点还爆炸了，把奉军的阵地炸出了一段二十几米的缺口。

这下子俄国人就发疯了，他们拼命的朝着这个方向冲击，防线只要突破一点，就是全盘皆输的下场，谁都清楚这一点，眼看着俄国人越来越近，奉

军也不得不拼命了。

李景林主动请战，他带着一个连的士兵冲了上去，堵在了俄国人的前面，进入奉系之后，李景林还有些不情不愿，虽然他帮助奉军赢过了日本人一场，不过他也没有真心归附奉军，只是想着有个落脚之地。

平时按照规定给奉军的军官士兵教授武术，线下的时候就是喝酒赌钱，不过自从随同奉军开始收复中东路之后，李景林的观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经历过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知道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

多少年过去了，李景林甚至都觉得自己已经把一切都抛开了，可是到了奉军和俄国人拼命的时候，李景林xiong膛里面的热血也忍不住翻滚起来，中华大地上还有不畏惧洋人的士兵，还有守卫国家主权的战士。

而且这些战士之中就有不少都是自己的徒弟学生，他们比自己年轻，但是一个个都奋战在前线，殊死搏斗，自己这个老师要是再不努力，以后就要叫学生长官了，另外老伙伴姜登选也在战斗之中频频立功，眼看着高升在即，他李景林再也不能落后了。

他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迅速填补到了缺口附近，一部分士兵抓紧时间清理战壕，将埋在下面的士兵尸体搬运出去，重新修复猫耳洞，而李景林则是带着其他人阻挡在了俄国人的前面，双方拼命的射击，不断有士兵倒了下去。

距离越来越近，士兵们都端起了刺刀，一场肉搏战不可避免，李景林毫不犹豫的冲在了最前头，迎面一个高大的俄国兵正准备攻击李景林，不过李景林的速度比他快多了。

这个俄国人的肩膀刚要抬起，李景林的刺刀已经刺中了他的xiong膛，平时演武甚至是对打都可以花哨一点，但是到了战场上，必须最简洁有效，不能浪费一点体力。

锋利的刺刀扎进了俄国人的xiong口之后，这个俄国人还用手去抓住了刺刀，想要阻止刺刀深入，李景林则是顺势往下一压，顿时切断了两三根肋骨，一个半尺多长的血口子出现在了眼前。

从这个窟窿甚至能看到里面挑动的心脏，无数的鲜血随即喷涌了出来，这个俄国人一点扎挣都没有，当场毙命。李景林连看都没看，随即寻找下一个目标。

一连刺翻了五六个俄国人，李景林也觉得两条膀子有些胀痛，杀人也是一个力气活，尤其是和这些人高马大的俄国人拼刺刀，更是麻烦到了极点。

这时候一个俄国兵也盯上了凶悍的李景林，他猛地向李景林的软肋扎了过来，李景林暗叫不好，格挡已经晚了，他猛地一收腹，这柄刺刀贴着肚皮划过，衣服已经被刺穿了，在皮肉上面留下了一道浅浅的血痕。

李景林顿时大怒不已，他猛地伸出了单手，一下子掐中了对方的咽喉，普通人掐中咽喉，往往是要等着对方窒息而死，这个过程要好几分钟，而李景林专门训练过，手劲惊人，一下子就把对方的喉结掐碎，气管也被捏扁了，这个俄国人顿时就手跑脚蹬，横尸当场。

上百的俄军同奉军拼刺，转眼之间就有一半多的俄国人倒地而死，奉军也付出了三四十人的代价，战场之上极为惨烈，有的奉军士兵已经受伤了，但是他们还拼死反击，有的生生掐住了俄国人的喉咙，双方同归于尽。

还有的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把敌人炸成了碎片，面对奉军的疯狂攻

击，俄国人反倒有些惊恐不安了，这还是他们熟知的中国人么！

不是说中国遍地都是拖着猪尾巴的土著么，他们就像是一群羔羊，可以任人宰割，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可是现在他们猛然发现，原来自己错的离谱，中国人也有这么多的勇士，也能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自己的国家殊死搏斗，这些俄国人彻底被震撼了。

而此时奉军士兵重新将战壕恢复起来，这次修得比原来还要结实，阵地上的机枪也重新架了起来，两旁的火力也都被调了过来，密集的子弹向着俄国人倾泻而下，这伙俄国兵只能仓皇撤退，狼狈的逃了下去。

战斗还在持续，奉军的阵地就好像钢浇铁铸的一般，根本难以突破，作为指挥官的康斯坦丁也坐不住了，他很清楚俄国糟糕的状况，政府七拼八凑，才从远东地区调动了这么点人马，要是不能快速击败奉军，拿下中东路，只怕他们自己的后勤就要崩溃了。

因此康斯坦丁只能将手中最精锐的一个团调了上来，这支部队曾经在欧洲和德国人血战，立下了卓越的战功，随着远东局势紧张，叛乱频出，才被沙皇调到了远东，一方面是为了补充人员，一方面也是为了对付那些反对沙皇的力量。

现在这个团毫无疑问是康斯坦丁手上的王牌，现在也不得不扔出去了。

“总指挥，俄国人的攻势似乎有些减弱啊！”

孙安虎也观察了一下前线的情况，然后说道：“不能放松警惕，俄国人没有这么容易妥协，让弟兄们都打起来十二分的精神，好好应对，恶战还在后头呢！”

李景林急忙点头称是，就在这个时候，俄军方向出现了大片跃动的身影，他们快速向奉军阵地冲过来，而且这伙俄国人的装备明显比起前面的灰色牲口要好不少。

和奉军一样，他们也备有大量的迫击炮，在行进的时候，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掩护，而且这些人的射击技术还十分高超，炮弹打得很准，不时有炮弹精确的落到了奉军的阵地上。

这些俄国人的枪法同样出众，手中的莫辛纳干显然更加适合他们使用，在距离二三百米左右，甚至能够击中奉军士兵。这帮家伙战术动作更是十分娴熟，组成了标准的散兵线，极大的避开了奉军的火力，他们交替着快速向奉军的阵地压过来，后面的俄国炮兵也给他们助威，声音震天响。

孙安虎对李景林低声说道：“强敌来了！”rs！。

第三百二十二章重炮逞威

一发炮弹落在了距离邵飘萍只有十几米的地方，猛烈的爆炸起来，不过幸好邵飘萍和两个战士躲在了猫耳洞之中，但是爆炸也震得大块的泥土滚落下来，落到了他们的身上，这时候邵萍萍早就没有了原来的翩翩风度。

头上泥土砂石，脸上也被硝烟熏得花里胡哨，此时他什么也管不了了，只能躲在工事里面，等着炮击结束。

“妈的，俄国人的炮弹比刚才厉害多了，他们这是要作死啊！”

旁边一个士兵一听这话，认不出笑起来：“邵先生，您是大学问人，怎么还爆粗口啊？”

“爆粗口怎么了？现在要是给我一把枪，我马上就冲到第一线，哪怕把一腔血都撒在战场上。”

“邵先生，您可别吓我们，总司令可是亲自交代了，要保护您的安全，我们可不敢违抗命令。”

正说话之间，有几个担架快速的抬了下来，上面躺着几个浑身是伤的士兵，其中一个士兵似乎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不过怀中依旧死死的握着步枪，一刻也没有松手。

眼看着这个士兵被送了过去，邵飘萍的情绪也是起伏不定，叹口气说道：“我这些年写文章无数，但是全都加起来，也比不过一个为国牺牲的将士，这才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邵先生，你是有大学问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您能不能多写一点这些弟兄，上了战场我们都不怕死，就是有点怕被别人忘了。”

这个士兵说话之间还有一些羞涩，似乎主动求名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的心里也的确是如此想的。到了战场上，的确没有人害怕死亡，最担心的就是默默无闻，他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总要得到认可。

邵飘萍用力的点点头，笑着说道：“你放心吧，我一定能做到！”

炮击减弱了，俄国兵又一次涌上了奉军的阵地，邵飘萍也熟悉了战场的节奏，他不顾身边士兵的反对。又沿着交通壕，向最前线跑了一段，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前线只有几百米，已经能够看到两支军队正在殊死的拼杀。

俄国人派出了最精锐的力量，在密集的火炮掩护下。又一次冲上了奉军的阵地，这些俄国人和奉军再一次上演了残酷的白刃战。面对凶悍的俄国人。奉军士兵没有任何的犹豫。迎着俄国人的刀锋，就冲了上去。

经历过欧洲战火考验的部队，显然战斗力更加惊人，他们的拼刺也更加狠辣，而且还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俄军普遍比奉军要高大一点。身高臂长，就能让他们在更远的距离攻击奉军。

不少奉军战士在第一轮的交锋之中，就倒了下去，不过他们依旧没有任何的退缩。李景林，张贺年等人都是奉军之中拼刺的高手，主动带头拼杀，转眼也有不少的俄国人倒在了奉军的脚下，双方互有伤亡。

随着白刃战的持续，战场上拼杀的越来越激烈，其实作为俄军也有着自己的荣耀，他们能够接受打不过德国的命运，但是让他们承认自己不如中国人，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因此这些俄国人也全都拿出了拼命的架势。

奉军也同样如此，身背后就是绥芬河，如果他们后退一步，无数弟兄鲜血换来的中东路就要易主，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他们也拼尽了全力，子

弹打光了用刺刀，刺刀断掉了，就用双手，用牙齿，只要一息尚存，就和俄国人血战到底。

越来越多的奉军伤兵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和眼前的敌人同归于尽，在不远处，邵飘萍的眼中泪水滚滚而落，根本就止不住了，这时候他才最真实的感受到了战场上面的残酷，也理解了士兵的伟大。

有些人认为生死是人生最大的考验，但是眼前这些士兵，都已经把生死抛开了，忘记了所有的情绪，只要还以一丝力气，就和敌人死战，纯粹的你死我活的搏杀，没有任何的花哨，给人的震撼更是难以言说。

此时奉军的前线阵地都陷入了白刃战之中，有些位置已经出现了漏洞，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已经涌了进来，整条战线岌岌可危。

身在指挥部的张廷兰也得到了报告，秦威在一旁急忙说道："总司令，我要请战，让我带着兄弟们杀上去，保证能挡住俄国人的攻击，让他们有来无回！"

张廷兰微微寻思了一下，摆了摆手，然后说道："告诉孙安虎，让他下令，把士兵退下来，进入第二道防线。"

参谋领命急忙去传达了，而秦威还有些疑惑，问道："总司令，咱们的弟兄还能撑住，后面还有预备队，何必放弃阵地呢。"

"老秦，咱们到沙盘前面看看。"张廷兰拉着秦威到了沙盘前面，上面呈现出了整个战场的态势，张廷兰笑道："现在俄国人把攻击重点集中在了正面，显然是想要凭着强大的攻击能力，击穿咱们的防线。那就不妨避敌锋芒，主动退后，把他们诱导第二道防线上来，这样俄队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只要时机成熟，就把他们的后路切断，一举消灭这些俄国人。"

目前张廷兰手上所有兵力加起来，包括临时征召的民兵都计算在内，不过一万五千人左右，要想守住二三十公里长的防线，明显力量单薄，而且火力的配置也比较分散，因此主动退后，把俄国人引诱进来，也是十分正常的选择。

毕竟第一道防线本质上就是消耗敌人兵力的，奉军的主要火力都集中在了第二道防线，张廷兰仔细盯着沙盘，然后对秦威说道："预备队要随时做好准备，凭借着工事群消耗了俄军的兵力和火力之后，一旦他们露出了败象，你们就要立即出击，绕到俄军的后面去。把这股俄军都消灭在国境线上啊。"

秦威一听张廷兰竟然准备全歼俄国人，也笑着说道："总司令，要是把这些俄军都解决了，俄国在伯力到海参崴之间，就都没有多少兵力了，咱们是不是长驱直入，把这些土地都抢回来啊？"

对于乌苏里江东岸的土地，张廷兰同样是垂涎不已，这可不只是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那么简单，这块土地正对着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原本东北两面临海，南面是渤海黄海，而北面是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

有了这两面的出海口，东北的经济发展潜力将更加巨大，而且中国海军的战略空间也会成倍增加。不得不说沙俄的战略眼光独到。他们抢走了外东北，又把乌苏里江东岸的领土划走。一下子就把东三省北方的入海口切断了。

在后世吉林珲春距离大海只有十几公里。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却无法触碰海洋，那才是咫尺天涯，让无数的人扼腕叹息。收回外东北，改变整个中国的战略态势，为后世子孙争取到更好的生存空间。这是张廷兰早就确定

的努力方向。

对付日本人，收回失去的领土，是张廷兰给自己确定的两大任务，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摆在眼前。只要消灭了眼前的俄国人，就能踏足曾经失去的领土，这是何等的诱惑，张廷兰的脑子里面也在不断的思量。

半晌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还要等下去，要等着俄国人真正天下大乱，要等着咱们奉军进一步发展壮大，没有十万精兵，就别想恢复旧山河。"

"总司令，您说机会能等到么？"

"当然，俄国多数党早晚会闹起来，他们的理论必定遭到所有列强的反对，那时候才是咱们浑水摸鱼的机会。"

张廷兰不是傻瓜，他的头脑很清醒，如果奉军打败了俄国人，再踏上了俄国的土地，搞不好俄国临时政府就不去和德国死拼，转回头集中全力对付奉军了，那时候协约国集团都会发疯的，张廷兰可不想去改变一战的走向，因此眼前的这场战斗注定了是有限的交锋。

或者说这是一场预演，奉军收复领土的时机还在后面，不过张廷兰又说道："虽然不能拿回领土，但是拿点别的东西总行吧，老秦你要做好准备，双城子是地区的交通枢纽，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机车修理厂，还有一些军械工厂，消灭俄军之后，把这些东西都给了抢回来，一点都别给俄国人留！"

张廷兰心里头不断的思索着下面的局势，而孙安虎早已经接到了张廷兰的命令，他当即就指挥着奉军士兵开始缓缓后撤，不过想要顺利撤退，必须要压制住对方的火力，不然撤退的士兵就会沦为对方大炮的活靶子。

从开战以来，奉军的炮兵都是极为克制的，非常注意保存自己，并没有像俄国人那么张扬，这也是奉军的防守反击的战术决定的。这时候也到了动用炮兵的时候，孙安虎下令一个重炮营做好了战斗准备。

十二门一百五十毫米的榴弹炮做好了准备，这个级别的火炮是奉军从俄国人手里头淘换来的破烂，现在用来对付俄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军并没有装备这个级别的火炮。

奉军的炮兵做好了全面的准备，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俄国人，这个级别的火炮具有极其强烈的震撼性，一枚炮弹重四十二千克，需要两个士兵抬着，才能装填起来。

炮兵也早就跃跃欲试了，现在得到了命令，十二门火炮一同发射，巨大的炮弹划过天空，狠狠的砸向了俄军的炮兵阵地。俄国炮兵也经历过一战的考验，对于重炮特有的呼啸之声十分熟悉，听到了之后，他们也全都傻眼了。

这帮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人手里头竟然有这种大杀器，俄军炮兵指挥官的脸都绿了，早知道奉军有这么强大的装备，他们哪还敢在奉军面前张牙舞爪啊。这帮俄国人既痛骂俄国当官的，又暗骂奉军无耻，明明有这么厉害的武器，为什么从一开始却一个劲的装孙子。

当然俄国人不会明白，要不是这么会装，哪会有这么好的杀伤效果，重炮的炮弹呼啸着砸中了俄军的阵地，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爆炸了，每一发炮弹，能够轻易将几十米的范围变成无人区，在第一轮攻击之中，就有不少俄国兵被炸成了碎片。

紧接着奉军炮兵校正了参数，又一轮更加精准的炮弹砸了过来，俄军的

炮兵阵地顿时笼罩在了硝烟之中，就好像上天降下了无数的雷霆一般，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瞬间抹除了一大片，只留下一堆金属零件，还有残缺的尸体。

第三百二十三章日本人逼宫

同奉军打了一天多，俄军死掉的士兵超过了七百人，如果算上受伤的，已经有一千多人失去了战斗力，而且更加要命的是奉军的重炮突然发威，一下子摧毁了二十几门火炮，俄军炮兵超过三分之一的战斗力被抹除掉了。

康斯坦丁得到了报告之后，呆坐在办公桌的前面，足足有三分钟，没有说一句话，他已经被这个结果震惊了，当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在中国大地长驱直入，战死的不过是几十人而已，还不到现在的一个零头。

从奉军的表现来看，不由得让康斯坦丁想起了当初的日俄战争，那可是俄国人的一段惨痛经历，堂堂的沙俄败给了一个黄种人国家，成为了西方世界的笑柄。而此时黄种人之中又出现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别看眼前的奉军还很弱小，但是奉军和日军还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人更多的是疯狂，失去理智的疯狂，靠着成堆的生命去换取胜利，而奉军则是十分谨慎狡猾，康斯坦丁很清楚，今天奉军付出的牺牲远远少于俄国人，虽然这个现实很难接受，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

他亲自到了前线去视察，俄军炮兵阵地凄惨的模样就好像传说中的地狱一般，只要看过一眼，就会永生难忘。满地残破的肢体，泥土之中都是炮弹的碎片，很多碎片上面都浸透了鲜血。

康斯坦丁突然觉得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他稍微一用力，那个东西就破碎了，有点像葡萄粒一般，他猛地低下了头，只见脚下正是一颗眼珠子。已经被他给踩碎了，里面透明的液体已经沾满了一脚。

而就在脚的前面不到二十厘米，就有一个满是鲜血的手爪，正是做着挣扎的动作，就在这个是，这只手掌永远离开了他的主人。康斯坦丁也是久经大战，但是他也很少见到这么凄惨的情况，几乎和欧洲的战场差不多了，没想到奉军的火力竟然是这么强大，简直是不可想象。

惨痛的损失让康斯坦丁心痛不已。不过还有一点安慰，就是俄队并非没有什么战果，他们已经攻破了第一道防线，只要再加把劲，就能把奉军的防线击穿。到那个时候，该死的奉军就成了一块砧板上的肉。

康斯坦丁不断的这么告诫自己。胜利一定会属于俄国的。在军队稍事休整之后，俄军又一次展开了猛攻，原野之上再度响起了乌拉的喊声，灰色的牲口向着奉军扑了过去。

而退守第二道防线之后的奉军兵力更加雄厚，火力也更充足，远中近程的火力形成了密集的网络。能够给予俄军致命的打击。另外奉军在防御工事上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战场的经验证明七十六毫米山炮只能产生一个一米多深的坑，即便是松软的泥土地，也不会超过两米。

一百二十二毫米炮弹的弹坑也就是四五米左右。也就是说奉军如果将防炮洞修道十米深左右，上面覆盖七八米的泥土，就完全可以防住俄军的炮击，因此奉军将第二道战线上面的防炮洞全部加固起来。

大型的猫耳洞要达到十米深，小型的也要在五米以上，这样俄国人的炮弹就没法伤到奉军士兵了。在第二道防线中间位置有一座不大的石头山，只有二三十米高，说是山，更像是一块巨大的石头。

安排防御工事，就要善于利用天然的地形，这个小石头山被奉军充分利用起来，从上到下，设置了三层火力点，而且奉军把仅有的一点水泥也用在

了这个石头山上。从建设北市场开始，奉天对于水泥的需求就十分惊人，洋灰厂经过了几次扩大，产能还远远跟不上需求。

在开战之后，张廷兰也从奉天调了一部分水泥过来，不过由于铁路运力有限，只运过了五百多吨，为了加固这个石头山，一下子就投入进去二百多吨，修筑了十几个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碉堡，与山石都完美的融合起来，能够极大的提升生存能力。

在石头上的周围又挖了不少的战壕地道，能够输送弹药，经过一番苦心设计，这里几乎被打造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堡垒，成为第二道防线的核心枢纽。

很快俄国人就杀了过来，他们距离奉军的阵地越来越近，很快就进入了机枪的射程之中，石头山从上到下，所有的火力点突然全开，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火刺猬一般，每一个射位都经过了仔细的计算，所有的机枪组合到一起，能够形成了绵密的火力网，周围方圆几百米之内完全没有任何的死角，只要敢于冲进来，就要做好被打成筛子的准备。

这次打头阵的还是俄国最精锐的力量，他们成功拿下了奉军的第一道防线，正是信心膨胀的时候，想要一鼓作气，击穿奉军的阵地，哪知道他们一下子就撞到了铁板上面。

瞬间就有几十个人被机枪扫到，其他的人全都伏在地上，一动不敢动，而奉军不只有机枪，还有迫击炮，奉军最新的八十二毫米迫击炮也到了发威的时候，虽然在五六百米之外，就已经打不准了，但是关系并不大，奉军打得就是面杀伤。

炮兵基本确定方向之后，就不断的把炮弹一发一发的射出去，迫击炮的确是穷人的武器，别的炮弹都要使用铜，而迫击炮只要用铸铁就可以了，奉军已经能够大量的生产，使用起来也就不用心疼。

炮弹像不要钱一样，砸到了俄国人的头上，这下子俄国人可是吃到了苦头，在奉军凶猛的打击之下，死伤十分惨重。当然俄国人也渐渐的学聪明了，他们主动避开了这个庞大的堡垒群，转而攻击两旁的薄弱位置，试图迂回突破。

不过这显然也是他们的妄想，奉军早有充分的准备，两边都布置了大量的人马严阵以待。张廷枢也在战壕之中，同所有奉军士兵一样。手中端着水连珠步枪，对准了那些冲过来的俄国人。

张廷枢的这杆步枪看起来和普通士兵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的枪管和零件都是精挑细选的，作为张廷兰的兄弟，这点特权还是有的，而且张廷枢本身枪法就很不错，经过战场的历练，进步就更加惊人了。

渐渐的俄国人冲了过来，张廷枢也在努力寻找着最合适的目标，渐渐的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落入了张廷枢的视线之中。这个家伙十分狡猾，在奔跑的过程中，不断的做着各种规避的动作，根本找不到瞄准的机会。

张廷枢几次想要开枪，都被这家伙给提前避开了。二少爷也只能耐着性子，这个家伙突然滚到了一块石头的背后。张廷枢立刻感到了机会来了。

他瞄准了这家伙可能冲出来的方向。只见人影闪动的时候，他猛地扣动了扳机，啪的一声俄军的脑袋正好被子弹击中了，一下子脑浆四溅。

成功干掉了一个俄国人之后，张廷枢又选择下一个目标，整条战线之上。所有奉军都忘情的投入战斗之中。一支强兵只有在不断的磨砺之中才能

诞生，俄队是一块不错的磨刀石，奉军战士迅速的成熟起来。

不只是战术水平快速提高，更重要的是心态不断的变化。在战场上，往往比拼的就是信心，以往中国被列强踩在了脚底下，国家衰败，从上到下都患上了“恐洋症”西方国家都被冠以列强的称号，自认是弱者。

可是在这场血火的较量之中，奉军没有丝毫的落下风，相反在攻防之中，奉军占据了不小的便宜，列强不过如此！

每一个奉军士兵的心态都在悄然的改变，这支部队更加的自信从容，一个强大的军队，必须有必胜的心态，显然奉军迈向了成为强军的第一步。

奉军这种变化有人欢喜，也有人愁，最为发愁的就是日本人，从奉军收复中东路开始，日本人都感到了一丝不安，正所谓做贼心虚，奉军能够攻击俄国人的中东路，就有可能把目光盯在南满铁路上面。

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日本人也抛开了一些固有的蔑视，开始重点关注奉军的变化，尤其是在奉军快速解决了霍尔瓦特的部下之后，日本人也感到必须要重新衡量奉军的战斗力了。

奉天总领事赤尻正助动用一切力量，将各种消息都汇集到了一起，仔细的分析研究，他想要找到奉军强大的奥妙，随着收集的资料越来越丰富，赤尻正助就感到了从脖子后面涌出了一股凉气，在过去的两年时间，奉军已经悄然强大起来。

势力范围从一省扩张到了三省，军队从一个师变成了五个师，而且奉军这种进步还是全面的发展。商业快速发展，金融基本独立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不少的工厂，政府的财政税收不断的增加。

根据现在的资料显示，奉军至少比以往强大了十倍不止，特别是让日本人感到费解的就是奉军的军火来源，其实在一战期间，中队最多采购的就是日本的军火，日本人淘汰的三十式步枪不断的出口中国。

而奉军并没有装备日系的军械，反倒是大量的准备了俄式的军火，这些军火的来源就很值得思索，是俄国人主动给的，还是奉军用什么手段弄到的，总之都要搞清楚。

另外还有一样事情让赤尻正助坐立不安，那就是东三省出现了一大批的工厂，全都是重工业的，有钢铁厂，有发电厂，而且奉军的兵工厂也在不断的扩张，奉天一座，吉林一座，尤其是吉林的兵工厂，有多少产量，能造什么东西，日本人都不太清楚。

将这些情报综合到了一起，赤尻正助发现了一个让他惊骇的事实，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奉系军事和经济的两条腿已经有了一定的根基，只要假以时日，一定会壮大起来。想到这里他再也坐不住了，急忙向东京撰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加强对奉军的情报渗透，弥补一段时间以来的疏忽。

另外赤尻正助认为必须要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奉军的发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能让奉军拿到中东路，不然奉系发展的势头就超出了日本人的控制，因此赤尻正助快速到了帅府，找到了老张。

一见面赤尻正助就显得十分郑重，对张作霖说道：“张将军，帝国政府和俄国是同盟关系，我们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盟友受到攻击，我认为奉军必须停止和俄国的军事行动。”

“俄国人欺负到了奉军的家门口，难道还要我们等着挨刀么？”

“张将军，这是帝国政府的最后忠告，如果奉军还不听从，我们会停止奉

军使用中东路的权力，帝国政府说到做到！”

第三百二十四章围歼

南满铁路联系着奉天和长春，是东三省物资北运最重要的交通线，特别是在战时，铁路运输的作用无与伦比，这时候日本人突然提出掐断铁路运输，张作霖的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

“总领事先生，这是贵国的威胁么？”

“张将军，帝国政府是带着善意的，希望你们能和俄国政府停止战争，和平协商，但是你们不听，帝国不得不采取一些强硬措施，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应该有奉天一力承担。”

老张一听这话，简直被气乐了，他鼻子里面哼了一声，然后说道：“你们威胁奉天的安全，结果还是我们的不是，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么？你们管理着南满铁路不假，但是这条铁路在中国境内，我们就应该有使用铁路的权力，你们私自掐断铁路，这算什么？”

“铁路是经济用途，不应该涉及到军事问题，尤其是奉天正在和俄国交战，这是帝国政府怎么也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从即刻开始，奉军的军火物资都不能通过中东路。”

赤尻正助说话的时候十分平和，但是越是平和，就月让老张气愤，恨不得直接把这个家伙撕碎了。每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老张都以为已经见识了最无耻的嘴脸，但是下一次日本人还会打破这个记录，这就叫做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

赤尻正助这个家伙简直满嘴都是谎言，铁路从来都是和军事紧密相连的，什么时候不能运军事物资了，这简直就是在强词夺理。

“总领事先生，俄国主动侵犯中国，奉天军民奋起反抗。如果贵国执意切断铁路线，无疑会对双方的友情造成极大的伤害，所造成的一切后果都要贵国承担。”

张作霖已经看透了日本人的嘴脸，当初张廷兰在收复中东路的时候，就再三和老张说过，日本人靠不住，如果不把铁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一旦发生战事，日本人完全可以利用铁路作为要挟，扯奉军的后腿。话刚说完，就已经被验证了。

“张将军，在鄙人看来，奉天和俄国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你们攻击中东路造成的。如果奉天方面能够将中东路交出来，由中日俄三方联合管理。帝国政府自然愿意让你们使用中东路。甚至可以愿意从中周旋，让俄国人接受这个提议，对各方都是好事情。”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老张哪能不了解日本人的鬼心思啊，他们还是打着插手中东路的如意算盘，不过老张也清楚。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不然整个东三省就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奉军也就万劫不复了。

可是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铁路就要被掐断。前线的一万多士兵供给就要被掐断，别看张廷兰往吉林大量的移民，但是距离开发出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东三省的经济重心还在奉天，大半的战争物资还要靠着奉天输送。

如果日本人掐断了铁路线，对于前线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老张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但是心里头已经翻江倒海了，如果失去了后勤的补给，奉军还能不能打赢俄国人，这是谁心里都没底的事情，老张也不能不着急。

正在这个时候，孙烈臣兴匆匆的从外面走了进来，手里头拿着一份电

报，一见赤尻正助也在这里，并没有说什么，而是将电报送到了老张的面前。
张作霖接过了电报，看了一眼，脸上就露出了狂喜之色，方才心里头的焦急全都抛开了，轻轻把电报拍在了桌面上，扫了一眼赤尻正助，慢悠悠的说道：“总领事先生，我向你通报一个好消息，英勇的奉军将士已经全面包围了俄军，胜负就在眼前，恐怕有些人要枉费心机了！”
听到老张的话，赤尻正助的脸色顿时一阵狂变，他刚刚耀武扬威的威胁奉军，结果转过头了就被人家狠狠抽了一巴掌，顿时让他脸蛋通红，满脑袋冒金星，甚至都找不到了东南西北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奉军的战斗力会这么强，在战前赤尻正助也分析过，虽然俄国人国内问题众多，但是军队的底子还在，奉军能挡住俄军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但是现在奉军不只挡住了俄军，还把俄国人包围了，这简直是超乎预料，如果奉军把俄国人都消灭了，他们掐断铁路还有什么用啊，这不是白白的得罪人么！
赤尻正助的心里头一团乱麻，最让他无法接受的就是奉军的战斗力怎么变得这么强了，竟然可以和列强抗衡，在奉军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支土匪军队变成了劲旅，他的心里头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局势的变化已经超出了赤尻正助的估计，他不得不重新安排应对的办法，这个家伙只能狼狈的告辞。
眼看着他的背影，张作霖狠狠的啐了一口：“妈了巴子的，这帮日本鬼子真他妈不是东西，竟然准备掐断满铁，想让咱们把中东路拱手相让，简直是混蛋透顶！”
孙烈臣的脸色也阴沉下来，叹口气说道：“雨亭，铁路就是身上的血脉，掌控在了日本人的手里，他们就能随时掐断，让咱们运转不灵，日本人掌控了铁路，就等于握住了咱们的兴衰。我现在才彻底理解拙言的深谋远虑，铁路太重要了，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我们都要把中东路抢回了，不能再受制于人了。”
“不只是中东路，我们还要想办法，绕开满铁，把长春和奉天直接连起来，咱们暂时没有力量收回满铁，但是也要让这条铁路变成废品。”老张狠狠的说道：“我已经安排人去联系詹天佑先生了，让他北上一次，帮着咱们规划一下铁路，只要这次中东路的事情结束，咱们马上就开工，倾尽东三省的财力，也要把铁路修好，小鬼子永远别想讹诈咱们，我张某人不受任何人的摆布！”
修路的事情其实不只一次提起过，张廷兰，杨宇霆，王永江等人都先后提出要求，要大修道路，尤其是在大量移民之后，更是利用充足的劳动力，大修公路，基本的要求是能够并排跑两辆大马车。
不过显然这还不够，必须要用运力更大，速度更快的铁路才行，张作霖已经下定了这个决心，孙烈臣也比较支持，他笑着说道：“这次拙言的动作很快，只要能把这些俄军消灭掉，中东路的麻烦就已经解决了大半。”
“千万不能放松，说不定俄国人还会派遣更多的军队过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而且还要提防着日本人掐断铁路，你马上把奉天所有的马车队都组织起来，另外和实业团也联系起来，尽可能的组织运力，真正到了要需

要的时候，咱们就算是用肩膀扛，用小车推，也要把这一关闯过去！”

收复中东路不只关系到奉军的兴衰，而且对于老张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他的两个儿子，张学良和张学铭都在前线，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儿子的在前面拼杀，当爹的哪能落后啊。

不只老张有这个想法，身在吉林的张作相也是如此，在得到老张的通知之后，张作相也立刻行动起来，吉林的商界也被动员起来，省长郭宗熙也极为卖力气，让所有农场也做好了出人出力的准备。

现在虽然现在正是春耕的时候，但是农场的组织效率远不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可比，吉林方面很快组织起来十万民夫，主要集中在了长春和吉林之间，原本长春和吉林之间也有铁路连接，不过这条铁路是南满铁路的支线，归日本人控制。

张作相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好在两地的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征用这些民夫，基本上能满足需要了。

就在东三省全面动员的时候，张廷兰正在指挥着军队，完成了对俄军的包围，双方自从开战以来，在第二道防线的争夺是最激烈的，俄国人将最精锐的力量全都投入进来，猛扑奉军。

而张廷兰也动用最精锐的力量，现在的护路军第一旅前身就是警备师的第一旅，也就是最初的独立旅，是张廷兰一手训练的部队，在辽南的平叛之中，立下赫赫战功，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之后，也是频频建功立业。

俄国人的攻势很猛烈，几次冲上了奉军的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奉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强大的火力，终于将俄国人压了下去。

眼看着进攻失利，俄军也陷入了被动之中，他们的物资本来就不充裕，面对着巨大的消耗，他们的军火已经跟不上了，尤其是炮弹都几乎打空了。

这时候正是奉军一显身手的好机会，大家忍了俄国人这么长时间，为的就是这个机会，秦威率领着预备队已经绕过了主阵地，向俄军后面穿插过去。由于康斯坦丁一味猛攻，整个俄军部队已经嵌入了奉军的阵地之中，形成了一个深入七八公里，宽度在五六公里的突出部，奉军瞄准的就是这个突出部。

秦威指挥着部队，向俄国人发动了猛攻，足足四十几门火炮，拼命的轰击俄军的侧翼，渐渐的俄国人被切成了两部分。

第三百二十五章扬我国威

在过去的一个冬天里，奉军的炮兵部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只补齐了原来的缺口，还添置了一百五十毫米的重炮，实力成倍的增加。张廷兰手下的护路军又是奉军炮兵中实力最强大的，现在正是发威的时候。

所有的炮兵都打疯了，有的人干脆脱了一个光膀子，露出健壮的体魄，他们不停的搬运炮弹，其他人则是瞄准俄军的方向，将一发发的炮弹送到俄国人的脑袋上面，同时带去的还有死神的邀请。

在奉军猛烈的攻击之下，俄国人损失极为惨重，每一发炮弹落下，都有生命被带走，靠着强大的火力开路，秦威指挥着奉军向俄军发动了的攻击，不断的压缩俄军的生存空间。

康斯坦丁这个时候也感到了不妙，他严重错估了奉军的实力，怎么也想不到一直落后愚昧的中国，怎么会突然变出了这么强大的军队，当然他还不清楚这些武器全都是从俄国走私过来的，如果他知道了实情，只怕会当场就气疯了。

前线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紧急，奉军从两个方向收拢包围圈，现在俄军已经变成了一个哑铃的形状，两头大而中间窄，最窄的地方只有两千米了，只要这点联系被掐断了，俄军就彻底被切开了，等待康斯坦丁的也只能是失败的命运，而是还是惨败给中国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告诉那些笨蛋，必须守住，死死的守住，不能让中国人突破我们的防线，谁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打碎他的脑袋！”

康斯坦丁咆哮着向士兵下达了命令，而这时候前方的炮火突然更加猛烈了，重炮的怒吼震动天地，俄军的指挥部就好像大海上面的一叶小舟一般。左摇右摆，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而随着这种摇摆，康斯坦丁的心也在不住的晃荡，他终于感到了害怕。

此时的奉军也的确发动了最凶猛的攻势，密集的火炮猛轰狭窄的俄军结合部，炮弹将土地一遍又一遍的犁过。任何生命都逃不过被摧毁的命运，以服从著称的灰色牲口也感到了恐惧，他们纷纷四散奔逃，想要逃出生天。

眼看着俄国人乱了起来，秦威的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只要军心涣散了。想要击败俄军，就容易太多了。趁着这个机会，他下达了冲锋的命令。

在原野上面，无数奉军士兵弓着身子，手中擎着步枪，快速的行动，与俄国人喜欢高声呼喊不同。奉军的冲锋并没有震天响的喊叫，不过气势却没有任何的减弱，相反还平添了一种肃杀的感觉。

无数沉默的士兵，快速的在原野上面前进，任何敢于阻拦的对手全都被消灭掉，渐渐的从两面杀过来的奉军已经能够互相看到对方了，在他们的中间，只剩下一些残余的俄军。还试图抵抗，这些人全都被奉军猛烈的炮火打成了碎片。

随着两支奉军汇合到了一起，俄军的最后生路也被掐断了，足有将近六千名俄国士兵被彻底围困起来，里里外外都是奉军的战士，他们已经成了到嘴的肉，就看奉军再恩么吃了。

而在包围圈外面。康斯坦丁的手上只剩了三四千人，而且这些军队之中大半都是后勤运输人员，战斗力比不了那些精锐力量，不过康斯坦丁也不想放弃。

他很清楚现在退后一步。就等于是承认了失败，因此这个家伙将最后的一点兵力也集中起来，想要趁着奉军包围圈刚刚形成，还比较虚弱的时候，将包围圈冲开，救出被困的俄国人。

俄军再度集中起来，向着奉军的结合部冲了过去，负责指挥的正是吴凯杰，他现在的处境并不算好，被困住的俄军想要做困兽之斗，拼命的冲击包围圈，而外面的俄军也试图救援被困的同伴。

“弟兄们，能不能吃掉这些俄国人，就看大家能不能挡住这些俄国人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

奉军将士发出了怒吼之声，面对亡命徒一般的俄军，奉军毫不客气，分成了前后两队，拼命的攻击俄国人，密集的子弹倾泻过去，不断有俄国人中弹倒地，尸体堆积起来，就好像小山一样。

这些俄国人也知道，这是唯一的生路，如果不能冲破，就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因此他们拼命的冲击，内外的俄军都打疯了，他们不顾死伤，踏着同伴的尸体，不断向奉军涌了过来。

吴凯杰也打得眼珠子发红，他猛地站起身，投出了一颗手榴弹，顿时有几个俄国人应声倒地，不过就在投弹的一刹那，也有一发子弹擦着肩膀打了过去，只要稍微偏一点，脖子上面就要出现一个大窟窿，吴凯杰也是惊得一身冷汗。

现在并不是害怕的时候，俄国人还在不断的接近，吴凯杰也都杀红了眼，将手榴弹投了出去之后，就端起了刺刀，迎面就和俄国兵杀到了一起，一方是为了生存，不惜性命，一方是为了胜利，不计代价。

全都拼红了眼，吴凯杰一连刺倒了三个俄国人，刺刀的刀刃也受到了损伤，他把背后的大刀拿了出来，在草原和蒙匪作战的时候，吴凯杰也向一些武术名叫学过功夫，一口大刀玩得很溜，现在正是使用的好时候。

他猛地向一个俄**官扑了过去，砍刀也挥了出去，正好切在了对方的脖子上，这一刀劲头十足，斗大的脑袋一下子就被抛上了天空，一腔的鲜血全都喷涌了出来，像是一个鲜红的喷泉一般。

尸体扑通倒在了地上，其他的俄国人都有些吓傻了，根本没有料到竟然会有人这么凶悍，他们连连往后退，而此时吴凯杰也一点不客气，把配枪一下子拔了出去，接连三枪，又有三个俄军被击毙了。

离着远了就用手枪，离着近了就用砍刀，火器时代的战场，竟然有了这么惨烈的肉搏战，简直出乎了意料。

战斗持续进行，虽然奉军将士十分英勇，但是他们数量毕竟不占优势，而且还要应付两面的攻击，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包围圈两面的俄军越来越近了。就在他们似乎要突破的时候，突然大地之上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震动之声，由远而近，快速的向这边冲了过来。

奉军的骑兵终于出动了，马占山率领着骑兵部队终于出击了，一千多名骑兵手中举着闪亮的马刀，在阳光之下，不断闪出寒光，他们快速向俄国冲了过来，原本包围圈外面的俄军还指望着攻破奉军的防线，可是现在一看那些快速袭来的骑兵，全都从心里涌起了强烈的恐惧。

他们再也承受不住了，还救什么同伴啊，能保住他们自己的性命就不错了，这些人纷纷逃窜，马占山他们像一阵旋风一样杀了过来，双方越来越

近，马占山手起刀落，砍翻了一个俄军，其他人也有样学样，手中的马刀不断的挥舞，俄军一时之间人头滚滚，鲜血将黑土地染成了妖异的颜色。

“老吴没事吧，还能撑住不？”马占山大声的问道。

“你要是再晚一点，就等着给我收尸吧！”吴凯杰一看援兵终于到了，那股心劲也消失了，顿时感到了双臂酸胀到了极点，几乎握不住大砍刀了，只能蹲在地上不住的喘息，其他的战士也是如此，全都疲惫到了极点。

就在白刃搏杀的时候，有近百士兵伤亡，不过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也是有巨大的收获的，俄国人已经彻底失去了突围的可能，奉军的大局已定。

“老吴，你先在这盯着，我们还要追杀逃跑的那些孙子！”

“嗯，多杀几个俄国人，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

马占山带领着骑兵部队散成了巨大的扇子面形，向着俄**队就杀了过去，此时的康斯坦丁一看救人无望，他知道只剩下逃跑一条路了，这个家伙在贴身警卫的保护之下，快速的逃命，也顾不得其他人了。

当头的逃走了，其余的士兵更是旗倒兵散，马占山率领着部下，在原野上疯狂的追杀这些俄国兵，他们就好像一群羔羊一般，只知道逃跑，全然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在这种时候，能够逃跑其实也是一种福分，剩余的那些俄国兵被牢牢的围困了起来，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张廷兰得到报告之后，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是打赢了。

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张廷兰也得到了消息，日本人已经切断了南满铁路，不准奉天的军火北运，对于日本人的行径张廷兰既感到意料之中，同时又是愤恨不已。

如果奉军不能快速解决俄国人，拖入了长期的交战，日本人再突然掐断南满铁路，奉军就有失败的危险，特别是经过激战之后，奉军的子弹炮弹都消耗差不多了，如果补充跟不上，那下场可想而知。

“先收拾俄国人，回过头来再整治小鬼子，竟敢暗算老子，要是让他们好过了，张字就倒着写！”

张廷兰怒气填胸，当即传下命令，将包围圈中的俄国人全部消灭，邵飘萍还有几个年轻的记者全都亲眼见证着击败俄军的重要时刻，他们也都激动不已，随即一篇名为《扬我国威》的战地报道就传遍了全国……

第三百二十六章纵兵抢掠

得知了日本人的异动之后，张廷兰就知道必须速战速决，只有这样才能腾出手来，防止日本人在背后捅自己一刀。

因此张廷兰毫不客气的把家底都拿了出来，一共集中了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三十六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五十四门，七十六毫米山炮将近一百门。这种规模的火炮群在目前的中国绝对堪称奢侈，除了奉军之外，恐怕没有谁能拿出来。

张廷兰摆出了这个架势，也不只是为了对付这些俄国人，更是为了让觊觎东三省的人都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别看奉军相比列强，就是一根小草，但是这颗草里面有一根钉子，谁敢踩就要坐好被扎的准备。

象征着奉军尊严的两百来门火炮全都对准了这些俄国兵，张廷兰一声令下，大炮一同轰鸣，巨大的震动让天地都为之失色，炮弹发射的红光把半边天空染成了血色。

凶猛的炮火给俄国人带去的是难以计量的伤亡，越来越多的俄国兵蜷缩在战壕和掩体之中，面对着大炮的轰鸣，他们绝望的哀嚎，原本懦弱卑微的中国人，突然露出了狰狞的獠牙，凶残的劲头让他们从心底里头感到惊恐不安。

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到了几个俄国人藏身的掩体旁边，炮弹炸裂，一阵金属弹片像暴风雨一般，席卷过来，顷刻之间，几个俄国人就被击穿，有的人被削去利润半边脑袋，露出了雪白的脑浆。有的人被切断了肢体，鲜血狂奔，更多的人是被溅起的散碎石块击中，身体变成了一块破布。

一发接着一发的炮弹落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被炸成了碎片残余的俄国人也是战战兢兢。不住的祈祷上帝，希望能躲过炮火的轰击，不过他们也清楚，这完全是一种奢望。就算侥幸逃过了奉军的火炮，接下来他们也会死在奉军的攻击之中，想要活下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乖乖的投降。

在长宽两三公里的范围之内，六千多名俄国兵都成了瓮中之鳖，奉军将包围圈越缩越小，不断的把残余的俄国人驱赶到一起。张廷兰也亲自到了一线视察。

“现在时机也差不多了，发动总攻吧！”

得到了张廷兰的命令，孙安虎，姜登选等人都十分的兴奋，急忙安排部队。就要执行命令，张廷兰又叫住了他们。

“这一次尽可能的抓俘虏。能抓多少。抓多少。”

“总司令，以往您可都让我们多杀人，尤其是这帮侵犯咱们土地的列强，一定让他们有来无回，怎么现在改变了方略了？”

“那些祸害该除掉，一定不能放松。可是咱们下一步要大修道路了，历来搞大工程，都免不了死人，现在多抓点俄国俘虏。然后都给我送过去当苦力，什么时候死了什么时候拉倒。”

“总司令，这道路的确该大修了，最好是修铁路，有了咱们自己的铁路，就不用受日本鬼子的讹诈了。您放心吧，我们一定尽量抓俘虏，不，是抓劳工！”

孙安虎他们按照张廷兰的命令，快速组织奉军发动了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之下，奉军四面出击，杀入了俄国人的阵地之中，已经被大炮折磨的快要

发疯的俄国人，一见奉军杀了过来，就有些胆小的人扔了步枪，举手投降。

而且奉军这一次也十分好说话，一点赶尽杀绝的意思也没有，只要他们举手投降，奉军就让他们交出所有武器，乖乖的蹲在一边，更不想以往那么狠辣，这些俄国兵已经投降能够活命，心里头也都不断的打着自己的算盘。

能活着就比死了好，尤其是现在俄国刚刚经历革命，很多俄国兵原本是效忠沙皇的，可是现在沙皇已经倒台了，一个临时政府还不知道他们拼命，越来越多的俄国人选择了投降。

当然还有一些俄国兵比较愚顽，他们根本不愿意向弱小的中国人投降，因此这些俄国人全都选择了死战，他们结成了一个个战斗队，依托工事，妄图阻挡奉军的进攻。

对于这些俄国人，奉军没有一点客气，利用迫击炮和重机枪，不断的将负隅顽抗的俄国人打成碎片，扫尾的战斗足足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战斗终于宣告结束。

奉军一共击毙了一千五百多人，同时抓获了四千多俘虏，还有几百个伤员，基本上都是重伤号，没有一点救治的可能了，奉军自己的药品还不够用，哪里会在这些人身上浪费。

不过孙安虎也不愿意浪费资源，他下令奉军将这些重伤的俄国人全都拖到了一边树林里面的空地上，然后将俄国人全都绑在了树桩上面。在奉军之中抽出了一批刚刚经历战火的新兵，让他们一对一的面对这些俄国人。

这次奉军和俄国人交战，不少新兵拼刺的技术还严重落后，拼刺刀除了比拼技巧之外，更多的就是胆量。谁的士气更高，谁的心肠更狠，谁就能在拼刺的时候取得更大的优势，也就能够活下来。

因此奉军之中所有表现不佳的新兵都被集中了起来，这些俄国伤兵成了奉军最好的活靶子，把他们分批绑在树桩上面，负责指挥的就是周子健，当初他也面对过同样的局面，不过他当时杀的是蒙匪。

“弟兄们，我知道第一次杀人，谁都会感到恐惧，但是你们必须清楚，这帮俄国人准备抢夺我们的土地，试图杀害我们的同胞，不用说别的，这次战斗之中，有多少袍泽弟兄死在了他们的手上，你们都清楚。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勇敢的杀死这些混蛋，变成一个真正的战士，要么就滚出奉军的队伍，不敢杀人，你们根本不配做一个战士！”

对于奉军士兵来说，滚出军队无疑是最严厉的警告，失去了军人的身份，就失去了丰厚的收入，也失去了尊严，同时家里人享受的种种福利也都会被取消，对于很多朴实的年轻人来说，这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一想到家里人失望的表情，这些年轻人也都露出了绝然之色，其中一个士兵猛地把刺刀端了起来，率先刺中了俄国人的胸膛。这个俄国人或许伤势太严重了，并没有多少血液喷射出来，不过这个士兵的刺刀被卡在了胸骨上面，一时间根本拿不下来。

那个俄国人还没有死透，咬牙切齿的，表情十分的狰狞可怖，喉咙之中发出一连串野兽一般的吼声。这个奉军士兵也把眉头立了起来，他一连拉了两三次，还是没法把刺刀拽出来，只好抬起脚，猛地踩在了俄国人的胸口上面，然后手脚并用，一下子把刺刀拔了出来，一股鲜血喷了出来，溅到了这个士兵的身上。

其他人看了这个血腥的一幕，也狠下了心思，一个个纷纷把刺刀端了起

来，照着眼前的俄国人，不断的挥动刺刀，渐渐的这些家伙全都被刺死。

就这样一批接着一批，奉军的士兵将所有的俄国伤员全都刺成了马蜂窝，然后随便挖了一个深坑，然后全都埋了进去，这就是他们想要侵略中国的下场。

除了这些人之外，奉军把其他四千多伤员全都抓进了俘虏营，严加看管起来，这些都是为了的苦力，张廷兰也交代了一下，不能把他们都饿死，但是也不能让这帮人吃饱，总之维持一个半死不活就可以了。

整场战斗的伤亡情况也很快统计了出来，奉军一共有一千两百多名士兵战死，还有一千多人负伤，总体伤亡比起抢夺中东路的战斗要少了很多，主要是得益于奉军土木工事的大量使用，极大的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

而且这一次奉军取得的战果也相当辉煌，一共俘虏了五千多名俘虏，击毙的俄军超过了四千人，基本上一万多的来犯俄军主力全部被消灭。康斯坦丁一路疯跑回了俄国，勉强摆脱了马占山的追杀，但是身边剩下的士兵不到一千人了，其他的俄军士兵全都逃散了。

除了消灭了这些有生力量之外，奉军还缴获了大炮二十四门，完好的步枪七千多杆，另外子弹，炮弹，还有军粮不计其数。

虽然奉军已经算是很富裕了，但是谁也不会嫌弃东西多，张廷兰毫不客气的全都收了下来。

热闹了三四天的绥芬河终于恢复了一丝的宁静，原本战战兢兢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能够长出了一口气，俄**队被击败了，而且败得十分凄惨，这个消息让这些边境的百姓欣喜若狂。

多少年来，他们受尽了俄国人的欺凌，不时就有俄**队越境sāo扰他们，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军队做后盾，他们只能任人宰割。现在终于出现了一支能够击败俄国人的军队，他们全都像过年一般，带着仅有的肥猪鸡鸭，前来犒劳奉军士兵。

刚刚经历战火的士兵也能放松下来，不过张廷兰可没有歇着，他把主要的军官都召集了过来。

“诸位，缴获的那点东西不过是一个开胃菜，情报人员已经送来了消息，双城子的机修厂里面还有一个车间，能够生产铁轨，正是我们现在缺少的，大家谁愿意执行这个任务，把厂子抢回来？”

第三百二十七章洗劫双城子

奉军击败了俄国人！

这个消息像是一个炸雷一般，在中国上空响了起来，产生的震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张廷兰的估计，自从邵飘萍通过新闻报纸将陆续发表了几篇战地报道之后，整个中国就已经开始沸腾了。

各地的青年学生猛然发现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有一支敢于和列强叫板的军队，还有一支能够为了中国利益而战的部队，对于众多青年来说，简直就像沙漠之中几乎绝望的人，突然发现了清泉一般，那种心理简直无法形容，有无数人每天都在等着前线的消息。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为奉军呐喊加油，多少年来，堂堂中华已经被欺凌到了极点，任何一个国家都能把中国的尊严踩在脚底下，残酷的现实让这些热血青年无法接受，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国家就这么沉沦了，但是又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奉军收复中东路的消息横空出世，仿佛一道曙光般，顿时吸引了无数青年的关注，紧接着奉军和俄军发生对峙，甚至是军事冲突，奉军主动把敌人挡在了国门之外，这样所有人都感到了无比的振奋。

经过张廷兰的安排，邵飘萍的文章刚写完，就可以通过电报发到奉天，然后连夜印制成报纸，除了在奉天发行之外，还大量的送到京津，写文章的是报界名笔，写的事情又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时间京津等地洛阳纸贵，只要有奉天的报纸送来，立刻就被抢购一空。

一些大报干脆派了专门的记者，到了奉天，等到了邵飘萍的文章之后，直接发电报。这个时候电报可不便宜，正常情况下，一个字就要一角二分钱，个字就是一个大洋，发一篇千字的文章，至少要一百个大洋。

几乎没有几家能够承受，有的报社干脆发一个概要回去，然后由专门人员润色，不过老张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干脆专门拨下了专款。让这些记者一个标点都不错的发到北京，甚至有的直接发到了上海武汉等地。

围绕着中东路的问题，中国的舆论也在快速的发酵，有些人也站了出来，指责奉军挑衅列强。是不自量力，只要沙俄大军杀到。奉军就会土崩瓦解。到时候整个东三省都不保，这完全是拿着国家大事当儿戏。

很多文人跳了出来，故作忧国忧民，虽然他们根本不清楚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也不清楚战略战术，但是只要知道中国远远落后列强就足够了。这帮人就能信口开河，根本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

就好像押宝一样，以往多少次的经验告诉他们，中国对上列强。就从来没有占过便宜，这次相比也是一样。唯一让他们不爽的就是邵飘萍把那个朱老师的例子也写了出来，弄得他们的高论黯然失色，很多年轻人都在怀疑他们的话，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会不会也是指着洋饭活着的？

就在全国的舆论都被吸引住的时候，绥芬河终于传来了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消息，奉军大败俄军，毙敌四千余人，俘虏超过五千，获得了自卫反击战的初步胜利！

一个雷天下响，所有的人都被震得晕晕乎乎的，那些预言奉军必败无疑的家伙瞬间就失去了声音，脸被打得通红，有些识趣的干脆闭嘴，就当自己什么都没说过，只要这段时间过去了，他们还能跳出来指点江山。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肯承认错误，并且继续断言，一次胜，未必次次胜，只要沙俄集中精兵，奉军的那点力量还是不够看的，一走一过就能把东三省踏平，现在败了，割让一点好处就行了，等到俄国大军杀来，怕是东三省都不保了。

对于这种杂音，越来越多的学生已经嗤之以鼻了，真想为这个国家好，就冲到前线，抛头颅洒热血，殒身沙场，在背后像乌鸦一样乱叫，除了能瓦解军心，一点用处都没有。

从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话语权一直被少数文人垄断着，而这一次中东路的战役，让他们的权威第一次出现了动摇。

那些年轻的学生不再受他们的忽悠，很多人干脆打点行囊，直接前往东三省，想要投身奉军。除了热血青年之外，各地的商会也都做出了表示，给奉军捐赠钱款，同时也派人到东三省看看。

商人都渴望秩序，现在奉军能打败列强，他们的治下一定能保证安全，如果合适的话，这些人也准备把生意做到东三省。

总之华夏大地都被这个消息震撼着，越来越多的人怀着各种各种的目的，北上东三省，渐渐的也形成了一股风cháo，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涌向了东三省，这些年轻人之中，有不少都怀着不俗的才华，日后他们都成了奉系各界的主要发展力量。

无论怎么说，奉军这支力量终于第一次被中国的老百姓深深的铭记在了心里，也开始有人对奉军怀有憧憬了，希望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

不过相比于民间的热血沸腾，整个北洋的官方却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对于奉军的行动，他们完全不置可否，如何处理中俄的关系，结束这场冲突，他们也拿不出一个章程，总之北洋就在学鸵鸟，把脑袋埋了起来，仿佛没有中东路的事情一样。

其实这么装糊涂也是有原因的，中东路的乱局实在是超出了北洋政府驾驭的范畴，俄国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段祺瑞一点底儿都没有。而英日等国又蠢蠢欲动，态度不一，国际上一团乱麻，而国内的民间情绪又沸腾了起来。

支持奉军就有可能开罪列强，而且北洋也不敢和俄国冲突，不支持奉军，民间的情绪就会把他们淹没，索性老段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也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对于国内的乱局张廷兰还没有时间搭理，他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赶快趁着俄国远东空虚，大肆额抢夺好东西，康斯坦丁的部队被消灭之后，远东俄国的兵力就不足两万了，看起来人数不少，但是需要防守的地方太多了。

整个西伯利亚铁路东段都要照看，特别是伯力和海参崴等地都无法调出一点兵力。另外一支名为远东zìyóu军的部队也开始活动起来，经历战败之后，俄国的民众对于政府越来越不满。

伊万诺夫趁机宣扬他的理念，不断的扩张影响力，而且张廷兰也对他加大了投入，这次缴获的枪支之中有一半都送到了伊万诺夫的手中，让他去扩大武装力量。

俄国人内忧外患，就出现了巨大的空挡，张廷兰已经等着这个机会很久了，当即决定攻击双城子，抢夺至关重要的机修厂。少帅张学良也早就跃跃

欲试了，他主动请令，讨来了这个任务。

从奉军之中调遣了一千精锐力量，作为突袭的主力。这次行动其实是奉军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有很多东西都需要仔细筹划好，不然出现了一点意外，都会给奉军带来重大的损失。

“汉卿，这次我联系不少的俄国远东的官僚，他们会提供情报帮助，还会适当协助我们，你要注意和他们打好交道。”

“有内应帮忙那就太好了，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没有俄国的势力帮忙，想要得手也不是那么容易。”张学良说道：“拙言，既然你有这种关系，怎么不早用啊，咱们和俄军拼命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啊，让这些俄国官员动点手脚，一切就好办了。”

“要是咱们不打赢俄国人，他们会愿意帮咱们办事么？”张廷兰反问了一句，张学良立即清楚了事情的关键。

以往张廷兰虽然有走私的情报网络，但是这些人还不会轻易卖国，而且他们都不看好奉军，就更不愿意为了奉军火中取栗了，这个道理在后世也是一样，落后的国家很难去收买先进国家的官员，相反那些强国却手里头一堆小国的政治傀儡。

现在奉军轻松击败了俄军，展示了强大的实力，在远东的博弈场上，奉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一些俄国官员终于愿意和这个码头搞好关系，毕竟俄国还在乱着，谁都需要找一条退路。

有了这些内应帮助，张学良的行动就容易了很多，他们越过国境线，快速偷袭了双城子，惊魂未定的康斯坦丁仓皇出逃，直接跑到了海参崴，张学良不费一枪一弹，暂时占领了双城子。

“总司令有要求，我们不能长时间占领双城子，因此必须最快把这座城市搬空，吴凯杰你马上带着人手控制银行等所有金融机构，把现金存款全部拿到手。张廷枢带着人马去接管军械修理厂，把里面能用的机器全都搬走。张贺年负责火车站的方向，把能用的机车车厢都集中起来，我们需要利用铁路运输物资！”

张学良分派了任务之后，大家都去了忙了，他亲自带着一部分人冲到了机修工厂，直扑铁轨加工车间，这是奉军最主要的目标，有了这玩意，就能加工铁路，奉军自建铁路最后的难题也破解了，当看到机器和堆积如山的铁轨之时，张学良忍不住兴奋的叫了一声：成了！

第三百二十八章狼狈相见

西伯利亚大铁路横跨欧亚大陆，而且处在了气候最为恶劣的地区，沿线最低温度超过了零下五十度，机器设备很容易损坏，而且还有大面积的永久冻土，也增加了施工的难度。

另外西伯利亚地区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每年十二个月大约有六七个月处在冰天雪地之中，还有两个月左右泥泞的时间，环境之恶劣，根本远远超出大多数中国人的想象。

环境恶劣使得西伯利亚大铁路必须经常维修，缝缝补补，消耗很惊人，这也是沙俄为什么执意修建中东路的原因，毕竟穿行中国东北，就能减少很多损失。

正因为常年要维修，在双城子机修厂才会配备一个铁轨车间，而且还囤积了不少维修养护的工具和机器，以及大量的备料，康斯坦丁逃跑的太紧急了，这些东西都原封不动的留在了工厂之中。

张学良在工厂里面转了一圈，顿时就眉开眼笑，虽然不太懂这些机器设备都是什么玩意，但是张学良有一点敢肯定，就是都是好东西，搬回东北就能使用。

就算不能用，也能融化了重新炼钢铁，毕竟鞍钢才破土动工，距离真正的生产钢铁还很远，奉军急需大量的好钢铁，因此张学良下令让士兵们尽可能的搬走各种东西，一个螺丝钉都不要留下。

这些奉军士兵也都急忙动了起来，他们都清楚，这些东西都是增强自己工业实力的玩意，尤其是听说能自产铁轨之后，奉军就能凭着自己的力量，修建铁路，然后就不用受到日本人的威胁了。所有的士兵都格外的起劲。

机修厂和铁路是相连的，还有不少机车，这时候张贺年已经动手了，绑架了几名火车司机，把他们送过来，有了司机，火车就能使用了，奉军将机器物资全都搬到了火车上，准备快速的运回绥芬河。

正在这个时候，张学良走到了工厂的后面。发现了一片棚子，在棚子外面有高大的围墙，门上都上着锁，看起来一副防备森严的模样，张学良只当是个仓库。急忙让奉军士兵被锁头打碎。

大门被砸开，里面顿时一股酸臭的味道传了出来。让人不住的作呕。这时候里面棚子的小门也被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了几个清瘦到了极点的面孔，正在战战兢兢的看着外面。

这些人全都是黄皮肤黑眼睛，根本不是俄国人，张学良也有些疑惑，忍不住问道：“你们是中国人么？”

那些战战兢兢的面孔终于看清楚了外面的军人。也听清楚了说话的声音，顿时这些人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撕心裂肺，仿佛带着无穷的委屈一般。

渐渐的棚子里头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全都衣衫褴褛，身上的衣服已经分不清什么颜色了，脸上十分肮脏，头发胡子也都乱糟糟的，另外有几个健壮的人手脚上面还戴着刑具，他们看到了这些奉军士兵之后，全都露出了不敢置信的表情。

半晌才有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工人问道：“长官，你们是咱们国家的军队么？”

张学良看到了这些人，也猜出了一二，自从俄国人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始，就引进了不少华工。中国人吃苦耐劳，似乎永远不知疲倦，这个民族本性被这些肮脏的殖民者利用，美国人修西部的铁路，大量使用华工，俄国人修远东的铁路，同样要使用华工，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这些华工都没有被当成人看，他们是可悲的猪仔！

同胞亲人，血脉相连，一看这些人的状况，就知道他们一定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张学良也感到了一阵的酸楚。

“没错，我们是奉军，现在双城子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这句话一出口，所有的劳工全都沸腾起来，他们大声的欢呼，露出了孩童一般的笑容，张学良也由衷的感到高兴，他让手下士兵把工人们都叫出来，帮着那些带着刑具的工人除去手铐脚镣。

这些工人也把他们的情况介绍了一下，他们当初都是闯关东的，被俄国人骗到了西伯利亚，从事最艰苦的工作，有的修铁路，有的挖矿山，有的砍木头，不计其数的华工被累死，还有被活活打死的。

他们被分配到了机修厂，每天都要搬运铁轨，修筑道路，干的是最艰苦的工作，而且吃住连猪狗都不如，俄国人还防备着他们，被关在了棚子里，还有专门的守卫，防止他们和外界通信。

这几天俄军大败，双城子乱成一团，也没有管他们了，这些工人全都饥饿难耐，但是又不敢轻易出去，因此一直挨了好几天，奉军杀到之后，他们才能够出来。

听着这些工人的叙述，心里头也酸酸的，国家衰败，百姓就要遭受非人的待遇，他让奉军士兵拿出一点军粮分给这些工人，让他们填填肚子。

奉军的军粮有馒头，炒面，还配了肉罐头，摆在了工人的面前之后，他们眼中都冒了光，多少年都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因此大家伙都狼吞虎咽，很快就把食物一扫而光。

有个看起来只有十几岁的工人吃完了东西之后，眼中还带着泪水，问张学良：“长官，您能让我们回家么，俺娘还不知道俺的生死呢！”

他这句话一出口，顿时勾起了在场工人的伤心事，大家又哭声一片，张学良急忙说道：“大家放心，既然奉军控制了双城子，我们就会把城中所有工人都带走，让大家能够回家，和亲人团聚。”

这个保证说出口之后，所有的工人都破涕为笑，仿佛过年了一般，张学良也知道其他工厂还会有华工存在，因此急忙交代奉军的士兵，让他们一定注意，将所有中国工人都收拢起来，带上他们一同回家。

经过一番寻找，在城中一共找到了五百多名华工，听他们的介绍，在入冬之前，这里大约有七百人，俄国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一个冬天过去，有两百多名华工都冻饿而死了，看到了这些凄惨的华工，奉军将士对俄国人的仇恨都到了顶点。

有些人新兵还在为用俄国伤员练习刺刀感到愧疚，可是到了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抛开了，正所谓你不仁我不义，俄国人怎么对中国人的，中国人就要十倍百倍的还回去。

五百多名工人都被集中到了一起，张学良也是比较高兴的，说不定这些人能在奉天派上大用，因此就让士兵们询问一下，看看他们都会什么技能。

不过问完之后，张学良就有些失望了，这些工人多数都是苦力，根本接

触不到任何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就算回到了东北，也只能充当力工使用，没法在工厂和铁路之中发挥作用。

好在他们都年轻力壮，去农场当工人，甚至当兵都完全可以，总之东三省正缺人口呢。这个时候张廷枢也赶了过来，他负责搬运的是军械修理厂，在里面也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有一千来杆莫辛纳干，还有不少机枪步枪的零件，加工机器，这些全都被搬走了，另外还找到了不少原料，比如铜就有上百吨，这本来是运到欧洲生产炮弹的，暂时存在了这里，张二少爷自然不会手软，全都装车拉走。

“六哥，你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不想听小弟给你指点迷津啊？”

“廷枢，别卖关子了，你有什么想法，就赶快和我说吧。”

“六哥，这些工人是不会什么，可是有人会啊，咱们把会的工人都拉回去，不也是大功一件么？”

一语点醒梦中人，张学良顿时眼前一亮，一拍大腿，笑着说道：“廷枢，还是你脑子灵活，还有那些俄国工人呢，咱们全都绑回去，以往他们压榨中国劳工，现在也轮到咱们压榨他们了。”

张学良当即下令，让奉军士兵注意搜捕城内所有的俄国技工，一个不要放过，包括他们的家人，全都打包拉到奉天，很快奉军就闻风而动，双城子一下子被折腾的鸡飞狗跳。

那些没有来得及逃跑的俄国技工全被被抓了起来，塞上了火车，一同运回绥芬河，搬运行动一共持续了一天多，足足装了五列火车，除了各种机器之外，还缴获了两百万卢布和大批的黄金。

按照张廷兰之前的指示，张学良分出了一百万卢布，交给伊万诺夫五十万，其余五十万也分给了那些帮着奉军提供情报的官僚，毕竟有好处大家一起享，奉军还要指着他们扰乱远东局势呢。

伊万诺夫等人也的确不负众望，有了他们的牵制，俄国援军一个都没派出来，张学良他们就像逛市场一样，轻轻松松把东西和人搬了回来。

“六哥，你说咱们要不要把这些铁轨也都拆了，这也是上好的钢材，回去造枪造炮，都能用得上。”

张学良也有点动心，不过最好还是摇了摇头：“你忘了拙言的告诫么，铁路还是别破坏了，毕竟修路不容易，别看现在这块地方是俄国人的，以后说不定就是咱们的了，就是暂时寄放在俄国人的手里而已。”

他们浩浩荡荡的往回赶，而此时张廷兰也在接见一个老朋友，那就是沙皇的侄子菲力斯。

第三百二十九章日本人再出手

人生际遇就是如此有趣，在几个月之前，菲力斯还是沙皇的侄子，远东的统治者，权柄惊人，可是现在沙皇倒台了，他的身价也黯然失色，神情之中也没有了以往的飞扬跋扈，反倒显得有些谦卑。

“张，虽然我不止一次想过这种情况，但是真正发生之后，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我差不多失去了一切，那些曾经趴在我脚下的家伙全都离我而去，他们都是一帮趋炎附势的混蛋，早知道他们如此卑劣，就应该把他们扔到荒原，让饿狼把他们撕碎！”

菲力斯说到了这里，痛苦的抓着头发，张廷兰笑着说道：“公爵先生，凡事都有转机，作为你的朋友，我很愿意看到你重新执掌远东的那一天。”

“你真的愿意帮助我么？”

“当然，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做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就是说作为老朋友，就应该伸手拉你一把。”

“张，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只要我重新执掌远东，我一定会给你提供最大的便利的！”

“别急着许诺，我们现在需要拿出一套方案，不然其他的话都是空话，没有用。”

菲力斯也冷静了下来，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说道：“张，现在中东路的问题已经成了临时政府的一个大麻烦，只要能让他们体面的收场，我在远东的地位就能够巩固，而且你也能够省去很多麻烦，毕竟和一个强国抗衡，不是一个好事情，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历史上苏联政府就因为中东路和张学良干了一仗，实在是因为这条路对于俄国太重要了，现在张廷兰夺取了中东路。等于是动了俄国人的心头肉，不光谁当政，都不会轻松揭过去。

但是奉军大败俄军之中，俄国的高层脑袋也清醒了，他们的对手并非不堪一击，根据估算，想要夺回中东路，俄国至少要出动五万以上的军队，还要作出重大牺牲的准备，这个估算结果让临时政府犯难了。

想要往远东大规模派遣军队。本来就是很消耗国力的事情，当初在日俄战争之中，俄国就已经吃过一次亏了，而且现在俄国国力更是严重衰落，临时政府面对着沙皇旧势力。还有多数党的挤压，可谓是内忧外患。在这种时候。想要往远东大量派兵，势必登天还难。

而且俄国政府也不傻，英日等国提出什么协约国共管，说白了也是居心不良，搞不好最好还会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不敢打，不能打。但是又不敢不打，不能不打，这就是俄国人最大的苦恼所在，菲力斯将俄国人矛盾的心态向张廷兰介绍了一下。然后他说道：“临时政府还有一点担心，那就是奉军会趁机攻击远东，将俄国占领的土地重新拿回去，因此如何对付远东的问题，已经成了临时政府的心病。”

“这一点你放心，我还没有自大到那种程度，奉军不会占领俄国的土地，但是属于中国的利益我们一点都不能少。”

“张，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我们双方都能够接受，中东路管理权力可以交给奉天，但是这条铁路俄国也投入了巨资，是不是可以把铁路今后的收益分给俄国一部分，在名义上是两国共管，实际控制权还在奉军的手

上，而俄国政府也有了台阶下。”
“成功帮着俄国化解难题，你也有了好处对不对？”张廷兰笑着说道：“这个方式可以考虑，如果可以，我还想和俄国签订一份共同对付多数党的协议，毕竟他们是一个毒瘤，我可不想让东三省染上。”
两年以来，张廷兰也处理了不少事情，对于分寸的把握也很清楚，不能一味强硬，该柔和就要柔和，接受和俄国共管的方案，就等于是把英日的狗爪子斩断了，阻断了他们干涉的可能，能缓解奉军的压力。
不过说到底这是个临时方案，对于张廷兰来说，他想争取接下来的一段和平时间，把这次从中东路捞到的好处消化掉，等到奉军实力壮大起来，再等待更好的机会。
张廷兰经过一番权衡，点头同意了这个方案，菲力斯则是欣喜若狂，其实他手中还有一定的势力，特别是康斯坦丁失败之后，菲力斯在远东拥有的力量已经相当突出了，缺少的就是被重新接受的契机，如果成功化解了中东路的难题，他也就拥有了王者归来的本钱，因此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老朋友，我帮了你的忙，你准备拿出什么来交换呢？”
“我妹妹行不行？”
张廷兰一听他又提起了女人，脸色就阴沉了下来，上次送来的两个小萝莉，连看都没看过几眼，就被周芯瑶带走了，弄得张廷兰抓心挠肝一般，心里头别提多难受了，还敢再提，这不是勾起伤心事么。
“开个玩笑。”菲力斯急忙说道：“我只要重新掌权，合作肯定要更加深入，远东的工厂和技工，我都可以帮你搞到，甚至可以帮着你向协约国采购机器技术，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需要奉天向我提供更多的物资还有军火！”
经过这次变动，菲力斯对于实力的追求就更加强烈了，原本还想着国家，现在沙皇倒台了，俄国在他的心里头，价值也打了折扣，他现在唯一想的事情就是和张廷兰结成同盟，以东三省作为后盾，巩固自己的权位。
俄国太乱了，工业生产已经停滞，而且工人也都不可靠，还不如把机器和技术都送给张廷兰，将东三省作为武器物资的来源。
菲力斯摆出了彻底合作的态度，张廷兰也十分欣喜，只要这个家伙能全心全意的帮着奉天，奉军的工业实力提升的还能更快一些，而打着俄国的旗号办事情，更能获得列强的认可，这绝对是双赢的事情。
张廷兰和菲力斯结成了狼狈联盟。一直以来，张廷兰都有搬空俄国的打算，现在终于看到了曙光。菲力斯也找到了理想的盟友，他急忙离开了绥芬河，回到俄国，前去活动了。还要说服俄国临时政府，尽快接受这个条件，中东路的麻烦不解决，其他别的事情都是纸上谈兵。
送走了菲力斯，张学良他们满载着人员和货物的火车就来到了绥芬河。张廷兰也亲自去迎接，清点了一下收获，张廷兰也是喜出望外。
一百万卢布的现金存到了奉军的账面上，将近三百千克的黄金送到了银行。一套生产铁轨的设备暂时先运到了哈尔滨，等到鞍钢投产之后。这套设备就送到鞍钢，生产的钢铁马上就能变成了铁轨。然后供应铁路建设之用。
另外铁路维修的用具全都交给了中东路。经历战乱的中东路也急需维护，好在两条铁路都是俄国人修的，工具也可以通用。那些军械维修设备也都送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原来也有一批维修设备，现在二者合一，就能够建成一个兵工厂了。

这样一来奉军就有奉天。吉林和哈尔滨三个兵工厂，只要协调好，这三个兵工厂至少能装备十万军队，还能大量的出售武器。就算在后世。世界的主要军火巨头也是靠着军售的暴利维持企业运转的。

现在军火生产的格局形成了，奉军向外面大量输出的机会也到了，有了巨额的利润，军工体系就能更加茁壮的成长，而且奉军卖的越多，留给日本的市场份额就越少，这就是一场零和游戏。

奉军要从日本人的嘴里抢肉吃，而且还要靠着军火贸易控制其他的军阀，张廷兰的心里头，已经勾勒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就等着下一步实施了。

将这些东西都检查完毕之后，张学良他们还带回了五百多名华工，又绑架了六十多名俄国技工，什么之后人都是最宝贵的，张廷兰对于这个行动十分满意。

对那些华工张廷兰也是好言安慰：“大家到了奉天，就回到了家，你们想去找自己的亲人，我们都会提供路费。另外大家想要做工，咱们也有工厂，要想当农民，各地都有农场在建设，咱们脚下就是肥沃的黑土地，只要肯卖力气，大家绝对能过上好日子！”

卖力气绝对是这些工人最不在乎额事情，听到了张廷兰的许诺，他们都欢欣鼓舞，看来回家了就是不一样，而且现在奉天的官也和以往不一样，更加和气，而且还为老百姓着想，他们都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安排好了华工之后，那些俄国技工都被送到了哈尔滨铁路车辆公司，交给了邝景扬，让他们为了中东路去贡献智力吧。

当然光枪了双城子，张廷兰还不会满足，整个中俄拥有漫长的边境线，现在俄国衰落，就应该趁他病要他命，各地的奉军都要寻找机会，主动出击，尽可能的往回搬东西。

随着奉军的大胜，不只是中东路的安全解决了，就连中俄边境的态势也彻底改变了，以往中民战战兢兢，不断有俄国兵匪越过边境，sāo扰中民，可是现在主动权毫无疑问的落到了奉军一方，需要颤抖和恐惧的变成了俄国人。

而且张廷兰趁着这个机会，也都东三省的境内的俄国侨民进行了全面排查，那些非法的侨民全部抓起来，让他们充当苦力，有正式身份的也都控制起来，张廷兰可不想留下任何的隐患。

另外一面经过菲力斯的活动，俄国人也派出了人员，和奉军进行接触，商谈中东路的问题，他们也不想这么拖着下去了。

就在一切都朝着预想的方向发展的时候，突然在奉天出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尻正助突然召开了一场公开的新闻发布会，将各国的记者全都召集起来。

“记者朋友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了，大家想必都十分关注中东路的事情，围绕着这条铁路究竟发生了什么，中俄双方都在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以往我们只得到了奉军的说法，那就是俄国多数党作乱，奉军协助叛乱，最后俄国总督霍尔瓦特先生死去，奉军接管了铁路，不过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弥天大谎，日本帝国已经找到了铁证，奉军在说谎！”

赤尻正助的话就像是一枚重磅炸弹一般，投到了所有人的中间，大家的确都十分关注中东路的消息，本来奉军战胜俄军，就是一个奇迹，现在日本

人又跳出来，让事情横生变数，使得这个新闻更加扑朔迷离。

赤尻正助得意洋洋的说道：“大家请看，这位就是俄军的上校瓦西里先生，他将告诉大家，事实的真相！”

第三百三十章众志成城

自从收复了中东路之后，奉天大帅府一直都喜气洋洋，出来进去的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就连那些底层的佣人也是如此，大帅这些天心情出奇的好，赏了不少东西，比起过年还要大方，显然是让所有人都沾沾喜气。

可是今天喜悦的气氛就消失了，奉军的众位大员齐集老虎厅，老张的脸色也异常难看，不住的抽着烟袋，大厅之中烟气弥漫，透着一股刺鼻的味道。

“小鬼子弄出了一个证人，指责咱们主动挑衅，你们看该怎么办吧？”

其他人脸色也十分阴沉，找不出好办法来，日本人突然搞了新闻发布会，推出了一个俄国的军官瓦西里，这家伙原来是霍尔瓦特手下的，负责守卫哈尔滨到齐齐哈尔之间的路段，他突然跳了出来，指出战火是奉军主动挑起的，所谓多数党作乱也是一个托词，是奉军为了阴谋夺取中东路，编织的一个谎言。

如果光是这个消息，还不至于让奉天上下大惊失色，现在中东路已经落在了奉军的手里，无非就是打口水官司而已。但是日本人接下来的表态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赤尻正助宣称奉军阴谋攻击俄军，作为俄国的盟友，日本有义务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俄国的权利。

明眼人谁都清楚，盟友情谊是假，想要趁机强抢中东路是真，日本人对东北早就野心膨胀了，想要扩大势力范围，现在日本人打着同盟的旗号，就是要把手伸到整个东北。

面对这种局面，奉军究竟该怎么应对，如果日本军队真的采取了军事行动，奉军到底该不该和日本人开战。开战能不能赢，一连串的问题都摆在了奉军高层的面前，大家伙都不能不好好权衡。

“妈的，那个瓦西里究竟是怎么回事，俄国的军官不是都被杀死了么，他难道是从地缝里头蹦出来的不成么？”

张景惠在一旁连声的抱怨，参谋长朱庆澜苦笑着说道：“我已经调查了，问题出在了英顺的身上，这个家伙负责攻击解决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之间的俄军，结果英顺抓到了这个瓦西里之后。并没有杀死，而是窝藏起来了。”

“他为什么这么做，难道想害死奉军不成么？”

“他是满人，和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我想英顺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手里头有一个俄**官，一旦俄军杀来。他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奉军出了内鬼。英顺暗中窝藏了瓦西里，等到日本人联系上他的时候，英顺就偷偷把人交给了日本方面，这也是吴俊升刚刚送来的消息。

张作霖脸色阴沉得像锅底一样，在牙缝里面吐出了几个字：“满清余孽，一个不留！”

老张已经彻底动了杀心。不只是英顺，还有巴英额和毕桂芳两个人，他们都是满人，不管给他们多少信任。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不可能和奉军一心一意，对于这种人绝对不能姑息养奸。

除了对他们不满之外，老张对吴俊升也有了想法，虽然中东路是张廷兰指挥的，但是事情出在了黑龙江的地段，作为黑龙江的督军，吴俊升难辞其咎，连手下的军官都约束不住，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大帅，英顺，巴英额等人绝对不能留，但是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吧。咱

们还是该想想怎么应对日本人可能的军事行动吧，如果日本人真要是出兵，该不该和他们硬碰硬啊？”孙烈臣头脑还是很清醒的，追究责任是必须的，但是还算不上最紧要的任务，还是该讨论一下怎么闯过眼前的一关。

“大帅，如果是一个列强，咱们还能拼一拼，可是现在北有俄国，南有日本，要是两国一同发难，咱们的处境堪忧啊！”张景惠有些担忧的说道。

此时不只是张景惠，其他人也都是这个想法，毕竟张廷兰指挥着护路军打败了俄国人，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的估计，可是在场的人也清楚，奉军可没有两个张廷兰，而且蒸蒸日上的日本人也不是国家乱成一锅粥的俄国可比。

一旦日本人决心动武，奉军的处境绝对堪忧，众人面面相觑，都拿不出什么好主意，老张的脑筋也在急速的旋转，中东路绝对不能让，让了奉军就彻底完了，但是日本人的武力威胁又是实实在在，就摆在眼前。

老张现在也空前为难，另外一贯鬼主意最多的张廷兰没在身边，其他人对国际上的事情一点不清楚，对列强又有根深蒂固的恐惧，日本人一张牙舞爪，他们就有点承受不住了。

正在老张思前想后，没有主意的时候，杨宇霆从吉林赶了过来，一路上他也是风尘仆仆，本来他要向张作霖汇报中东路的情况，但是刚下了火车，就得到了消息，日本人已经威胁奉天，准备动武了。

杨宇霆当即来到了大帅府，他赶到之后，老张也松了一口气，杨宇霆本身就足智多谋，而且他某种程度上，还代表着张廷兰，现在杨宇霆赶了过来，说不定就有主意了。

“邻葛，日本人把枪口对准了咱们的脑袋，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大帅，我正是为了这个事情来的，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做三手准备，第一坚决否认瓦西里的指责。别看日本人抓到了一个证人，但是在开战的时候，他并不在哈尔滨，他的证词只能说明他控制的范围之内没有多数党作乱，别的地方他管不到，我们必须要向媒体作出驳斥！”

杨宇霆说了第一点，在场的人就频频点头，这话的确在理，不能让日本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奉军也要争取舆论的主动权。

“第二点能战方能和，中东路寄托着奉军的未来，不把铁路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迟早都是死路一条。因此奉军上下必须做好战斗准备，我们能击败俄国人，就一样能收拾日本人。奉天的军队做好准备，把护路军也调到哈尔滨放心，只要开战，咱们就抢夺奉天到长春之间的铁路，让奉军的联系通畅起来，进攻退守，都会容易很多！”

其实早在对中东路下手之初，张廷兰就和杨宇霆商量过很多次应对各种局面的办法。其中就包括了日本人出兵的情况，张廷兰就提出要率先抢夺铁路，别看日本人张牙舞爪，他们在中东路沿线驻军只有一万多人而已。

况且这些人又分散布置，奉军能消灭俄国人。一样能解决日本人，至少这个态度要展现出来。打仗讲究的就是先声夺人。不能行动还没开始，就自己吓唬自己，日本人很强，但是他们也不是没有弱点，只要打蛇七寸，就有克敌制胜的希望。

杨宇霆说的这两点。正和老张的心意，张作霖频频点头，然后问道：“邻葛，那你说第三手是什么？”

“大帅。前两手都是寻常的策略。”杨宇霆笑着说道：“关键就在第三手上

面，日本人打着帮助俄国盟友的旗号，来兴师问罪，如果俄国人不承认，日本人也就失去了借口，这就是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奥妙！”

杨宇霆说完之后，在座的众人全都恍然大悟，这的确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转念一想，大家又有些疑惑，俄国人可是被奉军胖揍了一顿，他们还能替奉军说话么，天底下还有这种贱骨头么？

大家全都摇头不信，张作霖也是如此，忍不住说道：“邻葛，这个想法虽好，但是俄国人不会同意吧！”

“大帅，要想做这种事情，就要看拙言的本事了。”

一提到张廷兰，在场的众人又不由得产生了一丝希望，张廷兰已经带给大家太多的奇迹了，而且抢回中东路也是他的主意，张廷兰就应该有全套的应对策略，说不定真能完成这个不可思议的任务。

“大帅，拙言给我发过电报，分析了几个列强的鬼心思，俄国人不甘心失去中东路，日本人是想取代俄国，把铁路都纳入他们的控制之内，而英国又不忍看到日本势力膨胀，所以提出协约国共管。看似列强联手施压，但是他们各怀鬼胎，互相之间的提防甚至比我们还严重。”

“邻葛的意思是要以夷制夷么？”孙烈臣笑着问道。

“没错，只要让俄国人明白，由我们控制中东路，比起日本人控制要好，他们就不会给日本人帮忙。”

以夷制夷是晚清还著名的一个口号，李鸿章等清末名臣都是按照这个观念办外交，不过还是败多胜少，追究其中的原因，并不是方针错了，而是操作的时候有问题，一方面没有摸清楚列强的诉求，没有击中要害，所以这个方针失效了。

另一方面就是实力太弱小了，根本得不到尊重，没有人愿意为一块予取予求的肥肉火中取栗，而现在张廷兰已经摸准了列强的脉门，又通过战争证明了奉军的实力，也有拥有了撬动时局的本钱了。

老张接受了杨宇霆的建议，整个东三省随即动了起来，一面发表声明，坚决否认日本人的指控，另外老张又把军队都调动了起来。

孙烈臣率领的二十七师作为奉军最强大的一支部队，直接前出，囤积在了奉天和旅大之间的铁路线上面，防备的是旅顺方向的日军。重新组建起来的二十八师则是兵锋直指奉天的满铁附属地，在开战的第一时间，就把日本人顶在奉天脖子上的匕首解决掉，然后再挥兵北上，将奉天和长春之间的铁路线拿到手。

另外东边道的守备师，京奉铁路沿线的驻军，洮南的骑兵部队，统统都调动了起来，摆出了一份和日本人决战的架势。

除了军队动员之外，东三省的民众也都被调动了起来，奉天的民众都很清楚，大家伙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全是奉军扛住了日本人的压力，不断推行新政的结果，如果奉军倒了，大家也都完了，面对这个生死关头，奉天的百姓毫不犹豫的站在了奉军一边。

城中组建了马车队，医疗队，运输队，为奉军提供后勤支援，而各地农场的民兵也都行动起来，加紧操练，随时准备投入到战斗之中，去年农场正好丰收，拥有大量的粮食，现在全都被集中起来。

除了奉天之外，吉林黑龙江两省也行动起来，实际上广袤的黑土地上面，就在进行一场战争总动员，矛头所指就是日本人的侵略恫吓。

东三省到处都是民众踊跃参军，到处都是捐款捐物的场景，兵工厂也昼夜不停，不断的生产军火物资，赤尻正助看到了这个场景，也是吓了一大跳，根本没有料到奉军的组织能力竟然这么强，居然能让万民一心，众志成城，日本人也是始料不及。

第三百三十一章一记重拳

支那是一个大国，地域人口十倍于帝国，欲吞并支那，比先分化瓦解，使各地支那人彼此隔阂，政府和民众对立，读书人和武夫对立，而后方能分化瓦解，步步蚕食，帝国才能彻底吞并支那。

奉天张作霖通过收回中东路的行动，已经得到了支那各界的赞赏，满洲民众支持者众多，已经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欲吞并满洲，必须消灭张作霖，必须肢解奉军……

赤尻正助正在给国内写着报告，这些天奉军高效动员起来，反倒让日本人有些恐惧了，赤尻正助虽然叫嚷着武力干涉，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做好准备，特别是想要动兵，就要得到列强的准许。

不过到目前为止，俄国政府都保持了沉默，根本没有对瓦西里的话做出任何回应，英法美等国更是反对仅凭一个人的片面之词，就发动军事行动，他们坚持由协约国共同组成一个调查团，把中东路的事情弄清楚。

列强的心思还是很明白，他们依旧反对日本独霸中东路，想要打着协约国的旗号，把中东路至于各国共管之下。鉴于各方的态度，日本人也举棋不定，他们估计一下，想要解决奉军，至少需要两三个师团的兵力，而控制地方则需要五个师团以上。

想要派出这么多的军队到海外作战，需要消耗多少物资，需要动员多少人力，究竟值不值得，日本政府也不能不权衡。

结果日本人也有点虎头蛇尾了，喊出了动武的口号，紧接着就没有了下文，说到底还是被奉天军民的团结吓到了，他们已经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啃的骨头。

不过赤尻正助认为越是难啃。就越要迎难而上，不再这个时候遏制奉军，以后机会就更少了，赤尻正助撰写着报告，想要鼓动国内，彻底下定出兵的决心。

随着中日双方剑拔弩张，奉天的火药味也越来越重，一度沉寂多时的日本浪人再次活跃起来，这帮家伙以为日本就要动武，因此都极为兴奋。迫不得待的组织了起来，把日本侨民也都召集到一起，整日里操练，想要充当日本军事行动的先锋。

这些家伙一直让中国的政府十分头疼，收拾他们。就会惹来日本政府的抗议和不满，但是不收拾他们。这些人又会败坏社会秩序。实在是一大毒瘤。

可是现在奉军可不相同，既然已经做出了战斗的准备，那就是要和日本人撕破脸了，连日本军队都不怕，何必害怕这些浪人呢。

而且奉军还有对付浪人的一大利器，那就是民兵。用军队直接收拾浪人和侨民。日本人会打着护侨的名义动手，但是民兵对付这些浪人，就没有什么麻烦了，在这种时候。打死几个也无所谓。

中日两军虽然没有开战，但是互相的较量已经展开了，不断有日本浪人走上街头，炫耀武力，而奉天的民众和学生也走上了街头，他们是声援奉天政府的，就这样，两伙人对抗在了一起。

奉天游行队伍看起来和以往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里面却混入了大量的民兵，这些民兵都经过了军事训练，战斗力比起浪人还要高了不少，另外奉天

的学校也推行了军事化训练的课程，主要中学都要接受军事训练。

在往常中国民众和日本浪人冲突只有吃亏的份，可是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奉天一方反倒是准备充足，就等着日本人落网呢。

二百多名日本浪人再度离开满铁附属地，沿途耀武扬威，声称要到奉天政府前面抗议示威，与此同时一支超过一千人的奉天游行队伍也出现了，两支队伍相遇，这些日本浪人还是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认为日本人有尚武精神，奉天民众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这帮家伙格外的猖獗。

两伙人没说几句话，就动手了，这些日本浪人拿着武士刀，耀武扬威，而奉天方面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为了克制武士刀，他们也研究了专门的武器，那就是木棒。

一根一米一二长，一胳膊粗的硬木棒子是打群架最好的武器，武士刀根本砍不断，而且一棒子打在身上，也是筋断骨折的效果。

一看日本人冲了过来，大家也都抄起了家伙，配合十分默契，主动分散开，把日本人引诱进来，然后三五个人一组，共同对付一个日本人。

迎头两三根木棒打下来，日本人是根本就躲不开，用武士刀更是架不住，因此一个照面，就有十几个日本人吃亏了，被木棒击中，不用太多，有两三棒子，就足以让他们倒在了地上。

在这种混战之中，倒在了地上，就意味着完蛋，不用别人打你，光是大脚丫子，就能踩碎了。刚一交手，奉天方面就占据了上风，有的民兵身高力大，照着脑袋打一棒子，就算不是脑袋崩裂，也是严重脑震荡，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这帮凶悍的日本人这时候才感到了恐惧，原来懦弱的中国人一旦发狠了，竟是这么可怕，转眼之间二百多浪人已经倒下了一小半，另外有不少人都头破血流，狼狈不堪。

在满铁附属地之中的日军也感到了震惊，浪人能这么猖獗，也是他们怂恿的结果，日本人就想要借助浪人试探一下奉军的态度，看看奉军是不是真的做好了和日本开战的准备。

结果这些浪人出师不利，日本的军人也感到了不妙，要是再这么打下去，不用几个回合，日本浪人就都完蛋了，这也是他们的爪牙，可不能被打残啊。

因此日本军队就要出动援助浪人，他们行动了，早在后面压阵的奉军也行动了，张作霖早就颁布了命令，大家各有各的分工。对付浪人交给民兵，正规军出来了，那就要奉军出头迎战。

很快中日两军就对峙在了一起，经过连续的胜利，奉军越来越从容，自信心也极大的提升，面对日本人毫无惧色，而且这是在奉军的地盘上，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哪里会害怕日本人啊。

这些日本兵也知道自己的弱点，他们并不敢真正开枪，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浪人被揍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奉军这边一看打得差不多了，才主动分开了双方，让日本人过来领人。

一场大乱斗下来，奉天方面有一人死亡，两个人重伤，还有十几个人轻伤，而日本浪人就太惨了，足足有二十几个人死亡，有的是被打死的，有的是被踩踏而死的，重伤昏迷的还有五六十人，其他筋断骨折的伤员更是不计其数，几乎就没有一个完好无损的人。

这一轮的交锋，日本人惨败，而整个奉天都在上演着这种斗殴的大戏，以往是日本人主动挑衅，现在是奉天方面主动寻找机会，只要日本人敢出来，就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只要有机会，就痛打一顿。

一连持续三天的时间，日本人就受不了了，总领事馆已经下达了严令，不许日本人上街，否则后果自负，眼看着日本人退缩了，奉天的民心士气更加高涨。

原本大家伙被日本人的凶悍威慑住了，没有行动，就先胆怯了，现在挺直了胸膛，在中国的地盘上，谁怕谁啊。

中日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矛盾也越来越激化，日本政府经过了一番争吵，也终于决定采取行动，向旅顺增兵，一时间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了东三省的上空。

究竟会不会酿成大战，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此时张廷兰已经回到了哈尔滨，护路军的精锐力量也囤积在这里，随时准备主动。

“拙言，你真的准备和日本人打仗么？”周芯瑶轻轻的帮着张廷兰揉捏着有些僵硬的后背，指挥打仗是一件很伤害身体的事情，君不见历代的武将到了晚年都是疾病缠身，作为一个出色的医生，周芯瑶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主动帮着张廷兰按摩，缓解不适。

“媳妇，你担心我打不赢日本人啊？”

“谁是你媳妇啊，真是厚皮！”

“周姑娘，你要是不愿意，我找别人了啊，汉卿还说要广撒网呢，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啊！张廷兰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惨嚎，周芯瑶在他的后背上狠狠的掐了一下，全然没有了刚才的轻柔。

“媳妇大人饶命，咱还是说说正事吧，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和日本人在这个时候打仗，一旦开战，奉军的这点家底就要玉石俱焚，太不划算了！”

“那你还和日本人那么强硬？”

“不能战，就不能和，正所谓麻杆打狼两头怕，谁要是怂了，就只能等着挨宰了！”张廷兰笑着说道：“不过我有把握，这次日本人注定了还是空欢喜一场，俄国人不会傻到给日本机会，让他们占领中东路的，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奉军弱而日本强，奉军占领了中东路，他们还有机会抢回去，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他们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张廷兰说的一点都不错，这正是俄国政府的心态，就在日本人摩拳擦掌的时候，俄国方面突然发表了一个声明，声称瓦西里并不是俄国的军官！

这可是一记威力十足的重拳，一下子把日本人打懵了。

第三百三十二章向大豆进军

日本威胁对奉军动武，打得旗号是替盟友报仇，帮着俄国出气，日本人说得义正词严，气势汹汹，可是俄国人突然发表了这么一个声明，一下子就戳到了日本人命门上面。

说出的话能不能得到信任，最主要的就是看说话人的身份，奉军指责瓦西里在撒谎，日本人有一万句话可以反驳，但是俄国人突然指出这个家伙是假的，不是俄国的军官，谁也没法反驳，日本人更是郁闷吐血。

现在的日本人就好像灌了一肚子春药，等着在女人身上驰骋的时候，突然女人爽约了，把他给晒在了一边，之前说的所有话都变成了自娱自乐，日本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舆论的笑柄！

中外的新闻界都对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发表了自己的报道，而且纷纷嘲笑日本谎言被戳穿。一时间日本人政府在国际上也是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奉天的军民也都松了一口气，虽然大家都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但是敌强我弱，能不打就不打。不过经过这次锻炼，整个东三省的民心士气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种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没有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就别想在残酷的世界上杀出一条血路。

同时对于整个中国产生的震撼更加巨大，以往面对列强，中国的所有势力，都只能选择妥协，就在两年之前，日本人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举全国之力，也不敢断然对日本说不。

经过不断的谈判，最后还是接受了大部分的条款。从那时起，袁世凯在全国的威望也彻底破碎了。而如今面对日本人的武力威胁，东三省没有选择屈服，而是勇敢的迎战，无数人都说这是以卵击石，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奉军好像再一次赌赢了。

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就要把腰杆挺直。国家主权利益是不能谈判的东西，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当然这只是民间的看法，而北洋政府也只是认为奉军又一次侥幸过关，真正明白这种戏剧化情况的，只有张廷兰和几个列强。

尤其是英美等国。看得更清楚，越是清楚。他们就对奉军的表现感到吃惊。这个分寸拿捏的实在是太好了。

当日本人透漏出对中东路的野心之后，俄国人其实是最着急的，如果整个东北都落到了日本人手中，俄国远东就朝不保夕了，俄国人是绝对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的。

别看奉军连续两次击败俄国人，但是俄国政府并没有把奉军放在眼里。只要俄国的内乱结束，他们就能轻松收拾奉军，如果对手换成了日本人，俄国就没有这个把握了。

不过俄国也在等。他们等着奉军屈服，因为在此之前，奉军和俄国人已经有所接触，俄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奉军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向俄国妥协，交还更多的好处。哪知道奉军并没有上当，面对日本人威胁，竟然摆出了一副誓死一战的态度，分毫没有妥协。

到了这一步，反倒变成俄国人心虚了，因为一旦开战，远东的局势就再

也没法收拾了，俄国人不得不替奉军出头，主动拆除引信，瓦西里的身份被否认之后，日本人的指控也失去了依据。

而英美法等国也都长出了一口气，他们也赶快行动起来，一面警告日本，不许动武，一面又建议俄国和奉军尽快签订合作协议。

俄国也派出了代表，菲力斯也来回奔走，最后双方终于敲定了两份协议，第一就是有关中东路的最终处理方针，俄国承诺将中东路交还奉军管理，在未来十五年之中，中东路所有收益，一半要交给俄国，抵偿最初的投资，同时俄国派遣一个财务监督团队，共同管理中东路的收益。

说白了这还是一个赎买协议，不过是用中东路的收益而已，张廷兰也非常乐于这么办，道理很简单，再过几个月，俄国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那个时候这个协议就成了废纸一张，奉天才不会给俄国人一分钱呢。

第二个协议则是有关多数党的，奉军和俄国要共同配合，防止多数党的主张在远东流传，双方联手保证边境的安全工作。

张廷兰的要求基本达成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份协议都是以奉军的名义和俄国人签署的，和北洋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俄国人这么干是为了以后耍花招不认账做准备，而张廷兰乐于这么干，是向全国表明态度，告诉所有人，中东路是奉军独立收回的，有助于提升奉军的地位。

到了现在张廷兰也终于把心放下了，中东路这条经济动脉终于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上，有了铁路作为依托，吉黑两省就能快速发展起来，而且也会带动沿途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有了这条铁路，奉军的发展就进入了快车道。

为了这条铁路，牺牲再大，冒再多的风险也都值得了，从这一刻开始，奉军就和日本南北对峙，拥有了叫板的本钱，下一步就看谁的发展速度更快，奉军已经拥有了和日本同台竞技的资格。

虽然日本人已经先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了先机，奉军严重吃亏，但是拥有这个资格就很不容易，原本东三省铁路动脉都在日本人的手里，连发展的资格都没有，现在可谓是咸鱼翻身，张廷兰不能不高兴。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日本人就是太着急了，吃相也太难看，反倒吓坏了俄国人，让他们不得不尽快和咱们签订协议，说起来我们还要感谢日本人呢！”

解除了战争警报，张廷兰也放松了不少，整个春天都在忙活中东路的事情，也无暇关注其他的，现在各个农场基本上完成了春耕，张廷兰正好到乡下看一看，顺道散散心。

“拙言，你说日本人会善罢甘休么？”张学良问道：“他们已经几次威胁对奉天动武了，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双方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汉卿，中日必有一战，就算他们不打我们，我们也要打他们，南满铁路，旅顺港口，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能一直让日本人霸占么！现在要做的就是打好基础，咱们的底子还太薄，和日本拼命，胜算太少了，最主要的就是抓紧时间，把工厂组建起来，把军队训练好！”

“对，这次我也看透了，尊严就是靠着拳头打出来的，别的都是扯淡，要不是咱们把俄国人打败了，什么都捞不着，还会让别人吃干抹净。”

“汉卿，日本人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明抢不成，他们就会暗夺，你回奉天之后，一定要提醒七大爷，必须注意安全，要安排足够的情报保卫人员，

防止日本人暗中下毒手！”

在原来的历史上，日本人一看老张超出了控制，就暗中动手，解决掉了张作霖，现在奉军已经超出了控制，日本人未必不会提前动手，现在奉军还处于蒸蒸日上的初期阶段，根基还不稳固，有老张坐镇，奉军的发展能够更加顺利，暂时绝对不能让张作霖死在日本人的手上。

张学良对于这个提醒也是深以为然，他们在农田之上漫步，东北拥有广阔无比的平原，厚厚的黑土地，堪称整个蓝色星球上面最适合耕种的一块土地。

尤其是奉军大量引进关内的移民之后，广袤的黑土地日渐生机勃勃。在去年光是吉林一省就引入移民五十三万，到了今年，这个数字又不断的提升，光是年初就有超过二十万移民在吉林安家落户。

吉林和黑龙江占据的松内平原，是东北最适合种玉米的地方，张廷兰去年在奉天试种了大量的玉米，结果发现玉米的产量比起高粱多出三分之一，而且玉米适应性更好，一般的贫瘠土地也可以生长，病虫害也少。

因此在今年，吉林最主要种植的就是玉米，面积达到了三百万亩，另外张廷兰还种了一样最重要的作物，那就是黄豆，面积也超过了一百万亩。

东北的大豆在后世面对转基因大豆的凶残进攻，种植面积日渐萎缩，但是在整个二十世纪，东北都是全球最重要的大豆产区，出口份额占据了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

每年光是大豆出口的份额就达到了五亿元以上，如果能抽到百分之十的税收，就是五千万，按照鞍山钢铁厂的规模，能办十五座。不过很可惜，黄豆的利润都被日本人把持了，他们把榨油中心设在了大连，从东北低价收购大豆，然后再出口到日本和欧美，垄断其中的暴利。

张廷兰早就等着这个巨大的财源了，但是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大豆和南满铁路一样，一旦动了，就等于是碰了日本人的命根子，他们会拼命的，没有一定的实力，张廷兰绝对不敢折腾。

而到了现在，张廷兰已经有了这个准备，在奉军控制的农场之中，开始大范围的推广大豆种植，现在他们就走在种植大豆的土地上面。

“拙言，按照你的一贯作风，不像是吃亏的人，想到怎么反击日本人了么？”

“当然有办法了，咱们的商机就在眼前，一个一年盈利几千万的大蛋糕，就放在我们的眼前，就看咱们能不能吃得下去了！”

第三百三十三章美国客人

榨油业是东北传统的优势项目，原来的工业中心在营口，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强行把榨油工业抢到了大连，使得大连成为了新的榨油业的中心，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个领域利润之丰厚，日本人已经直接动手抢了，不只要枪，还要把榨油厂放在眼皮子底下，生怕别人染指。

张廷兰根据现在的数据估算，日本通过大连出口的豆油就有一亿五千万公斤以上，按照这个趋势，到了1920年，完全可以超过两亿公斤，二十公斤以上的豆饼，一年出口在一千五百万块以上。

整个行业的具体利润难以估算，但是可以肯定每年至少有三千万以上的利润流入了日本的口袋，比起整个奉天的财政收入还要多，日本长门号战列舰的造价不过四千多万日元而已，也就是说在榨油业上，一年就差不多了弄出了一艘超级战列舰。

越是了解这个行业，张廷兰就越是动心，他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功课，在农场之中进行了少量试种，还收购了不少小油坊，不过张廷兰知道这些小动作还不足以动摇日本人根基，而且奉军也不具备和日本抢夺榨油业的实力。

可是这次日本人公然进行战争讹诈，双方已经到了撕破脸的边缘，而且奉军的军力又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寻常两三个日本师团，根本拿不下奉军，有了这个底气，张廷兰就不能不对大豆行业下手。

张学良在一旁听了张廷兰的介绍，两个眼睛也瞪圆了，他在心中默默算了一下，顿时也被其中的利润吓傻了。

“只要把这个行业掌握在手中，咱们至少能养活十个师的部队，而且装备都能换成最好的。要是用来办教育，东三省的中小学就都有希望了，用来移民的话，一年至少能安顿三五百万人了！”

他在算这笔账，其他人的心里头也不停的盘算，数以千万计的税收实在是太诱人了，如果弄到手，奉天的财政收入等于翻了一倍还多，这简直就是天降横财。

张廷枢也在一旁大声的说道：“哥，必须把榨油业从日本人手里头抢回来。大不了咱们再和日本人拼一场，有了这笔钱，咱们能练多少兵，能办多少工厂。哥你要是早点说这里面这么多利润，我早就带着人杀到大连。把榨油厂都抢回了！”

“抢你个大头鬼！”张廷兰毫不客气的说道：“旅顺大连是日本人经营多少年的堡垒，海陆兼备。别说现在奉军的兵力。再多几倍也拿不下来，况且我们又不能逼着日本人和咱们开战，因此这个事情必须办得巧妙，一点点的动摇日本人的垄断地位。”

“廷枢，你哥一肚子坏水，咱们就听他的吧。别费这个脑筋了！”张学良在一旁笑道。

张廷兰又眺望了下一眼看不到头的黑土地，这里面蕴藏了多少的财富，上天还是眷顾中国人的，关键是中国人自己要争气。把属于自己的财富守住，而不是想历史那样，被日本人白白占去，变成了他们以战养战的基地。

“要想虎口夺食，就要研究对方的优势和不足，日本人垄断东三省的榨油业，靠着两**宝，第一就是大连出海口，第二就是先进的榨油工艺，他们使用化学浸出的方法，出油率高、粕饼中含残油少、加工成本低、经济效益

高，而且豆粕的质量高，饲养效果好，我们的手工油坊根本没有丝毫的竞争力。”

“拙言，照你这么说，日本人垄断了技术和市场，我们胜算不大啊！”到底是政商世家出身的，周芯瑶的眼光就十分独到，一下子指出了事情的关键。

张廷兰笑着说道：“这话不错，但是这里是中国，日本人有一样东西垄断不了，那就是大豆的生产，我们只要控制住了原料，主动权就会落到我们的手上。”

在后世，大宗商品的生产国，往往能够垄断定价权，比如美国就能极大的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澳大利亚也有铁矿石巨头，还有专门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不过现在的中国连基本的主权独立都没有，也就没法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迅捷有效的把大豆贸易控制在政府的手中，那就只能采取别的手段。

“今年吉林的农场种植了超过一百万亩大豆，加上奉天和黑龙江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两百万亩，按照估计，总产量会接近三亿公斤，这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了，完全能够影响大豆的收购价格，等到明年，我们把种植数量在提高一倍，手上就有足够影响大豆市场的筹码了！”

这就是建设农场的好处，组织效率远比以往的分散小农经济要好得多，原本奉天大豆种植都是分散的，农民没有什么销售途径，日本人只要在某些地方设置收购点，农民收获之后，就只能自己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送货，挨累受罪，而且还要承受买办的盘剥。

就在去年，日本人故意不公布收购大豆的时间，结果很多老农不得不守着大豆等了好几天，甚至有年岁大的农民在夜晚活活冻死了。

这也是列强垄断中国农产品惯用的手法，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提供较高的收购价格，等到打败了中国的竞争对手，再确定了垄断地位之后，他们就和买办勾结起来，拼命的压榨中国老百姓。

由于没有政府的帮助，老百姓只能忍气吞声，好歹大豆能比其他东西多挣一点，还能直接换成资金，受了多少委屈，老百姓都只能忍着。不只是大豆，诸如棉花和烟草等经济作物都是如此，只是中国的农民没有别的出路，不得不把产品卖给他们而已。

张廷兰利用各大农场，大面积的种植大豆，同样也会设置大量的收购点，直接和日本人竞争，迫使他们把收购价格提升起来，让利给老百姓。

“拙言，你的构想不错，只是就算咱们控制了大豆的原料，能抬高一定的价格，但是只要日本人垄断了榨油厂，咱们一样要受制于人啊！”

“没错，不过山人自有妙计，小日本绝对占不了便宜！”

张廷兰卖了一个关子，大家伙都有些莫名其妙，但是张廷兰不说，他们也没办法再问，只能满腹的狐疑。

张廷兰又找了几个农民，询问他们的种植情况，这些农民不少都是关内过来的移民，说起话来南腔北调，但是大家整体对农场都十分满意，政府给他们考虑的也十分周详，能够得到充足的贷款，还提供了种子和农具，这都是以往不敢想象的。

另外大家都被组织起来，修建水渠水井就变得容易多了，有了水源，又有了肥沃的土地，大家伙对丰收充满了期待。

“长官，以往常说谷贱伤农，咱们得了大丰收，粮食价格下来了，银行的贷款可是需要用大洋还，就怕忙活了一整年，结果什么都没落下，我们就白干了。”

“大家不用担心。”张廷兰笑着对提出疑问的老农说道：“乡亲们，所谓谷贱伤农是一帮无良奸商和昏庸政府勾结的结果，在奉军的治下，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一定让大家丰产丰收，粮仓和腰包都鼓起来！”

张廷兰顿了一顿，又说道：“政府会在三省范围之内，执行农产品最低收购指导价格，简单地说，政府会给收购粮食托底，市场粮食价格过低，大家伙就可以把粮食都卖给政府，政府也需要足够的粮食储备，绝对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张廷兰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些农民全都露出了由衷的喜悦，多少年来，政府都是变着法的搜刮他们，现在猛然出现了一个能为他们着想的政府，这些农民都喜悦非常，大家伙纷纷表示一定优先把粮食卖给政府，这就是农民的朴实，既然政府已经帮着老百姓着想了，老百姓也要知恩图报。

张廷兰他们一连走了几个农场，情况十分满意，然后才回到了哈尔滨。

“芯瑶，什么时候把你堂兄请过来，我想和他商量点生意。”

“生意？”周芯瑶略微一愣，随即说道：“是有关大豆的么？”

“没错，我想让周家参与投资。”

周芯瑶一听这话，微微低着头，将煮好的参茶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上，然后说道：“拙言，生意上的事情，你不用看着我的面子，故意给周家什么好处，要不然一家人都变得好吃懒做，等着现成的，他们也有自己的路，该让他们自己去闯，你的这份事业也是自己挣的。”

“老婆大人果然深明大义，不过你放心，这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的确需要周家在关内的关系网。”

说话之间，张廷兰把周芯瑶抱在了怀疑，轻轻嗅着少女特有的清香，在她的耳边说道：“媳妇儿，人都说家有贤妻，胜过国有良相。能把你娶进家门，真不知道是哪世修来的福气！”

“光会哄我！”周芯瑶红着脸说道：“你说娶我，可是一点都没想着筹备，一看就是虚情假意！”

“还用筹备么，我整个人都交给你了！”说话间张廷兰就准备扑倒周芯瑶，这时候侍卫长沈华突然来到了门口，低声说道：“师长，美国客人来了！”

第三百三十四章买武器的送上门了

沈华在关键时刻扫兴，张廷兰十分不满，但是他也没法责怪这个莽撞的家伙，毕竟和美国人的合作实在是太重要了，关系到大豆计划能不能得逞，张廷兰不能不小心应对，周芯瑶也帮着他换上了一身正式的衣服，在沈华的陪同之下，张廷兰来到了会客室。

在里面已经有一个高大的西方人站在那里，这个家伙年纪在三十岁左右，个头足有一米八五以上，长相清秀斯文，放在后世，绝对是一流的影星，见到张廷兰之后，他主动握手问好。

他们两个人也曾经打过交道，当初日本人阴谋夺取奉天官银号，最后就是英美出头，帮着张廷兰顶住了压力，而且在奉天银行之中，张廷兰还预留了百分之十五的股份给美国人，眼前之人就是当时的美国克利夫兰财团的代表克里，两个人再次见面，都十分热情。

“将军阁下，我要祝贺你，刚刚率领着英勇的部下，击败了俄国人，这让世界都大吃一惊，我想那些政客都要用新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了！”

“不只是政客，我想任何一个精明的商人，都不会忽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其中蕴藏无限的商机，就可如何去发掘。”

“将军阁下，您的话太正确了，我想您不只在军事指挥上面是一流的，而且商业头脑也是了不起的！”

两个人谈了一会，就对坐下来，张廷兰笑着说道：“这次请你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个合作项目，而且数额巨大，每年的利润至少能在一千万美元以上，不知道美国方面有兴趣么？”

一听到一千万美元。克里的眼睛就瞪圆了，这可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克利夫兰财团的总资质也不过几个亿而已，一个项目一年就能拿到一千万以上的利润，这绝对堪称一只下金蛋的老母鸡了。

要是能完成这次谈判，克里绝对能够扶摇直上，受到更大的重用，他的脑子也在不断的旋转，思考着东三省究竟有什么合作项目，可以有这样的收益。

“将军阁下。您能不能说说具体的项目，我费了好大劲，还是猜不到。”

这个美国人十分坦诚，张廷兰也笑着说道：“东北能赚这么多钱的项目不多，我指的是东北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大豆。这可是东三省的特产，在全球范围之内。出口量也是十分惊人的。只要控制了大豆的贸易，就能获得垄断的高额利润。”

克里也十分熟悉中国的情况，听到张廷兰提起大豆，他的兴趣彻底被勾起来了，这的确是一个潜力巨大的项目，只要做好了。每年一两千万的纯利润，一点都不难，不过他也随即感到了一丝担忧。

“将军阁下，大豆的确是暴利行业。但是据我所知，这个行业已经被日本人垄断了，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您应该知道，美国虽然很强大，但是这里是远东，东三省传统上又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我们很难绕过日本的阻挠，做成这个生意。”

“我要纠正一下，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是南满，而不是北满，如今随着中东路归属奉军，北满已经落入了我的手上。而且我手上掌控了大量的农场，在未来的几年之中，能生产出几十亿公斤的大豆，整个东三省大豆的定价权出

售权都会掌握在我的手中，如果不是看重美国的工农业技术，我实在是不想和别人分享这块巨大的蛋糕！”

张廷兰的话透着强烈的自信，克里也被说的动心不已，的确如同张廷兰所说，奉军已经击败了俄国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只要再给他们一定的时间，奉军绝对有制衡日本人的能力。

如果现在和张廷兰合作，打开东北的大门，对于美国扩张经济利益，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克里彻底被说动了。

“将军阁下，我很看好这个项目，我相信国内也是一样，但是那些讨厌的日本人，是最大的障碍，贸然和他们正面冲突，恐怕还是不好，我想知道您的具体行动方案。”

张廷兰点点头，然后说道：“的确，这是一块巨大的蛋糕，如果不讲究一下策略，我们就会被噎住。首先我不准备过分刺激日本，要走一条迂回的路线，我们双方先合作办一个榨油厂，使用最新的榨油技术，所有产品都针对中国市场，不参与出口，暂时不去抢日本人嘴里的肉。”

张廷兰为什么要和美国合作，除了要利用美国的势力，对抗日本人之外，更主要的是要引入美国的技术，日本能垄断榨油行业，主要就是靠着浸出法榨油的工艺。虽然在后世浸出油成了不健康的油品，笨榨方法再度被推崇，但是在眼下，浸出法还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同美国人合作办厂，就是要帮着中国拿到这种技术，克里听着张廷兰的计划，也觉得十分可行，浸出法不算是什么了不得的技术，美国完全可以转让，而且针对中国国内市场，日本人暂时没有什么说的。

“那下一步的计划么？”

“自然是压缩日本人的利润空间了，我们可以抬高收购大豆的价格，迫使日本也相应的抬高价格，他们获利就会被严重压缩。而且只要给我一两年的时间，就能把大豆的销售完全控制起来。到时候我们拥有了榨油厂，也有了充足的大豆供应，进军国际市场，就已经顺理成章了！”

张廷兰的计划绝对堪称歹毒，克里很快弄清楚了其中的险恶用心，先打着向国内销售的幌子，麻痹日本人，然后在利用榨油厂发展壮大的时机，把大豆的销售控制住，卖个日本人高价大豆，就能压缩他们的利润，让日本人难以为继。

只要日本人不能提供足够优质的大豆，他们就可以取而代之，从对国内销售，到转向国际，其实就是一纸公文而已，丝毫难度都没有。

克里仔细推算了一下，发展这个计划非常不错，如果做好了，绝对是克利夫兰财团的有一大暴利来源，克利夫兰财团专注于钢铁生产，在一战之中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但是战争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钢铁的需求不会一直那么旺盛，因此必须要找到新的财路，而大豆就是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的项目。

“将军阁下，我们最好再商讨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拟定出投资预算，我会马上向国内汇报，争取支持！”

张廷兰也欣然同意，这些事情早有下面的人去做了，方案也都差不多拟定出来，张廷兰是有着十足的信心的，美国人一定会同意的。

和奉天合作，不只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能牵制日本的势力，目前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越来越露骨了，美国人也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在

华利益，能击败俄国人的奉军就自然进入了美国的视线。

而张廷兰选择和克利夫兰财团合作，也有着自己的考量，这个财团是钢铁行业的巨头，拥有着先进的技术，只要双方合作加深，张廷兰希望从他们身上拿到三样最关键的东西，一个是钢铁行业的技术设备，一个是化肥生产技术，还有就是拖拉机的生产线。

东三省的大平原地形，十分适合机器作业，拖拉机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且还能改装生产坦克，张廷兰不能不关注，至于钢铁和化肥，更是工农业的两大支柱，也是志在必得，只不过第一步合作还没有落实，这些东西还不能拿到纸面上来谈而已。

送走了克里，老张突然从奉天传来了消息，让张廷兰尽快到奉天一趟，有大事商量，张廷兰也急忙马不停蹄，赶到了奉天。

摆脱了战争的阴云，奉天再一次恢复了繁荣和热闹，甚至还胜过当初，在奉天的街头不时都有外省的青年路过，很多人都准备到奉天一展才华，另外自从张廷兰在中东路弄到了大笔的资金之后，王永江的腰杆一下子就硬了起来。

他公布了一连串的教育计划，在东三省普及小学教育，各县市要保证一所中学，同时还准备筹建三所综合性大学，包括奉天大学，吉林大学和哈尔滨大学。

大规模的推动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数量大增，同时奉天各个大学的费用都有补贴，也吸引了不少各地的青年学生到奉天学习深造，因此整个奉天格外的热闹。

到了大帅府之后，张廷兰被直接请进了老虎厅，张作霖早就等着呢，一看张廷兰回来了，老张面对笑容：“拙言，打得很好，痛歼俄国人，大涨了奉军的威风，给我可是挣足了面子啊！”

“都是将士用命，我可不敢居功，您让我过来，怕是有什么大事情要吩咐吧？”

“现在就有两件大事，一个是北京的黎菩萨和段祺瑞冲突起来，我还不知道把宝押在哪边；另外张勋派了代表过来，几次三番和我商量，要大规模的购买军火，越多越好，看他的样子十分急迫，我不知道这家伙有什么坏心思没有。”

张廷兰的脑筋飞快的旋转，他顿时清楚了，现在正好到了府院之争的关键时刻，黎元洪和段祺瑞即将谈判，而张勋也要上演复辟的闹剧了。

想到这里，张廷兰脱口而出：“卖！当然要大卖特卖，上门的肥羊，不能不痛宰一刀啊！”

第三百三十五章宰人（上）

“拙言，你看张勋急火火的买武器，他是准备干什么啊？”

“大帅，他有什么打算，我不清楚，不过就算是一条疯狗，也咬不到咱们。这武器买卖的学问大着呢，譬如买了一杆步枪，咱们可以把枪卖给他们，但是把子弹扣下，还可以分批交货，至于别的东西，就更要提前订制，还要在工厂生产一段时间不是，拖几个月，甚至一年都没有问题，觉得憋屈，让他们自己生产啊！”

张作霖一听张廷兰的话，顿时把大腿一拍，哈哈大笑起来，张廷兰的正好顺了老张的心思，的确如此，爱买买，不买滚蛋，这就是掌握了军工生产的霸气。没有军工体系，就老实的挨宰，而且还不能有怨言，要是不想在奉天买，也可以找列强，不过保准受到委屈更多。

老张仿佛都能看到张勋无奈又憋屈的样子，心中越想越高兴，这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对自己英明的肯定，奉军的兵工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耗费了多少心血，靠着走私的暴利，才把工厂的架子弄起来，然后又坑蒙拐骗了不少俄国技工，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付出了心血，现在就是收获的时候，靠着军火，把各方势力都玩弄在中，这种畅快简直难以言。

“拙言，我看咱们还是要一个演红脸的，一个演黑脸的，才能把他们给忽悠住。”张作霖随即命人把张勋的代表高小山请了过来。

高小山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绍兴人，明清的时候绍兴师爷的大名天下皆知，高小山从前清的时候就跟着张勋，是铁杆的心腹，现在他的地位也扶摇直上。不过到了奉天之后，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张作霖这个东三省巡阅使和张勋是平起平坐，而且老张刚刚击败俄国人，威风正盛，另外他前来还有有求于人，因此高小山极为客气。

“见过张大帅，我家大帅让我向您问好，祝贺奉军为国立功收复中东路，奉军乃是天下强兵，张雨帅更是守边将领的楷模，令人钦佩。”

高小山满嘴都是好话。张作霖也笑着道：“人家都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我和张勋大帅都是同宗，不定往上几百年，还是一家子，现在又都为国守边。理应守望互助，互相扶持。”

老张几句话的十分得体。高小山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看得出来张作霖并没有因为击败了俄国人就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看来这生意还有门！

因此高小山也急忙顺杆爬，他道：“雨帅所守望互助的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只是热河等地比不得奉天的繁荣昌盛。我们还有求雨帅的地方，还望您能帮助一二。”

“客气了，客气了，只要张某人能答应的。我绝对不皱一下眉头。”

张作霖表现的十分豪气，高小山就更加信心若狂，没想到张作霖能这么好话，看来张作霖就是胡子出身，没有什么心计，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能混到现在的位置。

“雨帅，我这次来奉天，一来是想向雨帅问安，二来是想向奉军采购一点军火，天下人都知道奉军能战胜沙俄，一定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还请雨帅能够帮助一二。”

“没有任何问题，多了不敢，几万条枪奉军还是能拿得出来的，你可以随

便挑。”到这里老张又对着张廷兰道：“拙言，你带着高先生看看军火吧，不管他需要什么，都尽量便宜一点。”

“大帅，您放心吧，就交给我了。”张廷兰知道张作霖的忽悠认为结束了，现在轮到自己上场了，因此笑着道：“高先生，跟着我军火库和兵工厂看看吧，小到步枪，大到火炮，奉军基本都能自己生产，只要您需要，我们就能提供。”

高小山一听这话，心里头也不住的思量，他没有想到奉军竟然有这种底气，原本高小山以为奉军和俄国人打仗，能缴获一些装备，再通过别的途径弄一点，能卖几千条步枪就不错了，但是现在一看满不是这么回事，人家奉军什么都能自己生产了。

能生产不算新奇，中国有些兵工厂也能造枪造炮，但是奉军敢敞开了卖，这就表明他们的军工生产已经能满足自己使用，足够装备几万人的部队了，这在天下的诸侯里面，绝对是首屈一指啊，就算是北洋政府，掌握了全国的资源，一样还要拼命的购买武器。

奉军能打败俄国人，看来底子果然雄厚啊！想到了这里高小山对此行越发的充满了期待，张廷兰先带着高小山来到了奉天兵工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奉天兵工厂已经能生产组装步枪，还可以生产子弹和火药。

论起技术水平，比起吉林兵工厂还要差很多，毕竟这里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奉军已经把重要装备生产放在了更安全的吉林，在吉林兵工厂，能够生产迫击炮，最近又能生产山炮，奉天兵工厂更多的生产一些子弹和炮弹，作为配套使用的工厂。

不过即便是如此，奉天兵工厂的规模也足以震住高小山了，奉天兵工厂不同于中国其他的工厂，由于采取了先进的管理方法，兵工厂窗明几净，生产车间也十分规整，那些工人身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整齐的如同军队一般。

一看就让人眼前一亮，光是卖相就高贵大气，高小山忍不住挑起了大拇指。张廷兰也注意到了他的吃惊之色，心中也十分得意，要想狠狠的宰一刀，就要先从气势上压住他们，展示实力就是最好的方法。

一连转了几个车间，高小山亲眼看到了奉军的工人不断加工出各种零件，然后又由其他工人组装成型，转眼之间，一条步枪就出现在了面前，就好像变戏法一般看得高小山口水直流。

张廷兰看着高小山这幅模样，心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张廷兰笑着向他介绍军火的情况：“高先生，奉军现在主力装备水连珠步枪，性能稳定，操作简便，是一款很不错的步枪，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

“奉军就是靠这种步枪打败的俄国人么？”

“没错，就是这种步枪，俄国人也大量的装备。”

“那要多少钱一杆？”

“一百三十五个大洋，再配送一百发子弹。”张廷兰毫不客气的道。

“什么？”高小山连连摇头：“太贵了吧，这比列强卖的还贵啊，德国的毛瑟步枪最多也就**十大洋，这价钱未免太高了！”

“高先生，我承认价钱是高了一点，但是奉军买武器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附带任何的条件。向列强买武器，他们会只要那一点武器的钱么，他们会狮子大口，要各种利益，矿山铁路，出口专卖，简直就是吃干抹净，然后

还要敲骨吸髓，一杆步枪算下来，绝对要超过二百大洋。另外买了奉军的武器，我们提供维修保证，也就是步枪出现了故障，可以送回来，我们按照成本价维修。”

高小山一听张廷兰的介绍，暗暗点头，张廷兰的的确没错，向列强买武器，的确要付出的东西太多，不是拿钱能衡量的，如果奉军只要钱，没有别的附加条件，的确很有吸引力。

另外维修保证的吸引力也很大，由于中国士兵素质低下，训练也不到位，因此枪支损坏了之后，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只能仍在一边，要是奉军能够提供维修保证，那可太好了。

不过思前想后，高小山还是觉得这个价钱太高了，因此他苦着脸对张廷兰道：“热河等地民众疲敝，东西虽好，但是我们拿不出太多的钱。”

其实张廷兰也没有指望着真把水连珠卖给辫子军，如果换成了别的势力，张廷兰会毫不犹豫的提出贷款买武器，只要拿了奉军的贷款，那些小军阀基本上就要被奉军掌控在里。

不过张勋的情况太特殊，这家伙很快就要作死，奉军和他的军火交易就是一锤子买卖，因此不可能细水长流，张廷兰展示工厂，更多的是给高小山制造自卑感，无形之中打压他的气势。

“高先生，既然您觉得太贵了，奉军还有一批步枪，是奥匈帝国的曼利夏步枪，基本上都在七八成新以上，如果您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高小山一听是二武器，也只能点头，毕竟买不起好东西，能淘换一点便宜东西也行，况且他也知道奥匈帝国的武器不差。

张廷兰把高小山带到了一处军火库之中，这里破破烂烂，远没有工厂里面的规整，有守卫的士兵把军火库打开，里面堆满了曼利夏步枪，足有几千杆，全都随意的堆放着，就好像一堆垃圾一般。

不过高小山看在眼睛里，都冒出了绿光，他可是识货的人，这些步枪质量绝对不差，放到辫子军里头，就是宝贝，可是奉军却像垃圾一样堆在这里，实在是暴殄天物啊。

“张先生，这些步枪要多少钱啊？”

“七十五个大洋，多买还有优惠。”

高小山一听，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这个价钱的确不高，优惠更加吸引人，他当即就来了兴趣。

张廷兰将高小山的一切表现都看在眼里，又补充道：“不过这种步枪的子弹和奉军制式不相同，要想购买枪支，还要单独订购一批子弹。”

第三百三十六章宰人（中）

高小山又看了看这些曼利夏步枪，做工绝对堪称精良，一看就是优秀的欧洲货，没有任何的缩水，如果能买到手，军队的战斗力的确会提升一大块，因此说道："我看这些步枪就很好，我们准备买一万杆，不知道奉军有没有这么多？"

"一点问题都没有，就算是三五杆我们也能拿得出来，而且大帅交代了，我让工人师傅连夜赶工，一定用最快的速度把一万杆步枪整理出来。"

"多谢张先生帮忙，实在是太感谢了！"高小山也忍不住深施一礼，十分感谢，奉天能这么痛快，一点额外的条件都没有真让他有点意外，不过买完了枪支之后，高小山才突然想起子弹来，因此问道："张先生，你刚才说子弹要订购，这个需要怎么办啊？"

"曼利夏步枪的子弹比起水连珠的子弹工艺还要麻烦一些，因此每千发一百大洋，另外由于我们要专门生产，因此你们采购的数量不能少于五百万发，还要再付二十万的机器调试调试费用。"

张廷兰一面说，高小山心里头就在默默计算，五百万发就是五十万大洋，再加上二十万的调试费用，算起来就是七十万，如果平摊到每杆步枪上面，加上七十五个大洋的枪支价钱，其实就是一百四十五个大洋，价钱根本没有便宜多少。

作为一个绍兴师爷出身，这笔账头还是算得很清楚，其实买二手货，只能多四百万发子弹而已，其他别的便宜一点没有占到。

奉军嘴上说便宜，但是下手却是狠辣十足，在枪支上面。自己还以为捡了一个便宜，但是没想到张廷兰是准备在子弹上面下功夫，靠着这七十万的巨款，一下子就把失去了的全都捞了回来，让高小山忍不住的肉痛。

不过仔细算了算，毕竟还有一点便宜，他咬了咬牙，还是点头同意了。看着高小山同意了，张廷兰的心里头已经乐开了花，当初他弄这些军火。全是用比废铁还便宜的价钱从俄国弄来的。

就算把运输费用，工人的手工费都加进去，一杆步枪成本也就是十个大洋左右，但是一转手光是一把步枪就能拿到七倍以上的利润，这简直就和抢钱一样。怪不得后世那些军火商一个个都肥的流油，这个行业的确是暴利行业。

张廷兰还记得一个后世的说法。中国在出口武器的时候。往往习惯于把红票直接换成绿票，等于是一下子翻了七八倍的价钱，但是就算是这个价钱，还让那些购买武器的趋之若鹜，直呼白菜价，那些西方军火巨头能赚多少钱。想起来就让人怦然心动。

当然张廷兰这笔买卖也不差，如果算是子弹的价钱，张廷兰也拿到了十五倍左右的利润，而且所谓的子弹还是一个空头支票。张廷兰根本就不准备交给张勋，随便拖延一两月，张勋就永远都不需要这些子弹了。

当然这是张廷兰心里头的险恶算计，在面子上还要保持着极大的客气，尤其是顾客就是上帝，张廷兰尽可能显得服务周到，设身处地的替顾客着想。

"高先生，子弹生产还需要一点时间，我尽力帮着你协调一下，争取两个月之内就全部生产出来，一定保质保量的送到贵军手中。"

“那就多谢张先生帮忙了。”

高小山答应的很痛快，张廷兰察言观色了一下，这个家伙的荷包肯定很厚实，一下子榨出了将近一百五十万，这位绍兴师爷还是面不改色的样子，他肯定还有不少钱。

张廷兰心里头不断的盘算张勋可能的财源，最主要的无非就是两种，一个是鸦片，一个是走私，热河等地一直就是毒品的主产区，张勋到了之后，肯定会在毒品上面狠赚一笔，另外走私贸易还是奉军帮着联系的，对于张勋的荷包有多深，张廷兰还是知道一二的。

既然大老远的跑了过来，就要把他的腰包都榨干，不然岂不是让别人小瞧自己的本事么！

“高先生，您大老远来了一趟，不会只想买点步枪吧，其他的装备奉军也是一应俱全，比如机枪，大炮，而且我们还生产了数量不少的迫击炮和手榴弹，实不相瞒，这次在和俄国人的战斗之中，这两样东西都立下了大功，堪称奉军的撒手锏武器！”

高小山以前并没有听说过迫击炮和手榴弹，现在看到张廷兰推荐，他顿时心里头就活动起来，奉军能够击败俄国人，肯定在装备上面下了大工夫，如果能把奉军的撒手锏买到手，绝对是非常合算的事情。

凭着高小山的水平，对于胜负的理解也就停留在武器层面，对于战略战术，军心士气等等还是看不透，因此对于张廷兰介绍的武器十分感兴趣。

“张先生，实不相瞒大帅的确交代我购买一些奉军的先进装备，只是我们资金有限，怕是买不了太多的东西。”

“不要紧，我们的军火和货架上的商品差不多，既然敢拿出来卖，就应该让客人仔细看看，您觉得不好，转身就走，我们没有二话，要是感兴趣，咱们在仔细谈谈。”

张廷兰说的十分客气，实际上已经被宰人的刀举了起来，步枪不过是开胃菜，接下来才是正餐呢。

他带着高小山到了奉军专门的武器试验靶场，把几样东西摆了出来，其中包括马克沁重机枪，麦德森轻机枪，八十二毫米和五十毫米的两型迫击炮，另外还有几颗手榴弹，这都是张廷兰的主打产品。

高小山仔细看了看，轻重机枪他都认识，在辫子军里面也有装备，不过数量十分有限，一来是买不到，二来是养不起，机枪可是吞金的大户，扳机一扣，打出去的可不是子弹。而是白花花的银子。

高小山看了一圈，把眼光落在了手榴弹上面，这玩意的确有点特殊，黑不溜秋，还有长长的木柄，的确看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

这时候专门的讲解人员，将手榴弹拿了起来，向高小山说道：“这是奉军研制的最新式手榴弹，顾名思义是用人力投掷出去的，在三四十米左右。能够给予冲锋的敌军巨大的杀伤，无论是战壕防御，还是攻击都能发挥很好的作用，而且轻便灵活，士兵们都非常推崇这种武器。”

“和俄国人打仗的时候。你们使用过这个手榴弹么？”

“当然了，而且至少有百分之十以上的俄国人是死在手榴弹之下的！”

“哦？”高小山一听也来了兴趣：“这小小的玩意。这么厉害么？”

“高先生。俗话说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武器这东西说的天花乱坠，没有一点用，关键还是要拿到战场使用，我们现在就给您演示一下。”

张廷兰说完之后，就让手下人马上去准备。他们一同来到了靶场之上，早有奉军士兵准备了几个纸人作为靶子，放在三十米之外。

然后有人拿着手榴弹一连投掷了三枚，十几个靶子全都被炸得七零八落。砂石泥土横飞。高小山在远处看着，只见奉军士兵一挥手，就投出了一枚，声音直刺耳膜，一看威力就很不俗，他顿时就被吸引住了。

“这玩意厉害啊，只要被投中，怕是周围三五米之内，都没有了活口吧！”

张廷兰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让高小山自己检查一下那些靶子，还有周围的地面，看过之后，高小山顿时直流口水，这玩意果然厉害，如果士兵装备之后，敌军根本到不了近前，简直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必备的好东西。

目前辫子军主要的对手还是西北蒙古一带的土军阀，这帮人连步枪都装备不全，很多人都指着大刀片子，他们最大的依仗就是不要命，肉搏起来，辫子军十分吃亏，可是有了这个手榴弹之后，士兵个人的火力就会极大的提升，根本不用肉搏，就能消灭对方。

想到了这里，高小山就越发的动心了，甚至有点志在必得了。张廷兰也看出他动心了，不过为了更好的掏干净高小山的腰包，张廷兰又让手下人把迫击炮拿了出来。

“高先生，这东西叫做迫击炮，最初是俄国人研究出来的，现在欧洲战场上双方血战，这种武器被大量装备，只不过很少有流落到中国的。奉军弄到了一批之后，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攻关，制造出了一批，经过实战检验，威力相当不错，而且最重要的是十分轻便，几个士兵能够搬走，用一匹战马就能驼运，另外射速也相当快，可以形成密集的火力。”

高小山一听说列强都大量的装备，他顿时就来了兴趣，列强能装备的东西，绝对是好玩意，而且这个东西看起来十分轻便，非常适合长途行军使用。

张廷兰也让手下人做好了准备，进行了射击，一连九枚炮弹划过天空，沿着抛物线落到了靶场上面，顿时就掀起了一阵风暴，威力比起手榴弹不知道大了多少倍。随后奉军士兵又把迫击炮拆卸开，演示了各种搬运的方法，有的用人力，有的用战马，总之灵活轻便到了极点，高小山看了看，简直眼睛都直了，不住的流口水，奉军果然有好东西啊。

“张先生，这两样东西多少钱，我想采购一批。”

张廷兰一看鱼已经上钩了，就放下了心，只要你有兴趣，就要做好挨刀子的准备。

“高先生，这两款武器目前奉军也在装备，生产压力很大。”张廷兰故意露出了为难之色：“我们和俄国人作战，武器消耗很大，现在急需补充，自己都不够用，再往外卖，有些难度啊。”

“张先生，帮着想想办法吧，这种武器我的确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大量的采购。”

“既然高先生开口了，我一定帮忙，手榴弹八个大洋一枚，八十二毫米的迫击炮七千五百大洋一门。”

张廷兰报出了价格之后，高小山脸色就变了一下，他光想着东西好，可是这价钱也不便宜啊，想想自己的荷包，恐怕买了这两样东西之后，就剩不下多少了。

“张先生，您看能不能降低一点价钱，我们实在是有点承受不了啊。”

“这个价钱已经很优惠了，我完全是看在了咱们双方的面子上，才给的最低价钱。”张廷兰嘴上这么说，但是实际情况可不是这么回事，手榴弹的成本不过一个大洋，至于迫击炮成本就在八百个大洋上下，他这一张口，就是翻了小十倍的价钱，绝对堪称黑心二字，不过张廷兰一点都不担心，高小山既然上钩了，就跑不了。

第三百三十七章宰人（下）

作为一个绍兴师爷，算账是最基本的能力，迫击炮一门要七千五百大洋，二十门就是十五万大洋，按照张廷兰的做事风格，炮弹上面还会狮子大张口，没有二十万拿不下来，另外手榴弹也是一个大头，张勋手下士兵也有两三万人，一个人配三枚手榴弹，就要十万枚，算起来就是八十万，又是一百万出去了。

这次高小山一共带了三百万，按理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了，张勋还特别交代，要买机枪和大炮，尽可能的增强火力，可是要是买了手榴弹和迫击炮之后，他手上就剩下五十多万了，什么都买不了。

而且按照惯例，出来买武器，总要有点回扣吧，按照惯例，往兜里装百分之二十就算是厚道了，要是这么算，他就什么都卖不了了。

张廷兰在一旁也看出了高小山的为难，因此笑着说道："高先生，既然暂时不好决定，咱们就再看看别的东西，奉军还出售大炮，有日本的，俄国的，还有奥匈帝国的，另外我们还和协约国签订了一个供应协议，奉天专门给列强生产各种军需物资，种类繁多，应有尽有，什么军装鞋袜，水壶饭盒，帐篷棉被一样不缺，还有专门的军用食品，只要愿意，奉天有本事按照列强的标准，武装出一支部队来！"

张廷兰的话虽然有吹牛的成分，但是经过两年的积累，奉军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家底，要是再把中东路沿途的工厂梳理好，东三省差不多能赶上欧洲三流工业国的水平，当然距离列强还有天差地别的距离。

但是毕竟奉军依托的是庞大的中国，只要工业化开启之后，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发展潜力绝对称得起世界第一，只要给中国人一点时间，追上世界前列，甚至重新回到巅峰，一点问题都没有，张廷兰十分确信这一点。

接下来张廷兰又拉着周小山，逛了几个军需工厂，观看了奉天生产的罐头，工兵铲，军装等等东西。这些东西能出口列强。打发高小山这个土包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看到这些工业化的生产方式，高小山直接就傻眼了，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般，眼睛根本不够用了。

一轮打击没有结束。新的打击又开始了，张廷兰带着周小山去看了看火炮。仓库之中囤积了上百门火炮。有日本人四一式山炮，俄国的七十六毫米山炮，还有一些德国货和奥匈的火炮，全都整齐的摆在眼前，冰冷的炮身透着强大的力量感。

这些火炮对然都是二手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中**阀。甚至包括北洋政府来说，能装备齐火炮，就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毕竟自己不生产。全指着从外国购买。列强心黑手狠张廷兰拍马都赶不上，不只要价极高，而且还要让出各种特权，甚至要背上卖国贼的帽子。

就算是这样，列强还不愿意卖呢，人家对落后的国家有种种限制，大炮机枪根本买不到。不过越是如此，高小山就越觉得奉军神秘莫测，他们怎么能像变戏法一样，弄出这么多的大炮呢。

不只自己装备，还能大量出售，恐怕段总理都没有这个豪气，越想越迷惑，就算是想破了脑袋高小山也弄不出一个头绪。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已经彻底被砸晕了，被那些精良的装备弄得麻木了。

怪不得奉军能够击败俄国人，从虎口夺食，拿回了中东路，底子果然极

为雄厚，拿出来的东西样样都吸引着他，如果能把这些东西都买回去，军队的战斗力肯定成倍的增加。

但是想法虽好，现实却很残酷，凭着他的腰包，能卖的的东西太有限了，就算是再翻上一倍的价钱，他也买不了多少东西。高小山就好像一个穷鬼，眼前突然摆满了满汉全席，反倒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什么都想要，但是现实告诉他，必须做出一个取舍，张廷兰这个时候又十分体贴的提出了一个建议。

“高先生，我把各种装备的价钱都开列一份清单交给你，然后你按照清单做决定吧，向买什么，通知我一声就可以了，咱们再商谈具体的合同！”

高小山一听这个主意，连忙点头称是，他的确需要好好想一想了，要不然真的没有下定决心。

眼看着匆匆忙忙离开的高小山，一旁负责兵工厂的陶吉平对张廷兰说道：“别看张勋占着三个省，和东三省相比就是不毛之地，他们哪有多少钱啊，就算把武器都摆在他们面前，恐怕也买不起多少啊！”

“陶厂长，你觉得我领着他看这么多东西有些多余么？”

陶吉平连连摆手：“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有点想不明白，我估计他们最多能买点步枪，再买两门炮，兜里就没有钱了，不如干脆把步枪的价格提到一百个大洋以上，狠狠的宰一笔，这样赚的更多。”

张廷兰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陶厂长，如果是西北或是西南的军阀过来，我绝对按你说的办，可是张勋就不同了，他控制的三省和咱们接壤，我这是故意让他们买不起。”

陶吉平的脑子拼命的转动，不过对于张廷兰的话，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热河、绥远、察哈尔三地在张勋的眼睛里面是不毛之地，但是地下可有不少矿产资源，下一步奉天的各个工厂都建立起来，自然需要大量的原料，必须要提前下手。武器买不起没有关系，可以用土地来交换啊，把矿山交给咱们，再拿出几百万亩的草场，这些东西还抵不上一点武器么！”

张廷兰把这层窗户纸点破之后，陶吉平才如梦方醒，怪不得张廷兰年纪轻轻，能坐到高位呢，人家的格局和眼光果然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上的，原来根本没有盯着区区金钱的利益。而是瞄着矿产资源和草场呢！

只要有一个大型的矿场，产生千万利润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而且还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收益根本不能用金钱衡量，相比之下区区几百万的武器，的确无关紧要。

作为一个后来者，张廷兰十分清楚张勋控制的三地就是后世的内蒙，辽阔的草原之下的确埋藏着数量惊人的矿产资源，拥有煤铁稀土等等资源，当然现在还用不上稀土。但是煤铁却是奉军急需的。

张廷兰已经开始动工建设鞍钢了，但是一个鞍钢肯定不够，而且把所有产业都集中在东三省，也有风险，如果中日对抗起来。飞机还是能够威胁到大部分奉天的工厂的，本着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道理。张廷兰已经物色下一批钢铁厂了。

其中两个钢铁厂就落入了张廷兰的视线。一个是位于吉林的通化钢铁厂，一个就是包头钢铁厂，通钢离着和朝鲜的边境线更近，远不如包头更有潜力，而包头钢铁厂正好位于现在的绥远境内，处于张勋的治下。张廷兰已

经把眼光落到了这里。

要想对抗日本人，就要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向西北进军，是张廷兰的既定目标。提前在西北搞圈地运动，把重要的资源都拿到自己的手中，已经是现在就需要准备的事情了。

另外奉军也需要大量的马匹，不光是为了发展骑兵，就算步兵运输也离不开，尤其是奉军大量装备火炮之后，一门炮就需要八匹马，十匹马来拉着，没有草场可不行，这次军火交易就给了张廷兰大肆圈地的好机会。

张廷兰找到了老张，把自己的想法向老张汇报了一下，张作霖当然极为支持，而且作为老胡子，张作霖出手比张廷兰还要狠。

“拙言，这军火交易，不如就学学洋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卖东西的，不只要价奇高，而且人家还要种种特权。咱们也可以照方抓药，热河三省向咱们开放，允许奉天商人投资，要给予税收优惠，另外咱们是不是也能监督一下他们的税收，确保能够还上军火的欠款，这些都可以谈吗！”

张廷兰听到这里，也忍不住给老张伸出了大拇指，不愧是一代枭雄，学习能力的确惊人，竟然这么快就知道怎么最大限度的利用军售这张牌了。

“大帅，您老想的这么清楚，我看生意就交给您谈吧，免得我要价低了，丢您老的面子！”

张作霖顿时连连摇头：“绝对不行，我堂堂一个大帅，怎么好去和人家争争讲讲啊，丢面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只要做成了，我有重奖！”

老张的语气之中带着一丝神秘和戏谑，嘴角上还带着似有若无的笑意，张廷兰顿时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您老准备奖励什么啊？”张廷兰试探着问道。

“傻小子，当然是你的终身大事了，凤至已经怀孕了，俺老张就要当爷爷了。你比汉卿还大呢，也不能这么拖着，以前忙忙碌碌的没有机会，现在奉军的根基越来越稳固了，没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忙，也该成家了。”

老张说着拍了拍张廷兰的肩头：“拙言啊，这两年辛苦你了，奉军能有今天，你出力很大，这个婚事一定要热热闹闹的办，周家也算是名门大户，能配得上你。我已经托人给徐世昌送信了，让他出面，给你当一回大媒人，就这两三个月，婚事就给办了，等到明年，辅忱就能抱上孙子了。提前我可说好了，不管是男孩女孩，我都是他们的干爷爷，谁也别想抢！”

老张其实早有准备了，张廷兰只能欣然同意。

到了第二天，高小山找到了张廷兰，他的头发有些散乱，而且眼圈通红，眼角还挂着眼屎，根本没来得及清理，一看就是一夜没睡的模样。

“高先生，您想好要买什么了么？”

高小山叹了一口气：“实不相瞒，什么都想买，但是实在是囊中羞涩，只能购买一万杆步枪，二十门迫击炮，再加上十二门四一式山炮，再买十万枚手榴弹。”

张廷兰依旧不动声色，算了一下，笑着说道：“高先生，买了武器之后，你们最好再派遣一些人员过来，学习一下操作方法，尤其是迫击炮，你们以往没有准备过。”

高小山一听张廷兰提到了培训，顿时眼睛就瞪大了，无疑这又是一笔开支，他预留给自己的赚头已经没有多少了。

“这个需要多少钱啊？”

“怎么也要二十万元吧，这些使用经验都是弟兄们拿着生命换来的，不能白白教给别人。”

高小山脸色都有点绿了，卖十门山炮就用了三十万，他只剩下二十万左右的赚头了，难道还要都交出来啊。

张廷兰没有搭理他，而是低头看着交易清单，嘴里头仿佛不经意的说了一句：“其实我们接受多种付款方式，不一定都用真金白银！”

第三百三十八章大牧场大财富

以往和洋人交易军火，全都是真金白银，要么就是更要命的特权，因此高小山就没有想过还可以用别的东西支付军火费，但是现在猛地听到多种支付方式的时候，他顿时就来了兴趣。

“张先生，您能不能说说这个多种支付方式是什么啊？”

张廷兰心里头暗笑，鱼终于上钩了，他依旧不动声色，缓缓的说道：“高先生，这就是我的设想而已，奉天政府经常向银行系统贷款，比如移民贷款，建设水利设施贷款，发展工业也贷款，用未来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作为抵押。这样一来就等于是政府提前做成了想做的事情，而银行也获得了稳定的利息收益，对老百姓来说也是好事情，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我也在想军火交易是不是也可以参照这个模式，付款更加灵活一些。”

高小山听到了这个提议，顿时他精于算计的劲头又上来了，如果真按照张廷兰的办法弄，辫子军就可以运用少量的资金，买到更多的武器，这绝对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只是需要用什么抵押，成了高小山的心病，会不会也向列强一样，要各种特权啊！

不过转念一想，就算是给了奉军一点特权，大家都是中国人，也算不上卖国，只是他也知道奉军实力雄厚，野心勃勃，和奉军合作，别让奉军吃干抹净了。

他试探的问道：“张先生，这个提议我十分赞同。但是不知道奉军接受什么作为抵押呢？”

“抵押品一要有价值，二要收益稳定。说句不客气的话，热河三地这种项目不多，我看有两样东西是最合适的，一个是鸦片，一个是税收。就把话挑明了吧，热河每年都种植大量的鸦片，你们可以把鸦片抵押给我们，以后如何销售。就由奉天决定。第二点就是税收的问题，奉军派出专门的人员，监督财税，每年固定支付奉军欠款和利息。”

张廷兰说完之后，高小山顿时就把脑袋晃得和拨浪鼓一样，这样的条件绝对不能答应，鸦片是辫子军最大的暴利。多少人都指着鸦片发财呢，张勋都不敢轻易动这块，而财税更是要命的东西，如果也交给了奉军，那不是和列强的交易没有什么区别么。

“张先生，这恐怕不妥啊。奉天是地方政府，和热河平起平坐，你们监督我们的商业和税收好说不好听，不好办啊！”

张廷兰当然也知道不好办，他故意提出来。就是漫天要价而已，他装成十分为难的样子。然后想了想说道：“高小山，既然你不同意，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咱们就暂时作罢，下次再谈吧。”

“别啊！”高小山一听好不容易有了解决的办法，哪能放过啊，急忙说道：“张先生，您足智多谋，一定能想出办法的，看在两家交好的份上，多费费心。”

张廷兰想了想，然后说道：“我是领兵的，经济上的事情不太清楚，咱们找个行家过来，让她参谋一下。”

说话之间，张廷兰就让人请来了一个人，高小山仔细一看，只见对方是一个二十左右的女孩子，相貌身材都是一等一的，而且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精明干练，高小山对这个女孩子又有怀疑，又有一丝期许，她究竟能不能

解决眼前的难题啊！

“乔姑娘，我正在和高先生谈一桩生意，不过有点难题，还请你帮着参谋一下啊。”张廷兰随即把军火交易的事情向乔岚云介绍了一下，乔岚云故作认真的听了听，秀眉不时皱了皱。

“我认为高先生的担忧是对的，奉天想保证欠款能够还上，想法没有错，但是不能把热河等地变成附属，这样的交易和列强欺压别人的手段有什么不同？”

乔岚云的话顿时引起了高小山的赞许，这个姑娘真是太敏锐了，说的太好了。

张廷兰则是一脸的为难，说道：“那乔姑娘以为该用什么作为担保呢，总要保证钱款的安全才行。”

乔岚云也点了点头，然后拿出了纸笔，刷刷点点的计算了一下，她的每个动作都十分认真，高小山就在一旁老老实实的看着，半晌，乔岚云终于抬起了头。

“我的建议是让奉天银行出面，向热河方面提供贷款，先把军火费用还上，然后由奉天银行和热河等地再商谈还款的事宜，这样就成了完全的商业行为，和政府没有关系了。至于用什么抵押，我也想了想，可以用热河的绥远等地的草场抵押，奉天的罐头产业很繁荣，需要大量的肉类，有些商人已经准备圈地养殖牛羊了，草场价值很大，完全可以作为抵押。”

高小山一听用草场抵押，他倒是没有什么抵触，热河等地别的不多，就是草场广布，而且相比耕地，同等面积的草场产出实在是少的可怜，如果能作为抵押品，也可以接受。

“我看这个主意不错，只是草场很多掌握在原来的蒙古王公手里，我们不好抢夺啊！”

“高先生误会了。”乔岚云笑着说道：“我说的抵押不是把草场抢过来，而是进行商业开发，我们会向蒙古人购买的，总之不会引起任何的纠纷！”

“那我就放心了，就按照这个办法来处理吧。”

“既然高先生同意了，还有两个附属条件要答应，第一开发草场就必须要大量的奉天商人去热河，投资要提供便利，另外商业开发，就要进行融资，奉天银行要在承德一家分行。”

高小山想了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建议，因此也点头同意，双方大致方向商量妥了，然后高小山就乐颠颠的去敲定具体的合同了。

张廷兰和乔岚云看着高小山远去的背影，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乔姑娘，咱们这个双簧唱的还不错吧，土地拿到了，还让金融势力深入进去了，经济攻势永远要在军事攻势前面，热河等地慢慢的也就熟透了。”

乔岚云也微微点点头，她似乎想说什么，不过又咽回去了，张廷兰十分得意，并没有注意到她的情绪变化，反倒是说道：“乔姑娘，这件事情办完之后，还要劳烦你帮我点忙，中东路沿线有大量的俄国人的土地产业，这些都要清理出来，然后进行拍卖，那些地段都是非常适合商业开发的，我想商人们一定会趋之若鹜的！”

“嗯！我这就去筹备一下。”乔岚云答应了一声，然后离开了。

很快奉军和高小山之间的谈判就结束了，高小山一共采购了一万杆步枪，五百万发子弹，四十门迫击炮，十五万枚手榴弹，二十门四一式山炮，

十门克虏伯山炮，还有二十挺重机枪，二十挺轻机枪，还有一批军需用品。

总价格超过了六百万，比起原来翻了一倍还多，奉天银行向高小山提供了三百五十万贷款，作为抵押，在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等地一共划出了一千万亩的草场，交给奉天银行管理。

在圈定的范围之内，东三省的商人可以进行种植和养殖，如果发现了矿产资源，也可以优先开发，另外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奉天商人可以自行招募保安人员，护卫草场的安全。

这个协议敲定之后，顿时就惊动了不少奉天的商人，奉天的对肉类的需要很大，急需建立稳定的货源，因此很多人都对牧场很感兴趣，不过也有不少人持怀疑态度，以往都是蒙古人放牧，汉人种地，现在贸然让汉人经营草场，其中的难度并不小，保守的人并不敢下定决心。

不过也有敢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楚明远正好在奉天，听说消息之后，急忙就前来拜会张廷兰。

张廷兰对他的印象相当不错，也准备提拔他，因此把他请到了府中，笑着问道："这段时间干出了什么成绩，也介绍一下吧。"

"全靠着先生指点，今年果然生产农具的人越来越大，我们的压力也大了，不过大家对耕牛的需求却是越来越大，而却缺口十分惊人，我们就跑到了热河等地，连续贩运了几次牛马，利润相当惊人，在热河几个大洋就能买到一头牛，甚至用茶叶丝绸，还有奉天生产的小玩意，也能换来牛马，然后再运回来，一头牛至少能买到二三十个大洋，扣除成本，足有四五倍的利润。"

"这个生意不错，你找我来，是不是有新的想法了？"

"没错，先生说过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很多人看到了贩卖牛羊的利润，肯定会下手的，再想赚这么多，就不可能了。这次我听说咱们奉天弄到了一大批的草场，我准备承包一片，用来养殖，这样货源就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想法很好，不过你准备具体怎么经营草场呢？"

"和蒙古人学呗，他们怎么干，咱们也怎么干，总之多吃点苦呗！"

张廷兰笑着摇了摇头："蒙古人追水草迁徙，一亩地的草场还养不了一头羊，这哪有什么效率啊，你要是想做，我建议停下游牧的脚步，草场既要利用，又要保护，一亩地至少能养几十只羊，利润一下子就翻了十倍以上，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百三十九章老段求援

从先秦时期开始，立足中原大地的农耕民族就开始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开始了战争，时间一直持续了几千年，一直到民国时期，蒙匪依旧是北方最大的边患，从西北一直到东北，绵延几千公里的距离，都要受到侵扰。

如何消灭这个祸患，安定北方边疆，张廷兰也在不断的思考，想来想去，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让牧民彻底改变千百年来的习俗，停下游牧的脚步，定居下来，然后再把他们卷入到整个工业化的浪cháo之中。牧民变成牧场主，或是矿场的工人，这样不只解除了威胁，还能够变害为利，成为发展国家的力量。

当然想改变几千年的习惯，是何等的困难，这次从张勋手中大面积的圈地，就是改变草原生产方式的第一步，站在张廷兰的位置上，他不只是要为了那点利润，更多的是要从现在开始，改变内外蒙古的经济模式。

只要牧民停了下来，他们就有了家业的羁绊，野性就会得到驯服，而且固定放牧之后，出产更多，牧民的生活和极大的提升，只要活得好了，脑筋正常的人就不会想着闹事，因此张廷兰很愿意搞一批试点出来。

“以往牧民逐水草迁徙，哪里有草就去哪里，吃光了之后，再换一个地方，这种方式产出太有限了。如果要搞养殖，就要充分利用牧场的资源，在水草丰美的时候，主动收割储藏起来，也不能光顾着吃，还要种草，就像种庄稼一样，而且还要考虑到牧场的承载能力，有多少土地。养多少牲畜，都要做好计算，不能盲目的蛮干。”

楚明远也是相当敏锐的人，一听张廷兰的介绍，他立刻就豁然开朗，其实这就是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以往对待草场完全是上天赐予，牧民也只能听天由命。可是听了张廷兰的介绍，楚明远顿时明白了。其实牧草也是一种庄稼，和种田其实完全是一样的，也要播种，也要照料，还要收藏。所不同的只是粮食是人吃的，而牧草是牲畜吃的。

“每次和您谈话都受益匪浅。当好一个牧民。不只要盯着牛羊，还要等着草地，一样要好好经营草地，这样产出才能增加！”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说的没错，另外我还有一个建议，牧草也要好好选择。我听说西方的牧场多数种植苜蓿，在中国也有不少种植，你们可以探索一下如何种植苜蓿，有人测算过。一斤苜蓿能顶上三斤玉米，营养价值很高。”

“先生所说绝对不会错了，我现在就去筹备一下，马上到热河圈地。”楚明远已经彻底被说动心了，这就要行动起来。

“放手去干吧，如果资金不够，可以从银行贷款，另外你们的牛羊数量多了，奉天的罐头厂还可能迁过去，完全不用担心市场的问题。”

罐头厂给奉天带来了第一桶金，不过工业总要升级，一些轻工业和粮食工业奉天都要甩出去，放到效益更好的地区，这也是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建立了大牧场，东北就有了充足的肉食供应，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情，只有吃上肉，整个民族才能健康强壮。

楚明远也十分高兴，张廷兰的话等于是牧场上了双重保险，又有贷款支持，还有工厂收购产品，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这可是天赐的好事，他急忙兴匆匆的去筹备了。

刚刚送走了楚明远，张学良又兴匆匆的跑了过来，一见面张学良就一脸的喜色。

“拙言，郭老师从黑龙江回来述职了，他还带了点特殊的东西回来。”张学良说的神神秘秘的。

从收复中东路开始，郭松龄就被安排到了满洲里，后来中俄边境冲突越来越多，郭松龄肩头的压力就更大了，不过郭松龄也的确有些手段，连续几次挫败了俄国人的挑衅，有效的保证了中东路的西段安全。

作为讲武堂的老师，又是张学良重点推荐的人才，郭松龄在老张那里已经挂了号，升职机会成为了必然，这次郭松龄被调回奉天，多半就是要升官了，张廷兰心里头也有数。

“究竟带了什么特殊东西，说出来让我也开开眼啊？”

“是两颗人头！”张学良说道：“英顺和巴英额这两个混蛋的脑袋，英顺私自放走了俄**官瓦西里，日本人就拿着这件事情发难，差点把整个东三省都搭进去，简直可杀不可留。”

张廷兰一听这两个人死了，也没有什么意外，自作孽不可活，这两个家伙是满清遗留下来的祸害，早就应该干掉了，英顺又差点让东三省兵连祸结，张廷兰也早就动了杀心，只是等待风波平息之后，大家渐渐忘了这件事，就把他们干掉，只是没想到郭松龄竟然提前下手了。

看来这个郭鬼子也有独到之处，显然摸准了老张的心思，才果断的下手，干净利落的杀死了两个祸害。

“杀得好，不只是他们两个，还有毕桂芳也一同拿下，他们和咱们都不是一条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日本人收买了，都是隐患。”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似乎吴大爷有点不高兴，他认为郭老师没有告诉他，直接就动手了，有些越权，他还向我爹发了电报，埋怨此事。”

这下子张廷兰的眉头也挑了挑，英顺和巴英额都是吴俊升的属下，堂堂的两个旅长，要弄死他们，理应告诉吴俊升，然后再下手。可是郭松龄竟然直接越过了吴俊升，对他们下手，这个举动绝对称得起鲁莽。

在奉军各个派系里头，老吴原本是仅次于老张的实力派，随着张廷兰的崛起，他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也是一省封疆，手握大权。现在郭松龄只是讲武堂的一个教官出身，就敢不把他放在眼里，也难怪老吴会生气不满。

“我原本建议让我爹提升郭老师，接任一个卫戍旅旅长，可是经过吴大爷这么一告状，我爹又改变主意了。”

“汉卿，杀了英顺和巴英额两个祸害，的确是大功一件，让郭松龄升职，也是情理之中，不过现在接任难免给人造成杀人夺权的印象，有点不好，我看还是想一个折中的办法吧。”

“拙言，我就知道你足智多谋，快帮我出出主意。”

“嗯，如果郭松龄愿意，可以让他到赤峰担任留守使，接替阚朝玺，然后让阚朝玺出任卫戍旅的旅长，另外一个空缺就交给姜登选，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了。”

赤峰是热河北部重镇，自从奉军占据之后，就一直赖着不走，现在张勋又买了奉军那么多武器，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张勋也没有办法拒绝。

而且让郭松龄到赤峰，也是为了替下一步行动做准备，有一支强兵在热河，张勋复辟之后，奉军就能快速控制整个热河。

张学良仔细想了想，这个办法的确不错，郭松龄既升了官，又避开了吴俊升的锋芒，已经算是对老吴有交代了，而且同时提拔了姜登选，让郭松龄也不那么惹眼，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因此张学良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

“拙言果然厉害，我现在就去找我爹！”

张学良刚要走，这时候老张的卫士长又赶了过来，请张廷兰到帅府议事，张廷兰也不敢怠慢，急忙赶到了帅府。

张作霖正在老虎厅之中端坐，在上垂首坐着一个三十出头的高级军官，一身戎装，显得英武非凡，张廷兰认识他，这正是段祺瑞手下的头号心腹徐树铮。小徐现在是陆军次长，兼任总理府的秘书长，走到哪里都能代表段祺瑞。

上次奉军收复中东路的时候，他就跑了过来，差点和张作霖吵翻了，不过这一次小徐又来到了奉天，脸上没有丝毫的不快，反倒是笑容可掬，和老张谈得很愉快，其他的奉军要员也陆续前来。

老张对着大家伙说道：“徐秘书长来奉，是代表段总理过来的，想要征求一下大家对于向德国宣战的看法。”

老张说完之后，徐树铮就笑着说道：“诸位都是奉军大将，国家的栋梁，也一定知道国家的艰难之处，现在德国遭到所有列强围攻，败局已定，我们加入协约国作战，只要打败了德国，我们就是堂而皇之的战胜国，政治地位就能得到极大的改变，这是天大的好事情，各省督军都已经同意了，唯有大总统还在阻挠，这次来到奉天，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同帮着劝劝大总统，让他顺天应人。”

徐树铮的话说的很好听，但是实际意思就是让大家一同施压，让黎元洪屈服。

奉军的这些将领听到这番话之后，也纷纷思量起来，大家伙倒不是在想着徐树铮的意思，而是在揣摩老张的心思，如果老张愿意，恐怕直接就拍板了，而不会拿到这么多人的面前谈，想来张作霖肯定有些想法。

“现在是民国了，都讲究军人不干涉政治，参不参战我们不好发表看法，全凭总统和总理裁决吧，只要需要出兵，奉军上下一定责无旁贷！”孙烈臣代表大家说话了。

孙烈臣的话无疑给了徐树铮一个软钉子，小徐的脸色有些不好，不过他也知道奉军势头正盛，不好强迫，只能改为利诱，因此说道：“总理一直认为雨帅是边疆的柱石，奉军的兵力也需要大力扩充。”

第三百四十章要挟

自从老袁死了之后，北洋彻底四分五裂，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围绕着参战的问题，双方矛盾十分尖锐，老段也多次试探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尤其是战胜了俄国人，风头正盛的老张，更是重中之重。

为了换取老张的支持徐树铮不得不抛出了橄榄枝："军人也是国家的一员，理应对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雨帅一手收复了中东路，更是民国以来少有的壮举，参战大事关系重大，总理迫切需要雨帅的理解，而且东三省边防责任重大，也需要增强兵力，我们双方理应通力合作。"

徐树铮把话说的已经再明白不过了，只要老张能支持段祺瑞，老段就会准许奉军扩充军备，虽然奉军扩张不是段祺瑞能反对的，但是老段如果能够支持，军队就能够名正言顺，好处还是不少的。

奉军的这些军头也都在一旁思量，张景惠也开口问道："秘书长，参战之后，中国需不需要出兵，如果要出兵是从各省抽调，还是重新编练，军饷军械又从哪里来？"

张景惠平时糊里糊涂，不过这个时候问题确实相当有分量，正是大家伙关心的，如果段祺瑞借着参战之名，把各地的军队都调到欧洲，前去充当炮灰，打着参战之名，行削藩之实，大家伙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总理已经和列强协商过了，中国参战并不需要派出军队。只要派遣一部分劳工就行，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战胜国的地位，这是非常合算的事情。"

"徐秘书长，既然不用派军队，我看就不必大张旗鼓的参战了。"张廷兰在一旁笑着说道："德国是欧洲大陆的强国，即便是战败了，他们的科学技术依旧是欧洲领先的，在世界上也很有影响力，我们不必得罪德国人。因此我建议不妨各省共同组建一个劳务出口公司。列强需要多少劳工，咱们就提供多少，这样才能两全其美，您看这个想法如何？"

张廷兰的话一出口，老张听弦歌而知雅意，立刻笑着说道："拙言的建议很稳妥啊，得罪德国实在是不智之举。我看还是不要宣战的好！"

老张何等精明，张廷兰的话说完之后，徐树铮的眼中闪过一丝异色，老张迅速就捕捉到了，心里头瞬间就明朗了，老段还是准备借着参战的机会扩充军备。其实道理很明显，没有好处，老段会急着参战么。

奉军如今乃是一方诸侯，当然不愿意老段做大，因此张作霖故意顺着张廷兰的话说。就是要把徐树铮逼到墙角上。

徐树铮听到了这话，果然神色有些变化。沉吟了半晌，才说道："雨帅，参战不参战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宣战之后，我们就是正大光明的战胜国，能够收回失去的主权，能够废除各种条约，解除种种限制，好处太多了，如果不参战，这些好处就没有了。"

"还是徐秘书长高见，如果能收回国家的主权，参战也是好事情。"张廷兰继续说道："那不知道和列强谈得怎么样了，是否签订了协议，他们准备用哪些特权来换取我们参战呢，是关税，还是租界，是铁路，还是驻军？如果真能把南满铁路收回来，我想所有奉军将士一定愿意听从总理的号令，哪怕真的上战场，埋骨他乡，也是万死不辞！"

张廷兰一番话说的是大义凛然，类似的话上次张作霖也提起过，收回主权这种事情必须落实到条约上面，不然空口说白话，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

这一点又一次击中了徐树铮的命门，收回主权之说只是北洋一厢情愿，英法等国根本没有同意，小徐的心中也是一阵阵的翻腾，奉军上下果然不好对付，他这套说辞对付别的军阀无往而不利。

大家伙一听说不用自己派兵，还能收回主权，就毫不犹豫的点头了，北方的各省督军还组建了督军团，替老段摇旗呐喊。可是到了奉天这里，漏洞就被牢牢的抓住了，老张根本不上当。

小徐显得有些被动，一旁的杨宇霆突然笑道："大帅，又铮刚刚到奉天，咱们还是先接风洗尘，大事情明天接着谈吧！"

杨宇霆和徐树铮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算得起是同窗，两个人一个得到了总理的重用，一个得到了东北王的信任，也算是一段佳话，杨宇霆主动帮着徐树铮化解了尴尬，老张也索性不谈公事，而是大摆筵席，款待徐树铮。

酒席结束之后，杨宇霆主动找到了张廷兰，一见面就冷冷地说道："拙言，我觉得怎么看参战都对国家的好处众多，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对又铮有敌意呢？"

"邻葛，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问题你还没看透啊！"

杨宇霆一脸的疑惑的说道："拙言，德国战败已成定局，这点你也说过，咱们痛打落水狗，捡一个便宜，就算关税不能收回来，至少德国在中国的特权都会被废除，这也等于是解开了一道枷锁，我怎么看，都是合算的买卖。"

"邻葛，你光说了解开的那一道枷锁，却没有算另一道可能添加上的锁链。"

张廷兰此话一出口，杨宇霆顿时把眉头皱了起来，说道："拙言，此话怎讲？"

"小徐虽然说不派军队参战，但是我敢说老段一定借机扩充军备，他可能不敢收各省的权力，但是再去练一支部队，是必然的。"

杨宇霆低着头想了想，也点点头，俗话说无利不起早，段祺瑞这么急着参战，多半有这个考虑。

"拙言，你是担心北洋因此做大，会威胁到奉军的利益，因此才反对出兵的么？"杨宇霆说道："我虽然是奉军的人，但是心里头还想着这个国家好，现在天赐良机，不能丢了啊！"

杨宇霆的话其实已经有点出格了，明显是在指责张廷兰为了奉军的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也隐隐有指责张作霖的意味，如果不是和张廷兰相交很深，相信张廷兰的人品，杨宇霆绝对不会说这话。

"邻葛，你误会了，我还不至于这么小家子气，尤其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更不会犯糊涂，但是有一点邻葛你需要往深了想想，老段要扩充军备，这些军备会凭空而来么？他又凭什么换来？"

张廷兰连续的反问，让杨宇霆感到了浑身一震，瞬间思路就打开了，也明白了张廷兰的顾虑。既然扩军，就需要武器军饷，而且还要引进外国的教官，需要花费的资金就相当惊人了，那如何弄到资金呢？

北洋政府肯定拿不出来，就只能向列强借款，再想想晚清以来的借款，杨宇霆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肯定需要拿更多的经济军事利益去交换。

徐树铮在游说奉军的时候，只说了能收回主权，但是却没有说会因此失去多少主权，两者权衡，究竟值不值得。

“邻葛，最初是美国鼓动北洋参战，很显然美国人也看到了这步棋，只要鼓动北洋参战，他们就能利用贷款和军备两条锁链锁住北洋。结果日本人也看到了这步棋，他们转而支持北洋，此时美国人自食其言，反对中国参战，这背后有多少小算盘，邻葛你还没想明白么？”

杨宇霆到了现在才如梦方醒，自己只看到一步，而张廷兰已经看到了三五步之外了，参战的问题的确没有那么简单。日本人在背后怂恿，小鬼子一直把目光放在东三省，老段会不会出卖东三省的利益，来换取日本的支持！

现在看起来不是奉军为了一己私利而置国家主权于不顾，而是老段为了他的利益，可能会出卖东三省。

史实也的确如此，段祺瑞训练参战军的资金就是出卖了东北的铁路和矿山换来的，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原借款，为日本人进一步染指东三省铺平了道路，可谓是遗祸无穷。

张廷兰凭着对历史的一点了解，再加上现在的了解的事实，把道理和杨宇霆讲了之后，杨宇霆也是如梦方醒，才看明白其中隐含的危机。

他原本还顾念和徐树铮的同窗情谊，想要帮着徐树铮说话，但是现在一看，这完全是一个火坑，杨宇霆站起身，对着张廷兰恭恭敬敬的施了一礼。

“拙言，要不是你点醒，我险些犯错！”杨宇霆道：“按照拙言的意思，我们要反对参战了？”

张廷兰又摇了摇头，笑着说道：“凭着奉军现在的实力，我们应该追求自成一系，不必跟在北洋的后头，充当跟屁虫。奉军不出来反对，就是对老段最大的支持，值得他付出足够的代价，不然我们大军直接南下，支持黎元洪，那样黎菩萨有了大总统的名分，还有了军力支持，可就不怕老段了！”

张廷兰脸上露出一丝冷笑：“邻葛你把消息透漏给你的老同学，老段必须承认边防军，同时答应奉军扩充两个师，奉军就保持中立，他们愿意怎么争，就怎么争，不然咱们也有本事让老段垮台。”

第三百四十一章詹天佑

张廷兰的话可不是吹牛，自从和俄国人较量之后，奉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最重要的是精神面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和国内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北京和奉天更是近在咫尺，如果奉军突然发难，老段还真没有办法收场，只不过张廷兰也清楚，破坏容易，烂摊子却没有办法收拾，这个倒霉的工作还是留给段祺瑞撑着吧。

“拙言，答应了扩军的要求，老段一样会向日本出卖东北，咱们该怎么防范啊？”

“怎么也防不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咱们已经被惦记上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刀磨得锋利起来，贼敢来，咱们就剁了他！”

杨宇霆也很清楚，张廷兰说的一点错没有，关键时刻就靠着自己的实力，别的都没用。

“扩军容易，一年就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关内民众到东北谋生，挑选几万青壮一点问题没有，只是唯一的问题就是军官队伍严重跟不上啊，讲武堂第一批的学生已经毕业了，现在第二批也招收了，不过也就是一百多人，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张廷兰一听杨宇霆的抱怨，他也深有感触，东三省不只缺少军事人才，其他各方面的人才都严重缺乏，这已经成了张廷兰的一块心病。

“军官培养是有周期的，咱们也不能揠苗助长，但是光指着东三省的人才，肯定不够用，还要从关内招募人才，尤其是诸如保定军校，办学时间长，积累的学生数量也多。尽量多招募一些吧！”

光靠着自己培养，已经不能满足奉军的需要了，向关内招募一些人才，就成为了最好的选择。

“这个主意我也想过，不过东三省毕竟处在关外，气候条件不好，而且那些军校的关系也是盘根错节，人家也都是香饽饽，毕业之后，直接能进入北洋军。有多少人愿意跑到关外受苦。”

这个问题张廷兰也清楚，毕竟东三省从清末才开始开发，在很多人眼中，这里还是苦寒之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才不会有那么多闯关东的呢。

“要想吸引人才，就要改变老百姓对奉天的印象。邻葛。你说咱们出钱拍个电影怎么样？”

杨宇霆虽然足智多谋，但是听到张廷兰的这个想法之后，也是大大出乎意料。

“拙言，电影都是才子佳人，王侯将相，咱们拍奉天。你准备拍什么啊？”

“什么都能拍啊，广阔的黑土地，刚刚建立的工厂，铁路。北市场，总之一要展示东北的富饶，二要展示建设成就，要让天下人都知道，只要到了东三省，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就不信吸引不了人才。”

在后世弄个城市宣传片，国家纪录片之类的东西十分常见，而且很多政府都愿意投入大价钱，宣传城市的形象。但是在这个时代，别说是中国，就是西方世界都没有这么干的，而且电影还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东西，很少有政

治人物意识到了电影的宣传作用。

不过张廷兰还是比较清楚的，电影能做到图文并茂，比起干巴巴的报纸，有太多的趣味了，而且老百姓没有见过，第一次看到，肯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张廷兰越想越觉得可行，至少能在老百姓面前制造一个好印象，改变奉军的象形。

“就这么办了，现在我就安排人手，到上海滩，找几个拍电影的过来，给东北拍一个纪录片，保准一炮走红！”

杨宇霆对这种太过超前的方式还有些将信将疑，不过张廷兰愿意折腾，他也不会拦着，如果真能吸引到一批人才，这也是难得的好事情。

他们两个又商量了一下如何应付老段和小徐，然后杨宇霆将情况报告给了张作霖，老张也很赞同这个想法。原本奉天势力不够，就要傍着大树，那时候就要尽早表态下注，下的越早，好处越多。

但是现在奉军地位不断膨胀，再急着给人家当急先锋，实在是太丢身份了，老张对于张廷兰的说法很赞赏，奉军不反对，就是对段祺瑞最大的支持了，很快奉军上下统一了看法，然后把这个态度也透露给了徐树铮。

小徐一看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回到北京，赶紧找到了段祺瑞，二人仔细商量了一下，现在的主要任务还是借着参战的机会，把军事力量扩充起来，只有手上掌握了强大的军队，才能压服天下的诸侯。

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之后，西南的诸侯就已经事实独立了，那才是老段的心病，因此对于奉军最好还是做一些妥协。

老段几经权衡，答应授权张作霖组建东北边防军，同时给了边防军一个师的编制，另外答应老张扩充一个守备师。

“咱们的大总理做的好声音，咱们要两个新的番号，他只答应咱们扩充两个师，一下子就给打了五折啊！”

“大帅，咱们扩军要一步一步来，咱们刚刚把护路军扩充起来，另外二十八师也刚刚重建，骤然多了两个师，咱们还力有不逮呢！”

张作霖也同意杨宇霆的看法，能扩充两个师，老张已经很满意了，特别是得到了组建边防军的权力，更是给奉军极大的自主权力。

这个边防军早就计划了，底子就是收复中东路的护路军，张廷兰是当之无愧的边防军总司令，孙安虎原本掌管中路大队，后来扩编成旅，现在干脆再提升一格，直接变成边防军第一师，另外边防军还有一个炮兵旅，一个骑兵旅。

郭松龄被调到了赤峰，担任留守使，原本的护路军西路大队也被带走了，空余的位置就有姜登选接任，把原属黑龙江的一个卫戍旅划到了边防军的名下。

张廷兰手中握有的部队就是一个师加上三个旅，总兵力超过两万五千人，在奉军之中，堪称最强大的拳头部队，主要驻防的范围就是吉黑两省的边境线，应付俄国人的威胁。

别看奉军打败了俄国人，但是谁也不知道这头北极熊会不会卷土重来，如果俄国人杀过来，除了张廷兰之外，别人也没有把握应付。

正式组建了边防军之后，老张又把张景惠的部下正式扩充起来，成为了奉军的一个主力师，这样在所有老兄弟之中，除了失势的汤玉麟之外，张景

惠算是最后上位的，不过豆腐张还是很满意这个安排的。

这次编制的调整，又是奉军往前发展的一大步，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都得到了一些提升。张廷兰的工作更加繁忙起来，要把军队重新补充起来，把武器的缺口还要解决。

自从中俄发生战争之后，走私道路一度中断了，奉军能拿到的军火一下子锐减下去，兵工厂的生产能力毕竟有限，如果不能必须走私，对于奉军来说，是不小的打击。

不过好在菲力斯终于凭着化解了中东路危机的功劳，重新掌握了远东，原本忠于沙皇的一些势力再度围在了他的周围。

有了菲力斯作为内应，中俄之间的走私又重新繁荣起来，甚至大有更胜从前的态势，张廷兰也能够轻松的扩充兵力了。

就在这个时候，邝荣光带着一个人前来拜会张廷兰，邝荣光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张廷兰也急忙迎接他，随同邝荣光一起过来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身材很敦实，透着忠厚老诚。

“拙言，这位是我的老同学，詹天佑，詹达cháo，他来奉天，可是帮着咱们规划铁路建设的！”

张廷兰一听大名鼎鼎的詹天佑前来，简直喜出望外，急忙说道：“詹先生，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一直想拜见您，可惜没有时间，竟然让您主动过来，实在是失礼啊！”

“张司令您是大忙人，尤其是收复了中东路，大涨了国人的威风，前来拜会您这位少年英雄，也是应该的。”

“詹先生您就叫我拙言就行，可千万别说什么司令。收复中东路说起来也是被逼无奈，东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一条铁路是咱们自己设计施工的，全都掌握在日俄两国手中，我也只能虎口夺食，要不然东三省的发展希望就彻底没有了！”

詹天佑听到这里，竖起了大拇指，笑着说道：“拙言，能够看到铁路的重要性，真是了不起啊，交通就是人身的血脉，铁路就是大动脉，要是被外国掌握了，这个国家就完了，争回一条中东路，就是争回了半个东三省啊。”

“没错，一定要把路权都从列强手中抢回来，而且不止要抢夺现有的铁路，还有大修自己的铁路，这次您能过来，东北的铁路就有希望了！”

张廷兰把邝荣光和詹天佑请进了自己的客厅，坐好之后，詹天佑就先开口说道：“拙言，我来的时候就想过，本来南满铁路是中东路是一体的，现在却被日本人占据了，南满铁路暂时还拿不回来，因此最好能够修建一条铁路，绕开南满铁路，把中东路和京奉路连接到一起。”

“先生所言甚是，我也早有这个想法，绕开南满铁路，不只有巨大的战略价值，还有经济利益在里面，有两条并行铁路竞争之后，日本人赚取的运费就会大为减少，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不过具体怎么修，我就是睁眼瞎，全指着詹先生帮忙了！”

第三百四十二章村村通

詹天佑也早就从邝荣光那里知道了张廷兰的身份和地位，这个年轻人在奉军之中说话堪称一言九鼎，尤其是建设铁路这种事情，张廷兰的态度就是奉军的态度，张廷兰的意志就是奉军的意志。詹天佑多年以来都为了铁路奔走，他感受最深的一个字就是难，方方面面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列强的阻力，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在背后支持着，铁路根本就别想修建起来，奉天政府能对修路这么重视，也让詹天佑看到了修建铁路的希望。

“拙言，奉天有什么具体修路的规划没有？”

“有，我准备在南满铁路的东西各修一条干线，基本上和南满铁路平行，东干线联系吉林和奉天两省，西线联系奉天和黑龙江两省，这样再配合中东路，奉天就能打破日本人的限制，拥有了自己的铁路网络。”

詹天佑一听张廷兰的话，顿时眼睛也睁圆了，修建两条铁路干线，这个计划不可谓不宏大，奉军能有这个魄力，也是国家之福。詹天佑脑子快速的转动，东三省的地图就在他的脑中闪过，闭目想了一会，然后说道：“拙言，我估计了一下，东线要从奉天开始，经过海龙，一直到吉林，然后在向外延伸，能够连接长春和呼兰等地，能把黑龙江也纳入进来。西线经过通辽，洮南，白城子，一直到齐齐哈尔，奉天和黑龙江就联系起来了。这只是大致的规划，具体的线路，还要实地考察，最后确定下来。”

詹天佑不愧是修铁路的专家，一下子就把路线大体确定下来，和张廷兰的估计也差不多。对于詹天佑的本事，张廷兰更加有信心了。

“詹先生，修铁路是烧钱的事情，奉军的财力恐怕还有一点困难，因此我准备先修东线，然后在动工西线。”

“嗯，这也是稳妥的办法，东北地形平坦，修铁路的难度不大，从吉林到奉天。东线大约是四百公里，我估计所有资金算起来，至少要五百万，的确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老同学，你算多了！”邝荣光在一旁笑了起来：“奉天修铁路。根本不用花这么多钱，修路所需的一切东西。奉天都能自己生产。就算现在不能生产，很快也能生产了，几乎没有什么要进口的。而且从这次奉军和日本人的冲突来看，奉军的动员能力也是超强的，能组织大量的民工，两样加起来。我估计有三百万就能把这条铁路拿下来！”

邝荣光的话彻底让詹天佑吃惊了，能自己生产所有东西，这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都势必登天还难。小小的奉天，关外的苦寒之地，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工业实力？听在耳朵里，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一般，不过詹天佑也知道邝荣光不会撒谎，奉天的实力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么？

看到詹天佑有些疑惑，张廷兰主动给他解释：“詹先生，奉军正在建设鞍山钢铁厂，如果投产之后，每天至少能生产一百吨钢铁，而且产能还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另外钢铁厂还有配套的铁轨车间，能够自产铁轨。收复了中东路之后，哈尔滨总工厂落到了我们的掌握之中，现在已经改称哈尔滨铁路车辆公司，邝景扬先生正在管理，估计很快就能生产出机车而后车厢。其余的水泥建材等等物资，奉天也都能轻松解决。”

詹天佑十分用心的听着张廷兰的介绍，一面说，他一面点头称赞，中国修铁路之所有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业几乎一片空白，什么都要靠着列

强，这样怎能不让人家卡脖子啊！现在奉军不只能够生产钢铁和铁轨，甚至连机车都能生产，詹天佑怎么不兴奋啊。

“拙言，所需东西自己生产之后，不知费用能大幅度的降低，而且咱们想怎么修，就怎么修，不用担心别人限制，如果供应充足，我有把握在两年之内，把东干线修出来！”

詹天佑并不是信口开河的人，他这么说，就代表着有了十足的把握，张廷兰心里头默默算了一下，两年时间正好是1919年。弄到的工厂设备也需要消化时间，两年正好差不多，而且那时候俄国内战还没有结束，奉军就还有机会，正好利用这两年苦练内功，把奉军的基础夯实了，到时候军火能够自产了，铁路网也形成了，不论是面对俄国，还是面对日本，奉军就有足够的信心了。

“拙言，修铁路光有物资可不行，还需要足够的资金。”邝荣光说道：“就按三百万来计算，也不是一笔小钱，奉军能拿得出来么？需不需要向外国借款？”

邝荣光的话也提醒了詹天佑，让他也想起了一件事，当初袁世凯拒绝了二十一条部分条款，最后签订了一个删减版的民四条约，其中就有关于在南满修铁路的限制。想到这里，詹天佑也着急了，急忙问道：“拙言，资金上面奉天能够解决么？日本人一旦干涉能不能应付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三百万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笔大钱，但是对于张廷兰来说，就是毛毛雨了，尤其是拿下了中东路之后，光是缴获的资金就数以千万计，而且张廷兰还授意乔岚云，让她帮着拍卖中东路沿线的土地，毫无疑问，那又是一笔大钱，加起来修建铁路绰有余裕。

其实一同修建两条干线，四处拆借一下，也完全没问题，只是一方面要避免刺激日本人，另外还有锻炼一下施工队伍，毕竟现在奉天还没有熟练的铁路施工队，东线吉奉铁路某种程度上，就是练手用的，为了以后大修铁路积累经验。”詹先生，邝先生，资金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奉天也不用借款，凭着自己的财力，完全能够解决！”

张廷兰说道这里，又笑道：“另外民四条约也不用担心，日本人在签订条约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奉天能自己修建铁路，因此他们只规定外国人在奉天修铁路，奉天向外国借款修铁路这两种情况要得到了日本人的同意。可是现在奉军凭着自己的力量修铁路，日本人根本没有干涉的余地，如果日本人还想无理取闹，奉军几万条枪杆子也不是吃素的，我们敢和俄国拼命，就一样不怕日本人。詹先生您只管专心修路，其他事情全部由我们解决，什么都不用担心！”

听到了这里，詹天佑彻底有了信心，他拍着胸脯说道：“奉天政府该做的都做了，下面就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的工作了，我愿意立军令状，铁路修不好，那詹某甘愿受罚！”

詹天佑修了一辈子铁路，只有这次算是最顺心的，额外的事情一点不用担心。这就是有一个强大政府在背后支持的好处，从满清到北洋，都没有这种这种畅快的感觉了，詹天佑格外的振奋。

“拙言，光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现在我就去帮着你们招贤纳士，然后立刻考察线路，争取尽快施工。”

詹天佑作为中国最知名的铁路工程师，人脉还是很惊人的，别看中国很

落后，但是这么大的国家，总能有一些可用的人才，詹天佑能主动帮着招揽，张廷兰极为高兴，只要这些人才到了奉天，就别想走了，东三省铁路就够他们忙活的了，而且修完了东三省的铁路，还要修通向西北，通向关内的铁路，总之会有无数的工作等着他们呢。

“詹先生，一切都指望您了！”

送走了詹天佑之后，张廷兰急忙去找王永江，修铁路需要资金，需要移民，需要动员民工，需要组织建材物资，这些都离不开这位奉军钱袋子的支持。见到了王永江之后，张廷兰把情况介绍了一下，王永江也是异常喜悦。

“拙言你放心，铁路的事情包在我的身上，不管需要什么，我都一力支持，保准让铁路保质保量的完成。有一个控制在自己手中的铁路网，对于奉天的发展太重要了，这是造福桑梓的好事情，王某绝对义不容辞。”

“铁瓮先生，光修铁路还不成啊，您是不是能拨下来点资金，咱们再大修一下公路啊？”

“当然要修，不过你有什么好建议没有？”

“铁瓮先生，发达的的交通网在平时能让物资流通，经济繁荣，在战时这就是快速调兵，后勤运输的保证，因此我建议所有县城，全都要通柏油路，在乡镇一级，也要修砂石路，每个村子都争取连接起来，联系的越多，咱们对地方的控制就越严密，能动员的力量就越雄厚，强敌环伺，咱们必须尽快发展才行！”

道路就是人身的血脉，只有把所有地区都联系起来，才能充分的利用所有的资源，才能把一切力量都整合到一起，不然这个国家就永远都是四分五裂的，王永江很了解其中的意义，自然也赞同这个提议。

“拙言，道路修建就从现在开始，每年至少投入二百万，五年修通市县一级，十年修到村镇一级，东三省就彻底联系到了一起！”。）

第三百四十三章天下大乱

想办好事情，光知道花钱还不行，还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奉军虽然比原来阔气很多了，但是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太多，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更是处处都要烧钱，哪个工厂也不是凭空出来的，而且配套的基础设施花费更是惊人。

张廷兰只是提出了一个修路的建议，至于如何具体落实，如何协调各方的工作，就都需要王永江进行安排了。王永江也不愧是内政的一把好手，很快就拟定出了方案，得到了老张的批准之后，东三省就开始大兴土木了。

公路，铁路要建设，农村的水井水渠要挖掘，各地的中小学要建设，如果再加上各个工厂，东三省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大工地，真有一点后世大投资，大建设的味道。

这也是工业发展的必然，要是连折腾起来的能力都没有，这个国家就一定希望都没有了。为了保证这些工程的顺利建设，整个东三省总共投入职业建筑工人二十万以上，各地动员的民夫超过了一百万人。

所有的木料场，水泥厂都在二十四小时运转，现在正好是春耕结束的时候，农场模式再一次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老百姓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除了政府负责的大型工程之外，农场也都行动起来。

几个临近的农场就能算是一个村子，所有劳动力都统一组织起来，修建道路，挖水井水渠，实际上他们竟负担起了整个“村村通”计划的底层部分，原本王永江估计需要十年能够取得成效，现在一看，可能完成的速度更快。

王永江也被民间蕴藏的庞大力量震撼了，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勤劳善良的一群人，只要能把他们的力量发挥起来，就能产生改天换地的力量。

面对着这股无与伦比的力量，王永江也更清楚，民气可鼓不可泄，绝对不能让老百姓感到失望，因此王永江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在建设过程中，任何的营私舞弊都要严厉处理，不管涉及到谁，绝对不能姑息养奸。

相比于奉天专注于经济建设，其他地区就比较乱套了，段祺瑞和黎元洪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仗着各省督军的支持，段祺瑞终于压住了黎元洪，黎菩萨不得不同意像德国宣战，只要再通过国会的授权，这个事就成了。

不过就在这个关头，京报突然爆出了一个天大的猛料，那就是段祺瑞为了和德国宣战，向日本秘密借了一亿元军事借款。

这个消息被爆出来之后，天下震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两股势力，一个是处在风暴中心的段祺瑞，一个就是刚刚击败俄国，气势正盛的东北王张作霖。奉军被卷入其中，道理很简单，就是老段为了获得日本的军事贷款，大量出卖了东三省的利益。

吉林和黑龙江的金矿木材，奉天的钢铁，筑路权力，甚至金融利益，都被老段廉价卖给了日本人，奉军什么都不知道，就被老段打包给卖了，张作霖的愤怒可想而知。

其实最受震撼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杨宇霆，这位小诸葛在不久之前，就听到了张廷兰的分析，杨宇霆当时就觉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结果很快就得到了应验，分析出来不难，但是能够分析的这么精准，那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了，张廷兰绝对堪称多智如妖，比起书中算无遗策的诸葛亮也差不多了，到了这时候，杨宇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想法简单了，想指

着参战夺回主权，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

参加一战，的确是中国打破被列强操控格局的最好途径，但是好事必须要有好人办，歪嘴和尚也念不出好经来。

就拿清末新政来说，很多内容相当不错，结果只换来了亡国的命运，现在的北洋也是如此。报界把消息披露出来之后，奉军的高层全都被震动了，大家义愤填膺，齐集老虎厅，就连身在吉林的张作相也赶了过来。

“妈了巴子，段祺瑞把咱们卖给日本人了，大家伙都说说，该怎么办？”

“大帅，据我看这件事情多半是真的，段祺瑞为了获得日本的资金支持，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奉军绝对不能同意。”省长王永江先说话了，段祺瑞把筑路权和矿山都卖了出去，现在奉军正在大搞建设，要是卖国条约落实下去，奉军好不容易启动的工程全都要停下来，王永江刚刚制定的方案就都要作废，心里头哪能不生气啊。

“段祺瑞他算个什么玩意，咱们好不容易顶着日本人的压力，拼死命的争取主权，结果他堂堂的总理，毫不在乎，就给咱们都卖出去了，奉军绝对不能承认！”孙烈臣也表态了。

老张听着大家伙的议论，点了点头，说道：“大家伙说得都有道理，马上联名通电，质问段祺瑞，究竟有没有出卖东北利益的行为！”

“大帅，我看一百封通电，也不如军队的一次调动管用，我建议在京奉铁路沿线搞一次军事演习，内容要包括长途奔袭，火力攻坚，各军队配合等等项目，展示咱们奉军强大的战斗力！”

京奉铁路是奉军进京的交通要到，在铁路沿线搞军事演习，目的已经很明确了，兵锋所指，就是北洋段祺瑞政府。

在对外的事务上面，很多时候都是无声胜有声，抗议声音叫嚷的再凶，也不会有什么作用，搞不好还会显示自己的心虚。可是把军队调动起来，用无声的钢铁说话，效果只会更加惊人。

北京和奉天离着这么近，奉军大搞演习，就让老段自己寻思去。张作霖也是一肚子的怒气，搞军事演习，比起通电更来劲，也更有威慑力，老张想了想，马上就同意了。

不只同意了，老张还向段祺瑞发出了邀请，北洋政府也可以派人前来观礼，看一看奉天的威武之师。

奉军要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消息传了出去，这下子给热闹的府院之争又浇了一桶油，各种说法层出不穷，有的说张大帅不满段总理，要带兵进京，把段祺瑞赶走，而且还有人煞有介事的说黎元洪已经把讨逆的命令交给了张作霖，只等奉军赶到，就里应外合拿下段祺瑞。

制造这种说法的人估计是三国演义看多了，把这次的事件当成了衣带诏，不过越是这种不靠谱的消息，就越有市场，一时间舆论大哗，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不断猜测有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

段祺瑞也瞬间脑袋大了起来，和日本人签订秘密借款协议，确有其事，而且不只出卖了东三省的利益，其他的利益也出卖了不少。老段并没有认为自己做错了，政府困难，就需要弄钱，不卖国哪来的钱！

不过老段也知道，这种事情一旦披露出来，就难以收拾。他前不久还在国会里面信誓旦旦的说，中日之间绝对没有秘密贷款，可是转眼之间，就被打脸了，那些议员气愤不已，提出再次质询段总理。

大总统黎元洪也抓住了这个天赐的良机，态度瞬间就强硬起来，而且最让老段感到棘手的就是张作霖的态度，奉军竟然要搞军事演习，这不就是给自己下不来台么。

“反了天了，这个张胡子，他是想带着军队，打进关内么，我就在这等着他，究竟看看是奉军厉害，还是北洋更强！”

段祺瑞跳着脚的破口大骂，谋略过人的徐树铮也一下子没有了办法，眼前的事情的确是太棘手了，一个国会不可怕，一个光棍总统也不可怕，一个地方的诸侯同样不可怕，但是这三种力量加到了一起，产生的威力就太惊人了，段总理也不能不胆战心惊，坐立不安。

“芝翁，当务之急还是要避免张作霖和黎元洪勾结，二人一旦合作，一个手握枪杆子，一个控制着大义名分，两者合一，咱们处境就危险了。”

老段也冷静了下来，徐树铮的话很有道理，现在的确是不宜树敌过多，老段想了想问道：“又铮，你有什么看法没有？”

“芝翁，兵法讲究虚虚实实，张作霖搞什么军事演习，喊得很响，但是我看他绝对不敢进关，奉军刚刚和俄国人冲突，和日本人之间又不和，他进关就不怕后路被抄了？咱们也不要说什么，他愿意演习就演习，只要在山海关屯驻军队，威慑一下张作霖，就不用太过担心了！”

“这个倒是一个办法，张作霖这个土匪头子实力强大，的确不宜和他正面冲突，还是先解决了该死的国会和黎菩萨。”

想好了应对之策后，老段又叹了一口气：“又铮，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宫保的难处啊，所谓的迷nzhǔ共和真不是一个东西，想办什么事情，都要受到方方面面的掣肘，军国大事都交给那帮议员，他们能讨论出来什么，他们又知道多少事情，都是一帮子只会夸夸其谈的书生，一点用处没有。”

老段一肚子都是火，他只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尽快通过对德宣战的法案，为此老段只能再次找到了黎元洪，让黎菩萨下令，解散国会。

总统府之内，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个人相对而坐，当初老袁死之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当总理，黎菩萨为人宽厚，名望很高，段祺瑞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由这两个人统帅国家，确实给很多人一丝希望，国家说不定从此就能够越来越好。

但是事实全然不是如此，总统和总理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几乎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

“大总统，国会之中，民党分子作祟，阻挠国家大政，恳请大总统能下达命令，把国会解散，重新进行选举。”

说到这里，老段又强调了一句：“各省督军也都是这个意思！”

黎元洪听着这种明显带着挑衅意味的话，眉头皱了一皱，大脸蛋子上的肉也颤抖了一下，缓缓的说道：“芝泉，议员们反对是有道理的，而且各省督军之中，态度也是不一，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吉林督军张作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联名上书，要求解释对日贷款问题，同时还说如果要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进行参战，奉军将士绝对不同意！”

“大总统，一些报纸的胡言乱语，您何必当真呢，段某怎么会出卖国家，这都是小人的恶意中伤。”

“嗯，我也相信总理的清白，不过为了以正视听，我建议总理还是先休息一段时间，等到事情调查清楚了，再重新主持政府的工作。”RS！。

第三百四十四章敲竹杠

黎元洪晃着大脑袋，漫不经心的说了这话，可是听在老段的耳朵里，就好像一个炸雷一般，黎元洪这个家伙没有按照自己的授意，解散国会，反倒要罢免自己这个总理，段祺瑞顿时就像暴怒的狮子一般，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看着段祺瑞抓狂的模样，黎菩萨心里头别提多舒服了，被欺负了这么久，今天终于搬回了一局，黎元洪哪能不高兴啊，他还假惺惺的安慰段祺瑞：“芝泉啊，政府离不开你的，就是十天半个月，把问题处理了，你就回来！”

说完之后，黎元洪就把命令给发布了出去，生米煮成熟饭，老段的总理职务被撤销了。很显然黎元洪是蓄谋已久，才果断出手，给段祺瑞致命一击，出手时机的拿捏十分准确，攻击也犀利致命。

黎元洪顶着菩萨的绰号，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一个软弱可欺的烂好人，但是能在乱世之中崭露头角，有几个是简单的人物，黎元洪的心机也相当深沉，只不过手上没有什么好牌而已，才不得不装傻充愣，但是真正到了出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含糊。

段祺瑞转眼之间丢了乌纱帽，他当然不甘心，老段找到了小徐，两个人商量一下之后，段祺瑞即刻离开北京，出走天津。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天津就是北洋的大本营，后来老袁又在小站练兵，多年下来，北洋的势力在天津盘根错节。

老段到了天津之后，立刻成立了军务总参谋处，拉着北方各省的督军，扬言要重新组建政府，同黎元洪干到底。

北洋政府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总理和总统彻底撕破了脸皮，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天下，奉天离着京津这么近，当然不可能不清楚。

“妈了巴子，咱们刚说要进行军演，还没有准备好呢，北京就出了这么大的篓子，老段被赶到了天津，咱们还向谁示威啊，难道是黎元洪不成么？”

“大帅。我看根本不用介意，越是乱，军演就越要进行，在山海关一线，咱们必须保持足够的兵力。只有这样，不管关内的局势怎么发展。咱们都能稳坐钓鱼台。而且还能给各方形成压力。”

杨宇霆笑着把军演的作用说了一下，原本的军演是为了威慑老段，不准他出卖东北的利益，现在继续进行军演，就是为了向关内施压，影响这场府院之争的走向。能起到的用处更大。

同样在场的张廷兰则是有更深远的目的，府院之争闹到了现在，张勋复辟的闹剧就要上演了，名义上打着军演的旗号。实际上是让奉军做好战斗准备，只要张勋闹起来，奉军就在合适的时候，进军京津，大捞一笔。

另外把郭松龄派到了赤峰，也有这个目的，只要辫子军行动起来，奉军就趁势拿下热河，并且把热河作为奉军进军整个西北的前哨基地。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不做最大限度的利用，张廷兰还不如去上吊自杀呢。老张虽然不知道张勋复辟的事情，但是也知道北洋闹成了这个样子，肯定会惹得天下大乱，强大的奉军，就好像一柄利剑一样，选在京津的头顶，无论是谁想要获得胜利，都要给奉军足够的好处。

想明白了这些，老张心里头有了主意，他就对着孙烈臣说道：“赞尧，这

场演习看起来还非常重要，你就担任总指挥吧，让小六子也跟着你涨涨本事，一定要仔细筹划，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练兵的好时机！”

老张话里有话，孙烈臣当然明白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因此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奉军也必须加快动用的脚步，可不能让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溜走。

奉军在这边磨刀霍霍，准备浑水摸鱼，而北京的局势也是一日三变，黎元洪最初以为罢免了段祺瑞，就能占据优势，但是黎菩萨也低估了段祺瑞的力量。

老段可是北洋新一代的掌门，影响力非常庞大，北洋之中有多少将领都指着段祺瑞才飞黄腾达的，现在老段要是倒了，他们不都危险了么。

因此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徐树铮，傅良佐，靳云鹏，吴光新全都跳了出去，除了东三省之外，北方的各省督军也都站在了老段的一边，共同向黎元洪施压。

这下子黎元洪的处境就尴尬了，毕竟在这个年头，手中有枪杆子，说话才能硬气，黎元洪空有一个大总统的名分，但是没有相应的军事力量，罢免了段祺瑞之后，就连新的政府都组织不起来。

黎菩萨的处境越发艰难，而他的同乡，总统府的秘书长张国淦也替黎元洪发愁。

“大总统，当初我就反对罢免段祺瑞，他的势力人脉都太雄厚了，贸然罢免了他，只会激起北洋诸将同仇敌忾，对我们反倒不利，还不如把他留在台面上，看着他不断的犯错误，再最后顺理成章的把他拿下。”

黎元洪也苦笑着点了点头：“乾若，不是我不想忍耐，实在是段祺瑞欺人太甚，他眼中根本没有我这个大总统，我连一个牌位都比不上，要是不把他拿下，我这个总统也没什么意思了。”

张国淦也知道黎元洪心意已决，后悔也没用，只能想着怎么去补救，他想了想说道：“大总统，要想对抗段祺瑞，就必须拥有兵权才行，段祺瑞凭什么这么猖獗，不就是因为他手中握着军队么？”

“嗯，这话有理，你觉得咱们该找谁当外援呢？”

“大总统，这天下能诸侯之中，有分量和段祺瑞抗衡的没有几个，首屈一指的就是冯国璋，但是他们同属北洋，而且鞭长莫及，根本不能指望。不过在京津的边上就有两个人可以利用，一个是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一个是蒙疆巡阅使张勋。”

黎元洪一听这话，连连点头。张勋在天下督抚之中，资历最老，实力也雄厚，的确能说得上话。另外张作霖虽然只是北洋之中的后起之秀，但是这两年蹿升的速度非常快，手中握着三省兵力，而且刚刚收复中东路，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

最关键这次张作霖和老段还闹翻了，段祺瑞向日本出卖了东三省的利益，张作霖感到了极大的不满。还要搞军事演习，要是能把张作霖拉倒自己这边，有了强大的奉军撑腰，对上段祺瑞，也就有了把握。

“乾若。我看这两个人之中，张作霖的实力更强大。而且和段祺瑞还有矛盾。把他拉过来比较容易一些。”

“大总统所言极是，卑职愿意亲自去奉天，游说张作霖，让他同意出兵。”

张国淦也是一个行动派，既然做出了决定，他立刻就坐着火车北上。来

到了奉天。总统府的大秘书，代表着大总统前来，张作霖也十分热情，把张国淦请进了府中。

“早就知道雨帅的威名。一直没来拜访，实在是失礼的很！”

“石公先生客气，张某不过是尽忠职守而已，守着本分做人做事。”

“雨帅这句话就值金子，要是天下人人都能尽忠职守，早就国泰民安了，只是总有一些人贪恋权位，破坏法律，实在是天下的祸害。”

说到这里张国淦向张作霖拱了拱手：“这次来奉天，就是想请雨帅出面，主持公道，段祺瑞为了参战，不惜大肆出卖国家利益，尤其是东三省的主权，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这种国贼怎么还能继续掌权秉政啊！”

提到了东北的主权，老张把眉头跳了起来，大声的说道：“任何关系东三省主权的时候，都必须提前告知三省，还要经过三省议会的同意，不然任何条约，奉军都不承认，我们不想对抗中央，但是我们也不能眼看着中央把我们都给卖了！”

“雨帅的话说的在理，大总统根本不知道这种事情，不然一定会加以阻止的。不久前奉军击败俄国人，大涨中华威风，堪称天下军人表率，现在奉军理应出手，维持国家的稳定，大总统必定重谢，只要组建新的政府，陆军总长就是雨帅的。”

张国淦毫不犹豫的抛出了陆军总长的职务，这可是老段一直兼任的，当成了十足的宝贝，根本不愿意松手。黎元洪出手不可谓不大方，不过老张却对这个职务一点都不感兴趣，张作霖很清楚陆军总长虽好，但是除了东三省之外，老张在关内一点人脉都没有，根本别想号令天下。

而且要想当上陆军总长，首先就要打垮段祺瑞，虽然奉军很强大，但是老张还没有狂妄的认为可以取代北洋，因此对于这个提议张作霖根本不感兴趣。

“秘书长，张某身为国家军人，理应为国效力，根本不敢奢求什么报酬。只是奉军和俄国人作战之后，消耗很大，另外东北的边境线足足四千多公里，处处都是烽火，想要守住这些地方，需要大量的军费，还请大总统在这方面帮助一下奉军吧。”

这种时候就看出了一个领袖是否明智了，老张很清楚自己的势力，根本没有追求不切实际的总长名头，而是直接要钱，真金白银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摸得着看得见。

张国淦一听老张的话，也是有些为难，黎元洪手里头哪有什么钱啊，况且钱少了根本换不来张作霖的支持，这时候张国淦也知道了老张的厉害，说再多的好话都没用，把实实在在的东西拿出来。

“秘书长，我也知道大总统的难处，就不用大总统出钱了，只要暂时停止向中央解送税收就行了！”

按照民国以来的规定，税收也分成国税和地方税两种，比如印花税，食盐，烟草专卖的税收都要交给中央，地方只收取一些杂税，东三省总的财政收入有一半以上要交给中央。当然张作霖不会这么老实，他一直在克扣节流，但是至少也要交上去三四成，三省加起来也有两千万出头。

这么大的一笔钱，干什么不好，老张哪里会愿意白白给北洋啊，尤其是东三省经济快速发展，各种税收越来越多，要是按照规矩办事，奉天可就亏大了，正好借着这个好机会，把税收彻底节流下来，一点也不给北洋。

张国淦一听这话，也捏了一把汗，张作霖这个土匪头子真不好对付，眼光真准，下手也真狠。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张国淦也没法拒绝，求到了张作霖的门上，就要受人家宰割，因此张国淦想了想说道：“雨帅，此事关系重大，我还要征询一下总统的意见。”

张国淦又连夜回了北京，就在他离开的时候，张勋又把高小山派到了奉天，让刚刚成功敲竹杠的张作霖兴奋不已，又是一块送上门的肥肉！

第三百四十五章复辟闹剧

高小山跑到了奉天，张作霖只当他还准备买更多的军火呢，可是见面之后，老张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家敢情是来催债的，要求奉军尽快把军火都交给辫子军。

高小山花了三百来万，又交出去了大片的草场，本来乐滋滋的等着军火了，结果张廷兰只交给了他五千杆步枪，子弹一发没给，有枪无弹，完全就是烧火棍，另外手榴弹只交了一万枚，四一式山炮给了十门，其他的机枪迫击炮一点没给。

最初回到热河，高小山还向张勋不断的吹嘘，买到了多少好东西，奉军的军火是多么精良，张勋也十分高兴，就在他等着军火的时候，黎元洪和段祺瑞彻底闹翻了，段祺瑞出走天津，准备另立政府，这可是天大的事情，张勋不能不关注。

就在这个时候，段祺瑞的手下突然向张勋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出面，调停府院之争。张勋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简直喜出望外。

别看张勋贵为蒙疆巡阅使，但是对于这片鸟不拉屎的地方，他早就厌恶透了，而且张勋心里头还有着别样的心思。一直以来，张勋都以满清的忠臣自居，手下军队都留着鞭子，而且一大帮遗老遗少都在他的身边嗡嗡乱叫，诸如康有为之流的，更是频频联系，他们一直贼心不死。

这场府院之争更让张勋看到了一丝希望，既然迷nzhǔ共和制度玩不了，那还不如回归皇帝呢，袁世凯做皇帝不成，那就让小皇帝溥仪复辟，张勋心里头渐渐的萌生了这个主意。而这次段祺瑞暗示他出面调停，更是给了张勋一个天赐的良机，辨帅立刻就活动了起来。

不管是调停冲突，还是搞复辟帝制，都需要实力，张勋手中有兵了，可是武器却是严重不足，这时候张勋就想起了奉天的军火。

结果一看只交付了那么一点东西，张勋当场就暴跳如雷，这些东西加起来还不到一百万元，本来买的价钱就不低，结果还被人家耍了，辨帅都要气疯了，高小山也只能连滚带爬的跑到了奉天，讨要其他的军火。

老张听完了高小山的叙述，心里头也暗暗给张廷兰喝彩，他们两个宰起人来，从来都不手软，老张狠敲了黎元洪一笔，最初还埋怨便宜了张勋呢，结果现在才弄明白，张廷兰的狠手在后边呢，收了钱，就是不发货，这不是空手套白狼么，坑人也不带这么坑的啊！

老张故意装得怒气冲冲，把张廷兰找了过来，老张虎着脸，故意怒冲冲的说道："拙言，到底是怎么搞得，咱们做生意最讲究诚信，怎么军火还没有交过去啊？"

张廷兰镇定自若，一点都没着急，笑着说道："大帅，我想高先生他是误会了，奉军一直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办事情，没有任何过失。"

说到这里，张廷兰又对着高小山说道："高先生，你们买的奉天军火，和从洋人那里弄来的军火不一样，洋人是把成品运过来，直接就可以交货，我们奉天的军火是要重新生产的，这一点我和你说的很清楚，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交货。而且你们以前没有使用过迫击炮等武器，我还让你们派人过来学习操作，人员正在加紧培训，现在把武器交给你们，有用么？"

面对张廷兰的质问，高小山一下子瞠目结舌，协议的确这么规定的，他

也没话可说，只是现在情况突变，辫子军急需进京，没有武器他们可怎么办啊！

高小山急得在地上直转圈，脑门上面都冒汗了，他深知张勋的心思，这次这么好的机会，如果因为武器的原因白白失去了，张勋能扒了他的皮。

“雨帅，无论如何您想想办法，我们一定要尽快拿到军火！”

张作霖看了一眼张廷兰，心说这场戏该怎么唱，还是你来，张廷兰也点点头，说道：“高先生，如果你们非要提前拿到军火，也不是不可能！”

“要怎么做，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那只有从奉军现役装备之中抽调了，只是这么做会影响奉军的战斗力，你们再交一百五十万提前取货费！”

张廷兰轻描淡写的又是要了一百五十万，高小山一阵阵的肉疼，偷眼看看张作霖，希望这位雨帅能出面说句话，少交点钱，可是这时候的张作霖正在老神在在的喝茶，连眼睛都不眨。

高小山也没有办法，想了想只能点头同意，张廷兰当即让人交给了高小山一百万发子弹，二十门迫击炮，四十挺轻重机枪，十门克虏伯炮，另外配属了一些炮弹，还有三万枚手榴弹。

距离全部交货，还有不少的距离，尤其是张廷兰只给了一百万发子弹，更是严重不足，不过好歹算是拿到了不少东西，高小山也只能赶快回去复命。

把他打发走了，老张满脸都是笑容：“拙言，你这生意做得高明，妈了巴子，又敲了张勋一百五十万，只怕一下子把张勋的家底都掏空了！”

“大帅，没看我还扣着一批子弹和炮弹么，这些东西到了关键的时刻，还能敲诈张勋一大笔呢！”

“还要敲诈？”老张也一脸的惊讶：“张勋家底都掏空了，还能拿出多少钱啊？”

“大帅，下次只怕不用张勋买单了，您想想张勋这么急火火的要军火是想干什么？”

张作霖脑筋转的也是飞快，现在边疆没什么大的战事，张勋这么着急要军火，那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掺和到府院之争中去。老张瞬间也明白了张廷兰的打算，不管张勋怎么折腾，只要奉军手里头握着至关重要的军火，到时候张勋会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乖乖送到奉军的口袋了，至于钱是怎么来的，还真不用关心。

“拙言，黎菩萨派人请咱们，那张勋一定是段祺瑞请的了，不知道老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张勋可不是安分的人物，我听说他身边围着不少的满清遗老遗少，而且最近还经常说民国比满清还乱套，不如重回满清，天下才能太平之类的话，这样的人到了北京，只怕要惹出一场**烦。”

张廷兰也点头称是，张勋复辟毫无疑问是一场闹剧，但是这场闹剧背后有没有推手，就很值得怀疑，不然光凭着张勋的本事，能轻易带着大军进京么，沿途有多少障碍和关卡，现在看起来，很有可能是老段故意放行，让张勋进京闹一场，把黎元洪赶走，然后老段再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收拾残局。

正所谓不破不立，段祺瑞这是准备彻底毁了民国以来的政局，然后重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而张勋就是一个可悲的棋子。

想透了这些张廷兰反倒有些可怜张勋了，当然这只是一时的想法，该下手他一定不会客气的。

“大帅，我看段祺瑞或许是有意为之，把张勋这个搅局天王招到北京去，就是想要天下大乱，然后他段祺瑞再出来收拾旧山河。”

老张想了想，点点头，然后问道：“拙言，你看咱们该怎么做呢？”

“大帅照我看，张勋完蛋了，对咱们也是好事情，等于向西北扩张的道路就被打开了，不过收拾残局的任务不能只交给段祺瑞，咱们奉军也要参与一把，一来是捞取名声，二来是捞取实际的利益，京津地区有不少工厂，还有不少的工人，能弄到多少，就弄多少，另外热河必须拿到手中，这样奉天的安全局面就能有很大的改观。”

对于一个首领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进退的分寸，什么能争取，什么不能争取，什么要玩命也要拿到手，什么是可有可无的装饰。

中东路是必须争取的东西，为此奉军可以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上面，而热河事关奉军发展的大战略，不能不掌握在手中，而工业实力是奉军安身立命的本钱，这都是不可或缺的，至于看似很诱人的北洋权力，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搞不好还是一味慢性毒药。

“拙言，奉军该怎么应付，你和邻葛一起弄出一个章程来。”

奉军暗中的调动随即展开，就在这个时候，辨帅张勋突然在热河发表了通电，宣布要率领军队进京调停府院之争，这一封通电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大小小的军阀都在盯着段总理和黎菩萨的斗法，现在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大家伙都忍不住的猜测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

黎元洪也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请了张作霖，老张狮子大开口，要了那么高的价钱，结果奉军没什么动静，本来没有他们什么事的张勋却跳了出来，眼前的局面越来越诡异了，黎元洪只能静观其变。

张勋则是意气风发，亲自率领八千名辫子军作为先锋部队，浩浩荡荡的就前往了北京城，一路上畅通无阻，所有的地方守军一点都没有为难，张勋顺利的赶到了北京城。

不过这位辨帅到了京城之后，就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直奔紫禁城，给小皇帝溥仪磕头问安去了，至于正牌的大总统黎元洪则被抛在了一边。RS！。

第三百四十六章讨逆

张勋到了北京之后，出人意料的举动让所有人都大惊失色，一些政坛混迹多年的人物都感到了异样的气氛，而且有些消息灵通的人士还到处传说，张勋出紫禁城的时候，身上穿的是黄马褂。

这下子各种谣言瞬间就传遍了四九城，辫帅张勋则是全然不顾这些，他一进京之后，就让自己的手下将北京的城防接管了，就连总统府也被控制了起来，然后又把康有为给请了出来。

众所周知，康有为是保皇党的领袖，自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多年流亡海外，打着保皇的旗号，一时间好像是怀揣着衣带诏的刘皇叔一般，到处忽悠，获得了很多海外华人的支持，归国之后，也在报纸频频发表保皇言论。

现在张勋和康有为搅合到了一起，事态就更加明朗了，当天晚上张勋就把在京的北洋元老都召集了起来，其中包括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湖等人。

大家到场之后，张勋一身戎装，外面罩着黄马褂，器宇轩昂，康有为在一旁陪着，更是不可一世的样子。

见面之后，张勋就说道："本帅此次帅军进京，并非调停什么府院之争，而是为了陛下重登大宝，光复大清江山而来，当初隆裕太后，为了不忍国家战乱，才宣布退位。而今办了这么多年的共和，国家毫无起色，反倒是一团乱麻，这时候，就应该让陛下再次执掌天下，才能国泰民安！"

张勋大声说着他的看法，其他人都在听着，王士珍当年被称为北洋之龙，也是久历风霜的大人物，一见这个场合，就猜到了是这么回事，不过他对复辟这种事情一点都不看好，当初袁世凯那么大的势力，当了皇帝之后，马上就众叛亲离。

现在溥仪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rǔ臭未干，能让天下的诸侯信服么！张勋和康有为这两块料倒是一文一武，配合的不错，关键是他们能掌控江山么，别的不说，就连京津都控制不了。

因此王士珍仗着胆子问道："各省的态度如何，外交部和列强联系过了么，列强又是什么态度？"

"外交没有问题，各省督军也全都赞同，冯国璋和陆荣廷二公已经表态鼎力支持，张某势必恢复大清江山，谁要敢和我作对，那就只有决一死战！"

王士珍一看张勋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索性也不管什么了，他这么大年纪了，犯不上为这种事情上火，自然有处理的人物，这些北洋元老跟着张勋，到了紫禁城，请出了小皇帝溥仪，让他复位。

溥仪虽然只有十二岁，但是也觉得这种事情似乎有些不靠谱，因此说道："我年龄太小，恐怕难以承担大位。"

张勋急忙跪倒，诚惶诚恐的说道："皇上睿智英明，当年圣祖康熙皇帝也是冲龄践祚，方有大清的锦绣江山，陛下一定能够中兴大清，臣等愿意誓死效忠陛下！"

事到如今，溥仪也只能勉强答应，这时候已经到了凌晨时分，张勋又拿着早就拟定的一份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的折子，跑到了总统府，面见还被蒙在鼓里的黎元洪。

黎菩萨已经彻底出离了愤怒了，大声说道：“我的总统大位那是天下百姓选举的，哪能随便交出去。”

“黎元洪，你别给脸不要脸，当初你也是大清的臣子，没有主子的隆恩，哪有你今天的地位，现在主子重新登基，你还想窃据国政，就是在找死！”

张勋说话之间，已经把手枪拿了出来，只要黎元洪再敢反对，张勋就要开枪毙了黎元洪。黎菩萨一看再难挽回了，只能把眼睛一闭，索性来个不理不睬，张勋他们抢走了印信，随后回到紫禁城，马上就昭告天下，溥仪重新复位，沉寂多年的黄龙旗再次挂在了北京的街头。

一场复辟闹剧终于开始了，那些满清的遗老遗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全都跳了出去弹冠相庆，把多年不穿的朝服又拿了出来，有的人早就没有了，他们只能跑到戏班里头，把那些朝服都抢了过来。

除了朝服之外，有的人连辫子也没有了，因此也都弄根假辫子挂上，一时间北京城是群魔乱舞，一夜之间仿佛变换了一个天地一般。

这种变化自然成了无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刚刚完成装修的祥云茶馆里头，就聚集了一帮人，正在谈论此事。

“王掌柜的，这北京城不愧是天子脚下，什么热闹都能看到，这皇上没了好几年了，怎么又冒出来了，简直是天大的奇闻。”

王掌柜的四十来岁，老实厚道，不过眼中透着一股子生意人的精明，叹了口气说道：“不管他们演什么大戏，就是苦了这茶馆了，保准又有多少天没有客人了！”

“王掌柜的，这祥云茶馆可是咱们北京城最大的茶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没断过客人，有没有皇dìdū一样，您多虑了！”

“多不多虑我自己心里头清楚，您知道宋三爷不？”

“你是说当初在北京城办纺织厂的那位宋仲义宋三爷，听说他的家业都败光了，一家人早就不知道哪去了，说起了也是可怜可叹啊，多好的日子，就是不会过，折腾什么工厂啊，像咱们一样，喝喝茶，溜溜鸟，绝对什么麻烦都找不到头上来！”

王掌柜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指了指天花板，又指了指说话之人的衣服，笑着说道：“宋三爷的家产才没败落呢，而且现在比以前还阔气十倍百倍不只，就你身上的大褂，就是用宋爷工厂的布做的！”

“不会，这布织得这么好，我还当是洋布呢！”

“洋布？”王掌柜的笑了笑：“洋人在打仗呢，洋布早就进不来了，现在市面上六七成的布匹都是宋爷工厂生产的！看见没有，我这个茶馆也是宋三爷入的股份，要不是三爷抬举，我这辈子也建不起这么大的茶馆啊。”

茶客们一听这话，顿时都来了兴趣，一个老熟人咸鱼翻身，可比国家大事还有意思，大家纷纷让王掌柜的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诸位，两年前三爷就在我当初那个茶馆，交了好运，遇上了贵人，买卖产业都搬到了奉天，听说奉天当局帮着联系，三爷生产出来的布直接供应列强，工厂两年之间，翻了好几倍，东三省，还有京津一带，多数布匹都是三爷工厂织得。最近又听说三爷的产业又扩大了，人家不想光靠着织布了，还投资了化工厂，准备生产染料，那可比织布赚钱多了。”

王掌柜的十分感慨的说道：“三爷前段时间给我来信，说当初要不是到我的茶馆，也不能有那么大的变化，因此愿意入股，这不我才重新扩建了茶

馆。”

“王掌柜的，三爷愿意帮你，也是您行善积德，遇到了贵人了！”

“可不是吗！”其他的茶客也笑着说道：“听您的话，奉天当局还帮了三爷不少忙，这听着可是新鲜，多少年了，从来都是官老爷欺负老百姓，什么时候还能主动帮着老百姓了，这太阳从西边出来啦？”

“还别说，最初我也不信，后来我仔细打听了不少消息，才知道这是真的，只要到奉天投资，政府都会尽力帮忙，还能提供贷款，最近还在到处招募流民，到东三省屯田。你们注意没有，街头的乞丐是不是少了不少，听说他们多数都去了奉天，这帮人都交上了好运，说不定过几年，他们就能衣冠楚楚的站在咱们的面前了！”

“掌柜的，这奉天是不是就在前不久把俄国人打败了啊，那些天学生们天天在街上游行欢呼，不少人还到处点鞭炮庆祝呢？”

“没错，就是奉军干的，这奉天当局抓经济是一把好手，领兵打仗又有本事，眼睛里头肯定不揉沙子。北京和奉天离着也不远，你们说这边闹复辟，人家能看着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打了过来，只是苦了我的生意了！”

正在王掌柜的说话的时候，突然外面的报童跑了进来，气喘吁吁的喊道：“号外！号外！雨帅通电讨逆，奉军不日南下，征讨辫子军！”

一听报童的话，王掌柜的也是大吃一惊，他也没想到自己的预感能这么准确，急忙买了一份报纸，其他茶客也都凑了过来，报纸的头版头条，就登载着奉军的讨逆通电。

在复辟当天，张作霖就发表了讨逆通电，就好像当头一棒，狠狠地砸在了张勋的头上，让他几乎站立不稳，别人不清楚奉军有多么强大，但是张勋可是很明白，他的军队之中，就装备了不少奉军的军火，恐怕有史以来，买武器的都干不过卖武器的，张勋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由得胆战心惊。

还有一个人更加郁闷，那就是天津的段祺瑞，本来是他把张勋弄到北京的，想要接着这个机会，打击黎元洪，同时提升自己的威望，可是就在他准备组织讨逆军的时候，张作霖捷足先登，率先发难。

这个讨逆的首功就落在了张作霖的头上，一场辛苦谋划，却让老张轻松摘了桃子，现在满天下都是支持奉军的文章，段祺瑞哪能不郁闷啊。RS！。

第三百四十七章挥军入关

“大总统，天大的好消息，您别急着发通电了！”张国淦气喘吁吁的跑到了黎元洪的身边，将一封电报送到了黎元洪的手上，黎菩萨颤抖着双手接了过来，一看上面的内容，顿时老泪纵横，激动异常，连声大呼：“雨亭国之柱石！国之柱石啊！”

也难怪黎菩萨这么激动，自从张勋开始复辟行动之后，黎元洪就清楚自己上了段祺瑞的当，因此他跑到了东交民巷，躲进了使馆区，然后想要通电下野，让副总统冯国璋接任大总统。

其实黎元洪心里头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他无兵无将，根本没有办法收拾乱局，只能选择逃避，偏偏这个时候，张作霖发表了讨逆通电，紧接着老张联名张作相、吴俊升、朱庆澜、孙烈臣、张景惠等人共同发表通电，拥戴黎元洪为讨逆军总司令，张作霖自认讨逆军事司令部军事委员。

在原本的历史上，讨逆军的总司令是段祺瑞出任的，老段纠集了三路讨逆大军，把张勋赶出了北京城，实现了三造共和的美名。

不过由于老段出卖了东三省的利益，奉军和段祺瑞之间已经严重不睦，张廷兰深知不把段祺瑞的风头压下去，搅黄了他和日本人之间的借款条约，奉军头上就总是悬着一把宝剑，日本人可以随时借口发难。

尤其是一战之后，日本人的势力快速膨胀，奉军如果一味强硬，搞不好真的提前和日本爆发了全面战争，张廷兰可没有这个把握应付，因此必须把这个隐患解决了。

所以张廷兰才出了一个主意，让老张率先出面讨逆，同时把总司令的名头交给大总统黎元洪。按照民国宪法规定。黎元洪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虽然天底下人都没有把这一重身份当真，但是这个时候让黎菩萨当总司令，是实至名归。

天下人都要称赞张作霖懂事，识大体，顾大局。而且老张也没有不识好歹，自认什么副总司令，而是提出了一个军事委员制，在总司令的统帅之下，其他各路讨逆军的统帅都可以成为军事委员。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商量。

这个办法提出之后，在天下人的面前，光明正大，怎么说怎么有道理。尊重大总统一点错没有，又把姿态放低。主动搞委员制。更是谦卑的体现。

不过这个看似面面俱到的处理办法，就把一个人坑了，那就是段祺瑞！本来段祺瑞准备自己当总司令，结果名头被黎元洪抢走了，他要是加入讨逆军，就只能成为黎元洪手下的一个军事委员。身份地位一落千丈。

作为老段的心腹智囊，徐树铮看到了这份通电之后，也是暴跳如雷，大骂张作霖无耻。

“芝翁。咱们不能听任张作霖的摆布，干脆重新组建讨逆军，把黎元洪和张作霖都撇开，咱们自己就能对付张勋。”

段祺瑞想了想，苦笑着摇了摇头：“又铮，你没看明白啊，张作霖这一招太狠了，他抓住了咱们的命门，根本没法反对啊！”

老段的经验非常丰富，因此很快就想透了张作霖的意思，要想剿灭张勋，肯定不是段祺瑞一个人能干的，北洋其他的宿将也要参加，比如曹锟，比如陈光远等人都会参加，如果按照老段的计划，他们就是段祺瑞的手下，

要听老段的差遣俺，头功是段祺瑞的。
如果听从张作霖的安排，他们都有资格成为军事委员，等于大家伙都是重塑共和的功臣，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这种好事摆在面前，曹锟他们会坐失良机么！
对于北洋宿将的心态，段祺瑞清楚的很，和袁世凯一样，段祺瑞并不是北洋的主宰，他只是一个盟主而已，当初老袁当皇帝，大家伙不想想他下跪，因此纷纷反对帝制，现在风水轮流转，大家不想把功劳都给段祺瑞，肯定会支持张作霖的主张。
徐树铮冷静下来之后，也想明白，暗暗咬牙：“好厉害的张小个子，没想到一个土匪出身的人物，竟然有这么深沉的心机，日后绝对是一大威胁。”
“日后的事情日后说，现在的任务是尽快的消灭张勋，不能让奉军把讨逆的功劳抢到手中！”
老段就像吃了苍蝇一般，怎么想怎么难受，可是此时老张却是十分满意，他的通电发出之后，黎元洪和曹锟相继发表了通电，黎元洪表示自己一切安全，非常支持张作霖的主张，虽然德才有限，但是也愿意出任这个总司令，为了消灭叛逆，贡献力量。
有了黎菩萨的表态，奉军就拿到了大义名分，手中也有了尚方宝剑。曹锟在北洋之中，实力雄厚，是仅次于段祺瑞和冯国璋的实权人物，他发表了通电，表示支持老张的决断，并且宣布组织讨逆军西路军，马上发兵，消灭辫子军。
曹锟组建了西路军，奉军自然是北路军，段祺瑞这个堂堂总理，现在只能屈居东路军司令之职，好好的功劳被别人抢去了三分之二还多，老段别提多郁闷了，不过他也只能忍着，还要尽快行动，不然桃子就被别人摘了。
其实三方军队当中，奉军的距离是最远的，但是前段时间奉军提出要搞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京奉铁路沿线有着大量全副武装的士兵，准备十分充分，而且京奉铁路的管理也进入了准战时的体制。
因此奉军的行动速度反倒是最快的，在奉天到山海关之间，奉军拥有二十八师，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另外还有不少护路军，以及一个新兵团，这些兵力本来都是投入演习的。
现在不用演习了，全都变成了讨逆军，孙烈臣出任总指挥，张廷兰也亲自出任副总指挥，杨宇霆任参谋长，张学良也出任了炮兵团团长。
一共超过一万五千名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南下，抢在了所有人的前头。张勋早上通电复辟，老张下午通电反对，而奉军则是连夜出动，乘坐着火车，直接南下，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过了山海关。
随后大军一路南下，畅通无阻，过了唐山之后，前面就是天津，而此时段祺瑞还在天津整顿军队。按照北洋军的优良传统，想要出兵必须要给足了开拔费，还要补充军饷，这些事情就算再快，也要两三天的时间，而奉军不到一天，就出现在了天津城外，马上就要开赴北京了。
这下子可把段祺瑞气坏了，徐树铮也是暴跳如雷，这位小诸葛找到了老段。
“总理，咱们干脆把京奉铁路掐断，阻断奉军的前进道路，这样他们就别想抢功劳了！”
老段的眉头紧皱，说实话他真有这个想法，在心中盘算了一下之后，他

说道："又铮，咱们不能明着拒绝，我看就先把铁路机车控制住，然后不该他们的火车加煤加水，这样奉军就没法快速进军了。"

老段本来不愿意用这些小人手段，可是被奉军逼到了现在，老段也不能不这么干了，他是绝对忍受不了奉军抢了头功，徐树铮刚刚领命而去。天津城中就热闹了起来，无数的市民，工人，还有学生都被组织了起来，手中打着各种彩旗标语，欢天喜地，向过节一样，一同涌向了天津火车站。

随同游行队伍的还有不少报社记者，前呼后拥，热闹非凡，看到此情此景之后，小徐也是大吃一惊，他都准备暗中下绊子，摆奉军一道，可是这么多人都出动了，要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现了他们的举动，那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徐树铮简直气得牙根儿痒痒，是谁在背后破坏自己的好事，简直可杀不可留。小徐急忙安排人手打听，知道了消息之后，小徐也老实了下来，组织这次行动的就是周家，周学熙领头干的。

别说是徐树铮，就连段祺瑞都不敢随便得罪周家，周家从清末开始，几代为官，在北洋之中人脉雄厚，影响力颇大，又顶着北方实业领袖的名头，就连洋人都和他们过从甚密，这样的背景，徐树铮怎么敢发难啊。

小徐也有一点不解，周家一向低调，怎么这个时候出头为奉军捧臭脚啊，再派人仔细打听，结果终于弄清楚了，周家在前不久和奉天方面联姻了，周家五爷的姑娘周芯瑶要许配给张作相的长子张廷兰。

两家要变成儿女亲家，这次张廷兰出任奉军的副总指挥，身份地位还在少帅张学良之上，是奉军新一代的领军人物，炙手可热，周家给未来女婿撑场面，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而且范旭东在奉天创业的消息也传到了天津，对于实业界影响很大，这些商人虽然不想把产业搬到奉天，但是也想通过热情的欢迎，表示他们对奉军的善意，也是迫使北洋做出一些改变，更加支持实业，因此欢迎队伍十分庞大，周家也是始料不及。

奉军的军列缓缓驶入天津站，在月台之上，站满了欢迎的人员，奉军将士英武的形象也是第一次直观的传达到了关内民众的面前。

列车缓缓停下来，加煤加水，张廷兰，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先后走出了车厢，昂首阔步，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潇洒的军装，严整的军容，英俊的脸庞，立刻就迎来了无数的喝彩之声，不少女学生更是惊声尖叫，场面几乎失控

第三百四十八章初战

“老五，看见没才，你女婿卖相不错啊！”走在最中间的周学熙笑着说道。

“占岂止是卖相不错，简直是文武双全啊，你们周家捡了天大的便宜，要我说别看把你们都吹上天了，但是一家子的眼光都赶不上一个小丫头，芯瑶这才是慧眼识珠呢！”

占辜先生，多少年了，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赞赏过一个人啊，你也能说出这话，是不是我的耳朵出问题了！”

辜鸿铭笑着说道：‘占一点问题都没才’辜某一生笃信中华文化，中国人又是这个世上最优秀的一群人，一定会重新压过西方的蛮夷。只是虽然才这种信念，但是却不知道从何做起，而张拙言不只有这种信念，而且还找到了道路，正在身体力行，因此张廷兰堪称是我的老师啊！”

辜鸿铭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又太过怪异，他头上顶着辫子，到处宣扬保皇的理论，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反对，这次张勋复辟，他又逃出了北京，来到天津，还和周家一起迎接奉军。

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让很多人搞不懂辜鸿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能这么赞赏张廷兰，也让周学熙大感吃惊。不过现在也不容他多想，张廷兰他们已经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了欢迎队伍的面前。

站台上面人山人海，一直绵延到车站外面，到处都是热情的学生和民众，他们满眼热切的神色挥动着手臂……”不住的欢呼。面对这种场面张廷兰还能勉强保持镇定……”张学良就已经脸色涨的通红，明显热血沸腾了。

张廷兰快步走到了周学熙等人的面前，略带惶恐的说道：……I劳烦几位前辈前来，实在是不敢当。”

“有什么不敢当的，张勋叛逆扰乱天下……”奉军能快速入关平叛，是天下之福，百姓之福啊！”周学熙说道：“让将士们暂时在天津休整一下，然后再去投入战斗，也好让我们尽一尽地主之谊啊。”

张廷兰连忙摆手：‘占周公’军情如火，奉军在天津站补充蝶水食物之后，要立刻行动，用最快的速度打进北京，叛贼不灭，天下都不安，实在是不能多呆。”

奉军进关是抢段祺瑞功劳的，哪能停留在天津啊，周学熙也知道一些情况，他不过是客气一下，一看张廷兰拒绝之后，就笑着说道：“国事要紧，我们也就不多留奉军将士了，不过等到剿灭叛军的时候，可一定要多留一段时间啊！”

张廷兰连连点头，然后他又走到了前来欢迎的学生队伍面前，冲着大家伙不住的挥手，然后说道：，（奉军入关就是为了消灭叛贼张勋，铲除帝制的余孽，我想这也是天下百姓的心愿。从大家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军民一心，必定战无不胜。”

这些学生听到了张廷兰的讲话之后，也十分鼓舞，挥动着手中的彩旗，不住的高声呐喊，声音震动云霄。就在不远处，徐树铮正在冷冷的看着，他已经出离了愤怒了，有这么多百姓看着，他也没才办法搞什么小动作了，只能眼睁睁看着奉军出尽风头。

占天津的父老乡亲，各界贤达，诸位同学，奉军一贯以保家卫国为己

任，不怕牺牲，不怕吃苦，就在不久前，成功击败了俄军的进犯，保证了东三省的安全。在奔赴平叛战场之前，诣允许奉军将士用自己的方式，接受天津民众的检阅，在此我们庄严保证，一定剿灭叛贼，恢复共和！”

张廷兰说完之后，主动退后，中间留出了一个几百米长的空场，一共两百名荷枪实弹的奉军士兵快速跑出车厢，组成了两个整齐的方阵。

一支强兵，是体现在一举一动上面的，就从车厢跑出来的几步，就让所有前来观看的人耳目一新。每一个士兵军装整齐，显得英武笔体，动作更是整齐划一，所才人几乎一模一样，速度极快，但是又丝毫不显凌乱。

跑出了车厢之后，站成的方阵更是如同刀裁斧朵的一般，每个士兵都目视前方，神情严肃。看着这样整齐的队伍，这些普通人也知道好坏，这可比平时见到的那些丘八大爷强多了周学熙等人更是识货的人……”带头鼓掌。

一时间掌声如雷，张学良亲自指挥着两个方阵迈开了整齐的步伐，军靴重重的砸在了地面之上，声音齐整才力，每一步都仿佛踏在了心头一般，震撼着心灵。

北洋军的训练操法是参考德国的张廷兰在训练的时候……”引入了后世军队的操法，训练更是严格到了极点，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军队也能走出后世阅兵的一两成功力了。

虽然只有一两成，但是放在民国，就太震撼人心了，所有的人都看得目先呆滞，不敢眨一下眼睛，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竟然可以把人训练到这种程度，恐怕天兵天将也不过如此了！

看到所才人震撼的表情，张廷兰心中也暗暗高兴，这种高水平的队列，不只是看着好看，更是训练一支部队的服从配合精神，他们到了战场上，也能成倍的发挥战斗力。

“正步走！”

随着张学良的喊声，奉军士兵把头全都甩向了站台上面的民众，队伍踏着雄健的步伐，从他们面前走过，所才人全都不自觉的拍起了巴掌，尤其是那些年轻学生，更是把巴掌都拍红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支让他们如此热血沸腾的军队，也只有这样的强兵才能击败凶残的俄国人，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担当起复兴中华的重任。

一瞬间多少学生都想要化身成奉军的一员，和这些士兵一样，迈着高傲的步伐，走在所才人的面前。这也是张廷兰的目的所在，他就要不遗余力的展现奉军强悍的一面，不断的吸引各地的有志青年，把人才都汇聚到东三省。

从现场的效果来看，这个目的显然达到了，不少学生脸上写满了羡慕和向往，恐怕此时奉军打出了招兵的旗号，这些年轻人立刻会投身军旅，光荣的成为奉军一员。

就连周学熙等人也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如果说来之前周学熙还才一点骄傲，认为奉军不过是关外土匪出身的武装力量而已，但是现在一看，他敢百分之一百的肯定，奉军堪称天下最顶级的强兵。

在这样的乱世之中，手握一支强兵，究竟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才数，到了这个时候，周学熙才彻底被侄女的眼光折服了，这个女婿简直天下难找，再学渊更是满脸的红光，嘴角都撇了起来，十足的自豪。

不远处的徐树铮也看到了这一幕原本他满心的愤怒……”现在一看到奉军

威严的军容，他的心里头也是震撼不已，平心而论，遍观北洋诸军，恐怕还没有一支这样的队伍，小徐的心里头甚至产生了一丝恐惧。

队列走完之后，奉军就昂首阔步上了火车，然后大军随即前行张廷兰他们也都上了火车，在车站上面他们停留一共只有半个多小时，但是带来的震撼却是无与伦比，很快奉军就成了天津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不少学生都摩拳擦掌，准备到奉军之中效力，天津商界的很多人也都产生了别样的心思，奉军这么强大，还才种种的扶持商业的政策，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到奉天创业啊！

这种直接的武力展示，产生的效果甚至超出了张廷兰的估计，为奉军争取人才和民心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张学良此时还沉浸在激动之中，拳头攥的紧紧的。

“拙言，我现在才知道万众瞩目的感觉是这么舒服，可惜只才两百米而已，要是再走一段，该多好啊！”

“好什么，该想着怎么打仗了，要是不能击败张勋，咱们就该成了银样镴枪头的代名词了，告诉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定要小心应付，不能轻敌。

出了天津之后，转眼就到了庇坊，奉军也都下了火车，根据情报，辫子军在廊坊和万庄之间设立了防线，奉军也要在这里做好迎战的准备，很快后续又来了两辆列车，一共有一千五百名奉军士兵赶到了廊坊，另外还有十八门七十六毫米山炮，六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毫米榴弹炮。

“拙言，咱们的火力也差不多了，我看就先和辫子军碰一碰，争取一战打出奉军的威风来！”杨宇霆主动提议出战，他的想法也很明确，相比北洋，奉军是外来户，耍是不抓紧时间，抢功的计划就会汤了。

现在孙烈臣带着后续部队还没赶到，张廷兰就是最高的指挥官，他想了想之后，也点点头：“好，马上投入战斗，但是切记轻敌大意，必须打出奉军的威风来！”

奉军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侦察兵也发现了辫子军的防御工事，张廷兰很清楚辫子军没有大口径火炮，完全可以拿一百二十二毫米的火炮压着打他们，因此奉军摆开了攻击阵型。

六门黑洞洞的火炮对准了辫子军的阵地，一声令下，地动山摇，炮弹裹挟着雷霆万钧之势，砸在了辫子军的阵地之上，这帮辫子军一下子就被打懵了。他们就像大海之中的一叶小舟一般，摇摆不定，越来越多的士兵死，在了大炮的轰击之下，残肢断臂满天飞，爹妈喊叫不绝于耳。

第三百四十九章目标航校

7月1号，张勋等人宣布复辟，2号下午奉军就杀到了廊坊，速度之快，绝对称得起迅雷不及掩耳，而此时的张勋还在为草台班子的事情闹心呢。

张勋毫无疑问是复辟的第一功臣，溥仪给他封了忠勇亲王的位置，又加了诸如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类的官职，绝对是位高爵显，有清一朝，就没有这么风光的爵位了，辨帅心满意足，得意洋洋。

可是张勋高兴了，一心想当大学士的康有为却发愁了，原来张勋向太妃汇报的时候，瑾太妃没有同意，认为本朝从未有过没胡子的宰相，而且康有为的鞭子还太短了，因此不同意康有为上位。

这下子康圣人可是着急了，急忙解释说自己逃亡海外，为了掩人耳目，才把胡子和头发都剃了，回国之后，已经开始蓄发留须了，大辫子虽然没有，但是还有一个九寸多长的小辫子，胡须长得还不是那么快，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结果没几个人听康有为的解释，康有为滚蛋，正好给大家腾出了好位置。结果把康有为急得火上房，问了问好几位名医，想找一个生须的秘方。结果有人告诉他用蒜汁涂抹，可以快速生须，康圣人如获至宝，果断依法而行。

不停的往下巴上面涂蒜汁，结果胡子没长出来，倒是一身的蒜味，臭烘烘的，两只眼睛也被辣的不住流泪，好像一个跳梁的小丑一般。

就在这帮人乱糟糟的时候，奉军的攻击就展开了，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发挥了难以想象的威力，一发炮弹下去，就能制造出三五十米的无人区。不管是地面的工事还是里面的士兵，全都无一幸免，都被炸得粉碎。

张廷兰和张学良都亲临第一线指挥，他们远远的观察着辫子军的阵地，看看他们的备战情况，结果一见之下，连连摇头，辫子军的阵地只有一道防线，而且战壕似乎没挖完，只能放进去两条腿。上半身子都露在外面，这样的工事根本起不到任何的防御作用，仅能自我安慰了。

“拙言，没想到辫子军这么菜啊，我看咱们一千五百人。就能横扫他们一万人。以往我还没觉得奉军多强大呢，现在一看他们。咱们简直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了！”

张廷兰此时也极为振奋，奉军经过这两年的发展，有两样本事绝对堪称全国第一，一个是土木工程，一个是步炮协同，也正是凭着这两样本事。奉军敢和俄国人叫板。至于国内的其他军队，根本不再一个档次上面，辫子军更不在话下。

尤其是和俄国作战之后，奉军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装备，士气，战术水平，士兵身体素质，所有方面都全面压过辫子军，战场上自然就是一边倒，没有任何的悬念。

一顿大炮打过去，足有二三百人被炸死了，其他的辫子军也战战兢兢，很多人脸都绿了，他们从来就没遇到过这么凶猛的火炮，炮弹就像不要钱一样，倾泻而下，而且炮打得精准无比，他们的阵地完全淹没在了炮火的硝烟之中，眼看着身边的弟兄被炸成碎片，他们能做的就是乞求炮弹不要落在自己的脑袋上。

“拙言，情况差不多了，咱们直接冲锋！”

张廷兰看了看辫子军七零八落的阵地，死伤枕籍的尸体，也点了点头，奉军很快跃出了战壕，火炮掩护着他们，这些奉军按照标准的散兵线，组成了一个个的战斗小组，快速冲锋。

前面是三个人一组的突击部队，后面跟着机枪和迫击炮部队，他们负责火力支援，辫子军购进了不少奉军武器，也有迫击炮，不过很可惜他们还没怎么学会使用，就被派到了战场上，面对奉军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战斗变成了屠杀，密集的迫击炮弹落到了辫子军的头上，一炮下去，就有三五个人被炸死，眼看着一地的尸首，又看了看冲过来的奉军，这些无声的士兵，瞬间就变成了地狱里面的恶魔，是来索命的判官。

也不知道从谁开始，有辫子军扔下了武器，抱头鼠窜，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越来越多的辫子军跑掉了，有的人一边跑一边用匕首刀把鞭子割断，往日他们忠诚的象征，现在一看，也不过如此，根本不值几个钱。

奉军士兵也没有想到战斗能这么顺利，他们打扫战场，清点一下缴获，令人好笑的是辫子军的大部分枪支都是奉军卖给他们的，现在这帮人一枪没放，又把东西归还到了奉军的手上，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拙言，辫子军这么饭桶，咱们直接就打进北京城，正好段祺瑞和曹锟的军队还都没到，咱们把首功抢下来，也好给奉军争光露脸啊！”

张廷兰笑着摇了摇头：“汉卿，咱们是来拿实惠的，而不是为了露脸过来的，急着把辫子军消灭了，我们还怎么捞好处啊，正所谓浑水摸鱼，咱们现在要趁着这个宝贵的时机，把该拿的东西拿到手。”

“这话有道理！”杨宇霆也在一旁说道：“实力足够的时候，里子和面子都要，实力不足以把两样都拿到手的时候，咱们应该要实惠的，只是不知道拙言你盯上了哪里啊？”

“当然是南苑航空学校了，这可是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我早就说过要建立空军，而这就是咱们的希望所在，绝对不能留在北洋的手里，最后都烂了，只有咱们奉军才能有本事驾驭这些蓝天的雄鹰！”

其实在飞机诞生之初，中国人的脚步丝毫不落后于世界，中国有一大批设计建造飞机的英才，比如冯如，巴玉藻，王助等人，只是中国的工业技术太过落后，很多领域都是空白，因此航空工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才被列强远远甩在了后面。

南苑航空学校兴建于1913年，是老袁一手操办的，负责学校的是在英国留学的厉汝燕，另外在法国留学的秦国镛、鲍丙辰、潘世忠，还有在美国的朱卓文及谭根等人全都在早期的航空领域有所建树，也都加盟了南苑航空学校。

其实从这些人才就可以看出了，中国人不缺少聪明才智，缺少的就是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就在航空学校建立之后，刚刚诞生的中国雄鹰就参加了战斗，诸如平定白狼叛乱，内蒙民族冲突，都有南苑师生的身影。

不过就在学校刚刚起步的时候，就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飞机都是从法国采购的，法国陷入了大战之后，南苑航空学校自然拿不到飞机，甚至连零配件都没有。另外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袁世凯死后，中国彻底陷入了混乱之中，北洋政府也没有财力去顾及航空学校。

可以说现在是南苑航空学校最艰难的时刻，而张廷兰在进京之前，就盯上了这里，他最看重并不是多少飞机和机器，这些玩意只要花钱都能搞到，

张廷兰最在乎的是最早的一批航空人。

原本奉军没有名气，也没有实力，只能干看着，现在奉军条件已经成熟了，哪里会放弃这些宝贵的种子啊。

三军之中，陆军成军速度最快，而海军则需要一定的积累，这些中国已经落后了，但是空军全世界都刚刚起步，如果中国人能抓住这个宝贵的时机，在航空领域，势必有中国的一席之地。

而且张廷兰也很清楚，打仗讲究扬长避短，和日本人拼海军，是绝对找死的行为，奉军唯一有可能压过日本人的就是空军，因此张廷兰才会不惜血本支持巴玉藻，而到了现在，张廷兰又把目光锁定到了南苑航空学校的身上。

南苑航空学校可不单纯是一所学校，里面还有配套的设备，还有不少师生，这次一定要一锅端，全都搬回东三省，另外巴玉藻等人也很快回国了，两相结合，奉军的空中力量就有着落了。

张廷兰把想法一说，杨宇霆和张学良都极为赞同，他们随即率领着士兵，以最快的速度前往南苑。

在杨村一带，还有部分辫子军阻拦，不过对于空军的渴望已经压倒了一切，张廷兰指挥着士兵，根本没有进行大炮准备，直接利用步炮协同，奉军士兵随着炮弹的延伸，不断的向辫子军冲过去。

这些辫子军之中就混杂了不少廊坊溃退下来的败兵，他们全都惊魂未定，现在奉军有尾随杀来，这帮人全都吓傻了，只恨爹妈少生了两条腿，全都亡命的逃窜，奉军轻松攻克了杨村。

大军随即一路畅通无阻，就杀到了南苑，航空学校也就出现在了眼前，这时候南苑航空学校的不少师生都围在飞行跑道周围，他们正把仅有的两架状态完好的飞机搬了出来，摆在了跑道上面，准备参加剿灭辫子军的行动。

“老师，同学们，大家放心，我一定要让辫子军知道空军的力量，也让天下人知道咱们不是鸡肋。”

厉汝燕等人也都不住的点头，说起来也是辛酸，他们只能靠着这种方式赢得国人的关注，换来维持学校运行的经费。

正在他们准备的时候，突然有人跑了过来，气喘吁吁的喊道：“厉校长，讨逆军杀到咱们这了，大家快去迎接！”。）

第三百五十章我们要去奉天

张勋复辟之后，整个北京的秩序荡然无存，而南苑航空学校作为一个不受关注的地方，对外面的情况并不清楚，他们只是听到了震天响的炮声，知道讨逆军到了，但是具体是哪部分，一点都不清楚。

现在一听讨逆军杀到了航校，厉汝燕急忙带着学员和老师到了外面，远远的就看到无数的士兵跑步向这边赶来，虽然是跑步，但是脚步声一点不乱，万千的声音都合在了一起如同重锤一般，砸在了心头。

越来越近，还能清楚的看到士兵身上有熏黑的地方，显然刚刚经过战斗，身上还带着杀气，厉汝燕等人一见，也都大吃一惊，他们身在天子脚下，北洋军什么德行他们清楚的很，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支严整的部队啊，这是谁的部队啊，他们心中都画了一个问号。

张廷兰率领着奉军士兵终于来到了厉汝燕等人的近前，笑着说道："我们是奉天来的部队，奉大总统和张大帅的命令，前面剿灭张勋叛军，刚刚在廊坊和杨村击败了辫子军，追杀到了这里。"

南苑的师生们一听竟然是奉军，也都大吃一惊，北京周边有多少重兵，这些部队都没有调动起来，反倒是远在奉天的部队先杀了过来，这也太出人意料了，不过一看奉军的面貌，他们也暗暗点头，凭着这样的强兵，赶在北洋的前面，也是情有可原。

至于南苑的一些学生也都议论纷纷，对于奉军他们并不陌生，就在不久前，奉军收复了中东路，这些学生比较关注工业方面的事情，听说奉军把沿线的工厂车间都抢回来了。

有不少京津的学生都跑到了奉天，希望能加入奉军，有些学员甚至都动心了，北洋不给他们投入，零件设备也买不来，第一期学员用了一年就毕业了，第二期还一直半死不活的拖着，这些年轻人越来越不耐烦了。

一听说奉军在再和俄国人拼杀，他们就都热血沸腾，希望能到战场上，也为国效力，总好过蹉跎时光。不过厉汝燕和几位老师把他们劝阻了，空军不同于陆军，一个人跑过去，训练一下就能扛枪上战场。

空军需要有飞机，有炸弹，有地面的配套设施，这些东西奉天还没有，去了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虽然把这些学员压下去了，但是在所有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颗种子。

今天骤然见到奉军出现在面前，又是如此的威武雄壮，他们都忍不住欢呼雀跃，显得极为热情，张廷兰还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热情总是好事情，和厉汝燕互相介绍之后。

厉汝燕显得极为热情："张总指挥，您的大名我们早就听说了，一手指挥奉军收复中东路，在绥芬河几乎全歼俄军，多少年了，从来没有过这么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了，师生们都把您当成青年军人的表率，今日一见，更胜似闻名啊！"

张廷兰一看这些师生对自己印象不错，也感到一丝喜悦，正准备招揽他们呢，这样一来也能少很多麻烦，张廷兰笑着说道："当不得如此抬爱，如果说有功劳，也是将士们用命，百姓支持，自古以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拿回我们失去的主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然能够成功。而复辟帝制，让亿万同胞重新当奴才，就是倒行逆施，是自寻死路，奉军将士绝对不能坐视这

样的逆贼猖獗下去，因此才果断入关，剿灭张勋！”

“说得好！”在场的师生纷纷鼓掌叫好，他们本来对奉军印象就不错，张廷兰的话又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这些人自然对奉军肃然起敬。

这时一个而是左右岁的年轻学员从人群之中挤了出来，红着脸说道：“张将军，我们也想加入讨逆军，在天上揍张勋逆贼，您看成不？”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自然没问题，不过据我所知，航空飞行危险性还是很大的，你们的飞机状态还成么？如果不行，千万不要勉强，日后为国立功的机会有的是，保护自己，才能杀伤敌人。”

厉汝燕一听张廷兰的话，又给他竖起了大拇指，这个年轻人果然不简单，很显然人家知道南苑航校的情况，害怕学生出现安全事故，第一次见面，就能首先考虑他们的人身安全，比起北洋的官僚的确强了太多。

“张将军，实不相瞒整个航校就有两架飞机能够起飞作战，能起到的效果恐怕也十分有限，我们是有心杀贼，可是赤手空拳，实在是惭愧啊。”

“厉校长不必如此，飞机在中国战场上还是新鲜玩意，不需要有多大的杀伤力，只要能出现在战场上，就能起到震慑作用，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一见到天上掉炸弹，保准屁滚尿流，狼狈逃窜。”

说话之时，张廷兰就已经到了学校的飞行区，两架飞机摆在了跑道上面，说实话这时候的飞机实在是太简陋了，就像是一个自行车上面安装上大翅膀，飞行员完全luǒ露在外面，第一眼看到这玩意，张廷兰都怀疑能不能飞起来。

当然张廷兰也明白，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飞机越简陋，换个角度说就是中国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越小，如果现在开始大力投入，再努力弥补工业能力的不足，二十年之后，中国的空军未必不能走到世界的最前列。

“张将军，这位是第二期学员之中，飞行技术最好的，叫做何世龙，这次就由他执行轰炸任务。”

这个何世龙正是刚才主动向张廷兰请战的那个年轻人，张廷兰上下打量一下他，虽然相貌平平，但是整个人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子强烈的自信，显然他有足够的把握，能够很好的驾驭飞机。

张廷兰拍了拍何世龙的肩膀，说道：“空军是天空的主宰，要好好发挥自己的优势，给挫敌锐气，扬我军威！”

何世龙急忙敬了一个军礼，大声说道：“张将军放心，士龙一定不给讨逆军丢人！”

“先别着急！”张学良凑了过来，他让士兵搬了一箱子手榴弹过来，放在了何世龙的面前。

“既然要轰炸辫子军，就用我们的手榴弹，这玩意轻便灵活，能携带的数量也多。”

说话之间，张学良让几个奉军士兵演示了如何使用手榴弹，何世龙和他的伙伴蒋逵都是很聪明的人，看几眼之后，就弄明白了，其实从天上投手榴弹比起地上还要容易，因为不用费力往远投，只要放下即刻。

何世龙以往也投掷过炸弹，不过那些炸弹都是土造的，个头偏大，威力偏下，的确不如手榴弹合用。

掌握了手榴弹使用的要领之后，何世龙驾驶着唯一一架双座机，后面坐

着蒋逵，由蒋逵负责投弹，他们两个人坐好之后，在一片欢呼声中，缓缓的向前滑行，速度越来越快，终于晃晃悠悠的离开了地面，飞上了蓝天。

在空中转了一圈，然后就想着紫禁城的方向飞了过去，大多数奉军士兵也是第一次见到飞机，显得十分兴奋，包括张学良在内，张少帅早就知道有飞机这种东西，能让人像鸟一样在天空翱翔。

不过奉军一直没有装备飞机，张学良也只能白白的眼馋，或许从骨子里头张学良就喜欢飞机，现在一看何世龙驾驶着飞机飞上了天空，心中羡慕到了极点，不由得咽了一下口水。

“拙言，打仗都讲究居高临下，可是再高也没有飞机高啊，咱们也该发展飞机，建立空军，要不然咱们又要落到列强的后头了。”

“没错，空军就是战场上的制高点，我敢断言，在未来的战场上，没有制空权，几乎就意味着战争的失败，这次咱们和俄国人打仗，索性俄国空军全都在欧洲前线，没法调到远东，不然我们肯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咱们还有俄国这个敌人，发展空军更是刻不容缓，这次回去，马上就让我爹投钱，他不投资，咱哥俩拿出几百万也没有问题，一定要把空军发展起来！”

厉汝燕等人也在一旁，听到张学良的话，他的心就是一阵震颤，当初筹建南苑航空学校，北洋才拨了二十七万元，用来采购飞机。可是奉军的张少帅一张空就是几百万，这可不是说笑的，奉天有这么大的财力投资空军么，别是说笑话。

“汉卿，发展空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了解过欧洲战场的情况，他们飞机消耗非常大，英法德等国，都是几千架几万架的生产投入。因此要想发展空军，光靠着买肯定不行，必须自己掌握制造飞机的技术，然后自己培养飞行员，这样形成一个强大的系统，这样才能让空军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张将军真是高见！”厉汝燕在一旁听着，也忍不住说道：“想发展空军，的确需要一个国家的工业支撑，只是中国情况如此，工业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实不相瞒，我们需要的所有零件，几乎都要从国外进口，欧战爆发之后，零件来源就断绝了，原本十几架飞机，只剩下了两架能够飞上天空。”

“厉校长，奉军刚刚筹建了一个机器制造厂，弄来了一批机床，一般的零件很快就能生产了，另外我在两年前资助了巴玉藻，他还在美国学习，不过很快就能回国，不只能够带回一批学员，还能带回相关的机器，年内奉军就准备把空军正式建立起来。”

“张将军，我听人说起过巴玉藻，是一个奇才，只是不知道张将军资助他多少钱，想要买回足够的设备，钱少了可不行啊？”

“也没多少，第一笔是五十万，现在陆续加起来有一百六七十万！”

厉汝燕一听这个数字，顿时就把嘴巴张的老大，这些年北洋投在南苑航校的钱，还不到张廷兰投入的一个零头，这未免也太讽刺了。

航校的师生最初听到奉军马上就能自己制造飞机，都惊骇不已，从满清到现在，办了多少年的工厂，不过基本上还是要靠着进**着，原本不起眼的奉军竟然有了自己生产的能力，这简直太出乎意料了。

随后听到张廷兰投了那么多的钱，更是像被雷轰到一样，全都呆住了，厉汝燕半晌苦笑着摇摇头：“有张将军如此支持，只要假以时日，奉天的空军必定快速发展，到时候傲视天下，也不是不可能啊！”

“奉军要建的可不是奉军的空军，而是守护中国的蓝天雄鹰，我们欢迎天下的英才共同为空军发展，如果诸位师生有兴趣，也可以到奉天，别的不敢保证，经费绝对不会差你们的！”

“我们要去奉天！我们要去奉天！”有一个人喊出口，紧接着就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跟着呼喊起来，声音格外的响亮。RS！。

第三百五十一章师傅徒弟

北洋政府办南苑航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装点门面，每次战斗的时候，派出一两架飞机，侦查情报，投掷炸弹，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吓唬人而已。这种定位，显然让这些最早的航空人都感到了一股挫败感，突然出现了奉军这么一个重视空军的势力，还愿意大量的投资，让他们都有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老师们还有些矜持，而那些学生则是毫无顾忌的喊出了口号，想要到奉天一展才华。张廷兰也没有想到事情能这么顺利，不过可不能光要这些学生，最好把老师也拉过来，因此厉汝燕的态度很关键了。

“厉校长，奉军对于工业的关注程度，我敢说在全中国都是排在最前面的，不只有轻工业，还有钢铁、冶金、军工、机器制造等等重工业，虽然刚刚起步，但是产业门类已经比较齐全了，如果你们想在航空上面有所建树，奉天是不二的选择，而且奉天政府也会给你们提供全面的帮助，要什么给什么，每年的经费投入至少在一百万以上！”

要想发展一个崭新的军种，最离不开的就是庞大持续的资金投入，张廷兰毫不犹豫的打出了资金的牌，一张口就许诺了一百万元，在场的几位老师呼吸都不由得急促起来，要是有了这些钱，他们能做多少事情啊，至少能买到三四十架飞机，能让两百名学员得到充分的训练，还能买到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设计制造飞机了。

这几年以来，包括厉汝燕在内，有不少老师和学生都绘制了一些设计图纸。不过很可惜由于没有资金支持，也弄不到零件，因此这些东西注定只能是图纸，很多老师都把这些东xīzàng在了抽屉深处，默默的承受着痛苦的折磨。

他们多数都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满怀着热情，想要为国效力，可是回国之后，他们才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背后支持着。想要干点事情实在是太难了。

“真能保证这么多经费么？”有的老师已经满眼冒光，显然被打动了。

“大家放心吧！”张学良在一旁拍着胸脯说道：“投入空军的钱只会多，不会少，如果有了缺口，缺多少我补多少。”

张学良对于航空的确有相当大的兴趣。在原本的历史上，奉军的空中力量也是张学良和冯庸两个年轻人弄起来的。而且张学良还能很熟练的驾驶飞机。也可见他对飞机的热爱。

有了少帅的保证，在场的师生彻底相信了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这不是假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剩下的就看他们怎么取舍了。

奉天提供这么优惠的条件，校长厉汝燕也不能不动心。不过他想的比别人还要全面很多，因此有些为难的说道：“张将军，我想不少师生都是愿意去奉天的，只是现在南苑航空学校还属于政府管理。他们能不能放行，是一个大问题，另外这么多师生到了奉天，怎么安顿也是一个麻烦。”

“安顿工作一点都不难，奉天早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安顿过上百万的移民，还搬迁过纺织厂，化工厂，相比这些，一个南苑航校不算什么，东三省最近也在大量的建设学校，划出一块专门的校区，也没有难度。至于政府那边，不用你们操心，所有事情都由我处理，保证圆圆满满的把各位送到奉

天。”

有了张廷兰的保证，所有的师生都如释重负，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着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候何世龙驾驶着飞机早就掠过了紫禁城的上头，北京的市民很多都见过飞机试飞，因此见怪不怪，而辫子军可没有见过。

因此一看空中出现了一只大鸟，还不断发出巨大的嗡嗡声，他们全都感到稀奇，有些人还抬头仰望。

这时候何士龙和蒋逵一见时机终于成熟了，何士龙在不断的调节飞行高度，以便投弹更加准确，蒋逵则是抓起了一手榴弹，拉开了保险，然后投了下去。

手榴弹重重的砸在了地上，随即就发生了爆炸，还在看热闹的几个辫子军顿时倒霉了，爆炸的破片侵入了他们的身体之中，筋肉都被割断了，他们倒在了血泊之中，不住的惨叫起来。

这时候周围的人才如梦方醒，原来这个大鸟竟然这么可怕，其他的辫子军纷纷四处逃窜，蒋逵也不客气，急忙拿出了更多的手榴弹，哪里辫子军的数量多，就往那里投。

只要命中一枚，就有几个辫子军倒在了当场，手榴弹的杀伤效果的确不错，眼看着越来越多的辫子军被消灭，何士龙和蒋逵都空前兴奋，不过手榴弹也很快投的差不多了，只剩下了最后三枚。

他们也不想浪费东西，因此就毫不客气的冲到了紫禁城的上空，将三枚手榴弹投了下去。这三枚手榴弹并没有杀伤什么人，只是炸坏了一堵矮墙，还损坏了几片琉璃瓦，对于紫禁城来说，几乎就是毫发无损。

但是产生的心里震撼却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小皇帝溥仪刚刚被推上皇帝的宝座，两位太妃垂帘听政，张勋康有为等人跑到了太和殿，再去给他们磕头问安，这种原本神圣无比的场面，现在怎么看怎么别扭。

他们就好像戏台上的小丑，专门上演一出诈尸的闹剧，本来都是被彻底淘汰的玩意，现在又复活了，张牙舞爪的，好像挺吓人的，那些满清的遗老遗少全都跳了出来，如同过年了一般。

可是这三枚手榴弹落了下来，砸在了紫禁城的上空，一下子就把刚刚开始做的美梦砸碎了，让这帮沉浸在戏里的人醒了过来。天下人已经把你们推翻了，就不会允许你们再回来作威作福，没有什么人愿意弯曲着膝盖，给自己找个主子。

听到了爆炸声之后，龙椅上的溥仪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把脑袋上面的帽子摘了，扔在了地上，然后就要脱龙袍，无助的哭喊着：“我不当皇帝了，你们谁愿意当，就给谁当，我不稀罕！”

瑾太妃急忙搂住了溥仪，也是失声痛哭，她一个寡妇失业的，胆小怕事。本来就不太相信复辟能够成功，现在一看这个局面，更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以往在紫禁城好好待着，还能保住性命。现在张勋这么一闹，连命都要没了。能不害怕么！

皇上和太妃哭成了一团。其他人也都束手无策，所有事情都推到了忠勇亲王张勋身上，谁都盼着这位新科王爷能够扭转乾坤，辅佐江山。不过张勋也是有苦自知，也明白了他被别人给耍了。

宣布复辟之后，那些原本表示支持的地方督军全都反对了。默许自己进京的段祺瑞也变卦了，最让张勋恐惧的就是奉军突如其来的杀到了，抢在所

有人之前，对辫子军发动了攻击。廊坊和杨村连续两次战斗，辫子军的防线对于奉军来说，就像是纸糊的一般，连拖延一点时间都做不到。

张勋哪能不害怕啊，思前想后，也只能放手一搏，张勋下令把北京城中的遗老遗少都集中其中，张勋大马金刀的坐在了正中间，对着这些前朝的王公大臣，贝子贝勒说道："诸位，你们都是世袭罔替的爵位，知道是怎么来的么，就是你们的先人舍死忘生挣来的，现在又到了这个时候，你们也该拿出这个劲头，放手一搏，有钱的交钱，没钱的出人，只要把大清的江山保住，荣华富贵就会绵延不绝！"

张勋一面勒索钱财，一面组织手下军队，撒出去大把的银子，终于把辫子军的士气鼓动起来，张勋也知道被动挨打不是办法，因此他决定主动攻击南苑，把孤军深入的一股奉军歼灭，振奋一下士气。

就在辫子军加紧调动的时候，何士龙和蒋逵安全的落在了南苑的跑道上面，他们这次出动一共投掷手榴弹二十枚，击毙击伤辫子军十三人，炸毁房屋三所。取得的战果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但是这却是奉军第一次有空中力量参战，绝对称得起是名标史册的事情，后来这一天也成了空军的建军节。

飞机落地之后，所有的师生士兵都发出了一阵阵的欢呼之声，何士龙和蒋逵也感到了由衷的欣慰，他们还意犹未尽，想要继续出动，再去轰炸辫子军，不过被张廷兰给拒绝了。

现在的空军力量根本没有成形，到了战场上，最多就是吓唬人而已，去了一次已经可以了，如果频繁的起降，张廷兰真担心飞机会凌空解体，刚刚起步的时候，飞行员最宝贵了，决不能白白损失了。

正在这时候，城中也有情报传了出来，张勋正在集中部队，要进行反扑，张廷兰现在只有一千多部队，主动攻击力量还有些不足，但是打奉军擅长的防守反击可一点问题没有。

当即奉军就在南苑的附近，快速构筑防线，在对付俄国人的行动之中，尝到了工事甜头的奉军，已经把土木工事当成了看家的本事，不断的钻研，如果能够更有效率的构筑工事，如何能够发挥最大的杀伤效果。

这些奉军士兵，挥动着专用的工兵铲，快速挖出一条条的壕沟，联系起来之后，就是密集的工事。

每条壕沟都十分讲究，两肩宽，深度到肩膀左右，然后所有的土石都被堆在了面向敌人的一面，又增加了一些防御。看着这些奉军熟练的挖掘，航校的学员也终于真心叹服了，怪不得奉军能够所向披靡呢，有这么优秀的军事素质，的确不用害怕任何对手。

一想到他们也能成为这样队伍的一员，这些学员也感到了由衷的自豪。奉军积极准备的时候，辫子军也终于集结完毕，张勋把从奉天弄到的武器全部拿了出来，二十门山炮都被拉了出去。

迫击炮和手榴弹也都被装备给了所有士兵，奉军能靠着这些东西赢得战争，辫子军也一样可以，张勋率领着部下，士气汹汹的向南苑杀了过来。

他们的火炮也对着奉军的阵地，很快一阵凌乱的炮声就响了起来，山摇地动，气势如虹，不过在战壕里面，张廷兰却是一点都感觉不到威胁，炮弹乱飞，就是没有一发打中阵地的，不只没有打中奉军，还把自己的位置给暴露了。

"辫子军光知道照猫画虎，想和奉军学，就要拿出真本事才行，这战斗力

从来都是不能糊弄的！炮兵做好准备，给我照着辫子军的炮兵阵地，狠狠地打！”

张廷兰的命令下达之后，奉军的炮兵终于开始怒吼了，一枚枚炽热的炮弹，毫不留情的砸在了辫子军的头上，又准又狠的炮击打过来，辫子军顿时死伤惨重，尸横遍野。

第三百五十二章悲剧英雄

辫子军来势汹汹，可是刚发动攻击，就被奉军打得头破血流，炮兵阵地被覆盖，死伤狼藉，那些炮手纷纷抛弃好不容易买来的火炮，全都撒腿就跑，能躲多远就是多远。

张勋看到这种情形，都快气疯了，急忙让手下亲信组织督战队，像赶牲口一样，驱赶着辫子军投入到战斗之中。张勋也很清楚，现在各路大军都没来，奉军赶到的也只是先头部队，如果连这支部队都没法拿下，他就别想玩什么复辟大戏了，还是赶紧洗洗睡。

忠勇亲王辨帅张勋也发了疯，指挥着手下人，冒着奉军的炮火发动了猛攻，想要靠着人数的优势，孤注一掷，把奉军阵地冲破。

这些辫子军结成密集的冲锋阵型，乱糟糟的向奉军冲了过来，对于这样的对手张廷兰并不是很在乎，辫子军除了人数之外，全面落后于奉军，因此击败他们毫无问题，现在唯一的麻烦就是弹药消耗的太严重了，他们携带的数量有限，大炮也快打光了，但是后续补充还没有上来。

“让弟兄们节省弹药，抵近了再打！”

“拙言，咱们准备了那么多的弹药，还守着京奉铁路，咱们从开始战斗，已经大半天过去，怎么后勤还没跟上来啊？”

张廷兰也是眉头紧皱，苦笑了一声：“这事情多半就是段大总理和小诸葛徐树铮动的手脚了，不过孙大爷也应该到了天津，有他坐镇，咱们也不用担心。”

此时孙烈臣的确早就到了天津，后续奉军主力部队也赶到了，他们正准备开赴前线。支持张廷兰，可是这个时候，老段已经动手了，他以军事行动为名，把所有火车都征集起来，同时也把铁路严格封锁起来。

名义上是为了服务军事，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老段的鬼心思，他的目的就是阻挡奉军援兵，小徐此刻正笑着对段祺瑞说道：“芝翁，张廷兰带着的人马不到一千五百人。就算他们浑身是铁打得多少钉儿，人能受得了，军火恐怕也早就不够了，咱们索性就等上一段时间，让张勋把他们打败了。然后咱们再出去收拾残局，省得奉军张狂！”

徐树铮这个人气量本来就不大。在奉军面前接连丢面子。现在又被奉军抢了头功，徐树铮的肚子里全是怨恨和嫉妒，才给老段出了这么一个阴损的主意。

段祺瑞听着微微点头：“奉军的确锋芒毕露，该让他们吃点苦头，知道天高地厚，但是我听说这次领兵的是张作霖和张作相的儿子。千万不能让他们出了什么危险，不然咱们就和奉军成了死敌了。”

老段关键时刻还是清醒的，提醒了一下徐树铮，别玩得太过。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过来报告，说孙烈臣和周学熙联袂求见。

段祺瑞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人家这是来兴师问罪的，不过也不能不见，孙烈臣和周学熙来到了老段的面前。

“段公，奉军受大总统之命，挥军入关讨逆，为何要把铁路封锁起来，不许奉军运输人员和物资，难道段公也勾结张勋，准备当一个亲王不成么？”

孙烈臣听到段祺瑞封锁铁路之后，立刻就火大了，这不是扯后腿么，没想到堂堂的总理，竟是如此的小肚鸡肠，实在是可恨。

面对着孙烈臣的质问，老段把眉头一挑：“孙师长，段某岂会和叛逆同流合污，如今是战时，铁路自然要严格管理起来，用于军事用途，这有什么错？”

“好一个军事之用，你们北洋是军队，我们奉军难道就不是么，张勋叛逆你们不早做行动，现在奉军讨逆，你们又在扯后腿，究竟是什么用心？”

孙烈臣一贯温文尔雅，现在也怒火冲天，对段祺瑞一点客气都没有，直接说出了段祺瑞的险恶用心，弄得老段也是下不来台。

这时候周学熙急忙出来打圆场，笑着说道：“芝泉，大家都为了讨逆而来，铁路不能不用，我看这样，哪管两家三七开，你们用七成，奉军用三成，现在前头正在苦战，军火部队必须尽快送上去，你就高高手！”

“不行！”一旁的小徐忍不住说道：“都是讨逆军，也要有主有次，奉军不尊命令，破坏讨逆大局，就应该知道后果。周先生，别忘了你是哪边的人，别以为和人家成了儿女亲家，就能抛开北洋这棵大树，另寻高枝儿。”

徐树铮满腔的怒火，因此说话很不客气，周学熙是何等的人物，袁世凯在的时候，都要尊敬三分，现在一听小徐这么说，他顿时就把眉头立了起来：“徐树铮，奉军哪里不尊命令了，黎元洪大总统明令讨逆，奉军快速入关，平定叛逆，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反倒是你们居心不良，先是主动让张勋进京，然后又对奉军讨逆横加阻拦，你们的心思敢公诸于世么？”

周学熙对北洋的情况太熟悉了，他一下子就戳中了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痛处，奉军虽然有抢功之嫌，但是奉军做的事情都合乎规矩，能够摆在阳光底下，可是他们的行为全都是小人作为，根本上不得台面，要是曝露在阳光之下，段祺瑞的名声不会比张勋好多少！

段祺瑞一看周学熙也发火了，他就有些着急了，这个时候北洋内部可别乱了，因此他就想把话拉回了，可是又有点放不下身价。

这时候孙烈臣一拉周学熙，说道：“铁路奉军用不了，公路总可以，我们人扛马拉，总能把军火送上去，段公，您要是再拦着，咱们只有兵戎相见！”

孙烈臣留下了这句话之后，和周学熙一前一后出了段祺瑞的指挥部，这时候外面早有一批问询赶来的记者，一看孙烈臣他们怒气冲冲的走了出来，这帮记者都是精明透顶的人物，急忙涌了过来。

“孙师长，听说段祺瑞封锁铁路，不准奉军使用，您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奉军用不了火车，还能用马车，我们以往卫国戍边，不惧生死，现在铲除叛逆，也不怕苦难！”

孙烈臣说完之后，周学熙也在一帮开口了：“诸位记者，张勋叛逆人神共愤，我希望天津的商界贤达能够站出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助真正为国为民的军队！”

他们两人说完之后，转身就走，不过这两句话包含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全看这些记者怎么解读了。

此时已经是半夜了，这些记者全然没有一丝的睡意，他们立即冲回了报社，明天的头版头条已经出来了，奉军连续破敌，段总理切断后勤，意欲何为？奉军前有强敌，背后有暗箭，前途究竟如何？

很快一篇篇文章就被写了出来，张廷兰虽然讨厌不受控制的新闻，但是这些记者这次可是给他帮了忙，骂段祺瑞本来就是他们擅长的事情，现在更

是毫无顾忌，甚至有人还把张勋进京的事情搬了出来，指出这是段祺瑞暗中怂恿的，整个复辟帝制就是段祺瑞导演的一出戏，张勋不过是他的提线木偶。

“赞尧，咱们和段祺瑞闹翻不要紧，可是千万别连累了拙言他们，现在大军正在打仗，要是后勤跟不上，可是会要命的！”

“暂时不用担心，一来我对奉军的战斗力有把握，二来拙言办事滴水不漏，他早就让我和段祺瑞适时闹翻，既然他敢这么安排，就一定有准备。咱们现在赶快组织运力就可以了，北京天津之间，不过一百多公里，这段时间不会出大问题！”

周学熙原本只当张廷兰是奉军杰出的后起之秀而已，现在一看，还是远远低估了这个年轻人，孙烈臣都要听从他的安排，可见张廷兰在奉军中地位之高，本来为了奉军和老段闹翻，周学熙还有点犹豫，现在是一点怀疑都没有了，他们即刻动手组织车队运输。

而此时的南苑已经杀成了一片，奉军阵地前面堆起了成堆的尸体，辫子军死伤惨重。当然奉军也不好受，炮弹已经消耗差不多了，机枪子弹也所剩无几。

张学良手中握着步枪，眼睛也红了：“妈的，要是辫子军再冲上来，咱们就只有拼刺刀！”

所有奉军将士都做好了准备，而那些南苑的师生也是如此，他们亲眼目睹奉军的骁勇善战，将辫子军打得头破血流，可是后勤补给却跟不上来，他们的英雄就要用刺刀拼命，这时候谁的心里头都产生了悲愤之感，政府究竟在做什么，难道他们想眼睁睁看着这支奉军被击败，成为岳家军第二不成么？

原本南苑师生就和北洋之间有心结，现在这个隔阂瞬间放大了无数倍，压抑的怒火也奔腾出来，几乎变成了不可弥补的鸿沟。原本还有些人不想去奉天，现在他们彻底对北洋失望了，厉汝燕指挥着所有学生，南苑也有一点军火，全都拿了出去，所有师生都武装了起来。

何士龙等人还在仓库之中找到了一挺老式机枪，架在了阵地上面，他们已经做好了和奉军并肩作战的准备了！。）

第三百五十三章名利交换

整个奉军，包括南苑的师生，都带着一种悲壮的情绪，准备誓死一拼，不过张廷兰却是依旧气定神闲，并没有什么着急的样子，这点状况很快被杨宇霆捕捉到了。

说实话杨宇霆也担心了，辫子军虽然不怎么样，但是毕竟拥有几倍的数量优势，要是奉军军火跟不上，重大伤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一看张廷兰的情况，杨宇霆就基本上放心了。

“拙言，你准是还有后手，快说出来，别让大家着急啊！”

这时候张学良也凑了过来，也是大声说道：“都到了这时候了，有什么锦囊妙计赶快用，不然辫子军就杀上来了，真想和他们拼刺刀啊。”

张廷兰不慌不忙的看了看怀表，不慌不忙的说道：“应该差不多了，只要不出意外，人应该到了。”

正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负责远处警戒的奉军士兵跑了过来，来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急忙敬礼。

“报告总指挥，军火送来了！”

这一句话出口，张学良他们都两眼冒光，这才是及时雨呢，他们急忙安排人手搬运，这时候在奉军的后方出现了不少马车，上面堆满了炮弹和子弹，士兵们一见这些救命的东西，全都兴奋不已，甩开了膀子，把东西都搬到了前面。

负责押运这批东西的正是夏寒，他本来是负责钢铁厂的，不过他也不是安分的人，在上关内招募人才的时候，他还打通了军火贸易的路线，这也是张廷兰授意的事情，奉军初步拥有了军工体系之后，肯定要大量出售军火，保证军工体系的运转。

虽然张廷兰知道这些军火都是用来打内战的，但是奉军不卖，一样会有日本人来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倒不如奉军把这笔钱赚了，更快的壮大起来，才能彻底改变国家的命运。

夏寒已经联系了一些地方的小军阀，秘密的商道已经建立起来了，张廷兰早就知道张勋的复辟闹剧，因此张勋调兵的时候，张廷兰就让夏寒把一批武器送到了北京附近，秘密隐藏起来。

这批武器之中除了少量的奉军需要的弹药之外，其他的都是张勋当初订购的那批军火，张廷兰把没有交付的步枪、子弹、炮弹、迫击炮都运了过来。

当初这么安排，张廷兰也是没安好心，他不想看到段祺瑞轻松平叛，必要的时候想给段祺瑞一点眼药，而且还能再敲诈一下张勋，让他再吐出一点东西，这个想法张廷兰也和老张透露了。

现在老段掐断了奉军的军火供应，想要暗算张廷兰，这个提前准备的暗子就发挥了作用，弹药送了过来，虽然数量还不算充足，但是对付张勋已经没有问题了。

“夏寒，剩下的东西都隐藏好了么？”

“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我们先把张勋的进攻打退，然后还有任务要交给你。”

夏寒连忙点头称是，张学良笑着凑了过来：“拙言，你准是有什么阴谋，

又想暗算谁啊？”

“来而不往非礼也，老段能坑咱们，他也要做好被算计的准备，要是不让他吐血，还怎么混江湖啊！”

“说的太对了，老东西敢威胁咱们的后勤线，咱们就不能让他好过，到底应该怎么做啊？”

“还是先对付张勋！”张廷兰没有多说。

子弹和炮弹刚刚送过来，辫子军的攻势又开始了，这一次的辫子军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他们主动分成了两队，试图攻击奉军薄弱的两翼，然后绕道袭击后方，试图把奉军包围起来。

设想很好，不过奉军得到了弹药补充之后，大炮再度犀利起来，机枪也都发出了怒吼。辫子军刚刚接近阵地，就遭到了迎头痛击，瞬间成片成片的辫子军被击毙。

奉军的大炮已经把辫子军打得混飞魄散了，原本以为奉军没有炮弹了，他们想冲上来捡便宜，但是现在一看奉军又猛烈的攻击他们，辫子军纷纷大呼上当，有些军官就主动往后退，他们退后，就别指着士兵能够拼命了，那些士兵也纷纷后退。

在这种时候，恐惧是会传染的，越来越多的辫子军裹足不前，而这个时候奉军趁机发动了反攻。

在炮火的掩护之下，奉军冲出了战壕，像是一群老虎一般，扑向了辫子军。枪声越来越密集，不断有辫子军倒在了地上，有些人一看跑不了了，干脆跪在了地上，磕头求饶。

张勋一见这种情况，也知道打不下去了，不然自己没有消灭这些奉军，反倒让他们把自己消灭了，因此张勋急忙命令退回城中，依托城墙，继续防守。

不过正所谓兵败如山倒，辫子军连连受挫，士气很低落，有不少人暗中把鞭子剪了，就逃到了民居之中，试图保住性命，整个辫子军都有溃散的趋势，张勋孤掌难鸣，也急得满头都是大汗，连声叫苦。

“拙言，咱们眼看着就能趁势杀进北京了，你怎么让我们停了下来啊！”张学良也看出了辫子军的颓势，正准备痛打落水狗呢，可是张廷兰突然命令士兵后退，返回南苑的阵地，张学良大惑不解。

张廷兰只是笑着说道：“弟兄们都打了快一天的仗了，身体都很疲劳，而且咱们这么点人，杀进京城，危险太大，还是不要冒险。”

士兵们只能听从命令，回到了阵地上休息，南苑的那些师生此时也极为亢奋，他们多数人还是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见到了如此惨烈的厮杀，看到了成片的辫子军被消灭了。

经过这一次战斗，他们终于直观的认识到了奉军的战斗力，比起辫子军，甚至是北洋，奉军都有着天壤之别，能成为这支队伍的一员，也是他们的荣幸。

而此时奉军也的确疲惫到了极点，很多士兵还没来得及吃一口东西，就躺在了战壕边，呼呼大睡了，好在现在是七月份的天气，也不用担心温度，张廷兰也安排了充足的哨兵之后，也休息了，他知道等到天亮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等着他。

转眼天光放亮，京津一带大量的报纸都开始密集的报道奉军和段祺瑞之

间的矛盾，一场舆论战又开始了，所有的记者都把矛头指向了段祺瑞。
在多数人的笔下，奉军将士成了骁勇善战的代名词，从关外快速奔袭，到了北京之后，连续取得廊坊和杨村战斗的胜利，兵锋已经逼近了北京城。眼看着奉军就要击败辫子军的时候，段祺瑞嫉贤妒能，暗中下手，掐断了奉军的军火供应，眼睁睁看着前线的士兵用双手和刺刀战斗。
张勋是复辟的罪魁祸首，而段祺瑞就是幕后的帮凶，是真正的野心家。这些记者骂老段已经得心应手了，有些人还从头梳理了府院之争的始末原由，也指出段祺瑞是故意引张勋进京，借助张勋的手，赶走大总统黎元洪。
而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主持公道，支持了大总统的合法地位，引来段祺瑞的不满，因此老段才要眼睁睁看着奉军受创。记者从来是不缺想象力的，循着蛛丝马迹，他们把所有事情串联起来，一下子老段就从讨逆的功臣，变成了十足的阴谋家。
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老段和小徐的脸都绿了，他们苦心谋划，结果现在却弄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挫败感钻心刺骨，几乎承受不住。
“芝翁，这些报纸胡说八道，背后一定是奉军怂恿的，我现在就去找孙烈臣，我要质问他，凭什么陷害芝翁，要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一万多奉军就都别想回到关外了！”
老段也是怒满胸膛，不过他还清楚，这时候可绝对不能蛮干，要不然所有的名声就都完蛋了，他也别想东山再起了。
“又铮，尽量客气一些，我们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和他们吵架，另外我们军队的速度必须加快，我马上安排出兵，不管准备到了什么程度，都不能让奉军这么表演下去了！”
孙烈臣和周学熙安排了运输队之后，就在天津坐镇，他早就知道徐树铮必定会过来，因此见面之后，孙烈臣根本没等徐树铮开口，就直接说话了：“徐秘书长，现在两家出现点矛盾，你要是真心想解决，我有一个对两家都好的方案，如果你们要想闹下去，两万东三省边防军已经动员起来，随时能够南下入关，何去何从，你们看着办！”
孙烈臣的话一点都不客气，把徐树铮差点噎死，按照小徐的心高气傲，他真有心甩袖子就离开，但是此时他可不能意气用事，不然段祺瑞真有身败名裂的危险，他不得不压住了怒火，对孙烈臣说道：“孙师长，双方的确有些误会，你有什么办法，就说出来！”
“说起来很简单，无非就是一个名利交换而已，奉军可以放慢攻击速度，让你们先打进北京城，还能帮着你们一起作战，这样一来对段公的指责全都烟消云散，不攻自破，但是奉军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你们必须给予足够的补偿。”
孙烈臣说到这里，伸出两个手指，然后说道：“两个条件，第一从秘密贷款协议之中，勾除有关东三省的问题，不准你们出卖东三省的权力。第二将南苑航空学校还有大沽造船所交给奉军，我们整体搬迁到奉天。只要同意了这个条件，咱们一切好说，不然奉军马上就能打破北京城，我们说到做到！”RS！。

第三百五十四章狮子大开口

就在徐树铮来之前，张廷兰已经给孙烈臣发了密电，其中就着重提出了这个两项条件，也是目前非奉军必须要解决的。一旦段祺瑞和日本的协议签成了，奉军头上就等于多了一把利剑，随时都能落下来，也会严重影响奉天的经济建设，因此绝对不能通过。

至于另外两项也是张廷兰最垂涎的东西，航校是未来空军的基础，重要性不言自明，至于大沽造船所更是不能放过的重要工厂之一。

大沽造船所建的很早，在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之前，大沽厂就建立起来，主要负责北洋舰队的维修工作，修理过大量的北洋舰艇，随后又开始仿制军火，拥有生产快炮的能力，甲午海战期间，还生产过水雷。

不过和满清所有工厂一样，都是样子工程，由于订单不足，投入不够，工厂的状况越来越糟糕，到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大沽造船所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俄国人霸占了工厂，将机器全都拆走，工人从鼎盛时期的六百多人，变成只有一百八十多人。

随后又经过惨淡经营，工厂规模不断恢复，北洋政府也投入了一些资金，就在去年，大沽造船所成功仿制出了马克沁机枪，可见工厂还是有些积累的，但是由于北洋政府不够重视，大沽造船所只能靠着承包一些工程勉强维持。

不过在北洋的眼中或许不是什么，但是张廷兰格外看重大沽造船所，这里面汇集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造船工人，很多都是前清时候的老工匠，虽然他们已经和时代落伍了，但是多年磨砺。他们拥有很多优秀的实用技能，这些绝对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在技术领域里面，不是只有发明了什么才算是了不起的。把图纸上的东西，变成真真正正的实物，同样重要。而且要想做到这一点，最需要的就是工人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实用技术，已草拟这些工人堪称一笔巨大的财富。

而且要是能把大沽厂拿到手中，奉军就拥有了造船业的基础，能填补东三省产业的空白。目前大沽船厂能维修中小型军舰，还能生产几百吨的货船。如果添置一些机器，生产千吨的船只不成问题，这样一来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艇、鱼雷艇一类的军舰奉军就能自产，这也是很了不起的一步。

在张廷兰的整体规划之中，海军排在了三军的末尾。作为一个领土面积广大的国家，陆军是立国之本。而空军世界刚刚起步。也是奉军和世界差距最小的时候，肯定要牢牢的咬住。

唯有海军，自从甲午海战之后，奉军已经远远的落后于主要对手日本了，这时候再去大力发展海军，就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非常不智。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发展海上力量，相反同样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奉军海上力量的使命就是保证沿海地区的安全，配合空军。基本上保证渤海的制海权。如果实力增强之后，再把精力放在潜艇上面，用水下力量威胁日本人的海上生命线，最后才是发展航母力量，去争夺中国的海外利益。

张廷兰有很清晰的海军发展思路，不过这些的起始点就是造船工业，大沽造船所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大沽厂还有造枪炮的能力，更是可以整合到奉军的军工体系之中。

中国工业基础本来就不行，只要少数的一些工厂，奉军要想快速发展，

就要一点不落，尽量都划拉到东三省，快速建立起工业体系。

徐树铮听到了孙烈臣的开价，脸色顿时就变了，如果不把东三省的特权卖给日本人，日本肯定不会同意贷款，等于这笔贷款就黄了，小徐的脸色哪能好看啊。至于航校和大沽工厂，那也是北洋的产业，交给了奉军，就等于是在身上割肉，他也不想同意。

看着徐树铮一脸为难，孙烈臣笑着说道："徐秘书长，刚刚前方发来了电报，奉军已经成功打退了辫子军的反扑，现在大军就在南苑囤积着，只要一声令下，就能轰开北京城，我们之所以没有行动，就是不想让段公难做，如果你们还不愿意答应，那事情就不好办了？"

孙烈臣的话就好像刀子一样，戳在了徐树铮的心头，从见识了奉军部队之后，徐树铮就知道这是一支十分强悍的力量，切断了军火供应，他们还能打败张勋，那么就证明他们真的有攻破北京的实力。

奉军抢先进北京，黎元洪必定得势，而且段祺瑞再也洗刷不掉罪名了，恐怕再也当不上总理了。别看北洋一团和气，看似大家都尊重段祺瑞，但是事实如何，谁心里都有一笔账。

就拿这次讨逆来说，奉军动作加快之后，直隶督军曹锟手下头号干将吴佩孚也是加快了行军速度，大有抢在段祺瑞之前，杀进北京的态势，摆明了直系人马在抢班夺权老段实际上是内忧外患。

仔细权衡再三，徐树铮跺了跺脚，勉强从牙缝里面挤出了一个字："好！"

一看徐树铮屈服了，孙烈臣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徐秘书长果然能够顾全大局，你放心，我现在就给拙言发电报，让他们尽量配合你们的行动，平定叛逆的头功还是你们的！"

双方谈妥条件之后，老段也匆匆忙忙的誓师，沿着铁路，快速向北京开进，孙烈臣也向张廷兰发了电报，诉说了情况。

张廷兰一看老段终于屈服了，也是喜悦异常，这次率领部队入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捞取各种实际利益，现在已经吞下了两块肥肉，不过这对于张廷兰来说，还只是一个开胃菜而已，真正的大餐还在后头。

部队正在休整的时候，张廷兰把夏寒叫了过来。

"张勋被咱们重创，我估计他快要撑不住了，你去给他放点军火，让他多撑一段时间，尤其是子弹和手榴弹，尽量供应，不过有个前提，价钱必须翻几番才行！"

"您就放心，我心里都有数。"

夏寒乐呵呵的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刻离开了南苑，潜入了城中。此时的辫帅张勋也刚刚败回来，满脸都是愁容，部下也都想吃了苦瓜一样，哭丧着脸。

其他的遗老遗少，刚刚新鲜出炉的文武大员此时全都惊慌失措，如丧考妣。这帮人绝大多数都是十足的饭桶，如果有本事，满清亡国的时候，他们早就折腾起来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这几年他们也感到了巨大的失落，虽然家里头还有不少钱，但是权力一点不剩，以前门庭若市的场景也消失了，而且坐吃山空，终究有花完的时候，他们全都苦恼不已。

好不容易张勋复辟，给了他们从坟堆里面爬出来的机会，就像僵尸一

样，从坟堆里伸出了一只手，正准备享受皇帝的雨露洪恩呢，结果他们的唯一支柱就遭到了惨败，眼看着北京就要不保了，他们能不发愁么！

“都别一副死了爹的模样，我张勋只要还有三寸气在，就一定保全陛下的安全，不会有任何的差错，现在全城戒备起来，所有部队都严防死守，誓死保卫社稷。

“王爷，段祺瑞也誓师出兵了，再有一天的时间，奉军，北洋的三路大军就会在城下会师，到时候你还有应对的办法没有？”

面对康有为的提问，张勋把脑袋一晃，大声的说道：“有，怎么没有，我现在就下令，城中的八旗子弟全都集中起来，五十岁以下，十二岁以上，全都给我拿枪上阵，哪怕拼个血流成河，也要保住主子的江山。”

听了张勋的表态，康有为一句话没说，一转身的功夫，这位康圣人就接着上厕所的功夫，赶快还上一身寻常的衣服，把补服朝靴，顶戴花翎，还有朝珠都卷到了一起，扔进了大粪坑里面。

康圣人的心里头明白，张勋完全是困兽犹斗，已经没什么指望了，这恢复大清江山的美梦也该醒了，谁愿意死谁死，反正康圣人是不会留下挨枪子的，他已经想好了，只要跑到了东交民巷，托庇洋人，就能保住性命。

上次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就是这么逃跑的，现在依旧照方抓药，就在逃跑的时候，他还看了看粪坑里面象征着满清大员的一套装扮，最后一狠心，这辈子恐怕再也不能穿了。

康圣人率先跑路了，而张勋还不不愿意放弃，准备拼一把，他把剩余的军火都拿了出去，武装辫子军，不过令张勋气愤不已的是枪支和火炮都有，就是子弹跟不上了，他哪能不恼火啊，心里头不住的痛骂高小山愚蠢，买武器怎么不知道配齐子弹啊！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带着一个独臂的青年前来求见，这个青年见到张勋之后，一点也不拘谨，反倒笑着主动开口了。

“张王爷，听说您老现在遇到了一点困难，我正好有一批军火要出手，您想要马上就给你送来！”

“狂狷之徒，你以为军火能随便使用吗，就算你有子弹，能保证口径一样么？”

“不就是八毫米的斯太尔曼利夏步枪么，有什么难的，我有四百万发子弹，不知道张王爷想不想要？”

张勋一听眼睛就红了，这正是他需要的东西：“你想要多少钱？”

这个青年挥了挥手：“五百万，一个子都不能少！”。）

第三百五十五章吃两头

来找张勋的断臂青年自然就是夏寒，他忠诚的执行了张廷兰的命令，一张口就开出了五百万的天价，一下子把张勋都给吓住了，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热河一省除去鸦片的收入之外，一年税收能到五百万，已经是烧高香了，现在去取四百万发子弹就要五百万，这简直是在讹诈啊！

“小子，你再说一遍，到底是要多少钱？”

“张王爷，您又不老，我要五百万，你难道听不明白么？”

“小辈无知，你当本王是三岁的孩子不成么，四百万发子弹，平时不过四十万元，你现在怎么涨了十倍还多？快给我说清楚，不然老夫枪毙了你！”

“您先别急啊！”夏寒不慌不忙，从怀中掏出了一块怀表，看了一眼，然后说道：“王爷，从我出发算起，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该是五百五十万元了！”

张勋一听，差点都疯了，旁边一个张勋的手下也看不过去了，一下子抓住了夏寒的肩头，对张勋说道：“大帅，这个小子满嘴胡说八道，而且如此的无理，我现在就把他枪毙了！”

“王爷，你枪毙我，就和碾死一只虫子一样，不过可别忘了，段祺瑞和曹锟的部队一天之内就会杀到城下，到时候你们手上拿的都是烧火棍，还怎么抵抗北洋的攻击，复辟的迷梦就没法做了！”

夏寒被推推拥拥的，就要带到外面，这时候张勋摆了摆手，让手下人把夏寒带了回来。其实放在平时，张勋连看都不会看夏寒一眼，可是到了现在。这位辨帅已经像一个溺水的人一般，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救命的稻草。

“小辈，我最后问你一句，你到底有没有军火，这些军火都放在哪里？”

“我当然有军火。”夏寒信心十足的说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既然敢来，就有十足的把握，至于在哪里我还不能告诉你，咱们必须先交钱，再领货。不然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还不被你给生吞活剥了！”

“本王不是吃人的阎罗，既然你有这些军火，本王也的确想买，但是加强太贵了。能不能把价钱降下来，说一个我们都能接受的价钱！”

夏寒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把胸脯挺得老高。笑着说道：“王爷，平时四十万大洋，你就可以买走，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卖的不是军火，而是希望！一个让你重兴大清的希望。这可是无价的，而且我还要提醒你，时间不等人，每过半个小时就涨五十万。我下次再出价就是六百万了！”

张勋被夏寒的话差点噎住，不过他也没法反驳，事实的确如此，如果现在拿不到军火援助，他真的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这些复辟就只能以失败告终，张勋不能不仔细掂量。

“本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先付给你一部分，剩下的等到大清复兴之后，再付给你！”

“那可不行，王爷，说实话，就算你拿到了军火，成功的可能也不大，我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我是来卖希望，卖可能的，不是来投资的，也没有兴趣资助你的伟大事业，咱们就是明码标价，拿出五百五十万元，现在就把子弹交给你！”

张勋一看夏寒软硬不吃，油盐不进，也是一阵的发愁，这小子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怎么这么难对付呢！

上哪弄五百五十万啊，张勋急得在地上来回转圈，脑门上面都冒汗了，夏寒看了看，然后笑着说道：“王爷，我知道你没钱，但是这城中可有富得流油的人，你帮着他们八旗子弟复兴江山，他们就不该拿点钱出来么？这帮人有几百年的积累，家里头金银成山，在洋人的银行里头存款无数，为了他们的主子，就不该花一点么？”

夏寒一语点醒梦中人，对啊！完全可以向八旗子弟要钱，复辟帝制，享受到最多好处的就是这帮人，一下子又恢复了从前的权势，难道这天下就有白吃的午餐么，他们出点钱，难道不应该吗？

想好了这些之后，张勋终于露出了一丝释然的表情：“小子，你先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就去要钱，不过这价钱可不能再增长了！”

张勋一溜烟出了临时的府邸，跑到了太和殿，这里面正好聚集了不少八旗子弟，他们都已经吓坏了，前一秒还在做着重新恢复权势的迷梦，下一秒炮声隆隆，城外头都乱成了一锅粥，说不定什么时候炮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都要身首异处。

这帮人能不害怕么，一看张勋凶神恶煞的冲了进来，他们全都不知所措，瑾太妃搂着小皇帝溥仪，浑身战栗，声音颤抖的说道：“张王爷，我们母子不求富贵，只求能苟且偷生，您就饶了我们！”

瑾太妃说完此话之后，悲声凄惨，珠泪滚落在腮边，其他的八旗子弟也跟着放声痛哭，当初慈禧太后死的时候，哭的也没有这么惨，而且他们都是真心实意，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张勋也是无可奈何，对太妃和皇帝，不敢发怒，但是对那些八旗子弟，他可是没有任何的客气，厉声训斥道：“你们这些废物点心，现在贼人攻城紧急，你们该想着怎么杀敌报国，在这里嚎丧有什么用！都给我滚起来，好好想想办法。”

太保世续一看张勋发飙，他也哆里哆嗦的说道：“张王爷，大家伙要是能跨马抡刀，早就上战场了，这不是没有办法么，我看你也不用为难大家伙，该怎么办，好好想一个章程，最起码别让主子受委屈啊！”

世续的意思已经很明白了，复辟玩不下去了，还是回头是岸，想办法保住小皇帝的性命，别再折腾了。不过张勋可不是这么想的，要想不让皇帝受委屈，就要保住皇帝的位置，就要保住他张勋的荣华富贵。

辨帅手握着佩剑，站在了所有八旗王孙贵胄的面前，大声的说道：“你们能有今天，全靠着历代皇爷天恩浩荡，我不求你们为国杀敌，但是你们也要把家产都捐出来，充当军费，只要我们打赢了，朝廷一定十倍百倍的归还。”

这些人一听张勋要钱了，这帮人又暗暗的摇头，他们参加复辟，是想恢复原来的权势，可是现在权势没到手，还要把安身立命的老婆本都拿出去，顿时就不愿意了。

“张王爷，我们都捐了上百万两了，您还没有打败敌军，这要多少钱才行啊，我们哪能承受得住啊！”

“哼，都别跟我哭穷，你们究竟有多少钱我都清楚，这次北京城所有的王公大臣，贝子贝勒，最少拿出一千万元，谁都跑不了，你们赶快带头交钱，不然就国法从事！”

说话之间，不少辫子军就涌了进来，手中端着枪，对准了这帮人，这时候瑾太妃已经吓傻了，赶紧遮住溥仪的眼睛，什么都不敢让他看，张勋也顾

不得什么了，直接开始了敲诈。

这些八旗贵胄也被吓住了，他们只能你拿点我拿点，很快凑了上百万，张勋又逼了逼，一共拿出了三百万，此时又在城中搜查了其他八旗子弟的府邸，找到了几百万，终于把夏寒要的钱凑够了。

夏寒也十分潇洒，直接让他们把钱存到了道胜银行的账户上，然后就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处粮食仓库之中，撤去了外面的伪装，里面整整齐齐的摆满了一箱子一箱子的子弹，虽然花了大价钱，但是看到了这些东西，张勋心里头终于有了一点安慰。

“小子，我不管你是给谁办事的，只要还有军火，就一定卖给我，不论多少价钱，我都出了！”

夏寒顺利的敲诈了一笔，好消息也传到了张廷兰的耳朵里，他顿时心花怒放。

“汉卿，邻葛，这北京城不愧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只是稍微敲诈一下，就拿到了五百多万，我敢说这只是那些八旗子弟的九牛一毛，二三百年的积累，虽然有些人家败落了，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消失，主要还是在八旗贵胄的圈子里流转，我估计他们控制的现金存款至少在一亿五千万以上，如果加上房屋田产，这个价值就没法估量了！”

“拙言说的没错，咱们查抄过东三省的八旗子弟，拿到的土地都几千万元不只，到了北京，他们拥有的财富肯定更惊人。”

张廷兰微微点头：“我给咱们这次行动定下一个标准，至少要拿到六千万的财富，相当于奉天两年的税收，大家要一起努力啊！”

杨宇霆和张学良都被这个庞大的指标吓傻了，要想拿到这些钱，肯定要大开杀戒，疯狂敲诈那些八旗子弟了，不然根本凑不出来啊。不过他们对八旗子弟也没有什么同情，索性就看事情怎么发展。

正在他们议论的时候，段祺瑞的讨逆军终于杀过来了，原来驻守北京的陈光远也率领部下和段祺瑞合兵一处，共同对北京展开了攻击。

一时间炮火震天，显然段祺瑞也拿出了看家的本事，拼命的攻击辫子军，战况十分激烈，这时候有侦察兵向张廷兰汇报：“总指挥，段祺瑞的讨逆军被打了下来，听说是因为辫子军大量使用了手榴弹，讨逆军没有准备，才被打了措手不及。”

张廷兰眉梢一挑，笑着说道：“机会又来了，咱们这回要一起吃两头啊！”。）

第三百五十六章学生们

廊坊一战，击溃辫子军一千二百人，击毙三百人！

杨村一战，击溃辫子军一千七百人，击毙四百五十人！！

南苑战斗，面对五千辫子军反扑，击毙八百三十多人！！！

在短短十八个小时之内，连续三场酣畅淋漓的大胜，重创叛军的锐气，大涨了我方的威风，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不到一千五百名奉军战士！就是这样的强兵，才能完成收复中东路的壮举，就是这样的威武之师，敢于对列强说不。

当下中国，唯有奉军能够坚定的维护中国主权，不管是面对列强，还是面对复辟集团，奉军都尽到了军人的神圣职责。从复辟开始，奉军当天发表讨逆声明，当晚动员入关，第二天就神兵天降，出现在了讨逆的第一线。

各路讨逆军之中，奉军距离最远，但是最先出现在战场上，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而某些军队迟迟不动，坐视张勋叛逆，随后竟然又掐断奉军补给，让前线战士不得不用刺刀拳头对抗叛逆，我们要铲除复辟的张勋集团，同样要向某些祸国殃民的阴谋家宣战！

……

京津一带是报界最发达的地区，自从辫子军复辟之后，这些记者就在不断的挖掘新闻题材，他们很快发现或许张勋集团并不是最大的卖点，奉军和段祺瑞的冲突才是真正要命的事情。

大家看得很清楚，别看张勋怎么折腾。一千多名奉军就能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这场复辟大戏演不了多久。相反奉军和段祺瑞的较量才是最有看头的，甚至也代表了中国下一步的政治走向。

一个是坐拥全国资源，从清末就开始快速膨胀的北洋集团，一个是守卫关外，拥有强大军力的新兴势力，两者之间的碰撞势必非常有看头。

在这次的事件之上，奉军完全占据了大义名分，加上张廷兰背后运作。很快在媒体上就形成了一股讨伐段祺瑞的风cháo，段祺瑞不再是讨逆的功臣，相反还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

这种舆论的变化，对老段的威望是致命的打击，而作为一个老派人物，段祺瑞对于舆论是相当无力，既不知道如何管理。又不懂得怎么改变，只能唉声叹气。

“拙言，现在舆论大哗，你能不能和我交个底，奉军是不是准备取代段祺瑞，入主北京啊？”周学熙和孙烈臣带着军队和后勤物资。陆续送到了前线，老周毕竟作为北洋的人物，对于一些事情还是相当敏感的。

“周公，奉军绝无此意，我承认在舆论方面动了手脚。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凡事都是段祺瑞逼的！”

“此话怎讲？”

“周公。东三省土地富饶，沃野广布，地下更是埋藏着无与伦比的财富，日俄两国对东三省垂涎三尺，为此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您也久在京城，难道还看不清楚么？段祺瑞不顾国家利益，公然把东三省的路权和矿产权力抵押给日本人，这不是引狼入室是什么？”

周学熙也是人老成精，张廷兰说的一点都没错，东北的局势的确很危急，日本人动作不断，而且就算收回了中东路，也要时刻应付俄国人的反

扑，夹在两大列强之间，偏偏老段还在背后捅刀子，一旦出现了事情，日本势必讹诈奉军。

想想奉军的处境，也的确不容易，当然也只有在这种糟糕的局面之下，才磨砺出一支强军，恶狼环视，要是手中的刀子不够锋利，只怕就会落一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哎，段芝泉和日本人的秘密贷款协议的确是有些过分了，他一门心思想要重新练兵，然后效仿当初的袁宫保，组织一支可靠的力量，武力统一全国。”

“不管他有什么打算，国家疆土不能失，东北权利不能卖，这是不容触碰的底线，老段必须彻底放弃这个念头，要不然奉军还有层出不穷的手段。”

张廷兰虽然授意孙烈臣，向段祺瑞提出了两个条件，但是张廷兰也不会天真到口头答应就有作用，要是老段转过头不认账怎么办！因此奉军必须让老段感受到压力，让他不敢卖东北，这才是张廷兰要达到的目的。

“嗯，只要你们不想取代段祺瑞，一切都好谈，必要的时候我愿意出面调停，还是不要闹翻了才好！”

“如此就多谢周公了！”

“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年纪轻轻，就心思缜密，又文武双全，实在是难得的人才，以后前途远大，不过我可要提醒你两件事！”

“周公，您是前辈，有什么话只管说就是了。”

“我发现少帅张学良现在跟在你的手下，这种情况很不好，难保张雨亭不会有想法，你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另外么？就是要把婚事尽快办了，这次回到奉天就可以操办，千万不能委屈了我侄女啊！”

如果说以往对张廷兰这个女婿，周学熙还有点想法，认为是土匪出身，配不上周家的姑娘，现在周学熙已经盼着尽快的把侄女嫁给张廷兰了，这样前途远大的年轻人，遍观整个中国，也是不多见的，周家能攀上，那是幸运。

至于提醒注意处理和张学良的关系，这也是为了张廷兰考虑，毕竟奉军的掌舵人还是张作霖，如果张廷兰处处压着张学良一头，老张难免会有想法。

张廷兰也很清楚这件事情，不过他并不担心，毕竟很快就有俄国就会有剧变，到时候另一方天地就会打开了，张廷兰也有信心摆脱和老张的从属关系，变成相对平等的合作伙伴，不过周学熙能提醒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周学熙还是设身处地的替张廷兰着想的。

“周公，这些事情我心里有数，您就放心吧。眼下有一件事想拜托您，张勋复辟，京津一带百姓遭受战火之苦，不少人流离失所，我准备把成立一个难民安置中心，如果这些民众有兴趣到东三省发展，我们可以安置，所需的费用，也有我们出，就是需要您帮着组织一下！”

“这没问题，我义不容辞啊，拙言你们经费足够么？要是二三十万我可以帮着你们出。”

“经费没有问题，我准备投入五百万，不只是农民，工人学生，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东北都十分欢迎！”

张廷兰的话还没有说完，周学熙差点被一口茶水呛住，他以为张廷兰想要安顿难民，不过是买个好名声而已，能投入十万左右，已经是天文数字

了，因此他才大包大揽，要拿出二三十万。

哪知道张廷兰一张口就是五百万，一下子把周学熙都惊呆了，自己那点钱连零头都不是啊，这家伙能点石成金不成，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周学熙不清楚怎么回事，张廷兰的这些钱可都是张勋刚刚贡献的，完全就是一笔飞来的横财。有了钱就要会花，京津一带是天子脚下，工商业发达，民众素质也比较高，如果能大量的移民东北，对于东三省的发展绝对是天大的好事情。

这些人平时肯定不会去，到了现在，他们也没得选择了，只要张廷兰舍得花钱，一定能有不少人愿意北上。

“周公，要是有工厂，学校之类的，愿意搬到东三省，我更是举双手欢迎，所有搬迁费用，我都一力解决。”

周学熙也被张廷兰的大手笔震撼的说不出话来，只能点头同意，就在这个时候，南苑外面响起了一阵乱哄哄的声音，张廷兰急忙带着人出去查看。

只见有不少年轻人纷纷来到了南苑，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学生打扮，全都带着无比的好奇，来看奉军的士兵。

张廷兰也是搞不清情况，询问手下人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学生都是看了报纸的，他们听说了奉军的骁勇战绩，都想过来领略一下这支被吹上天的部队的面貌。

人数越来越多，已经把军营都围了起来，张廷兰一看眉头皱了起来，现在北京还是战场，很容易出现突发情况，这些学生也真是胆大包天，竟敢就这么跑过来。

他们都是热情十足，张廷兰不好驱赶，但是又不能让他们扰乱这里的秩序，眼珠转了转，终于有了主意。

“同学们，我刚才了解了一下你们的情况，大家都想要参加到讨逆的行动之中，这一点我很感到，你们都是好样的！不过大家要知道，战场不是儿戏，你们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根本没法上战场。”

“将军，我们都有一颗报国之心，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奉军是一支英雄的队伍，我们愿意加入奉军！”

张廷兰一看这些热切无比的学生，心说他们也的确单纯，看到了报纸就急着赶了过来，不过张廷兰早有招募学生到东北发展的想法，正好顺了他的心意。

张廷兰向在场的学生挥了挥手，让大家安静下来：“同学们，想要为国家做事情，不一定需要上战场，干别的事情同样可以。现在京津一带，遭受战火，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你们如果愿意，可以成为志愿者，帮助这些百姓，如果表现的好，奉军会优先考虑录取你们，而且还有机会安排你们去东北的大学，甚至是讲武堂，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官！”

第三百五十七章天价学费

历史上张勋复辟，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天，但是造成的危害丝毫不比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来的轻，老袁在复辟之后，还有一丝悔悟，按照约法规定，让黎元洪继任，段祺瑞辅政，民国的约法还有效果，整个国家还有一丝活路。

而张勋的复辟则是将民国以来的法统彻底打碎，北洋内部的矛盾彻底失去了控制，直皖两系的斗争已经趋于表面化，而且孙文一系也借助这个机会，在南方彻底闹起来，整个中国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军阀混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另外由于复辟行动发生在京津地区，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冲击十分巨大，北京周边，到处都是难民，扶老携幼，四处奔逃，不论是北洋军，还是辫子军，军纪都是非常松弛的，兵匪一家是对他们最好的形容，所过之处，抢劫不断，老百姓颠沛流离。

身处在这场风暴的中心，张廷兰是深刻的感受到了民众的无助，他很明白，现在就是在进行一场跑赛，奉军不只是和日本人跑赛，也是和国内的局势奔跑，要想主导中国的未来，就必须尽快拿出实实在在的建设成就，让所有民众找到一条生路，不然一切都还会延续原来的历史。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天下的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行走在难民的临时安置点，张廷兰越发的感到了紧迫，越来越多的难民聚集到了这里，他们拖家带口，他们之中有人失去了房屋，有的农田被毁坏，有的被强行掳去充当苦力，然后又逃了出来。

这些百姓大多数人不懂什么是复辟。更不懂什么是迷nzhǔ共和，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家园被毁掉了，不只是辫子军，北洋军也是一样，以后的生活已经彻底失去了希望。

越来越多的灾民在低声的哭泣，这时候安置点的中间，有几口临时搭起来的大锅，里面正在熬汤，切好的白菜放了进去，然后又倒进去几个肉罐头。再添上一些香料粉，一锅香气腾腾的汤就熬好了。

每个难民都能拿到分到一碗汤，另外还有蒸好的馒头，负责分发食物的是奉军的炊事兵，还有不少的学生。他们都在认认真真的工作，如果有年迈体弱的难民。他们还有主动把食物送过去。另外有些难民还受了伤，也需要他们帮着包扎处理。

这也都是张廷兰的安排的，他的确需要大量的有志青年投入到奉军的队伍之中，但是这些年轻人必须是能够真心做事，不是出于一时的激动。虽然奉天上下会尽量提供最好的环境，但是奉军正处于创业的时候。可谓是白手起家，必须要一大批吃苦耐劳的实干家！

这些大学生之中，其实多数人都是家道小康，没有一定的财力支持。根本别想迈进学校的大门，当然越是这样，就越需要仔细甄别一下，张廷兰可不想招募一帮少爷羔子回去。

现在让他们帮着救助这些难民，就是第一个考验，对待这些穷苦人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性，另外这些学生也需要干活，帮着安顿难民，搭帐篷，做饭烧火。

这些人里面不乏一点活都不会干的，当然也有不少不愿意挨累受苦的，

他们最初满怀着热情过来，以为一下子就能穿上军装，扛枪打仗，成为光荣的战士。可是一看第一个工作竟然是干这些脏活累活，有的人就打了退堂鼓，悄然离开。

当然这些人离开就离开了，张廷兰也不会管他们，现在整个学界的老师都是空谈的多，能办实事的少，嘴上说的天花乱坠，但是一点实事都不能干。老师如此，学生被沾染上这种习惯就更加正常了，这样的人跑到了东北，只会带坏风气。

还是这些真正留下来的学生最有培养价值，安顿着难民吃了一顿饭，这些难民的情绪都稳定了不少，张廷兰也主动询问他们的情况。

“长官，您是好人，手下的也都是好兵，可是有些当兵的简直是不吃人饭，他们把俺家的粮食都抢走了，要征用当军粮，那可是俺们一家老小的口粮啊，抢走了还怎么活。俺和他们理论，这帮畜生用枪托子砸我，还一把火把俺家给烧了，这可让俺们怎么办啊！”

有一个哭的，就有第二个，大家伙都是满腔的委屈，又有一个穿着长衫的中年人挤了过来，带着哭腔说道：“长官，我是城里头开绸缎庄的，那帮辫子军都冲到了我的铺子里，把东西都抢走了，还有打伤了几个小伙计，我们担心再遭到他们的祸害，才跑到了城外，您就帮着我们想想办法！”

这些难民不断地的哭诉，不只是张廷兰，还有那些剩下的学生，也都在仔细听着，大家伙的心里头也涌起强烈的愤怒，拳头都不由自主的攥了起来，不只是辫子军可恶，北洋同样如此。

这时候他们把目光都放在了张廷兰的身上，眼下只有奉军还保持着良好的形象，是大家最后的希望，就看他们能不能帮着解决这些灾民的困难。

“诸位父老乡亲，大家听我说，在这场战乱之中，你们失去了家园，生活堪忧，而且北洋政府也不见得能够补偿大家的损失。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到东三省，重新开始生活，最近一年多，东三省不断的吸纳各地的移民，总数已经逼近二百万。大家到了东三省之后，会组成大的农庄农场，按照人头分派耕地，只要耕种五年，一个人就能获得五亩肥沃的黑土地，绝对能够保证基本的温饱！”

张廷兰又让手下人重点介绍了一下农场的管理和分配模式，这些难民听到之后，顿时眼前一亮，只要苦干五年，就能有土地，有房子。能够安身立命。而且他们还知道，政府还会鼓励多种经营，可以做生意，可以养殖牲口，如果脑筋灵活，愿意付出，最快的一年就能拥有土地。

就算不和最快的比，用三四年的时间，换来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啊。

尤其是京津一带。大富大贵的人太多了，土地完全都占有了，这些难民多数都是佃农，生活极度贫困，看到了用于土地的希望之后。他们格外的振奋，当即就有不少难民表示要到东北去。

张廷兰让士兵把这些愿意去东北的难民和其他人分开。单独组织起来。这时候那个绸缎庄的老板又问道：“长官。您安排这些农民去种地，这是天大的恩德，只是我们这些做不了农活的怎么办啊？”

“这个你也不用担心，东三省不光需要农夫，也需要商人和工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会有施展才华的空间，工人可以进入工厂做工，商人也可以向银行申请贷款扶持，钱财都是身外之外。只要大家肯努力，东北就是实现你

们梦想的地方！”
　　张廷兰说完之后，顿时周围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只是这些难民，还有那些学生，都是由衷的高兴，奉军的安排十分周到，而且确实站在了老百姓的立场上考虑，在这种时候，或许只有奉军能想到救助这些苦难的百姓。
　　尤其是张廷兰所说东北能实现所有人的梦想，让他们格外的动心，这些年轻人正是充满了梦想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坚定了到东三省的念头。
　　张廷兰随即安排扩大难民点的数量，争取招揽到更多的难民，另外让周学熙帮忙，运送粮食衣物过来，段祺瑞和张勋在那边打仗，奉军在这边收拾民心，而且用的资金还是从张勋那里敲诈过来的，这简直是天下少有的美事。
　　张廷兰是越想越高兴，按照以往的经验，五百万大洋能安顿差不多五十万难民，基本上相当于两三个县的规模，到了战时动员起来，至少能出动一万人，差不多就是一个师的兵力，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要想实现这个标准，还要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起来才行，在农业社会绝对做不到。
　　正在奉军大肆招收难民的时候，北洋军和辫子军的战斗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段祺瑞指挥着手下，几次冲到了辫子军的阵地上，眼看就要把他们击败了，但是辫子军突然使用了两种武器，对北洋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
　　一种是长长的木柄，带着一个弹头，一种是只有一个炮管的，能够按照曲线发射炮弹的火炮。这两样东西十分轻便灵巧，在城市作战之中，灵活机动，但是杀伤力却十分惊人，北洋军第一次遇到这种武器，全然没有准备，被辫子军炸了一个人仰马翻。
　　北洋军的纪律也不比辫子军好多少，遭到了打击之后，一下子就溃退下来，而辫子军通过这次胜利，也稍微稳定了一下军心，开始积极的构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段祺瑞血战到底。
　　老段接到前线的报告，急忙打听一下，最后才弄明白，这两种武器一个是手榴弹，一个是迫击炮，在列强的军队之中，已经大量的装备了，而国内所有军队之中，只有奉军有装备，并且在对付俄国人的战斗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弄清楚情况之后，老段简直气急败坏，急忙找来了徐树铮，让小徐去质问奉军，为什么要和辫子军勾结在一起！
　　徐树铮气呼呼的来到了南苑奉军的营地，一见面小徐就发飙了。
　　“你们口口声声污蔑段公和张勋勾结，现在张勋却装备了只有你们才有的武器，难道不是你们奉军和辫子军勾结么，果然是贼喊捉贼的卑劣之徒！”
　　“徐秘书长，凡事都要讲究证据，我们的确是卖给了张勋一批军火，但是那是在两个月之前，那时候我们可不知道他会搞什么复辟，你这么大的帽子我们可承受不起！”
　　徐树铮强压着怒火，大声的说道：“不管怎么样，你们惹出来的麻烦，你们自己收拾。”
　　张廷兰立刻笑着说道：“没问题，正好奉军大部队上来了，我们现在就去攻击辫子军。”
　　说完之后，张廷兰就要下达命令，这时候徐树铮才猛然惊醒，可不能让奉军再出风头了，消灭辫子军的头功必须是老段的，他急忙制止了张廷兰。

“你只要告诉我们怎么对付手榴弹和迫击炮就成了！”

“也可以，我们派遣一个军官团过去，指导你们如何应付迫击炮和手榴弹，当然我们还可以提供这两种武器给你们，不过这些战术都是弟兄们慢慢摸索出来的，也耗费了不少心机，想学就交点学费！”

“要多少钱？”

“不多，给一两百万就行了！”

第三百五十八章一个俘虏

多少？徐树铮机会都怀疑自己的耳朵了，怎么指导一下战术，就要一两百万，这不是讹诈么，就算请列强的军事教官也不用这么多钱啊，这帮奉军的确是胡子出身，简直想钱都想疯了！

“这是军国大事，不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你们奉军难道是天兵天将不成么？借用几个士兵，就要上百万，这天底下有这个道理么？”

“徐秘书长，我们的战术可都是在战场上，用弟兄们的鲜血换来的，自然不能白白教给你们，当然你也可以不学，完全凭着自己的本事打败辫子军。”

张廷兰笑着说道：“其实你们也不用着急，曹锟的部将吴佩孚行动速度一点不慢，他们已经拿下了涿州和良乡，卢沟桥已经岌岌可危，只要打下了卢沟桥，他们就能从西路攻击北京了。而且奉军也休整差不多了，大军马上就要采取行动，攻击辫子军。”

张廷兰提到了曹锟，徐树铮脸上的肌肉就是一阵抽搐，现在直系和皖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曹锟这次这么积极的抢功，就是想挫一挫老段的锐气，如果真让直系抢先了，段祺瑞的脸上一点光彩都没有了。

而且该死的张廷兰竟然还威胁奉军要采取行动，简直是在逼着自己当冤大头，一向足智多谋的小诸葛，此时也是格外的发愁，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徐秘书长，咱们不必局限于眼前这点小事了，我们可以畅想一下，消灭了张勋之后，这北京的权力该怎么划分，又需要奉军如何表态。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出价的问题，只要价钱合适，咱们什么都能谈，不然现在一万多奉军将士就在这里，关外还有两万多边防军整装待发，我相信徐秘书长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

张廷兰的话出口之后，徐树铮心里头就是一阵哆嗦，张廷兰的确摸准了段祺瑞的命门，现在整个天下大乱。正是权力重新洗牌的时候，本来段祺瑞手握先机，是一把十足的好牌，可是偏偏让奉军给搅合了。

黎元洪并没有下台，直系又蠢蠢欲动。老段要想重新执掌天下，就必须取得奉军的支持。不然就别想收拾残局。可是想获取奉军的支持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只能乖乖的挨宰。

徐树铮越想越清楚，但是他的心里头却憋屈到了极点，几次和奉军打交道，全都是如此，一点便宜占不到。还频频吃瘪。

“只要我把钱给你了，奉军就能支持我们么？”

“谈生意就要一码归一码，这次你们花点钱，雇佣奉军的军官团。正好体现咱们互相的诚意，有了这个之后，咱们再接着谈别的事情。”

上百万就能表达一个诚意，这要价未免也太高了？徐树铮的心都在滴血，这些东北的胡子，简直太狠了！可是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

“好，我愿意出一百万，马上把人手派过去！”

张廷兰欣然同意，一共召集了二十几个奉军军官，由张贺年带队，直接随着徐树铮前往丰台前线。二十多个人，一百万大洋的工钱，每个人要四五万元，而且他们工作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两天，甚至只有几个小时！

这么贵的工钱，恐怕绝对称得起空前了，就没有这么容易赚的钱。徐树铮一路上，心里头暗骂不止，张贺年紧紧跟随着，反倒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

子。

“徐将军，其实对付迫击炮和手榴弹也不是很难，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们也装备起来，训练一段时间，就能形成战斗力。我跟你说这两样武器的确不错，轻便灵活，而且威力不小，那帮革命党不就是喜欢四处投炸弹么，手榴弹比起那些不靠谱的炸弹管用多了。你们要是愿意用，奉军之中有不少呢，可以采购一批，我估计凭着咱们双方的交情，一定能给你们打折。”

张贺年滔滔不断的向徐树铮推销着武器，徐树铮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找几个人就要了一百万，如果再买武器，恐怕更要挨宰，而且徐树铮也打听了这两种武器的情况，似乎也不是很复杂，北洋也有兵工厂，完全可以自己生产。

“别说这些没用的，还是说说怎么对付这两种武器。”

“其实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复杂的，手榴弹全靠人力投掷，有效的杀伤距离不过是三四十米，迫击炮是曲设的炮弹，也有射击的盲区，只要熟练掌握特点，就能避开。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利用好散兵线战术，冲锋的时候，士兵互相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样就不会被大面积杀伤了。”

“就这么简单么？”

“徐将军，当然就这么简单了，一层窗户纸，只要捅破了，就豁然开朗，可是捅不破，就要一直憋着了。”

张贺年嘴上说的容易，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拿部队冲锋时如何配置兵力，保持怎样的距离，采取什么样的火力配置，这都是需要用无数的生命去摸索，同时还要经过千锤百炼，就连奉军都不敢说十分成熟，北洋的训练水平差的就更多了。

张贺年在这边忽悠徐树铮，那一边夏寒也在忽悠张勋，此时辫子军打退了讨逆军的攻击，也给张勋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他还有胜算，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手榴弹，还要有大量的迫击炮炮弹。

他从奉军购进的那些都已经消耗差不多了，如果北洋军再度攻击，他就没有什么可用的了。到了这个时候，张勋又想起了那个卖军火的神秘年轻人，当然夏寒也想到了他，张廷兰秘密安排了不少人手，主要就是监督战场的走向。

张廷兰已经知道辫子军要完蛋了，不过在最后的时刻，张廷兰准备再敲诈一笔，因此夏寒才受命前来。

“王爷，咱们又见面了。这次我有一批手榴弹，一共两万枚，还有不少炮弹，我算你便宜一点，再给我五百万，就把东西全都给你。”

张勋眉头紧皱，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小子，你当本王是可以任意敲诈的么，信不信本王现在就把你抓起来，然后严刑拷打。让你把军火都交出来。”

“王爷，既然敢吃虎口夺食的饭，我早就不在乎生死了，没看到没了一条胳膊么，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另外还可以告诉你。只要我失踪超过一个小时，我的同伙就会毫不客气的把军火引爆。到时候你什么都不想拿到！”

“别！”张勋可悲这句话给吓住了。要是这点军火拿不到，可就连最后的希望都没有了。

“有话好好说，我现在就去筹钱！”

张勋也知道和这样的亡命徒根本别想讲价，搞不好倔脾气上来，还会多要一点。夏寒看着张勋的背影，也是把嘴撇了起来。复辟有什么滋味啊，就

算当了王爷，不一样要被自己玩弄于鼓掌之间么！

辨帅再度出现在了太和殿，那些八旗贵胄还都在场。张勋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直接开口要钱，这样人哪里愿意啊，现在谁都知道复辟没有多少希望了，家产就是他们最后的依仗，谁也不愿意多拿一分钱。

“张大帅，天意如此，社稷将亡，您就顺天应人，我们不想当官了！”

有几个人搂着张勋的大腿，涕泪成行，张勋也是满心的愤恨，这帮八旗子弟也太饭桶了，要是有祖上一成的勇武，也不至于把江山弄没了。

“都给我滚开！本王要为社稷拼到最后，你们谁要是敢不出钱，本王就枪毙了他！”

张勋一发火，凶神恶煞一般，这帮人全都腿肚子发软，扑通跌倒在地上，瑾太妃和小皇上也吓坏了，太妃赶快让太保世续跑到了紫禁城的仓库之中，又搬出了三十万两银子，这已经是最后的家底了，全都交给了张勋。

其他人也不敢怠慢，张勋凑够了钱，赶快和夏寒做了交易，将最后的一批军火都弄到了手中，清点数目之后，辨帅心里头也顿时清醒了，这些武器正是奉军没有交给自己的那一批，现在都卖给了自己。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这是奉军故意安排的，为的就是把他的口袋掏干净。堂堂辨帅，简直就像跳梁小丑一般，被人家肆意的玩弄，张勋的心里头暗暗发狠，只要能闯过这一关，一定和奉军算总账，绝对不能便宜了张小个子。

辫子军刚刚武装起来，段祺瑞的部下也开始了攻击行动，张贺年手握着望远镜，不住的观察战场的情况，一看之下，也是连连摇头，他给这些人做了不少讲解，但是到了战场上，北洋的阵型还是毫无默契可言，士兵基本上靠着一股子血气之勇在冲杀。

和辫子军的队伍越来越近之后，不少北洋军又成片被消灭，付出了不少代价，还是拿不下丰台。徐树铮又把张贺年找了过去，张贺年也是一摊手：“徐将军，该教的我都教了，可是你们的军队训练太差了，根本没法把作战意图贯彻下去，这样的部队根本就不合格！”

“少说风凉话，你到底有没有本事把丰台攻下来？”

张贺年想了想，然后说道：“现在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集中火力，用大炮轰开一条路。我观察了一下你们的炮兵，基本上还停留在直接瞄准的时代，很多士兵都不懂如何计算参数，炮打的很热闹，但是实际的杀伤力很有限！”

张贺年毫不客气的批评北洋军，徐树铮也只能听着，最后张贺年表示愿意帮着指挥一下北洋的炮兵，突破丰台防线。

“拙言你听丰台那边炮声越来越密集，我看北洋军应该是发起了总攻，张勋恐怕撑不住了，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

“段祺瑞有段祺瑞的活，咱们有咱们的目标，把所有奉军士兵散开，主要的交通要道，尽可能的封锁起来，我估计不少参加复辟的人都会想办法逃命，这帮家伙都罪大恶极，偏偏又和北洋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段祺瑞不敢赶尽杀绝，可是咱们不用担心，抓到之后，就给我死死的敲诈一下，把他们的骨髓油都榨出来！”

张廷兰吩咐下去之后，奉军就快速展开了，周子健率领着一队士兵正好在巡查，突然一辆汽车快速驶来，速度很快，周子健当场就拦住了，车上跳

下了一个洋人，大声的叫嚷，这家伙似乎是英国人，气焰十分嚣张。

周子健也懒得管他，直接掏出了手枪，顶在了这个洋人的脑门上，这家伙顿时就没有声音了，而其他士兵过去查看，结果在后排座椅的下面正好找到了一个五六十岁脑后还有一根不住一尺长的小辫，好像尾巴一样！。）

第三百五十九章康圣人的嘴脸

“你们这群野蛮人，不许搜查我的车子，我是大英帝国的公民，你们没有这个权力，叫你们的长官过来，我要到外交部去抗议！”

这个洋人大声的叫骂，态度十分嚣张，在中国的地面上，他早就横行霸道惯了，别说是普通的士兵，就连将军也都没放在眼里，一见奉军竟然敢拦截他的车，这下子他就受不了了。

而周子健对于这个家伙的叫嚷，并不是很在乎，在他手上已经有了不少俄国人的性命了，哪里还会被这种程度的恐吓吓住。周子健直接掏出了手枪，顶住了这个家伙的脑门，冷笑道：“我们得到了上峰的命令，搜查一切来往可疑人员和车辆，命令比天大，想抗议随便，不过现在给我老实闭嘴！”

说话的时候，周子健已经把手枪的保险打开，张着狗头，对准了这个英国人，这家伙一看奉军如此强硬，他的气势反倒是立刻矮了一截，眼神之中游移不定，露出了一丝的惊恐之色。

周子健一看情况，自然更不会客气，急忙命令士兵搜查车辆，汽车的后排座椅似乎有改动的迹象，他们把座椅掀开，底下有一个一米多长的箱子，周子健用枪托砸了一下这个箱子，结果箱子里面似乎发出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大家伙互相看了一看，顿时就知道里面有人，急忙把箱子打开，只见里面果然蜷缩着一个五六十岁的家伙，此时浑身栗抖，显然惊恐到了极点。

周子健他们毫不客气，把这个家伙从车里面提了出来，大家仔细打量他的长相，身材不算很高。长得有些贼眉鼠眼，在脑后撅着一根花白的小辫，还留着两撇八字胡。

周子健他们越看越熟悉，急忙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画像，仔细一对比，这家伙正是康有为，在清末民初，这也是以为风云人物，当初搞过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现在又参与了复辟帝制，是满清最忠诚，也最滑头的奴才之一。

认出了康有为的身份之后，周子健也是欣喜不已，在复辟的闹剧之中。康有为是仅次于张勋的罪犯，也是张廷兰明令交代。必须抓捕的人之一。现在终于落网了，周子健哪能不高兴啊。

“弟兄们，你们认错了，我是开酱菜园子的，我叫康六，不是什么康有为。”说话之间。康有为把一张支票悄悄塞到了周子健的手上。

“小小意思，让弟兄们买包茶叶喝！”

周子健把支票拿在了手上，刺啦刺啦的全都撕成了碎片，冷笑着说道：“康圣人。你错打了算盘，我们奉军铮铮铁骨，可不是你能收买的！”

周子健他们也不怠慢，直接把惶恐不安康有为押到了南苑，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上。

一路上，康有为的心里头也是百感交集，他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嘴巴子，怎么出门就没看看阳黄历，竟然落入了敌手，还怎么保住性命啊！

自从感到复辟无望之后，康有为躲进了东交民巷。按照以往的经验，复辟大罪肯定会追究责任，甚至是天下通缉的，但是康有为并不害怕，北洋的通缉也就是那么回事。

就拿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来说，也被定为洪宪帝制的罪魁祸首，但是现

在这些人不一样好好的活着么，因此只要能躲过这段时间，康圣人还能凭着丰厚的家产，过着舒舒服服的小日子。

不过他也注意了双方的局势，不论是张勋还是段祺瑞都已经打出了火气，张勋四处勒索满清贵胄，段祺瑞拼命进攻，康有为觉得洋人的地盘虽然安全，但是也不能总躲在这里，因此他买通一个英国商人，让对方把他带出北京。

开始一切都十分顺利，一看是英国的车，几乎没有人敢拦着，就在要逃出北京的时候，偏偏遇到了奉军的巡逻队，奉军和北洋军可不同，对于洋人并没有太多的恐惧，而且张廷兰还下了严令，一定要尽力抓捕，防止任何一条大鱼漏网。

此时的张廷兰也是异常忙碌，要安排人手封锁交通要道，要安顿这些难民，还要关注战场的形式发展。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参谋前来汇报，把康有为给抓到了，张廷兰顿时喜悦非常，急忙命令把康有为带上来。

“拙言，康有为虽然参加了这次复辟，但是他多年前也是戊戌变法的策动者之一，名声很大，咱们还是别为难他了！”孙烈臣在一旁劝道：“北洋这些年的明争暗斗，很少有赶尽杀绝的时候，就是为了自己留一条后路。”

“大爷，拙言可是经常和我说过，咱们根本没有后路，只能往前冲，一旦失败了，奉军和东三省就都完了！”张学良在一旁说道，显然他现在也受到了张廷兰的影响，对于老派人物的一些看法很不赞同。

“咱们这次进京，不能想着与人为善，按照我的意思，应该多树敌人，少交朋友。”张廷兰笑着说道：“要不这样，段祺瑞能放心咱们么，能心甘情愿的让奉军捞好处么，最好老段就认为咱们是来抢一笔就走的，这样才能方便咱们办事情。”

办事情最讲究分寸，处处与人为善，混到最后，肯定走不到最顶点，关键的时刻还要懂得如何得罪人，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境界。

说话之间，康有为已经被押到了张廷兰等人的面前，张廷兰仔细打量了一下康有为，笑着说道：“康圣人，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如雷贯耳，今日能见到活的，也算是三生有幸，我有几样死法，你看着选择，是枪毙，还是砍头？如果你要是想留下不朽的英明，我就把你给剐了，肉片分给天下的百姓食用，你也算是名扬千古了！”

说这话的时候，张廷兰满脸都是笑容，可是听到了康有为的耳朵里，这简直就比地狱的阎王宣判还可怕，这奉军怎么这么野蛮啊，真的连条生路都不给自己么！

“康某虽然主张君主立宪，和迷nzhǔ体制不和，但是也只是政见之争，扪心自问，康某一生为国为民，想当初公车上书，力主变法，清末的新政也是康某人活动的结果，如果没有新政，何来如今的民国，饮水思源，你们就忍心这么对付康某人么？”

“真不愧是圣人，理直气壮说假话的劲头都值得咱们学一学。”张廷兰眼神突然锐利起来，像是两把刀子一样，狠狠的盯着康有为，冷笑道：“康圣人，你在海外的所作所为，还用我多说么，就凭着你的卑劣行径，足够枪毙你十回了，你欺骗了多少海外华人，你现在纵情挥霍的资本，上面有多少海外华人的血汗，你能说得清楚么？”

原本张廷兰还以为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中有领导的作用，不过后来也渐

渐看清了这个家伙的面目，康有为只是参与戊戌变法而已，另外光绪皇帝也不见得是真心宠信康有为，光绪只召见过一次，远远比不上前后奔走的谭嗣同等人。

所谓光绪皇帝的衣带诏，多半是康有为自抬身价的说法，而这位康圣人戊戌变法之后，就流亡海外，所做作为，把他贪财好色，寡廉鲜耻的嘴脸暴露无遗。

首先康有为打着光绪的旗号，成立一个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在北美受到了华人的追捧，这些海外华人饱受欺凌，特别希望中国强盛起来，能够给他们做主，因此纷纷投到康有为的旗下。

这个保皇公司并非是单纯的政治组织，还是一个经济组织，每一个进入的成员都要缴纳两元会费，用来宣传办报，同时开发矿山，经营工商，表面上这些钱都是为了救光绪的经费，实则却都进入了康有为私人的腰包。

而且还利用中国人崇拜皇权的心里，向公司成员宣称，皇帝复位之后，会按照捐款的多少，决定日后的官职，捐的越多，官职就越大，甚至可以当布衣宰相，吸引了大量投资。

这个保皇公司遍布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南美洲、澳洲、东南亚，甚至南非，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总部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

百万会员，每人两元钱，加起来就有两三百万之巨，康有为利用这笔钱大量的办工厂，四处敛财，生意越做越大，但是恢复帝制的迷梦却越来越远。

在辛亥之后，保皇大势已去，康有为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是他手上还握着大量的不义之财，这个老家伙靠着这笔资金纵情享受，在北美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华侨，到了日本之后，又娶了一个十六岁的日本女佣，总之是四处留情。

而康有为的死因也非常有趣，老家伙复辟失败，年纪越来越大，已经应付不了这些妻妾了，因此他遍找永葆青春的方法，最后求德国医生，帮着他进行手术，换了一个类人猿的外肾睾丸，结果出现了排斥反应，最后稀里糊涂死掉了。

对于这样一个无耻的家伙，张廷兰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他的巨额资产，还有他在海外的庞大人脉，都是张廷兰急需的。

“康圣人，你要是想活着也可以，把你的海外资产全都交出来，或许你还能得个善终！”。）

第三百六十章搜刮京城

张廷兰把康有为在海外的种种行径说了一下，一旁的孙烈臣听得都直皱眉头，康有为这个家伙背着圣人的名头，竟然干这些坑蒙拐骗的勾当，简直是十恶不赦，他把自己的流亡宣扬的充满了坎坷险恶，好像他为了满清付出了多少似的，实则就是一场到处留情的风流旅程，这样欺世盗名，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绝对要严惩不贷。

张学良甚至都掏出了手枪，准备直接枪毙了他，张廷兰当然都给拦住了，要想真正教训康有为这种混蛋，就应该把他的所有财产全都剥夺，让他彻底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康圣人，是生是死就摆在你的面前，我想你该知道怎么选择吧？”

康有为一看张廷兰的态度，顿时浑身酸软，手脚发麻，差点跌倒在地上。

“康某已经是无用的老朽了，从此之后，只想着闭门诵经，好好过日子，绝对不会搀和任何政治了，你们何必赶尽杀绝呢，给我留一条活路，康某感激不尽！”

张学良根本没有听他的哭诉，从靴子里面掏出了一把匕首，在康有为的面前晃了晃，冷笑着说道：“姓康的，你也知道我们奉军是干什么的，让你花钱买命，已经是对你的天大恩赐了，要是再敢多说一句，我现在就把你给剐了，一刀一刀的，切成三千六百片！”

说着就把匕首抵在了康有为的脖子上面，雪亮的刀锋，贴着白嫩的肉皮，康有为清楚的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威胁。

老家伙扑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康某虽然不才。但是也在政坛混迹多年，名声在外，我的学生梁启超影响力也很大，你们只要给我一条活路，保留下我的家产，康某愿意帮着你们做事，北洋的情况我都熟悉，而且我还认识洋人朋友，不是没用之人啊。”

康有为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只能想办法用言语打动对方了。尽量开出优惠条件。不过张廷兰根本没有一丝动摇，冷笑着说道：“你的财产都是不义之财，必须全部交出来，一分不剩，现在要钱要命。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说话之间，张廷兰又叫来了几个手下。他们拿着一个渔网。把康有为给裹了起来，康圣人心里头清楚，这是要剐人的前奏啊，他实在是扛不住了，急忙哭道：“我愿意献出一百万元，买一条贱命。求你们高抬贵手吧。”

“汉卿，让手下兄弟们下手把，把康圣人给剐了，成全他忠于满清的英名美誉！”

“别啊！”康有为一见明晃晃的匕首往身上招呼。一下子就哭了出来：“我愿意交出全部家产，只求你们能放我一条生路。”

康有为彻底被吓傻了，变成了一条死狗，任由奉军摆布，张廷兰让他把所有的财产都写下来。这个老家伙的家底的确不在少数，在国内外的银行存款合计有五十三万元，在国内各地豪宅别墅七座，海外还有大量的地产，种植园，矿山，涉及到美国，墨西哥，南洋，香港等地。

另外他还控制了不少企业，有旅店、电车，书店、渔业等等，这些都是康有为自己干的产业，赔得多赚的少。不贵虽然如此，这些海外的产业也相当的宝贵，张廷兰之所以盯着康有为，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他在海外的基

础。

奉军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必须要编制海外的关系网，一来可以刺探各种情报，了解世界最新的动向，暗中做一点私活。二来也可以和海外华人联系起来，争取把海外华人的精英力量团结到自己的身边。三来可以帮着张廷兰在海外谋利，收购急需的技术和设备。

总而言之好处十分巨大，编织这样一张大网，需要花费的精力还不少，如果能直接从康有为的手上抢过来，就能省去不少麻烦，最主要的是能够节省时间，这正是奉军最缺少的东西。

随着康有为交代的深入，又发现了另外一大笔财富，原来康有为私下里把大量海外华人捐赠的资金托付给洋人管理，自己享受巨额红利，这笔钱本来应该属于所谓的保皇公司，不过最后都落入了康有为的私人腰包，供应他花天酒地。

等到将康有为的所有财产清点出来之后，张学良仔细看了看清单，顿时怪叫一声，根本不敢置信，这个老家伙掌握的财富，全部折合成大洋，足有六百万之巨，其中大部分都托付给洋人管理。

“拙言，这老家伙身无分文跑到了国外，光靠着两片嘴忽悠，就攒下了这么大的家底，他究竟骗了多少人啊！”

张廷兰也是惊讶不已，也没有想到康有为竟然这么肥，那其他的八旗贵胄，说不定油水更大，那帮人的家产都相当惊人，别看这些八旗子弟干别的事情不行，捞钱可是一把好手。

而且满清灭亡之后，这些人把大量的财产都转移到了洋人的银行之中，损失并不大，这些年下来，光是吃利息，掌握的财富就相当惊人了。

张廷兰瞬间就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些八旗贵胄，他们手上的钱都是搜刮的汉人民脂民膏，绝对不能任由他们挥霍了，必须拿回来才行。

“汉卿，先别急着放了康有为，这个老家伙说不定还有隐藏的财富呢，一定要仔细拷问，把所有的东西都榨出来。”

交代完毕之后，张廷兰对着康有为的这份财产目录，也在思考着处理的办法，显然不能简单的卖掉，而是要把这些产业都管理起来，有了这张海外的势力网之后，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最好再能弄一个银行，这样就可以将手上的资本弄到海外去。

一战再有一年多就会结束，到时候欧洲就会变成冒险家的天堂，只要手上资本充足，就能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大量的购进机器技术，还能引进一大批的工业人才。

按照张廷兰的估算，鞍山钢铁厂投产之后，钢产量就会打到五万吨以上，这个数量还远远不够，要是能从德国弄到设备，两三年之内，将钢铁产量提升到二十万吨，这样奉军就拥有了一定的本钱。

不论是发展军工，还是搞基础设施建设，就都有了充足的保证，另外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造船业，机床产业这都是奉军的短板，也必须要补齐。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东三省的工业基本上就能自己运作，虽然比起日本人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双方已经不是天壤之别了。

只要方法用对了，奉军一样可以和日本叫板，到那个时候，就不用战战兢兢的装孙子了，条件成熟，奉军就把南满铁路拿回来，彻底被日本人的势

力赶出东三省。

当然要实现这个计划，最重要的就是足够的资本，想到这里，张廷兰也知道，这次入关想不大开杀戒，都不成了，只能从这些八旗贵胄身上榨油。

正在这个时候，手下人也传来了消息，段祺瑞指挥着军队，击败了辫子军，杀入了北京城，几乎与此同时，吴佩孚也杀进了京城，辫子军彻底完蛋了，复辟的闹剧已经彻底完蛋了。

张廷兰一看时机差不多了，急忙把奉军的主要军官都召集起来，张廷兰大声的说道："诸位，罪魁祸首张勋虽然完蛋了，但是那些复辟的从犯还在，他们就是满清的遗老遗少，就是那些心念满清的就官僚，有这些人的存在，就仍然有复辟帝制的风险，我们奉军既然入关，就有责任彻底剪除一切隐患，保证永远不会出现这种闹剧，因此我命令，奉军立刻进城，搜捕所有涉案的遗老遗少，宁可错抓，不能放过！"

张廷兰打出的旗号光明正大，但是地下这些奉军的军官心里头都清楚，这就是搜刮的开始，而且张廷兰还给他们放宽了要求，宁抓错不能放过，正好合了大家的心思，因此这帮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出了会议室之后，奉军就立刻展开了行动，分头冲进了京城，此时的北京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街道上到处都是交火的痕迹，地上还有成堆成堆的鞭子。

张勋的这些部下星落云散，纷纷把鞭子割掉了，各自逃窜了，已经进城的北洋军也在四处砸门，冲进街边的铺户和人家，这些刚刚立下大功的丘八大爷也想要发一笔财，犒劳一下自己。

不过他们抢夺老百姓的举动让奉军上下十分不屑，要想抢就要抢那些大鱼，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奉军第一个目标就锁定在了庆王府上面。

庆亲王奕匡在晚清的政坛上可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贪鄙无能，干什么都是外行，唯有捞钱本事出众，仗着和袁世凯的关系，满清虽然灭亡，但是老家伙依旧守着丰厚的家产，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

在今年年初，庆亲王奕匡死了，王位有他的长子载振继承，张勋复辟的时候，载振也跑到了太和殿，向小皇帝祝贺，满以为要重新恢复荣耀，哪知道转眼之间，张勋就完蛋了。

载振只好躲在了府中，闭门不出，想要躲过风头，就在这个时候，庆王府的大门被撞开了，从外面如狼似虎一般，涌进来好几百名奉军士兵，一个个手中端着枪，将王府之中所有人都控制起来。

第三百六十一章无法无天的胡子

奉军控制了庆王府之后，载振被推推拥拥的带到了前厅，张廷枢正翘着二郎腿，等着消息，载振被送到了他的面前。

张二少爷斜了一眼载振，然后不慌不忙的笑道："小庆王爷，听说你爹年初刚死，你现在又成了继任了王爵，这也算是天下奇闻了，都民国了，怎么还有世袭罔替的事情啊？"

载振一肚子的怨气，不过他也知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因此只能陪笑道："军爷，当初皇帝退位的时候，民国已经通过了优待皇室的条件，我们照理还能继续保留王位。"

"照这么说，民国对你们算是仁至义尽了，我听先生说过，你们的老祖宗当初可是把朱明皇室的成员全都弄死了，一个没留啊！"

张廷枢翻起了老底，载振只能尴尬的说道："时代不同，时代不同了。"

"既然知道了时代不同，还想着复辟帝制，是不是觉得民国对你们太好了，让你们这些混蛋蹬鼻子上脸，想要重新当主子爷啊？"

别看张廷枢年纪小，但是也在战场上混过，一瞪眼睛，还是很有杀气的，载振的腿肚子就不由得发软。

"军爷，我可没想支持复辟啊，都是张勋干的，这种以卵击石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您可一定要相信我啊！"

"晚了！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交出所有财产，要么就到地底下见你们的列祖列宗。"

"军爷。你不能这么干啊，我们的财产都受到皇室优恤条例的保护。是民国政府认可的，你们不能胡来啊。"

"嘿嘿，现在想起这个条例了，可是你怎么忘了，复辟之后，民国政府的法统被你们打断了，前面通过的法律自然失去了效果，需要重新审核。这个优恤条例自然更是一纸空文。你们现在的身份不是什么清朝的遗贵，而是国家的罪人，你们都有接受审判，家产全都要上缴，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张廷枢的话就好像一顿乱刀一般，戳在了载振的心头，他现在也傻眼了。原本没有复辟的时候，他们还能苟延残喘，复辟之后，他们就只能等着挨刀。

载振此时心里头已经开始骂起了张勋的八辈祖宗，悔恨到了极点，怎么当初就不好好想想。搀和这种明知道必定失败的复辟，有什么好处啊！

别管载振怎么后悔，现在也是一点用都没有，奉军的枪口盯在他的脑袋上面，要么给钱。要么送命。

"载振，你最好放聪明一点。你的存款、商铺、田产、庄园、文玩、字画，一样别落，只要有一点隐藏，小心你的狗头！"

"军爷，这些都交了，我们吃什么啊！"载振带着哭腔说道："我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您这是要饿死我们啊。"

"三百六十行，就没有白吃饱这么一行，你们有手有脚，看看那些工人农民怎么活着的，什么都不会，就拿个碗上街上要饭，总之你们的好日子没有了！"

面对着明晃晃的刺刀，载振是什么都不敢多说了，只能老老实实的把财产清点出来，上缴奉军，张廷枢在一旁严格监督，最主要的就是防止他们隐

匿财产，不只要看他们说什么，还要拿出家里头各种账本进行对照，确保没有一点疏漏。

不只是庆王府如此，醇王府，恭王府全都没有跑了，亲王之下是郡王，还有各个贝子贝勒，王公大臣，总而言之，凡是在京的八旗贵胄全都受到了奉军光顾。

张廷兰主管全局，张学良充当前线指挥，其他的军官分区承包，挨个府邸清查，奉军所过之处，就好像被大扫帚扫了一遍一样，什么都剩不下来。

奉军这么大规模的折腾，北京城一下子就被惊动了，消息迅速扩散。而此时老段刚刚将张勋的辫子军解决干净，再度回到了总理府，他也算是长出了一口气，虽然这次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是好歹还是回到了北京，能够重新执掌权柄，对于老段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了。

小诸葛徐树铮坐在了段祺瑞的对面，神色也不是很好：“芝翁，黎元洪也回到了总统府，咱们这一次等于是白忙活了，根本没有拿下黎菩萨，反而还招来了张作霖这么一个强敌，下一步该怎么办，恐怕有些艰难了！”

“又铮，你绝对奉军战斗力究竟如何，比起咱们的军队是强还是弱？”

“芝翁，奉军的确有过人之处，张廷兰派给了咱们一个军官团，领头的叫张贺年，指挥炮兵很有一套，他们的射击技术也非常高，没有他们的帮助，咱们还不能快速占领丰台。”

徐树铮心高气傲，难得说别人一句好话，现在能够认可奉军的战斗力，也足见奉军给了他不小的震撼，也不能不正视这支关外的劲旅了。

“又铮，北洋是爱惜人才的，那个张贺年如果愿意投靠到咱们的麾下，可以重用。”老段也感受到了奉军的威胁，开始琢磨着挖墙脚了。

“芝翁这件事情恐怕没有希望，我是试探过，不过奉军的控制力度非常强，手下的军官也极为忠诚，寻常条件根本挖不到。”

段祺瑞也陷入了深思之中，半晌才问道：“又铮，你觉得北洋军还能赶上奉军么？”

“当然可以。”徐树铮信心十足的说道：“奉军的战斗力强大，主要是训练到位，而且他们招收的士兵也很讲究，完全都是清白出身，重赏加上苦训，战斗力自然提升起来。现在北洋的军队积重难返，想要扭转有些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参战军，只要把参战军训练起来，北洋的战斗力还是天下第一，区区奉军根本不是对手！”

“有这个信心就好，其实当初的北洋何尝不是如此，朝气蓬勃，大家的心劲都往一处使，只是现在全都富贵起来，大家的心思也就多了，人心就不齐了！”

正在段祺瑞叹气的时候，突然手下人前来报信，说是荫昌求见，这个荫昌在满清的时候，也是一位重臣，和老袁关系莫逆，当初小站练兵的时候，段祺瑞等人都是荫昌推荐给袁世凯的。

到了民国之后，荫昌自然没法继续当官了，但是在北洋之中，人脉关系犹在，身份也很特殊，他前来求见，段祺瑞也急忙相迎。

他们刚一见面，荫昌就满脸都是怒气，大声的对段祺瑞说道：“芝泉，你是想对满人赶尽杀绝么，你要想这么干，就先拿我开头一刀，我这个老糟头子一不活着了！”

“午楼先生，您这是说的哪里话啊，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咱们都是老朋

友，老伙计了，怎么说到了动刀子啊？”

“还和我装糊涂不是？”荫昌气呼呼的说道：“现在你们讨逆军正在全城搜捕满人的府邸，庆王府，醇王府全都逃不了，其他的王公大臣也是如此，难道还不是赶尽杀绝么？”

段祺瑞一看荫昌的表情，也知道不是说的假话，他急忙把徐树铮叫了过来。

“又铮，你赶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交代了么，只追究张勋的辫子军，不要诛连无辜，究竟是谁在无视我的命令，让他们赶快给我停下来！”

徐树铮也急忙点头称是，他慌慌张张的就往外头跑，这时候孙烈臣已经到了总理府的门外，和徐树铮正好撞在了一起。

“孙师长，您来有何贵干啊？”

“当然是公事了，张勋复辟，并非他一人所为，而是满清的遗老遗少，王公大臣，不甘心失去权力，才发起反扑，对于这些人，奉军方面认为必须严惩不贷。另外我找段公，还要和他商量一件事，要把溥仪小皇帝赶出紫禁城，咱们都是民国了，里面还供着一个皇帝，这像什么样子，简直不成体统！”

孙烈臣义愤填膺的说着，徐树铮的心里头也顿时明白了，根本不用调查了，对八旗贵胄下手的就是奉军了，也只有这帮天不怕地不怕，又贪婪无比的土匪头子才敢下死手。

“孙师长，这件事情恐怕不是这么简单，您还是和总理商量一下。”

徐树铮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不和孙烈臣争论什么，直接把他请到了段祺瑞的办公室，孙烈臣大马金刀的坐在了段祺瑞的上手边，笑着说道：“段公，咱们又见面了，我这次过来，是想和你请示一下，那些满清的余孽该怎么处理？”

“孙师长，刚刚解决了张勋的叛乱，京城的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不宜添乱，而且我也说过这次事情不可株连无辜，八旗子弟之中也有心向民国，反对帝制的，必须慢慢处理才行！”

“慢慢处理，那就是不处理了呗？”孙烈臣冷笑道：“天下最大的罪过就是叛国谋逆，这样的大罪，怎么能轻轻放过去，奉军坚决不同意，我们认为必须杀一批人，拿几个脑袋警醒世人，不能轻飘飘的放过去。”

“那就先把我杀了！”荫昌一直坐在一边，现在也忍不住跳了起来。

就在总理府大吵大闹的时候，张廷兰也对着不少的记者发表了讲话。

“民国以来，满清余孽不甘心失去权力，一直蠢蠢欲动，东三省就有所谓总社党，善耆，升允等人密谋叛乱，现在又有了张勋的复辟，我认为对于满清余孽必须严厉镇压，不惜人头滚滚，也要彻底消灭这个毒瘤，不能再让他们祸害国家了！”

第三百六十二章眼红到死

“张将军，您是准备举起屠刀，彻底灭满么？”

“当然不是！”张廷兰摇了摇头说道：“民国讲究五族共和，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主张，但是满洲贵族总是不甘心失去权力，各种各样的叛逆行动持续不断，已经构成了叛国罪，政府不能迫害某个民族，但是也不能任由一些人破坏国家的统一，对于叛国分裂分子，必须严惩不贷！”

张廷兰的发言顿时引来不少记者的热情鼓掌，这话说的合情合理，也让人十分叹服，其实从辛亥以来，满清皇室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已经渐渐成为了一个麻烦和包袱。

在最初老袁主张优待满清皇室，这个主张有安抚人心，防止东三省分裂的意味，不能完全算是错的。但是这只能是一个应急的策略，不能一直这么维持着下去，必须要进行改变。

“诸位记者，我记得当初南北和谈，提出用对付外国君主的礼节，对待溥仪，在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按照这个说法溥仪是外国君主么？假设他是外国君主，那中国为什么要优待他？如果他不是，那民国没有皇帝，溥仪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提出之后，这些记者手中的笔也在刷刷点点的写着，这的确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有的记者就向张廷兰问道：“张将军，那您认为该何如处理满清皇室，还有八旗贵族呢？”

“民国初年，优待满清皇室。完全是权宜之计，如今经历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两次帝制，都迅速失败，可见迷nzhǔ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谁也别想再做皇帝梦了。因此我建议，趁着这次机会，让溥仪搬出皇宫，引导他变成一个普通的公民，自食其力。也免得别有用心的人借助他的名头生事。”

“至于八旗贵族的问题就更容易了，皇帝的位置都废除了，他们的爵位自然就没有了。另外这些人的产业都是天下百姓的民脂民膏，应该全部没收，他们也要学会靠着劳动赚钱，而不是坐吃山空，不劳而获。另外把他们的家产剥夺了。也就没有了闹事的本钱，居心不良的人也没法利用他们了。总而言之，我认为处理这些遗老遗少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别的普通起来，这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张廷兰这番关于处理溥仪和八旗子弟的言论，很快就被各大报纸登载，这次张廷兰的表态得到报界空前的支持。甚至不少新派文人都站了出来，支持这个观点，认为张勋复辟，既是一个坏事，但是如果利用好了。也是一个好事情，正好能把满清皇族的这个包袱抛开。

要不然好好的北京城。却出现了一个国中之国，不伦不类，谁看了都别扭，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张廷兰所说，让包括溥仪在内，所有八旗子弟都变成普通的公民，自食其力，民国没有必要养他们！

很快这就形成了一股浪cháo，席卷整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天下人都被张勋的倒行逆施震怒了，因此迫切希望有一种办法，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麻烦，不断有各界向段祺瑞和黎元洪请愿，废除溥仪的帝位，把他赶出紫禁城。

接到各地的请愿之后，老段顿时就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说实话他不是

不知道这个建议很合适，但是偏偏他就没有办法做！原因很简单，北洋脱胎于晚清的官僚集团，二者关系太过密切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根本就解不开。

段祺瑞闭上眼睛，还能浮现出孙烈臣和荫昌吵架的场景，孙烈臣代表奉军，提出严惩参加叛乱的八旗贵族，废除溥仪的帝位，当时荫昌就翻脸了。

“段芝泉，你扪心自问，没有我荫昌的引荐，你能到袁世凯的手下效力吗？能有你的今天么？当初北洋不得势的时候，袁宫保不得不隐居洹上村，是我荫昌在京城帮着你们周旋，费尽了心力。结果到了辛亥年，你们北洋把大清给卖了，我们也不说什么了，但是总要给人一条活路吧，不能赶尽杀绝，要不然良心何在？”

“段公，您这里怎么什么东西都有啊，敢情这个老家伙是前朝余孽啊，他怎么敢这么猖獗呢，用不用现在就把他给枪毙了？”

孙烈臣其实知道荫昌的身份，不过他故意这么说，就是为了挤兑段祺瑞，老段一时还找不到说辞，荫昌就已经放声大哭：“段芝泉，你现在就杀了我吧，老夫现在就去九泉之下，找袁宫保说道说道去，让他看看这些北洋的徒子徒孙，都放肆到了什么程度！”

荫昌说完之后，起身就要撞向一旁的柱子，还好徐树铮手疾，把他给保住了，整个总理府都被闹得鸡飞狗跳，孙烈臣则是强忍着笑意，离开了总理府。

老段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满清贵胄根本没有办法下手，那天赐的良机就只能留给奉军了。孙烈臣回去之后，和张廷兰商量一下，立刻向老张发报，让张作霖专门从奉天调来一个清查小组。

虽然是小组，但是人数一点也不少，光是算账的先生就有上百位，要没有这么多的人手，也算不清收缴上来的庞大资产，从上到下，从亲王开始，一个不落，先清算各种现金存款，真金白银，然后是工厂店铺，土地田庄，最后是房产别墅。

只要清理出来一样，就交到道胜银行，然后通过银行转账到奉天，这个工作越干越顺手，每天都在刷新着各种数字，对于奉军来说，这已经不是钵满盆满的问题了，而是仓库都要满了！

“子玉，打破京城，你可是立下了大功，怎么反倒有些不高兴啊？”

曹锟笑着问吴佩孚，在这场对付辫子军的行动之中，吴佩孚也在北洋之中崭露头角，指挥能力得到了曹锟的赏识，被看做是直系的后起之秀。

“大帅，打破了京城有什么用，头功被段祺瑞抢了去，那些好处被奉军拿走了，这帮胡子天天在京城乱窜，那些王公大臣的府邸都被他们控制了，多少年积累下来的财宝都落到了他们的口袋里。”

“哎，没错啊，张小个子这次吃了一个肥的，别看段祺瑞拿到了名，那不过是虚名而已，这些财富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子玉，你猜一猜，张作霖能从八旗身上敲出多少钱来？”

吴佩孚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我估计至少要一两千万两，毕竟那么多的房产土地，价值肯定十分惊人。”

“子玉啊，你还是太小瞧这些八旗子弟了，光是现金就会超过一两千万，其他的东西都变卖了，少说也会超过五千万大洋！”

一听到这个数字，吴佩孚也认不出倒吸了一口冷气，吴佩孚也从来没有

想过会是这么庞大的一笔资产，他顿时就坐不住了。
“大帅，咱们不能光看着奉军吃肉，自己一点汤都捞不着，我也带着士兵去抄家，就算能抄到三五百万，那也是一笔大钱，足够咱们再多养两三个师了！
吴佩孚转身就要走，曹锟一把拉住了他，“子玉，你可别去惹火，这笔钱谁都能挣，就是咱们不能拿，不然就捅了马蜂窝了！”
吴佩孚带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不过对于政治上面的事情就有些低能了。
“咱们和满清的贵族关系何等密切，根本就分不开，奉军拿了这笔钱，他们拍拍屁股，转身就回到关外了，咱们还要在京津一带混下去，到时候千夫所指，有钱也没有办法花啊！”
说到这里，曹锟十分无奈的叹了口气：“咱们拿不了，段祺瑞也拿不了，而且他应该比咱们还闹心，就是便宜了张小个子。”
一个人倒霉，只要找到一个比他还倒霉的，顿时心情就能好很多，曹锟此时就是这样，他虽然不能像奉军一样，猛捞好处，但是也不用承受各种指责和sāo扰，也十分幸运了。
而老段则是被各种电报给淹没了，八旗子弟虽然有不少被奉军控制了，但是还有一些住在了东交民巷，在天津租界区也有不少人，奉军暂时还抓不到他们，这帮人和其他八旗子弟同气连枝，自然要拼命救他们。
和张作霖说这件事情，恐怕是一点用也没有了，老张早就对东三省的八旗子弟动手了，那是一点情面都没有，大家伙自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段祺瑞身上，有人攀交情，有人讲清理，有人哭，有人闹，总之一句话，就是让老段刚快阻止奉军的行动。
这帮人甚至说动了王士珍和徐世昌，让他们出面，向老段施压。不过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声音，那就是严惩八旗的呼声，叫嚷的最积极的就是新闻界和学界。
另外南方的孙文一系也看透了段祺瑞的左右为难，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动员所有宣传力量，矛头所向，就是作乱的八旗子弟，同时也被老段捎带进去了，说段祺瑞其实是满清余孽，包庇八旗。
老段就夹在两种声音之中，怎么办都不对，这时候张廷兰忽然前来拜访。
“段公，我们查抄了一大批的赃款，调查还在深入，您是不是派遣一些人手，帮帮我们的忙，这可是千万元以上的大案子啊！”
老段心里明镜一般，张廷兰这是故意眼馋他，肥肉就在眼前，可是就是不能伸嘴，半晌老段只能咬着后槽牙说道：“还是由奉军处理吧！”

第三百六十三章人品问题

“段公，您看这缴获的金额十分巨大，我的意思是先上缴一部分，政府也有困难，就先交二百万，您看如何？”

段祺瑞听到这个提议之后，也是一阵错愕，这个小土匪头子怎么这么好说话了，还要主动给自己钱。老段现在的确很缺钱，京津一带乱成一锅粥，还要那么多士兵需要安抚，要是能拿到一点钱，也的确不错，二百万也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了。

正在老段要答应的时候，猛然就惊醒了，这钱还是不能拿啊。现在段祺瑞无数双眼睛瞪着自己呢，一旦自己收了这笔钱，就证明奉军的行动是段祺瑞准许的，或者说至少是默许的。

面对奉军这群蒸不熟煮不烂的土匪，八旗的那帮人没有任何办法，但是面对老段，他们可有不少的手段，如果段祺瑞拿了这笔钱，立马就捅了马蜂窝，旧官僚的所有怒火都会对准他，处境就更糟糕了。

这时候老段再看着张廷兰一脸诚恳的表情，心中就更加腻歪了，这个年轻人要么就是在装糊涂，要么就是故意给自己设套，想拖自己下水。

老段权衡再三，只能说道：“追缴的资金由奉军暂管，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央会派遣专门的人员去核查，再决定去留。”

段祺瑞深知八旗贵族有多么富裕，从他们身上榨出上亿的财富都是可能的，老段当然不忍放弃，他只能等着眼前的事情结束。再逼着奉军掏出一点钱，安抚一下八旗子弟。同时自己也捞点好处，这已经是段祺瑞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张廷兰何尝不懂他的心思，不过钱既然到了张廷兰的手上，就断然没有拿出来的道理，因此他笑着说道：“段公，京津黎民遭难，困苦不堪，奉军现在正在救济灾民。所需费用就从这些赃款里面出了，您没有意见？”

张廷兰的意思也很明白，日后要老段要想追究这笔钱的下落，就说是赈济灾民了，老段别想拿到一分钱，段祺瑞心里头也清楚，可是他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不同意就是包庇八旗子弟。罔顾灾民的性命，同意了那帮八旗子弟和旧官僚就会拼命的围攻他，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说。

眼看着张廷兰笑嘻嘻的离开了总理府，老段心里头别提多郁闷了，好好的一个行动，好处竟然都让奉军拿走了。简直是欺人太甚。

“芝翁，事情不好了，奉军已经彻底控制了热河，您看该怎么处理？”

徐树铮急匆匆的走了进来，将电报送到了段祺瑞的面前。老段一看，不由得咬牙切齿起来。就在张勋发动叛乱的时候。奉军就出动了南北两路军队，北路军队是郭松龄带队，从赤峰发兵，南路从奉天的朝阳出兵，两军的目标都是承德。

由于张勋叛乱，大家伙的精力都集中在了京津一带，加上奉军是秘密行动，北洋没有得到报告，等到张勋差不多被打败之时，奉军两路大军突然出现在了承德外面。

那些留守的辫子军也知道情况不妙，因此一见到奉军神兵天降，几乎没怎么抵抗，就双手把承德交给了奉军，等到掌控了承德之后，奉军在对外发报，称奉军已经成功占领辫子军的老巢。

看到了这个消息，老段当然气急败坏了，这哪里是攻击辫子军的老巢

啊，分明就是在抢夺功劳，就是在扩张地盘，全然没有把段祺瑞放在眼里。

啪！一声清脆的碎裂之声传出来，一个茶杯被摔得粉粉碎。老段也忍不住痛骂："这帮土匪简直太贪婪了，拿了钱还不够，还想要扩张地盘，简直是贪得无厌，贪得无厌！"

"又铮，不能再忍耐了，我们必须采取措施，要是任由奉军这么发展下去，以后北洋就真的完蛋了！"

老段还是有一些战略眼光的，热河紧贴着长城一线，距离北京最近的地方不过一两百公里，如果奉军再控制了热河，就能从山海关和热河两个方向，把京津一带都围住，现在奉军的战斗力又这么强，如果突然发难，简直太危险了。

"芝翁，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奉军向张勋秘密出售了大批的军火，辫子军最后使用的子弹、炮弹、手榴弹都是奉军提供的，为此他们敲诈了张勋一千万大洋！"

老段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眼睛都红了，他一把将桌面上的文件全部推到了地上，简直暴跳如雷："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奉军竟敢两头占好处，他把我们当成了三岁孩子不成么？必须要让他们知道厉害，不然北洋军威何在？"

老段背着手走了两圈，又问道："又铮，证据充分么？"

"芝翁，这是张勋逃跑的时候透露的，他也厌恶奉军的行径，因此主动把情报告诉了咱们，另外咱们在攻击辫子军的时候，也缴获了不少奉军的装备，确实都是奉天生产的，还有他们利用道胜银行汇款，也能找到相应的证据！"

"嗯！"老段点点头："这帮土匪真够狡诈的，表面上说的比谁都好听，什么率先进关，什么彻底铲除八旗，都是屁话，都是他们冠冕堂皇的借口，这帮土匪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芝翁，我现在也怀疑奉军是不是提前知道了张勋的动作，要不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入关，说不定他们进关就是为了给张勋提供武器，坑咱们一把！"

"有这个可能，咱们一定要利用这个事情，把舆论扭转过来，奉军丑陋的嘴脸曝光到天下人的面前，我看他们还怎么理直气壮的清查八旗的财产，一定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徐树铮一看老段彻底震怒了，他也非常喜悦，小徐早就对奉军不慢了，因此能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他也是求之不得。

"芝翁，奉军战斗力不弱，打虎要防备被虎伤，应该事先把军队准备好，一旦舆论造起来，我们就以调查的名义，解除奉军武装，敢反抗，就地消灭！"

老段和小徐将计划敲定下来，北洋的人就快速行动起来，按照计划，要首先在舆论上面发难，北洋把自己的御用文人都召集了起来，连夜撰写文章，徐树铮也在各个军营之间奔走，联络军队，忙的不亦乐乎。

"拙言，这北京的气氛有点不对啊？"孙烈臣说道。

"没错，原本在街上乱逛的北洋军都被集中起来，说不定有什么军事行动。"

"拙言，你说他们会对付谁呢？"

"除了咱们之外，恐怕就没有第二家了！"

孙烈臣的脸色突然一变，没等他仔细询问呢，周学熙就慌慌张张的跑了

过来，老头气喘吁吁的，焦急异常，一见到张廷兰，就直接说道：“拙言，你们未免太过了，怎么什么钱都挣啊，现在老段抓住了把柄了！”

“您先别着急，坐下慢慢说。”

“还说什么啊，段祺瑞已经知道了你们向辫子军出售武器的事情，准备在舆论和军事上，一同下手，先把你们搞臭了，然后就动兵解决你们，虽然奉军战斗力强大，但是京津是北洋的地盘，人家树大根深，你们还是别自讨苦吃了，这次你们也赚了不少，赶快收手，撤回关内！”

北洋这个体系承袭满清，和清廷一样，没有什么保密性可言，老段虽然极力的隐藏行动，但是有心人还是能够察觉到蛛丝马迹，周学熙的人脉多深厚啊，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一听说未来的女婿有危险，老头子也急忙前来报信，已经上了奉军的战车，周家就不能袖手旁观。

“老段有他的算计，我们也有应对的方法，事情还没有糟糕到那个地步，如果我们灰溜溜的跑回了关外，那才是身败名裂呢！”

周学熙也坐了下来，眼睛紧紧盯着张廷兰：“拙言，你和我说实话，是不是卖给张勋武器了？”

张廷兰不置可否的笑了笑，周学熙顿时就心中了然，他也忍不住叹气，别看张廷兰处事很成熟老练，但是毕竟年轻，不知道轻重，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些钱是不能拿的。

“拙言，要我说这是大事，但是还不至于要命，你们撤回关外，老段也拿你们没办法，最多打打口水仗，拖一段时间，什么都过去了。”

“周公，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事情的确没有那么遭，我既然敢做这种事情，就有应付的办法。”

“拙言，既然如此，你就快说说，我的心里头也有些忐忑不安了！”孙烈臣也插话了。

张廷兰脸上露出了信心十足的笑意：“这事情的真真假假，还要看是谁说的，有人说一万句真话，也不见得有人相信，这就是人品问题。”

“拙言，你这么想就是糊涂，你以为报纸上把你夸得很了不起，是青年军人楷模，然后你出来解释什么问题，他们就能听从了么？这是天真的想法，肯定行不通！”

“周公，您误会了，不是我相信自己的信誉人品好，而是有一伙人的人品差到了极点，他们说什么，也不会有人信！”

说到这里张廷兰在桌面上写了一个八字，然后就笑而不语了！

第三百六十四章盐场

“奉军两面三刀，暗中资助张勋！”

“讨逆雄兵，或为幕后推手！”

“土匪本色，详解奉军入关内幕。”

……

经历了战火考验，刚刚开业的祥云茶馆一下子涌进来无数的茶客，转瞬失败的复辟，八旗贵族被大量抄家，小皇帝的去留，北洋和奉军之间的矛盾，哪一个问题都有足够的吸引力，这些茶客一见面就互相交流着各种消息，茶馆到处都是高谈阔论之声。

“诸位，看见没有，常言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当初奉军那么快入关，连战连捷，多少人都称颂他们，现在本来面目暴露出来了吧！他们竟然卖给张勋军火，搞不好复辟都是他们策动的，这才是用心险恶呢！”

“不能吧，前些天报纸上还把他们夸上天了呢，而且奉军也的确在赈济灾民，多少老百姓都指着他们活着，这天底下能办好事的军队不多了，要是奉军也靠不住，以后可没有什么指望了。”

“这就是人家用心险恶的地方，懂得沽名钓誉，只是没想到纸里包不住火，早晚有漏的一天……”

正在几个茶客唏嘘叹气的时候，旁边一个三十几岁的生意人突然笑了起来：“老几位，你们看报纸，听消息，可不能听风就是雨，有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你们没注意是谁写的这些文章么？”

“这位爷，您有什么消息，都和我们说说啊？”

“各位，带头写文章的就是荫昌，他是干什么的不用我多说吧，另外其他人都和八旗沾亲带故，你说他们跳出来骂奉军，大家伙能相信么？”

听到这话之后，所有的茶客也都在重新思量，有人就恍然大悟的说道：“怪不得会如此的，原来是奉军抄了八旗王公的家，结果他们不满，就在报纸上写文章，中伤奉军，这帮家伙简直太可恶了，怎么不处理他们呢？”

“处理什么啊，这帮人都躲在东交民巷，靠着洋人的保护，随便胡说八道。我看奉军收拾这些王公贵族简直太对了，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把他们全都消灭干净了。”

“没错，昔日里他们作威作福，有多少人遭了他们的祸害，又把天下弄成了这么一副德行，别说查抄财产了，砍几颗脑袋都是应该的！”

……

在京津等地，到处都是这样的议论，沸沸扬扬的，不过对奉军不利的言论根本形不成气候，对于奉军的指责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还有报纸专门报道了奉军在复辟之前，确实卖给辫子军一些军火，但是恐怕奉军也是被张勋给欺骗了，奉军根本不可能资助辫子军，甚至导演复辟。

“怎么搞的，究竟是谁走漏的消息？”

老段正准备发动舆论攻势呢，可是在他之前报纸上就铺天盖地的出现了指责奉军的文章，而且所说的事情正是军火的问题，老段只当是提前发动了呢，可是一看这些文章的作者，老段顿时就傻眼了。

全都是满清的遗老遗少，甚至还有荫昌这个老家伙，看到这里，老段把报纸狠狠的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这帮没用的混蛋，是谁让他们胡说八道

的，荫昌也老糊涂了，简直就是一个坏事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老段一直在奉军面前吃瘪，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反击的借口，可是被这帮八旗子弟提前用了，同样的话，不同人说出来效果完全不同，现在谁骂奉军都有人相信，唯独这些八旗子弟，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非但不信，还会更加支持奉军的举动，老段要想继续以此为借口，找奉军的麻烦，还会被人家说成是和八旗子弟一个鼻孔出气，好好的一张牌，还没有打出去，就已经彻底废了。老段的心情可想而知。

小诸葛也是咬牙切齿：“芝翁，我马上就去查，是谁出的问题，绝对不能姑息养奸！”

正在徐树铮要去调查的时候，又有一个消息传来，老段和小徐当时就吓傻了，原来重新复位的大总统黎元洪向张作霖明发了一份电报。

在电报之中，黎元洪热情的赞颂了奉军的功绩，同时也给张作霖戴上了高帽，称他是国家柱石，奉军是天下劲旅，在最后黎元洪主动邀请张作霖进京，共同商量政务，而且黎菩萨还说要把陆军总长的位置交给张作霖！

这个消息可谓是一个惊雷，直接落在了段祺瑞的头上，陆军总长一直都是老段兼任的，正是有了这样的身份，老段才能号令天下，总理才当得有滋有味，如果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光是一个空壳总理，恐怕还不如黎菩萨的总统来的舒服呢！

“芝翁，黎元洪为了笼络张作霖，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千万不能让张作霖入关，不然凭着奉军作为后盾，张小个子就能染指中央，和黎元洪遥相呼应，我们再想做什么，就难上加难了！”

段祺瑞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黎元洪有名，张作霖有力，二者合一，的确足以和北洋叫板，堪称心腹大患。

“又铮，的确不能让张作霖入关，但是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老段这么一问，足智多谋的徐树铮也没有了主意，用硬的肯定不行，奉军一万多军队还在关内，如果闹起来，后果只怕比起辮子军还要严重一万倍。

不能用硬的，就只能用软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买通奉军，黎元洪已经开出了价码，陆军总长都拿了出去，老段还能出得起什么样的筹码，才能让张作霖放弃染指全权的好事啊？

徐树铮是越想越没有头绪，一点头绪都没有，就在这个时候，总统府又传出了消息，黎元洪准备任命孙烈臣担任热河督军。

“黎元洪这个混，他是想把整个天下都卖给张作霖不成么？”

其实对于黎元洪来说，不论是陆军总长，还是热河督军，原本都是段祺瑞的东西，现在拿来送给张作霖，他一点都不心疼，相反能促成和张作霖的结盟，就能打破段祺瑞对政府的控制，老黎就能喘口气，这是黎元洪求之不得的事情。

黎元洪能这么急着开出如此丰厚的条件，和段祺瑞也有关系，老段在消灭了张勋的部队之后，就迫不得已的宣布要废除旧法统，重新选举国会，修改临时约法。

这项主张其实就是冲着黎元洪去的，如果真的修改了约法，黎元洪这个总统的合法性就没有了，段祺瑞是在刨祖坟。你不仁我不义，事情到了这一步，黎元洪只能和段祺瑞撕破脸，拼命的拉拢张作霖。

“芝翁，现在黎菩萨添乱，当务之急还是稳住张作霖，集中全力，把政府稳定住，然后再去对付奉军！”

“嗯，也只能如此了。”段祺瑞在地上走了几圈之后，说道：“又铮，你去拜会一下周学熙，让他出面，帮着试探一下奉军的态度，只要价码合适，我们认了！”

说这话的时候，老段的拳头已经攥的紧紧的，骨节都发白了，段祺瑞这个人刚愎自用，屡次在奉军面前吃瘪，他已经出离了愤怒，当前最关键的还是强大军力，没有足够的武力支撑，根本就压不住这个地方的诸侯。

“拙言，你这招以毒攻毒，来的实在是太高明了，八旗王公的指责根本没用，天下人谁也不会相信，老段酝酿的反击就这么轻轻松松被化解了，实在是太高明了！”

“周公，都是写小手段，当不得什么的！”

“这可不是小手段啊，历来如何应付舆论的压力，都是最麻烦的事情，不论是袁宫保，还是段祺瑞，都没有什么好办法，相比他们，你这才叫后生可畏呢！”

“您老谬赞了，现在来找我，不会光是夸我几句吧，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名言吧？”

“拙言就是机敏，我也就直说了，小徐找到了我，他不希望雨帅进京，也不希望你们和黎元洪联合到一起，现在就看你们怎么选择了。”

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有一本帐，黎元洪就是一个空壳总统，没兵没将，要想指着他对抗北洋，根本不现实。当然如果奉军志在中央，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可是张廷兰清楚的知道，俄国就要出现乱局，奉军的眼光必须放在北面，根本不能被关内牵涉太多的精力。

只有把家安定好了，才能逐鹿中原，日俄两大祸患不解决，奉军长期停留关内，就是在找死。因此张廷兰早就打定了主意，这次入关，大捞一笔，就赶快撤退，关外还有一大堆事情要等着他布局呢。

当然这只是张廷兰的心里盘算，他还不会放过再次敲诈段祺瑞的好机会，黎元洪就是奉军手上的一张好牌，必须打到极致。

“东三省各项事业刚刚起步，日俄两国的压力犹在，奉军今后并不想过多的干涉关内事务，政府何去何从，其实奉军也不必过多的参与！”

周学熙也嗅出了张廷兰的意思，既然奉军不愿意过多的参与，那就是把机会留给了段祺瑞，北洋可以继续执掌大权，能有这样的结果，周学熙也比较高兴，毕竟他和北洋之间关系太密切了，也不愿意看着北洋彻底倒台。

“拙言，既然如此，奉军和黎元洪之间就不要过多的合作了。”

“嗯，不过黎元洪许诺的好处我们不能放过，热河必须归奉军，另外大帅放弃了陆军总长的高位，也必须给予补偿。”

“这也算是合理的要求，只是不知道你看中了什么啊？”

“第一，段祺瑞必须正式和奉军保证，不能向日本人出卖东北的利益，凡是涉及到东三省的外交议题，必须事先通知奉军，双方达成一致之后，才能通过，不然任何秘密外交，都不能作数；第二，北洋政府要把长芦盐场交给奉军管理；第三，要准许京津一带的学校和工厂迁到东三省，奉军要在京津设立专门的办事处和金融机构，招募各种人才，北洋全都要给予配合！”

防止北洋出卖东三省的利益，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张廷兰再一次

提出来，就是要形成制度，不能光停留在口头许诺的层面，这也是对东三省进一步的保护，要不然奉军和老段闹翻了，老段再把东三省卖给了日本人，奉军麻烦就大了。

至于第二条和第三条则是新东西，张廷兰已经把目光放在了长芦盐场上面，自从汉武帝盐铁专卖以来，盐一直都是中国的一个暴利产业，明清更是出现了富可敌国的盐商集团。而长芦盐场又是中国自然条件最好，规模最大的盐场，张廷兰哪里会放过啊。

一个长芦盐场，经营好了，一年至少上千万的收入，而且盐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奉天要发展化学工业，也离不开，自然要趁着这个天赐良机，把盐场拿到手中。

第三百六十五章钵满盆满

周学熙一听到张廷兰提起了长芦盐场，顿时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老头子脸被呛得通红，半天老头子才恢复了正常。

“拙言，盐虽然是暴利，但是我劝你千万不要插手，那里面千头万绪，就是个烂泥潭，搞不好会把你都陷进去。”

周学熙只当张廷兰年轻，只见到了利，而没有见到害，因此才苦口婆心的说道：“民国的盐政沿袭满清的制度，满清的盐政就已经弊端丛生，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可是民国以来，几次想改都因为阻力太大而放弃了。另外袁宫保弄了一个善后大借款，就是用盐税抵押的，再加上庚子赔款等等也都是用盐税抵押，因此洋人又设立了不少审查的结构，你要想动盐场，就要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那可是个马蜂窝啊！”

周学熙说的一点都不错，由于食盐是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里面蕴藏着巨大的利益，历朝历代在盐政上面，都是反复博弈。

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出现了盐商集团，他们利用上百年积累的巨额财富，买通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而这些盐商在明清之交，又集体投靠了满清鞑子，靠着满清的庇护，继续维持漏洞百出的盐政。

经过数百年的积累，食盐已经成了盐商，官僚，江湖帮派，各级政府牟利的最重要工具，里面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特别是清末之后，洋人的加入又让本就十分混乱的盐政，增加了一重麻烦，因此北洋几度想改革，都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周学熙深知其中的问题，因此才不想让张廷兰染指盐政。

但是张廷兰的心里头却有自己的算盘，食盐里头的利润实在是太大了，目前民国一年的盐税总数超过了七千万，而且很快就会超过八千万，所占的比重仅次于田赋。而这仅是政府收上来的而已，其他的盐商分润更加惊人，整个产业的利润保守估计，也会在五个亿以上。

长芦盐场是中国最大的盐场，产量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只要控制了长芦盐场，一年拿到两三千万的利润根本不成问题，绝对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财源。

另外食盐在这个时代绝对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老百姓全都饱受食盐的折磨，由于层层盘剥。食盐的价格居高不下，普通的百姓手中的余财基本要用来买盐。无力购买其他的商品。

而且张廷兰也观察过那些普通人吃的盐。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泥土草末，只有三分之二，甚至一半左右是粗劣的大粒盐，这玩意有多脏就不用说了，可是老百姓也没有丝毫的办法，只能忍受。

拿到盐场。不只能拿到巨额的利润，而且还能让天下的百姓受益，这也是争取民心的手段之一，因此盐业是张廷兰不能不染指的东西。

“周公。盐政的问题我十分清楚，但是这个麻烦不能回避，早晚都要解决，东三省在大量移民，五至十年之内，东三省的百姓数量就会超过三千万，如果不把食盐解决了，又怎么让老百姓支持我们，而且由于食盐的弊政，流失了多少税源，要是能把其中的利润挽回一两成，就是好几千万，至少能建十座钢铁厂，东三省要想发展，食盐的问题必须解决。”

周学熙虽然和张廷兰接触不久，但是也知道他言出必行，既然准备对盐

业下手，那就绝对不能更改，不过周学熙还是出于对张廷兰的关心，提醒道：“拙言，你要想动盐政，也必须循序渐进，直接向老段要盐场，他也没法决定，我劝你必须拿出一整套的行动方案。”

张廷兰也点点头：“您老见多识广，我正有关于盐政的一点想法，想和您请教。”

“谈不上请教，我当初也参与过盐政的管理，知道一二，咱们可以参详一下。”

“我已经想过了，最初对盐政下手，一定不能得罪过多，要选择一个最小的切入口。我打算首先承包盐税，也就是说要保证交给北洋的盐税数额不变，用于归还贷款赔款的部分不变，这样北洋和列强就不会干涉了。然后把改革的刀子砍向那些盐商的身上，正好这一次我清查八旗王公财产的时候，发现不少八旗贵胄和盐商有所往来，甚至里面又有满清王公的股份，可以借助追查复辟党羽的名义，把他们一举拿下！”

张廷兰做事往往会提出一个非常大的构想，几乎都会超出这个时代人的承受能力，收复中东路如此，搞移民如此，道路建设也是如此。但是真正到了行动的时候，张廷兰则会把庞大的目标拆成很多的步骤。

一步一步来，阻力就会变得小了很多，这次张廷兰准备染指盐政，并没有立刻损害所有人的利益，而是保证了列强和北洋的收入，专心对付盐商，而这些盐商由于和八旗王公有联系，等于是有把柄攥在了张廷兰的手上，也可以压制他们的气焰。

这么一分析，周学熙突然发现似乎张廷兰不是在做梦了，这件事情的确有门。

“拙言，盐商也分成很多种，有手握盐引，拥有特权的大商人，有负责运输的商人，还有销售的商人，你准备怎么打破他们的利益链条呢？”

“明清以来的盐政弊端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生产，一个是销售。明清都有盐引制度，简单的说，就是给予某些大商人经验食盐的特权，他们靠着盐引到盐场去提取食盐，然后在贩运到指定的区域销售。在这个过程中，食盐质量没有办法保证，而且由于特权经营，层层盘剥，价格居高不下。”

周学熙点点头：“拙言说的没错，不只如此，盐商还会买通官员超发盐引，还有大量的私盐存在，种种问题纠葛到了一起。错综复杂。”

“在生产食盐的问题上，以往都是煮盐，而范旭东的久大盐业公司已经搞出来晒盐的方法，用这种方式，生产出来的食盐洁净均匀，而且成本极低，掌控了盐场之后，我就准备推广这种方式，将盐场的产量大幅度的提高！”

周学熙这时候才恍然大悟，笑着说道：“拙言。你打食盐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你怎么会把范旭东鼓动到奉天，收到你的麾下啊！”

“我请范先生更多的还是想发展化工，盐业还是太初级了。”张廷兰随口解释一下，然后继续说道：“生产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就是销售的问题，我准备彻底废除盐引制度。在食盐行业。推动zìyóu竞争，任何商人，只要交纳五十万元准备金，就可以到盐场采购食盐，运输到各处销售。另外我还准备推出一个新的举措，也就是政府提出食盐销售指导价格。根据距离远近，运费多少，食盐价格可以进行一些调整，但是不能超出太多。”

目前的盐政被大盐商垄断。他们不只负责运输销售食盐，同时还有收取

盐税的权力，在任何时候，税收都是政府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了一帮商人，产生的后果可想而知。

盐商欺上瞒下，老百姓承担几倍的税收，而政府连该收的钱都收不上来。按照张廷兰的办法，盐商在盐场购进食盐的时候，直接纳税，这样税收都在盐场解决，就保证了来源稳定。

另外由于取消了特权，所有的盐业商人就会互相竞争，食盐的价格自然就被压下去了，老百姓也能从中获利。

“拙言，你的方案其实在清末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过，精髓就在于被盐商不正当的利润砍掉，然后保证国家税收，同时降低百姓的负担，只是阻力太大，没有施行下去，现在也不知道拙言有没有把这项利国利民的法案推行下去啊？”

“周公，我做这件事情，最大的靠山就是几万条枪杆子，那帮盐商要是想和我斗，就先问问我的枪杆子同意不？”

“拙言，你可别乱来啊，要是这些商人切断了食盐供应，天下就会打大乱，你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了？”

“要是他们敢这么干，我还求之不得呢，东三省就有不少的商人，他们都眼红食盐的暴利呢，现在这帮盐商撂挑子，我有的是备用的人员，还巴不得他们滚蛋呢。”

周学熙听到了这里，也彻底明白了，张廷兰想要染指盐业，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cháo，而是有着充分的准备。而且张廷兰也有足够的实力，不只是军事力量，还有庞大的经济影响力。

而且奉军崛起关外，和这些盐商有没有太多的盘根错节的关系，不用受到拖累，现在看起来，只有奉军有本事打破盐商脏脏的利益链条。

“拙言，既然你有了全面的准备，我现在就和段祺瑞谈谈，让他把长芦盐场交出来。”

周学熙交代完毕之后，就急忙忙的去找老段了，把事情向老段报告之后，段祺瑞也是惊讶不已，奉军讨要热河是在意料之中，保证不出卖东三省，也是早有说法，至于搬运一些工厂和学校，老段虽然肉疼，但是也并非不能商量。

唯有长芦盐场的问题，让老段惊骇不已，他怎么也想不到，奉军竟然想染指盐业，按照老段的想法，他准备一口回绝，盐政本来就够乱了，要是再让奉军插手，只怕就更麻烦了。

正在这个时候，徐树铮突然插话了：“芝翁，盐政历来都是弊政，如果奉军愿意承包，反正也不损害政府的税收，列强的赔款也能保证，就让奉军放手去做，如果成功了，也是一大功德。”

徐树铮说到这里，又顿了一顿：“不过盐政涉及方面太多，不能一下子都交给奉军，我建议把山海关以南，一直到塘沽一带，大约一半的盐场交给奉军，其他的盐场仍然采取老办法！”

徐树铮贸然提出了这个建议，老段一时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不过凭着两人的默契，老段也点头同意了。

“芝翁，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奉军刚刚得罪死了八旗王公，又接着去得罪盐商，这是在作死，咱们何必管这些呢，倒不如看奉军的热闹，让盐商先给他们找找麻烦，咱们趁机赶走黎菩萨。”

老段和小徐在商量着如何对付奉军，而张廷兰此时也在听取手下人的汇报。

“奉军目前一共查抄五十四位王公大臣的府邸，抓捕八旗贵族一共九百三十二人，缴获大洋、银行存款、金银一共折合四千七百万两；庄园一百四十二座；土地两千七百万亩，各种商号铺面一万多间！”

听着这些惊人的数字，张廷兰只觉得无数的金银落了下来，直接砸到了自己的头上！

第三百六十六章杀进紫禁城

“拙言，咱们奉天一省的耕地面积也不过两千万亩出头，这帮八旗王公控制的耕地竟然超过了一个省，简直太吓人了！”

“没错，他们控制的土地多数都在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历来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他们吞并了这么多的土地，不知道会有多少老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这帮混蛋简直就是蛀虫！”

张学良也愤愤的说道：“最可气的是都民国了，这帮人依旧能占有这么多土地和财富，作威作福，欺压良善，这到底满清倒台还是没倒台啊？”

“哎，北洋这个集团和旧官僚之间的联系太紧密了，他们根本没有魄力去革新国家，相反还要不断维护这个旧体制。当初袁世凯搞了一个善后大借款，弄得满城风雨，如果老袁真有魄力，直接没收八旗的财产，所得一定更多，还能名利双收。”

孙烈臣也在一旁笑道：“别说这些了，要是老袁有这个魄力，咱们现在还能捡便宜么，拙言你给我说说，咱们到底弄到了多少钱，我看着那些数字，都老眼昏花了。”

张廷兰笑道：“这次咱们可是发了大财了，从这些人身上，直接拿到的存款和金银保守估计在五千万以上，这些钱都是咱们能够直接调用的，正在安排人手，把资金全部转移到咱们的账户之上。”

“不少了，五千多万，差不多赶上奉天两三年的财政收入了，拙言，你拿下中东路，缴获的财富也不过五六千万啊，这帮八旗王公还真是一群硕鼠！”

“除了直接的资金之外，其他的东西价钱更高，房产庄园按照目前的价格出售，能达到两千万左右；两千七百万亩土地，绝大多数都是肥田，就按平均一亩地十块大洋计算，就是两亿七千万；商铺买卖要是折价，也在一亿元以上，另外他们还有大量的珠宝，玉石，古文字画，这些东西全都变卖了，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算起来至少会有两千万以上。”

张廷兰说一样，张学良和孙烈臣就算一样，等把这些东西加起来之后，他们也都有点眩晕的感觉。

“这差不多要到五亿元了，我记得满清的最后一年财政收入最高，达到了三亿多两白银，结果就引发了辛亥**。咱们一下子就拿到了满清一年的财政收入，奉军可是一步登天啊！”

孙烈臣对于这个数额是欣喜如狂，奉军肥了，大家伙肯定都能得到好处，看来这次入关就对了，收益实在是太大了。

张廷兰同样欣喜，北洋政府从建立之后，一年的财政收入最多的时候，才是八千万元，主要由于各地疯狂截留，数字越来越少，五亿元相当于他们六七年的收入。另外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之中，勒索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随后小小的岛国就像吃了大补丸一样，快速的膨胀起来，成为最后一个列强。

奉军这次拿到的财富比他们还多，而且东三省的自然条件更优越，张廷兰此时也是满怀信心，干劲十足。

“其实我们目前只清查了一些八旗上层王公大臣，另外还有不少人躲进了租界，如果全能一网打尽，拿到十亿以上的财富也不是不可能啊！”

“拙言，你是准备杀进租界，去抓人么？”张学良的眼珠子都红了，老张土匪的基因在熊熊燃烧，只要张廷兰点头，这位少帅立刻就能冲进东交民

巷。

不过张廷兰一把拉住了他，笑着说道："我还不想和列强发生冲突，我的意思把这些八旗王公当成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现在先发一个通缉令，然后给我好好盯着，以后有机会，就把他们逮捕起来，当然绑架也可以，这以后就成了咱们固定的财源了！"

"就这么干了，拙言，你不是说过要对那些神枪手继续强化训练，搞什么特种兵么，我看这就是机会，以后绑架就是特种兵的毕业考试，绑的满清官员位置越高，财产越多，他们的毕业成绩就越好，我就不信这帮小子不拼命。"

张廷兰也被这个主意吓住了，照这么发展下去，奉军还真有重新变回胡子的趋势，不过他也没有阻止，反正是对那些八旗王公下手，能保留他们一条活命，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也不看看他们把国家糟蹋成什么样子。

"拙言，钱是弄到了，可是咱们要怎么处理呢？"

孙烈臣又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拿到了钱，还要装进口袋里，这才是彻底安全了。

"现金直接转账，金银珠宝，古玩字画之类的东西全都押运回奉天，进行处理，咱们奉天也有一个故宫，直接改成博物馆，有价值的文物就放里面，价值稍差的咱们就处理了，不过不能一次都卖了，而要缓缓的出货！"

"嗯，是这个道理。"孙烈臣点点头："什么东西一次卖的太多，价钱肯定上不去，那些田产和房屋也是如此，也要分批处理，价格合适再卖了！"

张廷兰点点头："价钱是一方面，还要看奉天是否需要，另外这些土地上面都有不少佃农耕种，我看暂时不要打乱他们的生活，咱们先把具体情况摸清楚，然后最好鼓励这些佃农移民东北，充实东北的人口数量。"

土地历来都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东西，张廷兰并不准备全部出售，这次的收入张廷兰主要有两个用处，对内要继续投资奉天的工业和教育，另外俄国**在即，奉军还要抓紧时间扩充军力。

对外主要的目标就是欧洲，一战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德国崩溃在即，奉军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抄底德国和奥匈帝国，因此也需要大量的资金。

把这笔资金准备充足了之后，张廷兰还希望在关内保留一些土地，把这些土地改造成农场的模式。这就是一笔长远的投入了，主要是想探索一下土地问题的处理方式，关内不同于东三省，人口稠密，土地兼并严重，而且没有足够的耕地作为回旋，但是土地问题又不能不解决，因此张廷兰准备保留大量的土地，做试点之用。

另外经营好了，这些土地和农民就会成为奉军日后入关的内应，能起到奇兵的作用，而且还能借助他们探听情报，了解各种需要的消息。

"拙言，现在这些八旗王公也查抄的差不多了，你还准备在京城呆着么？"

"没多少兴趣了，该拿的咱们拿走了，接下来就是黎元洪和老段的交锋了，实在是没有什么看头，咱们还是赶快远远的躲开！"

"没错。"孙烈臣笑着点点头："在京城，他们就会逼着咱们表态，我准备回奉天了，见见雨亭，然后还要去热河。"

孙烈臣的热河督军的位置已经确定了，也是一省的封疆大吏，虽然热河相比东三省，还有些贫瘠，但是也算是熬出头了，孙烈臣十分满意，因此急

着上任。

“那您就先回奉天，另外南苑航校的师生，还有大沽船厂，都要搬迁到奉天，也一并和您回去。我准备先到天津处理也下盐场的问题，等理出一个头绪来，再回奉天。

“嗯，也好，另外还能多和周家亲近亲近，毛头女婿也该认认门了！”

他们商量的差不多了，就各自去准备了，孙烈臣和杨宇霆分批带着奉军撤回关外，他们押运着大批的金银珠宝，满载而归，所有人都是喜气洋洋。

张廷兰也准备离开北京，当然八旗贵胄的财产太多了，还有继续清查，另外拿到手的土地田产，买卖商号，府邸庄园全都要管理起来，适当的时候还要卖出去，张廷兰专门设立了一个留京办事处，负责这些后续的工作。

“拙言，咱们进京一趟，就要离开了，你难道不觉得有点虎头蛇尾么？”张学良是最好热闹的，一直没有急着回奉天。

“汉卿，有一件名标青史的大事情，不知道你想不想干？”

“什么事情，快点说！”张学良的眼睛都冒光了。

“小皇帝溥仪还在紫禁城住着呢，我可是和记者说过，要把小皇帝赶出紫禁城，现在老段装糊涂，这个事情就应该咱们来办，把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逐出紫禁城，这还不是名标青史么？”

张学良一听这话，高兴的一拍大腿，笑道：“我就说拙言不会无的放矢么，咱们吐口吐沫就是一个钉，言出必行，马上整军，咱们就杀到紫禁城！”

孙烈臣他们带走了大部分奉军，但是张廷兰手上还有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随即就调动起来，奉军这段时间在京城四处查抄王公大臣的府邸，老百姓都熟悉了。

但是一见好几千奉军一起出动，凶神恶煞一般，这帮老百姓都在寻思，究竟又把目标放在了谁的身上啊。等到奉军直接冲到了紫禁城，将这座象征着皇权的建筑团团围住之后，老百姓才如梦惊觉，原来小皇帝也要滚蛋了。

不只是民众，各个报社的记者，还有学校的学生，闻讯而来，全都聚集在广场之上，张廷兰对着他们说道：“在民国的土地上，住着一位前朝的皇帝，霸占着昔日的皇宫，是民国的耻辱，奉军今天就要彻底清除最后的毒瘤！”RS！。

第三百六十七章驱逐

满清被推翻了，小皇帝却一直霸占着紫禁城，弄成了国中之国，让谁看起来都不舒服，多少人都提出来要把皇帝赶走，将故宫变成一个博物馆，可是北洋的这些人都碍于情面，根本不敢下手。

可是奉军根本不用在乎，既然大家都撕破脸，那就索性把事情做绝，三千多名奉军士兵围住了紫禁城，张廷兰和张学良亲自带人冲了进去。

进入了紫禁城之后，张廷兰倒是没有什么感觉，前世他就花了几十块钱，在里面转了一圈，除了看到密密匝匝的脑袋之外，并没有别的感觉。

但是张学良他们都是第一次进入神秘的皇宫，进来之后，眼睛就不够看的，高大的宫殿，精致的汉白玉雕刻，都让奉军的士兵耳目一新。不只是他们，随同一起进来的还有不少记者，这些人也都是进来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当这些记者看到了宏伟的紫禁城之后，也是不住的赞叹。

“诸位，如此宏伟庞大的紫禁城，里面凝聚了多少的百姓血汗，想必大家全都清楚，这东西是全民族的财富，而不是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必须收回来，变成博物馆，以后所有百姓只要买门票，就可以进来看看，大家觉得如何？”

“好，太好了！”

“说的太对了，小皇帝根本不配占有这么好的地方！”

这些记者全都群情激奋，北洋对满清皇室的确是太纵容了，民国建立之后，他们还霸占了皇宫六年，简直是岂有此理！

正在大家昂首阔步走向三大殿的时候，突然前面出现了一群宫娥太监，正气喘吁吁的冲了过来。

“狂徒！你们想干什么？还有没有王法了？”尖细的声音传了过来，几个满头白发的老太监挡在奉军的面前，为首的家伙足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每走一步，浑身直颤抖。

“暴徒，暴徒！这是大清皇室的地方，是万岁爷的家，你们要是敢动一步，咱家就死在你们的面前！”

说话之间，这个老太监还哆哆嗦嗦的把一把刀举了起来，横在了脖子上，摆出了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

“哈哈哈，没想到大清朝最后的忠臣竟然在这里！”张廷兰冷笑了一声，根本没有在乎这个老太监的威胁，而是转身对这些记者说道：“大家有相机的可要赶快记录下来，这可是中国最后的太监，以后再想看可看不到了，因为天下是百姓的了，中国再也没有高高在上的皇帝了，也就没有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太监了！”

张廷兰的话顿时又引来了记者的一阵叫好喝彩之声，的确中国已经不需要皇帝了，太监也该进入历史的垃圾堆。面对奉军士兵和那些记者的嘲笑，这个老太监气急败坏，浑身颤抖，竟然扑倒在地上，放声痛哭。

“老佛爷啊，您怎么不把奴才也带去啊，没有您给奴才们做主，我们可让别人欺负苦了……”

其他的太监也跟着放声大哭，好不悲伤。张廷兰也没有时间看他们表演，因此摆了摆手，让其他的士兵把这些太监都拖走，别让他们拦路。

“长官，这帮太监也不是好东西，您可不能放过他们啊！”

一个中年记者突然站了出来，对张廷兰大声的说道：“长官，这个老太监姓刘，在北京城也是大名鼎鼎，以往仗着满清的权势，作恶多端，就在十年前，他娶了一个十六岁的黄花大闺女，半年之后，那个姑娘投了什刹海死了，据说就是被他整日打骂，最后不堪屈辱，才早早的自杀的！”

太监娶亲？这下子张廷兰和张学良都觉得新鲜，他们都不健全了，为什么还去祸害人啊。仔细询问一下，张廷兰才弄明白情况，原来有不少有权有势有钱的大太监，都会为了掩饰自身的缺陷，争相娶亲，专门挑年轻貌美的姑娘娶进家中。

说是媳妇，其实就是一个奴隶，再加上太监多数都性情古怪，因此他们会拼命的虐待那些少女，死人的事情是常有的。

“刘太监，他说的是不是实情，你为什么要祸害无辜的女孩子？”

“哼，主子隆恩，咱家兜里头有钱，买个玩意，就像蛐蛐蝈蝈一样，平时看看，不顺了咱家的心意，就给她点规矩，要是受不了，死了活了的，都是自己找的，和咱家没有一点关系？”

“好一个没有关系，这叫草菅人命，你懂不懂？”

“草菅人命？这要是在前清，你们这帮家伙还敢和咱家豪横么？咱家往地上吐一口痰，让你们舔了，你们敢不舔么？如今落配的凤凰不如鸡了，你们谁都敢踩几脚！早晚大清江山还有恢复的时候，把你们一个个都万剐凌迟了。”

这个老太监还要叫骂，张学良猛地一脚踢出，正好踢在了他的胸口上，顿时老太监就瘫软在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过两眼之中还是荼毒之色，他丝毫没有反省，只是无穷的怨恨！

“都说太监不是东西，我见天算是见识了，这帮玩意就是鹰犬，根本就不配当人！”

张廷兰也是一腔的怒气，本来认为太监也是一群可怜的家伙，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现在看起来正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世道让他们身体残缺，结果他们反过头来，还去残害别人，而且手段更加残忍，更加不可饶恕！

“把这些太监也都给我抓起来，仔细清查，有问题的一个都不要放过！”

张廷兰一声令下，士兵们拥了上去，将这些太监都抓了起来，随后奉军就涌进了三大殿，把里面所有的人员都抓了出来，然后又到了后面，把瑾太妃，还有溥仪等人也都推推拥拥的从寝宫带了出来。

这些人也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一看到凶神恶煞一样的奉军士兵，全都吓坏了，哭声不断，凄凄凉凉。

自从民国之后，紫禁城的人数不断减少，但是也足有一千多人，除了太妃和皇帝之外，剩下的都是宫娥太监，还有一些侍卫人等。

这些人都被集中到了空地之上，他们战战兢兢，体似筛糠，根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张廷兰和张学良走到了溥仪的面前，看了看这个中国最后一位皇帝，此时的溥仪只有十几岁，正躲在瑾太妃的怀里头，痛哭流涕。

其实张廷兰也有对付溥仪的打算，毕竟这个家伙还顶着皇帝的名头，历史上日本人就利用他弄出一个伪满洲国，要是把他除掉了，也是减少一个后患。不过现在一见之下，张廷兰反倒不忍心动手了，毕竟这还是一个十二三

岁的孩子，根本什么都不懂，实在是不值得下手。

而且作为一个末代皇帝，让溥仪得一个善终，或许也是对中国漫长的皇权时代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今天我们来到皇宫，不是要大开杀戒，只是要把溥仪，还有其他的宫娥太监全部驱赶出去，这里已经不属于你们了，必须马上离开皇宫。”

听到了张廷兰的话，一直在哭泣的瑾太妃反倒停下了哭声，毕竟还有一条活路，她勉强抬起头，低声说道：“我们可以离开，但是还请让我们收拾一下随身之物，要不然我们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

“不必了，我们早有安排，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张廷兰转过头，让手下士兵仔细搜查皇宫的每一个角落，确保所有人都被赶了出来，然后又让士兵把那些把抓起来的满清王公都到这里来。

“拙言，让他们收拾一下东西，然后滚蛋，咱们也省事。”

“汉卿，自从民国以来，市面上就出现了不少皇宫的文物字画，这些东西有的是宫娥太监偷出来的，有的就是小皇帝主动卖出去的。这些东西可没有一样真正属于满清皇室，全都是贵重的文物，现在或许不值多少钱，但是多少年之后，就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咱们可不能让小皇帝就这么带走了！”

在历史上，溥仪就曾经大量的盗卖故宫文物，用来购买西洋的新鲜玩意，维持他的奢靡生活，现在的人或许还认识不到这些文物的价值，但是几十年，上百年之后，这些东西绝对都是国宝级的文物，还是留下来，给后世子孙看看，也是不错的，不能让小皇帝挥霍了。

张廷兰解释之后，张学良也清楚了他的想法，这时候张廷兰抓捕的那些八旗王公也都被带了过来，他们一看到小皇帝也被带了出来，纷纷痛哭失声，好像在嚎丧一般。

“都给我闭嘴，从现在开始，我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要牢牢记住。民国政府有好生之德，不想难为你们，但是你们也必须自食其力，包括溥仪在内，再也没有任何的特权了。为了能让你们渡过暂时的困难期，溥仪和几位太妃能得到十万大洋，亲王五万大洋，郡王三万大洋，其他每家一万大洋。”

张廷兰缓步走在这些昔日的满洲权贵中间，大声的说道：“普通百姓，一年也挣不到几十块大洋，能够给你们上万大洋，已经是天大的恩惠，如果再有任何的痴心妄想，勾结国内或是国外的势力，试图复辟帝制，只要抓到之后，立刻枪毙，没有任何的侥幸！”RS！。

第三百六十八章涨工钱

这些八旗王公，都经过了一段非人的摧残，奉军为了从他们手上掏出所有的资产，对这帮人进行了疲劳审讯，一贯养尊处优的八旗贵族哪里受过这种待遇啊，几天几夜不眠不休，没完没了。

更加要命的是不少八旗子弟都抽鸦片烟，不吃不喝没问题，但是没有了鸦片，简直天都塌了，经过三五天的拷问，这帮人陆续都开口了，把存在外国银行的资金几乎都吐了出来。

这也是张廷兰没有赶尽杀绝的原因，如果把这些人都弄死了，洋人的银行是绝对不会把巨额的存款交出来的。别看西方人怎么鼓吹所谓的契约精神，实际上这帮人是最会钻漏洞耍赖皮的。

如果存款的主人都死了，他们自然就能够吞下这些资金，奉军很难把钱要出来，就算是现在这些八旗王公还活着，奉军往出弄钱的时候，还频频受到刁难。面对这些洋人的讹诈，张廷兰态度强硬，而且还威胁这帮家伙，如果敢拒绝付款，马上就会把事情公诸于世，让他们的信用崩溃。

列强在中国有大量的银行，这些银行的声音做得也很大，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存款准备金严重不足，根本没有真金白银，在这帮家伙看来，洋人的招牌就已经足够了，列强的身份就是他们的信用，因此在中国大搞空手套白狼的把戏。

张廷兰手握着奉天银行，对于这些事情非常清楚，因此这帮家伙想要耍赖的时候，张廷兰直接戳中他们的命门，面对张廷兰的威胁，这些人也不敢等闲视之，为了几百万，上千万就把自己的信誉败坏干净了，实在是不值得，因此奉军才把这些钱都弄了出来。

眼看着几辈子的积累都落到了奉军的手上，这帮八旗子弟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们几辈子都游手好闲，什么正事都不干，就指着家里的财富活着，现在这些财产被剥夺了，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活路了。

不过这个时候奉军还算大方，并没有赶尽杀绝，而是每家给了点钱，最少的也有一万大洋，如果会过日子，这一万大洋用好了也能过得很舒服，如果继续挥霍，就算给了一百万也没有用。

因此那些罪行较轻的交钱也比较痛快的八旗王公，全都领了钱，被释放了，只有剩余的少量死硬分子，还要继续压榨，另外紫禁城的人也都被遣散了，普通的宫娥太监每个人给了二十块大洋，允许他们带一点自己的衣物，然后就都顺利遣散了。

另外诸如刘太监那样身上背着罪行的家伙，全都要仔细审理，把他们的家产也都追回来。最后瑾太妃等十几个人，带着小皇帝溥仪，还有十万大洋，一步一步走出了紫禁城。

士兵和记者们目睹着这位末代帝王，黯然离开，全都发出了由衷的欢呼之声，旧时代最后的垃圾终于被扫出去了，紫禁城再也不是皇家独享的东西了，而是变成了故宫博物馆，所有国民都触手可及。

张廷兰和张学良他们进入了太和殿，还专门找出了皇帝的龙袍，不论是谁都可以穿上去，然后坐在龙椅上面，感受一下昔日不可一世的皇权。奉军的士兵多数还是贫家子弟，这次入关算是大开了眼界，现在又能穿上龙袍，过一把皇帝瘾，简直都高兴坏了。

庄严神圣的太和殿充满了嬉笑之声，大家伙全都肆无忌惮，那些记者也在频频的拍照，准备选择笑的最畅快的，登载到报纸上面，毕竟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

驱逐了溥仪，让奉军的威望再度提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大报纸都在津津乐道此事，对于张廷兰也不吝赞美之词，称赞奉军是真正的新式军队，同旧的封建时代彻底的切割，张廷兰更是少年将军，时代偶像。

报纸热热闹闹，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跟着奉军一同到关外的青年学生数量暴增，总数超过了一千人，这可不是后世大学生都遍地走的时代，现在能读书识字的都是凤毛麟角，而且这一千多人之中有不少还是十分宝贵的大学生，里面说不定就有大量的可造之材。

安排这些学生北上，同时张廷兰又向老段汇报了紫禁城的情况，让段祺瑞派人把故宫管理起来。

其实对于奉军驱逐溥仪，老段也是既高兴，又有些不满，高兴的是溥仪被赶走了，每年北洋就能节省四百万的巨款，不满的是奉军嚣张跋扈，根本没有办自己放在眼里，驱逐溥仪这么大事情，根本没有事先通知他。

好在这些讨厌的奉军终于要走了，老段真有些害怕了，不知道这帮胡子又会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就在交接故宫的时候，张廷兰已经命令手下，将主要的金银珠宝都带走，一些贵重的文物也没有放过，毕竟贼不走空，奉军也要得到属于自己的酬劳，而且将这些东西留给北洋，还是不安全，说不定什么之后就面临着偷盗的危险。

简单的估算一下，从紫禁城拿出来的资金财宝也价值两百多万，至于那些文物就更加没有办法衡量了，全都是无价之宝。另外又从那些太监身上敲出来三百万左右，而且这些太监也偷窃了不少宫廷珍宝，全都被奉军追回来，落入了自己的腰包。

一切都处理差不多了，张廷兰才带着部下，载着丰厚的收入，大摇大摆的离开了京城。当然还有一个人要处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这位康圣人自从被敲诈干净了之后，就极端的颓废，一阵哭一阵笑，仿佛疯了一般。

“拙言，要我说就把康有为直接枪毙了的了，反正这个家伙人品低劣，行为龌龊，而且又是复辟的元凶之一，让他这种人活着，就是浪费粮食。何必把他还送给梁启超，留着一条狗命呢？”

“我也想枪毙他，不只是康有为，还有那个张勋，还有那些一同复辟的旧官僚，也包括北洋里面祸害百姓的军队，这些都是旧时代的渣滓，不把他们清理干净，这个国家就没法新生。”

张廷兰叹了一口气：“说到底还是咱们实力薄弱，不能和旧时代彻底宣战，只能尽可能的多拿一些财富，不过有了这些钱之后，再给咱们五年时间，奉天就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年之后，咱们就敢叫板列强。”

“人们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就努力奋斗十年，让奉军强大起来。”张学良道：“拙言，你能不能帮着和我爹说说，我准备管理空军。”

“汉卿，现在奉军的空军还没有正式建立呢，而且飞行的危险很大，你还是不要掺和了！”

“拙言，你不知道，那天我看着何士龙他们驾驶着飞机翱翔在空中，当时

就羡慕到了极点，或许这就是缘分，这些天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我有足够的把握把空军管理好。”

张廷兰一看他态度坚定，也笑道：“难得少帅有这个想法，我一定帮忙！”

离开了北京之后，张廷兰他们没有急着回奉天，而是先到了天津，张廷兰首先要去看的就是大沽造船所，根据和老段的协议，这个造船所也是奉军的了，现在正准备着向关外搬迁。

不过要搬迁一个船厂，并不是一件小事，奉天已经在锦西市专门辟出了一段海岸线，留给造船厂使用，所谓的锦西市就是后世的葫芦岛，也是东北地区发展造船工业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历史上奉军的海上力量也以这里为大本营。

整个东三省，发展造船工业和海军力量，条件最好的都是旅顺和大连一带，不过很可惜旅大还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奉军根本没法染指，这也是张廷兰的一块心病，只要掌控了大沽造船所，就吹响了奉军发展海上力量的号角，早晚都要把日本人从东三省赶出去，南满铁路，旅大港口都是奉军必须拿到手的东西！

走在前往大沽的路上，张廷兰的思绪一直在不断的发散，可是到了大沽厂之后，张廷兰顿时就有些失望了，整个大沽厂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造船厂应有的繁荣，反倒是极为萧条。

厂区破败，到处都是荒草，远远的能够看到那些机器也都锈迹斑斑，没有一丝的生机。到了工厂门前之后，才有一百来个人正等在这里，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他正是造船所的所长吴毓麟。

他曾经留学德国，精通造船和机械维修，是少有的海军人才，掌管大沽造船所之后，本想大干一场，可是马上就面临着经费短缺的窘境，造船所不得不在报纸上连番登广告，承办各种工程，靠着自己赚钱，维持工厂的运作，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就在几天前，吴毓麟才知道大沽造船所已经被划到了奉军的名下，成为了奉天的产业，吴毓麟的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没有一个准谱。

听说奉军要派人视察，吴毓麟也只能带着工人早早的迎接。张廷兰也注意到了这些所谓的工人，他们全都衣衫褴褛，有的人还穿着厚厚的破棉衣，已经根本分辨不出颜色了，好像乞丐流民一般。

“诸位，第一次见面，以后你们就要听奉军的指挥了，没有什么充当见面礼的，从今天开始，每个工人工钱涨一倍，另外每人发十块大洋奖金！”RS！。

第三百六十九章土包子

吴毓麟设想了很多种见面的方式，不过怎么也没有想到，一见面张廷兰就会给大家涨工钱发奖金，这简直是太出乎意料了，在场的所有工人好一会儿才听明白张廷兰的话是什么意思，一个个把嘴巴张的老大，不知道说什么。

“各位，不会是觉得工钱少了？”张廷兰玩味的笑道：“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你们干得好，工钱和奖金还会成倍的增长，一个大学教授一个月能拿三四百个大洋，你们当中的高级技工完全可以超过大学教授，当然要想拿这么高的收入，就要先证明你们值这个钱！”

靠着金钱激励，听起来似乎是很俗气的一件事，但是对于这些普通工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起钱更实在的了，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这些年造船所惨淡经营，拖欠工钱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多少人好几年没买过新衣服，好几个月没吃过一点荤腥，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大笔奖金落到了自己的头上。

而且干得好，以后很会大幅度的增长，这些工人简直都乐疯了，瞬间所有人都欢呼起来，从心里头往外透着高兴。

吴毓麟也是如此，原本还在为了造船所的前途担忧，现在一看奉军出手如此大方，一下子就把心放到了肚子里，工钱都不差，经费就更不会差了，他这个所长也不用掰着手指头过日子了。

“吴所长，先给大家发奖金，再给半天的假期，让家里头宽裕一下，然后你再陪着我看看工厂，既然奉军管了工厂，就不能再半死不活的下去了！”

“一切都听您的安排，我这就去办！”

很快把奖金发下去，这些工人全都喜笑颜开，结伴回家，每个人都在琢磨着给孩子买双鞋，给老婆扯一身新衣服，再买几斤肉，好好开开荤，能遇到一个出手大方的老板，这往后的日子就有盼头了。

工人差不多都离开了，吴毓麟陪着张廷兰在厂子里头走了起来，一面走，吴毓麟一面介绍：“当初北洋海军草创，向英德两国购进了大量的军舰，为了方便维修这些军舰，李鸿章一手筹建了大沽厂。选地一百一十亩作为船坞厂址，最初仅有活动机房八部，马达、锅炉、汽锤各一部，厂房设备非常简陋。随后向外国购买了机床二十部和动力机、抽水机、卧式锅炉各一台，开始建筑轮机厂房、动力房、

抽水房、

甲坞、

木厂、

码头及绘图、

办公用房。到了1885年船坞有了打铁厂、锅炉厂、铸铁厂、模件厂，而且建立了甲、

乙、

丙、丁、

戊、

已六个船坞，拥有工人六百多人。”

吴毓麟简单的向张廷兰介绍大沽厂的历史，大沽厂完全可以算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造船企业了，也汇集了大量的人才，建造过一千吨以下的军舰，后

来增加了军火生产能力，能够生产小口径快炮。

这在中国的工厂之中已经相当难得了，后来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俄国人洗劫了工厂，机器设备大量损失，工人大半失业，说到这里，吴毓麟也是十分悲愤。

“大沽厂在建设的时候，并不比同时期的日本造船厂差，拖累工厂发展的就是经费问题，拿不到足够的经费，就生产不出足够的产品，结果到了甲午海战之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大沽厂也就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鸡肋，然后又遭了俄国人的摧残，如果没有这些不幸，说不定现在大沽厂也能造千吨以上，甚至几千吨的军舰了，中国也不至于有海无防，任人欺凌！”

说到了这里，吴毓麟也十分悲愤，张廷兰也清楚其中的艰难，看着工厂的沧桑，心里头也很不是滋味。

“追忆过去是文人喜欢干的事情，真正干实事的人就要立足现在，不断的追赶，没有机器我们想办法购买，没有人才我们搜罗培养，早晚有一天，大沽船厂一定会超过日本人的船厂，生产出保卫中国海疆巨型战舰。”

“您是我们的老板领头人，您有信心，我们就有信心，大沽厂能搬到奉天，就是工厂的一次新生，一定要干出成绩了。”

“嗯，经费、技术、人才、机器，这些都会想办法，尽量帮你们解决，每年至少会有五十万的投入，以后还会不断追加。”

满清的时候，大沽厂一年的经费也不过五万两左右，张廷兰一下子增加了十倍，让吴毓麟格外的振奋。

“张将军，原来大沽厂有不少工匠，因为没有工作，都改行了，现在工厂要搬迁，我建议把这些人也招募回来，然后再多招揽一些造船人才，争取快速投入生产！”

张廷兰一听这个建议，立刻点头同意：“这个主意很好，一个工厂人是最关键的，机器可以购买，有经验的工人却只能按部就班的培养，所有人都尽量招募回来，他们的搬家费全部由我出，先给你拨一万元，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搬迁！”

有钱就好办事了，天津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门户，汇聚了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人才，吴毓麟得到了张廷兰的支持之后，立即开始四处打探，将原来大沽厂的工人都尽量召集回来。

另外吴毓麟又出面聘请了几个西方的技师，这些人的水平不算多高明，毕竟真正有本事的人也不愿意到中国来冒险，但是凭着他们的能耐，生产普通的货船还是可以的。

造船工业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行业，张廷兰也没有指望一步登天，大沽厂在初期阶段肯定是要先用小吨位的船只练手的，然后再逐渐提高技术，而到了那个时候，一战恐怕已经结束了，德国庞大的公海舰队也化为乌有，受制于凡尔赛和约，大量德国造船人才失业，对于奉军来说那可是一个好机会。

日德兰大海战已经证明了德国的造舰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能引进德国的技术，海军的大业也就有了希望了。

随着大量工人被重新招募回来，大沽厂又恢复了生机，这些工人也都知道了奉军的新待遇，工钱翻倍，干得好会有更多的奖金，甚至能拿到几百个大洋，这都像磁石一样，牢牢的吸引着这些昔日的工人。

机器的拆卸工作也展开了，这些机器都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霜，和很多工

人一样，都已经老去了，但是此刻又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工业技术落后并不可怕，毕竟作为后发国家，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最关键的是有无的问题，只要解决了，下一步就是不断的进步升级，速度往往会比想象的还要快，这些老旧机器的使命就是帮着奉军把工人训练出来。

就在搬迁的同时，张廷兰还授意吴毓麟设立附属技校，培养日后需要的造船人才。这也是吴毓麟早就想做，但是苦于缺乏资金，办不成的事情，现在奉军接手之后，什么都办了起来了，简直让吴毓麟喜出望外，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干劲。

就在搬迁工作走上正轨的时候，周家也发来了邀请，让张廷兰和张学良一同出席欢迎舞会。张廷兰其实早就要拜会周家，只是急着处理大沽厂的事情，才没有抽出时间，至于张学良更是喜欢热闹的，一听说有舞会，就欣然同意了。

“早就听说天津华洋杂居，繁荣异常，而且也新cháo时尚，正好这次也见识一下。”

张廷兰笑着说道：“汉卿，见识风物是假，领略美人才是真的？我可听说这种舞会上面，有不少的名媛交际花出没，凭着张少帅的牌子，真不知道有多少人投怀送抱呢！”

“拙言，你可莫害我，这种事情要是让凤至知道，她非得和我闹离婚不可。”

“汉卿，言下之意，如果凤至不知道，你就可以随便了呗？”张廷兰笑道：“你放心，我嘴很严的！”

张学良忍不住用白眼翻了一下张廷兰，摆出一副信你就上当了的架势。

他们一路赶到了周府，这次舞会主要是年轻一代的人物，因此周学熙他们都没露面，负责接待的是周叔弢，他也是刚从吉林回天津不久。

在东三省开采煤矿的这段时间，周叔弢用心的观察了奉军的政局，深知张廷兰父子俩在奉军当中的地位，也知道这段时间张廷兰究竟折腾了多少事情，因此对于这位未来的妹夫十分的热情。

拉着张廷兰和张学良走进了里面，周学熙担任过财政部长，手中又握着大量的实业公司，绝对称得起是一等一的豪门，他们家办舞会，天津上下，大家族的青年才俊，知名的交际花，还有不少外国人，全都齐集一堂。

灯光闪耀，音乐悠扬，和后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了这里，张廷兰也才见识了民国的另一面，不只有哀鸿遍野，也有纸醉金迷，不过这种享受只有极少数的人而已。

刚刚坐下，就有一个穿着旗袍，露着雪白膀子的年轻女人袅娜的走了过来，对着张廷兰笑道：“先生，跳个舞！”

“对不起，我不会。”

这个交际花明显一愣，她还没有被人拒绝过呢，立刻不满的转过头，轻声说道：“土包子，什么都不会，还敢过来！”

说话之间，她像一阵香风飘向了迎面走来的高大洋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打招呼，满脸都是谄媚，哪知道那个洋人根本没搭理她，直接快步走到张廷兰的面前，恭恭敬敬的说道：“老板，我正要拜见您呢，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

第三百七十章昔日皇商

能参加这个舞会的，都是非富即贵，而且大多数还是既富且贵，不过在这个时代，只要是洋人，大家都要客客气气的，只是现在突然见到一个洋人在中国人面前毕恭毕敬，大家都有些惊讶。

这个年轻人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有这么大的势力！而那个交际花也是脸色一青一红的，她们这种人靠着姿色，混迹上流社会，其实最考验的就是眼光，只要得罪了一个有权势的人物，她们就要有麻烦。

她怎么看张廷兰都十分面生，而且衣着也普通到了极点，身上更是没有一样值钱的饰物，因此她就没把张廷兰当回事，但是出于职业习惯，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新面孔的身份，才主动搭讪，只是看现在的情况，她完全打错了算盘。

张廷兰此时倒是没有什么想法，见惯了千军万马，对于这些还没正式出道的年轻人，他实在是提不起什么兴趣，毕竟身份差别还是太大了。

让他有些惊喜的是在这遇到了克里，当初双方可是商量过，要从美国引进榨油设备，成立先进的榨油厂，打破日本人对东北大豆的垄断，这件事情对于张廷兰来说，可是极为重要，意味着每年几千万稳定的收入，意味着上百万东北百姓富足的生活，当然这更是在挖日本人的墙角，也是张廷兰最乐意做的事情了。

“克里，你们国内同意了咱们的合作项目么？”

“当然，国内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唯一的担心就是中国方面是否够强大，能够维护我们的利益。不过奉军通过收复中东路，已经证明了你们的实力，合作就顺理成章，我已经被委任为我们双方合股公司的美方代表，而您则是大股东，现在也是我的老板了。”

搞榨油厂，美国能提供的只是技术和设备，至于原料、市场、全都要奉军提供，而且奉军还要直面日本人的压力，因此在合股的公司之中，奉军握有百分之六十股份，美方占百分之四十。

不过别看只有百分之四十，克利夫兰财团方面也专门计算过，如果能从日本人手中抢来一半的份额，至少能拿到两千万美元的利润，落到他们手上的就有八百万。这已经算是一只下金蛋的老母鸡了。

而且通过这项合作，还能彻底打开东北的商业大门，以后美国产品就能顺利的进入东北，抢夺日本人的市场份额，其中的巨大利益牢牢的吸引着美国人。

“克里，你想不想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之一？”

克里一听这话，顿时眼前一亮，他现在还只是一个打工仔而已，如果能拿到一些股份，就算是一个小老板了，而且他也知道这个公司的利润会有多么惊人，哪管只有百分之一，也是好几十万的分红，简直太诱人了。

“我准备委任你当外务经理，主要负责中美双方之间的交涉，同时你能够获得百分之三的股份。”

“老板，你简直太大方了，你放心我绝对会让你满意的！”

张廷兰早就想从美国采购一批机器设备，不过很可惜美国人都后起国家防范的很严格，什么好东西也不愿意卖给中国人。张廷兰就想找一个熟悉情况的美国人，利用他寻找美国政府的漏洞，把那些很有潜力，但是又没有得

到重视的技术设备弄到手。

某种程度上，张廷兰就想把克里培养成自己在美国的利益代表，当然这种人肯定不会只有一个，越多越好，越精干越好。

克里当然没有想这么多，他完全被百分之三的股份砸晕了，这可是几十万，上百万的红利，他只有拼命的干活了，只要榨油厂发展的越好，他的腰包才能越鼓。

“老板，第一批机器已经运到了天津，很快就能运到奉天。”

“嗯，速度很快，我在锦西已经划定好了工厂区，把机器尽快安装好，还有一两个月，大豆就能收获了，我们如果错过了，就要等明年了！”

“绝对没有问题！”

基本敲定了榨油厂的问题，张廷兰的心里头又安稳了不少，拿下了一个产业，又和美国人的关系更紧密了，这一步棋走的很算不错。

正在这个时候，舞会又来了新贵，只见一个二十五六岁，油头粉面的年轻人，在众多美女的簇拥之下，走了进来。

这个年轻人一身洁白的西装，头上打着发蜡，脚下穿着尖皮鞋，身材很修长，长相也十分英俊，不过眼神之中总是透着轻佻，贼光四射，细看他的目光，就会发现这个家伙总是在女人的胸脯来回的逡巡。

一看就是个酒色之徒，张廷兰对于这样的家伙懒得多看一眼，而那个连续吃瘪的交际花急忙凑了上去。

“范公子，您怎么才来啊，让人家都等得着急了。”

“着急怕什么，这里不有不少的青年才俊么，你还会寂寞吗？”

“您把人家说成什么了？”这个交际花故意嗔怪着说道：“如果论起来天津的风流人物，哪个能比得过范公子，人家又不是傻瓜，哪能守着野鸡，而忘了凤凰呢！”

说到野鸡的时候，她还瞟了一眼张廷兰的方向，这位范公子一听被说成了凤凰，也哈哈大笑起来，伸出大手，在交际花的脸蛋上狠狠的掐了一把，然后把随身携带的怀表塞给了她。

这块怀表可是十足的黄金制成，上面还镶了一圈钻石，金光闪耀的，一看就价值不菲，交际花立刻就眉开眼笑，伸出手臂挽住了范公子的胳膊，挑衅似的看了看全场。

这时候周叔弢也迎了过来，笑着对范公子说道：“晓荷兄，你来的有点晚啊！”

“周兄不要见怪，刚刚和几个日本朋友谈了点生意，因此被耽搁了。”

“生意是正事，自然不能耽搁，大家都清楚。”

交际花突然嗲笑道：“范公子，您的生意一定是大买卖，说出来让大家伙也都开开眼，看看范家的手笔。”

范晓荷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故作谦逊的说道：“不算什么大生意，大连的日清制油厂准备在天津开一个分厂，生产出来的豆油主要销往关内还有南洋等地，也是日本朋友抬爱，选来选去，就选中了范家，实属侥幸，侥幸得很啊！”

范晓荷的话中带着十足的得意，笑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在场都是明白人，一听范家和日清制油厂合作了，都纷纷过来恭喜，而且也都透着十足的谄媚简直把范晓荷捧上了天。

“拙言，这个日清制油厂好像和什么三泰油坊合称大连榨油界的双姝，他们怎么把手伸到了关内了？这不是和咱们抢生意么？”

张廷兰也是眉头紧皱，奉军内部早就商量过榨油产业的事情，而且已经展开了布局，同美国合建榨油厂，就是打着占领关内市场的旗号，然后动摇日本人榨油产业的根基，可是现在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范家，也要抢这个生意，心中自然十分不悦。

不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范家什么来路，张廷兰还不清楚，因此摆了摆手，把周叔弢叫了过来：“这个范晓荷是什么人，又怎么和日本人合作的？”

“拙言，说起来范家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从明朝开始，就是山西晋商的巨头，后来又受到了满清皇帝的册封，是八大皇商之首，经营盐场，控制人参交易，家产之丰厚，简直难以言说！”

张廷兰一听八大皇商，顿时就把眉头立了起来，熟悉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伙汉奸败类，所谓的八大皇商在明末的时候，大量向满清走私铁器粮食等明朝明令禁止的东西，然后又把八旗抢夺的金银财宝洗白，他们从中牟取暴利。

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钱，都带着无数老百姓的鲜血，是十足的卖国钱，以八大皇商为首的晋商集团，在明末完全就是一个汉奸集团，只是没想到到了现在，范家依旧还在传承，而且还和日本人勾结到了一起，这简直是死性不改啊！

“在乾隆年间，范家为了朝廷筹措军费，损失很大，家道开始衰败，但是就在几十年前，洋人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天津开口通商，他们又和洋人合作，势力重新膨胀起来，而且范家还控制者塘沽一带的盐场，论起财产来，不比我们家差！”

弄清楚了范家的来历，张廷兰眼中闪过了一丝狠辣之色，这个范家简直不知死活，榨油业是张廷兰必须夺取的行业，而塘沽的盐场根据和北洋的协议，也归属奉军控制，现在范家一下子就成了奉军财路上的拦路虎。

正在张廷兰思考着怎么对付范家的时候，范晓荷已经走了过来，他也注意到了张廷兰，不过这个家伙并不认识他，嘴角带着轻蔑的笑容：“周兄，你真是什么朋友都交啊，这样寒酸的家伙，怎么也能混到舞会之中啊？”

“范先生，这位是东三省边防军总司令，堂堂的国家中将，周家的女婿，可不是什么寒酸的家伙！”

周叔弢一句话出口，范晓荷顿时脸色就变了，眼神之中露出了惊恐之色。

“张某的确比不得范先生的富贵气象！”张廷兰冷笑着说道：“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怕很快范家想寒酸都没有机会了！”RS！。

第三百七十一章三朝豪门

“张总司令，您真会开玩笑，谁不知道将军额前跑开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啊。难道范公子说了一句玩笑，您就会介意么，小女子陪两位大爷喝一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交际花不愧是八面玲珑，一看气氛不对，立马满脸堆欢的说着，这时候其他人也看出了异样，纷纷过来打哈哈。

“周兄，张将军亲自驾临，你怎么不早点介绍呢，我们早就听说了张将军的大名，都准备去拜会呢！”

“是啊是啊，这些天在报纸上经常看到张将军，只是我们肉眼凡胎，不认真神，还请张将军莫怪。”

张廷兰的大名这帮人还是非常清楚的，多少八旗王公全都栽在了张廷兰的手上，几辈子积累的家产全都被一扫而光，那些昔日也经常混迹上流社会的旗人公子哥，此时全都成了没毛的凤凰，前后变化之大，全都是眼前这个年亲人一手为之。

这份手段，这种狠辣，让人既敬畏又恐惧，现在见到了本尊，他们都忍不住点头哈腰，不求张廷兰提携他们，只求着别让这个土匪盯上他们。

范晓荷知道了张廷兰的身份之后，也是大吃一惊，他平时都张狂惯了，现在又和日本人勾搭上了，谁都没有放在他的眼里，可是面对眼前的煞星，他也不敢得罪，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张将军，小弟一时玩笑，还请您不要介意，我先喝一杯，就算是赔罪了！”

范晓荷从交际花的手中接过了酒杯，一饮而尽，不过此时张廷兰眼光根本就没有看他。将范晓荷晒在了一旁，把这位范公子弄得十分尴尬，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

这时候旁边突然挤过来一个三十来岁，穿着十分文雅的眼镜男，斜着看了一眼张廷兰，然后轻蔑的一笑：“范公子，人们常说三代才出一个贵族，一个人的素质是靠着积累的，范家几百年的沧桑风雨，梁某不才。也是几代耕读之家，还留学日本，最讲究的就是礼仪。可是有些人陡然掌权，一身的贼皮还没有脱净，哪是咱们这种清贵的人家能比的。范公子还是不要自降身价了！”

姓梁的话还没有说完，一旁的张学良就怒满胸膛了。少帅满怀着热情。想要在舞会上找点乐子，可是接连遇上不开眼的东西，现在又冒出一个敢骂自己的混蛋，哪里还能忍着啊。

张学良抓起了眼前的高脚杯，猛地扔了出去，正好砸在了姓梁的嘴上。顿时杯子粉碎，这家伙的鼻子和嘴角都冒出了鲜血，周围的人一看到出现了流血事件，顿时感到不妙。

周叔弢等人急忙劝住了张学良。让少帅消消气，还有几个人也忍不住责怪那个姓梁的，天底下就没有他这么不会说话的，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哪知道那个姓梁的反倒恼羞成怒呢，大声的说道：“梁某说的哪点错了，他们本来就是土匪胡子出身，野性难驯，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人，我的那些学界朋友不会放过你们的！”

张学良一看这个家伙还敢如此，一伸手就要把手枪掏出来，这时候张廷

兰一把拉住了他。

“汉卿，咱们是来做客的，要是在这屋里弄出了人命就不好了。”张廷兰转而看向了姓梁的，冷笑道：“这位先生听你说话的意思，还是学界之人，不知道有什么成就，也说出来，让我开开眼。”

“梁某写过新诗，报纸上频频登载，抨击过弊政，骂过政府，眼下在北洋大学教书，是堂堂的国文教授，不敢说著作等身，也是小有名气！虽然身为文人，但是穷骨头还有两根，生在天地之间，从来不畏权贵，不怕威胁！”

姓梁的自顾自的吹牛，周叔弢在张廷兰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把他的底细交代清楚了，这家伙叫梁洪，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就积极钻营，想要当个一官半职，结果一直没有成功。

他就靠着写一些乱七八糟的新体诗，在报纸上登载，混五毛一块的稿费，还给一些唱戏的艺人写剧本，勉强糊口，后来混进了北洋大学，就以文人自诩，渐渐的也有了一点名声。

张廷兰听到这里，微微点点头：“梁洪，听说你还写过剧本，我想向你请教一出戏，叫做《六离门》不知道你清楚不？”

梁洪此时鼻子嘴上的鲜血也擦干净了，听到张廷兰的提问，他满不在乎的说道：“当然知道，《六离门》说的是明末清初的故事，明朝的降臣洪承畴，奉大清皇帝的命令，前往扫平江南，结果到了家中，洪母在门前筑六扇小门，把洪承畴阻挡在家门之外！”

梁洪摇头摆尾的还要炫耀他的学问，这时候范晓荷的脸色已经渐渐的变成了猪肝色，呼吸也粗重起来，梁洪猛然察觉了张廷兰的用意，他急忙把嘴闭上了，脸上全是惶恐之色。

其他知道这个典故的人也都眼神怪异，张学良并不清楚，因此说道：“拙言，到底六离门是怎么一回事，你给我说说啊！”

张廷兰笑道：“明朝的降臣洪承畴投敌叛国，杀害了同乡的抗清志士黄道周以及年仅十七岁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一路耀武扬威，回到家中，他的母亲得知洪承畴叛国之后，在门外筑起六离门，将洪承畴阻挡在门外，并且痛骂逆子：凡卖国求荣者，母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子不以为父，六亲不认，众叛亲离！”

张学良听完之后，也不住的点头：“洪母果真明白大义，对于洪承畴之流的汉奸，绝对不能姑息，不只要骂，甚至要挫骨扬灰！”

“汉卿，洪承畴虽然是大汉奸，不过还有一伙更可耻的汉奸，那就是所谓的满清八大皇商，他们将粮食和铁器走私给八旗兵，然后八旗靠着这些东西。抢掠中原，涂炭百姓，可以说八大皇商赚的每一笔钱，都是无数百姓的血泪凝成的。结果清朝掌权之后，八家卖国的贼人成为了皇商，可谓是富可敌国，而范家就是八大皇商之首。”

张廷兰说到这里，范晓荷的脸色已经彻底灰白了，梁洪也是手足无措，他指责张廷兰是土匪出身。不懂礼节，还自诩豪门，是清贵人家。可是现在全被张廷兰把老底子扒开了，什么狗屁的豪门大族，什么传承几百年的富贵人家。就是一伙汉奸国贼而已！

“多少年的陈年旧事，拿出来说有什么用。难道还想凭着这个给我们定罪不成么？”范晓荷勉强的说道。

“没错。范公子说得对，要是按照这个说法，你把秦桧的后人也抓起

来！”梁洪也在强辩。
“的确是陈年旧事，但是你们范家如今还经营着长芦盐场，这个权力自然是满清皇帝给的，为什么能得到这个权力。原因就是你们老祖宗投敌卖国，要知道多少中原百姓，惨死在满清之手。你们家族几百年的富贵全都是用鲜血凝成的，这份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难道还不应该清算么？”
面对张廷兰的质问，范晓荷的脸上浸出了豆大的汗水，浑身都开始哆嗦起来了，脸色灰白，手足无措。
“这种事情毕竟过去了两三百年，如果你们范家能老老实实的做人，张某也没有必要救主不放，那样反倒显得我有些小气。可是你们死性不改，到了如今，还要和日本人勾结，替他们办事，充当日本人在关内的代言人，难道还想上演前朝旧事，再重新给日本人当汉奸走狗，再做一次皇商的迷梦吗？”
扑通！范晓荷终于挺不住巨大的压力，一下子摔倒在地，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而梁洪也像是一个跳梁小丑一般，他恬不知耻的给范家说话，还自诩清高，已经成了十足的笑柄。
张廷兰也没有管他，而是站起身，看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然后说道：“我提到了《六离门》的故事，就是想说一旦当了汉奸，不只父母妻子看不起，就连新主子也未必能看得上眼，要不然这个故事也不会广为流传了。我也知道大家都和洋人有生意上的往来，这是十分正常的经济合作，不过良心必须摆正，不能为虎作伥！”
张廷兰说完之后，直接转身离开了舞会，早有奉军士兵把范晓荷和梁洪抓了起来，而张廷兰则是直接调动了大队的奉军士兵，快速出动，直扑范家。
正所谓树大招风，范家深有体会，他们帮着满清赢得了江山，可是满清皇帝也没有看得起他们，康熙和乾隆都多次勒索过范家，让他们进献金银，运输粮饷，帮着满清打仗，结果范家的巨额财富被消耗一空，险些整个家族都败落了。
后来范家痛定思痛，处处低调，保留了一丝元气，等到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范家又一次敏锐的找到了机会，靠着和洋人合作，家族的产业迅速膨胀，财富向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多。
一直到满清灭亡之后，范家才像地下的幽灵一般，再度公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眼前，这时候京津一带才知道这个兴旺几百年的家族依旧存在，而且更加繁荣。
范家的别墅就在天津城外，临山傍水，看起来并不显眼，但是里面的设计别具匠心，而且各种摆设更是华贵异常，凸显了这个家族的深厚积淀。
夜色笼罩之下，范家灯火辉煌，就在一家上下享受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之时。突然外面响起来急促的脚步声，无数的士兵将这座精致的庄园围了起来。
范家人这时候也被惊动了，早有一些仆人偷偷向外面观看，直接无数的火把之下，站立着荷枪实弹的士兵，全都气势汹汹，凶神恶煞一般，让人一看就从心底里涌出寒意。
这些仆人急忙把消息报告给了范家的当家人范东洋，他正是范晓荷的父亲，今年还不到五十岁，保养的十分到位，平时也是养尊处优到了极点。
就在他的对面还坐着一个东洋人，正是日清制油厂的特派代表，名叫立

高之助，两个人正在谈笑风生。

“立高先生放心，范家一定全力协助日本方面，把这个制油厂办好！”

“很好，范先生，你很聪明，和帝国合作，绝对好处大大的。奉天的政府一直在和帝国作对，他们也在试图建立榨油厂，和帝国竞争生意，你的任务就是扰乱他们的计划，把东三省向外运输的大豆控制住，另外还要留意奉天的经济情报，帝国很在意这些东西。”

范东洋急忙点头：“这都是我该做的，奉天那帮土匪不自量力，就是在自寻死路！”

正在范东洋得意洋洋的时候，突然管家跑了进来：“老爷，大事不好了，有一帮丘八，把咱们府给围了！”

第三百七十二章争着送钱

范东洋一直深信想要发财，必须抱上足够粗壮的大腿，在天津显赫无比的周家就是抱上了北洋的大腿，才有了现在的风光。不过在范东洋的眼睛里，北洋这条大腿还不够粗，不够安稳，只有列强的大粗腿才是最好的选择。

而在所有的列强之中，范东洋也是不断的筛选，英法美欧美列强都距离遥远，正所谓鞭长莫及，最值得投效的就是日俄两国，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人又打赢了，因此投靠日本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另外还有一点让范东洋下定了决心，他的名字叫东洋，而日本人也被称为东洋，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范家要再度兴旺起来了！

自从奉军收复了中东路之后，日本人就感到了压力，越来越强大的奉军已经超出了日本人的控制，奉军已经开始成体系的建设工厂，发展道路交通，而且在诸多领域同日本人发生争夺。

就在不久之前日本人得知奉军准备筹建榨油厂的计划，一下子就触动了日本人敏感的神经，大豆是东北最重要的农产品，也是利润最丰厚的产业之一，日本人绝对不愿意看到奉军把大豆产业抢走。

日本人思前想后，就准备再扶持一个大型的榨油厂，将东三省的大豆资源彻底瓜分了，同时把中国国内的市场也控制起来，这样奉天想要染指榨油业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会知难而退。

范东洋和日本人之间是一拍即合，很快确定了合作关系，现在已经基本商量妥当了，正在这个时候奉军突然杀到了范家，让范东洋有些惶恐不安，对面的立高之助却是一脸的不在乎。

“范桑，不要害怕，你是帝国的朋友，帝国政府会坚定的保护你的，不要在乎那些军队。”

“多谢立高先生！”范东洋深施一礼，然后就让管家带路，另外又召集了一大帮的护卫，在众人的簇拥之下，他来到了府门之外。

一看之下范东洋也是吓了一大跳，只见外面军队数量惊人，而且全都荷枪实弹，借助火把的光亮，还能看到一些机枪和火炮，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而且这支部队军容严整，一看就不是普通的乌合之众，范东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的大脑不断的旋转，似乎自己没有得罪过这样一支陌生的军队啊，他只能强装镇定，大声的说道：“对面的军爷，深夜来到我的府上，你们究竟有什么事情么？”

“的确有点事情，我们是来抓捕复辟分子范东洋，你们马上把府门打开，全都束手就擒，不然大军立刻杀进去！”

范东洋一听要抓自己，还说自己是什么复辟分子，他心里头就有些发虚，张勋复辟的时候，范东洋也的确联系过张勋，还送了二十万大洋，表示他对满清的忠诚，难道是这件事情被查出来了？

他急忙说道：“军爷，你们搞错了范某是合法的商人，绝对不会参与什么复辟的行动，你们千万不要听信谗言诬告。”

“少废话，既然查到了你的头上，就老老实实的配合，难道还要我们动用武力么？”

范东洋一看对方态度强硬，他也把脸色沉了下来，大声说道：“范某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会任由别人欺负到我的头上，有什么事情，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

范东洋还想再说什么，张廷兰在后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对于这样的家伙必须快刀斩乱麻，不能给他一点逃避的机会，如果跑到了租界区，恐怕就再也抓不到了。

因此张廷兰一摆手，就有一个排的奉军士兵快速冲了出来，直接扑向了范东洋等人，范东洋也没有想到奉军会直接动手，他也不甘心束手被擒，手下的那些保镖护卫还想要反抗一下。

有几个人还要去举枪，奉军士兵久经沙场，哪会给他们机会啊，就听得几声清脆的枪声，想要反抗的护卫全都被击毙了，范东洋也一下子被吓傻了，几个奉军士兵把他当场就抓了起来。

控制了这个家伙之后，奉军冲进了府中，将所有的人员都控制起来，就在奉军战士赶到了中厅的时候，立高之助也走了出来，他的眉头紧皱，显得十分不快，大声的说道：“你们在干什么，赶快放了范东洋先生，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你们竟敢抓捕他，简直岂有此理！”

范东洋看到了立高之助，就好像见到了亲娘一般，急忙大声的喊道：“立高先生，快帮帮我的忙，这帮人简直就是强盗！”

立高之助快步走到了张廷兰和张学良的面前，大声的说道：“你们必须停止对范先生的冒犯，不然我们到外交部告你们去。”

张廷兰冷笑一声：“请便！你不去告我们，我们还要找日本人呢，范东洋勾结张勋，意图复辟帝制，恢复满清，证据十分确凿，你们日本人和范东洋有合作，是不是代表着日本人也参与到了阴谋复辟之中？”

“你胡说，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污蔑，我不会放过你的！”立高之助还要叫嚷，有几个奉军士兵已经把刺刀对准了他。

立高之助一看对方态度强硬，而且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他自己一个人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只能气昂昂的离开。张廷兰这次主要的目标就是范东洋，也不想和日本人发生冲突，因此就放走了立高之助。

这时候奉军已经将整个府邸都控制起来，足足有两百人全都被集中在了院子的空地之上，范东洋也老老实实的站在了张廷兰的对面。

张廷兰看了看他，冷笑道：“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查抄了满清八旗王公的张廷兰，在查抄他们的过程中，我发现范家和八旗往来不断，而且你还给张勋送了钱，是不是也想做一个复辟的功臣？”

“长官，您误会了，范家的确和八旗王公有所来往，不过您也知道我们曾经是皇商，互相之间肯定免不了联络，也给张勋送过钱，但是当时我的确不知道他要搞什么复辟帝制，还请您千万明察。”

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奉军士兵已经搜到了范东洋家的密室，从里面找出了一些往来的密信，很快都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张廷兰接过来，一封接着一封的看了看，眼神之中不时闪过狠辣之色，这里面有范东洋和八旗子弟来往的信件，还有几封是他们日本人往来的信件，在其中的几封之中，范东洋十分谄媚的向日本人表示了忠诚。

而且他还说愿意利用自己的产业，为日本人探听各种情报，特别是了解奉军的种种动向，还有专门关于控制大豆的设想，不用别的东西，光是看到

这些，张廷兰就已经动了杀心了。

“汉卿，你也看看，日本人真看得起咱们，光是派遣日本间谍还不够，还收买一些败类，范东洋你可真有祖上的遗风，你们八大皇商指着出卖大明，兴旺发达了，现在又准备把民国也卖给日本人么？”

面对张廷兰的质问，范东洋脸上变颜变色，急忙说道：“军爷，我和日本人都是正常的合作，只是有些条件日本人强加给我的，我不得不敷衍搪塞，我是真没有别的心思，范家就是普通商人而已，乱世之中，求生不易。我愿意献上大洋两百万，只求您能给我一条生路，我们范家感激不尽！”

范东洋也和北洋军打过很多交到，知道这帮人都贪财无比，在他看来，奉军也是如此，只要拿出足够的银子，就能闯过难关。

不过碰到了张廷兰，他现在打错了算盘，张廷兰摆了摆手：“范东洋，你不用再说了，新仇旧恨，咱们都一起算，你们范家算是混到了头！”

范东洋一看张廷兰态度如此强硬，从他的脑后也涌起一股凉意，他顿时扑通跪倒在了地上：“小人错打了算盘，还请您放过我一马，范家的资产全都是您的，而且我们在关内经营多年，有庞大的人脉关系，这些也都是您的，您就当是养一条狗，我愿意当您的鹰犬啊！”

“谁也不会养一条反复无常的恶犬，还是收起你那一套！”

张廷兰摆了摆手，让士兵把范东洋拖着带了下去，这时候在范府之中陆陆续续搜出了更多的东西，范家多少年的大家族，积累的东西的确是太惊人了，其中有生意上的往来，还权贵之间的勾结，也有最近几十年他们怎们和洋人合作的，应有尽有，数之不尽。

有了这些玩意，只要随便找出一些，就足以把范家置于死地了。另外在搜查的时候，还发现了范家珍藏已久的窝本，也就是他们经营盐场的凭证，有了这玩意，范家控制的盐场就正式落入了张廷兰的手上。

“汉卿，这玩意我估计都是一个重要文物，留着以后放进博物馆！”张廷兰掂量着已经发黄的窝本，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奉军查抄了范家，这个消息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快速传遍了京津一带，迅速引起了地震，范家是老派盐商的代表，他们被抓了，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他的盐商全都兔死狐悲，这些人都跳了出来，四处寻找关系，同时大肆的痛骂奉军野蛮成性，要求立即放人。

就在这帮人口诛笔伐的时候，张廷兰突然宣布奉军正式接管一半的长芦盐场，同时采取新的盐政，废除旧的盐引制度，改成zìyóu买卖，天下任何人，只要交纳五十万元的保证金，就可以到奉军经营的盐场购进食盐，然后随意运输销售。

天下老百姓早就被盐政折磨得死去活来了，现在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就沸腾起来了，谁都知道旧盐政弊端丛生，但是北洋政府一直没有魄力改革，老百姓就只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吃着肮脏不堪的高价盐。

终于听到了改革的消息，也由不得这些老百姓不欣喜，而有些实力的商人也都兴奋起来，盐历来都是暴利行业，虽然zìyóu买卖了，利润肯定不会有原来高，但是这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因此大量的商人都跑到了天津，范家如何他们已经跟不不在意了。

五十万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大家兜里头揣着大把的资金，焦急的等待着。就在这个时候，张廷兰已经接管了全部的盐田，同时宣布正式开始

zìyóu售卖，早已迫不及待的商人都沸腾起来。

有些早就准备好的商人把五十万大洋交给了奉军，然后就立刻开始订购食盐，实力雄厚的商人订购的数量都在千万斤以上，场面空前的火爆，而张廷兰的腰包也快速鼓了起来。RS！。

第三百七十三章风风光光回奉天

虽然宣布了食盐zìyóu买卖，但是也不是谁都能玩得起的，一个五十万的保证金，就是天文数字了，而且还要出钱购买食盐，再去运输销售，成本就上去了，如果一次性不买几百万斤，甚至上千万斤就没有什么赚头。

但是就拿一个人一年吃十斤盐计算，一千万斤就是一百万人，相当于十个县左右的规模，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说到底食盐还是要靠巨头垄断，但是由于张廷兰把门槛降低了，只要有一定实力，就能挤进来。

因此食盐的价格必定会大幅度的降低，也就是把原本由专卖盐商垄断的利润夺回来，让利给老百姓。当然张廷兰只拿到了一半的长芦盐场，所谓zìyóu买卖的地区也仅限于这一半盐场原本对应的销售区，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的冲击还是相当巨大的。

很多商人迫切希望挤进这个行业，光是查抄了范家还不够，其他的老牌盐商也要处理，几百年的垄断已经让他们树敌太多了，现在终于有人敢向他们宣战了，顿时就引来了无数的支持之声。

老派盐商，旧的贵族倒了，就是新的贵族崛起的时机，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个好机会，摩拳擦掌的商人们都盼着能更快的插手盐业。

张廷兰也加快进度，把从山海关到塘沽一代的盐场全都理顺了，整个长芦盐场的面积是非常广阔的，在后世足有二百多万亩的盐田，能够供应三亿人的需求，一半的盐场也是非常广阔的。

奉军为了保护盐场，专门从关外调来了一个加强团，负责巡逻保护，另外范旭东也被请来了，让他帮着设计推广盐田。

一切都趋于稳定之后，张廷兰和范旭东一起走在新建的盐田上，远远的已经能够看到一堆一堆的雪白的盐粒，密密匝匝，一眼望不到头。

“盐田晒盐是利用阳光进行蒸发，非常节省成本，而且制出来的盐质量也好，从很早开始，中国人就利用这种方式生产食盐了，只是没有大面积推广开而已。”

张廷兰点点头：“说到底还是盐商垄断的问题，用盐田大面积晒盐，远不如用锅灶煮盐容易控制，因此这帮老派的盐商明知道晒盐法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却不愿意采用。”

“张将军一语道破天机啊，这帮盐商挣的都是敲骨吸髓的昧心钱，把他们都给抄家了，实在是太快人心！”

查抄盐商可不只是大快人心这么简单，收获同样颇丰，光是范家张廷兰就搜出来两千一百万的资产，其实距离范家鼎盛的时期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过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而且几百年的积累，范家拥有大量的古玩珍品，几乎都是价值连城，这些东西暂时还没法估价，但是绝对相当惊人，张廷兰已经安排人手陆续送回了奉天。

另外那些商人为了经营食盐，陆续缴纳了一千五百多万保证金，总共有三十几位实力雄厚的大商人成为了新一代的盐商巨头，他们从范东洋等人手上接过了华北中原几省的市场份额。另外东三省也向他们开放了市场。

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份的民众第一次看到了盐价下降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民众都欢呼雀跃。

对盐政下手，可以说让张廷兰是名利双收，而且在关内打下了一颗钉

子，为以后的布局奠定了基础。

“范先生，现在咱们控制了盐场，你的化工厂成本也能下降不少啊！”

“没错，还要多亏了张将军的支持，现在工厂的厂房已经建设差不多了，部分机器设备也安装好了，咱们的技术人员也在探索生产工艺，另外我听说侯德榜先生在美国购进了一些设备和资料，也准备携带回国，我相信很快化工厂就能拿出产品！”

范旭东信心十足，张廷兰也十分高兴，扳着手指头算算，钢铁、煤炭、化工、造船、机器制造，奉天的工业基础已经有了雏形，下一步就是如何发展壮大，形成体系了。

盐政几百年的旧体制一朝被砸碎，利益的重新调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还有不少琐屑的事情要处理，不过这些已经不需要张廷兰处理了，他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盐业公司，负责全权管理盐场，保证生产工作顺利进行，而且公司还要定期提出食盐的指导价格，把虚高的盐价逐步降低下来，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拙言，拿下来盐政，咱们的关内之行已经圆满了，我爹可是发了好几次电报，让咱们赶快回家呢！”

一提到家这个字，两个年轻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第一个孩子终于要出生了，老张也终于等到了抱孙子的日子。

不过按照张廷兰的记忆，和老张一样，张学良的第一个孩子应该是个女儿，在原本的历史上1916年就出生了，不过由于这个时空张学良结婚稍微晚了一点，加上他也提前进入讲武堂，事情比较多，这个孩子就推迟了小一年。

不管怎么说，张少帅也算是修成正果，成为当爹的人，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他也是坐立不安，干什么都是心神不定，显然在牵挂着即将出世的小生命。

至于张廷兰也很清楚，这次回奉天之后，怕是马上就要成家了，一个女人还在等着他，成了亲，在这个时代总算是扎下了根，不用再像浮萍一样，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是滋味万千。

“汉卿，回去之前，咱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办！”

“什么事情？”

“当然是把范家处理掉，这个祸害竟然打算帮着日本人，窥探东三省的情报，咱们哪能放过他！”

“没错。”张学良也是义愤填膺的说道：“这样的败类不杀难解心头之恨，也要让所有人都看一看，敢打奉军的主意，究竟是什么下场！”

范东洋包括他的儿子范晓荷，还有范家几个核心的成员全都被押到了海边，枪毙之后，尸体拴上石头，直接投进了海底，成为了鱼虾的食物。

解决了他们之后，张廷兰才准备动身，就在他们要登上火车的时候，周学熙、周学渊、周叔弢等人也都赶过来了。

“周公，多谢您前来相送，我回奉天之后，马上就邀请你们到奉天，操办婚事。”

“哼，你以为我们是来送你的？”周学熙略带气愤的说道。

“难道不是么？您还有什么事啊？”

“四叔，五叔是准备去东三省躲事！”周叔弢在一旁笑着说道：“拙言，你

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整个京津都鸡飞狗跳，你拍拍屁股就走了，难道想留下我们周家顶缸么？”

张廷兰这一次进关，坑了老段一把，转回头把八旗王公多半都处理了，又把小皇帝赶出了紫禁城，最后又把那些盐商处理了，这可都是十足的大事情，**烦。

周家原本和这些势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段时间以来周家的门槛就要被踏破了，有人来拜托周家求情，有人过来质问周学熙，是不是准备叛变北洋。

等到了解决盐商之后，更多的商人涌进了周家的大门，几乎门槛都要被踏破了，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周家帮忙，弄到食盐的销售资格。

这些人一波接着一波，让周家不胜其烦，而且他们也清楚，现在还有奉军在天津驻扎着，这帮人不敢明目张胆，一旦张廷兰撤回关内，找他们麻烦，求他们办事的不会少了。

因此周学熙和其他人一商量，赶快都溜了，接着帮女儿操办婚事的借口，周家主要的负责人全都去了关外，家里头只剩下一个老迈昏庸的周老爷子周馥，也没有人敢sāo扰他。

当然周学熙去奉天躲事是一个原因，他还有更深的目的，现在周学熙已经见识了奉军的实力，而且也看出了奉军的潜力，他们拥有清晰的发展眼光，而且不像北洋那样积重难返，也不像南方的**党，只知道空喊口号。

在周学熙看来，奉军是十分值得投资的潜力股，双方必须搞好关系，这次他北上，就是想和张作霖，张作相这些老辈人直接沟通，把友谊建立起来。

火车咔哒咔哒的响着，张廷兰终于回到了奉天，列车缓缓的驶入奉天站，火车站的内外早就鼓乐喧天，站满了欢迎的人员，张作霖，王永江等人全都在场，另外奉天各界，主要官员，只要在奉天的一个不落。

能给张廷兰这么高的欢迎规格，其实也是张廷兰挣下来的，这次奉军入关，收获实在是太大了，首先拿下了热河一省，奉军控制的地盘扩张到了四个省；其次张廷兰拿回了巨额的资金，张勋身上敲诈了一千万，八旗那里拿到了五个亿，解决了范家为首的盐商集团之后，又拿到了五千万以上，另外康有为，段祺瑞，都给奉军送了钱，在紫禁城又搜刮出大量的资金和文物，还有新盐商缴纳的保证金，前前后后加起来，这些钱接近六个亿了。

面对这笔钱，老张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生怕是多写了一个零，好不容易确认之后，老张也是欣喜若狂，因此才如此隆重的接待，火车刚刚进站，鞭炮声音就响了起来，简直就像是过年一般！RS！。

第三百七十四章投资女孩，投资未来

奉军入关一趟，除了收获了大量的资金之外，还搬回了南苑航校大沽造船所，另外京津一带超过三十万民众已经陆续向关外移民，后续还有不少河北一带的民众也向关外进发，再加上不少青年学生也到了奉天，这可谓人财双丰收。

不只是张作霖十分高兴，王永江这个大管家更是欣喜异常，东三省要大搞建设，各种投入相当大，偏偏奉天的经济基础比不得关内的富庶省份，之所以能维持现在的投入局面，其实就是靠各种黑钱和借款在维持。

铲除宗社党，抢夺了大量的资金和土地，收回了中东路，也得到了几千万的收入，向俄国走私也捞取了不少的利润，另外奉天银行掌控了东三省的金融之后，奉军想要拆借资金就变得容易很多了。

靠着这些收入，奉军的各种工程才顺利的推进，但是这些财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全都是暂时性的，贷款额度有限度，对俄国走私是因为列强大战的存在，现在战争已经出现了结束的迹象。

王永江最发愁的就是这些财路断绝之后，奉军靠着什么来维持庞大的投资，移民怎么办，工业怎么办，教育和基础设施怎么办！一连串的问题都摆在了王永江的面前，光靠着东三省现有的经济基础肯定无法实现良性循环，搞不好很多事业就要停止下来。

不过随着这次关内之行的结束，王永江把所有担心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有了这笔巨大的收入，奉军的财政一下子就吃了大补丸一般，在五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只没有问题，还能够大幅度增加投资的规模。

而到了五年之后，奉军各种工厂就走上了正轨，已经能有大量的税收回馈，财政就能良性的运转下去。可以说张廷兰此次关内之行彻底让奉军的发展出现了曙光，王永江哪能不欣喜若狂啊！

张廷兰和张学良刚下了火车，老张和王永江就带头迎了过来。

“拙言，仗打得漂亮，事情办得干脆，好！好！好！”

老张连说了三个好字。显然喜悦到了极点，张廷兰和张学良急忙向老张敬了军礼。

“大帅，奉军完成任务，胜利归来，请大帅训话！”

这时候其他的奉军将士下了火车。在月台之上，整整齐齐的站满了。老张满面春风。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检阅了这些士兵，最后老张走到了所有士兵的前面，大声的说道：“弟兄们，你们给奉军争了光，添了彩。让天下人都知道，在关东大地上，有一支强大的奉军，保家卫国。主持公道。为了奖励大家的功劳，这次军事行动作为日后提拔优先参考的因素，另外每个人奖励大洋十元，休假三天！”

士兵的确十分疲劳，除了打仗之外，查抄家产，审问罪犯，搬运战利品，样样都是体力活，忙碌了这么久，也该休息一下，听到了老张主动给放假，大家伙都欢欣鼓舞。

安顿好了这些士兵之后，周学熙等人也下了火车，和老张正式见面，张作霖显得十分热情：“天下间早有南张北周的说法，周家可是北方实业界的领袖，早就想去拜会了，现在咱们更是一家人了，应该多亲多近！”

“雨帅坐镇东三省，虎威震慑八方，手下都是能征惯战的猛将强兵，才是

当世的英雄，以后还望雨帅能照拂一二啊！”

“没说的，拙言可是奉军最年轻最能干的将领，又是我的子侄，说起来和亲儿子也没有什么区别，咱们以后就是亲家了，在帅府准备了酒宴，给你们接风洗尘！”

老张陪着周学熙等人，一同回到了帅府，酒宴在筹备的时候，老张就把张廷兰叫到了自己的书房之中，陪坐在一旁的只有王永江，显然老张要向张廷兰亲口了解一些情况。

“拙言，有多少收获我和岷源都看了，的确数额惊人，我非常高兴，不过你再给我说说别的情况，北洋未来的走势如何，会不会对奉军产生什么影响？”

张廷兰也早就准备向老张汇报这些东西了，心里头早有腹稿，略微整理一下，就说道：“大帅，可以肯定的说张勋复辟就是段祺瑞一手促成的，老段希望借此拿下黎元洪，虽然咱们搅合了一下，但是老黎的总统之位也坐不长，被赶下去是必然的。有另外一点十分值得注意，就是北洋的直皖两系的矛盾已经彻底浮出了水面，他们都想争夺中央的控制权力，日后肯定会有更加激烈的斗争！”

张作霖微微点头，然后拿出了一份密信，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拙言，这是孙大炮给我送来的密信，他希望奉军能够和他合作，共同讨伐北洋，而且还许诺，只要事成之后，愿意以长江为界，平分天下。”

张廷兰一听孙文来了电报，也十分好奇，急忙仔细看了一遍，孙文在电报之中，全都是恭维之词，对奉军平定了张勋的叛乱多有赞美，但是在最后孙文依旧不改吹牛皮的作风，说西南的诸位都督都已经做好了护法的准备，想要邀请奉军一同行动，从南北一起下手，把北洋的势力彻底铲除。

“大帅，所谓的护法，值得就是临时约法，张勋复辟，把民国的法统打断，段祺瑞就准备借助这个机会，彻底修改临时约法，把黎元洪赶下台，把中央的大权集中到手中。而临时约法是孙文当初在辛亥革命之中通过的，他不忍心政治影响力消失，就联合西南的军阀唐继尧、陆荣廷、刘显世等人，准备搞什么护法运动。不过那帮人才不会听孙文的号令呢，最多这不过是孙大炮自己的美梦而已，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

“嗯，我的看法也是如此。”老张说道：“不过我担心经过此次的事情之后，老段会把注意力放到奉军身上，不如支持一下孙大炮，给他一点钱，让孙大炮在南方多坚持一段时间，也算是给咱们争取发展时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管是孙文一党，还是奉军都想夺取中央的权力，不过双方走的路线不同而已，张廷兰制定的目标是稳步发展，最后水到渠成，而孙文则是不放弃任何机会，不顾一切的拼命折腾。

在历史上孙文也的确接受过张作霖的资助，张廷兰也不排斥这个计划，但是他也知道孙文一党的危险性，因此必须控制好火候，不然就会玩火**。

“大帅，我看可以适当给孙大炮一点支持，不过不能白给他，我们可以出售军火，另外也要对孙文党徒适当的渗透，毕竟如果北洋倒台之后，我们就是正式的敌人了，也不能不防！”

“就按拙言说的办。”老张同意了这个建议，然后老张又说道：“拙言，日本人已经向我提出了抗议，反对奉军建设榨油厂，同时也不满咱们修建吉奉铁路，这段时间日本人在南满不断的制造摩擦，显然居心不良，拙言你觉得

该怎么应付？”

“大帅，这次我查抄了范东洋的家，发现了不少往来书信，日本人准备利用范家的产业，作为情报站，探听关外的情况，虽然我们阻止了这次行动，但是也可想而知，日本人是不会放弃对东三省的野心，甚至说他们的敌意只会越来越大，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王永江这时候也在一旁说道：“大帅，拙言说的没错，日本人已经把咱们当成了对手，越是他们反对的事情，我们就越要加紧行动，只要用最快的速度，让奉军强大起来，才不用担心日本人的讹诈。”

老张的眉头紧皱，有日本这样一个恶邻盯着，奉天肩头的压力的确是沉甸甸的。

“嗯，我暂时让人和日本人敷衍着，至于建设行动一点都不要停下来，究竟该如何发展，你们有没有计划？”

“大帅，这次拙言弄回了足够的资金，我认为咱们可以编制一个五年的长期预算，每年增加投入五千万，首先是工业投资，争取在两三年之内，让奉天所有在建的工厂都运作起来，而且诸如钢铁煤炭的产量还要大幅度的增加。第二点就是在农业上面投资，大量移民，大量的开垦土地，把人和粮食掌握住，其实日本这些年也在东三省进口粮食，供应国内，这也是我们的一张牌，应该利用起来，不能总被日本人要挟，也要反制他们。”

张廷兰十分赞同工农业一同发展的策略，这就好比是人的两条腿一样，不论是哪条腿薄弱了，都会影响奉军的快速发展。

张廷兰又接着补充道：“大帅，岷源先生说的十分有道理，另外我觉得应该在教育上面多投资，加快中小学建设，另外多建专业技校，大量培养中低级技工。再有就是我们要立法，要求女孩子必须上学，要增加女孩入学比例！”

“拙言，让男孩入学还能赚钱养家，可是让女孩早晚都是外姓人，有很多人都不愿意花钱啊。”

“正因为重男轻女，所以我才建议要设立专门的法案，在社会上，虽然男性的工作比例更大，但是女性更多的负责家庭教育，也就是说女性的文化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一代的素养，在男孩身上投资是为了现在，而在女孩身上投资，是着眼未来，绝对不能疏忽。”

第三百七十五章简体字

“拙言，大办教育我也是非常支持，只是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严重缺乏教师，没有足够的老师，学校也建不起来啊。”

“岷源先生，别说学校缺老师了，工厂同样缺乏技术人才，这次从京津一带过来了不少的学生，他们之中就有不少是师范生，我看可以直接招募到学校里面去，另外其他想要从政从军的学生，咱们都给他们提出一个方案，可以适当降低录取标准，但是前提是他们必须到学校里面教三年书。当然成绩靠前的也鼓励他们去教书，这个经历可以作为他们日后升迁的一个依据。”

王永江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办法不错，学而优则仕，国人都喜欢当官，不过在当官之前，要先去当老师，只要条件合适，我看完全可行。

“岷源先生，其实教育的问题我也在反复的权衡，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有针对性的投入，比盲目投资要更重要。”

“拙言，你早先就提过好几次，说是要发展理工科教育，要搞全民教育，要培养实用型的人才，难道这些还不够么，又有什么高论了？”

“高论谈不上，我是觉得实用型人才也分成很多种，就拿技工来说，也分成高中低，我们要向哪个方向倾斜，产生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向中低端倾斜，不要好高骛远，不追求那些浮华的东西，搞教育也不要向那些学者宣扬的要培养什么优秀的公民，要塑造人格，要因材施教。独立发展。这些东西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那是富人玩得东西，咱们这点家业，根本折腾不起，就解决最简单的识字和计算问题，这样降低标准之后，再去寻找老师就容易多了。”

作为一个穿越者，创新是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说起来神圣无比，张廷兰最初也想凭着自己的先知先觉。搞一些大的创新，一下子走在列强的前头。不过经过两年多的思考之后，张廷兰把这个想法彻底抛开了，这根本不现实，就算张廷兰是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也搞不出来。

做出一件新的产品，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的创新。一个是工艺的创新，就比如张廷兰画出了埃塞克斯级航母的图纸，但是如何把图纸上面的东西，变成实物，需要花费的功夫更多，其中涉及到了大量的造船工艺。涉及到材料科学，涉及到工程整合能力，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世界上每年都有无数的全新设计，但是最后变成实物的不足千分之一。这就是工程实现能力。

就算是后世院士一级的专家，他们也只是涉及到一两个领域而已，根本就不可能拥有这种全才型的人物，张廷兰就更是望尘莫及。

而且就算在后世，能玩得起技术创新的国家也少之又少，就连日本人也被评价为创新能力不足，说到底在后世玩创新的就是美欧等少数国家而已。

目前奉天的工业刚刚起步，很多领域还是一片空白，想一步登天肯定行不通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出路了，相反张廷兰找到了一条捷径，那就是模仿和山寨，列强出现了新东西，奉军模仿就可以了，照葫芦画瓢，先弄出来。

做得多了，自然就会掌握大量的工艺技术，到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新的想法，慢慢的做出一些适合需要的改变，渐渐的积累起来，一个初级的科

研能力就能形成了。

然后就可以进行跟踪研究，追赶世界的先进技术，在这个方面，张廷兰超前的眼光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知道追踪的方向，能够避免无端的浪费，追赶的速度能提高很多，其实这条路也是后世中国追赶列强的道路，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是基本上可以确定，是一条成功的路子，要不然也不会美欧国家深陷经济危机，难以自拔，而中国偏偏一枝独秀了。

这样做中国技术水平固然落后于世界，但是也不会差日本太多，毕竟日本也是列强之中垫底的，而且中国还有庞大的体积优势，完全可以靠着资源和人力拼死日本人。这种拼杀就不是悲壮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了，而是红色钢铁洪流淹没第三帝国的模式，这也是最现实，最经济的一条路子。

确定了整体追赶的方式之后，落实到了教育领域，需要培养的就是大量的中低级技术工人，在基础教育领域里面，小学只需要解决识字和算术的问题，到了中学之后，可以接触理化科学知识。如果成绩好，就可以进入大学，进一步深造，甚至可以出国留学，这些人就会成为最顶尖的那一部分人才，作为领军力量。

至于其他的绝大多数，在经过一定的技能培训之后，就能成为合格的中低阶技术工人，靠着他们的操作积累，再有少数优秀人才的带领，奉军未必不能做出一些适合自己的产品，到那个时候，再对上日本人，也就没有什么担心了。

“什么新文化，新思想，还是让那些有闲工夫的大学教授解决，咱们就老老实实的解决生存的问题，我看差不多可以推广简化字了，毕竟字体简化之后，学习辨认就会变得容易很多，识字的人多了，基数增大了，可能出现的人才就多了！”

在后世也存在着繁简字之争，但是如果回溯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汉字一直在简化之中，从大篆，到小篆，在到后来的楷体，汉字不断的被简化，从汉唐开始，中国社会就同时并存两种字体，一个是正体字，一个是俗体字，也就是所谓的简化字。

正体字是在正式的公文，碑刻之中使用，俗体字主要是普通百姓，贩夫走卒，不求美美观，只为了容易书写，方便辨认，到了明朝的时候，俗体字已经被很多读书人接受了，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或许简化字会提前几百年出现。

结果满清窃据中原之后，对待文化呈现了空前的**态度，乾隆皇帝亲自下令，科举考试之中禁止了俗体字的使用，转而全部采取了书写复杂的繁体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文化的极大割裂，上层读书人和底层贩夫走卒之间的文化联系就被割断了，那些知识分子只能埋首故纸堆。

繁体字的复古从本质上和满清剃发易服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在推行奴化教育，驯服知识分子，更好的割裂社会阶层，控制老百姓。

这个愚民政策一直推行了几百年，后世竟然还有一批自诩为学者的人为繁体字招魂，恬不知耻的说繁体字代表着文化传承，如果真的代表文化，那也是代表的奴才文化，是满清的流毒。

而且说到底文字并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载体，中国的几千年传承的不是几个字的写法，而是传承的忠孝仁义，温良恭俭，传承的是君子如玉，勤劳朴实的民族性格，这才是整个文化的核心。

这个核心还在，中国文化就在，其余的文字，衣服等等都是表象，大唐盛世的时候，中国人也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以前的衣冠，转而穿上了胡服，没有丝毫值得大惊小怪，为何到了后世中国人如此在意，说到底还是自信心缺失的表现。

“拙言，推行简体字难度绝对不小。”王永江说道：“军队之中使用了简体字，很多人就找过我，询问是不是奉军也有意全面推开。多数人都是反对的，不过原因也很简单，一点字体简化之后，读书识字的人也就多了，对于现在垄断知识的那些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才编造各种理由阻止。”

“不用担心这个。”张作霖突然在一旁说道：“办事情就是敢不敢的问题而已，盐商传承了几百年，关系盘根错节，相比阻力十分巨大，可是咱们把范家拿下来，受到了多少的反噬？相反马上就有新的商人填补进去，咱们手握枪杆子，腰里别着钱袋子，要想办事情，就大刀阔斧，根本不用害怕。”

“大帅说的没错，我最近找人整理了第一批一百六十个社会上常用的简体字，准备正式公布，并且规定东三省的政府公文必须使用这些文字，然后军队，学校，工厂也都要使用这些文字。”

“等到第一批简化字落实之后，咱们再征集各方意见，推出第二批，文字简化是为了便于书写和辨认，如果能兼顾美观，注意一下字体的内涵，效果会更好。”

王永江不只是民政的好手，本身也相当有魄力，既然有这个想法，王永江就不会退缩。张廷兰在一旁也十分赞同：“岷源先生，大军未动，舆论先行，全面推开简体字，是一件大事情，我准备在报纸上专门设置一个栏目，讲授汉字发展的历程，讲授繁体字和简体字的来历，也宣讲满清愚民的种种措施，把这些东西公诸于众，让天下老百姓去评判，我相信有识之士会认清这个问题的。”

第三百七十六章小登科

教育的事情谈得差不多了，张廷兰又说道：“大帅，日本人的间谍问题必须提高重视，小鬼子经营多年，无孔不入，这次他们竟然准备利用范家的产业为掩护，想要刺探东三省情况，咱们必须提高警惕，做好应对才行！”

日本人不遗余力的在中国安插间谍，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顶着各种的身份来到中国，有浪人，有学者，有商人，有记者，总之一切日本人都有可能是专业的间谍，除掉职业间谍之外，其他的日本人几乎都是兼职间谍。

在军国主义的只配之下，日本人都有义务为了他们的帝国贡献力量，刺探别国的情报，也是他们的职责。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败类也被日本人收到了麾下，日本对奉军已经充满了敌意，间谍行动势必会爆炸性的增长，说不定此时就有大批的情报人员，在拼命的探查奉军的各种情报。

“大帅，情报工作的确应该加强，我有一个人想推荐给大帅，如果让此人管理情报工作，一定能够胜任。”

“岷源，我也一直物色合适的人选，你究竟发现了哪位大才，不妨说说！”

王永江笑着说道：“此人大帅想必也有耳闻，就是常荫槐，常家在黑龙江也是大家族，他的长兄常荫廷和吴俊升是结拜弟兄，他担任过黑龙江第一师军法处处长，办事极为认真严谨，踏实肯干，而且也心思缜密，在最近整顿吏治的时候，发现常荫槐的业绩突出，应该大家提拔。”

王永江推荐了常荫槐。张廷兰也是暗暗点头，杨宇霆都早早的露头了，这位难兄难弟常荫槐也不会太晚了，说起来这两位一同被张学良枪毙，因此而名扬天下。

不过说实话杨宇霆和常荫槐都是人才，也都很有实干精神，比起奉系的那些老人，实在是强太多了。但是这两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野心，张学良最后枪毙了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张小六子没有足够的手段和威望。约束不住这两个人的野心，而这两位也忘了本分，最后才彻底闹翻。

不过从本心来讲，启用常荫槐也算是不错的选择，奉军最初组建情报机构的时候。张廷兰参与过，早就布下了棋子。现在常荫槐接管。张廷兰对他也有足够的控制手段，不怕他翻上天。

“既然岷源推荐了，那就差不了，过两天让常荫槐到奉天一趟，我亲自看一看，如果合用。马上就提拔起来！”

他们已经聊了半个多小时，酒宴早就准备差不多了，老张和王永江、张廷兰匆忙走出了书房。

“周公，怠慢了。还请赎罪啊！”

“雨帅哪里的话，你们谈的是军国大事，理应公事为先，咱们既然是自己人，就不用在意这些小事，我们心里头都有数。”

周学熙当然心里头有数，张廷兰刚一回来，老张就把他带到了书房，密谈这么长时间，肯定说的都是重要的事情，现在看起来张廷兰在奉军当中的地位的确十分特殊，远比不普通年轻人可比，周家能有这么一个女婿，也算是天大的幸运。

酒宴很快就摆好了，全都是东三省最珍贵特产，熊掌、猴头、飞龙等等

一应俱全，而且全都出自名厨之手，周学熙他们也感受到了老张的热情，大家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张笑着对周学熙和周学渊说道：“我让人查了一下黄历，七月十七是个好日子，咱们把婚事就定在这一天怎么样？”

“雨帅，这可没剩下几天了，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周学渊略微有些为难的说道：“婚姻大事，总要好好准备一下，不要有什么疏漏才好！”

“老五，你就不用操心了，我看越早办越好！”周学熙笑道：“别舍不得女儿，早一天嫁女，早一天多半个儿子。拙言不比普通的年轻人，事务繁忙，好不容易有了时间，就赶快把大事情办了，不要拘泥那些俗礼。”

张作霖也笑道：“老亲家，其实婚事在年初我就准备了，本想着四五月份办了，结果出了中东路的事情，然后紧接着张勋复辟，就拖了下来，如果再过一两个月，就到了秋收的时候，东三省上上下下都要忙起来了，现在这个时候正好，热热闹闹的办婚事办了。不瞒你们说，俺老张就要抱亲孙子了，转过年还要抱干孙子呢！”

老张这么一说，周学渊也不好反对了，他就是稍微有点不舍女儿，可是也清楚老张说的在理，而且姑娘岁数也不小了，可不能再拖了，因此也点头同意。

双方说定之后，张廷兰就没有什么发言的必要了，接下来老张就隆重的成立了“婚姻筹备委员会”，自己出任“委员长”，张雨帅这么积极，麾下的委员也不能差了，王永江、杨宇霆领衔，奉天政商各界的人员也都一同参与。

不办不知道，一旦操办起来，张廷兰这两年多积累的雄厚人脉就显示出来了，刘书成、乔瑞轩、宋仲义、范旭东等等商界的达人也都不会落下，姜登选、李景林、郭松龄这些讲武堂的老师学生也要参加。

另外老张的那些老兄弟，吴俊升、张景惠、孙烈臣、汤玉麟、张海鹏、汲金纯、阚朝玺全都出动了。张作相也从吉林动身，赶到奉天，吉林的省长郭宗熙等人也都赶来。东三省边防军一听说自己的长官要举行婚礼，他们也不能错过，孙安虎和秦威等人作为代表，也要参加。

其余的张学良、张学铭、吴凯杰等等小兄弟更不能放过这个大热闹。此外邝荣光、邝景扬、詹天佑等人也都凑趣，送上了一副礼物。

一场婚事，简直就像过年了一般，政商各界，只要有点有点资格的，都想要挤进来，情况比起去年少帅张学良结婚还要热闹。

张学良结婚的时候，这些人更多的是看在张作霖的面子上，才来凑热闹的，而张廷兰和张学良完全不同，他本身已经积累了相当雄厚的人脉，而且手握惊人的权柄，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绝对是能巴结就尽量巴结。

“爹，您老不觉得有点过了么？”

“没事！”张作相笑着说道：“喜事自然要热闹一点，周丫头这段时间一直在吉林，帮着培养军医和护士，听说这是你小子建议的，人家干得十分用心，而且对我还有如夫人都极为孝顺，无论人品样貌，还是见识才学都是不错的，而且又是周学熙的侄女，要是场面办小了，反倒让人家笑话。”

张作相也看出了张廷兰的担忧，因此说道：“你还不用担心雨亭忌惮，为了这么一件事情，根本不值得，雨亭的气度不至于这么小。”

“既然您老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张廷兰和老爹说完之后，就主动告辞，到了后院，周芯瑶正住在这里，刚迈进院门，张廷兰就笑着喊道：“媳妇，我来看你了！”

周芯瑶挑开了帘子，脸蛋通红：“拙言，你别乱叫，没看见这还有别人么！”

张廷兰这时候已经到了门口，他也才注意到在屋里面正坐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她面前的桌案上正放着一摞厚厚的账本，正是乔岚云。

“张先生，您和周妹妹修成正果，我还没来得及贺喜呢！回头我给你们包一个红包，可不能嫌少啊。”

“云姐姐，堂堂商界女王，少了可拿不出手啊！”

乔岚云白了一眼周芯瑶，笑着说道：“什么商界女王啊，还不是给张先生打工的，这些是中东路周围地产的账目，我整理出来了，找个合适的时机，就能往外拍卖了，我估计至少能买到两千万以上。”

“乔姑娘实在是辛苦你了！”

“没什么辛苦的，我也喜欢摆弄这些东西，你们两口子有什么私密的话，就慢慢说，我可要告辞了！”

乔岚云语气之中微微带着一丝落寞，起身就要离开周芯瑶猛地推了一把张廷兰，让他赶快出去送一送，张廷兰也急忙快步跟在了乔岚云的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默默的出了小院，张廷兰几次想说什么，却都欲言又止。

眼看着乔岚云就要走出了大门，张廷兰咳嗽了一声，然后说道：“乔姑娘的心意，我也知道一二，不知道姑娘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一定不会辜负姑娘的错爱。”

乔岚云突然停住了脚步，脸上微微泛起红晕，急忙说道：“张先生，您说的这是什么话，还是赶快去陪新娘子！”说完之后乔岚云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张府。

张廷兰随后回到了周芯瑶的院中，周芯瑶正在翻着那些账本，叹口气说道：“拙言，乔姑娘对你有意思了？”

“芯瑶，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女人的心思啊，不是写在脸上，就是融在字里，乔姑娘都把一切写满了！”

“媳妇，你这都看出来了，怎么还让我送她啊，就不怕出点事情么？”

“哼，你当我愿意啊，可是你要是觉得有所亏欠，麻烦就更大了！”周芯瑶苦笑着说道：“你是大英雄，有人崇拜着，有人暗恋着，小女子要是不精明一点，体贴一点，只怕什么地位都没有了！”

张廷兰一看周芯瑶自怨自艾的小模样，立刻就扑了过来：“媳妇，咱们现在就把好事办了，你就不用担心身份了。”

第三百七十七章新的危机

以往种种事情张廷兰都会参与筹划实施，唯有到了婚事，他就只能充当提线木偶了，人家怎么安排，他就要怎么听着。

随着婚期的临近，各路宾朋也都到齐了，不只东三省的人物，京津一带也有不少人过来，奉军虽然在京津折腾一下，让一些人心里头不舒服，但是奉军的实力摆在那里，你看不惯也要巴结，不然后果很严重，再加上周家还要那么深厚的关系，谁也不能不给面子。

就连北洋的宿老徐世昌亲自来到了奉天，徐世昌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官职了，但是身份还是很特殊的，当年他做东三省总督的时候，张作霖还是他的部下，这么多年过去了，徐世昌已经垂垂老矣，而奉军却是如日中天，让人不胜感激。

除了资历深之外，徐世昌也是这桩婚事的媒人，老张请他出面，帮着说一下。其实请老徐出面更多的是安抚一下王家，原本周家准备和王士珍做亲，双方都有了意愿，还没有最后敲定下来，让老徐出面，王家自然也就不好继续死皮赖脸了，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徐世昌到了奉天之后，不论是从各个方面衡量，张作霖都要给予他足够的尊敬，亲自把徐世昌接进了帅府之中，欢迎仪式也十分隆重。

老徐也是满脸的笑容："雨亭，干得真不错，我当年也在奉天干过，那时候奉天刚刚经历日俄大战，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盗贼遍地。如今雨亭执掌东三省之中，万民乐业，商贸繁荣。看光景一点不逊色京津，这全是雨亭的功劳。"

"徐菊老，奉天能有今天，也和您老打下的好底子不无关系，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您也不必过于谦虚啊！"

"雨亭是越来越会说话了，这次来奉天，我是要当好这个大媒人，咱们不谈公事，只谈亲事。周丫头是我从小看着长起来的，能找个好归宿我心里头也高兴。"

说到这里，徐世昌看向了张廷兰，笑着说道："拙言，我记得当初你陪着雨亭进京。就立刻和朱尔典谈妥了一桩生意，实在是后生可畏啊。"

"徐菊老谬赞了。不过是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已，英国人困窘，因此就有些饥不择食了！"

"顺势而为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啊，想要顺势，总要先看清楚大势。这些年面对着洋人，咱们都是屈膝办外交，光知道他们强大，却不知道他们的弱点。看不透他们的底细，因此才屡屡吃亏。当时袁宫保还和我说起过此事，他说一个年轻人都懂得从洋人手里头赚钱，而政府大员却想不到，实在是失职得很。我记你的字还是袁宫保送的，这可是少有的殊荣，只是转眼物是人非。"

徐世昌叹了一口气，停下了话头，老张在一旁听他拉拉杂杂的说往事，也知道徐世昌不是无的放矢，一定是有目的，因此笑着说道："袁大总统，虽有错误，但是依然有功于国家，算起来没有大总统的提拔，也没有张某的今天，大总统虽然不在了，这份情分可不能忘了。"

"雨亭忠义天下皆知，我这个糟老头子有一句话要和雨亭说说，段芝泉为人虽然有些刚愎自用，但是也是一心继承宫保的事业，为了这个国家操劳，

你们同为国家的柱石，应该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绕了一圈，徐世昌终于说到了关键上面，他其实也是带着使命过来的，主要想借助这次婚事的机会，说和一下奉军和北洋的关系，让老张别和段祺瑞对着干。

张作霖也点点头：“徐菊老，雨亭戍守东北，就要保证三省的安宁，以山海关为界，北洋不叩关，奉军不南下，政务上东三省自然要尊奉中央的命令，但是中央同样也要尊重奉军的利益，不能搞出卖东三省资源的事情。”

“雨亭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徐世昌笑道：“都说不提公事，又扯到这上面来了，实在是有些老了，总犯糊涂。”

在座的人心里头都暗笑，这位北洋的宿老从前清就混得风生水起，一直到了现在，何曾糊涂过，不过大家也不点破。北洋需要安定局势，奉军需要休养生息，抓紧时间把工农业基础奠定起来，这时候可不是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和平是最好不过的了。

媒人到场了之后，婚事的筹备也就差不多了，到了正日子，各界宾朋齐集一堂，热闹非常。不过新郎官张廷兰也遇到了一点麻烦，就是着装的问题，如果按照西方婚礼，雪白的婚纱配西装，张作霖和张作相他们肯定看不惯。

同样如果是穿着马褂一类的，张廷兰还不愿意，毕竟这身装束都是满清留下来的，最后思前想后，张廷兰干脆直接穿军装，剪裁合理，做工考究的中将戎装穿着在身上，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气神。

另外周芯瑶的新妆也要费一番周折，最后采用了汉服基本的款式，用上了大红的颜色，衣服上面并没有绣龙凤呈祥，鸳鸯戏水之类的东西，只是简单的绣了一点兰花，袖口衣襟选用了明黄色，绣着梅花，加上了长长的裙摆，和婚纱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又透着东方的喜庆和华贵。

头上也没有弄凤冠之类的头面，只是简单的点缀了一些珠宝发簪，不过这样拾掇出来，一切都显得十分合适，没有过分奢华炫耀，又不失吉庆祥和。

红绿的宝石翡翠，映衬着周芯瑶白皙的脸庞，显得分外的动人，一个英武的军官，一个妩媚的娇娘，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竟然全都有一丝的失神。

不只是他们两个，其他人也都如此，少帅张学良更是忘不了这种热闹，他急忙拍了一下有些发呆的摄像师。

“别傻站着了，赶快拍成照片，拙言，这身衣服被你想绝了，只怕让别人看到之后，这以后结婚的服装就定了下来，比起婚纱喜庆，比起凤冠霞帔之类的新cháo，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你要是愿意，也可以再结一次婚么？”

“拙言，你今天最好和我客气一点，不然我们这么多人，今天一起去闹洞房，我看你怎么收场”

说话之间一帮小兄弟都凑了过来，张学铭、吴凯杰、冯庸、张绍兴、汲勇华，后面还有一个张廷枢，阵容相当的强大，奉军的这些纨绔败类齐集一堂，而且一个个都带着坏坏的笑容，十足的居心不良的模样。

张廷兰看到之后，也是一阵头大，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办法，谁叫习俗如此呢。拍了新婚照片之后，周芯瑶被簇拥着回到了城外的庄园。一转眼到了

下午三点，是老张几个人亲自选定的吉时。

张廷兰在一帮小兄弟的簇拥之下，一同前去迎亲，而此时张廷兰也骑上了汗血宝马流光，此时的流光已经差不多彻底长大了，比起别的战马，几乎都高出了一个脑袋，面对其他的战马，就好像一个神气十足的王者一般。

或许是知道今天是主人的大喜日子，流光格外的听话驯服，老老实实的，一点都不添麻烦，淡金色的皮毛也被刷洗的光洁无比，在阳光之下，仿佛是金色的雕塑一般，雄健威严。

看得这帮小兄弟羡慕异常，拥有这么一匹好马，果然比什么轿车拉风多了，怪不得张廷兰不愿意安排使用轿车呢，大家簇拥着威武的新郎官，到了城外，迎来了新人。

周学渊亲自牵着女儿的手，把她交到了张廷兰的手上，老头子脸上也显得十分激动。

“不准亏待芯瑶，不然老夫绝对不客气！”

“您老放心。”张廷兰拉着佳人的玉手，将她迎回了府中，又按照传统的礼节，向张作相行礼，答谢了媒人徐世昌，婚礼也到了最热闹的**，所有到场的宾客一同喝彩，频频的举杯，显得热闹异常。

张廷兰也只得打起精神，勉强招架，一连走过了几个桌子，突然张廷兰的侍卫长沈华快步走到了张廷兰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张廷兰的心里头就咯噔一声，不过他还是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常，而是和这些人频频举杯。

招待了一圈之后，张廷兰才佯装不胜酒力，离开了大厅，快步来到了一旁的单间之中，只见里面坐着两个身高马大的俄国人，正是远东的总督菲力斯和他的心腹克雷奇科夫。

“张，听说今天是你的婚礼，我要祝贺你，这是我的一点礼物！”

张廷兰扫了一眼名贵无比的宝石项链，然后就转过头看着菲力斯：“老朋友，如果你真心祝贺我的婚事，今天你就不应该过来！”

菲力斯无奈的耸了耸肩，苦笑着说道：“我也没有办法，李沃夫下台了，临时政府落到了克伦斯基的手里，他一直把失去中东路看成俄国最大的耻辱，正试图调动兵力，向远东地区集结，这一次他派出了空中力量，足有二十架作战飞机，我知道你们还没有空军，如果不做好准备，恐怕会吃大亏的！”第三百七十八章再度北上自从俄国二月革命之后，整个政局一天三变，动荡不安，不过渐渐的临时政府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压制住了多数党的势头，国内的局势也稍微稳定了一下，刚刚喘口气的临时政府就把目标放在了东西两头上面。

在西边俄国和德国的战斗还在继续，究竟是否继续打下去，也成为了俄国争论的焦点，另外在东方，奉军夺回了中东路，这也让俄国上下感到了奇耻大辱。多少年一来，西方白人都有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们在面对其他人种的时候，战无不胜。

但是偏偏俄国就是个一个例外，惨败在了日本人的手上，成为了世界的笑柄，结果又被中国人打败了一次，失去了至关重要的中东路，对于俄国统治集团来说，这几乎是不可容忍的事情。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总理李沃夫很快就倒台了，由克伦斯基继续执掌临时政府，克伦斯基并不甘心就这么失去中东路，这个家伙多次说在中国人面前只要退缩一步，就会退缩第二部步，第三步，甚至有可能整个远东都处

于危险之中，俄国必须采取强硬的行动，教训中国人。

或许这就是小偷强盗的心态，他们知道远东都是从中国人手中夺取的，一旦中国人强大起来，肯定就会夺回去的，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克伦斯基才筹划着对远东增兵。

“张，我是很想帮助你，但是俄国的局势变化太快了，克伦斯基已经准备把我再度赶下去，这是一个愚蠢透顶的家伙，他除了会说大话。吹牛皮之外，根本没有实际的本事！他根本就不明白，俄国最主要的敌人不再外面，而在内部，那些多数党不彻底铲除，俄国就永远难以安稳下来，在这个时候向外用兵，绝对是傻瓜的作风。”

张廷兰也点点头，很认同菲力斯的判断，不过他苦笑道：“不管如何。既然克伦斯基选择了战斗，我就要全力应战，彻底把他打疼了，让他知道奉军的厉害。”

“张，虽然我是一个俄国人。但是我也由衷的希望你把克伦斯基打醒，让他专心对付那些多数党。祝你成功！”

菲力斯嘴上说的好听。不过张廷兰知道这家伙其实是想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位置，如果克伦斯基在对外的战争之中，取得一点胜利，他的威望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到时候处理内政也会容易很多。

其实内外事务是一体两面，说不定克伦斯基正是看到了对付多数党出现了困难。因此才迫切想要通过对外战争，树立自己的权威，摆脱国内尴尬的局面。

不过对于这种想法，张廷兰只能说他打错了算盘。想要在奉军身上讨便宜，那是痴心妄想。菲力斯不能在奉天待时间太久，送信之后，张廷兰就把他送走了，然后才回到了大厅之中，宾客还在欢饮。

张学良正提着一个酒壶四处敬酒，一看张廷兰出现，他急忙冲了过来：“拙言，这是你的大喜日子，可不能躲了，来来来，咱们好好喝几杯。”

说着张学良就给他斟酒，这时候一旁的冯庸突然走了过来，笑着说道：“六哥，拙言说不定又有什么事情，还是咱们喝酒！”

冯庸心思显然比张学良要细一些，张廷兰这个时候出去了，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毕竟张廷兰和他们这些处在底层的年轻一代不同，每天都要日理万机，即便到了婚事，也不能放松，其实冯庸的心里头还有点心疼这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哥哥了。

原本冯庸和张廷兰之间还有一些成见，不过就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冯德麟也卷入其中，老冯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判断，认为复辟还有希望，甚至试图召集旧部。

结果复辟很快就被消灭了，冯德麟成了通缉的要犯，不过却被张廷兰给抓住了，面对这位昔日的奉军前辈，张作霖和张作相的老大哥，张廷兰也不能过分，甚至没有走漏一丝风声，就直接安排人秘密的把冯德麟送回了老家。

对于冯家来说，这可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情面，冯庸十分感激张廷兰，因此两个人的关系也改观了不少。

张廷兰却笑着说道：“天大的事情也没有婚事大，咱们都要尽兴，有什么事情都以后再说。”

说着一伸手，接过了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张廷兰又和这帮小兄弟不断

给各桌的宾朋敬酒，大家都喝得十分畅快，一直热闹到了小半夜，大家才簇拥着张廷兰，到了洞房之中，新娘子还在这里等着呢！

张廷兰浑身上下都透着酒气，不过好在头脑十分清醒，晃晃悠悠的走了进来，一眼就看到了床边坐着的周芯瑶，此时周芯瑶还是一身的喜服，正在略带焦急的坐着，一看张廷兰一身酒气的走了进来。

她急忙走了几步，扶住了张廷兰，略带埋怨的说道："拙言，你又不是小孩子了，难道还不知道酒多伤身么！"

"当然知道了，不过今天不同以往，媳妇进门，能不高兴么！"

说着张廷兰就伸出了大手，拦住了周芯瑶的纤秀的腰身，手指微微一触，细腻柔滑，又充满了弹性，隔着衣服也能感受到一股温热。

张廷兰索性把周芯瑶拥在了怀中，两个人紧紧的贴在了一起，强健的胸肌对着高耸的峰峦，小腹提着小腹，脸对着脸，他们也玩闹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彼此，没有如此清晰的感受对方的气息。

周芯瑶的脸蛋红扑扑的，仿佛熟透了一般，除了娇羞，竟然不知所措了，张廷兰的一双大手在她细滑的背上不断的游动，渐渐的一股燥热之感在两个人之间升腾起来。

张廷兰的嘴唇也贴在了周芯瑶的嘴唇之上，口舌相交，两个人都有些迷离，张廷兰的舌头撬开了紧闭的牙齿，少女清新的味道让张廷兰格外的迷醉。竟然比起那些美酒都让人回味无穷，如果能一直这么沉醉着，怕是什么大事都可以抛开不顾了。

一直持续了两三分钟，周芯瑶终于恢复了一丝冷静，她轻轻的推了推张廷兰："拙言，先把这些外衣脱去，我在服侍你洗漱一下，那边还有醒酒汤呢！"

张廷兰恋恋不舍的松开了双手，周芯瑶把他安顿在了床边，两个人的礼服全都脱了下去。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周芯瑶把一碗早就准备好的醒酒汤端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媳妇，你喂我怎么样？"

周芯瑶微微点点头，轻轻的用汤匙往张廷兰的嘴里送汤，张廷兰则是目不转睛的看着她。新婚之夜怕是一个女人这辈子最漂亮动人的时刻。

周芯瑶绝对算的起是顶尖的美女，而且还是那种越看越动人的类型。乌黑的头发已经被解开了。长长的垂了下来，柔顺的头发如同绸缎一般，轻轻的捻在手里，手感美妙到了极点。

在青丝之间，是白皙嫩滑的脸庞，眉眼。小巧的鼻子，红润的嘴唇，五官精致到了极点，目光下移。细长的脖颈，嫩嫩，竟然如同天鹅一般。

佳人身体柔嫩，但是胸前的双峰却是十分高耸，显出了十足的分量。周芯瑶也注意到了张廷兰迷醉的目光，她的心里头竟然也涌动起了一丝的甜蜜。

女为尤己者容，能得到心上人的欣赏，这绝对是对一个女人容貌最大的嘉奖，张廷兰轻轻的伸出大手，覆盖在了她的半边胸脯之上，佳人身躯微微的颤动一下，不过却没有闪开。

张廷兰的大手轻轻的拂动，每一寸的肌肤在手边划过，那种感觉简直难以言说，渐渐的张廷兰的手上加大了力气，山峰不断的变幻着形状，显示出惊人的弹性。

在大力的揉动之下，周芯瑶的喉咙里头也忍不住发出一丝低沉的呻吟，身体里头涌动着热流，越来越强烈。

“拙言，你别胡闹，快点先把醒酒汤喝了！”

佳人的抗议很是无力，张廷兰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是得寸进尺。

“芯瑶，还是你喂我！”

“我现在难道不是在喂你么？”

“我是说用你的小嘴喂我，媳妇，你就答应了！”

周芯瑶脸蛋通红，她微微低着头，缓缓的将一口醒酒汤吞在了嘴里，然后红润的唇印在了张廷兰的嘴上，浸润着佳人口水的液体缓缓的流进了张廷兰的嘴里，滋味美妙到了极致，简直就是琼浆玉液，难以形容。

“媳妇，王母娘娘的瑶池仙酒也不过如此！不过说起来神仙也是千年才有一次大宴，咱们在人家却能天天享受，看起来真是神仙不如凡人。”

“美得你，只有今夜，人家任你的摆布，不过今夜之后，你就要老实的听我的，不然就让你跪搓衣板。”

“既然只有一次，那我可要更好的享受一下了，赶快接着喂我，你可都答应了啊！”

周芯瑶脸蛋微红，有依法喂了几口，张廷兰是心满意足，两个人简单的洗漱了一下，相拥对坐，趁着昏黄的灯光，美人更加娇艳，洞房之中也更加迷离。

张廷兰显然不满足于隔靴搔痒，是时候更进一步了，一双大手，将佳人的小衣除去，一具洁白的玉雕渐渐的显露在了眼前，一切都仿佛是上天特意雕琢的一般，透着无穷无尽的吸引力。

张廷兰看的口干舌燥，也将自己快速的脱光，长期混在军营之中，加上有目的的锻炼，从外表看张廷兰还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但是身上肌肉已经十分壮健，发动的胸肌，整齐的腹肌，胳膊腿也格外的粗壮，充满了征服的力量。

而且在肌肤之上，隐隐的还有几处疤痕，都是在战场上面留下来的，不过丝毫没有影响美感，反倒平添了几分野性的吸引力。

两个人互相抚摸着对方的躯体，感受着对方的温度，喉咙之中渐渐的发出了呻吟。显然都已经被对方彻底吸引住了，也都做好了抛开一切的准备，放心大胆的把自己完全的交给对方。

渐渐的，两团火热终于融合到了一起……

一转眼一夜已经过去了，张廷兰早早起来，正在整理身上的军装，周芯瑶也缓缓的从睡梦之中醒来。

“拙言，你是不是有事情要处理？”

“嗯，昨天菲力斯来送信了，俄国要有军事行动，必须要认真应对，昨天没想告诉你！”

周芯瑶点点头：“你当我昨天没看出来么，要不然会那么纵容你么？我帮你整理军装！”

周芯瑶缓缓的爬起身体，隐隐的一丝疼痛还在刺激着神经，不过她依旧一丝不苟，仿佛是在进行着宗教仪式一般，为自己的丈夫祈福！

第三百七十九章打飞机

张廷兰刚刚拾掇完毕，卫士长沈华就在外头探头缩脑的，似乎有什么急事。张廷兰心中也暗道侥幸，幸亏自己抢时间把婚事办了，不然说不定又要拖到了什么时候了。

不过新婚第一天，就撇下新娘子，张廷兰的心里头也很过意不去，轻轻的拥着周芯瑶的娇躯，对她说道：“媳妇，现在奉天休息两天，然后你就到哈尔滨吧，只要战事缓和下来，我就过去陪你！”

“嗯，拙言，你不用担心我了，反倒该注意自己的安危，俄国是列强之一，虽然你赢过他们，但是在战场上瞬息万变，千万要多加小心啊。”

“媳妇你放心吧，我估计这次就是边境冲突，关键是怎么把握火候，我亲自过去，就是为了避免爆发大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说着张廷兰轻轻吻了一下娇妻的额头，然后转身出了新房，沈华正在外面等着呢。

“您起的真早。”

“哼，别说没用的，你有什么事情要来找我？”

“陕北出事了，在奉天的所有文武大员都到老虎厅了，大帅没有让人找您，不过我觉得这种大事情，不能耽搁！”

张廷兰点点头：“你做的没错，正事要紧，的确应该通知我，这两个月的奖金就没有了！”

沈华一听张廷兰夸他，还有些欣喜呢，可是转过话头，就把奖金给扣了，他顿时就傻眼了，这位主子未免太难伺候了，怎么做对了，还扣自己的钱，沈华只觉得比窦娥都怨。

“沈华。你也别觉得委屈，你给我办事，总要把情理二字拿捏好，你来通知我，是重了理，但是却让我觉得你不知道关心我，因此就失了分。”

“长官您说得对，我再斗胆问一句，如果我心疼您新婚，不来通知。是不是就能加分，不扣奖金了？”

“那就是没有大局观，不懂轻重缓急，一样要扣奖金。”

沈华一听，顿时脸上就和苦瓜一样：“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要不您给我出个主意。我究竟该怎么办？”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又不是侍卫长，问我干什么！”

沈华一下子被噎住了，左思右想，也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能垂头丧气的跟在张廷兰的后头，他们很快就到了帅府。在里面已经聚集了不少文武大员，老张正坐在中间，一看张廷兰过来了，老张露出了笑容。

“拙言。昨天可是你的好日子，本来不想叫你过来的，没想到你自己过来了，那就正好，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看看陕北的问题该怎么办吧。”

张廷兰坐下之后，早有副官把整理的文件送到了他的面前，张廷兰简单的看了看，才把情况弄明白。原来陕北的问题是孙大炮煽动起来的，老段消灭张勋之后，公开反对临时约法，孙文觉得是动了自己的命根子，因此打出了护法的旗号。

派出了陕西籍的民党人士焦冰返回陕北，组织所为的护法军，反对段祺瑞和陕西都督陈树藩。在辛亥的时候，陕西一带就有民党的基础，另外近些年来，陕西的民生凋敝，前后管理陕西的都督陆建章和陈树藩都是搜刮无度

之辈，民怨沸腾。

而且陕北又是刀客横行的地方，民风剽悍，这些因素叠加到了一起，陕北已经成了一个火药桶，已经有了喷发的可能。

“老段感到了陕北的危局，已经开始调兵遣将了，不过现在北洋的兵力也不充足，主力还要调到长江一线，和西南的人马对抗，因此剿灭陕北民军的任务肯定会落到周围各省身上，我认为这或许是奉军乘机扩张的一个好机会！”杨宇霆在一旁说道。

扩张地盘对于军阀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地盘越大，官职就越多，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大了不少，在座的众人之中，最积极的就是张景惠，老兄弟之中，除了汤玉麟之外，只有他还没有捞到一省封疆的位置。

自从孙烈臣统领了热河之后，张景惠就在不断寻找机会，想要高升一步，因此他最为积极的说道：“大帅，我认为咱们应该主动请战，把军队派到陕西去，最好乘机把整个陕西都吞下来，这样咱们在西北就有了立足之地。而且我看民军都是一帮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奉军的对手，我愿意主动请令，率兵到陕西剿匪。”

张景惠主动请战，老张的眉头微微一皱，心里头暗叫豆腐张的名字，这位五哥想当官想疯了，根本没有理解老张的心思。

现在陕北只是有了一点风声，还没有真正出现起义，也没公然打出旗号造反，这个时候跳出来请战，只会引来段祺瑞的猜忌，绝对是得不偿失的事情，老张招呼大家过来，其实是想商量一下，究竟该怎么下注的问题，结果张景惠毫不犹豫的站在了北洋一边，显然没有领会老张的心思。

“陕北如果真的出现了乱局，的确是出兵的好时候，不过咱们奉军不能给别人当枪使，如果老段不求到咱们头上，我看还是不要出兵的好，坐山观虎斗吧！”孙烈臣在一旁也说话了，他的话还是相当有分量的，老张也是频频点头。

张景惠还想再争取一下，因此说道：“大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咱们好几万大军，总不能不用吧？”

“不是不用，而是不够用啊！”张廷兰一开口，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拙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又出现了什么问题了”

“大帅，俄国方面向远东增加了兵力，据说还调动了空中力量，现在中俄沿线都要做好战斗准备，随时迎击来犯之敌，如果一旦和俄国打起来，咱们恐怕没有多少兵力能外调了。”

虽然俄国败在了奉军的手上，但是俄国还是实实在在的列强。任何军队的调动，都足以让奉军上下提高警惕，老张一听有这样的事情之后，更是立刻当机立断，要全力应对俄国的威胁，陕北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

其他人陆续离开了老虎厅，张廷兰又留了下来，老张拍了拍他的肩头，十分感慨的说道：“拙言，要想对付俄国人。奉军上下非你莫属，只是刚刚新婚，就让你北上，我也于心不忍啊。”

“大帅，这是职责所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俄国虽然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已经外强中干。不足为虑。其实陕北民军一旦闹起来，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奉军的势力就可以深入到西北，不过不能直接帮着北洋出兵，那样根本就划不来！”

老张一听这话，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拙言见识的确高明。民党给我送来了密信，让我支援陕北一批军火，得到武器装备之后，他们就正式起义。可是我现在还有些举棋不定，不知道该不该支持他们。"

"大帅，我看应该支持，民军闹得越大越好，其实不限于陕西一地，周围的绥远、甘肃、山西等地最好都乱起来。只要局势乱了，奉军就有了浑水摸鱼的机会，另外咱们的军工业陆续走向了正轨，等到钢铁厂正式投产，咱们的军火生产还会有很大的提高，到时候这些东西总要有一个市场吧，西北就是最好的选择！"

老张听到了这里，显然十分满意，不住的点点头："就按拙言说的办，先送过去一批军火，然后再看看民党究竟能折腾到什么地步。"

陕北的问题有了方略之后，其他人完全可以处理了，根本不用张廷兰搀和，他的主要任务还是放在了俄国的身上，经过简单的准备，张廷兰就立刻北上，孙安虎、姜登选等人也一同北上，协助张廷兰对付俄国人。

随同他一起行动的还有几个南苑航校的学生，再加上仅有的两架飞机，现在南苑航校已经搬到奉天，正式更名为奉天航空学校，师生的待遇都提高了不少，而且教学科研的经费也增肌了一大块，师生们都十分满意，只是唯一的问题就是飞机还严重缺乏，教学工作受到了一点影响。

张廷兰也经让身在美国的巴玉藻帮着想办法，能买到飞机就买，如果买不到，就弄一批发动机回来，自己生产，好在眼下的飞机不算很复杂，只要解决了发动机问题，凭借着奉天的工业基础，应该能弄出来。

"总司令，听说这次俄国人也会有空军参战，别看我们只有两架飞机，一样可以和他们拼命，您能不能给我们出战的机会啊！"何士龙在火车上就主动请战。

"有斗志很好，不怕牺牲也不错，但是没有脑子就不行了。俄国的飞机和飞行员都和德国人拼过，他们的经验技术远在咱们之上，飞机的质量和数量也压倒咱们，你们和他们不是战斗，而是送死，记住勇士和莽夫只有一线之隔，你们要做勇士，不要做莽夫！"

"多谢总司令教诲！"何士龙脑袋垂了下来："您不让我们上战场，那我们背上还有什么价值啊？"

张廷兰笑道："有，当然有了，你们要知道奉军士兵很多都没见过什么是飞机，因此会出现本能的恐惧，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你们的两架飞机就是帮着士兵熟悉飞机的，然后再去摸索对付飞机的办法。"

其实一战期间的飞机十分简陋，飞行高度低，速度慢，利用高射机枪就能把飞机打下来，最关键的就是士兵要沉着应战，不能慌乱，张廷兰这次带着飞机北上，就是给士兵练胆的，正所谓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

"你们也不要失落，很快咱们也会研制出自己的飞机，到时候你们就能和俄国飞机真正的较量了！"

安抚了这些飞行员之后，张廷兰的火车已经到了哈尔滨，刚刚下了火车之后，边防军就连续送来了几分报告，在边境线上连续多次出现了俄国飞机越境的情况，俄国人欺负奉军没有空中力量，因此肆无忌惮的前来侦查，还大肆的投掷炸弹，袭击边境线上的村落，足有三十多个百姓死在了俄军的攻击之下。

张廷兰看完了报告之后，急忙把孙安虎等人都找了过来："诸位，俄国飞

机如此猖獗，必须给他们迎头痛击，我们必须马上拿出一套应付飞机的战术出来！”

简单的交代一下，张廷兰就带着手下将领来到了训练靶场之上，在他们的面前摆着一个古怪的三脚木架，上面安放着一挺重机枪，枪口呈现七十度角，斜对着天空。

“这是我们临时制造的高射机枪架，连接处已经专门加强了，能够承受机枪的后坐力，正式的机枪架还在研制，目前只能用这个应付一下了！”

第三百八十章当头一棒

技术人员演示了一下机枪的使用方式，在场的众人都是老行伍，看过之后，就明白了一些使用要领。

“总司令，这种机枪虽然能对空射击，但是精确度肯定有问题，或者说在地上打空中，天然就处在劣势，想要打中，必须要集中火力，全力对付一两架，说不定还能奏效！”孙安虎在一旁说道。

大家都点点头，姜登选在一旁插话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士兵的心理素质，防空部队要做好付出重大牺牲的准备，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冷静镇定，不然自己阵脚乱了，就没有办法了，因此训练很重要。”

“大家说的都对，现在就要把部队的机枪快速集中，改装成高射机枪。”张廷兰说道：“这次我还带了两架飞机过来，就用这两架飞机作为演习工具，模拟俄国的飞机，让士兵们快速熟悉战法！”

“嗯，很多士兵害怕飞机，就是因为没有见过，只要多看一看，也就不会害怕了，胆子就是这么历练起来的！”孙安虎也立即着手组建防空部队，同时进行演练，争取让防空部队快速形成战斗力。

见识了高射机枪之后，大家的心里头总算有点底儿，至少再面对飞机不用一味挨打，也能拥有反制的措施，这几天肚子里头一直憋着一股怨气，正好能发泄一下。

“防空不只是打人而已，咱们还要学会挨打，要马上拟定出一个简明的防空手册，在飞机经常出没的地区要安排观察人员，一旦发现情况，立刻报警。然后组织百姓疏散躲避，还要修建一些防空洞之类的设施，咱们不光是为了应付眼前的俄国人飞机，以后的战争，空中力量一定会成为主角之一，现在就要让老百姓有个防空的理念。”

张廷兰已经知道这次俄国人只派出了二十架飞机，作为一战的老式飞机，能给奉军造成的伤害实在是有限的很，最多是打击一下民心士气而已。不过张廷兰很想借助这次机会，把防空的理念灌输下去。不只是军队，普通的百姓也要有这个理念，以后不论是中日爆发战争，还是中俄之间的战斗，空中力量参加是必然的。老百姓绝对不能陌生。

任务布置下去之后，奉军就高速的行动起来。部队在训练如何对付飞机。也安排了专门的人员，向边境地区的百姓宣讲如何进行防空。俄国人的飞机主要sāo扰两个方向，首先就是满洲里，这临近俄国远东重镇赤塔，物资运输便利，俄国兵力也比较强。

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在黑龙江的沿岸。有黑龙江作为屏障，俄国人的飞机可以肆无忌惮的飞临中国上空，袭击黑河，爱辉等地。给边境的民众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另外俄国人在黑龙江上还有部分潜水炮舰，也在不断的巡逻，中国的渔民也受到了一些损失。

面对嚣张的俄国人，张廷兰深知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教训，让这帮家伙知道疼，知道痛，这样才能有力的打击俄国对东三省的野心，只要再挨过两三个月，俄国空前的大乱就会爆发，那时候就是奉军浑水摸鱼，揍俄国人了。

奉军在全力备战，同时俄国人的越境行动越来越嚣张，几乎每天都有飞机越过边境线，大摇大摆的在中国领空飞行，不时就会攻击地面目标。

这些俄国飞行员都十分的凶残，他们除了会轰炸一些重要的建筑之外，最大的兴趣就是杀人为乐，追击中国的军民，利用机载机枪把中国民众击毙，看到了满地的残肢断臂，淋漓的鲜血之后，这帮俄国飞行员就像野兽吞食了猎物一般，满意的离开了。

“总司令，俄国人的越来越嚣张，我看咱们应该马上迎战，给他们迎头痛击，让这些俄国人知道厉害！”

面对着部下的请战，张廷兰眉头微皱：“打俄国人是必然的，但是必须要找好机会，那么长的边境线，如果把防空机枪都飞散布置，根本起不到作用，我们必须摸清楚俄国人攻击的习惯，然后给他们一个狠的，不能盲目出击。在找到机会之前，大家一定要忍耐一下，俗话说骄兵必败，让俄国人飞行员暂时嚣张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不好的！”

张廷兰压制住了部下急切求战之心，耐心的派遣大量的人员观察俄国飞机出动的规律，他们攻击的习惯，渐渐的一套清晰的数字展现在了张廷兰的面前。

“总司令，俄国飞机多数从满洲里的西面出动，进入中国境内之后，能够飞行一个小时左右，根据我们的估计，在边境线二十到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就会有一个俄国人的飞机场。

而且他们喜欢沿着中东路发动攻击，毕竟铁路沿线人口稠密，重要目标很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袭击都出现在铁路沿线。这些俄国飞机员生性嗜血，喜欢攻击普通百姓，以虐杀为乐，另外他们的飞机载弹量其实很有限，造成的损失也不算严重，只是在民心士气的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边境线上的百姓都惶恐不安。”

姜登选把总结的规律向张廷兰汇报了一下，张廷兰一面听着，一面仔细观察着地图，渐渐的一个作战计划勾勒出来了。

“既然俄国人那么喜欢杀人，咱们不妨就给他们一个诱饵，让这帮混蛋上钩，大家认为如何？”

“总司令，您有什么计划就说一下！”

“我准备让防空部队化装成铁路维修人员，佯装抢修线路，把俄国人飞机吸引过来，然后再集中火力，把他们的飞机打下来！”

“这个办法办法不错，俄国人既然喜欢在铁路线游逛，他们肯定会上当的。”孙安虎当即表示了赞同。

“哥，要不咱们干脆再安排一列火车，装成火车也损坏了，停在了铁路旁，咱们可以改装几节车厢，把防空机枪藏在里面，等到俄国飞机出现之后，就袭击他们。这样做反应速度更快，而是车厢加厚之后，还能防御一般的子弹和弹片。”

张廷枢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张廷兰顿时眼前一亮，这个主意也不错，他点点头：“我们尽快把计划完善起来，让俄国人也尝尝苦头。”

多少天来一直挨打，奉军的上下已经满是怒气了，现在终于有机会反击了，大家的心里头都十分兴奋，所有人不断的开动脑筋，让作战方案更加完善，同时也在等待着更好的战机。

这次克伦斯基派到远东的俄军指挥官就安德烈，他手上一共有一万七千多名步兵，五千骑兵，还有二十架作战飞机，总兵力两万多人，占到了远东兵力的一半以上。

如果放在往常，安德烈有胆子凭着这些部队，直接杀到北京城，毕竟在他看来，中国都是一群懦弱无能的土著，根本没有抵抗俄**队的勇气，当初八个国家，不到两万人的部队，就能把中国的首都分区占领，俄国人自己也完全能够做到。

不过等到中东路一战结束之后，俄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就发生了极大的扭转，中国人并不是一群懦夫，他们同样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

到了远东之后，安德烈一改俄**官嚣张的作风，只是动用了空中力量，对东三省进行了sāo扰，并没有敢直接派出地面部队。经过十几天的空中袭扰之后，安德烈的信心终于又膨胀了起来，从空中的袭击之中，安德烈清楚的知道中国依旧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他们并没有空中力量。

面对俄国的飞机，他们只能仓皇逃窜，狼狈不堪，恢复了信心之后，安德烈已经做出了决定，只要再试探几次，奉军依旧没有什么有效的反击，他就动用地面力量，把失去的中东路抢回来，这样他的名字一定会写在俄国的历史上，洗刷了俄国的耻辱，成为了伟大的征服者。

为了更好的教训奉军，安德烈一共集中了六架飞机，这几乎是他手上全部力量的一半，在临行之前，他勉励了所有的飞行员，让他们勇敢的去教训中国人，把他们都打成碎片。

这些俄国飞行员也都信心满满，他们驾驶着飞机，晃晃悠悠的升空了，向着中国境内飞去。经过连番的袭扰之后，中国方面也有了足够的经验，沿途的百姓早都隐藏起来，俄国人一直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目标。

他们就这样沿着中东路，不断的向前搜索，就在铁路线上，他们突然发现了一列临时停靠的列车，在列车周围有大量的工作人员，似乎在抢修铁路线路。在火车的车厢里面还不时有人影晃动，这下子俄国飞行员全都兴奋了起来，一列不能动的火车，就是一个最好的靶子，他们等待的目标终于来了。

两架俄国飞机就向发现了猎物的老鹰一般，快速的扑了下去，他的飞行员也跟着一同行动。不过令这些人感到一丝疑惑的是中国的维修工人在看到他们之后，并没有四散奔逃，而是非常有秩序的结成了一个个的小组，这帮俄国飞行员还有些纳闷。

就在这个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俄国的飞机已经进入了奉军机枪的射程之中，从车厢里面突然喷吐出几十道火舌，飞在最前面的两架飞机被凌空击中！

第三百八十一章直捣黄龙

最前面的两架俄国飞机，一架被一梭子弹击中了发动机，随即产生了强烈的爆炸，整个飞机凌空解体，另外一架的飞行员被子弹穿透了前胸，狂暴的子弹在他的胸口上留下了拳头大小的窟窿，鲜血和内脏全都流了出来，失去了操控的飞机歪歪斜斜的落到了地上。

两架飞机被干掉之后，后面的飞行员才猛然惊觉，他们遭到埋伏，这就是一个针对他们的陷阱，这几个飞行员拼命的拉升，想要逃出险地，不过显然为时已晚。

不只是列车上特别准备的机枪，地面上的那些伪装成修路工人的机枪手也快速做好了战斗准备，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空中，无数的火舌喷吐而出，转眼又有两架飞机被击落，掉在了地上，被摔得稀巴烂。

最后两架飞机仓皇失措，他们快速的掠过死亡的地带，想要调转方向，逃出生天。临时改装的防空机枪毕竟不够灵便，射击存在着死角，这两架飞机到了奉军士兵的头顶上，避开了密集的火力网。

“快调转枪口，别让他们跑了！”负责指挥的钟俊峰大声的喊道，干劲十足的奉军士兵也急忙用最快的速度行动，机枪的火舌再度追上了这两架飞机，其中一架飞机的机翼被击段，折价飞机顿时失去了平衡，歪歪斜斜的向着地面滑去。

驾驶着最后一架飞机的俄国人飞行员已经亡魂大冒了，这恐怕是他生命当中最可怕的时候，原本他们是狩猎者，嚣张无比的出现在了中国的土地上，他们眼中，中国人全都是最美味的猎物。可以任由他们屠戮。

但是转眼之间猎物变成猎人，露出了狰狞的獠牙，一下子五个同伴已经完蛋了，他自己的生命也遭到了空前的危机，这个家伙除了乞求上帝保佑之外，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他的飞机正在用最快的速度逃离战场，似乎那些要命的子弹已经远离了他，正在这个家伙准备长出一口气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让他无比绝望的事，飞机油箱正在快速的漏油。

也不知道是被子弹扫中了。还是因为油箱本身出了问题，总之油料在快速的流失，飞机的动力也在流失，就好像人体在快速失去力量一般，飞机也失去了在空中继续飞行的力量。只能不断向下滑落。

这个飞行员只能金莲操纵着飞机，迫降到安全的区域。缓缓的飞机终于落在了地上。他从驾驶座位上爬了出来，仓皇失措，就准备逃走。

但是这时候周围一百米之内已经出现了奉军的巡逻士兵，这个家伙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俘虏了。

六架飞机一个不剩，全都被奉军一举消灭。而且这六架飞机之后，只有三架彻底报废了，另外三架只是不同程度的损坏，有一架机体被摔碎了。一架断了一个机翼，而最后一架则是基本完好无损。

俄国工业基础薄弱，战斗机生产远远跟不上，因此他们的飞机都是从法国进口的，现在奉军缴获的就是十足的法国货，也代表了欧洲飞机设计的最前沿，对奉军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参考。

把俘获的飞行员，还有飞机全都装上了火车，这次诱敌行动圆满成功，消灭了俄军六架战斗机，不只严重削弱了俄国的空中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

战绩激励了所有奉军将士，俄国人的飞机不是天下无敌的，一样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也会被奉军击落。

这场胜利能够很快消除奉军对俄国飞机的恐惧，只有平视对方，才能真正的找到对方的弱点，钟俊峰他们胜利归来的时候，张廷兰给予了首次出战的防空部队最高的礼遇，边防军所有将领亲自迎接他们。

同时前来的还有大量的百姓，他们都自发的迎接自己的英雄，这些防空部队，首次出战，就获得了百姓们最热烈的欢呼，所有的士兵都十分的骄傲。

张廷兰也安排了记者把俘虏的俄国飞行员拍了下来，放在了报纸上面，作为头条消息登载了出去。

俄国空军肆意sāo扰中国边境，射杀中国无辜百姓，奉军士兵奋起反击，一举击落六架俄军飞机。这条消息迅速占据了报纸的版面。

奉军再次教训了俄国人，毫无疑问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这都是打腰提气的好事情，而且也再度证明了奉军都是好样的，能够坚定的维护中国的利益。

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军队实在是太少了，西北西南，漫长的边境线上，到处都存在了中国领土被蚕食的情况，边民更是被肆意欺凌，有的被逐出了世代居住的家园，有的甚至整个一个村子都小时了。

各种悲剧正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不断上演，不过其他的军队根本没有对抗列强的勇气。唯有奉军能够毫不犹豫的教训了俄国侵略者，并且一举击落了六架入侵敌机，一下子又吸引了天下关注的目光。

普通中国人振奋不已，也有一些看得长远的人不断的猜测这次奉军击落了俄国飞机，是不是意味着奉军和俄军之间要再度发生冲突，会不会演化成中俄之间的大战。

就连英法等国也都不例外，自从俄国二月革命之后，他们就担心俄国会推出协约国阵营，那样德国东线的压力就会消失了，英法两国的处境必然会空前艰难，因此他们立刻对俄国人展开了外交攻势，希望俄国能够保持克制，不要在远东和奉军冲突，不能影响欧洲的大局。

这种反应在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中国和外国发生了冲突，列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安抚对方，而不是过来勒索中国，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奉军实力的肯定，这已经是一支不能轻辱的军队。

作为俄军的指挥官，安德烈在得到六架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之后，也是大吃一惊，他手上只有二十架飞机，其中八架被派到了海兰泡，而他的手上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二架，一下子没有了一半，兵力顿时捉襟见肘。

而且更让安德烈感到恐惧的是奉军竟然这么快就拥有了防空作战的力量，这也意味着对手并不是因循守旧，懦弱无能的中**队，安德烈不得不打消了地面攻击的念头。

不过这个家伙依旧没有放弃袭扰奉军，他又向俄国政府发出了请求，俄国政府又紧急调来了十架飞机，其中还有四架是轰炸机，这已经是俄国在远东能集中的最大规模的空中力量。

重新补充力量之后，俄国空军再度出现在了中俄边境之上，这次他们变得更加狡猾了，每一次的行动也十分谨慎，不会轻易去自投罗网，而且拥有轰炸机之后，俄国人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了城市的主要建筑上面，满洲里就成

了俄国人经常光顾的地区，火车站频频被他们轰炸。

其实在北上的时候，张廷兰就十分清醒，和俄国的交锋不是一锤子买卖，肯定是你来我往，奉军先赢了一筹，很快俄国就会变幻方式，事情果然如此。

而奉军也随即调整了部署，把防空力量集中在了各个关键的位置，防御俄国的攻击。

“总司令，俄国轰炸机连续五天空袭咱们的火车站了，有十几名工作人员被炸死，还有两列火车，站台仓库都受到了损失，可是咱们的防空部队并没有击落一个俄国飞机，长此下去肯定不行啊！”姜登选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张廷兰也深知这个情况，他点头说道：“用机枪对付飞机，天然就处在弱势地位，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要俄国人提高了警惕，就很难击落他们，最多能起到干扰作用，不让俄国人肆无忌惮的投弹射击。”

“总司令总结的一点都不错，要我说想要对付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也拥有飞机，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孙安虎大声的说道，其他的奉军将领也都频频点头，大家伙就从来没有这么渴望过空中力量，要是有了自己的飞机，就不用拿俄国人束手无策了。

“巴玉藻已经传来了最新消息，一共有三十几位海外留学生，还有咱们派过去的学徒工，学业基本都完成了，现在正做着回国的准备，他们还采购了一批机器，准备一同运回来，不出意外，两个月之内，他们就能回到中国，再加上南苑航空学校的师生，我估计半年之内，我们就能见到自己的空中力量。”

“那太好了，大家伙都盼着这一天呢！”秦威也在一旁说道：“总司令，飞机不光能空中作战，还能给火炮提供瞄准信息，炮兵同样需要飞机的配合，才能打得更准！”

“半年的时间也不算短啊，难道还要容忍俄国人在咱们头上拉屎撒尿，随便折腾半年么？”张廷枢在一旁大声的说道：“我觉得咱们必须想办法，解决俄国的飞机威胁！”

姜登选笑着说道：“的确如此，不知道廷枢有什么办法没有！”

张廷枢微微摇了摇头，显然他也为了这件事情苦恼。这时候张廷兰在一旁笑着说道：“只要开动脑筋，我们就会有办法的，我已经安排人手，审问了那个俄国飞行员，弄到了机场的准确消息，打不了机，咱们就把机窝给端了，大家觉得怎么样？”

第三百八十二章首秀

大多数人都把飞机看成了首要的威胁，挖空心思的向着怎么对付飞机，张廷兰的新鲜观点，一下子就打开了大家的思路，实在是没有必要死死盯着飞机，完全可以从机场下手，只要打掉了老巢，飞机的威胁自然就消失了。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可是随之而来的又有大量的困难，飞机场毕竟在俄国的境内，要想深入对方纵深几十公里，把机场摧毁了，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怎么安排兵力，被俄国人发现了又该怎么办，双方会不会就此彻底爆发战争，这都是一连串的难题，必须拿出足够的预案才行。

“总司令，消灭机场的确是个好办法，可是如果双方因此爆发了直接冲突，咱们就要和俄国人展开大战了，另外大部队过去，俄国人肯定会被惊动的，他们完全可以把飞机转移，咱们过去说不定会扑一个空啊！”姜登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可没说要派大部队过去。”张廷兰笑道：“消灭他们的机场，是一个技术活，必须出其不意，如果变成了强攻，就失去了意义。”

“总司令的意思是要动用小股精兵么？”

“没错，从一年多之前，奉军就开始训练狙击手，不过目前我们的狙击手部队训练科目已经增加了很多，他们不只是要枪法准确，还要身手矫健，能够执行侦查、绑架、奇袭等等一连串的任务，我暂时将这支部队成为特种战队，这一次的行动就是他们训练成果的展示，如果效果达到了预期，我们手上就多了一张王牌了！”

特种部队，特种作战在后世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如果说普通部队是一把大刀，负责正面大杀大砍，那么特种部队就是一把飞刀，是出其不意的暗器，如果使用好了，就能像小李飞刀一样，一击致命。

张廷兰也早就有意进行引导，经过一年多的刻苦训练，奉军的特战部队终于有了雏形，当然要想让一个部队真正成熟起来。必须经过实战的历练，而这次袭击俄国的机场，就是最好的机会。

“没错，如果派遣了小股部队悄悄出击，就算消灭了俄国的机场。他们也没有办法发难，这个办法的确不错。”

孙安虎等人全都表示了赞同。下面就是拟定具体的行动方案了。一直负责训练狙击部队的冯永双接到了张廷兰的指示，面对这个全新的任务他是既兴奋又紧张。

其实如何发展使用狙击部队，冯永双和张廷兰之间还出现过矛盾，冯永双的意思是把部队训练成一支超级精兵，主要担负部队最艰难的攻坚任务，哪里困难。就出现在哪里，实际上就是全军的救火员。

对于这个想法，被张廷兰否定了，真正的特种部队是出其不意。神出鬼没，攻击敌人难以想到的薄弱环节，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才是特种作战的精髓所在，如果仅仅把特种兵当成一个突击力量，那绝对是一种误区。

等到接受了命令之后，冯永双也越发理解了张廷兰的初衷，他把手下的几位最优秀的士兵叫到了一起，大家共同商量具体的作战方案。

“根据俄国飞行员的供词，飞机场就在临近边境的克拉斯诺卡缅斯克，距离边境线只有二十一公里，别看距离不算远，但是要越过俄国人的层层耳目，成功摧毁了机场之后，我们还要全身而退，难度非常大，咱们必须做好

充分的准备，做到万无一失！”

大家盯着作战地图，心里头不断的勾勒着行动的方案，田牧率先说话了：“要想顺利绕到俄国人的后头，最容易的路线就是穿过过渡过额尔古纳河，直接攻击俄国的机场。”

冯永双点点头：“走水路的确能绕过俄国的监视，这帮俄国人把重点都盯在了满洲里方向，别的地方他们的防御还是十分松懈的，咱们的成功可能性也大了很多。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询问了南苑航校的学生，他们说飞机的载重不大，对于跑到的要求也不太高，只要基本平整就可以，因此咱们光是毁坏了跑道肯定不行。”

“头儿，那咱们就把飞机都炸了，把他们的油库弹药库都摧毁了，这样俄国人想补充就更困难了！”薛举在一旁说道，他进入狙击部队已经一年出头了，原来是奉天师范中学的学生，成绩不错，头脑也十分灵活，最后执意投军，经过一番努力，成为了狙击部队的佼佼者。

薛举的想法受到了大家的赞同，不过田牧想了想，又说道：“我也询问过，飞机相对还是容易生产的，反倒是飞行员不好培养，俄国民众素质普遍低于其他列强，飞行员数量严重不足，如果能把他们的飞行员都击毙了，说不定就没法补充了，效果能更好！”

“也别都给弄死了！”冯永双突然笑道：“你们都提醒了我，俄国人有一种特别大的飞机，飞过来之后，响声像是闷雷一样，这玩意是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咱们奉军可没有，而且这也是列强的看家本事，他们轻易不会卖给咱们的，如果能把这些飞机缴获回来，肯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那要想缴获飞机，拆开了搬回来肯定不成了，那就还要带一些飞行员过去。”薛举说道：“控制了机场之后，让他们驾驶着飞机飞回来，这样绝对是最省力的方法。”

几个人凑在了一起，不断的完善着作战计划，如何潜入俄国境内，如果控制机场，如果把飞机弄回来，然后他们还要全身而退，整个计划渐渐的成型了。

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也十分满意，尤其是冯永双他们提出要想办法把轰炸机弄回来，正好对了张廷兰的心思。俄国人在飞机上面虽然严重落后世界的脚步，但是俄国人也不是一无是处，他们在轰炸机领域里面还是很有一些成就的，在世界上还是属于领先的，如果能弄到手，对奉军发展自己的轰炸机，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

批准了作战计划，同时为了保证所有行动人员的安全，张廷兰也调动了部队，只要袭击得手之后，立即在中俄边境接应他们，要全力保证这支力量的安全。

等到一切都敲定之后，冯永双亲自选拔了五十三名最优秀的特战队员，这些队员不只要熟练的使用各种武器，还要懂得简单的俄语对话，每个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锐。

他们全都换上了俄国人的军服，携带长短两把枪，还装备了手榴弹，匕首等等武器，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另外除了他们之外，何士龙，蒋逵等八位技术最熟练的飞行员也被选拔了出来，让他们随同着一起出发，如果计划顺利，他们就把俄国人的轰炸机都拐回来。

这支小部队趁着夜色，悄悄的离开了奉军的军营，沿着额尔古纳河一直

向北走，这些士兵也都是第一次正式执行任务，难免既兴奋又紧张，沿着涛涛的河流，到了预先的准备的渡口，薛举首先带着四位士兵充当先遣队，摸清楚对岸的情况，他们悄悄的乘船渡过了湍急的河流，踏上了俄国人的土地。

“什么人！”

就在他们刚刚上岸不久，就看到了远处有两个高大的俄国兵提着马灯，快速跑了过来，显然他们就是负责巡逻警戒的，中俄双方不断在边境线上发生冲突，他们也不敢疏忽大意。

“是将军阁下派我们去中国人那边侦查的！”薛举用熟练的俄语喊道：“中国人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根本就没有察觉。”

那两个俄国兵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人敢主动踏上俄国的土地，毕竟他们都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的感觉，因此听到薛举的话，都哈哈大笑起来，把枪收到了背后，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了。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怎么都是中国人的长相？”

“蠢货，如果派遣你们这样高鼻子蓝眼睛的人，到了中国的土地都被他们认出来了，我们是鞑靼人，只是和中国人长得像而已。”

听到薛举的解释，这两个俄国兵彻底放松了警惕，他们笑着走到了薛举的身边，问道：“弟兄，去那边有什么收获么？”

“有，当然有了！”说着薛举就把手伸到了怀中，似乎在拿礼物，这个俄国人也把脖子伸得老长，想要看清楚是什么东西。这时候薛举眼中闪过一丝狠辣，一把匕首闪电一般抽了出来，一下子就划过了这个俄国人的咽喉，顿时鲜血激射而出，这家伙完全是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嘴巴动了动，只发出了一点呜呜声，他的气管和血管都被割断了，转眼就彻底死了。

这个家伙被干掉的同时，另外一个俄国兵也被两个战士按住，喉咙被扭断了，解决了两个巡逻兵之后，薛举带着士兵又在岸边仔细查看了一下情况，发现并没有其他危险了，冯永双才带着士兵快速穿过河流。

到了对岸之后，他们把两具俄军尸体扔到了湍急的河流之中，眼看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才确定了方向，向着机场急速前进。

第三百八十三章百密一疏

进入了俄国境内，冯永双他们全都加了十二分的小心，不敢有一点的疏忽，第一次执行这种任务，完全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一般，只要被俄国人发现，他们就会面对灭顶之灾。

一连走出了十公里左右，天色终于开始亮了起来，他们潜伏到了一处浓密的针叶林里面，这是俄国远东分布最广的森林，能够提供很好的掩护。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就会派出飞机袭扰，只有到了晚上的时候，飞机和飞行员都会回到机场之中休息，这时候也就是特战队发动袭击的绝佳机会，冯永双他们需要在密林之中躲过一个白天。

就在所有士兵隐蔽潜藏的时候，薛举和田牧各自带着两名士兵，悄悄离开密林，前去探查通往机场的道路。虽然他们手上已经拥有了地图，但是他们还需要弄到更详细的信息。

沿途有多少俄国人的哨卡，有多少士兵，哪些最有威胁，有没有河流桥梁，在哪里能够更快的接近机场，而摧毁了机场之后，他们又该怎么安全撤出，这些都需要他们仔细搞清楚，田牧和薛举他们分成两队，渐渐的把探查到的有用东西绘成了一张地图，把进退的路线都确定下来。

一直到了黄昏时分，他们再度回到了密林之中，大家在一起交换信息。

“头儿，从这里通向机场，需要通过一座大铁桥，这座大桥是咱们进退的必经之路，在这里有一个班的俄国士兵守卫，我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控制住，不然我们的行动就会受到极大的困扰。”

田牧把情报汇报了一下，冯永双微微点点头然后问道：“你们认为该怎么通过这座大桥，是强攻还是智取？”

“我认为俄国人的警惕性并不高，他们并没有想到我们敢进入俄国的土地，因此我建议咱们就装成俄队大大方方的向大桥走过去，俄国人绝对不会有什么怀疑，等到了桥上之后，咱们先把这些俄国士兵控制住，留下咱们的人守住大桥然后在解决了机场之后，咱们撤退回去再把大桥炸断，阻断俄国追兵！”薛举一面指着地图一面把作战的方案说了出来冯永双他们仔细推敲了一下，发现这个方案还算不错，因此全都表示赞同。

等到夜色降临的时候，奉军离开了藏身之地，急速前进走出了五公里左右，果然有一座铁桥横在了他们的面前，桥头还有几个俄国士兵在来回巡视，他们大摇大摆的向大桥走了过来。

这些俄国守军十分的懈怠，他们靠着桥边，不住的打瞌睡，虽然他们都知道边境线上中俄双方十分紧张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中队竟然敢进犯俄国的土地，恐怕愚人节的笑话也不会荒唐到这个地步因此他们远远的看到一片黑影向这边走了，穿的全都是俄国的军装，他们根本没有当回事。

负责看守的俄国人还主动向冯永双他们打招呼，薛举走在了最前头，很快他们就到了桥头，几个俄国人还要过来搭话，这时候特战队员迅速分散开，将几个俄国人全都止住，然后又冲进了桥边的小屋之中，把里面剩余的俄国兵也控制起来。

一共十几个俄国人，全都被士兵们用绳子牢牢的捆起来，嘴也被堵上了，然后塞进了小屋之中。

“头儿，比想象的还要顺利，这些俄国人真是太疏忽了，竟然一点警惕性

都没有！”

“他们没有警惕性更好，咱们也少了麻烦！”冯永双说着叫来了五个士兵：“你们负责临时看守铁桥，并且安装上爆炸装置，等到我们撤回来之后，立刻炸断大桥。”

“明白！”这五个士兵全都去做准备了，冯永双带着其他人通过了大桥，又疾走了七八公里，借助朦胧的月光，终于能够看到一片雾气蒙蒙的建筑，这里正是他们寻觅的俄军机场了。

还剩下的四十几名特战队员被分成了三组，呈扇子面形，快速向机场扑了过去。这段时间，俄国的飞行员无疑是最风光的一群人，遭到了奉军的伏击之后，他们调整了策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同时只有一架战机被击伤，并没有飞行员丧命。

这帮家伙重新恢复了张狂的德行，到了晚上之后，他们手里头拿着伏特加的酒瓶子，纵情狂饮，享受着烈酒划过食道，带来的火热感觉，这份刺激比起那些丰润的女人更让人疯狂。

就在他们享受的时候，突然外面传来了一声枪声，清脆的枪声划过了夜空，所有俄国飞行员都大吃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没心没肺的人还在自我安慰。

“说不定是哪个倒霉蛋走火了，愿上帝保佑，他最好别击中别人。”就在这个家伙祈祷的时候，枪声突然变得密集起来，就好像爆豆一般，这时候谁也不会当成走火了，他们全都惊醒。

“敌袭！敌袭！”

凄厉的喊声传遍了整个机场，所有的俄国守军全都被惊动了，这帮家伙用最快的速度，准备冲出去，这时候已经有些迟了，特战队员已经摸到了他们的营房，手枪的响声不断，还在慌乱之中的俄国兵被成片的击毙了。

负责守卫机场的只有一个连的兵力，面对特战队的第一轮偷袭，就死掉了一大半，直到这个时候，俄国人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冯永双指挥着士兵快速的围歼这些俄国守军，然后将剩余的俄国飞行员全都俘虏了起来。

这时候在跑道上面停着十几架飞机，其中有四架个头最大，像是猛兽一般，静静的蛰伏着，正是奉军此次的目标，俄国人的宝贝轰炸机。

何士龙他们也都跟了过来，一看这些轰炸机，他们的也都两眼冒光，这可是十足的好东西，现在终于落到了自己的手上，何士龙率先跳上了第一架轰炸机，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把飞机开回中国境内。

“冯长官，这种轰炸机能够携带四百公斤炸弹，我们飞回去就不需要了，只要把油加满就可以了，空余的分量装几个俄国飞行员，总司令交代过，要尽可能的俘虏一些！”

冯永双点点头：“嗯，我现在就把这些人捆好，然后装上飞机！”

捆成粽子一样的飞行员被塞到了飞机上面，一架轰炸机装了四个人，何士龙驾驶着第一架轰炸机在跑道上面，开始了缓慢的滑行，渐渐的速度越来越快，迎着风轰炸机终于飞上了天空，开始向中国方向飞过去。

目前还是夜间，对于这些飞行员来说，夜间飞行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现在既是夜间，又要驾驶着他们不熟悉的飞机，飞回国内，要面对的考验的确很大，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难以承受的后果。

这些南苑航空学校的年轻学员们一无所惧，驾驶着轰炸机，一架接着一

架，飞向了空中，朝着东方奋力飞行，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只要能够在中国境内迫降，就算是成功了。

送走了这些飞行员，奉军的士兵早就对整个俄军机场展开了凶残的破坏，剩余的几架飞机全都摧毁，就是这些家伙肆无忌惮的飞到了中国的头上，多少中国百姓都惨死在了飞机之下。

凶猛的空中野兽终于毫无反抗能力的摆在了面前，士兵们用锤子和斧头将飞机杂碎，这些木质的飞机的确不堪一击，很快就变成了一堆碎片。

另外也有人找到了机场的油库，他们把燃油搬了出来，一桶桶的油被浇到了机场所有的建筑上面，眼看着准备的差不多了，冯永双让士兵们把机场所有的俄国人都堆在了一起，不过是死是活，一个都别落下。

然后所有的特战队退出了机场，才把大火点燃，火光迅速弥漫了整个机场，油库弹药库全都爆炸声音不断，俄国人囤积的上百万油料，还有二十几吨的炸药全都毁于一旦。

更加致命的是那些飞行员，还有所有的地勤维修人员，也都被大火吞噬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经过这一场浩劫，俄国的空中力量彻底被摧毁了，短时间之内根本别想威胁到奉军了。

从攻占机场，到一把大火全都焚毁，前后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俄国援兵终于姗姗而来，在他们的面前只有一团熊熊燃烧的篝火，火光直冲天际，原本的机场已经彻底消失了。

这下子俄国人彻底暴怒了，飞机是他们最大的依仗，现在却被彻底摧毁了，所有人都像是心肝把抓了一般，疼到了骨髓里头。

机场已经没救了，他们只能展开疯狂的追逐，把这个凶残的敌人抓到。原野之上，奉军的特战队快速撤退，后面就是越来越多的追兵，这些俄国人已经红了眼，像是暴怒的野兽一般。

“头儿，俄国人是要和咱们拼命了啊！”

“他们相拼，咱们还不敢呢，快点过了大桥，只要把桥梁炸断了，他们就没法追上咱们了！”

冯永双他们轻车熟路，终于来到了大铁桥的边上，那五个奉军士兵早就等在了这里，他们过桥之后，一声巨响之后，铁桥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就好像风中的小舟一般，灰尘弥漫。

可是等到摇晃停止之后，铁桥并没有倒下，而对面的追兵已经杀到了，冯永双的脸色瞬间变成了灰白色！

第三百八十四章自己的火炮

大桥并没有按照预想垮掉，特战队一下子就落入了空前的险境之中，前面一切都十分顺利，摧毁了机场，干掉了俄国的飞行员，拐回了需要的轰炸机，俄国人的反应速度也比想象之中的要慢很多，特战队有了从容撤退的时间。

到了最后，偏偏在不该出问题的时候，出了问题，如果不能把大桥炸毁，俄国人的追兵会马上通过，而且俄国人还有大量的骑兵部队，在原野上两条腿和四条腿奔跑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那几个负责炸桥的士兵也都脸色惨白，惶恐的说道：“我们把炸药用量估算少了，可能需要重新炸一次！”

“那就快去准备，其他人做好准备，阻击俄国人。”

“长官，我们的炸药不够了。”

听到了这话，冯永双的脸色越发的难看，可是他也不想责备这些士兵，毕竟第一次出战，犯错误也是难免的，但是这个错误实在是太致命了，所有人都可能因为这个失误而丧命。

就在这时桥对岸已经响起了枪声，俄国追兵到了，所有人的心里头都不由得笼上了一层阴云。这时候薛举突然眼前一亮，急忙说道：“炸药不够一样能炸毁大桥！”

“你有这个把握？”

“嗯，应该没有问题！”

“我要的是肯定的答案？”冯永双露出了空前严厉的眼光，事关所有人的生命，他不能不慎重。

薛举想了一秒钟，然后坚定的点点头：“放心吧，我有七成以上的把握！”

“好，其他人先去阻截俄国人，记住给你们的时间只有五分钟。一定要成功！”

冯永双带领着士兵反身回到了桥梁的中间和对岸，打了追击的俄军措手不及，很快大批的士兵就被击毙，尸体倒了一片。

枪声越来越密集，俄国追兵的数量越来越多，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大片了。所有特战队的士兵心都悬了起来，命悬一线就是这种感觉，他们不断的打出精准的射击，将一个又一个的俄国人变成尸体，但是大家都悲哀的发展击毙了一个俄国兵。就会马上有两个，甚至三个过来填补。

而且更加要命的是远处隆隆的马蹄声已经响起了，俄国的骑兵部队已经赶上来了，他们的处境越发的危险！

“头儿，炸药安装好了。兄弟们往回撤吧！”

听到了薛举的喊声，冯永双心里头也终于露出了一丝欣慰。他急忙指挥着士兵退回了桥对岸。就在他们刚刚退回的时候，俄国人已经踏上了另一端，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传来出来，大桥晃了又晃，随后轰然倒塌，刚刚追上桥面的俄国人全都被甩到了河水之中。剩余的那些追兵也全都傻眼了，唯一的道路已经被阻断了，他们只能想别的办法追击这伙该死的家伙了。

特战队此时全都是难掩的喜色，冯永双带领着大家快速的撤退。一点都没有耽搁。他们距离中俄边境越来越近了，一路上也不时遇到俄国人的小股

部队阻击，人数多他们就避开，人数少就吃掉。

终于在天光放亮的时候，他们再度出现在额尔古纳河的边上，对岸就是中国的方向，按照约定释放了信号弹，等待着奉军过来接应他们。

“干得不错！”冯永双拍了拍薛举的肩头：“给大家伙说说，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我就是把炸药分成了两份，一份安装在了桥梁的上面，一份安装在了下面，引爆之后，就同时产生了两股力道，往下压，往上推。就好像剪刀一样，炸药的威力一下子被放大了一倍，不过这都是我自己瞎琢磨的，这还是第一次使用，没想到真的有效了！”

“好小子，一次没试验过，就敢这么自信，你不知道大家伙的生命都攥在了你的手上啊！”

说话之间所有人也都露出了畅快的欢笑，充满了劫后余生的喜悦。这时候对岸奉军的接应部队终于赶了过来，特战部队经过一天两夜的行动，终于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敲掉了俄国的机场，赢得了一个开门红。

这次行动的战果也被清点了出来，奉军一共有七名特战队员牺牲，另外还有三人重伤。不过他们前后加起来成功的消灭将近二百名俄国士兵，还有三十几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彻底捣毁了俄军的机场。

炸毁战斗机十二架，俘虏了四架轰炸机，四架轰炸机在飞回中国境内，降落的时候，有两架基本完好，两外两架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不过好在所有飞行员都没有问题，俘虏的俄军飞行员也基本完好无损。

经过这一次行动，远东俄军的空中力量一下子被打掉了三分之二以上，虽然在海兰泡的方向还有一些俄国飞机，但是他们再也不敢放到临近中国边境线的地方，机场全都远远的后置，不过这样一来，由于飞机的作战半径有限，在中国领空袭扰的时间就大打折扣，奉军的空中威胁一下子就被解除了。

边防军上下也是第一次认识了特战队的价值，张廷兰立刻下令要扩大特战队的规模，从全军之中选拔尖子人员，而且训练的科目还要不断的增加，争取把这支初露峥嵘的部队，打造成奉军最有力的一支暗箭！

奉军这边欢天喜地，俄国人就难免愁云惨淡了，安德烈中将更是唉声叹气，原本他受命伺机对中国动武，空中力量是他的王牌之一，当他听到飞机场被摧毁的时候，顿时就呆住了，足足有三分钟，一语不发。

飞机场的损失固然惨重，但是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奉军使用的手段，这种小部队奇袭的方式在战场上还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这也就意味着奉军在军事思想和战争理念上，把俄国人甩开了。

中**队不再是不堪一击的懦夫，而是真正的猛士，而且还是善于利用聪明才智来打仗的一群人，想到了这里，安德烈的心底涌起一股寒意，不只是俄国人，甚至整个世界，都要重新评估中国人的战斗力了。

当然安德烈也清楚，俄国是有自己的尊严的，如果吃了这么大的亏之后，不能找回颜面，就不配称为列强，而且也没有办法向克伦斯基交代，因此整个中俄的边境线瞬间变得战云密布，俄国人不断的调兵遣将，双方交火事件时有发生，似乎大战一触即发。

俄国人动作加紧之后，张廷兰同样没有客气，所有边防军都动员了起来，严阵以待。不只是军队，边境线上的民兵警察，中东路沿线的工厂也都

动员起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吉林兵工厂又送来了一批最新的武器，目前奉军有奉天、吉林、哈尔滨三大兵工厂，其中吉林兵工厂技术最雄厚，能够生产的种类最齐全，哈尔滨兵工厂则是刚刚组建，目前只能生产一些诸如手榴弹之类的东西，不过哈尔滨的条件最好，交通便利，还远离日本人势力，是张廷兰下一步投资的重点。

这次运到前线的武器包括六十门八十二毫米迫击炮，二十门一百二十毫米迫击炮，经过几次战斗，迫击炮都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深受奉军上下的推崇，因此迫击炮的生产也不断的加紧，不知要生产八十二毫米的，还要更大的口径，一百二十毫米迫击炮已经成功制造出来，首批就装备给了边防军。

这些迫击炮让所有人都感到心头一震，有了这些宝贝之后，奉军的火力又会有极大的增加。除了这些迫击炮之外，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他们，一门七十六毫米的山炮被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这门黑乎乎的火炮看起来和俄制的火炮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在炮声上却是刻着吉造的字样，这其中代表的含义想必任何一个人都清楚，正是看到了这两个字，这些奉军将领眼圈都有了一丝红润。

奉军为了发展自己的军工产业，付出了多少的心血，靠着偷，靠着抢，靠着骗，好不容易弄到了机器设备，在日俄两国的眼皮子底下，躲躲藏藏，终于有了今天，奉军能够自行生产火炮。

而且这不同于试制，能够批量运到前线，装备部队，就证明奉军已经能够大量的生产，奉军以后一定会装备自己生产的火炮，形成自己的装备体系，在世界各国之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列强而已，如今奉军也有了这个希望，怎能不让大家感到异常的欣喜。

随同这批火炮一起过来的熊梦远向张廷兰介绍着情况：“总司令，经过我们的多次试制，咱们的七十六毫米山炮和俄国人的产品质量差别已经非常小了，现在已经可以小批量的生产，唯一的问题就是火炮的瞄准镜没有办法生产，我们现在装备的瞄准镜都是从奥匈帝国的废炮上面拆下来的，暂时也能满足咱们的需要。”

熊梦远又说道：“总司令，还有一个喜讯要告诉您，我们已经开始试制一百二十二毫米的重炮了，如果成功，我们也准备生产一百五十毫米以上的火炮，这样奉军的野战火炮基本上就能够自行生产了，在全国来说，这都是最了不起的成就。日本陆军之中，这种大口径的重炮也是严重不足的，只要我们能够自产，和日本人在野战对轰之中，我们不只不会吃亏，还能够占到便宜！”

第三百八十五章又是丰收时

能够生产重炮，对奉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张廷兰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十分喜悦。

“老熊，生产火炮的钢铁问题解决了么？我们需要批量生产，没有足够的特种钢材绝对不行啊！”

“没有问题！”熊梦远笑着说道：“总司令，鞍山钢铁方面已经传来了消息，他们有把握弄出来重炮用钢，虽然鞍山钢铁厂没有完全建成，但是在年内他们就能小批量的生产一些钢铁，供应军需，有了这些钢铁之后，咱们的大炮就有着落了！”

材料问题一直都是一个**烦，目前中国有些兵工厂也能仿制火炮，甚至生产军舰，但是所需的关键材料全要从外国引进，因此产能有限，质量也难以过关，现在奉军能够解决这个瓶颈，对于张廷兰来说，也是天大的好事情。

“夏寒他们没有吹牛，真的能够生产出来么？”

“当然没问题，鞍山钢铁厂的设备是法国援助俄国的，其实从一开始这个钢铁厂的定位就是军事生产，要不然俄国也有几百万吨的钢铁产量，他们引进这么一个不到十万吨的钢铁厂有什么意义啊！”

熊梦远继续说道：“夏寒他们在建设钢铁厂的时候，也整理了从俄国弄来的各种技术资料，又询问了那些一同过来的技师，基本上弄清楚了炮钢的配方，我也过去看过，他们正在加紧摸索，相信很快就能生产出来！”

张廷兰听到了这里，也没想到竟然捞到了一个宝贝，奉军的钢铁竟然一步登天，直接能够生产炮钢，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情，解决了材料的问题，组建强大的炮兵，也就成为了可能，此时的张廷兰终于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总司令，除了材料之外，我又从那批奥匈帝国的装备之中拆卸了四百多个火炮瞄准镜，咱们现在不能生产，只能用这些东西充数，不过这些也未必能够用，在能够自产之前，最好能从国外采购一批。”

“嗯，这玩意列强也不见得卖给咱们，看来就只能靠着走私了，具体怎么操作我去安排，你们只管负责军工生产就可以了！”

这次运来的山炮一共是三十六门，整整能装备一个炮兵团，后续的武器还会不断的运过来，有了这些东西之后，张廷兰的底气就更加充足了，整个边防军的规模又一次调整起来，正式组建一个炮兵师。

这个野战炮兵师下辖三个炮兵团，一个装备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另外两个装备七十六毫米山炮。虽然奉军弄到了一批奥匈的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但是装备毕竟不是俄系的，而且数量也不足，张廷兰就没有编入炮兵师里面，而是要等到奉军把重炮技术突破了，生产出合格的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之后，再大量装备。

除了组建野战炮兵师之外，张廷兰又正式批准组建一个防空团，兵工厂也要加紧突破，生产出专门的防空机枪和火炮，其实不只是边防军，整个奉军都要在防空上面下功夫，毕竟奉军四面都是敌人，不只有俄国的空中威胁，日本也是一个祸害，军队必须做好应对的准备，组建防空力量已经十分紧迫了。

除了这些调整之外，张廷兰又从内蒙采购了五千多匹战马，组建了两个

专门的驮马运输团，原有的后勤部队也不断扩充起来。

对于边防军的诸多动作，很多人都认为是张廷兰准备应付俄国的战争威胁，才不得不做的准备，但是真正的用意只有张廷兰自己清楚，他建立野战炮兵师，强化运输力量，是在为了出兵干涉俄国做准备。

现在已经进入了1917年的9月份，俄国的**就在眼前了，别看远东的俄军还不断的袭扰奉军，但是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外强中干。

张廷兰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临时政府的总理克伦斯基发动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克伦斯基攻势，试图击败老冤家德国人，不过很可惜，军心散漫，毫无斗志的俄国人又一次惨败在德国的手上。

军心厌战，民怨沸腾，俄国民众最迫切希望的就是退出这场战争，而临时政府并不能满足他们和平的希望，民众自然就把目光落在了多数党身上，所有的条件都成熟了，一股红色的浪cháo，即将在俄国刮起来。

可以说从现在开始，俄国的威胁已经大大的解除了，剩下的不是俄国人欺负奉军，而是奉军要司机打出去，利用俄国内战的机会，收复故土，改变糟糕的战略态势。

俄国人似乎也感受到了内部的麻烦，进入九月份之后，俄国对奉军的sāo扰明显减少了，张廷兰也终于能够抽出时间，他从满洲里回到了哈尔滨。

九月的东三省差不多到了收获的时候，玉米还要稍微晚一些，水稻和大豆已经陆续开始收获了，经过去年的试种，东北水稻香甜可口，已经收到了广泛的推崇，今年种植水稻的面积大大增加，超过了三百万亩，眼看到了收获的时候，沉甸甸的稻穗被压弯了腰，无数种植了水稻的农民都欢欣鼓舞。

相比于传统的高粱，种植水稻要费的功夫更多，还要大量的修建水利设施，大量的引水灌溉，如果水跟不上去，水稻也就没戏了。不过好在组建了农场之后，能够集中大量的民力，而且东北也不是缺水的地方，修建水渠也没有什么难度。

看今年的情况，东北的大米必定会得到极大的丰收，关注东北水稻丰收的不只是张廷兰，日本人也同样在意，这个小小的岛国，挤了五千多万人口，以后还会膨胀到一万人以上，光凭着四岛的出产肯定不够。

他们已经把目光盯在了东三省的身上，不少日本粮食商人都窜到了东三省，想要廉价进口一批大米，供应国内的需要。

除了水稻之外，大豆也是丰收在望，相比于水稻，大豆的利润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日本商人都雇佣了中国的买办，布下了收购的大网，准备狠狠的捞一笔。

这帮家伙在摩拳擦掌，而张廷兰同样在准备着，以往实力不够，只能眼睁睁看着大豆的利润落到了日本人的腰包里头。

现在奉军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实力，再加上榨油厂已经建起来，刚刚又在关内搜刮了一大笔资金，诸多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张廷兰已经做好了打一场大豆保卫战的准备。

回到了哈尔滨之后，张廷兰就不断的向各方发出消息，调集资金，建立设立征收点，准备运力。然后他又向克里发了电报，询问榨油厂的情况，克里也发来了令人欣慰的答复，榨油厂已经建立起来了，美国运来的机器设备也都安装完毕，现在已经做好了生产的准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芯瑶你说就大豆一项，今年能赚到多少钱？”

“赚多少钱都是你们的事情，女人嫁了人啊，就该相夫教子，老老实实的，不该管的不管，不该知道的不知道，有时候明明知道，也要装糊涂！”

“什么乱七八糟的！”张廷兰笑着说道：“芯瑶，原本你不也是敢自己跑到奉天，还抛头露面，治病救人，怎么现在胆子倒是小了呢，究竟是谁和你说的啊？”

“当然是我娘呗，要不然谁还会告诉我这些！你现在是堂堂的边防军总司令，受着万众瞩目，不能给你抹黑，轻易的不能接触外人，也别管外事！”

“岳母也是糊涂，怎么和你说这些啊！”

周芯瑶的两根手指头已经伸到了张廷兰的软肋上，“拙言，你在说我娘什么？”

“夫人手下留情啊，我可不敢诋毁岳母大人。”说着张廷兰一伸手，把周芯瑶拦在了怀中，让她挺翘的臀部坐在了自己强健的大腿上面，柔nèn的软肉轻轻一阵摩擦，张廷兰不由得一阵心神荡漾，脑海里面不断的浮现曼妙的身体。

新婚不久的佳人，初经雨露的滋润，浑身上下透着十足的吸引力，比起原来更加动人，张廷兰拥住周芯瑶的身体，把脸垫在她的香肩上面，呼吸之间，热气不断的侵袭着周芯瑶的耳朵。

“拙言，你还没有说出道理了，为什么说我娘糊涂？你要是解释的我不满意，今天晚上就自己睡外头！”

这个威胁并没有多少的力道，相反周芯瑶脑中还不断的浮想旖旎的场景，俗话说小别胜新婚，他们是新婚就小别，再度见面，就更加癫狂，就连一贯稍显保守的周芯瑶也是抛开了很多东西，曲意迎合，这对新人只要有点时间，就会腻乎在一起，更别说漫漫长夜了。

“芯瑶，岳母说的也不算错，不过那是以往贵妇人的要求，现在时代不同了，女性要撑起半边天的。况且我又不想让你像一个花瓶一样，仅是摆在家里头，男人有男人的事业，女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那你就不怕我抛头露面，引来一些人的非议么？”

“有什么好怕的。”张廷兰握住了她的玉手，轻轻的贴在了自己硕大的胸肌上面，笑着说道：“芯瑶，咱们夫妻心意相通，你就在我的心里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周芯瑶听到这话，也忍不住心神荡漾，充满弹性的交躯紧紧的和张廷兰贴在了一起，渐渐的融化成了一个人……

“七哥，你这是在忙活什么啊？”一个农民笑着向老邻居喊道。

“还能忙活什么，每年不都是这样么，黄豆收回来了，就该抓紧时间，送到县城去。那帮小鬼子收黄豆的说道多，去晚了卖不上好价钱，搞不好还要一连派队好几天，家里头老婆孩子都指着这点黄豆活着呢，你也该抓紧啊！”

“七哥，今年风头变了，我看你不用着急了！”

“怎么变得？”

“人家把收购的日期已经公布了，而且也不需要大老远的送到县城了，收购点就在乡里头，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已经公布了最低收购价，比起去年一担要多五毛钱。”

“什么，有这样的好事？你别是骗我，我才不信小鬼子能有这种好心肠

呢！”

“什么跟什么啊，不是日本人收黄豆了，是咱们自己的榨油厂收，据说还是现金解付，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半点不会差咱们的，要说现在的政府比起以前可强多了，真的替咱们着想啊！”

“那快和我说说，什么时候开始收啊？”

“还有五天，七哥你也和大家伙说说，今年黄豆不用卖给日本人了。”RS！。

第三百八十六章大豆争夺战

又到了一年收获的时节，肥沃的黑土地物产丰饶，别看东三省的农作物都是一季，但是一季的产量丝毫不比关内两季甚至三季少，自从清末准许百姓到关外开荒之后，东三省广袤的土地都被开垦了起来。

近年来不只是关内的粮商，就连各大洋行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关外，大量的采购粮食大豆。有了这些洋人的关注之后，又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那就是个洋人跑腿的买办，他们帮着洋行采购商品，甚至自己也开铺子，做经营，这伙人很快就富了起来。

刘文新就是这样一个商人，不过严格来说，他还算不上买办，这个家伙只是买办雇佣的帮手而已，简单的说就是奴才的奴才。当然这只是别人的说法而已，刘文新自己从来不这么看自己，相比那些泥腿子，他才是真正的成功人士。

他掌管着一个县的大豆收购，这可是一个非常有赚头的职业，经过多年的摸索，刘文新已经掌握了一整套搜刮老百姓的技巧，也就是他引以为傲的生意经，这家伙自以为摸透了赚钱的门道，一个县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今年干完之后，他手上就能积攒上万大洋，刘文新还在努力学习日语，希望获得日本人的赏识，他就能够一跃成为新的买办，在他的眼中，那就是最风光的时刻。

“老爷，有不少人求小的问你，今年什么时候开始正式收黄豆啊，大家都等着呢！”

刘文新冷笑了一声，不慌不慌的拿起一颗东洋香烟，烟盒上面还画着一个半露的日本美女，刘文新的手指头在上面缓缓的划过，眼中露出了一丝轻蔑之色：“着什么急，往年的规矩都忘了么，咱们不用着急，先让那些泥腿子等着，他们远道而来，在县城能呆多长时间啊？只要他们熬不住了，给点钱，他们不就卖了么，这年头咱们手里头握着银子，咱们就是大爷，那帮泥腿子都是三孙子！”

刘文新得意洋洋的说着他的生意经，每年这帮家伙都不公布具体的收购时间，因此那些老百姓为了卖一个好价钱，不得不早早的赶过来，苦苦的等着，这就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等到农民的耐心被折磨到了极限之后，这些买办再出来压低价钱，死吃一口，多赚一点昧心钱。

说完之后，刘文新发出了一阵怪笑之声，管家也是一脸的奸笑，伸出了两个大拇指：“老爷，要不得说您高明么？这帮泥腿子就是下溅，不用担心他们。小的还有一件事情要请示您，今年日本人没有发下来收购黄豆的款子，咱们手上现金也不够，您看是不是需要拆借一点。”

“不用！”刘文新得意的摆了摆手：“老爷我又有新的办法了，咱们今年不给现金了，就拿这么一张白纸，写上多少款子，就发给那帮泥腿子，等咱们什么时候心情好了，再把钱给他们，如果老爷心情不好，压他一两年，我看他们敢说什么？”

“老爷，这么做不是空手套白狼么，只怕那些泥腿子不会同意啊，他们还指着这些钱过年呢！”

“三啊，你这个人就是太笨，他们的死活该咱们什么事，要是实在不行，咱们就折价，给他们三成现款，总之饿不死就行了，剩下的七成给白条子，

我就不信他们能翻天了，整个东三省，除了日本人大量收购黄豆之外，还有谁收？他们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不高兴，找日本人去啊！”

刘文新得意洋洋的说着，管家老三也是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这两个家伙显得得意到了极点。

“老爷，按照往年的时候，已经有不少泥腿子推着小车过来了，咱们用不用看看他们去？”

“好，现在就去看看，什么时候他们挺不住了，咱们再开始收购，记住今年的价格还要压一压，一担最高不能超过两块六。”

在上海等地，一担大豆的价钱基本在五六块钱之间，非常稳定，从东三省起运的大豆也在四块到四块五以上，中间巨大的差价就被这些层层买办吞掉了，当然日本人吃了大头，他们只是跟着喝汤而已。

刘文新迈着八字步，在街道上面大摇大摆的走着，两旁看到他的人都频频的点头，不住的尊称刘爷，这让刘文新的虚荣心极大的得到了满足。

一转眼他就走过了一处茶馆，里面正传来唱戏的声音，咿咿呀呀的，十分悦耳。刘文新一下子站住了脚步，管家老三也笑着问道：“老爷，您想听戏么，咱们现在就进去。”

“听戏有什么意思，老爷我是想看看唱戏的人啊！”

“那就更没有问题了，老爷，我跟您说，这些戏子都下溅着呢，只要把钱砸出去，她们离开乖乖的到您的怀里，绝对听话老实。要不小的现在就进去，凭着您刘爷的面子，她们还不乖乖的到您的怀里来！”

刘文新想了想说道：“不必了，老爷我是胸怀大志的人，不能和他们不清不楚的，三啊，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思么，这辈子咱当不成日本人了，但是要是能娶个日本女子，这不也是日本人的女婿么，一个女婿半个儿，有了日本人当岳父老泰山，咱们走到哪里不都有面子么！”

“老爷高见！”老三不住的恭维：“老爷，您真是诸葛再世啊，这样的事情都让您料到了，简直是神机妙算啊，小的是自愧不如。”

这一对主仆互相吹捧着，来到了东关城外，往年这里就是收购黄豆的地方，刘文新眼望着眼前的空地笑着说道：“三啊，去年这块就有一个老糟头子受不了冷，活活冻死了，有几个愣小子还要找老爷的麻烦，逼着老爷提前收黄豆，你说这规矩能破坏么？老爷我当时就想一气之下，把他们全都冻死在这，不过最后一想上天有好生之德，才把他们的黄豆都收了，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冻死呢！”

“要不怎么说老爷心善呢，您就是观音菩萨转世啊！”老三说着这话，一点都没有羞愧之色，他四处的望了望，有些疑惑的说道：“老爷，今年的情况怎么不对啊，一个都没来么？”

刘文新也有些纳闷，一双鼠眼四处的看着，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等候的农民，这下子他也有点心慌了，难道今年的黄豆没有收获，怎么会一个老百姓都没有呢！

正在他四处看的时候，远远的出现了二十几辆牛车，远远的吱吱呀呀的向这边走过来，一看到这个场景，刘文新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说他们不会不来，不卖给咱们，他们还有活路么？”

说笑之间，老百姓的牛车队伍到了他们的近前，刘文新迈着大步走了过去，朝着走在最前头的农民摆了摆手。

“老头儿，就停在这，今年收购还没开始呢，都老老实实的等着，可别到处乱跑，不然错过了时机，你们可没地方哭去啊！”

说着刘文新放声大笑，嚣张到了极点。那个老农看了看他，有些不解的问道：“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乡下都贴了告示，说是今天开始收黄豆了，你怎么告诉我们不收啊？”

“老头子，你做梦呢？哪年收黄豆的时候告诉过时间，我看你是脑袋被驴踢了，简直想瞎了心！”

“你怎么敢骂人啊？”这个老农一脸的怒色，这时候从另一个方向也过来了一伙牛车，领头的也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农民，看起来还是村长的样子，他还认识刘文新，走了几步，对那个老农说道：“老哥，别听他胡说八道，今年咱们不用卖给这个小子了，另外还有人收购黄豆，价钱更好，也不用受罪等着！”

刘文新一听这话，顿时把眉头皱了起来，鼻子里头哼了一声：“睡觉没醒啊？除了刘爷，还有谁能收购黄豆，你们不是做梦么？”

正说话之间，城门里面就走出了一个队伍，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人，穿戴像是一个账房先生一样。

他走到了所有农民的前面，拱了拱手：“老乡们，受奉天政府之托，奉天贸易公司正式开始收购黄豆，每担优质黄豆三块大洋，现金交易，钱货两清，你们都不要着急，再这边排好队，然后有人带着你们过去称重，然后拿着提款单，到奉天银行的专门办事窗口，就能提钱，大家都放心，有多少我们收多少！”

这些农民一听到这个消息，全都把心放到了肚子里，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很快把队伍排好，第一辆牛车进入了城门，往左边一拐，就是收购大豆的仓库，有工作人员的带着农民过去，检查黄豆质量，给黄豆称重，然后计算价钱，开据提款单。

确认无误之后，这个老农拿着提款单到了两百米开外的奉天银行的提款处，交上去提款单，马上一沓子崭新的奉票就到了他的手上。

他一共卖了一千五百斤，也就是十五担，一担三元，一共拿到了四十五元，如果放在往年，价钱压得低，在称重的时候还会吃亏，同样的黄豆，能拿到三十出头，就要烧高香了，现在竟然多了一半左右，这个农民哪能不高兴啊！

“老乡，这个提款单您可以直接提钱，如果不急着用，也可以存在银行里头，给您每天算利息，想什么时候取，就什么时候取！”

“不用了，不用了，还是把钱拿到手里，这心才踏实！”

工作人员也了解这些农民的心态，善意的笑了笑，这个农民拿着钱转眼就出了东关，前后没用上二十分钟，就在这时候，后续的弄明也都涌了进来，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农民把黄豆卖了奉天贸易公司，刘文新看在眼里头，他的眉毛都立了起来，这不是在抢自己的生意么！这个家伙大步流星的冲了进去。

“你们究竟干什么的，还懂得规矩不？往年这些黄豆都是我们一家收购的，今年你们凭什么插手，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老子是给谁办事的，我身后就是日本人，是日清制油厂！”

“我不管你是谁，要是再干扰我们正常的工作，就把你送到监狱里头，另外我告诉你，少拿日本人吓唬我们，买卖zìyóu，他日本人管不着！”

几个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卫冲了过来，提起了刘文新，就像是扔小鸡一样，把他扔到了一旁，狠狠的摔在了地上。

不少送黄豆的老农都认识他，一看这个家伙如此狼狈，心里头的怨气终于得到了发泄，忍不住鼓掌大笑起来！RS！。

第三百八十七章吃瘪

“拙言，这几天已经收购了五千万斤大豆，花费超过了三百五十万元，还要不要继续收下去啊？”吉林省长郭宗熙说道：“这个数量已经不算少了，如果再增加收购的话，咱们就要建设更多的仓库了，要不没有办法储存。”

“收，一定要收，需要仓库，马上就动手建设，有多少收多少，就算把整个东三省的大豆都收购到手，也不是不行！”

郭宗熙一下子就把眼睛瞪圆了，吃惊的说道：“拙言，整个东三省的大豆产量至少在几十亿斤，要想全部收购需要花费多少资金啊，咱们恐怕没有这么厚的底子啊！”

“郭省长，资金的问题不用担心，咱们手上有了大豆，就会有人给咱们送钱了，你着急什么，反倒是应该好好想想日本人会出什么招，咱们好做好预案，应付他们。”

张廷兰说的一点都不错，自从奉军开始大肆的收购大豆之后，日本人就被惊动了，日清制油厂的负责人木村康雄把三泰油坊的主管下田义找了过来，这两家垄断了大连的榨油工业，控制着豆油的输出，每年都能坐享丰厚的利润。

今年又到了大豆收获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仓库，正准备大肆收购豆油，然后生产豆油，那些透着豆香气黄澄澄的豆油在他们看来，就是液体的黄金，每年都给他们带来几千万的丰厚利润，两大油坊的赚钱本事，一点不比南满铁路和朝鲜银行差，是地地道道的下金蛋的母鸡。

木村康雄和下田义在日本国内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是商界的佼佼者。不过今年的局面有些反常，到了这个时候。只有零星的大豆送了过来，根本没有往年人山人海，牛车如cháo的盛况，这两个人也十分的纳闷。

“木村君，您认为今年是出现了什么状况，为什么收不上来大豆呢，难道那些支那农民不想赚钱了么？”

“下田君，问题应该出在奉天政府身上，我听说他们和美国人合作，在葫芦岛开了一家油坊。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在抢夺大豆。”

“不见得。”下田义还略带怀疑的说道：“帝国政府已经找过了这个油坊，说他们的经营范围仅仅是中国关内，绝对不出口欧美。支那内地非常贫穷，他们的消费能力有限，根本不会大量的采购大豆。”

正在说话的时候。有手下人送来了电报，木村康雄急忙打开一看。脸色瞬间就变成了猪肝色。手掌也变得青筋暴露，愤怒到了极点。

“下田君，这是洋行那边发来的消息，该死的奉天政府已经委托什么奉天贸易公司，进行收购大豆，而且还推出了什么最低收购价格。支那的贱民都把大豆卖给他们了！”

下田义听到之后，也是颜色大变，急忙说道：“木村先生，他们的最低收购价值是多少。对咱们有优势么？”

“优质大豆的价格是每担三块大洋，上下浮动不超过两角钱！”

“八嘎！”下田义顿时就怒不可遏了，就算按照最低的价钱，也比去年的收购价格足足高了三毛钱，有了这样的价格优势，只要不是傻瓜，谁还会把大豆卖给日本人啊。

“木村君，绝对不能让奉天政府把大豆抢走，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让他们

停止侵犯帝国的利益！”

“马上去找赤尻正助，让他出面，和奉天政府交涉，榨油业是帝国在满洲的支柱产业，绝对不能受到任何的影响。”

他们当即联系了奉天总领事赤尻正助，这家伙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急急忙忙的跑到了大帅府，找到了张作霖。

“巡阅使阁下，您是想和帝国政府作对么？”

“总领事先生，你怎么连一点外交官的风度都没有了，张某人一直和愿意和日本保持友好的关系，也愿意和你们合作，虽然有些小摩擦，但是大局还是友好安定的。”

张作霖说这话也有些昧心，双方可不是小摩擦，而是差点爆发大战，赤尻正助勉强压住了怒火，大声的说道：“我向请您向我解释一下奉天政府收购大豆是怎么回事？”

“收购大豆？”老张故作糊涂的反问道：“总领事先生，奉天政府收购东三省境内的农产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似乎和日本帝国一点不挨边啊，您何必如此暴跳如雷？”

“怎么会不挨边，你们把大豆收购走了，帝国的榨油工业怎么办，难道都要停产不成么？”

老张看着赤尻正助愤怒的模样，心里头高兴到了极点，双方发展到了现在，早就是互相敌对的对手了，让日本人吃瘪，是老张最高兴的事情了，不过在嘴上老张还不会这么直白。

“总领事先生，这件事情是王永江省长负责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现在就把他请过来，让他和你解释一下。”

很快王永江就来到了帅府，落座之后，把情况一说，王永江笑道：“总领事先生，想必您误会了，奉天政府收购大豆，是政府的现实要求，就在今年我向大帅提交了一份建议，要在东三省建立战略储备仓库，其中主要是粮食，用来应对自然灾害，对冲国际粮价，保证粮食市场的稳定，当然也需要储备一定数量的大豆，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政府经过商讨之后，让奉天贸易公司负责收购，也是签订了有效的合同，一切一切都没有任何问题，我实在是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抗议？”

战略储备的问题的确早就提出来，自从抢回中东路之后，奉军就面对着俄国人的威胁，双方极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建立庞大的储备体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张廷兰已经向王永江和张作霖提出建议。

王永江也当即同意，他们目前主要储备的是玉米、高粱、水稻、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以后还要不断的扩充种类，增大规模。当然这种储备体系也是应对日本的战争威胁，奉军上下不得不未雨绸缪。

当然这个想法就没有必要告诉赤尻正助了，王永江只说是稳定市场，应对灾害，理由也十分充分，反倒显得赤尻正助是在无理取闹了。

“王省长，我想请问你，你们设定所谓的最低收购价，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在阻挠日本方面收购大豆么？”

王永江一听他的质问，顿时把脑袋晃得如同拨浪鼓一般：“总领事先生，这完全是两个概念，第一奉天政府从来没有颁布任何的法令，要求老百姓不许向日本方面出售大豆，你们可以zìyóu的在东三省设点收购，我们不只没有干涉，还会提供便利，所以你说阻挠收购，这是完全不成立的！”

王永江笑着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继续说道："第二点是最低收购价的问题，这是针对奉天所有农产品设定的，并非是大豆独有，作为政府，我们有义务保护民众的利益，东三省农业条件好，产量大，我们需要避免谷贱伤农的情况发生，设立最低保护价格，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说着两件事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您如果非要扯在一起，我认为非常不合适，也误会了奉天政府的用意。"

赤尻正助听着这话，满腔的怒火一点没有减轻，反倒是更加强烈了，王永江嘴上说的好听，可是你们把最低收购价提的那么高，日本人还怎么低价收购大豆，老百姓谁会把大豆卖给他们？

"王省长，去年大豆的收购价格普遍在两元五角左右，今年你们提高到了三元，这难道不是恶意的提高价格么？"

王永江顿时连连摇头："总领事先生，您又误会了，奉天暂定的最低价格是两元七角，至于三元是奉天贸易公司定下的，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提高收购价格这是他们的商业行为，和奉天政府无关。当然我也可以向你透露一二，原因很简单，就是奉天贸易公司探索了新的物流管理办法，运费大大减低，他们决定让利于民，进一步扩大收购数量，这是非常正常的商业行为，您千万不要过度解读！"

赤尻正助气势汹汹而来，可是现在所有的质问都被王永江给原封不动的驳回了，这家伙的脸涨得通红，好像是猪肝一样，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王永江反倒劝道："总领事先生，现在世界上讲究zìyóu贸易，如果日本方面愿意，大可以和奉天贸易公司竞争，去争取收购更多的大豆，您在这里抗议，让我们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商业行为，实在是让我们为难！"

赤尻正助彻底被王永江把嘴堵上了，他只能一甩袖子，气哼哼的离开。

"岷源，让小鬼子吃瘪，就没有这么舒服的事情了！"

"大帅，榨油业一年几千万的收入，日本人肯定不会甘心失败的，这只是第一步，咱们赢了一个开局，接下来要更加小心，应付日本人的后手！"

"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拙言处理！"

木村康雄和下田义也得到了消息，这两个家伙对视一眼，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就是同样涨价，用三元每担收购大豆！第三百八十八章烧钱游戏和奉天政府打了这么多次交代，日本人也很熟悉对手的套路了，既然奉天敢和日本人抢夺大豆，那就证明他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想要靠着单纯的恫吓肯定没效果，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也同样提高价格，很奉军展开一场收购竞争，凭着财力把奉军的势头压下去。

"木村君，我们立即调动资金，速度越快越好，不然大豆供应跟不上，就会影响今年的生产，如果完不成订单，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嗯，不过我们现在手上资金有限，最好联络一下朝鲜银行和正金银行，让他们提供贷款，另外还要通知洋行，还有那些负责收购的支那商人，让他们吃相好看一点，不要把那些农民都逼到奉天一边。"

这两个家伙商量好了之后，就立刻采取了行动，调集资金，下达收购的指令，那些中国的买办商人也是闻风而动，他们也放下了高高在上的架子，对那些昔日不屑一顾的农民也有了一丝的笑脸。

原本一家独享的生意，突然变成了两家，由垄断变成了竞争，整个收购场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农民不用再忍饥受冻，苦苦的等待，只要到了收购点之后，马上就能把黄豆卖出去，而且得到的还是实实在在的钞票，那些负责收购的人也不敢在分量上欺骗农民，不然老百姓一生气，转身跑到另外一方是轻的，搞不好还会把其他农民也带走，那样麻烦就大了。

不过即便那些买办把价钱提了上来，和奉天政府处在了同一水平上，但是他们能收到的大豆数量也十分有限，原因很简单。这些老百姓多年和他们打交道，都被欺负的太苦了，以前是没有办法，只能把东西卖给他们。

现在情况变化了，老百姓宁愿多排队，多等一会儿，也不愿意卖给他们。而且这些老百姓很多都是农场的成员，他们从进入东三省的那一刻开始，就得到的奉天政府的种种照顾，饮水思源。他们对于奉天政府有着强烈的忠诚，根本不会考虑那些吃日本饭的杂碎。

“老爷，咱们今天只收了三份，两千多斤，还不到去年的二十分之一。您可快点想想办法！”

刘文新听着管家老三的哭诉，也是心烦意乱。他的名声一直十分恶劣。根本没有几个老百姓愿意卖给他，收不上大豆，完不成日本人交代下来的任务，他这个买办的生涯只怕就要到头了。

“三啊，你给爷好好想想办法，究竟怎么能让那帮泥腿子心甘情愿的把大豆送到咱们手上？”

“老爷。我想了半天，唯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价钱再提高一点，这帮泥腿子就认钱。只要价钱高了，咱们就不愁收不上来！”

“妈的，说的容易，再把价格提上去，咱们赚的就更少了，还有什么意思？”

“老爷，您不能这么想，只要咱们挨过这一关，奉天政府撑不住了，他们一收手，咱们再把价钱压下去，压倒两块钱，损失不就都弥补回来了么。”

刘文新点点头：“也有你这么一说，别看现在奉天政府和日本人较劲，要我说在日本人的眼睛里，奉天的张作霖就是一个蝼蚁臭虫，用力这么一捏，他就碎了！”

老三连忙点头，陪笑道：“老爷您高见，把宝押在日本人身上一点错都没有，等到他们赢的时候，难道还不该奖励功臣么？到时候您就不是管一个县了，而是一个市，甚至一个省，您刘爷的大名也是东三省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刘文新脑子之中似乎出现了那种风光无限的场景，他的脸上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三啊，你说的有道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爷也提拔你，让你管着几个县！”

“多谢老爷恩典！”

刘文新又想了想，然后说道：“提价容易，可是咱们手上没有多少钱啊，这帮泥腿子胃口都刁了，没有现银他们是不会卖给咱们的！”

“那就去找焦五爷去拆借一点，咱们往年都把大豆送给他，他能和日本人直接联系，手上的资金十分充裕，您和焦五爷的关系也不错，他一定会帮忙的！”

“嗯，就这么办了！”

刘文新立刻行动，急忙找到了焦五爷，这个所谓的焦五爷原本是兽医出身，头脑十分灵活，做一点小生意，在日俄战争的时候，他帮着日本人运输

过战争物资，因此受到了日本人的赏识，生意越来越大。

目前这位焦五爷垄断了北满的大豆收购生意，直接向日清和三泰供应大豆，每年也有上百万的收入，生意越做越大，家产越来越丰厚。

“五爷，您老看在多年的情面上，一定要帮帮小弟啊，那帮刁民都要现金，我手上缺口太大了，可是没有现金就收不上来黄豆，叫没法给日本人办事，我这心里头和着了火一样！”

“你着急，我就不着急么？”焦五爷大声的说道：“你光看到了我家大业大，但是你也该知道，这家大业大，麻烦就大，我告诉你，这次收购黄豆，各地的商人都找我，让我给增加收购资金，可是你也知道日本人给我的钱也是有限的，也拆兑不开啊！”

刘文新一脸的苦瓜色，谄媚的说道：“五爷，您就别拿小的开心了，日本人多有钱啊，他们买下整个东三省，也不在话下啊，哪里会差了这么一点钱啊。”

焦五爷斜着眼睛，瞪了他一眼：“你真当日本人那么有钱啊，我告诉你里头事情麻烦着呢！以往的东三省，南满的那边流通日本人的钱，北满流通俄国的钱，也就是说日本人只要拿几张纸，这么一刷，马上就能摇身一变，成了真金白银！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整个东三省流通的是奉票，老百姓卖大豆收的也是奉票，你再给日本人的钱，人家不认了，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拿奉票，要么就用现大洋。”

焦五爷地位更高，看得也更长远，他已经注意到了金融的问题，往年日本人掏钱，十分痛快，可是现在资金也出现了紧张，说起来也让他感到了一丝的不安，这次和奉天的较量，日本人究竟能不能占到便宜，还在两可之间，就只能看谁撑到最后了！

“五爷，不管怎么说，您拔根汗毛，比我的腰都粗，在这种时候，您一定要拉我一把啊，小弟求您了！”

说着刘文新就要下跪，焦五一把拉了起来，叹口气：“别来这一套了，咱们都吃的一碗饭，你去账房领十万大洋，我再和日本人联系一下，让他们赶快多拨点资金过来，要不然咱们都撑不了多久。”

买办商人在东三省收购大豆的价格普遍提升，已经到了三块一二，甚至到了三块二三，已经压过了奉军开出的价格，随之而来的不少农民开始把大豆卖给了他们，毕竟谁和钱都没仇，尤其是这些穷苦的老百姓，能多赚点就多赚的。

“拙言，你看现在的情况该怎么处理啊，咱们是不是也跟着涨价？”

郭宗熙虽然贵为省长，但是在张廷兰的面前还是十分客气的，甚至是谦卑，一副请示工作的模样。

张廷兰笑着说道：“郭省长，盲目和日本人竞争价钱没有什么意义，咱们又更好的办法。”说话之间，张廷兰让副官请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正是乔岚云，她的手里头拿着一沓子文件，送到了郭宗熙的面前。

“郭省长，我拟定了一份新的计划，光是和日本人竞争价钱，那就会变成烧钱游戏，虽然咱们不怕日本，但是也没有必要，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份计划之中，我们将增设收购点，组建专门的运输车队，到农民的田间地头，直接把大豆拉走，农民不用大老远跑到县城，直接坐在炕头上收钱。咱们统一收购，统一运输，合理储藏，能节约大量的成本，而且老百姓也能

得到更多的实惠！”

郭宗熙翻看了一下计划，也笑着点头说道：“这个办法好，咱们本来就有农场，还有底层政府，让他们协调一下，咱们的收购工作就会容易很多，这才是扬长避短的好办法！”

郭宗熙随即就去安排了，张廷兰笑着说道：“乔姑娘真是大才，在下想聘请姑娘出任特别经济顾问，不知道姑娘愿不愿意啊？”

张廷兰此话一出口，乔岚云的脸色微微一红，她可不是笨蛋，当初周芯瑶就是先被张廷兰聘为健康顾问，然后就变成了夫人，现在自己变成了经济顾问，那下一步会怎么让，她的心里头也没数啊！

乔岚云满脸娇羞，沉默半晌，微微点点头，算是同意了这个提议，心里头已经是一派波澜了。

奉天政府迅速调整了收购的策略，好不容易有些起色的买办商人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了，刘文新彻底陷入了被动之中。

“老爷，要不咱们也雇佣人手，租用车队，到农村去收购大豆，总不能眼睁睁被抢走？”

“说得容易，可是这些都需要钱啊，我上哪变出这么多的钱！”

“老爷，现在除了继续找焦五爷帮忙之外，就只能动用咱们的自己的资金了，老爷把您的积蓄都拿出来，咱们总要挺过这一关啊。”。）

第三百八十九章农产品交易中心

刘文新仔细想了又想，也只能咬牙点头：“老子就把身家性命都押在日本人的身上，我就不信小小的奉天政府能斗得过日本人，只要日本人能赢，咱们就不会输！”

想好了主意之后，刘文新急忙把所有的存款都拿了出来，这些年他给日本人办事，在加上自己的产业，也有两三万元的积累，现在他毫不犹豫的都拿了出去，租用人手，组建车队，跑到乡下去抢大豆。

不过事情远不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奉天政府敢这么玩，是因为张廷兰这两年积累了庞大的资源，首先手上就拥有庞大的马车队，这是车队最初是从二十七师的运输队发展而来的，东三省商业发展越来越快，而且还有庞大的对俄贸易，再加上北市场的存在，吸纳了各地的物资，因此对运输有了庞大的需求，奉天出现了几个大规模的车行。

有挂在奉天福利公司名下的，这主要是为军队服务的，还有挂在实业团名下的，另外北市场几个主要百货公司掌控的专业运输队，这些运输队几乎都要听张廷兰的号令，只要一声令下，不论是运力多么紧张，都能集中足够的力量。

而且这些运输车队都有自己专门的管理运营制度，效率非常高，另外大量的设置收购点，就需要拥有大量算账的先生，还要当地的政府配合，这些都是奉军得天独厚的优势，买办商人虽然数量不少，财力也比较雄厚，但是他们毕竟手中资源有限，根本没法和奉天政府抗衡。

另外这些买办商人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都是奸猾之徒。一看这次奉天政府和日本人在较量，可谓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有些精明的全都出工不出力，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向日清和三泰哭穷，要求日本人给更多的资金帮助。

当然也有忠心耿耿的，就比如刘文新这种，他把所有家产都拿了出来，花了比平时高三倍的价钱，组建了运输队，又带上了专门的账房先生。跑到了乡下，挨家挨户的收购大豆。

他这么卖力的干活，也不是没有效果，终于收购了三百多万斤的大豆，比起往年少了一大半。不过也算是成绩不错了，不过此时刘文新手上所有的现金都砸了出去。而且还欠了不少外债。

收上来的大豆也要有仓库保存。每天都要花钱，因此刘文新急不可耐的找到了焦五爷。

“五爷，我现在收上来三百多万斤的大豆，您看看是不是该把钱给结了，然后赶快给日本人送去，他们不是等着用么？”

焦五看了看他。苦笑着说道：“老刘，你真是能干啊，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下子，现在日本人没有足够的现金了。因此这些大豆要么你就自己留下，要么你就只能接受债券抵押。”

刘文新一听这话，顿时就傻了，这些天他不辞劳苦，在乡下跑来跑去，鞋底磨坏了多少双，嘴角到现在还有大口子，这么辛辛苦苦的干活，结果竟然没有现金结算，这不是玩傻小子么！

以往这家伙给农民发白条子，一点都不感到难受，相反他还无比的得意，可是到了现在，日本人要给他发白条子，这下子刘文新就傻眼了。

“五爷，您可别开这种玩笑，小人把身家性命都押在了上面，日本人怎么能这么干啊，他们还讲不讲道理了？”

“老刘，你也是一个榆木脑袋，日本人要是讲道理，他们就该在四岛上面打渔呢，哪会跑到东三省呼风唤雨的，和你说实话，不只是你，咱们都是这个待遇，我向日本人讨要资金，他们给了我一大堆债券，说是这些东西以后收益会很高，比给咱们现金还要划算呢。”

焦五掏出了一些债券，放在了刘文新的面前，指着这些东西说道：“就算债券真的能当钱用，可是老百姓不认这玩意，还是要逼着咱们从腰包里头掏钱，来换这些债券，最后把我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家底都变成了一堆纸，也不知道究竟能怎么样，这两天我的心里头就跟火烧的一般！”

刘文新仔细的想了想，然后咬牙说道：“五爷，我相信日本人是有信誉的，不会为了一点小钱，就坑咱们，您和我说说，这些债券是怎么回事？”

“这是日清制油厂和三泰油坊委托朝鲜银行帮着发行的，据说日本人手上虽然没有现金，但是也有一批债券，他们就用债券抵押，然后朝鲜银行帮着发行新的债券，据说这玩意收益很高，比起存在银行还要合算，至于具体的我也搞不清楚。”

刘文新一对金黄的眼珠不断的转动，暗暗下定了决心：“五爷，我相信日本人，说不定这些债券还是发财的好机会，我要了！”

“拙言，这是王永江省长送来的电报，日清制油厂和三泰油坊用俄国的政府债券作为抵押，让朝鲜银行帮着发行了一套大豆债券，据说这些债券很多都落入了那些买办商人的手里头。”乔岚云笑着向张廷兰介绍了一下情况，张廷兰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心中狂喜，他急忙接过了电报，仔细看了看。

日清制油厂和三泰油坊虽然是下金蛋的母鸡，但是手上的流动资金也不会太多，尤其是一战之中日本工业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两大榨油企业都向国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就在年初的时候，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卢布和俄国债券全都一泻千里，很多人都在抛售，不过这个时候一贯喜欢耍小聪明的日本人发现了这是一个商机。

俄国那么庞大，日本人也曾经击败过俄国，但是俄国还是缓了过来，现在俄国债券狂跌，但是只要俄国稳定下来，肯定还会涨起来，如果这个时候抄底，说不定会赚到一笔大钱。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得到了一份情报，也就是远东的矿产资源报告，里面有大量的黄金、铁矿、铜，甚至还有石油。对于资源饥渴的日本人来说，看到这些东西，简直就让他们失去了理智。

而这个时候，俄国政府也推出了一种债券，就是以俄国的一些矿产资源作为抵押，日本人思前想后，决定大量的购买。

日本人的这个决定也有自己的算盘，如果俄国能打赢一战，毫无疑问，这些债券就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宝贝。就算是俄国失败了，德国人也没有能力打到远东，反倒是日本人可以趁虚而入，占有这些宝贵的资源。至于政府可能的更迭，日本人也没有在乎，就像中国从清朝变成了民国，债务关系依旧要承担起来，庚子赔款之类的一点没少，所以日本人毫不犹豫的大量吃进俄国债券。

而且随着克伦斯基上台，俄国临时政府开始出现一丝稳定的迹象，而且还向德国发动了攻击，这个时候俄国的债券又疯涨起来，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不只是日本投资者，就连一批欧美的投资者都开始看重这些债券了，这件事情让日本人得意不已，自以为占了大便宜。

日清制油厂和三泰油坊作为大金主，也买了上千万的债券，现在他们现金不够用了，就只能把这些宝贝的俄国债券拿了出来，作为抵押，交给了朝鲜银行，同为日本的殖民机构，他们之间也需要互相配合，朝鲜银行帮着他们发行了一批大豆债券，用来圈钱和奉天政府比拼财力。

不过所谓的大豆债券卖的并不好，日本人只能强行把债券摊派给那些买办商人。张廷兰看到王永江的电报之后，把前后的事情联系起来，他瞬间就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而此时的张廷兰简直要高兴坏了，俄国债券本身就是张廷兰联合弗雷德设下的圈套，为的就是吸引日本人和道胜银行跳进来，张廷兰心里头很清楚，俄国会变成红色的，而多数党政权根本不会承担沙俄时期的债务，相反他们还会毫不犹豫的收为己有，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肯定会落空。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二月革命之后，俄国卢布和债券就受到了追捧，不少中国商人都购买了，他们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沙俄那么庞大，损失一点，也不会垮台。后果可想而知，多数党上台之后，很多投资者全都倾家荡产，欲哭无泪，跳河投井的也不是没有。

不过在这个时空之中，奉军收回了中东路，让不少中国看清了俄国虚弱的本质，因此下手的人并不多，反倒是因为张廷兰的远东资源报告，加上弗雷德释放出去的种种虚假消息，让日本人毫不犹豫的吃下了大量的债券。

结果现在这些债券又把日清制油厂，朝鲜银行都给联系到了一起，张廷兰甚至有种想要仰天大笑的冲动，很快俄国十月革命就会爆发，到时候债券就会变成一堆废纸，日本人的榨油业和金融业都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原本张廷兰和日本人抢购大豆，还只是想抢回一些利润，并没有做赶尽杀绝的打算，可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张廷兰已经有了一个一网打尽的主意了。

“乔姑娘，咱们赶快去奉天，按照计划，把农产品交易中心成立起来，我要和日本人掰掰手腕！”

第三百九十章设套

大豆的收购还在持续，不过局面对日本人很不利，他们拿不出足够的现金，只能用债券充数，毕竟像刘文新这样孝顺的家伙实在是不多，其他的大小买办商人都在权衡得失。

奉天政府的组织更加严密，而且人力运力的安排也都更合适，因此能把成本控制在很低的范围。而买办商人就不同，他们要负担庞大的运费，要雇佣专门的人手，还要把价格提的足够高，才能有吸引力。

这帮家伙算了一下，每担大豆光是收到手上，差不多就要三块五，再加上运输和仓储，最后送到日本人的手上，至少要四块三角以上，这已经高于往年日本人的收购价格了。

况且买办也存在各个等级，还要被层层扒皮，大多数底层的买办仔细一算，发现非但赚不到钱，还要赔钱。这下子他们全都傻了，谁也不是日本人的孝子贤孙，哪能给他们搭钱啊，尤其是日本人拿一些债券充数，他们的心里头也在敲鼓，七上八下，没个准谱。

因此有些家伙干脆不给日本人干了，他们准备把手上的大豆转给奉天政府，对于这些给日本人充当帮手的家伙，奉天政府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要想让奉天政府收购没有问题，但是价钱必须压低，每担要比普通的老百姓低三角钱。

他们收购的成本基本在三块五左右，结果只能卖两块七，每担足足赔了八角钱，一万担就是八千元。按照他们购买的数量，每个人至少要赔三五万，甚至十几万。这已经要了这帮人一半以上的家产，可是不卖给奉天政府。那就只能卖给日本人，当然还可以留在手中，不过麻烦更大，光是储存就需要一大笔钱。

左思右想，反复的权衡，日本人的纸片子终究没有奉天政府的真金白银有吸引力。这帮人只能忍痛割肉，好歹卖给奉天政府，他们还能剩一点现钱，不至于把本钱都扔进去。

这帮家伙也明白了，还是赶快琢磨别的出路。日本人的这碗饭不好吃，对于这些小鱼小虾，奉天政府也不至于赶尽杀绝，还是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经过二十几天的忙碌，大豆收购已经接近尾声。根据估算，差不多八成以上的大豆都落到了奉军的掌控之中。总数超过了三十亿斤。这么多的大豆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必须好好利用起来。

张廷兰也急火火的回到了奉天，刚下了火车，他就找到了王永江，这位王省长最近也是春风得意，眼看着这场大豆争夺战。奉天赢得了先机，王永江也不能不高兴。

“拙言，我计算了一下，扣除供应国内市场的。要出口的大豆超过二十三亿斤以上，往年都要卖给日本人，能生产一点八亿公斤豆油，全部出口欧美，日本人从中赚取暴利，不过现在这些大豆都落到了咱们的手中，下一步该怎么做，咱们的确要好好谋划一下，不能让日本人把好处都拿走了。”

“岷源先生，咱们拿到了这么多的大豆，日本人的油坊货源已经严重不足，我估计他们多半会向奉天政府施压，要求咱们把大豆卖给他们。”

“这是自然的，拙言，你说咱们是一点不卖给他们，眼看着日本人的油坊

完蛋，还是把价钱抬高，多从日本人身上赚点钱呢？”王永江说道：“按照咱们以前的计划，就是要控制大豆，然后进一步掌握定价权，一点一点的挤压日本人的利润空间，把这个产业从日本人手中抢回来，现在拙言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

“当然有了。”张廷兰笑着说道：“岷源先生，日本人的油坊比想象中的还要脆弱，他们的资金严重不足，已经窘迫到要用债券应付那些买办商人了，这种时候，我们还对他们客气，那岂不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么？我准备利用这次机会，一举打垮日本人的榨油业，把每年几千万的利润都拿到自己的手上。”

“拙言，凡事都讲究稳扎稳打，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咱们还是不要贸然行动，毕竟榨油业是日本人的命根子，他们轻易不会放弃的。”

张廷兰心里头当然清楚，原本他也计划着用三五年的时间把整个产业夺回来，可是现在偏偏出现了一个天赐良机，日本人手上握了一大堆的俄国债券，这就是他们的死穴，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俄国就要发生十月革命，债券立时变成废纸，日本的银行和油坊全都会面临资金断裂的境地。

当张廷兰知道这些之后，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计划提前，趁着这个机会，就把日本人的榨油业搞死。

“岷源先生，不久之前俄国人又在欧洲战败了，这个消息您知道？”

正说着日本人，可是张廷兰突然提到了俄国人，跳跃有点大，不过王永江还是下意识的点点头：“要说起来还多亏了德国击败了俄国，要不是咱们边境的压力肯定会增大不少。”

“岷源先生，问题就出在这里，俄国老百姓早就厌倦了战争，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推翻了沙皇，可是新上来的临时政府并没有如愿结束战争，反倒是又遭到了失败，俄国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现在俄国社会就是一个火药桶，马上就要爆炸，很可能过不了这个冬天。”

王永江何等敏锐，听到了这里，他也渐渐的明白了张廷兰的意思，因此笑着说道：“拙言你是说俄国会爆发革命，到时候他们的债券就彻底变成废纸，日清制油厂和三泰油坊手里头握有大量的债券，他们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咱们的机会就来了？”

“没错，所以我准备联合美国人，共同制定一个方案，把日本人彻底埋葬了。”

“计将安出？”

“首先让美国人出面向日本人订购大量的豆油，这样日本人就会向咱们要求采购大豆，来满足生产需要，咱们可是适当卖给日本人一些，不过必须要现金交易。只要过了一两个月，日本人的资金链断掉之后，他们没有钱购买咱们的大豆，他们就会面临双重违约的可能，既无法提供给美国人足够的豆油，又无法缴纳大豆货款，到了这一步，这两家油坊不死也要脱层皮，最后咱们再把出口豆油的权力抢回来！”

张廷兰把整个计划勾勒出来了，王永江听了听之后，又仔细和张廷兰商讨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漏洞，整个计划唯一的问题就在俄国人身上，如果俄国人不发生问题，所有计划都没有用了，不过一看张神棍信心十足的样子，在参考他往日的战绩，王永江还是选择相信他。

“拙言，如果你敢断定俄国会出问题，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可不

只是抢回榨油业这么简单。”王永江说道：“俄国可是咱们最大的邻国，他们出了问题，势必有大量的难民涌入东三省，我们该怎么应对，另外俄国远东还有上百万的华人华侨，我们又该怎么处理，这些都需要拿出一个方案。”

“岷源先生说的不错，其实最应该做的就是再度扩军，至少要增加三至四个师，用来应付可能出现的乱局。”

一听要扩军三四个师，王永江就倒吸了一口冷气：“拙言，你这不是应付乱局，而是想要浑水摸鱼？”

王永江点破了他的心思，张廷兰也没有否认，笑着说道：“岷源先生，我不只一次的说过，奉天缺少战略纵深，如果俄国大乱，能趁机收回外东北最好，如果不能，也要把外蒙古掌握在手中，这样咱们就有了广阔的腹地，也有了回旋的余地，不然困守东三省，发展潜力实在是有限。”

“嗯，也有道理，不过千万不能穷兵黩武，要考虑到东三省的承受能力，现在经济刚有些起色，大把的资金都投到军事上面，就得不偿失了！”

和王永江商量妥当之后，张廷兰立刻着手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成立东三省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地点就选在了北市场，以后大宗的农产品交易，就都在这个中心进行，而且这个中心也负责提供最权威的价格信息，给各地商人提供全面的服务，这也是掌握农产品定价权的举措。

随后张廷兰就找到了克里，这家伙最近也在忙碌之中，榨油厂建立起来，第一批大豆已经送到了厂子之中，黄澄澄的豆油已经流淌出来，就等着向关内出售呢。

“老板，您找我有什么命令么？”

“谈不上命令，我是想让你帮我联系一个美国的大卖家，向日本人的榨油厂下一笔大订单，最后几千万公斤的！”

“老板，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们好像没有义务帮日本人的忙啊？”

“你觉得我会帮日本人么？”张廷兰笑道：“我现在掌握了八成以上的大豆货源，只要有人向日本大量的订货，他们就会向我们低头，用高价来购买大豆。”

“老板，你果然睿智！”克里恍然大悟道：“老板我有个建议，你最好再控制一下出货，让日本人完不成生产合同，我们在制定合同的时候，规定下高昂的违约金，这样一来日本人肯定会损失惨重的，最好让这帮该死的小矬子滚出榨油业！”

第三百九十一章俄国惊变

东三省农产品交易中心挂牌营业并不隆重，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低调，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种中心是干什么的，不过这里很快就会召开一系列重要的谈判，最终决定的是整个大豆产业的归属，甚至可以说影响之大，足以载入史册。

日本的榨油业双姝，日清制油厂和三泰油坊负责人木村康雄和下田义亲自带队，包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尻正助在内，十几个日本人全都到了这里，目的就是和奉天洽谈大豆的问题。

当然这帮家伙也不是这么老实的，前来谈判也是不情不愿，下田义就抱怨道："木村君，这次让支那人把大豆抢收到手中，这是帝国商界的耻辱，奉天政府又接着成立了所谓的交易中心，摆明了是向掌握大豆的定价权，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没错，但是这次奉天政府完全凭着雄厚的资金，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木村康雄看了一眼赤尻正助，转而说道："总领事先生，帝国政府对于奉天的行动就没有什么表示么？难道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么？"

赤尻正助也是憋了一肚子，沉声说道："奉张又臭又硬，而且也不需要乞求帝国，除了战争的手段之外，帝国政府并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法。"

列强控制中国除了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之外，最常用的有两个招数，一个是军售，一个是贷款。这两样其实也是后世强国控制世界惯用的手段，军队买了哪国的武器，就自然要投靠哪国，借了钱之后，就要忍受种种的苛刻条件，最后完全被人家捏在手中。

可是这两招无往而不利的杀手锏到了奉天这里。全都失去了作用，奉军拥有自己的武器生产体系，虽然程度很低，但是也能基本满足需要了，日本人的军火奉天还看不上。另外通过张廷兰的折腾，把八旗王公积累了几百年的财富都敲诈出来大半，一下子奉天的资金就充足起来，同样不用乞求日本人。

算来算去，日本人还能用的手段只剩下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了。不过要发动战争可不是小事情，要考虑国内的问题，要权衡国际上的时机，要看英美等国的态度，总而言之。为了一点大豆，就发动一场战争。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木村君和下田君。这次是奉天政府凭着财力和我们较量，你们也应该用经济手段回应，而不是事事指望着帝国政府，难道强大的日本企业，还会怕支那人的挑衅么？"

"当然不怕。"木村康雄说道："只是我们手上资金出现了一点麻烦，大批的债券又没法折现。只要等着我们缓过手来，调集了足够的资本，我们完全有能力，轻松击败支那人。"

"有信心就好。支那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暂时先挺过这段时间。"赤尻正助冷笑着说道："这个时间不会太久了，美国已经投入到了欧洲的战斗之中，列强之间的胜负很快就会分出来，只要胜利之后，俄国的债券必定会一飞冲天，而且北极熊也会转头向东，到时候奉天政府的压力必然陡增，张作霖除了投靠帝国，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听到了赤尻正助的话，木村和下田终于欣然点点头，他们也要重新进行

准备，这次已经证明了那些买办商人靠不住，他们要筹建自己的收购网络，要准备足够的资金，在一个合适的机会，对奉天政府一击致命。

“三天前美国的商人过来，一举采购了三千万公斤豆油，要的非常急，我们只能先把这单生意做完，让支那人得意一会儿，然后再找机会，弄死他们！”

日本人不情不愿的坐到了谈判桌前面，负责和他们谈判的是奉天贸易公司的代表洪雷，另外张廷兰带着乔岚云也坐在了谈判桌的一旁，给奉天一方压阵。

“日本方面希望采购三百万担大豆，我们完全同意，不过价钱我们需要仔细的商量一下，每担的底价不能低于四块大洋，三百万吨就是一千二百万大洋，而且我们只接受现金支付，钱货两清。”

木村康雄听到这话之后，把眼珠子都瞪圆了：“这是打劫，去年的时候，大豆的收购价格不过是三块左右，今年怎么能一下子提高这么多，而且现金交易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既然是谈判，那就要双方都拿出自己的条件，日本方面希望如何呢？”

“还是维持去年的收购价钱，我们需要在售出豆油之后，再付给你们钱款。”

洪雷听到这话之后，一语不发，直接伸手把眼前的文件折叠起来，直接就要起身离开，中国其他的代表也全都如此。

赤尻正助一看谈判刚开始就要崩裂，也着急了，急忙说道：“奉天方面难道一点谈判的诚意都没有么？就这么急着要走？”

张廷兰停下了脚步，转回头笑着说道：“总领事先生，不是我们没有诚意，而是你们日本人的条件太不靠谱了，你们难道不知道三块大洋是我们的最低收购价格，你难道想要让我们赔本把大豆卖给你们么？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诚意么？”

面对张廷兰的质问，赤尻正助也没有太多的话说，只能说道：“既然是谈判，我们就要把各自的条件亮出来，然后慢慢谈。”

说这话赤尻正助给木村康雄使了一个眼色，让他把条件适当的抬高。木村也是万般无奈，只好说道：“价钱可以提高到三元五角，但是我们仍然反对现金支付，我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用债券抵押，大日本帝国的信誉就像黄金一样，我们可以提供给奉天一批大豆债券，这是一种收益非常高的债券，很受市场的追捧。”

洪雷早就得到了张廷兰的授意，深知所谓大豆债券是什么玩意，那不过是危险十足的金融衍生品，奉天政府才不会要这玩意呢。

“木村先生，每担三元五角也不过是我们的成本价格而已，我们绝对不会接受，另外除了现金支付之外，我方只接受股份，如果用日清制油厂和三泰油坊的股份作为抵押，我们还可以商量一下！”

“什么？”木村和下田听到了这话，顿时就把眉头立了起来，这帮奉天的家伙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竟然想要染指榨油厂，简直太可恶！

他们把脑袋晃得如同拨浪鼓一般：“绝对不行，榨油厂的股份绝对不能交给你们，事关帝国在南满的利益，你们不要痴心妄想了。”

“我们并非想要什么榨油厂，但是既然想买奉天的大豆，就要拿出让人信服的抵押品，除了现金之外，就只有股份能勉强有这个资格，其余的东西风

险都太大，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

中日双方的谈判瞬间就陷入了僵局之中，张廷兰在一旁冷眼旁观，他原本想着趁机拿到一点油坊的股份，不过现在一看，日本人对于榨油厂的重视远超过想象，这已经不可能了。

张廷兰笑着说道：“既然双方暂时谈不拢，我们可以慢慢谈。”

“不行，现在榨油厂生产紧迫，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下田义大声的说道。

张廷兰也把眉头皱了起来，冷哼了一声：“难道你们还准备强买强卖么？”

赤尻正助一看气氛有些失控，急忙说道：“张先生，奉天也不能守着一堆大豆，你们还是要出售的，而日本方面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买家，咱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争取一个双赢的结果。”

张廷兰微微点头：“我看双方条件相差太大，一时谈不拢，又要顾及日本方面的生产，只能暂时达成一个临时协议，我们向日本方面提供六十万担大豆，日本人方面用现金支付，每担四块大洋，不能少一个子！”

张廷兰提出了这个办法，木村和下田互相看了一眼，这的确是一个折中的办法，虽然价钱有点高了，但是也只有捏着鼻子认了，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第一次的谈判结束，洪雷来到了张廷兰的面前，说道：“总司令，六十万担再加上日本人自己收购的差不多够他们用两个月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恐怕还要进行谈判，您有什么指示没有？”

张廷兰微微点头：“两个月的时间，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你要做好瓦解日本榨油产业的准备，他们的好日子快要结束了。”

对于张廷兰的话，洪雷显然没有办法理解，不过他也不敢违背，只能满腹狐疑的准备去了。

其实不用过两个月，转眼间二十几天就过去了，进入了寒冷的十一月，东三省的大地上已经铺上了一层洁白的雪花，今年的冬天比起往年更加寒冷，张廷兰这段时间并没有什么动作，完全就是拥着娇妻，围着火炉，啃着冻梨，像一个普通的东北人一样猫冬儿。

不过他心里头却十分不平静，这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俄国十月革命的脚步越来越近，一个旧的沙俄帝国要崩溃，新的红色帝国要崛起，而这也是中国唯一的收复外东北的机会，张廷兰在心里头一遍又一遍的推演着未来行动的方案，寻找以小博大的可能。

这天正是十一月十号，张廷兰刚刚从周芯瑶温润的身体上爬起来，侍卫长沈华就送来了消息：就在三天前，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发生了多数党起义，临时政府被推翻了！。）

第三百九十二章毕恭毕敬日本人

“老爷，大事不好了！”

刘文新正闷坐在家中，管家老三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他变颜变色，惶恐到了极点。

“老爷，你的债券全都不值钱了，快想想办法。”

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一样，瞬间落到了刘文新的头上，他把身价性命都押在了这上面，现在听到这话，哪能不着急啊，他猛地从太师椅上窜了起来，一把揪住了老三的衣襟。

“你说什么呢，是没睡醒说胡话么？好好的债券怎么会完蛋了！”刘文新的双手因为激动过度，已经青筋暴起，死死的扣着老三的胸口，好像铁钳子一般，掐的他喘不上气，脸憋得通红。

“老爷，你手上松一点，小的喘不上气了！”刘文新勉强把双手松开，老三喘了半天，才缓过一口气。

“老爷，小的没有胡说，真的出了大麻烦了，我打听到了，俄国发生了革命，临时政府被推翻了！”

“还不是胡说！”刘文新猛地又站了起来：“俄国出了问题，和日本有什么关系，大日本帝国不是好好的么？”

“日本人是好好的没错，可是他们的油坊和银行都买了大量的俄国债券，现在咱们手上的大豆债券也是用俄国债券抵押，然后发行的，现在咱们的债券也都变成了废纸了。”

老三几乎是带着哭腔，把事情说完了，刘文新这下子彻底听明白了，他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面，浑身都仿佛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前面，整个人仿佛变成了木雕泥塑的一般。

老三在一旁看着刘文新。这家伙似乎全都僵硬了，一句话也不说，等了半晌，老三战战兢兢的伸出手，想要探探刘文新的鼻息，哪知道这时他突然暴起，看见什么摔什么，就像发疯了一般。

“王八蛋焦五，王八蛋日本人，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老子。你们这帮混蛋，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刘文新将最后一个花瓶狠狠额摔在了地上，然后整个人的力气仿佛都被抽走了一般，摊在地上。一动不动了，眼中全是泪水。不住的哭泣。

“三啊。我对日本人忠心耿耿，处处替他们着想，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啊，他们哪能这么坑人啊！”

老三眼珠乱转，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他跪在了刘文新的身边。低声说道：“老爷，小的有点想法，越是这种时候，您越要振作起来。我看咱们应该兵分两路，做好应付。”

“你说，我需要怎么做？”

“第一，您要去找焦五，去找日本人，把债券的问题弄清楚，看看他们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另外咱们也要往坏处想，如果这些债券都变成废纸，那些借您钱的债主，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最好现在收拾一点细软之物藏起来，也好留着以后东山再起。”

刘文新的脑袋快速的旋转，然后点点头：“三啊，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能这么镇定，真不错，我现在就去找焦五，你把钱带走，偷偷的存到洋人的银

行，小鬼子靠不住了，你就存在大英帝国的银行。”
说着刘文新跑到了自己的卧室，搬出了一个小木头箱子，里面放着五千大洋，还有不少金银首饰，他仔细清点之下，然后一狠心，就塞到了老三的手上。
“三啊，存好了，这就是咱们的身家性命，绝对不能出问题。”
“老爷，您就放心，我跟你多少年了，绝对不会有一点差错！”
刘文新将最后一点细软交给了老三，然后自己收拾一下，立刻风风火火的去找焦五，不过他刚到焦五的家，就看到里面高挑着白幡，哭声一片。
这下子刘文新也懵了，他急忙抓过一个路人，红着眼睛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五爷家里头谁死了？”
“还能是谁啊，焦五爷呗，说起来焦五大小也是一个爷，给日本人干了这么多年，哪知道最后让日本人用一堆废纸给坑了，据说上百万的债券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废纸，多少商人都找到了焦五的头上，他一看活不下去了，当晚就吞了大烟膏子，死了！”
听到了这里，刘文新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就好像一具行尸走肉一般，跌跌撞撞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三啊，爷这下子完蛋了，什么都不剩了……”刘文新正在念念叨叨的时候，突然发现家中已经空无一人了，他四处一找，管家老三没有了踪影，其他的佣人也都跑了，就连他养的几个女人也都消失了。
到了这时候，刘文新的眼珠子都红了：“老三，你个孙子，竟敢背叛我，你不得好死！”
不管刘文新怎么叫骂都没有用了，管家老三带着他最后一点大洋和珠宝，已经乘着火车，往大连逃跑了，其他人一看管家都逃跑了，就知道刘文新已经没有希望了，也纷纷拿了点值钱的东西，然后就逃跑了。
现在刘文新只剩下孤身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候他也明白了焦五为什么会自杀，一想到焦五，他仿佛又来了精神，从地上爬了起来，跑到了厨房之中，抱出了两桶油，洒在了房子周围。
然后又点燃了一个火把，霎时间烈焰飞腾，把正房全都烧了起来，红彤彤的的火光直冲天际，刘文新仿佛又找到了一丝力气，这不正是他盼着的烈火烹油的好日子么！
刘文新似哭似笑，大步的迈进了火光之中，嘴里头还在念叨着：下辈子做个日本人，下辈子做个日本人……
大小买办都死了，这场大豆债券的危机影响到了东北的每一个角落，一大批原本风光无限的买办商人全都破产了，就算侥幸没有被波及到的，也心里头拔凉，他们对日本人再也没有盲目的信任了。能切割就赶快切割，靠着日本人挣饭吃，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这些买办还只能算是小鱼小虾，日本人在东三省的产业也受到了重创，这个冬天对于日本人来说，格外的寒冷。
购买俄国债券最多的几个企业包括两大榨油巨头，朝鲜银行和正金银行，另外满铁也购买了一些，总数加起来超过两千八百万，再加上大豆债券一类的衍生品。资本总价逼近了一个亿。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数字，这些庞大的殖民企业，就算利润丰厚，也难以承受如此惨重的损失，而且他们旁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奉天政

府。哪能会轻易放过他们啊！

得到了俄国革命的消息，张廷兰首先就利用各大报纸。刊登文章。介绍俄国的情况，同时将日本人投资失败的消息也包含在其中，一听到这个消息，首先受到惊动的就是东三省的商人和老百姓。

虽然这两年奉票越来越坚挺，霸占了七成以上的份额，但是还有一些人密信日本的货币。手里头握着不少朝鲜银行和正金银行的银行券，总以为日本人比起奉天政府要靠谱。

可是听到了日本的银行投资失败的消息，他们的信念破碎了。对于中国人来说，金融危机并不是陌生的词汇。就在不到十年之前，上海就发生了橡胶股灾，可以说也构成了满清灭亡的一个推手。

就在一年前，俄国的斯拉夫银行倒台，日本的正金银行就受到了重创，损失惨重，从那时开始，奉天银行才日趋壮大起来，把日本人的银行彻底压住了。此时又出现了这种危机，而且来势凶猛，远不是一个斯拉夫银行可比的，老百姓的惨痛经历很快就被勾起来了。

越来越多的民众涌到了朝鲜银行和正金银行的门面，拿着大把的票子，要求他们把这些纸票子兑换成真金白银。这个时候日本人也焦头烂额了，哪里还有精神头处理这些中国的老百姓啊，日本人贴出了牌子，每天只给兑换两万元，其他的根本不受理。

在他们的眼睛里，中国人的利益随时都可以被抛弃，每天两万元的份额实在是杯水车薪，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钞票都不会兑现，这帮人根本就是再拿奉天的老百姓开玩笑。

也正是他们的漠视，带来了更大的麻烦，银行业的核心就是信用二字，日本人的做法，毫无疑问使他们靠着强大武力，多年经营，建立起来的信用出现了动摇，甚至说是崩塌，这种雪崩效应是十分骇人的。

原本俄国的债券和货币变成了了废纸，现在日本人的债券和货币同样有废纸化的趋势。

“拙言，日本人的金融体系崩塌，就是他们退出东三省的开始，真是天大的好事！”王永江哈哈大笑的说道。

张廷兰也十分高兴：“原本日本人靠着印纸片子，就能买走咱们的粮食和矿石，他们的货币失去了信用之后，再想这么玩就不可能了。不过现在还是只是动摇，而不是彻底崩溃，我们还要做好准备，防止他们咸鱼翻身，在棺材上面再钉几根钉子！”

“没错，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东三省立法，规定奉票是唯一的货币，将外国的货币都排斥出去，就连大洋都淘汰了！”

“先生高见，不过要想做到这一步，咱们还缺少足够的压仓石，也就是黄金储备，没有这玩意，咱们的信用也支撑不起来！”

“拙言说的没错，只是黄金不是一天两天能弄到的，看来咱们还要等一段时间啊。”

张廷兰听到了这话，突然眼前一亮，沙俄完蛋了，那批著名的沙皇黄金可就是在远东神秘失踪的，足足五百吨黄金，只要弄到手，奉票就有了定海神针，看来必须应该想办法，把这笔黄金拿到手。

“岷源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天上就掉下一个大馅饼，咱们就能凭空得到一大堆黄金！”

“但愿美梦成真！”王永江也笑着说道，并没有当真。

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有人前来汇报，说是日清制油厂的木村康雄和三泰油坊的下田义联袂拜访。

张廷兰和王永江相视一笑，日本人什么打算，肯定瞒不过这两条狐狸了。

“拙言，真没有想到，日本人竟然求到了咱们的头上，你觉得需要怎么处理呢？”

“岷源先生，这才是刚开始，咱们的条件不变，还是股份和现金，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要。”

“你这是逼着日本人上吊啊，不过我喜欢！”王永江笑着对侍从说道：“去把他们请进来。”

转眼之间木村康雄和下田义就走了进来，这两个人脑袋微微低着，显得毕恭毕敬，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嚣张，见面之后，木村康雄率先说道：“王桑，日清制油厂经营出现了一点小状况，还请王桑念在我们的友谊情分，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感激不尽！”

第三百九十三章祖国，我们回来了

“王桑，我们双方拥有长久的友谊，也是最好的朋友，拜托你们了！”说着木村康雄把头用力的低下，往日的猖狂全都收敛起来，十足的谦卑恭敬。

看到他们如此，张廷兰的心里头不自觉的涌起一丝冷气，不只是他，就连王永江眼神之中也有一种叫做震惊的东西，前倨后恭，这些日本人简直判若两人。

在木村和下田身上，他们已经窥见了大和民族的可怕，在这个民族的身上，似乎感觉不到廉耻，只要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可以轻易变幻出不同的嘴脸，不择手段。

在以往他们都是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一副德行，根本没有把奉天上下放在眼里。当然他们也的确有这个资本，毕竟日本人已经跻身列强，这是公认的事情。但是他们真正到了有求于人的时候，却可以放下一切的东西，十足的恭敬卑微好像川剧的变脸一样。

日本人都仿佛有两张面孔，这不是人，而是一群蛇！随时会咬人的毒蛇！他在向你笑的时候，有可能已经把刀子送进了你的胸膛里面，对于这样可怕的对手，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客气。

王永江轻轻的摆了摆手，笑着说道：“木村先生，咱们是生意上的好伙伴，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

王永江一句生意的伙伴，就把木村套交情的话全都顶了回去，咱们只谈生意，不谈交情！

木村也并没有什么生气，而是平静的说道：“王桑，日清和三泰需要采购一批大豆，希望王桑能够提供帮助。”

“要买大豆，那就去交易中心采购。正好拙言也在这里，有什么要求，你们可以直接谈！”王永江继续装傻充愣。

木村也只好把窗户纸戳破，说道：“日清投资了一批俄国债券，现在俄国出现了一点状况，日清的资金也有些缺乏，我们想要先拿到一批大豆，然后再付款。”

王永江看了一眼张廷兰，那意思就是该你出面了，张廷兰笑着说道：“木村先生。俄国现在可不是小状况，而是多数党掀起了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多数党的一些政治主张，一旦他们控制了俄国，别说债券了。就连各国的工厂贷款，他们统统不会承认的。恕我直言。你们手上的债券就是一堆废纸！”

“张君，多数党只是一群暴徒，他们不会成功的，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下，包括帝国政府的列强在内，已经准备对俄国采取干涉措施了。多数党的暴乱只是暂时的，一定会被彻底镇压。”

“木村先生，您说的或许有道理，但是这和我的判断完全不一样。我的要求还是一贯的，你们要想购买大豆，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用现金，要么用贵公司的股票，除了这两样之外，别的我都不接受。”

这时候一旁的下田义突然开口了：“张桑，把大豆赊购给我们，价钱好商量，每担可以提高一角钱，另外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生意分红给你们，你们绝对不会吃亏的。”

张廷兰笑着摇摇头：“二位，也别费口舌了，如果我是一个商人，或许会接受你们的建议，但是你们别忘了，我们的身份是政府官员，我们收购，销

售大豆，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保护东三省老百姓的利益。收购的资金都是纳税人的血汗，谁也不能拿着这些钱开玩笑，非常对不起，我们绝对不能和你们一起冒险。”

张廷兰的话义正词严，把他们所有的话都封死了，木村和下田的脸色更加难看，可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谁叫现在有求于人呢！

木村想了想，然后说道：“张桑，我们可以让出百分之二十的股份，用来抵押两亿斤的大豆，您意下如何？”

“木村先生，两亿斤大豆就是两百万担，需要八百万的资金，你拿到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如果在这场危机之前，完全可以了。但是现在发生了危机，你们的股票也在严重缩水，据说市面上价格已经跌了三分之二了，很快就向着垃圾的方向发展，我看你们至少要拿出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我们才可能帮着你们渡过危机，不然绝对不行！”

张廷兰开出了自己的价码，木村和下田听到之后，就好像看着怪物一样盯着张廷兰，这家伙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怎么一张口就要百分之六十啊！如果答应了，那岂不是说榨油厂变换了主人么，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木村把脑袋摇晃的如同拨浪鼓一般：“这绝对不行，榨油厂关系到帝国政府的利益，绝对不会交给你们的，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既然榨油厂这么重要，我相信日本政府也会尽全力救助你们的，两位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张廷兰说完之后，端起了茶杯，自顾自的品了起来，摆出了一副送客的架势，木村和下田还想要再说什么，这是人家压根就没有听下去的意思，他们也不得不起身告辞。

“拙言，你可够狠的，简直就是狮子大张口，一下子就要了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按照日本人的性格，他们绝对不会答应的。”

“岷源先生，您信不信，美国人要价会比咱们还高，他们才是真正高手呢！”

张廷兰说的一点都不错，木村和下田离开了省政府，就找到了总领事赤尻正助，希望他能帮着想个办法，渡过眼前的难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当初谈判采购的豆油的美国商人就找上门了，相比张廷兰，美国人更加直接，也更加嚣张，直接就向木村询问债券的问题，要求他们解释究竟还有没有能力完成合同。

按照当初的约定，日本两大榨油厂要向美国人提供三千万公斤的豆油，如果不能按期完成合同，日本人就要赔付美国人百分之四十的违约金，总计达到六百万元，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平时日清和三泰还能承受，可是眼下他们实在是没有这个能力了，俄国的债券已经让他们损失惨重了，如果再赔偿给美国人这么多的违约金，两家油坊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如果面对中国人，日本还敢耍赖，可是面对美国人，给他们一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这么猖狂，美国人手里头攥着日本需要的石油等资源。而且又是日本生丝等农产品的最重要消费市场，得罪了美国，日本的经济就难以维持了。

日本人只能再三向美国方面保证，他们一定能够按时完成任务。不过美

国人对此嗤之以鼻。

“日清和三泰的资金链已经断裂，按照我们的估计。你们如果得不到资金援助，根本没有办法履行合同。在这里我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去想办法凑够违约金。要么就把榨油厂百分之八十的股份交给美国方面，我们双方合作，由美国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你们能够经营下去！”

美国人最后嚣张的说道：“我只给你们十天的时间，如果做不到，你们就等着制裁！”

木村和下田此时的心头全都被苦水充满了。在上游有奉天克制着他们，在下游美国人也在打他们的主意，两头夹击，这才是真正的险境。

送走了美国代表之后。木村就立刻对赤尻正助说道：“总领事先生，您赶快帮着我们想想办法，我们急需资金维持，帝国政府会提供帮助，没有错？”

木村满怀希冀的看着赤尻正助，可是这位总领事也是一个头两个大，遭灾的不只是日清和三泰而已，朝鲜银行和正金银行也面临着挤兑，满铁也受到了损失。

日本在奉天最重要的企业全都被牵扯进入，落水的人太多，而手中的救生圈有限，该救谁，不该救谁，也不是赤尻正助能够决定的。

一看赤尻正助为难，下田义眼珠子已经发红了：“总领事先生，美国人态度很强硬，我们只能从奉天身上找到突破口，或是弄到足够的钱，去购买大豆，或是帝国政府动用武力，让支那人屈服，老老实实的赊购大豆给我们。如果这两样事情都做不到，十天之后，帝国掌控了十几年的榨油产业就会彻底瓦解。”

日本人陷入了空前的麻烦之中，挖空心思的想着解决的办法，这时候一艘美籍远洋货轮正乘风破浪，驶向了葫芦岛。

在货轮上面载着一大批机器，还有三十几名海归的游子，巴玉藻经过了两年的留美学习，终于回到了国内。

这一路走的并不容易，虽然张廷兰给了巴玉藻大量的资助，不过面对这笔巨款，巴玉藻是一个子都不敢乱花，他很清楚，张廷兰不惜重金，其实是把他当成了制造飞机，发展空军的希望，而且巴玉藻也有这个志向，因此他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钱，在美国社会招揽为数不多的华人人才，同时尽量采购一些关键的技术设备，按照巴玉藻的计划，只要一回国，他就尽快的制造出中国人的自己的飞机。

最初的时候很不顺利，的确找到了一些留美的人才，但是这些人多数都是南方的，他们更愿意毕业之后投奔民党，对于遥远的奉天，他们没有任何的印象。而且在美国的社会之中，华人备受歧视，就算巴玉藻是美国飞机公司看中的顶尖人才，但是想要采购需要的东西，也受到了重重限制。

就在巴玉藻焦急无比的时候，转机终于出现了，奉军击败了俄国人，拿回了中东路的控制权，在中国社会这是一件大事情，在海外华人中间，这同样是了不得的大事情，终于有一支军队敢于向列强发起挑战，并且取得了胜利，这让那些海外留学的学生终于开始正视奉军了。

另外由于张廷兰和克里达成了合建榨油厂的协议，使得克利夫兰财团愿意提供一些帮助。还有就是张廷兰接手了康有为在海外的关系网，这三重有利的条件加在了一起，一下子就让巴玉藻的工作顺利多了。

大量的留学生同意到奉天发展，一些原本采购不到的机器也能买到了，

巴玉藻十分的兴奋，他和几个伙伴联手，造出了一架全新的飞机，种种性能丝毫不比现在世界上主流战斗机差。

他们还一连造了十架，在美国又采购了五十个发动机，为此张廷兰特意安排了一艘三千多吨的货轮，专门载着这些学生和飞机设备回到中国。

远远的巴玉藻就看到了港口之上，聚集了大量的人员，甚至还有不少军人，他和其他的伙伴瞬间眼圈都红了。

“祖国，我们回来了！”

第三百九十四章空军

“拙言先生早就说过，中国的海陆军已经落后于世界，要想追赶需要付出千百倍的努力，去弥补以往的缺失，唯有空军领域，世界各国刚刚起步，中国势必要死死咬住，不能再落后于人，否则百年之内中国都没有扭转国运的机会了！”

“蕴华，总听你提到拙言先生，此人似乎年纪也不大，怎么值得你如此推崇啊？”王助在一旁笑着问道。

王助和巴玉藻同是清末被选派到英国留学，一战爆发之后，他们只好转赴美国留学，一同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专业学习，并且获得硕士学位，随后又进入美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实习。

王助成功进入了当时刚刚组建的波音公司，并且成为了第一任总工程师，帮助波音公司赢得了海军的第一笔订单，正是凭着第一桶金，才有了波音公司后来的辉煌，而王助也在美国航空界名声大噪。

“禹朋，你觉得中国是否会有超越列强的那一天，中国遍地都是各种工厂，能够生产最精明的商品，摘下世界工厂的桂冠，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世界上任何的国家都要敬畏中国的力量。”

王助听到巴玉藻的话，苦笑着说道：“蕴华，我自然希望如此，可是越是在欧美待得久了，就越清楚我们和他们的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甚至让我有种绝望的感觉，甚至会担心中国永远这样沉沦下去。”

“是啊，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不过拙言先生是我见到唯一有着十足的信心，而且不只有信心，还有真正的办法。中国落后于西方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工业落后，他们能制造。我们不能制造，所有西方人可以凭借精良的商品，赚取丰厚的利润，让国民享受到富裕的生活，同时打造出强大的军队，为商业利益保驾护航。如果中国人有一天也能制造出同样的东西，凭借我们庞大的人口优势，就有能力碾碎任何一个列强。”

王助仔细听着，笑着说道：“这番论调和很多中国学者并不相同啊，他们更看重人文精神。更看重政治制度，更推崇西方的民主自由。”

巴玉藻叹了一口气，冷笑着说道：“这就是实干家和空谈误国的清流之间的区别。禹朋，你在美国又不是没有经历过，难道你还相信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么？”

巴玉藻的话顿时勾起了王助的伤心事。其实王助成为波音的总工程师之后，在美国的航空界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名头。作为波音的元老。未来的前景是相当可观的，王助也曾经动摇过，是不是要在美国发展，毕竟美国能提供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随后美国海军试验王助设计建造的水上飞机，结果并不允许王助进入试验现场，理由是担心他们学到美国先进的航空技术。

这完全是一个荒唐透顶的指责。不过此时王助也看清楚了美国种族歧视的本性，在这样一个白人至上的时代，只有真正拥有强大的祖国，海外的游子才能受到尊重。而王助也因为这个原因，依然随同巴玉藻他们一起回国。

货轮渐渐的进入了港口，在码头之上已经能够看到欢迎的人群了，巴玉藻率先从货轮上下来，王助等人也都紧紧跟随在身后，经过漫长的航行，轮船上的年轻学生都十分疲惫，尤其是为了运输跟多的机器，他们只能和船员

挤在狭小的空间之内，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味道，如果不是胸中一腔热血支撑着，恐怕谁也不愿意如此遭罪。

“蕴华，一别两年，咱们又见面了！”

张廷兰笑着向巴玉藻打招呼，巴玉藻也注意到了张廷兰，经过了两年的时间，张廷兰似乎变得更加成熟，温文尔雅之中透着一股子英武之气，而且还有一种杀伐果决的派头，显然这种上位者的气度也是在两年之中历练出来了的。

“拙言先生，我们在美国的学习的时候，每天都尽量寻找国家的消息，听说您收复了中东路，你知道我们又多么高兴么，整整两天，都激动的睡不着觉，恨不能马上回国，和奉军的战士一同作战，为国杀敌。”

“不用着急啊，中东路只是一个开胃菜，你们很快就会有用武之地了。”张廷兰笑道：“还是帮我介绍一下其他人，让我看看你都带回了多少人才。”

巴玉藻笑着拉过了两个年轻人，都是二三十岁左右，一个白净斯文，另一个则是精气神十足，十分的干练。

“这两位都是我的同学，一同在麻省理工的航空专业毕业，小白脸子叫王助，另一个皮猴子叫王孝丰。同期毕业的人里面只有十几个，而中国人占了三个，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一点不比西方人差！。”

张廷兰也深有同感，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在后世也是得到公认的，中国不缺少天才，只欠缺让天才尽情发挥的舞台。对于王孝丰张廷兰或许还不熟悉，但是对王助却是极为清楚，这位大名鼎鼎的波音之父，绝对堪称早期飞机制造领域的顶级权威。

不过同这个时代大多数中国专家一样，他们的才能并没有得到发挥，王助回国之后，一直为了能制造中国自己的飞机而奋斗，也试图组建自己的飞机工厂，不过他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在试飞的时候，不幸坠毁。

其实在航空领域里面是十分正常的，早期的飞机发展就是靠着人命堆出来的，不过由于民国政府的不理解，不重视，王助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梦想一直停留在梦的阶段。

一直到了抗战期间，中国飞行员只能驾驶外国的飞机，同日寇拼杀，很快空军就成了真正的“空军”，而此时的王助只能负责维修飞机。拥有最顶尖的航空人才，但是中国却没有自己的飞机，这不能不说是民国的悲哀。

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堡垒，看起来很好，但是没有强大的重工业作为脊梁，作为支柱，根本经不起碰撞，而一个不知道发展工业的政府，也只能在日本人的打击之下，一败再败，一直退到大西南。

现在王助等人刚刚学成归国，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历史绝对不会重演，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必然称雄蓝天。

“欢迎你们到东三省发挥自己的才能，我在几天前向雨帅提出一个建议，准备设立几个飞机制造工厂，你们三位大才，再加上南苑航校的老师。暂时设立两个战斗机制造工厂，两个轰炸机制造工厂，如果你们愿意，这个飞机制造工厂就用你们的名字命名，这也是西方的惯例。”

听到张廷兰的提议之后，巴玉藻、王助和王孝丰都把眼睛瞪圆了，奉军的手笔果然不同凡响，一下子就要弄出四个飞机制造厂，光是听着就感到精神振奋。

“拙言先生，为什么战斗机和轰炸机都要建成两个工厂啊，这不是浪费资源么？咱们把力量集中到一起，建立起一个大型的工厂，难道不行么？”巴玉藻略带疑惑的问道。

“当然不行，人都需要有压力，工厂也需要有竞争，而且未来飞机的种类会更多，功能侧重也不完全相同，就需要不同的设计思路，当然太多了也不好，会分散力量，暂时就战斗机两个轰炸机两个，以后再适当增加！”

张廷兰笑着说道：“你们也要注意了，经费始终是有限的，你们可要拿出足够的本事，争取经费，而且还要生产出最优秀的产品，获得军队的订单，这样你们的工厂才能发展起来。”

巴玉藻等人瞬间就明白了张廷兰的打算，为的就是让整个产业形成良性竞争，取得最好的效果，这也是西方列强通行的做法，张廷兰这么规划，很显然就是一个懂得大局的行家，能有这样一位内行的领导，让他们都把心放了下来，看来东三省的确是他们能实现梦想的地方。

巴玉藻随即又向张廷兰介绍了其他的人才，里面有海外的华侨，也有北洋官费的留学生，另外还有当初张廷兰派出去的几个学徒，他们主要从事的都是航空、冶金、机器制造一类的专业，正是奉军最需要的人才。

就是那几个学徒工也相当了不起，他们在美国的工厂不只学习技能，还很留心工厂的管理技巧，经过两年的锻炼，放在国内，管理一个车间一点问题没有。除了这些人才之外，还有一拨人，是以侯德榜带队的，他们主要是化工领域的人才，由于他们也购买了不少机器，一条船运不回来，因此还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回国。

能拥有这些人才，张廷兰已经十分满意了，奉军的航空工业也终于有了着落。

“拙言先生，我们听说奉军在和俄国人打仗，就利用您提供的资金，试制了十架飞机，还购买了一批发动机，只要需要，我们马上就能组装起来。”

张廷兰一听巴玉藻的话，顿时眼前一亮：空军成了！。）

第三百九十五章威慑

“蕴华，组装这些飞机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在美国已经试验过了，有一两天就能够组装调试好。”巴玉藻说的信心十足。

张廷兰听到之后，顿时眼前一亮，笑着说道：“那好，我就给你们五天的时间，先休息好，然后把飞机组装起来，我从航校调几个飞行员过来，五天之后，在奉天准备一场航空表演，也算是庆祝奉天空军正式成立！”

“保证完成任务！”

巴玉藻他们除了带回了三十几人的飞机设计制造团代之外，还采购了一大批的机器，也陆续搬下了货轮。

“拙言先生，听说东北已经拥有一批工厂了，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真有了配套的工厂，生产飞机就容易多了。”

“嗯，钢铁厂、冶金厂、机器制造厂、兵工厂、机车厂等等，都已经有了雏形，有的已经能小批量的生产一些产品了。就在不久之前，吉林兵工厂成功的仿制出七十六毫米山炮，现在正向着更大的口径努力！”

听到这里，王助等人也是脸现喜色，他们虽然堪称飞机设计的专家，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制造飞机也需要大量的工厂配合。就像他们在美国，可以轻易的采购到各种需要的零件，可是到了中国，一切就麻烦起来，什么都要自己想办法生产，甚至要向海外直接订购，还不一定能买到，就算肯卖给你，还要考虑价格能不能承受。

可以说在回来的路上，王助等人都做好了一切从头开始的准备，可是现在一听奉军居然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顿时都大感振奋。

“拙言先生。也只有你有这么大的手笔，一下子建成了这么多工厂，当初满清折腾了几十年的洋务，也不过建立起屈指可数的工厂而已。”

“所以满清才亡国了，发展工业就是一场速度的竞赛，本来就已经落后了，要是再不拼着命的往前赶，就只能被动挨打，甚至要亡国灭种了。”

对于张廷兰的话，他们也是深以为然。在葫芦岛仅仅休息了一天，巴玉藻他们就带着十架飞机的零件，和张廷兰一同回到了奉天。

到了奉天之后，厉汝燕、秦国镛、潘世忠、鲍丙辰、朱卓文等等原来南苑航校的老师全都赶了过来。这些人也都是早年留学欧美的专业人才，也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巴玉藻，王助等人碰到了一起。顿时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巴玉藻他们再度提到了张廷兰的建议。要以他们为班底，组建四家飞机设计制造工厂，并且还要以最主要的设计师来命名，听到这个设想之后，大家伙顿时都沸腾起来，这可是一个具有十足吸引力的建议。

任何一个设计师。除了想让自己的飞机征服蓝天之外，恐怕也都有名标青史的想法，如果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工厂，那可是最高的荣耀。他们全都激动不已。

厉汝燕想的比较全面，虽然知道这个设想不错，但是想要实施起来，还有一些困难，因此对张廷兰说道：“拙言，你的提议很好，可是现在东三省还没有完成的飞机制造能力，如果造不出一架飞机，这么早就拆分成四个工厂，只会分散力量，当务之急应该是掌握飞机制造的流程，先弄出东西来，

然后在融入不同的特色。”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的确如此，先整体突破技术障碍，是首要任务，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拙言先生，目前的飞机主要是木质机身，制造并不复杂，虽然已经出现了用铝合金作为飞机制造材料的设想，但是还远远没有成熟。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发动机，只要解决了发动机的问题，制造飞机就没有任何的难度。”巴玉藻在一旁说道。

“没错，蕴华说得对。”王助接着说道：“虽然美国最早研制出了飞机，但是因为专利权的问题，国内正在打官司，延误了飞机发展的时机，美国的飞机已经落后于欧洲了，尤其是航空发动机，更是出现了差距，我们在美国采购了一批发动机，性能只能说得过去，根本打达不到先进水平。”

一直没有说话的王孝丰也开口说道：“要想生产发动机，最好就是欧洲三强英德法弄到技术，就算没有技术，有个成品摆在面前，我们也能想办法仿制出来，只是现在欧洲正在大战，想弄到技术太困难了。”

张廷兰听到这里，微微一笑：“欧洲的技术我弄不到，不过法国的发动机我可有成品。”

“拙言先生，您是怎么弄到啊？”巴玉藻顿时眼前一亮，急忙问道。

“就在不久之前，俄国人仗着空中优势，频频sāo扰边境，我们击落了六架飞机，其中有三架基本完好，发动机还在，另外我们又从俄国人手中抢到了四架轰炸机，已经运到了航校。”

厉汝燕笑着点点头：“没错，俄国战斗机都是引进法国的，发动机自然也是原装的法国货，性能相当先进，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这些天正在加紧研究，想要探索法国人的制造工艺，现在有了你们加盟，说不定很快就能取得突破。”

一听到这个消息，巴玉藻和王助等人顿时就充满了干劲，立刻想要参观一下。不过张廷兰将他们拦住了，目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尽快把飞机组装起来，完成调试，然后正好参加飞行表演，向外界展示奉天空军的实力。

张廷兰这么急着展示空中力量，其实也有自己的打算，榨油业的争夺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现在奉天卡死了原料供应，美国人又加紧逼宫，只要再加一把劲，就能把肥肉吃到嘴里头。

在这种时候，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日本人狗急跳墙，想要让恶犬不敢乱动，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把打狗的棍子高高举起来，让他们知道害怕，现在搞飞行表演，正式宣布奉天空军成立，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简单的沟通之后，他们也都知道了这次飞行表演的重要性，因此全都立下了军令状，厉汝燕等人全力配合，又从航校的学员之中，选出了一批精英，马上熟悉飞机。

张廷兰把一切都安排的差不多了，又到了大帅府之中，面见张作霖，老张一见张廷兰过来，就笑着说道：“拙言，正有事情要找你呢，快来坐下。”

现在已经到了寒冬腊月，气温很低，老虎厅中间摆着几个巨大的火盆，红红的木炭正散发着热量，让人舒服不已，在火盆上面，搭了一个简易的架子，上面正在烤着几个地瓜，老张还不时翻动一下。

张学良也坐在一旁，脸上都是得意的笑容：“拙言，我可是当爹了，你该快点了！”

“嗯，那小丫头好看，哭声响着呢，和汉卿小时候一模一样，头一个是姑娘，下一个就是小子，我也要抱孙子了！”

张廷兰心说怪不得这爷俩能欢天喜地的坐在一起呢，敢情是有了共同话题，聊起了下一代。因此也笑着说道：“咱们可是说好了，这个算是我的干姑娘，回头我就置办一份礼物，等到白天的时候，我给打一个一斤重的长命锁。”

“那么重的金锁能挂在脖子上面么？”

“没事，不用挂着，放在箱子里头，帅府长女，也是千金小姐，要是没有足够压箱底的，岂不是让人看笑话么？”

张廷兰一句话把老张也逗乐了，笑过之后，老张面色有些凝重的说道：“拙言，就在不久前，陕北民党方面来人联系了，我也把挑了一批破烂枪支卖给了他们，只怕很快陕北就要乱起来。另外俄国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肯定会有难民涌到东三省，咱们也该拿出一个应对的办法，事情千头万绪，处理起来真有些麻烦啊！”

“大帅，要我说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陕北是一个好机会，能插手就插手。真正的重心还要放在俄国身上，日本人已经说了，协约国要准备联合干涉俄国的革命。很显然要想干涉俄国远东地区，东三省就是最好的跳板，可以说是抗击多数党的最前线，咱们一定要主动起来，这样列强就不得不围着咱们转，不然他们就会用各种办法，来侵害东三省的利益，满足他们镇压多数党的需要。”

老张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拙言，和列强打交道还要看你的本事了，俄国方向的事情就都交给你了。”

“大帅放心，我处理了榨油厂的事情，把这个财源拿到手，然后我马上北上！”

“拙言，要是再和俄国人干仗，我也要过去一展身手。”张学良拍着胸脯说道。

“汉卿恐怕的确少不了你了，现在巴玉藻他们带回了十架飞机，正在组装之中，我准备在几天之后，搞一个飞行表演，同时也是宣布咱们的空军正式建立，汉卿你不是一直想管理空军么，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张学良一听，顿时就来了精神，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老张搓了搓手，翻弄了一下地瓜，笑着说道：“拙言，这个时候，这么急着把空军组建起来，怕是另有目的？”第三百九十六章奉军的价值“大帅，什么都瞒不过您老的法眼，日本人绝对不甘心失去利润丰厚的榨油产业，按照他们的性子，说不定就会动用武力逼迫，咱们不能总是被动接招，所以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威慑日本人，让他们收起不良的心思，乖乖的回到谈判桌上面，咱们好顺利达成目标。”

“嗯，这也是一个办法，你先安排吧，到时候我也会亲自参加的。”

“爹，您老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在空军里头试试。”

张作霖看了一眼张学良，说道：“汉卿，空军可是奉军的新军种，你懂飞机么？”

张学良摇了摇头，一看老张的脸色有些不好，他急忙说道：“爹，不懂没关系，咱们不是有那么多的人才么，平时多听从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多学习一下，总会弄明白的。”

张廷兰也在一旁笑道："大帅，汉卿一片热忱，空军是新生的，那些设计师和飞行员都是年轻人，再安排一个年轻的长官，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您老就答应了吧。"

张作霖想了想，然后点点头："小六子，我现在就任命你当奉天飞行局的局长，把飞机搞好了，空军也像样子了，你就是空军总指挥，要是不行，我就把你撤了，到时候谁说情也没用！"

"您就放心吧！"张学良兴奋的敬了一个军礼。

一切都安排差不多了，张廷兰也向奉天的主要外国机构发出了请柬，邀请他们过来参观飞行表演，包括日本总领事赤尻正助在内，几乎所有列强都在邀请之内。

拿到了邀请函之后，赤尻正助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现在中日双方因为大豆的问题，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日本政府已经得到了报告，东京方面也是暴跳如雷。

俄国发生了革命，让日本人的损失十分惨重，日本人向俄国提供了大量的军火，而且为了打开俄国的大门，日本人又撒出了大把的银子，用来买通俄国上层，结果这些付出全都因为多数党革命。竹篮打水一场空。

包括日本天皇在内，全都被惊动了，整个日本上下简直就吵翻了天，主要的军工企业都需要注入资金，帮助渡过难关。能投到外面的资金很有限，而且无论怎么说。南满铁路和朝鲜银行在救助的名单上。排名也是在榨油厂之前的。

日本政府已经给赤尻正助下达了指令，想要钱没有，但是务必要让奉天屈服，必须提供大豆，挽救日本的榨油业。

这个要求说白了就是既想让马跑，又不给马吃草。赤尻正助已经愁坏了。奉天政府又臭又硬，根本不是单纯的恫吓能解决的，而榨油业又不能不救，想来想去。赤尻正助只能联系关东军，他希望让关东军搞一个军事演习。

把日本强大的武力展示出来，只有这样，奉天方面才有退缩的可能，不过事情不巧，没等他们摆开阵势，奉天就已经抢先行动了，要举行什么飞行表演，一下子就戳到了赤尻正助敏感的神经上面。

奉天政府这是要向日本展示力量啊！赤尻正助想了又想，还是决定要去参观一下，看看奉军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顺带看看奉天空军的实力。

相对于赤尻正助的满腹狐疑，其他的各国代表对于奉天的邀请，十分感兴趣，从奉军抢夺了中东路开始，各国就加大了对奉军的关注力度，他们要评估出这支新兴力量的战斗机，对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格局，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帮列强都是下棋的高手，在远东的这块棋盘上，如果突然多了一个子，就等于是多了无数的可能，因此他们都热情高涨，欣然同意了奉军的邀请。

"蕴华，再有一天就是正式飞行表演的时候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张廷兰和张学良一同来了飞机实验的场地，自从得到了老爹张作霖的准许，张学良就正式成为了飞行局的局长，就异常兴奋，总算是能够大显身手了，他把自己的损友冯庸也叫了过来，这两个年轻人都对飞机有着浓厚的兴趣，现在奉军有了航空力量，他们哪能不关注啊，都跟着张廷兰到了实验场

地。

这时候在跑道的旁边正听着一架刚刚组装调试完毕的战斗机，这架战斗机在张廷兰看来，无疑相当的落后，只能说是一堆木头架子装了一个发动机而已，机舱也是开放式的，唯一的好处就是能够当敞篷轿车用。

不过张学良和冯庸却是相当的兴奋，他们一眼就注意到了这架飞机的特殊之处，目前的飞机为了增加升力，多数采用双翼，甚至有三翼机，但是眼前这架飞机只有一个单翼，让他们倍感新鲜。

巴玉藻也兴奋的向他们介绍到："这款飞机是我们在美国一起商讨设计出来的，主要特色有两点，一个是单翼的布局，一个是机枪的配置。虽然双翼机能够带来很好的升力，但是飞行速度慢，机动性差，我认为单翼机才是未来的cháo流，这架飞机拥有相当出色的机动性，可以zìyóu的在空中缠斗。"

介绍到了这里，巴玉藻就带着大家转到了机头位置，指了指在机头处装备的机枪，继续说道："飞机的火力是战斗力的根本，按照道理来讲，把机枪安在机头位置，能够获得最好的射击视野，不过由于机头处有螺旋桨挡着，因此在射击的时候，容易损伤到螺旋桨，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后来我们看到了有关欧洲空战的报道，还看到了一些图片，德国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禹朋他们一连研究了一个多月，终于搞出了一个设计协调器，把这个难题解决。"

王助在一旁也说道："只是一个设想，这些飞机我们制造了出来，但是并不能在美国试验武器，想要看看究竟有没有用，还要验证一下。"

作为一个后起列强，美国人对其他落后地区，防范是非常严密的，他们也不愿意先进的装备落入中国的手上。巴玉藻他们能够在美国生产飞机的零件，也要靠着关系运作，最后是以民用飞机零件的名义运出美国的，还给美国海关塞了钱，才成功运回中国，想要实验武器，就只能回国了。

"那就现在实验一下吧，让我们也见识见识！"张学良在一旁笑着说道。

王助也点点头，负责飞行这架飞机的是蒋逵，他进入驾驶舱之后，发动了飞机，飞机不断向前，然后晃晃悠悠的飞上了天空。

"这架飞机翼展9.51米，长度7.32米，最大的起飞重量是六百千克，飞行速度能达到一百三十公里，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战斗机，唯一的问题就是发动机的功率偏小，体积也稍微大了一些，如果能够弄到最先进的发动机，完全可以和欧洲战场上列强的战斗机一较高低。"巴玉藻信心十足的解说着。

"不用把眼光盯在欧洲列强身上，只要能压过我们的恶邻日本就可以。"

"拙言先生放心吧，日本人根本不在话下。"厉汝燕笑着说道："东洋人并不重视飞机，最多装备一些水上飞机，只能用来侦查，其实这也和日本人的政府有关，海陆将军已经尖锐对立了，如果在成立一个空军，他们的利益该怎么分派啊！"

正在他们聊天的时候，蒋逵驾驶着战斗机已经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做出了不同的战斗动作，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又连续转弯，都显示了十分灵活的特点。

突然蒋逵驾驶着飞机，快速降低高度，机头的机枪对准了远处地面上的靶子，瞄准之后，一连串的子弹就喷吐了出去。

哒哒哒，正好扫过了一片靶子，飞机再度爬升的时候，已经是一地的狼藉，蒋逵驾驶着飞机飞过去，又意犹未尽的飞了回来，机枪又一次的扫射了

下来，经过两次的蹂躏，地面上十几个纸质的靶子都把打碎了。

如果这要是人在下面，毫无疑问也会被机枪打碎撕裂，看到了这一幕，张学良和冯庸都欢欣鼓舞，飞机绝对不是看起来好玩的一个工具而已，拥有着可怕的杀伤力，能够给敌人带来毁灭的再难，而成为这样一支力量的统帅，张学良也分外的激动。

蒋逵驾驶着飞机终于潇洒的回到了地面，巴玉藻和王助等人迅速的赶了过来，自己的检查了一下，确认他们的设计没有问题，大家伙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巴玉藻他们抓紧时间，将其他几架飞机也都装上了机枪，进行了飞行试验，然后就等着正式飞行表演的时候。

到了正日子的时候，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带着手下的文武大员，一同到了飞机场，观看表演，除了他们之外，各国驻奉天的总领事，武官代表，纷纷赶来了，场面十分热闹，赤尻正助看到这里，微微有些发愣，他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些国家这么热切。

而此时张廷兰已经站在了所有嘉宾的前面，对大家说道：“诸位贵宾，今天在这里奉军的空中力量要正式成立，这支崭新的力量，将向其他奉军战士一样，保家卫国，守护百姓。众所周知，俄国爆发了革命，多数党的瘟疫正在向世界传播，奉军有义务站在对抗多数党的前沿……”

第三百九十七章成为棋子

张廷兰滔滔不断的讲解俄国**的问题，其他各国的外交人员听得都津津有味，不时的微笑叫好，显然他们对于奉军这个态度十分满意。

直到此时，赤尻正助才弄明白奉军为什么要搞这次飞行表演，绝不只是向日本人展示力量这么简单，还有更深层次的打算，就是和列强建立更深的联系。

国家之间，只有共同的利益，才会互相走近，现在俄国出现了多数党**，对所有列强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也正因为这个威胁的出现，列强才会本能的选择盟友，共同对付俄国。

在欧洲方向，列强有足够的棋子，可是在远东，能够遏制俄国的力量却太少了，而且战略支撑点也不够多。其实最理想的选择本来是日本人，可是欧美列强心里头清清楚楚日本的野心，如果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日本就会进一步的扩张势力，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

而此时奉军跳了出来，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再加上中东路的战绩，使得奉军这股力量进入了列强的视线之中，利用奉军来遏制多数党在远东的传播，这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奉军实力弱，也就意味着容易控制，也注定了奉军不会有那么大的胃口，这就是列强的看法，因此对于奉军这次行动，列强非常高兴，他们纷纷赶来捧场。

看透了奉军的打算，赤尻正助心里头也变得拔凉拔凉的，在奉军和日本较劲的关头，突然出现了这种变化，毫无疑问，列强肯定会偏袒奉军，日本想要用武力威胁奉军，必然招致列强的反对。

如果奉军像满清政府一样懦弱无能，列强多半不会蹚浑水，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奉军已经展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已经有了成为棋子的资格，他们就会采取一定的保护，避免日本人胡来。

好厉害的奉天政府！好精准的时机把握！赤尻正助的眼光在张廷兰和张作霖之间，来回的扫过，奉天政府虽然弱小，但是的确不好对付，赤尻正助感到了无比的憋屈，每次发动攻势，奉军都能找到办法化解，长此下去，奉军就真的尾大不掉了。

赤尻正助正在来回看着，似乎张廷兰也感受到了他的目光，眼神还故意的扫了一下赤尻正助，带着十足的鄙夷和挑衅，赤尻正助只能暗暗咬牙发狠，却找到任何的办法。

“诸位嘉宾，现在飞行表演正式开始，请大家注意观看！”

张廷兰讲完之后，就退到了一边，何士龙和蒋逵的飞机首先出现在了跑到上面，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发动了飞机，快速在跑道上面滑行，然后一跃升空，两架飞机一前一后，组成了飞行编队，展示各种性能。

或是高飞，或是下降，两架飞机就好像两只灵活的鸟一般，在空中自由的翱翔，十分的情况流畅，飞机的卓越机动性能，飞行员娴熟的驾驶技巧，全都展现了出来。

行家看门道，各国的武官之中，也有很多懂行的，奉军的飞机是前所未有的型号，很显然就标志着奉军能够自产飞机。另外从飞机的机动性能来看，丝毫不弱于欧洲的列强，这让列强都是眼前一亮。

何士龙他们降落之后，随后奉军又连续有四架飞机起飞，这四架做完了基本的飞行表演之后，对远处的地面目标进行了攻击，主要使用机枪进行扫射，密集的枪声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迎来了不少的叫好之声。

紧接着又是四架飞机起飞，与此同时，何士龙和蒋逵的两架飞机再度起飞，他们这次演示的是飞行编队相遇的情况，他们如何向对方发起攻击。

其实对于一款刚刚上手的飞机来说，人机的配合远远没有达到默契的程度，做这种模拟攻击是很危险的，但是为了更好的展示实力，何士龙他们义无反顾的做出了选择。

他和蒋逵的两架飞机迎头和四架飞机的编队相遇，他们迅速爬升高度，抢占攻击阵位，另外四架飞机也不甘示弱，四散开来，想要躲避攻击，何士龙驾驶着飞机，紧紧的咬死了一架飞机，双方在空中就好像互相追赶的两条游鱼一般。

前方的飞机快速降低高度，在只有三十几米的高度之上掠过去，地面上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飞机的轰鸣之声，一架刚刚飞过去，另一架就紧紧相随，一点也不放松。前方的飞机又快速拉升，试图摆脱后面的狗皮膏药，而后面的飞机也同样紧紧相随，快速拉升高度。

前头的飞机一看难以摆脱对方，又想快速转弯，而此时何士龙的飞机已经转到了侧翼，机头的机枪已经对准了这架飞机，如果在战场上，只怕非死即伤。

就这样你追我赶，整个过程一共持续了一分多钟，在这段时间之中，何士龙已经三次锁定了对手，也就是说能够三次要了对手的性命。对于一战的真实战场，搏杀肯定会更加激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最早期的飞行员都是真正的勇士，他们完全是在拿自己的生命，来演绎传奇。

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所有的观众都大呼过瘾，不过飞行员一点都不轻松，何士龙从天上降落的时候，浑身已经湿透了，而前面的那一个飞行员更是脸色惨白，四肢都有些瘫软，一直在旁边观察飞机状况的巴玉藻也是忍不住埋怨：“老何，就是一场表演而已，何必这么拼命，要是出了点意外，可怎么交代啊？”

“你就别埋怨了，没看见大家伙都冲着我们鼓掌么，尤其是那些洋人，也都在看着咱们，这种时候，不拿出一点真本事，怎么能镇得住他们，再说了我一直相信运气，老天爷会保佑咱们的！”

对于何士龙乐天的态度，巴玉藻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他在飞机的飞行的时候，就能窥见一丝设计上的问题，他已经准备着手改进，让飞机拥有更强大的战斗力了。

一直在观礼的张作霖看得也是十分高兴，各国的代表也频频发出恭维之声，老张笑道：“既然演练的很好，那我就宣布奉天空军正式成立！”

说话之间，张廷兰就早就准备好的旗帜送到了老张的手上，何士龙等人一同上前，从老张的手中将空军的军旗接到了手中，然后抖开之后，在手中不断的挥舞，整个军旗采用蓝色作为底色，然后有两只张开的雄鹰翅膀，在翅膀的中间托起一轮红日。

“军旗交到了你们的手上，你们就不能辱没了这面旗帜，要想雄鹰一般，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守护蓝天，撕碎任何来犯之敌！”

“请大帅放心，请百姓放心！”何士龙等人一同大声的回答，然后伸手将

旗帜接在了自己的手，然后唰的一声，抖了开来。

在手中挥动的时候，就仿佛是空中的雄鹰一般，威严雄壮，充满了侵略意味。何士龙结果之后，也就标志着奉军的空中力量终于建立起来，他兴奋的挥动旗帜，随后又交给了其他的飞行员，整个场面达到了沸腾的顶点。

这场表演刚刚结束，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白克尔就立刻找到了张作霖。

“巡阅使阁下，我首先要代表美国政府，恭喜你们在军事建设上取得的成就，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一个强大的奉军，有利于东北的稳定，也有利于远东的和平。”

刚刚展示力量，美国人就主动找上了门，老张的心里头十分满意，原本美国人是很少参与奉天的事务，毕竟美国的利益有限，可是如今有了榨油业的合作，加上美国也有了对奉军的进一步期许，因此白克尔才主动登门。

“总领事先生，奉天和美国展开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政府坦诚守信，专注正当的商业行为，这是我们非常赞赏的，而且东北的市场也愿意向美国政府开放，给予各国平等的合作机会。”

“巡阅使阁下，你的开明的态度，会收到美国政府赞赏的，我们当然希望和奉天开展更有效的合作，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应付俄国潜在的威胁。”

老张点了点头：“自从俄国**之后，开始有难民涌入东三省，各种的危险思想也在四处传播，这对于谁都没有好处，按照奉天方面的意思，要采取果决的措施，在边境增加兵力，严防死守，杜绝危险。”

“我很赞同巡阅使先生的方法，你们还需要什么帮助么，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一些。”

美国人难得这么爽快，愿意主动帮助奉军，张作霖笑着说道：“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安全，我们和日本之间的种种问题，他们不断的试图用武力，威胁奉军，我们的主力部队都被拖在了奉天，无法向吉黑两省增加兵力。”

白克尔微微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这次日本人向奉军施压，主要就是因为大豆的问题，这也涉及到美国的商业利益，我们将向日本施压，要求他们遵守商业规范，美国政府绝对不愿意看到野蛮粗暴的强盗行径。”

美国人愿意主动帮着奉军出头，也是对奉军实力的认可，在远东的地面上，奉军终于拥有了作为棋子的资格！

第三百九十八章大力丸

张廷兰打出了俄国多数党的这张牌，一面是争取获得更多的列强支持，另外从本心来讲，张廷兰也甚至限制俄国发展的必要性，中国北疆的安全在此一举，因此必须投入最大的精力。

正所谓打铁还要自身硬，现在最需要的关注的就是兵工厂的产能，和俄国打仗，强度势必会远远超出国内的战争，在多数党的领导之后，俄**队还是相当有战斗力的，奉军凭着东三省的力量，优势并不明显，在军火供应上就更要跟得上去。

因此在空军正式宣布成立之后，张廷兰就迫不及待的来到了奉天兵工厂，负责工厂的陶吉平热情的接待了张廷兰。

“拙言，平时想找你，都找不到，现在你终于出现了，可要帮帮我们奉天兵工厂解决困难啊！”

“陶厂长，我还以为你会报喜不报忧呢，怎么一见面就要帮助啊？”

陶吉平也笑着说道：“和拙言就不用扯这些虚的了，原本奉天兵工厂可是东三省的龙头老大，结果吉林兵工厂后来居上，另外哈尔滨兵工厂也在组建之中，听说汇聚了不少精兵强将，邝景扬先生亲自帮忙，从关内拉来了一大批的人才，现在算来算去，就是奉天兵工厂实力最弱，照这样发展下去，就要彻底垫底了，我这心里头着急啊。”

张廷兰也点点头，的确如此，这些年对于奉天兵工厂的关注的确不够，除了最初帮助奉天兵工厂和美国达成合作协议，分到了一部分零件生产之外，以后弄到什么好机器八成以上都放在了吉林，现在又把重点放在了哈尔滨，就难免冷落了这个原本的老大哥。

他略带歉意的说道：“陶厂长。原本将发展重点放在吉林和哈尔滨，也是为了避开日本人的锋芒，毕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咱们大量的生产军火，研制武器，难免被他们知道咱们的秘密，一旦开战，兵工厂就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因此投资重点不能不有所选择。”

作为兵工厂的负责人，陶吉平也十分清楚奉军对日本人的防范。就拿眼下的奉天兵工厂来说，也有一些日本股份，日本的技师也在工厂之中工作，但是双方都互相提防，日本人害怕中国人学去技术。奉天方面也担心日本人窥探军工生产的秘密。

在和美国人合作之后，陶吉平利用关系。聘用了一批协约国的技师。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还有法国人，再加上原来弄到的一批俄国技师，奉天兵工厂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八国联军。

“拙言，你和大帅的考虑我当然清楚。不过奉天毕竟是东三省的中心，工业基础好，不重点发展，有些可惜了。”

“陶厂长说的一点都不错。接下来奉天兵工厂必然会有一个大发展，咱们的实力足够了！”张廷兰说到这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什么叫实力足够了，简单的说就是奉军的空中力量开始组建了，原本南满铁路就像是一把刀子一般，抵在了奉军的心口上，奉军上下都如鲠在喉，因此不得不避开锋芒。

可是现在奉军拥有了空中力量，相比日本，还有一些优势，漫长的满铁就不是问题了，奉军可以利用空中力量，随时快速掐断铁路，这样一来，日

本驻军反而成了瓮中之鳖。

有了这个杀手锏之后，张廷兰就准备放手发展奉天兵工厂了，另外还有一个重点，也就是不久之前詹天佑已经勘测好了吉奉铁路的线路，现在奉天上下都在紧张的筹备之中。

如果铁路修通了，奉军就能绕开日本人的控制，将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等主要城市连成一线，整个东三省的形势将大为改变，交通发展起来，调用物资也就变得容易多了。

奉天生产的武器能够直接运到吉黑，应付俄国的威胁，同样奉天也是对抗日本的前沿，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非常必要。

陶吉平一听到张廷兰说要大力发展奉天兵工厂，顿时眼睛就瞪圆了："拙言，你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这种事情怎么能开玩笑呢，陶厂长，按照我的规划，吉林和哈尔滨两地的兵工厂要各有侧重，而奉天兵工厂的定位就是最大的基础性的综合兵工厂，有了这个定位，你说我能不投资么？"

其实按照张廷兰的想法，吉林和哈尔滨要搞一些技术水平高的，有难度的东西，比如吉林兵工厂就要生产大口径重炮，而哈尔滨最好能发展成一个坦克工厂，生产装甲车辆。

而奉天就像张廷兰连续给出的三个定位一样，要大规模，产能高，主要生产常规装备。也就是步枪、手枪、机枪、子弹、炮弹、中小口径的火炮、迫击炮、机枪、炸药等等。

"陶厂长，目前奉天兵工厂能生产多少东西？"

"说来惭愧，现在奉天兵工厂一个月只能生产子弹五十万发，步枪三百杆，黑火药二十吨，手榴弹五千枚，其他的都是生产零件。"

"这个数量的确不多，陶厂长，子弹产量在提高十倍都不算多，俄国的威胁越来越紧迫，奉军的产能必须跟上，我准备重新调整一下兵工厂各自的任务。奉天兵工厂主要负责生产步枪、子弹、迫击炮、七十六毫米山炮、手榴弹、火药等等。在一年之内，子弹生产线要增加三条，月产量要提高到三百万发，步枪月产量要达到三千杆，八十二毫米的迫击炮四十门，七十六毫米山炮五门，手榴弹五万枚，黑火药要达到一百吨，另外还要生产无烟火药，试制轻重机枪！"

张廷兰每说一句，一旁的陶吉平就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张廷兰直接把产量五倍十倍的提高，简直是太过骇人听闻了，如果能做到当然最好，不过陶吉平总觉得有些不靠谱。

或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他还有些不适应，因此他试探的问道："拙言，你这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不是了，未来一段时间，奉军的重点会放在北方，全力应付俄国的威胁，这点武器还不一定够用呢，最好能够大幅度的增加产能，越多越好，咱们奉军要消耗，还要卖给俄国人，有多少都是不够用的。"

张廷兰铁定会插手俄国内战，但是直接出兵，还是扶持傀儡，张廷兰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张廷兰必然大量的向白军出售武器，不管什么时候，让俄国人杀俄国人，这都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奉军的武器装备和俄国的基本相同，白军一定会十分青睐的，就利用俄国的内战，让奉军的军火工业膨胀起来，拥有自强自立的本钱。

陶吉平已经被张廷兰描绘的蓝图彻底吸引住了，忍不住咽了一口吐沫：“拙言，要扩大产能，可不是说说就行的，那可需要足够的机器，大量的工人，你有没有具体的办法啊？”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听我慢慢和你说，现在就有一个最好的机会！”

陶吉平也侧耳倾听，看看张廷兰又什么说辞。原来在一战中，工业能力落后，产能不足的沙俄政府向美国的两家公司——雷明顿和新英格兰西屋公司订购了总数330万支M1891莫辛纳干步枪以及大量的弹药，在生产的最高峰，雷明顿公司每天生产5000支步枪，而西屋公司则创造了月产160000支的记录。

尽管两家公司合计生产了上百万只的步枪，但是真正交付俄国的只有350000支，在1917年的俄国2月革命后，俄国临时政府宣布中止合同，这让雷明顿公司和西屋公司顿时陷入了经济危机。

为了挽救这两家公司，美国政府以30美元一支的价格买下了所有的步枪，并且还要求在追加生产80万支，后来这些枪支流落到了民间，也有卖给了其他国家，当然更多的是被送到了俄国，交给了白军，用来干涉俄国内战。

另外这批武器还曾经流落到奉军的手里，在美军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时，将仓库中的步枪转交给了当时还滞留在此的日本军队，并要求他们在俄军到来之前销毁，但是日本人将那批枪廉价卖给了张作霖。

这段历史秘闻，知道的人并不多，这是自从张廷兰在中东路上大搞军火，不断走私，就已经清楚了美国向俄国提供军火武器的情况，自然也知道了这两家工厂的情况。

毫无疑问，现在美国的两家工厂正处在困境之中，美国政府也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包袱。而且美国人又主动向奉天接近，希望借助奉天的力量，对抗俄国多数党。

既然美国人有诚意，那张廷兰就要帮着美国解决这个麻烦，让美国人同意将生产线转移到奉天，这样中国的兵工生产能力绝对会像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的膨胀起来。

当然奉军不可能拥有美国人那么强大的组织能力，但是一年能生产出十万杆，也绝对是惊人的数字了。

陶吉平听到了张廷兰的介绍，已经彻底眼红了，他把全都攥的紧紧的，张廷兰说完之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拙言，你一定要想办法，这些机器一定要弄到奉天来，不管都么困难！”

第三百九十九章美国人的险恶

美国生产的莫辛纳干步枪，比起俄国的原装货质量还要好，而且把美国的生产线弄到奉天，还能顺便学习美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然后又能引进一些配套的工厂，只要计划顺利，让奉天兵工厂产能翻上十倍，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拙言，也只有你能想到这么好的办法，我可是做好了接收设备的准备，务必要办到啊！”

“陶厂长，设备只是工具，而人才是工具的使用者，除了挖掘人才之外，还要拿出新的管理制度，把每个人的能力都发挥出来，不然就算有再好的设备，我们也生产不出高端的产品。”

听到了张廷兰的话，陶吉平也若有所思，话中似乎隐含着一股批评的意思，他本能的感到或许又有什么重大举措了。

“拙言，你有什么意见，不妨直接指点一二，我们一定改正。”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也谈不上什么指点，就是希望探索出一条新的工厂管理办法，我们的底子薄，一块钱要掰成两块钱花，每一台机器都要发挥出最好的效果。不光是兵工厂，钢铁厂、冶金厂、机器制造厂等等重工业企业都要囊括其中，正好我们的工厂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管理体系，现在做这个工作正合适。”

任何一个工厂都要分成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有了机器是最基础的，如何发挥出最大的产能，还要有科学的方法，管理好了，一个企业能够一飞冲天，管理不好，一个企业就可能完蛋。

后世也有大量研究管理学的著作。张廷兰也早就在酝酿思索，想要拿出一套普遍适用的管理方案，现在各个工厂陆续投产，如果管理方法用好了，产能提高一半，甚至翻倍都不是没有希望，而且经济效益也能大幅度的提升，只要这套软件做好了，绝对能够让奉天的工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陶厂长，你先负责总结一个工厂管理的得失。最近几天，其他的兵工厂和钢铁企业的负责人也会到奉天，咱们一同商量。”

陶吉平一看张廷兰的态度，就猜到了他很可能已经有了腹案，召集大家过来。就是要部署一下而已，不过他也必须拿出自己的思考。不然只会被张廷兰看低。因此陶吉平也马上着手准备。

张廷兰离开了奉天兵工厂，就直接赶到了帅府，老张也是刚刚和美国总领事白克尔谈完。

“拙言，美国人愿意站在咱们这一边，有了他们的支持，日本人绝对不敢动手了。看来咱们也能高枕无忧了。”

“大帅，要我说咱们还不能放松，美国人也不是善男信女，他们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美国需要奉军冲在第一线，抗住俄国人不假。但是他们也清楚，奉军同样需要美国平衡日本人的压力，这是一个合作关系，在这个关系之中，谁多吃一口，谁少吃一口，甚至充当挡箭牌替死鬼，这里面的学问太大了。”

张作霖毕竟还是一个老派人物，对于列强的这些龌龊心思，老张没法做到精妙的把握，因此听到美国人愿意出头之后，老张十分高兴，正好能把美国人拉来，平衡日本。可是现在张廷兰给他提醒之后，老张也不由得多了一

个心眼。

他坐在了太师椅上面，摸了摸大光头，想了半天，然后问道：“拙言，你说说自己的想法。”

“大帅，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觉得有些奇怪，按照列强的脾气，他们是无利不起早，可是这次美国人主动提出帮咱们抗下压力，我认为十分反常。”

老张想了半天，想得脑仁都疼，不过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只能说道：“拙言，你看究竟该怎么办呢？”

张廷兰的眼珠转了几圈，突然眼前一亮，笑道：“大帅，您看咱们邀请赤尻正助过来吃顿饭，喝点酒，沟通一下感情怎么样？”

“拙言，你不是发烧了，这时候找什么日本人啊？”老张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张廷兰，按理说这位是最厌恶日本人的，坑日本人可谓是不遗余力，怎么现在突然一反常态，还要和日本人沟通感情，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大帅，咱们和日本人又没有完全撕破脸，凡事好商量么！”

老张没有弄明白张廷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是也没有拒绝，急忙把于冲汉叫了过来，让他去请赤尻正助。

于冲汉原本就是日本人推荐过来的，在奉军这个体系之中，地位十分尴尬，只能充当一个跑腿的角色，他得到了指示之后，急急忙忙的前往了日本总领事馆。

此时的总领事馆之中，木村康雄和下田义正好赤尻正助对面而坐，这三个人都是一脸的愁容。

“总领事阁下，奉张正在和美欧等国勾结，摆脱帝国帝国控制的意味非常明确了，难道帝国政府就不采取有效措施么？”

赤尻正助的脸色凝重，缓缓的说道：“帝国政府当然要采取措施，但是也必须仔细酝酿好，不能贸然出手。而且俄国已经成了一团乱麻，多数党对于帝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时候把注意力放在奉张身上，实在是有些不智。”

“不智？”下田义立刻就把眼睛瞪圆了：“现在美国人就要吞了我们的榨油产业，还要把奉军拉到自己的怀中，我们再不采取行动，帝国在南满的利益就会土崩瓦解，到那个时候，一切都晚了。”

木村康雄也在一旁说道：“我也建议立刻采取行动，最好把张作霖暗杀掉，另外听说那个张廷兰在奉军之中地位也很特殊，是个难缠的角色，把他干脆也一并杀了！”说话之间木村康雄满脸都是狰狞之色，榨油就是他的命根子，现在眼看不保了，他怎么能不发疯啊。

正在这个时候。于冲汉突然前来拜访，他来到了客厅之中，急忙就对赤尻正助说道：“总领事先生，张作霖想要请您过去赴宴。”

“哦？”赤尻正助一脸的疑惑，急忙问道：“他有什么打算？”

“我也不清楚，奉天上下对我防范都很严密，很难知道什么有用的消息，不过这次张作霖十分郑重，我才他是想和大日本帝国和好！”

赤尻正助眯缝着眼睛想了想，然后说道：“不管如何。我都去看看，这个张小个子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于冲汉毕恭毕敬的随着赤尻正助回到了帅府，这时候老张和张廷兰都站在了帅府的外门等着，一看到赤尻正助前来，老张急忙笑着迎了过来。

“总领事先生。张默正等着你呢，咱们也是老朋友了。该叙一叙交情。”
赤尻正助也想不明白张作霖为什么这么热情。只好随着他走进了帅府，客厅之中罗列杯盘，还特别准备了日本的清酒。
于冲汉在一旁充当了下人的角色，帮着赤尻正助倒满了一杯酒，老张笑着说道：“总领事先生，眼下俄国多数党正在蔓延。对于咱们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理应互相合作，共同应付。不知道阁下以为如何？”
“奉军还需要帝国政府帮助么，你们不是和美英等国正在合作么？”
“多数党对全世界都是威胁。”张廷兰笑着说道：“我们自然要和美英合作，但是在远东地区，直面多数党威胁的就是中日两国，我们之间的合作才更有价值，也是我们更看重的！”
赤尻正助一听这话，顿时鼻子里头冷哼了一声：“说得好听，你们既然这么看重帝国政府，那么为什么帮着美国人，逼迫帝国交出榨油业的控制权力，我看你们就是在两面三刀，想要愚弄大日本帝国！”
赤尻正助猛地将酒杯顿在了桌面之上，脸上全都是难掩的怒色。张廷兰脑筋转的何等之快，一听他的话，心里头一下子就猜了仈jiǔ不离十，怪不得总觉得有些不正常呢，感情美国人也在玩弄阴谋诡计！
张廷兰不动声色的说道：“总领事先生，有关榨油也的问题，奉天政府只想维护自身利益，绝对没有和美国勾结的意思，更不会去主动损害日本利益。”
“没有损害？”赤尻正助把眼睛瞪圆了，大声的说道：“美国人刚刚向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日清和三泰或是交出百分之八十股份，或是赔偿巨额违约金，这难道不是你们共同的阴谋么？”
面对赤尻正助的质问，张廷兰没有任何的惶恐，他已经进一步确定了美国人的如意算盘。这次张廷兰对日本的榨油业发难，美国人何尝不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呢，身为一个列强，他们怎么能心甘情愿的帮着奉军火中取栗，这帮美国人想的是吃干抹净。
日本人陷入了困境，面对奉天和日本的两头压迫，美国人低价吞下肥肉，日本人拿他们没有任何的办法，就只能把怒气都撒到奉天身上。
原本商量好双方要互相协调，现在美国人单独向日本人狮子大开口，吃独食的心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果真列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想和他们打交道，必须提防着随时被卖了。
美国人这是让奉天背黑锅啊！张廷兰的心中暗暗想到，幸亏把赤尻正助请了过来，要不然奉天和日本之间距离开战也不会太远了。
“总领事先生，您没有想过么，奉天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么？如果没有好处，难道纯粹为了取悦美国人么？”
赤尻正助一听这话，也把眉头皱了起来，沉声说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们都被美国人利用了，他们借助这次中日大豆的争端，想要一口吞下榨油厂，好处都占去了。然后让中日成为死敌，美国人就能操纵双方，渔人得利，他们的险恶用心，再清楚不过了！”
赤尻正助也是十足的聪明人，一听张廷兰的话，似乎也猜出了一些端倪，他略带疑惑的问道：“果真如此？”
“当然，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思考解决分歧的办法，现在美国人又横插一杠

子，我认为中日双方必须尽快谈判，达成协议，不能让美国人得逞。”

赤尻正助也渐渐的接受了张廷兰的解释，不过他的眉头紧皱，说道：“说得多么动听都没用，你们究竟愿不愿意做出让步，帮着日本方面解决困难，这才是关键！”

“总领事先生，我有一个提议，奉天可以向你们立刻提供足够的大豆，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豆油的出口权力不能只由日本的榨油厂垄断，奉天也有了自己的榨油厂，同样要有出口权力！”

第四百章统一战线

北市场的农产品交易中心里面，再度高朋满座，中日双方的代表再度聚集在了一起，就在不久之前，日本人还死死把持着榨油业巨额的利润，根本不愿意放手c不过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日本人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和自负，木村康雄和下田义老老实实的坐在奉天代表的对面，头微微低着，显得十分谦卑，这一轮的较量他们再一次的输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减少损失。

西方人奉行一种理念，那就是胜者通吃，只要有一点优势，他们也要物底变戍胜势，将好处个都一口吞下去。而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并非如此，而是讲究共赢，这次美国想要一口吞掉百分之八十的股份，下手极为狠辣。

奉天方面只要求日本放弃出口的垄断氟力，然后就向日本提供大豆，看起来要宽松很多。

当然这并不是张廷兰准备和日本人玩什么共赢，而是不想和日本人物底撕破脸，另外美国人的行径也让张廷兰感到了压力。

如果让美国人得逞，垄断了榨油工业，奉天再想抢回来，麻烦只会更大，还不如暂时留在日本人的手上一都分，这样美日之间的矛盾还会增大，对于奉天也是一个好事。

另外张廷兰也是埋藏祸心，只要日本人放弃独享的出口氟力，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奉天就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拥有个方位的优势，压倒日本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木村和下田也清楚这一点，可走到了这个地步，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两害相氟取其轻。他们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颤颤哆嗦的拿起了签字笔，一时竟然不知道要在哪里签字了，奉天方面的政商各界的代表，就这么饶有兴趣的看着，也没有任何人去指点他们。

能看到日本人如此窘迫的一幕，大家都感到了从里往外的舒服。就好像在三伏天里面吃了一个冰棍一样，这些年以来，日本军人在东三省横行无忌，日本人的商人在东北欺行霸市。

有什么好处，他们都吃干抹净，奉天的商人要么只能给他们做奴才，要么就被他们物底欺压，失去所有的生存空间，多少人被他们逼的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一笔笔的账都记在大家的心里头，从来不曾忘记。

现在终于能看到日本人如此窘迫，他们不得不向奉天低头，将独霸的肥肉交出来，每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感到了一种由衷的自豪！

木村康雄找了半天，终于在签名的地方艰难的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下田义也是如此，两个家伙写完之后，就好像个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一般，虽然他们没有完个失去出口豆油的氟力，但是他们也都知道，暴利已径终结了，以后就要面对中国企业的疯狂竞争了，辉煌的日清制油厂和三泰油坊恐怕真的要变戍昨日黄花了c日本的代表垂头丧气，艰难的走出了交易中心，而此时所有在场的中国商人都忍不住拍起了巴掌，声音如同雷鸣一般。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一个榨油产业而已，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个强大的政府。

能够从列强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商业利益，在偌大的中国，能做到这一点的政府几乎没有，奉天政府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值得他们欢呼雀跃，就好像了过年了一般作为省长的王永江也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径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王永江也是欣喜异常，他拉住了张廷兰的

手，笑着说道："拙言，榨油业到了咱们的手上，以后每年至少能增加三千万的税收，有了这些钱，奉天又能办很多事情了！"

"岷源先生，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没有？"

王永江想了想，然后说道："大头还是要投在煮育上面，咱们也谈了不只一次这个问题，现在基础教育正在铺开，职业教育也在发展。但是光靠着政府努力还不行，很多人还认识不到教肯的重要性，还有很多家庭拿不出上学需要的资金，下一步我准备对这些不愿意上，不能上的孩子进行投资！"

"岷源先生好想法，我看就在初小和高小推行免费午餐，岷源先生意下如何？"

听到张廷兰的话，王永江顿时眼前一亮，这的确正是他思考的一个问题，很多普通的农家收入有限，就算咬咬牙能够出得起学费钱，也难以承受孩子的伙食费。特别是在很多农家，十岁左右的孩子就要跟着下地干活，尽量挣点钱，填饱肚子，家里头根本养不起一个光吃饭不干活的孩子。

如果施行了免费午餐，孩子吃饭的问题就解决了大半，对于很多赤贫的家庭来说，绝对是一大福音，而且也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孩子完戍小学教育张廷兰也研究过，如果一个孩子在十岁左右疆学，他基本上就是一个文盲，没有任何的希望，如果能念到十二三岁，把小学念完，基本上就掌握了简单的文字，如果有机会，他们还能学习技术，也能自学知识，未来还是有很大希望的。

张廷兰坚持推行简体字，也是这个原因，简体字能让更多的孩子，用更短的时间把字认个了，保证了他们拥有基本的文化基础，如果用繁体字，基本的认字就大约需要四五年的时间，而换戍了简体字，三年出头就可以了一年半的差距，往往就能决定一个贫家子一辈子的命运，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张廷兰待幼辛推行简体牢，现在要推行免费午餐也是同样的考虑，就是让孩子尽可能多在学校待一段时间，多掌握一点知识，等到他们拥有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再进入杜会，从事劳动。

"拙言这个主意不错，我回头马上让人评估一下，看看免费午餐到底需要多少钱，如果能够承受，咱们立刻就推行下去。"

有钱好办事，原本还有些犹豫的政策现在个都能顺利的落实下去了，张廷兰对此十分的欣喜。

有了榨油业的税收，当然不只能能孩子吃上免费午餐，还能办更多的事情，比如扩充奉天兵工厂实现产能提高十倍的目标；比如修建吉奉铁路，把东北交通动脉打通；比如再扩军两个师，应付俄国方面的威胁就在张廷兰做着这些筹划的时候赤尼正助再度找到了他，径过多次的打交道，赤尼正助也很了解张廷兰在奉军当中的地位，有些事情只要他同意了，比起张作霖点头都管用。

"张桑，奉军此前多次提出要对行俄国多数党，不知道奉军方面是怎么想的？"

张廷兰一听赤尼正助问这话，心里头也早就有了估计在俄国革命之后，所有国家就酝酿干涉俄国的行动，可是各国之间齷齪不断，尤其是美日两国更是针锋相对，使得远东的干涉行动迟迟无法解决。

"总领事先生，中国的兵法讲究兵贵神速我认为俄国的革命刚刚开始，如果快速采取行动，就有扑灭的希望，另外中国和日本人在俄国都有大量的侨

民，也需要保证他们的安个因此我认为不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尽快出兵干涉俄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张廷兰这话说完之后，赤庑正助的眼前终于一亮，和奉军打了多少次交到，现在双方终于有了共同语言，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张桑，帝国政府也是这个看法不过美国政府在协约国会议上提出，要各国一同行动反对单方面采取行动。”

“我认为这很不妥当！“张廷兰摇头说道：“英法等国还深陷战争之中，等他们的战争结束多数党早就戍气候了，这样的拖延是不负责任的。”

“那奉军方面认为该如何呢？”

“我看至少要采取两手准备，第一日本联合舰队要控制住海参崴，把这个远东的港口封死，就能避免多数党获得战争物资，另外奉军也愿意在边境线上建立严密的防控网，组织难民涌入，防止多数党的思cháo蔓延。作为远东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应该采取更主动的态度，向白军提供武器和物资的支援，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设想，如何实施还要看日本政府的意思。

张廷兰说完之后，赤屁正助脸上终于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虽然因为榨油业的问题，日本和奉军闹得很不愉快，但是至少在对付俄国人的问题上，双方取得了共识。

别看奉军还比较弱小，在一个平衡的天平上，只要增加一点筹码，就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奉军就是这个筹码，日美之间正因为出兵干涉的问题争执不休，现在奉军要是支持了日本，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利好消息。

“张桑，我认为你的看法非常有见解，大日本帝国方面希望能和奉军在干涉俄国的问题上签署一个共同的同盟协议，双方保证用最大的努力，对付俄国多数党。”

赤屁正助满怀热切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张廷兰并没有接这个话头，他何等的井明，如果和日本结戍了同盟，日本人就能光明正大的把军队派到吉林和黑龙江，这对于奉军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小鬼子和美国人都是一样，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他们都忘不了害人的心思，这种同盟提议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总领事先生，奉军愿意支持日本对俄国进行干涉，也同样希望美日之间最好能够达戍一个协议，大家共围应行俄国的威胁”

赤尼正助一看张廷兰没有刚才的热络，也知道自己有些心急了，因此也没有往下多数。在辞别了张廷兰之后，赤尼正助又联系了美国总领事白克尔。

国家之间果然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恒的敌人和朋友，因为榨油业的问题，中美日三方不断的斗心眼，各自都有小算盘，可是转眼因为干涉俄国的问题，三国又聚集到了一起。

刚一见面的时候，张廷兰就给白克尔一份备忘录，笑着说道：“总领事先生，这是我国目前收集到的一些多数党在中俄边境活动的证据，您不妨先看一看，多数党的影响力比起想象的还要大。”

“这不可能！“白克尔翻了一下之后，就一脸的惊讶：“多数党的主张完个就是违反人氟，破坏zìyóu，践踏法制，只有疯子才会相信他们，难道俄国人都疯了不戍？”

“不是俄国人都疯了！“赤尼正助说道：“而是有些人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

面，靠着想象，来判断问题，要更关注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多数党的威胁迫在眉睫，必须马上出兵干涉！”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白克尔先生，我建议三方可以签订一个情报共享协议，再组建一个协调机构，互相通报消息，加强沟通！”！。

第四百零一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和美日暂时合作，对抗俄国的威胁是既定的方略，不过要合作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需要好好拿捏的事情，张廷兰是绝对不会立刻和美日结盟的，而是要在二者之间，都保留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左右逢源。

不论什么时代，小国都有两种活法，一个是要饭吃，一个是挣饭吃，有出息的小国完全可以在大国之间游走，汲取多方的养料。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军阀，张廷兰自然不会甘心被列强控制住，然后求着列强实施，奉军要做的是从各个列强那里挣饭吃，而且在强壮起来之后，还要回过头把列强都埋葬了。

美国总领事白克尔眼珠乱转，他对于张廷兰的提议并没有什么抗拒，搞情报共享，建立沟通交流的机制，这都是美国需要做的，现在俄国一团乱麻，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迫切需要情报支持。

不过日本人的态度让白克尔有点着急，这帮小矮子是摆明了要马上出兵俄国，独占远东的利益，美国哪里会答应啊。可是偏偏美国的迷nzhǔ体制决定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的决断能力是有问题的，因此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推诿扯皮之中。

“我赞同情报贡献的提议，不过是否出兵，我认为必须各国协调一致，这是美国政府不变的立场。”

赤尻正助一看美国如此表态，也只能耸耸肩，不再鼓吹战争了，三方很快就草签了一份情报合作协议。

有了合作协议之后，白克尔很快又找到了张廷兰，他已经得到了国内的指示，要尽快拿到多数党的情报，因此他又找到了张廷兰。

“张，奉天方面对俄国的情况有多少了解，又能向我们提供多少情报？”

“总领事先生，我先前向你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所有信息都是我们精心整理的，俄国的情况的确不容乐观，多数党目前的势力还很弱小，但是他们组织严密，战斗力十分强大，能够形成一个铁拳。而白军一方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却彼此分裂，争斗不止，难以形成合力，也就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另外在俄国的民众之中，对多数党越来越充满期许，他们希望摆脱战争，希望埋葬掉旧的制度，综合各个方面的考量，我认为如果各国不尽快加以干涉，俄国多数党势必会夺取整个俄国的政权。”

张廷兰说完之后，又拿出了一沓子文件，空口说白话肯定不行，还要讲究证据，这些东西有俄国多数党散发的传单，有中国情报人员提供的调查报告，还有一份原俄国远东总督菲力斯的亲笔信。

张廷兰把这封信交到了白克尔的手上，对他说道：“总领事先生，菲力斯总督是沙皇的侄子，他对于远东地区的危险有着清楚的认识，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出现了上百次的暴*，游行示威更是不计其数，有两千多人死亡，而且俄国临时政府只能控制一些大城市，百分之八十的村镇失控，就算在城里，也能到处看到宣扬多数党理论的人。”

白克尔翻看着这些东西，眉头越皱越紧，的确俄国的情况比美国人想象的还要糟糕，或许出兵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可是美国偏偏没有做出决断，难道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日本人独霸远东吗？

“该死！”白克尔猛地一拍大腿，也不知道是在埋怨国内的官僚，还是在

讨厌日本人。

白克尔想了一会儿之后，突然看到了眼前的张廷兰，这个年轻人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在远东的地面上，并不是只有美日两方，还有奉军的力量，这是一场三方之间的博弈。

中国虽然是最弱的一方，但是只要争取到了奉军的支持，美国就多了一个制衡日本的筹码，想到这里，白克尔也明白了张廷兰为什么是一副信心十足的模样了，他已经看透了这步棋，美国必须加大支持奉天的力度。

现在中美之间因为大豆的问题，已经有了不错的互动，只是在最后的关头，美国人耍小聪明，想要独吞利润，结果奉天才转而和日本达成谅解，让小鬼子解套了。

想到这里，白克尔也有一点后悔，要是早早的看到现在这一步棋，在大豆的问题上就应该和奉军合作到底，把盟友关系确定下来，那样凡事都水到渠成了，可是现在就有些麻烦。

“张，我认为奉军应该在远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防止多数党蔓延，也避免日本人独霸远东。”

“我们当然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不过也必须看到，奉军目前有着各种困难，我们缺乏足够的武器，也缺少足够的军费，要想担负起这么艰巨的使命，还有很大的困难。”

毫无疑问这已经到了讨价还价的时候，白克尔眼珠转了转，然后说道：“我可以说服美国政府，提供一百万美元给你们，然后再提供一万杆步枪。”

张廷兰一听价码，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美国人这是把奉军当成了普通的军阀啊，就凭着这么点东西，就让奉军帮着美国干活，简直是痴心妄想。

“总领事先生，日本政府也找到了我们，希望奉军能够配合他们，你要知道日本人购买了大量的俄国债券，多数是用远东的资源抵押的，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的投资失败，已经做好了出兵的准备，而且日本人开出的价码可比这个要高得多了！”

张廷兰索性将一切都摆在台面上，美国不拿出足够的利益，别想让奉军给他们办事。

“张，你不妨直接提出要求，我会认真考虑的。”

“我听说美国的雷明顿公司和西屋公司替沙俄政府生产了大量的莫辛纳干步枪。”

“没错，的确有这个事情，你需要我们提供一大批步枪么？”

“不！”张廷兰微微摇头：“我希望你们把生产线都搬过来，奉军需要的是自己生产的能力，战争的消耗非常大，如果我们不能自己生产，那就根本不可能担负起对抗俄国多数党的使命。”

白克尔一听张廷兰讨要生产线，顿时也是一惊，奉军果然和其他的军阀不同，竟然盯上了武器生产线，有了生产线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武器，这的确比起购买几万条枪更实惠，可是白克尔也深知国内的情况。

美国人本身就是后起的列强，因此对于其他落后国家有着强烈的提防，非常反对向中国出售机器技术，当然也不只是中国，日本也在美国的限制之内，美国人的炼钢冶金设备是严禁出口远东的。

现在张廷兰直接讨要生产线，更是超出了底线，白克尔将脑袋摇晃的如同拨浪鼓一般。

“绝对不行，美国可以向你们提供大量的武器，完全可以做到源源不断，你们没有必要自己生产武器。”

“中美两国远隔重洋，而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可不能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如果不能获得稳定的武器供应，奉军很难承担起和俄国人作战的使命。”

白克尔也知道张廷兰说的在理，可是向中国出售武器生产线的事情，在美国的国会肯定不会通过，而且美国的统治层也不愿意让中国壮大起来。

“张，我劝你不要想这些不现实的事情了，美国可以提供给你们十万条莫辛纳干步枪，或者是更多的贷款，但是武器生产线是绝对不可能的！”

白克尔的态度十分坚决，可以说是斩钉截铁，张廷兰一看情况，也知道自己有些急躁了，美国人对后起国家的防范还是非常严密的，根本不愿意提供生产线，双方的谈判只能陷入了僵局之中。

送走了白克尔之后，正巧张作相从吉林赶到了奉天，他这次过来就是准备和张作霖商讨一下俄国的问题，现在边境线上有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入，究竟该如何应对，必须有一个章程了。

张廷兰和老爹见面之后，自然也把事情说了一下，张作相手里头拿着烟袋，嗒嗒的抽了几口，然后说道：“拙言，当初我们还在绿林的时候，有一次没有了粮食吃，就让一个大户给点孝敬，可是他们不愿意答应，结果第二天晚上，我们就把他们家都洗劫一空，人都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想让美国人拿出好东西，不能求着他们，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疼，这样才能让他们老老实实把东西送到你的手上。”

仔细听着老爹的话，张廷兰也在不断的思考，突然眼前一亮，点了点头：“爹，还是您老高明，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看来还要多跟您学学！”

“你小子脑筋够灵活，想的也够全面，能够看清大局，这一点很好，比爹强。不过你有一个问题，就是心肠不够黑，在国内你这叫爱惜羽毛，但是和那帮洋人打交道，就要什么手段都用上。”

作为一个老江湖，张作相的提醒还是非常有用的，远东的棋局牵扯到了方方面面，自然正面和美国人讨要，不能成功，那就从侧面下手，在背后推美国人一把。

张廷兰想了一会儿，笑着说道：“爹，这下子我有主意了，下一步就该美国人哭着喊着，把生产设备送过来了！”RS！。

第四百零二章虐杀侨民

俄国革命吸引了各方的注意力，原本矛盾重重的各方势力，也都暂时搁置了心结，开始盯着俄国的一举一动，尤其是日本人已经开始调兵遣将，随时准备出兵干涉。

奉军也是同样如此，加快了调动的脚步，在大军北上之前，还要把各种准备工作做好，最主要的就是两样，一个是粮食的问题，一个是军火供应的事情。

自从推行了农场模式之后，东三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都大幅度的提升，最主要的是农场保证了政府的税收，能够把该收上来的都收到手中，再加上推动了农产品的最低保护价，老百姓都把大量剩余的粮食卖给了政府。

东三省都囤积了大量的粮食，仓库全都装得满满的，有大米小麦，也有高粱棒子面，为了应付数量众多的粮食了，各地陆续都建立了大量的仓库，粮囤整整齐齐的，俗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看到了这些粮食，谁都感到了踏实。

张廷兰和杨宇霆正在检查一处临时的仓库，里面堆满了大米和面粉，全都是今年的新粮食，有不少搬运工来回往来，正准备把这些粮食运走。杨宇霆随手打开了一袋，检查了一下，然后笑着说道："拙言，这些粮食质量上乘，不光能供应军队，怕是还有大量的余粮，可要卖个好价钱啊！"

"邻葛放心，本来俄国人的经济在战争之中，就濒临崩溃了，现在又接着打内战，农业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不论是哪支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而且列强要干涉俄国之后，从东北运粮也是最方便，最经济的，粮食可是咱们手上的一张好牌。"

杨宇霆也点头称是："有拙言这个头号奸商在，我看谁都免不了要挨宰。"

很多时候，粮食这个武器只要用好了，能产生比起枪炮更好的效果，甚至能够左右前方的胜负走势，而且还能通过粮食，从美日的手里头换来需要的东西。对此张廷兰已经有了一个计划。

"这段时间，送到前线的粮食已经达到了三百万担，另外还有五百万担陆续运上来，囤积在了铁路沿线的仓库，只要需要。也随时可以运到前线。"杨宇霆笑着说道："两年前奉军还是缺衣少食，刚刚过了两年。我们的的实力就有了飞速的提升。东三省的确是一块富饶的沃土，如果全部开发起来，咱们绝对有对抗列强的本钱。"

"没错，东三省的确潜力无限，最缺少的就是和平发展的环境，这次俄国出现内战。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至少要把北边的威胁解除大半，然后就能全力应付日本人了。"

视察完了粮食之后，张廷兰又马不停蹄的见了兵工厂和钢铁厂的负责人。陶吉平、熊梦远、陈启铭、夏寒、邝景扬、范旭东等人全都赶到了。

"在前段时间，我就向大家发出了邀请，希望让你们总结一下各自的管理经验，思索一下得失。我们有了初步的工厂基础，但是如何发挥出工厂全部的潜力，就要靠大家的聪明才智，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想法？"

邝景扬的资格最老，一听张廷兰的话，他率先说道："革新管理体制，其实一直都在做，拙言此前已经废止了工头，对工人设立了详细的奖励机制，

这就是很好的改革，下一步的该如何改革，我以为还是要广泛吸纳专业人才，内行领导外行，要增加工厂的自主性，避免政府过多的干预。”

“邝先生，我驳您一句。”一旁的夏寒突然开口说道：“减少政府干预并非什么好事情，如果是在欧美，工厂众多，大家互相竞争，脱颖而出的就是最优秀的企业，这当然无可厚非。这是我们现在不一样，每一类工厂几乎只有一两个，因此我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光靠着企业自己干，绝对行不通，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占有天时地利的列强，没有政府的规划支持，我们肯定没法支持。”

别看夏寒只是一个年轻的小辈，但是也的确讲出了一番道理，邝景扬听完之后，也忍不住点点头，笑着说道：“的确有理，是我疏忽了。”

范旭东在一旁也开口说道：“就在三天前，侯德榜先生他们也从美国回来，我仔细询问过美国企业的管理方法，侯先生提到过标准化的流水线生产，尽可能的把工序划分的细致一些，每个工人只负责简单的几道工序，这样能降低对技术水平的要求，还能保证产品的质量。我认为这个做法非常好，奉天的企业必须弄出一套严格的标准，探索建立生产流水线，不只能成倍的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提高产品质量。”

张廷兰听着这些人的议论，也频频点头，他们也都用心的准备了，而且也切中了关键，不过张廷兰还有一点想法，他们都没有提出来。

“各位，一个企业分成管理层，技术人员，一线工人，三个团体，该如何处理这三个团地的关系，我认为才是一个企业首要解决的问题。以往的工厂管理层说了算，有些类似于封建衙门，让外行领导内行，最后闹出了很多问题，就像汉阳铁厂，开滦煤矿等等洋务企业都是如此，这些企业一直以来，也是半死不活，根本没有办法和西方企业竞争。”

张廷兰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洋务企业的弊病，大家也都频频点头，事实也的确如此，邝景扬在一旁说道：“拙言说的没错，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主张要用专业人才来管理工厂，不能让企业变成衙门，汉阳铁厂的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

“嗯，引入人才我当然非常赞同，但是我还是不是还忽略了一个群体，也就是那些一线的生产工人，究竟该怎么看待他们呢，是不是只是惟命是从的机器呢？”

张廷兰提出这个问题之后，邝景扬顿时也是一阵哑口无言。他没想到张廷兰竟然提到了工人，说实话这个时代对于一线工人，除了那些高级的技术权威之外，其他的都不怎么看重，工人都是脏兮兮的，没有什么地位可言。

“拙言，你觉得该怎么使用工人呢？”

“邝先生，我的看法是要把工人和技术人员，和管理着放到一起，他们三者是一个团队。必须要密切的配合，不能简单的看成谁听从谁，要把工人引入管理层，参加产品的研发，充分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张廷兰的这番意见，对于在场的人来说。有种颠覆性的感觉。让工人进入管理层，那岂不是乱套了么？

“拙言，很多工人知识水平低下，让他们参加管理和科研，未免有些高估工人能力了？”

“工厂有重大的决策，同时也有相对琐屑的事务。而且细节往往就能决定

一个产品的质量，是不可忽视的东西。另外技术人员虽然主要负责设计产品，但是还要工人去把设计出来的东西变成实物，在生产的过程中。肯定会有需要改进磨合的地方，因此工人和技术人员，也需要有一个互动。”

“总司令说的有道理！”熊梦远在一旁说道：“兵工厂自从鼓励技术创新之后，很多新设想，新工艺都是普通工人提出来的，节省了材料，提高了效率，简化了工艺，增强了质量。就拿我们最新生产的水连珠步枪来说，就有工人建议将枪托缩小，这样能够更好的适应中国人的身体，我们也正在着手重新设计。”

张廷兰也点点头：“增加工人的参与，就是让工厂成为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让产品的质量更好，让工厂运作更加高效！”

在场的众人对于张廷兰的主张也不断的思索，其中的确很有道理，以往大家或多或少的都把工人当成了会说话的机器，以为光有单纯的激励制度，让工人更听话，多干活就可以了，现在看起来，似乎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经过大家一番商讨，最终拿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就是鼓励工人参与科研管理；第二是明细奖惩机制，对于工人有益建议，只要采用之后，就一律进行奖励；第三要更加标准化，细化分工；第四点就是要大力引进培养人才，在国内外都建立起搜索挖掘人才的网络，尽可能多的找到人才，也要增加自身培养人才的力度。

这四点都是增加企业效率的关键，如果能落实好，张廷兰有把握能让产能翻番，质量大幅提升。俄国的内战，对奉军来说，就是危机并存，至于能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就看奉军有多少实力。

实力强大了，能吃肉喝汤，实力不够，等到俄国染成了红色，奉军的身旁就多了一头巨兽。工业产能就是实力的核心，弄到了机器只是完成了硬件部分，现在整理出新的管理章程，则是软件部分，配齐之后，工业能力必定大幅度的提升。

这些都处理差不多了，张廷兰已经准备北上了，不过他还在等着一个消息，一个让美国人主动来乞求奉军的消息。

寒冷的远东地区并不适合居住，不过自从一战爆发之后，这里就蕴含了大量的商机，美国商人乔治在一战之前只是一个小杂货贩，不过战争爆发之后，他敏锐的抓住商机，向俄国贩卖军装等物资，赚到了第一桶金。

随后他的生意越来越大，手里的钞票也越来越多，一战彻底成就了他，乔治甚至希望战争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不过很不幸，战争虽然没有结束，但是俄国内战已经爆发了，作为一个大商人，乔治将多数党视为洪水猛兽。

在俄国爆发革命之后，他就着手处理自己手上的物资，准备带着自己的助手，还有家人尽快回到美国。他们一行十几个人仓皇的来到了海参崴，准备乘坐货轮，回到美国。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这个该死的国度的时候，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一队端着步枪的武装人员，他们不由分说，就把乔治等人全都抓了起来，然后带到了一处隐秘的院落。

乔治亲眼看到几个粗壮的俄国人把他的妻子和女儿推倒在地，就在他的面前，她们全被被撕扯干净，然后这些俄国人轮流在两具洁白的身体上肆意的作为，妻子凄厉的哭喊声，女儿低声的啜泣，都在乔治的耳旁响起，好像炸雷一般，把他都炸晕了，他拼命的想要挣脱，这时候突然一把匕首刀插在

了他的肩膀里头，瞬间一条胳膊就被撕扯下来，乔治像是受伤的野兽一般，发出了仿佛来自地狱一般的嚎叫声……

第四百零三章远东骑士

在海参崴偏僻的小院之中，一共十几具尸体横躺竖卧在地上，有男有女，有的人失去了双臂，有的被割下了四肢，有的被砍了脑袋，有的被开膛破肚，最惨的就是那一对母女，完全都失去了人形，被折磨的如同碎布片子一般。

遍地的残肢断腿，鲜血将地面都浸透了，空气中凝结着一股浓重的血腥气，好在此时是冻结，尸体并没有腐烂，而是被冻住了。不过这样更增加了恐怖感，每具尸体都保留了临死时候的状态。

他们在挣扎，在呼喊，眼中写满了惶恐和不安，他们是如此的无助，在异乡变成了一堆破烂的尸体，上帝没有保护他们，美国政府也没有保护自己的公民，直到第二天，有路人经过这里，才发现了这么凄惨的一幕。

很快就吸引了记者的关注，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十多个美国人被残忍的虐杀，立刻引爆了舆论的关注，大家纷纷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上面。尤其是那些美国侨民和急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全都沸腾起来。

当他们看到了乔治绝望的眼神，母女残破的肢体，这些美国人既惊又怕，他们都清楚，俄国如今这么混乱，搞不好他们也会成为下一个被虐杀的目标。而且在远东各种谣言四处传播，他们说多数党是嗜血的恶魔，他们会把抓到的外国人全都杀死，然后冻起来，当做军粮，他们会把女人全部掳走，在军营里面，任由寂寞的军人发泄兽欲。

这些流言蜚语不一而足，再加上报纸的推波助澜，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在美国侨民身上蔓延，他们无比的惊恐迫切希望离开这片该死的土地，回到美国。

美国的外交机构很快把情况汇报了国内，不只是侨民，这些外交人员也希望从俄国撤回来。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得到了报告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顶着哲学博士头衔的总统，威尔逊并不像其他美国总统那样好战。

不过在他的第二任期，美国还是不可避免的被卷入了一战之中，上百万的美国青年不得不跑到了欧洲，替协约国争取胜利从本心来讲，这违背了威尔逊的观念可是为了不让美国人手中的债券变成废纸，美国必须出手去拯救协约国。

就在这个时候俄国又出现了问题，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威尔逊的面前，美国究竟要不要出兵干涉，美国社会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威尔逊也在摇摆不定。

可是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美国侨民被残忍虐杀的事件，一下子就让美国的舆论沸腾了，各大报纸全都站了出来，要求美国政府运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那些侨民，要求出兵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身处在风口浪尖的威尔逊也不能不考虑汹涌的民意，他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不然要是被扣上懦弱无能，不顾美国侨民死活的帽子他这个总统可就有麻烦了。

因此威尔逊急忙调动美国海军，想要前往远东，把美国侨民接回来。就在这个时候，远东又发生了两起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三个美国人，两名法国人被杀，他们的财物全都被抢掠一空。

连续发生血腥事件，笼罩在远东的阴云越来越浓稠了，共和党人也站出

来指责威尔逊优柔寡断，无法真正保护美国的利益，愤怒的美国民众也开始将矛头指向了总统威尔逊，要求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救出所有的侨民，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甚至有议员已经威胁要弹劾总统了。

在不久之前，德国的潜艇击沉了美国的商船，最后促使美国投入到了一战之中，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很自然的将虐杀侨民归罪到多数党的身上，要求美国政府向邪恶的多数党宣战，用最快的速度出兵远东。

“先生们，我们必须拿出可行的措施，拯救远东的合众国公民，越快越好，不能再拖延了，只要再发生一点意外，那些该死的记者就不一定会说什么了！”

“总统先生，我们的军舰和客轮正在快速赶往海参崴，不过由于距离遥远，我们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而且远东地区也失去了秩序，想要让上万名合众国的侨民以及外交人员安全撤到海参崴，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难道不能让俄队帮忙么？”

安全顾问耸了耸肩：“他们的军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威尔逊在地上苦恼的转了几圈：“太慢了，也太不安全了，我们必须拿出更好的办法，向日本政府寻求帮助怎么样，他们离得最近，让他们帮助撤回侨民，也更容易。”

“总统先生，这的确是不错的选择，可是让日本出兵，就等于是变相同意了日本人武装干涉俄国，这样的后果或许更加可怕！”

威尔逊一听这话，顿时也是脸色发苦，看来情况的确比想象的还要糟糕，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旁的国务卿突然说道：“总统先生，或许我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让中队帮忙。”

“国务卿先生，确定你没有在开玩笑么，那群拖着大辫子，抽着鸦片烟的中国人能帮助合众国么？”

“当然没有，或许大多数中队都是没用的废物，但是至少有一支军队就曾经击败过俄国人，他们的位置也更合适，与俄国远东地区，有着漫长的边境线。”

……

白克尔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帅府，求见张作霖，一见面白克尔就说道：“巡阅使阁下，合众国政府让我前来，想要让奉军协助我们撤出远东的侨民。”

老张一看白克尔的模样，就知道美国人的确是着急了，不过老张反倒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不着急不着慌。

“总领事先生，美国的忙我当然愿意帮，不过这种事情都是边防军的负责的，你还是直接找张廷兰。”

老张的话明显带有推诿的意思，白克尔也不是傻瓜，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让奉军干活，就要拿出足够的好处来。白克尔随即就想到了张廷兰和他说起的莫辛纳干的生产线，现在看来，这是唯一能够打动奉军的东西。

拯救侨民不只关系到几条生命那么简单，也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形象，绝对不能马虎，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生产线交给奉军，才能让他们帮着解决这个麻烦了。

白克尔随即向国内请示了之后，然后就给张廷兰发了电报，要求边防军帮着解救美国侨民。此时的张廷兰已经到了哈尔滨，边防军的高级将领齐集一堂，正在商讨着如何应付俄国的问题。

白克尔的电报送来之后，张廷兰顿时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喜色，一直盼望的生产线终于有着落了。

“诸位，该到了咱们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帮着美国人解决麻烦的时候了，参谋长马上拟定一份撤侨的行动方案，记住不只是美国人，中国在远东拥有最多的侨民，也需要利用这个时机，一同撤回来。”

姜登选急忙点头同意，他也是十足的行动派，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把方案拿了出来，然后通报了美国方面。

按照奉军的计划，一共设立四个撤退路线，一个是从赤塔出发，进入满洲里，一个是从海兰等地直接跨过黑龙江，现在江面已经封冻了，完全能够让行人通过。第三条撤退路线是走伯力，到抚远等地，最后一条是走海参崴，进入绥芬河。

等到这些美国侨民撤到中国之后，在哈尔滨汇合，然后送到大连，直接坐船回美国。这个路线速度最快，效率最高，而且大连港没有海冰，运输方便，美国人看过之后，当即就表示了赞同。

方案敲定之后，奉军立即在各个撤退路线上组织人手，迎接美国侨民，同时美国政府也向远东的外交机构和侨民发出指令，让他们就近集中到四个撤退的位置。

张廷兰此时也动用在俄国的关系网，将所有美国人都找到，然后又打着保安公司的旗号，给他们安排了专门的保镖，经过匆忙的准备之后，这些美国人拖家带口，迎着风雪，艰难的向中国方向走过来。

他们踏着厚厚的冰层，走在了黑龙江上面，伊莲娜是一名女记者，他的父亲是外交官，正好在海兰工作，她也在这边进行实习，此时她也和上千名美国侨民一样，战战兢兢的走在冰封的黑龙江上面。

突然她的脚下一滑，就摔倒在了冰面之上，这一下摔得很重，她试图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效果。这时候一旁的一个护卫人员将她搀扶起来，然后示意让她自己走，不过伊莲娜只觉得自己的右腿一阵阵的剧痛，根本用不少一点劲，对方刚一松手，她又差点摔在了冰面上。

这时候对方只好伸出双臂，将她稳稳的抱在了怀中，然后向着对岸快步走去。虽然双方言语不通，但是伊莲娜似乎瞬间被这张东方面孔吸引了，她很清楚，这些人都是中国方面派来的，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人的臂弯竟是这样的温暖安全……

过了黑龙江之后，就进入了中国的地界，此时早有大量的中队在等候了，他们煮了热乎乎的面条鸡蛋，虽然和美国人的胃口有点出入，但是这些逃出升天的美国人已经顾不得什么了，很快就把面条全部吃掉了，身上又终于恢复了力气。

又有专门的医生过来，帮助他们检查身体，还有早就准备好的马车，老人妇女孩子都被安全的装上了车，缓缓的向着内地撤离。

他们终于摆脱了俄国这个是非之地，伊莲娜坐在马车上面，虽然疲乏到了极点，但是她还不断的回味刚才的温暖，勉强挣扎着拿出了她的记事本，在上面写下了这次的经历：在俄国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城市里不时出现枪声，街道上总是能看到死尸，或是被打死的，或是冻死的，我祈祷上帝保佑这些人，也同样祈祷上帝能够照顾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杀戮终于不可避免的落在了美国人身上，乔治先生一家惨遭虐杀，紧接

着又有不少美国人被抢劫偷窃，我们全都恐惧到了极点。

终于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到了撤退的指令，不过路线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居然要经过陌生神秘的中国，此前我甚至担心，那里是比俄国还要恐怖的地方。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完全是错的，我们被一些中国的武装人员秘密保护着，离开了俄国人，尽管他们并不承认，但是我很清楚，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士兵，这些人保护着我们，一路把我们安全的送到了中国，所有人都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他们就像是每个少女梦中的骑士一般，把我们从灾难之中，解救出来……

第四百零四章江东六十屯

奉军的此次行动，一共将三千七百6sì名美国侨民，二百五十二名外交人员顺利从美国救出，无一人伤亡，随着大量的侨民被送到了哈尔滨，美国总领事白克尔代表美国政府，亲自前来迎接。

除了美国政府之外，大量的记者也问询赶来，这些获救者将俄国的情况讲述出来，又接着讲了他们如何安全脱险的，所有美国人都对奉军的行动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作为一名记者，伊莲娜也受到了重点的关注。

“中**队将我们从地狱之中拯救了出来，我们这一部分由于距离中国较近，一路上还非常安全。我听说其他方向都出现了俄国的匪徒，他们试图抢劫我们，不过这些家伙都被英勇的中国骑士击退了，是他们拯救了合众国的公民，让我们安然无恙的脱险了，我们永远心怀感激……”

能让美国侨民快速脱险，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情，因此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对于奉军的报道像是旋风一样，席卷起来，可以说这是对中**队为数不多的正面报道之一，为奉军赢得了相当的民间好感和国际声誉。

“拙言，你们可都被尊为远东骑士，这可是扬名世界，我要恭喜你啊！”为了解救这些侨民，杨宇霆也跑到了哈尔滨，现在事情差不多了，奉军名利双收，不只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步枪生产线，还在世界上都赢得了尊重，让他也十分欣喜。

“邻葛，你还没看出来么，美国人这么宣扬此事，说白了就是想把咱们拉倒他们一边，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立刻出兵干涉俄国。说到底还是因为鞭长莫及，他们是想把奉军掌握在手中，然后让咱们充当马前卒，替美国人火中取栗。”

杨宇霆也点点头：“拙言，你看得通透啊，不过谁叫咱们实力弱小呢，不得不依附列强，这样才能活下去。”

张廷兰眉头挑了挑，然后笑道：“邻葛，不管实力强弱。只要选择依附，就只能充当奴才，和任何一个列强，我们都是合作关系，谁也别想把咱们当初奴才。五千年来，中华上国从来都是君临天下。不过最近两三百年落魄了。但是也不能任人鱼肉！”

杨宇霆也笑道：“拙言说话就是豪气，是不是你又有什么打算了？赶快和我说说。”

“邻葛，你说咱们能拯救美国侨民，自己的侨民就不应该拯救么，远东地区可用将近一百万的侨民，他们受到的威胁也非常大。奉军就能坐视不管么？”

张廷兰此话一出，杨宇霆顿时心里头就一闪念，他终于看出了张廷兰这次行动的目的，说白了张廷兰是为了出兵干涉俄国寻找借口。

在这个时代之中。护侨是各国出兵作战惯用的借口，日本人就以此频频制造事端，中国在远东有大量的侨民，其实也可以打着这个借口出兵。可是中国实力弱小，如果贸然出兵，列强肯定会反对。

可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美国政府能对奉军保护美国侨民大加赞赏，他们总不能反对中国保护自己的侨民，这样不是在打自己的脸么！

没有了美国的反对，奉军的行动就没有了最大的障碍，可以光明正大的

出兵俄国，说是解救侨民，但是也完全可以做一点私活，这就看奉军的打算了。

杨宇霆想透了其中的关键之后，也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拙言的手段高明，这下美国想反对，也没法反对。只不过咱们要是打着出兵护侨的名义，向俄国派出军队，还要权衡以下连锁反应啊，我担心日本人也会以同样的借口出兵。”

杨宇霆的判断一点没错，日本人是肯定会插手的，到时候远东就真的乱套了，张廷兰笑着说道：“邻葛，你说咱们不出兵，日本人的野心就能收敛么？他们早晚都会有行动的，索性就让远东的这潭水浑一点，我们才好浑水摸鱼。”

“也有拙言这么一说，不过我还有一点担心，我们贸然干涉俄国，可就把他们得罪死了，如果日后俄国恢复过来，岂不是成了我们头号的敌人么，该如何应付，也是一个大麻烦。”

“邻葛，担忧俄国，担忧日本，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必要。”张廷兰笑着说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不是咱们管的，日本人野心勃勃，绝对不会放过扩张的好机会，而俄国和我们互相是最大的邻国，两个陆上接壤的大国本来就是天然的敌人，俄国垂涎中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些年来，他们鲸吞蚕食了多少北方领土，早就成了咱们头号的敌人，我们是不得不战！”

任何两个接壤的大国，必定会矛盾重重，欧洲就不用说了，法德俄之间打得头破血流，几百年战争一直没有中断过。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持续斗了几千年，就算偶有和平，那也不过是因为势力均衡，双方投鼠忌器，而一旦势力对比出现逆转，势必会爆发战争。

中原王朝强大起来，就会横扫草原，让八方来降，而中原王朝衰弱之后，这些北方的部落又会向着占据中原的花花世界。

其实到了现在中俄之间也是这个宿命，互相之间都提防着对方，就算是后世，中俄关系很友好，边境问题也都解决了，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两国的实力达到了一个平衡，而且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在虎视眈眈，两国不得不背靠背，互相取暖，想要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千难万难。

张廷兰把这些看得很清楚，俄国人早晚都是陆上大敌，索性就趁着这个机会，最大限度的削弱俄国，然后利用这个北极熊的衰弱期，快速强壮自身。

杨宇霆低头半晌，然后才说道：“拙言，你说的是没错，但是潜在的敌人和直接挑明还有不同，凭着奉军此时的家底，要是全力投入到干涉俄国之中，搞不好就会粉身碎骨，不能不仔细权衡啊。”

“正因为如此，我才打出了护侨的旗号，这也是给咱们留下迂回的空间，而且咱们行动之后，日本人也肯定会紧随其后，最好就让日本人和俄国人在远东死掐，然后我们再坐收渔人之利。”

其实在三方博弈之中，往往做老三的更容易，因为老大老二都会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对方身上，对于老三关注有限，而且还会大力的收买。

在远东这局棋上，俄国肯定会把列强视作最主要的对手，奉军就成了无关紧要的老三，这样一来，正好方便奉军上下其手。

“邻葛，我们如果晚出兵，就只能给列强充当帮手，如果率先出兵，占据先机，就能搅动局势的发展，从棋子变成棋手。”

杨宇霆听着张廷兰的分析，也觉得很有道理："拙言，你的想法或许不错，不过还要慎之又慎，制定出万全的方略，谋定而后动！"

张廷兰也表示了赞同，随即整个边防军就都动员了起来，将缺额弥补上，休假回家的军官士兵立刻归队，所有部队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除了边防军之外，奉军的其他部队也在调动之中，老张从二十八师之中调出了五十五旅北上，另外孙烈臣又从热河方向把郭松龄的一个加强团划归到了张廷兰的手下。

除了这些部队之外，张景惠和张海鹏的两个师也抽调了大部，一同北上，再加上黑龙江和吉林原有的部队，张廷兰手上一下子兵力就超过了五万人，可谓是兵强马壮。

老张也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建议，把张作相提升为东三省巡阅副使，北满军事长官，还把朱庆澜也派了过来，成为了北满军事帮办。

这么安全显然是为了张廷兰干涉俄国铺路，张廷兰进入俄国之后，北满地区就由张作相统管，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爷俩联手，一个管前方，一个负责后援，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这么一来也能增强对边防军的控制。

军队也准备差不多了，管理机构也理顺了，出兵已经迫在眉睫了。这一天奉军士兵正沿着黑龙江一线巡逻，突然远远的就看到了一个黑影在向这边奔跑，后面还有几个人在追赶，立刻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奉军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时候对方已经进入了视线之中，在前面奔跑的人不断的喊着救命的声音，负责指挥的赵勇庆一下子就听出了这个人喊得是中文，应该就是中国人无疑，后面几个人高马大的家伙正是俄国士兵。

他立刻举起了手枪，朝着空中射了一枪，向俄国人发出了警告，那个中国人一听到奉军的枪声，也欣喜异常，他急忙向着这边跑过来。那几个俄国人先是一愣，随即又肆无忌惮的冲了过来，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就在这个时候，赵勇庆叩响了扳机，一个俄国兵应声倒地，其他几个人都有些傻了，也准备还击，可是奉军动作比他们更快，转眼又有两个俄国兵被击毙了，剩余的两个转身就跑。

赵勇庆他们随后就追，他们转眼就踏过了黑龙江，此时他们脚下的那片土地就是江东六十四屯……

第四百零五章出兵

经过短暂的追击之后，剩余的两个俄国兵也被击毙，赵勇庆他们又去寻找那个逃跑的中国人，等他们发现此人的时候，他已经扑到在了雪堆旁边，身上全都是积雪。

赵勇庆赶快把他抱了起来，这时候奉军士兵也终于看清了他的情况，每个人都不自觉的将拳头攥了起来，眼睛之中都露出了暴怒的神色。

这个人年纪似乎还不到二十岁，身上的棉衣十分破旧，到处都是破损，黑乎乎的棉花露在外面，脚下只有一双露着脚趾头的草鞋。在冰天雪地之中，即便是裹得严严实实，也要担心被冻伤，穿成这样，简直就是在找死。

大家注意到，他的双脚已经被冻得红肿高大，黑漆漆的手上，脖子上，脸上都遍布冻疮，这些疮疤还是新旧相接，一层又一层的，竟然像鱼身上的鳞片一样。除此之外，在他的脚踝处还留着一条断裂的脚镣，很显然他是把脚镣砸碎，才逃跑出来的。

赵勇庆又把他的衣袖掀开，露出了里面的胳膊，只见上面都是一道一道的鞭痕，密密麻麻，光是这些伤痕，就足以显示出他受到了何等的虐待。

这个年轻人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嘴里头不断的喃喃自语，赵勇庆只能断断续续的听到：“回家……我要回家……”一类的字样。听到这里，赵勇庆的眼角也泛红了，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他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当初的影子。

赵勇庆原本也在俄国远东的苦力，完全就被当成了牲畜，每到冬天都是最难熬的时刻，寒冷饥饿。不停的打骂，随时都可能要了人的性命，难以计数的中国劳工就这样死在了异乡。

赵勇庆算是幸运的，年初的时候，奉军攻占了双城子。将里面的中国劳工都救了出来，他就身在其中，回到了东三省之后，赵勇庆立刻要求加入到奉军之中。

或许是因为经历了那种苦难，赵勇庆在训练之中异常刻苦，而且学习文化知识也比较突出。终于在新军之中脱颖而出，快速成为了一名低级军官。

现在看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情况，赵勇庆基本上就能够猜到仈jiǔ不离十，这个年轻人受的罪只怕比自己更加可怕几分。

赵勇庆咬着牙说道：“他的状况很危险，要赶快送到后方抢救，一定要问清楚情况。究竟是谁把他折磨成这样的，绝对不能放过那些牲畜！”

两个奉军战士随即把他送到后方抢救，赵勇庆则是率领着其他人继续在边境警戒，打死了五个俄国兵，必须要提防俄国人的报复，另外赵勇庆也本能的感到这次的事情不会这么轻易的结束，说不定就会有一场更大的风暴。

瑷珲只是中俄边境线上一个普通的小镇。十分不起眼，之所以被世人熟知，多半就是因为著名的《瑷珲条约》就在这里签署，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耻辱的鉴证。

正式组建边防军之后，瑷珲就成了中俄边境线上中部的指点，张廷兰在这里建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还安排了一个装备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的重炮团，另外还有大量的仓库，囤积了数量惊人的粮食和军火。

随着局势的紧张，瑷珲的驻军也越来越多。各种后勤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医院也是少不了的，两个奉军士兵将救下来的人送到了医院之中。

医生看到这个年轻人的状况之后，也把眉头皱了起来，虽然他们都在战场上见惯了生死。但是被折磨如此严重的，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个年轻人被带到了温暖的病房，先是帮着他除去了肮脏破旧的棉衣，然后用专门的药水，清洗身上的冻疮和鞭伤。负责清洗的护士的手一边擦拭，一边颤抖，眼眶之中隐隐有泪水滚动，她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身躯，瘦骨嶙峋的身体上，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全都是一块一块的伤口，其中新伤居多，老伤也不少。

足足一个多小时之后，才处理好伤口，又给他准备了一点热乎的流食，灌倒了嘴里面，虽然在半昏迷之中，他的胃口似乎还不错，能够大口大口的吃东西，看到这里，医生也放松了不少。

负责瑷珲守卫工作的是张贺年，得到了报告之后，他一面命令沿线奉军加强戒备，一面亲自到了医院，来查看这个年轻人的情况。

医生看到了张贺年之后，十分感慨的说道：“这孩子的命真硬，要是换个人只怕早就死了，这么冷的天，又被毒打，还能活下来，简直就是奇迹了！”

张贺年也来到了病房之中，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已经清醒了一些，张贺年急忙走了过去：“你叫什么名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似乎还有些迷糊，眼珠不断乱转，嘴里头喃喃的说道：“这是哪啊，我回家了么！”

“嗯，你回来了，这里是中国，是瑷珲！”

在确认了情况之后，这个年轻人突然放声大哭，仿佛要把肚子里头的委屈都哭出来一样，张贺年和周围的医生护士也都一阵阵的辛酸。

过来好一会，张贺年才说道：“先别哭了，有什么委屈都说出来，我们一定会帮你的！”

“真的能帮我么？”这个年轻人伸出了满是伤痕的手，抓住了张贺年的胳膊，大声的说道：“你们能到俄国去么，那里面还有成百上千的工人，要是没人救他们，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话说完之后，这个年轻人又是泣不成声，张贺年拍了拍他的肩头，勉强控制着情绪，对他说道：“只要是中国的同胞，奉军就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先和我把情况讲清楚。”

这个年轻人也终于稳定了情绪，然后说道：“长官，俺叫任安民，老家在河南。三年前闯关东，到了东北，哪知道被人骗了，送到了俄国，充当苦力。一干就是三年。那帮俄国人简直就不把咱们当人看，当初和我一同被骗到俄国的人，有的被打死了，有的冻死了，有的饿死了，只有我年纪最小。大家伙都心疼我，照顾我，让我多撑一段时间，说是老天爷会处置那帮畜生的。”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中国人，如此渴望拥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尤其是这些被拐卖到外国的劳工。更是凄惨到了极点。他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承受着最恶劣的待遇，甚至连黑奴都不如，毕竟黑奴还有生育的权力，他们连这个权力都没有，只能被人轻蔑的称为“猪仔”。

“俄国人闹了革命之后，整个社会都乱套了。他们害怕中国工人逃走，把我们都严格看管起来，身强力壮的还被扣上了脚镣。就在半个月之前，有一货自称是多数党的俄国人找到了我们，让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共同对付俄国政府，说是能给我们平等的待遇，不用再受虐待。”

一听到了多数党，张贺年也立刻来了兴趣，就问道：“你们加入了么？”

“没有。”任安民摇了摇头：“毕竟他们都是俄国人。我们也不敢轻易相信，随后他们一直有人秘密找我们，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被其他的俄国人发现了，他们派出了大量的军队，把我们从城中带来出来。送到了城外专门的营地，被严加看管起来，城外的营地连一个遮风的墙都没有，大家伙都说只要一场大雪，我们就都得死，因此我才想办法把脚镣砸开，跑了出来。”

任安民说完了经过之后，眼中泪水不断的滚落下来：“长官，我说的一句假话都没有，您一定要想办法，把其他人都救出来，那可是好几千条性命啊！”

说着任安民就要爬起来给张贺年磕头，张贺年急忙按住了他，对他说道：“你放心，奉天政府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我现在就向上峰报告。”

“总司令，前线来电了！”

张廷兰接过电报一看，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急忙说道：“沈华，快去把所有人都叫过来，马上开会。”

孙安虎、秦威、姜登选、李景林等人陆续来到了会议室之中，张廷兰将电报送到了他们的手上。

“大家都看一看。”大家伙一一的传看，脾气最火爆的孙安虎将眉头已经皱了起来，猛地一拍桌子：“总司令，这帮俄国畜生简直就是把中国人当成牲口使用，咱们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我主张立刻出兵。”

“没错，我也是这么看的。”姜登选也在一旁说道：“美国人死了十几个人，就大规模的彻侨，咱们还帮着出力，现在轮到了自己同胞身上，我们要是不去救人，会让天下人怎么看咱们？”

“还能怎么看，自然就说咱们是奴才呗，是替美国人干活的走狗，要是背上了这个骂名，我情愿自杀，咱受不了这个委屈！”秦威也在一旁说道。

看到了手下人一致主战，张廷兰也下定了决心，对着大家说道：“既然大家都这么看，那我们就离开出兵俄国，保护侨民！”

做好了出兵的决定之后，在座的众人都十分的兴奋，军人最看重的就是荣誉，如果能够出兵国外，宣扬国威，那是最大的荣耀，每个人都鼓足了劲头。

“俄国局势复杂，首批先遣队人员不宜太多，边防军第一旅加上重炮团，一共七千人，作为先遣队，我亲自率领，目标就是海兰和江东六十四屯。提起这两块地方，大家都不会陌生，就是十几年前，俄国人在这里搞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他们驱离了时代居住的家园，被赶到了黑龙江边，残忍屠杀，尸体一度阻断了江水。这笔仇恨咱们不能忘了，我们直接出兵这里，就是要告诉俄国人该是中国人的东西，永远都是中国人的，他们永远都别想霸占！”

张廷兰将出兵地点选在了江东六十四屯，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固然是为了洗雪两场屠杀的仇恨，还有就是根据《瑷珲条约》在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还保留了永久居住权，中国政府也保留了永久的行政管辖权。

虽然后来俄国发动了大屠杀，将中国人几乎杀戮一空，让这两条名存实亡，但是条约还在，奉军出兵，恢复自己的权力，也是名正言顺。干涉俄国是张廷兰早就确定的方针，但是每一步他都十分谨慎，想要以小博大，最需要的就是谨慎小心。

奉军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得到了张廷兰的命令之后，奉军士兵随即动员起来，大军浩浩荡荡，五色旗在寒风之中，傲然飘扬，奉军踏着整齐的步伐，拉开了干涉俄国的大幕！

第四百零六章算旧账的来了

“张将军，奉军向俄国派兵，是不是意味着奉军要干涉俄国的革命？”

“张将军，美英等国表示干涉行动要协调一致，奉军突然出兵，是不是会和列强发生冲突？”

“张将军，是不是你们以为打赢了一次俄国人，就可以肆无忌惮，把一个列强不放在眼里，你想过后果么？中央政府会允许么？”

……

自从奉军公布了出兵江东六十四屯之后，各国的记者再度都沸腾起来，他们一直都在关注着俄国的革命，也在频频猜测，究竟哪国会率先出兵俄国，大多数人都认为日本人会最先出兵，也有人认为是美国。

但是谁也想不到，弱小的奉军竟然是第一个要出兵俄国远东，简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中外记者全都齐集哈尔滨，想要听听张廷兰的说辞。

“诸位记者，奉军的誓师大会马上就要召开，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我只能向大家通报一下情况。”张廷兰说着，拿出了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正在医院之中的任安民，虽然只是黑白照片，但是大家依旧能够看出他身上的累累伤痕，有些女记者甚至忍不住惊呼起来，一个人怎么可能会被折磨成这个样子，简直太骇人听闻了！

“各位，这就是远东几十万中国劳工的缩影，他们在俄国受尽了虐待，随着俄国政局越发混乱，他们的生存已经成了最大的问题。远东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奉军士兵有义务拯救自己的同胞，避免他们成为俄国内战的牺牲品，就像我们拯救美国侨民一样。”

说到这里，张廷兰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说道：“华工受到虐待，被当成猪仔，这是很多西方记者都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多数党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劳工。他们的理论本身就对弱势群体有着巨大的蛊惑作用，被俄国欺压到了极点的华工，随时都处在爆发的边缘，近百万的华工是多数党在远东潜在的最大兵源，奉军把他们接回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悲剧！”

张廷兰说这话并非是无的放矢，在原本的历史上，就有大量的华工加入到了多数党的军队，并且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多数党能够控制远东，和华工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所有的记者都在认真听着张廷兰的话。笔尖刷刷的滑动。用最快的速度记录下这些，刚刚从俄国逃出来的美国记者伊莲娜也在其中，自从被奉军救出来之后，伊莲娜就决定留在东三省，她要仔细认识这片神奇的土地，去真正理解那些勤劳善良的民众。同时向整个世界展示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她对张廷兰的话，记录的最为认真。

“各国在出兵干涉俄国的问题上，是要求协调一致。但是我们这次出兵的目标是江东六十四屯，根据《瑷珲条约》的规定，中国政府享有永久的行政管辖权，虽然俄国人用着屠杀手段，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但是白纸黑字，他们是没有办法抵赖，奉军的行动是为了恢复曾经的权力，和出兵干涉俄国是两个性质，这属于我们的内政，列强无权干预！”

其实也无所谓内政外交，只要没有实力，列强就可以随意干涉，完全不需要理由，现在奉军有了一定的势力，又抓住了眼前的大势，才能堵住列强

的嘴。

“最后我还要再说一点，保护民族利益，维护国家主权，不是一件能商量，能妥协的事情。奉军虽然弱小，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唯有一战，战死沙场是战士最高的荣誉，奉军不会因为敌人的强弱就回避了自己的责任，这就是奉军的使命！”

张廷兰说完之后，转身直奔军营而去，只给这些记者留下了一个背影，在场的记者也在不断的消化着张廷兰的这段话，出兵俄国的理由张廷兰已经说得很充分了，而且张廷兰还抓住了《瑷珲条约》的漏洞，堵死了列强发难的借口。

对于张廷兰最后的那一段话，很多中国的记者感触非常深刻，多少年以来，中国政府面对列强，频频的后退，不断的出卖着各种权力，他们可以借口敌人强大，也可以借口国内局势不安，总之他们给自己的退缩不断的寻找着理由。

但是张廷兰的话毫不留情的戳穿了这个谎言，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是不能谈判的东西，面对敌人的侵犯，唯有死战一条路，任何的妥协退让都是抱残守缺，都是不思进取，都是在出卖国家利益，都是民族的罪人。

一个抱残守缺的政府，是不配真正领导中国的，这在后世的历史上已经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一个刚刚新生一年的政权，就毅然出兵朝鲜，同拥有百倍优势的联合**，在朝鲜半岛殊死搏杀，将战火永远阻隔在了国门之外，从此之后，在也没有人敢试图同这个国家打陆地战争，这就是国威，这就是军威！

后人再去争论什么得失，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了，因为不去打这一仗，就会像另一个政权一样，在东三省退缩，在热河退缩，在华北退缩，一路败退，不敢抵抗，最后敌人就会把刀子插向中原腹地，直到退无可退，整个民族都会面临最后的生死存亡。

在国家利益上打折扣，是永远行不通的一条邪路！

张廷兰的表态迅速被记者传递了出去，在国内很快又掀起了一个狂cháo，自从夺取中东路开始奉军就进入了中国舆论的中心，每一次的行动，都会得到各方的关注，现在奉军毅然出兵俄国，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不啻于一道惊雷，重重的在耳旁响起，让每个人都振聋发聩。

尤其是那些热血的学生，他们越来越认同奉军的观念和主张，因为奉军不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也在用自己的行动，捍卫着中国的利益，保护着每一个民众，这种实实在在的行动，比起什么都有说服力。

此前学界就关于奉天的种种做法，有着激烈的争吵，比如文理教育问题，比如工业和人文的问题，比如繁简字的问题，奉天政府显得特立独行。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遭到了主流学界的批判，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学者全都甩开膀子，冲到了第一线，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奉天政府。

可是到了如今。那些骂人的家伙并没有找到强国之路，也没有让中国有一丝的改变。只是他们自己名声大噪。成为了舆论的领袖。

而挨骂的一方实力却在稳步提升，已经敢于让军队走出国门，去捍卫中国的尊严，这是从满清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一幕，任何一个拥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年轻人。都知道该怎么选择，社会的舆论风cháo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热热闹闹的新文化运动也不再那么受到吹捧，北洋政府不能救国，这些文人也未必能救国。真正的希望或许就在那些实干家的身上，霎时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到了东三省，他们要在黑土地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强国的梦想。

不只是国内，整个远东的局势也被搅动起来，列强本来就在出兵的问题上，矛盾重重，现在奉军率先出兵，他们也不能不采取行动，日本人最为积极，已经向军队下达了动员的命令，海军也在集结之中。

美英等国鞭长莫及，想要派兵肯定不能这么快，他们思前想后，眼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奉军争取过来，让奉军充当干涉俄国的马前卒，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必须拿出足够让奉军动心的利益。

其实这也是张廷兰所说的引领风cháo的真正用意，当然要想让美英等国拿出更多的好东西，就要展现出奉军更大的价值。

在举行了誓师大会之后，张廷兰就赶到了瑷珲，在这里已经成立了入俄作战司令部，七千名士兵已经整装待发。

“总司令，俄国人这段时间也加强了江对岸的守备，负责防守海兰的是俄军远东第三师的第二团，外加边防军一个营，一共是三千五百多人，他们已经构筑了严密的防线，试图阻挡奉军通过黑龙江。”

张廷兰拿着望远镜，看了看俄军方面的情况，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如果是在夏季，奉军攻打海兰，或许还有些麻烦，可是现在是冬季，黑龙江不再是障碍，俄国人想要阻挡咱们，那就是痴心妄想。”

瑷珲和海兰隔河相望，此处黑龙江江面的宽度不过是七百米，只要一个冲锋，就能杀到江对岸，面对组织混乱，军心涣散的俄国人，张廷兰信心十足。

检查了前线的情况之后，就立即回到了指挥部，手下的干将也被召集到了一起，张廷兰扫视一圈之后，说道：“兵贵神速，我们多拖延一天，在俄国人魔掌之下的同胞就要多受一天罪，就要多死几个人，因此绝对不能拖延。明天拂晓就正式对俄军展开攻击，集中炮兵优势，把他们的防线给我轰碎了！”

“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办到！”负责指挥炮兵团的吴凯杰率先立下了军令状，其他人也是如此，一个斗志十足。

经过了紧张的筹备，奉军终于做好了战斗前的最后准备，足足有十八门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的重炮对着俄国人的阵地，粗大的炮身，显示着战争之神的威严。

进攻的时间终于到了，重炮的巨响划破了寂静的天空，一枚枚炮弹接连的落到了俄国人的阵地上面。

重炮在战场上的杀伤力远远不是影视作品表现的那么简单，一枚一百五十毫米的炮弹，杀伤范围能达到一百米，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就有性命之忧。

如果距离炮弹爆炸点在十米之内，基本上人就会被气化，连渣滓都剩不下来。距离再远一点，也会因为爆炸产生的震动将衣服震碎，高温也会把人瞬间烤熟，因此在战场上往往能够看到**的漆黑躯体，多半都是这么造成的。

奉军的重炮响起之后，对面的俄军就胆战心惊，极度的惊恐，他们也不

知道临时构筑的防御工事能不能抵挡住炮弹的爆炸。一枚炮弹落在了距离俄军工事三十几米的地方，几个人俄国兵龟缩在工事里面，希图活命，可是爆炸的剧烈震动还是传了过来，转眼之间，他们的口鼻就流出了黑色的血液，显然内脏已经被震碎了。

整条俄军战线都笼罩在这种恐怖之中，奉军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手下留情，这不过是清算他们曾经欠下的债而已！

第四百零七章淹死哥萨克

一发炮弹落下，剧烈的爆炸将冰雪和泥土全都送上了空中，在冰凉的战壕之中，俄国士兵瑟瑟发抖，他们从来没有如此无助过，这种无助甚至要超过面对德国的感觉。

作为一个窃贼，他最担心的就是主人来找他算账，因此他们占领了远东之后，才会对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举起了屠刀，不过曾经的主人还是再度打了回来，要重新拿回这块土地，他们不能不感到恐惧。

炮声隆隆，每一炮下去都有几十米的范围变成了无人区，战场上到处都是俄军的尸体，他们浑身焦黑，散发着腥臭的味道，或是肢体残缺，断裂的肢体满地都是。

“快，加把劲，把这帮俄国毛子都轰上天！”

吴凯杰大声的喊道，其他的炮兵士兵也不断的加紧搬运，一枚炮弹足有五六十斤，需要两个士兵才能快速搬起，大家也全都打疯了，有的士兵干脆甩开了棉衣，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之中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衣，剧烈的搬运劳动让他们每个人都热血沸腾，浑身上下甚至冒着丝丝缕缕的白气。

“**，别光顾打得过瘾着，都给老子瞄准了，这炮弹可都是大把的银元换来了！”

“团长，您就放心，我们做梦都在练着瞄准呢！”

吴凯杰当然比较放心，这些炮兵的训练的确是奉军之中最刻苦的，而且为了这次战斗，张廷兰又给他们配备了两样威力倍增器，一个是天上的飞机，一个是手摇机械计算机。

有了飞机之后，就能看的更清楚，有了手摇计算机，计算弹道就更加容易，自从和美国合作之后，张廷兰也从美国进口了不少东西，就包括这些能够军民两用的手摇计算机。

添置了新的装备之后，等于是如虎添翼，让炮兵这只猛虎更加犀利，也更加狰狞。越来越多的俄国兵被炸死，被震死，超过四分之一的俄国兵还没有看清楚对手是什么样子，就全都见了上帝。

张廷兰在指挥上面并没有太多的天赋，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靠着兵力和火力的优势，彻底碾压对手，一点都不留情，这次他也将这种手段发挥到了极致，重炮对着俄军的阵地不断的犁过。

从表面上看，几乎所有的工事都被摧毁了，就这样张廷兰还不满足，他又让飞机对俄国的阵地进行了侦查，只要发现有价值的目标，立刻引导火炮攻击。

随着炮击渐渐的停止，奉军的攻击也正式开始，担任主攻任务的边防军第一旅第一团，这支部队在攻击哈尔滨的战斗之中，最先冲入了总督府，整编之后，是边防军首屈一指的部队，战斗力十分强大。

他们拉开了标准的散兵线，三个人一个攻击小组，快速冲过冰封的黑龙江，这种攻击方式也是张廷兰吸取后世经验，大力推广的，三个人一组，不论是在进攻还是撤退的时候，都能互相掩护，不至于发生混乱。

另外将三三制和散兵线融合，还能极大的降低伤亡，如果突然遭到了机枪袭击，最多只会损失两个小组，而采用西方的单纯的散兵线则会损失十几个人以上，经过几次的战斗验证，奉军已经能够熟练的掌握这种战术的精

髓，士兵配合的越来越默契。

随着渐渐低进俄军的阵地，俄军阵地上终于响起了枪声，他们使用的也是和奉军一样的莫辛纳干，枪声依旧清脆悦耳，不过这种声音的背后，却是最直接的杀戮，中俄这对世仇终于冲到了一起。

“**，这帮俄国人还没有死绝么？”

周子健卧倒在雪地上，俄国人的子弹贴着他的头顶射过去，差点就击中了他的脑袋。其实俄国人在海兰一带也不是没有准备，为了应付中国的威胁，他们派出了最精锐的力量，也大量的修筑工事，试图死守这里。

双方交火之后，立刻就是最残忍的拼杀，周子健在雪地之上，不断的向前匍匐前进，距离俄军的阵地越来越近。

这时候突然在一旁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三名奉军士兵顿时倒卧在地上，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冰雪。周子健此时也注意到了俄国人的火力点，他的步枪已经锁定了对方的机枪手，一声清脆的响声过后，顿时俄国机枪手的脑袋就被击中了。

就好像打爆了一个西瓜一样，顿时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其他的俄国兵全都惊骇莫名，很显然奉军之中有枪法精准的神枪手，说不定此时正在锁定着他们。

这帮人顿时就感到脖子里面冒凉气，手上的动作也变得迟疑起来，而奉军士兵可没有迟疑，他们快速的向前突进，距离俄军的阵地越来越近。

负责火力支援的迫击炮组也跟了上来，自从能生产迫击炮之后，奉军就开始大量的装备，士兵们也喜欢上了这种价格低廉，威力巨大，可以肆无忌惮使用的绝佳武器。

一连串的炮弹落到了俄国人的头上，将暴露的重机枪火力点彻底笼罩在了炮火之中，周围的俄国兵也全都被笼罩了起来，死伤惨重，尸体到处都是，侥幸没死的也不是什么幸运，他们不过是多遭罪而已。

在冰冷的雪地上，他们的生命不断的流失，任凭怎么呼喊，都没有人会搭理他们，很快这些俄国人的身躯就会彻底冷起来，变成了一堆冻肉，也正是这种寒冷的天气，让多数俄国士兵都保留着死前的惊恐神色，就像一群活生生的冰雕一般。

“将军阁下，中国兵攻击的太猛烈了，正面守不住了，您赶快派援兵。”

听到手下的求援，负责指挥战斗的别里科夫少将眼神凝重，他也没有想到奉军竟会如此的凶猛，和一直以来的东亚病夫形象完全不同，从战斗一开始，俄国人就处于被动之中。

“没有援兵，所有人都必须记住，俄国的荣耀都在他们的手上，必须死战到底，我们不能被懦弱的中国击败，俄国不能成为世界的笑柄！”

手下的参谋只好慌慌张张的跑出去，别里科夫虽然嘴上说不给援兵，但是他的脑中不断推想着应付眼前局面的办法，不论是火力还是兵力，也包括后勤保障，俄国人全面处于劣势，混乱的国内局势决定了俄军的力量十分有限。

想要用有限的力量获得胜利，就要用更好的办法，正在别里科夫思考的时候，突然参谋又跑了进来。

“将军阁下，好消息，一支哥萨克骑兵前来援助！”

“他们有多少人？”

“一千二百多人，他们是从赤塔方向赶过来的。”

别里科夫一听，顿时眼前一亮，他们急忙跑到了地图的前面，海兰处于黑龙江干流和左岸最大支流精奇里江的交汇处，东面隔着精奇里江就是江东六十四屯，那里是整个远东最肥沃的一块土地，粮食和蔬菜的产量占到了整个远东的一半。

奉军的攻击重点放在了西边，因为这里河道最窄，攻击也最容易，而相对广阔的东线奉军的兵力则显得有些单薄。

看到了这里，别里科夫终于露出了一丝的得意的笑容：“让哥萨克骑士们做好准备，从海兰的东边绕过江面，迂回到中队的后方，用他们的马刀，砍掉那些该死的中国人的大脑袋，让他们知道俄国人的厉害！”

参谋闻风而动，别里科夫对于自己的计划还是十分满意的，而且是越想越高兴，在雪野之上，骑兵有着强大的机动能力，只要能发挥好，这就是自己手上的制胜王牌。

黑龙江边寒风凛冽，天空的云层也变得浓稠起来，一千多名哥萨克骑兵集中了起来，在首领的统帅之下，他们迅速变成了一支黑色的洪流，快速向前突进，马蹄踏在了黑龙江厚厚的冰层上面，这些凶残的哥萨克一直是沙皇手中最有力的一把战刀，此时他们又要去收割生命了。

不过他们并不清楚，就在俄国骑兵集结的时候，已经被奉军的飞机看到了，很快俄军的动向就被报告给了张廷兰。

“能想出这个战术的人真是一个天才，参谋长，咱们也给给俄国人一点惊喜了！”

越来越多的的哥萨克骑兵涌上了宽阔的江面，前锋已经马上就到了对岸，后面的部队也差不多都到了冰层之上。就在这个时候，冰面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爆炸之声。

声音震天动地，哥萨克们最初还当是遇到了炮击，因此纷纷加快速度，不过很快他们就清醒过来，脚下的冰面开始动摇了。

这帮家伙的脑袋一下子就空白了，虽然黑龙江有着几米后的冰层，但是下面依旧是冰冷的江水，如果数九隆冬掉了进去，绝对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有些精明的家伙就要逃跑。

一切都已经晚了，奉军的炮兵早就调整了角度，密集的炮弹砸在了冰面上面，瞬间黑龙江的坚冰就被炸开了，无数的哥萨克都掉进了冰窟窿之中。

冰冷的江水瞬间淹没了他们，江面之上就像是下饺子一般，成百上千的骑兵都掉了进去，很快就被活活淹死冻死！RS！。

第四百零八章血债血偿

在发现了俄国骑兵的动向之后，奉军的工兵部队就在江面之上安置了大量的炸药，虽然冰层足有几米厚，但是也扛不住几千斤炸药爆炸带来的威力，因此冰面迅速的裂开，汹涌的江水涌了出来。

边缘位置的骑兵全都掉了下去，这些哥萨克骑兵一看江面居然被炸开了，他们全都乱套了，有的想往回撤，有的想继续冲锋，还有的干脆不知道怎么走了，就呆在了当场。

在拥挤的过程之中又有大量的人掉入了水中，在江面上，只有一些骑兵站在了大块的浮冰上面，还没有掉下去，有点像夏季的北极熊，孤单无助。此时奉军的大炮已经对准了他们，炮弹无情的砸到了骑兵的中间。

一发炮弹落下，就有几十个士兵被炸死，同时为数不多的大块浮冰也全都碎裂了，冰冷刺骨的江水不断的吞噬着俄国骑兵的性命，这时候在江底隐藏的鱼也都被惊动了，这些饥饿的鱼儿还以为到了开江的时候，看到大量的人员掉了下来，只当是每餐到了，因此纷纷张开大口，不断的吞食掉入水中的人。

前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千二百多名哥萨克骑兵只有三百多人狼狈的逃回了海兰，其他人全都掉到了黑龙江之中。

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没有受伤，还能勉强挣扎，希图活命，不过冰冷的江水迅速带走了他们的精力，越来越多的俄国兵因为抽搐沉入了水底，彻底丧命了。

还有一些比较精明的紧紧抱住了浮冰，让他们暂时不至于沉下去，可是由于天气极度的寒冷，裂开的江面又迅速的结冰。而且冰层越来越厚，这些人也被彻底冻住了，渐渐的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没有办法挣扎，变成了一堆冰雕。

哥萨克骑兵如此凄惨，如此迅捷的覆灭，这样一支凶残的力量，根本没有发挥应有的战斗力，就憋憋屈屈的沉到了江底，喂了游鱼。让每一个俄国兵都不自觉的胆寒。

负责指挥的别里科夫少将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简直都被吓傻了，被他视为最强战力的哥萨克全军覆灭。残酷的现实将他的信心击得粉碎，简直一点都不剩。

这时候奉军的攻势更加猛烈了。在优势火力的掩护之下。奉军攻上了沿江的防线，同俄国士兵展开了凶残的白刃战。奉军最主要的敌人就是日俄两国，他们全都以凶残服从著称，白刃战能力很强，因此奉军在这个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

充足的训练让奉军的白刃战能力快速的提升，崔武峰是当初的哈尔滨总工厂的工人。在奉军夺取了中东路之后，他也加入了奉军，经过几个月的训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

他也曾经在俄国人手下干过活。也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对于俄国人，他有着强烈的憎恨，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曾经遭受的一切，千倍百倍的还给俄国人，让他们也尝尝那种滋味。

崔武峰的手里头紧紧的握着一杆水连珠步枪，虽然是第一次上战场，但是他一点恐惧都没有，一个高大的俄国兵似乎发现了他，就想要对他动手。

不过崔武峰的速度比他还快，还狠！
　　就在这个俄国人举起刺刀的一瞬间，崔武峰将自己的刺刀抵到了这个俄国兵的软肋之上，稍微一用力，刀锋就已经扎进了三寸多深，沿着刺刀的血槽，快速的流出了鲜红的液体，对方的力量也在迅速的流失。
　　这个俄国兵还想要用手抠住刺刀，可是崔武峰双臂猛地用力，刺刀扎进去大半，然后再往下一压，俄国人身上瞬间就多了一个狰狞的口子，里面的内脏全都清晰可见，以往用惯了锤子钳子的双手，用上了刺刀，也是一样凶残狠辣。
　　解决了一个俄国人之后，崔武峰长出了一口气，似乎压抑在胸中的大石头已经消失不见了，他也可以向那些死在俄国人手中的工友交代了，他们不会白死，报应早晚会落到俄国人的头上！
　　崔武峰紧紧握着刺刀，又去寻找下一个目标，整条战线都是如此，奉军就好像一台高效的收割生命的机器，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倒在了他们的脚下。
　　很快第一道防线就被奉军拿在了手中，俄国人也终于感到了从骨髓里头涌起的恐惧，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正在肆意的碾碎他们。
　　拿下了外围防线之后，奉军并没有歇着，而是一鼓作气，向着海兰的外围阵地冲了过去。
　　周子健依旧和他的部下冲在了最前面，哒哒哒……从侧翼突然射出了一连串的子弹，几个奉军士兵应声倒地。
　　“该死！是俄国人的暗堡，赶快解决掉！”
　　这时候奉军后续的迫击炮手也发现了情况，他们急忙对准了俄国人的堡垒，一连三发炮弹被打了过去，在俄国人的阵地上面，腾起连番的硝烟，机枪的声音终于停止了下来。
　　周子健的心里头一喜，几个士兵已经跃起，继续向前冲，这时候碉堡突然又喷吐出了火舌，又有两个士兵牺牲了。周子健的眼珠子已经红了，他也看清楚了，俄国人的碉堡是一个半地下的工事，有着十分坚固的防御，凭着迫击炮很难直接摧毁。
　　“我去把俄国人的王八壳子砸开！”
　　“俄国人的防御很严密，想要冲过去不容易。”
　　“长官，要是不尽快解决了，就拖累了全军的速度了，我保证能完成任务！”
　　看着眼前的士兵十分坚决，周子健也只好点点头：“一定多加小心，我们全力掩护你！”
　　在密集的枪声的掩护之下，这个士兵快速的跃起，向着碉堡冲了过去，他不断利用着周围的掩体，保护着自己。快速的接近，在距离碉堡还有一百米左右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任何可以利用的天然掩体了，只能匍匐前进，不断的接近俄国人。
　　这时候俄国人似乎也察觉了危险，拼命的向外面扫射，暴雨一般的子弹让人几乎都抬不起头来，周子健在后面一面观察，一面捏着一把汗。
　　“迫击炮和机枪全都给我对准了，压住俄国人的火力！”
　　一转眼又是六枚迫击炮弹落到了俄国人的周围。爆炸虽然对俄国人没有多大的威胁，但是猛烈的硝烟还是能够遮掩他们的视线，借着这个天赐良

机，奉军士兵又把距离快速缩短了，再有十几米就到了碉堡了。

就在这时候俄国人又打出了一梭子弹。其中一枚子弹正好击中了这个士兵的大腿，中弹之后。他的身体好像触电一样战颤了一下。腿上不断有鲜血涌出。他也觉得自己的力量不断的消失，不过他也清楚，不解决这个障碍就会有更多的弟兄牺牲，他用尽了全部的力量，十指扣着地面，不断的向前挪。身后留下了一串刺眼的血迹。

终于爬到了俄国人碉堡的旁边，他艰难的将准备好的集束手榴弹拿在了手中，然后猛地拉开了引信，随即投到了俄国人的碉堡之中。

正在他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手榴弹突然被抛了出来，这个士兵一看要前功尽弃，顿时双眼充血，疲惫的身体之中似乎涌出了一股力量，他一下子将集束手榴弹抱在了怀中，随后身体快速的滚动。

他和收留到一同落到了碉堡前面的凹陷之中，刚刚做完，一声巨响就传了出来，十枚手榴弹爆炸的巨大威力让这个士兵彻底消失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而俄国人的碉堡也被彻底炸开，里面的俄国兵全都丧命，储存的弹药也发生了爆炸，将整个碉堡都炸飞了。

周子健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一个士兵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去犹豫，也没有时间去缅怀，他们只能把这笔账牢牢的记在心里头，把怒火撒向俄国人。战场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在奉军的凶猛攻击之下，俄国人节节败退，海兰城外的所有工事据点都被解决了。

残余的两千多名俄军只能退守海兰城中，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全线崩溃。别里科夫呆坐在指挥室之中，想要乞求援助，不过他突然间经不知道向谁求援了，临时政府已经完蛋了，远东有多数党的势力，也有沙皇的追随者。

这些势力之间已经矛盾重重，战火不断，根本不能指望着他们帮忙对付中国人。别里科夫空前的无助，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支撑，这些俄**队像是孤单的武士。

思前想后，别里科夫颓然的苦笑道：“俄国已经完蛋了，我们还要效忠谁啊！”

城外的炮声隆隆，显然奉军的攻势又开始了，小小的海兰很显然抵挡不住奉军的攻击，别里科夫猛地抓起了一个皮包，里面有沉甸甸的二十根金条，他对着参谋说道：“传达我的命令，让所有士兵做好准备，和中国人展开巷战，誓死保卫脚下的土地！”

别里科夫交代完毕之后，慌慌张张的就逃跑了，指挥官跑了，参谋也不是傻瓜，他根本没有传达这个命令，转身也跑了，指挥官消失了，俄国士兵就好像失去了大脑一般。

奉军炮兵轰开了工事群，无数的士兵涌入了城中，在街道上面，到处都是慌慌张张的俄国人，奉军士兵不断用着刺刀子弹，将一个个的俄国兵解决掉，城中变成了一个修罗地狱一般，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茫然无助的俄国人。

预计之中的巷战并没有爆发俄国士兵快速崩溃了，足有一千多人成为了奉军的俘虏，另外还有几百人被杀死，只有不到两百名俄国兵跑了出去，奉军顺利的占据了海兰。

张廷兰也随着士兵进入了这座浸透着无数中国人鲜血的城市，在别里科

夫的指挥部里，张廷兰对于奉军的军官下达了进城的第一个命令。

“海兰曾经世代居住着中国人，他们安居乐业，与世无争，就在几十年前，来了一伙强盗，把他们的家园霸占了，把他们的农田林场抢走了，最后这伙强盗又丧心病狂的将这里的中国人集中屠杀一空，成千上万人惨死在俄国人之手，尸体一度阻塞了黑龙江。”

张廷兰一面说着，眼神之中的杀气越来越盛，他所有人说道：“血债要用血偿，现在就立刻控制将海兰，江东六十四屯等地的俄国士兵全都抓起来，把他们押到黑龙江边，我们也要用他们的尸体，告慰惨死的同胞！”

第四百零九章惩凶

成功控制了海兰之后，奉军立刻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剿，将城中残余的俄国士兵，政府官员，军队家属统统都抓了起来。海兰是俄国远东第三大城市，在1900年海兰惨案发生之前，一共有四万多人，其中有一万四千多中国人，惨案发生之后，这些中国人或是逃回了中国，或是惨死屠刀之下，海兰再也没有中国的原住民了。

可以说这是一座充满了中国人血泪的城市，每一寸的土地里面都有无数的鲜血和冤魂，清算曾经的血债，也是奉军的使命。士兵们端着雪亮的刺刀，冲到了俄国人的家中，按照名单，将他们全都驱赶出来这里面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大量的女人。对于这些人下手，或许有悖人道主义精神，但是曾经俄国人就是这么做的，比起奉军更加彻底，他们直接用刺刀将婴儿刺穿，再彻底砍成碎片，那些母亲不断的乞求他们，希望能够保住自己孩子的性命，但是那些俄国禽兽没有任何的客气，不只要杀掉孩子，还刺死求情的母亲。

然后将其他人都驱赶到黑龙江之中，一时间淹死的中国民众不计其数，距离那场血腥的屠杀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记忆还没有从人们的脑海之中淡去，有些当年的老兵，残存的刽子手，还都逍遥自在的存活在这个世上。

可是血债是不会被忘记的，此时此时，他们也被推到了黑龙江边，面对着冰封的江面，这些俄国人瑟瑟发抖，战战兢兢。他们全都感到了无比的恐惧。

奉军把他们驱赶到了黑龙江和精奇里江的交汇处，在这里正是那些哥萨克骑兵被淹没的地方，此时江面已经冻结了，冰层能够撑住人体的重量了，有一个俄国老人猛地被脚下的一个冰块绊倒了，重重的摔倒在了冰面上。

这时候就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狰狞的头颅，已经完全被冰给冻住了，只能依稀的看到他似乎长大了嘴巴，在发出求救的呼喊，在奋力的挣扎。不过一切都是徒劳的，他已经被彻底冻住了。

这个老家伙看到了这一幕之后，他突然惊声尖叫起来，就仿佛看到了魔鬼一般，他踉跄的爬着。想要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不过脚下到处都是俄国人冻僵的尸体。足有几百人之多。不只有人，还有大量的战马，可以看出是一支奇兵部队被封冻在了这里。

所有的俄国人都不由得捂住了口鼻，发出了恐惧的惊呼，那个老人反应的最为激烈，他勉强着怕了起来。脸上的武官似乎都扭曲了，嘴里头不断的叨念着莫名其妙的话。随后他向疯了一样，冲向了奉军士兵。

“杀了我，杀了我！”这个老家伙用俄语大声的尖叫着。猛然之间，他把脑袋对准了一块突起的冰块，狠狠的撞了下去。

等到几个奉军士兵赶过来的时候，这个老家伙已经死去了，他的眼神之中全都是惊恐之色，几个奉军士兵在他的口袋了找到了一个军官证，原来在二十年前，他是一个俄军的连长，曾经亲自参加过海兰的屠杀。

在他的手上沾满了中国百姓的鲜血，到了现在，他重新看到了这一幕之后，终于勾起了心底潜藏的恐惧，他能肆无忌惮的屠杀别人，别人也同样可以要了他的脑袋。

老家伙由于惊恐过度，不得不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情况也被报

告给了张廷兰，张廷兰的眉头紧皱：“便宜了他，传我的命令，要仔细的搜查，凡事有可能参加过当年屠杀行动的，都给我找出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改到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经过一番仔细的搜查，奉军一共在海兰找出了三百多名参加过屠杀的俄国老兵和军官，这些人之中年纪最大的有六七十岁，最小的也有四十来岁，当年的血腥屠杀他们并没有真的忘却。

此时奉军把他们都揪了出来，这些人就感到了不妙，张廷兰带着奉军的主要军官都来到了江边，这些昔日的罪魁祸首，此时都已经垂垂老矣，他们不再强壮，也不再凶残，但是岁月洗刷不掉他们的罪恶。

张廷兰锐利的目光扫过这些人的脸上，仔细看看这些刽子手的德行，半晌张廷兰才冷笑道：“当年你们把无数的中国人驱逐到了黑龙江之中，让涛涛的江水把他们吞没掉，如今天理循环，你们也要尝尝这个滋味了！”

张廷兰一摆手，就让奉军士兵做好准备，这三百多老兵先被押在一旁，让他们看着。在江中心，还有将近三千人，这些人都是这次俘虏的俄军士兵，还要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人惊恐不安的站在江面之上，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这时候奉军的工兵部队已经埋藏好了炸药，其他的士兵都端着步枪，枪口都对准了这些俄国人，只要他们敢反抗，就立刻击毙。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张廷兰一声令下，炸药全都被引爆了，江中爆炸之声不绝于耳，紧接着咔嚓咔嚓的断裂之声就传了出来。目前的江面全都是新结的冰，只有半米多深，比不得哥萨克骑兵时候的三米多深。

炸药爆炸之后，很快江面就再度开裂，就好像地狱又张开了血盆大口一样，汹涌的江水涌了出来，这些俄国人不断的向江底沉没，瞬间哭喊之声，求救之声不绝于耳。

有些边缘的俄国人拼命想要逃跑，这时候奉军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连串的枪声响过，这些家伙都横尸在江面之上。除了炸药之外，奉军还在冰面的外缘挖了一道冰槽，里面灌上了汽油，现在也都点燃了，瞬间形成了巨大的火墙。

炽热的火焰不断把江面烤化，那些抱着浮冰，想要扎挣求生的俄国人全都吓傻了。他们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可能，沉尸江底是唯一的选择。

奉军士兵隔着火焰，看着那些体验着冰火两重天的俄国人，在拼命的哭嚎，在不住的挣扎。就连张廷兰也要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事情，不过他并没有什么后悔，当初俄国人就是这么对待中国人的。

现在不过是重复当初俄国人的行径而已，眼看着三千多俄国人被江水吞没，被活活的冻死。张廷兰又转过头看了看那些俄国老兵。

这帮老兵已经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些奉军在他门的眼中已经变成了十足的恶魔，也有一些老兵勾起了当年的回忆，他们也是这么对付中国人的，只是季节不同而已。

那时候是夏天。中国人掉进江水之后，或许还能游回对岸。可是现在是数九隆冬。江对岸也都是奉军的士兵，他们不论怎样，都是死路一条，而且死的可能比那些人还要凄惨！

“中国有句古话，就做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你们当初做下的恶事。现在就要得到报应。看到没有，那些俄国人已经掉进江水里了，你们的待遇比他

们要好不少，不会这么快就死了。可以慢慢的享受。”

奉军士兵此时已经做好了准备，在江岸边立起了几百根木头桩子，这些俄国老兵都被绑在了木头桩子上面，奉军士兵将他们的外衣全都撕扯下来，然后又有人提着一桶一桶的水过来，每个人浇上一桶。

数九隆冬，被冰冷刺骨的水浇上去之后，身上残存的热量全都消失了，水瞬间也开始结冰了，他们渐渐的都变成了一个个的冰棍，当然一桶水还不至于让他们立刻死去。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有一桶水浇下来，直到他们彻底冻成冰棍，这帮昔日的刽子手此时全都不住的惨叫，就好像野兽的悲鸣一样。

“让士兵们看好了，等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把他们都扔到黑龙江，和那些俄国人一同祭奠惨死的同胞的！”

处理了这些俄国人之后，张廷兰勉强出了一口气，心情也顺畅不少，这时候奉军也把全城都清理了一遍，他们在海兰的东北角找到了几个中国劳工的聚居点，一共有三千多名中国劳工被困在了这里。

这也是当初任安民向奉军士兵讲述的，这些劳工早就听到了枪炮之声，不过他们并不敢相信是中**队打过来了，从来只有俄国人打中国人，中国人何时打过俄国人。

当奉军士兵赶到的时候，这些劳工都蜷缩在一起，用彼此的身体帮着对方取暖，看到了这些劳工之后，奉军的士兵的怒火瞬间又膨胀起来，这些劳工住的连猪圈都比不上，俄国人完全就是让他们慢性自杀。

现在看起来将俄国人沉到江里，还是便宜了他们，张贺年来到了这些劳工的面前，对他们的说道：“老少爷们，咱们的部队杀了过来，前来解救你们了，大家全都zìyóu了！”

听到这话之后，这帮劳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半晌才有几个工人勉强爬了起来，他们揉了揉眼睛，然后涕泪横流。

“是咱们的部队，都是中国人，咱们盼到这一天了！”

欢呼之声响了起来，一个老工人哆哆嗦嗦的来到了张贺年的面前，然后问道：“长官，有个叫任安民的娃子跑出去了，说是要找救兵来救我们，您知道他么？”

“我当然知道，正是他给我们送了信，我们才知道大家在俄国受罪，因此才派兵过来。”

老工人一听这话，顿时失声痛哭起来。“好孩子，好孩子啊，我们都要感谢他啊！”说着这个老工人扑通跪倒在地上，浑浊的眼泪不住的流淌，其他的工人也都是如此，哭声越来越响亮。

足足哭了十几分钟，他们才缓过来，心中的委屈也散去了。有的工人就问道：“长官，俄国人还会不会打回来了，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啊？”

“大家伙放心，奉军既然打到了海兰，就能够保护大家的安全，还会安排工作给大家伙！”

听到了这话之后，这些劳工终于松了一口气，为了让他们彻底信服，张贺年还把他们带到了江边，让他们参观一下那些俄国老兵的冰雕，足足三百多个冰坨子，排列在眼前，这些劳工并没有什么害怕，反倒主动走近了，有些劳工还向他们啐了几口，把胸中的怨气都抛了出去。

看过之后，这些劳工彻底放心，也把解救他们，替他们出气的奉军看成了真正的救星，足有几百个年轻力壮的工人，一同跪倒在了张贺年的脚下："长官，我们愿意加入奉军，求长官收留我们！"

第四百一十章苏霍伊

奉军对于新兵的选拔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张贺年可没有决定的权力，偏偏这些工人又太多坚决，难以拒绝。正在张贺年急得手忙脚乱的时候，张廷兰带着随从赶了过来，张贺年一见救兵来了，急忙让张廷兰出面解决。

张廷兰一听这些劳工愿意参军，心里头也比较高兴，这些工人和俄国人之间有着血仇，而且身体素质普遍比较好，组织纪律性也比普通的农民强多了，只要稍加训练，就能够成为一支强兵。

既然踏上了远东的土地，接下来奉军就需要应付方方面面的挑战，扩军备战是必然的，甚至可以将远东的华人都引导参军，百万华人劳工就是奉军最强大的兵源。

张廷兰想到了这里，笑着对这些劳工说道：“大家全都起来，想要加入奉军，你们求不来的，要想成为战士，就只有争，努力去争取。我会安排专门的新兵选拔考核，只要你符合军队的要求，就可以成为奉军的一员。”

听到张廷兰的保证之后，这些工人全都兴奋起来，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奋力争取，有些工人甚至仗着胆子向张廷兰询问：“长官，我们加入奉军之后，是不是就能像你们一样，一起揍那些俄国人？”

“当然可以，不过大家要清楚，上战场可是有危险的，这次攻击海兰，奉军有三百五十多名士兵阵亡了，你们一旦穿上了这身军装，也有牺牲的可能。”

“俺们不怕，俄国人把我们都欺负苦了，这笔血债必须和他们清算，只要能杀死俄国人。哪怕死了，也是值得的！”

张廷兰一看这些士兵情绪高涨，军心可用，也满意的点点头：“大家先按照军队的要求，收拾一下个人卫生，领取军装，接受新兵训练，在十天之后，会有任务分配给你们。”

一听十天之后就能执行任务，这些士兵全都欢呼雀跃。跟随着军官去准备了。张贺年挠了挠头，试探着问道：“总司令，十天时间连队列都训练不好，他们能执行什么任务啊？”

张廷兰笑着指了指东边，笑着说道：“那里就是江东六十四屯。别看现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但是那里可是黑龙江流域最肥沃的一块土地。产出惊人。只要开发起来，养活上千万人都是可能的。”

“总司令，文化课的老师也和我们讲过，说是这里负担了整个俄国远东一半的粮食和蔬菜，土地的肥沃程度在东三省都是最顶尖的，抓一把都能挤出油来。”

“没错。在满清统治的时期，这里也是整个黑龙江一带最富庶的地区，发展潜力巨大，也正是因为如此。俄国人才会大肆的屠杀中国百姓，他们想要的就是留地不留人，不这里彻底变成俄国的领土。可是现在咱们到了这里，就要把这一切都扭转过来，我们也要留地不留人，把所有的俄国人都驱逐出去，将这里变成中国人的乐土！”

“总司令说的太对了！”张贺年伸出了大拇指说道：“咱们以前就是太老实了，在海兰和六十四屯惨案发生的时候，还要大量的俄国侨民在中东路沿岸，当时如果满清把这些侨民都扣押起来，和俄国人交换，他们就会投鼠忌器，结果满清这帮混蛋老老实实的把俄国人送回去了，让咱们的老百姓被屠

杀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不能光会做好人，还要学会做恶人，对于强盗讲什么仁义礼智信，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不会被感化，相反还会嘲笑我们懦弱，只要把屠刀也举起来，同样让他们感到切肤之痛，这帮人才会收敛，才会学会尊重中国人。”

“就是这个理儿，总司令，咱们现在是不是就把全城的俄国人都屠杀干净，然后沉到黑龙江里头喂鱼？”

张廷兰笑着摇了摇头：“这里足有十来万俄国人，都沉到江里，只怕黑龙江都要被阻断了，这些人还有大用，暂时不能杀了。我刚才提到了江东六十四屯，控制了这里，就要把这里开发出来，这些俄国人就是最好的苦力，往死里用，一点都不用心疼。而且我还准备修一条铁路，就从哈尔滨向北，经过瑷珲，在黑龙江上面修一座大桥，把两边都联系起来，这里就永远都是咱们的领土，俄国人再也别想抢回去！”

对于修铁路张廷兰早有想法，他准备明年就开工两条最主要的铁路，一条是吉奉铁路，绕开日本人的南满铁路，将整个东三省联系起来。

另外一条就是哈尔滨到海兰的铁路，原本中东路是东西向，将吉林和黑龙江联系起来，而两省缺乏南北向铁路，运输人员物资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如果把这条铁路修成，哈尔滨的物资在一天之内就能运到海兰，奉军也就拥有了稳定的后勤保障，而且铁路运力大，成本低，是最好的选择。这次张廷兰出兵海兰，只带了七千人，并不是他不想多带一些人马，而是后勤保障太困难了。

凭着奉军现有的能力，只能保障一万人左右，还要考虑照顾远东大量的中国劳工，因此只能派出七千人，可是铁路修成之后，后勤保障能力能提高十倍不止，到时候在远东投入十万大军，也不是不可能。

有了这样的军力，再去面对俄国的威胁，底气会更足。苏俄在应付日本干涉军的时候，只投入了五万多兵力，实际上苏俄在远东的动员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奉军能调动十万军队，谋取外东北，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了修铁路之外，还要大力开发江东六十四屯，把这里打造成远东的一大粮仓，修筑公里铁路，修筑国防工事，开发自然资源，哪一样都需要大量的人手。

而且奉军毕竟本钱有限，早期的开发工作必定是用人命来填的，这没有任何的疑问，与其使用中国人，倒不如利用这些俄国人，彻底把他们的骨髓油都榨出来，这样也算是弥补了他们曾经的罪孽。

“贺年，现在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在六十四屯等地选出三个关押犯人的大型空地，面积越大越好，建几个劳工棚子，准备装俄国人，奉军要进行全城搜捕，把那些俄国人分步骤的装进去！”

“遵命！”张贺年听到这个任务之后，兴奋的敬了一个军礼：“总司令放心，我马上就去准备！”

得到了命令之后，张贺年立刻就行动起来，奉军首先将整个海兰城区划分成若干的街区，每个街区都派人控制起来，不许进出，然后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搜捕。顿时整个海兰到处都是大人哭孩子叫，这些俄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也会有这么一天，一个个的惊慌失措，除了祈祷上帝的保佑，他们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情。

“总司令，您这是准备对俄国人赶尽杀绝么？”

“姜参谋认为不妥么？”

“当然不是。”姜登选急忙说道：“我也恨透了俄国人，能把他们都宰了，是最好的事情了，只是足足十万俄国人，不是几千人可以比的，咱们搞屠城，消息肯定会传出去，到时候会引来列强的反对，国内也会招来非议，我有些担心啊！”

“你的想法是对的，不过我可不是要搞大屠杀，而是要建立集中营，管理这些俄国人！”

集中营？姜登选还没有挺过这个名词，因此有些疑惑。

张廷兰笑着说道：“这玩意是英国人发明的，用来关押平民和战俘，也包括政治犯和少数族群，避免他们发生叛乱。而且我听说俄国多数党也在搞这个东西，他们正在把成千上万的沙皇追随者，资本家，地主等等都关了进去。咱们也不妨效仿一下，把这些俄国人都关进去了，强迫他们劳动。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在海兰和江东六十四屯修筑国防工事，防止俄国人的反扑，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坚固的堡垒。”

经过张廷兰的解释，姜登选也点点头，不过他又说道：“总司令，我查看了海兰的情况，这里面有几家工厂，还有不少的学校，里面肯定有咱们需要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这些人用来当苦力，实在是有些浪费，我看不如就把他们送回国内，替咱们贡献才智。”

“这个主意不错，参谋长你现在就去安排，对那些俄国人要进行仔细的甄别，把有用的人才都清理出来，其他的壮劳力都以多数党的罪名，给我关到集中营里面去！”

姜登选急忙点头去办了，这下子整个海兰都热闹了起来，无数的俄国人被驱赶出了家门，他们排成长队，接受着奉军的盘查。

“你们都听着，为了清除多数党的威胁，你们必须接受仔细的调查，所有人都如实登记自己的职业和技能，我们会进行仔细的调查，如果敢撒谎，一律按照多数党分子处理！”

交代了清楚之后，这些俄国人全都排成了整齐的队伍，缓缓的接受调查，一个瘦弱的年轻人，还不时的咳嗽，他走到了调查人员的面前，声音低哑的说道：“我叫帕维尔·奥西波维奇·苏霍伊，是莫斯科大学物理化学系的大学生，跟随茹科夫斯基教授学习过航空理论……”

苏霍伊！正巧过来视察的张廷兰，听到了这个年轻人的介绍之后，顿时脑子里头好像打了一个闪电一般，简直太出乎意料了！

第四百一十一章人才大丰收

在后世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军事，甚至只要听一听新闻，就会知道大名鼎鼎的苏系战机，而整个系列的鼻祖就是出自苏霍伊之手的苏27战斗机，这款战斗机绝对堪称红色帝国航空业上面的一个里程碑，苏霍伊也堪称世界上最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之一。

能到遇到未来的大牛人，张廷兰满心都是狂喜之情，他勉强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稳步走到了审查台的前面，办公人员一见总司令驾到，急忙敬礼，张廷兰微微点头。

看似随意的向苏霍伊问道："登记簿上写着你是白俄罗斯人，为什么会到远东来？"

有翻译将问话告诉了苏霍伊，苏霍伊的脸色有些苍白，想了想之后才说道："我被征召到了俄国的军队服役，先去了东欧战场，在几个月之前，被调动了远东，到了远东之后，我感染了疾病，才离开了军队。"

苏霍伊也听到一些传言，奉军抓走了大量的俘虏，说不定都已经被处理掉了，他这个军人身份还让他极为恐惧，生怕会有什么问题。

张廷兰点头，扫了一眼排在队伍之中的俄国人，然后大声的说道："你们都听着，中**队进入海兰和江东六十四屯，并非为了侵略俄国，只是恢复我们原本的行政管辖权。目前进行排查，也是为了防止多数党分子趁机作乱，威胁远东安全，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和平的目的。"

"中国方面尊重知识，重视人才，你们当中的教师，高级技工，物理学家，化学家。武器专家，机械专家都能受到优待，只要向中国方面如实登基，并且愿意到中国服务，我们可以签订一个五年协议，给予你们国民待遇，让你们从事喜欢的职业，我相信五年之后，俄国的内战或许也结束了，你们愿意到哪里去。完全都是自愿的，可以随意的去留。"

张廷兰说完之后，这些俄国人也消化了这些信息，听起来半信半疑，但是他们已经成了一群待宰的羔羊。能找到一线生机，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尤其是还有一个五年的盼头。现在俄国乱成一锅粥，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选择，能在中国躲五年，或许也是一条生路。

稍微有些专业技能的俄国人都主动站了出来，海兰的气候条件在远东是非常好的，而且农业发达。在后世这里是远东著名的大学城，而此时也是远东的学术中心，有两所大学，三所专科学院。有一百多位专家教授，高级讲师。

张廷兰早就打出了旗号，要大力发展理工科教育，也投入了血本，不过中国底子太薄，学校里面连专业老师都配不起，需要的实验设备也要全部进口，算起来理工科的教育也只是刚刚起步。

现在一下子多了一百多位高级教师，张廷兰顿时喜出望外，这些俄国人的知识水平比起中国的人才强太多了，有了他们作为配合，主要的大学教师基本上就能配齐了。

自从张作相主政吉林之后，张廷兰就着手筹备建设吉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结束吉林没有大学的历史，让学生们就近入学。

张廷兰筹建大学之后，奉天方面也不甘落后，原来的奉天高等师范学院也被拆分开，演变成了三所大学，奉天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和奉天理工大

学。

这些大学都严重缺乏教师，能把这些俄国人都请到东三省，绝对是一大助力。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光是这些人才，就值得奉军出兵俄国，而且除了这些大学教师之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高级技工，海兰的工业也很发达，聚集了远东不少的人才，奉军正在全力的甄别，只要有用，不管是诱骗还是威逼，总之绝对不能放过。

张廷兰此时的心情也格外的舒畅，这时候姜登选突然跑了进来，笑着向张廷兰说道："拙言，又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了。"

"说说，看看什么事情值得这么高兴？"

"咱们不是各处搜寻人才么，我在检查俄国监狱的时候，发现里面关押了一大批的政治犯，检查了档案之后，我才发现里面有不少俄国知名的学者，教授，作家，迷nzhǔ人士等等，他们都被沙皇关了起来，在海兰监狱之中，总数超过了两千人，另外在格里布斯基也有一个专门的流放中心，管着超过三千人的政治犯，管理十分松懈，咱们接管的时候，有不少人试图逃跑，不过都被咱们挡住了。"

听到了姜登选的介绍，张廷兰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暗骂自己糊涂，既然这么看重人才，哪能光盯着那几个大学啊，远东地区历来都是俄国关押政治犯的地区，沙皇把他看不惯的人都塞到了远东。

而且这些政治犯的待遇比起一般犯人还要好，他们有专门的单间，只是每个星期清点一下数目而已。

这些政治犯的情况也都不尽相同，有的是纯粹的反对沙皇的作家学者，他们写文章，发表争论，最后触怒了沙皇，被关了起来；有的是多数党的分子，试图发动起义，推翻政府，也被管了起来；还有一些少数的族裔，比如犹太人等等，在沙俄这些人也受到欺压；另外还有一些纯粹的学者，他们只是因为偶然的失言，或是从事的科学领域令沙皇不舒服，或者说干脆就是被诬陷的。

"政治犯的确是一个人才宝库，但是里面的人也是三教九流，各种人员都有，必须仔细认真的排查，我的要求是不能遗落一个人才，但是也不能混入一个危险分子！"

"何为人才？又怎么算是危险分子呢？"姜登选不由得问道。

"人才就是对我们有用的人，那些所谓的进步作家、学者、新闻记者和咱们国内的那些家伙也没有多少区别，都是一帮只会说话，不会办事的家伙，一个都不能弄到中国，不然他们只会搞乱社会风气。主要是自然科学家、农学家、工程师、数理化人才、机械冶金的专家！"

张廷兰又说道："至于那些多数党的分子就更不能要了。难道想让他们到国内来宣扬他们的理论，和咱们作对么？此外还有一些人必须要严加注意，一定不能让他们渗透到东三省，这帮家伙就是犹太人，他们都是一帮吸血鬼，最卑劣无耻的商人，绝对一个都不能要！"

"总司令，您对犹太人的怨念这么大，可是我听说您和弗雷德关系密切，他不也是帮了咱们不少的忙么？"

"正因为关系密切。正因为我了解的清楚，才不会让这帮家伙进入中国社会呢。"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犹太人在欧美一直受到

了排挤，甚至屠杀。愿意也处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犹太人的经营理念十分霸道，只要有他们存在。就会肆无忌惮的抢夺别的族群的资源。疯狂的吞噬社会财富，处心积虑的掌握金融权力，操控国家的命脉。

在不久之前，犹太人幕后操控的美联储正式成立了，也就标志着金融财团开始主导美国社会，在随后的一战之中。他们大量的兜售协约国的战争债券，经美国和英法等国绑到了一起，最终将美国推入战争之中，而且借助着一战的力量。他们又把手伸向了欧洲，大发战争横财。

犹太人没有祖国，也不需要向谁效忠，如果说效忠，他们只忠于自己的利益，这样一帮精明透顶的白眼狼谁也不敢养，欧美等国被犹太人附身，根本没有办法摆脱，可是中国完全不一样，张廷兰是不会给犹太人机会的。

“总司令，既然您这么忌惮犹太人，那不如就把他们都杀了？”

张廷兰想了想，又摇摇头：“不必，杀了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你们先仔细排查一下，犹太人也分成两种，真正让人恐惧的是犹太银行家，这些人全都给我控制起来。普通的犹太人之中，还有不少是高级学术人才和顶级的技工，这些人还要利用，和他们签订一个协议，让他们在中国工作十年，到期之后，不论如何，都给我逐出国门。”

“这段时间，也会有大量的俄国人流亡到东三省，也必须严格管控起来，只要是犹太的银行家，一律不准进入东三省，这是铁律，如果谁敢徇私枉法，全都按照军法处置，至于普通的犹太人，也要进行登记，定期检查他们从事的职业，十年之后，一样要赶出去！”

姜登选还是头一次见到张廷兰对一个族群如此的忌惮，都是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这犹太人有什么神秘的，值得如此的郑重其事！

姜登选的心里头画着问号，但是张廷兰的态度坚决，这个命令也是绝对不能更改的，他也只能照着张廷兰的指示去办。

经过奉军的仔细甄别，越来越多的才人被发现了，东三省的各个学校，主要的企业也都赶了过来，只要看中，马上就签订合同，直接把人带走。

苏霍伊等十几名飞机设计和机械制造方面的人才被巴玉藻和厉汝燕等人直接带走了，在带人之前，巴玉藻也考验了一下他们的水平，尤其是苏霍伊，虽然稍显稚嫩，但是有很多的奇思妙想，让巴玉藻都眼前一亮，临走的时候再三向张廷兰说，再有这种人才，一定不能放过。

当然获得丰收的还不只是他，夏寒代表鞍山钢铁厂直接过来选人了，他一下子拐走了十几位冶金专家，还弄到了一批机械设计的人才，超过两百位中高级技工，最后又在海兰找到了一个小型的冶金工厂，一个炼钢厂。

夏寒毫不客气的将这些人才和机械设备都弄回了鞍钢，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老长官，我算计了一下，有了这些人才之后，我们的科研力量至少增长了一倍，专业的技术工人增加了两倍，再把那些设备都整合到一起，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有把握让钢铁厂的产量翻番，每年产钢达到十万吨！”

目前日本的钢产量大约是七十万吨左右，比起中国几乎多了一个数量级，如果中国能够达到十万吨之后，和日本的差距就会缩小到十倍以内，而且凭着中国的资源优势，在基础打好了之后，产量还会暴增，在短时间之内不一定能追上日本人，但是差距就能控制在两三倍之内。

而且日本人还要养一支庞大的海军，投入陆军的资源有限，到了那个时候，奉军就有了和日本人的一拼之力。

张廷兰拍了拍夏寒的肩膀：“好好干，东三省的脊梁，就指着钢铁撑起来了！”

第四百一十二章都来淘宝了

钢铁产业一直都是一个国家战争潜力的最主要的体现，有多少钢铁，就能打什么样的战争，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较量，除了法国那种快速被踢出局的国家，二战其他的参战国比拼的都是战争潜力，实实在在的内功比试，容不得一点虚假。

从五万吨到十万吨，绝对是一道关口，十万吨以下的时候，奉天的各种建设是需要进口钢铁的，而超过十万吨之后，基本上钢铁行业就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且有了这样的规模之后，还能不断的培养人才，充当整个钢铁工业的摇篮，现在只有一家工厂，接下来就会有两家三家，发展就能进入快车道。

正因为有这些方方面面的好处，张廷兰对夏寒也是十分看重：“无论如何，都要把钢铁厂发展起来，需要什么只管和我说，奉军上下都会全力帮你解决，不过我也要告诉你小子，要是干不出成绩，也一样军法从事！”

“老长官您就放心，我也是您手下的兵，知道战场上在打什么，咱们的钢铁越多，武器越先进，咱们就能和别人拼这些钢铁，不然就只有拿命填，现在钢铁生产的越多越好，就是在节省士兵兄弟的性命！”

张廷兰听到了这话，满意的点点头，笑着说道：“能看到这些，就很不错，这次把这些机器和人才搬回去之后，你还有什么需要没有？”

“有！”夏寒点头说道：“老长官，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本溪的煤铁矿单独划出来，也供应鞍钢使用？”

在原本的历史上，日本人此时已经吞下了本溪矿区所有的煤铁矿藏，不过有了张廷兰的干预之后，日本人的只拿到了一半的煤矿。还有十个主要的铁矿山和煤矿握在了奉军的手中，日本人几次想要吞下，都被奉军给挡回去了。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大仓喜八郎也投资了俄国的债券，想要大赚一笔，结果债券全都变成了白纸，大仓喜八郎这个老家伙顿时就没了半条命，而且由于奉天方面掌控了本溪煤铁公司的控股权力，奉军已经对大仓展开了攻势，要求他为投资失败负责。同时要清理整个公司的管理层。

这时候就体现出了张廷兰当初布置的效果，有了控股权作为后盾，奉军已经连续清理了十几个日本的中高管理层，本溪湖煤铁公司渐渐的落入了奉军的掌控之中。

现在张廷兰最想做的就是把日本人彻底赶出去，如果按照夏寒的建议。把煤铁矿山交给鞍山钢铁，能够进一步压低本溪湖煤铁公司的价值。对于逼迫日本人放手。也是一个不错的筹码。

“可以，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如果以后本溪湖煤铁公司完全回到了我们的手上，还要把这些资源都还给本溪，这样两个钢铁厂才能平衡起来。”

“遵命！”夏寒这一次北上，收获颇丰。拿到了人才，搞到了不少机器，还得到张廷兰的许诺。可谓是满载而归，正好能够大干一场。

就在夏寒挑人的时候。奉天方面又特派了一个代表团过来，领队的就是袁金铠，随同着袁金铠一同北上的还有几位奉军的大学校长，另外邝荣光也随同一起前来。

一见面之后，袁金铠就笑着说道：“拙言，本来王省长要亲自过来的，不

过他的公务太忙了，只好让我过来，不过你也不能藏私啊，奉天的这些大学都等着教师呢！”

邝荣光在一旁也笑着说道：“不光是大学要人，我的矿业学院也要人，铁路工程学院也要人，拙言你可不能偏心啊！”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袁先生，邝先生，我给你们发电报的时候只是找到了一百多位讲师教授，听起来不少，但是根本架不住分配。不过这段时间，我有找到了一大批人才，足有五六百之多，完全能够满足你们的胃口。”

一听到张廷兰的话，邝荣光就把眼睛都瞪圆了，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拙言，你可别拿我们开心啊，俄国教育水平在列强之中是垫底的，就算欧洲部分的那些名城，也拿不出这么多的人才，你是怎么搞到的啊？”

“邝先生，欧洲没有，不代表远东没有，不过这些人才有点特殊，咱们慢慢说！”

张廷兰把代表团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之后，给他们都倒上了咖啡，笑着说道：“这是缴获的战利品，大冬天的，喝着肠胃里头暖和。”

“拙言，现在有玉液琼浆也喝不出滋味啊，你赶快和我们说说，哪来的这么多人才？现在东三省一口气建了好几个大学，而且每个大学都要发展理工科教育，让我们配齐教国文的不难，教英语的也不难，可是让我们配齐教物理化学的就太难了，遍寻中国，恐怕都找不出几个合格的工程师。”

什么都能跃进，唯有人才培养这一块是怎么也越不过去的，一个大学生的培养至少要十多年的时间，一个科研人员没有三四十岁，根本拿不出成果来，高级的技术工人没有十几年的磨练，根本就不可能出炉。

人才培养的周期摆在这里，张廷兰再有办法，也不能把知识和技能快速灌输到别人的脑中，缺乏人才，也缺乏能培养人才的人才，这也是奉军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难题。

袁金铠也笑着说道：“拙言，王省长可是交代我了，教师的问题你必须帮着解决，这可是你自己惹下的麻烦，你就要收场。”

“袁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啊？”张廷兰大惑不解的问道。

“拙言，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是你说的，现在钱也投下去了，学校也办起来了，过几年之后，大量的学生从中学毕业，要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结果这时候大学却没有足够的老师，大量的学生被挡在大学门外，你说这个问题需不需要解决？”

这话里面虽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是也说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基础教育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学生的出路，没有一定数量的优质大学，还是没有承载优秀的人才的。

张廷兰苦笑一下：“看来这次我出兵海兰，这步棋真的走对了，不然我还没法向岷源先生交代了呢！”张廷兰笑着说道：“各位或许不知道。远东是沙皇流放罪犯的场所，而且在这些罪犯之中，还有一类人叫做政治犯，他们构成很复杂，其中就有大量的学者专家教授。甚至有些是一个领域的权威，这些人都被放逐到了远东。我们接管了海兰之后。一共找到了五六千名政治犯，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就有上千人。”

张廷兰介绍完毕之后，邝荣光的呼吸都急促起来，沙俄毕竟是一个老牌列强，他们的高端人才，比起中国来。要强的太多了，毕竟中国的新式教育普及还不到二十年，虽然也有不少海外留学生归国，但是邝荣光很清楚这些

留学生的程度。
　　中国的留学生分成三六九等。程度差别也很大，其中最优秀的毫无疑问是留美的学生，他们很多都成了中国的技术权威，不过这类留学生数量稀少，中国留学生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日本。
　　留日的学生就良莠不齐，日本人藏私非常严重，很多好东西都不交给中国学生，而且这些留学生到了日本之后，也经常花天酒地，参加各种游聚会，结果真正的本事没学到什么，回国之后，多数都孙文的追随者，搞破坏是专业，搞建设就两眼一抹黑了。
　　不过就算是留美学生，那也毕竟只是学生，相比欧美的高级教授，还差着不少呢。如今张廷兰说有一大批俄国的教授学者，邝荣光哪能不欣喜若狂啊！
　　“拙言，这些知识分子我们都要了，他们在俄国遭到迫害，到了东三省就不用担心了，我们保证提供他他们最好的科研环境，让他们随意的发挥。”
　　“邝先生，您先别着急，容我把话说完了！”张廷兰说道：“这些人都是政治犯，有些是诬陷的，有些也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用他们的才华，同时也要提防着这些人反咬我们一口。坚决拥护多数党的那些人一个不能要，咱们不能把革命家请到家里头做客，其他的犹太人和民族主义分子可以使用，但是也必须严加看管，至于那些心志不坚的，爱慕奢华的，就要投其所好，彻底拉到咱们一边。”
　　袁金铠点了点头：“拙言说得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况且咱们和俄国还是敌对关系，这些人必须要用，但是也必须防范起来，我们还要拟定一个详细的章程，可千万不能弄回去一个定时炸弹。”
　　邝荣光也听明白了，头脑冷静下来，仔细想想之后，也点点头：“拙言，你就放心，我们一定会注意的！”
　　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之后，袁金铠和邝荣光等人满怀着喜悦，去接收这个俄国的人才，袁金铠等人仔细算了算，有了这六七百名俄国的高级人才，东三省的几个大学的教师基本能配齐了。
　　而且还能利用一些俄国的专家牵头，搞一些科研工作，跟踪世界的技术发展脚步。这一点简直太关键了，目前为止，日本人虽然也号称列强，但是他们的技术多数是从欧美连蒙带骗弄来的，自己搞出来的并不多。
　　就算在后世也是一样，日本人的原创能力并不强，他们更善于把西方的技术拿过来，然后自己包装，做成最精致的产品。
　　如果奉军拥有了一定的科研能力，就能够有针对性的寻找日本人的弱点，发展自己的反制手段，研制新型的武器，这个价值简直不言而喻，这也是邝荣光等人欣喜异常的原因。
　　他们不光是把这些俄国人才带走了，还顺道把海兰几所大学的实验室也搬走了，全都弄回了东三省。
　　除了这些抢人才的之外，范旭东和吴毓麟也赶了过来，范旭东负责的化工厂已经基本落成了，随着侯德榜等专业人才的到位，已经在探索生产的技术了，正好海兰有一个军用化工厂，主要是供应军队生产炸药使用，规模虽然不大，设备也不先进，但是里面有全套的生产流程和配方。
　　有了这玩意之后，化工厂就能省去大量的摸索时间，直接进入生产阶段，因此范旭东才格外的兴奋。

“张先生，化工厂要是没有您的鼎力相助，只怕再有几年都没法正式投产，可是现在有了这些资料，几个月之内，我们就能拿出产品，实在是太感谢了！”

“范先生，客气话就不要说了，你们早一天拿出产品，奉军就能更加强大，要不然哪能在俄国的土地上立足啊！”

“张先生，你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只求您能多占几座城市，多搬一点好东西，我们的发展就能更快！”

第四百一十三章集中营

靠着从俄国人的手中夺取，奉军的工业能力进步速度绝对十分惊人，就连一贯温文尔雅的范旭东也变成了十足的好战分子，其实何止是他，整个东三省的工业界都被惊动了。

原来的大沽造船所迁到了葫芦岛之后，正式更名为东三省造船厂，负责人吴毓麟已经开始着手生产船只了，可是机器匮乏一直是他最大的困扰，这次打下了海兰之后，他急匆匆的就赶了过来。

海兰属于黑龙江干支流交汇的地方，河面和宽大，俄国人试图在这里建设一个修船所，机器已经安装了一小半，剩下的都堆在了河道旁边的仓库之中，吴毓麟一下子就看中了，急忙请示张廷兰，准备全都搬走。

“吴厂长，搬回去一点问题没有，不过我要你立下一个军令状。”

“总司令，您有吩咐就说，我们一定努力完成任务。”

“很好！”张廷兰笑着点点头，然后说道：“海兰的情况你也熟悉，虽然我们控制了这里，俄国人一定会反扑，特别是江水解冻之后，这里就能通行船只了，我们急需一批浅水炮舰和内河运输船，你看看能不能生产出来？”

吴毓麟一听张廷兰的话，他也低头寻思了一下，按说原本大沽厂的实力接下这个人物，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现在机器缺乏，工人也有些手生，想要快速恢复，有点困难。尤其是张廷兰要的还很急，必须在黑龙江解冻的时候就送过来，吴毓麟也不得不仔细权衡一下能力。

“总司令，要造这两样的船只，少说要十几艘。而且速度还要很快，光靠着现有的能力肯定不行。我有一个提议，咱们可以向江南造船厂下订单，让他们协助生产，最好再从江南厂挖一点人才过来，这样咱们的生产就能更快。”

吴毓麟的提议让张廷兰眼前一亮，这的确是一个办法，在张廷兰的印象之中，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替美国生产过四艘万吨巨轮，虽然动力、材料、设计等等方面都来自美国。中国工人不过是打造了一个船体而已。但是这也很能说明问题，江南厂还是有点实力的，如果能把江南厂的造船能力整合过来，对于奉军来说，也是一个助力。

“吴厂长。既然如此你就向江南厂下单子，最好搞一个联合生产。把他们的专业人才请到奉天。和咱们一起合作设计。”

张廷兰又把提议细化了一步，吴毓麟在一旁听着暗笑：“总司令，把这些人弄到奉天之后，您是不是就不准备还给江南厂了？”

“人才如水，来去zìyóu，一切都要看人家愿不愿意。而且有了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一切都要看吴厂长的手段了！”

“总司令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些人才请过来。然后再留下来！”

说到这里，吴毓麟想了想又说道：“总司令，这些年以来，江南厂和大沽厂都差不多，惨淡经营，吃的都是清朝的老本，生产一些民用船只，小型军舰还可以，大船肯定搞不定，特别是动力系统，咱们根本就没有配套的大型工厂，生产不了蒸汽轮机，也生产不了大口径的火炮，没有这些东西，咱们就没法造大军舰，而且这些东西列强也不会轻易卖给咱们。”

张廷兰也深知建造大型军舰的困难，这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张廷兰闭目想了想，然后说道：“吴厂长，这些困难也不是没有办法克服，咱们已

经开始仿制大口径的火炮，海军炮也会加紧研制，至于其他的，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拿远东来说，海参崴就拥有不错的造船能力，如果能够把海参崴的造船厂拿到手，咱们的造船厂绝对能成为全国第一。”

其实俄国人最初大力投资的旅顺港，大建造船厂，希望把旅顺作为俄国最好的不冻港，远东的堡垒，可是很不幸，旅顺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俄国人的投入全都打了水漂。

在这之后，俄国人不得不把投资重点放在了海参崴上面，扩建造船厂，维持远东舰队的力量，目前远东造船厂虽然经费困难，但是基础还在，设备还是非常不错的，全都是从英法进口的，比起日本人要强不少，毕竟人家都是白人，互相之间极为照顾。

张廷兰在决定出兵远东的时候，就把目光盯在了这个工厂上，早就希望能够搞到手。吴毓麟听到了张廷兰的想法之后，更是把眼睛瞪圆了，激动的说道：“总司令，无论如何，您可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工厂弄到手啊，咱们的造船业就指着这个工厂了。”

张廷兰点了点头：“我一定想办法，用最快的速度拿到手，另外至于动力的问题眼前还有一个机会！”

吴毓麟已经被张廷兰的手笔打动了，急忙侧耳倾听，看看这位总司令又有什么高招。

“欧洲的大战快要结束了，德国人已经露出了败象，他们维持不了多久，德国战败之后，他们的军工必定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德国可是能造出世界上最好的军舰，还有最强大的潜艇，配套的工厂也是世界顶尖的，我已经安排了资金，只要德国一完蛋，咱们就马上抄底，不论花费多少代价，都会把我们急需的工业设备弄回来！”

听到张廷兰的话，吴毓麟只觉得自己的血液开始沸腾起来，跟着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人物，造船厂的未来绝对是一片光明，如果真能按照预期，把远东船厂拿到手，再从德国拿到关键技术和设备。

别说是水面舰艇，就连潜艇都能造船来，到那个时候，东三省造船厂的对手就不是国内的那几个老旧的厂子了，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小日本的造船厂，奉军要生产出能够对抗日本人的舰队来！

“总司令，有了您的筹划，造船厂绝对能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我现在就理解回去，着手生产，然后再去江南马尾等造船厂挖掘人才！”

吴毓麟干劲十足，兴冲冲的离开，在海兰的工厂之中，还有一处比较大型的武器维修工厂，能够生产全套的俄制轻型装备，这个工厂张廷兰并没有搬回去，而是从吉林兵工厂调了一部分管理人员过来，让维修厂重新运作起来。

张廷兰已经准备把海兰打造成在远东的支点了，要支持大军的需要，保留一定的军火生产能力，也很有必要。不过张廷兰并不相信这些俄国人，他们原本的俄国技师都弄到了吉林，让他们在东三省服务。海兰的工厂则全是奉军的技术人员负责，他们能让张廷兰更加安心。

经过了小半个月的处置，海兰的所有工业力量，都被奉军一扫而光，各种专业人才也全都挖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帮俄国民众而已，这帮人除了能贡献一点力气之外，已经没有别的作用了。

张廷兰也毫不客气，早就把他们分批关进了集中营，那些海兰的华工也

都经过了简单的训练，他们已经成为了普通的民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监督这些俄国人劳动。

就在黑龙江边，足有两千多名俄国壮劳力正在拿着各种工具，拼命的挖掘冰冻的土地，冻土层相当坚硬，一锹下去，只能看到一个白印，根本就挖不动。

可是这些看管俄国的民兵不会有任何的客气，只要看到谁在偷懒，顿时就是一鞭子，这些劳工出身的民兵，没有任何的客气。

“别觉得老子对你们狠，这些全都是你们自找的，我们在远东的华工，哪个不是这么干活的，不只是打骂，还要戴着手铐脚镣，多少人都被活活的累死打死！所以啊，你们也别觉得冤屈，这就是报应！”

负责看管的士兵猛地又抽了一鞭子，一个老迈的俄国人扑通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像是死了一般。

两个民兵过来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个老家伙还有一点气息，不过怎么打都不动了。负责看管的负责人嘴角留露出一丝冷笑：“还愣着干什么，俄国人怎么对待咱们的，咱们就怎么对待他们，你们还不清楚么？”

这两个民兵点了点头，拖着这个老家伙，到了一旁的树林边上，把他掉在了一颗树上，然后扯去了衣服，任由寒风吹过，这个老家伙不住的惨叫，渐渐的声音越来越低了，最后就干脆被冻死过去。

那些劳动的俄国人也全都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的心中有狠，有气，不过更多的是麻木，每个人只能机械的挥动手臂，只要不死就撑下去。

“总司令，按照您的吩咐，咱们围绕着海兰等地，正在加紧修筑防永久性防御工事，另外在黑龙江沿线，两岸一共修筑了无座炮台，构成犬牙交错的形势，只要敌方的军舰敢来进犯，就会被击沉在江里头。”

负责监工的李景林向张廷兰汇报道：“这时候冰天雪地，这么大规模的修筑炮台，就是拿俄国人的生命在往里面填。”

“怎么？有些不忍了？”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让他们这么白白的死掉，有些太便宜俄国人了！”。）

第四百一十四章搬空远东

“总司令，当初八国联军来的时候，俄国人纠集了十多万人，把东三省都给霸占了，一路上他们烧杀抢掠，光是被糟蹋的女人就不计其数，有老有少，到处都有中国人的尸体，四处游荡的野狗吃了大量的人肉，见过活人之后，眼睛都变成了红色，整个东三省就如同到了地狱一般。”

“总司令，实不相瞒，那时候我刚到东三省，加入了育字军，在军营的旁边有一个小酒馆，掌柜的自酿的烧酒特别有劲，喝道嘴里头，像着火了一样，就从那时候开始，我才喜欢上喝酒，只要有点功夫，就去喝一杯，听着其他人天南地北的说笑，特别来劲！”

李景林很少提他自己的往事，这也是第一次吐露，他说的时候满怀着憧憬，张廷兰也在一旁认真的听着。

“那个掌柜的有个小女儿比我小两岁，长得清秀水灵，声音就像银铃似的好听，每天在酒馆里头忙前忙后的。当时不少兄弟都说要娶她为妻，后来俄国人到了霸占了东北，他们一家人没有跑了，那个小酒馆也被一把火烧没了。后来听说有几个俄国兵冲到了酒馆里头，把小姑娘掠到了军营里头糟蹋了，掌柜的和老伴引火**了，好好的一家人就这么完了，那时候大家伙都想着，有一天也让俄国人尝尝这个滋味！”

李景林提到了当年的往事，拳头也不由得攥紧了，青筋也暴露出来，眼眶之中还带着一丝水汽。张廷兰心里头也终于清楚了，感情这还有少年的初恋呢，怪不得李景林这么狠俄国人呢，的确他们留下的罪恶实在是太多了。罄竹难书，作为一个军人，就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确应该让他们付出代价。

“李团长，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猫捉到了耗子之后，不会马上弄死，都愿意折磨一段时间，咱们不妨也这么玩一把，先给那帮俄国人一个出路，规定每天的工作量。连续超额完成的，就能获得奖励，这样就能逼着俄国人拼命干活，那些身体素质不行的，慢慢的就会累死。被彻底淘汰，剩下那些达到标准的。咱们再给他们增加新的考验。直到彻底累死整死！”

张廷兰一听李景林的这个主意，也是眼前一亮，如果光靠着强力压制，俄国人肯定一心的反抗，如果能给他们一点希望，这样俄国人就会老实很多。工作还能干得更好，在兵法上叫围三缺一，看似有点希望，实则就是最大的陷阱。

李景林看起来像一个粗鄙的武夫。不过整人的办法还不少啊，真是人不可貌相，张廷兰笑着说道：“李团长，既然你提出了这个建议，集中营就交给你管理，要狠狠的收拾俄国人，把他们最大的价值都压榨出来，只要进入了集中营，就不能让他们活着出来！”

李景林得到了命令之后，立刻就走马上任，有了他的接管，整个集中营的顿时就改变了面貌，他特别弄出了一条详细的奖惩管理办法，每个俄国人脑袋上面都分派到了固定的任务量，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才能吃上饭，完不成的就要受到惩罚，连续五天没有完成，就送到了树林里头，扒光了挂在树上。

到了晚上，周围就能听到狼嚎之声，这些俄国人多半都落到了恶狼的嘴

里头，早上再看，只有一地的骨骸和狼毛。

除了惩罚落后的，还要奖励卖力气的，只要能够超额完成任务，完成的越多，就能提前拿吃的，就能吃饱，甚至能吃到一点荤腥，那些刚刚达标的，就能在背后等着残汤剩饭。

在这种寒冷的天气里。如果吃不饱饭，就没有力气，持续几天之后，体力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到时候完不成定额，连吃饭的资格都没有，因此这就逼着这些俄国人必须拼命的干活，使出最大的力气。

制定了这种残忍的规定之后，俄国人的死亡数量大幅度的增加，同时工程的进度也成倍的增加，可以说几座炮台的快速施工，完全就是用俄国人的生命在堆，不过这些俄国人已经顾不得死去的同伴了，因为按照规定，只要能连续十五天超额完成任务，就会得到一个提拔的机会，能从劳工变成底层的管理人员。

选出足够的管理人员之后，每个组长要看管自己的组员，不许他们逃跑，死了人没有关系，可以立刻得到补充，如果跑了一个，组长马上就被撤职惩罚，就要被送去喂狼。

除了看管人员之外，每个组还要拼命竞争劳动成果，成绩最好的，能够继续提升，成绩不好的，组长就要受罚，甚至重新变回劳工，和底层的人员一同拼命的劳动。

这套制度说白了就是以俄制俄，给一些俄国人希望，让他们能老老实实的工作，然后利用俄国人去看管俄国人，这些爬上来的俄国小组长，好不容易摆脱了那种不幸的日子，他们一定会加着倍的虐待其他俄国人，拼命的压榨，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只有取悦中国的管理者，他们才能继续维持自己的生活。

当然也有些俄国人，良心未泯，他们不愿意对自己的同胞下死手，不想逼迫的太紧，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有其他的俄国人盯着，你手软了，业绩差了，马上就会有别的人取而代之，你的下场会更加凄惨，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俄国人都只能泯灭自己的良心，他们对待俄国人，比起中国方面还要狠辣残忍无数倍。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不鲜见，诸如洪承畴，吴三桂之类的汉奸，他们杀起自己的同胞，比满清的鞑子更加狠辣，因为只有把自己的同胞都杀干净了，才能向主子表示忠心，取悦主子，才能让别人忘了他的汉奸身份，他有一丝的手软。其他的汉奸都会跟进。

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扶持了大量的汉奸，用的也是这种手段，以华制华，那些汉奸都心甘情愿的充当马前卒刽子手，杀起自己的同胞，更加狠辣无情，作恶一点不比日本人少，因此那些汉奸甚至比起日本人都让人可恨！

李景林把整套管理集中营的方案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张廷兰看过之后。也是大呼奇才，真没想到李景林竟然有这样的本事，看来让他管理集中营真是选对了人才。

张廷兰索性就把所有集中营都交给了李景林管理，那些没有进入集中营的俄国人也属于李景林管理的范畴，只要觉得合适。随时能扩充集中营的规模。

在李景林的打理之下，集中营的效率空前高涨。沿江的几个炮台已经出

具规模。在六十四屯的外围，也修建起了一道坚固的国防工事。

江东六十四团一共有多大，各种史料之中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人不断的鲸吞蚕食，有些史料错误的引用了俄国公布的数据。

经过奉军的统计，江东六十四屯东西宽在八十里左右。南北长是二百一十四里，总面积是三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由于有两条江水汇流，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合适，农业产量比起东三省其他地区，也是最顶尖的。

清史稿就有记载，称这里的富庶冠于全省，本应该作为北方粮仓的江东六十四屯却惨遭俄国人霸占，这绝对是最大的耻辱。好在如今又把这里拿到了手中，既然拿到了，就绝对不能再度失去。

张廷兰从东三省调来了大量的建材，全力修筑国防工事，同时又修筑了军营和飞机场，不断利用飞机巡逻整个地区，加强戒备，防止俄国人的反扑。

就在张廷兰加强防御的时候，他的老朋友菲力斯又找了过来，这位堂堂的沙皇侄子，俄国的皇亲贵胄，此时的神情越发的落寞，眼圈发黑，脸上也没有了任何的光彩，同当初的意气风发相比，他显得落魄到了极点。

也容不得菲力斯不着急，他好不容易借助张廷兰的帮助，稳定了在远东的地位，可是如今多数党得势，欧洲方向的战火不断燃烧，远东也频频有多数党出没。而且他还听说了沙皇一家已经惨遭杀害了，俄国的其他皇亲贵族也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多数党将他们都投入到了监狱之中。

菲力斯越发感到风雨飘摇，而且更要命的是原本就失控的军队，越来越难以控制，没有足够的外力帮助，他的权势就会随时崩溃。

这些天他一直试图用女人来麻痹自己，不过自从得知张廷兰帅军占领了海兰之后，他又重新看到了一丝希望，因此才迫不及待的找到了张廷兰。

“老朋友，事情发生了，再去悔恨没有丝毫的用处，人都应该向前看，你如果没有雄心，只想做一个普通人，老老实实的过一辈子，我现在就能给你足够的钱，送你到任何的地方，舒舒服服的过下半辈子，如果你还有想法，就应该打起精神，想想该怎么办，而不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

听到了张廷兰的话，菲力斯似乎恢复了一点精神头，苦笑着说道：“老朋友，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会帮助我么？”

“你不应该乞求我的帮助，而是要向我证明你的价值，让我觉得你有投资的价值！”

菲力斯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老朋友，我当然不甘心就这么失败了，我是沙皇的侄子，诺曼诺夫家族的成员，在远东还有大量的效忠沙皇的军队，我只要能把他们统和到一起，就能和多数党拼命，我绝对不会轻易认输的，但是在这之前，我需要大量的资金援助，还有军火和粮食，我不能让那些士兵空中肚子去战斗。”

张廷兰听到了这个话，顿时笑着点点头：“老朋友，你的需要我全都可以满足你，奉军现在就有大批的俄制武器，只要你需要，随时都可以交到你的手上！”

菲力斯露出一丝苦笑：“我现在手上只有几百万卢布而已，恐怕难以支付军火的费用了。”

“不需要担心，我们是朋友，一定会为你着想的，你只要用远东的工厂抵偿就可以了，包括机器和工人，我可以给你最优惠的价钱！”

张廷兰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搬了一座海兰之后，他已经对这种事情上瘾了，现在菲力斯主动送上门，张廷兰肯定还要狠宰一刀，把远东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搬过来。

菲力斯看了看张廷兰，也很清楚他的打算，他已经没有选择了：“老朋友，你随便下手，只要给我足够的军火！”

第四百一十五章代理人

对于菲力斯的彻底合作的态度，张廷兰十分的满意，他也的确需要扶持一个代理人，尤其是菲力斯这个家伙是沙皇的侄子，身上流淌着皇族的血液，而且他也十分的精明，拥有一定的号召力，是一个值得支持的对象。

“老朋友，提供给你军火一点问题都没有，粮食和资金我也可以大量的提供给你，但是我想知道，你究竟想要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控制住军队，这有什么疑问么？”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铲除多数党，恢复沙皇的权威，还是仅仅是想保住你的权势，维持在远东的地位？”

菲力斯听到之后，顿时也有些茫然，他现在的确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如何稳住自己的部下上面，并没有思考那么多，可是经过张廷兰的提醒，他也不得不想这个问题了。

“张，我当然希望恢复沙皇的荣耀，彻底消灭多数党！”菲力斯寻思了一下之后，坚定的说道。

“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仔细设计一下行动方案，你不能光盯着硬实力，还要想想软实力，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把忠于沙皇的势力都笼络到一处，这样才能和组织严密的多数党对抗，同时还要学会利用世界各国的援助，这样你才能站稳脚跟。”

“张，我现在的脑子已经彻底乱了，你能帮我制定一个方案么？”

张廷兰微微点头，寻思了一下说道：“老朋友，现在沙皇陛下一家生死未上，我怀疑凭着多数党的作风，他们已经遇害了。我建议你打出沙皇陛下的旗号，自任摄政王，组建俄国最高临时政府，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然后以远东作为根据地，向欧洲方向反攻，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号召更多的俄国人支持你！”

菲力斯想了想之后，觉得这个办法的确不错，不过现在还有一点麻烦。他苦笑着说道：“张，要想组建临时政府，要想让世界承认我，至少我要拥有一块地盘，要拥有一批追随我的部下。这样才能获得注意。”

“没错，这些我都可以帮助你。首先把伯力拿到手。这里就是你的临时首都，我会派遣奉军帮助你掌控局势，向你提供足够的军火和资金！”

“老朋友，谢谢你的帮助。”菲力斯也有点感动，虽然和张廷兰之间是互相利用，但是在这种时候。能够主动伸出手，帮助自己，也的确应该感谢。

“只要恢复了俄国，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可以封你做亲王！”心情好了不少的菲力斯也难得的同张廷兰开起了玩笑。

要扶持菲力斯，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张廷兰也不敢自己随便做决定，他立即向张作霖和张作相发了密电，将远东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介绍，并且说了自己的判断。

支持外国的一股势力，充当自己的代理人，这一直都是列强干的事情，他们不断在中国扶持各路军阀，现在突然奉军也要跑到俄国，扶持一股力量，对于老张来说，还是一件十足的新鲜事。

他也一时拿不定主意，只能把杨宇霆和王永江叫了过来，想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大帅，外东北原来是咱们的领土，结果被俄国人霸占了，这次拙言出兵

海兰，恢复咱们的行政管辖权，在国内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各界对奉军都是支持之声，我看应该继续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最好能把外东北都拿回来，这样一来大帅的威望就会如日中天，无人可比，到时候入主北京，也不是不可能。”

杨宇霆的话充满了鼓动性，老张听着也十分舒服，现在北洋政府乱斗还在继续，黎元洪已经被赶下台了，冯国璋出任了大总统，老段继续充当内阁总理，结果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又发生了矛盾，双方本来都是小站练兵时候的老兄弟，并称北洋三杰的人物，本来应该亲密无间。

可是真正到了争权夺利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客气，新一轮的府院之争，比起黎元洪在任的时候，还要热闹三分，对于这个局面，很多人对北洋已经越发的失望了。

于此同时奉系的实力越来越雄厚，地位也越来越高，老张的野心膨胀的也越来越快，听到杨宇霆的话，他也露出了一丝喜色。

一旁的王永江微微皱着眉头说道：“大帅，参谋长，凡事不能光想着好的一面，还要看看咱们自己的实力够不够，俄国局势十分复杂，如果搀和的太深，我就怕把整个奉军都搭进去，毕竟咱们的底子还太薄，不能鲁莽行事。”

王永江的看法也是为了奉军考虑，毕竟在远东以小博大，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谁能不敢打包票。

老张也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之中，杨宇霆想了想之后，然后说道：“大帅，东北在两大帝国之间，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解除一面的威胁，全力应付另外一面，这也是拙言反复说的一个观点，俄国已经陷入了内乱，这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如果大帅不放心，卑职愿意和常局长一同北上，和拙言再仔细商量一下。”

所谓的常局长就是常荫槐，经过王永江的举荐，常荫槐已经成了奉天调查局的局长，专门负责情报工作，让他北上，正好可以评估一下俄国的局势。

“邻葛，既然你主动请缨，那就辛苦一趟，凡事都要和拙言多商量一下，不要擅作主张！”

“明白！”杨宇霆急匆匆的离开了帅府，拉上了常荫槐，两个人就一同背上了。

老张闷坐在帅府，并没有急着离开，王永江也坐在了一旁，老张半晌叹口气，然后说道：“岷源，奉军看起来蒸蒸日上。不过这些功劳多数都是拙言立下的，而且现在边防军又屡立战功，哎……”

老张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其中的意味王永江哪里不明白啊，原本老张只是一个师长，战战兢兢的夹在各种势力之间，张廷兰帮着他出谋划策，扩充实力，老张也不会有太多的猜忌。

可是现在奉军坐拥四个省。握有精兵强将，天下又是这个一团乱麻，谁都有逐鹿中原的野心，老张也不例外，对于实力越来越强的张作相和张廷兰父子。老张越来越忌惮了。

王永江很理解老张的心思，而且他也知道这种心思是上位者最正常的想法。只要有了一点念头。就别想打消了，王永江的心里头也暗暗为张廷兰着急，说起来王永江对于张廷兰的手段眼光还是非常欣赏的。

如果张廷兰能再年长十岁，王永江绝对会毫不犹豫的抛弃老张，追随张

廷兰，这是偏偏张廷兰这今年纪。加上张作相的关系，想要自成一派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奉系说不定又有分裂的威胁。王永江也不能不担忧。

“大帅，辅帅和拙言父子对您都是忠心耿耿，而且奉军势头刚刚好起来，日本这个心腹大患还在，理应精诚团结。另外奉军之中也涌现了不少将领，讲武堂的第二期学员也马上毕业了，您不妨提拔一些新的将领，然后再把这些学员充实到一线。”

老张想了想，笑着点点头：“我并非不相信拙言，这个孩子公心远大于私心，只是我担心他年纪还轻，身边再聚集一大帮人，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杂音，容易把持不住。”

“大帅，现在杨参谋长和常局长一起北上了，有他们在身边，您就放心！”

就在杨宇霆他们还没有到海兰的时候，张廷兰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了，自从几个兵工厂开始自行生产水连珠步枪之后，就开始做了一些修改，毕竟俄制步枪是针对人高马大的俄国人设计的，与中国人的体型还有一些差别，使用起来有些不方便。

因此兵工厂就开始了一些探索和改进，主要是缩小了枪托，截短了五厘米的枪管，同时扳机等零件也做了调整，整体上保留了原本成熟的设计，只是让步枪更加适合中国人的身体。

经过修改之后，枪管短了，射击的精准度稍微差了一点，不过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已经足够了，精度再高，他们也发挥不出来，只要在二三百米之内，能保持准头就可以了。

现在奉军的兵工厂都在生产新式的水连珠，原本的老枪基本上就要淘汰了，不过这些枪支也不能浪费，全都被收集了起来，正好再交给菲力斯，用来武装俄**队，这也算是充分利用资源了。

张廷兰一口气准备了一万五千杆步枪，四十门七十六毫米的山炮，都是奉军甩下来的老货，其中有不少就是从俄国走私过来的，现在又返回头卖给俄国人，不得不说这是一笔十分荒唐的买卖。

可是菲力斯也顾不得什么了，其实张廷兰拿出的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这些二手武器，而是一百万担粮食，对于俄国人来说，粮食就是最宝贵的东西，比金子都值钱，有了这些粮食之后，菲力斯至少能让他的部下吃饱饭，也就能稳住军心。

能得到这些东西，菲力斯已经是喜出望外了，这时候杨宇霆和常荫槐也到了海兰，一见面杨宇霆就说道：“拙言，大帅他们还有一点犹豫，担心支持俄国人会带来麻烦，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啊？”

“邻葛，你注意美日方面的动静么？”

“拙言，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啊？”

“天下一局棋，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个叫高尔察克的沙俄海军上将几个月前流亡美国，然后获得了美国的支持，随后又到了日本，现在美日双方正准备把他推为最高执政官，充当干涉俄国的马前卒。”

杨宇霆一边听着，一边眼珠乱转，然后笑着说道：“拙言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说不只是咱们，其他别的国家也都在这么做，咱们不必有什么担心。”

“没错，我们扶持一个代理人，不能能捞取实实在在的好处，还能把远东

的水搅浑，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

杨宇霆也是笑着说道：“我就说拙言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既然如此，我看就可以行动了！”

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常荫槐也说道：“既然要扶持菲力斯，就要防止这个家伙超出咱们的控制，最好在他的身边安插一点人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这也是应该做的，我会安排一个军官团给菲力斯，帮着他训练军队，至于要安插什么人手，就有常局长说了算，我可不敢过问了！”

第四百一十六章拖拉机

自从得知了高尔察克的消息，张廷兰就清楚，美日的干涉军很快就会出现在远东的土地上，绝对会比历史上更快，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让中国人抢在前头，说不定这时候军队已经在海上了。

所以奉军必须加快速度，抢在美日之前，尽可能的多拿一点东西，不然美日到了远东之后，奉军的行动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张廷兰迅速从奉军之中抽调了精兵强将，组成了一个三千人的加强团，由孙安虎率领，护送着菲力斯回到伯力，同时也被粮食和军火押送回伯力。

菲力斯来的时候狼狈不堪，好像丧家之犬一般，现在得到了奉军的强有力支持，顿时状态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意气风发起来。

当菲力斯带着大军回到伯力的消息传来之后，那些忠于沙皇的旧军官欢欣鼓舞，他们主动到了城外，排列起整齐的队伍，不断的高声恍欢呼，仿佛看到了希望一般。

菲力斯也踌躇满志的走到了所有人的面前，大声的喊道："忠于沙皇陛下的爱国者们，你们好！我要向你们宣布一个消息，沙皇陛下在落入邪恶的多数党人手中之前，已经预感到了不幸，因此秘密派遣皇宫的侍卫，向我送了一封旨意，任命我担任临时政府摄政王，同时在远东组建俄国最高临时政府，你们都将成为政府的高官，让我们一同为了恢复沙皇的荣耀，恢复俄国的光荣而奋斗！"

菲力斯猛地抛出了一个俄国版的衣带诏，自任摄政王，还要组织起新的政府，这让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就有不少人发出了强烈的欢呼声。

这些家伙都是些胸无大志的人，只要能选出一个头领，他们就能跟在后面，享受最好的待遇，至于别的，他们并不在乎，总是摄政王的帽子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但是也有一些人有些怀疑，一个站在前排的老头突然走了出来。

"菲力斯大公，你宣称沙皇陛下给了您旨意，为了保证真实性。我希望能够公布出来，这样我们才能承认你的摄政王地位。另外跟在您身后的是不是中国的部队？这些黄皮猴子是沙皇陛下最厌恶的人，您怎么能和他们合作，更不能让他们染指俄国的远东，作为一个强国。沙俄绝对不能和这些劣等人合作，我们的盟友是日本人和美国人。中国人根本不配！"

这个老家伙名叫马哈耶夫。曾经是沙皇任命的远东行政长官，自认是远东这些遗老遗少的首领，菲力斯不过是一个后辈而已，也要听从他的建议。

所以滔滔不断的讲述，有些俄国贵族对于他的一些话似乎还非常赞同，有人下意识的点了点头。不过菲力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偷眼看了一下孙安虎等人，发现孙安虎一语不发，只是抱着肩膀。在一旁冷冷的看着，菲力斯很清楚，中国这是在等着自己的表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心想和中国合作。

菲力斯突然给一旁的心腹克雷奇科夫一个颜色，克雷奇科夫这个大狗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拔出了手枪，对准了马哈耶夫的胸口，三省枪响，三团血花溅起，这个老家伙应声倒地，嘴角微微的咧了咧，想说什么，不过一个字都没有再发出来，直接两腿一蹬，死在了当场。

“马哈耶夫已经老糊涂了，大家不要在意。”菲力斯满不在乎的耸了耸肩，然后说道：“陛下的圣旨一定会向大家公布，不过必须在一个庄严神圣的地方，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拿出来。另外我要向大家说明一点，奉军和我们的立场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消灭该死的多数党，拥有共同敌人，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伙伴，而且奉军向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粮食和军火，我想大家都知道，粮食在重要性，所以选择和中国合作，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远东地区本来粮食产量就十分有限，现在又有战争的破坏，农业生产几乎停滞，与此同时大量的俄国难民从欧洲涌到了远东地区，又加重了这里的粮食负担。

对于远东俄国人来说，粮食甚至比军火和资金更重要，谁能弄到足够的粮食，谁就能养活强大的军队。美日两国之中，日本粮食产量十分有限，根本拿不出多少，美国人固然有大量的粮食，但是一来鞭长莫及，二来俄国人也出不起价钱。

算来算去，唯有和俄国接壤，又拥有庞大粮食生产能力的奉军能够帮助俄国人，菲力斯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主动寻求和奉军的合作。

这些俄国人看到了马哈耶夫的死尸，又听到了菲力斯的话，渐渐的心里头也不敢有太多的排斥，他们都安静了下来。

这时候孙安虎才迈着大步，走到了菲力斯的身边，笑着说道：“王爷，你该进城了，这里已经属于你了！”

菲力斯此时也是志得意满，在奉军和这些俄国贵族的保护之下，他顺利的进入了伯力，回到了原来的总督府面前，这座金碧辉煌的府邸见证了他曾经的逍遥，也陪着渡过了一段时间的落寞，此时又要成为他的摄政王宫，让他走向另一个全新的高度，菲力斯的脸色已经涨红了。

重新掌控了权力之后，他要彻底让那些该死的多数党，还有那些背叛自己的家伙尝到苦头，回到伯力，第一件事就是以摄政王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宣布组建俄国临时最高执政府，菲力斯自认第一执政。

菲力斯的声明让原本就混乱不堪的俄国，又多了一层变数，远东的各种势力也在注视着这位摄政王，想要看看他能够走到哪一步。

刚刚执政菲力斯，立刻下达了两道命令，第一就是全力清剿伯力周边的多数党徒，只要找到，一律枪毙，绝不姑息，原本沙皇对待政治犯实在是太好了，紧紧把他们关了起来，还给他们好吃好喝，结果这些政治犯根本不会感念沙皇的恩德，出狱之后，他们又继续的反叛沙皇，因此只有给他们血的教训，才能让这些人知道恐惧。

除了搜捕之外，菲力斯又公布了第二道法令，就是征兵令，他要在远东大肆招募士兵，组建勤王大军，很多俄国老百姓也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可是他们不能不对粮食感兴趣，菲力斯在他的征兵计划书之中提到，只要加入军队，就能获得宝贵的粮食，就能填饱肚子。

这样饥寒交迫之中的俄国人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因此他们毫不犹豫的加入了菲力斯的军队，其他人也渐渐的接受了这位摄政王。

就在俄国人拼命折腾的时候，奉军的行动也早就展开了，这次到伯力奉军可是有自己任务的，那么多的粮食和军火，绝对不能的交给俄国人，奉军也是要拿到足够的好处的。

经过一番排查，孙安虎对于伯力的工业状况也有了一些了解，伯力主要

的产业有采矿，捕鱼，伐木，造纸，鱼品加工，这些产业东三省也都有，孙安虎并没有怎么看上眼，毕竟还不能直接提升奉军的实力。

但是伯力还有两座工厂吸引了孙安虎的注意力，一个就是远东炼钢厂，一个就是伯力机器制造厂，这两个工厂一看就是能够提高奉军重工业实力的，孙安虎哪能不高兴啊。

他立即下令，将两座工厂看管起来，并且派人仔细的调查，弄清楚了这两个工厂的情况，等到把确切的消息弄清楚之后，孙安虎当时就有种仰天大笑的冲动，他急忙向张廷兰发了电报。

“好，太好了，简直天助我也！”

张廷兰看到了孙安虎的电报之后，也是兴奋异常，急急忙忙的就要亲自动身，前往伯力。

“拙言，有什么好事情，值得你这么高兴？”

“邻葛，孙旅长他们控制了伯力的两座工厂，其中就有一个机器制造厂，能够船舶动力和农用机械，这可正是咱们需要的东西，不久之前，吴毓麟还向我抱怨，没有办法解决船舶动力问题，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眉目。”

杨宇霆也是脸现喜色，他十分清楚，奉军现在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唯有动力方面是一个巨大的空白，飞机发动机没有办法解决，船舶的发动机也没有办法生产，各个工厂的主要动力机械同样不能生产，不把发动机技术解决了，奉军的工业就别想自行转起来，只能仰仗着别人。

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杨宇霆也是十分高兴，简单的交代一下工作，张廷兰就火急火燎的赶到了伯力。见到了孙安虎之后，张廷兰根本没有搭理菲力斯，直接跑到了机械制造厂，孙安虎在一旁陪同着。

“总司令，还有一见好东西要交给你，只要看到之后，保证高兴！”

“究竟是什么宝贝，我可要好好看一看？”张廷兰满怀着期待，来到了机械制造厂的仓库外面，就见到用苫布盖着几个巨大的东西，每个都足有两米多高，张廷兰来到之后，就负责看守的士兵就把苫布撤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真容。

“拖拉机！”张廷兰看到之后，顿时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快步走到了前面，仔细的查看。

第四百一十七章抢劫比赛

拖拉机在后世只能算是最普通不过的农用机械了，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在二战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拖拉机的生产能力直接和一样东西挂钩，那就是陆战之王坦克！

履带式的拖拉机只要焊上防护装甲，再安装上坦克炮和机枪，就是一辆简易的坦克，美苏等国在二战的时候，也都利用拖拉机的生产厂，大量的生产坦克，靠着钢铁的洪流，彻底将德国淹没了。

目前的坦克还处在幼生期，从索姆河战役算起了，刚刚投入实战才一年多，远远没有成熟，张廷兰早就想先弄到机器和技术，把拖拉机搞出来，然后再加把劲，就能生产坦克了。

要想赢得未来的战争，没有坦克这种机动能力强大，攻防一体的武器，绝对不可想象，无论是对付苏联，还是对付日本，坦克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而且拖拉机本身也有巨大的价值，东三省拥有广袤肥沃的土地，而且平原广布，是全中国最适合大规模机耕的地区，偏偏东北又地广人稀，缺少足够的劳动力，如果能大量的生产拖拉机，东三省的农业产量势必会极大的增加。

无论是算军事账，还是算经济账，拖拉机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利器，在伯力能找到一家生产拖拉机的工厂，张廷兰哪能不兴奋啊。在这台粗糙的拖拉机面前，张廷兰反复走了两圈，然后让孙安虎安排司机，现场驾驶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很快就找来了两个俄国工人，让他们驾驶着拖拉机演示一下，这两个俄国人战战兢兢的上了拖拉机。费了好大劲，终于发动起来，拖拉机冒着黑烟，带着巨大的噪音，从张廷兰和孙安虎的面前驶过，然后又反复走了两遍。

孙安虎在一旁仔细看着，眉头微皱，随后似乎是如梦方醒，拍了一下大腿，恍然大悟道：“总司令。我算是看明白拖拉机的用处了，这玩意速度快，越野能力强，尤其是使用履带之后，一般的沟沟坎坎。根本不用在乎，能轻松的碾过。如果上面焊上了钢板。一般的机枪绝对打不穿，这简直是就是移动的火力点啊！”

孙安虎这个老行伍一眼看出了其中的关键，可谓是眼光独到，不过越是想到这些，孙安虎的心里头就越是兴奋。自从张廷兰掌军之后，就不断的向这些将领灌输最先进的军事理念。让他们关注欧洲的战场，从中探索最先进的战略战术。

大家伙对欧洲的壕堑战都比较熟悉，那简直就是一个血肉的磨坊，不断的吞噬各种生命。但是平心而论，在西欧的那种地形条件，凭着现有的装备，真的很难找到更好的办法，就只能不断往里面投入生命。

可是有了坦克之后，纵横交错的壕堑不再是士兵的噩梦，壕沟、铁丝网、机枪这些步兵的杀手面对坦克，几乎都没有什么杀伤力，可以一鼓作气，直接碾压过去。

眼前的拖拉机不再是普通的农用机械，而是披挂上了装甲，安装上了枪炮，能够肆无忌惮的在战场上冲锋的战士，勇猛无敌，所向披靡！

“英国人在一年多之前，已经研制出了类似的武器，并且投入到了战场上，不过由于技术和战术都不算成熟，并没有打破僵局，但是我敢说，只要假以时日，装甲力量绝对是陆战的王者，现在咱们拥有了生产拖拉机的能力，很快就能拥有攻防一体的强大武器。”

“总司令，说的我心里头都痒痒的了，咱们赶快把这些设备都搬回东三省！”

“嗯，马上就去准备，不只要把机器弄回去，所有的技术人员也要一个不落，全都送回东三省，咱们的军工人员也要跟进，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把武器装到上面。”

张廷兰下达了命令，奉军上下闻风而动，他们快速的清点了一下机械厂的设备，并且把所有的工人都控制了起来。

“总司令，恐怕情况不那么乐观啊！机械厂的生产能力十分有限，你先看看。”

孙安虎将调查的结果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这座机械制造厂的制造能力并不强，而且主业是船舶，机床的动力系统，这几台拖拉机不过是副产品而已，就算是开足马力，一年也只能产六十辆左右，很难有更多的突破了。

六十辆拖拉机全都改成坦克，也就是一个团的规模，而且还没有其他的保障后勤车辆。装甲集群虽然威猛无比，但是对后勤的考验更是十分的惊人，每辆坦克都是油老虎，发动起来之后，后面要跟着足够的油料和弹药车，还要携带维修设备，随时维修车辆的故障。

这是一个整体的作战体系，绝对不是几辆坦克就能解决的，想到了这些之后，张廷兰的头脑也冷静了不少，想要快速弄出坦克部队，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了，不过这个工厂依旧可以作为一颗种子。

只要利用好，就能培养拖拉机制造和生产的工人，随后也能培养出最初的坦克兵，至于规模扩大，那就要等着工业产能提升之后了，不能强求。

好在一战就要结束了，正好可以抄底德国，从俄国弄到足够的设备，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三年之内，初步建立起装甲力量，还是有可能的，那时候正好俄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奉军说不定还能使用装甲兵碾碎俄国的人海，让他们尝到血的教训！

想到这里，张廷兰也来了斗志：“暂时先把机器设备都运到哈尔滨，组建一个农用机械厂，先生产拖拉机，重点培养咱们的工人和驾驶人员！”

孙安虎也点头称是，然后笑着说道：“总司令，这个机械厂产能有限，不过那个炼钢厂可是十足的宝贝，根据调查，这个钢铁厂原来是在欧洲的。不过由于被战火波及，俄国人就把设备迁到了远东，想要利用远东的资源继续生产，原本这个钢铁厂可是十足的大厂子，年产能在三十万吨以上，是鞍钢的足足六倍！”

说到了这里，张廷兰的眼睛也不有瞪圆了，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伯力居然有这么大规模的工厂，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

他急忙从孙安虎的手中接过了文件，仔细的翻看一下，果然如同孙安虎所说，在这个钢铁厂的确是从欧洲方向迁过来的，原来的产能达到了三十万吨。工厂的技术和设备和鞍钢原本的设备一样，都是法国人的。在这个时代。是世界最顶尖的，能甩出日本的工厂几条街。

如果真能一下子拿到一个三十万吨钢铁的工厂，奉军和日本人的差距一下子就缩小到了两倍之内，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张廷兰勉强按捺住心中的喜悦，仔细往下看。

看到了后面的内容之后，张廷兰也有点失落。这个工厂并没有搬迁完毕，大概只运了一半左右的机器设备，另外技术工人也没有到位，都留在了欧洲。

可以说这个工厂只有一半。想要指着这个工厂，一举扭转乾坤，还做不到。不过张廷兰也十分知足了，能把这半个工厂消化了，奉天的钢铁产能也会迈进一大步，能轻松的跨过十万吨，攀上二十万吨的台阶，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好，这个工厂也要用最快的速度运回去，这次咱们出兵俄国简直太值了，光是这些厂子，价值就难以衡量。”

“没错！以往带兵打仗，总觉得有足够的武器就可以了，可是现在才明白，工业产能才是一切的核心，如果俄国不是发生了内战，光凭着他们的工业能力，就能武装出十倍百倍的军队，咱们根本没有一点胜算！”

随着张廷兰的提倡，奉天上下的工业党越来越多，对实业的注重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张廷兰安排人手，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这些宝贵的东西都搬回了东三省。

伯力的好处榨得差不多了，远东另一块肥肉就是海参崴了，张廷兰也命令奉军，带着菲力斯这个摄政王的名义，进驻海参崴，准备大捞一笔。

就在奉军大肆抢夺，拼命的充实工业实力的时候，日本方面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其实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人一直没有对奉军的军火武器，工业设备的来源有所怀疑，这些东西不可能是凭空变出来的。

不过日本人仔细搜检了一下，英法美等国都没有向奉军提供多少设备，日本就更没有了，算来算去，最大的嫌疑就是俄国，况且日本人也查到了奉军从俄国走私的证据，只是他们还没有弄清楚究竟有多大的规模。

可是自从奉军出兵海兰之后，大肆的往回搬工业设备，这很难瞒过别人，日本人也弄到了情报，在得知奉军弄到了大量的重工业设备之后，日本人简直就要发疯了。

上至内阁，甚至天皇，下至关东军和奉军的外交机构，全都乱了起来，日本人不是傻瓜，他们凭什么能欺负中国，还不是仗着先进的工业实力么！

如果奉军也有了相应的工业实力，再凭着中国的人力和物力，日本哪里够看啊。日本人终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有心阻止，可是奉军运输设备全部通过中东路，日本人根本插不上手。

既然不能阻止正面阻止奉军的行动，那就从侧面下手，经过内阁的反复讨论，最后日本人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出兵俄国，不光是为了遏制多数党，同时也是遏制奉军，不能让奉军再膨胀下去了。

日本政府为了出兵俄国，也要制造借口，他们在海参崴的两位外交官恰巧在这个时候就“消失”了！

日本政府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随即大肆的炒作，表示要出兵远东，保护日本的侨民，美英等国虽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日本人也顾不得什么了。

他们调集了五艘军舰，随即北上，直接进入了海参崴，另外国内的十二师团也被调动起来，派遣了一个旅团，外加骑兵和炮兵部队，作为前锋，快

速登陆海参崴，抢占了干涉俄国的桥头堡。

另外日本人又在这里成立了司令部，高尔察克也从日本国内来到了海参崴，想要组织新的政府，日本人摆开了全面干涉俄国的阵势。

听到了日本人的动作之后，张廷兰也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日本人到了远东，奉军就别想舒舒服服的接收工业设备了，奉军只能加快自己的行动速度，在日本人站稳脚跟之前，捞到更多的好处，这就是一场速度的比拼，就看谁能抢劫的更快，更多！

第四百一十八章两种选择

“快点，都跟上！”马占山招呼着奉军士兵，快速前进，这些年轻的战士，快步奔跑，脚下的步子十分整齐，一点都不乱。

在这些士兵的前面就是海参崴，俄国目前在远东最重要的支点，在多数党**爆发之后，大量的俄国贵族逃亡到了这里，他们拉帮结派，试图恢复沙皇的统治。所有的列强也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这里，努力的寻找合适的代理人。另外多数党的人员也在不断的活动，希望能够把远东也染成红色。

就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时候，日本人突然宣布出兵干涉俄国，就好像一枚重磅炸弹一样，彻底打破了远东的僵局。日本毕竟是一个列强，和奉军的分量完全不一样，而且奉军出兵又打着恢复行政管辖权的旗号，并非真正的干涉俄国内战，虽然实情如何，大家心里头都有数，但是毕竟还有一层遮掩。

而日本人出兵则是赤luoluǒ的干涉俄国内战了，随着日本出兵，美国也绝对不会落后，远东各方大乱斗的时代终于到了，所有人都在想着选边站队。

最先登陆海参崴的部队是日本的第十二师团，师团长名叫柴五郎，这家伙是日本最早的一批中国通，在义和团运动之中，柴五郎凭借着对地形环境的了解，主动联络其他各国的驻北京的公使，努力保护这些人的安全，一时间名声大噪。

现在已经荣升中将的柴五郎又充当了干涉俄国的急先锋，他可谓是踌躇满志，得意非常。日俄战争固然是日本人获胜，但是日本人总觉得意犹未尽，没有拿到赔款，也没有捞到俄国的土地，这样小日本耿耿于怀。

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又能踏上俄国的土地，让柴五郎激动异常，他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登陆之后的日本士兵直扑海参崴的银行金融机构，还有政府的各个仓库，包括军火和粮食在内，都是日本人最喜欢的。

“八嘎！快把门打开，不然统统杀死！”一个中队的日本兵拼命的砸着银行的大门，在银行的里面，有十几个俄国的职员，他们全都战战兢兢，有一个胆子稍微大一点的，从门缝向外看，透过铁栅栏，就能看到一群小矮子，手里头端着步枪，枪口上都安装着明晃晃的刺刀，好像凶神恶煞一般。

这些银行职员全都腿脚发软，根本就不敢去开门，这时候日本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抱来了一根原木，十几个人抱着，猛地向银行大门撞去。

一连三下，哗啦一声，门被撞开了，这伙日本兵就冲了起来，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所有的俄国人，其中一个日本军官最后走了进来，他扫视了一圈，一把抓起了一个身穿西装的俄国人。

把他抓起来之后，什么都没说，直接左右开工，一连打了十几个嘴巴子，别人日本人个子小，但是力气一点不弱，把这个俄国人抽的嘴角流血，槽牙都被打松了。

“八嘎，帝国武士来搜查，你们为什么要挡着，你们想和帝国作对么？”

那个俄国经理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了，两只眼睛发呆，根本说不出什么来，这个日本军官一把将他推倒在了地上。

“快去，带着我们去金库，你再敢磨蹭，我就杀了你们！”

这个俄国经理万般无奈，只好颤颤哆嗦的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的给日本人带路，他们直奔银行的金库而去。

整个海参崴，到处都是这种情况，日本人就像一帮恶鬼一样，到处抢掠财富，什么都不放过。

就在这些日本人肆无忌惮的抢夺之时，奉军也在马占山的带领之后，快速的进入了海参崴，一见到城里头的乱象，马占山把眉头也皱了起来。

“团长，这帮日本人真是畜生，你看他们怎么能在街道上干那种事啊？”

说话之间，钟俊峰指了指街道旁边，只见三五个日本兵正好抓到了一个俄国妇人，这个女人已经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一身的胖肉，至少能榨出五十斤油来，让人看了都有点作呕，不过那几个日本人丝毫不在意，直接把她抓了起来，带到了街角。

很快疯狂的笑声就传了出来，那几个日本兵全都向狗一样爬了上去，肆意的折腾，女人的叫骂之声，男人的贱笑，充斥在耳边。奉军的士兵多数是良家子弟，这类事情还没有接触过，现在街道上就有活春宫，他们既不耻日本人的禽兽作风，同时还隐隐有些好奇。

马占山瞪了一眼手下的士兵，然后大声的说道：“大家伙都听着，总司令在咱们来之前，都交代了任务，在没有完成之前，别给我想没用的东西，要是谁敢犯规，立刻给我滚出军队。而且你们也都听着，这些俄国娘们放浪惯了，身上都不干净，你们要是惹上了什么脏病，不只军队不能要你们，回家也会让人看不起，该怎么办，你们心里头都有点数！”

其实张廷兰并不是一个死板的人，军事是一个阳盛阴衰的地方，男女的问题不是光靠着禁止就能解决的，张廷兰也不想当一个圣人，但是这种事情必须要控制住，军人就是军人，不是禽兽。

而且张廷兰还知道，日本人在干涉俄国的时候，军队之中性病流行，有三分之二的士兵都染上了，最后军队战斗力严重削弱，甚至影响到了日本人的西伯利亚战略。

张廷兰在控制了海兰之后，也挑选了一批年轻的俄国姑娘，满足士兵的需求，但是每个人都必须经过仔细的检查，不能把脏病带到军队之中，这也是奉军上下都清楚的规矩，马占山在这个时候重申，就是让大家都老实一点，别胡思乱想。

马占山带着奉军士兵快速向海参崴的港口奔去，这里有奉军最重视的东西，也就是造船厂！

日本人到了海参崴之后，把眼光都放在了金银和女人上面，而奉军看重的是那些真正能提高军力的宝贝。马占山率领着部下很快来到了造船厂，这时候日本人还没来得及接管这里，奉军正好抢占了先机。

“峻峰，你带着一队弟兄，把造船厂的家属区控制起来，所有船厂的工人都召集到一起，我去控制船厂，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占了先机！”

“团长，你放心！”

奉军迅速分成了两队，快速的掌控了整个造船厂，那些工人还都是满腹的狐疑，他们都被带到了空旷的空地上。

马占山迈着大步，走到了这些人的面前，大声的说道：“各位船厂的工人，技师，我们是中国的军队，根据摄政王菲力斯的准许，这座造船厂已经属于我们了。虽然换了主人，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奉军一贯重视产业工人，愿意善待每一个有才能的人，你们只要能够继续给我们服务，奉军就会提供

给你们最好的条件。”

马占山说着，走到了这些俄国人的中间，用手指了指城中，笑着说道：“大家伙想必都听到了，日本人正在城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落到了他们的掌控之中，你们会是什么下场，不用我多说，你们只要和奉军合作，奉军就会给你们提供全面的保护！”

这些俄国工人全都战战兢兢，对于凶残的日本人，他们也是极度的恐惧，如果奉军真能向他们说的一样，同奉军合作，也是不错的选择，很快这些俄国人就打定了主意。

顺利接管了造船厂之后，钟俊峰突然气喘吁吁的向马占山报告：“团长，就在前面不远处就是俄国的军港，那里面停着几艘大型的战舰，比起大洋房还要高！”

张廷兰反复交代，控制造船厂是第一位的，除了拿到船厂之外，还要拿到一些海军装备，为即将建立的奉军海上力量做准备，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哪里能放弃啊，马占山当即随着钟俊峰等人快速向军港方向赶过去。

离着老远，就能看到一个庞大的黑影，在海参崴的口岸停靠着，淡淡的雾气笼罩着，这艘庞然大物竟然有些不真实的感觉。

“这艘船怕是要有一万吨以上，看看那个炮管子，比一个人的腰都粗！”

所有看到这艘庞大军舰的奉军士兵都忍不住惊呼，人类竟然能造出如此强大，如此充满力量感的武器，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这艘军舰就是俄国的皇太子号战列舰，满载排水量将近13000吨，装备两座两联装305毫米的主炮，由法国人建造，是俄国太平洋第一舰队的旗舰。

在日俄战争之中受伤逃窜，跑到了青岛，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上，在战争结束之后，这艘军舰回到了俄国人的手上。按照原本的历史这艘军舰是要到欧洲方向，参加一战的，可是在这个时空之中，这艘军舰在要前往欧洲的时候，动力出现了故障，就一直留在了远东，并没有参加一战。

包括马占山在内，所有奉军士兵都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军舰，他们都不禁被这种武器震撼了，威严的身躯，雄壮的炮口，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感，简直难以形容。在皇太子号旁边还有一艘排水量三千多吨的轻巡洋舰金刚石号，这艘军舰是日俄对马海战，俄国逃回海森崴的最大战舰。

除了这两艘军舰之外，还有几艘驱逐舰还拖船，昔日强大的俄国舰队已经被日本人击沉到了海底，残存的这些就是俄国太平洋舰队最后的家底了。正在奉军士兵看这些军舰的时候，一队日本兵也快速的向这边跑了过来，他们一看到奉军也盯着这些军舰，他们顿时就红眼了。

快步冲了过来，为首的一个日本军官大声的说道：“这是帝国政府的东西，你们都赶快让开！”

一看日本人如此的霸道，奉军的士兵顿时都不干了，凡事还讲究先来后到呢，明明是奉军先发现的，凭什么交给你们控制，简直是痴心妄想，所有的士兵都把目光放在了马占山的身上，只要马占山点点头，这是士兵就能和日本人拼命，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交给日本人呢！

偏巧此时又有一个惨莫跑到了马占山的耳边，低语了几句，马占山的眉头微微一皱，然后又舒展了开来，笑着说道：“既然是日本帝国看上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了！”

说着马占山就快速的带着奉军离开了，他们并没有走远，而是直接到了

军港另一边的码头，在这里有六艘锈迹斑斑的潜艇停靠在这里，潜艇大半都沉在水中，只露出了潜艇的指挥塔，看起来黑不溜秋的，一点都不吸引人！

马占山也微微挠了挠头，喃喃说道：“也不知道总司令怎么想的，这些不起眼的玩意真那么厉害么？”

第四百一十九章突飞猛进的奉军

“拙言，美国人的东西就是先进，你看看，咱们的步枪就跟流水一样，不断制造出来，和以往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和地上，差别太大了！”

陶吉平十分概况的说道：“自从引进了美国的生产线之后，咱们年产量能达到二十万杆步枪，光凭着奉天兵工厂一个厂子的产能，就能压过关内所有兵工厂的总和，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以往奉天的三个兵工厂，每月的步枪产量最多的就是吉林兵工厂，也不过是两千七百杆左右，还不能完全满足奉军的需要。现在一下子鸟枪换炮，将美国的雷明顿和西屋公司的生产线引进过来之后，产量直线上升。

这两座公司一共有七条步枪生产线，最初奉军解救了美国的侨民之后，美国政府迫于无奈，答应提供奉军步枪生产线，但是只准备提供一条，其余的都暂时拖着。

可是随即干涉俄国的战斗爆发了，美国人也发现了奉军的价值，美国人派兵到了西伯利亚之后，也和日本人一样，先选择了海参崴作为大本营。让狭小的海参崴一下子变得拥挤起来，美国人，日本人，俄国的各种势力，大家盘根错节，光是一个后勤保障就是巨大的困难。

这时候张廷兰透过了克利夫兰财团，向美国政府提出了倡议，奉天早就和协约国达成过战争物资的出口协议，现在完全可以继续向美国提供战争物资和后勤保障，富饶的东三省可以充当美国的后勤基地，提供一切援助。

美国政府反复权衡之后，也觉得这是最经济，最划算的办法，因此他们也同意了奉军的提议。作为回报，美国的莫辛纳干生产线全都一股脑的搬到了奉天，美国人还派出了一批技术人员，协助奉军掌握生产技术。

一共七条生产线，四条放在了奉天，两条放在了哈尔滨，另外一条放在了吉林，按照美方的测算，如果奉军完全掌握了美方的生产方式之后，年产步枪至少能达到惊人的一百万杆，别说是满足奉军使用了，就算是武装全国的军队，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如此庞大的产能美国人不会轻易让奉军自己控制，美国人拉上了俄国白军，同奉天签订了一个三方协议，也就是说奉军生产的步枪七成要供应俄国白军使用，协助他们对付多数党。

对于这个协议张廷兰也欣然接受，毕竟对付多数党是各方暂时共同的利益，而且还有百分之三十的预留空间，三个兵工厂，至少能生产三十万杆步枪，按百分之三十计算，那就是将近十万杆，也足够武装奉军了。

“拙言，除了步枪之外，咱们又从美国引进了子弹生产线，原本这块一直是咱们的短板，虽然相比国内的其他兵工厂，产能遥遥领先，但是在国际上还是不够看。”

“没错，咱们原本的弹药产量仅能满足国内战争，或是小规模的地区冲突，如果应付几万人的会战，就要捉襟见肘。”

生产能力不足，一直是奉军的一大弱点，尤其是面对拥有庞大工业能力的列强，奉军的差距就更大了。正是有了这个认识，张廷兰虽然力主出兵远东，并且抢占了海兰和江东六十四屯，但是接下来张廷兰就选择了沉寂。

将伯力和海参崴的工厂控制在手中之后，奉军就没有什么大动作了，任由日本军队控制了整个远东，甚至打到了赤塔，整个贝加尔湖以东，都被日

本人拿到了手中，小鬼子可以说是志得意满，洋洋得意。

张廷兰很清楚，俄国多数党早晚会打到远东，也会和日本人死磕，暂时就先让日本人得意一段时间，奉军正好能够利用这段时间，把军工体系充实起来，产能跟上，至少能保证十万大军，出国作战的需求，这样奉军才能坐收渔人之利。

“陶厂长，引进美国的生产线之后，子弹产量有多少的提高？”

陶吉平满脸都是得意，笑着说道：“拙言，简直就是天差地别，现在咱们一天最好的时候，能生产三百万发子弹，几乎相当于过去一个月的产量，足足提升了几十倍。其实最让我受到震撼的不是美国机器有多先进，而是美国的生产组织方式，他们搞标准化，推行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把分工做得越来越细，这样一来产量就突飞猛进的提升，一样的机器，能够发挥出一倍以上的效率。”

说到这里，陶吉平看了一眼似笑非笑的张廷兰，他也猛然惊醒，其实美国的这些看家法宝，张廷兰早就提出过，而且还反复的提醒他们这些军工负责人，真正和美国人接触之后，才真正了解了张廷兰的厉害，这个年轻人简直把工业生产的关键给摸透了。

“拙言，我要向你赔罪，当初你给我们讲过这些，结果我还有一点怀疑，落实也有不利，实在是鼠目寸光啊！”

“陶厂长，谁都要走弯路，不过切记一点，生产工艺和管理方式都是不断进步的，绝对不能停下前进的脚步，谁固步自封，谁就要落后下去！”

“真知灼见！”陶吉平给张廷兰竖起了大拇指，他一转身，从旁边拿起了一个小小的手册，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拙言，美国人的管理方式虽然先进，但是也不是没有问题，他们过于死板机械，不注意发挥工人的聪明才智，这些都是咱们要吸取教训的。这份手册就是我和工人一起讨论的生产操作流程，如何能够效率最高，操作最简便，最容易上手，还能保证产品质量，关键都在这里面了。而且咱们的工人又提出了不少降低消耗的好办法，一项项累加起来，咱们的成本至少能降低三成以上。”

张廷兰随手翻开了小册子，只见上面详细的开列着每一项的操作规范，而且还配了简单的图示，一目了然，就算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工人，也能弄明白，最难能可贵的是很过关键性的诀窍都标注在上面，十分的详尽规范，竟然有后世操作流程的模样了，这个时代能搞出这种东西，足见中国工人的智慧不容小视。

“陶厂长，这东西可是无价之宝啊，我看不只是军工企业，其他的民用工业也必须效仿，以往咱们中国人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不较真，什么都是差不多，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做菜可以这么办，生产工业品就不行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一点点的错误累加起来，咱们生产出来的就是不合格的次品，拿到战场上，是会害死人的！”

“拙言说的没错，我们一定吸取经验，努力生产出最好的产品！”

出了兵工厂之后，张廷兰的心里头十分欣慰，中国人从来就不是傻蛋，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一定能做出惊人的业绩，现在的军工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唯一欠缺的就是成熟的工人，一旦这块短板补齐了，超越日本人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1918年对于奉军来说，是一个收获的年份，一两年以来，精心打造出来的工业体系，已经开始结出了果实，不只兵工厂突飞猛进，其他的产业也同样如此，鞍钢的第一期工程已经建设成功，日产钢材达到了一百吨左右。

钢铁的问题解决了，有了充足的原料，火炮的生产就已经进入了正轨，七十六毫米的山炮已经进入了大批量的生产阶段，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也仿制成功，开始了小批量的生产，另外张廷兰也搞到了两门俄制的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已经让吉林兵工厂开始仿制。

除了仿制之外，奉军的军工体系也在努力的进行自主研制，哈尔滨兵工厂就是试图研制一款一百零五毫米的野战炮，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不只是火炮，迫击炮的生产也在不断加速，现在三大兵工厂，每个月能出产的迫击炮超过了三百门，再有一年的时间，奉军上下基本能够换装完毕。

换装完毕之后，奉军也就拥有了大炮兵的雏形，火炮号称战争之神，能够把战争之神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才能真正的赢得战争的胜利。

陆军装备快速发展，海空力量也有了雏形，将伯力的机械制造厂搬回来之后，巴玉藻王助等人就天天在里面，飞机最重要的就是发动机，只有解决了这个心脏问题，才能大规模的生产飞机。

经过了两个月的努力，他们已经将缴获的法国发动机仿制了出来，产品性能和原装货差不了多少，比起从美国进口的发动机可要强了不少。

有了自己的发动机，飞机生产工作就已经差不多了，巴玉藻、王助、厉汝燕等人，再加上刚刚被拐到奉天的苏霍伊，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他们很快就摸索出了战斗机的生产流程，并且拿出了产品。

“拙言，明天就在飞机场实验咱们的新型飞机了，你可一定要去啊！”张学良笑着把一份请柬塞到了张廷兰的手上。

“汉卿，送请柬这种小事不用劳动你这个少帅？”

“这不是来请拙言大驾光临吗，我不来哪能体现空军的诚意啊！”张学良笑着说道：“而且还有一事要摆脱老兄啊，我现在还顶着局长的帽子，你看是不是想办法帮着我换成司令啊，这玩意听着才威风！”RS！。

第四百二十章三军齐备

张廷兰早早的成了边防军总司令，有了这个头衔之后，一下子超过了奉军当中的绝大多数元老，成了年轻一辈最耀眼的人物，张学良当然看着也眼红，不过张少帅也清楚，凭着自己的本事，想要独挡一面，还有些困难。

不过他和两大损友冯庸和张廷枢商量之后，也找到一个方法，既然当不了块块儿里头的首领，那就当条条儿里头的，张少帅就把目光瞄准了空军司令的位置，虽然眼下空军刚刚草创，但是说出去一样是海陆空三军，身份同样煊赫。

张廷兰当然也看透了张学良的小算盘，他对于张学良的这个想法还是非常赞同的，张少帅要是能专心于空军，和郭鬼子的交集就能少不少，至少能消除奉军日后的一个潜在威胁。

“汉卿，我当然支持空军独立出来，而且海陆空三军并驾齐驱，空军绝对不是装点门面的道具，而是真正夺取胜利的关键，在以后的战争之中，没有制空权，想要赢得胜利，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

张廷兰的话锋突然一转，然后说道：“汉卿，你想要管空军，可不能光凭着一时的热情，也不能单纯的靠着兴趣，你必须知道空军的重要性。一直以来我都把日本人看成奉军最大的敌人，在陆军和海军上面，我们和日本人都有巨大的差距，想要短时间之内弥补，十分的困哪，唯有空中力量，我们虽然底子很薄，但是日本人根本不重视这一块，如果我们能沉下心，努力发展五年，十年。我敢说空中力量就是咱们击败日本人最大的依仗！”

张学良毕竟还是少年的心性，他对于空军关注，更多的是羡慕在空中飞翔的感觉，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空军的价值，现在听张廷兰这么一说，似乎肩上的担子还很沉重啊，他顿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又有一些疑惑。

“拙言，空军真的有那么强大的作用么？”

“技术是不断发展的，汉卿你只要把战前世界的飞机。和现在出现的新型飞机的图片拿出来，放到一起对比，就会知道空军有多大的进步，这才仅仅是四年而已。如果时间再长一些，飞机可以做得更大。速度更快，航程更远。载弹更多。完全可以在陆上机场部署，就能威胁海上的目标。日本人最耀武扬威的不就是他们的联合舰队么，如果咱们能在沿海部署大量的飞机，他们还敢把舰队派过来么？”

日本强大的联合舰队，就是这个岛国国力的最好象征，自从甲午战败之后。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敢去想象如何对付日本的海军，现在中国残存的海军舰船加起来，还没有人家一艘战舰吨位大，双方根本没有可比性。

现在张廷兰突然提出了用飞机对付军舰的设想。一下子打开了新的思路，在海上拼大炮巨舰，不能胜过日本人，但是完全可以利用空中的优势对付日本人，当然也可以用水下的优势袭击日本人。

现代化的战争从来不是兵对兵将对将的战斗，而是要充分利用自己的长处，去攻击别人的弱点。张学良的脑筋也不慢，很快就想明白了：“拙言，你在海参崴，放着一万多吨的皇太子号战列舰不要，弄了六艘锈迹斑斑的潜艇，是不是也在打这个主意，打算在天上和海底一同对日本人下手！”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这次欧洲大战，德国的潜艇部队可是大放异彩，差点逼着英国人卖了内裤，咱们同样要建立破坏型海军，潜艇可是少不了的利

器。”

“还是拙言见识高明，想的周全！”张学良笑着说道：“现在看起来，这个空军司令也不是摆设，而是十足要害的部门，我可一定要干好了！”

两个人聊了一会之后，张学良对于空军的看法来了一个突然的转变，空军不再是一个奢侈的玩具，也不是装点的玩具，而是能够和陆军并称的潜力巨大的新兴军种，这位少帅也燃起来强大的斗志，卯足了劲头儿，想要好好干一场。

转眼到了第二天，老张又带着文武大员亲自到了机场，想要看看空军建设的成就。远远地老张就见到了张廷兰，急忙摆手，把张廷兰叫到了身边。

“拙言，这段时间都找不到你了，听说陶吉平他们说，你是天天的钻工厂，那些工作还是交给别人处理，你小子就在我的身边，帮着我出谋划策，聊聊国内外的局势！”

在出兵海兰之后，张廷兰的威望的确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不只是在奉军之中，就连在全国之后，都知道了张廷兰的大名，而且边防军也有自成一系的趋势，张廷兰为了不招惹什么闲话，从俄国回来之后，就一门心思的去处理工业发展的问题，具体的军政事务一概不问。

现在老张提起来了，张廷兰只能说道：“大帅，我到工厂也不是干什么脏活累活，这次咱们从俄国弄了不少人才回来，可是这些人的背景都不干净，他们很多都是俄国的政治犯，咱们要利用他们的才华，但是也要防止他们蛊惑人心，因此我必须要仔细的看着。”

“也有这么一说，俄国的多数党闹得的确很凶，红白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拙言你看奉军该怎么办呢？”

“大帅，不管外面多乱，奉军应该有一定之规，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韬光养晦，把底子打牢，让各个产业都走上正轨，只有咱们的势力足够强大了，才能有所作为。”

说话之间，大家伙都到了观礼台上面坐好了，老张身边的吴俊升笑着说道：“拙言，听你刚才的话，怎么好像没有以前的魄力了，你以往可是最喜欢兵行险招，搞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提出耳目一新的主意，现在怎么有点保守了。难道是胆子变小了么？”

“的确是变小了，人家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奉军如今也有了这么大的基业，是最应该努力呵护，以往以小搏大，是没有办法的下策，打开了发展的局面之后，我更倾向于用绝对的实力去击败对手！”

“拙言说的话有道理，稳妥一点很好，尤其是俄国那边多少个列强都卷了进去。不要轻易的搀和了，让他们打去。”

“大帅，不搀和列强的争夺是对的，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吴俊升甩着大舌头又说道：“不过要是连国内的事情也不搀和，我就有点想不通了。现在冯国璋和段祺瑞两个人斗得乌烟瘴气，南方孙大炮也在上蹿下跳。整个天下也就是咱们东三省太平一些。依我看干涉俄国风险太大，还是把眼光放到关内。”

张景惠听了这话，也是眼前一亮，笑着说道：“这话说的有意思，我也觉得奉军该往关内发展了，咱们现在兵强马壮。还有了空军，武器也都能自产了，机枪大炮全都配齐了，放眼天下。奉军敢称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孙大炮没兵没将，人家还忘不了四处折腾呢，咱们势力雄厚，凭什么放过这么

好的机会啊！”

张景惠刚刚说完，阚朝玺也开口了：“大帅，拙言方才说的一句话我十分赞同，那就是要用绝对的实力击败对手，咱们和北洋军比起来，优势明显，我也主张抓住直皖两系不和的好机会，奉军挥师南下，让大帅入住中央，趁着这些老弟兄精神健旺，咱们也席卷天下，打出奉军的威风来！”

这三位元老一同发言，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很显然他们已经都已经商量好了。张廷兰脑筋一转，就想明白了原因，自从老张执掌东三省之后，老派人物逐渐靠边站，王永江，杨宇霆，常荫槐等新派人物受到重用。而且张廷兰统帅的边防军因为屡立战功，也大量的升官受赏。

吴俊升等人显然有些不满，他们要撺掇老张向关内发展，去抢夺天下，也是给他们一个往上爬的机会。对于这种想法，张廷兰十分理解，但是对于这种主张，张廷兰是坚决的反对，这根本就是在断送奉军的大好基业。

虽然看起来奉军蒸蒸日上，能够压过北洋，但是历数民国以来的内战，胜负从来不是交战双方决定的，背后还有列强的意志。如果列强不愿意奉军统一天下，他们可以有无数种办法扯奉军的后腿。

因此衡量实力对比，绝对不是简单的奉军和北洋军的对比，而是奉军和列强实力的对比，只要能够抗住列强的压力，奉军才能一统天下！很显然那些老派的人物看不到这一点，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有些焦躁，最让张廷兰的担忧的还是张作霖的意思，如果这位大帅动心了，显然就麻烦了。

这时候老张正好笑着对张廷兰说道：“拙言，现在有三个人反对你的韬光养晦，你有没有什么辩解啊？”

张廷兰正要说话，这时候张学良跑了过来，冲着张作霖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大帅，空军飞机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进行飞行演练！”

老张看着英姿飒爽的儿子，欣慰的点点头，然后说道：“好，现在就进行演练，也让大家伙都领略一下空军风采。”

“是！”

张学良随即传达了命令，早在跑道上做好准备的飞机迅速起飞，这架飞机是巴玉藻他们最新造出的一款双翼机，论起整体性能已经堪比英法的同类产品，飞机装备了两挺7.62毫米机枪，拥有相当不俗的火力，机动性能也相当优异。

在空中能够做各种动作，上下盘旋，这次飞行演练的内容包括编队飞行，对地攻击，空中格斗等等项目。到了最后的空中格斗环节，两架飞机在空中上下盘旋，互相追逐，看得所有观众都大呼过瘾，而且老张还主动站起了起来，在观礼台上仔细的观察，脸上不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到了这一幕，张廷兰的心里头猛然一动，他已经看明白了，老张绝对有心思入主中原了，而且这种心思还是自己给他的，奉军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比起国内的军阀，拥有太多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让张大帅有点忘乎所以，野心膨胀。

张廷兰也不知道如何劝解，精彩的飞行表演练也变得有些索然无味，好不容易表演结束了，张廷兰就找到了杨宇霆，两个人的眼睛里头都露出了一丝忧虑。

“拙言，你是为了吴俊升他们的事情来的？”杨宇霆叹了口气说道：“最近大帅经常向我询问军工产量的问题，看来大帅是动了心思了。”

“邻葛，你有没有办法劝解一下？”

“没有！”杨宇霆苦笑着摇摇头：“不只没有，我还要给大帅加把火呢，葫芦岛的造船厂已经有了成果，刚刚一艘新的浅水炮舰造出来了，咱们奉军海陆空军这下子都齐全了！”

第四百二十一章浅水利器

明知道大量新式武器的出现，会激发张作霖问鼎中原的野心，但是有些东西也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张廷兰折腾了这么久，又从俄国搬来了全套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在加上奉军上下都憋着一股干劲，眼下也到了收获的时候。

葫芦岛的造船厂也是一样，经过连续半年的努力，他们建造的第一艘将近一千吨的浅水炮舰终于正式完成了，吴毓麟迫不及待的将消息通报了奉天，希望奉军能够派出要员参加下水仪式。

“拙言，生产浅水炮舰还是你交给他们的任务，下水仪式也理应你过去，而且你还能给他们指点一下，看看哪里做的不到位。”杨宇霆笑着说道。

“参谋长，这艘军舰下水，咱们的海军就算是正式成立了。这是我手下都是一帮旱鸭子，连一个回水的都没有，你可要给我安排一个懂行的人啊。”

杨宇霆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拙言，要是放在以前，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人选，不过现在可不同了，前段时间就有一批海军人才从美国回来，到了北京，我托人联系了他们，邀请他们到奉天参观，昨天一行七个人都到了奉天，其中最优秀的就是沈鸿烈，这个人才华横溢，很懂海军，我正准备把他推荐给大帅呢！”

张廷兰一听沈鸿烈这个名字，也不算陌生，他在历史上就是东北海军的缔造者，也是奉军当中的重要将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海军失去了根本之地，变成了丧家之犬，沈鸿烈又投靠了南京，一直在青岛驻扎，沈鸿烈还当过青岛的市长，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沈鸿烈投降南京方面，似乎有些背叛奉军，不过张廷兰也心里头清楚，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作为海军将领总要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谁叫那时候奉军落魄了呢，覆巢之下无完卵，总体来说，沈鸿烈这个人还算是很有能力的。

“邻葛，既然你推荐了沈鸿烈，那不妨就让他一同到葫芦岛，参观一下新下水的军舰，也让他见识一下奉军的实力。”

“也好，我们现在就通知他们，让沈鸿烈和你一同去葫芦岛。”

商量好之后，张廷兰又向老张汇报了情况，张作霖一听到有军舰下水，果然喜悦异常，奉军可以说是拥有了海陆空三军，放眼国内，所有军阀之中，包括北洋政府在内，都是第一等的。

“拙言，好好去慰劳一下造船厂的工人，再抓紧时间，把海军给组建起来，尽快形成战斗力。”

张廷兰一看老张如此的急迫，心里头就咯噔一声，他试探的说道：“大帅，海军是个技术兵种，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磨练，有了船下水，还要有足够的水兵去操纵，想要真正形成战斗力，恐怕还需要大量的时间。”

张作霖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对张廷兰说道：“拙言，你是不是觉得我逼的有些太紧了？”

“大帅，发展自然是越快越好，只是有些东西需要一个周期，必须按部就班的走完流程，没有办法一步登天。”

老张点了点头：“拙言，你一直和我说过，要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只有能抗衡日本人，才能考虑入住中原的事情，我一直非常赞同你的看法。不过

最近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日本正和俄国在远东打仗，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军队，日本人关注东三省的精力就被分散了，如果能利用这个时机，果断的占领北京，掌控了关内地区，就算不能把整个天下拿到手，只要控制了华北，整合华北和东北的实力，再去对付日本人，这样把握也更大一些。”

听着老张吐露心声，张廷兰仔细认真的听着，心里头不断的思索推演，老张的这番话也的确有道理，如果日本人深陷同俄国的战争，无力顾及奉军，然后奉军通过这一段时间，快速的掌控中央权力，再集中全力，回过头对抗日本人。

这个方案不能说是错误的，不过张廷兰总觉得风险还是太大，因此说道：“大帅，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时机太难把握了，而且击败北洋，掌控北京政权，需要付出多少的力量，如果南方孙文一党也出兵了，又该如何应付，这都需要仔细的权衡！”

“拙言说的也有道理，我再仔细的思考一下，你先去葫芦岛，把咱们的海军支撑起来，就算暂时没有战斗力，用来撑门面也是好的。”

张廷兰和张作霖接触的时间很长了，非常了解老张的脾气，这位大帅能够从善如流，是个非常不错的领导者，但是老张同样十分顽固，一旦下定了决心，就不会轻易改变主意。

从老张的话里头，张廷兰已经听到了一丝不悦，显然老张这一次并没有听从张廷兰的意见，而是有了别的想法！

张廷兰也知道这种时候不能多说什么，不然只会激起老张的逆反，因此他也只能想一些别的办法，再来劝解老张了。

离开了帅府之后，张廷兰带着沈鸿烈等人直接前往了葫芦岛造船厂，沈鸿烈三十出头，戴着一副眼镜，斯斯文文的，像是一个学者多于军人。

和张廷兰见面之后，沈鸿烈显得十分激动，主动说道：“张总司令，在英国的时候就听说您的大名了，收复中东路，击败俄国人，真是大涨了中国人的威风，就连海外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情，我们这些游子在也是与有荣焉！”

沈鸿烈说这话完全是出自真心，这时候整个西方世界都对中国人充满了蔑视，即便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也很难获得对方的真正尊重，你的背后是一个没落的老大帝国，不管什么时候，走出了国门，才能真正的理解祖国的含义，国运和个人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

沈鸿烈在英国也要面对各种嘲笑和蔑视，突然奉军击败了俄国人，传到了西方世界之后，顿时成了一个新闻，有些英国人也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中国人了，前后的反差让沈鸿烈越发的明白拥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的价值，因此回国之后，就带着同行的伙伴，到了奉天，希望能够为奉军效力。

“沈先生，奉军正在发展之中，最缺少就是各类型的人才，你们能到奉天，我们一定会提供足够的舞台，让你们充分展示才华。”

张廷兰一见面就露出了招揽的意思，双方相谈甚欢，沈鸿烈也向张廷兰讲述了欧洲的种种见闻，张廷兰也不时询问欧战的状况，他们乘坐着火车，很快到了葫芦岛，下车之后，也没有休息，就直接赶到了造船厂。

吴毓麟早就等在这里了，一见张廷兰到了。吴毓麟笑着迎了过来：“总司令，自从得到指示之后，船厂上下没有人敢懈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

弄出了第一艘浅水炮舰，就等着您来验收呢！”

“吴厂长，我也早就盼着军舰下水呢，咱们都过去看看！”

吴毓麟带着张廷兰，快步到了船坞，一艘庞大的军舰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军舰上，还有一些工人在做着收尾的工作。

看到了这艘军舰，吴毓麟脸上也露出了十足的欣喜的笑容：“这艘军舰，从里到外，所有的设备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包括动力和武器在内，除了使用了不少俄国技师之外，其他的都是咱们自己的！”

沈鸿烈听到这话之后，顿时就大吃一惊，中国也有几家船厂，能够生产船只，但是用的蒸汽机和武器多数都要进口，有的甚至钢板也要进口，现在猛然听说奉军竟然能够全部自产，这下子把沈鸿烈也吓到了，甚至他都觉得吴毓麟是在吹牛。

“原本大沽造船所就有建在一千吨以下的军舰的能力，我们又整合了海兰和海参崴两处的造船设备技术人员，建造小型舰只一点问题没有，而且伯力的机械制造厂就是生产船舶动力设备的，我们也拿到手了，生产蒸汽往复机也没有什么难度，至于火炮吉林兵工厂就能生产！”

听着吴毓麟的介绍，沈鸿烈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真是出乎意料，全中国的工业实力最强的竟然是开发最晚的东三省，奉军能够快速崛起，击败列强，果然是实力不凡！”

吴毓麟也十分高兴，笑着向他们介绍道：“这艘浅水炮舰排水九百三十吨，长七十二点四米，宽十...二米，装备两座一百五十二毫米主炮，首尾各一座，四座四十七毫米的副炮，动力使用的是一千四百马力的蒸汽往复机，最大的航速十节，由于才有了低干舷的设计，最大吃水一点六米，完全能够在近海和内河使用，强大的火力能提供有效的打击能力，绝对是浅水作战，支援步兵的一大利器！”

张廷兰对于海军还有一点迷糊，沈鸿烈的眼睛则是亮了起来，他急忙问道：“吴厂长，听着你的说法，只怕这艘军舰不论是火力，还是吨位都超过了北洋政府装备的楚字舰啊！”

“嗯！”吴毓麟欣然点头说道：“楚字舰一共六艘，都是张之洞从日本神户川崎船厂订购的，是日本人生产的老货，和我们的新舰完全没有办法比拟。这艘浅水炮舰有两大突出设计，使得作战能力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吴毓麟向张廷兰和沈鸿烈指了指船上，然后说道：“在这艘军舰上面，装备了两座三联装高射机枪，能够对付一般的低空飞机，在河道作战的时候，能够有不弱的防空能力！”

在这个时代，飞机刚刚出现，还没有真正的威胁到船只，加装防空火力的炮舰并不多。沈鸿烈也是第一次注意到，他不仅问道：“炮舰还会被飞机攻击么？”

“一点都没错，不过不是我们的炮舰被攻击了，而是我们的飞机攻击了对方的炮舰！”张廷兰笑着说道：“奉军掌控了海兰之后，有些俄国人还心有不甘，就在不久之前有两艘浅水炮舰试图接近海兰，sāo扰我们，被奉军的空中力量击败了，挨了两枚炸弹，仓皇逃窜了！”

沈鸿烈一听竟有如此的战例，也不由得点点头，吴毓麟继续介绍道：“这艘军舰还有一处关键的地方，那就是在船舱里面，我们安装了大量的水密隔舱，使得船只有了强大的生存能力，在浅水区即便是受到了撞击，轻易也不

会造成严重损伤，和日本人的皮薄馅大的样子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百二十二章海军战略

舰船的生存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就像在日德兰的大海战之中，英**舰吨位更大，速度更快，但是和德国的军舰拼到了一起之后，损失远大于德国，要不是大英帝国底子雄厚，海上霸权就要拱手让人。

德**舰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强大的生存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沈鸿烈在欧洲经历过大战，对于这方面有着切身的体会，吴毓麟他们在造舰的时候，也考虑到了生存能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嗯，这种潜水炮舰最主要的作战区域就是近海和内河，这些的确水文环境复杂，暗礁浅滩遍布，只要稍不留心，就会发生撞击事故，从北洋舰队开始，因为撞击沉没的军舰也不在少数，非常可惜，能在一开始就注重生存性，真是非常了不起！”

沈鸿烈十分赞叹的说道，张廷兰也非常满意，他笑着问道：“吴厂长，大口径的榴弹炮我们还能生产，这大口径的舰炮恐怕还有些困难，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的确如此，舰炮相比野战炮更加困难，一个炮管就要费不少的力气，好在咱们搞到了海参崴的造船厂，里面有一个维修车间，能够维修大口径的火炮，另外我们在海兰还缴获了几门要塞炮，有了这些作为基础，我们和吉林兵工厂联合研制，已经攻克了技术难题，不过目前的问题就是产量有限，每个月最多只能造出六门！”

“这已经很不错了，饭咬一口一口吃。”张廷兰笑着说道：“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数量，最后解决质量，而且眼前就有一个机会。只要把握住了，我们的工业水平就能得到极大的提升。”

“张总司令，您指的是什么机会啊？”沈鸿烈在一旁不解的问道。

“沈先生，你刚刚在欧美回来，世界的局势应该很清楚，德国人已经是强弩之末，溃败不会太远了，他们虽然败了，但是工业技术水平摆在那里，他们的技术能力在西方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如果能借助德国失败的机会，从德国搞到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咱们不就能够一飞冲天了么？”

听着张廷兰的话，沈鸿烈的眼睛越来越亮，中国不少人都在关注着欧洲的大战。他们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够通过加入协约国，获得战胜国的地位。进而收回中国的主权。

可是张廷兰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竟然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去搞到德国的技术，简直就是有些超乎想象，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是有道理，德国战败之后。下场一定会很惨，原本被德国人视为珍宝的技术，也会变成白菜价，只要出得起钱。绝对能够弄到关键性的技术。

沈鸿烈不由得给张廷兰伸出了大拇指，十分感慨的说道：“张总司令，这下子我算是明白奉军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工业能力了，原来你们把注意力都盯在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上面，而不是那些虚的东西，实在是了不起！”

“沈先生，废除列强的特权，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从来都只相信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别看咱们和协约国绑在了一起，也有成为战胜国的希望，但是咱们没有足够的实力，列强根本不会看得上咱们，出卖中国的利益也是家常便饭。”

不论是一战还是二战，中国都十分幸运的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但是两

次大战之后，中国的利益都被出卖了，一战之后的山东问题，二战的外蒙古问题，都是如此，说到底就是自身实力不够。

张廷兰熟知历史，能够这么斩钉截铁的下了断言，沈鸿烈还有些接受不了，他疑惑的问道：“张总司令，我现在就听说有人要求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利，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德国是战败国，理应交还中国，如果列强连这种要求都拒绝了，他们未免欺人太甚了！”

“沈先生，咱们不妨打一个赌，就赌列强会不会公正处理这个问题。”

沈鸿烈笑着说道：“赌就赌，不过我可没有什么赌注啊！”

“不用什么赌注！”吴毓麟在一旁笑道：“沈先生要是能留在奉天效力，总司令就求之不得了，这次带你过来，就是给我的军舰找一个舰长。”

吴毓麟的话将大家伙全都逗乐了，他又看了看时间，然后说道：“总司令，军舰下水的时候到了。”

张廷兰他们都仔细的凝视着，海水注入了船坞之中，渐渐的这艘军舰稳稳的浮了起来，奉军建造的第一艘军舰就这样在所有人的欢呼声中，正式下水，军舰一小步，海军一大步，张廷兰十分满意，勉励了在场的所有工人，又颁布了嘉奖令，所有参与施工的人员都能额外得到两个月薪水的奖金。

工人们也都欢呼雀跃，热热闹闹的好像过年一般，随后张廷兰就把吴毓麟和沈鸿烈请到了办公室之中，三个人对面而坐，张廷兰笑着说道：“军舰虽然下水了，不过这只是建立强大海军的第一步，我们除了要有军舰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成熟的海军战略，我们的海军任务是什么，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又需要如何侧重。这是我们在建立海军之前，必须搞清楚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顶层的规划设计，尤其是海军的装备，每一样都是大把的银子堆出来的，必须要符合整体的战略需求，不可能是什么先进装备什么，关键一定要有用。而且凭着奉军的财力，也不可能随意的大量投入海军，有限的经费必须合理的利用，这也是张廷兰想要确定发展战略的原因。

沈鸿烈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我觉得中国海军和世界的海军差距已经太大了，甲午海战之前，镇远和定远号称远东最强大的军舰，可是到了现在，大型的战列舰已经到了三万吨，甚至有更大的，反观我们，海军不只没有进步，反倒是全面的后退，几乎什么都没有了，我认为要发展海军，必须立足长远，追赶世界最先进的水平，逐渐建造大型军舰，维护中国的海上权益！”

“其实按照我的观察，中国和德国的情况比较相似，两国都是海陆兼备的国家，但是在两国通向海洋的道路上，都面对着一个强大岛国的封锁，我们或许可以吸收德国海军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一只庞大的海上舰队，同时要加强水下力量，尤其是潜艇的发展，十分重要，最让英国人头疼的就是德国潜艇，我们也不能放松。”

沈鸿烈说得差不多了，张廷兰才问道：“沈先生，按照你的设想，建立大舰队，需要投入多少钱，需要多长的时间，我们的财力能不能承受，在工业水平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跑赢对手？”

张廷兰连续发问，沈鸿烈突然有些尴尬，的确他的设想很好，但是现实的落差太大，按照他的想法，只怕把整个奉军都买了，也建不起来，而且就

算建立起来，能不能打赢对手，还要画上一个问号。

“张总司令，我知道这个想要需要庞大的投资，但是不用这个方式，我们又如何维护海上权力呢？”

沈鸿烈虽然很懂海军，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将他的眼光束缚住了，完全盯在了海军的算计上面，并没有真正从大处着眼。

“沈先生，我认为中国眼下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挨打和挨饿，你觉得如何？”

沈鸿烈仔细听着，然后猛地点点头：“张总司令一针见血，虽然通俗，但是直指核心啊。”

“没错。”吴毓麟也说道：“挨打其实就是主权问题，而挨饿就是民生问题，这正是中国眼下的症结所在，要想解决挨打，就要强军，就要发展海上力量，从满清以来，我们的威胁都是来自海上，难道发展强大的海军有问题么？”

张廷兰笑着说道：“沈先生刚才提到了德国，说中国和德国有相似之处，我们不妨就从德国身上找找教训，日德兰海战表明德国的造舰技术，士兵素质，都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很不幸，他们的海军战略就是错误的，威廉二世根本没有搞清楚海军的使命是什么，庞大的公海舰队就是他的奢侈玩具，除了浪费宝贵的国力，并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

张廷兰一张口就是毫不留情的批驳德国的战略，沈鸿烈和吴毓麟都有些诧异，不知道这位总司令又要有什么高论了，他们都侧耳倾听。

“海军的使命就是进攻，尤其是大型主力军舰，就是为了进行远海决战，夺取海上霸权而建造的。可以说一个国家开始建造大型的军舰，是一个国建走向扩张，维护海上权力的开始，大海军就是大进攻，德国的公海舰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指导思想之下，发展出来的怪胎！”

大海军！大进攻！张廷兰的话听在了沈鸿烈的耳朵里，顿时有种振聋发聩的感觉，一下子就把大海军的核心点破了，海军不是装点门面的东西，而是要维护国家利益的急先锋，就像德国，既然把公海舰队搞成了存在舰队，简直就是对海军的侮辱！

沈鸿烈不由得起身向张廷兰深深的鞠躬：“沈某研究海军许久，直到今天才弄明白海军的作用，实在是惭愧！”。 ）

第四百二十三章一战终结

“按照拙言的意思，大海军是为了夺取海外利益而存在的，那目前中国没有什么海外利益，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避免挨打，似乎发展大海军就没有必要了？”

吴毓麟用了好一会才把张廷兰话中的意思消化了，任何一艘军舰都是海上的一个作战平台，也必须服从海军战略的需要，而作为造船厂的负责人，吴毓麟更是要理解海军的战略方向，这样才能选择好发展方向，生产出合适的产品。

张廷兰微微点头：“中国目前并不需要追求海外利益，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国土安全，保证我们的领土不被敌人侵犯，发展大海军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也没有这个必要。”

沈鸿烈在一旁也问道：“总司令所说不错，的确能够打造更经济实用的海军，不过不知道我们的最主要的假想敌又是谁呢？”

沈鸿烈已经开始上路了，不再是热血冲动之下，直接追求世界最先进的梯队，而是开始思考实际的需要了。

“能够从海上威胁我们的就是列强，最初是英法等国，但是眼下这场大战之后，英法德等国必定衰落，只有守城之力，没有进取之心，只要中国能够整军经武，保持一支精干的武备力量，就不用担心他们。如今中国的海上最大的威胁已经变成了日本人，他们的联合舰队已经成为了远东最强大的海上力量，而且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有目共睹，奉军和日本之间又是矛盾重重，我们发展海军的目标，就是针对日本人。”

“而对付日本人，我们绝对不能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海军的任务不是充当主力，到远海和日本人决战，而是在陆空的配合之后，保住海岸线的安全，然后伺机袭扰日本人的海上生命线，真正决胜的关键在于陆空力量的比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陆军永远都是立国之本，只有陆军能够撑住，中国才不会亡国。至于海军真正的作用是在中国解决了生存之后，再去为中国争取海外利益。”

说到这里，张廷兰总结道：“陆军关系的是咱们的生死问题，海军关系到我们活得如何，两者都十分重要。但是还有轻重的区别。”

吴毓麟笑着说道：“拙言，你说的这番话实在是太有道理的。有点让我想起了当年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的海陆之争。如果这番高论能早几十年，李左二公就不用争执了！”

提到了李鸿章，张廷兰也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左宗棠说过李鸿章误尽苍生，会落一个千古骂名，在我看来，左宗棠说的一点都不错。李鸿章的错误不在于甲午战败，也不在于签订了《辛丑条约》而在与他坚持了一个错误的国防战略，最终才酿成甲午之败，甚至是庚子国难。李鸿章难辞其咎。”

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待历史人物也就有了不同，张廷兰真正开始思考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战略方针之后，他才发现了李鸿章的致命错误，他称自己是裱糊匠是一点没错。

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沙俄又扶持xīn奸g的地方势力，试图发动叛变，在这个时候左宗棠力主塞防为主，率兵收复xīn奸g，而李鸿章则是强调海防为主，认为放弃了xīn奸g，能够节省军费，把海军发展起来，有了强大海军

就能永远避免海上的危机。

李鸿章的主张听起来有些道理，实则完全是混蛋逻辑，舍弃xīn奸g之后，西北就没有了能够吞并的所在，长城以北的土地都会丢失，那时候北京就被直接暴露在沙俄的兵锋之下，整个国家都会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其实xīn奸g的危机已经看出了李鸿章在战略上面的白痴和自私，随后爆发的中法战争，更是用残酷的事实将李鸿章的谬论击得粉碎，从1884年开始的中法战争，中国陆军接连败退，被赶出了越南境内，随后法国人突袭了福建水师的驻地，福建水师全军尽没。

连番的惨败，已经把大清王朝打懵了，这时候满清不得不启用左宗棠，让他来收拾残局，左宗棠到了福建之后，积极援助台湾的黑旗军，同时又在镇南关等地严密布防，老将冯子材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一下子就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大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左宗棠其实已经看透了李鸿章坚持的海防的错误，中国是一个陆上大国，陆地战争我们可以失败十场，但是只要能赢一场，就能扭转战局，因为列强毕竟远路而来，能投入的兵力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办法长时间作战。”

沈鸿烈急忙点点头，恍然大悟的说道：“张总司令说的太对了，以往敌人从海上来，我们就认为要加强海防，其实这是在缘木求鱼，列强之所以能横行无忌，还是因为我们的陆军太弱了，根本就不堪一击，不然也不会被一万多人就打到了北京城，不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只要我们的陆上战争能够胜利一次，也不至于丧权辱国！”

吴毓麟也说道：“以往我们都是顶着海上，认为是海军的失败，但是黄海海战之后，中国并没有败给日本人，我们还能支持，而是日本人的陆军侵入了东三省，侵入了山东，我们才坚持不下去，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跳跃。”

“嗯。”张廷兰点头说道：“遍观历次侵华，我们最后都是因为陆军撑不住，危机从还上来没错，但是陆军这支定海神针如果能撑住，就不至于落了一个惨败。说了这么一大圈，落到李鸿章的海防主张上面，其实就是做了一条事倍功半的邪路，我们没有发达的工业，和对手拼海军，根本没戏，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一战惨败，然后就一蹶不振。而陆军却可以迅速恢复，继续作战。”

张廷兰说到了这里，沈鸿烈和吴毓麟都仔细的消化着这些观点，的确有些颠覆传统的认识，不过越思考，他们就越觉得张廷兰说的有道理。

半晌沈鸿烈才苦笑着说道：“张总司令，您说了这么多，难道是不准备发展海军么，不过看您的做法又有些不对，我实在有些迷惑啊！”

张廷兰笑着说道：“我是反对在国力不足的时候。发展大海军，我们的海上战略应该是近岸防御，主要的着眼点是鱼雷艇，驱逐舰和巡逻舰，这些轻型舰只在近岸巡逻防卫。必要时候布置水雷，封锁港口。然后配合陆上的炮台和空中的飞机。把近岸守住，让敌人不敢随意进犯咱们，这样也就足够了！”

沈鸿烈一听，也不得不承认张廷兰说的是有道理，如果连眼皮子底下的这点水域都看不住，还想着去远海作战。那不是没会走就想跑么，肯定是要摔跤的。

“张总司令，那您认为我们光是摆出一副挨打的架势，不去进行还击

么？”

“当然不是。我们不是还有潜艇么，水下力量隐蔽性好，用好了就能起到一剑封喉的作用，德国的水下潜艇给了英国多大的困扰，我们自然要效仿，而且别忘了我们的对手远没有英国人那么强大，而且我们在大陆上的地位也比德国要好得太多，只要水面上能守住，陆上能打赢，我们就不用怕日本人！”

张廷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沈鸿烈和吴毓麟也彻底想明白了，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喜色，沈鸿烈也暗暗的给张廷兰竖起了大拇指，年纪轻轻，能做到如此的高位，果然有着不同凡响之处。

张廷兰的提议建造小型舰只和潜艇，花费都比较少，而且效果也更好，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工业能力，又在财政的承受范围之内，是眼下最现实的选择。放眼整个中国，能制定如此合理的海军战略的人物，恐怕屈指可数，能在这样一个睿智而清醒的领导手下工作，也是一种幸运。

沈鸿烈彻底被张廷兰的见解折服，已经准备投身奉军了。而吴毓麟也是非常高兴，张廷兰并不是不发展海军，而是要发展一支黄水海军，造船厂还是大有可为。

“总司令一番话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能造一千吨左右的浅水炮舰，就能造巡逻艇，甚至是驱逐舰，水雷我们能够生产，我现在就去布置任务，调整产能，尽快生产出足够的武器，把咱们眼皮子底下先看住！”

张廷兰也是满意的点点头，他费了这么多的口舌，和他们说海军的战略，就是想让他们头脑清醒，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把有限的资源利用好。现在一看沈鸿烈和吴毓麟都领会了自己的意图，张廷兰十分欣慰。

“说了这么多的话，关键还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咱们不是从俄国弄来几艘潜艇吗，沈先生，我现在就委任你作为潜艇大队的指挥官，尽快摸索清楚潜艇使用的方法。”

“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沈鸿烈给张廷兰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他是彻底被张廷兰折服了，人家有见识，还能够大力的提拔自己，实在是最理想的领导了。

张廷兰并没有急着回奉天，又在葫芦岛逗留了一段时间，亲自帮着沈鸿烈选出了一批优秀的潜艇兵，然后又让俄国的潜艇兵指导奉军训练，一共六艘潜艇已经被当成种子，成为了潜艇兵的摇篮。

目前为止，海陆空三军都已经齐备，奉军也有了走向强盛的基础，张廷兰也十分的欣慰，不枉自己一番心血，不过张廷兰也有一点担忧，最主要的就是来自老张，张廷兰是真的不想这位张大帅过早的逐鹿中原，但是偏偏有些事情他又不好直说。

张廷兰只能找到了常荫槐，让他加强情报工作，预防不测，就这样平静的过了几个月，东三省又迎来了一次大丰收，所有的粮仓都已经屯满了粮食，这段时间奉天省长王永江十分的兴奋。

拉着张廷兰，一同算了一笔经济账：“拙言，现在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都要向咱们购买粮食，用来支撑干涉俄国的战斗，我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一千万担，就拿一担赚一块五角计算，这就是一千五百万元，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果然不是空话啊！”

张廷兰也十分高兴：“岷源先生，我看您应该把粮食分开卖，美国人给他

们批发价，日本人是零售价，至于俄国的白军就是超高价，爱要不要！”

“拙言啊，什么时候你都是一副奸商的本色，不过这个主意好，那帮白俄也有不少钱。”

正说着常荫槐突然跑了过来，直接来到两人面前，焦急的说道：“德皇退位了，战争结束了！第四百二十四章五亿抄底美国参战之后，德国的败局已定，大家都知道德国人撑不下去了，无数的评论家都在死死盯着德国，想要看看这个帝国究竟是怎么完蛋的。尽在事实总是出人意料，就在1918年10月25日，德国海军司令部下令基尔港的德国公海舰队出海同英军作战，若失败就“光荣地沉没”。

基尔港的8万名水兵厌倦了战争，他们拒绝起锚，并把军舰熄了火。水兵的抵制虽然迫使德国海军当局收回命令，但水兵们却遭到迫害，被逮捕了几百人。

士兵们被压抑的怒火终于爆发了，11月3日，水兵走上基尔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海军当局，要求释放被捕者。游行示威随后发展为武装起义，水兵们解除了军官的武装，迅速占领了战略要地，控制了全城。

工人也举行武装起义响应，并建立了多数党政权。至4日晚，基尔及附近郊区均为起义者占领。5日，基尔全城总罢工支持水兵起义，基尔港水兵起义成为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的信号，革命在全国迅速蔓延。到11月8日止，几乎所有的德国大城市中都发生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多数党组织，将德国大多数地区掌握在了手中。

此次起义被称为十一月革命，这次革命不只把德皇威廉二世吓走了，同时也把协约国给吓住了。俄国的多数党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现在德国又出现了这种问题，如果让多数党控制了德国，那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就是一场末日。

协约国集团也立即放弃了战争。不想再去逼迫德国人了，而且德国原有的容克贵族集团也对多数党极为恐惧，他们迅速组成了新的共和国政府，掌管了德国的大权，并且决定同协约国坐到谈判桌前面。接受失败的命运。

双方拼了四年多的一场血战，就以这种戏剧化的情况结束了，大大出乎了所有政论家的估计，整个世界也都被震动了，就连远东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毕竟是同盟国的成员，地地道道的战胜国。包括北洋政府在内，都感觉这是一个彩虹难逢的好机会，能够收回失去了权力，实现咸鱼翻身。

消息传到了奉天，老张也被惊动了，他把手下的文武大员都召集到了一起。还特别让常荫槐来请张廷兰和王永江，王永江是张作霖的钱袋子大总管，而张廷兰则是头号智囊，而且最清楚国际局势，老张急火火的让他们过去，也是想有些作为。

在路上王永江就问道：“拙言，大战结束了。你觉得咱们该怎么办呢？”

“岷源先生，列强什么嘴脸咱们心里头都有数，别指望会真正平等对待中国，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也没有什么价值，最现实的就是去欧洲淘换工业设备和人才，德国和奥匈帝国都完蛋了，这两国的军工实力非常雄厚，人才众多，能够弄到一点，咱们就能发达了。另外英法两国也都受损严重。咱们想想办法，趁机搞到一点技术，把这些东西弄到手，再发展三五年，咱们的根基也就稳固下来了。”

听到了张廷兰的设想。王永江点点头：“拙言，国际上的事情我虽然不清

楚，但是东三省怎么样我嘴熟悉，的确需要一段时间沉淀下来，好好修炼一下内功，不过依我看咱们大帅似乎有别的想法了！”

王永江微微叹口气，张作霖作为奉军的领袖，大多数时间是称职的，但是唯有一点，就是野心勃勃，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奉军实力膨胀，老张个人也开始了膨胀，这一点奉军上下都意识到了，王永江也有些担忧。

常荫槐带着他们到了老虎厅，里面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吴俊升、张景惠、张海鹏、阚朝玺等人一个不少，另外孙烈臣正好从热河回来，也到了老虎厅，张作霖正满面红光的坐在中间，一看张廷兰和王永江到了，就笑着说道：“岷源和拙言到了，我这正好有封电报要给你们，拿过去看看吧！”

王永江接过了一看，正是段祺瑞发过来的，信中的内容主要是请张作霖派出代表，商讨一下如何处理大战的问题，主要的任务有两个，一个是战后要收复哪些权利，另一个是干涉俄国内战的问题，现在协约国都出兵了，北洋政府也不想落后。

奉军威望很高，论实力已经能和北洋抗衡，而且又早早的出兵海兰泡，这两个问题都少不了奉军的参与。

王永江和张廷兰把电报都传看了一下，然后还给了老张，张作霖扫视了一下众人，然后说道：“诸位，老段准备收回德国的权利，还想着出兵俄国，你们都怎么看？咱们究竟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给老段添一点麻烦，让他威信扫地？”

一旁的袁金铠突然笑道：“大帅，我看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列强绝对不会轻易把好处让给北洋政府的，我们不妨就把条件抬高，老段肯定没有办法完成，这样他就会遭到国内的唾骂，看他还有脸继续当总理么？”

袁金铠说完之后，吴俊升也笑着说道：“大帅，熟悉日本情况的人向我透露了，日本人这次想要永久的霸占山东，不愿意归还中国，而北洋又想利用这次机会要回山东，如果老段没有办法收回山东，咱们就发动各种力量，把老段拉下马，如果老段侥幸成功了，也势必结怨日本人，咱们就能趁机取而代之，怎么算都不亏本。”

吴俊升一面说着一面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显得智珠在握的样子，张廷兰在一旁心里头却是咯噔一声，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奉军的这帮元老竟然打着这个如意算盘，心里头顿时失望到了极点。

山东问题张廷兰感到更多的是愤慨，是对列强的不满，对力量的渴望，张廷兰迫切希望能全力提升工业实力。强化军备，然后好从列强手中抢回权力。而这些老派人物则不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让老段下不来台的机会，想要斗倒段祺瑞。

其实这也是张廷兰和吴俊升这些人的根本不同，张廷兰更多从国家角度看问题。而吴俊升等人更多的是看奉军、看自己的小算盘。重内斗，轻外斗，格局不同，得到的结果就不同。

而且从吴俊升的话里头张廷兰还捕捉到了一丝重要的信息，老吴和日本方面有了沟通，还知道了日本不准备归还山东的事情。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张廷兰最厌恶的就是奉军高层和日本勾结，现在老吴出现了这个苗头，张廷兰哪能高兴啊。

更让张廷兰的担忧的是这里面究竟有没有什么阴谋，毕竟只要牵涉到了日本人，就没有什么好事情。张廷兰已经有些神经过敏了。

老张这时候目光正好落在了张廷兰的身上，笑着说道：“拙言，你怎么看呢？”

问到了自己，张廷兰就不能不回答，想了想说道：“大帅，段祺瑞提出的两件事情都是当务之急，如果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就尽量帮帮老段，收回一些国家的主权，也能提振民心士气。如果利用这个作为手段，攻讦老段，恐怕会让人以为奉军不识大体，不顾大局，反倒有些不美。”

“拙言，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想要办大事，就不能在乎小小的名声。”吴俊升在一旁说道：“我们想要搞倒老段。也是为了让大帅入主中原，等到咱们掌控了政权，能做的事情不就更多了么，对天下百姓也是大好事。”

老吴还想要说下去，张作霖摆手拦住了他。笑着问道：“拙言，除了协助支持老段之外，你还准备干什么呢？”

“大帅，德国战败，势必民不聊生，奥匈帝国崩溃，各种人才外流，这可是彩虹难逢的机会，我看应该全力抄底欧洲，弄到更多的技术和人才，另外海空力量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在边境地区加强戒备，把海防和边防都搞起来，将东北打造得固若金汤。”

“拙言说的也有道理，你就暂时负责这两件事情吧，尤其是到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必须安排专业的人手，拙言你就全权负责，其他的政务暂时交给别人。”

听到了老张的话，张廷兰脸色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心里头已经有些翻腾了，看来张作霖这是想把自己支开，不让自己插手这件事情了。

很显然老张已经不再言听计从，其实想想也对，堂堂东三省巡阅使，一代的枭雄，怎么会完全听从一个晚辈的主张呢，特别是奉军手上有了一定实力之后，老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张廷兰也有些落寞，并不在争辩什么，不过他脑子里头还在不断的思索，要好好想明白眼前的事情，看看究竟该怎么办，对奉军才最有利。

当然眼前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抄底德国，张廷兰迅速找到了邝荣光和夏寒等人，东三省工业界的主要人物都被聚集到了一起。

“诸位，欧洲战争结束了，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我准备成立一个专门的采购集团，任务就是去欧洲弄到咱们急需的技术设备，然后尽一切的努力，招揽各种人才。”

“拙言，咱们等着这一天也不短了！”邝荣光笑着说道：“我看有两件事情必须弄清楚，咱们缺少什么，能从欧洲弄到什么。”

“没错，邝先生一下子说到了点子上。”夏寒在一旁说道：“化学工业、冶金、机械制造、医药、汽车、造船等等都是咱们急需填补的产业。我建议东三省的所有工厂都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采购集团，把面临的技术难题都写出来，是缺人，还是缺设备，然后咱们有目的的到欧洲去采购。”

张廷兰点点头：“这个提议非常不错，我们暂时就分成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两块，分头开列清单，然后去采购，另外咱们还必须要有前瞻性，有些关键性的技术突破可能刚刚出现，还没有得到重视，咱们也要趁机弄回来，最好连人才都一起挖到中国。”

邝荣光笑着说道：“就按照拙言的意思，我们马上做好准备，不过我还想请拙言给我交一个底，这么大规模的行动，要花费的资金可不再少数啊，你究竟准备出多少钱？”

张廷兰伸出了巴掌，笑着晃了晃：“五个亿，邝先生你觉得够么？”

虽然这些人都见识过了张廷兰的大手笔，但是一下子出了五个亿，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一般，一个个都把嘴巴张得老大，生怕耳朵出了问题。

“拙言，你确定能拿出这么多钱么？”

“邝先生，其实这只是第一批投资，如果能和德国政府联系上，投入还会增加！”

第四百二十五章出发

北洋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七八千万，东三省经过两年多的高速发展，财政收入也刚刚突破六千五百万，与北洋相差不大，但是奉军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还背着一千七百万左右的赤字。

张廷兰现在为了抄底德国，一下子就拿出了五个亿，而且还是先期投资，实在是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这位难道会点石成金么，能随随便便就变出这么多钱来？

而且看张廷兰的意思，五个亿只是开始，以后还有更多的投资，这些钱究竟从哪里弄来的啊，实在是让人想不明白！

虽然大家伙都知道张廷兰查抄了京津一带的八旗王公，弄到了一大笔钱，但是这笔钱毕竟是奉军共同的财产，老张能同意都交给张廷兰折腾么？显然是一个玩笑，奉军这段时间扩充军力有很多隐性的支出，另外吉奉铁路也在建设之中，这都是烧钱的大户，怎么计算张廷兰也不会变成这么多钱来。

他们不清楚，不代表张廷兰就在胡说，他确实有这么多钱，而且这五亿元只是放到台面上，让这些商人代表团去使用的份额，张廷兰手里头还握着一笔秘密资金，用来采购更尖端的技术。这些技术都是西方国家不愿意卖给中国的，张廷兰已经做好了用银子开路的准备，天下乌鸦一般黑，**在西方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一样有机可乘，就看愿不愿意花钱。

张廷兰手上还握着两项秘密的资金来源，一个是毒品收入，一个就是假币，当初奉军就控制了热河鸦片的销路，张廷兰将这些鸦片都制成了依赖性更强的吗啡，主要销往了日本和俄国。

另外还有不少吗啡以药品的名义买到了欧美。在一战之中，各个交战国，为了保证士兵的旺盛士气，也让士兵服用毒品。饱受战争之苦的民众也变得极度的空虚，需要用毒品来填补，张廷兰自然就好事做到底，把这些吗啡买到了英法等国。

当年英国人用鸦片敲开中国的国门，现在天理循环，中国更厉害的毒品也在英国泛滥。两年以来，靠着毒品。张廷兰弄到了至少一亿元左右的暴利，这些钱大多数都在海外的秘密账户里面，也是为了抄底行动准备的。

除了毒品之外，印制假日元也是一项重要的暴利收入，印制假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各国政府都干过，最大规模的恐怕要数二战之中的德国。希特勒印制了大量的能够以假乱真的英镑。甚至侧面促成了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

张廷兰很早就掌握了铸币厂，印制假币也被提上了日常，算来算去，张廷兰选择了印制日元，这倒不是因为张廷兰仇视日本人。就想坑他们一下，而是日元仿制比较容易。

其他各国的货币都有多种的防伪手段，凭着奉天的本事，还造不出来。而日元最主要的防伪手段就是纸张，日本人认为印制日元的三桠树是日本独有的，印制出来的纸笔拥有特殊的光泽，别人根本没法仿制，因此就放松了其他的防伪手段。

这就是典型的岛国心态了，中国地大物博，同样拥有三桠树，安徽一带就有出产，张廷兰秘密的圈了一大片的山林，手中拥有充足的原料。

经过铸币厂师傅的连续攻关，成功仿制出了以假乱真的日元，第一年就印制了一亿五千万，今年更是印制了两亿元。

在这个时代，日本和中国往来很密切，日本人大量的往中国派遣间谍，张廷兰同样能利用这种开放，向日本安插人手，这些假日元就流向了日本，也流向了世界。

除了这两项秘密的财源之外，张廷兰出售中东路沿线的土地，做空卢布和俄国债券，再加上支持美日干涉俄国的军事行动，奉军出售了大量的战争物资。

有了这些来钱的项目，张廷兰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光凭着他自己的实力，就能拿出五亿元。当然这些秘密他是不会公诸于众的，因此只是对在座的人笑着说道："钱虽然不少，但是我希望各位都要仔细思考，究竟该怎么花，毕竟咱们的底子还太薄，就是一分钱也要掰成两半，真正有用的东西，花多少钱都值得，没用的东西，一个子都不能浪费。而且我可以明白的告诉各位，奉军会派出秘密的人员监督每一个采购团的成员，发现你们贪污浪费这笔钱，可以直接按照军法处置，就地枪毙，绝不容情！"

张廷兰说得杀气腾腾，在场的人也都感到了强烈的杀气，眼前这个年轻人可是说到做到，而且他手握着军政商大权，随随便便就可以轻易碾死任何一个人，得罪了张廷兰，甚至比得罪张作霖还恐怖，他们心里都有一笔账。

"老长官，这次去欧洲就由我和邝先生带队，我主要负责工商投资代表，他负责组建一个专家团队，评估人才和技术，他们确认价值，我们权衡轻重，争取把钱都利用好！"

对于夏寒的提议，张廷兰点了点头，然后说道："除了你们之外，我让陈启铭再组建一个军工代表团，只要相关的开支，你们三方要共同签字确认，缺少一方，都没有办法获得资金支持。"

"好，这个办法啊，谁都有走眼的时候，但是有了三只眼睛，就不容易出错了！"邝荣光笑着说道："拙言，我现在就去召集人手，在十天之内，我们就能出发。"

"我还有一点要提醒你们，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防范十分严密，很多技术是不会卖给咱们的，你们要多批几身皮，可以打着白俄的旗号，美国的旗号，也可是日本的旗号，总之要注意隐蔽自己。"

张廷兰又反反复复的叮咛几遍，然后夏寒等人才一同离开，这也不怪张廷兰唠叨，这次抄底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成功了，奉军在军事技术上，和日本人之间就能做到互有短长，经过几年的消化，就能和日本抗衡。

如果这次失败了，就只有等到大萧条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好机会，那已经是十年之后了，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如果到了那时候才弄回来技术，奉军在二三十年之内都别想在技术领域占到日本人的便宜。

技术领先就意味着战场上能用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大的胜利，不然就只能用生命去填，毫不客气的说夏寒他们这次就是在用钱买命！

奉天的代表团加紧筹备，很快就组织了起来，他们一共拟定了超过两千页的目录，里面详细开列着各种各样的产业技术，还有欠缺的人才，带着这份目录，夏寒和邝荣光以及陈启铭等，一共七十多人的采购团一同出发，他们首先乘火车到了天津，然后准备乘坐客轮，前往欧洲。

就在他们赶到天津港的时候，正巧这里也在进行着热闹的欢送仪式，中

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也要出发了。

协约国集团击败了德国人，到了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他们哪能放过啊，各国决定在巴黎召开和会，商讨处理德国的问题，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也要派出自己的代表团。

团长就是外交总长陆征祥，还有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人，他们也要搭乘同一艘客轮，前往欧洲。

在上船之后，陆征祥满面红光，对着闻讯而来的记者说道："这次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我们作为战胜国的一方，理应享受到战胜国的权力，政府方面一共拟定了七个条件：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实现关税zìyóu权。"

陆征祥说到这里，脸色涨的通红，显得信心满满，他继续说道："各位同胞，外交如同战场，我们这些人就是出征的战士，势必会尽最大的努力，为国家争取应得的利益，大家都听我们的好消息！"

陆征祥说完之后，迈着大步，斗志昂扬的登上了轮船，所有在场的记者也都兴奋异常，热情的欢呼，为这些外交人员喝彩。

相比于陆征祥等人的热闹异常，奉天的采购团虽然人数占着优势，但是却冷冷清清，没有人关心他们。

轮船缓缓的驶出了港口，站在甲板上头，夏寒笑着问邝荣光："您说方才陆征祥提出的七条，有哪条能实现？"

邝荣光苦笑着摇摇头："照我说一条都别想实现，废除这七条，中国不就成了独立的国家么，列强还怎么横行无忌，别的不说，就是撤军一条，日本人的关东军会撤出南满铁路么，这不是做梦一样么！"

陈启铭也冷笑着说道："强权即公理，列强要是变得讲理了，这世界就颠倒了，我听拙言说过一次，他非常不看好这次和会，能收回山东的权力，就该烧高香了，别的都是痴心妄想！"

"哼，要是能靠着谈判，就拿回属于咱们的东西，我们还去欧洲采购干什么，列强是靠着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的，我们也该靠着铁和血，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靠着吐沫星子，屁用没有！"

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一个不到三十的年轻人插话道："几位朋友何必如此激愤呢，列强总不至于在国际面前，这么下作，我们还是有希望的！"第四百二十六章小胡子说话之间，走过来的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种年纪在后世恐怕还是一个小小的职员，而在民国的时代，二三十岁留学回国之后，马上就能升到高位，说到底还是人才不足，机会才显得多了起来。

邝荣光看了一眼这个年轻人，然后就笑着说道："你是唐绍仪的女婿，驻美公使顾维钧？"

这个年轻人一听被对方叫出了自己的身份，也是微微一愣："老先生，您是哪位，怎么会知道我啊？

"我叫邝荣光，算起来唐绍仪还是同学。"

顾维钧一听这话，也是吃了吃了一惊，他早就听说过邝荣光的名字，唐绍仪多次提起过，说邝荣光是留美幼童之中矿业方面的权威，是了不得的人才。

"邝先生，晚辈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一直想去拜见，只是不知道先生这

段时间住在哪里，才没有登门。”

“这两年我都在奉天，考察了一下东三省的地质，然后又办了一个学院，年纪大了，总要培养一些后继人才，未来就是你们年轻人的了！”邝荣光笑着说道：“年纪轻轻，就能当上驻美公使，又能代表政府，参加巴黎和会，堪称外交家的青年才俊啊，我那位老同学也是慧眼识珠！”

“邝先生谬赞了，我听到你们聊天，似乎对这次和会看法很不好，不知道有什么高见么？”

“谈不上什么高见。”夏寒在一旁说道：“我就是觉得弱肉强食，老虎和牛羊会讲道理了，想要讲理，就要先变成老虎，不然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顾维钧听到夏寒的话之后，也微微有些发愣。夏寒讲的似乎有些道理，但是作为一名外交官，使命不就是在谈判桌上位国家争取利益么，要是没有道理可讲，还要他们外交官干什么啊！

不过顾维钧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修养还是很不错的，并没有继续问下去，而是笑着说道：“邝先生，你们这也是要到欧洲去么，不知道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谈不上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去淘换一点东西，东三省建了不少工厂，到处都缺少机器设备，能采购什么就采购什么。”

“这可是好事情，我在美国的时候。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庞大的工业区，他们的工业产能简直太骇人了。堂堂中国连一个零头都比不上。实在是遗憾。”

陈启铭在一旁笑着说道：“我几年前留学的时候，也看过欧美的工厂，的确很震撼，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也会把世界工厂的桂冠抢到手里头，我们拥有四万万同胞，没有理由比列强差！”

“好。我也希望看到那一天。”

大家同在一条船上，在旅途当中，经常聚到一起聊天，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顾维钧等人住的都是一等舱，相当豪华。而奉军的代表团都挤在了三等舱，各方面的条件都有些寒酸。

陆征祥和顾维钧闲谈的时候，就说道：“少传，你总是跑去和关外的那些土包子聊什么啊，有精神头，咱们还是好好商量一下子谈判的策略，怎么能说服列强，让他们同意咱们的要求。”

“陆部长说的没错。”施肇基也轻蔑的说道：“他们一伙人虽然不少，但是从上到下，都寒酸透顶了，船上就有舞会，可是他们从来都没去过，我都怀疑这伙人能不能买得起一件像样的西装，都混到了这样，何必去欧洲的花花世界丢人呢。”

顾维钧的眉头微微一皱，心里头就对施肇基的以貌取人有些不快，沉声说道：“邝先生他们可比咱们有钱多了，人家是不追求这些体面上的东西，好钢用在刀刃上，不愿意浪费而已！”

陆征祥一听这话，也来了兴趣，笑着问道：“少川，他们真的有钱么？”

“嗯，陆部长，我虽然没问过具体的数字，但是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就透漏过，他们要买化工厂、冶金厂、电子厂、拖拉机生产线、发电设备、化肥厂等等，全都算起来，没有两三千万，绝对拿不下来！”

一听到顾维钧的话，陆征祥也被眼睛瞪圆了，两三千万可不是小数目，几乎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北洋财政收入了，绝对是个天文数字，真没看出来，这伙人竟是十足的土豪！

“少川兄，你不是多说了一个万字，他们上哪弄到那么多的钱啊？”施肇基不敢置信的问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清楚一点，奉军志存高远，从上到下都憋着一股子干劲。就那几十人之中，有机械专家、化学家、农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高级工程师、企业家，方方面面的人才齐备，就是让段总理组织，恐怕都拿不出来这样一个奢华的阵容。”

这下子陆征祥和施肇基也彻底没话说了，人家这个代表团的确不简单啊，不只有雄厚的财力，还有众多的人才，这才叫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客轮漂洋过海，终于到了法国，顾维钧他们直接前往巴黎，参加和会，夏寒和邝荣光等人也要在这里下船，他们虽然准备抄底德国，但是并不是要傻乎乎的直接冲到德国，必须先搞清楚情况。

而且夏寒他们还得到了一个消息，就在德国战败之后，在战争之中元气大伤的法国人向疯了一样，冲了德国，把大量的工业设备都拆了，然后搬回了法国，名义上用来抵偿德国的战争赔款。

不过这些机器弄到了法国之后，也只能像废铁一样堆积起来，别看法国人当做破烂，但是只要拿到了远东，别说是中国，就连日本人都会垂涎的，毕竟这个时代欧洲还是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拥有雄厚的技术优势，就连美国都要靠边站。

“邝先生，凡事欲速则不达，这些机器固然好。但是也不是咱们想拿钱就能买到的，我建议咱们分头出发，把遭受战乱破坏的法德两国都看一看，找到咱们最需要的东西，我负责钢铁冶金等行业，启铭兄负责化工电子一类，您负责采掘重型机器。”

“嗯。”邝荣光点头称是：“大家分头行动的时候，必须仔细小心，别光顾着工作，现在欧洲还有一个魔鬼呢。谁也别染上！”

邝荣光说的正是西班牙流感，在一战临近尾声的时候，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流感，死于流感的人员甚至超过了一次世界大战，在抗生素没有出现之前。人类对于流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染上了就只能祈祷上帝的保佑。

张廷兰自然之道这个情况。因此在邝荣光他们出发之前。特意嘱咐了这件事情，还给他们带了不少的药物。张廷兰虽然知道磺胺和抗生素都能治疗西班牙流感，但是奉天并没有大规模生产抗生素的能力，就不再考虑之中，至于磺胺则是这次采购团的任务，张廷兰已经让他们买下百浪多息的专利。

张廷兰当初也想利用磺胺多赚一笔。不过张廷兰又给否定了，在这种全球皆惊的时候，小小的奉天要是拿出来特效药，一下子就被推上风口浪尖。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责难，别以为列强是什么好东西，他们完全可以联手向奉军施压，甚至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毕竟在远东就有十来万日本的军队。

这种风险巨大的事情，还是不要做的好，不过张廷兰也不准备放过磺胺这个巨大的财源，先把专利搞到手，然后再试着投入市场，这种抗菌药物的市场是不用担忧的，细水长流，才是赚钱的最好方式。

没有了这两样特效药，给邝荣光他们配发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板蓝根了。张廷兰的家里头就有一个中药的大家，周芯瑶也知道流感的事情，因此特意以板蓝根为主药，配上了十几种药材，制成了一种清热解毒丸，经过初步试

验，能够很好的抵抗流感。

邝荣光交代大家要定期服用，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千万不要染上流感。他们把一切都分派好了，就各自出发，六七十人被分成了十来个小组，各自向着自己感兴趣的地区出发。

夏寒带着一些人，绕道法国，前往德国的鲁尔区，那是德国钢铁工业的核心，也是欧洲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鲁尔区紧紧挨着阿尔萨斯和洛林，为了这两个省，法德之间打了几次的战争，随着一战的胜利，这两个省终于回到了法国人的掌控之中。

夏寒他们一路上穿过这些欧洲最繁华的地带，不过和想象之中的完全不同，此时到处都是一片断壁残垣，到处都是凄凉的景象，战争和流感已经让欧洲元气大伤了。

“经理，你发现没有，咱们走了一道，竟然没有看到几个壮年的男人，路边不是女人就是老人孩子，真有些邪门啊！”

“有什么邪门的，还不是都打死了，听说法国人死了好几百万，整整一代的年轻人都被打没了，你在街道上还能看到什么了？”

由于一个技术人员笑着对夏寒说道：“头儿，这帮洋妞一个个人高马大，我怎么感觉她们在冲咱们抛媚眼啊，难道是想爷们了？”

“别想没有用的，任务完成的好，我放你们的假，让你们好好放松一下，不过前提是正事必须办好，不然不用总司令收拾你们，我就能掐死你。”

“头儿，别生气，我们也就是说说，家里头还有老婆孩子，而且听说这帮洋妞都是水性杨花，实在没意思！”

他们一路上穿过了法德边境，进入了德国的境内，此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就不是凄凉和萧条，而是可怕的混乱。德国新政府刚刚成立，整个社会都处在空前的混乱之中，街道之上三教九流，各种人员不断的往来，所有人都神色匆匆，脸上都笼罩着一层阴云。

正走在街道上面，突然一队法国士兵从一边快步走了过来，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显得十分的张狂，他们肆无忌惮的横冲直撞，一个德国妇女正带着一个孩子，躲避的有些晚了，其中一个法国士兵猛地推开了那个孩子，揪住了女人，大声的奸笑着，其他同伴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其中有什么意思，谁都清楚。

一旁的德国人全都气愤不已，特别是一个三十来岁，留着小胡子的退役军人，他把拳头攥的紧紧的，眼睛之中都要冒出火来。

“尊敬的法国士兵，我们是从日本来的记者，想要采访一下你们这些勇士，不知道方便么！”

为了活动方便，夏寒就暂时假扮成了日本记者，他用半生不熟的法国话发问之后，那几个法国兵都有些发愣，不由得松开了那个女人。

第四百二十七章采购方向

几个法国士兵还略微有些顾忌，不想在“日本人”的面前丢人，因此他们转身离开，那个妇女惊慌失措的瘫软在地上，她的小孩子趴在母亲的身边痛哭，周围的德国人看到这对可怜，又有点侥幸的母女，全都露出了震怒和愤恨。

尤其是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面色严峻，几步就走了过来，将那位可怜的母亲扶了起来，然后到了夏寒的面前，向他深深的鞠了一躬。

“感谢你们，日本的朋友，是你们救了这位可怜的母亲。”不只是这个小胡子，周围的一些德国人也露出了感激之情，在所有德国人最无助，最悲惨的时候，能够伸出援手，哪管只是一点点的帮助，也会让人感动不已，这就是所谓的雪中送炭。

“我说了谎，我们来自中国，而不是日本，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们很理解国家被人肆意践踏的感觉，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上天会保佑德国，让你们重新站起来！”

翻译将夏寒的话转述给了周围的这些德国人，小胡子顿时大吃一惊，中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所有的中国人都拖着一条猪尾巴，愚昧落后，肮脏猥琐。

可是眼前的这几个人完全颠覆了他们固有的观念，他们彬彬有礼，而且乐于助人，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小胡子愣了一会儿之后，随即又鞠了一躬，说道：“您让我重新认识中国，我相信一定会有一天德国和中国都能摆脱悲惨的命运，他们的人民都能享受到应有的尊严，他们的威严会让世界认可。两个国家完全可以携起手来，成为真正的盟友！”

小胡子说得有些兴奋，不自觉的挥动起来拳头，夏寒听在耳朵里，只觉得有些好笑，他只是一个商人，而那个小胡子的地位似乎还不如自己，却在这里大谈两国结盟的问题，是不是太荒谬了。

“举手之劳而已，我们还要去找一个宾馆。咱们以后再见！”

看着夏寒他们离开，小胡子紧紧的攥住了拳头：“我，阿道夫希特勒！不是在说空话，总有一天，德国会在我的手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夏寒显然只把这个小胡子当成了有些神经质的年轻人。并不清楚这个看似普通的家伙，会掀起何等巨大的波澜！他也不知道这次邂逅对于日后的中德关系会有何等的影响！夏寒现在最想弄清楚的就是德国的工业水平究竟如何。他们需要什么。又从哪里下手。

安顿好了住处之后，夏寒就和其他人分头行动，仔细摸了摸鲁尔区的情况，现在法国人还在控制着这里，为了惩罚德国，他们不断的将德国的工厂拆毁。将机器统统拉到法国去，铁路线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车皮，在运输各种物资。

夏寒他们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都忍不住咽口水，这都是奉军现在梦寐以求的东西，却让法国人当成垃圾一样运走，然后丢弃在荒野上，简直就是在暴殄天物，夏寒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把这些机器想办法弄回去一批。

就在这时候，陈启铭和邝荣光等人也陆续赶到了鲁尔区，大家碰面之后，每个人都十分的感慨，邝荣光笑着说道：“走了一路，流了一路的口水，看什么都是好东西，什么都想弄回去。不过咱们资金有限，列强也不会让咱

们随便搬，现在最难的就是如何取舍了！”

“邝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德国有很多大工厂，诸如莱茵金属公司，克虏伯公司，汉堡造船厂等等，全都被协约国占领了，正在大量的拆除机器设备。”陈启铭也十分感慨的说道：“不用太多，咱们只要能拿到十分之一，然后彻底消化了，就有了和日本一拼的本钱，拙言让咱们来欧洲抄底实在是太英明了，只是好东西太多，我们到底该选择哪些，必须好好商量一下。”

几个人全都坐到了一起，夏寒首先把整理的东西说了一下：“鲁尔区煤炭资源丰富，钢铁厂林立，总产量占到德国全部产量的**成，拥有年产几十万吨，甚至上百万吨的大工厂。现在鲁尔区全都被法国人控制了，他们拆除了大批的机器，就包括五百吨，甚至一千吨的高炉，让人看着真是眼馋啊！”

鞍钢从俄国弄到的高炉也不过是一百多吨，不到二百吨，一年的极限产量也就是五万吨出头，而德国这里竟然有五百多吨的高炉，还有上千吨的，要是能弄回去一个，就能顶得上十个鞍钢的产量。

钢铁年产量一下子就能突破五十万吨，几乎和恶邻日本相差无几，奉军绝对是一步登天。

邝荣光在一旁想了想说道：“别想这个了，大型的高炉法国人拆除之后，盯得一定非常严，而且这么大型的设备，需要配套的东西又太多，技术人员也不是咱们能解决的，还是想点容易做到的！”

夏寒也笑着说道：“我也知道难度太大，就是看着眼馋而已，其实我盯上的是一个三百吨的高炉，还有一个二百多吨的高炉，分属两家工厂，已经被法国人控制了，暂时还没有决定拆卸，我想咱们还有机会。”

这次抄底行动保密性还是非常强的，美欧各国都限制落后国家的发展，如果让他们知道机器是运往中国的，绝对就没戏了，因此夏寒他们也很明白，不能挑选那些太碍眼的东西。

而且一味的盯着最好的东西也不现实，东三省的工业水平摆在那里，好东西弄回去之后，甚至都没有人会操作，白费力气而已。因此夏寒挑选设备，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东西必须要比较先进，不能买回去一堆破烂，第二就是尽量不引起外人的注意。

他选的这两个钢铁厂都是德国规模适中，又是最新投产的。技术水平也不弱。夏寒算计过，如果把这两个高炉加上配套设备弄到奉天，张廷兰酝酿之中的通化钢铁厂和包头钢铁厂就能开始筹建。

论起规模，两个工厂年产量至少能在二十万吨以上，甚至能到三十万吨，两个工厂建成之后，加上鞍钢的产能，钢铁产量就能突破五十万吨，达到六七十万吨，这个数字已经和1917年的日本差不多了。

当然把工厂完全建立起来。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不过就算上这些时间，到了那时候，也就意味着东三省的钢铁业和日本的差距就缩短到了五年之内！

五年时间！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由于日本大量的钢铁要投入到海军领域。投入在陆军领域的就捉襟见肘，那时候奉军陆军的装备水平就能和日本相抗衡。小鬼子要想再用武力威胁。奉军就真的有底气敢和日本一拼，就算海上会吃亏，但是在陆地上，绝对不怕日本人。

奉军也规划了很多工业发展计划，也确立了超越日本的目标，不过毕竟那还只是目标而已。现在大家伙第一次看到了在钢铁行业追上日本人的希

望，每个人都不免热血沸腾，心气高涨。

夏寒说完了钢铁行业之后，又继续说道："在鲁尔区。除了钢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行业，也就是化肥生产，这里是德国氮肥生产的中心，老长官在来之前，除了交代咱们军工产业之外，最多的就是提到了化肥，只有弄到这玩意，咱们的老百姓才能不用挨饿。"

陈启铭也笑着点点头："我也注意了这个方面，德国物理学家哈伯研发出了合成氨技术，靠着这个技术，把空气之中大量的氮气转变成了氨，这是生产氮肥的基础，目前这项技术掌握在德国最大的化工厂巴登苯胺和纯碱公司，他们在1912年，建成了一座日产量在三十吨的合称装置，从此之后，人类能够大规模的进行合成氨操作。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合成氨可不只是能作为化肥，还能用来生产硝酸铵，这既是一个化肥，又是一种相对廉价的炸药，威力虽然有些欠缺，但是价钱便宜，生产容易，是奉军最理想的选择。"

陈启铭提出了合成氨技术之后，在座的众人全都点点头，这也是一项必须拿到的技术，不只能在农业上有广阔的用途，在军事上也有巨大的价值，这样军民两用的好东西，如果放过去了，简直就是在犯罪。

陈启铭又接着说道："除了这项技术之外，我还看中了一个玻璃厂，也应该弄回奉天，我们现在大办学校，需要大量的实验器材，这都是玻璃制造的，医院也同样如此，最主要的是我们还要生产火炮和枪支使用的瞄准镜，瞄准镜普通玻璃是无法胜任的，必须是优质的光学玻璃，遍观世界各国，德国在这方面技术水平最强。另外我建议咱们还要搞到一个通讯设备厂，生产无线电，电话，电报机等等设备，这也是军民两用的好东西。"

邝荣光在一旁点点头："启铭说的这几项都是关键的，也都必须弄回去，此外拙言还叮嘱咱们要弄到汽车和拖拉机的生产线，我选中了奔驰公司，他们是最早生产汽车的公司，技术雄厚，而且还能生产航空发动机，现在也遇到了困境。我们要是能把公司的一些技术人才也招募回去，对咱们的飞机发展也是一个帮助！"

邝荣光的话让大家频频点头，他又接着说道："另外我也有所收获，咱们不能光盯着产品，还要盯着制造机器的工厂，产业是一个链条，咱们只要从源头开始，把整条链都掌握在手中，才能够完全独立自主，不然光是把这些设备弄回去，如果出现了故障，甚至损坏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邝荣光有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了工业生产的根本问题，必须拥有机械设备制造的能力，这样才能源源不断的按照自己的需求，生产出关键设备，而不用担心受制于人。

"我建议咱们要留意那些机器制造企业，多搞到一些机床，然后学会自己生产机器。"

"邝先生，您说的更有道理了，只是这些技术和设备有很多都非常敏感，德国人轻易不会卖，而且德国人点头了，协约国也会阻拦，大家该想一想用什么名头，能把这些东西弄回去。"

邝荣光眉头微微皱了起来，然后说道："钢铁业是一切的基础，先从钢铁厂下手，夏寒，我看咱们不用走德国人的路子了，而是直接和法国人沟通，买通法国人，让他们把设备直接拆走。你不妨就打着美国公司的名义，说是收购废旧钢铁，把机器弄到手！"

"邝先生果然老谋深算，这个办法太好了！"夏寒笑着点点头，我现在就

去准备

第四百二十八章成功和失败

“马丹将军，这是一百万美元，你先验一验支票。”

夏寒说着将一张支票推到了对面的法国人面前，这位法国中将一看到支票上面一连串的零，他的眼睛都有些花了，拿在了手中，仔细的看了又看，虽然贵为中将，但是马丹的薪水也仅仅是维持普通生活而已。

尤其是经历了这场残酷的战争之后，这位中将已经被死亡折磨得有些麻木了，他更希望永远不再打这种战争，自己要好好的享受生活，趁着他还没有彻底老去，美酒和美人都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夏寒到了欧洲之后，一直在摸情况，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调查，知道了马丹的地位，也知道了他的喜好，这位将军负责临时管理鲁尔区，拆卸工厂和设备都是他一手操办的，权柄惊人。

对于这样一个贪财好色的将军，用钱是最能打动他的，夏寒直接抛出了美元支票。眼看着喜悦异常的马丹，夏寒也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这帮洋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样的贪婪。

“将军阁下，只要钢铁厂的设备顺利运送出去，还有另外的一百万美元会汇到您的账上。”

马丹听到了这话，艰难的咽了咽口水，眼中露出了无比的贪婪之色，他突然问道：“夏，你们不想考虑一点别的东西么？”

“哦？”夏寒眉头一挑，笑着问道：“将军阁下，您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当然是各种机器设备，我手上有数之不尽的设备，不只是钢铁厂，还有化肥厂，冶金厂。机器制造厂，只要你需要，完全可以按照这种方式交易。”

这回轮到夏寒吃惊了，看来这个法国人比想象之中的还要大胆，典型的有钱什么都敢卖的，其实这也正中了他的下怀，有这样贪婪的家伙，就不愁弄不到好东西。

“将军阁下，我只采购最有用的东西，那些工厂恐怕没有钢铁厂这么有价值啊？”夏寒玩了一把欲擒故纵。

哪知道马丹直接就上当了。他急忙说道：“那些工厂都是很不错的，虽然比起法国要差一些，但是也很有用，而且价钱咱们好商量，我可以少要一点！”

马丹这话一出口。也觉得自己有点像街头的小贩，实在是有损身份。他只能补充说道：“夏。和会已经召开了，该死的美英要求法国从鲁尔撤军，他们这帮混蛋，根本不知道法国人为了胜利付出了多少，这里就该是我们的！”

夏寒这回也明白了，敢情这位将军知道自己的权力随时会过期。因此想在这之前尽可能的多捞一点。

夏寒的眉头微微皱了皱，狠了狠心，然后说道：“将军阁下，我再一次性付给你五百万美元。我在鲁尔区拉什么机器设备，你都要全力配合。这笔钱我会给你存在瑞士银行的专门账户上面，随时可以支取，你看如何？”

五百万！马丹听到了这个数字之后，满脑子都是星星，他已经被砸晕了，这家伙本以为夏寒能再出一两百万就不错了，哪知道一下子就提到了五百万，他哪能不欣喜若狂啊！

这种堂堂的中将顿时连连的点头：“你放心，只要我还管理着鲁尔区，你就可以随便行动，法国方面都会全力提供方便！”

马丹自以为捡了一个大便宜，而夏寒心里头更是偷着乐，别说花了五百万美金，就是再花一千万，他都认了。鲁尔区是德国工业中心，除了大型的钢铁厂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机械制造厂，拥有大型的采掘机械，还有大型的水锻压机和模锻压机等等有钱都买不来的宝贝。

在最初制定方案的时候，夏寒并没有敢打这些东西的主意，但是一看法国人如此的贪婪，偏偏欧洲又是最没有秩序的时候，各国的领袖都齐集巴黎，正在为了彼此利益，像是小贩一样，不断的争吵。

如果不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把需要的设备都弄回去，简直就是在犯罪，哪管暂时用不上，也要运回中国存起来，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和马丹谈好之后，夏寒立即着手准备了，他也清楚和会虽然时间不会短，但是对于搬迁这些机器设备来说，还是太短暂了，必须协调好，用最快的速度运走。

他急急忙忙的找到了邝荣光，和他说起了和马丹会面的情况。邝荣光听完之后，眼睛也冒出了光芒，没想到光靠着钱，就能砸出一条路来。

“这七百万美元花的值得，太值了！有了马丹的准许，咱们就能用收购废铁和废旧机器的名义，把这些宝贝运走，平时几千万，上亿元都弄不到的宝贝，现在只要几百万的白菜价就能买下来，实在是太好了，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快速行动。”

夏寒也点头说道：“老长官专门安排了运输船队，这里正好有莱茵河穿过，能够直接让船只到达鲁尔，然后装船直接运走，就趁着现在的混乱，赶快运回国内！”

“好，就这么干了，咱们这回可是赚大了，回去之后，拙言恐怕都会乐坏了！”

张廷兰为了抄底欧洲，早就做好了多种的准备，夏寒和邝荣光只是一个确定采购项目的代表团而已，另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人手，配合行动。

其中有银行系统的，专门负责财务，有专门负责运输的，还有专门的搬迁队伍，以及专业的攻关团队，大家密切的配合，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当夏寒他们做出决定之后，各个部门就开始高效的运转起来。

首先被搬上船的就是两个钢铁厂，这是一切的基础，钢铁厂搬完之后，本来夏寒主张搬运合成氨工厂，不过让邝荣光给阻止了。

“夏寒，咱们还有更重要的宝贝要运输，这都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要是错过了，绝对会后悔的！”

“邝先生，你快给我说说，有什么东西这么重要？比起合成氨还重要！”

“锻压机！”邝荣光轻轻的吐出了三个字，夏寒还有些迷糊，邝荣光继续说道：“锻压机就是用来让金属原料成型的机器，简单的说就是加工大型的零部件。不论是汽车，还是船舶，冶金，轧钢，华工，军工，只要是需要大型设备的地方，就离不开大型的锻压机，可以说这是镇国之宝，工业制造的根本，以往绝对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要是不趁着现在弄几台回去，咱们还不后悔死啊！”

夏寒听到了邝荣光的解释，顿时也是眼前发亮，急忙说道：“邝先生，就按你说的办，不过咱们可不能拿小的啊，一定要弄到最好的东西！”

“你放心，我这次看中了一台三千吨的模锻压机，这是德国最先进的设

备，另外还有两台七千吨的zìyóu锻造水压机。这可都是十足的工业巨型机器，只要搬回国内，咱们要生产各种大型设备，就有了基础的保证。而且这种级别的设备，日本人根本没有，咱们拿到之后，生产效率至少能提高五倍以上，而且还能节约一半的原料。”

邝荣光越介绍，夏寒越动心，当初邝荣光说他们只重视生产产品的机器，而不重视生产机器的机器，是短视的行为，现在一看，何等的正确，有了这样大型的机器，就能自己生产研发关键设备，而永远不用受制于人。

要是没有这些玩意，机械设备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也就意味着要不断从国内引进设备，也就永远都无法真正自立自强！

“邝先生，什么都不说了，咱们赶快行动，可别耽搁了！”

夏寒他们确定了方略之后，用最快的速度展开了行动，莱茵河上不断有世界各地驶来的船只，然后装载着一船又一船的设备离开德国，其中相当数量都是张廷兰调用的，这些船只有的打着美国的旗号，有的打着日本人的旗号，还有打着拉美国家的旗号，越过重洋，向着中国进发。

鲁尔区的搬迁有了一点眉目之后，夏寒并没有歇着，又马不停蹄的跑到了巴黎，法国人拆除了大量的设备，全都运回了国内，其中有大量的机床，这可是制造业的基础，德国的机床又是传统的强项，夏寒也是垂涎不已，把那些关键的工厂和设备弄到之后，要是再能弄到一些高性能的机床，一切就都完美了。

他刚刚到了巴黎，在下榻的酒店就撞见了老熟人顾维钧，他正在大厅一角闷坐。身在异乡，能够巧遇，也是一种缘分，而且顾维钧是外交官，知道的消息肯定更多，夏寒就笑着走了过来。

“顾先生，咱们又见面了，一向可好啊！”

顾维钧一看夏寒，也是一愣：“夏先生，你们不是要采购设备么，一切都办妥了么？”

“采购了一点，不过卖东西总要精挑细选，把钱用到刀刃上，我这不有跑到了巴黎来，想看看情况。”

落座之后，顾维钧苦笑着说道：“夏先生，您当初的想法完全是对的，列强根本就不讲道理，我们提出的七项条件，一个都不能实现，而且更加可气的是我们连山东的权力都不能保留，这个战胜国真没有意思！”顾维钧说完之后，就低下了头，拳头攥的咯咯响。

第四百二十九章争吵

在和会之前，中国代表团满怀着信心，来到了巴黎，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和会，改变国家的命运，他们精心准备了七项条件，废除势力范围，拿回租地和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关税自主，每一样都是中国想要独立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不管是陆征祥，还是顾维钧，他们都智珠在握，这些条件就算不能都达成，但是作为一个堂堂的战胜国，总要满足一两条，即便只拿到一条，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能对国家有个交代。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中国代表团到了巴黎之后，就被定性为个别利益交战国，在议事会议上只能派出两名全权代表，甚至比不上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的三名，只和被瓜分了多少年，刚刚复国的波兰平级。

这个安排就已经无耻到了极点，顾维钧这些人就感到了强烈的落差，预感到了不妙，结果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方面提出的七项条件，一个都没有得到通过，而更过分的是列强还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交给日本，简直把中国蔑视到了极点。

“夏先生，我们满怀着信心来到巴黎，希望能够收回国家的主权，哪知道我们不但一点东西都收不回来，还要失去山东。你在轮船上说得一点错都没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公理可言！”

顾维钧说这话的时候，怒火已经撞到了头顶，牙齿咬得咯咯响！

作为一个中国人，夏寒也是怒满胸膛，猛地拍了桌子，说道：“顾先生。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弱国无外交！国家不能站起来，永远都被别人瞧不起，你们也不必过于自责，只能把这笔账记上，我们好好发展工业，整军经武。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就不信中国人不能翻身！”

“夏先生，从你们奉天代表团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非常宝贵的东西。你们对这个国家信心十足，而且充满干劲，全然不像其他人。中国迷茫的人多，说空话的人多，而真正有信心。愿意做事的太少了。”

“顾先生，我是当兵的出身。在军队里头混丢了一条胳膊。现在又办起了工厂，我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你不同。战场上拼得就是工业实力，如果能造出更多，更先进的武器，就能赢得战争，能打赢对方。还能别的国家欺凌么？”

顾维钧听着夏寒的话，也微微颔首，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现在的情况，没本事在战场上打赢别人。到了谈判桌上，一样要受到欺凌。

“夏先生，我早就听到奉天提倡实业，认为咱们和列强之间的差距就是工业化的差距，至于其他的都是附属品。现在看来可谓是一针见血，如果回到国内，我也想到东三省看看，找找中国真正的出路。”

“顾先生如果能到奉天，我一定做好这个东道主啊！”

正在顾维钧和夏寒聊天的时候，突然街道之上的人群有些sāo动，紧接着夏寒和顾维钧就听到了外面传来一阵阵的喊声。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夏寒和顾维钧急忙到了街道外面，只见街道之上远远地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手中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条幅，大声呼喊着

口号，从从远而近，向这边大踏步的走了过来。

“顾先生，巴黎怎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啊？”夏寒大惑不解的问道。

“中国政府曾经派遣十万劳工，到了法国帮助他们作战，正是这些劳工替咱们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真没想到，外交失败，又是他们站出来抗议。中华民心还在，血性犹存！我现在就向政府发报，绝对不能在对德和约上签字。”

顾维钧彻底被这些劳工感动了，他转身就离开了，准备向北洋政府汇报。而这些衣衫褴褛的劳工继续迈着雄赳赳的大步，从眼前路过，夏寒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突然眼珠一转，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也毫不犹豫的加入了劳工的队伍之中，同他们一起喊着口号，向各国首脑云集的凡尔赛宫方向进发。一路上不断有劳工加入这个队伍，人员越来越多，这些身在异域的中国劳工才能最清楚的明白什么是祖国，什么尊严。

一天是中国人，一辈子就是中国人！每一个黄皮肤黑眼睛都让他们分外的亲切，每增加一个人，他们的力量就强大一分，口号就更加响亮。那些法国人也极为诧异，平时温顺到了极点的中国劳工，怎么会突然如此的愤怒，这些人都惶恐不安。

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发动了游行，也惊动了法国政府，作为老牌的帝国，刚刚击败德国的最大胜利者，法国人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他们哪里愿意让中国人打他们的脸。

因此法国政府当即调动了大量的军警，把通向凡尔赛宫的道路全都堵死了，几十挺黑乎乎的机枪对准了所有的中国劳工，只要他们再敢前进一步，法国人就要开枪。

法国政府的蛮横无理，顿时激起了中国劳工的愤怒，有一个年轻的工人，走到了最前面，他猛地撕开了自己的衣服，在胸口上面露出了一道巨大的伤疤，从右胸一直到肋下，半尺多长，狰狞骇人。

“你们这帮混蛋，都睁眼看看，我们这些工人是来做工的，但是你们把我们当成了炮灰，让我们到前线挖战壕，运送弹药，这伤口就是德国人的大炮给我留下来的！中国工人为了你们的胜利，流了汗，流了血，就换来你们这么对待我们么？你们能下得去手么？”

这个工人的质问很快被翻译过去，在场的法**警也都听懂了，有些人也感到了一丝羞惭，这些工人没有说一句假话，法国政府就是把他们当成了廉价的炮灰，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死在了法国。伤在了法国。

结果到了最后，他们不但不承认中国的战胜国地位，还要侵害中国的利益，简直就是禽兽不如。闻讯而来的记者也把这一幕拍了下来，纷纷记录下来。

“中国不可辱，还我青岛！”

“还我青岛！”

“还我青岛！”……

震天响的喊声再度响了起来，每一个中国劳工都是一肚子的委屈和愤恨，此时全都迸发了出来，周围的法国人都有些动容。

这时候一个法**官突然跑到了对峙的现场，他满脸的怒气。当即冲到了军警的前面，大声的训话：“你们都给我听着，绝对不能让这帮肮脏的中国猪侮辱了法兰西的荣耀，我命令你们做好战斗准备，如果三分钟之内。这些中

国猪不离开，你们马上开枪。全都把他们射杀了！”

这道杀气腾腾的命令传达下来之后。很快就有人向这些劳工传达了，蛮横的命令他们退去。这些劳工顿时把法国政府的无理态度气疯了，为首的那个年轻劳工干脆就坐在了地上。

“法国鬼子有本事就把咱们都打死，就用咱们的血，戳穿他们虚伪的假面具！”

场面上的对峙越来越严重，气氛也快要凝固了一般。夏寒急忙从这些工人的队伍之中走了出来，来到了所有劳工的面前，这些劳工也第一次注意到他。

“同胞们，大家都听我说一句。通过这次事件，大家想必都看清楚了列强的嘴脸，他们自诩文明，其实就是一群野蛮的禽兽。这个世界没有道理，只有实力，大家与其在这里喊着口号，不如回国建设国家，把咱们的国家发展起来，总有一天这些列强也要求到咱们的头上。”

夏寒的话让劳工们安静了不少，那个年轻的劳工也从地上爬了起来，来到了夏寒的面前，问道：“先生是哪里人，有什么高见呢？”

“我是奉天鞍山钢铁厂的经理，我十分理解大家的爱国热情，但是光用热情也不行，咱们总不能拿拳头和机枪拼命。现在东三省建立了大批的工厂，急需各种工人，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会帮你们安排，让你们到东三省做工。”

“先生，咱们中国也有像列强一样的钢铁厂么？”

“当然，奉天政府正在全力以赴的进行建设，每年有几千万，上亿元的投入，我们埋头苦干二十年，绝对能够不再受列强的欺负，大家有没有兴趣到东三省呢？”

这些劳工想了想之后，纷纷同意。夏寒心里头也很十分欣喜，这些漂洋过海，又经历过大战的劳工，见过不少世面，组织纪律性好，吃苦耐劳，不用做太多的培训就能直接进入工厂工作。

更加主要的是这些劳工都切身感受到了国家被人肆意践踏的耻辱，正所谓知耻而后勇，有了这一段的经历，他们必将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也更明白国家的含义。

夏寒成功说服了这些劳工，准备将他们带回国内。而此时的国内也得到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整个国家瞬间就沸腾了，学生再度成为了急先锋，北京的各大高校纷纷发起了游行行动，随之而来的是各界都加入其中，声势越来越浩大，竟然蔓延到了全国。

而这场大游行并不是只是各界的爱国行动而已，其实背后还有北洋各派系的斗争，另外其他的地方诸侯也参与其中，最为积极的就是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老张联名奉军主要的将领，发表了通电，坚决反对签署对德和约，同时还要求总理段祺瑞对外交的失败负责。

老张的通电无疑掀起了讨段的浪cháo，不过在通电的大名单里头，竟然没有张作相和张廷兰父子，让外界也充满了疑惑，作为奉军当中除了老张之外的实力派，张作相和张廷兰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其实就在之前，奉军高层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的核心就是这个问题，在会议上面，张廷兰第一次和老张发生了冲突。

“大帅，卑职认为奉军当前有三大问题，内政未稳，军工草创，北疆不宁。外有狼犬，内有隐患，即便是推倒了北洋政府，我们也无力消化全国，

而且还会面临各方的压力，东三省刚刚恢复的元气就会耗损殆尽，目前唯有偃武修文，卧薪尝胆，只要我们的实力足够，就不愁没有入主中原的机会，不必急于一时！”

“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拙言诚如你所说，奉军有问题，但是北洋政府的问题更大，麻烦更多，天赐良机摆在面前，我们不能放过去，就算不能统一全国，拿下整个北方也好！”吴俊升依旧率先反驳张廷兰的主张。

一旁的张作霖眉头紧皱，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第四百三十章一意孤行

从一战结束之后，和会召开，奉天的一干扩张派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好机会，老段外交失败，威信扫地，国内民怨沸腾。而且老段执掌北洋之后，对其他派系不断削弱，同直系的关系急转直下，双方势同水火。再加上西南军阀和孙文党羽，整个中国成了一团乱麻，吴俊升等人就认为浑水摸鱼的时机到了。

“拙言，办事情都讲究一个先易后难，你一心盯着俄国远东，还出兵海兰，这样只会得罪列强，别看因为此事，天下的舆论把你捧得很高，说什么青年军人的楷模，但是你要知道，俄国到底是个强国，他们内战结束了，你这就是趁火打劫，人家能不找奉军算账么，照我看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人马都撤回来，然后全力南下，掌控北京大权，咱们奉军也有君临天下的一天！”

张景惠在一旁顺着吴俊升的话说道，不过他一边说，一边感到了场面气氛有些不对，有几双锐利的眼睛都盯在了他的身上，让豆腐张的心里头一阵阵的发毛。他也感到自己有些失言了，竟然话里话外直接指责张廷兰，为了虚名，出兵远东，这个罪名可不小，就这么按到了张廷兰的脑袋上，等于把那些亲近张廷兰的人都得罪了。

“叙五，出兵远东，是大帅同意的，而且你也不能光想着得罪俄国人。”孙烈臣在一旁沉着脸说道：“我们这么多机器设备哪里来的，不都是从俄国人身上捞取过来的么，别的不说，咱们不出兵远东，美国人能把步枪和子弹的生产线给咱们么？放眼中国，哪个工厂一年能生产几十万条枪。咱们奉军装备精良，冠绝天下，全靠着拙言的谋划，谁要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我孙烈臣就不答应！”

孙烈臣的话也比较重，不过他知道这话他必须说，不然麻烦更大，因为就在张景惠信口开河的时候，张作相已经在一旁横眉立目了。也难怪张作相生气。人家孩子拼死拼活，为奉军操劳，没有得到一句好，还被指责，换成谁都会不满。

而且不只是张作相。在座的众人之中，王永江、朱庆澜、杨宇霆等人脸色都不好看。他们和张廷兰之间关系都非常密切。隐隐的已经成了一个派系，张景惠质疑张廷兰，搞不好就会引起奉军新旧两派的矛盾，也只有孙烈臣能站出来缓和气氛。

张廷兰在一旁眉头紧锁，突然他站起身，冲着张作霖和在场的众人躬身施礼。然后说道：“大帅，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把我的一些想法全盘说出来？”

老张微微点点头，张廷兰一摆手。让人东三省的地图挂在了大厅上面，然后站在了地图前面，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说道：“诸位请看，东三省幅员辽阔，资源丰富，是难得的好地方，但是我们的战略环境并不好，北边有沙俄泰山压顶，东边又有日本人，两个帝国把咱们包围在了中间！”

张廷兰说着指了指外东北和乌苏里江一片，又指了指朝鲜，然后说道：“大家可以看看，外东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原属中国，却被俄国人割占了，他们不只是为了这里的资源这么简单。而是有着深刻的战略考虑，只要把这里霸占了，东北北边的出海口就被封死了，我们和日本海咫尺天涯，沙皇的这一手是有着非常歹毒的战略谋划的！”

“再看看朝鲜，自从甲午战争之后，这里被日本窃据，日俄战争之后，旅大又到了日本人的手中，我们的东边也被封死了，尤其是失去了旅大之后，东三省南边的出海口也被封死大半，从整个局势来说，我们实际上处在一个牢笼之中，四面刀枪环饲，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

对于东三省的战略形势，在座的都有自己的判断，而能够如同张廷兰一般，说的这么清楚，那就十分稀罕了，杨宇霆等人在一旁也频频点头，赞同张廷兰的判断。

“大势已成，到目前为止，虽然奉军实力有所提升，但是格局还没有变化，我们贸然南下，列强肯定会扯我们的后腿。而且这些年以来，列强一直都避免中国出现一个能统一全国的强大政府，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老袁执政之后，他们就扶持孙文一党，不断的添麻烦，现在老袁完蛋之后，他们继续支持南北双方的较量。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中国陷入内斗之中，永远受他们的摆布。”

“其实情况很明确，我们要想统一中国，不能只和北洋政府比较实力，这样毫无意义，我们应该和列强比较，在不能同列强叫板之前，我们就不能贸然行动。假使我们现在出兵进关，控制了北京，大军南下之后，东北空虚，日本人在东三省捣乱，我们该怎么办？另外列强还可以支持直系，也可以支持孙文，让他们继续和咱们斗下去，如果南方出现叛乱，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出兵？”

张廷兰连续两问，让在场的众人都有些动容，杨宇霆更是直接说道：“大帅，拙言说的一点错都没有，当年的袁世凯何等的强势，几乎掌握了全国，可是最后不还是落了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说到底我们的敌人不是国内，而是幕后的列强，在没有足够把握的时候，绝对不能贸然出兵。”

“大帅，别的不说，打仗就是在拼财力和物力，东三省这两年财政改观很大，但是赤字依旧不少，需要花钱的地方更多，大量的移民还没有安顿好，新开垦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发挥潜力，如果能等上三五年的时间，所有工作都能进入正轨，这时候再谈动兵的事情，或许会更好。”

作为奉军的大总管，王永江也从他的角度提出了反对意见，张廷兰、杨宇霆、王永江三个人正是奉军新派人物的代表，他们一同反对，对老张的影响也不小。张作霖眉头紧皱，一言不发。

“过了，太过了！”吴俊升在一旁甩着大舌头说道：“你们的看法太过悲观了，虽然列强的态度很重用，但是咱们也不能光想着和列强对着干，还可以主动沟通么，大家坐下来好好谈谈，只要我们答应继续维护列强的利益，他们也不一定非要和咱们作对。而且你们所说要和列强又叫板的实力，这话说得容易。可是做起来难啊，三年五载，还是十年八年，甚至是一二十年，我们能等得起么？”

吴俊升的华里头说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年头的问题，张作霖他们年纪都不小了。五六十岁上下。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老人了，如果再等一段时间，他们能不能撑下去还不一定，因此他们迫切的希望能够大举入关，好能够享受一些开国元勋的待遇！

想到了这里，张廷兰更担心老张的态度。毕竟老张要是不愿意继续等下去，那情况就真的麻烦了。

政治从来不是对错这么简单，还要看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就是屁股坐在

了哪一边。偏偏这种事情都是诛心之论，没法拿到台面上说，张廷兰也不免有些着急。

整个场面十分安静，所有人都一言不发，一切都好像凝固了一般。

一直没有说话的张作相突然开口说道：“大帅，方才吴督军的说辞我听明白了，一言以蔽之，就是让你做袁世凯第二，继续维护列强利益，说白了就是继续抱残守缺！这次巴黎和会列强的嘴脸已经暴露无遗，那是一帮吃人不吐骨头的猛兽，和他们谈判，到了最后，就免不了袁世凯的下场！”

说到了最后，张作相站起身，躬身说道：“雨亭，该如何决断，就看你的想法了！”

张作相说完之后，转身离开了老虎厅，张廷兰也紧紧跟随，父子俩心里头都清楚，老张这次没有明确支持他们的观点，其实就是默认了吴俊升等人的看法，他们都有些失落。

爷俩一前一后，回到了府邸，张作相眉头紧皱，叹口气说道：“拙言，今天咱们爷俩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一切就看雨亭怎么选择了，你也不用过于操心了！”

“爹，奉军能有今天，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我是真怕一步走错，就把多年的基业都毁了。而且吴俊升和张景惠话里话外，似乎透露着和日本人有联系，这凡事和日本人扯上了关系，就要麻烦！”

张作相默默的拿起了烟袋，狠狠的抽了几口，然后说道：“其实雨亭不是笨人，说到底是他对咱们爷俩起了疑心，要是继续把力量投入到对俄国的方面，继续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奉军的权力就会失衡，新旧派系冲突就会更加严重。”

张作相老谋深算，一下子就把问题的关键点出来了，现在奉军新派人物这两年跃居高位，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边防军因为对俄作战的问题，又隐隐成了一支独立在外的力量，如果长此下去，奉军的派系就会失衡。

张作霖不是不知道入关的风险，其实他就是想赌一把，如果掌控了中央政府之后，就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老派人物都能安排更好的位置，就能形成新的平衡。

其实这件事情上面，张廷兰和张作相也牵扯其中，有些话还真不好说。他们爷俩发愁，帅府之中的张作霖同样如此，新旧两派各执一词，究竟该如何选择，也考验着老张的抉择。

“爹，北京来电了，是梁启超发来的电报！”

“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张学良小跑着将一封电报送到了张作霖的面前，老张接过来一看，顿时眼前一亮，原来在这封电报之中，梁启超表示了对段祺瑞强烈的谴责，然后又极力邀请张作霖进京，商讨国事，研究系愿意在国会弹劾段祺瑞，把老段赶下台。在电报之中，梁启超还表示愿意帮张作霖联络其他各个派系，共同倒段！

“梁启超虽然是个书生，但是能量不小，名望很高，如果他愿意一力辅佐，进京的确会少了很多麻烦。”老张看了一眼张学良，然后说道：“小六子，你觉得爹该不该趁着这个机会进京？”

张学良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然后说道：“爹，拙言这次这么反对，我想他一定有自己的道理，还是不要贸然行动的好！”

“不要老是拙言拙言的，你要有自己的主见，你说心里话，到底支不支持？”

张学良一看老爹有些不快，只能低着头，半晌才说道：“爹，孩儿不知道，一切都听您的决断！”

老张鼻子冷哼了一声，说到底张学良还是有些抵触，只是不愿意明说而已，老张背着手走了几圈，然后突然说道：“郭松龄这段时间干得不错，提拔一下，让他出任东三省第五师师长，特遣军的先锋官，你和他一同训练军队，做好战斗准备！”

第四百三十一章老张兴兵

“拙言，大帅正在调兵遣将，入关的心思怕是已经没有办法扭转了！”

杨宇霆苦笑着向张廷兰说道，这位奉军的小诸葛也和张廷兰反复讨论过这些问题，杨宇霆深知贸然入关的风险，但是偏偏有不知道怎么规劝老张，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劝解。

因为这次出兵的人选之上，和张廷兰亲近的一派根本就没有入选，老张这一次一共调动了三个师四个旅，总兵力超过六万人，其中包括吴俊升统帅的黑龙江第一师，张学良统帅的东三省第五师，张景惠统帅的奉天守备师，另外四个旅分别由张海鹏、阚朝玺、汲金纯和汤玉麟率领。

随军参谋出乎意料的选择了熙洽，孙烈臣被任命为总后勤官，于冲汉担任了随军联络员。这个人事安排方案之中，除了张学良和郭松龄之外，其他的都是奉系的老人，另外还包括了熙洽和于冲汉两个亲日派，至于张廷兰手下的人员一个也没有入选。

“大帅对咱们已经有猜忌了，原本他是言听计从，现在怎么一下子就把咱们都抛开了，摆明了不信任咱们，有什么劝解的话，也都不好说了。”杨宇霆在一旁叹气说道。

“其实这件事情也怪咱们欠考虑。”张作相在一旁说道：“雨亭的变化就是其实从收复中东路就开始了，在进军海兰之后，雨亭对咱们就有了提防。”

张作相比起张廷兰和杨宇霆，经验还是丰富了太多，也更加了解张作霖，因此他剖析道：“无论是收复中东路，还是出兵海兰都让奉军的军威与日俱增，甚至说是如日中天。全国大量的青年都被奉军当成了未来的希望，这是好事，但是也是坏事。所有的荣耀都加在了边防军和廷兰的脑袋上面，得到提升的也是他的部下，结果边防军隐隐的自成一系，而且还有些桀骜不驯，看不起其他的部队。”

“说起来也是咱们失策，如果能在行动的时候，考虑一下其他人，特别是让雨停亲自安排人员。廷兰在一旁辅佐，这样论功行赏也就会方便很多。”

“辅帅，其实这也不能怪咱们。”杨宇霆在一旁说道：“奉军不少元老都对列强有恐惧情绪，反对咱们出兵，加上他们的部下训练也不够。这样拉上战场，麻烦很大。搞不好咱们就没有办法收复中东路了。”

张廷兰一面听着。一面心里头也在想着，说到底就是奉军内部的力量失衡了，就算老张知道张廷兰没有异心，但是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奉军的军工体系是张廷兰建立的，奉军的威望是张廷兰打出来的。那张作霖这个统帅又该摆在哪里呢！

尤其是新派人物普遍亲近张廷兰，而且张廷兰又和美英等国有了联系，早晚会有尾大不掉的一天，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弄死张廷兰，要么就挥军入关，把奉军的格局变大。

当然老张也知道，现在要杀了张廷兰，先别说其中的难度，就算是成功杀掉了，东三省也就彻底完蛋了，边防军、奉天银行、农场、民兵，这些都是张廷兰一手建立的，老张要是敢动手，就立即会引起一场空前的动乱，老张根本不敢下手，自毁长城。

“既然大帅出兵的心思已定，我想就不要劝诫了，反而是要全力帮着大帅策划一下，他不用咱们，咱们也不能不管，如果这次大帅真能赌赢了，奉军

也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张廷兰此话一出，杨宇霆也是一惊，没想到老张都把张廷兰排除在外了，他还能想着帮助老张，可见这个年轻人的确公心远大于私心，和一般人的见识不一样。

“有两点我们必须注意，第一就是情报工作，我们要保障大帅的安全，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什么风险都要防备。第二点就是日本人，熙洽和于冲汉两个家伙都是日本人安插过来的棋子，大帅贸然启用他们，说不定暗中和日本人有了什么联系，这才是最危险的事情！”

杨宇霆听完之后，也点点头：“的确，这次人事安排有些特殊，其实我从吴俊升和张景惠等人的话中莫邪听出一丝端倪，似乎他们已经和日本人有了沟通，并且愿意维护日本人在中国的利益，以此换取日本人同意奉军入主中原！”

张廷兰叹了口气，苦笑着说道：“我从一开始就一力主张奉军必须独立，为了这个目标，不惜以小博大，和日本人周旋到底。如果没有宝贵的独立，军工和金融也不能发展这么快，可是偏偏到了这个时候，要放弃咱们奉军的安身立命的根本，甘心变成日本人的工具，其中的危险太大了！”

“沾事者迷旁观者清！雨亭一世聪明，怎么就糊涂到了这上面呢！”张作相满腹都是惆怅，他是真不愿意看着患难的兄弟去冒险，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赞同拙言的说法，你们两个要暗中帮着雨亭，好好维护他，就算这次失败了，也要保证雨亭的人身安全！”

“爹，您放心。”

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张作相直接离开了奉天，他要回到吉林坐镇，看住中东路和海兰，保证北满的安全。

杨宇霆也没有闲着，他找到了常荫槐这个情报头子。

“瀚勃，大帅是铁了心要入关，你负责情报工作，一定要多多留心，千万不能让大帅的出现任何的差错，你明白么？”

“参谋长放心，张总司令也和我提过，其实从心理讲，我也不愿意这个时候入关，东三省刚刚有些兴旺的气象，正是发展沉淀的好时候，把力量攒足了，直接吞并天下，力量还不够的时候，风险太大了。”

“这些话就别说了，凡事你多用心一点就是了，咱们做好了自己的本份，别有什么差错。”

就在杨宇霆交代的时候，少帅张学良主动找到了张廷兰，哥俩一见面，张学良的脸色就有些不好看。

“拙言哥，我爹不是不信任你了，他是想着挥军入关，必须有得力的人手看住根本，你和八叔都是他最信任的人选，因此才没有选派你们。”

“汉卿，你就不用多说了，我心里都清楚，大帅要入关，安全工作是第一位的，你是他的儿子，也必须帮着大帅考虑这个问题，我想了几个办法，不方便和大帅直接说，就由你带过去。”

“你有什么安排么？”

“我对入关看法很不好，如果是军队上的正常失败，大帅退回关内就是了，咱们重新养精蓄锐。不过一旦出现了其他险情，你就要多用心了，我想了三个办法，第一就是派遣最精干的特种部队，严密保护大帅；第二就是把

飞机带上，如果出现危险，可以从空中逃命；第三就是我最新制成了几辆装甲车，有钢板保护，一般子弹打不穿，必要的时候可以让大帅乘坐装甲车！”

一听到张廷兰的三个主意，张学良也十分感动，别看老张不愿意任用张廷兰，但是张廷兰丝毫没有记恨，还一心为了老张的安全谋划，实在是太难得了。

“拙言哥，你的这片心意我都记下了，找个机会一定和我爹好好说说。”

到了现在，张廷兰能做的都做了，至于别的事情，就只能看天意了。就在奉军积极调兵遣将的时候，一场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罢工、罢课、罢市活动声势浩大的展开了，全国各界极力反对签署对德和约。

不只是如此，加上背后各种势力的怂恿，这场运动很快变成了对段祺瑞政府的声讨，各界要求老段辞职下台的声音起此彼伏。

京津各地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面对这些学生，民国的军警都头疼不已。按照他们的传统观念，这些学生和以前的秀才举人，甚至是进士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顶着文曲星下凡的，哪里敢对他们动手啊。

但是上峰的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因此出现了不少的笑话，有的巡警甚至跪在学生面前，乞求他们回去上课，不要再继续游行了。就连现任的大总统徐世昌也是焦头烂额，不得不出面向早先被捕的学生道歉。

就算如此，社会的风cháo还是一浪高过一浪，就在这个关头，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再度领衔奉军众将，发表了一份通电，在电报之中，张作霖将矛头完全对准了老段，声称段祺瑞准备接受合约，主要的原因就是段祺瑞向日本人大量借款，需要用山东的利益抵偿。

另外老张还历数老段执政以来的种种过失，说他任用私人，以下克上，前后黎元洪和冯国璋两人总统被赶下台；另外搞密室政治，私自向列强出卖国家利益；只知军事，不只民政，全国百姓民不聊生。

总而言之一句话，老张彻底和段祺瑞撕破脸皮，摆出了一副不赶走老段不罢休的架势。就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梁启超等人突然又在国会抛出了一个议案，提议由张作霖入关，同大总统徐世昌共商国是。

梁启超还在报纸上公开发文，称民国以来，唯有奉军能维护国家利益，唯有张作霖才敢对外强硬，如今天下如沸如汤，请雨帅进京主持大局，正是最好的选择！

到了这一步，老张入关所有的条件都齐备了……

第四百三十二章警备司令

“段公，奉张正在调兵遣将，数万精锐奉军马上就会入关，恐怕您的总理宝座难以维持啊！”

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一脸难以掩饰的笑容，他接替日置益出任驻华公使，主要的使命有两个，一个是二十一条的问题，一个是山东的问题。

二十一条经过老袁的抗争，变成了民四条约，但是这些条约的内容都没有办法落实，尤其是有关东三省的部分，奉军早就没有当回事了。另外日本人从德国的手中抢走了山东，也试图逼迫民国政府签约，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交给日本人。

身负两大使命，小幡酉吉感到了责任重大，一直在向北洋政府施压，如今终于找到了好机会，老段风雨飘摇，正是急需外援的时候，小幡酉吉看准了机会，直接来找段祺瑞了。

“小幡公使，奉张狂狷，对日本帝国的利益丝毫不尊重，如果任由他主政北京，只怕日本在华的权利都会受到影响。”

“段公，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基础，只要你同意把山东交给日本，我们就会提供大量的军火贷款，帮助你武装部队，对付奉军的攻势！”

段祺瑞一听到贷款和军火，也不免心动，这正是他急需的，如今奉军武器基本能够自给自足，还能大量出售，段祺瑞可没有这个本钱，只能靠着向外国采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日本，毫不客气的说如果得不到日本人的大力支持，老段真没有信心对抗张作霖。

“小幡公使，山东问题我是赞同交给日本方面的，不过问题是民间反对呼声太高，张作霖就是打着这个旗号入关。如果我现在同意了，就坐实了张作霖的指责，到时候千夫所指，我也坐不住这个位置啊。”

“段公，不用担心，咱们完全可以签署一个秘密协议，只有你知我知。帝国政府会提供大量的援助，有了帝国政府的全面帮助，击败奉军根本不成问题，等到解决了张作霖。您还会担心这些小小的麻烦么？”

小幡酉吉一脸奸佞的笑容，老段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之中……

与此同时，在奉天的帅府之中，也迎来了一位客人。那就是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赤尻正助，这个家伙和奉天上下打了很多次交到。不过输多胜少。弄得灰头土脸，国内甚至有人要罢免他，不过这一次赤尻正助是得意洋洋，脸上止不住笑意，在身旁还有两个人陪着，一个是于冲汉。一个是吴俊升，这两个人把赤尻正助请到了张作霖的书房。

老张正在书房门口等着他们，一见赤尻正助前来，张作霖主动打招呼。笑着说道：“总领事先生，咱们已经是老朋友了，这次劳动大驾，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

“张桑，帝国政府和我本人都十分欣赏您的能力，也愿意和您保持合作的关系，我们应该抛开一些人的干扰，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或许以往的误会都能够化解开。”

“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他们进入了书房之中，互相坐好，赤尻正助率先说话了：“张桑，帝国政府不在乎谁控制北京政府，只要能够维护帝国在华利益，我们就可以开展合作。而且帝国政府也认为您是比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和其他人完全不同，

如果中日双方真正互相携手，必定能够实现大东亚的新局面。”

“大帅，总领事先生说的很好，咱们以往的误会都是张廷兰怂恿的，一帮大人，岂能被一个孩子左右……”吴大舌头还想要说下去，老张脸色阴沉的一摆手，制止了他。

“拙言做什么事情，都向我请示了，而且我也赞同，张某生长在这块黑土地上，就应该为了父老相亲多想一想，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次请总领事先生过来，就是想谈谈日本方面对段祺瑞政府的看法。”

老张阻止了吴俊升的话，让大舌头脸色有点尴尬，他本以为老张采纳他的建议，就等于是抛弃了张廷兰的那一套想法，顺便还能打击张廷兰的地位，现在看起来还不是这么简单，张廷兰的地位依旧十分特殊，老张是有他的原则底线的，在这一瞬间吴俊升终于发觉他并没有猜透张作霖的内心想法。

赤尻正助也没有那么得意了，他顿了顿，然后说道：“张桑，段祺瑞先生和帝国政府是友好的朋友，他已经基本上同意了山东问题，如果中国方面能够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赤尻正助也把话挑明了，老张要想入主中原可以，但是必须把山东交给日本人。其实日本人这么看重山东，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在东北控制了旅大，在东南控制了台湾，如果再把山东拿到手，整个东半个中国就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中国就真的成了日本人的口中美食。

老张眉头紧锁，他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又问道：“日本方面还有其他的要求么？”

赤尻正助笑着说道：“的确还有一些加强合作的倡议，比如我们希望和奉天合办军工和钢铁行业，我们还希望奉天能够派遣二十万民夫，协助帝国在远东的作战，另外金融经济领域也可以展开合作，总之双方要共存共荣，互相提携，共同发展。”

听到赤尻正助说完，张作霖的脸色顿时就变得阴沉了，日本人好大的胃口，如果答应了他的这些条件，等于是把张廷兰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奉军重新落入日本人的掌控之中，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张作霖的底线，他的呼吸也不免有些沉重。

“大帅，大丈夫志在天下，东北一点得失，能换来入主中原，拥有整个国家，这买卖十分合算，您就不要在犹豫了，总和日本政府对着干。没有什么好处，咱们密切合作才是正理！”

“闭嘴！”

老张猛地大喝一声，眼中露出了愤怒的火焰，他大声的说道：“张某早就说过，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黑土地的老少爷们，那些过分的条件就不要再提了。张某愿意和日本方面合作，山东问题也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可以延缓归还的期限，至于其他的张某要是答应了。就是再走段祺瑞的老路，说不定就会有其他人把我赶下台了！”

张作霖态度突变，让其他三个人脸上都露出了惶恐之色，尤其是吴俊升，他本以为能够促成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合作。其实在他看来把东三省的利益让出去一点未尝不可。尤其是能够换回中原的花花世界，这简直就是赚大了。实在是想不明白张作霖为什么断然拒绝。

而赤尻正助也是如此。其实任何事情都不是空穴来风，这段时间以来，

吴俊升等人就鼓动张作霖入关，背后就是日本人在怂恿。

随着奉军越来越强大，日本政府就一直在讨论如何对付奉军，尤其是当日本政府知道了奉军从俄国弄来了大量的工厂之后。日本上下都十分担忧，他们凭着什么欺负中国，他们自己心里头清楚，如果奉军也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完全就能和日本人叫板。

因此日本人就在反复制定计划，有人主张直接动武，但是现在日本一半左右的陆军都放到了西伯利亚，要和俄国作战，要是再去攻击奉军，他们根本没有这个实力，搞不好就是一个双输的局面，不只拿不下东三省，在远东也可能惨败。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日本人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方案，就是怂恿中国发动内战，利用北洋削弱奉军的实力，同时利用奉军要挟北洋，迫使他们让出更多的利益，这样日本人就能渔人得利，只要双方一直斗下去，对日本的依赖就会增加，两方都会变成日本人的提线木偶。

可以说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精明，用心也险恶到了极点，不过老张并没有配合日本人，让赤尻正助十分尴尬。

他冷笑着说道："张桑，做帝国的朋友，帝国会全力帮助，如果做帝国的敌人，有什么后果，都要自己承担！"

赤尻正助气哼哼的转身离开，老张则是闷坐在太师椅上面，一言不发，吴俊升此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也非常尴尬。

"大帅，这谈判就是做生意，不想拿出筹码，怎么让日本人帮咱们啊，你可不能和张廷兰那小子一样，意气用事啊！"

老张根本没有听吴俊升的话，只是厌恶的摆了摆手，让他走出去，吴俊升也只好一跺脚，转身离开。

呆坐了半晌之后，老张让人把张学良叫了进来，张学良也看出了老张有些气愤，心里头也有点发毛，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张反而冷笑道："他们相把我当成提线木偶，简直太小瞧张某了，不过这次我也看清楚了，吴俊升这些人的确是跟不上cháo流了，他们的脑子太陈旧，等到入关之后，让他们到西北当一省督军，随便折腾，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爹，您老和日本人闹翻了，是不是咱们就不用入关了？"

"胡说，我既然走了这一步，就有必胜的把握，不过是想看看日本人的底线而已。汉卿你去传我的命令，任命拙言为奉天警备司令，出兵之后，日本人必定有所动作，扯咱们的后腿，到时候能抗住日本人压力的，只有拙言！"

张学良一听这个安排，脸上也露出了喜色，这段时间少帅总觉得老爹和张廷兰之间有了隔阂，他夹在中间不好做人，但是到了此时张学良终于清楚了，老爹还是信任倚重张廷兰的，他也不用为难了。

因此张学良一溜烟的去找张廷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哥俩见面之后，张学良就兴奋的说道："拙言，我爹任命你当奉天警备司令，全权负责奉天的安全，而且我爹还说他入关之后，日本人肯定会有所动作，让你顶住日本人的压力。"

张廷兰对这个任命也十分意外，最初他也以为老张想要向日本人妥协，换取日本人准许。可是现在一看，张作霖还另有打算，张廷兰的心里头也升起了一丝的希望，只要不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入关说不定就有获胜的希望。

“汉卿，你去转告大帅，只要有我在，日本人休想掀起什么风浪！”张廷兰冷笑着说道：“别以为奉军大部入关，他们就有机会了，真要撕破了脸皮，我让他们十万干涉军化为齑粉！”

张廷兰这两天一直在思考怎么应付日本人的威胁，他也知道不能被动挨打，因此张廷兰就准备把主意打到日本干涉军身上，关键时刻这就是一张好牌！

“拙言就是豪气，我也不会落后的，这次我要给咱们奉军打先锋，杀出关去，让天下人都看看奉军的威风！”。）

第四百三十三章慑敌胆

自从五四风cháo刮起来之后，中国政局一天三变，同样处在风暴中心的奉军也是如此，头几天大家还在猜测张作霖和张廷兰父子之间是不是闹翻了，结果转眼张廷兰就成了奉天警备司令，而此时张作相还管着北满，等于是爷俩把持了东三省，俨然就是留守看家的重臣，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不管别人怎么看，张廷兰接到了任命之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准备，王永江、杨宇霆等人都被请到了他的书房里面，准备拿出一套方案来。

“岷源先生，邻葛，这次大帅调动军队入关，奉天剩下的留守力量十分有限，如何守住奉天，还要威慑日本关东军，的确有点难度啊！”

奉军原来的班底就有四个师的兵力，经过几次的扩充，奉军的总兵力已经超过了十三万，不过其中有三万多边防军，黑龙江和吉林各有一个守备师，还有重炮团、骑兵团等等部队，数量超过五万人。

这些部队是共同守卫北满的安全，还要防卫海兰和江东六十四屯，已经捉襟见肘，而老张入关要带领三个师和四个旅，又是六万多人，算起来张廷兰手上还剩下的兵力不过两万出头而已，的确有点少。

杨宇霆在心里头默默的计算了一下，然后说道：“拙言，虽然兵力不多，但是全都是奉军的精锐，其中有老二十七师的五十四旅，还有二十八师的两个团，马占山的骑兵旅，以及一个山炮团和一个野炮团，无论从兵员素质，还是武器装备。都是奉军当中最顶尖的，如果利用好，守住奉天的难度并不大！”

王永江在一旁也说道：“拙言，也别光算着正规军，在奉天还有不少新兵和警察，另外所有的高校学生在入学的时候都要接受两个月的军训，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些学生也能动员起来，奉天的留守力量能超过三万人。”

“光是守卫，这些人马足够了。不过我想以攻代守，给日本人制造压力，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一来人马就有点不够了。”

在双方较劲的时候，越是弱者。就越要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一旦作为弱势的一方。自己就怂了。那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张廷兰并不想这时候和日本人冲突，但是光靠着乞求肯定没用，必须拿出让日本人忌惮的实力，这样他们才能够收手。同时不光是威慑，张廷兰也想着把日本人目光吸引过来，让他们放松对老张的注意。这样也能为了张作霖增加胜算。

杨宇霆和王永江也看出了张廷兰的心思，王永江想了想，突然说道：“拙言，你一直以来就和我说过要效仿列强。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动用能力，实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效果么。我看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咱们借着大帅出兵的机会，在奉天实施一次国防总动员，把咱们的战争潜能都展现出来，这样也能起到威慑的目的。”

“岷源省长的办法好。”杨宇霆也笑着说道：“拙言，我看不止可以进行全面动员，最好咱们把海陆空军都拿出来操演一下，尤其是展出一些新式武器，像什么重炮飞机之类的，全都拿出来，在世人的面前显露一下，一来能提振军威，二来能够威慑宵小！”

张廷兰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眼前也是一亮，的确有些时候不能光闷头建

设，还要把成果展示出来，这样才能获得各方的肯定。

“那索性就把这次出关，当成奉军展示力量的一个平台，我们赶快把方案拟定出来，送交大帅批准。”

老张得到报告之后，也是非常高兴，在这种时候展示力量，不只能够吓阻日本人，还能争取其他的骑墙派，让那些小军阀尽快和段祺瑞切割，至少让他们不敢全力和奉军作对。另外也是向全国的民众进行展示奉天建设的成果，为了奉军入主中央铺路。

这是个一举多得的好事情，老张欣然接受了建议，他决定在奉天举行一场阅兵式，把新式武器都展示出来。不过老张还耍了一个心眼，他把张学良叫到了身边。

“小六子，拙言建议我展示一下力量，我也准备搞一个誓师阅兵，不过这只是一个幌子，为的就是吸引各方注意，你和郭松龄率领着先锋部队用最快的速度攻入山海关，沿着京奉铁路，给我直扑北京。”

张学良一听老张的安排，脸上也露出了喜色，给老张竖起了大拇指：“爹，您老这是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用阅兵式吸引各方注意，同时挥师入关，肯定能够出乎意料，打段祺瑞一个措手不及。”

老张笑着点点头：“小六子，拙言有一个主张非常对，那就是打仗要速战速决，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对手，不给列强留下干涉的时间，等到生米煮成熟饭，他们想抗议，想干涉，也没有机会了。”

老张说完之后，又把张学良拉到了近前，然后低声说道：“汉卿，爹这次入关能不能成功，就取决于速度是否够快，如果能抢在日本人的支援到老段手中之前，拿下北京，他们想插手也没有机会了，如果拖延日久，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胜败的关键就是速度，你肩头的担子不轻，凡事多和郭松龄商量一下，此人虽然心胸狭隘一些，但是才华还不错，打仗也是一把好手！”

“爹，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紧张的筹备之后，奉军的阅兵也筹备差不多了，老张再度通电全国，逼迫老段下台，同时在通电最后，老张表示要进行大规模阅兵，展示奉军的军容，并且邀请各国记者前来参观奉军的阅兵仪式。

老张在这个时候搞阅兵，大家伙心里头都暗叫不好，这就是战斗的信号，阅兵之后说不定士兵不用回军营，直接扛着枪冲向了关内。所有人都把老张的阅兵视作战争的信号。

关外的猛虎终于露出了利爪，要凭着武力，夺取中央权力了，中国的各大势力都在密切的关注着局势，包括各个列强在内，也都被这个消息吸引住了，奉系和皖系之间的较量，会不会影响远东的格局，究竟该支持哪一方，所有人都在不住的权衡。

“大帅一封通电。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在天下人都在盯着这次阅兵呢！”

“盯着好，都让他们盯着，拙言，你到底有没有好东西拿出来。可千万别让列强把咱们看扁了啊！”

“大帅放心，最近兵工厂又突破了不少技术难题。刚刚成功仿制出一百五十二毫米的榴弹炮。光是一枚炮弹就有八十多斤。这种级别的火炮在全国的军队之中，还没有装备，另外又生产了一批一百零五毫米野战炮。从轻型到重型的火炮全都齐全了，在火力这一个单项上面，咱们一点不比日本陆军

差，甚至还有超过！”

张廷兰这么说是有底气的。日本资源有限，又把大量的资金都投入到了海军上面，维持了一支世界第三的联合舰队，需要耗费太多的力量。在陆军上能投入的就相应减少了。尤其是现在日军的战术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期间，没有太大的进步，过时的装备也没有及时更新，面对奉军，他们已经没有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把握就好，咱们就是要让天下人大吃一惊！”

入关迫在眉睫，阅兵仪式也是越快越好，准备妥当之后，老张在奉天北大营前面开辟一片广场，部队从北大营出来，接受检阅之后，直接开赴关内，这场阅兵已经完全变成了誓师大会。

奉天文武大员齐集北大营之前，老张一身戎装，在众多将领的簇拥之下，来到了观礼台。此时观礼台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外国武官还有记者，他们全都密切的注意着这次阅兵行动。

阅兵的时间到了之后，老张首先骑在战马上面，张廷兰则是骑着汗血宝马流光，在后面紧紧跟随，他们走过雄壮的奉军队伍，每到一个方阵前面，士兵们都用力喊出必胜的口号，震动天地，让每个人都热血沸腾。

老张也是志得意满，回到了观礼台，分列式正式开始了，首先走过的是步兵方阵，全都是二十七师的老部下，跟随张作霖多年，是十足的元老部队。

步兵过去之后，就是骑兵方阵，高大的战马，威严的骑士，踏着整齐的步伐，从观礼台前走过，战马还掀起了一阵尘土，从里往外透着一股杀气。

骑兵过去之后，就是各种重火力的方阵，有轻重机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一队一队的在众人面前走过，这时候扬声器也传出了解说的声音。

“奉军目前装备的各式机枪和迫击炮全都是自行生产，从钢材冶炼，到设计加工，完全出自奉军兵工厂之手。可以说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奉军已经初步实现了武器自给自足，奉军的将士能够使用自己的武器，保卫国家的利益，再也不用宝贵的资金送给外国的军火商了！”

武器自给自足听起来是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在后世二百来个国家之中，也少得可怜，大多数国家都要指望着进口武器维持。

从满清开始，中国就到处采购武器，花了不少钱，买到手的多半都是垃圾，现在猛然听到奉军能够自产武器，不用向外国购买，这样在场的中国记者都格外的兴奋，他们频频用相机拍摄奉军的英武象形。

随后走过来的是炮兵部队，大炮乃是战争之神，黑黝黝的火炮，在战马的牵引之下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头。与此同时天上也传来了轰鸣之声，三架战斗机组成了一个编队，从大家的脑袋上面飞过去。

“同迫击炮一样，这些火炮也是奉军自行生产，目前奉军已经能够生产包括七十六毫米，一百零五毫米，一百二十二毫米，一百五十二毫米，各种口径的火炮，大炮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奉军的科研人员已经把战争之神的奥秘掌握在了手中。”

“飞机是一种新兴武器，在欧洲刚刚结束的战争之中，大放异彩，奉军也组成了自己的科研团队，设计生产了自己的飞机，飞过咱们头顶的正是中国第一种量产的作战飞机！”

阅兵之中显示的所有武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自产！这让在场

的中国记者都十分自豪，以往列强都仗着船坚炮利，叩开了中国的国门，现在终于中国也能自己生产，改变国运的机会或许终于到了！

中国人振奋不已，不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而同样在观礼人群之中的赤尻正助等日本人脸色都变成了黑色，一个个咬牙切齿，恼羞成怒！

第四百三十四章倒戈将军

就在所有人感慨这些火炮的时候，突然后面又传来了一阵轰鸣之后，紧接着四辆钢铁怪兽从远处轰鸣而来，巨大的噪音就好像远古巨兽的怒吼一般，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在了这些东西上面。

这四辆正是奉军最新搞出来的装甲车，其实这玩意还比较简陋，就是用拖拉机的地盘，焊上钢板，加装了一挺机枪，不过这也足够吸引眼球了。所有人都在窃窃私议，那些外国武官还是比较精明的，他们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在欧洲战场上出现的新式武器。

更让他们吃惊的是这几辆装甲车和欧洲现役的型号并不相同，也就是说这玩意是奉军自己生产的，他们全都惊骇不已，这可是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怎么奉军也能制造了！

就在这个时候，空中又有十几架飞机连续飞过，除了战斗机之外，还有一款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呼啸着划过天空。

重炮、飞机、装甲车。奉军的武器装备一下子就达到了欧洲的水平，或许质量差一些，但是最关键的有无问题解决了，某种程度上，大家就在同一水平线上了。这让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奉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像变戏法一样！

最为吃惊的就是赤尻正助，他的脸色都绿了，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奉军搞出了这么大的家业，简直就是对日本人的侮辱，他这个总领事就是失职，怎么就没有抓紧机会，遏制奉军呢！

看到了这些东西，赤尻正助的心里头也凉了半截，刚刚日本国内还发来了密电，他们准备在张作霖入关之后。在奉天挑起事端，牵制奉军，甚至不排除使用武力，将奉军上升的势头打下去，可是现在奉军拿出了这些东西，反倒让赤尻正助有些犹疑不定了。

装甲车隆隆驶过，随后出现的是医疗队、后勤队、通讯兵等等专业的兵种，在军队结束之后，又有大量的民兵和学生队伍参加，在最后还组织了群众队伍。全都一队一队的走过观礼台。

普通人对这些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兴趣，只当他们是增添喜庆气氛而已，但是那些外国武官却是非常清楚，这些民众队伍透露出来的含义比起那些武器更加可怕，无疑奉军是在展示动员能力和战争潜力！

其实列强平时的常备军也是有限的。他们真正可怕的就是战时庞大的动员能力，快速武装出几百万的军队。而此时奉军也展示了这种能力。这就有力的震慑了那些宵小。

尤其是赤尻正助等人，他看到这里，已经看不下去了，急急忙忙的回到了总领事，把一些负责情报的人全都叫了过来。

“大家听着，从现在奉军展现的能力来看。毫无疑问，帝国想要对他们动武，就必须进行全国动员，靠着一两个师团根本别想打败奉军。而这样无疑又会遭到国内的阻挠，我们必须用更好的办法，解决奉军的威胁。”

“总领事先生，依我看最好的方式就是暗杀，把张作霖解决掉，他是奉军的首领，目前奉军新旧两派的人物都能接受他，如果张作霖死了，奉军势必陷入内耗之中，军队也会崩溃，我们就能不战而胜。”

赤尻正助听完之后，微微点头：“这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必须仔细策划，

我们必须要一击致命，而且还要尽量保密，不然杀不死张作霖，还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

正在他们商讨如何暗杀张作霖的时候，突然有手下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将一封急电送到了赤尻正助的手上。赤尻正助撕开一看，才看了几个字，他的眉毛就立了起来，将手中的电报猛地往地上一摔，破口大骂！

“八嘎，张作霖这个混蛋，他把咱们都耍了。我们跑到了北大营看猴戏，他趁机已经攻击山海关了！”

老张早就定下了声东击西的算盘，他在奉天大搞阅兵式，把所有力量都展现出来，吸引各方注意，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奉军应当在阅兵式结束之后，在大举入关。

哪里知道就在阅兵式进行的同时，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着部下已经对山海关发动了猛攻，按照计划，张学良率领着大部队，从正面吸引北洋军的火力，而郭松龄则是率领一个旅从侧面攻击九门口和石门寨一带。

这个作战方案同第二次直奉大战的时候，用来攻击山海关的方案基本大同小异，郭松龄也堪称一员虎将，指挥作战很有一套，他亲率士兵，舍弃了一切的重装备，攀山越岭，用最快的速度杀到了九门口。

负责防守的皖系士兵根本没有防备，奉军利用大口径迫击炮，对皖军展开了猛烈的轰击，郭松龄亲自在一线指挥，奉军士兵经过一个冲锋，就攻上了九门口，拿下了这个战略要地。

随后郭松龄就指挥着部队通过九门口，直接绕到了山海关的后面，切断了皖军的退路。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把空军派了上来，一共十二架作战飞机，对山海关进行了轰炸。

目前奉军的飞机只有五十多架，有二十多架都用来演习了，为了让飞机看起来更多一些，张廷兰还特意安排那些飞机绕一个圈之后，再从广场飞过，制造飞机众多的假象。

张学良只分配到了十二架作战飞机，不过这些也足够了，在中国的战场上，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过飞机，这是首次投入战斗，皖军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应付，一看奉军能从天上攻击他们，这些士兵全都吓傻了。

飞机造成的伤亡不算太大，但是恐慌效果已经有了，皖军士气动摇，又面临两面夹击的窘境，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随即大量的溃败，郭松龄和张学良终于在山海关成功会师。

“汉卿，兵贵神速，老帅已经交代过来，咱们这次入关一定要速战速决，我现在就率领军队，继续追击皖军，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杀到北京城。”

“茂宸，你先别着急，大帅在临走之前，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咱们还有一枚棋子，这可是咱们快速拿下北京城的关键！”

奉军攻占了山海关，消息飞快的传到了北京，老段得到报告，差点摔倒在地上。

“奉张无耻！竟敢偷袭我军，简直就是土匪，土匪！”

“芝翁，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对付奉军的攻击，我建议尽快动员军队，把奉军堵住，不然他们攻占了山海关，马上就会攻击北京城的！”

老段勉强点点头，说道：“又铮，你马上去调动军队，要用最快的速度。”

“芝翁，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次奉张来势凶猛，我担心咱们的

军费和武器都不够，要不咱们立刻答应日本人的要求，把条约签订了，让日本人帮帮忙，也好缓解压力。”

老段想了想之后，叹口气：“哎，这是逼着我卖国啊！”

老段随即让人把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请了过来，小幡此时也得到了山海关的战报，他也是大吃一惊，日本人这次在背后煽风点火，为的就是中国发生内战，他们好渔人得利。

可是这帮家伙猜到了开头，没有猜到结尾，奉军的动作竟然这样迅捷，没等日本人出手，奉军就已经拿下了先机。照着这个局势发展下去，只怕几天之内老段就要完蛋，日本人就失去了一枚最好的棋子。

“段公，只要签订了这个条约，你就是帝国的好朋友，帝国政府绝对会全力维护你，不让奉军得逞！”

段祺瑞将眼前的条约文本拿了起来，上面开列着一大串条件，日本人一贯喜欢趁人之危，这次也不例外。其中包括转让山东全力，承认二十一条，还有大量的出卖东三省的条件。

诸如将鞍钢交给日本人管理，奉天兵工厂中日合办，入股奉天银行，共同设立飞机研发中心，优先开采东三省的矿山……

林林总总，只要签订了这个条约，就等于是把东三省全都卖给了日本人，老段仔细看了看，最后一咬牙，终于签订了条约。

老段签字之后，小幡酉吉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日本人的动作也十分迅速，签约之后，他们第一笔的资金就到位了，一共是五百万日元，用来支援老段作战，段祺瑞有了这笔钱，也感到了一阵安慰。

不过他不知道，此时在密云一带，一支部队正在集结，为首的家伙人高马大，相貌魁梧，正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冯玉祥。

他按着军刀，在士兵面前走过，大声地说道：“弟兄们，段祺瑞政府投敌卖国，出卖山东，背弃祖宗，甘心充当日本人的傀儡。现在天下大乱，段祺瑞理应下台，我现在宣布，第十六混成旅正式加入奉军序列，共同讨伐段祺瑞。哪位弟兄愿意和我一同重塑乾坤，就站在原地不动，哪位还想忠于段祺瑞，冯某也不拦着，你们可以随意去留。”

冯玉祥说完之后，就瞪着一双圆眼，盯着所有人，有一个士兵稍微有点犹豫，刚想要离开，冯玉祥手中微微用力，军刀被拔出了一截，在场的人心就是一哆嗦，再也不敢有什么痴心妄想了。

“我们都拥护旅长的决定，共同讨段！”

看着士兵们的呼喊，冯玉祥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随即就发表了通电，正是宣布倒戈！

第四百三十五章刺杀

冯玉祥在讨伐张勋的战斗之中表现突出，随后就率领着部下驻扎在了京畿地区，但是他并不算是北洋的亲支近派，不断的被克扣军饷，特别是老段决定参战之后，就一心一意的编练参战军，其他的势力都受到了压制。

冯玉祥自然感到了不满，在这个时候，老张敏锐的发现了机会，主动联络冯玉祥，向他提供武器和资金，本来老张是想把他作为一枚暗子，留在京津一带，刺探情况，但是没想到入主中原的机会这么快就出现了，为了速战速决，老张就决定动用这么暗子。

“冯焕章，这个反骨仔，我待他哪里天高地厚之恩，这个混蛋怎么敢勾结张作霖，他是想把京津都卖给奉军么？”

老段手里头攥着冯玉祥倒戈的通电，暴跳如雷，他不能不生气，冯玉祥所部就在京城的北边，一个冲锋，就能杀到眼皮子底下。张作霖这一手也十分狠辣，直击段祺瑞的要害，小徐在一旁也是愁眉苦脸。

“芝翁，现在京畿还有两个师的参战军，虽然还没有编练完成，但是也有一战之力，我现在就指挥参战军，消灭冯玉祥这个反骨仔！”

这个所谓的参战军就是在日本人扶持之下训练的一支军队，名义上用来参加一战，实际上就是段祺瑞的一支亲卫力量。在原本的历史上一共有三个师，后来成了徐树铮的边防军主力。

不过这个时空由于张廷兰的出现，把西原借款搅黄了，而且逼着老段承诺不和日本人签订秘密协议，不出卖东三省的利益。老段弄不到足够的贷款，参战军训练就延缓了很多。只编练了两个师，而且还不满员，军械也有不少的缺乏。

但是这已经是段祺瑞最后的一点力量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两个师上面，老段当即同意让徐树铮率兵对付冯玉祥。小徐领命，前去调动军队。

而就在此时，京城之中，暗cháo汹涌，梁启超、汤化龙等倒段的势力一直不停的奔走，这帮人手里头虽然没有兵权。但是一个个手眼通天，活动能量极强。

汤化龙突然拿了一张纸条，急急忙忙的找到了梁启超，一见面汤化龙就兴奋的说道：“任公，老段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答应了二十一条。并且把山东权力转交给了日本人！”

梁启超也急忙将纸条接了过来，看了又看，然后问道：“消息可靠么？”

“当然可靠，这是总理府的一个参议告诉我的，日本公使小幡西吉跑到了总理府，他们谈了很久，小幡喜气洋洋的出来。谈得就是这件事。”

梁启超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段祺瑞这是在找死，本来咱们指责他卖国，让他下台，现在老段自己把事情坐实了，那就不能怪咱们不客气了。”

“任公，这次整倒了老段，奉张占了大便宜，他要是不开出足够的价码，咱们可不能同意啊！”

“张雨亭这个人啊，草莽出身。但是心里头极有主见，他给我写了一份密信，这次他入关一不当总统，二不当总理，只求当陆军总长。总统的职位由黎元洪重新出任，我接任总理，而汤兄你出任议长，咱们各管一摊，互相配合！”

汤化龙一听这话，脸上也露出了喜色，笑着说道：“张作霖这个人还是很

明白事的，那咱们就替他卖把子力气！”
两个人商量妥当之后，就动员手下的力量，梁启超也挥动大笔，很快一片新鲜出炉的讨段檄文就写了出来。
“段总理数典忘祖，出卖山东！”
“圣人之乡，沦丧日寇！
“总理卖国，国将不国！”
各种报纸迅速的充斥到了京津各地，原本就一直在闹腾的学生，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就更加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民众结成大队，向总理府汹涌奔来。不只是这些老百姓，就连一些亲近段祺瑞的军官也询问老段，想知道段祺瑞究竟签没签这种卖国的协议。
面对滔天的责问之声，段祺瑞这下子也傻眼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竟然会出现这种状况，老段还想拼命拼命的否认，可是天下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了，早先就传得沸沸扬扬，现在又拿出了真凭实据，再想抵赖谁还会信啊。
其实这也是段祺瑞糊涂，当初二十一条那么隐秘的东西都无法保密，现在的北洋政府更没有机密可言，他签订了协议，援助没有等到，首先等来的就是大麻烦！
就在老段焦头烂额的时候，京津一带的战火也烧起来了，徐树铮调动着部下猛攻冯玉祥所部，希望先把这个钉子拔出，不过冯玉祥也不是好对付的，尤其是老张有心扶持他，奉军秘密向冯玉祥提供了大批的军火。
重型火炮还有困难，但是迫击炮和重机枪是一点不少，冯玉祥也有一股子猛劲，亲自在第一线指挥着部队作战，徐树铮虽然有兵力优势，但是一时还拿不下冯玉祥。
另外一面郭松龄率领着奉军的前部夺取山海关之后，立刻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乘坐火车，沿着京奉铁路，直扑天津，而后攻击北京，另外他又派了一千五百名骑兵，直接南下，攻击京北。
其实郭松龄手兵力有限，这么分兵很危险，但是偏偏这个时候舆论大哗，各地的驻军都不愿意和奉军直接对抗，想坐山观虎斗，看看老段如何收场。
这样一来竟然让郭松龄的计划得逞，两队奉军快速推进，同时张学良又指挥空军部队出动，向北京空投了大量的传单，用来瓦解军心。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京津一带的守军全都乱了套，奉军竟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关内推进，大有一战而定天下的态势。
还在奉天没有动身的张作霖脸上露出了十足的得意之色，笑着说道：“俺老张还没有出全力。段祺瑞就受不住了，北洋之虎徒有虚名，不堪一击啊！”
说着老张还带着笑意，看了张廷兰一眼，老张还带着一丝挑衅的意味。分明是在说姜还是老的辣！
“大帅深谋远虑，恭喜大帅拿了一个开门红，不过汉卿他们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还太过单薄，必须要增派援军才行。”
“嗯，拙言说得有理。”老张笑道：“不只是派援兵。俺老张也要亲率大军，打进北京城！”
老张说完之后，站起身对手下人说道：“电告张景惠，让他率领所部沿着京奉铁路，尽快进驻天津，先入天津。我委任他当天津特别市长！”
天津是北方的门户，经贸发达，和上海几乎能够比肩，一个市长堪比一

省的都督。此时张景惠正在赶往山海关的路上，得到了命令之后，立刻加快了军队速度，豆腐张也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拼着命往关内杀。

随后老张又连发了两份电报，让汲金纯和阚朝玺也率兵分批进关，另外老张又命令孙烈臣从热河出兵，攻击张家口一带，从侧翼支援主攻部队。

这几路军队派出去之后，老张也志得意满，笑着对吴俊升和汤玉麟说道："两位老哥，你们都跟着我一同南下，咱们带着大军，把中原的花花世界都占领了。到时候你们都是一省的督军！"

"多谢大帅提拔！"汤玉麟晃着大黑脑袋，十分惶恐的说道。他最近两年多以来，一直在坐凉板凳，本以为没有出头的机会了，现在居然有望当上督军。一省的封疆大吏，老汤是喜悦异常。

命令传达之后，奉军就全面动员起来，老张也正式准备动身，在临行之前，老张拉住了张廷兰的手。

"拙言，不论到了什么时候，奉天都是根本之地，你必须好好守住奉天，绝对不能出了差错啊！"

"大帅放心，奉天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您老也要小心，日本人太过阴险，他们还没有行动，说不定就会狗急跳墙，千万不能大意。"

老张笑着点点头："我会注意的，身边有几万精兵，小鬼子就算有通天彻地的本事，也不能奈何我，只要家里头不乱，就算出关不顺利，也不能动摇根基。"

老张信心十足，他发表了一份入关宣言，提出了奉军的几点政治主张，包括解除段祺瑞总理职务；恢复民国法统，拥立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南北和谈，共同建国；废除密约，誓死抗争，保卫青岛！

这几点主张全都迎合了民间的诉求，记者对张作霖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将他视作拯救中国政局的不二人选。

老张发表宣言之后，就带着吴俊升等人一同乘车南下，张廷兰眼看着老张离开，突然心里头有些闹腾，不过又不知道哪里会有问题。他也只能告诫自己，是先入为主，总是担忧过多，说不定这次老张入关会十分顺利，日本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张廷兰在奉天也提高了军事戒备的等级，对满铁等地严密的监视起来，防止日本人采取什么破坏行动，不过出乎预料，日本人表现的十分老实，没有任何的异动，就仿佛对奉军入关漠不关心一样。

张廷兰的心里头越发的不安，而就在不久之前，位于天津的一处秘密公馆之中，几个日本人军人正在来回走动，显得焦躁不安。

"张作霖和他的奉军是帝国大陆政策最大的绊脚石，不清除此人，帝国就不能掌控满蒙，就无法征服亚洲，那些老官僚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一味纵容张作霖，才造成了尾大不掉之势，我们这些帝国的军人，要扭转这个错误，把张作霖干掉。"

"石原君，说的一点头没错，我们二叶会自从组建以来，就是要成为天皇陛下最锐利的战刀，张作霖这个毒瘤，就由我们来清除！"

"河本君，一切都拜托你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河本大作点点头，快步的走出了公馆，直奔山海关而去，在那里拥有日本三百驻军，相比南满铁路沿线的驻军，这点兵力十分稀少，但是也正因为稀少，才不会引起各方的注意。

日本人早就有刺杀张作霖的计划，不过由于老张防范严密，日本人也不愿意承担和奉军彻底闹翻的后果，就一直拖着，可是到了现在，日本人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要是老张掌控了北京，那就如同蛟龙入海，再也没有机会了。

因此日本政府就暗中授意这些青年军官，对张作霖进行暗杀，河本大作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山海关，在这里日本的情报机关已经将张作霖军列的消息传了过来。

“河本君，张作霖的火车在五个小时之后，就会到达山海关，到时候就是您大显身手的好时候，请务必消灭张作霖，为帝国除害！”

第四百三十六章生死之间

“大帅，前面就是山海关，出了关之后，这天下就是奉军的了！”吴俊升兴奋的说道。

“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况且这天下还没有打下来，就算占据了北京，麻烦的事情也是一堆，要应付各地的诸侯，要和列强周旋，都是最耗费心力的事情，我还真有些担忧啊。”

吴俊升的眼珠转了转，笑着说道：“大帅，要我说咱们应该在列强之中选一个靠山，俗话说靠着大树好乘凉，咱们也能轻松很多。”

“咱们相交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的脾气么？张某平生不愿意给人家当儿皇帝，谁也不行！我也劝你一句，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整天都在打着咱们的主意，不论到了什么之后，都应该防范他们的明枪暗箭。”

一提到对日本的态度，老张和吴俊升之间就有些话不投机，老吴脸色有些阴沉，索性不再说话，火车轰隆轰隆的向前行驶，眼看着前面就到了山海关。

“河本君，张作霖的专列到了，他就在第五节车厢上面。”

河本大作紧紧的盯着不远处的火车，眼神之中露出炽热而阴毒的光，他的拳头攥的紧紧的，手心里面全都是冷汗，炸死一国的政要，这绝对是一件大事情，搞不好整个远东的格局都要因之改变，他不能不紧张。

眼看着火车到了预定的位置，河本狠了狠心，咬着牙说出了两个字：“引爆！”

轰！轰！

连续两声闷响从火车下面传了出来，如同打了一个炸雷一般，庞大的列车就好像被一记重锤击中，中间的两节车厢先是猛地升起。中间的联系瞬间断开，第六节车厢直接摔倒了铁轨的外面，经过一炸一摔，里面的人员也大半丧命，车厢里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哭嚎的伤员。

而第五节车厢被高高抬起之后，又狠狠的落在了铁轨上面，并没有发生侧翻，但是也严重变形了，张作霖和吴俊升都在这节车厢里面。

爆炸发生时。车厢里面的一根铁钉就飞了出来，正好砸中了吴俊升的脑袋，这根铁钉顺着太阳穴扎了进去，从另一边又穿了出来，顿时花红脑子到处都是。这位堂堂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顿时一声不吭，带着当从龙功臣的野心。命丧在山海关前。

张作霖此时比起吴俊升还好一点。就在爆炸发生的一瞬间，就有两个贴身的卫士用身体护住了张作霖。

这两个卫兵都是特战队培训出来的最精锐战士，张廷兰特别嘱咐，要加强对老张的保护，张学良也不可能怠慢，因此才安排人手。时刻不离张作霖的身边。

险情出现之后，这个安排果然起到了作用，这两个卫士拼命护住了张作霖，虽然列车上下巨震。老张只是撞得头破血流，并没有出现丧命，而这两个士兵一个的脑袋被撞碎了，另一个后背上面都是狰狞的伤口，眼看着活不成了。

老张脸上头上都有血迹，左臂似乎也撞断了，不过作为多年的老江湖，

张作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伤势并不致命，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赶快到安全的地区，他挣扎着要往车厢外面走。这时候有几个没有死的卫兵也涌了过来，急忙保护着大帅，离开了车厢。

这时候其他车厢上面的士兵也都冲了下来，当他们看到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两节列车之后，全都傻眼了，一个个拼命的跑了过来，抢救大帅。

满地都是爆炸的碎屑，到处都是伤员，到处都是鲜血，在铁轨上面一个直径十几米的大坑，显示着刺客的丧心病狂。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大帅并没有死，残余的几十名卫兵都冲了过来，将大帅团团围在了中间，严密的保护了起来。

“快，先进山海关，找到咱们的军营，一切都安全了！”

老张头脑依然十分清楚，下达了命令，这些卫兵全都护着大帅，正准备撤退。山海关方面突然出现了一片烟尘，转眼之间就有一阵密集马蹄声冲了过来。

从铁路不远处的一座石山背后也突然传出了喊杀声，足有上百号人向这边猛地冲了过来，在场所有的卫兵都感到了不妙，看来敌人有了详细的部署，光是用炸药还不够，又准备了暗杀队，这是不致张作霖于死地，绝不罢休！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想要逃到山海关已经不可能了，只能往回跑，可是偏偏敌人又是骑兵，在旷野荒郊，根本就逃不出去。

“大帅，我有办法了！”一个警卫突然喊道。

老张一听这话，急忙说道：“快讲！”

“大帅，少帅特别嘱咐，让我们携带两辆装甲车过来，大帅现在您就进入装甲车！”

老张顿时眼前一亮，没错敌人虽然有骑兵，但是自己也有秘密武器，在这种时候，就只能拼一把，不能坐以待毙。

因此老张在士兵的保护之下，急急忙忙的跑到了后面的车厢，两辆装甲车也被搬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两支截杀的队伍已经越来越近，密集的枪声已经响起，有几个士兵已经中弹倒地，其他人全都利用眼前的掩体，不断的还击。

“大帅快进装甲车！”那个警卫托着老张的身体，同时用自己的后背给老张充当肉盾，终于将张作霖安然的送到了装甲车里面，这个警卫也随即钻了进去。

他们刚刚进去，就有了几枚子弹打到了装甲车上面，只听到了一阵邦邦的声音，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惊魂未定的张作霖终于能喘口气了。

“大帅，咱们不能在这里当靶子，我现在要把装甲车发动，尽快离开这里。”

“嗯！”老张说道：“这装甲车不光是能抗枪子，不一样能还击么，照着那帮王八蛋给我射击，敢暗算老子。全都给我击毙了！”

“大帅，您的安全要紧，卑职可不敢冒险啊？”

“你要想我安全，就赶快把这帮刺杀我的家伙打死，不然我才不安全呢。”老张又说道：“这里临近山海关，大军就在关内，说不定此时已经向这边冲过来。咱们不用逃，拖住这帮人，该着急的是他们！”

老张临危不乱，卫兵也终于有了一点主心骨。两辆装甲车全都掉转了枪

口，对准了那些冲过的家伙，机枪子弹瞬间向暴雨一般，向这些人扫了过去，冲在最前头的几个家伙被瞬间击中。打成了碎片。

“八嘎！”河本大作就在冲锋的队伍之中，他引爆了炸药之后。一见奉军虽然乱了起来。但是那些士兵全都围着一个人，并没有完全大乱，看起来张作霖还没有死！

河本大作也暗道张作霖命大，他一点不敢怠慢，急忙带着人马冲了过来，想要确保彻底弄死张作霖。偏偏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两辆钢铁怪兽，向他们喷吐着火舌，这些日本兵还没有训练过如何应对装甲车和坦克，因此刚一交手。就吃了大亏。

足有十几个人被扫倒了，这些卫兵的士气也提升了不少，他们全都猛烈的还击，一时间河本大作这些家伙竟然被压制住了。

此时从山海关方向杀来的那支骑兵也冲了过来，这正是日本人驻扎在山海关的一个骑兵中队，根据日本政府的授意，他们埋伏在车站附近，等到事发之后，就立刻行动，如果张作霖侥幸不死，他们就要补一刀。

果然如同预料，老张并没有死掉，这些骑兵快速扑了过来，战马裹着烟尘，像是一阵风一样，在旷野之上，根本不可阻挡。不过这一次他们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克星，披挂着战甲的装甲车成了骑兵的噩梦！

卫兵们也都清楚，威胁最大的还是这些骑兵，因此两辆装甲车都毫不犹豫的将枪口转向了骑兵队伍，两串火舌喷吐出去，骑兵倒下去的速度更快，射击这些骑兵比步兵好容易。

那些日本骑兵也全都傻眼了，他们也不断的向着两个钢铁怪兽射击，但是毫无效果，子弹全都被崩开了，最多在装甲上面留下一些凹槽，除此之外，一点作用都没有，奉军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武器，这帮日本兵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执拗的日本人还是在拼命的冲锋，地上的尸体也越来越多。坐在装甲车里面的张作霖，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容，他问驾车的卫兵：“你叫什么名字，学开装甲车多长时间了”

“卑职叫黄显声，刚刚学开装甲车两个月。”

“不错，以后还要装备更多的装甲战车，让那帮日本鬼子都知道张某的厉害！”

从日本兵的喊杀声中，张作霖已经知道刺杀自己的就是日本人，此时老张心里头已经填满了怒火。老张一直在提防日本人，只是没有想到，这帮家伙竟然真的敢暗杀自己，简直是欺人太甚。

只要自己还有三寸气在，一定要让日本人好看。“打，给我狠狠的打！”

黄显声驾驶着装甲车，成了移动的火力点，越来越多的日本骑兵被击毙在他的面前，其实这还是黄显声第一次杀人，没想到竟是这样的容易，凶悍的日本兵丝毫没有威胁，越是冲击的凶猛，就死的越快。

面对跨时代的装备，骑兵的优势再也没有了，这帮日本人也焦急异常，他们在山海关的兵力十分有限，而且这里还有大量的奉军驻扎，如果不能快速杀死张作霖，只怕麻烦就大了，他们全都没命的攻击。

不过就算是这样，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对付装甲车，正在这时候，山海关方向终于传来了动静，远远的尘头大起，显然又是一支骑兵冲了过来，这支骑兵分成了扇子面形，快速涌了过来。

这些日本兵原本包围着老张他们，可是此时突然被奉军反过来包围起来，形势逆转，胜利的天平已经偏向了老张。

率领骑兵杀过来的正是张海鹏，他本来是负责镇守山海关的，听到了爆炸声之后，他就感到了不妙，因此立刻杀了过来，终于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他赶了过来。

两厢夹击之下，日本人死得越来越多，眼看着就要完蛋了，张作霖乘坐的装甲车也突然熄火不动了，这些刚出来的东西，可靠性都不怎么好。

黄显声先钻出了装甲车，然后老张也被请了出来，他只有一个胳膊断了，其他的伤口都不严重，老张也是暗道侥幸。

这时候张海鹏也赶了过来，就在两军汇合，老张就要化险为夷的时候，突然在张海鹏的身后冲出来一个人，手中端着枪，照着张作霖就是三枪。

张海鹏眼珠子都瞪圆了，大帅竟然在自己的面前被击中了，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他正要抓住那个行刺者，可是那家伙已经咬碎了口中的毒囊，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死掉了。

第四百三十七章别杀汉卿

老张在即将逃出生天的时候，突然连续中了三枪，倒在了血泊之中，这让在场的人全都吓傻了，一直紧紧跟随张作霖的黄显声，一见大帅倒地，急忙将大帅抱住。

此时张作霖脸色惨白，脑门上都是汗珠，牙关紧咬，他的手扣住了黄显声的胳膊，艰难的说道："把张海鹏拿下，死的日本人全都控制起来，告诉拙言，让他来见我最后一面！"

老张说到这里，眼神之中露出了骇人的精光，显得十分坚决，黄显声含着泪点头，其他士兵抱接过了张作霖。黄显声猛地站了起来，掏出了配枪，一下子就顶在了张海鹏的脑袋上面。

"张旅长，大帅有命，你束手被擒！"

"小辈儿，你在胡说什么！"张海鹏当时就把眼珠子瞪圆了，他带来的人刺杀了张作霖，无论如何他都脱不了干系，张海鹏的心里头十分清醒，只要追究起来，奉军的那些悍将能把他给撕碎了。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死不承认，而且正好在场只有一些普通的卫兵，老张还身受重伤，他的地位最高，一个普通的士兵绝对不敢把他怎么样。

想到了这里，张海鹏大声的说道："我效忠大帅多少年，不是你们能比的，大帅出了危险，理应交给我保护，你们都滚开！"

啪，一声枪响传出，张海鹏痛叫一声，倒在了地上，他的肩膀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个血窟窿，张海鹏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兵竟敢这么楞，二话不说就朝他开枪，张海鹏挣扎着对手下人喊道："你们还看着什么，赶快把他给我拿下！"

"你们谁敢动手？"黄显声厉声问道那些士兵："你们都是奉军的人。不是张海鹏的私军，大帅遇刺，张海鹏难逃干系，你们现在要是糊涂了，对得起这身皮么？对得起你们的家人么？"

黄显声的质问十分有力，这些士兵也都清楚，他们能进入奉军，不只是自己能得到相当大的优待，家人也能跟着受到各种福利，就算为了家人考虑。这些人也不敢胡来。

黄显声一看这些人都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他急忙说道："你们是战士，现在就负责看住这些截杀大帅的家伙，不论生死，全都严密看管。做好了就是你们的功劳！"

这些士兵终于有了一点反应，他们纷纷把枪口对准了残存的日本兵。快速把这些人都解决了。黄显声一看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他也长出了一口气，后背此时都被冷汗湿透了，作为一个小兵，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了。

他急忙和那些卫士，保护着已经有些昏迷的张作霖。急速向山海关跑过去，到了山海关之后，就立刻向张廷兰发报。

而此时张廷兰也在奉天坐立不安，就在刚刚常荫槐的手下送来一份情报。里面显示奉军的老派人物几乎都和日本人有了联系，这让张廷兰感到了一阵发自内心的恐惧，一个两个亲日，或许只是个人政见问题，但是大面积和日本人有勾结，很可能就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岷源先生，邻葛，我们还是有些草率了，大帅出关可以，但是应该选择更稳妥的办法，坐火车的风险有点大。”

“拙言，你是担心日本人会暗中下手么？”

“明的不行，就来暗的，这是日本人的一贯作风，这些年中国也出了不少暗杀事件，多数都不清不楚，有没有日本人的怂恿，我是真的有点看不透。”

杨宇霆笑着说道：“拙言，说不定是你总想着对付日本人，就把什么事情都往他们身上推，这帮日本人手爪能伸得这么长么？”

正在说话之时，有人就匆匆跑了过来，满脸惊慌的说道：“报告，大帅在山海关于此了，现在生命垂危，要总司令尽快到山海关，大帅有交代！”

在座的三个人一听这话，全都像五雷轰顶一般，呆坐在椅子上面，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发展到了最坏的一步，大帅果然遇刺了。那这个时候叫张廷兰过去，明显是要托孤啊。

王永江突然拉住了张廷兰，然后说道：“拙言，山海关情况复杂，你还是不要去了，等到把大帅接回奉天，再作商议。”

王永江的手十分有力，双眼一直逼视着张廷兰，张廷兰猛然之间也明白了他的意思，王永江这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危。

在张作霖的心里头，还是父死子继的那一套，他一旦出了危险，还是希望张学良继任他的位置。可是相比张廷兰，张学良的优势一点都没有，完全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这个时候老张把张廷兰叫过去，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打算，谁也说不准。

到了关键时刻，王永江的倾向也彻底袒露出来，相比老派作风的张作霖，他更希望张廷兰能执掌奉军，能够继续维持这个体系。

张廷兰也明白了王永江的心思，他笑着说道：“岷源先生，您的好意我领了，不过我现在要是不去，整个奉军就要四分五裂了，关内还有几万兄弟。大帅也是明白事理的人，他心里头知道轻重。敢刺杀大帅，我们必须把凶手揪出来，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张廷兰深知必须要去山海关，老张生死未卜，奉军绝对不能乱了，而且他也猜到了是日本人动的手，但是必须要找到真凭实据，才能报仇。至于自身的安危，张廷兰并不担心，如果放在了十年之后，那时候张学良已经三十来岁了，张廷兰绝对不会去山海关冒险，但是在这个时候，老张肯定不会糊涂到这种程度。

杀了张廷兰也无济于事，其他的骄兵悍将也不是张学良能管得了的，相反只会引起奉军的大分裂，老张一辈子的心血就完了。正是有了这种自信，张廷兰才毅然决定去山海关，他带着一个营的精锐部队，还有全部的特战队，再加上一个专家医疗队，火速离开奉天。

杨宇霆也跟随他一同出发，奉天的大局就留给了王永江管理，王永江也是立刻下令，所有奉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应付一切可能的不测！

张廷兰他们先是乘坐火车，在临近山海关的时候下车，这时候这里的战斗虽然结束了，但是依旧一片狼藉，到处都是尸体，在不远处的铁轨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坑，一列火车被拦腰扭断，凄凉的留在了铁轨上面。

负责看管这里的是奉军的一个团长，名叫丁超，一见张廷兰来了，他急忙跑了过来，敬了一个军礼。

“总司令，您可算是来了，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不用着急，你把情况先和我说一下。”

“我只知道大帅的专列被炸了，然后有两队人马杀出来，想要彻底杀死大帅，经过一番奋战，我们把这些人都击毙了，经过查证，他们多数是日本人。本来大帅是没有什么事情的，都怪张海鹏，他带的一个手下突然对大帅开枪，把大帅打成了重伤。”

张廷兰一听他的叙述，眉头紧锁，然后说道：“丁团长，你现在看管住这里，然后仔仔细细排查那些日本人，最好找到活口，没有活口，也要找到身份的证明，大帅不能不明不白的被刺杀！”

“总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很多时候威望这种东西是无形的，丁超并不算是张廷兰的亲信，但是在军队之中最服气抢强者，张廷兰能率领奉军击败俄国人，就得到了奉军上下的尊重。很多奉军将士私下都认为开基立业的是张作霖，但是让奉军发扬光大的是张廷兰，现在老帅生死未卜，大家的希望自然都在张廷兰的身上，对于张廷兰的指示，他们欣然接受。

交代清楚之后，张廷兰就火速前往山海关，此时的山海关内外戒备森严，到处都是巡逻的奉军，不过虽然如此，但是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虑，大帅遇刺，他们这些人究竟该何去何从，奉军还有没有未来，他们全都焦躁不安。

张廷兰到了之后，这些人终于能够把心放下来了，安心执行任务，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抢救张作霖，张廷兰把自己带来了的专家医生都派了过去，参与会诊。

足足过了两三个小时，这些医生一脸沮丧的走了出来：“总司令，大帅身上中了三枪，失血过多，而且其中一枚子弹还在心脏附近，根本没有办法取出来，我们已经回天乏术了。”

张廷兰一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老张到底还是走上了这一步，他强作镇定，问道：“大帅有什么交代没有？”

“总司令，大帅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让你进去看看他。”

张廷兰疾步走进了病房，此时里面一股浓重的血腥气，老张脸色惨白，躺在了床上一动不动，张廷兰走了进来之后，张作霖似乎有点察觉了，他把眼皮挑了挑，勉强说道：“是廷兰么？”

“大帅，是我，您有什么话就交代！”张廷兰强忍着悲痛，跪在了老张的床前。

老张勉强看了看他，脸上露出了一个勉强的笑容，他语气平静的说道：“廷兰，我时间不多了，只求你一件事，别杀汉卿，你能做到么？”第四百三十八章枭雄归天别杀汉卿！

这话中透着十足的凄凉和落寞，张作霖这位奉军的最高当家人，对于自己死后的政局已经看的很清楚了，张学良根本没有能力接任他的职位，别说是张廷兰，就连手下的那些师旅长都不会在乎张学良这样一个毛头小子。

因此老张唯一的办法就是乞求张廷兰帮忙维护张学良，维护张氏家族，对于张作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如果再给他十年，哪怕只有五年，他也会拼命的扶持张学良，给他地位，帮着他培养势力，为张学良继位做好铺垫。

可是到了现在，这些东西老张已经不敢妄想了，只能转而乞求张廷兰，

张学良的最大潜在对手保护他，其实老张的心里头也满是苦涩。
　　张廷兰也清楚老张的心态，他也十分酸楚，张作霖不只是一个领袖，还是一个可亲可敬的长者，要没有老张的鼎力支持，他也不能做到今天的地位。其实这次老张弄险出关，某种程度上也是张廷兰势力崛起，逼迫老张不得不如此，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有一丝的愧疚。
　　“大帅，汉卿和我亲如兄弟，他绝对没有任何的危险，而且他还会继续掌管空军，等到有一天，汉卿会亲手给您报仇雪恨。时代不同了，政治斗争依旧不可避免，但是不会搞得抄家灭门，祸灭九族，大帅您完全可以放心！”
　　张作霖一直在盯着张廷兰的眼睛，他也很熟悉张廷兰，从眼神之中老张读到了最多的就是坦然，张廷兰说的都是心里话。
　　老张勉强笑了笑，然后说道：“拙言，你知道谁刺杀的我么？”
　　“日本人！”张廷兰斩钉截铁的说道：“大帅。日本利用在山海关的驻军，埋设炸药，然后出动军队，至于张海鹏的那个部下，我猜测很可能也是日本人安插的刺客。大帅，日本人侵略中国之心不死，我们双方就是血仇，只要给我十年时间，我有把握击败日本人，三十年之后。上至日本天皇、首相、军部，下至日本民众，我要把他们统统都送进地狱，为您老报仇！”
　　“臭小子，别说大话。日本也是一个强国，只要能打败日本人。你到我的坟前。和我说一说，我也就含笑九泉了！”
　　老张把最担心的一件事情解决了，脸上也露出了轻松的表情，这时候忽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喊叫的声音。
　　“快让开，我要看看雨亭，你们竟敢拦着我。是不是想暗害大帅，我要枪毙了你们！”
　　张廷兰听到声音之后，就是一皱眉头，快步走了出来。迎面就看到了汤玉麟，这个家伙正晃着大黑脑袋，在不停的叫嚷。
　　“汤玉麟，你还有脸在这里叫么，你和大帅同乘一列火车，吴督军已经死了，大帅也受了重伤，为什么只有你安然无恙，说实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情况，然后自己躲开了？”
　　别看张廷兰比汤玉麟年纪轻，辈分也低，但是张廷兰的威风完全压过来汤玉麟，老汤面对质问，也不由得退后两步。
　　“张廷兰，你个小兔崽子，别想诬陷我，当初大帅主张入关，就是你反对的。是不是大帅不听你的建议，就怀恨在心，然后伺机暗害大帅，你想独霸整个奉军。”汤玉麟越说越顺，用手指着张廷兰，大声的叫骂道：“你们父子早就居心叵测，早就不甘人下，想要篡权上位，想要当主子。我告诉你，这是痴心妄想，你要问问奉军的这些元老答应么？”
　　正在汤玉麟跳着脚的时候，突然外面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年轻人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脸上全都是泪水，一看到张廷兰，就大声的喊道：“拙言，我爹怎么样了？”
　　来的正是张学良，他本来是作为奉军入关的第二梯队，负责给郭松龄运送物资和兵源，老张刚刚遇刺之后，并没有急着把消息告诉他，怕的就是整个奉军崩溃。张廷兰赶到了山海关之后，才向张学良发电。
　　张学良听到了消息之后，当时就傻了，他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位少帅什么都不管了，直接抢了一架飞机，让驾驶员载着他飞回山海关。也幸亏是使用飞机，要不然他也不能回来的这么快。

一见面之后，汤玉麟猛地跑了过来，大声的说道：“小六子，张廷兰这个小子暗害大帅，想要独霸奉军，你不用担心，有我们这些叔叔大爷呢，一定帮着你解决了这个奸贼。”

听到汤玉麟的话，张学良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他并没有搭理老汤，而是甩开了他，大步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拙言，我爹到底怎么样了？”

“汉卿，大帅就在里面，你快去见他一面。”

张学良也感到了事情不妙，顿时几步就冲进了病房，这时候张廷兰把目光落在了汤玉麟的身上，冷笑着说道：“汤旅长，你也别枉费心机的搬弄是非了，究竟你和日本人有什么勾结，向没向日本透露情报，全都老实的交代，我念在你是长辈的面子上，会妥善处理，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一切后果自负！”

“小子，你这话能吓住我么？”汤玉麟瞪着眼珠子，大声的叫嚷：“老子也是枪炮里面走过的，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世上的事情就是天理良心，分明就是你暗杀的大帅，还有脸推到日本人的身上，我要向所有人揭发你！”

汤玉麟还要继续说下去，张廷兰干脆一摆手，两旁的军队都拥了上来，直接把汤玉麟按倒在地，押了下去。

刚刚拿下了汤玉麟，张学良突然从病房之中走了出来，脸上全都是泪花。

“廷兰哥，我爹说他不想不明不白的死在这里，他要回奉天！”

张廷兰一听这话，心里头顿时就清楚了，老张不是怕死在这里。而是不想让奉军乱了。张作霖土匪出身，但是脑子十分清醒，他一去世，奉军必定大乱，不管是死是活，他都要回到奉天，把局势稳定下来。

张廷兰拉着张学良的胳膊，两个人走进了病房之中，双双跪倒在床前。

“大帅，您老能撑得住么？”

张作霖苦笑着点点头。然后声音暗哑的说道：“不管生死，我都要回奉天，不能让日本人看我的笑话！”

老张态度坚决，张廷兰也只好点头同意，至于张学良早就没有主意了。只是在一旁不住的哭泣，泪水将床单都湿透了。

“小六子。还有不死的人么。爹这一生，落魄过，也辉煌过，唯有一点，就是骨头不能软了。你以后多听拙言的话，孝敬辅忱。他是我的好兄弟，和你的亲叔叔没有什么区别。”

到了这个时候，老张依旧十分清醒，他让张学良主动接近张作相。其实就是给张学良卡的安全上一道保险。张学良揉了揉红肿的眼睛，勉强点了点头。

这时候张廷兰已经让人准备好了专车，大量的军警前呼后拥，保护着张作霖，离开山海关，回归奉天。

老张遇刺，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入关肯定不能继续下去了，因此张廷兰急忙向郭松龄和张景惠等人下达命令，让他们带着部队，循序退回，保存奉军的力量。

就在张廷兰给郭松龄下命令的时候，郭松龄正率领着大军过了天津，眼看就要杀到了北京，另外他派出的一路人马已经和冯玉祥联系上了，双方马上就能合兵一处，攻击北京城。

徐树铮这个小诸葛玩弄阴谋是天下少有的，但是指挥军队还是稍微差了一点，已经露出了疲态，尤其是新近组建的参战军训练还不充分，战斗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对战之中，十分吃亏。

老段连续向日本公使小幡酉吉请求援助，甚至让日本人直接出兵，帮他一把。段祺瑞此时也是万分后悔。他虽然贵为皖系的统帅，但是手下并没有子弟兵，全都是仗着威望，笼络一帮军头。可是这种组织毕竟十分涣散，远不如亲自掌握军队来的可靠，老段也是后悔到了极点。

就在他焦急无比的时候，突然小幡酉吉跑了过来，这个家伙一脸的得意，一见面就对段祺瑞说道：“段公，奉张在山海关被炸了，现在多半已经死了，上天是站在你这一边的，没有了这个大敌，所有的麻烦都消失了。”

段祺瑞一听张作霖竟然被炸死了，顿时也把眼珠子瞪圆了，他还不敢相信这个消息，紧紧的盯着小幡酉吉。

“公使先生，这是你们做的么？”

“大日本帝国做事光明磊落，怎么会搞暗杀呢！”小幡冷笑着说道：“段公，张作霖矛头冲着你来的，你的动机才最大。当然你也可以放心，大日本帝国会站在你的背后，全力以赴的支持段公，武力统一中国。”

杀死一国的军政要人，这在世界上，也是要受到指责的，日本人是绝对不想担这个骂名的，想来想去，他们就准备让老段承担，制造一种中国内乱的假象，不管有没有人相信，至少这是一个对日本有利的说法，可以糊弄一下舆论。

老段也不傻，如果答应了这个条件，虽然能得到日本人的大力扶持，但是他等于是和奉军成了死仇，双方搞不好会不死不休，老段不能不衡量其中的得失厉害。

而就在此时，张廷兰和张学良保护着老张，正在赶回奉天的路上，火车快速的行进，老张在最初的时候，好不断的发出痛苦的呻吟，到了后来，干脆一点声音都没有了。

哭成了泪人一般的张学良死死的攥着老爹的手，一旁的医生也在注意观察着张作霖的状况，一个个都愁眉苦脸，他们知道大帅这种情况随时都会丧命，可是又没有丝毫的办法，只能竭尽全力，延续着老张的生命。

终于经过了将近十个小时的颠簸，张作霖终于再度回到了沈阳，被送到了帅府之中，这时候老张脸色灰白，牙关紧闭，身下的被褥已经都是殷虹的鲜血。

“快，准备人参！”

帅府之中的从人急忙捧了一颗人参过来，切成了小片，一旁的医生撬开了张作霖的嘴，将人参送了进去，让老张含着。

这东西说来也奇怪，眼看着奄奄一息的张作霖，含上了参片之后，竟然恢复了一丝精神，眼睛缓缓的张开了，看了看屋中的众人。

这时候身在哈尔滨的张作相也早就得到了报告，他急忙赶回了奉天，正好赶上张作霖到奉天。

老哥俩一见面，眼睛之中的泪水都奔涌出来，张作相扑在了张作霖的床前，放声大哭。

“辅忱，别，别哭了，我，要，死了。你照顾好汉卿，拜托，你了！”老张勉强说出了这句话之后，眼神就越来越涣散了。

第四百三十九章稳定第一

十多年出生入死的老兄弟，从普通的马贼土匪，混到了如今的一方诸侯，张作霖和张作相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深厚了。特别是老张当上师长之后，能和他合拍的老兄弟只剩下张作相和孙烈臣了，现在壮志未酬生先死，张作相哪能不悲伤啊！

听到老张把张学良托付给他，张作相急忙用力点了点头：“雨亭，你放心，从今之后，汉卿就是我的亲儿子，有张作相三寸气在，没有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得到了张作相的保证之后，张作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释然的表情，他眼珠艰难的转了转，看了一眼张廷兰、王永江等人，然后眼神就彻底定格了！

“爹！”张学良看到了这里，顿时就扑倒在了张作霖的身上，放声痛哭，不只是他，张作相等人也都泪如涌泉，不断的滚落出来。

“雨亭！”正在大家哭的时候，一个人又冲了进来，来的正是孙烈臣，他也是得到电报之后，就急忙赶到了奉天，哪知道连老张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他也跪在了老张的床前，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哭了半晌，张作相站了起来，对大家说道：“都别哭了，雨亭走了，奉军的事情咱们就要承担起来，要帮助雨亭料理后事，要揪出幕后的黑手，告慰雨亭在天之灵。”

正说话之间，有人突然来报，说赤尻正助前来拜访，张廷兰看了一眼老爹。二个人瞬间都清楚了日本人的打算。

“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就是想过来看看雨亭到底死没死！”

“爹，现在还不宜把大帅的死讯报告出去，咱们在关内还有大量的人马没有撤回来，而且日本人还蠢蠢欲动，奉军上下军心未稳，要是再把大帅的死讯传出去，只怕就要出乱子了！”

张作相也点点头：“拙言，你先去应付赤尻正助。汉卿你们都退后，我们在这里演一出戏，糊弄一下日本人。”

张作相也是有急智的人，很快就安排妥当。张廷兰快步走出了帅府，赤尻正助站在了大门口，他一见张廷兰出来，急忙迎了上去。

“张桑。鄙人听说张巡阅使遇刺，特地前来慰问，他是帝国的好朋友，帝国政府绝对不愿意看到这种卑劣的行为。”

“都是一些无能的宵小之徒，大帅刚才还说如果有本事就明刀明枪的对着打，净用一些偷鸡摸狗上不得台面的下作手段。能达成什么目的！”

赤尻正助一天张廷兰的话，顿时也有些迷糊，话中的意思似乎张作霖还没死，还能说这话，难道这张作霖是铁打的不成。日本方面的种种布置，连环的杀招都让张作霖躲过去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他拼命的从张廷兰的眼神之中找到异样，希望能证明这个年轻人在撒谎，不过很可惜，张廷兰眼中都是坦然，一点害怕惊恐的意思都没有，甚至也看不到怨恨，有的只是嘲讽，**裸的鄙视。

赤尻正助心里头咯噔一声，要是没杀成张作霖，还让奉军抓到了把柄，麻烦可就太大了。他又试探的问道：“张桑，我可不可以去见一见巡阅使阁

下？”

“没有问题。”张廷兰转身带着赤尻正助，直奔张作霖的书房，刚走到门口，就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妈了巴子，出生入死多少年来，这点小伤算什么，进关要紧，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大帅，您就别逞强了，医生都说了，您这是纯属侥幸，子弹穿了窟窿，偏偏没有伤到脏器，不然就回天乏术了。你老实的修养，我们这就去追查凶手，现在已经有些眉目了，先把这些宵小处理了，然后再想着进关。”

赤尻正助很熟悉，里面说话的声音正是张作霖和孙烈臣，其中张作霖的说话声音中气十足，并不像一个重伤垂危的人，赤尻正助顿时心里头就凉了半截。

“总领事先生，您进去见见大帅，我正好有点东西要交给你。”说着张廷兰就拿出了一个子弹壳，送到了赤尻正助的面前，向他晃了晃。

“张桑，你这是什么意思？”

“总领事先生，这是你们三八式步枪的子弹壳，在刺杀的现场发现的，凶手使用日本的制式步枪，实在是不能不让我疑心啊。”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赤尻正助连连摆手：“帝国政府一直把张巡阅使当成最好的朋友，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千万不要误会。据我的猜想这有可能是段祺瑞政府暗中下手的，他们也从帝国购买了大批的军火武器，你们双方正在战斗之中，他用些卑劣的手段，也是很正常的。”

“总领事先生就是敏锐，这么快就帮我们查到了凶手。”张廷兰充满嘲讽的说道：“您还是随我去见见大帅，仔细说说想法。”

“不用了，不用了。”赤尻正助此时已经彻底相信了张作霖没有事情，他的脑门上面已经出现了一层细腻的汗水。

“张巡阅使修养最要紧，我改日再来，另外我也要调查一下武器的流向，全力协助奉军追查凶手。”

赤尻正助说完之后，转身就跑出了帅府，张廷兰远远的看着他的背影，眼神之中已经射出了火焰，这帮卑劣下作的日本人，不把他们都送进地狱，就对不起来到这个时空一回。

张廷兰转身进入书房，这时候孙烈臣和张作相都走了出来，刚才正是张作相学的张作霖的声音，骗过了赤尻正助，他们三个人对面而坐。半晌孙烈臣说道：“辅忱，雨亭的死能瞒过一时，瞒不过一世。早晚还要公布出去，以后的奉军何去何从。也要拿出一个章程，我也清楚雨亭的心思，汉卿年纪太小，就由辅忱你接掌东三省巡阅使，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赞尧，从我本心来讲，能一辈子辅佐雨亭就知足了，可是现在竟然出现了这种事情。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辅忱，你掌管奉军，拙言才华横溢，父子配合，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另外你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让汉卿出国留学，他还不到二十。什么都不懂，也没有什么威胁。”

“赞尧，你是担心我会暗害汉卿么，我已经向雨亭做了保证，绝对不会动汉卿一根手指头，他现在就是我的儿子！”

孙烈臣叹了一口气。说道：“辅忱，我了解你的为人，可是总有一些小人想要借机生事，汉卿就是他们的一个招牌，让汉卿出国。对大家都好！”

孙烈臣说完之后，张作相也哑口无言。这也的确是一个办法。不过在此

时张廷兰在一旁说道：“我反对让汉卿出国，这个时候汉卿走了，会给奉军造成永远的伤疤，军心都会彻底涣散，再也无法挽回了，现在稳定第一。”

老张在奉军多年，亲信众多，现在老帅刚死，少帅就被赶出国外，别人会怎么想！而且张学良身边也有一些新派人物，这些支持少帅的人又该怎么想，在这时候最需要和衷共济，不能搞分裂。

在历史上张作霖死之后，张学良不得不枪毙杨常，给奉军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军心彻底溃散，空有几十万部队，却不敢抵御外辱，张廷兰绝对不想犯这个错误。

“孙大爷，您不用担心，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也没有唯我独尊的心思，难道还容不下汉卿么？”

张廷兰把话挑明了，反倒让孙烈臣放心了，他其实不担心张作相，毕竟多年相交，知道张作相不会赶尽杀绝。但是手握大权的张廷兰就比较麻烦了，谁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铲除异己，对张学良下手。

“按照我的设想，奉军以后要彻底改制，转变原来的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格局，咱们组成军政委员会，所有委员一人一票，集体领导，集体决策，互相配合。汉卿现在是空军司令，自然要代表空军进入这个委员会，让汉卿走了，谁来指挥这些战鹰呢？”

孙烈臣也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有这样的想法，让他也是万分的惊讶，以往不论是什么人上位，首先要做的就是铲除异己，扶持自己的力量，这几乎是几千年来的惯例。

就算是父子兄弟都不能免俗，张廷兰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限制张学良的权力，不准备打压他，还要让张学良进入决策层，这简直是太出乎意料了！

以往大家伙对空军的那几架飞机都没有看在眼里，只当是张作霖给儿子弄出来的玩具，可是现在张廷兰竟然直接抬举空军，使之正式有了实权，能堂而皇之的投票表决，孙烈臣实在是想不明白张廷兰在打什么算盘。

不过有一点孙烈臣还是清楚的，如果真能落实这种委员制，投票表决，对于自己也是一个好事，他的话语权甚至会比张作霖时代还要大，孙烈臣也不可能拒绝。

“拙言，你能这么表态，我实在是欣慰。”孙烈臣如释重负的笑着说道：“那咱们该讨论一下如何处理眼前的乱局了，大帅的死讯瞒不了多长时间。”

张作相也点点头说道：“咱们现在就以大帅的名义发电，把各地的军事主官，旅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全都叫到奉天，大家统一意见，稳定军心，总之奉军不能乱了！”

现在三个人无疑是奉军之中最有实权的人物，他们同意的事情，很快就落实了下去。奉军各部的负责军官，特别是关内的这些领兵将领，全都撤回了关内。

最先跑回来的就是张景惠，这个豆腐张也的确有点软，听到张作霖遇刺，生死未卜之后，他当时就吓傻了，直接撇开了所有的军队，孤身一身，乔装成商人，连滚带爬的跑回了奉天。

其实他这么害怕也是有原因的，张景惠隐隐的已经感到了可能是日本人下的黑手，而他也和日本人有点联系，如果追查下来，说不定脑袋就没了，

豆腐张只能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奉天，想要找一条活路。

“我要见雨亭啊，让我见见他，我是真没有什么恶意啊，我要是知道日本人想暗害他，就是杀了我，也不会和日本人联系啊！”

“景惠，你别哭了，雨亭已经走了！”张作相叹口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张景惠一听这话，顿时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嚎啕大哭：“辅忱，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了，我哪敢背叛雨亭啊，和日本人之间联系都是张海鹏撺掇的，他和我们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日本人是一个列强，和他们对着干，没有好处，我也是鬼迷心窍。”

“不用说了，你把知道的事情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第四百四十章奉军新局

“辅忱，自从拙言出兵俄国之后，就陆续有日本人找我，也不光是我，张海鹏、汲金纯、汤玉麟等等，总之这些老人他们都有联系。最初日本人和我们说什么中日亲善，他们要缓和同奉军的关系，我以为这是好事情，也就没有拒绝。”

“这次大帅入关，也是日本人授意你们干的？”

“入关最初是吴俊升提议的，我们几个人里头，只有他当了黑龙江督军，但是他还不满意，因为中东路的问题，黑龙江的军权多半都在边防军的手里，他就是一个摆设。因此吴俊升就提议要向关内发展，打下更多的地盘，扩张势力，我们就能都当上一省的封疆大吏了。”

豆腐张没有什么别的优点，但是足够老实，一听张作霖死了，他就觉得天都塌了，因此张作相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努力保住自己的脑袋。

“我想起来了，张海鹏似乎和日本人联系过，他说日本人对北洋有所不满，尤其是山东问题，因此只要奉军愿意落实二十一条，把东北的权利交给日本人，他们就愿意支持奉军入关。我琢磨着失去点利益，能换回整个国家，也是好事情，说到底还是我们私心作祟，一想到雨亭因此丧命，我这心里头就像刀割的一样。”说着豆腐张又嚎啕大哭。

张廷兰也在一旁听着，很心里头顿时清楚了不少东西，“爹，入关绝对是日本人有意释放出来的信号，而张海鹏和日本人关系最密切，这次大帅遇刺，又是他手下的人干得。我看应该把突破点放在他的身上。”

“嗯。”张作相点点头：“景惠，委屈你一下，先到府里面老实呆着，等我们把事情都弄清楚，你确实没问题，就放你出来。”

“辅忱，你可要相信我啊！”张景惠扑通跪倒在张作相的面前，搂住了他的双腿，放声大哭：“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绝对没有什么坏心思啊。你可千万要明察啊。”

“起来，都是老兄弟，如果没问题，我自然不会追究，不过雨亭也不能白死。你好自为之！”

张作相摆了摆手，把张景惠赶了出去。随后又提审了张海鹏。他的肩膀上被黄显声打了一枪，此时也是神情沮丧，甚至有点万念俱灰的意思。

“张海鹏，你和日本人怎么勾结到一起的，都实说了，咱们都是胡子出身。讲究一个义气，我保证不殃及你的家人。”

张海鹏叹了一口气，冷笑着说道：“张辅忱，我当初还以为入关之后能荣华富贵。真没有想到，我们竟然是拿着自己的脑袋，替你铲除绊脚石。现在张雨亭完了，你们父子名正言顺的接管奉军，难道还不应该答谢我这个功臣么？”

“放屁！”张作相猛地抬起脚，踹在了张海鹏的肩头的伤口上，顿时张海鹏就疼得龇牙咧嘴。

“你自己无耻，勾结日本人，出卖大帅，还配当一个人么？”

“我没有想出卖雨亭！”张海鹏大声争辩道：“我虽然和日本人有过联系，但是并不知道怎么有人混入了我的部下。而且埋放炸药是需要详细的列车时间，甚至是某一节车厢的位置，我又不在大帅的身边，怎么会知道这些。”

张海鹏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他是先期入关的，张作霖的详细行程他是不

清楚的，那就只有把调查重点放在张作霖身边的人上面，才能把事情捋顺清楚。

“爹，和大帅一同进关的有三个人，吴俊升已经死了，还剩下汤玉麟和熙洽，这两个家伙都恰巧没有死，另外还有一个负责联络的于冲汉，他也一定知道情况，这下一步的突破重点就在他们身上了！”

“拙言，熙洽和于冲汉都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雨亭实在是不该把行动的机密透漏给他们。你现在就去逮捕他们，然后给我用大刑拷问，必须撬开他们的嘴。”

张廷兰点头同意，他当即给山海关的汲金纯发电报，此时汲金纯也率兵退回了山海关，接到了电报之后，就知道事情重大，因此他当即行动，率领着亲信手下当即冲向了熙洽的临时住处。

此时熙洽的住处里面于冲汉也在场，两个人全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来回不住的走动。

“老于，现在张作霖生死未卜，我们必须马上逃走，让日本人庇护咱们，这样才能保住性命。”

于冲汉也是焦躁不已，大声说道：“你不是和张作霖一起乘坐在火车上么，你怎么不知道他的生死啊？”

熙洽脸上也露出了难色，小声嘀咕道：“我不是坐在了最后一节车厢么，车辆被炸之后，我就跑了。本以为那些日本人出动了好几百士兵，能把张作霖轻易解决了。咱们就能托庇日本人，哪知道这帮饭桶反倒被奉军给解决了，这下子情况简直糟透了，咱们都没有地方去了。”

于冲汉走了几圈，然后说道：“不能再等了，咱们必须走，这次张作霖不管生死，张廷兰那个小子必定会得势，他早就看不惯咱们，肯定会落井下石，往死里整咱们。”

熙洽也点点头：“没错，我们现在就走！”

这两个家伙说话之间都换上了一身商人的衣服，然后抓起公文包，就要一同出逃，就在此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砸门声。

“坏了！”熙洽脸色一变：“走，快从后门逃走！”

熙洽和于冲汉急急忙忙跑到了后面，爬上了围墙，就往下面跳，不过等到他们落地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丝不妙，脚下踩的并不是土地，他们仔细一看，才发现竟然是一张大鱼网，这两个人脑袋顿时嗡了一声。

“大家收网，咱们捞到了两条大鱼啊！”一个年轻的声音传了出来，说话的正是汲勇华，他对张廷兰十分亲近，后来听说张廷兰击败俄国人之后，简直就成了他的偶像，老早就嚷嚷着要到讲武堂学习。

不过他的年纪还太小，就被汲金纯拦了下来，现在又过来两三年，小家伙个头也窜了起来，加上常年习武，身体格外的强壮，看起来和十六七岁的也没有什么区别，一直跟在汲金纯的身边。

用渔网兜住了熙洽和于冲汉之后，他笑着说道：“你们两个笨蛋，连虚虚实实的道理都不知道，还想学人家当汉奸，真丢人！”

让一个半大孩子给羞辱了，于冲汉和熙洽是又羞又愧，这时候汲金纯也赶了过来，一看这两个家伙被抓了，他的心终于放下了。有了这两个家伙，他就能将功赎罪了，汲金纯也知道张作霖遇刺了，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搞不好他也会牵涉其中。

他当即带着儿子，押着两个家伙，连夜赶回奉天，就在这个时候，冲在最前面的郭松龄也向关内撤退了。本来郭松龄是想着杀进北京，立下这入关的第一功，可是功败垂成，他也是一肚子火气。

正在经过天津的时候，突然一个日本人找到了他。

“郭桑，鄙人是华北驻屯军情报科的科长小野多闻，我想告诉将军一个秘密。”

“什么事情？”

“张作霖死了！”

“什么？”郭松龄把眼珠子顿时就瞪圆了：“你胡说什么？我刚刚接到大帅的命令，让我帅军撤回关内，怎么可能死了呢！”

“郭桑，我们有七成的把握知道张作霖已经死了。”

“谁杀死的大帅，郭某人绝对不答应！”

“郭桑，这不是重点，张巡阅使死了之后，奉军就出现了继承人的问题，你认为该是谁继承巡阅使的位置呢？”

“当然是……”郭松龄想要说张学良，可是他转念一想，自己也是摇头叹息，张学良太年轻，资历太浅薄，手上的实力太小了。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都比不过张廷兰，双方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何况还有一个张作相，现在东三省就已经是这父子俩手中之物了。

郭松龄和张学良关系最为密切，可是也无力回天，况且他对张作霖的死讯还将信将疑，因此冷笑着说道：“小野先生，你管的太多了，奉军该如何办，我们自有主张，不劳你费心。”

小野的脸上也露出了阴森的笑容：“郭桑，你不用对我们充满敌意，帝国政府很愿意和你做朋友，我们可以花大力气，支持你，也支持张少帅，让你们掌控奉军，如果有需要，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帝国政府最欣赏的就是你这种军人！”

小野多闻说完之后，就转生离开，郭松龄带着满腹的狐疑，只能尽快带着军队撤退。来的时候威风凛凛，现在兵败如山倒，个中滋味并不好受。况且徐树铮又率领北洋军在后面紧紧的追击，一路上郭松龄十分狼狈，好不容易跑回了关外，手下的人马已经消失了一半。

这些他也顾不得了，急急忙忙的赶回奉天，他到了奉天之后，其他人也差不多都到了，张作相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了大帅府老虎厅。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雨亭归天了，我召集大家来，就是要讨论一下奉军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第四百四十一章生死存亡

就在老张遇刺的这段时间里头，各处谣言四起，有的说老张只是受伤，并没有死去，有的说老张已经死了，现在奉军群龙无首。

至于凶手是谁，说法更是千差万别，有的说是北洋段祺瑞干的，有的说是奉军内讧，也有说是日本人刺杀的，总之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不过有一个人终于能喘口气了，那就是段祺瑞，本来奉军大军压境，眼看就要打到了北京，老段都准备夹着尾巴逃跑了，可是突然局势逆转，老张生死未卜，奉军快速向关内溃退，段祺瑞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出气的好机会。

“又铮，马上率领大军，给我追击奉军，最好杀过山海关，把东三省都给我打下来，这帮关外的胡子竟敢挑战中央，简直就是罪不容诛，一个个都应该处死，马上给我杀出去！”

小徐的脑子比起段祺瑞和清醒一点，现在老段手上的人马并不够，而且奉军在关外有大量的后续部队，还有强悍的边防军没有行动，小徐可不想吃，不过他不能直接说自己害怕，因此只能说道“芝翁，现在奉军出现了内乱，咱们贸然进攻，反而让他们会抱定一团，倒不如等待他们出现分裂，咱们再下手！”

“嗯！”老段点点头，不过他还不甘心，因此说道：“必须要给奉军一个教训，不然我们威信何在！又铮，你马上从各地调兵，准备攻击关外，另外奉军在关内还留下了不少部队，你要抓紧时间，都收拢过来，然后我委任你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帅军进驻热河，断了奉军的一条臂膀！”

徐树铮一听段祺瑞的安排，也正合心意，因此马上点头称是。就在他要去落实的时候，突然从人送来了一封电报，顿时喜出望外。

“反骨仔冯玉祥已经完蛋了，他带着贴身警卫逃跑了！”老段恶狠狠的说道：“别放过这个家伙，他敢在关键的时候，捅咱们一刀，就不能让他好过。”

徐树铮也不是心胸宽广的人。已经对冯玉祥都恨透了，因此立刻说道：“芝翁放心，我已经把他的脑袋交到您的面前。”

老段否极泰来，他终于能够缓一口气了，他处境尴尬主要是因为奉军的强大武力压迫。现在没有了奉军的压力，其他的势力就不在话下。老段当即下令解散国会。同时追捕梁启超和汤化龙。老段忙得不亦乐乎。

这时候在山海关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阚朝玺，本来他也是奉命率领大军一同入关的，但是此时张作霖生死未卜，他又知道了汲金纯将熙洽和于冲汉抓了起来，然后赶回奉天。

阚朝玺感到了不妙。很明显刺杀张作霖的就是日本人，而奉军之中的亲日势力肯定会受到清洗。他早先和日本人也有联系，还帮着吴俊升和张景惠说话，如果老张活着。一定会迁怒于他，如果老张死了，奉军上下肯定会找他算账。

他和汲金纯不一样，汲金纯和张廷兰还有一丝香火情分，和日本人牵涉的又不深，因此汲金纯敢回奉天，他可不敢。

想来想去，阚朝玺发现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投降！

阚朝玺当即向段祺瑞发去了电报，先是诉说自己一时糊涂，跟着奉军反叛中央，是大错特错，现在愿意将功折罪，请求总理原谅，从此之后，愿意

为总理效力！

阚朝玺也是奉军之中的老人，现在手握着一个装备精良的旅，尤其是奉军的一个旅装备能抵得上普通部队的一个师。阚朝玺要投降，老段更是喜出望外，他当即宣布任命阚朝玺为新二十七师师长，全力收编奉军散落在关内的部队。

阚朝玺得到这个任命之后，喜出望外，当即率兵出了关，一路上都是奉军的溃兵，他四处招揽。尤其是张景惠孤身一人跑回了奉天，将一个师的部队都留在了关内，这些人都成了阚朝玺的目标。

老张率领三个师四个旅，将近六万人入关，经过这一场大乱之后，安然撤回奉天的部队只有不到两个师，足足四万人散落在关内。

奉军的兵力遭到了空前的损失，阚朝玺投降了段祺瑞，影响更加巨大，奉军之中谣言四起，乱象不断，很多不算坚定的军官纷纷叛逃。现在守卫在奉天的部队全部加起来只有三万多人，情况越来越糟糕。

“拙言，大事不好了！”杨宇霆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气喘吁吁的说道：“老段任命徐树铮担任西北边防督办，目标直指就是热河。另外日本人在满铁沿线的驻军也都调动了起来，显然准备寻隙滋事，拙言你看该怎么办？”

张廷兰靠在沙发上面，脸上并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他们落井下石，是早就料到的事情，只要咱们能够稳住，就不用担心别人。”

其实说实话，奉军此时的处境的确太危险了，北洋反扑在即，日本人又借机生事，再加上本身军心不稳，稍有不慎，就是一个粉身碎骨的局面。

不过越是这时候，作为一个领袖，就越需要保持冷静，不能自乱阵脚，不然全局都完蛋了。

“邻葛，奉军之中所有的师旅一级的长官都到了奉天么？”

“基本上都来了，只有热河的留守万福麟，海兰的李景林，还有山海关的阚朝玺没有赶到。”

张廷兰眉头微皱：“万福麟和李景林路途遥远，而且镇守地方，任务重大，来得晚可以原谅。阚朝玺就在山海关，我已经给他发电报，让他和汲金纯一同回奉天，现在没有回来，恐怕是出了问题了！”

张廷兰话音没落，常荫槐就走了进来，焦急的说道：“拙言，阚朝玺已经投降老段了，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把手下的部队也都拉走了。”

“可恶！”张廷兰一把抓起了眼前的茶壶。摔在了地上，砸了一个粉粉碎。冷笑着说道：“墙倒众人推，他们是认为奉军完蛋了，想要另投明主，好啊，还有谁愿意走，就一起走，我倒要看看，没有了这帮败类，奉军会不会完蛋！”

杨宇霆也是眉头紧皱。牙齿紧咬，大声的说道：“这些老派的人物全都不可靠，他们眼中只有利益，有奶就是娘。平时一个个不平不愤，总觉得大帅给他们的少了。要进关去抢夺花花世界。结果真到了患难的时候，他们就跑了。这样的人怎么能得到重用！”

张廷兰闷坐了一会儿。反倒冷静下来了，冷笑道：“走了也好，这次就是对奉军的一次大换血，没有了那些老兵油子，我们能够发展的更好，挺过这一关。奉军的未来就会更加美好！”

张廷兰猛地站了起来，浑身上下散发着前所未有的斗志，朗声说道：“有本事就让他们一起过来，看看我会不会怕他们。想对奉军下手的人，我就剁

了他的狗爪子！”

在这种危机的关头，张廷兰能够稳住阵脚，保持信心，对于其他人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杨宇霆一把拉住了张廷兰的手。

“拙言，从辅佐老帅开始，奉军上下，包括老帅在内，真正能让我敬佩的就是你。当时我就想着你要是能年长十岁，我就和你一同打天下，没想到世事弄人，老帅竟然被人暗杀。以后奉军就由你说了算，杨某愿意给你当左右手！”

“再算上我一个！”常荫槐在一旁笑着说道：“拙言，在大帅入关之前，你就再三警告，可见你比大帅的眼界要高明太多了，也只有你能带领着奉军走出低谷，我也愿意效忠你！”

患难见真情，杨宇霆和常荫槐毫不犹豫的站在了张廷兰一边，他的心里头也有了一点安慰，拍了拍两个人的肩膀，然后笑着说道：“二位，别看奉军很危险，但是外部压力越大，我们要想搞一些变革，就越容易，这次对于奉军来说，就是一次浴火重生，你们拭目以待！”

张廷兰说完之后，就带着他们出了书房，直奔老虎厅，此时老虎厅之中座无虚席，张作相和孙烈臣坐在主位上面。

张作相正面沉似水的说道：“大帅遇刺，已经归天了，大家现在就随我去看大帅最后一眼。”

张作相说完之后，在场的众人全都惊呆了，他们听说了大帅遇刺，但是毕竟生死未卜，这些人还都盼着张作霖能侥幸不死，奉军还不至于彻底洗牌。

现在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心里头全然不知道想什么了。有张作霖在，奉军各个派系还能维持平衡，老张赏罚也比较公平，现在他走了，奉军该何去何从，他们的心里头都没有了谱。

张作相和孙烈臣默默在前面带领着，众人跟随，一同到了老张的病房之中，此时张作霖已经换上了一身齐整的戎装，静静的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昔日叱咤风云的东北王，此时却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所有的威风和权势都化为了过眼云烟，这些忠于张作霖的人，看到之后，一个个悲从中来，忍不住放声痛哭。

有几个人直接哭倒在了地上，老张虽然土匪出身，但是待人的确不错，能遵从命令到奉天的，都是感念张作霖恩情的人物，看到老长官尸体就在眼前，他们怎能不悲从中来！

半晌这帮人的哭声终于停了下来，张作相才说道：“诸位，大帅遇害，各方宵小都跳了出来，想要趁机搞垮咱们奉军，大家能同意么？”

“不能！”孙安虎率先说道：“大帅虽然死了，奉军的旗号绝对不能倒，我们还要给大帅报仇，把凶手找出来，让那些想打奉军主意的家伙付出代价！”

“说得好！”孙烈臣在一旁说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稳定军心，咱们不能自乱阵脚，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这些军官们也频频点头，不过眼中还是露出了惊慌的神色。这时候张廷兰带着杨宇霆和常荫槐到了现场，张廷兰快步走到了所有人的面前，扫视了一圈。

“我要告诉大家一连串不好的消息，段祺瑞宣布奉军为叛军，要讨伐我们；徐树铮成为了西北边防督办，要趁机攻击热河；阚朝玺率领大军投降段

祺瑞，我们入关的部队折损了七成以上；日本人在南满路沿线蠢蠢欲动，大有趁机挑事的危险！”

张廷兰每说一句，就好像一记重拳，打在了大家伙的心头，他们全都露出了骇然之色，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奉军就真的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第四百四十二章大权在握

张廷兰一露面，并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反倒是每一条消息都吓死人，这些麻烦穿到了一处，大家伙的心里头都七上八下的，奉军是不是真的完了啊。

“诸位，实话告诉大家，奉军的确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局面比起以往任何一次都危险，如果谁想另投高枝，就像阚朝玺一样，我也不拦着。不过我要说一句，在危难关头，抛弃了奉军，从今往后，就是十万奉军的敌人，只要在见面，就只能你死我活。”

在场的人一听张廷兰杀气腾腾的话，反倒心里头平静了不少。一个个都在低头盘算，如果奉军真的出了危险，张廷兰绝对不敢这么说话，他一定会求着大家伙，共同努力，哪会摆出一副要赶人的架势。

说到底张廷兰还是有把握，尤其是他说了十万大军四个字，让众人终于清醒过来，别看老张折损了四五万人马，但是奉军的精锐还在，尤其是战斗力最强的边防军还完整无缺。

那是一支敢和列强较量的部队，就在张廷兰的手里头攥着，现在这位张总司令这么说，肯定已经有了把握。想到这里，这些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张总司令，虽然大帅死了，但是辅帅还在，您还在，咱们奉军就垮不了，我们都愿意跟着张总司令，共度难关！”

“没错，我们都愿意追随张总司令，共度难关，共度难关！”

张廷兰一看这些人都这么表态了，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喜色，他笑着说道：“很好！咱们现在不用管别人怎么叫嚷，只要我们自己不乱，就没有人能击败我们。现在先让他们蹦跶一会儿。咱们马上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一下奉军接下来的工作，等咱们都安排好之后，马上就让他们好看！”

张廷兰信心十足的表态，让所有人都十分振奋，心也终于放了下来，张作相也欣慰的点头点头，儿子的确不差，能在这种时候，稳住大局。可见威望已经深入人心了。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张作霖死了，就要重新推选一个当家人出来，统帅大家，不能群龙无首。大家伙的眼光在张作相和张廷兰身上来回转过。他们的权势最大，也最有资格继任巡阅使。就看他们怎么安排。

“大帅有什么遗言没有？”朱庆澜在一旁问道：“如果有。我们就按照大帅的遗言来办！”

孙烈臣点了点头：“按照大帅的意思，是让辅忱接替他的职位，继续统帅奉军，我对这个决定是举双手赞成，不知道大家伙都是怎么看？”

“我同意！”首先发言的就是孙安虎，他刚刚从哈尔滨回来。也是代表边防军参加这次会议。张作相是他的老长官，他又跟着张廷兰效力，如果张作相上位，那边防军一系就毫无疑问成了奉军的中坚。他哪能不支持呢！

孙安虎表态之后，吉林省长郭宗熙也说道：“张辅帅德高望重，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作相是奉军之中出了名的厚道人，老派人物当中，很多人都支持他，另外他又是张廷兰的父亲，新派人物也多数支持张作相，这个决定说出来之后，所有人都没有什么异议，频频点头赞成。

就在这个时候，郭松龄突然站了起来，脸色变得很不好：“辅帅，您德高望重，按理说我不该说什么，但是这次会议上，怎么只有这点人，其他的人员呢？张景惠、汤玉麟、张海鹏，这些奉军的元老全都没来，就这么草草的决定了当家人，恐怕有些不妥。另外少帅张学良呢，他在哪里，老帅不在了，少帅总要出来！”

郭松龄的话已经隐隐带着指责的意味，仿佛是在说张作相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想要夺取大权一般。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外面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张学良快步走了进来，两只眼睛红肿，脸上还挂着泪痕。

“茂宸，我什么事情都没有，我爹交代后事的时候，我就在身边，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的听着。老把叔掌管奉军，能够稳住奉军大局，不至于让奉军四分五裂，汉卿自知少不更事，情愿服从老把叔的安排。而且也请大家看在我爹的面子上，一心一意的辅佐新的巡阅使，发展壮大奉军，为我爹报仇雪耻！”

张学良出面之后，郭松龄满肚子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他还有些不服气，又问道：“汉卿，老帅之死究竟调查如何了，是外敌，还是内鬼，我要可要把凶手揪出来，否则无法告慰老帅在天之灵。”

“是日本人干的，情报是熙洽和于冲汉等人走漏的，至于张海鹏和汤玉麟都牵扯其中，现在已经抓捕起来，正在仔细调查。”张学良说到这里，也是咬牙切齿，这些人和老张也称兄道弟多少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牵涉其中，成了杀害张作霖的帮凶，简直难以原谅。

有了张学良的话，在座的众人全都无话可说，就算有人怀疑张作相，但是张学良身为老张的儿子，总不至于帮着外人造假。况且大家对张作霖的这个安排还是非常满意的，如果老张让张学良继任拿才是大麻烦呢，在这种危局之下，谁会信任一个rǔ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啊，还是更加老成持重的张作相更让人放心。

“诸位，并非是我贪恋权位，只是事已至此，我不得不勉为其难，但是我自知威望和能力都远远不及雨亭，也不敢随意号令大家。因此我建议组建东三省军政会议，选贤任能，大家伙一同商讨奉军的前途。”

张作相的态度十分谦卑，让在座的这些人员耳目一新，听张作相的表态，似乎大家手中的权力还能增加不少，因此全都侧耳倾听，想要看看张作相有什么安排。

这时候张作相看了一眼张廷兰，然后张廷兰站了起来。冲着所有人一拱手，然后朗声说道：“大帅归天，是奉军上下最大的悲剧，我希望大家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和衷共济，为大帅报仇雪恨。”

张廷兰说完之后，又继续说道：“我建议将奉军的管理体制重新调整，设立正副两位巡阅使，施行军政分离，撤销各省督军。成立东北军政会议，统帅所有奉军。”

如何规划后张作霖时代的奉军，是张廷兰绞尽脑汁要思考的问题，他早就告诉孙烈臣，要搞军政会议。要投票表决，要集体领导。看起来这是在分散手中的权力。实则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

张廷兰是想借着这个军政会议。把权力都收回自己的手里。老张在日，他虽然是东三省巡阅使，但是各省还要督军，也有自己的队伍，老张就是靠

着威望控制各省。作为有现代政治眼光的张廷兰，绝对不会赞同这种体制。因此他提出了废除督军，军政分离。

这可是一剂猛药，等于是彻底将四省捏合到了一起，防止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如果在以往。反对的人肯定不少，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吴俊升和张作霖都死了，黑龙江和奉天没有了主事之人。

老派人物多半落马，唯一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只有孙烈臣，偏偏张廷兰又建议设立副巡阅使，这个位置就是给孙烈臣量身定做的，他也没有办法反对。

解决了孙烈臣，其他人都不够分量，而且这个时候也太危险了，必须统和一切力量，才能帮着奉军渡过难关，因此大伙也只能点头同意，关系重大的军政分离就这么毫无阻力的通过了，这不能不说这个时机太难得了。

内外压力之下，奉军终于开始了蜕变，从此之后奉军也正式摆脱了军阀的命运。军阀之所以成为军阀，就是因为一手握着军权，一手又握着行政权，掌握了钱袋子。军政分离之后，等于是阻断了军头插手行政的机会，权力一下子就被限制住了，谁也别想当草头王。

“军政会议由巡阅使出任主席，下设三个办事委员会，第一个是军事委员会，日常事务负责人是主任。下辖参谋部、陆军部、空军部、海军部、后勤部、装备部、新兵训导部，各省设立军分区，军分区长官也统一归属军事委员会管理！第二个是行政委员会，同样设主任一名，下辖财政部、民政部、商务部、税务部、卫生部、移民部、基础建设部、外交部、农业部、教育部等，管理东三省的行政事务。”

张廷兰把新的行政架构说了出来，在场的人都不免有些心惊肉跳，这可不是小动作，如果按照这个计划落实，整个奉军的体系就完全大变样了，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就在仿效中央，设立一套独立的政务体系，不再是以往那种省级的简陋体制了，东北的军政就彻底统一起来。

而且这个设置很有学问，正副巡阅使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的领袖，但是实际上就像是内阁制的大总统一样，摆明了是被架空了，而真正有实权的就是下面的委员会。

大家掰着手指头算，军事委员会主任必定是张廷兰无疑，而行政委员会的主任就是王永江！其实这个体制和日本有点相似，军事委员会相当于军部，行政委员会相当于内阁。

“在这两个委员会之外，另外设置一个安全委员会，主要由巡阅使亲自负责，下辖四个部门，包括军事、经济、外交、情报四个方面。这个安全委员会不只负责军事方面，还要顾及经济安全，情报安全，社会风向等等问题，只要有危害东北的情况出现，就要及时处理。”

设置安全委员会，自然是效仿后世，要树立一个全面的安全观。其实日本，当然也包括其他列强，侵略中国的手段不只是军事，也从方方面面下手，经济、文化、外交都在他们攻击的范畴之中，张廷兰趁机把安全委员会推出来，就是为了做好全面对抗的应对。

张廷兰公布了三个委员会之后，大家伙都没有说什么，他们更关心的是具体的人选，看看张廷兰究竟会如何安排。

军事委员会没有任何的意外，主任是张廷兰，成员包括参谋部长杨宇霆、空军司令张学良、海军代理司令沈鸿烈、后勤部长汲金纯、装备部长陶

吉平、新兵训导部长朱庆澜。

在这个全新的构架之中，老派人物只有一个和张廷兰比较亲近的汲金纯，其他人除了张廷兰的心腹之外，就是张学良和朱庆澜，一老一少，根本没有办法威胁张廷兰的权威，可以说奉军的军事大权，从此刻开始，名正言顺的落入了张廷兰的手上！

第四百四十三章暗流奔涌

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确定之后，下面就是行政委员会，毫无疑问，主任是王永江，同时兼管财政部，基础建设部留给了詹天佑，其他各部门也都有专门的人员，在行政这一部分，基本上张廷兰都尊重了王永江的意见，也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

至于隆重推出的安全委员会目前由七个人组成，张作相、孙烈臣、张廷兰、王永江、杨宇霆、常荫槐。由于安全委员会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这七个人已经算是奉军当中最有实权的人物。

三个委员会确定之后，还有四个最关键的职务，那就是四省的军分区长官，这也是在座的将领最关心的，虽然军分区长官没有了督军的权力，但是彰显众人在奉军当中的地位，大家都全神贯注。

“吉林省军区长官姜登选，黑龙江省军区长官孙安虎。”张作相公布了任命名单：“奉天是重中之重，暂时由张廷兰代理，热河军政长官郭松龄。”

这四个人选公布之后，在场的众人全都大吃一惊，孙安虎被重用是很正常的，他是张作相手下的头号亲信，至于姜登选也在意料之中，他不只在收复中东路的战斗之中立功，而且又是讲武堂的老师出身，能代表讲武堂一系。

至于奉天暂时由张廷兰亲自担任，这也没有太多好说的，毕竟一团乱麻，到处都是烽火，除了张廷兰之外，别人也未必有这个本事，能够摆平。

唯独让大家吃惊的就是郭松龄，他和张学良关系最为亲厚，刚才言语之中还对张作相有所冒犯，按理说他绝对没有机会了。可是出乎意料，郭松龄竟然还能担任一省的军区长官。在座的众人心里头暗暗都给张作相和张廷兰竖起了大拇指，这爷俩够大气！

大胸襟，大格局对于一个领袖来说十分重要，一碗水端平，只有公平了，大家才能够心服口服。郭松龄得到了重用，很显然就是在告诉大家不会搞排除异己，也不会搞大清洗，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上位。

尤其是奉军之中不少军官对张作霖还有感情，同时也不忍心看到少帅的境遇太惨了，现在提拔了郭松龄，对于这帮人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

张作相在说完之后，在座的众人全都不由得鼓起掌来。巴掌声音越来越响，多数人脸上的阴霾也消失了不少。老帅虽然走了。但是换的新当家人还算不错，一些人从心底开始接受张氏父子了。

这也正是张廷兰想要达到的目的，他看了一眼郭松龄，只见郭松龄脸上并没有什么感激的表情，反倒是仿佛理所当然一般，一副顾盼得意的模样。张廷兰的心里头就是一阵腻歪，郭松龄的确是一个反骨仔，养不熟的东西。

本来张廷兰想抬举他一下，顺便把面子给张学良。同时也是给那些还心怀张作霖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奉军的心真正稳定下来，其他人都感受到了张廷兰的意思。可是唯独郭松龄这个当事者，情绪有些诡异，张廷兰已经暗暗注意上了这个家伙。

“大事不好了，段祺瑞任命靳云鹏出任讨逆军司令，阚朝玺出任副司令，他们出兵攻击山海关了！”

袁金铠急急忙忙的跑了进来，一听到他的话，在场的众人心里头有有点担忧，张作相和张廷兰互相看了一眼，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这都是意料之

中的事情。

“阚大刀真是有本事，这么快就给新主子卖命了，把电文拿过来，让我看看，他怎么能下得去手！”

“大帅，您还是别看了，在电报之中，阚朝玺胡说八道，满嘴喷粪。”

“我不看也可以，给大家伙读读，让我们都看看这个叛徒是怎么说的！”

袁金铠一脸的难色，孙烈臣笑着说道：“不用为难，大家都坐在这里，我们开诚布公，有什么说什么，没有瞒着大家的话，就当做我们军政会议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大家都有权了解情况。”

一看大家都是这个态度，袁金铠只好说道：“在电报之中，阚朝玺说先大帅死于拙言之手，因为大帅不听拙言的方略，拙言暗恨在心，下手刺杀大帅，然后伺机夺取奉军的权力，他现在要吊民伐罪，铲除野心家！”

“放屁！”坐在一旁的张学良顿时就站了起来，大声的说道：“阚朝玺无耻之徒，我爹死在谁的手里清清楚楚，而且我爹临走时候，将奉天托付给拙言，在这之前，拙言几次提醒我加强大帅的安全工作，怎么可能是拙言干的，简直是荒唐透了！”

“汉卿，先别着急，大帅的死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我们不能草率的下结论，虽然日本人应该是主谋，但是其他势力牵涉进来没有，还有没有更多的阴谋，这都需要我们仔细调查清楚。”

张廷兰不紧不慢的说道：“我提议现在就成立两个专门的工作组，一个负责调查大帅的死因，一个负责治丧，把事情先搞清楚再说。”

“拙言，你未免太沉得住气了！”朱庆澜有些着急的说道：“调查大帅死因的确是大事情，可是现在北洋军叩关，更是头等大事，我们可不能失去了山海关的门户啊！”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不用担心，阚朝玺只是一个跳梁小丑，我反倒是比较关心他怎么知道大帅已经死了呢。我们可没有公布大帅的死讯，他就一口咬定大帅死了，还要来讨伐我，他哪里来的把握呢？”

“拙言，你是怎么想的？”张作相皱着眉头问道，他的心里头也有这个疑虑。

“很简单，照我看他是替别人试水的，能让阚朝玺这么卖命的，不可能是段祺瑞，他刚刚投降过去，双方不可能有这种程度的信任。唯有日本人的嫌疑最大，他们也不知道大帅的生死，因此想通过阚朝玺，来试探我们的底线，同时也是把水搅浑，他们好从中渔利！”

孙烈臣等人听到了张廷兰的判断，微微点点头，的确日本人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对付奉军的好时机。要不是张作相演了一出戏，暂时糊弄了日本人，只怕他们早就动手了。

“拙言，你看该怎么办？”

“背后的大老虎没有跳出了，打几个小鱼小虾没有什么用，阚朝玺没有什么可怕的。还是那句话，要首先稳住阵脚，各位都暂时回到驻地，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听候命令。”

这些师旅长全都点头告退，等到所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了张作相和张廷兰父子，还有杨宇霆、常荫槐。

杨宇霆眼珠转了转，然后说道：“拙言，新的政权方案很不错，这些人看起来也都支持，但是说不定会有人有异样的心思。毕竟废除了督军，就等于

让军政彻底分离，这些军头就失去了干涉地方的权力，他们恐怕不会甘心。”
常荫槐也说道：“我赞同邻葛的看法，刚刚他们是群龙无首，又迫于外界的压力，所以才老老实实的答应，现在回去想一想，说不定就会变卦，咱们该做好准备啊！”
“不乱不治，大乱大治，我下了一剂猛药，也是想把奉军的底儿看清楚。”
杨宇霆等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郭松龄离开了老虎厅之后，就急冲冲的找到了张学良，他一见面就说道：“汉卿，你是大帅的长子，父死子继，你理所应当接替大帅。可是现在竟然让张廷兰父子窃据了奉军的大权，你就这么忍了么？”
“茂宸，你究竟在说什么啊？”张学良眉头紧皱，大声的说道：“让老把叔掌握奉军，是我爹的意思。而且老把叔和拙言也没有怠慢我，你也成了热河的军政长官，咱们正应该和衷共济的时候，这种话不要说了。”
“汉卿，你真糊涂，这些职位都是应得的，况且谁知道他们是真心，还是敷衍。如果等到他们稳定了局势，会不会对咱们下手，这都是两可之间。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你就是太年轻了！”
张学良的眉头也皱了起来，脸色有些阴沉：“茂宸，我相信拙言，更相信我爹的眼光。你现在和我说这些，究竟是有什么目的，你想要干什么？”
郭松龄一看张学良十分的顽固，他也越来越焦急了：“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利用人心不稳的时候，把张廷兰干掉，然后让你掌控奉军……”
郭松龄还要说下去，张学良猛地一摆手，拦住了郭松龄，大声的说道：“茂宸先生，我敬重你的才华，把你当成老师看待，可是你今天说的话太自私自利了，我可以当成没有听过，你走！”
张学良断然赶走了郭松龄，这还是两人相处的头一回，郭松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一跺脚转身告辞。不过他可没有急着回军营，在奉天的一处秘密公馆里头，正聚集了三个青衣小帽的中年人，他们正在焦急的等待着，一见郭松龄到了，他们都站了起来。
“茂宸兄，你总算是来了，少帅哪里怎么说，他愿不愿意起兵对付张廷兰啊？”
“不要提那个没用的家伙了！”郭松龄脸色铁青的说道：“他简直不像是大帅的儿子，天真，幼稚到了无药可救的程度。”
郭松龄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说道：“不需要他了，我们一样能够成功。”

第四百四十四章郭松龄反奉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老张遇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天下，虽然奉军没有公布张作霖的生死，但是各种猜测已经满天飞，东三省也是纷纷扰扰。参加完会议的师旅长，支持新大帅的，全都回归驻地，努力安抚士兵，维护局势。

而那些心怀叵测的家伙，也开始不住的串联，一股暗流开始奔涌起来。身处在麻烦中心的张廷兰反倒显得十分安静，只是宣布了加强戒严，然后就没有什么动静了，让所有人都有些猜不透。

“拙言，情况越来越不妙，咱们是不是该采取一点行动了？”

杨宇霆焦急的问道：“你能稳坐钓鱼台，大家心里头高兴，可是太稳当了，我这心里头也没底啊！”

“邻葛，我造说过这次是奉军蜕变的机会，凤凰涅槃重生重要经历烈焰的考验，这是咱们必须要走的一步。看清楚奉军深层次的问题，找到我们的致命弱点，如果不能利用这次，实现奉军的脱胎换骨，以后麻烦只会更多。”

张廷兰最喜欢的是顺势而为，平时多做一点功夫，就能少很多麻烦。但是面对眼前的局面，他已经准备一改往日的做法，让问题充分暴露出来，然后再集中全力解决。

“拙言，郭松龄这个家伙脑后又反骨啊！”杨宇霆叹口气说道：“你让他当热河的军分区长官，可是这个家伙并不领情，四处联系其他军官，我担心他会借机叛乱。”

“郭松龄是一员虎将，又和汉卿关系亲密，我是希望他能一心一意的为奉军做事，我也愿意提拔他。可是他真想叛变，我也绝对不能绕过他！”

“要不要我现在派人，把郭松龄抓起来，然后秘密处决了他？”

“不行。”张廷兰连忙摆手：“大帅的死讯早晚要公布，如果没有理由，就处决了郭松龄，外人只会说我对汉卿下手，这么做不合适！”

“这都什么时候了，拙言你怎么还婆婆妈妈的顾及名声呢？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先消除这些麻烦再说。至于外人怎么想，根本不用在乎。

张廷兰笑着摇了摇头：“如果光是为了名声，我早就动手了，真正让我担心的就是血腥的内斗，这会留下严重的疮疤。造成奉军内部的不信任。咱们外敌环视，如果内部再有裂痕。就很容易出问题。郭松龄我会拿下他。而且还会用最快的速度拿下他，但是我要先让他的恶行显露出来，然后我名正言顺的讨贼。”

杨宇霆一听张廷兰的想法，也是眼前一亮，笑着说道：“拙言，你真要是有这个本事。那敢情好，不知道你有什么安排么？”

正在说话之时，突然常荫槐跑了进来，拿着一封急电。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拙言，黑龙江第二骑兵旅旅长刘瑜清，呼兰警备司令张自立宣布独立了！”

开完会议之后，各地的军头负责人全都回到了驻地，这两个家伙刚刚到了黑龙江，马上就宣布独立，速度十分惊人。

“拙言，他们自称是得到了段祺瑞的任命，是黑龙江的新任督军，要驱赶奉军，实现黑龙江自治！”

“做梦。”杨宇霆首先就坐不住了，他一把抢过了电报，仔细看了看，然后说道：“拙言，不能再等了，这些混蛋都跳了出来，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整个东三省都要乱了。”

张廷兰微微闭着眼睛，仔细在脑中闪过各种念头，想了许久，张廷兰才点了点头：“的确要采取行动了，我们先把大帅的死讯公布出去，再刺激一下各路的野心家，然后我们再准备收网！”

张廷兰当即找到了老爹张作相，把情况向他汇报了一下，张作相的双眉锁成了一个疙瘩，拳头也不自觉的攥紧了。

“拙言，你搞什么军政会议，已经很照顾这些人的利益了，从以往绿林算起，哪一次改朝换代不是大开杀戒，血流成河，可是咱们这次一点一个人没杀，他们这帮人简直就是不知好歹，是可忍孰不可忍！”

“爹，我说句不好听的，咱们奉军内部还有着土匪的根子，虽然我一直主张要建立新式军队，但是有先大帅在一天，这个目标就实现不了。我现在迟迟不动作，就是想让这些问题全都暴露出来，然后咱们光明正大的把老人赶出军队。从底层的军官和士兵开始，重塑奉军，这样奉军才能浴火重生。”

张作相点了点头：“拙言，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不过这种事情是不是可以推后一点，等到咱们稳定了大局，然后再一点点下手，就不用向现在这么被动了。”

“爹，其实我担心的不是北洋，也不是内部的几个杂碎。这三年多的经营，我手上隐藏的力量比想象的大得太多，不只是军队，还有其他的系统，我全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唯一让我忌惮的就是日本人，如果他们趁机直接插手，甚至动用武力，就难免回天乏术了。”

这些年张廷兰干了什么，张作相知道的也不多，直到现在张廷兰才袒露心声，说他手上还有大量的隐藏实力，张作相是跟感慨的点点头：“臭小子，终于知道耍心眼，留后手了。你这是故意示弱，引得各方跳出来，再迷惑日本人，让他们认为这些杂碎就能对付咱们，他们就不会急着出兵了。”

“没错，爹，咱们还要继续演下去，我建议将奉天先空出来，给他们一个机会。”

张作相一看张廷兰信心十足，也点点头：“拙言，只要不玩火**，我就支持你！”

“爹，您就放心，咱们先公布大帅的死讯，然后您老亲自北上，解决叛乱，我率兵南下，名义上去抵挡北洋，制造奉天空虚的假象。让那帮野心家都跳出来。”

本来就风雨飘摇，公布张作霖的死讯，爷俩又离开奉天，看起来这绝对是一招十足的臭棋，不过张廷兰偏偏敢这么玩，就是有足够的底牌。

爷俩商量妥当之后，很快把所有在奉天的军官都召集起来，孙烈臣等人全都到了，大家伙的脸上露出了浓重的担忧之色，现在的局势的确太不利了。

“诸位。现在各路跳梁小丑都蹦了出来，想要搞垮咱们奉军，绝对不能放过他们，我准备尽快出兵，对内平定叛乱。对外驱逐北洋军。巡阅使亲自北上，应付黑龙江的叛乱。孙副巡阅使和郭松龄率兵前往热河。阻挡小徐进犯热河，然后我率兵直接前往山海关，对付阚朝玺。”

张廷兰公布了出兵计划，在座的众人都有点傻眼，他们的确希望尽快出

兵，但是可不想这么安排啊。张作相、张廷兰、孙烈臣全都离开了奉天，没有了德高望重的人坐镇，这奉天不就乱了么！

“辅忱，你是巡阅使。还是亲自坐镇奉天，我们就能应付眼前的局面。”孙烈臣试着提议道。

“不用了，北满的情况我最熟悉，一走一过就能铲平叛乱，奉天是咱们的大本营，忠于奉军的人太多了，根本不用担心。我估计十天半个月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一切都稳定下来了，没什么好担心的！”

张作相和张廷兰都是一个口风，孙烈臣虽然满腹狐疑，但是也不好反对，只能勉强同意，军队派遣完毕之中，张廷兰又正式向外界通报张作霖的死讯，称大帅在山海关被刺客刺杀，伤重不治身亡。

东三省巡阅使由张作相接任，同时宣布成立东北军政会议，维护治安，调查凶手。希望所有东北军民能够和衷共济，共度难关，保证东北稳定和发展的大局！

发布了剪短的公报之后，奉军就开始了调动，张作相北上，张廷兰南下，一下子奉天就空虚起来。

“茂宸兄，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张廷兰那个小儿有些得意过火了，自以为能够处理一切麻烦，竟然敢直接公布大帅的死讯，还敢离开奉天，简直就是不知死活。”

说话的正式五十六旅的旅长徐有方，他原来跟着冯德麟，后来又归顺了老张，提拔到了旅长的职位，不过这个人贪得无厌，不久之前惹上了官司，杨宇霆告到了张作霖那里，差点把他给拿下了。

徐有方就怀恨在心，现在有了机会，他哪能不利用啊，除了他之外，原来的炮兵团团长周和也搀和了进来。

“大帅走了，就该少帅继位，张作相和张廷兰凭什么大权独揽，咱们奉军的忠义之士早就看不过去了。茂宸兄，你是少帅信任的人，就由你挑头，绝对八方响应，咱们把张作相和张廷兰干掉，你去当那个什么军事委员会主任也不错，我们捞个副主任当当。”

周和说着嘴角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同时也出卖了他的心思，这家伙才不是想着张学良继位呢，这只是一个旗号而已。他真正的目的是借机夺取奉军的大权，也成为一方诸侯。

郭松龄叹口气说道：“我是真心辅佐汉卿，不想当什么官，要不是张作相他们太过分，我也不至于如此。只是还有一点麻烦，就是我们空有军队，但是军火和资金全在张廷兰控制之中，没有钱没有钱，咱们该怎呢对付他们啊？”

“茂宸兄，这都是小事情，你何必为难呢！”于文典笑着说道：“只要你点头同意，这都能解决。”

于文典是于冲汉的堂弟，这哥俩都是一路货色，他的哥哥能投靠日本人，他也不例外，现在于冲汉被抓，于文典自然不甘心，而且他背后的主子也要他折腾起来。

“茂宸兄，只要你能站出来，重整奉军，日本人愿意提供给你一千万贷款，至于军火更不用担心，咱们只要打下来奉天兵工厂，里面就有大量的生产线。不说别的，张廷兰在军工方面的确厉害，居然能鼓捣出来一个年产几十万条枪的工厂，不过这些东西都将属于咱们！”

郭松龄在地上转了几圈，反复权衡之后，他越发的坚定了，对这三个人说道：“咱们就这么干了，徐旅长，周团长，你们去整顿军队。于兄去联络日本人，让他们给我提供足够的贷款帮助。我先率领军队假意去热河，不过行军速度会压下来，等到张廷兰到了山海关，和阚朝玺感伤之后，我就率兵返回奉天。”

“好，早就该怎么办了！”徐有方笑着说道：“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奉天，只要做成了，北洋的段总理，还有日本人都会支持咱们，张廷兰也不用得意，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

第四百四十五章变天了

“总领事先生，郭松龄已经答应了动兵推翻张廷兰！”

赤尻正助听到了于文典的话，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呦西！奉军一直和帝国作对，是帝国政策的一个绊脚石，不过这块石头终究会完蛋的，帝国要踩碎他们。”

于文典谄媚的笑道：“要我说天底下就没有人能和大日本帝国对抗，谁敢惹大日本帝国，谁就是在找死！”

赤尻正助得意的点点头，然后又说道：“奉军战斗力不弱，张廷兰又是一个极其棘手的人物，郭松龄有充分的把握么？”

“有。”于文典笑着说道：“他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只要张廷兰和山海关的阚朝玺打到一起，阚朝玺手上有几万部队，加上北洋军，张廷兰想要快速击败他，根本不可能。”

“嗯，就是几万头猪，也要杀一段时间，把张廷兰拖在山海关，就可以了么？”

“还有就是张作相和边防军，这是奉军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如果他们全力南下，郭松龄也难以抵挡，因此这部分就需要日本帝国帮忙了。”

赤尻正助想了想，然后说道：“完全可以，帝国会在掐断南满铁路，阻止奉军南下，同时在远东制造麻烦，牵制他们的军力，把张作相和边防军牢牢地控制在北满。”

于文典笑着说道：“大日本帝国果然厉害，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之后，郭松龄就能凭借着手中的力量，把奉天控制起来。不过总领事先生，我还有一点疑问，日本帝国真的准备让郭松龄掌握奉军么，他这个人两面三刀。心里头没有什么忠义，我怕他不会听帝国的话。”

赤尻正助微微一阵冷笑，轻蔑的说道：“你当帝国政府是白痴么，我们需要的只是奉军内战，大规模的内战，长时间的内乱。只要持续一两个月，帝国政府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派遣军队，进驻东三省，谁要是敢反对，就干掉他！”

经过和奉军多次的明争暗斗。日本人也感到了恐惧，奉军发展太快了，东三省的资源太丰富了，如果日本人不直接出兵，靠着东三省的基业。说不定还会出现第二个张作霖，最好的办法就是日本直接出兵。把东三省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当然日本军部有这个打算。国内的阻力还是不小，尤其是内阁方面，他们不愿意轻易对中国动武，害怕陷入战争的泥潭。因此日本人只有把东北的局势彻底搅乱，然后迫使日本国内的反战势力低头。

“于桑，你和你的哥哥都是帝国的好朋友。帝国会大力的提拔你，郭松龄控制奉天之后，把你的哥哥救出来，他就是奉天省长。你就是财政部长。”

“多谢提拔！”于文典说着扑通跪倒在了赤尻正助的面前，涕泗横流，感动到了极点：“总领事先生，只要我们兄弟掌握了奉天，从此之后，我们就是日本人最忠诚的奴才，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绝对没有二话！”

说着于文典激动的向赤尻正助磕头，脑门撞在了地面之上，嘣嘣作响，赤尻正助也是得意非常，支那人就是下贱，就是奴性十足，偶尔有几个特例，但是大多数都是奴才！

看着于文典磕了五六个头，赤尻正助才让他起来，笑着说道：“于桑，帝国对你的态度很满意，好好去干，你记住帝国政府还有强大的关东军都是你的后盾，随时可以给你提供帮助。”

得到了赤尻正助的许诺之后，于文典终于来了精神，他急急忙忙的就找到了徐有方周和，三个人又在一起密议一番，然后把消息告诉了郭松龄，让他做好准备。

就在这伙人不断的上下撺掇的时候，张廷兰已经到了山海关，此时负责守卫山海关的人是丁超，他手下只有一个团的兵力，面对阚朝玺的几万大军，丁超肩头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您总算是来了，我是真担心失去了山海关，让那帮叛徒杀到了东三省，我没脸见家乡父老啊！”

“丁团长，我来了你就放心吧，十个阚朝玺也打不进来！”

“有总司令的话，我就放心了，不知道总司令带了多少人马过来？”

“不多，一个团而已！”

丁超听到这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问道：“总司令，您可别开玩笑啊，虽然阚朝玺是个饭桶，但是好歹有两三万人，还有大量的北洋军，没有一两个师的人马，哪能守住山海关啊？”

张廷兰苦笑着说道：“我也想带这么多人马过来，可是奉天局势一点不容乐观，我必须暗中留下大兵，应付危机，只能带这么点人过来。”

丁超想了想，然后说道：“总司令，虽然只有两个团的人马，但是山海关还有一些奉军的溃兵，我们都集中起来，也有六七千人，只要好好布防，也能当初阚朝玺，拖一段时间之后，这帮叛军就会不战自溃。”

张廷兰又摇了摇头：“我们可不能等着阚朝玺战败，相反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击败他们，还要把这些叛军收编回来，重新成为奉军的战士，阚朝玺这个家伙也要处理了。”

丁超听着张廷兰的话，顿时就觉得自己的脑袋不够用了，双方兵力有着五六倍的差距，能守住山海关，就该感谢老天爷了。结果张廷兰还敢想击败阚朝玺，而且还要用最快的速度，这不是在扯淡么！

张廷兰也没有给他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笑着说道：“丁团长，我心里有数，你按照命令执行就是了！”

身为部下，丁超虽然觉得不靠谱，但是也只能点头称是，带着部下赶快加强布防了。就在张廷兰到了山海关之后，阚朝玺也陪着靳云鹏到了山海关前。

靳云鹏身为段祺瑞手下的红人，很瞧不起阚朝玺这种投降过来的家伙，不过阚朝玺手下的确有不少军队。而且论起装备来，比起北洋要好得太多，他不能不客气一点。

“阚将军，你对奉军的情况最熟悉，有没有把握打下山海关啊？”

阚朝玺信心十足的说道：“总指挥放心，张作霖一死，军心不稳，可用的兵力也严重不足，一定能够轻易攻下山海关，杀到关外。”

“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总理绝对不吝奖赏，到时候整个东三省都是老兄的，也未可知啊！”

阚朝玺急忙摆手：“不敢奢求，实在是大帅死的突然，张廷兰难逃干系。我要为了大帅报仇，要铲除这个奸贼。至于东三省。我看还是应该有总指挥

管理。”

“我可没有兴趣。听说东三省冷得要死，能把耳朵冻下来，难道去受苦么？”

“总指挥有所不知，东三省的确十分寒冷，但是东三省的富庶也是关内不可比拟的，据我听说在奉天银行的金库里面。就屯着几十吨的黄金，足够盖一个金屋子了。”

一听阚朝玺的话，靳云鹏把眼睛也都瞪圆了，呼吸越发的粗重：“你说的都是真的么。奉军真这么有钱？”

“当然如此，要不然张作霖怎么敢凭着东三省的力量，和总理叫板呢？”

“嗯。”靳云鹏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打下东三省，老子也要做一回东北王！”

一旦做了叛徒，往往为了表现忠诚，他们会更加卖力，阚朝玺就是如此，他亲自指挥着手下炮兵，向山海关猛轰，瞬间战火就被点燃了。

山海关方向打起来之后，消息迅速传了出去，日本人间谍遍地，他们最先得到了消息，随后就通报给了于文典，于文典也当即将消息告诉了郭松龄。

此时的郭松龄离开了奉天还不到一百里，他就找百般的借口推诿，就是不愿意动兵。

“老师，孙副巡阅使又送来电报了，让你尽快去热河，不能再拖延了！”参谋王元庆向郭松龄汇报消息。

郭松龄并没有接电报，而是意味深长的看了看王元庆，笑着问道：“元庆，你跟着我多久了？”

“两年了，我从讲武堂毕业，就跟着老师的身边，参加了多次的战斗，您的能力和品德大家都有目共睹，老师如今荣升一省的军事长官，实至名归！”

“嗯嗯！”郭松龄连连点头，然后笑着说道：“元庆，现在奉军的大权都落在了张廷兰父子之手，你觉得合适么？”

“卑职只是军人，不谈论政治，这是您告诉我们的。”

“的确，军人不该谈论政治，但是政治就会找上门来，张廷兰居心叵测，老帅之死虽然说是日本人所为，但是张廷兰未必不会插手。而且少帅年幼，我是真担心汉卿会被欺负。”

郭松龄故作痛心疾首的说道：“元庆，我准备率领部队返回奉天，保护少帅，你看可行么？”

王元庆略微沉思了半晌，然后猛地挺直了身子，大声的说道：“一切听从老师的安排，少帅也是我们的同窗好友，讲武堂出来的同学也都会拥护您的决定！”

“好！”郭松龄彻底下定了决心，笑着拍了拍王元庆的肩头，然后说道：“你去传达我的命令，所有部队集结，用最快的速度返回奉天，咱们不能任由张廷兰胡来！”

郭松龄的部下全都调动起来，趁着夜色，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原路返回，直奔奉天。就在此时徐有方等人也做好了准备，他们调集了部下，在各个城门安插人手，准备随时迎接郭松龄入城。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郭松龄的部队在傍晚的时候，终于远远的看到了奉天城，这座古老的城市仿佛沉浸在一片雾气之中。郭松龄不自觉地把拳

头攥紧了，从领兵的那一天开始，郭松龄的野心就在不断的滋长。

张作霖土匪出身，能够做到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符其实的东北王，而自己是正牌科班出来的军校生，没有理由比不过张作霖。

现在天赐良机就在眼前，奉天终于要换一个新主人了。郭松龄不顾疲劳，把大手一挥：“给我冲进奉天，人人有赏！”

郭松龄冲在了最前头，这时候奉天的城门也被打开了，周和正等在这里，看到了郭松龄之后，他喜出望外。

“茂宸兄，快进城吧，我们已经控制了城门！”

“好，周兄你前面带路，直接杀向大帅府！”

郭松龄他们一路上也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的冲进了大帅府，象征着奉军最高权力的老虎厅就在眼前。郭松龄突然猛地走了几步，来到了虎皮覆盖的太师椅前面，眼神之中流露出了十足的贪婪。

“快，发表通电，我们已经控制了奉天，一致拥戴少帅张学良出任东三省巡阅使，讨伐叛贼张廷兰！”

郭松龄嘴上说让张学良继任巡阅使，但是他已经毫不客气的坐在了太师椅上面。

第四百四十六章反击的号角

郭松龄发表通电，推举张学良出任东三省巡阅使，同时自认奉军总司令，奉天督军，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整个天下都沸腾了，东三省短短的时间之内，三易其主，从张作霖到张作相，现在又到了张学良。（即可找到）

稍微清楚奉军的人都知道，实际上这就是张廷兰和郭松龄之间的较量，郭松龄趁着张廷兰对付北洋的机会，背后插了一刀，夺取奉天的控制权。局势一日三变，大家只知道奉军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谁也不知道最后的胜利者是谁。或者说奉军会不会因为这次动乱，彻底的垮台了，多灾多难的中国又不知道会走向何方。

不过新鲜出炉的奉军总司令郭松龄已经没有精力去顾及这些东西了，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两样东西上面，一个是钱，一个就是枪！

他和张学良关系密切，也知道一些秘密，奉天最有钱的地方就是奉天银行，在金库里面存着几十吨，真是上百吨的黄金，只要控制了奉天银行，郭松龄就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他带着人马快速冲向了奉天银行的总部，此时徐有方于文典等人也够赶了过来，本着有财大家发的原则，他们是不会让郭松龄把好处独吞的。

不过郭松龄也没有在乎他们，这几个家伙本来就是饭桶，而且还不知道轻重，利用他们占领奉天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在和他们分享什么。

郭松龄让手下的警卫把徐有方挡在了外面，他直接冲了进去，眼看着郭松龄进去，于文典脑门上面青筋都绷了起来。

“徐大哥，郭鬼子怎么可以这样，他可别忘了。没有咱们的帮忙，他能顺利进入奉天么，这家伙怎么如此不讲情义啊？”

于文典在破口大骂郭松龄，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占领奉天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来捞钱，根本就没有去救他的哥哥于冲汉，不过都是一丘之貉而已！

“郭松龄狂狷，绝对不是一个好控制的人物，于兄。你可要和日本人说说，让这样的危险人物掌管了奉天，以后恐怕就是张作霖第二！”

这几个家伙没有本事对付郭松龄，也只能寄希望于日本人了，他们在外面跳着脚的张望。郭松龄已经冲进了银行的大院，可是郭松龄只看到了空无一人的院子。什么都没有了。

他顿时也是惊骇不已。随即又向后面找了过去，终于找到了金库的入口，令人奇怪的是金库入口竟然是开着的。郭松龄的脑袋嗡的一声。他的脑袋终于清醒了一点，从入城开始，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到了现在。他终于发现了异常。

郭松了不顾手下人的拦阻，他直接冲到了金库里面，下来之后，郭松龄终于傻眼了。偌大的金库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他走了几步，在前面出现一个几十平米的空地，在地上有不少散落的大洋，这些大洋整齐的排列着，郭松龄仔细辨认了一下，这分明是用大洋写成的三个字：后悔迟！

看到这一幕，郭松龄双腿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别看他是领兵的大将，但是面对这种局面也让他惶恐到了极点。打仗最讲究知己知彼，很显然对手已经猜到了郭松龄的举动，留下的这三个用大洋写成的字，就是对他的

无情嘲弄。

郭松龄把眼睛都瞪圆了，他猛地跑了两步，将大洋全都踢散了，空荡的金库之中，到处都是叮叮当当的声音，郭松龄彻底陷入了狂躁和恐惧之中。

“张廷兰，你个混蛋，竟然想嘲笑我郭松龄，我绝对不会认输的，我才不会后悔，该后悔的人是你！是你！！”

郭松龄咆哮了几声之后，转身就出了金库，到了地面上，他的脸色已经变成了铁青，大步流星的就往外面走。

门口的徐有方和于文典看到他过来，急忙迎了上去，于文典大声的说道：“郭茂宸，你想被窝放屁吃独食么？我们绝对不答应，奉天银行有多少钱，都要分给我们一半！”

“分你个大头鬼！”郭松龄一把抓住了于文典的胸口，大声的质问道：“你是个白痴么，银行里面一个子都没有了，钱都被运走了，你们一点都不知情么？”

运走了？徐有方此时把眼睛也瞪圆了：“怎么可能，我一直盯着这里，绝对不会有问题。”

“滚进去自己看看！”

徐有方和于文典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跑进了银行，也找到了金库，后悔迟三个字已经被踢散了两个，只剩下最后一个迟字，就好像一把尖刀一般，横在两个人的眼前，他们像是见到了鬼一样，连滚带爬的跑了出来。

这时候王元庆也跑到了郭松龄的面前，对他说道：“老师，我去了军火库，也同样没有什么东西了！”

郭松龄脸色如同黑锅底一般：“东西都哪去了，总不能长翅膀飞走了？”

“老师，现在只有两个地区没有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一个是奉天的大学城，一个是工业区，兵工厂就在其中。”

郭松龄勉强控制者情绪，然后说道：“快，命令士兵，给我拿下工厂区，务必要把军火拿到手中，不然咱们就完蛋了！”

就在郭松龄调兵遣将的时候，奉天的工厂区和大学城也都进行了最后的动员，负责工厂区的就是杨宇霆和陶吉平，而大学城里面，则是王永江负责。

张廷兰虽然把主力部队带走了，造成了奉天空虚的假象，但是张廷兰手上可不是没有别的力量，早在最初建立工厂和学校的时候，张廷兰就推动了一项工作，不论是工人还是学生，都要先经过军事化训练。

对外宣称是增强体质，其实就是在培养后备兵力，经过长时间的训练，这些工人和学生基本上都懂得打枪，也会修建简单的防御工事，有了普通新兵的素质。

而且张廷兰在出兵的时候，又留下了一批军官和老兵，都秘密的潜藏其中，为的就是在关键时刻，使用这支奇兵获胜！

王永江站在了学生们的面前，对大家说道：“同学们，张雨帅不幸遭到暗杀，已然去世了。就有一批人想要借助奉天混乱的时候，靠着日本人的支持，自立为王，把东三省变成日本人的殖民地，你们同意么？”

“不同意，不同意！”

“血战到底，血战到底！”

“好，大家现在就行动起来，所有男同学去领取枪支，做好战斗准备，所

有女同学组成医护后勤队。大家放心，我们的援兵很快就会到来，只要坚持一两天，那些叛乱的暴徒就会被彻底清理掉！”

王永江说完之后，这些学生全都以学校为单位，快速组织起来，奔跑着过去领取枪支和军装，很快一支六千多人的部队就组建了出来。

而与此同时，工人也都动员了起来，由于大量兴办工厂，奉天的工人总数已经突破了十万。除了这些产业工人之外，还有大量的建筑工人，他们主要负责工厂和道路的建筑，全都是最年轻力壮的人员。平时他们也要接受军队训练，现在也都派上了用场。

陶吉平指挥着工人到奉天兵工厂领取武器，而此时奉天兵工厂的员工都坚守在生产线上，不断提供枪支子弹，以及各种武器。

奉天的工业区和大学城联在一起，足足占有奉天全城三分之一的面积，杨宇霆早就制定了详细的守备计划，一共武装起来一万余名工人，加上六千多名学生，将这片区域牢牢的看守起来。

郭松龄怎么也没有料到看似空虚的奉天，竟然隐藏着一座大兵营，他派遣手下人冲过来，想要占领兵工厂，哪知道迎头就遭到了机枪的射击。守着兵工厂，这些刚刚上阵的士兵一点也不知道节约，子弹像是冰雹一样，横扫了过去，顿时郭松龄的部下就被击毙了十来个人。

“总司令，不好了，张廷兰在工厂区准备了大量守备力量，一时攻击不进去！”

“什么，奉天城里不是没有军队了么？怎么会又冒出来军队的？”

王元庆一脸的苦涩：“是工人和学生，这些人都被武装了起来，他们依仗地理优势，已经把路口给封死了，要想拿到军火，就要击败他们。”

郭松龄听到了这里，脑袋彻底清醒过来，他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而给他挖这个坑的人说不定此时正在看自己的笑话。

“马上给我攻打，不论付出多少的牺牲，都要把兵工厂拿下来！”郭松龄转了一圈之后，又说道：“让于文典和徐有方那几个蠢货也把部下派上去，让他们冲在最前面。”

郭松龄勉强保持着冷静，继续分兵派将，不过他的心已经凉了半截。身在山海关的张廷兰则是如沐春风，奉天的坑本来不是留给郭松龄的，谁知他一心贪权，那就只能坑他了。

“沈华，做好准备，咱们要回奉天平叛去了。”

“您脑子没问题，阚朝玺大军正在攻城，连丁团长都冲到了第一线，现在大炮打得山摇地动，咱们怎么回奉天啊？”

“哈哈哈，山人自有妙计！”

第四百四十七章天价奉军

啪！任安民趴在战壕之中，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射了出去，对面一个士兵就倒在了地上。正在此时，一串子弹向他打了过来，任安民急忙伏在了战壕里面，躲过了对方的射击，不过一股刺鼻的臭气冲进了鼻孔之中，让他有些作呕。

这个战壕并不是新挖掘的，而是用原来的排水沟改成的，虽然把淤泥和垃圾都清除了，但是还残存了很浓重的味道。不过任安民也感到了十足的侥幸，如果没有这些排水沟，那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工人和学生，只怕就会付出巨大的牺牲。

看来规划这片区域的人也真有远见，竟然在建造的时候，就考虑了巷战的需求，不只排水沟能改成战壕，在街角都有大量的隐蔽火力点，十分坚固。平时看不出什么玄妙，到了战时，这一大片就变成了堡垒。

能做出这种规划的只有张廷兰，他最初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巷战的问题，不过应付的对象不是郭松龄，而是日本人！

日本在奉天还要驻军，还有满铁附属地，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奉天就会变成前沿战线，而城市巷战是最能压制装备优势的地方，只要意志足够坚定，就能撑下去。俄国人就是靠着巷战，在斯大林格勒击败了德国人，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有了这种考虑之后，张廷兰在建设工厂区和学校的时候，就花了一番功夫，排水沟之类都特别是设计，到了用的时候，就能变成战壕，而且预设了大量的火力点。在地下又设计了不少的小房间，用来囤积粮食和弹药。

每一座工厂在射击的时候，都要求有独立的水井，保证充足干净的饮用水，工厂的地下车间都能充当防空洞使用，而且还要不时对工人进行演练，这些准备当然都是为了应付日本人的。

现在郭松龄阴差阳错，一脚踢到了这块铁板上面，叛军像是cháo水一样涌了过来，不过守军早就利用事先经过仔细计算的火力点。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瞬间地上就多了一片尸体，伤兵不断的哭嚎，血水到处流淌，把一片繁华的工业区变成了修罗地狱一般。

哇哇哇！一个刚刚穿上军装的学生。刚刚看到了遍地的尸体和鲜血之后，顿时就脸色苍白。大口吐着胃酸。任安民在他稍微平静一点之后。拍了拍他的后背。

“不要紧？”

这个学生勉强点了点头，脸色依旧苍白，双手紧紧握着步枪，骨节已经发白了，他还没有什么察觉，显然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光看到了这点。就受不了了，我告诉你这世上又比战场还恐怖一万倍的地方，那才是真正吞噬生命的地狱！”

这个学生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任安民也不仅想起了往事。他加入奉军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当初奉军进攻海兰的时候，就是他从劳工营中跑了出来，向奉军通报的消息。

当初很多医生都不认为任安民能活下来，不过他还是顽强的挺了过来，在病床上待了三个多月，才彻底恢复，除了脚上和身上还有冻伤和鞭伤的疤痕之外，其他的都完全康复了，经过他再三的要求，终于加入了奉军，成为

了一名战士。

“这世上有的地方把人不当成人，而是当成牲口！学生，我告诉你们一句话，要想活的有尊严，要想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你们就老老实实服从命令。要是那帮叛乱分子赢了，你们都会被拐卖走，你们的家人朋友都会进入那个地狱！”

这些学生虽然不知道任安民具体指的是什么，但是他们都尽量的稳定情绪，握紧了手中的枪，不断向冲过来的敌军开火，随着尸体越来越多，他们也终于学会了麻木。

奉天的战斗还在继续，双方都清楚时间就是一切，一方想要速胜，一方想要死守，战况异常的紧张。但是双方心里头都清楚，真正决定胜负的力量并不在奉天，而是山海关！

“总指挥，您能不能拨一点军费下来，弟兄们到了发饷的时候了。”阚朝玺毕恭毕敬的站在靳云鹏的面前，十分谦卑的说道。

发饷？靳云鹏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北洋军里面最艰难的就是发饷，每年因为银子的事情，就没少闹矛盾，甚至出过人命，谁都想多吃点，可是总数偏偏就那么多，长官们还要往兜里面装点，因此长长出现问题。

“阚将军，你宣布反正的时候，总理可是给你拨了五十元，难道还不够么？”

阚朝玺顿时一脸苦色，急忙说道：“总指挥，这点钱连个零头都不够。”

“胡说，你一共才两三万人，怎么能耗费那么多的军饷，莫不是以往拖欠了太多么，现在政府也十分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给你，你就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困难么！”

靳云鹏是段祺瑞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十足的红人，他也有一大堆人马要顾及，日本人支援了段祺瑞五百万日元，老段也是到处都要花钱，最后一咬牙，一狠心，给了靳云鹏二百万，让他负责收编阚朝玺。

靳云鹏左思右想之后，自己部下军饷缺口还很大，怎么会给一个降将多少钱啊，因此靳云鹏毫不客气的留下了大头儿，只给阚朝玺五十万。现在阚朝玺找上门来，靳云鹏的脸色也不好看。

“阚将军，你看看，京津一带，刚刚遭受战火，哪里都要花钱，我又不是开银行的，你不是说奉天有的是银子么，你们就攻破，山海关，杀进东三省，什么都有了，何必和我哭穷呢。”

“总指挥，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奉军的发饷体系和其他的部队完全不一样。”

“有什么特别的，你倒是给我讲讲。”

“奉军的军饷一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薪金，第二部分是军衔补助。第三部分是红利分成。除了这三部分直接的资金之外，还有其他的福利待遇，包括服装鞋帽，被褥等等，甚至连草纸都有。另外对于军人家属还有一些优待，包括税收、子女教育、养老、住房……”

阚朝玺还要说下去，靳云鹏已经听得不耐烦了，急忙把手一摆，生气的说道：“你这是和我炫耀奉军的富有么，我们没有这些多麻烦的待遇。吃粮当兵，不爱干滚蛋，有的是人想当兵呢，我们不养老爷子！”

“总指挥，您听我把话说完成不。要是没有钱，手下那帮人就要造反了！”

阚朝玺说到这里。脑门上面急得已经冒汗了。靳云鹏的脑筋也转了转，现在正是打仗的关头，要是士兵闹饷，甚至引起哗变，的确麻烦了，因此他终于耐着性子。听阚朝玺往下说。

“原本奉军发放军饷，各级长官都没有资格插手，完全发到奉天银行的账户上面，足额打入。不过士兵们在部队期间。最多可以支取六成，其他四成留下来作为投资，等到退役之后，在一同返还给士兵。现在跟我过来的这些士兵有的都入伍两三年，甚至有人更多，普通的小兵在银行里头也有上百块大洋，一般的军官甚至有几千块钱。这笔原本是弟兄们回家创业，娶妻盖房子的盼头，现在他们都投靠了政府，这些账户就会被冻结，换成谁，没了这么一大笔钱，都会受不了的。”

阚朝玺说到这里，靳云鹏总算是明白了，奉军竟然玩了这一手，有了那笔资金拴着，奉军的将士就只能效忠奉军，一直努力干到退伍，不然这笔巨款就拿不到！

突遭变动，奉军士兵不知道情况，就稀里糊涂的跟着阚朝玺投靠了北洋，可是等到大家伙想明白之后，就开始担忧了，他们背叛了奉军，那些存款还能保留下来么？

特别是阚朝玺指挥着大家攻击山海关之后，士兵们就更加恐惧了，他们已经完全背弃了奉军，还能得到银行的那笔钱吗！偏巧又赶上了发饷的日子，下面的士兵就开始闹了，如果阚朝玺不解决这个难题，士兵就要停战。

“该死！”靳云鹏想清楚之后，猛地啐了一口，骂道：“谁想的这个缺德主意，难道以后收编奉军，还都要把这笔钱给填上么，简直岂有此理。”

“总指挥，您就别骂了，还是帮我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军队我真的控制不住了！”

“说，要多少钱？”靳云鹏艰难的吐出了这句话。

“至少要五百万，而且还要保证后续的福利待遇！”

什么？听到了这个数字之后，靳云鹏一下子从座位上蹦了起来，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别说是他，就连段祺瑞也拿不出来，日本人拢共才给老段五百万，别的地方还有那么多窟窿呢，根本不可能都给这几万奉军啊。

现在靳云鹏的心里头已经开始骂娘了，奉军这招太损了，通过一个银行账户，既能激励士兵勇敢作战，又能防止士兵叛逃。而且任何想要收编奉军的人都要掂量一下，你能不能花得起这笔钱！

“三五十万有的商量，三五百万绝对不可能，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也只有这一次，以后这些奉军就是北洋军的序列，必须按照北洋的规矩来，那些狗屁的福利都没有了！”

阚朝玺听到了靳云鹏的话，顿时比吃了苦瓜还难看，这福利待遇增加容易，但是减少就太难了，特别是军队，要是削减了他们的福利，尤其是又在这样一个军心动荡的时候，阚朝玺都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不敢想象，可是张廷兰敢想，因为这套体制就是他设计的，为的就是杜绝军阀的出现，让军队真正归属政府，不再是任何人的私兵！

虽然奉军还有大量的旧时代的残余，但是士兵们尝到了新制度的好处之后，就再也不愿意走回头路了。

在后世能够经常落后国家的士兵叛逃到发达国家，但是鲜有发达国家的士兵往落后国家跑。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张廷兰并不担心这些

奉军会跟着阚朝玺一条路跑到黑，他根本就没法收买！

“我看火候差不多了，让空军出发，把传达都给我发下去，让士兵们都知道，北洋根本养不起他们，迷途知返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张廷兰一声令下，八架飞机呼啸着飞上了天空，正在前线负责指挥的丁超看到之后，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以为张廷兰派出了空军参战，或许能缓和一下局势！

城外的奉军一看到飞机，还以为要空袭他们，全都四处躲避，哪知道从飞机上落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无数张花花绿绿的纸片，飘摇着落到了地上。

奉军士兵基本上都认识几个字，有的人接过来之后，才看了几眼，顿时就眼眶发酸，泪珠就落了下来……

第四百四十八章望风而降

在这些宣传单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一封普通的平安家书，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在诉说着家里头的情况。

农场的收入越来越多，石子路修到了家门口，粮食又丰收了，多养了几头猪，正想着多盖两间房子，准备着娶媳妇用。

好好在军营里面训练，表现的越好，家里头能得到的待遇就越高，税赋也能减免，以后还让弟弟也加入军队，一家人就都有了出路……

对于这些普通士兵来说，天下大事还有些太远了，就是这些家里头的琐事才最能勾起他们的相思。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两年生活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家里人都能吃饱饭，过上安心的日子，而这一切都是奉军带来的。

如果脱离了奉军还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吗，大家心里头都没有数，北洋的士兵待遇可比他们差多了，谁又愿意自甘堕落呢！

“妈的，老子不能在稀里糊涂的给阚朝玺那个杂碎卖命了，我要回奉天，我要回家！”

“对，我也要回家，咱们干脆都逃跑了！”

“哥几个，别意气用事啊，咱们也算是叛军，要是就这么跑回去，人家追究起来，会不会枪毙我们啊。”

“不用担心，你们看看传单的背面，还写着字呢！”

大家都翻了过来，一看果然如此，上面清楚的写着：重回奉军，既往不咎，如若迟疑，军法从事！

看到了这里，这些士兵已经有些彻底动心了，说到底阚朝玺之前只是一个边缘化的旅长。在奉军之中，威望有限，和张廷兰根本没有办法相比，而且奉军士兵又思乡情切，不想在关内漂泊，因此越来越多额士兵开了小差。

军心动摇，对山海关的攻势也已经减缓了，士兵们将火炮故意打歪，枪口冲着天空，随便乱放。看起来十分热闹，但是实际上已经兵无斗志，大家再也不想打下去了。

这时候第二批飞机又到了，上面接着抛出更多的传单，上面写着张廷兰的命令。让所有人都放下武器，尽快回归奉军队伍。大家都是一家人。奉军不打奉军！

这个说法很有吸引力，连续两拨纸弹攻势之后，效果出奇的好，前线的压力开始减弱，不少士兵重新回到了山海关。

一直在指挥战斗的丁超也是大吃一惊，他本来还担心守不住山海关呢。可是一看大量的士兵抛弃了阚朝玺，又回到了奉军的怀抱，他对张廷兰的敬佩之情越来越强烈了，这位年轻的统帅简直就是诸葛在世。

敢情人家早就料到了阚朝玺无法真正掌控这些军队。因此才敢只带着一点人马过来，这就是艺高人胆大，眼光果然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丁超对张廷兰充满了崇拜之情，其实张廷兰完全是在拿奉军的特殊体制在赌，如果奉军也和其他军阀的部队一样，投降了就没有办法挽回了，但是张廷兰已经给了奉军注入新鲜的因子，他们和北洋的那一套体系格格不入，肯定维持不了多久。

事实证明张廷兰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当阚朝玺觉察到有士兵偷偷潜

逃，跑回了山海关之后，他顿时脑门就见了汗，急忙又找到了靳云鹏。

“总指挥，您一定要开开恩，想想办法，赶快拿出足够的资金，稳住军心，不然我手下的人都要崩溃了。”

“废物，你当初投降的时候怎么说的，不是拍着胸脯保证能稳住军心，能让这些部队效忠中央么，怎么现在就没有了办法？”

面对靳云鹏的指责，阚朝玺也是无言以对，只能默默的听着，不过眼神之中却露出了十足的不屑，北洋军实在是太抠门了，竟然还赶不上奉军的大方，这还是一国的中央政府么，未免也太让人失望了。

“一共我给你一百万大洋，你必须稳住部下，让他们老实听话，不然我就让总理处置你！”

有钱总比没有强，阚朝玺听到之后，只好勉强同意，到了前线的指挥部之后，阚朝玺立即下令，加强了监管，同时收缴那些传单，谁要是敢隐藏一张，就要被就地击毙。

阚朝玺又把士兵们都召集到了一起，对所有人说道：“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郭松龄将军已经攻占了奉天，张廷兰父子彻底完蛋了，大家要是不想成为叛军，不想被国家通缉，就老老实实的听从命令。只要打进了东三省，我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现在我就给大家发放大洋！”

阚朝玺嘴上说的好听，但是实际上他只有一百万大洋，还要给军官多发一点，落到每个士兵手上的大洋才十块钱，这点钱虽然和奉军的军饷差不多，但是其他的福利待遇全都没有了，士兵们的心里头也十分憋屈，大家伙一个个敢怒不敢言。

就在阚朝玺发钱的时候，突然天上出现了两架飞机，发现了地面有大量的人群之后，飞机一下子就俯冲过来。阚朝玺看到之后，顿时就四肢发麻，他可是知道飞机的厉害，因此急忙寻找隐蔽的场所。

这两家飞机并没有向人群开火，而是朝着空地打了一梭子子弹，然后在低空盘旋了一圈，又飞回了山海关方向。

虽然没有打死一个人，但是却把军心给冲散了，不少士兵纷纷借着躲避空袭的机会，四处逃散。飞机没有直接攻击他们，就表示还留着一丝情面，不会杀他们，那这些奉军也没有必要和阚朝玺一条路跑到黑。

士兵们找到机会之后，三五成群向山海关方向投降，有的干脆就成排，成连的一同行动，短短半天时间，阚朝玺的部下已经逃散了一个旅左右。

阚朝玺的力量成倍的削弱，张廷兰手上的兵力却是越来越多，这些重新回归奉军的士兵，全部被集中起来，张廷兰专门派遣了训导员。同他们讲解情况，让士兵们了解大帅死因真相，又保证不会追究他们的过失。

军心一下子就被收拢起来，人心渐渐的平复，张廷兰一看火候差不多了，就把这些部队全部重新打散，重新改编。对于普通士兵张廷兰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对于那些军官，他是必须要撤换处理的，不然留下一帮反骨仔和白眼狼。以后就是一个祸害。

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张廷兰手上又多了两个团的兵力，和阚朝玺之间强弱之势已经开始逆转，就在此时，又有一支部队急火火的赶到了山海关。来的正是马占山的骑兵旅。

“老马，终于把你盼来了！”

“总司令。来晚了。还请恕罪啊。”马占山原本驻防在赤峰一线，随时准

备援助入关大军，不过情况陡然而变，入关军队变成了叛军，奉军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马占山也焦急异常。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

“不晚不晚，来得正好！”

张廷兰把马占山和丁超都叫到了自己的指挥部之中，面色十分严峻，对他们说道：“两位。刚刚得到了情报，郭松龄勾结徐有方等人，已经占领了奉天，现在王省长和杨参谋长正在利用工厂区，和叛军进行巷战，他们手下基本上都是工人和学生临时武装出来的部队，恐怕很难坚持太久。”

“郭松龄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不知好歹，竟敢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等咱们打回奉天，把他抓住，剥了他的皮！”

“老马，稍安勿躁，郭松龄不是大问题，最麻烦的还是日本人。”张廷兰叹口气说道：“光是那些叛军，撒几份传单，搞点宣传，就能拉回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能给奉军普通士兵的东西，别人都给不了，北洋想收编奉军，简直就是做梦！”

张廷兰说这话的时候，相当的自信，不过马占山和丁超也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在张廷兰的手下，士兵不只能拿到足额军饷，众多的福利待遇，还能获得读书学习的机会，有了这些本事，他们后半生就不用担忧了，出了军营，照样是一条好汉。

张廷兰隐藏最深的力量，就是他设计的这一套军政民政的体系，在这套制度之中，士兵和民众都是获利的，有了大多数人的坚定支持，别说是几个小军头叛乱，就连张作霖都不敢动他。

“唯一让我忌惮的就是日本人，而且他们也开始行动了，南满铁路被封锁了，又向着黑龙江的叛军输送军火物资，另外在旅大的驻军也调动起来，大有趁火打劫的味道。”

“总司令，小鬼子要是也敢插手，咱们就和他们拼了，大不了来一个鱼死网破，咱们东北的爷们，不会怕了日本人！”

“奉军和日本之间是生死血仇，早晚要清算，就算日本人不动手，咱们也会主动打他们，不过这个时间最好稍微晚一点，让我们的准备更充分一些。”

张廷兰想了想说道：“老马，现在你们就做好战斗准备，给我用最快的速度打出山海关，把这些叛军解决了，然后火速回援奉天！”

“遵命！”

马占山和丁超前后离开了指挥部，这时候轰隆隆的一阵履带声音，一共十二辆装甲车从远处开了过来，这些钢铁巨兽在阅兵仪式展示过，虽然十分原始粗糙，但是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势。

“太好了，有了这些铁家伙开路，就什么都不用怕了！”马占山显得十分高兴，他很清楚，骑兵在草原上还有强大的威慑力，但是面对复杂的工事群，强大的机枪火力，骑兵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未来就是装甲力量的时代。

装甲车作为先导，丁超指挥步兵紧紧跟随，然后马占山的骑兵在两翼，奉军的攻击军团已经做好了准备。

拉开攻击序曲的还是空军部队，大量的纸弹被投到了城外士兵的脑袋上面，上面写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让他们不要反抗，直接投降，还是既往不咎，如果再跟着阚朝玺，就只有死路一条。

阚朝玺对于这些纸弹已经深恶痛绝了，这玩意比炸弹还要厉害，只要一

顿纸弹下去，军队就彻底瓦解了，他派出了自己的爪牙，拼命的收集这些传单，连续枪毙了五六个士兵，哪知道他的倒行逆施引来了更大的反弹。

这时候奉军在装甲车的引导之下，向着这边快速杀了过来，根本不用开枪，只要看到了装甲车之后，那些士兵干脆直接调转枪口，把负责督战的阚朝玺的亲信和北洋的军官都干掉，直接充当了奉军的先导。

有了这些士兵的配合，阚朝玺的部下就如同热油泼雪一般，顷刻之间就瓦解冰消，败退的速度远比进攻的速度还要快！

第四百四十九章郭松龄的抉择

“快！别让阚朝玺这个叛徒跑了，敢背叛奉军，就要拿了他的脑袋！”

马占山催促着部下，用最快的速度追击阚朝玺，发誓要把这个家伙抓到手中。自从张廷兰发动了反击之后，是个小时之内，原来的那些奉军全都重新归降了张廷兰，再度成为了奉军的一方战士。

而且他们也都感到了耻辱和羞愧羞愧，为了赎罪，他们作战分外的积极，阚朝玺的军队瓦解冰消。没有了阚朝玺这个先导，靳云鹏率领的北洋军直接暴露出来。顿时也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尤其是这些北洋军都是第一次见到装甲车，又是第一次遇到飞机。

北洋军本来就是想看戏的，还想舒舒服服的看着奉军自相残杀，可是局势骤变，面对着奉军的优势装备，加上旺盛的士气，这些北洋军的快速瓦解，四处疯狂逃窜。

在整个北洋之中，战斗力比较强大，能打硬仗的就是吴佩孚的部下，这在直皖大战之中已经得到了印证，靳云鹏虽然是老段的得力干将，但是他的领兵能力也十分有限。

而且靳云鹏一看攻击山海关不成，他就知道做东北王的美梦已经破碎了，还是赶快撤回京津，保存实力要紧。靳云鹏撒腿先跑了，其他的北洋军也有样学样，打仗或许不行，但是逃跑的速度绝对是一流的。

三四万军队围攻山海关，来的时候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可是败退的时候却是无比的狼狈。阚朝玺这个家伙更是如此，靳云鹏还能回到老段的部下，可是他已经无路可逃了。

东三省回不去，老段也不值得投靠。想来想去，就只有投靠日本人了，或许这些东洋人还能给他一条活路，流亡海外，这一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重新回到老家了。

阚朝玺也顾不得惆怅，只能拼命的逃跑，这时候空中突然又飞过一架飞机，阚朝玺急忙跑到了路边的石堆之中隐藏起来。

这时候从飞机上面又抛下了不少传单，大风一刮，飘飘摇摇的都吹到了阚朝玺的身边。他的贴身警卫也捡到了不少。

一看上面的字，阚朝玺差点昏倒在地，这次奉军已经抛出了追捕令，只要抓到阚朝玺，不管是死是活。都能拿到一百万的悬赏。

一百万啊！这可是前所未有的赏格，张廷兰已经把阚朝玺这个叛徒恨透了。竟然拿出了如此的天价。阚朝玺看到之后，只觉得脖子后面直冒冷气，他急忙对身边的警卫说道：“快，把衣服换给我，随我一起逃出去！”

阚朝玺正在换衣服的时候，突然感到了身后传来一声树枝碎裂的声音。他急忙一回头，就看到一个人正把匕首恶狠狠地刺向了他，阚朝玺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刺他的人名叫洪盛。是阚朝玺的妹夫，正因为有着亲属的关系，阚朝玺才让他担任自己的卫队长，贴身负责安全。哪知道这种时候，竟然是这个家伙背叛了自己，阚朝玺的脑袋当时就是一片空白。

锋利的匕首已经刺进了阚朝玺的胸口，他下意识的用两只手抓住了匕首，嘴角颤抖着质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杀我！”

“姐夫，我可不想和你去什么东洋，你这一辈子也就完蛋了，倒不如把脑

袋留给我，让我去请功受赏，一百万足够我舒舒服服的过一生了，你放心我会好好对待你的妹妹的！”

洪盛脸上露出了狰狞的冷笑，手上的劲头越来越大，阚朝玺的胸口已经是一片的殷红，刀子入肉足有三寸多深，阚朝玺的力量正在快速的流失。

“洪盛，你个混蛋，你敢背叛我，不会有好下场的。”

“姐夫，我这都是和你学的，你都能背叛奉军，何必指责我呢！”

阚朝玺的五官狰狞，嘴角已经冒了血沫子，不过他还是死死的抠住了洪盛的手，一点也不愿意放松，眼神之中荼毒的凶光，死死的盯着他。

“杀人者人恒杀之，背叛者早晚也有人背叛你！”

啪！啪！就在阚朝玺和洪盛纠缠的时候，一旁的警卫叩响了扳机，两枪下去，阚朝玺和洪盛都被打中了，洪盛的脑袋稀里糊涂的变成了烂西瓜，直接栽倒在地上。

阚朝玺的后背也被打透了，鲜血和内脏不断的流了出来，他的眼睛勉强转了转，预言过快的兑现，也让阚朝玺受不了这个打击，他的嘴角动了动，还想要说什么。

这时候一个警卫冲了上来，匕首刀已经插进了他的脖子之中，鲜血奔涌而出，胖大的身体栽倒在地上……

等到马占山追赶过来的时候，阚朝玺已经死在了当场，随着阚朝玺的死，山海关前的形势陡然逆转，奉军终于拿下了成功解决了一个方面的威胁。

“马旅长，丁团长，你们马上收拢军队，用最快的速度整编，我们要回援奉天。”

“总司令，郭松龄兵力有限，而且军心不稳，咱们完全可以效仿对付阚朝玺的办法，轻松收拾了他。还不如留点人马，继续追击北洋军，他们敢对奉军落井下石，咱们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马占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听起来还有一些道理，的确北洋先前已经被郭松龄打了一个稀巴烂，现在靳云鹏又失败了，乘胜追击，就算打不进北京，也能让北洋损失惨重，丁超对于这个提议也十分感兴趣。

不过张廷兰还是摆了摆手：“一切以稳定东三省为主，我感觉日本人知道了山海关的叛军被解决之后，他们肯定坐不住了，没有雄厚的兵力威慑，日本人就会铤而走险。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对手变成了日本人了！”

张廷兰说的一点都不错，日本人早就开始了动作，成功刺杀了张作霖。日本国内顿时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样会损害中日关系，尤其是让中国的一些军头对日本人产生忌惮，不敢和日本人合作，是非常危险的举动。

而且公然刺杀一国的政要，在国际上也会受到谴责，让日本名声扫地，尤其是巴黎和会之后，世界局势依旧动荡不安，还没有彻底稳定下来。列强的明争暗斗还在继续，日本内阁很担心刺杀张作霖，会影响日本的大战略。

不过以军部为首的另一派则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奉军因为张作霖的死，陷入了四分五裂之中。正好是下手的好时机，一举吞并整个东三省。为了这件事情。日本国内陷入了激烈的争吵之中。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果然按照了军部预料的路子再走，奉军四分五裂，陷入了内战之中，对中国动武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作为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赤尻正助看得比国内的那些官僚还要清楚很

多，别看奉军面临着战乱的危险。但是张廷兰和张作相手中握有的势力太强大了，一旦全面发挥出来，叛乱分子之中没有一个人能成功，要想让奉军长时间的内战。日本就必须动用自己的力量。

赤尻正助紧急找到了郭松龄，他笑着说道：“郭督军，帝国愿意支持你出任奉天的督军，甚至是管理整个东三省，也愿意尽可能的提供帮助。”

郭松龄眼珠转了转，然后说道：“日本能够帮助郭某，郭某人自然感激不尽，我现在最急需大量的军火和资金，另外最好能提供一些飞机，用来侦查，不知道日本方面能不能帮忙”

“没有问题，这是五百万日元的支票。”赤尻正助将一张支票送到了郭松龄的面前。

“帝国政府对待朋友从来都是十分大方的，郭将军想要什么帮助，我都会尽力提供，区区一点资金，根本不成问题，至于军火，也是要多少有多少，我现在就可以让关东军从旅大调来军火。”

郭松龄点了点头：“速度一定要快，张廷兰那个小子早就准备，他的部队一定再向奉天靠拢，几天之内，这里就会成为战场，我必须在这之前，打下兵工厂！”

赤尻正助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完全没有问题，帝国政府一定能够做到，但是在这之前，我还需要郭将军答应一点小小的条件，只有这样，咱们之间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帝国才能毫无保留的支持你，甚至直接出兵帮你打仗。”

说着赤尻正助把一份文件送到了郭松龄的面前，上面赫然写着日本帝国由东三省共同防卫协定。

这个协定名义上是应付俄国的威胁，但是实际上完全就是日本吞并东三省的一个条约，比起二十一条更加骇人。

第一款：中东路交由双方合办，南满铁路株式会社负责日常管理，利润双方平分。在建的吉奉铁路转交日本方面，日后东三省修建铁路，必须向日本方面报备，由日本提供专门贷款扶持。

第二款：扩大驻军权力，南满路和中东路合并之后，日本在沿线有驻军权力，增派两个师团到奉天，葫芦岛租借给日本人九十九年。

第三款：为了共同对付俄国多数党威胁，双方合办奉天银行，共同管理鞍山钢铁厂和东三省所有兵工厂。解散奉天实业团，成立中日经济提携互助委员会。

……

林林总总，一共有七款之多，每一款都是要命的内容，只要签署了，东三省就彻底沦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郭松龄的脸色也彻底变了，拳头不自觉的就攥紧了，眼睛里全都是怒火。

第四百五十章日本干涉

赤尻正助拿出来的条约，目的很简单，只要签了这玩意，整个东三省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这几年的建设成果也都被日本人一口吞了下来。

郭松龄反复看了几遍，其中的厉害关系，他实在是太清楚了，他的确想和日本人合作，倚重日本的势力，帮着他对抗张廷兰，可是郭松龄并不愿意真给日本人当奴才。

拿点经济利益可以，占点市场也没有问题，可是一旦把什么都交给了日本人，就连当儿皇dìdū做不了，直接就成了日本人的奴才，最令人不耻的汉奸卖国贼！

对于汉奸这个名头，郭松龄是怎么也不想承受的，其实郭松龄的内心是十分骄傲的一个人，他看不起草莽出身的张作霖，同样对于张廷兰也没有多少在乎，他们不过是时运比较好而已，如果给自己一个机会，绝对能够超过他们，把东三省治理的更好，甚至还要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

郭松龄同样心怀大志，要不然张学良也不会那么推崇他，可是面对着这几项条件，郭松龄的心彻底冰凉起来，自己刚刚占领奉天，就要签署这种卖国条约，还有什么志向可言啊。

“总领事先生，这个条约未免太苛刻了，还是更改一下，不然郭某实在是不敢签署。”

赤尻正助冷笑了一声：“郭桑，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什么叫形势比人强的道理。凭着你的力量，连奉天都控制不住，张廷兰留下一帮学生和工人，就让你手忙脚乱。要是没有了帝国的支持，你怎么和他斗啊？”

赤尻正助从椅子上面站了起来，就像是一个主人在看着奴仆一样。从郭松龄的身边走过，十分嚣张的拍了拍他的肩头，轻蔑的说道：“郭桑，签了条约，帝国能马上派出军队，帮助你作战。你记住和帝国合作，能得到一切，如果不和帝国合作，你只有死路一条，是生是死。就由你自己选择！”

赤尻正助说完之后，信心满满的看着郭松龄，这时候在一旁的于文典跳了出来，谄媚的笑道：“总领事先生就是英明，说的太有道理的。郭总司令，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古语说随机应变就是圣贤。咱们到了现在这一步。除了靠大日本帝国之外，还能靠谁啊。自古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可不能和那帮糊里糊涂的书生学，关键时刻，就要狠得下心来。”

“没错，于先生说的太对了。”徐有方笑道：“别管什么卖不卖国。只要咱们能掌权，能过得好，哪管别人都死光了，也不用在乎。其实我也想过。让日本人直接统治中国，未必不好，那时候咱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的人了，就都是东洋人，再也不用被人家瞧不起了。”

这两个家伙不断的劝说郭松龄，而郭松龄听到了耳朵里，脑袋彻底乱了，这就是自己想要的么，为了争权夺利，彻底变成了屈膝卖国的汉奸？

他又想到了金库当中那三个字：后悔迟！那绝对是张廷兰有意给自己留下来的东西，的确如此，到了这时候，想要后悔真的晚了，自己难道只能当一个汉奸么！

郭松龄有看了看那份要命的条约，他脸上露出了痛苦的挣扎之色，勉强压住了心中的怒火，试探着问道：“赤尻先生，难道就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了么？”

“郭桑，谈判是要讲究筹码的，你有什么筹码可以和我谈判呢？”

郭松龄顿时就无话可说，的确自己手上真的没有什么东西了！他又看了看于文典和徐有方两个奴才相十足的家伙，他的五官都开始扭曲了，如果签了这个条约，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这样的铁杆汉奸，成为自己最不齿的一群人。

郭松龄猛地抓住了手中的条约文本，双手用力，瞬间撕碎，片片的白纸飘落在地上。

“郭松龄，你想干什么？”

于文典大声的叫喊着，郭松龄轻蔑的看了他一眼，冷笑道：“就算郭某难免战败，难免把人头丢在这里，但是我也不会签这种卖国条约，我堂堂七尺男儿，不能卑躬屈膝，给日本人当奴才！”

说到这里，郭松龄看了一眼赤尻正助，冷笑着说道：“郭某到了这时候，才知道先大帅的血性，我告诉你们，东三省这片沃土，从来不缺慷慨赴死的壮士，就算先大帅被你们害死了，还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你们别想霸占这片土地！”

郭松龄说完之后，头也不回，转身离开了会议室，赤尻正助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松龄竟然会玩这么一手，到了这种时候，他都不愿意签这份条约，难道他想找死么？

“赤尻先生，郭松龄不知死活，不愿意和日本人合作，小人愿意签，我愿意给大日本帝国效忠！”于文典说着就跪倒在了赤尻正助的面前。

“小人一颗忠心，向着日本帝国，绝无二心！”

徐有方本来也有心表态，可是他还没有于文典这么下作，因此晚了半步，也只好跪在了于文典的身后，也说道：“我也愿意效忠大日本帝国，您给我一个机会。”

赤尻正助看了一眼这两个家伙，鼻子里头冷哼了一声：“你们两个废物，有什么用处，都给我滚蛋！”

赤尻正助一脚踹在了于文典的脸上，直接踢得他口鼻喷血，狼狈不堪，这两个家伙一看真的发火了，全都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

正在赤尻正助生气的时候，突然有手下人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将一份电报送到了他的手上，赤尻正助一看，顿时就把眼睛睁圆了，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

电报上面写的很清楚，张廷兰已经消灭了阚朝玺的叛军，大部队正准备向奉天开回来。刚看完这个消息之后，从北满又来了情报，边防军已经击败了叛军。张作相派遣了孙安虎率领大军南下，目标也是奉天。

虽然日本人不让奉军使用南满铁路，但是也只能阻挡一时，奉军肯定会绕道南下，可以说两路大军很快就会出现在奉天，到那个时候，郭松龄就再也撑不下去了。

日本人原来也没指望这些叛乱能够取代张廷兰，但是他们想着让叛军撑下去，最好撑一两个月，日本国内的争论就可以结束了。然后打着护侨。维护地方稳定的名义，日本人就能出兵，哪知道奉军的平叛速度，远远超乎了想象，三五天的时间之内。两股叛军先后战败，郭松龄危在旦夕。

赤尻正助权衡再三。急忙向关东军发电。让他们决定眼前的事情该怎么办！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让关东军单干。

日本人历来有下克上的传统，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什么大逆不道，而是一种积极的表现，值得赞扬。历史上很多的事变都是日本底层先干起来。然后绑架着整个日本国，也都投入进去。

一个国家，没有整体战略，然任由底下人胡搞。这就是日本的悲哀。不过此时赤尻正助显然不是这么看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等到东京的官僚争出一个头绪，奉军早就稳定了下来。

而且赤尻正助也深知，张廷兰比起张作霖，更加年轻，更加有魄力，也更加有手段，要让他执掌了东三省，危险程度比起张作霖要大了十倍。

现在就是唯一的机会，日本人只有赤膊上阵，直接出兵对付张廷兰了。他的电报传到了关东军方面，关东军现任的司令官是河合操中将，这家伙是日本陆军大学第八期的学员，田中义一就是他的同学。

河合操也是积极的侵华派，接到了电报之后，十分重视，从奉军乱了开始，他就一直在做战争的准备，现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再也坐不住了，绝对不能让奉军稳定下来。

他当即就调动了一个旅团的关东军，坐上了火车，直扑奉天，日本人最惯于搞突然袭击，关东军已经出动之后，司令部才公布了消息。

他们宣称为了应对奉天的变乱，为了保证日本的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日本关东军才决定出兵维护治安，请沿途的中**队不要误会，不要阻拦，配合日本的行动。

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但是这些背后已经透露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那就是日本人正式介入了奉军的内战，这场叛乱已经过火了，日本人也趁机出兵了！

火上浇油说的就是日本的行动，他们让本就混乱无比，扑朔迷离的局面更加失控了，朝着完全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了。

整个中国再次被震动了，有识之士都站了出来，呼吁段政府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东三省沦丧，坚决反对日本人出兵。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北洋政府全都缄默无声，仿佛不知道这件事情一般。

所有人都为奉军捏了一把汗，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次难关，很多人已经对奉军没有信心了，刚刚经历叛乱，内耗严重，哪里还能抵抗日本人，奉军真的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就看最后是卖了多少国家的利益！

就在此时，辽阳方面，突然进入了戒严状态，大量的奉军涌入了辽阳城，不只控制了城防，还把重炮都搬了进来，炮口对着的就是火车站。负责南满铁路的日本人驻军全都傻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有一支庞大的奉军在辽阳隐藏着，要知道辽阳和奉天可不远，这帮军队怎么不去奉天对付叛军，而是专心等在这里呢？

负责指挥这支部队的正是姜登选，他带着的都是奉天之中最主要的精兵，一共一万三千多人。

面对各方危局的时候，姜登选也是积极请战，哪知道张廷兰根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相反把主力部队交给了他，让他只是驻守辽阳，按兵不动。

张廷兰反复交代过，不论发生什么状况，就算是奉天失守，也不要离开辽阳，姜登选最初还不太理解张廷兰的打算，可是到了现在，日本出动了关东军，姜登选终于彻底叹服了，要不是有张廷兰的提前准备，只怕就真要措手不及了！

“张总司令只带着几千人马平叛，却把大家都留在了辽阳，目的很简单，就是让咱们挡住日本人，只要有三寸气在，就不能让日本人进奉天。”

在座的军官心中早就没有了怨气和不解，一个个把胸膛挺了起来。

“我们绝不辜负总司令的信任，听从姜总指挥的安排，坚决和日本斗到底！”

“好，大家按照计划，做好战斗准备，把炮口都对准铁路，只要日本人的军列敢驶过辽阳，就把他们给我轰成渣滓！”

第四百五十一章王者归来

“报告将军，有飞机在我们的上空盘旋侦查。”

河合操正在车厢里喝着茶水，他并不懂这种苦苦的树叶子有什么美妙，无非就是为了装蒜而已。奉军内乱，日本人一直等待的千载难逢的良机终于来了，他要亲自征服满洲，向天皇献礼。

正在做着迷梦的河合操，突然听到了手下人的报告，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支那人都在忙着内战，他们的飞机怎么会有时间来侦查我们？”

“将军阁下，的确这样，不信您可以听听飞机的轰鸣声！”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飞机已经临近了军列的上空，带着巨大的轰鸣之声，轻松掠了过去，不过飞机并没有急着离开，而是反过来又扑向了日本的军列。

火车的速度虽然不慢，但是和飞机还是没法相比的，河合操一看奉军战机挑衅意味十足的动作，顿时就恼羞成怒。

“大日本的勇士决不能允许小丑在我们的脑袋上面跳来跳去，给我打下来！”

河合操下达命令之后，有有些日本兵就试图在火车上瞄准奉军的飞机，不过由于角度的问题，他们全都失败了。

不过在这段时间之中，奉军的飞机呼啸着几次模拟攻击日本人，虽然没有开火，但是造成的威慑效果也是非常惊人的。在空旷的铁路线上行军，如果遭到了空中力量的偷袭，那么下场一定十分凄惨。

冷静下来的河合操已经有些心惊肉跳了，日本人并不重视空军的作用，他们不相信那些木质的玩具能够影响到战局。而此时奉军就使用飞机，肆无忌惮的在日本人头上盘旋，用事实教训了这些自大的日本人。

河合操很清楚，奉军这是在向他示威。警告日本人知难而退，不过作为一个骄傲十足的日本将军，河合操哪会轻易妥协啊。好在奉军先后只来了两架飞机，并不是遮天蔽日的机群，日本人索性就走了一回鸵鸟，任由奉军驾驶着飞机从他们的头上飞过，他们则是继续快速向奉天逼近。

经过大半天的车程，辽阳终于到了眼前，这段时间之中，该死的飞机已经消失了。河合操也露出了得意洋洋的表情。

辽阳到奉天只有六十多公里，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左右，河合操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率领着部队，占领了奉天。拿下了富庶的东三省，为帝国开疆拓土。把他的名字同那些帝国的功臣并列在一起。永远被后世敬仰。

信心十足的河合操正准备越过辽阳呢，突然手下人慌慌张张的前来汇报消息。

“将军阁下，铁路已经被支那军队阻断了，无法再向前走一步了。”

“什么！”河合操把眼珠子一下就瞪圆了，大声的说道：“不可能，这是南满铁路。支那人疯了么，竟敢阻断南满铁路，他们想挑战帝国的尊严么？”

正在河合操发疯的时候，火车已经无奈停了下来。这些日本兵也是训练有素的家伙，他们全都跳了下来，快速警戒起来。

河合操此时也下了火车，他想要看看，奉军究竟哪里来的胆子，敢切断南满铁路，他猛地一看对面的情况，顿时也吓了一大跳。

无数的奉军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他们用巨大的沙包层层叠叠的组成了密集的工事，机枪和迫击炮已经全都到位，在远处还能看到粗大的野战炮，全都对准了他们。

奉军一副严阵以待的模样，将日本人给阻挡在了车站的外头，天空之中奉军的飞机再度出现，凭借着高空的优势，日本军队全都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论起奉军的重武器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河合操看到这里，也不由得胆战心惊。他急忙把参谋叫了过来，厉声说道："八嘎，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说奉军全都在打内战么，根本没有精力顾及我们，他们又怎么会出动这么多的军队呢？"

参谋也是支支吾吾，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时候奉军方面反倒是先打破了僵局，一个名叫谢文华的参谋走了过来，要求面见河合操。

谢文华穿着笔挺，军装格外的整洁，显得英武异常。河合操一见到奉军的代表，就大声的咆哮起来："八嘎，南满铁路是大日本帝国的资产，不允许你们插手，你们这是在挑衅帝国的尊严，日本关东军有义务保证铁路的畅通，如果你们还不让开，我们就将采取果断措施，一切后果都由你们承担！"

"河合操司令官，在您质问我们之前，我想请您先解释一下，关东军凭什么兴师动众的北上，你们的目标是哪里，你们想要干什么？"

"想要干什么，我们要维护帝国的利益，保护帝国的侨民！"

"那我也告诉你，我们的行动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保护中国的公民！"

面对谢文华的反诘，河合操竟然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日本人经常打着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旗号，来损害中国的利益，可是当中国人说要维护自己利益的时候，他们反倒有些不适应，这就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东三省出现了动乱，帝国的军队自然要出动，我们是怀着和平的目的，为了保护帝国的侨民，也是缓和紧张局势，你们这样敌对的行动，是在辜负帝国的一片心意。"

谢文华听到河合操颠倒黑白，无耻到了极点的话，也是怒火沸腾。日本人根本不是在缓和局势，而是在制造紧张，他们也不是想着和平，而是试图吞并东三省！

谢文华冷笑着说道："司令官先生，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向日本方面提出最后的忠告，你们不能前进一步，否则奉军决定不会客气，何去何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谢文华说完之后，直接离开了，河合操的眼睛之中都冒出了愤怒的火焰，奉军这个态度，绝对是对他的羞辱，他已经准备直接下令，让关东军杀过去，把这些奉军全都消灭了。

一连几次升起了这个念头，但是又被他生生的压了下去，河合操还没有愚蠢到家。现在奉军准备充足，重火力强大，如果贸然进攻，肯定会碰的头破血流。

其实日本人就像是想要偷吃家畜的恶狼，猛然发现主人手里头握着猎枪。正在对准他，日本人反倒有些心虚了。毕竟这是关东军擅自做出的决定。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授权，如果出现了大麻烦，河合操就要成为替罪

羊。

思前想后，河合操下令部队暂时后撤五公里，同奉军摆出了对持的阵型。姜登选听到日本人主动后退之后，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他也知道现在真不是和日本对战的时候，如果能把他们吓走，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姜登选也深受张廷兰的影响，知道和平不是跪着求来的。越怕打仗，就越容易摊上。因此他向奉军下达了命令，必须严防死守，防止日本人偷袭，同时也要阻止日本人绕过辽阳。

就在辽阳阴云密布的时候，张廷兰终于完成了对手下部队的整编工作，原本在有四万人失散在关内，光是阚朝玺就拢去了两三万人，现在这些人全部回到了奉军之中。

扣除伤员和战死的，再剔除那些不可靠的人员，有两万多人重新回到了张廷兰的手上，经过剪短的整编，这两万多人又被编成了两个师，张廷兰此时也终于恢复了信心。

“丁团长，我现在委任你为奉军独立混成第一旅旅长，负责镇守山海关一线，如果北洋军胆敢进犯山海关，就给我狠狠的打，绝对不能让他们再来干扰我们！”

“总司令放心，卑职一定完成任务！”

丁超此时也是心情澎湃，原本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团长，结果跟着张廷兰，一下子就变成了独立混成旅的旅长，独挡一面。肩头上面也能有一颗星星，成为了少将，哪能不欣喜若狂啊。

“守在山海关，除了北洋之外，还要注意日本人，那几百个日本兵袭击大帅，全都被解决了，从此之后，山海关也不再需要日本人的驻军，如果他们往这边派人，也要挡住。”

丁超点头同意，张廷兰也都交代差不多了，就急急忙忙的率领着军队赶回奉天，一路上张廷兰也是心如火焚，叛军已经处理差不多了，但是日本人又跳到了前台，他已经知道了关东军到了辽阳的消息。

稍有不慎，双方就要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张廷兰不能不万分的小心，还在专列之中，他让沈华把一个人带了过去，这家伙身材高大，看起来十分魁梧，不过眼神之中一点光彩也没有，仿佛整个人都麻木了一般。

他的一只袖子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警卫把他押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张廷兰也在仔细的打量着这个家伙，他不是别人，正是刺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河本大作！

炸毁了火车之后，河本大作发现张作霖还没有死，因此又率领部下冲过去，想要杀死老张，结果他们反被奉军包围，三百多人多数都被击毙，还有几个侥幸受伤没死的，不过这些日本人都比较凶悍顽强，几乎都自杀了。

河本大作在几个亲信的保护之下，还试图突围，被奉军的骑兵追了上来，他的部下都被击毙了，河本也想要自杀，不过就在他举枪的时候，奉军当中的神枪手一下子射中了他的肩头，将关节打得粉碎。

河北顿时就栽倒在血泊之中，他还挣扎着想要自杀，奉军士兵已经赶了过来，将河本给生擒了，负责此事的丁超脑筋很清醒，知道这个日本人是重要的人证，因此他把河本严密的看管起来，还派遣医生给他治伤。

没有找到活口，没有直接的证据，日本人就会百般的抵赖，有了河本这个证人之后，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张廷兰在得知了河本大作被抓住之后，简直喜出望外，对丁超也是赞赏有加，也正是因为如此，丁超才能快速提升，张廷兰就是看中了他办事的本事。

“河本大作，我想你是聪明人，只要你在记者的前面，能把罪行如实的供述出来，或许还有一条生路，也包括你的家人。”

河本这段时间已经享受了太多的手段，几次生死，别看他整个人还活着，但是精神防线早就被摧毁了，面对张廷兰的话，只能机械的点点头。

火车渐渐的逼近了奉天，张廷兰再度回到这里，十多天之内，连续两次从山海关到奉天，伴随着这个过程，奉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的张廷兰时代终于要到了！

第四百五十二章两场记者会

“邻葛，情况怎么样了？”

王永江只是一个文官，还没有本事指挥战斗，从郭松龄开始攻击之后，他就一直在地下室之中，焦急的等着各方的消息。

“郭松龄也是一员悍将，手下部队攻势很猛，咱们这边除了少数的老兵之外，都是一帮菜鸟，刚开始还能保持一点斗志，现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战斗力就严重减弱，伤员不断增加，压力不小啊！”

“多大都要撑住，务必要等到拙言率兵回援，不然奉天就彻底完了。”

“王省长，你就放心，我已经让特战队潜入郭部的后方，展开宣传攻势，号召士兵们奉军不打奉军，枪口对外。这种宣传已经有了效果，攻势看起来还十分猛烈，但是前线不少军官和士兵已经放水了。郭松龄部下很多军官都是出自讲武堂，郭松龄是他们的老师，我杨宇霆同样是，拙言还是他们的大学长，这些年轻人也比较为难。”

王永江叹了口气：“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家都是一方水土养育的同胞骨肉，现在却自相残杀，实在是让人有些遗憾啊！”

杨宇霆反倒神色有些轻松，笑着说道：“王省长，不乱不治，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先大帅称得起是个英雄，但是想指望着他带领咱们对抗日本人，他还没有这个能力和手段。现在奉军的家业都打好了，他撒手人寰，也是给后来者一个机会。这次叛乱之后，奉军当中的老派势力彻底瓦解，郭松龄原本和少帅关系最好，老帅提拔他未尝不想制约拙言。可是经过这次之后，这些障碍就统统没有了。我对以后奉军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王永江何尝不知道这次动乱其实是一场凤凰涅槃，是奉军彻底脱胎换骨的好机会。不过他也同样清楚，凤凰涅槃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再闯生死关。

“邻葛，岷源先生，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们。”负责情报的常荫槐跑了进来，身上还满是尘土和硝烟。

“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准备听哪个”

“都什么时候，还有心逗闷子！”杨宇霆笑骂道：“先说好的。我们压抑了这么长时间，该来的高兴的事情了！”

“阚朝玺的叛军完蛋了。”常荫槐笑着说道：“拙言抛出去大量的传单，结果阚朝玺的军心崩溃，不战自乱，阚朝玺被部下击毙了。原本被北洋收拢过去的奉军。多数都回来了，重新成为了咱们的战士。”

“好！太好了！”王永江笑着说道：“东三省正好空虚。能把这些士兵收拢回来。是天大的好事情，可喜可贺。”

杨宇霆也点点头：“没有了阚朝玺的威胁，拙言就能率兵回援，一天的云彩就散了。”

“参谋长，你先别高兴了，麻烦事情来了。日本关东军已经出动了。”

一听这话，杨宇霆和王永江的脸上都露出了骇然之色，作为一个列强，日本人的威胁还是太大了。特别是在奉军最虚弱的时候，一旦双方发生直接冲突，战局就可能发生逆转，他们不能不担心。

“日本人派出了多少人马，到了哪里了？”

“日本人一共派出了一个旅团，此时正在辽阳。”

“什么？”王永江一听，顿时就站了起来：“辽阳距离咱们只有六十公里，如果坐火车，两个小时就能杀到，这奉天岂不是危险了么？”

“岷源先生稍安勿躁，日本人打不进奉天，咱们已经有部队把日本人挡在了辽阳了。”常荫槐笑着说道：“姜登选率领着两个旅加上一个炮兵团在辽阳严阵以待，把铁路给掐断了，日本人根本别想冲过来。”

杨宇霆听到这里，终于恍然大悟，笑着说道：“拙言隐藏的果然够深，他当初派兵的时候，还说是让姜登选北上，随同辅帅平叛。原来是虚晃一枪，放在了辽阳堵日本人，拙言这招玩得高明啊！”

王永江此时也坐到了椅子上面，一脸的感慨，哭笑不得的说道：“咱们在这里费尽力气，四处征调人马，把学生和工人都武装了起来，拼的你死我活。结果距离咱们六十公里，就有一支一万多人的兵马，按兵不动，看着咱们拼命，拙言是真能想的出来。”

“的确出人意料。”杨宇霆笑着说道：“不过拙言这一次又赌对了，要是没有这支人马，日本人长驱直入奉天，事情就没法收拾了，说不定我们就直接开战了。”

“常局长，把日本人挡住了，难道不是好事情么，你怎么说是坏消息啊？”

“岷源先生，日本人可不是愿意吃亏的人，他们加强了调动，关东军的后续部队也在向辽阳赶去，看样子他们是准备真的动武了。”

一听到日本人还准备动武，王永江的眉头就拧成了疙瘩，眼前这次叛乱并不是小事，对奉军来说，甚至到了伤筋动骨的地步。就算张廷兰把关内的人马再度收拢回来，但是目前损失的人马也超过了五万人。

当然这五万人不是全死了，而是建制被打散，有的追随了叛军，已经不可靠了，必须清理掉，奉军总兵力一下子就落到了十万以下；张作霖出关，加上平叛前后消耗的军费超过了一亿五千万大洋；战火又波及到了东三省的中心奉天，潜在对经济的影响更加巨大。

毫不客气的说奉军已经到了十分衰弱的时候，如果日本人再大举进攻，能不能抗住，真的有些难说啊！

就在王永江和杨宇霆发愁的时候，日本人的行动已经展开了，奉天总领事赤尻正助召集各方记者到了日本总领馆，开了一个规模空前的记者会。

赤尻正助面对着所有的记者，首先说道：“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在这里，要想大家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众所周知，奉天巡阅使张作霖遇刺之后，东三省陷入了空前的叛乱之中，到处都是战火，社会局势已经崩坏。大日本帝国在东三省有着大量的利益，同时也有众多的侨民，他们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帝国政府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安全。”

台下的记者都在奋笔疾书，他们很清楚，赤尻正助的话等于是在宣布武力干涉奉军的内战，这对远东局势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就在一天之前，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从旅大已经赶往了奉天，不过在途径辽阳的时候，遭到了奉军的无礼阻挠。奉军违背和帝国之间的条约，掐断南满铁路，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通行，这种行为就是对帝国的挑衅，就是向帝国下战书，帝国政府绝对不会放过奉军，一切后果都要他们承担！”

赤尻正助讲完之后，台下的记者全都沸腾起来，这分明就是一封战书啊，看来奉军和日本人之间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有很多西方记者都在窃

窃私议，他们对奉军掐断南满铁路的事情，也感到了惊讶，铁路一直以来都是列强控制中国的最重要手段。现在奉军侵犯到了这项利益，他们也有些承受不了。

这时候台下一个年轻的女记者站了起来，对赤尻正助问道："总领事先生，你口口声声说日本侨民受到了威胁，但是据我所知，战斗发生在奉天的东南，而日本侨民的聚居区在西边，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另外日本方面调动军队，主动前往奉天，很明显是战争行为，奉军掐断铁路，也是正当的防御手段。难道你把刀子对准了别人，还不允许对方用盾牌格挡么？"

发问的女记者不到二十岁，但是言语十分犀利，直指赤尻正助的软肋，这家伙刚刚还在眉飞色舞，可是面对这两个问题，他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没有办法辩驳。

他的脸色铁青，只能大声的说道："记者女士，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离开！"

"你们日本人都是这么虚伪么，妄想着侵略别人的国家，霸占别人的领土，你们在中国的地盘上横冲直撞，还不准许中**队反抗，你们就是一群强盗，披着人皮的野兽！"

现场的所有人都有些吃惊，他们还没有见过一个白人记者，竟然这样为了中国人说话，有几个男记者竟然主动鼓起掌来，为这位姑娘的勇敢和正直喝彩，赤尻正助分外的尴尬。

这个女记者就是伊莲娜，在一年多之前，奉军把她从俄国救了回来，从此之后，她就着了魔一样的爱上了中国，喜欢上了黑土地，甚至不惜当众戳穿赤尻正助的谎言。

不过她的话还不能改变日本人的意志，他们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而就在此时，张廷兰也到了奉天，他的第一件事同样是召开一个记者会，大战就在眼前，没有去调兵遣将，而是玩起了舆论战，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很多记者也都涌到了奉军的营地之中，想要看看张廷兰能有什么惊人的消息公布。

"记者朋友们，不久之前，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遇刺身亡，究竟是谁杀死了张大帅，我想这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揭开这个谜底！"

第四百五十三章名声扫地

民国从来都不缺少刺杀案，比如陶成章案，比如宋教仁案。这些大案子都掀起了一阵的波澜，甚至引发了内战。不过遍观所有的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少有水落石出的。

调查结果全都是自说自话，然后过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这也和民国的混乱的政治生态有关系，不只国家混乱不堪，四分五裂，还有大量的外国势力插手。杀了人，逃跑到了国外，然后就可以安然无恙了，甚至过一段时间，还能充当革命功臣，大模大样的冒出来。

对于张作霖的死，很多人也认为会不了了之，现在流言蜚语满天都是，说谁的都有，而且奉军又发生了内战，在生死存亡的边缘，谁还有心调查命案啊，毕竟活人都顾不过来，哪里还能管死人啊！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张廷兰就站了出来，还要告诉大家所谓的真相，这些记者都被吊足了胃口。

“诸位记者朋友，我先向大家交代一下张大帅的遇刺经过，就在五月二十三号，大帅的专列驶向山海关车站。在距离山海关六点五公里的地方，炸药爆炸，将大帅所在的车厢炸毁，大帅在卫兵的保护之下，侥幸未死。随后又出现大量的暴徒，围攻大帅和卫兵，这时候山海关之中出现了援兵，将暴徒消灭。本来大帅已经转危为安，这时候在张海鹏的部下又出现了一个抢手，向大帅连开三枪，其中一枪击中要害。后经抢救无效，大帅生死在卑劣的刺客之手。”

关于张作霖的死亡，有太多的说法，可是没有一个是准确的。现在听到张廷兰这么一说。他们才知道竟然是如此的曲折。凶手安排了连环杀招，招招致命，看起来是一门心思要置张作霖于死地。

“大帅的死不只是奉军的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大帅坐镇奉天多年，卫国戍边，劳苦功高。作为后辈儿，我们有义务找出杀害大帅的凶手，告慰在天的英灵。目前对张大帅的死因，有众多的猜测。有人说是外国势力，有人说是北洋的段总理，甚至也有人指责我本人。

说到这里，张廷兰自嘲的笑了笑：“信口开河谁都可以，但是要想说服人。就必须拿出真正的证据，这次我就让大家见几位证人。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张廷兰从手下人使了一个手势。很快有卫兵押着一个人走了上来，正是这个家伙正是于冲汉。他是日本人一手扶持起来的家伙，又安插到了奉军当中，就是为了侦查奉军的各种情报，这次刺杀张作霖的案子他自然也参与其中。

被张廷兰抓捕之后，就一直严刑逼供。随着熙洽、张海鹏等人先后被撬开了嘴巴，于冲汉也交代了实情。

他被带到了所有的记者面前，瘫坐在椅子上面，张廷兰看了他一眼。冷冷的说道：“罪犯把自己的姓名，担任职务，还有暗害大帅的经过全都招出来！”

于冲汉听到了命令之后，下意识的抖了一下，然后才开口说道：“我叫于冲汉，是奉军的总联络官，在大帅入关之前，让我作为代表，主要和日本人沟通，希望得到日本的谅解，支持奉军的军事行动。不过日本人提出了过分

的要求，被大帅断然决绝。后来大帅执意入关，日本人就让我搜集大帅的情报，特别是行走的路线，具体的时间，随行的人员等等消息。我知道这些消息事关大帅的安全，但是我还是鬼迷心窍，将我知道的都告诉给了日本人，然后在山海关，大帅就被炸了！”

记者听着于冲汉的叙述，顿时就奋笔疾书起来，这可是一个新闻，从一开始矛头就指向了日本人，绝对够劲爆。

“你认为大帅是被日本人刺杀的么？你和大帅在同一列火车，为什么你能安然无恙？”

“没错，他们调查了情报，在山海关还有日本人的驻军，完全有动手的能力。在大帅被炸之后，还有几百名日本骑兵和浪人继续截杀大帅，虽然他们没有穿军装，但是武器装备全都是日本制式的。至于我能保住狗命，也是日本人提前通知我和熙洽的，让我们离大帅远一点，得到这个通知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威胁，因此都在最后一节车厢。”

于冲汉交代完毕之后，又有一个人被带了进来，此人正是熙洽，他知道的事情和于冲汉大同小异，互相之间印证了对方的说辞。

不过熙洽又给自己做了辩护：“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旗人，张作霖狠辣残暴，大肆杀害旗人，抢夺八旗的财富和土地。现在大家可以看看，东三省哪里还有旗人的立锥之地，对于这样的暴徒，只有杀了他，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

“胡说八道，你说张大帅抢你们的土地和财富，那我问问你，你们的土地财富又是从哪里来的！”参加记者会的邵飘萍站了起来，大声的质问熙洽：“那些都是你们祖上抢来的，他们不知抢夺了土地，还屠杀了无数的汉人。大帅只是收回了土地而已，还没有杀了你们，已经足够仁慈了。”

“没错，你要是为了旗人才暗杀大帅的，你怎么还勾结日本人啊？要知道日本人可是在甲午战争击败了大清，要是没有日本人，你们说不定也不会亡国，怎么这个时候反倒要认贼作父了？”

面对几个记者的质问，熙洽哑口无言，只能坐在了一边，低头不语。这两个人说完之后，张海鹏又被带了上来，他的一条胳膊已经被打断了，至今还没有恢复，脸色惨白惨白的。

在众目睽睽之下，张海鹏也有一些羞惭，他只能低声说道：“我率先入关，给大帅打前站，就在大帅快到山海关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我就带着人马去解救大帅，将那些暴徒都击毙了。我带来的士兵之中突然有人开枪。击伤了大帅。”

“其实我是有功的。”张海鹏突然大声的说道：“如果不是我，大帅早就被刺死了，你们不能怪我啊？”

张廷兰冷笑道：“说，那个刺客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身份？”

“那小子是日本人推荐给我的，说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我就一直留在了身边，也是为了显示和日本人的友谊，哪知道他竟然是一个刺客，我是真的不知情。”

张廷兰也相信张海鹏可能会不清楚那个凶手的真正身份。但是他和日本人的勾结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点上来看，无论怎么处置他，一点都不冤！

这三个人说完之后，一条清晰的线索已经勾勒出来。由于张作霖不配合日本人的要求，日本人就起了歹心。从于冲汉和熙洽那里弄到了详细的出行

情报。然后用炸药对付张作霖。失败之后。又由隐藏在张海鹏身边的暗子下手。

弄清楚了这些之后，在场的中国记者全都咬牙切齿，大骂日本人无耻之尤，竟然心狠手辣到了这种地步，用尽了卑劣的手段，对付中国的一方大员。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这时候一个日本记者突然站了起来，冷笑着说道："鄙人刚刚听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完全就像是小说一样动人，但是我要说。这都是对大日本帝国的污蔑，帝国政府绝对不会干这种暗杀的事情，你们要为损害帝国的名誉负责！"

这名记者声色俱厉的说道："你们的证人全都是奉军的成员，他们说的话怎么能够采信，这三个家伙说和日本帝国有关系，但是又有什么证据，他们完全可以胡编乱造，对于这样的风言风语，根本就不能搬上台面。"

面对这名记者的质问，张廷兰冷笑了一声："既然中国人不能说明问题，那我就让你见一个日本人，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把刺杀大帅的凶手，河本大作带上来。"

其实从于冲汉等人说完之后，在场的不少外国记者已经相信了张廷兰的说法，毕竟一个弱者，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是不会诬陷强者的，那样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完全不符合常识。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要想指责日本人并不容易，必须要有真凭实据，不然日本人不会低头。因此听到了奉军抓到了凶手，还要把他带上来，场面上顿时就沸腾起来，所有人都交头接耳，想要看看这出戏究竟会怎么样演下去。

很快河本大作就被带了上来，他十分礼貌的鞠了一个躬，然后说道："我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二十六期的学员河本大作，在中国多年，经过我的观察，张作霖和他的奉军具有浓厚的反日民族倾向，是帝国政策的绊脚石。对于这种有手段，有实力的支那将军，就必须尽早的铲除他们。"

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凝神听着河本大作的话，从他的话里头不只能知道张作霖的死因，还能窥探出日本人的对华政策，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河本说道："我决定铲除张作霖之后，就四处调查他的情报，寻找动手的机会。这次张作霖入关，如果他击败了北洋，就会统治整个中国，因此我认为这是铲除他的最后时机，因此在铁轨下面埋下了炸药。虽然当场没有将张作霖炸死，但是他终究没能跑了，这是我最光荣的时刻。"

"河本，你说张大帅是日本帝国的障碍，你认为究竟张大帅在哪里阻碍了日本呢？"

邵飘萍适时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河本大作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总不能说日本帝国想要霸占中国，任何一个有前途的中国政治人物，都会遭到他们的仇视吧！

半晌河本大作才说道："张作霖对日本不够友好，他就是帝国的障碍，我就要铲除他。"

面对河本大作的供词，在场的记者全都来了精神，他们纷纷站了起来，要提出自己的疑问，气氛十分的热烈。张廷兰摆了摆手，让卫兵又把几个证人都押了下去。

"记者朋友们，这次只是一个见面会，马上奉天的法院就会开庭，仔细审

理这个案子，将大帅的死因彻底查明。不过在此时我要呼吁各国注意，暗杀一国政要，是最无耻，最卑鄙的行为，是要被文明世界唾弃的。为了还死者一个公道，永远杜绝这种暗杀政治，我建议各国共同行动起来，严惩幕后黑手！”

记者会快速的举行完毕了，但是产生的震动却是刚刚开始，奉军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暗杀张作霖的就是日本人。诚如张廷兰所说，各国对于暗杀都是比较厌恶的，尤其是列强不愿意看到日本人在中国的膨胀，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掀起了舆论的狂cháo，对日本的攻击声不断，一下子就让日本人名声扫地。

第四百五十四章既生瑜何生亮

“帝国的勇士们，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握紧你们的钢枪，擦亮你们的刺刀。帝国的荣耀就在你们的手上，卑劣的支那人阻断了帝国的铁路，威胁帝国的利益。你们就要勇敢的站出来，给予他们最惨痛的教训。”

河合操在日本兵的面前大声的训话：“帝国击败了支那，又击败了俄国，我们的前辈用热血和生命，创造了帝国的荣耀，我们就要继续坚持下去。为了天皇陛下，征服满洲，征服支那！”

“板载！板载！”日本士兵发出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声。

看着士气高昂的日本士兵，河合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凭借这样的军队，绝对能轻易的征服整个满洲，让那些狗屁奉军颤抖！

日本最终决定以奉军切断南满铁路为由，向奉军发动攻击，赤尻正助在那边召开记者会，这边日本人已经进入了战备状态，马上就要向辽阳发起攻击。

“快点，快点！把子弹运过去。”

“这边的战壕要加固，要更深一点。”

“一线的士兵做好白刃战的准备。”

姜登选在辽阳前线不断的视察，亲自布置，让士兵们做好最后的准备，和日本人之间的战斗或许在下一刻就要打响，所有的军官都被召集到了临时指挥部之中。

“各位，战与不战，不是我们的能选择的，日本人把刺刀对准了我们，我们就要拿起手中的枪，和他们拼命，不管愿不愿意，这就是一个军人的使命。你们都给我记住，身后六十公里就是奉天。就是我们的大本营。不管有多少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都必须挡住！”

“总指挥放心，我们绝不给奉军丢人！”

姜登选满意的让大家去指挥战斗，同时又把负责特战队的田牧找了过来，姜登选对他说道：“目前在辽阳，我们的兵力稍微占优势，但是在旅大一带，还有一个旅团的日本兵，可能会随时增员上来，你们的任务就是在开战之后。用最快的速度，迂回到南满铁路的后方，把这条铁路破坏了。”

田牧急忙敬了一个军礼，大声的说道：“保证完成任务！”

特战队调动了起来，空军也不会怠慢。姜登选虽然之后八架飞机，数量很少。但是好在日本人没有。那就能发挥出作用。他命令飞机即刻起飞，侦查日本人的一举一动，另外一旦开战之后，这些飞机还能给火炮提供目标指挥。

姜登选把手上的力量全都充分的调动起来，不只是军队，就连辽阳的百姓也都动员了起来。

在几年前辽阳遭受了惨重的水灾。将近十万民众处在生死关头。当时张廷兰和王永江亲自在这里主持救灾，推行了农庄模式，与灾民约定，五年之内让他们获得土地。

现在五年时间虽然没有到。但是效果已经显现出来，灾民的家中一年一个样，一年跨上一个大台阶。很多家庭不止还上了贷款，还建造了新房子，兜里第一次有了存款，娃娃能够走进学堂。

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这简直就是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一件件

都变成了现实，可以说张廷兰在辽阳的拥护程度，在东三省是首位的。

就在姜登选制定了动员计划之后，各地的民兵和百姓全都组织起来，超过两万多人主动担当起了奉军的后勤队，源源不断的物资被运送过来。

不只是如此，各地的民兵都组成了破袭小队，目标所指，就是南满铁路，只要枪声打响，他们就会毫不客气的把铁路全都捣毁。

眼看着辽阳变成了一座超级军营，姜登选也十分感慨，张廷兰苦心经营了三四年，现在终于看到了成果，有了这些民众的支持，不管来多少日本人，他都有决一死战的信心。

军队不是浮萍，而是鱼，百姓则是水，有了水，鱼才能够肆意的游动，民意支持越广，就等于是水越宽广，胜算就越大。

等到各种力量陆续动员起来之后，姜登选反对不担心日本人了，奉军有把握让他们头破血流！

此时的河合操还是信心满满，正要向炮兵部队下达进攻命令。可是有参谋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将一封密电送到了他的面前。

河合操一看，顿时大吃一惊：“怎么可能，到了这个时候，帝国政府怎么能够退缩，我不信，一定是有人搞错了！”

正在他大嚷大叫的时候，第二封电报又到了，措辞比第一封还要强硬，让他绝对不准挑起战火，同时后退三十公里，以示友好！

连续两封电报，可见日本对此事的重视，河合操也不得不在这个关头，把即将启动的战车停了下来！

“拙言，大军到了奉天，你不派人马援助我们，倒是先搞什么新闻发布会，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岷源先生，你可不该这么说啊，咱们的头号敌人是日本鬼子，可不是郭松龄啊，要是不把日本人挡回去，咱们家里头的坛坛罐罐，就都要被打得稀烂了！”

张廷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把张作霖遇害的真相公布出去，让日本在国际舆论上空前的被动。他们先前指责奉军破坏南满铁路，并且以此为借口，要对奉军开战。

可是当张作霖案子的真相公布出去之后，日本人顿时就失去了所有的借口。张作霖是他们的暗杀的，那日本人的军事调动也肯定不是护侨，而是想要借机吞并东三省。日本人露出了狰狞的獠牙，奉军做一些防守的行动，是无可厚非的。

相反美英等国还要联起手来，向日本施压，一战已经结束了，列强能够喘口气，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日本打破远东格局。美英法三国联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要求日本人解释张作霖之死的问题。同时美英两国又公布了一项经济制裁计划。如果日本敢挑起战火，他们将掐断战略物资的供应。

国际风向的变化，终于让日本人感到了强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叫停了关东军的行动，要仔细权衡利害得失。

“日本人是鬼子，郭松龄也是鬼子，而且还是一个难缠的鬼子。这几天我们和他斗法，杨邻葛可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但是还丢了一半的大学城，两成多的工厂区。你要是再不回来，我们就撑不住了！”

王永江说的都是实情，郭松龄堪称一员悍将，指挥能力在奉军之中名列前茅，相比杨宇霆这种参谋型的人才。郭松龄更善于和对手正面交锋，疆场

冲杀。
其实留下一群没有经验的菜鸟对付郭松龄。张廷兰还是有些自大了。几次郭松龄都险些彻底突破防线，把兵工厂拿到手中。
不过郭松龄也面临几大短板，第一就是军心问题，很多士兵出工不出力，根本就愿意打内战；第二是城市巷战郭松龄的确不擅长，很难发挥自身优势；第三就是此时的郭松龄用兵还没有达到巅峰。经验积累还不充足。
有了这些不利的条件叠加，杨宇霆还丢了不少阵地，可见郭松龄的厉害之处。张廷兰微微叹了一口气：“郭松龄的确有才华，如果他不走到这一步。以后对付日本人，他绝对是一把好手。”
“时运如此，就不要多想了，现在日本人的威胁还没有解除，大帅的案子还没有了结，还是赶快把郭松龄击败，稳定住全局。”
张廷兰也是点头称是，急忙开始了调兵遣将，而郭松了在得知了张廷兰率兵回援之后，也早早的开始了调整，在奉天城中布置了大量的防御工事。
“老师，日本人又送来了一封信，让您宣布接受他们的保护，或者可以流亡日本……”王元庆还没有说完，郭松龄一把抢过了信件，在手上直接撕成了碎片。
“元庆，人可以做错事，但是不可以一错到底，尤其是错到出卖祖宗。身为一个军人，永远不能当秦桧，我也看不起流亡国外的那些懦夫。我就要在奉天，和张拙言斗一斗，看看究竟谁的本事更厉害。”
郭松龄此时的话也透露出他的心迹，他走到了这一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胸的问题，他不能允许张廷兰这样一个比他小很多的人扶摇直上，他总想着和张廷兰较劲，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不可弥补的隔阂，最终到了兵戎相见的程度。
“元庆，我让你准备的预备队准备好了么？”
“已经准备好了！”
郭松龄点点头，然后说道：“等到张廷兰发动对攻击的时候，这支预备队就再度攻击兵工厂，只有拿下了这里，才能有一丝的胜算。”
“老师，咱们先前都攻不下来，现在再去攻击，恐怕有些难度！”
郭松龄冷笑了一声：“兵法最讲究出其不意，工厂区的那些守军都是新兵，他们一旦知道援兵到来，就会放松警惕，就有了可乘之机。打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的军火充足，或许还能击败张廷兰，你快去安排！”
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又有人前来报告，说张学良来求见他，一听这话，郭松龄先是眉头一皱，随后又舒展开来，笑着说道：“让汉卿进来，我们也该见见面。”
“郭茂宸，你个大骗子，你当初和我说过什么，家国天下怎么都变成了空话，你不是为国为民么？怎么现在成了日本人的帮凶，做起了汉奸，我看不起你！”
张学良一见面就大声的痛骂，郭松龄脸上非但没有生气的表情，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汉卿，咱们相交一场，都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指责我了，以后说不定咱们就再也见不到了。”
张学良一看郭松龄的怅然的表情，心里头也涌出了一点酸楚，苦笑着说道：“茂宸，你都知道结果，何必还这么拧呢，你斗不过拙言的。就算你能打

败拙言一次两次，但是他手上的兵力充足，边防军已经南下了，很快大部队就到了奉天，你还有什么胜算啊！”

“汉卿，有没有胜算，我都要拼一把，张廷兰以往不也经常喜欢以小博大，和日本人斗得不亦乐乎么？我也要试试，置之死地而后生，我相信还有一线生机。”

“不一样。”张学良摇了摇头：“和日本人斗，那是没有办法，你这是内战啊，是在自相残杀，你知道么？”

郭松龄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仰面盯着天棚，半晌他才说道：“既生瑜何生亮！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汉卿，老帅死了，你就是一家之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也要学会保护自己。”

“张廷兰这个人心机深沉，不过目光也比较远大，他应该不会刻意为难你。我送你六个字：不敛权，不结党。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安全！”。）

第四百五十五章爆破筒

听到了郭松龄的忠告，张学良的双眼之中也止不住流下了泪水，刚刚丧父。如今最敬重的老师又生死只在旦夕之间，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前后两位至亲之人离开，对于张学良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一般。

张学良也很清楚，从此之后，东三省彻底改变了，自己再也不是万众瞩目的少帅。张作霖一死，张学良的身份越发的尴尬，旧派系的遗少，再也不会有人掏心掏肺的如此告诫自己了，真正站在自己一边，为自己着想。

以后有什么苦，都要自己担着，有什么难事，都要自己解决，想到了这里，这个少年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如同断线的珍珠一般。在一旁郭松龄也是悲从中来，两个人互相抱住，放声大哭。

足足过了二十几分钟，他们才渐渐的止住了悲声，张学良眼望着郭松龄，半晌才说道：“茂宸，拙言让我过来看你的时候，和我交代了，只要你愿意放弃叛乱，他还愿意接纳你，继续在奉军之中效力。悬崖勒马，你还有一线生机，不要和自己过不去了，你不看在别人的面子上，也要想想韩姐啊。”

张学良说的韩姐，正是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她也算是奉天的一味女子，在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和郭松龄结实，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东三省的总督赵尔巽大肆的逮捕革命党人，结果误把从四川归来的郭松龄抓了起来。

郭松龄马上就要被处决，这时候韩淑秀闯法场，向赵尔巽喊冤，声称是郭松龄的未婚妻，郭松龄回奉天是和自己完婚，并非革命党。赵尔巽问清楚之后。当场放了郭松龄，而两个人假戏真做，感情迅速升温，竟然成了真夫妻，在奉天也被传为美谈。

在原本的历史上，郭松龄反奉之后，韩淑秀一直跟在身边，最后和郭松龄一同丧命，惨遭暴尸三日，她和郭松龄生死相随。也称得起是一段少有的佳话。

张学良这个时候提起了韩淑秀，正好戳中了郭松龄的软肋，他也不由得低下头来，自己可以不顾生死，但是爱妻的性命还能不管么？

就在郭松龄陷入了沉思之中的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一个高挑端庄的女子走了进来。她正是韩淑秀。

“汉卿。茂宸虽然想利用日本人的势力，不过他并没有真的和日本人合作。在我的心里头，他还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豪杰，我愿意跟着这样的男人生死相随，不离不弃。你不要再劝了。我只求死后你能帮着我们收尸，我还想和茂宸葬在一起，做一个生生世世的夫妻！”

韩淑秀说话的时候，十分的镇定。而郭松龄却不由得攥紧了拳头，眼角之中，泪水不住的流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只要不是铁石之人，到了这个时候，都承受不住！

“淑秀，男人之间的事情，你一个妇道人家，掺和什么。我郭松龄因为一时的义气之争，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已经对不起奉天的父老了，唯有一死，才能了结。你又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送死呢，还是跟着汉卿一起走，不要留在国内了，远遁海外，还有一条活路……”

郭松龄正在劝说的时候，韩淑秀突然把右手举了起来，原来在她的袖子里面还藏了一把小手枪，此时已经对准了她的脑袋，眼中的珠泪点点斑斑，

洒在了胸前。

“茂宸，你再多说一句，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郭松龄太了解韩淑秀的脾气了，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中丈夫，她说了就绝对能够做得出来，郭松龄急忙拦住了她。

“淑秀，你别胡来，咱们夫妻生死相依，你可不能先撇下我。”

韩淑秀也是悲痛欲绝，和郭松龄紧紧的拥抱在了一起，也顾不上一旁的张学良，半晌他们才分开，郭松龄对张学良说道：“汉卿，你快点离开，回去就告诉张廷兰，我郭茂宸不服他，有本事就在奉天一决生死！”

郭松龄说完之后，就让王元庆送张学良赶快离开，他则是全力备战。张学良含着痛泪，回到了张廷兰的军营之中。

“拙言，茂宸的心意已定了，万难更改。”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他也十分清楚郭松龄的脾气秉性，叹口气说道：“汉卿，本来还应该多劝劝郭松龄，可是现在时间不等人。日本人因为列强的压力，暂时放弃了武力，可是咱们要是继续乱下去，日本人窥见了可乘之机，他们说不定就会不顾列强的压力。到那时候，东三省就真的危险了，也只有一战定胜负的一条路了。”

张学良默默的点点头，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他的手中紧紧攥着一张纸条，塞到了张廷兰的手中。

“这是王元庆交给我的。”张学良说完之后，又看了看张廷兰，然后问道：“拙言，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茂宸会反对你，王元庆就是你安插在他身边的棋子。”

张廷兰微微点点头，苦笑着说道：“汉卿，你是不是觉得这么做，十分的卑鄙无耻？”

“放在以往，我或许会这么认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爹为什么被炸死，就是输在了情报上面，他对日本人的了解，都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严谨的情报分析，所以他才被日本人害死了。拙言，你是一方领袖，国仇家恨，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你一定要完成诺言，把日本人全都干掉，用他们的天皇祭奠我爹的在天之灵！”

张廷兰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说出这么一番话，苦难的磨砺，果然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好助力，张学良也变了太多，虽然十分痛苦，但是他也更加的清醒了。

张学良离开了指挥部，这时候张廷兰才把那张纸条打了开来，上面只有一句话：郭的目标还是兵工厂！

张廷兰看完之后，也是心中凛然，没想到郭松龄到了这个时候，都不愿意束手就擒。如果真让他把兵工厂拿到了手中，绝对是如虎添翼，自己再想要打掉这只老虎，就变得困难多了。

想到了这里，张廷兰急忙的让手下人把张贺年叫了过来，两个人一见面，张廷兰就说道：“郭松龄贼心不死，还想着从兵工厂方向有所突破，在总攻开始之后，你带着部下，接管工厂区的防卫工作，让工人和学生都悄悄的撤下来，等到郭松龄反扑的时候，给我坚决打回去！”

“总司令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张廷兰将一切都交代差不多了，总攻的时间也到了，所有的飞机在第一时间起飞，大量的投掷传单，有劝降郭松龄部下士兵的，也有针对奉天普通

老百姓的，告诉他们保护好自己，尽量避免被误伤。

就在飞机投掷传单的时候，炮声也响了起来，各型火炮透着十足的力量感，将一枚枚的炮弹送到了郭松龄一方的阵地上，掩体被炸飞，壕沟被捣毁。

伴随着大炮的攻击，步兵也开始了行动，担任攻击主力的就是南下的首批边防军。张廷兰在边防军之中推行了轮换制度，这些人都到过海兰一带历练过。

远东现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红的白的乱成了一锅粥，正是一块最好的练兵场，边防军在这里如鱼得水，经常化装成不同的部队，进行各种战术演练，到了现在，边防军的战斗能力已经今非昔比。

这些士兵充当尖兵，快速的突进，距离郭松龄布置的防线越来越近，郭松龄也对防御工事的布置下了很大的功夫，在防线的外围设置了两道铁丝网。

这玩意简直就是步兵的噩梦，只要被拦阻之后，马上就会遭到各种火力的招呼，突破铁丝网，很多时候就是再用人命填。

郭松龄亲自在前线督战，他已经命令士兵做好了攻击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攻击的奉军突然派出了几个小队，快速的逼近了铁丝网。

这些人到了铁丝网前面之后，停顿了一下，然后又转身快速撤离，郭松龄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这时候铁丝网那边就响起了剧烈的爆炸之声，原本最难对付的铁丝网瞬间就就被炸出了几个大口子，每个口子都有五六米，正好能让士兵们快速通过。

郭松龄当然不知道奉军使用的是什么玩意，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的，这就是哈尔滨兵工厂鼓捣出来的爆破筒。这玩意并不复杂，就是有金属管，炸药和导火索组成，其实完全可以看成一个变异的手榴弹。

以往奉军在攻坚的时候，面对一些特殊的堡垒，必须用手榴弹和炸药包攻击，士兵们承受的风险太大了。张廷兰就指示兵工厂，要研究一种能够对付堡垒的利器，爆破筒就应运而生。经过一番实验，结果发现爆破筒由于有了一节金属管的保护，更加灵巧轻便，威力也更大。对付令人头疼的铁丝网，也是无往而不利，一枚装药三公斤左右的爆破筒，能够轻易的把一段三五米长的铁丝网摧毁。

正是靠着这种新式武器，奉军轻易突破了铁丝网，大军向cháo水一样，涌向了城中，郭松龄的眼中也露出了惊骇之色。

第四百五十六章新时代

内战对于国家的伤害实在是太严重了，越是速战速决，就越能减少民众的损失，何况还有日本人在一旁虎视眈眈。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奉军就拿出了全力，解决了铁丝网的阻拦之后，奉军快速向城内涌去。

步枪、机枪、迫击炮、山炮、榴弹炮，全都拼命的向郭部阵地倾泻过去。郭松龄的部下也是奉军当中的精锐，而且经过郭松龄的苦心训练，战斗能力一点不弱，双方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状态。

郭松龄堪称一个将才，他在攻击工厂区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不过他很快从中吸取到了大量的巷战经验，并且用到了自己的布防之中，工事挖掘十分巧妙，火力点配置也恰到好处，的确给奉军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钟俊峰的一个营，他们都是在远东历练过的老兵，战斗经验十分丰富，他们按照三三制，排成了攻击阵型，士兵交替掩护，迅速的冲到了城墙附近。

“快，爆破筒做好准备！”

钟俊峰大声的指挥着，几个士兵快速的跑到了城墙下面，然后挥动工兵铲，迅速的挖掘起来。等到准备差不多之后，这几个士兵将十几个爆破筒捆绑到了一起，塞到了城墙的下面。

火光闪动，这几个士兵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回逃跑，跑出了五六十米之后，他们扑到了弹坑之中。

这时候城墙底下响起了闷雷一样的声音，大地在这一瞬间都仿佛震动了起来。厚重高大的城墙也开始动摇起来，转头泥土不住的往下落。随后又是轰隆一声巨响，耸立了几百年的城墙垮塌了，灰尘飞起几十米高，把周围都笼罩起来。

钟俊峰一看。顿时露出了喜色，没有了城墙的阻挡，进攻就变得容易到了，他亲自跃出了壕沟，带着士兵从这个缺口杀了进去。

哒哒哒……

一阵机枪扫过，三名士兵被机枪扫中，倒在了血泊之中。奉军是以三人为一个小组，互相之间拉得很开，防备的就是这种情况。一个小组牺牲之中，其他士兵根本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在身边找到了掩体，避开了机枪的射击。

“妈的，郭鬼子还真够厉害的。”钟俊峰趴在一截城墙的后面，也是惊魂未定，如果不是士兵经验丰富。只怕刚才损失的就不是一个小组了。

郭松龄这家伙将防守的重点根本没有放在城外，不管安排多少人马。面对着张廷兰的优势火力。他都没有办法抵挡，索性就把重点放在城内，利用地形优势节节对抗奉军。

在城墙倒塌之后，精心隐藏的火力点就发威了，对冲到了瓦砾堆中的奉军，进行了犀利的扫射。不少士兵都受伤中弹。一时间奉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来，彻底被压制住了。

正在此时，后方的迫击炮小组也跟了上来，他们携带了两门八十二毫米的迫击炮。钟俊峰一见喜出望外，在这种战斗之中，迫击炮威力大，射击灵活，是不可多得的利器。

“迫击炮小组，给我对准猛轰。”

嗖嗖嗖，炮弹随即像是冰雹一样砸了过去，剧烈的爆炸将两栋房屋全部夷为平地，在里面隐藏的火力点也被彻底的拔除。

钟俊峰急忙命令着士兵快速前进，向城中冲击。一点点各处的奉军先后涌入了城中，郭部节节败退，郭松龄作为一员大将，在这个时候，还是能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

可是已经有人承受不了强大的压力了，于文典、徐有方、周和三个人聚集到了一起，一同商讨着对策。

“徐兄，周兄，张廷兰这个煞星回来了，边防军也到了奉天城外，凭着咱们这点力量，恐怕不是张廷兰的对手啊！”

周和也在一旁叹了一口气：“日本鬼子太不是人了，他们说的好好的，怎么也不出兵帮忙，就干瞪眼看着，这不是耍弄人么！”

“周兄，慎言啊！”于文典面色严峻的说道：“大日本帝国还是十分强大的，咱们想要保住性命，甚至东山再起，全要靠日本人。我们现在就应该为日本人着想，处处忠于日本人，把一颗真心交给人家，他们绝对不会亏待咱们的。”

于文典说这话的时候，十分的虔诚，仿佛日本帝国已经变成了他生命之中，唯一的信仰，神圣不可侵犯，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敢说日本的坏话，他就要跳出了拼命。

在一旁徐有方对于文典这种奴性十足的家伙，也有些不耻，日本人又不是你的亲爹，至于连一句抱怨的话都不能说么！不过徐有方也清楚，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能保住他们性命的只有日本人。

“于兄，咱们还是想办法联系一下赤尻总领事，让他允许咱们到总领馆避难，要不然张廷兰的部队打进来，把咱们抓住了，绝对就是一个枪毙的下场！”

就在他们密议的时候，郭松龄已经把王元庆找了过来，拍着他的肩头说道：“元庆，张廷兰不断进逼，我们的军火已经所剩无几，照这个趋势，恐怕连半天都维持不下去，就会崩溃。所有希望都在你的身上了，一定要把兵工厂拿到手中，才能扭转战局。”

“老师放心，卑职一定完成任务！”

王元庆郑重其事的敬了一个军礼，不过眼神之中却闪过一丝复杂之色。这几年郭松龄对他的确是大加提拔，十分的看重，而且他也没有想到，郭松龄竟然会把攻击兵工厂的任务交给他。这可是郭松龄最后的一点指望，由此也知道郭松龄对他的看重，可是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欺骗游戏，入戏太深，只会让自己的伤感。

“老师，卑职此去，不论生死，只求无愧于奉天。还请老师好好保重自己！”

王元庆狠了狠心，转身离开帅府，将郭松龄最后将近一个团的预备队全都调动了起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着工厂区方向开进。

整个工厂区的确如同郭松龄的预料，防御十分松懈，只有少数的新兵站岗，其他的士兵要么参加围攻，要么就去休息整顿。王元庆带着人马，一路上畅通无阻，快速的冲了进来。他的副手高元坤显得异常喜悦。

“督军就是神机妙算，张廷兰要不是仗着人多势众，根本不是督军的对手，咱们只要把兵工厂拿下来，有了充足的武器。督军一样能够掌控整个奉

天！”

高元坤心气十足，率领着人马。冲在了最前头。前面已经能够看到庞大的工厂区了。奉天兵工厂是整个奉天占地面积最大，修建的最坚固的工厂，四周布置了大量的隐蔽火力点，确保工厂的安全，堪称一座庞大的堡垒。

郭部不久之前就在这里碰的头破血流，此时又到了这里。发现防守并不严密。高元坤格外的激动，他高声的喊道：“弟兄们，都随我冲进去，拿到军火武器！”

有了他领头。其他人也紧紧相随，就在距离兵工厂只有一百来米的时候，突然兵工厂的一面墙被炸到了。紧接着里面就响起了隆隆的轰鸣之声，一共八辆装甲车从里面行驶出来，像是八只猛兽一般，咆哮着扑了过去。

这八辆装甲车都是最新改装出来的，郭松龄攻击紧迫，拖拉机厂就日夜赶工，工人全都是超负荷运转，吃住都在车间里头，啃着冰凉的馒头大饼，就着凉水，他们终于又生产了一批装甲车出来。

张贺年接到了张廷兰的指令，让他守卫兵工厂，张贺年到了之后，当即就决定摆出一个空城计，吸引郭部上当。

对于装甲车这类皮糙肉厚的钢铁怪物，初次接触的士兵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从心理上就会产生严重的恐惧之感。

八辆装甲车快速的冲了过来，上面的机枪喷吐着火舌，越来越多的士兵倒在了血泊之中。冲在最前头的都是郭松龄的铁杆部下，这些人都是一心一意的跟随郭松龄，他们一下子就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这时候在两旁原本沉寂的工厂之中，突然竖起了几个巨大的铁皮喇叭。

“奉军不打奉军，缴枪投降，既往不咎！”

“弟兄们，老婆妻儿都在家里等着你们呢，二老双亲倚门而望，你们忍心让他们看到一具尸体么？”

“你们都尽力了，郭松龄倒行逆施，搅乱东三省，外敌趁机插手，家乡风雨飘摇，大家不能跟着他错下去了，回头是岸！”

巨大的喊声毫不留情的传到了所有人的耳朵里，这些士兵也早就厌倦了战斗。如果不是郭松龄志军严谨，威望很高，整个军队就会像阚朝玺一样，被一堆纸弹就摧毁了。

但是到了现在，大家也都到了忍耐的极点，战斗没有任何的胜算了，所有人都有心投降，一些军官的目光就落在了王元庆的身上，毕竟他才是指挥官。

这时候王元庆勉强控制了一下情绪，然后说道：“弟兄们，还记得加入军队的誓言么？保家卫国，守护桑梓！日本关东军已经趁乱兵进辽阳，想要趁乱把咱们都干掉，大家愿意看到我们的家园被日本人占领么？”

“不愿意，不愿意！”

“枪口对外，枪口对外！”

这些军官和士兵在说话之间，就主动放下了武器，准备投降。只有高元坤还带着一些亲信顽固的忠于郭松龄。

“王元庆，你个混蛋，竟然忘了督军的天大恩惠，你个白眼狼，老子也撕碎你。”高元坤像是猛兽一样冲了过来。

“我敬重老师的才华人品，但是老师的做法却让东三省兵连祸结，外敌已经蠢蠢欲动，他不配统治东三省！”

“忘恩负义的混蛋，花言巧语也骗不了老子，我现在就杀了你！”高元坤掏出手枪，就要向王元庆射击，这时候张贺年已经率领军队杀了过来，把这些奉军又全都接纳回来。

到了王元庆等人的近前之后，正好看到了高元坤在张牙舞爪，张贺年当即拔出了手枪，接连三枪，全都击中了高元坤，他的肩膀，后背和软肋出现了三个血窟窿，鲜血汩汩而出，高元坤勉强挣扎几下，然后就倒地而死。

张贺年也是杀伐果决的人物，他随即将高元坤的几个铁杆亲信也都干掉了，将近一个团的部队，基本完整的回到了奉军的掌控之中。

王元庆这支部队是郭松龄最后的一点机动力量，被解决之后，郭松龄的机动力量已经消失一空，彻底失去了反击的能力。

这时候全城到处都响起了放下武器，奉天人不打奉天人的口号，郭部的军心彻底崩溃了，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了投降，郭松龄这支叛军也完蛋了，东三省的新时代终于到来了！

第四百五十七章一夜返贫

投降就像瘟疫一样，在郭部之中疯狂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回到了奉军的怀抱之中。此时各个方面的奉军已经进入了主城区，直逼大帅府一带，郭松龄能够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小，随时都有可能瓦解冰消。

就在这个时候，有在奉天的乱军当中突然出现了几个猥琐的身影，他们瞻前顾后，快速的向日本总领馆方向跑了过去，这几个家伙正是于文典等人。

于文典一面走着，一面不住的暗骂：“郭鬼子就是一个草包饭桶，他把自己吹嘘的多有本事，还以为他能打赢张廷兰呢，结果连累的咱们哥们跟着受罪！”

“谁说不是呢，要我看就应该日本人直接出兵，咱们在一旁摇旗呐喊，大日本皇军多厉害啊，一个来回，奉天就被夷为平地，他们都完蛋了！”周和说到了这里，脑中不断的闪现日本人挥舞着战刀，冲进奉天的场景，他的嘴角竟然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仿佛那一幕能够成真一样。

几个人运气还算不错，从乱军之中逃了出来，眼前终于到了日本总领事馆门前，于文典对这里最熟悉，他谄媚的跑到了门前，对着卫兵点头哈腰，不住的敬礼。

“太君，我们是总领事的朋友，您去通报一声，我们要见总领事先生。”

这个日本卫兵一脸的不耐烦，挥了挥袖子，就好像赶苍蝇一般，把于文典往外轰。

“总领事根本不认识你，赶快滚，滚出去！”

于文典也来了很多次，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不过随即又笑道：“太君，咱们是老熟人，您没认出来不怪你，都怪我换了这么一身衣服，您当我是那些泥腿子了。您放心我绝对不是，我现在摊上麻烦了，必须仰仗着大日本帝国大展神威，救救小的，小人以后愿意当牛做马，报答帝国的恩情。”

说着于文典不自觉的双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负责看守的卫兵一看于文典不走，还跪在了地上，猛地冲了过来。抬起脚板，硕大的皮靴正好踢在了于文典的胸口。一下子把他踢出一流滚，就好像癞皮狗一样。

于文典差点被踢得断了气。这家伙好不容易喘过来一口气。顿时就嚎啕大哭：“日本太君们，日本爸爸么，我给你干了多少事啊，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您可不能把我抛下啊。我求求你们了，给我一条活路啊！”

于文典说着就往门前爬，像一条狗一样，还想要得到日本人的怜悯。这时候那几个卫兵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枪栓已经拉开了。

“数到三，都给我滚，不然就枪毙你们。”

一看日本人真要玩真的，不只是于文典，徐有方、周和也都吓坏了，这三个人是难兄难弟，还想着一起逃命呢，因此他们俩急忙拉起了于文典，撒腿就跑。

渐渐的走出了几百米之中，于文典放声大哭，一副如丧考妣的模样：“徐兄，周兄，你们说着日本人不能不认识咱们啊，他们怎么这么无情呢！”

“他们认识咱们，就是不想惹麻烦，才不愿意救咱们。”徐有方还有点脑子，叹口气说出了关键。

于文典还不住的摇头："不能吧，他们要是这么干，以后谁还给他们效力啊，就不怕把人心都弄凉了。"

"于兄，你就别提日本人操心了，还是想想咱们该怎么逃出去吧，可不能留在奉天送死啊。"周和焦急的说道。

正在此时他们转过了一个街口，突然迎面出现了几个黑乎乎的枪口，正在对着他们。

"什么人，都给我站住。"

一听奉军士兵的喊话，这三个家伙的三魂七魄顿时走了大半，转过头，撒腿就跑。平时就养尊处优，加上又心惊胆战，哪里能跑得过奉军士兵啊，很快就被士兵们赶了上来。

这三个家伙都被踢到在地，然后捆成了粽子。拿下了这三个败类，奉天城内的战斗也基本进入了尾声，张廷兰指挥着军队围困了大帅府，而此时帅府之中还有一百多个忠于郭松龄的伤兵，正在拼死的抵抗。

郭松龄呆坐在老虎厅的椅子上面，一言不发，韩淑秀则是在一旁静静的坐着，郭松龄半晌才颓然叹气，说道："淑秀，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失败，竟然长了一对瞎眼睛，没有看出了王元庆是张廷兰安排的人，还放心的把手下精锐交给他，你说这天底下还有我这样的笨蛋么？"

郭松龄说这话的时候，痛心疾首，把肠子都悔青了。他派出袭击兵工厂的人马都是最亲信的部下，如果不是王元庆主动配合，根本没有办法快速受降，少不得还要一场大战。

结果郭松龄的所有算计都成了空，心情的沮丧可想而知。韩淑秀此时反倒是极为冷静，她缓缓的拉住了郭松龄冰凉的手，柔声说道："茂宸，你不是笨蛋，你是大英雄，大豪杰，我的好丈夫！"

郭松龄一看夫人情深，也勉强有了点安慰，他苦笑道："淑秀，恐怕天下只有你这么看我了，其他人都把我当成了汉奸卖国贼，在这个世上我活着也没有滋味了，也只有死路一条。"

"茂宸，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都要跟在你的身边！"

郭松龄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淑秀，这辈子能得到你，郭松龄就不枉此生！"

说完之后，郭松龄疾步走到了老虎厅的一旁，那里早有几桶准备好的煤油，全都被郭松龄打翻在地，流得到处都是。

随后郭松龄掏出了配枪，对着地上的煤油连开了三枪，顿时火光忽的窜起，弥散开来，整个大厅都笼罩在其中。

郭松龄向发疯了一般，狂笑着，拉着韩淑秀的手。冲进了火光之中……

"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了，郭松龄把帅府引燃了，火势已经蔓延了大半个帅府。"

张廷兰眉头紧皱，急忙说道："所有士兵都动员起来，快去救火。"

命令下达之后，张廷兰也带着几个重要的亲信前往帅府，离着老远就能看到冲天的火光，烈焰飞腾，黑烟滚滚。附近的街区都笼罩在其中。偏偏此时还有风刮过来，把火舌吹得到处乱窜。

离着老远，就能感到一股灼热的温度，仿佛一个大火炉一般。张廷兰看在眼里，也清楚帅府的火怕是救不了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保护周边的房舍，千万不能让损失再扩大了！

这时候王永江和杨宇霆等人也都感到了。大家伙都聚到了帅府的门外。此时张学良早就等在了这里。

“拙言，我早就猜到了茂宸会走这一步，他心高气傲，没有脸见大家，也更不会投靠日本人，他除了死。还有别的选择吗？”

张学良说这话，眼中泪水又涌了出来：“拙言，我答应要给他们夫妻收尸，你能答应么？”

“汉卿。日本人提出让郭松龄彻底出卖东三省，然后日本人直接出兵帮他，结果被郭松龄给拒绝了，说起来郭茂宸心中还是有底限的，很难能可贵。人死不记仇，你好好安排吧，给他们夫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让他们永远都在一起吧。”

经过士兵们的抢救，总算是控制住了火势，其他地方没有被波及到，不过整个帅府全都完蛋了，只余下后院的一些零散的房舍，其他的主体建筑都没有了。

火势刚刚停下来之后，张学良就率先冲了进去，去搜寻郭松龄和韩淑秀的尸体。看着一旁烟尘之中的帅府，王永江突然笑道：“拙言，你说这是不是天意呢，帅府是先大帅在日的办公地点，权力中心。大帅先走了，帅府接着又被烧毁了，这是破坏，又是新生啊！”

大帅府老虎厅是张作霖时代的权力象征，现在张作霖落幕了，这个大帅府也没了，旧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王永江也是在暗示，要改弦更张，不能再搞张作霖的那种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家国不分。要建立新的高效的行政体制，要彻底让奉军脱胎换骨，张廷兰也深以为然。

不过眼前还有不少事情让张廷兰发愁！

“岷源先生，您可别急着感慨了，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把窟窿填上，这场内乱对咱们的损耗实在是太大了，东三省这两年积累的家底恐怕要赔进去大半，伤筋动骨啊！”

一说到这里，王永江眉头也是紧皱，他苦笑着说道：“拙言，具体损失我还不知道，但是保守估计，至少要损失一两亿以上。最应该庆幸的是咱们提前有所准备，工厂的设备、技术人员、学校的主要师生、政府文件、包括奉天银行的黄金储备，这些东西都没有受到损失，不然咱们就真的没地方哭去了。”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岷源先生说到了关键的地方，人才还在，设备还在，虽然被砸烂了不少坛坛罐罐，但是我们还有一双手，还能把奉天建设得更好。”

虽然目前名义上东三省的领袖是张作相，但是大家心里头都清楚，凭着张作相的作风，是绝对不可能和儿子争权夺利的，年纪轻轻的张廷兰实际上已经是四省的主人。他能恢复斗志，心气高涨，大家伙也都有了主心骨。

纷纷都忙活起来，把城中的火头扑灭，乱军都收拢起来，一面仔细的清理损失，一面重新整编军队，尽可能的弥补内乱给奉军造成的损失。

别看现在把郭松龄解决了，但是日本关东军还在辽阳附近屯驻，战争威胁并没有远去，相反由于张廷兰戳破了张作霖死因之谜，的确让日本人在国际上灰头土脸，列强联合向日本施压，迫使他们低头。

但是这件事情也彻底激怒了中国的军民百姓，尤其是很多奉军的军官都主张对日本宣战，替大帅报仇，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走远，

而是越来越近了，如果稍微有一点摩擦，都有可能引起一场大战。

一连经过了三天的时间，奉天才彻底恢复秩序，学校和工厂也都运转起来。张作相也带领着一万两千名边防军到了奉天，奉军的兵力又雄厚了不少。

张廷兰还没来得及高兴，王永江就已经整理出了损失情况，在军政会议上面，王永江开门见山，直接说道：“辅帅，张主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经历了这场内乱，保守估计，损失财富超过两亿元，财政经费也被耗光了。用一个词形容咱们，那就是一贫如洗！不只是一贫如洗，还有不少的债务要处理，省城要恢复重建，受伤死亡的士兵要抚恤。另外还要筹备资金，用来应付日本人的战争压力，这可都需要大笔的资金。”

王永江说完，就把目光落在了张廷兰的身上，现在也只有指着这位有点石成金本事的张主任了！

第四百五十八章以夷制夷

听到王永江说出了两亿的数字之后，在场的众人全都惊呆了，就连张作相都把嘴巴张的大大的，半晌才问道：“王省长，你没有多说一个零，我算了一下，军火和军饷，再加上军人的抚恤费用，重新整编的费用，应该不会超过三千万，这两亿未免太骇人听闻了？”

“辅帅，军费的确不多，但是奉天是东三省的经济中心，最近一段时间，京津等地大量的投资客商云集到奉天，整个工商业十分蓬勃，资金大量的涌入。如今发生了战争，很多投资人都失去了信心，光是流走的资本就相当惊人，造成了我们七成以上的损失。”

张作相等人的头脑还多数停留在农业时代，那时候打仗的成本并不高，甚至普通的士兵要自备武器和粮食，政府负担的主要是和军事有关的直接开支。

可是到了工业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奉天虽然没有进入工业时代，但是也站在了门槛上，一场内耗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王永江估计的两亿损失还是相对保守的。

从五四运动兴起，张作霖筹划入关，一直到最后解决郭松龄的叛军，持续了一个半月左右，真正交战的时间大约只有二十天。但是这二十天兔起鹘落，变化速度之快，简直让人难以接受，北洋和奉系，甚至连日本人都插手其中，造成的损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直接战争损失，包括军费支出，士兵抚恤支出，破坏城区重建，百姓安抚等等，总数在四千二百万左右。对于奉军来说，这笔支出还是勉强能够支撑的。

第二项就是国内资本的大量转移和外逃，东三省在搞工业化，自然要吸引大量的各地资本，而驱使这些资本进入奉天的动力，一方面是优惠的政策，另一方面就是奉军强大的武力，谁也不敢把巨额投资放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

可是这次内乱发生之后，奉军领导层来了一次大洗牌，大家对未来的政策都出现了犹豫。另外作为经济中心的奉天发生了战斗。产生的震动实在是太大了，东三省的安全也遭到了各方的质疑，从张作霖突然遇刺开始，大量的投资者先后撤资。

第三项的损失是由于日本人插手，大量的日资企业借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再加上对日本直接的战争威胁。让所有人对奉军的未来都表示了怀疑。更加速了资本外逃的趋势。

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战争完全不一样，如果获胜了，得到的好处是成倍放大的，同样内战和失败造成的伤害也会成倍放大，甚至造成一蹶不振的结果。后世的两个超级大国都是在局部战争之中失手，影响到了国运。甚至迫使一个帝国加速解体。

王永江向众人解释了一下这些损失，随后又说道：“就拿北市场为例，正常的时候每天有几百万元，上千万的物资往来。大宗的农产品，工业品都要通过北市场出售，停了一天，就要损失上百万，再加上违约金，数额就更惊人了。”

张作相勉强消化了这些东西，苦笑着说道：“听起来这是成也萧何败也萧

何啊！拙言，北市场可是你一手筹建的，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张廷兰点点头，然后说道：“岷源先生提到的这些损失，除了直接的损失不可避免之外，其他的都是预估的，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信心！我们的金融和工业，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就是因为奉军在国内的强势地位，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信心，经过此次内乱，大家信心受到了打击，才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精辟！”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一语中的，此次奉军损失的不只是实体经济，金融的动荡也开始了，大家对于奉票也出现了抛售的风cháo，我们发行的一些债券也受到了质疑，如果不能提振信心，金融力量的反噬造成的危害会更大，甚至会让社会动荡起来。”

王永江说得一点都没错，张廷兰在搞建设的时候，大量的举债，无论是移民，还是教育，也包括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发行了大量的债券，进行了复杂的融资。

如果这些东西出现了严重问题，造成的损失就不是两亿元这么简单了，而是整个东三省金融的崩溃，甚至是社会的崩溃，张廷兰一手创立的农场体系都有可能崩溃掉，毕竟农场开发的资金多半都是贷款获得的，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甚至会威胁整个奉军的安全。

“经济上的刀光剑影，往往比起真刀真枪的战场更可怕。”张廷兰说道：“现在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提振信心，如果让东三省的经济体系重新运转起来，我认为要做的就是花钱，大量的投资，把资金重新吸纳回来。钱如水，而东三省就好比是蓄水池，我们的经济就是游鱼，水回到了池子中，鱼自然就活了。”

“现在的情况还不算太糟，我们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实体经济，金融业才刚刚有了一点苗头，这时候挽救起来还比较容易。下一步我们就要知道大投资，大发展的项目，不断的给经济提供活水。”

张廷兰拿出了自己的药方，在座的东三省大员都在仔细的听着，其实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并不理解张廷兰的话，朱庆澜在一旁就说道：“拙言，我听王省长的介绍，损失惨重。这时候就应该休养生息，减少支出，把窟窿补上。可是你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大肆的花钱，那岂不是窟窿更大了么，会不会出现问题啊？”

朱庆澜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张廷兰也清楚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对于经济的理解普遍停留在封建农业时代，对于现代的经济运行，还十分陌生。越是在危机关头，就越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挽救经济，而不能等着经济自我恢复，那样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诸位，在农业时代，大多数地主讲究的是单纯的积累，他们甚至把大把的银子埋到了地下，结果造成市面上银子越来越少，他们就觉得银子越来越值钱，也越来越满足。不过对于整个经济运行来说，这就是火上浇油。社会上本来银子就缺乏，藏起来之后，缺乏的就越严重，形成了恶性循环。在宋明的时候，就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钱荒的问题，甚至能够影响王朝的兴衰。”

“现在到了工业时代，我们应该更清楚的看到，货币流转比起积累更重要。货币本身不只是财富，而是一种权力，普通人有了钱，就可以换取衣食住行所需的物品，政府掌握了财富，就掌握了支配社会权力。要行使这种权力，需要通过花钱来操控，单纯的积累就会变成地主式的守财奴！”

张廷兰说的这些，对于在场的众人，还是有些难度，但是作为理财能手的王永江却是迅速的理解了。

王永江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接受新鲜理念的人，他自从接触了道胜银行的弗雷德，见识了现代化的资本运作，就对财政和银行有了颠覆性的认识，现在一听张廷兰的这套观念，顿时就产生了共鸣。

“拙言，你说的这个大方向我是再支持不过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要落实下去，我们具体该投资什么项目，该怎么花钱。”

张廷兰点点头，笑着说道：“岷源先生，我听说吉奉铁路已经马上要通车了，我想把吉奉铁路作为抵押，向美国借款两千万美元，用来发展东三省的铁路建设，你看怎么样？”

王永江的脑子也在迅速的转动，张廷兰向美国借款，可不只是解决资金的问题，而是一个一石三鸟的妙计。首先针对的就是信心问题，中国的投资者不是对奉天信心动摇了么，怀疑奉天的未来么。那美国资本进入，就是最有力的回击。

在现在的中国，列强还是最有权势的，他们的举动也最有说服力，虽然这种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是崇洋媚外。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张廷兰只能利用这种情绪为自己服务了。

其次美国是一个资本至上的社会，拉来了美国的资本，同时就拉来了美国的政治势力，现在奉军和日本人还在对抗之中，有了美国的加入，日本人无疑会投鼠忌器，张廷兰手上能够增加一张牌。

另外张廷兰这么做也是为了事实上打破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按照列强之间的默契，东三省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美国资本想要进入，需要获得日本的准许。

正是有了势力范围，张廷兰想搞什么招商引资，想要让列强互相竞争，就成了妄想，有了日本政府这条恶狼盯着，欧美的势力也很难插进来，尤其是铁路这种敏感的东西。

可是此时日本人由于公然刺杀张作霖，在国际上失分太多，列强抓住了他的把柄，这时候奉军再去和美国合作，日本人想要阻挠就非常困难。

“拙言这招高明，不只能够恢复经济，还借力打力，挖了日本人的墙角。势力范围这种东西一旦撕开了一角，以后就变得容易多了！”。）

第四百五十九章绝粮计

“拙言，引入美国势力，是个不错的主意，可是我担心现在美国人不愿意为咱们火中取栗啊。他们和日本有矛盾没错，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全力支持咱们，可就是两可之间了！”杨宇霆在一旁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这个观点，张廷兰也是十分赞同，笑着说道：“西方有句格言叫做天助自助者，说白了要想获得美英等国的支持，还要首先有足够的力量，不然他们不但不会支持你，还会扑上来，狠咬你一口，这就是列强的秉xing。”

和列强之间，做敌人不容易，做盟友却更难！别指望他们会帮你渡过难关，只要不落井下石，就烧高香了。就拿艰苦的抗战来说，日本毫无疑问侵犯了列强的在华利益，但是中国政府节节败退，列强也尽是在口头上谴责一下日本人，实际上他们还在发战争财，给日本人输送了大量的战争物资。

直到德国挑起了大战，西方世界感到了切肤之痛，才对日本开始强硬，并且支持中国，当然这也是中**民用不屈不挠的抗争和鲜血换来的。

张廷兰深知这一点，因此说道：“要想获得美国人的支持，就要证明两点，第一就是奉军虽然遭逢大乱，但是还是有实力的，不是任人宰割的肥肉；第二东北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值得冒一定的风险。只要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获得列强的帮助，让我们顺利闯过这个难关。”

张廷兰说完之后，在座的众人都纷纷点头赞同，张作相不由得问道：“拙言，你有什么具体计划没有？”

“有！”张廷兰斩钉截铁的说道：“这次战斗发生在了奉天，城墙和主城区都遭到了破坏。大帅府也被彻底烧毁。因此我建议要重新规划奉天城，索xing把原有的城墙都拆毁了，新建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打破旧有格局，利用全新的城市建设理念，把奉天打造成东三省的明珠。有了漂亮的城市，完善的配套设施，就不愁资本不聚集过来。”

“拙言，没有了城墙还能叫城市么？”张作相沉吟着说道：“中国哪个大城市没有城墙啊，两三仗高的城墙也是一道防御工事，要是没有了城墙。拿什么保护安全？”

“辅帅，我倒是觉得拙言这个想法不错，这几年奉天人口持续增加，结果原来城区面积有限，根本住不下。开发了北市场。建立了工厂区和大学城，实际上就是在扩张城市的面积。索xing把城墙拆毁。向外界更好的扩张城市面积。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杨宇霆也说道：“这次和郭松龄打了一场城市战，我也有一些心得。这种四四方方的老式城墙，面对冷兵器时代的军队，或是轻武器，有着很好的防御能力。但是一旦遇到了重炮，起到的效果就十分有限了。反倒是依托城区。建立起纵深防御，把地面和地下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最好的杀伤敌人，保护自己。”

有了王永江和杨宇霆的支持。又有事实摆在面前，张作相也不好反对，只是苦笑道：“拙言，这奉天城墙可是从满清时候就修建起来了，这么多年的老东西，拆了恐怕有点可惜啊。”

张廷兰也知道不只是可惜，这些城墙也有文物价值，如果都拆了，说不定又引来了一片的非议之声。不过这种时候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东西只能放一放，有些人愿意遗憾，那是他们的事情。

“城市开发，绝对是油水最丰厚的事情，我们抛出了这个项目，再加上铁路，足够吸引美国人上钩，让他们多出点力气。”

张作相也知道北市场开发带来的利润，如果把整个奉天都重建一遍，能得到的好处势必更多，因此也基本同意了张廷兰的建议。

“这只是一个香饵，拙言不是还准备要展示力量么，你又打算干什么呢？”

“我准备三管齐下，首先就是把大帅遇刺的所有细节都挖掘出来，把日本人在背后的动作都搞清楚。同时又把亲日力量肃清，破坏他们的情报关系网络。掌握了充足的真凭实据之后，我们再不断的制造舆论，向日本施压。”

一提到张作霖，作为多年的老弟兄，张作相就长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道：“雨亭惨死日本人之手，我这个当兄弟的本应该直接宣战，同日本人血拼到底，给他报仇雪恨。可是怎奈手中实力有限，不能直接讨还公道，我愧对雨亭在天之灵啊！”

张作相说着眼圈也是一阵发红，朱庆澜在一旁急忙解劝：“辅帅，您和先大帅兄弟情深，我们都清楚，不过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底子太薄，能在国际上掀起舆论浪cháo，借助列强，向日本人施压，已经是最大的努力了。”

张作相勉强控制一下情绪，然后示意张廷兰继续说下去。

“第二项措施就是向辽阳派遣军队，我们不想现在开战，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攻击东三省，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只要打响了第一枪，我们就要全力争取主动权，和他们拼一个鱼死网破。”

张廷兰说道这里，脸上也露出了严峻的神色：“马占山，你率领所部骑兵旅即刻赶赴辽阳，另外张贺年和吴凯杰各率领一个步兵团和炮兵团，也一同赶到辽阳，和姜登选一同组成前敌指挥部，应付日本关东军的挑衅。”

听到了张廷兰的命令，这三个人全都站了起来，郑重的敬了军礼，马占山和张贺年都是奉军新近崛起的悍将，对日本人没有多少在乎。至于吴凯杰和日本人更是血仇，吴俊升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在山海关。

吴凯杰这段时间也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也听吴俊升提起过日本人，似乎老吴还和他们有点联系。可是越是如此，吴凯杰就对日本人越发的怨恨，和这帮心狠手辣的小鬼子，就不能讲情面。只能靠拳头说话！

得到了指派之后，他们都欣然领命，马上调动军队去了。另外张廷兰又对冯庸说道：“除了陆军之外，空军方面也要加紧准备，从目前来看，空军是咱们唯一比日本人有优势的地方，除了要侦查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的驻军之外，同样要做好随时出战的准备。”

冯庸一直是张学良的副手，一同管理空军，现在张学良jing神恍惚。根本无法理事，所有的任务就都落到了冯庸身上，他也是责无旁贷。

“卑职一定完成任务！”

张廷兰把军队安排差不多了之后，然后说道：“不论是调查案子，还是加强军备。说起来都是防御xing的措施，我们不知要防守。还要攻击。要攻击日本人的命门。”

其实张作霖遇刺，对于奉军来说，也是一个jing钟，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奉军有了一些家底，但是和日本比起来。还有太大的差距，因此就算是最激进的人，也没有说要效仿奥匈帝国，在斐迪南大公遇刺之后。直接挑起

了世界大战。

大家都清楚，奉军还不具备和日本人全面抗衡的实力，这是一种残酷的现实，每个人的心里头都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十分的憋屈。对于奉军的信心是很大的打击，如果不能尽快的把奉军重新凝聚起来，搞不好会影响全军的士气。

张廷兰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也在苦心思索着如何给予日本人重大的打击，既不能挑起战端，又要杀伤力足够巨大，让日本人痛入骨髓。

众人听到了张廷兰的话，也全都打起了jing神，他们也想知道张廷兰有什么妙计，能够对付日本人。大家也都想看看这位年轻的统帅，究竟有没有本事，在实力对比极度不利的情况之下，沉重的打击日本人，大家此时都充满了希冀。

“诸位，鉴于东三省经历动乱，百废待兴，我们要降低粮食出口配额，用来赈济战争难民，同时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张廷兰说的冠冕堂皇，在座的众人都不是傻瓜，张廷兰这是要打粮食牌。东三省连年丰收，粮食大量剩余，而从东北进口粮食最多的就是日本，如果减少了粮食出口，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人。

而且更要命的是此时日本人还在远东有大量的军队，他们为了贪图便宜，大量从东北采购粮食和军事物资。如果奉军把粮食削减了，造成了前方供应不足，日本人的十万大军处境就危险了。

饶是日本人有武士道jing神，但是也不能空着肚子和红色力量抗衡，搞不好会造成日本干涉行动的失败，大量的军费打水漂，人员损失更是难以承受，对于日本人来说，不说是一击致命，但至少能让他们撕肝裂肺，痛彻心扉。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在一战之中捞到了不少的好处，国力有了很大的增长，如果让他们在远东损失惨重，一定程度上就能拖住日本人发展的速度。日本人速度越慢，奉军追赶就越容易。

听到了张廷兰的想法，在场的众人都若有所思，朱庆澜又问道：“拙言，在远东咱们和日本人之间还算是盟友，另外还有美国夹在其中，如果贸然断绝了粮食，会不会引起美国的反弹啊？”

张廷兰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如果放在以往，肯定是个大麻烦，可是日本人先玩卑劣的暗杀伎俩，断粮已经算是非常客气的了。另外咱们也不是一下子就都切断了，还要留一点空间给美国人，只要操作得当，美国人不但不会帮日本人，还会向他们施加更大的压力，甚至站出来调停我们和日本之间的矛盾。”

张作相在一旁听着，微微点了点头：“拙言这个办法好，日本人暗杀雨亭，就是骑着我们的脖子拉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我们就颜面扫地，绝粮是个好办法。

“其实不只是绝粮，咱们索xing把大豆也给停了，让日清和三泰两家油坊彻底完蛋，至于其他的林木和矿石咱们也压低下来。你不仁我不义，日本这个岛国的命门就是资源，咱们就狠狠的控制住。”杨宇霆也咬牙切齿的说道。

断粮相对于直接开战，风险小，收益大，在座的众人都比较赞同，这个决议很快就制定出来。

转过天来，北市场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就围拢了大量的商人，其中也有不

少日本商人，他们多半都是负责替日本军队和政府采购的。日本人由于战争压力，需要大量的粮食，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日本商人赶过来。

可是今天到了营业时间之后，并没有如期开门，工作人员挂出了暂停营业的牌子，这帮日本人顿时就傻眼了……

第四百六十章经济大反攻

“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的关闭交易中心，难道不想干了么？”

几个日本商人围着工作人员大声的质问，态度十分的蛮横，由于出兵干涉俄国，日本需要大量的粮食，国内能够提供的又十分有限，因此就有大量的日本粮商在奉天集中采购粮食。

算起了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的口袋都装得满满的，现在一看交易中心突然关闭了，这帮人就受不了了，这不是在断自己的财路么，他们哪里能答应啊！

“八嘎，你们必须解释清楚，不然我们就会建议帝国政府，设立日本人的交易中心，你们这里必须废除！”

一个矮壮的日本商人死死的揪住工作人员的xiong口，好像要吃人一般，其他几个日本人也鼓噪起来。

“松手！有什么事情找我，你们日本人就这点素质么？”乔瑞轩大步流星的走到了近前，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奉军的宪兵，专门保护他的安全。

乔瑞轩经过这几年的历练，也是奉天商界的翘楚，手中产业众多，财富惊人，受张廷兰的委托，帮着管理交易中心，早就见惯了大场面，自然不会害怕几个日本人。

他走到了所有聚集在这里的商人面前，冲着大家拱了拱手，然后说道：“前段时间出现了叛乱，交易中心不得不关闭，现在叛乱已经平定了，按照原计划自然是要正常开放。不过出现了一点小状况，张总司令提出了建议，要借着这次机会，重新整修东三省的基础设施，城市、道路、桥梁、自来水、有轨电车，统统都要兴建。”

这些商人一听乔瑞轩的介绍，顿时就是眼前一亮，自从奉军出现叛乱之后，大家伙的心里头也黯淡了不少，不知道奉天还能不能恢复昔日的繁华，还值不值得投入更大的资金。

就在大家疑huo不解的时候，突然得到了奉天要扩大投资的规模，这些人顿时都振奋异常，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就代表着奉天新的领导层有足够的信心，他们有信心，这些商人也就有了信心。

大规模的投资，需要的各种建材绝对十分惊人，而且相应的地皮也会快速升值，如果能够侥幸抓住机会，一夜暴富绝对不是梦想，很多人甚至都有点跃跃yu试了。

“诸位，这次投资不只是奉天一地，还包括黑龙江、吉林、热河三地，都要加大投资的力度。大量的工程建设，就需要征用大量的民工，因此政府准备削减一半的粮食出口，用来应付东北的大规模基建，交易中心暂时关闭。”

众人一听要削减一半的粮食出口，顿时都眼睛冒光，这是何等的手笔啊，从粮食来计算，恐怕要动用上百万的建筑工人啊，光是想到这里，就让大家热血沸腾，摩拳擦掌。

也有几个中国的粮商lu出了一丝的担忧：“乔先生，照您的意思，这交易中心关闭了，我们到哪里去买粮食啊？”

“众位不要着急，政府的意思是只是削减对外出口，而对内没有影响，我们已经建立了农产品临时交易所，凡事东北的商人，只要拿着经商证明，就可以随意购买。”

这些粮商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还不会影响生意。可是那几个日本人顿时就跳了起来，中国人能正常购买，那他们怎么办啊。

“八嘎，你们凭什么不把粮食卖给日本帝国，你们想和日本帝国作对么？”

“少拿你们的帝国吓唬人，要是有本事，就自己弄粮食去，何苦到奉天买粮食呢。”乔瑞轩根本没有多看几个日本商人一眼，说完之后，转身就带着人离开了。

那几个日本人还想要追赶，不过被宪兵直接挡住了，揪住他们的脖领子，直接甩了出去。

不只是农产品交易中心，其他的日本产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东三省大幅度削减对日本的原料出口，同时大力的提倡国货，压制日本的市场份额。

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品都有一个从低劣到高级的程度，在后世日本的产品质量很受推崇，但是在这个时代，日本制造就是垃圾的代名词，产品只能靠着价格优势，还有政治特权，来占领市场。

当然这没有什么丢人的，德国和美国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大家都是靠着山寨走过来的。日本人唯一的幸运就是他们进行工业化的时候，庞大的中国却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可以和他们对抗，因此日本人捞取了丰厚的利润。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东三省也有了不少工厂，尤其是这些工厂直接从俄国搬过来的，其中的技术多数都是法国原版的，甩出日本几条街。所以东三省的工业化起步并不低，产品质量也不算太差，加上张廷兰推行了新的管理制度，产品的质量提升很快。

尤其是充分发挥了工人的创造xing之后，产品更加人xing化，也更符合中国的习惯。张廷兰原本还不准备和日本人过早打经济战。可是日本人把他逼到了墙角上，奉军的当家人都被暗杀了，要是奉军再不采取反制措施，未免也太软弱可欺了。

在经济领域里面的反击是全方位的，从原料到市场，从销售商到运输工人，大家全面抵制对日本的产业展开竞争。

不卖给日本人原料，不租给日本人铺子，不给日本人运货，不买日本商品，不在日本银行存款！

这是报纸上公开登出来的“五不政策”，奉天的不少学生都当起了义务的宣传员，把传单送到各家各户，让他们不要购买日本商品。

行动推开之后，不出一个星期，效果立竿见影，日本的产品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张廷兰也派遣了专门的人员去观察情况，shi卫长沈华连续跑了几个地方之后，就兴冲冲的向张廷兰汇报。

“总司令，日本人这下子遇到了**烦，他们的商品销售下滑的厉害，有些商铺超过了七八成。”

“嗯，说的具体的。”

“遵命。”沈华清了清嗓子，摆出了一副说书艺人的架势，笑着说道：“日本人能在咱们这里卖的东西多数都是一些小玩意，还有黄包车，丝绸细布之类的，至于其他汽车、相机、煤油之类的，都是西方列强在卖。那些小玩意咱们的作坊就能生产，而且质量比日本人一点不差，两样东西都差不多，只

要提醒一下，老百姓就不会购买日本人的东西。”

“至于日本人的丝绸和细布看起来花里胡哨，特别漂亮，但是根本不结实，比咱们的布匹质量差了不少，能够大卖，是因为他们的价格低。可是现在听说他们的价钱也不得不提上来了，老百姓自然就不愿意买了。”

“他们不是质量差么，怎么还敢提价？”

“我打听了，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咱们的货运公司在抵制他们，所有的马车都用来运输中国的货物，就算分出一些给日本人，价钱也涨了好几倍，运输成本上来了，价钱自然要提高。总司令，您这招太高明了，我看照这么下去，日本人在东三省的产业都要崩溃了。”

张廷兰笑着摇摇头：“这的确能打击日本人，不过还不至于让他们完蛋，咱们还应该加一把火，让日本人好好享受一下。”

正在说话的时候，日本总领事赤尻正助又黑着脸找到了张廷兰，一见面他的脸色完全是铁青色，他极力压制着怒火，对张廷兰说道：“帝国政府在东三省有重大的利益，但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却遭到了奉天方面的蓄意破坏，你们利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经济贸易，到处宣扬对抗帝国的主张，不顾双方的友谊，帝国政府非常不满，你们必须改变这种错误的做法。”

张廷兰冷哼了一声：“赤尻正助总领事，奉军和日本人之间还有友谊可言么？你们做出了什么事情，难道自己不清楚么，怎么还有脸来指责奉军，你是在告诉我什么叫做无耻么？”

张廷兰的话一点都不给日本人留情面，直接戳破了他们的虚伪，赤尻正助的脸色也不断的变幻，十分的难看。

不过这家伙的脸皮已经厚到了极点，还是继续说道：“张桑，你的话我完全不懂，帝国政府一向重视同奉军的关系。至于有些流言蜚语，完全是无端的指责，尤其是张桑你也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我认为这非常不好，一切都要讲究证据，你们不能诬陷帝国政府，这是非常危险的恶意行为。”

“你可以放心，我们手上的证据正在快速的丰富，河本大作知道的东西超出了想象，其中有很多东西，你们一定会十分感兴趣的。”张廷兰冷笑着说道，赤尻正助的心里头就是一阵的金锁，被奉军抓到了活口，这是日本人最不愿提起的一件事情，他的脸色凝重，半晌说道：“有些误会我们可以慢慢谈，但是你们必须停止侵害帝国的经济利益，重新向帝国出售粮食和物资，不然日本政府就会采取果断的措施，对你们进行制裁。”

“我们做出任何决定都是慎重的，绝对不会因为你们的一句话就主动退缩了，奉军不是满清政府，谁也不能强迫奉军做任何事情！”

赤尻正助一看张廷兰态度坚决，他也知道这种不痛不痒的威胁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因此也lu出了狰狞的笑容：“张桑，你不要以为帝国拿奉天没有办法，帝国有太多的手段，只要随便拿出一点，就足以让东三省陷入死地！”

面对他的威胁，张廷兰lu出了轻蔑的一笑：“请便！”

赤尻正助气哼哼的回到了总领馆，当即向日本政府报告了情况，日本政府也发觉国际环境对于日本不利，不能贸然发动战争。奉军能玩经济手段，日本人也同样能玩，赤尻正助当即做好了布置。

“拙言，日本人模仿能力不弱啊，你看看他们的手段。”

张廷兰从杨宇霆的手中接过了文告，看了几眼之后，就知道了情况，日本人宣布南满铁路要全线检修，停止一切货运，同时大连港也被关闭。

“拙言，南满铁路和大连港都是东北对外联系的门户和动脉，现在日本人给掐断了，咱们的经济也会有麻烦，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

“邻葛，要是没有准备好，我哪敢贸然行动啊，两败俱伤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杨宇霆的脑中猛地一闪念，急忙问道：“拙言，吉奉铁路要通车了么？”

张廷兰笑道：“邻葛，达cháo先生过来了，正好和我谈谈铁路的进展，现在把他请来，给咱们说说情况。”rs！。

第四百六十一章否极泰来

“达cháo先生，这段时间可是辛苦你了。”

张廷兰说这话绝对不是客气，而是有感而发，詹天佑比起一年多之前衰老很多，鬓角上面已经有了白发，由于长期在野外工作，餐风露宿，詹天佑的脸上也挂满了风霜。

按照原本的记忆，詹天佑此时已经带着满腹的遗憾去世了，不过此时詹天佑虽然衰老，但是jing神状态还是很不错。见面之后，就笑着说道：“拙言，吉奉铁路修得比预想的还要快，再给我一个月，就差不多能全线贯通了！”

一个月？听到这个消息，张廷兰顿时就脸现喜色。打破南满铁路的制约，用自己的铁路，将东三省联系到一起，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国防安全的需要，现在终于收获了果实，哪能不高兴啊。

杨宇霆更是如此，笑着说道：“有了吉奉铁路，就不用受制于人了，其实从先大帅遇刺，我们就应该看出来，让日本人管理铁路，在铁路周边驻军，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完全是把xing命攥到了日本人的手里。现在有了自己的铁路，安全也能有保证，军事调动能够更加便捷，实在是天大的喜事！”

詹天佑也笑道：“吉奉铁路全长四百二十三公里，从规划到建设完成，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全国来说，都是一个奇迹。这都离不开奉军充足的财力，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及工业生产水平。从枕木到铁轨，从机车到车厢，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我已经去了哈尔滨，邝景扬负责的轨道车辆公司已经生产出了蒸汽机车，xing能堪比国外同类产品。在自己的铁路上。跑着自己的火车，一直是詹某的梦想，没想到到了这个年纪，终于看到了，心里头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说话之间詹天佑的眼圈已经发红了，声音哽咽的说道：“从建设京张铁路开始，我就盼着有生之年能给中国修成初步的铁路网。到那个时候，中国就能彻底联系起来，国力成倍增加，再也不用害怕列强侵略。我也能含笑九泉。哪里想到从京张铁路修通之后，就一直蹉跎，足足十年时间，从满清变成了民国，工业没有多少提升。铁路修筑没有一丝的进步，好好的国家命脉。都掌控在列强的手里。我心痛啊！”

对于大多数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来说，四五十岁是经验和体力最巅峰的，也是最容易出成绩的时候。从1905年到1909年，詹天佑用了四年时间，修成了京张铁路，这是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独立自主设计施工的一条铁路。铁路建成之后。詹天佑也达到了一生威望的巅峰，正在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迎来了长久的沉寂。

直到被请到奉天。詹天佑才重新主持修建吉奉铁路，而此时他已经五十八岁，垂垂老矣，能够把吉奉铁路建成，詹天佑已经是老怀大慰。

“拙言，修京张路，两百公里用了四年时间，修吉奉铁路，四百公里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除了奉天工业实力雄厚之外，我也采用了不少新方法，尤其是在修筑铁路的时候，订立了一套严格的施工规范。有了这套规范，以后再修铁路，就有章可循了。”

任何行业都需要规范，尤其是铁路建设，各地都要完全一致，这样才能让铁路网顺利联通，也有利于保养维护，增强安全xing。有了规范之后，再

去做什么都变得容易多了，詹天佑不只是修了一条铁路，而是披荆斩棘，把道路给后人开辟了出来。

张廷兰深知其中的价值，不由得深深的鞠躬，然后说道：“多谢达cháo先生，以后东三省铁路事业能够有大发展，全靠先生的功劳。”

詹天佑连忙摆手：“我不过做了一点本份而已。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富，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三省百姓的生死都系于拙言一身，能够看到奉天政府锐意进取，奉军将士保家卫国，我对东三省也充满了希望。这一年多，我邀请了不少昔日的朋友和学生，让他们都到东三省效力，另外修路的时候，又着力培养了一批年轻工程师。就算詹某修不了铁路了，他们把本事都学去了，一样能够继续工作。”

吉奉铁路已经被詹天佑看成了人生收官之作，在修路的时候，他已经有意识的将重点任务交给年轻人，大力的培养各种人才，为奉军留下一套完整的铁路设计施工人才。

这份苦心让张廷兰和杨宇霆都十分动容，对这位老人充满了感激之情，张廷兰笑着说道：“达cháo先生，日本人刚刚威胁我要切断南满铁路，要关闭大连港，把咱们对外联系的道路断绝，您就给我送来了这么好的消息，真是要感谢您啊！”

詹天佑一听，顿时也笑道：“总司令，日本人主动切断南满铁路，他们这是在作死啊。铁路运输最讲究一个可靠，他们随意关闭，就等于砸了自己的招牌，以后谁敢使用日本人的铁路，咱们的吉奉铁路还没有通车，就已经赢了。”

“没错，他们在铁路线炸死了先大帅，现在又掐断了铁路，所有商人对于日本的铁路哪里还有信心了。以往没有自己的铁路，不得不仰仗他们，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索xing就让日本人的铁路变成一条死路，谁也不在上面走！”杨宇霆笑着说道。

张廷兰对于这个提议也是十分的赞同，南满铁路每年能给日本人带来五千万的收入，可以说是一条黄金之路，这里占据了东北最好的地理位置，拥有难以匹敌的区位优势，拥有难以估量的经济和军事价值。

想要直接动南满铁路，那就是和日本宣战，毫无疑问，奉军还没有这个实力。但是却可以通过迂回的办法，减少南满铁路的运力，进而压低利润。

铁路维护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如果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看日本人还怎么维持下去，这就是用软刀子扎人，一样可以让日本人损失惨重，痛入骨髓！

“达cháo先生，吉奉铁路关系重大，全仗着您了。”

“拙言放心，詹某会圆满完成的。”詹天佑说着，又从皮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拙言，这是我规划的几条铁路，其中包括从奉天到凤城，吉林到哈尔滨，奉天到承德等地的铁路线，另外还有以洮南为中心，连接东蒙的几条铁路。如果能修建完成，不只能让东北的铁路连成网络，而且还能把蒙古也联接进来。有了铁路的联系，地区经济就融为一体，如果有机会，就把外蒙古也纳入进来，整个北疆就安全了。”

一个优秀的铁路设计者，不但是要懂经济，还要懂战略。很显然詹天佑就是一个优秀的铁路人才，他已经关注到了外蒙的问题。

这里可以说也是后世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痛处，失去了外蒙，中国的战略空间被极大的压制，北方的安全形势空前的严峻。

不过要想改变这个历史，并不能靠着一腔热血就能解决，必须有配套的工程，俄国仗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兵到外蒙比起中国方便太多了。中国要想对抗，就只有修筑更密集的铁路，向外蒙投放经济和军事的力量。

一手大棒，教训那些叛国的王公，一手胡萝卜，拉拢底层的农牧民。只有这样，才能把外蒙古彻底拿回来，不然就是一个空想。

詹天佑将这份规划送给张廷兰，其实也是对他的殷切希望，奉军能够担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把北疆守护好。

“达cháo先生，您放心，这份规划我会尽快落实，以后不只东北要遍布铁路，整个中国都要遍布铁路，把每个省市都紧密的联系到一起！”

和詹天佑聊了一会儿，让张廷兰和杨宇霆格外的振奋，东三省大力投入建设，现在已经陆续开花结果，他们也充满了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常荫槐也来到了张廷兰的办公室，一见面常荫槐也是满脸难掩的喜色。

“拙言，又有好消息了，夏寒他们的采购团运送的首批货物和人员，已经到了葫芦岛。”

张廷兰一听这个消息，顿时豁然站起，他对于这次抄底德国，给予了厚望，这是奉军少有的从技术上赶超日本的机会。如果能够实现了预期目标，在三五年之内，奉军至少在陆军方面就不用怕日本人。如果实现不了，恐怕就要推后十年，直到大萧条才有这样的机会。

毕竟有些工业技术和关键设备是西方国家看家的本事，有多少钱，都买不到。尤其是在奉军刚刚经历动乱，正急需恢复元气的时候，能把机器设备运回来，张廷兰简直喜出望外。

“拙言，这就叫否极泰来，一场叛乱，让奉军到了低谷，现在也该快速的攀升了！”

“邻葛，咱们马上去葫芦岛看看，究竟有什么宝贝。”

张廷兰秘密赶到了葫芦岛，随船回来的正是邝荣光，老头子虽然在海上长时间漂泊，但是十分有jing神，见面之后，就抓住了张廷兰的手，笑着说道：“拙言，我这次运回了两个钢铁厂的设备，总产能能达到五十万吨，只要建设，咱们的力量一下子就翻了一倍还多啊！

第四百六十二章借刀杀人

从离开奉天到欧洲，再回到奉天，前后已经小半年的时间了，在这其间，整个世界都在剧烈的变化，巴黎和会谈完了，四年多的血腥厮杀结束，在战火和西班牙流感的折磨之下，欧洲元气大伤，已经lu出了疲态。

而奉军的变化比起世界更加距离，张作霖离开了，整个奉军的老派人物有的死了，有的因为涉案被羁押，有的也开始淡出决策圈。这是一次惊人的洗牌，邝荣光虽然只是一个科技人才，但是他对这种剧变也极为敏感。

从心底讲，张廷兰顺利上位，邝荣光还是非常欣喜的，相比张作霖，张廷兰更加新派，更有魄力和手段。尤其是这些年东三省的新政多半都是张廷兰一手推动的，最让邝荣光欣喜的就是张廷兰对工业发展不遗余力的支持，在全国诸侯之中，都是首屈一指。

有了这样一个当家人，东北的发展绝对能够更加快速。再度见面，邝荣光欣喜异常，笑着对张廷兰说道："拙言，这次弄到的两套钢铁设备规模，在德国来说，规模不算最大，但是技术水平却相当不错。不只能够供应兵工厂使用，而且还能用在海军舰船上面，只要能消化吸收了，又一块短板就被补上了！"

众所周知，在海水之中有大量的盐分和矿物质，具有极强的腐蚀xing，如果不做特别处理，只要钢铁只要沾上一点海水，就会出现腐蚀的问题。

现在奉军也筹建了造船厂，但是一些关键的钢板还要从国外采购，这还只是千吨以下的小船，如果想造更大的船舰，材料的难题是必须克服的一关，而且也是最麻烦的一关。

张廷兰也没有想到邝荣光他们竟然能弄回这样的宝贝，脸上已经乐开了花，他和杨宇霆亲自走上了货轮，看着那些硕大冰凉的机器，张廷兰眼中已经lu出了炽热的光，这些东西就是源源不断的优质钢材，就是军舰大炮，就是碾碎日本的动力源泉！

"邝先生，鞍钢现在是奉天钢铁行业实力最雄厚，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工厂，我准备把这批设备主要放在鞍山。不过这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还要充分利用其它地区煤铁资源，多建立一些钢铁厂。"

"没错，在鞍钢建设之初，就把这里定位成一个老母鸡，然后孵化出更多的小鸡，让钢铁厂在东北全面建立起来。以往是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咱们只能全力打造鞍钢，现在已经有了这个条件，完全可以多建设几个钢铁厂。"

多建设钢铁厂，不仅能够扩大产能，在战争之中，还能尽可能的保证钢铁供应，不至于一个钢铁厂被毁了，供应就跟不上了，这也是必然的选择。

"邝先生，我这段时间了解了一个东北的矿产情况，最适合搞煤铁联营的就是鞍山本溪一带。但是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煤铁资源，完全能够建立起一个几万吨，甚至十万吨级的钢铁厂。吉林通化和伊春，热河的赤峰，三地都有丰富的资源，我准备把一部分的设备运到这些地区，建立起三座钢铁厂。然后下一步的重点是东蒙，甚至是西北一带，这里经济落后，又深处内陆，建立工厂能发展经济，还能避开日本人的兵锋。"

邝荣光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拙言的想法很好，我也比较赞同，这次把设备运回来之后，我准备再四处考察一圈，把东北资源的分布做到心里头有数，建立三个钢铁厂的手笔还是有点小了，至少要建立五个以上。"

张廷兰办事一贯以大手笔著称，这还是头一次被人家说手笔小了，张廷兰也不由得感到一阵好笑，邝荣光这个老头不是坐船做多了，有些mi糊！

“邝先生，如果条件允许，能建十个八个才好呢，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设备和工人有限么，哪能一下子建立那么多啊？”

“哈哈哈！拙言，那是以前了，情况已经变化了，这是第一批设备，只要把后续的设备运回来，咱们就能自己建造大型的工业设备。钢铁厂、发电厂、水泥厂等等所需的大型设备，都能解决。另外德国、沙俄、奥匈等国都崩溃了，大量的人才闲置下来，咱们只要弄到一点，再加上自己培养，五年之内，建成五座钢铁厂，一点问题没有。”

邝荣光从来不说空话，从他自信十足的神态之中，张廷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急忙笑着问道：“邝先生，你们这一次是不是弄到了什么宝贝啊，不然哪会这么信心十足啊？”

“拙言，还真让你猜对了，我们弄到了一台三千吨的模锻压机，还有两台七千吨的水压机，这玩意是十足的镇国之宝。那帮东洋小鬼子可是一件都没有，要把这些重型机器运回东三省，咱们就能加工大型的设备零件了。几吨重的钢铁，放在锻压机上面，就像揉面团一样，想要什么形状，就能做出什么形状。不只是重型设备，飞机、轮船、大炮、装甲车辆等等武器的承重装置也都可以生产，有了这玩意，在军民两用的领域里面，都能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模锻压机！还是三千吨级别的，张廷兰哪里不知道这种机器的重要xing啊，越是知道，他就越是兴奋。在后世大型锻压机也被誉为国之重器，诸如飞机的主承力框，电站的大型设备，轧钢，造船，全都离不开大型锻压机。有了这玩意，生产效率成倍提高，质量大幅增加，而且还能节约大量的材料。

在生产的时候，锻造零件jing美准确，质量jing良，工人使用操作简便，维修方便，适于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种种好处简直说不完。更为关键的是张廷兰清楚，在二战之前，能够生产万吨以上的模锻压机的只有英德两国，其中德国更是翘楚。至于美国都没有这个能力，最大只能建造五千吨的锻压机，靠着数量优势，才弥补了不足。

如果奉军现在能弄到三千吨级别的，彻底消化吸收，二十年之内，只要能造出五千吨的模锻压机，就能和美国比拟，胜过日本就更不在话下。如果能搞出万吨级别的，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到那时候，中国也能像下饺子一样生产各种武器，靠着钢铁洪流，彻底将对手碾碎，碾死！

正因为知道这种机械的重要xing，张廷兰才显得格外的兴奋：“邝先生，这种级别的设备，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列强绝对十分在意，你们是怎么搞到的，现在又放在了哪里，千万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不然后悔就晚了。”

“拙言果然懂行啊，这还是夏寒出了不少力气，我们买通了法国的一个将军，他负责占领鲁尔区，能够决定这些工厂和设备的命运。我们前后足足花了七百万美元，才把这个家伙填饱了，弄到了锻压机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运出了欧洲。在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差点被英国的海军发现，夏寒和我都认为如果走苏伊士运河回国，沿途还会遇到英国人的排查，因此我们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把设备先运到了巴西，然后再想办法运回来。”

邝荣光虽然没有细说，但是其中的艰险也是十分惊人，只要走漏一点消息，就会引来一场塌天大祸，不过好在一切有惊无险，他们成功机器转移到了巴西，这样做唯一的问题就是增加了运输时间。

不过也因祸得福，就在他们把设备运到了巴西之后，才知道奉军和日本人之间，发生了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如果这时候把设备冒冒失失的运回国内，恐怕就会遭到日本人的拦截，产生更大的麻烦。

“拙言，为了稳妥起见，我们把那些设备先放在了巴西，然后我租用美国的货船，将最重要的钢铁设备运了回来。现在陈启铭正在巴西，看护这批设备，拙言，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把这批机器顺利运回来？”

张廷兰的眉头紧锁，东西虽好，还没有真正到手上，就没法发挥作用。不过想要安全运回国内，就要花不少心思，尤其是和日本人又是这样的关系，他们哪里愿意看到奉军实力倍增啊，一定会想尽办法阻挠。

不只是日本人，就连美英等国也不会允许奉天拥有大型锻压机的，一旦消息走漏，说不定会惹得列强一同施压，这块到嘴的肉就有可能吞不下去，张廷兰的脑子也不由得飞快的转了起来。

前段时间能弄到这样的设备，完全是靠着浑水mo鱼，可是现在巴黎和会已经开完了，列强也暂时瓜分了利益，他们又有了jing神关注别的事情，奉军想要把设备安全运回来，麻烦就大了无数倍。

“邝先生，巴西虽然远在南美，能够暂时避开列强的耳目，但是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必须尽快运回来才行。不过这种大型机械除了海运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错，偏偏中国沿海都被列强把持着，南边有英国，北部有日本，这两个国家都不会让咱们把设备顺利运回国内的，我一路上也在为了这个事情发愁。”

张廷兰的脑海中不由得闪过了太平洋的海图，那几条通往东三省的巷道都历历在目，张廷兰慢慢的推想着，突然眼前一亮，终于有了主意，脸上也显出了成竹在xiong的神色。

“邝先生，我已经有办法了，你放心，我绝对有把握把机器都弄回来！”

“拙言，你有办法就好，我相信你的脑子。”邝荣光笑着说道：“现在夏寒还留在欧洲，他要继续采购设备，招募各类人才。凡事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每运一次，就会增大暴lu的机会，你也一定要安排好才行，不然损失一点资金是小事情，如果耽搁了工业建设的大局，可就麻烦了。”

张廷兰当然也清楚其中的关键，钢铁是一切的基础，所以先弄回钢铁设备，大型的锻压机是买不到的国之重器，也要尽快的弄回来，其余其他设备和人员可以稍微押后，分散运回国内就行了。

“有舍才有得，看来要让恶狼看到一点肉，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张廷兰自言自语着，心里头不断的盘算。

邝荣光负责将机器设备运到鞍山，张廷兰则是展开了自己的布置。就在此时负责海兰的李景林发来了一封密电，说的是远东ziyou军的伊万诺夫向奉军请求武器援助。

伊万诺夫是奉军攻击双城子时候，放出来的政治犯，一直活动在远东，手下有不弱的兵力，张廷兰一看这封电报之后，顿时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既要让日本人付出惨重代价，又要把设备安全的弄回来！rs！。

第四百六十三章通车了

俄国的内战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在一开始，战局对多数党极为不利，白军险些就破灭了他们。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党渐渐的站稳了脚跟，并且发动了连续的反攻，在欧洲方向，白军节节败退。

在远东低区，由于有日美两国的参与，反倒是白军一方牢牢控制着全局，多数党的追随者都隐藏地下，和白军已经干涉军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作为远东最大一支多数党部队的领袖，伊万诺夫堪称远东旗帜xing的人物，不管是日本人，还是白俄，都想抓住他，不过伊万诺夫凭借着高超的反侦查才能，一次又一次躲过了危险。

可是现在伊万诺夫不想再躲下去了，欧洲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扭转，多数党的军队正在向亚洲方向发动攻击，高尔察克已经露出了疲态。这个时候远东地区的军队游击队必须配合俄军主力，牵制白俄和外国干涉军。

当然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得到军火和药品的支持，伊万诺夫考虑再三，就只有向奉军乞求帮助。这听起来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中国其实也是干涉军的一方，是多数党的敌人，又怎么会提供帮助呢！

“伊万诺夫同志，我认为你的想法完全就是异想天开，就是在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是不可饶恕的背叛！你必须做出检讨，放弃这些妄想，发动远东的工人和农民，让他们武装起来，对抗白匪！”

说话的是阿尔耶夫，莫斯科派了的代表，平时就喜欢指手画脚，一副钦差大臣的模样。伊万诺夫十分看不起他。

“代表同志，做出任何决策，都要依据现实，而是凭空遐想。在远东，反动力量空前强大，我们的士兵缺衣少食，武器装备严重匮乏，这里根本没有可供利用的工厂。难道要让士兵们用胸口去抵挡子弹，用拳头去对抗刺刀么？”

伊万诺夫说的都是实情，远东本来就贫瘠。又遭受了动乱。人口大量流失，经济崩溃，什么东西都缺乏，远东ziyou军更是落魄到了极点，就好像一群要饭花子一样。如果没有外来的支援。他们根本维持不下去了，可是阿尔耶夫并不这么看。

他大声的说道：“敌人的军队都是雇佣军。都是一群没有信仰的土匪流氓。英勇的战士一定不会害怕他们，只要勇于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你去真正了解过敌人么，你知道日本人是何等顽强的一支军队么，你了解美国人的工业实力么？让士兵们赤手空拳的去和强大的敌人作战，完全是一种犯罪！”

伊万诺夫对这位尊贵的代表已经厌恶透顶了。他向所有人说道：“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的事业遭到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遏制，举步维艰。但是大家也必须清楚的看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重重矛盾，出于贪婪的本xing。他们勾心斗角，尤其是中国和日本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日本人暗杀了奉军的领袖，整个远东都因为这场暗杀而发生改变，我们更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从奉军那里得到需要的一切。”

不少与会者都对伊万诺夫的话表示了赞同，不住的频频点头，伊万诺夫轻蔑的看了一眼阿尔耶夫，大声的说道：“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必须学会从实际出发，利用各种矛盾，要有足够的灵活xing，而不是教条的相信书本！如

果有时间，最好到下面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而不是躲在屋子里，臆想不切实际的口号！”

伊万诺夫的十分尖刻，阿尔耶夫已经被气得七窍生烟，可是在远东的地盘上，他根本没有同伊万诺夫叫板的实力，只能暂时忍气吞声。伊万诺夫交代了一下手头的工作，就急急忙忙前往海兰，张廷兰也等在了这里。

“伊万诺夫先生，咱们有两年多没有见过了，你更像是一位将军，多于一个学者。”

“张先生，你也比起以往更有权势了，也让我更期待同奉军的合作了。”

张廷兰微微笑了笑：“我们名义上还是敌人，谈合作恐怕有些不妥！”

“的确我们是敌人，但是我们还有共同的敌人，至少暂时我们是朋友，可以合作的朋友。”

“嗯，伊万诺夫先生，既然如此，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谈一谈，你究竟需要什么？”

伊万诺夫点了点头，拿出了一份清单，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上面足足开列着一大串东西。其中包括步枪一万杆，子弹五百万发，小麦一万吨，山炮四十门，还有迫击炮和手榴弹等等东西。

张廷兰简单的算了一下，林林总总加起来至少要二百万左右，当然这是奉军自己采购的价格，如果俄国人想买，尤其是多数党想买，那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这些东西不算多，也不算少，只要拿出两千万，我就卖给你们。”

一听张廷兰开出的价码，伊万诺夫差点喷出一口老血，这未免也太离谱了，至少要超出十倍的价钱，他现在可是一个十足的穷鬼，哪里能弄到这些钱啊！

“张先生，这个价钱至少高了十倍，实在是让人没法接受。我们拥有共同的敌人，日本的军队践踏了俄国的土地，他们又刺杀了张作霖先生。我们拿到武器之后，对日本人作战，其实也是在帮助你们分担压力，对奉军是有好处的。”

“伊万诺夫先生，我把武器交给了你，如何使用全看你的心思，谁能担保你不会反咬奉军一口呢，要知道我们驻军海兰，俄国方面也是不满的。”

伊万诺夫也是能言善辩之人，他笑着说道：“张先生，日本在远东拥有十万驻军，是我们的头号敌人，我们自然会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日本人上面。而且张先生也请你注意，如果日本人把这些部队抽调到远东。会对奉军造成何等的压力！”

张廷兰微笑着点点头：“伊万诺夫先生，你说的有道理，我可以把价格降下来，给你们最优惠的价格。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们必须听从我的安排，执行一次军事行动。”

伊万诺夫沉思半晌，然后说道：“我必须要了解军事行动的内容，我不会拿着军队的安全开玩笑的！”

“好，我马上就让参谋和你们谈一谈，在一个月之内。必须把行动确定下来。”

双方商量好之后，张廷兰就急急忙忙的赶回了奉天，他已经落下了一个子，下一步就是加紧筹划，确保至关重要的机器设备能够安全返回奉天。

可是张廷兰刚刚返回奉天之后。奉天实业团的众多商人就联名找了过

来，刘书成、乔瑞轩、宋仲义、范旭东等人带头。全都赶了过来。

“总司令。日本人已经掐断南满铁路有一周左右了，造成的损失很严重，您看咱们还要坚持多久，才能让日本人让步啊？”刘书成有些焦急的问道。

一旁的范旭东也说道：“总司令，抵制日货，对我们来说。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只是我们毕竟底子太薄，如果一直这么对抗下去，我们担心没有拖垮日本人的企业，反倒让奉天的工业先崩溃了。这就得不偿失啊！”

张廷兰能够让这些商人围绕在他的身边，形成强大的联盟，除了强大的实力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能给大家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样想要光凭着威望，就让这些人放弃利益，也十分不现实，而且还会损害自己的威望。

张廷兰笑着说道：“诸位，大家的担心都有道理，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吉奉铁路在月内就要通车了。这条铁路避开了南满路，是东三省新的交通动脉，铁路完全由我们自行设计施工，运费至少能比日本人便宜三成。”

一听到这个消息，在座的这些商人顿时眼前一亮，商人对于利润是最敏感的事情，以往日本人仗着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推高运费，让东三省的商人苦不堪言，偏偏大家又没法摆脱，就只能认命挨宰。

可是此时张廷兰一说吉奉铁路竟然要通车了，他们就能不受日本人的压榨，顿时都有些欢呼雀跃了。

“总司令，早就知道您深谋远虑，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等在这里，早知道我们就不用着急了。这往后有了吉奉铁路，南满铁路就滚蛋，我们绝对不会在上面运输一个车皮！”宋仲义笑着说道。

张廷兰也点点头：“诸位，这几天大家共同对抗日本人，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政府不会让爱国商人受到损失，我想补偿大家。”

“总司令言重了，为国家出把子力气，是我们的本份，哪能要奖励啊！”刘书成急忙拒绝。

张廷兰笑道：“老刘，你就不要推辞了。爱国是对的，做对了就要受到奖励，如果因为爱国的原因，就要损失经济利益，这等于是做好事反倒要受惩罚，道理上面讲不通啊！不过我也不会直接给大家奖金，如今吉奉铁路修成了，我准备成立东北铁路运营总公司，凡事参加抵制日本行动的商人，都有资格入股。”

铁路绝对是暴利行业，要不列强也不会抢着修建，这些商人心里都有数，只是他们实力有限，根本参与不进去。

可是现在张廷兰把机会留给了他们，这些人顿时喜出望外，露出了一副跃跃yu试态度。原本还有些人因为南满铁路的问题，利益受损，对张廷兰有些意见，现在一听能够换来入股铁路公司的机会，那一点怨气彻底消散了，所有人都像是过年一般。

张廷兰看了一下兴奋的商人们，笑着说道：“我只想要告诉大家一句话，政府和你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只要你们站在政府一边，就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只要咱们和衷共济，力量集中在一起，就能把日本人的势力赶出东三省！”

“总司令说的太好了，我们都跟着你，绝对没有任何的二心。”

张廷兰也是刚刚上位，根基远没有巩固，他抛出了铁路这块大蛋糕，就是为了收拢人心，尤其是拉拢实力雄厚的大商人，从这些人的表现来看，这

一步已经走对了。

得到了张廷兰的许诺之后，所有商人都兴奋异常，放心大胆的继续和日本对峙，“五不政策”还在继续坚持，日本人在东三省的商业份额持续萎缩，这帮家伙也十分意外，没想到奉天的商人竟是如此顽强。

一连过去了三周，好消息终于传来，吉奉铁路终于修通了，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急忙邀请奉天各界代表，还有所有列强，一同出席通车仪式。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东北再度震动起来，终于有了自己建造的铁路，终于不必受制于人了，所有人都一扫心中的阴霾，把胸脯都挺得高高的！

第四百六十四章气急败坏

“有鉴于日方控制的南满铁路在安全和服务上的严重缺陷，为了保证东北客货运输的顺畅，现建议所有中国商民，尽量使用自己的铁路运输，摆脱对南满铁路的依赖，保证交通运输的畅通。”

就在吉奉铁路通车前夕，奉天实业团向外界发布了这样一条剪短的公告。虽然字数有限，但是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明眼人都清楚，这是奉军和日本之间的斗法又升级了。

原本奉军仅能在进出口商品上面卡日本，而日本人用铁路来卡奉军，其实这是一个双输的消耗战，就看谁最先撑不住妥协。外界舆论普遍不看好奉军，毕竟日本国力在那里摆着，整个中国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况且奉军又刚刚经历一场内乱，撑不了多久，就会向日本人妥协。

可是哪里知道，奉军非但没有妥协，竟然还拿出了后手，这简直太让人意外了，吉奉铁路修好了，东三省就多了一条南北向的交通动脉，南满铁路的垄断地位就被打破了，日本人也别想舒舒服服的收钱了。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的缘起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铁路还是非常的敏感的，这不只是一条经济动脉，更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拥有独立运营的铁路，是很多中国有识之士的梦想。

吉奉铁路通车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东三省震动，天下都震动了。大量的各界名流，百姓代表齐集奉天，一同参加通车仪式。不只是国人，就连列强也都投来了关注的目光，就像上次奉军搞阅兵游行一样，这都是力量的展示。

现在又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奉军和日本之间还处在一种敌对关系，张作霖的死还是一个悬案，没有告一段落。奉天每亮出一份实力就是对日本的一重压力，列强也需要重新评估这个地方势力，看看究竟有多强，值不值得大力扶持。

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吉奉铁路的通车仪式变得极为热闹，张作相和孙烈臣全都出席，张廷兰和王永江等等奉军文武大员一个不少，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的驻奉天总领事也悉数到场。

最为关心这条铁路的奉天商界达人也一个不少，大家都翘首以盼这一个来月，大家都有相当的挤压商品，早就盼着通车之后，能够快速把商品运出去。

就在此时，一直在人群当中观看的赤尻正助脸上露出了不屑的神色嘴角噙着冷笑。美国总领事白克尔看到之后笑着说道：“赤尻先生，我不得不说吉奉铁路对于日本的利益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你难道没有感觉到么？”

“当然知道，不过光有铁轨可不能称为铁路。”赤尻正助冷笑道：“他们有足够的机车和车厢么，没有这些这些东西，还是不能马上投入运营。无知的支那人，他们需要向列强进口机车，不过据我所知他们还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说吉奉铁路至少在几个月之内，无法正式运营，而这些时间已经足够他们屈服了！”

赤尻正助知道美英等国有心思扶持奉军对抗日本，因此他毫不客气的说出此话就是为了打消美国人的念头，奉军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你们也没有扶持的必要。

白克尔耸了耸肩，他仔细想了想了，也基本上认同了赤尻正助的看法，毕竟铁路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步能够到位的，但是至少说这是奉天实力的一种体现。

所有客人都差不多到齐了，张廷兰站在了演讲台的后面，对所有嘉宾说道："奉天各界贤达、各地朋友、外国的友人，大家好！在此我要向大家通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第一条由奉军自行设施，施工，建造的铁路，吉奉铁路！正式通车了！"

张廷兰讲到这里，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每一个到场的中国人都与有荣焉，中国已经有了一些铁路，但是这些铁路多半都是掌控在列强手中，中国人只掌握了一些边边角角的支线。

而吉奉铁路是东三省的重要动脉，又目标直指南满铁路，意义不言而明，也不由得在场的众人兴奋起来。

等到热烈的掌声停止了，张廷兰继续说道："吉奉铁路能够顺利通车，首先就要感谢以詹天佑先生为首的施工团队，他们不顾艰险，披荆斩棘，用短短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修通了一条四百余公里的铁路。是他们掀开了东三省铁路建设的新篇章，在大约半个小时之后，詹天佑先生，就将带领着他的团队，乘坐着第一列火车，赶到奉天，与大家共同庆祝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台下的掌声和欢呼声瞬间又高涨起来，詹天佑修筑了京张铁路，闻名天下，现在又修成了吉奉铁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尔滨轨道车辆公司在半年之前，攻克了铁路机车的难关，经过半年的努力生产，他们已经生产出了三十台蒸汽机车。从今往后，中东路和吉奉铁路上面奔跑的火车将全部实现国产化！"

张廷兰爆出的这个新消息，比前面的消息还要劲爆许多倍，虽然国产铁路不多，但是毕竟还是有的，可是国产机车却是一个空白。奉军这次不只是填补了空白，而是一下子造了三十辆，很显然这是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标志。

解决了机车的问题，制约奉军修筑铁路的所有难关都消失了，以后不只是吉奉铁路，整个东北，都会快速的出现大量的铁路。所有的商人和老百姓全都大声的欢呼，简直比过年都热闹。

叛乱带来的阴霾也一扫而光，大家重新找回了昂扬的斗志，不管如何，东北都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有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就有了一切，那些认为奉军一蹶不振的谣言不攻自破。

有人欢喜有人愁，中国商民热情的欢呼，赤尻正助等日本人脸色全都变得铁青。吉奉铁路完全自主修建，日本人没有插手的空间，他们想了想去，就决定通过机车挟持奉军，因此日本政府和列强都联系过了。

让他们尊重日本的势力范围，不准向奉军出售机车，赤尻正助本以为有了这个约定，就能让吉奉铁路变得有路无车，成为一个摆设。

可是日本再一次失算了，奉军已经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生产出了机车，他的算计再度落空了。赤尻正助此时听到奉天民众的欢呼，简直就像是魔音一般，脑袋疼痛难忍，好像挖心摘肝一般，憋屈到了极点。

这时候白克尔冲着他笑了笑："很显然，你们的情报又错了，奉天还真是能给人带来惊喜啊！"

赤尻正助只觉得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嘲笑他，脸上也是一阵红，一阵白，

分外的难受。

正在说话之间，就传来了火车进站的声音，远远的一列火车冒着烟，轰隆轰隆的跑了过来，看到了这列火车之后，在场所有人都兴奋起来，把巴掌拍得通红。

火车渐渐的进入站内，整个奉天车站就响起了热闹的鞭炮声，列车停稳之后，詹天佑率先走了出来，他的身后紧紧的跟随着邝景扬，两个人都是留美幼童，现在已经都年近六十，能够在这个时候，建成吉奉铁路，生产出中国制造的机车，两个人都喜悦异常，仿佛年轻了二十岁一般，快步走了过来。

在他们的身后跟着一批设计人员和工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些工人之中，夹杂了很多普通的农民，他们虽然穿着还算整洁，但是脸上的风霜还是透露出了他们的身份。这些农民还不太适应这样热闹的大场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张廷兰将詹天佑迎上了讲台，笑着说道："达潮先生，铁路提前完工，您居功至伟，给大家讲几句吧。"

詹天佑点点头，走到了台前，冲着所有人鞠了一躬，然后说道："吉奉铁路全线通车，并非天佑的功劳，而是无数东三省民众用汗水换来的。铁路每修到一地，就有成千上万的当地民工主动参加劳动，他们自带干粮和饮水，不要政府一分钱。沿途的征地也十分顺利，全都尽力配合，从路基修筑，到铺设铁轨，这些民工至少担负了一半以上的工作量。完全可以这样说，这条铁路是东北民众用肩膀扛起来的，用双手修出来的。"

说到这里，詹天佑动情的说道："我曾经和一个农民聊天，他有些担忧的问我，政府把田赋降低了一成，还有没有钱修铁路！他和我说正事要紧，有了铁路，就有了好日子，不用忙着减税。这些年来，有多少人都在检讨中国人的素质，都在批评民智不开，都在说中国人愚昧落后，不配进入文明社会。我现在要说，是我们的那些学界名人不配代表这样伟大的百姓，勤劳朴实的中国百姓，才是支撑这个国家的脊梁！"

詹天佑在这个时候突然说出了这话，其实也是有感而发，中国要想改变，必须树立实干的作风，这种理念正是张廷兰极力提倡的，显然詹天佑这种干实事的人，也十分推崇。

场中的民众对詹天佑的话，报以热烈的掌声，所有人都欢天喜地，唯独赤尻正助等人，再也看不下去，气急败坏的离开了现场。

第四百六十五章“月亮女神”号

“达cháo，你一贯不都是讲究与人为善么，怎么今天变了xing子，向学界开炮了，这可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詹天佑讲完话之后，邝景扬就禁不住问道，他对老同学的反常有些意外。詹天佑坐在了一旁，微微叹口气，苦笑着说道：“我这身体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以后的希望还在年轻人身上，我该为他们说几句话，只求着中国的学风能有一丝的扭转。中国历代读书人就热衷两件事情，一个是当官，一个是卖弄风sāo。现在时代不同了，需要的是实干型的人才，需要扎扎实实的理工科教育，需要数理化，需要工程建筑！”

邝景扬点点头，笑着说道：“达cháo说的没错，就拿眼前的吉奉铁路来说，我们自己修成了，就不用受制于人，如果没有本事修，就要仰仗着南满铁路。写再多的文章，喊再好听的口号都没有用，换不来尊严，只能换来鄙视，最多是一点怜悯同情。”

“偌大的中国，只有东北还能看出一点希望，还能重视理工科教育，能重视工业发展，本来国家财力就十分有限，却光知道弄一些花团锦簇的装饰品，空架子而已！”

“二位先生不用感慨了，你们放心，奉军既然走到了这一步，就不会再走回头路，一定不实现工业化，不把中国建设的强盛起来，就绝不会放弃。”

张廷兰笑着说道：“记者和学生都想到咱们的火车上体验一下，另外商人们也在询问咱们的机车xing能如何，运力能不能和日本人相比。”

“没问题，只会比日本人的更好，绝对不会错差！”邝景扬笑着说道：“拙言，咱们的技术是从哪里弄来的。你心里比我清楚，绝对能压过日本人一头。”

邝景扬说着，就主动带着一些人到了火车前面，学生、记者、商人不少都随着他走到了车辆前面，仔细观察这列完全自主生产的火车。

“同学们，记者朋友们，这辆机车能够牵引十五节车厢，每节重量在二十吨左右，也就是说能够牵引三百吨的总重量，已经超过了南满铁路上运行的大多数日本机车。而且经过工人和技师的共同努力。突破改进了三百多项工艺，在车厢上使用了一千多项的新式设计，更加人xing化，而且普遍比西方进口的机车节能百分之十。”

邝景扬说着，就领着大家走上了车厢。亲身感受一下。邵飘萍作为一个知名的记者，也不会错过这种热闹。他从登上车厢的时候。就感受到了一丝不同。

“邝先生，我怎么感觉上下车更轻松舒服了呢，是不是错觉啊？”

“当然不是，这就是我们改进的一个内容，以往中国使用的列车，不是从西洋进口。就是从东洋进口，他们的身高和中国人都不相同，有的过高，有的过低。现在这个完全是为中国人量身制作的，效果当然不同了。”

听到了邝景扬的介绍，在场的人都感到了一阵振奋，这就是自己生产的好处，不然就只能别人卖什么，你买什么，哪有这种人xing化的设计啊。

大家在车厢里面看了看，也频频点头，设计的风格完全都是东方式的，看起来就让人舒服。这些人参观之后，都忍不住啧啧赞叹。

“现在机车厂正在研究更大功率的机车，要能拉动五百吨，甚至一千吨的

货物，速度要更快。如果研制成功，货运量就能提高一倍还多，同样的一列火车，能抵上以前的两列。同学们都有报国之心，但是如何报国，却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造机器，建工程，搞技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国家的军力能提升的更快，百姓的生活能更好，这才是真正的为国效力！”

工业越是发展，就越需要大量的人才，东北工业已经初具规模，到处都是人才缺口，邝景扬和詹天佑一样，都为此苦恼不已。因此邝景扬也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要引导更多的学生关注理工科，关注自然科学。

实实在在的东西摆在面前，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有人喊了救国救民多少年，结果一点成效都没有出现。可是奉军就能把一条完整的铁路摆在大家的面前，谁对谁错，大家心里面都会有些思考。

通车仪式终于结束了，随即大量的货物就通过这条新建成的铁路，在吉林和奉天之间往来。一个月前日本人关闭了南满铁路，想以此胁迫奉天的商人。

可是哪知道事与愿违，日本人的蛮横举动竟然刺激到了所有的东北商人，日本人根本不可靠，关键时刻还是要支持自己的铁路。

张廷兰在仪式结束之后，就召集了大批的商人，抛出了组建东北铁路公司的主张，公开接受社会股份。同时又把哈尔滨轨道车辆公司也改成了股份制，鼓励投资入股。

吉奉铁路摆在了眼前，这两个公司的前途都极为光明，潜力无限，自然受到了各方的追捧。而且这种热闹的情绪直接推动了东北铁路的发展，现有的铁路已经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了。

东北铁路公司刚刚组建，就面临着重大的任务，要在整个东北勘察环境，尽快确定下一批铁路的建设重点，很多资本雄厚的商人都愿意往铁路里面投入大钱。

这些人都清楚铁路能够赚大钱，唯一的麻烦就是列强会干预，技术受制于人，会增加成本，可是这些在东北都不是问题，有了强硬的奉军，再加上雄厚的力量，自建铁路已经水到渠成。

由于吉奉铁路全是自行修建和管理，成本降低了将近一半左右，连带着运费也能大幅度的压缩，虽然距离稍微比南满铁路远了一点，但是运费却能节约百分之三十，自然让所有商人趋之若鹜。

“拙言，吉奉铁路通车正是时候，不只改善了东北的经济和战略状况。而且还重塑的东北的信心和形象，原本外流的资本已经被控制住了，不少人还希望重新投资东北铁路公司。接下来只要大修铁路，沿途的矿产，地皮都会受到追捧，东三省等于是多了一个新的投资热点，吸金能力就更强了啊！”

王永江把情况向张廷兰汇报了一下，张廷兰也是欣喜异常，的确修成了吉奉铁路之后，整个东三省的局面就被盘活了。南北兵力运输就不需要经过南满铁路，也就不用受制于人，奉军在走向完全独立自主的道理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岷源先生，现在京奉铁路。吉奉铁路，中东路已经初步连成了网络。我准备在东三省推行一项新政。统一运费。统一商业税。凡事进入东三省的商品，铁路运费施行统一标准，一次结算清楚。商业税也是如此，东三省包括热河都只收一次，不再重复征税。”

民国的体制有点效仿美国，是一种松散的联邦。各省自主权力过大，甚

至发展到了各省都有独立的税收和军队，也造成了军阀遍地的问题。

当然这也不光是政体的问题，还有技术因素。各省之间的互联互通都不好，没有发达的交通连接，地方上各自为政。现在奉军控制了四省的地盘，又掌握了三条重要铁路，已经具备了统一经济的条件，现在接着吉奉铁路的东风，摆在桌面上，正是顺应cháo流。

“拙言高见啊，经济上的统一，比起军事和政治的统一更重要，我也正在清理四省的地方法规，争取建立起统一的规范，把四省真正捏合到一起，建立成联合的大市场，这样同日本人对抗，胜算就更多了。”

一提到日本人，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是一动，南满铁路绝对是日本人的一块心头肉，现在被张廷兰这么一搞，等于是在日本人身上剜肉，这帮小鬼子能答应么！

在历史上，吉奉之间的铁路联通起来，没过两年，日本人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固然其中有些偶然因素，但是也可以窥见日本人的态度，拥有了独立的铁路网，奉军就已经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可以按部就班的进行工业化建设，这绝对是日本人不能容忍的。

“岷源先生，我们现在应该感谢俄国人，要不是他们发生了内战，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力，只怕日本人早就会对东三省动武了！”

“越是发展，我们和日本人之间的冲突就越是剧烈，双方早晚会有一战，总之做好准备就是了。”

张廷兰和王永江的看法一点都没有错，奉天总领事赤尻正助回到领事馆之后，就急忙向国内报告情况。

今天见到的情况已经让他受到了太大的震撼，奉军的工业水平一日千里，从轻重武器开始，到了蒸汽机车，再这么下去，日本人能生产的东西，奉军就都能够生产了，而且价格会更便宜，质量更好。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日本人就将失去整个中国市场，当然也会面临武装到牙齿的奉军强有力的反扑。搞不好日本人做了几十年，侵略中国的迷梦就会彻底破碎，越来越壮大的奉军，就成了日本人眼中头号的威胁。

其实最让日本政府感到迷惑不解的就是奉军的工业实力是哪里冒出来的！谁也不会凭空就能生产这些东西，日本人已经知道了奉军从俄国弄到一批机器。

另外日本人也坚信奉军一定还有别的渠道，能够弄到列强的技术和设备，甚至得到了列强的直接扶持，不然愚蠢的支那人绝对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赤尻正助一直就在努力的调查奉军工业设备和技术的来源。

“总领事先生，有密信给您。”

接过侍从送来的密信，赤尻正助看了一眼，顿时就被吸引住了，上面赫然写着一批神秘机器在一个月之前运到了葫芦岛，机器个头巨大，疑似冶金采掘设备。

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赤尻正助顿时如获至宝，很显然这就是他一直想要追查的东西。赤尻正助急忙向国内报告情况，日本政府得到报告之后，也快速的行动起来。奉军就像是小老虎一样，现在已经长出了獠牙和利爪，再这么下去，绝对能威胁到日本人了，他们不能不着急。

日本人在中国经营日久，情报网络十分惊人，很快他们把查到的蛛丝马迹汇总起来，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奉军最近从美洲转运了一大批重

要设备。

“首相阁下，根据确切情报，一艘名为月亮女神的货船正载着一批重要的机器设备，向葫芦岛驶去，其中有大型工业设备，甚至连帝国都没有。”

首相原敬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眉头紧皱：“能知道具体是什么么？”

“还不清楚，不过据推测，可能是炼钢设备和大型的锻压设备。”

“八嘎，怪不得支那人能造火炮和机车呢，我们必须阻止这批设备运到奉天。”

“首相阁下，这艘货船是美国人的，要是截下来，恐怕会有国际纠纷啊？”

第四百六十六章愤怒的美国人

海上的一艘船，就是一块浮动的国土，同样神圣无比，如果遭到了侵犯，后果十分严重。美国参加一战，也是以商船被德国潜艇攻击为名，参加的战争。

如果贸然截下这艘美国商船，问题一定十分严重，可是如果不截下来，这些重要设备运到了奉天，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谁都没有办法承担。

日本国土没有中国广，资源没有中国丰富，人口没有中国多。之所以能压在中国的头上，靠的就是技术领先，工业发达。如果中国也拥有了自己的工业，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日本再也别想染指中国。

这是日本统治层永远无法接受的事情，可是要想阻止这批机器到中国，就要去截下美国的货船，不然等到这艘船到了葫芦岛，一切都晚了。

首相原敬此时是进退两难，他又把负责情报的官员叫到了身边，严肃的说道："我需要得到确切的情报，告诉我那艘船上有没有中国私自走私的设备，那些设备究竟是干什么的？"

"首相阁下，根据我的了解，这部分设来自欧洲，技术水平十分先进，如果落到了奉军的手上，他们的工业水平必然会提升一个台阶，能够自行生产大部分武器，甚至能够生产机床！"

一旦能够生产机床，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体系就已经形成了，原敬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如果让奉军的工业形成体系，毫无疑问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就出现了一个强敌，日本的大陆政策就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一个工业化的中国，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庞然大物，究竟能爆发出什么样的威力。想到这里，原敬的脑袋一阵阵的发蒙，这个选择题实在是太难了。

这已经不是原敬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了，他把内阁成员都召集了过来，这些人都坐在了一起，共同商量这个问题。

"诸君，帝国面对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不要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截下货船？"

"首相阁下，如果确定货船上有重要的设备。我认为就应该截下来。奉军的膨胀太快了，比他们军力增长更快的是他们的工业实力，帝国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压制住他们，不然在帝国征服满蒙的道路上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敌人。"

说话的人是陆军大臣田中义一。这个家伙背后就是日本最后权势的元老山县有朋，在内阁中。田中义一的分量很重。原敬对他也要忌惮三分。

"田中君，压制奉军的发展，当然是首要任务，不过因此而得罪美国，恐怕会引来国际纠纷，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不能不有所顾虑啊。"

田中义一冷笑了一声："西方国家的态度，没有必要过分在意，在远东的地盘上，帝国拥有绝对的尊严。美国需要帝国的配合，他们不敢怎么样的。"

原敬一听田中的话，就知道这位是个外交白痴，光知道蛮干，因此他把目光落到了外相内田康哉的身上，希望他能拿出一个办法。

"首相阁下，贸然拦截美国货船，的确是一个大麻烦，不过据我所知，美欧诸国对中国都有限制，他们不会允许重要的设备落到中国人的手上。因此我建议可以一面截住货船，进行检查，一面和美国沟通，只要证明上面却有

违禁物品，美国也不会说什么。”

原敬仔细听着内田的话，似乎有些道理，其实现在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这艘月亮女神号上面，究竟有没有重要的设备，只要有一切都好办，如果没有，这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就看怎么决定了。

原敬仔细的想了半晌，然后终于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联合舰队立刻派出船只，在葫芦岛外做好准备，将这艘美国货轮截下，绝对不能让船只靠岸。”

日本内阁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们随即的行动起来，而此时美籍货船月亮女神号已经穿过了宫古水道，过了东海黄海，直奔此次的目的地葫芦岛。

陈启铭正站在甲板上面，离开东三省已经半年的时间，身在欧洲期间，他真切的感受到了工业技术上的差距，也深刻的知道了作为一个弱国的耻辱，本来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国却连一点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

这个世界没有公理，有的只是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多半体现在工业上面。陈启铭暗暗的将拳头攥的紧紧的，这次回国之后，就要好好的大干一场。

张廷兰已经成为了奉军的实际领袖，又从德国弄到了这么多机器技术，如果干不出成绩，那就说不过去了。

就在大船乘风破浪，快速向葫芦岛方向驶去的时候，不远处一艘渔船正在偷偷的观察着月亮女神号巨大的身影。船只驶过去，一串电波就从渔船上面飞了出去，在不远处奉命等待的两艘驱逐舰随即得到了消息。这两艘军舰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向月亮女神号追了过去。

“陈先生，你怎么好像在等什么事情啊？”卫军笑着问道，他是那些赴欧劳工的一员，为人精明强干，又自学了法语和英语，劳工们在巴黎游行，就是他组织呢。陈启铭看中了他的才华，就带在了身边，让他帮着处理一些事情。

“军子，咱们已经到了最后一段航路了，如果不出意外，有些跳梁小丑也该出来了。”

正在说话之间，就有船员大声的喊了起来，他们发现远处有两艘舰船，正在以超高的航速，向他们逼近。这些船员都是美国年轻人，漫长的海上漂泊已经让他们筋疲力尽了，正准备在异国放松一下，哪知道竟然有两艘船盯上了他们。

“嘿，伙计，你说他们是不是海盗啊？”

“或许是。哦，不。我看清了他们的国旗，是日本人的船。”

“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是盟友么！”

正在这些船员议论纷纷的时候，两艘日本驱逐舰一左一右，向月亮女神号夹了过来。货船的航速根本没法和高速的驱逐舰比拟，很快就落入了包围圈，这些美国船员也感到了一丝紧张，这些日本人似乎没按好心。

“马上停船，接受检查！”驱逐舰上面传来了生硬的英语，同时也将枪炮对准了货船。

“该死。这帮日本人发疯了么，这是美国的船只，他们竟然敢拦截我们的船只，他们想再来一次战争么，我要踢扁他们的屁股！”

船长也被惊动了。他急忙也向日本人喊话，要求他们不要干扰航行

zìyóu。日本军舰显然听不下去。他们把机枪对准了天空。一连串的子弹被打了出去。

“按照命令，马上停下来，不然我们就要采取果断的行动。”

就在三艘军舰互相对峙的时候，又有一艘更大的军舰赶了过来，这是一艘日本的巡洋舰，这艘七八千吨的庞然大物横在了月亮女神的前面。航行的道路彻底被拦阻住了。

“该死，停船，停船！”船长一看情况不妙，也不敢再硬撑下去了。只能骂骂咧咧的说道：“这帮该死的猴子，我们一定会向合众国政府报告，你们要为自己的野蛮行动，付出代价。”

船只停了下来，从巡洋舰上派出了两艘小船，搭载着五十名日本海军，快速登上了月亮女神号的甲板。

日本人上来之后，就端着枪，对准了船上的所有人。

“都举起手来，靠在一边站好！”

形势比人强，这些美国水手满肚子都是意见，但是他们也不能和枪杆子叫板，只能老老实实的听话，陈启铭和卫军也是如此，被看管了起来。

日本人控制了船只之后，就把船长找了出来，对他大声的说道：“船长先生，我们怀疑你的船上运送了大量的违禁物品，你要配合我们的调查。”

“你们要搞清楚，这是美国的货船，你们没有任何资格搜查，我要控告你们的野蛮行径。船上的货物属于商业机密，更不能告诉你们，你们都滚下我的船！”

这位船长也是年轻气盛，对这帮日本兵顿时就瞪圆了眼珠子，破口大骂。

啪！一个日本兵猛地给了这位船长一个嘴巴子，把他打倒在甲板上，正好滚到了陈启铭的身边，陈启铭急忙将他扶了起来。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让他们搜，我们行得正走得端，他们搜不出来什么。”

陈启铭安慰了一下这位船长，此时日本人已经开始东翻西翻了，从甲板开始，到每一个舱室，他们全都不放过。日本人个子小，办事可不马虎，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船舱的大型货箱，日本人顿时眼前一亮，这几十个大家伙里面装的就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有几个日本兵当即把货箱砸开了，所有日本人都聚拢过来，想要看看是什么东西。可是一见之下，这帮人顿时就傻眼了，货箱里面全都是橡胶。这当然不是日本人想要的，他们又接连打开了几个，发现里面最多的就是铜矿石和橡胶，剩下别的东西一点都没有。

这帮负责的日本人全都惊呆了，本来他们信心十足，可是竟然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这些日本人又继续疯狂的搜索，一个舱室一个舱室的搜查，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足足找了几个小时，就连美国船员的美女写真都找到了，但是就没有发现任何的工业机器。

而就在此时，月亮女神号被日本军舰劫持的消息也传了出去，美国政府，在奉天的外交人员，都得到了报告，这下子就惹了马蜂窝。

如今的美国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势力快速膨胀，正在试图走出美洲，影响整个世界，可是在这个关头，小小的日本竟然跳了出来，公然挑衅美国

的尊严，威胁海上行驶zìyóu，这是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奉天总领事白克尔紧急联系了赤尻正助，一见面白克尔的脸上仿佛能刮下一层霜来。

“赤尻先生，合众国需要你们解释，为什么要截住我们的货轮，你们想要发出战争挑衅么？”

“总领事先生不要误会，帝国政府得到了确切的报告，中国人正在运输一批重要的机器到奉天，里面包括大型的锻压设备，这是各国共同禁止向中国出口的，我们必须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白克尔勉强压住了愤怒，冷笑着说道：“如果事实不是日本方面形容的，美国政府绝对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惩罚挑衅美国的人！”

第四百六十七章渔人之利

“该死，你们这帮强盗，赶快让我们离开，我的同伴要死了，他要得到治疗！”

船长向日本兵愤怒的咆哮，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有一个船员突然觉得腹部疼痛，起初还没有在意，可是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已经受不了了，疼得躺在甲板上面打滚，脸上都是豆大的汗珠，其他船员也都焦急不已。

“赶快放我们离开，你们已经搜查了六个小时了，什么都没有找到，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

月亮女神号上面的船员彻底愤怒起来，他们在公海上面航行，即便是船上有什么问题，也要美国政府来管，可是现在日本人无缘无故的冲了上来，大肆的检查，已经严重侵犯了美国的尊严。

现在又有船员突然发病，更是让他们难以忍受。这些美国人愤怒不已，日本人此时也是焦躁不安，负责搜查的上野太郎像是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般，他知道如果搜不出什么来，不只是他，就连日本政府的麻烦都大了。

他猛地揪住了陈启铭的胸口，大声的咆哮道：“支那人，说！船上的设备都哪里去了，哪里去了？”

“什么设备？根本就没有设备，我在奉天开了一家洋车厂，购进一批橡胶和铜矿石，我们有详细的文件证明，你大可以随便搜查么！”

“八嘎！你在说谎，我要杀了你！”

正在上野发疯的时候，在远处又出现了两艘军舰，快速向这边赶了过来，这两艘军舰一个挂着美国的国旗，一个挂着英国的国旗。

在得知自己的货船被劫持之后，美国人就气愤不已。他们在北中国的力量还不强，因此只能拉上英国人，一同赶到事发地点。作为一个老牌的霸主，英国人精明透顶了，他们可不想美日爆发冲突，那样只会威胁远东的秩序，因此他们也不能不来。

两艘军舰用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同日本的三艘军舰形成了对持，美英可不会在乎日本人的威胁，他们同样派出了小船。登上了月亮女神号。而此时那名船员由于剧痛，在甲板上面来回翻滚，脸色煞白，在一旁还有几个日本兵荷枪实弹的看着。

“妈的，你们这帮婊子养的。没看到他快要死了么，为什么不救治我们的人？”

美国海军上来之后。看到了这样一幕。立刻就发飙了，先是劫持船只，然后又是草菅人命，不过美国公民的生死，这就是天大的事情，等于是火上浇油。

美国的军官向船长了解了情况。然后冷笑着说道：“你们非法劫持美国船只，是卑劣的海盗行径，我要求你们必须马上放行，不然合众国政府就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

美国人彻底翻脸了。上野太郎此时也是贼人胆虚，不敢再继续硬抗了。经过简短的协商，五艘军舰护卫着月亮女神号，一同开往最近的葫芦岛港，到了港口之后，再进行详细的调查。

一艘货船，彻底牵动了各方的神经，美、日、英、中，全都派遣了专门的人员，齐集葫芦岛。在黎明时分，月亮女神号还有几艘军舰终于驶入了港

口，货船刚刚停下来，又几个美国船员和士兵就抬着一个人飞快得下来。
总领事白克尔急忙赶了过去，船长立刻向他诉说了情况。“总领事先生，保罗似乎是得了阑尾炎，必须马上手术。”
白克尔一听，人命要紧，他急忙让人把保罗送去医院，然后气哼哼的走到了赤尻正助的面前，他的眼神中之中几乎能喷出火来。
“赤尻先生，你说的机器设备呢，你们搜到了什么？”
面对质问，赤尻正助也是哑口无言，明明情报显示就是这艘船只有问题，而且上面也的确是中国的货物，结果怎么完全出乎意料，只有一些橡胶和矿石，这不是天大的玩笑么！
“我认为暂时还不能盲目下结论，应该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再仔细搜索船只，我相信日本方面的情报不会错的。”
就在他们互相争吵的时候，美**官去而复返，一脸的悲伤与愤怒。
“总领事先生，保罗先生已经死了。”
这一句话顿时就像一个霹雳一样，落到了所有人的头上。急性阑尾炎不算什么大病，只要及时手术，完全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一旦拖延，造成阑尾破裂，整个腹部感染炎症，那可是要命的事情。
保罗从发病，到治疗经历了十来个小时，送到医院已经彻底晚了，腹部感染，脏器损坏，根本就没有办法挽救了。
死了一个人不算是大事情，但是在这种时候，死了一个人。就是天大的麻烦，日本人前后劫持船只长达七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保罗发病，日本人见死不救，还继续顽固的搜查，最终酿成了悲剧。
劫船已经错了，又致死人命，更是错上加错，美国人彻底出离了愤怒，白克尔已经懒得和赤尻正助谈下去了，他急忙向美国政府汇报，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处理权限。而赤尻正助同样如此，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终于发生了，不只没有抓到奉军的把柄，反而因此死了一个美国人，后果绝对不堪设想。
事情到了这一步，最高兴的就是张廷兰了，他只要美日斗起来，奉军的压力就小了不少，想要以夷制夷，也就变得容易多了。
“岷源先生，我前段时间提议向美国贷款，咱们一直有些条件没有谈妥，我想现在就回容易许多了！”
王永江同样笑道：“没错，拙言，这次连老天都在帮着咱们，好巧不巧的就死了一个美国人，事情一下子就严重了几倍不只，加上那些媒体的炒作。日本人野蛮无礼的形象就更加坐实了，我看足够他们忙一段时间的了，咱们也好趁着这个机会，把那批机器都运回来，这样也就安全多了。”
“不忙。”张廷兰笑着摆了摆手：“岷源先生，日本人做事还是十分精细的，别看和美国发生了冲突，但是他们在干涉俄国的问题上还是盟友，不会彻底闹翻。尤其是日本人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一定会发了疯一样的寻找，美国人也说不定想知道背后的真相。”
“拙言分析的有道理，凡事不会空穴来风，站在美国的角度，他们固然讨厌日本人，但是也不会忘了咱们。”
“所以还要抛出一个诱饵，舍弃一点敏感的机器，算是对所有人都有一个交代，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关键设备运回来！”
王永江笑着点点头：“拙言把人心都琢磨透了，有舍才有得，不过你可不

会单纯为了迷惑日本人？”

“当然不是，老段和咱们已经闹翻了，有这个家伙在中央秉政，咱们干什么事情都不方便，我看还是要把他弄下去，咱们才能安心。”

张廷兰和王永江商量了一下，定下了总体策略。运回机器只是一个任务，张廷兰还要借助这次机会，让美日之间的矛盾彻底公开化，他们的裂痕越大，对奉军的好处就越多。

因此张廷兰亲自出面，到了医院，向死去的船员保罗送去了白菊花，在医院之中，已经聚集了不少记者，张廷兰一出现之后，记者就围了上来。

“奉军方面对此次事件怎么看，希望您能谈一下看法？”

“公海航行zìyóu，是各国的权力，任何侵犯这种zìyóu的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保罗先生的不幸，已经提醒了我们，在远东地区某国，正在依仗着武力，使用卑劣的手段，破坏一切秩序。最近张作霖先生遇刺的案件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我们发现了大量的证据，我认为这些事情不能孤立的看待，我希望有关各方能够站出来，共同维护远东的秩序。”

“张先生，最近奉天更换了最高领袖，对外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呢？”

“不会，奉军的政策是一贯的，连续的，我们主张经济zìyóu，公平竞争，欢迎一切资本都东三省投资开发，互利共赢。在以往存在着各种势力范围，严重的影响了经济交流，我认为应该突破限制，给予各国平等的待遇。”

张廷兰简单的回答了几个问题，随后就离开了医院，前去拜会白克尔。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蕴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强调远东的秩序，隐藏的意思就是奉军愿意和美国合作，共同对付日本人。

至于废除势力范围，毫无疑问也是在拉拢美国人，表示东北会向美国资本开放。美国人也不是傻瓜，自然理解张廷兰的意思。

其实美国人也十分清醒，这次事件不小，美国必须拿出自己的态度，但是真正想要凭着这次事件，动摇日本在远东的地位，还是做不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美国还不具备向西太平洋投放力量的能力。

算来算去，就只能用经济手段打击日本人，另外就是利用其他势力牵制日本人了。正是有了这个打算，白克尔对于张廷兰的造访十分喜悦。

“张先生，美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向奉天方面提供两千万美元的贷款，协助你们发展铁路建设。”

美日之间狗咬狗，奉军坐收渔利，张廷兰自然高兴异常，他笑道：“总领事先生，我认为我们双方还可以让合作更广泛一些。”

第四百六十八章发了疯的日本人

“日本人不只掐断了南满铁路，还试图关闭大连港，因此奉军准备开发葫芦岛，把葫芦岛打造成东北的海上枢纽，这项工程十分浩大，我希望能够引进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双方共同开发港口。”

旅顺大连虽然是东三省自然条件最好的不冻港，可是由于处在辽东半岛，距离经济腹地稍微远了一些，运费成本有些高。而葫芦岛处在奉天和河北之间，西面就是秦皇岛，本身港阔水深，自然条件良好，同时由于京奉铁路连接，海陆联运便利，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早在满清的时候，就准备扩建葫芦岛港，不过只完成了一期工程，港口只能停靠千吨船舶，后来几次试图扩建港口，但是都不了了之。

随着东三省经济的发展，对海运的需求也直线上升，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不冻良港，已经变得十分重要。张廷兰已经筹划着修建葫芦岛港，最终要建成停靠万吨巨轮的大港，作为东三省对外联系的一个门户。

“日本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一年能赚取两亿元以上的利润，其中百分之六十都是铁路运费，纯利润也有一亿元以上。南满铁路能够成为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连接了大连港，能够实现海陆联运。现在奉军手上拥有中东路、吉奉铁路和京奉铁路，能把三省联系到一起，运输的货物至少是南满铁路的两三倍以上，如果把葫芦岛开发出来，利润也是日本人的几倍之多。”

张廷兰给白克尔算起了经济账，他笑着说道：“东三省正在大力推广农场，在未来的十年之间，东三省的粮食会直线增加，出口量保守估计也会超过三千万吨，再加上各种木材和矿石，这个数目就非常惊人了。另外如果美国愿意帮助开发葫芦岛，奉军还可以和美国签署一个协议，我们优先采购美国的农用拖拉机和柴油。东北的农产品运出去，美国的工业品运进来，其中能产生多少的经济利润，总领事先生应该能够猜到吧。”

白克尔可不是笨蛋，他这两年一直在观察奉军的发展情况，知道这片黑土地上蕴藏着无数的商机，美国人也拼命想要插一脚。可是由于势力范围的划分，这里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美国只能干眼馋。

可是现在日本人弄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把柄被美国人攥在了手里，正是让日本人割肉的好时候。刺杀张作霖，劫持月亮女神号，都是日本粗暴践踏国际规则的明证，美国绝对不会让日本人轻易的过关的。

白克尔在心里头不住的盘算，如果能够凭借借助这次机会，打破日本的势力范围，让美国资本顺利进入东三省，等于是一下子打开了中国的门户。

一个拥有两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一千多万人口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彻底开放，会给美国的财团带来多少好处，简直是难以估量的。如果促成了此事，白克尔在美国的财团眼中，一下子也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以后想要继续从政，这些受益的财团，就是他稳定的金主。

越想越高兴，白克尔已经彻底动心了，他郑重的对张廷兰说道：“张先生，你的提议非常好，我本人极为赞同，也会向美国国内报告，我相信这个合作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在丛林世界里，去挑衅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是非常要命的事情，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但是一点惹了美国，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

就在张廷兰拉近和美国关系的时候，月亮女神号事件已经传开了，美国国内的情绪瞬间被引爆了，大量的美国人走上街头，为死去的船员保罗祈祷，同时声讨日本政府的野蛮做法。

美日之间早就因为争夺太平洋而矛盾重重，美国的精英层也把日本人当成了一个竞争对手。在一战之中，美日两国成为了得利最多的国家。美国人为了提升国际地位，增强武力威慑，大造军舰，开启了海军军备竞赛。

日本人也咬牙跟上，开始了疯狂的造舰，刚刚从战火之中爬出来的大英帝国也不得不卷入其中。这场新的海军竞赛刚刚拉开帷幕，船台上正在叮叮当当，建造着海上巨无霸，美日两国更是太平洋上的主要对手，互相都在较劲呢。

月亮女神号事件的出现，恰逢其时，一下子就刺激了美国的敏感神经。支持发展海军的将领和议员全都站来出来，声色俱厉的讨伐日本人，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扩充军备，严惩日本人。

“日本人为什么敢冒犯美国，很显然就是美国的军力不足，尤其是海军力量，不能让他们屈服，所以日本人才敢挑衅美国，作为对应，美国必须强化军备，建立起让对手敬畏的海上力量！”

曾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的罗斯福在报纸上面公开撰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公开呼吁：“一场遍及世界的大战结束了，但是世界并没有和平下来，合众国的民众不能活在安逸和麻痹之中，我们的公民还在海外受到伤害，甚至死亡的威胁，这是每一个美国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才能拥有绝对的和平。”

罗斯福是迷nzhǔ党的政治新星，又是坚定的海军派，他出面表态之后，其他的政治人物也相继站了出来，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意压力。作为一个民选总统，威尔逊必须对他的选民负责，美国民意沸腾，他就必须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不然他只会被指责为无能。

因此威尔逊政府迅速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日本政府必须解释清楚月亮女神号事件，向死难的美国公民保罗道歉，并且赔偿。

除此之外，威尔逊又紧急叫停了几个和日本合作的项目，其中包括钢铁、冶金、电力等关键领域。随后威尔逊又颁布了新的命令，要求暂缓对日本出口棉花和废钢铁。

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国，日本人的技术水平算是最落后的，而且本国资源稀少，全部要靠着从外国进口，除了中国之外，美国就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向美国出口生丝，布匹，然后从美国进口机器设备，棉花，石油，费钢铁等等，来满足国内工业化的需要。

美国在日本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承担了技术和原料的双重提供者，地位十分特殊。如今美国挥舞起了经济大棒，效果好得惊人，对日本人的打击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本来日本在战后就面临着需求减少的问题，又要承担西伯利亚的战争，日本经济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结果美国人在这个关头，又采取了制裁的行动，一下子就把日本人逼到了墙角上。

工厂大面积的关门，失业人口直线上升，最要命的是粮食价格也一路疯涨，由于同时得罪了美国和奉军，日本最大的粮食来源地都出了问题，粮食涨价已经成了必然，日本国内的大商人也趁机囤积居奇。

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糟糕的经济状况又勾起了日本人对于米sāo乱的恐惧，原敬内阁一下子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原敬此时已经后悔到了极点，一个鲁莽的决定，竟然带来了如此可怕的后果，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一直在坐观风云的张廷兰是喜悦异常，尤其是听到美国的海军派大力的鼓动扩充军备，更是让张廷兰欣喜如狂。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手段，竟然加剧了海军军备竞赛的浪cháo，这可是始料未及的事情。

要知道庞大的战列舰都是用黄金堆起来的海上怪物，偏偏这种怪物还是注定落后的东西，美国佬底子雄厚，经得住折腾，日本人底子可不够，如果让他们在海军上多投入一点，陆军就少得到一点，奉军的压力就会降低很多相比于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张廷兰更希望将日本人引入错误的海军发展战略，小小岛国，国力有限，只要走错了一步，就会严重影响国力，奉军赶超日本人，也就变得容易了。

就在张廷兰盘算着下一步如何出招的时候，常荫槐突然找到了他，一见面就对张廷兰说道："拙言，最近我们的情报人员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大量的日本间谍都跳了出来，四处的侦查情况，甚至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他们究竟是有什么阴谋，还是想要急于知道什么，我们还拿不准。"

张廷兰眉头一皱，急忙问道："他们都动员了多少力量，调查有没有重点？"

"拙言，调查局自从组建以来，就注意了反间谍的问题，尤其是大帅遇刺之后，我们更是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也清理了一大批和日本有瓜葛的间谍。但是实际情况超出我们的想象，日本人在东三省安插的间谍数量惊人，有很多都隐藏了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如果不是大肆的活动，我们根本发现不了。现在他们的调查重点就在进出口贸易，还要各大工厂上面，我怀疑他们想要刺探我们的工业情报。"

张廷兰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笑着说道："我明白了，日本人这是想要给自己洗脱罪名啊！"

"常局长，日本人为什么会劫持月亮女神号，他们的真正目标是咱们，是想要截住重要机器设备，结果他们扑了一个空。现在日本人这么折腾，就是想找到那批机器，然后他们就可以向美国交代了。"

常荫槐一听，也是恍然大悟，急忙笑着说道："拙言就是厉害，一语道破天机，只要有了机器的一点下落，日本人就可以把矛头指向我们，还可以和美国人说，这是事出有因，让美国人放他们一马！"

"没错，日本人把隐藏那么深的间谍都弄了出来，很显然他们已经失去了理智，有点发疯了，美国佬的制裁真是厉害啊！"张廷兰笑着说道："常局长，咱们前段时间已经运回了一部分设备，如果日本人找到了蛛丝马迹，最终给曝光出去，对咱们也是不好。"

"没错，一旦他们咬死那些设备就是他们的目标，结果是上了咱们的当，错误地检查了月亮女神号。咱们可没法解释，那就是黄土泥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张廷兰看透了日本人的想法，冷笑着说道："常局长，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咱们也该扔出一块骨头，让日本人再上一个当。"

"另外，也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把日本人安插的间谍给我彻底清理一下，有这帮家伙在，寝食难安啊！"

“拙言放心吧，我一定办得漂漂亮亮的。”

第四百六十九章请放人

赵天鸿是奉天晨报的记者，在奉天工作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他工作勤勉，待人谦和，在三年前还同一位河南过来的姑娘结婚，夫妻之间十分和睦，左右邻里都十分羡慕。在谈话的之间，都尊称为赵先生，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都愿意和他说说。

身为记者，赵天鸿接触的人员也比较丰富，因此往往能帮着邻居说几句话，帮着大家做点事情，不管老少，大家都对这位赵先生十分有好感。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赵先生的举动有些反常，天还没亮就离开家里，有时候直到大半夜才回来，有时候明明没有下班，就提前跑回家里，到了半夜又离开了，生活规律同以往完全不一样。

也有人关心的询问过情况，赵天鸿只是推说采访任务紧张，大家也没有想得更多。就在这一天，赵天鸿急匆匆的回到了家里，就在他进门没有五分钟，他家的外面突然出现了大批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将小院团团围了起来。

这些人员之中有警察，有便衣，还有宪兵，明显分属不同的部门。就在常荫槐向张廷兰汇报了日本间谍活动加剧之后，张廷兰也马上采取了行动。

日本人在东北经营多年，隐藏了大量的间谍，平时想找到一个都比较困难，现在日本人着急了。露出了马脚，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把东三省的日本间谍好好清理一下，简直就是在犯罪。

张廷兰调集了三个部门，其中有苏良贞负责的警察局，常荫槐负责的调查局，另外张廷兰为了强化对军队的管理，又组建了宪兵部队。负责人就是原来特战队的冯永双。

这三方各有优势，苏良贞熟悉奉天情况，常荫槐的部下善于情报工作，宪兵在反间谍、反侦察领域有优势，同时又身手敏捷，三方联手，堪称一个梦幻组合。

抓捕小队控制住了赵天鸿的家之后，两名宪兵翻过了围墙，其他人也都鱼贯而入，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冲上了阁楼。此时的赵天鸿正在对着一台秘密的电报机。发送一串特殊的代码。

楼梯传来一阵急促的响动，赵天鸿的手顿时就是一哆嗦，他急忙想要隐藏电报机。就在此时房门被一脚踹开，几个宪兵就冲了进来。

赵天鸿见事不好，就想要翻身逃走。一个宪兵手中的枪已经响了，正好击中了他的膝盖。赵天鸿扑通倒在了地上。这个家伙还不死心。想要抓住桌面上的密码本，把这个要命的东西毁了。

可以几个宪兵已经拥了上来，把他按到在地，所有的东西都被缴获了。这时候负责指挥行动的常荫槐、冯永双等人也都赶了过来，再检查了缴获的东西之后，常荫槐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冯队长。没想到咱们第一次出手，就抓到了一条大鱼，这个赵天鸿竟然还是个高级间谍，隐藏多年。知道的事情还不少。”

“常局长，这家伙可不叫赵天鸿，本名是原野三郎，是个日本人，不过是化名而已。”冯永双叹了一口气：“这样的化名间谍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如果不是出现了这个天赐良机，只怕这些人会永远的隐藏下去。”

“没错，既然他们跳了出来，就别想再藏下去了，冯队长，咱们就根据搜

到的这些情报，顺藤摸瓜，把隐藏在奉天的间谍都挖出来，彻底摧毁日本人的间谍网。”

冯永双点点头，信心十足的说道：“常局长放心，大搜捕早就开始了！”

作战都讲究知己知彼，日本人早早的安插了大量的间谍，同时又靠着领事裁判权之类的特权，给这些间谍提供保护，平时想要对付他们，简直势必登天还难。

可是如今奉天和日本人差不多撕破了脸皮，根本不用在乎那些特权，而且日本人又为了拿到机器设备的情报，都不要命似的跳了出来，正好让奉军一网打尽。

冯永双指挥着宪兵部队，在便衣警察的配合之下，四处搜捕，大规模的抓捕持续了三天时间，一共有二十几名日本间谍，还有大量的外围辅助人员被抓，日本人在奉天经营的情报大网被生生撕开了一个口子。

得到了报告之后，张廷兰也是喜悦异常，亲自到了秘密监狱之中查看情况。刚走进阴森的牢房，一股腐烂的味道，夹杂着血腥气直刺鼻孔，喉咙一阵阵的发痒，好像要吐了一般。

走了几步之后，浓重的湿气就让人十分不舒服，囚犯一阵阵的嚎叫更是撕心裂肺，仿佛置身地狱一般。冯永双正在指挥着部下对这些间谍严刑拷打，一连三天，冯永双基本没有眨眼，双眼之中满是血丝，在他的旁边有着一摞厚厚的文件，全都是记录口供的。

“老冯，问的怎么样了？”

“报告总司令，收获颇丰，我撬开了两个小鬼子的嘴，得到的消息实在是太骇人听闻了。这帮家伙对东三省的情报侦察已经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就拿奉天来说，他们要查清楚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小巷子，有多少居民，水源在哪，这些都要弄清楚。而且他们还要每隔几个月就排查一次，看看有没有疏漏。这帮小鬼子就连农村都不放过，他们接着游历和传教的zìyóu，走遍了每一个村庄，尤其是刚刚建立起的农庄，这些日本人最为感兴趣，他们绘制出来的地图甚至比咱们都精确。”

冯永双一面介绍情况，一面感慨异常，这帮小鬼子能把功夫做到这个程度，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张廷兰听完之后，也是频频点头，在战略上他瞧不起日本人，自从伊藤博文之后，日本人就很少有真正的战略家了。

不过在战术领域，这些日本人的确有独到之处，张廷兰随手拿起了一张日本情报人员绘制的图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各种说明。他们的观察十分细致，东三省有大量的外来移民。这些日本人就在研究每一个地区族群的不同，甚至还得出了结论，日本军队打来之后，哪里人愿意投降，哪里人会誓死抗争。

看完这东西，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是一阵阵的发凉，小鬼子向着占领中国，果然不是一天两天了。自己能折腾到现在，没有招来日本人的武力进攻，完全可以算是一个侥幸。

在国际上有一战。有俄国革命牵制日本人的精力，日本国内此时是大正时期，迷nzhǔ思cháo发展，文官集团还能抗衡一下军部。正因为如此，奉军才没有遭到武力攻击。不过也凡事都不能靠着侥幸。

日本人能把功夫做到这种程度，绝对称得起是一个劲敌。奉军必须加快发展速度。做好同日本人决一死战的准备。

“老冯，尽快把这些间谍知道的情报都给我掏出来，一点都不能剩！要把他们的情报网彻底摧毁，不然暗中总有着无数的眼睛盯着咱们，睡觉都不踏实。”

“总司令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张廷兰交代了一下之后。刚刚回到了办公室，常荫槐就送来了一份报纸，摆在了张廷兰的面前。

“拙言，这是《奉天晨报》的文章。让咱们放人！”

张廷兰拿过报纸，扫了一眼，顿时就笑了起来，三个巨大的黑字“请放人”赫然印在了最醒目的位置，下面还写着鄙报力薄，尚有傲骨！速请奉天政府释放非法缉捕的赵天鸿记者！

再往下就是诉说赵天鸿如何努力工作，如何为民请命，奉天政府又是多么无耻，打压言论zìyóu，破坏法制，公然逮捕新闻人员。如果长此下去，东三省势必成为黑暗的世界，**暴虐横行，百姓成为任意宰割的牛羊，世上再也没有能站出来揭露真相的勇士……

“这哪里是新闻稿啊，分明就是讨贼的檄文矫诏，咱们到底是该不该应战啊？”

抓捕日本间谍，是还东三省一个安宁，是在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常荫槐做的心安理得，哪知道到了报纸上面，竟然成了打压言论zìyóu的罪魁祸首，常荫槐也有些难以接受，不过他还保持着一丝理智。

“拙言，我看着或许有些什么误会，他们并不清楚咱们行动的原因，做一下解释就可以了。”常荫槐苦笑着说道：“这些报纸向来都是肆无忌惮的，出了东北之后，哪个当政者不是天天挨骂啊！”

“常大局长，你这个调查局长还是太老实了，没有想清楚啊！”

常荫槐一听这话，急忙就瞪圆了眼睛，不解的问道：“拙言，难道其中还有隐情么？”

“我也不能确定，不过你想想，日本人能把功夫做得那么细致，他们有没有可能收买一些媒体，利用报纸潜移默化的灌输一些理念，挑起是非？就拿这次来说，他们急于调查情报，不得不暴露一部分人员，他们又不甘心损失，就动用报纸，抹黑咱们，影响奉天的抓捕行动。”

听到张廷兰说完，常荫槐顿时就把大拇指竖了起来，怪不得张廷兰能执政奉军呢，这心眼的确是太多了，自己哪里想到过这种可能啊。

“总司令，我现在就去调查这个《奉天晨报》，看看他们究竟是披着哪张画皮！”

就在常荫槐进行调查的时候，一股风cháo也在奉天刮了起来，矛头直接指向了奉天政府。从赵天鸿被抓开始，一些报纸的主笔，文化名人纷纷行动起来，从打压言论zìyóu，剥夺公民权力说起。

然后就引导了对奉天种种政策的质疑上面，有的炮轰农场就是新的监狱，利用庞大的贷款，让农民变成奴隶；大搞基础建设也被攻击，称奉军有钱投在基建上面，却没有钱救助百姓，东三省还有成千上万流浪儿童，还有不计其数的缺衣少食的百姓，有钱为什么不帮帮他们。

还有人直接攻击教育体制：“奉军一直在鼓吹理工科教育，美其名曰是发展工业，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险恶的用心了。他们就是想要社会上没有人会写文章，没有人能独立思考，他们才能控制言论，他们才能奴役百姓。图穷匕

见，赵天鸿记者被抓，就是言论zìyóu消失的标志，呜呼，万马齐喑的时代终于来了！”

“总算是见识了文人笔杆子的厉害，他们杀人根本不用刀，只要动动笔，就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实在是可恶透顶。”

“常局长，光知道可不行，要不不拿出更真正有力的证据，这是对付不了这些文人的。”

常荫槐充满信的笑道：“总司令，您真是神机妙算，猜的一点都不错，《奉天晨报》背后就是满铁株式会社控制，我倒想看看那些文人追捧的英雄，一下子变成了汉奸，他们还能说什么！”

第四百七十章清扫垃圾

楚明远从热河风尘仆仆的赶回了奉天，当初按照张廷兰的指点，他在热河一带靠着贷款，建立起大型的牧场。由于东三省最早一批的农场都已经盈利，老百姓手中有了资金，都要着手改进农业工具，牛马的价格一下子就提升了起来。

而且随着俄国内战的爆发，对军用罐头的需求有增无减，肉类需求也十分旺盛，楚明远筹建的农场不断的扩张，控制的总面积已经达到了三百多万亩，养殖牛羊超过一千万只，已经成为了整个东蒙最大的牲畜供应基地。

他还不满足，就在今年又陆续的建立了毛纺厂、罐头厂、皮衣厂，在赤峰又投资了一个东门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同时又将圈地的触角伸到了察哈尔和绥远，直接控制的农牧民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当初他负责的那部分灾民，早已经脱贫致富，没用上五年，他们就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房子。而且他们之中的不少人还成为了新建牧场和工厂的管理层，从农民变成了企业家，身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所有人再也不用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了，楚明远也不只是在发展经济，还大力投资教育，所有农场成员的子女读书都能享受到补贴，成绩越好，程度越高，得到的补贴就越多。中学毕业之后，就由牧场负责安排工作。任何家庭，只要出了一个大学生，就奖励一百块大洋，大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行业，也可以回到牧场，能够直接进入管理层。

生活的剧变，对于原本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灾民来说，简直难以想象。他们之中很多人甚至都比原来村里最富裕的土财主还富有，见过的世面也更广，他们全都满怀信心和希望，以后的日子还会更好。

能做到这一步，也在楚明远的意料之外，不过眼看着农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他反倒有了一些别的想法，企业办得再好，毕竟能惠及的百姓是很有限的，而一个合适的政策。却能让所有百姓都收益。

他想了许久，准备到奉天拜见一下张廷兰和王永江，尤其是他也知道张作霖遇刺身亡，奉天正处在剧烈的动荡时期，他也想替着张廷兰分忧。

可是到了奉天之后。楚明远一下子就被惊呆了，到处都在纷纷扰扰。在街道上面到处纷纷扰扰。不少学生都走上了街头，打着各式的标语游行示威。所有的酒饭茶肆都在议论纷纷，客人们交头接耳，都在讨论着赵天鸿被抓的事件。

楚明远随手买了一份报纸，上面头版头条刊登的就是《奉天晨报》的文章“再请放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历练，他早已经能够平静的对待各种事情了。仔细的看了看报纸，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随后他哑然一笑，将这份满纸荒唐的报纸撕得粉碎。

正在此时。一队学生正巧从这里游行经过，楚明远大步流星的走到了这些学生的面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同学们，大家先等一等，我想问问你们，为什么要发动游行？”

一个为首的学生一看有人竟然阻挡他们，顿时就把眼睛瞪了起来：“你是什么人，想给政府当爪牙么，赶快给我滚开！”

楚明远微微一笑：“学生，读书明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路人，比较好奇而已，如果你们真有道理，就讲出来，让人心服口服，何必出言不逊呢，失

了风度。”

“哼，还有什么可说的，政府非法抓捕赵记者，打压言论zìyóu，想要所有百姓当奴隶，我们自然要站出来，为民请命，和暴虐**的政府斗争到底。”

在在说话之间，又有不少人围了过来，一个四十几岁的人听到了这个学生的话，不由得摇了摇头：“我说学生，我在奉天过了大半辈子，也就是这两年日子好了起来，政府也给咱们办了不少事情，税也少了，治安也好了，赚的钱也多了。这些所有人都亲眼看见，你怎么能说奉天政府要把我们当成奴隶呢，不像话，不像话！”

这番话赢得了不少百姓的点头称赞，可是那个学生还是撇着嘴，冷笑道：“这点道理有什么不清楚的，不过是养猪而已。先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麻痹斗志。一个没有zìyóu的地方，不懂得尊重法制，肆意践踏公民权力，哪会有什么长远的发展。大家不要被眼前的小利迷惑了，这个世上最宝贵的就是尊严和zìyóu，没有了这些东西，我们与牲畜还有什么区别。遍观整个中国，唯有东北的政府用心最险诈，破坏学术zìyóu，钳制言论，不尊重读书人，这样下去，怎么能行！”

这个学生慷慨激昂的讲话，让所有人听得都是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也无从反驳，他也越发的得意。

楚明远在一旁突然笑道：“一言以蔽之，夸夸其谈，空无一物！你说东北政府最为反动，最为暴虐，那我反倒要问问，全中国哪里的民生最好，哪里的工业最发达，哪里的教育最普及，哪里的城市建设的最好，哪里的农民负担最轻，哪里的税负最少，哪里的乞丐最少，哪里的工作机会最多？如果这些都是小恩小惠，还有什么是大事？为什么在你的嘴里，最不堪的政府，能够提供最好的生存条件？”

面对楚明远的连番质问，这个学生顿时哑口无言，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学生，喊几句口号还可以，让他真正的去谈论一些社会问题，还是太嫩了。聚拢过来的市民越来越多，大家也都听到了楚明远的话，也是不住的点头，甚至有人拍手叫好。

“先生，您的话正是我们想说的，奉天政府的确不错，做了很多实事好事，偶然抓了一个记者，不至于闹到满城风雨啊！”

“没错，刚把人抓起来，还没有传出处置的消息，何必大惊小怪，不依不饶呢！”

“学生们，你们都回去读，国家大事不是你们能搀和的，要说为民请命，我们心里头都有一笔账，谁好谁坏我们都清楚。”

越来越多的民众发出了质疑，效果比起楚明远要好得太多，让学生们的气势都弱了几分。他们出来游行，就是为了争取这些民众的支持，然后才能掀起更大的浪cháo，结果民众们都不买账，他们也就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勇气。

“都是一帮愚民，愚昧麻木透了，奉天政府今天能践踏人权法制，抓了赵记者，明天就能抓你们，现在要是不反对，到时候就没人替你们说话了！”为首的学生还在强辩。

楚明远微微一笑：“同学们，你们口口声声尊重法制，你们为什么不依法办事呢，赵天鸿被抓了，你们可以去警局，要求他们解释原因，可以去法院申诉，走正规的途径，解决问题。结果这些事情都不做，你们一口咬定奉天

政府是在践踏法制，如果万一发现那个记者真的有问题，应该抓起来，你们又该怎么办呢？”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有一个年轻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大声的喊着：“大新闻，大新闻啊！《奉天晨报》被查抄，报社之中发现大量往来文件，幕后老板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报社多名成员卷入间谍案。”

这个消息简直就好像炸雷一样，落到了所有人的头上，一下子就把不少人都砸晕了。被不断吹嘘的赵天鸿竟然是一个间谍，摆出为民请命姿态的《奉天晨报》竟然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那他们是在为谁请命，掀起针对奉天政府的游行浪cháo，究竟有什么阴险的打算，就不言而喻了。

“学生们，听到没有。该抓，抓得好！为民请命，你们是在替日本人请命？”

情况陡然而变，面对这些市民的质疑，学生们脸上都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有几个人甚至都急哭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楚明远反倒对大家笑着说道：“同学们，我相信你们不是有心要替间谍说话，如果你们知道了《奉天晨报》的问题，说不定比我们还恨，你们都是被骗的。不过你们也该检讨一下自己的行为，有热血不是坏事，但是办事情更要多动脑子，多思考一下，不要人云亦云，有时候被人家利用了都不知道。”

“先生，我们也不都是想要游行的，是老师逼着我们的出来的，如果不出来，他们就让我们挂科，甚至无法毕业！”一个女学生哭着说道。

楚明远眉头突然立了起来，又是一些坏事的老师，他早就亲身经历过了，冷笑着说道：“我要是猜的不错，你们的老师又躲在了幕后，他跳舞喝酒，让你们出来冒险上街，这帮家伙简直就是教唆犯，就是文贼！”

不只是楚明远这么看，张廷兰手上也掌握了一串详细的名单，常荫槐在一旁介绍道：“拙言，这些跳出来的老师多数都是曾经留日的学生，这些人在日本并不能接触太多的理工科知识，因此多数都教的是国文历史一类的东西，这次就是他们在背后怂恿的。”

“统统清理掉，这些亲日的老师比起间谍的危害还大，必须一个不留，不能让他们再祸害学生！”

第四百七十一章段祺瑞下台

世上有两件事情是最困难的，第一是把别人腰包里的钱拿到自己手上，第二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

在人的一生之中，基本二十岁左右形成的一些观念，几乎一辈子都不会改变，而在这个时候，发挥最主要作用的就是老师，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每一个学生。有一大帮亲日的老师影响，产生的结果绝对不可想象。甚至毫不客气的说，这些老师的危害远在那些间谍之上，他们几乎就是毒害了整整一代人。

“既然他们跳了出来，就借助这次机会，给我清理一遍，不光要解决间谍，还要把这些文贼给我都处理了。”

常荫槐急忙点头称是，张廷兰又交代道：“不过对这些老师也要注意区分，如果单纯受到了蒙蔽，可以给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单纯是亲日，就要踢出教师队伍，至于和日本结交太深的，一定要调查背后的问题，弄清楚日本人是不是在搞文化侵略，有意识的培养汉奸文贼，一旦发现了，要坚决杜绝。”

“岷源先生，目前看来，我们对大学的管理还是严重不足，枪杆子和笔杆子就是长江和黄河，哪一方泛滥了，都会为祸几省的百姓，尤其是笔杆子，不能失去警惕性。我提议这次风波结束之后，大学要专门设置政治训导部，另外要把大学的财政管理起来，教材也要统一，把这帮读书人给看住了，不能让他们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拙言放心，我马上就去筹备，保证拿出一套全面的方案出来。”

在一旁的杨宇霆也突然说道：“拙言。这帮跳梁小丑都好对付，只要蹦了出来，就绝对跑不了，可是让我担心的是日本人的态度，他们竟然无声无息的，这次抓了他们的间谍，又要对他们培养的汉奸文人下手，已经动了日本人的利益，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的确如此，依我看。他们是想和咱们摊牌了！”

张廷兰猜的的确不错，日本人这么折腾，也不是没有收获的，他们已经拿到了一些想要的东西。赤尻正助已经把一些关键情报汇总到了一起，正在向国内报告。

“总领事先生。这是最新的一份情报，为了这份情报。已经有三位帝国的情报人员被逮捕了。”

赤尻正助接过来。看了一眼之后，顿时仰天大笑，得意的说道：“值得的，这点牺牲是值得的，奉军的把柄就在我们的手上了！”

赤尻正助急忙将情报传回了日本国内，这份情报并没有先到首相原敬手里。而是落到了陆军大臣田忠义一的手上。看完情报之后，田中就急忙就去拜会了山县有朋，这位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

山县有朋已经八十出头，老家伙在伊藤博文死之后。在日本政坛上呼风唤雨，说一不二，权势无双。不过就像所有政治人物一样，山县有朋也不可避免的老了，他越发的栽培田中，希望他能继续领导整个派系。

“元老，我已经掌握了确切情报，奉天方面从欧洲走私了一批重要设备，这些设备都代表了欧洲最先进的技术水平，一旦落入奉军的手上，他们的实力就会快速膨胀，超出帝国的控制范围。”

“几天前不还是截住了月亮女神号么，结果还造成了和美国的纠纷，这种事情绝对不能鲁莽。”

“元老，这次的情报非常可靠，而且有理由怀疑月亮女神号是支那故意搞的鬼，奉天政府十分险恶，是帝国的劲敌，我认为就应该趁着他们实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果断出兵，占领满洲！”

田中义一先找到了山县，就是希望这位元老能够支持他的战争主张，此时日本正在全力和美英搞海军竞赛，大量的资金倾斜到了海军身上，田中义一对此并不满意，他希望通过战争，强化陆军的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吞下东北，为吞下整个中国打基础。

山县微微垂着眼皮，一动不动，好像老僧入定一般，田中也不敢打扰，只能静静的等着。过了许久，山县才把眼皮挑来，略带疑问的问道：“如果帝国对支那动武，引来美英等国的不满，又该如何应对呢？”

“元老，只要查实了支那从欧洲偷运关键设备，也损害了列强的利益，他们不会对帝国过分干涉。帝国方面只要打出解除奉天工业的旗号，就能顺利出兵，把奉天兵工厂，鞍山钢铁厂，哈尔滨机车厂全都解决掉，奉军就再也没有威胁了，满洲就是帝国掌中之物，随时可以拿下。”

田中义一说出了自己的设想，这家伙也是十足的狡猾，并没有直接搞全面战争，而是将目标定位在解决奉军的工业能力上面，能够最大程度削弱列强的不满，至于日军控制了满洲之后，又该如何做，那就不好说了……

山县有朋听完之后，老眼之中闪过一丝精光，微微的点头：“奉军数次挑衅帝国的尊严，严重影响帝国在满洲的利益，必须要教训他们，确保帝国的尊严和利益。”

田中义一听到了这话之后，顿时欣喜若狂，山县批准了他们的想法，还有谁能够阻挡呢。田中义一兴冲冲的辞别了山县，前去找首相原敬，将情况向他介绍了一下。

原敬的眉头紧皱，想了一会儿，又问道：“情报是否可靠？如果再是奉军故意释放出来的假消息，月亮女神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再出现麻烦，帝国会十分被动的。”

“首相先生，完全不用担心，帝国政府动用了大量的情报人员，消息绝对属实。而且我有个新的提议，这次我们不用对货轮下手，而是在货物上岸之后，再采取行动。他们这次走连云港，就是想通过陇海铁路，然后转运津浦铁路。最后在通过京奉铁路，运回奉天。只要段祺瑞政府能够配合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货物扣下来！”

原敬听到这里，顿时也是眼前一亮，得罪列强会带来天大的麻烦，可是欺负中国政府，日本人没有任何的负担，甚至说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原敬反复权衡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风险。因此欣然同意。

日本政府和奉军打交道很多次，吃的亏并不少，田中义一已经准备借助这次机会，把面子全都找回来，让奉军付出惨重的代价。知道挑衅日本的后果！

就在奉军加紧扫荡垃圾的时候，日本人也行动起来。同北洋进行沟通。调查情报，暗中派遣军队，蓄势待发。

两艘海轮漂洋过海，穿过了马六甲海峡，直奔连云港方向而来，负责押运船只的奉军代表焦楚旺。他们已经在海上漂泊了两个多月，眼看着就能回

到中国，自然是无比的喜悦。
一路上都十分顺利，也让他们都放松了不少警惕。轮船到了连云港之后，船上的货物卸了下来，已经提前了租用了一批仓库，这些货物顺利的放了进去，就等着开行货运列车之后，这些东西先运到徐州，然后再北上奉天。
“头儿，我怎么觉得上岸之后，好像有人在背后盯着咱们啊？”
焦楚旺此时也是有些略带疑惑，上岸之后，情况的确有些反常，总有不少巡警反复在这里走过，似乎在监视着什么！
焦楚旺此时也是一阵阵的心惊胆战，这次弄来的东西关系重大，绝对不能丢失。他想了想之后，也觉得连云港是个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因此他立即联系铁路方向，希望尽快能把货物运走。
就在焦楚旺离开仓库不多时，一队北洋军快速的向港口冲了过来，这帮人荷枪实弹，冲进港口之后，如狼似虎一般，迅速扑向了焦楚旺他们的仓库。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都是合法的货物，你们凭什么扣押？”
“不凭什么，实话告诉你们，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你们绝对没有好下场！”靳云鹏冷笑着说道。
在他的背后还跟着几个日本人，将仓库控制之后，靳云鹏笑着对他们说道：“小川先生，您去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你们想要的东西？”
小川点了点头，然后带着几个手下就冲进了仓库，将所有的货物都仔细的检查了一遍，靳云鹏就在外面恭恭敬敬的等着，堂堂一省的督军，北洋的干将就好像奴才一般，实在是有**份。
不过他可没有这个觉悟，自从上次张作霖入关开始，皖系就和奉军彻底闹翻了，双方冰火不同炉，如果让奉军恢复过来，说不定北洋就彻底完了，皖系上下也只能彻底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换取日本人的支持。
小川从仓库之中快步走了出来，见到靳云鹏之后，眉开眼笑，脸上都乐开了花。
“靳桑，这就是帝国要找的违禁设备，这其中有加工枪炮的机床，炮弹的生产线，还有两套发电设备，另外还有一百台发动机，这些东西，一个螺丝钉都不能流入奉天，你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帝国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得到了小川的赞赏，靳云鹏顿时得意洋洋，笑着说道：“不敢居功，奉军拿到这些东西，也是为了生产武器，对抗中央，能够拦截下来，也是我们的分内之事。”
焦楚旺此时正好从铁路局回来，结果发现仓库就被占领了，顿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些设备都是上头反复交代，一定要运到奉天的，现在居然被北洋给截了下来，这可怎么交代啊！
连云港发生的一幕迅速被小川报告给了日本国内，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得到消息之后，顿时一扫前段时间的阴霾，首相原敬和外相内田康哉也都是如此，总算是找到了奉天的设备，这样对世界也能有个交代，日本政府也能摆脱不利的局面。月亮女神号事件只是因为情报失误造成的，不是日本真的有心挑起事端。
日本政府随即开始了密集的轰炸，称他们截获了奉军重要的机器设备。在报道之中，为了增强可信度，北洋政府自然就没有跑得了，靳云鹏还被日

本人点名表扬！

日本人的消息随即在中国传播开了，各界的人士都看到了北洋的作为，从五四开始，对段政府就有无数的卖国指责，这一次他们再度充当了日本人的爪牙，顿时就好像一个火星落在了油桶上面，舆论被彻底引爆了。

“大家都说说，这老段算个什么玩意，人家奉军费尽心力，弄到了机器设备，这是增加咱们国家实力的好事情，以后枪炮都能自己生产了，也不用求着洋人了。结果老段帮着日本人给截了下来，他到底是哪国的总理啊？”

“还用说么，人家拿的是日本的贷款，自然就是日本人的奴才了！”茶馆之中满是这种议论之声。

外面又传来了游行的口号，震动天地：“段祺瑞下台！国贼下野！”

第四百七十二章暗度陈仓

“芝翁，日本人准备对奉军动手了，如果真能把这股祸害清除掉，中央才能有权威，军政才能统一。”靳云鹏一脸嬉笑的向老段报告情况。

段祺瑞的脸上仿佛笼罩了一层白霜一般，猛地一挥手，打断了靳云鹏的话，咆哮着说道：“糊涂蛋，你帮着日本人办事，大可以暗中行动，何必那么明目张胆，你是嫌丢人还不够么？”

靳云鹏帮了日本人大忙，本以为会得到老段的赞许和嘉奖，哪知道老段竟然声色俱厉，实在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芝翁，卑职都是按照您的吩咐，究竟是哪里做错了，还请您明示啊？”

“明示？”老段把眼珠子瞪圆了，冷笑着说道：“你糊涂透顶了么，难道就不怕这悠悠众口么？”

老段说完之后，随手将一份报纸扔到了靳云鹏的面前，他急忙战战兢兢的捡了起来，刚看了一眼，靳云鹏脸上也变了颜色。

北洋政府协助着日本人，扣押了奉军的大批机器设备，靳云鹏本以为这是对奉军的打击，削弱了奉军的力量，值得大加赞赏。可是在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不管是北洋，还是奉军都是中国人。

双方争斗可以，但是帮着外人，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坑害自己人，这就是典型的吃里扒外，就是汉奸行为！

前有青岛问题，现在又有了连云港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段祺瑞政府已经彻底沦为了日本人的奴隶。这样一个政府怎么能让人信服，倒段的风cháo又一次刮了起来，而且比以往更加严重，不只是学界。其他对段祺瑞执政不满的人也都站了出来。尤其是直系的人马也跃跃欲试，想要取代段祺瑞。

就算在皖系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那些尚有一丝爱国心的地方诸侯，对于老段的作为也感到了不耻。

段祺瑞手握着报纸，上面的字好像变成了一把把的匕首刀，直接刺向了段祺瑞的心口，将他切成了一万块。

“哎，当年袁宫保称帝的时候，众叛亲离。才三年多的时间，段某竟然也走到了这一步，这天下间还有谁愿意支持段某啊，还有什么脸面留在中央，我愧对北洋。愧对黎民啊！”

靳云鹏一看段祺瑞语气之中充满了凄凉，他也感到了不妙。急忙说道：“芝翁。这些报纸的胡言乱语，根本不用在意，我现在就去带着人，把他们都抓起来，谁要是再敢乱嚼舌头根子，我就毙了他。”

“哼。闭嘴，你还嫌惹得麻烦不够么？”

就在段祺瑞发火的时候，突然有从人前来报告，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前来拜会。面对这些日本人，老段也是五味杂陈，级需要日本人的支持，又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感到了极大的威胁，老段心里头清楚，张作霖就是被日本人炸死的，这天下诸侯，如果谁不顺了日本人的心思，说不定也会遭到同样的待遇。

想到这里，老段竟然有种兔死狐悲之感，他甚至对张作霖还有着一丝羡慕，至少老张死的时候，名声不差，全国上下都知道他是一条汉子，没有投靠日本人。如果轮到了自己身上，只怕连这个身后名都没有，彻底的身败名

裂，万劫不复。

老段心里头越发的凄凉，小幡酉吉反倒是喜气洋洋，见到段祺瑞之后，小幡笑着说道："段公，帝国政府十分感谢你的帮忙，帝国政府已经批准向你提供五百万日元的贷款，后续还会有贷款和军火的援助。"

靳云鹏一听日本人又给了五百万，脸上也露出了喜色，急忙说道："芝翁，日本的确很够朋友，和日本合作，好处还是很大的。"

老段并没有搭理靳云鹏的话，而是淡淡的问道："公使先生，你们不会没有条件，想要我做什么，就直说。"

"段公英明，事情也很简单，奉军偷运违禁设备，帝国方面认为有必要仔细排查一下奉天的所有工厂，将违禁设备都找出来。"

"奉军也不是纸糊的，他们会允许你们搜查么？"

小幡酉吉冷笑道："有些事情不是他们想拒绝就能拒绝的，帝国政府的意志是十分坚定的，日本的海陆军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采取强硬措施！"

老段也不傻，听到了这里，哪还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啊，吃惊的问道："你们准备对东三省动武么？"

小幡酉吉的眉头挑了一挑，笑着说道："不是对满洲动武，而是要解除奉军的工业力量，维持远东的平衡。"

"无非就是借口而已，不占领东三省，又怎么能解除奉军的工业呢！"

"段公，你当然可以这么理解，帝国现在需要你的配合，只要你愿意为帝国提供便利，帝国在结束对奉军的军事行动之后，可以将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你。这样你们的中央政府才能名正言顺，才能号令天下，而且帝国会提供更多的帮助，中日两国共存共荣。"

听到日本人要对奉军动武之后，靳云鹏突然眼前一亮，他早就有心成为东三省巡阅使，独霸一方。如果日本人真能兑现他们的诺言，说不定他的机会就来了。

"芝翁，奉军不服命令，违抗中央，早就应该处理了，如果日本方面愿意出手，也是好事情，您就答应了。"

"奉军不服命令，那是内部的事情，不用外人插手！"

"哼，段公，你可别忘了，这个地方势力可不是你能对付的，没有帝国出手，北洋早就被奉军取代了！"

"胜败由天定，段某才能不如人，或是败，或是死，都是天意。但是有一点，段某万万不能学吴三桂，搞什么借师助剿。那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

北洋诸位统帅之中，出卖国家利权者，不胜枚举，但是真正到了最后关头，超出了底线，又没有几个愿意心甘情愿的当汉奸了。老段心里头也清楚，日本人一旦攻击东三省，北洋作为中央政府，袖手旁观，坐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那就是投敌卖国，只会背上千古的骂名，他是绝对不愿意干的。

小幡酉吉冷笑一声："段公，不管你愿不愿意，帝国政府都会对奉军采取行动。绝对不会允许他们挑衅帝国的尊严。"

甩下了一句狠话之后，小幡酉吉转身离开。老段的神色越发的落寞。仿佛瞬间老去了十岁一般，他颓然的坐在椅子上面，嘴里头反复叨念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拙言，日本人正在积极调兵遣将，从国内调了一个骑兵旅团到大连。另外在朝鲜又增加了驻军，天津的华北驻屯军也成倍增加，看现在的架势，他

们大有对奉军动武的架势啊。”

张廷兰听着杨宇霆的接受。脑子之中飞快的旋转着，半晌冷笑着说道：“日本人既然拉开了架势，咱们也不能落后，而且也不能光摆出一个挨揍的架势。让边防军做好战斗准备，只要日本人敢动武，就把双城子打下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让十万日本人都困死在远东。”

“拙言，这么安排恐怕会引起列强的不满。”

“管不了那么多了，生死关头，就应该拼一把，绝对不能在日本人面前弱了气势。”

听到张廷兰的话，杨宇霆笑着说道：“拙言，你是真有这个打算，还是想要虚张声势啊？我看你不是真心想要鱼死网破？”

张廷兰微微一笑：“邻葛深知我心啊，凡事不能光想着成仁，还要想着成功。摆出这个攻击姿态，既是虚的，又是实的。如果一切都不可挽回，那就要奋力一搏，好歹还有一丝胜算。不过说回来，我还是希望用这个姿态敲打列强，让他们出面阻止日本人动武。”

杨宇霆点点头：“如果再给奉军准备五年，效果会好很多，现在的确不宜和日本开战，可是拙言连云港的那批机器是你故意透露出去的，虽然这样做能打击老段的威信，但是也给日本人出兵制造了借口，是不是有些不智啊？”

“邻葛，工厂就摆在那里，咱们想隐藏，能藏住多长时间，如果日本人真的发现了那些关键的设备，只怕他们马上就动手了。现在让他们看到一些次一级的设备，正好能迷惑他们，让他们产生对奉军实力的误判。甚至也能打消列强对咱们的猜忌，一石数鸟啊！”

杨宇霆一听，这才恍然大悟，张廷兰的算计的确没有错误，连云港的设备主要是生产火炮和炮弹的，还有配套的发电设备。从这些东西就能得出奉军没有彻底解决火炮生产的难题，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号，能让日本人降低对奉军的忌惮，在兵法之中，虚虚实实，奥妙就在这里。

“拙言，这招用的妙！”杨宇霆伸出了大拇指，他又笑着问道：“拙言，现在**弹应该差不多了，什么时候才把那些宝贝机器运回来啊？”

“邻葛，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要运回东北了。”

张廷兰说的不错，在西北太平洋上，三艘货轮正披荆斩棘，向着庙街驶去。庙街位于黑龙江入海口，是俄国在远东最大的港口城市。原本为中国所有，后来被俄国人强行霸占。

相比于繁忙的东南太平洋航线，西北太平洋的船只稀少，往来业务也不多，在这条航线上最多的船只就是美国通往俄国远东的，主要是运输战争物资，支持白军作战。

由于俄国霸占了外东北，使得东三省北线的出海口就消失了，所有就造成了一个思维惯性，认为奉军想要从海上运输设备，就要走渤海，或者是运到东南沿海的港口，然后转运到东北。

月亮女神号和连云港事件都印证了这种设想，此时日本人和西方的间谍都在死死的盯着，不希望再有关键设备运入奉天。

张廷兰在这个时候，就利用这种思维惯性，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黑龙江巷道，将设备运回东三省，这是最安全，最保险的一个选择。

不过要想顺利把设备运回来，还要面临着一个大麻烦，那就是在俄国远东地区，还有大量的日本驻军，这些人就像是狗一样，牢牢的守卫着地方，

不把他们解决了，想要把武器运输进来，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就在三艘货轮往回赶的时候，另外一颗棋子也到了使用的时候了。伊万诺夫召集了远东多数党的所有高层开会，在会上，伊万诺夫兴奋的说道：“同志们，红军已经连续挫败了高尔察克的部队，很快就会杀到远东，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行动起来，用铁拳将日本人的统治秩序砸碎，解放远东，驱逐侵略者！”

“乌拉，乌拉！”

伊万诺夫的讲话获得了所有人的赞同，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远东的红军终于行动起来。

第四百七十三章冲锋枪

“白克尔先生，实在抱歉，大战临头，总司令已经视察军工企业了。”袁金铠解释道。

“我非常希望见到张先生，要和他沟通一下看法，我认为中日之间不应该发生战争，应该由各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团，把发生在连云港的事件调查清楚，不应该让这种事件成为引发远东战乱的导火索。”

袁金铠仔细听着白克尔的话，看来美国竟然有意出面调停矛盾，对连云港的那些设备也不是太在乎，实在是让袁金铠有些欣喜。

“奉天方面自然是爱好和平的，也不希望战争，但是也不会惧怕战争，我们的军队、军工企业、工人农民都做好了打全面战争的准备。我还可以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奉军新组建了一个轰炸机中队，一旦日本对奉军动武，我们就切断西伯利亚铁路。”

什么？白克尔听到这话，顿时眼睛就瞪圆了，大声的说道：“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们这样做只会便宜俄国的多数党，会破坏干涉俄国的大局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一意侵略中国，奉天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西伯利亚铁路不被破坏，日本人的军队随时可以从北线攻入东北，不能不防啊。”

白克尔一听，还是连连摆手，如果西伯利亚铁路真的断了，干涉俄国的战争就彻底没戏了，美国人万万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他还有心劝一劝。

袁金铠笑着说道：“白克尔先生，总司令在会议上面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是为了生存而战，退后一步就是死亡。真正能阻止这种悲剧的只有日本，他们放弃侵略东北，一切就有转机，不然一切就不好说了。”

白克尔听到这里，也知道奉天方面的意志不可改变，急急忙忙的转身告辞，他要去联络其他列强，共同拿出一个计划，一定要阻止中日之间的战争。

这时候张廷兰正在奉天兵工厂视察生产情况，现在和日本的战争氛围越来越浓密。张廷兰虽然有心避免战争，但是有些事情还是没法预料的，必须确保军工生产的稳定，应付不测的局面。

陶吉平一面走着，一面向着张廷兰介绍着生产情况：“总司令。自从得到了美国的步枪和子弹生产线之后，我们的产能突飞猛进。如果全面动员。一年能生产三十万到五十万杆步枪，足够装备全部军队。另外在火炮上面也有很大的进展，每个月我们能生产七十六毫米山炮三十门，其他迫击炮超过一千门。”

张廷兰听到之后，微微点头：“步枪能够满足需要了，但是除了迫击炮之外。其他的山炮野炮还有不少的欠缺，就算把吉林兵工厂和哈尔滨都加起来，数量还是严重不足。”

“嗯，总司令说的不错。吉林方面已经把小口径火炮生产转移给了我们，他们全力生产大口径重炮，但是每月只能生产八到十门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一年也只有一百门左右，缺口的确不小。”

陶吉平现在负责全军的装备，对这些事情，烂熟于心，他苦笑着说道：“说到底还是设备的问题，我们的工人经过努力，已经差不多把俄国的设备潜力挖掘到了最大的程度，不过俄国设备本身产能有限，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啊。”

“也不用着急了，很快就会有一批重要设备运回奉天，到那时候，我们就能自行生产机器设备了，或许质量赶不上外国的，但是好歹是自己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靠着规模，军工产量还能翻番，争取在五年之内，火炮的产量要提升十倍。而且品种也要丰富起来，要生产超大口径的重炮，用来攻击坚固堡垒，还要生产海军炮。另外我们装备了装甲车，下一步要装备坦克，有矛就要有盾，也要研究反坦克炮，把武器系统都配齐。”

“总司令，您来工厂一次，就把目标给翻着番的增加，说起来难度不小啊！”陶吉平叹口气说道：“世界上能生产各类型火炮的国家屈指可数，基本上就是那几个列强，东三省要是都解决了，我们不也成了列强的一员么？”

“难道陶部长没有这个野心么？中国自古以来不是列强，而是独霸！论起国力，整个西方世界在工业革命之前，加起来都不是咱们的对手，当了两千年的超级霸主，现在虽然落魄了，但是成为列强也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要重回霸主的地位，傲视天下，万邦来朝！”

陶吉平也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有如此的野心，也只是笑道：“总司令气度让人折服，的确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天朝上国，要是不能恢复曾经的荣耀，也愧对祖宗。不过总司令，还请您透漏一二，咱们究竟在欧洲弄到了什么好东西，才让您有这样的气魄啊？”

野心必须以实力作为基础，张廷兰敢喊出霸主的目标，就证明至少他有把握成为列强。那如何成为列强呢，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要击败另外一个列强，现在看起来，目标就应该是日本。

陶吉平并没有参与到核心机密当中，并不知道在欧洲真正弄到了什么，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推测，绝对是少有的宝贝，不然张廷兰不会这么豪情万丈。

“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无非就是光学玻璃技术、三千吨级的锻压机、合成氨技术、三五千台精密机床、汽车和拖拉机的生产线、生产万吨巨轮的造船设备、还有一大批的技术资料和专业人才。”

张廷兰每说一样，陶吉平的嘴巴就张得大大的，到了后来，几乎都闭不上了，这些东西哪样都是填补东北工业空白的，只要都能弄到，消化吸收了，奉军的工业水平不会比日本人差多少。

怪不得张廷兰有这样的胆气呢，原来是有了这些东西作为支撑，不是在胡乱放炮啊。陶吉平也仿佛看到了无数的金山一样，眼睛里头都冒着光。

“总司令，我才知道原来连云港的那点东西，实在是不值一提啊，您还弄到了这样的宝贝呢！就是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运回来，奉天的军工界都翘首以盼啊！”

“东西太多了，只能先捡重要的运回来，其他的分批运回来，半年之内能全部到位。另外我让夏寒在美国注册了几家工厂，打着美国人的旗号，搜罗一些德国的专业人才，网罗到手上之后，再想办法招揽到中国，让他们给奉军效力，未来的三五年之内，是咱们军工产业突飞猛进的关键时期，陶部长你可要拿出一整套发展方案，做好详细规划，让咱们快速追上日本人。”

“总司令放心，军工企业上下早就憋着一股劲呢，只要技术设备到了，哪管拼了命，也把这些东西吃透了，拿出成果！”

张廷兰也点点头，笑着说道：“陶部长，除了长远的目标之外，暂时还有

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们，咱们还需要研制新型武器，弥补火力上的不足。”

说着张廷兰让其他人捧过来一支枪，放在了陶吉平的面前，张廷兰笑着说道：“这是德国研制的MP18冲锋枪，轻便灵巧，单兵就能使用，而且还能向机枪一样连续射击，介于手枪和步枪之间，是士兵突击时候的利器。”

MP18冲锋枪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实战的冲锋枪，性能稳定，火力强大，在战场上给予协约国方面很大的杀伤。不过发明出来之后，德国已经是日薄西山，无力回天。

张廷兰派出了抄底欧洲的团队，除了盯着机器设备之外，对于欧洲的新式武器也有很多的观察。夏寒出身军队，对于冲锋枪的价值很清楚，因此他趁乱从德国弄出了二十几支冲锋枪。

枪支体积比较小，不同于机器设备，运输比较方便，夏寒就早早的送回了奉天，让兵工厂方面进行仿制。

其实在历史上，中国也曾经大量的仿制MP18冲锋枪，由于这种枪的枪管上面有大量散热孔，因此被称为花机关枪。中国由于受到列强的限制，卖不到重型武器，机枪严重缺乏，因此冲锋枪就成了一个宝贝疙瘩，在中国各大军阀之中，都有装备。

奉军能够自行生产武器，当然不至于向其他军阀那样窘迫，但是冲锋枪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轻武器，必须要装备部队。

陶吉平接过了冲锋枪，仔细看了看，然后也不住赞叹：“总司令，这款枪支设计精巧，结构简单，在战场上维护一定十分方便，至于更详细的情况，还要拆开仔细研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仿制绝对没有问题，枪管和手枪差不多，不会有什么难度。”

张廷兰也点点头：“陶部长，这是最新的一款武器，按照正常的经验推测，肯定有缺陷，夏寒也送来了一些士兵使用的实际感受，其中使用的蜗形弹鼓并不好，问题太多，另外击针的设计也有画蛇添足之嫌，改为传统的固定式就可以了！”

张廷兰这么说不光是夏寒给的资料，在前世他也偶然看过关于花机关枪的介绍，因此能够说出一点成熟的意见。

陶吉平连忙点头：“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好好研究一下，尽快拿出成品，要是小鬼子敢开战，冲锋枪就能成为他们的噩梦！”

第四百七十四章敲闷棍

张廷兰检查了兵工厂之后，发现兵工厂的状况还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不论是产能，还是种类，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奉天兵工厂的巅峰时期，如果能够把新引进的技术消化了，在陆地上和日本人对拼，也不是没有希望。

有了实力，就有了底气，张廷兰回到府邸之后，立即就把杨宇霆找了过来。

“邻葛，现在兵工厂一个月能生产十门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产量已经非常可观，我准备成立一个重炮师，装备七十六毫米野炮六十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四十五门，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三十门，在辅以一定数量的大口径迫击炮，作为奉军最主要的火力支援力量。”

杨宇霆听到张廷兰的设想，也不由得把嘴巴张大了，这样规模的炮兵师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是前所未有的，北洋诸军当中根本就没有炮兵师的编制，最初的北洋六镇也只装备了五十四门七十五毫米克虏伯炮，而且还装备不全。

现在这个炮兵师，七十六毫米火炮只能算是最低档，而且数量已经超过了北洋，这样一个炮兵师组建起来，只怕和四五个师的北洋军对轰，都不会吃亏！

当然奉军也是有追求的部队，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北洋根本不够资格，杨宇霆在心里头盘算了一下，然后兴奋的说道：“拙言，我们的火炮采用俄国的制式，技术是法国的原装技术，论起水平，远远超过日本的同类型火炮。而且日本人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海军上面，根本舍不得在陆军重炮上面投入精力。只要这个炮兵师组建出来，和日本人在野战对轰之中。甚至能以一敌二，揍得日本人屁股尿流！”

杨宇霆说到这里，也稍有些犹豫，不由得说道：“拙言，炮兵师虽好，但是对于后勤的要求也相当惊人，没有强大的运输能力，根本就玩不转啊。”

“邻葛说的没错，大炮不管都厉害，炮弹跟不上。就是废物。不过这个你不用担心了，岷源先生刚刚和美国方面谈了一个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开发葫芦岛港口，各占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另外我们还有一项附属条件。就是引入柴油机生产线，用来生产用机。”

美国人对于向中国输出技术十分敏感。警惕性也非常高。根本不愿意提供柴油机技术，但是奉军和克利夫兰财团早有合作，豆油生意已经给克利夫兰财团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们迫切希望在东北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提供给他们更多份额的大豆。

随着奉军和日本人闹翻，奉军切断了对日清制油厂的供应。增大了对美方的出货量，作为回报，克利夫兰财团也帮着奉军摆平了美国的反对声音，将柴油机技术送到了奉军的手上。

“有了柴油机之后。除了可以生产各型农机之外，自然也能军用，可以研制一些牵引和运输的车辆，能生产机动车辆之后，炮兵团的后勤难题也就解决了。”

“嗯，拙言的计划不错，我马上就去安排筹建工作，争取快速让炮兵团形成战斗力。”杨宇霆笑道：“美国人能够松口，我看不只是因为克利夫兰财团的活动，多半他们是想表明态度，向日本施压，防止中日之间的战争。”

“邻葛猜得不错。”张廷兰笑着说道：“我已经得到了消息，由于月亮女神号的问题，美国已经对日本实施了制裁，现在美国有增大制裁力度的迹象，甚至威胁提供供应石油和废旧钢铁，这两样可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果美国真给切断了，日本人就打不下去了。”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战争潜力十分有限，能够连续挑战满清和俄国，都和当时的世界格局有关系，这两次战斗之中，世界霸主英国都站在了日本一边，英美等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而抗战的前期，美国也大量的向日本提供物资，如果美国能从七七事变开始，就严守中立，不向日本提供石油，日本人根本撑不下去。

现在美英两国都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表示了不满，而且现在日本人也没有庞大的联合舰队，可以搞一次珍珠港事件。如果美英能够坚定的制裁日本，战争或许就能够避免。

“拙言，东北的工业发展，初见成效，这个时候能不打，最好不打。我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低谷咱们的战争决心，认为只要花一点代价，就能击败奉军。一旦双方真正交火，就没有办法停下来了。”

杨宇霆说的没有错，战略误判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两国一旦交火之后，就没有办法挽回了，战争谁都能开启，但是不是谁都能结束的。

“邻葛，我们还有一张牌，就看这张牌能不能拖住日本人了，如果不成，战斗就真的不可避免了！”

就在张廷兰说话之时，数千里之外的远东已经到了战争的最后时刻。得到了奉军大批军火援助的多数党已经做好了攻击的准备，正准备给日本人致命一击。

“伊万诺夫先生，这是我们侦查到的情报，希望对你们的作战提供帮助！”薛举将一份文件送到了伊万诺夫的面前。

伊万诺夫打开之后，刚看了两页，就欣喜若狂，急忙问道：“你们能确定日本人的后勤仓库就在比尔姆斯科耶么？这里只是一个小村子，恐怕藏不了太多的东西。”

“这里虽然是个小村子，但是这个小村子挨着黑龙江，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阿穆尔河，正好位于庙街和伯力之间，战略位置重要，又有铁路相连，是远东地区最理想的后勤基地。根据确切情报，这里储存至少三十万发炮弹，还有上千万发子弹，以及数以万吨计的粮食。这是提供着远东驻军三成以上的后勤物资，只要占领这里，你们的状况马上就能得到改善。”

一听到这么多的物资。伊万诺夫彻底动心了，就算不能全都拿到手，只要能够确保摧毁，也能严重削弱日本人的力量，看起来攻击这个小村子十分必要。

“薛先生，你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我们也愿意攻击这里，不过日本人敢把大量物资放在这里，他们一定会严加防守，我们缺少重型火力。恐怕很难得手。”

薛举是特战部队出身，对于单纯的对比军力，十分鄙视，战斗最需要的就是灵活多样，出其不意。

“伊万诺夫先生。你们完全可以化装成白俄的军队，日本人和白俄可是友军。防范肯定会松懈很多。你们只要混进去之后，就能轻松的将这个小村子拿下。中方可以安排一支特战小组，负责指导你们作战。”

伊万诺夫听到这里，顿时也来了兴趣，这个提议的确不错，他当即就同意了。薛举也安排了人手。协助这些俄国多数党训练。

其实俄国多数党的武装之中，有大量的进步青年和年轻学生，俄国上层将多数党视作洪水猛兽，而这些年轻的俄国人却多数信仰多数党的理念。把他们当成拯救国家的希望，因此很多有志青年都加入了其中。

训练这些青年花费的功夫并不大，随着月亮女神号和连云港事件的爆发，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人将注意力放到了奉军上面，试图对东三省动武。伊万诺夫等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就是八月二十三号的晚上，他做了最后一次战前动员，随即军队就行动起来。

大约有两千名士兵化妆成了白俄的人马，他们赶着马车，悠游自在的向比尔姆斯科耶赶过去。这个小村子不是普通的地方，在后世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共青城，是俄国远东最发达的工业城市。

多数党在情报工作上面，有很强大的能力，他们买通了沿途白俄军队，顺顺利利的来到小村子外围，进入了日本人的管辖范围。

当他们出现之后，日本士兵轻易发现了他们，随即就快步跑了过来，日本人普遍身高只有一米五出头，而俄国人则是一米七八左右的大个子，双方就好像大人和孩子一般。

不过日本人丝毫没有因为海拔上面的劣势而感到自卑，这些日本人趾高气扬，根本没有把俄国人放在眼里头。

此时这些日本人的确有资格骄傲，他们已经占领了远东，是这里的主人，至于白俄只是他们豢养的奴仆而已。

日本军官仔细检查了俄国方面的公文，嘴里头骂骂咧咧，吐出了一长串咒骂。

“你们这些该死的白皮猪，只能浪费帝国的粮食，简直就是饭桶一堆饭桶，连一点多数党都解决不了，无能，无能到了极点，你们就和那些支那人一样，低劣没用！”

在俄军的队伍之中，还有几个奉军的特战队士兵，他们都精通日俄两国的语言，听到日本人的叫骂，这些士兵已经把拳头攥紧了，只要等到混进去，就让你们为自己的话付出生命的代价！

日本人检查了半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让这些俄国进去搬运粮食和帐篷等物资，俄国人顺利进入了小村子。进村之后，他们就发现在村子街道的两旁，有大量的仓库，密密麻麻，囤积着各种物资。另外在路边还有数量惊人的堡垒，防御着外来的进攻。

走着走着，俄国人也发现了一丝奥妙，原来这些火力点都对向了外面，或许按照日本人的想法，在小村子里面，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也就是这种疏忽，彻底要了他们的命。

俄国人七拐八拐，来到了一处仓库外面，里面正是日本人给这些白俄的粮食，俄国负责指挥的军官叫布里宁，他命令手下人将粮食都搬了出来，这时候他们打开了其中的一袋粮食，发现里面全都是黄绿色的小麦，又接连打开了几袋子，全都是如此。腐烂变质的粮食有红有绿，散发着热气和臭味，让人不免作呕。

布里宁大步流星的到了一个日本军官的面前，他大声的咆哮道：“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粮食，我们已经付过钱了，你们必须给我们能够食用的粮食，

而不是这些猪食！”
　　那个日本军官冷笑一声：“八嘎，饭桶只配吃猪食，好的粮食都是帝国的勇士才配吃的，你们只有服从安排，不然没有了帝国的支持，你们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堆垃圾，废物！”
　　他正在大声的叫骂，布里宁猛地逼近了他，手中的枪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连续叩响了扳机。
　　“狗娘养的，我们不是那些匍匐在你们脚下的白俄，而是真正的战士，你们这些混蛋，都去死！”
　　枪声响起，所有俄国人都快速的投入到了战斗之中，措手不及的日本兵一个接着一个倒在了地上。

第四百七十五章红色浪潮

日本突遭袭击，一下子损失惨重，不过这些日本兵素质的确不过，并没有混乱的迹象，而是迅速向俄国人展开还击，双方不断有人倒在血泊之中，尸体到处都是。

比尔姆斯科耶已经被日本人建成了专门的大型后勤基地，占地超过两平方公里，完全就是一个小型的城市。为了供应十万军队的开销，这里已经被堆得满满的，粮食军火应有尽有，种类齐全。

而恰恰就是这些东西给日本人添了麻烦，他们在对付俄国人的时候，根本不敢使用重型的武器，不然把这些存活引燃，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日本人只能利用轻武器，和俄国人交火，相比之下，俄国人作战能力远不如日本人，而且他们装扮成了运粮队，也没有重武器，在交火之后，渐渐的被压制下来，死伤越来越多。

就在这时候，混在俄军当中的奉军特战队也行动起来，他们这次和俄国人一起行动，就是担心俄国人做的不彻底，他们是来补刀的。现在双方交火之后，特战小组自然要行动起来。

小组长林岳带着组员快速的脱离了大部队，在密集的粮囤当中穿行。每一个粮囤都是圆柱形的，直径在二三十米之间，是天然的掩体，走进去就如同迷宫一般。

啪！林岳一声枪响，子弹穿过了粮囤之间的空隙，准确的射中了对面的一个日本兵，他的脑袋顿时就被打碎了，尸体扑通栽倒在地。

“快，跟我来！”林岳动作迅捷，快速的向前穿行，后面的队员紧紧跟随。在这种复杂的地形当中。简直就是训练有素的特种兵的天堂，他们窜行了一千米左右，击毙了二十几个日本人，只有一个队员受了轻伤。

“头，你快看这里，好像是油库！”

林岳一听，急忙跑了过来，一看果然如此，他也是喜出望外拍了拍身旁的队员：“都别愣着了，既然来了。日本人的这个王八窝就彻底给他毁了！”

日本人的这个油库存了多达两千桶的汽油和煤油，如果贸然引爆，周围几百米都会瞬间化为火海，林岳他们先搬出了几桶汽油，又在油桶上面绑上了定时的炸弹。时间只有一分钟。

正在他们准备差不多的时候，一个中队的日本人快速向这边涌了过来。后勤基地就是日本人的命根子。遭到了袭击之后，这些日本人都疯了一般。他们疯狂的冲了过来，密集的子弹向林岳他们射来。

林岳他们二话不说，赶快撤退，那些日本人还在拼命的追赶，嘴里头发出嗷嗷的喊叫声。就好像受伤的野兽一般，子弹不断从林岳等人的脑袋上面飞过，至少稍微低一点，就能把脑袋打碎。

“妈的。差不多了，让小鬼子尝尝烤rǔ猪的滋味！”

在他们跑出了三百多米之后，终于身后发出了一声闷雷一般的吼声，紧接着地面都开始震动起来，一股巨大的火焰腾空而起，足有几十米高。明亮亮的火舌四处乱窜，沾上哪里，哪里就会燃烧起来，那些一直在追击的日本兵距离爆炸中心近的只有几十米，一下子就被火舌吞没进去了，灼热的汽油，凶猛的火焰落在了身上，迅速蔓延开，只用两三秒的时间，整个人就被火焰吞噬了，在爆炸中心的周围，出现了一个个的人形火把。

大火灼烧之下，这些日本人还不会立刻丧命，他们全都拼命的挣扎，一个个的火人将周围的仓库全都引燃，火焰沸腾，一座又一座的仓库被点燃，一瞬间，仿佛火焰的地狱降临到了人间。

在烈焰的炙烤之下，那些日本人渐渐的变成了一具具漆黑的焦炭，他们临死的时候，四肢还在诡异的扭曲着，仿佛在诉说着他们承受的苦楚一般。

油库区被点燃，火势瞬间就蔓延起来，挨着油库区就是粮食区和被服区，这些东西都是最容易点燃的，只要沾上一点火星，马上就会火势飞腾，根本就阻挡不住。

越来越多的物资被大火吞噬，身在火焰中心的日本兵鬼哭狼嚎，他们从来没有遇到如此恐怖的景象。大火还不是最要命的，更加厉害的是滚滚的黑烟，在这些烟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成分，只要吸上几口，就会中毒晕倒。

在这种时候晕倒的下场可想而知，要么彻底窒息而亡，要么就被火焰吞噬，变成一堆烤肉。林岳等人可谓是一击致命，一下子解决了三分之一左右的仓库。

布里宁等人原本还有心把这些物资全都缴获，现在一看火势已经起来了，他们索性也到处点火。很快在另一端的弹药库也遭了劫难，两枚手榴弹在弹药库外面爆炸，将大门炸开，随后里面储存的子弹和炮弹也相继爆炸。

弹药库的爆炸场面比起油库还要热闹，还要火爆。强大的爆炸气流直接将周围夷为平地，所有的生灵，全都难逃一死，原本负责巡逻守卫的日本人全都丧命了。

日本人在仓库区的外面还设置了大量的堡垒，安排了一千多名守军，这些人看到仓库区发生爆炸之后，也全都吓傻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俄军的大部队已经远远的就看到了这边的火焰，冲天的火光，就是最好的指路灯。早就准备好的俄国人催动战马，口中高喊着乌拉乌拉的号子，快速的席卷了过去。

俄国的其他部队也不甘落后，像是一个扇子面一样，全都压了过去。俄国人离着老远就看到了一大批的日本人，他们正围着猛烈的火焰，手足无措，就好像一群羔羊一般。

这些准备充分的俄国兵，像是看到了美酒一般，疯狂的冲了上去，对着六神无主的日本人，疯狂的射击。双方越来越近，俄国人已经举起了雪亮的马刀。日本人虽然还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他们依旧在拼死的抵抗，但是战斗已经失去了悬念，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被俄军的战刀砍成两半，倒毙在了血泊之中。

相比于子弹，俄国人更喜欢这种血腥的杀戮模式，能够刺激他们骨子里的狠辣，能够让他们有更强烈的刺激感，雪亮的军刀划过，鲜血喷涌而出。刺鼻的腥臭左右着人的神经，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被砍死在当场。

活着的日本人越来越少，不是被俄国人消灭，就是被大火吞噬，只有少量的幸运儿能够逃出生天。林岳等人对这帮日本兵也没有任何的好感。他们也加入了杀戮的行列之中，对日本人展开了屠杀。

远的用步枪。近的用手枪。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和匕首，他们小组只有十二个人，但是死在他们手上的日本人足有二百多人，平均每人杀了二十个日本兵，简直就是名符其实的死神的镰刀。

战斗一共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才渐渐的停止下来，在战斗落寞的时候，

伊万诺夫亲自来到了战场上，满眼都是死尸。到处都是血迹，大火还在燃烧着，映着火光，伊万诺夫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在十五年前，日本人挑衅了俄国，现在他们又胆敢站在了俄国的土地上，这是对俄国的亵渎，我们要杀死所有的日本人，让他们付出血的教训！”

“乌拉，乌拉！”

俄国人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民族，同日本人也差不多。日俄战争是他们忘不了的耻辱。因此这帮俄国人对待日本人十分的凶残，他们在清点战场的时候，不管是死是活，只要动不了的日本人就全都扔进大火之中，把他们直接烧成炭，烧成灰！

这帮俄国人完全以虐杀为乐，一个活口都不愿意放过，伊万诺夫并不在意，他手中正拿着一份统计战果，看了几眼之后，就忍不住哈哈大学。得意到了极点。

他们首先成功摧毁了比尔姆斯科耶后勤基地，七成左右的囤积物资被化成灰烬，其中包括二十万吨粮食，四十万发各类型炮弹，一千万百万发子弹，两千吨油料，还是五万件棉服，大量的武器、帐篷、药品。

这些物资的总价值超过三千万元，另外又击毙了一千七百多名日本兵，在火场里面被烧死的日本人也超过一千人，总数加起来将近三千人。

无论从摧毁的物资数量，还是歼灭的日本人数量，这都是前所未有的大捷。而能够实现这个大捷，最主要的就是奉军提供的情报支持，以及战术指导，可以说这就是奉军假手俄国人，在重创日本力量。

当然伊万诺夫也有好处，仓库的物资并没有全部烧毁，还有不少剩余，多数党一直十分窘迫，这次终于打了一个翻身仗，他们尽量把完好的物资都运走，维持他们的运转。

这次作战的空前成功，也极大的刺激了伊万诺夫的野心，他要趁势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将继续重创远东的日军。

不过在行动之前，伊万诺夫还是找到了薛举，想要请教他的意见，毕竟这次战斗的胜利，已经让伊万诺夫把他当成军事天才来看待了。

“伊万诺夫先生，虽然赢得了一场胜利，但是日本人在远东的势力不会这么快崩溃。如果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我建议沿着黑龙江发动攻击，兵分两路，那些庙街和伯力，这样就能将黑龙江下游的水道完全掌控起来，同时还能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让日本军队在赤塔等地困死，饿死！”

伊万诺夫听完这个提议之后，顿时非常高兴，笑着说道：“薛先生，你的想法非常正确，我们马上就采取行动，要趁着日本人调整部署之前，把庙街和伯力拿到手中，建立起远东的红色走廊！”

乘胜追击的道理谁都懂，伊万诺夫在清理战场之后，马上就分派部队，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万五千多人向着伯力杀过去，另外八千多名士兵向着庙街杀过去。

日本人在远东的兵力不算少，但是主力都放在了赤塔方向，另外中日之间矛盾越来越尖锐，日本人又调集了不少部队，都集中在了海参崴和双城子一带。这里有中东路连接，按照日本人的想法，是希望在开战之后，就迅速沿着铁路，杀入东三省。

设想很好，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两只拳头挥出去了，胸膛就漏了出来，俄国多数党的行动就好像在日本人的心口猛地插了一把匕首刀一样，让日本人

痛彻心扉。

　　而且更加要命的是俄国人还不满足这点成绩，他们又继续把伤口扩大，一股红色的浪cháo沿着黑龙江，不断的扩展开，这个打击突如其来，日本人顿时就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

第四百七十六章大国重器

“黄连长，快看，那是什么？”

黄显声顺着手下士兵的手指方向，只见从不远处的江面漂过几个像是麻袋一样的东西，越来越近，黄显声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三具浮尸。由于在江中了一段时间，已经开始腐烂膨胀，在江水下面还有不少的鱼虾聚集，正在撕咬着尸体，然和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感到一阵的心惊肉跳。

“看他的军装，这家伙似乎是日本人！”一个士兵问道：“这帮畜生也有今天，真是报应！”

“我估计这是俄国人干的，他们一贯凶残成性，现在又击败了日本人，把战俘扔到江里头，也是十分正常的。”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远处的江面出现了三股黑烟，快速的向这边驶来，双方距离越来越近，黄显声他们都看到了上面的五色旗，这是奉军的军舰！

看到了自己人之后，他们全都喜出望外，在海上漂泊这么长时间之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人，心里头分外的踏实。

在老张遇刺的时候，黄显声临机决断，表现的很不错，张廷兰对他非常赏识，当时张廷兰就命令黄显声出国，协助夏寒他们将机器设备运回来。

这些机器关乎奉军的兴衰，黄显声哪能不小心翼翼呢，他们押运着设备，从南美之后，走了船只稀少的北太平洋航线，一路上顺顺利利，没有什么阻挡，直接就到了庙街。

本来这里还有日本驻军，黄显声还以为会遇到麻烦，哪知道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已经变了天，多数党击溃了日本人。成功控制了庙街。按理说多数党和奉军之间也是敌人，他们占据了庙街，对奉军来说，更加不利。

黄显声正不知道该如何决断的时候，就传来了密电，让他们大摇大摆的，不用有任何顾忌的通过庙街。黄显声顿时大吃一惊，他根本猜不透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不过还是依照命令，穿过庙街。

多数党的士兵对他们的船只视若无睹，根本没有任何的为难。甚至还帮着他们补充煤水，让他们顺顺利利的通过了，黄显声是满腹的疑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他们航行在黑龙江上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奉军的舰队，沈鸿烈亲自指挥着三艘浅水炮舰。前来支援他们。

双方一见面。也是喜出望外，沈鸿烈亲自来到了船上，笑着问道：“一路上怎么样，一切都安全么？”

“安全，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实在是有些出人意料。原本我最担心的就是黑龙江这一段，沿途都有日本人驻守，想要通过肯定要有大麻烦，没有想到这里竟然落入了多数党的手里。而且他们还是对咱们十分友好，真是让人纳闷啊！”

“想不明白就对了，我现在也糊涂着呢，不过我敢说这事情准有总司令的插手，他这是在下一局棋，把日本人和俄国人全都绕进去了。咱们的任务就是尽快的把货船安安全全的送到海兰，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黄显声也点点头，他又问道：“沈司令，这江面上怎么这么多浮尸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越往里头走，尸体还会更多。”沈鸿烈苦笑着说道：“日俄这两国啊，也

真是老冤家，我听说俄国多数党突袭了伯力，掌控了城市之后，他们发现了一处秘密的实验基地，是研究生化毒剂的。里面全都用活人做实验，日本人用尽了各种非人的手段，上百名俄国人都被折磨死了。俄国士兵看到之后，顿时就受不了了，他们开始疯狂的报复，大肆的屠杀日本人，然后都扔在了黑龙江里头。”

化学毒气在一战之中就大量的使用，德国人首先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其实日本人在最初并没有在乎这种武器，他们还沉浸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之中，认为靠着强大的意志，能够击败任何的对手。

可是随着奉军的崛起，日本人也不得不重视这股势力，尤其是当奉军亮出了飞机和重炮之后，日本人很清楚，在常规装备上面，奉军已经和日本人站在了同一档次。虽然这些日本人还有强烈的自信，认为可以通过他们精湛的战术，轻松击败奉军，但是日本内部也有了其他的声音。

主张开始研究杀伤力更大，更为歹毒的生化毒剂，他们随即在伯力建立了一个实验中心，利用俄国战俘做各种变态的实验。最初日本人并没有过于关注这些生化武器，但是很快他们在实验之中，就发掘了强大的杀伤力，因此日本人越发的欲罢不能，想利用这种武器，作为最重要的杀手锏。

结果伯力突然被俄国多数党占领，日本人一直保守的秘密被公布出来，这下子又掀起了轩然大波，俄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已经到达了五月中文，他们大肆的屠杀日本俘虏和侨民，尸体一度将黑龙江阻塞起来。

沈鸿烈简单的向黄显声介绍了一下情况，然后说道：“总司令已经下达了命令，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回到海兰，日本人的毒气实验室被发现之后，事情的影响恐怕比前面还要大无数倍，日本人肯定会疯狂的反扑的，各国还要有一场残酷的较量，咱们千万不能被波及到！”

“沈司令，那咱们就赶快行动，如果日本人打过来，黑龙江的巷道就保不住了。”

沈鸿烈点头称是，他们随即开足马力，三艘浅水炮舰在前面开路，后面三艘货轮紧紧跟随。一路上用最快的速度感到了伯力。

正在他们赶到港口的时候，在这里也等待着一群人，为首的正是薛举，他带着特战队的士兵也来和沈鸿烈汇合。在他们的身后还有大量的俄国士兵，薛举登上了船只之后，就对沈鸿烈说道：“快走，日本人的军队离这里已经不远了，江面已经封锁了。咱们的船只是伊万诺夫特别嘱咐的，不然别想通过。”

沈鸿烈也感到情况紧急，也不敢有任何的停留，急忙快速沿江而上，就在他们刚刚离开了伯力之后，多数党的军队就把江面彻底封锁了，在两旁构筑工事，修建火炮阵地，一股强烈的战争阴云笼罩了过来，压抑到了极点。

坐在了军舰上面，薛举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他苦笑着对沈鸿烈说道：“沈司令，你知道我们这些特战队出身的，都经过残酷的训练，自以为什么都见过了，但是这次算是开眼了，在日本人的实验中心里头，只有想不到的，没有见不到的，实在是太可怕了！”

每一个特战队的士兵，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能在他们嘴里说出可怕两个字，实在是出乎意料。

沈鸿烈也不禁问道：“真有那么可怕么？”

“当然，他们搞得都是**实验，给人注入各种毒剂，生生的砍下肢体，往

人体里面注入马血，切除内脏器官，总之花样翻新，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薛举叹了口气说道：“这次的事件被曝光出来，影响绝对不只是远东，甚至整个世界都要被震动起来，日本人麻烦大了。”

薛举的判断一点都不错，在最初发现了生化实验室的时候，张廷兰就得到了报告，他顿时就惊呆了，这不是恶名昭彰的731部队么！按照原本的历史，这支部队不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才成立的，怎么一下子提前了十多年出现了，自己这只蝴蝶的翅膀未免太厉害了！

其实日本人的化学实验的确提前了，但是也并没有提前太多，在731部队组建之前，日本人在国内也搞了很多实验，只是在搬到了中国之后，他们才大肆的搞**实验，现在日本人不过是把**实验大大的提前，并且把实验对象放在了俄国人身上。

张廷兰不清楚这些，也没有时间感慨神奇的蝴蝶效应，他心里十分清楚，这种**的生化试验是最违背人道的，一旦曝光出来，必定世界震动，日本人也会发疯的，整个远东局势必定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日本政府必定会名声扫地，在世界的威望会受到空前严重的打击，西方列强出于面子的需要，还是利益的驱使，都会对疯狂的日本人进行打压和制裁，这样一来奉军就彻底安全了，一直以来的战争威胁也彻底消失了，日本人不解决眼前的天大麻烦，也没有精力对奉军动武了。

想到了这里，张廷兰也难得松了一口气，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又听到设备成功通过了黑龙江，正在向海兰运输，这可谓是双喜临门，张廷兰当即就离开了奉天，前往海兰，亲自接收这批机器。

他还把邝荣光等人叫着过去，一同赶到了海兰，沈鸿烈保护着货船，也终于赶到了海兰。

“报告总司令，一切设备安然无恙！”

“干得好！奉军的兴旺就在这些设备上面了，大家都辛苦了！”张廷兰笑道：“等把设备搬运回去之后，我给你们开庆功会。”

说话之间，搬运工作已经展开了，一个个巨大的零件从船上卸了下来，首先搬下来就是三千吨级的模锻压机，重达上百吨的钢铁怪兽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所有人的眼中都露出了惊骇的神情。

张廷兰更是兴奋异常的盯着巨大的机器，笑着说道：“大国重器，有了这玩意，大国之梦就不远了啊！”

第四百七十七章落后就要挨打

三艘船上的设备被陆陆续续卸了下来，其中包括三台大型的锻压设备，一套合成氨装置，大型精密机床，整套的化工设备，还有重达二十几吨的技术资料。粗略的估算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就在两亿美元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有价无市，根本就买不到的好东西。

邝荣光在一旁亲自指挥搬运，老头子格外的留心，不时的提醒道：“都慢点，千万别磕碰了，都加着小心！”

不只是邝荣光，熊梦远，邝景扬也都在一旁盯着，眼中都在闪动着炽热的光芒。

“总司令，这次弄回来的东西太值得了，光是这些货物，别说投入五千万，就算投入一个亿都值得！”熊梦远兴奋的说道：“以往咱们生产火炮，但是很多瞄准镜都是从废炮上面拆下来的，还有从国外走私的，现在就运回了专门的光学玻璃设备，很快瞄准镜也能自行生产了，这是火炮最后的一个瓶颈，把这个解决了，咱们火炮的精度还能提高一大块。”

熊梦远说着，又在七千吨的水锻压机前面转了几圈，不断的搓着手掌，得意的说道：“这个宝贝的用处就更大了，能够锻造发电厂的关键设备，能够锻造大型的机床零件。电力足够，生产设备再增加之后，我有把握把重炮的产量提高一倍，一个月达到二十门。而且不只是数量的增加，质量也会大幅度的提高，炮管的工艺上去了，寿命也能提高，重量还能减轻。”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既然说了这话，就要给我立下军令状，一年之内。我准备筹建三个炮兵团，如果到时候生产跟不上去，可是要问责的啊！”

“总司令放心，绝对能够完成任务！”

“总司令，也给我个任务，我们这些做飞机的也不能落后啊。”巴玉藻也挤了过来，笑着说道：“总司令，这里面有不少机床我都看中了，正好能够加工航空发动机，您就答应分给我的工厂。我能保证飞机产量提升两倍。”

巴玉藻的脸上写满了乞求，从他到奉天算起，已经过了一年多，快到两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之中，巴玉藻、王助、厉汝燕等人一直都在摸索飞机设计和生产的技术规律。并且设计和生产了七型飞机。

包括战斗机、侦察机、轰炸机，还有一款水上飞机。这些新式飞机已经开始在空军之中服役。张廷兰当初就说过。要组建不同的设计局，互相之间形成竞争，现在虽然没有最终拆分，但是已经分出了几个设计团队。

巴玉藻和王助各自领衔了一个战斗机设计团队，王孝丰则是主抓轰炸机的生产，几个团队之间也在互相竞争。争取拿出最好的产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道理巴玉藻再清楚不过了，要想压过老同学，除了设计思想要过硬。还要有更好的生产工具才行，难得这次陪着张廷兰过来接收设备，自然要尽力争取。

“蕴华，这些设备本来就是给你们准备的，自然要划归给你们。”张廷兰笑着说道：“不过眼下底子有限，可不能光给你一个人，而是要公平使用，所有人都有份，你们谁做得好，使用的权限就大。”

“看来总司令早有安排了，不过以后要是增加新设备，足够拆分成几个工厂的时候，也要按照业绩，优先分派才成！”

“蕴华，有信心可是好事，可是我听说王助把苏霍伊拉了过去啊，他们强

强联手，你要是不努力，恐怕就要落后了。”

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沈华急急忙忙的跑了过来，将一封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上，张廷兰接过一看，顿时眼前一亮，嘴角露出了笑意。

美英两国联合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要求他们解释清楚进行**生化实验的问题，而且要求日本政府保证以后绝对不从事这类的研究，现有的研究资料也必须向国际社会公开，还要赔偿受害者巨额损失。

用活人研究生化武器，已经完成超出了人类的容忍范畴，说起了各国都搞过一些黑暗研究，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一旦公布出来，就挑战了人类的底线，谁也受不了。

俄国多数党攻击伯力的时候，负责实验室的日本人仓皇撤退，只是将一些研究资料带走，但是还把那些被害者留了下来，俄国人一共找到了三十几具被解剖的尸体，还有二十多名苟延残喘的试验品，在实验室的地下又找到了几十具尸体，前后一共一百多名受害者。

那些残存下来的人基本上都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他们哭诉自己经历的一切，那完全就是地狱一般的经历，那些身着白大褂的日本人，就是一群十足的恶魔。他们不用任何的药物，直接切割肢体，摘取器官；在人体之中注入各种毒素，观察那些受害者痛苦的挣扎；又想尽种种办法杀人，有冻死的，有溺死的，甚至把人体放在密闭的容器之中，抽出其中的空气，让人体迸裂而死。

种种手段，骇人听闻，无所不用其极。伊万诺夫是一个非常精明现实的政治人物，他得到了报告之后，除了感到震惊之外，更敏锐的发现了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

远东干涉俄国的主力就是日本人，如果把他们的恶性公布出去，日本在国际上必定名声扫地，还会促成干涉军之间的裂痕。同时对于普通的俄国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震撼，这是对整个俄国的犯罪，对斯拉夫人的亵渎。

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多数党就是俄国的英雄，而和魔鬼一般的日本人合作的白俄，就是为虎作伥的混蛋，就是民族的罪人。

伊万诺夫已经下定决心，要把此事当成政治牌来打，因此他邀请了伯力所有的各国记者，把这一切都展示给了他们。那些幸存的受害者也把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

记者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场景，他们强忍着心中的震撼，把看到的，听到的全都报告了出去。美英等国也被这种事情给惊呆了，日本人很阴险毒辣，但是他们还没有想到，日本人竟会丧心病狂到了这种地步，简直就是十恶不赦，挑衅人类道德的底线。

作为老牌霸主的英国，新兴大国美国。顿时都被震怒了，他们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一致展开了行动，向日本人政府施压，这次可不是说说而已。他们随即也停止了向日本输送战略物资。

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橡胶，全都被掐断了。日本人赖以发动战争的基础一下子就失去了。英美还联系其他国家。想要组成一个共同的联盟，迫使日本人放弃邪恶的研究。

张廷兰拿到的就是美英的倡议书，从严厉的措辞之中，张廷兰已经读出了美英的愤怒，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对于奉军来说。一直以来的战争威

胁终于暂时解除了，日本人在摆平美英的怒火之前，根本没有能力同奉军开战了。

不过张廷兰的心里头还有一丝的沉重，其实在历史上。中国人承受的细菌战毒害，百倍千倍于此，至少有上万名中国平民和战俘惨死在了日本人的手上，一笔血债，直到后世都没有清算干净。

张廷兰看了看在场的众人，语气低沉的说道："诸位，在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恐惧，发自心底的恐惧。大家应该都清楚，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远远大于对俄国的野心。假设有一天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他们也会采用这种手段屠杀我们的同胞，践踏我们的生命。然后他们再把研究的毒剂拿出来，杀死千百万的中国人，这不是妄想，而是实实在在可能发生的一幕。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蹂躏，国家亡了，我们就都是砧板上的肉，谁也逃不了！"

在场的众人听着张廷兰的话，也都攥紧了拳头，日本人已经多次威胁要武力侵略中国，如果中国沦入日本人的手上，下场自然可想而知。看到了这些俄国人，再看看自己。其实中国比起俄国还要危险，毕竟俄国还是一个列强，只要内战结束，日本人就别想轻辱俄国。

可是中国不同，到现在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大弱国，空有四万万同胞，却连完整的工业体系都没有，如果日本人杀了进来，占有了中国的土地，中国人的下场会如何，用脚趾头都能想清楚。

"拙言，我们的心里头都有数，没有工业，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国家，我们迟早都会任人宰割。"

邝荣光看了看其他人，然后语音沉郁的说道："诸位，我们管理着东三省的主要工厂，也是中国最先进，最强大的重工业企业，肩头有多重的担子，大家都应该清楚，就算为了我们的同胞，能够摆脱被屠杀的厄运，就应该把一腔热血都洒在军工上面，没有这玩意，咱们什么都不是！"

熊梦远、巴玉藻、邝景扬等人纷纷点头称是，拿到了这么多重要的设备，本来大家是喜气洋洋。可是此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没有笑容，一种叫做责任的东西压在了每个人的肩头，为了这个民族的未来拼一把，为了不受屠戮搏一次，哪怕付出的再多，也是值得的！

在这一瞬间，大家似乎都找到了奋斗的动力，所有的机器设备搬运下来，然后有条不紊的运回东三省。所有人员不放过一点空余时间，他们仔细观察每一台机器，懂德文的人就拼命的看资料，把读到的东西教给其他人。

大家伙不敢浪费一点时间，也不敢有任何的懈怠，张廷兰已经命令部下搜集照片和俄国受害者的口述，将这些东西发到了每个工厂，让所有的工人都看看，让他们明白自己究竟是在为了什么工作。

当然不只是工人，军队和学生也都要了解这些情况，东北上下就要万众一心，同时间赛跑，同屠刀赛跑，只有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摆脱如此可怕的命运！

张廷兰一看安排的差不多了，才返回了奉天，此时日本人的恶行已经传开了，美英等国的代表都来找张廷兰，希望能够了解奉军的看法。张廷兰在接见他们之前，把常荫槐先找了过来。

"常局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先给我说说局势发展到了哪一步了？"

“总司令，美英法意等国都行动起来，联合向日本施压，不过日本人也是拼死抵赖，坚决不承认。他们说一切都是多数党干的，是诬陷日本，日本军队正在快速向伯力进发，要彻底消灭多数党的暴徒。

第七百七十八章闷声发大财

“日本人这是想毁尸灭迹啊，看来伊万诺夫他们有麻烦了啊！”

“总司令，你看是不是要给伊万诺夫他们提供援助，让他们多撑一段时间？”

“不必了。”张廷兰摇头说道：“他们戳中了日本人的命门，是一定会被铲除掉的，何必为了一个死人擦胭抹粉呢！”

“总司令，美英两国都在谴责日本人，他们没有可能暗中支援伊万诺夫么？”

“怎么可能，区区**实验而已，英美两国做的缺德事可比这个厉害多了，怎么会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和日本人彻底闹翻，去帮助洪水猛兽一样的多数党呢！”

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一张头盖皮能换五美元，足足杀了几千万；西部修筑铁路的时候，使用大量来自中国的“猪仔”，每一根枕木下面都埋着一具华工的尸骨，这些恶性历历在目。

至于当了一两百年世界霸主的英国，做的恶性更是罄竹难书，能为毒品，发动跨越半个地球的战争，绝对堪称空前绝后。盎格鲁撒克逊人也知道自己的恶性，因此他们对于后起国家十分提防，尤其是不能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拥有威胁他们的能力，不管是民国时代，还是后世，美英都遵循这个原则，没有什么改变。

别看这次美英联手，气势汹汹的针对日本人，他们最多是打压一下日本的上升势头，让日本人更加听话，老老实实维护远东的平衡。要是没有了日本的制约，谁又来抗衡红色的俄国呢！

精明的英美不会因为一点舆论和道德上的压力，就放弃实实在在的利益，只要还需日本人对抗俄国。美英就不会和日本真正的闹翻！

“拙言，如果不支援伊万诺夫，他肯定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这么好的一张牌就没有了，是不是太便宜日本人了？”

张廷兰微微一笑：“多数党也是一股祸水，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牵涉过多，用到了这个程度，这张牌就失去了作用，理所应当的舍去。不过可不代表我们就放过了日本人，而是要用更省力。更有效果的办法对付他们。”

常荫槐听到这里，顿时眼睛就睁大了，急忙问道：“拙言，计将安出？”

“在宣传上面花一块钱，等于在国防上面投入五块钱。我们要回利用宣传的工具。我准备以此次事件为契机，为美国扶持一家中小型的报社。专门发表反对日本的内容。要日以继夜的丑化日本人，抹黑他们的国家形象，不断的放大他们的缺陷，争取做到每一个美国老百姓提到日本人之后，他们就本能的厌恶。”

常荫槐绝对是第一次听到这等高论，他还有点不清楚这种宣传的厉害。因此不仅问道：“拙言，你不是常说空谈没用么，光是这么骂，就能让日本人受损吗？”。

张廷兰笑道：“实干是正道。空谈是歪门左道，但是有些时候这些歪门左道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虽然美国精英层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普通老百姓可没有，他们是最容易受到媒体洗脑的。而美国的选举体制决定了他们的政治人物必须迎合老百姓，必须尊重民意。只要宣传到位，从普通民众，影

响政治人物，然后政治人物在反过头来煽动更多的民众。长此下去，日本在美国的形象就彻底破产了，不论谁和日本合作，都要仔细权衡一下。”

在后世有一套专门的国际公关学，就是在干这种事情，美国人玩得驾轻就熟，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诋毁一些不配合的国家，在媒体反复的洗脑之下，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也纷纷破产，被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

张廷兰这时候准备提前让这门学问隆重登场，首先就是对付日本人，摧毁日本的形象，名声臭了，商业利益肯定会受到影响，购买西方的技术也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招揽人才也会更加困难，对经济造成的伤害势必十分惊人。

在宣传上花一块钱，等于在国防上面花五块钱！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绝对能够达成的目标。

张廷兰笑着说道：“我已经着手准备购买报纸了，另外还聘请了美国女记者伊莲娜，让她担任专门的首席记者。听说她还是干劲十足，已经跑到了伯力去拍摄照片，采访受害者了，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整理出来，然后送到美国，让每一个普通的美国民众都知道这些事情，我们要给日本扣上一个邪恶帝国的帽子。”

常荫槐听到了这里，也只能给张廷兰竖起了大拇指，这位果然是奇思妙想，出人意表。谁能想到靠着宣传，去削弱日本人的实力呢，偏偏人家就想到了，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张廷兰除了暗中动手之外，在表面上却没有任何的动作，面对美英等国的代表，张廷兰只是谈经济合作，至于日本搞生化试验，绝口不提，美英想要询问张廷兰的意见，也都被岔开了。

这让美英两国大惑不解，就连奉军当中都有些人对此深感不满，少帅张学良就主动找到了张廷兰，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拙言，你不是说过要给我爹报仇么，怎么现在日本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反倒没有声音了，为什么不去声讨日本人？”

“汉卿，你说我声讨日本人，有什么用处么？”

张学良一听这话，眼珠也转了转，然后说道：“至少能让日本人感受到舆论的压力，还能拉着美英等国一同制裁日本人，削弱他们的实力，这难道还不够么？”

张廷兰脸上露出了一阵轻笑，他拉住了张学良，笑着说道：“汉卿，我想给大帅报仇雪恨的心思一点不比你少，但是我知道杀几个小杂碎，根本不是替大帅报仇。要想真正报仇，就要彻底覆灭日本国。把他们的天皇和首相送上绞刑架，这样才是真正的报仇雪恨。”

张学良听着这话，一边挠着头，一边问道：“拙言，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去声讨日本人，难道你不想抓着这个削弱日本人的机会么？”

“汉卿，在远东各方之中，我们的实力最弱。真正侵犯到我们利益的时候，自然要站出来，这是责无旁贷的。但是在这种事情上，我们跳的越欢，越容易给别人当枪使。美英是十足的混蛋。咱们冲到了最前面，他们肯定躲在背后。给咱们煽风点火。然后在充当调停人，两头占好处。可是如果我们不吱声，让美英和日本对掐，他们反过头来都要争取咱们的支持，才会给予咱们最多的好处。”

张廷兰把这之中的关键说了出来，张学良的顿时眼前一亮。他这才明白张廷兰的算盘，也不由得伸出了大拇指：“拙言，就是高明，和你相比。我总像是小孩子，脑袋太容易发热，遇到大事糊里糊涂，看不清楚。”

“汉卿，不要妄自菲薄，术业有专攻，我可是听说你把空军训练的不错，训练抓得很紧，还和那些飞行员打成一片，能管好空军，这可是制胜法宝，以后说不定就靠着你，指挥上万架的飞机，把日本炸回石器时代呢！”

张廷兰哈哈大笑的说道，一旁的张学良却微微有些沉思，半晌才说道：“拙言，我想出国留学，到欧美走一圈，长长见识，增长一点学问。”

猛地听到张学良要出国，张廷兰的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汉卿，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可以和我说，要不找我爹也成。大帅尸骨未寒，你怎么能出国呢？”

“拙言，你不要多想。”张学良急忙说道：“正是因为我爹尸骨未寒，我才要出国留学，学习最先进的军事理念，掌握空军的战术的精髓。你不是说要让我指挥一万架飞机么，我真怕没有那个本事！”

张学良诚恳的说道：“我只是觉得自己太不成熟，也没有多少真才实学，要想真正给我爹报仇，光有热情肯定不行，还要有真本事。”

一面听着，张廷兰的心里头也在不住的盘算，其实这个时候让张学良出国，也是一件好事情，毕竟老张死了，奉军新旧交替，大规模的人事洗牌是必然的，张廷兰迟迟没有动手，一是因为日本人的压力，二是因为估计旧派系的反对。

如果张学良走了，旧派人物就等于是没有了精神领袖，再清理起来，就容易多了。想到了这里，张廷兰也点头说道：“汉卿，你要是执意出国，我也不反对，但是你记住，不论什么时候，咱们都是兄弟。空军司令的宝座我给你留着，不过你可要拿出真本事，不然要是荒废了时光，我也只能按照规矩办事了！”

“拙言放心，等我回来，一定让你见到一个全新的张汉卿。”

张学良请辞出国，又解决了一件事情。张廷兰就能更加集中精神，对付眼前的乱局了。果不出所料，奉军没有任何的表示，反倒成了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美国总领事白克尔连续拜访张廷兰两次，都谈了双方合作的问题，最终还敲定了一份合作协议。

王永江捧着正式的合同文本，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笑着说道：“拙言，咱们和美国共同建设葫芦岛港口的协议终于达成了，一期工程要让葫芦岛能停口三千吨轮船，第二期完成之后，要能停靠万吨巨轮。而且美国人还提供给咱们三千万美元优惠贷款，主要用于铁路建设。”

王永江十分感慨的说道：“这份合同咱们一直在谈，可是日本人从中作梗，而且美国也不是很积极，就一直没有最后落实，没想到峰回路转，日本人竟然扛不住压力，答应美国的资本进入东三省，等于是把势力范围给打破了，实在是可喜可贺。”

张廷兰也笑着点点头：“不止如此，我看合同后面，美国人还答应向咱们提供柴油机技术，以及拖拉机的生产线，这个生产线可是好东西，东三省有广袤的平原，非常适合机耕，有了拖拉机之后，各个农场的生产力能极大的提高。而且咱们已经改装了一些装甲车，美国的拖拉机技术肯定远远超过俄国，掌握技术之后，我准备生产坦克，咱们的陆军要走向机械化，要跟上世

界cháo流啊！”

“拙言，你要强军我不反对，不过你也该看看咱们的财政状况，经过这次叛乱之后，奉军可是伤了元气，又要对抗日本人，也牵涉了大量的精力，要是在一力的扩军，财政的窟窿至少会达到两千万以上，你可要想办法才是。”

“岷源先生，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项目可以削减的？”

王永江把脸色顿时一沉：“拙言，工农业，教育卫生，基础建设，这些方面你就别想动一分，我绝对不答应了！”

张廷兰眼珠转了转，突然笑道：“岷源先生，你放心，我有办法弄钱了，保证不打财政的主意。”

第四百七十九章俄国版赵氏孤儿

“最高执政官阁下，我们又见面了。”

王铁山自从俄国内战开始之后，就不断的在各地穿梭，几次遭遇到了生命危险，但是他全都挺了过来，还将大批的机器运回了奉天，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由于背后站着奉军，手中握有充足的物资，在混乱的局面当中如鱼得水，很多人都把他当成座上宾，其中就包括白俄临时政府的最高执政官高尔察克，这位将军见到了王铁山之后，和他紧紧的握手，显得十分激动。

“王，你还能搞到军火么？我需要大量的军火，那些该死的红军像是cháo水一样，无休无止，我急需支援。”

王铁山看透了高尔察克的焦躁，他不慌不忙的坐在了椅子上面，拿起了桌子上的咖啡，优雅地喝了几口。一旁的高尔察克看着他的动作，只觉得十分的煎熬，白俄军队到了很糟糕的程度，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就在不久之前，高尔察克还试图打通和另一股白俄头领邓尼金的联系，让两支军队合到一处。可是他们的计划被多数党挫败，随后多数党展开了强大的反攻，白俄节节败退，高尔察克在欧洲地区立足越来越困难，大有被赶到西伯利亚的态势。

贫瘠的西伯利亚根本无法供养几十万的军队，如果逃走，很可能就意味着彻底的溃败，高尔察克已经到了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时刻，他已经把王铁山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我愿意付钱，现金，甚至是黄金，只要能把军火运到我的手上，可以用黄金支付。”

高尔察克提到了黄金两个字。王铁山的眼前也是一亮，他受命来找高尔察克，为的就是所谓的沙皇黄金。经过打探，奉军方面已经确定了沙皇黄金的存在，而且还知道数量十分惊人，高尔察克为了向美英购买军火，就使用了二十几吨，这还只是一个零头，总数可能是几百吨之多。

张廷兰折腾了这么久，奉天银行手上的黄金不过是四十吨左右。随着奉票的大量发行，这点黄金已经不足以起到压仓石的作用，奉军还需要更多的黄金，尤其是张廷兰还准备把奉天银行的业务扩大，让奉票进入西北。需要的储备金就更多了。

人不得横财不富，张廷兰也在打沙皇黄金的主意。按照传说。这批黄金一共五百多吨，抵得上东三省五年的财政收入，而且黄金的价值在于稳定金融，如果有了这些黄金打底，奉天就可以搞金本位，同世界接轨。保证金融的安全。

只要弄到了五百吨黄金，奉天银行的业务就能扩张五倍以上，压过交通行和工商行，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奉票也将成为北方最坚挺的货币。掌握了金融霸权之后，奉军就像吃了大补丸一样，能够瞬间恢复元气，而且还能够大肆扩军，这些好处实在是难以言说。

当然盯着沙皇黄金的不只是奉军，美国、英国、日本、多数党都在打黄金的主意，怎么才能独吞黄金，绝对是一个技术活。

王铁山并没有接高尔察克的话，而是笑道：“将军阁下，你不是向美英采购了不少军火么，另外还有日本人，他们也会帮助你的，奉军的力量有限，

远不如这些列强，你应该向他们求助才行。”

高尔察克痛苦的摇了摇头：“王，在我的军队节节胜利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帮助我，可是现在我的军队不断打败仗，他们全都想甩开我，甚至想扶持更有前途的傀儡，这就是欧洲国家的本性，一帮贪婪卑鄙的混蛋！”高尔察克显然已经对美英失望了，忍不住破口大骂：“至于日本人，更是最卑劣的家伙，他们想要的是直接吞并远东的土地，我也是他们的绊脚石，他们绝对不会帮我，在这个时候，我只能祈求中国，我相信中国方面是讲究信义的，只要能让我闯过这个难关，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回报你们的帮助。”

堂堂的一个俄国执政官，竟然向一个商人苦求帮助，实在是有点荒谬，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王铁山眼珠转了转，笑着说道：“将军阁下，你可不可以说实话，就算我提供了充足的武器，还有大批的粮食和资金，你能打赢多数党么，你们重新夺回整个沙俄帝国么？”

“当然……”高尔察克还想一口答应，但是一看王铁山玩味的眼神，他就不好再说下去了。其实高尔察克缺少的不是武器，而是军心士气，而是所有白俄将领的真心拥戴。

白俄军队数量不少，装备也不错，但是最缺少的就是凝聚力。如果在之前他们不断胜利的时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之间合兵一处，联起手来，不是没有机会扑灭多数党，结果他们依旧四分五裂，让人家各个击破，到了最后，想要联手，一切都晚了。

王铁山显然看透了白俄的问题，高尔察克想要乞求帮助，只能争辩道：“虽然我的部下有不少问题，但是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相信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虚妄的自信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相比于组织严密的多数党，你们连江湖帮派都算不上，土匪从来都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不管你们有多少数量优势，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王铁山的话毫不留情，高尔察克脸上也露出了一丝不悦，他冷冷的说道：“王，你是来看我的笑话么，看看一个蠢货是怎么灭亡的吗？”。

“当然不是。”王铁山笑着摇摇头：“我是给你送定海神针来了，只要得到了这个人，你就能团结军心，就能和多数党殊死一搏了。”

高尔察克一听这话，就好像被雷霆击中了脑袋一样，顿时就呆住了，哪里有这样神奇的人物啊，难道是在拿自己开心吗？高尔察克随即转念一想，顿时就把眼睛睁得老大，急忙问道：“王，你手上有陛下的家人吗？”。

高尔察克也不是笨蛋，这时候唯有沙皇的血脉能够起到这样神奇的作用，不管是几位女大公，还是皇太子，只要有一个人还在世，就能成为白俄的精神领袖，就能号召起所有忠于沙皇的力量。

俄国和中国不同，不光是男人能够当沙皇，女人也一样可以，最关键的就是沙皇的血脉，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

王铁山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微微点点头，高尔察克像是发疯了一样，一下子就按住了他的肩头，手上力气之大，仿佛要把他捏碎了一般。

“王，快告诉我，究竟是谁，陛下他们不都是被多数党暗害了么，是谁逃脱了毒手？”

“将军阁下，你先冷静一下，女大公已经被我带来了，你可以先看看

她！”

高尔察克终于冷静了下来，一想到能见公主殿下，他连坐都不敢坐了，垂首站在了一旁，恭恭敬敬的。这时候王铁山向外面摆了摆手，一个保镖一样打扮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步伐很轻，走到了高尔察克的对面。

她将头上的帽子摘了下去，顿时长长的头发垂了下来，像波浪一样，垂到了腰际。外衣也脱了下来，变成了一身女装，一个二十左右的姑娘出现在了高尔察克的眼前。

这个姑娘身材高挑丰腴，胸前鼓鼓的，脸蛋更是十分精致，是标准的俄国美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身上带着一股贵气，一看就是出身显贵，经受过良好的教育。

“执政官先生，你是我们家族最后的忠臣，能够见到你，我十分欣慰！”

“你是……”

“阿纳斯塔西娅，尼古拉二世陛下最小的女儿，诺曼诺夫家族最后的直系血脉。”

高尔察克早就听说沙皇一家已经遇害，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公主，他实在是有点难以接受，却又欣喜若狂。围着这位公主转了几圈，仔细的大量观察，他想要确认这位公主究竟是真是假。

半晌高尔察克突然眉头皱了起来，大声的说道：“不对，你不是真正的公主，公主殿下身体要更矮，更胖一些，而且她的腰背发育不好，精神状态很差，和你完全不一样，你是假冒的！”

高尔察克突然两眼冒火一样的盯着王铁山，大声的质问：“你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弄一个假货来消遣我，你想干什么？”

王铁山并没有丝毫的害怕，反而笑道：“将军阁下，真真假假有那么重要么，你需要的是号令天下的借口而已。就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公主摆在你的面前，你能指望这位公主去击败多数党么，不还是要靠你的努力么？公主就是一个牌位，只要其他人都相信了，就可以了！”

“不对，我都能看出是假的，其他人也会看出来，根本骗不了别人。”

“别着急，我还有一条妙计，绝对让其他人都不敢质疑公主。”

高尔察克的眼中露出了一丝疑虑，忍不住问道：“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出来？”

“将军阁下，别忘了在远东还有一位摄政王，菲力斯大公是沙皇陛下的侄子，他如果愿意承认公主的真实性，别且愿意效忠她，你说别人还会怀疑么？”

第四百八十章坐下来谈谈

弄一个假公主出来号令天下，高尔察克还有些不情愿，他一直是以沙皇的忠臣自诩，如此过分的事情他还是不愿意做，因此闷坐在一帮，默默无语。

王铁山看了一眼这个家伙，心里头顿时就有点鄙视他，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连这点魄力都没有，活该他被多数党击败，要不是为了他手上的黄金，奉军才不会搭理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呢。

“将军阁下，沙皇陛下已经绝后，你重新扶持一个公主，就等于延续了诺曼诺夫家族的荣耀，除了血统之外，其他的完全没有差别，陛下在天堂也会安心的。”

“可是，假的终究是假的，就算有菲力斯帮忙，也有被拆穿的可能，一旦出现了那样的情况，就彻底完蛋了！”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索菲娅女士也是贵族出身，而且还是公主殿下幼年的玩伴，她熟悉俄国的皇宫，清楚公主的一切习惯，她可以模仿的惟妙惟肖。”

“那也不行！”高尔察克还是摇了摇头：“陛下一家是在去年被杀害的，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突然出现了一个公主，没有合适的理由，很难让人信服的。”

王铁山笑着说道：“无非就是编造一个故事而已，又有什么难度呢。中国春秋时代有个赵氏孤儿的故事，一位名叫程婴的义士为了保住赵家的一点骨血，把自己的孩子献了出去，来了一个瞒天过海。将军阁下也完全可以塑造一位忠臣，也就是索菲娅的父亲，用自己的女儿换了真正的公主。而后公主辗转流落，又找到了你，共同复国。在这种乱世之中，只要有人愿意相信就可以了，难道还有人能去细细的追究真相吗？”

听到了王铁山的话，高尔察克也终于仔细想了想这件事情，公主不过是牌位而已，一个凝聚各方的象征，在白俄连续失败的情况下，捧出一个公主，绝对有大把的人愿意相信。

高尔察克慢慢的拿定了主意，不过他还是看了看王铁山。略带迟疑的问道：“你帮我想的这么周全，究竟想要得到什么？”

“很简单，你可以代表俄国执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之间一切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所有在华利益！”

“不行！”高尔察克一听到这话，顿时就跳了起来。笑话，如果放弃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等于是将远东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交还中国。俄国历代沙皇，上百年的经营都要成为影，他哪里愿意啊。

“将军阁下，你现在需要中国的帮助，还继续占领着中国的土地，你觉得合适么？而且一旦战败了。整个俄国都是多数党的，你什么都捞不到！”

“不行，绝对不行！”高尔察克依旧把脑袋摇晃的如同拨浪鼓一般，大声地说道：“我如果同意这个条件。我就是俄国的罪人，部下都会抛弃我的，你要知道，俄国人最看重土地，我是宁死也不会抛弃宝贵的领土。”

北极熊的贪婪深入到了骨髓深处，到了这个时候，高尔察克依旧不愿意放弃远东的土地。这这点上，他就远不如多数党来的决绝，人家能够签订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放弃欧洲的大量土地，换取宝贵的喘息时间，高尔察克

这个家伙就要顽固太多了。

“将军阁下，既然你不愿意宣布放弃所有条约，那就只有破财，你拿出一点资金，用来酬谢我们。”

“资金好，我同意了。”高尔察克没想到王铁山这么好说话，他也很清楚，能用钱摆平的事情，就都不是事情。

“我愿意给你们三吨黄金，你看如何？”

王铁山冷笑一声：“将军阁下，你在打发要饭的的吗？”

“那就十吨，十吨已经不少了，能够换到六七百万美元，差不多可以装备十个师了。”

“一个公主的价值至少值一百个师，你难道不这么认为么？”

高尔察克脸上的肌肉一阵的抽搐，对方显然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贪婪，一点蝇头小利是满足不了对方的胃口的。不过高尔察克虽然手上有大量的黄金，但是也不想就这么轻易的拿出来。

“你的要价太高了，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黄金，十吨就是极限，我再也不能承受更高的要价了！”

王铁山突然笑了笑，然后说道：“十吨也可以，但是我希望双方能够签订一个军火交易合同。你先预存到奉天银行一百吨黄金，然后我们按照需要，支付给你军火武器。反正你都需要购买武器，奉军的武器又和俄国是同样制式，我们的价格还比美英优惠，这绝对是双赢的合作，将军阁下不会再拒绝了？”

高尔察克低头想了想，然后艰难的点了点头，双方终于敲定了合作协议，一百吨黄金落入了奉军的腰包之中。

“拙言，这个高尔察克究竟掌握了多少黄金，咱们要价一百吨，他竟然拿了出来，我看这只是小头，大头应该还在他的手上。”王永江兴奋的说道：“这黄金可是好东西，最好还是把高尔察克的腰包榨干，所有黄金都拿到咱们的手上！”

“岷源先生，您也够贪婪的，难道不怕金子多了压手么？”

“当然不怕，这黄澄澄的玩意，越多越好。这段时间我最担心的就是奉票的安全，政局不稳，金融就会动荡，奉票已经开始大幅度的贬值了，我担心币值超出控制，会出现危机啊！”

“岷源先生，我们的确需要大量的黄金稳住奉票，不过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让奉票逐步贬值，这样才对我们有好处。”

王永江一听这话，眉头顿时皱了起来：“拙言，币值坚挺稳定，才能保持经济稳定，你要奉票贬值，这是在打什么算盘啊？”

“岷源先生。咱们的工厂逐步建立起来，已经有了相当的生产能力，生产出来东西，就要卖出去，才能让企业获得利润，卖得越多，对咱们越有好处，您觉得咱们应该把商品卖给谁呢？”

“自然是关内。”王永江也是聪明人，顿时脱口而出，随即他也笑了起来：“拙言又提醒了我啊。原本我们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日本人，他们收购东三省的弄矿产品，然后销售工业品。这时候我们保持币值稳定，能够避免日本人用低价剥夺我们的农业产品，现在我们的贸易伙伴要发生了改变。要针对整个关内的市场，搞货币贬值。能够增加工业品的输出。正好能够促进工业发展。”

张廷兰也笑道："没错，这次从德国弄到了不少技术，只要都消化了，东北就有了初级的工业基础，也就应该和列强抢夺中国市场。正所谓此消彼长，每抢夺一分关内的市场。都是从列强嘴里面掏肉吃，就能成倍的追赶列强，双方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直到我们全面追上去。"

王永江也不住的点头。他对于张廷兰的敏锐还是相当钦佩的，东三省正在开始蜕变，从农业社会，快速走向工业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有着完全不同的运行模式。农业时代讲究积累，而工业时代则是讲究运转，一种社会追求静态，一种社会追求动态，的确要下点功夫，不然还没有办法适应这种剧变呢！

正在谈话的时候，袁金铠突然找了过来，一见面袁金铠就说道："拙言，日本总领事赤尻正助拜访辅帅，想要和咱们谈一谈。他说日本的外交大臣内田康哉希望代表日本政府，来和奉军探讨一下双方关系的发展问题。"

张廷兰听到这个消息，顿时也有点惊讶，外交大臣可是日本内阁的重要成员，身份十分尊贵，轻易不会出国，他竟然愿意到奉天来谈判，这其中可是大有文章。

张廷兰也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急忙来找张作相，原来的帅府已经被烧毁了，新帅府还没来得及修建，因此张作相只是在原本的家中办公，张廷兰来到之后，直接到了正厅。

赤尻正助已经离开了，张作相正一脸的思量，一看张廷兰来了，急忙说道："拙言，小鬼子究竟打得什么主意，怎么突然之间要谈判，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啊？"

"爹，我一时也拿不准，还是把杨宇霆和常荫槐都找过来，大家共同商量一下。"

很快杨宇霆和常荫槐就被叫了过来，张廷兰首先问到了常荫槐："常局长，最近有什么情报，能迫使日本人态度这么软化？"

常荫槐急忙说道："我正要报告呢，远东出了发麻烦，由于日本人的暴行被曝光，俄国老百姓彻底被激怒了，加上多数党的鼓动，整个远东出现了大面积起义的苗头，不只是普通的百姓，就连原来的白俄军队也纷纷被策反了，燎原大火正在形成之中，日本人也是焦头烂额。"

杨宇霆在一旁也说道："拙言，根据空军的侦查，我们发现辽阳的日本军队已经大量的撤走，看样子似乎准备集中力量，想要对付俄国人。"

张廷兰听到这里，和老爹相视一眼，张作相先说道："虽然咱们有雨亭的仇不能不报，但是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实力不足，能缓和一下，也是可以的。"

有了张作相的首肯，张廷兰也轻松了不少，他也的确不像和日本这么对持下去了，在刀尖上跳舞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爹，那我看咱们就和日本人谈谈，不过必须让日本人割肉，不然别想轻易脱身。"

杨宇霆在一旁忍不住问道："拙言，你准备向日本人要什么呢？"

"首先就是南满铁路，想把整条铁路要回来有些困难，但是至少要废除附属地，削减驻军，不然这条铁路如鲠在喉，威胁实在是太大了。第二点就是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特权要放弃，尤其是同北洋政府签订的条约，我们一概不承认。第三点要他们保证停止一切间谍活动，如果奉军再度发现，将按照

中国法律，严惩不贷！”

“这三条十分关键，又拿捏的恰如其分，我看能够达成！”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想要谈判，就要有专业人才，我正有一个人要推荐给你，他保证能胜任这个使命。”

“岷源先生，您又发现什么大才了？”

“这个人就是在巴黎和会上舌战列强的顾维钧，虽然和会咱们还是失败了，但是顾维钧可没有给咱们丢人，前不久他回到国内，还特意到奉天，你那是恰巧不在，就和我聊了很久，思维敏捷，口齿伶俐，绝对是搞外交的一等人才。”

张廷兰一听竟然推荐的是顾维钧，他也连连点头，十分满意的说道：“有了顾维钧在，和日本的谈判把握至少增加了两成啊！”

第四百八十一章拔剑斩仇人

“少川先生，久仰大名，巴黎和会上舌辩无双，力争国权，实在是让人钦佩啊。”张廷兰笑着说道。

“惭愧，实在是不值一提。”顾维钧叹气说道：“国家主权没有争回一丝一毫，愧对满怀希望的全国百姓，就算最后没有签字，但是山东依旧沦入日本人的手上，眼看着国家主权沦落，实在是心痛！”

“少川，这又不是你的错，弱国无外交，你已经尽职尽责了，不要苛求。”王永江在一旁笑着说道：“拙言也常常讲丛林世界，弱肉强食，所谓列强都是一帮强盗出生，和他们讲道理是缘木求鱼。”

“果然如此，没有实力，就没有尊严。”顾维钧说道：“我在巴黎的时候，碰到了奉天的采购团，谈了几句之后，感慨颇多。我们跑去和列强谈判，还在迷信公理，而奉天却在搜罗技术设备，两者的高低一目了然。回国之后，我也想到东三省参观感受，探求这强国之路，国家究竟该怎么发展，外交该怎么办。”

巴黎和会虽然让顾维钧扬名天下，但是实际上却是对他理想的一个巨大的打击，顾维钧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残酷和现实，也不得不为中国的未来担忧。回国之后，顾维钧就不断的关注奉军这些年的作为，结果一番研究之下，顾维钧竟然大敢吃惊，在不知不觉之间，奉军已经做了太多惊天动地的变革。

比如搞农场制，终结了两千多年的租佃制度；提倡理工科教育，改变中国重文轻理的传统，技术工人受到尊重；投资工业化，扭转整个中国的社会形态。

作为在西方留学多年的杰出人才，顾维钧十分清楚。列强再从封建时代，走向资本时代，也是在做这些事情。只是他们没有清晰的规划，显得十分凌乱，甚至还有倒退，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

而东北则是直接跳过了那些错误的环节，直指核心，显然东三省的领导层十分清醒和睿智，已经将世界的发展规律研究透了，每一项措施都是意味深长。用心良苦，能做到这一点，已经胜过了北洋千万倍。

顾维钧越来越认同奉军，特意到了东北观察几次，实际看到的变化更加喜人。因此顾维钧才有心投靠奉军，把这里当做事业的新起点。

“顾先生。最近日本的外交大臣内田康哉要来奉天谈判。我想请顾先生代表我方和他谈一谈，不知道能不能答应啊？”

日本外交大臣？内田康哉？听到这话之后，顾维钧顿时也惊讶起来，日本要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历来都不会派什么大人物，一个公使就足够了。什么时候轮到外交大臣出面啊，而且还是亲自跑到奉天，这未免有些太过颠覆了！

“总司令，斗胆问一句。究竟要谈什么事情，我总要心里有数啊。”

“自从大帅遇刺之后，我们和日本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僵，在鸭绿江、山海关、南满铁路等地都有军事对峙。现在日本人为了全力对付俄国多数党，想要和我们缓和关系，把实力集中起来。”

顾维钧的脑子也极为灵活，他马上就明白了，日本能派遣一个外交大臣亲自过来，很显然这就是对奉军又服软的意味。一个小小的地方势力，能够

做到这一步，实在是非常了不起，就算是有运气的成分，但是也是奉军有骨气，有实力，敢和日本人对峙。没有两把刷子，就别想得到日本人的尊重，现在看起来，奉军的确不同寻常。

“承蒙总司令看得起我，少川愿意接下这个任务，不过还请您多提供一点资料，我要先把事情理顺清楚，做到有备无患！”

张廷兰欣慰的点点头，笑着说道：“少川先生，要是不嫌官小，就暂时代理东三省的外务部长！”

说起来东三省也的确缺少外交人才，顾维钧能来，张廷兰简直就是喜出望外，自然要给一个合适的位置。顾维钧也连忙说道：“来到奉天，就有意给总司令效力，我也就不推辞了，还请总司令看我的业绩！”

顾维钧急急忙忙的准备资料，筹划着如何应付内田。张廷兰则是笑着对王永江说道：“岷源先生，奉军如今最缺少的就是人才，要是还能拉来顾少川这样的专才，实在是求之不得啊！”

王永江也笑着说道：“人遍地都是，但是真正可用的人才就不多了，光是等是等不来的，还要自己去搜罗。拙言你早先不是鼓捣过一个宣传片子么，效果很不错，不少关内的移民都是因为看到了片子，才决定到东三省的。我看咱们最好成立一个专门的挖掘人才的部门，他们到关内，甚至到海外，四处网罗华人当中的英才，然后把这些人都拉到东北。”

张廷兰一听这个主意，顿时也是眼前一亮，在后世发达国家，还有大型的企业，都有专门的人才战略，都满世界的搜罗可用的人才。现在奉军发展也到了一定的程度，到处都需要人才，也的确应该花大力气招贤纳士，请来一大批有用的人才。

“岷源先生，你这个办法太好了，我马上就安排人员，专门负责这件事情。我看招揽的对象首先就应该放在几个军校上面，尤其是保定军校。那里办学最早，师资力量也雄厚，值得拉拢的人才也不少，南洋水师学堂也有一批海军人才，都是我们急需的。”

这个时候有不少民国的后期的风云人物才刚刚崭露头角，比如白崇禧，比如张治中，比如陈绍宽等等，都在三十岁左右，事业刚刚起步，还不值一提，想要招揽也会容易很多。

张作霖在日，必须照顾老派人物的意见，张廷兰也不可能随意扩充自己的班底，都是尽量使用东三省的人才。现在情况变了，人才政策也该变了，招揽各地的英才。也必须提上日程。

“拙言，你惦记这些军校的学生，最好先想清楚了，他们可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去招募人家就跟你走，他们都是复杂的师生关系，盘根错节，而且绝大多数人在毕业之后，都愿意回到老家，轻易不会来东三省的。”

王永江说得一点都没错。这个时代地域的隔阂还非常重，加上民党喊得脑残的联省自治，产生了很糟糕的后果。各省人都首先想到的是本省，在外省效力的人才也会受到歧视和排挤，因此极大的限制了人才的流动。也加剧了地方的割据势力。

“岷源先生，我是极为反对地域观念的。中国历来都是大一统的。古代就有异地为官的传统，延续了多少朝代，为的就是防止地方割据。结果到了民国之后，一帮混蛋简单的模仿西方落后的政体，想要搞联邦制，喊什么联省自治的口号。结果把好好的一个国家给分开了，这绝对是一种犯罪！”

“哈哈哈，拙言你再生气也没有用，这都是现实。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我看你要招揽军校的学生，不如从关键的人员身上下手，比如保定军校的前校长蒋方震，这个人军事造诣很高，而且在学生之中威望很高，把他拉过来，就能招揽一串人才。另外在海军方面，最好把萨镇冰说服了，此老在海军方面资历最老，人脉无双，做通了他的工作，一切也就方便了！”

“高！”张廷兰忍不住给王永江伸出了大拇指，笑着说道：“岷源先生，真是足智多谋，实在是佩服啊！”

“拙言，招揽人才是一个方面，如何使用人才又是另一个方面。你大量引进外来人才，原有的那些人怎么办，底下人如何平衡，这些新来的人如果抱成一团，迟迟不能融入奉军，又该如何，这些你都要想好才是。”

“多谢岷源先生指点。”张廷兰也忍不住给王永江鞠了一躬，如何使用人才，比起发掘人才要重要得多。在历史上北洋也曾经揽进了天下的大才，结果还是不可避免的衰败了。后来的民党也是如此，手下能征惯战的虎将不少，结果没有死在对方的手里，很多都是被自己人坑了，这都是惨痛的教训。

王永江的年纪比起张作相还大，其实从心里就把张廷兰看成了一个后辈，愿意更多的指点张廷兰，让他少一点疏忽。

张廷兰也说道：“用人是一门大学问，我一定仔细研究一套规范。不过相比军事人才，民政体系需要的人才就更多，更复杂，而且不同于军队，民政人才必须要依赖自己的培养，这一块还要先生多操心。”

“嗯，我也是天生的劳碌命。”王永江苦笑着说道：“我刚刚见了楚明远，那个小伙子不错，办事能力非常强，我已经提拔他担任热河的农垦局局长，估计用不了几年，热河的民政就要交到他的手上。他还向我提了建议，要求从奉天修建铁路，直接连通承德，把承德作为东北和西北直接连接的纽带。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以往东北都要通过京津，才能转道西北，现在直接走承德，不只省时省力，还能为下一步扩张势力最好准备。”

张廷兰和王永江商讨的这些事情都事关奉军下一步发展的大计，在做出决定之后，就抓紧时间落实了。

转过天，张学良又来找张廷兰了，一见面就说道：“拙言，我已经和如夫人还有凤至商量过了，她们也都同意，我这两天就要动身到欧洲去。”

“汉卿，既然你这么着急走，在临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等着你做呢！”

“什么事情？”

“当然是那几个出卖行踪的奉军败类了，虽然说大帅死在了日本人手上，但是他们也是帮凶，难道还能放过么？”

张学良一听这话，顿时就把拳头攥了起来：“没错，张海鹏、汤玉麟、于冲汉、熙洽这些混蛋一个都不能放过。我爹待他们不薄，屡屡提拔重用，结果这些人竟然吃里扒外，害得我爹惨死在日本人之手，如果不杀了他们，我难解心头之恨！”

张作霖遇刺的案子已经基本查清楚了，这种官司是国仇，要想清算，就等着击败日本人的时候！留着那几个败类也失去了价值，正好让张学良亲手雪恨，还能化解一点心中的戾气。

他带着张学良，一前一后，来到了专门关押张海鹏等人的监狱牢房之中，张海鹏首当其冲，少帅冷冷的走到了他的面前。

“张海鹏，你和日本人勾结的时候，没有想到会有今天？”

“成王败寇，张汉卿，你小子别得意，老子一步走错，就是没有想到日本人也是他妈的饭桶！”

张海鹏还要说下去，啪的一声，他的尸体扑通栽倒在了地上……

第四百八十二章下马威

击毙了张海鹏之后，又转身来到了下一间牢房，里面关着正是熙洽和于冲汉，这两个家伙早就是铁杆的亲日派，和日本人早有勾结，在历史上，九一八事变之后，都是出卖东三省的罪人。

对于这样的走狗也不需要客气，直接乱枪击毙。连续杀了三个人，张学良的情绪也平复了不少，他冷冷的说道：“来人，把他们都丢到乱葬岗子，让野狗把他们都给吞了！”

几个士兵跑了过来，拉出了三具鲜血淋淋的尸体，于冲汉的眼睛还睁得老大，里面写满了恐惧和不甘，张廷兰鄙视的看了一眼：“要是有下辈子，别再想着当汉奸，汉奸走狗从来就没有好下场！”

处理了这三个家伙之后，又到了下一间牢房，这里面关押着两个人，正是张景惠和汤玉麟，一看到张廷兰过来，张景惠急忙就扑到了张廷兰的面前，他已经听到了枪声，此时三魂七魄都跑没了，两眼之中老泪纵横，惶恐到了极点。

“拙言，汉卿，你们千万别杀我啊，虽然我和日本人有点联系，但是在刺杀大帅的时候，我是真没有出卖过情报，也没有干过别的伤天害理的事情。给我一条活路，我都一大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想争，就想着了此残生，你们就放过我！”

说着话，张景惠拿脑袋直撞牢房的铁门，哗啦哗啦的，脑门子都撞出了血。张廷兰看了一眼张学良，张学良微微点点头。

张廷兰也摆了摆手：“张景惠，你也算是一个长辈，不要在跪着了。这次事情你的确罪行不大，但是大帅让你带兵入关，你撇了部队。只身逃了回来，已经再也不适合领兵了，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养老！”

“多谢，多谢！”

能够逃出一条性命，已经算是天大的幸运了，张景惠连连磕头，张廷兰让两个士兵过来，把豆腐张带出了牢房。

在房间里头只剩下汤玉麟，老汤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硬气的。大眼珠子一瞪，气哼哼的说道：“有本事就杀了我，老子这么多年，什么没有见到过，在我手上死的人成百上千。就算是现在死了，老子也够本了！”

“汤玉麟。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么？”张学良说着就把手枪顶在了汤玉麟的脑门上面。张廷兰急忙拉住了他的胳膊。

“汉卿，汤玉麟虽然有错，但是在刺杀案之中，并没有直接告密，再说他当年也救过大帅的性命，恩怨相抵。也就不要再追究了，让他回家闭门反省。”

张学良听到了这话，终于缓缓的放下了手中的枪，愤恨的说道：“汤玉麟。你要是再敢和日本人有一丝的勾结，就万剐凌迟！”

其实不用张学良说，汤玉麟这辈子也没有机会了，张廷兰已经安排了专门的警卫，昼夜监视他，直到老汤完蛋。卫兵们架着汤玉麟也走出了牢房，他和张景惠都侥幸逃了一命，张廷兰其实也有心杀了他们，一了百了。不过这两个人毕竟是早年和张作霖结拜的人，张作相和孙烈臣还健在，总要顾全一丝情面，况且他们又不是泄密的主犯，只是被日本人给利用了，因此就放了一条生路。

另外于文典、徐有方、周和三个混蛋发动兵变，帮着郭松龄占据奉天，也是罪恶滔天，也都被处决了。

清理了这些垃圾之后，张学良的压在心头的怨气也散了不少，略带轻松的说道：“拙言，内鬼铲除了，就剩下日本人了，我也该出去学学本事，早晚有一天给我爹报仇雪恨！”

“汉卿，你也别光顾着自己出国，我也要安排一批留学生，现在德国战败了，马克贬值，物价飞涨，留学成本也低了不少。正是派遣留学生，学习德国技术的好时机，以后我会陆续派留学生过去，你就负责组织管理，有什么困难帮着他们解决。另外最后结交一些德国的权贵，别看这次德国战败了，但是根基还在，我看还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和德国搞好关系，对咱们下一步发展有好处。”

“我明白，你就放心！”

交代清楚之后，张学良直接离开了奉天，踏上了前往欧洲的脚步。张廷兰还有一大堆的事务要处理，尤其是日本的外交大臣内田康哉要过来谈判，奉军方面必须要做好准备。

“拙言，这是刚刚清理出来的一份名单，一共有二十八名讲师和教授，十五位文化名流都替《奉天晨报》说话，抨击政府。”常荫槐和冯永双共同将调查结果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张廷兰看了一下，排在前面的名字都十分熟悉，基本上都是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名人，其中有几个尤其以批评政府见长，不管是做什么，他们都会横加指责，大肆的谩骂。

“都调查清楚了么，这些人全都有问题？”

“没错，这些教授讲师全都是留学日本的，纵观他们一直以来的言行，都是极为亲日，而且和日本特务过从甚密，日本人还打着资助研究的名义，给他们的兜里头塞钱。另外这些人还组建了一个大东亚学术研究会，专门鼓吹什么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日要互相提携，共同驱逐西方殖民势力。”

“混蛋！”张廷兰一听这帮家伙宣扬的东西，顿时就明白了，日本人侵华根本不是从九一八事变才开始的，在这之前，他们搞了大量的经济渗透，文化腐蚀，正是靠着几十年的经营，日本人才能在侵华初期畅行无阻，所向披靡。

中国之所以出现汉奸遍地的情况，就和这些文人的无耻宣传有着密切的联系，张廷兰脸上满是怒气，看了一眼常荫槐，然后问道：“常局长，这个大东亚学术研究会，是什么组织，存在了多久，你们有没有备案，清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

面对张廷兰的质问，常荫槐的脸色也是羞愧异常，这个组织的确是在查案的时候，才知道的，以前并没有一点情报。

“卑职失职，甘愿受罚。”

“总司令，您先别急着发火，我看这件事情不怪常局长，实在是没有办法调查！”冯永双在一旁说道：“这些所谓的研究会，多如牛毛，幕后的老板不只是日本，还有美欧都这么干。他们利用教堂医院作为掩护，随便拉拢几个有影响的人物，就能成立一个组织，根本无迹可寻。恕我直言，只要列强的特权还在，他们还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游览传教，这种现象就没法杜绝。”

听着冯永双的介绍，张廷兰也清楚了，说白了列强就在培养汉奸文人，

扶持带路党，这种事情在后世他们玩得出神入化，到了现在，也自然不例外，仗着特权的保护，想要查他们的确很困难。

“常局长，是我强人所难了，要向你道歉。”

“总司令，说到底还是我们情报工作失职，列强为了强化对中国的控制，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的工作必须把眼界打开，方法也要多样起来，不能光盯着军事，还要注意经济和文化，注意到方方面面，这样才不会给他们可乘之机。”

“嗯，说得好，情报工作的确需要加强，不过这种汉奸组织，见到一个，必须铲除一个，绝对不能留着他们误导百姓，毒害学生！”

张廷兰笑着说道：“既然内田康哉要来奉天，我们就先把这些亲日的文人都给处理了，斩断他们干涉中国的一只狗爪子，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常荫槐和冯永双全都点头同意，现在已经有了确切的情报，行动起来，就有了准确的目标。奉天的军警随即展开了行动，由于这些人多数都是大学老师和社会名流，想要抓他们，必须出动重拳才行。

张廷兰亲自来到奉天师范学堂，在学堂里面，一共有六位老师牵涉其中，被奉军出其不意的一举拿获，这些人都被押到了学校的操场上面，全校四百多名师生也都被集中到了操场上面。

“你们凭什么抓我，快放开，放开！”一个教授大声的喊道：“同学们，大家都看看，这个邪恶的政府在做什么，你们有辱斯文，在神圣的大学堂，公然抓捕老师，你们想干什么啊，还有没有王法！”

另一个教授也大声的喊道：“同学们拿出你们的勇气，都站出来，对抗暴政，还给我们一个公道啊……”

下面这些学生有的也的确怒火窜起，多少年政府一直十分尊重读书人，从来没有出现这种局面，他们也都受不了了，有几个人就拥了上来。

“你们快把老师们都放了，不准胡乱抓人，不准玷辱神圣的学堂。”

张廷兰一摆手，几个卫兵突然把枪口对准了天空，接连开了十几枪，听着爆豆一样的声音，在场的师生全都忍不住心惊肉跳，不自觉的停住了脚步，呼声也都停止了。

“同学们，区区几枪，是在告诉你们规矩，政府依法办案，你们别想靠着鼓噪就能改变政府的意志，那才是真正的违法，才是特权思想，我要告诉你们，尊重文人，不代表你们就真的高人一等！”张廷兰冷冷的说道：“接下来再讲讲道理，让你们看看，这帮东西究竟是什么嘴脸！

第四百八十三章内田来了

有人说过，文人就是天生的在野党。他们一直在批评，却从来不做实事，当然社会上也需要这样的一类人，但是他们的比例不能太高，要是读书人都是变成了这类家伙，那就是教育的失败。另外还要看时机，国家和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光听着他们唧唧歪歪，搞不好就会从走明末东林党误国的邪路。

到了现在，整肃学界，控制舆论已经成为了首要的任务，张廷兰的心里头十分清楚，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情，而是要精力痛苦的凤凰涅槃。每个列强都有一段不堪的历史，这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各种思cháo泛滥，危机四伏。

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文人煽风点火，很多政策都会受到阻碍，难以推行。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张廷兰才准备借助这个时机，提前把规矩立下来。

军警将六位教授推到操场的前面，为首的胡锦麟还不服不忿，狠狠的瞪着张廷兰，大声的咆哮道："你们想干什么，焚书坑儒么？"

"哈哈哈，我听说胡教授不是最反对儒家么，还要打倒孔家店，怎么这时候又以儒家自居了，实在是让人不解！"

"哼，我不和你呈口舌之争，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读书做学问的文人，平时写文章，教书育人，我哪里错了，你们凭什么抓我？"

胡锦麟大声的质问，显得气势十足，张廷兰给常荫槐使了一个眼色，常荫槐冷笑走了过来，将一张往来的账目清单在他的面前晃了晃，胡锦麟的脸色突然变了几变。

常荫槐冷笑道："胡教授这些账目你不会陌生。你写了三篇赞颂日本的文章，每一篇能赚到五百日元，一共是一千五百元。上次你虚构调查数据，污蔑农场制度是农奴制度的复活，又从日本人手里头赚了一千日元。林林总总加起来，这几年你从日本人手里赚了不下一万元。你倒是说说，是中国的教授，还是日本人的奴才？"

"我写文章，自然要收稿费，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日本人给我钱，是因为他们欣赏我的观点，要在日本也发表，自然要给我钱，这也是罪名吗？"。

"果然是伶牙俐齿。为了让你现出原形，再给你看点东西。"常荫槐又让人捧过来几分文件。正是大东亚学术研究会的一些秘密文件和章程。全场的师生也都有份，常荫槐让手下人分发下去。

这些学生看过之后，一个个把眼睛都瞪圆了，全都是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常荫槐在学生面前缓缓的踱步，冷笑着说道："大家都看看，这个研究会的宗旨就是培养亲日学生。影响社会舆论，鼓吹日中亲善，并且挑动社会矛盾，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制造学界和政府的冲突，最终就是要割裂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组织么，这就是一个汉奸集中营，大家沿着这个思路，在看看胡教授写的那些文章，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常荫槐说话之间，就指着胡锦麟说道："这家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被日本收买的汉奸文人，就是腐蚀中国青年的黑手，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他丑陋的本来面目。"

这些学生还怀着一腔的热血，愤世嫉俗，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缺乏辨别，

尤其是学问上的东西，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阴险的用心普通式是看不出来的，这些学生此时看到了上面的内容，才有所察觉。

此时他们看胡锦麟等人的眼神就有些变化，显得将信将疑，昔日备受他们尊重的人物竟然是吃着日本饭的家伙，他还有脸说什么救国救民么，他救的是哪个国啊！

“同学们，大家不要被这些人给欺骗了，他们罗织罪名，用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我。胡某人的确有些日本朋友，但是那都是我留学时候认识的，平时我们只是搞一些学术交流，根本没有别的事情，千万不要相信啊！”

“莫须有！”

张廷兰冷笑着说道：“这是要自比岳飞啊，不过岳武穆可没有养一个金国的小老婆，在这点上，怎么也赶不上胡教授。”

一听张廷兰的话，胡锦麟突然感到仿佛五雷轰顶一般，身体顿时就僵硬起来，这时候有几个士兵推着一个身穿和服的年轻女人到了胡锦麟的前面。

“胡教授，这个女人你总该认识？”

“日本女人我见得多了，你们随随便便找了一个人，我哪里会认识。”胡锦麟虽然极力推脱，但是他的神色之中显出了十足的慌乱，根本瞒不过别人。

常荫槐走到了这个女人的面前：“把脑袋抬起来，把你和胡锦麟之间的事情说清楚，知道什么，说什么。”

“是。”这个女人微微躬身，带着日本女人特有的谦卑：“我叫千叶子，从小受日本情报机构的特训，任务就是利用身体，收买中国各界的大人物，政军商学，都包括在其中。后来日本政府指示我们要注意瓦解支那人的抵抗心里，要让支那变得自卑自贱，为日本帝国的征服大业铺路。”

说到这里，千叶子看了一眼胡锦麟，然后说道：“胡锦麟当时是奉天的知名学者，还到了大学教书，不过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他并没有什么真的著述，日本方面翻译了一些西方的著作，然后胡锦麟又把这些东西翻译成了汉语，冒充自己的作品，招摇撞骗。我们看透了他的底细，因此才找到他，让他给帝国服务，这家伙好色无耻，又贪得无厌，我和他睡了几次，并且答应给他当小老婆，他就乖乖听我们的安排了。”

千叶子的话毫不留情的戳破了胡锦麟的画皮，让他的丑陋嘴脸全都显露在了众人的面前所有的学生听到了这番话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倍受尊重的胡教授竟然是个这样的无耻之徒，吃着东洋饭，转过脸来，还大义凛然的教训别人，世上还有这么无耻的人么！

学生们顿时群情激奋，有几个人更是冲了出来，挥动着拳头，要去暴打胡锦麟。张廷兰急忙摆手，让人拦住了这些冲动的学生。

然后他走到了学生们的前面，大声的说道：“同学们，在大家的面前，戳破胡锦麟的面目，就是让大家知道，在世上还有一群汉奸文人的存在，你们都要提高警惕，明辨是非，不要被欺骗了。其他被逮捕的老师，也有此类问题，必须严加调查，这些败类必须从教师队伍当中清除。”

张廷兰的话，顿时引来了一片掌声，学生们也都是嫉恶如仇，对于这样混蛋，是不会有任何的留情的。

张廷兰又说道：“从此之后，大学要设立专门的政治训导员，由他负责大家的思想教育工作，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如果其他老师有思想和学术

上的问题，你们也可以举报。政治训导员由教育部直辖，不受学校的管理，大家互相监督，彻底杜绝思想毒素进入学校。”

处理几个文人不是张廷兰的目的，借机改革教育，把监督力量真正的打入校园，这才是当务之急。平时文人都眼高于顶，想要做这种事情十分困难，而此时他们的气焰被压制住，正好是下手的好时机。

提出之后，果然没有人敢反对，就连其他的老师也是如此，毕竟他们不想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因此都乖乖的选择了闭嘴。

抓捕工作顺利进行，一共四十几位学界和文化界的名流被抓了起来，学界当中的亲日势力受到了严重打击。随后张廷兰就颁布了新的法令，旨在规范大学思想教育。

在新的法律条例当中，张廷兰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也就是学生和老师互相监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老师一直在管理学生，而老师本身则缺少制约，尤其是到了大学之后，学生也都是成年人，有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对于有问题的老师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按照新的规定，学生可以向政治训导员投诉教师，超过一定数量的学生联名之后，就可以启动考察程序，如果确实有严重问题，老师就会被驱离。

这样一手让所有老师都出乎意料，等于是在他们的头上来了一道紧箍咒，哪能愿意啊，可是偏偏此时又没法反对，只能吃了一个哑巴亏。

就在奉军大力清理亲日文人的时候，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也到了奉天，内田在路上就得到了报告，奉天的行动无疑是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日本苦心经营多年，结果现在全都毁于一旦了，这个下马威未免也太狠了！

安插的间谍损失惨重，扶持的文人也被清理了，亲日的官员也都损失殆尽，以后想要干涉东北，除了直接动武之外，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惨重的损失让内田心疼流血，而且他也看出了奉军的厉害，把握时机的能力绝对是天下一流，看来日本必须尽快解决远东问题，然后集中力量，把该死的奉军给碾平了，才能保证日本在华利益。

内田康哉带着满腹的愤恨，终于到了奉天。

第四百八十四章耐力比拼

内田康哉在众人的簇拥之下，走下了专列，奉天方面只有省长王永江带着新任的外务部长顾维钧来到了火车站迎接，至于张作相和张廷兰，则是根本没有露面。

日本的外交大臣，何等尊贵的身份，奉军的最高领导竟然不来迎接，实在是太过分了，简直没有把日本帝国看在眼里，内田的心里头就堵了一个大疙瘩。

“我早就听说过张巡阅使是一方的豪杰，有心拜访，这次来到奉天，我一定要见见他啊！”

王永江微微一笑：“内田阁下，辅帅也想和日本方面见一见，不过事情实在是太不巧了，最近从俄国远东涌来的难民越来越多，严重冲击了我们的社会秩序，辅帅不得不亲往哈尔滨，坐镇处理，失礼之处，还请原谅。”

内田嘴上说要见见张作相，实际上则是在指责张作相没有前来迎接，实在是无礼。结果王永江也不客气，把责任推到了远东的战争上面，大量的出现难民，自然是日本人造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内田的话头全都堵住了。

内田康哉一看没有占到便宜，只好又说道：“最近一段时间，满洲政局不稳，给帝国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我希望奉军方面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妥善的处理。”

“奉军有能力处理任何的问题，怕是要让那些唯恐天下不乱之徒白费心机，而搞不好还要偷鸡不成蚀把米！”

王永江话中有话，内田自然清楚，这奉天上下果然和其他的地方不同，面对列强没有任何的恐惧，还敢如此夹枪带棒的讽刺，实在是一个异数。内田也不愿意再这么斗嘴下去了。只好先到了下榻的南满饭店。

这座饭店位于满铁附属地之内，是日本人的产业，内田这么一个大人物到了，日本方面派出了大量的军队，严密的保护。不过虽然身边拥有无数的护卫，内田康哉并没有丝毫的安全感。

他站在阳台上面，向东北方向，奉天城中望去，在远处影影焯焯的能够看到一块高地，上面插着不少的五色旗。而且还能看到一些黑乎乎的工事。

内田脸色阴沉，把赤尻正助叫了过来，“总领事先生，那上面是什么东西？”

赤尻正助脸上也是一阵尴尬，战战兢兢的说道：“那是奉军最新修筑的炮台。”

“八嘎！”内田当场就翻脸了。眼中仿佛能够喷出火来，大声的质问：“你们是在干什么。支那人用大炮对准帝国的属地。在帝国面前耀武扬威，你们为什么不抗议，为什么不采取有效的行动？给我派了多少卫兵有什么用，如果支那人向这里开炮，我们都要被炸死，被炸死！”

内田大声的咆哮。赤尻正助伏着身体，一句话也不敢说，半晌看着内田平静了一点，他才用谦卑的语气说道：“内田阁下。我们已经向奉天方面提出了抗议，不过他们根本就不接受，而且他们每天都在帝国的属地附近训练，高呼各种口号，向帝国示威。”

“饭桶，饭桶，都是饭桶！”内田背着手，气呼呼的说道：“政府早就交代

过你们，要时刻维持支那人对我们的恐惧，让他们在帝国的面前根本抬不起头来，结果让你们搞成了什么样子。奉天政府每一次挑衅成功，都会让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增长一次。帝国能够崛起，就是靠着高昂的士气，就是靠着万民的奉献精神，千万不能让支那人也走上这条道路，你们这些笨蛋，怎么就想不透？”

就在内田训斥的时候，突然外面又传来了一阵喊声，仔细一看，似乎有游行队伍走过，他们正在喊着：“提高警惕，严防间谍。学界自律，不做国贼！”

内田康哉的脸色越来越不好，指着那些游行队伍，说道：“他们是不是在进行反日游行，为什么没有约束，帝国在支那还有一点权威了么？”

赤尻正助脸色煞白，只能勉强回答：“奉天刚刚抓捕了一批帝国的情报人员，然后又顺势抓了大量亲日的学者，这些人都被奉天给关押了起来。目前东三省正在搞什么全民运动，要共同防范间谍，保卫家园。”

内田听到这里，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他早就知道日本在南满的根基受到了动摇，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实际情况竟然比想象的还要糟糕，从眼前的局势来看，日本在满洲的势力有全面崩溃的危险。

“给我联系奉军方面，我要和他们立刻进行谈判。”

奉天政府得到了通知，顾维钧亲自来到了南满饭店。内田一见到他，就面色凝重的说道：“这次我代表帝国前来，是为了谋求日奉双方的和平，是为了恢复远东的秩序。为了这个目标，不只帝国要努力，奉天方面同样有责任，我认为你们必须放上释放那些异见人士，停止反日的游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谈判的可能。”

顾维钧面色一点变化没有，冷淡的说道：“内田阁下，游行是符合我国法律的，抓捕行动也都是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是我们的内政，日本无权干涉。我再次强调一点，奉天方面反对任何预设前提的谈判，对于任何的无理要求，我们都不会予以理会！”

顾维钧直接将内田的话驳斥为无理要求，内田的的怒火顿时就窜了起来，此时的日本，已经把自己看成了大东亚的领袖，没想到奉天竟然敢如此不留情面的驳斥他们，简直不可饶恕！

“部长先生，奉天方面必须首先释放非法逮捕的情报人员，异见人士，同时取消一切反日游行，收回反日言论，不然日本方面绝不会走上谈判桌。”

“既然内田阁下这么想，那也好，您就先看看奉天的风光，沟通一下感情，谈判的事情咱们不着急。”

顾维钧说完之后，竟然直接起身告辞，扬长而去。把内田留在了当场，这家伙顿时就傻眼了，小小的奉天未免也太硬起了，简直像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外加不可理喻！

眼看着顾维钧离开，内田猛地抓起了一个茶杯，摔在了地上，顿时碎成了齑粉，显然他已经到了愤怒到了极点。

内田生气，顾维钧却是轻松喜悦到了极点，自从干外交以来，就从没对列强这么强硬过，实在是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他快步的回到了奉天的省政府，张廷兰等人都齐集一堂，正在商量事情。

杨宇霆就笑着说道：“伊万诺夫这个家伙还是比较有本事的，他利用俄国老百姓对日本人的不满，大肆的扩充力量，不只有正规力量，还组建了无数

的民兵游击队。日本军队一下子就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这些游击队大肆的攻击西伯利亚铁路，扒开铁轨，迟滞日军的攻势。目前伯力失落已经超过了半个月，日本军队还没有攻下伯力，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

“俄国人能拖延的时间越长，消耗日本的力量越大，对我们越有好处，是不是该给俄国人提供一些帮助啊，让他们多坚持一段时间？”姜登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几个人也频频点头。

张廷兰微微想了想，然后说道：“我也没有想到俄国人能撑住，既然如此咱们就拉一把。不过不要直接插手，也不要提供武器了，毕竟让日本人知道，会有大麻烦。我看就不妨在那些俄国的难民身上做文章，可以鼓动他们去远东参加多数党的军队，为国而战，人人有责么！”

“拙言，你这是在送瘟神啊，这个主意的确不错，这帮俄国难民在东三省，就是一帮潜在的祸害，早晚都要驱逐，现在正好让他们发挥一点价值，能多杀死一个日本人，也是好事情。”杨宇霆笑着说道。

和张廷兰混久了，这帮人也都熟悉了张廷兰的做事风格，俄国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罪行，怎么处理俄国人都没有任何的负担，把他们赶出去，就是送上了死路，不过临死的时候，让他们拉几个日本人当垫背的，是再好不过了。

商量差不多了，顾维钧将和内田见面的情况介绍了一遍。张廷兰笑着说道：“小鬼子还是不愿意放下身价，和咱们谈判，那咱们索性就比比耐心，看看谁能撑得住！”

张廷兰说到这里，就对杨宇霆说道：“邻葛，马上任命马占山为鸭绿江警备司令，增派一个旅到鸭绿江沿线。调动了一个空军中队凤城驻防，对日本形成牵制之势。南满铁路周边的驻军也要增加起来，把日本人的兵力拖在旅大和朝鲜，让他们无力支援远东的战场，我倒要看看日本人能撑到什么时候！”

奉军摆出的态势就是要扯日本人的后腿，不让他们轻轻松松去剿灭俄国人。不只是奉军这么干，美英两国的行动也展开了，他们都公布了对日本的制裁计划，现在也都落实了下来。

石油、矿石、橡胶、粮食、机床等等物资，全在制裁的范畴之内，严禁向日本出口，而且从日本进口也受到了限制，日本人的国际环境一下子就变得空前严峻。

第四百八十五章游击战的威力

“日本军队正在你们的土地上，大肆的屠杀你们的同胞，杀戮你们的朋友，都看看这些照片，这就是日本人的所作所为。”

薛举正在一群俄国年轻人的前面，给他们训话，一边说，一边拿出了大把的图片，放在了这些俄国人的前面，里面全都是各国战地记者亲自冒险拍摄的，这些图片之中，详细记录了日本人的所作所为。

抢夺财富，玷污妇女，霸占土地，屠杀百姓。还有记录实验室情况的照片，全都被放在了这些俄国人的眼前。这是一帮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其中还有不少曾经当过兵，他们由于战乱，逃避到了中国，但是心毕竟还留在了俄国，看到了这样的图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义愤填膺，拳头都不自觉的攥紧了。

薛举看到了这样的情况，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正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现在有两条路摆在你们的面前，是继续像一个懦夫一样，躲避战争的责任，坐视你们的同胞被屠杀；还是勇敢的站出来，用你们的双手，去消灭该死的日本人，把他们送到地狱当中？”

面对质问，有几个俄国人似乎想喊一些热血的口号，但是也有更多的俄国人感到了恐惧，他们都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家伙，想要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正规军作战，那纯粹是找死，没有人愿意这么干。

薛举又继续说道：“你们不用害怕，日本人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强大，你们完全可以通过合适的战术击败他们。在茫茫的远东荒原，唯一的生命线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你们只要把铁路扒开，火车就没法通行。日本人就会失去军火和粮食的供应。你们只要在他们的军营外面开几枪，就能折腾得他们彻夜无眠。这就是游击战的精髓，不停的袭扰，不停的破坏，总有一天，日本人会承受不住，这时候你们盼望的胜利就到来了。”

张廷兰既然决定使用驱虎吞狼的办法，自然就要让俄国人发挥出最大的价值。鼓动到远东，都是送死的货，只有交给他们基本的战斗技能。尤其是游击战的理念，这样才能让俄国人多坚持一段时间，让日本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在战争的时代，没有人能够逃脱，越来越多的难民逃到了中国。我们也不可能收留你们，很快就要对所有难民进行驱逐。如果还是赖在中国不走。就要缴纳巨额的生命保证金。或者是进入劳教中心，靠着服苦役，换取生存经费。”

薛举在这群俄国人的身边穿行，冷笑着说道：“回到俄国去勇敢的战斗，你们有机会成为一个英雄，留在中国。你们只能是一个没人理会的爬虫。从现在开始，你们只要答应回到远东，可以带上二十个手下，可以拿到武器。如果你们还是想当懦夫，就给我滚去做苦力，直到累死为止！”

这帮俄国人都听到了薛举的话，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中国已经决定对付他们了，留下做苦力，生还的机会也不会太大，还不如就拼一把，越来越多的俄国年轻人点头同意了。

薛举让专人带着他们去难民之中寻找壮年士兵，选好之后，然后又带着他们去武器库。对于这些游击队，根本不需要什么好武器，真正的制式步

枪，交给他们不只不会使用，还会引来麻烦。

因此奉军提供的全都是淘汰下来的废旧枪支，都是老式步枪，也有一点日制装备。奉军在这两年之中，早就完成了换装，昔日的垃圾都被甩了下来，除了卖给西北的土皇帝之外，剩下的都给这些游击队了。

除了枪支之外，还给每队发放了一张地图，二十天的口粮，二百斤炸药。除了这些基本的物资之外，奉军还十分大方的给每队二十万日元。这帮俄国人基本上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全都被惊呆了，光是这笔钱就值得他们拼一把了。

按照张廷兰的行事风格，哪会干赔本的生意啊，这些钱全都是奉天印制的假日元。这帮携带着巨款的游击队，回到了远东之后，他们手上的货币或许比起枪支还有威力。能够直接摧毁远东的金融秩序，让日本人的后勤系统彻底崩溃，起到无与伦比的杀伤力。

等到一切都准备完毕之后，趁着夜色，这些人就被渔船悄悄的送过了黑龙江，重新回到了俄国的土地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境线，根本就是防无可防，一个晚上就有几百名游击队回到了远东，最多的一个晚上，可以送过去将近两千人。

这些俄国人回到远东之后，其实大部分没有对抗日本人的勇气，只能隐藏起来，靠着大把的日元活着。但是这些人之中，总有不甘心的，总有想赌一把的。

另外奉军又把消息透露给了伊万诺夫，此时的伊万诺夫正在和日本人拼命，海参崴方向的日本兵正在拼命的攻击伯力，伊万诺夫的部下死伤惨重，再这么打下去，肯定要全军溃散。而且更加要命的是日本从赤塔等地又调动了军队，要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这样一来伊万诺夫必败无疑。

因此当他得到了还有可用的兵源之后，简直就乐疯了。当即动用了在各地的地下组织，让他们出面收编这些游击队。

奉军的安排十分合理，一个小队二十人加上一个头领，足够完成一次小型的袭击。如果集合了三五个小队，绝对能够轻松的毁掉一段铁路，甚至是袭击小型的后勤基地。

这帮家伙被送到了远东之后，立刻连绵不绝的袭击行动就展开了。远东本身地广人稀，西伯利亚铁路又线路漫长，这就意味着处处都是漏洞，极易被袭击。

而且更加要命的是西伯利亚铁路是建立在半永久的冻土上面，需要经常维护保养，一点损坏之后，修复也十分困难。

有的袭击小队里面有俄国的老兵，他们经验丰富，一次在铁路下面埋放上百斤的炸药，能够炸出几十米的一个大坑。他们在炸毁了铁路之后，还会顺道把铁轨拿走，这样一来想要修复就更加困难了，没有大半天的时间，别想解决问题。

整条线路上面，一旦出现了这么几个被破坏的点，整条线路的运输都会受到影响，日本人还想着从赤塔等地调兵，结果出现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们的运兵计划彻底瘫痪了。

这些游击队连续得手之后，胆子也不断的变大，原本当地的居民就不满日本的统治，他们也全都闹了起来。扒铁道，袭击军营，打冷枪冷炮，破坏后勤点，擒杀亲日派，远东热闹的好像是开了大戏一般。

乱局蔓延开来之后，日本内阁也终于被震动了，他们也不是白痴，原来还想着快速消灭多数党，可是照着眼前的趋势，他们在赤塔等地的驻军都会遇到麻烦。如果后勤线路还不打通，赤塔的部队就面临着没有军粮军火的窘境。

几万军队深处他国的腹地，缺少了后勤补给，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下一步的命运。而且不只是远东的局势恶化，列强的制裁也让日本人感到了切肤之痛，在这么持续下去，日本国内的经济就要崩溃了。

这些天到处都是不好的消息，日本首相原敬也终于坐不住了，他把内阁成员都召集了起来，让大家共同商讨对策。

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率先说话了："最近帝国面临着一系列的麻烦，有来自美英的压力，有来自支那的抵制，也有远东方向的动乱，看起来事情纷繁复杂，但是总有一个最关键的症结，只要找到这里，我们就能解决问题！"

"说得好，那你认为什么才是关键呢？"原敬忍不住问道。

"我认为一起的缘起都是张作霖事件，正因为有了张作霖事件，我们和奉军产生了纠纷。紧接着美英等国就认为帝国有意扩张，他们才会利用一切机会，向帝国施压。随后由于支那和美英的不配合，我们对远东的战局才出现了麻烦，因此我认为关键还是要外相阁下和奉军达成和解。"

"我反对！"田中义一在一旁大声的说道："同奉军和解，就意味着向支那人让步，这是对帝国尊严的亵渎，绝对不能答应！"

"在赤塔等地，有超过六万名日本勇士，他们正在缺衣少食，如果没有补给，他们就会面临覆灭的危险。一旦和奉军和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中东路，向他们输送补给，调动兵力，这样俄国多数党就会被轻松消灭。"

加藤并没有和田中辩论什么尊严的问题，而是直接说出了和奉军合作的好处，事实也的确如此，中东路原本就是西伯利亚铁路的一条复线，如果能向日本开放，对他们的好处的确惊人！

一个是面子，一个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的确有些难以取舍，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份密电送到了原敬的手上。

原敬打开一看，顿时眼前一黑，差点趴在了桌子上，半晌他才说道："立花小一郎中将在远东玉碎殉国了。"

第四百八十六章兵锋西指

立花小一郎是日本赴俄作战的军事参议官，在多数党袭取了伯力之后，他受命收复伯力。结果突然被告知铁路被炸断，立花小一郎不得不提前下车，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在路边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

这个人就是亚尔斯，他参加过对德作战，经过几年的磨砺，枪法十分惊人，死在他手上的德国人超过十五人。后来内战爆发之后，回到了远东的老家，就在不久之前，一队日本兵冲入了他的家中。

年轻人的妻子被玷辱，五岁多的儿子挑在了刺刀上面，父母也全被砍下了脑袋，一个家庭瞬间就被摧毁了。亚尔斯彻底陷入了疯狂，他重新拿起了昔日的步枪，加入了游击队，利用精准的枪法，几天的时间之中，就杀死了六名日本兵。

此时他已经看出了这伙日本人当中有大人物，亚尔斯的手心浸出了一层细腻的汗水，眼睛死死的盯着，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就在此时立花小一郎突然一转身，似乎想要训话，亚尔斯终于抓住了难得的机会，一发子弹射出，顿时击中了立花小一郎的脑袋，这位堂堂的中将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一个中将被刺身亡，绝对非同小可，日本高层也被震动了，首相原敬得到报告之后，一脸的阴沉，其他内阁的大员也都如此。俄国的局势已经恶化到了这种程度，必须首先解决俄国，要消灭多数党，坚决维护日本的尊严和利益。

可是要想专心对付俄国人，就要及时同奉军缓和关系，就要让列强停止经济制裁，这也意味着日本必须暂时低头。先全力解决一个麻烦。

原敬仔细的想了半晌，才艰难的说道：“俄国比起支那更强大，是帝国首要的威胁，要先解决俄国，然后在对对奉军，诸位以为如何？”

原敬的目光落在了田中义一的身上，这家伙是最反对向奉军妥协的，现在就要看他的意见了。田中义一微微低着头，心里头翻江倒海，反复的权衡。最后只好开口说道：“我同意这个建议，但是绝对不能向奉军妥协太多，帝国在南满的利益必须保持。”

东京的决策已经形成，内田康哉也别想继续装冷艳高贵了，只能老老实实的同奉军进行谈判。坐到了谈判桌上面之后。顾维钧显得十分积极，他首先说道：“内田阁下。如今多数党十分猖獗。已经严重威胁了亚太的安全，我强烈建议各国要放弃分歧，共同团结一致，将这股祸水消灭。”

形势不等人，内田也只能同意这个提议，至于预设的那些条件都被他自动忽略了。

“帝国政府愿意同奉天方面合作。尤其是租用中东铁路，以及军用物资的采购。目前帝国是消灭多数党的主力，奉天方面应该主动配合帝国，共同行动。拿出足够的诚意，为帝国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

内田的话中充满了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感觉，就如同日本人的傲慢一样，他们似乎还不清楚是谁在求谁。

顾维钧收起了脸上的笑容，然后说道：“双方应该合作，也必须合作，但是合作要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日本方面必须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将南满铁路转交奉军，同时收回一切驻军，放弃所有的附属地；第二放弃在南满的所有特殊利益，公平公正的进行投资开发；第三撤销朝鲜银行和正金银

行，遵守奉天金融秩序；第四承诺不谋求二十一条，以及类似条约上面规定的权力……”

林林总总，顾维钧一共念了七条之多，内田康哉听在耳朵里，简直就气疯了，这些条件等于是彻底把日本在南满的势力赶出去，多年的苦心经营就此化为影，他哪里能够答应。

顿时双方就开始了唇枪舌战，疯狂的讨价还价，谈判桌上的激烈程度，一点不比战场弱。

经过了连续七天的争吵，终于谈出了一点眉目，顾维钧急忙找到了张廷兰报告情况。

“日本方面答应削减南满铁路沿线驻军，总兵力比超过五千人，同时又答应放弃一半的满铁附属地。另外他们答应单独与北洋签订的有关东北的条约无效，以后所有条约必须由奉天参与。其余日本人承诺不搞间谍行动，又答应放弃一部分特权，不过他们要求要进行更细致的谈判，最后再确定下来。基本上达成了我们之前预设的谈判目标，也是奉军外交的一个胜利。”

张廷兰仔细想了想，然后说道：“日本人这是权宜之计啊，他们不过是想先集中力量，解决了俄国的麻烦，然后再找合适的机会，对付我们。”

“总司令，你的意思是不同意这份条件。”

“不，我同意了！”张廷兰说道：“不能再和日本人纠缠了，他们想要集中力量，我们也需要抓紧时间，奉军要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不能再困守东北了！”

促成张廷兰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也很简单，刚刚他得到了报告，驻守热河的万福麟一部被徐树铮击败，小诸葛率兵突破了古北口和喜峰口，东西两路大军，一共三万多人，杀入了热河境内。

万福麟节节败退，孙烈臣手下只有两个团的士兵，正在困守承德，北洋军随时都可能杀到承德，情况十分危急。而热河既是东三省侧面的屏障，又是奉军进攻西北和外蒙的桥头堡，根本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现在北洋趁乱，想要把热河夺下去，张廷兰哪里能同意啊。况且奉军和老段之间的仇口已经结下了，绝对不能让老段继续把持中央，要想真正拿下老段，就要先打掉徐树铮。

张廷兰已经决定出兵热河，和小徐掰掰手腕了。这时候能和日本人达成一个协议，维持暂时的和平，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

顾维钧了解到了这些之后，也知道必须和日本缓和矛盾了，日本人有心集中力量对付俄国，奉军也有意要先解决北洋，因此他和内田之间快速达成了协议。

日本人原本在南满铁路沿线有不到两万人的驻军，一下子削减到五千人，没有了三分之二，对奉军的威胁大大降低。而且日本人又归还了一半的满铁附属地，这些土地不只是一笔巨款，而且对于东三省的安全形势也有重要的价值。

就拿皇姑屯车站来说，以南都是日本的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可以随时插手，在满铁附属地里利用火炮，就可以封锁京奉铁路。历史上张作霖被在这里炸死，也是有原因的，日本人一抬腿就到了京奉铁路，等于是把小命攥在了日本人的手里。

这次经过谈判，皇姑屯以南地区都回到了奉军的手上，张廷兰在这里果

断的成立了奉天西大营，与南北大营并立，共同拱卫奉天。日本人附属地萎缩了一半之后，不但不能威胁奉军的安全，还是时刻受到奉军强大武力的挟持，强弱之势顷刻扭转。

另外在一千多公里的满铁铁路及其支线上，日本人又交还了两百多万亩的土地，按照一亩地十块大洋计算，也足有两千万元。

当然作为利益交换，奉军也要开放中东路，协助日本人运输军火物资，尽快镇压伊万诺夫，另外奉军还要恢复向日本出售农产品，保证日军的供应。

奉军和日本人长达三个月的对持终于暂时缓和了，张廷兰利用这段时间，急忙将手下的干将都召集到了一起，张作相也亲自出席了会议。

“诸位，徐树铮进犯热河，承德局势危如累卵，大家看该怎么办？”

“当然出兵，狠狠的教训徐树铮！”孙安虎率先发言了：“老段向日本人出卖奉军，早就是咱们的生死仇敌，要不是这段时间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日本人身上，能够让他们这么嚣张么，我看也别光救热河，再度出兵，把京津也都拿下来，连段祺瑞这个混蛋都赶出北京！”

“不要鲁莽。”张作相摆手说道：“雨亭的教训还不够惨痛么，虽然遇刺是偶然的，但是也说明了奉军实力不足，根本没有入主北京，还是把精力放在热河上面。”

“辅帅英明！”杨宇霆在一旁说道：“此时的确不宜入关，但是我们也要确定下战略目标，至少要把长城一线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从山海关开始，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等等要冲都要拿回手中，对京津形成压迫的态势，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然后全力西进。这也是拙言早就提出的主张，察哈尔和绥远两地必须拿到手中。”

张廷兰也在一旁笑道：“不只是这两地，把外蒙古也要考虑进来，从俄国的情况来看，多数党迟早会杀到远东，到时候我们之间还会有一场争斗。拿下了外蒙古，我们就有了战略纵深，能够随时威胁西伯利亚铁路，整盘棋就活了。”

说着张廷兰又拿出了一封信，在大家的面前晃了晃，然后说道：“这是曹锟刚刚给我送来的，他说老段卖国，理应下台，直军愿意和我们联手，共同倒段，我同意了这个提议，直奉两军就以长城为界，划分势力。”

张作相一听有直军愿意帮忙，也笑着说道：“那我们就出兵热河，和徐树铮较量一番！”

第四百八十七章徐树铮的诡计

别看奉军刚刚经过内乱，但是张廷兰执政之后，成功迫使日本签下了城下之盟，整个军心士气已经完全恢复。另外对着吉奉铁路的修通，东三省已经联系到了一起，张廷兰能调动的兵力更加充足，对付北洋军，张廷兰还是有充足的信心的。

奉军的将领也急需通过一次战斗来证明自己，杨宇霆亲自负责拟订作战计划，巨幅的地图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杨宇霆亲自指着地图，对大家说道：“此次徐树铮率领了原参战军三个师，实际数额不足两个师，加上北洋第五师，原毅军一部，以及西北边防军第一第二混成旅，总计人马三万五千人，从古北口和喜峰口两个方向突入热河境内。负责防守的万福麟所部被击溃，北洋军继续进逼，直接威胁到了承德。”

杨宇霆介绍了北洋军的部署情况，张廷兰接着说道：“承德有失，热河不保，热河丢失，东北西大门就被摘了下去，因此此战只许胜不许败，绝对不能给北洋军窥伺东三省的机会。”

“徐树铮所部边防军训练十分严格，听说最近又得到了日本人的大力武装，枪械火炮充足，也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对手。”朱庆澜也在一旁说道。

张廷兰点了点头：“小徐深受老段的重用，还是有点本事的，不过这次就要让这位小诸葛折戟沉沙，争取彻底把参战军的主力消灭掉，这支参战军是老段最主要的依仗，只要干掉了小徐，老段也只有滚蛋回家抱孩子的份。”

杨宇霆也笑道：“没错，的确不能让段祺瑞继续在中央待下去了，不然咱们奉军的脸面放在哪里啊。”

杨宇霆又指了指地图。然后说道：“我们这次就要分兵两路，一路为主力，援助承德，另外一路从山海关出发，将喜峰口拿到手中，切断徐树铮的退路，争取将参战军都留在热河！”

听到了这个作战计划，在座的将领也都十分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初老张出兵关内。差点将段祺瑞打垮，不过最终出师未捷，才给了老段喘息之机，现在奉军上下都卯着一股劲，要把老段拉下马。

张廷兰看了看众人。然后说道：“援助承德的部队就有我亲自率领，主要包括二十七师。热河第一骑兵旅。奉天重炮团，两个空军中队，以及一个装甲车大队，总计两万人。另外山海关方向就有姜登选负责指挥，丁超出任副手，你们的任务是在战斗开始之后。沿着长城一线展开，拿下主要关口，然后严防死守，防止小徐溜走。”

“遵命！”

张廷兰将参战的部队安排好了。所有人都急忙前去准备。张廷兰又找到了老爹张作相，爷俩还要商量一些事情。

“爹，用三万人打徐树铮的三万人，我很有把握，不会出什么意外，不过想要继续扩大战果，甚至吞并察哈尔和绥远，这点人马肯定不够，奉军必须要扩充军力，至少将人马扩充到二十万人。”

张作相一听，也不免有些吃惊：“拙言，这等于是一下子扩充了一倍的人马，能够保证军队战斗力吗？财政能够承受住吗？”

“奉军推行了民兵制度，现在三省的民兵总数超过了三十万，基本上都经

过了三个月以上的军事训练，如果放在别的地区，都能直接扛枪充当正规军，咱们的奉军控制的比较严格而已。另外扩充新军之后，我准备采取新老搭配的方式，一线的精锐部队保持三分之一左右的新兵，经过老兵的带动，他们很快就能形成战斗力。二线部队新兵要占到一半以上，这个比例基本上能够保持战斗力不变。”

“至于财政的问题，您老也不用担心，我从俄国弄到了一百吨黄金，已经运回了奉天银行，有了这些黄金作为基础，咱们再印一两亿的奉票绝对没有问题。另外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在白俄首领高尔察克的手上，还有至少几百吨的黄金，只要把这些黄金都拿到手中，我们扩军的费用就都出来了。”

“拙言，白俄真的有这么多钱，你别是道听途说？”

“爹，绝对真实，沙皇掠夺了几百年，积累相当骇人，有个几百吨黄金不足为奇。”

张作相也不由得一阵咋舌，要真能把这笔横财弄到手，扩军的确不成问题，看来儿子已经把一切都想清楚了，张作相也满意的点点头。

“拙言，既然如此，热河的战斗结束之后，你就马上着手重新整编军队，给予新的番号，打散原有的体系。该拿下去的人，就拿下去，该整顿的弊端，也不要手软，一切都有爹兜着！”

张作相久经大浪，什么不明白，张廷兰要大规模扩军整军，其实就是在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将原有的旧势力全都清理出去。这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化，把张作霖时代的烙印全部清除。对于这种事情，张作相当然无条件支持。

张廷兰和老爹商量妥当之后，也立刻行动起来，指挥着军队，用最快的速度，出兵救援承德。

“副帅，大事不好了，北洋军打到了广仁岭了！”

正在承德坐镇的孙烈臣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脑袋一阵发晕，他急忙来到了地图前面，仔细的查看。广仁岭距离承德只有二十公里，是承德以西最主要的屏障，如果这里被徐树铮占领了，承德就彻底成为了孤城。

“去，把万福麟给我叫过来。”

不多一会儿，万福麟就跑了过来，他的一条胳膊还吊着纱布，徐树铮率兵杀入热河，万福麟也指挥着部下进行了血战，但是众寡悬殊，尤其是奉军准备不足，他也受了伤，最后才不得不败回承德。

“副帅，您有什么吩咐？”

“万旅长，北洋军进犯广仁岭，这是承德的西大门，绝对不能有失，还要靠着你守卫这里啊。”

“副帅放心，卑职这次宁可战死在广仁岭，也绝不后退一步！”

万福麟还算是一员悍将，孙烈臣也点点头，拍着他的肩膀说道：“万旅长，奉天方面已经传来了消息，援兵会以最快的速度赶上来。三天！只要能守住三天时间，援兵就能赶到承德，咱们就能转危为安。”

万福麟急忙说道：“卑职保证完成任务！”说完之后，万福麟急忙带着人马前去布防。孙烈臣却是提心吊胆，现在他的手上加起来也不过六七千人马，想要和三万多北洋军抗衡，实在是兵力太悬殊了。

而此时的徐树铮却是踌躇满志，他和奉军之间，早就成了生死的冤家。自从张作霖遇刺之后，奉军和日本人关系降到了极点，差点就发生战斗。敌

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皖系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飞速发展。

老段大量的贷款，购进了一大批的日本军火，同时参战军又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当然此时一战早已结束，参战军也失去了名义，老段已经向徐树铮许诺，只要拿下了热河，就等于是打开了西北的大门，参战军就正式改编为西北边防军。

小徐也是摩拳擦掌，发誓要一展身手，要让奉军尝到厉害。临时的指挥部当中，徐树铮对手下的将领说道："诸位，前面就是承德，只要拿下承德，热河就重回中央的手中，大家都必须努力作战，打出参战军的威风。"

"第一师师长曲同丰，你负责率领所部，主攻广仁岭，拿下承德的西大门。第二师师长陈文运率领着所部从南部迂回，攻击大石庙镇，突入承德市区。其他部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增员。"

徐树铮指派完毕之后，又对着所有人说道："此次行动，务必要一鼓作气，把承德拿到手中。奋勇作战，总理和我绝对不会吝啬奖励，如果为敌不前，同样严惩不贷。"

"请督办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让奉军尝到厉害！"

徐树铮一看信心十足的部下，也十分满意，立即让他们展开了攻击行动，曲同丰亲自指挥着部下，分成三路猛扑广仁岭。这里是突破承德的关键所在，曲同丰也最为用心，从开战之初，就拿出了看家的本事。

一共二十几门火炮对准了奉军的防御部队，展开了猛烈的炮击。战场上山摇地动，飞沙走石，万福麟也亲自在一线指挥，北洋军猛烈的炮火打得他都抬不起头来。

"妈的，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要是奉军的重炮都运来，还有你们猖狂的份儿！"

万福麟一面大骂，一面指挥着部下利用山石掩体，保护自身的安全。但是在这一轮的炮击之中，还是有三十几个倒霉蛋被弹片击中，更多的人还被飞溅的石子伤到，头破血流。

炮击结束之后，漫山遍野的北洋军疯狂的向奉军扑了过来，万福麟把眼睛也瞪圆了："兔崽子们，给我狠狠的打，别放过这帮王八蛋。"

激烈的攻防战拉开了序幕，身在指挥部当中的徐树铮，并没有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眼前的战斗上。光知道在战场争锋，那是莽夫所为，小徐要用更好的办法，撬开承德的大门。

"何团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奉军只是一个偏安的诸侯，而北洋段总理才是名正言顺的中央政府，您是聪明人，千万不能选错了队伍啊！"

第四百八十八章危局

何万全并非出自奉军的系统，他是热河本地的土匪出身，在姜桂题担任热河都统期间，把何万全收编了。后来奉军控制了热河，但是由于奉军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东三省，对热河就疏于管理，何万全这样的旧式人物一直就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在最近的几次考评之中，何万全部下表现十分差劲，在热河诸军之中，居于末位，孙烈臣已经有心拿下他的团长位置。只是北洋军队犯境，孙烈臣才保留了他的官职，让他好好表现，哪知道这个家伙已经产生了叛逆的心思。

上次奉军入关，策反了冯玉祥，差点要了段祺瑞的老命，这次徐树铮攻打热河，也准备让奉军尝尝同样的苦头，不过真正奉军嫡系北洋根本没法招揽，上次已经吃过了苦头，小徐也不会再犯错误。

经过了解，他发现了何万全这么一个弱点，当即喜出望外，就派出了说客，前来鼓动何万全。

“说得倒是不错，可是段总理家大业大，他能看上我么，过去了能给我什么好处啊，要还是团长，我可不干！”

“何团长，你这就大错特错了，段总理和徐督办都是爱惜人才的，你只要投靠了北洋，马上就能高升一步，成为旅长。热河这么大，也缺少得力的将领守卫，您肯定能独挡一面，到时候加上一个警备司令的名头，您就是一方的土皇帝，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么？”

何万全一听这话，顿时眉开眼笑，脸上仿佛乐开了花，大声的说道：“仗义，段总理够意思，姓何的同意了。”

“好，何团长是明理的人，现在北洋军已经展开了攻势，只要到了时候，您把城门打开，放北洋诸军进城，您就是大功一件，坐等请功受赏吧！”

何万全点头同意，这个说客急忙去给徐树铮送信，有了内应，想要破城就容易多了。此时孙烈臣正召集城中的所有官员，共同商量防守的事务，这些人都是一群文官，胆子本来就小，面对大军攻城的局面，根本拿不出什么主意来。

新任的农垦局局长楚明远突然说话了：“副帅，北洋军虽然来势凶猛，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惊慌。东三省这些年早就推行了国防动员体制，军民结合，战时万众一心，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杨宇霆参谋长不就是靠着工人和学生抵挡住了郭松龄的叛军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效仿，只要把承德的民众组织起来，配合着军队作战，抵抗三五天还是可能的。”

“楚局长，你是年轻人，不懂这些事情啊！”民政长刘守庸摇了摇花白的脑袋，叹气说道：“承德不同东三省，这里头原来是满清的塞外行宫，住着大量的满蒙王公贵族，他们才是这个城市最有权势的一群人。想要把他们动员起来，替咱们打仗，这能行的通么，要知道这可是国仇啊！”

楚明远的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大声的说道：“这是民国，没有什么王公贵族，每个人都是普通公民，该到了尽义务的时候，就要尽义务。作为行政官员，就应该拿出魄力，负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的推诿。”

“小子无知，老夫从前清就在热河当官，你竟敢这么说话……”

“这么说话没有什么不对！”孙烈臣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狠狠的瞪着刘

守庸。孙烈臣也是绿林出身，杀人不眨眼的人物，虽然现在有点老了，但是一旦发威，还是十分骇人的。

“刘先生，现在大战当前，你能不能完成动员工作？”

刘守庸被孙烈臣锐利的眼神瞪得有些发毛，只能战战兢兢的说道：“请恕老夫无能，副帅也不要随意妄动，ji起民愤。”

“不要说了！”孙烈臣一摆手，然后说道：“刘先生，从现在开始，你就被撤职了，回家抱孩子吧。楚局长，由你接任民政长，你的第一项使命就是把全城的民众动员起来，协助军队共同守城，能不能完成任务？”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楚明远临危受命，一点也不含糊，当即向孙烈臣借了三百精兵，又把全城的巡警都召集起来，楚明远面对着这些巡警说道：“北洋军什么作风，想必大家都清楚，当初繁荣的南京城，就遭到过浩劫。要是他们杀进了承德，大家也没有好下场，唯有同奉军站在一起，万众一心，保住家园，才有机会继续过现在的日子，你们务必要和老百姓讲清楚。每三家出一名壮丁，听从统一的安排！”

楚明远交代清楚之后，这些巡警纷纷行动起来，渐渐的城中的普通百姓都被动员了起来，组成了一支支的民兵队伍。

就在此时突然有几个巡警跑了过来，全都鼻青脸肿，灰头土脸。一见到楚明远就说道：“我们兄弟几个去库力图亲王的府上，结果还没有叫开大门，就被王府手下的恶奴给打了，差点就回不来了。”

楚明远看着这几个巡警，冷哼了一声：“给我记住了，这是民国，没有什么狗屁蒙古亲王，你们在前面带路，我现在就去会会他！”

几个巡警只好老老实实的给楚明远带路，他们很快就到了库力图的府邸。这家伙是蒙古的亲王，世袭罔替的爵位，王府占了大半个街区，十分的奢华。虽然满清被推翻了将近十年，但是对于这些蒙古王公来说，区别并不是多大，他们依旧享受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由于天高皇帝远，也没有人管他们，竟然比八旗的王公还要舒服。

楚明远到了王府门前，就发现府门紧闭，连一个活人都看不到，让楚明远吃了一个闭门羹。楚明远也不生气，直接叫过来两个士兵，交代了两句。

这两个士兵快速的冲到了府门前，将一节金属管塞到了府门下面，点燃之后，他们撒tui就跑。刚过了二十秒之后，一声巨响传出，整个府门都被炸上了天空，原来楚明远直接让士兵用爆破筒开门。

这玩意的确威力惊人，不只两扇大木门被炸飞了，就连周围的墙都倒了一大片。其实在府中并不是没有人，就在影壁墙后面就藏着一大帮打手，结果这帮人都遭了殃，有几个人干脆直接被炸死，剩下的也都被四溅的砖石击伤，皮开肉绽，疼得爹妈乱叫，一片狼藉。

楚明远离着老远，但是也觉得耳朵里头嗡嗡响：“**，你们怎么不告诉我这玩意这么厉害啊？我也好躲得远点。”

士兵们心说看你这么生猛，还以为不怕爆破筒呢！不管怎么说，这一炸真的有了效果，士兵们对楚明远毕恭毕敬，知道这位是个狠茬子。而王府里头的那些人更是彻底没有了胆子，就像满洲的八旗子弟一般，内蒙的这些王公腐化堕落的也比较快，根本没有成吉思汗时代的勇猛，不过只是仗势欺人而已。现在遇到了比他们更狠更横的人物，这帮家伙顿时就软了下来。

王府上下，被这一炸，全都麻爪了，楚明远轻松带着人马控制了整个王府，一点功夫都没有废，一共四五百号人被带到了王府前面的空地上。

楚明远根本没有搭理库力图亲王，而是把王府二百多名打手给单独聚集到了一起，楚明远看着他们，然后说道："你们知道王府有多少牧场么？"

这帮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一个个低着脑袋，不敢说话。

楚明远笑道："据我所知，一共有不下两千万亩，如果平均分给二百个人，一个人就是十万亩，已经算是一个中型农场主了，能够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不用给别人当狗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

这些打手根本最初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但是接下来一个个都把眼珠子瞪得圆圆的，呼吸也都急促起来，每个人的心里头都在默念着十万亩农场，十万亩啊！

"你们放心，绝对没有听错，只要按照我的吩咐办事，库力图王爷的牧场都是你们的，而且奉军会成为你们强大的后盾，你们的王爷根本别想再要回去了！"

"我们干了！长官，您让我们干什么都行，只要能给我们牧场，就给您当牛做马。"

有了一个打手领头，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喊了起来，什么狗屁王爷，都滚一边去吧！平时库力图对大家也都吝啬到了极点，每年挣的一点钱，还要被不断的克扣，根本不值得给他卖命。只要能拿到十万亩牧场，就能拼一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有什么不敢干的！

楚明远看到这里，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很好，你们现在就统一听从奉军指派，搬运物资和伤员，干得好奖励，干得不好就要扣除草场，该怎么做，你们心里头都有数。"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楚明远先声夺人，用爆破筒镇住了他们，紧接着抛出了无法拒绝的好处，这帮人全都乖乖的上钩了，奉军转眼多出了二百个壮丁，唯有库力图亲王是yu哭无泪。

楚明远继续展开行动，不断砸开城中王公的大门，一圈走下来，收拢了超过一千五百名壮丁帮手，加上其他的老百姓，一共组织起了三千多人，全都成了奉军的民夫，孙烈臣得到报告之后，十分满意，笑着拍了拍楚明远的肩头。

"干得好，这种危急时刻，就要快刀斩乱麻，把那些王公都给我看起来，严防他们勾结外人！"

手中多了三千民夫之后，可调动的力量就多了起来，孙烈臣当即派遣了一千人到广仁岭，协助万福麟，另外留下了两千，挖掘防御工事，搬运各种物资，做好了抵抗北洋军的准备。

此时的万福麟正在广仁岭鏖战，承德四面环山，易守难攻，万福麟带着不到三千名士兵，沿着广仁岭的山峰布防，利用山势掩护，同北洋军杀得好不热闹。

哒哒哒……哒哒哒……

机枪有条不紊的进行着点射，光是听声音，就知道这是一个十足的老手，战斗经验丰富。刚刚上战场的士兵，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机枪，有的人直接扣死了扳机，子弹打得如同爆豆一般，但是实际效果却十分有限。

这个老兵则不然，有条不紊的进行射击，子弹精准的收割着生命，不断

有北洋军倒在了地上。他这一ting机枪就成了一个锁喉的阎王，将眼前的一段山坡给死死封住，没有一个人能够冲上来。

不过整条战线不都是这样固若金汤，在南线北洋军的火炮正好落在了一段阵地上面，山石全都被炸飞，负责防守的士兵也多半带伤，趁着这个机会，北洋军一拥而上，足有二十几个人杀了上来。

这时候万福麟也观察到了这边的情况，他的手上也没有什么预备队可用了，只能带着警卫，像是猛虎一样扑了过去。

虽然一只手受了伤，但是另外一只手照样能够使用，他端着一把手枪，离着还是三十米左右的时候，连续叩响了扳机，两个北洋军顿时被击中了。

在这个距离上，勃朗宁手枪能把一头棕熊打穿，更遑论人体了，中枪的人在xiong口迸出一团血花，一声没吭，直接倒在了地上，其他的警卫也都冲上去，终于将这些北洋军都消灭掉了，万福麟就像是救火队员一般，竭力维持着防线的安全。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伤亡，曲同丰也有点一筹莫展。小徐也注意到了这里迟迟没有突破，因此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其他的方向上面。

第二师师长陈文运已经从突破了南线的外围阵地，步步向着承德逼近，正好此时何万全就负责防守承德的东南。

这个家伙当即同北洋取得了联系，决定临阵倒戈。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已经决定投靠段总理和徐督办，不跟着奉军混了，众位兄弟跟着我多年，咱们再搏一把荣华，拼一个富贵。”

……

“副帅，何万全投降了北洋，东南门户洞开，北洋军眼看着就杀到了眼前，承德危险了！”RS！。

第四百八十九章破城

孙烈臣听到了报告之后，身体摇晃，差点摔倒在地上。何万全手上的一个团并非主力，只是辅助力量，但是如今敌我力量悬殊，多个猴，还能多三分力气，更何况他投靠了北洋之后，还会严重影响军心，承德这是要危险了！

“副帅，眼下不是着急的时候，还是赶快调整部署，动员百姓，无论如何，承德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上。”

楚明远这个时候虽然也震怒异常，但是还保持着冷静，提醒孙烈臣，孙烈臣也点点头：“嗯，现在我手上还有三千左右士兵，两千多名民夫，未尝没有一拼之力。明远你马上去征收各家各户的房屋，我们改造之后，做好和北洋打巷战的准备！”

“遵命！”

孙烈臣也知道楚明远极具办事能力，现在手下没有什么武将，也只能把重任交到他的身上。然后孙烈臣亲自带着警卫，在城墙内外，各个街区布置工事，老头子也准备豁出去了。

此时的北洋却是趾高气扬，兵锋逼近了承德，只要再加一把劲，就能把承德拿下来，整个热河也就到手了。小徐也是如此，他笑着对身旁的第五师师长张怀芝说道：“总理将参战军交给我，就是要打下一片基业，遍观天下，西南已被唐继尧等人占据，长江沿线又被直系具有，东北有奉军虎视眈眈，唯有西北还是一片无主之地，正好是我们大展手脚的时候面。”

张怀芝是北洋的老将，老袁倒台之后，就投靠了段祺瑞，他也清楚老段的弊端。由于袁世凯的打压，段祺瑞长时间不直接掌军，结果造成了段祺瑞虽然威望很高。但是手上没有真正可用的子弟兵，没有占据一块牢固的根据地。

这也就意味着老段根基不稳，小徐这次攻击热河，就是想以此为据点，制衡奉军，同时经略西北，给段祺瑞打出一片新天地。

“督办高见，如果能据有西北，同时再掌控华北各地，整军经武。想要统一天下也不是难事啊！”

“哈哈哈，张师长真是一针见血啊！”

“督办，大事不好了，奉军出动援军了！”正在徐树铮高兴的时候，突然手下的参谋跑了过来。将一份电报送到了他的面前。

小徐拿过来一看，顿时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奉军不是和日本人在对峙么。他们怎么有精力管热河的事情呢？”

参谋脸上略带尴尬。只能说道：“督办，似乎日本人和奉军达成了协议，主动削减了在南满铁路的驻军，双方关系已经缓和了。”

“混蛋！”徐树铮顿时豁然站起，脸上涨得通红，大骂道：“这帮日本人无耻。他们不是列强么，怎么能在奉军面前当了缩头乌龟，这帮东洋矬子，简直就是一帮色厉内荏的饭桶。饭桶！”

也不怪徐树铮如此失态，平心而论，奉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兵员素质，都远远超过北洋。当初郭松龄带着一个旅的部队，就把北洋打得狼狈逃窜，已经给北洋军上了生动的一课，要不是瞅准了奉军和日本人之间的冲突，徐树铮也不敢贸然动兵，可是现在日本人半道撤梯子，就把北洋给坑了。

“督办，现在情况很不妙。”张怀芝道：“奉军和日本人缓和了关系，必定会抽出大量兵力，援助热河。我们唯有在奉军来到之前，拿下承德，以逸待劳，才有一丝胜算。”

徐树铮勉强点了点头：“张师长说的有理，现在就劳烦你的第五师了，要尽快攻破承德。”

“督办，你瞧好！”

张怀芝手下的是第五师原来是北洋起家的第五镇，无论从各个方面衡量，都要远远超出其他的部队。张怀芝也是信心十足，这才主动请缨，徐树铮也把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此时承德已经陷入了战火之中，陈文运指挥着参战军第二师猛攻承德东南两面，同驻守的奉军陷入了殊死的拼杀之中，双方不断有士兵倒下去，陈文运的心里头也没有料到奉军竟然如此顽强，他十分鄙视的看了看在一旁的何万全。

“何团长，你也是奉军出身，自然熟悉奉军的战术，你就当一次先锋，替督办大人攻破承德。”

何万全的脸上顿时就变了颜色，急忙说道：“陈师长，小人的部下只是杂牌部队，比不得孙烈臣的卫士精兵，武器弹药都严重不足，不能出战啊！”

“少废话，既然投靠了北洋，就要给我戴罪立功，不然老子毙了你。”陈文运说话之间，就把手枪掏了出来，顶在何万全的脑袋上面。

这家伙一看，顿时浑身发颤，再也不敢反驳，只能遵照命令，带着手下士兵向承德冲了过去。

承德外面，已经是尸体成堆，鲜血成河，浓重的血腥气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一个十六七岁的士兵正端着步枪，机械的射出一发又一发的子弹，他的名字叫刘桂五，原是热河朝阳县人。

朝阳处在内蒙和东北交界的地区，原本蒙匪横行，百姓民不聊生。刘桂五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伙保安团，其实说白了也是一伙土匪。随着奉军进入了热河，大力整肃地方治安，清剿蒙匪，约束军纪，热河终于出现了一丝变化。

尤其是朝阳等地，临近奉天，搭上了东三省快速发展的便车，民生和治安都得到了发展，刘桂五他们的保安团也被强行解散，武器全部收缴。

就在收缴武器的时候，刘桂五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奉军的正规部队，看到了他们严整的军装，精良的装备，不免有些羡慕。随后刘桂五又打听了一些人，得知奉军军饷充足，而且还有种种福利待遇，一人参军，全家都能跟着受益。

刘桂五顿时就动心了，正巧有一支贩卖牲口的队伍从朝阳经过，返回奉天。他当即就背着家人，偷偷的随着牲口队，来到了奉天。这个少年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招兵的规则，经过一番打听，他才颓然的发现已经过了日期，只能再等半年的时间。

刘桂五想了再三，并没有回家，而是横下了一颗心，他找了一个饭馆伙计的工作，勉强维持了半年时间，终于赶上了招兵的时候，成功进入了奉军。

在奉军之中已经快到一年的时间，刘桂五的表现突出，这次是他第一次正式参加战斗，早就憋着一股劲，要大显身手。

这时候陈文运心疼部下的损失，已经把何万全派了上来，让他带领着部下，攻击承德。而且陈文运还担心何万全不出力，专门成立了督战队，逼着他往前冲。成片的士兵像是cháo水一样，涌向了承德。

刘桂五一看这些士兵，顿时撇撇嘴，一看他们就是缺少训练的，连基本的阵型都没有，就是一帮活靶子。他把准星瞄准了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人，轻轻一扣扳机，一发子弹射出，对方的胸口就溅起了一朵血花，扑通就栽倒在了地上。

干掉了一个家伙之后，刘桂五继续锁定下一个目标，接二连三，前后击毙了四个。照着这个趋势发展，这场战斗至少能击毙十个人，到时候就能成为一个神枪手，可以主动申请进入特战队。

虽然艰苦，但是刘桂五也清楚，能够进入特战队，不只意味着成为了奉军当中的尖兵，还能够获得优厚的待遇，日后还有机会进入军校深造，成为真正的军官。

这个年轻人正在野心勃勃的筹划着他的未来，其实刘桂五也并非历史上的无名之辈，在西安事变之中，他亲自率兵抓捕了光头，在随后的晋北抗战之中，年仅三十六岁的刘桂五壮烈殉国，堪称东北军当中的表率，关东大地的热血男儿！

刘桂五当然没有洞彻未来的本事，他只能不断机械的扣动扳机，一枚枚黄澄澄的弹壳在身边堆积起来，不断有敌人死在了他的枪口之下。

在承德高大的城墙下面，堆积了成片的尸体，死的全都是何万全的部下，这个反骨仔心疼不已。而此时张怀芝率领着部下已经赶了上来，身为老北洋，他的第五师装备精良，光是火炮就有五十四门，放眼天下，除了奉军，再也没有哪支军队有这样的火力水平。

张怀芝也准备发挥炮兵的优势，轰开坚城，他亲自指挥着炮兵进入阵地，将炮口对准了承德。张怀芝脸上也露出了得意之色，现在就让这些奉军见识一下老北洋的厉害。

“开炮！”

一声令下，五十四门火炮一同开火，炮弹像是冰雹一样，砸向了城墙，一阵惊天动地的响声之后，硝烟弥漫，几百米的城墙全都被笼罩了起来。张怀芝看得哈哈大笑，得意到了极点，北洋的炮兵一轮又一轮的开火。

承德坚固的城墙不断掉落砖石和尘土，大有摇摇欲坠之势，一发炮弹正好射中了刘桂五不远处的城墙，他急忙趴在工事之中，身上全都是沙土，等他好不容易爬起来之后，身旁的一位战士趴在了战壕上，一动不动。一块半截的城墙砖正好砸中了他的脑袋，脑浆子已经流了出来，刘桂五的心里头也是不由得一阵紧缩。

面对北洋强大的炮火，孙烈臣只好下命令让士兵们撤入城中，避免伤亡过大，张怀芝随即指挥着大军，涌入了承德…

第四百九十章空军来了

“哈哈哈，奉军不过如此，只要老北洋一出手，他们就都要屁股尿流，弟兄们给我冲进承德，听说满清的皇帝老子就喜欢到这里享受，只要拿下承德，弟兄们也到避暑山庄里头热闹一下！”

张怀芝大笑着说道，在他看来，城墙已经轰出了不少缺口，奉军已经溃败到城中，北洋已经胜劵在握了。自然要让部下们抢功，北洋军嗷嗷喊叫，拼命的向城中杀气。

不只是他们，陈文运也是如此，参战军是段祺瑞一手打造的子弟兵，遇到好事情了自然不能落后，这也是北洋一贯的传统，他也让部下快速杀入城中。

另外还有一个家伙更加积极，那就是何万全，他刚刚在攻击的时候，损失惨重，正想着报仇雪恨呢，而且身为地头蛇，他清楚哪里最肥，因此一见到机会，就按捺不住，亲自领着人马沿着城墙的缺口涌了进去。

这帮人杀进城中之后，并没有遭到什么抵抗，远远的还能看到四处溃逃的身影，这帮家伙顿时就张牙舞爪，疯狂的冲了过去。他们越过了城墙的废墟，冲过了一片低矮的民房，前面终于出现了空场，这些人还在不要命的冲着。

哒哒哒……哒哒哒……

机枪密集的声音响了起来，十几道火舌喷吐，转眼就有三五十人被迎面击中，像割麦子一样，倒在了血泊之中。这帮冲锋的家伙猛地发觉了不妙，纷纷转身想要逃跑。

可是他们这时候才注意到自己的环境，这正是奉军给他们预先准备的坟场，四周光秃秃的，房屋都被拆除了，根本没有一点遮掩。面对奉军的机枪。他们就是一堆活靶子。

唯一的活路就是往后退，原路回到城外，只是这时候外面的人还不清楚情况，以为有了天大的便宜，正在拼命的向里面涌，把唯一的生路也给堵上了。

奉军的机枪手根本不用任何的技巧，一梭子子弹扫过去，就会有一片人被击中，残肢断腿，到处都是。好像到了修罗地狱一般。

何万全这个家伙也跟着士兵们冲了进来，本想趁机抢夺金银财宝，挽回一下损失，哪知道正好落到了这个绝境之后。他顿时亡魂大冒，急忙往外冲。可是偏偏有不少仓皇逃窜的士兵挡住了道路，根本就跑不出去。

何万全眼睛已经红了。猛地掏出了手枪。连开几枪，击毙了三个挡路的士兵，终于出现了一点空场，他踏着尸体，就要往外面跑。这时候突然背后好像被锤子击中了一般，身体猛地向前飘去。

在丧失意志之前。何万全还看到了胸前溅起的一片血红，随即整个人就摔出了五米开外，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已经没有了气息。在奉军一边。刘桂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这一枪正是他开的。

虽然不能向机枪那样轻松的扫到一片，但是一出手就击毙了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一个足够顶上对方几个了。

北洋军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纷纷溃退，足足留下了二百多具尸体，他们才溃逃到了城墙附近，仗着破碎的砖石作为掩体，躲过了子弹的射击。

在城外督战的张怀芝本以为顺利杀入城中，战斗就已经结束了，哪知道又被屁滚尿流的打了出来，他顿时就愤怒不已，连声大骂饭桶。

“奉军已经撑不住了，你们只要加把劲，就能拿下承德，竟敢在这个关键时刻掉链子，都是一群饭桶。现在就给我冲上去，不然老子枪毙了你们！”

张怀芝大声的咆哮，那些部下也不得不遵命，继续发动攻击。重新打起精神的北洋军，再度向奉军方向涌了过去，在重重叠叠的城市之中，是很需要战斗技巧的。

奉军主战部队都经过严格的巷战训练，如何利用城市街区地形，如何构筑防御工事，给予对手最大的杀伤，这都是必须的课程。

尤其是承德作为满清皇帝避暑的场所，聚集了不少满蒙的王公贵族，他们在修建府邸上，十分舍得花钱，用的就是最好的材料，修建出来的房子也是十足的万年牢，坚固异常。稍加改造，就能成为一个个坚固的堡垒。

在突袭了北洋军之后，奉军也知道自己人数有限，因此都退入了这些府宅之中，利用隐蔽的工事，对冒冒失失冲入其中的北洋军进行猛烈的射击。北洋军并没有训练过如何打巷战，对于地形也不熟悉，撞进来之后，就像是没头苍蝇一般，死伤越来越惨重。

眼看着成片的尸体，前线的指挥官也终于受不了了，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张怀芝的面前。

“大帅，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弟兄们死伤惨重，已经承受不住了，赶快把炮兵调上去了。”

张怀芝眉头紧皱，一看手下将官如此，就知道战斗的确比较艰难，他也只能点头，不过还说道：“炮兵可以调上去，但是必须要妥善使用，千万不能损坏，这是咱们的命根子，出了一点事情，我拿你是问！”

有了炮兵的加入，北洋军终于恢复了士气，他们也调整了战术，先是集中轰击一座府邸，炸开之后，再继续前进，拿下一座府邸之后，再攻击下一个目标，虽然速度不快，但是还在稳步推进。

这种蚂蚁啃骨头的方式给奉军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孙烈臣只能指挥着部队，不断的后退。而且北洋军滥用火炮，城中的民房倒塌的越来越多，老百姓和民夫的死伤也越来越惨重。

“哎，咱们控制的街区不断被压碎，结果人口越来越密集，要是北洋再这么轰下去，只怕承德真的要被夷为平地了。”

“副帅，只要广仁岭还在，咱们就有后退的余地，北洋军想拿下承德，没有那么容易。”

孙烈臣也点点头。苦笑着说道：“就盼着万福麟能够顶住，拙言的援兵能够快点到啊！”

此时的广仁岭战斗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万福麟指挥着部下死死的挡着北洋军的攻击，前后一天半的时间，一共挫败了十几次的攻击，击毙了北洋军超过八百人，而奉军也损失了五六百人，其中大多数都死在了火炮之下。

目前没有受伤的奉军只有一千左右，更加要命的是奉军打一个少一个，北洋的援兵却是源源不断。越来越多。奉军将士全都疲惫到了极点，北洋军攻击的时候，勉强能打起精神，但是一到了战斗的间歇，很多人就靠在战壕边上。忍不住打瞌睡。

就连万福麟也坐在了战壕的旁边，大口的喘着气。身上都被硝烟熏得像

包公一样。受伤的胳膊已经浸出了鲜血，他并没有在乎这些，而是拍了拍旁边的一个士兵，笑着问道：“怎么样，害怕死不？”

“不怕，俺死了。银行里面的军饷，抚恤金，补贴款都加起来，有三百多块。全都能给俺爹，家里头弟弟妹妹都能读书上学，以后还有好日子过，俺死了也值了！”

万福麟点了点头：“你是个好兵，也是好儿子，不过大英雄顶天立地，为了几百块大洋就丧命了，不值得，咱们要打赢，要等到援兵，别看北洋趾高气扬，等到咱们的重型装备到了，能把他们打成孙子！”

万福麟的话引来了士兵们的一阵畅快的欢笑，显得格外的放松。不过这种放松也注定是短暂的，广仁岭下面曲同丰正在指挥部之中，做着最后的战斗部署。

“弟兄们，陈文运他们已经杀入了承德，督办已经来了训斥的电报，他对我们十分不满，拖累了全军的进度，大家伙都给我拿出一点精神头来，一定要把广仁岭给我拿下来，谁要是耽搁了全军，我就枪毙了谁！”

曲同丰说着把佩枪狠狠的摔在了桌面上，所有人全都心头凛然，知道师长这是发了脾气，也到了拼命的时候，这些北洋的军官一个个站起身来，拍着胸脯，让曲同丰放心。

“师长，我们这次一定把广仁岭给你拿下来，不然就把脑袋交给你。”

北洋军的攻势终于展开了，他们将所有的火炮都调动了起来，一共将近三十门火炮，对准了广仁岭山头，经过一番准备，大炮终于开始轰鸣了，一排一排的炮弹砸向了山岭上奉军的阵地。

阵地上面飞沙走石，山崩石裂，浓重的硝烟牢牢笼罩住了所有人。一发炮弹正巧击中了一处山石，隐蔽在后面的三名士兵全都被炸死，焦黑的尸体飞出老远。

万福麟的眉头紧皱，这次的炮弹比以往都要猛烈，都要强大，很显然北洋已经拿出了看家的本事，想要一股而定。万福麟一把抓住了身旁的通讯员，他大声的下达命令，可是对方一面茫然无措茫然无措，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剧烈的爆炸声已经屏蔽了一切的声音，每个人的耳朵里都在嗡嗡巨响，万福麟只能拿起了一块尖锐的小石子，在一块青石上面刻字。

“事急，全军死战！”

通讯兵看到这几个字之后，急忙点点头，转身就跑了下去，传达战斗命令，万福麟也经历过不少的战斗了，唯有这次让他最没有把握。

炮声终于停了下来，漫山遍野的北洋军快速的冲了上来，他们也变得奸猾了，在身后都跟着机枪，提供火力压制，这些人越来越快的向山头逼上来。

“弟兄们，都给我看准了，狠狠的打！”

奉军的枪声响起，北洋士兵不断的扑倒在山坡上，然后直接滚落下去，但是北洋军的数量足足是奉军的三倍之多，而且奉军的机枪子弹已经消耗差不多了，再也不能对北洋军形成有效的封锁了。‘他们离着山峰越来越近，万福麟率领着部下，已经把刺刀上好了，已经到了拼命的时候，所有士兵都没有任何的退缩。

就在这个关头，在他们的头上响起了一阵的发动机的轰鸣声，由远而

近，很多士兵耳朵都有些受损，并没有听清楚，可是渐渐的天上终于出现了一大片的阴影，足有十几架飞机出现在了所有人的头上。

空军！

看到这一幕之后，万福麟等人终于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色，一直盼望的援兵终于来了。这些飞机掠过了山峰之后，迅速拉低了高度，机头的机枪对准了下面的北洋军。

这些人正在向蚂蚁一样，往山上爬，突然一连串的子弹射了下来，一下子就有几十人被扫中，滚落到了山下面，密集的队形出现了触目惊心的漏洞。有了一架飞机带头，其他的飞机也都紧紧跟随，密集的弹雨打在了北洋军的身上，在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却再也走不下去了。

第四百九十一章兵败如山倒

北洋军对于空军还没有什么概念，面对飞机的攻击，他们没有任何的应对手段，只能仓皇逃窜。有的疯狂逃窜，有的干脆趴在了地上装死，总之哭爹喊娘，什么样的都有。

面对慌乱无措的敌军，正是空军大显神威的时候，飞机采用了超低空飞行，不断有机载机枪扫射地面，成片成片的北洋军被扫到，山坡上面到处都是死尸，到处都是挣扎的重伤员。

飞机的凶猛和强悍，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原本就恐惧异常的北洋士兵更加惊恐到了极点，他们疯狂的逃回山下的阵地。原本还有督战队在这里监督，谁要是敢临阵脱逃，就会被大刀砍掉脑袋。

但是面对着飞机，这些督战队也受不了了，早早的扔下了大刀，疯狂的带头逃跑。这些当头儿的都跑了，其他人更是如此。一时间在广仁岭以西的道路上出现了几千人溃败的景象，有些小道甚至被堵上了。

奉军的空军兜着屁股，对他们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直到将所有的子弹都打光，眼看着油料不够用了，他们才悻悻的飞了回去。飞机走了，这些北洋军才勉强恢复了正常，曲同丰也带着亲信，急忙收拢士兵。

等到全部把收拢起来之后，他的脸已经变成了苦瓜了，一共一万一千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八千人了，其中一千多死在了攻坚战斗之中，另外将近两千人都是飞机造成的损失。

当然十几架飞机没有这么大的威力，真正被打死的只有不到二百人，其他的士兵都是因为惊恐逃散了。身为师长的曲同丰也是惊恐不已，他也没有对付飞机的好办法。而且飞机大规模的出现了，也就意味着奉军的援兵也快要赶到了。

想到这里。曲同丰浑身上下都在不住的发凉，从脖子根直冒凉气。北洋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但是还没有拿下几千残兵驻守的承德，这就意味着双方拥有巨大的战斗力差距，如果奉军真正精锐到了，他们又该如何应对啊！

想到这里，曲同丰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斗下去的信心，急忙向徐树铮求援。此时小徐也在为此发愁，就在北洋军眼看要拿下承德的时候，大批的飞机出现在了他们的头上。一通狂轰乱炸，造成的伤亡不算太大，只有一百多人死亡，另有不到二百人受伤。但是空军的参战严重打击了北洋的信心，士兵们全都不敢继续在城中作战了。只能从承德退了出来。

徐树铮把张怀芝和陈文运也找了过来，三个人面面相觑。唾手可得的胜利没有了。接下来还要面对强大的奉军攻击，他们究竟能不能承受住，谁心里也没底儿，光是从空军上就可以看出双方装备的差距。

“督办，奉军来势凶猛，我看不能力敌。”陈文运在一旁说道：“我军此次突破长城隘口。杀入热河，已经大涨了中央的威风，重创了奉军的士气，我看也可以见好就收了！”

陈文运给徐树铮找了一个体面的台阶。一旁的张怀芝还有些不服，身为老北洋，他还是有一丝骄傲，认为自己的部队天下第一，如果连奉军的大部队都没有见到，就这么撤退了，实在是有些丢人。

小徐此时举棋不定，满脑子都是胡思乱想，而此时距离承德只有二十公里左右，一支不到二十辆装甲车的部队正在快速的行进，在车队的后面掀起

了一阵巨大的尘土，遮天蔽日一般。
　　援助承德其实也是一次新战术的综合使用，张廷兰一共调动了三十二辆装甲车，并且让这些钢铁巨兽充当先导，利用速度的优势，快速援助困守承德的奉军。
　　一路上装甲车一共行驶了不到二百公里，但是先后有二十几辆趴窝，经过紧急抢修，能到承德外围，状况基本不错的只剩下二十辆，这也是很让人郁闷的事情。不过任何新装备都是如此，要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其实能有二十辆赶到这里，已经可以烧高香了。
　　负责这支装甲部队的正是张廷枢，老爹和大哥高升一步，成了东三省的主人，张廷枢的身份也跟着水涨船高，很多人都把公关重点放在了二少爷身上。
　　外人趋之若鹜，但是张二少爷对这些家伙没有什么兴趣，主要的精神头都放在了军队上面，尤其是随着东北工业水平的提升，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式装备。张廷枢最感兴趣的还是装甲力量，这东西有强悍的身板，猛烈的火力，优越的机动性能，绝对是发展前景广阔的武器。
　　尤其是奉军正在研制一款装载三十七毫米火炮的新式坦克，威力更是远在装甲车之上，是张二少爷最欣赏的东西。张学良喜欢玩飞机，他则是钟爱坦克装甲车。张廷枢也有一股子专研的劲头，搜集了大量的欧洲坦克使用资料，刻苦专研，奉军也刚开始装备这类武器，研究并不深。
　　张廷枢只能找张廷兰商量一些新的想法，张廷兰最初还以为他只是一时的兴趣，不过经过观察之后，发现张廷枢对机械化力量的使用的确有着很不错的天赋。
　　张廷兰这才放心大胆的将装甲车大队交给他管理，二少爷简短的休息了一下，啃了几口干硬的馒头，然后就对着所有的士兵说道：“弟兄们，前面就是承德，按照道理来讲，我们应该等待后续步兵到来，给我们提供掩护，才能够发动攻击。但是我看北洋军根本没有见识过装甲车，而且他们一没有反坦克火炮，二没有装备手榴弹爆破筒，三没有经过训练。只要一见到我们的装甲车，就会望影而逃，因此我们立刻就杀进承德，让北洋军知道咱们的厉害！”
　　这些装甲兵也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一听张廷枢的提议，全都极为赞同，钻进了车辆之后，排成了两列纵队。向着承德方向席卷而去。
　　不到二十公里的距离，只要一个冲锋就能够杀到，这也是奉军第一次大规模集中使用装甲力量。张廷枢他们全都撒了欢，用这最快的速度前进。眼看着太阳就要西下，通红的晚霞照亮了整个天际。
　　刚刚被战火蹂躏的承德，透出一阵诡异的安宁，北洋军进退失据，并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在东边的地平线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站岗的北洋军全都吓了一跳。他们还以为是飞机又来了呢，有些胆小的甚至四处寻找藏身之所，飞机给他们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可是他们等了半天，并没有发现空中出现什么东西，反倒是远处的地面上涌起了巨大的尘土。在尘土之中，隐隐的又看到了一些快速移动的物体。北洋军先是被飞机吓了一大跳。已经有点惊弓之鸟的感觉。现在又看到了未知的武器，他们每个人的腿肚子都有些发软，有种逃跑的**。
　　渐渐的装甲车越来越近，有些北洋的哨兵无奈的冲了上去，离着老远，

用马枪射击这些钢铁怪兽。但是子弹打在了车上，只是溅起了一道火星，丝毫没有伤到装甲车。这些人又被吓到了。

这仗根本没有办法打了，奉军总是拿出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他们连见都没见过，又怎么对付人家啊。这些哨兵全都四处的逃散，像是野鸭子一般，四处乱跑。

张廷枢一直把脑袋露在装甲车的外面，仔细观察北洋军的情况，一看这些家伙望影而逃，简直高兴坏了，指挥着所有的车辆向北洋军的阵地直接撞了过去。

他们在赶来的路上又有两辆装甲车趴窝了，最后实际到达战场的只有十八辆，但是丝毫不妨碍巨大的声势。这些装甲车排成了雁阵型，两翅延伸，奔腾起来，后面都是高高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天空之中，远远的根本看不清有多少车辆。

北洋的士兵看到这个情况，全都吓傻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车辆距离越来越近，轻轻松松就碾过了一道壕沟，放置的一些障碍物也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这些装甲车勇往直前，没有任何的阻拦，转眼就到了北洋军的阵地二百米开外的位置直到此时才有两挺机枪疯狂的开火了，机枪手拼了命的扫射这些家伙，但是除了溅起一串火星之外，没有任何的效果，就好像挠痒痒一般，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装甲车上面的机枪也终于射击了，两挺机枪喷吐着火焰，转眼间就有十几个士兵被打成了碎片，两挺机枪也都停止了声音。随后装甲车快速前进，无情的碾过了机枪阵地，巨大的履带压在了机枪上头，这挺杀戮的利器瞬间变成了一堆扭曲的零件。

看到了这样凶残的一幕，那些北洋军终于承受不住了，开始疯狂的逃窜，恐惧就像是瘟疫一样，在北洋军之中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逃跑的行列。

张廷枢得意洋洋，二少爷从来就没有这么威风过，他指挥着装甲车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快速的前进，所到之处，北洋军全都疯狂逃散，根本不敢对抗。

这时候在北方又出现了一股巨大的烟尘，正在快速向这边涌了过来。这正式吴凯杰指挥的热河骑兵旅。原来这支部队驻守在赤峰，只要和蒙匪作战，张廷兰这次为了援助承德，自然也把这支部队调了过来。

吴凯杰他们经常追捕蒙匪，早就学会了一人双马的战术，得到命令之后，也是用最快的速度向承德赶来，一点都不心疼战马。可是紧赶慢赶，他们还是落后了一步，装甲兵已经投入了战斗。

吴凯杰只能指挥着骑兵，沿着装甲车冲开的口子，快速跟进。有了骑兵在背后帮忙，装甲车也就不用担心遭到侧面偷袭，张廷枢更加有恃无恐，向着北洋军的纵深突击。

徐树铮他们还在指挥部之中商量何去何从，参谋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一见面就说道：“督办，奉军的援兵杀到了，全都是钢铁战车，弟兄们不知道怎么应付，全都吓傻了，纷纷逃跑！”

小徐一听到这个报告，顿时眼前一黑，差点摔倒在地上，他还是有些见识的，知道奉军曾在阅兵之中展示过这种武器，没想到现在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徐树铮咬牙切齿的说道：“奉军难道有妖孽不成，北洋坐拥中央的资源，竟然武器装备严重落后他们，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督办，现在没有时间感慨了，还是赶快撤退，至少先稳住军心，然后再战！”陈文运忍不住说道。

徐树铮勉强点点头：“张师长，陈师长，你们各留下一个团断后，其他军队暂时后撤。”。）

第四百九十二章瓮中之鳖

“弟兄们，都加把劲，前面就是古北口了，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姜登选亲自率领着奉军快速的向古北口扑去，古北口是长城之上的要冲，联系华北和内蒙的屏障，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次徐树铮进犯热河，也是从古北口突破，随后兵进承德。

奉军在筹划反攻的时候，张廷兰派遣姜登选亲自统军，从山海关方向出兵，将长城沿线的隘口拿到手中，切断小徐逃回北京的归路。姜登选自然会不客气，他亲自统帅奉天第三师一旅，加上一个炮兵团，总计八千人马，快速西进。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杀到了喜峰口，结果驻守这里的北洋军根本没有戒备，奉军轻松袭取喜峰口。姜登选心里头十分高兴，这等于是给北洋军关上了一扇大门。他留下一个团的人马驻守喜峰口沿线，主力并不停留，用最快的速度扑向了古北口。

漫漫古道上面，奉军士兵用最快的速度行军，大量的战马拖着重炮车，没命的奔跑，掀起的黄沙遮蔽了天日，滚滚的洪流，根本不可阻挡。

急行军一天一夜，终于古北口遥遥在望，姜登选也不顾疲惫，立刻着手安排攻城计划。此时在古北口驻守的正是参战军的师长马良。当初小徐从这里杀入热河之后，就把马良留在了古北口，让他守卫北洋军的后路。

马良的心里头还有点不满，别人能杀进热河，立功受奖，自己只能在后面看家。他也不认为守卫古北口有什么价值，奉军主力全都被拖在了东三省，正和日本人对峙呢。就算是想调兵援助。也无兵可派，现在攻击热河，就是在捡天大的便宜。

这等好事没有他马良的份，心里头哪能高兴啊，因此马良一肚子怨气。正在指挥部里面喝闷酒呢，突然手下的士兵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师座，大事不好了，督办大人在承德打了败仗，正往回逃跑呢！”参谋官拿着一份电报，惶恐不安的送到了马良的面前。

马良急忙接过了电报。才看了几眼，脸上顿时变了颜色，手都有些颤抖：“徐督办带了三万多人马，有着绝对的优势，怎么会失败啊？”

“师座。听说督办久攻承德不下，结果奉军援军杀到。装备十分精良。咱们参战军不是对手，刚一接触就败了下来。”

“哎！”马良长叹了一口气：“督办尚且不是奉军的对手，我有什么咒念啊，还是赶快退回京津吧，这奉军果然不好惹啊！”

“师座，督办大人让您千万守住古北口。这是咱们退兵的咽喉要道，如果丢失了，三万多弟兄就成了孤魂野鬼，再也回不到关内了。”

马良点点头。然后说道：“你去传达命令，让所有弟兄都加强戒备巡逻，把主要的关口都守护起来。尤其是东线的龙儿峪一带，至关重要，如果奉军杀来，肯定是从这个方向进攻。”

小徐全军有难，马良也不能不卖力气，不然大树倒了，他们这些猢狲还怎么乘凉啊。此时的小徐也的确十分凄惨，他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之时，留下了两个团作为殿后的部队。本指望着他们拖住奉军，为撤退争取时间。

可是这两个团已经军心全无，遇到了吴凯杰的骑兵之后，一触即溃，根本没有起到断后的作用，相反还争相逃命。而就在此时，张廷兰率领着二十

七师的主力也赶到了，大军展开之后，兜着屁股就杀了过去。
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面对奉军的追击，徐树铮也没有办法，只能且战且退，这时候从广仁岭方向跑过来的曲同丰也和徐树铮回合了，他们经过商量，就决定先跑到滦平。这里距离承德有六十五公里，距离古北口只有二十多公里，自古以来就是北京的北大门，是长城以北重要的战略要地。
控制了滦平之后，向南可以从容退回京津，向北还可以抗衡奉军，保住在热河省内的一个立足点。小徐此时还不死心，想要稳住了阵脚之后，伺机再和奉军较量一把，看看究竟鹿死谁手。
北洋军疯狂的逃窜，奉军快速追击，路上到处都是溃兵，到处都是丢弃的军械军粮，还要其他的各种物资。
张廷兰指挥着部队，足足追出了二三十里，才收拢队伍，张廷枢喜气洋洋的向他汇报战果。
“大哥，我们装甲车大队首次参战，就击毙了敌军三百多人，俘虏超过一千人，缴获克虏伯大炮六门，军饷二十万元，其他物资无数，表现的还不赖吧！”
“少在我面前翘尾巴！”张廷兰把眼睛一瞪，大声的说道：“你这是弄险，仗着北洋军不了解装甲力量的弱点，捡了一个便宜，如果他们要是找到了规律，凭着防护力还比较脆弱的装甲车，根本冲不开敌军，必须使用威力更大，防护力更强的坦克才成。”
张廷枢不以为然的撇了撇嘴，笑着说道：“大哥，你才是死板呢，小弟是认定了北洋军不熟悉装甲车，才这么干的。要是换成了列强的军队，我保证谨慎用兵，不犯错误。”
“别以为你真的立功了，你这是典型的战术胜利，战略失败。”张廷兰说道：“别忘了我们当初可是要全歼小徐的。你要是不急着把他打跑，而是让徐树铮的部队黏在承德，就给姜登选他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如果姜登选他们没有抢先拿下古北口，小徐趁着这个机会，跑回了关内，我就拿你是问！”
这些听到了张廷兰的话，张廷枢有些瞠目结舌，他的确光想着怎么对付眼前的敌人，并没有想到全局，二少爷也是追悔莫及，一颗心顿时都飞到了古北口方向，就盼着千万不要出问题。
“报告师座，大事不好了，奉军杀过来了！”
“什么？”马良豁然站起，大声的说道：“你们弄清楚了么，真的是奉军杀过来了？”
“没错，侦察兵看得清清楚楚，至少好几千人，距离古北口已经不足五公里了！”
马良顿时脑袋就嗡的一声，他刚刚安排军队，加强防守，奉军随后就杀到了，这未免也太快了，简直不给人反应的时间。而且他虽然是一个师长，但是手上只有两个团的军队，其他部队都被徐树铮带走了。
凭着手上的这点人，想要对抗奉军，马良也是惶恐不安，急忙对着通讯兵说道：“快去传达命令，让二营和三营都进入阵地，加强防守，务必要守住古北口，我现在就向督办发报，让他速速回到关内！”
就在马良指派部队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了剧烈的炮击之声，一发发的炮弹拖着火红的火焰，砸向了龙儿峪方向的北洋军阵地。姜登选为了顾及行军速度，并没有携带一百五十二毫米的火炮，最大的口径仅仅是一百二十二毫

米榴弹炮。

但是这种火炮比起北洋的七五炮还是有着太多的优势，射程远，威力也更大，虽然奉军的炮兵处在不利的地势，但是一点不妨碍奉军轻易的压制住北洋。

其实能做到这一点，也和奉军新式的射击技术有关，北洋军普遍停留在直接瞄准的阶段，看到哪里打哪里。而奉军早就推行了间接瞄准，利用三角函数计算，确定射击的角度和距离。不只能够打得更远，更准，还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奉军炮兵首先招呼的就是北洋的炮兵，在猛烈的轰击之下，十几门大炮全都被炸成了零件，炮兵也死伤狼藉。

解决了火炮的威胁之后，炮口又对准了其他北洋军，炮弹像是流星一样，砸向了北洋的阵地，一发炮弹落下，就能制造出一个二三十米的无人区，所有的生命都化成了原始的粒子，战壕也被彻底夷平。

稍微远一点的士兵们也不能幸免，很多人身上都已经挂彩，这些人可以发誓，这是他，们这辈子遇到的最猛烈的炮击，简直就是无休无止一般，整个前线被炸得七零八落，尸体成堆。有很多北洋军并没有被火炮直接击中，但是剧烈的震动已经足以摧毁他们的内脏了，这些士兵死在了战壕边上，眼中全都是惊恐，嘴角还不断流出漆黑的血沫子。

看到了这些死伤的人，就好像看到了地狱一般，其他的北洋军终于承受不住了，开始出现了逃散，小股的士兵向着正面阵地方向逃走。

姜登选一直在观察战场的情况，一看炮击差不多了，才下达了步兵冲锋的命令，士兵们排成完美的进攻队形，一个个小组快速的跃进，机枪和迫击炮提供了火力的保证，任何还敢抵抗的敌军都会被毫不留情的摧毁。

奉军一个冲锋就拿下了龙儿峪，古北口的右翼门户洞开，姜登选亲自登上了龙儿峪，火炮也都被运了上来，占据了这块高地之后，奉军的炮兵能够从容的攻击古北口主阵地上的北洋军。

一时间北洋兵马死伤惨重，就连马良的指挥部都差点被炮弹摧毁，奉军一出手，就是如此凛冽，马良心里头更加恐惧，他偷偷的将心腹部下召集起来，已经做出了随时逃窜的准备。

第四百九十三章北洋变天

从承德败退之后，徐树铮一直阴沉了脸，看见谁都像欠了他八百万一样，其他人也都知道这位督办大人心情不好，不敢触他的霉头，因此一个个垂头丧气，一个劲儿的猛跑。

张怀芝作为北洋老将，身份还有些不同，因此主动劝说徐树铮道：“督办，胜败兵家常事，你也不用介怀，奉军能够嚣张，不过凭借着装备精良，咱们都没有准备，这次回去之后，加强训练，想要卷土重来，还有机会！”

徐树铮勉强点了点头：“我也一直主张发展军工，光靠着购买武器肯定行不通了，可是没有一块稳固的基业，又怎么能够搞工业建设。本想着进军西北，替芝翁打开一个新局面，哪里知道竟是这么一个结果，我愧对芝翁的信任啊！”

徐树铮垂头丧气，终于跑到了滦平，进入县城之后，他就把几位师长都叫了过来，然后对大家说道：“这里距离承德虽然有六十五公里，但是奉军的飞机随时能够飞过来打击我们，也不是久留之地。我们在这里暂时收拢军队，加强侦查，如果奉军追来，就向关内撤退……”

徐树铮的话音还没有落，部下就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手捧着一份电报，变颜变色。

“督办，马良来电，奉军正在猛攻古北口，要切断我们退回关内的道路！”

“什么！”听到这话之后，徐树铮顿时天旋地转，他一把夺过了电报，看了两眼之后，就咬牙切齿，破口大骂：“奉军卑鄙无耻。想把咱们都留在关外，绝对不能让他们诡计得逞！”

徐树铮大声的说道：“告诉马良，让他务必坚守古北口，我马上率兵援助！”

张怀芝和曲同丰等人也知道事情急迫，再也不敢停留，他们身边只剩下一万出头的人马，其他部队全都跑散了，也顾不得去收拢了，小徐带着部队，火速的向古北口赶过去。

“快点。把粮食帐篷全都扔了，只带着火炮就行了。”陈文运大声的吆喝着，北洋军为了提高速度，将所有的军需品都抛弃了。唯有大炮他们不敢抛弃，毕竟他们清楚奉军的主力部队火力强大。如果没有足够的火炮，根本别想和奉军争锋。

徐树铮他们一路疯跑。手下的人马又悄悄走散了不少。不过他们也管不过来了，跑了三个多小时，眼前终于看到了古北口巍峨的长城。

小徐在心里头算了一下，从马良报警到现在，只过了四个小时而已，就算奉军是神兵天将。也不能这么快就把古北口拿下来，因此他的心里头也从容了不少，或许还能给奉军来一个内外夹攻，出出心中的恶气。

想到这里。徐树铮就命令部下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向古北口压了过去。渐渐的绵延在山间的长城出现在眼前，在山峰上面隐隐的能看到一些黑烟，山石之上还有一些战斗的痕迹，其他的东西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些北洋士兵也都有些大惑不解，究竟古北口还在谁的手上啊，奉军哪里去了，马良的部队哪里去了！

徐树铮满腹的疑问，他急忙叫过了几个侦察兵，去看看情况。就在这个

时候，突然古北口方向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鸣之声，十几发炮弹向他们猛地砸了过来，最前面的北洋军一下子都遭了秧。

没有任何的遮拦，每一发炮弹就掀起了一阵血雨，弹片的碎屑和尸体的残片到处都是，一轮炮击下来，就有二百多人被打死了，看到这里徐树铮脸色顿时变绿了。

很显然奉军已经把古北口拿了下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终于出现了，后路被截断，他们彻底变成了一支孤军。进不能退也不能，这就是绝境啊！

所有北洋军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张怀芝的眼珠转了转，然后说道："督办，奉军追兵恐怕已经赶过来了，我们必须重新夺回古北口，还有一线生机，不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张师长说的一点都没错，现在到了生死关头，让弟兄们都拿出拼命的劲头来。张师长担任正面主攻，曲师长和陈师长左右配合，务必要拿下古北口。"

"您放心，奉军人数不会太多，我们一定能成功。"

身为军人，都有一点血性，这些北洋军身陷绝境，也准备殊死一搏了。张怀芝将所有的火炮都集中起来，经过清点，张怀芝发现还有将近四十门火炮，虽然还没有之前第五师数量多。但是能在大溃败之后，保有这么多的大炮，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这也是北洋军最后的支柱所在，他们选好炮兵阵地，又把炮弹全都搬了过来。在古北口的上面，奉军居高临下，姜登选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北洋军的动作，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想要比拼炮兵，北洋根本不是对手。

姜登选在这之前使用的火炮都是从马良手里缴获的，那个家伙遭到了奉军的猛轰之后，就失去了斗志，带着亲信部下疯狂的逃回了关内，也不管徐树铮等人的安危了。

奉军占据了古北口，又缴获了十几门大炮，姜登选就暂时让奉军将自己装备的重炮先隐藏起来，然后利用这些缴获的火炮进行轰击，制造奉军火炮和北洋差不多的假象，迷惑徐树铮。

这个战术果然起到了效果，北洋军放心大胆的将火炮排开，对奉军进行猛轰，一时间打得山崩石裂，也十分壮观。张怀芝的心里头也有一丝安慰，毕竟老北洋毕竟根基雄厚，面对奉军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就在张怀芝有些得意的时候，突然古北口上传来了更加剧烈的怒火，十二发硕大的炮弹向着北洋军的炮兵阵地砸了过来。这些炮弹都仿佛长了眼睛一般，一点不差的落在了炮兵阵地上。瞬间传出了剧烈的爆炸之声，几百米的方圆之内，都被硝烟笼罩起来。

紧接着又是两轮轰击，炮弹带着尖锐的啸声。砸向了北洋军，周边瞬间一片狼藉，炮兵全都丧命，克虏伯炮也都被打成了零件，周围一点生命的迹象都没有了。

张怀芝正在前敌督战，当他看到了这样一幕之后，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很显然奉军的火炮威力远远超出了想象，比起他们装备的七五炮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妈的，被骗了！快让炮兵后退。别给奉军一窝端了！"

奉军装备了重炮，又占据了地利，和奉军对轰，简直就是找死，张怀芝急忙让炮兵后撤。但是一切已经晚了。奉军的炮兵早就计算好了方位，将左

翼的炮兵阵地摧毁之后。立刻向中间延伸。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北洋炮兵被炸得人仰马翻，这些士兵也都清醒过来，直接将大炮都丢了下来，撒丫子就跑。阵地上的炮弹相继殉爆。阵地完全笼罩在了硝烟和火光之中，四十几门火炮一下子就损失三分之二以上。

随着这些火炮的报废，张怀芝等人的信心也彻底被打没了。他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徐树铮的面前，急忙说道：“督办，古北口拿不下来了，咱们赶快想别的办法！”

徐树铮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红。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这次他彻底败了，一败涂地。现在只能尽量都保留一点力量，留作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

“张师长，马上让兄弟们撤退，我们先到滦平，然后向西撤退，进入察哈尔，那里还是咱们的地盘，走张家口回北京！”

张怀芝也点点头，事到如今只有这么一条生路了，他们急忙从古北口撤了下来，又原路返回。这次再跑比起之前更加狼狈，所有重装备损失殆尽，有些士兵干脆把枪支都扔在了道上，就像是一群无头苍蝇一般，疯狂的逃窜。

唯一的幸运就是古北口上的奉军并没有追击，而是任由他们逃窜。又跑了三五个小时，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清点一下人马，只剩下不到七千人，徐树铮一肚子的苦水，仓皇的逃进了滦平。

“给弟兄们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马上向西进入察哈尔。”

正在徐树铮下达命令的时候，突然滦平县城的上空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之声，奉军的飞机已经飞到了，这些飞机并没有攻击北洋的士兵，而是在空中绕过了几圈之后，投下了无数的传单，像是雪片一样，落在了北洋士兵的脑袋上面。

“只诛首恶，胁从不问！”

“放下武器，安全回家。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这些传单全都是此类的标语，北洋军看到之后，也不免有些心动，至少奉军并不想赶尽杀绝，自己就有一条活路，只有那些当官的，到了这时候，又有谁愿意管他们的死活啊，有很多北洋军就悄悄的逃离了滦平。

军心溃散，徐树铮也没有了办法，他在滦平搜刮了一点粮食，和张怀芝等人带着最亲信的三千北洋军就逃出了滦平，就在此时奉军的追击部队已经杀到了。

张廷兰亲自率领着二十七师的主力，追到了滦平，张廷枢、万福麟、吴凯杰等人都领着人马，一路上不断的抓俘虏，不断的缴获军需物资，他们至少抓到了超过一万五千名溃军，所有人都是斗志昂扬。

“大哥，徐树铮这个家伙最善于扇阴风点鬼火，就不是个好东西，我带着人马去追杀他，保证把这个小诸葛抓到。”

“二公子，你别和我抢功劳啊，老万被他们压着打，憋了一肚子气，这个机会就给我！”

看着争抢的万福麟和张廷枢，张廷兰则是微微摇了摇手，笑着说道：“老二，万旅长，徐树铮战败，皖系精锐尽失，已经不足为虑。让他逃到察哈尔，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追杀过去，你们在后面不紧不慢的追着就行，千万不要逞能坏了大事啊。”

万福麟笑着摸了摸大光头，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恍然大悟的说道：“到

底是总司令想的周全，一个小诸葛比起察哈尔来，就是一个屁啊！”

张廷兰暂时在滦平收拾局面，而此时的中原大地也因为这次战斗，彻底变天了。

老袁死后，北洋直皖两系明争暗斗，段祺瑞的皖系在初期占据了上风，不过直系据有长江流域，又守着巩县兵工厂，实力也在不断的增强，老北洋的主力大半都落在了直军的手中，他们也早就跃跃欲试，想要推到段祺瑞了。

“大帅，喜事，天大的喜事啊！”吴佩孚拿着一封电报，快步走到了曹锟的面前，笑着说道：“小诸葛在关外全军覆没，所谓的参战军完了！”

曹锟也终于露出了惊喜之色，笑着说道：“哈哈哈，这奉军下手真快，咱们也不能慢了，老段该滚蛋了。”

第四百九十四章秀才来访

曹锟是推小车，卖布头的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也算是十足精明的人物，在老袁死之后，他游走在直皖两系之间，实力不断的壮大。老段和奉军斗争之中名声狼藉，天下倒段的浪cháo此起彼伏，曹锟也蠢蠢欲动。

不过此时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直系的首领冯国璋还健在，如果搞倒了段祺瑞，让老冯捡了便宜，曹锟就白忙活了。

“大帅，我打听过了，冯国璋这段时间身体每况愈下，看来撑不了多久，直系早晚还是您当首领。我现在反倒是比较担心奉军，关外的这帮家伙是十足的猛虎，别看张作霖死了，但是张作相，还有他的儿子张廷兰，手段还在张作霖之上。尤其是张廷兰敢出兵海兰，敢和日本人掰手腕，如果不和奉军达成一致，谁也别想坐稳北京的宝座。”

曹锟对吴佩孚一贯是言听计从，这位吴子玉不只领兵打仗有一套，而且当初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吴秀才还从事过间谍活动，跑到东北替日本人招揽马贼，对于日本和关外情况都比较了解，说出话非常有分量。

“子玉，照你的说法，咱们是不是该先派一个代表过去，和奉军好好谈谈呢？”

“没错，这两年奉军膨胀的太厉害了，听说已经能够生产飞机重炮，军工实力傲视天下，就连巩县兵工厂都比不过奉军，对于这样的实力派，必须要派足够分量的人物去联络，才能显出我们的诚意！”

“有道理，子玉以为谁合适呢？”

“我！”吴佩孚笑着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大帅，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早有心看看奉军的实际情况，而且也想见识一下张氏父子是何等人物。”

“不行，不行！”曹锟连连摆手说道：“子玉，你可是我的主心骨，眼下正是倒段的最好时机，你走了我孤掌难鸣啊。”

“大帅不用担心，老段已经没有亲信子弟兵了，您只要一面沟通冯国璋，一面联系地各地督军大员，共同向段祺瑞施压，不怕他不滚蛋。何况奉军还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他们也会下手的，段祺瑞早就回天乏术了！”

曹锟听到了吴佩孚的分析，也点了点头，然后说道：“子玉，既然你主意已定，那就随你了，不过你是准备去奉天呢，还是要去承德热河？”

“自然是去热河，一场大战刚刚打完，我过去正好看看奉军有什么本事。”

吴秀才也是雷厉风行的人物，和曹锟商量妥当之后，立刻给张廷兰发了电报，诉说了自己前来拜会的想法。

这时候张廷兰已经回到了承德，正准备收拾残局，孙烈臣等人也在一旁相陪，一看到这份电报，孙烈臣眉头就皱了起来。

“拙言，这个吴佩孚是何方神圣啊，以前没怎么听说过他，能不能代表直系啊？”

“哈哈，一点问题没有，这个吴佩孚虽然是北洋诸将当中的晚辈，但是才干突出，直隶督军曹锟对他言听计从，他能来是最合适不过了，咱们应该列队欢迎啊！”

稍微知道点民国历史的人，对吴佩孚都不会陌生，这是北洋军阀当中最

后的实力派，甚至有能力统一天下。如今皖系比起历史上倒台要早大半年，直系崛起的时机已经到了，能和吴佩孚亲自协调一下双方的关系，张廷兰也是求之不得。

为了迎接吴佩孚，张廷兰还专门让二弟张廷枢带着一营的人马，前往迎接。

“二公子，这一路走来，贵军士兵一个个气定神闲，体能充沛，想来平时的训练也一定十分到位？”

吴佩孚是带兵的行家，张廷枢奉命来迎接他，吴佩孚也带了一个警卫营过来，和一个营的奉军走了十几公里之后，他就发现这些奉军行军似乎比他的警卫营还要轻松。吴秀才的心里头也暗暗吃惊，他带出来的可是最精锐的部队，竟然压不过奉军，实在是脸上无光。

“吴师长，军人的体能三分靠训练，七分靠伙食。只要吃得好，就不愁养不出好兵！”

“哦？”吴佩孚顿时来了兴趣，笑着说道：“关外的黑土地肥的流油，想必奉军的伙食不会差？”

“也没有什么出奇的，不过这两年两年丰收，弟兄们每顿白面高粱米管够，最近东三省在推广水稻种植，过两年就都能吃上大米了。每天早上馒头稀粥，外加一个鸡蛋，中午晚上至少两个菜一个汤，每三天至少吃一顿肉，如果训练紧急，每天都红烧肉，炖鸡一类的。”

说着张廷枢让一旁的士兵跑了过来，从士兵的背囊之中拿出了一个铁皮罐头，笑着送到了吴佩孚的面前。

“吴师长，这种罐头是列强用的军粮，现在东北也有不少罐头厂，能生产各种类型的罐头。这里面装的就是蒙古的牛肉，也是最常吃的军粮了。”

吴佩孚身为练兵的行家，自然知道让士兵吃饱吃好的重要性，可是面对着上万张嘴，能保证吃饱就不错了，哪能有那么多讲究啊。可是一听张廷枢的话，表面上还保持着谈笑风生，但是心里头却涌起了滔天巨*。

眼下就算是一般的土财主，也不能经常吃上肉，这奉军竟然能做到这一点，未免也太骇人听闻了！窥一斑而见全豹，奉军的财力的确比想象的还要雄厚十倍，这小小的罐头就说明了一切啊。

吴佩孚随手拿出了一把军刀，将罐头撬开，顿时一层厚厚的油脂就流了出来，吴佩孚挑起了一片肉，塞到了嘴里。说实话滋味不怎么好，腻腻的，咸咸的。可是吴佩孚也清楚，这玩意是最扛饿的，如果士兵都能吃上这样的军粮，在战斗之中，绝对能保持最佳的体力。而且到了肉搏的时候，整天能吃到肉的士兵也会占据绝对的优势。

再看向那些骄傲的奉军，人家果然有自傲的本钱，相比之下，就算是训练最严格的吴佩孚的第三师，也有不少的差距，当然这点差距不会让吴佩孚感到沮丧，相反还燃起了他的斗志。

只要能争取到一定的时间，直军同样能训练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争衡天下。吴秀才心里头暗暗较劲，很快他们就赶到了承德，张廷兰和孙烈臣亲自到了城外迎接。

当初在对付张勋的辫子军的时候，张廷兰指挥着奉军抢先杀入北京，当时吴佩孚乃是西线讨逆军的先锋，两个人早就见过面，不过没有深交而已。

吴佩孚此时还只是一个师长，比张廷兰这个边防军总司令，以及孙烈臣

东三省副巡阅使，都有着不小的差距，对方能够给予他这么大的礼遇，也是出乎意料。

吴佩孚急忙抢先施礼，说道：“孙副帅，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一直想要拜访，今日得见实在是三生有幸！张总司令，京城一别，已经两年有余，如今张总司令威风更胜往日，实在是天下青年军人的楷模，让人敬佩啊！”

“吴师长太客气了，我也早就听说您是曹督军最倚重的左膀右臂，北洋军之中的翘楚，我也早就想和吴师长坐下来好好谈谈，聊聊这天下大势，不知道吴师长愿不愿意啊？”

“理所应当，大家开诚布公，吴某是个军人，就喜欢有什么说什么不用藏着掖着！”

“痛快，吴师长里面请！”张廷兰主动拉着吴佩孚，两个人携手揽腕，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一般，共同走进了承德。

此时的承德战火刚刚消散，大半的城区都遭到了损坏。吴佩孚用眼睛一扫，就看到路边到处都是干活的劳工，有的在清理道路，有的在修缮民房，都忙得不亦乐乎！

“张总司令，要是我没有猜错，这些劳工都是俘虏？”

张廷兰点点头：“军人打仗，百姓遭殃，大半的城区被毁，我们身上都有责任。我们出钱，这些战俘出力，捉紧时间，把房屋都修好，在过两个月就要落雪了，要是房子修不好，可是会冻死人的。”

“张总司令心怀百姓，实在是关外民众之福啊。”

他们说话之间，就来到了临时的帅府会议室之中，会议室没有多少摆设，只是足够宽大敞亮，很符合军人的秉性。

吴佩孚坐下之后，就率先开口了：“段祺瑞倒行逆施，勾结日本人，大肆出卖国家利益，换取贷款，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直军上下对段祺瑞已经极度不满，这次奉军歼灭了徐树铮的主力部队，正是彻底倒段的时机，只是不知道奉军对未来的中枢政府有什么看法没有？”

张廷兰坐在椅子上面，并没有急着说话，而是略微沉吟半晌，然后才缓缓开口说道：“吴师长，你说过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也一样是军人，如何划分利益，我只有一句话：关内直军做主，关外奉军称王！”

吴佩孚听到这话之后，稍微有些迟疑，他本以为奉军会借机插手关内，甚至想把持中央，毕竟这次倒段，奉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人家出兵动的手，能轻易把关内的好处都让出去么！

“张总司令，你说的关内直军做主，难道也包括京城么？”

“自然如此。”张廷兰毫不迟疑的点点头：“吴师长，实不相瞒雨帅被日本人炸死，奉军上下大仇未报，没有心思插手关内。只要直军能够做到互不干涉，尤其是不向列强出卖东三省的利益，一切人事安排，全都听你们的安排！”

奉军开的要价比想象的还要低，吴佩孚心里头长出了一口气，只要北京政府能够全部落到直系的手中，他的目的已经全都达到了。

“张总司令，果然是痛快人，不知道你还有别的要求没有？”

“既然奉军要主管关外，我想讨一个蒙疆巡阅使的身份，热河、察哈尔、绥远、外蒙四地同归奉军管辖。”

“张总司令，如今外蒙实际上在俄国人的掌控之中，奉军想要拿去，恐怕

会有麻烦？”

张廷兰听到这里，仰天大笑：“俄国人自顾不暇，外蒙自然要物归原主，奉军已经做好了出兵的准备，外蒙古一定要收回中国，这件事情奉军愿意出力！”

吴佩孚也是心怀大志的军人，能够收复外蒙绝对是名标青史的大事情，只是直系此时还没有余力，只能把机会留给奉军。

“张总司令果然豪气冲天，我就提前预祝总司令收复外蒙，扬我国威！”吴佩孚笑着说道：“除了外蒙之外，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是皖系的人，可以任凭张总司令处理，但是绥远都统蔡成勋是直系的人。我可以让他主动退出绥远，不过这也是堂堂一省，不能拿出来啊！”RS，请。

第四百九十五章驱虎吞狼

“吴师长，你愿不愿意和我到军营里头转一圈，看看装备？”

吴佩孚摆出了一副讨价还价的模样，那背后的含义就再明白不过了，军人最喜欢的就是武器，这位秀才肯定是想弄军火。张廷兰索性直接就点破了，还主动要带着吴佩孚到军营转一圈。

吴秀才也欣然说道：“我早就想见识一下奉军的精良装备了，还请张总司令不要藏私啊？”

“吴师长，我先带你去炮兵部队，然后再去装甲车大队和空军中队，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们之间什么都能谈！”

张廷兰这话一出口，吴佩孚也是大吃一惊，谁有好东西，看家宝，撒手锏，谁都会主动藏起来，生怕让别人看了去。可是张廷兰竟然反其道而行之，实在是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当然或许这位只是故作大方，只要亲自眼见，才能知道到底拿没拿出来看家的好东西。

吴佩孚带着满腹的疑虑，跟着张廷兰来到了奉军的炮兵营，刚进入营地，吴佩孚的眼前就是一亮，只见一门前所未有的的粗大火炮摆在了前面，十几个奉军士兵正围着火炮学习操作。

自古将军就爱宝剑名马，这就是军人的秉性，一看到好东西，吴佩孚的眼睛就死死的盯上了，都舍不得转移一下。这门大炮炮口差不多能放进去一个小西瓜，身管修长，透着金属的乌光，一看就是十足的大杀器。

“吴师长，这是奉军最新生产的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我准备先装备三个炮兵师，每个炮兵师装备三十门，以后这就是奉军野战炮兵的核心力量了！”

听到这话，吴佩孚顿时就咽了一下口水，眼睛之中露出了十足嫉妒的光芒。北洋军装备最大的口径也就是七五炮，口径比这个小了一倍，威力相差就是云泥之别了。而且听到奉军要组建炮兵师，就更让吴佩孚心惊肉跳了。

炮兵师肯定是各种火炮配合使用，光是这种榴弹炮就装了三十门，其他火炮肯定不会少，凭着这样一个炮兵师，揍三五个北洋的炮兵团都不成问题，基本上列强的装备也就如此而已！

吴佩孚是彻底被惊住了，早就知道奉军财力雄厚，装备精良，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强大到这种程度，才短短几年时间，奉军就把老北洋甩在了身后，这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但是事实摆在了面前，又不能不承认。

吴秀才围着火炮转了几圈，还伸手拍打了几下，嘴里头不住的赞叹：“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说着他又到了炮兵的旁边，看了看黄澄澄粗大的炮弹，足有七八十斤的样子，一个棒小伙子都抱不起来，这玩意要是打出去，该有多大的杀伤力，简直难以想象啊！

他猛地抬头，笑着问道：“张总司令，你要是能拿出三十门这种火炮，我就把绥远让出来，你看如何？”

吴佩孚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之中露出了炽热的光芒，死死的盯着张廷兰，张廷兰微微摆了摆手：“吴师长，奉军正在换装，自己还不够用，实在是不能给你提供啊！”

“果然不出所料，这种好东西，张总司令怎能割爱啊！”吴佩孚苦笑着说道：“我也就不看装备了，眼馋而已！”

说着吴佩孚转身就要离开，张廷兰笑着说道：“吴师长，张某领你过来看武器，就是装备向你提供这些东西。只是眼前这种重炮奉军需要换装，实在是没法提供。不过我们还有一种一百五十毫米的榴弹炮，是奥匈帝国的制式装备，如果你愿意要，我可以提供十八门给你！”

一听张廷兰的话，吴佩孚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他刚才故意要走，是想将张廷兰一军，逼着他松口。不过吴佩孚心里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毕竟这种程度的重炮，绝对是压箱底的好东西，尤其是奉军也刚刚装备，弄到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

哪知道张廷兰居然同意了，而且还是一下子就拿出了十八门，虽然不是奉军的制式装备，但好歹是一个级别的，吴佩孚也欣喜异常。

“张总司令，果然爽快，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交货啊？”

“吴师长，我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随时都可以给你运过去。不过奉军的装备可不止这些，你就不想看看别的？”

“当然想看看，不过说实话张总司令能够提供重炮，我已经有些出乎意料了。如果再看到别的好东西，就怕吴某迈不开腿，您又不方便给，那不就伤了和气么！”

张廷兰哈哈大笑：“吴师长你这是逼着我把好东西都交给你啊，谁叫我们一见如故呢，你随便看，只要你能看上，我张拙言绝对不说二话，肯定尽力提供，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当真？”

“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还会诓骗吴师长不成！”

“好！吴某可不客气了。”吴佩孚说着就在张廷兰的陪同之下，到了安放大炮的营房之中。里面除了有一百五十二毫米的榴弹炮之外，还有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这个级别的虽然威力稍微小一点，但是也比较轻便，比起七五炮还有着压倒性的优势，也让吴佩孚眼馋不已。

“吴师长，奉军的武器参考的是俄系装备，火炮口径包括七十六毫米，一百零五毫米，一百二十二毫米，一百五十二毫米。另外还有迫击炮和掷弹筒，有五十毫米的，有六十毫米，有八十二毫米，有一百二十二毫米。门类也算是比较齐全了，光靠着吴师长一个人，恐怕有些费力气，你干脆派遣一个专门的采购团过来。想要什么武器，可以随便挑选，我全都尽力提供。”

“好，真是太好了！”吴佩孚也忍不住搓了搓手，然后说道：“张总司令，的确是大方的人，不过咱们也把话挑明了，你需要吴某答应什么交换条件，索性都谈清楚了，明码标价，开诚布公！”

吴佩孚何等的精明，张廷兰如此大方，肯定有附加条件，要是不谈明白了，再垂涎这些好东西也没有用，到头来还是拿不到手上。

张廷兰也点点头，他和吴佩孚重新回到了会议室当中，张廷兰笑着说道：“吴师长，你觉得我们之间，是暂时合作，还是要长远合作呢？”

“暂时是什么意思？长远又怎么讲？”

“暂时合作就是划分关内外的势力范围，你给我蒙疆巡阅使的名头，把绥远交给我。我给你十八门一百五十毫米重炮，再给你二十四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另外还奉送十架飞机，给你们训练炮兵和飞行员。”

张廷兰说出的这三样，都正中了吴佩孚的下怀，他顿时就心动了，绥远在他看来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外蒙更是容易和俄国发生矛盾，都不是什么好

地方，要是能换到这些装备，也可以了。何况就算他不答应，凭着奉军的军力，无非是多费一点功夫而已，吴佩孚的心里头已经同意了。

“张总司令，你说的长远合作又指什么呢？”

“简单地说奉军向直军提供全套军火援助，包括海陆空军，只要直军需要，都可以从奉军优先得到。另外还可以提升巩县兵工厂的生产规模，让直军实现自产。”

吴佩孚听到这里，又忍不住咽口水了，他走了一圈，已经看出了奉军不只火炮数量多，威力大，其他的单兵装备也远胜直军，如果能弄到奉军的全套装备，吴佩孚就有把握打遍天下无敌手。

何况张廷兰又答应帮着提升巩县兵工厂的能力，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巩县兵工厂是老袁一手创建的，处在河南腹地，袁世凯倾注了巨大的心血。哪知道还没建成，他就死了，随后落入了段祺瑞的手上，现在老段失势，吴佩孚已经让部下把兵工厂拿到了手中，并且把这个兵工厂当成了直军发展的重要基地。能够得到奉军的技术，还能实现武器自产，绝对是做梦都能笑醒了！

张廷兰看到了吴佩孚心动，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吴师长，要想做到这一点也不能，你只需要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武器参数等等关键数据不能透露给列强，尤其是日本人；第二我希望直军能够对南方的孙文一系保持足够的压力，这些新式武器最好都用在他们的头上！”

“张总司令，吴某一直主张南北和谈，组成联合政府，不要再打内战了，这也是我们和段祺瑞的分歧之一。”

张廷兰不以为然的笑了笑，老段主张武力统一并没有什么错误，谁坐到他的位置，都会如此，直军只不过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吴佩孚真的掌权之后，一样要搞武力统一。

“吴师长，孙文一党折腾了这么多年，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在背后挺着他，我们和日本之间是仇敌，孙文又是日本安插的棋子，我是绝对不能放过。而且他们也对直军是一大威胁，吴师长就真的愿意看到他们霸占两广福建湖南等地么？”

吴佩孚的眼珠转了转，然后说道：“张总司令，这个条件我答应了，只要稳定了局面，直军矛头一定对准南方！”RS，请。

第四百九十六章封疆大吏

“吴师长，一切按照约定，只要蒙疆巡阅使的委任状下来，武器立刻就运过去！”

“多谢张总司令，吴某一定办到，决不食言！”

和张廷兰将合作条件谈得差不多了，吴佩孚也是诸事缠身，还要回去帮着曹锟将老段赶走，还要好好权衡下一步怎么瓜分北京的权力。因此他急急忙忙的就告辞了，要回京处理事务，不过此时吴秀才是心花怒放，拳头越大，说话就越有分量，能拿到重炮和飞机，他的部下战斗力成倍增加，不愁分不到最肥的肉！

“拙言，给点军火就算了，重炮飞机也都是消耗品，可是你怎么能答应帮着吴佩孚扩大巩县兵工厂啊，这不是养虎为患么？”孙烈臣一脸的不愉快，奉军能走到今天，全靠着武器装备的强大，张廷兰一句话，就要把这个最大的底牌和直军分享，他是怎么也想不通。

“大哥，孙大爷说的没错，我看你就是头脑发热，要不干脆就和爹说说，就拖着不办，不给他们派技术人员，也不卖机器，当成空头支票算了。”张廷枢也在一旁提建议。

张廷兰摇了摇头，然后说道：“我既然答应了吴佩孚，就万万没有不算数的道理，要不还怎么取信于人啊！”

“国家间尔虞我诈的事情多了，咱们和直军之间是潜在对手，以后说不定还会变成敌人，支持直军发展，就是在资敌。大哥，你可不能因为面子好看，就把里子给赔进去，我看那个吴佩孚可不是省油的灯，绝对是个棘手的家伙。早晚是咱们的大敌。”

“老二，你的眼光还真不错。”张廷兰笑道：“吴佩孚绝对堪称北洋的新一代翘楚，曹锟不过是牌位而已，实际掌权做主的就是这个吴秀才。”

“拙言，既然你已经看到了这一步，怎么还这么不知轻重呢！”孙烈臣也忍不住出言责怪。

“就算咱们不给，吴佩孚就不会通过别的渠道弄到吗？”。

张廷兰的问题一出，孙烈臣和张廷枢的脸上都露出了一丝的疑惑，他们光想着不能养虎为患，可是并没有想到其他势力插手的可能。

张廷兰冷笑着说道：“不用说别人。光是咱们和日本人的关系，小鬼子就会不遗余力的支持直军，让他们和奉军对抗，牵扯我们的精力。与其让日本人捞取大把的军费，还不如我们把这块肥肉拿到自己的手中呢！”

张廷枢听到这里。也点点头：“哥，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日本人不是一直觊觎中国么。他们会把关键的技术给直军么？他们会帮着直军发展巩县兵工厂么？难道就不怕直军培养成第二个奉军么？”

“老二，你终于有点开窍了，我就是看准了日本人不会提供技术层面的东西，才把价码提上来，看到了咱们的条件，直军的胃口也就提高了。日本人开出的寻常条件，他们就看不到眼里了。”

张廷兰点破了其中的关键，孙烈臣和张廷枢这才恍然大悟，的确看问题必须想的长远一些。尤其是不能忽略了列强的因素。日本人原本支持段祺瑞，现在老段倒台了，他们多半会转而支持直军，和奉军对抗。

吃人家的嘴短，那人家的手短。如果直军和日本人真的合作，奉军就要

面对内外受敌的局面。可是如今张廷兰提前摆出了合作的姿态，奉军能给的，日本人根本给不了。只要吴佩孚不是傻子，他就一定会同意，日本和直军潜在的联盟就被彻底瓦解了。

“高啊，大哥果然厉害，现在日本人拿出寻常的东西，吴佩孚肯定看不上眼，而且还会认为日本人缺乏诚意。但是要让他们拿出压箱底的东西，日本人又舍不得，这下子他们就没办法利用直军对付咱们了，一下子解决了一个大威胁。”

孙烈臣也频频点头，别人能看一步，张廷兰办事却能看三步五步，抢在了所有人的前头，的确超乎常人，不过孙烈臣想了又想，还是有些担忧。

“拙言，不管怎么说，吴佩孚都是一头猛虎，就怕他会反咬咱们一口啊！”

“正因为担心他，所以才要想办法把他的命根子攥在咱们的手中。”

张廷兰很清楚，有些事情是堵不如疏，一味的防范，搞不好吴秀才真弄出什么出乎意料的东西。如何和吴佩孚合作，就能搞清楚他的底细，防范起来就容易了很多。

而且张廷兰虽然说要让巩县兵工厂有自产各种武器的能力，但是这不过是一张画饼而已。光有一个兵工厂是绝对不够的，还要有陪同的发电厂，钢铁厂，化工厂等等一系列的配套工厂，缺少一样，不不能称为独立的体系，没有独立体系，又怎么能威胁到奉军呢！

能生产火炮不假，但是火炮用钢要从奉军购买，技术人员要从奉军引进，设备出了问题，要找奉军维修。奉军想要让吴佩孚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想要掐断，就能随时掐断。

对于直军来说，要想摆脱控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效仿奉军，也建立起一套独立的军工产业！

不过要做到这点，势必登天还难，列强都会死死盯着的，不会再给吴佩孚发展工业的空间。奉军是因为抓住了一战的机会，再加上张廷兰的提前布局，才到了今天，这个成功根本不能复制。

张廷兰把自己的算盘解说了一下，打消了孙烈臣的疑虑，然后又说道：“其实军火也是一种商品，而且是利润最丰厚的商品，奉军的帮助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直军需要双手奉上大把的银子，需要打开关内的市场，这等于是利用直军的财富发展军工，利用关内市场，完善工业体系。兵工厂不过是庞大工业体系上的一环，有了聊胜于无，不过想只凭着一个厂子就扭转乾坤，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列强用来控制中国的手段之中，军售和贷款都是最重要的筹码，只要用好了，就能影响各个势力之间的平衡，张廷兰已经看透了这点。军火贸易是军阀之间难以避免的东西，索性就让奉军的军火，替代列强的产品，把这块利润拿到自己的手中。

而且奉军也可以靠着军事合作，影响全国的局势。张廷兰一直有志外东北和外蒙，奉军很快就要大举北上，张廷兰不求关内能给自己收复故土提供什么帮助，但是至少不能拖后腿。

吴佩孚心里头还有着民族气节，不会在这种大事情面前添麻烦，避免背后捅来的刀子。张廷兰把这些考虑说清楚了，孙烈臣和张廷枢也都被彻底说服了。

“拙言，看来你早就权衡清楚了，反倒是我们鲁莽了，你下一步又准备怎么走呢？”

“自然是拿下察哈尔和绥远，这是咱们向直系讨得好处，他们总不能拒绝！”

吴佩孚从承德返回之后，直接找到了曹锟，此时曹锟刚刚和直系的众将发表了联名通电，逼迫段祺瑞下台。一看到吴佩孚回来，他也是喜出望外。

“子玉，情况如何？”

“大帅，比想象的还好，张拙言出手很大方，愿意提供很多重要的装备！”吴佩孚说着就把此行的经过，双方谈论的内容都告诉了曹锟。

曹锟听完之后，却没有那么高兴，脸上还有一些不渝：“子玉，察哈尔和绥远两地都交给了奉军，岂不是让他们如虎添翼么，而且这种事情我也没法做主啊！”

“大帅，奉军能消灭徐树铮的三万大军，没有直接插手关内，已经很出乎意料了，还想限制他们，也要看看手上的筹码啊。这次倒段，也是我们首倡的，凭什么不能做出？”

曹锟一看吴佩孚眼珠子瞪圆了，他也有了一点底气，急忙说道：“子玉，大家伙都推举冯国璋出任大总统，但是别的职位如何瓜分却没有商量好。”

“不用商量，北京政府暂时交给冯国璋没问题，但是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必定是您的，谁也抢不走。我现在就带着第三师的部队北上京津，张廷兰已经答应将重炮给我运过来，我看谁敢不同意，就用大炮轰平了他！”

吴佩孚是曹锟最倚重的干将，他的这番话，终于让曹锟找到了信心，就按照吴佩孚说的办，该是自己的谁也抢不走，况且和奉军联起手来之后，得到的大批武装，正好能强化手下的子弟兵。在北洋这个圈子里头，最后还要看拳头，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道理。

“子玉啊，你说的太好了，现在咱们就起兵进京，看看谁敢拦着！”

曹锟和吴佩孚亲自率领着第三师，从保定出发，通过京汉铁路，直接赶到了北京城，凭着强大的武力为后盾，曹锟也格外的硬气，吴佩孚更是带着军队直接进京，带头冲到了总理府。

老段本来还想死赖着不走，但是一看吴佩孚帅军杀来了，老段只能含恨出走，跑到了天津的公共租界，躲了起来。

驱逐了老段之后，吴佩孚又逼着徐世昌下台，然后迎请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老冯到了北京之后，也不能不感激曹锟和吴佩孚，因此新上任的第一道总统令，就任命曹锟出任直鲁豫巡阅使，节制三省。同时又任命张廷兰出任蒙疆巡阅使，统管东北和西北的边务，所辖部队被授予边防军的正式番号。

第四百九十七章假途灭虢

“拙言，这个边防军番号原本是留给徐树铮的参战军的，现在击败了小徐，这个番号就落到了咱们的头上，实在是天意弄人啊。”孙烈臣笑着说道。

“既然叫了边防军，就要把边务都承担起来，从东北到外蒙，我们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边防体系，把国家的北方边疆守好了。”

张廷兰进入角色还是很快的，有了边防军的名头，干什么事情就名正言顺了，而且此时时机正好，张廷兰也要大展手脚，把边疆彻底安定下来。

早在张作霖在日，张廷兰就力主向西发展，要拿下外蒙，掌控西北，把这些地区作为奉军的战略腹地，然后在掉头和日本人竞争。这个战略孙烈臣也十分清楚，如今也到了真正落实的时候了。

不过此时孙烈臣一听张廷兰的话，似乎是要准备大干一场，孙烈臣心里头也猛地一动，作战任务变了，军队的编制也要变化，而每一次的编制变化，就是一次新的洗牌，看来奉军的权力结构又要调整了！

“拙言，既然有了边防军的番号，就要充实起了，你准备充实多少个部队呢？”

“这次奉军防守的范围几乎扩大了一倍，光是在军队上进行小的调整，显然不能满足需要，我准备要扩军，总数要超过二十万人，以后奉军的体系就分成三种，一种是边防警备部队，一种是边防机动部队，一种是地方守备部队。前两种直接归属边防军系统管理，后一种归属地方军区统领。”

孙烈臣一听张廷兰的话，顿时就清楚了，这是要对所有部队进行大规模换血的节奏啊！其实他也是早有预料，张作霖时代已经过去了。张廷兰时代就要开始了，大变革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各方条件都成熟，新陈代谢也到了最后的关头。

“拙言啊，我和你爹是结拜的弟兄，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现在也老了，一身的伤病，早就想颐养天年。前段时间雨亭死了。我不得不勉力维持，现在局势越来越好，奉军蒸蒸日上，我也该回家了。”

孙烈臣是个明白人，有时候与其被人家给赶走。还不如自己主动离开。从一个草莽土匪，坐到了如今一方诸侯。孙烈臣这一生也算是混得不错。急流勇退，给后辈让道，还能赢得一个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张廷兰沉吟了半晌，孙烈臣愿意走，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孙烈臣还在，清理老一辈的人物就会有麻烦。不过他又不愿意造成不能容人的印象，因此就说道：“六大爷，您老当益壮。何必急着养老呢。如果您觉着现在的事务有些繁杂，我建议您老出任整编委员会的主任，就负责这次全军整编工作！”

整编军队是天大的事情，能交到孙烈臣的手上，绝对是体现对他的看重，同时又能把他从一线统兵的职务上卸下来，就算是退居二线！

“拙言，既然如此，那就说定了，我现在就去整理一下奉军各部的情况。”孙烈臣欣然接受了任务。

当然要想全面整军，还要把察哈尔和绥远都拿下来，真正控制了这些地区之后，才能从容进行安排。

“总司令，恭喜高升啊！”孙安虎笑着说道。

在援助承德的时候，张廷兰只调遣了三万多人马，救援承德已经足够

了，想要继续扩大战果，就有点困哪了。因此就向奉天方向发去了调兵的命令，孙安虎亲自率领了原东北边防军的三个旅前来援助张廷兰。

这三个旅都是边防军的精锐力量，人员编制也多，武器装备在奉军之中也是首屈一指的，一个旅的战斗力几乎能比肩一个师。这三个旅到了之后，张廷兰手上的兵力变得充裕起来，也就有了下一步行动的本钱。

“水涨船高，以往东北边防军是挂在奉军下头，最大的编制才是旅一级的，说起来也不好听，有些委屈大家了。现在有了中央的授权，正式得到了边防军的番号，就要统一整编，至少要组建八个正式的边防师！”

孙安虎一听这话，顿时眼前一亮，八个师如果齐装满员，就是十万出头的兵力，眼前这个年轻人办事果然大手笔，跟着这样的领袖才有前途。

“总司令，你准备让谁担任这边防第一师的师长啊？要是没有人，我就毛遂自荐！”

“怎么能没有人呢！”姜登选在一旁笑着说道：“老孙，你的确资格老，按理说应当归你，不过这是军队，就要看战功，谁能打，就把这天字第一师交给谁。”

“那好，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适合当第一师的师长！”

“都别争了，既然大家都盯着，那咱们就拿出一点彩头。”张廷兰一看手下人争抢，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至少说明他们还是很积极的，军队需要的就是这个干劲。

“谁能先杀进张家口，把徐树铮和察哈尔都统田中玉拿下，谁就是第一师的师长！”

张廷兰在这边拿小徐当赌注，而率领着残兵败将逃到张家口的徐树铮更是如坐针毡。自从热河逃了出来之后，小徐一路狂奔，生怕奉军在背后追上他。

好不容易跑到了张家口，清点了一下手上的人马，发现剩下的人数之后两千三百多人了，小徐当时就欲哭无。攻击热河的时候，气势汹汹，三万多人马，所向披靡，可是如今只剩下了这么点人马，机会全军尽没，又有什么脸面去见段祺瑞啊！

一想到老段，徐树铮的心里头更加焦躁，他的人马是段祺瑞的子弟兵，现在都损失了，老段哪里还有翻本的机会啊。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时代，失去了军队的支柱，段祺瑞的处境就危险了。

“田都统，你现在有什么情报么，总理怎么样了？”

田中玉的脸色有些苍白，说起话来还有些支支吾吾，当时徐树铮就瞪圆了眼睛，大声的说道：“田都统都到了什么时候了，快点说实话，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要一起想办法应对啊！”

“督办，实不相瞒，就在不久之前，冯国璋和曹锟等人联名通电，要求段总理下台，还要查办督办您。”

“查办我？凭什么，徐某一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不幸战败，也是天不佑我，至于别的欲加之罪，徐某绝对不承认！”

“督办，您忘了陆建章的事情么？”

田中玉提到了陆建章，徐树铮的脸色就是一阵大变。陆建章也是北洋的元老宿将，担任过陕西督军。由于搜刮无度，民怨沸腾，激起了兵变，陆建章被逐出了陕西。离开陕西之后，陆建章并不甘心失败，还想着东山再起，

又和张勋有过联系。

到了后来，陆建章主动联系北洋诸将，想要共同反对段祺瑞的政策，结果被小徐抓到了把柄，将陆建章给击毙了。在北洋各派的斗争之中，失势的人不少，但是大家伙还都恪守底线，没有置于死地的。

尤其是已经下来的宿老，大家都尽量优待，给一条活路，毕竟曾经都在一起共事，有一份香火情分。唯有徐树铮做事过分，把陆建章给打死了，在北洋之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陆建章虽然死了，但是他还有一个外甥，就是倒戈将军冯玉祥，他和冯玉祥之间不只是亲属，而且还是陆建章把冯玉祥提拔到了军队当中，让他崭露头角，能够有所作为。

冯玉祥对老陆是感恩戴德，也正是因为如此，冯玉祥才会投靠张作霖，充当内应，要把老段和小徐推翻。结果功败垂成，老张死在了日本人的手上，冯玉祥也只能带着亲信化妆逃走，他一路跑到南京，投靠了直系重要人物，江苏督军李纯，好不容易保住了性命。

忍了几个月之后天下大势瞬间变化，徐树铮在关外惨败，皖系被彻底推翻，冯玉祥的身份也摇身一变。尤其是他和张作霖有过联系，虽然失败了，但是也是香火情分，冯玉祥就凭着这个优势，向北洋提出了控告，要求捉拿徐树铮，替陆建章报仇雪恨。

田中玉的话勾起了这段隐情，让徐树铮越发的坐立不安，他甚至不敢逃回京津，就是害怕被抓，而困守在张家口，也不是长久之策，小徐差点一夜愁白了头。

“督办，大事不好了，段总理被赶下台了，张廷兰当上了蒙疆巡阅使！”

田中玉拿着一份通电，送到了徐树铮的面前，他看到之后，顿时眼前一花，差点摔在了地上，老段彻底倒台了，他就没有了靠山，张廷兰上位，对他也不是好消息。

“田都统，张廷兰心狠手辣，他既然当了蒙疆巡阅使，就绝对不会放过察哈尔，该何去何从，你有什么主意么？”

“督办，这察哈尔虽然贫瘠，但是也好歹是一方之主，我是真不想让出去，只是奉军势大，我将寡兵微，不是人家对手啊。”

“田都统，你要是愿意，徐某愿意帮着你指挥部队，和奉军死拼到底，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徐树铮顶着追捕令，想逃跑都不成，就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了。就在此时突然有手下人送来了一封张廷兰的发来的电报。

“督办，他们要借道察哈尔，前往绥远，让我们让路。”

“哼，这是假途灭虢之计，绝对不能上当！”。）

第四百九十八章平蒙之策一

徐树铮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说道：“奉军虽然打着接管绥远的旗号，但是他们绝对没安好心，是想顺道把察哈尔拿到手。”

田中玉急忙点头：“督办法眼如炬，一下子就看透了奉军的阴谋，只是有一点，直系未免太过软弱，竟然直接将绥远让了出去，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没有什么奇怪的。”徐树铮摆了摆手说道：“曹锟一个卖布头的有什么见识，吴佩孚领兵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论起阴谋算计来，十个都不是张廷兰的对手，那个小子把他们卖了，他们还要帮着人家数钱呢！”

听着徐树铮的话，田中玉也若有所思，不管直军能不能斗得过张廷兰，至少眼前的小诸葛是败军之将。田中玉想了想之后说道：“督办，想要守住张家口，我看必须要守住多伦，这里正是兵家要冲，察哈尔的门户，绝对不能有失。”

徐树铮也知道多伦的重要性，这里距离张家口和承德都差不多，绝对堪称战略要地。现在田中玉向他提了出来，很显然就是希望徐树铮能够去守住多伦。如果放在以往，小徐绝对不会田中玉看在眼里，可是到了如今，他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察哈尔是田中玉的地盘，他不得不充当马前卒。

“田都统，既然多伦如此重要，那我就主动请缨，前去驻守。不过想要抵抗奉军，人马少了绝对不行，您可要多派一点人马。”

“督办，现在察哈尔只有一个混成旅还有战斗力，我都交给你了，全凭着督办安排。”

徐树铮也知道察哈尔兵力有限，只能同意了，他随即将手上的士兵清点了一下，然后又把田中玉给他的部队带上，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向多伦前进。

就在徐树铮想要做拼命一搏的时候，张廷兰也将热河境内的溃兵全部处理了，地方治安也都恢复了。从奉天来的装备和人员也都齐备了，经过一番商讨，张廷兰派遣了两个旅打头阵。

孙安虎和姜登选各自带领一个旅，孙安虎走大路，攻击多伦，然后从多伦再去攻击张家口。而姜登选则是沿着长城一线继续行动，直接攻击张家口。至于张廷兰则是率领二十七师主力在后方跟随。

茫茫的蒙古草原之上，奉军大部队正在快速的行军，马蹄掀翻了草地，尘土弥散在天空之中。在这片大草原之上，几千年以来，无数的英雄人物你来我往，争一时的风sāo。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中原王朝一直很难真正掌控这里，就算是如今也是一样，内外蒙古的王公贵族还有很大的影响力，政府的机关都难以深入到底层。

“老2，从前清开始就一直闹蒙匪，你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杀！”张廷枢将手掌一挥，斩钉截铁的说道：“我就不信这世上还有不怕死的人，只要不怕人头滚滚，不怕血流成河，绝对能把蒙匪解决了！”

“对，这话说的没错！”吴凯杰也在一旁说道：“就算把人都杀干净了，土地留下就行。”

张廷兰苦笑着说道：“你们俩的话太有道理了，都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们驻守草原的。”

“哥，你是不是说反了啊，我们不是有道理呢，怎么还不让我们管草原

啊！让我们俩双剑合璧，这草原绝对能安定下来。”

张廷兰摇了摇头：“胡虏自古无有百年国运，最大的问题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野心，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长远，你们俩的道理就是胡虏的道理。”

“哥，这胡虏也不是你说是就是，总要有点依据，要不然我可不服气。”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本上违背了这条规律，就是胡虏，就没有办法长久，因为他们不懂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

张廷枢和吴凯杰互相看了一眼，大眼瞪小眼，全都是一头雾水，显然不知道张廷兰再说什么，吴凯杰也忍不住问道：“拙言，你倒是说说有什么治理草原的好办法，让我们也涨涨本事。”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做到这四点，草原也就彻底平静下来了。”

张廷兰说完之后，吴凯杰眼珠转了半天，还是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拙言，你怎么变成了兰帅之后，也玩起了这些哑谜，我一点都听不懂啊！”

“我也不懂。”张廷枢也忍不住摊开了双手。张廷兰看了一眼这两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然后摇头晃脑的说道：“这是老子讲的圣人治国之道，现在套用在治理草原上面，再合适不过了。清理蒙古王公的不良灌输，填饱每一个牧民的肚子，削弱他们想要独立的念头，增强他们的生存本事。做到这四点，不光能彻底控制住这片土地，还能让这方土地上百万牧民成为我们坚定的支持者！”

张廷兰说这些，其实就是他下一步经营内外蒙古的整体策略。其实说白了最核心的就是一个利字。要让牧民真正改善生活状态，填补肚子，还要让他们获得教育的机会，能够融入汉族社会，获得公平发展的机会和希望。只要做到了这一点，脑子正常的人就不会有什么独立的念头。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大力的宣传，正人心，再就是要诛首恶，把那些和中国离心离德的王公权贵全都清除干净，做好了这些之后，只要悉心经营，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也就能够保证安全了。

对待民族问题，从来就没有立竿见影的东西，这是一个水磨工夫。中国人讲究入则华夏，出则夷狄。从来没有强迫任何一个民族和同化，但是中国确实吸收同化民族最多的古国。相反在后世宣扬人权，宣扬平等的某大国，种族之间，族裔之间充满了矛盾，甚至到了无解的地步，这就是天朝和胡虏行事的区别。

处理民族冲突，最忌讳的就是民粹主义的干扰，那样只会把小事搞大搞砸，面对复杂的问题，简单粗暴的处理，眼前的麻烦没有解决好，还会造成更严重的麻烦。想到了这里，张廷兰越发的觉得该找出一个老成持重的内政能手，来管理蒙古，调和各方矛盾。

张廷兰在心里不断的勾勒着经营蒙古的大计，并没有去在乎战事会如何，其实他已经不把徐树铮当成一个对手了。而此时的小徐带着军队正走在前往多伦的路上，他们走出了一百多公里，还有将近一半的路程要走。

突然有几个察哈尔的士兵突然停了下来，其他的人也都跟着停了下来，行进之中的长龙顿时受到了影响。徐树铮眉头紧皱，急忙让曲同丰前去查看情况，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

不大一会儿曲同丰急急忙忙的跑了回来，对徐树铮说道：“督办，这帮家

伙都在讨要军饷，说什么不给钱，就不走了！”

“混蛋，他们难道不知道兵贵神速么，要是再这么磨磨蹭蹭的，让奉军抢先占领了多伦，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么。”徐树铮两眼冒火，急忙的纵马来到了那些士兵的面前。

勒住了战马，徐树铮看了看这些衣冠不整的士兵，顿时就涌起了一股怒火，大声的说道：“你们难道不知道军人的使命么，现在大敌当前，你们却拖延全军的进度，难道想要造反么？”

“长官，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只是大家伙都被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军饷了，田大帅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您是督办大人，神通广大，能弄到军饷。现在都走出了这么长的时间，您要是再不给钱，我们都走不下去了！”

这个士兵说完之后，其他人也全都如此，有的干脆就坐在了地上，耍起了滚刀肉。徐树铮一看，眼睛顿时都红了，他一个败军之将，上哪里弄到军饷啊！

小徐有心发作，不过他又忍了下来，这些都是察哈尔的部队，不是子弟兵，要是自己随便发威，搞不好整个军队都会溃散了。徐树铮的脑子飞快的旋转，寻找着可能的应对办法。

半晌，他眼前终于露出了一丝喜色，对那些士兵说道：“弟兄们，我的确能够弄到军饷，但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大洋，也不能带在身边，全都存在了多伦，只要如期赶到多伦，我就给你们发双份的军饷。”

“长官，您别是拿我们开心，要是到了多伦，没有了军饷，我们该找谁啊？”

“徐某身为边防督办，从来说话算是，绝对不会欺骗你们，到时候，要是差了一个子，你们就可以提着枪来找我！”

徐树铮说的信誓当当，这些士兵也终于恢复了一丝信心，又随着徐树铮行军，赶出了五天之后，他们到了多伦，士兵们此时都疲惫不堪了。

这时候徐树铮突然把陈文运和曲同丰找了过来，对他们说道：“你们现在就去把多伦所有商人都控制起来，另外蒙古的王公也都抓起来，只要是有钱人，就一个都不留，我有大用！”RS，请。

第四百九十九章平蒙之策二

多伦是草原上的交通要地，商贸往来密切，最初这里主要是和京津一带做生意，这两年随着东三省的高速发展，吸引着大量的物资流向东北，多伦也是一个重要的转运基地，聚集了大量的商人。

徐树铮一道命令下去，足足抓到了上百人，其中一大半是往来的商人，还有二十几个蒙古的贵族王公，黑压压的站了一大片。小徐从这些人的前走过，嘴角上挂着冷冷的笑容。

“诸位，奉军来袭，大家都是有钱人，普通商人三千大洋，大商人一万大洋，王公贵族五万大洋，暂时先交这些钱，充作军费，如果不够，再进一步增加，总之各位要做好贡献财力的准备，现在就交钱！”

“痴心妄想！”一个矮胖的年轻人突然站了出来，大声的说道：“你们汉人打仗，凭什么管我们要钱，本王绝对不会给你一个子，还要到北洋告发你们敲诈勒索！”

“对，德王说得对，我们才不会给你们钱呢，这里是草原，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勇士，要是敢动我们一根手指头，就等着这些勇士把你们撕碎！”

徐树铮玩味的看了看领头跳出来的年轻人，这家伙衣着华贵，看样子不到二十岁，脸上也没有太多风吹日晒的痕迹，反倒是嫩嫩，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

别人称他为德王，徐树铮也顿时清楚了这个家伙是谁，他就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是内蒙最重要，最有权势的王公之一。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听说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野心勃勃的家伙，总在挑拨汉蒙之间的关系。这位德王也经常说一些试图独立自治的话。

北洋政府对于这种实权王公一贯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只能尽量拉拢收买，刚刚授予他执掌旗政的权力。可是这个家伙依旧跳了出来，还敢和自己叫板，让徐树铮十分不满。

“德王，徐某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要是不交钱，只有死路一条，谁都不例外，包括你这位尊贵的王爷！”说着徐树铮靠近了德王。脸上带着阴冷的笑容：“你拿北洋来威胁我已经没有了，段总理下台了，徐某就是一个孤魂野鬼。不过这样也好，反倒没有负担了，能够放开手脚。把你给杀了，说不定还能给张廷兰找点麻烦。你说我何乐而不为呢！”

面对着徐树铮。德王就感到浑身上下都不舒服，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被草原狼群盯上的黄羊一样，进退不得，随时可能没有了脑袋。白胖的脸蛋子上已经浸出了汗水，在徐树铮的逼视之下，他忍不住退了一步。

徐树铮一摆手。几个士兵端着枪冲了过来，雪亮的刺刀对准了德王，这个家伙看到了这里，终于害怕了。急忙说道：“不要杀我，我愿意给钱！”

解决了这个家伙之后，其他人也都不是问题了，只能老老实实的把钱交上了，一共一百多人，徐树铮受到了八十多万大洋。这笔钱也不算少了，他带来的部队才一万人出头，平均每个人能分到八十块，足够让他们卖命了。

徐树铮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些都是尊贵的客人，都给我请到军营之中，给我好好的照顾着，如果有事情，还少不得他们帮忙！”

说完之后，小徐又放声大笑，德王等人一听，敢情这要钱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把他们当成了银行金库，随用随取，这谁能受得了啊。

“徐树铮，你不要得寸进尺，要是再胡来，绝对没有你的好下场！”

“德王，徐某早就没有好下场了，不用你来诅咒！”徐树铮又转过头对着士兵们说道：“德王府上有最肥的牛羊，你们都弄过来，好好的犒劳一下大家，就算是王爷请客了。”

这些士兵一听有牛羊肉吃，顿时又是一阵欢呼，随后全都去搜刮了，德王在一旁咬牙切齿，把眼角都要瞪裂了，不过也丝毫没有办法，只能老老实实的听从安排。不过这个家伙并不甘心受摆布，而是不断的想着应付的办法，他要让小徐付出鲁莽的代价。

徐树铮已经没有心思管德王怎么想了，他把军饷发下去，又让这些士兵敞开了吃牛羊肉，军心士气终于恢复了不少。然后他抓紧时间，在多伦周边挖掘防御工事，想要和奉军在此决一死战！

就在徐树铮抓紧布置的时候，孙安虎统帅着奉军，也逼近了多伦，在距离多伦还有不到二十公里的时候，孙安虎把副手张贺年叫了过来。

“贺年，你看眼前这一仗该怎么打呢？”

“多伦地处草原，周围虽然有些小山，根本算不上险峻，这种地形对我方有绝对优势，只要能够发挥火力的优势，绝对能够打破多伦的防御。”

孙安虎也点点头，边防军最初的四个旅都是张廷兰的心腹嫡系，又要对付俄国的压力，往往都是最先换装的部队，火力配置也最强。一个旅装备了十二门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二十四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二十四门七十六毫米山炮，光是这个炮兵配置，打老北洋的一个师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另外奉军又仿制了德国的MP18冲锋枪，现在已经有了拿出了成果，首批生产了三千支，孙安虎的部下就有限装备了一个营，用来做实验。士兵们对于冲锋枪这种新式武器十分推崇。

尤其是在攻坚作战之中，火力猛烈连贯比起准确要更加重要，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压制作用，轻巧灵便，便于携带，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士兵们都对这种武器爱不释手，孙安虎也想在实战之中检验一下效能，这次攻击多伦，正好那徐树铮的部下练练手。

“的确只要我们不犯错误，凭着徐树铮的那点残兵败将，没有什么作用。不过总司令的意思是要活捉这个家伙，在攻击的时候，就让骑兵营出动，绕过多伦，将他们的退路给截断了，最好活捉徐树铮。”

一切布置差不多了，奉军大部队向着多伦滚滚而来，前锋很快就逼近了外围防线，奉军的迅速进入了战斗状态，炮兵阵地已经构筑完毕，充满了力量感的金属炮身显示着无与伦比的威势。

“动作快点，给我瞄准了，狠狠的打！”

张贺年指挥着炮兵，将粗大的炮口对准了敌军，一声令下，十几门火炮一同开火，瞬间就在察哈尔军队的阵地上掀起巨大的硝烟，猛烈的爆炸瞬间带走了无数的生命。

这些察哈尔的部队，装备十分低劣，连七五炮都没有几门，平时宝贝的不得了，根本舍不得打，战时拿出了糊弄几下而已。面对奉军的重炮，他们根本没法对抗，不只没法对抗，甚至连怎么躲避都不清楚。

他们在修筑战壕的时候，也只是挖掘了一道浅浅的壕沟，勉强能遮住身体，至于猫耳洞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另外最糟糕的是他们的战壕挖得几

乎就是直线，这样一枚炮弹爆炸之后，杀伤力会成倍的提高，周边的士兵都会受到波及，一死就是一大片。

不到十分钟的炮击之后，察哈尔军队的阵地全都陷入了火海和硝烟之中，到处都是残破的肢体，到处都是伤员，痛苦的呻吟。他们这辈子也没有遇到过如此猛烈的炮击，剧烈的爆炸已经摧毁了他们的听力，有些士兵的耳朵里已经流出了鲜血。

他们只能远远的看到奉军的方向出现了一大片的人影，正在快速逼近，就在这些奉军接近的时候，他们又在地上安放了一节炮管，炮口再次对准了他们，很快像是冰雹一样的迫击炮弹就砸了过来，比起重炮的巨大威力，迫击炮更加可怕的一点是射速，一分钟至少能打出十发炮弹，训练有素的士兵甚至能打出十五发二十发。

连绵不断的炮弹无情的落在了他们的头上，越来越多的人丧命在当场，一大片一大片的尸体，活着的人终于承受不住了，有的家伙爹妈乱叫，将手中的破烂步枪丢在了地上，然后转头就跑，什么都顾不得了。

有了一个逃跑的，就有第二个，很快就形成了一股逃亡的浪cháo，外围阵地连一轮攻击都没有承受住，直接被奉军轻松突破。看着奉军快速突进，张贺年的脸上甚至没有多少喜悦，对付这种杂碎部队，的确不需要费太大的力气，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结束战斗。

“弟兄们，都跟着我冲，一举攻下多伦！”

士兵们默契的排成了战斗队形，无声的向着多伦压了过来，速度之快，简直超乎想象，徐树铮和曲同丰等人还在后方督战，他们一看察哈尔的军队不堪一击，疯狂的溃败，眼睛也都红了。

徐树铮举起手枪，当场就击毙了三个逃兵：“都给我顶住，不许逃跑，逃兵一律处死！”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大部队已经压了过来，就好像追击草原上的羊群一样，察哈尔的部队已经没有回头抵抗的勇气了，越来越多的人倒了下去，更多的人亡命逃跑。

就连后方的部队也都受到了影响，士气瞬间就降到了冰点，看到了这个局面，徐树铮也只能仰天长叹，回天乏术了！

第五百章平蒙之策三

上一次被奉军用装甲车冲击得惨败，徐树铮心里头还有一丝的不服气，毕竟奉军是靠着装备的优势占了便宜，可是这次再度交手，徐树铮彻底感受到了两军的差距。

光是奉军的炮兵，就足以横扫任何的北洋部队了，奉军的火炮数量充足，而且轻重配合，形成了体系，再加上训练到位，能够把战斗力全都发挥出来。偏偏中国的其他军队在土木工事上都不精通，根本不知道如何防备重炮的轰击，死伤惨重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奉军的迫击炮和机枪数量也远远超过北洋，基层火力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奉军，老北洋也没有什么胜算，更何况这些察哈尔的军队呢！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溃兵逃了下来，督战队丝毫不起作用，原来充当预备队的士兵见到这个情况，也纷纷逃走，根本不顾徐树铮的指令，四散奔逃。

“督办，大势已去，咱们都快点跑！”曲同丰跑到了徐树铮的身边，他的脸都被硝烟熏得漆黑，好像是灶王爷一样。

“这帮奉军的火炮打得又准又狠，再等下去，咱们都完了！”

徐树铮狠狠的跺了跺脚，咬着后槽牙说道：“走，带着弟兄们快点撤退。”

对于那些察哈尔的军队，徐树铮既不信任，也不愿意管，只是召集了原来的北洋旧部，向外面突围，一共一千多人，前呼后拥，迅速逃出了多伦。

“弟兄们，都加把劲，别放走了徐树铮！”

张贺年亲自指挥着部下。也快速穿过了多伦，猛追徐树铮的残兵败将。密集的枪声响起，不断有士兵被击毙，在茫茫的草原之上，北洋军成片成片的倒下去，子弹就像暴风雨一般，倾泻而下。

这些北洋军跑着跑着，也感到了事情不对劲，明明追击他们的没有多少人，但是偏偏这些追兵的火力却无比强大。就好像都拿着机枪一般。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谁也不愿意找死，全都抛弃了徐树铮，向着别的方向逃走了，也有士兵干脆跪倒在了路边。举手投降！

“都别拦路，老实的跪在道旁。会有人来接管你们的！”

张贺年招呼了一声之后。就带着士兵继续狂奔，他可没有精神头儿管这些俘虏。徐树铮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只剩下了不到三五百人，而且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

小徐心里头也越来越凉，要是有上千人追随，在草原上还有一线生机。如果只剩下了几百人，恐怕光是蒙匪就能要了他们的命。

而且徐树铮也感到了追击的奉军火力明显有些不正常，他急忙问身旁的曲同丰：“奉军是不是又装备了什么新武器了？”

“没错，有的弟兄们看到了。他们使用的是从没见过的怪模怪样的枪，能够连续射击，咱们的弟兄多数都被击毙了，剩下的全都逃散了！”

“混蛋！”徐树铮咬牙切齿，也不知是骂奉军，还是骂那些逃跑的北洋军，他又勉强跑了一段时间，队伍明显稀疏下来，小徐不得不拉过了曲同丰，低声的说道：“咱们不能这么跑了，不然早晚会被奉军抓到。”

“没错，督办，咱们赶快离开大队，然后找几匹马，就能逃出草原。”

商量好了之后，徐树铮和曲同丰带着几个手下警卫悄悄的离开大部队，看准了一个方向，他们就跑了下去。他们都用出了全身的力气，双腿越来越沉重，但是他们根本不敢有任何的停留，唯一让徐树铮感到欣慰的就是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远，似乎他们真的躲开了追兵。

就在此时孙安虎率领着士兵已经基本控制了多伦，一场战斗下来，死在奉军手上的士兵加起来有两千左右，另外还有六七千名俘虏，其他的人都逃到了草原之中，暂时也没法抓捕。

至于奉军方面，牺牲的士兵不到七十人，另外还有一百多人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损失基本上很轻微了。控制了多伦之后，孙安虎一面给张廷兰发报捷电报，一面恢复城中的秩序。

就在情理俘虏的时候，奉军发现了被徐树铮扣押的商人和蒙古的王公，德王等人原来被徐树铮当成了钱库，全都关押起来，现在小徐部下一触即发，他们也没来得及逃跑，全都落入了奉军的掌控之中。

孙安虎得到了报告之后，也是大吃一惊，德王在内蒙算是最有权势的王公了，影响力非常大，张廷兰如今成为了蒙疆巡阅使，就不能不和这些家伙到交到。

“把德王带过来，我要他聊聊。”

孙安虎下达了命令之后，不多时就有几个士兵押着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了走进了办公室。这个年轻人见到了孙安虎之后，把眼珠子就瞪了起来，大声的说道：“我要抗议，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是得到册封的蒙古亲王，谁也不能对我无礼。”

“德王殿下，请息怒，抓你的是徐树铮，他已经被撤消了边防督办的职务，严格说起了就是一个匪徒。我们兰帅刚刚升任蒙疆巡阅使，管理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以后我们还要经常打交道，德王就不用介怀了。”

“我不管徐树铮是什么人，我就知道你们都是汉人，汉人就没有好东西，草原是我们蒙古的王公说了算，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谁也别想管到我的头上！”

孙安虎本来还想安抚一下这位德王，可是一听他的言语，孙安虎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这家伙对汉人如此抵触，还话里话外不服管束，顿时就让孙安虎怒满胸膛。

“德王殿下，小小年纪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这里的确是草原，但是这也是察哈尔特别区，是中国的土地，就要服从政府的管理。谁也不例外！”

“哼，痴心妄想，蒙古人的草原，不用你们指手画脚。”德王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肚子里全都是火气，也有些晕了头，他冷笑着说道：“外蒙已经独立了，内蒙也是一样，你们必须都滚出去，蒙古人会用马刀。把你们都砍死，恢复成吉思汗的荣耀。”

德王还想要说下去，可是他发现孙安虎已经豁然站起，高大的身躯几步就到了他的眼前，手中的步枪已经对准了他的太阳穴。看到了这一幕。德王彻底吓坏了，他这么大喊大叫。其实是吃准了北洋政府不敢为难他。这次被徐树铮抓了起来，受了委屈，想要从奉军手中获得更多的补偿。

不过他打错了算盘，奉军做事和北洋完全不一样，根本不会迁就他，而且这家伙嘴贱。说了不该说的话，已经把孙安虎给震怒了。

“德王，我告诉你，当初在东三省也有一帮满清贵族成立了什么宗社党。

想要恢复大清。这帮家伙已经全都被清理了了，涉案人员土地田产一点都没有留下，你也想步他们的后尘么？”

德王看着孙安虎气势汹汹的样子，他顿时也是一阵腿软，急忙摆手说道：“将军不要误会，本王一时气愤，无心之语，无心之语，您千万不要介意。”

“未必？”孙安虎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锐利的目光就好像刀子一样，扎在了德王的心头。

“来人，把德王给我关起来，等总司令到了之后，再做处理！”

孙安虎并不是鲁莽的人，事情涉及到了德王，而且很可能还代表了一股内**立的cháo流，关系太重大了，必须由张廷兰亲自处理才行。

张廷兰正在后方带着大军快速行动，突然接到了孙安虎的电报，顿时眉头也皱了起来，徐树铮已经完蛋了，现在主要任务已经是如何安抚平定整个蒙古了。

至于德王，张廷兰也十分清楚，这家伙在抗战时期勾结日本人，成立伪政府，绝对是一个潜在的大祸害。不只是他，整个蒙古的王公都需要处理，这些权贵都有潜在独立的念头，而且他们垄断了牧场，手中有大量的武装，绝对是政府掌控地方的障碍，必须扫清的垃圾。

“老二，你和吴凯杰带着大队继续行军，我先赶到多伦，有点急事要处理！”

张廷兰交代了之后，就带着一个连的骑兵策马扬鞭，一路狂奔，赶到了多伦，他到了多伦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战斗早就已经结束了，战场上只能看到一些弹坑和硝烟，尸体早就掩埋妥了。

孙安虎老远的就带着人马过来迎接，笑着说道：“总司令，我刚刚让人排查了一下那些蒙古的王公，发现有独立倾向的人不在少数，就算不想独立，也是和中央离心离德，这样的人不能不防啊！”

张廷兰点了点头：“早有预料，这世上总有一群不知死活的人，既然落到了咱们的手上，就不能饶了他们。”

孙安虎把张廷兰接进了多伦之后，然后笑道：“总司令，这次不只抓到了德王，那位小诸葛徐树铮也落到了咱们的手上，您看该怎么处理啊？”

“哦？”张廷兰眉头挑了挑，突然脑中一闪念，想到了一个主意，他笑着说道：“去把徐树铮请过来，我有话和他谈谈。”

孙安虎点头同意，很快有士兵压着徐树铮走了进来，小徐此时满脸都是苦涩，他原本和曲同丰想要脱离大部队，逃出生天。哪知道跑出了一段十几里路之后，突然撞到了奉军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原来奉命绕过多伦，为的就是抓捕徐树铮这些人。

小徐身边只剩下几个警卫，哪里能使全副武装的奉军骑兵的对手，根本就没来得及逃跑，就被俘虏了。

士兵们推推拥拥的把徐树铮带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张廷兰看了看这位小诸葛，然后笑着说道：“徐先生，咱们也打过几次交道，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

“成王败寇，徐某只求速死，绝不受辱！”

“徐先生言重了，奉军办事最守规矩，你战败了，不是死罪，我只能把你交给法庭，冯玉祥已经状告你刺杀陆建章的案子，凡事依法办事。”

“张拙言，徐某一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绝对不受那份屈辱，想让我站在法庭上，像一个小丑一样，任凭鼠辈指指点点，你还不如杀了徐某痛快。”

张廷兰看了看徐树铮，又笑道：“徐先生，你不想去法庭，我也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必须老实的回答几个问题。我听说你担任了西北边防督办之后，也有经略蒙古的策略。如今张某成了蒙疆巡阅使，我也想请教一下徐先生的看法，你觉得该如何平定蒙古呢？”

第五百零一章平蒙之策四

“张拙言，我一个败军之将，又知道什么，你手握强兵，又有资本，想要平定蒙古不难。到时候你就是天下仰望的民族英雄，我要提前祝贺你啊！”

徐树铮语带嘲讽，不过张廷兰脸色没有什么变化，而是笑着说道：“徐先生，这世上的事情要是靠蛮力就能解决，还要脑子干什么。外蒙对于中国的国防有着何等的价值，外蒙若失，内蒙根本不足以作为京津的屏障，京津不稳，北中国都不安宁。要是我们这一辈人，不能收回外蒙，是会让后世子孙戳脊梁骨的。”

徐树铮听到这话，叹了一口气：“张拙言，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眼光，竟然如此清楚外蒙的价值。徐某原本想着大军占据了热河三地之后，就以内蒙为基础，然后拿下外蒙，只是到了现在，什么都变成了一场空。徐某沦为阶下囚，什么宏图大志，早就没有了！”

“徐树铮，你不用卖狂，好像就是你心怀国家，奉军的战略布局比你长远多了。”孙安虎很看不惯徐树铮倨傲的神态，因此冷笑着说道：“在俄国内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奉军就出兵海兰，拿回了江东六十四屯。你以为那只是为了抢一块地盘么，这两年时间，奉军已经有五万多名士兵到海兰轮训，熟悉远东的作战环境。现在已经准备差不多了，奉军早晚要跨过黑龙江，进入外东北，把属于我们的土地拿回来。”

孙安虎提到了外东北之后，徐树铮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外东北可不同于外蒙，满清已经签订了条约，白纸黑字将外东北卖了出去。想要收回来，简直势必登天还难。而外蒙古一直没有承认独立，因此还有一丝的机会。

徐树铮在和老段商讨的时候，也仅仅把目标锁定在了外蒙上，外东北根本就不敢想，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当时还很弱小的奉军竟然早早的就把外东北纳入了考虑之中，这未免有些太惊人了！

看着不敢置信的徐树铮，张廷兰微微一笑：“外东北和外蒙两地其实应该放在一个战略棋局上来看。外东北关系到中国的北线出海口，如果中国想要发展成为海洋强国。这里必须拿回来。但是想要拿回外东北，就要和俄国人撕破脸，要和他们在远东大打出手。目前的形势依旧是敌强我弱，要想和俄国斗一斗，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彻底掌控外蒙古。占据地利，随时威胁西伯利亚大铁路。才能让俄国人低头。”

张廷兰几句话。将奉军的战略规划和盘托出，其实相比而言，外东北的战略价值，资源储量，地理优势都远远超过外蒙。但是想要拿回外东北，就必须先控制外蒙。简单地说外东北关乎发展大计，外蒙则是北方国防的基石。

二者相辅相成，其实是一局棋，俄国人看得很准。如果外蒙古落入中国手中，他们在远东的势力就处在了极度的危险之中。一旦中国强大起来，俄国的远东甚至可能直接崩溃，对俄国来说，保住外东北，首先就要拿下外蒙，这也是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死死不放的原因，不得不说俄国人战略眼光十分毒辣。

徐树铮闭着眼睛，仔细想了想，然后忍不住苦笑道：“徐某一直以足智多谋自诩，现在看来比起张帅，我差的太多了，你的格局气度也远在我之上，

有你在故土还有回归之日，也是中国之福！”

说着徐树铮竟然向张廷兰深深施了一礼，张廷兰看在眼里，心中也很清楚，徐树铮这个人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不假，但是对于国家大业，还有知道轻重的，只是性格缺陷太严重，没有实现心中的大志。

“徐先生，俄国内战已经基本上分出了胜负，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请你过来，就是想商讨一下，用什么办法，能够最快的平定外蒙，消除隐患，然后放心大胆的和俄国人斗一场。”

徐树铮微微闭着眼睛，足足思考了半晌，然后说道：“张帅，我最初设想是拉一批亲近中央的王公，再打压另外一批。而后推动全面改革，消除独立的隐患，同时再慢慢消除俄国的影响力。不过这样一来，注定了需要很长的时间，难以快速收效，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小徐在地上走了几圈，然后说道：“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外蒙的王公上层清洗干净，快刀斩乱麻，没有了这些领头的，底下的就好办了。”

“徐先生说的正是我的意思，不过直接对蒙古王公下手，很容易引起底层牧民的不满，激起更大的乱子，我有些不好办啊！”

张廷兰说到这里，若有所思的看了看徐树铮，小徐何等的精明，他脑子一转，就猜到了张廷兰的心思，随即哈哈大笑，然后说道：“张帅，你的如意算盘打得真精明啊，是想让徐某充当这把杀人的刀子，你在背后办好人么？”

张廷兰也没有避讳，而是笑道：“我也是看到了你把德王等人给抓了，才突发奇想，有了这个想法。徐先生你要是能带着一些人马，把外蒙的局势给搅乱了，我就顺理成章的能派遣军队进剿，把该死的王公都干掉，上层统统清理一遍，再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也就容易多了。”

“厉害啊，真是算计无双，让徐某人背了黑锅，你却流芳千古，你以为我会愿意么？”徐树铮厉声说道。

“徐先生，袁公死之后，段总理继任，你是他最主要的谋士和助手，再看看如今天下到了什么地步，是不是每况愈下了，这其中难道没有你的责任么？武力统一的确不错，我也倾向于这个方式，只是你的手法未免有些太粗糙、太露骨了。不只没有干掉西南的军阀和孙大炮，还让北洋四分五裂，不可收拾，到了现在。你就没有检讨过自己的错误么？”

徐树铮听到这里，脑门上的青筋都崩了起来，骨节攥的咯嘣咯嘣的响，脸上的神情也不断的变幻，有愤恨，有愧疚，有痛苦，也有自责。半晌他又颓然的笑道：“张拙言，我的确愧对段公，也愧对百姓。我答应你，可以帮着你搅乱外蒙，但是有一点你必须保证，永远不要把外蒙再丢了！”

“徐先生放心，奉军绝对能做到这一点！”

和徐树铮商量妥了之后。张廷兰就拿到了解决外蒙古的钥匙，心里头舒畅了不少。他又对着孙安虎说道：“想要打破外蒙的局势。光靠着徐树铮个人的能力还不行，我们要从奉军之中挑选一批精锐，再从俘虏之中找出一批精干的士兵，让他们尽快熟悉新的任务。另外把情报工作必须做好，要摸清楚草原的情况，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

张廷兰交代之后，又急忙让手下给常荫槐和冯永双发电报，让他们调动手下的情报力量，通力协作。弄清楚外蒙的情报。

就在张廷兰抓紧安排的时候，张家口方向也传来了消息，姜登选带着部

队已经拿下了张家口，察哈尔都统田中玉在听说徐树铮战败之后，既立刻宣布下野，带着金银细软，直接逃回了关内，跑到租界，去做寓公了。

就在奉军快速拿下了察哈尔，消息也传到了北京，此时的北京最令人瞩目的人物除了新任的总统冯国璋之外，就是曹锟和吴佩孚了，现在他们也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

就在两天之前，吴佩孚得到了奉天方面的电报，让他到山海关接受军火。吴秀才自从承德回来，无时不刻都在想着这批军火，他甚至从炮兵之中选出了一批最优秀的成员，临时组建了一个重炮团。关内的诸侯当中，基本没有成建制装备大口径重型野战炮的部队，吴秀才一下子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毫无疑问，第三师绝对会成为北洋军之中战斗力最强大的一个王牌。吴佩孚带着部下，欣然来到了山海关。奉天方面也极为重视和直军的合作，总参谋长杨宇霆亲自押运着重炮，来到了山海关。

见到了吴佩孚之后，他就笑着说道："拙言早就给大帅还有我们发了详细的电报，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吴师长需要的东西装备好，他还说双方要多多合作，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兰帅是个信人，和他交朋友就两个字：痛快！吴某也盼着和奉军扩大合作呢！"

杨宇霆满脸都是笑容，拉着吴佩孚亲自到了火炮的仓库，一排粗大的火炮摆在了吴佩孚的面前，杨宇霆笑着介绍到："这是奥匈帝国斯柯达兵工厂的产品，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一门炮重量就是两千七百六十千克，比起奉军现在装备的还要重了五百多公斤，威力大，保养相对容易，如果不是和奉军制式不同，我们也舍不得将这些火炮交给你们。"

"杨参谋长，说实话，我是真喜欢这些火炮，不知道奉军还有没有，如果有，我愿意出钱购买，多少钱都可以。"

张廷兰早就和杨宇霆详细交代了和吴佩孚合作的想法，现在杨宇霆一看吴佩孚主动上钩，心里头也十分得意，不过他清楚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有的人就不知道珍惜了，因此笑道："吴师长，军火交易的事情下次再谈，先看看其他的火炮！"

杨宇霆又拉着吴佩孚看了另外的二十四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看得吴佩孚赞不绝口，他急急忙忙的就把这些火炮都装上了火车，运回了军营，有了这些大炮撑腰之后，吴佩孚说话更加硬气了。

他让曹锟向蔡成勋发电报，让他尽快将绥远交给奉军，蔡成勋一看外有奉军强压，内有曹锟的授意，他也只能灰溜溜的离开绥远，奉军没放一枪，又成功拿到了一个省。

张廷兰随后派遣孙安虎前往绥远接收，维护当地的治安，同时清理残留的军队。虽然绥远纳入掌控，内蒙已经全部落入了奉军的手中。

下一步的重点也就到了外蒙上面，徐树铮的部队也都准备妥当了，他亲自率领着一千多精兵，杀入了茫茫的草原之中，张廷兰搅乱外蒙的计划也正式展开了。

就在此时，另外一支武装也从相反的方向进入外蒙古，这伙人的头目就是恩琴，他是俄国的男爵，十月革命之后，他是白俄重要将领，这家伙率领着手下一万多名先锋部队进入了外蒙之后。

一个人早就对他翘首以盼了，这就是目前外蒙的伪总理巴德玛多尔济！

第五百零二章席卷草原

“男爵阁下，早就盼着你了！”巴德玛多尔济兴奋的拉住了恩琴的手，用力的摇了摇，脸上露出了十足的欢喜之色。

恩琴这个家伙原来是奥地利人，后来到了俄国学习军事，并且被派到了西伯利亚服役，也学会了游牧民族的作风，狡诈狠辣，凶残无情。

在和多数党的作战之中，他以手段残忍闻名，被称为血腥男爵，原来他是跟随谢苗诺夫的，和高尔察克并不是一路的，他们甚至强掠过高尔察克的军火给养。可是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高尔察克突然推出了一个公主，并且要求所有白军承认公主的地位，让她继承沙皇的位置。

身在远东的菲力斯大公首先表示同意，并且派遣部下交给高尔察克管理，这样一来高尔察克在白军之中的地位一下子稳固下来，恩琴的部下也有不少归顺了高尔察克。

不过这位血腥男爵依旧瞧不起高尔察克，而且他也不相信公主是真的，只是高尔察克已经抢占了先机，他回天乏术而已。经过一番权衡，恩琴突发奇想，他做出了出兵外蒙古的决定。

而且恩琴还有更大的野心，占据了外蒙之后，再去攻击京津，就能把中国掌控在手中，然后以中国为反攻基地，去和多数党拼命。

沙俄举倾国之力，也不见得能吞下中国，而恩琴居然想凭着手下的一点残兵，就把中国拿下，不得不说是蛇吞大象，痴心妄想，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但是这个家伙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都是一帮懦夫土著，根本不堪一击。只要俄**队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能轻易的掌控这个国家。

恩琴有心到中国开辟一片新天地，而外蒙的这些王公权贵也想引进白俄的力量保护他们。随着俄国内战爆发，外蒙的这些权贵就失去了支持，面对中国政府的时候，他们就缺少了底气。

他们也听说了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很显然矛头直指外蒙。另外这两年东三省经济发展之后，就形成了一个吸附效应，外蒙越来越多的牛羊都买到了东三省，同时又从东北引入了大量的生活用品。

这种经济上的密切联系。比起军事上的掌控更加可怕，如果长期下去，经济上做到了密不可分，他们更没有独立的可能了，因此外蒙的上层决定引入白俄力量。对抗压力。

恩琴和他们是**，一拍即合。见面之后。恩琴嚣张的说道：“总理阁下，你放心，强大的哥萨克骑兵来了，中国的任何部队，都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的战马。能够冲开任何的阻隔，可以轻轻松松让外蒙彻底成为独立的国家，谁也不能阻止。”

“多谢男爵，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你。要粮给粮，要马给马。唯有一点，就是眼下中国方面政局动荡，听说又新任命了一个蒙疆巡阅使，就是奉军的少帅张廷兰，这个人可不好对付啊！”

巴德玛多尔济提到了张廷兰，也露出了一丝担忧之色，外蒙虽然闭塞，但是他也听过张廷兰，这个年轻人这些年做了不少大事，而且他还和俄国斗了几回，结果俄国人都吃亏了，恩琴能不能对付张廷兰，他也有些疑问。

“不用担心，中国人都是一样，无能的懦夫。”恩琴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狂笑着说道：“只要我的军队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任何军队都会崩溃，他

们根本不是哥萨克勇士的对手！”

巴德玛多尔济成功引狼入室，越来越多的白俄军队涌入了外蒙。与此同时一股新的浪cháo也在外蒙的南部掀起了，徐树铮率领的一千多人，正向着赛音山达扑过去。

“徐先生，根据我们最新的情报，赛音山达附近牧区一共有三千多名士兵和牧民，饲养着一万多匹战马，是外蒙叛军，还有蒙匪最主要的马匹来源。”

田牧向徐树铮汇报着情况，他是奉军特战队出身，这次他带着一个中队的特种部队，专门协助徐树铮作战，替他搜集情报，进行特种攻击。

徐树铮将一张作战地图放在了眼前，仔细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这里是进入库伦的要冲，的确需要掌控在手中。现在牧场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准备？”

“有，最近听说外蒙的叛军又要过来带走一批战马，因此他们巡逻十分严密，不多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可以轻易的突破进去。”

“那好，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杀过去。不过大家一定要小心，不可轻敌，这里是土谢图汗的属地。土谢图汗是外蒙最大的一个部落，也是策划外**立的主力，手中兵力雄厚，咱们不能和他们硬碰硬。”

“明白！”

徐树铮交代清楚之后，田牧亲自率领着特战队在前面，悄悄的朝着牧区摸了过去，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一点灯火，还能听到一丝的马蹄声，似乎是有巡逻的队伍临近。

田牧当即把用两只手做成了喇叭的形状，然后效仿狼嚎之声，悠长的声音在草原之中传得很远，其他人也有样学样，制造一种狼群的假象。

果然随着他们的嚎叫声，一个巡逻的小队终于被惊动了，草原狼是很可怕的，一夜之间，杀死几十上百的牲畜一点问题都没有，最近上头正在讨要军马，在这个关头，绝对不能出问题。

因此六七个巡逻兵吆喝着就冲了过来，就在他们逼近了一片浓密的草丛之后，突然走在前面的士兵马腿一顿，突然摔倒在了地上，其他人还以为他的骑术不精，想要嘲笑他，突然之间有嗖嗖声音传来，剩下的人也全都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这个陷阱正是田牧给他们准备的，为了保证隐蔽性，他们并没有使用枪支，而是用了特制的弩箭，箭头上淬了毒药，只要被射中，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在有些特殊的时候，这种原始的冷兵器比起热兵器更有效果。

田牧又让士兵们检查了一下这几个倒霉蛋的情况，每个人都给补了一刀。解决了哨兵之后，徐树铮指挥着大部队也悄悄的赶了过来，上千的骑兵突然发动，马蹄落在了大地之上，好像是无数的铁锤一般，迅捷有力。

这些骑兵在夜色的笼罩之下，快速的冲进了牧场，直到此时，牧场里头的守军才刚刚有了一点反应，他们急忙冲出了蒙古包，想要看看情况如何。

他们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情况，骑兵部队已经杀了过来，子弹已经射了过来，成片成片的外蒙士兵被击毙了。

徐树铮指挥着部队，直接冲进了营房之中，大肆的点火。现在正是秋天，草木枯黄，沾火就着，很快火势就失去了控制，越来越多的士兵或是葬身火海，或是狼狈的逃窜。

这些外蒙士兵训练程度还赶不上北洋，装备的就更加简陋，很多人干脆

就没有火枪，依旧使用军刀一类的东西。完全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在大军猛烈的冲击之下，他们根本就不敢抵抗。

徐树铮他们轻松击溃了这些家伙，控制了整个牧区，田牧带着人进入了马场，成千上万，膘肥体壮的牲口就密集的排列着。秋天正是马匹最肥壮的时候，整个马场足有上万匹战马，看到这里，田牧也是大喜过望。

要想在外蒙执行任务，充足的战马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骑兵至少要两三匹才行，拿到了这么多的战马，不只能把徐树铮的部下都装备起来，还能向奉军提供几千匹战马，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馅饼。

徐树铮在中央多年，眼界开阔，自然不会盯着这么点战马，他拿下了牧场之后，首先就把往来的公文账目都找了出来，他要弄清楚这个牧场有什么作用，这些年又干了什么。

翻开了这些东西之后，才开了没有多大一会儿，徐树铮的眼睛差点冒出火来。赛音山达的牧场有两个任务，一个是给蒙古王公提供战马，另外就是给那些蒙匪提供支援，让他们袭扰中国的东北和西北等地，抢掠百姓，攻击官军。

其中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乌泰、巴布扎布等人都在这里购买过战马，他们把抢劫来的资金送到了这里，换取更多的战马。有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就掠夺人口，用汉人百姓换取战马，三五个人才能换取一匹！

看到了这里，徐树铮不能不生气，这帮家伙未免太可恶了，竟然把人当成了牲口，他也没有想到边地百姓竟是这样的卑贱，连一匹马的价值都没有。

就在此时，有人跑了过来，向徐树铮汇报：“长官，我们在牲口棚的旁边找到了一处住所，里面有两百多人汉人百姓，全都是被抓过了充当奴隶的，这些年至少有上千的汉人被卖到了这里，其中大多数都已经被折磨死了！”

啪！

徐树铮猛地将手中的卷宗摔在了地上，厉声说道：“把那些抓捕的俘虏全都枪毙，一个不留！”

徐树铮说完之后，又继续吩咐：“以后记住，只要抓到和蒙匪有关系的，一个不留！”

第五百零三章外蒙的矛盾

“拙言，小徐还真有两把刷子啊！”

姜登选笑着将一份汇总的统计表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向他说道：“徐树铮他们在十天时间，袭击了两个牧区，缴获战马一万三千多匹，其他牛羊牲畜超过八万头。袭击三处部落，击毙击伤蒙古叛军三千多人，生擒了一位中将，击毙了两个少将，另外又抓捕了十几位支持独立的王公贵族，还有僧侣上层，可谓是劳苦功高啊！”

张廷兰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对于这步棋也是非常满意，假徐树铮之手，将外蒙打开了一个缺口，也为奉军下一步的行动扫平了障碍。

不过徐树铮在外蒙掀起的波澜也有点太大了，整个外蒙东部的王公贵族都感到了严峻的威胁，这伙流寇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撞到了家门口，他们纷纷加强戒备，四处征召牧民，充实军队。

另外也有一批王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抗议，要求北洋采取措施，制止徐树铮的劫掠行动，总之整个外蒙彻底乱了起来“拙言，你这招的确不错，但是依我看还要控制住火候，不然蒙古的僧侣和王公就会借机宣扬汉人欺负他们，容易在老百姓心中造成抵触情绪，然后趁机兴风作浪，那样就反为不美了！”

“投石问路，总要先把外蒙的情况给弄清楚，平时雾里看花，有了事情的时候，我们正好能看透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张廷兰当然知道搞抢掠行动会有风险，但是在这种时候，不冒点险，不兵行险招，恐怕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就在他们商讨的时候，突然又得到了消息，总参谋长杨宇霆亲自率领着奉军精锐部队一个师，外加三个独立混成旅赶到了承德。张廷兰得到了消息之后，顿时大喜过望，外蒙的军力不算什么，但是土地面积却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再加上唐努乌梁海，差不多两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

就算在平时，没有两三万的驻军都不够，何况面临战争压力呢！杨宇霆来的正是时候，张廷兰亲自到了城外迎接。

“参谋长，你这可是及时雨啊，我早就等着你了！”

“拙言，现在是不是也该尊你为兰帅了，这样听着威风一点啊？”杨宇霆哈哈大笑的说道。

“杨参谋长，本帅问你，带了多少人马，又有多少先进武器？”张廷兰也故作威严的问道。

杨宇霆哈哈一笑：“拙言，还真带了不少好东西过来，在出兵之前我也研究过了，这次主要是草原作战，对手也主要是骑兵，因此首要考虑的是灵活性的问题，另外还要看得远，看得准！”

说到了正经事，杨宇霆也收起了嬉笑的神色，而是变得十分严肃。他这次带来的人马总数接近三万人，其中有装备了一万支MP18冲锋枪，冲锋枪的作用在战斗之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奉天兵工厂也在昼夜不停的生产，杨宇霆这次前来，自然要更大规模的使用。

除了冲锋枪之外，奉军的炮兵也做了极大的调整，并没有装备威力巨大的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而是换上了数量更多的一百零五毫米山地榴弹炮。

“拙言，这是奉军最新生产的一种火炮，重量八百二十五公斤，射程能达到七千米以上，发射的弹丸达到了十二公斤。说起来威力并不算出众，但是胜在轻巧，机动方便，而且凭着咱们炮兵的训练程度，足以轻松压制对方的七五炮，在草原作战绝对非常合适！”

武器除了要考虑威力之外，还要考虑后勤压力，此时并没有铁路通向外蒙古，如果使用大量装备重炮，势必会拖住行军的速度，这款山地榴弹炮显然比重炮更合适。杨宇霆一共携带了五十四门，张廷兰看过之后，也频频点头。

“没错，有这种火炮，就足以胜过外蒙的军队了，参谋长做得对啊！”

“拙言，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在王助他们设计出了一款新式的侦察机，留空时间能达到了三个小时，而且起降简单，甚至在平坦的草原荒地上就可以zìyóu起降，侦查蒙古军队的一举一动。”

“好！”听到了侦察机之后，张廷兰也忍不住眼前一亮：“以往我爹就说过，蒙匪战斗力不算多厉害，但是他们能在草原上zìyóu机动，往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稍有疏忽，就要吃亏。现在有了侦察机主战，对付他们就容易多了，邻葛，你带了对少侦察机过来，数量少了可不成啊？”

“拙言，你放心，一共有三十六架，变成了两个飞行中队，足够使用了！”冯庸在一旁笑着说道：“我最近成立了一个飞行俱乐部，训练飞行爱好者，现在已经有三十几人报名了，这帮人可就是咱们的后备飞行员，拙言，你觉得我这办法怎么样？”

冯庸得意洋洋的说道，张廷兰一听，果然眼前一亮，在一个汽车都没有几辆的时代，能够接触到飞机的人少之又少，但是偏偏又需要有足够的飞行员储备。毕竟优秀的飞行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没有充足的积累，就别想打大战。

搞飞行俱乐部，聚拢一批爱好飞行的年轻人，是非常好的策略，二战之前的德国就是打着飞行俱乐部的名义躲过协约国的限制。另外美国也有大量的飞行俱乐部，这样才保证了美国拥有充足的飞行员，在太平洋战场上，彻底将日本人拖死了。

现在冯庸能想到这一点，居然搞起了飞行员的积累工作，张廷兰也是欣慰不已。

“这个想法很好，不过有一点，必须要严抓安全关，一定要杜绝事故，要是三天两头的掉飞机，肯定会影响俱乐部的声誉，还会让老百姓产生恐惧心理，就适得其反了。”

冯庸急忙点头称是，张廷兰把他们都迎进了承德，大家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外蒙的问题。不多一会儿，又有参谋官跑了进来，将一份报告送到了张廷兰手中。

“这是徐树铮从前方发过来的，请大帅过目。”

张廷兰接过一看，顿时眉头一皱，看过之后，张廷兰并没有做声，而是交给了杨宇霆等人，大家都传看一遍之后，最后又落到了张廷兰的手中。

“拙言，我看这个报告的内容非常值得关注，外蒙的僧侣和王公也不是铁板一块，全都想要独立，我们打击的时候，也必须有所侧重才行。

徐树铮抓捕了一批王公贵族之后，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了解这些人的想法，结果徐树铮发现外蒙的上层也有矛盾，并不是铁板一块。

简单的说这些权贵集团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博尔多汗（哲布尊巴丹）为首的僧侣集团，一个是以杭达多尔济和那木囊苏伦为首的世俗王公。一个神权，一个世俗权力，在蒙古一直存在。

中国一直是一个弱神论国家，整个社会上层对于神佛秉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点在满清统治者身上也是一样，因此杭达多尔济等世俗王公日子过得一直比较滋润，享受着优厚的待遇。

但是这帮人贼心不死，还想要获得更多，再加上沙俄在一旁怂恿，这是世俗王公就拥立了博尔多汗，建立所谓的大蒙古国。这个国家建立起来之后，世俗王公的权力迅速被僧侣集团剥夺，就在几年前杭达多尔济被不明不白的毒死，将两派的矛盾彻底引爆。

蒙古的一些世俗王公开始怀念满清的时代，想要把权力重新拿回来，但是他们力量薄弱，根本没法抗衡博尔多汗，不断有王公被杀，外蒙上层也是风声鹤唳。

徐树铮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认为有可乘之机，就急忙向张廷兰发来了电报，张廷兰接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只要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就有插手的空间。

“拙言，我注意到了报告当中提到了土谢图汗的后人尚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上面做一点文章！”姜登选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外蒙古有四大汗部，分别是土谢图汗、车臣汗部、赛因诺颜汗部、扎克图汗部，其中土谢图汗部实力最强，属地还包括了库伦。但是最后一任土谢图汗达什尼玛在外蒙刚刚宣布独立不久，就离奇死去，很多人都认为是被毒死的，出手的同样是博尔多汗！

北京方面原以为土谢图汗已经没有后人了，但是根据徐树铮弄到的最新情况，土谢图汗还有一个小儿子，现年刚刚十岁出头，是一个rǔ臭未干的毛孩子。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姜登选提到之后，张廷兰脑中顿时有了主意，他笑着说道：“这个设想很好，姜参谋长，我看就劳烦你走一趟，到库伦，找到土谢图汗的后人，册封他为新的土谢图汗！”

既然知道了世俗王公和大喇嘛之间有矛盾，那就要狠狠的挖下去，让他们彻底决裂，外蒙的政治版图崩裂之后，奉军才有快速解决问题的可能。

姜登选也知道此次任务重大，因此他也当仁不让，主动承担了下来。

“把老2十七师的招牌换了，变成了边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由姜登选出任，同时兼任外蒙办事专员，带领第一师和边防军独立骑兵旅用最快的速度进入库伦，册封土谢图汗，同时负责剿匪任务！”

张廷兰布置下去之后，奉军的行动随即就展开了，姜登选在一旁整军出发，张廷兰也发表了专门的公告，宣称徐树铮已经由正规军变成了流寇，危害到了外蒙的安宁，奉军有义务恢复外蒙的秩序，帮助外蒙的王公剿灭这伙流寇。

正好外蒙的那些王公向北洋提出了抗议，现在就派遣军队过去，不正是足见中央政府的诚意么！当然究竟打得什么算盘，大家伙心知肚明，就不需要再讲出来了。

姜登选大军就顺着徐树铮抢掠的路线，快速开进了外蒙草原，势如破竹。蒙古的小股部队根本不敢惹武装到牙齿的奉军，有一千多人的徐树铮就

已经让外蒙古天翻地覆了，现在一万多人，马步炮齐备，头顶上还有飞机巡逻警戒的正规军，更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离着老远就纷纷避让。

这也弄得姜登选好生郁闷，也只能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库伦，或许还有一点挑战。奉军快速进入了外蒙，对于所有的掌权贵族来说，都不亚于一道惊雷。他们半独立不独立的维持了十来年，最怕的就是中央政府找他们算账，如今正规军终于席卷而来，该何去何从，谁心里头都没有底儿。

博尔多汗把手下亲信都召集了起来，他面色凝重的说道：“众位爱卿，大家都说说，该怎么应对才好？”RS，请。

第五百零四章一个时代的终结

“陛下，蒙古有上万勇士，根本不用害怕懦弱的汉人，只要派出军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在草原上，说不定还能顺道打到内蒙，建立起真正的大蒙古国！”

“哼，巴根台吉，你未免太狂妄了！”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气愤的说道：“汉人有先进的武器，而且我听说这次来的还是奉军，装备精良，就连俄国人都在他们手上吃过亏，要是贸然交战，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胜算！”

“打赢俄国人？”这些蒙古的大臣权贵都比较闭塞，很多人大字不识，也不清楚外面的变化，总觉得俄国人就是最强大的，汉人就是一帮没用的农夫和奸猾的商人，现在猛然听说奉军击败过俄国人，顿时都大惊失色，一个个不敢置信，要是俄国人都打不过奉军，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啊！

“总理，你没有记错？”

“当然没有！”面对这些人的质问，巴德玛多尔济镇静的说道：“奉军的确总俄国人手里抢回了中东路，而且还抢回了海兰，他们的战斗力绝对不弱。”

坐在中间的博尔多汗微微抬起了眼皮，他的心里头也感到了一阵阵的恐惧，虽然他身为活佛，拥有无数的信众，任何当政者都轻易不会把他怎么样，但是一点中央追究下来，也是难逃厄运，搞不好还会成为阶下囚，权势什么都没有了。

“总理，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奉军么？”

“陛下，要想对付奉军，最好还是利用俄国人，我已经联络了白俄的大将恩琴，让他带着骑兵进入了蒙古境内。只要他的大军到来，我们对付汉人就有希望了！”

“嗯，好主意，用俄国人对付汉人，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这个恩琴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库伦呢？时间拖得越久，我们的危险就越多，必须尽快才行。”

“我刚刚接到了电报，三天之内，他们就会赶到库伦。应该可以赶得上！”

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侍从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脸色煞白，嘴唇直哆嗦，看到了博尔多汗之后。急忙跪倒在了地上。

“陛下，大事。不。不好了，汉人驾驶着神鹰飞到了咱们的头上，还往下抛旨意呢！”

“什么乱七八糟的，给我拖出去，剁了喂狗！”博尔多汗一听这话，顿时觉得十分荒唐。只当这个家伙没有睡醒，在说胡话呢，就要处理了他。

巴德玛急忙拦住了，他眉头紧皱。忍不住问道：“你说的神鹰是不是一种木头做的机器，能够飞在天空，这玩意叫飞机！”

正在说话之时，一阵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已经逼近了他们的宫殿，巴德玛多尔济急忙带着几个人跑到了外面，正好两架飞机出现在了他们的头顶上，从飞机上不断的抛下花花绿绿的传单，落得到处都是。

巴德玛也捡起了一张，上面都是一些劝告的话，让外蒙的官员和百姓尽快取消独立，不要倒行逆施，否则后患无穷……

看到了这里，巴德玛就把手中的传单撕得粉碎，不过他们撕碎一张，天上还有无数张飘落下去。对于闭塞的外蒙古来说，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知

道什么是飞机，就如同那个侍从一样，还会当成什么天降的圣旨。

“赶快派人，给我搜集所有的传单，全都给我焚毁，不许让那些贱民看一眼，谁敢收藏一张，全家都给我杀了！”

巴德玛大声的下达了命令，不过随之而来就是一阵从心底涌出来的恐惧，他转身跌跌撞撞的跑到了大殿之中，对博尔多汗说道：“陛下，情况的确不妙了，奉军的飞机过来了，他们的军队离这里也不远了，库伦危险了！”

“总理，你不是和俄国人有联系么，让他们快点不行么？”

“陛下恐怕是赶不上了，我估计奉军距离这里不会超过一百公里，不然他们的飞机根本飞不到咱们的头上，很可能只要一天时间就能杀到眼前。”

“那该怎么办，难道在这里等死么？”博尔多汗也承受不住了，他已经恐惧到了极点，飞机能飞到他的脑袋上面，枪子也一样能打过来，要是不想办法，就真的要完蛋了，这时候他突然看到了一旁的巴根台吉。

“巴根台吉，你还敢和汉人一战么？”

“回禀陛下，汉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光是会投几张纸片子，能把人砸死么，他们就喜欢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我现在就请令，带着蒙古的勇士，将他们全都剁碎了！”

“巴根台吉，你不用击败奉军，只要拖住他们两天就行！”巴德玛也惊恐无比，也顾不得双方军力差距的现实了，只盼着这个愣头青能够挡住一段时间，给他们争取一丝的活路。

“没错，就按照总理说的办，只要拖到俄国人到来，我就任命你当陆军大臣！”博尔多汗也忍不住封官许愿了。

“遵命！”巴根乐颠颠的去调集军队了，他把库伦等地的蒙古叛军都集中起来，另外各个王公的家丁，寺院之中的护卫，还有不少牧民，总之只要能骑马，会舞刀的家伙都被他召集起来。

一共达到了八千多人，这里面只有五千多人有枪，当然也多数是单发步枪，还有不少的老式火绳枪，其他的人都使用马刀。就这样一直杂七杂八的军队，巴根还是很满意的，毕竟有这么多的数量，就能让他心里头安生不少。

一声令下，这些蒙古士兵就迎着奉军的方向，杀了过去。而此时姜登选指挥着部队，也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库伦。无数的战马拖着一门门的火炮，在草原之上掀起一阵阵的尘土，全军俨然就是无数条土龙，快速的前进，无可阻挡。

“姜师长，再有五十公里就赶到了库伦。这才外蒙平叛可是边防军正式组建以来的第一战，一定要打出威风才行！”吴凯杰笑着说道。

“没错，我听说上古造剑师在最后的时候，都要用鲜血祭剑，这样才能炼出有灵性的神兵，军队也是一样，要是不踏着鲜血，哪能成为一支强军啊！”

就在姜登选和吴凯杰聊天的时候，突然有情报人员送来了新的消息。

“师长，我们的飞机发现了一支外蒙的骑兵。正在向我们的方向快速赶过来。”

姜登选一听这话，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我还当外蒙的军队不敢过来了，没想到还真有不怕死的，那我们也不用客气，就让他们尝尝奉军的厉害！”

“没错。姜师长，你不是说要用血祭么。现在的机会不就送上门来了。”吴凯杰也是两眼放光。遇到了这种立功的好时机，他哪能放过呢，姜登

选一面命令空军继续侦查，一面挑选合适的阵地，对杀来的蒙古骑兵进行伏击。

巴根带着人马，快速迎着奉军杀了过来。他对行军打仗并非一窍不通，也知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因此早早的就派出了侦查部队，用来搞清楚奉军的情况。

远远的一个侦查兵跑到了巴根的近前。下了马之后，就说到："报告台吉，我们就前方二十里就是汉人的部队，他们人数并不多，只有三两千的样子，似乎正在构筑营地，准备休息！"

巴根一听只有三两千人马，他顿时眼睛之中露出了喜色，自己可有三倍的兵力优势，胜算还是不小的。巴根兴奋的对所有的部下说道："只要打败了这些汉人，捉到多少，都是你们的奴隶，陛下也会不吝赏赐，大家都加把劲，冲上去，杀敌立功！"

这些蒙古士兵顿时也都打起了精神，虽说是士兵，但是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是蒙匪出身，乌七八糟，抢掠就是他们的本能，有了这个机会之后，哪能错过啊，因此全都嗷嗷怪叫，将马鞭论起，无数的战马快速的前进。

渐渐的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巴根已经能够看到远处的地面上一些简陋的野战工事，整个奉军的阵地呈现一个细长的线型，宽度足有十里左右，但是宽度非常有限，只有上百米的样子。

这样的阵地根本挡不住骑兵的冲锋，只要马一撒欢，就能冲过去，看到这里巴根脸上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现在看起来，这帮汉人也是一群废物，根本不懂怎么用兵，正是自己显露本事的好时候。

"都给我冲，把汉人都给杀死！"

巴根一声令下，无数的骑兵跑动了起来，速度越来越快，海狼一般的人cháo，狠狠的向脆弱的堤坝砸了过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令人诡异的是奉军并没有什么反应，好像就是任由这些骑兵接近一般，冷静的有点吓人。

五百米……四百米……三百米……二百米……

距离不断的缩短，蒙古兵手中的火枪和马刀都举了起来，双方都能够看清楚对方的面目，只要再近一点，蒙古兵就能开枪射击了。

在就这个时候，奉军的阵地上猛地射出了二十几道火舌，马克沁重机枪喷吐着火焰，如同最高效的收割机一般，扫过之后，成片成片的蒙古骑兵被扫到了。

骑兵的速度很快，但是再快也没有一分钟一百发的重机枪快奉军为了对付这些骑兵，集中了超过五十挺机枪，这在欧洲的战场上，还不算什么，但是在亚洲，绝对是相当恐怖的火力。

机枪扫过，蒙古士兵纷纷被扫中，有人直接被打碎了身体，有的连人带马，全都被打成了花瓜，残肢断腿，无数的烂肉都堆积在了地上，瞬间眼前的草原就被染成了红色。

这些蒙古骑兵使用密集的阵型冲击，遇到了大量的机枪，完全就是死路一条，不过等到他们觉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不只是机枪，奉军的其他武器也都投入了战斗之中，大量的迫击炮向蒙古兵的队伍之中抛去无数的炮弹，奉军炮手全都一发接着一发的填装，炮弹远远不断，几乎组成了弹幕，像是冰雹一样，不断的落下去。'每一枚炮弹就能带走几条生命，站在远处观战的巴根已经吓傻了，开战没有十分钟，奉军

凭着密集的火力至少击毙了超过五百名蒙古军队的精锐，面对如此高效的屠杀效率，这些蒙古兵终于清醒了过来。

奉军不是一块肥肉，而是张牙舞爪的老虎，现在已经张开了利齿獠牙，不断的吞噬着生命。

“撤退，快撤退！”巴根已经被打得没有脾气了，他只想快速逃命。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边响起了轰隆轰隆的巨响，奉军的炮兵终于开火了，杀伤力巨大的炮弹砸了过来，这些集中在一起的骑兵终于尝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噩梦。

在远处姜登选正在观战，看着这些骑兵完蛋，他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面对着火力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游牧民族纵横上千年的骑兵终于变得不堪一击，一个时代终结了！

第五百零五章你们还不觉悟么

“弟兄们，跟我冲！”

吴凯杰一声令下，纵马狂奔，冲向了向着蒙古的骑兵冲了过去。奉军在部署的时候，中间是漫长的步炮兵的方向，而两翼就是骑兵，整个就是一个扇子面形状，为的就是能够伺机给蒙古骑兵致命的打击。

蒙古兵阵脚乱了，还想要逃跑，骑兵部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从两面兜了过来，就像一张大鱼网一样，现在到了收网的时候。席卷着无数的尘沙，奉军骑兵如同两把尖刀一样，快速的插了过去。

虽然面对着机枪，骑兵失去了无坚不摧的能力，但是在装甲力量没有普及的时候，骑兵的速度优势在追击过程中，还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面对着快速逼近的敌人，蒙古骑兵越来越多的被圈进了包围圈之中。

这帮人拼命向奉军射击，希望杀出一条血路，不过他们手中的武器基本上连一百米的准头都没有，而且射速极慢，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威胁。

相反奉军的骑兵装备了马枪和冲锋枪，密集的子弹狂射在他们的身上，越来越多的骑兵栽倒在了地上，身体扭曲着，渐渐的变成了干硬的尸体，只留下孤零零的战马在地上不住的嘶鸣。

从开战不到两个小时，八千名蒙古骑兵已经死了两千多人，还有四千多人陷入了包围圈之后，奉军步兵已经快速压了上来。面对这些没有重火力，甚至连步枪都没有装备齐全的家伙，根本就不是战争，而是一边倒的屠杀。

就连负责指挥的姜登选都没有继续看下去的心思了，他唯一还关心的就是能不能把这些敌军全歼，六架侦察机已经升空。分成各个方向，盯着那些逃跑的残兵败将，然后给奉军提供指示。

吴凯杰指挥着骑兵，一下子圈进去四千多人，这一网绝对堪称巨大，但是还有一千多人逃跑了，他也不想失去这些漏网之鱼，急忙带着人马继续追击。

有了天上的侦察机指引，吴凯杰迅速的锁定了最大的一股蒙古骑兵，迅速的追了下去。这伙人正是巴根台吉的部队。这个家伙面对着奉军无坚不摧的火力。已经彻底失去了抵抗下去的勇气，只顾着亡命逃跑。

可是他无论怎么逃跑，身后的枪声总是没有办法摆脱，相反还越来越近，身后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位台吉大人脑门上已经出现了汗珠。

“怎么回事，那帮汉人懂妖术么。他们怎么总能跟上来？”

“台吉。你看看上头。”一个部下战战兢兢的指了指天空，正好有两架飞机在上面盘旋。这两架飞机无比的巨大，比起他们见过的最大的雄鹰还要大数倍，是天空之中当之无愧的统治者。

有了这些天上的眼睛盯着，蒙古的骑兵根本别想逃跑，巴根看到了这里。也是大惊失色，忍不住破口大骂：“汉人卑鄙，专门弄这些东西，有本事别在天上盘旋。下来老子把破飞机都给撕碎了！”

巴根刚刚骂完，就好像验证他的话一般，这两架飞机突然猛地降低了高度，快速向他们俯冲过来，在距离地面还有三四十米的时候，突然飞机上射出了两道火舌，从天而降的子弹轻松钻透了蒙古骑兵的尸体，转眼就留下了一地的狼藉。

巴根已经全然忘记了要撕碎飞机的豪言壮语，他浑身发颤，双腿无力，

差点从战马上面跌落下去。到了现在他才知道，这些飞机不只能看得远，而且还能变成致命的利器，轻松的收割生命。

他身边的护卫越来越少，都被打成了碎片，飞机两个来回，就有四五十人被击毙了。这时候更加要命的一幕出现了，天空之中战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强烈，更多的飞机前来助战。

足足八架飞机出现在了这些骑兵的头上，把他们的去路彻底堵住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击毙，残余的人员也没有了一点勇气，他们四散奔逃，再也顾不得那位台吉大人了。

巴根也只能拨转马头，想要逃进旁边的一处土山之中，有了林木的遮掩，至少能增加生存的可能。这时候地面马蹄声已经传来，吴凯杰率领着骑兵卷了过来，那些残兵败将不断的被击毙，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血水将一片草原都染红了。

巴根已经顾不得这些残像了，他疯狂的逃跑，就在这个时候，背后突然响起了一阵轰鸣，一架飞机终于到了他的头上，一连串的子弹射了下来，从肩头穿过，一直打到了马匹身上，巴根至少挨了十发子弹，身体整个被切开了一般，脑袋和半边肩膀落在了地上，两条腿还留在马背上。

外蒙的骑兵失去了统帅，变得更加混乱不堪，完全变成了一群羔羊一帮，奉军将士可以大肆的屠戮，根本不用在乎。

战斗从下午一点多爆发，打到了六点多，天色彻底黑了下来，枪声终于渐渐的停息了下来，地上全都是尸体。

自古以来，都讲究慈不掌兵，这是奉军进入外蒙的第一战，姜登选心里头很清楚，能冲出来，和奉军作战的，多半都是最铁杆的独立分子，只有给予他们最惨重的打击，才能教训蒙古的上层，让他们感到切肤之痛。

外蒙之所以寻求独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天高皇帝远，中央的威权落不到他们的头上，因此这帮人才敢蠢蠢欲动，野心勃勃。现在奉军正式进入外蒙，就要立威，就要杀人，就让让外蒙的上层学会恐惧。

有了威风，展示了力量，才能开展下一步的工作，因此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姜登选就已经下达了要求，不许要俘虏，所有的蒙古骑兵，都按照叛乱分子处理，一个不留。

经过几个小时的厮杀，包括统帅巴根在内，一共七千五百多人被击毙，只有三四百名蒙古骑兵逃了出来。七千多人死亡，整个战场上都笼罩着浓重的血腥气，经久不散。

姜登选把吴凯杰叫了过来，对他说道：“吴旅长，兵贵神速，这几千蒙古兵被击毙之后，库伦一定十分空虚，你现在就带着人马，快速挺近库伦，不要给那些蒙古喇嘛王公任何的反应时间，越快越好！”

“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吴凯杰招呼着手下的骑兵，也没有任何的休息，直接向库伦方向连夜跑了过去，姜登选在后面收拾了战场之后，也紧紧跟随。

“陛下，巴根全军覆没，奉军已经杀到了库伦！”

自从巴根带着人马出战之后，博尔多汗以及手上的王公大员，全都在焦急的等着消息，他们惴惴不安，不知道巴根能不能挡住奉军，也不知道他们这个不尴不尬的小朝廷会如何。

就在所有人心里都没谱的时候，突然内阁总理巴德玛多尔济跑了过来，

语气之中带着哭腔，显然已经惊恐到了极点。听到了他的话之后，在场的人也都呆若木鸡。

“什么？全军覆没？都死了？”博尔多汗不敢置信的问道：“总理，你是在胡说八道么，那可是八千多人啊，就算是八千头羊，也要杀好久，怎么会这么快就全军覆没了？”

“陛下，臣说的都是真的，这次奉军前所未有的强大，他们就是一群杀人的魔王，很快就会杀到库伦，你快点想想办法！”

“办法，办法……”博尔多汗念念叨叨的，呆坐在了座位上，哪里知道该怎么办啊，别看他被尊为活佛，但是他究竟不是神通广大的佛，不能变出一座五行山，将这些奉军都压死。

“俄国人呢，俄国人到了哪里？”波尔多猛地想起了这个救命稻草，急忙大声的问道：“快让俄国人来帮助我们，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都答应他们！”

这位尊贵的陛下，人人敬仰的活佛，此时也只能祈求俄国人的帮助，变成了十足的可怜虫。正在他大声的叫喊之时，突然又有侍从跑了进来，脸上变颜变色，一见到博尔多汗，就跪倒在了地上。

“陛下，大事不好了，土谢图汗老福晋带着小王爷到了库伦城外，他们要求进城！”

“他们来凑什么热闹，难道想找死么？”博尔多汗为了自己的地位，毒杀了最后一任土谢图汗，他还准备斩草除根，不过一直没有机会，而且孤儿寡母，能起到什么作用，他也没有在乎，可是在这个关头，他们出现了，博尔多汗脸上也露出了惊恐之色，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做了亏心事，自然就怕人家找他算账。

“陛下，老福晋说了中央政府已经告诉他们，要册封小王爷为新一代土谢图汗，依旧享有自己的领地和待遇，他们要进城迎接钦差！”

“什么钦差，早就没有了钦差，朕才是外蒙的大汗，一切都要听朕的安排，你们快去，把那个该死的老太太和那个小崽子杀死，把他们的脑袋拿过来。”

总理巴德玛亲自带着人，冲到了城外，只见在城外已经有几千人聚集，为首的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妇人，她骑在马背上，旁边跟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

老福晋一看巴德玛跑了出来，冷笑着说道：“巴德玛，你这条恶狼还活着，不过你的末日到了！”老福晋又对着巴德玛身后的那些王公喊道：“这些人多少人都被毒死了，杭达多尔济、那木囊苏伦、达什尼玛。你们还不觉悟么！独立根本没有出路，那是死路一条！”

第五百零六章册封大典

“老福晋，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身上流淌着尊贵的黄金家族的血液，是长生天之下的骄子，我们不会甘心成为任何人的奴隶，那些卑贱的汉人更别想统治我们，蒙古人要有更好的未来！”

“哼。”老福晋面对着巴德玛的叫嚷，冷冷的一笑：“老身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是就知道一个理，这几年前后有十几位王公死掉了，发生了上百次争权夺利的冲突，死伤了无数人，而且税赋一天比一天重，眼看又到了冬天，不知道有多少牧民要饿死！”

老福晋说话之间，把腰板拔得很直，轻蔑的盯着那些王公贵胄，不屑的说道：“嚷嚷着独立这么多年，牧民越来越困难，王公死了一大堆，最后就便宜了一帮喇嘛，你们都甘心么？”

“老东西，你胡说什么！”巴德玛气急败坏，这么多年，还没有人敢直接质疑那些僧侣喇嘛，如今老福晋将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等于让王公集团和喇嘛集团的矛盾公开化，简直就要了他的命！

“一切都是活佛的旨意，都是上天的神谕，老东西你竟敢质疑上天，把她给我抓起来！”

巴德玛一声令下，就有一大帮的士兵拥了上去，这时候在老福晋身后也冲出了一帮骑兵，挡住了这些蒙古兵，双方顿时剑拔弩张，眼看就要打仗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远处有几个侦察兵风风火火的跑了过来，到了巴德玛面前周，滚落在地上，惊恐万状的说道：“总理，大事不好了，奉军杀来了！”

巴德玛听到了这话之后。身体好像被雷击一般，一阵摇晃，差点摔倒在了地上，身旁的其他人也是如此，全都变颜变色，浑身战栗。奉军刚刚全歼了八千骑兵，已经将库伦最后一点武力解决掉了，奉军又杀过来还怎么抵抗啊！

有些胆小的已经准备逃跑了，对面的老福晋看到了他们这幅神情，眼神之中就更加不屑了。嘲笑着说道：“巴德玛，老身还以为你是一条好汉呢，没想到竟然是一个怂包废物，你不是要独立么，怎么不带着军队杀上去。当年成吉思汗的伟业全靠着无畏的勇士夺来的，没有那份勇敢。还想独立。简直就让人可发一笑！众位王公，老身在这里奉劝大家一句，老实听话，还有一条活路，不然就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老福晋，您和奉军有联系么？他们提出了什么条件。只要能保住我们的领地和兵权，我们愿意投降啊。”有几个惊恐到了极点的王公已经把眼前的老太太当成了活命的希望，竟然说出了投降的话。

巴德玛已经被气疯了，这些家伙都是一群废物。怎么一点勇气都没有，简直就是一群无能的猪猡。

“来人，把这些叛徒都给我抓起来，一个都别放过。”

巴德玛命令手下的那些士兵拥上去，而那些王公也不是善茬子，大家心里头也都清楚，老福晋说的并没有错误，这几年以来，王公大量死去，全都不明不白，多半都是被毒死的。如果再这么下去，就算独立了又如何，他们的脑袋早就混没了，还有什么滋味。

现在巴德玛又要抓他们，这些人哪能束手待毙啊，因此也招呼着手下护卫，同巴德玛的人打在了一起。还没有见到奉军，他们自己就闹起来内讧。一旁的老福晋脸上全都是鄙视的神色。

她前后经历了土谢图部的三任汗王，见惯了草原上的生死争夺，尔虞我诈。自古以来，想要成大事，就要有担当，就像眼前这帮狗咬狗的家伙，绝对没有任何的好下场。

“孙儿，你都看好了，这帮家伙还有什么希望，以后草原肯定要落到奉军的手中。中原王朝历来对四夷是很开明的，只要忠心耿耿，就不会有亏吃。”

“嗯，孙儿知道了！”

就在他们闹哄哄的时候，远处出现了一片尘土，向着库伦方向快速涌了过来。成千上万的马蹄子踏在了地上，传过来闷雷一样的声音，让每一个在场人员的心里头都震颤不已。

奉军来了！

巴德玛这些人也顾不得纠缠了，急忙都看着远远额骑兵骑兵队伍，有几个胆小的家伙急忙对巴德玛说道：“总理，汉人杀来了，咱们赶快进城，召集手下的士兵，赶快守住城池，绝对不能让汉人杀进了！”

“我们还有士兵可以召集么？”巴德玛冷冷的问了一句，提出建议的人顿时瞠目结舌，的确那八千人已经是库伦最后的家底了，要想调集士兵，就要去其他的部落召集，可是他们哪还有时间啊。

“我不想背叛中央政府，我不同意独立啊，不要杀我……”一个王公声嘶力竭的喊着，就好像神经有些问题了，他滚落到了马下，冲着滚滚的尘土，不断的磕头。一旁的其他王公看到之后，也心里头惴惴不安。

“赛罕郡王，你还不是不蒙古的男人，简直就是一个懦夫，没用的混蛋。”

“巴德玛多尔济，你是英雄，你去搞独立，我一心向着中央政府，绝无二志。”

“你！”巴德玛的眼珠子都瞪圆了，如果放在平时，他能立刻毒死这个赛罕，可是到了现在，他也只能认了下来，不敢动手。

就在此时，吴凯杰率领着骑兵终于杀了过来，这是骑兵一身的征尘，手中都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在队伍当中，还能看到了大量的跑车和马车，拉着各种山炮和重机枪，有些战马上面还带着迫击炮，这些重火力蒙古王公见到的都不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都是杀人的利器，眼前这支武装到了牙齿的部队，绝对不是他们可以对付的。

“哈哈哈，这库伦真热闹，都兵临城下了，还有心在这里演戏。你们怎么不去加强防守，怎么不召集军队，和我们再大打一场，看看胜负如何啊？”

“这位将军，你取笑了，我们哪敢对抗天兵啊，这里也没有什么叛逆之人，有什么都好商量，好商量啊。”巴德玛急忙说道，不过他的脸上也有点发红。显然这是无耻的说谎。

“大蒙古国的旗号不都打出去了么，按照你这么说，这岂不是变成了自扇嘴巴么？要我说，你们就去整顿军队，和我们堂堂正正的打一仗。赢了你们自然就独立了，如果输了。你们也可以全部殉国。这样也算是条汉子，各位看如何啊？”

巴德玛一听吴凯杰的话，简直浑身发冷，这位竟然给他们出主意，让他

们殉国，难道是对他们动了杀心么。巴德玛可一点都不怀疑奉军的作战能力。眼前的骑兵越来越多，几乎都看不到边际，而且这些奉军全都装备精良，光是大炮。就足有几十门，其他的武器也不可胜数，凭着这样的装备，弄死他们的确不费什么事。

“将军阁下，这种玩笑开不得，我们和中央还是一条心的，有什么误会都可以解释，千万不要伤了和气！”

吴凯杰本以为到库伦还会有一场战斗，但是一看这些王公全都战战兢兢，都是一堆窝囊废，顿时也失去了兴趣。他拨转战马，来到了老福晋的面前。

“老福晋，这位就是土谢图汗的世子么？”

“没错，他父亲就是达什尼玛，被歹人给毒死了，这个孩子叫阿木古郎，翻译成汉语就是平安的意思。”

“老福晋，既然奉军到了库伦，保证让世子一世平安，任何人也别想暗害世子，随后姜登选专员就会赶来，他会代表政府，册封世子殿下担任新一代的土谢图汗。”

吴凯杰说着，又转向了那些蒙古的王公，对他们大声的说道：“政府经过了调查，发现这些年外蒙死了很多王公，空缺一直都没有恢复。现在大家只要向政府汇报，在确认没有劣迹之后，政府就可以恢复王公的封号，同时享受原有的待遇。”

在场的这些人听到之后，一个个交头接耳，奉军来到之后，就表示要封赏王公，拉拢的意思十分明显。但是偏偏这些王公没有办法拒绝，面对着大喇嘛们的欺压，他们的生存状态已经很糟糕了，再持续下去，只怕都完蛋了。要是现在能傍上奉军，有了奉军作为后盾，他们的处境还能改善不少。

当然也有些人依然想着独立，一时间就陷入了为难之中。吴凯杰笑着说道：“先给大家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午时，在城外正式举行新一代土谢图汗册封大典，有兴趣就可以参加。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下午还会有更大的好戏，大家可以一起欣赏，保证比舞台上的都热闹！”

吴凯杰说完之后，就招呼着老福晋和阿木古郎，主动退到了库伦城外，五公里的地方，士兵们开始构筑营地，挖掘工事，架设大炮，炮口毫无例外，全都对准了库伦。

巴德玛这些人也不是傻子，很明显明天的册封大典就是最后表态的机会，如果想要跟着中央政府走，那就出城参加，大家你好我也好，要是不出来，只怕就要大祸临头了。尤其是吴凯杰还说了下午的大戏，多半就是攻城大戏了。

眼看着吴凯杰他们离开，刚才发神经的赛罕郡王突然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大笑着说道：“诸位，不用明天了，我赛罕现在就过去给大家趟趟路，顺便也去和奉军打个招呼，正所谓夜长梦多，万一有人再利用这个晚上，毒死几个王公，我和奉军方面说清楚，想必他们不会放过这种歹人的！”

赛罕说完之后，拱拱手，纵马而去，十分的潇洒。而巴德玛却气得脸色铁青，这个赛罕可不只是一个软骨头，还很有脑子，他这番话等于是对喇嘛集团的警告，保护了所有王公的安全，让他们能够自行决定去留，不用担心被害！

所有在场的王公都对赛罕心里头存着一分感激，他们都赶快回到了城

中，三三两两的商量起去留来，往日那些嚣张跋扈的喇嘛也都收敛了起来，全都像霜打的茄子一般。

巴德玛带着所有上层的喇嘛，集中到了甘丹寺之中，博尔多汗也到了这里，他们齐集一堂，共同商量该怎么办！

就在他们商量的时候，姜登选也带着部队赶到了库伦城外，见到了老福晋和赛罕郡王。

姜登选满脸都是和煦的笑容，他笑着说道："老福晋，郡王阁下，你们心向政府，完全可以放心，不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会亏待你们，就算草原有一天要彻底变革，也可以完全放心。"

"老身心里头都清楚，多谢长官的关心。"

转眼到了第二天，册封大典已经准备妥当，整整一个上午，并没有一个王公出现，一直到了午时，从库伦方向突然出现了几百匹战马，向这边疯狂的跑了过来。

第五百零七章嚣张的白俄

“姜专员，我们都是猪油懵了心，误信了蛊惑，才做了点错事，还请专员大人大量，宽恕我等的罪过，我们感激不尽！”

一大帮蒙古的王公围在了姜登选的面前，连声的哀求，一见姜登选并没有什么表示，他们急忙又跪倒在了地上，痛哭道：“姜专员，我们真是一时糊涂，您只要能留下我们的性命，大家伙绝对不会有二心了！”

在他们跪拜的时候，姜登选已经把脸转到了一边，根本没有看他们，而是冷冷的说道：“诸位，叛国大罪不是小错误，如果查明真是骨干分子，谁也救不了你们，必须按照国法办事。如果只是胁从，政府还是宽容的，会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过从此往后，必须全力配合政府的行动，绝对不能说一个不字，不然谁也救不了你们。”

“专员大人，您可要明察啊，独立都是博尔多汗干的，他受到了俄国人的鼓动，然后就宣布独立了，我们拗不过他啊！”一个老王爷咬牙切齿的说道：“都是他偏了我们，这家伙心狠手辣，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人都被他毒死了，我们早就盼着中央的军队能来，让外蒙拨云见日！”

“凡事不能光听你们的一面之词，博尔多汗在哪里，最好让他也过来，你们当面对质。”

“禀告专员，他在昨天夜里已经畏罪潜逃了，还带着他的亲信部下，一共上千人。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现在根本不敢面对专员，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姜登选听到这个老王爷的介绍，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奉军开到了多伦城外。博尔多汗带着亲信喇嘛逃跑，根本瞒不过他的眼睛，只要想拦住，十个博尔多汗也跑不了。

可是姜登选牢记张廷兰的提点，并没有插手，相反十分配合的放走了博尔多汗。博尔多汗就是哲布尊丹巴活佛，是外蒙信徒最多的宗教领袖，一个被神化的人物。

库伦的甘丹寺就是他的庙，他就是庙中的神，只要他还在库伦一天。奉军就没法对他下手，毕竟这样的后果谁也没有办法承担。可是一点他离开了自己的庙，顿时就成了孤魂野鬼，出了什么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

奉军来到了城下。却没有直接进入库伦，目的就是敲山震虎。把博尔多汗这只大老虎吓走。让他变成孤魂野鬼，然后才好下手。

“奉军来到外蒙，只想平定国家疆土，并没有别的想法，本想着和博尔多汗好好谈谈，谁知他竟然走了。这外蒙事情千头万绪。都不知道该找谁处理了。”

“专员大人，我们就可以啊！”赛罕一步就从旁边冲了过来，他对着姜登选拱了拱手，然后说道：“实不相瞒。外蒙一直以来都是各个王公管理，百姓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可是这些喇嘛来了之后，他们疯狂的发展信徒，然后仗着巨大的声望，把我们都架空了。现在他又畏罪潜逃，我们这些王公自然要辅助政府，把地方治理好！”

姜登选看了一眼赛罕，然后笑着问道：“郡王阁下，你到底信不信喇嘛教呢？”

“不信！”赛罕坚决的摇了摇脑袋：“他们要是有那么大的神通，怎么会跑

了，而且人死如灯灭，哪有什么转世之说。我听说内地都讲究文明开化，破除迷信，外蒙也不能落后。”

姜登选听到了这话之后，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不管赛罕是真是假，至少他说出了奉军最想要的答案，姜登选站起身，对赛罕说道：“郡王阁下，我现在就以专员的身份任命你为外蒙第一届临时议会的议长，我希望你能珍惜这个职务，尽快帮着政府恢复地方治安。”

“专员放心，我一定鞠躬尽瘁，效忠奉军。”

其他的王公听到了对赛罕的任命，全都露出了一副追悔莫及的模样，见风使舵虽然不是什么好词，但是这绝对是一门高深的学问，用好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就在眼前。

“时间差不多了，新的土谢图汗的册封大礼也该到了，大家一同参加！”

正在姜登选要去主持典礼的时候，突然有人跑了过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姜登选顿时大喜过望，急忙说道：“诸位，新任猛将巡阅使张廷兰将军已经赶到了，大家随我前去迎接。”

姜登选带着奉军的将领和这些王公，一同迎了出去，张廷兰、杨宇霆、张廷枢、冯庸等人也全都赶到到了。

“兰帅，这些都是蒙古的王公，他们都愿意归附政府。”

张廷兰点点头，冲着那些蒙古的王公笑道：“诸位能够浪子回头，悬崖勒马，我非常高兴。世界在变化，外蒙也要跟上这个变化的速度。在你们之中，先选出十个人，组成考察团，到奉天先学习游历，接受培训，然后再进行轮换。另外政府要大力发展外蒙的教育，你们的后辈子孙最好也要送到奉天，我还安排开设专门的民族班，交给他们最先进的文化知识。”

下马威！绝对的下马威！！

这些王公最初一看张廷兰年幼，以为这家伙是个好说话的呢，哪知道竟然如此心狠手辣，不留情面，考察团很显然就是要把一些碍眼的人赶走，民族班换句话就是质子集中营，张廷兰这是要把他们的后代都攥在手心里头。

可是事到如今，他们还有资本拒绝么，当然他们还可以安慰自己，毕竟没有直接举起屠刀，也就是还有活路，不像那些大喇嘛，直接就被排除在外，恐怕全都凶多吉少了。

带着复杂的心情，这些人观看了新的册封大礼，张廷兰亲自将册封的公文和汗王的大印交到了阿木古郎的手中。

然后张廷兰笑着说道：“十一二岁正是学习知识和文化的好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发扬爱国爱蒙的精神，努力进取，履行好自己的使命。做一个好的带头人，一个模范的公民。”

张廷兰这几句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位新鲜出炉的小王爷也一样要去学习，一旁的老福晋并没有说什么，这已经算是不错的结果了，如果博尔多汗继续执政，只怕连性命都没了，现在能活下来，已经比什么都好了。

大典草草结束，赛罕等人邀请张廷兰入住库伦。主持大局，张廷兰也没有什么客气，既然已经带着大军来了，索性就用征服者的姿态进入这座城市，让外蒙的这些土包子看看奉军的实力。

整个入城仪式也是特别安排的。张廷枢指挥着八辆装甲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骑兵。再往后是炮兵。各种类型的火炮依次在牲口的牵引之下从所有人的眼前通过。

这些外蒙的商民百姓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这么大的火炮，他们全都惊呆了，其中最小的炮也比外蒙军队的老式火炮粗大。有的人不住的数着火炮的数量，数着数着就眼花缭乱，分不清楚了。

这时候天上又是一阵轰鸣声。飞机也从库伦上空划过，有些老人干脆跪拜在了地上，不住的磕头祈祷。秀过了肌肉之后，张廷兰才在所有奉军将领的簇拥之下。耀武扬威的从街道走过。

很多时候，光知道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还要有足够的力量，现在奉军把这些东西摆在了蒙古人的面前，至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知道想要和正规军对抗绝对没有任何的胜算，只会给他们带来毁灭。

张廷兰的临时办公室就设在了甘丹寺，这是博尔多汗的大本营，他逃跑的时候，将寺中的大量财宝都带走了，所有忠于他的喇嘛也都跟着跑了，张廷兰进入了寺院之中，看着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也忍不住叹口气："外蒙历来贫穷落后，这样一座寺院，倾注了多少人的鲜血，耗费了多少资财，让人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几次灭佛行动啊，现在看起来，的确十分正确。"

"拙言，出家人不事生产，结果却能享受锦衣玉食，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不言而喻，留着他们蛊惑人心，的确没有必要。"杨宇霆笑着说道："不过外蒙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贸然行动，会引来强烈的反对，我们不能不防啊。"

"的确如此，不过眼前就有一个机会，那位活佛不是离开了这个寺庙么，索性就不要让他回来了。"

张廷兰并不是无的放矢，他之所以风风火火的赶到了库伦，就是因为得到了情报，白俄的恩琴到了外蒙。张廷兰敏锐的发现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恩琴绝对是外蒙的喇嘛们招来的，只要他们搅到了一起，奉军下手就容易多了。

他们来到了办公的大厅之后，分别落座，张廷兰说道："拿下了库伦，是一大胜利，但是也不要沾沾自喜，这才是平等蒙古的第一步，而且恩琴带着白军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做好迎敌的准备。"

"大帅放心，卑职保证完成任务。"姜登选站出来主动请缨。

张廷兰说道："好，姜师长，你立即就去构筑防御阵地，白俄的军队战斗力不容小视，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姜登选急忙去调兵遣将，摆开战阵，张廷兰把二弟张廷枢叫了过来："廷枢，你去联络徐树铮的部队，等待情报，司机消灭博尔多汗一伙。切记，必须成功，不能放走一个漏网之鱼，而且成功之后，还要嫁祸给俄国人，你明白么？"

张廷枢一听，急忙笑道："哥，这种任务你就交给小弟，我绝对能够完成。"

张廷兰在这边分兵派将，博尔多汗一伙在半夜逃出了库伦，奉军摆明了要支持那些王公，他们没有军队保护，孤掌难鸣，只能逃了出来。博尔多汗和手下上千名喇嘛带着二百多辆大车，装满了多年积累的财报，投奔了恩琴。

双方见面之后，恩琴听到了他们的叙述，顿时哈哈大笑："大汗陛下，不是中**队强大，而是你们的军队太废物了，只要俄国人出手，你放心，绝对能轻松将奉军歼灭，把那个狗屁的巡阅使脑袋揪下来，送到你的面前。"

“好，太好了！”博尔多汗大喜说道：“将军阁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愿意送给你十车财宝！”

“大汗，你带了多少东西，我都一清二楚，这点是不是太少了？”

“那好，我给你三十车，实不相瞒，车上多数是重要的经书，我的带的财产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恩琴把眼皮一翻，他才不会信这种鬼话呢，逃命的时候，谁会带没有用的经书啊，不过他也没有揭穿，只要打赢了奉军，一切就都是他的了，包括整个外蒙古在内……

第五百零八章碰撞

“将诸位大师好好保护起来，其他军队向库伦进发，我要在明天天亮之前，成为库伦的新主人！”

恩琴嚣张无比的笑着，他手下的将领也都如此，中国历来就是冒险者的天堂，无数西方探险家在这里得到了丰厚的财富。现在也轮到他们了，不只要掠夺这片土地的财富，还要把这里据为己有。

上万的俄**队距离库伦越来越近，沿途恩琴还让手下人四处宣扬，称他是成吉思汗转世，是上天钦定的蒙古的主人，要带领着蒙古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他又命令士兵四处的抢掠战马，征集民夫，充当他们的苦力，一路上搬运着弹药和粮食，向着库伦前进。就在距离库伦还有五十公里左右的时候，恩琴的部队突然发现了天空之上出现了几个小点，随即越来越大。

“是飞机！”恩琴也是大惊失色，落后的中**队竟然装备了飞机，这简直是不可想象，他急忙命令士兵做好应付的准备。这些俄国兵都是从久经战场的，他们急忙架设起简易的木架，把机枪架了起来，这种方法还是从日本人那里学来的。

就在他们严阵以待，准备开枪的时候，中国飞机并没有下降高度，只是在五百米左右盘旋了几圈，然后就离开了。

“哈哈哈，愚蠢的中国人，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用飞机进攻呢，都给我加快速度，快点杀死这帮该死的中国人。”

白俄的军队距离库伦越来越近，远远的已经能够看到了奉军的阵地。在阵地的外围三道铁丝网，之后就是大量的壕沟，连绵不绝的防御工事。光是看到这些工事，恩琴的心里头也有点惊讶。这已经和欧洲战场没有多少区别了，看来奉军真不能太轻视他们。

不过恩琴还是信心十足，一帮懦夫无论如何也不是真正强者的对手，恩琴下令炮兵集中起来，对奉军的阵地展开了轰击。一发发的炮弹落在了防御工事上面，掀起了无数的尘土，严密的防御工事也被炸出了一个个的缺口。

恩琴举着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显得得意无比，大笑着说道：“再给我猛轰。炸死那帮中国人。”

炮火准备持续了二十几分钟，奉军阵地已经七零八落，表面上已经看不到什么了，铁丝网也被炸得稀破烂。阵地上也没有什么声音，似乎全都被炸死了一般。恩琴也终于下达了冲锋的命令。

一群身着灰衣的白俄士兵高呼着乌拉，向着奉军阵地猛扑了过去。他们迈着大步。信心十足，距离奉军的阵地越来越近，乌拉乌拉的喊声能够清晰的听到。

在奉军的阵地上也探出了无数的双眼睛，注意着这些送上门的猎物。中国早有骄兵必败的说法，奉军从一开始只是躲在了地下的防炮洞之中，任由俄国人怎么开炮。就是没有一点反击，为的就是让俄国人产生轻敌的念头，然后再给他们一个重创。

这种作战方式有点像毒蛇，平时隐藏起来。发动攻击的时候，一击致命。任安民由于和郭松龄的作战之中表现出众，已经从一个小兵成为了排长，这次他正带着士兵在第一线对付这些白俄。

炮声隆隆，不断有炮弹在地面上爆炸，剧烈的震动，让防炮洞上面不断有尘土掉落，士兵们都灰头土脸，十分狼狈。

“不用这帮俄国人嚣张，咱们的炮兵绝对正在盯着他们呢，一会儿真正交火的时候，就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

“排长，好像炮声越来越弱了，俄国人难道要准备攻击了？”

任安民听了听之后，也觉得炮声减弱了不少，他悄悄从防炮洞之中出来，进入了战壕之中，好巧不巧的一枚炮弹呼啸着砸了过来。

“不好！”任安民脑子之中一片空白，他下意识的扑倒在了战壕之中，不过心头已经拔凉了，这枚炮弹距离他还不到十米，光是爆炸的震动和高温就足以要了他的命了。

可是等了一会儿之后，并没有传来预想之中的爆炸。臭子！任安民终于露出了一丝得意，看来老天爷都站在了自己的一边，他急忙爬到了战壕边上，只见远处已经出现了一片灰色的身影，嘴里喊着震天响的口号。

任安民看到了俄国人密集的阵型，十分蔑视的一笑，这帮俄国人果然像教官介绍的那样，就善于使用人海战术，面对这种战术，奉军已经早早的做好了准备。

“弟兄们，大家都做好准备，给这帮俄国人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奉军快速从防炮洞出来，各种武器都架设起来，一个排之中装备了一挺重机枪，还有两门六十毫米迫击炮，这种强度的火力在全国的军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无可比拟的。

这也是奉军信心的所在，你有人海，我有炮弹子弹的海洋，就看谁能拼过谁！

俄国士兵距离奉军的阵地越来越近，只剩下二三百米了，突然之间沉寂的阵地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猛烈的枪声，几十挺机枪对准了这些俄国士兵，猛烈的弹雨席卷过来，顷刻之间冲在最前面的俄国人像是麦子一样，被无情的收割，成片成片的倒下去。

乌拉的喊声变成了痛苦的哀嚎，瞬间就有几十人被扫倒，紧接着有更多的命丧当场，他们根本没有一丝逃脱的可能，机枪形成了密集的交叉火力网，就好像死神的镰刀一般，不断的收割着生命。

不只是机枪，迫击炮也同样发威了，一枚枚的炮弹落在了密集的冲锋队形之中，这些白俄的身体被打碎，脏腑震裂，肚肠满地，头颅崩碎，身体变成了一堆堆残破的零件，全都散落在地上，染红了这片肥美的草原。

就在此时奉军的炮兵也开始发威了，利用俄国人轰击的时间，奉军的炮兵已经找准了他们的位置，校正了大炮的射击角度。此时正好能给予俄国人最猛烈的轰击，一枚枚的重型炮弹落在了俄**队的脑袋上面。

剧烈的爆炸轻松的带走了无数的生命，一枚炮弹就能制造一个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无人区。越来越多的冲锋的俄军死在了轰击之下，一直得意洋洋，没有把奉军看在眼中的恩琴也有点傻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奉军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火力，这简直堪比欧洲的军队了，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这么阔气了！

如果恩琴要是知道奉军正是挖了俄国人的墙角，从他们手上弄到了宝贵的军工基业，只怕这位男爵先生能够当场气死。不过就算不知道，他也差不多要被气死了，士兵的死伤越来越多，他的心里头就越发的不安。

这里是外蒙古，不是俄国的土地，他带着这些士兵过来，损失了之后，短时间根本没有办法补充，这就是他的家底，如果一下子都拼光了，他也就彻底完蛋了。

“快，把巴甫洛夫叫过来！”

很快一个两米多高的黑狗熊跑了过来，这个家伙每走一步，地面都仿佛要颤动起来一般，瘦小的恩琴在他的面前就好像一个小鸡子一般。

“巴甫洛夫，带着你的骑兵，从左翼冲开奉军的阵地，给我赢得胜利！”

“遵命，我的指挥官阁下。”

巴甫洛夫随即招呼着骑兵集结了起来，高大的顿河马载着一个个雄壮的骑兵，他们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巴甫洛夫虽然看起来蠢笨无比，但是并不是一个莽夫，他也清楚如果骑兵撞到了密集的火力上，也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极力的寻找着奉军的漏洞。

就在此时正面战场上的战斗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俄国人死伤虽然惨重，但是他们并没有崩溃，想反还更加猛烈的冲锋了，不愧是有灰色牲口之称，这些俄**队的服从性绝对一流。

任安民他们不断的向俄国人射击，重机枪旁边叮叮当当，弹壳已经堆积的向小山一样。士兵们不断的送来子弹和清水，供应着这挺屠戮的利器。

就在此时，突然一发子弹射了过来，机枪手的脑袋顿时被打碎了，喷吐的火舌也停了下来。任安民顿时大吃一惊，急忙让其他人填补空缺，就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之内，俄国人趁机快速的冲了过来。

就在机枪再度响起之后，又有一发子弹射了过来，这名机枪手的胸膛被击穿了。连续两次，这绝对不是巧合，对方有神枪手！

“快，对准那片弹坑，开炮！”

任安民脑子飞快的旋转，终于确定了神枪手可能隐身的地方，两门迫击炮迅速的射过去三十几发炮弹，将方圆百米左右都给覆盖起来，神枪手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绝对不能放过。

密集的炮弹砸过去之后，终于再也没有了刁钻可怕的子弹射过来。

就在奉军机枪火力停止的时候，俄国兵利用空挡，猛地冲了上来，距离奉军阵地只有几十米远，双方能够清楚的看到对方。

“用手榴弹！”

任安民也红了眼睛，急忙拉开了保险，将一枚手榴弹猛地投到了俄国人的人群当中，瞬间三五个俄国兵就被炸死了。其他的士兵也是如此，拼命的投掷，不断有俄国人被炸死。但是也有一些幸运儿躲过了手榴弹的攻击，冲到了奉军的眼前。

“上刺刀！”

第五百零九章都死了

白俄士兵人高马大，动作迅捷，冲到了奉军的阵地之上后，挥动的刺刀，疯狂的进行刺杀。奉军士兵也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结成了一个个的三角阵型，迎着俄国人的刀锋就冲了上去。

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白刃战之中，一往无前的勇气最为关键，奉军上下刚刚经历整编，士气高昂，也急于表现自己。领头的士兵抢先冲到了俄国人的身前，抢先发动攻击，拼刺往往是电光火石的一刹那，胜负就已经决定出来。

一个士兵将刺刀送到了对面俄国人的心口之上，就在距离他还有不到三寸的地方，正是对方的刺刀。只有三寸的距离，就决定了生死，这个俄国人再也没有力气继续往前送刺刀了。

奉军战士锋利的刺刀轻松的扎透了厚厚的棉服，刀锋穿透了皮肉，进入了俄国人的胸腔之中，扎进去足足半尺之后，然后再往下一压，顿时一股鲜血就从俄国人的身体之中喷了出来，这家伙的喉咙之中发出了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就倒毙在了地上。

这时候任安民也已经冲到了俄国人的前面，身为排长，他自然配备了手枪，在这种肉搏战之中，手枪的效果十分惊人，任安民已经击毙了三名俄国兵。

就在任安民正准备找下一个猎物的时候，在旁边一个奉军战士脸部正好被刺刀划过，顿时出现了一个两寸多长的口子，鲜血不断的喷涌而出。这个战士并没有在乎，而是奋力将刺刀扎在了俄国人的软肋上，两个人瞬间抱在了一起，不断的在地上翻滚。

任安民猛地冲了过来，照着俄国人的脑袋连开了两枪，顿时就把这个家伙的脑袋打成了烂西瓜。那个伤员也终于气喘吁吁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脸上的伤口狰狞可怕，他的手中依旧紧紧的握着步枪！

整条战线都陆续进入了白刃战的阶段。这些俄国人的战斗精神和意志显然不是大多数中**队能够企及的。虽然死伤惨重，但是他们依旧能冲到阵地上，给奉军造成巨大的压力。

负责指挥的姜登选不断的接到前方的报告，他一看火候已经差不多了，急忙下令：“让弟兄们先撤出第一道防线，然后用炮火覆盖。”

传令兵迅速的传达命令，奉军士兵陆续向后回撤。将第一道战线交给了俄国人，这些白俄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和奉军交战竟然比同多数党作战都困难，死伤人数也更加惨重。

好在他们终于压过了奉军，正在他们高兴的时候，无数的炮弹突然砸了过来。奉军装备的重炮轻易的覆盖了涌上来的俄国士兵，瞬间就有几百人被笼罩在了硝烟之中，战壕之中被俄国人的尸体堆满了。

随后跟上来的俄国人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密集的炮弹落在了他们的头上，死伤更加惨重。恩琴通过了望远镜，看到了这一幕，他的心都仿佛在流血。从开战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千人死掉了，照着这个趋势下去，只怕死伤的还会更多，他只能寄希望于巴甫洛夫了，只要骑兵能够打开僵局，他们说不定还有胜利的希望。

这时候巴甫洛夫已经找好了攻击的时机，他把所有骑兵集中起来。向着

奉军的左翼猛地冲了过去。俄国人使用的顿河马比起奉军使用的蒙古马要更加高大，冲刺速度更快，堪称世界上第一流的战马。

两三千匹战马一同冲锋，大地都随之震动，马背上的每一个骑士都骄傲十足，他们是最勇敢善战的哥萨克，无与伦比的勇士。他们要给所有奉军最深刻的教训。

俄国骑兵距离奉军越来越近，这时候奉军的阵地上突然也响起了一阵轰鸣，声音之大，甚至超过了这些俄国骑兵。很快二十几辆装甲车向着俄国骑兵就冲了过来。

负责指挥这支装甲车部队的正是黄显声，奉军在空中有飞机侦查，俄国的骑兵行动并没有逃过奉军的眼睛，姜登选干脆就将计就计，你想要骑兵取胜，我就用铁骑突击。

奉军将装甲车调动了过来，就在俄国人冲锋的时候，奉军的装甲车也向他们冲了过去，两者对撞，绝对大大出乎了俄国人的意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奉军竟然装备了和列强一样的大杀器。

双方距离太近了，这些俄国骑兵已经跑不了了，只能应战，两个时代的骑兵快速的靠近。装甲车上的机枪突然喷吐着火舌，向俄国骑兵射出了无情的子弹，俄国骑兵成片成片的倒地。

面对装甲车的强大火力，俄国人的血肉之躯根本没有办法抵抗，他们不断的摔倒了马下，有几个悍不畏死的家伙冲到了装甲车的前面，他们用马枪猛烈的射击，不过子弹击中钢板，直能传出一阵阵叮叮当当的声音，最多打出一个凹槽，别的作用就一点都没有了。

俄国人没法伤到奉军，而奉军却可以毫无忌惮的屠杀俄国人，一贯凶残的哥萨克变成了一群羔羊，脆弱无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边倒的屠杀。有些骑兵甚至否要发疯了。他们冒着弹雨，冲到了装甲车的旁边，拔出了自己的马刀，向着装甲车的钢板狠狠的砍了过去。

一刀落下，火星四溅，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作用，这些俄国人就像发疯了一样，不断的砍着装甲，希望能够有点效果。可是此时奉军的步兵已经跟了上来，机枪子弹像是暴雨一样，将这些家伙全都达成了碎片。

奉军的装甲车不断的向前面碾压过去，越来越多的俄国骑兵被消灭了，成百上千的尸体堆积在了地上，装甲车的履带碾过地上的尸体，将这些尸体变成了一堆堆的烂肉，和泥土蒿草混杂到了一起，充当了来年的土地的肥料。

面对一边倒的屠杀，俄国人终于承受不住了，骑兵开始拨转马头，疯狂的往回逃跑。就在这个时候，早就等待的奉军骑兵也出动了。蒙古马虽然冲击力不及俄国人的战马，但是耐力绝对是超一流的。而且更适合蒙古的地形，追击逃跑的俄国人更有优势。

茫茫草原上玩起了追逐的游戏，而奉军的装甲力量则是在碾碎了骑兵的攻势时候，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箭头，向着俄国人的主力部队席卷过去。

这时候奉军也全线转入了反攻，士兵们在炮火的掩护之下，快速的冲向俄国人。机枪响的如同爆豆一般，俄国人不断倒下去，越来越多的俄国人失掉了性命，作为俄军的统帅，恩琴也终于感到了恐惧。

奉军不是一块肥肉，而是拥有尖牙利齿的猛兽。恩琴此时就尝到了轻敌的苦果，眼看着奉军席卷而来，一张大网已经张开了，如果再这么下去，只

怕他们就要被彻底包围了，恩琴到了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别的了。只能带着亲信疯狂的往回逃窜。

就在库伦城下激战的时候，徐树铮和张廷枢带着一千多人人马，也悄悄的摸到了恩琴的后方，博尔多汗带着他手下的一众大喇嘛都跟在了恩琴的后面，想要等待这位白俄将军获胜，然后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的重回库伦。

博尔多汗和总理巴德玛多尔济在距离前线还有二十公里的临时营地之中，正在商量着眼前的事情。

“陛下，奉军的战斗力不可小视。光凭着蒙古的力量，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我看往后就离不开俄国人的帮助了，只要他们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也就安全了。”

“俄国人也并非善类，那个恩琴就是贪得无厌的家伙，竟然公然向朕讨要财物。如果他们打赢了中国人，只怕要的会更多，我们总不能什么都答应他们吧！”

巴德玛也急忙说道：“陛下英明，我看最后是俄国人和中国人两败俱伤。我们从中渔利！”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在外面响起了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巴德玛急忙跑了出来，他正好遇到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幕，足足十几枚炮弹拖着火焰，砸了过来，正好落到了巴德玛的周围。

四散飞溅的单片正好落到了巴德玛的身上，瞬间他的身上就出现了无数狰狞的伤口，鲜血喷涌而出，他浑身都失去了力量，迅速的瘫软在地上，身边的那些随从也都被波及，全都在地上不断的哀嚎挣扎。

这时候更大的炮弹砸了过来，营地全都乱了起来，炮弹爆炸之后，又燃起了大火，不断将一个个蒙古包吞没。

这座营地里面去全都是喇嘛，他们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场景，所有人都惊恐不安，有的人想要冲出营地，外面早有埋伏好的士兵，他们将这些家伙全都击毙，涌出多少，就杀掉多少，一点都不客气。

“徐先生，我大哥交代了，务必要把这些喇嘛都杀死，只要他们都死了，蒙古喇嘛集团的势力就会严重削弱，只剩下那些王公，也就好对付了！”

徐树铮点了点头，他招呼过来两个连长，对他们说道：“你们带着部下，冲到营地之中，将这些喇嘛冲散，方便我们猎杀！”

这两个连长急忙点头称是，他们分头冲进了燃烧的营地之中，逢人就杀，见人就屠，转眼之间，就死了一大片。

这些大大小小的喇嘛全都惊恐万状，他们也终于知道了出手的是汉人的军队。博尔多汗在上百号护卫的保护之下，快速向外冲，在知道汉人对他们下手之后，博尔多汗脑袋还算清醒，这是要毕其功于一役，把他们全都杀死！

“快，保护我出去，只要逃出去，汉人就不敢杀我们了，朕会重重的封赏。”

博尔多汗不断的封官许愿，他的亲信追随者护着他不断的往外跑。这时候张廷枢已经注意到了这里，面对攻击，所有的喇嘛都是四散奔逃，唯有这伙人数量最多，一看就是大头目。

张廷枢带着二百名士兵就迎了上去，两挺重机枪挡在了他们的面前，火舌喷涌，转眼就有二十几个人被击毙。这些人全都是博尔多汗的忠实信徒，

现在全都血溅当场。

博尔多汗侥幸没有被子弹打中，他急忙转头，想要逃跑，可是张廷枢已经瞄准了他，这家伙衣着华贵，又在众人的中间，其他人舍命保护，搞不好就是所谓的博尔多汗。张廷枢的步枪对准了他的脑壳，一声枪响，博尔多汗的后脑勺就多了一个眼，脑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血窟窿，脑子全都流了出来，扑通一声，尸体摔在了地上。

其他的喇嘛一看他死了，顿时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张廷枢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急忙命令手下开枪，将这些喇嘛全都击毙。

第五百一十章外蒙新天地

杀戮行动完全变成了一场狩猎游戏，那些高高在上，神通无量的僧侣全都被击毙，徐树铮指挥着部队，不断压缩包围圈。随着包围圈变得越来越窄，里面的人就更没有逃生的可能了。

这些喇嘛甚至跪倒磕头，不住的哀求饶命，可是到了现在什么都晚了，徐树铮早就动了杀心，他能够答应张廷兰的提议，装成土匪，大闹外蒙，就是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家伙，消除外蒙的独立的可能。

眼看着大功告成，他怎么能手软呢！

“都给我击毙了，一个不要放过，要是没死，再给我补一刀。”

得到了命令的士兵全都不在犹豫了，将残存的喇嘛都击毙，然后再挨个补刀，直到将一千来人全部杀死，随后又挨个补刀，确保全都死干净了。

这时候张廷枢已经带着人马仔细搜查了博尔多汗携带的物品，发现了一百多车的财物，全都是金银珠宝，名贵珍奇，多少年的积累果然是名不虚传。

“二公子，这些东西你是想带回奉天么，这可是一大笔财富，兰帅说不定还会夸你呢？”徐树铮笑着说道。

“不行！”张廷枢果断的摇了摇头：“徐先生，这些东西都不是咱们能拿的，弟兄们谁敢暗藏一件，全都军法从事！”

张廷枢也难得这么严肃，一看人都杀完了，张廷枢把田牧叫了过来，让他亲自带着特战队的士兵，把一箱箱的财宝撒在了地上，扔在了尸体的中间。黄的白的，红的绿的，珠光宝气，看起来十足的动人。

不过这些特战队的士兵久经训练，面对这些东西，也都能做到视而不见。

“报告。恩琴已经从库里败了下来，估计很快就会到了这里。”

张廷枢和徐树铮互相点点头，这个局已经做下了，他们也该撤走了。

“田牧，只要俄国人到了这里，就百口莫辩，人就是他们杀的。为的就是抢夺这些财宝。你的任务就是盯在这里，确保俄国人到来之前，不会被其他的牧民撞见，如果有人过来，你们一定要杀无赦！”

“明白！”田牧拍着胸脯说道，张廷枢和徐树铮马上带着人马离开。田牧等人散步在外围，将这个案发军营的周围都警戒起来。

过了十几分钟，突然有三十个牧民赶着牛羊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似乎是要逃难，他们距离这里越来越近。

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少年突然发现了这边的异常，地上都是破破烂烂的尸体和杂物，好奇心驱使着他快速的跑了过来。遍布的尸体让这个少年忍不住长大了嘴巴。就在他想要转身逃跑的时候，突然眼前有一样东西猛地晃了他的眼睛，那是几十块黄澄澄的金条，透着迷人的光彩。

这个少年有心去拿黄金，但是他又害怕那些尸体，因此就回头去看他的家人。就在他回头的一瞬间，突然一阵枪声响起，他清楚的看到了父亲和哥哥的脑袋被打成了烂西瓜。他把嘴巴张开。正好喊叫，但是已经没法发声了，一枚子弹也穿过了他的胸口，这一家人转眼之间，就因为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全都丧命了。

田牧杀了这家人之后，就又像什么都没有经历过一样。他又隐蔽在荒草

之中。没有几分钟，地面传来了震动之声，很显然这是马蹄的声音，看来俄国人终于过来了。他们也大功告成。可以逐渐撤退了。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一阵的尘土，足足一两千名骑兵向这边奔了过来。为首的正是恩琴和巴甫洛夫，他们在库伦城下惨败，部下战死了三千多人，剩下的也都被包围了，最精锐的哥萨克骑兵也只剩下了眼前这点了。

什么梦都不用做了，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逃出外蒙，千万不要让奉军追上了。不过恩琴这个家伙并不甘心，他还想要在走之前，把博尔多汗掳走，只要有了这个家伙，他就拥有了随时干涉外蒙古的一张好牌。到了这个时候，恩琴也没有彻底放弃对中国的野心。

一路狂奔，他终于到了那些喇嘛的宿营地，可是恩琴一见，就大惊失色，只见远处火光点点，一片的狼藉，很显然是遭到了袭击。

恩情身体一晃，差点摔在了地上，难道是奉军提前到了这里，把他们的后路给截断了么？

仔细看了看之后，发现情况又有些不对，恩琴仗着胆子，纵马跑了过去，其他人也都跟在后面，到了附近之后，他才发现遍地都是死尸，全都是那些身着红衣的喇嘛，有老有少。在这些尸体之间，还有不少散落的金银和珠宝。

看到这里，恩琴大惑不解，一旁的巴甫洛夫却是眼睛里头冒光，急忙说道："头儿，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回到俄国想要东山再起，就更困难了，现在有这么多好东西，赶快让弟兄们都带一点吧。"

恩琴想了想之后说道："动作快点，捡金子装！"

这些俄国人也都是贪得无厌的之徒，一看有捞钱的机会，全都跳下战马，疯狂的往怀里面装好东西。不只是地上的这些，那些喇嘛的尸体上还有更珍贵的宝物，能被随身携带，品质肯定不能低了，他们疯狂的搜刮。

恩琴的心思并不在这里，他极力注意着追兵，生怕奉军追上来。就在此时，突然天空响起了轰鸣之声，十来架飞机出现在了天边。

"快，不要装了，赶快跑！"恩琴带头，就向一旁的荒草之中跑去，这些荒草足有一人多高，能够隐藏他们的行迹，但是还有更多的俄国兵由于贪婪，失去了逃跑的机会，奉军的飞机闪电一般的到了他们的头上。

哒哒哒……哒哒哒……

机枪声响过，俄国人成片的倒毙在了当场，他们的衣服之中还有大量的珠宝溅落。奉军的飞机将子弹都打完，才晃晃悠悠的离开，恩琴等人不敢有任何的停留，全都快速的逃命。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后续的追兵也杀了过来，姜登选亲自指挥着部队。也杀到了这里，只见地上散落着上千具喇嘛的尸体，周围还有一百多名俄国兵的尸体，他当时就急忙下令，让士兵将这里控制住，并且上报张廷兰，然后继续派人追击恩琴。

"活佛。活佛！"赛罕痛哭着，扑向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死的人正是博尔多汗，他的后脑被子弹击穿，身上的僧袍七零八落，贴身的贵重饰品也消失一空。不只是他，所有的大喇嘛全都死在了这里，有的人连尸体都找不到了，有个人甚至变成了一堆焦炭。

"这是谁干的，谁把活佛给杀了！"在场的王公们厉声的喊叫，别看他们和喇嘛之间有仇，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僧人的地位。一下子全都死了，只怕

蒙古的牧民都没法接受，没有一个交代，根本就行不通。

“还用说么，就是那帮俄国人干的！”赛罕大声的说道：“没看到地上有俄国人的尸体们，他们身上还有大师们的法器和珍宝，肯定是这帮家伙图财害命，手段简直令人发指。”

赛罕说着。大步流星的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猛地跪倒在了地上：“大帅，我代表蒙古的百万牧民乞求您了，一定要把那些俄国人都杀死了，祭奠死去的大师们。”

“议长先生快点起来吧，虽然之前有点小误会，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都能够解决，可是这些俄国人贪婪成性，而且凶残狡诈，竟然做出这等人神共愤的事情。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一定抓住恩琴，将他碎尸万段！”

“多谢大帅！”赛罕忍不住磕头，其他的王公脸上也露出感激之色。

“且慢！”突然有一位五六十岁的老王公站了出来，他皱着眉头说道：“我看事情之中有疑点，人不一定是俄国人杀的。”

“贡桑亲王，事实俱在，还有什么疑点？”

“赛罕，你还太年轻了，我认为疑点至少有三，第一这些俄国兵和大喇嘛们死亡的时间差别不小，喇嘛的尸体已经完全僵硬了，而俄国兵则没有，如果俄国人杀人越货，他们应该早就跑掉了，而不会还在这里被飞机击毙了；另外博尔多汗和俄国人是合作关系，是盟友，恩琴并没有杀他的动机，就然恩琴想要杀人，他也不能全杀，将博尔多汗掳走，更符合他的利益；而且从时间上推算，恩琴从库里兵败，逃到了这里，再杀人，他根本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这位贡桑亲王还要说下去，张廷兰突然笑道：“老王爷所说有理，凡事不能盲目下结论，还有哪些王公同样怀有质疑，大家可以都站出来，我们再进行调查。”

张廷兰说完之后，又有六位王公陆续站了出来，他和贡桑一样，张廷兰脸上笑容依旧。

“几位质疑的精神很值得赞赏，冯司令，你把几位王爷请过去吧，要好好的照顾他们，满足他们好奇的愿望。”

冯永双答应一声，二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冲了出来，把贡桑等人都抓了起来，推推拥拥的就带到了一旁的荒草之中，紧接着就是七声清脆的枪响，贡桑等人全都丧命了。

“我想，大喇嘛在天之灵会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的，大家都觉得如何？”

听到了张廷兰的话，这些王公从骨子里头就涌起了一阵的寒意，好像三九天掉在了冰窟窿里一样，眼前这位可不是寻常的年轻人，而是执掌生死的一方统帅，他们小命都攥在人家的手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老实听话。

赛罕最先反应过来，急忙说道：“大帅，这几个人为俄国人辩护，就是外蒙的叛徒，大喇嘛们的死和他们也有关系，处死他们实在是太英明了！”

“对，太英明了！感谢大帅！”其他王公也跟着呼喊。

张廷兰笑着摆了摆手：“诸位，为了祭奠死去的这些大师，我决定把抓捕的俄国俘虏全都处死，告慰在天的英灵，你们约好告诉所有的牧民，政府是为了他们做主的，对于俄国入侵者，我们绝对不会手软！”

按照张廷兰的行事风格，就算是死了，也要榨出最大的价值，杀俘虏，祭奠死者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正好能收拾几十万信徒的心，让他们知道

奉天政府是站在他们一边，帮着他们报仇雪恨，至于更多的，就不是他们需要知道的了！

“吴旅长，我再交给你一个任务，带着你的部下，就算追到俄国，也要把恩琴的脑袋给我拿回来，你能不能做到？”

“没问题！大帅请放心吧！”吴凯杰随即带着人马追赶恩琴去了。

眼看着一地的尸体，张廷兰也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这些最危险最麻烦的家伙终于被解决了，外蒙终于迎来了一片新天地。

第五百一十一章兰帅新政

库伦城外，到处都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数以万计的牧民听说一众大喇嘛惨死之后，全都主动聚集过来，要求给这些人报仇，短短几天时间，就聚集了三万多人，为了应付人潮，奉军不得不亲自划定了专门的营地，提供给这些虔诚的信徒使用。“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杨宇霆看着城外一望无际的人群，也忍不住感慨：“汉人历来对神鬼都是敬而远之，眼前这些蒙古人却是极为笃信喇嘛教，如果处理不好，的确是一个大麻烦啊！”

张廷兰也点点头：“没错，所谓的宗教信仰，本就是虚妄的东西，从春秋乃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就抛弃了对神灵的信仰，转而崇信道德，正是这种转变，决定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也决定了中华民族能够长时间保持兴旺发达。日后治理蒙古也要同样淡化宗教，发展文教，让蒙古同中原地区真正的融为一体。”

“拙言，虽然说要淡化，可是咱们现在却要给这些大喇嘛招魂啊，不然可没法收拾这么牧民的心！”

张廷兰也笑道：“权宜之计而已，不得不耍些小人手段。”

说话之间，赛罕跑了过来，恭恭敬敬的说道：“大帅，库伦附近的牧民几乎都到了，大家迫切的希望斩杀俄**队，为死去的大师们报仇。”

“没问题，杨参谋长，你现在就去准备一下，将抓捕的四千七百名俘虏都押到城外的空地，在牧民的面前，全部枪决。”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杨宇霆转身离开。

张廷兰看了看赛罕，笑着说道：“议长先生，我想听听下一步，你对如何治理蒙古的看法，不知道你有什么高招没有？”

“兰帅，喇嘛集团贪得无厌，蛊惑人心，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现在几乎所有的领头的都死掉了，但是他们还有转世之说，按照规定。还要寻找灵童，我担心他们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你说的没错，不过想要卷土重来，至少还要二三十年吧，总不能一帮奶娃娃。就搅得天下大乱吧！在这段时间之中，政府要进行彻彻底底的改革。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蒙古。不知道议长愿不愿意支持啊？”

赛罕听到这里，扑通就跪倒在了地上，对张廷兰连连磕头，脑门上面都出现了血痕。

“大帅，卑职早就认定了跟着奉军走下去，您有什么分配。我都绝对服从，二话没有！”

“很好！”张廷兰笑着说道：“议长，我准备筹建一个外蒙开发总公司，主要是开发外蒙的各种矿场资源。按照估计，一年至少会有几千万的收入吧。其中三成留给外蒙的王公贵族，这个分配权力就交给你，一定要公平合理，只有真正忠于政府的王公，才能得到，你明白么？”

赛罕一听，顿时眼前一亮，如果一年有几千万的收入，三成差不多也是一千万，这可是不折不扣的一笔巨款。就算在前清的时候，满清给蒙古王公的赏赐每年多的时候不过一百万，少的时候只有几十万，他们还要进贡。

如今张廷兰一出手就抛出这么大的一个馅饼，实在是太大方了，而且手握着分配大权之后，他就是所有王公当之无愧的领袖，钱和权是几乎所有人

都迈步过去的槛，赛罕也是如此。

“大帅，卑职从此之后，死心塌地，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不必如此，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张廷兰道：“利益从来都是需要交换的，我希望你们从此之后，能放弃所有的牧场，放弃对牧民的控制，让他们成为自由的劳动者。”

“这……”听到了张廷兰的话，赛罕的脑门不由得浸出了一层汗水，馅饼从来不是好吃的，所有的牧场都要交出去，对部族的控制权也消失了，这等于是摧毁了他们控制蒙古的根基。

一边是巨大的利益吸引，一边是传统的特权，这是最难的抉择了，赛罕的脑子快速的转动，不断的权衡。就在他想不出所以然的时候，突然看到了张廷兰脸上淡淡的笑容，他顿时脑子就清醒过来。

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力，既然眼前这位大帅提出了意见，那就意味着必须遵守，不然说不定就会步那些喇嘛和贡桑等人的后尘，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这家伙可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和他作对，绝对没有好下场！

“一切都按照大帅所说的办，卑职不敢有任何的意见。”

“哈哈哈，和聪明人说话就是容易，开发外蒙的资源必然带来巨大的收益。你还可以筹建一个投资公司，在外蒙，乃至东北，我都可以提供便利，还可以派出专业团队协助，你只管享受利润就可以了，生活绝对比现在要舒服百倍。”

“多谢大帅，卑职一定尽心竭力，效忠大帅。只是卑职还有一个疑问，外蒙最大的地主并不是我们，而是那些寺院和喇嘛，他们的牧场该怎么办呢？”

“自然是全部收回，出家人六根清净，四大皆空，还要钱干什么！”张廷兰冷冷的说道：“这世上指佛穿衣，赖佛吃饭的人太多了，佛祖要是知道了，都会震怒的，政府被牧场收回，重新分派给牧民，是替他们消除罪孽。”

赛罕听到这里，也明白了张廷兰的打算，这是要彻底颠覆外蒙多少年的传统，彻底进行一次大洗牌！

虽然最大的阻力大喇嘛们已经死得差不多了，但是阻力依旧十分惊人，要想执行下去，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掉脑袋呢！不过赛罕转念一想，反正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了开发公司的股份，他就是外蒙最富有的人物，根本至于其他人的死活，根本不用担心！

张廷兰简单的向赛罕交代了几句，然后转身就走下了城墙，在其他人的陪同之下，来到了城外。此时城外已经做好了屠杀的准备，四千多名俄国战俘都押了出来，排成了密集的队伍，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严阵以待。

那些牧民看到这些俄国人之后，疯狂的喊叫，有的情绪激动的直接扑了上去，扭打撕咬，用牛粪马粪涂抹，有的干脆拿出了随身的匕首，要扎死他们。

看到了这些疯狂的牧民，张廷兰的心里头也是一阵发凉，虽然他说宗教信仰是虚妄的，但是人类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理智。也幸亏将杀死大喇嘛的罪名推到了俄国人身上，不然一旦知道了奉军动的手，只怕外蒙就彻底乱了。

当然奉军有精良的装备，十几万的士兵，不会害怕这些牧民闹事。不过大开杀戒，血流成河是不可避免的，就会造成永远的伤痕，甚至没法愈合。

有些人或许会认为可以杀干净这样就没有麻烦了，就像美国人对待印第

安人一样，可是这也只是一厢情愿，杀光了一族，还会有其他的族群，总不能所有人都屠杀干净吧，杀戮总有界限，一旦国力衰退，无法维持强势，累计的恶果就会爆发，历史上多少帝国都这样崩溃了。

所有古国之中，唯有中华能够幸存下来，和中国治国的韬略密不可分，天朝上国从来不干胡虏那种没品的事情，想要平等边疆，关键还是要收拾人心，互惠互利。

张廷兰一面看着这些牧民，一面心里头不断勾勒着治理外蒙的策略，他纵马来到人群的中央，场上的声音也逐渐平息了。

“众位外蒙的牧民弟兄们，你们来到了这里，心里头想必都有怨气，我和你们也是一样。俄国人侵入中国的土地，他们就是生死的仇敌，处死这些俄国士兵，为死者报仇，震慑各方的宵小，谁还想要侵略中国大地，谁就要留下他的生命！”

张廷兰说完之后，奉军士兵就把一排一排的俄国人押了出来，每一排一百人，齐刷刷的站在了空地上，后面奉军士兵从容不迫的开枪射击，一面人墙瞬间就倒了下去，紧接着就换成了第二排。

每一次的开枪射击，都让在场的这些牧民兴奋不已，他们忍不住发出一阵阵的欢呼，甚至有人跪倒在地上，嘴里不住的祈祷，念着经文。

整个处决行动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俄国人的尸体堆积成山，腥臭的血气笼罩在库伦城外，经久不散，刺激着人的神经，这些牧民把嗓子都喊哑了，把手都拍肿，一个个亢奋异常。显然在这一刻，他们和汉人军队的隔阂也消失了不少，他们能够帮自己报仇雪恨，他们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是这些可恶的俄国人，这个念头已经悄然进入了每个牧民的心中。

“众位牧民弟兄，仇已经报了，可是生活还要继续，天气越来越冷，很快大雪就要降临。我想问问大家，家里头有御寒的衣物么？有足够的粮食么？有牛羊的草料么？大家准备如何度过这个冬天呢？”

张廷兰的话正好戳中了所有牧民的心思，他们都不自觉的低下了头，每个冬天都是一道关，饿死冻死是常有的事情，大家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政府也考虑到了大家的难处，准备推出新政，让大家拥有自己的牧场，拥有充足的物资，吃饱穿暖，有书读，有学上！”

第五百一十二章工业大爆发

相比于大喇嘛们的仇，其实牧民更应该在意的是寒冷的冬天，草原出产有限，民众生活特别困苦，最近几年外蒙宣布**，失去了中央的财政支持，这些上层的权贵只能拼命的搜刮牧民。

这些牧民手上几乎没有什么财产，眼看就要到了寒冬，很多人家里头还没有吃的粮食，也没有足够的柴禾草料。这就意味着大雪突降之后，就会有大量的牧民被冻死，这就是一个鬼门关。

偏偏在这个时候，张廷兰提出了新政的主张，所有的牧民都是眼前一亮，他们并不敢奢望太多，只求能够少一些盘剥，让他们不至于饿死冻死，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

“政府方面仔细研究了蒙古的情况，也桶各个寺庙和王公沟通了，他们的牧场牛羊全部由政府利用赎买的形式，收归国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大家，保证每个牧民家庭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牧场，拥有自己的牛羊。”

张廷兰这话说完之后，全场突然鸦雀无声，足足过了两三分钟，才有一些懂汉语的牧民反应了过来。

分配牧场！分配牛羊！在以往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些原本都是寺庙和王公们的命根子，绝对不会放手的，可是现在奉军到了草原之后，竟然要把这些东西分给普通的牧民，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政府的职责就是兴利除弊，真正为了百姓服务，为了大家谋福祉。打破王公僧侣对牧场的控制，让牧民真正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让大家真正走向富裕，是今后政府的使命。请大家放心，你们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好！”

这个消息不亚于一枚重磅炸弹，狠狠的砸在了所有人的心头。那些残存的王公一听说他们的牧场牛羊要被剥夺，简直就如丧考妣。仿佛天塌下来一般。他们有心站出来反对，可是一看两旁荷枪实弹的士兵，他们全都乖乖闭上了嘴。

其实还要感谢心狠手辣的博尔多汗，他把外蒙的最有影响力的王公都给杀了，剩下的人都是一帮饭桶，根本不敢站出来。偏偏此时那些喇嘛又都死掉了，再也没有力量可以对抗张廷兰的改革措施了。

普通的牧民当然还想不到这些。他们只知道自己可以拥有草场了，有了追求富足生活的希望。这世上说到最后，总要落到衣食住行上面，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打动人心。

原本对奉军还有些排斥，可是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们真的觉得让奉军管理草原也不错。当然这些牧民还有疑虑，就是不知道这个政策究竟会如何，能不能落到实处。

张廷兰也同样注意这件事情，他把大话说了出去，如果做不好，影响的不只是他的声誉，还会危及整个外蒙战略。张廷兰绝对承受不起这个失败。

就在他回到了库伦城中之后，从奉天又来了一批官员，这都是王永江精挑细选的人员，内政的能手，最主要的就是王树翰、曾有翼、关海清三人。

王树翰原来是负责奉天财政，还监管官银号。张廷兰当初把官银号抢到了自己的手中，发现其中有巨大的亏空，还把王树翰给抓了起来。

经过一番调查。发现王树翰的确有一些问题，不过基本上都是被逼无奈，面对着**的奉天政府，再加上日本人的压榨，他没有更好的办法，难免

要随波逐流。而且经过调查发现，王树翰基本上可以称得起清廉二字。
这两年王永江主持财政之后。又把王树翰聘请为顾问，他也算是改过自新，事情办得很不错。如今要治理外蒙，王永江才把他派了过来。另外曾有翼是经济建设的能手。参与了东三省铁路和公路的规划，办事能力很强。至于关海清则是著名的学者，主张发展文教，培养人才。
三个人各有擅长，一同派到了外蒙，正好能够珠联璧合。张廷兰见到了他们之后，笑着说道："三位先生，要想彻底控制外蒙，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必然的选择。我认为有三项要务必须完成，平分牧场、建设交通、发展文教，三者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大帅英明！"王树翰笑着说道："我们在来的时候，已经草拟了一个计划，平分牧场是一切的核心，要采取大帅提出的赎买计划。从王公手中把草场买过来，不过这笔钱并不能直接交给王公，而是最为外蒙开发的资金，相当于投资，王公只能享受收益。"
张廷兰仔细翻看了一下王树翰的行动方略，他还是极为满意。曾有翼在一旁也说道："平分牧场之后，草原的牛羊数量必定会增加，而且大量的矿产也会被开发出来，发展交通就成了必然的选择。目前东三省的铁路基本的干线已经有了，我计划从东三省南北个引出一条铁路，南线把承德、张家口、归绥三地连接到一起，这样就差不多形成了一条与长城并行的铁路线，牢牢地将内蒙控制在了手中，而且我们还可以沿着铁路线，将重要的产业转移出去，扩大产业规模，这可是一件多得的好事情。"
修建铁路从来都是要考虑方方面面的条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刚刚纳入掌控，奉军控制的力量还严重不足，正需要一条铁路穿起来。而且张廷兰早就注意到东三省距离日本太近，如果产业过于集中，会带来不测的后果，因此往内蒙，乃至西北进行延伸，也是必然的选择。
"大帅，北线的铁路则是从长春引出来，联系洮南，直接修到库伦。这条铁路主要的作用就在于军事方面，能够实现快速运兵，不只能够应付外蒙可能的不测，还能够抵消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优势。"
"嗯，设想很不错，在修建的时候，可以适当引入无业的牧民，给他们提供工作，改善生存条件。"张廷兰说完之后，又笑着对关海清说道："前两项都是在管肚子的问题。要让人有工作，吃饱饭，下面可要关注一下脑子的问题了。"
"大帅圣明，外蒙多年以来都离心离德，收拾人心就变得十分重要，要大办学校，给予普通牧民子弟学习的机会。不只是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还能加速实现汉化。而且最近喇嘛大量的死亡，外蒙的百姓在心灵上失去了寄托，正是进行科学宣传的好时候。完全可以从奉天的大学之中，挑选出科学小队，前来支教，宣扬文化知识。把文化宣传的阵地控制起来。"
"最难改变的就是人的理念，必须把功夫做细，把准备做足，争取彻底改变外蒙的状况。"
大家商量妥当之后，外蒙的各项新政就落实了下去，首先核查牧场的范围，按照计算。大约每个家庭能拿到一百亩左右牧场，还能分到二十头羊，以及一些帐篷农具。
在草原上，原本拥有大批赤贫的牧民，他们什么都没有，只能靠着给王公寺院放羊为生，他们经常遭到毒打，常年食不果腹。基本上与奴隶无异。

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大片的草场，有了成群的牛羊，这些人简直都不知道该何如表态自己的情绪了。

他们趴在了地上，不住的磕头，甚至有人从报纸上找到了张廷兰的照片，把家中的神龛清理干净。然后恭恭敬敬的拱了上去，原来的佛爷只告诉他们拜祭，然后把他们手上最后一块铜板都拿走。

现在新的“神灵”不只不要他们任何的东西，相反还把牧场分配给他们。让他们第一次真正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这些牧民发自肺腑的感激，整个草原之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这些牧民又听说转过年草原就要推行更多的政策，修筑道路，开发矿山，创办学校，让他们的孩子能够读书上学，这可是原来贵族才能享受到的待遇，现在所有人都有机会了。

另外草原之上也会有医院，邮局，电灯，自来水等等，草原之上要体会到什么叫做现代化的生活。这些新政举措让牧民终于敢憧憬更美好的生活，其实不需要那些神佛，他们一样能活的更好，而且遇到了困难之后，政府往往比喇嘛更管用。

王树翰了解了草原的情况之后，就提出虽然划分了牧场和牛羊，但是寒冬将至，大多数牧民还是没法应付这个冬天。因此王树翰要求奉天方面运来一大批的生活物资，供应牧民生活之用。

就算是没有钱，也可以提前向银行预支贷款，用来采购所需之物。有了这个措施之后，这个冬天就不会有多少人饿死了，政府的确比神佛更管用！

就在奉军全面推行新政的时候，吴凯杰也回到了库伦，他奉命去追赶恩琴一伙，一直追击到了中俄边境的重镇恰克图，才把恩琴一伙全部消灭，血腥男爵也被奉军击毙，侵入外蒙的这支白俄军队全军覆没。

对于整个边境线来说，还是相当震撼的，那些看不起中国的俄**头终于知道了中国的厉害，他们全都约束自己的部下，不准袭扰中国边境，一面惹祸上身。

吴凯杰率军在边境线上进行了巡逻，将潜入中国境内的白俄全都驱逐出去，新建了一批边境哨所，留下了充足的防御兵力，做好了一切之后，他才凯旋回到了库伦。

“奉军可是从来不吃亏的，俄国人侵入了外蒙，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奉军也要打出国界，扬威远东！”

库伦城中的这些奉军将领一听张廷兰这么说，大家伙就知道这是要真正甩开膀子，干涉俄国了，因此也都摩拳擦掌，和国内的军阀作战，不只有损名声，而且还没有什么意思，奉军真正的对手就是列强，只要消除了列强的影响，想要一统全国，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拙言，我很赞成出兵，不过咱们最好还是要弄清楚自己的家底是多少，不然贸然动手，可不好啊。另外马上就要到冬天了，远东并不适合作战，我们正好利用这个冬天，厉兵秣马，做好出击的准备！”杨宇霆笑着说道。

“没错，从出兵援救热河开始，也过去了好几个月，从德国弄来的机器也应该陆续投产，我对东三省的工业可是充满了期待，只有工业发展起来，咱们才敢和列强叫板。”

张廷兰将外蒙的事务暂时交给了姜登选和王树翰处理，他则是带着杨宇霆等人返回了奉天，刚刚到奉天，就得到了一个喜讯，奉军下半年工业快速

发展，全年钢产量有望得到十五万吨之多！

第五百一十三章快步前进

工业时代的战争，很少有钢铁产量少的一方，胜过多的一方，可以说没有钢铁，就没有现代化的战争，没有什么消息能比钢铁产量取得突破更让人兴奋。

张廷兰刚回到奉天，就把王永江、邝荣光、陶吉平、陈启铭等人请了过来，向他们了解这段时间工业发展的成果。除了王永江之外，其他几个人都是主抓技术和生产工作的，自从德国的设备陆续运回来之后，他们就在全力以赴，安装设备，摸索操作方法。

这段时间以来，基本上没有谁睡过完整的觉，尤其是邝荣光年纪本来就大了，原本花白的头发已经全都变成了银色的，脸上甚至出现了几块细小的老年斑，似乎一下子就老了十岁一般。

但是老头的精神状态还很好，见到了张廷兰之后，就笑着说道：“拙言，你领兵在外这段时间，又有一大批的机器设备从欧洲运了回来，填补了奉天工业多项空白，照着这个势头发展，再有两三年，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就出来了，比起当初预想的还要快不少，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邝先生，筚路蓝缕，既然现在有了成绩，你们诸位也要注意身体，合理调理，定期接受体检，身体千万不能出问题。”张廷兰又看了看王永江，笑着说道：“岷源先生，你也不例外。”

“拙言放心吧，再干十年八年的没有问题。”王永江笑着说道：“今年一年东三省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快速的变化，财政收入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三省累计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八千七百万，明年突破一亿就有希望了。换句话说咱们凭着三省的土地，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北洋政府，加上我们不用承担各种赔款，实际可用的资金相当于北洋的一倍半。”

王永江讲到了财政收入，也是神采飞扬，十分的得意。奉军的收入能够快速增加，多半都要归功于这位理财能手，毫无疑问这也是对张廷兰一力支持的最好回报。

“我们财政收入并不是建立在盘剥百姓，敲骨吸髓之上。相反这几年之中，我们削减了大量的苛捐杂税，各种税种合并简化，另外对重点工业的发展还给予了税收扶持。可以说东三省的财政增加。完全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上，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也不是不可能。”

王永江信心十足的说道：“除了财政收入增加之外，还有一点更值得我们的欣慰，就是整个东三省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农业的比重不断降低。而工商业提升飞快，尤其是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加上商业，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压倒了农业的份额。如果能把德国弄来的机器全部消化掉，东北的工业产值还会快速提升。达到百分之三十，四十，甚至超过一半，都是可以预见的。”

王永江介绍的情况正是张廷兰十分关注的，财政收入体现国家可动用财力的多少，换句话说也就是政府的力量强弱。很多人都认为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总量远超过英国，实际上英国的财政收入有五六千万英镑，满清只有三四千万两白银。两者差距在十五倍，这才是政府力量的体现，满清被人打得满地找牙，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除了总量之外，经济的成分也很重要，工业产能和比重就是国家军

事力量的最好体现。原本东三省是典型的农业主导区域，现代化的工厂几乎没有。经过张廷兰的苦心经营，工业产值已经占到了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说明东北不再是列强嘴里的一块肥肉，已经有了骨骼。肌肉也在快速的壮大起来，已经拥有了捍卫自己利益的本钱。因此听到了王永江的介绍，张廷兰格外的振奋。

“三年之内，争取工业产值翻一番，在经济重量里面，要超过百分之五十，这样东三省基本上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目标，面对我们的死敌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有一拼之力了！”

张廷兰雄心勃勃的下达了新的指标，在旁边邝荣光哈哈大笑：“拙言，别的行业我不敢保证，不过钢铁机械这一块，不只能翻一倍，翻两倍也不是不可能！”

“哦？”张廷兰也露出了吃惊的表情：“邝先生，您说话可要算数啊。”

“那是自然，既然说了这话，我就有十足的把握。”邝荣光笑着说道：“我们从德国运回了两套钢铁设备，现在第一套安装了一半，预计明年两套能都安装上，那时候钢铁产量至少能从现在的十五万吨跃升到三十万吨，如果把产能全部挖掘出来，达到四五十万吨，绝对没有问题。”

张廷兰听到了这里，顿时喜出望外，按照邝荣光的说法，在未来两年东三省的钢铁产量就差不多了能增长三倍左右，邝荣光显然不是在信口开河，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拙言，除了德国设备之外，我们还有一大突破，不久前我们成功生产了一个三十立方米的高炉，虽然不大，但是从里到外，全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自己生产炼铁设备了！”

“什么？”张廷兰听到这话之后，眼睛都冒光了，别人的机器再好，总有出问题老化的时候，关键还是要自己能够生产，这样才能永远不被卡脖子，因此听到了这个消息，比那些钢铁设备投产，都让张廷兰兴奋。

三十立方米在后世绝对是早早就要淘汰的落后产能，放在了现在还是勉强可用，而且个头不够，还可以用数量凑，尽可能的多生产一些，也别管是不是浪费资源了，总之在这个生死关头，一切都可以暂时放在一边。

“邝先生，既然能够自产设备了，那是不是要在东三省建设一批钢铁厂啊？”

“不只是东三省吧，内蒙一带也是不错，我计划明年就新增六个小型的钢铁厂。包括通化，赤峰，西林，包头等地，让钢铁工业遍布主要的省份，这样也有利于降低风险，增强战争潜力。”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在工业布局的时候，也是如此，张廷兰也十分赞同这种设想。

“曾有翼已经向我汇报了，已经做好了规划，要从朝阳修建铁路，将承德、张家口、归绥等地区都连接起来。有了铁路之后，在内蒙大建工厂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并重的两条路，张廷兰提出之后，大家也频频点头，如今奉军已经坐拥整个中国北疆了，大搞交通建设也是必然的。

“铁路建设是重中之重，财政一定会全力支持的。不过东三省的铁路也要大力建设，资金缺口还是不小。拙言，你要想办法才行啊，可就指着你点石

成金呢！”

“岷源先生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我一定妥善解决。”

“大帅，既然这么大方，就给我的项目投点钱吧！”陈启铭笑着说道：“夏寒他们从德国弄到了一套合成氨装置，经过两个多月的摸索。我们基本上弄清楚原理，正在准备仿制设备呢。合成氨既能够生产化肥，又能生产硝酸铵炸药，成本十分低廉，适合大规模使用，这么有前途的项目，大帅总不能不投资吧。”

张廷兰也哈哈大笑。急忙说道：“肯定投资，要多少有多少，不过我也要条件。你们可要尽快生产出足够的化肥，东三省土地虽然肥沃。但是想要真正增产，养活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甚至出口粮食赚钱，绝对离不开化肥的帮忙啊。”

众人陆续向张廷兰汇报情况，这一年虽然张作霖遇刺，奉军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于经济的搓动并不大，相反有些产业发展的更快了。

除了最主要的钢铁产量之外，另一项非常重要的煤炭产量也大幅度增加，达到了五百万吨之中。这些煤炭不只畅销东三省，还通过京奉铁路，大量的向关内销售，东三省的劳动成本比较低，煤炭的品质好，在京津一带十分热销。

面对汹涌而来的东三省煤炭，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煤矿甚至都不得不降低了身段，同奉军打起了价格战。

张廷兰当初就和岳父大人提起过这件事情，当初也只是一个设想，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了真实的情况，让周家对于这位女婿的本事更是惊叹不已，就在不久之前，周学熙甚至准备将家业都迁到奉天，这样能够发展的更快速。

煤炭生产快速增加，发电量整整翻了两番，就这样还有巨大的缺口，很多工厂不得不使用自备的发电设备。不过根据邝荣光的介绍，这个局面也能很快打破，奉天已经着手研制发电机组了，除了火力发电之外，还有水利发电，东三省的水利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有很大的开发价值。

“大帅，军工生产的进步也是不小，尤其是重炮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德国的机床之后，产量提升了一倍，每月能生产二十门重炮，奉军的换装速度能够大大提升。”陶吉平也向张廷兰介绍道：“大帅，目前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还缺少一些有色金属，比如镍、铬、锰、钨等，想要生产炮钢，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偏偏东三省煤铁资源丰富，有色金属的储量就有些匮乏。”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陶部长，如果能把原料的问题解决了，你有没有把握让军工生产再上一个台阶啊？”

“当然没有问题，绝对能够办到。”

“眼前就有一个好机会，我们不是和吴佩孚弄了一个军火合作么，拿出了十八门重炮，吴佩孚就把绥远送给了咱们。他难道不想得到更多的火炮，更多的飞机么？”

“大帅，您是准备用军火和吴佩孚进行交换，让他把咱们急需的东西送过来？”陶吉平忍不住兴奋的问道。

“光是搞军火交换，太初级了，我准备让吴佩孚签一个全面的经济交流协议，不只是军工产品，我们的民用工业也要打入关内市场，最好要从吴佩孚手上拿到贸易的特权，让我们的产品和列强享有同样的待遇，不然咱们怎么

和列强竞争啊！”

“这个主意好，东三省的市场终究有限，最好能扩张到全国，我们用商品开路，如果到了某一天，所有人都在使用东三省的产品，都用我们的奉票，这天下也就彻底统一了！”王永江在一旁兴奋的说道。

“大帅，吴佩孚的确和咱们联系了，想要再弄到一批军火。”常荫槐笑着说道：“他已经带着大军南下，要对孙大炮下手了！”

第五百一十四章人才云集

“吴秀才倒是识趣，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那咱们也就不客气了，一定要从他的身上把想要的东西都拿到，打开通往关内的大门。”

“拙言，吴佩孚用兵很有两下子，要是得到了先进的装备，说不定西南的土军阀，还有孙大炮的党羽顶不住啊！”杨宇霆忍不住说道：“我看最好暗中对孙大炮输血，让他能撑得时间更长一些，咱们两头得利，难道不好么？”

一提到孙文，张廷兰的眉头就皱了起来，这个孙大炮的确是一个麻烦的人物，现在东三省的大多数高层根本看不起孙文，但是张廷兰却清楚，如果任由孙文发展，他和他的党徒早晚都会成为心腹大患，比起吴佩孚要危险的多。

“孙文一派可以接触，但是绝对不能卖给他们重武器，另外最好要从内部瓦解他们，拉拢扶持一些可以为我所用的人，最好尽快把孙文搞垮，必要的时候就给我弄死！”

张廷兰并不喜欢玩暗杀一类的，况且凭着他的势力，真刀真枪就可以打赢了，何必玩江湖帮派的东西呢。但是针对孙文，张廷兰竟然说出了这话，在场的众人也不得不引起注意，看来这位兰帅对孙文还是非常忌惮的。

“诸位，孙文一党屡次失败，却能一直存在，除了有外部势力支持之外，还有就是他们的组织形式，已经有了一丝现代政党的意味，虽然帮会味道还多一些，但是也比其他的势力要严密，因此凝聚力也比较强大，如果任由他们发展下去，恐怕会成为一个大威胁。”

王永江在一旁听着，然后说道：“拙言，既然对孙文一伙有所忌惮，我们除了消灭他们。其实也可以效仿。当然如果组建政党，影响太大，而且还会过早的暴露我们逐鹿中原的野心，我看不如成立一个政经研究会，广泛吸收会员，扩大影响力。”

张廷兰听到这里，也是眼前一亮。王永江这个主意的确不错，张廷兰也准备加强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可是正如王永江所说，如果奉军推出了一个政党，绝对会引起各方的注意，有了强军，有了雄厚的财力。再组建政党，抢夺中央的权力就成为了必然，势必引起北洋诸军的忌惮，并不利于奉军的发展。

可是不组建又会落后于孙文一派，王永江提出的政经研究会，正好符合张廷兰的要求，他非常满意的点点头：“就按这个注意办。政经研究会主要吸收优秀的官员，和社会各界的贤达。另外在军队之中，也要有一个组织，我看就叫做铁血卫国会，主要的宗旨就是保家卫国，恢复故土。”

“拙言，你看我们该加入哪个会啊？”邝荣光笑着说道：“我们这些搞技术的，也有报国之心么。究竟何去何从啊？”

“军工人才自然可以加入铁血卫国会，你们可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其他的工厂企业家也可以加入政经研究会。不过我还有一个提议，就是成立一个东北自然科学院，吸纳全国的自然科学人才。政府会统一提供经费资助，鼓励从事相关的科研攻关。”

“这个主意好！”邝荣光笑着说道：“各学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有了一个科学院。大家就有了交流的平台，能够互相配合竞争。另外不管干什么的，都有一点野心，希望被社会承认。能够进入科学院，自然是身份的体现，绝

对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拿出更好的成果。”

张廷兰正是这个意思，要建立现代化的国家，就要有合乎时代的体制，除了政党之外，官僚体系的运作，社会组织的配合，都是重要的方面，不可获取。雄踞六省之后，张廷兰已经把眼光放在了打造一个缩小版的中央政府上面了，现在就要为了逐鹿中原做准备。

如今东三省的工业快速发展，势力不断的膨胀，相应的组织机构也要革新，经过商讨之后，由王永江牵头，亲自组织起政经研究会，邝荣光等人主要负责组建东北自然科学院，凭着原来的人脉关系，从各地招揽人才，充实东北的人才基础。

军队的问题是最麻烦，也是最重要的，张廷兰和杨宇霆亲自负责，制定了铁血卫国会的宗旨，同时拟定了入会的条件，要求必须是表现优秀的各级军官，入会之后，要遵守章程，自觉成为军队的核心骨干，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奖惩考评机制，保证所有会员能够严格遵守纪律，服从领导。

就在张廷兰忙活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消息，吴佩孚派遣了一个专门的军事考察团，要到奉天来看看军工产业的情况，商讨进一步采购军火武器。这也是当初张廷兰和吴佩孚商量好的事情，自然没有什么疑问，不过令张廷兰感兴趣的是这个采购团的团长正是蒋方震。

这位的大名张廷兰绝对不会不清楚，他是日本士官生当中的翘楚，又在保定军校担任过校长，前后给赵尔巽，袁世凯等人担任过重要幕僚，名望很高。张廷兰还知道真正让蒋百里被后世铭记的就是他在晚年写的军事著作《国防论》，给抗日战争规划出来一条明路。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或许就是这样的论断，才让中**民坚定了信念，扛住了足足八年的战火，迎来了胜利的一天，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

蒋方震一生并没有真正领兵打仗，称为军事家是不够资格的，但是绝对称得起是军事学家，不可多得的学者型人才。张廷兰早就希望和这位大家打打交道，看看他的真实水平，最好能够收为己用，至少能担任一个高级的军事幕僚。

而且蒋方震出任过保定军校的校长，人脉关系深厚，要是通过他，把保定生拉来一批，那绝对是天大的好事情。

在民国期间，保定生的质量和数量绝对在黄埔生之上，涌现出一千多位将军，成材率惊人。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和标志杆性人物，无法把所有力量联合到一起。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才给了张廷兰下手招揽的机会。

有了这些想法之后，张廷兰对于蒋百里一行，也有了不少的期许，因此他亲自到了奉天火车站迎接蒋方震一行。

在火车之上，蒋方震也在不断的看着沿途的景致，尤其是临近奉天之后，到处都在破土动工，到处都是忙碌的工人，一片忙碌繁华的景象。铁路两旁的仓库密布，一看就是物流繁荣。

坐在蒋方震的对面还有几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叫何柱国的年轻军官就说道：“先生，真没有想到这关外之地能这么繁荣，竟然有超过京津的气象，奉军之中的确有能人啊！”

蒋方震微微点点头，然后用手指了指车厢下面的一个角落，然后说道：“你看这里写的是什么？”

几个年轻人都忍不住低头，下面有四个清晰的小字：中国制造。

蒋方震笑着说道：“看到没有，这列火车是奉天自行生产的，前段时间吉奉铁路全线关头，就已经听说哈尔滨轨道车辆公司已经能够大量的生产机车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一路行来，差不多半个小时就有一趟往来的列车，从运输的密度上面，就能看出东三省的贸易十分的繁荣，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先生，在山海关一段，奉军已经开始着手铺设铁路复线，沿途各地都已经开始动工了，以后铁路运力势必有很大的发展。这些铁路平时能够运送旅客货物，到了战时，就是军队机动力量的保证，有了发达的交通网，就有了强大的运输能力。德国能够快速调动兵力，快速动员全国的力量，和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作战，强大的铁路交通有着重要的作用。”

何柱国一面说着自己的想法，一面也露出了向往之意，从这一路上走来，就看出了奉军强大的底蕴，不是其他的军阀能够比拟的，绝对是建功立业最好的所在。

“先生，您是兵学大家，东三省一定会求贤若渴的，您就留在奉天吧！”一旁另一个名叫王以哲年轻军人也笑着说道：“早就听军校的老师和学长介绍过，先生您一直主张军队不要打内战，要保家卫国，要收复国土。奉军在这些年做得很不错，我听说他们刚刚在外蒙消灭了入侵的白俄恩琴一部，上万的俄国人都被他们一战歼灭了，这是何等的威风啊！”

“没错，光复外蒙，整个北疆都安全了不少，绝对堪称壮举啊！”吴克仁也在一旁笑着说道，眼神之中充满了希冀。

蒋方震看了一眼这几个保定军校的后辈，微微一笑：“你们几个小家伙是不是想把我说服了，和你们一同投靠张氏父子啊？”

“先生明鉴，不过这不叫投靠，应该是报国！”何柱国笑着说道。

蒋百里摆了摆手，然后说道：“你们不清楚，在辛亥年的时候，我和张作霖就打过交道，我给蓝天蔚出谋划策，想要光复东三省，结果败给了张作霖，差点脑袋都没有了。”

“先生往事已矣，张雨帅已经仙逝了，奉军也换了领袖，您就不要在意了。”

“不说了，不说了！”蒋方震摆了摆手笑道：“火车到站了，咱们也看看东北究竟有什么变化吧！”蒋方震一行人先后下了火车。

第五百一十五章大炮换人才

蒋方震率领着将近一百人的军事考察团到了奉天，这些人当中除了几个保定军校的学生之外，其他的都是吴佩孚精心挑选的人员，他们到奉天的任务就是考察东三省的军工生产情况，同时和张廷兰进行洽谈，采购军火。

目前奉天的军火品种已经极为丰富，直军需要什么，又能买到什么，都需要仔细的权衡，没有一个精通军事的大才绝对不行，因此才把蒋方震派了过来。

采购团的众人刚下了火车，就见到不少军官，簇拥着一个年轻人站在了站台旁边，一见到蒋方震下车，这个年轻人快步走了几步，笑着迎了过来。

“蒋先生大驾光临奉天，实在是欢迎之至啊！”

蒋方震也早就从报纸之上见到过张廷兰的照片，此次一见面，发现张廷兰比想象的还有年轻，不过浑身上下有着一股强烈的自信，不容任何人的轻视。

“兰帅太客气了，玉帅说上次和兰帅相谈甚欢，要不是公务繁忙，他还要亲自来奉天，同兰帅纵论天下呢！”

“玉帅也是当世的豪杰，能和他联手，也是求之不得啊。”

两个人寒暄了几句，张廷兰就主动邀请蒋方震到帅府一叙。蒋方震也没有客气，直接上了汽车，随着张廷兰前往帅府。从火车站到帅府短短的一路，蒋方震的心里头受到巨大的震撼，奉天和十年之前已经迥然不同。

道路已经大为拓宽，两旁都是鳞次栉比的建筑，密密麻麻的广告牌，异彩纷呈，人流往来不息，论起繁荣的程度。丝毫不比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差。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奉天市容洁净，道路秩序井然，不是有清洁工人和巡警路过，维持着秩序。街道上面也看不到其他地区随处可见的乞丐，光是从这一点上看，奉天就要高出中国其他城市很多。

见微知著，能把奉天治理的如此，推而广之，东三省的发展也绝对不会差了。从蒋方震的心里，并没有看得起奉军。当初的张作霖就是一个偶然得志的土匪头子，狡诈凶横，虽然他击败了民党，还差点杀死了蒋百里。

不过张作霖不论是领兵打仗，还是治理地方。都是老一套，土匪习气十分严重。这样的人最多也就是一方豪强。绝对不会真正的建功立业。可是现在眼中所见，已经颠覆了他对于奉军的认识，这绝对不是一伙土匪能得到的程度。

尤其是路过街区的时候，蒋百里看到了成片高大的烟囱，正在不断的排放滚滚的黑烟。这要是放在后世，绝对是要被拆除的污染源。可是此时却让蒋方震感到了无比的亲切。

如此庞大的工业区，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这奉军真是好大的手笔，竟然弄出了这么多的工厂。而且这还是在日俄两国的眼皮子底下，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走了这么一段，蒋方震的心里头已经掀起了滔天的波澜，工业就是国力的最好体现，也是列强能够欺负中国的奥妙所在，看样子奉军已经抓住了这个命门，看来奉军的崛起势头已经不可扭转了！

下车之后，蒋百里就十分感慨的说道：“兰帅，窥一斑而见全豹，奉天能有这么大的发展，实在是太令人欣慰了。”

“蒋先生，奉天开始工业建设，也有三个年头了，想要有所成就，恐怕还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毫不客气的说，我们已经找到了强国强军的方向，只有发展工业，掌握先进的技术，靠着强大的国力，才能把列强从中国赶出去，至于其他的都是缘木求鱼。”

蒋方震一听这话，笑着说道：“兰帅，如今社会上有人主张学习美国，还有人主张学习俄国，不过不管怎么说，都是要从制度下手，唯有兰帅强调从实业下手，的确是独树一帜啊！”

“制度只不过是借鉴而已，医生早就讲究对症下药，因人而异，这国家更是如此，该如何管理，那需要不断的磨合协调。各个列强的制度也都不相同。但是所有列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是工业化的国家，都能生产各种机器设备，武器军火，不去抓住这个共性，而去追逐别的东西，不但不能救国，还会误国啊。”

张廷兰也十分感慨的说道：“不管日后如何发展，如果不知道发展工业，不知道狠抓国防，不能够对外强硬，不能够捍卫国家主权，这样的势力迟早都会被中国民众无情淘汰！”

“说得好！真可谓是一针见血，兰帅的见识真让人佩服。”

蒋方震不只去过日本，也去过德国留学，对于世界的cháo流还是很清楚的，听到张廷兰的这番见识之后，如同黄钟大吕，让他十分的钦佩，有了类似的见解，双方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不少。

他们步入了会客厅，分宾主落座，蒋方震直接开门见山，说出了来意。

“兰帅，吴将军这次委托我过来，想采购一批军火，主要是火炮和飞机，他想采购二百门各型火炮，再加上二十架作战飞机，另外还想请兰帅落实当初的诺言，派遣一批技术人员，帮助提升巩县兵工厂的产能。”

说着蒋方震将一份采购清单放在了张廷兰的面前，张廷兰拿起来看了看，吴秀才的确是狮子大开口，其中包括十八门一百五十毫米重炮，三十六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光从火炮的数量来看，足够装备四五个北洋的步兵师了，看样子把持了zhongyāng之后，直军的扩军在所难免，而且手笔还相当的惊人。

“提供这些军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想知道玉帅准备准备拿出多少钱呢，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兰帅，不知道你准备开价多少啊？”

“就拿一百五十毫米的榴弹炮来说，类似口径的重炮都是各国陆军的主力，我们的近邻日本甚至都没有装备，生产一门火炮至少要十五万大洋的成本。按照每门火炮配一千发炮弹计算，玉帅一次要了十八门，总价也要四百万左右，我真担心他拿不出足够的钱啊！”

张廷兰说完之后，蒋方震也把眼睛瞪圆了，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门火炮就这么贵，吴佩孚虽然也准备了几百万，但是很显然光是这些火炮的价钱就承担不起。

其实张廷兰也不算是胡乱开价，想要在国际上购买重炮。基本上不可能，这是有价无市的宝贝东西。另外后世在三四年，德国重新武装之后，放宽了对中国的武器出口限制，提供了一批一百五十毫米的牵引榴弹炮。每门火炮要了八十七万元的天价，一个二十四门火炮的重炮团一共花费了2088万元。

奉军现在卖的火炮虽然比不上德国的先进。但是至少口径一样。威力同样不俗，而且还有相应的配套服务，一门卖二十万元一点都不算高，已经是很合理的价格了。

“不对，不对！”蒋方震突然连连摇头：“兰帅，生意不能这么做啊。我可是听说你们奉军卖的一百五十毫米重炮不是你们生产的，而是奥匈帝国制式的装备，是二手货，按照新品的价格卖。恐怕不合理？”

被蒋方震点破之后，张廷兰的脸色丝毫没有变化，而是笑着说道：“蒋先生，正因为是从奥匈弄来的，价钱才不能便宜呢，这里面的故事众多，光是运费就消耗惊人。另外火炮虽然是奥匈的，但是炮弹可是实实在在是奉军生产的，这种炮弹和我们使用的炮弹不同，还要单独生产，这个价钱绝对是非常公道了，不然你们可以找找列强，看看他们的价格！”

张廷兰笑嘻嘻的说道，蒋方震一下子就被噎了回去，扳着手指头算算，英法美等国根本不买这种武器给中国，德国还是一团乱麻，至于日本连他们的陆军都没有装备，又怎么可能卖给中**队呢！

唯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奉军，换句话说，想要买，就要准备挨宰。蒋方震脑子不断的旋转，他笑着说道：“兰帅，这么高的价钱，玉帅恐怕也要考虑一下才行，咱们不妨先聊聊别的事情。”

蒋方震主动转移了话题，他笑着说道：“兰帅，你愿不愿意和蒋某说说，这些奥匈的火炮究竟是怎么来的？”

“现在说破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当时奥匈还在和俄国作战，俄国人缴获了大批的奥匈军火，然后我通过在俄国的走私渠道，将这些军火弄到了奉天，当时一共弄到了四十八门，奉军才建立起两个重炮团。”

“兰帅，这么说起了这些火炮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那时候欧洲大战还没有结束，你就敢打列强的主意？”蒋方震不敢置信的问道。

“唉，东三省在日俄夹击之间，不兵行险招，又怎么杀出一条血路啊！”

“如果我猜的不错，奉军不知从俄国弄到了军火，那些机器设备也主要是从俄国弄来的，怪不得奉军的装备都是俄制的呢，看来你们从俄国人身上捞到了不少的好处。”

“只能算是一点利息。”张廷兰笑着说道：“俄国霸占了中国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妄图染指蒙古xīn奸g，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不从他们身上剜几块肉下来，岂不是便宜了他们。”

蒋百里听到了这里，心里头也暗暗的佩服，这奉军上下不愧是一帮土匪出身，竟然敢打列强的主意，现在俄国虽然陷入了内战，已经不足为虑，但是在几年前，俄国还是一个庞然大物，没有人敢得罪。

偏偏奉军的一个年轻人，就敢打俄国的主意，实在是胆大包天，但是偏偏又让他做成了，真是匪夷所思，难道上天都在帮他不成？

“兰帅，既然提到了俄国，那我想讨教一下，奉军出兵海兰之后，一直按兵不动，究竟是在打什么算盘呢？”

“外东北是中国领土，关乎东三省北线的出海口，是不得不争之地，奉军已经开始大规模扩军，这个冬天就会陆续在北线增兵，只要时机成熟，我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出兵，收复故土！”

蒋百里听到了这里，也忍不住拍手叫好：“难得，真是难得！奉军坐拥强大的武力，并没有想着打内战一统中国，而是想要收复故土，真可谓是志存

高远，是天下军人的楷模！”

张廷兰也哈哈一笑：“蒋先生，既然您也认同奉军的主张，不知道您能不能留在奉天，助我一臂之力啊？”

“这？”蒋方震也不免有些沉吟：“我受玉帅的委托，食君之禄，当报君恩。不好半路离开啊！”

“蒋先生，只要你愿意留在奉天，奉军可以用军火和玉帅交换！”

第五百一十六章大扩军

“兰帅，你准备出多少门大炮啊？”蒋方震笑着问道：“我还真想知道自己的身价究竟能有多少…”

“先生是大才，如果玉帅愿意放人，我再送给他十八门大炮，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蒋方震一听这话，顿时也哈哈大笑起来，忍不住说道：“一门大炮差不多了五千多斤，十八门大炮算起了就有十万斤了，以前皇帝也不过是万金之躯，这个身价可不便宜了啊。不过兰帅肯出这么高的价钱，你究竟想让蒋某干什么呢？”

“奉军正在大幅度的扩军，急需一大批的军事人才，尤其是接受过军校教育的中下级军官。这些年奉天讲武堂也在不断的扩招，但是毕竟办学时间短，积累的人才远远不够。我想请先生能够坐镇讲武堂，扩大军校教育，招揽各方的英才，为奉军培养出更多的合格军官。”

张廷兰直接开门见山，将自己的设想提了出来，让蒋方震真的去带兵打仗，张廷兰也并不放心，但是让他搞军校教育，培养合格的军官，绝对没有问题。而且蒋方震还不善于经营小圈子，因此就算让他执掌了军校，也不会弄出一个派系出来，这是张廷兰最放心的地方。

蒋百里也没有想到张廷兰会第一次见面，就主动招揽自己，实在是有些出乎意料。但是他看到了奉天的变化，又知道了奉军又收复外东北的雄心。蒋方震可以肯定，奉军是非常有前途的军队，值得投效。

他忍不住想了半晌，然后笑道：“兰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玉帅让我来采购军火。这件事情总要先处理完，另外我也算是故地重游，好好看看奉天的变化，做到心里头有数，以后该如何，下一步再说吧。”

蒋方震虽然没有一口答应，但是语气明显松动了，只要再加一把劲，就有望把蒋方震彻底拉过来，张廷兰心里头也十分高兴。笑着说道：“蒋先生，既然你想了解奉天的情况，那我就给你发一张特别通行证，你可以自由出入一些关键的军工企业、军队的营地，了解一下奉军的情况。”

“哈哈哈。兰帅真是大方啊，就不怕蒋某把军事机密泄露出去么？”

“先生的人品我自然是信得过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难得兰帅信任。这次和我同来的还有几个保定的学生，何柱国、王以哲、吴克仁，他们三个都是东北人，现在学业有成，都想回到奉军效力，我顺道把他们都带回了奉天。想要推荐给兰帅，您看该如何安排呢？”

蒋方震提到了这三个人之后，张廷兰脑子飞快的转动起来，这三个人在日后的奉军都小有名气。是新派军官的代表，也很有名气，蒋方震的确是一个福星，他一过来，就带了三个保定生，绝对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是他能真心帮助自己，说不定能拉来更多的名人呢！

张廷兰笑着说道：“蒋先生推荐的大才自然没有话说，不过奉军在用人方面有自己的规则，任何新来的人都要到基层部队实习，了解奉军的各种规章制度，半年之后，接受提拔考核，通过了之后，才能升任军官。当然如果期间发生了战斗，表现英勇，可以破格提拔。他们想要在奉军效力，就要从排长一级干起来，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提拔上来。”

清末民国时代，是一个人才极度匮乏的时期，很多留学生从国外回来，

就能直接当教授，军校生毕业之后，就能身居高位，连升几级十分平常，蒋方震二十八岁就戴上了二品的顶戴，这在后世绝对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虽然可以说这是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但是也有揠苗助长之嫌，没有经过底层的足够磨砺，直接到了高位，很多人并不能完全适应任务，而且骤然升到高位，也容易把持不住，沾染种种陋习，拉帮结派。

蒋方震当然熟悉这些情况，听到了张廷兰的介绍，他笑着点点头：“兰帅思虑周全，军人的确需要在基层磨砺一番，才能排上用场，这三个学生就交到您的手上了，我相信他们都会在日后表现不俗，成为可造之材。”

张廷兰和蒋方震相谈甚欢，从眼前的这些事情又谈到了一战，谈到了各种新式武器的涌现，谈到了战略战术的变化。蒋方震是兵学大家，张廷兰又有着超前的理念，两个人越谈越高兴，甚至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直到夜色暗淡，万家灯火的时候，张廷兰才把蒋方震送走。

回到了办公室之中，张廷兰又搬出了几套整编的方案，奉军准备大肆的扩编，涉及到几十万人的大事情，没有一个妥善的方案是绝对不行的，张廷兰不断的修修改改，权衡各方的厉害得失。

一直忙到了半夜，外面脚步声响起，夫人周芯瑶端着一个素瓷的小碗走了进来，碗中还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周芯瑶嫁过来已经有两年了，两个人早就有了十足的默契，她轻轻的将小碗放到了张廷兰的面前，然后转过身，两只手轻轻的按在了张廷兰的肩膀上。

手指轻轻的按动，酸软的肩膀一下子舒服了不少，张廷兰靠在了太师椅上面，将银耳莲子粥端了起来，几口就喝干了，然后微微闭着眼睛，享受着轻柔的揉捏。

“芯瑶，有些时候，真想把这些烦心的事情都抛开，然后就咱们两个人，安安静静的生活，绝对比什么都舒服，那才叫只羡鸳鸯不羡仙呢！”

“我记得伯父他们都四五十岁的时候，还在不断的应酬，一点都没有叫苦叫累，你才二十，怎么就没有雄心壮志了，提前变成了小老头，这样可不成啊。”

“敢说为夫是小老头，现在就让你看看我的威猛。”张廷兰说着猛地抓住了周芯瑶的玉手，然后一转身，就把她揽在了怀中。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宽大的太师椅上面。一双大手已经按在了周芯瑶的胸口上面。

虽然算得起是老夫老妻了，但是周芯瑶身材一点没有改变，相反越发的成熟丰润，偏偏脸上还带着一丝娇羞青涩，让人不住的怜爱。

张廷兰的大手不断的游走，抚过了充满弹性的身躯，渐渐的也不满足隔靴搔痒了，大手已经伸入了领口之中，娇嫩的肌肤给粗糙的大手别样的感觉。

周芯瑶渐渐的也有些迷离，张廷兰将她横在了怀中。调整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大手就要伸过去接下衣襟，周芯瑶猛地清醒过来，急忙挡住了张廷兰的手。

“拙言别乱来！”

“老婆，这些年乱来的时候还少么。你还想逃过么？”张廷兰一面得意的笑着，一面继续动手动脚。

“别！”周芯瑶满脸通红。细如蚊呐地说道：“总该为了孩子着想吧！”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如遭雷击一般，瞬间脑子就空白了，整个人呆坐

在椅子上，半晌才明白过来。

“孩子？芯瑶，你有儿子了？我要当爹了？”张廷兰顿时兴奋的喊了出来，瞪得老大的眼睛里充满了喜色。

“还不清楚是男是女呢。瞎嚷嚷什么！”周芯瑶忍不住责备道。

“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张廷兰此时已经顾不得什么了，他抱着周芯瑶，站了起来。在地上连续转了三圈，周芯瑶都有点天旋地转了。

“拙言快点放手，孩子刚刚几个月，很脆弱呢！”

张廷兰一听到了孩子，终于彻底冷静下来，急忙把周芯瑶放在了地上，仔细的从上到下，都看了一遍，就像检查一件珍宝一样，确认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才轻轻的扶住了周芯瑶的腰身。

这是张廷兰才注意到一旁的座钟，已经过了半夜了，当时张廷兰就忍不住责备道：“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告诉我啊，你看看现在都已经过了十二点，要赶快睡觉，熬夜可不成。”

张廷兰急忙将文件草草的收拾起来，扶着周芯瑶，小心翼翼，生怕出了一点差错。

“拙言，我自己就是医生，什么事情还不清楚，你不用这么在意的，就像平时就好。”

“不好！”张廷兰斩钉截铁的回绝了：“我的姑奶奶，你知道我爹盼着孙子都到了什么程度么，就当是为了让老人安心，你也给我老实听话。”

帅府要添丁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给张廷兰道贺的人络绎不绝，张作相知道之后，索性将所有政务都推给了张廷兰，安心退居二线，就等着抱孙子。

张廷兰每天也尽量抽出时间，多陪陪妻子。不过时光不等人，转眼东三省降下了第一场雪，辽阔的黑土地变得银装素裹，又一个冬天降临了。奉军的扩编工作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最后的方案也出炉了。

主要负责整编工作的孙烈臣和杨宇霆携带着最后的方案，找到了张廷兰，孙烈臣率先说道：“经过连日的商讨，奉军新的扩编方案已经拿了出来，一共要组建五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二十二个独立混成旅，三个骑兵旅，一个装甲大队，以及三个空军大队，还有一支岸防舰队，总人数在二十三万人左右。”

张廷兰听到了介绍之后，也忍不住点点头，这个设想和自己的规划基本上吻合，要想守护住庞大的地盘，没有足够的兵力绝对不行。

杨宇霆又在一旁继续说道：“其中五个步兵师，依次授予边防军的正式番号，称为第一到第五师，另外三个炮兵师也授予边防军的番号，这八个师加上装甲大队，是主要的野战激动力量，我们要出兵远东，和俄国人争斗，这八个师就是中坚。其他的混成旅主要是防守地方，其中热河、察哈尔、绥远每一处一个独立混成旅，在奉天留守五个独立混成旅，吉林五个，黑龙江三个，外蒙古三个。剩下的三个独立混成旅强化装备，作为八个主要打击师的补充力量，随时能够补充前线的损失。”

这次的举动不只是扩充军队的人数，在编制上面更是彻底进行了大手术，将原来奉军的种种编制都彻底打散，重新编排了。

三个炮兵师全按照张廷兰当初的设想，装备三十门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四十五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六十门七十二毫米火炮，构成奉军最

强大的拳头。

这种配置的炮兵师，别说面对目前日俄的军队，就是到了二战都不吃亏，不过是要把一些火炮变成自行火炮而已，在步兵师之中，取消了旅级编制，每个步兵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直属炮兵团，炮兵团之中装备一个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营，两个七十六毫米山炮营。另外还有一个工兵团，一个教导队，一个特务连，一个搜索连，一个机械连，一个医务连，一个野战医院。

一个是的总计人数达到了一万三千七百人左右，这种程度的师级部队，对上日本的旅团一点不吃亏，两个师完全可以和一个师团对抗，甚至压制对方！第五百一十七章德国的好消息“我们这次扩编军队，瞄准的目标不只是俄国人，也包括日本人，远东一团乱麻，想要浑水摸鱼，没有足够的实力根本不行，奉军的火力还要增强。我准备建立炮兵dúlì大队，用来充当火力支援力量，大队编制二十四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必要的可以装备一百五十二毫米级别的榴弹炮，这样的炮兵大队，配合主力部队，要能确保在野战之中，能够压制敌人。”

“好！”杨宇霆首先就叫好了：“我其实也考虑过要进一步增强火力，确保压倒性的优势，但是目前的财政能力有限，没法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援，也有些举棋不定。”

“钱的问题我会想办法，我们首先要确保打赢，只要成为胜利者，多少钱都能赚回来，相反一旦失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出兵远东，就是一场豪赌，我们必须尽量往手里头增加筹码。”

“嗯，这话在理，我看暂时可以成立三个炮兵大队，以后视我们的军工生产能力，以及前线的情况，在决定是否增加炮兵大队的数量。”孙烈臣也在一旁说道。

三个人将扩编的方案整体确定了下来，张廷兰仔细的盘算了一下，如果真正实现了这份计划，奉军在远东不只能够对付俄国多数党，就算和日本人碰上，也不会吃亏。

别看眼下日本人还在远东有大批的驻军，但是他们的陆军思路还停留在日俄战争的阶段，投入严重不足，装备更新的速度也很慢。主要的财力都投在了海军方向，正和美英搞海军军备竞赛。

这就是奉军的一个机会，争取陆军的优势，和日本人就有了一拼之力。先解决外东北，转回头就彻底清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南满铁路和旅顺大连都必须拿回来！

张廷兰的心里头已经暗暗的下定了决心，把战略方向规划了出来，他又看了看杨宇霆和孙烈臣，笑着说道：“整编的方向我们确定下来了，那咱们再商讨一下其中有哪些难题，在寻找一下解决的方案，把事情考虑周详。”

杨宇霆想了想，然后说道：“取消了旅级编制。能够简化指挥程序，增强军队的反应速度和打击能力，是非常好的革新。不过这也要求军官的素质要大幅度的提升，才能适应这种变化，说到底还是缺少人才啊！”

杨宇霆指出了奉军目前最大的问题。军队扩充的过快，但是军校的教育跟不上。中下级军官数量严重不足。很容易拖累扩编计划。

“人才培养是个大事情，我下一步准备把讲武堂扩大，在基层设立军官速成班，全面提升军队的素质。不过这也需要一段时间，眼前就有一个补充人才的好机会，蒋方震到了奉天。把他留住了，顺手再招收一批保定生，就能

缓解眼前的困难了。”

“哈哈哈，拙言的主意不错。”孙烈臣也笑着说道：“当初辛亥年我和雨亭还带着人满世界的追捕蒋百里。没想到风水轮流转，我们竟然要主动拉拢他，实在是有趣的很！”

杨宇霆的眉头皱了皱，忍不住说道：“拙言，保定生可是直军眼里头的宝贝，吴佩孚不会轻易放行的。”

“邻葛，吴佩孚现在有求于咱们，不怕他不答应！”张廷兰笑着说道：“他吴佩孚不是想买军火么，不是想扩建巩县兵工厂么，不是想要飞机么，那就用人才来换，他不松口，就别想拿到东西。”

“嗯，吴佩孚早就垂涎我们的装备了，让他松口应该不难，只要他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相信凭着奉军的声望和待遇，绝对能吸引来天下的有志英才！”杨宇霆笑着说道：“拙言，我看也不要局限于军事人才，其他的方面也需要引进。就拿我们这次扩军来说，一线的战斗部队没有问题，工兵部队也没有问题，但是医疗和通讯的人才就比较匮乏，尤其是西医缺口很大，这也是制约我们扩军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张廷兰苦心经营三年多，奉军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毕竟时间太短，底子太薄，人才缺口太大，如果按部就班，没有三五年绝对难以弥补这个缺口，可以说人才是一切后起国家共同的心病。

“拙言，邻葛说的没错，我们不只缺少人才，还缺少一些必要的通信器材，比如野战有线电话，比如无线电台，目前想要在团一级普及都比较困难，想要军队如臂指使，通讯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怎么解决真让人伤脑筋啊。“张廷兰听完之后，也脑子也不禁快速的旋转起来，进行这次整编，就是为了能够和俄国人作战，然后夺回外东北。可以说留给奉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些难题已经不能按部就班的解决了，必须拿出最有效的办法，快速解决才成。

“还有一点，拙言要求建立dúlì炮兵大队，就需要大量的牵引力量，或是牲畜，或是机动车辆，必须要跟上。”杨宇霆也有些担忧的说道：“炮兵虽然威力巨大，但是后勤要求更高，没有强大的运输能力，大炮就没法发挥威力。”

“我们面临的难题，总结起来就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专业人才的缺乏，一个是工业体系不全，生产机动车辆，通讯设备的能力落后，最后就是经费缺乏，算起来我们是扩军一倍，同时还要保证军队有足够的战斗力，火力打击能力还要大幅度的提升，需要花费的经费就相当惊人。”

“拙言说的没错，就是这三大难题，不知道拙言有没有办法破解啊，反正我的脑子是不够用了。”孙烈臣笑着说道。

这个扩军计划如果放在了别人的身上，孙烈臣只会当成是痴人说梦，典型的既想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要知道奉军经历一场大内乱，又出兵打仗，加上大肆的扩充军备，每一样都是消耗巨大的事情，家底早就不够了。光是这次扩军武器采购经费缺口就有七千五百万左右，如果按照张廷兰的设想，再建立dúlì炮兵大队，那么缺口就会逼近一亿元。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换成别人根本不敢这么干，不过张廷兰这个家伙从来不安套路出牌，他既然敢制定这个方案，就一定有解决的办法，现在就看他有什么锦囊妙计了。不只是孙烈臣，杨宇霆也是如此，眼巴巴的看着张廷

兰，想要他给拿出一点注意。

张廷兰在脑子之中飞快的推演了几遍，然后笑着说道："其实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三方身上，其中主力是俄国人，另外就是德国和关内的直军，只要我们方法用的巧妙，绝对能够解决眼前的难题。"

张廷兰笑着说道："首先就是军费的问题，前段时间，我让王铁山给高尔察克出了一个主意，送给他一个假公主，我刚刚得到情报，这个假公主不负所托，已经了解了一些高尔察克的秘密，这个家伙手里头握着沙皇的金库，他存在了奉天银行一百吨黄金，但是大头还在他的手上，至少还要四百吨到五百吨之间，我们的军费缺口就在这些黄金上面。"

孙烈臣和杨宇霆听到了这里，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眼中露出了炽热的光。

"拙言，这是不是真的，你有办法都弄过来么？"孙烈臣忍不住问道，他当了半辈子的土匪，打家劫舍的事情没少干，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么大的肥肉，简直都不敢相信。

"情报绝对没有问题，至于黄金能不能弄到，就要看我们的运筹帷幄了，高尔察克他已经撑不了多长时间，我准备切断他的军火，让他快速战败，最好死掉，然后那个假公主就会水涨船高，靠着她的协助，我们完全有可能秘密的把黄金弄到手。"

"拙言，既然有了想法，你还等着干什么啊，赶快落实，可不能这么多的黄金跑了啊！"杨宇霆喘着粗气说道："四五百吨的黄金，至少能换成五亿元大洋，就算再扩军一倍都没有问题。"

"先不要着急，我们再说其他的两个难题，人才的缺口我看主要还要落在俄国人的身上，如今大批的白俄向远东逃难，其中学者老师的数量惊人，在高尔察克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只要让他战败了，这些人才都会往远东逃跑，我们就大方的照单全收。另外军事的人才我已经提到了，从保定军校弄到一批，其他的我们可以从德国招募退伍老兵，让他们帮着我们培训部队。"

德国？杨宇霆眼前一亮，四年多的战斗德国人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几乎是和全世界在作战，能够撑这么长时间，毫无疑问已经显示了德国人的强悍，如果能够引入德国的军官，对奉军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好处。

"不只要从德国引进军官，工业技术也要从他们身上打主意，我们已经弄到了这么多的东西，就要趁着德国混乱，再加把劲！"

正在张廷兰介绍自己想法的时候，突然常荫槐求见，这个特务头子手里头拿着一份密电，兴冲冲的找到了张廷兰，一见面就说道："大帅，好消息啊，德国的军方找到了夏寒，想要和我们搞合作！"

第五百一十八章火种计划

自从被张廷兰派到了欧洲之后，夏寒就敏锐的发现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刚刚经历了大战和流感的欧洲动荡不安，上千万的人口死去，城市衰败，工厂停止，到处都是混乱，到处都是残破的景象。广告太多？有弹窗？界面清新，全站广告尤其是最主要的战败国德国，国土被四分五裂，军队几乎被全部解散，失业和沮丧笼罩着这个国家，对于德国来说，这是最耻辱的时刻，但是对于夏寒这样的冒险家来说，是一个天堂。

就像无数的西方人把中国视为发财的宝地一样，夏寒也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如何从欧洲捞取最多的好处上面。他和邝荣光等人首先将奉军急需的，用钱买不到的机器设备运回了奉天，东三省的工业消化了这些东西之后，就像是吃了十全大补丸一样，快速发展起来。

不过夏寒并没有一同回国，他并不满足捞一把就走的最初设想，而是准备在欧洲弄出一个长效的关系网，不断为奉军提供所需的机器设备以及技术人才。

这张网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正常的贸易，可以直接买卖，而不会引起协约国限制的东西；另一个就是暗中的走私渠道，用各种方式搞到那些重要的军工设备和技术，必要的时候，甚至去绑架最顶尖的技术人才。

夏寒把自己的设想向张廷兰汇报之后，当即得到了张廷兰的支持，并且动用一切的力量，给予夏寒足够的支持。

这几个月下来，已经取得了相当的业绩，在柏林夏寒成立了一家专门的劳务公司，招收那些失业的德国高级工人。刚刚战败的德国失业严重，粮食和燃料短缺，几乎所有人都食不果腹，生活举步维艰。

而夏寒的劳务公司以高薪待遇著称，受到了很多德国人的追捧。在柏林已经小有名气。只要技能得到了劳务公司的承认，就能够获得一笔不菲的安家费，还能领到粮食和罐头，足够一家人生活下去，如果是某些行业的顶尖人才。甚至可以带着全家移民。享受到丰厚的薪水，安稳的生活。

虽然在这种关头抛弃自己的祖国，到其他国家工作。或许是一种不忠，但是谁都要生活下去，谁都有家人要照料，因此夏寒的劳务公司还是经常排成了长队。

天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在公司的门前站着一群瑟瑟发抖的人，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候很久了，公司如期开业，开始了解这些人的专业技能。

夏寒也刚刚从法国回来，那里的状况也不比德国好多少。战争之中法国损失惨重，现在也是百业萧条，夏寒成功的贿赂了法国的官员，刚刚将一百四十台机床走私出去。

这些机床原本都是德国的，法国人获得胜利之后，将这些东西当成了战利品。运回了国内，可是他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成千上万的高级机床，只能堆在荒野之中，当成了废铁。任凭风吹雨打。

管理过钢铁厂的夏寒最清楚这些废铁的宝贵，对于工业刚刚起步的奉天来说，这就是一座十足的金山，每一样东西都能让他发疯。由于法国的限制，夏寒只能假冒美国的公司，以回收废旧钢铁的名义，将这些机床先运到美国，然后在送回国内。

这种事情在过去的几个月之中，他已经轻车熟路，这次送回去的一批机

床是加工柴油机零件的关键设备。奉军尝到了装甲车的甜头之后，自然要不断的扩大产能，偏偏国内生产大型拖拉机的能力严重不足，因此只能打德国的主意。

再度回到柏林之后，夏寒只觉得更加彻骨的阴寒，这个冬天绝对是德国人最难过的日子，不过越是难过，自己的机会就越多，夏寒暗暗的攥紧了拳头，一定要利用眼前的机会，尽可能多弄到一些人才。

“安妮，给外面派队的先生们，每人一杯热咖啡，他们在这里等候的辛苦了。”

夏寒走进了办公室之中，一个金丝猫一样的女郎听到了这话，急忙站了起来：“老板，您真是一个善良的人，上帝会保佑您的！”

“我不信你们的上帝，只相信良知。”夏寒说着坐到了宽大的办公椅上面，一个五十多岁的德国老工人颤颤巍巍的偷眼看着夏寒。

“老先生，先喝一点咖啡，暖暖身体，然后再介绍一下你的专长，我会考虑是不是录用你的。广告太多？有弹窗？界面清新，全站广告”

老工人将热乎乎的咖啡几口喝干了，温热的液体也让他恢复了精神：“尊贵的先生，我是汉堡船厂的高级焊工，德意志的战舰腓特烈大帝号、边境总督号都由我的参与。那些几万吨的钢铁巨无霸从船台下水，走向了海洋，那是我一生当中最自豪的时候，当时我们都相信这些最棒的军舰会帮着德国赢得战争的胜利。”

老人说到这里，也有些哽咽，眼角之上涌动着泪水：“后来的情况您也知道了，德国战败了，我们再也不能发展海军了，不需要造大型军舰，所有人的都失业了，年轻人还有力气去干别的，可是我除了焊接就什么都不会了，希望先生能够提供一份工作，我和我的家人都会感激您的！”

说着老工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两个德国zhèngfǔ发放的纪念章，还要他的工作证件，技工证明，这些是他几乎一生的鉴证，有荣誉，也有泪水。

夏寒翻看了一下，他已经确定了这位老人并没有撒谎，这的的确确是一位技术高超的焊接人才。

“老先生，我想知道你愿不愿意去东方工作，准确的说是中国，那里有一个刚刚起步的造船工厂，急需您这样的人才。”

老人眉头微微一皱，迟疑的问道：“先生，你们的公司不是在替美国招募工人么，为什么要到中国去？”

“您当然可以选择美国，不过去中国你不只能够得到两倍的薪水，还能把你的家人都接过去。广告太多？有弹窗？界面清新，全站广告另外如果你愿意带徒弟，还会得到了一份特别津贴，保证你能舒舒服服的生活！”

老工人一听到两倍的薪水之后，顿时眼睛就睁圆了。他已经老了，继续留在德国，根本没有合适的工作留给她，说不定会在什么时候，就冻死在街头。只要薪水充足。到中国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他迫不及待的答应道：“我愿意，我愿意！”

夏寒随手将一份表单送到了他的面前，笑着说道：“把所有的信息如实填好。就可以先领十美元的临时生活费，等到船只准备好之后，我就会通知你的！”

就在夏寒和老工人谈话的时候，其他的人员已经喝完了热乎乎的咖啡，身上的寒意也被驱散了，他们对夏寒也顿时有了更多的好感，这是一个善良

和气的老板，如果能够被他招收，或许生活真的重新出现了希望。

人头攒动。夏寒的工作越来越忙了，一个上午下来，他一共招收了而是多名各类的人才，有焊工，有钳工，甚至还有一位数学家。这都是奉天急需的人才。

当然也不乏使用假证件招摇撞骗的，全都被夏寒赶走了，就在他好不容易伸了伸懒腰的时候。突然从外面走进来两个高大的年轻人，这两个人十分的强壮，眼神锐利。夏寒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在军队之中出来的。

这两个人走到了夏寒的面前，对他说道："先生，请您和我们走一趟。"

夏寒虽然心里头翻江倒海，但是他也知道这时候反抗没有什么用处，他老老实实的跟着这两个年轻人离开了公司。

他们坐上了一辆轿车，然后穿大街越小巷，来到了一处古朴的建筑前面，夏寒被带了进去，来到了一处办公室门面。一路上整个氛围都是阴森压抑的，夏寒甚至担心会被不明不白的杀掉。

"将军阁下，我们按照您的要求，把人带来了。"

"让他进来。"

夏寒走进了进入了之后，只见在宽大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老将军，他身形消瘦，两个眼圈通红，满脸都笼着一层浓浓的倦意，显得十分疲惫。

看到了夏寒走进来之后，他勉强露出了一个笑容，然后说道："年轻人，坐下，我想和你谈谈。"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汉斯，冯，塞克特，是新任的国防军总司令。年轻人你是不是也该向我介绍一下，你究竟是给谁服务，大肆的招募德意志的工业人才，甚至走私设备，这些都是在危害德国的利益，我可以随时枪毙你！"

夏寒也没有料到这个老糟头子竟然是德国的国防军总司令，骤然见到这样的大人物，夏寒也不免有点紧张，不过他一看这位总司令竟然对自己咆哮起来，夏寒的心里就放松了不少，俗话说咬人的狗不露齿，他这么咆哮，不过是想要吓唬人而已。

"塞克特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招收人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了。虽然这是利用德国战败的时机，有点趁火打劫的味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是在帮着德国解决饥饿和失业的问题，你们应该感谢我的工作。"

塞克特冷笑道："年轻人，伶牙俐齿是没有用的，我现在只想知道，你是在给谁服务，老实的回答我，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你不说实话，你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要知道以为总司令，想要碾死一只蚂蚁，是非常容易的。"

"塞克特先生，你也不用吓唬我，如果怕也不会到德国了，我只能说你的猜想都是错的。"

塞克特颓然的坐在了椅子上，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不仅问道："据我所知，中国并没有什么工业基础，你们的汉阳铁厂和巩县兵工厂都是引进的德国技术，但是说起来都已经相当落后，而且经营不善，也缺少配套的工厂，完全消化不了这些高端的人才。"

"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夏寒已经注意到了塞克特的表情，这家伙并没有多少敌意，相反还有些期许。索性就赌一把，如果能和他取得合作，以后再弄德国的技术，就更加容易了。

“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已经建设了一批相当的工厂，正需要大批的技术人才，充实进去。”

塞克特突然从座位上面站了起来，缓缓的围着桌子踱步，足足走了几圈之后，才突然说道：“年轻人，我们之间或许可以合作！”

塞克特十分认真的说道：“该死的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国的军事力量，我们的国防工业，军人训练都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他们想摧毁德意志的军队。但是我要说，这是痴心妄想，德意志早晚还会复兴的，我现在的使命就是为德国留下复兴的火种！”

第五百一十九章紧急北上

“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夏寒居然和德军总司令搭上了关系，一下子就打开了和德国合作的大门，堪称首功一件，一定要好好的奖励。”杨宇霆笑着说道。

张廷兰也十分高兴，以前趁乱弄一点机器，那是一锤子买卖，但是一旦确定了长久的合作关系，能够得到的好处就源源不断了。

纵观近代史，中国能弄到的好东西，多数都是从德国来的，比如定远和镇远军舰，汉阳铁厂，巩县兵工厂，在后来还有大名鼎鼎的德械师。另外德国还曾经在青岛建立一所理工科大学，这在列强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英美等国的教会学堂都是教授文科一类的，能够开设医学法律之类的，就算是综合性大学了。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人做的断子绝孙的缺德事太多了，他们非常忌讳后起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因此千方百计的限制，这一点在后世更加变本加厉。

至于德国人道德负担并不沉重，故此可以提供更多的好东西。特别是一战结束之后，德国失去了胶州湾，反倒是消除中德之间合作的最后障碍。

“德国人战败之后，并不甘心，这次塞克特主动提出要和我们搞技术交流，其实说白了就是玩得一手借尸还魂，把一些军工产业转移到奉天，利用东三省的土地，保留新技术。验证新武器，同时也要获取中国的物资供应，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甚至重整军备。”

“拙言一针见血啊，德国人肯定是在打着这个如意算盘，只是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张廷兰哈哈大笑道：“德国想要利用我们，同样我们也可以学习德国的技术，甚至直接挖掘德国的人才，这是双赢的合作。不过在合作的时候。必须把眼睛擦亮了，要从德国人身上学到真本事，要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和德国相隔半个世界，不接壤，又没有了殖民利益的纠葛，是最理想的合作对象，在历史上德国甚至向苏联输出了大量的技术。包括潜艇、飞机、坦克等等。苏联正是靠着这些技术，才快速完成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最后甚至乱拳打死老师傅，让人不免十分感慨。

如果中国能从德国搞到技术援助，把工业体系建立起来。对抗小日本就不会那么凄惨，不得不说当时中国当政者短视到了极点。

现在奉军基本上取得了独立地位，又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加上远在东亚，和德国没有什么厉害冲突，具备了获得德国技术的一切条件。

“我看和德国的合作可以分成三个方面，首先就是技术设备交流。要从德国获得急需的各种机器技术，把东三省的产业完善起来，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其次是资本交流，可以允许德国商人到东北投资实业，开发资源，同时我们也要到德国投资，收购一些有前途的中小企业；第三个层面就是人员交流，德国可以把他们的军人。技术工人派过来，实验新武器，学习新战法，检验新的工艺，我们也要向德国大量派遣留学生，最好把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引入奉天，为我们培养充足的工人。”

德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能够屡败屡起，始终是欧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和他们的发达的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后世中国的学生往往是成

绩差的，考不上大学的才会去技校学习。

而德国同龄人之中。只有百分之二十才会进入大学，其他的百分之八十则是参加职业教育，被培养成了技术工人，正是有了庞大的技工队伍，高超的职业素质，才支撑起德国的制造业基础。

张廷兰也亲身经历过，一方面大学生过剩，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工厂急需技术工人，其实说白了就是人才培养错位了。从大学走出来的本科生除了公务人员，律师，记者，医生，高级管理之外，理工科的人才也都是应该从事研究一类的行业，基本上是高端型人才。

结果大量并不适合的人涌入进去，除了拉低大学教育的水平之外，就只能造成严重的失业。

培养人才一直是张廷兰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清末到民国以来，中国教育整体就走错了方向，培养了一大批不干实事的大师学者，真正能干点实事的，几乎没有。

当然社会也需要一些学者，可是如果没有坚实的底层人才作为支持，这些高端人才根本干不了什么实事，结果他们也变得油滑了，成了靠着卖弄风骚的文贼，非但没有积极的作用，往往还会因为他们的胡搅蛮缠，把好事也给搞坏了。

张廷兰提出要引入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产业工人，也得到了杨宇霆等人的支持。

“拙言，你提出的这三点就作为我们和德国人谈判的原则，尽快把具体项目确定下来，越早落实，对我们提升实力就越有好处。”

“嗯，就让顾维钧亲自跑一趟德国吧，我们展示出足够的诚意，一定要争取达成合作协议。”

和德国合作不是一件小事情，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张廷兰又把顾维钧和王永江等人都请了过来，大家又仔细商讨一番。

“拙言，我们还可以把合作细化一些，比如弄矿产品的出口就可以单独作为一项，东三省连年丰收，仓库里面屯着大量的粮食，索性就向德国出口，用来换取机器设备。”王永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顾维钧笑着说道：“王省长的想法太好了，德国战后粮食严重不足，加上马克贬值，无法进口足够的粮食，老百姓怨声载道，如果奉天方面能提供一批优惠粮食，一定能够获得德国的友谊。”

“嗯，顾部长，你去德国访问的时候。就可以承诺提供五万吨的免费粮食，二十万吨低价粮食给德国。”

奉天上下商量妥当之后，顾维钧就动身前往德国，这一次虽然只是秘密的外交行动，但是双方达成了火种计划，开启了中德将近二十年的军事技术交流的大门，彻底让中国步入了工业时代。同时也极大的提升了德国的战争潜力，让二十年后的战争更加的凶残骇人。

和德国搭上线之后，张廷兰的心情也十分不错，他现在的主要的心思就放在了关内的上面，再和吴佩孚谈成了军火交换协议，为东三省的商品打开关内的大门。奉军就能拥有一个稳固的后方，也就能够放心北上，和俄国人较量一番了。

就在张廷兰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冯永双和常荫槐联袂找了过来，两大情报头子一起出动，这绝对不是小事情。

“大帅，高尔察克最精锐的几个师被俄国红军歼灭。损失了几万部下之后，高尔察克已经无法在乌拉尔地区立足，他正准备率领部下向东撤退。”

张廷兰一听这个消息，眉头也皱了起来，高尔察克这个家伙简直就是饭桶，自己已经向俄国输血了，同时又给他一个假公主，让他号令各方。没想到高尔察克支撑的时间，竟然和历史上差不多，简直是岂有此理！

其实这也是张廷兰冤枉了高尔察克，其实高尔察克的溃败，张廷兰也负有责任，他鼓动伊万诺夫在远东和日本人作战，结果西伯利亚大铁路陷入停顿。日本人也无暇支持高尔察克。

虽然有了一个公主号令天下，但是也加深了多数党对他的忌惮，结果红军集中力量，将高尔察克击败了。迫使他不得不向着远东逃窜。

“不要管他怎么失败了，我们的计划现在就立刻执行，高尔察克携带的黄金，还有追随他们的各行业的人才，必须都弄到我们的手上，现在就去安排。”

“是！”常荫槐和冯永双齐声答应，他们早就针对高尔察克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出了情况之后，立刻启动就可以了。

这两位情报头子走了之后，张廷兰急忙又把手下的军政大员都找了过来，向大家介绍了情况。

“我本以为高尔察克还能支撑几个月，哪知道这么快就失败了，奉军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北线，全军立刻就要北上。”

说到这里，张廷兰看了看王永江，然后说道：“岷源先生，奉天的政务就要全部交给你了，另外和吴佩孚之间的谈判也要你全权负责。”

“拙言，你放心吧，后方的事情绝对不会出问题，我一定竭尽全力，保证前线的供应。”

张廷兰将王永江和朱庆澜留住了奉天，这两位一文一武，再加上老爹张作相坐镇，东三省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

另外又任命了孙安虎出任蒙疆军区司令，负责守卫热河、察哈尔、绥远、外蒙等地，这些地区刚刚恢复，必须可靠的人员镇守，跟随张氏父子多年的孙安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至于其他人就都要跟着张廷兰北上。

这次奉军也的确拿出了最精锐的力量，其中完成整编的边防军第一第二第三步兵师全都出征，第一炮兵师，第二骑兵旅，两个独立炮兵大队，战车大队，空军部队，特战部队全都调动了北线，总兵力超过了七万人，全都是奉军当中的精华。

另外还动用了二十万的民夫，帮着奉军搬运战争物资，修筑道路。吉奉铁路和中东路全都忙碌了起来，每天对开三十几列的火车，大量的人员和物资被送到了中俄的边境地区，尤其是海兰泡等地。

经过奉军差不多两年的经营，这里已经变得铁桶一般，牢不可破，李景林亲自监工，动用了大批俄国劳工，在黑龙江沿线一百公里左右的沿岸上，修筑了四座大型的炮台，建立起三个飞机场。

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外围，修筑了密集的防御工事群，建立起密如罗网一般的碉堡工事，地下坑道，甚至挖掘了大量的防空洞，把能想到的方面，都做到了。这样浩大的工程也消耗了大量的俄国人生命，集中营差不多每天都有死人运出了，负责管理集中营的李景林也得到了血腥魔鬼的称号。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奉军在远东终于有了最坚固的支撑点，李景林

功不可没。张廷兰赶到了海兰泡之后，就对李景林的工作大为赞赏。

“大帅，这两年光看着俄国人和日本人你来我往，弟兄们早都手痒了，而且大家伙都知道，这脚下的土地原来是咱们的，看着两个强盗在咱们的土地上打打闹闹，心里头挺不舒服的！”

“嗯，眼下奉军已经准备差不多了，我们也要足够的力量，不用在忍了，我们也要出面出击，将这些土地都拿回来！”张廷兰说着猛地一敲桌子，上面的茶壶茶碗不住地乱晃。

第五二十章美国人要跑了

入冬以来，远东地区连续几场暴雪，地面的积雪至少有半米厚，山区甚至能够得到一米以上，温度也降到了零下三四十度，凛冽的西北风刮到了脸上，就好像刀子一样。在户外站岗的哨兵一两个小时必须换一班，不然就有被冻僵的可能。如此恶劣的条件，对士兵的身体绝对是巨大的考验，别说打仗，就连生存都是一个大麻烦。

“拙言，海兰泡都是如此寒冷，要是再往北，只怕情况会更糟糕，想在远东这个鬼地方作战，真有些麻烦。”

“再麻烦也要撑住，谁叫这块土地战略位置重要，地下更有着数之不尽的矿藏，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拿回来。”

外东北的资源价值究竟有大多，在后世也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俄国人从这块土地上光是黄金就弄到了两千吨，是著名的沙皇金库的四倍之多。面对这样一块肥的流油的土地，眼下又是近百年少有的机会，张廷兰哪里会放弃啊！

“让士兵们无论如何，都要克服困难，另外在后勤补给这一块也要跟上，这么多人马，御寒的物资和燃料绝对要保证供应，必须控制好非战斗减员，在远东作战，其实打得就是后勤啊！”

张廷兰并非说说而已，他非常清楚在冰天雪地之中作战的难度，在大军到来之前，就陆续有大批的防寒衣物送了过来。张廷兰，杨宇霆等人都分头检查了这些东西，确保质量过关，然后才能发放给士兵。

处理了眼前的公务之后，张廷兰和侍卫长沈华又到了仓库区视察，踏着厚厚的积雪，脚下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今天正好又新到了一批物资，负责军需的人员正在验收，看到大帅亲自过来。所有人都齐刷刷的敬礼问好。

张廷兰摆了摆手，笑着说道：“这次都带来什么东西过来？”

“大帅，这次送来的主要是军靴，棉服，还有睡袋。”军需官笑着介绍道：“大帅请看，这批军靴的质量非常不错，用的都是上好的羊皮。里外两层，中间还裹着一层的棉花，不管多冷，都不会冻伤脚。”

张廷兰随手拿起了一双军靴，在手里头掂量一下，的确十分有分量。

“沈华。你穿一下试试效果！”

“是！”沈华快速的将原来的靴子脱掉，换成了新的军靴，在地上走了两圈之后，沈华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笑着说道：“大帅，这靴子做的的确不错，厚厚的羊毛都贴在脚上。有了两层皮子之后，不只能够防风，还能防水，就算是大半夜在外面站岗，也不用担心脚被冻伤了。船上之后，都舍不得拖下来，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重了，走起来会有了费力。”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冰天雪地里头，保暖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说着张廷兰又到了一旁的箱子边，拿起来一件厚厚的军大衣，为了适应雪地作战，军大衣在外面特意罩上了一层白布，能够最大限度的与环境融为一体。披在了身上，沉甸甸的。遮风挡寒，十分舒服。

正在张廷兰检查的时候，后续又有不少的马车赶了过来，这些马车都是专门运输军需的。在所有马车的最前面，有一辆暗红色的特制马车，车厢上罩着厚厚的帘子，两匹健壮的骡子拉车，到了这里之后，帘子撩了起来，探出一个火红的身影，熟练的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这是一位身着火狐狸皮大衣的女子，她身材高挑，在雪地之中，一身的火红分外的眨眼，雍容华贵，让人简直不敢直视。

一看这个打扮，张廷兰就认了出来，来的正是乔岚芸，他急忙走了几步，迎了过来，一伸手就拉住了乔岚芸的胳膊，笑着说道：“芸姐是想我了不成，怎么大驾光临，亲自送东西过来了。”

“还不是怕你这个没良心的冻死了！”乔岚芸低声在张廷兰的耳边说道，寒风吹过了脸颊，白皙的皮肤瞬间染成了一丝红润，像是苹果熟透了一般，娇羞可人，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张廷兰甚至想直接抱在怀里，好生亲近一番。

张廷兰并不是道学先生，对于主动投怀送抱的美人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尤其是乔岚芸商业天赋惊人，是很好的贤内助。在和周芯瑶成婚之后，张廷兰就把这朵花给摘了下来，只不过两个人并没有公开而已。

乔岚芸这两年帮着张廷兰打理了不少的事务，尤其是张廷兰频频领兵打仗，对于奉天实业团基本上就是甩手掌柜的，一切全都靠乔岚芸的细心维持。另外为了保证大军顺利作战，乔岚芸专门组建了后援商团，同奉军的军需部达成了合作协议。

由后援商团供应各种军需物资，他们按照军队的要求，进行招标采购，同时也可以按照军队的需要，订制特别的装备，这两年奉军各处作战，后援商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供应了超过百分之六十的物资。

陆陆续续的二百多辆的马车进入了仓库的大院之中，乔岚云笑着向张廷兰介绍：“拙言，这次运过来的是最新式的睡袋，我们仿照欧美多款睡袋进行研究，最后才定型生产出来的，保温性能非常好，能够抵御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天气，在野外行军打仗，士兵们也就不用受冻了。”

“好，的确不错！”张廷兰看后，也是赞不绝口：“芸姐，这次送来了多少，能保证供应么？”

乔岚芸微微的摇了摇头，有些歉意的说道：“这是第一批，只有三千个，后续还有不少，但是现在运力十分紧张，后方有大量的物资运不上来。”

在规划修建吉奉铁路的时候，张廷兰就有意修建哈尔滨到海兰泡的铁路，在黑龙江上修建大桥，彻底把海兰泡和本土联系到一起，不再是一块飞地，如果铁路能够修成，势必极大的改善后勤的状况，保证充足的供应。

只是眼下还在铺设路基，没有完工，从哈尔滨到海兰泡之间，主要还是使用马车运输，乔岚芸利用在商界的庞大影响力，调集了上万马车，用来运输物资，但是马车速度和运力都有限，而且在这种寒冬之中，牲口的损失也很大，后勤供应困难依旧不小。

张廷兰也知道这种情况，因此用温热的大手，拉了拉乔岚芸，笑着说道：“没关系，明年的时候铁路就修通了，到时候就不用这么费力了。”

从后勤仓库回来，张廷兰的心情非常不错，除了多了一个佳人相伴之外，另外他对于奉军的筹备还是非常满意的，别看奉军的准备还没有十分完善，但是打仗并不是比拼谁准备的更好，而是要看谁更差。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的奉军，绝对不会比连续战乱的俄国人差，这也是张廷兰信心的源泉。

“拙言，听说芯瑶已经有了身孕，你就要当爹了，我是不是要恭喜你啊？”

“芸姐，这其实也是咱俩的喜事啊，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你就到帅府吧。”

“哼，你们男人真没有良心，人家刚刚给你生了孩子，就把小老婆弄进府去，你就不怕伤了人家的心！”

张廷兰脸上也顿时一阵尴尬，挠了挠头说道：“我这不是想着有了孩子，芯瑶也就有了寄托，对于别的事情不会太在意了。”

“女人啊，到了什么时候，都是最在意的，谁叫我命薄呢，这辈子大概就一直这样了！”乔岚芸说着也叹了一口气。

张廷兰看到了这里，猛地将她扑倒在热乎乎的炕上，笑着说道：“芸姐，不用自怨自艾，张拙言就算把搓衣板跪断了，也要把你娶进家门！”

张廷兰说的虽然是玩笑，但是乔岚芸也清楚了他的心思，两个人心绪激动，情不自禁的滚在了一起。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电话响起来，张廷兰心不甘情不愿的接了电话，来电话的人正是杨宇霆，通知他美国总领事白克尔还有美**方代表来到了海兰泡，想要紧急求见张廷兰。

一听是美国的代表，张廷兰顿时眼前一亮，如今在远东美日两国都有干涉军，两国的矛盾也最激烈，美国突然找到奉军，多半是想拉拢奉军。这也是敲诈美国人的好机会，张廷兰绝对不会放过，因此他急忙收拾了一下。

乔岚芸也像一个妻子一样，帮他整理军装，张廷兰笑着说道：“芸姐，你可要乖乖等着我啊！”

张廷兰快步来到了会议室，白克尔和另一位美国少将已经等在了这里，杨宇霆坐在对面相陪，一看张廷兰到来之后，白克尔急忙站起身，笑着说道：“作为老朋友，我首先要恭喜您，在西北获得一连串的胜利，看到奉军越来越强大，在远东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合众国政府十分的欣慰。”

“多谢总领事先生，不知道远路而来，有什么指教啊？”

白克尔脸上有些落寞，叹气说道：“高尔察克已经失败了，他要向远东溃败，俄国红军很快就会杀过来，合众国政府认为继续在西伯利亚维持下去，已经很困难了，因此我们要撤军！”

第五百二十一章假作真时

“美国是干涉军重要的一方，如果你们撤走，远东的局势怎么办，那些白俄军队怎么办，多数党发展到了远东，势必会威胁亚太的安全，又该怎么办？”

张廷兰一连串的质问，白克尔的脸色也有些不好，美国是积极倡导干涉俄国的国家之一，如今却要撂挑子撤走，绝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搞不好远东的局面会彻底崩溃，产生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美国政府有自己的考虑，既然红色力量是无法抗拒的，那就应该寻求军事行动之外的措施，来解决俄国的问题。”随同白克尔一起来到的美国少将马伦十分冷静的说道。

“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高尔察克的部队，他正在向远东溃逃，包括军队以及民众在内，足有上百万之多，如果美国军队能在远东多停留一段时间，为他们提供一些掩护，这些人就可以顺利撤到远东，甚至能够组建一个新的国家。”

马伦摇了摇头，然后说道：“白俄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如果继续支持这些没有前途的军队，只会白白的消耗精力，合众国政府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张廷兰听到了这里，算是彻底领教了美国人无情的实用主义，在后世就有人说过，做美国的敌人不容易，但是做美国的盟友更加困难。美国有一连串出卖盟友的记录，现在一看，这种传统也是有根源的，毫不犹豫的放弃高尔察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觉得有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捧得高高的，但是一旦失去了价值，就会被毫不留情的抛弃，没有任何的犹豫，这就是美国盟友的悲哀！

“既然美国政府准备退出干涉军，那么有需要奉军做什么呢？”张廷兰算是领教了美国的风格，索性直接询问他们的来意了。

白克尔笑着说道：“张，我们希望奉军能够给美国撤军提供一些便利，可以借用东北的交通网络，将美军撤回国内。”

“这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一定全力协助。”

一看张廷兰如此痛快的答应了，白克尔也有一点欣喜，因此又说道：“我们注意到奉军向中俄边境大量的调兵，我们任何这很不合适，中国不应该再让俄国的局势复杂了。”

“复杂？”张廷兰听到这话，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这美国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先是放弃高尔察克，又反对奉军增兵，难道他们准备眼睁睁看着俄国多数党胜利不成，这也太荒谬了吧？

“奉军向中俄边境增兵，是正当的防御行动，我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俄国人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对于多数党这股祸水，奉军必须采取强硬的态度，防止他们向国内扩散，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张先生，我认为过分刺激俄国没有必要，奉军向中俄边境增兵，会坚定俄国人的武装战争的野心，同样也会刺激其他方面增加军队，威胁到了远东的安全，这很不恰当。”马伦向张廷兰说道。

张廷兰何等精明，听到了这里，顿时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美国人的确放俄国一马，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他们对日本产生了忌惮，不想让日本人过

分的膨胀。
美日两国在一战之后，已经拉开了争夺远东的架势，在干涉俄国的问题上，日本近水楼台先得月，已经抢占了先机。在高尔察克被击败之后，日本人立即要求美国共同增加远东驻军。
美国人也不傻，干涉俄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黑洞，而且即便是能够胜利，也只会让日本人捞到更多的便宜。索性美国就决定撤兵，同时逼着日本也撤兵，就如同两个争抢同一块肉的野兽，闹到了最后，我吃不成，你也别想吃到嘴。
美国人这是要当搅屎棍子！毫无疑问如果奉军此时增加兵力，必定会刺激日本，甚至给日本制造继续留在远东的借口，因此美国人才跑出了劝说张廷兰。
想通了这些之后，张廷兰冷冷一笑："首先俄国多数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且俄国就在中国的身边，双方有着上万公里的边境线，这是上帝决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避让。一个红色的俄国，对奉军来说，威胁是无与伦比的，奉军必须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绝不后撤一步！"
"你不明白！"马伦也摆出了一份教训人的架势，大声说道："如果远东局势继续下去，这片土地只会落入日本的手上，你们难道会是日本人的对手么，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我的建议是让高尔察克退入满洲，并且把满洲作为高尔察克复国的基地，美国也会对他提供帮助，靠着白俄的武装，既能够抗衡俄国，又能够牵制日本人，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马伦一面说着，张廷兰的脸色越发的阴沉，美国这个方案要多混蛋有多混蛋，简直就是在拿着东北的安危和利益开玩笑。
高尔察克要是带着大量的白俄军队，退到了东三省，谁才是东北的主人？红色俄国也必然会仇视奉军，双方就成了彻底的冤家，随时都会引发冲突和战争。这个结果只对美国人有好处，他们可以继续充当幕后的操纵者，将白俄和奉军都捏在手中，任凭摆布。
果然这些列强都没有一个好东西，美国和老师英国一样，都是阴谋的高手。张廷兰勉强控制了情绪，等到马伦说完之后，才严肃的说道："东三省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不会充当白俄的基地。二十万奉军有信心保护国家的利益，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至于是否干涉俄国，是根据中国的战列利益进行判断，也不会随便盲从。我希望美国方面能尽量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样才能有助于双方的合作。"
张廷兰说完之后，马伦也是哑口无言，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张廷兰竟然这样敏锐，一下子就看透了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并且毫不客气的给戳穿了，摆明了奉军不会受美国操控的强硬态度，马伦顿时尴尬不已。
白克尔一看情况，只能站出来笑着说道："张，我们只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已，是否接受当然在奉军方面，不知道奉军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同样也可以商量。"
"我们的意见很简单，奉军会继续执行干涉的策略，保持战略缓冲地带，我们有实力，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如果美军执意退回国内，奉军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你们？"马伦一听，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脸上露出了轻蔑之色，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对中国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了，这样一片落后的土地，怎么

可能出现强大的军队，又怎么能抗衡俄国多数党，搞不好只会造成严重的溃败。
张廷兰也看出了美国人的不信任，他冷笑着说道："我们刚刚在库伦击败了白俄恩琴的部队，全部八千多人，几乎没有一个逃脱的。任何妄图侵略中国的敌人，奉军都会给予最彻底的毁灭，不会有任何的情面。"
实力是谈判最好的筹码，奉军的战绩摆在那里，马伦和白克尔也不由得互相看了一眼，回顾奉军的战绩，的确和中国其他部队不一样。
白克尔沉思一下，然后才问道："张，你有足够的把握，在抵抗俄国多数党的同时，又能压制住日本人对远东的野心么？"
张廷兰毫不迟疑的点点头："新整编的奉军足有二十万以上的兵力，各种武器装备齐全，军需供应充足，就算光凭着奉军的实力，对付俄国人也不是问题！"
"既然如此，我会建议美国政府慎重的考虑，在我们撤军的时候，会把美国沿途的营地转交给奉军，为你们提供一些便利。"
很明显，美国人看到原来的计划不成功，就改变了策略，让奉军在远东和日本人唱对手戏，至于美国人则是置身事外，继续充当他们平衡者的角色。
虽然看透了美国人的用心，不过张廷兰对于这个设想还是比较满意的，如果直接接替美国的位置，奉军就能减少不少的麻烦，节约大量的时间。
"光是提供营地还不够，我希望美国能够提供十万吨汽油和柴油，在冰天雪地里面作战，需要燃料，另外我们的车辆也需要充足的动力。"
既然美国人想利用奉军，那就要付出一些代价，不然光凭着惠而不费的口头支持，张廷兰是绝对不会满足的。
白克尔和马伦互相看了一眼，这个要求也不算过分，美国此时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拥有最发达的石化工业，提供一批汽油和柴油并不是问题，他们毫不犹豫的点头同意了。
就在双方进行谈判的时候，鄂木斯克城中，高尔察克坐立不安，连续的失败，让他损失了至少十万名最精锐的士兵，红军步步进逼，很快就已经打到城下，高尔察克已经做好了逃亡的准备。
"佩特罗夫，你去把黄金和珍宝全都装上火车，全部运到远东，其他人都做好准备，一同撤退。"
"执政官阁下，黄金是沙皇陛下的财产，如何处理是不是应该请示一下公主殿下？另外我认为殿下的安全比黄金更为重要，她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应该尽全力保证公主的安全。"
佩特罗夫并不知道公主是假的，对于这位沙皇最后的血脉，他还是极为忠诚的，高尔察克只好点点头，说道："我会请示公主的，你现在就去安排吧。"
说着高尔察克转身来到了后面的寝宫，打发走了所有的宫女之后，高尔察克直接走到了里面，索菲娅正坐在梳妆台的前面，摆弄着一串珍珠项链，看到了高尔察克前来，她冷冷的笑道："执政官阁下，我不过是牌位而已，难得你还能来看我一眼，实在是荣幸之至。"
"哼，不要以为自己真的变成公主了，你只是一个替代品而已，我随时可以捏死你，所以你必须听从我的指令。"

“你已经失去了一个统帅的风度，看你的表现甚至不如那个叫王铁山的中国商人。要知道在这个时候，你要乞求我，只要伟大的尼古拉二世的女儿，才能唤起白俄士兵最后的忠诚，才不至于让你的军队瓦解冰消！”

高尔察克气呼呼的瞪圆了眼睛，不过他不得不承认，索菲娅说的没有错误。

“你想让我做什么？”

“很简单，从现在开始，把我当成真正的公主，并且让我和你共同管理那批黄金！”

第五百二十二章黄金争夺战

“你！”高尔察克一直没有把这位所谓的公主殿下放在眼睛里头，只当她是一个傀儡，可是没有想到这位公主竟然敢向他提出自己的要求。更加让高尔察克郁闷的是俄军新败，士气低落，他必须要靠着公主殿下的名望来稳定军心。

高尔察克狠狠的盯着索菲娅，索菲娅也同样一无所惧的看着他，并没有把这位手握兵权的执政官看在眼里。就在他们对视的时候，突然城中传出了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高尔察克冲到了外面，他能清楚的看到不远处有几团火光冲天而起。

很显然城中的多数党已经开始作乱了，城外的敌人也快要杀进来了，留给高尔察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想到这里，狠狠的一跺脚，又回到索菲娅的房间。

“好！我答应你，从现在开始把你当成真正的公主，不过你同样要答应我，必须真正承担起公主的责任，为了诺曼诺夫家族的荣耀，你必须忠于沙俄的利益，真正把自己当成俄国的公主。”

“没有问题！”索菲娅粲然一笑，露出了迷人的魅力。两个人达成了妥协之后，高尔察克快速的组织人员撤退，而索菲娅也换上了一身皮衣，照着暗金的披风，出现在了沙俄军官的面前。

这位公主殿下美丽端庄，落落大方，虽然身处如此的险境，并没有多少惊慌，她笑着对所有人说道：“你们都是俄国最忠心的子民，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我希望你们能访求一切的分歧，和衷共济，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眷顾我们的！”

索菲娅的话对于所有白俄来说，简直就是最美妙的音乐，公主殿下还在，希望也同时存在，全场的白俄军官都忍不住欢呼起来。乌拉乌拉之声不绝于耳。

高尔察克在一旁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似乎和他想象的有些出入，这位公主比起想象的还要难对付。不过此时已经不允许他多想了，在鄂木斯克，一共有五十多万军队要跟着他到远东去，另外还有七十多万心念沙皇的人要跟着一同到远东去。

其中主教、僧侣及修女等占了27万，贵妇人和她们的孩子共有20余万人。剩下还有公职人员，一些学者、教师、企业家、资本家、高级的工人等等。

整个逃亡的队伍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其实说起来带着这么多人逃亡，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人多速度就慢，麻烦就多。前途未卜，后有追兵，能够逃出生天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但是高尔察克也有自己的苦衷，他想要在远东建立新的政权，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因此上无论如何艰难，他都要把人带到远东。

庞大的逃亡队伍终于开始浩浩荡荡的出发了。在整个队伍之中，最神秘，最重要的就是28辆武装押运车，里面装着五十箱黄金，总数超过了四百吨，这笔巨款是高尔察克最后的希望。

他让自己最信任的部下佩特罗夫负责看管，佩特罗夫的任务除了看管黄金之外，还有一项使命。那就是保护公主殿下的安全。

佩特罗夫一直都对沙皇念念不忘，现在看到了公主殿下，他就把所有的忠诚都转移到了公主身上，对她忠心耿耿，照顾有加。

庞大的逃亡队伍离开鄂木斯克已经半个月左右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肆虐的暴风雪不断的袭击着他们。逃亡路上最大的敌人就这样降临了。不是追兵，也不是各种敌对势力，而是可怕的天气，极度的低温降临了！

“佩特罗夫将军。我感觉天气怎么越来越冷了，暴风雪不断，听说昨天夜里，有人冻死了？”

“没错，公主殿下，我们离开了鄂木斯克之后，没有几天，温度就骤然降低，该死的天气，至少有零下四五十度，而且暴风雪不断，很多人晚上睡熟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不过殿下请放心，我一定全力保护您的安全，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佩特罗夫将军，我想下车去看看子民们，无法给他们带去温暖，但是我至少要让他们知道，公主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承受的同样的灾难，也同样祈祷着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殿下，您真是太善良了，有了您的安慰，我想所有人都会鼓足勇气的。”

索菲娅在一大群卫士的陪同之下，下了专车，西伯利亚刺骨的寒风随即就从衣领钻了进去，寒冷刺骨，索菲娅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她缓缓的走着，满眼都是厚厚的积雪，在这片无边无际的雪野之上，一支庞大无比的逃亡队伍在缓缓的蠕动。每个人脸上都没有了最初时候的希冀，变得麻木沮丧起来。

他们似乎已经被上帝抛弃了，每一个晚上，都有不少人永远的留在了宿营地，变成了冰冷的雕像，这片白茫茫的世界不断的在吞噬一个又一个生命。

从身体最弱的老人孩子开始，不断的蔓延，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远东，坚持到胜利的时刻，他们只能机械的走着。衣服被风雪打湿，寒冷透骨，食物严重短缺，这些人越来越绝望。

在漫漫行进的路上，唯有偶然出现的公主殿下，能够让大家感到一丝安慰，这位公主对待任何人都十分和气。她会勉励每一个活着的人，为每一个死人祈祷，她有时候还会抱起那些年幼的孩子，鼓励母亲坚持下去。

这位公主成了逃亡队伍之中唯一的亮点，让大家心里头有所安慰。不过这也只是安慰而已，死亡依旧在继续之中。凛冽的寒风吼叫着，暴风雪像拉锯一般刺在身上，给有史以来罕见的大迁移人群带来了难以形容的苦难。没过多久，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的雪原上，冻僵的人、丢弃的雪橇、冻死的马匹，连同死尸和四周永远也下不完的雪，铺满了西伯利亚的道路。

人们就像移动中的僵尸，只有一双脚还在一左一右交替地挪蹭。雪越下越大，整个宇宙仿佛是一个被雪片密封起来的巨大包裹。起初，指挥者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许睡觉”用以激励人们。可是后来。连他们自己也被睡神引诱过去了。大迁移的队伍每天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减员。

百年不遇的西伯利亚严寒，变成残酷至极的苦难，残忍地折磨着人们。雪像发疯似的，越下越猛，仅仅在尼古拉埃夫斯克市附近的一个夜晚就冻死20万人，队伍在快速的萎缩着。

作为指挥官，高尔察克的心也越来越冰凉。他也开始对未知的前途有了

严重的担忧。极度的恐惧让高尔察克放松了对公主的注意，王铁山再度找到了这位公主殿下。

“索菲娅，公主的滋味怎么样？”

“很不错，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随时都会变成冻死的公主，像是一个雕塑一样，留在西伯利亚。这样就没有任何的滋味可言了。”

“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做好了妥善的安排，马上就会展开行动，让你顺利脱险。”

“你们准备帮助高尔察克么？”

王铁山摇了摇头，笑着说道：“高尔察克必死无疑，他携带着黄金的消息已经走漏出去，英法两国。捷克军团，哥萨克的谢苗诺夫，日本人全都盯上了这批黄金，如果高尔察克不死，又怎么把黄金弄到手啊！”

“还有你们中国人！”索菲娅笑着说道：“我觉得那些家伙都斗不过你们，中国人是下手最早的，布局最深远的。”

“你这么说也没错。”王铁山笑着说道：“公主殿下，上峰已经交代了任务。我们这次不只要把黄金拿到手中，而且同时要把残存的这些人员也带回东北。他们之中有大量的教师、学者和工人，这都是我们急需的力量，相比黄金，这些人才其实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奉天的工业是张廷兰连抢再骗弄来的，一共也不过发展了三年而已，虽然成绩巨大。但是根基不稳的毛病也显现出来，没有足够的优秀技工，产品的质量比起列强还有差距，缺乏科研的能力。虽然经过张廷兰的指点，能够做出一些简单的东西，但是再进一步发展，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人才魔咒已经成了困扰奉军的最大障碍，如今高尔察克带了一大帮各种各样的人才，全都是奉军最需要的，甚至比起黄金，更加有吸引力。

索菲娅能够把假公主演得游刃有余，脑子也十分灵活，笑着说道：“想要吞掉这些人，高尔察克这个领袖就必须要死，不然你们怎么能吞掉他们呢！”

“没错，你真的很聪明，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任务，尽量和高尔察克分开，你和黄金，还有那些跟随的人员，留在后面。然后让高尔察克主动去送死，随后奉军会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向你们提供保护，把你们接入外蒙古，也就逃出升天了。”

一群孱弱的人，继续呆在西伯利亚，下场肯定和历史上差不多，谁也别想活下去，唯有一个出路，那就是向南进入中国境内，还有唯一的活路。

王铁山向索菲娅详细的交代了行动的方案，这位冰雪聪明的公主很快就领悟了其中的关键。王铁山离开之后，索菲娅找到了一个时机，把佩特罗夫叫了过来。

“佩特罗夫将军，我听说最近的情况非常不好，远东出现了严重的叛乱。”

“没错，公主殿下，伊尔库茨克发生了叛变，他们将西伯利亚大铁路切断了，执政官先生正在发愁呢！”

索菲娅眉头皱了起来，急忙说道：“这样太危险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慢吞吞的下去了，执政官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将叛乱消灭，至少要维持道路的畅通，我们才能顺利前进。”

“睿智的殿下，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应该由执政官带着一支精锐部队，快速前进，将其他人暂时留下，我这就去向执政官提出建议。

佩特罗夫跑到了高尔察克的帐篷，一见面就诉说了自己的想法，高尔察克的眉头紧皱，对着地图，他仔细想了半晌才说道：“我同意这个提议了，你留下来带着军队，保护好公主殿下，和其他民众，我这就行动。”

高尔察克说完之后，马上从队伍之中调动最后还有战斗力的士兵，组成了一支突击队，抛开了所有人前进了。

就在高尔察克离开之后，王铁山又找到了索菲娅，一见面他就笑着说道：“公主殿下，干得漂亮，没想到高尔察克那个笨蛋竟然会这么容易上钩。”

“他并不是笨蛋，这个该死的家伙偷偷把黄金也带走了，留给我的那些箱子都是空的！”

第五百二十三章先下手为强

高尔察克带着他的亲信部下，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快速向东方逃窜，他其实已经做了几手准备，如果能够顺利打通道路，那就将后续部队也都带过去，否则的话，他就带着黄金，先逃到远东，取得立足之地，换来列强的支持。然后在掉回头去对付多数党，甚至是那些白俄，至于公主的安危，他暂时也顾不上了，至少那些白俄再丧心病狂，也不敢对公主下手。

高尔察克就像丧家之犬一样，没命的逃跑，他从乌金斯克出发，前方的目标就是伊尔库茨克，这是紧邻贝加尔湖的一座远东重镇，各方势力云集，可以说就是一座龙潭虎穴，但是高尔察克也不得不闯一闯。

火车轰鸣着，渐渐的驶入了伊尔库茨克火车站，就在列车刚刚停下来的时候，忽然车站的四周突然响起来密集的枪声，高尔察克的部下应声倒地。

无数士兵从车站四周涌了过来，高尔察克看到了这个情况，顿时像是晴天霹雳一样，他急忙大喊：“快走，发动火车，离开这里！”

“将军，我们没有煤了，火车发动……”

一个参谋跑过来向高尔察克解释，他还没有说完，脑袋上面就挨了一枪，温热的脑子溅到了高尔察克的脸上，这位白俄的最高执政官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的身体也一下僵硬起来。

这时候伏击的军队全都拥了上来，将高尔察克给死死的抓住了，这时候一个高大的身影走到了高尔察克的身边，轻蔑的盯着这位昔日的领袖。

高尔察克一眼认出了他，正是捷克军团的首领日？盖达。所谓的捷克军团原来是一战之中沙俄俘虏的奥匈帝国士兵，奥匈帝国崩溃之后，捷克是新出现的国家之一，这些战俘和白俄站在了一起，一同充当干涉俄国的力量。

日？盖达曾经是高尔察克的部下。协助作战，高尔察克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反目成仇，掉过头对付自己。他拼命的挣扎，眼神之中都能喷出火来。

“你这个叛徒，快放开我！”

“高尔察克，还把自己当成执政官么，做梦吧。你已经失败了，还是乖乖听话，或许我还可以给你一条活路！”

日？盖达冷笑着说道：“实话告诉我，我们和多数党取得了联系，只要把你交给他们，他们就能保证我们安全回家。一个高尔察克的脑袋。就能换取几千人的安全，你还是很值钱的！”

这位捷克军团的头目说完之后，哈哈大笑：“把他给我带走，严刑拷问，其他的人守住火车站，不要让任何人跑掉了！”

日？盖达把高尔察克带到了一处废弃的教堂之中，里面摆满了各种刑具。几个粗壮的捷克士兵站在一旁，他们手提着皮鞭，疯狂的抽打高尔察克，其他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似乎虐待这位昔日的执政官，能让他们排解一下心中的愤懑。

军装被抽得粉碎，身上也是皮开肉绽，足足打了七八十鞭子之后。日？盖达才冷笑着说道：“将军阁下，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黄金在哪里，宝藏在哪里？”

“不知道。”高尔察克脸上充满了悔恨，冷笑着说道：“你永远都得不到黄金，只有死在冰冷的远东荒原，没有任何的生路。”

“你在胡说八道！”日？盖达的脸也扭曲起来。他掏出了一把匕首，抵在了高尔察克的脖子上，一丝鲜红的血液渗出了皮肤。

“快告诉我！否则我就杀了你！”

就在日？盖达咆哮的时候，突然手下人前来报告：“将军。又有一伙俄国人突然杀到了火车站，他们冲开了我们的包围，正准备逃跑呢。”

什么？日？盖达当时就暴跳如雷，也顾不得高尔察克，急忙带着人马冲了过去。

高尔察克虽然不放心黄金，全都一起带走了，但是他并没有傻乎乎的就把黄金带在身边，不然捷克人控制了他们的车队之后，就能把黄金带走了。高尔察克让自己的心腹手下科贝尔负责保护着黄金，两个车队距离有二十公里左右，高尔察克负责开路，科贝尔随后紧跟。

就这样捷克人抓住了高尔察克，并没有弄到黄金，科贝尔带着黄金和后续部队到了伊尔库茨克车站。科贝尔也知道情况不妙，因此他们冲开了捷克人的包围，疯狂的向东逃跑。

日？盖达感到了车站之后，正好看到科贝尔带着车队慌忙逃跑。他咬牙切齿，急忙命令手下的士兵快速追击。捷克人身在异国，他们已经没有活路了，唯有拿到黄金，向多数党换取一条生路，不然就只有死在远东的荒野了。

在生存的压力之下，捷克人疯狂的追击科贝尔。而就在此时，还有一支队伍，正从赤塔向伊尔库茨克的方向快速赶过来，这支队伍就是日本军队。

高尔察克的黄金早就引来了各方的垂涎，日本人也不例外，他们也知道高尔察克带着大量的宝藏向东逃窜，贪婪的日本人早就想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

派遣军的司令官大井元成亲自部署，负责执行的就是日本人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西川虎次郎亲自带队，为了一个并不确定的宝藏，就派出了师团长一级的大人物，日本人也有点小题大做。

不过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在西伯利亚驻军，花费十分惊人，特别是伊万诺夫不久之前在远东大闹了一场，到目前为止，日本人虽然拿回了伯力，恢复了铁路线的安全，但是散布在远东的游击队不时袭击日本驻军，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人力财力的损失都十分严重。

日本政府内部怨声载道，很多人都主政从远东撤退，不再继续填这个无底的黑洞了。军部方面也十分的焦急，他们就把注意力放在了高尔察克的宝藏上面，只要能拿到这笔黄金，日本的战争经费就都补充回来了，也就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本钱。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日本人也疯狂的投入到了夺宝大业之中，远东的荒野之上，正在上演着一出最有趣的追逐游戏，科贝尔带着黄金疯狂的逃窜，他的身后是捷克军团的追击，前面是气势汹汹的日本人。

这两伙人都想拿到黄金，也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头。

而就在此时，另外一支隐藏的军队也开始了行动，这就是奉军！对于高尔察克的黄金，奉军早就志在必得，而且张廷兰在高尔察克的部下之后，也混入了大量的间谍，绝对不只是索菲娅一个人而已。

如果能轻松拿到黄金最好，不能的话就只能动武，张廷兰已经命令了孙安虎带着军队从恰克图出发，进入沙俄的土地，时刻准备武力夺取黄金。

孙安虎带着部下，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快速的跋涉。这时候通讯员急忙前来报告：“长官，伊尔库茨克方向来电，捷克军团已经俘虏了高尔察克，不过他们并没有得到黄金，高尔察克的部下科贝尔正带着列车，快速向赤塔方向逃窜，捷克军团随后紧紧跟随。”

孙安虎听到之后，微微点点头，然后说道：“按照预定计划，在乌兰乌德以西五十公里的地方，将西伯利亚大铁路炸毁，阻止黄金列车继续东进，我们就在那里把科贝尔干掉！”

奉军针对俄国人的行动已经展开，科贝尔还全然不知，他带着黄金，像是亡命徒一样，疯狂的逃跑，后面的捷克军团一点也不放松，死死的追赶他们。

列车快速的行驶，再有不远就赶到了乌兰乌德，或许能够喘口气了，正在这么想着的时候，突然有士兵变颜变色的向他报告。

“将军阁下，赶快停车吧，前面的铁轨被炸毁了，没法通行！”

科贝尔得到了消息之后，顿时大惊失色，急忙下令火车停止，就是这样，最前面的一列火车依旧刹车不及，冲出了轨道，车厢侧翻在地上，上面装载的黄金箱子也都摔倒了外面，一股黄澄澄的，动人心魄的颜色终于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有几个白俄士兵看到了，他们猛地冲了过去，不顾一切的想要把黄金抓在手中，这时候科贝尔也带着人冲了过来。

“混蛋，都给我住手，这不是你们能够拿的！”

科贝尔正想要开枪，这时候他身边的士兵也都眼红了，这些俄国人也看明白了，他们万万没有逃脱的可能了，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拿的黄金，然后赶快逃跑，只要足够幸运，就能保住脑袋。

科贝尔再也管不住这些混乱的士兵了，整个白俄军队都开始崩溃了，所有的士兵为了抢夺黄金，开始了厮打，甚至开了枪。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他们的头顶出现了战机的轰鸣之中，六架战斗机飞到了他们的头上，密集的子弹向他们扫射而来，慌乱之中的白俄根本没法躲避，瞬间就有一大片人被击毙，鲜血溅落在黄金之上，红的和黄的交织在一起，分外的耀眼。

这时候科贝尔也注意到了，在机尾能够清晰的看到五色旗标志，中国的飞机！

第五百二十四章气急败坏的日本人

面对着大肆杀戮的飞机，科贝尔还有些迷糊，他怎么也想不到中国的飞机竟然敢到这里，但是现实也不允许他不承认。

“快，都靠拢过来，保护黄金！”

科贝尔拼命招呼着已经有些疯狂的俄国兵，好不容易聚拢起一些士兵。到处都是茫茫雪原，没有任何的遮掩，他们只能躲在车厢的两侧，战战兢兢的向四周注视。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地平线上跃动起一片身影，像一个巨大的扇子面，快速的向这边压了过来。

“做好战斗准备，不要让该死的中国人抢走黄金！”

两支军队终于碰到了一起，这些奉军士兵普遍准备了冲锋枪，后面还有机枪掩护，密集的子弹像是暴雨一样，俄国人成片成片的被击毙，他们敢发誓，这辈子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凶猛的火力。

多数党的人海战术让他们魂飞胆丧，而此时的弹雨更让他们绝望。从鄂木斯克一路跑过来，他们已经抛弃了所有的重武器，子弹更是严重不足。另外最惨的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寒冷折磨，很多人身上已经有了冻伤，战斗力严重削弱。

面对生龙活虎的奉军，他们不只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没有机会逃走，越来越多的人被击毙，科贝尔身边的人不断的倒下去，鲜血将地面都染成了红色。

就在这时候，飞机又绕了一圈，再度出现在了他们的头上，这些已经失去了斗志的白俄士兵面对着双重打击，终于陷入了崩溃之中。

白色的荒漠之上，到处都是溃散的俄国人的身影，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身为指挥官。科贝尔也毫无办法，但是让并不甘心将沙皇陛下的黄金就这样丢给中国人，他带着残余的俄军，进行着最后的殊死抵抗。

就在这个时候，孙安虎指挥的奉军大部队已经杀了过来，部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扇形，铺天盖地的压了过来。遇到俄国人之后，全都毫不客气的击毙，根本不留一个活口。

部队滚滚向前，留下了一地的尸体。奉军士兵就好像一道洪流一般，所过之处，根本无可阻挡。俄国的溃兵不断的被消灭，对于这些杂碎，孙安虎早就不关心了。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铁路线上的火车，这上面可拥有奉军最想要的东西。

终于奉军杀了过来。将三列黄金列车全部包围起来。科贝尔带着手下的人马，还在拼死的还击。奉军越来越近，他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就在科贝尔猛地站起身，想要射击的时候，一发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脑袋。这位将军也算是替沙皇尽了忠。

奉军以无可阻挡的态势为了过来，将包围圈之中的俄国人毫不留情的清理干净，所有的俄国人都变成了一堆尸体，孙安虎第一个跳下了战马。来到了车厢前面。

就在他的眼前，有一个破开的箱子，只露出一个小缝，里面闪出一股耀眼的颜色，孙安虎看到这里，心跳也猛然加速。这就是所有人都为之疯狂的东西，孙安虎勉强控制了心绪，然后对所有士兵说道：“快，把所有黄金都装

走！”

为了抢夺这批黄金，奉军早就做好了准备，特别制作了四百辆雪橇，每一辆有三匹骡子拉着，可以轻松运走几千斤的货物。

孙安虎清点了一下，这些黄金一共五十大箱，每一箱都有八吨的重量，足足四百吨黄金，另外还有一大批的珠宝文物，数量更是难以计数。奉军士兵急忙将这些大箱拆开，将黄金装到了小箱子里面，然后送上了雪橇。

奉军士兵仔细搜查了所有的俄国士兵，将他们趁乱放进怀里的黄金也都拿了出来，一点都不留。在俄国的土地上，抢夺黄金，的确是一件让人血脉膨胀的事情。

“大家都快点，抓紧时间！”

孙安虎亲自吆喝着，一辆雪橇拉着两千斤黄金，一共是四百辆，形成了长长的一个队伍。每一辆雪橇周围都有五名士兵严密保护。另外有五百名骑兵开路，雪橇紧紧跟随，孙安虎则是亲自带着人马断后，天上还有飞机侦查掩护。

这支夺宝队伍快速沿着来时的道路南下，就在他们刚刚离开了铁路沿线不到半个小时，日？盖特率领着捷克军团就已经杀了过来，他们好不容易赶了过来，这时候只见地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尸体，几列火车还留在了铁轨上面。

捷克人顿时就感到了不妙，日？盖特跑在了最前面，他正在跑着，扑通一声滑到在了雪地上，士兵们正要去搀扶他。这个家伙顿时大声的交道：“别管我，快去看看黄金，黄金还在不在？”

连滚带爬，日？盖特终于来到了车厢周围，里面已经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了。一节如此，两节也是如此，所有的火车都是如此。地面上散落的箱子也是如此，里面什么都没有，日？盖特终于彻底的绝望了。

“快，给我寻找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的黄金，我要杀了他！”气急败坏的日？盖特像是受伤的狼一样，发出了凄厉的嚎叫，这些黄金不只是一笔无法想象的巨款，更是他们回家的最后希望。

眼看着唾手可得，却又失之交臂，怎能不让他们发疯啊，日？盖特看到了铁轨上科贝尔，他急忙的跑了过去，想要看看他是否还活着，可是科贝尔的脑袋已经成了烂西瓜，根本没有活着的迹象，日？盖特对着尸体疯狂的踹了几脚，发泄心中的不满。

就在此时又几个捷克兵跑了过来，在他们的手上还提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俄国人，这个家伙中枪之后，滚落到了一处沟壑之中，雪把他的身体掩埋起来，奉军检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

看到了活口，日？盖特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快说，黄金被谁抢走了。快说！”

“中……中国……人。”

“他们向哪个方向跑了？”日？盖特瞪圆了眼睛，大声地质问。

这个俄国士兵缓缓的用手指了指南方，然后脑袋一歪，就彻底死过去了。日？盖特也不去管他了，急忙对着手下的士兵说道：“大家不用担心，是一群中国人抢走黄金，他们都是带着猪尾巴的废物，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杀过去，抢回我们的黄金！”

捷克人也没有将中国看在眼里。全都嗷嗷乱叫，扬起马鞭，拼命的抽打

着牲口，向着奉军撤离的方向就追了过去。

而此时奉军正在雪野之上，快速的奔跑。由于积雪太后，加上货物又太重。对牲口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虽然奉军做过几次的验证，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还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

跑在前头的牲口一会就疲劳脱力，遇到了光滑的路段，还会摔倒在地上，有的会把腿摔断。在这种时候。谁也没有心情挽救这些牲口了，只要出问题，就会被无情的抛弃在路旁，只能沦为野狼的美餐。

好在奉军来的时候。带了不少备用的牲口，可以替换使用。孙安虎亲自押后，他也在默默的计算，从外蒙到这里，一共八百多公里，奉军每隔一百公里，就留下了一个补给站，能够提供一批牲口和粮食，保证夺宝的部队能够顺利撤回国内，另外还有几个临时平整出来的机场用来起降飞机。

如果不是俄国天下大乱，没有部队戍守边境，奉军也不敢这么长驱直入。孙安虎把手下的通讯兵叫了过来。

“消耗的速度比我们想的还要快，国内最好再准备一批物资，尤其是骡马，不然东西没法顺利运回去！”

“遵命！”通讯兵急忙去发电报了。孙安虎他们跑出了五六个小时，天色眼看就黑下来了，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战马奔腾的声音，好像是同时敲击无数面大鼓一样，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追兵来了！”孙安虎的心头也是一震，他急忙命令奉军的士兵去侦查情况，看看究竟是谁在追击奉军。

日？盖特带领着捷克军团终于追上了奉军，他朦朦胧胧的能看到一个长长的队伍，正在雪地上移动。这个家伙瞬间就喜出望外，急忙向着奉军就杀了过来，捷克人挥舞着马刀和枪支，像是旋风一样刮了过来。

这时候奉军并没有回头，而是加紧了逃跑的速度，日？盖特更加的兴奋，中国人果然都是一群胆小鬼，既然他们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那就只能成为他们的猎物。

捷克人用最快的速度冲了过来，这时候奉军队伍之中突然出现了二十辆特制的雪橇，分散成了稀疏的一排，将后路都挡住了。

这些雪橇上面，都架着一挺机枪，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杀过来的追兵。张廷兰在当初就效仿俄国的搭枪卡，用马车架过机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次孙安虎带着人马抢夺黄金，又把这个杀器想了起来，在雪地上并不能使用马车，而是转移到了雪橇上面，还特意加装了射击支架和防护钢板，变成了十足的移动火力点。

捷克人距离越来越近，这些改装之后的搭枪卡终于找到了开火的机会，二十道火舌一同射了出去，就好像二十把死神的镰刀一样，扫过去之后，成片的骑兵中弹摔到了马下，就好像下饺子一般。

日？盖特也是大吃一惊，他也没有料到奉军会有这么一手，一转眼的功夫，就有三百多名骑兵损失掉了，捷克人遭到了迎头痛击，损失惨重。

不过比起捷克人，还有一伙人更加郁闷，那就是从赤塔方向气势汹汹的杀过来的日本军队，西川虎次郎带着士兵用最快的速度一路西进，过了乌兰乌德之后，伊尔库茨克就遥遥在望，可是他们突然发现了铁路被毁，火车只能停了下来。

这时候他们终于注意到了满地的尸体，还有散落的运金列车，西川虎次

郎本能的感到不妙，他急忙让侦察兵调查情况，同时又向日军司令部通报情况。

终于一番折腾之后，西川虎次郎弄清楚了黄金的确在这里被劫走了，这个家伙顿时就暴跳如雷，简直就变成了一头发疯的野兽。

“快，给我追击，追击！让那些胆敢动帝国黄金的人付出代价！”

他们从东面而来，黄金从伊尔库茨克运了出来，自然不可能回去，南边道路上又有大量人员通过的痕迹，西川虎次郎马上就确定了方向，他带着手下的日本兵，向着南方拼命的追了下去。

日本人刚刚追出来半天多，突然撞到了一伙捷克人，正狼狈的逃窜，西川虎次郎急忙抓住了几个捷克人询问情况，等到知悉了是中**队劫走了黄金之后，这家伙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瞳孔之中都冒出了火焰：“支那人，我要撕碎了你们！”

第五百二十五章这里是中国领土！

西川虎次郎带着人马追击，正巧和溃散下来的捷克军团撞到了一起，说起来日本和捷克军团还是盟友，都是共同对付多数党的。可是到了现在，黄金摆在眼前，谁也没法冷静下来，西川急忙命令手下人抓捕这些溃散的捷克人。

抓到之后，挨个审讯，只要敢撒谎，当时就枪毙，一连问了几个人，这些小兵全都说他们奉命追击，结果被中**队打败了，狼狈溃退，首领日？盖特也不知道了去向。

“八嘎！”西川虎次郎想过了无数种可能，黄金可能依旧在高尔察克的手中，也可能被谢苗诺夫抢走，甚至连落到了红军手中的可能性也想到了，并且还制定了种种应对方案。

结果事实依旧出乎意料，竟然是中**队下手了，毫无疑问，离着俄国最近，并且有胆量下手的，只能是奉军部队。一想到这支军队，就让西川怒火中烧，在东北奉军和他们频频作对，双方差点直接开战。现在竟然又冒了出来，和他们抢夺黄金，简直就是不想活了。

“帝国的勇士们，支那猪抢走了属于帝国的宝贝，也亵渎了帝国的尊严，我们必须追上支那人，将他们全都干掉，大家都跟着我冲！”

西川虎次郎领头，几个捷克士兵带路，他们拼命的向南冲下去。刚跑出没多远，就看到三五百名骑兵狼狈的跑了过来，这帮家伙有的身上带伤，有的连枪支都没有了，活像是一群要饭花子。

来的正是日？盖特，他率领着捷克军团，追上了奉军之后，被奉军的搭枪卡迎头痛击。一个照面，就损失了几百人。紧接着他又试图和奉军硬拼，把所有的部队都集中起来，向奉军猛冲。

孙安虎也不含糊，当即指挥着骑兵部队反击，奉军大量装备了冲锋枪和手枪，火力十分强大，比起对手占据绝对的优势。

捷克人撞上之后，损失更加惨重，无数骑兵还没有临近奉军。就被击毙。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几分钟就能把一个健康人冻成冰棍，更别说受了伤的，基本上都是死路一条。

冲杀了几次，捷克人终于临近了奉军。他们挥动着手上的马刀，和奉军杀到了一起。孙安虎领头冲了过去。他使用的马刀是特制的。更长也更重，挥动起来杀伤力更是无与伦比。

当年在绿林的时候，孙安虎的一口刀就劈了不知道多少人，这些年他的刀法不但没有退步，还精进了不少。刀光快如闪电，迎面冲过来的一个捷克兵正好被砍中了。顿时脑袋就分成了两半，鲜血猛地喷了出来，混着脑浆子，溅了孙安虎一脸。不过他丝毫没有在乎，而是抽出大刀，猛地砍向了冲过来的另一个敌人。

冰冷的刀锋划过脖子，顿时一个脑袋被砍了下来，足足飞出去十来米远。连砍了两个人，孙安虎也是大呼痛快，其他的奉军同样也是生龙活虎，用了用手枪，近了用马刀，越来越多的捷克人被击毙，尸体散落的满地都是。

日？盖特对于中**队的认识紧紧停留传闻之上，他天真的认为对手会一触即溃。结果事实正好相反，似乎要一触即溃的是他的部队，目前他身边剩

下来的军队只有一千多人了，已经损失了一大半。

日？盖特也感到了无比的惊恐，他也顾不得黄金，只能亡命奔逃。孙安虎指挥着部队追了一段，又击毙了几百人，本来还想着继续追赶下去。不过照看黄金要紧，孙安虎也清楚，捷克军团追击过来，其他垂涎黄金的人也不会放过的，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黄金安全的运回国内。

奉军主动撤退了，日？盖特侥幸逃脱了性命，慌慌忙忙的正好和日本人撞到了一起，见到了西川虎次郎之后，日？盖特就好像遇到了救星一般，急忙向西川诉说了所有的经过，并且说道："将近阁下，以大日本的军威，只要杀过去，就一定能够轻松消灭那些支那猪，小人愿意给您充当先锋，只求日本军队能够让我们从远东返回家中。"

西川看了看他，轻蔑的说道："连支那人都打过不，你们就是十足的饭桶和废物，谁叫我们双方是盟友呢，帝国就勉强收留了你们，不够老实跟在后面，不要给帝国勇士添麻烦！"

西川带领着联军继续追击奉军，双方相差了不到一天的路程，日本人在后面拼着命的追赶。

"长官，您看路边有死马！"

有一个日本士兵惊喜的用手指了指，西川看到之后，顿时眼前一亮，有死马就证明奉军的牲口已经承受不住了，只要再加把劲，就能把他们追上了。

西川眉飞色舞，笑着勉励所有的日本兵："勇士们，胜利就在眼前，那些支那猪跑不了了，让我们一起高唱君之代吧！"

日本人孤苦狼嚎的声音响遍了整个荒原，他们卯足了劲追赶，沿途不断能够看到累死的，摔伤的牲口，日本人的信心一次次被鼓了起来。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追赶，奉军都没有出现在他们的眼中，实际上双方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了。

原因也很简单，日本人只有少量的骑兵，主力部队还是步兵，在茫茫的雪野之上，步兵行动速度自然快不起来。奉军虽然携带了大量的黄金，但是有了雪橇这个利器，同时又有了充足的牲口，他们能保持很快的速度，日本人自然被衰得越来越远。

足足追出了两天之后，西川虎次郎也感到不妙，他也清楚了，照着眼前的方式，根本追不上奉军，相反只能落到后面吃西北风。两天的时间，风雪不断的吹过，他的脸上已经裂开了无数的小口子，鲜血渗透了出来，风一吹，就好像刀子割得一样。

他都如此。其他的日本人更惨，他们追击得匆忙，连粮食都没有准备好，追了两三天之后，粮食就告急了。忍饥挨饿的在雪地之中追击，日本兵的身体迅速的虚弱，很多人的手脚已经被冻伤，鼻子耳朵也都不例外，甚至有人的耳朵被冻得向冰一样，只要一碰。就会碎掉。

这些日本兵也渐渐的失去了昂扬的士气，看到了奉军丢弃的死牲口，他们也不会欢呼了，而是赶快抢过来，把皮剥下来。披在身上，骨头和肉全都分食一空。就像是雪地之中的恶狼一般。

虽然困难很大。但是西川虎次郎依旧没有放弃追击奉军的念头，就在追到了第四天的时候，突然从北方出现了一大批的骑兵，快速向这边席卷而来。

西川虎次郎急忙派人过去查问，结果发现这伙人是谢苗诺夫的军队，足有上万名骑兵。他们装备齐整，用最快的速度杀了过来。

谢苗诺夫也是一个白俄的统帅，他和高尔察克之间是竞争对手，同样垂涎高尔察克手中的黄金。不过他的动作有点晚了，让捷克军团先把高尔察克劫走了。谢苗诺夫也不甘心，继续追问黄金的下落，一路追到了奉军劫走黄金的地方。

先有捷克军团，后有日本人，谢苗诺夫又到了这里，只要一打听附近的人，就能了解情况，谢苗诺夫当即毫不迟疑的追了下去，经过两天多的狂奔，谢苗诺夫没有追上奉军，反倒是遇到了西川虎次郎。

谢苗诺夫也受日本人的支持，在这里见到了主子，他自然就矮了半截，和西川简短的聊了几句，双方就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谢苗诺夫要协助日本人追击奉军，抢到黄金，而后日本人会提供给谢苗诺夫更多的援助，作为日本豢养的一条狗，谢苗诺夫只能服从命令。

他的到来给日本人提供了不少的帮助，有了战马，日本人也不用靠着两条罗圈腿奔跑了，变成四条腿之后，追击速度提升了很多，他们快速的向着南方席卷而去。

“长官，咱们的背后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在追击，总人数至少在一万人以上，距离我们大约有一天多的路程。”

参谋向着孙安虎汇报情况，一张中俄边境的地图也摆在了孙安虎的面前，上面详细的标注着各种数据。

“我们现在距离外蒙还有二百公里的距离，让士兵们不要休息，用最快的速度返回国内，完全不要姑息牲口，哪管都累死了，只要把黄金运回去，也就值了！”

“是！”

参谋急忙传达了命令，奉军士兵们已经跑了四天了，全都难掩疲惫。现在已经是最关键的时刻，每个人都打起来精神，拼命的挥舞着鞭子，抽打着牲口，雪橇队用最快的速度连夜前进。

满眼都是白色的荒漠，单调乏味，跑了许久，似乎没有动弹一样，如果不是有来时的路标，这种茫茫的雪野都会让人崩溃掉。

好不容易到了迎来了白天，奉军的飞机再度出现在了他们的头上，所有人心里头都有了一丝安慰，这些飞机是从中国境内的机场起飞的，能看到他们，也就是说距离国境距离只有一百五六十公里了。而且飞机出现了，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他们的头上多了一层保护，就算有追兵杀过来，他们也不用担心了。

奉军快速的行动，日本人也同样不例外，他们追击的越来越疯狂，沿着雪地上的痕迹，他们拼命的追击，足足跑出了大半天。谢苗诺夫突然说道：“西川将军，您看这段奉军丢弃的牲口明显增多，说明他们已经拼命了，只要再加把劲，就能赶上他们！”

“嗯，你说的没错，全军加速，只要追上支那人，所有人都有重奖。”

正在说话之时，突然空中一阵的轰鸣之声，有几架侦察机出现在了空中，谢苗诺夫顿时有些惊恐，急忙说道：“西川将军，再追下去，恐怕就到了中国的境内，我担心会有什么麻烦！”

“麻烦，帝国勇士的眼中，支那人从来都不是麻烦。而且眼前是外蒙古，

你们俄国人不是一直认为这里是独立的国家么，什么时候变成支那人的了。我们只要放心大胆的追过去，就算杀到了库伦，我也要把黄金拿回去！”

西川已经被黄金彻底迷住了眼睛，他带着军队肆无忌惮的追了下去，又过了一夜，他们距离奉军边境越来越近。西川很清楚，奉军已经带着黄金回国了，不过他丝毫不在乎。

“帝国的勇士们，前面就是外蒙，勇敢的冲进去，支那人根本别想阻挡我们！”

终于日本人距离中俄边境越来越近了，他们并没有丝毫停下马匹的意思，还在肆无忌惮的跑着。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中国一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一支奉军正在向空中鸣枪警告。

“前面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任何武装力量，都不准前进，否则一律击毙！”

第五百二十六章杀倭

张廷兰早就对俄国的黄金垂涎三尺，但是他也十分清楚，四百多吨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一场火中取栗的游戏，没有足够的实力，根本别想拿到手中，因此张廷兰除了安排孙安虎带着精锐骑兵去抢夺黄金之外，还派遣了一支强大的部队，屯在外蒙，专门负责接应…

这支部队包括边防军第一师第二旅，第一独立炮兵大队，外蒙第一、第二混成旅，总兵力将近两万人，负责指挥的正是秦威。他和孙安虎一样，都受到了张作相和张廷兰父子两人的看重，尤其是到了张廷兰手下之后，更是扶摇直上。

秦威这个人虽然看起来脾气火爆，但是心里头很有数，知道自己出身绿林，文化水平低，指挥一个团可以，指挥一个旅就有些勉强，要是再往上升，就没法胜任了。因此这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头，秦威专门跑到了奉天讲武堂苦心学习军事知识，甚至自学外语，阅读欧洲近代以来的各种战例，学习现代的战争方略。

如今奉军正式整编成边防军，秦威也做好了积淀，也是张廷兰重点提拔的人员，第一次接受的任务就是到外蒙，配合孙安虎，确保黄金的安全。

除了秦威之外，宪兵司令冯永双，负责外蒙政务的王树翰都亲自赶到了恰克图一线，亲自接应孙安虎。

晨曦刚刚散去，他们就带着部下在边境线周围焦急的巡视，翘首以盼。终于太阳刚刚露出了半个脸，侦察兵就跑了过来，急匆匆的报告：“师长，孙长官他们回来了！”

秦威脸上终于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猛地一拍战马，一下子就窜了出去，其他人也都紧紧跟着，纵马跑了四五公里，远处终于看到了一支绵延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而雪橇队，这些士兵连夜赶路，浑身上下都罩着厚厚的一层霜雪，就像是一群雪人一般。

那些牲口也是一样，只有眼睛和口鼻露在了外面，其他的都挂满了霜雪，秦威带着人，纵马赶了过来，一看士兵们如此狼狈，又疲惫不堪的样子，也不免心疼。

“弟兄们，到家了！你们都是好样的，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们吧！”

一句到家了，让所有士兵都从心里感到了放松，从抢到黄金开始，他们足足跑了将近六天的时间，吃不好，睡不好，提心吊胆，神经都到了极限。

一看到接应的队伍，有的士兵干脆直接瘫软在了雪橇上面，秦威急忙让接应的士兵帮忙照看雪橇，赶快越过国境。一辆一辆的雪橇被送了回去，孙安虎带着断后的部队也终于赶了过来。

“老孙，你可是立了大功啊！”

“老秦，别说这些了，后面追兵上来了，赶快做好应对！”

孙安虎说完这话之后，突然骑着的战马猛地前腿打滑，一下子跪在了地上，孙安虎也滚落下去，秦威急忙下马去搀扶他。

“老孙，没事吧！”

“没事，就是让你老兄看笑话了。”

“什么笑话啊，谁也不是铁打的，你这些天都没休息好吧，赶快回去，王先生已经做好了安排，你和弟兄们都好好去睡一觉，回头又是生龙活虎的好

汉子了！”

孙安虎摆了摆手：“不行，大帅交代，必须把黄金如数带回来，现在还是赶快检验数目，要是差了一点，我这心里头不踏实，也睡不着啊。”

“哎！”秦威急忙答应着，搀扶着孙安虎上了马车，全都退回了国境线，四百辆雪橇全都整齐的排列起来，冯永双带着宪兵将雪橇全都看管起来。

奉天银行专门派出了会计，王树翰也带着政府方面的人员，加上军方的代表，三头对面，一同清点这些黄金和珠宝。

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最后的结果整理出来。

“报告孙长官，一共四百一十三吨黄金，两万三千件珠宝首饰，三百八十幅字画文物，全都安然无恙，胜利运回国内！”

秦威也在一旁听着，报告完毕之后，他回头看孙安虎，脑袋已经沉了下来，鼻子之中传出了轻微的鼾声，他也点点头，自己这位老伙计能得到张氏父子两代人的重用，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他急忙让卫兵把孙安虎送到营房休息。

这时候冯永双也走了过来，笑着说道：“秦师长，黄金必须马上送回奉天，至于边境线的问题就要全都靠你了，兰帅已经下达了指示，不管是谁，只要敢踏入中国边境半步，就坚决的打击，不要有任何的手软！”

“放心吧，有我在，边境就固如金汤。”

冯永双交代完毕之后，和王树翰押运着黄金，立即向内地撤去。这时候奉军的侦察机已经早早的出动了，去侦查俄国方面的情况，很快就传回了情报，一支将近两万人的部队距离边境线不到五十公里，正在快速向这边杀过来。

秦威一听，也急忙下达了命令，让所有士兵进入边境线上的国防工事。为了改变有国无防的窘境，张廷兰控制了外蒙之后，就在沿线大兴土木，虽然是寒冷的冬季，也一点没有放松。

修筑工事的主力就是外蒙的那些反抗分子和大小喇嘛，自从控制了外蒙之中，张廷兰就对外蒙社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寺院和王公的牧场全都平分给了普通的牧民。

随着土地的改革，原来的封建的，奴隶的依附体制也彻底被打破，自然会遭到各方的反对，上头的大人物损失殆尽，下面还有不少小鱼小虾，他们依旧不服气，寺院之中还有一些喇嘛，也趁机闹事。

对于这些人，王树翰毫不客气，将这些人全都剪除干净，只要发现一起，就严厉打击一起，抓到的人全都送到了边境线服苦役，这段时间以来，已经有不少人被冻死饿死，不过成果也相当的喜人，几段重点区域都有了绵延几十公里的工事群，奉军士兵能够放心大胆的隐藏其中，密切的注意着情况。

西川虎次郎和谢苗诺夫带领着追击的人马，气喘吁吁的杀到了中国边境线，不过依旧没有追上孙安虎的部队，西川的脸色阴沉如水。

“八嘎，八嘎！支那猪，竟敢抢夺帝国的黄金，以为逃回了国内就可以安全了么，大日本的勇士上天入地，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将军阁下，沿途追来，我发现中**队做了详细的安排，沿途都有专门的接应营地，如此处心积虑，只怕他们在边境线上也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啊！”

正所谓沾事则迷旁观者亲，谢苗诺夫知道黄金不是自己的，脑子还清醒了不少，主动提醒西川虎次郎，要注意防范奉军。

西川长出了一口气，然后点点头说道：“久治龟三，你带着一个大队的士兵去试探一下，另外日？盖特，你也带着捷克军团一同过去，看看支那人究竟有没有防备！”

“遵命！”久治龟三领命，带着士兵肆无忌惮的向着中国的国境线冲了过去。

这些日本兵刚刚到国境线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密集的枪响，一支奉军巡逻对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这里是中国边境，请你们退后，不准靠近。”

“八嘎，在帝国勇士的眼中，根本没有支那的过境，只要我们愿意，不管是京津，还是东三省，都任由我们行动。你们赶快去通知奉军的头头，让他们即刻将黄金交过来，不然帝国勇士只有杀进支那，亲自去拿回属于我们的黄金。”

“胡说八道！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黄金，你们要是再敢胡搅蛮缠，威胁我国安全，小心我们不客气！”

久治龟三把嘴一撇，猖狂的笑道：“小小支那，竟然威胁大日本帝国，简直就是在找死！”他回过头看了看所有的日本兵，然后将指挥刀拔了出来，大声地喊道：“勇士们，给我冲过去！”

这些日本人全都跃跃欲试，偏偏那支奉军的巡逻队竟然主动后撤，快速脱离了和日本人的接触。久治龟三用军刀指着这些士兵，狂叫道：“支那人都是懦夫，给我开枪！”

日本人毫不犹豫的冲进了中国的境内，枪声的响的如同爆豆一般，他们跑出了二三百步，并没有什么抵抗的人群，那支巡逻队也消失不见了，日本人越发的猖獗。

就在他们嚣张无比的时候，对面白茫茫的一片雪地悄然出现了变化，遮盖隐蔽用的木板被掀开，露出了一道道的战壕，机枪碉堡也都露出了真容。

在前线指挥的周子健死死的盯着这些日本人，眼见他们越来越近，一股怒火窜到了胸膛，大声的说道：“开火！”

瞬间重机枪的火舌就喷吐出去，迎面冲来的日本兵向割麦子一样，成片的倒地。迫击炮也都怒吼起来，一发发的炮弹在日本人的中间开花，不断将这些矮小丑陋的躯体炸成碎片。

久治龟三也没有料到奉军竟然敢毫不客气的向日本兵开火，一下子就让他损失惨重，四五十名日本兵瞬间就报销了。

他怒满胸膛，大声地呼喊：“隐蔽，射击！打死这帮支那猪！”

就在他交叫嚷的时候，奉军的大炮也都做好了准备，密集的炮弹向着日本人覆盖过来，毫无遮掩的日本兵暴露在了炮口之下，哪里还有好下场，顷刻之间这些日本人都被笼罩在了硝烟之中，哭爹喊娘，鬼哭狼嚎之声不绝于耳。rs

第五百二十七章生死大敌

重型炮弹划过了天空，带着特殊的啸声，砸向了日本士兵。这些日本兵也都是经过战火洗礼的老手，他们的心瞬间都凉了，重炮的杀伤力根本不是血肉之躯可以阻挡的。

他们想要寻找掩体，但是满眼都是厚厚的积雪，根本没有任何的掩体可以利用，想要逃跑，别说有没有机会，光是军纪就不许他们退后。这些日本兵只能把身体紧紧的贴在了地上，祈祷天照大神能够保佑他们。

轰！轰！轰！

炮弹剧烈的爆炸，一发就足以将方圆几十米变成一片死域，临近爆炸中心的日本人全都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稍远一点的也难以幸免，爆炸产生的高温瞬间烧毁了他们的衣服，只留下一具焦黑的碳棍，散发着刺鼻的尸臭。有些日本兵侥幸躲过了炮弹直接的杀伤，但是爆炸产生的震动依旧传到了他的身体，耳朵被震聋，甚至内脏被震碎，口鼻窜血，渐渐的变成了一具干冷的尸体。

久治龟三曾经参加过日俄战争，在东北的土地上横行无忌，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日本军队竟然会被中国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但是事实偏偏就是如此。眼看着大片大片的日本兵被消灭，他的的眼珠子都变成了血红色，仿佛能够冒出火一样。

可是面对着早就有所准备的奉军，这些日本人缺乏重火力掩护，只能被动挨打。一枚炮弹正好在久治龟三的不远处爆炸，大量的泥土和雪块落在了久治龟三的头上。

他刚抬起头，只见眼前正有一个残破的脑袋，只有半边脸，一只血红的眼睛，似乎还能够看到死者的不甘和恐惧。支那人不是都是一群懦夫么。他们根本没有现代化的装备，现实和宣传的完全不一样，真正被揍得灰头土脸的竟然是日本军队。

目之所及，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硝烟，一个大队的日本兵在炮火的打击之下，不断的被抹除。久治龟三再也承受不住了，他只能下令撤退，日本人仓皇逃出了中国国境，他们的速度比起攻进来的时候更快。

奉军的火炮依旧没有客气。追着这些日本人打了过去，火炮延伸过去，一发炮弹就能带走一片的生命，这些日本人什么都顾不得了，只知道用最快的速度逃命。终于他们脱离了奉军的火力打击。

久治龟三看了一下自己的部下，顿时他哭的心思都有了。他一共带着四五百人杀了过去。可是现在身边剩下的只有一百出头，而且全都灰头土脸，有的人身上已经挂花了，几百士兵就这么交代了，天都塌了下来。

比起久治龟三更惨的还有日？盖特，这家伙带着残余的手下。从侧面攻击奉军，结果很不巧，他们一头撞到了地雷阵之中。地雷也是造价低廉，技术简单。但是性价比超高的穷人武器。

张廷兰自然不会放过，早早就责成了兵工厂研制地雷，奉军已经弄出了一批反步兵地雷。这种地雷威力偏小，并不足以杀死一个人，但是踏上之后，丢掉一条半条腿是很正常的，会给士兵留下终身的残疾。

在战场上，一个伤兵就需要一两个人来照顾，而一旦击毙了，反倒不需要在乎了。因此击伤对敌人造成的减员更加严重。

捷克军团撞到了地雷阵之中，面对着奉军密集的火力打击，同时脚下还到处都是危险，捷克人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很快就丢下了上百条生命，最后拖着几十个伤员，狼狈不堪的逃了回来，日本人的试探攻击到了沉重的打击，损失惨重，西川虎次郎得到了报告之后，当场就暴跳如雷，怒不可遏。

奉军和日军必有一战，这就像是宿命的安排一样，谁也躲不过去。张廷兰也早早的向奉军将领透露了这个观点，自从张作霖遇刺之后，奉军上下也都越发坚定了这个判断。不过中日之间究竟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开启这场战斗，谁也没法确定。

但是事实总要出乎意料，中日双方并没有因为盘根错节的满洲利益而开战。相反俄国的黄金成了导火索，双方正式的交火拉开了大幕。

不过既然开火了，那就不能害怕，何况首战告捷，给奉军上下也带来了强大的信心。秦威亲自下令，让边境线上的奉军将士严阵以待，做好应付的准备。

围绕着买卖城，奉军向两边延伸出了三十多公里的防线，此时全都派上了用场，奉军士兵也都进入了作战第一线。在交火发生的一刹那，秦威也急忙向张廷兰汇报情况，让他做好应对的准备。

中日之间积怨已深，寻常的一次交火，搞不好就会演变成双方的全面大战，必须让张廷兰做好准备才行。

“拙言，千算万算，没有想到竟然会因为这次夺宝行动，让中日正式发生了战斗，实在是有些突然了！”杨宇霆也忍不住叹气说道。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马上把所有人召集过来，开一个紧急会议。”

不多时奉军所有的高层全部悉数到场，当大家听到了外蒙边境发生了交火之后，全都有些愕然，实在是有些出乎预料。

张廷兰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说道：“中日之间会不会因为这次交火，而发生全面的大战，我并不能确定，但是所有人必须为了全面大战做好准备。边防军全都动员起来，向绥芬河和满洲里方向集结重兵，一旦开战，立刻出动军队，将西伯利亚铁路切断，让远东的日本人变成瓮中之鳖。另外奉天方面也要用最快的时间，将南满铁路切断，把日本人压缩在旅大一线。”

“总司令，我建议在鸭绿江沿线也要做好准备，一旦战斗打响，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切断鸭绿江大桥，避免驻朝鲜的日本军队增员旅大。要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杨宇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廷兰也点头同意，然后说道：“从现在开始，就正式组建最高统帅部，统领全局，做好应付大战的准备。”

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张廷兰吩咐完毕之后，然后又说道：“凡事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手是战斗，另一手就是和平，我们要积极的宣传日本人无故侵入中国领土的暴行。奉军奋起反抗，是为了保家卫国。不只要在东三省之内，还要向关内，甚至是世界上宣传，形成对日本的舆论压力。”

姜登选说道：“总司令。这次事发是因为沙俄的黄金，纸里包不住火。如果闹腾起来。列强会不会逼我们交出黄金啊？”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的确有这种可能，对于黄金我们坚决否认，另外我还有一招可以应付，这批黄金还是沙皇的家产，公主尚在，黄金还有主人呢。我们不过是帮着保管而已。”

杨宇霆哈哈大笑道：“这个公主的确安排的有些意思，关键时刻能帮咱们瞒天过海，堵住所有人的嘴，实在是太好了！不过她现在还在伊尔库茨克。千万不能出现安全问题才好。”

“没错，我们要立刻行动，将这位尊贵的公主接到中国，名义就是防止人道主义危机，大家都尽快布置吧！”

会议结束之后，东北的军事机器就高速的运转了起来，军事、民政、外交、宣传各个部门都行动起来，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

与此同时，外蒙边境线上正是炮火齐鸣，硝烟滚滚，奉军和日本军队厮杀到了最猛烈的时候，往来的炮火将天空都染成了红色，日本兵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冲向了奉军的阵地，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

久治龟三被奉军痛殴之后，西川虎次郎已经彻底被激怒了，他必须要教训这些胆大妄为的奉军了，让他们知道招惹了日本的下场。

西川亲自拟定了攻击的方案，日本人担任主攻，要在最快的时间拿下买卖城，同时谢苗诺夫指挥他们的骑兵，从两翼策应，牵制奉军的兵力。

攻击方案制定之后，日本人也积极的调兵遣将，挖掘工事，做着大战前最后的准备，等到第二天拂晓时分，日本人的攻击终于开始了。

奉军也早就严正以待，秦威亲自到了一线指挥，日军的炮火不断的落在了奉军的阵地上，将表面的工事炸得七零八落。

“妈的，小鬼子的炮兵的确厉害，射击技术还在咱们之上啊！”秦威也忍不住了说道。

“哼，日本炮兵的确厉害，但是他们没有装备足够的重炮，想要在我们手上讨到便宜，那是痴心妄想！”

张贺年冷笑道：“弟兄们，都做好准备，让小鬼子看看咱们的厉害！”

一声令下，奉军的独立重炮大队全都投入到了战斗之中，士兵们将一发发炮弹塞了进去，炮弹猛烈的向日本人的阵地砸了过去。

日本军队火炮的装备已经落后奉军一节，加上西川虎次郎为了追击快速，并没有携带重炮，这时候和奉军对轰，他们顿时就陷入了下风。一枚重型炮弹在炮兵阵地爆炸，巨大的气浪掀翻了两门日本山炮，十几个炮兵被炸得四分五裂，尸体碎成了一片。

不过虽然死伤不小，但是日本人凭着顽强的精神，娴熟的技能，也给奉军上了一课。虽然奉军也和俄国人交过手，但是在日本人身上明显感受到了不同，这些日本兵装备或许不够完善，但是单兵的素质绝对是超一流的。

在炮火的掩护之下，日本人向奉军的阵地发起了冲锋，日本人排着标准的散兵线，快速涌了过来。

周子健指挥着所部，顶在了第一线，这是奉军第一次和日本人正式交火，他又是最先交火的部队，心中也难免有一丝紧张。

“都看准了，狠狠的打！”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不断有日本人被击毙，刘桂五的枪口准星对准了一个日本兵的脑袋，猛地扣动了扳机，一发子弹准确的射中了对方的脑袋。一枪得手，他本能的感到了一丝不妙，急忙将脑袋埋在了战壕里面，一连串的子弹击中了厚实的冻土，溅起了大块的雪团。

刘桂五也不免心有余悸，日本的射击技术果然惊人，他再度将头探了出来，正瞧见一旁的一个士兵胸口被击中，瘫在了战壕之中，汩汩流淌的鲜血

带走了他的生命。

刘桂五清楚的记得这个士兵刚刚高中毕业，是士兵当中的秀才，经常帮着辅导功课，人缘非常好，可是现在却死在了眼前。

刘桂五猛地将枪口又锁定了一个日本军曹，这个家伙的胸口随即也出现了一团血花！

第五百二十八章万岁冲锋

“子弹，快点！”

张洪刚大声的喊道，其实他的嗓子早已经喊哑了，即便是用力喊，发声也十分困难，而且剧烈的枪炮声已经掩盖了一切，其他的士兵也听不清什么。他们只能向机器一般，不断的给张洪刚供应子弹。

张洪刚则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眼前的日本人身上，他操控着重机枪，不断向日本人倾泻子弹。

哒哒哒……哒哒哒……

一个又一个的长短点射，如同优美的音符，只是这种音符出现在战场上，往往就是死亡的旋律的开始。因为能够打出这样射击技巧的，全都是最有经验的机枪手，他们的存在简直就是步兵冲锋的噩梦。

张洪刚在两年之前加入奉军，在同期的所有新兵之中，他训练是最刻苦最不要命的一个，无论是体能，还是枪械，他全都名列前茅。

能激励他这么拼命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刻骨铭心的仇恨，就在他十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日俄战争，他的父亲先被日本人掳走，充当了苦力，生死不知，随后又遇到了一伙日本人，把他的母亲也抢走。直到后来他才弄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抢走他的母亲，男人进了军营，多半有死无活，而女人被掳走，那就是生不如死！

刻骨铭心的仇恨种在了张洪刚的心头，他靠着乞讨，吃百家饭好不容易长大，但是仇恨的种子却一天天的生根发芽，壮大起来。到后来他听说奉军不怕日本人，敢和日本人叫板，张洪刚才拼命想要加入奉军，盼着有一天有机会上战场，给父母报仇。

上天并没有让他等太久。刚刚把杀人的本事练好，上天就给了他一个天赐的良机，在外蒙的土地上，奉军竟然真的和日本人交手了。眼看着不断靠近的日本人，张洪刚只觉得胸膛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了，苦苦等待的机会就在眼前。

他冷静的握着机枪，一串串的子弹打了出来，不断有日本人被机枪击中，身体被撕裂，鲜血将雪染得鲜红夺目。越是这种刺激，就越让张洪刚兴奋，他要把死亡带着这些作恶多端的日本人，让这些垃圾杂碎永远的从世界上消失！

子弹不断射出，挑动的弹壳积累在了身边。每一次敲击都传出美妙的韵律，就好像在喝彩一般。

一个日本军官正带着十几个日本兵发动冲锋。张洪刚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一个准确的点射打出，那个日本军官的身体顿时如同雷击一般，胸口溅起了几朵血花，举到一半的军刀也无力的垂了下来。

后续的日本兵一看长官被击毙，也是一阵凛然，不过他们依旧义无反顾的冲锋。这时候张洪刚也猛地拔起了上身。枪口以更好的角度瞄准了这些日本兵。

哒哒哒……

成片的日本人机枪扫中，扑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变成了一具具的尸体，每倒下一个日本人。张洪刚都感到心中无比的畅快，郁积多年的怨气终于开始消散了。

十几个日本人先后被扫到，就在这个时候，张洪刚猛地觉得肩膀好像被蜜蜂蛰了一下，身体重重的摔在了战壕里面。一旁的士兵急忙过来检查，看看他的情况如何。

张洪刚猛地把眼睛瞪圆了：“别管我，快去杀日本人，日本人不死干净了，老子死不了！”

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作恶多端，已经留下了太多的孽债，需要他们偿还。奉军上下早就对日本人恨入骨髓，新军入伍的第一课就是让他们站在高处眺望满铁附属地，然后去大帅的陵寝。

日本人在攫取中国的财富，他们无情的铲除任何一个潜在的威胁，如果有一天日本人的胃口大到想吞并整个中国，那么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不当汉奸，都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想要生存，就必须击败日本人！正是奉军上下的共识，不管是国仇，还是家恨，都让这些士兵拼尽了全力，用尽一切手段，将日本人消灭掉。

对于日本兵来说，这或许是日俄战争之后，他们经历的最艰难的攻坚战，每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身边人变成了死尸，侥幸生存下来的人也随时可能丧命，日本人终于在这一刻开始正视对面的敌人，他们不再是东亚病夫，而是一群用现代化武器和战术武装起来的新式军队。

日本军队比起他们，或许仅仅在经验上有些优势，其他的优势已经都不明显了。亲自指挥这场战斗的西川虎次郎此时此刻，心中也变得懊悔起来。

他绝对没有想过中**队会如此的顽强，原本以为一走一过，就能轻松杀入中国境内，奉军就好像赶鸭子一般，到处乱跑。他不只能追回黄金，甚至能够借机开疆拓土，建立功勋。

可是直到此时，西川虎次郎才知道，他错的是多么离谱，现在的情况对于日军来说，情况并不秒，他们严重缺乏重武器，粮食和军火也有很大的缺口，比起准备充分的奉军，他们处在绝对的劣势上，如果不能快速的突破僵局，他就有可能遭到失败。

日本人被支那人击败了，东亚病夫战胜了堂堂的日本帝国，不管有多少理由，但是胜败就是不争的事实，一旦到了那一步，日本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强大形象会顷刻崩溃，中国人心中不会恐惧日本人，日本的势力也会瓦解冰消。

一想到这些一连串的可怕后果，西川虎次郎的脑袋就大了好几圈，他如果在战前多想一点，肯定不会贸然攻击奉军，但是大错已经铸成，他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传令下去，让所有日本勇士，拿出牺牲的精神，为了天皇陛下的荣耀，冲破奉军的阵地，消灭这些该死的支那猪！”

西川虎次郎的命令传到了下去。日本士兵顿时就做好了准备，刺刀被插得雪亮，军官挥舞着战刀，冲在了前面。

“板载，板载！”

日本人的喊声一声高过一声，密集的人群，好像波浪，疯狂的向岸边派过去。周子健正在战壕之中观察情况，看到了日本人发疯一样的冲过去，情况和以前完全不同。他也用力的晃了晃脑袋，耳鸣之声减弱不少，他终于听清了日本人喊得什么。

“万岁冲锋！”

当初日本人就是靠着这个，击败了俄国人，一跃成为了世界级的列强。如果他们又把这个看家的本领拿了出来，想要对付奉军。

周子健微微咬了咬牙。把拳头也攥紧了：小鬼子。就看看谁能拼过谁！

奉军的阵地上火力依旧密集，狂风骤雨一般，向日本人倾泻而下，不断有日本人被击毙，但是其他人都仿佛浑然未觉，依旧低着头。奋勇的冲击，光是这份服从和拼命的劲头，就足以让世人感叹。

双方越来越近，一百米。五十米，都已经能够清晰的看到了对方的面孔，刘桂五猛地抓起了一把手榴弹，拉开了保险之后，猛地向日本人掷了过去。

轰！一声巨响过后，十几个日本兵横七竖八，倒在了地上，浑身上下都是斑驳的血迹，全都被炸死了。刘桂五的耳朵也是一阵嗡嗡作响。他紧握着手中的步枪，猛地冲出了战壕，刺刀对刺刀，血腥的白刃战展开了。

日本人以拼刺的技术闻名，而奉军也是狠抓拼刺，双方碰在了一起，一开始就成了血腥的较量，刺刀高举，闪烁着寒光，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一个奉军奋力一刀，刺穿了对面日本兵的胸口，还没有来得及抽出刺刀，另一个日本人就把刺刀扎进了他的软肋之中，一声枪响，刺出致命一刀的日本人又被子弹穿透了脑袋，鲜血流得满地都是。

战场一下子变成了最原始的搏杀血腥的白刃战，不断有士兵死掉，又不断有人填了上来。地上积累的尸体越来越多，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残存着一口气。

轰的一声，一名伤兵拉响了身上的光荣弹，拉着一个日本兵壮烈殉国，战斗越发的胶着。在后方负责指挥的秦威也不断的得到报告，日本人玩起了最为擅长的万岁冲锋，他的心也随即提到了嗓子眼。

“师长，我带着人援助老周吧，我担心他撑不住啊！”张贺年焦急的请战。

秦威将眉头紧皱，眼睛完全盯在了地图上面，他坚定的摇了摇头：“不用，我相信周子健能够撑住，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避实击虚，你马上带着人马，把右翼的骑兵干掉。这些人都是谢苗诺夫的白俄骑兵，他们不过是日本人的附庸，肯定不会卖命，柿子捡软的捏，然后再去包抄日本人！”

“遵命！”张贺年急忙带着士兵前去行动了。

此时第一线的战场上越发的激烈，日本兵经验毕竟比奉军丰富，在刺刀拼杀方面，下的功夫也更多，奉军渐渐的落入了下风，日本人不断向奉军的阵地压过来。

刘桂五此时也不知道刺杀了多少人，浑身都是血，有敌人的，也有他自己的，不过他并不觉得疼痛，唯一的感觉就是左手力量越来越小，手中的步枪越来越沉重。

一个日本兵向他猛地刺出了一刀，按照正常，刘桂五可以轻松躲过，可是此时却有些力不从心，脚后跟猛地一滑，摔倒在了地上，随后滚入了战壕之中。那个日本人也不依不饶，追了过来，手中的刺刀高高举起，照着刘桂五就要刺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这个日本兵眼前闪过一道乌光，顿时他就觉得脖子一阵发凉。噗地一声，鲜血从划开的咽喉之中激射而出，看见的活不成了，

身体扑通栽倒在了地上。

出手的人正是张洪刚，他肩头受伤，没法和日本人正式拼刺，但是他的手中依旧握着一把工兵铲，这东西在拼刺的时候，往往有惊人的效果。

果然他的偷袭一下子起了作用，将一个日本兵的脖子切开，救了刘桂五一命，两个同样受伤的人相视一笑。弟兄，生死患难的手足！

正在这个时候，又有几个日本兵跳了过来，手中都端着刺刀，这些家伙露出了十足狰狞得意的神情，就像看着猎物一般，盯着刘桂五和张洪刚。

其中一个人猛地将刺刀举了起来，就要再次刺杀。

啪！一声枪响，这个日本兵的胸口一下子被钻出了一个大洞，接着又是一阵枪声，其他日本兵也全都被击毙了。

二十几名握着手枪的奉军冲了过来，带头的正是周子健，阵地摇摇欲坠，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他亲自带着警卫排冲了上来，勃朗宁手枪强大的威力，只要挨上一发子弹，就会失去战斗力，日本兵不断被击毙，战线再度转危为安。

第五百二十九章包饺子

“调整炮口，射击！”

正在战斗最危急的时候，一个迫击炮连援助了上来，连长大声的吆喝着，六门迫击炮对准了冲上来的日本人，一发接着一发的炮弹打了出去，在空中划过优美的弧线，顷刻落在了冲锋的日本队伍之中。

爆炸声音连绵不绝，成片的日本人倒在了地上，鲜血将地面都染成了红色。不管他们多狂热顽强，面对密集的炮弹，一样要被炸成碎片，没有任何的例外。

迫击炮构成了一道死亡的屏障，爆炸声压过了板载的呼声，万岁冲锋面对着钢铁风暴的席卷，也失去了风采。后续的日本兵被死死压制住，根本没有机会抬头，那些冲入奉军战壕的日本兵顿时陷入了困境之中。

他们一个人要面对三个奉军士兵，而且奉军不只是人数占优势，还拥有大量的手枪，能在战斗之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优势，渐渐的，残存的日本人越来越少，他们被压缩到了几十米的小区域之中。

为首的一个日本少佐眼睛之中都是鲜血，他是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前途一片光明，正在憧憬沿着前辈的道路，为帝国开疆拓土，立下不世功勋。

可是眼前的一切让他的希望全都破灭了，他后悔，他愤恨，他不愿意相信！支那人怎么可能战胜强大的日本，这家伙五官狰狞，高高举着战刀，猛地向奉军冲了过来，其他日本也都跟着。

哒哒哒……

机枪声响过，这些日本人全都倒地，奉军根本没有留给他们拼命的机会，他们在这一刻全都变成了一堆尸体。那个少佐更是身中几十发子弹。胸膛被打成了马蜂窝，他一切的野心和迷梦，全都化为了泡影。

整个战线终于转危为安，周子健也长出了一口气，不过就在白刃战之中，也有超过两百位奉军士兵战死，其他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日本人的确不容易对付。

周子健也顾不得感慨，而是全力修补工事，运输伤员。补充弹药，应付日本人可能继续发动的攻击。

“八嘎！”西川虎次郎得到了前方的战报，万岁冲锋已经被击败，足足一个大队的日本兵死在了冲锋的道路上，他也一下子就仿佛掉进了冰窟窿一般。难道眼前的支那人这么难对付，难道日本人就要承受失败的命运么！

西川猛地站了起来。大声的喊道：“把谢苗诺夫叫过来。我要见他！”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浑身被硝烟熏得漆黑的家伙连滚带爬的跑了进来，一见到西川，就哭道：“完了，完了，我的骑兵都完了！”

来的家伙正是谢苗诺夫。他原本带着手下，负责攻击侧翼，牵制奉军。不过就像日本兵一样，他同样没有把奉军看在眼里面。虽然他的老部下恩琴已经败在了奉军的手里。连脑袋都没了。

但是谢苗诺夫还是坚信他能够战胜奉军，能够轻松消灭中国人。正是出于这种狂妄，谢苗诺夫才命令骑兵对着奉军右翼阵地进行了猛攻，前赴后继的冲向了奉军。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战场上的王道，虽然对手战斗力最强大

的是日本军队，但是这些白俄骑兵却代表了敌人的机动能力，如果把他们解决了，对手的机动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失去了逃跑的可能。

从中俄边境，一直到人口密集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至少有六七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距离，如果没有足够的战马，简直别想全身而退。

开战之初，奉军就调用了侦察机，盯着白俄骑兵的举动，当发现他们猛扑奉军右翼的时候，奉军也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在骑兵冲锋的路线上预埋了大量的地雷。

这些骑兵冲进来之后，就享受到了这个待遇，地雷大量的爆炸，战马的腿部，柔软的腹部全都受到了攻击，瞬间就鲜血淋漓。蹄子被炸断的，肚子被炸裂的，战马的肠肚满地都是。

扑通，扑通，战马不断的倒地，上面的骑兵也被摔在了地上，随后冲上来的同伴又把他们踏成了碎片，成了一团肉泥烂酱。

这时候奉军的火力也都对准了他们，马克沁机枪像是死神的镰刀一般，不断的收割着生命，凶狠的哥萨克再一次变得不堪一击，负责指挥的谢苗诺夫看到这一幕之后，一下子就目瞪口呆。

本来想捡一个便宜，哪知道竟然踢到了铁板上面，损失了几百士兵，谢苗诺夫甚至想给自己几个嘴巴子。战场的主角本来是日本人，自己何必充当这个冤大头呢，他急忙命令骑兵撤回来。

而就在这个时候，张贺年带领着部下，已经踏着坚固的河冰，过了恰克图河，悄悄迂回到这些白俄骑兵的侧后方。几次和白俄打交道，奉军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对付他们的关键就是活力输出的强度，只要有密集的火力，就不愁消灭不了这些骑兵。

张贺年带领的一个团的士兵全都使用冲锋枪，还带着大量的机器和迫击炮。就在骑兵向后撤退的时候，奉军果断的发动了攻击，炮弹和子弹如同暴雨，劈头盖脸向这些白俄打了过来。

他们本来就是一群败军之将，军心士气都最低落的时候，偏偏又遭到了奉军攻击，腹背受敌，这些白俄瞬间就崩溃了，骑兵四处乱窜。他们越是逃跑，就越容易受到攻击。

“打，狠狠地打！一个都别放过！”

张贺年亲自握着一挺重机枪，向着白俄倾泻子弹，成片成片的俄国人比击毙，尸体堆积如山。这时候对面的奉军也追了出来，大肆的追杀这些逃跑的家伙。

空军也不甘寂寞，他们在完成了侦察任务之后，也把攻击目标锁定在了这些骑兵上面，他们个头大，攻击起来也容易。飞机从骑兵脑袋上面掠过，子弹扫过，骑兵完全没有躲避的能力，一个接着一个的落到了战马下面。

或是死在了奉军的火力之下，或是被同伴踩死，恰克图河沿岸，到处都是人和马的尸体，堆积成片，简直不敢让人直视。谢苗诺夫也终于清醒过来，光凭着骑兵，就想纵横天下，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反正黄金就算追上了，也不是他的，何必给日本人卖命啊。

谢苗诺夫带着残余的人马，仓皇逃跑。就在这个时候，一架飞机盯上了他们，猛地就俯冲了下来，一串子弹扫到了谢苗诺夫的随从，顿时十几个骑兵就落到马下，浑身都是触目惊心的弹孔，顷刻就丧命了。

眼看着飞机去而复返，还要再度发动攻击，谢苗诺夫仓皇的抛弃了战

马，滚落到了雪地上，这家伙撒开两条大腿，拼命的逃跑。

谢苗诺夫也不是年轻了，在厚厚的积雪之中奔跑，每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老家伙只觉得心脏都要从胸膛里面蹦出来一样，不过他不敢有丝毫的停止，张贺年已经率领着奉军杀了过来。

哥萨克骑兵已经彻底失去了所有的勇气，只知道仓皇逃窜，正所谓慌不择路，很多人都抛开了谢苗诺夫，直接向着西伯利亚的荒野之中溃败。

谢苗诺夫好不容易跑到了西川的指挥部，一见他如此的狼狈，西川的心也猛地收缩了起来。

他疾走几步，抓住了谢苗诺夫的胸口，大声地质问："你们失败了么？"

"将军阁下，奉军的炮火太猛烈了，我看占不到他们的便宜了，还是赶快撤退吧！"

"混蛋！"西川虎次郎顿时就感到了不妙，骑兵完蛋了，自己的左翼已经失去了掩护，而且没有了这些骑兵，靠着日本人的两条罗圈短腿，难道能跑过奉军的追击么！另外日本人剩余的粮食已经不多了，如果往回撤退，就算还能回到赤塔，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饿死，他猛然之间发现自己竟然处在了一个绝境之中。

西川的心顿时就拔凉拔凉的，身体之中的力量一下子就被抽空了，颓然坐在了坐位上面，脑子之中已经空白了。他会成为第一个被支那人击败的日本将军么，这样的耻辱还怎么活下去？

西川不断在问着自己，突然一个参谋仓皇的跑了过来，变颜变色的说道："师团长，大事不好了，奉军出动了装甲车，他们发动了反击！"

"什么！"西川顿时大惊失色，急忙说道："顶住，让所有士兵顶住！"

此时的战场上情况已经彻底逆转，随着哥萨克骑兵的覆灭，奉军已经从侧翼向日本人席卷过去。秦威也敏锐的把握到了战机的变化，他将全军装备的十二辆装甲车都拿了出来，向着日本人碾压过去。

与此同时重炮部队也集中火力，猛轰日本人的战线，每一炮下去，都有大日本人被炸成碎片，装甲车更是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宽大的履带能够在冰雪之中快速的前进，只要追上日本人，履带轻轻碾过，顿时就是一滩肉酱，终于日本人也开始了溃退。

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向后逃窜，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奉军两翼都已经出动，就好像是一张大网，已经到了收网的时候，日本人由气势汹汹的攻击者，变成了瓮中之鳖！

第五百三十章天下北望

轰轰轰……

重炮不断的轰鸣，一发发的炮弹落在了地上，制造出成片的无人区，大量的日本兵死在了炮击之下，尸体遍地都是。

日本兵之中也不乏聪明人，他们在炮弹爆炸之后，立刻钻进了弹坑之中，按照他们的想法，很难有落在同一个坑里面的两枚炮弹，因此他们就能侥幸逃脱了。

想法的确不错，他们也的确保证了一时的安全，但是紧接着装甲车辆就杀了上面，巨大的钢铁怪兽向他们肆无忌惮的冲了过来。装甲车上的机枪如同死神的镰刀一样，快速的收割着残存的日本士兵。

就算没有被击毙，装甲车开过来之后，一样可以凭着巨大的履带将碾成一堆肉酱，战场上一滩一滩触目惊心的血色瘢痕，就是他们的杰作，隆隆的装甲车轰鸣，就是死神的序曲，让日本人心惊胆战，胆裂魂飞！

相比经历了一战的欧洲列强，日本人算是后知后觉，他们的陆军之中，还没有来得及配置反坦克武器，就连掷弹筒和手榴弹都严重不足，唯一能够对付装甲车的办法就是炸药包。

虽然死伤惨重，但是还有几个悍勇的日本士兵，抱起炸药包，疯狂的冲向了装甲车，试图炸毁这些大家伙。可是奉军士兵也早有准备，他们端着冲锋枪，跟在了装甲车的后面，对于这些胆大的家伙，进行了无情的射击，全都被扫到了下去。

奉军在付出了三辆装甲车之后，他们成功的突破日本军队的防线，张贺年也从侧面驱赶了所有骑兵，并且阻断了日本人北蹿的退路，西川虎次郎和他的部下被奉军成功包了饺子。生死都在奉军的一念之间……

“日本军队悍然侵犯中国边境，我外蒙守军被迫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前方将士正与敌寇浴血奋战。奉军官兵有信心，有能力，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坚决捍卫领土主权，任何侵略者都会都到强有力的打击。在此我代表奉军官兵，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警告，马上停止侵害中国领土的行为，赔偿中方损失。并且控制事态扩大化。”

张廷兰面无表情的对着所有记者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但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的记者顿时都傻眼了，这个消息不亚于晴天霹雳一般，让很多外国记者都有种晕厥的感觉。甚至是在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问题了。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就是老冤家。但是日本已经跻身列强。中国还是一大块肥肉，任何一个列强都可以从中国身上捞取好处，刚刚结束的巴黎和会，中国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身为战胜国，依旧要被鱼肉。国内更是四分五裂。

就拿奉军来说，半年之前，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被炸身亡，很多人都把凶手锁定在了日本人身上。当时就有人猜测双方有可能发动战争，但是最后不了了之，很显然奉军还没有对抗日本人的本钱，但是如今怎么会毫无预兆的就发生了战争，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对于中国的记者来说，张廷兰的话却是一剂强心针一般，似乎如此强硬的表态，只存在于历史书中，而现实中，从满清到北洋，全都是屈膝办外交，面对列强的鲸吞蚕食，只能够忍气吞声，受尽了屈辱。

中国需要强人，政府需要强硬。如今张廷兰的表态让所有人耳目一新，甚至忍不住大声的欢呼起来。

“张帅，您能透露一下这次冲突的详细情况么？如果日本人扩大侵略，奉军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你们还会一直强硬下去么？”一个年轻的记者大声的提问。

“这些问题正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就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一支日本军队，伙同白俄骑兵，试图强行进入我外蒙地区，面对边防军的警告，他们熟视无睹，竟悍然侵入我们边境线。边防军战士奋起反抗，在这场发布会之前，我已经得到了前方的确切情报，边防军将士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

胜利！简单的两个字，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几代人听到的都是失败，不断的失败，不管是什么国家，都能欺压在中国人的头上。哪怕好不容易胜了一次，也会落一个不败而败的结果。如今奉军能够打赢战斗，实在是比起什么消息都振奋人心，在场的中国记者顿时就拍起了巴掌，连同其他各界的贤达也都站起身，用力拍着巴掌。

掌声如潮，巴掌都拍红了，但是也毫不在意，张廷兰看到了这些情绪高昂的人群，心里也十分振奋，民心可用，就算真的免不了和日本直接大战，奉军也不怕日本人，大不了就是个鱼死网破！

“边防军做事只有一个准则，那就是坚决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于任何侵略者，都不会手软，日本如果继续扩大侵略，边防军将奉陪到底，我相信有着四万万同胞作为坚强的后盾，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张廷兰的讲话迅速淹没在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之中，那些外国记者看到如此热烈的场面，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露出了惊骇的神色。虽然具体发生了什么，还不清楚，但是他们从张廷兰的身上找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自信，中国人敢于对列强说不。面对着武力的恫吓，他们非但没有恐惧，还有胆量拿枪，捍卫自己的权力。

恍惚之间，这些记者发觉这次的发布会就像是一场盛大的宣言，这个古老的国家开始走向了不同寻常的道路，他们必须把消息第一时间传递出去。

新闻发布会刚刚结束之后，张廷兰就下达了命令，要求所有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休假的士兵要赶快返回，各地进入准战时体制，军工厂要三班不停，连夜运作。提供充足的武器。

各地的民兵也都被召集起来，随时补充军队的消耗，一些关键的地区进入军官状态，奉军大部队也开始向着南满铁路沿线集结。另外根据国防动员法案，东三省，包括热河等地，适龄青年要主动登记，随时做好被征召的准备。

张廷兰上台执政之后，又鼎力支持王永江对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效率已经远远不是张作霖时代能够比拟的。因此动员更加顺畅。各地的年轻人，高等院校，都排起了长龙，年轻人争先恐后的报名，热烈异常。

就在备战的同时。张廷兰又向北洋政府发去了电报，要求北洋能够支持奉军的正当行动。共同站到一起。捍卫国家的利益。

相比于奉军的上下一心，快速准备，日本方面却是陷入了短暂的混乱。这次抢夺黄金的行动是日本干涉军主要负责的，司令官大井元成一手策划，日本政府并不完全清楚。

大井元成也有自己的考虑，黄金数量也不清楚。俄国又是一团乱麻，将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完全自己搞定，弄到黄金之后。再向国内报告，一切也就可以了。

但是奉军半路杀出，劫走了黄金，紧接着西川虎次郎就拼命的追赶，大井元成也是同意的，毕竟让中国把黄金抢走了，简直就是对日本最大的侮辱。可是一直追到了中国边界之后，事情就超出了控制，西川虎次郎直接冲入了中国边境，并且打响了第一枪。

紧接着奉军果断反击，并且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顿时就把日本政府置于尴尬的境地。对于这场冲突，他们没有一点准备，一切都落后于奉军，甚至日本政府还是靠着张廷兰的新闻发布会，才弄清了前线的情况。

首相原敬顿时暴跳如雷，急忙让大井元成解释清楚，并且将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召集起来，共同商讨情况。

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暴跳如雷，嗓门最大："这是支那对于帝国的挑衅，数千名帝国勇士遭到了奉军的攻击，这是不争的事实，帝国绝对不能允许这种挑衅情况的存在，必须马上动员起来，向支那开战，将奉军彻底消灭干净，这股祸水再也不能纵容了！"

外相内田康哉的眉头紧皱，他急忙说道："田中君，奉天方面，整军经武，实力不容小视。张作霖死之后，奉军并没有因为动乱而削弱，相反张廷兰直接掌握大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奉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贸然行动，帝国根本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

"哼，奉军快速发展，帝国这两年却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将有限的资金都投给了海军，我们必须要检讨错误的方针。"

"不要扯远了，还是讨论眼前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原敬出言制止了田中义一。

内田想了想之后，说道："首相，战争是最后迫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的莽夫手段，帝国和奉军发生冲突，一切的缘起是俄国的黄金。这笔黄金不只被帝国看重，其他列强也都垂涎，但是偏偏落入了奉军之手，我们应该抓住黄金做文章，不应该被奉军牵着鼻子走！"

原敬眼睛眯缝着，微微点头："这个办法好，支那人不自量力，竟然想吞下黄金，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外交部马上联络美英法等国，要求各国一同向奉军施压，把黄金交出来，赔偿帝国的损失。"

田中义一说道："首相，西川虎次郎还带着几千帝国勇士在和支那人作战，处境十分危险，难道就不管了么？"

"西川擅作主张，应该受到惩罚，马上命令他率领部队撤退，将功赎罪！"原敬说道："田中君，支那人虽然暂时占了一点便宜，但是我们要让他们加倍吐出来！"

中日发生了军事冲突，远东这潭浑水越来越浑了，几乎所有的列强都被搅了进来，世界各国再一次为之侧目。

而消息传到了中国内地之后，更是不亚于一道惊雷一般，震撼着每一个的心灵，中国的军队终于敢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了，这是多少热血男儿期盼的那个时刻。

"大家一起走，我们去奉天，去外蒙，保卫我们的国家！"大学的礼堂门前，一个年轻的学生高声的喊着："我们不要在这里等下去了，听着那些无病呻吟，发发传单，喊喊口号，救不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汗

水，生命去战斗，去捍卫这个国家！”

“对，我们都加入奉军！保家卫国！”

离着东三省最近的京津再度的沸腾起来，学生又一次充当了主力军，不过这次和以往明显不同，他们已经和昔日的那些精神导师渐行渐远了。

“看看吧，这帮年轻人脑袋太迷糊了，奉军抢了人家的黄金，结果被列强打到了门口，他们却傻乎乎的争着当炮灰，实在是无药可救，无药可救啊！”

第五百三十一章睁着眼睛说瞎话

“奉军大捷，来犯日寇仓皇逃窜！”

这个消息迅速占领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顿时在全国就引发了爆炸性的后果，奉军真的打赢了，那个蕞尔小国战败了！

一个四十几岁的汉字迈步走进了酒馆，大声的说道：“小儿，上酒，我要好好喝几杯！”

店小二端着一壶酒，送到了中年汉子的桌子前面，笑着说道：“刘爷，这不年不节的，有什么高兴的事，也说出来让大家伙都替您高兴啊。”

“小子，听说没有，奉军在外蒙打败了日本人，把好几千的鬼子兵赶得到处逃窜，涨志气，是真爷们！”

“刘爷，打赢了听着是高兴，可是离咱们这些小老百姓太远了不是，居家过日子盯着的还是柴米油盐不是？”

“不一样，不一样。”姓刘的汉子连连的摇头，感慨的说道：“说话已经二十年了，八国的洋鬼子进了咱们老北京，你占东，他占西。其中小鬼子最不是东西，先是抢金银，后来皮衣手表，名贵的字画家具，全都被他们抢走了。抢了这些他们还不罢手，就在咱们这几条街上，他们又抢走了五六十个女人，都给糟蹋了！”

说这话，刘姓汉子也低下了脑袋，叹气说道：“当时要是有军队能挺身而出，和洋鬼子拼上一场，咱们也不至于受这个罪啊。现在外蒙的老百姓有福啊，能有人保护他们，以后说不定咱们也有这么一天，我看北洋指望不上了，这奉军倒是咱们的希望啊！”

说着话，街头上有一群年轻学生走了过去。有几个人背上还背着行囊，就听他们说道：“我们是下定了决心，要去奉天投军，就算军队暂时不要咱们，也要去工厂干活，生产机枪大炮，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保家卫国的时候，总归不能当缩头乌龟！”

“说得好，你们先去。我和家里头说一声，随后也去找你们！”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身上担负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要拯救这个国家，要改变这个时代，他们曾经也迷茫过。也错误过，但是他们的心始终是热的。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实际行动。

奉军历年在建设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尤其是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一点都没有让国人失望。收复中东路，拿回海兰泡，平定了外蒙古，数次和日本人对抗，顶住了种种的压力。收复了失去了的利权。

一路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接受了张廷兰一直宣扬的理念，唯有工业能救中国，唯有实干能改变中国。而且他们也清楚。在中国的土地上，唯有奉军是坚定的工业党，也是唯一的希望。

北洋军阀不可靠，那些灌了东洋墨水，满口民主科学的人同样不能救国。最先得到了胜利消息的京津学子，越来越多的决心北上，这股风潮很快蔓延到了全国，民心在悄然之间改变，云龙北向！

“要是再年轻二十年，我也到奉天，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爷们，和小鬼子拼了！”刘姓汉子拍着大腿，兴奋的说道。

就在这时候，在一旁喝酒的长衫中年人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故意叹气说道：“哎，世人都愚昧无知啊，奉军不仁不义在先，然后又祸国殃民在后，

简直该杀，该杀啊！”

抓起几粒花生米，丢尽了嘴里，一面嚼着，一面大声的说道：“你们都看看报纸，弄清楚怎么回事啊，奉军先抢了人家的黄金，然后才惹来了麻烦。这事都怪他们，普通老百姓居家过日子还知道不贪不占，奉军行事如此下作，哪里还有好报应啊。现在还急着投靠奉军，那不是找死么，日本人多厉害啊！”

“出去！”酒馆掌柜的突然拿着一把大扫帚，猛地冲了过来，照着长衫男子的脚下一顿乱扫，灰尘四起，弄得他浑身都是。

“掌柜的，你干什么，店大欺客是不，我可不是好惹的？”

“您不是好惹的，我这庙小，招待不了您这尊大佛，还是去六国饭店吧，那里头洋人多，您和他们能聊到一块去，我们不成。”

这时候其他的客人也都大声的嘲笑起来，这家伙满脸通红，坐立不是，只能狠狠的瞪了掌柜的一眼，然后转身跌跌撞撞的跑了出去。

“掌柜的，真有你的，这样的东西就该这么对付他。”

这个掌柜的笑着说道：“这位姓孙，听说原来在奉天教书，结果几个月之前，奉军驱逐了一帮和日本人有勾结的无良文人，这家伙就被赶到了关内。他名头坏了，各个学校也不敢要他，成了个丧家之犬。”

“难怪他总说奉军的坏话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这样的混蛋赶走了，真便宜了他，就该直接枪毙！”一个喝酒的客人说道。

刘姓的汉子一口将眼前的酒杯喝干，然后一抹嘴说道：“别管真假，就算奉军真的抢了洋人的黄金，咱们也高兴，那是人家的本事，洋鬼子这些年抢了咱们多少东西，也该抢回来一点吧！”

“没错，刘爷说得对！”掌柜的笑着说道：“一会儿就叫小伙计买点鞭炮预备着，要是奉军这次真能斗败了日本人，咱们就当过年庆祝！”

中国人常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中国最大的民心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需要一个强者能保护他们不用挨揍，就是需要一个领头人能让他们不用挨饿！

显然越来越多的人把希望寄托在了奉军身上，这种变化暂时还不算明显，不过早晚会有质变的一天！

就在全国民众翘首以盼的时候，外蒙前线战斗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关头，西川虎次郎率领着四千左右的日本兵陷入了奉军的包围之中。他们的阵地不断的被压缩，死伤越来越惨重，如果这么下去，很显然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夜色渐渐的降临下来，西川将手下的军官都召集起来。然后对他们说道：“诸君，十三师团面临着覆灭的危险，我们可以死掉，但是帝**人的荣耀不能失去，因此我命令将联队旗帜毁掉，然后分头突围，在赤塔汇合，帝国勇士的命运都交在了你们的手上，诸君，要努力啊！”

西川交代完毕之后。这些日本军官都闻风而动，他们首先把联队旗拿了出来，作为日本的常设师团，自然会有天皇御赐的圣物旭日旗，旗杆上还有象征着天皇的十六瓣菊花图形。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东西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如果落到了敌军手中。简直是就是最大的耻辱，在整个二战之中，盟军也没有在战场上缴获一面联队旗。

这些日本人从来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们含着泪将旗帜烧毁，其他的文件也都销毁，然后将手下人都召集起来。趁着夜色，向奉军猛地发动了

冲击。
其实奉军也早有预料，这些日本人会选择突围，因此也严防死守。日本人冲出来之后，马上遭到了奉军火力的密集射击，成片的日本兵倒在了地上，死伤狼藉。
不过这时候是夜晚，又下着暴风雪，严重影响了奉军的视线，给了日本人一丝逃脱的机会，西川虎次郎在手下人的拼命保护之下，侥幸逃脱，跑进了茫茫的夜色之中。
但是幸运者终究是少数，不能成功突围的日本兵，依旧在奉军的严密包围之中，他们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如同受伤的野兽，他们拼命的向奉军发动了决死冲锋。
头上裹着白布条，高举着战刀，残余的日本人疯狂的扑向了奉军，他们狼嚎一般的吼声，不绝于耳，奉军士兵顶着风雪，不断地射击，经过一夜的战斗，这帮疯狗大多数被消灭了。整个战场上格外的凄惨，到处都是千奇百怪的尸体，死掉之后，由于天气寒冷，这些尸体都快速的变成了冰雕。保留着临死之前的样子，他们惊恐万状，眼中全都是恐惧。
“师长，战果已经清点出来了，我们一共消灭了六千二百三十名日本士兵，全都击毙，大约还有五百名日本人逃脱，不过很可惜，没有把西川虎次郎给击毙，不然就算是成建制的消灭日本人了！”张贺年兴奋的向着秦威报告。
早就把日本人当成了对手，第一次交锋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对于奉军上下鼓舞还是相当巨大的。虽然这次奉军牺牲的士兵也有一千一百八十五名，另外还有两千七百多人受伤，但是换取了六千多个日本人，还是一笔赚到家的买卖。
以后奉军对上日本人，信心只会更加充足，绝对不会有畏首畏尾的时候，洋人的迷信已经破除，再和他们拼命，也就不用担心了。
“放跑了也好！”秦威笑着说道：“他们不跑，上哪里去找借口，进入俄国的境内啊。”
“要打得俄国境内么？”张贺年兴奋的问道，要想建功立业，就不能只盯着国内，只有扬威异域，才算是真正的大丈夫，听到了秦威的话，张贺年也忍不住跃跃欲试。
“大帅已经交代了，我们要杀到伊尔库茨克，将俄国的公主接到奉天，还要把追随在公主身边的几十万难民弄到手，这些人都是急需的人才，绝对不能放过！”
张贺年听到这里，也明白了，敢情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他也笑着说道：“师长，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绝对不给大帅丢人，妥妥当当的把人接回来。”
“不光是你，我也要亲自去，大帅已经交代清楚了，咱们把谢苗诺夫的部下解决了，远东的白俄已经群龙无首，趁着这个机会，必须好好扫荡一番，把贝加尔湖这一代变成实实在在的无人区，防止多数党趁机杀到远东，影响我们和日本人争斗！”
奉军清理了战场之后，秦威就率领着奉军杀入了俄国境内，而孙安虎则是负责在后面接应，两个人的工作先后正好调换了过来。
就在奉军追亡逐北，大显身手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成功联络了各国的列

强，联袂找到了张廷兰。

美国总领事白克尔和张廷兰最熟悉，率先说话了：“张，你们和日本发生的冲突令人十分遗憾，这是合众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我们期盼着双方能够和平相处。另外我还听说事情的起因是一批黄金的问题，我想一切都应该物归原主，外人是不适合非法占有的。”

张廷兰早就打定了主意，黄金的事情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反正现在也没法对质，他笑着说道：“黄金的事情我根本不清楚，奉军也没有拿到任何的黄金，我们进入俄国境内，是为了执行军事任务。前不久白俄恩琴所部侵入了外蒙，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边境安全，因此我们需要构筑边境安全体系，和黄金没有一点关系。日本方面无端追击奉军，并且杀入了我们的边境，是严重的挑衅行为，一切后果都应该自己承担！”

第五百三十二章你要战那便战

经过多年的磨练，张廷兰早就领悟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是绝对不会承认有黄金这么一回事的。

“我相信这一切应该是源于错误的情报，在我们的时代之中，如果还有人梦想着得到传说中的宝藏，这只能说太天真了。奉军进入俄国境内，是为了消灭一支对我方有潜在敌意的俄**队，是非常正常的军事行动。”

“不，沙皇的黄金并不是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这次说话的是鲍尔斯，他是英国派过来的特别代表，顶着大英帝国的光环，这位还是十足的傲慢。但是张廷兰早就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一战已经过去了，落魄的凤凰不如鸡，英国人眼下也窘迫到了极点，欠了美国人巨款，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进行军备竞赛，也难怪他们对黄金这么着迷了。

鲍尔斯说道：“帝国方面已经有了确切的情报，高尔察克就携带了一批黄金，已经运到了远东，如今就落到了奉军的手上。张巡阅使，我要提醒你，高尔察克拖欠了英国巨额的军火款项，必须偿还，因此这笔黄金并不属于奉军，你们必须无条件交出来！”

要比起无耻，日本人还不及英国这个启蒙老师，他卖给了高尔察克军火不错，但是都是现款，而且是以两三倍的价钱敲诈的。后来高尔察克在一气之下，才接受了奉军的提议，转而从奉军手上购买军火。

结果到了现在，英国人居然大言不惭的说高尔察克拖欠他们的军火款，大英帝国之大，也就在脸皮上面了。

“既然你们说高尔察克带着黄金，那不妨把高尔察克先生找过来，看看他有什么证据。”

“你？”鲍尔斯顿时就被这句话给堵住了，大家都想要弄黄金，高尔察克就成了最大的绊脚石，捷克军团抓到了他之后。就送给了多数党，现在多半已经被处死了，哪里还能找得到。

鲍尔斯眼珠一转，又说道：“张巡阅使，你这是强词夺理，我认为必须成立一个调查团，列强要联手清查。搞清楚黄金的下落。”

“任何侵入中国领土的敌人，都会受到无情的打击，奉军绝对不会任人鱼肉，想随便找给借口，就侵犯中国的主权，那是痴心妄想！”

奉军刚刚击败日本人。携着胜利的威风，张廷兰才不会被大言恫吓吓着呢，直接毫不留情的否决了鲍尔斯的提议。

“张，合众国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丝毫想法！”白克尔一句话，也等于是间接的否认了鲍尔斯的提议，他笑着说道：“黄金问题应该查清楚，但是我认为这不是眼前最主要的问题。作为对付多数党的共同盟友。我们应该协调关系，防止军事冲突，尤其是中日之间，保持和平合作是最主要的。”

美国在一战之中成了世界头号的富翁，对于那点黄金虽然垂涎，但是还没有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地步，他们更希望维持住远东的平衡。打着对付多数党的名义，把中日都纳入美国的麾下。

白克尔提到了日本人。在一旁的日本总领事吉田茂一脸阴沉，他的前任是赤尻正助，和奉军几次打交道，赤尻正助都没有占到便宜，还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日本政府提前结束了他的任期，换上了吉田茂。

吉田茂在后世也是大名鼎鼎。战后日本奠基的重要一任首相，为经济腾

飞打下了基础，不过这个家伙实际上也是漏网之鱼，在他的前半生。积极干涉中国内战，到处物色代理人，恶行罄竹难书，最后竟然躲过了审判，还攀上了首相的高位，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此时的吉田茂出任外交官不久，正是最猖獗的时候，他嚣张的盯着张廷兰，然后大声说道："帝国和奉军之间要想合作，必须答应两个前提，第一是把黄金交给帝国，第二是承认对帝**人攻击错误，赔偿帝国的损失。除此之外，帝国绝对不会同意任何和平的提议。"

张廷兰扫了一眼美英法三国的代表，然后笑着说道："我再重申一遍，奉军根本就没有黄金，自然也不存在交给日本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真有黄金，究竟该交给谁呢？"

"当然是首先要补偿军火物资，大英帝国政府绝对不能蒙受损失。"鲍尔斯也大声的说道。

法国的代表洛克也说道："没错，高尔察克同样拖欠法国巨额的贷款，必须要首先处理。"

吉田茂一听英法两国的意见，顿时把鼻子都气歪了，这两国也太无耻了，竟然为了黄金，脸皮都不要了。

"黄金是奉军捷足先登，抢走了帝国的，和英法双方没有什么关系，至于军火资金的问题，完全可以押后再谈。"

鲍尔斯摇了摇头说道："吉田茂先生，你说黄金是日本的，有什么凭证么，这些黄金原本的主人可是俄国政府，你们从俄国人手里拿到了么？"

"俄国沙皇政府已经被推翻，黄金就是无主之物，谁拿到就是谁的，帝**队……"吉田茂还要说下去，突然感到了不妙，急忙闭嘴了。

张廷兰哈哈大笑的说道："吉田先生的意思真是很有趣，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按照你们的说法，还没等你们拿到黄金，奉军就已经拿到了，你们连碰都没有碰到，怎么能说是你们的呢？"

英法日三国狗咬狗，反倒把奉军的责任给撇清了，吉田茂的脸色涨得通红，脑门上面青筋都崩了起来，大声的说道："帝国政府有十万军队屯驻远东，这就是帝国的底气，黄金必须交给帝国政府，不然帝国就只能采取强硬措施，拿回属于帝国的黄金！"

白克尔眉头紧皱，急忙说道："吉田先生，合众国方面坚持和平解决问题，中日之间不应该发生军事冲突，光凭着军事力量，解决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鲍尔斯也相当不满日本的态度，这些小个子太贪婪了，竟然想吃独食，连大英帝国的那一份都不给留，他哪能答应啊，因此也说道："大英帝国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用暴力解决问题，双方都要好好考虑自己的态度。"

这几国的代表人模狗样的坐到了一起，但是一谈到实际利益，就像狗一样，互相乱咬。他们乱起来，对奉军也是一个好事情。

张廷兰说道："我方根本不清楚所谓的黄金问题，如果有人想要借助这么一个莫须有的事情，来作为侵略奉军的借口，我们必将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捍卫中国神圣的领土，绝不退让！"

谈判到了这个份上，实在是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大家全都各怀心腹事，根本没有共同的语言，只能匆匆告辞。

这些家伙走了之后，张廷兰马上把手下的文武大员召集到了一起，向大

家通报了情况，征求大家的意见，杨宇霆率先说道："日本人蛮横无理，对付他们只能用强硬对抗，绝对不能后退，我建议调整军队部署，把矛头对准西伯利亚铁路。目前兵力态势对我方有利，日本军队大多数在远东，国内兵力还需要动员，一旦开战，奉军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吃掉远东的日军，然后在集中全力，对抗从朝鲜和海上出现的威胁。"

日本目前的常备军还不到三十万，西伯利亚的军队就占到了三分之一，而且都是最精锐的力量，一旦全都被消灭，对日本绝对是致命的打击，能为奉军赢得先机。

"不管愿不愿意，日本人已经抛出了战争威胁，我们就不能妥协。"张廷兰严肃的说道："我们要用强有力的行动争取和平，而不是屈膝乞求，全军必须做好战斗准备，边防军第二师和第四师调到伯力方向，做出进攻的态势，随时切断远东日军的联系。"

日本国力远强于奉军，但是他们过于贪婪，在西伯利亚几千公里上，遍布军队，这就翻了分散力量的兵家大忌。而且他们是在异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俄国多数党的游击队，到处都是反对他们的力量，想要快速抽身根本是痴心妄想。

张廷兰最害怕的是日本人不顾这些士兵的损失，进行总动员，和奉军打一场全面战争。一旦到了那个地步，就是真正比拼国力的时候，奉军还逊色日本太多，胜算实在是不大。不过好在日本人野心勃勃，和美英还在争夺亚太的霸权，没有集中精力对付中国，这就给了奉军可乘之机。

"除了常规部队之外，特战队和空军都要出动，进入俄国境内，破坏西伯利亚铁路，迟滞日本军队的行动。在鸭绿江沿线增调三个混成旅，做好防御准备，在凤城进驻一个空军大队，威胁鸭绿江大桥。总之我们要摆出足够强硬的姿态，让日本人明白，一旦开战，他们在远东的兵力势必土崩瓦解。"

姜登选也说道："大帅的安排英明，要让日本人知难而退，如果不退，咱们就打到他们退！"

会议结束之后，奉天时报随即发表了题为"你要战，那便战！"的评论，一下子就把远东的这团火点燃了！

第五百三十三章人财两得

“报告总司令，我们把黄金都押回来了！”冯永双激动的向张廷兰汇报情况。

张廷兰满意的点了点头，亲自来到了这些装满了黄金的箱子前面，手下士兵将箱子撬开，黄澄澄的金砖就出现在了眼前。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多少年以来，这玩意就是最打动人心的，张廷兰也不能免俗。

看着成堆的金子，张廷兰也直咽口水，垂涎不已，两手抓起一个沉甸甸的金砖，在手上掂量一下，分量十足，再看看一共上百个箱子，这笔巨款都是自己的，顿时心满意足，仿佛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一旁的王永江也凑了过来，看了看黄金之后，十分感慨的笑道：“拙言，有了这些黄金打底，咱们的奉票就能通行国内，可以说是毫无阻碍了啊！”

就在张廷兰主持北线事务的这段时间，王永江和吴佩孚的代表连续谈了好几次，最终敲定了合作的协议，简单的说就是军火换市场。奉军向直军按照最优惠价格提供军火，直军向奉军开放关内市场，并且保证东三省的商品和列强的商品一样，享有优惠待遇。

另外双方还达成了一项货币互换协议，为了方便关内和关外进行商品交流，奉天银行同工商行和交通行达成了三千万的货币交换协议。

这一条是王永江特别提出的，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是暗中的杀机却是十分惊人，王永江这是准备把奉票推向全中国，借机掌控金融。如果有一天，关内的商民都把奉票当成了和外币一样保值的东西，兜里头都塞满了奉票，那么一统天下的事情也就水到渠成。没有任何的阻碍了。

当然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保证奉票的强势，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基础，那就是黄金的储备，只有足够的黄金压箱，才能够在金融领域大展手脚。

四百多吨黄金，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王永江看到这些东西之后，也是十分的喜悦。不过眼下也有点麻烦。日本人的压力就在眼前，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拙言，如果当初再小心一些，不动声色的将黄金弄回来，或许麻烦就小了不少！”

“四百多吨的东西。偏偏铁路线又都把持在日本人手里，靠着畜力运输。肯定兴师动众。没法避免。其实说到底就是日本看不起奉军的实力，不然他们没有抢到，只能认倒霉，最多和咱们商量一下分赃协议，哪会像现在一样，直接要动武来抢夺！”

其实历史上高尔察克的黄金成了谜题。在当时来说应该不是什么谜题，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被几个列强瓜分了，对他们也算是一个补偿，这些列强才会心甘情愿的撤出俄国。不然一群食肉动物出动。要是不抢道一点肉，他们哪能那么容易松口呢。

“拙言，我看咱们也要手段灵活一点，别光想着独吞黄金，万一美英法等国和日本协调一致，共同对付咱们，那就麻烦了。”

张廷兰眼前一闪亮，笑着说道：“先生是想抛出一点利益，分化他们么？”

“没错，我估算了一下，吉奉铁路修完之后，东三省，内外蒙古对铁路的

需求就增加了很多。咱们用五年时间，掏出五千万美元，向美英采购铁轨机车等配套设备。另外再拿出两千万采购废旧钢铁和石油，西方列强说到底都是最看重经济利益的，抛出了这么大的蛋糕，至少能安抚住他们。”

向列强采购重要的机器设备，肯定行不通，只能选择一些奉军急需的，但是又不会刺激过大的东西，张廷兰对于这个提议非常满意。

不过一旁的冯永双的眉头紧皱起来，迟疑的问道：“总司令，您不是一直强调独立自主么，尤其是现在咱们有能力自己修铁路了，怎么还要采购洋人的东西啊，这不是败家么！”

张廷兰一听，哈哈大笑：“以往我们没有能力修建铁路，自然要处处被人家卡脖子，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能力，情况就大不相同。列强开价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他们要想还拿暴利，甚至想控制咱们，当然就行不通了，一旦超出底线，我们就使用自己的东西了。因此采购就变成了双赢的合作，让他们赚到一点钱，我们建设速度也提升上来，毕竟我们现有的生产能力还比较低，最多只能满足两条铁路的需要，我们要修的铁路可不止这点啊。”

其实张廷兰说的正是工业体系的好处，有了完整的体系，哪管水平再差，也有了和列强谈判的本钱，能够讨价还价，不用一味的挨宰，这也是后世中国能够在对外开放三十年之后，快速成长为世界工厂的奥妙，一切都源于之前宝贵的工业体系积累。

别看之前技术落后，但是至少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以后采购来先进的机器，可以马上投入使用，没有任何的迟疑。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则是连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即便买了回来，也根本不会用，更遑论去打破世界工业格局了。

如今的奉军也算是有了一点家底，可以和列强对等谈判了，也就不会充当冤大头了。张廷兰盘算了一下一共七千万的采购单子，对于刚刚结束大战的英法等国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能够解决生产不足的问题，还能带动不少就业，也有利于他们快速走出战争阴影。

抛出这块蛋糕，也算是和大家分享沙皇的宝藏，让他们把嘴都闭上还能分化列强，是一招十足的妙棋。

冯永双听到了张廷兰的解释之后，也是恍然大悟，笑着说道：“总司令见识就是高明，实在是厉害！”

商量妥当之后，王永江亲自指挥着宪兵，将黄金搬运到秘密的金库之中，然后他又联络了美英法三国，向他们提出了采购的计划。顿时这三国就来了热情，仿佛忘了黄金的问题一般，直接和奉军沟通起采购了。

就在列强联盟松动的时候，秦威率领着奉军也追到了俄国的境内，这段时间风雪终于消失了，露出了太阳，照在了一望无际的白雪之上，经过发射，显得格外的明亮耀眼，能够一下子看出老远。

“师长。这一路上看到了不少日本兵的尸体。”张贺年笑着向秦威报告：“这里头有人是受伤不治，被冻死的，还有人身上一点伤都没有，直接被冻饿而死的，看样子日本人这大半个师团恐怕是都折损了！”

正在说话之后。突然周子健催动着战马，跑了过来。对秦威说道：“师长。弟兄们在前面的一处谷底发现了十几具尸体，好像是西川虎次郎留下的。”

秦威一直还为没有抓到这位日本的师团长感到遗憾，但是一听他竟然死在了荒野之中，顿时也是喜出望外，急忙随着周子健一同赶了过去。

他们很快就到了一处小山谷，周围有几条丢弃的步枪。指挥刀，水壶，饭盒之类的东西。往里面走了几十步，出现了一处背风的石壁。在石壁下面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几个日本人。

秦威一眼就看到了这些人的中间，有一个人脑袋已经被砍掉了，肚子上头还插着一把军刀，身前鲜血流淌一大片，将雪地都染红了。

周子健拿着军刀，挑起尸体旁边的头颅，送到了秦威的面前，通过扭曲的五官，依旧可以看出这个家伙四五十岁的样子，再看他的裤子和马靴，还有一旁的军刀，应该是一个军官没错。

张贺年也在一旁仔细看着，猛地恍然大悟道："师长，这就是所谓的切腹自杀吧，小鬼子就喜欢玩这一手，我就不信他们把肚子划开，就能洗刷什么罪孽，简直是痴心妄想。"

"应该没错了。"秦威也点头说道："这次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日本的军旗，按照常理，应该是烧毁了。军旗是天皇亲自赐予的，在日本人眼里是十足的圣物，一旦烧毁，就是永远的耻辱，师团长，旅团长一级的人物都跑不了，没有发现西川的尸体，我还以为传闻有误呢，没想到他竟然跑到这里死掉了！"

西川虎次郎其实也有心在当场自杀，但是他觉得尸体落到了奉军的手里，也是耻辱，因此就逃了出来，选择了这么一块安静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另外一些顽固的军官也被这次失败视作奇耻大辱，因此都一同自杀了。

本来他应该向其他被冻死的日本人一样，落到了野狼的口中，成为野兽的美餐。不过奉军追得太急了，野狼还没有来得及下嘴，肮脏的尸体就这么保留了下来。

"师长，你看这两个日本人腿都没了，是不是被野兽给吃了啊？"警卫员大声地说道，秦威和张贺年循声望过去，只见有两个日本人下肢全都消失了，一旁还有一个日本人胳膊也都没有了。

张贺年紧走了几步，看了看之后，摇摇头："你们雪地上根本没有野兽的足迹，而且伤口还这么整齐，有点像是刀砍的，绝对不是野兽撕咬的。"

"刀砍的？"周子健也把眉头皱了起来："走了这么远，也没有看到几个活人啊，谁会这么很日本人，还要砍他们的尸体啊！"

秦威突然冷笑道："当然是他们自己了！这帮禽兽没有了吃的，出不去雪野，只能砍自己人的尸体，靠着吃人肉逃出去呗！这也算是对他们的惩罚，侵略中国，就没有好下场。"

一提到吃人肉，在场的不少人都有种要呕吐的感觉，这些日本人的确变态。不过看到了西川的尸体，奉军也了结了心事，严寒的天气帮了奉军的忙，把逃窜出去的日本人又都冻死了，也让日本人尝尝全军尽没的感觉。

秦威率领着军队，继续加紧赶路，走了整整十天，终于赶到了伊尔库茨克，此时这座城市已经彻底陷入了混乱之中。原本的统治者谢苗诺夫随着日本人进犯外蒙，生死未卜，高尔察克也完蛋了，日本人也消失了。

城市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秩序，到处都是乱兵，还不时出现多数党的宣传人员，就在群龙无首的时候，奉军的部队终于赶到了。

别人看这里是一片混乱，奉军却把这里当成十足的宝藏，来到之后，秦威亲自率领着手下的精锐向西疾驰二十公里，来到了白俄移民的临时营地，这座营地正在贝加尔湖湖畔。

一共有二三十万的人聚集在这里，寒冷的天气已经将这些人最后的精力都折磨一空了，索菲娅也每天在翘首以盼，等着救兵，终于远处地平线上出现了奔腾的战马，索菲娅和她身边的人瞬间眼泪就流了下来。

第五百三十四章技工大丰收

“王先生，民众都不相信中国会出动力量拯救他们，很多人提议要穿过冰封的贝加尔湖，走到远东，我究竟该怎么办啊？”

“不管怎么办，就是不能答应！”王铁山斩钉截铁的说道：“索菲娅，贝加尔湖十分宽广平坦，根本没有任何的遮挡，风雪可以肆无忌惮的刮过来，一夜之间人就会冻僵。在冰面上行走又十分困难，你觉得一帮老弱病残，还能走得了贝加尔湖么？”

索菲娅也是眉头紧皱，王铁山也反复和她说过这个道理，可是那些白俄也并非对公主言听计从，索菲娅光凭着公主的威望，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十几个牧师和修女找到了索菲娅，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人说道：“尊敬的公主殿下，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了，就在昨天，多数党的部队就袭击了我们的营地，造成了二十几个人伤亡。再拖延下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们必须尽快穿过贝加尔湖，我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主会指引我们胜利的走过去的。”

“呸！”王铁山忍不住暗骂，这个时候别说是上帝了，就是佛祖也没有办法。最寒冷的冬天，在毫无遮挡的湖面上，只要一夜，什么人都会变成了一堆冰雕，不会有任何的侥幸。死有很多种方法，实在是没有必要找一个最痛苦的。

“主教阁下，奉天政府已经向公主殿下做出了保证，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奉军会采取行动，为你们提供庇护，保证安全。”

“哼，你这个异教徒。不要试图欺骗我，卑劣的中国人根本不会帮助俄国人，他们只想害死所有人，我们绝对不会上当。”

别看冻了这么长时间，这位主教大人依旧脾气火爆，嚷嚷的声音震天响。王铁山顿时也把眉头立了起来，奉军的确要救这些俄国人，但是是有用的人，而不是这些只能浪费粮食的僧侣，他们想死。自己也没有义务帮他们。

王铁索性转过头，连看都不看他们，索菲娅秀眉紧皱，她说道：“尊贵的主教，既然您遵从主的意志。并且做出了自己的决定，那您可以带着信徒离开了！”

这位主教当即离开了索菲娅的帐篷。当即带着队伍之中的僧侣。还有一些死忠的信徒，一共三万多人，毅然踏上了前往东方的道路。这些僧侣走了之后，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人心更加的浮躁，有些人已经彻底失望了。甚至连夜逃跑了。

索菲娅忧心忡忡，整个队伍已经到了土崩瓦解的关头，或许再有三五天，甚至一两天。这个队伍就没法维持了。就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奉军终于赶到了，当骑兵队伍踏着厚厚的积雪，像是一阵旋风，刮了过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

这些难民活动一下僵硬的肢体，面前从地上爬了起来，不住的欢呼，在这一刻，奉军就成了他们的上帝，能够把他们带出灾难的天使。

秦威带着人马赶到之后，一看这些俄国人，也顿时皱了皱眉头，人实在是太多了，就算走了三万多僧侣，但是还剩下了二十多万人，其中多数都是老弱妇孺，几乎所有人身上都有冻伤，而且由于长期的寒冷饥饿，他们的身

体素质已经严重下降，虚弱到了极点，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只怕这些人根本就没法带回中国。

“公主殿下，本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会竭尽全力，保证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但是前提是你们必须无条件听从我们的安排，服从指令。”

索菲娅是奉军一手安排的，她当然能够绝对服从，秦威这话就是给其他的俄国人听的。在这之前，双方都有很深的隔阂，有些矛盾不是一时半会能消除的。

这些俄国人也知道自己处境艰难，已经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对于奉军的提议，他们也只能服从，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管有用没有，都要抓在手中。

“所有人都听着，你们马上按照中**队的指令登记，主要分类的标准有两个，第一是职业，我们需要知道你们会做什么；第二是健康状况，判断你们现在能做什么，需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分类之后，我们会提供一些救命的食物，然后带着你们前往温暖的中国境内，安全的生存下去。”

秦威说得冠冕堂皇，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而已，搞清楚职业，就是要找到合用的人才，确定健康状况，其实就是决定在必要的时候，舍弃那些人。而且分门别类，还是打散俄国人之间的团体联系，让他们完全失去反抗的能力。

可以说这是十足的包藏祸心，不过这些人俄国人已经没法再去细细的思考了，他们已经全都被食物吸引住了，痛痛快快的登记完毕了。

二十几万人的队伍，光是登记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最后把登记的资料汇总到了秦威的手上。王铁山一直负责俄国的情报工作，这一路跑过来，他也受了不少的罪。左脚上三根脚趾头已经全都冻得漆黑坏死了，随军的医生只能简单的处理一下，回去之后，就必须截肢。

不过当汇总的资料送到了面前之后，王铁山顿时喜出望外，越看越高兴，脸上都乐开了花，对秦威说道：“秦师长，你或许是军队出来的，不知道这些人的价值，我可是再清楚不过了，别说是拿三个脚趾头，就算是拿一条腿来换也值得！”

能让王铁山这么兴奋，自然是有道理的，白俄难民一共是二十一万三千多人，其中老弱妇孺一共十三万出头，军人，犹太人，银行家，普通市民记起来还有五万多人。扣除这些人之外，还有三万左右的各类人才。其中包括五千六百多名教师，三百多名学者，其中很多人都是俄国某些领域的学术权威，放到中国，绝对堪称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高尔察克想要在远东建立小朝廷，自然会网罗最优秀的人才，在这些教师之中，有超过一千二百名数学教师，还有更多的理化教师。目前张廷兰在东北办了不少大学，但是教师的缺口一直十分巨大。尤其是理工科教师，更是稀有人才。

偏偏俄国的老师又是非常优秀的一群人，别看沙俄在列强之中算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沙俄的学术研究并不落后，尤其是数学家更是质高量富。在后世甚至有人把红色帝国的崛起视作数学家的功劳。

千万不要小看数学。这是进行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工程制造更是处处有严格的数据要求。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偏偏自从满清统治以来。中国读书人就完全忽略了数学的重要性，连业余爱好都不算了。

这个祸端一直延续到现在，奉天的大学根本找不到足够教授高等数学的老师，张廷兰甚至都硬着头皮，亲自讲过几堂课，人才的匮乏。简直到了极点。

显然骤然得到了这么多老师，很多人都是大学指教的，学术水平极高。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别说是王铁山了。就是张廷兰知道，也会彻底红眼的。

“秦师长，我看你也不用请示大帅了，赶快把这些老师都送回奉天，用最快的速度，而且还要保证安然无恙，一个也不能伤损，大帅见到之后，保证比那些黄金还要高兴呢！”

秦威诧异的说道：“老王，你这么吹嘘，是不是有些过了啊，那些黄金可是四亿多美元啊！”

“四亿？”王铁山冷笑道：“这些老师的价值四十亿都不值，把他们送到奉天，咱们每年至少能多培养三五万大学生，你说这些学生有多少价值，恐怕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吧！”

一说到这里，秦威也醒悟过来，急忙站起身，转身就要往外走：“我要立即安排人手，这些活宝贝可不能出一点问题！”

“别忙，下面还有更重要的呢。”王铁山笑着说道：“剩下的还有两万多名工人，其中五六级以上的技工有四千五百多人，还有将近一万名的三四级技工，这些人随便拿出一个，放到奉天都是技术骨干，甚至是权威。目前东三省的高级技术工人加起来，也刚刚一千出头，这里面就有四五千人，你说说这是什么水平？”

秦威当场也被惊呆了，作为一个军官，或许他不了解工业是怎么运行的的，但是他至少清楚军工武器是怎么回事。别看奉军现在能够自产大多数武器，但是论起质量和列强还有不小的差距，说到底就是技术工人的差距。

而技工的培养甚至比大学生还要困难，不只需要天赋，还要有反复不断的磨砺，至少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够培养出来。

每一个高级技术工人，都堪称宝贝，就算到了后世，最高端的机器也都是出自高级工人之手。自动化只能保证大批量生产时候的质量基本稳定，同时速度和效率达到最快。但是真正高端的东西，最关键的技术环节，全都是工人互相传带，老工人口传心授给下一代，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办法。

张廷兰四处的搜罗，甚至把中国南北都找遍了，最后弄到手中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也就一千出头而已，现在一下子出现了五倍的技工。要是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军工产业瞬间就能进入井喷发展的时代。

秦威不能不动心，他像火烧屁股一样，直接窜了起来，往外面走，教师和技工代表着奉军崛起最关键的智力和工业两张王牌，秦威哪能不知道其中的重要，现在最关键就是把这些人都带回奉天，让他们给奉军效力。

就在秦威风风火火的出去，王铁山急忙在后面追了出来，这些俄国人之中，不只这两样是奉军急需的，其中还有不少的医生，这也是紧俏的高级人才，绝对不能放过的！

秦威跑出来之后，直接让手下士兵搬过来五六百个肉罐头，拿着这些东西去慰问那些技工和老师。油乎乎的肉罐头，倒进了滚烫的开水之中，很快一锅充满了香气的肉汤就做好了。

士兵们给这些人每人分了一碗，这帮白俄已经多少天都没吃到热乎的东

西了，他们也顾不得热了，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意，浑身上下的寒冷瞬间就消失了，别提多舒服了。

到了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对奉军有了强烈的好感，秦威笑着对所有人说道：“从现在开始，我希望大家服从奉军士兵的指令，我们会安安全安全的把你们送到中国境内，到了那里，你们会开启新的生活。”

浩浩荡荡的队伍终于离开了伊尔库茨克，从鬼门关前，奉军抢回了这些人才，他们很快就给奉天的工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第五百三十五章边境战火

“从向东迁移的那一刻开始，悲剧就如影随形，越来越多的人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冻死饿死，每一个宿营地都会留下成堆的尸体。谁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站起来，每个人只能麻木的走着，越来越多的人死了，起初只是老弱者，后来是健壮的年轻人。甚至我们的领袖高尔察克也失踪了，主教大人带着他的信徒也离开了，在那一刻似乎上帝都抛弃了我们，所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我也会成为一具僵硬的尸体。

而就在此时，奇迹出现了，中**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他们带来了最美好的福音，我们可以向南迁移到中国，获得温暖的住处，足够的食物。他们送给我们美味的食物，并且提供了坚固的雪橇，他们谦和慷慨，简直就是上帝的使者，我们终于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

俄国数学家格里申的女儿在日记中如是记载。由于他的父亲是奉军急需的高级人才，因此全家人都成了最先离开俄国的一批人。奉军给他们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大量的雪橇成了代步工具，还给他们提供了保暖衣物，每餐都能吃到热乎乎的肉汤。

在雪橇队的旁边不断有骑兵巡逻保护，任何不怀好意的俄国土匪，凶猛的野兽都没法伤害他们。身体状况差的，冻伤严重的，都有专门的医生和护士的照料。对于这些专业人才来说，最宝贵的就是他们的大脑，就算是由于冻伤，肢体残疾，奉军也是一样不会放过，还要要悉心照料，体贴入微。这些俄国人顿时都有了掉到了天堂的感觉。

当然这只是真正有用的人才，其他的家伙就没有这个待遇，前往中国的道路都要他们自己行走，尤其是那些剩余的僧侣还有犹太银行家，企业家，全都被抛在了最后，这些家伙全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甚至还可能带来隐患，如果不是担心影响到其他人的情绪，奉军甚至想把他们都直接干掉。还能节省一点粮食。

别看张廷兰最初是和犹太人弗雷德合作，才找到了改变奉军命运的途径，但是那只是个人的交情而已，在国家大事上面，张廷兰绝对不会参杂个人的感情。一个犹太银行家已经够可怕了，要是放任他们进入东三省。造成的后果简直不可想象。

张廷兰已经做出指示。犹太人中的专业人才奉军依旧要使用，要优待，但是玩资本的，搞经济的则统统被列为危险分子，并不会直接带回东三省，而是要在外蒙建立一个集中营。暂时收押他们，等到战火平息之后，全都把他们送到国外，一个不留。

二十几万人的迁徙队伍缓缓而行。奉军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后勤力量，只有那些真正的专业人才，才会得到最好的照料，拥有充足的食物，这些食物也都是从奉军的军粮里头节省出来的，士兵甚至都要饿肚子。

至于其他人就是只能听天由命，就像他们迁徙一样，每天依旧有人死在了宿营地，大量的尸体丢弃在了路旁。不过就在他们刚刚离开不久，就得到了消息，提前离开的主教和他的信徒全都冻死在了贝加尔湖上面。

三万多人全都成了精英的冰雕，正好印证了王铁山的判断，空旷无际的湖面，到了夜晚，刮起寒风之后，没有任何的遮掩，体感温度甚至会到零下五六十度，冻死人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位主教先生也终于遵从着主的意思，带着这么多人，到了天堂，给他的主充当奴仆了。得到了主教等人团灭的消息，这些迁移大军全都冷静下来，至少有奉军保护，他们不会全军覆没，死亡虽然不能避免，但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他们变得越发的听话了。

奉军也少了很多的麻烦，队伍向着南方行进。索菲娅突然找到了王铁山，对他说道："现在人和黄金都落入了你们的手上，我的使命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王铁山笑着说道："公主殿下，如果你要是愿意，还可以继续充当公主，甚至有机会成为女王陛下。"

索菲娅顿时眼中闪过一丝光亮，这段时间的公主虽然当得战战兢兢，但是她已经喜欢上了万众瞩目的感觉，如果能继续把这个美梦做下去，她绝对是求之不得。

"而且这次危险系数会小很多，高尔察克完蛋了，没有人知道你是假的，如果有机会在远东建国，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女王。"

王铁山继续说道："不过现在你还有一个使命，要把黄金的问题淡化掉，消除各国指责奉军的借口。"

索菲娅一听毫不犹豫的点头答应："我会表现的很好的，你们放心吧。"

本来黄金的问题就说法众多，列强也清楚奉军拿到了黄金，但是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也不清楚具体的数额，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国家还不至于发疯，如果再有一个公主出来讲话，列强也就没有理由指责奉军了。

最后的麻烦就剩下日本人了，第十三师团的溃兵靠着吃人肉逃回了赤塔，将战斗的情况报告了日本上层。

大半个师团全军覆灭，师团长西川虎次郎剖腹自杀，天皇御赐的军旗被烧毁，这对日本人来说，简直是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耻辱。就算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凶悍的日本兵也没有遇到过这种局面。

别看西川虎次郎已经死了，但是整个十三师团都会彻底蒙羞，就算不会取消建制，也会被彻底打入冷宫，成为三流部队，永远别想翻身。至于派遣军司令官大井元成也肯定难逃干系，甚至都会掀起日本国内的一轮风暴。

正是影响巨大，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人已经有些发疯了，在内阁中，田中义一极力主战，他甚至建议必要时候可以放弃远东，集中全力对付奉军，先把这个心腹大患消灭。

大井元成也在远东调兵遣将，将部队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筹划着对奉军发动攻击，原本的中俄边境线，变成了中日两国剑拔弩张的战场，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保定大帅府之中，曹锟又把心腹干将吴佩孚叫了过来，挠着脑袋说道："子玉，张拙言是真能折腾，这才多长时间，又和日本人杠上了，我可让人打探了日本的口风，听说这次比以往都严重几分，日本国内已经下达了动员命令，准备全面开战，我们该何去何从，真是一个大麻烦！"

吴佩孚也是叹了一口气："大帅，奉军消灭了入侵国境的日本军队，大涨了国人的威风，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英雄的壮举，全国老百姓齐声喝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到东北投军，我们不能和民心作对啊。"

曹锟眉头紧皱，就在几天前，冯国璋去世了，曹锟当仁不让的成为了直军的领袖，坐到了这个位置，曹锟的野心也开始膨胀起来，他已经觊觎起那

个最吸引人的宝座。

可是这个时候偏偏奉军和日本又出了大问题，让他根本不知所措：“子玉，奉军敢和日本人拼，咱们可不能随便把家底赔进去，得罪了日本人，后果不堪设想啊。”

“大帅，奉军敢做的，我们未必不敢，而且眼下日本人正在和俄国作战，要是再和奉军开战，同时面对两个大国，小小岛国恐怕未必有这个实力。”

吴佩孚说道：“我看咱们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给奉军提供一些帮助吧。先给他们送去五万担钨矿砂，外加五万民夫，支援奉军。”

曹锟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急忙摆手说道：“不妥不妥，要是被日本人知道了，就是天大的麻烦，子玉你可别乱来啊，再看看情况吧。”

吴佩孚微微一笑：“大帅，卑职已经先斩后奏，把东西给送过去了，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还请大帅责罚吧！”

曹锟一听这话，顿时呆若木鸡，死死的盯着吴佩孚，半晌颓然的叹了一口气，这是他的心腹爱将，全都指望着他，还能怎么指责。

“吴秀才的确大气，竟然能够给咱们提供帮助，实在是难得啊！”杨宇霆笑着说道。

张廷兰也点点头，然后说道：“邻葛，还有一个人也给咱们送了一万民夫，还承诺敞开提供煤炭，你猜这个人是谁？”

“不会是阎老西吧？”杨宇霆更是惊讶不已，急忙说道：“山西可有不少煤炭，只是他有这个胆子吗？”

“邻葛，阎锡山不可小视啊，这家伙精明着呢！他刚刚允许日本人在山西投资，转过头就给咱们送东西，分寸拿捏啊，真不愧是晋商出身。”

杨宇霆一听也是哈哈大笑：“两头下注，谁都不得罪，正是商人干的事情，不过用经商的理念，玩政治，搞军事，还是不成啊。”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手下参谋匆匆忙忙跑了进来：“报告大帅，日本人偷袭了我边防线上的一个哨所，十五名士兵全部阵亡，请求大帅指示！”

第五百三十六章打蛇七寸

“欺人太甚！”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顿时就怒火中烧，整整十五条生命失去，如果不采取报复行动，只怕都没法和全军士兵交代，更会严重影响士气，张廷兰当即就把手下的主要军官都请了过来。

另外此前留在了奉天的蒋方震也参加了会议，他虽然还没有正式的职务，但是奉军和直军已经达成了协议，他已经算是奉军一方的人了。而且蒋方震留学日本，十分熟悉日本人的想法，他的意见也有相当程度的参考价值。

张廷兰将情况通报之后，李景林率先说话了：“大帅，血债血偿，没有什么好说的，日本人敢挑衅咱们，咱们也要杀回去，消灭他们的巡逻士兵，一命还一命！”

“不妥！”朱庆澜摆了摆手，连忙说道：“军国大事，不能有意气之争，一旦这么杀来杀去，很容易失去控制，双方就会直接爆发战争，到那个时候，就不好收场了。”

姜登选眉头紧皱的说道：“打就打，总之现在打，我们还有优势，要是拖延下去，日本人从远东集结兵力之后，我们的处境反倒更加糟糕了。要是战斗真的不可避免，早打比晚打好！”

杨宇霆也点点头：“的确早打比晚打好，但是最好还是不打，这次又从俄国弄来了那么多的技术工人，如果再等一两年，让这些人都融入到工业体系之中。再从德国弄到一些关键技术，就算和小日本拼命，底气也会更加充足！”

杨宇霆看透了张廷兰的心思，他虽然主张强硬，但是并不想破罐子破摔，直接和日本人打仗。而是想以强硬止战，为奉军争取更多时间，一旦事情超出控制，真的酿成了大战，反倒麻烦了。

正在众人讨论的时候，蒋方震一直在看着地图，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正好被张廷兰给扫到了，这位士官三杰在后世备受推崇，但是真实本领究竟怎么样。张廷兰也不清楚，正是考验一下的时候。

“百里先生，您有什么高见呢？”

“我早就听说兰帅一直强调丛林世界，弱肉强食。这个说法太正确了，列强如猛兽。中国则是被追逐的猎物。不过猎物也不一定就要引颈就戮，实际上真正被捕食的多数都是老弱病残。在所有的列强之中。日本人只能算是一头恶狼而已。远远不是真正的大老虎，对付他们就应该强硬起来，用果断的行动，打消他们的野心。”

李景林在一旁笑道：“蒋先生也支持对日本采取报复了？”

蒋方震又摇了摇头：“李师长报复有很多种，我并不赞同采取和日本同样的做法，那样就落入了下乘。虽然看着解气，但是已经上了日本人的圈套。”

一听蒋方震的话，张廷兰顿时眼前一亮，从他的话中就听出了一丝味道。这位的确有些不凡之处。

“百里先生，您不妨把设想都说出来，让大家一起参详一下。”

“嗯！”蒋方震说道：“总体来说敌强我弱，如果和日本人采取同样的行动，我们吃亏的可能xing更大，更容易暴露不足，这个方法不可取。我建议用超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人，直接打蛇七寸，让他们感到痛不yu生，这样才

有可能打消日本人的侵略野心。”

张廷兰满意的点点头，蒋方震的话正和他的心意，笑着说道：“的确你来我往之间，日本人就会看透我们的套路，也能摸清楚我们的军力，失控的风险也很大，的确不可取。”

“兰帅，这次日本人挑衅的地点是在图们江河口一带，这里是中俄朝三方的交界处，其实是大有深意的。日本人在远东有重兵，但是却没有行动，我猜他们就是想把奉军的jing力引向朝鲜方向，换句话说，日本人在远东并没有准备好。”

杨宇霆也在一直听着，笑着说道：“百里学长说的对，远东到处都是俄国游击队，日本人想要抽身没有那么容易。您说得超强硬措施就是对远东下手？不过这也有一点麻烦，分寸不好控制，很容易引发中日的大战，反而不美了！”

蒋方震笑着说道：“远东几千里的边境线，如果光盯着伯力，双城子，赤塔之类的重镇，肯定会引爆战争，但是不痛不痒的炸几根铁轨，又达不到打疼日本人的目的，我们不妨把突破点选在这里。”

蒋方震说着就走到了巨幅地图前面，用手点出了一处。张廷兰等人都仔细一看，瞬间脑中一闪念，顿时豁然开朗。

蒋方震指的地方正是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这里位于结雅河支流，有铁路线通往海兰，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一处节点。自从奉军控制了海兰和江东六十四屯等地区之后，就已经逼近了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在奉军一边开炮，可以轻松轰击这个不起眼的小城市。

“这里距离奉军最近，下手最容易，偏偏日本人有没有什么防范，日本人袭击哨所，我们就炮击铁路线，对外就宣称解决多数党的游击队。不杀一个日本人，但是西伯利亚铁路一断，却能让他们痛不yu生，追悔莫及！”

蒋方震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场的众人全都忍不住挑起大拇指称赞，这个方案的确不错。能让日本人遭到更严重的损失，还能避免直接冲突。

而且还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权，一旦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日本人势必从远东调回军队，此时在赤塔等地，日本还驻有重兵，奉军封锁了铁路之后，赤塔等地的军队就变相成了奉军的人质，日本人还想打仗，就要先损失两个师团，三万多人，这可比西川虎次郎全军覆没更加刺激。

蒋方震把日本人比喻成恶狼，是一点都没有错，猎杀游戏之中，食肉动物并不总是占据优势。草食动物的尖角和蹄子一样能造成致命的伤害，日本人能忍受三万多士兵的损失吗，能心甘情愿的放弃远东么？

可以说蒋方震的办法等于是狠狠的将了一军，日本人不得不做出一个痛苦的抉择。

张廷兰笑着说道：“就按百里先生的主意办，李师长，你马上前往第一线，指挥炮兵，轰击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要把这座小镇从地图上抹掉！”

国家博弈，就要拿出足够的狠辣。才能震慑对手，李景林得到了任务之后，立刻说道：“请大帅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李景林离开了会议室之后，张廷兰又笑着对蒋方震说道：“百里先生。奉军正缺少您这样的大才，暂时就请出任巡阅使公署的军事参议。同时兼任讲武堂的教育长。还望先生答应啊？”

蒋方震也笑着说道：“大帅能够一力捍卫国家主权，百里也应该出把力

气，这个职务我结下了，不过您可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只要对奉军有利，我一定答应。”

“好！”蒋百里笑着说道：“我建议把奉天讲武堂的名字改了，改成中国国防大学。学校不再拘泥地域偏见，平等招揽天下英才！”

蒋方震说完之后，张廷兰顿时哈哈大笑：“百里先生，我早有此意。不过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您提出来了，那就全权由您操办。不只名称要改，还要增添科目，海陆空三军齐备，将校尉全能。”

张廷兰是志在天下，自然要吸引天下的人才，更要淡化地域色彩，蒋百里提出这个建议，正好符合张廷兰的心思。他也早有这个打算，只是碍于奉军内部以东三省人士为主，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现在蒋百里提了出来，张廷兰自然没有不答应的。

其他人或许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也左右不了大局，这个提议被顺利通过。蒋方震也正式加入了奉军，给张廷兰添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智囊。

李景林为了赶速度，直接乘坐飞机到了海兰，虽然脑袋还有点晕乎乎的，他也没有休息，直接来到了炮兵师的驻地。

接到了集结命令的炮兵战士全都摩拳擦掌，兴奋异常，到了远东之后，他们无时不刻都在盼望着建功立业。听说外蒙那边出现了战斗之中，所有人都跃跃yu试。

尤其是何柱国和王以哲，他们两个投靠了奉军之后，由于本身军事素质过硬，只经过短暂的熟悉之后，就被派到了前线部队实习。

到了炮兵部队之后，他们才真正领略了奉军的强悍，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是他们原本想都不敢想的装备。除了奉军之外，其他的军阀部队能把七五炮配齐，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在奉军之中，七五炮这个级别的只能算是孙子辈的。

听说奉军兵工厂还在研制更大口径的攻城炮，更是让他们心动不已。没有哪个军人不喜欢好的装备，光凭着奉军的装备，他们就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日后奉军肯定不会拘泥于关外，迟早会有更广阔的天地，现在能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融入这个集团之中。

“弟兄们，在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有一伙赤俄游击队，袭扰我们的边境，大帅下令要严惩他们，现在我们就出发！”

李景林带着炮兵师全军出动，上百门的各型火炮全都被调动了前线，王以哲和何柱国同其他炮兵一起将火炮调整好位置，同时又搬来了大量的炮弹，整齐的堆积起来。

“老何，我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啊，对付一般的游击队，直接派一支jing兵过去就行了，哪用得着拿出这么多火炮啊，不是杀鸡用牛刀么？”

“管那么多干啥，我就想好好过过瘾，这么错的炮管子，一炮下去，少说得有十几个人丧命，平时没有机会，现在就好好的体验一下。”

说话之间李景林就下达了开炮的命令，瞬间一百多门火炮全都对准了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这个不起眼的小镇，重型炮弹呼啸着砸了过去，瞬间小镇之中腾起无数团黑烟，火光也冲天而且，瞬间就被笼罩了起来。

轰轰轰……

炮兵战士也都撒了欢，李景林亲自批了两个基数的炮弹，让他们可劲使用，有的人干脆都脱光了膀子，在二十几度的寒风之中，不停的搬运着一发

发黄澄澄的炮弹。

小镇的建筑越来越多的被摧毁了，最主要的火车站也不能幸免，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了候车室之上，瞬间房屋就坍塌了，俄国的国旗也被炸飞了。

又有几发炮弹落在了铁轨上面，剧烈的爆炸把几十米长的铁轨都抛到了半空之中，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最关键的一环瞬间就被切断了。日本人辛辛苦苦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结果奉军一下子打在了七寸上面，这条大蛇立刻就被逼上了绝路。第五百三十七章谁吓谁炮击行动一共持续了两个小时，奉军一共向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倾斜了一千五百吨炮弹，将这个小镇彻底夷为平地。每一寸土地都被炸翻了一遍，火车站，铁路线，居民点，全都被彻底摧毁，足有三百多名居民被炸死，炸伤。

大火整整燃烧了两天多，才停了下来，一切都被焚烧一空，什么都没有剩下。显然对付这么一个小镇子，不用浪费这么大的jing力。奉军玩得这么狠，这么绝，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既掐断了西伯利亚铁路线，又向日本人展示了奉军的武力，**裸的展示了军威。就在几天之前，日本人还因为偷袭了奉军的哨所而得意洋洋。

特别是一连几天，奉军都没有动静，日本人自以为看透了奉军的底牌，别看说的多硬气，但是真正和强大的日本对抗，支那还是没有这个勇气的。

奉军弱了下来，日本人就猖獗起来，他们马上制定了更多的袭扰计划，主要选在了中朝边境，意在把中**队引过去，然后从容不迫的从西伯利亚调兵，日本人也很担心开战之后，铁路线被掐断。

不过事情远远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他们越怕什么，奉军就来什么，就在李景林炮轰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的时候，奉军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这次奉军派出的发言人正是邵飘萍，早前他就和奉军有过合作，但是并没有真正加入奉军这个体系，他还想保持一个ziyou记者的身份。但是随着奉军成功消灭了西川虎次郎的军队之后，对邵飘萍的震动十分巨大。

以往他对于很多事情还有自己的想法，并不完全认同奉军的理念，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奉军先击败了俄国人。现在又击败了日本人，中国想要强大起来，想要不受欺负，最大的希望就是奉军。

因此邵飘萍当即加入了政经研究会，又被张廷兰任命为文宣部长，在发布会上，邵飘萍意气风发地宣布了炮击的消息，顿时就造成了空前的震动。

“朋友们，在这次行动之中，很不幸西伯利亚铁路受到了损失。我们会和有关方面联系，尽快抢修铁路。不过这种损失是很值得的，我们消灭了大量的赤俄游击队，保证了边境线的安全，捍卫了干涉军的安全。奉军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保持远东的和平，防止赤化蔓延。”

邵飘萍刚一上任。就让大家伙领略了什么叫做无耻。俄国游击队到处都是，就算要清剿，至于兴师动众的把铁路都炸毁么？最可气的是还假惺惺的说愿意抢修铁路，鬼才信这话呢，奉军巴不得铁路彻底断了，然后把日本人都困死在赤塔等地。

对于这个消息最难以接受的就是日本人。他们本以为偷袭了奉军哨所之后，奉军最有可能提出几句抗议，最了不起就是去偷袭日本人。只要这样日本方面就可以不断制造事端，吸引奉军注意力。

在远东的较量之后。奉军占据地利优势，但是这同时也是一个劣势。日本人主要的工业都在本土，不论是远东，还是朝鲜，就算受到战争影响，也

不会威胁国内的工业生产。而奉军的情况就不同，他们的家业都在东三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经济发展肯定受影响。

不断的袭扰下去，对奉军绝对是巨大的空前的麻烦，日本人正好能够趁虚而入。如意算盘打得非常好，可是奉军根本不上当，直接就打着对付游击队的旗号，把西伯利亚铁路切断了。

这下子可玩大了！玩出毛病了！日本人顿时陷入了空前的麻烦之中，赤塔等地的驻军怎么办，还要不要干涉俄国，应不应该立即和奉军开战，这些棘手的问题全都一下子摆在了日本内阁面前。

原敬再度将所有内阁成员召集起来，这帮家伙全都面色阴沉，愁眉不展，就连田中义一这种好战分子都感到了一阵头疼，奉军的确不好对付。

“诸君，支那的事情究竟该怎么办，是战士和，帝国必须拿出一个决策，不然拖下去，对帝国没有任何的好处。”

原敬威严的扫过所有人，目光所及，每个人都把头不自觉的低了下来，并不敢贸然发表意见。其实这也是一战之后，日本人终于有了一点钱，摆脱了昔日苦逼的状态，这个流氓也出现了一丝民主自由的呼声，尤其是现任的大正天皇又是一个问题儿童。

没有了强有力的天皇领导，老派的重臣元老，诸如山县有朋，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等人全都老迈，而且矛盾重重，让他们坐镇国内没有问题，但是想让他们筹划一场大战，却有些困难。

加上眼前局势不利，谁也不愿意冒着还没开战，就损失三万多人马的风险，去和奉军拼个你死我活。但是不打又严重影响了日本人的国威，威胁他们的大陆战略，因此左右不是，让所有人都没有了主意。

田中义一想了半天，才说道：“首相，我认为帝国应该立即全国总动员，征召军队，从朝鲜攻击奉天，就像日清战争那样，彻底消灭奉军这个巨大的威胁。”

外相内田眉头紧皱：“目前国际局势对帝国很不利，根据最新情报，美英法三国刚刚和奉军达成了一项巨额采购协议，加上帝国和美英在太平洋上的矛盾，他们一定会在背后大力支持奉军，甚至对帝国搞禁运。田中君，您觉得帝国能够快速击败奉军，而不陷入泥潭吗？”。

田中义一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也正是为了这个事情发愁，但是在这个时候，也不能弱了气势，急忙说道：“当然可以，我们拥有最忠诚的勇士，消灭奉军没有问题。”

内田笑道：“我相信帝国的勇士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要付出多少代价呢？外蒙古的冲突我们就应该得到教训，奉军武器装备已经相当完备。想要彻底消灭他们会付出相当大代价，甚至可能危及整个帝国战略。”

内田看了看原敬，然后说道：“帝国真正的对手是美英等列强，只要把他们的势力挤出亚洲，帝国才能成为亚洲的主人，至于奉军，为了他们耗费太大的力气，很不值得。”

就在他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突然说话了：“我也赞同对支那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并不一定要使用陆军。海军也完全可以，我们可以抽调联合舰队的巨舰进驻旅顺，对支那采取强有力的威慑。”

加藤提出了这个建议，顿时原敬就是眼前一亮，海军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当即点头同意。

日本内阁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联合舰队抽出伊势号战列舰。金刚号战列舰。外加四艘辅助船只，驶向旅顺港。另外日本人也要求远东的陆军要积极自救，争取夺回铁路的控制权。

东京的这些官僚毕竟远在东京，并不真正了解日本派遣军的难处，还天真的以为他们能够坚持，实际上这些士兵的状况糟糕到了极点。

日本人来到了远东之后。首先面对的敌人就是寒冷的气候，他们根本没法适应，而且他们军费严重不足，日本兵只能四处抢夺女人。发泄yu望，结果造成军队之中脏病流行，军心士气十分低落。

就在前段时间，多数党突然占领了伯力，打乱了日本人在远东的布局，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俄国人对付掉，但是这些士兵并没有全部消失，而是化整为零，变成了无数的游击队，不断的袭扰着日本军队，严重影响他们的粮道安全。

不过这时候他们还有一点指望，那就是通过中国境内的中东路，向赤塔输送物资，这条线路比较安全，效率也很高。可是如今两军的状况，日本人根本别想利用中东路了，雪上加霜，西伯利亚铁路又断了，后勤物资彻底被掐断了。

偏偏此时还是最寒冷的冬天，士兵就算什么都不干，每天也要保证足够的食物和燃料，不然就只能学那些白俄，变成一堆僵硬的冰雕，哪里还能打仗啊。

而且中日之间发生了冲突，让俄国人看到了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希望，他们的游击队更加热闹了。

“快，日本人就在前面的村子抢东西！”一个俄国少年一面奔跑，一面给游击队指引路线，很快几十个俄国人跑到了一个村子的入口。

在村子里头正跑出了几个日本士兵，他们身上裹满了各种衣服，花花绿绿的，其中还有几个人扛着一头大肥猪，还有人拖着一个肥壮的俄国女人，正向兴高采烈的离开。

抢东西的日本人整合俄国游击队撞见，双方顿时就投入了战斗之中，日本兵毕竟训练有素，很快就拿起枪支，向着俄国人射击，顿时两个俄国人就被击毙。

但是毕竟俄国人多势众，日本人只能且战且退，将女人和肥猪都丢了下来，仓皇的逃到了村子外头。刚跑出了几公里，突然在路边的雪堆之中一声枪响，一个日本兵扑通摔倒在了地上，太阳穴上头多了一个血窟窿。

其他日本兵还想要报复，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方向又出现了枪声，他们顿时被吓得惶恐不安，急忙逃跑。在陌生的国土上作战就是如此，日本人的倒行逆施，抢掠无度，更是加剧了俄国人的反抗jing神。到处都是袭击的队伍，他们坐立不安，军心士气直线下降，人人思归。

日本政府并没有了解到远东驻军的种种问题，他们依旧相信自己是强大的，伊势号和金刚号的战列舰编队在黄海上劈波斩浪，快速向旅顺驶来，这是日本武力的象征。

关东军司令官河合操得到了消息之后，亲自率领着部下在码头迎接两艘强大军舰的到来。伊势号是日本伊势级战列舰的首舰，排水量达到了三万一千吨以上，是不折不扣的海上巨无霸，仅次于刚刚下水的长门号。

这艘战列舰绝对堪称日本最有威慑力的武器，从离开日本之时，就不断

向外面报告这艘军舰的消息，炫耀武力的意味十分明显。

就在伊势号编队距离旅顺还有二十海里左右，突然在远处的天空之中出现了一大片乌云，快速向这边飞了过来。

渐渐的距离越来越近，舰船上的官兵已经能看清楚了，来的正是奉军的空军编队，这次出动的全是轰炸机，一共十八架，在机腹下面挂着巨大的炸弹。

“敌袭！”日本军舰上面突然响起了凄厉的jing报声，所有人都慌慌张张，进入战斗位置，不过他们颓然的发现伊势号这么强大的军舰上面，竟然没有专门的防空武器，他们顿时傻眼了！

第五百三十八章庙街事件

南苑航校自从搬迁到奉天之后，得到了超高速的发展，一同过来的学员全都成了奉系空军的主力。优秀的飞行员诸如何士龙，蒋逵等人已经能够带领着其他新锐飞行员，组织大机群作战任务。

这次就是何士龙带队，奉军一共出动了十八架轰炸机，出现在了伊势号战列舰的上空。三万多吨的海上怪兽，粗大修长的主炮，无处不透露着强大的力量感，相比之下飞机就是一个小巧的玩具，甚至不值一提。

但是真正驾驶着飞机，俯视巨舰的时候，何士龙反倒有了一丝奇异的感觉，他对这艘庞然大物并没有什么敬畏之心了，反倒跃跃yu试，想要把它送进海底。

猛地何士龙驾驶着飞机向下俯冲，飞机越来越低，距离伊势号越来越近，何士龙能够清楚的看到日本海军的样子。

这帮高傲的家伙惊恐不安，根本不知道飞机会做什么，有的人大声的叫骂，有的人惊恐不安。日本的联合舰队进行过任何的演练，唯独对防空是一个空白，战舰上面也没有专门的高射武器。

看到了奉军的飞机之后，他们除了愤怒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很快飞机高度降到了一百米之内，呼啸着从军舰上空掠过。

日本水兵能够清楚的看到飞机上面的炸弹，如果愿意，在这一刻飞机就可以投弹攻击他们。想到了这里，所有日本军官的心都是一阵紧缩，一架掠过之后，接着又有两架从舰首和舰尾分别掠过。广告太多？有弹窗？界面清新，全站广告日本士兵甚至能够感觉他飞行员嚣张的大笑，你们有巨舰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人一样有办法对付你们，想重温甲午旧梦，想称霸亚洲，那是痴心妄想！

何士龙他们驾驶着飞机穿过一次还不够，一连三次，从日本人的头上飞过，演习了从各个角度攻击伊势号。

日本人也被气得发疯，舰上指挥官再也忍不住了，下令有一切可能的武器，攻击中国的飞机。

步枪、手枪、机枪全都对准了天空，子弹拼命的向天空射去。不过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训练，火力稀疏，而且射程也不够，根本威胁不到何士龙他们。

看着歇斯底里的日本人，所有的飞行员都无比的畅快，在日本人的头上尽情的拉屎撒尿之后，折腾到油料差不多了，奉军轰炸机才向着西北方向飞去。

机群依旧嚣张无比的从旅顺港上空飞过，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河合操正在港口迎接，他请来了旅大一带的各界名流，其中有不少就是中国商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

此外还有大批的记者，日本人正要大展威风，宣扬他们的赫赫武功，能把请来的都是铁杆的亲日分子，围绕在河合操面前，不断说着恭维，丑态百出。

就在日本人得意洋洋的时候，突然海面方向传来巨大的轰鸣之声。有一个商人急忙说道：“日本帝国的军舰就是厉害，离着这么远，声势竟然如此惊人，奉天的张廷兰不知死活，简直就是祸国殃民，这样的人必须严惩……”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发现周围的人脸色都有点变了，这家伙再抬起头，才猛地发现空中出现了无数的战鹰，呼啸着向这边飞了过来，机身上涂着花花绿绿的颜色，机尾有巨大的五色旗标志。

中国飞机！

看到了这一幕之后，场面上顿时沸腾起来，不少外国记者当即把照相机对准了天空，猛拍起来，这可是十足的大新闻。

日本人想要宣扬武力，结果反被奉军给抽了脸，这巴掌不可谓不狠辣，那些还在替日本人吹嘘的家伙，看到了这一幕，只觉得后背都是冷汗，衣服都湿透了。

数典忘祖的家伙早就没有了羞耻之心，骂他们汉奸，或许还是一种别样的赞美。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帮人一贯欣赏自己的眼光，日本人多强大，跟着这个主子，就算是当狗也比当中国人要强！

可是到了这一瞬间，中国强大的武力出现了，顿时让他们有种天翻地覆的崩溃感觉，难道大家都瞎了眼么！投错了主子？这帮给日本人溜须拍马的家伙一下子就跌入了冰窟窿之中，心里头比外面还要冷。

飞机很快呼啸而过，但是留下的震撼却远远没有结束，就在半个多小时之后，伊势号和金刚号的编队终于来到了旅顺，这两艘巨舰巍峨雄伟，宛如海上长城。广告太多？有弹窗？界面清新，全站广告可是所有人看到之后，心里头都变得有些怪异。而日本联合舰队的士兵也是士气低落，有点像霜打的茄子，虽然勉强挺直了胸脯，但是总有些发虚。每个人的脑子都在不断的想着，一旦奉军的飞机发动攻击，他们会不会有麻烦！

好好的炫耀武力行动，变成了一场猴戏，河合操也只能草草收场。随后这次事件成了头版头条的新闻，日本出动军舰，奉军出动飞机，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很明显了。

很多报纸还煞有介事的请来了专业人士，询问轰炸机究竟能不能对付庞大的战列舰，奉军的空中力量究竟是什么水平？

用空中力量对抗强大的战列舰，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很多人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绝大多数人都坚定的站在了战列舰一边，飞机根本不可能威胁到强大的战列舰。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敏锐的异类，他们通过这次事件，敏锐的发现了飞机加入海战的前途，由此甚至提前开启了航母派和大炮巨舰派的争论。

但是不管讨论如何，奉军都成功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国不再是有海无防的国家，日本人想要恫吓中国，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小心崩了牙！把输赢放在一边，敢战能战，不屈服，不投降，关键时刻能够亮剑，这已经足够了，中国民众再度给奉军竖起了大拇指！

空中力量第一次走进了所有中国老百姓的视线之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开始憧憬空军，不只能够潇洒的飞在空中，实现千万年的飞天梦，还能够在战场扬威，航校一下子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不过看似风光无限的空军，其实也是虚张声势。如果奉军的空中力量真的能够威胁到日本的军舰，张廷兰或许早就和日本人开战了。

奉军的轰炸机航程有限，载弹量也不足，如果不是日本人大张旗鼓的公布航行线路，空军或许根本找不到日本人，另外奉军的航空炸弹研究也在起步阶段，如何进行俯冲投弹也在摸索之中，战术和技术都有严重的缺陷。

可以说一切只开了一个头，想要真正形成战斗力，还需要时日，尤其是飞机xing能还要进一步的提升，现在的水平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好在奉军已经和德国人取得了联系，顾维钧正在和塞克特商谈合作事宜，其中铝合金等技术就是奉军极力争取的。另外又从俄国弄来了一批高级技工，只要两者结合，再有一两年的时间，奉军的空中力量就算不能击败日本海军，守护近岸也绝对没有问题。

另外张廷兰还有一个杀手锏，那就是潜艇，从俄国拐来几艘潜艇之后，奉军一直在训练潜艇兵，而且在葫芦岛造船厂已经开始了建造潜艇的筹备工作，还得到了德国的技术支持，奉军的海狼早晚也会成型。

空中和水下全都形成战斗力，奉军才能够和联合舰队拼死一搏，眼下只能吓唬吓唬人而已。不过看起来效果十分不错，日本人终于开始害怕了。

他们不只是担心几架飞机，更是担心中国就此彻底团结起来，在奉军的带动之下，万众一心，和日本人血战到底，那麻烦就大了，小小的岛国还有没有蛇吞大象的本事。

日本人历来都是挑动中国的各个派系斗争，让庞大的中国四分五裂，然后他们再趁乱得势，可是眼下由于奉军的强硬态度，得到了中国民众一致支持，分化瓦解的目的达不到，是否和奉军开战，日本人就要再三的掂量。

就在他们再三权衡的时候，远东的局势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奉军切断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日本人不得不收缩兵力，积极备战，他们收缩力量，赤俄游击队的春天就来了。

他们在远东的土地上，对白俄和日本驻军发动了猛烈的反扑。其中游击队攻势最猛的就是庙街，这里是黑龙江的入海口，各种力量盘根错节，十分混乱，多数党的力量十分强大。

日本人抽出兵力之后，白俄迅速被游击队击败，全都跑到了城中，和剩余的日本兵占据有利地形，以日本领事馆为中心，和赤俄的游击队拼命。

此时在庙街还有四艘北洋的小船，负责人正是陈季良，他们是北洋派出的江防舰队，原本是配合干涉俄国的。由于黑龙江结冰，他们被困在了这里，没有办法行动。

就在这一天，突然有两位多数党的代表，找到了陈季良，其中一个年轻的副司令员说道：“陈先生，贵国同样受到了日本的欺凌，应该能够体会到我们解放家园的心情，目前日本领事馆防御坚固，我们缺少火炮，很难攻破，希望您能借给我们两门火炮，击毙这些日本人！”

陈季良想了半晌，最后终于狠狠心，点头同意了这个要求。rs;

第五百三十九章坦克

“领队长，不能火炮借给俄国人啊，一旦俄国人用咱们的火炮，日本人绝对不会放过咱们的。”

“不借日本人就会放过我们么？”陈季良愤恨的说道：“日本人已经剑拔弩张，想要攻击东北，任何一个军队，都守土有责。虽然我们周边敌人环视，但是一旦开战，所有人都不能当孬种，就算把血撒在黑龙江，也要死战到底。”

陈季良下令将所有的海军士兵都召集了起来，一共一百多人，齐刷刷的站在了他们的面前。北洋派出的这支江防舰队只有四艘军舰，其中最大的江亨号只有五百五十吨，其他的船只就更小了。

和日本的海军相比，这甚至是一支可以忽略不计的力量，不过他们依旧把胸膛挺直，士气高昂，此刻的这些水兵就代表着一个古老国家的尊严。

“弟兄们，在我们出发之前，中日双方还是盟友，但是此时已经战云密布，我们四周都是敌人，偏偏黑龙江封冻，又根本离不开这里，大家觉得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水兵都互相看了看，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陈季良的身上，齐声说道：“全凭长官命令，无有不从。”

“好！”陈季良大声的说道：“从此刻开始，所有人都做好战斗准备，一旦中日开战，我们弃船登陆，效仿俄国游击队，袭击日军后勤线路，哪怕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投降！”

说到这里，陈季良又满怀感慨的望着所有士兵：“弟兄们，甲午之耻，刻骨铭心，我们虽然弱小。但是也要效仿邓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所有水兵发出了震天响的呼声，从这一刻开始，他们全都横下一颗心，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就在陈季良讲话的时候，俄国游击队已经利用借来的大炮，对日本总领事馆展开了攻击，大炮山崩地裂的巨响，炸开了日本人坚固的防御工事，足足三十多人被炸死。

随即这些游击队冲进了日本总领馆。打死打伤七十多名日本人，又俘虏了一百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文职人员。这些游击队也清楚他们不能长期坚守庙街，因此在离开的时候，大肆的纵火。这座繁荣的小城全都笼罩在了滚滚黑烟之中。

大火烧了两天多，庙街基本被夷为平地。日本方面一共损失了六百多人。其中有三百多平民和俘虏都是被大火活活烧死的，变成了一堆木炭。

媒体迅速对此事冠以“庙街事件”的名头，大肆的报道，不断的渲染赤俄游击队的残暴行径，远东的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美英等国再度出面协调中日关系。俄国的威胁还是实实在在，中日双方贸然开战，只会便宜了俄国人。

和平的呼声高涨起来，似乎中日之间一触即发的战争又能够暂时躲避过去了。不过张廷兰可丝毫不敢放松警惕，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要加强军事准备，凡事都要做最好的准备。

因此张廷兰除了调兵遣将之外，就经常往军工厂跑，督促军工生产。张廷兰又来到了兵工厂检查情况，他首先来到的就是炸药工厂，这是张廷兰最关注的一个方面，相比较而言，奉军化学工业底子最薄。

虽然和德国达成了合作意见，但是人才和设备都没有到位，只能依靠原有的生产能力，缺口很大。如果炸药跟不上，无论是多好的武器，全都变成了废铁，根本就没有价值。

专门负责炸药生产的陈启铭一见到张廷兰前来，就笑着说道：“大帅早就知道您会前来，所有工人每天两班倒，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生产炸药，保证一刻都不休息。”

“大家伙都辛苦了，东三省乃至中国的安危都在大家的身上，炸药的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要是跟不上，弟兄们就只能拿着烧火棍上战场了。”

陈启铭笑着说道：“大帅，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经过我们的研究，已经搞出了几种硝酸铵的混合炸药，威力虽然有些欠缺，但是大量使用硝酸铵，价格低廉，生产速度快，能够满足大部队的需要，我已经要求所有炸药厂将生产的重点转移到硝酸铵上面。”

对于硝酸铵炸药张廷兰当然很清楚，这算是最廉价的一种炸药了，在二战之中，所有参战国家都大量使用过。富如美利坚，强如德意志，全都没有例外。

虽然硝酸铵炸药有很大的不足，威力有限，容易吸湿结块，但是瑕不掩瑜，硝酸铵炸药制作容易，价格低廉，这两点正是大规模消耗性战争最需要的，也是硝酸铵炸药最大的吸引力所在。

夏寒他们第一批从德国弄来的机器当中，除了钢铁设备之后，就是合成氨设备。东三省对于化肥有着巨大的需求，合成氨设备运来之后，马上就开始运作起来，目前奉军已经能够大规模的生产硝酸铵肥料。

中日之间战云密布，随时都有开战的危险，军工领域是最先感受到压力的，为了满足对炸药的需求，陈启铭当即安排人手，对硝酸铵炸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大帅，我们在硝酸铵之中，混入了其他的炸药，能够增加很大的威力，满足军队的性能需求。目前除了炮弹和子弹之外，其他的迫击炮炮弹，手榴弹，爆破筒，航空炸弹等等全都可以使用硝酸铵炸药替代。成本至少能降低一倍，而且生产速度也会大幅度提升，两者结合，就能产生相当可观的效果，至少能提升两三成的战斗力。”

陈启铭又说道：“最近我们还在硝酸铵之中混入了百分之二十的梯恩梯炸药，发现爆炸效果相当不错，威力几乎能和梯恩梯炸药相媲美。目前我们囤积了三十万吨的硝酸铵，如果需要，可以快速生产出五十万吨，小鬼子要是敢打东三省的主意，就把他们全都炸成碎片！”

张廷兰一听这个这话，眉头微微一皱，百分之二十的梯恩梯，加上百分之八十的硝酸铵，这不是阿梅脱炸药的配方么，果然把人逼急了，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很好，炸药生产我很满意，不要怕多，越多越好，就算和日本人暂时不打，还有俄国人要对付。在战场上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我们能用炮火解决的，绝对不用刺刀。”

陈启铭笑着说道：“有了大帅的指示，我们可就要放开手脚，大肆生产

了。”
张廷兰想了想又说道：“除了生产这些之外，你们还要抓紧时间，研究出航空炸弹和水雷，三个月之内要拿出成品，半年之内要保证量产，有没有把握？”
“大帅放心吧！”陈启铭拍着胸脯笑道：“最近一批白俄的化学专家已经送到了兵工厂，他们的专业知识远在我之上，而且从事军工生产多年，经验丰富。另外德国的一批专家也快要到奉天了，再从德国引进一批设备。有了两国的人才支撑，弄不出合格的产品，简直就是对不起大帅的鼎力支持啊！”
陈启铭又笑着问道：“大帅，特别提出这两样，您是不是要对付日本人的军舰威胁啊？”
张廷兰点点头，苦笑着说道：“日本人花了几十年的苦心，打造了强大的联合舰队，绝对不能小视。目前冬季渤海还有海冰，并不利于大型军舰作战，但是转过年春暖花开，日本人的军舰没准就到咱们的家门口逞凶，要是没有一点反制手段，我担心吃亏。”
陈启铭也知道事情重大了，急忙说道：“我们保证能完成任务！”
从炸药车间出来，张廷兰又急忙来到了奉天兵工厂最大的实验区。就在半个月之前，奉军刚刚完成了第一个轻型坦克的设计工作，眼下就要正式试验一下性能，作为未来的陆战之王，坦克有多重要，张廷兰自然清楚无比，因此亲自前来观看。
来到了试验场地之后，早有大量的人员围在了一起，喜笑颜开。一辆钢铁猛兽早已经摆在了众人的面前，负责装备生产的陶吉平笑着向张廷兰介绍情况。
“大帅，这辆坦克总重量八吨，装备了一门三十七毫米主炮，还有一挺同轴机枪，正面装甲厚度达到了二十毫米，其他位置有八毫米，最大的行驶速度能达到二十公里每小时，行程一百公里。”
说实话这辆坦克看起来有些小巧，远远没有重型坦克的威猛，但是张廷兰也清楚，这已经是奉军最好的水平了，而且此时的日本还没有类似的装备，武器领先太多反倒是一种浪费，眼前这种坦克就足以让小日本喝一壶了！
“很好，开动起来，我们都看一看，威力究竟怎么样。”
轰隆隆，驾驶人员将坦克发动起来，宽大的履带碾过满是积雪的地面，掀起了一阵碎屑，显得威武异常。坦克的性能还算不差，行驶非常平稳，张廷兰和陶吉平都忍不住点点头。
“验证完毕之后，就立刻投入生产，配合已有的装甲车，形成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有了这东西之后，我们就能够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让他们一败涂地！”

第五百四十章日本人退却

坦克毫无疑问是二战武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相比列强，奉军的工业体系还是相当落后，唯有提前搞研究，笨鸟先飞，才能够和列强比拼。奉军搞坦克并不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威胁，而是有着一整套长远规划的。

这时候熊梦远也向张廷兰说道：“大帅，这辆坦克的速度还是太慢了，说到底是发动机动力不足，正好我们要和德国搞技术合作，最好从他们手中弄到发动机的技术，不光是汽油机，最好弄到柴油机技术，不为别的，柴油便宜啊！”

熊梦远一边说着，一边哈哈大笑，奉军在装备上面舍得花钱，但是也要求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家底这么薄，根本禁不住浪费。目前柴油只是石油提炼过程中的废品，价格非常低，而且柴油的安全性比汽油好得太多，从坦克的发展来看，柴油机还是未来的方向。

张廷兰也很支持这个建议，他笑着说道：“我们最初造拖拉机的工厂是从俄国弄来的，然后又在美国搞到了拖拉机生产线，现在又要引入德国技术，也应该做一个系统的整合工作，形成我们自己的技术特点。”

“大帅说的极是！”陶吉平急忙说道：“我已经从德国订购了两套拖拉机生产线，同时还在谈配套的发动机工厂，轴承工厂的事宜，只要谈下来，我们就依照德国的技术标准，然后再配合那些俄国的专业技工，建成一个大型的履带车辆生产基地，平时主要生产农具，战时则全力生产坦克，军民结合，这也是大帅一贯强调的。”

张廷兰又说道：“不要光盯着大型拖拉机。其实一些小型车辆也有很大的作用。建成了发动机工厂之后，可以先大批量的生产十马力左右的单缸柴油发动机，技术简单，用处广泛。可以生产小型的农用车辆，还能够做火炮的牵引车，更能够用来运输，还可以大规模的在农场普及。军民两用，两头受益啊！”

张廷兰所说的小型柴油机，在后世有着极为广泛的使用，耕地、播种、插秧、发电全都可以。装上了车厢之后，还能用来运输，一家只要有一个，几乎所有农活都能包了。

投资不多，效益惊人。这种好东西张廷兰当然要推广。而且一旦大量的农民学会开农机之后，到了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征召入伍。让他们开坦克，投入战斗之中，这种司机也算是人力资源的一种！

陶吉平了解了张廷兰的意思之后，忍不住说道：“大帅深谋远虑，想的太周全了，我们只能尽力完成任务。绝对不负大帅之托。”

离开了兵工厂，张廷兰还准备到飞机厂看看情况，巴玉藻王助他们分头成立了设计团队，现在都加紧工作。奉军已经把飞机作为一个撒手锏的武器了。他们也深感肩头压力巨大，最近也有一些成果。

可是张廷兰刚刚要过去，常荫槐就急急忙忙的找了过来，这位情报头子神色慌张，张廷兰一看就知道有大事情，急忙和他回到了帅府。

刚刚坐下之后，常荫槐就说道：“大帅，日本人从赤塔方向派出了第十二师团和第七师团各一部，一共一万五千多人，向着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进发，另外他们又从伯力派出了军队，看样子试图从两头下手，打破我们的封锁。”

张廷兰听完笑着说道："日本人还是不甘心，想要把军队汇合起来，这是痴心妄想，留在赤塔的日本军队就是咱们手上的一群人质，哪能让他们跑了！马上给李景林下达命令，让他直接出兵，把铁路控制起来。另外要在伯力方向增加威慑力，边防军第二师和第四师都动起来，摆出进攻的态势。"

张廷兰一面说着，一面盯着地图，以弱抗强，不怕鲸吞，就怕蚕食！这是张廷兰和日本人多次斗下来的经验总结，日本手里的牌比奉军多太多了，如果不痛不痒的按套路出牌，日本人会占尽优势，奉军很快就会落入下风。

唯有拿出舍命一击的态度，才能真正有效果，就像眼下，日本人调兵，很有可能就是想把战争控制在一地。张廷兰才不会犯傻呢，要想打就全面开战，玩一把大的。

"给姜登选下命令，让他率领边防军第三师，再加上两个独立混成旅进驻绥芬河，摆出攻击海参崴的态势。再让秦威从外蒙出动，抄了赤塔日军的后路，只要日本人敢开第一枪，我们就全线出击，争取把远东的日军一勺烩了！"

张廷兰出手也的确不客气，命令当即下达之后，奉军闻风而动，大军快速调动起来，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就压了上去。

各种先进装备不断的调到前线，地方上的民兵也都被动员起来，向前线输送大批的物资，整个东三省似乎瞬间就进入了战争状态。

就在奉军调动的时候，日本第十二师团师团长木下宇三郎也率领着一万多日本兵急速离开了赤塔，沿着西伯利亚铁路线，向东滚滚而来。

作为日本的一个主力师团，第十二师团是头一批干涉俄国的部队，师团上下都是傲气十足，一副谁也看不起的样子。听说了西川虎次郎被奉军打得全军尽没，他们并没有感到什么恐惧，反倒只认为西川是个饭桶，如果是他们出手，绝对不会败给东亚的病夫，无用透顶的支那人。

按照木下宇三郎的打算，如果奉军还敢和日军硬抗，那双方就直接开战，他率领着部下杀进满洲，占有那块最肥沃的土地。远东的严寒已经让日本人叫苦不迭了，这里不是他们该来的地方，还是富饶的中国大陆，更让他们垂涎三尺。

不过日本人的行军路线并不顺利，一路上铁轨频频受到破坏，这些都是俄国人游击队的杰作，他们把铁轨拆走。这可是十足的好钢，正好能用来制造武器，拥有了武器，然后再来打日本人，差不多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日本人一路修铁路，本来两三天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十天，才终于到了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可是到了这里之后，他们顿时感到了不妙，奉军早早的提前做好了准备。

沿着铁路线密布防御工事。这些工事都是李景林亲自安排的，从原来的江东六十四屯的防御体系延伸出来，经过阿列克山德洛夫斯克，然后又向北延伸二十公里。宽大的防御工事就像是一道巨大的石门，将西伯利亚铁路一下子斩断了。日本人想要越过，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防御工事不只漫长。最宽处的宽度也达到了二十公里。短短时间，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也和这么多年的苦训密不可分，奉军的工兵队伍已经到了相当专业的程度。

从最外围的地雷阵，到铁丝网，再到密集的坑道。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木下宇三郎亲自拿着望远镜盯着，老家伙越看心越凉、虽然他还保持着

日本人特有的狂妄，根本看不起奉军。

但是他也清楚日军现在的状况，缺粮少穿。弹药严重不足，又被俄国人折腾了这么久，实际战斗力已经大打折扣，要是和装备齐整，准备充足的奉军对抗，下场恐怕不会太好。老家伙也开始立即西川了，怪不得他会饮恨外蒙，奉军这两年的进步实在是太惊人了！

日本人在观察奉军，李景林也同样在观察他们："妈的，有老子坐镇，小鬼子休想过去，传令弟兄们做好准备，日本人只要敢开第一枪，就给我打得爹妈都不认识了！"

奉军士兵全都去准备了，每个人跃跃欲试，不过一连过了两天，日本人除了试探之外，并没有发动攻击，双方就这么诡异的僵持下来。

"师团长阁下，我们从赤塔带过来的粮食已经不多了，只能再坚持五天。"手下的军需官向木下宇三郎汇报情况。

这位师团长大人眉头紧皱，他刚刚接到日本内阁的通知，奉军大规模调动的消息他已经知道了。如果开了第一枪，整个局势就没法控制了，木下宇三郎的确难以决断，别说是他，就算是日本首相原敬也没有这个魄力。

"报告师团长，这是山木少佐的一封信，要亲自交给你。"

木下宇三郎一听手下军官贸然给自己信件，他满腹的疑虑，急忙打开看了起来。没看两眼，这位就蹿了起来，大声的骂道："八嘎！"他的五官都有些移位了。

能让木下这么气愤，也是这封信的内容太过骇人了，那个山木少佐认为日本上层都是一帮懦夫，面对支那人竟然不敢开战，他要用自己的鲜血，唤醒日本勇士的精神。山木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军官，想要向奉军发动决死冲锋，拉开双方大战的序幕。

看到这里，木下哪能不生气啊。"这帮头脑发热的混蛋，他们不知道草率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后果么，赶快把他们都抓起来！"

"师团长，太晚了，这些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情报官向木下汇报道。

木下宇三郎一屁股坐在了座位上，俗说话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真的开第一枪，远东的局势就彻底失去了控制，究竟会有什么结果，谁都没有把握。

可是有些事情也不是他能决定的，谁叫日本人有下克上的传统呢。木下想了想说道："全军做好准备，如果山木少佐战死，我们马上向支那人发动攻击，让他们尝尝和帝国作对的滋味。"

就在木下宇三郎刚刚下达命令之后，突然参谋长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差点摔倒在地上。

"大事不好了，俄国人打进赤塔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木下宇三郎只觉得像是雷霆轰顶一般，比起刚才的消息还要劲爆，他的手足冰凉，心里头全都是苦水，赤塔可是他的大本营，如果失去了，还怎么和奉军打仗啊，怎么倒霉的事情都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呢！

"给我说清啊，俄国人怎么杀进赤塔的？"

"我们带着精锐力量离开赤塔之后，俄国多数党的力量就杀到了远东，这次足有五万多正规部队，他们沿着铁路线，乘虚而入，在游击队的帮助之下，已经杀进了赤塔，我们的士兵节节溃败。"

确定了这个情报之后，木下宇三郎也终于感到了恐惧，脑门上面全都是

冷汗，他急忙对手下人说道：“马上向西退后十公里，千万不要和奉军发生冲突。”

“师团长，山木少佐他们怎么办啊？”

“管他们怎么办，我们都快死定了！”

轰！

一个日本兵踩在了地雷上面，剧烈的爆炸将他的左腿全都炸飞了，弹片又划到了下体，到处都是一片血迹，这家伙疼得爹妈乱叫。

其他的二十几个日本兵丝毫没有管他，继续向前冲，不时有地雷被触动，一路上就有五个人被炸死炸伤，好不容易逼近奉军的阵地，一个年轻军官举着指挥刀，高呼着板载，向着奉军阵地冲来。

他们的亡命冲锋，还让奉军有些吃惊，以为日本准备大规模攻击了呢，可是很快就发现只有几十个人，完全就是来送死。

他们离着越来越近，也看不出有什么阴谋，奉军的机枪终于开动起来，秋风扫落叶一般，将山木少佐等人全都击毙，横七竖八的尸体，全都残缺不全，山木的半边脑子都被炸飞了，脑浆子遍地，死的凄惨无比。

不过临死的时候，山木还有一丝喜悦，他或许也能像前辈一样，靖国神社留名了。可是哪里知道，就在他死掉之后，日本军队根本没有开战，反倒向后撤退了十公里，就仿佛没有了这二十多人一般。

杨宇霆笑着向张廷兰说道：“大帅，好消息啊，日本人托美国人带话，想要和我们平息这场争端，尽快恢复西伯利亚铁路。”

张廷兰听到了这个消息，也长出一口气，笑着说道：“看来老天爷都不愿意保佑日本人啊。我们的要求也很简单，让日本人主动承认错误，为侵入中国领土道歉！”

第五百四十一章俄国的小花招

杨宇霆笑道：“拙言，光是让日本人道歉，是不是有些太宽宏了，不太像你的风格啊！”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咱最大的风格就是务实，日本人身上本来就没有多少肉，榨不出来什么的，能让他们低头，就已经足够了。”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运就一直在衰败之中，备受欺凌，割地赔款，从昔日的天朝上国一泻千里，变成人人可欺的落后国家。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如此惨痛的剧变，对于中国的民心士气打击是空前巨大的，想要扭转颓势，又是何其艰难。

如今能够迫使日本人低头，就是空前的胜利，而且也是向世人宣誓，中国再也不是随便派点兵力，就能够征服的国家。敢踏上中国的领土，侵犯中国的主权，就要面对覆灭的下场！

这种变化完全可以视作中国扭转国运的开始，提振民心士气，树立奉军形象，附带的效果众多，非常惊人。从此之后也给中国所有势力立下规矩，你们面对列强如果屈膝投降，势必会引来民众的强烈不满。

如果大家都做不到，还可以有借口推诿，但是如今有人做到了，老百姓自然会有比较，做不到的人只会被无情的抛弃，这种民心的变化，就是奉军一统天下的最好助力。

杨宇霆未必能够看到这么远，但是他对于张廷兰的判断还是十分认同的，中日双方很快恢复了接触。想让小日本道歉还是一件相当难的事情，但是双方都各退一步，奉军同意日本人使用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物资，日本人也非常默契的不再提黄金的事情。

就在双方围绕着是否道歉的事情大肆的争论的时候，赤塔的攻防战已经到了最激烈的时候。俄国多数党集中了大量兵力，士兵像是潮水一样，不断冲击日本人的防线。

木下宇三郎也带领着大军急忙回援，日俄双方围绕着赤塔展开了激烈的搏杀，俄国一方占据了人数的优势，而且还有大量的游击队支持，日本人虽然军事素质超出俄国人很多，但是士气低落，补给不足，长期在异国作战。已经消耗了士兵很大的精力，反倒难以抗衡俄国的攻击了。

战斗持续了五天左右，日本人已经丢失了大半的城区，俄国人乌拉乌拉的喊声，几乎成了他们的噩梦。士兵们蜷缩在寒风之中，瑟瑟发抖。惊恐不安。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忍受这个鬼地方了。俄国人是他们的敌人，奉军也不怀好意，腹背受敌，谁也受不了。

东京也再度争吵起来，核心的议题就是如何解决远东的问题，是继续撑下去。还是选择撤退，灰溜溜的离开远东。

首相原敬这段时间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首相，在政治理念上和萨摩长州的藩阀并不相同。俄国多数党正如他们的名字一样。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胜局已经难以扭转。

而随着奉军的崛起，中国的格局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日本必须重新调整力量，改变策略。如果继续陆地上和中俄纠缠不清，海上还要同英美竞争，小小的岛国根本承受不起这个代价。

但是日本的内阁中争吵却是一直不断，以田中义一为首的一派坚决反对

撤军，在他们看来，远东和东三省是两块肥肉，就算不能把两块都吞下去，但是也要吃掉一块，根本不愿意退出远东。

经过漫长的争吵，最后原敬也是头疼不已，他只能说道："远东撤军容后再议，不过赤塔局势危急，而且补给线过长，非常容易受到威胁，还是都撤到伯力吧。"

对于这个提议，在座的众人终于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要想安全退回，还有一道难关，那就是要得到奉军的准许，张廷兰只答应日本的物资可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可没有答应人员也可以调动。

原敬被逼无奈，也只能让内田发表一份声明，在声明之中，日本人玩了一个小花招，他们并没有对侵入中国领土表示歉意，而是宣称情报有误，致使中日之间发生了误会，他们对这个误会表示了歉意。

不过不管怎么说，日本人终于服软了，这个消息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前所未有。列强竟然向中国低头了，多少年一直被欺压的命运终于出现了改变，一瞬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沸腾起来。

京津等地很多商家都点起了鞭炮，好像是过年一般，街头上学生打着彩旗，为奉军欢呼雀跃，就连北洋政府都不得不出面嘉奖奉军守土有责。

刚刚接替了冯国璋的大总统徐世昌授予张廷兰一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勋一位，这绝对堪称最高的荣誉，北洋方面还亲自派人到了奉天，传达了大总统的勉励之意。

但是他们的动作已经晚了，就在日本人致歉之后，张廷兰已经连夜赶到了海兰泡，日本人已经从远东开始了撤军，远东的格局再度发生变化，奉军就要独自面对俄国人的压力，能不能把失去的疆土收回来，就都在此一举了。

到了海兰泡之后，张廷兰立即带着手下人到了六十四屯的最北部，在这里登高就能看清楚日本人撤退的场景。

此时正好有两万多日本兵陆续向东撤退，张廷兰盯着这个漫漫的人流，只见这些日本兵军装全都破破烂烂，重型武器也丢弃差不多了，每个人艰难的在雪地之中跋涉，只有重伤员，还有军官能够乘坐火车。

如果离得更近一些，还能看到士兵脸上成片成片的冻伤，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手脚都被冻坏了，走起来一瘸一拐的，还不时摔跤。

"诸位，我们过来看日本人的狼狈相，是不是有些没品啊？"张廷兰笑着说道。

李景林挠了挠头，也说道："大帅，虽然看着他们倒霉挺解气的，但是的确有点是身份，你回去吧，我们这些人在这里看个够！"

李景林一句话，大家都笑了起来，一旁的蒋方震摇了摇头，笑着说道："见微知著，来看这些日本兵的状况，至少能得到两样关键的信息。第一是俄国多数党的战斗能力，第二是日本人的军事潜力，弄清楚这两样，也就能把远东的局势看清楚了。"

蒋方震一下子把张廷兰的心思说透了，手握几十万大军的统帅，张廷兰做事都是有深意的，肯定不会只是来看哈哈笑。

"百里先生，您对这两个问题怎么看呢？"

蒋方震说道："俄国多数党是个难缠的对手，他们不只狂热，而且组织严密，战斗力极强，是一个劲敌。至于日本我看他们已经难以继续维持，岛国

物产有限，缺少了中国这么一个后勤基地之后，光靠着剥夺朝鲜和台湾，想要打一场大战十分困难。就从眼前这些日本兵来说，要想让他们重新恢复士气和战斗力，至少要一年半载。”

蒋方震的判断正和张廷兰的心思，他笑着说道：“日本人撤走，我们就要单独对抗俄国了，大家都鼓足劲头，先把失去的国土给弄回来！”

目标锁定在了俄国人身上，张廷兰也加大了调兵遣将的力度，一连下达了三份命令，山海关的丁超所部，热河的万福麟所部，再加上绥芬河的姜登选，三路大军，一共超过五万人全都北调，在整个边境线上奉军已经集中了超过十五万人。

就在奉军调兵的时候，远东再度发生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就是日本首相原敬被暗杀，就在原敬遇刺前三天，他艰难的在内阁通过了决定撤兵的计划，结果彻底激怒了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这位首相惨死在了火车站。

在原本的历史上，原敬也是遇刺身亡，眼下不过是提前一些而已，张廷兰并不感到意外，按理说原敬还算是日本首相之中比较明白事的。再换其他的首相，全都是派阀的走狗，一心扩张的莽夫，对付这样的人，或许还容易一些。

就在原敬遇刺的同一天，俄国方面也传出了重要的消息，俄国多数党决定以赤塔首都，成立远东共和国，作为和中日之间的缓冲地带。俄国人这手不可谓不高明，各国干涉俄国的借口就是他们向外输出激进主张，影响各国利益。现在成立了缓冲区，各国也就没法继续赖在远东了。

这个消息相比原敬遇刺，更让张廷兰感兴趣，这个所谓的远东共和国虽然标榜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实质上就是一个傀儡政权而已。

“这完全是俄国人的一个小手段而已，凭着斯拉夫人对土地的热情，他们绝对不愿丢失远东土地的。他们这么做无非是让各国能够尽快退兵，然后他们再吞并远东共和国，我们要戳穿他们的鬼把戏！”

张廷兰对众人说道：“有了缓冲区，列强没有借口留下来，但是我们不一样，俄国还侵占着中国的领土，我们要求北洋政府立刻宣布，废除等有关外东北领土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收归故土！”

第五百四十二章代理人

对于菲力斯的彻底合作的态度，张廷兰十分的满意，他也的确需要扶持一个代理人，尤其是菲力斯这个家伙是沙皇的侄子，身上流淌着皇族的血液，而且他也十分的精明，拥有一定的号召力，是一个值得支持的对象。

“老朋友，提供给你军火一点问题都没有，粮食和资金我也可以大量的提供给你，但是我想知道，你究竟想要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控制住军队，这有什么疑问么？”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铲除多数党，恢复沙皇的权威，还是仅仅是想保住你的权势，维持在远东的地位？”

菲力斯听到之后，顿时也有些茫然，他现在的确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如何稳住自己的部下上面，并没有思考那么多，可是经过张廷兰的提醒，他也不得不想这个问题了。

“张，我当然希望恢复沙皇的荣耀，彻底消灭多数党！”菲力斯寻思了一下之后，坚定的说道。

“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仔细设计一下行动方案，你不能光盯着硬实力，还要想想软实力，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把忠于沙皇的势力都笼络到一处，这样才能和组织严密的多数党对抗，同时还要学会利用世界各国的援助，这样你才能站稳脚跟。”

“张，我现在的脑子已经彻底乱了，你能帮我制定一个方案么？”

张廷兰微微点头，寻思了一下说道：“老朋友，现在沙皇陛下一家生死未卜，我怀疑凭着多数党的作风，他们已经遇害了。我建议你打出沙皇陛下的旗号，自任摄政王，组建俄国最高临时政府，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持，然后以远东作为根据地，向欧洲方向反攻，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号召更多的俄国人支持你！”

菲力斯想了想之后，觉得这个办法的确不错，不过现在还有一点麻烦。他苦笑着说道：“张，要想组建临时政府，要想让世界承认我，至少我要拥有一块地盘，要拥有一批追随我的部下。这样才能获得注意。”

“没错，这些我都可以帮助你。首先把伯力拿到手。这里就是你的临时首都，我会派遣奉军帮助你掌控局势，向你提供足够的军火和资金！”

“老朋友，谢谢你的帮助。”菲力斯也有点感动，虽然和张廷兰之间是互相利用，但是在这种时候。能够主动伸出手，帮助自己，也的确应该感谢。

“只要恢复了俄国，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可以封你做亲王！”心情好了不少的菲力斯也难得的同张廷兰开起了玩笑。

要扶持菲力斯，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张廷兰也不敢自己随便做决定，他立即向张作霖和张作相发了密电，将远东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介绍，并且说了自己的判断。

支持外国的一股势力，充当自己的代理人，这一直都是列强干的事情，他们不断在中国扶持各路军阀，现在突然奉军也要跑到俄国，扶持一股力量，对于老张来说，还是一件十足的新鲜事。

他也一时拿不定主意，只能把杨宇霆和王永江叫了过来，想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大帅，外东北原来是咱们的领土，结果被俄国人霸占了，这次拙言出兵

海兰，恢复咱们的行政管辖权，在国内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各界对奉军都是支持之声，我看应该继续采取更大胆的行动，最好能把外东北都拿回来，这样一来大帅的威望就会如日中天，无人可比，到时候入主北京，也不是不可能。”

杨宇霆的话充满了鼓动性，老张听着也十分舒服，现在北洋政府乱斗还在继续，黎元洪已经被赶下台了，冯国璋出任了大总统，老段继续充当内阁总理，结果冯国璋和段祺瑞之间又发生了矛盾，双方本来都是小站练兵时候的老兄弟，并称北洋三杰的人物，本来应该亲密无间。

可是真正到了争权夺利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客气，新一轮的府院之争，比起黎元洪在任的时候，还要热闹三分，对于这个局面，很多人对北洋已经越发的失望了。

于此同时奉系的实力越来越雄厚，地位也越来越高，老张的野心膨胀的也越来越快，听到杨宇霆的话，他也露出了一丝喜色。

一旁的王永江微微皱着眉头说道：“大帅，参谋长，凡事不能光想着好的一面，还要看看咱们自己的实力够不够，俄国局势十分复杂，如果搀和的太深，我就怕把整个奉军都搭进去，毕竟咱们的底子还太薄，不能鲁莽行事。”

王永江的看法也是为了奉军考虑，毕竟在远东以小博大，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谁能不敢打包票。

老张也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之中，杨宇霆想了想之后，然后说道：“大帅，东北在两大帝国之间，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解除一面的威胁，全力应付另外一面，这也是拙言反复说的一个观点，俄国已经陷入了内乱，这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如果大帅不放心，卑职愿意和常局长一同北上，和拙言再仔细商量一下。”

所谓的常局长就是常荫槐，经过王永江的举荐，常荫槐已经成了奉天调查局的局长，专门负责情报工作，让他北上，正好可以评估一下俄国的局势。

“邻葛，既然你主动请缨，那就辛苦一趟，凡事都要和拙言多商量一下，不要擅作主张！”

“明白！”杨宇霆急匆匆的离开了帅府，拉上了常荫槐，两个人就一同背上了。

老张闷坐在帅府，并没有急着离开，王永江也坐在了一旁，老张半晌叹口气，然后说道：“岷源，奉军看起来蒸蒸日上。不过这些功劳多数都是拙言立下的，而且现在边防军又屡立战功，哎……”

老张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其中的意味王永江哪里不明白啊，原本老张只是一个师长，战战兢兢的夹在各种势力之间，张廷兰帮着他出谋划策，扩充实力，老张也不会有太多的猜忌。

可是现在奉军坐拥四个省。握有精兵强将，天下又是这个一团乱麻，谁都有逐鹿中原的野心，老张也不例外，对于实力越来越强的张作相和张廷兰父子。老张越来越忌惮了。

王永江很理解老张的心思，而且他也知道这种心思是上位者最正常的想法。只要有了一点念头。就别想打消了，王永江的心里头也暗暗为张廷兰着急，说起来王永江对于张廷兰的手段眼光还是非常欣赏的。

如果张廷兰能再年长十岁，王永江绝对会毫不犹豫的抛弃老张，追随张

廷兰，这是偏偏张廷兰这个年纪。加上张作相的关系，想要自成一派实在是太困难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奉系说不定又有分裂的威胁。王永江也不能不担忧。

“大帅，辅帅和拙言父子对您都是忠心耿耿，而且奉军势头刚刚好起来，日本这个心腹大患还在，理应精诚团结。另外奉军之中也涌现了不少将领，讲武堂的第二期学员也马上毕业了，您不妨提拔一些新的将领，然后再把这些学员充实到一线。”

老张想了想，笑着点点头：“我并非不相信拙言，这个孩子公心远大于私心，只是我担心他年纪还轻，身边再聚集一大帮人，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杂音，容易把持不住。”

“大帅，现在杨参谋长和常局长一起北上了，有他们在身边，您就放心！”

就在杨宇霆他们还没有到海兰的时候，张廷兰已经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了，自从几个兵工厂开始自行生产水连珠步枪之后，就开始做了一些修改，毕竟俄制步枪是针对人高马大的俄国人设计的，与中国人的体型还有一些差别，使用起来有些不方便。

因此兵工厂就开始了一些探索和改进，主要是缩小了枪托，截短了五厘米的枪管，同时扳机等零件也做了调整，整体上保留了原本成熟的设计，只是让步枪更加适合中国人的身体。

经过修改之后，枪管短了，射击的精准度稍微差了一点，不过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已经足够了，精度再高，他们也发挥不出来，只要在二三百米之内，能保持准头就可以了。

现在奉军的兵工厂都在生产新式的水连珠，原本的老枪基本上就要淘汰了，不过这些枪支也不能浪费，全都被收集了起来，正好再交给菲力斯，用来武装俄**队，这也算是充分利用资源了。

张廷兰一口气准备了一万五千杆步枪，四十门七十六毫米的山炮，都是奉军甩下来的老货，其中有不少就是从俄国走私过来的，现在又返回头卖给俄国人，不得不说这是一笔十分荒唐的买卖。

可是菲力斯也顾不得什么了，其实张廷兰拿出的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这些二手武器，而是一百万担粮食，对于俄国人来说，粮食就是最宝贵的东西，比金子都值钱，有了这些粮食之后，菲力斯至少能让他的部下吃饱饭，也就能稳住军心。

能得到这些东西，菲力斯已经是喜出望外了，这时候杨宇霆和常荫槐也到了海兰，一见面杨宇霆就说道：“拙言，大帅他们还有一点犹豫，担心支持俄国人会带来麻烦，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啊？”

“邻葛，你注意美日方面的动静么？”

“拙言，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啊？”

“天下一局棋，我已经得到了情报，有个叫高尔察克的沙俄海军上将几个月前流亡美国，然后获得了美国的支持，随后又到了日本，现在美日双方正准备把他推为最高执政官，充当干涉俄国的马前卒。”

杨宇霆一边听着，一边眼珠乱转，然后笑着说道：“拙言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说不只是咱们，其他别的国家也都在这么做，咱们不必有什么担心。”

“没错，我们扶持一个代理人，不能能捞取实实在在的好处，还能把远东

的水搅浑，对咱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

杨宇霆也是笑着说道：“我就说拙言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既然如此，我看就可以行动了！”

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常荫槐也说道：“既然要扶持菲力斯，就要防止这个家伙超出咱们的控制，最好在他的身边安插一点人手，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这也是应该做的，我会安排一个军官团给菲力斯，帮着他训练军队，至于要安插什么人手，就有常局长说了算，我可不敢过问了！”

第五百四十三章遍地杀戮

索菲娅的登基仪式在原来的伯力大教堂举行，这个小朝廷当然没法同历任沙皇的盛大隆重相比，但是各国也都派出了代表，恭贺女王登基，索菲娅对外宣称是叶卡捷琳娜三世，成为远东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其实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位女王，认为她注定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不过女王在登基的讲话之中，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她竟然宣布了一套切中要害的新政方案。

“帝国首要的任务有三项，第一是恢复和平，争取同莫斯科方面达成协议，俄国人不能自相残杀了；第二是消除饥饿，帝国政府将推行全面的以工代赈计划，为每一个民众提供食物和燃料，同时大幅度的削减各种税收，让所有人都能活下去；第三是消除混乱，统一远东的军政，消除分裂势力，让国家休养生息，尽快恢复起来。”

女王阐述的新方案正好迎合了俄国人心愿，恢复和平，结束混乱，然后再活下去。听到了这个新政之后，各国的代表也都暗暗称奇，这个小姑娘有点本事，要是真能把她的计划落实下去，说不定俄国的糟糕局面还能扭转过来，所有人都忍不住有些期许。

只是他们并没有看透这个所谓新政背后的东西，减税和以工代赈绝对能够帮助俄国人渡过难关，但是要想做到这两点，必须首先有大量的资金。而远东频频遭到战火洗劫，人口损失一大半，想要维持军队和政府的运转的资金都不够，又哪能拿出多余的资金啊！

俄国人没钱，张廷兰可有钱，尤其是从俄国弄到了四百多吨黄金之后。奉天银行已经有了充足的黄金储备，正准备甩开膀子大印钞票呢！当然印钞票不是一件小事情，不是有了黄金，就可以的，至少还要有投资流向，不然资金都留在东三省，只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索性就把一部分资金流向远东。

张廷兰和索菲娅达成了一项协议，由奉军提供一亿元贷款，用来支持减税和以工代赈的计划。而作为抵偿。索菲娅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远东一段卖给了奉军，包括海参崴港口的使用权利。另外那些俄国技工也被打包卖给了奉军，让他们为奉军工作十年。

奉军虽然对白俄的人才有救命之恩，但是他们毕竟是俄国人，很难安心给奉军工作。张廷兰就只能让索菲娅出面，安抚住他们的心。把他们卖给奉军十年。并且许诺只要安心工作十年，就可以重新回到俄国。

当然这只是临时的手段而已，十年之后，远东的局势又有谁能说清楚呢。协议达成之后，奉军就成了西伯利亚铁路东段的主人，而以工代赈的最大项目就是这条铁路。可以说实际上张廷兰就是在用资金的钱，雇俄国的人，修自己的铁路，只不过外面打着索菲娅的旗号而已。

外人并不知道详情。还全都为索菲娅喝彩，认为这位女王是个有本事的女中豪杰，登基仪式很快结束了，张廷兰回到了军营之中，刚刚坐下，二弟张廷枢就凑了过来。

“大哥，你和我说实话，是不是看上那个俄国公主了？”

“老二，那是个西贝货，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可能看上她啊。”

张廷枢摇了摇头：“大哥，真真假假何必说得清楚啊，那个姑娘的确不

错，人家公主身份全世界都承认了。而且别当我不知道，她的新政就应该出自大哥的手笔，你这是不是在疼媳妇，帮她稳定王位么？”

“稳定个大头鬼！”张廷兰抓起一个文件夹，狠狠的砸在了张廷枢的头上。

“老二，你除了能动歪心思，就没有看透我这么干的用意了，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

张廷枢挠了挠头，有些费解的说道：“大哥，我也觉得纳闷，你从来不会对俄国人那么好，怎么把东北的那套政策都拿到了远东，这事情实在是太反常了，所以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喜欢上了那个叶卡捷琳娜三世！”

“哼！”张廷兰鼻子里头哼了一声，冷笑着说道：“知道日本人怎么在远东失败了么，就是因为他们光懂得用拳头，遇到事情就靠着武力解决。结果游击队杀了一批又一批，数量越来越多，根本没法消除。我们要想在远东站住脚跟，就要吸取教训，有更灵活的方式，解决掉游击队的问题。”

张廷枢还是一头雾水：“给俄国人提供贷款和剿灭游击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么，我怎么想不明白啊？”

“俄国人为什么参加游击队，除了少数真正的多数党分子之外，其他的都是因为活不下去，才会加入游击队，想要拼一个生路。现在有了以工代赈的门路，他们能活下来了，参加游击队的人就少了。我们利用这个时机，多多收买间谍，把远东真正的多数党骨干解决，没有了这帮人，俄国人就没法闹事了！”

张廷枢终于恍然大悟，笑着说道：“哥，其实你还藏着更狠的招数呢，如果解决了多数党之后，那些参加以工代赈的俄国工人都攥在了咱们的手中，想让他们死，他们绝对活不了！”

张廷兰微笑着点点头，他这的确是一手连环杀招，目的就是一劳永逸的解决远东的潜在危险。张廷枢把整个计划弄清楚之后，顿时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哥，你这个办法太高明了，猎人想猎杀动物的时候，总要抛出一点诱饵，这一亿元就是浸了毒的香饵啊！”

张廷兰对自己这个计划也是相当满意，日本人在远东折腾了十亿元左右的军费，最后还是灰溜溜的撤退了，什么都没有捞到，这就是只知道使用蛮力的下场。

别看现在拿出了一亿元，实际上并不会有多少损失，甚至还有赚头，毕竟西伯利亚铁路奉军也要使用。同样要花大量的精力修整，反倒不如利用俄国人来办呢！

“老二，眼下有个好任务，你有没有兴趣啊？”

张廷枢早就来了兴趣，笑着说道：“大哥，有什么事情就交到小弟身上，只要是折腾俄国人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

小小的远东一下子出现了两个国家，一个是莫斯科支持的远东共和国，主要控制的范围以赤塔为中心。包括贝加尔湖地区。另一个是远东帝国，受到了列强和中国的支持，远东的格局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

原本俄国人以为成立一个缓冲区，就能降低直接对抗的风险，从而迫使列强退兵。哪知道中国在背后横生枝节，让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同时又增

添了新的麻烦。莫斯科方面也不得不向远东调兵遣将，积蓄力量，做好战争的准备。

眼下还是寒冷的冬天，直接开战困难很大，战线只能暂时稳定下来。这段时间正好给索菲娅落实新政的机会，税收被削减大半。只要愿意工作，就能得到食物补贴。被战乱折腾了两年多的俄国人终于重新有了一点希望，新的女王或许还不坏，终于有人开始接受新政了。

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终于出现了大量劳动的人群，白俄的士兵负责守卫着，每天工作结束，都能得到面包，还能拿到一点钱。最初俄国人还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情，但是一连半个月下来，他们终于开始相信了，铁路线上的工人越来越多。

在铁路沿线的一处小镇之中，几个俄国人对坐在了一起，其中一个只剩下一只眼睛的年轻人说道："我绝对不相信沙皇的女儿会变得好心，这绝对是一个阴谋，他们想把人民从我们的身边骗走，绝对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

"伊凡同志，我赞同你的看法，我提议可以派遣人手，混入这些工人之中，搞清楚帝国主义的走狗想要干什么，找机会袭击铁路线，总之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进行下去。"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一个年轻的女人走了进来，慌慌张张的说道："伊凡同志，我刚刚得到情报，有两个游击队的外围成员已经偷偷跑了，去铁路上充当工人。"

"混蛋，他们眼中还有没有纪律，马上把他们追回来。"头目伊凡在地上转了两圈，然后说道："不行，我们必须强化纪律，让所有的队员都提高警惕，不要被帝国主义分子利用了。"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声音，几个队员全都跑到了会议室。

"伊凡同志，大事不好了，又一支部队正向这里快速赶过来。"

伊凡的独眼之中露出了一股愤怒的火焰，急忙说道："这里已经暴露了，马上撤退！"

一共二十几个游击队员离开了小院，急急忙忙的往外跑，就在这时候，突然迎面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三个人被当场击毙。其他几面也都传来了枪声，伊凡只能带着部下又逃回了原来的小院子。

正在他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两枚迫击炮炮弹正好落了进来，正房建筑被炸塌，五六个俄国人倒在了血泊之中，还有两个没有死的，正在发出痛苦的嚎叫之声。伊凡等头目也全都没有了办法，他们也很快都会变成尸体，根本没法同情别人了。

很快又有几枚炮弹砸了过来，紧接着又有士兵冲了进来，二十几个游击队的骨干已经死了大半，只有那个独眼的伊凡还没有咽气，充满荼毒的眼睛，死死的盯着这些冲进来的士兵。

这些人全都是黄皮肤黑眼睛，一看就不是俄国人，最后走进来一个年轻人，嘴角带着冷笑，来的正是张廷枢。

"把这家伙的脑袋砍下来，送给女王陛下当贺礼！"

士兵们冲过去，将伊凡的脑袋直接砍了下去，别看伊凡年轻，但是他确实很有名气的多数党党员，参加过多次袭击日军的任务，是游击战的老手，只是没想到会栽在奉军的手里。

如果说游击队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那么修筑铁路的工程就是巨大的蓄水池，将远东的水吸走，游击队顿时就暴露出来。

短短一个月时间，奉军先后捣毁了上百个游击队的据点，消灭游击队核心成员两千多人，多数党在远东的情报组织也被破获了，奉军的行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奉军在清剿初期，一再宣称只诛首恶，但是随着多数党的摧毁，一切牵涉到其中的俄国人都跑不了了。一场大规模的清理行动展开了，成千上万的嫌疑分子被抓了起来，每天处决的人数都在几百人以上，枪毙刀砍，什么死法都有，俄国人的鲜血一下子染红了远东的土地。

第五百四十四章德国考察团

奉军在解决游击队的问题上，采取以俄制俄的手段，奉军的特战队只充当尖兵，目标只是那些多数党的骨干，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清理。而其他的工作则是交给白俄的士兵，让他们放开手脚，大肆的清剿叛乱分子。

经过了两年多的内战，红白双方早就已经仇深似海，而且这些白俄也多数都是兵痞匪徒出身，他们在办案子的时候，往往比起奉军还要狠辣。

对他们来说，抓得越多，杀得越多，一面能吞下这些受害者的家产，一面又能得到奉军的奖励，因此他们干得十分卖力气，搜捕行动几乎失控。

远东各地的监狱全都人满为患，不得不建立起大型的集中营，将抓到的人全都塞进去。俄国人大肆的折腾，奉军非但不管，反而大加奖励，让他们放开手脚。索菲娅还通过了一项特别法案，鼓励远东俄国百姓互相检举，如果情况属实，就能得到奖励。

这一下子更是热火泼油，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后果，检举错了不用受到惩罚，如果一旦对了，就能领到一袋面粉，对于饥寒交迫的俄国人来说，这是最好的发财机会，因此他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四处寻找可疑分子。

没有可疑的，他们就会拼命的诬告，发展到了最后，甚至伪造一些文件，塞进对付的家中，然后再去报告。但是有时候也会闹笑话，他们栽赃陷害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会被陷害，结果他自己也被抓了起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有超过二十万人关进了监狱之中，被处死的有三万多，另外还有超过三十万的民众忍受不住这种高压。全都向西逃窜，进入了多数党的控制范围。

对于逃难的难民，奉军严格遵守只许出不许进的原则，逃出去没有问题，想进来是绝对不行，而且那些青壮年的男子通常都不会让他们逃出去，能够逃走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这些人跑到赤塔等地之后，完全就是多数党的负担。根本起不到任何的帮助，浪费粮食。

内战还没有结束，俄国人的补给能力也十分有限，远东的士兵都吃不饱，哪里还有精力来管这些普通百姓。当然也可以不管。可是一旦不管，就会破坏多数党的形象。给他们添麻烦。

女王的新政在远东施行了不到两个月。最初所有人都欢欣鼓舞，但是经过这两个月之后，所有政策全都大变样，远东变成了恐怖的监狱，吞噬生命的屠宰场。被杀的，被驱逐的。被囚禁的，加起来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占女王治下人口的四分之一。

而且这种态势还没有停止下来，还愈演愈烈。大量村镇都因为人口消失，而变得荒无人烟，甚至有人怀疑，只要再用一年时间，这里就会一个人都不剩。

当然这些人的担忧是多余的，张廷兰早就和王永江商讨，制定了新的移民计划，他们围绕着西伯利亚铁路沿线，规划了二十个移民定居点，首批向俄国移民一百万，第二批的人数还会更多，张廷兰制定的目标是三年之内，向外东北移民五百万。

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俄国巅峰时期的人口，有了这些人口作为基础之后，奉军也能够初步实现开发远东的计划方针，利用远东丰富的资源，对抗俄国的压力。还能够对东三省形成很好的互补作用，可以说消化了外东北之

后，奉军的实力必定会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俄国人都遭到了灾难，远东也有大量的原住民，他们都是黄种人，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只是当俄国人杀来之后，他们被屠杀奴役，将最好的土地都交给了俄国人，他们失去了传统的家园。

沙俄专注扩张，但是他们却不懂得消化内部的矛盾，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简单粗暴，民族之间积怨很深。奉军的种种行动，矛头都指向了白人，对于那些黄种人原住民则是比较宽宏，推出了一连串的拉拢政策。

这些人本来就对俄国没有什么忠诚，如今中国人来到了，和他们一样都是黄种人，双方天然的亲切，很快就有大量的原住民倒向了奉军。这些原住民也加入到了排挤俄国人的序列，很快更多的俄国白人被驱逐出去，或是被杀死，远东人口结构快速的变化。

就像当初俄国人杀过来，大肆的消灭原住民，将西伯利亚由黄染白一样，现在黄种人吹响了反击的号角，将白色的俄国人赶了出去，张廷兰心里头很清楚，随着冬天渐渐过去，中俄之间的大战也迫在眉睫，因此远东的行动必须加快速度，清洗俄国人，同时引进更多的中国移民，把这块土地吞并到自己的手中。不过要做这种事情，必须要得力的人手，而且还要心黑手辣，不择手段，最关键一点，如果他的名头臭了，还可以随时抛弃，根本不用心疼。

遍观奉军，想要找出一个这样的人，还真不容易，就在这个时候，杨宇霆突然找到了张廷兰，笑着说道：“拙言，有个人想要投靠奉军，不知道你收不收啊？”

“邻葛，我们不是有规矩么，如果是军校出身，从基层做起，日后升迁就是了。”

“问题是这家伙不是军校出来的，而是一个土匪！”杨宇霆苦笑着说道：“这个人名叫张宗昌，他在辛亥年的时候，投靠了民党，结果后来又倒戈了，成为北洋一系的将领。不过吴佩孚对他这种出身草莽的家伙不太看好，很受排挤。就在不久之前，他率部征讨南方的民党，结果被打得大败，吴佩孚直接削去了他的兵权。”

杨宇霆一提到张宗昌，张廷兰眼前顿时一亮，张宗昌在后世也是大名鼎鼎的军阀之一，绰号一大堆，有什么狗肉将军，长腿将军，三不知将军，混世魔王等等不一而足。在历史上他也投靠过张作霖，还是手下五虎将之一，后来成了直鲁联军的总司令。

对于这位历史上有名的风云人物，张廷兰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当然奉军现在搞了正规化建设，绝对不会再重用他当将军了，但是这么一个混世魔王，也算是一个人才，就看怎么使用了。

“拙言，按理说这种草莽出身的人，我们不该使用，但是张宗昌早年在东北谋生，给地主扛活，还跑到了海参崴，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也是一个人才，或许也可以使用一下。”

“没错！”张廷兰笑着说道：“邻葛，实不相瞒，我正在物色一个人选，帮着我们彻底把远东搞乱了，把那些俄国人都清理出去。张宗昌正是干这个脏活的不二人选，让他出任索菲娅的特别安全顾问，主管清理多数党的事宜。”

杨宇霆眼珠转了转，笑着说道：“这个安排很好，我马上就去通知张宗昌，让他过来拜见你。”

张廷兰摆了摆手：“我现在要赶快回奉天，没有时间见他了，远东的这块也由邻葛暂时盯着。”

“拙言，有什么大事情，这么着急啊，连一点时间都挤不出来？”

“德国人的考察团过来了！”张廷兰笑着说道：“咱们双方的合作协议要最终落实下来，邻葛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喜事？”

杨宇霆一听，顿时欣喜若狂，身为奉军的参谋长，他越来越了解工业化带来的强大威力，也知道奉军工业技术上的一些短板。和德国合作，是弥补这些短板，提升工业水平的最好途径，现在终于有了眉目，他哪能不高兴啊。

“拙言，你可要把眼睛擦得雪亮，从德国人的手上，把真正的好东西拿过来，要是再消化了德国技术，和日本人再碰到一起，我们就真正有了本钱，也能拼个你死我活，不用担心在刀尖上跳舞了！”

张廷兰交代了一下，然后带着侍卫长沈华，匆匆的离开海兰，赶回奉天，赶回了奉天之后，第一时间就把顾维钧找了过来。除了顾维钧之外，夏寒也跟了过来，他在欧洲折腾了小一年。走的时候奉军的统帅还是张作霖，回来的时候，张廷兰已经手握大权，世事的变化就是这么奇妙。

见到了张廷兰之后，夏寒十分激动，急忙说道：“老长官，卑职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还请指示！”

“哈哈哈，不用客气了，你们都是大功臣，赶快和我说说，德国的情况如何，和他们政府谈得怎么样，都达成了哪些协议？”

顾维钧先笑着说道：“大帅，德国战后十分窘迫，协约国勒令他们交出5千门大炮、2万5千挺机枪、3千门迫击炮、1千7百架飞机、5千台火车机车、15万节车皮和5千辆卡车，同时又大肆的剥夺德国的领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事业人口增多，货币严重贬值，粮食极度匮乏，社会民怨沸腾。我带着粮食到了德国之后，获得了德国政府的热烈欢迎，他们最初还不了解奉军是怎么回事，但是经过解释之后，他们非常愿意和我们合作，用粮食换机器，而且还派出了一个考察团，要先了解我们需要什么，然后有针对性的提供帮助。”

第五百四十五章中德携手

兰德尔出身德国的容克贵族世家，就像其他贵族一样，他也是德**队当中的宠儿，在刚刚过去的一战之中，兰德尔一直在德国的总参谋长工作，亲自参与了包括凡尔登战役在内，多项重大作战计划的拟定，可是说他就是德军当中最主要的后起之秀。

不过上天和他开了一个玩笑，就在他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正要往上爬，一展才华的时候，偏偏德国与胜利失之交臂，成了一战的失败者。协约国击败了德国之后，采取了空前严厉的制裁措施，德国庞大的军队几乎都被解散，只允许保留十万国防军，海空军受到严格限制。

昔日欧洲大陆的第一陆上强国的尊严被彻底碾碎，不只是英法等国，就连刚刚获得独立的波兰也能够欺凌德国，强占大量属于德国的领土。所有的屈辱都落到了德国人的身上，尤其是德国的军人，他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耻辱。

面对这个局面，兰德尔一度想到了自杀，不过他遇到了塞克特，这位老将军虽然同样悲愤，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而是坚信德意志有一天还会站起来。

“我们现在的使命就是为了强大的德国，保留最起码的军队，还有军事工业的基础。等到德意志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迅速组织起强大的军队，洗雪身上的耻辱！”

“将军阁下，您觉得我们还有机会么？”

“当然！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其实从刚刚过去的战争当中，我们就应该吸取足够的教训，壕堑战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探索新的战争样式，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胜利一定会属于德意志。”塞克特语气坚定。

他对兰德尔笑着说道：“协约国想通过条约限制。让我们彻底失去军队，这根本就不可能。我刚刚和中国人达成了一个合作协议，由德国向他们提供一批军事技术和工业设备，然后他们向我们提供弄矿产品，并且开放市场。这是双赢的合作，我们可以借助和中国的合作，保住我们的工业基础，并且在远东的土地上验证新技术，这是非常好的选择。”

中国？兰德尔听到了之后，还有些疑惑。急忙问道：“将军阁下，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他们有资格和德国合作么？依我看或许红色的俄国都要比中国好上很多，至少他们还踏入了现代社会，至于中国人。只能停留在中世纪。”

塞克特摇了摇头：“事情都是在不断的变化，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中国人已经能生产几乎所有的武器了。而且他们离着我们非常遥远。没有利益冲突，俄国却在我们的身边。如果中国可以作为合作伙伴，肯定要比俄国安全的多，你明白么？”

“我当然明白，但是我依旧不相信中国人有足够的工业基础。”

塞克特笑了笑说道：“既然你质疑他们，你就亲自去远东。好好的看看，给我提交一份准确的报告，看看中国究竟是不是合格的伙伴。”

兰德尔虽然有些为难，但是面对这个任务。也没有办法拒绝，他只能带着一支二十多的考察团，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他们首先到了上海，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门户，到处都是灯红酒绿，到处都是各国的客商，繁荣无比，

处处透着纸醉金迷的味道。
不过兰德尔对于这座魔都没有多少感觉，一座没有工业支撑的城市，就是一块十足的肥肉，不管看起来多么美好，都会不堪一击。
在上海的所见，更让兰德尔对中国之行感到了失望，他们乘坐着火车，一路北上，到了北京，中国的心脏地带，依旧是纷乱无比。兰德尔已经彻底失望了，他只把这次考察当成了一场旅行。
火车轰隆隆的载着他们过了山海关，向着目的地奉天进发。到了关外之后，兰德尔终于感到了一丝不同寻常。在铁路沿线终于能看到一些巨大的烟囱，里面冒着滚滚黑烟，很显然东三省已经拥有了相当的重工业企业，这让兰德尔终于来了精神。
一路走过来，到处都是平坦的原野，一座座的村落密集整齐，沿途几乎每个城镇都能看到工厂的影子，由此可见奉军的工业基础已经有了相当规模。而且最让他们吃惊的是东三省的百姓，没有丝毫的卑微怯懦，相反全都精神昂扬，眼神之中能够看到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让兰德尔尤其印象深刻。
他的看法终于发生了转变，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地区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而东三省最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未来。
德国考察团到了如期到了奉天，张廷兰带着顾维钧和夏寒亲自迎接兰德尔的到来。看到了他们之后，兰德尔又是一阵惊讶不已，这三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年轻就代表着活力，正是这个古老国家最需要的东西。
兰德尔也同样给张廷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家伙，而且说话时他的眼角会不自觉的向上挑，很显然他应该是一个十分高傲自负的家伙。没有足够吸引人的东西，恐怕很难打动他。
将兰德尔请到了帅府之中，他们落座之后，张廷兰笑着说道：“我代表奉天政府欢迎你们的到来，相信这会是中德双方合作的开始，两国在经济结构上有着巨大的互补性，这正是我们合作的基础。”
兰德尔也说道：“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不过我还想知道贵方对合作有什么具体的设想没有，需要德国提供生产枪炮的技术，还是一些人才？”
张廷兰笑着摆了摆手：“这种合作太初级了，根本不适合我们，而且我可以坦率的说，枪炮的生产问题早就解决了，不只能够大规模的生产，而且我们还在摸索研更符合中国人需要的武器。诸如飞机，坦克我们已经开始生产了。”
兰德尔虽然已经很高估奉军了，但是没有想到，实际情况更加惊人，飞机和坦克都是相当复杂的东西，如果能够生产，也就意味着奉军有了相当程度的工业体系，这实在是太令人吃惊了。
“巡阅使先生，你理想中的合作又是什么样的？”
“当然是全方位的合作，不必仅仅局限于军事工业。包括各个方面，首先就是商品贸易，我们从德国采购机器设备，同时向德国提供粮食和矿石；其次是经济交流，我们可以互相开放市场。允许德国来华直接投资办厂，可以享受政策优待；第三就是人才交流。我准备向德国派遣一大批留学生。到德国接受高等教育。”
兰德尔听完了张廷兰的设想，也在心里头挑起了大拇指，这位年轻的统帅并没有局限于具体的内容，眼光极为开阔，很显然对方图谋也非常远大。

“貌似这个计划对中国方面的好处更多一些，对德国的帮助十分有限啊。”

“兰德尔先生。这是双赢的合作，事实上对德国的好处还要更多一些。”顾维钧在一旁笑着说道：“目前东三省光是粮食，每年就能出口五百万吨以上，如果能够出口德国。就能解决德国的粮食短缺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并不需要用黄金来结算，我们可以以物易物，直接换成机器设备，这对于德国来说，是非常合算的生意。”

听到以物易物四个字之后，兰德尔顿时眼前一亮，这个提议的确打动了他，战后德国最大的困难就是战后大量赔款，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马克有变成废纸的趋势。货币贬值也提高了进口的成本，就算有粮食，德国也买不起。

可是如果直接以物易物，则能够跨过货币一关，对于德国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在历史上，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经济能够快速腾飞，很大程度上就是德国采用了劳动券，绕开了货币一关，直接以物易物。

南京政府也和德国有过贸易协议，将中国的矿产资源都押了出去，换取六十个德械师的装备，从贸易的角度来讲，中国简直就亏大了。张廷兰当然不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他换取的不是装备，而是设备和技术，将生产武器的关键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兰德尔彻底来了兴趣，笑着问道：“这只是第一项，那第二项还有什么名堂么？目前德国企业资金短缺，想要投资中国，恐怕难度很大啊！”

顾维钧笑着说道：“投资不一定直接投钱，德国可以通过技术入股，也可以通过设备入股，我们的合作方式绝对十分灵活，会真正考虑德国的困难的。”

张廷兰看了一眼兰德尔，又扫视了一下其他的德国考察团成员，发现这些人都若有所思，很显然他们都动心了。

张廷兰笑着说道：“至于第三项人才交流，包含着很多层次的内容，我们向德国派遣留学生，德国也可以向我们输出技术工人。对贵国有着严苛的限制，很多军事技术都没法实验研究。这些其实都可以搬到中国，我们有着广袤的土地，可以提供大量的秘密研究地点，只要交换条件合适，你们做什么都不会有人管。而且奉军目前正准备和俄国人交战，你们可以派遣军官团，评估新式武器的作用，研究新战法的效果，甚至可以获得奉军的绝密统计资料。”

张廷兰最后的这番话彻底让兰德尔动心了，德**事受到限制之后，最担心的就是与世界脱轨，如果奉军能够提供一块验证场地，让德国人放开手脚，学习最先进的战略战术，那么德国就能紧跟世界军事潮流，找到未来的方向。

原本德国人还有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认为和奉军合作，是先进对落后的一种施舍，但是从目前来看，奉军能给德国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想象，在座的所有人都怦然心动。

“巡阅使先生，贵方的合作诚意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我个人认为中德双方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为了表达我们的感谢，会先向奉军提供一批技术，其中包括大型拖拉机的生产线，柴油机技术，还有潜艇图纸。”

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武器就是大名鼎鼎的u型潜

艇，大英帝国都差点被德国人给困死。现在奉军也能得到u型潜艇技术，对面那个岛国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

张廷兰神采飞扬，站起身，对兰德尔说道：“让我们为了合作成功，干一杯吧！”

第五百四十六章叛乱

一番交谈下来，双方都清楚的看到了合作的巨大的前景，尤其是兰德尔，同样精神振奋，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德国的军队沉沦。打仗和做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时间长不做，能力也就退化了。

如果奉军愿意给他们提供实验场地，提供一手的战场资料，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兰德尔情绪激昂，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笑着说道：“巡阅使先生，我想尽快的考察一下奉天的兵工厂，了解你们的实际水平，然后再拟定技术交流计划，这样会比较有针对性。”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完全没有问题，说起来奉军工厂之中也有一些德国的设备，至于来路还请兰德尔先生不要深究啊！”

兰德尔一听哈哈大笑：“有些东西中国得到了，远比落在该死的英法等国要好，我们两国距离遥远，同时又都因为不公平的世界秩序，严重损害了两国的利益，我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德甚至有结盟的必要性。”

“我也有这个想法。”张廷兰笑着说道：“中德都是传统的陆上大国，结果又都面临着一个岛国的压制，在经济领域我们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在政治领域，有共同的诉求，而在国家利益方面我们没有直接的冲突，的确是最理想的朋友。不过目前两国还都有太多的困难，我相信再过十年，中德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那时候我们说不定就可以携起手来了！”

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整个气氛都十分融洽，一战之后，德国失去了在中国的所有特权。同时也消除了和中国交流的障碍。另外德国人已经恨透了英法，也愿意把中国武装起来，利用中国的力量，改变整个殖民体系的格局。

为了能和德国人更好的开战合作，张廷兰明令陶吉平牵头，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和德国人讨价还价，交换奉军最需要的技术。

奉军工业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但是由于这些工厂多数都是浑水摸鱼搬过来的，结果造成了缺乏科研能力的问题。奉军的武器还主要是模仿为主，真正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不多。而且最初俄国的机器是走法国的路子，但是现在弄来的机器又是德国的路子，两者缺少一个整合。

如今中德开始了合作，德国就派出了专门的技术人员。帮助奉军规划工业，进行整合。德国人办事一贯严谨。跟着他们一同学习。中国的工人也学到了相当多的宝贵经验。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中国的技术人员终于更彻底的了解工业技术之间的奥妙，开始掌握如何从设计规划，到生产使用的全过程，有了这个本事。也就能成系统的研究需要的东西。

奉军进步有目共睹，让张廷兰分外的兴奋，现在中俄大战在即，没增加一分力量。就能增加一分胜算，他不能不留心。

“大帅，我们和德国人刚刚达成了第一个合作协议，请您过目。”陶吉平将一份文件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中。

“这项合作的主要内容就是由奉军提供五十万吨粮食，给德国救急，然后德国向我们提供相应价值的冶金设备，提升我们的冶金水平。”陶吉平笑着说道：“之所以选择了冶金设备，也是和德国人争论许久之后的结果。我们的工业水平整体偏低，与其追求先进武器，还不如把短板先补齐，虽然我们能生产大口径火炮了，但是工艺还不过关，质量有待提高。另外由于设备有限，

也影响了生产能力，这批机器采购回来之后，德国还能派遣一批技术人员，这样重炮的生产能力就能再提升一个台阶，有望达到每月五十门！”

张廷兰一听这个消息，也是欣喜若狂：“五十门足够装备一个师，还能有不少剩余，正好要对付俄国人的人海战术，最好的就是火海攻势，让他们全都淹没在炮火当中，军工厂的这个思路非常不错，把钱一定要投在最有效果的领域。”

说着，张廷兰走到了巨幅地图面前，指着远东地区说道：“我们和俄国人的主战场就在这里，偏偏又广袤无垠，部队除了需要强大的火力之外，机动能力也必不可少，坦克和装甲车的生产不能放松，另外最好再生产一批车辆，能够在关键时刻快速运输物资。”

“大帅放心吧，我们刚刚和德国人谈好了拖拉机生产线的问题，这次从德国弄来的是大型的生产线，只要稍加改动，我估计生产十吨左右的坦克没有问题，而是数量也能提升一倍半以上，每个月至少能生产出三十辆以上，装甲车也能得到这个数字。”

一个月三十辆，距离钢铁洪流还太远了，想要提前弄出强悍的装甲力量，直接碾压俄国人，还是很有困难。不过这个产能已经让张廷兰很满足了，毕竟不能一口吞下去大胖子。如果一个月生产三十辆，三个多月就能生产出一百辆，只要集中起来使用，绝对是一支强大的突击奇兵，说不定能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陶部长，你要好好规划一下，我们的兵工企业，乃至其他的工厂，都要学会一样办事，那就是边战斗边建设，前线最需要什么，我们就弥补什么，这样我们才能越大越强，而不至于被战争拖累，影响了工业建设的速度。”

边打边建设的主意正是后世中国的成功经验，一面打朝鲜战争，一面搞工业建设，一个新生的国家，愣是没有被战争拖垮，反倒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光是这份能耐，就足以让然赞叹不已了。

现在奉军也要把这个本事学过来，陶吉平笑着说道：“大帅，您的意思是我们和俄国人之间的战斗就要彻底打响了么？”

“没错！”张廷兰肯定的说道：“寒冬已经过去了，俄国人养精蓄锐了一个冬天，我们也是厉兵秣马，也该斗一斗了。看看谁才是远东的主人！”

奉军积极地筹划，俄国人也同样没有闲着，经过了两年多的内战，多数党已经基本消灭了白军，稳住了政权，远东已经成了俄国最关注的地区。

以俄国人的贪婪，是绝对不会放弃远东这块沃土的，在这个冬天之中，他们大肆的向远东调动军队，并且任命了功勋卓著的布柳赫尔担任远东的司令官。积极的备战。

布柳赫尔是在内战之中崛起的将领，他似乎是天生的军事家，多少白军大将在他手上饮恨败北，莫斯科也对他给予了厚望。但是面对着奉军，布柳赫尔并不敢有任何的松懈。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明明已经摔落到了极点。丝毫看不到希望。但是转眼之间。就崛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连续击败了俄**队。

到了如今，已经不只是俄**队了，就连日本人也都退避三舍，主动放弃了远东，任何对付这个全新的对手。的确需要好好的思量。

布柳赫尔紧紧盯着地图，远东广袤万里，而且有大量人迹罕至的荒野，这种广阔的地域非常适合战术发挥。考验着一个指挥官的综合素质。布柳赫

尔的目光沿着蜿蜒如龙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不断的延伸，寻找着关键性的突破点。看到了最后，布柳赫尔的目光终于停住了，此时他正盯住了外蒙的西北部。

……

奉军收复外蒙古之后，同时也派出了一个团的人马进驻唐努乌梁海，这里位于外蒙古的西北，北至萨彦岭，南到唐努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盆地，面积17万平方公里。在1913年人口统计为52300人，唐努乌梁海地区原为蒙古族游牧地，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自从清末以来，俄国人就看中了这块土地，不断的向这里移民，同时策动外**立，就在外**立之后，这里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飞地，俄国人已经准备吞下这块肥肉了。

可是由于一战和接踵而至的内战，彻底大乱了俄国的部署，也没有机会吞并这里，奉军拿下外蒙，并且在外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掌控了外蒙古。有了余力之后，自然也不会放任唐努乌梁海这些乱下去。

在梳理了外蒙的秩序之后，王树翰就派遣严式超率部进入唐努乌梁海，将这块土地彻底拿到手中。早在满清年间，严式超曾在俄国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法科毕业，经学部考试，得法政举人，授职主事，历任湖北长阳县、房县县长，后来被北洋政府调到了外蒙，专门和俄国人打交到。

王树翰爱惜严式超的人才，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并且让他率部进驻唐努乌梁海，除了严式超之外，还派遣了一个团的士兵，团长正是钟俊峰，他也是奉军新近崛起的年轻军官能够担任收复领土的重任，钟俊峰也十分的兴奋。

一路上他们加紧行军，遇到负隅顽抗的白俄军队之后，就全部剿灭，凭着绝对的武力优势，奉军快速占领了首府克穆齐克旗，唐努乌梁海基本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就在严式超和钟俊峰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突然一个糟糕的消息传来，在克木毕齐儿，突然出现了一个蒙古人民军的反叛武装，纠结了上千人的部队，正在猛攻小城，守军岌岌可危。

“严专员，这个蒙古人民军是什么玩意，他们为什么要反叛，难道不知道这是掉脑袋的事情么？”

严式超说道：“钟团长，这个蒙古人民军有两个首领，这两个人分别是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他们都和俄国有过接触，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们接触到了多数党的一些理念，因此变得越发野心勃勃，试图在蒙古效仿俄国，也搞革命，将王公权贵推翻，同时建立起独立的国家。现在他们到了唐努乌梁海，绝对没有好事情。”

钟俊峰一阵冷笑：“原来是俄国人的走狗，还有脸说什么人民么！对于这种妄图分裂国家的混账，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手软，我现在就把他们剿灭了！”

“不可鲁莽！”严式超说道：“他们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冒出来，我想背后一定是俄国人怂恿的，我们必须小心提防！”

“嗯！”钟俊峰点点头，然后说道：“严专员放心吧，我带着一个营的弟兄，去剿灭了他们，其他人都留下来，守卫克穆齐克旗。”

商量妥当之后，钟俊峰带着部下火速前往克木毕齐儿，奉军士兵星夜兼程，用了一天多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小城十公里之外。奉军士兵一个个摩拳

擦掌，准备对付叛乱分子。

不过他们不知道就在茫茫的原野上，一支五千多人的队伍正在快速向克穆齐克旗逼近。

第五百四十七章天生侠骨

“蒙古的兄弟们，是时候了，成为独立的国家，掌握自己的命运，让汉人和那些贪婪的王公全都滚蛋吧，杀进克木毕齐儿，杀到克穆齐克，打下一个大蒙古来，沿着成吉思汗的道路，恢复蒙古的荣光！”

苏赫巴托尔大声的对着手下的叛军演讲着，他说的慷慨激昂，下面的人也都听得热血沸腾，心里头全都是憧憬，似乎他们真的有机会恢复成吉思汗的荣耀一般，可是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在苏赫巴托尔的身后，就站着两个高大的俄国人，他们正是多数党派来的军事顾问，换句话说也就是太上皇！

灌了鸡血的叛军疯狂的向克木毕齐儿冲了过去，克木毕齐儿是一座只有一两千人的小城镇，城墙只有一人多高，破败而简陋，负责在这里守卫的高在田，和严式超一样，他也是北洋的人。

在俄国革命之后，奉军毅然拿回了海兰泡等地，让全国百姓民心振奋，北洋方面也不甘示弱，他们向外蒙派遣了一批官员，想要将这里拿回来。不过由于他们派出的兵力有限，并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就像严式超和高在田等人都被排挤到了一边，艰难的维持着。

不过有了他们在，就证明这块土地还是中国的，意义也是非同寻常，奉军控制外蒙之后，徐树铮功成身退，前往欧美进行海外考察，在临走之时，就像张廷兰推荐过高在田等人。正好张廷兰手下也缺少了解外蒙情况的官员，他们也都被留了下来。

面对着城外汹涌的叛军，高在田虽然手上只有一百多人，和敌人有着十倍的兵力差距，但是也一样精神抖擞，他对所有人说道：“弟兄们。当初我们进外蒙的时候，将寡兵微，只能任由那些分裂分子嚣张，如今我们背后有几十万边防军部队，就不能给愧对这身军装，所有人必须死战到底，谁要是敢退后一步，我就枪毙了他，我高在田要是退后半步，你们也要枪毙了我！”

下达了死命令之后。所有士兵也都士气高昂，做好了誓死一战的准备，此时叛军也做好了准备，副司令乔巴山亲自指挥着部队，向着小城冲了过来。

这些叛军高喊着口号。小小的城镇在巨大的呼号声中潺潺发抖，城中的百姓全都战战兢兢。蜷缩在屋子当中。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士兵们利用着城墙作为掩护，能够清楚的看到城外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疯狂嚣张，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

哒哒哒……哒哒哒……

高在田他们唯一拥有的一挺机枪响了起来，冲在最前面的叛军立时扑倒在地。

“打得好！弟兄们都加把劲，打死这帮王八羔子！”

枪声越来越密集。叛军不断倒下，而高在田的部下也开始有了伤亡，鲜血浸透了脚下的黄土，不过这些士兵并没有任何的恐惧。反倒是更加勇敢的战斗，他们很清楚，脚下的土地是祖宗传下来的家业，每一寸都比生命重要，失去了什么，也不是失去这些地方！

叛军第一波的攻击被打败了，第二波又被打了回来，地上留下了大片的尸体，残余的人员也都心有余悸，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座小小的城镇，竟然会变成一根难啃的骨头。

“顾问同志，红军能不能派遣一些战士过来，帮助我们对付这些该死的汉人，要不弟兄们的死伤实在是太大了？”

“哼，你们不是要重现成吉思汗的荣耀么，怎么连一座小城都拿不下来，说到底就是你们畏敌避战，不敢拿出真正的勇气来。对面都是一帮雇佣军，中国政府又是那么**无能，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你们必须冲锋，不要害怕牺牲，胜利早晚会属于你们。”

得到了这位顾问的圣旨，乔巴山还是有些犹豫，不过苏赫巴托尔却是信以为真的点点头，大声说道：“顾问说的没错，当年成吉思汗也是纵横沙场，从来没有退缩，这次我亲自带着人马冲锋，一定要把克木毕齐儿拿下来！”

说着苏赫巴托尔招呼着部下，准备好了攻击阵型，又像一阵潮水一样，涌了过去。有了首领亲自带队，这些叛军士气高昂，嗷嗷乱叫，冲锋也变得十分疯狂。

不断有人被击毙，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恐惧，反倒前赴后继，不断的向前冲锋，高在田也感到了十足的压力。他们毕竟只有一百多人，根本没法照顾到方方面面，叛军的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机枪停了下来，高在田顿时把眼睛瞪圆了：“怎么回事？开枪啊！”

“长官，没子弹了！”士兵们无奈的说道。

高在田顿时也把眼睛瞪圆了，大声的喊道：“所有人上刺刀，都给我拼了！”

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

叛军越来越近，高在田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猛地翻过了城墙，挺着刺刀向叛军的队伍冲了过去，其他的士兵也都紧紧相随，如同一群猛虎一般，虽然人数少，但是士气一点不弱。

高在田的部下都是老北洋出身，对于这些士兵来说，白刃战是他们几乎没有想过的事情，吃粮当兵，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打不过撒腿就跑，那些当头儿的不也是今天上来，明天下去，失败了最多到租界当寓公，他们都不想着死战，底下人哪能有这个念头啊！

可是真正到了边疆之后，这些人也在发生着蜕变，谁都知道这些叛军就是俄国人的傀儡，是一条走狗，如果连俄国人的走狗都打不过，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所有人全都豁出去了。

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后世，很多人都探讨过中国人的民族性，批判所谓的劣根性，成了一门显学，谁都能拿出来说说。尤其是一对照欧美日本，一帮崇洋媚外的杂碎学者就全都是不屑之色，人家多守纪律，多么规矩，中国人一盘散沙，无药可救，甚至有一帮混蛋甚至盼着洋人打过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让他们好好学学主子的伟大精神。

这些人唯一的价值或许就是证明了世上真有返老还童的神话，人竟然可以越活越弱智。西方人和日本人所谓的守纪律，必须从他们的文化入手，一些海洋国家最初踏上征服海洋之路的时候，生存的机会只有一半，就像日本的遣唐使，能活着到中国的只有一半，其他人都要死在大海之中。这些人必须听从船老大的命令，依靠着他的经验，才能够生存下来，所谓的服从就是从这里来的。

至于中国，并非没有海洋文化，实际上中国东南沿海，靠海吃海的海洋

人口，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国人也有一个服从的因子。但是自从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之后，自从陈胜吴广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后，就给中国人注入了另一种东西。

那就是一种宝贵的人性独立，漫漫五千年，中国人从来没有拜倒在任何一个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盲从的宗教能够控制中国。真正让中国人笃信的只有古圣先贤的道德。

如果非要概括中国人的性格，或许用一个字最适合，那就是侠！可以胜可以败，但是气节不能失，生死不足惧，名节重如山！

天生侠骨，江湖气息，或许有散漫，有自由，不羁。但是真正到了慷慨赴义，舍生取义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退缩。

就像眼前的这些北洋士兵一样，他们奋力的搏杀，雪亮的刺刀扎进了一个又一个的叛军身体之中，鲜血四溅，尸体遍地，没有人后退，没有人畏惧！

苏赫巴托尔手下的叛军都是好勇斗狠的蒙古族裔，他们一直认为汉人是懦弱无能的，但是真正到了战场上，虽然他们有十倍的优势，但是率先恐惧的竟然是他们，在这场白刃战之中，他们竟然节节后退。

“都不许跑，给我冲上去，杀了这帮汉人！”苏赫巴托尔拼命的喊叫，就在这个时候，高在田已经紧紧的盯上他，只要杀了这个当头的，叛军的势头就会被压住。高在田瞅准了机会，猛地冲了过来，一把刺刀照着苏赫巴托尔的胸口就扎了过来。

这个家伙也感到了不好，慌慌张张的躲闪，但是已经有些晚了，高在田的刺刀猛地扎进了他的肋骨之中。冰冷的刀锋和骨头撞在了一起，鲜血瞬间就从血槽涌了出来。

苏赫巴托尔的身体顿时变得无力，软软的倒了下去。高在田并没有放松，而是猛地一压枪托，刺刀迅速往下撕裂了骨肉，一个半尺多长的口子狰狞口子显露出来，腹中花花绿绿的东西也都流了出来，这位梦想着借助俄国人的帮助，成为新一代蒙古之王的家伙，眨巴了几下眼睛，彻底断了气。

眼看着叛军的攻势被彻底挫败，就在城墙边突然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脆弱的城墙轰然倒塌。在苏俄顾问的指点下，乔巴山派人从侧翼迂回，将城墙炸开，越来越多的叛军涌了进去。

高在田也看了看身边的残余的二三十个兄弟，大声的吼道：“弟兄们，都跟着我拼了！”

所有人都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突然一阵猛烈的爆炸声传出来，在叛军的后方，炮弹爆炸的剧烈火光，吞噬了无数的叛军。

第五百四十八章必争之地

“妈的，老子还以为要完蛋了呢，没想到还能活下来！”一个北洋军的士兵忍不住笑道，只是他一笑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又是一阵剧痛。

其他的士兵也是如此，本以为必死的局面，竟然来了援兵。奉军的炮弹不断在砸在了叛军的队伍之中，掀起一阵阵剧烈的爆炸，每一次爆炸，都能带走几条，真是十几条的生命，满地都是鲜血，满地都是惨叫的伤员。

奉军已经冲了上来，迫击炮和机枪也都投入到了战斗之中，密集的炮弹炸得叛军胆裂魂飞，他们纷纷逃窜。高在田一看，也忍不住露出了大大的笑容，他擦了一把脸上的鲜血，大声的喊道：“都别傻着了，一起杀敌啊！”

枪炮之声越来越密集，那些叛军本来就仗着人数众多，才能鼓起勇气，此时援兵杀到，一上来就杀死了成片的叛军，他们哪里还敢留下来，全都狼狈鼠窜。任凭乔巴山和俄国顾问怎么吆喝，都没有效果，漫山遍野都是溃散的人群。

对于这些家伙，奉军没有任何的手软，钟俊峰也清楚，如果再晚一点，城就被攻破了，险之又险，他面色冷峻，向士兵们说道：“不要客气，这些叛国的罪人全都一个不留，就地枪毙，除了领头的，不留活口！”

这道死命令下达之后，奉军的追击就更加疯狂了，乔巴山这条走狗一看情况不妙，也急忙和俄国顾问一同在贴身jing卫的保护之下，往北逃跑。这时候骑兵连也注意到了他们，这伙逃跑的人数最多，一定是一条大鱼。

骑兵士兵撒开战马，沿着乔巴山他们逃跑的路径就追了下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不断有乔巴山的随从被击毙，尸体掉落了一地。乔巴山这个家伙也惶恐到了极点，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奉军战力会这么强大，他的部下竟然连一会儿都撑不住。

要是中**队都有这种战斗力，他还梦想什么外**立啊。乔巴山慌不择路，跑着跑着，突然觉得身体猛地一沉，就被摔倒了地上。由于战马速度很快，冲劲十足。乔巴山就像一个口袋一样，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差点直接晕厥过去。

好不容易恢复了挣扎着爬了起来，他才注意到厚厚的积雪之中有一截断木，战马踢在了上面。马腿都已经折断了，正在痛苦的嘶鸣。乔巴山也暗叫倒霉。他的手下人也慌慌张张的搀扶他。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追兵已经临近了，一个士兵扣动了扳机，乔巴山的一个部下顿时脑袋开花。其他人也都吓傻了，根本不敢救人了，纷纷逃跑。

奉军如同旋风一样，转眼到了眼前。将乔巴山这个家伙抓了起来，有几个士兵把他押了回去，其他人还在猛追。失去了乔巴山之后，叛军彻底逃散了。那两个俄国顾问拼命的抽打着牲口，想要逃跑。不过他们路途不熟，没跑多远，就遇到了一片连绵的山峰拦路。

他们只能转头逃跑，但是这时候奉军士兵已经追了上来，这两个家伙也都生擒，其余的叛军全都逃散了。

钟俊峰带着部下和高在田的人汇合到了一起，这些北洋军个个身上带伤，地上还有一些士兵的尸体，他们还保持着生前的姿态，紧紧的抱着叛军，怒目圆睁，似乎还在用力，要把这些该死的混蛋都撕碎一样。钟俊峰等

人看到之后，也忍不住摘下了帽子，向着这些英勇的士兵庄严的敬礼！

高在田一看，还有些不好意思，急忙说道："钟团长，都是应该的，这些都是俄国人的走狗，你说面对着一群狗，再挺不直胸膛，还够一个爷们么？"

"高兄客气了，大家都是真正的勇士，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大家就会正式加入边防军的序列。"

高在田也是心花怒放，憨笑着说道："弟兄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正在说话之间，奉军士兵把乔巴山给押了过来，钟俊峰几步就走到了他的面前，看了一下这个家伙，然后冷笑着说道："说，为什么甘当俄国人的走狗，你们究竟有什么阴谋？"

"哼，我们是为了争取蒙古的独立，是为了千千万万的蒙古百姓，你们这些汉狗早晚要滚出草原。"

"汉狗？勾结俄国人，甘心出卖国家领土，让百万蒙古同胞弟兄变成白皮猪的二等奴隶，这样的人连狗都配不上！"

钟俊峰给左右使了一个眼色，两个士兵冲了过来，一把按住了乔巴山，锋利的匕首从他眼前一闪，两根手指头就把砍掉了，这两块肉落在了地上，鲜血激射而出，乔巴山只觉得撕心裂肺，痛叫不止。

"快说，不然十个十个手指头都没有了！"

"俄国人让我们先进攻克木毕齐儿，打乱你们的布置，然后他们好伺机而动。"乔巴山再也不想承受那份痛苦了，因此老老实实的说了。

钟俊峰从话中感到了一丝不妙，急忙问道："俄国人到底想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告诉我！"

正在这个时候，那两个俄国的顾问也被抓了过来，押到了钟俊峰的面前，他急忙让人逼问，这两个俄国人比乔巴山更加硬气，连续砍了两根手指，他们都没有开口。钟俊峰干脆直接让士兵把他们的靴子扒掉。

然后把他们绑在了十字架上面，双脚站在雪地上，然后几个士兵拿着水浇在了他们的脚下。水遇到了寒冷的雪地，迅速冻结，他们的脚面上出现了一层薄冰。

钟俊峰冷笑着说道："你们要是再不说，每隔五分钟就倒一次水，不出两个小时，你们就会和大树一样，在雪地里彻底生根发芽，变成一对冰雕！"

在这两个俄国人看来，钟俊峰瞬间就变成了最可怕的魔鬼。简直就是从地狱里头爬出来，专门为了折磨他们的。

这两个家伙也只好把所知的都交代出来："我们奉命利用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掀起叛乱，吸引你们的注意，然后主力部队进攻克穆齐克。"

钟俊峰一听之后，顿时大叫不好，俄国人竟然玩了一手声东击西，要知道克穆齐克那边只有一千多人，如果遭到了突袭，肯定是凶多吉少！

钟俊峰焦急之下。脑门也浸出了一层冷汗，千算万算，没有想到竟然上了俄国人的当，如果严式超那边出了问题，整个唐努乌梁海就要危险了。刚刚收复的一块土地就要落入敌手，谁能受得了啊！

"高兄。这边善后就交给你了。我要马上回援。"

钟俊峰将所有士兵都召集起来，这些战士刚刚经历一场战斗，根本来不及休息，身上还都是征尘，就全都火速返回。

就在钟俊峰刚刚离开回援的时候，就接到了严式超的一份电报。足足四五千俄国士兵已经杀到了眼前，正在拼命攻城，奉军将士也在浴血抵抗，让

他务必用最快的速度回援。

钟俊峰接到了电报之后。更是心如火焚，立刻让士兵全速前进，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舍弃掉，每个士兵都使出了吃奶的劲。

严式超除了向钟俊峰求援之外，还第一时间把消息汇报了库伦，请求外蒙方面的支援。目前外蒙负责外蒙的军事长官正是秦威，为了应付同俄国人的战斗，奉军在这之前已经调整了军事部署，建立起统帅部。

张廷兰亲自出任最高统帅，杨宇霆和蒋方震出任参谋，朱庆澜任后勤部长，在统帅部之下又设立了三大战区，分别是东三省，外东北，外蒙。东三省的军事长官是孙安虎，外东北是姜登选，外蒙是秦威。

在这三个部分当中，外蒙的兵力最薄弱，目前只有一个边防军主力师，两个独立混成旅，还有一个机动骑兵师。秦威知道唐努乌梁海出问题之后，立刻让距离最近的骑兵师出动救援，师长马占山亲自率部，务必要用最快的速度，击败俄国人，确保唐努乌梁海的安全。

就在派出了援兵之后，秦威心里头也是一阵阵的惶恐不安，中俄之间的战斗终于开始了，但是为什么第一枪偏偏出在了最令人意外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在是让人费解。秦威一面对着地图苦心的琢磨，一面江南让人给统帅部的张廷兰发电报，介绍情况，并且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张廷兰得到了消息之后，也是眉头紧皱："大家伙怎么看，俄国人是仅仅为了sāo扰我们的边境，还是想就此拉开大战的序幕？"

"大帅，我觉得sāo扰的成分应该多一些，唐努乌梁海一片荒野，偌大的地方，只有几万人口，是在算不得战略要地，我看他们的进攻主力还会放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我们应该全力以赴。"朱庆澜先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杨宇霆微微摇了摇头，似乎不以为然，他们猛地一抬头，正好和蒋方震对视到了一起，两个人都瞬间读出了对方眼神的含义，心里头也涌起了一阵惶恐。

"学长，俄国人究竟打了什么算盘，还是由您来说！"

蒋方震也没有推辞，点头说道："大帅，这绝对不是简单的袭扰，而是处心积虑的行动，俄国人剑指唐努乌梁海，看起来那里是一片荒原，似乎没有什么争夺的价值，但是实际上战略价值极为重要。唐努乌梁海位于俄国亚洲部分的中心，最近处距离西伯利亚大铁路只有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在唐努乌梁海建立机场，在那里部署轰炸机，能够轻易的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还能够威胁到军事重镇伊尔库茨克和下乌金斯克。一旦铁路被掐断，远东就会彻底瘫痪，因此他们在开战之初，必须先拿下这里，然后才能放心和奉军继续作战。"

杨宇霆也点点头："这次俄国的将领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家伙，他没有沿着铁路沿线，进行争夺，足见战略眼光高超，是个劲敌！"

张廷兰一听这两大参谋的话，顿时脑袋也清醒了，其实有些时候想问题应该换个角度，在后世红色俄国偷偷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又让外**立，正是看透了这两块地方的对俄国国防的威胁，才会咬住不放。

唐努乌梁海对于中国和俄国，战略价值完全不相同，张廷兰也不禁问道："邻葛，百里先生，你们有什么对策没有？"

"大帅，增兵是必然的，只是外蒙还没通铁路，相对而言，背靠着西伯利亚铁路的俄国调动兵力和物资会容易很多，对我们反倒有些不利。"

张廷兰转了一圈，然后斩钉截铁的说道：“既然是必争之地，就不能怕困哪，马上调动边防军第六师，增员外蒙，让秦威也做好战斗的准备，俄国人更大规模的攻击很可能就要来了！”

第五百四十九章主动权

正在杨宇霆斟酌的时候，秦威又传来了一份电报，原来驻扎外蒙的空军发现了俄国人有大局调动的迹象，在临近边境的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俄国巡逻兵，并且还出现了一些临时仓库和兵营。

得到了这份情报之后，张廷兰就更加确俄国人是把目标放在了外蒙古。到了此时，张廷兰才真正感受到了外蒙和唐努乌梁海对俄国的威胁，如果说俄国是一头张牙舞爪的北极熊，那么外蒙就是顶在北极熊柔软腹部的一把匕首。一旦掌握在了中国的手上，就等于把命根子交给了别人，俄国人就会寝食难安，夜不能寐。

互相作为最大的邻国，俄国人越不舒服，中国就会越安稳，因此外蒙这块地区在张廷兰的眼中价值就越来越高了。

“大帅，参谋长，既然外蒙距离俄国人那么近，索性我们再多增派一些兵力，直接攻击俄国腹地，岂不是更容易么？”吴凯杰笑着说道：“除了第六师之外，卑职也愿意再带着一支部队，进入外蒙！”

一听吴凯杰请战，冯庸也急忙说嚷嚷起来：“大帅，也别忘了空军啊，我们已经装备了轰炸机，正好到俄国地盘上显显威风，将他们的铁路炸得稀巴烂！”

“不可！”杨宇霆就在张廷兰决定增员之后，他就一直在对着地图，总觉得有些不对。现在又有人请战，他终于想明白了，急忙摆了摆手阻。

“大帅，诸位，要想让外蒙发挥出应有的战略价值，必须把相应的基础设施建好，最起码要有直通前线的铁路网。能够快速用兵，不然在铁路没有修成的时候，我们和俄国人在外蒙大规模的拼杀，非但没有任何优势，还会陷入被动之中，贸然增兵，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吴凯杰和冯庸互相看了一眼，都是一头雾水，明明外蒙里俄国人的要害那么近，为什么还会落入被动。实在是有些费解！

张廷兰也是眉头紧皱，以往杨宇霆很少直接反对张廷兰的建议，可是这次他竟然不赞同增兵，恐怕一定有什么原因。张廷兰也忍不住暗中思量，突然他把眼光落在了远东的地图上面。顿时像针扎的一样，他的瞳孔一阵的紧缩。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时候杨宇霆走到了地图面前。指着外蒙，然后说道：“请看这里，外蒙紧挨着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距离铁路线的距离普遍在三五百公里左右，这是外蒙的优势，同时也是外蒙的劣势。因为这也意味着在外蒙作战。俄国人可以快速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调运人员和物资，只要走几百公里，就能到达外蒙。而我们从东三省调动物资，在没有铁路的前提之下。至少要走上千公里，甚至更多。目前的条件下，在外蒙和俄国人大战，我们实际上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经过杨宇霆的讲解，大家也终于恍然大悟，的确掌握了外蒙，能让中国对战俄国的时候，拥有地理优势。但是要想把优势发挥出来，还必须有相应的基础设施才行，没有铁路线支撑，根本无法支撑太多的驻军。

偏偏眼下奉军刚刚平定外蒙，还没有来得及大规模的投入建设，想要大举增兵，面临的后勤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张廷兰也点点头，坦然的笑道：“参谋长说的没错，是我鲁莽了！第六师

一万多人派过去容易，但是要保证他们的粮食和军火消耗，至少要有十几万以上的民夫，外蒙又是地广人稀的区域，上哪里征调这么多的民夫。如果从东三省征调，那么消耗就更加巨大的，恐怕已经超出了奉军的控制范围。要不是参谋长提醒，差点犯了大错，在此我要致歉。”

张廷兰坦然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面对着众多的部下，主动道歉，更是让大家出乎意料。毕竟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很容易变得固执己见，即便是错了，也不愿意承认，能够做到张廷兰这个程度，实在是不太容易。

杨宇霆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他急忙说道：“大帅，虽然有后勤压力，但是外蒙战略位置重要，也不可等闲视之，派遣援兵没有错误，只是派遣多少，还需要斟酌一下。”

张廷兰摆了摆手：“邻葛，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外蒙的确重要，但是我们我们还要着眼全局，权衡利弊得失，咱们全都开诚布公，好好的商量一下到底该怎么应对，不要再冒失了！”

杨宇霆的说辞其实是在给张廷兰找个台阶，哪知道张廷兰竟然没有在乎面子的得失，而是要求寻找更好的方法，显然这份心胸就让在座的众人十分佩服。年纪轻轻，就能身居高位，让无数人服气，也的确有值得称颂的地方。

长久以来，大家已经习惯了接受张廷兰的命令，可是经过了眼前这个插曲，众人也都更加开动脑筋，寻找最好的方法。

蒋方震一直在思量，此时终于说道：“大帅，任何战斗，都要抢占战争的主动权，俄国人选了外蒙一线作为突破的关键，正是看准了这里对他们后勤压力最小。我们不能被俄国人牵着鼻子走，攻击的重点还是不能变，依旧要选在东线，沿着铁路线打过去，只要占领了赤塔，俄国在远东的支撑点就崩溃了，就算他们占领外蒙的土地，也没有办法守住！”

张廷兰盯着地图，心里头也认同了蒋百里的看法：“百里先生说得没错，外蒙东西长两千多公里，要想守住如此广阔的区域，投入多少兵力都不够，至少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本事，我们不能砸这个无底黑洞！”

张廷兰斩钉截铁的说道：“马上电告秦威，让他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不要和俄国人过于计较临时的得失。要把忠于我们的牧民也动员起来，有了他们的支持，我们就有了无数双眼睛，能够清楚的了解俄国人的动向。然后用灵活机动的战法。将俄国人拖在外蒙，配合正面战场，这已经是一个胜利了！”

最难的事情就是认清自己的能力，别说外蒙，就连东三省的铁路网都没有建立完全，选择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场所作战，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张廷兰的脑袋也冷静下来，其实抛开穿越的这个因素，他也只能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年轻人而已。

面对历史早有定论的事情，他或许会驾轻就熟。能够从容不迫，但是历史上并没有中俄之间争夺远东的战斗，也没法吸取什么经验。

在这种情况之后，还是多听听专业的军事人才比较好，免得因为一时贸然的决定。酿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杨宇霆想了想说道：“俄国人打外蒙的主意，其实说白了就是想先解决侧翼的问题。他们想得到一个安全的缓冲区。然后再和我们动手，恢复远东出海口，还是他们必然的战略选择，外蒙的战斗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策应。当然如果我们把外蒙的基建都搞起来，彻底让这块战略要地发挥出作用，只怕俄

国人也会拼了老命。将外蒙当成最主要的战场。”

“嗯，以不变应万变，我们原定的计划不用改变，现在就立即从东线发动攻击！”张廷兰也终于做出了决定。中国古人早有围魏救赵的故事。要想减轻外蒙的压力，最好的办法不是直接向外蒙出兵，而是再开一个战场，将压力分担过来。

正因为如此，张廷兰才决定把第六师留了下来，在这边增强攻击的能力，能够牵制更多的俄国力量，对外蒙起到的帮助才更大。打仗就要有自己的节奏，能够把握战场主动，才能真正赢得胜利。

在座的众人也都同意了这个提议，统帅部的建议很快被下达给了下面的作战单位，早就蓄势待发的战争机器彻底的运转起来了，将近十万士兵全都暗中向一线集结。

西伯利亚铁路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在原来的俄国境内，目前奉军已经控制了东段，另一条是从满洲里进入东三省，也就是所谓的中东路，最后到达海参崴。

奉军的攻击路线也是围绕着这两条铁路选择的，姜登选带着外东北军团，从海兰等地出发，直扑俄国人重兵守卫的斯科洛夫季诺，这里也漠河隔河相望，也是西伯利亚铁路上重要的一环。

而奉军真正的主攻方向则是选在了满洲里，这里有铁路；直接与中东路相连，后勤物资运输十分方便，而且距离赤塔只有五百多公里，是非常好的突破地点。

为了能够顺利突破，奉军集中了边防军三个主力师，同时还有一个炮兵师参战，另外空军和装甲兵也都投入其中，全军一共有火炮三百门以上，这已经是奉军目前能够投入的最强大的力量了。

作为这支军队的指挥，孙安虎也是踌躇满志，一定要给俄国人一个永世难忘的教训。随着预订的时间临近，张廷兰也亲自到了前线的指挥所，亲自了解一手情况，这次的敌人是初生的红色帝国。

这个国家究竟会给世界多少震撼，张廷兰是最清楚不过了，这场战斗注定不会轻松，他也只能尽力控制情绪，让自己平静下来。

首先掀开大战序幕的是有着战争之神美称的大炮，奉军炮兵向着边境线上的俄国防御工事猛地开火，重型炮弹毫不留情的砸到了俄国人的头上。

剧烈的爆炸天摇地动，就算离着老远，也可以清楚听到大炮的嘶鸣，一发发的炮弹砸在了俄国人的阵地上，团团火焰腾空而起，俄国人的防御工事顷刻就被吞没掉了。

堡垒被炸碎了，铁丝网被摧毁了，战壕都被填平了，俄国最初还进行了炮兵还击，但是随即全都哑火了。在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之后，奉军的士兵终于向着俄国人的阵地冲了过来。

到处都是一片狼藉，离着俄国人的阵地只有二三百米之后，才出现零星的枪声，幸存的俄国士兵开始了还击，不过或许是炮火太过猛烈了，他们的还击十分微弱，很快奉军就轻松就占领了第一线阵地。

不过随着向前推进加快，俄国人的抵抗也猛烈起来，有着多数党的组织，俄国人变得极为有韧性，甚至也不在乎了死亡。

担任突击任务的奉军终于遇到了难啃的骨头，奉军在火炮的掩护之下，突入了俄国人的阵地，这些俄国士兵没有任何的退缩，他们挺着刺刀，果断

和奉军展开了白刃战，战场变得格外的凶残，每时每刻都有战士倒下。

张廷兰一直在指挥部之中焦急的等待消息，直到了下午三点多，终于有消息传来，奉军已经成功突破国境线！

第五百五十章艰难的行军

轰轰轰……两门迫击炮对准了一片密集的堡垒，不断的射出炮弹，硝烟和火光不断升起，在堡垒之中残存的俄国人更是惶恐不安。

一枚炮弹正好落到了机枪碉堡的顶部，巨响过后，碉堡被炸碎，里面的子弹也一同随着爆炸，几个俄国人瞬间被炸得尸骨无存。成功敲开了一个缺口之后，奉军士兵快速的跟进，几个突击小队携带着爆破筒冲在了最前头。

俄国人还在不断的还击，也有士兵不时倒下，但是其余人全都无所畏惧，他们成功的将爆破筒塞到了俄国人的堡垒之中，剧烈的爆炸声响起，碉堡全都被炸上了天。

俄国人在边境线上最后一个支撑点也被成功拿下，奉军已经肃清了边境线上的所有俄国人。

“大帅，这一仗我们共歼灭俄军一千人左右，有三百多名弟兄也牺牲了，不过也是开门红，下一步还请大帅指示。”孙安虎将战斗的情况报告给了张廷兰。

“看来俄国人没有把防御重点放在边境上，我们突破了国境，不意味着战斗就变得容易了，相反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所有人都必须做好付出更大牺牲的准备。”

孙安虎急忙说道：“大帅放心，击败俄国，是所有人的心愿，哪怕横尸沙场，也在所不惜！”

张廷兰点点头，然后说道：“那就按照原计划行军，务必在三天之内赶到博尔贾，打开通向赤塔的大门。”

奉军也早都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突破了国境线之后，大军沿着铁路线向俄国纵深行进，负责打头阵的正是边防军第一师，第三师和第六师负责左右两翼。炮兵师紧随其后，整个部队呈现一个巨大的箭头形状，向俄国境内突进。

不过真正进入俄国境内之后，奉军士兵就遇到了大麻烦，俄国人也知道在边境线上和奉军硬拼，对他们没有好处，因此俄国人选择了坚壁清野，在撤退之时，将沿途所有的铁路线都捣毁，铁轨被拆除。路基被扒掉，甚至桥梁也被炸毁。

铁路线遭到了浩劫还不算，沿途的村镇也被席卷一空，所有人都被带走，粮食被抢走。水井被堵死，房屋被烧毁。奉军杀到之后。还能够看到火光还在继续的燃烧。

俄国人的坚壁清野还只能算是**。而最大的麻烦却是天灾，此时正是冰雪刚刚消融，天气回暖的时候，虽然没有了凛冽的寒风，也没有了厚厚的积雪。但是一个更可怕的灾难随之而来，那就是要命的泥泞。

整整一冬天的积雪融化。由于气温还不够高，水分不会快速蒸发干净，地面上到处都是泥汤。在东北这种泥泞的天气要持续一个多月左右，而到了俄国境内之后。情况更加糟糕，甚至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一二三，加把劲！”士兵们喊着整齐的号子，正在用尽力气，推着一辆炮车，这里正好是一个小坡。下面都是厚厚的泥水，炮车的车轮被陷进去了一小半。十匹健壮的军马用尽全部力气，也难以把这门大炮拉出去。

周围十几个士兵全都过来帮忙，大家也顾不得泥水，两条腿都深陷其

中，双手紧紧的扣着炮车。马夫此时也把鞭子挥动起来，拼命的抽到着牲口，但是不论怎么用力，陷入泥中的车轮都是难以走动一步。

他们一辆炮车陷住了，整个部队的速度都被拖累了，士兵们焦急不安，马夫也是满脑门都是汗水。

“大家不要着急，咱们一起用劲！”黄显声正好赶到了这里，他急忙和手下的士兵一起跑了过来，又加入了十几个生力军之后，疲惫不堪的士兵终于恢复了精神。

“来，大家一起喊号子，一二三，用力推！”

黄显声不断的指挥着，士兵们一同用力，马夫也尽力稳定住了牲口，人和马的力气都用在了一起，终于将这辆一百五十二毫米的榴弹炮从泥水之中推了出去。

就在推出的那一霎那，还有三个士兵重重的摔在了泥水里头，浑身上下瞬间就湿透了，黄显声急忙把这三个士兵搀扶起来，又有几个士兵搬来了几块厚厚的木板，垫在了地上。踏着木板，后面的士兵全都能够顺利前进。

不过整个行军路上都是这种情况，时不时就有士兵和车辆被陷住，大军行动的速度严重低于预期。奉军士兵也没有料到光是一个泥泞就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所有人都焦急不已。

这个情况也被层层上报，直接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中，张廷兰顿时也是眉头紧皱，俄国的自然环境的确是一个天大的对手，每年有三四个月的严寒时间，结果寒冷过去之后，又是可怕的泥泞，真正能够作战的时间少得可怜，二战之中德国人就是吃了天气的大亏，要不然也不会损失惨重。

“邻葛，百里先生，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啊？”

“大帅，我看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先修复铁路线，只要铁路通了，重武器运输就能依靠铁路线，运输压力就小了很多！”杨宇霆说道：“咱们在出兵之前，也有这方面的预案，已经抽调了一部分专业的铁路修筑工人，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抢通铁路。”

蒋方震也说话了：“抢通铁路固然重要，但是拿下博尔贾依旧十分紧要，兵贵神速，我们不能给俄国人准备时间，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杀过去，要是被小小的泥泞就束缚了手脚，还还怎么和俄国人斗下去！”

“学长说的是，不过要想快速袭击博尔贾，就必须轻装前进，让士兵把所有重武器都暂时放下，这样才能保证行军的效率，只是一旦放弃了重武器，能不能成功打破俄国人的防御，还是一个疑问啊！”

奉军一下子就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蒋百里低头想了想，然后说道：“大帅，慈不掌兵，不管牺牲多少，奉军必须抢占先机，我看就让第一师的将士暂时放弃重装备，用最快的速度先杀到博尔贾。”

张廷兰眉头紧皱，第一师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堪称是心腹当中的心腹，战场上损失难免，但是明知道会损失惨重，还下达这个命令，实在是有些困难。

张廷兰在地面上来回不住的转圈，两个智囊也是焦急不已，只能等着张廷兰的最后决定。

“我有办法了！”张廷兰突然说道：“马上调一批水泥过去，把水泥撒在泥浆之中，很快就能让地面硬化起来。只要在关键难行的路段使用一些水泥，就能让重武器顺利通过。另外再给他们多配属牲口，能拆卸的部分尽量拆卸

下来，减轻重量！”

张廷兰说出了自己的办法，蒋百里和杨宇霆也是眼前一亮，这个主意的确不错，他们立即下达了命令，让前头的士兵依法而行。

何光然是奉军第一师的工兵团团长，讲武堂第一期的学员，和张廷兰同期，不过这种身份并没有让他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相反还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张廷兰治军相当严格，尤其是和他有些关系的，更是如此，想要提拔必须有足够的军功。

就连二少爷张廷枢此时也不过挂着团长的名，而且已经有两个一期的学员由于行为放纵，考评成绩不合格，被张廷兰给拔去了军衣。

何光然能成为主力师的团长，和他平时办事严谨认真是分不开的，第一师是全军的前锋，工兵团是第一师的前锋，冲在最前头，负责披荆斩棘。

所有士兵都背着上百斤的水泥袋，携带着木板，冲在了最前头，汗水湿透了每个人的衣襟，被春风一吹，寒冷刺骨。不过这些士兵健儿没有任何的畏惧和退缩，全都用最快的速度前进。

何光然亲自负责检查路况，他要找出最稳妥快捷的路线，确保能够让重武器和运粮车辆能够顺利通过，如果有困难，就必须用水泥加固。如果遇到了河流，他们还要快速的搭建临时桥梁。

好在沿途还有不少的山林，有大量的树木可供使用，士兵们伐倒树木，在河流上架起坚固的浮桥。这些也都是他们平时训练的科目，按照蒋方震等人的估算，奉军的工兵效率丝毫不必日本人差，如果能装备更多的设备和工具，就算和欧洲列强相抗衡，也不会有任何的吃亏。

工兵除了要抢通道路之外，还要面对不时的出现的俄国零星的游击队，这些冷枪冷炮，对士兵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何光然安排了专门的警戒士兵，安全都由他们负责，其他人不论枪声多么剧烈，都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修路上面。

啪的一声，一个士兵胸口被一枚流弹击中，顿时冒出了一团血花，两个士兵急忙把他搀扶下去，进行救治，但是其他人都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继续卖力的工作。

工兵的牺牲终于有了回报，第一师的后续部队通过临时的道路，将重炮和军火都运了过来，确保了部队的战斗力。奉军的后续大部队行动速度终于快了起来，距离博尔贾也越来越近。

第五百五十一章凛冽攻势

水泥混上了极具韧xing的树枝和蒿草，让地面一下子变得坚硬起来，泥泞再也不是困扰了，第一师的士兵踏着新开辟出来的道路，快速前进。

就在这个时候，负责抢修铁路的工人也终于掉了上来，本来这种任务已经交给专门的工程兵部队负责，不过眼下的奉军还没有那么雄厚的家底，部队专业工程兵严重不足，只能动用普通的铁路工人。

一共三千多人当中，有一千人左右参加过吉奉铁路的修筑，另外两千多人都是从欧洲归来的一战劳工。这些工人在欧洲的时候，也参与过铁路的抢修，积累下不少经验，这次正好被派到了前线。卫军正是他们的负责人，回到国内已经快到一年了，但是欧洲的情况，卫军还是历历在目一般。

十万中国劳工几乎被英法当成了炮灰部队，他们要到第一线帮着协约国运输伤员，抢修道路，防御工事。成百上千的工人都倒在了德国飞机的袭击之下，那些以文明自诩的英法军队没有任何的表示，他们只是草草掩埋了事。

四年多的摧残，中国劳工靠着自己的生命赢得了战胜国的地位，不过随后的巴黎和会无情的证明了所谓战胜国只是一个笑话，中国依旧要任人宰割。

在去欧洲之前，卫军还只是一个懵懂青年，可是经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他真切的看清了列强的嘴脸，也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不只是他，所有的一战劳工都是如此。他们回到了国内之后，大部分都留在了东三省，投入到了东三省的建设之中。

知耻而后勇。这些劳工比起其他工人更加吃苦耐劳，列强强大的工业能力，发达的交通，繁荣的城市都刺激着他们。奉军已经开始奋起直追，他们的力量虽然微薄，但是也愿意拼尽全力，奉献自己的汗水。

卫军带领着所有工人踏入了俄国人的土地之后，就用最快的速度检查铁路的情况，拟定修复的方案。

“情况怎么样，需要多长时间能够修复？”孙安虎面色凝重的向卫军问道。想要向俄国纵深发展，就离不开铁路的支持，没有强大的后勤，就没有真正的胜利。

“孙长官，情况不太妙。俄国人把铁轨全都拆毁了，路基也不同程度遭到损坏。而且俄国铁路使用的是宽轨。与中国使用的标准轨并不相同。也需要修改，耗时更多。”

孙安虎一听，连忙摇头：“不行，太慢了，兵贵神速，光是铁路就拖延几个月。我们还怎么打下去了！”

卫军也是一筹莫展，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士兵跑了过来，向孙安虎报告道：“长官。我们在五公里之外的一处山谷发现了一大批铁轨，似乎都是从铁路上刚刚拆下来的！”

一听到这个消息，卫军顿时眼前一亮，急忙说道：“快，带我们过去看看！”

卫军带着几个年轻的工程师，用最快的速度跑了过去，果然在山谷之中堆着不少的铁轨，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卫军也是大喜过望，急忙命令将铁轨拖出来，全都运到铁路线附近备用。

“孙长官，俄国人走的匆忙，他们只是被铁轨拆毁，然后扔到了一边，并没有彻底毁掉。因此我有一个想法，先按照俄国人的标准，把宽轨铁路恢复起来。虽然没有机车和车厢，但是可以用牲畜暂时拖拽物资，效率也会成倍提升。我们随后再进行改轨整修的工作。”

孙安虎听到这个办法，也不由得点点头，这是眼前最合适的办法了。只是在下一步的战斗之中，一定要快速行动，不给俄国人破坏道路的机会。

所有的铁路工人全都忙碌起来，一根铁轨二十五米长，十多吨重，在条件简陋的前线根本没有大型设备，工人只能靠着双手搬运铁轨，每五十人一组，大家同心协力，将铁轨安放在路基上面。

只要搬运几趟之后，四肢酸软胀痛，汗如雨下，两条腿就像灌铅一样，不过每个人都咬牙挺着，竭尽全力，保证铁路快速恢复。

不只是这些工人，士兵也都加入了进来，孙安虎又亲自给他们拨了一千匹驮马，终于提升起来。卫军也了解到俄国人毁坏的并不算彻底，有些路段的铁轨还都保留着，由于使用炸药有限，路基毁坏也不严重，这也让他送了一口气。

就在加紧整修道路的时候，第一师经过了两天半的艰难的跋涉，已经到了博尔贾的外围。这是从满洲里进入俄国之后，第一座重要的城市，俄国人在这里投入了重兵，而且也修建了大量防御工事。

布柳赫尔亲自派出了最得力的助手远东第四师师长苏哥洛夫负责防守，苏哥洛夫也是在俄国内战之中新近崛起的将领，作战指挥能力极强，和布柳赫尔一样，都是极为现实的军人。

他亲自考察了中俄边境的情况之后，发觉如果在边境线上死磕，对俄国极为不利，因此他只在边境留下了少量的部队，然后在将防御重点集中在了博尔贾，沿途坚壁清野的主意就是他提出来的。

苏哥洛夫围绕着博尔贾，建立了密集的防御工事，两万多俄国部队严阵以待，做好了死守的准备，后续的部队随时都能够增员上来。

第一师第二旅的旅长张贺年正手握着望远镜，仔细的观察俄国人的阵地，一看对方的工事修筑，张贺年就清楚对方是一个劲敌，他急忙命令部队构筑阵地，做好攻坚的准备。

虽然第一师提前了半天赶到博尔贾，但是还有人比他们的速度更快，那就是空军部队。早在开战之前，奉军就在满洲里构筑了大型机场。

刚刚拂晓，冯庸就亲自来到了飞机场，离着老远，就能听到风冷发动机爆发出震耳yu聋的嗡嗡声，双叶螺旋桨扇起旋风扫过停机坪。将每一个士兵的头发都吹得凌乱起来，地勤士兵正在向轰炸机的机腹挂载炸弹，四枚最新研制的一百二十五公斤炸弹显示着巨大的破坏能力。

36架新式死发轰炸机和12架护航战斗机整装待发，虽然在战斗之中，多数党的部队并没有出现多少飞机，但是奉军也不敢有任何的疏漏，这是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的轰炸机作战，既是实战，也是演习，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蒋逵检查好自己的信号枪后。向空勤挥挥手。他的101号轰炸机率先呼啸着升入了天空，其他战鹰在背后紧紧跟随。很快四十八架飞机已经全部升空，结成了密集的机群，在地上的人员都被机群强大的威慑力慑服。

从满洲里到博尔贾，一共七十多公里。只要半个小时就能赶到，不过这

半个小时对每位飞行员都是考验。寒冷刺骨的春风无情的吹拂着每一个人。尤其是这种半敞开式机舱更加严重，好在听说奉军已经开始研制密闭的机舱了，或许以后就会有所改观。

飞机越过了额尔古纳河，快速向着俄国境内飞去，在他们的下面，还能看到大片的奉军士兵向前蠕动。飞行员们一边紧随领航的战斗机。一边互相开着玩笑，或咀嚼奶糖和巧克力转移注意力，缓解寒冷的症状。

就在大家都要冻僵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的建筑。博尔贾就在眼前！

但是让飞行员们惊讶的是空完全看不到任何防空气球。战斗机降低高度飞行，也没有遭到防空火力的打击，这让奉军的飞行员还有些不适应，毕竟他们面对的还是一个列强，怎么可能一点防空手段也没有呢！

不过事实如此，也只能说俄国经过内战的消耗，国力已经严重衰退，被世界强国已经拉开了距离，想要做到面面俱到，已经是有心无力了。

博尔贾只是一个两万人左右的小城，轰炸的目标并不难找，奉军首先攻击的就是俄国人的炮兵阵地，轰炸机不断降低高度，这时候才有零星的炮火想起来，但是没有足够密集的火力，也休想伤到飞机一根汗毛。

蒋逵很快进入了攻击高度，2枚125公斤高爆航空炸弹率先脱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枚也呼啸着冲向地面。一下子轻了数百公斤让轰炸机陡然升高百米，为身后的战友让出了轰炸通道。

紧随其后的庞大机群使得俄国人顿时乱成了一团，轰轰两声巨响后，炸弹准确命中的重炮阵地。虽然没能直接炸中大炮，但飞溅的碎石和泥土还是将阵地掩埋了一半。首发命中鼓舞了身后的战友，其他轰炸机开始挨个轮流投下炸弹，很多飞行员甚至下降到了600米高度低空投弹。

125公斤航弹威力是惊人的，远比陆军同重量的203mm炮弹更大，奉军这次一共有十八架轰炸机都携带了四枚炸弹，一共72枚炸弹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彻底笼罩在了硝烟和火光之中，让他们损失惨重。

大量的重炮被摧毁，炮兵人员被炸成碎片，留下了一地的狼藉。其他的轰炸机是早期型号，载弹能力稍弱，只能携带六到八枚50公斤的炸弹。不过这些炸弹主要用于杀伤人员的，它们同样取得的一些战果，被轰炸机炸得四处乱窜的俄国人都享受到了小型炸弹的问候。

还有一枚炸弹，正好落在了一处弹药库，造成了强烈的殉爆，上万枚炮弹一同爆炸，产生了强烈的高温，瞬间就周围的俄国人全都气化了，就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当最后一架轰炸机完成投弹开始返航后，俄国人的阵地上已经是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俄国方面的指挥官苏哥洛夫亲自指挥着俄军救火，他们用水桶水盆端来清水，想要扑灭阵地上的大火。

但是这个时候，在城外张贺年早就指挥着部队做好了准备，一看飞机返航，俄国人阵地被炸得乱七八糟，炮兵的攻击也终于展开了，重炮怒吼之声震动了原野，新一轮更加可怕的打击落到了俄国人的头上，无数的炮弹砸在了他们的头上，剧烈的金属风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久经战场考验的俄国士兵被炸得粉碎，战场上弥漫着可怕的血腥气味。

苏哥洛夫也是一员悍将，面对白卫军，他都没有这么窝囊过，哪能被中国人压着打啊，他大声的咆哮道：“开炮，把中国人全都炸成碎片！”

“师长同志，我们的重炮在刚刚的轰炸之中损失一半，炮兵也损失了三分之一，实在是没有办法和中**队对轰。”

苏哥洛夫勉强压住了怒火，气哼哼的说道：“中国人不会嚣张太久，我要撕碎了你们！”

第五百五十二章危险的迂回

大炮足足怒吼了三个小时，俄国人的阵地整个被犁了一遍，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也都七零八落，残破不堪，炮击还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俄国人也来不及抢救，很多人只能痛苦的干嚎。

就在大炮轰鸣的时候，奉军的空军又再度返回，向博尔贾再度投下了大量的炸弹，剧烈的爆炸将一处临时仓库的储油设施引爆了，带着炽热火焰的燃油四处流淌，到了哪里，哪里就陷入了火海之中。

临近的民居也没有幸免，大火迅速吞噬了他们的住处，很多老人和孩子直接被活活烧死，年轻人慌慌张张的跑了出来，到处都是刺鼻的浓烟，有些人都不免中毒，倒在了地上。

俄国人根本没有能力救援，只能尽量将火势和军用设施隔开，民宅部分就没有人再管了，任由大火肆虐。不是俄国人狠心，实在是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奉军的正式攻击已经展开了。

排着娴熟进攻阵型，奉军士兵快速冲了过来。黄显声已经升任了连长，他的连正好是负责首批攻坚任务的，冲在了全军的最前头。不时有子弹从头上飞过，但是这些士兵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一般，依旧躬着身体，全速前进。

前面不到一百米就是一道铁丝网，以往对于步兵来说，就是一场十足的噩梦，在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人就被铁丝网阻挡住，他们想尽了办法，用剪刀剪，用斧头劈，甚至有手撕，用牙咬。

但是这些原始的方法对于铁丝网损害有限，成片成片的日本兵死在了俄国人的机枪屠杀之下。虽然小鬼子往自己脸上贴金。称其为肉弹冲锋，又把始作俑者的乃木希典尊为了军神，但是惨痛的教训却是历历在目。

多数党并没有多少和奉军作战的经验，他们只当中国会复制日本人的错误，在铁丝网的面前死伤惨重，任由他们屠杀！可是他们忘了现在的奉军早已经今非昔比了，不到万不得已，才不会浪费宝贵的生命呢。

两个三人爆破小组携带着爆破筒快速的接进了铁丝网，然后将金属的管子塞到了铁丝网的下面，连声巨响。铁丝网被炸得满天飞，接连出现了能够通行三五个人的缺口。

黄显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们用最快的速度通过了铁丝网，再越过一道道的壕沟，距离俄国人的阵地越来越近。

这时候俄军的阵地上也响起了猛烈的枪声。子弹席卷而来。在和白军以及外国干涉军的作战之中，多数党的部队也变得经验丰富。他们依仗着战壕的掩护。不断开枪射击。奉军也开始出现了伤亡。

“不好！”黄显声正在冲锋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斜对面出现了一道火舌，他急忙的扑倒在了地上，冰冷的泥浆迅速浸透了他的衣服，一股寒意笼罩上来。

黄显声还是比较幸运的，就在刚才的扫射之中。已经有五名士兵被击中，丢掉了性命。有了机枪加入之后，子弹顿时变得密集起来，黄显声趴在了一处弹坑之中。根本寸步难行。

“迫击炮，打掉火力点！”

黄显声冷静的下达命令，一门八十二毫米的迫击炮已经对准了俄国人的阵地，装填手将一枚枚的炮弹快速装了进去，炮弹划过优美的弧线，俄国人

一方腾起了团团硝烟，在爆炸声中，不断有俄国人被炸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一连砸了十几枚炮弹过去，终于有一枚炮弹落到了火力的上头，一声巨响，火力点顿时就坍塌了。黄显声急忙带着人快速的涌向了俄军的阵地，双方的距离终于缩短到了几十米之内，这时候双方都能清楚的看到对方的模样。

“乌拉！”

俄国的指挥官猛地跳出了战壕，带头向着黄显声冲了过来，在他的身后紧紧跟随着大量的士兵，他们士气如虹，恨不能一下子冲到奉军的面前，把这些该死的家伙全都刺死。

黄显声也没有料到俄国人竟然会这样悍勇，显然多数党的组织还是非常有效果的，作为奉军的王牌精锐，第一师当然不会害怕拼刺刀，所有士兵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不过除了刺刀之外，奉军还有更好的武器，那就是手枪。奉军和俄国人打过，也和日本人打过，很清楚白刃战是最后的手段，造成的伤亡实在是太大了，能避免，还是要尽量的避免。

在第一师当中，已经大力普及手枪，原本是三个人的拼刺小组之中，有一把手枪，目前已经能做到拥有两把手枪了。

爆豆一般的枪声响起，一个个冲锋上来的俄国人应声倒地，黄显声枪法更是精准，已经连续打碎了两个脑壳，那个领头冲锋的多数党党员就被打碎了脑袋。

瞬间就有十几个俄国人倒毙当场，终于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了，奉军和俄国人刺刀见红的时刻来了。雪亮的刺刀你来我往，不时有人发出痛苦的嚎叫，尸体一具接着一具，有奉军的，也有俄国人的，不过相比之下，奉军占有的优势更大。

最后一个俄国士兵被刺透了胸膛之后，黄显声带领着士兵冲进了俄国人的战壕。就在这个时候，其他方向的奉军也陆续突破了一线战壕，残余的俄国人只能仓皇而逃。

“报告旅长，弟兄们已经成功将博尔贾外围阵地肃清！”

张贺年听到了手下人的汇报，也微微点头，对于奉军的进度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继续发动攻击，下一步务必要拿下605高地和火车站这两个支点。”

博尔贾地处在博尔晓沃奇内山的南端，这里原本是一个山口，俄国人在修筑铁路的时候，经过这里，博尔贾才渐渐的发育成一个城市。

605高地在博尔贾的东北面，是全城最高点。只要拿下了这里，就能够俯视全城，轻松指引炮兵对俄国人进行致命的打击，可以说605高地的得失关系着整个战局。

至于火车站更是关系到了后勤物资的运输，奉军同样志在必得。黄显声他们还有休息，就得到了命令，让他们向着火车站防线发动攻击，这些士兵毫不犹豫的又冲在了最前头。

博尔贾城中的地下室，苏哥洛夫正在密切的关注着全局，他对于自己一手打造的防御体系十分自信。甚至夸口能挡住十倍的中国士兵。可是真正到了交手的时候，苏哥洛夫才感到了中国士兵的可怕。

他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力顽强，绝对能够堪比欧洲的军队。根本不是印象之中的东亚病夫。苏哥洛夫也暗中庆幸，多亏了他选择了防守。并没有贸然进攻。不然他一定会遭到惨痛的失败。

“报告师长同志，中**队正在猛攻火车站和605高地一线，我方死伤惨重，请求支援。”

苏哥洛夫面色阴沉，大声的说道：“没有，让他们必须挺住。靠着自己的力量挺住！”

战争一开始就如此的惨烈，苏哥洛夫很清楚预备队的重要性，绝对不敢轻易的使用。而此时奉军轰炸机再度飞回了俄国人的头上，十几架轰炸机已经把605高地视作了最好的投弹靶子。

一枚枚的炸弹落到了俄国人的头上。高地上的山石被炸得粉碎，树木全都变成了木炭，负责防守的俄国士兵也被炸得肢体横飞，惨烈无比。但是这些守军还在顽强的坚持着，向山上涌来的奉军，也不断被子弹击中，牺牲在冲锋的路上，密密匝匝的尸体展示着战斗的残酷无情。

博尔贾605高地只是这场残酷较量的一个缩影，在另外一线，姜登选也指挥着边防军第二第四师，猛攻斯科沃罗季诺。

战场的惨烈程度一点不比博尔贾差，而且斯科沃罗季诺的俄国守军更加疯狂，战场上到处都是惊天动地的乌拉声，俄国人像是潮水一样，似乎永远都杀不干净。

张廷兰将主要的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都留在了博尔贾方向，那里离着赤塔更近，交通也更加便利，可是姜登选手上能动用的力量就少了很多。

面对凶猛的俄国人，他只能尽力找到一个更加巧妙的办法克敌制胜。姜登选紧紧的盯着地图，突然眼前一亮，急忙把让人把骑兵团长侯郎叫了过来。

“侯团长，我这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姜登选说着指了指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一段，然后说道：“我让人考察过了，这一段江面由于靠近北边，江面的冰没有化开，骑兵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通过江面，插到俄国人的后面，扰乱他们的后路，你看这个任务能完成么？”

黑龙江上游的走向是由南向北走的，临近漠河的一段是最靠北的，江面解冻也是最晚的，此时满洲里一线已经化开了，这里还有着厚厚的冰层覆盖。

“请总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姜登选点点头，然后说道：“过江的时候必须多加小心，虽然江面看起来还很厚，但是能不能撑住大军过江，还是一个未知数，你们千万小心！”

交代清楚之后，侯郎急忙前去准备，两千多名骑兵全都在漠河集结完毕，侯郎亲自带着部下向着江边赶过去，涛涛江水已经封冻了小半年，此时就像是一条蛰伏的巨龙，随时都会咆哮起来。

侯郎也清楚这个时候过江，具有相当大的危险，他派出了二十几个侦察兵，寻找最合适的地段，不只冰层要厚实坚固，还要避开俄国人的注意。

夜色降临，终于过江的时刻要到了，士兵们为了减轻重量，紧紧携带了武器和干粮，其他的东西全都暂时抛开。身为团长的侯郎走在了第一个，他并没有威风凛凛的骑在马上，而是为了降低压力，牵着战马，踏着江面，向对岸摸了过去。

其他的士兵也都紧紧跟随，不过他们的队伍不能太密集，不然一旦出了危险，损失就太大了，所有人全都分散开，形成了三十个过江的路线。

江面上的积雪已经出现了一丝融化的迹象，一脚踩下去，说不定就会出现一个大窟窿，然后整个人都掉进江中，侯郎努力保持着镇定，每走一步都要仔细权衡，渐渐的走到了江心。

咔嚓！侯郎的脚下出现了一声断裂的声音，浑身的汗毛瞬间就竖了起来，停了一秒钟，预想之中的断裂并没有发生，他慌忙撤了两步，避开了危险地带，然后继续前进。

终于经过了一番战战兢兢的考验之中，他成功过了江面，后续的士兵也在快速过江，大约有一千人马过来的时候，突然江面上又传来了令人心惊肉跳的咔嚓声，所有还在江面上的士兵脸色全都变了，浑身上冒出了豆大的冷汗！

第五百五十三章开门红

“都不要慌，慢慢走过来！”

在脆弱的冰面上，任何激烈的动作，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好在奉军士兵训练有素，虽然忐忑不安，但是每个人都按部就班，缓缓前行。

咔嚓，又出现破裂的声音，一股寒冷的江水涌了出来，一个士兵的一只脚迅速的往下沉，眼看着就要掉入了江中，他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

“快趴下，爬过去！”

一旁的战友急忙提醒他，这个士兵也顿时清醒过来，急忙趴在了冰面上，冰层还在不断碎裂，涌出的江水将他的下半身都是湿透了。不过好在冰面没有彻底解体，他小心翼翼的爬出了几米，终于躲开了这个危险的区域，安全脱身。

他显然是幸运的，在另一边江面突然开裂，两个士兵和他们的战马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就掉入了冰窟窿之中，在刺骨的江水之中，扑腾几下，全身就会失去力气。一个士兵大腿突然抽筋了，身体迅速的向江中沉没，还没等其他士兵前来救援，就已经沉入了冰冷的江中。

过江用了半个多小时，经过仔细清点，一共有三十多个士兵先后掉入了江中，其中有五名士兵死在了江中，所有人都不免心有余悸。

侯郎身为团长，最先振作了精神：“弟兄们，咱们成功过来了，就要让俄国人尝到苦头，牺牲的弟兄不能白白的付出！”

经过简短的整顿，骑兵团终于恢复了状态。侦察兵早就采取了行动，抓住了两个巡逻的俄国士兵，经过询问他们终于了解了情况，只要向北再走二三十公里，就能到达西伯利亚铁路沿线。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侯郎也是欢欣鼓舞，他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扰乱俄国人的后方，切断铁路正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他当即就下达了命令，让士兵们急速北进。

骑兵趁着夜色狂奔，沿途也不时遇到俄国的小股部队，只是他们根本不是奉军的对手，很快全都被消灭了。一连疾奔了一夜，终于在天色放亮的时候，他们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到了铁路线附近。

这里正是一个临时停靠的小站，负责给蒸汽机车补充煤水，俄国人在这里派出了一百多名的防御士兵，不过由于这里距离前线还有上百公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奉军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直到地裂山崩的马蹄声传来之时。俄国士兵才如梦惊觉，他们慌慌张张的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不过在仓促之下。只能零星的开火还击，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侯郎一脸的狰狞，大声的吼道：“跟我冲，杀光俄国鬼子！”

团长一马当先，其他的士兵紧紧跟随，马蹄踏着地面。传出了闷雷一般的声音，慌乱之中的俄国人魂飞胆裂。枪声不断响起，一个又一个的俄国人被击毙，很多俄国人都没有来得及穿军装。仅仅穿着内衣，就死在了铁轨的前面。

两千多名骑兵冲击起来是相当可怕的，不到十分钟，守卫的一百多名俄国兵就全都被消灭了。

“团长，咱们赶快把铁路线给他炸了，看看这些老毛子还怎么往前线运送

物资！”一个士兵兴奋的建议到。
“不忙！”侯郎急忙摆了摆手，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急忙说道：“快，所有人赶快打扫战场，把尸体都拖走，然后一连的弟兄全都换上俄国人的军服，其他人先隐蔽起来！”
就在占领了这个小站之后，侯郎找到了俄国人的铁路调运图，他们所处的位置距离巴甫洛维奇只有三十多公里，而在调运图上显示俄国人的物资主要就集中在了这里。
很显然巴甫洛维奇已经被俄国人当成了物资调运的大本营，从这里再往东就是斯科沃罗季诺，也就是奉军正在猛攻的地点。
从眼前的小站，到巴甫洛维奇，再到斯科沃罗季诺，三点都在西伯利亚铁路之上，侯郎已经不满足于紧紧是破坏铁路了，他更想玩一把大的，彻底将俄国人的后方扰乱。
他把主要的几个军官找了过来，然后对大家说道：“我让一连化装成俄国人，等到有火车过来的时候，把火车截下来，然后我们乘坐火车，杀到巴甫洛维奇，将这个后勤基地捣毁，俄国人肯定不战自溃，漠河以北的地区就都落到了咱们的手中。”
其他人也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一听这话，全都来了精神，一致赞同了这个想法，不过一营长刘越有些迟疑的说道：“团长，咱们都是骑兵，要是坐着火车过去，只怕要把战马扔下来，我担心影响了战斗力啊。”
“有什么好怕的，在马上是英雄，没了战马一样是好汉，我们还能怕了俄国毛子不成？”二营长满不在乎的说道。
侯郎摆了摆手：“老刘这个担心是对的，一旦拿下火车之后，咱们兵分两路，一路乘着火车前进，一路带着战马在后面跟着，到时候里应外合，肯定能拿下巴甫洛维奇。”
刘越也欣喜的点点头：“团长的主意好，现在就剩下一个难题了，俄国人的火车会什么时候到啊？”
“我看他们的调运图，应该早就过来了，怎么还没有出现啊！”
就在侯郎纳闷的时候，一列俄国人的军列终于开了过来，列车上载满了粮食，缓缓的驶入了车站。负责这个军列安全的是一个大胡子军官，在远东同中国开战，对于俄国来说，还是非常有压力的。
一战和内战已经消耗光了这个国家的潜力，老百姓严重饥荒，调动前线的粮食全都是费尽心力才筹集到的，有多少家庭因为反对上缴粮食，而被打成了反革命，送到了集中营，恐怕连俄国人自己都不清楚。
“快，把煤和水都加好，我们要赶着去前线，给同志们送粮食，打赢那些该死的中国人！”
这个大胡子高声的喊叫，全然不知道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之中，两个奉军士兵已经到了他的身边，他们头上都戴着厚厚的狗皮帽子，根本分不出长相，只是觉得有些矮小。
大胡子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两把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胸口，与此同时，其他的奉军士兵也冲上了火车，将其他俄国士兵全都干掉，这列军列轻轻松松的就弄到了手中。
“团长，咱们好像没人会开火车啊？”
侯郎也才想起这个问题，的确如何让这个大铁家伙动起来，是一个大问

题。他当即三步两步的窜到了机车车厢，那里面正好有一个战战兢兢的俄国司机。

一看侯郎冲上了，他满脸惊恐，叽里咕噜的乱说一气。

“谁懂俄语，他究竟在说什么？”侯郎大声的问道。

刘越仔细听了听，然后说道：“团长，他说他家里头是资本家，根本不想给多数党卖命，全都是被逼无奈，让我们饶了他。”

侯郎眼前一亮，自己不是正缺少一名司机么，因此笑着说道：“饶了他容易，老实听话，就能活下来！”

火车再度轰轰开动，奉军已经将上面的粮食搬了下去，侯郎亲自率领着一半士兵登上了火车，其他的士兵骑着战马，在后面不紧不慢的跟随。

这个时代的火车时速不过三十公里左右而已，在短距离的时候，骑兵并不会被落下太多，尤其是这里和巴甫洛维奇这么近，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经过了不到两个小时的行驶，眼前终于出现了一座城市，守卫在铁路线附近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这列火车会有问题，他们还不住的向车上招手，满以为终于又有大量的物资运来。

火车缓缓的停靠了下来，一些俄国士兵正兴冲冲的过了搬运，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粮食，而是奉军的子弹。

“给我狠狠的打！”

侯郎下令士兵们向着俄国士兵射击，子弹像是暴风雨一样，无情的打在了俄国人的身上，喜事一下子变成了丧事，俄国兵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全都没了性命。

奉军快速的控制了车站，侯郎带着人马冲到了车站边上的仓库，这里面临时带着大量的军火，粮食，被服等物资，还没有来得及运走。粗略的算了一下，至少够一个旅的士兵使用，侯郎一看，顿时就两眼冒光。

“弟兄们，都别客气了，给我点了！”

一声令下，奉军就把准备好的汽油浇在了上面，随后就点燃了大火，烈焰飞腾，一下子就把这些宝贵的物资给吞没了。

侯郎还不满足，他又招呼着士兵继续到处冲杀，到处放火，好在奉军对这种事情也轻车熟路，很快到处都是火光。

这些物资是保证前线的命根子，俄国人全都疯了，他们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想要抢救物资，可是侯郎根本不会给他们机会，指挥着士兵不断的发动攻击，让俄国人疲于奔命。

就在乱成一团的时候，刘越指挥着其他的骑兵也赶到了，一看城中火光冲天，顿时就知道团长得手，他哈哈大笑：“弟兄们，跟着我一起冲，杀光俄国人！”

第五百五十四章超级火炮

一把滔天的大火，吞噬了大半个巴甫洛维奇，俄国人的仓库区全都毁于一旦，三万多吨的军粮，五万多发炮弹，上万套的军装，全都变成了黑炭，看到这个结果之后，俄军的指挥官默默的将枪口对准了太阳穴。

虽然俄国还有相当程度的工业基础，论起规模，还是远在奉军之上，但是远东经过张廷兰不遗余力的搬运，早就不剩什么。不只没法提供军需用品，甚至需要从欧洲调运粮食，救助那些灾民。

可以说他们每一点物资都是宝贵到了极点，骤然被奉军偷袭，俄国人就只能欲哭无泪了。不过更加让他们郁闷的还在后面，成功解决了巴甫洛维奇之后，侯郎并没有收手，相反沿着铁路沿线，他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袭扰行动。

烧杀抢掠，将俄国人的后方弄了个底朝天。就在折腾的时候，侯郎也将情况报告给了姜登选。

“太好了，干得好！”姜登选喜出望外，俄国人的后方被抄了，军队战斗力势必严重削弱，姜登选急忙下令道：“第二师加强正面工事，第四师从左翼迂回，攻击俄军侧后，务必用最快的速度，击溃巴甫洛维奇的守军！”

命令下达之后，奉军攻势骤然加剧，大炮发出了阵阵的怒吼，将俄国人的阵地炸得稀巴烂，冲在最前面的士兵已经杀入了巴甫洛维奇城区，和俄国人展开了惨烈的巷战。

火光，硝烟，喊杀声，爆炸声，交织在了一起。每一刻都有俄国兵倒下去，负责指挥战斗的俄军将领罗哥金是坚定的多数党成员，在保卫察里津的战斗之中立下了大功，堪称一员悍将。

到了远东之后，罗哥金依旧延续强硬的作风。面对奉军的猛攻，他并没有任何的在乎，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一支军阀的部队，哪能是俄国人的对手，罗哥金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可是当他得到了巴甫洛维奇遭到了袭击的消息。顿时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板，没有了后勤的补充，任何的军队也不能靠着赤手空拳赢得战斗，似乎战争的天平已经转向了，俄国人处在了最为不利的时候。

不过罗哥金依旧不愿意放弃最后的希望，他急忙将手中唯一的骑兵旅派了出去。希望这些屡立战功的骑兵能够消灭该死的奉军，尽快恢复对铁路线的控制。赤塔方面要是能及时送来一批物资，他们似乎还能坚守下去。

骑兵旅被派出之后，罗哥金亲自召集了所有俄军高级的军官，这些军官全都面面相觑，眼神之中都带着浓浓的恐惧，神情十分的沮丧。

“同志们。作为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希望，所有人都要亲临第一线，同中**队死战到底，保卫脚下的土地，捍卫革命的成果！”

正在罗哥金讲话的时候，两枚重型炮弹砸了过来，距离指挥部只有二十几米的距离，猛烈的爆炸传到了地下室之中，泥土噼里啪啦的掉了下来。电灯也被震落到了桌面上，摔得粉粉碎。

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在场所有人的心里头都是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时候突然有人气喘吁吁的前来报信。

“师长同志，中**队已经杀入了东城。我们的士兵节节败退！”

罗哥金的眼珠子顿时就瞪圆了，大声说道：“同志们，马上执行命令，和

中**队血战到底。”

俄国人已经摆出了拼命的架势，这时候姜登选突然得到了张廷兰的电报，从海参崴方向来了一列军列，军列上有一种新式武器。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姜登选也是大感意外，能在这时候送来的武器肯定十分重要，他也十分好奇，亲自前去查看情况。

军列停在了临时的火车站，从车上最先跳下来的并不是奉军士兵，而是几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来的正是德国的考察团团长兰德尔，奉军答应为德国提供战场的一手资料，和俄国人正式开战之后，兰德尔就请求奉军提供方面。

变红的俄国不只是中国的心腹大患，同时也是欧洲国家的一个潜在敌人，德国也不例外，兰德尔非常想了解俄国人的情况，因此极力的要求，张廷兰也为了照顾双方的友谊，也就同意了。

和姜登选见面之后，兰德尔笑着说道：“我们这次都是前来学习经验的，希望贵军能够提供帮助，让我们到最前线观察战场的情况！”

姜登选眉头微微皱起，有些为难的说道：“兰德尔先生，中国有句话，叫做刀枪无眼，你们都是贵客，一旦在战场上受到了伤损，我没法交代啊。”

“不需要，这都是我们的自愿的，你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姜登选也清楚，一旦他们受到了损伤，对于中德合作也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只是兰德尔态度十分坚决，姜登选也不好拒绝。

“兰德尔先生，你们要去前线也可以，不过必须听从指挥，只需远远观察，不许亲临第一线！”

“嗯，我们会照做的。”兰德尔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期盼着看到奉军击败俄国人的场景，让那些该死的多数党见鬼去吧，要不是他们的背叛，德意志根本就不会输！”

德国一直到了一战最后时间，本土也没有受到损失，相反是国内的起义让德国失去了战争的胜利，那些起义者和俄国多数党坚持的是同样的理念，而且还有大量的犹太人混入其中，同俄国的情况极为相似，这也是后来纳粹党反犹反苏的一个原因。

姜登选并没有管义愤填膺的兰德尔，他的心思已经放在了送来的新式武器上面，能够让张廷兰特别交代，足见这种武器的重要。

姜登选来到了车厢的前面，熊梦远这时候已经跳了下来。一看到姜登选，就笑着说道：“姜总指挥，你看看我给你送什么来了！”

手下人将车厢上面的苫布撤去，姜登选仔细一看，只见一个粗大的炮管出现在了眼前。这门大炮比之前见过的任何火炮的口径都大，炮身泛着黑黝黝的金属光，显示着强悍的力量，破坏一切的恐怖杀伤力！

“这，这是多少口径的？”姜登选的语气都有些颤抖了，奉军自从仿制成了一百五十二毫米的榴弹炮之后。就不断的探索更大的口径，现在看来，眼前这就是最新的成果了，能够看到这样威猛的火炮，任何一个人的心头都会无比的自豪。

“姜总指挥，这是二百四十毫米加农炮炮。说来惭愧，我们一直试图自行研制大口径的重炮，但是有些关键难题总是没法突破，最后还是不得不参考了一些西方的技术。这门火炮的原型就是奥匈帝国的二百四十毫米重炮，同时有引入了一些德国的设计思路，最后在俄国高级技师的帮助之下，才最终

制成。”

“哈哈哈。不要紧，到了战场上，看得就是杀伤力，谁管你是抄的，还是原创的，只要能杀敌制胜就足够了。再说自己研制耗时太长，这战斗可不等人啊，要是真的全都靠自己，现在能给我送过来吗？”

熊梦远也露出了笑容：“姜总指挥说的没错，这门火炮采用了四十倍口径。一发炮弹161公斤重，有效射程在两万六千米以上，具有超强的破坏力，是攻坚作战的利器。”

一听介绍，姜登选更是喜出望外：“这种好东西大帅怎么送到了我这边。难道没放在满洲里那边么？”

“大帅当然有心思，不过那边的铁路遭到了俄国人破坏，想要运输这种大炮实在是太困难了，要知道一门火炮就足足**吨，没有铁路可玩不转啊。头一批一共八门，就全都先给总指挥送了过来。”

“既然给我送过来，那就不能埋没了这种超级武器，马上就准备起来，给我炮轰俄军。”

有了攻城的大杀器之后，姜登选更加信心十足，这时候奉军第二和第四两个师已经分别突入了城中，俄国在军官的和党员的带动之后，拼死作战，格外的顽强。

这些家伙简直就像是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一般，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奋力作战，不时有俄国人拉响身上的手榴弹，和奉军同归于尽。罗哥金也率领着预备部队，像是消防员一样，到处抢救危局。

面对着顽强的俄国人，奉军竟然一时还啃不下来，伤亡的数字也在不断的增加。就在所有人都焦急万分的时候，八门巨大的炮口已经对准了城中心的教堂。

高高的十字架是城市最好的标志，此时也成了奉军最好的靶子，那里正是俄军最为密集的地区，对于新式重炮的威力，所有人都极为期待，熊梦远亲自带着一些技术人员跟在了炮兵的身后，一同观察情况。

嘭！一阵地动山摇的声音传了出来，八枚巨大的炮弹划出了优美的弧线，向着城中心快速的射了过去。

炮弹的初速每秒七百五十米，划过一万五千多米的距离，也算是一段不近的距离，熊梦远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大炮究竟有没有预想之中的威力，实战的表现了，这一刻时间似乎都要凝固了。

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响了起来，通过望远镜，熊梦远能够清楚的看到城中腾起几团巨大的火焰，猛烈的爆炸迅速波及了周围，房子成片成片的被推到，就好像用巨大的手掌，将所有的建筑从地面上抹平一样，威力比起预想的还要震撼几倍！

“快，校正炮口，准备第二轮射击！”

俄国人怎么也想不到奉军还有这么惊人的大杀器，在一轮炮击之中，就有上百的俄国士兵被炸死炸伤，原本狂热的俄国人也终于冷静一点，对手比起想象的还要可怕，罗哥金的心里头也凉了半截。

轰轰轰，无情的炮击还在继续落在俄国人的头上，城中的建筑越来越少，那个教堂也在炮弹的轰击之下变成了一堆废墟，巨大的十字架早就炸没了！

有了重炮助阵，奉军的士兵顿时士气高昂起来，攻势更加凶猛，经过一

天多的激战，奉军已经把残余的俄国人压缩到了市政府周围。此时罗哥金的一条胳膊已经被弹片划掉了，伤口之上不断的浸出鲜血，但是他全都顾不得了，奉军已经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一个又一个的俄国人被击毙，俄国人失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兰德尔等人正在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观察着战斗的情况。

这些德国人也忍不住赞叹道："中国人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他们早晚都会站起来！"

第五百五十五章废约行动

“一个庞大的中国，如果掌握了西方的工业技术，哪怕落后世界，他们也可以凭着庞大的人口优势，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永远都不能招惹的强大力量。”一个德**官感慨的说道。

兰德尔满不在乎的笑着说道：“工业化的确会让中国脱胎换骨，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不过我们要清楚，一旦中国人掌握了这种力量，他们的矛头会指向谁，英国？法国？日本？俄国？反正总之不会是德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更希望中国能快速的成长起来，说不定日后我们还真有希望成为盟友，我甚至都有点期待那一天了！”

噗嗤，噗嗤……

刺刀入肉的声音传了出来，一共有五把刺刀从不同的角度扎进了罗哥金的身体，鲜血顺着凹槽不断的流淌出来，罗哥金嘴角微微动了动，然后扑通栽倒在地。

随着他的死亡，奉军成了斯科沃诺维奇的新主人，姜登选也是喜出望外，本来按照奉军的部署，主力是放在了满洲里方向，没想到竟然是外东北方面赢得了开门红，最先拿下一城。但是姜登选也没有时间沾沾自喜，从俄国人的身上，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俄军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往后的战斗只会更加艰难残酷。

士兵们都在忙着清除残余的俄国兵，然后再打扫战场，救治受伤的弟兄，扑灭城中大火。足足忙碌了两个多小时之后，战斗统计才送到了姜登选的面前。

奉军一共击毙俄国人四千七百多人，俘虏三千多人，只有少量的俄国兵逃散了。基本上一个师都被干掉，如果不是罗哥金提前让骑兵出动，去应付侯郎的偷袭。只怕俄国人就要面临全军覆没的下场了。

另外俄国人的物资损失也相当惊人，奉军在城中缴获了二十门完好的大炮，还有上万发炮弹，超过一万吨粮食，大量的燃料，另外还有三千多头牲畜。中俄之间的武器制式基本上是相同的，俄国人能用，奉军就能使用，缴获的这些东西又给奉军提升了一大截战斗力。

当然为了取得这个战果，奉军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两千一百多条年轻的生命永远的留在了这里，另外还有三百多名士兵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不过这些牺牲也是值得的，脚下的土地曾经是中国的，后来被沙俄霸占，到了如今再度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上。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这片土地已经浸透了中国人的鲜血，从此之后。这里也永远属于中国。没有任何人能够抢走！

姜登选将所有高级军官都召集了起来，对大家说道：“战斗开刚刚开始，想要让死去的弟兄安心，大家就要打起精神头儿，趁热打铁，用最快的速度追击俄国人。不能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第四师的师长丁超一听要追击俄国人，他急忙说道：“总指挥，第四师担任侧翼攻击的任务，损失不算很大。弟兄们的状态很好，追击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姜登选也正有这个意思，因此笑着说道：“丁师长就辛苦了，正好侯郎率领着骑兵，还在俄国人的背后折腾呢，你要尽快和他取得联系。另外还有一

点最为关键，就是要保证追击的速度，绝对不能给俄国人破坏铁路的时间。”

“请总指挥放心，第四师保证完成任务！”

丁超为了提高追击的速度，他把在斯科沃罗季诺缴获的两辆完好的机车都搬了出来，另外又把熊梦远他们运送重炮的军列借了过来，三列火车都装满了突击的士兵。

准备差不多之后，丁超带着部下，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快速的向前推进。一路上不断遇到俄国人的残兵败将，奉军对于俄国人从来不客气，只要能击毙就全都击毙，抓到了俘虏之后，就全都塞进集中营里面去，直接累死了事，反正俄国多数党也是这么对付他们的敌人的，奉军只能算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火车隆隆而行，走出了三个多小时之后，一座城市出现在了奉军的面前，城中还有几处不断冒着浓烟，成片成片的房子都被烧毁了。

这里正是巴甫洛维奇，刚刚经历了侯郎等人的蹂躏，将所有的物资都给烧毁了，恼羞成怒的俄国人将周围的力量全都集中起来，拼命的追击这伙该死的骑兵，想要把他们彻底干掉。

可是侯郎却是一个油滑透顶的人物，他带着士兵和俄国人玩起来捉迷藏，双方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俄国人总有一种假象，只要再努力一点，就能追上奉军，可是实际上不论他们多么努力，都追不上奉军的脚步。

而就在这个时候，奉军迅速攻下了斯科沃罗季诺的消息传了过来，所有的俄国人全都惊骇到了极点，他们很清楚通往纵深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奉军必然会长驱直入，俄国的整条战线都面临着威胁。

因此这些人也不得不抛弃了侯郎，想要赶快回援，结果这时候侯郎又带着骑兵跳了出来，像是一贴膏药一样，紧紧的贴在了俄国人的身后，不时送给他们一点冷枪冷炮，稍微不留神，就有有人被击毙。

就好像小刀割肉一样，俄国人简直愤恨到了极点，却又无可奈何。就在双方斗智斗勇的时候，丁超率领着军队已经杀到了巴甫洛维奇，这里刚刚经历一场劫难，然后主力部队又被调走了，只剩下三百多名守军。

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并不敢撤退，只能坚守在岗位上面，但是每个人都感到了一丝不妙，他们的命运的确到了最后的时刻。丁超带领着武装到了牙齿的士兵，快速的杀到了眼前。

奉军拥有着兵力和装备的全面优势，完全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一走一过，就把俄国人全都给消灭了。

这种战斗毫无挑战性，唯一让丁超兴奋的就是在巴甫洛维奇的火车站之中。找到了五辆机车，还有不少的车厢。

当初侯郎放火的时候只盯着物资了，并没有摧毁这些交通工具，也算是歪打正着，正好帮了奉军大忙。

俄国人使用的宽轨和奉军制式不同，因此奉军暂时只能利用从海参崴和伯力等地缴获的火车运输物资，虽然工厂已经在拼命的赶工了，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需要，因此缴获越多，对奉军就越有好处。

丁超喜出望外。有了火车，运输能力倍增，大军继续保持了追击的势头，一路上几乎没有任何的阻挡，直接逼近了莫戈恰。这时候侯郎终于和丁超取得了联系。这支功勋卓著的骑兵团才胜利归队。

“侯团长，一战成名。打得太好了。总指挥已经向大帅汇报了，重奖绝对

是跑不了了！”

侯郎一听，还有些不适应，急忙说道：“全都是弟兄们拼命，我哪有什么功劳。”

“不要谦虚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丁超笑着问道：“侯团长。你了解俄国人的情况么？莫戈恰有多少守军？”

“丁师长，莫戈恰是通向赤塔的门户，俄国人至少在这里集中了两个师的部队，还有大量的重火力。防守严密，工事密集，想要打下来，困难非常大！”

丁超一听，也知道不是逞能的时候，最好还是等待着姜登选的大军杀过来，再集中力量攻城。

奉军在莫戈恰积极的构筑防御工事，准备着再立新功。就在这之前，胜利的捷报已经早早的传到了张廷兰的手中。

姜登选成功突破了俄军的防御，让统帅部所有人都大为振奋，杨宇霆笑着说道：“大帅，从四月三十号正式交火，到现在也不过十天时间，我们已经取得了突破，实在是可喜可贺，我看应该向各处发出捷报，让全国的百姓都知道！”

“邻葛，恐怕有些太着急了吧！”张廷兰笑着说道：“我们正面还没有成功，至少拿下了博尔贾，兵进赤塔之后，才能算是战斗初步胜利，到那时再发捷报吧。”

蒋方震突然笑道：“大帅，邻葛让我们发捷报，应该不是为了炫耀吧，而是逼着北洋表态。”

张廷兰一听这话，他顿时也清楚了，凡事都讲究名正言顺，奉军和俄国人拼死拼活，究竟是为了什么，奉军是和列强一样，单纯为了遏制多数党么？显然不是，奉军是要收复曾经失去的土地，是在为了民族而战！

而直到如今，北洋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废除和沙俄之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就对奉军的军事行动，构成了不利的因素。

以往北洋不敢得罪俄国人，因此迟迟不敢宣布废约，如今奉军已经赢得了开门红，证明了俄国人并不可怕，北洋再也没有任何拖延的借口。

不过说起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初如果北洋能早早的宣布废除条约，或许还能占据主动，结果他们没有胆量，只能给百姓留下懦弱的形象。

结果如今奉军迈出了收复故土的第一步，他们不立刻废约，不支持奉军，就是罔顾国家利益，往大了说，就是在卖国。不过他们一旦跟进了，同样也产生更让人难受的结果，世人都会提出疑问，究竟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谁才能够代表这个国家！

内政外交都被奉军牵着走，保家卫国的时候又躲在后面，还有什么脸留在北京，还有什么脸号令天下，这对北洋政权的合法性是致命打击。别看张廷兰和直军有所合作，但是在抢夺民心士气的方面，他也绝对不会放松。

因此杨宇霆提出了建议之后，张廷兰也是大喜过望，急忙说道：“好，就以边防军统帅部的名义，发表通电，要求北洋立即宣布废除中俄之间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个难题抛给北洋，我看足够他们头疼了。”

蒋方震也笑道：“没错，不管怎么选择，都会失分，就看他们能有多少本事，能挽回多少了！”

战火还在继续之中，早在中俄开战之后，中国各界就已经关注了这场战斗，以往奉军虽然也有战胜俄国人的记录，但是此时列强都撤出了俄国，可见红色帝国的可怕，偏偏奉军又一头冲了进去，恐怕除了不自量力之外，就没有别的形容词了。

北洋的诸公嘲笑着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唯独没有人能想到奉军能够这么快就赢得战场上的优势，大总统徐世昌手握着张廷兰的通电，老头子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时而羞愧，时而怨恨，时而落寞，总之变颜变色，让身边的人都感到了害怕。

“哎，张拙言这是把我放在火上烤啊，快去请曹帅，让他看看该怎么办吧！”老头子颓然说道。

不多时曹锟和吴佩孚一前一后来到了总统府，这两个人也脸色十分难看，半晌吴佩孚突然说了一句：“大总统，大帅，我想请战！”第五百五十六章万里战场从满清开始，中国的政治人物就习惯了抱残守缺，北洋集团也从满清的官僚身上继承了这个基因，对于洋人有着从骨子深处涌出来的恐惧感，这种恐惧甚至是没有来由的。

曹锟和徐世昌一听吴佩孚主动请战，他们本能感到了不妙，曹锟急忙说道：“子玉，你要请什么战，难道是和奉军一起作战不成？”

吴佩孚点了点头：“大帅，张拙言从崭露头角开始，就一直奉行强硬路线，力争主权，我最初还有些想不通，攘外必先安内，像奉军那么走钢丝绳，实在是太冒险了。可是我现在看出了一点端倪，中国人被欺负了近百年，最需要的就是强有力的人物保护他们。从收复中东路开始，到海兰泡，到六十四屯，到外蒙古，再到外东北，如果真让奉军把北方边患都解决了，到时候不用他们来打，我们就要滚出北京城啊！”

吴佩孚的确不简单，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办法，内部安定了，集中力量，再去和列强周旋。但是这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列强会不会允许你集中力量！要知道一个四分五裂，任人鱼肉的中国，才是最符合西方利益的。

攘外和安内其实是一体两面，想安内，就要有排出外患的本钱，要是不清除列强在华利益，他们就会不断的扶持代理人，国内又怎么能安定！

而有了攘外的本钱，国内统一又会顺理成章，连最大的敌人都阻止不了，一些小虾米又有什么作用呢！想真正统一中国，就必须同列强拼一把，这在历史上已经彻底证明了。当联合**被挡在了三八线之外的时候，中国才彻底安定下来。

这就是不可改变的宿命，吴佩孚已经开始明白张廷兰为什么和俄国人死拼了，因此他也有了参战的想法。

“身为中央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时候，我们已经落后于奉军，要是还不能采取果断措施，出兵助战，天下的老百姓会怎么看我们，谁能承受民心尽失的结果啊！”吴佩孚痛心疾首的说道。

曹锟和徐世昌却是面面相觑。十分的为难，半晌曹锟才说道：“子玉，维护国家主权，是军人的使命，可是我们现在要弄清楚一点。和俄国人拼命，究竟能不能胜利。如果失败了。又会割地赔款，到时候我们更是威风扫地，只怕连满清都不如！”

“没错，其实还有另一个难题。”徐世昌也说道：“对俄作战是奉军主导

的，如果我们派兵过去，肯定要处于从属地位。假使张廷兰居心不良，把我们当成了炮灰，让北洋精锐都拼光了，我们又该如何！”

吴佩孚一听曹锟和徐世昌的担忧。也有道理，但是这种想法本身就落了下乘，国家主权之争，是不得不战的事情，不管输赢，都要死战到底，派系得失必须放在一边。

可是吴佩孚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也不能下定决心，因此沉默了半晌，才说道：“大总统，大帅，我们不妨把事情分开，先以政府的名义宣布废约，并且为奉军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我率领一个联络团过去，和张廷兰协商出兵事宜，同时也是观察一下战场的情况，最后在做出决断。”

曹锟一听，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他垂头丧气的说道：“夹在了列强和民意之间，本来就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现在又多了一个能折腾的张廷兰，可让人怎么活啊！”

吴佩孚也顾不上曹锟的自怨自艾，急急忙忙带着亲信北上，前去面见张廷兰。而此时的张廷兰正在满洲里坐镇，不算宽大的办公室里头，各种人员往来不断，前线的战报，后方的情况，国际的局势，方方面面，全都要照顾到。

作为一场大战的统帅，张廷兰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就算有杨宇霆和蒋百里两大助手，再加上大量的参谋人员，大家共同努力，张廷兰每天睡眠时间也只有三四个小时。桌面上总是放着热腾腾的俨茶，全靠这个提起精神。

“拙言，有好消息了！”蒋方震拿着一份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他笑着说道：“马占山和钟俊峰他们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三千多俄国骑兵，正准备打回克穆齐克旗。这下子不只咱们的西线安稳了，还在俄国人的腹部顶上了一把刀，实在是功劳不小啊。”

张廷兰一听，也急忙把电报拿在了手中，仔细看了一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很好，告诉马占山和钟俊峰，继续发挥骑兵的优势，要灵活作战，不管是境内，还是境外，哪里有俄国人，哪里的俄国人容易对付，就打哪里。争取把唐努乌梁海一带变成大泥潭，俄国人把脚伸进来，就别想再拔出去，活活拖垮他们！”

中俄之间的战斗就是从唐努乌梁海被袭击而展开的，当时俄国人搞了调虎离山的把戏，想要快速占领唐努乌梁海，把战线南移，保护铁路安全。同时也是想把奉军吸引过来，减缓远东方向的压力。

这是奉军根本没有上当，直接将主要兵力都押在了远东，对俄国人的方向发动了超乎想象的猛攻，远东一下子成了主战场。

不过就算是如此，唐努乌梁海乃至外蒙的战斗依旧十分惨烈，比起远东方面一点不差。钟俊峰带着手下人再度出现在了克穆齐克的外围，远处是一片雾气弥漫的蒙古包，就在十几天前，他们和俄国人正式开启了这场战斗。

当时的战况还历历在目，俄军趁乱偷袭了克穆齐克，严式超率领着负责守卫的奉军，展开了艰苦的反击。

夜色之中炮声隆隆，小小的土城之中到处都是火光，房屋和蒙古包都不断被吞噬掉，防御工事也都被摧毁大半，到处都是残破的景象。

俄国人像是潮水一般，怎么都杀不干净，在炮火的掩护之下，他们的步兵猛攻正面，骑兵从两翼突袭，占有绝对兵力优势的俄国人像是疯了一样，

密集的人海让所有人都感到了心惊肉跳。

严式超虽然是文官出身，但是处理一段时间边务之后，也被逼成了文武双全，他指挥着士兵，沉着应战，利用残破的城墙作为掩体，和俄国人拼命战斗。

“快，投手榴弹！”

轰轰轰……爆炸接连在俄国士兵之中发生，每一团火光发出，就有几个俄国人被炸得四分五裂，他们哀嚎着，痛叫着。可是后续的俄国人恍若未闻，还是迈着大步，踏着前面人员的尸体，冲了过来，似乎都没有止境。

随着战斗的进行，严式超的心里头也越来越凉，他们杀死一个俄国人，就会有两个，甚至三个补充上来，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杀戮也变得更加残酷，奉军的士兵也不断倒下去。

俄国人终于突入了奉军的阵地之中，双方都毫不犹疑的挥动起了刺刀，冰冷的刀锋恶狠狠的向对方刺过去。战壕之中的俄国人越来越多，甚至一个奉军战士要对付两三个俄国人。

面对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士兵们并没有多少畏惧，全都拼尽了全力，手枪子弹打没了，就用刺刀，刺刀折断就用手，用脚，甚至用牙齿，战场上变得越来越血腥，双方的士兵紧紧的抱在一起，掐住对方的脖子，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对方的咽喉要害。

有的伤员毅然拉响了手榴弹，和俄国人同归于尽，奉军的顽强已经超出了俄国人的想象，这根本不是东亚病夫，当年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人也不过如此。

严式超也亲自击毙了两个俄国士兵，但是他却发现两翼已经被俄国人突破，汹涌的人流从三个方面压了过来，所有奉军都有被包围的危险。

“长官，手榴弹没有了！”

严式超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心也彻底凉了，从战斗开始，他们已经和俄国人拼了大半天，还完整无缺的士兵已经不足三百人了，还有两百多名伤员，其他的士兵都已经战死了。

现在军火又告急了，他们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严式超双眼灌血，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度，他大声的喊道：“弟兄们，舍身报国的时候到了，和俄国人血战到底！”

“血战到底！”

“血战到底！”

其他士兵也跟着发出了惊天的怒吼之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俄国人的攻击队伍出现了一丝混乱，严式超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突然有通讯兵跑了过来。

“长官，是钟团长带着弟兄们杀回来了，他正在袭击俄国人的后路，让我们快速撤出城中，他会和我们会和！”

“放弃克穆齐克？”严式超把眼睛瞪得老大：“你没有搞错吧，怎么能让俄国人占领咱们的土地么？”

“长官，没有错误，这是统帅部亲自下达的命令，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将俄国人彻底拖住，化被动为主动！”

严式超听到这里，也终于明白上头的意图，趁着俄国人混乱的时候，带领着士兵毅然撤走。

俄国人在付出了大量伤亡之后，终于占领了克穆齐克，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一个空前的挑战，从唐努乌梁海，一直延伸到远东，漫漫万里的战线之上，到处都是战火！

第五百五十七章抢占制高点

中俄同样是两个庞大的国家，又有着堪称世界之最的边境长度，互相之间都是最大的威胁。其实从地理上讲，俄国人占据的都是苦寒之地，是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偏偏中国却在清政府的手上，懦弱无能，让俄国人窃据了大片的领土。

此时的奉军就全然不同，张廷兰下达了灵活作战的命令之后，秦威就了解了意图，这是要用袭扰的战术，消耗俄国人的力量。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长达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俄国人根本没有办法防范。

如果发动突然偷袭，俄国人必定会手忙脚乱，应接不暇，秦威把设想同其他军官说了一下，大家也都十分赞同。

吴凯杰想了想说道："总指挥，办法倒是好办法，不过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俄国人已经在中俄边境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很显然他们不只要扰乱唐努乌梁海，还要攻击外蒙，如果这时候抽调大量的骑兵，恐怕会削弱我们的力量。"

秦威笑着点点头："没错，我把大家找过来，就是想商讨一下这无中生有的办法，你们有什么主意，既能够袭扰俄国人，又能节约兵力么？"

吴凯杰眉头紧皱，一边思索，一边说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用很少的投入，办成大事，恐怕真有些困难。"

"我有主意了！"刘少卿突然笑着说道："这做生意要是没有本钱，就可以去银行借款，这打仗也差不多，咱们也能借点兵力出来！"

秦威一听顿时哈哈大笑："少卿，果然是家学渊源，什么时候都忘不了生意经。可是打仗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做生意只是赔点钱而已，二者不好比较？"

刘少卿原本是刘书成的侄子，出身商人世家，刘书成又没有儿子，本来准备培养他当自己的接班人，继承庞大的家业。可是刘少卿对于军队的兴趣更大，一心想加入奉军，刘书成最初只当是刘少卿是一时的兴趣，过不了几天就会受不了。任何一个养尊处优的少爷羔子恐怕都受不了军队里头的规矩。

结果大出意料，刘少卿竟然挺了过来，还获得了优秀新兵的称号，拿到了进入讲武堂深造的资格，在讲武堂毕业之后。他的军衔也不断提升。很多人都以为刘少卿能快速提升，是因为家庭原因。张廷兰照顾刘书成的面子。但是真正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位刘少爷的确是凭着自己本事提升上来的。

他刚正式进入军队的时候，刘书成担心侄子安全，死说活说，让张廷兰把他安排在了相对安全的后勤部门。不过哪知道刘少卿竟然干出了名堂，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弄出了一套仓储管理办法。

不管是满清。还是北洋，军队**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官的层层盘剥，士兵苦不堪言。张廷兰把军饷制度给改革了，杜绝了军官克扣军饷的问题。

但是麻烦并没有结束，军队还有一个大漏洞，那就是日常的采购问题，一支部队每天消耗的青菜和肉类就是一大笔钱，只要稍微懂点心思，就能轻轻松松拿到一点外快。

刘少卿搞得管理的办法就是针对这种现象，他拟定了统一的采购标准，军需官不能随便自己购买，必须按照制度办事。而且他好搞出了一个重大的革新，就是把最终的结算权力交给了银行。

部队和商人分别把采购的凭证交给银行，只有银行核定，双方都没有问题的时候，才会给予结算，如果任何一方出现了差错，银行就义务向军法部门报告情况，然后进行调查。

这一手虽然不能真正堵死贪污的路子，但是也取得了相当惊人的效果，推广之后，每年光是食物采购就节约了五十万元左右，差不过够一个师半年的军饷！

奉军尝到了甜头，自然依照刘少卿的设想为蓝本，又把军装被服，牲口，自行车等等东西的采购都制定出了详细的规定，每年至少能节约两百万元以上。

刘少卿也自然引起了张廷兰的注意，他现在已经是蒙古方面军的后勤部长，别以为这个后勤紧紧是管一些军粮军火而已，他的权力远远不止这些。

民夫征调，战俘处理，牲畜调用，紧急国防工程等等全都捏在手中，是名符其实的部队大总管，权力惊人。

“总指挥，能贷资金，就能贷人，这怕死虽然是人之常情，但是总有一些人想要拿着脑袋博一个富贵，我们总该成全！”刘少卿笑着说道。

这时候吴凯杰突然眼前一亮，他似乎也想到了什么，急忙说道：“老刘，你是不是想把那些白俄的战俘抛出去啊，让他们去袭扰红俄？”

“不止如此！”刘少卿笑道：“我们自从平定了外蒙之后，就抓到了不少蒙匪，随后又俘虏了不少恩琴的部下，这段时间又有不少白俄跑到了咱们这边，这些人都加起来，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以上。其中多数都是兵油子和悍匪，说白了都是人渣，我们原本就打算让他们做苦工累死拉倒，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不用他们太可惜了！”

听完刘少卿的话，秦威也终于露出了喜色，拍手说道：“这个主意太好了，用俄国人对付俄国人，死多少我们都不用心疼。现在就把他们组织起来，都给我撒出去，让他们可着劲祸害俄国，杀死一个红俄，就有重奖。杀得越多，奖励越多。”

“总指挥，我们还可以考虑一下离间俄国人，我询问过很多逃过来的白俄。目前多数党根本没有完全掌握俄国，军队之中有不少的旧军人，他们左摇右摆，和多数党根本不是一条心。让这些俄国人出去，招揽红俄军人，明码标价，大不了我们多撒一点钱。这年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秦威一听，当即拍案叫好，急忙按照刘少卿的提议，将战俘营当中的俄国人全都找了出来，答应提供给他们武器，只要能消灭多数党，还有大把的银子。

这些人都是匪xing深重的家伙，一听有这个机会，哪里还会错过。因此全都毫不犹豫的同意了。上万个魔星一下子都被撒了出去，经过在奉军手上的磨砺之后，这些人变得更加凶狠狡诈，手段阴毒。

到了俄国境内之后，简直就是无恶不作。而且一个个狡猾的向泥鳅，他们袭击村庄。攻击乡镇。将多数党的管理人员揪出来，就地斩首，还频频袭击俄国后勤运输队。

俄军一旦追捕他们，这些人就逃回中国境内，杀的人越多，得到的奖励就越多。兜里塞满了钱之后，这些人除了挥霍之外，还有的用钱去收买多数党的成员。

刚刚经历了战乱的俄国，所有人都困窘到了极点。多少人连肚子都填不饱，虽然信仰看起来非常好，但是暂时还当不了馒头，人总要活着，不免有些俄国人会弃暗投明。

这个行动执行了三五天之后，就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严重迟滞了俄军的行动。秦威也急忙将执行的结果汇报给了张廷兰，建议奉军扩大采用的范围，给予俄国人更大的打击。

接到了报告之后，杨宇霆笑着说道："拙言，这个办法的确不错，我看最好把女王手上的部队也都弄过来，让俄国人打俄国人，我们也能节约jing力。"

"不忙！"张廷兰摆了摆手："这些手段都可以使用，但是要想靠着这些，就击败俄国人，还远远不够，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硬碰硬，击败俄国人，证明我们能和俄国人平起平坐，不再是一个受人摆布的棋子！"

蒋方震也点点头："大帅说的没错，目前世界上白人还有着优越感，而中国在很多人的印象之中，还是落后的代名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俄国人就算有心叛变，他们也不会贸然投靠中国的，我们必须首先证明实力。得到了列强的认可，说不定我们能争取到更多的好处，中国人总不能白白的冲在对付多数党的第一线，列强总该给点贷款和军事技术！"

张廷兰也说道："没错，当下最关键的就是拿下博尔贾，重创俄国人，让世界都知道中国不再是那个任人鱼肉的国家！"

而此时博尔贾的战斗也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双方都拿出了拼命的劲头，到处都是震耳yu聋的爆炸声。奉军的攻击重点集中在了605高地上面，只要拿下这个制高点，就能俯瞰全城，到时候火炮的威力势必成倍提升，胜利也就有了希望。

正因为如此重要，奉军才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了过来，张贺年亲自指挥部下发动攻击，在空中还有轰炸机不时光顾，将一枚枚炸弹投到了俄国人的头上。

轰炸机也不知道向上面投掷了多少炸弹，山石都被炸得粉碎，裸露在外面的工事全都摧毁了，爆炸还引发了可怕的大火，将山上的树木全都焚毁了，光秃秃的山坡宛如一个活生生的地狱。

但是就在这个地狱的下面，还藏着为数不少的俄国人，苏哥洛夫也的确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他参照了欧洲战场上的经验，在山体之中挖掘了大量的坑道工事，把火力点都隐藏在炮火难以攻击的地方，整个高地就是一个五脏俱全的要塞，想要真正拿下来，的确困难重重。

"旅长，弟兄们又被打下来，下一次我亲自带队，再冲一次！"周子健脸上全都被硝烟熏黑了，鼻子上有一个弹片划出的伤口，正在不断的浸出鲜血。可是他全然没有一点在乎，整颗心都在605高地上面。

张贺年摆了摆手："打仗要动脑子，不能拿着额弟兄的xing命硬拼，大帅刚刚调了一批坦克过来，我们用坦克开道，试试看看铁家伙能不能管用！"

周子健一听，也急忙点头，很快两辆坦克被调了上来，这是奉军最新的产品，装备了三十七毫米坦克炮之后，威力与机枪不可同日而语，对付一般

的火力点，有着强大的摧毁能力，坦克兵更是信心十足，发动机轰鸣着，怒吼着，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头，奉军士兵随后紧紧跟随。

有了坦克充当肉盾，子弹全都被挡住了，奉军能够安全的前进。宽大的履带碾过崎岖不平的山道，似乎无可阻拦一般。一个机枪点向着坦克喷吐火舌，但是子弹打在了二十毫米厚的装甲上面，一点用处都没有。

坦克炮却已经瞄准了这个火力点，轰的一声，炮弹正好命中了火力点，一团烈焰腾起，里面的机枪瞬间变成了零件，俄国士兵也全都被炸死了！

第五百五十八章破城

坦克的发动机发出了阵阵嘶吼之声，钢铁怪物不断的向着山顶爬着，所过之处，俄国人精心构筑的火力点接连被敲掉。步兵跟在了后面也变得容易多了，如果没有这两个大家伙，只怕不知道要用多少生命去填呢！

周子健举着望远镜，看着士兵快速推进，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就在这个时候，坦克距离山顶也经越来越近，只要再爬一个陂，就能够一举冲上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走在最前面的坦克突然停了下来，周子健心里头顿时暗叫不好。

奉军坦克最大的爬坡角度在三十度，605高地的角度基本上就在三十度左右，对于一款新近推出的武器，能够成功爬上去，并且没有趴窝，已经算是天大的幸运了。

只是最后的几十米坡度明显增加，甚至到了五十度，已经超出了坦克的极限，驾驶员也拼命努力，猛冲了几下，根本没有效果，驾驶员甚至都担心要是搞不好，坦克都有翻下去的危险，十来吨重的家伙滚下去可不是好玩的事情。

两辆坦克全都停了下来，后续的士兵也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时候山顶上的俄军火力点终于又响了起来，惊魂初定的俄军拼命的向奉军倾泻子弹，顿时就有四五个士兵中弹，倒在了山岭上面。

距离胜利咫尺之遥的时候，他们失去了性命，大家伙的心里头全都笼上了一层阴影，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难道还要被俄国人阻挡住么？

一个士兵试图冲上去，用爆破筒将俄国人的火力点炸掉，可是他刚刚跑出了几步。就被俄国人的子弹击中，顿时鲜血迸溅，重重的摔倒在了一块山石的上面。

其他的士兵也顿时陷入了一筹莫展之中，按照原计划，只要拿下了605高地。就对俄国人展开总攻。如果不能顺利拿下来，只怕会耽搁军队的总攻计划，就算计划依旧延续，不拿下这个制高点，奉军就没法彻底压制住俄国炮兵。到那个时候，只怕不知道有多少士兵会无辜牺牲。时间越是不断流逝，负责指挥的连长郑汝怀格外的心焦，他的手指已经深深的抠进了泥土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六架轰炸机出现在了高地上空，这又是奉军组织的一次轰炸，这些飞机把高度压得很低。距离山顶只有两百米左右的距离，甚至会更低。这个高度虽然能保证投弹的准确度，但是却是冒着天大的风险，搞不好就会拉不起来，一头撞在山上。

木质的飞机撞上了石头的山顶，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谁都十分清楚。但是这些飞行员也都顾不得了，上头已经下达了死命令，必须把605高地拿下来。

剧烈的爆炸一声接着一声，山石被炸得粉碎，躲在坑道之中的俄国人也不能完全躲过去，一枚一百二十五公斤的炸弹正好落在了一个临时洞口附近，剧烈的爆炸响起，一股灼热的气浪瞬间就冲到了山洞之中。

爆炸的巨大声波也顺着空洞传了进去，顿时隐藏的五六个俄国人全都倒下了，离洞口近的被活活烧死。远一点被震动震碎了耳膜，七孔流血，死相更加可怕。

另外还有一枚炸弹正巧落在了一个火力点前面的小平台上，顿时里面的

人都被炸死，而且还连累的储存的弹药殉爆。比起最大的礼花还要绚烂。

刚刚被死死压制在山坡的郑汝怀一见这一幕，顿时喜出望外，虽然没有敲掉所有的火力点，但是这已经足够了，他急忙趁着烟雾弥漫的时候，带着几个士兵冲了上去。

这时候俄国人的视线正好被烟雾遮挡，只能胡乱开枪，威胁大大降低，一个奉军士兵将一节爆破筒塞到了机枪孔之中，顿时一声巨响，这个火力点也彻底被摧毁了。

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终于消除了大半，郑汝怀刚要松口气，突然在十几米之外突然又射出了一道火舌，猝不及防之下，有五六个奉军士兵被击中，尸体沿着山坡快速的滚落下去。

后续冲上来的士兵也被打得抬不起头来，郑汝怀一见，顿时眼睛都红了，他紧紧的伏在地上，一面观察，一面想着如何对付最后的碉堡。

这个火力点设计的十分特殊，利用了上下两块巨大的山石之间石缝，有着天然的掩体保护，无论是火炮还是飞机的炸弹，都别想干掉，只能寄希望人力去爆破，但是光滑的岩壁有给攀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要是没有过人的体力，顽强的意志，根本爬不过去，而且一旦失败，就会落到山下，粉身碎骨，凶险异常。只是到了这个时候，谁也不能退缩，郑汝怀匍匐着爬到了山路的边上，摸着山石，一步一步艰难的爬了过去。

双手死死的抠住石缝，每迈出一步，都要冒着巨大的风险，粗粝的岩石很快他的衣袖全都磨烂了，手指盖也出现了鲜血，每爬一步都疼痛难忍，郑汝怀脑门已经浸出了一层汗水，但是他一声都不出，憋着一股劲，努力在陡峭的山坡上爬行。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攀爬，郑汝怀终于到了绕过了下面的山石，到了碉堡的侧后方，从这里就能清楚的看到碉堡火力点还在喷吐火焰，说不定正有士兵在不断的牺牲。

郑汝怀暗暗咬牙，将一枚手榴弹拉开了保险，抛了过去。不过由于弹孔太小了，这枚手榴弹正好落到了山石上面，迸溅了出去，凌空爆炸，根本没有起到效果。

看到这个情况，郑汝怀就感到了不妙，想要干掉这个火力点，的确不容易，他只能又努力攀上了巨大的岩石平台，侧着身体，用尽全力，向前蠕动，一点点向着火力点逼近。

这时候俄国人似乎已经感到了有人盯上了他们。俄国人的机枪也在不断地扫射，想要将危险消除，可是郑汝怀已经躲进了射击的死角，手中正拿着一根爆破筒。

山石上留下了斑斑的血迹，鲜红刺眼。终于郑汝怀摸到了火力点的边上，将早就准备好的爆破筒塞了进去。就在他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哪知俄国人竟然将爆破筒推了出来！

眼看就要功亏一篑，郑汝怀震怒到了极点，双眼充血，浑身的潜力都被激发了出来。他猛地向前一窜，身体斜着飞到了火力点的前面，一只大手已经稳稳抓住了刚刚被推出来的爆破筒。

俄国人也感到了不妙，他们急忙开枪射击，可是他们快，郑汝怀更快。抓到了爆破筒之后，他猛地就塞进了机枪眼之中。

啪啪啪几颗子弹穿透了郑汝怀的胸口，他的身体像是失去了动力的炮弹

一样，往下坠去，就在他闭上眼睛的那一霎那，爆破筒终于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巨响，这个最顽固的火力点彻底被敲掉了！

越来越多的奉军使用涌上了605高地。残存的俄国士兵也全都被清除干净，掌握了这出最高点，奉军的视线顿时就明朗起来，俄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占据了地势之后，奉军的攻击也就变得容易多了，炮兵有了准确的指引，顿时就变得更加犀利，一枚枚的重型炮弹落到了俄国人的脑袋上面。

他们的炮兵受到了奉军的重点照顾，一团团的硝烟腾空而起，一门门的大炮被炸成了零件。俄国炮兵也全都哭爹喊娘，狼狈不堪。

更加要命的是一枚炮弹还落在了弹药储存点上面，猛烈的殉爆像是一阵狂风一般，横扫了周围的俄国人，到处都是残尸断腿。到处都是哭嚎的伤兵，这些俄国人终于感受到了中**人的可怕。

炮兵阵地被敲掉之后，其他的堡垒区，城中的主建筑，军用仓库全都受到了重点照顾，大炮像犁地一样，犁过之后，到处都是残破，到处都是尸体。

“师长同志，605高地已经失守了，中**队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火车站也要不保了！”手下人汇报的时候，声音里面也带着颤抖，他也没有料到奉军的攻势竟会如此的犀利，简直是为所未闻。

苏哥洛夫一听到这话，顿时颓然的坐在了椅子上面，他对自己的防御工事给予了厚望，他坚信即便有十万中**队，也休想轻松打破，面对着成倍的对手，他至少能坚守一个月以上。

可是从开战算起，只有不但半个月的时间，他就要撑不住了，这简直是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一瞬间变得这么强大，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向赤塔方面发报，请求布柳赫尔同志提供援助，至少需要一个师，还要有大量的军火弹药。不然，不然博尔贾就要失守了！”

说完这话之后，苏哥洛夫双手捂住了脸，无比痛苦，让一个顽强的俄国将军承认失败，是非常痛苦的事情，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但是到了现在，也由不得他不承认了！

就在奉军节节推进，向着博尔贾城中杀去的时候，张廷兰也迎来了一位老朋友，正是吴佩孚。

见面之后，吴佩孚就笑着说道：“拙言兄，早就听说边防军扬威异域，痛击俄国人，大涨了国威，实在是可喜可贺，让人钦佩啊！”

“子玉兄，小弟向你请罪啊，这等军国大事，本来应该向大总统请示，定下一个方略，上下同心，共同施行。可是如今俄人骤然挑起战端，小弟不能不应战，结果让老兄陷入了为难之中，实在是心中有愧！”

张廷兰说得诚惶诚恐，不过吴佩孚就给他俩字的评价：演戏！这家伙绝对是早有预谋的，要是没有准备，十几万人的军队，怎么能说集结，就能集结出来，而且还能快速投入战斗，奉军这是蓄势待发已久了。

“拙言兄，收复国家故土，挽回主权，是咱们军人的天生使命，吴某人也不甘落在人后，如果老弟不嫌弃，我愿意到前线冲锋陷阵！”

吴佩孚说完之后，张廷兰并没有什么表现，一旁的朱庆澜突然微微摇摇头：“玉帅，战场上刀枪无眼，尤其是俄国人凶狠异常，我看北洋的弟兄还是

不要上战场为好。”
“怎么？当吴某是贪生怕死之徒么？”
“子玉兄，朱部长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南北地域不同，作战总要熟悉地理才行。子玉兄要是有兴趣，先和我一同到前线视察一下。”
张廷兰也知道博尔贾战役到了关键阶段，因此想到前方鼓舞一下士气，正好把吴佩孚带过去，把远东战场的残酷展示给他，也是给吴佩孚一个下马威。
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有参谋送来了一份电报，张廷兰一看，顿时哈哈大笑：“子玉兄，你可真是贵人啊，刚到这里我们就拿下了博尔贾车站，大军已经攻入了城中了！”第五百五十九章震撼军列行驶在前往博尔贾的铁路上面，车上挤满了俄军士兵，全都是远东第三师的部队，师长保尔面色阴沉的和普通士兵挤在了一起。
他已经得到了前线的情报，博尔贾危在旦夕，而斯科沃罗季诺方向已经失守了，照着这个态势下去，只怕奉军两路大军会沿着铁路一直打到赤塔，到了那个时候，只怕贝加尔湖以东的地区都保不住了。
远东的战局已经惊动了莫斯科方向，多数党的高层最初并没有把中国出兵当回事，日本人尚且坚持不住，何况中国呢！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只要红色大军一到，中**队就会老老实实滚回去。
可是事实和这些人的设想完全不同，中**队一开始就投入了雄厚的兵力，展开了凶猛的攻击，在远东，俄国人各种部队加起来，还不到八万人，大炮也不过三百门左右，作战飞机更是严重不足。
至于中国方面动员的兵力至少在十三万以上，投入火炮也超过了五百门，还有飞机坦克参战，从一开局，就对俄国极为不利。
保尔这次的使命就是援救博尔贾，并且尽可能的多坚守一段时间，给俄国调整部署争取时间。调动更多的兵力和物资到远东。保尔脑中不断闪过远东的地图，思索着具体的战斗计划。
一旁的政委并没有保尔这么沉郁，反倒信心十足，他大声的对手下人说道：“同志们，中国正处在一帮军阀的统治之下，所有的士兵都是被强迫抓到战场上的农民，他们甚至连怎么开枪都不懂。可笑的中国人竟然妄图和强大的红军对抗，简直就是在找死，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可以轻轻松松的消灭他们。”
正在政委高谈阔论的时候，突然火车骤然减速，滑行了上百米之后，才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怎么停车？”保尔大声的咆哮道。
“师长同志，事情不好了，铁路线被破坏了！”
一听这话，保尔顿时眉头紧皱，他和政委都跳下了火车，远远的看去。只见前面的铁轨上出现了几个巨大的弹坑，直径都超过了几十米，铁轨被炸飞了，枕木炸碎，就连路基都损坏了。
“这帮该死的中国人。他们只会这种卑劣的手段，根本不敢和英勇的红军作战。都是一帮懦夫！”
政委还在愤恨的说着。保尔的脸色瞬间就变了：“不好，这是中国人的轰炸机干的！”
“中国人也有飞机，真是有趣。”

“这不是有趣的事情！”保尔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已经受不了了政委对中**队的贬低，如果中**队真的那么差，俄国就不会打的这么艰难了。

“政委同志。中国人有轰炸机，我们的火车在这里也是危险的，所有同志马上做好防空准备，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抢通铁路。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毫无准备的暴露在飞机的攻击之下，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所有俄国人都意识到了情况的危急，因此急急忙忙的行动起来。

就在他们填平弹坑的时候，突然在远处空中出现了一大片黑压压的影子，向这边快速飞来。

“敌袭！”

负责警戒的俄国兵大声的喊道，这些俄国人也受过防空训练，他们急忙准备了临时的三角木架，将机枪架在了上面，枪口对着空中。

就在俄国人冲忙准备的时候，奉军的飞机已经飞到了他们的上空，黑压压的像一大片乌云一般。

“开火，快开火！”

机枪哒哒之声不断，几条火舌射向了空中，负责领航这次轰炸的何士龙并没有把俄国人的机枪看在眼里。

他们只是匆忙组织，火力密度远远不够，而且还有死角，何士龙的飞机快速的飞到了俄国人的上空，两枚五十公斤的炸弹被瞬间投了下去。

其中一枚炸弹正好落在了火车的旁边，顿时剧烈的爆炸将两节车厢震断，散碎的零件和弹片飞得到处都是，不少俄国兵受到了波及，身上都出现了伤口。

紧随其后，越来越多的炸弹落了下来，火车周围被炸得一片狼藉，每一枚炸弹都能带来巨大的伤亡。十八架轰炸机将炸弹都抛了下来之后，俄国阵地上已经是硝烟滚滚，尸横遍野，伤员狼狈的哭嚎。

有的人也试图逃跑，不过护航的战斗机早就盯上了他们，飞机掠过他们的头上，用机枪不断的来回扫射，一个又一个的俄国人被打成了碎片，直到所有的炸弹投完，所有的子弹打光，飞行员才心满意足的拉起飞机，得意洋洋的向着东方飞了回去。

俄国人清点了一下伤亡之后，发现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火车被彻底炸毁，另外有二百多人被炸死，受伤的人员就更多了，师长保尔的拳头攥得发出一阵脆响。

距离博尔贾还有七十多公里，失去了火车，难道用双脚走过去么，那样还能赶上拯救博尔贾么？

而且他也清楚飞机不会只来一次的，随时都会杀回来，再度狂轰乱炸，他们的处境极为危险，别说去救援别人了，能不能保住自己的还是一个大问题。

“同志们，马上清点物品，我们马上离开铁路线，这里随时都会遭到中**队的空袭，从两旁的山地快速接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博尔贾！”

保尔虽然下达了这个命令，但是他也不确定能不能抢在博尔贾失落之前，赶到那里……

“快，把炸药包送过来！”黄显声大声的喊道，他的声音嘶哑，每次用力喊话，喉咙里就有一种甜腥的味道，显然已经出血了，不过他什么都顾不了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彻底将火车站拿到手中。

炸药包轰的一声巨响，将地下室的大门炸开，硝烟还没有散去，几个奉军士兵就冲了进去。这里面的俄国人被炸得七荤八素，根本来不及反应，当场就被击毙了。

黄显声指挥着士兵连续清理了几处地下室，最后盘踞在火车站之中的俄国兵也被消灭了，为了这个最紧要的所在，奉军和俄国人前后争夺了五天时间。

奉军杀进来，俄国人在反攻回来，双方来来回回，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奉军至少有三百多名士兵死在了攻击行动之中，还有更多的人受伤。

终于奉军夺取了605高地之后，对俄国人展开了精准的轰击，用大炮阻断了俄国人的援兵，没有了足够的增员兵力，火车站才彻底落到了奉军的手上。

火车站到手之后，对于奉军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不只是掌握了一个关键的据点，后续的物资也能够运上来了。

这些天卫军都在指挥着大量的工人抢修铁路，张廷兰又特意从海参崴调运五台宽轨机车过来，有了火车帮助之后，运输铁轨水泥等物资都容易了许多，卫军他们终于提前了一半的时间，将被破坏的铁轨恢复过来。

铁轨恢复了，火车站也拿到了手中，第一列火车呼啸着开进了车站，虽然到处都是隆隆的炮声，但是一点都不妨碍士兵们高昂的士气。从火车上将一箱箱的弹药搬了下来，除了弹药之外，还有不少的蔬菜。

一看到这些东西，有些士兵眼睛都红了，这些天光是吃罐头，啃馒头，还有炒面一类的东西。吃多了之后，每个人都像是吃药一样，强迫着自己吞下去。

现在终于有新鲜的东西送上了，所有人都喜出望外，黄显声一把就抓了一个大萝卜，掏出了匕首，娴熟的切成了指头粗的小条，每人分一条。

这些士兵也不管上面的泥土，全都几口吞了下去，喉咙之中涌起了一股辣丝丝的感觉，心里头顿时都舒服了不少。一个萝卜显然不够，大家都还眼巴眼望的看着。

黄显声把脸色一沉："都别想了，赶快打仗，总攻就快开始了！"

正在说话之间，密集的炮声响了起来，这次的火炮明显不同以往，剧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想象，山摇地动的响声，显示着战争之神的强悍。

黄显声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猛烈的炮火，根据他的判断，奉军这次集中的火炮至少在二百门以上，而且其中还有超大口径的重炮，光是听着惊天动地的炮声，他就感到了一种由衷的骄傲和自豪，中**队也可以这么强大，中国再也不用向任何人低头！

黄显声判断的并没有错，这次奉军一共集中了各种口径火炮二百三十多门，其中还有最新运来的八门二百四十毫米的超大火炮。

炮弹肆无忌惮的落到了俄国人的头上，一团团的火光腾空而起，鲜红的颜色，是用血和火浇灌出来的，显得妖异动人。博尔贾城中的所有建筑都受到了摧残，被炸成了一个个废墟，城市仿佛都被抹平了一般。

就在奉军发动总攻的时候，张廷兰和吴佩孚也终于赶到了前线，吴佩孚也终于第一次见到了如此惨烈的战场，通过望远镜，死死的盯着炮击的场景，他彻底被震撼了，浑身都血液仿佛都停止了一般。

第五百六十章四面俄歌

吴佩孚堪称北洋将领之中最凶悍，最懂战争的，而且吴佩孚治军严谨，手下部队训练充分装备精良，是北洋王牌中的王牌。

在这个乱世之中，谁都有勃勃野心，吴佩孚也想靠着强大的军队，能够一统天下。在吴佩孚的眼中，孙文一系眼高于顶，根本不算什么，西南的军阀又见识有限，都是一帮窝里斗的行家。

最大的潜在对手就是奉军，吴佩孚这段时间加紧训练部队，采购新式武器，瞄准的就是奉军，甚至他还有超过奉军的打算。可是真正到了前线只有，尤其是从满洲里到博尔贾的短短七十公里的路上，吴佩孚受到的震撼就是一个接着一个。

任何现代的战争都是后勤的较量，奉军为了能和俄国人决战，动员了超过三十万民兵和劳力，运送物资的牲口超过了十万头，还有两万多马车。密密麻麻的劳动队伍，修筑道路，抢运物资，运输伤员，一切都做的有条不紊。

如今北洋军主要还停留在拉丁抓夫的阶段，抓来的民夫根本没有多少专业技能，而且工作的时候还要军队看管，如果稍不留神，就有可能逃跑。

奉军则是完全不同，各行各业的人员都有基本的登记，诸如司机、医生、修路工等等，全都有专门的协会，开战之后，这些人就要随时做好被征调的准备，无条件服从命令。另外各地有多少牲口可以使用，有多少壮劳力能够调动，全都有详细的登记，一旦需要，就能马上投入到前线之中。

这种完备强大的动员能力让吴佩孚叹为观止，这才是真正的军民一体，有了这样的组织能力之后，主战部队完全从琐事当中解放出来，而且随时能得到有效的补充。

吴佩孚的心里头也有一本帐，凭着奉军的能力。组织起百万大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真正到了第一线之后，吴佩孚受到的震撼就更多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炮兵阵地，一门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全都让吴佩孚垂涎不已。

他从奉军弄到了三十六门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就视作珍宝，被当成了镇军的利器。就连日本陆军都没有大量装备这种口径的重炮。吴佩孚为此还洋洋得意。可是眼下奉军炮兵装备的最大口径火炮已经达到了二百四十毫米，粗大的炮管，修长的炮身，充满了力量。

当听说一炮的射程能超过两万六千米的时候。吴佩孚彻底惊掉了下巴，他差点直接开口向张廷兰讨要了。不论是花多少钱，都要弄到！可是话到舌尖，吴佩孚又忍住了，这种超级火炮别说奉军能不能买，就算他们愿意卖，到了自己手上。也不见得能保养的好。

其实亲眼见到奉军和俄国人之间的血腥搏杀之中，吴佩孚已经感到了强烈的落差。就算他一手带出来的北洋第三师，面对重炮的拼命轰击，能不能撑住，绝对是一个疑问！

但是俄国人不但撑住了，还在和奉军进行生死搏杀，双方都进入了白刃战的环节，论起战斗意志，吴佩孚自问手下的部队和俄国人差得太多。

连俄国人都比不上。那又怎么和能战胜俄国人的奉军相比呢！原本吴佩孚还有心率部参战，也为北洋挣回一点面子。此时他也彻底冷静了。就算张廷兰不动歪心思，北洋的军队也只配充当炮灰，这种级别的战斗根本不是他

能参加的。

想到了这里，吴佩孚看张廷兰的时候，目光之中就多了一丝敬畏，这个年轻人手上竟然握着这样一支虎狼之师，实在是太过骇人听闻了。

“拙言兄，吴某还说要率兵参战，可是如今一见这样惨烈的战况，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惭愧得很啊！”

“子玉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为何屡屡被列强欺凌，这其中的原因不知道老兄想过没有？”

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吴佩孚想了半晌，才说道：“有人说过是列强的坚船利炮，但是我们也有过北洋舰队，结果一样全军覆没。有人说是列强有先进的制度，我们也学了过来，民国建立也将近十年，国运反倒更加衰微。吴某每每扪心自问，却一直找不到原因，实在是惭愧到了极点！”

“子玉兄说的或许都对，不过按照我的看法，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业化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管理问题。工业化解决了武器的问题，而社会管理则是解决人的问题。比如眼下的关内地区，土地都落在地主的手中，佃农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他们一年之中有半年在饿肚子，接受教育更是痴心妄想。这些人就算拉上了战场，他们的身体和心里，完全都没有做好现代化战争的准备，军队又哪来的战斗力。”

张廷兰苦笑着说道：“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军队越是弱小，就会任人掠夺，每个社会都是香槟塔的形状，只有上层装满了，下层才会分到。同样遇到了掠夺之后，下层是最先破产的，中国虽然有四万万同胞，但是真正能站起来，同列强进行竞争的，恐怕还不足一成！”

张廷兰说到了这里，也不仅想起了后世某个一亿人口，十亿牲口的国家。如果中国不经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不彻底将旧时代的垃圾都抛弃掉，恐怕有永远匍匐下去的危险。

“拙言兄果然是一语中的。”吴佩孚用力的点点头：“世人光看到了奉天军力的提升，其实东三省在民政上的变化，才真是天翻地覆，奉军能有今天的战斗力，一点都不意外。只是偌大的国家，要想彻底革新，实在是太难了。”

张廷兰看着若有所思的吴佩孚，并不担心他把奉军强大的关键学过去，奉军的经验就摆在了那里，谁都可以学，但是知易行难，如果真能搞得下去，那就不是北洋了。不过说到底吴佩孚要是愿意折腾一下，释放一些改革的信号，搅动一潭死水的中国，也是一个好事情。

“大帅。我空军侦察到一股俄国援军，正在向着博尔贾赶来，预计在一天之内就会赶到！”杨宇霆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博尔贾的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绝对不能让他们咸鱼翻身，孙安虎他们还需要多少时间能结束战斗？”

杨宇霆当即说道：“目前我军已经突入了城中，只是俄国人继续在废墟当中继续抵抗，他们十分顽强。恐怕还要一两天的时间才能结束战斗，要想肃清全城，至少还要三五天时间。”

“太慢了，这绝对不行！”张廷兰眉头紧皱。博尔贾的两个师都是俄军的远东精锐，如果能都干掉。奉军再打赤塔，就容易多了，可是一旦援军来了，就算扭转不了大局，也会给这些煮熟的鸭子逃跑的机会。

“大帅，不用着急。我送点宝贝过来！”

正在张廷兰发愁的时候，情报头子常荫槐突然笑着走了进来，手中还拿

着厚厚的一摞唱片。

常荫槐像是献宝一样，把唱片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大帅，这可是我特意弄来的，保证能让俄国人军心大乱！”

杨宇霆一看这些唱片，也猜到了一丝用意：“这不是效仿垓下悲歌，要用楚音散楚兵吧？”

“参谋长明鉴，我正是想效仿四面楚歌。这些唱片当中有录制的俄国传统民歌，有俄国人最喜欢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还有女王陛下的讲话。”

张廷兰一听也是哈哈大笑：“这个办法太好了，马上安排大喇叭，对着城里头给我广播，咱们就看看，两千年前的老祖宗的方法究竟有没有效果！”

命令下达之后，奉军很快找到了八个巨大的喇叭，对准了博尔贾的方向，沉郁苍凉的歌声随即响了起来，和着枪炮之声，飘飘荡荡的传到了俄国人的耳朵里，正在拼命战斗的俄国兵猛地一愣，很多人都不自觉的停顿下来。

奉军也十分默契的降低了火力，战场上竟然诡异的安宁了下来，歌声越飘越远，每个俄国士兵听得越来越清楚，这时候索菲娅的声音也伴随着歌声，传了出来。

“我的子民们，俄国人不应该再自相残杀了，我们需要和平，放下仇恨，共享家园。我的家族全都死在了多数党的手中，父皇、母后、姐姐、弟弟，和我一样，在这场战斗之中，失去家人的俄国人越来越多。失去亲人的痛苦，像是野地里的荒草，每时每刻都在疯长着。难得你们还愿意让悲剧继续下去吗，还想失去亲人么……”

歌声和讲话像是魔咒一般，大多数的俄国兵都感到鼻子头酸酸的，谁也不是铁石之人，他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正被触动着，精神也被软化下来。

“该死，哪里来的歌声，究竟是怎么回事？”

指挥部之中的苏哥洛夫正在焦急的指挥着战斗，虽然情况对俄国很不利，但是他还是不想放弃最后的机会，援兵也越来越近，他还有一丝机会，只要坚持下去，尽可能的挡住中国人的脚步，很快俄国就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军队，将这些中国人全都消灭干净！

正在他对着地图苦思冥想的时候，飘飘荡荡的歌声也传了过来，最初苏哥洛夫只当是某个人在唱歌，可是很快他就感到了不对。

“师长同志，是中国人放的，他们正在对着我们播放民歌。”参谋说起这话的时候，眼神之中也闪过了一丝柔情，他似乎还记得小时候母亲就是哼唱着这首歌，哄着弟弟妹妹入睡的，那时候没有战争，没有杀戮，只有安详的家庭……

“不好！”苏哥洛夫马上警觉起来，他大声的咆哮道：“这是中国人的阴谋，所有人都不许再听了，马上把耳朵都堵起来，全都堵起来。”

苏哥洛夫虽然机敏，但是警觉的还是太晚了，俄国士兵全都听到了歌声，有的人眼中还流出了泪水，从一战开始，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六年的战乱，谁也承受不住了，他们只想回家，享受那份久违的亲情。

虽然按照命令，将耳朵堵了起来，但是有的人还是悄悄的留下了空隙，让声音能够传进来。

苏哥洛夫也知道情况不妙，如果歌声再继续下去，只怕俄军就要崩溃了。他急忙将多数党党员，还有团员都召集起来。

“同志们，卑劣的中国人想要瓦解我们的军心，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去把那些唱片机器摧毁，不能让我们的士兵继续受到污染了，拜托你们了！”

这些俄国人也知道情况不妙，他们全都按照命令，做好了战斗准备。而对面的奉军也早都做好了应对，一张大网悄然张开了！

第五百六十一章胜利的滋味

“旅长，有十几个白俄士兵过来投降了，该怎么处理啊？”

张贺年稍微一愣神，然后立即说道：“还能怎么处理，咱们奉军是文明之师，当然要优待俘虏了，好好问问人家，是缺吃的，还是少喝的，有什么困难，都要帮着解决，咱们可是遵守国际法的榜样！”

参谋听到了张贺年的话，顿时有种翻白眼的冲动，这位旅长大人在奉军的年轻将领之中，算是最嗜杀的意味，俘虏落到他的手中，最好的下场就是服苦役，至于其他的多半都要掉脑袋，甚至还要尝遍各种酷刑，绝对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可是此时一个凶神竟然和你讲起了文明，讲起了国际法，而且还是一本正经，简直有种荒谬的感觉。不过参谋也清楚，这是千金买马骨，为的是让更多的俄国人投降过来，因此他也急忙下去安排了。

有俄国人主动投降，这就是对方要崩溃的好兆头，离着真正的胜利就不远了，他随手抓起来烟袋，点着了火，装上了一袋烟。这个烟还是从张廷兰那里弄来的关东台片，前清时候的贡品。

美美的吸了一口，香醇的味道直透心脾，可是还没等抽第二口，张贺年突然脸色凝重起来，猛地从座位上面窜了起来，急忙冲了出去，把周子健和薛举叫了过来。

“你们觉得苏哥洛夫这家伙怎么样？”

周子健苦笑着指了指鼻子上面的伤口，然后说道：“差点我的脑袋就被开了，说句心里话，这次的战斗是这么多年，最艰难的一次，咱们的损失也最严重。”

张贺年点点头：“没错。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可是眼下已经有俄国人开始投降了，你们说他会怎么办？是甘心认输，还是誓死一搏？”

“应该会誓死一搏。”薛举坚定的说道。

“没错，我也是这么看的。”张贺年说道：“今天这个晚上就非常重要，老薛你让特战队的弟兄们潜入俄国人的一边，多抓几个舌头，弄清楚他们究竟有什么动作，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别让这只快死的兔子把咱们给蹬了。”

薛举当即点点头：“旅长你放心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了。”

夜色再度降临，俄军的阵地上面士兵们越来越压抑，熟悉的民歌让他们根本无法平静心绪，今天的太阳已经落下去了。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还能不能见到自己的家人。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小声的啜泣传了出来。声音像是瘟疫一样，不断的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俄国士兵觉得迷茫了，手中的枪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冰冷。而且战场上还诡异的沉寂下来，连让他们转移情绪的枪炮声都没有。无声比有声更有杀伤力。

这个时候，一支三百人的队伍悄悄的集中起来你，这些人全都是俄军当中，多数党的成员和团员。也是整个军队的骨干力量。

苏哥洛夫的助手，副师长阿廖沙对所有人说道：“中国人使用卑鄙的手段，瓦解士兵们的战斗意志，我们现在就需要挫败中国人的阴谋，将播放音乐的留声机摧毁。另外我们还要择机对中国人展开反击，把他们赶出城外！”

任务交代清楚之后，这些俄国人都感到了一丝的悲壮，他们很清楚毁掉留声机不算什么，但是想要展开反击，却是太困难了，面对着中国人的优势火力，他们绝对是九死一生。

不过这些人也都做好了准备，他们并不需要真的击败中国人，只要能够压住中**队的势头，鼓舞士气，再多坚持一天，援军就会到了，那时候俄军就有救了！

这些党员和团员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们在阿廖沙的带领之下，快速向着奉军扑了过来。穿过一堆堆的废墟，他们距离奉军一方越来越近，歌声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清晰。

苍凉的声音让阿廖沙都有些恍惚，他不得不用力摇了摇头，排除了杂音的干扰。他们顺利的爬过了一处废墟，这里曾经是教堂，现在已经被彻底夷平了。

穿过这片瓦砾，他们距离奉军的阵地只有五十几米，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面，还能看到两个正在打瞌睡的哨兵。

阿廖沙一看到这种情况，顿时暗暗咬牙，中国人没有防备，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同志们，冲啊！”

阿廖沙率先冲了过去，他身高腿长，没几步就冲到了奉军阵地前面，这时候奉军的那些哨兵才慌慌张张的逃走，后续的俄国人也冲了过来。

他们很快抢占了第一线阵地，四个巨大的喇叭就并排摆在了他们的前面，后面还连着留声机，正是这个东西不断放出靡靡之音，让俄国士兵军心全无。

阿廖沙拔出了军刀，和其他人一同将留声机砍碎，然后又用手榴弹炸碎。声音终于彻底消失了，可是此时他们并没有多少喜悦，相反还有些失落，仿佛一个老朋友突然走了一般。

“同志们，中国人没有防备，我们加快速度，快点杀向火车站，争取把火车站重新夺回来！”

阿廖沙很清楚这时候不应该伤感，而是要像一个钢铁战士一样，给予中国人最残酷的打击。这三百俄国人全都是战术最娴熟的骨干力量，他们快速的分成了十个战斗小队，向着铁路方向冲过去。

跑着跑着阿廖沙就感到了一丝诡异，周围实在是太安静了，他们刚刚把留声机炸毁了，中国人总该有点反应吧。最开始是因为疏于防范，可是现在他们总该有点行动，总该来阻止他们吧。

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也没有枪炮声，也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们，就仿佛是把大门敞开，让他们随便往里走一样！

跑出了几百米之后，阿廖沙猛地停住了脚步。如果这是白天，就能清楚的看到他脑门上面的豆大的汗珠，他的确感到了恐怖。

“同志们……”

他正准备下命令赶快撤回，躲开这个诡异的地方，突然从两旁射出了四道巨大的光束，将他们这些人照的丝毫毕现，骤然的强光让所有人眼睛都一阵刺痛。但是他们都已经顾不上了，一种叫做恐惧的情绪笼罩了每一个人，他们中了陷阱！

哒哒哒，从左右两边射出了密集的枪声。十几挺机枪喷吐着火舌，扫向

了这些俄国人，顿时成片的俄国人像是麦子一般，全都被割倒了。
党员和团员全都是俄**队当中的骨干力量，战术娴熟。意志顽强，是军队当中十足的骨干力量。任何一国的军队都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是精锐。只能是一些优秀者起到引领的作用。然后其他人跟随着，德日等国都是如此。
对于多数党的军队来说，党员和团员的比例往往就意味着战斗力，人数越多，战斗力就越强。可是如今这支差不多达到了百分百的部队，却陷入了空前的绝境之中。简直就是十死无生！
探照灯让他们无所遁形，越来越密集的脚步声预示着更多的士兵聚集过来，他们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机枪成片成片的扫倒这些家伙，紧接着迫击炮也发威了。炮弹倾泻而下，狭小的区域当中，没有任何漏洞，全都被覆盖了。
阿廖沙瞪着血红的眼睛，向周围看去，只见他的同伴能站起来的越来越少，三百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减少着。阿廖沙两眼血红，他知道自己和同伴全都完蛋了，没有一点生还的可能。
绝望之中，阿廖沙咬着牙，端着刺刀，猛地向奉军冲了过去，身后还有十几个俄国人紧紧跟随，他们义无反顾的向奉军冲来。
“乌拉！乌拉！”
怒吼的喊声，是他们留在人世最后的音符，一挺轻机枪对准了阿廖沙，一梭子子弹全都打在了他的胸口上，顿时血肉横飞，胸膛出现了几个拳头大小的窟窿，这个大个子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三百多名俄军的骨干精锐全都报销了，一直观战的张贺年顿时心花怒放。如果在平时想要对付他们，同等人数的奉军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尤其是这些人放到军队当中，全都是优秀的中下层军官，能够带起几千人的队伍，眼下这么轻松报销了，实在是天助奉军！
“弟兄们，冲啊！”
张贺年用了力气，发出了巨大的吼声，早就摩拳擦掌的奉军全都冲了出来，向着俄国人守卫的最后据点冲了过来。
在茫茫的夜色之中，到处都是喊杀声，到处都是火光，枪声炮声响成了一团。苏哥洛夫一直在指挥部之中，焦急的等待，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次反击上面。他不敢奢求胜利，只求能压住奉军的势头，给他们赢得一点时间。
正在他坐立不安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密集的枪炮声，打起来了！
苏哥洛夫顿时欣喜异常，急忙站了起来，在指挥部之中不住的来回走，想要听到好消息。
不多一会儿，就有手下人变颜变色的跑了过来：“师长同志，大事不好了，副师长他们遭到了埋伏，已经全军覆没了！”
什么！苏哥洛夫一听，顿时脑袋嗡了一声，差点摔在了地上：“你再说一遍，到底是怎么了？”
“副师长他们全军覆没了。”参谋带着哭腔，把这句活说了出来，苏哥洛夫顿时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两眼呆滞，脑子瞬间就变得空白了。
那些人都是俄军的骨干，战斗力的保证，没有发挥出一点作用，就全都完蛋了，还怎么继续和中国人斗啊？
冲啊！杀啊！

奉军的喊声越来越密集，城中到处都是奉军的身影，苏哥洛夫呆坐了半晌，才勉强说道：“突围吧，我们彻底失败了！”

总攻从晚上十点左右开始，张廷兰，杨宇霆，孙安虎，吴佩孚等人全都坐在了指挥部当中，静静的等待着前方的消息。

“大帅，弟兄们连续作战二十几天，已经非常疲惫了，如果俄国援军赶过来，的确是一个麻烦！”杨宇霆苦笑着说道。

“所以今夜我们必胜，博尔贾一定会落到我们的手上！”张廷兰信心满满的说道。

“大帅，十点五十分左右，我们攻下了银行！”

“十一点十五分，我军拿下了发电厂和邮局！”

“十二点整，我军攻下了中学，俄国已经大溃败！”

……

一个接一个的消息传来，在座的所有人全都如释重负，终于打赢了，姜登选早先已经拿下了斯科沃罗季诺，现在又拿下了博尔贾，奉军已经彻底赢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以茶代酒，咱们喝一杯，好好尝尝胜利的味道！”张廷兰率先举起了茶杯。

第五百六十二章留下你的脑袋

轰！一声巨响，负责爆破的工兵成功将俄军最后的指挥室炸开，士兵们随后涌入其中，满地都是零散的文件，在空荡荡的地下室中间，颓然的坐着俄国的指挥官苏哥洛夫，他神情呆滞，一动不动。

直到奉军涌了过来，将他按照，苏哥洛夫才大声的说道：“我要见你们的领袖，我想知道究竟败在了谁的手上！”

“你会有机会的，不过现在可没空搭理你！”黄显声大声地说道：“带走，送到战俘营。”

天光放亮，博尔贾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一夜的激战也终于结束，除了在个别的地方，还有零星的枪声之外，这座城市已经彻底落入了奉军的手中。

捷报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上，整个指挥部当中全都沸腾起来，奉军上下欢欣鼓舞，自然不必说，就连吴佩孚也露出了由衷的钦佩。

“拙言兄，从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之中鲜有胜利，唯有奉军能够改写历史。如今又第一次打出国境，赢得酣畅淋漓，实在是国家的大幸，百姓之福！”

“子玉兄，奉军眼下只是打赢了一个开局，想要一直赢下去，还要全国上下，万众一心，集中全力，才能真正战胜俄国人，把失去的土地抢回来，洗刷曾经的耻辱。”

吴佩孚点了点头，然后郑重的说道：“收复国家失地，是天大的事情，压倒一切，拙言兄如果有什么吩咐，都可以提出来，吴某一定全力配合，绝不推诿。”

一听吴佩孚的表态，张廷兰和在场的众人也感到了一丝欣喜。很显然奉军打赢了俄国人，威望势必会继续提高，对北洋的威胁也更加直接。吴佩孚这个时候能够说出这话，足见他还是顾全大局，知道轻重，心胸超过了一般人。

“子玉兄，要想击败俄国人，不只要在战场上打赢他们，在舆论上，在谈判桌上。也同样要取得胜利，我们之间要把立场协调一致，动用全国的力量，奉军主管战局，北京方面要争取列强支持。调动全国舆论，向俄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吴佩孚自从真正感受到了战斗的强度之后。就已经放弃了直接参战的想法。北洋军的装备和意志根本适应不了战场。眼看着收复故土的大功就要彻底落到奉军的手上，吴佩孚的心里头也十分焦急。

现在张廷兰居然让北洋参与其中，不管是干什么，总能分到一些功劳，吴佩孚自然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拙言放心，我现在就回北京。一定全力支持奉军。”

“有子玉兄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有了四万万同胞作为后盾，奉军绝对有把握赢得这场战斗。”张廷兰笑着说道：“顾维钧会率领一个代表团。和子玉兄一起回北京，联络协商的工作就交给他吧，也省得子玉兄操心。”

其实眼下奉军和俄国人作战，甚至要收复外东北，在法理上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奉军本身是地方武装，在中国受到广泛承认的还是北洋政府，很多的交涉必须要有中央政府出面，才能够名正言顺。

现在吴佩孚能够主动配合，张廷兰也十分高兴，双方商量妥当，吴佩孚也没有随着张廷兰一起进博尔贾，而是直接回北京了。

张廷兰，杨宇霆等人踏着废墟，走进了被战火反复蹂躏的城中，全城到处还在忙碌之中，士兵们从废墟之中清理尸体，救治伤员，遇到了自己的弟兄，就用担架送到医院抢救，如果是俄国人的伤员，就赏一颗花生米，然后再把尸体拖走。

还有不少修路工人和民夫也进入了城中，他们在清理废墟，尽快的恢复城市功能。张廷兰默默的向前走着，前面不远就是一座帐篷临时搭建起来的医院，正在救对伤员进行简单的处理。止血清创，然后对伤员进行分类，危重的伤员就要送到后方去救治。

这场战斗虽然伤亡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是毫无疑问，是历次当中，损失最惨重的，不断有伤员被送了过来。一架担架正好从张廷兰眼前过去，上面的士兵半边身体血肉模糊，右臂只剩下了一半，正在痛苦的呻吟。

张廷兰紧走了几步，到了担架的旁边，那个伤兵似乎也看到了张廷兰，顿时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色，挣扎着要敬礼。

“都什么时候了，还讲虚礼，老实躺着，一会儿医生看过了，好好休养，再过一段时间，就是一条欢蹦乱跳的好汉子了！”

士兵脸上露出了一丝艰难的笑容：“大帅，俺认得你，当年辽阳遭灾了，就是您和王省长亲自处理的，要是没您，乡亲们早就都死了，你是俺们的大恩人。”

辽阳是当初张廷兰最早推行农场体制的地方，如今农场已经遍布整个东三省，在蒙古也大力的推行牧场，辽阳算得起是第一个试点。

张廷兰也不禁问道：“辽阳的百姓生活怎么样了？”

“好多了，早都能吃饱肚子了，家里头还盖了三间瓦房，俺爹娘都说这是大帅给的，所以让俺参军，给大帅效力。”

说到这里，这个士兵眼圈泛红，泪光闪动：“俺这次丢了一条胳膊，再也不能给大帅打仗了，就成了废人……”

这个士兵也不过二十岁上下，就变成了残疾，实在是太过残酷了，张廷兰拍了拍他的肩头。

“是不是一条汉子，不再肢体健全，关键是一股心劲，所有人都是一样，不能在军队里头效力，同样可以在别的行业闯出天地来，全都是为国报效。当初最早独立旅建立的时候，就有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胳膊，也不得不离开了军队。可是如今他正管理着鞍山钢铁厂，前线使用的军火，几乎所有都使用鞍山的钢铁，他对胜利的贡献，说起了比扛枪上战场还要重要！”

杨宇霆也笑着说道：“没错，夏寒总经理可是大帅在经济领域的左右手，最近又屡屡建功，可以说弟兄们能使用上精良的武器，能装备齐大口径的重炮，都和他的努力分不开。大帅说的没错，什么时候都要保持一股子心劲，你们从战场里走出了，生死都吓不倒你们，还有什么可怕的，肯定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这个士兵一听这话，眼中也露出了一丝坚毅，也不再痛苦的呻吟，而是在不断的想着未来的方向。

张廷兰和杨宇霆又安慰了一下其他的伤员，然后才到了临时的指挥中心，落座之后，孙安虎似乎情绪有些不高，眉头紧皱。

杨宇霆笑着问道：“老孙，打下博尔贾，我们已经牢牢的占据了先机，再往下的战斗就容易多了，怎么反倒闷闷不乐？”

“我有点想不通，这次胜利都是弟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没有咱们，就凭着北洋的那几块料，哪有本事收复故土？结果到了现在，反倒让吴佩孚捡了便宜，分去了功劳，我们这不是吃力不讨好么？”

“老孙，你不能这么想，有些事情不能没有北洋的配合，《瑷珲条约》《北京条约》都是满清政府签订的。民国政府又继承了满清的政策，承认条约有效，要想废除条约，就必须由他们出面，而且打舆论战，争取列强配合，由中央政府出面，也会名正言顺很多。”

杨宇霆耐心的解释，孙安虎苦笑着摇摇头：“参谋长，这些事情我也清楚，但是总觉得心里头有些愤愤不平，转不过这个弯儿！”

张廷兰也笑着点点头：“恐怕很多弟兄们都会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能击败俄国人，把外东北拿回来，我们就拥有了稳定的后方。到时候我就会全力清除列强在东北的特权，把日本人赶出去，实现东北的真正独立，再往下我们就能放心大胆的入关，不管是北洋，还是民党，全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至于列强的租界，驻军，特权，也全都解决掉。我张拙言要么不去争北京的权力，要争就要有十足的把握，绝对不学袁世凯，去给列强当儿皇帝！”

张廷兰第一次将自己的战略构想抛了出来，孙安虎和杨宇霆一听，也全都眼前一亮，这位果然有想法，有魄力！

“没错，只要打败了俄国人，我们就有了和列强对等的身份，到时候他们还想欺压在中国头上，绝对办不到！”杨宇霆笑着说道。

张廷兰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冷笑：“我最讨厌做赔本的生意，这次给了北洋一点名头上的利益，我们就要从别的方面找回来。奉军在和俄国人拼命，北洋政府是不是要允许各地的人才进入东北，是不是要为我们提供各种战略物资，是不是要开放关内的市场，是不是要大力宣传奉军的战绩，只要这些都做到了，关内的天下早晚都有瓜熟蒂落的那一天。”

就在张廷兰喜气洋洋的进入了博尔贾之时，在几千里之外的唐努乌梁海，战局也在急速的变化，东线战场俄国人节节败退，想要在唐努乌梁海和外蒙突破，就更加困难了。

布柳赫尔只能下令收缩兵力，全力保住赤塔，远东第三骑兵师在师长帕克罗夫的率领之下，垂头丧气的退出克穆齐克，想要逃回赤塔。

但是早有一支骑兵盯上了他们，发誓要把这些俄国人的脑袋都留下了！

第五百六十三章瓮中之鳖

“弟兄们加快速度，一定要抢在俄国人前面，赶到托拉赫姆，把这些俄国鬼子的退路都给我断了！”

钟俊峰一面策马扬鞭，一面大声的呼喊着，声音随着草原的风，传出好远，手下五百多名骑兵全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拼命的抽打着牲口，战马希律律的痛叫，速度越来越快。

这次钟俊峰他们的目标是托拉赫姆，唐努乌梁海的主体是夹在西萨彦岭和唐努乌拉山之间的一块盆地，在盆地之中，叶尼塞河的上游大小叶尼塞河从这里流过，托拉赫姆是大叶尼塞河上的一处重要渡口，也是俄国退出唐努乌梁海，回到俄国的必经之路。

得到了奉军攻下博尔贾的消息之后，马占山就判断俄国人会收缩兵力，从唐努乌梁海撤军。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难道将中国的领土当成了旅馆不成！

马占山早就下定了决心，要把这些俄国人全都留下来。他和钟俊峰仔细研究了俄国人可能的路线，最终就认定了托拉赫姆，这是最近，也是最容易的路线。

“钟团长，现在就要辛苦你了，务必要抢在俄国人前面，占领托拉赫姆，然后将河岸周围的渔船全都没收销毁，不给俄国人逃脱的机会。”

“马师长，现在完全是一场速度的比拼，就看谁能跑到前面，谁就占据上风，人不需要太多，五百就够了，但是马匹必须配足，一人三匹，少一匹都不行。”

“没问题，我马上就准备。”

很多五百名精兵，一千五百匹战马全都准备起了，每人三匹战马。其中两匹是换着骑的，另外一批驮马负责携带军火和干粮，他们准备完毕之后，就用最快的速度向着托拉赫姆奔去。

一路上他们没有任何的休息，越过荒山野岭，跨过小河溪流，就是一个劲头向前，向前，再向前！

就在他们跑出了五十公里左右，突然在草场的另一边出现了一支小股的骑兵。正在向这边赶来。

“是俄国人！”钟俊峰猛然警觉：“快，消灭他们。”

一连的骑兵随即脱离了大队，开始加速向俄国人冲过来，他们像是一个扇子面一样，这支巡逻的俄国骑兵是帕克罗夫派出来的。俄国人已经准备撤回远东了。因此必须保证道路的安全，帕克罗夫派出了大量的士兵负责巡逻警戒。

自从上次刘少卿出了那个馊主意之后。奉军把白俄和蒙匪全都派来出来。蒙匪了解草原，白俄熟悉俄国人，他们合作到一起，简直是珠联璧合。

一个个职业劫掠的集团成立起来，他们在俄国边境上无恶不作，杀人越货。屠戮村庄，偷袭道路和后勤仓库。不时还零星的俄国士兵展开猎杀，然后将人头砍下来，找奉军请功受赏。

有了这帮家伙的活动。给俄国人带来非常大的困扰，每次巡逻都至少要派一百人以上，不然他们就会有危险，尤其是这次要撤回俄国，帕克罗夫派出的人就更多了。

这些骑兵远远的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骑兵队伍，足有几百人之多，他们并没有什么旗帜，而且还一人三马，正是蒙匪的习惯做法。俄国指挥官顿时就把他们当成了一支土匪队伍，他急忙招呼着手下迎了上来，土匪虽然多，但是绝对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俄国骑兵显得信心十足。

看到这支侦察兵没有跑，反倒凑了过来之后，奉军也是喜出望外，他们纵马冲向了俄国人，双方越来越近，俄国人手中紧紧握着马枪，正准备射击。

这时候奉军已经把队伍展开，像是一个扇子面展开了，双方越来越近，奉军手中的冲锋枪率先响起，密集的子弹像是雨点一样，射到了俄国兵的身上，顿时十几个俄国人就摔倒在马下，而奉军一方则是毫发无损。

碰到了铁板之后的俄国人才如梦惊觉，他们遇到的并不是土匪，而是奉军的精锐骑兵，由于奉军装备了冲锋枪，火力强大，射速极快，要是和中国人硬碰硬，绝对是死路一条。

另外这些侦察兵也都感觉到了不妙，在这里出现了大股奉军，很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帮人多半是想掐断俄国人的归路，这些侦察兵顿时惊慌不已。他们也不敢恋战，急忙拨转战马，发疯一样的要冲回去，向长官报告情况。

俄国人拼命想跑，奉军却是毫不留情，不断的将一个又一个的俄国人干掉，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奉军战士举起了雪亮的马刀。

刀锋划破肢体，鲜血迸溅，肢体乱飞，俄国人惨叫着，帅在了马下，坚硬的马蹄踏着他们的尸体，把他们变成了一堆肉泥。

双方交战十几分钟，就有六七十个俄国士兵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侦察兵也是俄军当中的精锐，他们知道事情重大，必须赶快将情报带回去，因此一部分俄国兵留下了和奉军拼命，剩下的二三十人拼命的往外冲，他们找到了一处薄弱点，有十几个人终于杀了出去。

奉军战士还要追赶，钟俊峰急忙叫住了他们：“弟兄们，俄国人已经发现了咱们，胜负完全就看咱们的速度能不能超过俄国人了，所有人都给我拿出精神头来，哪管死也要在明天天亮之前跑到托拉赫姆！”

钟俊峰命令极为严肃，大家也都知道成败就在此一举，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立刻整队，向北狂奔，风声在耳畔划过，天色渐渐的暗淡下来。

夜晚的草原，冷风真正，远处还能听到清晰的狼嚎，这些畜生也都出来找食物了。而就在草原之上，两支骑兵队伍却没有任何的休息，正在拼命的追赶。

逃出生天的俄国侦察兵将情况汇报给了帕克罗夫，他立刻就感到了不妙，奉军是准备抄他的后路，因此帕克罗夫已经最精锐的一个营派了出来，让他们抢在奉军之前。控制托拉赫姆，为大部队撤退打好前站。

俄国人的骑兵也出动了，高大的顿河马在草原上面狂奔，巨大的马蹄将刚刚长出来的嫩草掀起，一股泥土的芬芳传了传来。不过这些俄国人已经没有欣赏的心思了，他们已经跑出了四五个小时。

已经到了半夜时分，还没有看到中国人的影子，这些俄军心头都笼上了一层不详的预感。

“同志们，刚才侦察兵在地面上听到了另一股骑兵的马蹄声，他们距离我们不会超过十公里。大家都加把劲，中国人跑不了了！”

俄国一听这个消息，顿时全都来了精神，拼命的驱赶战马，又跑出了半个小时左右。终于看到了远处影影绰绰的有火把。俄国人心头大喜，该死的中国人。终于就在眼前了。

就在俄国人喜出望外的时候。突然一匹战马猛地摔在了地上，口鼻之中喷出红色的血沫子，抽搐了两下，然后就死掉了，一匹战马倒下之后，紧接着又有十几匹战马相继到底。俄军的队伍顿时就乱了套。

眼看就要追上了，竟然出现了这个问题，俄国人差点喷出一口老血。其实说起来也十分正常，俄国人使用的是顿河马。这种战马高大强壮，奔跑速度惊人，有着太多的优点。

但是这里是唐努乌梁海，是蒙古马的主场，别看蒙古马个头矮小，速度也不行，但是蒙古马就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耐力超强，适合长途奔袭，当年蒙古人就是靠着它们征服了世界。

在这场速度的竞争当中，俄国人在初期不断的缩短距离，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但是顿河马的极限也都到了，因此战马相继摔倒，全都死掉了。

没有了战马之后，俄国人顿时就被淘汰出局了，钟俊峰指挥着部队依旧保持着惊人的速度，天空当中已经出现了启明星，眼看就要天亮了，这时候在远处出现了一大片的镇子，正是托拉赫姆！

钟俊峰一见，也唱出了一口气，他的军装全都被汗水湿透了，下面的战马也在不住的哆嗦，其他的士兵也都是如此，大家都到了极限，要是再远一点，只怕耐力惊人的蒙古马也不行了。

“一连向下游搜，二连向上游搜，其他人跟着我进城，把所有渔船，渔夫都集中起来，一个不能落下！”

士兵们按照命令，快速行动起来，托拉赫姆是一个安宁的镇子，守着河口和牧场，水草丰美，鱼类肥大，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靠着打鱼为生，大大小小的渔船有三十几条。

钟俊峰一点没有客气，将这些渔船全都没收，随后门板，原木，兽皮之类的，能做木筏的，也全都没有幸免，都被奉军收了上来。

老百姓战战兢兢，害怕到了极点，他们这里经常遭到土匪马贼的抢掠，最近俄国人也频频出现，现在奉军出现之后，他们只当又来了一伙强盗呢，而且还是一伙蛮不讲理的强盗。

他们把渔船收走，然后又把门板之类的东西都给卸走了，集中到了河边，全都一把火给烧毁了。这些咬牙切齿，这还让他们怎么活啊，可是他们都忽略了，就在奉军卷走东西之后，给每家都留下了一张纸条，只要拿着这个凭证，在战后能够获得一倍半的赔偿。

钟俊峰亲自在江边监督焚烧工作，一连和二连也都回来了，他们不只毁掉了所有渔船，还把一座浮桥给拆毁了，这下子大叶尼塞河沿线，四五十公里之内，再也没有能渡河的工具了！

“哼，俄国人来的时候，江面还被冰封着，他们能轻易通过，可是这二十几天过去，江面已经融化了，山上有大量的冰雪融水，再想轻易过河，那是痴心妄想，就全都死在中国的土地上吧！”

钟俊峰解决了所有船只之后，急忙带着人马向上游移动，准备选择一个合适的阵地，攻击俄国大部队。

就在中午时分，远东第三骑兵师的主力终于赶了过来，帕克罗夫满脸的

忧虑，他已经得到了报告，俄军没有追上中**队，他的心里头已经凉了半截。

不过他也知道眼下没有别的方法，唯有抢渡大叶尼塞河，这才有一线生机，他的人马跑到了河边，滚滚的水流，飞奔而下，河水至少有三五米深，而且波涛汹涌，没有工具根本别写渡过河流。

“师长，中国人已经烧毁了所有的船只，还毁掉了浮桥，就连门板一类的东西都烧毁了，我们该怎么办啊？”

帕克罗夫顿时脑袋嗡了一声，差点摔到马下，他哪有什么办法啊！就在这时候，又有几个俄国侦察兵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几乎用着哭音说道：“师长，中**队的追兵距离我们只有十公里了，马上就冲过来了！”

第五百六十四章身价倍增

马占山率领着骑兵在背后紧紧跟随，一路上到处都是俄国人丢弃的东西，包括帐篷，炊具，被服，粮食，甚至还有火炮。光是从这些东西，就能看出俄国人逃跑的匆忙，他们不是撤退，根本就是溃败。

马占山看到此情此景，身为军人的豪情顿时涌现了出来，当初俄国人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甚至杀到了北京城，烧杀抢掠，那时候望风而逃的正是中国的军队。

如今终于发生了逆转，逃跑的人已经变成了俄国，但是这还不够，不光要赶跑他们，还要把这些家伙彻底消灭，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他们，中国的额土地是不可侵犯的！

“都加把劲，钟俊峰团长已经提前杀到了托拉赫姆，俄国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用最快的速度杀过去，别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一听马占山的话，士兵们顿时都欢呼起来，他们拼命的催动战马，马蹄卷起一阵阵的沙土，弥漫在天空之中，奉军的队伍就像是土龙一般，席卷而来。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俄国人早就变得人困马乏，想要再跑出几十公里，去找渡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第二旅马上伐木，搭建浮桥，制作木筏，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渡河的难题！第一旅和第三旅跟着我一同对付中国人。”

俄国地域广阔，想要在俄国顺畅的作战，必须要有强大的机动能力，出众的火力，最理想的武器就是坦克。当然目前俄国人还没有这个能耐。因此俄国人只能大量的组建骑兵，按照正常编制，一个师下辖3个骑兵旅（2团制）、1个骑炮营、1个通信连和1个骑兵工兵连，共有人员8887人，装备马匹9106匹、火炮12门。

可以说这种编制基本上与当时俄国的装备水平相适应。基本符合骑兵作战的性质，保证了骑兵所需要的机动性。按照设想，骑兵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加强突击力量，提高战役战术的独立性和机动性，逐渐扩大编制。

不过由于处在战时，很多骑兵师都不满员。因此平均每个骑兵师3500-4000名骑兵，装备马匹3000-6000、火炮12、机枪200。

帕克罗夫的远东骑兵第三师是临时的番号，主要是为了加强对中国作战的力量，而组建起来。不过要是因为如此，就小看这个第三师，绝对会吃亏的。布柳赫尔对这个师投入了不少心血，总人数超过了六千人，还装备为数不少的机枪和火炮。

在进入中国之后，经过连续作战，俄国人的数量已经大为削减，特别是就在十天之前，马占山布置了一个陷阱。伏击了第三旅，差点让俄国人全军覆没，目前帕克罗夫的总兵力不到四千人。

而马占山的骑兵师再加上钟俊峰的部队，总人数超过了八千人，不过步兵力量都被甩在了后面，其实马占山的手上只有不到五千人。

从人数上讲，双方基本势均力敌，帕克罗夫并不十分恐惧中国的军队，因此他还想誓死一搏，杀出一条血路。

在帕克罗夫的指挥之下。俄国人迅速结成了战斗队形，最精锐的第一旅被放在了最前头，其他的骑兵分散在两翼，就好像一个巨大的箭头一般，趁

着奉军刚刚追来。还没有站稳，就冲了过来。

马占山一看此情此景，也没有任何客气，急忙留下了一部分士兵构筑大炮阵地，其他人全都跟着自己，向着俄国人冲了过去。

几千匹战马同时踏在了坚硬的地面之上，大地都在颤抖，弥漫的黄沙之中，裹着两支凶猛的队伍。俄国人拼命向奉军冲了过来，双方越来越近，奉军的冲锋枪响了起来。

密集的弹雨落到了俄国人的身上，不断有俄国中弹落在了战马的下面，帕克罗夫心疼不已，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俄国骑兵只装备了少量的冲锋枪，剩下的全是步枪和马枪。

相比这些热兵器，俄国人更喜欢冰冷的马刀，这是他们最信任的武器。至于奉军则不相同，自从仿制了mp18冲锋枪之后，奉军就大量的装备部队，中德达成了合作协议之后，中国又弄到了生产许可，从德国采购了一套新的生产线，并且针对中国方面的需要，做了一些改动。

马占山的骑兵是奉军之中唯一大编制的骑兵师，装备了三千支冲锋枪。如今到了战场上，这些冲锋枪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密集的子弹射了出去，俄国人不断的栽倒在战马下面，成片成片的被击毙。

这种割麦子比起镰刀还要高效，很快就有三百多人被击毙了，帕克罗夫咬牙切齿，他只能把俄国仅有的一百支冲锋枪集中在了一起，让他们充当先锋，快速接近奉军。

他并不奢求这些士兵能够对抗奉军，但是他希望能够凭着他们接近奉军，只要双方到了一起，凭着俄国人的强壮，对付中**队没有任何问题，只要高举马刀，就能砍出一个伟大的胜利来。

这一百个使用冲锋枪的俄国士兵冲在了最前头，的确给奉军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对射之中，士兵也开始出现了伤亡。马占山急忙指挥着将火力集中在这些人的身上，枪声如同爆豆一般，这些俄国人相继被消灭。

就在奉军刚刚喘口气的时候，真正的麻烦过来了，俄国骑兵和奉军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二十几米了，已经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候！

俄国人一个个狰狞无比，他们高高举着马刀，在正午阳光的映照之下，马刀发出了闪闪的光芒，离着老远，就能感受到战场的温度似乎一下子下降了两度一般。

马占山也毫不犹疑的将马刀拔了出来，往空中一挥，大声的喊道：“冲啊！”

“冲啊。冲啊！”

“乌拉，乌拉！”

两种高声的呼喊撞在了一起，在现代的战争之中，难得一见的骑兵对决出现在了战场上，跃动的战马。冰冷的马刀，骁勇的骑士，仿佛是几千年来的戏码重现天日一般。

冷兵器的对决，就是勇气和意志的拼杀，使用枪支，可以在几百米之外击中对手。或许只能看到一团血雾，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而这种面对面的厮杀，则是完全不同，血腥程度成倍的增加。

一个奉军战士闪过了俄国人劈过来的一刀，然后猛地一推，马刀就砍在了对方的胸口上面。两匹马正在对冲，巨大的马力，加上人的力道，赋予了这把马刀无与伦比的破坏力，眼前这个俄国人顿时被劈成了两半，鲜血激射

而出，溅得这个战士满身都是血。
更加恶心的是这把马刀上面还挂着一段肠子。污秽的浊水，混着血液，散发着让人作呕的味道。这个士兵也被凄惨的状况吓了一跳，就在他稍微一愣神的时候，一个俄国人挥动马刀，将他的胳膊斩断下来。
剧烈的疼痛让这个士兵差点摔在马下，不过他也红了眼，双脚一磕马肚子，战马十分通灵性，急忙向着一旁窜了一下。他的主人借着这个力道。猛地从战马上飞了出去，一头撞在了那个砍他的俄国兵身上。
在巨大的撞击力之下，两个人同时摔在了地上，迎面跑过来几匹战马，马蹄踏在了两个人的身上。顿时他们的身体都被踏烂了，七孔流血，那个俄国人似乎还心有不甘，嘴里头不断的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这时候一个马蹄正好踩在了他的脑袋上面，顿时脑袋就碎成了西瓜。
马占山也是浑身是血，他已经一连劈了三个俄国兵，两支胳膊的力道也在渐渐的减弱，战场上双方看起来还势均力敌，不过渐渐的摔倒马下的奉军越来越多了。毕竟俄国人身高力大，而且战马也远比奉军要好，和一个比自己强壮的对手，进行一对一的血拼，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
就在这时候，奉军一方终于将炮兵阵地架设完毕，二十四门火炮对准了后续的俄国骑兵，展开了猛烈的轰击。同时更加灵巧的迫击炮也都投入了战斗之中，炮声隆隆，在俄国人的后备队伍之中掀起一团团的火光，带走了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性命。
原本士气高昂的俄国人也出现了慌乱，马占山急忙指挥着奉军暂时后退，利用火力优势，对着这些家伙。
帕克罗夫也看出了奉军的打算，他也急忙下令，让俄军死死黏住奉军，别让他们跑了。就在这时候，有一百多名奉军骑兵主动留了下来，拦住了俄国人的去路，他们的队伍虽然稀疏，但是如同长城一般坚固，将俄国人全都挡住了，一个也别想冲过来。
眼看着这些士兵越来越少，冲了出来的马占山眼珠子都红了，他忍不住咆哮道：“开炮，一个别留！”
奉军的炮火对准了正在厮杀之中的俄国人，一排排的炮弹落在了他们的脑袋上，把这些凶悍的俄国兵炸成了碎片，一炮下去，密集的队伍之中就出现了一处空缺，死亡的俄国人越来越多。
俄国的炮兵也受到了奉军的重点关照，全都被炸成了零件，帕克罗夫的心也发凉了，他急忙让手下人去看看二旅准备的怎么样了，能不能尽快过河，这已经是俄国人最后的逃生希望了。
“弟兄们，跟着我冲！”就在这时候，钟俊峰带着他的队伍猛地杀了下来，朝着一个渡口冲了过来，俄国人正在这里搭木桥，已经搭出了一大半，只要再加把劲，就能打通了。
钟俊峰他们突然冲了出来，旋风一样杀了过来，两桶汽油泼在了俄国人的浮桥上面，顿时一把火点燃了，松木在烈火之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很快就把浮桥给吞噬了，连同临时赶制的木筏也都被烧没了。
俄国人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马占山指挥着部队，不断用火炮轰击这些瓮中之鳖，面对着惨重的伤亡，俄国人终于承受不住了，纷纷溃逃。
可是他们已经没有机会，这些俄国人全都落入了包围之中，奉军就好像猎人一般，不断的收割着他们的性命，一个骑兵师就这样在大叶尼塞河河畔

彻底覆灭了。

“大帅，唐努乌梁海方面终于打了胜仗，马占山他们全歼了一个俄国骑兵师，虽然死伤超过了一千五百人，但是也应该嘉奖！”杨宇霆笑着说道。

张廷兰一听，也是心花怒放，笑着说道：“的确该重奖，士兵们赢得越多，咱们的腰杆就越硬，获得的支持就越多。”

“大帅说的不错。”蒋方震也说道：“美英两国的代表找了过来，说是愿意提供支援，让奉军扛起防止多数党扩散的大旗！”

第五百六十五章你打仗，我买单

世界上从来都是敬重强者，奉军先后在斯科沃罗季诺，博尔贾，托拉赫姆取得了三场胜利，歼灭俄军总数超过了三万两千人，虽然自身也付出了一万多人的伤亡，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自从满清以来，就从来没有过的战绩。

中国战胜了一个列强，虽然是在这个列强最虚弱的时候，但是也足以震撼世界了，中国舆论首先就沸腾了，被欺辱多少年的中国人太需要胜利了。比起半年前中日的边境交手，这次来的更加劲爆。

奉军跨出国境，攻城略地，痛击强敌，开疆拓土。就算在太平盛世，这也是堪称壮举的大事情，何况是国运衰微的末世。多少百姓听到这个消息，痛哭流涕，各地载歌载舞，鞭炮齐鸣，大街上满是过年才有的舞龙舞狮。

报纸上更是连篇累牍的报告前线的情况，邵飘萍专门组织了一批战地记者，向国内报道最真实的战场情况，这些报纸在第一时间全都销售一空，还要不断的加印。

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上课前第一件事就是读报纸，了解前线的情况，读到动情之处，声音高昂，情绪饱满，他们为了胜利欢呼，为了牺牲而悲戚。同为一个国家的青年，奉军治下正在抛头颅，洒热血，争取国权，收复故土。而他们只能干瞪眼看着，所有人心中都有些愧疚。

“同学们，我们要成立一个爱国支前联合会，边防军士兵在前线浴血牺牲，我们不能白白看着。捐款，捐物，甚至捐出这条命！把所有人都组织起来，到各地去宣传他们的战绩。走上街头，呼吁南北停战，一致对外！”

“对，南北停战，一致对外！”

“南北停战，一致对外！”

全国的学生又一次打着巨幅标语。出现在了街头之上，原本这种游行是家常便饭，矛头所指往往是北洋政府，如今情况完全不同，不只北洋，就连南方的民党也遭到了唾弃。

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往学生们对民党，对孙文保有希望，并不代表着他多好，而是北洋比他们更烂。如今有了奉系的崛起。对比更加鲜明，民党在台上的时候，也并未强硬起来，孙文临时执政几个月，就把汉阳铁厂卖给了日本人。

如今成了在野党，他们不用承担责任。就能肆无忌惮的谩骂，甚至到了挑起内战的地步。在如今的情况之下，奉军扬威域外，任何打内战，专注内斗的集团都会受到本能的排斥，民党和北洋全都感到了强烈的压力。

不只是学界动了起来，各地的百姓也都被吸引起来，各大城市的酒楼茶肆全都添了一个读报员的角色，那些说书先生也都临时改行，绘声绘色的讲起前方的战事。当然他们虽然认识字。但是也不懂现代的战争，就把自己的熟悉的三列国东西汉之类的故事临时改编，甚至还效仿三国演义，给奉军上下排出了五虎上将，弄出了不少的笑话。

虽然知道这是胡说。但是各地的百姓都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叫好，社会的民心全都动员起来。

很快学界牵头，各地的商会民众积极参与，各种联合会纷纷组建起来，在短短的五天之内，就募集到了一千三百二十五万大洋的捐款，同时还有三十万担粮食，两万套棉服，卡车，马车一类的运输工具也超过了三百辆。

除了捐款捐物之外，各行业的人才也积极参与，懂军工的，会修路的，能开车的，都向东三省涌去，好一派的热闹景象。

“大帅，各地来了不少人才，另外还有更多的年轻人要主动投军，奉天等地的招兵处，新兵营，全都围满了各地的年轻人，甚至磕头下跪，请求收下他们，只是咱们动员是有计划的，不能盲目招兵啊！”

杨宇霆也忍不住向张廷兰诉苦，人气高了，虽然不错，但是奉天也开始为了人满为患而发愁了，这些慕名前来的年轻人涌向了各个军营，为了应付热情高涨的他们，奉天每天都要牵涉精力，可是打消他们的积极性又不好，实在是有些左右为难。

张廷兰眉头皱了皱，然后说道：“邻葛，这些年轻人就代表着民心民气，不能拒绝，我看暂时就把他们编入民兵吧，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让他们参与后勤任务！”

“拙言，来的年轻人当中很多都是学生，要是都给编入了民兵，他们恐怕还心有不甘，人家要去的可是正规部队啊。”

“那就给他们一个临时番号，也没有什么难的。”张廷兰笑着说道：“我看就叫做义勇军吧，另外为了显示咱们的重视，就让孙烈臣临时出任司令官，负责对这支部队组织训练，这回没的说了吧。”

孙烈臣可是奉军不折不扣的元老人物，让他出面，的确是最合适的选择了，张廷兰安排的的确滴水不漏，不只给这些年轻人一个交代，也能显示对老派人物的尊重，大战当头，所有人都要万众一心，尽可能的联合一切的力量，让所有人都能卖力气。

国内民气高涨，百姓们极力支持奉军，让大家都十分欣慰，不过光靠着这些，还不能打赢战争，杨宇霆也不禁说道：“大帅，国内虽然十分积极，但是社会组织落后，光靠着百姓的满腔热忱，能够起到的作用还是有限，最主要还要看我们奉军的本事，另外就有一点就是列强的态度，要是能把各国都争取过来，对苏俄绝对是一个强大的压力。”

蒋方震也笑着说道：“大帅，美英两国都刚刚派遣了新的驻华公使，美国的公使叫克莱恩，接替任职六年之久的芮恩施，至于英国方面，朱尔典也刚刚退休，换成了艾斯顿爵士。这两位公使刚刚和奉天取得联系，要和大帅直接见面，商讨一下合作的事宜。”

“呵呵，这帮洋鬼子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现在咱们打赢了，他们就来谈合作了，还没开战的时候，他们为何不来？”

“列强都是这么现实，原本多半以为奉军没有任何胜算，早就躲得远远的，看咱们的哈哈笑，现在奉军打赢了，他们自然坐不住了。”

张廷兰微微一笑：“他们想利用奉军，咱们也想从他们手上掏点东西，大家就好好谈谈，美英也该出点血才行，要知道多数党对他们的威胁才是更大，更要命的！”

奉军答应了见面的要求，不过见面的地点就选在了刚刚结束战斗的博尔贾，在战争第一线谈判，肯定有一些危险，但是这也是态度的展示，奉军正在浴血奋战，没有时间和美英浪费时间，要想让奉军帮忙，就要拿出实实在在的好处来。

两国公使都得到了国内的指示，要全力拉拢奉军，因此都毫不犹豫的来到了博尔贾。这座刚刚结束战斗的城市，空气之中还弥漫着硝烟和血腥的味

道，看着那些残留的弹孔，让人不得不感慨战斗的激烈。

奉军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工兵和民夫，正在整修城市，他们动作极快，组织严谨，最主要的火车站周围都已经恢复了过来。

看到了这个场景，陪同着克莱恩前来驻奉天总领事白克尔也不禁说道："公使先生，我认为奉军至少拥有了类似欧洲二流国家的组织能力，是一股非常值得重视的力量，有他们在，不只能够遏制俄国向远东扩张势力，还能在陆上牵制日本人，作用十分巨大！"

克莱恩也点点头："没错，从现阶段来看，支持奉军符合我们的利益，不过要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潜力，一旦奉军统一了这个国家，会对远东的格局造成严重的冲击，甚至比起多数党带来的灾难还要巨大，因此我们必须拿捏好分寸。"

各国之间有着十分现实的利害算计，中国要想完成工业化，每个中国人要想达到西方人一半的生活水准，差不多就要消耗世界一半的资源。这就是最实在的问题，西方绝不会因为中国选择顺从，他们就主动割肉，让中国人吃饱。不论是满清，还是民党，他们的膝盖都是软弱的，习惯了跪倒叩拜，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当然目前列强认为奉军还没有超出容忍的限度，因此双方还能合作，见面之后，克莱恩就笑着说道："巡阅使阁下，我首先要对您取得的胜利，表示衷心的祝贺，多数党是一股祸水，必须予以遏制，奉军在这个事情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们还希望奉军能够继续努力，建立起一道强大的屏障。"

张廷兰一听，笑着说道："公使先生，同俄国作战，是一项消耗巨大的事情，奉军的确希望维持远东的和平，但是实在是力有不逮。"

"巡阅使阁下，大英帝国政府也愿意提供支持。"艾斯顿也说道："伦敦方面可以承购三百万英镑的战争债券，用于协助奉军作战。"

克莱恩也急忙开出了价码："美国方面也可以承购两千万元债券，同时提供一千万低息贷款，当然我们还会根据战场的情况，提供更多的帮助！"

第五百六十六章坦克出击

在老袁的时代，向西方借款，都要求爷爷告奶奶，让列强占足了便宜，借一千万，真正到手的不过六七百万而已。

现在轮到了奉军身上，列强竟然主动提供贷款，认购债券，待遇可谓天壤之别，当然这也是奉军用实力挣来的，不然列强才不会好心做善事呢。张廷兰心里头略微算了一下，按照目前的汇率，美英两国提供的资金大约相当于七千万大洋左右，不是一笔小数目，差不多足够奉军支付三个月的军费了。

不过张廷兰显然还不满意，他不光想要钱，还要拿到技术设备，充实工业体系，争取限制列强权力，尤其是经济上的特权，为东北的商品打开销售的大门。

张廷兰笑着说道："感谢美英两国的善意，有了国际有力的支持，中国在遏制多数党的问题上，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目前和俄国人作战，奉军面对的困难不只是资金短缺，还有很多的难题，最主要的就是军火，油料，大型设备的缺乏，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奉军的持续作战能力，我非常希望从这些实际的方面，得到足够的帮助！"

张廷兰说完之后，克莱恩和艾斯顿都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他们本以为抛出的大蛋糕能够吸引住张廷兰，哪知道他竟然没有在乎，而是继续狮子大开口，实在是有些意外。

不过他们想了想，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国内已经做出了要拉拢奉军的决定，多下一点本钱也不是不行。

"巡阅使阁下，我们可以向中国出口一批步枪和大炮，另外你们可以使用贷款，按照优惠价格采购美国的额军火。"

英国公使艾斯顿也笑着说道："大英帝**火一贯是相当精良。如果奉军能保证这些军火都用在对付俄国人身上，我们可以考虑出售一些。"

张廷兰一听这两个人的话，顿时心里头就涌起了一股怒火，美英说的好听，谁不知道他们的军火都是一战之中库存下来的老货，还美其名曰提供优惠，说白了就是拿奉军当垃圾回收厂！

北洋方面或许会考虑这个条件，但是奉军已经有了成体系的武器系统，购买美英的东西，除了能添麻烦之外。就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张廷兰真正想要的是工业技术设备，然后奉军自己生产，目前奉军的军工产品种类很齐全了，而且面对俄国人已经暂时够用了，欠缺的就是规模而已。

"公使先生。你们认为如果奉军还停留在万国造的程度，我们还有挑战俄国人的能力么？实话实说。我们目前缺少一大批的工业设备。帮助我们生产更多的军火武器，我们非常需要在这个方面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张廷兰直接点破了，希望他们能够提供工业设备，这两位公使顿时面面相觑。他们一直都在打压中国的民族工业，很忌讳这个庞大的国际走向工业时代。美英的统治层都知道，他们干了多少伤天害理。断子绝孙的事情，一旦中国的发展超出了控制，对他们来说，也有着巨大的威胁。

面对张廷兰**裸的工业设备提议。两国都显得十分犹豫，克莱恩想了想，然后说道："张先生，采购设备，需要安装，需要培养技术工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远水不解近渴，战斗正在继续，因

此采购一些马上能用的武器，或许会更好。”

“克莱恩先生，中国还有一句话，叫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杨宇霆笑着说道：“我们和俄国是邻国，而且你们也提出要建立一道阻隔多数党的屏障，很显然这个屏障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增强工业能力，正是为了奉军能够长久对抗俄国，更好的履行职责。”

杨宇霆的话合情合理，一下子把两个人质问住了，艾斯顿半晌才说道：“你们都准备采购什么设备？”

张廷兰笑着拿出了一张中英文的清单，送到了他们的面前。

“这上面开列着我们的主要需求，包括汽车厂，卡车厂，化工厂，造船厂，还有大批的采矿设备，勘探石油的钻井设备，同时还包括配套的无缝钢管厂，机器维修厂，轴承厂，石化厂等等。”

林林总总，一共开列了三十几项，刚刚看了开头几项，这两位公使的脸色就变了，开玩笑，要是把这些技术都给了奉军，把这些工厂都建立起来，再加上东三省的工业基础，奉军一下子就变成了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小号列强。而且奉军可以轻松整合国内的市场，到时候列强在华的利益随时可能被废除。

可以说答应了这个条件，简直就是在自掘坟墓！艾斯顿脸色涨的通红，急忙摇头说道：“巡阅使阁下，你的要求完全超出了我们可以准许的范围，而且我建议您提一些更加合理的要求。”

艾斯顿断然拒绝，美国公使克莱恩觉得直接回绝有些不礼貌，他耸耸肩，苦笑着说道：“发展工业是很费钱的事情，而且投资周期非常长，如果奉军需要类似的产品，我们可以直接提供成品，质优价廉，比起自己生产更有优势！”

对于克莱恩的忽悠，张廷兰才不会写相信，虽然自己生产，在初期要投入的资金相当巨大，也的确会出现质量低劣的问题，但是一旦形成了体系，就能够自我更新，不断的进步，迟早能生产出更好的东西。

而且工业是否自主，是涉及到能否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事情，张廷兰绝对不会含糊。可是从美英两国的态度，张廷兰也能看出，想要拿到所有的技术是不可能了。

“两位公使先生远路而来，这里又是战争的第一线，还是先休息一下，公事可以暂时押后。”

初次的会面被张廷兰终止了，送走了两位公使之后，杨宇霆和蒋百里一左一右，陪着张廷兰坐在一起。蒋百里苦笑着说道：“美英两国对中国的工业发展十分忌惮，想要从他们手里拿到这些东西，的确有点难度，当初咱们把价码压得低一点，或许他们更容易接受一些。”

杨宇霆也叹气说道：“要想合作，还是和德国人痛快，他们不只提供了设备，还帮着咱们培养技术人才，最近还答应派遣一些老师过来，让他们帮着加强专业教育。美英要是不愿意给，咱们就和德国合作，总之技术设备必须要弄到手！”

早在和俄国人打仗之前，张廷兰就确定了边战争，边建设的方针，光是靠着购买武器，这样一仗打下来，肯定会变成穷鬼。而且对实力提升没有丝毫的好处，唯有同步增强工业实力，利用战争的时机，弥补工业短板，才能真正越大越强。

“工业技术也不能光指着德国人，引入美英的东西，也是对德国一个压力，让他们拿出更好的东西。至于怎么让美英屈服，关键还是要展现更强大的势力，证明远东的安全离不开咱们。”

张廷兰说着走到了地图前面，指了指临近博尔贾的小城舍尔洛瓦亚戈拉，这座小城和博尔贾之间隔着博尔晓诺齐内山，距离在二十公里左右。

奉军占领了博尔贾之后，俄国人只好退守这里，当初负责援助博尔贾的保尔也带着部下到了这里，目前正在城中加紧布防，准备抵挡奉军的攻击。

“这里离博尔贾太近，为了保证安全，必须马上拿下，另外我们要通过快速占领这里，向美英示威，迫使他们拿出更大的诚意，来说收买我们。”

“大帅，如果英法不就范又该怎么办呢？”杨宇霆不禁问道。

“那咱们就和俄国人和谈，只要他们把外东北归还中国，咱们就退出俄国人的土地，双方停战。”

蒋方震哈哈大笑：“这个办法好，俄国人也需要敲打，让他们害怕奉军，才能尽快结束远东的战争，我们还要以发展为重！”

杨宇霆也点点头：“大帅，舍尔洛瓦虽然是一座小城，但是有山峦作为屏障，想要快速攻克并不容易。”

“邻葛，我准备在这里实验一种新的战术，如果能够成功，就又多了一个致胜的法宝！”张廷兰自信十足的笑道：“我们要引领战术的风潮，不能跟在列强后面亦步亦趋，我们就要用酣畅淋漓的胜利，震撼世界！”

张廷兰这次要实验的就是闪电战术，中俄之间莽莽苍苍的原野，非常适合大规模的坦克作战，目前奉军的空中力量和装甲力量都有了一定基础，正好应该拿出了检验一下，试试真正的作战效果了。

负责指挥坦克部队的正是二少爷张廷枢，自从战斗开始，二少就一直在等待着张廷兰的指令，想要在战场上一展身手，可是张廷兰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简直让张廷枢等疯了。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张廷兰的命令，张廷枢二话不说，立即把所有部队动员起来，一共六十辆崭新的坦克，九十辆装甲车整齐的排在了他的面前，后面还有一百五十辆卡车，负责运输物资，这是奉军从德国刚刚采购的。

“弟兄们，一展身手的时候到了，上车出发！”

第五百六十七章装甲列车

宽广无际的草原荒漠，记录过秦汉的马蹄，承载过大唐的雄风，也孕育蒙元的暴虐，如今在这片土地上，又迎来了一支强大的铁骑，一支完全由钢铁武装起来的强大的骑兵，如同从亘古爬出来的洪荒猛兽一般，整个草原都随着震动。

一百多辆坦克装甲车，再加上上百辆汽车，构成了一支前所未有的力量，正在草原之上狂奔，掀起的黄沙弥漫了天空，遮住了太阳。

张廷枢正带领着这支奉军最强大的装甲力量，沿着蒙古草原的边上行动，根据计划，他要率领着坦克兵从侧面绕过博尔晓诺齐内山，一直绕到舍尔洛瓦亚戈拉的后面，将西伯利亚铁路掐断，让小城之中的俄国士兵变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张二少爷深知他的成败，不只关系到一座城市的得失，还关系到战术发展的问题，奉军的陆上力量该怎么建设。虽然奉军陆续装备了装甲车和坦克，并且在战斗之中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很多人还是坚持认为坦克只是步兵的掩护力量，充当的是移动炮台的使命。

当然奉军之中还有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坦克的地位还应该提高，甚至认为坦克是未来陆战的王者。对于两派的争论张廷兰并没有参与其中，不过身为张廷兰的弟弟，自然知道大哥的心思。

张廷兰多次和张廷枢聊过坦克的问题，对这种新式武器十分推崇。俗话说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张廷兰之所以没有下结论，就是在等着实战验证，只有实实在在的战绩，才最有说服力。

张二少爷如今就肩负着这个使命。他在坦克之中，心中不断的翻腾起伏，想着如何赢得这至关重要的第一仗。他的身体也随着坦克的起伏，不断的晃悠，就好像处在海浪之中一般。

如果是第一次坐坦克，绝对用不了十分钟，就会吐了。不过经常坐也有些受不了，狭小的空间，几个大老爷们挤在铁皮罐子之中，温度很快就达到了三十几度。很快汗臭味，汽油味就混在了一起，刺激着鼻孔，让人作呕。

张廷枢就在把上半截身体探到坦克外面，迎面吹着清凉的风。一连跑出了二十公里，突然有两辆坦克相继趴窝了。停在了路上动不了了。张廷枢一看时间也差不多中午了。急忙下令全都停下来，好好吃一顿午饭，然后在休息一下。

得到了休息命令的士兵们全都从坦克之中爬了出来，贪婪的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有些人更是用力捶打着酸软的肌肉。坐在钢铁巨兽里面，杀入敌营。那是威风凛凛的事情，但是在光鲜的背后，也凝聚着坦克兵的辛酸，开坦克并不是舒服的事情。尤其是早期的坦克。

由于减震手段落后，在坦克之中要承受超乎想象的颠簸振动，甚至在二战之中，俄国的坦克兵都有在急行军的过程中，被震死的情况。这当然和俄国坦克粗制滥造有关系，但是也说明了坦克兵的不容易。

如今奉军的工业水平还比不上二战时期的俄国人，作为第一代的装甲力量，这些士兵也都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折磨，好不容易休息了，他们全都抓紧时间恢复精力。

这时候负责维修的技术人员也都跑了过来，早期坦克的可靠性也是一个

大问题，因此在快速突袭的时候，后面必须跟着一支庞大的保姆队伍。这次奉军将仅有的一百多辆卡车全都派了过来。

车上除了装载弹药和油料之外，还有几辆车专门装着维修设备，备用零件，他们随时准备着抢救出问题的车辆。

张廷枢紧走了进步，来到了趴窝的坦克旁边，五个技术人员正在负责抢修，这里面还有两个有着高高鼻子的德国人，他们正是负责修理的技术骨干，其他的学徒都在一旁死死的盯着，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地方。

“这两辆坦克，一个是履带发生了问题，一个是传动装置有了点麻烦，要知道这是荒漠地带，风沙还是很大的，不过都是小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张廷枢在一旁看了看，然后对着身边的坦克兵说道：“从今天开始，你们所有人都要增加一门课程，给我好好学习怎么维修坦克，要求在半年之内，所有人都能处理简答的问题，当然学得越深越好，这项成绩也要纳入考评！”

“团长，咱们是打仗的，这维修的活有师傅们做，就可以了，我们还是练练射击的功夫吧！”一个士兵苦着脸说道，奉军除了训练密集之外，文化课程安排的也很多，除了基本的识字之外，还有数学、物理、化学、语言等等课程，士兵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余时间。

坦克兵算是高技术兵种，文化课的要求仅次于飞行员，早就让大家苦不堪言，有人甚至盼着打仗多过训练，现在张廷枢又给他们增加了一门，这帮人哪能不叫苦连天啊！

“胡说八道！”二少爷一点都不客气，把眉头皱了起来：“我告诉你们，战场从来不会按照彩排的上演，如果在打仗的时候，后勤车辆没跟上来，你们就不动了，等着挨炮弹么？如果陷入了重围之中，四处都是敌军怎么办？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多学点东西，没有你们的亏吃，退一万步，等你们退伍回家了，找不到工作，还能去维修拖拉机呢！”

二少爷越说越理直气壮，自己这真是为了他们着想，这帮家伙还敢不领情，简直岂有此理！

“这门手艺不只关系部队的战斗力，还关系到你们日后的幸福生活，列为最主要考评的内容，我亲自监督，哪个不过关，你们就等着受罚吧！”

士兵们在哀鸿一片之中，吃完了午饭，又稍事休息，然后继续前进。坦克呼啸着前进，碾过了半人多高的荒草，爬过了连绵的山坡，一路上除了坦克偶尔会趴窝之外，并没有出现什么麻烦。

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一条溪流的边上，捧了一口清凉的河水，灌进肚子里头，舒服透顶了。

张廷枢对着地图仔细的研究，他们已经绕过了博尔晓诺齐内山。再往前不到三十公里，就是这次的目标舍尔洛瓦亚戈拉！

“全都好好休息一夜，在拂晓一鼓作气，争取送给俄国人一个惊喜！”

就在张廷枢做着安排的时候，负责空军的冯庸也没有闲着。他把手下的参谋和飞行队长都召集过来，仔细商讨战术问题。

要想让闪电战发挥效果。空军必须充当急先锋。把有威胁的目标全都干掉，并且要扰乱俄军的秩序，然后坦克兵才能给予致命一击。

“诸位，明天是我们第一次同装甲部队联合作战，这是一个全新的战争样式，大家必须仔细用心。一定不能把事情搞砸了，给空军丢脸，不然严惩不贷！”

奉军积极的调动之中，负责舍尔洛瓦亚戈拉的俄军也感到了一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保尔被任命为临时指挥官，他的使命就是利用山险，尽量阻挡中**队，为俄国调兵遣将争取时间。

随着奉军渐渐站稳了脚跟，保尔肩头的压力越来越大，仿佛奉军随时随地就会打过来一样。从心底来说，经过了博尔贾的战役，俄国人已经开始正视奉军这个对手了。

在干涉军当中，中国比起那些列强，无疑是弱小的，但是中国却是干涉决心最坚决，也最能够忍受牺牲的，因为这关系到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为此中**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

保尔在援救博尔贾的时候，就在半路遇到了奉军空中力量的攻击，在他的心中，对于奉军，已经有了一丝的本能的恐惧，他不能忘记手下人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尸体横七竖八的惨状。

有时在噩梦中，奉军又会杀到这里，将一切都炸毁。保尔又对着枯坐了大半夜，直到后半夜才昏昏沉沉的睡过去。

就在他的梦中，奉军真的发动了攻击，密集的飞机遮蔽了天日，炸弹被倾泻而下，全城都陷入了火海之中，无数的士兵被消灭掉，他们哭喊着，痛叫着，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敌袭！”

保尔正在半梦半醒的时候，突然一声凄厉的警报声传了出来，他的脑子瞬间就一片空白，奉军的攻势果然来了，三十六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护航之下，出现在了俄国人的上空。

俄军仅有的十几架飞机也升空应对，仓促应战，不断有俄国飞机被击落下来。奉军的轰炸机降低到了投弹的高度，一枚枚的大号的炸弹落了下来，城中随即笼罩在了硝烟和火海之中。

保尔只能拼命指挥着俄国士兵扑灭火势，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侦察兵跑了过来，焦急的报告：“师长同志，我们发现了中**队派出了大量的装甲车辆，向着铁路方向杀过去了！”

一听这话，保尔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大规模空袭就是大战的序曲，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只是保尔并没有想到奉军竟然会用装甲力量开局，实在是有些太出乎意料了。

“除了装甲车辆之外，还有没有步兵和骑兵，一共有多少人？”

侦察兵脸色有些为难：“我们只看到了大量的装甲车，后面都是漫天的黄沙，我们根本看不清楚后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军队。”

保尔一听，皱着眉头，然后说道：“把装甲列车派出了，三辆统统都派出去，把铁路线巡逻起来，绝对不能让中国人得手！”

作为一个老牌强国，俄国人还是有点底子的，早在日俄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大量使用过装甲列车，给小鬼子重大的杀伤，经过一战之后，俄国人更是把装甲列车发扬光大。现在俄国被染成了红色，执政者依旧偏爱装甲列车这种活力强劲的武器。

俄国人也知道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一个致命弱点，因此他们派出了装甲列车这个利器，负责沿途的巡逻，布柳赫尔分给了保尔三列四节的装甲列车，这也成了保尔最大的依仗。

有了装甲列车保护，铁路线就不会出问题，铁路能保住，他们就能有退

路，必要的时候还能够撤退。如今奉军派出力量突袭铁路线，保尔只能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

俄国人使用的装甲列车每列四节，装备两门七十六毫米炮，同时装备了二十挺机枪，是不折不扣的火力刺猬。远东的居民点都是零散的，西伯利亚铁路就好像糖葫芦的竹签一样，将所有居民点穿了起来。

谁能掌握铁路线，谁就能赢得战斗，而在控制铁路线的战斗之中，装甲列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三列装甲列车呼啸着从城中开了出来，庞大的身躯沿着铁路线上快速的飞驰，显得威武异常。

张廷枢率领着部下，一路上完全无视任何俄军的阻拦，不论是骑兵，还是步兵，他们全都能轻易碾碎。铁路已经遥遥在望，突然二少爷猛地看到了装甲列车这个庞然大物，他也被吓了一大跳。

这玩意简直就像是一个大个的刺猬一般，实在是太恐怖了，士兵们也有些不安，不过冷静下来之后，他就知道是俄国人的装甲列车了。

张廷枢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弟兄们，别人看玩意大，但是却是一个笨家伙，根本就离不开铁路线。咱们就是一群狼，装甲列车就是一个大水牛，别看也有犄角和蹄子，我们根本不用害怕，相反还要吃掉他们！”

“第一营和第二营从两翼包抄过去，负责切断铁路线，我带着其余坦克从正面冲锋，看看究竟谁更厉害！”

张廷枢分配了战斗任务，他率先钻进了坦克之中，呼啸着向俄国的装甲列车冲了过去，二者从体型上来看，差距十分巨大，装甲列车是坦克的十倍不止，而且火力也十分惊人，机枪子弹像是雨点一样，扫向了张廷枢的坦克。

不过这个小不点顽强无比，离着装甲列车越来越近，三十七毫米的主炮已经对准了车身！

第五百六十八章长驱直入

“开火，射击！让该死的中国人见鬼去吧！”

俄军指挥官拼命的叫嚷，十几挺机枪对着奉军的坦克疯狂的扫射，子弹像是雨点一样，打在了坦克的装甲上面。

面对厚度达到了二十厘米的主装甲，区区子弹还是奈何不了的，俄国人也发现了问题，他们急忙将列车头尾两门的七十六毫米山炮炮用上了，转动炮塔，对准了坦克，轰轰两声，两枚炮弹就打了出去。

装备了火炮和数量众多的机枪，装甲列车就是并不的噩梦，日本人当初用肉弹攻势，攻击俄国的列车，不过他们最终只得到了一地的尸体。

可是如今时代不同了，奉军已经有了更先进的玩意，坦克对机枪基本免疫，七十六毫米炮固然能够摧毁奉军的坦克，但是有一个前提，必须是能够直接命中，不然隔了几米之后，破碎的弹片根本起不到杀伤作用，只配给坦克挠痒痒。

俄国人显然没有击中移动中目标的本事，眼看着坦克在火炮爆炸之中，顺利穿行，畅通无阻，俄国人的脸色终于变得绿了。他们的武器根本没有效果，接下来岂不是只能挨揍么！

“快，撤退，赶快跑！”俄国人慌乱之中，只剩下撤退一个办法了。

显然他们也是痴心妄想，张廷枢指挥着坦克部队已经冲到了装甲列车的侧面，坦克主炮正好对着列车柔软的腹部。

轰！

一炮打出，正好命中了一节车厢，炮弹轻松将车厢钻透，一个直径一两米的大窟窿出现在了车厢上面，周围的俄国兵全都被炸得四分五裂。残肢断腿到处都是，里面精心装备的机枪也变成了零件。

装甲列车的装甲也不过是针对子弹设计的，根本没法挡住火炮的轰击，看到了俄国人哭爹叫娘，惊恐不已的情景。张廷枢别提多舒服了，俄国人的玩意虽然看起来骇人，不过就是一个皮薄馅大的玩具而已！

第一炮由于从车厢穿过，并没有伤到底部，因此列车还能开走，第二炮就降低了高度。一炮准确命中车轮。庞大的列车像是被铁锤猛地砸中，车轮瞬间被炸得粉碎，两节车厢连接处也被震断了，顿时一列四节的装甲列车变成了两半。

车上的俄国兵看到了这个情况，脑袋顿时就空白了，全都绝望了。以往他们在铁路线上嚣张无比，横冲直撞，没有人能够对付他们，可是如今他们却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实在是让人没法接受。

奉军可不管俄国人的鬼哭狼嚎，他们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坦克像是一个狼群一样。配合的向俄国人扑过去，看准机会，就咬一口，很快这节列车就被达成了废铁，车上的俄国人也多半被消灭。

俄国人的另外两列装甲列车也遇到了大麻烦，一营和二营的士兵绕过了俄国人，三炮两炮就把铁路给击毁了。没有了铁路线，装甲列车就成了十足的鸡肋，两列火车被困在了长度在五六公里的铁路线上，跑不了。打不过，随着奉军坦克的轰鸣临近，上面的俄国兵也感到了灭顶之灾！

张廷枢指挥着坦克快速的冲了过来，装甲列车成了夹心饼干，车上的指挥员拼命指挥着开炮。顿时这些炮弹都在坦克之间爆炸，起到的效果几乎为

零，眼看着坦克越来越近，高昂的炮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终于俄国人承受不了了，他猛地跳出了车厢，撒腿就跑，离开这个必死之地。其他的俄国人也都紧紧跟随，没有半分钟，车上的俄国人全都向鸡鸭一般，满地都是。

张廷枢一见这种情况，急忙摆动旗语，让坦克停止对列车的攻击，转而让装甲车出动，凭着速度优势，围猎这些俄国人，把他们全都消灭。

等待所有俄国人都被消灭之后，张廷枢的坦克停在了装甲列车的前面，他主动跳下了坦克，仔细打量这个基本完好的大家伙。足足四节车厢，体型庞大，上面装着二十挺机枪，两门大炮，是十足的移动火力点。张廷枢越看越高兴，眼中露出了贪婪之色，奉军眼下可没有这玩意，要是能弄回去，或许也不错。

“团长，这玩意光是看着唬人，一点用处都没有，哪有咱们的坦克好啊，就炸毁在这里吧！”

“胡说！”张廷枢狠狠地瞪了一下副团长王鼎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谁说我准备用这玩意冲锋陷阵来的？”

“那还有什么用处啊？”王鼎铭挠了挠头，禁不住问道。

“这东西火力强大，还有一定的防护能力，如果放到了后方，替咱们巡逻铁路线，你说哪个游击队还能破坏铁路了？”

张廷枢一句话就稳住了王鼎铭，的确不同的武器有不同的用处，关键是要找到发挥价值的舞台。装甲列车要是遇到了坦克部队，那只有死路一条，但是面对普通的游击队，它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大杀器。

而且装甲列车的舒适性远在坦克之上，可以在路上不断的巡逻，另外由于火车是烧煤的，还能节约宝贵的油料。奉军自从控制了外东北之后，西伯利亚铁路东段一两千公里的距离全都在奉军掌握之中。这么广阔的区域，处处都是弱点，不管是用步兵，还是用骑兵，甚至用装甲力量，全都是巨大的浪费，唯有装甲列车才最经济实惠。

张廷枢盯着这两列被缴获的列车，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战斗结束之后，一定要建议大哥多建几个装甲列车，铁路线沿途的兵力就都能省去了！

“留下十辆装甲车，给我好好照看着这两个大家伙，绝对不能出问题，其他人随着我攻击舍尔洛瓦亚戈拉的俄军！”

张廷枢一声令下，坦克再度轰鸣着，向着东方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候，奉军的总攻也开始了，空军对俄国人展开了狂轰滥炸之后，奉军的炮兵也对据险而守的俄国人展开了炮击，大口径的重炮弹不时落在了俄国人的脑袋上面，爆炸掀起的气浪，将山石全都震碎了，泥土树木乱飞，俄国人阵地上一片狼藉。

“师长，中国人的攻势太猛了，前面的同志需要支援！”

保尔在指挥部当中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派出了装甲列车去保护铁路线，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也不知道情况如何，现在奉军又发动了正面工事，他的心里头不能不七上八下，中国人摆明了是想全歼他们。

现在最麻烦的不是前方，而是后路还能不能保住！正在他沉默不语的时候，副师长变颜变色的跑了过来，他紧走几步，到了保尔的面前：“保尔同志，我们的装甲列车完了！”

“什么？”保尔大惊失色，一把抓住了对方的胸口，不敢置信的说道：“中

国人是怎么做到的，装甲列车是不可战胜的，怎么会出问题？”

“保尔同志，中国人利用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咱们的装甲列车根本不堪一击，现在铁路线已经被掐断了！”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保尔彻底吓傻了，浑身无力，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和他的部下困守孤城，命运似乎已经被决定了！

就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张廷枢率领着装甲部队已经冲到了俄国人防线的后面，这里正是俄国人防守最松懈的地方，坦克轻松碾过几道壕沟，面对着钢铁怪兽，俄国人没有任何的办法。

坦克将仅有的火力点敲掉，装甲车在后面紧紧跟随，消灭散落的步兵，冲开了口子之后，他们快速向着纵深发展。遇到了难啃的骨头就暂时留下来，主要的任务就是不断的穿插，将俄国人的防线彻底扰乱。

这个办法果然奏效了，俄国士兵一见坦克冲来，全都慌乱到了极点，四散奔逃，狼狈不堪。后方一乱，整个防御体系就崩溃了，而且张廷枢他们又捣毁了通信线路，俄国人一下子就像瘫痪了一样，指挥不灵，只能陷入各自为战的地步，前线得不到支援，奉军已经冲上了俄国人的阵地，大杀大砍俄国人。

到了这个地步，保尔也很清楚，这个仗没法再打下去了，他只能含泪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不过撤退远想象的还要困难，奉军拥有大量的装甲力量，在机动性上，两条腿的人，怎么能跑过履带，而且铁路线又被掐断了，其实从下令撤退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不折不扣的溃败。

奉军主力成功越过了博尔晓诺齐内山，沿途遇到的俄国人都变成了羊羔，他们也不会想到战局竟然会突然骤变，一个个全都茫然无措，奉军轻而易举的都抓了俘虏。

张廷兰接到了报捷之后，脸上也露出了喜色，他急忙说道：“给张廷枢发电报，不要在纠缠在舍尔洛瓦亚戈拉，他的装甲部队马上集中起来，沿着铁路线，向西发动突击，趁乱抢占沿途的据点，越快越好！”

命令下达之后，奉军装甲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原野上狂奔，距离赤塔越来越近，只有不到一百公里。战报传到了布柳赫尔的手中，这位俄国新近崛起的将星彻底感到了胆寒！

第五百六十九章美英的如意算盘

“大帅，这两个大家伙的确不错，咱们也该建造几列！”

孙安虎围着两列俄国人的装甲列车，啧啧称奇：“这玩意火力强，对付步兵轻而易举，守卫铁路沿线，在城市之中，支援步兵作战，都能发挥作用，东三省铁路越来越多，绝对离不开装甲列车。”

“没错。”张廷兰笑着说道：“不过俄国人这玩意有些过时了，咱们还要更好的改进，就拿前后的两门七十六毫米炮来说，射程和威力都不错，但是射速差得太多，另外俄国人建造列车的时候，并没有考虑防空的问题，如果遇到了空军的轰炸，就变成了活靶子，因此车上的机枪也要修改，变成高平两用的。”

“大帅一针见血，说的有理，只是眼下还来不及修改，要有点重要任务！”孙安虎说道：“二少爷带着装甲兵一路狂飙，不到三天，就已经跑出了一百一十多公里，这在以往简直不可想象，堪称神速！”

“没错，老二还给我打电报，专门埋怨后勤的事情，这两辆装甲列车正好能帮着护送物资，防备沿途的游击队偷袭。”张廷兰也十分满意的说道。

进入了机械化时代，战争的节奏越来越快，自从张廷枢得到了向着俄国纵深推进的命令之后，就立刻调转防线，沿着铁路，快速的推进。

在人类的战争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装甲力量快速的突击，他们行动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想象，沿途的俄国守军还来不及任何的反应，奉军就杀到了眼前，连给他们坚壁清野的时间都不留。

装甲兵轻松的冲开了方向，将那些惊慌失措的俄国人击毙碾碎。张廷枢他们用了两天三夜的时间，跑出了一百一十五公里，差不多一昼夜跑出了四十多公里。这种推进速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让奉军上下都惊掉了下巴。

张廷枢他么可不光是要行军，同时还要应付层出不穷的俄**队。当初奉军从满洲里出兵，用了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才走出不到七十公里，那已经让奉军上下引以为傲了。

可是坦克兵轻轻松松的就把记录给打破了，大家伙甚至都怀疑装甲兵会一直冲下去，直接杀到赤塔。当然这只是一个错觉。张廷枢在距离赤塔还有五十公里左右停了下来。

在他的前面就是阿金斯科耶，当初俄国人修建中东路，就是从这里引出的支线，通过满洲里，直接修到了中国境内。

这里是两条铁路的交汇地点。俄国人重兵把守，张廷兰当然有心直接冲过去。把这个重镇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一旦控制了这里。姜登选他们的外东北军团就可以和主力实现会师，两路大军能够共同攻击赤塔。

这绝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不过张二少爷还是最终放弃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勤补给跟不上了。

装甲部队高速冲锋，看起来十分威风，但是需要的后勤补给消耗也是相当惊人的。每一辆坦克都是油老虎，吃油的速度比人消耗粮食快得多了。他们携带的油料已经告急了，没有了油，也就动不了了。看起来多么强大的装甲力量，都会变成一堆废铜烂铁。

另外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大批的坦克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六十辆坦

克，在战斗之中被击伤，击毁的一共五辆，但是由于机械故障，彻底趴窝的却有二十多辆，必须得到了后方的关键零件，才能让这些坦克再跑起来，至于装甲车的情况也差不多。

战斗力被削减了一半左右，张二少爷也不敢冒险了，他只能老老实实的等着后方的支援尽快跟上来。他们此时也正处在奉军空军的作战半径边缘，如果再远一点，飞机就根本上了。

有了飞机的保护，张廷枢他们还是比较安心的，闲暇下来的坦克兵都跟在技术人员的身后，询问他们坦克维修的种种问题。经过这么一番奔袭，他们也终于明白了懂得坦克维修的重要性，有了这本事，到了战场上，简直就多了一条命，大家都不敢疏忽了。

副团长王鼎铭亲自动手，和几个士兵一同给坦克更换履带，然后由爬到了底下，检查发动机，油箱等等的问题。忙活了一圈下来，浑身都是黑漆漆的机油，好像是一个小鬼。

“团长，咱们以后设计坦克，我看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皮实可靠，维修一定要简单，有过一点经验的就能处理！真正打疯了，最重要的就是手上还有武器使用，一旦趴窝了，多好的东西都没用！”

王鼎铭一面擦着汗水，一面十分感慨的说道。武器并非越精良越好，把性能标准订的很高，往往就是忽悠外行，骗取采购经费的手段，工业化大国之间的拼斗，需要的就是质优价廉，性价比高超的武器。

同时还要考虑到国民素质，适于大规模的装备使用，毕竟历史已经证明了，完全可以凭着数量的优势，彻底淹没质量的强大，这也是张廷兰发展军工的一个理念，不管优劣，好用第一。

张廷枢笑着说道：“回头你们把自己的建议都整理起来，我去找企业，让他们设计坦克的时候，好好考虑一下咱们的需要。”

他们正在谈论的时候，传来一阵火车汽笛的声音，奉军的后勤物资已经运上来了，张廷枢急忙跑到了火车站去迎接。

两辆缴获的装甲列车一前一后，中间夹着三列军列，车上载着大量的油料零件，还有军火粮食，另外张贺年也带着一部分士兵赶了过来，和张廷枢一同守住目前的战线，并且伺机攻取阿金斯科耶。

张贺年晃着高大的身躯，跳到了月台之上，一看张廷枢前来，笑着伸出了大拇指：“二少爷一战成名，大帅他们都夸奖你呢！我这不也赶快过来，好向二少爷学点真本事！”

“贺年老兄，你可顶着主力师的旅长职务，我这才是一个团长，哪敢教你啊。”

“不是，回去就不是了，大帅已经决定扩编装甲部队，要成立独立装甲旅，生产能力跟上之后，就建立装甲师，二少爷一展身手的时候就到了！”

张廷枢一听这话，顿时眼前一亮，他倒不是在意军衔的变化，真正让张廷枢动心的是奉军对待装甲兵的态度，看来通过这一战之后，装甲力量发展的阻力彻底消失了。

军队发展的方向，就决定了军费倾斜的方向，别看张廷枢是老帅的二公子，是张廷兰的亲弟弟，有些事情就连张廷兰都不能轻易决定，现在有了实实在在的战绩摆着，以后向装甲兵大量倾斜资源，也就没有人能多说什么了。

“我大哥还有什么交代没有？”

“大帅只是让我们积极备战，防备俄国人的反扑。”

就在张贺年他们加紧备战的时候，奉军再度取胜的消息又传来出去，各国的军事观察家都在对着地图仔细研究，奉军两路大军都在不断的推进，照着这个速度，在赤塔会师，也不是不可能了。

尤其是三两天快速突进一百多公里，彻底震撼了各国，他们对奉军战斗力的评估不禁又提高了几个档次，奉军至少能达到二三流列强的水平。

美英两国的公使再度紧急碰头，克莱恩和艾斯顿面面相觑，对着奉军的捷报，他们脸上五味杂陈，有愤怒，有疑惑，有喜悦，也有苦恼。

“奉军的确拥有了相当实力，用贷款和旧军火那是笼络北洋的手段，想要对付奉军显然不够，看来我们需要拿出一些真东西了！”克莱恩叹息着说道。

“或许你的意见是对的，但是必须严控关键技术，而且还要给奉军设置两条限制，不能够触碰，只有这样，才能够和他合作！”艾斯顿冷笑着说道。

“艾斯顿先生，您的两条限制又是什么呢？”

“不准吞并远东帝国；不准向关内扩张势力！”

克莱恩听到之后，眼中立即闪过一丝喜色，这两个条件太重要了，按照目前的情况，远东帝国还是白俄控制的国家，名义上的领土也包括外东北地区，让远东帝国保持独立，就能限制奉军势力的扩张。

另外不准奉军向关内发展，则是避免中国统一，危害到他们的利益。只要奉军能同意这两点，向奉军提供一些工业技术，也不是不能谈，但是超出了这两点，他们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两个家伙再度找到了张廷兰，大家对面而坐，张廷兰也在不住的观察着两位公使，上次他们拒绝了自己的要求，现在又找上了门，说不定准备松口了，就是不知道能送到什么程度。

“两位公使先生，奉军正在筹划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我很快就要到前线，亲自指挥，咱们有什么事情，就长话短说吧！”

艾斯顿的眼前突然一亮，急忙说道：“冒昧的问一句，奉军是准备攻击赤塔了么？”

张廷兰不置可否的笑了笑：“事情涉及机密，不好过多的透露，不过我可以告诉两位，奉军会尽快把俄国人赶出贝加尔湖以东。”

张廷兰说这话的时候，透露出强烈的自信，克莱恩和艾斯顿也不得不相信。

克莱恩也说道：“我们很高兴看到奉军的快速推进，消灭多数党的威胁，是各国共同的利益所在，经过我们同政府的磋商，已经争取到向奉军提供技术设备的许可，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了！”

第五百七十章图谋海军

奉军连续获胜，歼灭俄军总数已经将近五万人，远东的俄国力量被削弱了一半以上，特别是奉军一路狂奔，逼近了赤塔，一旦这个远东最大城市落到了奉军的手中，远东就没有美英什么事情了，他们哪里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啊。

克莱恩和艾斯顿也只能迫不及待的再度来到博尔贾，想要和奉军谈谈合作的问题。

张廷兰脸上微微带着不渝，严肃的说道："俄国多数党威胁的是整个世界，美国和英国都出兵干涉苏俄，可见俄国的威胁，如今只有中**队扛起了对抗俄国的大旗，独自承担巨大的牺牲，全世界都袖手旁观合适么？"

"巡阅使阁下，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方面的努力，对您和您的军队保持着高度的敬意，合众国方面经过协商，愿意向奉军提供必要的帮助，在一些工业设备领域，可以放开限制，提供一些帮助。"

克莱恩笑着说道，张廷兰微微点点头，又把目光扫向了艾斯顿，想要听听这位英国的公使有什么话说。

"大英帝国的态度也是如此，除了上次我们提高的债券和贷款之外，必要的技术援助，也是应该的，不过大英帝国刚刚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国内财力有限，必须量力而行。"

艾斯顿也十分狡猾，上次张廷兰开出了长长的列表，里面全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英国是绝对不会全都答应的，他这也是在提醒张廷兰，不要提过分的要求，不然英国还是会拒绝。

张廷兰笑着说道："在广袤的西伯利亚作战，其实就是在比拼后勤能来。俄国人拥有西伯利亚铁路，能够快速运输物资，这是很大的优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交通建设，主要是修建几条和国防有关的铁路。"

"这没有问题。美国有非常成熟的技术。"克莱恩毫不犹豫的说道："我们完全可以帮助奉军修建铁路，还可以提供贷款，派出技术人员帮助设计施工，以及管理运行。"

从满清以来，列强就争着抢着在中国修铁路，因为一旦修成了铁路。就能借助铁路，掠夺各种原料，还可以驻军，同时崛起沿线的土地，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事情，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列强。在中国几乎没有抢到什么，现在张廷兰提到了铁路之后，他立刻就来了精神。

艾斯顿也不甘落后，笑着说道："大英帝国在中国已经修筑了非常多的铁路，我们有着丰富的经验，十分了解中国的需要，保证能够建造出让您满意的铁路。"

张廷兰笑着说道："感谢两位如此的积极。不过有一些问题我必须说清楚，这些铁路不能附加任何条件，所有权是我们的，沿线的属地，驻军，采矿，通讯等等特权，一概不予保留。"

一听张廷兰的话，这两个人顿时就跳了起来，克莱恩大声的说道："这不公平。要是按照这个要求，我们修铁路只会亏钱，没有人愿意干的。"

张廷兰一阵冷笑："奉军早就修建了吉奉铁路，会不会赔钱，我们心里清楚的很。我从来不反对别人赚钱。只是反对过度的不正当利益而已。事实上我们今年年初已经同时动手修建了五条重要铁路，在未来的五年之中，会建

立起完备的铁路网络。我想引进美英的技术和资本，主要是觉得我们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如果两国不愿意，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也完全能够完成。”

张廷兰说的半真半假，奉军的确有本事修建铁路，而且今年也确实有铁路开工，但是根本没有五条，只有三条而已，一条是沈阳达到海兰泡的，一条是从奉天修到凤城的，一条是从洮南修到库伦的。

奉军原本也规划了从朝阳连接承德张家口的铁路，这也是非常紧要的，可是由于东三省的专业人才有限，施工设备严重不足，资金缺口也不小，只能暂时押后。如果美英两国愿意帮忙，就可以把规划中的铁路全都建立起来。

克莱恩眉头紧皱，心里头再三的权衡，以往铁路就意味着权力，结果现在特权被砍掉了，他也有些不适应。可是转念一想，奉军如今的身份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现在美国又想利用奉军，拒绝恐怕太不妥当了。

“巡阅使阁下，美国方面可以提供帮助，不过有一个前提，我希望奉军能够采购美国的工程设备，包括全套挖掘和运输的设备。”

“没有问题！”张廷兰一口答应：“奉军可以马上下订单，采购二百辆运输卡车，另外还有一百辆三轮摩托。”

奉军已经尝到了装甲部队的甜头，自然要加强装甲部队，坦克奉军能够生产，不过载重卡车的缺口还是很大的，前段向德国买了一些，美国的卡车质量也相当不错。另外三轮摩托也是配属给部队，进行侦查使用的，另外还可以临时运输弹药和伤员，用途很广泛。

其实用途最客观的是吉普车，只是现在美国人还没有研究出来，只能用三轮摩托充数，张廷兰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奉军工业水平达到了，也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生产出吉普车。

“这只是第一笔订单，陆续还会有更多的需求，除了车辆之外，油料也会一同采购，我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合作。”

张廷兰说完之后，克莱恩彻底动心了，光是这么大的订单，就足以让他得到企业界的赏识了，因此克莱恩毫不犹豫的说道：“铁路的问题我可以全力解决，一定让奉军方面满意。”

张廷兰笑道：“我当然相信美国的能力，目前正在战时，任何事情都需要效率，要用最快的速度完成。”

克莱恩听完之后，也点头同意了。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我们需要的就是工业设备和技术，其中缺口最大的采掘设备。东三省，蒙古，远东地区，都有丰富的资源。我们需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东西开采出来，转化成工业原料，供应前方的需要。我们还需要冶金和加工设备，最好能够援助一个化工厂，提高炸药生产的能力。”

艾斯顿和克莱恩互相看了看。这已经是张廷兰第二次提出工业设备了，他们也不可能全都拒绝。

艾斯顿想了想说道：“采掘设备可以考虑，另外可以提供一批民用机床，至于化工厂投资比较大，我看就不必建设了，我们两国可以提供给奉军。保证是最优惠的价格！”

英国人不愧是老牌的世界霸主，算盘打得非常精，采掘设备不过是从地下挖出东西而已，想要变成真正的工业产品，还要经过冶炼和加工，这些才是工业技术水平的体现，也是列强看家的本事。不愿意拿出来。

至于让奉军采购炸药，更是满嘴的话说，张廷兰才不会听英国人的忽悠，不过化工厂并不是张廷兰志在必得的东西，奉军刚刚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从他们手中引入最先进的化工设备，所以也就没有继续纠缠下去。

双方又关于工业设备反复谈了半天，美英又提供了一批东西，不过都是些边边角角，对奉军的帮助有限。

张廷兰想了想之后。又说道："我希望美英能提供一批军舰，以及造船设备，还专门的技术人才。"

此话说完之后，张廷兰就仔细盯着两个人，这次和他们谈判。弄到海上力量，才是张廷兰最希望的事情。

从各个领域来看，奉军都有了一定的底子，最为落后的一个产业就是造船！张廷兰迫切希望弥补上这个短板，奉军也和德国人接触过，从他们那里引进了不少技术，甚至已经尝试着造潜艇了。

但是奉军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没有设计大中型军舰的经验，一艘几千吨，上万吨的大船，内部有着复杂的结构，大量的设计图都是以吨来计算的，想要凭空弄出几千吨的东西，是实在有些困难。

而且张廷兰还把目光锁定在了航母上面，此时日本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母，凤翔号已经开始动工了，而奉军还不能生产超过一千吨的军舰，其中的差距简直太大了。

要想快速的掌握造舰的本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弄到一批旧军舰，实实在在的东西摆在大家的面前，然后通过拆装，摸清楚造舰的规律。

其实德国也有这个能力，只是协约国对德国严防死守，而且海军的东西块头又比较大，根本没法偷运出来。中国旁边又有一个恶邻日本，如果不从美英手里头弄东西，日本人也多半会插手其中。

张廷兰思索再三，只能把突破的重点放在美英身上，两国公使听完张廷兰的话，顿时变得默默不语。

海洋是美英的命根子，他们正是指着这玩意活着的，哪里愿意中国人也参与其中，分一杯羹，两国都想拒绝，可是他们也知道，一旦断然拒绝，和奉军的合作就彻底吹了。

艾斯顿沉默半晌，才说道："巡阅使阁下，对付俄国好像不需要海上的力量啊？"

"怎么可能不需要，奉天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而且我们海上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前段时间，就出现过日本人用海上力量威胁我们的情况，如果不能确保海上安全，我们又怎么全力应付俄国人的威胁？"

"建设海军是需要还漫长时间的，美英可以给奉军提供海上安全承诺，保证日本不会扯后腿。"克莱恩也急忙说道，也是要劝阻奉军，放弃对海洋的追求。

对于美英的安全保证，张廷兰向来是嗤之以鼻的，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绥靖政策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出卖盟友，已经是西方社会的常态。况且中国的国防安全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能指望着别人提供，那岂不是成了傀儡么！

"我们发展海军，并不是要建立庞大的军舰，事实上也没有这个财力，我们需要的是最低限度的近岸防护，保证敌人在靠近海岸之时，有一定的反击能力。战列舰，巡洋舰都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外，现阶段我们只需要建造驱

逐舰的能力。”

张廷兰做出了补充之后，这两个家伙心里头也不禁在思量起来，如果只是建造驱逐舰一类的东西，对他们的威胁还不是很大，或许还可以答应。

就在两个人不住的思量的时候，张廷兰似乎漫不经心的说道：“我听说英国方面有很多大战之前的老旧军舰需要淘汰，葫芦岛造船厂愿意提供拆卸服务，我们可以拆卸一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

这句话一下子像个炸雷一样，落在了艾斯顿的头上，英国的皇家海军是这个帝国最大的骄傲，即便是退役的老旧军舰，也都代表着这个帝国的造舰水平，英国人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机密交给中国人，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事情谈到了这个地步，也差不多该摊牌了，他给了克莱恩一个眼色，克莱恩也说道：“巡阅使阁下，造船技术和设备我们可以提供，也可以提供两艘驱逐舰供你们拆卸，更大的军舰根本不可能。另外要想落实我们的协议，奉军方面还需要做出两个保证。”

“哪两个条件？”

“第一要保持远东帝国的独立性，奉军不准吞并；第二为了保证列强和北洋政府之间的各种协议，奉军也不能入关，只有这两点做到了，我们的合作才能继续。”

张廷兰一听，拳头就攥了起来，上面青筋暴起，不吞远东，不能进关，那奉军还打什么劲啊，流血牺牲岂不是替他人做嫁衣裳么？

英美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想要凭着约定就限制住奉军的发展，不过张廷兰转念又一想，短期内奉军的确不会着急进关，至于远东帝国，留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反正协议就是用来撕毁的，大不了等到实力足够，就把协议抛在一边。

“我可以做出这个保证，不过大型军舰必须提供一些，如果英国的有困难，那就提供一些德国的，在彩虹行动之中被凿沉的也可以，我们会捞出来，然后拖回中国！”

第五百七十一章后院起火

就在德国战败之后，庞大的公海舰队被拘禁在了斯卡帕湾，成了英国的战利品，在巴黎和会进行的阶段，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结果德国海军误以为会再次燃起战火，因此他们果断将军舰凿沉，一共有五十多艘各型军舰沉入了斯卡帕湾的海底，其中有十艘战列舰，五艘战列巡洋舰，行动之惨烈，震惊了世界。

张廷兰把目光就放在了这些军舰的上面，如果能弄回来一两艘，就算不能修复使用，但是结合德国的图纸，至少能搞清楚大型军舰的结构，让奉军摸索出军舰设计的关键技术。

造船技术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积累起来的，想要一步登天根本不可能，一艘一两万吨的庞然大物，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当然用两万多吨的大型军舰练手，绝对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成本也就都回来了。

张廷兰有自己的算盘，艾斯顿也有想法，德国的军舰已经沉入海中一年左右了，就算捞起来，内部零件也损毁严重，根本不可能披挂上阵。如果中国愿意要，或许可以做一个顺水人情。

“没有问题，英国方面原则同意提供一艘战列舰，外加其他两艘中型军舰，不过一切的大捞运输费用，都要中国出。”

张廷兰也十分满意的说道：“海军的合作，会让我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目前远东的态势很糟糕，尤其是人口大幅度的减少，只剩下不到一百万的白俄。要想守住这么广阔的区域，势必登天还难，不知道美英两国能不能出兵帮助他们？”

张廷兰一说到这里，克莱恩和艾斯顿急忙摇头。开玩笑，他们又不是没有派过军队，结果最后都滚出了俄国，现在要是再继续派兵，那不是没事找事么！

他们也明白，张廷兰这是在告诉他们，能保护远东的只有奉军，虽然保证不吞并这个国家，但是中国在这个国家要拥有特殊的权力，就像列强在中国一样。甚至更加的过分。

克莱恩想了想说道：“中国方面在对抗多数党的时候，出力很多，世界有目共睹，我们也希望奉军能够一直担负起保护远东的责任。”

“那好，不过必须满足三项条件。第一是驻军权，第二是适当的移民权力。第三要把海参崴和庙街暂时交给我们管理！”

这三条同样都是要命的事情。如果答应了，其实和直接控制也差不多了，有了驻军，在打量的移民，最关键的两个对外联系口岸还都被夺走了，正所谓温水煮青蛙。早晚远东还是中国的囊中之物。

美英他们也有心拒绝，可是又要奉军出人出力，不给点好处，实在是说不过去。因此艾斯顿说道：“中国方面在远东享有一定特权，这是完全可以的，不过大英帝国也需要在远东有投资经商游历的权力。”

克莱恩也说道：“合众国方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在远东也有经济利益，必须予以保护！”

张廷兰算是看透了西方的嘴脸，只要涉及到利益，就会像恶狗一样扑过来，说的一副义正词严的模样，实际上全都是鬼话，他们在远东有狗屁的利

益，无非想多吃一口而已！

“两位公使先生，我可以保证在远东的经济利益，不过我想你们能够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什么声明？”两个人一同问道。

张廷兰笑着说道：“由于奉军在对抗俄国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要主动放弃在东三省范围之内的种种特权，包括海关税收！”

张廷兰一说这话，这两个人脸色顿时就变了，列强经过几十年，在中国攫取了海关，采矿，游历，传教等等特权，正是靠着这些，他们才能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哪里愿意放弃啊！

“巡阅使阁下，这涉及到从满清直到民国，各国同中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数量众多，关乎在华利益根本，绝对不能更改！”艾斯顿严肃的说道：“我希望奉军能够尊重这些规矩，也是我们合作的基础，如果背弃了这些，我们刚才谈论的一切合作都失去了意义。”

作为老牌帝国，英国人的还是非常重视殖民利益的，尤其是在英国实力大幅度下降的时候，英国人尤其是在意这些，根本不可能松口。不过相比于艾斯顿，克莱恩的态度似乎有些犹豫，其实在谈判之前，美国国内就授意克莱恩，必要的时候可以在种种特权上适当松口，换取奉军的好感。

美国本来殖民利益就远不如英国，而且他们又有庞大的生产能力，要是能敲开东三省，甚至整个远东的市场，美国能获取的利益智慧更多。不过此时美英是站在同一战壕之中，他也不可能单独同意。

张廷兰目光锐利，已经注意到了克莱恩的游移，列强只要不是铁板一块，就有打破的机会。张廷兰笑着说道：“两位，我并不是想要废约，况且英美在东北的利益有限，我只是希望营造一种谈判的氛围，然后向日本施压，迫使他们放弃一些在华利益，尤其是诸如南满路驻军的问题。正因为日本人的原因，我们才不能全力应付俄国，对付多数党是所有国家的事情，日本也不能例外吧！”

这两个人一听张廷兰的解释，也有些动心了，毕竟美英日三国还在搞海军竞赛，他们拉拢张廷兰，也是为了牵制日本人，如果能把日本从东北赶出去，对他们也是一个好事情。

克莱恩和艾斯顿互相看了一眼，然后说道：“好，我们会和国内进行沟通，争取尽快把合作方案敲定下来。”

两国公使和张廷兰谈完之后，就纷纷告辞！而张廷兰也急忙给王永江和顾维钧发电报，要求把谈得几个方向变成具体的交换条件，尽可能多争取好处。

“大帅，美英两国让出来的利益还是太少了，不过暂时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就能给咱们对付俄国人，制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还是收获不小啊。”蒋百里笑着说道。

“要想让强盗放弃抢来的东西，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打！用强大武力作为后盾，把他们在华的种种非法利益，全都一扫而光。”张廷兰说道：“英美都是最早侵华的国家，只是现在饭要一口一口吃，远交近攻而已，先是俄日，然后才能轮到英美法等国。”

杨宇霆也笑着说道：“洋人都是一丘之貉，欠咱们的账早晚都要清算。”

“大帅，出大事了！”

正在张廷兰他们谈话的时候，常荫槐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张廷兰的面前，他的脑门上全都是豆大的汗珠，脸上变颜变色，从来没有见过常荫槐这么着急，张廷兰顿时就感到了不妙。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大帅，您看看这个。”

说着常荫槐将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上，张廷兰刚看了两眼，顿时双眼变得血红，一阵天旋地转，扑通摔在了地上。蒋百里和杨宇霆急忙凑了过来，扶住了张廷兰。

“拙言，出了什么大事啊？”

张廷兰半晌深吸了一口气，才恢复了一丝神智，他的五官看起来都有些移位了，显然愤怒到了极点，咬牙切齿的说道：“有人给我爹投毒了！”

“啊！”杨宇霆一听，也顿时大惊失色：“老帅怎么样？常荫槐，你们是怎么搞的，情报部门都是吃屎的么，怎么连老帅的安全都保护不住？”

面对质问，常荫槐也是无言以对，只能耷拉着脑袋，这两年张作相虽然顶着东三省巡阅使的名头，但是老爷子早就退居二线了，几乎所有的权力都落到了张廷兰的手上，谁也没有想到，竟然有人会对张作相下手，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我必须回奉天看看，我爹千万不能出事！”

张廷兰虽然是冒名顶替，但是这些年相处下来，和张作相之间也早就比亲父子还亲了，其实张作相的年纪不大，还不到五十岁，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很多比起张作相年龄还大的人，全都在为了功名利禄折腾。可是张作相却能放弃了种种权力，一心一意的为张廷兰掌权铺路，这份心思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别看是亲生父子，但是在权力面前，多少父子成仇，多少兄弟反目，对于老爹，张廷兰心怀敬重，一听到他有了危险，顿时一颗心就悬了起来，再也坐不住了。

杨宇霆和蒋百里也都感到了事情不妙，究竟是谁对老帅下手，有什么阴谋，老帅一旦真有了危险，奉军的局面会不会发生改变，和俄国人的战局又该向哪个方向发展？

这两大智囊一时间也变得六神无主，张廷兰勉强说道：“对俄国人的作战，暂时就交给孙安虎负责，采取积极防御的态势，不要贸然攻击，一切等我处理了奉天的事情，在做决定。”

张廷兰又看了看杨宇霆和蒋方震，然后说道：“百里先生，你留在博尔贾，全力协助孙安虎，我带着邻葛一起回奉天！”

交代清楚之后，张廷兰心里头就像着火了一般，急忙返回奉天。

第五百七十二章线索

“邻葛，你觉得是谁动的手？”张廷兰坐在火车上，除了担忧老爹的状况之外，脑子里一直在思考凶手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头绪。

杨宇霆神色也极为凝重：“大帅，我们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有能力逃过咱们的安全保障体系，神不知鬼不觉的给老帅投毒的并不多，最可疑的就是日本人，他们在东三省经营多年，虽然我们清理了一大批，但是并没有断根，绝对有这个实力。另外他们也有动机，我们在远东节节胜利，如果我们击败了俄国人，就有了和日本分庭抗礼的资本，他们采取行动，拖我们的后腿，这也在情理之中。”

张廷兰闭目思索了一会儿，半晌说道：“现在看起来日本人的嫌疑最大，也应该在他们身上多下点功夫，不过我总觉得有些说不通。”

“大帅，哪里说不通呢？”

“我们和日本人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也清楚奉军的情况，我爹基本上已经不大管事了，刺杀他除了能激怒奉军之外，并不会真正动摇奉军根基，按照道理来讲，他们应该直接对我下手才对。”

杨宇霆听到这话，也露出了一丝疑惑：“大帅，或许您在前线，身边都是军队，动手太困难了，他们就从老帅下手了！”

张廷兰听着这个解释，勉强的点了点头，不过他的心里头还是充满了疑惑，日本人的历史上也有不少次刺杀，对张作霖就下过不少次毒手。但是从这些次的行动上来看，日本人更喜欢比较劲爆的刺杀方式，打黑枪，扔炸弹，炸火车。至于下毒到并不多见。

虽然张廷兰早就知道日本人干出什么事情，都不意外，但是出了什么事情，都推到日本人身上，显然这也是不负责任的想法。

纷纷扰扰，张廷兰也没有什么头绪，只能等回到奉天再说，火车经过了两天多的漫长行驶，终于回到了奉天。

此时的奉天各处的戒备都增加几倍还多，尤其是火车站。明哨暗哨到处都是，气氛十分的凝重。张廷兰回到了帅府，此时帅府的戒备更是极为森严，孙烈臣和王永江都等在了帅府之中。

“拙言，你终于回来了！”两个人起身迎接。

“我爹怎么样了？到底有没有危险？”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到后面再说。”孙烈臣走在了前面，张廷兰跟着他快步走到了后院。来到了张作相平时住的小院之中。花姨太太焦急的站在了门口。

一看张廷兰回来，花福田急忙走了几步，一把拉住了张廷兰：“大少爷，你总算是回来了，咱们帅府上下就有了顶梁柱了！”说着话，花福田还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姨娘。先别伤心，先看看我爹。”

花福田点头，带着张廷兰进入了病房之中，里面有两位医生正在一旁守着。一见张廷兰前来，都急忙站起了身。

进入了里间屋，雪白的床单上面，正躺着一个人，在床头放着一个小碗儿，碗里还剩了一点稀粥。

床上的人一听到脚步声，勉强转了转头，看到是张廷兰回来，脸上勉强

露出了一丝微笑。

“拙言，回来的挺快的，和我计算的时间差不多。”

一看张作相神情饱满，说话生声音虽然微弱，但是还有点中气，张廷兰顿时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一路上也总想着找到凶手，可是此时看到了老爹没有事情，什么都成了次要的了，张廷兰急忙跑到了老爹的床前。

“爹，孩儿不孝，您老出了这么大的危险，我都没在身边，平日里天天强调加强戒备，注意安全，没想到帅府竟然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我一定要严加彻查，把凶手抓出了，把不称职的庸夫给赶下去！”

张作相摆了摆手，说道：“拙言，你扶我坐起来！”

花福田急忙过来，扶起了张作相，把枕头塞在了后腰，让张作相坐的舒服一点。

“拙言，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这些天我一直食欲不好，晚上给我送的夜宵也吃不了几口，没想到问题就出在夜宵上面。三天前给我送了点新式的点心，我吃了一口，就觉得太过油腻，放在了一边，结果没有一分钟，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一阵阵冒虚汗，口干舌燥，浑身不舒服。我当时就觉得可能是点心的问题，急忙逼着自己吐了出来，然后喊人过来，随后就昏过去了。”

花福田也心有余悸的说道：“幸亏老爷反应的及时，医生说了，点心里面有烈性毒药，要是多吃一块，或是吐得再晚点，只怕就要抢救不过来了！”

张廷兰一听，顿时怒火上涌，帅府的食品一旦出现了漏洞，那就意味着所有人的健康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胁，这次是张作相，下次就可能是周芯瑶，就可能是其他的兄弟，而且谁也不敢保证，会不会都这么幸运了。

“岷源先生，事发之后，你们调查过没有，究竟漏洞出在了哪里？”

王永江急忙说道：“发现中毒情况之后，我们一面抢救，一面就调查问题来源，那一盘点心还让专门的人员检查过，在里面发现了大量毒物。”

“帅府的点心不都是有专门人手在做么，怎么会出问题？厨房都调查过了么，那些厨师都别放过，一个个给我好好查查。”

“拙言，你冷静点，和厨师没有什么关系。”张作相拦住了杀气腾腾的张廷兰。

孙烈臣也急忙说道：“拙言，厨师的确没有问题，这些点心也不是咱们帅府做的，问题出在了送点心的人身上。这个家伙叫刘三，他先是打着给别人送礼的借口，从外头买了几盒点心，这里面就有了毒药。然后他把这些点心藏在了身上，送点心的时候，他来了一个掉包计，把厨房里做的给换了，然后送到了辅忱的房间里头。外面的点心有些油腻，加上辅忱食欲不好，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孙烈臣将事情原委说清楚，张廷兰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那个刘三哪去了？”

“死了。”孙烈臣说道：“给辅忱送过点心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屋里，也吞了几块点心，已经自杀了。我们在他的衣袋里头发现了厨房做的点心，又发现了礼品盒子，才确定问题出在了他的身上。”

“还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刘三为什么要下手，有没有人指使他，那些有毒的点心又是哪里来的？”

孙烈臣苦笑着摇摇头：“拙言，我们已经把点心铺的老板都抓了起来，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情况。又把刘三所有的亲朋也都找了出来，结果这些人都说

刘三平时极为老实，办事也勤恳，根本没有任何为非作歹的迹象，实在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丧心病狂。”

张廷兰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在地上来回踱步，然后说道：“有毒的点心不会凭空出现，一个帅府的佣人进行投毒暗杀，如果背后没有指使的，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只是谁是幕后的黑手，还真有些棘手。”

“没错。”病床上张作相也说道：“刘三在咱们府上也干了五六年，勤勤恳恳，平时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错误，也不和别人争吵，我原本还想过几年让他直接当管家呢，谁知竟出了这种事情。”

王永江也皱着眉头说道：“拙言，对方弄得滴水不漏，我才觉得事情不同寻常，因此全城封锁起来，不准泄露辅帅的安危状况，为的就是制造迷雾，让对方判断不清，或许会因为狗急跳墙，露出什么马脚。”

“这个想法没错，我爹的安危的确不宜透露，但是这么做还是太被动了，只要用心去找，绝对会有线索的！”

张廷兰在地上走了两圈，然后对着张作相说道：“爹，您老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刘三的房间，仔细看看情况，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

张作相点了点头，然后说道：“拙言，凡事不要着急，另外也别光顾着我，你媳妇快生了，只要见到了大孙子，我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张作相一句话，张廷兰才猛然惊醒，一算日子，果然周芯瑶就要临盆了，自己就要当爹了。不过越是如此，张廷兰就越生气，这帅府都不安全了，以后的孩子也出现状况该怎么办？

他和孙烈臣王永江一同到了佣人住的房间之中，刘三的房间已经被严格的封锁起来，张廷兰来到之后，宪兵才准许打开。

走进去之后，只见里面十分的简朴，只有一铺火坑，一张小桌，一个木柜，还有一盏煤油灯，简简单单，一点别的陈设都没有。

看起来刘三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怎么会去暗杀张作相呢！

张廷兰满心都是疑虑，突然间他的目光落在了桌子旁的一摞旧书上面，张廷兰紧走了几步，到了近前。

“拙言，听其他人说，刘三喜欢看书，这些都是三国水浒之类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

张廷兰把一摞子书摆在了桌面上，突然他的目光就锁定在了最后的一本上面，这本书最干净整洁，显然是刘三最在意的，张廷兰一看书名，顿时眼里全是疑惑之色！

第五百七十三章闯龙潭

看到了张廷兰注意这本书，王永江和孙烈臣也把目光放在了上面，顿时也是大惑不解。

“拙言，这不是西方传过来的圣经么，难道这个刘三还是教民？”孙烈臣忍不住吃惊的问道。

张廷兰翻了两页，然后塞到了王永江和孙烈臣的手中，他们也都翻看了起来。张廷兰则是随手抓起了几本其他方面的书，草草的都翻了一遍，发现这些书全都破破烂烂，还有些干脆就残破不全，唯有这本圣经干净整洁，书页没有任何的污秽。

“岷源先生，您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王永江想了想，然后说道：“一个普通的佣人，放着一本基督教的经典，的确有点诡异，不过一时我还没有什么头绪啊。”

“所有书全都十分破烂，可见刘三根本不在意，而且书中也没有什么记号，可见那些都是他消遣用的，看过就扔在一边。唯有这本不只保存的最好，而且在里面还有不少文字标记，虽然写的不好，但是可以看出刘三很用心。”

王永江翻看了一些，也点点头：“没错，正如拙言所说，看来这个刘三还是虔诚的教徒了，难道这就是他投毒的原因么？”

张廷兰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道：“我一直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方的宗教侵略，在以往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之中，西方列强特别强调ziyou传教的问题，他们这么看重，不光是传播宗教这么简单。另外各种教民冲突，层出不穷，义和团也是因为和洋教之间的冲突而发生的，如果说坚船利炮是列强手中的刀剑。那么教会就是淬了毒的暗器，潜在的危害更大！”

王永江眉头紧皱，忍不住说道：“拙言，你是怀疑刘三是受了教会的指使，然后下药投毒的？”

“还不能确定，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方向，先搞清楚刘三和教会是什么关系，我相信一定会找到蛛丝马迹。”

孙烈臣也说道：“拙言的想法没错，想暗杀辅忱的，除了日本人之外。其他列强也可能有嫌疑，必须好好调查一下。”

张廷兰立即将负责刑侦的苏良贞和宪兵司令冯永双，调查局长常荫槐几个人都叫了过来。

张廷兰面色阴沉，冷冷地说道：“我对你们的工作非常不满，现在马上去调查刘三是怎么入洋教的。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立即向我汇报。”

张廷兰很少对部下疾言厉色。不过这次老爹出了安全问题。不能不让他感到愤怒，常荫槐等人急忙点头称是。

“大帅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办好！”

常荫槐又接着说道：“大帅，我们拟定了一份新的帅府安全保卫方案，我们吸取了这次的教训，要对帅府的一切食物严控起来。每一样食材都要登记在册，确保来源安全，另外任何人不准随便从外面带进食品。”

张廷兰点点头：“防范一时很容易，难的是常抓不懈。大家伙要把jing神绷紧，提前把窟窿补上，而不是搞什么事后诸葛。”

张廷兰交代完毕之后，就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剩下了常荫槐等人全都一

脑门子汗，赶快把大帅交代的做好，不然这脑袋就要危险了！

他们全都忙着去调查了，张廷兰又回到了张作相的病房，此时张作相正在花福田的服侍之下，已经睡着了。张廷兰默默的退出了病房，然后急忙小跑着到了内宅。

眼看就到了自己的院子，张廷兰还有些紧张，努力的平静了一下心绪，才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在院子之中正好有两个医生也刚刚退出来，一看到张廷兰，他们急忙说道：“大帅，我们刚刚检查过，夫人一切平安，预产期就在三五天之内。”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眼中闪过欣喜之色，笑着说道：“两位医生辛苦了，夫人的事情你们多费心思。”

正在说话之间，从屋中走出了一个高挑的身影，一身米黄色的裙子，素雅温润，将玲珑的曲线都展现了出来。一见到张廷兰，脸上露出了娇羞和喜悦的表情。

“兰哥，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都不知道先看看芯瑶，简直太过分了！”

“宪瑞妹子，你这话敢在大爷面前说么，我就不信他不抽你。”

孙宪瑞一听，张廷兰拿老爹孙烈臣压她，顿时把小腮帮鼓鼓的，伸出了小巧的舌头，给张廷兰做了一个鬼脸，张廷兰也突然觉得眼前一闪。几年前刚刚见面的时候，孙宪瑞还是一个病病歪歪的黄毛丫头，这两年已经彻底长成了大姑娘，妩媚娇羞，充满了活力，一颦一笑，都充满了吸引力。

不过眼下不是欣赏美女的时候，还是尽快看看周芯瑶，这才是关键，张廷兰迈步走进了屋子，孙宪瑞在后面紧紧跟着。

“瑶瑶，咱们的宝贝乖不乖啊，有没有嚷嚷着要出来看看他爹？”

躺在床上的周芯瑶狠狠的瞪了张廷兰一眼：“就知道胡说八道，也不看看谁在这里呢。”

张廷兰一听这话，才猛地注意到，在周芯瑶的身旁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少妇，正是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一见张廷兰到了，于凤至急忙起身万福。

张廷兰也笑道：“原来是凤至来了，正好你可要多多提醒一下瑶瑶，别看她也是个大夫，但是这到了自己身上啊，谁的脑子都容易不清醒。”

周芯瑶拉着于凤至的手，笑着说道：“拙言，凤至已经同意给咱们孩子当干妈了，当然会尽力尽力了！”

“还有我呢，也算我一份。”孙宪瑞愤愤不平的说道。

“你啊，不添乱就不错了。”于凤至笑着说道：“一个黄花大闺女，还没当媳妇，就抢先当干妈，哪有这个道理啊？”

孙宪瑞被这一句话说得满脸通红，眼角突然偷偷的瞄了一下张廷兰。这时候张廷兰注意力全都在周芯瑶的身上。

她挺着一个大肚子，早就没有了昔日的娇娆动人，不过依旧让张廷兰感到一丝迷醉，这就是给自己生儿育女，陪着自己度过一生的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充满了吸引力。

仿佛是感受到了张廷兰灼热的目光，周芯瑶脸色微微一红，急忙又转移了话题：“拙言，爹现在怎么样了。凶手究竟找到没有，这两天我一直坐立不安，心里头也一阵后怕，看到什么东西都不敢吃了，生怕出一点问题。”

“我已经让他们调查了。不过暂时还没有确切的结果。”

“兰哥，你那么聪明。我爹常说在你手上。就没有难事，难道你还找不到

什么线索么？”孙宪瑞满是崇拜的问道。

张廷兰哈哈一笑：“我又不是大侦探，哪有什么破案的本事，不过现在有了一点怀疑，似乎和洋教有关。”

洋教！一听这话于凤至立刻皱了眉头，张学良是一个很喜欢新cháo的人物。喜欢西方的新鲜事物，经常和传教士来往，甚至带着于凤至也去过几次教会，因此听到这话。于凤至本能的就有些不安。

“拙言，是确有其事，还是你的猜想啊？”周芯瑶在一旁忍不住问道。

“暂时还是猜想，不过我有点预感，教堂肯定有问题，只是掀起了这个黑盖子，不知道又要撤出来多少黑幕。”

周芯瑶眉头紧皱，还有些怀疑：“拙言，那些传教士固然有仗势欺人的问题，但是他们也办了不少好事情，建立医院和学校，收养老人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老百姓都是仗着他们的救助才能活下来。如果说他们会下药投毒，刺杀一方的军政大员，实在是有些太难以接受了！”

“有什么难以接受的，那帮家伙干了什么坏事，都不奇怪！”孙宪瑞仿佛想到了什么，突然疾言厉色的说道。

“宪瑞妹子，传教士又怎么惹上你了，和我好好说说，我帮着你出气？”张廷兰笑道，脸上还带着一丝不以为然，他还以为是什么意气之争呢。

孙宪瑞白了张廷兰一眼，然后说道：“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干的是正经事，兰哥，我的确发现了洋人教堂有问题。”

孙宪瑞郑重其事的说道：“这段时间关内涌到东三省的难民越来越多，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儿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收容中心，想要收养这些孩子。”

“这是好事情，值得表扬！”

“别打岔！”孙宪瑞有说道：“我们起初没有经验，就去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教堂，考察他们是怎么收养孩子呢，可是我发现那些孩子都面黄肌瘦，身体很不好。那里面的修女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刚刚送进来的孩子，身体还没来得及调养，他们会加大营养，保证孩子的健康。”

“我们也没当回事，而是租了一片院子，足足是教堂的两倍，然后把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都收了进来，大约三个多月，一共两百多个床位都满了，再也没办法收养孩子了。可是教堂在这段时间，依旧敞开了收养。真正干了这行之后，我们就感到了一丝的疑问，他们的规模没我们大，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在大肆收养孩子，根本没有人满为患的问题，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听着孙宪瑞的话，不光是张廷兰，于凤至和周芯瑶都把眉头皱了起来，这里面的确有些诡异。

孙宪瑞一看大家都盯着自己，顿时有些小得意，接着讲到：“我们经过调查，又发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比如教堂这么多年收养了这么多孩子，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成年的孩子从教堂走出来，而且他们对外公布的领养案例全都是关内的，没有一个是奉天本地的，难道咱们东三省的人都没有爱心不成？”

张廷兰也感到了事情奇怪，急忙问道：“宪瑞，你还有什么调查结果么？”

孙宪瑞脸蛋一红：“人家还想调查，可是芯瑶姐姐快要生育了，我总要陪着她。”

张廷兰突然站了起来，在地上走了两圈，脸色越来越凝重，周芯瑶很了

解他，一看到张廷兰这个样子，顿时就猜到了事情有些重大。

“拙言，你是在替那些孩子担心么？”

“没错，芯瑶，从宪瑞说的情况来判断，那些教堂很有可能就是充当人贩子的角色，我必须要去调查一下，把这个黑盖子彻底揭开。”

周芯瑶微微点头：“拙言，你好好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就算给咱们快要出世的宝宝祈福，这世上对孩子下手，是最不能容忍的罪过。”

于凤至一听，也急忙说道：“汉卿很笃信基督教，还和我说过准备以后接受洗礼，如果教堂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这种教就是欺世盗名的东西，我们信什么啊！”

孙宪瑞一把拉住了于凤至，笑着说道：“没错，就让咱们联手，把黑幕都给揭开。”

转眼过了两天，常荫槐他们又匆匆忙忙的找到了张廷兰，常荫槐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刚一见面，就给张廷兰竖起了大拇指。

“大帅，您真是料事如神，我们已经调查了，刘三在十二年前被隆德大教堂收养，在里面待了四年多，出来之后，干了一点零活，然后到了当时的大帅府，当起了佣人，后来辗转到了咱们的府上。”

冯永双也说道：“刘三情况非常简单，全然没有刺杀老帅的动机，如果说有问题，那只能是出在了教堂上面。”

“你们调查了隆德大教堂没有？”

“调查了。”苏良贞也说道：“这家教堂始建于1893年，最初是一位俄国传教士和一位法国传教士联手建立的，后来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奉天最大的教堂，吸收了不少信徒。”

“俄国人？”一听到这里，张廷兰的心里头瞬间就有了一个想法，或许自己的直觉没有错误。

“这个隆德大教堂的确有些意思，我明天准备亲自去看一看。”

“大帅，这恐怕有些危险，您还是不要冒险了。”

“不。”张廷兰坚定的摆了摆手：“教堂历来都是是非窝子，而且还受着特权保护，我不亲自去，还是不放心，总之你们多安排一些人手就是了。”

转眼又过了一天，张廷兰换上了一身爽利的便服，孙宪瑞也早就等在了门前。

“兰哥，你这身比起军装还帅！”

第五百七十四章藏污纳垢

张廷兰和孙宪瑞在贴身jing卫的保护之下，来到了隆德大教堂，高大的哥特式建筑，透着十足的西洋风情，大理石的墙面干净整洁，和周围低矮的民房全然不同。

孙宪瑞扯着张廷兰的袖子，一脸喜气洋洋的，正要往里面走，突然在教堂的大门口围着一群人。他们一看有jing卫过来，全都闪开了一条道路。

这时候在人群中间，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正在放声痛哭："各位老爷，你们都给评评理，他们把我的儿子带走了，我想来看一眼，他们都不答应，这世上还有这个道理么？"

"哼，你这个死婆娘，还有脸说看儿子，当初是你抛弃了儿子，教堂的神父好心收留，你自己不要儿子，还有什么资格来看他！"一个二十几岁的混混模样的家伙大声的叫着。

他的几个同伴也都一脸的冷笑，揪着女人的衣服，就要往外面拖，这个女人拼命的挣扎，对着周围看热闹的人说道："小妇人抛弃儿子也是被逼无奈，现在我就想看他一眼，还有什么不对的，你们难道就没有孩子么，怎么不知道当爹妈的心思啊？"

"哼，死婆娘，这里是教堂，是洋人的地方，你要是再蓄意闹事，我们就不客气了。"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教堂的大门打开了，一个高大的洋人神父快步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几个修女。几个混混一看主子出来了，也不知道情况，全都愣神了，可是主子并没有搭理他们，直接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张先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安德鲁。您能亲自来到隆德教堂，是我们的荣幸。"

"安德鲁神父，来的冒昧，还请您原谅。"

"张先生，主的大门是给任何人敞开的，仁慈的主会赐福每一个人。"

孙宪瑞一听这话，顿时笑了起来："神父先生，你说的不一定对，怎么这位女士想要进教堂，你的爪牙都不让她进去了啊？"

张廷兰顿时把脸沉了下来："宪瑞。不要胡说八道，我们来教堂是祈福的，其他的事情不要多说，还不快向神父道歉！"

安德鲁被质问的有些尴尬，可是一看张廷兰斥责孙宪瑞。他也急忙说道："这几位都是教民，平时对主都是最忠诚的。一切可能都是小误会。"

正在安德鲁说话之间。那个妇女猛地爬了过来，一把抱住了张廷兰的大腿，哭着说道："这位长官，还有夫人，求求你们了，和他们说说。让我进去看看儿子，我就想看他一眼，一眼就行啊！"

孙宪瑞一听夫人两个字，顿时脸色通红。急忙说道："这位姐姐，我可不是什么夫人，你还是说说自己是怎么回事，要是有理，这位神父也不会阻拦你的。"

张廷兰又瞪了一眼孙宪瑞："多管闲事，我们来教堂难道就没有正事了么？这世上刁蛮的人何等之多，诬赖神父，讹诈教堂也是有的。"

"既然如此，那就说清楚，还教堂一个清白，何必这么闹下去呢？"孙宪瑞并不服气，歪着小脑袋，和张廷兰争执起来。

他们俩这么一说，反倒把安德鲁逼到了墙角上，这个神父只能故作淡定

的说道："好，就让这位女士把她的遭遇说清楚，仁慈的主会帮助你的！"

这个女人战战兢兢，从地上勉强爬了起来，然后抽泣着说道："小妇人在两个月之前，带着七岁的儿子流落到了奉天街头，没吃没住，当时遇到了教堂的人，我没有办法，把孩子交给了他们。后来我找到了一家纺织厂，在里面做工，没日没夜的加班干活，我就想着有了钱，就把儿子接回来。就在前天我领了两个月的薪水，买了儿子最喜欢的点心还有水果，我还给教堂的先生也买了礼物，兴冲冲的就来看我的儿子。"

说到这里，这个女人抱起了地上的一个包裹，里面放着不少点心，但是已经被踩碎，这个女人哭道："可是这帮教堂的人根本就让我进去，还派出了打手，他们刚开始哄我，看我一直不走，就上来打我。我就想见见自己的孩子，我对不起他，当妈的不想和他分开啊，也是被逼无奈啊！"

周围的人也都听清了始末原由，这个女人说的合情合理，但是却挨了教堂打手的痛打，大家看着安德鲁的神色就有些怪异了，这教堂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安德鲁并不在乎那些普通人的看法，不过张廷兰他们到了，这可是东三省最有权势的人物，如果能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做各种事情都会方便很多，面对着天赐良机，可不能让这么一个疯婆子给毁了。

因此安德鲁笑着说道："张先生，教堂收养孩子都是有规矩的，他们已经不要自己的孩子了，就不能再带回去，教堂会给那些孩子安排更好的生活，真正善良，而且有能力的人回来收养他们。"

"神父先生，这未免有些强词夺理，外人再好，还能好过自己的妈？这位女士当初没有能力养儿子，可是现在已经有了工作，也能挣钱了，养儿子肯定没有问题，你们再越俎代庖，可有些不好啊？"

来的时候，孙宪瑞和张廷兰就做好了分工，一个唱红脸的，一个唱白脸的，这个小丫头说起话来，也是十足的犀利，引得围观的人不住叫好。

安德鲁的神色有些尴尬，他只能说道："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这位女士的孩子已经被送给别的人领养了，她来的太晚了。"

那个女人一听，顿时就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嚎啕大哭："虎儿啊，娘的命咋这么苦啊，连一面都见不到，我还怎么活着啊！"

"这位姐姐，你不要再哭了，这个家伙在撒谎，他们教堂有规定，要先在教堂养三个月，帮助孩子恢复身体，确认没有疾病，然后才能被领养，你的时间没到三个月，孩子不可能被带走！"

孙宪瑞特别考察过教堂，十分清楚他们的各项规定，当初孙宪瑞还对这项领养规定特别推崇呢。流浪的孩子多有隐疾，身体条件也差，如果贸然被人家收留，很有可能出现大病，甚至死亡的情况，因此先确保孩子健康，非常有必要。

制定了这项规定的隆德大教堂，却当众撒谎，让孙宪瑞对他们更加怀疑，周围看热闹的一听，也都跟着起哄了。

"没错，快让人家看看孩子！"

"人伦亲情，不能灭绝，你们不能挡着！"

"是不是孩子出了问题，你们才不敢让人家看的，这帮洋人就没有好东西。"

"对，都是道貌岸然的牲口，我就不信他们能真心收养孩子。"

……

下面的老百姓鼓噪起来，人也越来越多，安德鲁脸上就有些冒汗了，张廷兰却笑着说道：“安德鲁神父，偶尔记错了，也是情有可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咱们还是先到教堂里面说话，这么嚷嚷也没有什么结果，而且我还有正事要找你。”

“那好，赶快请进。”

安德鲁领路，把张廷兰请了进去，孙宪瑞带着那个女人也紧紧跟随，他们很快就到了里面，在客厅坐了下来。

张廷兰看了一眼那个女人，然后皱着眉头说道：“安德鲁先生，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让这个妇人去找找她的孩子，我们再谈点正事。”

安德鲁一看张廷兰说话了，也不好反对，只好点头：“教堂收养的孩子很多，或许已经被领走了，或许还留在这里，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会善待每一个孩子的。”

孙宪瑞拉着这个女人去找儿子，张廷兰则是笑道：“神父先生，不知道您来中国多少年了？”

“我在西历1908年来到了中国，已经足有十二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头，一直秉承主的教诲，仁爱爱人，救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前后收养的流浪儿童就有上万人。”

“嗯，早就听说教堂是一个慈悲之处，家父偶尔遭到了暗算，生死未卜，为人子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想着祈福，让他老人家尽快康复，可是中国的那些骗钱的庙宇我是不信的，因此才来到隆德教堂。”

“张先生，你的选择不会错的，万能的主会保佑一切子民的，只要诚心祈祷，主一定会赐福世人。”

安德鲁表面说着，心里头却不住的思量，虽然张廷兰说张作相生死未卜，但是居然逼到了乞求神灵的地步，可见这个人已经要没救了，安德鲁的心里头也涌动着一丝得意。

不过光杀了老帅恐怕还不够，最好能把眼前这个年轻人也不动声色的干掉，那样就更完美了。

正在这个家伙动着鬼心眼的时候，孙宪瑞领着那个女人，还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跑了快步走了过来。

这个女人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扑通就跪倒了，搂着儿子，给张廷兰不住的磕头。

“多谢长官，我们母子能再见面，实在是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不用客气了，你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也是不对，就不要再纠缠神父他们了！”

张廷兰说着一伸手去拉个孩子，这个小男孩像是触电了一般，猛地把手藏在了背后，一面猛烈的摇头，一面放声痛哭，挤在母亲的怀里，像是受惊的小兽一般，眼神中的恐惧深深的刺痛了张廷兰。

第五百七十五章衣冠禽兽

“安德鲁神父，正所谓母子连心，父子天xing，孩子还是恋着他的妈妈的，我看不妨就成全他们，把孩子交给这位母亲？”

张廷兰看着抱头痛哭的母子，漫不经心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哪知道安德鲁的脸色一变，他急忙说道：“巡阅使阁下，教堂收养孩子有严格的规范，每一个孩子都有详细的登记，贸然带回去，有些不合规矩，等到三天之后，再让这位女士来领孩子，我们保证平平安安的交到她的手上。”

“那就再等三天，也不算多长时间，就先把孩子留在教堂。”

张廷兰这句话刚说完，小男孩顿时哭声更大了，死死的抱住了母亲的脖子，脸上全都是泪珠，滚滚落下。

“我，不要，在这里了，娘，带我回家！”

这个时候，两个修女已经到了小男孩的身边，按照安德鲁的吩咐，就要把孩子抱走，可是当她们一伸手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突然脸色大变，从眼神之中，有惶恐，有愤怒，还有悲哀，很难想象，一个孩子的眼神竟然能这么丰富。

张廷兰已经是第二次看到了这种眼神，这种眼神绝对不是排斥外人的本能反应，而是带着深深的恐惧，很显然这个教堂给他留下了太多不好的回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张廷兰的心里头已经笃定了教堂肯定有问题，这些西方来的传教士绝对没有表面上那么仁爱慈祥，翩翩绅士。

张廷兰给孙宪瑞使了一个眼色，孙宪瑞急忙走了过来，挡住了两个修女，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听你娘说你叫虎儿，对？你是一个小男子汉了。有什么事情不要哭啊，告诉姐姐，我会帮助你们的！”

似乎是漂亮的女人，容易获得信任，孙宪瑞的话让小家伙将信将疑，不过他的哭声终于减弱了不少，孙宪瑞笑着说道：“让姐姐抱抱，有什么委屈都和姐姐说说。”

说着孙宪瑞就把他从母亲的怀里头抱了过来，就在孙宪瑞抱起孩子的时候，后面的衣襟被扯开了。露出了小家伙的后背，张廷兰目光正好扫过，只见上面有两块巨大的瘀斑，似乎是用手指掐出来的。

“宪瑞妹子，把小家伙抱过来。我有几句话问他。”

孙宪瑞答应了一声，就走了过来。一旁的安德鲁也感到了不妙。急忙说道：“巡阅使先生。我们还是正事要紧，向上帝祈祷，能让令尊尽快康复起来。”

张廷兰微笑着说道：“不忙，这个孩子和我们有缘，还是先解决了他的问题。”

孙宪瑞把小家伙抱到了张廷兰的身边，他的脸上全都是惊恐之色。拼命的想要躲开张廷兰。

张廷兰一把抓住了小男孩的衣袖，把衣袖推上去，顿时在胳膊上就露出了斑斑的伤痕，有抓痕。有掐出来的，还有抽打的。白嫩的肌肤上面，全都是青红的印子，看起来极为刺目，小男孩也一下子被吓得痛哭，眼泪噼里啪啦的落了下来。

他的母亲看到之后，顿时大惊失色，急忙扑了过来，一把抱住了儿子，

急切的问道："怎么回事，是谁打你了，是谁啊？"

"孩子偶尔淘气，我们会教训一下，你们中国人也不是将棍头出孝子么，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安德鲁还在一旁解释。

张廷兰根本没有相信，因为他发现了孩子身上的痕迹并不是普通的责打，而有些抓痕似乎是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弄出来的。张廷兰在前世也听过不少教堂的龌龊事情，现在一见这个情况，顿时心中升起了疑虑。

"虎儿，你先乖乖坐下来，和妈妈，还有我们都说说，你在这两个月之中，遇到了什么情况。"

小男孩似乎也意识到张廷兰他们没有恶意，但依旧有些胆怯，他的母亲小心翼翼的把孩子放在了椅子上面，就在屁股挨上椅子的那一刹那，虎儿的眉头猛地皱了起来，仿佛被针扎了一般。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痛苦地说道："先生，我站着行么？"

张廷兰一看这个情况，瞳孔的猛地一缩，急忙问道："虎儿，你是不是屁股疼？"

小男孩神色之中更加慌乱，而且还偷眼看了看安德鲁和那两个修女。孙宪瑞和他的母亲还不知道情况，还要询问怎么回事，张廷兰一摆手，把沈华叫了过来。

"你带着虎儿母子到一旁，好好检查一下，这孩子似乎受到了侵犯！"

张廷兰把最后两个字咬得很死，沈华顿时就明白了，眼神之中也全是愤怒之色，急忙拉着这对母子到了一旁的空房间，过去问话。

安德鲁脸色越来越差，他急忙说道："巡阅使先生，我们这里孩子太多了，要想管住他们，必要的惩罚是离不开的，你还是不要纠结这些小事情了。"

张廷兰微微一笑："神父先生，这可不是小事情啊，搞不好关系到成百上千孩子的命运，要是处理不好，你们的上帝会会怪罪的！"

正在他们说话之时，突然隔壁房间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喊叫，那个女人猛地跑了出来，像是母狮子一样，就扑向了安德鲁。

"你们这帮衣冠禽兽，我要杀了你们！"

或许是处于愤怒的原因，她的速度竟然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张廷兰身边的那些jing卫都感到了一阵诧异，就算经过最严格训练的他们，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这位母亲冲到了安德鲁的面前，伸出粗糙的手指，劈头盖脸的就挠了下去，安德鲁顿时大惊失色，急忙用手格挡，还不断的大声叫骂，这时候这位母亲已经揪住了他的头发。

刺啦一声，一撮头发被揪了下来，上面还带着血淋淋的头皮。安德鲁拼命的挣扎踢打，这个妇人一张口，咬住了他的手指，两个人就厮打在了一起。

那两个修女还要过来帮忙，张廷兰一使眼色，jing卫就冲了上去，把她们都按住了，这时候早就安排好的宪兵像是cháo水一样涌了进来，整个隆德大教堂从里到外，全都被控制住了，滴水不漏。

这时候jing卫已经把那个妇女和安德鲁分开了，此时的安德鲁头发被扯掉了，脸上都是血迹，手指也被咬伤了，鲜血直流，狼狈不堪。

"你们这些野蛮人，竟敢亵渎神圣的教堂，我要起诉你们！"

他正在咆哮着，沈华猛地挥出了拳头，一下子砸在了他的脸上，顿时把安德鲁砸在了地上，口鼻冒血。

“哼，什么东西，还有脸说神圣两个字，也不看看自己，干了多少亏心事，连小孩子都不放过，连禽兽都不如！”

沈华也是出离了愤怒，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人居然会变态到欺凌小孩子的地步，最可气的是这些人还披着教堂的外衣，打着慈善的旗号，如果论起无耻，这绝对是天下少有的！

“行了，别把他打死了，还是赶快给我清查一下这个教堂，看看里头究竟有多少龌龊的事情！”

孙宪瑞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情况，她也是又羞又愤，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她已经把教堂想的很坏了，但是没想到事实竟然还是超出了想象。

一想到一个个懵懂的顽童，竟然要遭受这帮猥琐变态的家伙蹂躏，本来天真烂漫的年龄，竟然要承受成年人都未必能受得了的折磨，这帮家伙还有半点人xing么！

“兰哥，我不管他们是不是洋人，这帮混蛋一个都不能放过！”

张廷兰微微点头，一摆手，两个jing卫死死的抓住了安德鲁的肩膀，这个家伙也感到了不妙，急忙大声的嚷嚷道：“我是神职人员，我享有领事裁判权，你们不能伤害我，我的祖国，还有教廷，都不会放过你们的。”

张廷兰微微一阵冷笑：“中国人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

正在这个时候，负责搜查教廷后面的冯永双跑了过来，气喘吁吁的说道：“大帅，我们在后面发现了一处地下室，里面有一个藏着各个秘密电台，是向外面发报的。还有三个间谍，再加上大量的往来文件，初步确认，他们和暗杀绝对有关系。”

“好！”张廷兰看了一眼安德鲁，轻蔑的说道：“人前是神父，是慈善家，背后是牲畜，是间谍，这两张假面具玩得轻松自如，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你放心，不会轻易让你死掉，那样太便宜你了。”

张廷兰说完之后，转身和冯永双到了教堂的后面，负责调查的士兵他们把俘虏的三个间谍都押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另外又搬出了一大摞来往的文件。

“大帅，我们查看了，这三个家伙有两个俄国人，还有一个德国人，名义上都是记者，但是实际身份却是间谍，这次的投毒案就是他们干的。”

这时候苏良贞和常荫槐也跑了过来，他们手里头同样拿着一些东西，气喘吁吁的说道：“大帅，我们找到了一份特别的名单，里面就包括刘三，还有少量的收养儿童，我怀疑这些人都是他们特别培养出来的间谍，用来帮助他们获取情报！”

张廷兰长出了一口气，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是一个长期的，庞大的事件，涉及到列强最隐秘，最丑陋的东西。

“都带回去好好问问，另外给我自己的调查这个教堂，把事情都给我弄清了！”

第五百七十六章黑幕

盖子掀开之后，里面的肮脏超过了张廷兰的想象，从教堂里头搜出来的东西也让常荫槐，冯永双等参与的人触目惊心，从里头涌起凉气。

常荫槐将搜到的东西草草的整理一下，就满头都是大汗，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列强的用心竟然这样阴毒，在光鲜的外表之下，一个教堂竟然有着太多的黑幕。

“大帅，隆德教堂从建立之日起，就大肆的招募教民，这些所谓的教民多数都是地痞流氓，还有一帮买办流氓，让这些家伙充当他们的爪牙，欺压中国百姓，刺探情报。另外这个教堂还向外面贷高利贷，抢夺了的大量的产业，教堂能修得金碧辉煌，其实都是中国百姓的血汗钱。”

“这些还都是最初级的，他们为了能更好的控制中国，不只收拢了一大帮流氓，他们还积极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官僚和文人，替他们服务。另外为了用着更贴心，他们还自己培养一些人，然后暗中派遣到各个部门，或者跟在重要的政治人物身边，充当间谍之用。”

张廷兰一面听着，一面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没有真正经过这个时代，真的很难明白列强的处心积虑，他们为了让这个国家永远臣服，永远四分五裂，用尽了各种心思，安排了种种手段。

教堂披着宗教的外衣，他们搞一些慈善事业，也办学校，建医院，看起来都是在做好事情，其实这不过是外衣而已。论起危害程度，圣经比起枪炮还要可怕，会将一个民族的文明彻底腐蚀掉。

直到这时候，张廷兰才对后世的一些清理运动有了一丝的明悟。并不是谁喜欢折腾，而是面对一个被毒素侵入骨髓的一个机体，如果不下猛药，不忍痛割去旧时代的垃圾，真的很难迎来更好的未来。

“刘三就是教堂特别安排的人么？”

“没错。他最初是从那些收养的孤儿之中选拔出来的，然后经过了全面的培训，后来派到了帅府之中。隆德大教堂最初是俄国人花了大量的力气，修建起来的，那些间谍都是沙俄培训出来的，刘三是俄国监视奉天政府的一个工具。情况显示就在沙俄倒台之后。多数党接手了沙皇时代的一些情报机构，发现了刘三这个隐藏的特务，而奉军正在对远东用兵，俄国人就想刺杀老帅，迫使奉军陷入大乱，缓解他们的压力！”

整理了各种文件之后。常荫槐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可是心里头没有任何破案的喜悦，反倒是从里往外的感到寒冷，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一般。

张廷兰也叹了一口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追查暗杀的真相，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列强在中国经营了这么多年，他们究竟隐藏了多少棋子。采用了多少的手段，中国被腐蚀到了什么程度，都必须有数，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我们就没法拯救这个国家了！

常荫槐也急忙点头说道：“大帅放心吧，我们一定用最快的速度，按照从隆德教堂找到的资料，把这张黑网撕开。”

张廷兰转身又回到了前头，只见在大厅中间还有一百多个从三五岁到十一二岁不等的少年，他们有的哭声不断。有的还是一连茫然，全都无助的站在了礼堂的中间。

这时候孙宪瑞正让人把两个遍体鳞伤的孩子抬出来，眼看着把他们送给医生，孙宪瑞的眼圈通红通红的。她已经把育婴堂给彻彻底底的清理了一遍，同样搜出了数量惊人的往来资料和档案。看到了这些东西之后，孙宪瑞已经彻底气疯了。

不只是她，就连刚刚闻讯赶过来的孙烈臣和王永江，看过之后，也都是触目惊心。安德鲁和他手下的教士修女全都蹲在了墙边。看着这些平时衣冠楚楚的家伙，所有参与搜查的士兵，都恨不得拥上去，把他们都撕裂了！

“兰哥，你也来看看吧，这帮混蛋究竟对孩子们都干了什么。”

张廷兰跟着孙宪瑞的脚步，其他人也都在后面跟着，他们来到了育婴堂之中，孙宪瑞说道：“这就是平时给外人看的育婴堂，环境整洁，窗明几净，孩子们还能读书学习。不过这间育婴堂只能容得下二三十个孩子，而教堂高峰时期收养了三百多个孩子，这些孩子又住在哪呢？”

孙宪瑞一面说着，一面带着大家绕过了这间整洁的屋子，这时候更加庞大的屋子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屋子里面黑漆漆的，还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味道，就好像监狱一般。

将墙壁上的开关打开，一个油灯亮了起来，这时候大家才看清楚里面的情况，原来在里面摆着六七排的铁笼子，密密麻麻的摆在了一起，就好像鸽子笼子一样，笼子里头有的铺着稻草，有的是铺着旧衣服，很显然这就是孩子们的住处。

小一点的孩子还好，稍微大一点的，只能蜷缩着身体，看到这里头，大家伙甚至能想象出孩子们在这里面受罪的情况，人挨人，人挤人，就好像禽兽一样，在这种环境之中，也不知道有多少孩子都被折磨死了。

光鲜亮丽的教堂里面，竟然藏着这样的人间地狱，简直是在挑战良知的底线，这种场景恐怕连穷凶极恶的纳粹都做不出来，由此也可见，西方宗教竟然是比法西斯还可怕的东西。

孙宪瑞的眼泪忍不住滚滚流下，就连王永江都忍不住咬牙切齿：“这帮洋人真不是东西，什么狗屁教堂，简直就是害人的魔窟，以后这种邪恶的宗教必须从东三省赶出去，不能汤他们再祸害咱们的老百姓了！”

大家心情沉重的从这个地狱一般的房间里走出来，其他人已经检查了搜出的种种档案，白纸黑字的数据更让人难以接受。

“大帅，这些洋人标榜他们对儿童是严格管理的，实际上全都是鬼扯。实际上能从这里走出来的孩子不足三成，而且还要包括那些卖给人贩子的。”

“我们对比了18年和19年的数据，发现前一年进来的孩子之中，有超过一半的孩子因为疾病死掉了，还有两成多的孩子原因不明。然后就死掉了。”

张廷兰眉头一皱：“原因不明，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良贞从一旁又拿起了一份文件，然后说道：“大帅，这些原因不明的死亡案例，大约分成两种，一种是被打死的。还有一种是欺辱而死的。”说到这里，苏良贞把拳头攥了起来，骨节个嘣嘣直响。

“洋人就是一帮变态的禽兽，他们有人喜欢年幼清秀的孩童，因此从收养的孩子之中，挑选出合适的。然后用来满足他们的兽欲。而且这帮家伙变本加厉，还用这些孩子招待同样有怪癖的人。那个虎儿就被他们给看中了，遭受了至少两次的折磨，孩子身上遍体鳞伤，如果发现再晚一点，这个孩子只怕也会被折磨死。另外我有问过了那些孩子，他们有人还不愿意承认。但是

保守估计，至少有十几个人遭到了虐待。”

“混账！”孙烈臣也忍不住骂道：“早就听说有人养兔相公，但是还从没听说过有人敢对孩子下手，简直是岂有此理，可恶透顶。”

“没错，爹，您看看那些孩子，不只是身上都是伤痕，心里头也同样如此，他们都不敢和外人接触。看到他们的惶恐无助的眼神，心里头都要碎了。”孙宪瑞眼中泪珠滚滚，那么可爱的孩子，偏偏有一帮禽兽要对他们下手，实在是无法原谅。

苏良贞翻着手中的东西。继续向张廷兰说道：“大帅，除了这些死的之外，活下来的孩子也不见得能得到好结果。这些洋人对外宣称他们帮着孩子寻找家庭，安顿他们，实际上多数孩子都是被送给了人贩子，然后贩卖到了关内，甚至有的卖给了南洋，他们从中赚取暴利，这些年被卖掉的孩子估计也有差不多五百多人，如果按照这个比例计算，这些年死在洋人手上的孩子至少要三五千人。”

张廷兰也是怒火上涌，冷笑着说道：“怪不得教堂只见到孩子进来，没有见到孩子出去，原来这里就是一个吞噬生命的魔窟！好一个神圣的教堂，竟然成了淫窝子，堂堂的神的使者变成了人贩子，这世上还有这么荒唐的事情么？”

奉军上下早就已经出离了愤怒了，虽然知道洋人作恶多端，但是真正见到了如此摧残中国的孩子，所有人还都是没有办法承受。国家没有主权，任人欺凌，她的民众也是一样。有人贩卖华工，这些工人连黑奴都比不上，只能被称为猪仔。而此时又有这些孩子被蹂躏，中国人何时才能有真正的尊严？

在离开隆德大教堂的时候，王永江忍不住叹气说道：“拙言，这些年东三省的发展日新月异，已经相当惊人，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们的速度还要更快，我们的军队还要更强大，不然我们的同胞百姓就要承受这种悲惨的遭遇，这世上除了拳头，还有道理可讲么？”

“岷源先生，想要发展工业，就注定了要牺牲一两代人的福祉，只有完成这个痛苦的蜕变，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站起来。”

张廷兰也忍不住说道：“从今往后，在经济领域必须加大军工的投入，加大积累的比例。必要的时候，对内压低农产品价格，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增加积累比例，还要鼓励储蓄，鼓励投资。”

在以往执政之中，张廷兰总是强调平衡，要兼顾各方的利益，甚至在俄国爆发了革命之后，张廷兰还酝酿过一些社会保障的计划。

可是到了现在，一股强烈的压迫感到了张廷兰的肩头，强国才是目前最主要的事情，把精力都集中在军工和重工上面，至于别的都暂时放一放。如果想要走向强盛，就必须有一代人付出，那么就越早越好，这样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

王永江也清楚张廷兰的意思，以往他强调文治，对军事的发展也有限制，可是到了现在，王永江也变得一路绿灯了，没有强大的军队，就没有独立，没有独立，就什么都不是！

奉军冒然闯到了隆德大教堂，将里面的神父和修女全都抓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虽然张廷兰没有透露任何消息，但是流言蜚语早就漫天都是了。

有一些奉天人已经了解了一丝蛛丝马迹，尤其是看到了从教堂之中带出来的那些孩子，大家伙顿时都窃窃私议。

“以前我就听人说过，洋人的教堂最不是东西，他们白天收养孩子，晚上就把死尸拖出来，都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倒了霉呢！”

“我也听说了，那些洋人都是茹毛饮血的野兽，别看他们穿的人模狗样的，但是一个个都吃生肉。”

“都别说些没有用的，这次是要和洋人较劲了，就怕惹恼了洋人，当年庚子年不就是这么惹来的麻烦么？”

就在这些老百姓议论纷纷的时候，美英等国也都被惊动了，奉军冲进了教堂，把传教士都抓走了，这可是威胁列强在华传教权力的大事情，他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要知道中国到处都有不少教堂，如果开了一个恶例，他们还怎么作威作福了。

美国总领事白克尔是第一个找到张廷兰的人，一见面白克尔就说道：“张，我们是老朋友，但是我认为隆德大教堂的事情，你必须要慎重，不要贸然激怒整个世界。”

“白克尔先生，你知道隆德大教堂里面有什么问题么？”

白克尔摇了摇头：“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受到各种条约保护的，我想请奉军认清事情的本质。”

“那我也想请你们认清教堂的本质，白克尔先生，我很敬重的人品，你是一个睿智的绅士，但是此时你却在为一个变态的人贩子集团狡辩，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

变态！人贩子！白克尔顿时一头雾水：“张，你到底再说什么，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懂啊？”

“白克尔先生，这是一点资料，只是冰山一角，你先看看吧。”

张廷兰将一份文件送到了白克尔的面前，他刚看了两眼，就浑身发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五百七十七章条件

“这不可能，隆德教堂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搞错了！”

张廷兰冷笑着说道：“白克尔先生，如果你认为是假的，那就等着我把情况都公布出去，然后你再来抗议吧！”

一听这话，白克尔顿时就被噎住了，他也不傻，教会都受到了条约的保护，享有种种特权，如果张廷兰不抓住真凭实据，他怎么敢动手。只是这个结果有些太让人难以接受了，教堂光鲜的外表之下，竟然有这么多丑陋的东西。

豢养打手，巧取豪夺，猥亵幼童，草菅人命，贩卖孩子……一件件全都是流氓黑社会才干的事情，怎么教堂也都插手了，难道他们不供耶稣，该信撒旦了？

随即白克尔又想到，一旦闹得天下皆知，只怕在中国境内又会掀起一场反洋教的运动，说不定二十年前的义和团还会重演。想到这里，白克尔脑门上浸出了细腻的汗珠，手指也开始抖动了。

“张，教堂的事情最好核实清楚，不要随便公布，而且我敢说这只是个案，绝大多数教堂都是好的，那些神职人员是真心想帮助中国，他们也确确实实做了很多慈善事业。”

张廷兰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白克尔先生，就算按照你说的，这是个案，是不是也太恐怖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三五千个孩子，累累的血债。这还只是在奉天，京津上海等地教堂进入的更早，里面的问题说不定更多，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在了十字架的下面，这些该怎么算？”

张廷兰越说越气，猛地站起了身。大声的说道：“这世上除了强权，还有一丝天良，我相信如果这些残酷的事实摆在了世人的前面，别说中国百姓会愤怒，就连西方世界也会如此。这些杀人犯，披着宗教的外衣，干着非法的勾当，纵容他们，就是对人类良知的亵渎，再想凭着什么条约。什么特权，来作为遮掩，就是在助纣为虐！”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很多时候虽然是强权的时代，讲究丛林法则。但是有些事情还是不能超出人类的良知，不能太过下作。把什么都曝光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光是西方社会的舆论，就会让那些政客承受不住。

张廷兰牢牢揪住了教会害人的问题，就等于是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这时候列强再搬出什么理由，都变得苍白无力。

白克尔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他只能说道：“张，我们之间刚刚达成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我们提供给你贷款，提供工业设备。甚至答应和你们商讨各种条约的问题，难道你愿意看到因为教会的问题，就受到重创么？”

“我当然愿意让合作继续下去，但是不能以残害中国人为代价，我可以保证不把教会的问题引向各国的政府，但是在我的治下，这种罪恶一定要杜绝！”

白克尔和张廷兰也经常打交道，知道这位的脾气，况且他们也的确理亏，还是赶快找其他人商量一下，找一个合适的方法解决吧。

白克尔刚刚离开，常荫槐等人又联袂而来，自从控制了隆德大教堂之

后，他们全都不眠不休，搜检各种资料，苏良贞的注意力放在了拐卖残害儿童上面，至于常荫槐则是盯着种种间谍行径。

拐卖人口固然让人气愤，但是对奉天安全威胁最大的还是间谍行为，在和白克尔谈话的时候，这部分张廷兰并没有提出来，因为他很清楚，谍战都是隐蔽进行的，嚷嚷的天下皆知，就失去了应有的效果，列强能暗中下刀子，奉军也可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让他们作法自毙。

“大帅，从搜到的档案上面，从隆德教堂之中挑选出来的间谍一共有二十五人，其中有十五个是为俄国效力的，六个为法国效力，还有四个是被英国挑走了，这些人主要隐藏在了政府机构当中，帮助列强掌握政府的动向。另外他们还打着传教的名义，吸收政府官员，社会贤达，学界的名人，利用这些人宣扬西方的思想，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把我们的下一代都培养成奴隶！”

听到了常荫槐的介绍，张廷兰也是触目惊心，这种事情日本人其实也在做，只是他们远不如西方来的阴暗隐蔽，亲日一派已经被张廷兰给打掉了，但是亲西方的一派依旧强大，而且隐藏的影响力惊人。

“马上按照掌握的情况，把那些隐藏的间谍监控起来，该抓抓，该监视的监视，不能让他们继续为所欲为了。”

常荫槐急忙点头同意，转身下去安排了。张廷兰则是坐在了椅子上面，不断的想着应对的办法。

“沈华，去把岷源先生和邵部长请过来，我要和他们谈谈！”

不多时王永江和邵飘萍就被叫了过来，张廷兰将整理出来的东西放在了他们的面前，王永江已经见过了，并没有太吃惊。可是邵飘萍则不然，他看到林林总总的这些恶行，顿时大怒不已。

忍不住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壶茶杯乱撞：“大帅，这些混蛋，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绝对不能轻饶了他们，马上在全国展开宣传，争取把这些洋教都赶出去，要求所有国人退出洋教，替洋教干活的，都要送去劳教，让他们知道数典忘祖的下场！”

邵飘萍杀气腾腾，只要一声令下，就准备动手了，王永江急忙摆了摆手，苦笑着说道：“列强在华经营多年，树大根深，想要彻底铲除他们的势力，绝对不能操之过急。而且奉军眼下还没控制全国，一旦因为此事和列强彻底闹翻，也会影响我们的大战略。”

张廷兰也点点头：“没错，眼下和俄国人的战斗还在继续，我们还需要西方的支持，还不到摊牌的时候。”

张廷兰压下了邵飘萍激进的主张，邵飘萍也有些愤愤不平：“大帅，洋人干了这么多的恶事，难道您就准备压下去，不闻不问么，还怎么向那些死去的孩童交代啊？”

“当然不能轻轻放过，东三省等地的教堂，必须要进行清查，保证不能再有类似情况。另外对于西方的渗透，我们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必须有长远的规划，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

“大帅说的不错，西方人对我们不只进行经济，军事，政治上的侵略，他们还有更深的文化侵略，这才是危害最大的，我们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防止西方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

邵飘萍听了听，也点点头：“大帅和王省长想的长远，就拿眼下的新文化

运动来说，各地的学者都在不断的推动，但是说实话都存在崇洋媚外的问题，有些学者甚至完全扑倒在了西方的脚下，对西方发出了肉麻的赞颂，这种风气不可涨！”

张廷兰在地上走了两圈，然后说道：“对于西方派出的间谍，我准备设立一个安全局，抽调宪兵和调查局的得力人手，专职进行反间谍使命。另外文化领域就没有办法一刀切，管理起来更加复杂，原本的宣传部主要是传播我们的理念，这个定位已经有些落后了，我要要更积极主动。”

“大帅，您有什么主意？”邵飘萍也忍不住问道。

“宣传部要增加对意识形态的管控，对于各种潜在的危害要防微杜渐，同时要采取积极的攻势，决不能让崇洋媚外，居心不良的人把持话语权。”

“大帅放心，我现在就去制定具体计划，部署工作方向！”邵飘萍急忙告辞。

奉军搜查了隆德大教堂，这种劲爆的事情是瞒不住舆论的，奉天的中外记者都行动起来，想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在这个时候，一则消息传了开来，隆德教堂丧尽天良，名为收养儿童，实则贩卖孩子，很多孩子都惨死在了他们的手上。

所有人都不知道消息真假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曾经给教堂干活的苦力站了出来，他们带着带着记者和普通的市民，到了城外的乱葬岗子，这几个人掘开了一片土地，顿时就看到了不少孩子的骷髅，有的已经完全烂了，有的还在散发着臭气。

“老少爷们，教堂的人把孩子的尸体装进口袋里头，三天两头，就趁着夜色运出来，里头装的全都是死孩子，这些年光是我们抬出来的，就有上百具之多。”

看着这些尸体，所有人都气愤到了极点，教堂伪善的嘴脸被彻底撕了下来，顿时洋教就成了奉天百姓最不齿的地方，原本那些加入了洋教的人，全都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且这个消息还在不断的传播，其他教堂作恶的消息也被传了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赶快和教会切割，各种游行示威也出现了，顿时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

这下子列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在中国都有传教的权力，一旦受到了动摇，各国在华利益都会受到威胁，他们再也坐不住了，美英法三国的公使只能再度找到张廷兰。

只是这时候张廷兰已经离开了奉天，再度返回前线，而接待他们的是负责外交的顾维钧。

“各位公使，隆德教堂的问题必须处理，血债必须清算。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事情扩大，如果各国能够帮助我们修建一座水电站，我相信中国人民还是愿意接受大家的诚意的！”

第五百七十八章张廷兰的锦囊妙计

抓住了教堂的把柄，奉军手上就多了一张好牌，但是究竟如何让这张牌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还需要仔细的权衡，向西方要什么，他们能答应的底限在哪里，这都需要好好估计一下，不能把一张好牌给浪费了。

最初邵飘萍等人建议以此为借口，动摇西方在华的种种特权，甚至修改条约，抢回关税权力等等。这些主张都十分有吸引力，不过在讨论的时候，还是被王永江给否决了。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要价太高了，一旦动了列强在华权力，就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命根子，这帮家伙是不会同意的。而且光是一个隆德教堂，虽然搜出了大量的罪证，但是如果列强死不认账，奉军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总不能挨个去查抄教堂，那样只会和西方彻底撕破脸。

搞不好他们会打着宗教的旗号，共同向奉军施压，有些事情光是有理还不行，你还要有话语权，现在奉军想要和西方比话语权，那简直是找死。

几经考虑之后，最后由郭宗熙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那就是让西方人帮着修一座水电站，要点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郭宗熙是吉林省长，很了解吉林的情况。

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松花江上游落差大，水量充足，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是东三省最适合建水电站的地方。目前东三省的发电主要依靠火力发电。不过电站的规模都十分有限，几家大型的兵工厂全都要自备发电站。

而随着东三省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多，缺口也越来越大。这面是巨大的需求，那边是涛涛流走的江水，让人十分心疼。

奉军也不是没有想过自行建造发电站。但是各个方面都有缺口。没有专门的设计人才，没有生产大型水利发电设备的能力，也没有大江截流的经验，种种加在一起，郭宗熙他们也只能望水兴叹。

可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次机会，正好可以借助西方的技术力量，将发电站修出来。这个建议提出之后。张廷兰顿时眼前一亮，在原本的历史上，松花江上也有一座大名鼎鼎的水电站，那就是日本人修建的丰满水电站！

1936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先后两次指令其扶持的傀儡伪“满洲国”出面，5年内在松花江上建成18万千瓦的丰满水电站，伪满电气建设局局长本间德雄制定了修建丰满水力电气发电所的规划。

1942年大坝蓄水。到43年3月25日首台机组投产发电。这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一座水电站。为了修建这座水电站，中国劳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日本人当时通过谎报做工地点或编造优厚待遇，以“吃好住好大工价，三年期满免费送回家”为诱饵，从华北东北等地骗招大量劳动力。

据了解，从1937年到1941年。日本侵略者从关内共骗招了11万人。此外，日本人还收降保安补充队、在东北摊派劳工、使用犯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据伪满时期东北水电分局的一本劳工数目统计本记载，当时约有20万劳工参与修建大坝。每天平均有1万至1.2万名劳工修建大坝，最多时有1.8万名劳工。

究竟有多少中国工人被累死冻死不得而知，光是日本人供认的就是五千多人。在水电站旁边的沟陂，有三条100多米长、6米宽、4米深的天然沟渠，扔弃和浅埋了无数的中国劳工。当年因死难劳工过多，这里白骨蔽野，

成为野犬吞尸的凄凉恐怖世界，也就是著名的丰满万人坑！

毫无疑问，丰满水电站是用中国工人鲜血和尸骨垒起来的，但是也不得不说，丰满水电站对于中国来说，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当初日本人的设计装机容量是56万千伏安，由于直到日本人战败，丰满水电站只完工百分之八十九，究竟总的发电量能达到多少还不清楚。

不过按照后世中国的数据，一年稳定发电量能够达到27亿千万时以上，虽然后世的规模要比日本人最初的设计稍微大一些，但是按照日本人的设计，达到25亿千万时也是有可能的。

而就在1936年，中国的关内的总发电量还不过30亿千瓦时左右，刚刚和日本人的殖民地朝鲜相当。而此时如果完全采用西方技术，丰满水电站的规模和技术水平肯定能超过日本人。

一座水电站，就能超过全国的发电总量，有了这样一个宝贝，绝对能够稳定供应吉林、长春、哈尔滨等地的电力需要，北满地区的发展也就有了眉目了。

水电站不只能提供清洁，充足，廉价的电力，还能调节洪峰，缓解水旱灾害，供应两岸农田灌溉，种种作用，简直难以用金钱衡量。在后世东三省成为中国最初工业建设的重点投资地点，除了有充足的自然资源之外，丰满水电站的存在，也加分不少。

只要把水电站建起来，整个东三省的工业水平又会爬上一个新台阶，到那时候，真正完备的工业体系，也就有了雏形。

如果放在平时，列强不会轻易帮着奉军修建这样一座水电站的，但是现在正是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张廷兰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就以修建丰满水电站作为交换。

顾维钧将奉军的计划说了出来，三国公使一听，眉头都皱了起来，这个水电站的规模太大了，已经大的超出了他们接受的范围。

“顾，要想建造这么庞大的一个水电站，至少需要上亿元的资金，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承受，这是无理的要求。”艾斯顿大声的说道。

顾维钧笑着说道：“我们并不需要各全部出资，只要你们帮助设计，监督施工，提供发电设备就可以了，至于设备需要的资金我们可以用水电站的收益进行偿还。其实这完全可以看做是一项双赢的合作，我们很了解，美国方面就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造了大量的水电站，拥有成熟的经验和技术。如果能在丰满水电站上面达成合作，以后在奉军的治下，修建水电站，都会优先采购设备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克莱恩听到这里，彻底动心了，他正担心因为教堂的问题，会引发中国老百姓仇视洋人的情绪，那样他们的经济利益就会收到巨大的损失，可是如果能够在水电站上面保持合作，他们失去了的经济利益都会弥补回来。

“我认为这提议很不错，美国政府会进行考虑。”

英法两国的公使也互相看了一眼，这个要求还不算坏，实际上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经济损失，相反做得好还会赚到不少的利益。

因此艾斯顿也说道：“我们都会考虑，不过我希望奉军方面能够尽快的平息舆论，不要再损害那些善良的传教士的形象了。”

顾维钧说道：“我只能保证政府方面不会出面批评，但是有些民间的声音，我们也没有办法。因此我们建议还是要通过一个传教管理办法，自由传

教不代表传教士可以为非作歹，同样也接受监督。”

三位公使自知理亏，也只能起身离开，顾维钧把谈判的情况汇报给了王永江，王永江脸上也露出了喜色。

“这次修建水坝，我们不只要拥有一个亚洲最大规模的水电站，还要学会设计建造水电站的技术，要从洋人手上掏出真本事来，为以后自行修建水电站打基础，电力充足起来，东三省的经济就要腾飞了啊。”

就在此时袁金铠又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见到王永江之后，笑着说道：“岷源老兄，这位就是武同举先生，也是水利专家，让洋人帮咱们修水电站，咱们没有懂行的人不成，因此我把他请了过来。”

王永江一听，也兴奋的打量一下武同举，年纪在四五十岁，身材矮壮，一脸的憨厚。王永江和袁金铠把情况向他介绍了一下，说到了要在松花江建设水电站。

武同举顿时露出了一丝愧疚，急忙说道：“王省长，袁参议，我是搞水利的不假，但是我主要研究修筑堤坝，防洪灌溉上面，修水电站虽然懂一点，但是没有实践，基本上就是个门外汉，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武先生，那你还知道国内有这类的专家么？”

武同举艰难的摇了摇头：“王省长，国内顶尖的理工人才，都在奉天了，实在是找不出这类的专家，惭愧啊！”

“那武先生，不需要让你参与，光是监工能做到么，毕竟列强心思太多，没有信得过的人看着，我怕他们会在施工的时候耍诈！”

“隔行如隔山，水电站要使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特别是随着技术水平提升，还要更换主机。因此在设计之初，就要留出余地，可是我们并不懂行，如果列强不给咱们留，或者说制造麻烦，等以后更新的时候，他们再狠敲咱们一笔，那就糟糕了。另外诸如工期，造价，设备等等方面，都需要专业人才，不然就要吃亏受骗，武某知道水电站的重要性，但是我真是没有这个本事啊！”

王永江一听，顿时就傻眼了，好不容易让列强松口了，可是要是自己没有专业人才，好事变成了坏事，那不就弄巧成拙了。

正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秘书跑了过来：“王省长，大帅发来了一份电报，让您亲自过目呢！”

第五百七十九章俄国人反扑

袁金铠看着王永江，只见他一面看着电报，一面脸上就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岷源，是不是拙言提出了什么好主意啊？”

“没错！”王永江哈哈大笑：“拙言果然思虑周全，他让咱们去德国找一批专家做顾问，让德国人帮忙审核方案，制定计划。咱们这边再派出一个监督组就行了，我看这个任务武先生能承担了吧？”

武同举点了点头，不过他又疑惑的问道：“王省长，既然可以请德国专家，直接让他们提供技术，参与施工，不就可以了么，再让我看着，是不是有些多此一举了！”

袁金铠在一旁笑着摇摇头：“武先生，你把事情看得简单了，德国是战败国，西方列强都限制德国，按照规划，咱们的丰满水电站可是亚洲第一的规模，如果德国人参与，英法都会出面，直接搅黄的。”

王永江也说道：“不错，我们还要雪藏那些德国专家，不让他们和英法美派出来的人见面，不然他们一旦串通起来，或者德国承受不住压力，就会联手欺骗我们。所以必须把德国人藏起来，这样出于仇恨，德国人会愿意帮我们，戳破西方国家潜在的骗局。”

听到了王永江的解释，武同举也忍不住眼圈泛红：“王省长，这些年我就听说兰帅一直提倡实干，反对空谈，而且东三省工业发展最有成效。直到今天，武某才算是真正明白了你们的不易，发展点什么，都要和列强斗智斗勇，费尽心血。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王永江也谈了一口气，奉军能走到今天，的确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最初的工业基础不过是连偷再抢，好不容易攒起来的。设备和技工都是七拼八凑，才能有了眼前的成果。

“哎，只要把水电站建起来，电力供应充足，咱们发展速度还能快不少，到那时候也就算是修成正果了。取经都要九九八十一难，想要建设一个强国，哪有那么容易啊！”

武同举重重的点点头：“王省长，我给你立下一个军令状，武某愿意带着懂水利的朋友和同学，就借助这次机会。丰满水电站修成之后，我们一定把技术学到手，掌握自行修建水电站的一切诀窍！”

“好！”王永江也是心中涌起豪情，大笑道：“中国人就要涨志气，列强能做到的，我们都能做到，强国的脊梁。就是靠无数的科技人才撑起来的！”

经过商讨，武同举被任命为丰满水电站筹备总办，武同举也利用自己的人脉，从各地搜罗懂得水利的人才，另外除了从德国聘请专家之外，他们又在流亡的那些白俄之中，找到了一批人才。

有了这两套人马，盯着美英等国，他们就别想玩什么花样了，而且武同举还精心选拔了一批头脑灵活。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他们或是办成工人，或是充当辅助人员，或是充当翻译，总之从不同角度下手。只要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全都总结起来。

除此之外，还特别安排了德国的专家负责讲课，把修建水电站的关键告诉他们，当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掰开了揉碎了，仔细让他们了解，以便尽快掌握技术关键。

从政府到每一个工人，都被组织了起来，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专门从西方人手中偷师。在最初的时候，武同举他们只能傻愣愣的白天听着美英的忽悠，晚上再去找德国讨教，等到了一年之后，他们已经能和美国技术人员一同辩论了。

整个丰满水电站，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到了最后半年，武同举他们俨然也是专家的程度了，至于德国人早在一年多之前，已经回国了，他们把能教的全都教了出来。

按照计划，整个工期需要五年时间，结果奉军把时间缩短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还掌握了种种相关的技术，包括水电站用的特殊水泥，工程机械，发电机组等等。丰满水电站还没有完工，奉军就已经又规划了五个水电站，相继开工了，这些水电站为东三省的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动力。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还没有谈妥水电站的时候，张廷兰就已经乘着火车北上了，前线还在等着他。

“沈华，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五了，您怎么突然问这个啊？”沈华顿时有些担忧的问道：“您是不是觉得我办事不够勤快，要把我赶走啊！”

“瞎想什么呢，我是觉得你年纪也不小了。”

“您总不能嫌我不够年轻啊？”

看着沈华惊恐不安的受气包模样，张廷兰也忍不住哈哈大笑：“我是想着给你找个媳妇，然后生个娃，这有了孩子，感觉顿时就不一样了。怎么说呢，就好像人生路上，突然打开了一扇大门，看东西的心态完全变了。”

沈华撇了撇嘴，他终于明白张廷兰为什么突然问这话了，就在张廷兰刚刚把安德鲁他们抓走，到了家里，正好赶上了周芯瑶分娩。

不只是张廷兰，就连身体十分虚弱的张作相都被惊动了，帅府上下都在等着这个小生命的降临。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痛苦挣扎，周芯瑶终于生出了一个孩子，不过有些遗憾，只是一个丫头，让盼着抱孙子的张作相稍微有点失落。

张廷兰到没有什么感觉，相反对于这个长女他是欢喜到了极点，人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捧着皱巴巴的孩子，就仿佛捧着世上最珍贵的宝贝一样，这种喜悦比起什么都来的让人沉醉。

什么家国大事，什么国计民生，暂时都忘掉了，这个小娃娃就是整个世界。如果条件允许，张廷兰甚至就想一直这么陪着她们母女。只是很可惜，就在张廷兰离开这段时间，远东的战局再度紧张。俄国人又调来了大量的援兵，准备和奉军决一死战。

张廷兰不得不提前返回，离开了还很虚弱的周芯瑶和刚刚出世的女儿。此时坐在火车上，一闭上眼睛，张廷兰仿佛就能听到女儿的哭声。简直比起最美妙的音乐还要动人。

“沈华，我现在心情不错，你想要什么样的媳妇，都能帮忙，正所谓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你可要把握住机会啊！”

沈华脸上也露出一丝害羞，不过随即就被狂喜取代了，他急忙说道：“大帅，我还真看中了一个姑娘，只是她的家里头看不上我！再加上工作太忙，也抽不出时间。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人家了，也不知道她心思变没变。”

“按理说你小子人模狗样的，也说得过去，而且还挺机灵的，什么人眼光

这么高，连你都没看上啊？”

“大帅，她爹是前清的老学究。又是家里头的小女儿，简直就是珍珠长腿活宝贝！最看不起的就是我这样拿枪动炮的，粗鄙武夫，配不上人家的门第。”

张廷兰哈哈一笑：“沈华，这次打完仗，我就去亲自给你提亲。”

“大帅，您还是别去了，人家最讲究气节了，万一剥了您的面子，我不是百死莫赎么？”

“朽木不可雕也！”张廷兰毫不客气的说道：“只要那个姑娘愿意。你就下手，老东西敢不答应，就下手抢过来，把生米煮成熟饭，出了什么事我兜着！”

火车一路疾驰。过了哈尔滨，到了满洲里，这里已经是奉军最主要的物资转运基地。由于俄国境内的铁路都是宽轨，和东三省制式不同，现在又没有办法修改铁轨，只能在这里暂时转车，用宽轨送到前线。

就在张廷兰刚刚到了满洲里，正好有一批东西送了过来，这并不是普通的物资，而是十辆宽轨使用的机车。

以往奉军运输车辆都是从海参崴缴获的那一批，可是这些机车还要满足外东北方向的使用，因此能调过来的有限，奉军不得不采用大量的畜力运输，甚至要用驮马来拉车厢。

从开战之后，哈尔滨的机车厂就在昼夜赶工，制造宽轨使用的机车，这次首批送来了十辆。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十辆机车迅速投入了使用，装上了满满的弹药物资，尤其是前线最缺少的重型炮弹，在所有人热切的目光之中，快速向前线驶去。

张廷兰离开前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前线的战局就有了巨大的变化，原本奉军已经准备一鼓作气，拿下赤塔，结果又有后方出了问题，不得不暂时押后。

可是就在这段时间之中，俄国人从欧洲方向调来了重兵，而且针对远东俄军的指挥人员也做了调整，布柳赫尔由于连遭败绩，已经被撤消了总司令的职务，由于他之前战功卓著，还留给了他戴罪立功的机会。

新任远东俄国的总司令变成了布琼尼，这个大胡子在沙俄时代就从军了，先后参加了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爆发了俄国内战，他在察里津保卫战的时候，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

他也平步青云，部下被扩变成骑兵第一军，他这一个军当中，政委是伏罗希洛夫，师长铁木辛哥，罗科索夫斯基，团长朱可夫，全都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人物，受到了斯大林的特殊优待。

这次布琼尼率领他的骑兵第一军，另外还包括三个步兵师，两个独立旅，相当一部分的游击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给他们派遣了三十架作战飞机，以及一些坦克和装甲车。

光是从部队的构成上来讲，这已经是莫斯科能派出的最强大阵容，俄国人已经将胜利的筹码都押在了布琼尼的身上。此时的俄国还是内忧外患，不只是远东要和中国作战，在东欧方向，还要和波兰作战，另外在乌克兰，高加索，中亚等方向，全都有战火没有扫清。

四面狼烟之下，俄国人依旧不愿意放弃远东，俄国是双头鹰，如果失去了远东，就等于一个脑袋被砍掉了，那种疼痛不是任何一个俄国执政者能忍

受的，不管是红的，还是白的，全都一样。

“同志们，我仔细研究了前线的战报，我认为中国人能够得逞，并不是他们有多强大，而是我们在战略和战术上存在严重的漏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一味防守，被动挨打，这样才让中国人屡屡得手，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将中国人彻底赶出远东！”

布琼尼大声的讲到，一旁的布柳赫尔脸涨得通红，显然布琼尼的话是在针对他，指责他的无能。

布柳赫尔也猛地站了起来：“司令官同志，我们面对的中**队，并不是一个弱者，他们战术先进，意志顽强，是可以和欧洲强国比肩的部队。而且远东的地形对他们有利，如果贸然采取行动，我们只会再次尝到失败的苦果。作为一个党员，我以自己笃信的主义发誓，轻视对手，只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的灾难。”

布琼尼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冷冷的看着布柳赫尔，然后猛地挥动拳头：“英勇的红军没有任何的畏惧，谁都没法吓到我们，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面对强势的布琼尼，布柳赫尔的争辩显然没有用处。布琼尼主导了作战会议，他指着地图，对所有人说道：“同志们，中**队分成南北两路，他们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铁路并不相连，由于阿金斯科耶还在我们的手上，他们这两支部队，没有真正互相支援，形成合力，因此我们的机会就在这里，只要击败一路，另一路就会不战而溃。”

布琼尼虽然狂妄，但是这家伙也看出了事情的关键，因此通过了作战计划之后，他立刻就向部队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乌拉！乌拉！乌拉！”

俄国人的吼声再度响彻原野，灰色的牲口在炮火的掩护之下，又一次向着奉军冲了过来。

枪炮声，喊杀声，汇聚成了到了一起，俄国人一上来就拿出了最猛烈的态势，战场上空前的惨烈，炮弹横飞，不断有士兵牺牲。

“妈的，俄国人这是打疯了！”张贺年也热血沸腾：“让弟兄们都加把劲，死也要挡住俄国人！

第五百八十章对撞

王以哲自从加入了奉军以来，已经参加了数次战斗，算是十足的老兵了，不过这次的战斗却是他遇到最激烈的一次。俄国人集中了大量的重炮，猛轰奉军的阵地，重型炮弹特有的啸声让人不寒而栗。

奉军和俄国人装备基本相通，因此刘桂五也更了解这些火炮的可怕，只要一发炮弹，就足以制造出方圆几十米的无人区。如果处在了爆炸的中心，整个人都会被直接气化，什么都留不下，这才是彻彻底底的尸骨无存。

他和战友们只能躲在防炮洞之中，蜷缩着身体，等待着炮击的结束。

“妈的，老毛子什么时候也阔气起来，这大炮就好像没完没了一般。”一个士兵忍不住抱怨道。

“还能怎么样，估计是援兵上来了呗！”

“哼，别管他们有多少人，也休想越过咱们的阵地。”

王以哲也说道：“没错，咱们和俄国人打仗，就算战死，也能像岳王爷一般，名标青史，子孙后代都跟着沾光，还有什么可怕的！”

话音还没落，突然一声巨响，就在他们头上爆炸了，如同闷雷一般，剧烈的震动穿过了厚厚的土层，洞中的泥土噼里啪啦的往下落，落得他们满身都是。

呸！吐干净了嘴里头的泥沙，王以哲也是大呼侥幸，落在他们头上的并不是一百五十二毫米炮弹，最多就是一百二十二毫米的。否则的话，别看有两三米厚的土层保护，被直接命中也不堪设想，光是震动就有可能震碎五脏六腑。

“弟兄们，咱们运气一贯不错，以后也是一样。老毛子休想胜过咱们。”

此时的俄国人可不是这么看。尤其是布琼尼这个家伙，他亲自在第一线指挥，透过望远镜，只见奉军的阵地上一片狼藉，所有的工事都七零八落，到处都是触目惊心的弹坑。

布琼尼也不住露出了得意洋洋的笑容，作为一个沙俄时代的军官。布琼尼只信奉两样东西，一个是火力，一个兵力。只要有了这两样，就不愁没有战争的胜利，恰好此时他两样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胜利似乎也不远了。

“英勇的红军士兵们，冲上去。消灭所有的中国人！”布琼尼的命令被传达下去。无数俄国士兵越过战壕，密集的队伍，铺天盖地一般，向着奉军涌了过来。

雪亮的刺刀，乌拉乌拉的喊声，让整个战场都笼罩着一片恐怖的气氛。俄国人距离奉军的阵地越来越近，这时候奉军的阵地上才响起密集的枪声。

哒哒哒。机枪打出了准确的点射，顿时冲在最前面的俄国人成片的倒下去，后续的俄国人还是面无表情，依旧在猛烈的冲锋，前面的同伴就仿佛是蒿草一般，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踏着尸体，这些俄国人依旧在推进，轰轰轰......一直沉寂的炮兵也终于投入了战斗，张贺年知道自己的炮兵处于数量的绝对劣势，因此并没有选择和俄国人对轰。现在面对着密集的冲锋队伍，大炮正好能够发挥强悍的威力。

轰轰轰，大地都被震动起来，一团团的火光，周围俄国人的生命全都被卷走，尸体炸得四分五裂，密集的人潮出现了一个有一个空洞。

布琼尼在后方观察着战斗的情况，他也没有想到奉军居然还有反抗的能力，实在是超乎他的预料。在那么密集的炮轰之下，就算是到了欧洲战场，能够撑下来的部队也都是精锐的力量，懦弱无能的中国人什么时候一跃达到了列强的水平，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司令官同志，战士们死伤太大，冲不上去啊！”参谋满脸硝烟的向布琼尼报告情况。

布琼尼面色阴沉，突然大声的说道：“把坦克部队派上去，让他们给步兵开道，一举碾碎中国人的阵地，让他们尝尝红色铁拳的厉害！”

……

王以哲他们刚刚打退了俄国人的一轮猛攻，不过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所在的排已经有五名战士牺牲了，另外还有三人重伤。

其中一个士兵腹部中弹，肠子已经流了出来，他被放到了担架上，最后还用尽全力说道：“我要是死了，多杀几个俄国人，就当是烧纸了！”

中国从来不缺热血男儿，有这样的士兵，早晚都会有强盛起来的时候，在奉军之中，王以哲找到了一股难得的心劲，一股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甚至那些普通的百姓和工人，每个人都有奔头，每个人都在拼搏，这是在保定军校之中永远都感受不到的东西。

王以哲用力的握了握手中的枪，不管有多少俄国人，他们都一无所惧！战场上又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鸣之声，在远处十几个巨大的阴影轰鸣着向这边涌了过来。

坦克！俄国人也派出了这样的杀器，灰色的牲口在钢铁怪物的保护之下，距离奉军越来越近，碾碎了铁丝网，穿过了壕沟，王以哲他们已经能清楚的看到坦克庞大的身躯。

哒哒哒，机枪扫过了他们的头上，子弹溅起了泥土，弄得他们满身都是，庞大的坦克嚣张无比的冲了过来，眼看着这些钢铁怪物一路畅通无阻，俄国人也爆发出猛烈的欢呼声。

一辆坦克径直冲向了王以哲等人的方向，双方的距离已经缩短到了二十米，渺小的人影，面对着庞大的坦克，谁都会产生由衷的恐惧之感。

可是此时并不是害怕的时候，两个奉军士兵带着爆破筒，毫不犹豫的冲了上去，他们都接受过反坦克训练，只要能炸断履带，这个庞然大物就会停止，而一旦停下来，坦克就失去了威力。

冲在最前面的士兵距离坦克已经不足五米了，突然几发子弹射了过来，他身体战颤了几下，扑通摔倒在了地上。

后面的那个士兵刚冲了几步，也同样被扫中了。出师不利，王以哲顿时眼睛就红了起来，拳头猛地砸到了地上。

“把手榴弹都给我，我去炸了这个王八壳子！”

“还是我去吧！”一旁的一个战士拉住了他，笑着说道：“你是军校出来的，活着比我有用，这种时候别和我争了。你不是说我们死了，也能像大英雄一样，流芳百世么，这辈子也就够本了！”

“人命没贵贱，我家里头还有兄弟，该我……”

话还没有说完，一声巨响传了，就在坦克的侧面，涌起了一团火光，顿时履带就被炸断了。原来后面倒下的那个士兵并没有牺牲，他忍着剧痛，怀抱着爆破筒，滚到了坦克的下面，随着一声巨响，俄国人的庞然大物晃了

晃，终于停了下来。

王以哲他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没有了这个大家伙的掩护，后面的俄国人全都变成了活靶子，顿时不断被扫到。

而此时整个战线上也都陷入了苦战之中，俄国人出动的坦克和装甲车已经冲出了几个缺口，这些嚣张的俄**队自以为胜利在望。

得到了报告之后，张贺年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对着一旁的张廷枢说道：“二少爷，该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张廷枢也早就摩拳擦掌了，他笑着说道：“你就瞧好吧，我要一下子把俄国人的坦克都报废了！”

张廷枢风风火火的跑到了集结地上，原本他手上拥有六十辆坦克，经过战斗的损耗，现在只有四十六辆，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张廷枢跳进了第一辆指挥车，所有的坦克发出了咆哮般的轰鸣之声，所有的塔克排成了一列纵队，从侧翼就冲出去。

他们的目标正是俄国人的后路，坦克作为先导，装甲车紧紧跟随，一条钢铁巨龙出现在了战场上面。听到了自己坦克轰鸣的奉军将士，全都喜出望外，让那帮俄国人嚣张，他们的报应终于来了。

张廷枢率领着装甲部队就像一把巨大的镰刀，俄国人正在奋力冲击，他们的后路却被奉军切断了。

密集的人流面对着钢铁战车，不堪一击，履带下面不断传来碾碎肢体的声音，俄国人顿时就失去了方寸。

那些正在冲击奉军阵地的坦克，知道了后路被切断，也吓了一跳，他们急忙调转车身，向着奉军他的坦克冲了过来。

俄国人的坦克很多都是一战的老型号，炮塔复杂，有的只装备机枪，装甲也比较薄弱，面对着奉军的坦克，既没有性能的优势，也没有数量的优势。

轰！一门坦克炮命中了俄国人的正面装甲，顿时炮塔被掀飞了，里面的俄国人全都被炸成碎片，十几辆坦克一一被点名，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烈火熊熊燃烧，这些大家伙成了战场上最醒目的标志。

看到这一幕的俄国兵的心里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时候张廷枢没有任何的客气，指挥着坦克，向着俄国人的炮兵阵地就冲了上去。

布琼尼也看到了这一幕，他顿时两眼充血，眼角都要瞪裂了，要是大炮都被摧毁了，他还怎么打下去啊。

“骑兵快速冲击，挡住中国人！”

第五百八十一章目标赤塔

万马奔腾，声势骇人，俄国骑兵在内战之中，屡立战功，只要红色的骑兵出动，胜利就不会遥远，所有俄军的将领都对骑兵有着盲目的信心。

无数马蹄溅起的尘土遮天，威风到了极点，布琼尼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这些骑兵都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凶悍狠辣，无坚不摧，无往不利，布琼尼的威名全都是靠着这些跃动的骑士打出来的。

可是就在布琼尼下达骑兵冲锋的命令之时，布柳赫尔大惊失色，他当时就感到了不妙，奉军的装甲战术他们已经领教了，坦克和装甲车的组合，简直就是骑兵的噩梦，远东俄国一溃上百公里，这个教训太惨痛了。

“布琼尼同志，马上让骑兵回来，这是在找死！”

“你说什么？”布琼尼的眼珠子已经瞪圆了：“布柳赫尔同志，你为什么质疑骑兵的战斗力，难道英勇的骑兵不是中国人的对手么？”

对于骑兵的信任已经融入到了布琼尼的骨子里头，几乎都变成了牢不可破的信仰，任何的怀疑都会让他愤怒异常，彻底失去理智，变成一头咆哮的野兽。面对着盛气凌人的布琼尼，布柳赫尔索性一句话都不说了，只有尝到了苦头，才能让这种人清醒过来。

此时的战场上俄国人的骑兵已经向着奉军的装甲部队冲了过来，张廷枢坐在坦克里面，都能感受到地面上传过来的剧烈震动，不过这种震动丝毫没有让他感到害怕，而是一种见到了猎物一般的喜悦。

用血肉之躯和钢铁怪兽对冲，这绝对是世上最好的一个笑话。面对这些送死的人，张二少爷自然没有什么客气。

坦克咆哮着向骑兵冲了过来。机枪射出了炽热的子弹，俄国骑兵不断的倒在地上，到处都是鲜血，到处都是尸体，有人的。也有战马的。一瞬间场面上就变成了修罗地狱，死亡越来越多，简直成了一面倒的屠杀。

张廷枢的坦克冲在了最前面，宽大的履带碾过一具尸体，就好像巨大的绞肉机一样，顿时这个血肉之躯就变成了一堆肉泥烂酱。鲜红的东西挂在了履带上面，随着转动，甩到了地面上。

死亡越来越多，那些不可一世的俄国骑兵变成了任人屠宰的羔羊，懦弱无助，凄惨无比。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到了奉军的前面，不过直到此时他们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对付坦克的武器。

子弹根本没有效果，锋利的马刀更是没有用武之地，刀锋可以切开**，但是切不开装甲。有些俄国骑兵绝望了一般，他们用马刀砍着坦克。没有几下，马刀就会卷刃。

所有骑兵身上，唯一能对坦克有点杀伤力的就是手榴弹，有些俄国人下了战马，抱着集束手榴弹，向着坦克就冲了过来。不过想要冲到坦克近前并不容易，那些装甲车就是最好的保镖。

密集的子弹封锁了一切可能的道路，这些冒死冲过来的俄国人相继被击毙，偶尔只有一两个人成功接近坦克，让这头巨兽停下来。不过这个数量太少了。根本不足以影响奉军的战斗力，相反这些最忠诚，最精锐的战士就这样被消耗干净了。

战场上凄惨的画面让俄军的指挥官都感到了五雷轰顶一般，尤其是布琼尼，他简直就不敢接近。无往而不利的骑兵怎么会突然遭到败绩，那些该死

的奉军坦克怎么会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布琼尼同志，快点让骑兵退下来吧，不然就都消耗光了！”政委伏罗希洛夫焦急的提醒布琼尼。
布琼尼这时候也终于回过神来：“快，骑兵撤退，步兵组织敢死队，赶快冲上去，把坦克全都消灭了，全都干掉！”
就在装甲部队碾碎这些骑兵的时候，早就在阵地上急不可耐的奉军战士也得到了进攻的命令，他们冲出了战壕，向着已经混乱一团的俄国人冲了过来。
这些俄国人由于被装甲部队隔开，完全被包了饺子，奉军毫不客气的冲了上面，一个又一个的俄国人倒了下去。
王以哲和战友们冲在了最前头，手中的冲锋枪喷吐着子弹，俄国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去，这已经不是战争，而是一边倒的屠杀。
他们快速将眼前的俄国人解决干净，这时候距离装甲部队已经不远了。此时的装甲兵也遇到了麻烦，他们虽然消灭大量的俄国骑兵，但是数量毕竟还是有些不足，没有达到几百辆的规模，因此难免会有漏洞。
俄国人为了救济骑兵，已经派出了敢死队，那些敢死队全都有多数党的成员领头，根本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他们怀抱着集束手榴弹，从各个角度冲向了坦克。
爆炸声越来越多，不断有坦克被炸断了履带，变成了固定的炮塔，再也没法动了。张廷枢的也感到一丝不妙，他还是过于自负了，毕竟俄国人还占据了兵力绝对的优势，一旦拼命，奉军也不好受。
眼见着己方的坦克不断被击伤，他们也是有劲试不出来，就好像掉进了泥潭一般，变得被动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王以哲他们终于冲了过来，一见俄国人抱着手榴弹，向坦克冲过去，王以哲他们也都红了眼，立即就扣动了扳机，子弹打在了俄国人的身上，他们全都倒在了地上。
越来越多的步兵冲了上来，坦克部队也从泥潭之中解脱出来，这时候张廷枢也憋了一肚子的怨气，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就有差不多十来辆坦克被击伤了，简直堪称奉军装甲部队最大的损失。
张廷枢哪里甘心啊，他把剩余的坦克全都集中起来，在快速的向着俄国人的阵地冲了过来。
其实俄国的骑兵牺牲也不是没有作用，他们至少争取了一点时间，借助这段时间，俄国人将危险的炮兵阵地向后撤了，那些重炮终于脱离了奉军的攻击，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坦克部队终于冲到了俄国人的阵地前面，顿时壕沟之中的俄国兵狼狈逃窜。轰轰轰，炮声连续响起，俄国人的火力点不断都敲掉，机枪都被炸成了碎片和零件，人就更不用说了，全都变成了尸体。
张廷枢他们跃武扬威的冲破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不过他们并没有继续往前冲，张廷枢很清楚，现在他手上只有二十几辆坦克，而且火力和油料也都差不多了，继续冲下去只会再度陷入泥潭。
因此他攻破了俄军阵地之后，立刻右转，继续扫荡这条战线上的俄国人，眼看着将一切都破坏殆尽，他们才得意洋洋的离开，安安全全的返回了阵地之中。

俄国第一次猛烈的攻势就这么虎头蛇尾的收场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步兵牺牲超过了三千人，骑兵也损失两千多，另外还有十几辆坦克，以及相当数量的大炮。

在战前布琼尼信心满满，可是结果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他在内战的时候，也有过损失惨重的时候，可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心理落差，奉军的战斗力完全超出了想象，而且他赖以为生的骑兵战术也遇到了致命的克星，这个大胡子遭遇到了人生当中最大的危机。

当然奉军方面赢得也不轻松，同样有一千七百多名士兵牺牲，四十几辆坦克只剩了十几辆还能使用，另外重炮弹也几乎消耗光了。

张贺年和张廷枢两个人面面相觑，虽然打赢了，可是他们就是高兴不起来。

“长官，博尔贾方面发来了电报。”

张贺年一听，急忙把电报抢了过来，刚开一眼，顿时脸上就露出了喜色，笑着说道：“二公子，大帅已经返回前线了，这下子咱们就有了主心骨了！”

张廷枢也是面露喜色，他们之所以胜利了也找不到喜悦的感觉，主要就是张廷兰这个当家人不在，下一步该怎么打，谁都没有方向，可是现在就完全不同了。

“大帅还给咱们送来了三列火车的弹药和军需，我看接下来可要有一场大战了。”

“那是最好。”张廷枢笑着说道：“一举攻克赤塔，贝加尔湖以东就都是咱们的了，我听说当年卫青和霍去病北击匈奴，就一直追到了这里。多少年来，这里都是咱们的地盘，结果满清的康熙皇帝混蛋，将这里让给了沙俄，他的后辈有样学样，最后让出了外东北，简直可恶至极。”

张廷枢猜的并不错，这次张廷兰重返了博尔贾之后，就把所有的将领都召集到了一起，张廷兰先介绍了一下发生在奉天的刺杀，然后话锋一转，就说到了眼前的战事。

“诸位，我们必须对眼前的战事有个清醒认识，俄国人战争潜力还相当惊人，尤其是我们是以一域敌一国，尤其是要速战速决，不能再拖延了！”

说着张廷兰指了一下赤塔，然后说道：“我们必须把这里拿下，让南北两路军队会师，把力量集中到一起，才能牢牢把握住这场战斗的先机。”

蒋方震也笑着说道：“大帅说的没错，赤塔是所谓远东共和国的首都，只有拿下这里，才有希望让俄国人走上谈判桌，和咱们好好聊聊！”

第五百八十二章迂回穿插

何士龙驾驶着战斗机，和僚机组成了双机编队，向着阿金斯科耶上空飞了过去，自从布琼尼第一次的猛攻遭到惨败之后，俄国人也收敛了嚣张的气焰，他们面对的并不是一支懦弱的部队，而是足以和欧洲强国抗衡的军队。

布琼尼已经不敢贸然进攻了，他变换了方针，也采取了防守的态势，在赤塔和阿金斯科耶之间，建立起纵深几十公里的菱形防御阵地，同时向南北延伸，同时积极从欧洲调兵遣将，准备和奉军决一死战。

双方在地面战场上都十分克制，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绝对不开第一枪，但是在空中，就没有什么顾及了，奉军的飞机经常去侦查俄国人的阵地，俄国人当然也不会示弱，同样他们的飞机也不断升空，双方你来我往，十分的热闹。

何士龙他们掠着云层上面飞行，透过云层的缝隙，能够清楚的看到下面的情况，就在下面也突然出现了两架俄国人的飞机，他们同样在进行着例行巡逻。

看到了俄国人的飞机，就仿佛看到猎物一样，何士龙慢的压低飞行高度，从云层之中冲了出来，对准在前面的那架俄国飞机猛扑了过去，这个俄国飞行员也似乎感到了麻烦，他急忙向一旁转去，想要躲开何士龙的攻击。

不过他还是稍微晚了点，一梭子子弹正好扫到了一个机翼上面，顿时这个机翼就被打出了一连串的窟窿，在高速飞行的时候，任何一点伤损，都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这个飞行员的脑袋瞬间就空了。

他奋力拉动飞机，想要逃出何士龙的射击范围。不过何士龙秉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死死的咬住，双方刚刚追逐了不到一分钟，俄国飞行员在俯冲躲避子弹的时候，受损的机翼蒙皮突然彻底散掉了。

没有了一半的机翼，这架飞机顿时就变得没法操控，打着转向地面落下去。这个时代的飞行员根本没有什么逃生的办法，对于他们来说，机毁人亡是最常见的事情。

成功击落一架俄国人的飞机，何士龙也松了一口气。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何士龙感到了一阵不妙，他急忙向一旁旋转，几颗子弹正好擦着他的耳边打了过来。

虽然有造成什么伤害，但是何士龙也是大惊失色。对方和刚刚被击落的菜鸟完全不同，绝对是一个十足难缠的对手。何士龙也很清楚。俄国是一个参加过世界大战的老牌列强。他们也有一批和德国人拼过的真正王牌，如果对方是这样的高手，只怕他也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

而他此时还处在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对方正在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如果不能尽快摆脱，肯定有被击落的可能。这时候何士龙头脑空前的清醒。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摆脱对方，争取到有利的攻击位置。

他操纵着飞机，猛然加速，按照s型的路线。快速甩开对方。何士龙对自己的飞机还是十分信任的，这是奉军最新研制出来的战机，凝结了奉军航空工业的精华。

早期的战斗机型号驳杂，而且奉军的战机也是大量的模仿外国战机，因此都没有获得正式的编号。而何士龙驾驶的这架飞机就是奉军正式编号的第一架，被称为海东青一型，很显然奉军是希望这种飞机能像海东青一样，迅

捷凶猛，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

这款飞机采用了双翼结构，使用的是德国的发动机，动力强劲，飞行速度超过了二百公里，领先这个时代大多数的战斗机。

何士龙加速之后，头三次转弯，俄国人还能勉强跟上，不过到了第四个的时候，这家伙就被彻底甩开了，俄国飞机显然在性能上还有不足。何士龙驾驶着战斗机，转了一个大圈，终于跑到了对方的后面，二人距离快速被拉近。

这个俄国飞行员经验老道，虽然形势逆转，但是他也没有慌乱，而是驾驶着飞机不断同何士龙斗智斗勇。子弹不断的从他身边飞过，这家伙竟然一点都不害怕。

就在他们你追我赶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连绵的山峰，这个俄国飞行员猛地将飞机降低，直冲冲的向着山峰飞了过去。

何士龙和清楚，对方的飞机性能不能压过自己，因此就只能采取拼命的办法，把自己诱导超低空，然后利用经验优势，将自己打败。

不过何士龙也不是胆小鬼，你敢拼命，我为什么不敢，他也同样降低了飞行高度，死死的咬住了俄国人。就在他们追逐的时候，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处峭壁，俄国人急忙拉升飞机。

就在这个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何士龙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直等待的时机终于来了，他急忙开火，枪口瞄准的位置比正常稍微高了一点，就在子弹眼看着要打中山峰的时候，俄国人的战机也突然冲了上来。

在这一刹那，俄国飞行员再也没有躲避的可能了，一枚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头部，顿时脑浆迸溅，失去控制飞机一头撞在了崖壁上，一团火球迸溅而起。

此时何士龙液晶无暇欣赏他制造出来的战果了，用尽了平生的力气，拉起自己的座机。陡峭的山石就在眼前，不断的放大，至少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会撞得粉身碎骨。

终于机腹贴着树梢，险险的冲上了天空，此时何士龙的后背已经完全湿透了，不过他此时满心都是喜悦，这可不只意味着他能在机身上涂上两个星星，而且更是第一次遇到了高水平的俄国飞行员，一番较量下来，他对于自己的潜能，对于飞机的性能更加熟悉，以后在遇到这样强大的对手，他也能从容应付。

俄国人的战机变成了两团大火，而奉军的战斗机安全返回，地面上的士兵看到了这一幕，全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空中的较量已然演变成了士气的碰撞。谁能够获得胜利，谁的士气就更高涨。对于奉军将士来说，更好的消息还在后面，张廷兰已经向前线集结了大批的部队，尤其是增加了空中力量和装甲力量，这些正是张廷兰一举打破赤塔的希望所在。

“大帅，阿金斯科耶是西伯利亚铁路正式分叉的地方，我们要想让两支部队胜利会师，这里是必争之地，同时俄国人也派出了重兵驻守。”

蒋方震给所有人介绍着战场的态势：“在阿金斯科耶。俄国人有第一骑兵军，两个陆军师，同时还有两个远东师作为后备兵力，在加上一定数量地方武装，总兵力超过了六万人。而且全都最精锐的部队。相比之下，我们目前总兵力达到了八万。但是却分成了两个部分。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全力，相

比俄军，优势并不明显。”
　　蒋方震介绍完毕之后，在座的众人全都眉头紧皱，仔细思考着眼前的战局。孙安虎先说道：“大帅，我们和俄国人多次交手，这些俄军并不是饭桶，他们装备和我们差距并不大。而且由于多数党的原因，部队极具战斗力，既是损失惨重，也能奋力死战，我看要想打破阿金斯科耶，进而攻入赤塔，就要做好付出大量代价的准备！”
　　杨宇霆一直盯着地图，突然说道：“大帅，我观察了一下俄军的部署情况，很显然他们是以阿金斯科耶作为重心。赤塔只是后方，兵力并不充足，而且多数都是二线部队。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在阿金斯科耶城下，不留下两三万条生命，根本别想攻破，可是我们的兵力有限，又不能这么消耗。”
　　“参谋长的意思是避实就虚么？”张廷兰也不住问道。
　　“没错，大帅英明，如果我们能绕过阿金斯科耶，切断和赤塔的联系，形成分割包围的态势，阿金斯科耶的守军就成了瓮中之鳖，生死就攥在了咱们的手上，到时候，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听到杨宇霆的设想，张廷兰也是眼前一亮，这个作战计划基本上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是穿插，将俄国人切成两部分，然后是分别包围，最后一个一个吃掉。
　　如果能够成功，这绝对是牺牲最少，而且效率最高的一个作战计划，只是凡事有利有弊，风险也是大家不能忽视的问题。
　　蒋方震也忍不住说道：“这个主意很不错，只不过要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第一要绕过几十公里的距离，必然会面对俄军的层层阻挠，我方部队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突破俄国人的阻挠，成功将他们切开；第二就算是成功迂回了，这支部队也落在了俄国人的两面夹攻之下，我们向着包围俄国人，俄国人也同时在包围我们。孤军深入，将士们的意志力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我也有所保留。毕竟奉军目前还没有打过这种战斗，试想一下，四面都是疯狂反扑的敌人，我们究竟能不能承受住巨大的损失，实在是让人担忧。”
　　蒋方震提出的这两点，正好都切中要害，在座的几位高级参谋全都低头沉思。他们和欣赏杨宇霆的计划，同时又不得不考虑蒋方震提出的警告，要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造成了部队重大损失，那就麻烦了。
　　奉军出兵俄国，其实同日本人打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样，都是一场豪赌，如果赌赢了，自然收获惊人，如果输了，只怕连底裤都要赔进去。
　　正因为如此，这种重大的战略决策，张廷兰也不得不十分慎重，不敢轻易下结论。张廷兰盯着眼前的地图，是选择高风险，高收入的杨宇霆方案，还是墨守成规，老老实实，按部就班的作战，的确太伤脑筋了。也考验着张廷兰的决断能力。
　　张廷兰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说道：“我们在后方也是纸上谈兵，不如询问一下前线指挥官的看法，征求各方意见，最后再确定这个方案。”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随着电波，旅以上的军官都被召集回来，杨宇霆作为建议的提出者，再度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最后杨宇霆说道：“这次战斗的精髓就是各个军种之间的配合。空军要争取制空权，轰炸机要摧毁俄国人的地面设施，为地面部队的迂回攻击扫清障碍。而作为负责迂回攻击的部队，必须是装甲力量和步兵之间密切的配合，这样才能在突破之后，站稳脚跟。而随后各部队还要收缩包围圈，将圈子里

的俄国人全都干掉。每一步都要准确按照规划实施，绝对不能有一点差错。”
杨宇霆介绍完毕之后，这些军官也都沉默了起来，的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可是牵涉到上万人的性命，甚至是整个战局能不能获胜的大事，谁也不敢草率。
半晌张廷枢才说道：“诸位，装甲部队这方面绝对没有问题，我们损失的坦克已经基本修复了，另外最近又补充了二十辆新式的坦克，这些坦克更换了威力更大的主炮，对付一般的装甲目标，没有任何难度，冲破俄国人的防御，并不是什么难事！”
张廷兰听完之后，也点点头，又看了看其他的步兵将领，看看他们谁有这个魄力和勇气承担下来。
这时候张贺年突然说道：“大帅，第一师的将士已经和俄国人斗了很多次，熟悉他们的作战习惯，能够两面夹攻的情况，只是有一个麻烦，那就是步兵和装甲兵之间会有脱节，兵贵神速，一旦拖累了装甲兵的效率，让俄国人从容调兵，就没有达成目标了！”
张贺年的确提出了一个大难题，包括张廷兰在内，都陷入了思量之中。
“大帅我有个主意，能解决这个问题！”一旁的吴凯杰突然开口了！
“快说说看，究竟是什么办法？”
吴凯杰笑着说道：“大帅，光靠着两个脚板，肯定不行，不过我觉得如果用自行车进行机动，绝对能提高行军的速度。”

第五百八十三章风起云涌

正所谓静极思动，自从直系把持了北京政府之后，曹锟也变得野心勃勃，对眼下的巡阅使位置越来越不满，要是再能高升一步，当上梦寐以求的大总统，那才是大英雄所为呢！

为此曹锟特别发去了电报，将第一干将吴佩孚请到了北京，询问他的意见，一见面曹锟就笑着说道：“子玉，这两年虽然南北都有战事，但是国家还算太平，我们手上的兵力也越来越雄厚，比起当初的老段，还要强很多，执掌大权的时机也成熟了，徐世昌就是一个老朽混蛋，还留着他做什么！”

吴佩孚一听，眉头就皱了起来：“大帅，您是有意取代徐世昌，成为大总统么？”

曹锟不置可否的笑了笑：“子玉，你怎么看呢？”

“万万不可！”吴佩孚连忙摆手：“大帅，总统位置虽然，但没有足够实力，千万不能坐上去，否则只会惹来大麻烦。”

曹锟一听，脸色就有些不渝，唬着脸说道：“子玉，我知道你的意思，无非就是担心奉军而已，他们实力的确强大，但是现在奉军主力正和俄国人拼命，我估计鹬蚌相争，绝对是两败俱伤的局面。而且俄国又那么大，奉军也没本事一口吞了人家，以后双方结仇，势必互相对峙，有了俄国人牵制，奉军也不敢把主力调到关内，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吴佩孚苦笑着摇了摇头，如果没有去过博尔贾，或许他也这么想，但是去过之后，吴佩孚对于奉军的认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者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就算奉军不能派遣主力入关，光是一支偏师，就足以让北洋头疼了。

“大帅，并非我有意打击我军的士气，只是眼下最紧要的就是整军经武，另外我又手下人整理了一份奉天历年施政的刚要，想从中学习经验，实施社会改革和军事改革，尽快追上奉军的脚步。”

改革？一听这两个字，曹锟满脑子都是问号：“子玉。你这是搞什么啊，现在不都是民国了么，皇帝都改成了大总统，还多了一个议会，还要改什么啊？”

“大帅。这些都是表面文章，奉军在这些年。大搞移民。推行了农场制度，基本达到了耕者有其田。老百姓参军作战不再是为了生计，而是为了保住他们的土地。有了这个念头，在稍加训练和引导，他们就能为国死战，军队的意志力远远不是我军能够相比的。我看这个办法就非常好。”

曹锟越听越惊，脸上全都是震怒的神色，两支死死的盯着吴佩孚，不住的摇头：“子玉啊。我劝你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耕者有其田，说起来容易，但是那是要从别人嘴里头抢肉的事情。历来就没人搞成过，当年张居正搞个一条鞭法，就落了一个身败名裂，咱们可不能重蹈覆辙。”

吴佩孚顿时也有了不悦之色：“大帅，奉军能搞成，咱们为什么搞不成，这是强军富民的必由之路，不论是多么艰难，都应该搞下去。”

曹锟也被吴佩孚的态度震怒了，他猛然站起，狠狠的一跺脚，然后说道：“子玉，咱们掏心窝子说一句吧，你想让手下的人都反对你，彻底变成光杆司令么？”

吴佩孚顿时也变得默默无语了，东三省有广袤的空闲土地，可是他手上

并没有，偏偏北洋政府之中，不论是军头，还是官僚，基本上都是脑满肠肥，家资巨富，动土地，就是动了他们的命根子，其中难度可想而知，吴佩孚顿时也有些沮丧。

曹锟并没有说话，而是拿着一份文件，送到了吴佩孚的面前。

“子玉，那些没用的事，不要再想了。就在两天前，俄国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名叫越飞，他答应放弃对外蒙古的支持，换取两国和解，停止战争！”

“做梦！”吴佩孚顿时眉头立了起来：“大帅，这种要求哪能答应啊，外蒙早就在中国的控制之下，总不能拿着咱们的东西送礼吧？”

“子玉啊，我觉得也有点荒唐，不过换个角度想想，和俄国恢复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好，奉军和他们开战，那是奉军的事情……”

还没等曹锟说完，吴佩孚豁然站起，大声的说道：“收复故土，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情，就算不能直接上阵相助，也不能扯后腿，不能当民族的败类，那个俄国的狗屁代表马上赶走。他们要想谈，就派专门的和谈代表，商量归还外东北的事情。”

吴佩孚说完之后，也不顾曹锟的态度，转身离开，根本没有在北京停留，直接回到了洛阳。

曹锟也没有想到他的打算都遭到了吴佩孚的反对，也只能生闷气。至于那个俄国代表越飞则是被逐出了北京，不过这家伙并没有彻底放弃。俄国人很了解中国的情况，这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只要能拉拢一些支持俄国的力量，就能牵制奉军，扰乱中国一方的军心。

越飞思前想后，离开北京之后，直接南下广州，去面见孙文。他到了广州之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孙文和手下的重要成员全都和他会面，双方谈得十分投机。

“孙逸仙博士，俄中两国都面临着国际帝国主义的欺压，都有着深重的苦难，两国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但是中国目前有一些势力，仗着帝国主义的支持，公然和俄国作战，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孙文也笑了笑：“我也赞同越飞先生的看法，俄国是世界上唯一平等待我的国家，不过双方的领土争端也不能忽视，尤其是外蒙等问题，俄国也要尊重中国的意见！”

孙文和越飞连续谈了几天，终于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随即两个人在上海的《大陆报》上，用英文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而这个举动也一石激起千层浪，舆论大哗。

“孙大炮这个混蛋！”正在前线积极筹划战役的奉军诸将，看到了这个宣言之后，顿时都气炸了肺。

孙安虎率先就说道：“大帅，我们在前头和俄国人浴血奋战，孙大炮竟然和俄国人签什么宣言，他是想再认个洋爹么？”

杨宇霆冷笑着说道：“孙文手下不过是一群虾兵蟹将，就算和俄国人勾结在一起，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只不过他这个时候，出来恶心咱们，简直可杀不可留！”

蒋方震眉头紧皱：“邻葛，还不能看轻了孙文，毕竟他在南方还有不小的影响力，他这个时候抛出了什么宣言，对民心士气也是一个打击。”

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张廷兰却是一直沉默不语，正所谓该来的总会来，

本以为奉军出兵了俄国，国人能够看清这个红色帝国的本性。但是显然张廷兰低估了孙文一系对外力的渴求，在辛亥年他就能向日本人卖东三省，向英国人卖长江以南，现在也不例外。

只不过这个联合形成之后，会不会如历史上一样，快速膨胀起来，就难以预料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从此天下就多事了！

“都不要争了！”张廷兰摆了摆手：“不管孙文如何，当务之急是打赢战争，只要我们能战败俄国，天下人自然知道谁强谁弱，中国人自己能走出一条新路，何必去效仿俄国呢！”

杨宇霆也急忙说道：“大帅一针见血，打铁还要自身硬，只要攻占了赤塔，就等于给了孙大炮一个耳光，我看看他还有什么脸发表宣言，说俄国人是平等待中国的，简直无耻之尤。”

奉军暂时放开了孙文的事情，进行着全力战备，用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东三省调来了大量的物资，南北两路大军也都调整到了最佳的状态，奉军已经有了发动一次规模空前战役的能力。

张廷兰特意选择了6月22日这天发起战役，这正是二战德国攻击苏联的日子。就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在停机坪上，奉军所有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全都摆了出来。

杨宇霆和冯庸一同出现在了机场上面，随着一架一架的作战飞机升空，一一个庞大的机群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为了能达成最佳的轰炸效果，奉军又从后方调来了一批轰炸机，使得轰炸机总数达到了六十架，另外还有超过八十架战斗机护航，他们一共分成了两个攻击波次。

第一攻击波的目标就是俄军的机场，防空设施，重要的指挥通讯系统。空军大规模的攻击，远远超过了俄国人的预料。

在第一波攻击之后，俄国人的两个前线机场全都被炸毁，飞机还都停留在机库之中，就被炸成了碎片，只有少量的俄军飞机能够升空应战，不过也相继被击落。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俄国人就基本失去了制空权，第二波的攻击也早就展开，他们攻击的目标正是赤塔和阿金斯科耶之间的公路，铁路，桥梁等等设施，目标就是为了地面的攻击行动扫清障碍。

就在轰炸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张廷枢率领的装甲部队已经全速出动，按照预定的计划，快速向俄国人后方切了过去。

第五百八十四章神速推进

茫茫的原野之上，一支庞大的装甲力量，正在快速前进，这是一支由八十多辆坦克，一百多辆装甲车，超过两百辆卡车组成的前所未有的力量，也是奉军全部的精华所在。

在这些坦克之中，有二十辆换装了长身管主炮的新式坦克，经过测试，新式主炮威力得到相当大的提升，几乎能击穿俄国人装备的所有坦克。由于奉军还没有研制出可靠的自行火炮，新式坦克就担负起了反坦克的重任。

另外张廷枢也吸取了上次战斗的教训，要想让装甲兵发挥作用，就必须有足够的步兵进行掩护。不然坦克一旦陷入步兵的泥潭，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此让步兵也快起来，就变得十分必要。

奉军的装甲车之中，也有了丰富，除了原本的履带式装甲车之外，还配置了一批轮式运兵车，这些轮式车辆跑起来比坦克还要看，能够轻松的跟上坦克部队，自从坐上车之后，士兵们也轻松很多，保存了大量的体力，只要到了战场上，马上就能生龙活虎的作战。

当然奉军现在还不能完全实现机械化，专业的运兵车只有三十辆，无法快速运输大量的部队。张廷枢特别从运输卡车之中抽出了五十辆，专门运送兵力和弹药，为装甲兵力提供掩护。

所有的坦克和装甲车，再加上五十辆卡车，就构成了奉军最有利的突击铁拳。至于第一师其他的主力部队则有张贺年和吴凯杰亲自率领，他们除了二百多辆运输物资的卡车之外，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

后世脚踏车是非常普通的东西，但是在历史上，脚踏车在军事领域，就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各国普遍用脚踏车增加步兵的机动速度。在二战之中，有着马来之虎称谓的山下奉文更是靠着脚踏车横扫马来半岛，打得英国人闻风丧胆。

奉军在两年前，就已经能够大量的生产的自行车，最初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种两个轮子的东西，有什么军事价值，不过张廷兰凭着先知先觉，就已经下令奉军士兵必须学习骑自行车，而且还搞了几次自行车越野大赛。

到了现在，自行车的价值就完美的体现了出来。张贺年，吴凯杰也都像普通士兵一样，全都骑着自行车。在自行车的车筐和架子上面，放着随身的干粮清水，子弹手榴弹。还有工兵铲，帐篷之类的东西。

一辆自行车除了能坐一个人之外。还能带上四五十公斤的东西。并不算费力。尤其是远东的地形还比较平坦，非常适合自行车机动。

一路上迎着风，比起靠着双脚行军，要舒服太多了。八千多辆自行车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庞大队伍，紧跟在装甲部队的后面，快速向俄军阵地的侧翼冲了过去。

“老吴。你出的这个办法不错，的确轻松了不少。”

“那是自然！”吴凯杰笑着说道：“有时候遇到了特殊的地形，战马都过不去，士兵却可以扛着自行车过去。我在追击蒙匪的时候，就试验过用小股的自行车绕路偷袭，效果很不错，不然哪敢在大帅面前夸口啊！”

张贺年一听，也笑道：“说起来咱们只有一点不合算，那就是要跟在他们坦克部队后面，吃了一嘴的沙子！”

经过了一个上午，他们跑出了二十公里左右，终于到了休整的时候，所

有的士兵跳下车，活动一下酸胀麻木的肢体。长时间骑车，让每个人都有种屁股要裂开的感觉，不过大家也顾不得休息。

全都在检查让自己又爱又恨的坐骑，有了问题也立马修复，焊接处松动了，要重新焊上，车胎有问题，要马上更换，然后还要除去车轮上的烂泥和沙土，最后再加上一点机油，保证自行车能够顺畅的行驶，还有将近一半的路在等着他们。

草草的啃了几口干粮之后，庞大的队伍再度发动了，可是接下来的道路就没有之前那么舒服了，一路上连续遇到了不少的河流，有的需要架桥才能通过，有些河流就只能扛着自行车，涉水过河，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泥水，狼狈不堪。

这时候张贺年和吴凯杰全都身先士卒，和普通士兵一模一样，举着笨重的自行车，趟过泥汤一样的河水。汗水和泥水混在了一起，不过他们也没人埋怨，只是默默咬牙跟着，千万不能掉队。

就在太阳刚刚偏西的时候，吴凯杰突然说道："贺年听到没有？远处有爆炸声，我猜多半就是航空炸弹，看来咱们的空军弟兄，还真是尽心竭力！"

张贺年也说道："没错，咱们辛苦行军一天，空军只怕比咱们还惨，一天都在不断的攻击！让弟兄们都做好准备，空军帮着咱们赢了开头，接下来就看咱们自己的本事了！"

就在张贺年他们做着准备的时候，在五公里之前，装甲部队已经和俄国人交火了。张廷枢率领着装甲部队一马当先，出现在了俄国人的面前。

这些防守的俄军顿时都吓傻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奉军会从这个角度突然出现。在之前的部署之中，布琼尼就把重点放在了阿金斯科耶，在他看了奉军第一要务就是让两支部队彻底完成会师，掌握住了铁路线，然后才能攻击赤塔。

正因为如此，布琼尼将防御重点都放在了正面，在赤塔和前线之间，派出的全都是二线部队。而此时张廷枢他们突然出现，从遮天蔽日的尘土之中冲出来一个个钢铁怪兽，马达的咆哮声，炮弹的嘶吼声，交织在了一起，构成了死亡的音符。

夕阳的映衬之下，那些坦克都镀上了一层金光，更像是一群张牙舞爪的猛兽。俄国人顿时就陷入了慌乱之中，就在一整天的轰炸之中，俄军的电报线和指挥部都遭到了攻击，通讯还没有恢复，因此作战命令也不通畅。

面对这么一群茫然的羔羊，张廷枢当然没有任何的客气，几十辆坦克疯狂的涌入了俄军的阵地，将原本的那些工事全都碾碎。他们冲击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肆无忌惮。

炮口对准了那些俄军的堡垒，挨个点名，把他们全都炸上了天空，还想抵抗的士兵都遭到了无情的射杀，成了残破的尸体。

碾着这些尸体，他们向着纵深冲了进去，随着推进，俄国人的抵抗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俄国士兵抱着炸药包，手榴弹，向着坦克冲了过来。

突突突……突突突……

冲锋枪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了过去，奉军的运兵车和卡车之中，一共带了一个加强营的精锐士兵，他们全都使用冲锋枪，在距离战场还有五百米的时候，全都下了车辆，跟着了坦克的后面，一同向里面突进。

俄国人发动的反击全都被他们挫败了，英勇无畏的俄国人成了最好的靶

子，一个又一个的被击毙，他们甚至连迟缓坦克前进的作用都做不到。

而就在奉军装甲部队发动了猛攻之后，身在前线的布琼尼才得到了报告，这个大胡子顿时呆若木鸡，承受了一天的轰炸，并没有让他丧失信心，可是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彻底的懵了。

不只是他，所有俄军指挥部的成员都感到了一种窒息的感觉，就仿佛喉咙被掐住了一样。而事实也是如此，奉军避实就虚，绕开了防御坚实的正面，而是攻击俄国人脆弱的结合部，一旦这里被攻破，赤塔和阿金斯科耶之间就失去了联系，他们就落入了包围之中。

政委伏罗希洛夫满脸的凝重，急忙说道：“布琼尼同志，赶快下命令，派兵援助，不能再迟疑了！”

“嗯。”布琼尼勉强点点头：“中国人的装甲部队是他们最大的依仗，也是战斗力最强大的部队，我们也必须派出最强大的部队应付他们，第三师和远东游击大队马上回援，另外从赤塔再抽出一个师，从两个方向一同发动攻击，一定要保住铁路线，将中国人赶出去！”

俄军虽然下达了作战命令，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先机，在开战的两个小时之内，奉军已经冲去纵深五公里左右，如果单纯是步兵作战，一天能突进这些，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俄国人的防线被撕开了一个狰狞的大口子。

张廷枢心里头十分的舒畅，战斗太过顺利了，简直就像是砍瓜切菜一般，俄国人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如果奉军装备的坦克再多一些，后勤车辆再充足点，他甚至有把握一下就冲开全部的防线。

只是此时奉军还力有不逮，还不能做到那一步，随着夜色的降临，俄国人也稍微稳定了一下，他们的反扑也展开了。在夜色之下，坦克的庞大身躯并没有多少优势，相反俄国士兵更容易隐蔽袭击。

那一个加强营的士兵全都保护在了装甲车辆的周围，防范着俄国人的偷袭，枪响不断响起，偷袭的俄军一个接着一个被打掉。

但是奉军也没法做到完美无缺，轰隆一声巨响，一辆坦克冒出了滚滚浓烟，两个士兵刚刚滚出来，一声巨响，坦克就爆炸了，火光冲天而起，张廷枢听到了这么一声，心里头也感到了不妙。

第五百八十五章合围

在夜色之中到处都是俄**队，他们向着潮水一样，涌向了装甲部队，夜色是他们最好的武器。轰轰轰，不断有坦克被炸伤，突击队的士兵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弹药也所剩无几。

这个时候，终于在远处出现了大量火把，张贺年他们骑着自行车终于赶了上来，所有的士兵第一团的士兵率先抛下了自行车，按照战斗队形，快速沿着缺口冲了进去。

张贺年急忙指挥着汽车，将牵引的火炮都送到前线，一门门重炮被架了起来，对准了俄国人的阵地。装甲部队虽然犀利，但是毕竟没有大口径的火炮，对于特殊的堡垒还是无能为力，而有了重炮的加入则全然不同。

虽然骑了一天的自行车，所有人四肢都僵硬起来，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战事紧急，每个人都顾不上疲惫，急忙将炮兵阵地构筑起来，一发发的炮弹向着俄国人就砸了过去。

黑夜中的炮弹炸开，一团剧烈的火光，比起最炫目的烟花还要迷人，只是每一团火花燃烧的都是生命，蜂拥而至的俄国人士兵被炸得七零八落，死伤狼藉。

这时候周子健带领着第一团已经冲到了坦克群的附近，陷入苦战的张廷枢一看后援终于跟了上来，他也是喜出望外。

有了周子健的帮忙，迅速将俄国人驱散了，张廷枢钻出了坦克，急火火的就找到周子健。

“周团长，后续部队都跟上来了么？”

周子健抹了一把落在脸上的鲜血，喘着粗气说道：“都跟上来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当然是扩大战果了！”张廷枢急忙说道：“我计算了一下，俄国人的阵地纵深不到十公里，我们已经打穿了一多半。如果不能在今天夜里把防线打穿，我们就会陷入俄国人的三面围攻之中，只怕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正在说话的时候，张贺年带领着后续部队也赶了过来，一听张廷枢的意见，他也十分赞同。

“我也赞同，不过装甲部队大规模的夜战，我们还没有演练过，恐怕会有一些难度。”

“战场瞬息万变。要是什么都能提前准备好，还用我们这些指挥官干什么。”张廷枢信心十足的说道：“我们没有准备，俄国人就更没有准备，胜利绝对是咱们的！”

张贺年也是哈哈大笑：“二少爷就是有豪情，马上让弟兄们休息一下。两个小时之后，继续发动攻击。”

虽说是两个小时休息。但是能休息的只是少数人。所有的作战坦克都要补充弹药和燃料。受损的坦克也要进行维修，这些坦克最主要的损坏的就是履带，而拆卸履带板又是坦克兵最辛苦的任务之一，不多时到处都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坦克兵轮动着铁锤，将履带板一一修复起来。

其他人也没有闲着。他们也有任务，既然搞穿插，就要有面对两面夹击的准备，所有士兵都是一边啃着干粮。一边赶快清理战壕。

俄国人的战壕都是顺着道路的，目的是阻挡外面的攻击，而奉军则要横着修筑工事，阻挡两头杀来的俄国人。在兵力和火力都有可能处在弱势地位的时候，完备的防御体系，就是大家活下来最好的帮手，因此在挖工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敢携带。

挖开坚硬的地面，士兵们就像是地鼠一样，快速的挖掘着战壕，防炮洞，精心构筑一个又一个的火力点。

按照张贺年他们事先制定的计划，整个防御工事是椭圆形的，同时抵御两边的来袭敌人。

吴凯杰亲自跳进战壕里面，挥动着工兵铲，和士兵们一同挖掘，他的速度比起普通士兵一点不慢，而是一边挖掘，一边还不断进行指挥。

“弟兄们，每隔三十米，就要有一个大中型防炮洞，上面至少要有五米以上的土地，只有这么厚，才能挡住俄国人的重炮。在这种时候，差一点，就是几条人命的差别，谁也不能懈怠！”

士兵们一心一意的挖掘工事，张贺年和张廷枢坐在了一起，对着地图仔细的研究。

“再向前两公里，正好是一座铁路桥，西伯利亚铁路就通过这里，侦察兵已经探查了，白天空军几次轰炸，不过很可惜都没有成功，咱们就加把劲，一会儿就把这座桥拿下！”张廷枢信心十足的说道。

张贺年也极为赞同：“炸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坦克部队将周围的俄国兵驱散，然后我们的工兵马上跟过去，将桥梁炸毁。”

商量妥当之后，他们也咬了几口硬邦邦的干粮，张廷枢再度钻进了坦克之中，再度发动起来的钢铁巨兽，发出了隆隆的咆哮。在夜里，坦克的轰鸣能传出很远，刚刚尝到了坦克犀利的攻击，俄国人听到这种声音，全都有种胆裂魂飞的感觉。

在步兵的掩护之下，坦克部队一马当先，向着俄国人碾压过来，战战兢兢的俄国人不断的溃败，奉军的进度依旧十分惊人，眼看着到了半夜的时候，终于逼近了大桥的周围。

这是一条铁路桥，也是从赤塔向东的咽喉要路，俄国人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而且还有配置了防空机枪，在白天的轰炸之中，这里侥幸逃过。可是幸运不会一直伴着他们，此时就到了他们的末日。

一门坦克主炮对准了桥头的碉堡，一声巨响，碉堡的硬盖被炸飞，里面几个俄国人也四分五裂。

桥头的工事被炸得粉碎，后续的工兵终于来了机会，他们抱着炸药包，向着桥上冲了过去。他们动作很快，距离桥梁的中段越来越近，突然在对面射出了一串子弹，这两个士兵当场扑倒在了地上。

其他的士兵没有任何犹豫，急忙跟了上去，可是刚刚冲上去，又被击中。连续牺牲了四个优秀工兵。张贺年脸色顿时就阴沉下去。

突然他灵机一动，急忙让士兵推过来一个废弃的车厢，张贺年冷笑着看了看这座大桥。

“快点，把车厢前面的加上铁板，然后在车厢里头多装炸药包，只要把这个车厢推到大桥中间，然后再引爆，保准能一击得手！”

士兵们一听，也也都喜出望外，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几个工兵七手八脚的将车厢正面加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盾牌，然后在车厢中间装上了炸

药，又拉出了长长的引线。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他们推着车厢。冲上了大桥，对面的俄国人依旧在不断开枪。子弹打在了钢板上面。噼里啪啦的，不过一点作用都没有。

士兵们推着车厢，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大桥中间，眼看着到了预定的位置，其他人全都撤退，负责点燃导火索的士兵冲着对岸轻蔑的一笑。随即点燃，他撒腿就跑，下了大桥之后，急忙扑倒在了路边。

火苗嗤嗤的烧到了车厢里面。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得山摇地动，在几百米之外的士兵都感到耳朵一阵鸣叫，身体也好像跟着爆炸的节奏上下起伏。

等到大家再去看桥梁的情况之时，一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紧接着大桥也传来了碎裂的声音，不到半分钟，大桥轰然崩塌，俄国人赖以为生的西伯利亚铁路终于被切断了，从此时开始，阿金斯科耶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

北方的夏季天亮的很早，三四点钟的时候，太阳就已经窜了出来，就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满了大地的时候，张廷枢的坦克正好碾过最后一个碉堡，俄国人的阵地被成功打了一个对穿。

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半的任务，剩下的就是牢牢的守住这里，直到奉军赢得最后的胜利。就在张廷枢长出了一口气的时候，天空之中传来了巨大的轰鸣之声。

很快一群战斗机迎着晨曦飞了过来，此时还能出现在空中的，只有奉军的飞机。经过了一番战斗之后，有的飞机机身上已经涂上了星星。这些飞行员是最初的一批幸运儿，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幸运下去，很有希望成为第一批的王牌飞行员。

飞机掠过天空，发现了地面上飘扬的五色旗，很显然奉军已经实现了战斗目标，这些飞行员顿时子空中划过了一个大圈，似乎是在对着下面的士兵致敬。

“终于能睡一会儿了！”张廷枢伸着懒腰，两只通红的眼睛，如同兔子一般，这位二少爷经过了一天的急行军，然后又投入战斗了一整夜，他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也顾不得满身的汽油味，蜷缩在指挥部的小床上，伸手拉过来军大衣，就要睡一会。

“廷枢，大敌当前，你怎么能睡觉啊？”吴凯杰一屁股坐在了床头，笑着说道：“你可要打起精神头儿，一会儿还有大战呢！”

“就是知道有恶战，我才要睡一会儿呢。”张廷枢不以为然的说道：“老吴，你也趁早休息一下，有空军出动，俄国人的援兵不会那么快赶过来，这恐怕是大战之前，最后的安宁了，要是不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睡觉了！”

二少爷说完，把满是汗臭味的大衣蒙在了头上，酣然入睡，不到一分钟，均匀的小呼噜声就传了出来。

“咱们也都休息一下吧，接下来就有苦战了！”张贺年也不例外，享受着战前难得的平静时光。

正如张廷枢所说的那样，俄国人调动了援兵，想要快速击败奉军，他们急冲冲的赶了一夜的路，距离奉军已经不远了。

就在这个时候，令人讨厌的飞机又出现在了空中，俄国人的空军已经在

第一天的战斗之中报销了，此时天空就是奉军的天下。

敌袭！

俄国人一见到飞机，也感到了一阵恐惧，他们急忙架设机枪，同时向铁路两旁隐蔽。就在俄国人慌乱不堪的时候，奉军的战机降低了高度，将一颗颗的炸弹投了下来，顿时一团团的火焰腾空而起。

轰炸机攻击的并不是人群，而是铁路线，有几枚炸弹落在了铁路周围，铁轨全都炸得飞了起来。没有了铁轨，俄国人就别想快速运兵，这样张廷枢他们的压力才会降低。

轰炸机倾泻了炸弹之后，那些战斗机也加入了狂欢的队伍。他们降低高度，在几十米的高空，从俄国人头上掠过，子弹扫射过来，不断有俄国士兵被击毙，十几分钟之内，地面上就一片狼藉。

等到这些飞机潇潇洒洒的离开，俄国人才能重新聚拢队伍，然后再去增员前线。这么一来，他们的速度被严重降低，而且光是挨打，没法还击，这些俄国人的士气也不断的下降。

失去了制空权，他们再也不能按照预定的时间，向奉军发动攻击。不断收到糟糕的消息，布琼尼已经有些麻木了。

他本以为中**队是鱼腩，远东就是他建功立业的好时候，可是哪里知道，远东不知不会让他彪炳史册，相反还有身败名裂的可能。

如今奉军成功将远东俄军切成两部分，形势对他们空前不利，布琼尼除了不断向士兵许着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诺言，什么都做不了了。

“大帅，二少爷这仗打得不错，可谓是赢了开门红啊！”

“嗯！”张廷兰也满意的点了点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将士如何努力了，从现在开始，除非特别重要的战报，不要送给了我了。”

蒋方震顿时把眉头皱了起来，迟疑的问道：“大帅，战斗到了关键时刻，您怎么能不管了啊？”

“不是不管，而是不能添乱，战略上的事情我负责，而战术上的事情，是指挥官的事情，我可不能越俎代庖。要是学诸葛亮，事必躬亲，那纯粹是给自己找事！”

“哈哈哈，话是这么说，但是又有谁能真正放开手呢，大帅的心胸果然厉害。”

奉军早就已经展开了攻势，第三师和第六师如同两把铁钳一样，向着阿金斯科耶东南两面冲了过去。

北线的姜登选也率领着部队成功打破了尼布楚，然后沿着铁路线，杀向了阿金斯科耶的东北部，一张天罗地网已经悄然展开。

隆隆的炮声，冰雹一样的炸弹，使得阿金斯科耶很快淹没在了硝烟之中。

第五百八十六章地狱火

“老李，知道咱们脚下的地方是哪么？”

李景林笑着说道：“这怎么能问倒我啊，这不正是尼布楚么！”

姜登选叹了一口气：“没错，就在两百多年前，满清皇帝康熙就在这里和俄国人签订了一份《尼布楚条约》算是中国第一次和列强签署的正式条约。在条约之中，将贝加尔湖直到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土地都放弃了，论起广阔程度，丝毫不亚于外东北。而且这些土地还直通北极，辐射面积多达数百万平方公里，最可气的就是这个条约同样是在战胜的条件下签署的。”

“混账！”李景林专注于军事，对这些事情还不清楚，现在听到之后，顿时怒火中烧：“这满清狗皇帝不败而败的战斗敢情不光是一个中法战争，从康熙这个混蛋就开始了，出卖了那么多土地，这个老混蛋怎么有脸叫圣祖，简直是败家祖！”

姜登选也冷笑着说道：“有土才有国，任何一个大规模出卖领土的政权，都没有好下场。你恐怕还不知道吧，大帅已经给北洋政府发电报，要求解散赵尔巽领衔的清史管，他们修订的狗屁清史稿也全都作废。我们要重新整理文献，正本清源，把满清这个混账朝廷的面目揭露出来！”

“好主意！”李景林大笑道：“早该如此了，那一帮倚老卖老的前朝余孽，让他们给主子修史，谁能相信啊。”

姜登选也说道：“如今大军已经打到了这里，就永远不能失去这里了！”

“没错，我这就请令，攻击阿金斯科耶的任务就交给我吧，保管抢在老孙的前头，杀进城去！”

姜登选也点头同意。李景林乘坐着火车，还特别带了八门二百四十毫米榴弹炮，作为攻城的铁拳。从尼布楚出发，一路赶到了阿金斯科耶的外围。

边防军第二师的主力部队早就在这里集结了，李景林刚刚赶到，就有参谋送来了电报。

“李师长，前敌总指挥孙安虎有命，要求北路军派出强有力部队，两军配合，先拿下火车站。”

“没问题！”李景林信心十足的说道：“弟兄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让俄国人知道咱们的厉害！”

猛烈的炮击拉开了攻城的序幕，二百四十毫米榴弹炮有着无与伦比的破坏能力，一炮下去，任何建筑都能轻易摧毁。俄国人的攻势在大炮打击之下，顿时就七零八落。狼狈不堪。

一团团的火光冲天而起。俄国士兵只能蜷缩在战壕之中，战战兢兢的等待着上帝的审判。别管上面的人物如何鼓舞士气，他们都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了包围之中，四周都是中国的部队，他们未来和前途都变得十分渺茫。

不过他们虽然害怕，但是也不能有丝毫的退缩。在部队之中，有大量的多数党成员监督，另外布琼尼又亲自下令，组成了督战队。这些督战队全都架设了机枪，只要敢退后，就会被打成碎片，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俄军也只能拼尽全力。

李景林也不愧是一员猛将，在炮击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下令步兵发动冲锋，大炮不断的向纵深延伸，无情的摧毁着一切有价值的目标。士兵们伏着身体，踏过被炮弹犁过的土地，这些泥土格外的松软，里面还混杂着铁丝

网，碎弹片一类的东西。

大炮的威力过于骇人，他们都不相信俄军的阵地之中，还能有活着的人。轻松越过了壕沟和铁丝网，这时候俄军的阵地终于响起了枪声，不断有奉军的士兵被击中倒地，其他人却没有任何的迟疑，奋不顾身的向俄国人冲过去。

“李景林不愧是武术大家，一出手就是犀利无比的攻势，咱们也不能落后啊！”孙安虎笑着对身旁的万福麟和丁超说道。

“总指挥放心吧，我们一定不负大帅重任，尽快拿下阿金斯科耶！”

“好！诸位，我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大帅在战前和我说过，这些土地原本是咱们的，可是如今都被俄国人霸占，改成了俄国的名字。等到我们成功夺回这些土地之后，会重新命名城市，到时候哪个部队，哪个个人，功劳卓绝，都会有一座按照他的意愿命名的城市！”

孙安虎抛出了这个消息之后，在场的这些军官顿时全都热血沸腾，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却是屡见不鲜，远东的很多城市都是用人来命名的。

最初的殖民者，开拓者，他们建立了城市，他们的名字就和城市一同流传千古。如果中国也效仿俄国人，用有功将士的姓名命名城市，比起记载在史册上，更有吸引力。只要城市还在，他们的功绩就永远流传，而且谁也没法磨灭！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顿时就热血沸腾，甚至有种要爆炸了感觉，全都紧紧的攥着拳头，斗志在不断的燃烧。

很快以第三师和第六师作为主力，从东南两面也发动了攻击，这面的攻势比起李景林还要犀利骇人。奉军如同潮水一般，在炮火的掩护之下，涌上了俄军的阵地。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战火最激烈的位置就在拉尔小镇，这里距离阿金斯科耶还不足十公里，是整个俄军外圈防御的一个枢纽。

小镇之中的建筑多数都是就地取材，使用石块垒成，为了保温，民众将房屋建的低矮而厚实，一面墙壁差不多有一米厚，是天然的堡垒。

俄军占领这里之后，就苦心经营，将所有的房屋都改装成了堡垒，一环扣着一环，成了一块最难啃的骨头。

何柱国离开保定军校，投身奉军，刚刚进入部队，就赶上了这场中俄大战，何柱国顿时也是干劲十足。和俄国人作战，比起为了争权夺利而打内战，更有吸引力，也更让人明白一个军人的使命所在。

他如今已经升任了连长，带领着手下的士兵，担任正面攻击拉尔小镇的任务，趴在战壕之后，何柱国仔细观察了小镇情况，他很清楚，这绝对是一个难啃的骨头。

不过多难啃，也要啃下去，他一摆手，让一个班的士兵先发动试探性的攻击，十名士兵先后跃出战壕，向着俄国人冲了过去。他们很有经验，队伍十分松散，而且互相之间还能进行掩护，这样的阵型能最大限度的降低伤亡。

就在距离俄国人阵地还有两三百米的时候，突然死寂沉沉的俄军阵地突然射出了几道火舌，冲在最前面的两个士兵来不及躲避，当场牺牲，其他人急忙趴在了地上，子弹激起了一阵阵的尘土，士兵们根本抬不起头来。

通过俄国人的火力，何柱国很轻松的判断出来对方的火力强度，不过越是判断出来，心里头就越是发愁，如果一味猛攻，只怕把整个一个连都断送了，也没法拿下来。

正在他们发愁的时候，突然后面又有增援部队赶了上来，来的正是吴克仁，他和何柱国也是保定的同学。

“我给你带宝贝来了！”

何柱国也注意到了吴克仁，他身后跟来的士兵全都背着两个铁皮罐子一样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新鲜玩意。

吴克仁笑着说道：“这是咱们新搞出来的火焰喷射器，听说是用的德国技术，杀伤力惊人，专门对付碉堡，能把里面都是的敌人烧成碳棒！”

吴克仁说的并没有错，德国在一战的时候，就研制出了使用汽油，橡胶，硫磺作为燃烧物的火焰喷射器，英法军队都在这种新式武器之下尝到苦头。以至于一旦发现了火焰喷射器手，就立刻使用火力覆盖，俘虏之后，也不讲究国际法了，直接枪毙，由此可见他们对于这种武器的忌惮。

何柱国听完了介绍之后，喜出望外：“还等着什么啊，现在就有一大堆的堡垒在眼前，正是一显身手的时候！”

“好嘞！你们在后面提供火力掩护，前面就看我们的吧。”

何柱国急忙让士兵将仅有的两门迫击炮，以及所有的轻重机枪都对准了俄国人，密集的枪炮声传出，在俄国人中间掀起一团团的硝烟。

这些东西对于严实的碉堡并没有太多的作用，最多只能炸碎一些石块，但是却能起到遮掩视线的作用，俄国人的火力失去了准头，只能盲目的射击。

吴克仁一看机会终于来了，两个火焰喷射器小组快速的接进了俄国的堡垒，双方的距离缩短到了二十米之内。

士兵们将喷口对准了俄国人的堡垒，瞬间两股火焰激射而出，就好像两道从地狱出来的火龙一般，扑向了俄军的碉堡。

瞬间牢固的建筑就被大火吞噬，第一次看到此等景象的何柱国等人全都瞠目结舌，他们也不敢相信，竟然会有这样可怕的武器。

大火烧灼，竟然将一座碉堡之中的弹药引燃，猛地的爆炸从内部发出，瞬间一个坚固的堡垒就从内部破碎了。另外一个碉堡虽然没有爆炸，但是里面的人员已经被烤成了焦炭。

第一次实战使用，火焰喷射器就显示了可怕的杀伤力，何柱国欣喜若狂，有了这玩意开道，再也不用害怕俄军了。

“弟兄们，冲啊，消灭俄国人！”

第五百八十七章意志较量

何柱国他们成功冲进了拉尔小镇，不过到了镇子之中，麻烦却是更多了。镇子当中到处都是那些厚实的建筑。原本这些厚墙是为了保暖之用的，可是到了现在，全都成了最坚固的堡垒群。

俄国人躲在墙壁的后面，不时的向奉军开枪射击，给何柱国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可是他们并没有退缩，何柱国已经很快摸清楚和火焰喷射器配合的战术。

他们提供火力掩护，迫击炮，掷弹筒，不断向俄国人打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然后负责火焰喷射器的小组隐蔽接近俄国人。只要进入二十米范围之内，一次喷射就能将一片区房舍化为火海。

很多时候火焰并不需要真正烧到俄国人的身上，由于剧烈的燃烧，会大量的消耗氧气，很多俄国人躲在房屋或是堡垒之中，因为窒息的关系，昏倒过去。

何柱国他们在跟进的时候，一旦遇到了俄国人，除了那些已经被烧成炭的，其他的都要补上一枪，确保他们已经死亡。一路纵火，一路推进，俄国人苦心经营的堡垒竟然成了他们的坟墓，绝对是莫大的讽刺。

不过负责防守的俄国人也异常的顽强，虽然火焰喷射器给他们带来了死亡的致命威胁，他们依旧拼死战斗，绝不退后。

每一栋房屋都是战场，到处都是拼死抵抗的俄国人，奉军也不轻松，尤其是那些使用火焰喷射器的士兵，他们手中的武器不只能给敌人带去地狱深处的火焰，同样对他们自己也是巨大的威胁。

毕竟这些火焰喷射器还不够成熟，而且就算是在二战之中。也有大量的士兵因为火焰喷射器的质量问题，给己方造成了重大的伤亡。

在攻击发动的两个多小时之中，就先后有五名士兵被严重烧伤，另外还有一个喷射器被俄国人击中，引发了剧烈的燃烧和爆炸。一个喷射小组的两名士兵全都被大火笼罩起来，活活烧死了。

看着士兵在大火之中哀嚎，看着他们的身体不断的翻滚扭曲，吴克仁双眼几乎瞪裂，按在了战壕边上的大手已经抠入泥土之中。

战场就是这样的残酷，不只是有敌人的死亡。自己人也会不断的牺牲。不过大家都清楚，绝对不能因为有危险，就放弃使用火焰喷射器，相反还要更多的运用。因为从效率计算，一个火焰喷射器由于装备了可以多次点火的信管，使得攻击的次数成倍增加。

往常需要用十几条生命。甚至几十条生命才能攻克的一处堡垒，只要一个火焰喷射器，就能解决了。哪怕这喷射手有再大的危险，也都是值得的，这就是残酷的战场哲学，大家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用最小的付出，赢得更大的胜利。

奉军士兵不断的向前推进。就在黄昏时分，整个小镇有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拿了下来，剩下的俄国人缩在了一处砖厂周围，成堆的红砖，加上长长的砖窑，成了俄国人最好的防御工事，他们躲在背后，不断和奉军玩着捉迷藏的游戏。

何柱国他们只能利用爆破筒，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一点点的清除俄国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轰隆！一声巨响传来，一座砖窑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里面躲藏的俄国人顿时就暴露出来。何柱国亲自架着机枪，向他们射出了密集的子弹。

借助月亮的光，可以清楚的看到俄国人不过倒在了地上，偶尔炮弹爆炸，出现的火光，能够映出他们惊恐万状的面孔。

他们发出最后的嘶吼，不过何柱国他们已经早就听不见了，战场上密集的炮弹声，已经让他们的耳朵几乎被震聋了，只有连续不断的嗡嗡声。

将这些俄国人清除之后，他们终于在迷宫之中敲开了一个漏洞，其他隐藏在砖厂里面的俄国人不断被击毙，尸体到处都是。

成功拿下了拉尔小镇，整个东南战线的局势一下子发生了扭转，奉军的大部队从这个缺口涌了进去。第三师和第六师的主力完全连成了一片，从东南向着阿金斯科耶的俄军压了过去。

奉军兵临城下，包围圈又缩紧了一分，布琼尼等人越发的战战兢兢。二百四十毫米的大炮已经能够打到城中了。面对这个级别的重炮，任何的建筑都像是纸糊的一般，不堪一击。

越来越多的建筑被摧毁，不只是爆炸，大火也在城中不断的蔓延，吞噬了越来越多的建筑，城中的民众和军人都不断的丧命。

“布琼尼同志，我们已经被包围了，到底该怎么办啊？”罗科索夫斯基忍不住问道，他是一个非常顽强的指挥官，但是自从上次指挥着骑兵，和张廷枢的装甲部队对撞之后，他就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人在军事思想和装备上面，已经领先了俄军。

俄国的地理很有意思，如果从欧洲方向攻击俄国，就要冲过漫漫战线，拥有广阔远东作为战略纵深的俄国人，基本上就是不可征服的。

但是一旦从亚洲方向攻击俄国人，漫长的国土反倒成了一个麻烦，使得俄国人的后勤补给极为困难，他们基本上离不开铁路线。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失去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在诺门罕战役之中，即便打赢了，他们也不敢继续扩大战果，只能见好就收。

如今饱受战乱摧残的俄国，想要和奉军在远东拼杀，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罗科索夫斯基同志，你的看法是什么？”

面对布琼尼的反问，罗科索夫斯基先是一愣，然后说道：“根据我的想法，最好能暂时放弃阿金斯科耶，退守赤塔，甚至推到伊尔库茨克。这样不只能够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还会让中国人面临更大的后勤压力……”

布琼尼一面听着，一面陷入了沉思，或许这个提议还是不错的。可是没等罗科索夫斯基说完，伏罗希洛夫粗暴的打断了他的话。

“绝对不可能，英勇的红军不能向中国人退缩，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放弃领土的行为，否则我们会被送到契卡的！”

听到了契卡两个字，所有人的脖子后面都冒出了一阵冷气，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即便是在座的都是高级将领，一旦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等待他们的也是凄惨的下场，没人能够逃脱。

布琼尼想了半晌，只能说道：“给布柳赫尔下达命令，让他从赤塔再派出一个师，尽快冲破中**队份的封锁，增员阿金斯科耶。”

此前由于和布柳赫尔之间存在分歧，布琼尼只是让布柳赫尔负责赤塔后方的事务，并没有承担主要作战任务。可是如今也只能指望着布柳赫尔能够

扭转局势，将奉军插入两地之间的尖刀干掉。
就在布琼尼下达命令之时，张贺年和张廷枢他们已经指挥着部队，同俄国人陷入了死战之中，战况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正面战场。
俄国人也知道他们兵力单薄，因此将一切能够调动的部队都派了上来。在白天的时候，由于空军相助，他们的压力还不算大，可是到了黄昏之后，最后的一波轰炸机也离开了，俄**队终于赶到了奉军的阵地前面。
此时张贺年和他们已经构筑起了完备的防御体系，密集的环形工事群，是他们最大的依仗。
张贺年和吴凯杰分别负责一面，张廷枢指挥的装甲兵就是最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不只能给部队提供火力掩护，必要的时候，还要发动反攻，挽回局面。
不过就算奉军分工明确，但是俄国人攻击猛烈程度还是超出了想象，俄国人集中了上百门的大炮，对奉军的阵地展开了疯狂的轰击。
大炮隆隆作响，火光将半边天空都照的通红，奉军士兵全都躲在了坚固的防炮洞之中，任凭俄国人怎么炮击，大家也全都不为所动。
王以哲靠着一根粗大的原木，这根木头是防炮洞最大的支柱，一发炮弹在他们不远处爆炸，剧烈的震动传了过来，洞顶泥土滚落，弄了王以哲浑身都是，不过他早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甚至都懒得打扫一下。
在他的不远处，另一个大型的防炮洞之中，刘桂五也和士兵们一同忍受着俄国人无休止的炮击。
“连长，地下又渗水了！”
赤塔周围河流不少，水资源也很丰富，为了防备俄国人的大炮，奉军很多防炮洞都挖到了六七米以上，地下偶尔会渗出泥浆，士兵们在泥浆之中，别提多受罪了！
刘桂五笑着说道：“秀才哥，一看你就是城里人，这点泥水算什么，我小时候给地主放牛放羊，有时候都被关在牲口棚里，要躺在粪堆上面睡觉呢。”
“啊？”一听刘桂五的话，秀才不敢置信的将眼睛瞪大了，他原名叫岳岗，原本是天津的大学生，刚刚参加奉军不到一年，富家少爷出身，他根本想不到还会有比眼前的情况还糟糕的时候！
刘桂五虽然年纪不比他大多少，但是经历的苦难明显超过了岳岗，拍着他的肩头说道：“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在战场上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咬牙挺住，胜利就不会远了！”
正说话间，外面的炮声开始弱了下来……

第五百八十八章艰难的一夜

“乌拉，乌拉！”

熟悉的吼声再度从战场上响了起来，cháo水一般的俄国人冲了上来，密集的散兵线一浪胜过一浪。奉军的前沿阵地已经都被俄国人的火炮犁过一遍，无论是怎么看，就找不到什么生机。

俄国人放心大胆的冲着，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无数的奉军从地下的防炮洞摸了出来，悄无声息之间，无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俄国人。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已经进入了二百米之内，突然在奉军阵地上闪过无数的火光，密集的子弹射了过去，冲在最前头的俄国人应声倒地。几十名同伴一下子全都丧命，后面的俄军也感到了一丝惊恐。

奉军可不会给他们迟疑的机会，机枪、步枪、冲锋枪响成了一团，俄国兵不断的被击毙。尸体瞬间横七竖八的就是一大片。不过他们并不敢退后，在发起攻击之前，俄军指挥官已经下达了死命令，必须攻破奉军的阵地。

此时在后面已经准备好了督战队，机枪子弹从来不认人，打在谁的身上都是一样的。这些俄国人只能低头猛冲，不顾密集的子弹，也不顾同伴接二连三的伤亡。

双方距离越来越近，王以哲全神贯注的盯着一个俄**官，这家伙冲在了最前头，一副肆无忌惮的模样。

啪！一声枪响，子弹准确的穿过了这家伙的脑门，前面只有一个小窟窿，后面整个后脑勺都被掀飞了，扑通一声，栽倒在了地上。

王以哲面无表情，似乎根本没有把这个战果当回事。他又在寻找下一个猎物。就在此时一阵破空声音传来，他本能的感到不妙，急忙伏在了战壕之中。

轰的一声响起，一枚迫击炮弹落在了距离他只有不到二十米的地方，剧烈的爆炸溅起了无数的沙土和弹片，有两个士兵也受了伤。

等到王以哲再度抬头的时候，一群俄国兵已经趁机冲到了四五十米的距离，王以哲和士兵么急忙开枪，相继有几个俄国人被击毙，不过后面源源不断的士兵已经填补上了空缺。奉军终于领略了什么叫做灰色的牲口。

“手榴弹！”王以哲大喊一声，率先抛出了一枚手榴弹，在俄军密集的阵型当中，涌出一团火花，几个俄国士兵被炸得四分五裂。

其他士兵也毫不客气。咬着牙关，接二连三的将手榴弹抛了过去。在俄国士兵中间掀起了一阵剧烈的爆炸。成片的俄国人倒在了血泊之中，攻势也为之一顿。

不过王以哲他们很清楚，这次战斗就是一场生死较量，俄国人绝对不会轻易退缩的。果然如同他们想的一样。后续更多的俄国人又冲了上来，就好像怎么都杀不光一样。

张贺年负责盯着阿金斯科耶方向的俄军，布琼尼为了打穿奉军的防线。他派出了一个步兵师和一个精锐的骑兵师，另外还有大量的游击队。

布琼尼已经给这些人下了严令，必须攻破奉军防线，这些俄国人也清楚。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只怕他们就要彻底完蛋了。

因此战斗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白热化的程度，俄国人拼命向奉军倾泻炮

弹，将奉军阵地炸得七零八落，俄国人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根本不在乎死亡，前赴后继的涌向了奉军的方向。

张贺年和张廷枢都在凌乱的指挥部当中，所有的通讯兵全都忙碌异常，随着战况越来越紧急，不断有前线的部队前来求援。

张贺年皱着眉头，大声的咆哮道：“一个兵也没有，告诉他们，必须撑过今日，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完不成任务，就把脑袋交上来！”

张贺年毫不犹豫的下达了作战命令，正在此时，又有参谋跑了过来：“师长，前线多处出现了白刃战，我军伤亡数字越来越多，您看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告诉所有人，既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局面，要么咬牙撑到全面胜利的时候，要么就战死沙场。正餐刚刚开始，就想要援兵，拍着胸脯问问，还是一个爷们么？”

张贺年大声的咆哮着，参谋也吓得战战兢兢，这位师长从来都没有下过这种死命令，他也感到了肩头沉重的压力，参谋战战兢兢的跑了下去。

张廷枢几步走到了张贺年的对面，也忍不住说道：“贺年，要不把装甲部队派上去，有我们顶着，对付俄国的人海战术，绝对能轻松很多。”

“不行！”张贺年毫不留情的摆手说道：“打仗就像是打牌一样，谁都要留足够的后手，一旦把牌打光了，就只有失败一条路了。我们处在包围之中，装甲兵是唯一的优势所在，我可不能这么快就浪费了！”

张廷枢也点点头：“这话没有错，只是俄国人一上来，就这么拼命，我估计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他们的攻势还会猛烈无数倍，我们的处境堪忧啊。”

“不管如何都要挺住，大帅早就说过，我们败不起，一旦失败了，远东的土地恐怕就永远和我们远去了，那可是愧对祖宗的事情！”

“嗯！”张廷枢也重重的点了点头：“胜利或者死亡，在我们的字典里头，就是没有失败两个字。”

就在奉军和俄国人陷入鏖战之中的时候，身在赤塔的布柳赫尔也陷入了空前艰难的抉择之中，布琼尼刚刚给他发来了电报，要求他是亲自率领一个师，打破奉军的包围圈。

对于这个命令，布柳赫尔并不支持，虽然阿金斯科耶有着所有俄军的主力，但是布柳赫尔认为赤塔才是远东的战略支撑点，现在赤塔的军队已经非常薄弱了。如果再调出一个师，留下来防守的正规部队就不到一万人了，剩下的全都是游击队一类的地方武装。

在这种生死大战之中，这些部队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想要靠着一万人。就守住赤塔，实在是太困难。而且几次和奉军打交道，布柳赫尔已经对这个敌人刮目相看了，他坚信奉军一定会有更多的手段。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非常要命，那就是俄国人没有制空权，如果不能在晚上攻破奉军的阵地，到了白天的时候，讨厌的飞机又会出现，让地面部队完全暴露在狂轰滥炸之下。绝对不是一个聪明的主意。

当然他有一万个理由，也挡不住布琼尼不断下达催促的命令，不到一个小时，接连发了三封电报，要求布柳赫尔立刻执行命令。身在在最后布琼尼已经发出了威胁。如果不遵守命令，他就要向莫斯科方面控告他。要把布柳赫尔送上军事法庭。

布柳赫尔思量再三。才咬着牙说道：“集中所有的列车，用最快的速度把

士兵运到交战地域，成败就在今天一晚！”

布柳赫尔可不想把士兵暴露在奉军空中力量的打击之下，因此他准备把所有宝都押在这个晚上。赤塔是远东的交通枢纽，火车还是不缺的，很快他们集中了五列火车。载着布柳赫尔，快速向东前进。

还不到半夜十二点，布柳赫尔终于指挥着部队赶到了前线，此时双方的战斗到了最激烈的时候。炮火隆隆，在远处一看，就仿佛着火了一般。

布柳赫尔赶到了之后，马上就接管了所有的指挥权，他的水平明显在其他俄国将领之上。很快他就找到了奉军弧形防御工事的弱点，只要能打开一个缺口，奉军就会全线崩溃。

正是因为如此，他下令将所有炮火集中到了一处，猛轰奉军阵地的右翼。集中起来的炮火，发挥了成倍的威力。奉军士兵骤然遭到了猛攻，又不少士兵还来不及躲进防炮洞，就被炸死了。

刘桂五躲在了防炮洞之中，能够清楚的感受到外面猛烈的炮火，防炮洞地下有一层浓稠的泥浆，每当一枚炮弹落在了周围，剧烈的波动就能传到地下，泥浆不断的波动，大家甚至能通过泥浆变化的情况，判断出俄国人使用了多大口径的炮弹，这也算是苦中求乐！

布柳赫尔一看轰击已经差不多了，才把俄国士兵都集中了起来，朝着奉军猛冲过来。负责应付赤塔方向的正是吴凯杰，从布柳赫尔发动攻击的时候开始，吴凯杰就感到了不妙，他很清楚最难对付的敌人已经出现了。

他也急忙调动部队，做好迎战的准备，铺天盖地的俄国兵冲来，奉军阵地上所有火力一同开火。不断将俄国人击毙，但是杀了一个，马上就会有两个，甚至三个补充上来，灰色牲口的数量简直是无穷无尽，让人有种崩溃的感觉。

终于俄国人涌上了阵地，残酷的白刃战展开了，刘桂五身手敏捷，他牢牢握着步枪，一个俄国人正准备发动攻击，却让刘桂五抢先了，他的刺刀扎进了对方的胸口。

位置又准又狠，正是俄国人的心口，一剑穿透心脏，这个家伙口吐鲜血，顿时倒在了地上。抽出了刺刀之后，猛地一挥手，又扎进了一个俄国人的软肋，双手猛地一压，一个一尺多长，狰狞的伤口就出现了。

这时候刘桂五也猛地听到不远处一声熟悉的大喊，一个奉军士兵将刺刀捅进了对方的肚子，鲜血和秽物迸溅出来。这个士兵毫不在乎，也继续寻找下一个对手，刘桂五清楚的认出了这个家伙，正是秀才岳岗。

平时这个家伙还有点洁癖，在一大堆糙老爷们之中，显得格格不入，可是真正到了战场上，他就变得十足英勇起来，把什么都抛在了一边。

刘桂五也顿时涌起了一股劲头，总不能在拼刺上面输给阔少爷！所有的奉军士兵都拼了xing命，俄国人不断的倒下去。

可是随着战斗的持续，奉军兵力单薄的弱点终于暴露出来，刘桂五也不知道刺倒了几个人，突然他手上的刺刀竟然扎不进去对方的身体了，原来刺刀的刀尖早就断了，刘桂五身体之中的力量也消耗差不多了，根本就没法扎进血肉之躯了。

对面的俄国人猛地挥动刺刀，就要刺向刘桂五，这时候一声枪响，他的胸口迸溅出一团血花，这个家伙才颓然倒地，刘桂五也是死里逃生。

可是还能站起来的奉军已经越来越少了，吴凯杰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急忙下令："马上让炮兵覆盖，把那些俄国人都轰成碎片。"

"长官，炮兵不是要留作预备力量么，哪能这么快动用啊？"

"没什么不能动的，火烧眉毛，先顾眼前。"

奉军的大炮突然发威，无数重型炮弹向着俄国人砸了过来，密集的人群遭到了大炮轰击，顿时出现了成片的无人区，俄国人被炸得尸体横飞，狼狈不堪，整个攻击势头也被遏制下去。

不过布柳赫尔仿佛没有看到这些牺牲一般，他一直在等待奉军会有什么样的后手，现在一看奉军动用了火炮，他变得十分高兴起来。

"所有炮兵，对准中国人的阵地！"

轰轰轰……不断有炮弹砸了过来，奉军炮兵阵地上掀起了一团团的火焰。和俄国人对轰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炮兵们全都奋不顾身，在火光之中，来回穿梭，全力抢救火炮。

卡车也都开了过来，将一门门火炮转移走，不过就算如此，也有五门火炮被彻底摧毁。压制住了奉军的炮火之后，俄国人再度汹涌的冲了上来。

残破的第一道阵线已经挡不住俄国人了，吴凯杰只能下令撤退。布柳赫尔也注意到了时间，正是两点左右，距离天亮已经不远了。

必须抓紧这个时间，快速的冲破奉军阵地，俄国士兵从缺口快涌了进去。就在俄国人肆无忌惮的时候，突然在他们的脚下出现了连环的响声，不少士兵都踏在了地雷上面。

这些地雷的爆炸声不大，最初俄国人还没有在意，但是他们很快就感到了不妙，踩到地雷的士兵，往往会被炸掉一只脚，并没有xing命之忧，但是真正参战的士兵才知道这种东西的阴险。

没有了脚，就需要另外派人照顾，等于是一下子造成了双倍的减员，比起杀死一个人，要歹毒的多了。一下子杀死你，太便宜了，活着折磨你，并且折磨队友，这才是最高的境界！

吴凯杰看到了自己的杰作，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第五百八十九章一支奇兵

子弹地雷是一种制作极为简单，造价更是低廉的要命的武器，最简陋的子弹地雷甚至可以在战场上现场制作，在子弹外面套上一个套筒，下面放上一个木制的底座，在底座上穿透一根钉子。这根钉子对准子弹底部，在上面在覆盖一个木片和遮盖物，基本上就算完成了。只要有人才上，木片压迫之后，铁钉穿透子弹，就能引起爆炸。这种地雷威力不算大，差不多正好能炸掉一只脚。

张廷兰当初在讲武堂教学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水平有限，讲战略层面的东西，他还能信手拈来，毕竟历史摆在那里。如果讲到战术的东西，就有点抓瞎了，毕竟一鳞半爪的东西，根本不成体系，搞不好不只会误人子弟，还把自己的子弟兵给坑了。

因此张廷兰最多讲的就是后世的稀奇古怪的战争案例，改头换面之后，拿到了课堂上，引起了学员的很大兴趣。这个子弹地雷就是越南战场上，越南人对付大老美的招数，张廷兰自然提到过，还特别和学员们一同做过。

吴凯杰对此记忆深刻，他对这种廉价、阴损、而又制作简便的武器，十分喜欢。在战场上，伤兵往往比死人还要消耗有生力量，是非常划算的选择。

眼前这场防守战是典型的敌强我弱，吴凯杰不得不开动脑筋，他在奉军的几道阵地之间，就设置地雷阵，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带路，进来就是死路一条。

这些俄国人终于中奖了。身边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不断有士兵倒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嚎叫，这种声音撕心裂肺，痛彻骨髓，每一个听到的人全都不寒而栗。

看着被炸飞的脚掌，外露的白骨，这些悍勇的俄国人都不敢轻易下脚了。冲锋队伍就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前面停滞不前，后面的俄军还在催促之下，不断的前进，因此就拥堵在了一起。

“开炮！”

吴凯杰哪里会放弃这个机会，果断下达了开火的命令，十二门一百二十毫米迫击炮对准了这些俄国兵。炮弹像雨点一样，砸在了俄国人的头上。由于他们的人群过于密集，一炮下去，就会造成几十人的伤亡，简直就是最彻底的屠杀。

终于这些俄国人也终于赶到了害怕，他们四散奔逃，这时候地雷不断的被触动，爆炸声音不断，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被炸成了重伤。

正在指挥作战的布柳赫尔也终于感到了不妙。他本来还想着一鼓作气，冲破奉军的防线，哪知道竟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布柳赫尔顿时心如火焚。

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眼看天就要亮了，到时候该死的飞机就会出现在他们的头上，任意的拉屎撒尿，想要打破奉军的防线，就会变得困难异常。

“冲，不要害怕伤亡，给我冲锋！”

布柳赫尔赤红着眼睛，下达了这个死命令，俄国士兵也只能执行，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去排雷了，所有士兵沿着一条路线，快速通过雷区，开路的人不断倒下去，不过倒下一个，马上有另一个替换。

终于他们成功的跨过了雷区，向着奉军阵地蜂拥而来。吴凯杰一看他到底还是冲了过来，顿时冷笑一声，想要轻易攻破奉军的阵地，绝对没有这么容易。

“二团三营，马上增员，把俄国人死死给我拖住，只要坚持一个小时，俄国人就等着死亡吧！”

“是，保证完成任务！”

奉军和俄国人再度撞到了一起，战场完全变成了血腥的屠戮场，士兵们嘶吼着，呐喊着，冲到了一起，不断有人倒了下去。先是子弹，手榴弹，然后就是刺刀，甚至到了最后，拳打脚踢，用牙齿撕咬。

人在这一刻几乎变成了禽兽一样，只要一息尚存，就要致对方于死地。尸体到处都是，鲜血染红了土地，不时传来了手榴弹爆炸之声，那是伤兵和敌军同归于尽的惊天怒吼。

奉军凭着顽强的意志，给予了俄国人惨重的杀伤，不过俄国人还是仗着人数的优势，渐渐的压过了奉军，他们涌上了一处山丘，从这里冲下去，奉军第二道防线就会彻底崩塌，继续冲下去，他们甚至有望打穿整条战线。

这时候正在得意忘形，拼命冲击的俄国人，突然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四挺机枪构成了交叉火力，将俄国人成片的扫到。炮弹快速的落到了他们的头上，不少人都被炸得四分五裂。在构筑第二道防线的时候，吴凯杰特别搬来了两辆损坏的坦克，两辆装甲车。

这些大家伙履带被炸坏了，由于爆炸威力比较大，地盘也严重损坏，在战场上难以修复，吴凯杰就突发奇想，将这些铁家伙埋在了地下，只露出上面的炮塔，充当固定炮台。

坦克的炮塔能够自由转动，射击角度非常广，比起普通的炮台要灵便太多了，而且还有一定的防护能力，寻常的子弹根本伤不到。坦克射手给予了俄国人残酷的杀戮，在火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到处都是俄军的尸体。本以为胜券在握的俄军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的挨过去，俄国人的攻势依旧有增无减，奉军也只能咬紧牙关挺着，整条战线虽然险象环生，但是靠着士兵们的顽强，指挥官的临机应变，还是维持住了。

渐渐的东方天空出现了一丝光明，天终于要亮了，奉军最大的帮手就要出现了。经过了一整夜鏖战的士兵终于能喘口气了，吴凯杰也暗道侥幸，俄国人如此的凶狠，他真怕会撑不住。

不过现在看起来，他们距离胜利已经不远了，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奉军士气倍增，而俄国人却是倍受打击，他们付出了成倍的伤亡，也没有打开奉军的阵地。

尤其是指挥官布柳赫尔，眉头已经拧成了疙瘩，他无法忍受这种失败，整个远东的战局似乎都在这一刻被确定了下来。

终于天空之中出现了飞机的轰鸣之下，铺天盖地的机群终于出现了，炸弹不断落了下来，俄国人顿时被炸得七零八落，奉军的阵地上发出了阵阵欢呼之声。

等到这些飞机倾泻了所有炸弹之后，俄国人的攻势已经彻底衰弱下来，布柳赫尔眉头紧皱。

“让士兵们做好撤退的准备。”

“布柳赫尔同志，难道我们不救阿金斯科耶了么？”手下人战战兢兢的问道。

“救？我们不能把自己搭进去，让布琼尼那个笨蛋自己突围撤退吧。”

就在布柳赫尔刚刚说完，外面突然噼里啪啦的出现了响声，布柳赫尔最初眉头一皱，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可是他随即就露出了狂喜之色。

三步两步冲到了指挥部的外面，只见天空空白茫茫的一片，豆大的雨点不断的落了下去，而是数量越来越多，向织布一般，饱受战火摧残的地面迅速出现了一个个小水泡。

下雨了，而且是下了暴雨！布柳赫尔头一次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了，这简直是上帝在帮助他们。

其实从昨天开始，天气就出现了闷热的状况，这就是下雨的先兆，不过大家由于全力拼命作战，并没有注意到。

等到第一轮轰炸结束，正好是早上六七点钟，此时天空阴云越来越密实，随即雨点噼里啪啦的落了下来，这时候奉军才感到了不妙。

虽然奉军的空军也进行过雨天的训练，但是在这种暴雨之下，是根本没有办法作战的，而失去了空中力量的掩护，奉军的处境恐怕比起晚上还要糟糕。

指挥部之中，张贺年，吴凯杰，张廷枢三个人面面相觑，全都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张贺年也忍不住苦笑道：“妈的，贼老天什么时候下雨不好，偏偏这个时候，简直和咱们在作对！”

“哎，这场大雨下的太糟了，咱们的防御工事之中，都流进去了雨水，到处都是泥浆子。士兵们要在齐腰深的泥水之中作战，对于体力和士气影响太大了！”吴凯杰也忍不住说道。

“二位，你们这么说，是准备放弃么？”张廷枢笑着问道。

“当然不是！”两个人齐声说道：“我们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唯一死战一条路，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们也要挺着。唯一的担心就是怕我们拼掉了性命，也没法获胜，这样就愧对大帅，愧对天下百姓啊！”

张廷枢笑着摇摇头：“你们放心吧，我对我哥有信心，他在多年之前，就搜罗俄国的各种情报，一场雨就能改变战局，简直是笑谈一样，咱们只管拼死一战，胜利绝对跑不了！”

听着张廷枢的话，他们对于张廷兰也有强烈的信心，全都用力的点点头。

正如张廷枢所说，张廷兰为了这场战斗，已经筹划了多年，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手段，此时就在俄国人的荒原之上，一支庞大的骑兵队伍正在快速的前进，负责这个队伍的正是秦威。

他们从达尔汗出发，绕过了恰克图，深入了俄国人纵深地带，经过了十几天艰难的行军，神不知鬼不觉的从西南方终于摸到了赤塔的边上。

第五百九十章致命一击

马蹄踏着泥水，艰难的行进，滂沱的大雨把天地都连到了一起，地面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水洼，搞不好马蹄就会陷进去。

早在发动战役之前，张廷兰就反复权衡过，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与其在远东和俄国人沿着铁路线不断的争夺，还不如采取果断行动，彻底将俄国在远东的力量一举干掉，这样才能迫使俄国人走到谈判桌的前面。

当奉军利用装甲力量，分割包围俄国人的时候，俄军就认为这是中国人全盘计划了。事实上这只能算是庞大作战计划的一环，虽然很重要，但还不是最致命的。

使用外蒙的部队，袭取赤塔，才是张廷兰和两大智囊商量出来关键一步。秦威遵照张廷兰的命令，率领着部队，越过茫茫边境，昼伏夜行，极力掩饰自己的行踪，经过了十二天行军，赤塔终于遥遥在望了。

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有到了最后几天，只要停下来休息，很多人直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结果落地之后，没有呻吟声，反倒有人打起了呼噜。而且长时间骑马，大腿全都磨破了皮，有的甚至鲜血淋漓，每到停下来的时候，流血最多的士兵都会遭到调侃，像是女人每个月都来的一样。

不管吃了多少苦，他们终于如期赶到了赤塔外围，可是从早上开始，就连续不断的下雨，所有人全都被淋成了落汤鸡，雨水渗入伤口之中，专心刺骨的疼痛，简直难以形容。

但是作为指挥官，秦威还是比较高兴的。大雨给他们提供了掩护，想要偷袭赤塔就变得更容易了。

秦威叫过了一个高大的俄国人，这家伙正是谢苗诺夫，原本他是远东白俄的主要将领，一度还能和高尔察克分庭抗礼。随着多数党军队杀了过来。他的部下彻底被打散了，只能逃到了海参崴。

为了同俄军作战，谢苗诺夫又被找了出来，让他替奉军服务。经过了一番落魄的经历，谢苗诺夫对权力有着病态的执着，对奉军的命令也格外服从。

秦威把他叫过来。然后笑着说道："谢苗诺夫，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带着你的部下，化装成多数党的援军，直接进入赤塔！"

谢苗诺夫一听，顿时瞪圆了眼睛："司令官先生。您是让我们送死去么，一旦被那帮家伙发现了，我们都死定了！"

"愚蠢！"秦威毫不客气的说道："中国兵法早就讲过，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我们只有一万多人，而且还都是骑兵，要是按照正常的手段攻击。需要死多少人，要花费多少时间？你们化装成多数党的援军，快速冲破城市防线，这是最省事的办法。"

谢苗诺夫还有些为难："我还是担心，一旦让他们发现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要开动你的脑子，多想想主意，怎么能装得像，怎么能完成好任务，而不是在这里推诿退缩。如果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你应该清楚，俄国人当中有很多更能干，更有前途的人！"

面对着最直接的威胁，谢苗诺夫终于沉默下来了。能在远东折腾出一片事业，这个家伙也不是饭桶。仔细想了想之后，他郑重的点点头："我能保证

完成任务，不过后续部队一定跟上，靠着不到两千人，肯定行不通。”

秦威终于点头了，谢苗诺夫急忙带着把手下人召集到了一起，经过简短的商量，他们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大雨之中。

秦威也对着所有士兵说道：“弟兄们，我知道大家都非常疲惫，但是必须清楚，我们的袍泽弟兄还在前线流血牺牲，他们连命都要搭进去，我们这点苦不算什么！另外这是一个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骑兵已经日趋没落，这次行动是难得的展示机会，大家都要为了骑兵的荣誉而战。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整理好枪支武器，做好战斗准备！”

“是！”

将士们全都用力的点头回答，他们也顾不得疲惫和伤痛，急忙做着战前的最后准备。

……

就在此时谢苗诺夫率领着骑兵向着赤塔西面跑了过去，他只带了五百多人，骑着高大的顿河马，穿着红军的装束，高举着镰刀锤子的旗号，冒着大雨，快速向赤塔冲了过去。

负责警戒的士兵一看一支骑兵肆无忌惮的冲了过来，大大方方，没有任何的躲避，他们也没有想到会是敌军，毕竟战斗是在东边进行的，从西边来的只能是援兵。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近，谢苗诺夫主动大喊：“我们是从高加索方面赶过来的，一共有两万多人，是来援助同志们的！”

一听纯正的俄语，在场的众人全都放松了不少，有的士兵就问道：“两万多人，怎么只来了这么点，其他的呢？”

“大雨冲坏了一处桥梁，铁路断了，我们是过来借一些工具，抢修道路的！”

这些俄国人哨兵听到之后，还哈哈大笑：“没错，这个该死的天气，我们的堡垒里面也渗进了水，别提多难受了。”

谢苗诺夫借着有人传信的机会，接进了红军的岗哨，双方距离还不到二十米。谢苗诺夫终于收起了笑容，猛地掏出了手枪，这几个哨兵稀里糊涂的就成了死鬼。

“冲，冲进去！”

谢苗诺夫猛地抽打着战马，其他的俄国人紧紧跟随，瞬间就冲垮了俄国人的三道岗哨，冲进了赤塔，这时候俄军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混乱无比。谢苗诺夫急忙下令发射信号弹，秦威他们也随即发动了冲锋，无数的马蹄踏着泥水，疯狂的冲进了赤塔。

赤塔俄军的主力早就被调走了，留下的只是一些二线部队，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根本不知道该何如应付，被打得狼狈不堪，士兵们到处逃窜，找不到武器，也找不到长官。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趁着混乱，奉军快速突进了城中。

秦威指挥着部队，像是砍瓜切菜一般的消灭俄**队。谢苗诺夫也是意气风发，他带头向赤塔市中心的办公大楼冲了过去，这里就是所谓远东共和国的政府所在地。里面的俄国大员全都被吓坏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一群羔羊，只能束手待毙。

奉军这边高歌猛进，而此时第一师却陷入了苦战之中，布柳赫尔本来已

经有心退回赤塔，可是一见下起了大暴雨。顿时欣喜若狂。

看来上天并没有抛弃他们，布柳赫尔当即整顿部队，向奉军阵地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俄国人的人潮更加猛烈，乌拉的声音响彻战场，火炮更是没完没了的轰击奉军的阵地。

第一师的将士只能拼死抵抗，他们遇到的最大麻烦并不是俄国人，而是由于暴雨。大量的雨水进入了防御工事之中。战壕之中，全都是要命的泥浆，两条腿全都陷进了泥水之中，每迈一步，都要付出不少的体力，饥肠辘辘的士兵在雨水之中瑟瑟发抖。

奉军在修筑阵地的时候，已经在战壕两旁预留了排水沟，并没有造成大水漫灌的情况，但是也要不断有人将水掏出去。不然一旦雨水进入了防炮洞之中，藏身之所就消失了。如此一来，捉襟见肘的兵力就更加不够了。

而且由于大雨的原因，奉军士兵射击准确性受到了很大影响，俄国人能够更快的冲到阵地前面。

奉军不得不和他们短兵相接，在泥水之中。士兵们紧握着刺刀，和俄国人拼杀到了一起，不断有人被刺中。不过只要一息尚存，就绝对不能倒下去。一旦倒在了一尺多深的泥水之中，就永远别想站起来。

每个人机械的挥动着手臂，出刀，收刀。刺刀损坏了，就用枪托砸，枪托也砸碎了，就用拳脚，用手指，用牙齿。全身每一个部件都成了武器，很多士兵到了最后，只能死死抱住对手，然后滚入了泥浆之中，到了最后，两个人全都窒息，死在了泥水里面。

“师长，三团已经消耗光了！”

参谋也是满脸惊恐，向着张贺年报告情况。张贺年面无表情，用嘶哑的声音说道：“让警卫连上去，还是不够，就把指挥部当中都划拉起来，有一点活气，就给我冲上去。”

参谋转身去传达命令，张贺年豁然站起，手中握着两把手枪，就要冲出去。张廷枢在一旁一把拉住了他的袖子，急忙说道：“贺年，这么下去，弟兄们早晚都打光了，还是让装甲兵上去吧，好歹我们还是生力军，能抗住。”

张贺年果断的摆了摆手：“二少爷，装甲兵的生命是机动性，到处都是泥水，你们上去，坦克和装甲车都会陷进去，根本没用啊！”

“那就不用坦克，当成步兵使用，难道还不成么？”

“当然不成！”张贺年脸上挤出一点笑容：“还没到真正拼命的时候，二少爷，你要沉住气，暴雨肯定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下午肯定会停下来。到那时候，才是你们装甲兵一显身手的时候，你的任务是好好收拾俄国人，而我的任务是挺到那个时候的到来！”

张贺年用力的拍了一下张廷枢的肩头：“别让弟兄们的牺牲白费了！”

眼看着张贺年带领着贴身警卫向外面冲出去，张廷枢的拳头攥的个嘣嘣响，狠狠地跺了跺脚，他转身到了角落之中，靠在了军大衣上面，强迫自己闭目养神，调整着状态。外面的战况不论都紧张，张廷枢全都不管，他坚信自己的兄弟能够扛过去，现在战场上牺牲一个士兵，等到时候，他就杀两个，杀十个，替他们报仇雪恨。

战况也越发的紧张，俄国人冲破了奉军所有的方面，原本厚度达到了十公里左右的战线只剩下一公里左右。

两边的俄国人拼命向中间发动攻击，胜利就在眼前，只要冲开这最后一

段距离，他们就能赢得宝贵的胜利。

这时候张贺年和吴凯杰带领着士兵，分别负责一面，和俄国人陷入了血战之中，吴凯杰枪法精准，双手挥动，不断有俄国人被击毙。张贺年手枪子弹已经打光了，他握着一杆步枪，正和两个俄国兵在拼刺刀。

身旁的战士越来越少，张贺年脸上和肩头也都迸出了鲜血，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倒下去，他们的肢体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全靠着意志在支撑着。

就在这个时候，天上的雨终于小了，很快密集的乌云也散开了，重新露出了炫目的阳光。

就差最后一段，布柳赫尔焦躁异常，突然通信兵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

“赤塔遭到了攻击！”

第五百九十一章遍地俘虏

胜利就在咫尺之遥，但是俄国人却永远都失去了胜利的机会。布柳赫尔听到赤塔被偷袭的消息，顿时天旋地转，扑通跌倒在了地上，他现在脑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

赤塔是俄国人在贝加尔湖以东，最大的战略支撑点，一旦这里出现了问题，别说是溃败，甚至全军覆没也有可能。

布柳赫尔在也顾不得攻击第一师的士兵了，赶快回援赤塔，或许还有一丝挽救的机会，如果不成，那就只有逃跑，跑得越远越好。

俄国人冲锋十分凶猛，溃败的速度更加惊人，无数的俄军沿着铁路线，疯狂的逃跑，步枪、大炮、子弹、粮食，全都丢在了路上，完美的解释了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

张贺年他们上一秒还在苦战，下一秒俄国人就全都消失了，这种骤然发生的变化，让他们几乎难以接受。

“老吴，你掐我一下，看看到底是不是在做梦啊！”

“不用掐了！”张廷枢从指挥部之中跑了出来，手里头还捏着一份电报。

他也不顾脚下的血水和泥浆，三步两步跑了过来，脸上全都是止不住的笑容：“秦总指挥率兵偷袭了赤塔，俄国人完蛋了！”

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众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赤塔竟然拿下来了，足足愣了半分钟，吴凯杰狂笑起来。

“弟兄们，俄国人完蛋了，还等什么啊，赶快追击。”

这时候大家伙也都如梦方醒，的确俄国人一直在压着他们，现在该是出气的时候了。张廷枢笑着说道：“老吴。追击的任务还是交给我吧，你们还有留在这里，防止阿金斯科耶的俄军弃城逃走。”

“那好，弟兄们也该休整一下，装甲部队可要替我们争一口气。多杀几个俄国人啊！”

“放心吧。”

张廷枢说完之后，就率领着所有装甲车辆，向着溃兵就追了过去，一路上到处都是逃散的俄国人。这帮人茫然无措的奔跑着，全都没有了一点的希望，武器早就不知道丢到了哪里。

奉军追上来之后。全都老老实实的蹲在了地上，乖乖的成了奉军的俘虏，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张廷枢一见这种情况，也是喜出望外。

他急忙用大喇叭对这些俄军喊话：“我们没有时间俘虏你们，全都沿着铁路线向东走，会有人专门处理你们！”

“前面的俄国人。不要挡路，全都闪开，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俄国人乖乖的闪开了道路，张廷枢他们不顾一切的向前追了过去。就在这时候空军部队也终于出现在了空中，可是他们到来之后，俄国人已经彻底溃败了。

遍地都是逃兵，这些家伙根本不配奉军浪费炸弹。飞机用最快的速度，追击跑在最前头的俄国人。

这些人正是布柳赫尔，他带着最精锐的部队，本想着去挽救败局，可是下令撤退之后，俄军就失去了控制，疯狂的逃散，布柳赫尔也没有办法约束，只能随波逐流。

可是就算他们再快，也快不过头上的飞机。奉军的战斗机很轻松的就追上了他们，子弹倾泻而下，这些俄军全都成了最好的靶子，一梭子子弹下来，就有几个俄国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布柳赫尔也知道情况不妙。再这么跑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急忙离开了铁路沿线，钻进了两边的山林之中，仗着林木的掩护，躲避奉军的攻击。

其他的俄国人或是成了俘虏，或是狼狈逃散，奉军完全就是在收拾残局，格外的轻松。

赤塔大胜的消息最早送给的正是指挥部，从战斗开始，张廷兰几乎就没有过问战斗的情况。他能这么轻松，其他人可不成，杨宇霆和蒋百里都死死地盯着远东的消息，这可是关乎生死的一战，他们不能不上心。

“参谋长，赤塔拿下来了！”

杨宇霆听到了这个报告，顿时把双眼瞪圆了，一把抢过了电报，仔细看了三遍，他终于确定了这个消息。这时候蒋百里也笑着接过了电报，同样仔细看了看。

“邻葛，快去告诉拙言吧，从此远东就是咱们的了！”

两大智囊笑逐颜开，来到了张廷兰的办公室之中，这位张大帅面前正摆着一张棋盘，车马炮全都摆开，张廷兰正在自己和自己下棋。

蒋百里一看，顿时笑道：“大帅果然胸有成竹，竟然如此有自信，百里佩服之至！”

杨宇霆也走到了棋盘之前，一看满盘的棋子哈哈大笑，一把抓起了一个马，戏谑的笑道：“拙言，这个马怎么当成了车来用，走了直线啊，这象棋难道改了规矩么？”

蒋百里一听这话，才注意到满盘的棋子，不只这一处，其他部分也都是错乱不堪，很显然张廷兰就没有那份下棋的心思，他这是在故作姿态。

“哎，百里先生，邻葛，兴衰胜败，全在此一举，我哪能真正放心啊？”

“拙言，你放权的时候，不是很有自信么，我们全当你成竹在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呢？”

张廷兰笑着站起了身，接过了电报，一边看着，一边说道：“世事多因忙里错，好人半自苦中来。如果我都坐不住了，底下人就更乱了，将士们比谁都渴望胜利，关键时刻就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

仔细的看了看电报，张廷兰笑着说道：“把捷报公布出去，让世界都知道我们的胜利！”

奉军和俄国人之间的战斗，早就吸引了各方的关注，列强对于俄国的忌惮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是绝对不愿意看到多数党的影响力扩展到远东。

他们当然希望奉军能够获胜，筑起一道防止多数党扩散的藩篱。当然在列强之中，日本人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们出了大力气。结果之后灰溜溜的扯了出来，什么都没有捞到。

奉军却在远东连续获胜，如果让中国把远东占领了，中国的势力必然膨胀。当初日本人就是靠着击败了俄国，获得了列强的身份。成为了强国之一。

如果中国也能击败俄国人，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地位也会大幅度的提升，甚至和日本人平起平坐，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当初日本人从中国捞走了多少好处，又做下了多少的恶事，日本人心里头也清楚。尤其是和奉军之间，已经是死仇了，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奉军强大起来，因此日本人得到了奉军战胜的消息，顿时惊骇不已，内阁接连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至于国内，对于这个胜利，早就是渴望已久了，从奉军出兵远东开始，中国上下就在关注着这场战斗。奉军获得的胜利越来越多，国内的民心士气就越高涨。各地都成立了筹款委员会，替奉军募捐钱款和物资。

眼下终于看到了成效。奉军赢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一直堵在老百姓心头的怨气终于发泄了出来。中国不只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中国人也不是东亚病夫，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息尚存，民族衰亡到了极限，就该出现扭转了！

随着胜利的消息传出去，全国各大城市全都出现了大规模的欢庆游行，这些人自觉的举起了张廷兰的巨幅画像，沿着最繁荣的街道，浩浩荡荡的进行游行。

每到一个商家。都会挑出鞭炮，比起过年还要热闹，舞龙舞狮，江湖艺人，全都拿出了看家的本事。游行变得像是庙会一样。

“子玉啊，我要感谢你啊，要不是你，险些铸成大错。”

曹锟在府门口等着吴佩孚，一看这位心腹爱将前来，曹锟主动拉住了吴佩孚的手，把他请到了帅府之中。

自从得到了奉军的胜利的消息，曹锟就大惊失色，他本以为俄国人也是堂堂列强，就算实力削减的严重，也不可能连奉军都打不过，因此他还做着两头押宝的美梦。

可是现在得到了奉军获胜的消息，他惊出了一身冷汗，如果真要是和俄国人有了联系，奉军获胜之后，绝对会携着胜利之威，前来逼宫的。到时候几十万虎狼之师，兵临城下，谁能有本事挡住啊！

曹锟十分庆幸，手下还有吴佩孚这么一个明白人，双方落座之后，曹锟就主动问道：“子玉，你看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好？”

“大帅，当初张廷兰已经许诺，要让我们也参与其中，我看全力配合奉军就可以了，他们势力庞大，实在是不好和奉军闹翻了。另外我认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孙文和他的党徒。就在中俄开战的时候，他和越飞发表了联合宣言，简直可恶透顶，我们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讨伐孙文，把两广拿到手中。”

“好，这个办法好，既能向奉军卖好，还能扩张势力，简直是一举两得，子玉你就去安排吧。”

随着胜利的消息传开，全国各个诸侯都被惊动了，包括西南的诸位军阀，全都给张廷兰发去了贺电，其中恭维之词，简直到了极点。

这些事情都被张廷兰推给了别人，虽然赤塔拿了下来，战斗已经赢了大半，但是阿金斯科耶还没有解决，另外赤塔的收尾工作还没有完成，胜利果实还没有彻底吃到肚子之中，张廷兰还有些不放心。

张廷枢一路杀到了赤塔，装甲兵轻松跑赢了那些溃军，到了赤塔，和秦威胜利会师，秦威也抓了大量的俘虏，这些人全都交给了张廷枢，随后都被押送回博尔贾的战俘营。

连绵不绝的俘虏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所有的俘虏全都垂头丧气，好像

失去了灵魂一般。早有闻讯而来的记者，他们不断的拍照，将这震撼的一幕记录下来。

那些中国记者看到之后，全都神采飞扬，把胸脯挺得高高的，那些昔日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的洋人，此时全都变成了阶下囚，生死就在奉军的一念之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谁都会由衷的感到扬眉吐气。

奉军抓获的俘虏总数超过了两万六千人，战俘营根本就装不下，只能暂时圈在了空地之中。黑压压的一片，足足占了十几亩地之多，从远处一看，人头攒动，密密匝匝，蔚为壮观！

相对于这些俘虏，张廷兰更关系押送俘虏一起回来的第一师，这场战斗之中，付出牺牲最大的就是这只部队。

由于承受了俄国人两面的夹击，三个主力团全都损失惊人，尤其是第三团，几乎全部殉国，第一师牺牲将士超过了四千六百人，能够活下来的，基本各个带伤，就连张贺年吴凯杰也都不例外。

看到了这些将士，张廷兰和杨宇霆等人，全都忍不住向他们敬了庄严的军礼！

第五百九十二章捧杀

边防军第一师满编将近一万两千人，经过这场血战，最后能安然回来的只有七千人左右，而且这七千人之中，还有一千三百多人是被担架抬回来的重伤员。

张贺年和吴凯杰眼圈也是通红，快步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报告大帅，第一师将士经过两天血战，一共有四千七百二三十名士兵以身殉国，在撤回途中，有三百二十名重伤员相继离去，目前还有一千三百六十三名重伤员，其中三分之一有可能永远也没法回到军队。”

说到了伤亡数字，张贺年再也说不下去了，眼圈之中全都是泪水，第一师堪称边防军精华，一战下来，损失超过一半。昔日欢蹦乱跳的士兵了，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冰冷的尸体，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就仿佛心肝被摘掉了一样，痛到了极点。

张廷兰也强忍着悲痛，拍了拍张贺年和吴凯杰的肩头：“弟兄们的牺牲会被永远铭记，就在他们战斗过的地方，树碑立传，建立公墓，安葬所有牺牲将士。在这里我向弟兄们做出一个保证，被中华铁血健儿的鲜血，浸透的土地，没有人能够再次剥夺，你们的功绩与北击匈奴的卫青霍去病相仿，堪比平灭突厥的李靖。中华若有再度复兴，重回汉唐的荣饶，你们就是第一块基石！”

听着慷慨激昂的话语，这些士兵也都把胸膛挺得高高的，脸上的疲倦也仿佛消失了一般。这时候那些记者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些士兵，他们浑身还都是泥浆，脸上身上都是硝烟，还有大量的士兵缠着纱布。

从这些人的身上，他们能清楚的感受到战场的残酷。战争永远不是文字描述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而是真真正正的死亡，士兵们用鲜血，用生命拼出来的胜利。

自从满清以来，军人都是受鄙视的行业，正所谓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士兵们都被冠以了丘八的名号，处处遭到鄙视，如今面对着刚刚从血战之中，走出来的将士。谁也不敢有蔑视的念头。

每个记者眼中全都是敬畏，上百年来，中国人盼望的不就是这样一支可战之兵，能够守护神州大地么！

“奉军万岁！兰帅万岁！第一师万岁！”

一个情绪激昂的年轻记者带头喊了出来，其他人也都跟着一同欢呼。每个人都用尽了力气，仿佛要把胸中的郁积的怨气都喊出来一样。

“兰帅。您能谈谈对这次大胜的看法么？”

“对。兰帅，奉军对下一步国家的政策有什么看法？”

……

这些亢奋的记者围住了张廷兰，迫切想要从这位年轻的统帅身上，得到消息，他们也都感觉到这场大胜，绝对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而真正有实力改变中国的，就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各位记者，关于战争的问题，此时还没有结束。在阿金斯科耶还有数万俄军在负隅顽抗，奉军会采取更猛烈的攻势，将他们全都解决。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我只能说政府应该捍卫国家利益，军队应该守护神圣疆土。和衷共济，互相团结，才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当然还有一些势力，为了一己之

私，罔顾国家大义，和俄国人勾勾搭搭，对于这种屈膝投敌的垃圾，必须予以彻底清理，绝对不能姑息纵容！”

张廷兰的话杀气腾腾，把矛头已经对准了孙文一系，在场的众位记者也都用心的记录着，看来那位孙博士果真将兰帅给得罪透了。

这么多年孙博士虽然屡战屡败，但是在舆论上面，他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从来都是他指责别人卖国，出了问题，也都是别人的错误。可是如今张廷兰直接炮轰大炮，指责他屈膝投敌。

这个罪名可不小，简直就是在指着鼻子说孙文是秦桧了，看来接下来国内的局势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记者急忙将各种讯息整理起来，向内地传递。

张廷兰则是加快了收拾战场的速度，奉军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只能说占据了全面的优势，还要把优势变成胜势才行。张廷兰任命秦威出任赤塔警备司令，张廷枢出任第一装甲旅旅长。远东俄军主力全都在阿金斯科耶和赤塔，其他的地区十分空虚。

现在正是乘虚而入的时候，战斗最艰难的时刻，张贺年也没有准许动用装甲兵，就是尽全力保留这支突击能力最强的部队，他们才是扩大战果的铁拳。

张廷枢也没有任何迟疑，他们在赤塔搜罗到了不少火车机车，装甲兵直接借助火车机动。赤塔也临时修建了机场，在飞机的掩护之下，装甲部队向着乌兰乌德，伊尔库茨克方向冲了过去。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在俄国人派出援兵之前，尽可能的抢占土地，赢得先机。

装甲兵派出去之后，张廷兰的目光就落在了阿金斯科耶上面，这里还困着五六万俄军，这颗钉子不拔掉，战斗就不能算是胜利。

而且张廷兰也了解到，布琼尼和他的部下，都是大胡子最信赖的手下，如果把这些人都干掉，钢铁同志顿时就没有了左膀右臂，能不能在未来的权力角逐之中胜出，就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带着改写历史的得意，张廷兰开始部署对阿金斯科耶最后的围攻。边防军第二、三、四、六，一共四个师担任主攻任务，另外还有六个混成旅，两个独立炮兵大队，骑兵旅，装甲部队，特种部队，以及六十多架作战飞机，参加战斗。

总兵力超过了八万人，孙安虎和姜登选分别出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全权负责战斗。这已经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虽然俄国人困兽犹斗，拼死战斗，但是这些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

张廷兰的注意力早就离开了战场，他更关注这场战斗的胜利会给整个中国，乃至远东的格局，带来什么的变化，列强会对奉军采取什么态度。

“拙言，这两天国内民心高涨，到处都在报道我们的胜利，各地的年轻学生已经打出了兰帅万岁的口号，拙言的威名，可谓是如日中天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邻葛，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有什么就直说，何必吹捧我啊！”

杨宇霆笑着说道：“拙言，我不是吹捧，而是奉军积累了这么多年，如今也算是兵强马壮，而且民心归附，我们是不是也该想着入主中原啊？”

张廷兰笑着摇了摇头：“邻葛，人世间的事情，最难的就是忍！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五千年，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懂得克制。在大多数时间中

国都不会过分扩张，所以才能牢牢守住中原福地，古人的智慧，也是我们该学的东西啊！”

蒋方震也笑着说道：“拙言，你这份定力，真不像是一个年轻人，不过我真要给你竖起大拇指。这场战斗看似酣畅淋漓，但是我们也伤了元气，动了根本。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把远东经营好，再积蓄力量，等到财力和兵力都充沛起来，再想着角逐天下。”

在远东作战，对于部队的消耗非常大，日本人打了两年多，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光是驻军的费用，就有六七亿日元，从一战之中积累下来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消耗光了。

奉军出兵时间只有两三个月，但是由于大规模的调动军队，打运动战，打攻坚战，装甲部队，空军部队，悉数登场，消耗的财富也十分惊人。

光是战争经费，就在两亿五千万元以上，累计战死的将士也超过了一万七千人，还有大量伤兵需要安抚，如果不是把沙皇黄金弄到了手中，这场战斗就足以让奉军破产了。飞行员、司机、炮兵等等人才也损耗严重，急需补充。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小日本，奉军的处境虽然改善了很多，但是还没有真正具备入主中原的实力。

不过这只是张廷兰的看法，别人却不是这个想法，尤其是那些列强，在赤塔战斗获得胜利胜利之后，英美两国的公使就直接到奉天，求见张作相。

艾斯顿和克莱恩也学的聪明了，和张廷兰打交道非常困难，一个隆德大教堂，就让他们名声扫地，全国范围内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困难，洋教受到了老百姓的严重抵制。

对张廷兰他们是既恨又怕，还不能得罪，这两个人索性就来找老帅张作相。

自从上次投毒事件之后，张作相的身体刚刚恢复过来，老头子已经不再管理各种事务了，而是专心致志的哄孙女玩。虽然不是孙子，张作相有些失落，但是这个小孙女继承了父母优良的基因，就像是小瓷娃娃一样，招人喜欢。一见到张作相，小眼睛之中，全都是笑容，简直让老头子心里都乐开了花。

刚刚从孙女的房间出来，两位公使就找上了门，张作相也不能不见，坐好了之后，克莱恩就先说道：“巡阅使阁下，我代表合众国政府，恭贺你们伟大的胜利。”

“都是将士用命，百姓支持，不敢居功。”

艾斯顿突然笑着说道：“我认为中**队可以肩负更大的使命，继续出兵，彻底将俄国人从远东赶出去，甚至直接消灭多数党！”

第五百九十三章乘胜求和

消灭多数党？那岂不是要打到欧洲么！张作相虽然对国际局势不是那么了解，但是光是看地图，就知道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距离。别说以奉军目前的状况，就算奉军能一统全国，然后在经过二十年休养生息，也未必有这个本事。

同张廷兰一样，张作相能从一个绿林土匪，成为张作霖最信任的助手，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自知之明，越是形势有利，就越要头脑清醒。

“艾斯顿先生，英国不也参加了干涉俄国的军事行动么，光是我们出兵，有些不合理吧？”

“没错，事实上大英帝国政府已经行动了起来，我们同法国和波兰一起，正在和多数党的军队作战，阻止他们进入东欧。如果中国能从远东方向，发动强有力攻击，必定会给俄国人造成致命的打击。”

克莱恩也说道：“巡阅使先生，多数党是一股祸水，对世界都是一个威胁，如果能够消灭他们，各国必定会平等对待中国，视中国为最亲密，最重要的盟友。”

“这话张某人似乎早就听说过！”张作相微微一阵冷笑：“当初劝说段祺瑞政府参加对德作战，就是这么一个说辞，结果到了最后，山东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张作相毫不客气的戳穿了两国虚伪的许诺，让克莱恩和艾斯顿尴尬不已。不过他们还是不愿意放弃对张作相的劝说，原因很简单，就是在欧洲方向，他们的确遇到了麻烦。

其实早在奉军对远东攻击之前，俄国人就先后消灭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部队。白军基本上已经溃散了，只剩下波兰和俄国还在战斗之中。

在一战之前，波兰是被德国和俄国瓜分的，一战之后，波兰成功复国。从德国手中拿回了不少领土，但是另外还有大量的领土在俄国手中，刚刚立国的波兰，在英法的支持之下，参与了干涉俄军的行动。

就在四月份的时候，波军一度杀到了基辅。不过由于战线漫长，补给不足，波军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俄军随即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之下，杀入了东欧，此时多数党人对于输出革命还是非常热衷的。

他们想要彻底击败波军，然后在中东欧推动红色运动。实现世界革命的主张。多数党军队进入东欧，对于英法来说，绝对是严重的威胁。

这时候突然奉军在远东节节胜利，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不过英国也发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鼓动中国人发动攻击，缓解多数党对东欧的压力。当然在他们的算盘之中，只有自己的得失，奉军也只是一枚棋子。在他们看来，欧洲还是世界的中心，为了保护欧洲，中国牺牲是理所应当的。

艾斯顿一见张作相不上当，他咬了咬牙，然后说道：“巡阅使先生，我们是真心诚意的希望中国能够继续进军。而且我们也认为奉军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力量，我们愿意看到奉军统一中国。”

说到这里。艾斯顿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各国在华利益必须得到维护。”

自古以来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老袁当初能够爬上大总统的宝座，就是因为手握着强大的北洋军。如今奉军大胜俄国人。绝对是中国第一强军。奉

军入主中原的态势已经十分明确了，几乎难以遏制。

在奉军最初出兵的时候，英美还划出了两条红线，不准吞并远东，不准争夺中原。可是奉军在远东打得太好了，局势已经出现了变化，俄国对欧洲的威胁又太严重了，因此英国人才改变了策略，支持奉军一统天下，看起来是好大的一个人情，不过说起来也只是惠而不费，而且他们还要奉军维持在华利益，说白了就是让奉军当袁世凯第二。如果是其他诸侯光是一个列强支持，就足有乐开了花，可是奉军就比较特殊了，没有真金白银的好东西，休想收买奉军。

张作相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因此笑着说道："两位公使，远东战事还没有结束，谈别的还太早了，而且我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况，这些事情容后再谈吧。"

克莱恩和艾斯顿一看张作相不上当，也只能先告辞离开，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而是全力发动了手中的力量，对奉军进行了大力的吹捧。

各种报纸不断的登载奉军的各种消息，称奉军是远东第一强军，夸奖张廷兰是年轻有为的将领，中国的拿破仑，远东的坚固屏障，上帝的盾牌……

除了报纸大肆宣传之外，各国的武官也从看似公允的立场上发出了评论，宣扬奉军是远东最具现代化的军队，比起多数党有着天大的优势，只要下定决心，就能轻松获胜。

随着列强的吹捧，中国的一大批文人学者也都站了出来。他们也纷纷开始撰写文章，指出俄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既然出兵远东，就应该一战成功，彻底将俄国这个威胁消灭掉，争取北方的永远和平。

由一个胡姓学者牵头，其他几个学者附属，他们联名在报纸上登载了给张廷兰的公开信，他们认为消灭多数党是列强共同支持的事情，中国理应参与其中，而且还要多出力，只有这样才能扭转中国的命运。他们还举出了巴黎和会的例子，中国虽然参加了对德作战，但是由于只派出了劳工，并没有派出真正的作战部队，因此才有了巴黎和会的失败。

要想赢得世界的尊重，就应该承担责任，些许的牺牲是值得的，一定能从列强手中，争取到独立的地位。

有几个人牵头之后，不少学者和官员都相继发来了类似的电报，鼓励奉军再接再厉，建立功勋。

面对一片沸腾的舆论，张廷兰只想到了两个字。那就是捧杀！列强这是想忽悠着奉军，和俄国人死磕，然后他们好坐收渔人之利。这些胡乱吹捧，没有任何的价值。通过和俄国人交战，张廷兰已经摸清楚了双方之间的实际战斗力。

奉军和俄国人只能说各有千秋。奉军能在远东胜过俄国人，一方面是准备充分，一方面是地利优势，补给线比较短，能够从容的调动兵力。

如果继续往欧洲方向打，优势和劣势就会逆转。俄国人就会占据上风，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无论谁说，张廷兰都不会头脑发热，把来之不易的局面给葬送了。

"百里兄，你看看这封公开信。有什么想法没有？"

蒋百里冷笑一声，轻蔑的说道："下贱！"

杨宇霆也点点头，十分感慨的说道："拙言，在没遇到你之前，我对着这些学者还是很钦佩的，虽然偶尔觉得他们的观点值得商榷，但是总归还是为

了这个国家好。可是到了现在。我才绝对这帮人可能屁股已经坐到了洋人的怀里，他们口口声声要求人格独立，反对迷信盲从，可是这些人为何对西方如此迷信，实在是让人费解！”

“没什么好费解的，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学者留学国外，接受了西方的那一套理念，洋大人只要稍加笼络，就成了西方的奴隶。”

蒋百里一面说着。一面指着公开信上面的一段，冷笑着说道：“他们居然替巴黎和会狡辩，列强欺凌中国，他们不去从列强身上找问题，反倒责怪中国人牺牲不够。这不是混蛋逻辑么？”

张廷兰也冷笑着说道：“列强欺凌中国多少年，双方是生死之仇，对付他们，唯有刺刀而已。让我们用自己的鲜血，替列强卖命，然后争取列强施舍来的独立，如果这不算下贱，世上就没有什么叫做下贱了！”

说到了这里，张廷兰也猛然想起了后世的某个南亚大国，先是替宗主国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也想靠着牺牲自己，换来独立，结果主人不允许，他们就玩起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拿着刀，对着自己的脖子，威胁主人说，你不让我独立，我就死给你看！

看看眼前的公开信，想想后世的某国，张廷兰并没有什么嘲讽的意思，反倒升起一丝悲凉。南亚某国就是被奴役的时间太长了，整个社会精英都已经被驯化了，变成了忠心耿耿的奴仆，所以他们没有了反抗的勇气。

至于中国，同样作为一个古国，但是心气还在，还有真正的硬骨头，才能勉强拼出一条血路。但是那些被驯化的文化名人还都存在，他们一贯屈膝下跪的奴才思想还在流传。因此以他们会去质疑一个新生大国，勇敢接受西方世界挑战的立国之战，他们会去憧憬饿死两三亿人，年年通膨百分之一百的时代，他们会赞颂那些发生在租界里头的风花雪月，因为那时候，他们和主子离得最近。

“中**队只能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战，没必要替西方人流血牺牲，这些杂碎都不要在意！”

杨宇霆笑着说道：“拙言这话说得好，我们该打，还是该停，全都取决于我们的利益所在。不过我有一点还要提醒拙言，对于西方的思想渗透，要有一个准备，尤其是我们也派出了那么多的留学生，可不能让自己的地里，长出别人的庄稼！”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的确要严加防范，不过我们派出的留学生，多数都是理工科的，我们要求他们学习真正有用的技术，以后他们也要靠着真本事吃饭，对于别的东西，还能有点抵御的能力。”

“说到底还是实干的人太少。”蒋百里苦笑着说道：“拙言，我看咱们还应该提高理工科的比例，现在是六比四，最好能达到九比一，把最优秀的青年都留在理工科，咱们能培养的大学生有限，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

张廷兰也欣然同意了这个提议，原来是因为教师不够，没法大力扩招，自从消化了那些白俄的教师之后，又从德国引进了一批，东三省的理工科教师数量也足够了，进一步加强的时机也成熟了。

就在商讨的时候，孙安虎笑着走了进来：“大帅，参谋长，李景林和丁超几乎同时率领部队，攻破了火车站，现在南北两路大军已经成功会师，拿下阿金斯科耶，就在眼前，下一步该如何，请大帅指示。”

“不要急着打，把剩下的俄军围困起来，作为人质，乘胜提出和谈，我就

不信俄国人不上谈判桌。”

第五百九十四章俄国人低头

三百多门大炮一字排开，这些战争之神，全都怒吼起来，无数的炮弹落到了俄军的阵地之上，一阵阵的金属风暴，将所有的东西全都摧毁了。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在砖石上面，还挂着胳膊腿脚一类的人体零件，阿金斯科耶就好像到了末世一般。

此时的城中心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奉军的空军重点轰炸的就是这里，一枚枚炸弹被投了下来。所有的建筑都被摧毁，而且爆炸还引起了大火，不断的吞噬着残存的生命。

在火力的掩护之下，奉军不断扫荡者俄国的外围阵地，经过两天的战斗，阿金斯科耶的外围阵地全部失守，俄国人被压在了城中。

随后李景林和丁超分别带着部队，从南北两路发动攻击，奉军战士呐喊着，冲进了火车站。这里正是西伯利亚铁路分叉的地方，只要拿下来，奉军就能实现胜利会师。

所有将士都是士气高昂，他们疯狂的冲了进来，俄国人也在火车站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妄图死守，不过俄军的士气早就动摇了。

在正式发动总攻之前，奉军就向俄国人投掷了大量的传单，这些俄军四面被围，加上有得知了赤塔失守，斗志早就被削弱到了极点。

奉军毫不费力的冲进了火车站，俄国士兵拼死抵抗，不过他们弹药已经消耗严重，面对士气如虹的奉军，只能节节败退，地面上留下了无数的俄军尸体。有的人被手枪击毙，有人被刺刀挑死，总之千奇百怪，狼狈不堪。

激战了半天之后，何柱国率领着士兵，夺取了候车室。最后一个据点拔出，整个火车站终于落到了奉军的手中。

掌控了火车站之后，北路奉军的列车随即就缓缓驶入了车站。在火车上拉着李景林等人，还带着四门二百四十毫米火炮。丁超一见李景林赶来，也急忙过来迎接，两个人紧紧的抱在了一起！

中路奉军和北路奉军终于胜利会师！历经两个多月的战斗，牺牲了无数的将士，奉军终于尝到了胜利的喜悦。士兵们欢呼着，大笑着，酣畅淋漓。仿佛全身的疲惫都一扫而光了。

终于赢了！中国人在大规模的战斗之中，胜过了一个列强，这绝对堪称扭转国运的大事情，作为一个高级军官。他们很清楚其中的意味。

李景林拉着丁超的手，大笑着说道：“丁师长，就在二十年前，俄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肆无忌惮。二十年之后。我们踏在了俄国人的土地上，洗雪前耻。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该让俄国人付出代价了！”

“没错！”丁超笑着说道：“马上电告大帅，我们对城区继续发动攻击，彻底消灭残存的俄国人！”

就在他们摩拳擦掌。向张廷兰请战的时候，却意外遭到了张廷兰的拒绝，张廷兰要求他们原地转入防守。李景林他们全都大惑不解，明明胜利在望，怎么要放过俄国人呢，不过谁也不敢违抗命令，只能暂时停火了。

在总指挥之中，张廷兰正在接见几个特殊的人物。

“报告大帅，这个人就是远东共和国总理克拉斯诺晓科夫，剩下的全都是远东共和国的政府大员，除了军事长官布柳赫尔之外，一共十二人。”

常荫槐把这些人带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所谓远东共和国，就是俄国人变

得一个戏法，主要成员全都是多数党的人，奉军突袭赤塔，这些人全都成了奉军的阶下囚，一个个垂头丧气，像是斗败的公鸡一般。

张廷兰微笑着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说道：“你们放心，中**队是文明之师，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事，你们保证能舒舒服服的。”

翻译把张廷兰的话告诉了他们，克拉斯诺晓科夫猛地抬起了头，大声地说道：“我绝对不会背叛俄国，战俘是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你们不能强迫我们。”

张廷兰冷笑了一声：“所谓战俘是对于军人来说的，你们都是政府官员，而且还都是多数党的成员，我完全可以把你们送到伯力，女王陛下会如何处理你们，恐怕只有上帝能知道了！”

一听张廷兰的话，这些人眼中都露出了惊恐之色，多数党怎么对付沙皇的，他们全都一清二楚，如果他们落到了沙皇女儿的手中，下场可想而知。张廷兰的笑容，在他们眼中已经变成了恶魔的标志，这个年轻人未免也太狠毒了。

“不用着急，你们只要听话，就会安然无恙。我需要以你们的名义，给莫斯科发去一份电报，就告诉他们，我们想要谈判。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我们会暂缓十天攻击阿金斯科耶，如果他们没有回应，这五万俄军就会全军覆没，到时候奉军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直到俄国愿意谈判为止。”

克拉斯诺晓科夫一听，这个要求并不算过分，因此他也点头同意了，电报被送了出去。

其实俄国人也知道了远东的失败，莫斯科的上空仿佛笼上了一层阴云一般，愁云惨淡。事情实在是太出乎他们的预料了。面对各方的干涉军，俄国人最担心的就是欧洲方向，另外远东唯一让他们忌惮的就是日本。

可是日本人却早就撤退了，因此一想到远东的对手是东亚病夫的时候，谁都没有当回事。可是就因为他们的忽视，现在终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远东将近十万俄军，被击毙超过两万，俘虏了两万六千多人，另外还有五万来人陷入了重围之中，生死未卜。

加上之前损失的兵力，远东一下子就空虚起来，如果奉军趁虚而入，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都有失去的风险，这是俄国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列宁、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莫洛托夫等等多数党高层齐集克里姆林宫。

“中国的军阀张，及其所属的军队，夺取了赤塔，将布琼尼的主力困在了阿金斯科耶。情况十分危急，如果不能尽快拿出有效的措施，整个远东都面临着危险。”季诺维也夫向大家介绍了情况。

他刚说完。一手打造了红色军队的托洛茨基率先说话了：“对于中国的军阀力量，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妥协。必须尽快派遣足够的力量，将他们彻底消灭，解除来自远东的威胁，确保我们拥有安全的后方。”

“我反对！”一个沉闷的声音传来，斯大林阴沉着脸说道：“一个成熟的党员，应该有理性的认识，我们在远东的兵力严重不足。而且短时间之内，也无法集中足够的兵力和给养，光靠着蛮干是无法战胜敌人的。”

“难道你想对中国人妥协么，斯大林同志？”托洛茨基冷冷的问道。

“不是妥协。而是寻找可行的办法，远东的士兵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应该想办法拯救他们的生命。”

斯大林平时以粗暴而著称，但是这次居然要求采取缓和的态度，实在是让人有些吃惊。但是仔细一想。大家也都清楚了，远东被困的部队正是斯大林的心腹，诸如布琼尼，伏罗希洛夫等人，全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哪里愿意放弃啊。

正在所有人都在权衡利弊的时候，克拉斯诺晓科夫的电报送到了莫斯科，电报也被送到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室之中，在座的俄国高层，对着这份电报，全都默默无语。

捷尔任斯基沉默半晌说道：“我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中国人想要远东被困的军队作为要挟，迫使我们答应屈辱的条件。”

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关系比较密切，因此他也说道：“我们都清楚中国人不安好心，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远东已经十分空虚，中国人已经抢占了乌兰乌德，下一步就是伊尔库茨克。现在进行谈判，至少能争取时间，重整军备，如果意气用事，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列宁一直在静静的听着他们的争吵，他的心里头也在不住的盘算，其实说到底，列宁是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人。他能和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和约，就足以看出他是一个懂得忍辱负重的人。

说实话远东的惨败也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整整十万军队，灰飞烟灭，对于一个新生政权来说，绝对是致命的。而且列宁很清楚，各国的干涉行动并没有结束，如果受到了中国胜利的鼓舞，更多的列强投入到了战斗之中，俄国就真的面临危险了。

因此权衡再三，列宁挥了挥手，让其他人停止争吵，然后列宁说道：“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检讨，对于远东的战局，我估计严重错误，并没有想到中国人会这么难对付。现在中国人提出了谈判，我们不妨听听他们的条件，就算不接受，也可以争取一点时间，没有什么不好的。另外我认为急需了解清楚中国人的情况，他们不再是一个大而乱的落后国家，而是一个有着强大潜力的现实威胁，必须加强对中国人的情报收集。”

列宁做出了决定，其他人也不再争论，最后选定了莫洛托夫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即刻前往远东，同中国人举行谈判。

在代表团离开之时，俄国也向奉军发出了电报，要求暂时停战，张廷兰当然不会答应俄国人的要求。布琼尼这些人就是一个诱饵，如果俄军不尽快同意，他们就只能慢慢快速消亡。

因此奉军在控制了火车站之后，就对俄国人进行了不定时的炮击。有时突然大量的炮弹砸了过来，把他们炸得人仰马翻。炮击可能持续几十分钟，也可能只有一两发，总之没有任何的规律可言，完全是在折磨着俄国人的精神。

除了炮兵之外，一片废墟之中，也是特种部队一展身手的好时候，专门的特战小分队，不断的突入俄军的阵地，切断俄军之间的联系，捣毁仓库，抓捕军官，总之忙的不亦乐乎。

面对奉军的攻击，布琼尼等人只能向莫斯科一遍又一遍的发报，请求莫斯科能派遣援兵，拯救他们。剩下的就是躲在地下室之中，乞求上帝保佑。

奉军一面对俄国人施压，一面抓紧修复战斗之中毁掉的铁路。经过了这次战斗，张廷兰已经发觉临时征调的铁路维修队已经不足以应付战场的情

况，因此下令成立了专门的铁道兵，就负责修筑铁路，维护线路运行安全。

第一任的铁道兵指挥员落到了卫军头上，他从原来的工人之中，抽调一批有志从军的人士，专门抢修铁路。

就在奉军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莫洛托夫终于率领着代表团赶到了远东，俄国人低下了高昂的脑袋，同奉军展开了谈判！

第五百九十五章全国宣讲

由于中俄之间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莫洛托夫来到远东也十分低调，尽可能的保密。奉军派出了顾维钧代表谈判，双方选择的谈判地点就是博尔贾。

博尔贾刚刚遭受战火洗礼，完全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不过莫洛托夫来到之后，看到的景象极大的震撼了他。城区有一半左右还都是破败的废墟，但是另外一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建筑，无数的工人忙上忙下，正在快速的恢复城市建设。

诸如公路、铁路、邮政、电力全都已经恢复，这种边打仗，边建设的速度实在是非常惊人。破坏一个世界让人震惊，但是重塑一个世界，更让人震撼。尤其是建设的能力，更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潜力，奉军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奉军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门槛，是一个强横的对手。

虽然心里头感到了震撼，但是他还不愿意放低姿态，因此一见面，就对顾维钧说道：“我方带着和谈的诚意，来到了远东，我希望中方也拿出足够的诚意。”

“莫洛托夫先生，你希望我们怎么表达诚意呢？”

“当然是立即停火，将阿金斯科耶的部队交还俄国，同时释放所有的战俘，然后才能进行谈判！”

顾维钧笑着点点头：“远来是客，既然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们会仔细考虑的。”

莫洛托夫一听，就皱起了眉头，他不过是漫天要价，对方怎么一点反驳都没有，实在是太奇怪了。

这时候顾维钧又笑着说道：“莫洛托夫先生，这种大事情必须得到统帅部的准许，还要和前线协调，审批至少需要十天时间吧。我再提醒你一点。阿金斯科耶城中已经断粮了，几万士兵都空着肚子，如果十天之后。还能有多少人活下来，我们可就管不到了！”

面对着顾维钧的威胁。莫洛托夫顿时就语塞了，奉军要是直接打下了阿金斯科耶，中俄之间或是战，或是谈，俄国或许还能更从容一点。可是奉军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些士兵，有了顾及，就要缩手缩脚。莫洛托夫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之中。

“十天时间根本不够和谈，如果中方不能提前停火，这些士兵安全都会受到威胁，我们也就失去了谈判的前提。我希望中方采取更务实的态度。”

顾维钧说道：“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提议，由俄方下令，让阿金斯科耶的所有士兵缴枪投降，交给中方，我们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如果谈判达成。他们自然就会回到俄国，如果不能达成……”

说到这里，顾维钧冷笑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了。现在俄国还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如果按照顾维钧的办法。就彻底变成了砧板上的肉，没有半点希望了。

可是要是不答应，这些俄军肯定会彻底完蛋，就算达成了和谈，这些俄军也回不去了。这一招可谓是阴毒到了极点，莫洛托夫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十分的难看。

“顾先生，我要求暂停谈判。”

莫洛托夫立即转身告辞，让几万人放下武器这种大事情，关系到国家的荣誉，不是他能轻易答应的，因此必须向莫斯科请示。

莫洛托夫刚回到下榻的宾馆，奉军早早的就送来了两个俄**官，他们全都是被奉军的特战部队抓捕过来的。

莫洛托夫急忙询问他们城中的情况，这两个军官痛哭流涕，城中已经凄惨到了极点，粮食弹药都没有了，药品和饮用水也严重缺乏，伤员得不到任何的救治，只能哀嚎着等待死亡。

在两天之前，最后一匹战马已经被吃掉了，这些战马都是布琼尼最喜欢的顿河马，简直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儿子一般，可是却不得不亲手杀死这些战马。不过马肉毕竟有限，大多数士兵连一点肉汤都分不到。

俄军最长做的就是在废墟之中，不断的翻找，希望能找到一点吃点，偶尔他们会发现一袋子粮食，这就是天大的幸福。其实他们经常发现的还是尸体，已经腐烂变质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蛆虫。

被饥饿严重折磨的俄军已经开始吃尸体上的腐肉，莫洛托夫听到了这些描述之后，顿时不寒而栗。很显然俄军有随时崩溃的危险，他不得不向莫斯科发去了电报，请求莫斯科能够允许布琼尼他们放下武器。

就如同和谈提议一样，这个要求也遭到了各方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列宁一锤定音，准许他们投降。

在莫洛托夫来到了博尔贾三天之后，布琼尼等人终于接到了投降的命令，噩梦一样的战斗终于结束了。所有的俄国士兵茫然无助从废墟之中走出来，当把步枪交给奉军的那一刹那，他们如释重负。

战俘营虽然很糟糕，但是至少会比人间地狱要好很多。被围困的俄国士兵一共有五万多人，经过战斗的损耗，缴枪时候，只剩下了三万五千多人。包括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在内，所有的俄军指挥官，也都成了奉军的俘虏，被关进了战俘营。

虽然奉军和俄国人的谈判是在秘密进行，但是几万人投降，烧了几个月的战火彻底结束，是瞒不住耳目灵通的媒体的。

很快国内国外的媒体都开始了报道，尤其是列强，更是上蹿下跳，他们还指望着奉军能够分担欧洲的压力，哪知道奉军竟然不打了，实在是太可恶了。

可是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好办法，只能拼命的发动舆论，然后不断的游说官员，发动社会贤达，想要迫使奉军继续打下去。

凡事玩两次，就不够灵验了，列强总是跳出来鼓动，张廷兰也不能坐视不理，搞不好他们就会给奉军扣一个畏敌避战的罪名，明明是大获全胜，却在全国面前，失去了威望，这可不是张廷兰愿意看到的。

好在列强开始玩舆论战的时候，张廷兰就已经有所准备，他特别从参战的奉军当中，选出了一批在战斗之中，表现英勇的士兵，让他们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

此事全部由邵飘萍操办，这些普通士兵文化水平都不算高，说话也有词不达意的时候，但是邵飘萍特别要求，除了涉及军事机密之外，其他的一字不改，将战场最真实的情况告诉国人。

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愿意着眼那些将领，那些军事大家，看他的纵横捭阖，至于真正的士兵，就是一个配角，甚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

但是实际上任何的战斗，都是靠着普通士兵牺牲换来的，而且所有民众当中普通人还是绝大多数，这些底层士兵的经历更加贴近他们的生活。

在这些口述之中，他们知道那些新兵在第一次杀人的时候，惶恐不安；知道那些老兵经历弟兄牺牲的悲凉；知道几昼夜不眠不休的疲惫；知道和敌人拼刺时，刺刀入肉的感觉。

战争不是一个浪漫的事情，战场就是血腥而残酷的，奉军能够击败俄国，取得大胜已经非常不容易。在这个时候，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只要对维护国家利益有利，就无可厚非，甚至应该给予最高的敬意。

至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战争叫嚣，扩大战果的鼓动，全都是别有用心的梦呓，根本不值一驳。

除了在报纸上发声之外，邵飘萍还安排了一批立功士兵到各大学校发表演讲。士兵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不只师生，就连紧邻的民众也都赶过来。

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这些士兵多数都是普通农民出身，根本没有见过这些高等学府的模样，面对着热情的学生，他们甚至不知所措，到了万众瞩目的讲台上，全都磕磕巴巴。

不过学生们没有丝毫的看不起，他们身上的伤口，胸前的勋章就是最好的标志，这些都是为国而战的铁血男儿。

邵飘萍特别安排了交谈的环节，所有人就选在了操场上，席地而坐，学生们不断的提问，这些士兵就去回答他们，战场上的任何事情都让他们感到兴趣，战士们也渐渐的放开了，将自己最真实的体会告诉他们，这也成了最好的国防教育课。

年轻人是最需要的英雄的时代，这些士兵迅速成为了他们的偶像，不只是东三省的学校，就连京津上海等地的学校都发出了邀请。

这是向全国展示奉军的好时候，张廷兰也立即下令，组建一个关内宣讲团，向全国介绍这场战争的情况。

首先第一站就是北京，当奉军士兵迈着齐整的队伍，出现在从火车下来的时候，站台上早就聚集了大量的人员，想要一睹奉军的风采。

早在三年前，奉军就入关对付过张勋，可是这次奉军再度出现在了北京，带给他们的震撼完全不同，他们浑身上下都带着硝烟，透着肃杀的气氛，一看就是从最残酷的战场上走出来的强兵，面对他们，所有人都沉寂下来，鸦雀无声。

这些士兵面对着迎接的人群，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这一个简洁有力的动作，迅速引爆了气氛，无数人热烈的欢呼，拼命的拍着巴掌，全场都沸腾起来。

第五百九十六章战争红利

奉军在远东连续获得胜利，早就是公认的全国第一强军，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认知。各地都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奉军人高马大，力能拔山，有的说青面獠牙，好像地狱的恶鬼。

可是这些奉军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时候，才发现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全都是二十岁左右，有的甚至更年轻，身形很矫健，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夸张的程度，完全就是一群普通人，放在人堆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当这些士兵从车上走下来，列队走到了人群前面，向迎接的人群敬礼的时候，全场都目瞪口呆。奉军士兵一共五十多人，这些士兵一举一动，完全一致，就好像一个人一般，动作齐整有力，几十个人竟然走出了一种千军万马的肃杀之感，让人觉得周气温都冷了下来。

比起三年前奉军入关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说三年前只是有一支强军的影子，但是此时的奉军已经经过了历练，彻底成熟起来，变成了一支能和世界顶尖武装力量抗衡的王者之师。

人都是崇拜强者的，就好像在明清之前，如果宣扬西方先进发达，那只会被人当成神经不正常。根本没有市场，甚至连西方人自己都没有这个自信。

自从满清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彻底被打掉了，这时候如果再去说中国文化先进，即便是舌绽莲花，也没有用处，根本不会有人相信。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和西方可以轻松收买中国社会的精英，让他们甘心拜倒在强者的脚下。

可是如今情况骤然发生变化。一支土生土长的中**队，击败了俄国，一个昔日的列强、英勇的士兵打出国境，扬威异域，让甚至有些绝望的中国人，猛然看到了希望。

因此奉军的宣讲团出现在北京之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按照约定，他们被分别请到了各大名校，向学生们介绍战场的情况。

学生们听说战场的英雄前来。不管男女，也不论年级，全都聚集过来，礼堂已经根本容纳不下。大家只能在操场上，进行露天的交流。即便是如此，学生的热情依旧不减。不只是学生。就连周边的百姓也都被惊动了。

面对俄军枪炮不会皱眉的士兵，看到汹涌的人群，竟然手心有些冒汗。王以哲也是士兵代表之一，他在保定军校学习过，还能保持从容和镇定。

“同学们，就在半个多月之前。前后一天的时间，我的连有四分之三的士兵牺牲。仅仅一天时间，上百个年轻的生命离开了，在最后胜利的时候。我亲手从泥浆之中，把他们的尸体找出来。其中有十几具尸体还紧紧的抱着一具俄军的尸体，同归于尽。我还记得有一个士兵在嘴紧紧咬在了俄国人的喉咙上面，气管和血管都被要断了，而那个俄军的手指也插进了他的眼眶之中。”

说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惊呼起来，尤其是那些女生全都花容失色，男生也全都呼吸粗重。他们过去只觉得在尸山血海是一个夸张而已，但是到了现在，他们才知道，实际的战场比起想象的还要可怕三分。

光是听着，就足有让人毛骨悚然，真正能从这样的环境之中走出来，绝对是铁打的神经，最顽强的汉子。而眼前的这些代表，就是铁血健儿之中的

佼佼者，更让他们心生敬仰。

王以哲注意了一下全场震撼的表情，然后继续说道：“在最后收殓尸体的时候，我们试图把手分开，但是五六个人一同努力，愣是没有分开。我们只能把他们和敌人一同安葬，为了完成战斗任务，全师有一半的士兵全都牺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正是有了士兵的牺牲，我们拿下了赤塔，俘虏了几万名俄军士兵。从外东北到贝加尔湖，有一片上百万平方公里的沃土，曾经被满清康熙皇帝无耻让给俄国，而如今这些土地之上，又重新拥有了中**队的足迹！”

听到了王以哲的介绍，在场的学生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声音震动全场，经久不息。一直以来，中国都在割地赔款，领土不断的萎缩，何曾收复过一点！

如今奉军从外东北，一直打到了贝加尔湖，如此广袤的土地，放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一个壮举，值得普天同庆的大事，这些学生们怎么能不热烈的鼓掌呢。

场面越来越热烈，每一个士兵都从自身的角度，讲述最深刻的战斗经过。在宣讲团之中，还有一个叫做周济的拼刺英雄，在几次战斗之中，刺死了超过十三名俄国士兵，在迂回作战的时候，一昼夜有七个俄军死在了他的手上。

不过面对这些热情高涨的学生，他一时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脸憋得通红，足足沉默了两分钟，他猛地扯开了军装，露出了满是伤痕的精壮身躯。

伤口盘根错节，就好像老树根一样，有几处疤痕全都在致命之处，喉咙的下面，胸口全都有狰狞的痕迹。在软肋上还缠着纱布，斑斑的伤痕，就是最好的荣誉和勋章。

雄健额体魄，累累的伤痕，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那些女学生全都忍不住惊呼起来，这个不善言辞的汉子，给大家带来了最震撼的东西！

很多少女都有着各种各样的憧憬，那些打扮洋气，一身笔挺的西装，温文尔雅的富家公子和学者，一直都备受追捧。

可是眼前的奉军士兵给她们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英武、勇敢、强悍、野性、踏实、稳妥，浑身上下都洋溢着纯正男子汉的气概，顿时让这些年轻女学生有种别样的感觉。

奉军的宣讲团甚至几乎扭转了整个社会的风尚，英武笔挺的军装竟然受到了推崇。很多女生也开始梦想着能够嫁给一个军人，毫无疑问，这对于阳盛阴衰的军营，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奉军的不少光棍汉终于有了希望。

宣讲团从京津，不断地向南方行进，保定，郑州，济南，徐州，武汉，上海……一路上宣讲团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各地的军阀虽然也清楚，奉军这么大肆宣扬，就是在抢夺人心，提高声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拒绝，相反他们还要热情的迎接，提供最好的待遇。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在远东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张廷兰就向各地的军头儿发去了电报，给他们释放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奉军要大举换装，有一大批旧军火要出售。

张廷兰最初只能从俄国搞到机器，因此装备也选择了俄制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今奉军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探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

装备体系，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了。

而且如果能和俄国达成和平协议，奉军的处境也会安全很多，重新换装的条件也都成熟了，那些旧军火肯定不能当成垃圾，还要发挥余热，用来笼络全国的其他军阀，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这些土皇帝听到了奉军要甩货的消息，没有一个不激动的，他们都知道奉军装备精良，而且还有大量的机枪重炮，甚至有坦克和飞机，要是能弄到一点，就能当成看家宝。

正是有着这份心思，他们对于奉军的宣讲团根本不敢找麻烦，反倒要尽心竭力的侍奉，生怕惹恼了张廷兰，奉军要是把军火卖给了对手，他们只怕就危险了。

就在宣讲团在全国受到欢迎的时候，顾维钧和莫洛托夫之间，也进行了唇枪舌战，双方关于远东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甚至莫洛托夫都几次威胁退出。

整个远东的局势，是战是和，大家还都有些拿不准，但是这时候，张廷兰已经悄然离开了远东，回到了奉天。

“拙言，远东战事还没结束，和谈正在进行，你怎么就回了奉天，难道不怕俄国人反悔，重新燃起战火么？”王永江笑着问道。

张廷兰信心十足的说道：“岷源先生，俄国人的鬼把戏我看的很清楚，无非是想争取点时间，如果在波兰方向能够获胜，他们就可以把欧洲方向的部队调动远东，和咱们继续作战。”

王永江笑着说道：“既然拙言看得这么清楚，那怎么还敢松懈啊？”

“哈哈哈，岷源先生，俄军在波兰必败无疑！”张廷兰信心十足的说道：“他们战线太长，补给不足，而且多数党进犯东欧，已经超出了英法容忍的底线，他们肯定会全力扶持波兰，甚至会放松对德国的控制，让他们抵御俄国人。不管怎么说，俄国人的重点都在欧洲，他们想拖延，我还想拿到更多的好处呢！”

王永江最佩服张廷兰的一点，就是在国际战略上，他几乎没有错误，现在能说这话，也基本没有问题了，因此王永江也放心了。

“拙言，你还准备从俄国人手里多要点好处，可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就已经开始享受战争红利了。就在这几天，奉票已经升值了一成多，如果我不严格控制，只怕升值的还会更多！”

张廷兰一听奉票升值，顿时眼前露出了喜色，果然是不打不强啊！

第五百九十七章新机遇

自从民国以来，各地军阀为了筹集军费，纷纷滥发纸币，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正因为本国货币波动巨大，外国银行空手套白狼，用一堆纸把中国的特产全都换走了。

随着奉军的崛起，奉票也越来越稳定，很多商人都接受了奉票。特别是出兵远东之后，随着奉军的节节胜利，奉票就越来越受到追捧，越来越多的商人投资奉票，造成奉票的快速升值。

王永江笑着说道：“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承认了奉票，我们光是靠印制纸币，就能弥补财政的缺口，金融红利至少能达到五千万元以上，长期来看，收益只会更加惊人。”

王永江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然后说道：“拙言，如果能借机把奉票推向全国，光是这一项的收益，就足以弥补战争经费的消耗。”

张廷兰一听这话，脑子也快速的旋转起来，其实按照王永江的办法，就是让全国老百姓一同为战争买单。这在后世也不是没有，某大国就是靠着绿票，让全球承担战争经费。

奉军和超级大国相比，差的太远，也只能让国内买单。这场大战，奉军的确消耗了不少财富，如果靠着这个办法，能够弥补财政缺口，也是很不错的事情。

张廷兰低头想了又想，最后摆了摆手：“岷源先生，纸币的信用就是在用政府的实力做担保，列强敢在中国开银行，发行银行券，是因为他们的海上力量能够达到中国。奉票想要推向全国。我们也必须有向全国投送兵力的能力，不然别人随便搞点小动作，奉票就会出现波动，我们就变成了列强的摇钱树。”

张廷兰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向全国推行奉票。同时动了列强和各地军阀的奶酪，肯定会遭到反扑，没有足够的实力，这种得罪天下人的事情，绝对不能干，别管有多大的吸引力。

“拙言，其实我也考虑到了其中的风险，只是奉军声威大震，如果错失了机会，那就太遗憾了。而且接下来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工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可行不通啊，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不得不兵行险招。”

张廷兰也清楚王永江的考量，他仔细的想了又想，然后笑着说道：“岷源先生。要想赚钱。还是要靠金融手段，不过我们可以变幻一个手法。”

王永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始终没找到解决的方法，可是听到张廷兰的话之后，顿时就来了兴趣：“拙言，你有什么妙计么？”

“货币互换！”张廷兰笑着吐出了四个字：“我们可以和各省进行商讨，确定互换的数量，然后两省进行贸易的时候，直接用互换的货币进行结算。”

王永江这些年对金融的理解也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张廷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之后。王永江顿时眼前一亮，笑着说道：“拙言这个办法太好了，各省的货币波动都十分巨大，如果能和奉票互换，就能用奉票给他们提供担保，对于稳定币值，有着巨大的好处。”

对于势单力薄的小军阀来说，能和奉军绑在一起，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福音。当然奉军在这种合作之中，能拿到的好处更加惊人，一旦呼唤之后，就等于结成了联盟。

有了这个联盟之后，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必定会受到排挤，最终让更多的中国人使用本国货币，避免经济利益外流，而且随着金融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其他的领域，合作也只会越来越深入。

照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迟早统一的局面就会形成，而且真正的经济统一，比起军事来的更加牢固。

张廷兰将自己的额打算和王永江一说，王永江十分畅快，大笑道：“拙言的想法果然出人意表，如果按照我的想法，已经把各地的实力派推到了对立面，极大的增加了风险。而按照拙言的办法，各个地方势力都会支持咱们，这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西方势力，胜算就大了很多。”

听到了王永江的盛赞，张廷兰还有些不好意思，他不过是在剽窃后世的创意，只不过后世是在全球布局，而他只能在国内下手。而且主要的目标还是奉军势力能够达到的北方诸省。

不过就算是如此，按照王永江的估算，一年也能给奉军带来两千万以上的直接利润，而且还能够促进各省的经济交流，推动贸易发展，能产生的效益必然会成倍增加。

“拙言，货币还只是一个方面而已，这段时间，向东三省的投资也大幅度的增加，除了投资之外，还有一批人才也涌到了东三省，另外甚至有些海外华人华侨也准备归国，人才缺口一直都是一个大麻烦，不过这次看起来有希望缓解不少！”

资本投资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则，那就是要保证安全，这是资本的天性，中国很多商人都把工厂设在了洋人的租界，把资金存到洋人的银行，就是为了安全。

现在奉军能够战胜俄国人，很显然东北也是一个安全的所在，至少投资本国，要比投资洋人更加方便。因此这段时间，陆续有大量的商人来到东三省考察。

人才和资本也都差不多，他们至少需要一个施展自己的舞台，很多专业人才，他们并非不爱国，而是在国内没有施展的空间。这些人也并不怕吃苦，他们希望得到尊重，希望看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在以往中国没有这个基础，他们也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因此很多人都无奈的留到了国外，中国有很多理工人才，都到了日本去找工作，欧美也有不少。

以往张廷兰也四处搜罗，但是真正愿意回来的并不多。可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直线向下的国运已经被遏制住了，加入奉系集团，他们就能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出努力，一直追求的人生价值也就能够实现，因此全球出现了一股归国风。

“岷源先生。不论是投资，还是贵国的人才，都要妥善对待，提供给他们优惠的条件，我们要抓住这股风潮，将所有华人精英都集中到东三省，共同建设强大的国家。”

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放心吧，我一定亲自安排好。”

不论是金融，还是投资和人才，都只能算是奉军战争红利的附属品。并不是真正的大餐，但是这已经让张廷兰兴奋不已，努力和牺牲并没有白费，要想真正走向强盛，就必须靠着战斗。杀出一条血路。

当然张廷兰更关注的还是和俄国人的谈判。毕竟远东问题还没有最后尘

埃落定，好不到高枕无忧的时候。

就在这段时间之中，顾维钧和莫洛托夫反复进行了多次的谈判，最初莫洛托夫气势汹汹，坚决要求中**队无条件释放所有战俘，并且奉军要退出远东，恢复原本的中国边境。

一个失败者，还如此嚣张，顾维钧当然不会客气，因此这些要求全都给驳回了。并且顾维钧针锋相对。提出了奉军的要求，要求俄国承认之前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将非法窃取的领土归还中国，还要赔偿给中国两亿美元战争赔款。

奉军的要求俄国人当然也不会答应，双方你来我往，足足坚持了一个多月。就在谈判期间，俄国还向远东派遣了一部分兵力，他们试图绕过贝加尔湖，袭扰乌兰乌德等地。

对于俄国人的挑衅，奉军予以了坚决的回击，张廷枢指挥着装甲部队，严阵以待，给予了俄国骑兵非常大的杀伤，双方你来我往，勾心斗角，俄国人显然还不愿意认输。

进入了八月之后，在月初，莫洛托夫的气焰十分嚣张，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只不愿意退后一步，甚至还威胁奉军要退出谈判。

能让莫洛托夫这么兴奋，原因也很简单，俄国人在波兰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俄军主力对华沙形成了保卫态势，似乎胜利就在眼前。

可是就在八月十六日，由毕苏斯基指挥的波兰军队，成功的突破了俄军薄弱的位置，疯狂推进45公里，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成功切断。就连波兰人都没有想到，胜利会来的这么容易。俄方约有1万人阵亡、500人失踪、1万人受伤及6万6千人被俘，而波军就有约4500人阵亡、1万人失踪及2万2千人受伤。

俄国最优秀的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在这场战斗之中，尝到了苦果，华沙城下耳朵惨败，加上在远东的失败，俄国人一共损失了将近二十万军队，这已经超过了俄国全部军队的一半以上。

如此惨重的损失，俄国人不只没有能力向远东调动更多的军队，甚至由于欧洲区域严重空虚，俄国面临着一次生死考验。如果波兰军队在英法的支持之下，趁势向俄国腹地发动进攻，俄国就有崩溃的危险。

在这个时候，斯大林适时的提出了他的主张，在远东尽快和中国签署合约，将布琼尼等人赎回来，这样靠着他们，还能快速组织一支部队，保卫俄国的安全。

这个提议被俄国高层接受，莫洛托夫嚣张的气焰也只能收敛起来，老老实实坐到了谈判桌的前面，他已经放弃了让奉军完全退出远东的不切实际幻想。

中俄在谈判，英美法三国一看挑起战端不成，他们也变换了策略，三国转而支持远东帝国。

三国公使联袂找到了张廷兰，要求保留远东帝国，作为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双方都不允许吞并这个国家。

俄国人很清楚，他们已经不能把中国的势力赶出远东，因此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快速膨胀，因此也表示赞同这个提议，要给中俄之间保留一个缓冲区。

条件谈到了这里，也差不多到了摊牌的时候，张廷兰虽然有心直接吞并

远东，但是也考虑到列强的反对，尤其是奉军实力还有欠缺，只能退而求其次。

不过张廷兰也提出了要求，远东帝国必须接受奉军的保护，在远东的土地上，中国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包括移民，游览，开垦矿山，投资建厂等等，其实说白了就是把远东变成奉军的殖民地。

为了降低列强反对的调门，张廷兰又提议对美英等国开放远东的投资，这个结果列强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奉军得到的太多了。可是这场战斗毕竟是奉军打胜的，理应享受胜利的果实，因此他们也没有办法反对。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激烈交锋，就在八月末中俄终于达成了和平协议。远东共和国被远东帝国吞并，这个帝国的下辖领土范围从贝加尔湖，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总面积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远东帝国接受中**队保护，并且作为中俄之间的缓冲地带，两国都要保证远东帝国的主权，不寻求吞并这个国家。

条件达成之后，奉军将布琼尼等俘虏交还了俄国，不过在交还的过程中，奉军又耍了一个手段，并没有一次全都归还，而是采取了分批遣返的方式，是俄国履行合约的情况，再归还这些俘虏。

不管怎么说，远东的战局终于告一段落，奉军也成了当之无愧的胜利者。只不过这个胜利者却要面对更大的挑战，张廷兰肩头的担子一点都没有轻松下来。

首先远东经过了战乱，人口损失极为严重，目前总人口刚刚超过六十万，想要用这么点人，开发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因此需要大量向远东移民，填补空缺，按照张廷兰的计划，要在三到五年之内，华人要在远东地区取得人口优势，为以后真正完全吞并，做好准备。虽说合约规定不许吞并远东帝国，但是谁要是相信合约，谁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傻瓜。

除了远东之外，东三省也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期，人才和资金全都涌了过来，奉军也消化了从德国弄来的一些关键技术，工业品的产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几个主要负责军官企业的负责人，也将一套全新的军备发展纲要放在了张廷兰的面前，等待他的签署。

第五百九十八章整顿发展

中俄达成了合约之后，俄国人带着失败的苦涩，退出了远东地区，伊尔库茨克成为了他们前沿据点，俄国人在这里囤积重兵，整修工事，和奉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奉军则是以乌兰乌德为前沿阵地，把贝加尔湖作为屏障，也部署了强大的防御力量。张廷兰正式下达成立远东驻屯军的命令，万福麟被任命为驻屯军总司令，下辖原边防军第三师，装甲第一旅，第三第五航空中队，蒙古第五骑兵旅，总兵力达到了两万三千多人。

同时白俄的谢苗诺夫也被任命为远东帝国西部军区司令，率领一万多名白俄军队，协助奉军共同防备红色俄国，基本上就相当于仆从军。

奉军除了在西线囤积重兵之外，又和远东帝国达成了西伯利亚铁路租借协议，将铁路管理权拿到了手中。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也成立了专门的铁道警备大队，配属装甲列车。奉军曾在俄国人手中缴获了两辆装甲列车，很显然这点数量是不够巡逻三千公里的铁路线。

哈尔滨轨道车辆厂根据从俄国缴获的装甲列车，又临时改装出十列装甲列车，用来巡逻远东的铁路。

可以说在奉军诸多的战利品当中，最令人动心的就是西伯利亚铁路，这条铁路大量的地段都穿过了冻土区。由于动土地带在某些季节，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之下会融化，到了晚上则会结冻。在结冻的时候，体积会发生膨胀，对于铁路的损害非常大，就算到了后世。如何在冻土上面施工，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当初俄国人为了建设西伯利亚铁路，倾尽了全国的财力，同时又聘请了大量的法国技术人员，历时二十五年。直到1916年才全线通车，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以奉军目前的水平，根本没有建设这种铁路的能力。

如今西伯利亚铁路东段都在奉军的掌控之中，一下子东三省的铁路里程就增加了一倍多，有了这条铁路。远东丰富的资源都成了奉军的囊中之物，为奉军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另外还有一点更加重要，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是海参崴，这里也是远东少有的一个良港。本来东三省最好的港口是大连，可是旅大目前还掌握在日本的手中，奉军拿到了海参崴之后。就多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通过这里，能够直接和北美进行贸易，路程极大的缩短了，而且海参崴正对着日本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如果中日之间发生了战争，奉军可以从海参崴直接出兵，向南可以攻击朝鲜。向东直接攻击日本本土。原本东三省处在日俄两国的包围之中，北线没有出海口，南线还要被日本人层层封锁。

可是到了如今，这个局面彻底被打破了，奉军化被动为主动，只要实力足够，就可以反过来从南北两面威胁日本，让联合舰队陷入疲于奔命的状态。

被两大帝国包围的魔咒被彻底摧毁，奉军上下都欢欣鼓舞，张廷兰也开始系统的规划奉军的发展战略。其实从一开始。张廷兰很多的发展策略都是应急的。两大帝国压境，奉军唯一打破宿命的机会就是俄国内战，必须用最快捷有效的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

因此在发展工业，尤其是军工的时候。奉军完全秉承了拿来主义，直接仿制俄制武器，同样也仿制了一些德制武器，整个军工显得有些杂乱。虽然说俄国由于工业水平比较低，在所有列强之中，武器体系是最适合中国的，但是俄国人身体条件和中国人还是不一样，俄制武器并兵完全适合中国。

刚刚和俄国人达成协议之后，杨宇霆和蒋百里就对这次战斗进行了分析，把奉军在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都寻找出来，既包括战术层面的，也包括武器层面的，其中在武器领域最突出的就是适应性的问题。

就在两位参谋长进行梳理的时候，宪兵司令冯永双也找到了张廷兰，最近在军队之中连续出现了几次酗酒赌钱的问题，个别军官纵容手下，军纪要求开始放松。

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正在找问题，弥补差距，结果竟然有人开始得意忘形了，简直是可恶至极。不过张廷兰也知道，这可能不是个别的现象，很有可能在全军都有膨胀的问题。

这股风气必须打掉，让手下人的脑子清醒起来。除了要更新军事装备之外，还要给士兵们来个当头棒喝。

张廷兰也感到了事情急迫，因此将手下的军方大员全都召集起来，同时陶吉平，熊梦远，巴玉藻，吴毓麟等军工领域的负责人，也全都召集过来，黑压压的人群，足有上百位中高级将领参加，会场上显得十分热闹。

其实奉军的将领和张廷兰差不多，很多师旅长，工厂的主要负责人，都在二三十岁上下，由于发展的太快，很多人几年之间，就升到了高位，他们难免还带着一丝年轻人的轻狂。尤其是在大胜之后，所有人都显得十分兴奋，还没有开会，所有人都交头接耳，高谈阔论起来。

就在他们兴奋的聊着的时候，张廷兰、杨宇霆、蒋方震，还有负责后勤军需的朱庆澜四个人鱼贯而入，有些军官偷眼看了一下张廷兰，发现这位大帅脸上并没有多少喜色，反倒是严肃异常，他们也有有些不知所措。

张廷兰坐在了主位之后，威严的扫视了一下全城，底下的将官都变得鸦雀无声。

“毫无疑问，奉军是一个胜利者，但是一时的胜利，不代表永远的胜利，而且远东也只是整个中国大棋局当中的一隅，距离真正的大胜还非常遥远。我希望大家全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听什么歌功颂德，更不要固步自封。卧薪尝胆的故事谁都知道，我们不能做吴国的夫差。”

奉军在获胜之后，的确有些军官出现了膨胀的苗头，认为奉军已经彻底强大起来，根本不用在乎任何人。他们本以为这次召开大会，是要对有功将领进行奖励，哪知道张廷兰一开口，竟然是警告大家，不要做夫差，敲打的意味实在是太明显不过了，很多人都默默的低下了头。

张廷兰继续说道：“对于失败者来说，痛定思痛，然后进行彻底的反思和改变，是非常容易的事情。相反胜利者就容易沉沦在过去的经验之中，鼓足不前。最近德国人派遣了一批观察团，他们在观察和学习奉军的经验，这点你们都清楚吧。如果在以往，他们会向一个落后的国家学习么？显然不会，正因为失败了，才让德国人真正的沉淀下来，我可以断言，德国早晚还会一鸣惊人，而眼下的胜利者，法国和英国，都会为他们的迟钝付出代价！”

随着张廷兰的话，在场的军官渐渐的将头都低了下来，收起了骄傲，开始认真听着。

“就拿法德之间来说，在普法战争之中，德国人大获全胜，结果这场战争他们就失败了。对于我们来说，要追求的是长盛不衰，永远都是胜利者，因此我们要从胜利之中，挖掘出自己的不足，比失败者更加用心的反思自己，不然下一场的较量之中，我们就会尝到失败的苦果。”

张廷兰讲完之后，全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杨宇霆笑着说道：“诸位，大帅已经让我制定了一份有功将士的名单，你们在远东战役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嘉奖。不过我提议暂缓公布嘉奖的日期，在这段时间之内，要对所有军队进行考察，看看你们能不能一如既往，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如果因为胜利，就虚骄自大，就变得趾高气扬，这样的胜利者根本不会长久，我会要求大帅降低你们的奖励等级。”

杨宇霆这番话说完之后，在场的所有军官全都目瞪口呆，怎么也想不到竟然还有这么一手，大家全都赶快反省，看看这段时间，究竟有没有得意忘形，要是因为这个，被降低的嘉奖的等级，那可就太冤枉了！

有人欣喜，有人发愁，还有人悔恨，张廷兰微微一笑：“反思的问题你们回去做，我会安排人考察你们。下面就让蒋参谋长介绍一下我们在武器装备领域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下一步的改进方针，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奉军要进行大规模的装备调整，有俄制为主，转变成完全自我研制。”

这个消息可比前面的敲打更让人兴奋了，就没有将军不喜欢新式装备的，尤其是能够自行研制，量身定做，肯定会更加舒服，大家全都满怀期待的看着蒋百里。

“诸位，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装备的水连珠步枪，也就是俄制的莫辛纳干步枪，毫无疑问这是一款不错的枪支。但是由于是为了俄国人量身定做的，枪支过于沉重长大，不合适中国人的体质，在拼刺的时候，消耗体力非常大，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有所体会。另外由于这款步枪后坐力巨大，我们普通士兵没法承受，因此使用的是减少装药的子弹，在威力上又打了折扣，因此需要更换一款新式的步枪，要更加适合我们的需要！”

第五百九十九章皮卡

“大帅，参谋长，更换步枪这个提议太好了！”

张贺年一拍大腿，激动地说道：“我们第一师和俄国人拼刺刀最多，其实有很多士兵可以不死的，主要就是因为手中枪支不合适。咱们中国人身体比俄国人矮，但是我们更灵活，也更有耐力，双方互有优劣。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往往能够一击致命，而且我们还能坚持时间更长。只是莫辛纳干太重太长，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灵活性，也增加了体力消耗，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一点的偏差，很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切身的经历更有说服力，在场的这些军官都频频点头，张廷兰也笑着说道：“以前用莫辛纳干是被逼无奈，现在我们也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肯定要为所有士兵打造出最合适的武器。”

张廷兰说着看了看陶吉平他们，陶吉平急忙说道：“大帅，我们军工领域完全有信心完成新式步枪的设计。其实早在两年多之前，我们就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去年的时候，一位大才加入了兵工厂，他现在正负责领导枪支设计团队，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成果，只要大帅需要，半年之内就能拿出最终的方案。”

“陶部长，你说的这位大才究竟是谁啊，介绍一下，让我们也知道一二啊？”张廷兰笑着问道。

“大帅，这个人是我推荐给陶部长的！”一旁的朱庆澜开口了：“他叫韩麟春，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的学员，回国之后，在清政府时代，就专门负责军械。担任过驻美武官，又去过欧洲考察军事，对武器射击很有研究。就在去年韩麟春投靠了我们，了解了他的才能之后，我推荐他去的兵工厂。”

朱庆澜简单的将韩麟春的情况介绍给了众人。张廷兰微微闭目思考一下，这个韩麟春也不是无名之辈。在原本的历史上也是奉军的一员大将，他主管奉天兵工厂的时候，仿照毛瑟步枪，设计出了辽十三式步枪，现在让他领衔研制新式步枪。应该没有问题。

在以往一个士官生，绝对是宝贝疙瘩，可是现在奉军也家大业大了，一般的人才也很难引起张廷兰的注意，因此韩麟春投靠奉军的事情，张廷兰并不知道。不过既然工厂早就有了准备。可见他们很有主动性，张廷兰也十分的欣慰。

“陶部长，关于步枪的问题，我倾向于使用七毫米的子弹，后坐力中国人能够承受，而且子弹的精确度和威力都不差。另外在设计枪支的时候，不能只靠着设计师闭门造车。让他们记住，他们是在给士兵射击武器，而不是给自己设计武器，这一点尤其关键！”

其实张廷兰提出的这一点，正是苏联人设计武器的一条原则，不管后世对苏制武器有多少诟病，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苏制武器是真正从士兵角度设计的，是最适合战场的武器。

奉军没有那么高的工业能力，也没有太多的财力可以挥霍。因此武器必须适合士兵的需要，让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大帅，既然您说了，我看不如让士兵，工人。维护人员都加入进来，大家群策群力，保证武器的威力和适应性，同时还要尽可能的简化工艺，压低成本，同时维护也要简单容易。”陶吉平这番表态等于是给新式步枪确定了方

向。

在场的众人也都跃跃欲试，这毕竟是一种全新的设计模式，他们也希望更符合自己的要求。场上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张廷兰一看情况有些失控，也猛地一拍桌子："都不要争了，让士兵参与设计，是让武器更加合适，而不是让你们添乱，就从第一师，还有骑兵，以及特战队抽出二十名优秀射击能手，其他人就不要掺合了。"

张廷兰一锤定音，大家也都不敢再争了，蒋百里接着说道："重新设计了步枪，也就意味着整个轻武器的体系都要变化，轻重机枪，冲锋枪，马枪全都要做好更换的准备。另外在主战装备上面，装甲力量已经证明了自身的价值，我们必须重点发展，要开发威力更大的坦克和装甲车，同时我们也要有反坦克的武器，比如坦克歼击车，自行火炮等等，这些研制也都要提上日程，总之要打造出最强大的铁拳。"

如果说以往对坦克的发展还有分歧，可是到了现在，发展装甲力量已经成了奉军的共识。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我们目前只有一个坦克旅，下一步还要扩充，奉军三年之内，至少要建立起三个强大的装甲师，除了现有部队之外，我会选择一些表现突出，军事素质过硬的部队，优先建成装甲部队。"

面对有一个巨大的香饵，在场的将领全都怦然心动，他们见识了装甲部队的厉害，自然渴求着变成装甲铁拳，他们也清楚，要做到这一步，就要好好表现，严肃军纪也成为了必然。

蒋百里接着说道："除了陆军装备之外，海空军也都要加强发展，空军要着重发展战斗机和轰炸机，空军就带着战争的制高点，在战斗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俄国人这次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没有制空权。在海军方面，我们已经向远东帝国租借了海参崴港口的使用权，因此海军活动范围又增加了不少。我们要发展鱼雷艇，快速巡逻艇等近岸防御武器，将重点放在潜艇的建设上面，确保我们在近海对敌国水面力量有反制的能力。"

奉军早就搞到了德国潜艇的图纸，并且随着和德国合作的深入，德国也把潜艇技术交给了奉军，并且还派出了专家进行指导。

就在一个月之前，奉军第一艘自建的潜艇已经下水了，这艘潜艇仿照德国u型潜艇建造，水下排水量七百吨左右。现在正在渤海海域进行试行。张廷兰已经下达了命令，要增加生产的数量。用来替换从俄国搞来的那些老旧潜艇。

蒋方震将三军的武器更新方针介绍清楚了，具体的操作细节就太多了，这种大会没有必要说的太清楚。

最后张廷兰做了总结发言："武器更新换代只是一个方面，最关键的是要有军人的使命感，越是胜利了。就越不能骄纵。从今往后，奉军要定下一个规矩，凡事战斗结束之后，都要首先找问题，然后进行针对性训练，把短板补齐。三个月到半年之后。才能放松休息，凡事都讲究趁热打铁，你们都要记住这一点，好好训练部队。"

训示了几句之后，张廷兰又笑道："另外在告诉大家一点，边防军主力要进行扩充。从原来七个师，要达到十三个师，也就是说你们都要高升一步的机会，旅长有望变成师长，师长有望升任军长，至于该如何表现，你们心里头都有数。我就不说了。散会！"

张廷兰转身就和蒋百里他们一同离开，留下了这些将领，他们全都有种沸腾的感觉，大帅果然手笔惊人，一下子又要扩充一倍的兵力，简直是就是天大的喜讯。武器更新换代，兵力大幅度扩充，奉军的战斗力必定会成倍的增加，奉系这个集团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每一次的胜利。每一场的整顿，都让奉军对张廷兰这个领袖越发的忠诚。这些将领都在琢磨着大帅的要求，回到部队之后，必须把训练搞起来。

离开会场之后，张廷兰和蒋方震。杨宇霆又到了后面的小会议室，他们还要磋商一下其他的事情。

“拙言，这次战斗除了暴露了武器的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严重的短板，那就是后勤保证能力不足。这个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卡车一类的运载工具不足，极大的制约了装甲部队发挥战斗力。另外一点就是工程兵数量还有欠缺，比如在抢修道路，建设机场，仓库等等行动之中，还显得有些迟缓。”

杨宇霆尖锐的指出了这个问题，蒋百里也频频点头：“我们当初为了廉价考虑，使用了大量的战俘充当苦力，这一点没什么错，只是一直靠着他们肯定不行。”

张廷兰也十分赞同他们的提议，奉军要搞机械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后勤的问题，没有充足的保障，根本打不了现代化的战争。

“运输车辆的问题我也想过，大型卡车会从德国引进生产线，另外也和美国人联系过，从他们那里采购了皮卡和三轮摩托的生产线，另外我们也在加紧突破柴油机技术的屏障，很快就会有一批货运车辆出现。”

“自行研制，再结合外国进口，绝对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之一，我也非常赞同，只是不知道这个皮卡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厉害之处啊？”

张廷兰笑着说道：“这玩意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轿车的车头，加上货车的车身，驾驶舒适，还能有相当的货运能力，应用范围非常广，可以拉货，也可以拉人，兼顾舒适性和越野性，在上面架上机枪小炮，就能成为打了就跑的偷袭神器！”

在后世，经常能在电视画面上见到乘坐皮卡的武装分子，ak47、rpg、皮卡车，几乎就是恐怖分子的标志，他们驾驶着皮卡神出鬼没，可以在上面搭载任意的武器装备，有着强大的灵活性，能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都苦恼不已。

在军队之中，皮卡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般的皮卡拉一吨货物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充当火炮牵引车，可以在上面架设高射机枪，可以运输物资和伤员，和吉普车一样，简直就是一个多面手。

听到张廷兰的介绍之后，杨宇霆也顿时来了兴趣：“拙言，要是真按照你说的，这个皮卡可是一个好东西啊，美国人怎么能轻易卖给咱们啊？”

张廷兰笑着说道：“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皮卡也是美国人刚刚设计出来的，主要的销售对象是美国西部的牛仔，这种车辆比货车舒适，比轿车载货量大，越野性能也相当不错。只不过刚刚推出，美国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价值，咱们安排在美国的人员就盯上了这东西，把设计专利和生产线都买了过来。一共花了八十万美元，可以说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蒋方震也是哈哈大笑：“能占点美国人的便宜，并不容易，可要快点把生

产线弄回来才是。我们要尽快生产出来，装备部队，现在战争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要给步兵装上车轮才行！”

第六百章傀儡

“拙言，又要更新军备，又要生产车辆，而且这些车辆可不是生产出来就完了，油料消耗，日常维护，都要花钱。我们这次军备更新，需要花费的资金还是相当大，刚刚经过一场大战，财政能不能承受可是一个大问题啊！”

蒋百里有些担心的说道，军队就是吞金巨兽，没有钱，不管有多少雄心壮志，都别想成功。

杨宇霆也笑着说道：“没错，岷源可是把钱看得很紧，没有他的首肯，恐怕连拙言都没法弄出钱啊！”

张廷兰微微摇了摇头：“这些年在军工体系上可倾注了不少的心血，要是还不能养活自己，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养活自己？杨宇霆顿时眼前一亮，急忙问道：“拙言，你是准备卖武器赚钱么？”

“没错！”张廷兰笑着说道：“我们要换装，仓库里面还储存了大批的武器，正好全都卖出去，用别人的钱，养活军工企业，摊薄生产成本，降低采购价格，这可是多重获利的好事情。”

“拙言，买武器我不反对，只是咱们把武器卖给其他的土皇帝，这帮人用这些武器，再来打内战，结果影响的还是奉军的声誉，我担心造成不好的影响啊？”蒋百里忧心忡忡的问道。

杨宇霆摆了摆手，笑着说道：“学长，你这么想就有些迂腐了，就算我们不卖武器，他们就不买了么，一样要买，而且大笔的利润还会流向列强手中，倒不如咱们把这份利润拿到手中，用来发展奉军的力量。我们越强大，统一国家的脚步就越快，老百姓受到的伤害就越小，成大事不拘小节，区区名声的问题。我看不用在意。”

杨宇霆说完之后，又看了看张廷兰，想要寻求张廷兰的建议。

“邻葛，百里先生说的也有道理，这笔钱我们不能不挣，但是名声还是要顾及的。实力再强大，也难以堵上天下的悠悠众口。”

“拙言，你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没有？”

“扶持两个代理人吧。”张廷兰笑着说道：“接下来奉军的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加强对远东的掌控，第二是对付日本人，择机把日本势力彻底驱逐出东北。在这个期间。我们最好要在关内有一定的势力，防止北洋借机做大。”

杨宇霆对这个提议，也十分赞赏，笑着问道：“拙言，你既然说到了这里，我有两个人选，不知道你觉得如何？”

“哪两个人能入邻葛的法眼。还是快点说出来吧？”张廷兰笑着说道。

“一个是山西督军阎锡山，另一个就是原来担任过先大帅内应的冯玉祥。”

杨宇霆提到了这两个人，张廷兰顿时也是面露喜色，阎锡山和冯玉祥都是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阎锡山从辛亥年开始，掌控山西长达三十八年，在军阀之中堪称绝无仅有。

阎老西能做到这一点，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是阎锡山有着晋商特有的精明，心里头有一个小天平，什么事情都称量的很清楚。另外一点就是阎锡山在民政上建树颇多。山西一度获得模范省的称号，社会安定，百姓殷实。正

因为如此，阎锡山才在山西彻底扎下了根，任凭风云变幻。他都能岿然不动。
至于冯玉祥，也是十分有趣的人物，被称为倒戈将军，反复无常，吃着谁反对谁，拿谁的不向着谁。当然他一手打造出来的西北军也都秉承了这个特点，韩复榘、石友三之流的全都是如此，有奶就是娘，还把老冯给出卖了。
听到了杨宇霆提到这两个人，张廷兰也是十分的满意："邻葛的眼光不错，那就先和他们联系一下，如果愿意合作，就让他们来见见我，坐下来好好谈谈！"
"大帅，阎锡山不久之前就说过要来奉天考察，最近应该动身了，至于冯玉祥，眼下就在奉天，如果想要见他，马上就可以带来。"
"那好，我就在这里见见他。"
杨宇霆让手下人去宾馆传递消息，不多时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侍卫长沈华带着一个高大壮硕的中年人走了进来，他正是冯玉祥。
自从上次担任奉军的内应失败之后，他就辗转流落，也没有弄到安身之所，随着奉军的威望不断提升，冯玉祥就有了投靠奉军的念头，因此他跑到了奉天，到处找关系。
本来老冯还以为没有机会了，但是没有想到竟然等到了大帅亲自接见的消息，冯玉祥一点也不敢耽搁，急忙来到了帅府。
张廷兰此时携着大胜的威风，身份已经远远不是那些小军阀能够比拟的，能得到张廷兰的接见，他显得十分激动。
见到张廷兰之后，冯玉祥也是一阵吃惊，他也没有想到对方竟然那样的年轻，但是坐在那里，威严十足，周围有多少人，都会变成陪衬。看了一眼之后，冯玉祥急忙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神情十分严肃。
"兰帅，卑职冯焕章，听候兰帅的差遣。"
"不用这么严肃，请奉军过来，就是想和你聊聊天，谈谈心。"
张廷兰说的轻松随意，冯玉祥可不敢大意，对方找自己肯定有事情，说不定自己就要转运了，天赐良机绝对不能错过，冯玉祥只把半个屁股坐在了沙发上，腰板挺得笔直，随时能站起来回话。
张廷兰冯玉祥这个历史名人，也对自己毕恭毕敬，心里头也有一丝得意，笑着说道："冯将军，你曾经帮过先大帅，不管结果如何，奉军上下都念着这份香火情意，听说冯将军如今没有了落脚之地，我心里头也很过意不去，你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起来。"
冯玉祥一听这话，急忙站起了身："兰帅，边防军击败了俄国人。大涨中华的威风，是所有军人的楷模，我也想要加入奉军，为国效力，还望兰帅能够允许？"
说着冯玉祥深深的鞠了一躬。显得极有诚意。
"冯将军你早就是统兵将领，如果进入奉军，则需要从头做起，并不合适。我可以保举你出任西北边防督办，负责甘肃宁夏等地，虽然地方有些贫瘠。但是好歹也是一方之主，不知道冯将军愿意么？"
"愿意！"冯玉祥毫不犹豫的点头同意，其实冯玉祥早就研究了奉军的情况，知道奉军军纪森严，而且任何人都要从底层做起。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也不愿意加入奉军。毕竟当惯了旅长的人，让他贸然当班长排长，怎么都

不舒服。
能够独当一面，当一方的土皇帝，别管哪里，都比寄人篱下要强。
张廷兰笑着说道：“冯将军，西北十分贫瘠。另外甘肃又是马家军的地盘，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一个外来人并不容易打开局面。”
“兰帅，马家军无非是一帮贼匪而已，冯某愿意杀出一条血路，任何阻挡的人，都会被彻底消灭。”
“很好，要的就是冯将军的这份豪情。”张廷兰笑着说道：“我可以提供给冯将军两万杆步枪，三十门火炮，另外给你配齐机枪手榴弹。支持冯将军杀入甘肃，清剿马家军。”
冯玉祥听到张廷兰的话，差点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这些军火足够他装备两个师的部队了，别说对付马家军那些土鳖。就是对付一般的北洋军，也都不成问题。
早就听说张廷兰出手大方，现在一看果然名不虚传，有枪就有人，由一个光棍司令，变成了两个师的统帅，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快了，冯玉祥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兰帅，您这样厚待玉祥，我一定唯兰帅马首是瞻，绝对服从。”
“冯将军，不必如此，你只要能做成三件事情，就是报答我了。”
“兰帅你就吩咐吧，别说三件，就算三十件我也答应！”
张廷兰哈哈一笑：“冯将军果然是爽快人，第一件事情就是清理马家军，这些家伙屠戮汉人，和政府离心离德，很容易被赤俄的势力利用，因此必须予以剿灭，不过他们善于用宗教作为伪装，这一点必须要提高警惕。”
“兰帅放心吧，他们都是邪教徒，玉祥一定不会放过他们！”
冯玉祥说的咬牙切齿，张廷兰心中也暗子高兴，冯玉祥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对于其他宗教都看不上，就在他日后得势的时候，还搞过灭佛的举动，没收寺院的财产，将房舍变成学校等公共场所。
张廷兰了解他的信仰，正因为如此，才想到了把他派到西北，这正是以毒攻毒，让他和马家军狗咬狗去吧。
张廷兰笑着说道：“第二件就是延长矿和玉门矿的问题，我希望冯将军掌控了西北之后，能够为奉军扩大开采规模，提供便利。”
奉军大搞机械化，虽然对提升军力很有帮助，但是机械化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石油，不然坦克就是一堆废铁。
现在奉军需要的油料还不多，因此还可以从美国进口，顿时随着工业发展，车辆增加，必然会消耗更多的油料，靠着采购肯定不行，必须有稳定的石油供应才行。
东北虽然有著名的大庆油田，但是这个油田埋藏深度平均在一千一二百米之下，以现在的技术水平，根本没法开采。唯一能够派上用场的油田就是西北的延长矿和玉门矿，这两处油田，才是奉军的希望所在。
冯玉祥也猜到了张廷兰的用意，因此他急忙说道：“兰帅放心，玉祥到了西北之后，第一时间就把油田掌控起来，绝对不会出现差错。”
张廷兰满意的点点头，然后说道：“冯将军，第三件事情说起来也很简单，我提供给你军火，总不能一点钱不要吧，不过我也知道你的难处。我准备授权你在西北代理军火贸易，每卖出一件武器，你可以从中抽取百分之五的利润，这些利润暂时充作军火费用，如果卖出的更多，你还能得到分红。”

冯玉祥一听张廷兰授权他出售军火，顿时喜笑颜开，这哪里算是什么条件啊，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从民国以来，军火都是最好的硬通货，各个地方势力全都趋之若鹜。

通过西北，可以将军火卖到西南的那些土老帽手里，这其中的利润简直难以衡量，虽然只能拿到百分之五的利润，但是也足够冯玉祥养兵了。

“兰帅，您这哪是条件啊，分明是成全玉祥，正愁没有办法养兵呢，您就提供了一条财路，玉祥一定尽心竭力的为兰帅办事情，绝对没有二话！”

冯玉祥再度表示了效忠，张廷兰对他的忠诚并不抱多大的期待，不过把冯玉祥派到了西北，正好能搅乱局势，为奉军扩大势力铺路。

杨宇霆在一旁突然说道：“冯将军，我准备给你派遣一个助手，不知道你需不需要？”

第六百零一章阎锡山

要给自己派帮手！冯玉祥顿时就明白了，这是要监视自己，可是他此时还能拒绝么，因此冯玉祥毫不犹豫的点点头。

“参谋长只管指派，玉祥无有不从。”

杨宇霆一看冯玉祥这么识趣，也很高兴：“我给你派的这个人叫张宗昌，他在远东帝国担任过军事顾问，对付异族异教，他很有手段，安定西北很需要这样的人才。”

“多谢参谋长厚爱！”冯玉祥连连道谢。

张廷兰一看谈得差不多了，一摆手，就把这位倒戈将军给打发走了。蒋百里突然笑着说道：“邻葛，你把张宗昌这个魔星派给了冯玉祥，西北只怕没有安定的时候了。就冲着他在远东的所作所为，西北恐怕要人头滚滚了。”

杨宇霆也笑着说道：“不乱不治，大乱大治，西北被马家军盘踞，乌烟瘴气，也到了该收拾的时候，杀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况且马家军的那些混蛋，全都该死。”

张廷兰也赞同杨宇霆的安排，张宗昌这个家伙贪鄙暴虐，而且办事也有一股子狠劲，奉军曾把他派给了远东帝国，让他主管社会治安，抓捕多数党残余成员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明面上的借口，实际上就是在远东施行减丁政策，降低白俄的数量。张宗昌把这件事情办得十分出色，三个月的时间，就抓捕了超过五万人，查抄财产两千万卢布，枪毙七千多人，给奉军送去了三万名劳工苦力。

远东经过混战，人口早就不足百万了，而且张宗昌干掉的全都是青壮年，远东的劳动力已经没法自己维持了。从中国移民，也就顺理成章了。

张宗昌这个家伙名声也彻底臭了，远东俄国人成立了不少的暗杀队，就要除掉他。对于这么一个能干脏活的人物，奉军还舍不得让他死了，正好派到西北，让他继续发挥热量，去祸害马家军。

西北的群马崛起于晚清，同治年间，陕甘一带回民数量大增。白彦虎和马化龙等首领暗中串联，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宗教国家，将汉人全部杀光，最后陕甘两省，一共有超过两千万汉人被杀。重灾区陕西损失人口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五。一次屠杀十万人，乃至几十万人的情况并不鲜见。很多县城全都被屠戮一空。渭水河畔尸横遍野，白骨盈野。

后来左宗棠带兵清剿，将作乱的人员基本消灭干净，其中也用了屠杀对屠杀的手段，白彦虎这个主犯仓皇逃窜到了中亚地区。当时马家军的先祖马占鳌，马海宴。马千龄等人也都参加了这场暴乱，手上有着无数汉人的鲜血。

只是当时左宗棠没有赶尽杀绝，接受了他们的投降，结果马家军这股势力就在西北扎下了根。近些年来。随着人口增加，马家军的实力不断的膨胀，西北又出现了不稳的情况。

张廷兰十分清楚，马家军就是一个毒瘤，只要他们发展起来，还会试图独立，而且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残害汉族百姓，大搞屠杀，对他们只能采取超强硬的措施，不杀干净，西北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而且按照张廷兰的战略规划，先那些内外蒙古，然后消除远东俄国的威

胁，下一步就是进军西北，一方面获得足够的战略纵深，一方面是拿到石油资源。

有了这个战略目标，马家军这些人也就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张廷兰可不会像满清和北洋一样，纵容姑息这些混蛋。

“邻葛，好好交代一下，要在西北施行减丁政策，控制异教人数，不只要消灭马家军，还要把亲近马家军的人全都处理掉，关键时刻就要亮出屠刀，一切后果，我们都给他兜着！”

“大帅放心，我一定好好交代清楚。”

杨宇霆也是心狠手辣之辈，张廷兰办事爱惜羽毛，还讲究情义，杨宇霆则能做到冷酷无情，西北的事情让他处理，张廷兰一百二十个放心。

冯玉祥和张宗昌得到了张廷兰的命令之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老冯扯起大旗，收拢旧部，张宗昌在远东干过，手上还有三千名白俄士兵，这两个人凑到了一起，可谓是珠联璧合。

一个反复无常，一个卑鄙无耻，简直就是完美的组合。不到半个月时间，冯玉祥就召集了五千多人，北洋政府的任命也下达了。不过并不是张廷兰要求的西北边防督办，只是给了一个宣抚使的名头。但是不管如何，冯玉祥已经有了进军西北的由头，大军随即开拔，浩浩荡荡的向西北进发。

就在冯玉祥出兵的十天之前，山西督军阎锡山也秘密的来到了奉天，张廷兰并没有立刻接见阎锡山，而是安排了阎老西去各地参观。

陪同阎锡山参观的正是乔瑞轩，乔瑞轩是晋商出身，最早和张廷兰进行合作，现在产业发展已经十分惊人。他刚刚投资建设了一个农用机械厂，主要生产小型柴油拖拉机。东北平原广阔无比，这些机器很受欢迎，还没有下线，就已经接到了大量的订单。

阎锡山在乔瑞轩的陪同之下，首先参观的就是这个生产拖拉机的厂子。阎老西刚刚来到厂门前，就彻底被惊呆了。

工厂区足足占地二十亩之多，高大的院墙，严格的管理，走进一看，机械轰鸣，所有的工人各司其职。完全采用流水线的生产模式，每个工人负责一道工序，全都一丝不苟，宛如机器一般。

半个小时左右，一个单缸柴油发动机就被组装出来，阎锡山看的是目瞪口呆。他其实也在向着自造军火努力，先是在太原建立起军械维修厂，然后又试图自造枪支，不过由于机器设备简陋，完全采取的小作坊的模式。

生产一个枪托就要三四天的时间，修一支枪，要一个月，每个月生产枪支的数量也不确定，三五支，多的时候七八支，根本没法应付部队的消耗，只能说聊胜于无。

不过这在全国的军阀当中，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毕竟大多数的军阀连造军火的意识都没有。

乔瑞轩偷眼看了一下陷入呆滞的阎锡山，笑着说道：“阎公，这只是民用工厂，生产效率还相当低，工人也不够熟练，如果到了奉天和吉林的兵工厂，那才叫大手笔呢，枪支就像流水一样，一个月轻轻松松能造几万支，如果完全动员起来，达到几十万支也不是什么难事。”

一听到这个消息，阎锡山彻底懵了，半晌才说道：“乔兄，你不是骗我吧，奉军真有这么厉害的本事，我当初在日本留学，日本的工厂也未必有这个能耐啊！”

“阎公，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奉军凭什么能让俄国人低头，胜利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每天军火的消耗量都是相当惊人，要不怎么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呢。”

阎锡山也勉强平静了一下心绪，他略带迟疑的问道：“乔兄，这东三省的基业都是兰帅一手打造出来的？”

“没错，我也算是走了好运，兰帅刚刚创业的时候，我加入了奉天实业团，最初我们生产罐头，被服一类的东西，全都卖给了协约国，换来了最初的发展资金。实不相瞒，接着又靠着向俄国走私，换来了不少机器，从那个时候开始，奉军就有了自造军火的能力。接着和美德等国合作，陆续引进了相当数量的机器，可以毫不客气的说，除了大型的船舶动力之外，日本人能超过我们的已经不多了。”

有了实力，还要进行展示，乔瑞轩除了给阎锡山介绍奉军的发家史之外，又拉着老西参观了大量的奉天工厂。包括发电厂、拖拉机厂、飞机厂等等，每到一处，老西的心脏就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大型的生产线，就是想卧在地上的钢铁长龙一样，那些工人有条不紊，一切都宛如机器一样，没有任何的差错。

小到螺丝钉，大到飞机坦克，应有尽有，奉军几乎能够生产一切东西，而反观山西，却几乎什么都不能生产。

这种实力的巨大差距，简直不可以用道理计，阎锡山最初还想学习一下奉军的经验，把奉军所作所为在山西复制一下，也让晋军强盛起来，可是经过了十来天的考察，阎老西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也搞明白了，为什么奉军敢大大方方的展示，就因为人家有这个自信，明明白白的放在你的面前，你也没有办法复制。

张廷兰能走到这一步，全仗着对国际局势的精确把握，充分利用了每一个时机，阎老西肯定没有这个本事。而且山西也没有东三省的富饶，阎锡山是彻底打消了和奉军争雄的念头。

不过身边有这么强大的一个邻居，阎锡山也是坐不宁立不安，到了最后，乔瑞轩领着阎锡山到了奉天兵工厂，阎老西已经有些神经呆滞了，他一个月的造枪数量还没有人家造的重炮多，这世上还有更让人绝望的事情么！

可是就在阎老西在兵工厂里面转圈的时候，张廷兰也到了工厂，离着老远，张廷兰就笑着说道：“阎督军，张某怠慢了贵客，还请原谅，为了表示歉意，我有一个合作计划，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第六百零二章军舰回来了

阎锡山早就被奉军的强大威势压住了，自觉比张廷兰低上了几头，因此十分谦卑的说道：“兰帅太客气了，您有什么吩咐，百川无不赞同。”

“阎督军，我一直提倡双赢合作，大家互相谈谈生意，没有别的意思，你先看看这把手枪如何？”

张廷兰随手将一把勃朗宁m1911型手枪塞到了阎锡山的手中，阎老西也是识货的人，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防美制的手枪，他在手里头掂量了一下，沉甸甸的，握在了手掌之中，感觉非常好，就好像手臂的延伸一般，让阎锡山爱不释手。

张廷兰笑着说道：“这种手枪使用了的子弹是11.43毫米，相对来说有些偏大，子弹的初速度也不快，但是却又相当可怕的人体抑止力，能给人体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就算是一头黑熊，只要挨了一枚子弹，就算侥幸不死，也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这一点在战斗之中非常重要，有很多士兵都会面对敌人垂死一击的问题，如果被这种手枪击中，他们就彻底失去了反击的可能。”

阎锡山认真听着张廷兰的介绍，也露出了十足的垂涎之色，就像阎锡山的为人一样，四面圆滑，晋军的战斗力也不算突出，尤其是一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晋军就撑不住了，可是如果大量装备手枪，就能把这块短板弥补上来。

阎老西想到这里，越飞的喜欢，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最后他叹了一口气：“果然是好东西，只是晋军财力单薄。就连步枪都装备不齐，手枪就更不敢奢望了。”

“阎督军，如果你真喜武器，不只是这种手枪，其他的所有装备。全都在内，我都可以提供给你，钱不是问题！”张廷兰略带玩味的笑了笑。

阎锡山也十分精明，也很快弄明白了，这是张廷兰抛出的一个香饵，虽然知道吃下去会有风险。不过阎锡山也的确太垂涎这些东西了。

“兰帅，百川斗胆请您指点一下合作的方式，只要能够接受，百川绝对没有二话。”

张廷兰笑着说道：“阎督军，我可以授权给你代理军火销售，向华北和中原地区出售武器。你可以从中抽取百分之五的利润。”

阎锡山一听这话，顿时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谁都知道军火贸易是最赚钱的东西，而且也是各地军阀最舍得花费巨资的领域，别看只有百分之五，那也是几百万的暴利，他一下子就被打动了。

当然阎锡山也很清楚。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代理军火销售，张廷兰不会白白让利这么大的，他一定有更多的要求，阎锡山索性就等着张廷兰的下文。

张廷兰也注意察言观色，阎锡山果然比冯玉祥更加有城府，没有马上就表态，是个十足的老狐狸。不过张廷兰手上有太多的好牌，根本不怕他不上钩。

“阎督军，除了军火合作之外。山西表里河山，地下也蕴藏着大量的煤炭，东北蒙古等地也有着大量的煤炭资源，我准备和阎公联手，共同开发煤炭。结成了一个销售联盟，掌控中国煤炭市场。”

阎老西一听这话，顿时就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山西的确有数量惊人的煤炭不假，但是开采煤炭需要大量的设备，山西根本没有这个本事，只能守着金饭碗要饭，这也是阎锡山很发愁的一件事情。

“兰帅，要大规模开采煤炭，必须要有大型设备，而且中国的煤炭销售市场已经被列强把持，恐怕想要吃下这块利润，有不小的困难。”

张廷兰哈哈大笑：“阎督军放心，设备奉军可以提供，至于列强的问题，你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就是大麻烦，如果不当回事，他们也就是一只乌鸦，除了能叫唤两声，也没有别的能耐！”

阎锡山一听这话，差点被噎住，在中国的土地上，谁敢无视列强，只要一见到洋人，他们的腿脚就会发软，更别说敢从列强的碗里抢肉吃了！

不过眼前这个年轻人就是有这个魄力，人家带着十几万大军，刚刚和俄国进行了一场深入友好的国际交流，人家不只能从列强嘴里抢肉，还能从列强身上割肉，早就和普通的土军阀，完全不一样了。

“兰帅，奉军强大天下有目共睹，可以做到无视列强，可是晋军地寡兵疲，实在是承受不住压力啊！”

“既然这样，阎督军，拿我们不妨二八分润，你只管坐地收钱，其他一切麻烦，都由奉军担着，你意下如何？”

阎锡山听到了这里，心中的小算盘又噼里啪啦的打了起来，煤炭的确是山西最重要的矿藏，虽然只能拿到两成利润，但是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肯定又在几百万之上，绝对是一笔横财。

阎锡山想了又想，才猛地点头说道：“一切全听兰帅安排，百川没有意见！”

张廷兰笑着说道：“阎督军能有这个魄力，张某十分高兴。”又看了看一旁的乔瑞轩：“乔兄，生意的事情你比较清楚，你又怎么看呢？”

乔瑞轩急忙说道：“大帅，煤炭在工业上有很大的用处，而且也是采暖的燃料，各大城市需求都很大。我看首先一步要抢占京津地区，拿下华北的市场，然后在打入长江流域，占领上海。按照我的估计，最初的利润也应该在三五千万一年，如果扣除成本，按照两成计算，阎公一年至少也能拿到五百万的纯利润。”

阎锡山能拿到五百万，奉军就能拿到两三千万，虽然家业越来越大了，但是这也不是一笔小钱，张廷兰还是十分重视的。

同张廷兰谈了一会儿，阎锡山也感受到了这位兰帅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大的自信。不过张廷兰还算大方，虽然毫不客气的占了大头，但是还给别人留下了一点汤喝，阎锡山还是非常满意的。

“兰帅，以百川来看，东北如今的工业实力，冠绝天下，实力之强，只怕其他势力全都望尘莫及。”

张廷兰也知道阎锡山是在试探自己，想要看看自己的野心究竟在哪里，索性笑着说道：“阎督军，军人本来是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打内战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张某有意南北弥合矛盾，共同制定法律，选举国会，通过不流血的方式，让国家彻底统一。”

阎锡山一听，急忙说道：“兰帅所言极是，如今国家主权屡屡受到践踏，实在是不该继续打内战了。”

“只是有一伙人贼心不死啊！”张廷兰说着往南方指了一指：“孙文和他的

党羽从民国以来，先后发动了多少次兵变，如今又打着护法的名义，屡屡兴兵。他们真的尊重约法么，我看未必。孙文让两百多名议员，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他当非常大总统，试问他把选举法放在了什么地方，护法不过是他争权夺利的一个借口。先是和日本人勾勾搭搭，随后又和越飞一同发表宣言，说白了，这些举动就是一句话，有奶就是娘！”

阎锡山早年也是同盟会的成员，只是后来担心袁世凯忌惮，主动和民党切割了，不过他和民党之间还是藕断丝连。如今张廷兰痛骂孙文，阎锡山心里头也不住的打鼓，这位兰帅究竟有什么打算啊？

“阎督军，事到如今，孙文一党已经成了国贼，我准备联合各方，共同剪除这颗毒瘤，不知道阎督军愿不愿意参加啊？”

阎锡山一听，张廷兰这是逼着他表态啊，老西眉头皱了一下，在山西也有不少亲近民党的势力，他不能不顾及，可是他又不敢违拗张廷兰的意思，何况刚刚谈成了如此重要的合作，他哪里愿意放弃啊。

“兰帅有命，百川自然不会反对，到时候只要兰帅一纸公文，百川一定甘当马前卒。”

两个人谈完之后，张廷兰就让人安排向山西提供的第一批军火，同时王永江也接见了阎锡山，两个人又谈了大半天，最后签订了一份货币互换协议。

这正是张廷兰和王永江早就商量好的，要利用货币互换，扩展奉军的经济影响力。在北方诸省当中，经济发展最好的是河北和山东，不过这些地区都是北洋的大本营，奉军暂时还插不进去手。

除此之外，社会最安定，经济最稳定的就是山西，因此阎锡山也成了互换货币的首选，双方首批互换的金额为五百万，以后还是视经济交流情况，继续扩大互换规模。

阎锡山虽然精明透顶，但是面对奉军的种种拉拢和控制的手段，他并没有拒绝的能力。毕竟这些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就算他不答应，别人也会争着签的。

就在阎锡山在奉天考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好消息传了回来，吴毓麟和夏寒拖着三艘军舰从欧洲返回了，这三艘军舰都是德国在彩虹行动当中凿沉的，当初奉军和英国人达成了协，英国人同意提供几艘凿沉的军舰，以供奉军拆卸。

现在这批军舰终于回来了，张廷兰也兴奋异常，三军之中，海军的发展是最困难的，也是奉军和日本人差距最大的一个领域，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张廷兰亲自前往了葫芦岛，要看看究竟拿回了什么宝贝。

第六百零三章更大的野心

当张廷兰赶到了葫芦岛船厂的时候，正好有一艘庞然大物，在拖船的牵引之下，缓缓的驶入港口。这时候正是黄昏时分，战舰庞大的黑影就像是海上的一座大山一般，巍峨雄伟，周围的小船与之相比，就仿佛是玩具一般，小巧可怜。

这艘庞大的军舰就是德国的巴登号战列舰，这是巴伐利亚级战列舰的第二艘，于1913年开工，1915年建成。不过很不幸，这艘满载排水三万多吨的庞然大物，在日德兰大海战爆发的时候，还在海上测试，并没有能够参加这场战斗。

日德兰海战之后，巴登号成为了德国公海舰队的旗舰。德国战败之后，这艘军舰被英国人扣押在了斯卡帕湾。在1919年的彩虹行动之中，德国海军官兵将英国扣押的军舰全部凿沉，巴登号也不例外。

不过就在这艘军舰即将沉没的时候，英国人赶了回来，这艘战舰被拖到了浅水区搁浅，这是所有自沉军舰当中，唯一一艘搁浅的军舰。

英国人连自己的军舰都要大量的报废，这艘代表着德国造舰工业巅峰的巨舰，只能静静的待在海边。原本英国人计划被这艘军舰当做靶船，这时候奉军盯上了这艘军舰，英国已经答应提供奉军几艘德国自沉的军舰，巴登号就是其中最大的一艘。

这艘军舰在拖船的牵引之下，穿过英吉利海峡，绕过好望角，穿印度洋，过马六甲海峡，然后一路北上。经过了漫长的海上航行，终于来到了葫芦岛港。

当巴登号进入港口的时候，在港口上面已经聚集了大量的人员，沈鸿烈带着海军所有的舰长，还有造船厂的主要技术人才，全都聚集在了港口，翘首以盼。

葫芦岛港并没有停泊这种大型军舰的能力。沈鸿烈亲自组织人员，临时为巴登号建造了泊位，终于在夜色降临的时候，这艘庞大的战舰安安稳稳的停了下来。

负责把这艘巨舰带回来的夏寒和吴毓麟早已经来到了港口上，十分兴奋的向着张廷兰报告情况。

“大帅，我们把巴登号给带了回来！”

张廷兰笑着说道：“大家都辛苦了，赶快向我说说这艘战舰的情况。”

吴毓麟笑着说道：“大帅，巴登号是德国在战争之中，完成的最后一艘战列舰。代表着德国造舰技术的巅峰，标准排水量两万八千多吨，满载排水量三万两千多吨，最大航速能达到22节。这艘军舰在自沉的时候，并没有沉入水中，只是搁浅。因此船上的设备基本保存完好，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来了兴趣。急忙问道：“没有损害，是不是意味着修复之后，就能投入战斗呢？”

夏寒脸上露出难色，苦笑着说道：“老长官，在咱们拖回来之前是几乎完好的，不过等到我们拖回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巴登号上面装备了三百八十毫米的主炮，英国人全部拆除了，十六门一百五十毫米的副炮也被拆除了十门。最后英国人又把战舰的动力系统炸毁了，只准备给咱们一个空壳子。”

张廷兰听到了夏寒的介绍。脑中猛地一闪念，竟然有种恍如隔世的感

觉，中国人走向海洋的道路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么艰难，列强什么时候都会层层阻挠，从来没有变过。

“空壳子就空壳子吧，不是从德国人手里弄到了图纸么，所有技术人员，就利用这个空壳子好好摸索，把关键技术搞清楚，不管多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走向海洋的决心！”

这时候沈鸿烈等人也都聚集过来，听着夏寒的介绍，他们脸上全都露出了愤怒之色，不就是一艘德国的破船么，英国人至于这么小气么，拆了武器，还炸毁了动力系统，简直都把事情做绝了，就是不让你中国人拥有大型战舰。

这么做的目的也显而易见，他们就是想独霸海洋，永远从中国人身上捞取好处。这些海军的将领都把拳头攥的紧紧的。越是屈辱，就越要奋发向上，越是艰难，就越要把这条路走下去。

正在大家都有些失落和愤恨的时候。夏寒突然笑着说道：“老长官，英国人虽然奸猾透顶，不过咱们一样有空子可钻！我买通了英国的官员。在炸毁锅炉的时候，保留了两座锅炉，和一台蒸汽轮机，另外我又从德国人手上弄到了舰炮生产的图纸，只要咱们愿意，再找到德国人帮忙，一样有机会复原这艘海上巨舰。”

一听夏寒这话，所有人都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张廷兰欣慰的拍了拍夏寒的肩膀：“干得不错，早晚有一天我们让英国人为今天的大意付出代价！”

巴登号一共有十一台桑尼克罗夫特燃煤锅炉，三台蒸汽轮机，英国人原本是一点都不想给奉军留下。夏寒买通了负责炸船的官员，在爆破的时候，故意放水，保住了两台锅炉，一台蒸汽轮机，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吴毓麟也在一帮说道：“大帅，我们目前虽然没有建造军舰使用锅炉的能力，但是有了这个成品之后，仿制起来就容易多了。而且修复军舰动力系统最大的难题就是传动系统，需要加工庞大的零件，好在我们已经拥有了大型的锻压机，这个困难可以解决，再从德国人手里弄到一些技术，修复巴登号，不是没有可能。”

吴毓麟信心满满的介绍着，张廷兰也带着众人，走到了这艘庞然大物的前面，看着上面斑驳的锈迹，累累的伤痕，竟然有种刺痛的感觉。

“吴厂长，动力系统需要重装，是不是要将军舰切开，然后再把锅炉装进去？这样会不会影响战舰的性能？”

“大帅果然是行家，的确虽然我们有望修复巴登号。但是这艘战舰的服役期必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达不到设计的最高航速。”

“吴厂长，你听过不破不立的说法么，其实这次对于巴登号来说，说不定是涅槃重生！”

“大帅，您何出此言啊？”

张廷兰笑着说道：“我并不看好战列舰，技术总是在不断的进步。用大炮作为主要的作战武器，这是从风帆时代就延续下来的。可是现在飞机大行其道，而且一日千里，航母势必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武器，甚至是新的海上霸主。”

对于张廷兰的论断，在场的众人认同的并不多，各大国全都在着力发展战列舰，吨位越来越大，主炮越来越强。这种如日中天的武器，到了张廷兰

的嘴里，竟然会被取代，大家都不敢相信。

尤其是在大家的旁边，就停泊着一艘庞大的战列舰，虽然被拆除了主炮。但是从战舰上面，大家也能感受到强烈的海上霸主的威严，这样强大的武器怎么会被取代呢！如果不是出于对张廷兰的敬畏。甚至有人都要直接出来反驳了。

包括沈鸿烈在内，都有些质疑，不过张廷兰早就习惯了这种质疑，毕竟很多在后世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发生之前，却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到，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局限性，很少有人能像穿越者一样，跳出时空的桎梏，去指点江山。

“海军是高技术兵种。因此必须注意技术的进步，火炮作为主要武器，从射程和威力上讲。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可提高的余地并不大。但是飞机并不一样，这是一种新兴的武器，航程已经能达到几百公里，以后提升的可能性还会更大。而且飞机投掷的炸弹，在威力上，丝毫不亚于战列舰的主炮，而且准确性更高。以飞机作为主要攻击手段的航母，完全可以在超远的距离上，对战列舰发动攻击，到时候战列舰的坚盔重甲，完全就是乌龟壳而已，除了挨揍，没有别的用途。”

在场众人仔细听着张廷兰的话，虽然他们不愿意接受战列舰已经过时的观点，但是他们还真找不到反驳张廷兰的理由。

战列舰讲究三点要素，火力、速度、防护性，任何一艘出色的战舰，都是在这三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可是对于航母来说，飞机完全可以几百公里以外发动攻击，战列舰的主炮再厉害，也打不到这个距离。而且不论是防御力多么变态，一味挨揍，早晚都会有被突破的时候。

想到了这里，沈鸿烈等人竟然感到脖子后面一阵发凉，原来他们一直羡慕的无敌霸主，竟然是这样的不堪一击。这种颠覆之感，比起看到了巴登号，来的更加惊人。

“大帅所说不错，只是想要用飞机攻击战列舰，还有很多困难要解决，最主要的就是飞机性能还要大幅度提升，另外飞行员还要掌握攻击水面目标的能力。”

“成章，你觉得飞机的发展速度如何？”

沈鸿烈一听这个问题，也急忙说道：“从出现飞机到现在，还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之中，飞机简直就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能用一日千里来形容。我估计再有十年，航程超过一千公里的战斗机就会出现，载弹量也会大幅度提升，用飞机攻击战列舰，绝对有这个可能。”

说到了这时候，沈鸿烈也不得不承认张廷兰的判断有道理，战争的事情，不能靠着感性来决定，正如张廷兰所说，必须盯住技术的进步，这样才能敏锐的感知到战场的变化。

“大帅，您的意思是要直接越过战列舰的发展阶段，去搞航母么？”吴毓麟试探着问道。

张廷兰点点头：“我们底子薄，不能浪费精力，一艘战列舰的花费，够养二十个师了，我们承受不起，因此必须跳过这个烧钱的阶段，直接建造航母。”

“大帅，既然航母是海军的未来，我们必须要保守这个秘密，列强目前还都在建造战列舰，不妨就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吧。他们虽然底子

厚，但是走错了方向，和我们的差距也会快速的缩小，追赶就有希望了！”沈鸿烈建议道。

“没错，我们必须要在列强差距航母的重要性之前，先发展出我们的航母。”张廷兰笑着指了指巴登号：“我们必须从这艘战舰上面下功夫，我敢说奉军把这艘军舰弄了回来，但是诸如英日等国，都会关注我们怎么使用这艘军舰，是不是要修复军舰。”

“老长官说的没错。”夏寒急忙说道：“在路上，日本人就派出了不少船只盯梢，或许是他们也发觉巴登号被破坏的太严重了，因此没有阻拦。不过凭着日本人的小心眼，一旦咱们有了庞大的军舰，他们一定会出手阻止的。”

“我们不妨就来个将计就计，要改成航母，军舰的上层甲板，里面的动力系统，全都要重新设计。因此我们就大大方方的拆卸军舰，装成彻底报废这艘军舰的样子，打消列强对我们修复军舰的怀疑。”

夏寒一听张廷兰的设想，他的脑子之中飞快的转动，张廷兰玩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他猛地想起一件事，因此笑着说道：“老长官，我觉得把假戏真做也未尝不可，其实德国人手里还有四艘更先进的军舰，如果能搞到手，巴登号完全可以变成一堆废铁。”

张廷兰一听，急忙问道：“夏寒，你仔细说清楚，究竟还有什么军舰值得我们动手？”

“老长官，德国人建造了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满载排水三万五千吨，航速能达到28节，这一级一共有四艘，都没有完工，还在德国的船台上躺着。如果我们通过拆卸巴登号，让英国人误以为我们只是想要废旧钢铁，那么就能借机把这几艘军舰拖回来，到时候不论是继续建造完成，还是改成航空母舰，都比巴登号来的更好。”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眼前一亮，航母并不需要太强大的防御能力，由于要帮助飞机起飞，航速的要求还是很高的，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比起巴登号整整快了6节，能给飞机提供更多的升力，对战斗力有着严重的影响。

“夏寒你提的这个设想太好了，我们马上就制定一个完善的计划，务必要欺骗过英国人的眼睛！”

六百零四章再兴兵

这次除了巴登号之后，还带回了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原本英国人只准奉军打捞德国沉没的军舰，可是被海水泡过的军舰基本上都废了。如果是两三万吨的大船，捞出来还有价值，几千吨的军舰就有些浪费了，运回去除了拆卸报废之外，就没有别的用处了。

因此夏寒他们又打了一个主意，一面正常打捞军舰，一面物色替代品，虽然彩虹行动之中，公海舰队的主力军舰基本都被凿沉，但是中小型军舰还保留了一些，这些军舰在港口风吹日晒，已经一年多了，上面满是锈迹，也无人问津。

按照正常的情况，这些军舰只能充当靶船使用，夏寒搞清楚这些情况之后，他就决定来个偷梁换柱。打捞上两艘军舰之后，一面装作修补漏洞，准备运回东北，但是暗中买通英国官员，用打捞上来的军舰，换了两艘没有沉没的军舰。

这两艘军舰当中，轻巡洋舰排水量四千五百吨，驱逐舰的排水量一千百八吨，由于这两种军舰都要担负海上侦查巡逻的任务，因此航速远远超过主

力战舰，最高航速都能接近三十节，甚至更高。

张廷兰看到了这两艘军舰之后，顿时喜悦异常，航母的保镖终于有了！一个航母编队，光有航母肯定不行，还要有水面护卫舰只，水下要有潜艇。

潜艇奉军已经解决了，水面舰艇还有很大的欠缺，奉军目前只能生产一千吨左右的军舰，主要是浅水炮舰，鱼雷艇，巡逻艇之类的东西。驱逐舰和巡洋舰全都是空白一片。

现在这两艘德国的军舰弄来回来，从实际价值来说，丝毫不比巴登号低，等于是弥补了奉军的一个空缺，张廷兰和沈鸿烈等人饶有兴趣的登上了这两艘军舰。仔细看了又看，沈鸿烈的脸上也露出了贪婪之色。

“大帅，咱们的海军还没有四五千吨的军舰呢，您看能不能把这艘巡洋舰当做旗舰，我保证用最快的时间，形成战斗能力。”

沈鸿烈一脸的希冀。作为一个海军的军官，对于好的舰船，绝对是垂涎三尺，德国人的造舰技术的确可圈可点，对他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张廷兰其实也有这个心思，不过他反复权衡之后。还是坚定的摇了摇头：“成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如果我们把这两艘军舰留了下来，英国人就会看透咱们的把戏，再想弄到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因此这两艘军舰必须拆除，而且要在巴登号之前，用最快速度拆掉，让英国人彻底相信我们搞旧军舰。就是为了拆卸钢铁。”

军舰上面使用的都是特种钢材，用途十分广泛，而且葫芦岛船厂也在建造民船，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烟雾弹，迷惑英国人。只要他们能够放行，奉军就能把更大的军舰弄回来。

“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要舍得下本钱！”张廷兰坚定的说道：“不过有一点你们要记住，必须在拆卸的时候，摸清楚军舰的构造，拆完之后。就要有建造的能力。”

“大帅放心，就算我们不眠不休，也要把建造的关键技术弄清楚。”吴毓麟信心满满的说道：“大帅，当初我们趁乱从德国席卷了一批文献资料，其中就有船只设计的图纸。另外我们又从德国搞到了一些技术人才，现在有了成品摆在眼前，虽然拆除了一艘，但是我们有本事建出十艘八艘！”

“吴厂长，想要建造这么多的军舰，可要看咱们大帅给不给拨银子啊？”沈鸿烈在一旁笑着说道，虽然看起来是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其实沈鸿烈已经把心提到了嗓子眼，这算是他第一次向张廷兰讨要军费。

在三军当中，海军实力最弱，发言权也最低，但是发展海军却是最烧钱的项目，想要争取到足够的经费，就必须争取张廷兰的鼎力支持。

张廷兰也知道沈鸿烈的心思，因此笑着说道：“该花的钱我从来不会吝啬，不过你们也要想清楚，准备建造什么样的军舰。”

沈鸿烈和吴毓麟互相看了一眼，他们面面相觑，还没明白张廷兰的意思。

“英国和德国人都是以战列舰为核心，打造海上力量，因此他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都是巡逻侦察，或者进行海上护航的，是战列舰的助手。可是一旦我们以航母为核心，侦察任务完全可以交给飞机，巡洋舰和驱逐舰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充当航母的带刀护卫，防空和反潜就变成了主要的任务。”

虽说提到了航母建设，吴毓麟和沈鸿烈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还以为是简简单单的用航母替换战列舰而已。可是经过张廷兰的提醒，他们才猛然发

觉，这是一场海上的革命。

从军舰的设计，到海军战术，全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奉军连使用大型军舰的经验都没有，想要一步登天，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张廷兰也是如此，美英日本从一战开始，就摸索航母的使用方法，但是直到二战，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还要经过血的教训，才弄明白了航母，可见其中的艰难。

不过张廷兰也清楚，不管多难，都必须坚持，这是中国海军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了，想要重塑中国的海权，就不知道要再等多少年了。

在参观完了军舰之后，张廷兰就把沈鸿烈、吴毓麟、夏寒等人召集起来，将自己对于航母的思考，包括后世的一些成熟思路，全都灌输给了他们。

航母编队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航母的建造，护航舰只的配备，舰载机的研制，还包括海空军能涉及到的所有相关领域，材料，机械，工艺等等方面，完全是在考验中国的工业水平。

“你们要用最快的时间，拿出一个航军发展的纲要，另外还要考察我们的工业情况，缺少什么技术，马上就想办法解决，能买就买，买不到，坑蒙拐骗全都可以。另外也别光盯着美德英法等国，其他国家也可以考虑，比如意大利，在海军技术领域，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在华利益很少，卖东西的时候，顾虑也不多。”

意大利军队虽然在一战和二战之中，成了最大的笑柄，但是平心而论，意大利在工业水平上，还是紧跟世界一流的，比起日本还有不少的优势。

张廷兰专门了解过意大利的情况，一战之后，意大利也动荡不安，由于巴黎和会没有满足意大利的政治诉求，国内弥漫着一种耻辱感，墨索里尼这个家伙也正在蓄势待发，可以说意大利正处在剧变的前夜，给中国的采购行动，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大帅所言极是！”夏寒非常了解欧洲的情况，也赞同张廷兰的判断：“其实不只是意大利，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都有一些优势的工业，也都有大量的人才。”

张廷兰在葫芦岛一连住了七天，基本上谈得都是如何发展海军的问题，最后制定了一份行动时间表，他们计划在五年之内，改装出一艘航母，并且初步形成战斗力，在十年之内，形成三航母战斗群。

看起来时间有些长，但是以奉军现在的积累，这已经是非常短暂的时间了，航母这种海上重器绝对不是轻易能发展出来的。

海军的发展规划确定了出来，张廷兰就急匆匆的返回了奉天，就在两天前，吴佩孚向张廷兰发来了电报，询问张廷兰对南北分裂的看法。

吴佩孚也是精明透顶的人物，张廷兰已经多次公开批评孙文一党，尤其是在孙文和俄国人勾结之后，更是触怒了张廷兰。直军也想借机把孙文从两广清理出去，并且和孙文的护法军接连发生了几次交火，双方互有胜负。西南的军阀比起想象的还要难对付一些，吴佩孚不得不寻求张廷兰的支持，最后能弄到更多的军火武器。

张廷兰回到了奉天之后，就立即把文武大员都召集了起来，张廷兰直接开门见山，对大家说道：“诸位，今天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想办法剪除孙文一党，彻底把他们从两广赶出去！”

“大帅，孙文是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威望很高，有不少的追随者，也受到了列强的重视，贸然对孙文下手，恐怕有些不妥啊。”朱庆澜略带担忧的说道。

杨宇霆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对孙文下手，他的影响力越大，就代表他对我们争雄天下的威胁越大，不尽早的铲除，只会养虎为患。”

“大帅，我也觉得直接和孙文发生冲突，可能影响奉军的声誉。”姜登选在一旁说道：“最好是支持北洋，让吴佩孚和孙文死拼，我们坐收渔利。”

这些大员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张廷兰突然摆了摆手：“大家不要争了，我总结两点，第一孙文必须除掉，第二北洋没有本事解决他们。”

张廷兰给出了两点至关重要的判断，必须要打，而且必须是自己动手打！

“自从和俄国人接触之后，孙文一党很有可能接受俄国多数党的部分理念，这样他们在组织上，就会远远超过北洋，变成一个强劲的对手。指望着北洋对付孙文，并不现实，他们有本事解决孙文，也不会让他闹了这么长时间，因此奉军必须出兵！”

第六百零五章分化瓦解

“大帅，早该如此了，孙文一党上蹿下跳，名为护法，实则就是争权夺势，谁当政他们反对谁，就是职业造反家！绝对不能放过这样的祸乱之源，我愿意亲自率兵南下征讨他们，保准把孙大炮的脑袋揪下来！”秦威在一旁主动请战。

张贺年也突然笑道：“杀鸡不用宰牛刀，想要消灭孙文，一个师的人马足矣，我也愿意请战。”

“一个师还是太多了，一个旅就够了！”丁超也突然插话了，他这么一说，这些将领就都着急了，刚刚打完俄国人，太大的军事行动已经没有了，这次对付孙文，可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谁都不愿意放过，因此纷纷请战。

大家伙越争越厉害，张廷兰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这帮好战分子才冷静下来。

“孙文一党是乌合之众不假，但是要是一个师，一个旅的往南方派，需要消耗多少财富，需要在路上走多少时间，等咱们把军队派过去，只怕孙大炮早就逃跑了，这么多年孙文别的本事没有，撒丫子逃跑的能耐还是很不错的。”

一听张廷兰的责备，在场的众人终于安静了下来，心里头仔细的思索起来，的确对孙文下手，最大的麻烦在路上，在于后勤。

蒋百里一直没有说话，等张廷兰说完，他才说道：“大帅，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奉军派兵必须慎重，引起误会就不好了。”

张廷兰知道孙文的潜在危害，因此才会力主消灭孙文，但是其他人不一定这么想，如果误以为奉军想要借机扩张势力。把手伸到关内，这样就会引得其他势力反弹。

没等消灭孙文，自己人就先闹了起来，只会让孙文白捡便宜，张廷兰才不会做这种傻事呢。

“百里先生提醒的没错。其他人派遣多少军队都可以，唯有咱们不能成建制的派遣大军，不然其他人还当奉军想要吞并天下，那样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

“大帅，要是不派遣大军，又怎么对付孙文呢！”孙安虎在一旁忍不住问道。

张廷兰微微一笑：“兵需要派。不过不是主战部队，而是特种部队，我们也不去执行攻坚任务，这些都交给其他的军阀，我们只管一击致命，对孙文进行致命绝杀。”

杨宇霆一听。顿时哈哈大笑：“大帅这个办法太好了，孙文这些年，屡仆屡起，在国内混不下去，就到东洋取暖，然后一有机会，就回来兴风作浪。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击致命。最好把孙文抓起来，他的骨干党羽也全都一网打尽，这样民党就彻底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一旁的常荫槐也一直在默默的听着，张廷兰准备利用特战队对付孙文，他也是极为赞同。他主管情报工作，虽然南方不是重点，但是常荫槐也比其他人了解的情况要多很多。

“大帅，西南和两广的军阀同孙文一党之间矛盾重重，广西的陆荣廷只想借助孙文的名头，控制两广。同时进军湖南等地。至于广东的陈炯明和孙文

之间政见不合，他主张联省自治，反对北伐。另外云贵川三省之间，也是一团乱麻一般，战乱不断。我认为可以适当收买一些军阀。对他们进行收买拉拢，不只可以利用他们对付孙文一党，还可以防止直系膨胀起来。”

常荫槐的建议又给大家打开了思路，干掉孙文，是为了消除未来的隐患，但是目前奉军还没有进军中原的计划，因此还要防备吴佩孚做大，这样一来，适当支持西南的军阀，就变得十分重要，而且还能把西南作为一个军火市场，消耗掉奉军多余的军火。

这可是一举多得好事情，张廷兰当然不会拒绝，综合了大家的建议，张廷兰笑着说道：“我们采取明暗两种手段，一面要致电吴佩孚，支持组建讨逆军，联合北方各省的力量，一同南下。另外再派人南下，争取收买陆荣廷和陈炯明，让他们配合对付孙文。”

张廷兰做出了部署，所有人都没有异议。第二天张廷兰就领衔奉天五十多位军政大员，发表了讨孙通电。

在通电之中，张廷兰历数孙文在民国建立以来，发起的种种叛乱行径。同时张廷兰还指责孙文勾结外国，名为爱国，实则争权夺势，利欲熏心，不惜充当外国走狗。

孙文同日本关系密切，尤其是与旨在侵略中国的黑龙会等组织往来密切，而且张廷兰还在通电之中爆料孙文有一个名叫大月熏的日本妻子，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另外有关孙文同俄国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甘心投敌，扰乱民心士气，与汉奸无异。

最后张廷兰总结一句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孙文就是当代庆父，卖国的奸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视听！

这份通电发表之后，在全国的范围之内，顿时掀起了一阵滔天的波澜，一直以来，孙文指责这个，炮轰那个，谁都不爱国，唯有他孙文是真心为了这个国家。

现在终于遇到了不吃他这一套的，张廷兰反过头用卖国的罪名，扣在了孙文的脑袋上面。当然也有些好事之人，对那个大月熏有着强烈的兴趣，孙文已经五六十岁了，身边已经娶了一个年轻的娇妻，在日本竟然还有外室，简直就是宝刀不老。

身在广州的孙文看到了这份电报，他顿时暴跳如雷，急忙将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召集了起来。

孙文脸色涨得通红，大声的咆哮道：“张廷兰这个军阀崽子，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我们革命的时候，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如今竟然如此猖狂，简直可杀不可留。这就是军阀本性，我们要消灭的就是这样的军阀，他们仗着有一点武力，就敢无视法度，就敢肆意污蔑。我孙逸仙什么时候在日本有过家室，简直一派胡言，我同日俄有所联系，也都是为了国家，没有一点私情。这要是算汉奸，那张廷兰勾结美英算什么，还不是秦桧么？”

“总理所言甚是，我们应该揭露张廷兰的卑劣面目，让他在世人面前，无所遁形！”汪精卫义愤填膺的说道。

正在他们商量的时候，突然有人前来报告，有贵客起来，孙文一听，急忙起身相迎。这时候两个人联袂而至，来的正是唐绍仪和岑春煊。

唐绍仪是民国首任总理，身份很特殊，岑春煊纵横晚清政坛三十年，和袁世凯是老对手，在段祺瑞当政期间，他们为了抱团取暖，全都跑到了广

东，和孙文结成了联盟。
在这个关头，他们两个前来，也让孙文有些意外。
“少川兄，云公，你们有什么指教么？”
唐绍仪叹了一口气，说道：“孙博士，你看看这个吧！”
说着唐绍仪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孙文的面前，孙文接过来一看，顿时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原来这也是一个讨伐孙文的通电，在署名上，密密麻麻的一片人名。
其中包括曹锟、吴佩孚，王占元，李纯，陈光远，冯玉祥，阎锡山等等一连串人物，这些人基本上代表了北方诸省的所有实力派。孙文本以为张廷兰发表通电，是想报复民党和俄国人勾结的仇恨，现在一看，情况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似乎张廷兰有意借助这次机会，彻底消灭民党。
看到了这份通电之后，他的后背竟然冒出了一阵冷汗，以前他不是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相反这几乎是家常便饭。可是这次挑头的人和以往完全不同。
张廷兰刚刚击败俄国人，军威赫赫，孙文再自大，也不会认为自己的乌合之众，能与奉军的百战雄兵抗衡。他唯一的指望就是距离遥远，或许影响奉军派兵，结果现在一看，情况完全出乎意料，他的心顿时就凉了半截。
岑春煊看着有些呆滞的孙文，摇头苦笑道：“逸仙，我也没有想到，张拙言竟然有这份号召力，北方各省已经决定统一出兵，就算他们是象征一下。但是直军和奉军一旦联手，数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南下，也是一大麻烦。我劝你还是要做好准备，免得手忙脚乱。”
岑春煊说完之后，就看了一眼唐绍仪，两个人转身离开了孙文的办公室，岑春煊走出来之后，忍不住自嘲的笑道：“少川，岑某宦海沉浮，看了这么多的人，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奉军竟然会冒出来，听说张廷兰刚刚二十出头，十足的毛头小子，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云公，我也是始料未及啊！”
岑春煊看了一眼唐绍仪，笑着说道：“少川，你这话口不对心啊，顾维钧可是你的女婿，现在已经在张廷兰的手下了，邝荣光，邝景扬，詹天佑等人都是留美幼童，和你可是同学，奉军有多少发展，你会不清楚么？”
唐绍仪被戳破了心思，也只能苦笑一声：“我也没有想到奉军竟然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在是有些出乎预料。”
就在他们两个不住的感慨之时，一个青衣小帽的身影来到了粤军的营地，要求见陈炯明。陈炯明此时也是坐立不安，他将这个人请进来之后。
这个人一点也不客气，见到了陈炯明之后，就笑着说道：“陈将军，实不相瞒，我是代表北边前来的，来这就想要知道陈将军对孙文其人是什么看法？”

第六百零六章下马威

北边？陈炯明眉头皱了起来："你去告诉吴佩孚，别让他白费心思了，陈某不是他能收买的！"

"陈将军误会了，吴佩孚还不够资格，再往北边一点。"来人笑着说道。

"是张拙言？"陈炯明顿时大惊失色，东北和两广天南地北，奉军怎么会突然找到了他呢？

陈炯明也知道张廷兰发表了讨孙通电，双方已经撕破了脸皮，现在奉军来人找他，绝对有什么阴谋。陈炯明有心直接把来人驱逐出去，不过他还没有这个胆量，毕竟张廷兰这三个字分量还是太重了，他手中的几十万虎狼之师摆在那里，得罪他纯粹是活的不耐烦了。

"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找陈某又有什么事情呢？"

"陈将军，在下无名小辈，叫王福生，这次来找陈将军，是想让将军弃暗投明，免得有杀身之祸，我是来救你的。"

"王福生，我敬重兰帅的威名，你可不要得寸进尺，不知好歹！"

王福生哈哈大笑："陈将军，这世上有人先知先觉，有人后知后觉，我发现您算是第三种人，不知不觉！"

陈炯明一听对方这么评价自己，顿时也是怒上心来，把眼睛就瞪圆了："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个不知不觉的，不然陈某绝对不会客气。"

王福生一点没有害怕，笑着说道："陈将军，兰帅这么多年，言必信。行必果，就连列强都要败在他的手上，区区一个孙文，想给列强当狗。都没有人要他，这样的一个人，难道还能逃出兰帅的手心么？"

"哼，张廷兰再厉害，他远在东北，距离两广万里之遥，难道他还能飞过来不成，粤军占尽地利人和，未必不能拼一阵子。"

王福生不以为然的摇摇头："陈将军，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兰帅想要对付孙文。还用得着派遣军队过来呢。早就有人争着给兰帅当打手呢！"

陈炯明满脸都是不信："我敬佩兰帅扬威异域，但是想要号令天下，光是靠着这个名头可不行。还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

"说的没错，陈将军你觉得三万杆水连珠步枪，二百门迫击炮，五十门七十六毫米山炮，二十门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十架作战飞机，十辆装甲车，能不能让你抛弃孙文呢？"

王福生每说一样东西，陈炯明就觉得一阵口干舌燥，头晕目眩。粤军在全国也算是富裕的部队，但是论起装备水平，还是严重滞后。而且由于没有生产能力，很多重火力，是想买都买不到的。

每样都是巨大的筹码，重重的砸在了陈炯明的心头，重炮、飞机、坦克，粤军一旦有了这些东西，马上就能鸟枪换炮，成为南方最强大的军队，这个吸引力简直让人无法拒绝。

可是陈炯明也知道，想要得到军火，就要给奉军办事，就要彻底抛弃孙文，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不得不仔细权衡。

半晌陈炯明才咬着牙关说道："王先生，这些东西陈某虽然动心，但是也知道自己身单势薄，无福消受，而且也不愿意担下骂名，还请王先生自便吧！"

王福生毫不在乎，拔腿就走，一句话都没有留下，陈炯明也觉得有些错

愕，这个王福生想来游说自己，怎么能轻易就走了呢！

就在陈炯明有些想不明白的时候，王福生已经走到了门口，笑着说道："陈将军，你有气节，有操守，王某佩服，不过我相信总有人不会拒绝送上门的东西。"

王福生说完之后，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留下陈炯明呆若木鸡。他终于想明白了，就算自己拒绝又能如何，两广还有其他势力，难道所有人都会拒绝天上掉馅饼么！显然陈炯明不相信，如果自己的对头得到了这些军火，不只能解决孙文，转过头也能消灭自己。

这时候陈炯明才感到了一阵无力感，奉军摆明了是收买自己，一切都光明正大，结果偏偏明明知道人家想把你当枪用，但是你不但不能拒绝，还要争着抢着当，不然你连当枪的资格都没有。

这就是最直接的阳谋，堂堂正正，却没有任何的反对机会。想通之后，陈炯明猛地站了起来，直接冲到了外面，一路慌慌张张的追了出来，远远的已经看不见王福生的身影了。

陈炯明的脑门已经见汗了，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只怕以后就别想在两广立足了。他猛地撒开了腿，急火火的去追王福生。

那些卫兵从来没有见过陈炯明如此失常，他们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跟在陈炯明的后面，一路狂奔。

转过了街角，终于远远的看到了王福生的背影，陈炯明也着急了，急忙大声地喊道："王先生请留步，陈某一时糊涂，还请先生见谅！"

陈炯明气喘吁吁的追上了王福生，王福生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再度回到了会客室之中，陈炯明的态度越发的恭顺。

"王先生，刚刚说的那些军火，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请先生告知一点详情，陈某感激不尽。"

王福生笑着说道："这次讨伐孙文，兰帅并不准备直接派兵，而是准备提供一批军火，如果哪支部队相应剿灭孙文的号召，并且出力，就能够获得竞拍的资格，奉军会按照优惠价格，提供武器，当然数量或许比我说的还要多一些，全看实际情况而定。"

陈炯明这时候才听明白，原来这些军火不是送的，还要去购买，只是能优惠一点。奉军果然做的好买卖，一点钱不损失，就让别人俯首帖耳，听从命令。陈炯明真有心马上拒绝。可是他转念一想，又没有敢这么做。

生死攸关的时候，不能耍小性子，一切必须以大局为重。陈炯明一直主张联省自治，想要把广西的陆荣廷赶出广东，如果让陆荣廷拿到了军火，只怕他就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王先生，陈某愿意给兰帅办事，只不过需要如何行动，还请先生明示。"

"呵呵，陈将军果然是聪明人，你只需要按兵不动，等到北方的联军杀来之后。在关键时刻。向孙文下手。把他的党羽一举成擒，一个都不要放过！"

王福生交代清楚之后，就转身离开。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陆荣廷，唐继尧等人的身边，是选择继续支持孙文这么一个不靠谱的非常大总统，还是听从奉军的指令，弄到一些买都买不到的装备。

这笔账谁心里都有数，真正支持孙文一党的人数正在急速的减少。奉军在这边收买拉拢，那边联军已经组织了起来。

吴佩孚也和早就想要干掉孙文，现在机会也成熟了，有了奉军的强有力支持，他的胜算成倍增加。吴佩孚将最亲信的第三师拉了出来。这个师装备了北洋军当中唯一的一个重炮团，火力之强，除了奉军之外，没人能够比得上。

除了重炮之外，吴佩孚又给第三师配置了大量的迫击炮和冲锋枪，奉军已经帮着改造了巩县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迫击炮炮弹了，吴佩孚现在也阔气起来，对于奉军的大炮主义，也越来越推崇。

除了第三师之外，吴佩孚又调动了两个师作为辅助力量，同时山西，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陆续都派出了协助力量。他们的数量都不多，除了山西派出了一个团之外，其他多数都是一个营，甚至几个连，意思一下而已。

这倒不是他们敷衍，而是吴佩孚和张廷兰的要求，讨伐孙文的战斗要速战速决，如果等着各省把军队都调集起来，耽搁的时间就太多了。因此经过了和吴佩孚的协商，直军出动主力部队，奉军提供一些贷款以及军火援助。

吴佩孚一切都准备差不多了，就要誓师出发，就在这个时候，一支不到一百人的奉军小部队赶到了保定，这正是奉军的特战部队负责人是薛举。

见到了吴佩孚之后，薛举并没有任何的胆怯，而是向他经理说道：“边防军特战队上校团长薛举向吴将军报道，请求指示！”

看着器宇轩昂，透着剽悍气息的薛举，吴佩孚也忍不住点点头，真不知道张廷兰是怎么搜罗的，这个薛举明明才是一个上校而已，但是通身的气度，竟然比那些将军还要充足，奉军真是卧虎藏龙。

“薛团长，一看你手下的，就是天下少有的强兵，只是你一个团长，才带了这么点人，未免有些太遗憾了。”

薛举顿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吴长官，实不相瞒，我这个团长是临时提拔的，来之前只是一个营长，而且我们特战部队，编制和普通部队不一样，能来这么多人，已经很不错了！”

吴佩孚眉头一皱，忍不住问道：“薛团长，这个特战部队，究竟是干什么的，和普通部队又有什么不同？”

“吴长官，所谓特战部队，就是进行特战作战的部队，我们主要负责渗透侦查，偷袭绑架，解救人质等等任务。”

吴佩孚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笑着说道：“这些任务可不容易啊，想必你们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吧？”

薛举笑着说道：“不敢说身怀绝技，只是训练的比别人特殊，流的血汗比别人多而已！”

吴佩孚清楚的感受到了薛举等人的剽悍之气，奉军比起普通的军队，有着太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不过事实证明，这些部队都是有着独特的作用，因此对于特战部队，吴佩孚也不敢小瞧：“我期待着你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建功立业。”

“师长，既然薛团长带来的都是奉军的精锐，弟兄们也想见识一下他们的本事，不知道能不能让他们露一手，让我们也开开眼界？”

说话的正是张福来，他是第六旅的旅长，一直追随着曹锟，是心腹爱将。吴佩孚一手拉起来的第三师，是北洋军当中的精华，手下的这些将领也全都心高气傲，不服别人。面对着奉军，他们也不甘示弱，因此张福来主动

挑战。

这个挑战在吴佩孚的安排之外，他顿时就把脸沉了下来，大声的训斥道：“薛团长他们远来是客，你们就是这样的待客之道么？”

吴佩孚一瞪眼睛，张福来也只能唯唯而退。薛举也看出了直军的不服之意，初来乍到，直军给个下马威也是正常。

不过薛举心里头暗笑，想要在特战队身上占便宜，简直痴心妄想，因此笑道：“吴长官，古人也讲究以武会友，何苦我们还要在战场上并肩战斗，要是互相不了解，根本没法协同配合，交流一下也是应该的！”

薛举主动接受了挑战，吴佩孚也只能沉着脸说道：“既然薛团长同意，那就点到为止，不要伤了双方的和气。”

这时候张福来等人欢欣鼓舞，从直军的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个魁梧的大个子，他足有一米八十五，粗胳膊壮腿。

张福来笑着说道：“薛团长，他叫高闯，曾经在少林学过武术，论起拳脚没有人能比得过他。”

薛举看了一眼这个傻大个，嘴角微微挂着一丝笑容，随便一摆手，从队伍之中跑出了一个士兵，他只有一米六十多，看起来斯斯文文，十分的瘦弱，和高闯相比，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那些挤过来的看热闹的北洋军顿时全都嬉笑起来，这似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有些人还高声喊着，让高闯一拳打败对方。

高闯更是撇着嘴，满不在乎，他根本没有把对手看在眼里，双方绕了两圈，高闯猛地推出一掌，按照他的想法，这一下子对方就会倒在地上。

哪知道一掌推出之后，眼前的人竟然没有了，就在他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觉得软肋被重重的撞击了一下，他顿时身形不稳，倒退几步，普通摔在了地上。

从高闯出手，到摔在了地上，前后不到两秒钟的时间，这个变化也实在是太快了，北洋军的这些士兵全都目瞪口呆。高闯可是他们公认的高手，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呢，他们纷纷都叫喊起来。

这时候高闯艰难的从地上爬了起来，恶狠狠的说道：“老子刚才大意了，让你钻了空子，这次可没有这么便宜了！”

第六百零七章势如破竹

高闯从地上爬起来之后，虽然嘴上还是不服不忿，但是他也变得格外的小心谨慎了，连续转了几圈，一直不敢轻易动手，对面的奉军却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用眼神紧紧的盯着他。

这时候那些看热闹的北洋军全都鼓噪起来，大声的叫嚷，鼓动高闯动手。高闯转了几圈之后，咬了咬牙，猛地飞身，左腿猛地向这个奉军踢了过去。这一脚又狠又快，在平时高闯就凭着这么一腿，踢断过碗口粗的木桩，他又用出了这么一招，不少人都忍不住惊呼起来，一旦踢在了脑袋上面，只怕就要千朵桃花开。

可是对面的奉军士兵还是一点表情都没有，猛地一转身，闪过了这威力十足的一脚。绕到了高闯的侧面，他猛地踢出一脚，正好踢在了腰部。这一脚看起来没有高闯那么华丽，那么声势浩大，但是一脚踢上去之后，高闯就像一个面口袋一样，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又是一个照面，就被击倒在地，北洋军全都忍不住发出了惊呼，看向奉军的眼神就完全都变了，一次是疏忽大意，两次可就不能用这个借口了，看来对方的格斗本领的确厉害。

吴佩孚这时候也眉头紧皱，自己的兵挨揍了，他的脸上也无光，不过以他的身份，当然不能说什么，还要笑着对薛举说道：“薛团长，贵部果然厉害，让人佩服啊！”

“吴长官，战场格斗和武术表演不同，务求用最小的代价，一击致命，太过华丽的动作招式，只会暴露自己的弱点。”

薛举的话既是给吴佩孚一个台阶。又是提点了一下在场的北洋军，高闯这个大个子也听了进去，他从地上勉强爬了起来。这下子变得十足谨慎起来，小心翼翼的盯着对手，绕着他来回转了几圈。

然后猛地右手出拳，攻击对方的胸部，就在他出拳的时候，左手却横在了自己的胸部，作为防守之用，很显然他已经变得谨慎很多了。

对方要抓他的手腕。高闯猛地收拳踢腿，照着小腹踢了过去，这时候对方侧身绕过，用左手猛地从下面撩起，正好撩在了高闯的腿肚子上面。他的下盘顿时就不稳了。对方右手猛地劈在了高闯的胸口，顿时就把他砸在了地上。干净利落。

事不过三。这下在场的众人也都清清楚楚，他们之中最厉害的家伙，到了奉军面前，也不过是一盘菜而已，这个巨大的差距，让人简直有种无比的挫败。张福来这时候也满脸的尴尬。不过他还有些不服，冲着薛举说道：“薛团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弟兄的高姓大名啊，有这样的身手。怕也不是无名之辈吧，故意装成小兵，有些不合适！”

薛举哈哈笑道：“张旅长，你误会了，他在特战队之中，主要负责的爆破工作，并非什么格斗高手。”

“哼，薛团长好不诚实，你当我们这些人的眼睛都瞎了么？”

“张福来你给我闭嘴！”吴佩孚大声的训斥道：“输了就是输了，你有什么可争辩的，撒泼耍无赖，是老娘们干的事情，你别给我丢人。”

吴佩孚训斥了几句，张福来顿时没有了声音，不过眼神之中还有一丝不忿。薛举满不在乎的笑道：“吴长官，我说的句句属实，我们没有必要故意隐

藏一个高手，实际上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各个都能轻松做到这一点。而且你们失败，并不是说士兵有多差，就像这位高闯兄弟，他的身体条件就非常好，只是训练不得法，没有发挥出来而已。”

“胡说，俺得到了少林寺的武功真传，下过五六年的苦功夫，俺打不过你们，是俺自己不争气，可是不能说俺的功夫学错了！”高闯大声的争辩道。

薛举微微一笑：“高兄弟，功夫套路和专门为了杀人而磨砺的技法，完全是两个东西，我们追求的是用最小的体力消耗，最快速直接的手段，直接将对方干掉，所有的花拳绣腿都被抛弃了，到了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时候，谁也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听着薛举的介绍，吴佩孚也若有所思，然后点点头，他在北洋军之中，也算是治军最严谨，训练最踏实的。但是相比眼前的奉军，简直天差地别，吴佩孚此时也放下了争雄的心思。

“薛团长，要是方便，你的部下就和这帮小子对打一阵，让他们涨涨本事，开开眼界，别成了井底之蛙！”

薛举也点头同意，很快北洋军之中也派出了一百人，和奉军对战起来，结果所有人全都没走过一个照面，全都趴在了地上，这下子张福来他们终于彻底服气了，人家果然没有说假话，双方的差距的确有点大。

北洋军一方紧接着又增加了一百人，二对一，结果依旧惨败，就这样一直增加到了五百人，双方终于互有倒地的。

格斗比完了，又换成了射击，这样一比，北洋军的挫败感更加严重，他们最好的神枪手只能保证在一百米左右的准头，奉军普遍能打二三百米，而且百发百中。而且由于特战队的枪支，全都配备了瞄准镜，有些优秀的射击手，能够击中五百米，乃至六百米之外的目标。

这一下子就让北洋军全都吓傻了，就连张福来都顾不得和奉军之间的矛盾了，他向薛举讨过了一支步枪，仔细的观察，不住的赞叹，然后又看了看薛举他们这些人，眼神之中露出了十足的钦佩。

“薛团长，张福来彻底服了，你要是能来咱们直军，我愿意把旅长让给你坐，给你当副手！”

“张福来别胡说八道。”吴佩孚虽然嘴上责备张福来，不过眼神之中，也流露出一丝贪婪之色，如果能把这一百来人收到麾下，每个人当连长，甚至营长都没有问题。有了这些骨干，转眼之间，他就有了一支强悍的部队。

看到了吴佩孚的眼神，薛举哪里还不明白他的想法，他笑着说道：“吴长官，特战队的训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了给弟兄们制定最合适的训练计划，我们配备了三十多名医生，营养师，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由他们研究最合理的饮食训练方法，而且我们所用的装备，基本上全都是特制的，有些还要从海外进口。”

说到这里，吴佩孚就已经明白了，这支部队就是用技术和资金堆起来的，自己就算舍得下血本，也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支撑，看来还是打消收编奉军的企图吧，就算把这些人挖过来，也养不起。

和奉军接触的越多，吴佩孚感到的挫败感就越严重，不过他心中也有一个不服的声音，奉军是人，也不是什么天兵天将，不过是这几年他们大刀阔斧的改革，笼络各方人才，有了如今的家业，如果北洋军奋发图强，也未必不如他们。

想到这里，吴佩孚对于搞改革的心思越来越强烈了，就算曹锟阻拦也不行，毕竟如果不改革，三五年之后，奉军就彻底甩开了北洋，到那时连和奉军作战的本钱都没有了，谁也不能坐以待毙。

吴佩孚已经下定了决心，只要解决了孙文，南北归于统一，他就要效仿奉军，进行彻彻底底的改革。

军队是敬畏强者的地方，薛举他们彻底将北洋军给震住了，上至吴佩孚，下至小兵，全都格外的尊重他们，大军浩浩荡荡的出发，沿着京汉铁路，到了武汉。

就在休整的时候，吴佩孚召开了军事大会，把几个心腹将领都叫了过来，薛举一个团长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议的，但是出于对奉军的尊敬，加上薛举他们的实力，吴佩孚破例邀请他参会，而且还主动向薛举询问作战的方略。

薛举笑着说道：“吴长官，作战讲究速战速决，只有越快消灭孙文，老百姓才能少受战争苦难。如果拖延日久，孙文说不定又会流到国外，再想对付他就困难了！”

“嗯，薛团长说的有道理，大家都听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更新了大量装备，训练也越来越严格，现在就到了检验战斗力的时候，你们务必用最快的速度，消灭孙文党羽！”

“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马到成功！”

战前会议结束之后，吴佩孚就调动了大军，主力部队从武汉继续南下，沿着铁路前往长沙，另外一支偏师进入江西，同时又调动了江苏和浙江的部队，南下福建。三路大军，沿着长江，摆开了战斗架势。

孙文一党也不甘示弱，打出了北伐军的旗号，派遣了心腹爱将许崇智，率领着军队，在长沙一线，严密布防，想要抵抗北洋军的攻击。

吴佩孚将主攻任务交给了张福来，北洋军的重炮部队也是第一次参加实战，密集的炮弹落在了北伐军的阵地之上，一枚炮弹就能收割大量的生命，对于土木工事水平非常低的北伐军来说，别说是一百五十毫米的火炮，就连七十五毫米一级的，都没有办法抵御。

战场上很快就狼藉一片，士兵尸体到处都是，许崇智的前线指挥部附近也挨了一枚炮弹，两名参谋，五六个警卫员全都被干掉了，这位孙文最信任的将领，此时顿时陷入了呆滞之中。

第六百零八章民党的传统

重炮的杀伤力惊人，同时带来的震撼效果也更加惊人，剧烈的爆炸声，就好像天崩地裂一般。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士兵，光是听到这些声音，就变得胆裂魂飞，失去了斗志。

许崇智艰难的从废墟之中爬了起来，后背和脑袋都带了伤，虽然不算严重，但是也让他惊恐到了极点，简直就是从鬼门关捡了一条命。

再看他的阵地之时，到处都是隆隆炮声，到处都是哭爹喊娘的声音，他的部下已经全都被打乱了。

“吴佩孚，你个混蛋，有本事和老子真刀真枪的拼，仗着大炮的是乌龟王八蛋！”

许崇智被气的破口大骂，可是这也无济于事，就在这时候，又一声重炮弹尖锐的啸声，划过了天空，许崇智什么都顾不得了，急忙卧倒在了地上。

炮弹正好落在了不远处的一个军火库，里面的弹药全都被引爆了，趴在了地上的许崇智就觉得好像地震了一般，剧烈的震动，传到了他的身体之中，震得内脏一阵搅乱，这种感觉十分难受，似乎一张嘴，就能把肚子里的零件吐出来一样。

终于北洋军的大炮减弱了，潮水一般的人群冲了过来，他们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地抗，对手早就丧失了斗志。一看北洋军冲了过去，全都望影而逃，就算是督战队一再的催促，他们也不管不顾了，甚至冲散了督战队，亡命逃跑。

北洋军就好像赶鸭子一般，冲在前头的张福来简直欣喜若狂，不住的下令，拼命的追击。

面对势如潮水的北洋军，许崇智也只能随着败军一起逃跑。连头都不敢回。吴佩孚率领着大军顺利占领了长沙，讨逆军旗开得胜，各地的报纸纷纷报告，局势对孙文一党空前不利，就看他们有没有本事挽回败局。

……

“大帅，这是薛举发回来了的电报。”

张廷兰也在关注着南方的战事，相比于报纸上五花八门的评论，自己人的东西更让人信服，他急忙从常荫槐的手中接过了电报，仔细的看了看。刚看了一会儿，眉头就皱了起来。

电报之中，薛举介绍了前线的情况，吴佩孚率领着军队经过一场血战，已经攻占了长沙。大军正在向南推进。张廷兰对此并不意外，吴佩孚本来就是北洋最能打的战将。又从奉军手里头拿了那么多的精良装备。如果不能获胜，反倒出了问题。

不过对于吴佩孚的推进速度，张廷兰还是太不满意了，他们一天最多不过进军十多公里，如果遇到了抵抗，速度就更慢了。这个速度对于北洋来说。非常不错，但是在张廷兰看来还是太慢了，根本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杨宇霆也看了一下电报，然后说道：“大帅。北洋军的战斗能力如此，也没法强求，而且粤汉铁路还没有修通，只有从武昌到长沙的一段，别的地方全都要靠着脚底板，北洋军吃苦耐劳的程度还是不行。”

张廷兰沉着脸，面色严峻的说道：“孙文比泥鳅都滑，如果不快点推进，

他就会逃走，一旦跑到了香港，甚至直接跑到了国外，想要抓捕就困难了。”

杨宇霆也说道：“没错，其实光是孙文一个跑了也无所谓，他还有不少追随者，诸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一类的人物，至少要拿下几个，这样民党就算不死，也会彻底残了。”

“大帅既然担心，那咱们就再加把力气，帮一下吴佩孚。”姜登选在一旁说道。

张廷兰点点头：“我们的确有些疏忽，光是派遣了特战队，并没有派遣其他的辅助部队，说到底还是高估了北洋军的现代化程度，只求着现在加派兵力，还能赶得上。”

几个人商量之后，当即就决定向前线派遣两千名专业工兵，五百名铁道兵，一百名通信联络和道路测绘的专业人员，另外再加上二十架侦察机，一个医疗队，以及一些辅助人员，加起来一共有两千人。

张廷兰将这支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冯庸，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替北洋军打通道路，侦查孙文部下的动向，帮助北洋军快速行动。在临走的时候，张廷兰又把冯庸叫到了身边，要面授机宜。

“这次去南方，不只要帮助北洋，还要把南方的情况摸清楚，早晚有一天，我们也需要南下，提前搞清楚地理环境，对我们没有坏处。另外还有一点，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两广和西南的军阀给我排查一下，他们的政治主张，性格特点，都要摸清楚，确定其中有没有可用的人才。”

冯庸一听，拍着胸脯说道：“大帅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奉军动员的效率非常高，在奉天将大军征调齐全之后，就立即南下，一路上全都靠着火车行动，只用了八天时间，冯庸就率领着人员感到了长沙。随后一路追赶，终于赶上了北洋军，此时吴佩孚正率领着大军，穿过湘南地区，他们的速度比想象的还要慢。

得到了奉军派出大量的技术兵种的消息，吴佩孚还是很高兴的，虽然北洋军搞到了大批的重火力，这些武器在长沙大显神威，将许崇智和他的部下轰得狼狈不堪，望风而逃。

但是这些武器也加重了后勤负担，拖累了进军速度，尤其是那些重炮，有时一天只能走五六公里，让吴佩孚大为恼火。

冯庸率领着人马赶到之后，吴佩孚亲自接待了他。

“兰帅能派遣工程部队前来，吴某感激不尽。”

“吴长官客气了，消灭孙逆，也是奉军的使命，我们无法抽调主战部队，自然要从其他方面帮忙。”

吴佩孚满意的点点头，不派主战部队，就是把功劳留给自己，张廷兰办事还是非常有分寸的，吴佩孚欣慰的点点头。

“不知道贵军需要休整多少时间，才能正式投入工作？”

“吴长官，兵贵神速，明天我们就在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大部队充当马前卒。”

冯庸请令之后，奉军也果然是这么做的，他们冲在了最前头，南方和北方不同，河网密布，现有的道路通行马车都有难度，更别说运输重炮了，那些普通的桥梁根本就承受不住重炮的分量，必须全面加固。

北洋军虽然也有工兵，但是基本上就是干活的角色，根本没有什么现代化施工的理念，遇到了问题一窝蜂上来，极大的影响了效率。

奉军和他们完全不同，从来到的第一天，就先摸清楚直军各种武器和运输工具的情况，做到了心里有数。然后第二天冯庸将两千名工兵分成了三个施工大队，加上一个警戒队，他们将前进的道路分成三段，每一个大队负责一段。

根据测算的结果，他们要把道路拓宽加固，保证北洋军能够正常通过，而且还要检查沿途的桥梁，能不能承受重量，如果不行，就要用最快的速度，利用周边的材料，将桥梁搭起来。

奉军工兵在前面开路，北洋军在后面跟着，这次再走起来，情况完全不同了，一路上顺畅无比。吴佩孚也仔细观察了道路的情况，他都忍不住要给奉军竖起了大拇指。

尤其是到了奉军搭建的几处临时桥梁，他更是叹为观止，同样都是用原木作为工具，但是奉军建立的桥梁简洁美观，牢固大方，从用料，到桥梁的结构，都经过仔细的计算。正好能通过一辆炮车，而且用料最省，施工最简单。

这种本事完全是一点点练习摸索出来的，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尤其也可见奉军积累的雄厚。

总之有了奉军的帮助，北洋军的行动速度大大加快，前锋已经逼近了粤北重镇韶关。北洋的大炮对准了韶关城，飞机也在上空来回盘旋，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态势，让所有民党成员，都心惊肉跳。此次讨逆军行动神速，来势比起任何一次都要凶猛，让孙文一党全都有点战战兢兢。

“总理，大事不好了，负责守卫韶关的邓铿投降了北洋，粤北大门洞开！”

猛然听到这个报告，孙文当时就从座位上面暴起，脑门的青筋都崩了起来：“怎么回事，邓铿他怎么敢背叛革命，背叛领袖，一定不能放过这个混账！”

廖仲恺一听这话，急忙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道：“总理，邓铿名义是服从您的安排，实际上他和陈炯明穿一条裤子，是陈炯明的心腹，现在大敌当前，邓铿投降，说不定就是陈炯明有了异心，我看应该把陈炯明控制起来！”

汪精卫一听这话，连连摆手：“陈炯明在粤军之中，非常有影响力，要想对付北洋军，还离不开他，我看应该好心安抚，在大战关头，不要挑起内耗！”

“越是大敌当前，就越要把内部整肃清楚，陈炯明绝对不能放过。”孙文突然大声的说道：“陈炯明这些年来，就对我们的策略说三道四，攘外必先安内，不把这个隐患消除了，我们怎么对付北洋军？”

孙文想了又想，然后对着胡汉民说道：“你去见一下陈炯明，就说我要请他议事，共同商讨对付北洋的策略。”

第六百零九章打你丫的

“五哥，刚刚离开半年，奉天好像更繁荣了怎么街道上到处都是人啊？”

刘桂五也笑着说道：“小顺，我记得给咱们上课的先生不是说过不打不强么，商人从来都是最精明的，咱们能打赢俄国人，就能给他们提供保护，安全有了保证，自然都愿意到奉天来了。”

安顺一听这话，顿时笑了起来：“照这么说，这奉天的繁荣，还有咱们的一份功劳了！”

“那是自然。”刘桂五毫不犹豫的说道，周围的几个弟兄也都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击败俄国之后，奉军并没有马上进行休整，而是针对战争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训练，查漏补缺。在真正经历了残酷的战斗之后，这些士兵对于训练也没有什么抵触。

平时多流汗，战时就少流血，他们全都接受了空前严格的整训，把战场上发现的问题弥补起来，最近这段时候，才开始陆续休假，刘桂五他们也都是年轻人，在军营里头憋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了机会出来缓口气，看到了什么都新鲜。

奉天的街头比起以往又繁华了许多，街区不断的扩建，各种商铺鳞次栉比，大量的外地商人充斥其中，在街道上，南腔北调，能听到各方的口音。

有的东三省工业水平越来越高，能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再加上和直系签订了协议，东三省的商品可以享受优惠待遇。各地的商人越来越多的涌入奉天。进行采购，同样也把各地的特产原来运到了东三省，一来一往之间，不只能赚到大量的利润。而且也把整个东北的经济给推了上去。

刘桂五他们十分享受这份繁华，东三省能有今天，军人的功劳首当其冲，没有这些人浴血拼杀，只怕连基本的安全都保不住，又有什么人愿意来呢！

在东三省，军人的地位也不断的提高，刘桂五等人虽然穿的都是便衣，但是一身军人的气息还是改变不了的，很多老百姓见到他们都会自觉露出尊敬的目光。不时点头致意。

很多地方。诸如公园。银行，超市等等，全都设置了军人专区。参观游览，购买东西，根本不用像其他人一样派队，可以直接走便捷通道，甚至能够享受折扣。

这也是奉军优待军人的内容之一，每当他们走过的专区的时候，其他的人都会不经意露出一种羡慕的神色。安顺生性开朗，甚至有点人来疯，看到老百姓这么尊重他，简直就乐开了花。

“五哥。俺爹当初还说当兵就成了丘八大爷，会让人看不起，我就该把他接到奉天，让他亲眼看看。”

“顺子，你这有点太张狂了吧！”贺远方笑着说道：“咱当兵可是想着保家卫国，可不是为了这点优待来的。”

“老贺，你这就不明白了，我就是要把当兵的好处都显示出来，到时候说不定会吸引更多人呢。让别人羡慕，总比让人家鄙视好，至少这说明咱们受到了重视。”

刘桂五一听安顺的这套理论，也笑骂道：“收起你那套歪理吧，也到了中

午，赶快找个地方，填饱肚子才是王道。”

他们一共五个人，进入了街边的一家酒楼，酒楼里头熙熙攘攘，人还不少，他们在窗户边找到了一张桌子。由于有纪律要求，他们滴酒不能沾，因此几个人就挑了几道最好的摘牌菜。

小伙计乐呵呵的去交代厨房做菜了，在别的地方，丘八大爷跑到了饭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稍微有点不顺心，就借着酒劲到处闹事，没有人敢管他们。不过奉军可不相同，这些士兵军饷丰厚，从不拖欠，而且军纪森严，他们也不敢闹事，算得起是最好的客源。

就在刘桂五他们一面看着街景，一面等着上菜的时候，突然在街道上出现了一群身穿和服的日本浪人，足有二三十号，手里头都拿着军刀，大摇大摆的向这边走了过来。

安顺眼睛尖，一下子看到了这些浪人，顿时脸上涌起了一股怒色：“这帮小鬼子还敢出来耀武扬威，还当这是几年前么？”

刘桂五冷冷的一笑：“他们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早晚会有一天，咱们亲手把他们赶出东三省。”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这伙日本浪人涌进了酒楼之中，此时所有的座位全都坐满了。在以往或许出于害怕，早早就有人给他们让座了，可是现在，所有客人只看了他们一眼，然后转过头照常吃饭，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

这二十几个浪人左右看了看，径直冲到了刘桂五他们的桌子前面。为首的家伙神态十分嚣张，大声地说道：“你们，支那人地，通通地，闪开，这里，是我们的位置。”

一听到支那两个字，刘桂五他们的怒火就涌了起来，安顺斜着眼睛看了一下这个家伙，轻蔑的说道：“中国人讲究先来后到，我们坐在了这里，凭什么让给你们？”

贺远方也笑着说道：“顺子，其实让座也不是不行，咱们不是好讲究尊老爱幼么，只要他们能变成三岁的顽童，或是八十的老叟，咱们立刻让座，当然要是能变成娘们，那就更好了！”

“变老恐怕不行，变成女的太丑了，当成孩子说不定还有戏！”刘桂五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比量了自己的腰，显然是在嘲笑这些日本人矮小，顿时引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八嘎，为首的日本人顿时破口大骂，他猛地抽出了军刀，一刀劈在了桌面上面，顿时桌面就被劈碎了，变成了一堆烂木头。

就在他举刀的那一刹那，刘桂五他们已经从座位上面站了起来。由于手上没有武器，他们齐刷刷的将松木的凳子抓在了手里，虽然对方有着四五倍的人数优势，刘桂五并没有什么害怕。他们都是从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就算再多的浪人也吓不住他们。

这边发生了冲突，其他的客人也全都停下了筷子，注目观看，那个为首的日本浪人突然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冷笑，他猛地向离着最近的安顺劈了一刀，其他的浪人也全都行动起来，一同发难。

一旁的刘桂五也捕捉到了对方的冷笑，他感到了一丝不妙，似乎这不是一起偶遇。而是早有策划的。不过此时战况紧急。他也顾不得多想。手中的椅子照着最近的日本人就砸了过去。

其他的士兵也紧随其后，五个人很快结成了一个半圆形的阵势，后背对着墙壁。每个人负责一面，互相之间显示了极强的默契。

那些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他们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素养，很快也结成了战阵，并且仗着人数和武器的优势，向几个奉军战士，连劈带砍。

两伙人打了起来，顿时酒楼就乱了套，吃饭的客人胆小的早都离开了，不过他们并不是逃跑了。很多人都四散去寻找军警。另外有些胆子大的，也拿起了桌子板凳，想要去帮助奉军的士兵。

一把雪亮的军刀向刘桂五的脖子砍来，他猛地一低头，刀砍过去了，但是却把凳子腿给削掉了。另外两把刀又向着刘桂五砍了过来，这时候刘桂五用单手猛地一甩凳子，将砍来的两把刀蹦飞，同时另一只手握着断裂的椅子腿，正好点在了一个狼人的胸口。

坚硬的木头，加上刘桂五十足的劲头，这个日本浪人一下子就摔了出去，脸色憋得青紫，几乎说不出话来。

趁你病要你命！刘桂五正要往前冲，突然一声惨叫传来，刘桂五急忙回头，就见到一道鲜红的血水迸溅出来。

这声惨叫正是安顺发出来的，他夹住了迎面砍来的军刀，但是那个浪人首领更加凶残狡诈，他绕到了一旁，用武士刀从下往上撩，刀锋正好砍在了安顺的左臂肘关节上面，顿时半条胳膊就被砍掉了。

看到了这一幕，刘桂五顿时眼珠子就红了，弟兄们出生入死，早就结下了生死之情，安顺生性活泼，早就还学过小曲，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多年下来，他们比起亲兄弟还要亲，一看到他受了伤，刘桂五像是发疯一样，猛地掀起了一张桌子，砸在了几个日本人的身上。

贺远方的速度比他还快，他猛地暴起，用凳子腿结结实实的砸在了浪人首领的肩头上，顿时传来了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

贺远方一击得手，就要挥动凳子，去砸对付的太阳穴，突然之间，两个浪人涌了过来，一同向他劈出了一刀。雪亮的军刀，耀人眼目，贺远方已经失去了躲避的可能，只能等死。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道人影撞了过来，正好挡在了贺远方的前面，两把军刀正好砍在了他的身上，鲜血迸溅，身体扑通摔在了地上。

“顺子！”贺远方顿时失声痛叫，他的眼珠子已经被热血灌满了，眼看着最好的兄弟死在了眼前，几乎痛得让人发疯。其他三个人也是如此，他们全都拼了性命，有几个年轻力壮的客人也被刺痛了，他们纷纷抡着桌椅板凳，杀了过来。

就在此时外面不少的军警因为向这边冲来，跑在最前头的正是任安民，他也是刚刚休假，和刘桂五他们一样，正在逛街，突然有人跑了出来，告诉他们日本浪人正在攻击奉军战士，他们顿时大怒不已，顿时不顾一切的冲了过来。

不只是他们，一些巡警也都吹起了尖锐的哨子，越来越多的警察闻讯而来，整个街道都乱了起来。

任安民他们跑得最快，冲进了酒楼之后，只见地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血迹，有四个士兵身上都带着伤，鲜血还在不断的流淌，还有一个士兵躺在了其他人的怀中，一动不动。

任安民急忙到了近前：“几位弟兄，到底怎么回事，赶快叫医生吧！”

“闭嘴！”贺远方红着眼睛喊道：“快，从后门追出去，那些日本浪人就从这里跑的！”

都是从尸山血海爬出来的，非常理解贺远方的心情，也急忙点头，他一招手，后面的军警全都跟着冲了出去。到了街道之上，闻讯而来的军警越来越多，他们汇成了一个上百人的队伍，沿途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

他们不顾一切的追赶，终于远远地看到了一群日本浪人的身影，任安民急忙喊道：“都加把劲，别放了那些凶手！”

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这些人，突然前面出现了一道警戒线，在警戒线后面，站着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这里正是满铁附属地。

任安民一看这个情况，也急忙伸手拦住了追来的军警，他阴沉着脸，对手下人说道：“快去报告上级，请求他们的命令。

就在这时候，问询赶来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知道了情况之后，全都义愤填膺，纷纷端着枪，对准了那些日本人，要求他们将闹事的日本浪人交出来，可是这些日本兵根本毫不在乎，两军陷入了对峙之中，场面一触即发。

……

张廷兰刚刚从后宅出来，女儿已经半岁了，小丫头粉琢玉雕一般，十分惹人喜爱，看到了孩子，张廷兰也暂时将一切琐事都抛在了一旁。

就在他满怀着好心情，准备处理公务的时候，杨宇霆突然急冲冲的跑了过来：“拙言，咱们的士兵和日本人发生了冲突，一名叫做安顺的战士，因为流血过多，已经牺牲了，另外还有四名战士受了轻伤！”

张廷兰一听，眉头顿时立了起来：“这段时间日本不是收敛了么，怎么还敢闹事？”

“拙言，我估计和南方的事情有关，日本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因此想要拖住咱们的手脚。

“哼，不管如何，小鬼子想要玩，咱们就陪着，让外交部先去交涉，同时奉天的部队都动员起来。”

“大帅，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派人过来了！”顾维钧也赶到了帅府，向着张廷兰报告情况。“他们说冲突是一场误会，并且还送来了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死者的赔偿。”

一听顾维钧的话杨宇霆顿时大怒不已：“混账，区区两千元就想买一条命，他们是在痴心妄想！拙言，咱们必须采取行动，让日本人得到教训！”

第六百一十章一赔十

“拙言，日本人这个举动有点反常，我看其中大有文章！”蒋方震忍不住提醒道。

杨宇霆的脑子也在飞快的旋转，然后笑着说道：“我看就是想扯我们的后腿，毕竟一旦消灭了孙文一党，日本人手里就少了一张牌。而且借助这次行动，北方各省已经联合起来，搞不好中国会出现统一的局面，因此他们必然会插手。”

蒋方震也点点头，认同了杨宇霆的判断，他苦笑着说道：“这件事情还真不好应对，如果软下来，我们的声望必定受到打击，刚刚兴起的军心士气又会受到影响。可是一旦大张旗鼓的和日本人对抗，就算不真打，也会牵扯精力，搞不好孙文一党就会借机逃跑，而且也会拖延我们整合远东的计划。”

张廷兰也是眉头紧锁，忍不住说道：“软肯定不行，但是贸然强硬也不好，真是有些难办啊！”

就在张廷兰叹气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张廷枢和张贺年一前一后走了进来，他们脸上全都是怒色。他们刚刚了解了情况，不过事情重大，他们压住了群情激奋的士兵，不让他们冲击附属地，然后急冲冲的找张廷兰。

张廷枢几步走了过来，大声的说道：“哥，咱们的兵被打死了，你到底是管不管？”

“老二，你想我怎么管？”张廷兰反问了一句。

张廷枢顿时就被噎住了，他义愤填膺，恨不得马上去找日本人算账，可是究竟该怎么算账，他还没有想好。

张贺年一看张廷枢没有话说，他也着急了。急忙说道：“大帅，您可不能不管啊，弟兄们出生入死，却死的这么不明不白，要是没有表示，对士气不利啊！”

“张师长，也不能说没有表示，咱们的外交部门已经去交涉了，对日本提出了严正抗议，要求他们交出凶手。”蒋百里在一旁解释道。

“扯淡！”张贺年顿时就把眼珠子瞪圆了：“什么事情到了外交部。都是一场口水仗，被人扇了嘴巴，马上就要打回去。不能马上打回去，怎么交涉都是输，就算他们道歉赔偿。又能怎么样？”

张廷枢也急忙插话说道：“没错，哥。贺年说的没错。日本人动刀子，咱们也要动刀子，只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带着装甲部队，把满铁附属地给踏平，所有的日本人都抓起来。”

“蔚久。你是逼着大帅和日本人开战啊！”杨宇霆也忍不住说道：“刚刚和俄国打完，军力还没有恢复，装备正在更新换代，这时候哪能开战啊？”

杨宇霆一句话。张廷枢也不知道说什么了，张贺年也顿觉一腔的怒气，没有地方释放，蹲在了地上，脸上全都是沮丧。刚刚欢庆胜利，结果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他也清楚，现在奉军家大业大，必须考虑各方面的得失，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孤注一掷。

但是越是这样，他就越感到憋屈，明明已经强大起来，但是还不能维护尊严，让人有种抓狂的感觉。

“都给我站起来！”一直沉默的张廷兰突然说话了：“我有没说向日本人低

头，只是要想一个合适的办法，不能影响国内的大局，又不能让冲突失控。”

张贺年猛地站了起来，脸上全都是笑容：“大帅，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赶快说说，我现在就去办！”

张廷兰也摇摇头：“我要是有办法，就不用发愁了，不过办法总归是想出来的，我们先去看看牺牲的士兵，了解清楚状况，说不定能找到合适的办法。”

张廷兰说完之后，几个人都跟在了后面，他们一同来到了军营，离着老远，军营里头就已经沸腾起来，无数的士兵已经换上了齐整的军装，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一看张廷兰他们前来，就有人大声的喊道：“大帅，下令吧，和小日本开战，把他们全都赶出东三省！”

喊声震耳，群情激奋，张廷兰一看这个情况，顿时也感到了一阵棘手，军心可鼓不可泄。尤其是中国积贫积弱已久，民心士气已经衰微到了极点，远东的胜利让士兵重塑了信心，但是这个信心还是脆弱的，经不住打击的。

如果这次的事情处理不好，说不定会造成可怕的后果。不得不说日本人抓的时机太好了，正是奉军重塑军心，凤凰涅槃的时候，他们猛然泼了一盆凉水。

以往奉军也和日本人对抗过，但是那时候日本人一心想保住东北的利益，因此他们有了忌惮，反而束手束脚。如今奉军崛起，日本在南满的利益已经摇摇欲坠，索性他们就抛开了顾虑。

奉军退缩了更好，不退缩，大不了抛弃南满利益，然后诱使奉军和日本对抗，牵扯奉军精力，制约奉军崛起的脚步。

看透了日本人这招的险恶，张廷兰眉头紧锁，一言不发走到了校场的中间，在地上正放着一个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年轻的士兵，周围还有几个身上裹着绷带的战士，正在痛哭流涕。

大帅前来，他们全都站了起来，张贺年急忙向张廷兰介绍情况：“大帅，牺牲的战士名叫安顺，是我的部下，他的枪法非常好，死在他手上的俄国人超过了十个，而且聪明好学，活泼机灵……”说到这里，张贺年也有些说不下去了。

其他的士兵也都把拳头攥的紧紧的，眼睛之中仿佛都能冒出火焰一般。

张廷兰看了一下牺牲的战士，默默的走到了他的身边，这是一个清秀的年轻人，似乎还不到二十岁，正是最好的年华。他的眼睛并没有闭上，似乎从中还能射出愤怒的光芒，让人看得无比心痛。

张廷兰有心合上他的眼睛，但是手抬到了一半，又收了回来，从地上缓缓站起身，看了看其他的士兵，沉声说道：“你们都是军人，不是莽夫，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冷静，先和我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和你们动手的日本人有什么特征？”

刘桂五一听，急忙站了出来：“大帅，今天我和四位弟兄们出去散心，中午的时候在一家酒楼吃饭，突然跑来了二十多名日本浪人，他们让我们把桌子让出去，嘴里还说什么支那人之类的，我们发生了口角，然后就打了起来。他们个个都带着武士刀，我们只能用桌椅板凳还击，结果安顺受了伤，又为了救我们，用身体挡了两刀，失血过多，才牺牲的！”

说话之间，刘桂五还有贺远方等人骨节已经发白了，指甲深深的陷在了

肉里。

张廷兰仔细的听着，然后问道："你们觉得那些日本人身手如何？"

贺远方急忙说道："大帅，他们配合非常好默契，在和我们打斗的时候，结成了一个个战阵，而且招数狠辣，刀刀致命。"

刘桂五也说道："我观察到那个日本人的首领，他脸上带着冷笑，似乎是蓄意挑衅。我觉得他们不是普通的浪人，不然绝对不会有这么好的配合。"

张廷兰听到了这里，又看了看杨宇霆和蒋方震，冷笑着说道："看来情况和明显了，日本人是和咱们玩了一个花样，用正规军队扮成了浪人，然后袭击咱们，可以说是用心险恶啊！"

说到这里，张廷兰突然眼前一亮，顿时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一直没有想到解决的办法，可是现在得知了日本人的鬼把戏之后，张廷兰突然有了主意。

"日本人能这么玩，咱们也来个以毒攻毒，让他们作法自毙。"张廷兰说完之后，杨宇霆他们反应最快，全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果然这个办法是最好的。

"邻葛，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安排吧，我就在帅府之中等好消息。"说着张廷兰就哈哈大笑，回到了帅府之中。

当天下午奉军就宣布了临时延长半天假期，早有一些负责侦查的士兵上了街头，摸清楚情况，其他人后面跟着行动。

张廷兰对这些全都不管，直接回到了后宅，哄完了女儿，拥着媳妇美美的睡了一觉。到了第二天，张廷兰正在梳洗的时候，沈华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

"大帅，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找来了，他向咱们提出了严正抗议，正要见您呢！"

张廷兰微微一笑："我也等着他呢，咱们过去看看。"

张廷兰大步流星的来到了会客厅，里面早就坐着一个身穿和服的日本人，他脸上全都是怒气，见到张廷兰起来，猛地站了起来。

"总司令阁下，在昨天夜里，奉军士兵大举出动，偷袭了三处酒店，有二十多名日本士兵和侨民被打伤，其中有十人已经死掉了，你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吉田茂先生，奉军一向军纪森严，怎么可能出这种事情呢，你说的那些士兵穿了军装么，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奉军呢？"

"哼，不要巧言辩护了，他们虽然没有穿军装，但是种种举动，完全就是军人才有的，你们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暗害大日本的勇士，必须做出赔偿，不然就等着承受日本的怒火吧。"

张廷兰微微一笑："不管如何，日本人死在了奉天，我们就有责任，你说一共有十个人吧，我一定赔偿！"

说着张廷兰从兜里掏出了一张两千元的支票，然后又拿出了支票本，开了一张一万八的。

"这是你们的标准，还请收下！"

第六百一十一章昙花一现

张廷兰大笔一挥，将支票签完之后，送到了吉田茂的眼前。吉田茂此时脸上的颜色已经精彩到了极点，由红变白，由白变黑，就好像变色龙一样。

张廷兰并没有在乎他的表情，又仿佛恍然大悟一般的说道："吉田茂先生，贵国的浪人砸了一处酒馆，沿途又毁坏了不少公物，加上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因此需要罚款，也不多，就是一万八，就在这里面扣除吧，剩下的两千元还请你带回去，传达一下我对死者的哀悼，祝愿他们能够魂归故里。"

听着张廷兰的话，吉田茂瞬间就仿佛要气炸了肺一般，他们原本精心策划，让二十几个士兵装成浪人，去袭击奉军，为的就是挑起双方的矛盾。而且他还故意用两千元羞辱奉军，按照以往对张廷兰的了解，这位必定会立刻爆发，拉开架势和日本人拼一下。

一旦这么做，就正中了吉田茂的下怀，其实随着奉军在远东大胜，以日本军部为代表的扩张派已经着手制定和奉军开战的计划，鼓动政府尽早对奉军下手。可是这种大规模战斗不是轻易能够下定决心的，日本国内也有大量的反战声音。

尤其是大正天皇继位以来，民主化的思潮发展迅猛，对元老和军部的压力非常大。这个时候诱使奉军和日本发生对抗，利用这个紧张气氛，压制国内的声音，为对外扩张提供便利。

日本人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想要挑起中日对抗，袭击刘桂五他们只是一个开始。只是这个开始就触了大霉头，在昨天夜里，奉军大举出动。打死十人，另外还有二十几个伤员，正躺在医院里头接受救治。

奉军这帮士兵下手都非常狠，伤员之中，多半都要落下残疾。听着伤员的哀嚎。简直就是当头一棒，重重的砸在了日本人头上，将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失败的局面。

吉田茂盯着桌面上的两千元的支票，就仿佛是一柄尖刀一样，刺在了他的心头，让他痛得流血。他们原来想着激怒奉军。然后再进行炒作，对他们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可是张廷兰不按套路出牌，反过头将了日本人一军。

奉军不可能为了一条人命，贸然开战，日本人同样不可能为了十条人命和奉军交战。尤其是奉军主力没有动作，二三十万的虎狼之师，足够让日本人押上全部的家底了，他们显然没有这个魄力。

可是不进行战争威胁，那这个耳光扇的也太疼了，吉田茂的眼睛变成了血红色。他猛地从座位上面站了起来，恶狠狠的瞪着张廷兰。

"张巡阅使。你真的想挑战日本的底线么？"

张廷兰一脸的云淡风轻，满不在乎的说道："吉田先生，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外交家的基本素质，国际事务讲究援例，我完全是按照你们日本人办事的方法，处理了眼前的事情，你却恶语相向。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人面兽心，可是你现在就是兽面兽心，面目可憎，奉天不欢迎你！"

张廷兰这句不欢迎你一出口。吉田茂顿时就傻眼了，外交语言是很讲究的，一旦出现了这几个字，就意味着四十八小时之内，必须滚出奉天。等于是向外交官下了驱逐令，这可比打死几个人要严重得多。

吉田茂的嘴唇气得直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口，猛地转身离开了帅府。

眼望着吉田茂的背影，张廷兰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对于这些列强的外交官，他早就十分反感了。

外交讲究对等原则，可是列强仗着自己的地位，那些公使和总领事一个个都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对待中国的首脑指指点点，对中国的尊严是极大的侮辱。

以往没有那个实力，可是现在张廷兰就要从日本人这里立规矩，驱逐了吉田茂，就是逼着日本人派出身份对等的官员来解决问题，国家的尊严就是这么争取来的。

“拙言，先是打死了人，又驱逐了吉田茂，等于是扇了日本人两巴掌，就不担心他们采取报复措施么？”

张作相从后面走了出来，坐在了张廷兰的对面上，略带担忧的问道：“拙言，我们和日本人之间，实力差距还很大，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你心里要权衡利弊啊！”

“爹，您老提醒的不错，的确我们和日本人实力又差距，就相当于拿了一手破牌而已，至于日本人的牌或许比我们好一些。可是坐在了牌桌上，我们就要和他们斗智斗勇，不能胆怯。”

张作相听着这话，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原来中国人根本上不了牌桌，只能任人鱼肉，现在打赢了俄国人，就有了挤上牌桌的机会，和日本人斗争的方式已经不一样了！”

张廷兰笑道：“爹，您老说的没错，在牌桌上不只有我们和日本，还有英法美俄等等国家，日本人现在正和美英搞海军军备竞赛，一艘军舰就顶上二十个师的费用，他们没有多少精力，和咱们血拼的。”

张作相一听，也彻底放了心，十分感慨的说道：“拙言，时代不同了，我这一辈的人都老了，也跟不上时代了，我准备辞去巡阅使的职务，一门心思含饴弄孙。”

“爹，儿子还年轻，有些大事还要您老做主，您可不能辞了啊！”

张作相毫不犹豫的摆了摆手，叹气说道：“你小的时候，性子沉闷懦弱，不像是能顶门立户的人物，我从心里头更欣赏廷枢。可是这几年你像是开窍了一样，做什么事情，比爹想的长远，比爹有谋略，有手段。东三省能有如今的基业，多一半的功劳都在你的身上，爹看着也放心了，以后能到什么程度，全都看你的经营了。”

说实话张作相已经不怎么管事，但是一听他真的要辞职，把一切都交给自己，张廷兰心里面还有些失落，有心想要劝解张作相。

可是张作相摆了摆手，给拦住了：“说实话爹也不算太老，吴佩孚还比我大了五岁呢。我彻底退下来，也不是真的就当了寓公，平时哄哄孙女，把你二弟的婚事也给办了。然后我还准备投资教育，多建几所学校，爹是穷苦人出身，一辈子也没读几天书，深以为憾，现在有了条件，也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张廷兰一看老爹去意已决，也不再多说什么了，随手拿起了烟袋，默默的帮着老爹装了一袋烟，不多时熟悉的烟草味道就弥漫在了客厅之中。

……

日本人打死了一个奉军，当天十个日本人就被打死了，这迅速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中国人看到了这个结果之后，全都给奉军竖起了大拇指，果然

够狠，一条人命，要用十条命来换，中国人何时有这份尊严和待遇了！

以后看看哪个列强还敢在中国的地盘上猖狂，你们再做什么事情，都要想想这件事情，小心脑袋也被敲掉了。各地的老百姓走路的时候，都把胸膛挺得高高的，遇到了洋人，也没有了畏惧之色，精气神全都振奋起来。

奉军上下也都出了一口恶气，兰帅在大家的心里头，威望又提升了一大块。日本人吃了一个哑巴亏，人被杀了，外交官被驱逐了，里子面子全都没了，他们也只能不断的放狠话。

不过他们越是叫嚷的凶，中国人就越高兴，小鬼子终于吃亏了。终于知道疼了，大家哪能不高兴啊！

张廷兰已经将眼前的口水官司交给了顾维钧处理，他的目光再度盯上了南方，孙文一党始终是未来的心腹大患，必须要尽快清理掉。

就在奉天和日本人闹得这段时间，吴佩孚已经率领着大军越过了韶关，一路南下，逼近了广州城。

城中的民党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孙文在非常大总统府里面，如坐针毡，一日三惊，正在他酝酿着再度逃跑的时候，突然汪精卫找了过来。

“总理，天大的喜事，日本朋友答应提供支援了！”

孙文一听，急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接过了一份密电，发电报的正是头山满，这家伙是黑龙会的元老，日本军部豢养的鹰犬，和孙文过从甚密，从同盟会时期开始，孙文就得到了头山满的不少帮助。

只是最近几年，日本人觉得孙文的价值有所降低，因此主动抛弃了他，可是现在又给孙文送来了密电，让他欣喜若狂。

翻开了电报之后，孙文看了几行字之后，更是高兴到了极点，忍不住念了出来：“大日本帝国处于对中国革命的同情，愿意提供五百万军费，一万杆步枪，二十门野炮，一千万发子弹，两万发炮弹，另有机枪迫击炮若干！”

其他的民党骨干一听这些东西，也全都瞪圆了眼睛，眼中露出了热切的光，日本人能提供这么多的东西，他们终于有了一点希望。

胡汉民笑着说道：“总理，日本人能提供这些东西，我看全是因为张廷兰那个家伙的愚蠢，他竟然纵容手下，打死了十名日本人，这才让日本人决心援助咱们！”

汪精卫也笑道：“没错，有了日本的支持，我们也就有了希望，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拿到装备，赶快应付眼前的局面。”

第六百一十二章烂泥扶不上墙

吴佩孚率领着讨逆大军，一路从长江流域，打到了珠江流域，威风大振，军队的兵锋直指广州城，大有一股而定的态势。可是偏偏这个时候，吴佩孚下令停止进攻，弄得所有人都有些莫名其妙。

“薛团长，广州的情况怎么样了？”冯庸一面眺望着远处粤军外围的防御工事，一面忧心忡忡的问道。

“我派了几个弟兄，秘密潜入城中，发现孙文正在大肆的招募军队，而且从海面上源源不断的有船只前来，似乎是在给他们输送物资。”

冯庸一听这话，也忍不住说道：“你们侦察到的和空军看到的情况差不多，孙文一党的确是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只是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这个勇气呢？”

“我怀疑是日本人干的，在城中侦查的弟兄发现了城中的日本人增加了不少，正帮着孙文规划防御体系，构建工事。”

冯庸一听，顿时就把拳头攥了起来：“又是这帮小鬼子，果然是阴魂不散，咱们马上去找吴佩孚，必须尽快发动攻击，免得夜长梦多。”

他们两个急匆匆的来到了总指挥部，此时指挥部当中，只有吴佩孚一人，其他的将领都被赶了出来，冯庸他们一来，吴佩孚顿时迎了过来。

“二位前来，是不是兰帅又有什么事情了？”

冯庸摇了摇头：“大帅没有什么吩咐，我们只是奇怪，广州就在眼前，为什么大军却停了下来，没有马上攻城？”

吴佩孚笑着说道：“二位有所不知，广州是一座大城。居民几十万，一旦战乱，兵连祸结，百姓损失太大，我正安排人员，和孙文进行谈判，希望让他们和平的让出广州。”

冯庸一听，顿时摇了摇头：“吴长官，遍观孙文历年的行为，对权力的贪婪。已经到了极点。而且对付这种叛逆，唯有使用雷霆一击，越早解决，老百姓损失越少，越是拖延。麻烦才越多！”

薛举也说道：“我们已经观察到有些日本军事顾问到了广州城中，对孙文的部队进行指导。一旦有了日本人的帮助。想要彻底消灭孙文，就麻烦多了。正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们希望吴长官能够早作决定，拿下广州。”

吴佩孚一听这话，突然脸色阴沉下来。大声的说道：“我是讨逆军的总司令，该怎么办事，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指手画脚。你们最好都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不要把自己当成钦差大臣！”

冯庸脸色也变得不好起来：“吴长官，这次南下讨逆，奉军一心一意的辅助直军，绝对没有争权夺势的心思，打下广州，消灭孙文，南北军政统一，维护的是中央的权威。胜利就在眼前，吴长官突然裹足不前，实在是让人难以费解。”

吴佩孚突然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苦笑着说道：“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吴某也不愿意看到功败垂成，只是有些难言之隐啊！”

说着吴佩孚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冯庸和薛举的面前，冯庸将电报接了过来，仔细一看，顿时脸上也露出了震怒的神色。

就在一天前，日本人正式告知了北洋政府，他们要在山东和福建增加驻

军，确保日本在华利益。而且还十分隐晦的提出中国应该和平解决南北争端，不应该一味使用武力，造成社会动荡。

冯庸看到了这份电报之后，顿时心中了然，这是日本人向吴佩孚施加了压力，才让他裹足不前。

薛举一看，顿时也是怒火中烧：“吴长官，日本人摆明了是武力威吓，要是轻易被他们吓住了，还怎么消灭孙文一党，难道就这么坐失良机么？”

吴佩孚一下子就被问住了，他脸色沉郁，默默无语，整个屋中的气氛也十分的压抑沉闷，让有有些喘不上气来。

就在这个时候，张福来急匆匆的走了进来，到了吴佩孚的耳边，低声说道：“大帅，听说日本人从台湾运了一批军火，数额相当大，很有可能就是援助孙文的，您看该怎么办？”

听到了这话，吴佩孚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怒色，他豁然站起，几步来到了电话机的前面，一把就抓了起来。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马上几万大军就会向广州城发动攻击，一举消灭孙文一党。

张福来，冯庸，薛举都在盯着吴佩孚，就看他能不能下达这个命令，可是等了半晌，吴佩孚也没有说出一个字，他呆立在电话机的前面，神情显得十分沮丧。突然间手一松，将话筒掉了下来，他整个人瞬间都变得退飞起来。

无力的摆了摆手，让别人全都退出去，冯庸和薛举互相看了一眼，全都是失望之色。本以为吴佩孚是北洋之中，唯一有些英雄气概的人物，可是现在一看，也不过是如此。

走出军营之后，薛举嘴角上就带着轻蔑不屑的神情：“哼，吴子玉真是枉称英雄，怎么日本人施加点压力，就承受不住了。咱们奉军沿着鸭绿江边设防，什么时候不是和日本人针锋相对，连这点英雄气魄都没有，还想招揽特战队，为他效力，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冯庸也是如此：“不比不知道，这天底下，能真正不怕洋人的，恐怕只有咱们大帅了，能跟着一个有为的领袖，哪管牵马坠蹬，也是福分，要是跟着一群羊质虎皮的饭桶，就算是当祖宗也不干！”

他们两个气哼哼的回到了驻地，此时吴佩孚也是一脸的颓靡，他当然想要一举消灭孙文，可是面对着日本人的威胁，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视若无睹。

日本人借助一战的机会，拿到了山东，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至于福建方向，更是紧邻广东，如果再打下去，日本军队会不会出现在对面。这都是吴佩孚不能不担心的事情。

张廷兰敢和日本人剑拔弩张，可是吴佩孚没有这个胆子，也没有这个实力。他呆坐在指挥部之中，一动不动，像是木雕泥塑的一般，一直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吴佩孚才叹了一口气：“张拙言，我比不过你啊！”

……

“真没想到，吴佩孚也不过如此啊！”蒋方震摇头苦笑道：“日本人刚刚威胁一下，他就不敢对付孙文了。须知杀人不死反成仇，尤其是孙文这样的人物，哪里能够放过啊！”

杨宇霆脸上全都是怒色：“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帮了他那么多。到了最后，他却怂了。日本人难道是天王老子么。说话比圣旨都管用么？”

姜登选在一旁苦笑着说道：“参谋长，您就别埋怨了，还是好好想想，是

不是就此放过孙文，如果不想，吴佩孚都不管用了。那就只有我们自己动手了。”

姜登选看着张廷兰，主动请令道：“大帅，卑职愿意提一旅之师，解决了孙文！”

张廷兰摆了摆手：“从东北兴兵。要多少时间才能杀到广东，这不可取。放心吧，我早有安排，孙文绝对逃不出手心。邻葛，你去给吴佩孚发个电报，不进攻可以，但是让他在广州城外坚持三天时间，吸引一下孙文的注意力。”

在座的众人一听，也全都露出了又惊又喜的神色，大帅果然有神鬼不测之机，就算吴佩孚这步棋用不了了，但是一样有办法，对付孙文，简直太出乎预料了！

大家的胃口也全都被调了上来，想要知道张廷兰究竟安排了什么后手，不过张廷兰一点都没有透露，他们也只能抓耳挠腮，猜不透大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其实吴佩孚接到了电报之后，也十分不解，从电报来看，张廷兰肯定没有放弃对付孙文，但是身在万里之外，还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办法，实在是让人怀疑。

就在所有人都有些质疑的时候，广州城中已经变成了一座军营，孙文征召了两万多青壮年，日本人从台湾送来了一批军火，这些人全都被武装起来。在城中又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一切都是在按照生死一战布置的。

在原本的历史上，此时日本人和张作霖之间正打得火热，孙文已经抛弃了，因此他才转而和俄国合作。可是如今奉军和日本人早已经势同水火，日本人又感到他们在中国的棋子太少。

尤其是又和奉军发生了冲突之后，日本人更想保留一个亲日的势力，因此加强了扶持工作，想要让孙文能够在广东一直待下去，从而牵制整个中国的战略格局。

广州城都陷入了忙碌之中，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修筑工事，各种摊派落到了老百姓头上，大家全都苦不堪言。

就在城南，有一处小院，周围全都是巡逻的哨兵，他们将这里死死的看守起来，根本不放任何人靠近。院中小屋子里，陈炯明正在里面坐立不安，战战兢兢。几天之前，孙文找他商讨军务。

哪知道刚刚见面之后，孙文就质问他邓铿投降的事情，陈炯明当然矢口否认，不过孙文一点都不相信，他直接让人把陈炯明逮捕起来，关押在了小院之中。

陈炯明心如火焚，怒气填胸，他也没有想到孙文能够这么决绝，一点情分都不讲，早知道如此，就该立刻响应奉军的号召，抢先解决了孙文，哪还有这些麻烦了。

就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应的时候，突然在地下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陈炯明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突然地面的泥土塌陷了一块，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洞口打开了，从里面钻出了一个脑袋，来的正是他的心腹邓铿。陈炯明一见老部下以这种方式跑到了自己的面前，简直不敢相信，差点失声叫了出来。

邓铿从地道之中钻了出来，压低了声音说道："老长官，快走吧，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只要您出去，马上就对广州发动攻击，让孙大炮也尝尝厉害！"

陈炯明也急忙点点头，显然他也把孙文恨透了，赶快随着邓铿进入了地道，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囚禁他的小院之中。

就在陈炯明逃跑的时候，另外一方面，陆荣廷也把手下人都召集了起来，兴奋的对大家说道："就在昨天，边防军总司令张廷兰给咱们汇了二百万军费，而且还答应送给我八门重炮，出手不可谓不大方。孙大炮折腾了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动静，索性我就就和奉军合作，解决了孙文，大家伙说怎么样？"

"同意，没有问题！"

这些桂系的将领，不少也都收了张廷兰的好处，早就已经准备把孙文卖给好价钱了，因此他们全都同意了。

陆荣廷当即下令，联系城中的桂系军队，里应外合，拿下广州。

经过了一个白天的筹备，到了夜幕黄昏的时候，广州西面突然响起了猛烈的炮火，无数的桂军在火光之中，快速突破防线，杀进了城去。

与此同时，城东也早就响起了炮声，陈炯明也率领着部队发动了攻击，两路大军势如潮涌，还迷迷糊糊的孙文部下，根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全都被冲散了。

孙文的城防部队之中，基本上都是两广的军队，现在陆荣廷和陈炯明两大诸侯一同造反，他的小朝廷哪里还能保住啊。广州城中到处都是火光，到处都是喊杀之声，孙文的部署全都被打乱了，士兵们哭爹喊娘，到处乱跑。

广州城战火弥漫，自然瞒不过北洋军，早就有人报告给了吴佩孚，得到了报告之后，吴佩孚顿时就惊呆了。虽然他猜到了张廷兰可能有后手，但是实在是没有想到，他竟然有本事让两大诸侯倒戈，简直是太出人意料了。

日本人光顾着向北洋施加压力，想要保住孙文，殊不知孙文内部就隐患重重，根本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传我的命令，全军做好准备，向广州进攻！"

既然大势已去，吴佩孚也不会客气，北洋军也从北面发动了攻击。此时孙文终于感到了什么叫做四面楚歌，他的部下簇拥着他，火速逃离。

这时候年轻的孙夫人也陪同在他的身边，这时候到处都是乱兵，不时有流弹飞过，孙夫人拉着孙文的手，郑重的说道："中国可以没有我，但是不能没有你，你先撤走吧！"

第六百一十三章人虽在，名已坏

“别放走了孙大炮！”

“活捉孙文，赏银十万！”

……

城中各种呼喊之声，不绝于耳，到处都是军队，到处都是喊杀的声音，不时有流弹和炮弹飞过，孙文一生之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的险境。他看了看年轻的娇妻，狠狠的跺了跺脚，转身在几个护卫的保护之下，拼命的逃跑。

越跑身边的人越少，孙文的心越凉，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队人马冲了过来，正好和孙文迎头相遇，孙文差点被吓趴下。不过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部下，来的正是李烈钧。

他曾经是江西督军，死心塌地的跟着孙文闹了几回，结果江西的地盘沦丧了，手上也没有什么兵权了，只能跟着孙文到了广州。由于许崇智兵败长沙，孙文才任命他担任广州的城防司令，现在两个人又遇到了一起。

“协和，快救我啊！”

李烈钧一看狼狈不堪的孙文，急忙跑了过来：“先生，您没事吧？”

“没事，只是城中混乱，我该往哪边走啊？”

李烈钧皱着眉头说道：“先生，快去海边吧，上了军舰，就安全了！”李烈钧说着话，急忙让手下人带领着孙文逃跑。

突然这时候旁边响起了几声枪响，李烈钧身边的顿时就倒下了四五个，这下子可把李烈钧吓坏了，他急忙指挥着其他人对敌。可是他们根本找不准敌人的位置，只知道从道路的两旁。不断的射出子弹。

这些子弹全都准确得骇人，他身边的人不断的被击毙，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了下去，李烈钧也知道对方绝对是精锐中的精锐。他也急忙逃跑。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正好射中了李烈钧的大腿，巨大的动能将他带出两三米远，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

两旁突然涌出了十几个士兵，一下子将他按到在地。毫无疑问，伏击李烈钧的正是奉军的特战队。张廷兰早就清楚，不管是北洋，还是两广的军阀，想要抓住孙文一党，都有点困难。最关键的时候。必须由奉军出手才行。

薛举几步走到了李烈钧的面前。冷笑着说道：“李烈钧，放聪明点，知不知道孙文跑到哪里去了？”

李烈钧又羞又愤。再加腿上的疼痛，让他的五官都有些扭曲：“老子英雄一世，落在你们这些鼠辈的手里，休想让我开口，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看看他敢不敢这么对我？”

一看李烈钧装横，薛举毫不在乎，一摆手，有士兵走过来，猛地朝着李烈钧的伤口倒上了一瓶酒精。烧灼的疼痛迅速弥散起来。李烈钧满头都是汗水，痛叫连连。

“李烈钧，你不说，我们还有更好的手段，想不想尝试一下？”

李烈钧不大不小，也是一个人物，各地军阀都讲究凡事留一条活路，不能赶尽杀绝，因此民国的军阀混战很多，真正当头的死的太少了。他从来没有想过会遇到一帮吃生米的，竟敢直接折磨他，李烈钧是又羞又怒，但是又

无可奈何。
他只能勉强的指了指海边的方向："孙先生往那边跑了。"
薛举一听，急忙留下两个人看管孙文，然后带着其他人立即追赶，一路上到处都是乱兵，粤军和桂军都涌入了城中，他们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对付孙文的溃兵上面，反倒是抢劫沿街的店铺，涌入民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看着这些军队，薛举他们也十分鄙夷，不过也没有必要搭理他们，还是抓到孙文最为重要。
他们一路向码头追了过去，此时夜色早已降临，在月光之下，他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泛着波光的海面。这时候从旁边又赶过来一队人马，来的正是冯庸，他不只带了大队的人马，还抓了不少的重要俘虏，其中就包括孙文的夫人。
和薛举汇合之后，他们全都冲上了码头，这时候在码头上也有着上百位的守军，他们一看奉军前来，急忙开枪射击，双方陷入了混战之中。
孙文已经跑到了码头，可是四顾无人，前面是茫茫大海，后面是追兵，哪里是一条活路啊。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也在手下人的保护之下，跑了过来。
一看到孙文，汪精卫顿时痛哭流涕："先生，大事不好了，大公子被俘虏了！"
孙文一听这话，顿时像五雷轰顶一般，所谓的大公子，自然就是孙文的长子孙科，他曾在外国留学，回国之后，给孙文当了几年的秘书，转眼就被孙文提拔成了广州市长。
让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年轻人，骤然升到高位，也只有孙文能够办得出来。什么民主法制，不过是他约束攻击别人的工具，到了自己这里，就变成了任人唯亲，父死子继了。
现在一听孙科被捕，孙文顿时天旋地转，一把就抓住了汪精卫，大声的质问："真的么，为什么不把他救出来？"
"先生，不是不救，实在是对方身手厉害，我们没有办法啊！"
正在说话的时候，奉军已经冲上了码头，孙文的手下越来越少，眼看就难以抵抗了。只要冲上来，他们肯定死路一条，孙文也顾不得哭儿子了，他和汪精卫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突然在远处驶过来一艘大船，迅速的靠岸，来的正是永丰舰，还没等军舰停稳，上面就跳下来几个水兵，领头的是舰长冯肇宪。他三步两步来到了孙文的面前，一把拉住了孙文。
"先生，快跟我走吧，上船就安全了！"
"哎哎！"孙文急忙答应着，冯肇宪架着孙文，就往船上跑，汪精卫也在后面紧紧跟随。
此时薛举他们已经冲破了阻拦，朝着孙文他们就冲了过来，眼看着他们要登舰逃走，薛举也是着急了，急忙照着军舰就连开了几枪。
子弹贴着孙文的头顶擦了过去，他并没有受伤，但是也把他的三魂七魄都吓没了，紧跟在孙文身后的汪精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颗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腰部，汪精卫身体一晃，差点摔倒了军舰之下，好在冯肇宪拉住了他，两个人都被送上了军舰。冯庸也没有想到，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让孙文给逃跑了，实在是可恶至极！

“孙文，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谁，你的妻子和儿子都落到了我们的手上，你就忍心抛弃他们，独自逃生么？”

冯庸让两个奉军士兵押着孙科和他的后妈，到了码头之上，孙夫人此时也是花容失色，她和孙文分开之后，本来也想着跑到了港口，乘船逃生，结果和冯庸撞在了一起，也被抓了起来。

“孙文，你要还是个爷们，就下船，我们保证不杀你，如果你还是缩头缩脑，一心逃命，你的妻子和儿子，可就要不妙了！”

正在冯庸大声的威胁孙文的时候，突然孙夫人大喊了起来：“先生，你快走吧，不要再管我了，他们有神枪手，小心暗算！”

孙文在船舱之中，听得真真切切，他把牙齿咬得个嘣嘣直响，脑袋上的青筋都崩了起来。

“孙夫人倒是有情有义，只可惜你遇上了一个负心薄幸的汉子，孙先生就要离你而去，连最后一面都不愿意看你！”

孙文在船舱之中，听得真真切切，他也是怒满胸膛，可是他也清楚，不能再做停留了，不然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儿，他从牙缝里头挤出了一个字：“走！”

永丰舰离开了港口，在军舰之中，孙文像是暴怒的野兽一样，他猛地抓住了冯肇宪的胸口，大声的说道：“开炮，轰击广州，炸死这些反革命的混账！”

冯肇宪脸上还有一丝为难：“先生，现在黑灯瞎火，一旦开炮，肯定会伤及无辜，老百姓损失才是最多的！”

“我不管，他们全都死光了才好，开炮！”

冯肇宪不敢违拗孙文的意思，只能下令向城中开炮，顿时一团团硝烟腾空而起，这种漫无目的的炮击，对军队来说，几乎没有多少杀伤力，最倒霉的就是那些老百姓，他们的房屋被炸毁，亲人被炸死，蔓延的火舌不断的吞噬着他们的生命。

没有抓到孙文，冯庸和薛举全都悔恨不已，不过好在他们又抓捕了大量的民党骨干成员，包括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陈铭枢，林森，邹鲁，谢持，居正，于右任等等，一共三十几人。

可以说除了孙文和汪精卫之外，其他人基本都落网了，这一仗虽然没有抓住孙文，但是也把他的左膀右臂全都砍掉，简直就成了光棍司令。

冯庸他们又率领着部下，继续搜查，这时候吴佩孚也率领着北洋军杀进了广州，吴佩孚入城之后，就急忙下令搜剿残部，恢复城中的秩序。

不管怎么说，能杀进广州，都是可喜可贺的事情，正在这个时候，冯庸突然找到了吴佩孚，敬了一个军礼之后，就说道：“吴长官，我们抓到了一批民党骨干，同时又发现了这个！”

说着冯庸将一份清单送到了吴佩孚的面前，上面开列着大量的军火条目，有枪支，也有火炮。

“这都是日本人给孙文的？”

“没错，吴长官，这可是孙文勾结日本人的铁证，另外我们正在搜集往来的电报和信件，只要抓住这些东西，就能坐实孙文卖国的证据，他的名声肯定会臭了，也就没有到处招摇撞骗，这比杀死他还管用！”

第六百一十四章炮击广州

冯庸兴匆匆的找到了吴佩孚，向他提出了揭露孙文真面目的建议，本以为作为对手，吴佩孚会毫不犹豫的同意，哪知道吴佩孚的神色竟然有些异常，他把军火清单塞给了冯庸。

“凡事要留一丝情面，孙文已经被赶出了广州，一味赶尽杀绝，恐怕有些不妥。”

冯庸一听，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吴长官，孙文这些年可没少骂别人，凭什么他指责别人就可以，指责他反倒不可以了。而且我们也不是捏造事实，证据就摆在了眼前，就要让天下人认清孙文的面目，免得更多的人再被他蒙蔽欺瞒，这还有什么不妥当的？”

吴佩孚沉默了半晌，才说道：“依我看孙文和列强有来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未见得就会卖国，而且结交列强，获得列强的支持，也不是孙文一个人在这么做。一旦攻击这一点，我担心引起其他人的反对，而且也会把列强牵涉进去，一切还要三思而后行！”

这套说辞显然冯庸不能接受，他还要说话，吴佩孚摆了摆手，让他退出去。冯庸没有办法，也只能气哼哼的离开，回到了营地之中，正好薛举也在等着他，冯庸把情况介绍了一下，薛举也十分诧异。

“吴佩孚糊涂了不成，和孙文之间，早就是势同冰火的敌人，他不趁机把敌人彻底弄死，这脑子里头想的是什么啊？”

冯庸冷笑了一声：“我回来的路上就在思考，现在基本上有了点思路，我总结了几点原因，第一就是北洋的传统，他们都是沿袭晚清的官场套路，讲究杀人不过头点地。凡事留一线，下次好见面！”

“哼，还想着见面呢，下次说不定就是孙文带着军队把他赶跑了，这种天赐良机上哪找去啊。”薛举显然不服不忿。

冯庸继续说道：“还有两点原因，吴佩孚或许有收编孙文余党的想法，因此不愿彻底撕破脸，另外一旦痛批孙文，拔出萝卜带出泥，日本人也跑不了。到时候日本就会向吴佩孚施加压力。”

“说到底还是心里头有愧！”薛举毫不留情的说道：“孙文做过的事情，他们也干过，一旦闹起来，搞不好自己也要灰头土脸。不过咱们可不在乎，绝对不能听吴佩孚的。轻易翻过孙文。”

冯庸点点头：“没错，马上给大帅发报。请求大帅指示。”

正在说话之间。有一个通信兵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大声的报告：“天亮之后，孙文指挥三艘炮舰，对广州进行轰击，造成了大量的百姓伤亡，请求指示。”

冯庸一听。顿时就豁然站起，厉声说道：“孙文猖狂透顶，竟敢屠杀无辜百姓，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薛举也是极为激愤。放他跑到了军舰上，这孙文还不老实，竟敢不过平民伤亡，简直太可恶了！

“的确该教训孙文，只是我们没有军舰，陆军炮的射程又比不过海军炮，而且他们一旦发觉了危险，就会逃走，我们该怎么办？”

冯庸冷笑了一声：“老薛，别忘了我是空军出身的，孙文再快还能快过飞机么，马上让飞机出动，给我轰炸孙文。”

冯庸办事也是雷厉风行，他手上并没有专门的轰炸机，只有侦察机，不过这也足够了，孙文的几艘炮舰都是不足一千吨的小玩意，只要挨上一枚炸弹，就会沉入海底。

奉军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得到命令之后，迅速对飞机进行了临时改装，装上了炸弹，随即呼啸着升入了天空。

这时候孙文还在永丰舰上，指挥着轰击广州城的行动，昨天晚上他就开了一顿大炮，不过由于在夜里，孙文担心遭到伏击，因此远远的离开了海岸。

在军舰上，整整一夜他都没有睡觉，妻儿全都被抓，亲信的部下也几乎被一网打尽，日本人给他的巨额援助也都打了水漂，孙文现在就像是输光了的赌徒一般，两眼冒火，一腔的怒火，没有地方发。

转眼到了天明，又有两艘粤军的炮舰过来和他汇合，海军之中民党分子还是不少。孙文当即就指挥着三艘军舰，再度抵近了广州城，用军舰主炮轰击城中的建筑，一时间炮声隆隆，到处都是火光，到处都是百姓的哭嚎之声。

不少百姓都涌到了码头之上，躲避大火，他们能清清楚楚的看到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那位所谓的革命先驱，那位满口仁义道德的孙大炮。家园被毁，这些老百姓大声的痛骂，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直接上了渔船，要冲过去和孙文理论。可是一旁的人死死拦住他们，人家根本没把老百姓的生命看在眼里，理论不过是给人家当活靶子而已！

临近码头的建筑全都被火光吞没，孙文才仿佛出了一口怨气，至于那些悲愤的百姓，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他当即下令军舰掉头，他准备先逃到香港，然后在择机去上海，或是直接去日本。

就在他们的军舰刚刚转头的时候，突然空中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十架飞机出现在了港口的上空。这些飞机就像雄鹰一般，向着三艘军舰猛地扑了过去。

永丰舰舰长冯肇宪根本没有想过飞机会攻击他们，在他看来，在海面上就是军舰的天下，想到哪里，就去哪里，谁也拦不住。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敢再度前来轰击广州，可是这些飞机出现之后，他就彻底傻眼了。

“快走，快去！”

军舰上的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应付空袭，因此全都手忙脚乱，奉军的第一架作战飞机到了军舰上空，飞行高度被压到了一百米以下。这已经是相当危险的高度了，很有可能被军舰上的火力攻击到。

不过作为一个菜鸟飞行员，不这么低，根本投不准，就在他掠过永丰舰上空的那一刹那，一枚五十公斤的炸弹投了下去。

这枚炸弹在距离永丰舰二十几米的距离爆炸，顿时掀起了冲天的水柱，永丰舰顿时变成了一叶扁舟，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军舰上的所有人全都魂飞天外。

一枚炸弹投下来之后，紧接着又是两枚炸弹，不过这两名飞行员也不够幸运，炸弹都在几十米之外爆炸。就在船上的人连呼侥幸的时候，第四架飞机也到了他们的头上，一枚炸弹被投了下去，顿时就在距离舰首十米之内，轰然爆炸。

巨大的水压压向了舰首，就好像一把大锤，锤在了军舰上面一样，顿时

舰首就被压瘪了，钢铁撕裂开，海水疯狂的涌了进来。永丰舰是日本建造的一艘近海炮舰，排水量只有七百多吨，一枚五十公斤的炸弹，能把一艘驱逐舰送到海底，更何况这么一个小玩意。

舰首被压碎，出现了一个两米多的狰狞伤口，舰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着海里面沉下去，舰上的官兵也都掉进了水中。码头上还聚集了大量的老百姓，他们看到了这艘作恶多端的军舰挨了炸，全都拍手称快，一时间欢呼声压过了一切。

孙文也掉进了海里，连续灌了两口海水，孙文只觉得全身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正在快速的下沉。

“救命啊，救命啊！”孙文在水面大声的呼救，不过这时候谁都在顾自己的性命，根本没有管他。孙文无力的拍打着水面，就在他快要沉下去的时候，突然有个光头壮年人游到了他的身边，一把搂住了孙文的腰部。

“先生不要害怕，咱们一定能活下来！”

他带着孙文拼命的向两外两艘军舰游过去，这时候奉军的飞机已经轰炸了这两艘军舰，其中一艘舰尾挨了一枚炸弹，同样也在向水下沉没，另外一艘侥幸躲过了攻击。

奉军使用的飞机是侦察机改装的，只能挂一枚炸弹，十架飞机只能携带十枚炸弹，投完了之后，不得不遗憾的返航。这也给孙文苟延残喘的机会，那个人拖着他，游出了两百多米，那艘完好的军舰又返了回来救人，孙文两个全都上了船。

到了船上，孙文也是大难不死，他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已经什么都不想了，急忙下令军舰快跑，千万不要让飞机再追上了，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军舰冒着滚滚黑烟，用最快的速度逃走。

这时候从广州港口已经出来了大量的渔船，老百姓自发的将落水的水兵全都俘虏了，对于这些向百姓开炮的家伙，渔民是没有一点客气的，拖上船之后，就是拳打脚踢，包括冯肇宪在内，全都成了老百姓的出气筒。

孙文炮击广州城，反被奉军的飞机轰炸，差点丧命，顿时就成了最大的新闻，甚至比起打破广州城还要热闹。

在这次事件之中，满口革命的领袖，成了残害百姓的罪魁祸首，而一直被指责的军阀，反倒坚定的维护百姓的利益，痛击罪魁祸首。就在奉军的飞机回到了机场之后，广州城的绅商代表，学界领袖，全都到了奉军的军营之中，对奉军的行为大加赞赏。

媒体这么大肆的报道，使得吴佩孚原本的想法也彻底落空了，冯庸适时向媒体跑出了各种证据，将孙文的种种恶行曝光在天下人的面前，一场针对民党的声讨也展开了。

第六百一十五章大换装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

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

酒馆之中，说书先生不讲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西游记了，改行成了政治评论员。念完了上面的东西，对着所有的听众说道：“诸位，大家都听明白了吧，这就是孙文和日本人签订的《中日盟约》其中许给了日本人多少好处，大家都听到了，这玩意可比袁大总统的二十一条厉害多了，一言以蔽之，签了这玩意，国家就完蛋了，咱们都是日本人的奴才了！”

说书先生一面摇头叹息，一面说道：“常言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道是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这个世人都有无数张面具，撕开了一张，又是一张，不到最后，真的难辨真伪。就拿孙文来说，这么多年，哪次一张嘴，不是为国为民，哪次不是仁义道德，可是说的多好听，也不如看看他究竟干了什么。”

“先生，您说这孙文能这么丧心病狂么，按照这个盟约，他不就成了日本人的儿皇帝么？”

说书先生微微一笑，拿起茶杯不紧不慢的喝了一口。然后说道：“儿皇帝也是皇帝，总比现在什么都没有强吧。说起了还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么，再说了人家在日本是有家室的人，有了日本媳妇，就算是日本人的女婿了，向着老丈人，也没有什么不对！”

“先生，您这话太损了，一个女婿半个儿，不还是拐弯抹角的说人家是儿皇帝么？”

下面的这些听众全都哄笑了起来。中国的酒饭茶肆。到处都在说这些事情。毕竟有些东西实在是太劲爆了，不由得大家不关注。

破了广州城，搜到了大批的日本军火，一支支步枪，一门门火炮。都在广州百姓的面前运过去，大家看得一清二楚。谁也没法抵赖。

除了军火之外。又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往来文件，在加上冯庸他们抓了一大批的民党成员，从他们的嘴里掏出了大量的有用东西。孙文是怎么结交日本政要的，又是怎么在日本有了家室的，一共拿了多少日本的援助。

除了和外国勾结之外，还有大量的国内问题被披露出来。比如当年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是谁杀的，著名记者黄远庸死在了谁的手上，甚至连宋教仁和陈其美的一些案子都被找出了疑点。

本来这些暗杀，这些斗争。在当时就是百姓争论的焦点，老袁当初一门心思扩大权力，甚至登基当皇帝，结果人品臭了，因此什么问题都推到他的身上，老袁也变得百口莫辩。

可是现在这些要命的东西披露出来，大家全都浮想联翩，原来孙文有可

能比袁世凯还不是东西，如果说老袁有些小人行径，那么孙文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真走狗！

随着往来书信文件的披露，加上民党成员的供词，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了孙文，这位昔日革命党的领袖，笼罩在身上的光环彻底被打碎了，老百姓对他的信任也越来越低了，甚至民党有变成过街老鼠的趋势。

原来加入民党的成员，全都主动退出，不然光是周围鄙视的目光，就让人想钻到地缝里面。不只国内如此，就连海外也陆续出现了大量不利于孙文的宣传，尤其是在海外华人中间，掀起了一股滔天巨浪。

当初了为了推翻满清，海外的华人华侨，给孙文提供了大量资金援助，结果很多钱都不明不白。陶成章就是指责孙文贪墨捐款，最后孙文恼羞成怒，才派人暗杀了陶成章。

海外华人之中也有不少质疑孙文的，只是他们没有证据，因此也没有多少人信服，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证据就摆在了眼前，不由得你不信。

以后民党还想以海外为基地，然后大肆的募捐，然后忽悠年轻人参加他们，就变得非常困难。这场宣传战等于是从国内和国外给民党断了根，出手不可谓不狠辣决绝。

冯庸他们的任务也都完成了，那些民党的要犯，还有缴获的证据，也都暂时移交给了吴佩孚。如何审讯，还都看北洋的意思，毕竟这么多年，北洋替民党背了不少的骂名，现在有机会找回来，吴佩孚该不会手软了！

当然张廷兰还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要给南方的这些军阀提供军火武器，不过这种事情已经不需要冯庸他们管了，因此奉军全都离开了广州，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奉天。

这次虽然派兵有限，但是也极大的锻炼了队伍，尤其是那些工程兵，丰富了不同地形的作战经验，对于奉军以后的行动，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张廷兰亲自率队迎接了冯庸等人回来，见面之后，冯庸将一张支票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大帅，这是日本人给孙文的五百万军费，结果孙文还没来得及挥霍，就被我们缴获了，该如何处置，还请大帅定夺。”

冯庸说着，将支票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当然他们缴获的不只支票，还有大量的武器。这些武器和奉军的制式不相同，而且奉军也瞧不上日本人的那些破烂，就索性全都留给了北洋。

张廷兰拿着支票，微微点点头：“这钱也不能浪费，那就投到延长矿吧，咱们也不能光指着从美国进口石油，也该学着自己提炼石油。发展石化产业了。”

冯庸一听这话，顿时笑着说道：“大帅，早就盼着自产石油呢，现在空军飞机越来越多，光是日常训练消耗，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光靠着购买，肯定不行。”

“没错，冯玉祥已经进入了西北，我们的人员也都跟进了。相信不久就能有望解决石油的问题。”

虽然没有抓到孙文，也没有弄死他，但是至少把他给弄臭了，这就已经达到了目的。民党这股势力，在未来的权力版图之中。已经很难占据一席之地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已经被剪除了。张廷兰当然喜悦异常。

“诸位。民党的势力已经基本被清除，即便有机会卷土重来，也要很长时

间。我们必须抓住眼前国内国外，难得的机会，好好发展，夯实基础。急需力量。”

张廷兰已经在布置下一步的任务了，在军队方面，奉军需要大规模换装整训，彻底打造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在经济方面。主要的任务是把工业基础夯实，产能提上来，张廷兰定下了一个目标，也就是三年之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领域，要达到日本人的百分之六十。

日本从明治维新算起，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积累，想要轻易超过，还有非常大的困难。但是日本是个岛国，有着致命的资源短板，必须依赖海上生命线。到了战时，就可能通过袭扰海路，卡住日本人的脖子，绞死小日本。

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奉军的工业产能要能达到日本人的百分之六十，不然在海上的消耗战之中，奉军很难占到上风。

从以往的一无所有，发展到了现在，虽然日本人还遥遥领先，但是奉军已经能看到他们的背影了，这个变化让奉军上下格外的振奋。

这场庆功宴也变得格外的热闹，几乎所有人都喝醉了，就连平时几乎不怎么喝酒的蒋百里也都醉倒了，整个帅府当中，全都是欢声笑语。

转过天来，张廷兰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丝精气神，杨宇霆就来找他了：“拙言，宿醉的感觉不好吧？”

“的确，头疼的厉害，但愿邻葛能给我送来点好消息，要不然头就更疼了！”

“好事，保证是好事！”杨宇霆哈哈大笑的说道：“冯玉祥那边传来了消息，他的部队已经进入了甘肃，就在几天前，刚刚剿灭了一伙当地的武装，足有两千多人，赢得了一个开门红。”

“不错，没想到冯玉祥这把刀还挺锋利的，他有什么要求没有？”

杨宇霆笑道：“他在电报里头倒是没说想要什么，不过依我看，他还是想要军火。他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西北马家军骑兵的威胁，因此拨给他一些机枪吧，这玩意屠杀骑兵，是最容易的。”

张廷兰对于西北一直非常关注，从清末以来，中央政府就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西北的控制，天高皇帝远，地方的民族宗教势力纠葛在了一起，已经变成了一团乱麻。

偏偏西北在整个中国战略棋盘之中，又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张廷兰当然盼着能快速解决这个麻烦。

冯玉祥带着人马进入西北之后，当然引起了马家军的警觉，但是他们还不敢采取什么过激的行动，毕竟表面上他们还要尊奉中央政府的任命，但是在暗中他们也不断地联络，共同商讨对付冯玉祥的办法。

马家军的举动自然瞒不过冯玉祥，他背后有着奉军撑腰，自然不会害怕马家军这些土鳖。到了兰州之后，冯玉祥公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禁枪令，西北要加强治安，要将所有的非法枪支武器收缴上来。

当初同治回乱，汉民之所以损失那么大，就是因为汉民没有私藏武器的传统，因此才惨遭屠戮。冯玉祥来到第一个命令就是禁枪，为的就是防止再度出现这种悲剧。

很显然这个政策一下子就戳到了马家军的痛处，他们超过三分之二的部队不是正规军，只是地方的民团。这些民团平时不发军饷，只有打仗了，抢到了战利品，才会分给他们。

因此这些民团往往会比正规军还好战，还疯狂。冯玉祥的禁枪令，一刀就砍在了这些民团身上，一旦接受了，民团这支力量直接就被废掉了，这是马家军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

只是他们还不清楚冯玉祥的底细，因此没有贸然跳出了反对冯玉祥，而是鼓动一股比较小的势力，让他们挑头反对。哪知道冯玉祥也是下手狠辣之辈，直接派遣军队过去，将这伙人全都给消灭了，足足两千多人，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等到马家军派人过去看的时候，只留下一地的尸体，还有不少恶狼在撕扯着，到处都是残肢断腿，好像地狱一样。饶是见惯了生死的马家军，也都感到了一阵头皮发炸。

自从这次冲突之后，马家军和冯玉祥之间，矛盾越来越严重了，双方都在积极调兵遣将，大有决一生死的架势。

“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让冯玉祥放开手脚，不管消耗多少，我全都给他补上！”

杨宇霆一听，笑着说道：“拙言，对冯玉祥这么大方，可不像是你的风格啊？”

“我是不得不如此啊，咱们换装的脚步越来越快，下一步军队大量使用车辆，另外海空军也要消耗大量的油料，要是不能自产，光靠着进口，不只价格贵，而且一旦到了战时，就很容易被人切断，一旦被掐了脖子，这个滋味可不好受啊。”

“嗯，拙言真是深谋远虑，不过也不能光给冯玉祥东西，这家伙也投降了不少人，是个十足的反骨仔。咱们应该派遣一个军官团过去，名义上教导他们使用新式武器，暗中就是掌控这支部队。”

张廷兰也当即点头同意，西北问题终于有了点眉目，只盼着能够快点铲平马家军，消除分裂的隐患。

就在张廷兰刚刚布置完毕，陶吉平又满面春风的来到了帅府，一见面，他就笑着说道：“大帅，我们最新研制出了一款坦克，采用了四十五毫米口径主炮，重量突破了十三吨，整体性能比起以前的坦克，有了巨大的进步，经过我的观察，比起周边国家，这款坦克有着压倒性优势，完全可以成为新一代的铁拳。”

坦克可是号称陆战之王，也是张廷兰最关注的一款武器，现在有了新突破，他也是喜出望外！

“陶部长，先去看看实际情况，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如果真的不错，就准备好大规模的换装。”

第六百一十六章铁路所至，兵锋所至

“大帅，这款坦克总重量十三点五吨，主炮采用新研制的45mm坦克炮，46倍口径，在威力上远远超过了原来装备的三十七毫米主炮，另外装备了一挺同轴机枪，一挺高射机枪。在火力配置上面，不只超过了以往的坦克，放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领先的，另外由于重量增加，使得能装更好的防护装甲，防御力也相当突出。”

熊梦远看着眼前的这辆坦克，就仿佛看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一般，眼中透着无比的自豪，的确根据目前的了解，世界各国的坦克，普遍停留在一战的阶段，战后由于恢复创伤的问题，并没有快速发展。

反倒是工业水平落后的中国，最先认识到了坦克的作用，不遗余力的在打造全新的坦克，因此在坦克性能方面，已经和西方互有短长了。

熊梦远接着向张廷兰介绍道：“在火力和防护力上，新式坦克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有些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就是发动机，我们目前使用的是改进的德国发动机，只有八十马力，由于马力不足，坦克的机动性能就下降了不少，最快的速度仅能达到二十五公里。另外在舒适性上面也有很严重的问题，驾驶一小时之后，必须休息。还有就是生产成本达到了三万元，比起以往的坦克贵了一倍，我担心军队无法大量采购。”

张廷兰听着熊梦远的介绍，又拿过了具体参数表。了解了更多的内容，比如这辆坦克的越野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爬坡角度是三十度，涉水深度0.76米。越障高度0.71米，最大越野行程130公里。

综合了这些数据，这款新式坦克的总体性能和后世苏联的t26坦克相仿，甚至防护力还要好一些，唯一的问题就是发动机还相对落后。不过眼下能拿出这样的产品，军工产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要知道苏联的t26是在十年之后才定型的。

根据张廷兰的估算，这款坦克在目前的世界上，已经领先了绝大多数列强，甚至在未来的十年之内。就足够使用了。唯一的问题就是不断的改进。精益求精，把缺陷补上。

“能拿出这样的产品，我已经非常满意了。不过提升的空间还十分巨大，发动机问题，还有舒适性问题，都是致命伤，严重影响战斗力的，你们必须拿出改进的方案。”

熊梦远急忙说道：“大帅，我们正在和德国人联合研制发动机，暂时定名为长白一型，能达到一百马力，就是为了这个坦克专门设计的。另外我们也在研制新式的悬挂系统。增强舒适性和越野性，不过有些技术难题还没有攻克，要想让这款坦克达到完美状态，至少还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张廷兰听完了介绍，又看了看一旁的陶吉平，笑着问道：“陶部长，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大帅，我认为不论是让人等装备，还是让装备等人，都是一个浪费，因此最好先小批量生产一些，一面训练坦克兵，一面找问题，毕竟使用武器的是士兵，而不是我们这些设计人员。”

“说得对！”张廷兰想了想说道：“那就先生产一个团的坦克大规模使用，才能把问题找出来。”

陶吉平一听一下子要生产一个团，也有些吃惊，这个规模已经不小了，

看来大帅对于坦克的确有些痴迷啊。

“大帅，生产一个团，大约需要五十辆到七十辆坦克，恐怕有些多吧？”

“作为一个不算成熟的产品，的确有些多，但是我们的敌人不会留给咱们这么长的时间，哪管质量不完美，也要比没有的强。”

奉军上下都清楚，眼下奉军有两大敌人，一个是刚刚被击败的俄国，一个是虎视眈眈的日本。不过大家普遍认为俄国至少需要五到十年的恢复，才能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至于日本，也和列强纠缠不清，想要将精力转到中国，也需要不少的时间。

可是张廷兰心里头清楚，很快日本和美英就会召开华盛顿会议，海军军备竞赛就会停止，而两年多之后，日本就会爆发关东大地震，给这个岛国带来致命的伤害。

关东大地震绝对会成为日本内政外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这场地震，震碎了日本民主的迷梦，也开启了全面侵华的大幕。就像后世一样，一场大地震，造成了核灾难，迫使日本政治急速右转。

这场地震告诉了所有日本人，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危险，最贫瘠的岛屿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随时受到威胁，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只有向外扩张，不停的侵略，占据富饶的大陆，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

一旦这种军国主义观点成了日本人的共识，他们就会发现奉军已经成了他们最大的绊脚石，双方之间的战斗就会迫在眉睫。张廷兰心里头十分清楚，中日之间的战争，会比想象的来的还快，留给奉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张廷兰意味深长的对熊梦远说道：“所有的科研人员，必须绷紧一根弦，大战已经不远了，他们能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战士在沙场上就使用什么样的东西，他们做的越精良，就越能降低生命的消耗，责任重大啊！”

“大帅放心吧，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张廷兰交代清楚了之后，又去看了看新式步枪研制的情况，韩麟春在负责这项工作，他的手下有中国人，有俄国人，也有德国人，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有一线的优秀士兵。看起来混乱到了极点，不过韩麟春指挥协调的本事不错，能让大家通力合作。

德国人擅长被枪支做的精细，而俄国人则更倾向于廉价可靠，士兵则需要威力强大，适应性好。而韩麟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平衡各方意见，在里面选出一个最合适的方案。

去粗取精，中国不需要太过精细的东西，但是也不能粗制滥造，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因此这个取舍也是非常麻烦的。

张廷兰和陶吉平来到之后，韩麟春急忙向张廷兰敬礼，然后介绍到：“大帅，步枪的研制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按照大帅的指示，我们采用了7mm口径，也研制出了配套的7mmx51mm子弹，经过测试，这种子弹的弹道性能相当稳定，而且后坐力也在中国人的承受范围之内。”

韩麟春说话之间，在一旁拿起了一把样枪，送到了张廷兰的手里，他笑着介绍到：“大帅，新式步枪全枪长1106毫米，比起笨重的水连珠短了一大截，能够更好的适应中国人的体质，而且射击精度并不比水连珠差多少。”

张廷兰也把样枪抓在了手里头，觉得十分的舒服，十分顺手。对于一样武器来说，这种感觉十分重要，张廷兰也忍不住叫了一声好！

韩麟春笑着说道：“全都是大帅指点之功，枪支的外形我们征求了士兵的

意见，他们提出了改进项目超过了一百个，最后才弄出了眼前的样枪。和士兵们一同研制武器，也让我们的思路大开，一款武器的好坏，不在于性能设计的高低，而在于士兵使用的感觉，毕竟他们才是这些武器的主人。”

张廷兰满意的点点头：“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新枪完全研制出来？”

“两个月，至多再有两个月，就能进入小批量试制阶段，一旦把工艺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换装了。”

“很好，你们都辛苦了，这把枪代表着中国武器的一个标志性开端，我们有了自己的武器体系，在这一点上，已经追上了列强的脚步。不过以后的路还更长，不只要追上列强，还要超过他们。”

张廷兰又在兵工厂转了一圈，不只是坦克和步枪，新式的火炮，机枪，迫击炮也都在研制和生产之中，奉军大规模换装的时机已经渐渐的成熟了，张廷兰已经下令各部队要最好迎接新武器的准备了。

军队正在蜕变的关键时刻，王永江又找到了张廷兰，这几年奉军的东三省的政务全都压在了王永江的身上，他比起任何人都要繁忙，鬓角上也早早的有了白发，不过王永江的精神头还十分的充足。

“拙言，你上次和我提到要把势力深入西北，最重要的是拿到延长矿和玉门矿的石油，我觉得这个设想当然好，不过要想大规模开采石油，首先要把设备运进去，另外还要把石油运出来，这就要求必须建设一条铁路线！”

“没错，要是没有铁路，开发西北就成了空话，不知道岷源先生有什么设想没有？”

王永江笑道：“目前西北的铁路非常少，只有陇海线修到了西安，再往西就没有了，我们也开始从朝阳等地，向承德、张家口、归绥一线建设铁路的计划，现在已经完成了一半左右，我看就从这条铁路向南延伸，直接修到陕西。然后再向西延伸，修到兰州，最好能把铁路一直修到新疆，铁路所至，利益所至，武力所至，沿途就是奉军的天下了！”

第六百一十七章推销武器

有多少实力，就有多大的野心，一贯主张稳妥的王永江，都已经将目光放在了西北，也可见扩张势力，占有更多的地盘，早就是奉军的共识。不过相比于单纯的武力攻击，王永江更倾向于使用经济手段，比如修一条联通东西的铁路干线，这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拙言，拿下西北，作为奉军的战略后方，这是你早就确定的方针，我也十分赞同。另外在西北修铁路还有更多的好处，说起来从晚清开始，西北就乱局频出，归结起来还是贫穷闹的，人人都过不下去，马家军他们打着宗教的旗号，挑唆事端，自然就出了问题。”

王永江所说张廷兰是十分认同的，不管任何一个民族，极端分子都是少数，只要能吃饱穿暖，大多数人是不愿意闹事的。如果能修一条铁路干线，把西北的资源挖掘出来，老百姓就都能活下来，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当然修铁路还有更多的作用，比如说可以实现快速的运兵，而且进一步能够控制新疆，威胁俄国的中亚地区。如果操作得当，奉军能在整个北中国构建一条万里防线，将俄国人彻底阻挡住。

“岷源先生，修铁路我举双手赞成，你只管落实就好了！”

王永江摊了摊手，苦笑道：“拙言，要是财政能拿得出钱，我何苦还来找你啊。”

张廷兰顿时也把眼珠子瞪圆了：“岷源先生，我又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哪能弄到钱啊，再说咱们不是从俄国人手里弄到了大批的黄金么，难道不够用么？”

“黄金的确不少。但是能拿着黄金直接去采购么，你舍得么？”王永江毫不客气的反问道。

张廷兰也只能说道：“当然是不舍得，不过我觉得咱们财政还是能拿出不少钱的，难道就一点办法没有么？”

王永江苦笑着摇摇头：“拙言，挣钱挣得再多。也抵不过花钱的速度，我现在就给你算一笔账，你看看自己到底花了多少钱。”

王永江说着就给张廷兰罗列各种花钱的项目，首先是对俄的直接战争经费，加上死伤将士抚恤金，远东恢复资金。总计消耗了三亿四千万元。下一步还要恢复远东经济，又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战争经费之后，就是教育开支，张廷兰为了突出理工科教育，对大学的招生比例又进行了调整，将理科生数量提高到了八成。最终目标是要达到九成。另外又新建了一大批的职业技校，全都参考德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

发展教育可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了，还要投入大量的真金白银，各个大学要建立实验室，要从国外引进教师，要给予学生补贴。这些东西都算起来，每年至少要增加三千万元。

通过对俄战争，奉军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主要的就是基础设施落后，公路铁路还不够密集，难以快速将物资运到前线。而且奉军实际上已经殖民了远东，为了让两地联系更加紧密，奉军正准备修建三条横跨黑龙江的大桥，将两地彻底连接到一起。

王永江拿着账单一项一项给张廷兰计算：“铁路、公路、码头、机场、各

地的战略储备仓库，全都需要钱。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不拿出一个亿，绝对不够干什么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量的采购项目，比如美国的皮卡生产线。德国的载重货车，造船厂，又要从欧美引进人才，这可都需要大量的真金白银。”

张廷兰也把话接过来了：“还有眼前的大换装计划，每一样都是巨额的花费，的确财政压力太大了。不过向西北进军，是既定的战略，绝对不能改变，修建铁路的资金，就从军费当中出！”

张廷兰斩钉截铁的说道，王永江一听张廷兰的话，反倒有些过意不去了，急忙说道：“拙言，我不是抱怨这些钱不该花，相反每一个项目，都关乎奉军的未来，我也不是推卸责任，找你就是想找点来钱的路子，咱们齐心协力，把缺口堵上！”

“岷源先生，这些事情我都清楚，其实我也计算了一下，往西北修铁路，整条线路长度要在三四千公里，沿途经过的地区，多数都是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带，在修铁路的初期，是赔钱的，光靠着咱们投资，也会影响东三省的经济发展，我准备不花财政一分钱，把这条铁路建起来。”

王永江一听，顿时哈哈大笑：“拙言，我就知道你有办法，我也不是小气鬼，不用你全部解决，只要能拿出一半，我就轻松了不少。”

张廷兰笑着说道：“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主意，首先就是组建铁路公司，发行债券，筹措资金。就用沿途的矿产资源作为抵押。第二个方法就是要打马家军的主意，只要把西北群马解决了，把他们的人都抓来当劳工，用这些罪人的血肉，把铁路给修出来。”

在没有重型机械的时代，修筑铁路就是用生命来堆，美国人修筑通往西部的铁路，就使用了大量的华工，有人说过每一根枕木的下面，都躺着华工的尸体。俄国人修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候，也活生生累死了大量的华工。

到了二战时期，日本人修筑铁路，更是使用了大量的战俘，人命完全变成了消耗品，每公里和钢铁水泥一样，全都计入物资消耗的清单。

奉军在修筑道路的时候，也使用过大量的劳工，比如俄国战俘，比如外蒙的分裂分子，累死的人也不计其数。说起来非常残忍，不够人道，但是初期的积累，就是如此，不让他们死，就要普通老百姓牺牲。

相对而言，从这些罪人身上，榨出最后的价值，还是很不错的选项。张廷兰在把冯玉祥派到西北的时候，就有意利用他铲平马家军，同时实行减丁政策，消除西北的潜在危险。

既然这些人都是要消灭的，那就在消灭他们之前，好好的利用他们，把铁路给修出来。

王永江也笑着点点头：“也只有这么办了，不过拙言你可要提醒一下冯玉祥，别让他把人都给杀了，那样可就没用了。”

“第三个办法就在军火上面打主意吧，我刚刚把军火代理权交给了冯玉祥，把卖军火所得的利润，全都投在这条铁路，以及延长和玉门两个油田上面。”

张廷兰又和王永江计算了一下，使用马家军的人充当苦力，铁路的工资成本会大大的降低，发行债券，向银行贷款，至少能搞到一千万以上，再加上军火利润，铁路基本上就有希望了！

送走了王永江，张廷兰也有点发愁了，搞工业化建设，初期基本上就是

在投资，花钱如同流水一般。尤其是目前奉军的状况，正是冲刺的关键时刻，必须保证充裕的资金。

张廷兰扳着手指头算，现在奉军最好的拳头产品就是军火了，唯有大卖特卖，才能弄到足够的资金，争取用其他军阀的资本，帮着奉军完成军队换装。

眼下就正好有一笔买卖，张廷兰急忙给两广的孙宪瑞发了电报，让她尽快组织武器拍卖工作。

当初张廷兰就给南方的这些军阀许诺，只要抛弃了孙文，就能获得竞拍军火的合同，虽然打着酬功的名义，其实就是向南方推销奉军的武器装备。

两广乃至西南，从民国以来，就是战乱频繁的地区，武器需求十分巨大，也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张廷兰本来想派一个老成持重的人过去，不过孙宪瑞得到了这个消息，就嚷嚷着要负责这件事情。

张廷兰可不相信这位小姑奶奶真有这个兴趣，只怕她是想借机在南方逛一圈。不过孙宪瑞拉拢了周芯瑶，也和张廷兰玩起了夫人战略，这个枕边风张廷兰也不敢不听。总之竞拍都有一定的规矩，只要不胡来，大约也许可能不会出错。张廷兰只能多多嘱咐随行人员，要多多用心。

孙宪瑞拿到了张廷兰的命令之后，就兴冲冲的待着人员，一同南下了，先坐着火车到了上海，然后又从海路到了广州。

她来到了广州之后，陈炯明、陆荣廷，全都亲临码头迎接，除了他们另外之外，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四川的熊克武，刘存厚，全都派出了专门代表，恭恭敬敬的等着奉军派员前来。

等到孙宪瑞欣欣然从船上下来的时候，这帮文武大员全都傻眼了，他们满以为张廷兰会派遣一个大人物前来，哪知道竟然只是一个小姑娘，大家顿时都觉得有些错愕，甚至有些愤慨，认为张廷兰故意在耍弄他们。

孙宪瑞满不在乎的走到了大家的面前，落落大方的笑道：“诸位军政要人，你们能到这里，全都是看在兰帅的面子上，小女子一清二楚。在这里我先向大家透露一点消息，军火武器要多少有多少，只要你们拿得出钱，甚至能像奉军一样拥有装甲部队。从步枪手雷，到飞机军舰，要什么有什么，就看各位能不能吃得下去了！”

听到了这话，在场的众人全都露出了喜色，也顾不得孙宪瑞是个小丫头了，他们想要的是武器，别的全都无所谓，这些人全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孙宪瑞也暗暗欣喜，自己这次可要干成一笔大生意，让兰哥也目瞪口呆一次……

第六百一十八章热卖

陆荣廷和张作霖一样，全都是土匪出身，两人的区别只是一南一北，陆荣廷靠着抢劫中越边境的法**队发家，被老百姓尊为义盗。后来接受了招安，成为了正规军队，一直坐到了两广巡阅使的位置。

不过陆荣廷显然还不满意眼下的位置，他还想要彻底铲除两广地区的其他军阀，真正掌控两省。如今孙文一党已经完蛋了，但是陆荣廷的敌人并不少，北有直系军队，东有粤军，西有滇军，广西也是一个四战之地。

想要摆平这些对手，自然就要有更强大的武装，现在奉军出售军火，就是最好的机会，陆荣廷的眼前正摆着一份印刷精美的宣传册，每一页印着一种武器，旁边标注着各种性能，以及采购价格等内容，让人一目了然。

这也是孙宪瑞在路上突然奇想，搞出来的东西，所有想要买军火的，人手一册，让他们随便挑选。陆荣廷一面翻着图册，一面看着上面的参数，他的眼中露出了十足的贪婪之色。

翻着翻着，陆荣廷猛地一拍大腿，对身旁的陈炳焜说道：“舜琴，你来看看这门火炮，简直就是给广西量身定做的，这让人眼馋啊！”

陈炳焜接过来一看，陆荣廷指示的正是一款105毫米榴弹炮，全炮重量不到一吨半，三十二倍口径，弹丸重十五千克，最大射程超过一万米。

可以使用骡马牵引，也可以使用车辆牵引，陈炳焜看了看，也忍不住赞叹道：“大帅果然好眼光，这款火炮比起七五炮的威力大了一倍以上，射程也更远了。但是重量相对较轻。非常适合广西的地形使用，如果能拉起来一个炮兵团，我们的火力至少能提升一倍的战斗力！”

陈炳焜说着，眼中也露出了炽热的光芒，他跟着陆荣廷多年，桂军之中也装备了不少法制装备，但是论起性能来，完全和奉军拿出来的东西没法比。列强只把他们不愿意要的破烂甩了出来，奉军的这些东西虽然也有二手的，但是刚刚从一线部队换下来。还是相当精良，谁看了都动心。

陆荣廷十分满意，结果又看了看下面的标价，顿时就感到了一阵肉疼，一门炮足足需要五万五千元。另外每发炮弹二十五元，要给一门炮配上一千发炮弹。就需要两万五千元。加起来就是八万元。

如果在加上牵涉车辆，聘请培训人员，全套下来，一门炮的成本至少要到十万元左右，这对于贫弱的广西来说，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陆荣廷咬了咬牙。还是没法下最后的决心，一旁的陈炳焜有些焦急的说道：“大帅，价钱虽然贵，但是我觉得值。大不了咱们再加点税，要不再从广东的商人手里抢点，总之要凑够。”

陆荣廷半晌摇了摇头，苦笑道：“还是先看看别的吧，咱们找找价格合适，又适合咱们的东西。”

图册越来越往后，各种好东西就越来越多，大炮的口径越来越多，有122毫米的，有152毫米的，还有203毫米，甚至有240毫米，每一样都是十足的大杀器，看的陆荣廷眼红心热，但是越看心越凉，这些东西的确不错，但是没有一样是他能够承受的。

翻到了最后，他干脆就不看价钱了，这里面有各型飞机，装甲车，坦克，甚至还有军舰，的确正如孙宪瑞所说，这些里面的东西应有尽有，只不过他的财力有限，真是可望不可即。

陈炳焜也看出了陆荣廷的为难，因此他说道："大帅，您要是觉得难以取舍，索性咱们就先不表态，看看其他人，他们买什么，咱们在有针对的买。"

陆荣廷一听这话，顿时露出了喜色，他购买武器，显然不是摆在哪里玩的，而是要拿来对付周边的势力，只要确保对周边的人有优势就可以了。

"舜琴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咱们先去奉军那里看看，据说他们运过来了一批样品，这奉军的武器到底如何，能不能和列强的比拟，还要亲眼看过才知道，别属驴粪球的，外面光溜。"

陆荣廷带着陈炳焜到了孙宪瑞包下的院落前面，陈炳焜亲自到了门前，向警卫笑道："去通报一下孙小姐，陆大帅来了。"

"对不起，陈小姐出去白云山欣赏古迹去了。"

一听这话，陈炳焜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陆荣廷可是两广巡阅使，一方的大诸侯，手握重兵，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孙宪瑞这个小丫头片子未免有些太猖狂了，竟然目中无人到了这个地步，连见都不见，简直太可恶了！

陆荣廷心里头也不爽，他强压着怒火，对警卫说道："你知道孙小姐什么时候回来了？"

卫兵摇了摇头："不清楚，不过你们要是想看武器，不用等孙小姐回来了，直接去后院就可以了，刚才已经有两个人进去了。"

"谁进去了？"陆荣廷沉着脸问道。

"好像是叫陈炯明，他正带着人看军火呢。"

陆荣廷和陈炳焜互相看了一眼，都露出了惊骇的神色，陈炯明现在是粤军的统帅，也是他们潜在的对手，他跑去看军火了，自己也不能落后。

陆荣廷和陈炳焜也直接到了后院，这里已经摆了不少东西，有枪有炮。陆荣廷走进来之后，就有奉军的技术人员快步走了过来。

"您要看什么东西，只管随便看！"

陆荣廷这时候并没看琳琅满目的武器，而是把目光落在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一个人正拿着一款手枪，爱不释手，正是陈炯明。

一看陆荣廷前来，陈炯明也笑着打招呼："陆大帅，您也来看武器了？"

"许你来，就不许我来么？"

"您说的是哪里话，我们都是买东西而已，奉军早就说了。大家公平竞争，买卖而已。"

陈炳焜一听这话，顿时冷笑着问道："听陈省长的意思，是准备和我们竞争了？"

"千万别误会，凡事都要量力而行，广州百姓刚刚经过战火摧残，哪能为了一点军火，再去搜刮民脂民膏呢！"

陆荣廷也微微点点头："希望你心口如一，这能做到这一点。"

说完之后，陆荣廷也不管陈炯明了。而是专心致志看着奉军的这些武器，说实话奉军制造的，在工艺上，比起列强还有差距。但是胜在品种齐全，大杀器充足。又不像列强那样，附加大量的政治条件。因此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陆荣廷很快就被迷住了。看看这杆步枪，又看看那个迫击炮，他也忍不住赞叹，都是好东西，只可惜不能全都拿到手中。

陆陆续续又来了其他人的代表，也都在观察这些军火。就好像市场一样热闹。这个时候孙宪瑞已经身在白云山了。只不过她并不是在欣赏景色，而

是有正事要谈。

在孙宪瑞的对面，正好做着一个年轻的军官，他的年纪比孙宪瑞大了很多。但是却显得有些拘谨，战战兢兢的。

孙宪瑞笑着说道：“邓先生，你不用紧张，我请你过来，其实是想让你帮帮忙？”

“孙小姐只管吩咐，我一定照办。”

“我还没说什么事情呢，你就急着答应，难道不怕吃亏么？”

这个军官急忙说道：“孙小姐代表着兰帅前来，就凭着奉军的声望，哪里会给我亏吃啊！”

孙宪瑞笑着也笑着说道：“邓先生果然聪明，我在这里斗胆问一句，你是来替刘存厚购买武器，还是替自己购买武器？”

这个年轻军官一听这话，顿时一阵错愕，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名字叫邓锡侯，是川军刘存厚的部下。原来各省一同讨孙的时候，刘存厚就派他出川，随着北洋军到了广州。后来听到了奉军要出售武器的消息，刘存厚就没让他离开，而是一直在广州等这件事情。

四川极为闭塞，偏偏又内战不断，武器缺口很大，但是又买不到好东西，因此刘存厚对这些军火充满了期待。不过不只是他，邓锡侯也是如此，他的实力快速膨胀，野心也在增加，他还想着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真正的一方之主呢。突然接到了孙宪瑞的邀请，他也是欣喜若狂，这可是搭上奉军这条线的好机会，哪里能够错过啊！

邓锡侯沉默了半晌，才十分严肃的说道：“孙小姐，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之常情，邓某也不敢瞒着小姐。”

说这话的时候，邓锡侯的脑门已经有了浸出了一层汗珠，他为人圆滑，但是也知道不能一味圆滑，有些时候必须下赌注，面对着孙宪瑞的提问，邓锡侯咬了咬牙，最终选择了实话实说。

孙宪瑞突然笑了起来：“邓先生，果然是个实诚人，只要你愿意听从我的指挥，你就能得到一大批军火，甚至能够得到奉军的支持。”

……

一转眼到了第二天，所有的这些代表全都准是来到了会场，包括陆荣廷和陈炯明在内，他们全都两眼通红。在一大堆的好东西之间，做出抉择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们全都挖空心思，不停的比较，搜寻着最理想的东西。

就在所有人都准备好的时候，孙宪瑞才姗姗来迟，她看了一下这些人，然后就落落大方的说道：“诸位，话不多说了，按照规矩，咱们就开始竞价。第一样东西就是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十门起拍，底价二百万元！”

陆荣廷他们本以为会从最基本的手枪步枪开始拍卖，哪知道一上来就是重炮，顿时就来了一个措手不及。面对这种大杀器，他们只能强打精神，仔细的盘算。

十门炮，一共二百万，就相当于一门炮二十万，一门炮的钱，就差不多够一个旅一年的军饷了，这可真不是一笔小数目。

所有人全都交头接耳，没有想好到底买还是不买。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军官突然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我出二百万！”

陆荣廷一听，急忙回头一看，叫价的正是四川的邓锡侯，他的眉头顿时

就皱了起来。

冷冷的说道：“今天虽然是竞拍，但是也要知道自己的分量，出价容易，要是拿不出这份钱来，那可就丢人了！”

邓锡侯微微一笑：“陆大帅，重炮是好东西，吴佩孚的第三师凭什么在北洋诸军中首屈一指，原因很简单，就是他有一个重炮团。我们川军也买点重炮，装点门面，还有问题么？至于资金的问题，就更不用担心了，我们虽然拿不出这么多的现金，四川土产可是不少，我可以用猪鬃抵押！”

在没有合称材料之前，优质猪鬃是制作刷子的重要材料，而这种刷子正是保养枪炮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猪鬃也是不折不扣的战略物资，四川是世界上猪鬃质量最好的地方，一战之中，曾经大量的出口，用这东西抵押，当然没有问题。

陆荣廷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本能的感到了一股压力，他还想着量入为出，不远花太多的钱，可是看样子明显不行了。

“还有没有想出更高价格的？”孙宪瑞又问道。

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小老头站了起来：“孙小姐，你不是说过要敞开供应么，如果我们想买的更多，又该如何处理呢？”

问话的正是李根源，他是代表了滇军的唐继尧，滇军和川军之间有着矛盾，他一看邓锡侯要买重炮，他就受不了了，因此站出来发问。

“我在拍卖规则里面已经介绍过，目前拍卖的这批军火，是按照优惠价格卖的，原因是大家在铲除孙文的时候，立下了功劳。如果想买的更多，则按照拍卖的价格，溢价百分之十，你们只要出的钱，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

李根源终于弄明白了，现在抢还能便宜点，以后只会更贵，他也忍不住把牌子举了起来：“我出二百一十万。”

“二百二十万！”邓锡侯也毫不犹豫的加价了。

“二百三十万。”

“二百四十万”

……

随着大炮的价格不断上涨，在场的众人全都傻眼了，他们也闹明白了，这不是什么优惠，而是血腥争夺，如果不想被自己的邻居干掉，就赶快买武器保平安吧！

第六百一十九章天价利润

在座的这些军阀之中，桂系陆荣廷和粤军的陈炯明是死对头，滇军和川军也大打出手，川军内部又派系丛生，另外滇系和桂系也是矛盾重重，贵州的刘显世也不甘心做西南的老幺，因此也想扩充军力。

这帮人聚在了一起，争夺武器，结果可想而知，尤其是邓锡侯开了一个好头，没有钱不要紧，可以用土特产抵押，奉军好说话，什么都要。他们这些人脑子全都快速的旋转起来，到底看看自己有什么能抵押的，赶快把武器买回来。

当然也不可以不买，可是再看看周围这些红了眼的邻居，谁能放心啊，要是他们把大杀器买回家，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是对付自己的，谁能活腻歪啊！

李根源和邓锡侯抢重炮，很快就把价格推到了二百八十万一门，已经大大超出了孙宪瑞报出的底价，她坐在上面，满脸都是无辜，好像从来没想到会争得这么激烈，殊不知邓锡侯就是她安排出来的一个托。

叫到了二百八十万之后，孙宪瑞左眼微微眨了一下，这时候下面的邓锡侯已经知道差不多了，急忙说道："李先生财大气粗，我自愧不如。"

邓锡侯主动放弃了，李根源也是志得意满，虽然叫价到了二十八万，这个价钱还算公道，要从列强手里买这种火炮，至少三四十万，而且奉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附送全套的售后，帮着训练维护，武器还有一年保修期，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二百八十万虽然肉疼，但是也值得了。可是就在李根源松了一口气的时候。陆荣廷突然把手中牌子举了起来："我出二百九十万！"

李根源一听，顿时把眉头就皱了起来，这个陆荣廷实在是太不给面子了，竟然敢抢自己的生意，他早就得到了唐继尧的电报。对于重炮是志在必得，因此李根源毫不客气的举起了牌子："三百万！"

"三百一十万！"

"三百二十万！"

……

又一轮激烈的叫价开始了，一下子又推高到了三百四十万，李根源的眼珠子都红了。陆荣廷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他并不是真心想要争，而是只想推高价格。多消耗一点滇军的财力，这样在接下来的竞拍之中，他就少了一个对手。

其他人也都恍然大悟，这场拍卖就是战场，不只有血腥的争夺，还有尔虞我诈。大家必须打起百倍的精神，这样才能拿到想要的东西，还能避免被算计。

眼看着下面一张张满是思索的面孔，孙宪瑞笑着说道："恭喜李先生，以三百四十万的价格拍得十门重炮，货已经在运输之中，一个月之内就能送到云南。接下来是第二件拍卖的东西。五十门七十六毫米山炮，足够装备炮兵团，每门起价两万元！"

"我出一百二十万！"

一直没有说话的陈炯明突然举牌子了，滇军处在边境，从晚清开始，装备就仅次于北洋，他们也有炮兵团，缺少的只是重炮而已。

粤军在重火力的领域，缺口非常大，因此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弥补这个短板。因此一下子就加了二十万。

一旁的邓锡侯也毫不犹豫的出价了："一百三十万！"

"一百三十五万！"陆荣廷也跟着加价了。

"一百五十万！"陈炯明毫不犹豫的向上加价。

其他人一看，也全都加入进来，第一轮抢的时候，还有观望的心思，现在全都抛开了。这是刺刀见红的时候，绝对不能放弃。

七十六毫米炮在各军当中，都有大量的装备，他们也最熟悉这种火炮的性能，奉军一下子拿出了五十门，不能不让他们眼红心热。价格一路飙升，到了最后，陈炯明一下子出价到了一百八十万，其他人也全都面面相觑，要是再叫下去，这个价格就比从列强那里购买，还要贵了，他们也只能纷纷摇头放弃。

孙宪瑞笑着说道："陈先生果然豪气，奉军做生意最讲究仁义，在奉送给你四门火炮，凑够一个炮兵团，另外还会给你派出一批专业炮兵，负责帮助训练，尽快形成战斗力。"

陈炯明刚刚还有些肉痛，但是一听这话，顿时也露出了喜色，急忙道谢。其他人的心里头又是咯噔一声，陈炯明一下子拥有了一个炮兵团，而且还会尽快形成战斗力，对于周边的威胁太大了。

要想抵消这个威胁，就必须尽快弄到更多的装备，抢在陈炯明之前形成战斗力，在场的人全都打起了十倍的精神，尤其是陆荣廷，他刚刚算计了李根源，自以为得计，但是他也发现了，这越往后，竞争就越激烈，先吃亏说不定还是占便宜呢！

孙宪瑞不管下面人怎么想，她笑着说道："下面一样是一百零五毫米榴弹炮，这款火炮重量适中，威力不俗，非常适合崎岖的地形。一共有二十门，每门五万五千元，一百一十万起价，下面开始竞拍！"

"一百八十万！"

陆荣廷一下子加到了一百八十万，他这是存心想要吓唬一下在场的众人，展示志在必得的决心。当然他的心里头也有一笔账，这二十门火炮，论起威力比不五十门七十六毫米炮差，甚至对轰的时候，还有优势，他提到了一百八十万，并不算多离谱。

果然陆荣廷这个策略起到了作用，其他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不敢跟着叫价。陆荣廷脸上全是喜色，不过随即旁边就响起了一个声音。

"我出二百万！"喊话的正是陈炯明。

陆荣廷一听，顿时就把眼睛立了起来，厉声说道："陈省长，你已经买了火炮，难道还想和老夫抢么？"

陈炯明微微一笑："陆大帅，这是竞拍。可没规定只准拍一样东西吧，只要拿得出钱，全买下人家也是同意的。"

"哼，只怕某些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

"没错，我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可是我又别的办法。"陈炯明笑着说道："我愿意和奉军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东三省和广东之间的商贸往来也可以享受优待。"

在南方各省之中，只有广东算是最富裕，最繁荣的，陈炯明打出了这张牌，一下子就把陆荣廷的嘴给堵上了。

他只好沉着脸喊道："二百一十万！"
"二百二十万！"
"二百四十万！"
"二百四十五万！"
"二百六十万！"
陆荣廷眼珠子都红了。甩开了膀子，不断的加价，叫到了二百六十万之后，其他人都不说话了，他终于如愿以偿，不过这些大炮的确有些超出了他的估计。奉军每门炮是奉送一个基数的炮弹，也就是八十枚。
如果还想要，就要出钱购买，一个基数肯定不够，要想再买，那就是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为了这二十门炮。至少要消耗三百万元，陆荣廷手上的资金一下子就都被榨干了。
孙宪瑞一样一样，不紧不慢的拍卖者，她暗中算了一下，每样武器至少加价一半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了一倍多，相比之下，最先出价的李根源，损失的还不算多。
拍卖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武器全都卖完。孙宪瑞笑呵呵的说道："诸位果然都是大手笔，小女子实在是非常佩服，如果意犹未尽，还可以找我。"
说完孙宪瑞就潇潇洒洒的离开了，离开了会场。孙宪瑞就有种仰天大笑的冲动，她急急忙忙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可是计算这次拍卖所得了，三种火炮，一共卖了七百八十万大洋，如果算上后续的炮弹，可以轻松超过一千万。
"大炮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两个轮子，架着一根铁管子么，这钱也太好赚了！"孙宪瑞忍不住喃喃自语，除了火炮之外，其他的枪支手雷，侦察飞机也都卖出了不少，算起来，总价达到了一千三百万，至于成本，则不会超过三百万，而且有些还是二手装备奉军已经用过了，这可是十足十的暴利！
一千万元，至少能给三个师换装，能建四座钢铁厂，能建五所大学，能聘请上百个欧美优秀人才……孙宪瑞都能想象到，张廷兰知道这个消息时的喜悦之情，她的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正在孙宪瑞算账的时候，突然有人送信，说是陈炯明求见，孙宪瑞也不知道他来干什么，只好让人请进来。
"陈先生，你是对那些火炮有什么不满么？"
"当然不是，孙小姐不要误会，我这次前来，是想再购买几艘炮舰，这东西不再拍卖的范畴，不过我觉得粤军非常需要海军。就拿上次孙文炮轰广州来说，如果我能掌握几艘军舰，就能把他给送到海底，不至于损害广东的百姓。"
孙宪瑞听完点点头："我不管这些，只要你出得起钱，卖给你炮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听说葫芦岛造船厂正在生产一批排水一千吨左右的巡逻舰，完全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进行一些改装，我估计每艘在一百万左右。"
陈炯明一听这个价钱，咬了咬牙："好，我订购两艘！"
孙宪瑞笑着点点头："陈先生，兰帅曾经说过，西南两广的众多人物当中，只有陈先生能够锐意革新弊政，在你的治下，广东也成为了模范省，是少有的大才。"
"实在是愧不敢当，兰帅在东三省所作所为，都是炯明想都不敢想的事

情，相比之下，我这只算是小打小闹。”

孙宪瑞笑道：“兰帅其实想和你建立更广泛的合作。”

第六百二十章奢侈的欺骗

在以往，奉军只是一个遥远而虚幻的强大印象，但是如今情况完全不同，自从看到了这些先进的装备之后，对于奉军的强大有了最真实的感受。

可以轻松卖出这么多的装备，那么奉军自己的装备，会有多先进，多强大，简直是不可想象，如果能靠上这颗大树，得到奉军的支持，绝对能够快速强大起来。

因此听到孙宪瑞说张廷兰很看好自己的时候，陈炯明就感到一阵呼吸紧促，一个天赐良机，就摆在了眼前，他哪里愿意放弃啊。

“孙小姐，陈某一直仰慕兰帅，也愿意为兰帅效力，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说就是了。”

“我一个女孩子哪里能管你们男人的事，这次到广州，我是多一半散散心，逛逛美景，至于别的事情，全都是偶尔兴趣，你要想和奉军合作，直接和奉天联系吧，我相信货币交换，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兰帅正在盼着这件事呢！”

孙宪瑞虽然嘴上说不管，但是实际已经在点拨陈炯明了，他哪能听不明白呢！陈炯明想了想问道：“孙小姐，我前段时间就听说奉天和山西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而且我还听说西方对于这个协议，非常痛恨，这其中有什么要紧的东西，我还是想不明白啊！”

孙宪瑞微微一笑：“陈省长，这是很简单的经济道理，有什么不明白的，所谓货币互换，其实就是双方商品互换。按照原本的贸易，两省货币不同，我们需要换成大洋，或是外国的货币。然后在进行交易。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就可以从中抽取利润，如今我们直接交换，把他们甩开，利润就是我们独享了。人家少吃一口，自然要反对！”

陈炯明也不是笨蛋，一听这话，也就明白了所谓货币互换的实质，其实就是把列强的货币和金融，从中国市场上排挤出去。谁都知道。列强正是靠着银行和金融，不断的剥夺中国的财富，这只爪子被斩断了，他们自然会跳出来反对。

“孙小姐，兰帅果然是高瞻远瞩，一旦货币互换之后。就等于是抢了列强嘴里头的肉，这种事情，也只有兰帅敢做！”

孙宪瑞十分自豪的笑道：“兰帅对待列强，从来都是能把腰板挺直的，陈省长，你可不要被列强给压弯了腰啊。”

“孙小姐放心，把列强排除在外。对广东的百姓，也是一大好事，陈某一定抗住压力，绝对不会辜负兰帅的厚爱！”

孙宪瑞送走了陈炯明，邓锡侯已经早早的等在了另外一间会客室之中，正是有了他的帮忙，才从一开始就把价格抬高了，为此奉军至少多拿了三百万的利润，因此对于邓锡侯，孙宪瑞还是十分客气的。

“邓先生。原计划拍卖的军火当中，还有十门一百五十二毫米重炮，加上五十门迫击炮没有拍卖，这些都是给你留着的，你可以先带回去。武装自己的部队，至于货款，就用猪鬃桐油一类的东西抵偿吧。”

什么都不如实实在在的利益能打动人心，邓锡侯一听孙宪瑞的话，顿时脸上全都是笑容，奉军的确出手大方，而且更难得的是不用浪费现金，只要使用土产就好了，这可是天下少有的便宜。

“孙小姐，还望您能转告兰帅，邓某人感念他的大恩大德，日后奉军只要有什么吩咐，我绝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四川是一个军阀混战之所，各路草头王，多如牛毛，张廷兰不可能不在乎，早就想扶持代理人，给自己办事，现在正好目的也达到了。

见过了邓锡侯和陈炯明之后，其他的势力也陆续前来，他们都仔细算计了一下这次拍卖的结果。看看这些武器能让老冤家提升多少战斗力，自己还有没有胜算。

算计了这个之后，处于弱势地位的要奋起赶上，暂时领先的想要扩大优势，因此在计算了荷包的承受能力之后，他们狠了狠心，又来找孙宪瑞了，想要继续采购武器。

不过这个时候，孙宪瑞已经不见其他人了，这位大小姐又四处游山逛水，采购各种特产，尤其是水果，她特别雇佣了一条快船，采购了一大批南方特产的新鲜水果，在里面又加上冰袋保鲜，然后用最快的速度送回奉天。

张廷兰，周芯瑶，还有新出生的帅府公主，全都有大大的一份，也算是孙大小姐的心意。孙宪瑞在广州大肆的采购，花起钱来，大手大脚，毫不在乎，其他人也都在暗中心疼，这些钱全都是从他们身上赚来的。

不过他们此时还盼着孙宪瑞能多赚点他们的钱，谁叫他们都想多弄到一些军火呢！可是孙宪瑞已经彻底把军火的事情推出去了。

奉军是爱好和平的，哪会随随便便，卖出这些大杀器，让他们用于内战呢。这次拍卖，是因为奉军要酬谢剿灭孙文的功臣，以后可就没有这种事情了。

这当然只是对外的说话，孙宪瑞已经让手下人暗暗的放出了风声，奉军会在西南和两广选择一个军火代理人。获得这个资格之后，就能够代理销售奉军的军火，不但能够优先采购军火，还能从中抽取百分之五的利润。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西南的这些军阀头子全都眼睛红了起来，他们都很明白，这个所谓的代理人，权力绝对不简单。

谁能获得最多的军火，谁就能够拉起更多的军队，拥有更好的装备，换句话说，这就是地区的主导权力，谁愿意错过啊。

因此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所有的地方势力，全都派人去联系奉军，争取资格，还有人不断的拜访孙宪瑞，甚至不惜在路上堵着她。孙宪瑞一看这帮人如此疯狂，也有点吓着了。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一帮人盯着，弄得十分不自在，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旅程。

就在孙宪瑞乘船返回的路上，又遇到了一支庞大的船队。在船队之中，一共有一艘货船，八艘拖船，还有三艘从三千多吨，到一万吨不等的军舰，队伍浩浩荡荡。看起来也很壮观。

唯一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些军舰上面，所有的军舰全都锈迹斑斑，武器也都被拆除了，甚至最大的一艘船上面，还有炸药炸过的痕迹，一艘威风凛凛的大舰。竟然只是一个报废的破烂，让人看得唏嘘不已。

负责这个船队的正是葫芦岛船厂的吴毓麟，自从把巴登号弄回奉天之后，全球采购报废军舰的行动也就展开了，奉军派出了多路人马，主要前往英国美国还有德国和法国，这些老牌海军强国。都有不少军舰要报废。

建造军舰花费不少，拆除军舰同样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很多时候都是亏本的生意，因此遇到了奉军愿意溢价收购，已经有很多人都动心了。

只不过各国还有忌惮，不知道奉军想要用旧军舰干什么，因此主力战舰还是不愿意卖的，只能卖一些老旧的军舰，还要把武器全都拆除。

但是奉军也不在乎，只要价钱合适。就会毫不犹豫的买下，这段时间以来，已经陆续有一批废旧的军舰运回了奉天。

这次吴毓麟从欧洲拖回了三艘军舰，船队正好和孙宪瑞碰到了一起，他们也结伴返回奉天。

“吴厂长。你听说没有，很多人都说咱们是捡破烂的，不少列强都在报纸上发文章，说咱们连列强不要的东西，都当成宝贝，可见奉天的工业水平是何等之低。因此我们卖的军火也是十足的垃圾，真正有见识的人，是绝对不会卖的。”

吴毓麟笑着说道：“孙小姐，说这话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糊里糊涂，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军舰使用的钢材，全都是优质钢铁，回炉之后，用来加工枪炮，全都是上上之选。只不过列强不缺炮钢，他们不愿意拆而已，我们拆了，获利还是相当多的！”

孙宪瑞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也觉得咱们不至于窘迫到这个程度啊，要不兰哥这么多年的经营，不就成了笑话么！”

说到了这里，孙宪瑞突然眼前一亮，忍不住问道：“吴厂长，收购军舰是不是大帅让你们干的？”

“没错。”

“其中是不是有阴谋，你们绝对不单纯想要废钢铁吧？”

吴毓麟将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可是孙宪瑞还是冷笑着说道：“兰哥那么精明的人，干什么事情，都是图谋远大，环环相扣的。要是按照你的说法，是因为缺少钢铁，那投资钢铁厂多合适啊，何必还费尽心力的买破烂船呢，这里面绝对有阴谋！”

被孙宪瑞戳穿了心思，吴毓麟只能苦笑道：“孙大小姐，这些事情你就直接问大帅吧，我是一个字都不知道！”

船队浩浩荡荡，沿着近海，经过了二十几天的航行，终于返回了葫芦岛，张廷兰已经等在了港口，见到孙宪瑞也随船回来，张廷兰笑着说道：“妹子，没想到你还有经商的天赋，你这走了一趟，我们就多赚了几百万，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算什么，别以为只有男人懂得尔虞我诈，我们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尔虞我诈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啊，你在这种事情争先，恐怕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的，你当成运筹帷幄就行了。”

“是。”张廷兰笑着说道：“女诸葛，大丫还等着你给将一路上的见闻呢，你就赶快会奉天吧。”

“哼，想赶我走，也找个好点的借口，大丫还不会说话呢，哪能听懂我讲什么。你这个当爹的也给给大丫起个正式名字了，总是大丫大丫的叫着，就像是农家的孩子一样。”

“农家孩子有什么不好，至少好养活。”

“懒得理你，一点都不负责，我可真有点想大丫了，该回奉天了。”

打发走了孙宪瑞，张廷兰就把吴毓麟叫到了身边，急忙问道：“欧洲的情况怎么样，马肯森级战列巡洋舰拆了没有？”

“还没有，英国人有太多的军舰要退役，暂时还顾不上，我考察了这四艘

军舰的情况，第一艘基本上建得差不多了，只是没有舾装，后面三艘都有不少欠缺，如果想打主意，就把第一艘马肯森号弄回来，就是最好了。”

张廷兰微微点头：“吴厂长，根据你的观察，有没有希望弄回来？”

“我看还是有的，英法现在的状况都不好，如果咱们花点钱，把军舰弄回来，绝对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让列强真的相信我们，买军舰只是为了废钢铁！”

张廷兰一听，笑着说道：“那就让他们相信，传我的命令，从明天开始，把巴登号战列舰给拆了，最好让天下人全都知道！”

第六百二十一章西北狼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奉军上下也在是否拆除巴登号的问题上，摇摆不定，有些人认为一艘满载三万多吨的军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如果能够修复，不管是战列舰，还是改装成航母，都能牵制日本的海军力量。

这种想法其实是很稳妥的，不过张廷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后还是决定要拆除巴登号，巴登号的航速太慢，装甲又太厚，改装成航母，需要动手术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内部也损坏严重，即便是成功了，战斗力也十分堪忧。

在军队建设上，张廷兰有一个方针，那就是宁缺毋滥，战场上出现缺口不可怕，因为可以用其他的武器弥补。但是一旦出现一个不稳定的因子，那就麻烦了，既不能无视，又不能委以重任，就变成了鸡肋，索性就不如不要。

为了拆除这艘满载三万多吨的庞然大物，葫芦岛造船厂一共动用了七百多人，他们早早的就在战舰外面搭上了脚手架，往来忙碌的工人，如同蚂蚁一般，把各种工具全都准备齐全。

有很多记者全都闻讯赶到了船厂码头，他们这些记者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庞大的军舰，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就是定远和镇远，也不过七千吨的级别而已，和三万吨的庞然大物，根本没法比。

这些记者忍不住给这个十几层楼高的大家伙拍照，见证海上霸主的最后一刻，不过他们在船台周围，只见到了吴毓麟，他正指挥着工人，做好准备工作。奉军其他的大人物一个都没有了。由此也可见，奉军的确不太看重这艘军舰。

有一名记者还跑到了吴毓麟的身边，有些不解的问道：“吴先生，中国多年以来，都是有海无防。现在有了一艘这么大的军舰，如果拆除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记者朋友，首先我理解你关心国防的心情，但是这么庞大的军舰，我们根本没有修复的能力。甚至说没有二三十年的摸索，也不能造出来，因此我们无法发挥出巴登号作为军舰的价值。如果把这艘军舰拆除了，大量的钢铁可以用来生产火炮，可以生产坦克装甲车，可以用来造铁轨。这也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吴毓麟一面说着，一面满怀深情的看了一眼巴登号：“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中国人也能建造出这样威武的军舰，包围我们的辽阔海疆。”

说完之后，吴毓麟也不管这些记者，直接下达了拆除的命令，所有的工人都行动起来。从炮塔可是，一块块的钢板被切割下来，然后由专门的人员运走，巴登号这艘威严的战舰，彻底走向了解体。

所有记者唏嘘感叹，不过也都无可奈何，看了一会儿之后，就全都离开了。这当然只是他们所见的，就在距离码头不远处的一栋别墅里，张廷兰。海军司令沈鸿烈，空军次长冯庸，全都聚在了别墅之中。

沈鸿烈满怀感慨：“大帅，巴登号拆除了，我是真担心弄不会马肯森号。那样可就吃亏了。”

张廷兰也苦笑着说道：“我们必须赌一把，不过在这里我能做出一个保证，就算弄不回来，我们的海军建设也不会停下来，该发展一定要发展。我

已经让船厂方面最好了准备，他们会借助拆除军舰的名义，从西方采购一批机器，实际上这批大型机器都是用来生产军舰的。塞克特已经答应提供给我们一些关键设备，不过他设置了两个前提，第一是要使用德国技术人员，第二是不准建造万吨巨舰。”

冯庸一听，也忍不住说道：“德国人这是典型的又想吃，又怕烫，干什么都偷偷摸摸，生怕让英法知道。”

“其实德国也不容易，我们应该体谅。”张廷兰笑着说道：“他们毕竟是战败国，不敢太过分，不过说实话德国已经帮了咱们不少。前段时间美英法等国给咱们建造丰满水电站，这帮混蛋果然动了歪心思，如果没有德国人暗中帮忙，咱们就要被算计了！”

沈鸿烈急忙问道：“大帅，听说规划之中的丰满水电站亚洲第一，一旦建成，充沛的电力能让咱们的工业水平提升一大块，可千万不能出问题啊？”

“美英他们最初的设计图，没有给水电站预留升级的空间，而且大坝的设计寿命被打了对折，幸好被德国人给发现了，才能及时改正。”

“这帮西方人果然没有好东西，净是歪心思，我就盼着咱们把马肯森号弄回来，然后再改成航母，驰骋大洋，那时候他们的模样一定十分精彩。”

正在说话之时，常荫槐也赶了过来，一见到张廷兰，就说道：“大帅，果然不出所料，关注巴登号的人的确不少，他们正在确认我们是不是真的拆除军舰。”

张廷兰一阵冷笑：“有人注意更好，咱们就是让他们当一回盗书的蒋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说到这里，张廷兰突然笑道：“我看该设立一个单位，专门释放这些假消息，真真假假，迷惑对方。”

常荫槐笑着说道：“大帅，如今大家都想着怎么严防死守，全力保密，没想到您又走到了大家的前面，竟然要搞欺骗，实在是太英明了。只是不知道这个机构叫什么，又该怎么设置呢？”

话说到了这里，张廷兰猛然想起后世的一个著名单位，因此笑道：“就叫战略忽悠局吧，这是对内的名称，对外把这个单位挂在讲武堂下面，称为国防战略教研中心，主要是向外界传播国防知识，介绍军事技术的发展动态。”

常荫槐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笑着说道：“大帅，您是准备安排一帮专家，然后让他们故意释放一些假消息吧？”

张廷兰哈哈大笑：“差不多是这样，不过不是释放假消息。而是七分真，三分假，要学会误导对方，把他们的情报人员带到错误的路线上。”

“我懂了，大帅您就放心吧。我保证把这件事情办好。”

沈鸿烈也对这个突发奇想的主意，十分欣赏，笑道：“常局长，眼前这就是考验战忽局的时候了，务必要让列强相信，我们买军舰。只是要当成废旧钢铁而已。”

在几个人的三言两语之中，一个伟大的组织就这样诞生了，从此之后，中国多了一群专门说假话的人，而且还要把假话说成艺术，让任何人都分不清真假。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成功隐藏了奉军的发展战略，将列强忽悠到了军备竞赛的不归路之上，他们纵横捭阖，指点江山，为了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却经常背负着胡说八道的恶名。

就连一贯严谨的蒋百里，都不得不称赞。战忽局是奉军最厉害的一个王牌，三寸不烂之舌，一嘴伶牙俐齿，胜过十万雄兵。

常荫槐也果然也效率著称，接到了任务之后，就急忙找齐了各方面的专家，有军事学者，有国际关系的大师，也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总之汇集了各方面的人才。

经过大家的推选，第一任局长落到了海军专员钟召的身上，他曾效力北洋舰队，陪同着邓世昌他们一同到英国学习海军，有着扎实的学术基础。回国之后，对海军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不少的建议。

在甲午海战之后，钟局长一度沉寂了许久，后来被奉军三顾茅庐，请了出来，到东北讲武堂，主要负责国家战略课程。钟局长学术精深，说话幽默风趣，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许。

钟局长上任之后，就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他先是授意一位学者，提出了钢铁行业发展报告。

在报告之中，详细罗列了奉军需要的钢铁数量，以及目前的缺口，然后又预测到随着战后恢复的加速，钢铁需求激增，价格也会上涨，因此他建议奉军要发展钢铁产业，填补空白。

有了专门的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军队也事实抛出了扩建装甲兵的计划，基础建设部公布了铁路的发展计划。

这些全都需要大量的钢铁，这些铺垫结束之后，钟局长亲自撰写文章，提出多多购进废旧军舰的倡议。而且钟局长还接受了多位记者的采访，他十分轻松幽默的说道：“这就好比一个人，吃四个馒头，饱了。结果手上只有三个，那怎么办啊，很简单，就去买一个。总有些以为买回来的这个馒头，自己不吃，而是要当成砖头，去砸人，这不是杞人忧天么！”

钟局长一面说，一面给记者比划着：“一艘这么老大的军舰，我们连见都没见过，又怎么能造的出来，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也刚刚学会了自己设计建造军舰，一共花了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凭什么就一步登天呢，那也把海上霸主看得太简单了。”

最后钟局长意味深长的说道：“发展军力，是很好的想法，作为一个老军人，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发展军力，必须用靠谱的方法，不能异想天开。”

“钟教授，您认为奉军的海洋发展战略是什么呢？”

面对以为外国记者的提问，钟局长摆了摆手：“不要谈海洋战略，我告诉大家，当初北洋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海洋战略，满清把海军当成了看家望门的一条鹰犬，结果北洋水师成军之后，就没有再扩充军舰了。其实海军是守护海上利益的雄师，要杀到外面才行，哪能留在家里呢。再看看奉军呢，根本没有冲出去的军舰，怎么能有海洋战略呢，在我的有生之年啊，我们能把眼前的黄水看好了，就是天大的福分了。”

钟局长精深而强大的忽悠功力，果然起到了惊人的效果，奉军弄来这些军舰，无非就是贪图一点便宜的废钢铁而已。不只是英国，就连最忌惮奉军的日本，也放松了警惕。

看到了钟局长的介绍之后，一些情报人员，也都注意了他，国防战略教研中心也第一次进入了大家的视线。这是一个办军方，办学术的研究宣传机构，他们主要向东三省，乃至全国，传播最新的军事动态。

在这些情报人员的眼中，这绝对是最好的猎取情报的路径，因此他们全

都把目光放在了钟召和他的团队身上，从他们的话中，寻找各种蛛丝马迹，然后上报国内。

列强也很快发现钟局长的很多理念，极具前瞻性，眼光深远，因此他们已经将钟召看做奉军的又一大智囊，对他的言论总是极为关注。

张廷兰在这边布置了忽悠的大戏，另一面却要求造船厂加紧准备，采购生产大型军舰需要的设备。同时冯庸也从空军之中抽调一批最优秀的飞行员，秘密组建了海军航空兵，进行各种筹备性训练。另外巴玉藻和王助也都接到了设置一款舰载机的任务。

两大设计所从正式分离之后，就处在了竞争当中，奉军装备的战机，多数都是出自他们的手上，舰载机也是一个大单子，巴玉藻和王助不能不用心。

就在各种筹备都展开之后，何柱国和吴克仁率领着一支精干的奉军教导团，押着大量的军火，也赶到了兰州，冯玉祥一听奉军到来，急忙带着手下人出来迎接。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

“冯长官您太客气了，我们奉了大帅的命令，专门协助您对付马家军，只有有什么吩咐，只管和我们说吧。”

冯玉祥也笑道：“果然爽快，我在城中备下了酒菜，咱们边吃边谈。”

何柱国和吴克仁随着冯玉祥到了城中，双方分宾主落座，冯玉祥首先就说道：“我到了西北之后，就颁布了禁枪令，要收缴武器，可是马家军抵制非常激烈，尤其是马福祥这个老家伙，跳的最欢。”

“冯长官，大帅已经交代了，西北的事情都由您做主，一个区区的马福祥有什么了不起的，只管干掉就是了！”

冯玉祥顿时也哈哈大笑：“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其实我到不是担心马福祥，而是忌惮他手下的骑兵。”

“大帅这次让我们带来了八十挺重机枪，多少马家军，都能给打碎了！”

“好！”冯玉祥也忍不住大笑道：“有了兰帅支持，谁都不怕，我马上就给马福祥送最后通牒！”

第六百二十二章人头滚滚

冯玉祥入甘之后，也仔细的计算过，马家军无论装备，还是训练，全都不值一提，只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就是他们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快速冲击突破，第二是他们在宗教的幌子之下，变得悍不畏死，往往能靠人海战术取胜。

看透了这两点，冯玉祥也就找到了对付马家军的办法，那就是用强大的火力消灭他们，血肉之躯永远没法和钢铁抗衡。

当然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遍观全国，有这个魄力的只有奉军，正好此时奉军就送来了八十挺重机枪，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冯玉祥顿时欣喜若狂，底气也就变得充足起来。

当即冯玉祥就给马福祥发出了电报，要求在宁夏镇首先贯彻禁枪令，同时要求马福祥的部下接受检点。这话说起来好听，其实就是要解除马福祥的兵权，武器交了，部下再接受检点，他还能剩下什么，无非就是一块砧板上的肉而已。

因此得到了这份电报之后，马福祥顿时暴怒不已，他急忙把其他实力派也都请了过来，马家军的头领齐集宁夏，共同商量对策。

马家军也不是铁板一块，总共分成了三个部分，一个是马千龄子系，他的儿子就是马福祥，马福祥两个儿子马鸿逵和马鸿宾，他们这一系就是所谓的宁马，目前掌权的正是马福祥，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宁马”。

另一个是被称为“青马”的马海宴子系，他的两个儿子是马麒和马麟。孙辈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等人，也都是凶名昭著的魔王，尤其是马步芳更是荒淫暴虐。自己家族的所有女性亲属，全都逃不过他的魔掌。胞妹，兄嫂，弟媳，甚至包括外孙女，全都在内，尤其是他的外孙女还替他生下了一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被马步芳亲手弄死，纵观他的行径，完全就是禽兽。当然目前这个禽兽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

马家军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马占鳌子系，他的儿子是马安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也兴风作浪。借机控制甘肃的省政，不过由于北洋收权，派遣了张广建入甘。这一系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冯玉祥入甘，对于马家军的震动还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禁枪令颁布之后，马家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马福祥凭着自己的威望，把其他两派的马家军全都召集到了宁夏，共同商讨对策。

马麒、马麟、马安良和马福祥是同辈，他们四个人坐在了主位上面。下面还有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等等小辈，可谓是群马云集。

马福祥未曾说话，先叹了一口气：“我马福祥可以出身，一生忠于朝廷，终于政府，实在是没有想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竟然派出了冯玉祥这个家伙来西北。这个家伙一来，就杀我百姓，收我武器，摆明了是要铲除马家军，各位兄弟子侄，大家都说说，咱们究竟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咱们又不是老娘们，手上有枪，胯下有马，谁敢和咱们过不去，我就崩了他，管他冯玉祥是个什么玩意！”说话的正是马步芳，这家伙现在还不到二十，但是已经露出了凶悍的本性，目空一切，跳的最欢。

马麒把眼珠子一瞪，冷哼了一声：“闭嘴，大人们商量事情，有你插话的份儿么，还不给我闭嘴！”

马步芳一听这话，勉强坐了下来，但是还不服不忿，撇着嘴角，仿佛谁都没看在眼里一样。

坐在上面的马安良年纪最大，经验也最丰富，他想了想，才说道：“我看硬拼还是下策，这个冯玉祥也不简单，我听说他背后有奉军和北洋撑腰，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贸然得罪这样的强敌，对我们有些不利啊！”

马福祥也点点头：“我也有这个担忧，奉军的确不好对付，他们刚刚击败俄国人，是天下公认的强军，实力雄厚，装备精良，不可与之为敌。我看大家还是效仿对付张广建的办法，把声势造起来，迫使冯玉祥有所收敛。”

听着马福祥的话，马麒微微摇摇头：“能战方能和，冯玉祥和张广建还不同，这家伙是军旅出身，领兵打仗都很有一套，尤其是这次带着大量的部队入甘，足有一万多人，甚至逼近两万，目前还在不断的扩军之中。这是一只吃人的猛虎，想喊两句，就把他们赶走，我认为是痴心妄想，必须做好战斗准备，把手下人全都集中起来，和他们一决生死！”

马麟也给他哥哥帮腔说道：“没错，我们就应该调兵遣将，大不了拼一把，搞好了整个西北都是咱们的地盘。”

马福祥眉头紧皱，脸上露出了忧虑的神情，不仅说道：“各位，我不是担心打仗，而是担心有人借机说回回又叛乱了，到时候咱们该怎么办？”

马福祥一句话问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同治回乱之中，虽然汉人死亡十倍于回民，但是汉人基数大，很快就能补充过来，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家军这些人虽然有意称王称霸，但是也知道搞不好就有灭族之祸，因此他们迟迟不敢动手。

几十年的时间，记忆还没有退去，一旦再出现问题，中央是不能不管的，到时候西北就要玉石俱焚，这是马家军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就在所有人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出办法的时候，突然有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见到了马福祥，急忙的说道：“报告，大事不好了，冯玉祥派兵向宁夏杀了过来！”

“啊？”马福祥一听，顿时就把眼珠子瞪圆了，急忙厉声问道：“你说什么？”

“冯玉祥部下韩复榘正率领着一支部队，向着宁夏赶来，前部已经到了中卫，双方距离只有不到十天的路程了！”

听到手下的报告，马麒豁然站起，大声的说道：“瞧瞧，人家已经打到了门口，我们要是还当缩头乌龟，只怕脑袋就要被砍了，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马麒就是一句话，必须打，谁敢抢咱们的地盘，我就和他拼命。”

“没错，当初又不是没打过，几十年前痛杀汉狗的时候没有赶上，这次老子就要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马步芳又跳起脚来，大声的吵嚷，马家军的那些小辈和部将也都跟着起哄，场面完全失控了，马福祥和马安良互相看了一眼，也知道群情激奋，不好再打压了。

因此马福祥说道：“既然如此，那么就做好战斗准备，宁夏所有的军队，加上民团全都动员起来。”

马福祥手握一支部队，成为昭武军，后来得到了一个混成第五旅的番号，一共四千多人，这是他最大的力量，另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民团，也全都被动员起来。

马麒作为主战最凶的人，他也调遣了一个精锐的骑兵团帮助马福祥作

战，儿子马步芳就是这个骑兵团的营长，可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他们这么折腾，也是有自己的目的，西北群马之间，也是彼此争权夺势，马麒一心想掌控河西走廊一带，眼前正是他的机会，他帮了马福祥，击退了冯玉祥，自然就是西北的共主，谁也不能阻止他扩张势力了。

马家军在这边调兵遣将，积极筹划着作战，可是就在这个当口，韩复榘的人马突然在中卫停了下来，全军都在那里休整，弄得马家军不知所措，对方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啊。

他们正在思索的时候，一支精兵正在星夜兼程，向着西宁赶过来，率领这支部队的正是冯玉祥，何柱国以及吴克仁全都跟在他的身边。

冯玉祥也早就筹划过对付马家军的战略，他认为群马当中，青马势力最强，而且最为凶悍，野心也最大，因此冯玉祥就决定先把青马干掉。

不过他没有直接向青马下手，而是向宁马马福祥施压，为的就是声东击西，把马家军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很显然冯玉祥的策略成功了，马家军的主力都被引向宁夏。

冯玉祥他们沿着湟水谷地西进，一路上直扑青海的首府西宁，湟水河是黄河上游重要的之流，湟水谷地也是青海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全省居民有百分之六十集中在了这里。

沿途险关陡崖数量众多，行军非常困难，而且又有军队驻防，易守难攻，如果不是靠着突袭，想要快速突破，其实非常困难。

现在由于冯玉祥的举动，完全超出了当地守军的估计，因此轻松突破了一道道的关隘。沿途的军队和民团全都被一扫而光，很多时候马家军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人家冲了进来，脑袋全都搬家了。

何柱国和吴克仁率领的部队充当了全军的急先锋，冲在了最前面，经过七天的急行军，他们终于到了西宁，一座盆地中的城市，显露在大家的面前。

面对这支突如其来的军队，当地的百姓和守军全都傻眼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冯玉祥当然不会客气，眼前就是几乎不设防的城市，里面全都是自己的猎物，他猛地大喊一声：“冲进西宁城，杀光马家军！”

“杀光马家军！”

“杀光马家军！”

喊声震天动地，霎时间枪炮齐鸣，马家军的守军不断的倒下去。

第六百二十三章劳工换军火

马麒率领大军，去援助马福祥，在西宁留下了心腹爱将马禄，让他负责看守老家。马禄本以为是个清闲的差事，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军队打上门来。

他刚刚敲诈了一个富商，抢来了一对年轻姐妹，大的十六，小的十四，抱着两个小美人，马禄足足折腾了一宿，太阳已经升起了老高，他还在酣睡。

就在这时候，突然外面传来了喊杀声，惊天动地，马禄猛地一翻身，就爬了起来，还没等他穿上衣服，副官就冲了进来。

“不好了，冯玉祥的人马杀了进来了！”

“胡说八道，他不是要进攻宁夏么，怎么会杀到这里？”

副官一看赤露身体，怪眼圆睁的马禄，也感到了一阵惊恐，急忙说道：“大人，小的没有撒谎啊，您听外面的喊杀声啊。”

马禄这时候也终于清醒了一点，他急忙松开了副官，慌慌张张的穿戴衣服，然后忙三火四的跑到了外面，也顾不得床上的两个小美人了。

他刚刚跑出来，就听到了东城方面，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城墙轰隆一声，全都坍塌了下去，尘土腾空几十米高。

无数的士兵正在到处逃窜，城中全都是溃兵，马禄猛地冲了上去，连续开枪，毙了三个逃兵。

“都他妈给我听着，别让汉狗杀进城来，他们要灭种灭教，不想老婆孩子被霸占的，都跟着老子冲上去。把汉狗赶出去！”

正在马禄大声叫嚷的时候，一个溃兵正好跑到了他的面前，马禄眼中露出了凶光，他一下子拔出了佩刀。一刀劈在了对方的脑门上，由于用力太大，一刀将这个逃兵劈成了两半。

脑子，鲜血，内脏蹦的马禄浑身都是，他就好像变成了地狱的小鬼一样，周围的士兵全都感到了恐惧，他们也不得不停止了脚步，在马禄的指挥之下，展开了反击。

何柱国正率领着奉军士兵。快速向城中冲进来。虽然他只带了两个连的士兵。但是这些人毫无疑问是攻坚战的主力部队。冯玉祥的手下在长途行军之后。战斗力严重削减，也只有训练充足的奉军，还能保持战斗力。

方才就是吴克仁指挥着部队。使用二十个爆破筒，将城墙彻底炸开，给后续部队打开了一个门户。何柱国带领着部队冲在最前面，他们装备的全都是冲锋枪，火力比起马家军，绝对是压倒性的优势，成片成片的人被击毙，尸体到处都是，鲜血将街道房屋都染成了红色。

何柱国他们正在冲锋的时候，忽然前面的敌军数量大增。而且还向这边冲过来，他急忙下达命令：“原地隐蔽，机枪和迫击炮做好准备！”

马禄带着人马正好和猛杀猛冲的奉军撞到了一起，他还不清楚对手的身份，只知道这伙人冲击速度最快，击毙的马家军也最多，因此他就带着人马冲了过来。

能得到马麒的看重，马禄也是一员悍将，一看手下人被杀得狼狈逃窜，他的眼珠子都红了。

“给我冲，杀光汉狗！”

马家军在他的驱赶之下，也向着奉军猛地冲了过来，密集的人群就好像

潮水一般，沿着街道，甚至两旁的房舍，向着奉军猛扑过来。

轰轰轰……轰轰轰……

眼看着马家军进入了射程，迫击炮发出了怒吼之声，炮弹像是冰雹一样，在马家军的队伍之中爆炸开来。每一声爆炸，都有几个乃至十几个人被炸死炸伤，零碎的尸体迸溅到了四方，重伤的士兵在不断的哀嚎，整个场面就好像到了末世一般。

不过虽然是死伤惨重，但是这些马家军都相当的悍勇，按照他们的理念，战死了并不意味着终结，只是回到了主的怀抱，因此他们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也不在乎别人的。当然这只是鼓动底层人的，马家军的上层没有一个是愿意死的。

面对着依旧汹涌而来的马家军，何柱国当然没有什么客气，他们携带的四挺重机枪全都开火，构成了一个密集的交叉火力网。

机枪手甚至都不用瞄准，只要按住扳机，就不断有人被击毙，子弹壳不断的撞击，就像是催命的旋律一般，顷刻之间，上百的马家军就被击毙在了当场，战场完全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

马禄也终于感到了一丝恐惧，他急忙下令，让士兵从两边迂回过来，攻击奉军的两翼，试图包围对手。不过显然他是一厢情愿了，就在他们沿着小巷向奉军冲过去的时候，突然从两边的街道之中，喷出了数道火舌。

巨大的火苗毫不留情的扑向了他们，将他们全都吞没在其中，被烧的疼痛难忍的士兵不断的扑打着火苗。但是这些火苗和别的东西不同，根本就没法扑打灭了，而且是越扑打越多，沾到哪里，哪里就着火。

有些痛苦难忍的士兵干脆躺在了地上，来回打滚，但是这也无济于事，没有多大一会儿，他们就彻底变成了一堆焦炭。

也有人已经被烧糊涂了，他们疯狂的冲向自己人，越来越多的马家军沾上了大火，熊熊的火苗把他们全都吞没在其中。哭爹喊娘的声音，让人从心底涌出惊恐，就连使用这些武器的人都感到了恐惧。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手软的借口，吴克仁继续指挥着士兵，利用火焰喷射器，不断的吞噬马家军。大火对于士气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他们可以不怕死，但是不能不怕被活活烧死，因此马家军也出现了溃败的情况。

马禄连续劈了两个人，也没有了效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四散逃跑。马禄也只能跟着这些人向下溃败，何柱国一看马禄想跑。哪里会放过他，急忙指挥着士兵追击。

就在他们跑着的时候，突然在街道边传来两声枪响，一个奉军士兵应声倒地。其他人急忙寻找枪声的来源，他们猛地冲进了一个院子，可是并没有传出猛烈的枪声，何柱国也有些吃惊，因此急忙冲了进来。

当他看到了院子之中的情况之后，何柱国也是大惊失色，原来开枪的并不是马家军的士兵，而是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在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个中年女人，和两个半大孩子。这个女人和孩子的手上拿着菜刀和铁锹一类的东西。

面对着一群老弱妇孺。奉军的士兵也有些傻愣。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时候那个老头嘴里头念着古怪的东西，眼珠子仿佛要瞪出来一般。将手中的步枪对准了奉军，就要开枪。

这时候何柱国甩手就是一枪，正好击中了老东西的脑门，顿时千朵桃花

开。他身后的女人和孩子也是大吃一惊，不过他们并没有退后，而是猛地张牙舞爪，冲了过来。

何柱国也是毫不客气，握着手枪，猛地向他们射击，其他士兵也都反应过来。一顿乱枪，将这三个人全都击毙了。虽然击毙了他们，奉军还是有些惊骇，实在不明白，这些老弱妇孺怎么也会如此凶悍，竟然能够偷袭杀人。

何柱国面色凝重，大声的说道：“弟兄们，都把眼睛擦亮了，这帮人都是狂热分子，我们就是异教徒，就是魔鬼，全都该杀。传令所有人，不要把他们当成普通的百姓，只要敢于向士兵开枪，全都当成敌人处理，一个不留！”

这道命令下达的非常及时，其实不只是奉军，就连冯玉祥的部下也都遇到了这些情况，明明将马家军都击溃了，但是从街道两旁的房屋之中，不时打来冷枪，有些百姓装束的人，用土枪猎枪，甚至大刀长矛发动攻击。

措手不及之下，不少的士兵都被受了伤，甚至不明不白的丧了命。冯玉祥也得到了报告，他也是震怒异常，冯玉祥直接下达了命令，要求把全城的百姓都搜捕出来，进行甄别，如果是汉人就翻过，如果是其他的族类，就全都关押起来，谁敢反对，就直接击毙。

攻城部队顺利推进，经过了大半天之后，就在黄昏时分，整个西宁都落入了掌控之中，在一个多小时之前，马禄已经带着一百多残存的部下，向西北亡命奔逃。

青马的大本营彻底落入了冯玉祥的掌控之中，他首先就对全城进行了搜捕，把所有残兵都肃清了，然后任何家中，只要有宗教的物品，证明他们是其中之人，就全都抓起来，送到了战俘营之中。

经过这场大战，他们一共击毙马家军三千多人，俘虏超过五千，另外还有超过两万三千名异族人员，都被抓了起来。

面对着众多的俘虏，冯玉祥还是非常喜悦的，张廷兰早就和他联系过来了，想要从西北征调一些劳工，修筑铁路。张廷兰还表示过，会按照征集的数量，给予冯玉祥一定的补偿，可以是现款，也可以是军火。

在攻城之中，冯玉祥也领教了，这些异族异教之人，虽然共同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其中有相当的激进分子，和中国离心离德，尤其是仇视汉人。

这种人留在手上，绝对是一个定时炸弹，风险不小，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都送给奉军，用他们换取军火和经费。按照奉军的习惯，这些人绝对能买上一个好价钱。

冯玉祥想到了这里，第一时间就把手下干将石友三找了过来，对他说道：“汉章啊，你马上带着人马，把西宁周围的区域全都给我扫平，凡是马家军的民团，全都抓起来，如果看到青壮劳力，也都别放过，全都抓起来，有多少，要多少！”

石友三一听急忙问道：“大帅，这帮人相当凶悍，我看还是屠杀了干净，省得有麻烦。”

“胡说，把他们屠杀了，谁给咱们军火，奉天早就和我说了，要征集一大批的劳力来修铁路，不过他们可不白要，能用劳力换军火，这可是一个划算的买卖，你一定要做好。”

石友三眼珠转了转，笑着说道：“大帅，既然如此，我马上就去执行，不过奉军肯定只要青壮年，那些大姑娘小媳妇肯定没用，您看是不是也让弟兄

们乐呵一下？”

冯玉祥眼珠子一瞪，顿时就骂道：“别动歪心思，军队讲究纪律，你是想败坏我的名声么？”

面对着冯玉祥的厉声质问，石友三只能唯唯而退，不过他显然不服气，就算你不答应，他一样可以我行我素。石友三这个家伙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他带着军队，四处的搜剿，看到财物就抢走，遇到男人就抓起来，女人也让士兵们快乐一下，不过他不敢带到军营之中，往往是快乐玩，就地杀掉。

在整个剿灭马家军的前后，冯玉祥一共给奉军提供了超过二十万的劳工，正是靠着这些人，奉军才把兰新铁路修通，顺利将势力深入了新疆。

第六百二十四章兰帅出手

把石友三派了出去之后，冯玉祥却陷入了烦恼之中，他虽然攻占了西宁，但是这里是青马的大本营。他又大开杀戒，肯定会引起西北群马的反对，更血腥的战斗就会随之而来。

可以说他虽然赢了一个开始，但是接下来的路却越来越难，冯玉祥也清楚，凭着自己的小身板，恐怕扛不住这么巨大的压力，当初张广建的情况还历历在目，他可绝对不能重蹈覆辙。

冯玉祥第一时间就把张宗昌和何柱国请了过来，张宗昌是奉军派过来的代表，冯玉祥急需得到奉军的支持。

传令兵走了没有多大一会儿，就听到外面一阵脚步声，张宗昌和何国柱并肩走了过来。张宗昌歪戴着帽子，一副军容不整的样子，在他的手上，攥着一个狗大腿，他正啃得满嘴流油。

何柱国虽然身上还沾着硝烟，但是还是十分稳重，一见到了这两个人，冯玉祥急忙笑脸相迎。

“两位，我可等候多时了，赶快请坐吧。”

张宗昌满不在乎的笑道：“老冯，这次你可是打了一个漂亮仗，应该好好庆祝一下，我这正好有上好的狗肉，你来吃两口！”

说着张宗昌就把狗大腿送了过去，冯玉祥一看油渍麻花的，当时就皱了眉头，他只能说道：“张兄，咱们还是先说说正事吧，虽然是攻占了西宁，下一步该如何做，我心里头没有底儿啊？”

“冯长官，这有什么疑问的。”何柱国不解的说道：“兵贵神速，我们抄了青马的家，下一步就是解决宁马，大军转过头。杀到宁夏，服从命令，留一条性命，不服就直接干掉。”

张宗昌一听，也是哈哈大笑：“没错。何老弟的话中听，这就叫顺我者生逆我者死，当初兰帅就是这么交代的，老冯，你不会不清楚吧？”

“当然，当然清楚。”冯玉祥略带为难的说道：“只是我心里头还有些为难。一旦马家军他们打出了宗教民族的旗号，对内可以召集大量的军队，对外可以向政府申诉，到时候只怕中央问罪下来，我这肩膀头扛不住啊？”

张宗昌一听冯玉祥的话，顿时脸上露出了一阵冷笑：“老冯。瞻前顾后，可是什么好习惯，我张宗昌办事，只有一个原则，凡是兰帅交代的，无论如何，都要办好。这不我在远东折腾了一趟。不敢说别的，专门成立起来，要暗杀我的小队，就不下几十个，可是现在我不还是好端端的，再想别的，都是多余！”

张宗昌虽然看似粗鲁，但是他也是粗中有细，并不是真正的饭桶，冯玉祥这个时候找他们过来。说白了就是对奉军不放心，对张廷兰的保证不放心。

张宗昌自然不会客气，直接点了出来，对兰帅忠心，就不会亏待你。反之那就要自己反省了！

冯玉祥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尴尬之色，急忙说道：“张兄，我自然相信兰帅，只是眼前的压力太大，一时间就没有了主意。”

何柱国也看出了冯玉祥的滑头，因此说道：“冯将军，我的使命只是打仗，别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不过我要从军事的角度，提醒一个冯长官，我们

拿下了西宁，只是解决马家军的第一步。目前首选的策略是越过祁连山，攻占河西走廊的武威、永昌、古浪等地，然后再两路出击，拿下宁夏。不趁热打铁，给了马家军动员的时间，事情就会变得麻烦起来。”

何柱国说完之后，转身就离开了冯玉祥的办公室，冯玉祥还有心留下他，可是何柱国只给他留了一个后脑勺。

张宗昌在一旁笑着说道：“老冯，要我说，你就什么都别想，尽快发动攻击，把马家军都铲除了，你也就高枕无忧了！”

张宗昌说完，也转身就走，留下了冯玉祥，脸上变颜变色的，他借助张廷兰的支持，进入了西北，但是老冯毕竟不是张廷兰的部下，一旦出了问题，张廷兰会不会抛弃他，老冯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

冯玉祥在指挥部里面呆坐了半晌，想了又想，枯坐了一夜，他并没有按照何柱国的建议，翻越祁连山，攻击武威，而是选择了巩固战果。按照冯玉祥的估计，他已经控制了兰州，在控制青海等地，就站稳了脚跟，是一方诸侯了，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

因此老冯把手下的两外两元干将鹿钟麟和宋哲元叫了过来，让他们带领着军队，向西北扫荡马家军的残部，巩固在青海的统治，老冯则是准备回到兰州坐镇。

冯玉祥的战斗部署，很快就被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张廷兰一看冯玉祥的这个安排，就看透了老冯的心思，不愧是著名的倒戈将军，典型的养不熟的狼，有了点实力，就想打自己的小算盘。

张廷兰也把杨宇霆叫了过来，让他一同参谋，杨宇霆看过之后，顿时就面色阴沉起来，厉声说道：“冯玉祥这个混蛋，他就不懂养虎为患的道理么？竟然不知道乘胜追击，简直太可恶了！”

张廷兰微微一笑：“邻葛，冯玉祥不是养虎为患，而是要养贼自重，他一天不消灭马家军，就能向我们要好处，如果消灭了，西北也势必民怨沸腾，他的屁股还不安稳。”

“哼，拙言，对于这样的家伙，就要坚决教训，让他知道该听谁的话！”

“邻葛，你这火气还是太大了，冯玉祥是有野心的人，哪会甘心完全受我们的控制啊，不过你放心，我有办法让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冯玉祥袭占了西宁的消息迅速传开，整个中国的目光全都转向了西北，从晚清开始，马家军不断的扩充实力，北洋一直很担忧，但是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制约。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做大。

现在冯玉祥终于对马家军下手了，大家也都想看看强龙能不能压住地头蛇。

西北通信落后，身在宁夏的马麒等人，还是通过报纸，才知道了西宁被偷袭的消息。顿时他们就炸锅了，马麒顿时就找到了马福祥和马安良。

“两位，我带着军队，千里迢迢，前来援助宁夏，结果老家却被冯玉祥给偷袭了。一家的妻儿老小全都性命不保，你们还能这么看着么？”

马福祥急忙说道：“稍安勿躁，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肯定会竭尽全力，恢复西宁，只是该用什么办法。最好还是商量一下。”

“商量个屁！”马步芳一直在外面听着，他像凶神恶煞一样冲了进来：“还有什么好商量的，马上起兵，把冯玉祥全都消灭，要是不然，我们爷们是为

了帮你们才来的，现在没有了家。也只能把宁夏让出来，给我们住！”

说着马步芳就把手枪摔在了桌面上，震得茶壶茶碗乱撞，马福祥对于这个猖狂的小辈儿，早就有些厌恶了。不过他也自知理亏，因此急忙说道：“贤侄不要误会，青海一定要拿回来，出兵也没有问题，我只是说要用更多的办法，全面打击冯玉祥。”

马安良也说道：“正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冯玉祥主动发起了攻击，我们正好可以动员起来，一面调兵，一面利用舆论施压。”

马麒也叹口气说道：“我现在已经成了丧家之犬，一切都听你们的安排吧。总之有一条，青海必须回到我的手上，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马家军的上层终于商量妥当，随即马福祥等人就下达了命令，各地的正规部队，民团全都聚集起来，另外他们有大肆的招收军队，囤积军需物资，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

除此之外，马安良等人又动员西北各地的民众出来游行抗议，同时又致电北洋，在电报之中，他们痛斥冯玉祥的种种罪行。

无视西北民俗，强行收缴武器，残杀无辜百姓，偷袭西宁，轻启战端。屠杀民众，奴役百姓，藐视宗教，破坏五族共和大局。林林总总，开列了十几项罪名。然后以西北民众的名义，向北洋控告冯玉祥，要求立即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且将青海交还马麒。

他们又威胁到如果不能立即撤军，那么西北就会再度出现大战，到时候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也不是一句空话。

这份电报杀气腾腾，每一个看到的人，都很容易勾起对同治回乱的可怕记忆，西北会不会再出现一场浩劫，谁都搞不清楚。

瞬间整个社会舆论又被震动起来，有人指责马家军图谋不轨，也有人说冯玉祥主动起衅，应该负责。一时间两种声音激烈的交锋，谁也说服不了谁。

舆论在激烈的交锋，冯玉祥和马家军之间也是如此，他们积极的排兵布阵，做着战争的准备。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突然在报纸上出现了一份见闻录，撰写这东西的是三个西方人，他们到西北旅行，结果正好撞上了冯玉祥和马家军之间的战斗。

他们亲眼看到了冯玉祥的军队抢掠男人，侮辱妇女，并且把这些女人杀害，塞到了枯井当中。这三个西方人还偷偷拍摄了照片，他们全都公布在了报纸上面。

这下子就捅了马蜂窝，很快矛头就都指向了冯玉祥，不少中国的学者都站了出来，痛骂冯玉祥，指责他残暴不仁，要求严惩凶手，挽回国家声誉，就连北洋政府都出现了一些微词。

本来正在筹划着下一步战斗的冯玉祥，突然看到了这个消息，顿时脑袋就嗡了一声，差点摔倒在地上。老冯一看上面的介绍，很快就猜到了凶手多半就是石友三，他急忙下命令，让人把石友三照过来。

一见面冯玉祥就气急败坏的把报纸砸在了石友三的脸上：“混蛋，这是不是你干的，你给我惹了多大的祸？”

石友三一看，也顿时有些吃惊，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行径会被西方人拍下来，还发到了报纸上面，这下子可把他吓坏了。

“大帅，我都是按照你的命令行事，这种事情我根本不知道！”

“哼，还在狡辩，这些事情你去跟记者解释吧！”冯玉祥说完之后，就急忙下令，把手下的主要人员都召集起来，把事情向所有人都说了，他们也都清楚石友三的为人，知道这种事情没有冤枉他。

冯玉祥大声的咆哮道：“三番五次的强调军纪，结果有人还违反，眼中简直没有我，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就要自己承担，我这庙小，留不下你石汉章了！”

其他人本以为训斥几句就算了，哪知道冯玉祥竟然要撵人，顿时都傻眼了。

“大帅，大敌当前，可不能轻去大将啊，还请大帅三思。”手下人急忙出来劝解。

“不必了，这样的目无法纪的人，必须严惩。”冯玉祥还在咆哮着，他并没有注意石友三眼中荼毒之色。

正在这时候，突然张宗昌赶了过来，一见面就说道：“兰帅发来了电报，老冯一看看吧。”

第六百二十五章屠马之战（一）

冯玉祥满脸的疑惑，是实在是不知道张廷兰这个时候能送来什么消息，他最初就希望奉军能够替他抗住压力，结果张廷兰一句话都没有。现在要承受不住了，都准备让石友三充当替罪羔羊，可是张廷兰却出来说话了，实在是让人有些疑惑。

不管怎么疑惑，老冯也不能忽视张廷兰的意见，因此他急忙将电文接到了手中，才看了两眼，冯玉祥顿时就傻了。

张廷兰首先盛赞了冯玉祥取得的胜利，并且勉励冯玉祥继续果断的做下去，铲平西北的祸乱的根源。这些还都中规中矩，在后面，张廷兰则是发表了对杀害妇女问题的看法，冯玉祥看着看着，几乎惊掉了下巴，顿时忍不住念了出来。

“惊见媒体登载污蔑文章，深感愤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功在国家，有目共睹。有功之将，不受嘉奖，反遭诽谤，国之不幸。尤其是著文者不过是西方游客而已，相信自己的将军，还是相信西人，不言自明。国家之中，跳梁小丑，总把西方人视作天神，顶礼膜拜，实乃民族自卑之体现，还望将士不要在意，继续奋勇作战，再立新功。”

这段话念出来之后，在场所有人全都懵了，谁也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会如此袒护石友三，要知道奉军可是以军纪著称，任何违反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怎么突然变了性子，实在是让人琢磨不透。难道张廷兰真是不知道前敌的情况！

就在所有人都胡思乱想的时候，石友三突然仰天大笑：“兰帅果然英明睿智，一眼看透了关键，不相信自己的将士。难道还相信西方人的污蔑么，实在是无稽之谈，荒谬到了极点。”

石友三还要往下说下去，一旁有人猛地扯了一下他的袖子，这个人正是宋哲元，石友三才注意到冯玉祥，他的脸色已经变得青紫起来。

张廷兰这话电报中的话说得大义凛然，但是别忘了冯玉祥也犯了这个错误，他也因为外人的文章，就要赶走石友三。要让他当替罪羊。石友三说这话。岂不是当着秃子骂和尚么吗。哪能承受得住啊？

可是冯玉祥又没有办法说别的，难道他能说张廷兰偏袒自己的军官是错的？难道他能说，应该把石友三交出去。以正视听？难道他能说自己的部下真的强抢民女，杀了之后，还塞进枯井里面？

冯玉祥什么都不能说，其实张廷兰的这份电报，正是冯玉祥一直想要的保证，奉军会扛住压力，而且扛得比想象的还要多，就连外国人的指责，奉军都不看在眼里。

为了冯玉祥他们辩护，张廷兰甚至痛骂学界。说他们为西方之命是从，是跳梁小丑，可是这份电报来的时间太不妙了，明明是一件好事情，却让冯玉祥骑虎难下，陷入了极度的为难之中。

他沉默了半晌，最后还是说不出什么来，只能摆摆手，让所有人都退出去，包括石友三在内。

这些人也都感到了气氛的异常，冯玉祥平时就以脾气火爆著称，对手下的将领常常是非打即骂。大家也都不想触霉头，因此全都走了。

刚刚走出指挥部之后，石友三就紧走了几步，抢到了张宗昌的面前，对

他深施一礼。

“张公，兰帅能如此为我等说话，实在是太出乎预料了，有三这辈子都不会忘了兰帅的洪恩大德，从此之后，只要兰帅有吩咐，我一定没有二话。”

张宗昌微微一笑：“汉章兄，难道大帅不吩咐，你就不替大帅办事么？”

“怎么可能！”石友三连忙摇头，急切的说道：“从此之后，石某一定竭尽全力，效忠兰帅。”

张宗昌笑着拍了拍石友三的肩膀，然后低声说道：“跟着一个好主子，这辈子就不用发愁，要是一步走错，那就要抱憾终身了。”

说完之后，张宗昌就转身离开，留下了石友三楞柯柯的站在了当地。同样发愣的还有冯玉祥，自从接到了电报之后，冯玉祥已经顾不得什么了。

他反复的读了几遍，然后又仔细的想着前前后后的事情，突然之间冯玉祥从座位上豁然站起，牙咬切齿，脸上全都是愤恨的神色。他已经想明白了，自己是被张廷兰给摆了一道。

很明显张廷兰发话不早不晚，就是为了让自己扛不住压力，露出破绽，这样张廷兰再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凡事有了对比，就有了差异，冯玉祥就被张廷兰变成了一块垫脚石。

作为一方领袖，不光要看权势的大小，还要看能不能保护住手下人，如果保护不住，只会让手下人寒心，人心寒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从张廷兰表态之后，用脚趾头想，冯玉祥的部下之中，对兰帅的好感都会直线上升。

张廷兰这一手正好戳在了冯玉祥的死穴上面，不可谓不狠辣，到这个时候，冯玉祥才真正领教了张廷兰的厉害。一没有亮武器，二没有停掉物资援助，单单是一封电报，就能让军心不稳。

这种精妙的控制能力，老冯拍马也赶不上，冯玉祥脑子也终于冷静了下来，想要和张廷兰耍心眼，他还不够分量。

想通了这些，老冯也顾不得恨张廷兰了，急忙下达了作战命令，让所有人都做好准备，他要和马家军尽快决一死战。

张廷兰的电报不只让老冯改变了主意，也在舆论上掀起了滔天巨浪，凭着西方人的一点记录，就能让中国这些学者跳起来，大骂冯玉祥的军队，那索性张廷兰也抛出了大量的东西，全都是马家军作恶的罪证。好好的打一场舆论战。

这些证据中有大量西北汉民的自述，在马家军的治下，他们不断被压榨，承受着多如牛毛的税收。那些士兵比起土匪还凶残，经常冲到百姓的家里，抢夺财物和女人。

而且还有人强迫这些汉民，该信宗教，改变千百年的传统，如果不听，就会遭到骚扰，甚至殴打，甚至有些人直接被打死。马家军要求尊重他们的宗教，但是他们有何等尊重过汉民的选择？

在几乎所有问题上，他们都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自己有什么问题，都有借口，宗教的，民族的，习惯的，文化的。但是到了别人身上，他们就全然忘了这些，变得声色俱厉，不可理喻起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国人几千年的信条，也是夷狄和华夏的区别，凡事不懂得这个道理的，全都是夷狄胡虏。

长久以来，谁能闹事，就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因此马家军才会越来越发展壮大，想法那些默默无声的西北汉民，却不断收到压榨，失去了家园，失

去了亲人，甚至失去了生命。
张廷兰也正好利用这次机会，把西北的真相摆在所有人的面前，让他们真正关注那些该关注的人。尤其是要教训那些学者，不要以为自己喊几句听起来正义凛然的五族共和，宗教自由，说出的话就是对的，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奉军已经打了多少场舆论战，有着丰厚的经验，而且手中握着的资源也极为丰富。马家军搞得那一套，完全就是小儿科。
他们不但没有拉到同情分，还让不少人对他们的虚伪更加的厌恶，明明是马家军作恶多端，结果和有脸指责别人，这样的混账，不铲除简直没有天理。
而且邵飘萍还特意公布了他们的企图，也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分裂中国。谁再为马家军说话，就是再替分裂分子说话，就是在背叛国家。
把这个理念竖立起来之后，奉军就牢牢占据了舆论战的制高点，对付马家军，就是在维护国家统一，就是在维护西北的安宁。众所周知，陕甘等地是中国龙兴之地，秦汉的时候，这里是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也是中国人的根。
试问哪个中国人，能接受祖宗之地改变颜色？舆论战打到了这个地步，马家军已经变成了一群非死不可的人了，全国上下，一片喊打之声，就连北洋政府都不得不屈服舆论压力。他们颁布了特别命令，废除了他们父死子继的特权，并且要求所有马家军的部队，都从新清点。
面对这个结果，马福祥等人全都惊呆了，老一辈的人全都忧心忡忡，不知道怎么闯过眼前的难关。
可是马步芳等年轻人全都斗志昂扬，既然已经撕破了脸皮，索性就大打一仗，拼个鱼死网破。
面对汹涌的请战浪潮，马福祥也只好下达命令，抽调精锐兵力，攻击中卫的韩复榘所部。按照他们的计划，要抢在冯玉祥大军赶到之前，把中卫拿下来，全歼韩复榘的部队。
为此马家军集中了一万两千多人，马福祥和马麒亲自统兵，韩启功，马步芳等人担任前锋，大军浩浩荡荡，向着中卫就杀了过来。
他们日夜兼程，一连走了五天，擦着腾格里沙漠的边缘，他们终于赶到了中卫。黄河边上的小城，已经遥遥在望了。
就在他们休整的时候，突然从远处冲来了一支骑兵，正用最快的速度杀过来。马步芳一看，顿时一声怪叫，跳上了战马，带着部下，主动迎了上去。

第六百二十六章屠马之战（二）

马步芳虽然还不到二十，但是也露出了凶残悍勇的本性，他跨马抡刀，带头向对面的骑兵冲了过去。

马蹄踏在了沙土地上，掀起了一阵阵的黄沙，双方越来越近，人喊马嘶的声音，清晰入耳。马步芳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挥动雪亮的军刀，他的眼中露出了嗜血之色。

“大家都听着，汉狗抢占了西宁，砸了咱们的家，抢了老婆孩子，现在就是报仇的时候。冲啊，杀啊！”

马家军的这些士兵全都红了眼睛，拼命的驱赶战马，他们虽然也装备了枪支，但是准头极差，只有进入三五十米的范围之内，才能有杀伤力，马家军他们眼看着不断缩减的距离，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这时候突然对面全都举起来手中的枪，密集的枪声响了起来，无数的子弹迎头打了过来，冲在最前面的马家军全都摔在了战马的下面。有些没死的人，还想要挣扎，后续的骑兵已经冲了上来，坚硬的马蹄子将他们踏成了一滩滩的肉泥。

韩复榘一看马家军人仰马翻，只觉得十分的畅快，他也知道马家军以悍勇著称，因此他才想着要当头一棒，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为此韩复榘将仅有的二百支冲锋枪集中到了一起，选出了最精锐的骑兵，作为袭击的主力。

韩复榘率领的人马不过，马家军只当他们是来骚扰的小股骑兵，因此毫不犹豫的冲了上来，结果就尝到了苦头。冲锋枪密集的子弹，全都落到了马家军的士兵身上，最精锐的骑兵，全都命丧当场。

不过这些人也是十足的悍不畏死。虽然遍地都是尸体，但是他们依旧毫不犹豫的冲了上来，用**对抗子弹。

对于这些活靶子，韩复榘当然不会有什么客气，子弹像是暴雨一样，顷刻之间就卷走了大量的生命。不断有人倒下去，人和马的尸体交织在了一起，黄沙之上，染上了一层浓重的血色。

马步芳此时正龇牙咧嘴，脑门上都是汗珠。就在他带头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胳膊，生生的钻出了一个血窟窿，鲜血顿时就把半边身体都染红了。钻心透骨的疼痛让马步芳第一次感到，死亡是如此之近。

他不在乎别人的性命。但是不能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二十几个贴身的警卫死死的保护住了。这个家伙也注意到了战场的情况。马家军正在奋勇冲击。但是他们和对方的距离始终在七八十米以上。

冲锋枪构成的死亡弹幕根本不是他们能冲破的，骑兵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但是战马的速度怎么都比不过子弹，眼看着成片的骑兵，变成了尸体，马步芳也是咬牙切齿。可是他依旧不能改变什么。已经有超过二百名部下被击毙了，而对方伤损的微乎其微。

韩复榘已经不满足于这点战果了，他指挥着部下分成了两路，向着马家军反冲了过来。要把剩下的二百多人全都消灭干净。他们像是一个扇子面一样，席卷过来，炽热的子弹穿过了人体，把一个个士兵变成了尸体。

马步芳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每一秒钟都有人倒下去，他也彻底丧失了拼命的勇气，急忙率领着部下往回跑，但是韩复榘紧追不舍，大有一口把他们都吞下去的架势。

就在这时候，马家军的大部队终于有了动静，马麟带着一千多人，前来接应马步芳。一看到马家军又上来了，韩复榘也急忙下令撤退，他毕竟手上只有二百多人，一旦陷入了重围，就麻烦了。

他带着人马从容不迫的往回撤退，等到马麟干赶到的时候，韩复榘只留下一串背影，根本就追不上了。这是他也注意到了马步芳身边的情况，原本五百左右的队伍，还剩下的不到一百人，其余的人除了少量跑散，其他的全都被被击毙了。

马步芳也受了伤，叔侄俩见面之后，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韩复榘竟然如此厉害。

“叔，他们使用的枪支，能够连发子弹，就像是机枪一样，不管怎么冲锋，都拿不下他们！”

“准是新式的装备，这帮汉狗就是花样多，咱们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

首战不利，马家军的士气也低落了不少，马福祥等人又紧急召开了会议，商讨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最后他们还是下定了拼死一战的决心。

转过天来，马福祥亲自率领中军，猛扑刘家台子，马安良从左翼出击，攻击郑口，而马麒父子则是抢占沙坡头，攻击韩复榘的右翼。

由于吸收了昨天交火的教训，马家军也变得慎重起来，他们并没有派出最精锐的部队，而是使用地方的民团，先发起了冲锋。这些民团连枪支都装备不齐，只能配备军刀。

不过他们的士气还是非常高涨的，民团平时没有军饷，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能分到缴获的财物，因此他们都把战斗当成了发财的唯一机会。

在正式发动攻击之前，马福祥还特别让人送来了烈酒，每个士兵都分到了一碗，喝干酒水之后，他们窜上了战马，就在天刚刚放亮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骑兵就向着中卫扑了过去。

马蹄踏在了地面上，如同地震一样的波动传了出来，他们距离韩复榘的阵地越来越近，首先阻挡他们的就是铁丝网，这些讨厌的东西拦住了马家军的去路。

挂满尖刺的铁丝划破了战马的皮肉，划破了士兵的大腿，他们全都变得鲜血淋淋，早就蓄势待发的机枪手向这边射来了密集的子弹。

哒哒哒……哒哒哒……

机枪扫过，一片尸体倒在了地上，鲜血和残肢断腿，到处都是，这些马家军顶着巨大的伤亡，他们并不敢退后，就在身后，同样也有机枪督战，他们只能拼尽全力，扫清一切障碍。

这些人用马刀砍，用刺刀挑，甚至用手撕，用牙咬，终于在铁丝网上打出了缺口。兴奋地马家军根本顾不上伤亡，全都疯狂的向前冲去。

一直在观战的韩复榘也急忙下达了命令，他将仅有的十二门火炮集中了起来，猛轰，马家军的队伍。一枚炮弹落下，就会出现一个二三十米的无人区，周围全都是伤重挣扎的马家军。

炮弹掀起的金属风暴，将周围的血肉之躯全都变成了零件状态，机枪、步枪、冲锋枪、迫击炮、手榴弹全都响了起来，眼看着冲击之中的马家军，身体一晃，就倒在了地上，然后就彻底淹没在了密集的人群之中，彻底消失了。

韩复榘手下的士兵大多数都是新招募的，并没有经历过如此惨烈的交

锋，但是很快他们也适应了，开始沉着的瞄准对手，果断的扣下扳机。

严密的弹幕将所有马家军全都阻挡在了阵地的外面，前面的马家军不断的倒下去，后面的人不断的跟过来。尸体越堆越多，血水都流成了小河，浓重的硝烟和刺鼻的血腥，磨砺着每一个人的神经。

战斗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马家军除了留下一地的尸体之外，根本没有攻占任何有价值的目标，他们完全就是在排队找死。韩复榘也变得放松了不少，别看马家军人数众多，但是想对付他，还差的太远。

“弟兄们，都给我好好打，消灭马家军，全都立功受赏。”

就在韩复榘鼓动士气的时候，马家军那边也没有闲着，除了马福祥带出来的精锐部队之外，其他各地的民团也陆续赶来。

其中有武威，张掖，固原，海原，隆德等地，这些民团人数多寡不一，多的有七八百人，少的只有两三百，他们陆续赶了过来。除了民团之外，各地的宗教到场也出面组织人员，号召信徒出来帮助马家军作战，保卫宗教，赶走汉人。

长老们的号召力还是相当惊人的，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青壮聚集了过来，他们有的带着猎枪，有的只拿着马刀，甚至还有拿菜刀木棒的。他们装备不一，有的人有战马，有的只能靠着双脚赶路，但是不管怎么样，马福祥手上的人马越来越多。

这些人参加凶残的战斗肯定不行，但是凭着特有的狂热，也足以充当炮灰了，因此随着手上人员越来越雄厚，马福祥也坚定了打人海战术的决心。

这些临时的武装，全都被编入了民团之中，像是潮水一样，铺天盖地的冲了上去，他们没有一刻的停止，不管死了多少人，就是不后退。

从早上到了中午，又从中午到了晚上，战斗一直没有停止，阵地前面的尸体已经堆积成山。看着这些尸体，韩复榘已经没有之前的轻松和得意了，他也被这种疯狂的人海战术吓住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木头的不成，竟然不怕死么？

韩复榘也第一次感到了恐惧，经过一天的鏖战，手下的士兵都疲惫不堪，预备部队也消耗差不多了，他只能急忙向冯玉祥发报，请求援助。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手下人报告。

“长官，大事不好了，马家军冲破了郑口，正在向纵深杀来。”

什么！韩复榘顿时脑袋一阵发晕，郑口可是右翼防线的核心，哪能丢失啊，他二话不说，急忙抓起了手枪，亲自冲了出去，带着二百个装备了冲锋枪的骑兵，快速驰援。

第六百二十七章屠马之战（三）

“开枪！”韩复榘迎面和一队骑兵撞在了一起，他毫不犹豫的下令开枪，密集的子弹攒射过去，瞬间就有几个人栽倒了地上。

死了几个人之后，马家军顿时就乱了起来，周围的人全都涌了上来，有人直接向着韩复榘冲了过来，有人急忙跳下战马，去抢救落马的人。

这帮人哭爹喊娘，乱成了一团，韩复榘一看，顿时脸上露出了喜色，如果是普通人被击毙，其他人根本都懒得看一眼。而此时马家军如此反常，那就说明对方肯定是一个大人物。

“弟兄们，都被客气了，给我杀！”

韩复榘一面说着，一面就挥动手枪，子弹不断射出，马家军的人接二连三的倒下。双方很快冲在了一起，士兵们也只能收起枪支，转而用马刀砍杀。

锐利的刀锋，看过血肉之躯，鲜血到处迸溅，士兵身上全都溅落了腥臭的血液。这时候马家军的人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倒在地上的人，几个亲信士兵七手八脚把这个人抬了起来，扶到了马背上，然后转身就跑，什么都不顾了。

剩余的马家军的军心士气也都消失了，韩复榘就像是赶着鸡鸭一般，兜着屁股就杀了上来，这些人不断的死在抢下，倒在刀下。趁着这股势头，韩复榘重新率领着人马冲上了郑口，将这处要冲又夺回到了自己的手中。

他还准备继续冲击，可是这时候又有手下人急忙送信，刘家台子告急，马福祥正指挥着部队，突破了外围防线，正向着纵深进发。

韩复榘一听这话，急忙带着手下人向中路冲过去，去阻挡马家军的攻势。马福祥制定了人海战术之后，经过一天的消耗。韩复榘的部下已经疲惫不堪，弹药也消耗严重。

到了这时候，马家军一直等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因此他们毫不犹豫的投入了精锐力量。这些人除了一样疯狂之外，他们也十分精通骑兵战术。马家军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利用骑兵集群，快速突破。

仗着骑兵高效的机动性，他们屡试不爽。此时铺天盖地的骑兵又冲了上来，而且马福祥又把仅有的火炮都投入了进来。在炮火的掩护之下，他们使出了全力，集中所有的兵力，像是一个箭头一样，前赴后继的向阵地冲上去。

就在这时。突然阵地上的一挺重机枪用光了子弹，火力出现了空缺，这些家伙乘着空挡，终于涌上了韩复榘的阵地，从开战以来，他们已经损失了太大的生命，马家军这些人已经杀红了眼。高举着马刀，逢人就杀，见人就砍。

冯玉祥的这些部下，全都是新招募的部队，虽然冯玉祥练兵有方，又参考了奉军的训练体系，但是毕竟他们没有超强的意志。马家军冲上来之后，不断的砍杀。一个又一个的尸体倒在了地上。

剩余的那些士兵也都感到了惊恐，他们开始出现了溃败，这些人向着中卫跑了过去，马福祥率领着人马，成功攻占了刘家台子，马家军并没有任何的休息，继续追了下去。他们准备着一战攻克中卫。

不只是马福祥取得了突破，马麒也指挥着部下，绕过了沙坡头，袭击韩

复榘的侧后方。一时间整条战线，到处都是危机，到处都是漏洞。

韩复榘带领着士兵，就像是救火队员一样，哪里出了问题，就冲到了哪里，哪里战线顶不住，就挡在哪里。

和马家军交战的次数多了，他们的底细也暴露出来，这伙人装备能连发的枪支，遇到了他们之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火炮覆盖，全都炸死，千万不能和他们硬拼。

让对方抓住了弱点，韩复榘手下的伤亡也越来越大，尤其可怕的是他们的弹药也消耗差不多了，韩复榘的脑袋也冒汗了。

这些马家军就像是无穷无尽一样，杀了一批，上来两批，而且很多都是连军装都没有的老百姓，偏偏这些人更加疯狂，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一直往前冲。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他很可能坚持不到明天天亮，阵地就会被彻底攻破，韩复榘是又气又恨，但是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这个关头，马家军突然像是退潮一样，全都撤了回去，摇摇欲坠的阵地暂时恢复了稳定，韩复榘也长出了一口气，他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是也知道机会难得，因此马上命令士兵整顿工事，搬运弹药，准备应付接下来更残酷的战斗。

韩复榘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家军的人可是清清楚楚，正在进攻的时候，突然有人报告马福祥：马安良被子弹射中，已经奄奄一息！

作为马家军的巨头之一，马安良生命垂危，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马福祥也只能下令撤军，马安良手上还握着三千多的精锐部队。而且由于他盘踞在甘肃多年，那些地方民团，多数都听从马安良的命令。

现在他死掉了，这些部队的归属，必须下确定下来，不然马家军自己就乱套了。马福祥匆匆忙忙撤了回来，到了军营之中。

马安良被安放在最大的帐篷之中，身边除了亲信之外，还有两个医生，脸上全都是苦瓜色，他们已经检查过来，马安良挨了两枚子弹，全都打在了胸口上，将胸骨都击碎了。一路上跑回军营的时候，又失血过多，况且他年纪又大了，根本没有抢救的机会了，只能喂了一片人参，吊住了性命。

马福祥冲了进来之后，急忙跑到了马安良的床前，痛哭失声：“老哥，是哪个王八蛋打得你，小弟一定给你报仇啊！”

听着马福祥的哭声，马安良的眼皮勉强动了动，嘴角挤出了几个字：“我，不行，了，马家军，以后就看，你们了。”

“老哥放心，我一定看住这份家业。把冯玉祥彻底赶出西北。”

马安良听到这里，微微点点头，然后说道：“我，死，之后，这些人马，就交给……”

话说到了这里。马安良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声音越来越小，几乎听不清楚，马福祥故意的站起身，似乎仔细听清的模样，其实他已经猜到。马安良要把家业交给儿子。

这时他的一只手已经偷偷的按到了马安良胸前的伤口上面，顿时鲜血就涌了出来，碎裂的骨头也扎进了肺子里头。

马安良疼痛难忍，五官全都扭曲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喉咙之中咕噜咕噜的发出奇怪的声音，眼珠子里头更是喷出了火焰。似乎要生吞了马福祥一般。

马福祥则是痛哭流涕："老哥，你放心的走吧，你的部下我会帮你看着，等到把汉狗打出去的时候，我亲自到你的坟前，把好消息告诉你！"

说这话马福祥手上的劲头又加大了三分，鲜血迸溅出来，马安良一歪头。没有了气息，不过眼睛却睁得大大的，里面写满了不甘。马福祥在群马当中，算是比较温和的，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算盘。

自从张廷兰表态声讨马家军之后，他就知道真正的生死时刻来了，要是不能闯过眼前这一关。只怕就是死路一条，因此他绝对不会放弃增强实力的机会，因此他才出狠手，弄死了马安良。

这时候马麒。马麟，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全都先后赶了过来，一看马安良丧命，他们也全都傻眼了。

马福祥满脸泪痕，站了起来："诸位，老哥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我们已经处在了生死关头，大家必须凝成一股绳，彻底打垮冯玉祥。大家暂时休整一晚，明天继续猛攻中卫，不管付出多少大家，都要抓住韩复榘，给老哥报仇。"

马安良死了，马麒刚刚失去了青海的老巢，说话也不硬气，马福祥自然成了马家军当之无愧的统帅，他的命令很快得到了落实。

转眼到了第二天，马家军从马福祥开始，全军戴孝，一股悲情的气氛笼罩了全军，他们向着韩复榘的阵地发动了更加凶猛的攻击。潮水一般的人群，汹涌澎湃，似乎无可阻挡。

枪炮声，战马嘶鸣之声，人的喊叫，全都交织到了一起，马家军疯狂的发动着攻击，战况远比昨天还要惨烈，韩复榘的手下伤亡越来越大，他已经有些承受不住了，战斗进行了一个上午，外围的阵地全都被马家军夺了下去，他只能退守中卫。

中卫的南边就是涛涛的黄河，韩复榘此时是名符其实的背水一战，他也被逼到了墙角上，退无可退，这些士兵也都变得异常英勇，和马家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杀，城里城外，到处都是尸体。

士兵的喊杀声就仿佛在耳边一样，韩复榘已经两天一夜没有合眼了，眼睛之中全都是血丝，嗓子也早就喊哑了。

"快，再去给大帅发电，援兵，援兵，我们需要援兵！"

"长官，大帅已经来信了，援兵正在星夜兼程，两天之内就能赶到中卫，他让我们挺住！"

挺住？韩复榘一听这话，顿时就把眼前的茶杯摔在了地上，冯玉祥拿下了西宁之后，没有越过祁连山，也没有快速回兵，而是选择了巩固青海地盘。

结果就耽搁了时间，弄得韩复榘变成了一支孤军，遭到了马家军的疯狂进攻，追根溯源，冯玉祥的部署是有责任的，韩复榘对他已经相当的不满。可是他有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拼命死守。

中卫的攻防战到了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全都变成了机器，马家军的人踏着层层叠叠的尸体，向着前面冲击，守军装弹，拉栓，扣动扳机，就仿佛是机器一般。

大战又打了整整一天，马家军已经数次突进城中，但是全都被挡了出去，到了傍晚时分，韩复榘偷偷将警卫员叫了过去。

"你去准备两个羊皮筏子，随时备用！"警卫员接到了指示之后，急忙前

去置办。

韩复榘也不是真正死拼到底的人，他已经给自己留好了退路，如果挺不住，那就只有逃跑一条路，总不能死在城下吧。

正在韩复榘惶恐不安的时候，突然参谋兴冲冲的跑了进来，他手里头正拿着一份电文，见到了韩复榘，就大笑道："奉军终于表态了，马家军要完蛋了！"

韩复榘一听，也是露出了惊喜之色，他劈手将电报抢了过来，仔细的看了起来。原来这是张廷兰发表的一份通电。

在通电之中，张廷兰义正词严的说道："西北的战火，再次证明了马家军是地方的毒瘤，不只是汉人，西北的各族百姓，都应该擦亮眼睛，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这些人都是居心叵测的分裂分子。为了不让同治年间的祸乱重演，为了保证西北几千万百姓的安宁，奉军将在不久的将来，采取果断军事行动，铲平马家军！"

韩复榘看了一遍，的确也有些振奋，不过随即他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奉军只说是要在不久的将来采取行动，可没说是什么时候，只怕等他们采取动作，我们已经被消灭了，远水不解近渴啊！"

参谋微微一笑："旅长，通电不能只看表面的东西啊，我敢打赌，奉军绝对已经采取了行动，很有可能已经对马家军发动了攻击。"

韩复榘也笑道："有点道理，按照你说的，我们就坚持一段时间，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其实他们猜的一点都不错，张廷兰不会把铲平马家军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冯玉祥身上，奉军早就有准备，随时能够发动对马家军的攻击。

张廷兰在一个月之前，就暗中派遣了一个主力团，偷偷的进驻绥远西部，伺机进攻宁夏，这个团的团长就是荣臻，他曾在李景林手下任职，1917年去了北京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归来之后，奉军已经进入了张廷兰时代。

荣臻一直在讲武堂充当战术教官，表现非常突出，这次是他首次独立领兵。接到了攻击的命令之后，荣臻将突破点放在了罗平上，这里距离宁夏只有一百二十里，是北边的门户。

夜色笼罩之下，奉军悄悄的向这座沉寂的城市扑了过来，里面的士兵还在酣眠之中，根本不知道大祸临头了！

第六百二十八章直捣黄龙

平罗城不大，但是修得异常坚固，城墙足有两仗多高，使用了大量的石块作为基础，而且外围又有大量的堡垒相连，就是一个十足的战斗堡垒。

另外最让人的忌惮的是这里教徒占据绝大多数，他们都忠于马家军，极端仇视汉人，尤其是军队。一旦教派长老出来，就能号召大量的人员，协助军队防守，对攻击的部队是非常大的威胁。在制定作战计划之前，荣臻就下了一番功夫，把城中的情况好好摸清楚。

综合各方面信息，荣臻认为必须尽快攻占平罗，不然这就就会成为一个阻挡奉军进攻的堡垒，因此荣臻决定施行突袭战术。他带着士兵悄悄从冰面上越过黄河，摸到了平罗的侧后方面。

在夜色之中，工兵连携带着爆破筒，炸药包，冲在了最前头。就在他们距离城墙还有五百多米的时候，突然一旁出现了一个黑影，高喊了一声：“什么人？”

听到这声之后，连长张洪刚就知道他们暴露了，他心中恼恨，甩手一枪，正好击中了这个家伙的脑门。枪声响起之后，安静的平罗就彻底乱了套，在不远处一座堡垒突然响起了杂乱的枪声。

被击毙的那个人正是堡垒里面的士兵，他出来撒尿，结果和张洪刚他们撞在一起。一个堡垒响起了枪声，其他的堡垒也陆续开枪。张洪刚一见情况不妙，他们的任务是炸开城墙，为大队人马攻击开路，一旦被这些堡垒拖住，就达不到突袭的目的了。

因此他急忙招呼两个士兵过来，对他们说道：“你们利用火焰喷射器，把这个堡垒解决掉。其他人全都跟我突进！”

命令下达之后，张洪刚就带领着人马快速向前冲，子弹不时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好在士兵们训练有素，大家弯着腰，一步不停，快速的前进，到了危险地段，就匍匐前进。

终于他们成功来到了城墙下面，平罗靠近黄河。水源充足，城外还有很深的护城河，不过好在现在是冬天，全都被冻得结结实实，没有给士兵们添什么麻烦。

“快过河。把爆破筒放到城下。”

士兵们快速分成了三个组，用铁钎在坚硬的城墙上凿出了小洞。一个又一个的爆破筒被塞了进去。

就在这时候。城墙上面也出现了一片火把，城中的守军由马宝琳统帅，他也是马福祥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在宁马之中，也素以勇气闻名，当他听到城外的枪声之后。就感到了不妙，急忙命令手下人涌上了城墙。

张洪刚他正带领着人马在后面掩护，一见城头上人头攒动，就知道不妙。因此急忙开枪，其他士兵也是如此，冲锋枪，机枪的子弹雨点一样，射在了墙头上，溅起了无数的砖砂石块，马家军根本不敢抬头。

马宝琳一见，顿时眼珠子就红了，“都他妈给我冲上去，消灭他们，别人汉狗接近城墙。”

这些马家军又都涌了上来，和他们仗着人数优势，开始向城下还击，三个爆破组也出现了伤亡。不过这些士兵也什么都顾不得了，他们成功造出了三个品字形的洞，每个洞塞进去十具爆破筒。做完这些之后，爆破组才顶着

密集的子弹，撤了下来。

轰！轰！轰！三声巨响接连发出，就好像地震一般，大地都在抖动，张洪刚他们离着一百多米以外，用手肘撑着地，手掌护住脑袋，驱赶大部都离开了地面，为的就是削弱震动，不然这种剧烈的爆炸，能把内脏震碎。

就算是这样，他们也七荤八素，狼狈不堪，所有人的耳朵全都嗡嗡乱响，什么都听不清了。而城上的马家军比他们害惨，突如其来的巨大震动，把他们全都送上了半空，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变成了一堆肉泥烂酱。

在剧烈的爆炸之中，坚固的城墙也开始摇动起来，在上面出现了无数巨大的裂痕，随着轰隆一声，三十几米的一面城墙轰然倒塌，城中马家军的壳子终于被敲开了。

张洪刚他们一见完成了任务，马上分成了两队，他带领着人马，继续守在缺口处，压制马家军。另外两个连往回冲击，从后面消灭那些堡垒，为大部队攻击打通道路。

城墙倒塌何等的壮观，就算是在黑夜之中，也能听到隆隆的巨响，荣臻一看工兵得手了，马上指挥着士兵发动攻击。

别的军队遇到堡垒，或许会发愁，可是奉军已经在远东领教过了，战后奉军马上就总结了一整套对付堡垒的战术，马家军再厉害，还能比得上俄国人的悍勇么。

奉军利用爆破筒、集束手榴弹，火焰喷射器，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敲掉，大军快速沿着开辟出来的通道，向城中杀了进去。

马宝琳指挥着士兵，利用城墙的废墟作为掩护，还想着和奉军顽抗，这时候迫击炮已经跟上了，十二门迫击炮对准了缺口，炮弹像是冰雹一样砸了下来，硝烟笼罩了所有人，顽抗的马家军全都被炸成了碎片，尸骨无存。

城门口完全变成了无人区，奉军越过浓重的黑烟，冲入了城中，任何顽抗的马家军都被当场击毙，尸体堆积如山，到处到处都是。

混乱之中马宝琳还想招呼部下，和奉军死战，但是一枚炮弹正巧在他的身边爆炸，弹片将他半个脑袋都削掉了，脑浆子四溅，彻底没了性命。

马宝琳一死，马家军更是群龙无首，纷纷逃窜，城中的那些民众有心帮助马家军，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偶然冲到了家门外，也会被奉军无情击毙。

战斗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半夜时分，奉军已经基本掌控了平罗，他们一共击毙马家军一千二百多人，俘虏五百多，另外还有不到一千人逃走。宁夏北部的门户彻底落到了奉军的手中。

荣臻一面给张廷兰发捷报，一面加强对城中的控制，所有居民全都集中起来，关押到战俘营。至于庙宇里面的长老也是重点照顾，全都被逮捕。当然也有庙宇并不甘心束手被擒，因此他们仗着私藏的军火，还想和奉军死磕，结果全都被干掉，一点都没有客气。

一直到了天亮，城中才彻底恢复了平静，马家军被干掉了，那些宗教分子也都被抓起来了，按照当初的预案，这些人全都被押送绥远等地，充当筑路的劳工，最后能有多少人活下来，就看天意了。

当然张廷兰不是要搞民族灭绝，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策略也肯定行不通，张廷兰不过是要打散大的聚居点，让各族杂居起来，互相影响，互相改变，当然也是互相提防，避免出现抱团的问题。

不论在任何区域，汉人的数量都要保持优势，至少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力，其他的民族适量杂居。尤其是西北这种复杂的地方，汉人的数量不只要提高，而且其他任何一族，在一定区域内，总人数都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且要分散居住，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至于平罗这种，教民占据绝对优势的地方，张廷兰也不得不痛下杀手，把所有人都迁移出去。

押送劳工的同时，奉军的后续部队也相继赶到，一个骑兵营，一个重炮支队，相继前来，荣臻手上的力量又增加了不少，除此之外，空军又派出了十八架轰炸机赶来支援，这更让荣臻喜出望外了，他已经准备玩一把更大的。

拿下了平罗，目光自然就落在了宁夏省垣上面，两地相距六十公里，完全就在轰炸机的攻击半径之内，虽然奉军人数不多，只有不到四千人，但是有了空中支援，有了强大的炮兵，和上万的马家军对拼，都不会吃亏，甚至能够轻松战而胜之。

尤其是眼前马家军的主力又在攻击中卫，和冯玉祥的部队纠缠，荣臻就捕捉到了这个宝贵的战机，当即下令部队急速南下，攻击宁夏省垣，把马福祥的老巢彻底敲掉。

西宁已经落入了冯玉祥的手中，宁夏再落入奉军手中，马家军的末日就真的到来了。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离开罗平第一站就是李刚堡，这里也是防御严密的地方，不过冷兵器时代的堡垒，扛不住重炮的轰击，荣臻利用重炮营，十二门一百五十二毫米的大炮猛轰，不到两个小时，李刚堡就彻底变成了废墟。

奉军无比嚣张的攻占了这里，下一步兵锋就指向了谢家堡，好像洪水一样的奉军，根本无可阻挡。

奉军快速南下，还在中卫的马福祥也得到了电报，一听平罗失守的消息，他就像是被雷霆击中了脑袋一样，浑身发颤，陷入了呆滞之中。

上一秒他还在为胜利欢呼，马家军已经突破了中卫的城墙，把韩复榘压缩到了黄河边时，只要再努力一下，这几千人就只有到黄河喂鱼的下场，可是竟然乐极生悲，距离胜利咫尺之遥的时候，出现了如此惊变。

马福祥也彻底傻眼了，平罗不保，宁夏不安，宁夏不在，他也就成了丧家之犬，因此他什么都顾不得了，马上下达命令，让全军撤退，用最快的速度回援省垣。

第六百二十九章噩耗连连

“妈的，这帮混蛋也知道跑，有本事来杀老子啊，把我们赶到黄河里头去啊，老子就算喂了鲤鱼，也佩服你们是个人群。现在算什么，一群胆小鬼，欺软怕硬的混蛋，无能透顶！”

韩复榘望着远去的马家军大部队，他跳着脚的痛骂，不过越是骂得厉害，就越代表他的心里头恐惧，只差一点他就撑不住了。四千多的部下，只剩下了两千出头还完好的，另外还有好几百的伤员，其他人全都死掉了。

阵亡的比例高达三成左右，在战前的时候，韩复榘就反复告诉这些士兵，马家军的凶残，对对异教徒，他们绝对不会手软，一旦被俘，就生不如死。正是这种洗脑式的灌输，再加上背靠黄河天险，才让韩复榘能够撑下来。

不过就算如此，他的部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马家军退去之后，几乎所有人都瘫坐在了地上，一动也不想动。

“旅长，你说这马家军为什么后退啊，我怎么想不明白？”骑兵营营长张自忠忍不住问道。

韩复榘冷笑一声说道：“我估计是奉军出手了，兰帅言必行，行必果。既然发了讨伐马家军的通电，就不可能放过他们，看马家军的意思，似乎后路遭到了攻击，搞不好连老巢都要保不住了。”

张自忠一听，也是一脸的诧异，急忙问道：“旅长，这奉军有这么厉害，说打就能打到？”

韩复榘微微一笑：“老弟，人家能和列强抗衡，军力当然厉害，而且宁夏的北部就挨着绥远和外蒙，那可都是奉军的地盘。马家军竟敢把主力调出来。不挨揍，简直天理不容！”

韩复榘一脸的得意，充当着事后诸葛亮，在大肆的嘲笑马家军愚蠢。不过张自忠却在一旁若有所思，这奉军竟然如此厉害，实在是好生令人向往。

也的确如同韩复榘所料，马家军的确挨揍了，而且还是那种一击必杀的，拿下了平罗之后，奉军距离宁夏省垣只有六十公里。而还在中卫的马家军主力则有二百公里的距离，就算拼了命的行军，把马都累死了，也要两三天的时间。

显然荣臻非常了解这个情况，他不会给马家军这个时间。他要用最快的时间，拿下宁夏省垣。把马家军的根彻底给断了。

奉军顺利抢占了平罗。就沿着黄河一路南下，为了保证行军的速度，奉军早就下足了功课，占领了平罗之后，就把所有的羊皮筏子都集中起来。

所谓羊皮筏子正是黄河上特有的交通工具，宰羊时从颈部开刀。然后将整张皮完整的拔下来，经过晒干之后，再绑到架子上，就成了一个简易的筏子。羊皮筏子小的用十几张羊皮。能坐上四五个人，大的能有几百张羊皮，可以载重十几吨。

这个分量已经完全可以运送重炮，甚至是装甲车了，荣臻征集上百个羊皮筏子，经过改装之后，制成了二十个大小适中的筏子，重炮营的火炮全都装上了。另外还有四个更大的筏子，装着四辆坦克，其余的羊皮筏子都用来运输炮弹和子弹。

有了这些羊皮筏子，奉军的压力就轻松了很多，不然在漫漫黄沙之中，

无论是火炮还是坦克，都极容易损坏。如果奉军倾其所有，或许还能完成这个艰难的工作，但是荣臻只是一支偏师，根本没有这个资源。

但是好在宁夏靠着黄河，给他们提供了天大的便利，重型装备能够快速跟上，仗着重炮的支持，他们轰平了李刚堡，又逼近了谢家堡，只要在往前，就到了宁夏的外围。

不过比起他们更快的是轰炸机，十八架轰炸机从平罗的临时机场起飞，向着省垣就飞了过去。这十八架轰炸机之中，只有六架携带了炸弹，另外的四架全都带着宣传单。

这么做并不是纵容马家军，毕竟这是内战，奉军不能赶尽杀绝，而且宁夏城中也有大量的汉人，不可能一上来就狂轰滥炸，不只要顾及名声，还要争取城中心向中央的民众支持。

轰炸机群到了宁夏的上空，城中的军民百姓，多数连飞机都没有见过，更遑论如何应付轰炸了。一看到天上庞大的机群出现，遮蔽了天日，他们全都吓傻了，甚至有些人直接跪倒在了地上，不停的磕头。

轰炸机在城市上空掠过，然后先把宣传单全都投了下去，纸片纷纷，飘落到了地上，不少民众只当上天降下了谕旨，因此争先恐后的捡起来，看看上面有什么内容。

这些老百姓大多数都不认识字，只能找识字的人给他们念。

“宁夏百姓，马家军煽动叛乱，罪不容诛，追随造反死路一条，幡然悔悟，还有一线生路，限半天之内，全部离开省垣，不然玉石俱焚！”

先生抑扬顿挫的念完，其他人还不以为然，就在这时候那六架挂载了炸弹的轰炸机已经到了宁夏的市中心。这里原来有一个关帝庙，后来马福祥占据了之后，就把破旧的关帝庙拆除，重新修建了一座绿庙，大量的信徒都到这里头礼拜。

轰炸机低空掠过金碧辉煌的寺庙上空，由于马家军根本没有防空力量，飞行员可以很嚣张的将轰炸机压低，高度甚至降到了二百米之下。猛地将两枚炸弹投了下去，投完之后，飞机快速升空，转头就离开了，后续的飞机如法炮制，将炸弹全都依次丢了下去。

剧烈的爆炸随即响了起来，前后有五枚炸弹落到了寺庙的上头，其他的炸弹也都落到了周围。这五枚炸弹也足以引起可怕的效果。

强烈的冲击波将画栋雕梁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堆废墟，宽广的大厅，美轮美奂的花园水池，全都被一扫而光，绿色的琉璃瓦碎了一地。

随着爆炸声，火光也冲天而起，将一切都笼罩其中，烈焰飞腾，无情的烧灼着一切，庙宇中的长老他们还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挨了炸弹。

断裂的柱子，碎裂的顶棚，全都落在了他们的身上，有不少人当场被砸碎了脑袋，尸体扑倒在废墟中，紧接着又被火焰吞噬，全都死在了当场。

六架轰炸机，将这座庙宇顷刻之间给毁掉了，那些最坚定的信徒，一看到这个情况全都眼红了，他们纷纷涌出来，从废墟火海之中，救出被困的人员，有些年轻人干脆拿起了枪支加入到了马家军的一方，向着空中不断的开枪，轰炸机已经远去了，他们还在发泄着心中的暴怒。

不过这些歇斯底里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的军民全都感到了由衷的恐惧，奉军的威胁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就在眼前。如果不听奉军的命令，赶快撤出城中，只怕下一个被毁掉的就是他们的家，死的就是他们的亲人。

因此城中的军心瞬间就动摇了，大量的百姓想要逃出城去，负责宁夏城防的正是马鸿宾，马福祥帅军和冯玉祥交锋，他负责留守老巢。

他也得到了平罗被攻占的消息，得到这个情报之后，马鸿宾几乎被吓傻了，他浑身僵硬，一股凉气从脚底板涌到了脑瓜顶。他很清楚省垣北大门已经丢了，宁夏已经危在旦夕，偏偏马福祥又把精锐兵力带走，他手上只有三千多人，其他的全都是民团。

恢复一丝镇定的马鸿宾，做了三手准备，首先就是想马福祥求援，让他用最快的速度回援，另外他向李刚堡和谢家堡的守军下令，让他们一定全力死守，不能后退。最后马鸿宾又计算了一下时间，他清楚马福祥至少要三天之后能赶回来，而奉军一天多就有可能杀到。

因此他必须独立对抗奉军两天，这样才能有一线生机，马鸿宾也感到了沉甸甸的压力，如果对手换成别人，他或许还有把握，但是奉军出手了，他哪里还敢心存侥幸啊。

马鸿宾把所有的民团都组织起来，然后又去找几个教派的长老，希望他们出面，号召信徒帮忙守城，和奉军决死一战！

就在他和几位长老在指挥部商量的时候，奉军的轰炸机把庙宇给炸成了废墟，死伤无数，这些长老的眼中全都流露除了无比的惊恐。别看他们可以鼓励信徒去殉道，但是这些上层，可不愿意轻易丢了性命，无论是在哪里，都是一样。

有以为年纪最大的长老忧心忡忡的问道：“马长官，你们有办法对付飞机么？”

马鸿宾顿时脸上露出了一阵难色，只能咬着牙说道：“我会安排人手，尽量对付这些飞机。”

听到马鸿宾也没有把握，这位长老也忍不住说道：“马长官，你到底有多少把握获胜，一旦胜算太低，让奉军杀进城来，只怕我们也难以保全啊！”

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手下军官又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报告长官，城中有大量百姓要逃出去，请求我们开城。”

“混蛋！”马鸿宾顿时暴跳如雷：“他们想干什么，树倒猢狲散，他们要投靠新主子吗，都给我拦住，一个都不许放走！”

就在马鸿宾大喊大叫的时候，参谋也捧着电报，惶恐不安的走了进来，他变颜变色的在马鸿宾的耳朵旁说了一句话，马鸿宾听到之后，顿时如遭雷霆，差点摔在了地上。

第六百三十章乱了阵脚

“谢家堡已经被奉军占领了！”

就这一句话，就把马鸿宾彻底惊呆了，他本以为这些堡垒能够挡住奉军的脚步，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坚固的堡垒在奉军的面前，就好像脆弱的鸡蛋壳一样，一击即碎。

其实这也不怪马家军，他们的堡垒是冷兵器时代遗留的产物，全都在地面之上，这种建筑，即便是钢筋水泥，也扛不住重炮的轰击，想要应付重炮，就只有在地面以下建造工事掩体，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显然马家军不具备这种素质，荣臻指挥着奉军，占据了谢家堡之后，省垣已经遥遥在望，趁热打铁，奉军主力没有停留，就继续向南一路前行。兵锋所指，已经到了宁夏的北郊，马鸿逵在这里也构筑防线，负责防守的马成龙和马步銮，他们手下有两个营，依托密集的堡垒区，和奉军对峙。

马鸿宾也知道这点人马不够，因此又调动了一个民团大队，外加一千民夫，总共凑了四千人，在北线布防。

就在他们严阵以待的时候，首先光临的正是奉军的轰炸机，这已经是第二轮出击，十八架战机之中，有两架因为机械故障，不能够参战，奉军只剩下了十六架轰炸机，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重磅炸弹落到了他们的头上，硝烟火光笼罩了这些古旧的堡垒，四处窜起的火焰吞噬了每一个活着的生命。一部分年久失修的堡垒在爆炸声中轰然倒塌，里面的士兵也全都丧命。

眼看着防线被炸得七零八落，这些飞机有嚣张无比的返回了后方的机场，马家军只能被动挨打。所有人都蜷缩在堡垒里面，不知道下一步的命运会如何。

当然还有人比他们更惨，那些民团的人连进堡垒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只能躲在战壕之中，等着挨炸。一枚炸弹落到了附近，这是一枚足有一百二十公斤的炸弹，威力胜过重炮，瞬间三五十米之内就变成了无人区。

巨大的弹坑边缘只有一些漆黑的碎布，零散的肉块，似乎在显示着爆炸的惨烈，二十几个民兵全都化为乌有。

兔死狐悲，这种等死的滋味实在是太令人难以忍受了，就在奉军飞机离开之后。有几十个民团士兵忍无可忍，就向一个堡垒冲了过去，他们猛烈的捶打着堡垒的门。

“都给老子滚出来，一样和汉狗打仗，你们拼什么躲在乌龟壳里面。让老子在外面受苦受难，给我滚出来！”

“嚷什么嚷！”堡垒里面也传出了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几个士兵跑了出来。他们穿着破烂的军装。带着皮帽子，满脸的不在乎，斜着眼睛看了看这些民兵，冷笑了一声：“你们都是干什么的，也配和大爷们抢，敢叫老子滚。信不信现在就崩了你！”

民兵平时就低人一头，干的最脏最累的活，却拿不到什么军饷，早就有了隔阂。此时有在生命危急的关头，他们的不满全都爆发了，把往日的担心害怕抛在了一边。

一个民兵猛地扑了过来，嘴里头大声喊道：“有本事就杀了老子，正好老子不想活了呢，奉军不炸死我，你就打死我！”

他往上一扑，其中一个士兵下意识的一抬手枪，一颗子弹就射了出去，正好击中了他的胸部，一团血花溅起，顿时胸部就出现了拳头大的血洞，这个家伙嘴角嘎巴了几下，满脸还是不可置信的表情，扑通一声，尸体栽倒了地上。

出了人命，其他的民兵顿时就炸窝了，他们仗着人多，向着开枪的人猛扑了上去，拳打脚踢，用力的撕扯，很快其他人也都加入了战团。

这些人就撕扯到了一起，先是几十个人，随后其他人也加入了进来，场面越来越混乱，不知是谁开了一枪，又有人倒了下去，紧接着枪声就连绵不断，尸体一具接着一具的到了下去，一场出乎意料的自相残杀的闹剧竟然上演了。

这些民兵和正规军呐喊着，厮杀着，对于未来的绝望，让他们变得分外的疯狂，对待别人凶残，对待自己人也是如此，转眼就有十几个人中枪倒地，还有几十人被打伤。

那些民夫一见马家军内讧起来，他们也知道事情不妙，没打仗就自乱阵脚，这还有胜算么，因此他们全都趁乱逃命。

这时候马成龙和马步銮也带着手下人赶了过来，他们一看这些人已经杀红了眼，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把枪口对准了他们，一阵密集的子弹射出，殴斗的士兵又倒下了三十几个人，他们的脑袋终于清醒一点，打斗也停止了下来。

马成龙看着一地的狼藉，眼珠子都红了："混蛋，有本事你们杀奉军去，和自己人打是什么本事，你们害怕奉军赢不了是吧？"

马成龙越说越有气，他冲到了这些士兵的近前，抡圆了巴掌，噼里啪啦的猛打，发泄着心中的郁闷。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中再度出现了轰鸣声，映着夕阳，飞机的轰炸机再度出现，这是他们一天之中，最后一次出击，飞机上挂满了炸弹。

一看到这些飞机，马家军的人彻底丧失了勇气，马成龙和马步銮也急忙跑到掩体之中，其他人的也都四处躲藏。有些民兵就要涌到堡垒之中，双方局面瞬间乱了起来。

这时候阵地上已经响起了可怕的爆炸声，暴露在外面的民兵成了轰炸机攻击的最佳目标，他的战壕受到了重点照顾，不时有爆炸声响起，几十人，上百人的死亡。

惨重的损失让这些民兵也心生动摇，再加上刚刚的矛盾，因此就有民兵开始逃跑，等到轰炸结束的时候，马成龙和马步銮清点手下的士兵，结果足有七八百人逃散了，另外还有五百多人在空袭之中丧命。

还没有正式和奉军交手，战斗力就被削减了三分之一。他们的心也都变得拔凉拔凉的，马成龙急忙向马鸿宾报告情况，请求他调遣援兵。

马鸿宾刚刚和那些长老商量完，他们对马家军也有了不信任，只不过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尽量动员忠诚的信徒，帮助马家军作战。

马鸿宾从部下之中抽出了五百人，又调来了一千多狂热的教徒，加强北线的防御，他们连夜构筑防线。全力做好了应付奉军的准备。

"快点，全都跟上！"

荣臻招呼着士兵，趁着夜色快速的进军，士兵们连续激战，已经十分疲惫。不过荣臻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每攻占一处堡垒，荣臻都将所有的牲口

席卷一空。全都用来运输。
奉军也丝毫不吝惜牲口。只是拼命的抽打，直到彻底跑死为止，在不远处的黄河上，重炮正在快速的跟进。
终于在天光放亮的时候，奉军先头部队骑兵营已经到了宁夏的外围，经过了一夜的行军。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营长于学忠立在马背上，远远的眺望着宁夏省垣的防御情况，于学忠最初在毅军担任职务，毅军被奉军干掉之后。于学忠投奔了表兄赵荣华，他是吴佩孚手下的旅长，在和南方的战斗之中，于学忠也建功立业，开始崭露头角。
随着奉军和直军合作的增加，张廷兰提议要互换军官，直系手中握着保定军校，这是中国近代将领的摇篮，多少知名的大人物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张廷兰自然想拉来几个。而东三省讲武堂随着奉军的崛起，也有成为全国第一名校的架势，因此吴佩孚也想从奉军手上学点本事。
因此双方一拍即合，于学忠就是作为交换军官，被派到了奉军，他们首先在讲武堂接受教育。
于学忠也终于领教了讲武堂的厉害，这里面讲授的战术知识，全都是世界顶尖的，诸如步炮协同，步坦协同，空地协同，装甲突击，空军长距离转场飞行，穿梭轰炸等等内容，多数都是于学忠想都不敢想的。
即便是诸如步炮协同这类他比较熟悉的战术，在奉军使用起来，和北洋军也完全不同，尤其是炮兵的素质，更是天差地别，奉军甚至已经能够尝试着由地面引导，飞机进行轰炸。
这些东西在列强的身上，也完全是最先进的理念，于学忠也很快被吸引住了，越是了解奉军的强大，就越渴望融入这个昂扬向上的集体。荣臻当时还在讲武堂任教，也看中了于学忠的才能。
因此说服了张廷兰，让他能够进入一线部队任职，其实也是为了彻底留住这员将才。于学忠已经打过了不少仗，可是这是他第一次以奉军的身份作战，因此也不免有些紧张。
于学忠很清楚，利用骑兵冲击堡垒，完全是找死的行动，但是他也不会就这么放过马家军，马家军将防御重点放在了北郊，于学忠就故意绕过他们重点防御的地区，率领着骑兵向着西郊迂回。
在这里守卫的士兵一见奉军突然杀来，全都吓得屁滚尿流，他们死死的守在了堡垒之中，根本不敢出去迎战。
于学忠指挥着部下，嚣张无比的从他们前面来回经过，肆无忌惮，随后又组织了几次佯攻，每当冲到距离马家军的阵地还有一百五十米的时候，他就主动停了下来，士兵们不断放枪。
马家军虽然不乏神枪手，但是他们的射击距离也就在一百米左右，如果在远一点，糟糕的步枪就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因此奉军可以肆意的谈笑风生，全然不把他们看在眼里。
袭扰了一面之后，他们又转到了另一个方向，继续开枪。城中的民众只能听到四周都有枪声，到处都是喊杀，仿佛整座城市都被包围了一样，那些马家军的士兵也惶恐不已，不知道奉军会在什么之后发动攻击。
就在于学忠绕了大半圈，返回北郊的时候，宁夏省垣东门聚集了大量的民众，他们拖家带口，全都想要离开。

早在挨了飞机轰炸的时候，他们就要逃走，只不过被马鸿宾派人拦了下来，不准他们出城。可是奉军这么快杀了过来，而且大有围城的态势，很多人都不愿意继续留下来了，在生死关头，省垣的民众就是比平罗等地想得开。

除了少数的死硬分子之外，其他人全都想要逃走，一两千民众全都涌到了城墙边上，想要逃出去。可是马家军哪里敢开城啊，因此只能派出大量的人员驱散这些老百姓。

马家军的士兵拼命抽打着这些老百姓，他们哭爹喊娘，乱成了一团。就在这个时候，轰炸机再度出现了，庞大的机身在晨光的照射之下，威风凛凛。

这次的轰炸又是纸弹和炸弹的完美结合，奉军再度开出了攻击的时间表，让城中的民众尽快逃走，不然就要玉石俱焚。

这些轰炸机又轰炸了城东的一片区域，马家军的粮食仓库被炸了，大火将粮食都吞没了，马鸿宾只能指挥着人马救火。

那些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情况之后，更加人心惶惶，要逃跑的人更多。马鸿宾当然知道一旦松口了，逃跑可是会传染的，搞不好军队都会有崩溃的可能，他哪里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因此他下达了死命令，谁要是再敢说逃跑，就地枪毙。

他强行驱散了人群，城中暂时恢复了安宁，不过依旧是暗流涌动，麻烦并没有消失。

就在马鸿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荣臻终于率领着军队出现在了宁夏城外，从平罗到了这里，他们一共用了一天半的时间。

也就是说再有一天半左右，马家军的主力就会回到宁夏，决定胜负的时间就在接下来的一天半，看看是奉军先拿下省垣，还是马家军先回援。

时间紧迫，士兵们根本顾不上休息，从黄河之上，将大炮牵引过来，进入了预设好的炮兵阵地，粗大的炮口对准了马家军的阵地。

十二门一百五十二毫米榴弹炮一字排开，显示着奉军的强大威力，荣臻一声令下，大炮轰鸣起来，炮弹砸到了马家军的阵地上，在天空中，轰炸机也前来助阵，很快马家军的阵地就陷入一片火海之中，七零八落，人员死伤惨重，哀嚎不断。

第六百三十一章破城

奉军携带的炮弹有限，因此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准备，就不得不停了下来，不过就这半个小时，也足以让马家军魂飞胆裂。第一次经受重炮洗礼，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马家军的这些土包子连七五炮都没有几门，防御工事十分简陋，而且士兵也没有防护的常识，很多人直接把身体贴在了地上，被大炮的震动敲碎了内脏，表面上他们一点伤势都没有，但是在嘴角已经流出了漆黑的血液。

其他人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只当他们是被吓死的，因此对于奉军就越发的恐惧了。就连马成龙和马步銮也只能不断的给马鸿宾送信，哭求他增派援兵。

就在炮火渐渐停止的时候，奉军的攻势已经展开了，士兵们组成战斗队形，快速向阵地扑了过去，迫击炮不断的将炮弹打过去，那些残余的堡垒被炸得四分五裂，机枪喷吐着火舌，不断有人被打成了碎片。

士兵们在火力的掩护之下，快速的接近堡垒，爆破筒，火焰喷射器，全都用上了。嘭，一条火龙蹿了出去，将一个堡垒完全笼罩了，里面的人瞬间被烤熟了。

就这样，像是拔萝卜一般，不断的敲掉一个又一个的堡垒，奉军战士快速的向城墙逼近。荣臻对于士兵们的突破还比较满意，马家军再疯狂，再不怕死，对奉军来说终究不值一提。

马成龙躲在一座堡垒之中，不断的观察着情况，眼看着马家军不断的倒下去，奉军无可阻挡的冲了过来，他就感到了从心地涌出的恐惧。

敌人实在是太强大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轰的一声，一枚一百二十毫米迫击炮弹在他的堡垒旁边爆炸，巨大的冲击波将堡垒炸碎了一角。里面的警卫全都被飞溅的砖石砸伤。就连马成龙也不例外，一个弹片贴着他的脑门削过去，顿时就把一块拳头大小的肉皮带走了，露出了白森森的古茬。

周围瞬间就涌出了鲜血，整个脑袋一下子就变成了血葫芦，马成龙也惊恐到了极点，他猛地用两只手摸了一下脑袋。

“我还有人头么？我还有人头么？”

生死就在这么一瞬间。马成龙从来就没有这么恐惧过，剧烈的疼痛让他稍微冷静下来，他猛地跑出了临时指挥部，发了疯一样，向着城中逃跑。

就在他快要接近城门的时候，马鸿宾正好也带着人马出来增援。马成龙一看到马鸿宾，三步两步就跪倒在了地上，冲着马鸿宾不住的磕头，涕泪横流。

“弟兄们撑不住了，快派援兵吧！”

马鸿宾一看马成龙窝囊废的模样，气就不打一处来，猛地抬起脚。一下子踢在了他的胸口上，破口大骂：“饭桶，废物，你知道临阵脱逃是什么罪名么？”

正在叫骂的时候，突然马鸿宾注意到又不少马家军也随着马成龙一同逃跑过来，北郊的防线有崩溃的趋势，他也愤怒异常，猛地拔出了手枪。对准了马成龙就连开三枪，把他击毙在当场。

“把这个饭桶的尸体挑起来，谁敢逃跑，就和他一样的下场！”

杀人了，而且还是杀得马家军的亲支近派，这些逃跑的士兵终于感到了

恐惧，不敢再跑了。

马鸿宾大声的喊道："回去。全都给我回去，谁敢临阵脱逃，我不光杀了你们，城中的妻儿老小也一个不放过。你们想断子绝孙，就只管给我跑！"

马鸿宾的这个威胁果然极具杀伤力，那些溃逃的马家军又不得不杀了回去，不过此时奉军已经距离城墙越来越近了，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冲进来。

马鸿宾看到了这里，也彻底红眼了，他已经把一半的兵力投在了北郊，如果再增兵，只怕其他方向就有问题了。没有军队，让马鸿宾变得惶恐不安，不过他猛地眼前一亮，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三步两步，马鸿宾跑回了城中，此时在各个街区，已经聚集了一帮狂热的信徒，他们手上武器五花八门，有猎枪，也有菜刀，红缨枪一类的东西。

这些家伙和马家军休戚与共，全都主动帮助马家军搬运物资，控制城区治安，马鸿宾快步走到了这些人的面前，将他们都召集起来。

"主的子民，汉狗就要杀进来了，到了你们殉道的时候了，我们的庙宇已经被汉狗炸平了，下一步他们就会彻底毁掉我们的信仰，你们能答应么？"

"不能，不能！"

"那好，你们现在就冲出去，杀光汉狗！"

马鸿宾一番鼓动，这些人就结成了队伍，向北郊冲了出去。奉军正在快步推进，结果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大片的人群，衣着和武器全都五花八门，嗷嗷呐喊，向着奉军就冲了过来。

面对着汹涌的人群，有些士兵还没弄明白情况，这些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怎么会跑到战场上？

就在稍微迟疑一下的时候，就有两个士兵被人流冲到了近前，他们下意识的开枪，将几个人击毙了，但是其他人完全不怕死，更加疯狂的冲了过来，将这两个士兵淹没了。

狂热的人群很快将用各种武器，将两个士兵打到在地，其他人也终于反应了过来，他们面对的不是一群百姓，而是暴徒，十足的暴徒。

机枪，冲锋枪瞬间就响了起来，仇恨的子弹射穿了这帮人的身体，打烂了心肝肚肠，击穿了心脏大脑，很快他们就变成了一具具的尸体，倒在了地上。

不过后续的人员越来越多，像是潮水一样，根本不知道停歇，狂热异常，有些人冲的越来越近，士兵们只能不断的投掷手榴弹，不断向后退去，重新回到了马家军留下的防线上面，利用这些掩体，攻击汹涌的人群。

后续的奉军也终于赶了上来，火力和人潮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平衡，地面上的尸体越来越多，堆积如山，血水横流，凄厉的喊叫声，震动四周，这帮人就好像没有穷尽一样，奉军的攻势终于被压制下来。

马鸿宾并不在乎死了多少人，只要能压制住奉军的攻势，拖到马福祥回援，就算把城中的人全都死光了，他也毫不心疼。

而荣臻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眉头顿时皱了起来，这种人海战术，让他既无奈，又气愤，荣臻皱着眉头，对着地图仔细的想了想。

"马上下令，正面继续加大攻击力度，吸引住马家军的注意力，然后让坦克从旁边绕过去，攻击西郊。"

在荣臻的手上，只有四辆坦克，毕竟在西北这种地形的条件下，想要大量使用坦克，还有相当的难度。

仅有的思量坦克被击中了起来，另外于学忠也率领着骑兵营充当支援，组成了一个快速突击部队。

悄悄的绕过了北郊，向着西郊冲了过去，此时又到了黄昏时分，战斗依然激烈无比，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死亡。

终于在太阳彻底落山的时候，他们成功到了西郊，四辆坦克冲在了最前面，将所有的障碍全都踏平，后面的骑兵营紧紧的跟随。

这些钢铁怪兽肯定不是马家军能够对抗的，而且西郊的守军又严重不住，奉军轻轻松松就把他们碾碎打烂。一个骑兵连的马家军还试图反击，他们纵马冲了过来，结果遭到了坦克机枪的无情扫射，顷刻之间就有三四十人被击毙，残余的人马一见这样怪兽，也全都四散奔逃。

奉军很快接进了城墙，坦克的主炮还奈何不了厚实的城墙，他们只能用火力压制城上的反击。爆破组再度承担起了破城使命，宁夏省垣比起平罗要坚固得多，奉军一下子投入了上百个爆破筒。

奉军突袭西郊的消息，自然也有人报告给了马鸿宾，他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派遣人马，前来援助。

就在援兵距离城墙还有两百多米的时候，轰隆一声！响声惊天动地，他们只觉得大地都在摇晃，很多人全都倒在了地上，有的人甚至耳朵里头已经冒出了鲜血。高大的城墙出现了可怕的龟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扩大，然后轰然瓦解。

就在城墙倒下去之后，弥漫的尘土遮住了所有的视线，好不容易这些人恢复一丝神智，思量钢铁怪兽从废墟之中冲了出来，向着他们快速的杀来。

这些士兵已经被震得失去了所有勇气，再见到这些坦克，已经再也没有反抗的勇气了，他们争相的逃命，不过这已经晚了，于学忠也率领骑兵营，冲缺口冲了进来。

进来之后，他们就冲向了马家军，雪亮的军刀挥动起来，就像是砍瓜切菜一样，马家军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的倒在了地上。

西郊被攻破，奉军杀进了城中，省垣的防线也彻底被敲碎了，这时候北郊也发动了猛攻，血肉终究不是钢铁的对手，马家军终于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奉军从两路杀入了城中。

枪声，炮声，喊杀声，全都交织到了一起，杀进了城的奉军毫不客气，任何反抗的人都会被无情的射杀。马鸿宾也没有料到会败得这么快，他只能招呼着手下人亲信，匆匆忙忙的从南城逃了出去。

第六百三十二章荡平群马

“快，回到宁夏，别让奉军抢了咱们的家！”

马福祥一面大声的喊着，一面拼命的抽打着战马，一点都不知道心疼，和老巢相比，一匹马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自从得到了宁夏被攻击的消息之后，马福祥就感到了不妙，他带着一万多名骑兵疯狂的往回赶，他们已经连续跑了两天，有不少人都落在了后面，只不过马福祥也没有心情管他们。

战马用最快的速度狂奔着，突然眼前出现了一条冰冻的小河拦路，马福祥猛地一磕马镫，想要让战马跳过去。可是他哪里知道，这匹战马早已经到了极限，连续狂奔已经对战马造成了难以扭转的损伤。前腿刚刚跃起，后腿在冰面上突然一滑，摔在了地上，这匹战马当场就七窍流血死掉了。

马福祥也滚落到坚实的冰面上，重重的摔下，差点让他断气了。手下人急忙把他搀扶起来，马福祥大声的怒吼道：“快，给我再找一匹马，别耽搁时间。”

正在他大声时候，一面不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跑在最前头的正是马鸿宾，他带着残兵败将，从宁夏逃出来之后，就一路南下，想要和马福祥汇合。

双方越来越近，马福祥一看到马鸿宾像丧家之犬一样，跑了过来，顿时他的心里头就已经拔凉拔凉的，比起这寒冬天气更加阴冷。

“完了，全完了，奉军占领宁夏省垣了！”马鸿宾哭着向马福祥汇报情况。

得到了确认的马福祥彻底呆住了，所有的挣扎都成了无用功，功亏一篑。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噗通摔在了冰面上。他只觉得心疼，从里往外的疼。好像心都被撕扯下去一般。

老巢失去了，他还有什么指望啊，原本煊赫的权势，现在全都消失一空，他再也不是西北的霸主，只是一个丧家之犬。其他的马家军士兵也都惊呆了，末日就这样来了，这时候马麒、马麟、马鸿逵和马步芳等人也都赶了过来。

马鸿逵一听，顿时气得要爆炸了一般，他揪住了马鸿宾的胸口。手指力量之大，简直要把他的胸口捏碎。

“你怎么那么饭桶，连老巢都能丢了，还有脸活着么？”

马鸿宾脸涨得通红，失去了宁夏。他也是百口莫辩，所有人都成了丧家之犬。他也是罪莫大焉。马鸿宾猛地掏出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我哪有脸活着啊，就让我死了吧！”

他正要开枪的时候，突然马麟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手腕上，把手枪踢飞了。

“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的顶着。不用寻死觅活的，都好好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难道咱们就全都承认失败。束手就擒么？”

马麒也急忙说道：“没错，这是生死关头，千万不能再走错一步了，大家都好好想想，究竟该怎么办才好！”

“还能怎么办，惹不起我们躲得起。”韩启功在一旁说道：“我就不信偌大的西北，就没有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没错，这话说的有理。”一直处在呆滞之中的马福祥突然站了起来，他眼中露着凶光，好像是受伤的野兽一般，残忍暴戾。

“我们不能认输，宁夏丢了，我们还可以退入河西走廊，甚至退到新疆，总之我们要和奉军拼一下，只要这样，才有一线生机。”

马福祥一面说着，一面看了看马麒和马麟，然后说道：“诸位，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刻，还请大家都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不然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所有人全都点点头，他们也知道宁夏回不去了，这时候只能继续向西逃，逃到河西走廊，暂避兵锋。

他们商量妥当之后，顿时跨上了战马，改变了方向，向西逃遁，这时候还跟着马福祥的士兵就大大减少了，只剩下了五六千人而已，几乎一半的士兵全都逃散了，明知道是一条沉没的船只，还留在上面，那岂不是傻子么。

……

又一个清晨到来，宁夏省垣的枪炮声终于停止了，每一个街区都落到了奉军的掌握之中，那些溃兵还有支持马家军的民众，全都被抓了起来，塞进了战俘营之中，整座城市都施行了严格的军官。

除了偶尔还有零星的枪声，其他的全都恢复了平静，这座西北的重镇终于落到了奉军的手上，经过一番清点，一共消灭了马家军正规部队一千七百人，击毙民团超过两千人，加上那些狂热的民众，总人数超过了六千，又俘虏了四千多人，就在宁夏的马家军主力被全部清除。

除了消灭的这些人员之外，奉军也有不少缴获，从马福祥等人的宅子之中搜出大洋二百多万，各种金银珠宝也相当惊人。作为一帮土贼，马家军的财产都留在了手上，并没有放到银行之中，全都落到了奉军的手里。

当然马家军还有大量的鸦片，足足搜到了七千箱之多，这些东西已经被他们当成了硬通货，在军饷不足的时候，被当成军饷发了下去。这些东西加起来，也有一千多万元，算是一笔不错的收入，荣臻清理完毕之后，就向张廷兰发去了捷报，请求下一步的指示。

“邻葛，百里兄，你们认为这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蒋百里笑着说道：“大帅，宁夏一仗荣臻打得很不错，但是我们和马家军的实力差距摆在那里，打赢并不意外。难的是下一步如何控制西北，削弱地方豪强，将西北彻底掌控在手中。”

“百里学长说的没错，打赢马家军，或许有五千人马就足够了，剿灭马家军也不过两万人马，但是要掌控西北，就要十万士兵，而且还要拿出大量的投资，发展各项事业，让西北真正融入奉军的体系，这样才能确保没有问题。”

打败了占领完全是两个概念，张廷兰也深知这一点，西北百姓贫穷，豪强遍地，而且又有民族和宗教问题，分裂的倾向很严重，想要彻底掌控这里，的确不容易。一方面要大量的驻军，一方面要持续不断的投资。

这两点对于奉军来说，都超乎了现阶段奉军的实力，支撑几万大军，在几千公里之外屯扎，需要消耗的物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尤其是在工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强行做这些，只会拖累奉军工业进步的速度。

在这种问题上，奉军的上层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蒋百里想了想说道：“大帅，依我看，下一步的事情有两个，第一彻底扫

平马家军，第二是尽快修通连接西北的铁路，只有道路通了，我们才能向西北派驻大量的军队。”

杨宇霆也点点头：“西北迟早要吞掉，但是最好要分成步骤，一点一点的吃，贸然吞下去，容易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

张廷兰也笑着点点头：“两位和我的看法差不多，西北民力贫弱，对于现阶段来说我们需要西北的资源和物产，但是又不能背上这个包袱，就继续让冯玉祥负责西北吧。”

“不过！”张廷兰笑着说道：“对于这个反骨仔，我们要加强控制，防止他咬我们一口。”

“大帅放心，我已经物色了几个冯玉祥的部下，他们对奉军都有好感，只要我们花点代价，就能把他们收买过来，随时能抛弃冯玉祥。”

张廷兰他们商量妥当之后，整体战略规划，依旧没有太大的变化，不过外界对于奉军的胜利，还是交口称赞，认为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了地方分裂势力，将马家军这股祸水解决掉，中国的西北才能安宁下来，奉军再度为了国家立下了大功。

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任命荣臻担任宁夏镇守使，他们继续通力合作，追缴马家军的残余力量。

丢掉了老巢的马家军战斗力已经直线下降，变成了一堆野鸭子，奉军已经没有必要去为了追击他们花太多的精力，只要把一切都交给冯玉祥就行了。

冯玉祥此时已经带着人马杀到了中卫，同韩复榘汇合，由于他的失误，险些葬送了韩复榘的部队，老冯也有些愧疚，因此把韩复榘主动请了过来。

“向方，你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大帅，我看咱们就应该追缴马家军的残余部队，将这帮混蛋全都干掉。”

石友三也说道：“大帅奉军不是答应了咱们么，可以用劳力换武器，这可是天大的好事情，三条腿的蛤蟆找不到，两条腿的活人可到处都是。咱们一路追击马家军，捉到的俘虏，遇到的不顺眼的人，全都能拿来换军火，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么？”

他们这么一说，冯玉祥也动心了，虽然给别人卖命不怎么舒服，但是能换到实实在在的利润，就比什么都强，冯玉祥也同意了提议。

他马上率领着大军，沿着马家军溃败的路线就追了上去，沿途遇到的散兵游勇，全都抓起来，任何携带武器的人，也全都被抓了起来，他们就好像一把大扫帚一样，兜着马家军的屁股，就扫了过去，所过之处，马家军的势力全都被扫掉了。

第六百三十三章移民实边

“快出来，都给我出来！”

几个士兵围着一处菜窖，大声的叫嚷，枪口上明晃晃的刺刀透着刺骨的寒意，从菜窖的下面战战兢兢的爬出了一家四口，他们一身破烂衣服，战战兢兢，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是不是马家军的残余分子？”

这家的男人急忙摇了摇头：“不是，真的不是啊！”

一个零头的士兵冷笑了一声：“不是？在撒谎吧，已经有人举报了，你刚刚回到家里头，还带着伤，我们又在家里头搜到了武器，你说不是马家军的余党，谁会相信啊？”

“老总不要误会啊，俺就是一个猎户，靠着打猎为生，受点伤太正常了。”

士兵脸上都是轻蔑的容笑：“我没空和你磨烦，有话和我们的长官说吧！”

这几个士兵拉着这个男人，就往外面走，那个女人一看，眼睛都红了，急忙冲了上来。

“你们放了孩他爹，他没罪，快点放了他。”

“臭婆娘，赶快滚一边去，再敢添乱，把你也一起带走。”一个士兵猛地一甩胳膊，将这个女人推了出去，重重的摔在了地上，一双儿女围着这个女人放声痛哭，那个男人一看妻子挨打，也拼命的挣扎，不过等待他的是一顿枪托的猛砸。

最终这个男人还是被拖走了，整个小村子足有十几个人被抓，他们全都拴在了一条绳子的上面，被带走了，很多人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这些人自然是被押到了绥远等地，送到了奉军的手上，他们全都变成了修建铁路的最好劳工。按照和奉军的约定。五名壮年劳工，可以换一杆七十五个大洋的步枪，算下来也就是十五块大洋一个人。

就拿一个劳工工作两年计算，他们一个月才需要半块大洋，再加上粮食和衣物，也用不了一块大洋，这个成本已经算是相当低了。

实际上七十五块大洋，只是对外销售的价格，奉军采购当然用不上这个价钱，而且这些枪里面。还混杂了很多七八成新的旧武器，可以说用了一点废铜烂铁，就换到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有了这些人的支撑，铁路修建的速度快速提升。而且成本也大幅度的降低。

当然对于冯玉祥来说，这也是一个好事情。在西北有大量的马家军余党。如果留着，迟早他们还会作乱，让他不得安生。可是单纯的杀掉，又会激起当地的不满，给他控制西北制造麻烦。

送到奉军手上，也算了甩包袱。而且这种甩包袱的行动，还能换来大量的军火支持，简直就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奉军和冯玉祥之间，一手交人。一手交货，只要劳工送到，就可以按照明码标价，换取相应的武器，完全就像是牲口市场一样。拿到了更多的装备之后，冯玉祥就能招募更多的军队，抓到更多的劳力，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倒戈将军也乐此不疲。

他派遣了石友三作为先导，带着人马杀入了河西走廊，大军连续抢占了

景泰，永登，乌鞘岭，古浪等地，马家军则是一路溃败，越败越惨，石友三光是俘虏就抓到了三千五百多人。

密密麻麻的俘虏押到了面前，十分壮观，在石友三看来，这些已经不是俘虏了，而是货真价实的枪支弹药，战车火炮，只要人数足够，他们可以从奉军手中，换取任意的武器装备，用来强大自身。

“弟兄们，大家都别闲着，前面就是武威了，那可是一座军事重镇，马家军的主力全在这里防守呢，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随着石友三命令下达，部队像是潮水一样，涌向了武威，马福祥刚刚率领人马退守这里，马家军的这些头目一个个唉声叹气。所有的心气都被打没了，他们不只在军事上遭到了惨败，而且舆论战也是一边倒的喊杀声。

马家军在西北多年，作恶多端，罪行罄竹难书，在奉军进入宁夏之后，就把马家军的这些罪行搬了出来，让他们全都曝光在阳光之下。这时候社会上为马家军的说清的人全然没有了，马家军已经彻底臭了，要是还纠缠不清，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无论是怎么处理，都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马福祥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飞扬跋扈，几天的时间，他就仿佛老了十几岁一样，满头都是白发，而且脸上还有了可怕的老人斑，显得苍老憔悴。

其他人也都如此，他们本来还想着占据河西走廊，作为基地，继续和奉军周旋，可是冯玉祥的部队追击速度太快了，完全超出了他们的估计，而且本地的老百姓也并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支持马家军。

毕竟谁也不愿意找死，马家军败局已定，这些地方势力也都不愿意继续投资了，而且相反有些人还偷袭落单的马家军，抢夺他们的军火和粮食，让马家军变得更加艰难。

就在马福祥如坐针毡的时候，马麒一脸憔悴的走了进来，他的眼角还挂着泪痕，一见到马福祥，就痛哭流涕。

“步芳死了，可叫我怎么活啊！”

马麒放声痛哭，其他人也都忍不住眼圈发红，就在五天之前，一场小规模的遭遇战，马步芳挨了一颗子弹，回来之后，马麒急忙找医生，积极的抢救他。不过由于处理不及时，马步芳的伤口已经感染，就在刚刚死于败血症。

虽然马步芳人缘不好，又十分凶残狠辣，顿时毕竟也是马家军后起之秀，他突然死了，给所有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不是心疼马步芳，而是为了自己的命运担忧，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也会步马步芳的后尘。

正在所有人悲伤的时候，外面枪炮声又响了起来，马福祥猛地站起身，一脸惊恐的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情况？”

“报告，石友三的军队杀来了，正在猛攻城市。”

屋漏偏逢连夜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马福祥就好像遭到了雷击一般，他想偏暗，但是对手已经不给他机会了。

马福祥的脑子飞快的转动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也不想留下来等死了。因此马福祥对着所有人说道：“诸位，事到如今。我已经回天乏术，我看大家不如化整为零，各凭本事，如果继续组成大部队，就只会吸引来更多的攻击。”

所有人都有些沉没。他们也知道，这个时候散伙。有可能马家军的这块

牌子。就永远都消失了，可是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同意了这个提议。

事不宜迟，所有人全都带着自己的亲信，趁乱逃出了城中，石友三顺利拿下了武威这个军事重镇。

马家军散伙之后。部队化整为零，大规模的战斗威胁已经消除了，不过也给肃清残部的战斗增加了不少的难度。冯玉祥又派遣了大量的援军，每一个村镇都不放过。仔仔细细的将马家军的余党全部清理干净。

在追缴战斗之中，马麟，马麒，马鸿逵等人先后丧命，马鸿宾偷偷潜入了青海，从藏地逃走，进入了南亚，勉强保住了性命。马福祥则是一路向西，在新疆遭遇了几次当地军队的攻击，他手下的人马被杀得所剩无几，最后马福祥只身逃入了苏俄境内。

如此一来马家军的主要头目全都被解决掉了，从军事角度来讲，战争已经彻底胜利了，不过从其他角度来看，解决西北的麻烦，才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跟多的事情要做。

“大帅，这是我们最新的调查结果，在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有超过三百万左右的回民，其中超过一半和汉人处在杂居的状态，虽然偶有冲突，但是双方矛盾还能够调和，而且互相之间，也不断影响对方。另外有一半左右，比较麻烦，他们居住封闭，非常排外，而且极端敌视汉人，他们也是马家军的最主要支持者。”

常荫槐将调查的结果向众人汇报，张廷兰眉头紧皱，他很清楚，光是消灭了马家军，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消除社会根源，迟早还有崛起替代马家军的势力。

“诸位，对西北的改造势在必行，大家都有什么好主意，不妨都说一说。”

杨宇霆笑着说道：“大帅，依我看第一要减丁，控制人口总数，数量不够，他们就不能造反了，第二要增加汉人的数量，把他们都隔开，这样也能降低风险，然后就是刚柔并济了，有心归附的美酒给予好处，还居心不良的就只能铲除。”

杨宇霆的话得到了在场大多数军官的赞同，这套方案非常适合军人的胃口，简单而直接。不过一旁的王树翰突然说道：“大帅，参谋长的主意虽好，但是只能作为临时的方案，不是什么长久之策，要想解决问题，还要从根本着手。”

王树翰这段时间一直在处理外蒙古的问题，在政务上有很多的建树，他突然开口了，张廷兰也十分重视。

王树翰拿出了一份报告，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大帅，这是外蒙的真实案例，我们将王公和寺院的土地都分给了牧民，他们生平第一次拥有了牧场，最初他们感激涕零，可是随即就除了问题。经过一番了解，发现这些人他们骤然拥有牧场，根本不懂得经营，甚至连账目都不会算，内地的商人去收购牛羊的时候，他们长长吃亏，因此就对汉人有了不满。”

“人心不足蛇吞象，那些奸商和政府有什么关系，自己不争气，怪得了别人吗？”李景林满不在乎的说道。

张廷兰摇了摇头：“话不能这么说，一直以来，汉人都是亚洲的强势族群，无论是生存能力，还是掌握的财富数量，都超过了其他族群，虽然和我

们的勤劳离不开，但是也要顾及其他弱势族群的感受才行。”

王树翰急忙点点头：“大帅所言有理，我们经过研究之后，决定成立专门的辅助小组，建立公平市场，在小学开设了一些常识课堂，讲授汉语，进行扫盲教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接受培训的牧民收入提高了，生活便利了，对政府的忠诚也明显提升。我说这个案例，就是说要想长治久安，最好的切入点还是教育，汉化教育，让他们融入汉人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当中，避免被边缘化。”

一旁的楚明远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规模的研讨会议，他对于王树翰的提议是非常赞同的，因此说道：“大帅，我也认为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少数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培养对国家的忠诚，是非常好的办法，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入学，我们可以适当的提供一些补贴，甚至是分数上的便利。”

张廷兰点了点头，：“嗯，教育的确是极为关键的问题，只是分数优待似乎有些不妥，同场竞技，这会造成一些不公平。”

王永江突然笑道：“大帅，这公平也分成很多种，有程序的公平，也有结果的公平，我们的卷子都是用汉字写的，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可是相当于外文的东西，如果没有优待，他们根本没法竞争。只不过享受了分数优待的学生要签署协议，毕业之后回到老家工作，这样就不会争夺其他学生的就业机会，正好能做到两全其美。”

张廷兰一听王永江的解释，也的确如此，因此他也笑道：“处理西北的问题，两双手都要硬，先让冯玉祥搞军管，削减数量，这是治标的策略，然后推动教育发展，这是长远的方针，二者结合，有耐心，有策略，西北的问题一定能够解决。”

张廷兰确定了整体的方略，蒋百里在一旁突然说道：“西北经此战乱，势必人口锐减，严重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施行了减丁的政策，再征调劳工，剩下的人口太少，对国防也不好。”

王永江一听，急忙笑道：“蒋校长担心的非常有道理，我已经安排了一个详细的移民计划，目前每年东三省都要接纳一百万的移民，东三省的人口增加已经相当惊人了，因此正好应该往西北远东等地分散，这两地每年至少要接纳五十万人。”

“冯玉祥一年能提供十几万劳工，我们再派去二三十万的汉人，算起来西北的人口还会有所增加。”

第六百三十三章海军之梦

经过一番商讨，奉军详细的制定出了一套经略西北的策略，核心就是围绕着铁路建设展开。奉军方面一共投资两条铁路，第一条就是从归绥延伸，经过宁夏，直到兰州，第二条铁路则是从兰州出发，一直向西修建，穿过河西走廊，直达新疆。

同时奉军又决定将陇海铁路延伸，从西安开始，将铁路线延伸到兰州，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完成，那么兰州就会成为中国西部的铁路枢纽，原本不通铁路的西部省份，也破天荒的拥有了铁路运输。

有了便捷的交通，就能实现军队的快速调动，对于巩固国防有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而且铁路修成，当地的资源就能开发出来，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其实向西部修铁路，北洋政府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来过，当初詹天佑和张廷兰讨论全国铁路发展的时候，也提出过这个建议，只是北洋政府没有这个财力，也没有对西部的组织管理能力，计划永远只能是计划。

如今张廷兰就要把这个倡议变成现实，奉天公布了投资计划，顿时迎来了全国的一片赞誉。经过这几年的建设，东北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得到世人重视，而对于东三省的种种举措，老百姓认同和期待的越来越高。

大修铁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自然得到了普遍的支持。一些地方诸侯虽然清楚，一旦让奉军修建了这些铁路，强大的奉军就可以毫无阻挡的把势力深入进来，但是他们也没有拒绝的能力。

相反诸如冯玉祥之流，还要指望着给奉军提供劳力，来换取军火。在整个修建铁路的期间，冯玉祥一共提供了二十多万苦力，施工期间先后死掉了一万三千多人，在随后的开发矿山，修筑水库等工程之中，又死掉了两万多。

通过庞大的基础建设计划，奉军达成了减丁的目的，而且伴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向西部大规模移民实边的时机也成熟了，这整个修建铁路的五年时间之内。甘肃，宁夏，青海等地汉人数量增加了一百一十多万。

平均每年的移民数量超过了二十万，这些人进入西北之后，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数对比。基本所有区域的汉人都占到了一半以上，一些发达地区。甚至达到了七八成以上。

汉人的大量涌入。使得当地的安全形势大幅改观，而且经济也实现了高速发展，西北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修建铁路，大力移民，开发资源，兴办教育。整合经济，这是一连串的组合拳，随着有条不紊的展开，整个西北已经瓜熟蒂落。彻底成了奉军的掌中之物。冯玉祥辛辛苦苦折腾了一趟，到头来他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奉军放出来的一条狗而已。

当他为奉军扫清了各种障碍之后，人家再大大方方的进来接收。不过就算他看明白了，又能如何，奉军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同意还能分到一点好处，要是反对，只怕分分钟就要彻底完蛋。

“大帅，美国方面的钻井队已经到了，另外还有一批采油设备也送到了，扩大开发延长矿和玉门矿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啊！”王永江笑着向张廷兰汇报情况。

抛开大的战略层面考虑，张廷兰经略西北的目的就是弥补东三省的资源短板。虽然东北有著名的大庆油田，但是目前的钻探技术根本不行，没法深入一千多米，将石油打出来，已经开采的延长矿和玉门矿就成了奉军的首选。

张廷兰一听这个消息，也非常振奋："岷源先生，军队要搞机械化建设，工农业也要大量的车辆，这都需要石油，这黑色的液体，就是工业的血液，没有稳定可靠的石油供应，咱们就等于是患上了贫血症啊。"

"拙言这个比喻十分恰当，不过我们的石油需求量增长太快，以延长矿和玉门矿的产能，即便是全部开发出来，恐怕也只能满足我们五到十年的需要。因此我觉得应该加大寻找石油的力度，发现新油田，建成强大的石化工业。"

张廷兰当然知道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的大致位置，不过想要真正开发出来，还必须有专门的地质学家才行，因此对石油勘探，张廷兰是非常赞同的，而且他也清楚延长矿和玉门矿只是暂时的应急之策，要想保证到二战时期，也有充足的原油，就必须开发其他的大油田。

"岷源先生，勘探石油的事情，你只管拨钱就是了，我无条件支持。"

王永江一听这话，顿时苦笑了一声："拙言，事情要是这么简单，我就不找你了。"

"哦？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不成？"

王永江随手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两份文件，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上面一份全都是英文写成的，一看就是外国专家的东西。

"拙言，这是西方三位地质学家考察之后，撰写的一份报告，他们认为中国的地质条件，不存在大的油田，是十足的贫油国，因此开发油田没有价值。"

张廷兰扫了一眼这份报告，果然如同王永江所说，上面言之凿凿，断定中国是个贫油国，不具备存在石油的地质结构。

"岷源先生，你怎么看这份报告？"

王永江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道："我也没有主意啊，如果投钱就能找到石油，我肯定鼎力支持，但是如果中国真的是贫油国，我这不是拿钱打水漂么，财政也不宽裕，不能浪费。可是我又不甘心，偌大的中国，地大物博，难道就真的没有大油田么，总觉得有些说不通。"

"岷源先生，依我看，首先应该调查的是这三位西方学者的背景，看看他们屁股坐在了哪一边，然后再确定他们说的东西，值不值得相信。"

王永江一听张廷兰的话，顿时眼中满是疑惑的神色，急忙问道："拙言，这话怎么说，难道这些地质调查，还能造假么？"

"岷源先生，有些片面的真相，比起造假还可怕！"张廷兰意味深长的说道："一个人做了十件好事，十件坏事，我只向别人介绍他的好事，他就是好人，只介绍坏事，他就是坏人，这些事情都是真的，但是起到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王永江何等敏锐，张廷兰戳破了这层窗户纸之后，立刻就明白过来："拙言，你是说他们有可能误导我们，中国明明这么大，他们光写不利于找到石油的因素，引诱我们上当？"

"我也不确定，当时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别看西方学术界标榜客观中

立，实际上都是欺人之谈。他们的研究需要大公司支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给人家办事，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目前中国的石油市场，都被美英等国的公司垄断，如果我们找到了大量的油田，他们还怎么获得垄断利润啊。”

“然后他们就利用豢养的学者，搞出所谓的学术报告，打着科学的旗号，阻止我们开发石油。就算被我们发现了，他们大不了说研究有误，就把所有责任都推了出去。”王永江十分感慨的点了点头：“拙言，我已经把西方人想的很坏了，只是没想到他们的用心竟然会险恶到这种地步！以后和他们打交道，还要加倍小心啊，什么都不能轻易相信。”

说着王永江又把下面的一份报告拿了起来：“拙言，这是奉天大学地质系教授李四光的一份报告，他的报告坚持认为中国可能有大油田的存在，并且希望提供经费支持，对中国进行大面积的地质勘探。”

李四光的名字后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按照他的理论，中国人寻找到了大庆，胜利等油田，为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此时他刚刚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不久，在原本的历史上，他到了北大任教。可是如今奉天大学已经成为了全国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邝荣光亲自组建了地质学系，李四光回国之后，邝荣光就亲自写信，邀请这位年轻的硕士生到奉天大学任教。

到了奉天之后，李四光也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的土地上，竟然也有了如此庞大的工业基础，让他感到了无比的自豪。工业的发展，就需要各种矿产资源支撑，李四光在教学之余，也进行了相当多的调查，最后才形成了这份报告。

可是上交之后，一面是西方鼎鼎大名的权威专家，一面是刚刚毕业的毛头小子，这两者之间，如何抉择，也让所有人都犯了难，包括王永江在内，都不知道该相信谁。

张廷兰笑着说道：“不密信西方，不密信权威，我们只看结果，这个李四光值得支持，他需要多少经费，需要什么支持，我们都要尽力满足。”

张廷兰做了决定，自然顺利落实，李四光他们得到了大力的全方位的支持，比起历史上，这份支持足足提前了三十年，也让这位地质学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张廷兰刚刚处理了这件事情，突然沈鸿烈慌慌张张的来到了帅府，一见面他就异常欣喜的说道：“大帅，马肯森号有消息了！”

第六百三十四章回国路

阴沉的浓云笼罩在德国汉堡的上空，码头上站满了上百名工人，他们都在默默的注视着港口不远处的一艘庞然大物，马肯森号战列巡洋舰！

三万多吨的排水量，让这艘庞大的军舰，超过了大多数的战列舰，而且这艘军舰还拥有傲人的28节航速，更是遥遥领先这个时代的军舰，1917年这艘巨舰在布洛姆福斯造船厂正式下水。

当时所有参加建造的工人，全都热情的欢呼，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降生一般，他们充满了自豪。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悲剧之前的小笑话而已。

很快德国人就战败了，庞大的公海舰队成了英国人的俘虏，随后又在斯卡帕湾自沉，一直没有完成舾装的马肯森号侥幸的保留了下来，不过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德国被解除了武装，海军消失了，这艘军舰也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同级的军舰还有三艘，拆除工作已经陆续展开了，所有的德国工人，全都满含着泪水，他们要用曾经建造了军舰的手，去拆除这些军舰，就好像逼着一个母亲，去掐死自己刚刚出世的孩子，这份痛苦简直无法形容。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转机出现了，中国人决定购买马肯森号，运回中国拆除，给出的价格是二百二十万美元，比国内拆除高了两成，而且英国人也默许了这项合作，魏玛共和国政府又急需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粮食，因此也不会反对，这项生意一拍即合。

今天就是中国人带走马肯森号的日子，四艘拖船拉着马肯森号，缓缓的驶离汉堡港，庞大的军舰渐渐的向着北海驶去，在这一瞬间，岸上的德国工人泪水奔涌而出。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命运，等待着这艘军舰，他们只觉得像掏心掏肺一样疼痛。

就在这些德国工人之中，还有一个年轻的德**官，他也在望着马肯森号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容："鬼才相信中国人会把这么强大的军舰拆掉，变成废铁，英国人简直愚蠢透顶了。他们肯定会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这个年轻人正是兰德尔，他曾率领着一批德**官，秘密的前往中国，就在一个月之前，他刚刚秘密回到德国。此行对于兰德尔来说，实在是收获太丰富了。首先高清了奉军的工业水平，敲定了双方的合作计划。

他们也从中国手上拿到了最先进的一套军事理念，最令德国人着迷的就是坦克的应用，集中装甲力量，在空军的配合之下，进行快速的冲锋，能够产生无与伦比的强大突击能力。

在刚刚过去的大战之中。虽然也有了坦克的使用，但是由于性能不佳，而且仅仅把坦克当做了步兵的支援武器，因此没有发挥出坦克应有的价值。

可是中国和俄国在远东的较量之中，奉军就集中使用了装甲力量，让德国人眼前一亮，他们隐约的觉得已经抓住了未来战争的制胜关键。

能够探索出新式战术的中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虽然中国工业水平还相对落后，但是中国人正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快速的追赶世界的潮流，偏偏世界上有很多人，还没有觉察到这个趋势，继续做着迷梦。

兰德尔凭着对中国人的了解，他绝不相信马肯森号会变成一堆废铁。中国人一定会让这艘军舰浴火重生，成为一个强大的海上利器，到时候英国人

恐怕就没有办法趾高气扬了，一个强大的中国。会让这个日不落帝国尝到苦头的。

中国已经开始在探索走向海洋的道路，就像当初的德国，兰德尔的心里头一团火焰也在熊熊燃烧，德国人不会甘心就此失败的，他们还会向着海洋发起冲刺。

马肯森号以五节的速度，离开了德国，缓缓的穿过了英吉利海峡，一路南下。沿途遇到了不少商船和军舰，这些人全都对这艘大船指指点点，甚至忍不住发出了惊呼。

多么庞大的一艘战舰，多么威武的海上城堡，简直就是工业史上的奇迹，唯一的问题就是缺少了所有的主炮，不过这也足以让人发出由衷的感叹了。

负责押运这艘船的陈季良根本没有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在乎那些主炮，他也了解一些国内的想法，这艘庞大的战舰会被改装成中国第一艘大型航母，成为未来海军的核心主力。陈季良唯一在意的就是如何将这艘军舰运回国内，他必须确保军舰的绝对安全，这艘承载着亿万国人，海洋梦想的巨舰，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差错。

马肯森号缓慢而坚定的南下，绕过了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又接着穿过了马六甲海峡，驶入了南海。

这一路上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过陈季良清楚，真正的考验就要到来了，整条回国路线，最艰难的一段终于来了，他并没有急着北上回东北，而是到了香港，进行休整。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航行，所有船只都需要调整状态，舰员也是如此，他们需要恢复体力和精力，就在那些舰员在舞厅酒吧放松的时候，陈季良秘密前往一处酒店，这里的负责人正是奉天军事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实际上从马肯森号离开汉堡之日起，奉军的情报人员就在秘密的监控。

为了能够保证这艘巨舰顺利回国，奉天上下也下了大力气，对于一切潜在的风险，都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可能出现的麻烦都要有相应的预案。

这个情报人员笑着对陈季良说道：“陈舰长，自我介绍一下，在下葛月轩，军情局香港站的负责人，在这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

陈季良瞪了他一眼：“都什么时候了，还有闲心思逗闷子，有什么话赶快说吧！”

葛月轩干笑了一下：“陈舰长，这么说不是为了让你放松一下么，我们已经掌握了情报，日本人已经决定动手了，他们要干掉马肯森号，即便这是一艘没有完工的军舰，即便没有火炮，日本人也不愿意让这艘军舰落到我们的手上。”

陈季良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冷静，他在一路上，已经反复推想了很多次，能阻止马肯森号回国的，只有英国和日本，从各方面衡量，日本人动手的机会都是最大的，陈季良笑道：“在意料之中，岛国维护海上霸权的决心都是如此坚定，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最想知道的是有什么应对的办法没有，只会眼睁睁看着么？”

葛月轩笑着说道：“应对的办法当然有，实际上已经有两艘潜艇到了台湾海峡，这是奉军现有续航能力最强的潜艇，他们会在水下提供保护。另外在

广州我们还安排了一些飞机，提供空中掩护，保证船只能够安全通过台湾海峡。不过接下来的一段航路，从东海，一直到黄海，全都处在日本人的监控之下，如果他们的联合舰队铁了心要对付马肯森号，麻烦就会非常大。”

陈季良眉头紧锁，咬了咬牙，坚定的说道：“无论如何，都要闯一闯，我相信马肯森号一定能顺利回国，不论是付出多少代价！”

“陈舰长，有这个信心太好了，你们离开香港之后，会有一些朋友登上马肯森号，必要的时候，他们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短暂的碰面之后，陈季良对于未来又多了一份担忧，他们故意慢慢悠悠的休整了二十几天，才再度启程，拖船拉着这艘巨舰，航行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很快他们进入了台湾海峡的水域。

行驶没有多久，就看到了两道烟柱，正向这边快速驶来，双方越来越近，来的正是日本人的军舰，一艘驱逐舰，一艘是巡逻舰，他们见到了马肯森号庞大的身躯之后，也是一阵惊骇。

没想到中国人竟然会弄回来这么庞大的东西，不过当他们发现马肯森号没有主炮，而且也没有动力的时候，就变得异常嚣张，死死的跟在了军舰的旁边，就像是幽灵一样，根本不愿意离开。

而且日本水兵在甲板上，不断的嘲讽，谩骂，摆出了嚣张无比的姿态，奉军的这些船员看到之后，全都愤怒异常，眼神之中都能喷出火来。

陈季良冷静的说道：“不要多想，就当他们不存在，一切照旧，向北开，他们继续向北走。”日本人的军舰不断的出现在视线里，他们明显编成了组，每两艘一组一直跟在了马肯森号的身边。陈季良虽然表面镇定，但是心里头也不断的打鼓，日本人搞二十四小时盯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采取行动，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闯过这一关。

就在这种战战兢兢之后，他们穿过了东海，进入了黄河，而到了黄海海域之后，日本的监视船只明显越来越多起来，而且还出现了巡洋舰一类的军舰。

他们不只跟在马肯森号的后面，还不时跑到军舰的前面挑衅，甚至日本海军还挂出旗语，要进行了射击操演。

面对日本人的种种举动，陈季良都显得无动于衷，依旧在默默的航行，可是就在他们距离威海卫还有一百多海里的时候，突然远处出现了几道巨大的黑色烟柱。

该来的终究会来！

第六百三十五章营救

“妈的，这帮小鬼子阴魂不散，简直可恶至极！”

面对着越来越多，越来越近的日本军舰，水兵们都忍不住破口大骂，而陈季良则是满脸的阴沉，他凝望着碧波荡漾的大海，这片海域是中国人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海洋，结果此时却任由列强的军舰往来，这就是耻辱，最大的耻辱！

作为一个军人，他胸中的怒火不断的翻涌，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几道黑色的烟柱，飘飘荡荡，向这边急速赶过来。

“敌舰！”看到这一幕的士兵，心脏猛地一阵收缩，一路上大家就知道，回国的路不会顺利，但是一直到了家门口，并没有出现险情，大家还有一丝的侥幸，可是随着日本舰队出现，大家的心里头都笼上了一层阴云，情况不妙！

日本的舰队越来越近，陈季良通过望远镜，已经能够看到领头军舰的庞大身影：金刚号！

陈季良一眼就认出了这艘战舰，金刚号是日本采购的最后一艘英国主力战舰，也是二战之中，日本使用的唯一一艘外国产战舰。

作为最初的战列巡洋舰，金刚号速度快，火力猛，沿袭了英**舰的一贯风格，但是防御力明显不足，说白了就是皮薄馅大。不过通过引进这一型军舰，日本海军终于追上了世界最先进的造舰理念。

随后日本人就大量的自造战列舰，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的海上强国，说起来日本人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到了二战时期，日本的联合舰队，已经全面超过了曾经的老师英国，在天平洋战争之中，英国人也尝到了十足的苦头。

奉天海军也十分关注日本的联合舰队，对于主要战舰。全都能做到烂熟于心，其实从吨位和性能上讲，马肯森号已经完全甩开了金刚号，只不过此时的马肯森号已经被卸去了武装，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艘落后的军舰，在面前张牙舞爪。

“陈，打不过。完全可以逃走，这里距离中国的港口，只有一百海里左右，只要逃到港口，就有了保护，你说是么？”

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官向陈季良提议道。这条船上不只有他一个德国人，另外还有四百多人，他们全都是在马肯森号离开香港的时候，秘密登上战舰的。

这些德国人全是公海舰队的军官和水手，甚至有二百二十多人参加过马肯森号的所有试航工作，很清楚这艘军舰的性能，如果全力开动。甩开日本战舰，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其实这也是马肯森号的一个最重要秘密，这艘战舰虽然拆除了主炮，但是动力系统完好无损。如果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马肯森号也有能力回到中国，不过奉军为了掩人耳目，还是故意一路上用拖船把军舰拖回来。

在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英国人也登船检查了。不过当他们发现军舰上几乎没有几个水手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庞大的铁壳子，不能动弹，加上奉军故意炸毁了几个舱室，造成了残破的印象，将粗心大意的英国人成功欺骗了。

奉军玩了一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德国招募了一大批退役的海军人员。将他们送到了香港，然后再登上马肯森号，为的就是关键时刻，把这艘庞然大物启动。然后快速的逃跑。

陈季良此时也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是不是要把这个底牌亮出来，一百海里的距离不算远，如果马肯森号以最高的航速行驶，差不多两个小时就能赶到威海卫，那里可是中国的地盘，他们的任务或许就能完成。

不过陈季良想了又想之后，坚定的摇了摇头："肯德尔，现在还不到时候，威海卫未必能提供我们需要的帮助，那里是北洋军的地盘，不是我们的天下。"

肯德尔无奈的耸了耸肩，苦笑着说道："中国真有些奇怪，不过你们是老板，我们全都服从你们的命令。"

陈季良对身边的人说道："快给奉天发报，我们遭遇日本战舰，请求指示！"然后他又对肯德尔说道："老朋友，带着你的人，藏在船舱里面，不要出来，该如何做，听从我的指挥！"

就在陈季良命令下达之后，金刚号领头的日本舰队已经冲了过来，他们一共有五艘战舰，金刚号带着其他的两艘战舰，组成了一个品字形的包围圈，向着马肯森号靠了过来，另外两艘军舰则是在外围警戒。

缓慢行动的马肯森号根本没有任何还手能力，日本人轻轻松松就把这艘庞大的军舰包围了起来，他们随后打出了嚣张的旗语，要求马肯森号跟随着他们航行。

一看这个旗语，陈季良迅速明白了日本人的打算，他们是想不劳而获，将这艘军舰从奉军的手里头抢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造舰技术还是相当扎实的，日本人也垂涎不已。

当他们知道了马肯森号要运动奉天的时候，他们就制定了这么一个计划，就在奉军的家门口，把这艘军舰截下来，然后拖到日本，以供研究之用。既得到了技术，又彻底阻断了奉军走向海洋的希望。

这些年和奉军斗智斗勇，日本人一直处在了下风，朝野上下也都憋了一口怨气，不过他们认为这次就是出气的时候，陆地上奉军或许还有希望，但是到了海洋里头，那就是联合舰队的天下，奉军就是一块肥肉。

此时的马肯森号情况十分糟糕，和他差不多大的金刚号占住了右舷的位置，一艘轻巡洋舰跑到了前头领航，一艘重巡洋舰跟在了后头，三艘军舰已经将马肯森号彻底包围了。

陈季良他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对方嚣张狂妄的表情，日本海军士兵大声的叫嚷，猖狂的嘲笑，不断有人用生硬的中文喊话。

"你们滴，被大日本，包围了，乖乖跟着我们，不然死啦死啦滴！"

"舰长，咱们和小鬼子拼了吧。就算是死，也不能听他们的命令。"一个水兵说话之间就掏出了手枪，陈季良一把就拉住了他。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千万别胡来，我们生死事小，军舰的安危事大，我们要相信大帅。相信他们一定有办法拯救我们的！"

陈季良身陷重围之中，他一面和日本人打旗语，让他们离开，一面赶快给国内发报，请求支援。

就在这个时候，山东威海卫的机场上。二十架战斗机依次排开，孔勤人员正在做着最后的检查工作。

“弟兄们，刚刚接到了参谋部指示，日本人无理围堵我们的军舰，现在就是大家一显身手的时候，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的海域。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还要问问我们答应不！”

何士龙做着战前的动员，就在这时候，从另一面的营房之中，又跑出了几十个年轻人，他们也都是飞行员的装束，跑到了何士龙的近前。就一脸不满的说道：“教官，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些菜鸟徒弟啊，为什么去打日本人也不叫上我们？”

说话的这些正式北洋军新招募的飞行员，吴佩孚也深知空军的重要，因此从奉军引进了不少飞机，又让张廷兰派遣一部分教官给他们。借助这项合作，奉军成功将空中力量派了过来。此时马肯森号出了问题，正好是他们一显身手的时候。

何士龙拍了拍这些学员，欣慰的说道：“你们和我们统属不一样，这种事情都要承担风险的。你们就不要参与了！”

“教官，不管是北洋的人，还是奉军的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小鬼子欺负到了咱们头上，我们就应该并肩作战。”

“对，我们都要追随教官，一起教训一下日本人！”

这些学员全都热情高涨，一个个大声的呼喊着口号，干劲十足，何士龙一看到他们如此，眼圈也微微发红。

“你们都是好样的，咱们就一同迎敌，让日本人领教中国人的血性，从此之后，任何人别想在我们的海疆为所欲为！”

奉军的飞行员，加上这些学员，全都群情激奋，他们全都忙着准备。就在这时候，机场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辆老爷车跑在了最前面，车停在了机场上之后，车门一开，从里面走出了一个一身戎装的上将，来的人正是曹锟。

他在警卫的簇拥之下，来到了这些飞行员的面前，脸色阴沉的像铁锅底，他大声的说道：“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何士龙一看曹锟前来，双方身份十分悬殊，不过他已经挺直了胸膛，大声的说道：“做一个中**人该做的事情！”

“好，这话说得来劲儿！”曹锟突然拍了拍他的肩头，然后意味深长的说道：“年轻人，是一条汉子，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因为一时的鲁莽，就把政府都牵涉进去，国家大事，不能靠着鲁莽就解决的。”

曹锟说着走到了所有飞行员的中间，然后说道：“大家都听着，你们杀出去了，不打紧，可是一旦和日本人真的交火，就是一场大战，兵连祸结，百姓遭难，我们这点家底，能是日本人的对手么，大家千万要冷静。”

“未战先怯，奉军不是打赢了俄国人么，可见列强没有什么可怕的，总是畏敌如虎，还哪能有胜利的一天！”

一个北洋的飞行员低声的说道，不过这话还是落到了曹锟的耳朵里，他的眼睛顿时就瞪圆了，冷笑了一声：“不管你们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总之任何人不准离开此地，不然军法从事！”

曹锟颁布了命令，就让手下人将何士龙等人看管起来，他坐着车，离开了机场。

……

“曹锟，这个卖布头的，混蛋，草包！”

为了保证马肯森号顺利回来，奉军已经成立了特别小组，张廷兰亲自任组长，杨宇霆、蒋方震、常荫槐、沈鸿烈、冯庸等人，全都是组员。

何士龙他们不能按照计划出动，顿时就让沈鸿烈暴跳如雷，愤怒不已，海军的希望全都在马肯森号上面，要是让日本人掳去，不只是巨额的投入打了水漂，想要快速拥有大型航母的梦想也要破灭，这个打击谁也承受不住。

“大帅，赶快向曹锟施压，让他允许空军出战。现在马肯森号可是深陷重围，陈季良坚持不了多久！”冯庸也急忙建议道。

张廷兰突然摆了摆手：“曹锟这么干，肯定有日本人的授意，也在意料之中，你们都不用担心，就算没法用空军力量，我也有足够的办法把军舰拿回来。不过有一点大家可要记住，搞不好我们就会和日本人全面开战，你们有这个魄力没有？”

“当然有！”姜登选率先就站了起来：“大帅，一艘船只，就是流动的海上国土，日本人对马肯森号下手，这已经是战争行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不了就和小鬼子拼个鱼死网破。”

其他人也纷纷站起身，一同请战，张廷兰满意的点点头：“好，那就按照第二套方案执行，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马肯森号。”

……

“舰长，奉天来电！”

正一筹莫展的陈季良，突然接到了接到了这份密电，顿时心花怒放，他扫了一眼之后，顿时心里头就有数了，眼神之中也流露出了强烈的自信。

“向日本人喊话，就说我们愿意服从他们的指令，不过请他们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不准随意登舰，而且要拉开距离，让我们能够转弯！”

士兵们一听陈季良的话，全都愣住了，怎么能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呢，难道眼睁睁把战舰交给他们么？

不过不管有多少疑问，他们只能服从命令，按照陈季良的命令，向日本人打出了旗语。

金刚号的舰长牟田龟太郎是这支特别舰队的指挥官，他一看马肯森号上面打出的旗语，顿时喜出望外，支那人果然是一帮懦夫，这么快就全都怂了，他也故作大方的答应了陈季良的请求。他要求改变航向，随着日本舰队，一同回归佐世保基地，将马肯森号交给日本联合舰队。

陈季良也乖乖的按照吩咐，将军舰掉头，可是就在掉头的时候，突然一条缆绳断了，紧接着另外一条也断了，马肯森号顿时就失去了控制，向着一边漂了过去。

第六百三十六章沉了

“混蛋，支那人在干什么？”

牟田龟太郎一看马肯森号失去了控制，顿时暴跳如雷，这时候陈季良也派人打出了旗语，在转弯时用力过大，缆绳断掉了。

面对这个解释，牟田龟太郎当然不相信，绝对是卑劣的支那人玩的一个花招，可是他总不能看着马肯森号失去控制，在海上漂泊吧，要是出了点问题，那就麻烦大了。

他急忙让舰队的两艘军舰前去救援，他亲自指挥着金刚号在外围警戒，马肯森号虽然庞大无比，但是面对狂暴的海洋，就仿佛是一叶小舟一样，不断的上下漂泊，好在还有两艘拖船在牵引着军舰，使得马肯森号不至于完全失控。

但是在船舱下面藏着的肯德尔等人，可就倒了大霉，只能死死的抓住把手，稍有不慎，就被撞得头破血流，哇哇直叫。

不过这些德国海军也全都拼命的忍着，他们很清楚，德国海军已经被废掉了，要想恢复海军，不只要有机会，还要有技术积累。而这两样奉天都能帮到他们，奉军会向德国分享海军经验，而且强大的奉军，还能够冲击远东殖民秩序，为德国争取宽松的国际环境。

因此在从德国秘密出发的时候，塞克特已经挨个找他们谈过了，要求这些德国海军必须绝对服从中国方面的命令，这就是对德意志最大的忠诚。

一艘马肯森号，承载着两个国家的海洋之梦。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事情，而此时这两国的军人正在并肩奋斗，同日本人进行着周旋。

足足经过了两个多小时之后。终于控制住了马肯森号，牟田龟太郎担心中国人还会在缆绳上面动手脚，因此他们安排了两艘日本军舰，负责牵引工作，舰队终于再度向东出发。

经过了这番折腾，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余辉洒在了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泛着动人的金黄，辽阔的海面之下，就仿佛有无数的金龙在翻滚一样。这份美景让人迷醉。

牟田龟太郎更是如此。不费一枪一弹。就俘虏了一艘三万多吨的战列巡洋舰，就算是没有装武器，也足以让他声名大噪了。

牟田举着细瓷的酒杯。满满的灌了一口清酒，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如果此时要有一个艺妓在旁，这就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不过一想到这里，他就有些恼怒，牵引着庞大的军舰，每小时只能走三四节的速度，最多不会超过五节，按照这个航速，想要回到国内。还需要好几天的时间，他实在是有些等不及了。

“你们派几个人上去，给我好好检查一下马肯森号，如果动力装置还能使用，就发动这艘大船，快点回家，佐世保的女人们正在等着勇士归来，不能让他们着急！”

在场的日本军官全都露出了会意的笑容，很快一艘小艇载着二十几个日本人，到了马肯森号的下面。

“支那人听着，我们要上去检查军舰，你们这些笨蛋，根本不懂开船，我们要看看，军舰还能不能动。”

听到了日本人的叫嚷，陈季良的心里头顿时就凉了半截，马肯森号当然能动，而且由于没安装主炮，马肯森号至少能跑到三十节的速度，就连金刚号都追不上。但是这个秘密却不能暴露，一旦让日本人发觉了，他们就完蛋了。

“不行，我们有约定，你们不准登船，每一艘船只，都是移动的国土，你们想挑起战争么？”

“哈哈哈，哈哈哈……”日本军官一阵狂笑，轻蔑的喊道：“支那的国土，不过是日本勇士的花园，没人能够阻止，你们现在已经是俘虏了，要是不听命令，就等着到海里喂鲨鱼吧！”

陈季良周围的这些士兵全都恼怒异常，纷纷拔出了手枪，大声的说道：“舰长，我们和他们拼了吧！”

陈季良摆了摆手：“不要轻举妄动，都给我忍住。”他看了看下面的日本小艇，上面只有二十几个人，他突然一转念，又有了主意，因此说道：“你们可以上来，但是要为一切的后果负责。”

“后果？这是最可笑的笑话！”

这二十几个日本人根本不在乎，他们攀着悬梯，终于一个接着一个的攀上了马肯森号，站在了宽大的甲板上面，他们感到了一阵无比的喜悦。

领头的明田太郎嚣张的笑道：“支那人，你们都要有俘虏的觉悟，老实服从，带我们去船舱看看！”

陈季良等人强忍着怒火，一同带着他们下去，不过在走的时候，他偷眼看了一下怀表，时针正好指向了八点，只要再等等，日本人倒霉的时候就要来了！

明天太郎和手下分成了两个部分，他带着人去检查上面的驾驶室，另外一队日本人进入了船舱里面，去了解各种机器的情况。

陈季良亲自陪同着明田太郎，让其他士兵陪同那些日本人，就在他们转身的时候，陈季良悄悄的把手掌一横，做了一个刀状，那些士兵就已经明白了。

明田太郎一面走着，一面撇着嘴，冷冷的笑道：“德国人的军舰，垃圾大大滴，不值一提，只配融掉，只要大日本的军舰，才是天下第一。支那人，只配拥有垃圾，大日本帝国才是远东的主人。”

海军士兵都是素质非常高的一群人，他们很多都能听懂日语，因此心中的怒火越来越旺盛，直冲顶梁。

陈季良突然笑道：“明田太郎先生，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就是著名的夜郎自大的故事，不过您今天又把这个故事演绎了，明明大汉就摆在了眼前，却还说夜郎比汉大，这就是你所谓的掩耳盗铃吧！”

明田太郎一听着这话，顿时就把眼珠子瞪得如同牛一般，手握在了刀柄上面：“你什么意思，竟敢污蔑大日本帝国的勇士？”

陈季良微微冷笑：“有人先知先觉，有人后知后觉，您大概就属于不知不觉的那类的。德国人的冶金加工水平，全在这艘军舰上得到了体现，细节的工艺，就连英国都要自愧不如，我真是不知道你们哪里超过了？”

明田太郎被陈季良一句话稳住了，顿时脸上憋得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

来，他气哼哼的走到了驾驶室里面，仔细看了一圈，然后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八嘎，你们在欺骗帝国勇士，这艘军舰的动力系统没问题，应该能够开走，你们为什么要使用拖船，有什么阴谋，赶快说出来。”

“能有什么阴谋，我们从来没有说过马肯森号不能动了，只是没有水手而已，你们那是一厢情愿，你以为中国人会真的拿回一堆废铁么？”

“什么意思？”

明田太郎似乎也感到了不妙，他急忙去摸自己的配枪，这时候一把手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脑门后面。

“乖乖的别动，不然崩了你！”

海军士兵将这几个日本人全都控制起来，至于下到了船舱的日本兵也被肯德尔他们全都缴械了。

明田太郎还不服不忿，咆哮道：“你们抓了我，帝国的海军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的话说反了，是我们不会放过你们！”陈季良根本没有在乎他的威胁，对所有人说道：“把他们都待下去，看管起来。”

“舰长，你说咱们的人会按时赶到么？”

陈季良的脑门上也露出了一层汗珠，他虽然表面镇定，但是心里头也十分清楚，纸里包不住火，用不了多久，日本人就会发现明田太郎等人被抓的问题，那样他们的处境就危险了，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告诉肯德尔他们，全部到工作岗位，如果日本人再派出人员检查，我们就砍断缆绳，然后全速逃跑，就算是沉没，也不能让日本人得到这艘军舰！”

陈季良下达这道命令之时，他的手紧紧的攥在了一起，骨节全都发白了，马肯森号处境太不利了，目前除了航速之外，这艘军舰什么优势都没有，想要逃跑，其实就是在赌命。

不过陈季良还有一个坚定的念头，按照大帅算无遗策的本事，奉军绝对不会没有后手，任由日本人予取予求，现在就看是日本人先识破他们，还是奉军先采取行动，解决日本舰队。

胜负已经变成了时间的较量，每一分一秒，都是一种煎熬，陈季良和船上的所有人，都处在了最危险的情况之下。

就这样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已经快到晚上十点了，牟田龟太郎一见明田太郎一去不复返，也等得不耐烦了。

“饭桶，怎么还不知道回来，你们再派几个人过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直到这一刻，牟田也没有想到奉军敢扣押日本人，一块砧板上的肉，还能掀起什么风浪。

就在牟田准备派人过去的时候，突然在海面上出现了三道水花，像三把利剑一般，对准了金刚号的侧舷，直插了过来。

“鱼雷！”一个日本水兵用近乎太监的尖利声音，绝望的喊道：“敌袭！”

第六百三十七章光环破灭

从奉军开始拥有第一艘潜艇开始，已经过去了三四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潜艇部队一直默默无闻，就连浅水炮舰都能登上新闻，而潜艇则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很多人都不确定中国究竟有没有潜艇。

在这种严格的保密之下，奉军的水下肌肉已经膨胀起来，特别是在一战之后，德国大量的向奉军输出军事技术，其中包括u型潜艇的全套技术，奉军又陆续从德国采购了造船厂设备，在美英等国弄到了一批配套工厂。

有了这些作为支撑，再加上无数中国工人的聪明才智，奉军一共生产了两个级别的潜艇，全都投入了实战。

第一级潜艇代号是夜叉，夜叉型潜艇水面排水量只有254吨，水下排水量303吨，水面航速13节，水下航速6.9节，续航能力1600海里，装备三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携带五枚鱼雷，12枚水雷。

毫无疑问夜叉型潜艇设计定位就是近岸潜艇，主要负责的区域就是渤海和黄海地区，奉军已经陆续建成了十二艘，另外还有四艘躺在船台上面，很快就能完工。

小巧灵活的夜叉潜艇，就如同名字一样，是一个忠诚的海上卫士，巡海的夜叉，两三百吨的潜艇，在渤海黄海浑浊的水中，极难被发，而一旦被盯上，那后果就十分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危险。

第二级的潜艇代号是海狼，这一级的潜艇吨位就大大的提升了，水面排水量达到了769吨，水下达到了871吨，续航能力达到了8500海里，拥有五具鱼雷发射管，一共携带14枚鱼雷。

海狼级潜艇的研制过程中，有一些德国专家加入了进来，他们吸取了一战德国潜艇的经验。增加了四个水密舱，大大提升了潜艇的生存能力。

八千多海里的续航能力，使得海狼级潜艇已经完全具备了远海作战能力，甚至可以前出太平洋，切断日本人的海上生命线，将这个小小岛国，困死在狭小的四岛之上。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几十艘，甚至上百艘的潜艇，而如今奉军只生产出了三艘海狼级潜艇，另外还有两艘在船台上。

自从马肯森号进入南海，穿过台湾海峡开始，就有两艘海狼级潜艇在水下悄悄的追踪保护。可以说为了能让马肯森号安然返回奉天，张廷兰也下了血本。

狼一潜艇的指挥官是陈绍宽，他虽然出身闽系海军，但是对于海军之中倾轧抱团也看不惯，尤其是他也参加过巴黎和会，知道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强大的海军。就只有被欺凌，被瓜分的下场。

回国之后，正赶上奉军四处网罗军事人才，自然也挖到了陈绍宽的头上，他本来并没有想投靠奉军，毕竟在他看来，海军是高技术兵种，必须建立在国家强力支持的基础上。跟着一个地方势力，发展终究有限。

可是到了奉天之后，他就被东三省的工业能力折服了，尤其是参观了葫芦岛造船厂之后，就彻底下定决心，要加入奉军这个集团。陈绍宽首先在夜叉级潜艇上待了大半年，熟悉潜艇作战。

由于他的表现突出。在海狼级一号艇下水的时候，陈绍宽就被张廷兰钦点为艇长。上任之后，陈绍宽也全力抓训练，每一个水兵都要进行严格的比

武考核。而且他还聘请了一些德国的潜艇水兵。向他们虚心学习海战的经验。

就在陈绍宽他们一门心思厉兵秣马的时候，马肯森号终于回国了，他们也受命前来迎接马肯森号。

一路伴随着，眼看就要进入渤海海域了，日本舰队突然出现，将马肯森号给截住了，甚至要掳到日本去。透过潜望镜，陈绍宽看得清清楚楚，日本人如此嚣张过分，已经彻底激怒了潜艇上所有的士兵。

他们一再请战，不过陈绍宽并没有答应，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保护马肯森号安全返回国内，而不是和日本人进行海战。就算他能击沉金刚号，附近的青岛港，旅顺港，全都有日本人的舰队。

只要这边的战事一起，日本人马上会派出强大的舰队，将马肯森号截住。所以陈绍宽必须等待，一直等到黑夜降临，这时候日本人的警惕性最低。而且他清楚奉军已经派出了潜艇，会对旅顺口进行夜间布雷行动。

只要成功之后，日本人的军舰就暂时出不来，马肯森号就可以凭着自身的航速，快速返回东三省，真正安然的回到奉军的手上。

因此他必须等待，不只是他，狼二潜艇也同样如此，两条海中的恶狼都盯着日本的军舰，寻找着战斗机会。

渐渐的时钟指向了晚上十点，陈绍宽觉得差不多了，此时下手，日本人把消息传出去，等到旅顺有了反应，也要到凌晨，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奉军潜艇把港口封死了。

算准了时间，陈绍宽悄悄的命令潜艇上浮，通过潜望镜，锁定了块头最大的金刚号战列舰。由于马肯森号的拖累，金刚号的速度也非常慢，而且又分出了两艘战舰去拖拽马肯森号，身边也缺少防卫力量，正处在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

陈绍宽锁定了这艘庞大的战舰，在这一瞬间，整个潜艇上的士兵都仿佛屏住了呼吸一般。每个奉军水兵入伍的第一天，都会到北洋水师纪念馆瞻仰，看着邓世昌、刘步蟾等人的遗物，听着亲历过那场海战的老兵的诉说。

“撞沉吉野！”的喊声就在他们的耳边响起，恍惚之间，陈绍宽他们似乎感到了在二十多年前，这片海域上的热血英灵，再度降临，亲眼看着后辈子孙如何报仇雪耻！

“发射！”

陈绍宽从牙缝之中，挤出了这两个字，顿时三枚鱼雷就向着金刚号射了过去，陈绍宽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看自己的战果，发射鱼雷之后，就急急忙忙的潜入了水中。

此时日本人正在派遣另一艘小艇，去马肯森号上面查看情况，正当他们说说笑笑，浑不在意的时候，海面上三道浪花，激射而来、看到了这一幕，日本水兵如遭雷击，浑身上下瞬间就变得冰凉。

“敌袭，快躲闪！”

大多数的日本水兵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连舰长牟田亀太郎都是一头雾水，可是当他注意到海中的鱼雷痕迹之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三枚鱼雷当中，除了一枚贴着舰首擦过之外，另外两枚全都击中了金刚号的中部。剧烈的爆炸声，如同蛟龙的怒吼一般，两声剧烈的爆炸，将金刚号甚至推到了水面之上，然后又重重的落了下来。

三万多吨的大家伙也承受不住这个的波折，右舷上两个三米多大的黑窟窿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海水沿着这两个窟窿快速涌了进去，金刚号顷刻之间就发生了侧倾。

而且伴随着钢铁断裂之声，金刚号的伤口越来越大，甲板上的水兵也都承受不住这个波动，像下饺子一样，掉落了海水之中。冰冷的海水，瞬间就让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体力，只能绝望的挣扎着。

这时候金刚号的内部又发出了一声剧烈的爆炸，一团火光，从中部窜起，将甲板生生的炸开了，蘑菇状的黑烟出现在了半空之中，船身经过了这次爆炸，已经不可避免的开始断裂，成了两截，快速向着海水之中沉没。

从被击中算起，前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金刚号就彻底沉入了海水之中，周围的军舰根本来不及抢救，包括牟田龟太郎在内，舰上的大多数人都随船沉入了海底。

战列舰一贯以坚盔重甲著称，防御能力一贯很强，不过日本的金刚号就是一个悲剧，英国人建造的军舰本身就不重视防御，而且这艘金刚号又带有实验的性质，根本不是成熟的产品，除了速度比较值得称道之外，其他的性能都比不了世界先进水平。

当然这也和鱼雷的攻击有关，如果一艘军舰，挨了几枚炮弹，并不会怎么样，但是挨了一枚鱼雷，至少就会伤筋动骨。原因很简单，就是海水不能向空气一样压缩，鱼雷爆炸之后，能量会通过海水，传给军舰。

水压会让爆炸效果成倍放大，而且金刚号更加倒霉的是弹药室被击中，从内部发生了严重的爆炸，这样一来，这艘庞然大物就再也撑不下去了，快速的沉入了海底，船上的人也都喂了王八。

历史上金刚号也是二战之中，日本唯一一艘被潜艇击沉的战列舰，此时金刚号不过是把历史提前了二十多年，而且击沉这艘大家伙的，也变成了中国人。

从日本联合舰队舰队组建以来，先后打败了北洋水师，俄国的太平洋舰队。连续两场大战，日本的主力战舰一艘没沉，这也堪称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终于到了尽头，随着金刚号的沉没，笼罩在日本联合舰队上的光环终于扑灭了。

其余的几艘军舰上的日本兵，看到了熊熊燃烧的金刚号，他们全都呆滞了，如此庞大的海上城堡，怎么会说沉没，就沉没呢，他们简直不敢置信！

“是潜艇，支那人的潜艇，快砸烂这些卑劣的家伙！”稍微清醒一点的日本人，气急败坏的下达命令。但是这些人日本人根本不知道潜艇跑到了哪里，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潜望镜已经再次对准了一艘军舰。

第六百三十八章布雷行动

“鱼雷！”

一艘日本的巡洋舰正在到处寻找潜艇的踪迹，船上的士兵不住的张望，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从一千五百米足有，两道水花向他们射了过来。

潜艇！正是日本人在搜寻的潜艇，可是这艘潜艇已经露出了自己的毒牙，一击致命的攻击已经动了，日本人只能拼命的转向，试图躲开鱼雷。

不过这已经是徒劳的了，日本人只躲开了一枚鱼雷，另外一枚鱼雷正好击中了舰，顿时这艘巡洋舰的舰就被炸得面目全非。战列舰都承受不住，又何况一艘巡洋舰呢，海水疯狂的涌入军舰之中，这艘军舰头重脚轻，舰尾露出了水面，高高昂起，模样十分怪异。

突然军舰中间传来金属撕裂声，这艘军舰也断成了两半，向海中沉了下去。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前后两艘军舰被击沉，日本人挨了当头一棒，一下子就把他们砸晕了。

联合舰队从成立开始，恐怕也没有遭受过如此惨重的损失，军舰被击沉了，而敌人却连影子都没有了，这绝对是最大的讽刺。

当然剩余的几艘军舰也都清楚，敌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还在附近的水下，随时都可能像毒蛇一样，再动致命的攻击，但是他们也顾不得可能的损失了，这些日本人像是疯了一样，寻找着水下的幽灵。

一艘驱逐舰快向着狼二潜艇下潜的方向驶过来，刚刚击沉巡洋舰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就面对次遭受的攻击，日本士兵冲了过来，不断向水下投掷深水炸弹。

日本人也不清楚潜艇的具体位置，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泄愤，为了释放他们的恐惧。深水炸弹在下面连续爆炸，巨大的水压让艇壳出了阵阵的声响。里面的士兵战战兢兢，他们也是第一次在实战中感受到敌人的攻击。

每一个士兵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潜艇兵就是在刀尖上舞蹈，一旦潜艇出了问题，他们连活着的机会都没有，全都要葬身海底。

时间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一般，水中的爆炸声终于消失了。潜艇三十多米的水下像是一条巨大的鲸鱼一般，悄悄的向外面溜走。

相比于潜艇的悄悄摸摸，深藏功与名，马肯森号此时可谓是惊天动地，马力全开，在水面上只留下一条优美的水花。

一直在船上战战兢兢的陈季良。突然听到了金刚号那边传来了爆炸声，他顿时就清楚，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果然相比马肯森号这艘废物军舰，金刚号和中国的潜艇更让人在乎。两艘牵引马肯森号的日本军舰，迅斩断了缆绳，将马肯森号放开了，他们向着金刚号飞快的冲了过去。

其实比他们还快。陈季良已经让人把另外两艘拖船的缆绳解开了，肯德尔他们也都进入了工作位置，就在日本人疯狂的追击潜艇的时候，马肯森号终于被动了起来，粗大的烟囱冒着滚滚黑烟，庞大的船体就好像苏醒的巨兽一般。

一阵阵剧烈的颤抖，将身上的桎梏全都甩开，肯德尔此时也到了指挥室之中。和陈季良并肩站在了一起。他也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恭喜你们，我想这会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胜利！”

“不，我的朋友，距离胜利还有很远一段路，下面就让我们开始逃亡

吧！”

马肯森号先是按照惯性，向东行驶了一段，然后马上转舵。向着渤海湾方向跑了回去。控制一艘三万多吨的庞然大物并不容易，没有肯德尔这些经验丰富的德国海军，绝对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写意。

就在军舰转向的那一刻，几十个奉军士兵将明田太郎等人扭送到了甲板上。他们的双手都被皮带困住了。一个士兵扭着明田太郎的胸口，猛地往大海中一甩，这个家伙就掉进了冰凉的海水之中。

其他人也都依次这么做，扔面口袋一般，轻松的将这些日本兵投到了大海之中喂鲨鱼。

“哼，狗屁大日本帝国，去海里头见你的天皇吧！”

解决了这些垃圾之后，马肯森号开始不断的加。望着黑漆漆的海水，陈季良的心里头也奔涌翻腾，终于最难的关口闯过去了，这样一艘优秀的战舰，终于要落到了奉军的手上。小鬼子今天敢来截军舰，明天都让他们的联合舰队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老朋友，能不能快点啊？日本的军舰追过来了。”陈季良突然焦急的喊道。

启动一艘三万多吨的大家伙，当然是声势浩大的事情，日本人正在疯狂的寻找奉军的潜艇，结果他们猛然之间现了马肯森号启动了。这些日本人也不傻，他们瞬间脑中就闪过了一个念头，他们上当了！

原来这艘军舰能够行动，只不过是一直在装孙子而已，这绝对是一个阴谋，潜艇偷袭，马肯森号逃走。日本人什么都没有捞到，结果还白白损失了金刚号，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支那人拿日本帝国当猴耍么！剩余的三艘军舰全都暴怒了，他们也不去寻找潜艇了，而是拼命的追击马肯森号，绝对不能让这个大家伙安然回到奉天，所有的日本军人已经疯了。

三艘驱逐舰呈现了一个扇子面形，快的向着马肯森号追了过来，双方距离越来越近了，日本人已经出了最后警告，要求马肯森号必须停下来，不然他们就要开炮，陈季良得到了消息之后，脑门上面也冒汗了。

“老朋友，再不快点，我们就跑不了了！”

肯德尔也是焦急异常：“陈，你要知道，马肯森号严格意义上，并没有完成试航，很多数据我们不确定，贸然加到了最高度，是非常危险的，而且经过漫长航行，军舰的状态也不好。”

“我不管，总之要甩掉那些小不点，难道你想我们被日本人俘虏么？”

肯德尔突然笑了笑了：“陈。对付这些小东西，其实不用逃跑也行。”

陈季良脑子也迅的旋转了一下，虽然马肯森号没有了主炮，但是还有两门副炮留了下来，虽然是副炮，但是也有150mm，对付驱逐舰已经足够了。

“好。咱们也开开荤，痛扁这些小鬼子。”

几个德国昔日的炮手全都进入了战斗位置，再度出现在了热血沸腾的海上，这些德国士兵也找到了昔日的感觉，他们的精神高度集中。

此时日本人距离马肯森号越来越近，这些日本人已经按捺不住了。他们将炮口对准了马肯森号，炮弹毫不留情的射了过来。那些德国水兵并没有任何的吃惊，他们借助着日本人炮击的火光，迅确定了军舰的准确位置，两门副炮悄悄的对准了一艘日本驱逐舰。

火光一闪，两枚炮弹一同砸了过来，日本人根本没有料到马肯森号还有反击能力。顿时就傻眼了。

炮弹擦着甲板落到了海中，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但是也让日本人惊恐不已，炮弹接二连三的射了过来。终于有一枚炮弹落在了舰上，顿时就炸出了一个一米方圆的大洞，舰上的日本人也狼狈不堪，被炸得七零八落。

其他两艘军舰一看同伴受到了攻击，顿时也是大惊失色。原来他们追逐的不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而是一只暗藏毒牙的蛇，随时都能要了他们的性命。

这两艘军舰的度也都减慢了下来，就在他们酝酿着怎么攻击马肯森号的时候，陈绍宽的狼一号潜艇已经在一旁蓄势待了。

干掉了金刚号之后，他就让潜艇潜了过来，为的就是给马肯森号逃跑提供掩护。现在一看两艘军舰慢了下来，顿时他们一连射出了四枚鱼雷，像是四条利剑一样。日本人已经被鱼雷吓破了胆，一看到鱼雷攻击。他们全都吓傻了，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赶快逃命。

两艘驱逐舰仗着灵活性好，终于躲开了鱼雷的攻击，但是他们再也不敢追击马肯森号了，不只这艘军舰带刺，而且谁知道周围有多少潜艇，会对他们动偷袭，这简直太要命了！

日本人只能将情况向上级报告，看看日本国内有什么指令。其实金刚号沉没的时候，已经向东京汇报了。

只是最初接到这份电报的时候，报务员还只当是一个恶作剧，中国的海上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马肯森号又被拆去了大炮，那么谁还能威胁到金刚号啊，就算摆在那里，让你打，也没有办法打沉。

但是接二连三的电报，终于让日本人清醒过来，这不是一个玩笑，他们引以为傲的战舰沉没了！

这个消息就仿佛晴天霹雳一般，落在了日本人的头上，这些办事人员也不敢怠慢，他们一刻不停，急忙将消息层层上报。一直报告给了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从人把加藤从睡梦之中叫醒，这位海军大臣还极为不满。

可是当金刚号被击沉的消息放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加藤已经困意全无，脑门上面全都是冷汗。

“饭桶，可耻！”加藤破口大骂，不过他也清楚，一艘主力舰沉没了，这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情，很可能日本的国政就此改变，因此他们不能不感到震撼。

“我马上去见相，你们立即给旅顺的舰队下令，立即出动，务必将马肯森号截住，绝对不能让这艘军舰回到支那！”

加藤友三郎直奔相官邸，对于日本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所有的元老重臣，全都被惊动了，他们全都被惊呆了，吓傻了，甚至都被雷得外焦里嫩，所有人都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金刚号为什么会沉没，怎么能够沉没，到底是生了什么？

东京已经慌作一团的时候，旅顺港中，却是另一番景象，军港中灯火辉煌，无数的日本人还沉浸在纵情欢乐之中，他们抱着女人，鬼哭狼嚎，享受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一面往嘴里灌着清酒，一面唱着家乡的歌曲。

就在这个时候，三艘夜叉级潜艇悄悄的在港口外面冒出了头。密封舱门打开后，潜艇内的秽气顿时被海风一扫而空。几十个大男人塞在一个闷罐子

里的滋味真不好受。食物，油污，甚至是臭屁，全都纠缠到了一起。

狭小的空间之中，混杂了这些味道，谁还能舒服，尤其是一路上还要小心翼翼，防止被日本人现，毕竟在旅顺驻军之后，日本人就把渤海当成了他们的浴盆，不是过来逛逛。

一路上潜艇编队就遇到了两次日本的巡逻船，都险些被日本人现，一开始出动了四艘潜艇，但是出来不久，有一艘电池就出现了故障，不得不返回基地，结果只有三艘能投入战斗，无论如何总算是到了。

唐君尧举起望远镜，观察情况，这里距离旅顺还有大约五公里，三艘潜艇已经位于主航道中央，远处的城市上空还有零星灯光，最危险的炮台上暂时没现动静，四周也没出现任何舰船，正是下手的最好时机。

“弟兄们该动手了！”

唐君尧一声令下，所有的士兵都动了起来，水兵们跑到了舰尾，解开滑轨上的水雷慢慢放了下去。

布雷并不像常人想象的往水里一扔完事，从定深到水下阵列都极为讲究，比如这次出前唐君尧就专门组织讨论过，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他们选择定深三米，这样一来一两千吨左右的舰船由于吃水深度都不会撞到，而且这个深度在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浑浊水纹条件中也不易被肉眼看到。

三艘夜叉级，一共只有36枚水雷，唐君尧按照计划，选择了之字型的布雷方式，每隔三十米，放上一枚锚雷，按照原本的计算，如果来了四艘军舰，48枚水雷就能把主航道基本封死，不过由于一艘出了问题，结果这个水雷阵就出现了不足。

布雷的时候，唐君尧只能寄希望于上天保佑了，这也给潜艇兵上了一课，以后制定作战计划，必须流出足够的备份。

当最后一枚水雷布好之后，唐君尧已经浑身都被热汗湿透了，这些小伙子悄悄的潜入了水中，暂时到三公里之外的地方观察情况，如果日本军舰侥幸逃脱了水雷阵，他们就要用鱼雷干掉他们，总之要把他们堵住！

第六百三十九章又一艘

唐君尧是东三省海事学院，第一批毕业的学生，相比于声名煊赫的讲武堂，海事学院显得有些默默无闻，而且学生数量也只有讲武堂的十五分之一。

但是真正了解内情的都知道，海事学院的学生平均素质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想要进入海事学院，至少需要重点高中毕业，其中甚至有不少大学生，还有一批海外华侨的后裔。生源素质是一方面，要学习的内容也十分严格，各种实践考核，数不胜数。

唐君尧在这些学生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首批艇长，也算是相当了不起的。他已经指挥了几次演练行动，也偷偷接近过旅顺。

不过这一次和以往的感觉完全不同，这是真正的生死战场，出一点错误，就意味着全艇几十号人，随时都可能丧命，因此他显得格外的谨慎小心。

布雷成功之后，他们暂时退到了安全处，抓紧时间给潜艇充电，随时都可能遇到敌人，如果到时候不能快速潜入水下，那防御能力弱，火力差，速度慢的潜艇就变成了活靶子了，只要一发炮弹，就足以让潜艇完蛋，因此必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渐渐的过了两个小时左右，潜艇充满了电，艇上的人员也渐渐的情绪高涨起来，虽然深入虎穴，危险异常，但是这种刺激也是难以形容的。他们成年累月的苦训，不就是为了建功立业这一天么！

士兵们都在默默的祈祷，盼着日本人一头冲出来，撞到水雷上面。苦心人，天不负，就在士兵们盼望的时候。日本的军港之中出现了大量的灯光，离着老远，似乎都能听到一些吵嚷的声音。唐君尧立即就想到了，怕是日本人要行动了。

“全部下潜，通过潜望镜盯住敌人的一举一动。”

三艘潜艇全都默默的潜入了水中。此时的日本人已经彻底疯狂了，尤其是听到金刚号被击沉的消息，他们全都震怒异常，难以置信。

那么强大的战舰，怎么会沉没呢，谁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可是上级的严令绝对不会错。因此他们必须把马肯森号截住。旅顺港之中，所有的军舰都动员了起来，港口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

随着一艘驱逐舰驶出了港口，所有人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空气已经焦灼，每位水兵都捏着拳头。鱼雷舱内三位填装和击发手一会看压力表，一会看通气阀，最后干脆拿起抹布把鱼雷管上上下下擦得透亮。

唐君尧也难免如此，所有的压力都落在了他的肩头，平时不管经过多少训练，都没法和正式战斗相比。

第一次经历战争的士兵没有不紧张的，尤其是这种关乎重大的战斗。如何排解才是关键。幸好德国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和德军一起训练近一年的水兵们也学会了用忙碌和工作来缓解紧绷的神经。

在煎熬和期盼之中，唐君尧的眼珠子慢慢露出了欣喜的神色，日本军舰终于进入了水雷阵之中，能不能封锁住旅顺港，能不能让日本人知难而退，成败就在此一举。

拥簇在旁边的水兵们，虽然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但是他们的心里头也

都在默默的等待，期盼着胜利的到来。

第一艘日本驱逐舰已经驶入了水雷阵，吃水不到两米的它不可能触碰到鱼雷，因此没有爆炸声音，也可以理解。但是随后一艘无比庞大的战舰也驶离了旅顺港，向着外面冲了出来。

这艘军舰正是金刚级的四号舰，雾岛号战列舰。相比于英国造的金刚号，这艘战舰改进的地方更多，战斗力也更强大。自从奉军和日本人矛盾越来越多，为了威慑奉军。日本人就轮班派出主力战舰，进驻旅顺口，向奉军施压。

唐君尧还不清楚金刚号已经沉没的事情，他此时只盼着雾岛号能够撞到水雷阵上面，只要这艘三万吨多的战列舰被炸沉了，日本人保准要痛彻心肺，难以忍受。

不过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让日本人疼，让他们疯，最后再让他们死！

唐君尧心中充满着期盼，但是雾岛号并没有撞到水雷上面，也没有发出预想之中的爆炸声。唐君尧顿时有了一个不好的念头，日本军舰全都排成一队，严格按照开辟出来的路线行驶，前面驱逐舰的螺旋桨带起的波浪，能将一吨重的锚雷卷出好几米。

有了驱逐舰开路，说不定雾岛号就能全都避开水雷阵。眼看着驱逐舰已经驶出水雷阵，唐君尧有些失望了，难道日本人运气真的这么好？驱逐舰螺旋桨带起的水波会将航道上的全部水雷都推到一边？

时间不等人，雾岛号已经进入了水雷阵，行至中段，期待之中的爆炸依然没出现。看来今天运气不在自己这边，出师不利的唐君尧十分的愤怒，也有了郁闷。

不过他也清楚，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绝对不能放日本人安然的出港。不然奉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就要破坏，虽然没有混乱就发起进攻非常危险，但已经无法选择，必要的时候，只能牺牲自己这三艘潜艇，他只盼着能够击沉雾岛号，这样就算死，也值得了。

唐君尧冷静的下令：“航速6节，航向11点，鱼雷舱准备……”

就在唐君尧发射两个字还没有出口的时候，一声突然响起的剧烈爆炸，雷鸣一般的声音，突然传了过来，潜艇中的士兵全都为之一振，大家疯狂涌到潜望镜旁。

即便早就期盼许久了，但是突然响起来之后，还是让所有人都有些错愕。唐君尧下意识的把眼睛飞速贴上观察镜后，远处的画面顿时刺爆了眼球！一股强烈的火光，腾空而起，海上瞬间出现了一个太阳。

雾岛号在即将驶出水雷阵的时候，突然舰首撞在了一枚水雷上面，剧烈的爆炸，瞬间就在舰首上撕开了一个狰狞的伤口，甲板上很多猝不及防的水兵被这种剧烈颠簸直接抛入大海，滚滚的浓烟和火光，不断的吞噬着其余的日本兵。

海水源源不断的从雾岛号的舰首涌进去，火光和爆炸笼罩了这艘庞大的军舰，红彤彤的火光，让雾岛号成了水面上最醒目的标志。

一枚一吨重的水雷足足可填装450公斤高爆炸药！比起任何的航空炸弹，都来的要猛烈，而且还是在海中爆炸，威力更加难以估计，能够轻松敲开战列舰的重甲防御。

就算到了后世，水雷也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武器，甚至有穷人的原子弹

之称，不论是多么先进的军舰，只要稍有疏忽，就会被水雷招呼上。

一枚水雷造价几十美元，上百美元，而一艘大型战舰动辄就要几百万，上千万的成本，这种交换比例，实在是太过悬殊了。

“水雷，这里一定有水雷！”日本海军之中，不乏经历过甲午海战日俄海战的优秀指挥官，他们瞬间就意识到是触雷了，也只有水雷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力。

眼看着雾岛号战列舰向水下沉没，所有日本人的心都碎了，这可是他们的骄傲所在，怎么能够沉没啊！

其他的军舰都不顾一起的前来救援，试图保住雾岛号，就在这个混乱的当口，突然水中有几道浪花急速扑了过来。

“是鱼雷，该死，支那人派出了潜艇！”

日本人拼命的叫嚷着，这里刚刚离开港口，水域还不够宽广，想要躲避鱼雷，十分困难。

唐君尧他们一共射出了六枚鱼雷，从不同方向扑了过来，日本人不断的叫嚷着：“左满舵，快点，躲开鱼雷！”

一艘日本驱逐舰躲开一枚鱼雷，但是却被第二枚击中，瞬间起火爆炸，另外一艘虽然幸运一些，躲开了射向它的两枚鱼雷，但是却撞到了一枚水雷上面，比起鱼雷威力更惊人的水雷，一下子就把这艘军舰送出了海中，然后狠狠的摔在了海面上，整个船体在剧烈的震动之中，已经侧翻了，船上的所有日本人都被抛到了海中。

另外两枚鱼雷穿过了日本人的舰队，正好撞在了雾岛号上，本来就已经身受重创，即将沉没的雾岛号，又遭了致命的攻击，简直就没有一点活路了。锅炉被引爆，庞大的战舰都，笼罩在了火海之中。烈焰飞腾，船上的人享受着难得的冰火两重天，随后不可救药的沉了下去。

眼看着雾岛号完蛋了，这些日本兵已经疯了，幸存的军舰全都向着潜艇的方向冲了过来，舰炮，枪支全都对准了他们，不管有什么，全都劈头盖脸的打了过来。

唐君尧急忙下令潜艇下潜躲避，听着噼里啪啦的爆炸声，他们既紧张，同时又感到了兴奋，唐君尧甚至能想到日本人气急败坏的模样，想到这里，脸上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三艘潜艇全都下沉到了水中，有了夜色的掩护，再加上海水比较浑浊，已经看不到潜艇的踪迹了，但是日本人还在不断的搜寻，巡逻艇，驱逐舰像是拉网一样，发现一点风吹草动，就是一顿炮弹，他们也的确被气疯了，发誓要抓到卑劣的偷袭者。

他们忙活了大半夜，最后还是一无所获，舰队指挥官哭丧着脸向东京发报：雾岛号沉没了！

一天之内，两艘大型主力战舰，先后沉没，对于日本人来说，这一棒子有点太疼了，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第六百四十章普天同庆

“爹，您老快看看吧，有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哼，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多大的人了，怎么还像是小孩子一样，毛手毛脚的，这天下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在意了，荣辱与我，无增无减。”

说话之间，这位老人叹了一口气，眼神之中充满了落寞与无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萨镇冰，北洋水师的元老，一路从满清走来，这位老人见证了北洋水师从无到有的历史，也经历过甲午海战的誓死拼杀，一直到了民国时代。

萨镇冰原本心中也有强军之梦，要重新复兴北洋水师的荣耀，他把希望曾经寄托到了民党身上，可是十来年下来，老头子已经彻底不抱任何希望了，恐怕在他的有生之年，再也不会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了。

老头子已经写好了一份辞职书，准备辞去海军总长的职务，回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这时候无论和老头子说什么，都很难打动他的心了。儿子萨本远说什么好消息，他只当是又有人要挽留自己，或者是升官加爵，不过他已经决心离开是非圈子，根本不会在意了。

萨本远一看老爹这样，也急着说道：“爹，您老只要看一眼，我保证您就会喜出望外的。”，一见儿子坚持，萨镇冰也只好说道：“拿过来吧，以后再有什么猫三狗四的破烂事，不要让我看了。”

说话之间，萨镇冰接过了这份号外，刚看了一行字，老头子的眼睛就瞪圆了，他不敢置信的揉了揉眼睛，又仔细看了看。他还是有些皱眉。

“本远，快把我的老花镜拿过来。”

萨本远也恭恭敬敬的花镜递了过来，老头子一把就抢过了老花镜，戴上之后，逐字逐句的看着，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一份只有二百多字的介绍，他足足看了五分钟，随后老头子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他忍不住搓了搓手：“本远，这种好事你怎么不早说啊。快速把我珍藏的那瓶状元红拿来，爹要好好喝一杯。”

萨本远也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老爹如此兴奋了，他急忙答应了一声，萨镇冰则是站起身，好好整理了一下衣服。几步走到了一个神龛的面前。

他小心翼翼的将帘子撩开，里面齐刷刷的摆着几十个人的灵牌。有丁汝昌。有刘步蟾，有邓世昌，有林永升，有林泰曾……这些人全都是在甲午海战之中壮烈殉国的将领。

萨镇冰看着这些昔日远去的袍泽，顿时老泪纵横，嘴里头喃喃的说道：“各位老弟兄。这些年来，常常再想，你们都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倒不如当初和你们一同殉国，也好过留在人间，受折磨啊！可是到了现在，我明白了，萨某活着，就是为了把好消息告诉给你们，日本人的军舰被咱们击沉了，整整两艘巨舰，全都三万多吨，比起当初的定远和镇远还要大四五倍，四五倍啊……”

萨镇冰说到了这里，泣不成声，浑浊的泪水从眼中滚滚流下，只是脸上还带着由衷的笑容。其实泣不成声的又何止他一人，整个中国都被砸晕了。奉军在一早上就发表了通电，宣称日本人试图非法掳走马肯森号战舰，已经构成了事实上对中国领土的侵犯，奉天海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

在战斗中，击沉日本战列舰两艘，分别是金刚号和雾岛号，另外击沉巡

洋舰一艘，驱逐舰两艘，击伤一艘。奉天政府在此警告日本方面，必须为错误付出代价，中国的领土不容侵犯，中国主权不容践踏，任何试图挑起战端的行为，都会遭到坚决的回击。

文告并不长，但是分量却重如泰山，将整个中国都砸晕了，当年李鸿章就说过，这是三千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依旧就是威胁从海上来。

事实上中国人真正完全失去自信，是从甲午战争开始，随着北洋舰队的覆灭，中国的万里海疆，彻底成了列强的游乐场，他们可以随意的进出。

尤其是一个小小岛国，竟然靠着西化，就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将堂堂中华踩在了脚下，从此之后，整个学界，社会的精英，全面的拜倒在了洋人的脚下。这股风潮已经影响到了后世，即便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还有无数人习惯性的对西方屈膝、拜倒、磕头、谄媚！

这不得不说是民族的一个悲哀，究其原因，或许就是中国一直以来对海洋缺少掌控，敌人可以自由进出家门。没有海洋的胜利，就不能彻底洗雪甲午的耻辱，就不能从根源上消除崇洋媚外的因子。

可是如今这个消息的出现，顿时让中国沸腾了，两艘巨舰，全都被送进了海底，嚣张无比的联合舰队，遭到了迎头痛击，中国的海域不是他们家的后院，敢打中国的主意，就要承受头破血流的后果。

解气！舒服！畅快！

几十年来郁积在胸中的怨气，全都撒出来了，相比而言，远东和俄国人的战斗，规模更大，分量更重，但是那毕竟是陆上的争斗，有海无防的魔咒还没有结束。现在可不同，在海洋上，中国人也有了强大的武力，能够捍卫自己的利益了，再也没有人能随意欺辱这个国家。

各地的学生得到了消息之后，就奔走相告，用最快的速度制作了彩旗和标语，欢欣鼓舞的走上了街头。等他们到了街头的时候，却发现无数的百姓也都自发的出现在了街头，舞龙舞狮队伍一个接着一个，鞭炮锣鼓的响声不绝于耳。

老百姓并不是一群麻木的人，只是他们看不到希望，如今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奉军的强大让所有老百姓都感到了放心，不只是陆上，在海洋上也是一样，他们全都由衷的为了奉军的胜利欢呼雀跃。

整个中国都沉浸在了欢乐之中。民众走上了街头，热情的欢呼。以往总有巡警出来阻拦，而这一次那些巡警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他们再也不用看洋人的脸色了，这就是尊严！

相比于老百姓的喜悦，也有人犯了难，曹锟曹大帅看到了这份文告之后，顿时就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吓得瘫坐在了椅子上，一动不动。

完了。全完了！

“小鬼子，王八蛋，你们就是一帮熊货，欺负我姓曹的有本事，怎么对上奉军。你们就怂了，窝囊废。饭桶。狗屁联合舰队，全都是狗屁！”

曹锟一面破口大骂，一面抓起了桌面上的东西，全都摔在了地上，他是越想越害怕。正在这个时候，吴佩孚从外面走了进来。一看地上零碎的东西，再看曹锟满头冷汗，青筋暴露的样子，这位曹大帅是真正恐惧了。

一见到吴佩孚进来。曹锟急忙紧走几步，拉住了吴佩孚的手：“子玉啊，你快救救我吧，我没想过要和奉军作对啊，只是日本人的压力，我不得不做

点违心的事情啊。”
吴佩孚也知道曹锟亲自去阻拦奉军的飞机出动，他当时就感到了不妙，张廷兰这些年行事从来是滴水不漏。尤其是和列强打交道，没有十足的把握，人家根本不会出手。那么大的一艘军舰，既然敢运回来，就肯定有后手。
偏偏曹锟看不透，就傻乎乎的冲到了前头，替日本人干活，阻止了飞机的出动，要不然日本人损失肯定会更惨重。
这就是押宝押错了的结果，一旦这种事情揭露出去，对名望绝对是沉重的打击，只怕曹锟都要在唾骂声中黯然收场。
“大帅，当务之急是修复和奉军的嫌隙，犯了错，就要弥补，您以为如何？”
“那是自然，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还请子玉指点。”
吴佩孚眉头紧锁，想了想说道：“两艘巨舰沉没，这可不是小事情，搞不好日本人都会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宣战，我们也必须拿出一个方略来。”
一听到这话，曹锟的脑袋也冷静了一点，他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面，忍不住问道：“子玉，一旦开战，你觉得奉军胜算有几何？”
吴佩孚艰难的摇了摇头：“我也不清楚，不过以我之见，这是中日之间的战斗，只要我们还是一个中国人，就不能不出力气。向奉军开放机场和铁路，准许他们在山东等地布防，所有当地政府，全要提供便利。”
曹锟也点点头，然后说道：“子玉，马上给我拟一份致歉的电报，然后在以我的名义，捐出二百万元，作为军费。”
曹锟和吴佩孚商量妥了应对办法，电报也发了出去，只不过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这样曹锟惊恐无比。
不过事实上曹锟也不用担心，相比于中日开战的这些大事情，和曹锟之间的龃龉，都是细枝末节，此时张廷兰根本没在奉天，而是赶到了葫芦岛。
就在天刚刚放亮的时候，马肯森号的庞大身影出现在了港口之外，巍峨的军舰，比起当初的巴登号，还要大了一圈，显得更加雄伟，充满了压迫感。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艘军舰是靠着自己的动力，在向港口驶来，而不是被拖进来了。这让所有人全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
在港口上早已聚集了一大批欢迎的百姓，还有不少新闻记者，大家全都在瞩目着这艘军舰，正是这个庞大的家伙，引起了中日的冲突，看到了这艘军舰之后，大家全都觉得值，当然要是能够装上主炮，就更加振奋人心了。
军舰缓缓的驶入了港口，陈季良带头走了下来，至于肯德尔他们，还都藏在了船舱之中，没有曝光。
“报告大帅，我们顺利将马肯森号带回国内，完成任务，请您指示！”
张廷兰脸上全都是满意的笑容：“弟兄们辛苦了，正是靠着你们的聪明才智，挫败了日本人妄图劫掠军舰的险恶图谋，我向你们致敬！”
说着张廷兰和所有的文武大员，全都给陈季良他们敬了一个礼，当然受礼的不只是陈季良，还包括那些英勇的潜艇兵。
马肯森号停泊在了港口，大家终于能够看清这艘庞然大物了，就在军舰的后部，依稀能够看到炮弹轰击的痕迹，所有的记者都指指点点。
陈季良向他们说道：“诸位，这都是日本人攻击我舰留下的，他们先是利

用金刚号为首的舰队，对我们进行阻拦，妄图把马肯森号带到日本，随后有利用军舰追击我们，不停的开炮，我方有五名士兵，在战斗之中，壮烈殉国。”

张廷兰也对所有记者说道：“日本是一个抢掠成性的国家，早在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过倭寇，这次的日本人不过是从操旧业，但是我要说，当年中国人能击败倭寇，现在也一样能够胜利，任何侵略图谋，都不会有好下场。”

掷地有声的话语，顿时迎来了阵阵掌声，没有人怀疑话中的强大自信。

马肯森号安然回到了葫芦岛，巨大的照片登到了报纸上面，这无疑是最有力的武器，狠狠的抽在了日本人的脸上。

面对着欢腾一片的中国，列强还是非常慎重的，他们并不相信奉军有能力击沉金刚号和雾岛号。得到消息的第一印象，就是愚人节的笑话，中国海军全都加起来，还没有一艘金刚号的吨位大，怎么可能把这艘庞然大物送到海底呢。

但是随着各方面的情报传来，他们也渐渐的感到了不妙，金刚号确实带着一些军舰出海，雾岛号在旅顺港外触雷沉没，巨大的爆炸和火光，瞒不过城中的人。

直到下午的时候，日本的外务省才羞羞答答的发布文告，称在执行任务期间，军舰受到了损失，至于具体情况，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只是警告肇事者，日本政府会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回应。

这下子大家全都清楚怎么回事了，各国的外交使节在这一刻，全都被惊动起来，远东又要出大问题了。他们全都四处联络，英国公使艾斯顿坐着汽车，快速前往外交部，沿途全都是喜气洋洋的人群，面对着英国人的车辆，他们再也没有了谦卑和惶恐。

艾斯顿看到这里，也忍不住暗暗咬牙。

第六百四十一章要打仗了

一个民族的自信，就是建立在胜利的基础上，尤其是海上的胜利，更让国人一扫颓唐，变得昂扬向上起来，面对着列强，他们也没有了那种恐惧。

而这种士气的转变，必然带来民族主义的兴起，一个古老的大国，不可能永远的臣服在小丑的脚下。当殖民者踏足这片土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中国和非洲南亚并不相同，他们不可能将这块土地彻底征服。

他们最想的就是永远维持中国的分裂状态，让这个国家沉沦下去，成为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只是想不到，这个古老民族觉醒的速度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而且力度也大得惊人。

沿街的报童全都被围了起来，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迅速被抢购一空。

“看报啊，一份报纸，附送金刚号图片，大家快来看啊，被击沉的就是这艘军舰！”

又有几个报童冲了出来，他们手上挥动着战舰的图片，顿时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虽然是黑白的照片，但是一艘三万多吨的庞然大物，还是有着无与伦比的气势，粗大的炮口，显示着强大的力量。

如此庞大的家伙，竟然被奉军给击沉了，真是好本事，好厉害！所有人全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艾斯顿的心里头也很不是滋味，这艘战舰可是英国人制造的，现在却被击沉了，他的心里头也感觉怪怪的。

驱车来到了总统府之后，艾斯顿直接见到了大总统徐世昌，此时徐世昌也得到了消息，他也被惊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日本的战列舰沉没了，被奉军给击沉了。日本人会有什么对策，会不会就此宣战，两国是不是要兵戎相见，北洋又该如何自处？

这一连串的难题都压在了徐世昌的心头，这时候艾斯顿急匆匆的找来了，一见徐世昌，他就劈头盖脸的说道：“大总统阁下，击沉战舰意味着什么，大总统您清楚么？是战争，可怕的战争。我相信很快日本方面随时都会向中国宣战，你们准备怎么应付？”

面对质问，徐世昌哑口无言，的确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些都是奉军干的。他这个大总统一点都不清楚，甚至他都没有艾斯顿了解的多。马肯森号的买卖英国人是清楚的。而徐世昌则是一点都不知道。

“公使先生，我这大总统，不过是牌位而已，别说关外的奉军，就连北洋，也不是我能管的。天塌下来个高的撑着，我老头子没有办法。”

徐世昌摆肉头阵，艾斯顿此时也红眼了：“大总统阁下，我们开门见山吧。一旦中日开战，列强在华利益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斡旋，尽力避免战争发生。大英帝国政府已经在和日本方面沟通，了解事情真相，我也希望你们能行动起来，说服奉天方面，接受赔偿条件。”

徐世昌一听，也是眼前一亮，战争一旦打起来，不只冲击列强在华利益，北洋也必然会卷入其中，谁都不能置身事外。

“公使先生，我赞同您的提议，不过需要让奉天接受什么条件，才能避免战争呢？”

“赔偿，赔偿军舰全部损失，将马肯森号无条件交给日本人，然后扩大日本在东北利益，最好能把铁路和矿山都交给日本人，我相信做到了这一点，

还有可能挽回。”

艾斯顿交代完毕之后，就匆匆离开，去找各国的公使协调，徐世昌也急忙把曹锟和吴佩孚都请了过来，共同商量如果说服奉军。

可以说战争已经到了悬崖边上，一触即发，张廷兰在葫芦岛发表了讲话之后，也感到了事情重大，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急忙乘飞机回到了奉天，奉军的所有文武大员全都齐集一堂，共同讨论眼前的情况。

参谋长杨宇言了：“大帅，首先我认为和日本人之间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击沉了两艘战列舰，如果日本人还能忍下去，他们也没法和国内交代。现在的问题就是大打还是小打，双方是押上所有的老本，进行一场倾国之战，还是把冲突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直到一方愿意谈判为止。”

蒋方震也说道：“我赞同邻葛的判断，不过我们一定要做好生死大战额准备，不能心存侥幸，不然可要吃大亏！现在军队的换装还没有彻底完成，新编练的部队还要磨合，尤其是海空力量，还有很大的不足，能不能守住渤海湾沿线，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总而言之，我们的困难很多，但是好在武器已经能够自产，再加上内线作战，和日本人拼一下，胜算至少有五成。”

其实张廷兰并不愿意和日本人过早开战，但是发展海军的战略不能拖延，而且说实话他也没有想到日本人的战列舰会这么脆弱，一下子就弄沉了两艘，变得不可收拾。

当然他也知道，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只能说天意弄人，张廷兰也只能接受这个挑战。

“诸位，既然战争不可避免，我们就要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现在就要转入战时体制，成立最高统帅部，所有的军队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行动，军需给养也要跟上，老百姓的组织工作也要搞起来。”

王永江在一旁说道：“拙言，这个你就放心吧，和俄国人打了一场，战后我们就制定了各种预案，马上就能够启动，这些事务就不用担心了。”

对于王永江的本事，张廷兰是非常信任的，他笑道：“既然如此，那么岷源先生和朱部长就主要负责动员这一块，另外顾部长也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揭露日本人劫船的阴谋，我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应战。”

朱庆澜，顾维钧全都点点头，张廷兰交代了这些事情，又把所有的将领都带到了一旁，这里放着东三省，包括远东地区的沙盘，所有的要地，全都一清二楚。

“大家都看看吧，你们觉得日本人会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对着沙盘，大家都在沉思，他们和日本人也打了不少交道，深知日本人的战术特点，也了解东三省的地形，脑中全都不住的推演着开战之后的情况。

蒋方震最先开口了：“大帅，我认为战斗会从四个方向爆发，首先日本人最大的军事基地，就是关东州，也就是旅大，他们应该会派遣一支部队，攻击盖州，营口等地，拿下海城，这样一来，通往奉天的大门就打开了，尤其是这一线都是沿海地区，能够得到海上力量支援，应该是日本人主攻的方向。”

在场的将领全都对蒋方震的判断点头同意，的确如果换位思考，他们也会采取这个措施。

“另外日本人还应该从旅顺派出一支偏师，攻击庄河，丹东等地，这样就能和驻朝鲜的日本军队连成一片，然后威胁凤城的安全，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整个辽东半岛，就要落入日本人的掌控之中。”

“第三个方向就是山海关，日本人在华北同样有驻屯军，他们会以天津作为基地，从南线牵制我们。至于第四个方向就是奉天，日本人在满铁沿线还有驻军，一旦开战之后，这些部队应该快速南下，突破重围，汇合从旅大杀过来的日本军队。”

蒋百里的分析丝丝入扣，和乎情理，不愧是军事大家，一下子就把问题全都摆清楚了，大家全都忍不住点头赞同。张廷兰凝视着沙盘，然后说道：“百里兄，我看日本人还有可能从这里发动攻击。”

张廷兰的手落在了延吉和图们一带，这里原本是中俄朝三国的交接地带，可是如今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远东帝国又受奉军控制，其实说白了就是中日两国对抗的前沿，而且此地距离海参崴只有不到两百公里，只要攻占下来，就能威胁海参崴。

拿下了海参崴，再加上日本人掌控的大连，奉军同外界联系的渠道就都被封死了，变成了笼中鸟，非也飞不出去了。

杨宇霆眉头也皱了起来：“大帅，日本人攻击了这里，就等于是要染指远东，那时候战局就不可控制了，他们会这么做么？”

“会！”张廷兰十分笃定的说道：“这就要看日本人的战略目标了，如果他们想进行生死决战，外东北肯定不会放过，如果不想，他们的战略目标很可能是定位在巩固南满利益，以及抢占远东上面。别忘了，为了这块土地，日本人可是付出了巨额的军费，结果却落到了我们的手上，他们哪能甘心。”

姜登选也说道：“我也认同大帅的判断，这里都是近海地带，能够获得海上的支援。日本人自从日俄战争之后，海军力量蓬勃发展，但是陆军装备几乎没有什么更新，他们在炮兵和装甲兵方面，事实上处在了弱势地位，如果我是日本的决策者，我也会扬长避短，利用海军，封死我们同外界的联系，迫使我们投降！”

蒋方震点点头：“的确如此，日本国力强，海军庞大，而我们的优势在于准备充分，陆空军装备暂时领先，因此应该速战速决，把日本人从南满赶出去，然后再把战火烧到朝鲜，打破他们的封锁。”

第六百四十二章不宣而战

蒋百里所说的方略正好符合张廷兰的判断，中日之间肯定有生死大战，最终决定出谁才是东亚的主人，当时此时两方都没有准备好，最好是打一场有限度的战争，把日本人从南满赶出去。

张廷兰敲定了战争的方略，然后对在场的人说道：“针对日本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我们将予以坚决的应对。”

到了分兵派将的时候，在场的众将全都挺直了腰板，张廷兰首先将目光落在了孙安虎的身上。

“第一师和第六师，组成奉天第一军，军长由孙安虎出任，你们的任务是第一时间进驻辽阳，切断奉天日军难逃的道路，同时在盖州和营口一线布防，挡住日本人的攻击。你们肩上担子很重，而且还可能面临日本人的海军舰炮攻击，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大帅放心，第一军的士兵全都是能打硬仗的，不管来多少鬼子，不过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扛下来。”第一师在远东的表现让所有人都不会怀疑他们的能力。

张廷兰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又把目光落在了姜登选的身上：“第二师，独立骑兵旅，重炮大队组成朝鲜方面军，你们的任务是确保丹东安全，并且阻挡驻朝日本军队进入奉天。”

“保证完全任务。”

“万福麟，你率领第五师守卫山海关，防止华北日本驻屯军北上。”

“大帅，我认为可以和北洋取得联络，让他们出动军队，接触华北日军武装，他们足有十几万的军队，对付一点日本人。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的主力全都对付日本人。”

张廷兰摆了摆手：“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北洋要是中立，最起码日本人不会攻击他们的地盘，战争就在我们之间进行，一旦北洋都卷进来，又不知道要派多少军队保护他们呢。”

一听张廷兰说的有趣，在场众人也都难得的笑了，北洋的确是一个猪队友，派系林立。装备落后，组织涣散，为了帮助他们，说不定付出的代价会更多，因此不用也罢。万福麟也领命守卫山海关去了。

张廷兰又叫到了李景林，他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在开战的第一时间解决奉天的日本驻军。至于张廷兰比较担忧的图们方向，则是交给了秦威负责，他率领第七师和第十一师负责图们江的方向。

至于总预备队，则是落到了张廷枢的装甲师上面，经过这段时间的紧张换装，奉军已经组建起了装甲师。拥有坦克二百多辆，实力空前加强，张廷枢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一听张廷兰把他编入了预备队。顿时张廷枢的脸就垮了下来。

“大帅，我们装甲部队可是铁拳，要冲在第一线，怎么能躲在后面，当预备队呢？”

张廷兰摆了摆手：“不要争了，装甲部队暂时不出动，正是考虑到了威力强大，日本人在东北目前的驻军还不多，你们的使命就是等到日本人大举攻击的时候，给他们迎头痛击，让他们知道钢铁洪流的厉害。”

蒋方震也笑道：“大角儿都是唱压轴大戏的，放心吧，肯定有大显身手的

时候。”
“大帅，都安排差不多了，那我们空军该干什么啊？”冯庸也急着问道。
张廷兰顿时哈哈一笑：“空军的担子最重，我们除了潜艇之外，想要对付日本的战舰，空军就是最大的王牌，你们要配合海军作战，把山海关到营口之间的海岸，保护起来，不能出一点差错。”
张廷兰说着，又拉着冯庸，转到了沙盘的对面，用手指了指鸭绿江，然后笑道：“在新义州和丹东之间，有一条鸭绿江大桥，是朝鲜和东北的咽喉之地，开战之后，就要集中轰炸机，把桥炸断，防止朝鲜日军攻入东北。”
冯庸一听，也是恍然大悟，笑着说道：“大帅放心，空军绝对完成任务。”
张廷兰分兵派将之后，所有人都去准备了，只有蒋方震和杨宇霆还留在了会议室之中。
“拙言，中日之间早晚必有一战，不管是早打，还是晚打，我都有信心，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蒋百里鉴定的说道：“中国上下传承五千年，比这危险的时候，也不是没有过，但是我们都挺了过来，这次也是一样！千言万语，只要坚持下去，日本人必败。”
听到了蒋百里说这话，张廷兰也十分感慨，或许在另一个时空里，正式基于这个判断，蒋百里才写出了国防论，万语千言，只告诉大家一句话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百里兄，我们手上的条件已经太好了，几乎什么都能自产，没有理由拼不下去，想让我向日本低头，那是痴心妄想！”
张廷兰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鱼死网破。就在奉军做好了战斗准备的时候，日本东京也在激烈的争吵。
由于远东战斗的问题，首相原敬屈从奉军压力，从远东退了出来，白白浪费了巨额军费，而且坐视远东落入了奉军掌握。这杯日本人视为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外交失败。
激进的中下级军官并不在乎日本政府的艰难处境，他们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原敬，称原敬为国贼。当然军部也有意纵容，他们想除掉原敬，然后借机扩充军力，就这样这位首相成了替罪羔羊，被人在火车站暗杀。
原敬算是日本首位平民首相，他的死也激化了日本政坛的矛盾，宪政势力对藩阀政治感到了极大的厌恶，两派争论不断。
而且这个关头，日本的太上皇，元老山县有朋也死了，这样日本政坛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局面十分混乱。
因此得到了金刚号和雾岛号被击沉的消息之后，日本政府陷入了慌乱之中，他们首先的反应就是严控舆论，然后进行闭门磋商，拿出一套行动方案来。
新任首相高桥是清主持了内阁会议，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全都极力主战，而且要求日本政府立刻对中国宣战，动员全国的力量，消灭奉军，顺势占领整个中国。
他们也代表了军部的态度，可是内阁之中也有不同的看法，高桥是清就是一个代表，他从明治维新以来，担任过日本银行总裁，又多次出任大藏大臣，是日本少有的财政专家。
他当然也主张对外扩张，但是对于超出日本国力的蛮干行为，还是非常

反对的，尤其是此时的日本，由于出兵远东，元气还没有恢复，另外和美英之间海军军备竞赛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日本建成了长门号之后，又倾全国之力，建造吨位更大加贺级战列舰，以及天城级战列巡洋舰，这都是在烧钱。而且由于将巨额经费投入到了海军，陆军的装备迟迟没有更新。

奉军在对俄战斗之中，大量使用重炮，坦克等武器，日本人陆军也要生产，可是由于资源不够，一直被拖延着。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非常不切实际，高桥忍不住说道："帝国的财政吃紧，而且列强刚刚经过大战，肯定不会支持帝国扩大战争的行动，我认为宣战有些不妥。

"啊？"田中义一顿时就大怒起来，山县有朋死了，他就继承了老东西庞大的政治资源，说话的分量和以往大不相同。

"首相，难道你认为帝国沉没了两艘主力战舰，还要不声不响么？"

"当然不是，我只是反对对中国宣战，就像日清战争的时候，我们的对手是北洋，而此时我们的对手是奉军，实在没有必要把整个中国都牵涉进来。"

正在两个人争吵的时候，外相内田康哉突然说道："打仗并不一定要宣战，我们就以惩罚奉军的名义，采取军事行动，如果顺利，我们就宣战，如果国际局势不利，我们就把战斗限定在满洲境内。"

内田的办法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不过也不失为一个路子，反正日本人已经习惯了不宣而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全都是如此，再来一次，也没有什么负担。

很快日本内阁达成了一致意见，战争机器也运转起来。外相内田康哉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说，指责奉军卑鄙无耻的偷袭日本战舰，日本帝国采取军事行动，果断的教训奉军。

各国的观察家都在注意着远东的局势，日本终于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虽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好在没有宣战这两个最要命的字，或许还有挽回的机会。

外交官们做着最后的斡旋，而军队已经开始了备战行动，就在这个时候，一颗火星突然掉到了中日之间。

韩朔是一名新近加入奉军的士兵，他所在了的边防部队正好负责图们江沿线的巡逻工作，他正和其他士兵从张鼓峰上快步走下来，正在此时，远处突然出现了几个行踪诡异的朝鲜人，已经进入了中国一方的阵地。

"什么人，站住！"

两个朝鲜人一见被人发现了，转身就跑，韩朔猛地一扣扳机，其中一个应声倒地，脑袋上面出现了一个大窟窿，血水汩汩流淌。

另外一个还想要逃跑，这时候其他战士也追了上来，连开三枪，这个朝鲜人也倒在了地上。

第六百四十三章战盖州

张鼓峰是中俄边境间的小山峰，海拔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东南，图们江左岸，中朝俄三国分界点的土字碑（边境的界碑，碑上写有“土”字）的西北方不到5千米处。

当初满清和沙俄签订瑷珲条约的时候，这里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俄国人玩了一个花招，私自改动了俄文的条约文本，将这里纳入了自己的掌控之中。张鼓峰以北2千米处另有一个小山峰，称为沙草峰，海拔张鼓峰东侧是南北长条形状的哈桑湖，西侧是图们江边小平原，南距防川村1.5千米。

别看这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但是却关乎重大，张鼓峰是海参崴的屏障，同时还扼守图们江入海口，是中国钉在日本海的一颗钉子，战略价值惊人。

原本这里是中俄日三国博弈，但是自从远东帝国成立之后，俄国在远东的地位，已经被奉军取代。海参崴已经被奉军租借，张鼓峰也回到了中国的怀抱，奉军在这里修筑了堡垒，扯上了铁丝网。

日本人同样清楚这里的价值，因此也垂涎不已，他们打着朝鲜人要到张鼓峰祭祖的名义，让间谍化妆成朝鲜人，不时过来刺探情报，双方经常发生冲突。

此时中日之间剑拔弩张，韩朔再度发现了行踪诡异的朝鲜人，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将这两个家伙全都击毙。

在他们的衣兜里面，发现了几张纸，上面正好画的是张鼓峰附近的地形，这两个家伙是日本间谍无疑。

枪声打破了宁静，对面的日本人也被惊动了，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快速向张鼓峰冲了过来。韩朔他们人数处在劣势，只能退回张鼓峰阵地，一面和日本人交火，一面向上级报告情况。

开火了！

这个消息像是一颗重磅炸弹。落到了所有人的头上，负责图们江防线的正是秦威，他此时刚刚下了飞机，就接到了前线的报告，看到了这份报告，秦威也是大吃一惊。

在战斗部署的时候，唯有张廷兰注意到了图们一线。并且预言可能有冲突发生，结果事实果然如同张廷兰预言的那样。和日本人的陆上第一枪没有发生在奉天，也没有发生在辽南，偏偏就出现在了小小的张鼓峰。

到了这时候，秦威也不得不佩服张廷兰妖孽一般的预见能力了，这哪里还是人的思维啊！

其实秦威不清楚。张廷兰之所以注意这里，也是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张鼓峰事件，才让张廷兰比别人多想了一点而已。

不过秦威可不知道这些，他对张廷兰的迷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马上调一个营上去，给我死死守住张鼓峰，沿线部队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应付日本人的攻击。”

命令传达下去之后。军队动作相当快，休假的士兵回到军营，武器下发，缺额补齐，粮食军需源源不断的运来，士兵们进行着临战动员，构筑防御工事，修建临时机场。

各地的民兵动员起来。运输物资，抢修桥梁和道路，经过了战争的洗

礼，奉军的动员体系呈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而此时张鼓峰的战斗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日本人攻击部队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一个大队，他们强渡图们江，利用火炮掩护。向张鼓峰发动了猛烈的突击。

枪炮声响成了一团，一团团黑烟在狭小的高地上面腾起。韩朔已经连续在张鼓峰驻守了两天，最初的一个班的战士，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坚持。其他人不是牺牲，就是由于受伤，送到了后方抢救。

日本人再度从下面冲了上来，严谨而又死板的三道散兵线，如同波浪一般，向着山上涌了过来。

“快，子弹！”

机枪手沙哑的声音在喊着，哒哒哒，哒哒哒，马克沁重机枪发出了急促的声音，日本热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扫倒。

韩朔的枪口对准了一个冲在最前头的军曹，啪！一颗子弹准确的钻透了他的脑袋，山坡上面又多了一具死尸。

双方的拼杀越来越进入了白热化，但是这只能算是整条战线的缩影。自从张鼓峰发发生了交火之后，日本人也知道，此时唯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战斗！

此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正是白川义则中将，这家伙是也是罪行累累，在原本的历史上，就是他任陆军大臣期间，炸死了张作霖，后来他又率领着军队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双手沾满了累累鲜血。

不过他也没有得到好下场，在1932年，受王亚樵之命，朝鲜人伊奉吉在庆典上，炸死了白川义则，为无辜的民众，铲除了这个刽子手。

眼下的白川义则还是意气风发，在他的手上，有两个完整的师团，分别是第十一师团和第六师团，这两个师团全都是日本常设师团之一，尤其是第六师团，更是日本军中的劲旅。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六师团先后两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们对东北极为熟悉，是白川义则的王牌力量。

自从金刚号和雾岛号被击沉之后，白川义则就清楚，大战不可避免，他亲自着手，制定了战斗计划。与奉军猜测的完全相同，他派遣了第六师团作为主力，沿着南满铁路，发动攻击，目标直指海城。

另外他又派遣了第十一师团的骑兵第十一联队，沿着海岸线攻击，最终目标是丹东，拿下这里之后，就能为驻朝鲜额第十九师团开辟道路，关东军和朝鲜驻军就能连城一片。

战斗计划做好之后，国内并没有传来宣战的消息，让白川义则十分的纳闷，国内的这帮官僚简直就是豆腐做的，怎么面对支那人都没有了勇气呢！

他也不甘心这么等着，所有的部队都进入了一线战备状态，白川还四处搜罗火车和马车，就在他积极筹备的时候，日本国内终于下达了出击的命令，要求关东军按照计划。发动攻势。

虽然没有宣战，但是有了战斗命令，白川就已经非常兴奋了，他拉着第六师团师团长小池安之的手，得意的说道：“小池君，第六师团威名赫赫，铲平支那人。占领满洲，就在翻手之间。”

小池也狂妄的笑道：“大日本关东军兵锋所指，支那人根本不是对手，五天之内，帝国的勇士就会成为奉天的新主人。”

第六师团离开大连之后，一路顺畅。终于来到了盖州，在这里他们终于遇到了劲敌，边防军第一师奉命驻守盖州，两支王牌军队，针尖对了麦芒。

战斗首先在炮兵间打响，率先进攻的日军第六师团集中了48门75野炮、4门刚从国内运来的明治38式120重炮和6门38式150重炮，这也是日本人最大程度的火力。对大清河北岸的奉军阵地狂轰滥炸，当然奉军也不示弱，第一师作为奉军的王牌，拥有一个重炮营的配置，十二门152重炮，对日本人展开了猛烈的还击。

在火炮数量上奉军虽然不占优势，但是性能上大大压过了日本人，对轰之中。日本人的炮兵阵地不时涌起一团火焰，火炮就被奉军炸成了碎片，炮兵也瞬间蒸发。

不过在这场炮战之中，日本人还有杀手锏，两艘老式的装甲巡洋舰，率领数艘驱逐舰也利用舰炮狂泻炮弹。两艘主力舰上的254毫米炮弹声势惊人，每次落下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弹坑。短短几分钟内大清河近海一侧的阵地就被炸得七零八落。

对第一师士兵来说，应付舰炮还是一个难题，他们只能寄希望于空军，或者是水下的潜艇。能够将这些该死的军舰送到海底。不过在他们完蛋之前，士兵们只能被动的削弱舰炮的伤害。

张贺年亲自布置防线，大副减小近海一侧的固定阵地数量，利用多层次和纵深尽量拉散敌人的火力密度，战壕挖掘时加大锯齿状凸出部位的厚度，这样即使有几枚炮弹落入战壕，冲击波也会被堑壕阻挡，不会出现一枚炮弹炸死上百人的惨剧。

在真实的战场上，所有的战壕都是弯曲的，而不是一些草率的影视剧中的直线。一旦阵地修成了直线，一枚炮弹落下，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只有锯齿形状的，才能够削弱炮弹的杀伤力。

另外虽然奉军的轰炸机被调到了鸭绿江一线，但是盖州还有不少侦察机，不断的巡逻，所以日本海军也无法升起观测气球，大部分炮弹都砸到了无人的空地上，除了听响，并没有什么杀伤力。

轰击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日本海军才开始调转炮口，对准盖州城，面对城市时舰炮充分发挥出了威力，无论是254毫米还是120毫米，甚至是76毫米只要落下必然会导致附近建筑倒塌，尤其是主炮，一枚炮弹下去往往几幢或十几幢房屋都被夷为平地。

不少没有来得及撤退的百姓全都受到了波及，炮弹炸碎了他们的家园，巨大的火舌吞噬了一切。不过好在奉军提前做了准备，将主要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全都搬了出来，轰击只是杀伤了一些平民，并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小小的盖州城根本承受不住多少轰击，很快全城都笼罩在了黑烟之中，火光滚滚，吞噬着一切。不过舰炮到底不是陆军炮，炮弹有限不说，每次发射还会磨损炮管，原本军费就捉襟见肘的日本海军在摧毁了盖州城能看见的大部分目标后，就留下了几艘驱逐舰掩护主动撤走了主力。

其实这也有忌惮奉军潜艇的因素，因为天色已经黯淡下来，在浑浊的海水之中，还不知道有没有奉军潜艇在隐藏，因此他们完成了支援任务之后，就匆匆离开。

虽然舰炮上日本军队占据绝对优势，但在陆军炮兵上奉军却更加主动，

随着战斗的进行，奉军又调来了八门122毫米炮，另外还有两门240毫米炮。

有了这些生力军的加入，奉军在炮战之中，已经渐渐的获得了优势，张廷兰在陆军建设的时候，完全秉承了大炮至上的理念，尤其是能够自行生产火炮之后，奉军爆炮兵的力度是不遗余力的。

火炮按照不同的射程口径，梯次配置，能够让杀伤效果大幅度增加，相比日本人将所有大炮排成一线的做法，奉军无疑要高明许多。

在掩体之中，小池安之注意着前线的情况，他也看到了炮兵打的十分辛苦，不过他并不在意，日本的炮兵早就需要加强了，不过由于经费都投到了海军身上，因此陆军就只能守着日俄战争的九装备过日子了。

不过这一次就是一个契机，他要让日本政府明白，战争还是要看陆军的，小池对着身边的人说道："给第47联队下命令，让他们从左翼冲击支那人的阵地！"

第六百四十四章血肉磨坊

为了拿下盖州，日本人派出了两路部队，第47联队从左翼迂回，攻击盖州外围，而第十三联队，则是沿着南满铁路，直线攻击，直扑盖州城内。

靠近海岸一侧，奉军的阵地早就被炸得七零八落，还没等士兵们重新整修，日本人就已经冲了上来。面对汹涌的日本人，奉军也早有准备，张贺年在设计防线的时候，就挖掘了三道深沟，直通海岸线，等到日本人发动攻击的时候，就把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引爆，然后将海水引进来。

每一条沟都足有六米宽，两米深，灌满了汹涌的海水之后，凭着日本士兵矮小的个头，想要突破并不容易。

他们冲击的速度被遏制之后，奉军火力上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你，迫击炮，轻重机枪，掷弹筒，全都向日本人招呼过去，不断有日本人被炸得四分五裂，变成一堆烂肉。

听着他们哭爹喊娘的哀嚎，士兵们格外解气，战斗也越发的卖力气。不过在另一个方向，可没有海水助阵，奉军和日本人进行了实打实的血火交锋。

日本人派出的是第十三联队，这些士兵全都是从熊本招募来的，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不只出刁民，还出精兵。熊本历来都是日本人最艰苦的地方，但是这里的人也最凶悍残忍。

他们不顾一切的向盖州城中冲了过去，此时的盖州城已经变成了一个瓦砾堆。奉天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盖州这种小地方，还都是土坯房居多，没有多少钢筋混凝土建筑。根本扛不住大炮的轰击。

特别是海军炮的强大威力，更是让盖州变成了废墟一片。不过这些废墟也给奉军提供了防御的便利。从瓦砾堆的藏兵洞之中，涌出了大量的士兵，他们各自寻找掩体，做好防御准备。

“散开！散开！”马岗大声的喊道：“三人一组，机枪和掷弹筒为中心。”

第一师经过了远东之战的淬炼。士兵们早已经养成了良好的服从习惯，而且动作也相当麻利。很快一个团就按照三三战术要求，编为三百多个战斗小组，他们藏在弹坑、水沟、瓦砾甚至臭气熏天的猪圈里。

只要能利用起来的掩体，全都被充分挖掘出来，而且每个小组并不是孤立作战的，他们互相交错。形成了无数个可互相支援的三角型。无论是日本人从哪面发动攻击，他们都会遭到两面火力的痛击。

马岗选了个大弹坑，这里可以清晰看到城南大门。十分便于防御，而且和德国士兵交流战场经验的时候，马岗还知道，在战场上。同一地点，被大炮连续命中的概率并不高，在一战之中，欧洲的士兵也有这个习惯，他们会躲在前一个弹坑之中保住性命。

弹坑四周已经被房屋倒塌的瓦砾堆砌起了一道天然屏障，当他带一个机枪组刚清理出射击视角，南门外面已经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第十三联队向着城中发动了疯狂的冲击。

他们高喊着口号，脸上非但没有害怕，还写满了狂热，这是他们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前两次日本人都大获全胜，一跃成为了列强，此时他们也要复制奇迹，给日本带来无上的荣耀。

可是他们不清楚。这次的对手和前两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周贺是一名

狙击手，就在一年多之前，他还是一个普通的猎户子弟。加入奉军之后，他的射击天赋被发掘出来，田牧十分欣赏他，手把手的向他传授经验。

这次是周贺首次登上战场，他的枪口已经锁定了一位少尉。谁让这家伙没事炫耀自己那把雪亮的指挥刀呢？指挥就指挥吧，非要举起刀来几句“大日本帝国”“帝国勇士”之类的废话，正所谓枪打出头鸟，不弄死他。就没有天理了。

实际上奉军的一线军官都已经取消了明显的军衔标识，就算是张廷兰亲自到战场视察，也只穿普通的军装，而且严禁士兵向他敬礼，更不准围拢。随着枪支的准确度越来越高，谁也没有活腻歪，跑到了战场上，还大摇大摆的喊着我是关键人物，那不是找死么！

不过显然鹤立鸡群的日军少尉不懂这个道理，正在他拼命冲击，沉浸在天下无敌的迷幻之中的时候，一枚子弹穿过了他的脑袋。如同一只正兴高采烈打鸣，却被猛然扭断了脖子的公鸡，带着碎裂的脑袋倒在了士兵中间。

鲜血混合脑浆的惨烈画面，也让旁边日军士兵感到了恐惧，他们这时候才感到自己面对的并不是一支饭桶部队。越是凄惨的画面，越是刺激日本人骨子里的凶悍暴戾，他们无视少尉的死亡，继续向前猛冲，不过他们也提高了警惕，做着各种战术动作，避开子弹射击。

成功击毙了一名少尉，周贺的心中也升起一丝喜悦，他用指甲在枪托上用力的划了一下，记下了这个战果。

轰！一枚炮弹落在了他身边不远处，爆炸溅起的弹片和碎石，全都砸在了周贺的头上，不过只传来了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第一师是奉军首批正式装备头盔的部队，有了这玩意的保护，士兵们的生存几率的确大大提升了。

不过头盔可没有办法挡住扑面而来的硝烟，周贺也觉得眼前全都模糊一片了，不过他也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将眼睛闭上了，很快硝烟就散去，他的枪口又对准了距离更近的日本士兵。

他选择了400米外最突前的日军突击手，这个家伙绝对是日军的精锐，狙击步枪的重弹无情击中了这个突击手的大腿，弹头带起一捧血雾，这个家伙失去了行动能力，扑倒在地，不住的痛叫。

原本周贺想选下一个突击手，但两个跑过来的日军医护兵让他来了精神。医护兵很难通过简单训练大量部署，因为他们都必须有足够医疗和处理外伤知识，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奉军的医护兵缺口一直非常大。

士兵们都清楚，为了提升医护兵的数量，大帅夫人都亲自出来培训人才。帮着撰写教材，甚至士兵们几乎人手一本的救护小册子，就是周芯瑶一手编出来的。在士兵当中，帅夫人远比想象的更加亲切，由于深知医护兵的价值，周贺将枪口对准了他们。

啪啪两枪，两团血花溅起来。这两个医护兵也干脆的倒在了血泊中，这意味着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失去了呵护，也正是因为这个，就会有更多的伤员死去，在战场上就是这么无情，效率最大化。是每一个优秀战士的追求。

在狙击手的凶悍攻击之下，日本人死伤惨重，不过这点损失还不足以让日本人恐惧，数以百计日军的埋头猛冲，很快缩短了和狙击手的距离。在战场上还要讲究火力密度，狙击手也不能和人海硬拼，因此周贺他们在击毙了几十名日本兵之后。就赶快转移阵地。

阻击任务落到了机枪手的身上，两挺奉造马克沁，喷涂着火舌。哒哒之

声响起的瞬间，两挺呈夹角部署的重机枪，就像日军步兵洒出了上百发子弹，疯狂而可怕的金属弹雨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一队队埋头猛冲的日军士兵被打穿身体，鲜血和子弹一起在队列中滚转穿梭。当四根120发弹链被以最大速度打完后，300米外的泥地里已经铺上了一层尸体。

还没等日军想到解决办法，按照机枪不得在一个点停留三分钟的严格战术要求，两位壮实的机枪手已经扛着机枪向镇尾退去，而将袭击任务交给了其它位置的掷弹筒，日本人只能望洋兴叹。

果不其然，他们前脚刚走日军炮弹就落了下来。但除了炸起无数碎石外却没有任何收获。而其它位置的掷弹筒却给了300米外的日军又一次狠狠打击。

在张廷兰奉行的大炮主义之中，可不只是重炮而已，迫击炮，甚至是掷弹筒都有着重要的地位。火力至上就是战场上的不二哲学，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倾泻出最多的子弹，谁就能够赢得战场的胜利。

几十具掷弹筒不断将榴弹投入日军中，破片杀伤弹的威力并不小，四溅的弹片割碎了日本人的身体，所以即使重机枪撤退，依然让日军士兵叫苦不迭。

300米！300米火力屏障！

这是后世公认的步兵生死距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结，世界公认的步兵理想交战距离就是300米，所以在枪械设计中也放弃动辄上千的射程，而是集中巩固300米内的火力强度。

这条生死线，也是奉军非常看重的，尤其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在对付大规模的冲锋时，守住这条生死线，就能给敌人最大的杀伤。

奉军的换装计划之中，首先换的并不是人手一把的步枪，而是更加轻便，更加具有威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

特别是和日本这个生死对头作战的时候，张廷兰已经下了严令，别的武器可以跟不上，迫击炮必须数量充足，且质量过关。以奉军目前的能力，一个月生产一千门迫击炮，三千支掷弹筒并不成问题。

面对以火力取胜的奉军，熊本联队再凶残，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遍地的尸体，到处都是狼藉。

亲自指挥的日军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山下猛夫大佐就在为这条生死线抓狂，作为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兵，他从来没有把支那人看在眼中，当第六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王牌，而第十三步兵联队则是这支王牌部队的灵魂。

山下猛夫经常夸口，凭着他们一个联队，就能打进奉天，可是真正开战之后，他才领教的奉军的厉害。他的部下有顽强的战斗精神，有丰富的训练，有无与伦比的的勇气，死从来不是他们害怕的问题。

不过他们有万般的厉害，但是奉军只有一个优点，就足以把他们的一切都磨平了，那就是强横的火力。奉军的迫击炮，掷弹筒就像是不要钱一样，拼命的向他们倾泻，面对这种无差别的屠杀，无论是多么精锐的部队，都没有办法承受。

血肉之躯，没有办法和钢铁抗衡，盖州已经变成了一座血肉磨坊，不断的消耗着日本人的生命，让他们像樱花一样，快速的凋零。日本人这时候终于感到了一丝无奈，他们居然和中国人有了装备的差距，而且是落后的中国，在装备上反超了日本，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实实在在的情况，作为一

个高傲的日本军官，山下猛夫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一地的狼藉，却在时刻的提醒着他。

第六百四十五章炸桥

山下猛夫发现自己的步兵在300米距离上被打得灰头土脸，尸体遍地，心里头也在滴血，这些都是日本军队的精华，就这么被消耗掉了。38式步枪有效射程只有不到500米，实际上这只是一个理论的数值，在战场上能击中三百米之外的目标，那已经是最最厉害的精兵了，显然熊本联队也没有这个能力。

“联队长，快让炮兵支援吧！”

山下猛夫眼珠子顿时就瞪圆了：“在帝国勇士面前，就没有困难，传令下去，让所有士兵拿出勇气来，就算用肉弹冲锋，也要拿下盖州！”

作为最强部队的联队长，山下猛夫不愿意在任何人的面前露出怯懦，包括自己人也是一样。

“突进，全军突进！”

“跑起来，用最快的速度，跑起来！”

第十三联队又开始发挥传统的不要命战术，士兵在军官的呵斥下，从地上爬起，组成了三个箭头，同时向盖州城发起突击进攻。他们前赴后继，不在乎别人的生命，也不在乎自己的生命，踏着前面人的尸体，向城中疯狂的冲了过去。

密集的肉弹，终于超出了火力的杀伤速度，他们终于突破了生死线，向着奉军的阵地，坚定的冲了过来。一直在前线观察的张贺年嘴角也微微撇了起来。

“打仗要动脑子，而不是靠蛮干，要是日本人的王牌就这个德行，这帮小鬼子早晚都要死干净。”

张贺年毫不客气的说道，奉军一直坚持人本主义，到了战场上，士兵们的确要有拼命的劲头，但是拼命和找死是两回事，要是把人都拼没了，这仗还怎么打啊。

“传令，让士兵们暂时后退。把日本人吸引到城中，梯次消耗，我就不信小鬼子能一直这么疯狂！”

奉军士兵得到命令之后，且战且退，日本兵陆续冲进了城中。“来吧！”面对四面八方越来越近的日军，钱勇猛地抓起了集束手榴弹，长大的胳膊一轮。就把这一捆手榴弹扔到了日本人中间。

剧烈的爆炸之后，四散的弹片把周围的日本人炸成了碎片。钱勇是矿工出身，能扛起两百多斤的煤炭，走五六公里的山路，体力惊人，他又抓起了一把手榴弹。扔到了日本人的中间，这帮家伙都被炸得横七竖八，倒了一地。

哒哒哒……哒哒哒……机枪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稍微安静下来的战场再度响起了密集的爆炸声。

无数火舌从瓦砾下、窗口后、水沟里、弹坑中窜出！轻重机枪、步枪、掷弹筒、迫击炮等等全都响了起来！残垣断壁已经看不出形状的小城上空枪声大作喊杀震天。正在涌入城内的日军步兵一下子就被这股金属旋风打得晕头转向，很多埋头猛冲的士兵根本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子弹击中，成了一具尸体。

“八嘎！这些卑劣的支那人。不要退后，冲上去，贴近他们，用刺刀，杀

死所有的支那猪！”山下猛夫大声的喊着：“快，让炮兵给我猛轰，把支那人全都炸碎。”

惨重的伤亡，让山下猛夫也清醒了不少。他也只能请求火力支援了。当然奉军也不会落后，张贺年亲自将仅有的两门240mm炮锁定了日本人的炮兵阵地。

黑夜之中，炮兵阵地上面不断涌出一片片火红的光芒，极为耀眼，张贺年也露出了凶狠的眼神，大手一挥，两枚炮弹就划过了天空。向日本人砸了过去。

轰！轰！

闷雷一样的声音，震得耳膜生疼，一枚炮弹正好落在了日本人的七五炮上面，连同周围的炮兵。再加上火炮，全都一瞬间化为乌有。放在一旁的十几枚炮弹也根本爆炸，炽热的金属块到处飞溅，周围的日本炮兵全都受到了波及，被炸得尸体横飞。日本人的火炮强度顿时降低了两成以上。

盖州陷入了生死较量之中，其他方向也不例外。开战之初，李景林就率领着士兵，猛轰满铁附属地，里面的两千多名日本士兵并不甘心失败，而是负隅顽抗，炮声一直在持续不断。

帅府已经被改成了最高统帅部，张廷兰也能清楚的听到隆隆的炮声，不过张廷兰并不担心这点日本人的困兽犹斗，他们不过是碗里的菜而已。

“百里兄，现在有什么消息没有？”

蒋方震笑着说道：“拙言，好消息也有，坏消息也有，不过就没有你想要的消息。”

“哦？百里兄，你什么时候改行算卦了，怎么知道我要什么消息？”

“不用会算卦，谁都能看出来！”杨宇霆在一旁笑道：“拙言，你不是一直在盯着鸭绿江么？”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苦笑着说道：“朝鲜半岛就是中国北方的门户，即便是昏聩的满清，一旦日本人染指朝鲜，他们都要选择迎战，可见这个半岛对我们的价值。可是现在半岛全都落入日本人之手，就只能盼着把鸭绿江大桥炸掉，也算是退而求其次啊！”

蒋方震也笑道：“朝鲜的确对中国的国防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半岛，东三省都曝光在敌军的威胁之下，而且渤海制海权也会拱手让人。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先拿回南满铁路和旅顺港，至于下一步，那才是朝鲜半岛呢！”

就在他们议论军情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轰炸行动已经展开了。在冯庸的手上，一共击中了五个轰炸机大队，这已经是奉军能集中的最豪华阵容。

每个轰炸机大队十八架轰炸机，另外还有四个战斗机大队，为轰炸机护航，可以说奉军大半的空中精华，都押了上来。之所以这么安排，也是仔细的考虑。

别看日本人在旅大也有驻军，但是狭小的地域，决定了关东州只能成为一颗钉子，真正攻击东北的最好基地，还是朝鲜半岛，因此奉军要在开战之初，就先重创朝鲜半岛的日本驻军，为奉军清理内部的垃圾，争取时间。

“明天早晨，两个轰炸机大队，在一个战斗机大队的护航之下，攻击鸭绿江大桥。另外三个大队分成三个方向，轰炸鸭绿江沿岸的日军据点，同时朝鲜北部的工矿企业也都在打击之内。”

冯庸对着所有飞行员说道：“明天事关战争的胜败，也关乎我们空军的荣誉，大家务必要好好努力，一战成功！”

到了第二天，老天爷也十分给面子，天气格外的晴朗，停机坪上面全都是奉军的飞机，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战机，冯庸也格外的自豪，几年的时间，从无到有，空中已经成长起来，骄傲的战鹰终于能够守护中国的土地了。

“弟兄们，一定要争光啊！”

伴随着飞机冲入天际，冯庸也在心中呐喊。两个大队的轰炸机满载着炸弹，向着鸭绿江飞了过去。

经过了半个小时左右的飞行，他们终于逼近了鸭绿江，这时候从朝鲜的方向也出现了两架飞机，这正是日本人的侦察机，他们也在了解奉军的部署。

相比于奉军对飞机的重视，日本人就显得有些麻木，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全都被奉军给远远甩开了。

看到了日本人的侦察机之后，两架奉军战斗机毫不客气的冲了过去，日本的飞行员还想要挣扎，不过全都被击落在地，变成了两个大火球。

轰炸机终于到了鸭绿江大桥的上空，这座桥于1909年5月动工，1911年10月竣工，由当时的日本朝鲜总督府铁道局所建，是连接朝鲜和东三省的咽喉之地。

就是这样一座重要的大桥，日本由于忽视了空军，同时也忽视了空中的威胁，大桥周围并没有安排专门的防空部队，直到看到了遮天蔽日的机群，他们才感到了惊恐，守桥的部队急忙将机枪架了起来，没有机枪的，用步枪对准了空中，不停的射击。

不过这些射击完全是盲目的，无效的，与其说是在防御奉军，不如说再给他们自己仗胆，排解心中的惊恐。

偏巧这时候一列载满日本士兵的军列正好行驶过来，按照计划，他们要抢占丹东，然后源源不断的踏上中国的土地。可是他们来的太不巧了，大桥两端都是惊恐万状的日本兵。

看着下面肥美的猎物，奉军的飞行员终于忍不住了，战斗机首先俯冲下来，机载机枪凶狠的向着下面的日本人射击，一连串的火光闪过，日本人不断倒下去，尸体摔在了滔滔江水之中。

剩余的日本人哭爹喊娘，到处乱跑，桥上的敌人被肃清差不多了，轰炸机也压低了高度，从大桥上面掠过，就在飞过的一刹那，炸弹就投了下去。

第一枚落在了水中，第二枚也落在了水中，想要成功攻击大桥，需要技术，也需要运气，二者缺一不可。

终于有一枚炸弹落在了桥面上，顿时就把桥面炸断，那列运兵专列也被困住了，上面的日本人全都陷入了绝望。随后又有两枚炸弹落到了桥面上，不知把大桥炸碎，其中一根桥墩还炸坏了，这个咽喉之地，轻轻松松的就被解决了！而且还附送了一火车的日本兵，空军可谓是旗开得胜。

第六百四十六章没收财产

徐广在一个月之前，刚刚从奉天航校毕业，在空军当中是十足的菜鸟新人，这还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当驾驶着轰炸机，越过了鸭绿江的时候，他的心里头还不免有些紧张。

这次轰炸的目标是新义州，这座城市和丹东隔江相望，是朝鲜通往东北的咽喉要路，也是鸭绿江沿线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朝鲜半岛的地形北部多山，矿产资源丰富，南部平原为主，农业发达，日本人占领了朝鲜之后，按照朝鲜半岛的特点，十之八九的投资都放在了北朝鲜。新义州也是重点投资的地区之一，这里有煤炭，冶金，采矿，电力等等工业部门。

对于这个工业发达，且就在眼前的肥肉，奉军肯定不会放过，冯庸在制定轰炸计划的时候，专门安排了一个轰炸机大队，向新义州发动空袭。

徐广他们为了避开日本人的监视，故意从距离新义州二十公里的北部绕过去，然后一直绕到了城市东部，再发动攻击。

“工厂！”正在飞行当中的徐广突然眼前一亮，在他们的眼前出现了十几个高大的红砖烟筒，不断的喷涂着黑烟，这些在后世深恶痛绝的污染源，此时却是公认的国力象征，也是需要重点打击的目标。

徐广猛地将降低了高度，按照脑中模拟了多少次的攻击方式，猛地从工厂上面掠过，两枚一百二十公斤的高爆炸弹被投了下去。

轰的一声，巨大的火球猛地向空中扑来，地狱里面的火龙被释放了出来，强烈的气流一下子就把徐广的轰炸机推起了上百米。他只觉得自己像是到了海中一样，变成了一叶扁舟，随风飘摇。

徐广用尽全身的力气，四台活塞式发动机功率到达了最大。摇摇晃晃的脱离了气流的影响。侥幸逃脱的徐广惊出了一身冷汗，不过他冒的险显然十分值得，刚刚的两枚炸弹正好将下面发电厂的主机房炸毁，狂暴的气流。肆虐的火焰，很快吞没了周围的建筑，电厂的职工也在火焰之中，不断的嚎哭挣扎。最后彻底化成焦炭。

奉军的轰炸机一共向这里丢下了二十枚炸弹，这个新义州最大的发电厂被彻底摧毁，朝鲜北部的电力供应骤减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电力是工业的动力，没有了电。工厂的生产都遭到了普遍的影响，日本人在朝鲜北部的工业产能短时间之内降低了两成多。

轰炸机继续在新义州上空肆虐，工厂区全都遭到了轰炸。钢铁厂。冶金厂，全都不同程度的损伤。眼看着到处起火的新义州，这些士兵还意犹未尽，他们又飞到了新义州的外港龙岩浦。

这里正好有三艘货轮，正在装卸货物，战事来的突然，日本人也没有准备好。因此他们只能临时征集商船，运输物资。港口上堆满了粮食，军装，被褥，罐头等等，轰炸机出现在了全无防备的港口上空，就好像恶狼盯上了羊羔，美女**着站在了坏蛋的前面。

轰！轰！轰！

爆炸声接连响起，轰炸机将剩余的炸弹全都投到了港口，那些易燃物品遇到了爆炸，后果可想而知，烈焰飞腾，将这些宝贵的物资全都焚烧一空，想抢救都没有办法抢救，日本人简直就是欲哭无泪。

就算鸭绿江大桥还在，朝鲜的驻军三五天之内也别想攻击东北了，空军的行动，为奉军争取了宝贵的肃清内部敌人的时间。

“拙言，空军干得漂亮，一定要大加奖励！”看着战报，杨宇霆忍不住兴奋的说道。

张廷兰也笑道：“真没有想到，日本人对空中威胁的忽视，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完全就是不设防的城市。”

“大帅，既然如此，就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轰炸日本人，不然他们一旦觉醒过来，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正在说话之间，李景林和苏良贞先后走了进来，李景林身上还带着硝烟，大声的说道：“大帅，我们已经成功剿灭了奉天的所有日本驻军，击毙一千五百多人，俘虏一千多，另外还抓到了八百多名武装侨民。”

李景林成功解决了一个麻烦，而且随着这支军队的灭亡，也标志着被列强窃取几十年的铁路附属地，终于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上，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喜事。

张廷兰也满意的说道：“很好，让弟兄们调整一下，马上去援助盖州，那里战事紧张，面对着日本人的王牌部队，让人有点不放心啊！”

“大帅，日本的这支孤军，就是小菜一碟，我们不用休整，马上就能继续作战。”

“那好，现在就马上出发。”

李景林敬了一个军礼，立刻就行动去了。苏良贞则是捧着一摞清单，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笑着说道：“大帅，这些都是日本人在东三省的财产，请您过目。”

虽然没有和日本正式宣战，但是既然打了起来，张廷兰就不会客气了，日本在东三省的产业，自然不会放过，全都要没收。

别看经过了张廷兰多年的打压，但是日本人原来在东北的投资就相当惊人，而且这些工矿企业又不能轻易搬走，此时自然落入了奉军的手中。

日本人究竟从东三省掠夺了多少财富，恐怕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准确估算出来的天文数字。大炮、军舰、甚至子弹头用的铅锌，建设用水泥等等全都是东北产出的，军粮，铁矿石，煤炭，木材就更不要说了。

但就算这种带掠夺性的疯狂滥采滥挖几十年后，东三省依然撑起了中国重工业的半壁江山。此时日本人掠夺的数量有限，而且张廷兰手上还握着远东的土地，如果再加上北朝鲜等地的矿产资源，一个比起美国五大湖，德国的鲁尔区，更加辽阔，潜力更加巨大的宝库，基本完整的摆在了张廷兰的面前。

守住这里，开发这里，这就是大国立国的根本！有了这些，在整个工业化初期，中国就不用仰仗海外的资源，实现自给自足，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

“大帅，日本人手**有各类矿山三百多处，按照已知的储藏量，这些矿山也价值五千万日元以上。另外本溪湖煤铁公司的日本股份我们也都拿了回来，还有日本人掌控的铁矿，现在全都回到了我们的手中。”

当初张廷兰为了本溪的铁矿和日本人还斗过，只是风水轮流转，如今这个东三省第二大的钢铁企业，终于完全落到了奉军的手中。

按照目前的勘探水平，鞍山的铁矿有四十亿吨以上，本溪也有二十亿

吨，如果加上在伊尔库茨克和赤塔等地区的200亿吨储量！一个潜力无穷的钢铁工业就展现了出来，凭着这些铁矿，就能打造出中国这条巨龙的坚硬脊梁，还有钢牙利爪。

看到这些之后，蒋百里和杨宇霆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们也第一次发觉，原来东北真是一块天赐的宝地。只是满清愚昧无能，没有把这里打造成强国的根基，反倒玩起了柳条插边，成为了野兽的乐园。

结果让俄国人抢占了外东北，日本人霸占了南满，巨额的财富外流，其实也是国运的外流，此时张廷兰已经将这些再度抓在了手中，扭转百年耻辱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还有什么好东西么？”张廷兰不动神色的问道。

苏良贞笑着说道：“目前东三省统计出来的一共有日资工厂35家，其中较大规模的有7家，其中包括两个大型煤矿，满铁株式会社，鞍山炼铁所等等。各类机器设备856台、卡车207辆、12辆火车机车，以及75节车皮；另外查抄日资银行办事处11个，其中包括朝鲜银行和正金银行。查获各类金银货币等硬通货总额1300余万，如果加上铁路，土地等固定资产，总额已经超过了一亿大洋。”

听到这个数字之后，张廷兰也暗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在打压日本经济触角上，是不遗余力的。但是日本人还能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可见他们的贪婪程度，而且根据历史记载1914年日本在华投资总计有9亿日元左右，光是滥发的货币就有数千万。

就算张廷兰出现之后，财产没有增加，但是也远远超出现在的数字，由此看来，所谓的关东州，也就是旅顺和大连才是大肥肉！里面的日资企业实力更雄厚，油水也更惊人。

“拙言，既然已经撕破脸皮，那就不要客气了，索性我们就下狠手，把旅大也都拿回来，让日本人真正尝尝痛入骨髓的滋味。”杨宇霆两眼通红的说道，显然这位冷静的参谋长，也被这些财富刺激到了。

“大帅，我们在搜查日本人的领事馆，各个企业的档案的时候，还发现了大量的地图，其中有资源分布，还有人口分布。说来惭愧，日本人的数据有些竟然详细程度超过了我们。”

日本人就是一只用心阴毒的恶狼，看到了这些详细的地图和说明，蒋百里的头都低了下来，显然参谋部甚至都没有把功夫做到这么细。

半晌蒋百里才说道：“拙言，这一仗真该打，必须要打！”

第六百四十七章熊本联队的末日

日本人处心积虑，想要吞并中国，这个梦做了不是一天两天，而且付诸行动也不是一天两天，这些精细的地图，这些浩如烟海的档案，就是日本人野心的最好证明。

蒋百里和杨宇霆翻看了几眼，就感到了无比的震撼，日本人能连一口水井都标注出来。而且由于奉天发展太快，建筑日新月异，他们每隔两三个月，就要更新一次，这帮家伙一点都不知道厌烦。

“拙言，真没有想到，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竟是如此可怕，如果再继续对日本人的势力姑息养奸，只怕咱们奉军的杀手锏，迟早都会被日本人搞去，现在和他们打一场，也势在必行！”

日本人干的事情，就仿佛两家邻居，他们非要在对方的家中装窃听器，弄得一点秘密都没有，蒋百里这么冷静的人，也不免忧心忡忡。

“百里兄，日本人虽然可怕，但是他们精于战术，拙于战略，精于局部，忽视整体。只是中国一时的对手，只要这次打赢，我们就和日本人取得了同等发展地位，凭着中国的广阔，超越日本并不是难事，真正让我忌惮的是现行的国际秩序。”

一个人能领先半步，就是天才，领先一步，就是疯子，但是领先两三步，那就是最卓越的战略家！张廷兰能让手下那么多能人，心甘情愿的贡献才智，很多程度上就是对张廷兰超前思维的钦佩。

中日之间刚刚开战，胜负未分，但是在这个时候，张廷兰的思维已经远远超过了此事，竟然盯上了英美，实在是有些难以理解。

“拙言，你就这么笃定咱们一定能胜利么？”蒋百里半开玩笑的问道。

张廷兰也笑道：“我新任百里先生和邻葛的才智，也新任二十几万忠勇的奉军将士，更信任亿万中华同胞。胜利自然会是我们的。”

这话一出口，蒋百里的脸色立刻一阵泛红，古人讲士为知己者死，蒋百里也堪称一个国士。他不求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求能够施展才华的空间，很显然张廷兰毫无保留的新任，就是对他最好的支持。

古往今来。能做到这一点的领袖，真的少之又少，蒋百里也忍不住感动，眼圈有些发红。一旁的杨宇霆突然笑道：“百里学长，你可别上当啊，拙言的意思就是他继续轻轻松松的做白日梦。然后让咱们掏心掏肺，殚精竭虑的打工。这家伙要是不从政，去弄工厂，也绝对是最成功的资本家，实在是太会剥削人了！”

杨宇霆几句话，让统帅部中的众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朱庆澜也笑道：“参谋长一针见血。不过还是缺了后半句。我们大家伙可都愿意让拙言剥削，舒心畅快啊！”

正在大家说笑的时候，突然有参谋送来了一份前线的报告，张廷兰看了第一眼，就被吸引住了。这是孙安虎和张贺年共同提出的一份作战计划，目标所指，就是日本最强联队，第十三联队！

第一师和第六师团在盖州已经整整厮杀了三天。双方损失都极为惨重，盖州已经被尸体和血水覆盖了。不过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奉军也找到了第六师团的死穴。

不用讳言，熊本师团的士兵技战术水平高超，尤其是枪法准确，而且意

志顽强，是天下第一等的军队。但是他们也有严重的弊病。在战术层面，他们死板僵化，还抱着日俄战争的一些落后经验，不肯放弃。

另外在装备方面。他们在火力的密度上，和奉军已经存在了明显的差距，另外日本人普遍存在虚骄自大的问题，根本没有看得起中国人，正所谓骄兵必败，孙安虎他们也是基于此，提出打一场围歼战的计划。

张廷兰看完了报告之后，交给了一旁的蒋方震，他拿过来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大帅，这个计划虽然看起来有些不自量力，但是也不是不可能。熊本师团虽然凶悍，但是按照日本人的传统，他们更偏爱富裕地区的部队，因此熊本师团装备并不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能成建制的消灭一个连队，而且是日本最强的联队，对军心士气的振奋就太大了，到时候全国老百姓都会坚定的支持我们。"

杨宇霆也翻看了作战计划，他也说道："这份计划概括起来就是三个部分，诱敌深入，阻敌后援，分割歼灭。我认为第一军的将士有这个能力，但是必须要消除日本人的海上威胁，一旦得到了海军的支持，我们的火力优势就会被抵消，相反还会把自己置于易受攻击的地位。"

张廷兰也点点头："邻葛说到了点子上，马上让冯庸调动一个轰炸机大队到盖州，再把第六航空支队也调到盖州，让他们利用空中优势，对付日本人的海军。"

所谓的第六航空支队，只是奉军的对外代号，实际上这是一只中外混合的部队，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飞行员是德国人，这些德国飞行员之中，就有一战的王牌，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王牌飞行员比起国宝还要珍贵，轻易都不会和外国交流，更遑论派到国外来了。但是这些德国人是个特例，根据凡尔赛合约，德国不能拥有空军，这些王牌飞行员一下子都没有了用武之地。

这时候奉军抛来了橄榄枝，让他们到中国去交流经验，而且奉军还开出了一个德国人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就是和德国分享利用空中力量，对付海上目标的心得。

没能冲破英国的海上封锁，也是德国一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正在反思之中的德**官，正在寻找能够对付庞大英国舰队的方法，奉军提出来的设想，正好搔到了德国人的痒处，他们根本没法拒绝。

其实张廷兰这么干，也是想把德国人引上正途，二战之中，德国陆军称雄，潜艇笑傲天下，但是唯有水面舰队。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最具威力的航母一艘没有，好不容易弄出了一个俾斯麦号，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

要是能通过和奉军的合作，让德国人发现正确的海军发展之路，大力建造航母，那干了几百年断子绝孙恶事的大英帝国。就能遭到报应了，想想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除了空军出动之外，让潜艇部队也做好准备，争取再立新功！"

张廷兰把命令传达下去，海陆空三军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盖州城内外都被血腥的气味笼罩着。周贺趴在了一片废墟之中，半晌才叩响一枪。

不过这一枪往往都能击毙一个敌人，开一枪之后，周贺就立马转身走人，绝不停留，残酷的巷战，让周贺迅速成为一名成熟的狙击手。在他的枪托上面，足足划上了十三条痕迹，也就表示死在他手上的已经有十三个了。

威名赫赫的第六师团，也遇到了平生最大的敌手，上至师团长小池安之，下至每一个日本士兵，他们全都搞不懂一件事情，为什么支那人会变得这么顽强。他们的神经就像钢丝一样坚韧，私下里这些日本人都在说，眼前的对手和日清战争的时期，不是同一民族了！

能让熊本师团感到了艰难，也绝对堪称奇迹了。日本东京已经给小池安之发来了斥责电报，正是因为他们动作迟缓，才让奉军能够从容不迫的消灭奉天的日军。

从开战以来。日本人接连受到重创，如果说金刚号和雾岛号是因为偷袭，才被击沉的。但是朝鲜北部的轰炸，奉天日本人的覆灭。就没有借口可找了，双方已经事实上处在了战争状态，出了问题，只能说日本**。

高桥是清和田中义一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迫切需要酣畅淋漓的胜利，一雪前耻，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第六师团的身上，尽快抢占盖州，把奉军的风头压下去。

一个漫长的黑夜过去之后，山下猛夫再度出现在了第十三步兵联队的面前，他威严的扫视着所有人士兵，然后大声的说道："帝国的勇士们，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帝国的荣耀，第六师团的荣耀，全都落在了我们的身上。拿出乃木军神的气魄，我们靖国神社见！"

"天皇陛下，板载！板载！"

山下猛夫说完之后，所有日本兵都高声的喊着口号，震动四野。这帮凶悍的家伙好像充电了一样，向着盖州再度冲了上去。

联队长山下猛夫亲自挥舞着军刀，和士兵们一同冲锋。一发接着一发的炮弹落到了盖州城中，掀起弥天的尘土，城中的奉军士兵不断的死在了炮击之下。

足足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炮火准备，山下猛夫他们像是潮水一样，冲入了城中。每一脚踏上的土地，全都松软异常，就好像被犁过的一样。所有的防御工事也都七零八落，根本不像是能藏住人的样子。

他们进入了城中，只有一些零星的枪声，不过这显然无法阻挡凶悍的熊本兵，向前突进的脚步，很快四分之三的城区已经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只要再加把劲，盖州就全是日本人的了。

就在这个时候，在盖州和大清河之间，突然多了三条巨大的壕沟，呈现一个巨大的半弧形，一面连着大清河沿线的阵地，一面对着盖州。

这正是孙安虎给日本人准备的一个礼物，无数的奉军士兵通过壕沟，迂回到了盖州的东侧，对侵入城中的敌军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日本人对此还毫无觉察，山下猛夫还沉浸在大日本皇军所向无敌的迷梦之中，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迹，浓烈的腥臭非但没有让他觉得恶心，反倒加重了他的疯狂。

终于当最后一个工兵连从盖州撤出来之后，这座至关重要的小城就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

"向师团长报捷，第十三联队成功拿下盖州，歼灭支那人无数。"

在就山下猛夫得意洋洋，准备大肆炫耀一番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传了出来，紧接着一声接着一声，城区之中，一团团的火光从地下涌起，一瞬间大地都在颤动，所有人都摇摇晃晃，胆裂魂飞。

山下猛夫也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就见到不少的部下稀里糊涂的被炸上

天，摔成了肉饼。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有二三百名日本兵被炸死，另外还有更多的人被炸伤，哭爹叫妈之声乱作了一团。

这当然是奉军的杰作，就在撤退的时候，工兵在当初的藏兵洞之中，放置了烈性炸药，退出城之后，奉军就引爆了这些炸药，将日本人炸得狼狈不堪。

爆炸刚刚结束，可怕的炮声就响了起来，这三天的时间当中，后勤部队陆续给送来了六门二百四十毫米榴弹炮，另外152炮和105炮也大量的运了过来。除了有大炮之外，张廷兰还从驻远东的部队当中，抽出了一批顶尖的炮兵，前来助战。

盖州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炮兵反倒没有了估计，肆无忌惮的向城中狂轰滥炸，比起日本人的火炮，奉军更加犀利，也更加准确。士兵们根据各种参数，轻松将炮弹送到了最要命的位置。

刚刚有些放松的日本人，全都遭到了惨重的打击，他们被迫提高了警惕，想当初的奉军一样，利用废墟掩护自己。不过奉军的火力超出了他们一倍以上的规模，攻击起来更加难以对抗，不断有日本人被炸死，被震死。

张贺年在远处看着战况，露出了轻蔑的笑容：“游戏才刚刚开始，你们就好好享受吧！”

火炮的轰击并没有结束，奉军士兵已经从战壕之中跃起，排成了稀疏的散兵线，向着盖州冲了过去。相比日本人的密集冲锋，奉军的散兵线更加稀疏，而且每一个士兵，每一个战斗小组之间，都互相掩护，互相配合，数千人宛如一台精密的机器，没有任何的错误。

猛然之间，城中的山下猛夫才感觉到，自己竟然由进攻者，变成了防御者，而且他还落入了奉军的包围圈之中，这个凶悍的家伙也终于感到了不妙。

炮弹就像冰雹一样，不断的落在了日本人的中间，小鬼子们也不知道下一刻谁会被炸得尸骨无存，他们全都战战兢兢，眼看着身边的战友越来越少，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第六百四十八章联队旗

大炮不断向前延伸，奉军的突击小队在快速的跃进，不断消灭着已经被打迷糊的残敌。对于日本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崭新的战术，步炮完全形成了一个整体，在遭受了炮兵照顾之后，这些日本人根本连调整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被冲上来的奉军消灭，而且负责冲锋的奉军全都装备冲锋枪，超强的火力，让日本人引以为傲的白刃战也没有了用武之地。那些叫嚣着最顽强的日本兵，全都变成了筛子，甚至一堆烂肉。

刚刚杀入盖州的第十三联队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手，他们的悍勇在绝对优势的火力面前，失去了所有的价值。

奉军的先锋已经突入了城中，而且势头几乎不可阻挡，他也不能不感到恐惧。这些支那人怎么变得这么强大了，羊羔突然成了狮子，猎人变成了猎物，这个世界颠倒了么！

“向师团长请求战术指导。”山下猛夫紧紧的攥着拳头，说出这话之后，似乎力气全都从身体之中抽干了一样。所谓战术指导，无非就是求援的带名字，作为最强大的联队，居然请求帮助，这是非常丢人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山下猛夫是怎么也说不出口的。

果然得到了求援电报之后，小池安之立刻就坐立不安了，他很清楚山下猛夫这个人，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服软。现在必须动用一切的力量，去拯救这支部队，不然，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第二十三联队马上出动，打破支那人的防线，接应盖州的第十三联队。”

小池安之不得不把最后的这支机动力量派了上去，同时日本人的火炮也集中攻击奉军的外围，试图突破防线，不过他们打错了算盘。在制定计划的时候。谁都清楚，想要包围日本军队，就要先把自己的军队至于敌人的包围之下。

如果不是最顽强的部队，根本承受不住这个考验，最后这个任务落到了周子健的身上，他带着第一师的第一团担任主力，如果说第一师是边防军的王牌。那么第一团就是王牌之中的王牌，在远东的战场上，他们就承受了两面夹击的险境，经过了生死考验，他们对于应付眼前的局面更加从容。

周子健利用一切时间，加强工事建设。工兵无视敌人的炮火，也不顾伤亡，用最快的速度在构筑防御工事。同时奉军的大炮也发威了，四五十门重炮集中火力，和日本人对轰，把他们炸得人仰马翻。凭着强大的炮兵掩护，第一团终于完成了一个双环形工事。外圈对付第二十三联队的攻击。内圈应付第十三联队。

就在夜色退去，天又放亮的时候，这个防御体系终于完成，将日本的援军牢牢的挡在了外面。一夜的激战，奉军已经掌控了三分之一的盖州城区，日本人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是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山下猛夫也不顾一切的连续发出战术指导的请求，小池安之也变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陆军打不进去。现在唯一能提供援助的就是海军，可是日本海陆双方的隔阂由来已久，作为日本陆军最强大的师团，如果请求海军的援助，那么陆军的地位和价值在哪里。

高傲的熊本师团根本不愿意低头，可是不低头，第十三联队就要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果更加可怕。经过再三的权衡，小池不得不向海军发出了要求，让他们派遣军舰，轰击盖州。

“哼。一帮饭桶，终于也要向我们求援了，陆军就是一个没用的废物，连支那人都对付不了。”

小林多吉轻蔑的说道，不过他全然忘了，日本的联合舰队刚刚失去了两艘主力战舰，相比之下，陆军还不算最惨的。

一个多小时之后，一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还有两艘老式铁甲舰终于出现在了盖州外海。粗大的炮口对准了奉军的阵地，海军炮口径大，威力惊人，造成的破坏也更加惊人。

这五艘军舰火力全开，奉军的阵地上掀起一阵阵的浓烟，士兵们辛辛苦苦构筑的工事被炸得七零八落，死伤也十分严重。尤其是位于衔接位置的第一团，更是受到了陆海军火炮的联合攻击，伤亡更是直线上升。

他们每个都是最精锐的战士，就这么损失了，周子健的心头直流血。

就在这个时候，在盖州的外海，一条庞大的黑鱼悄悄的浮上了水面，正沉浸在酣畅淋漓的炮击声中的日本海军根本没有发现。

三枚鱼雷瞬间被发射出去，潜艇转头就潜入了水中，翻涌的水花让日本人一下子清醒过来。可是一切都晚了，就在日本人的惊呼声中，一枚鱼雷正好射中了千代田号中部，这艘两千多吨的老式战舰，顿时开裂了一个狰狞的大口子。

随后一声巨响，被抛出了海面三五米高，然后重重的摔在了海面之上，彻底碎成了两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入海底，船上的士兵也全都来不及逃生，一同沉入了海底。

这艘千代田号巡洋舰是当初日本人向英国订购的军舰，参加过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是甲午战争的元凶之一。这艘老舰已经到了退役的边缘，可是还试图在中国的海域逞凶，终于命丧在中国潜艇之手，这也是报应不爽，出来混的早晚要还！

眼看着凄惨无比千代田号，其他的日本军舰全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终于想了起来，中国早就今非昔比了，庞大的战列舰都能击沉，更何况这些小玩意。

小林多吉也顾不得继续轰击盖州，急忙让所有的战舰去追寻潜艇的踪迹，日本人像是发疯了一样，在海面上来回搜寻，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可是他们已经晚了，偷袭日本人的那艘夜叉级潜艇，已经在海床上，静静的看着他们的表演。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投了深水炸弹，放了无数炮，可是连潜艇的毛都没有抓到。就在日本人恼恨不已的时候，空中又响起了轰鸣之声。

奉军的空中力量终于出动了，刚刚在鸭绿江边大显身手的雄鹰终于飞到了盖州的上空，他们不顾疲劳，把攻击的目标首先就锁定在了这几艘凶悍的军舰上面。

直到轰炸机巨大的轰鸣声，出现在了头上，日本海军才如梦方醒，小林多吉的脸上露出了无比的惊恐之色。

“快，开火，击落它们！”

日本军舰上传来了稀疏的枪声，不过这对于飞机来说，一点作用都没有

了，很快一架轰炸机投下了两枚炸弹，其中一枚在驱逐舰十米之内爆炸。
炸弹爆炸带来的巨大水压，就好像是超大的锤子一样，砸在了军舰上面，顿时就出现了一个大的凹陷，随即就碎裂开，海水涌入，快速的侧翻，比起千代田号，更加迅速，向着水下沉没。
另外三艘军舰一看同伴沉没，也真正见识了空中力量的强大，他们如梦方醒，纷纷要逃跑，但是军舰又怎么能快得过飞机了。
落在最后的秋津洲号防护巡洋舰速度最慢，与千代田号一样，同属于参加过甲午海战的老舰。一枚一百十二公斤的炸弹准确的命中了舰首，肆虐的火焰快速吞噬了所有的上层建筑，这艘军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蜡烛，快速的燃烧着，又一艘罪行累累的军舰沉入了海中。
其他两艘战舰也没有跑多远，包括小林多吉在内，所有的五艘军舰全部沉没，盖州海面上，漂浮着大量的军舰残骸，还有更多的尸体，狼藉一片。潜艇和飞机配合，将五艘战舰全都送到了海底。
从空中和水下发动攻击，比起传统的海面决战，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经此一战，奉军上下全都成了坚定的航母潜艇派。
海面上，日本战舰接二连三的沉没，对于日本军心的影响是致命的，缺少了海军火力支援，援军根本没法突破防线，第十三联队就成了瓮中之鳖。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飞机再度挂弹出征，他们猛轰日本的炮兵阵地，将这些威胁最大的火力干掉，没有了炮兵的支援，单凭着步兵冲锋，除了送给奉军屠杀之外，根本没有别的作用。
盖州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张贺年也罢第六师的大部投入其中，占据了四倍兵力优势的奉军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凶悍的第十三联队，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他们被切割成了几个小块，正在快速的消减。
山下猛夫此时也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身边只剩下二百多人，突围的希望是没有了，他只能做最后一搏。
“烧毁联队旗，发诀别电报，诸君靖国神社见！”
山下猛夫正准备下令的时候，突然一枚重炮弹落到了他的指挥部，剧烈的爆炸将他们全都炸成了碎片，几乎无人生还。
指挥部被打掉，剩余的日本兵全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被蜂拥而至的奉军轻松歼灭，就在进行搜寻的时候，马岗突然发现在他的面前，一具尸体下面，压着花花绿绿的一块破布，旁边还有一根旗杆，他一把将这块破布扯了出来。
“是联队旗！你小子这下可发达了！”王以哲也看到了这块破布，顿时脱口而出，脸上全都是惊喜。

第六百四十九章恢弘士气

现代军旗制度源自欧洲，由于团以上的作战单位，需要根据作战任务进行调整，而团作为最大的常设军队单位，因此会被授予军旗。日本人也仿效西方的制度，陆军联队，也就是所谓的团，会授予联队旗。

这是日本陆军特有的待遇，至于海军则没有，以此显示陆军的特殊。按照日本人的传统，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失，部队撤销。当然意外损坏的军旗是可以申请更换的，但是只要主体的旗冠（上面有十六瓣菊花标志），旗面，流苏还在，即便是有些破损，也不用更换。

而且往往越是破损，越代表这支联队经历的血战多，战功卓著，是部队的骨干。而第十三联队则是日本的老牌劲旅，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旗面的损坏已经非常严重，如果不注意，完全就是一团破布，没有任何稀奇之处。

但是王以哲在保定军校学习过，教官多数都留学日本，对日军的传统耳熟能详，因此向他们介绍过军旗的重要，王以哲一直牢记在心。

此时看到了马岗手中的东西，他顿时眼前一亮，三步两步跑了过来，将这团破布抓在了手中，立刻找了一块平坦干净的地方，把旗面渐渐的展开，残破的军旗，外面有一圈紫色的流苏。

半截断裂的黑漆旗杆，上面是一个金色的三面锥形，依稀能够看到十六瓣菊花的御纹章，看到这些，王以哲忍不住朗声大笑：“是联队旗，是真的联队旗，第十三联队彻底完了！”

看着状若癫狂的王以哲，马岗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纳闷的问道：“王营长，你不是疯了吧，第十三联队不是已经全军覆没了么，和这面旗子有什么关系。”

“不一样，大不一样。”王以哲笑着说道：“如果这面军旗回到日本人的手中，或者就此毁掉失踪，第十三联队还有重建的可能，但是有了这面军旗，这个番号就从日本军队当中彻底消失。看到没有，这上面还有天皇的御纹章。代表天皇御驾亲征，军旗落到了我们的手中，对日本的士气打击简直不可想象！”

王以哲自顾自的说着，可是马岗和旁边的人都一头雾水：“营长，我就是想不明白。天皇怎么用菊花做标识，还是十六瓣的。他好这玩意么？”

“别说些没用的。赶快把这面联队旗保存好，立刻送给军长，然后转送大帅，你就等着立功受奖吧！”

马岗一听大帅都看重这玩意，他也感到了重要，从一具日军尸体上面扯下了一件破烂军装。把联队旗裹了起来，拴在了腰带上，然后撒腿就往指挥部跑。

如果要让小池安之知道马岗这么对待神圣的联队旗，他能当时就气疯了。不过此时他也距离疯癫不远了。奉军利用空军和炮兵对第六师团的剩余部队猛烈倾泻火力。

而且由于日本人的军舰被干掉了，奉军的一批浅水炮舰也从容的来到了盖州外海，利用舰炮猛轰日本军队的后方。尤其是铁路线更是他们热衷大的目标，南满铁路的上面顿时到处都是弹坑，后方的物资运不上来，前面的伤员也运不下去。

照着这个趋势打下去，奉军随时都有包围第六师团的可能。正在小池安之坐立不安的时候，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朵之中。第十三联队全部玉碎，而至关重要的联队旗失去了踪影。

这下子小池安之就疯了，仅仅是战败了，或许他还能到预备役了此残生，但是如果联队旗丢了，他恐怕剖腹自杀都没法洗清罪过了，一生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面，永世不能翻身。

“集中所有力量，向支那军队发起攻击，务必要找到联队旗。”

……

“军长，您说这小鬼子是不是吃错药了，救援第十三联队的时候，没有这么用心过，现在都全军覆没了，他们反倒拼命了，这不是马后客么？”张贺年一面听着轰轰的炮声，一面十分不解的问道。

孙安虎的年纪比他大，经验也更丰富，稍微想了想，也就明白了：“我看日本人之所以发疯，就是因为那件要命的东西，没有了联队旗，只怕日本政府都要跟着倒霉。不过这也给了咱们一个机会，如果能把握住了，就能把第六师团全都吞了，比起干掉一个联队，歼灭一个师团的影响可就更大了！”

张贺年一听也是竖起了大拇指：“军长高明，我马上就去安排。”

一旁的第六师师长丁超也笑道：“张师长，你们的功劳可够大了，也给我们留一口汤啊！”

就在奉军调整部署的时候，已经有专门的人员乘坐着飞机，将第十三联队的联队旗送往奉天。在此之前，最高统帅部已经得到了战报，包括蒋百里和杨宇霆在内，大家对胜利有信心，但是谁也不敢想，竟然能缴获联队旗。

要知道日本军队有专门的护旗员，而且一旦战事不利，他们还要严格的操作规程，焚毁军旗，然后将金属部件深埋地下，绝对不能落入敌手。

但是天意弄人，一枚重炮将指挥部全部干掉，护旗员没来得及焚毁军旗，就把航空炸弹震死，结果军旗就落到了奉军的手上。其实在诺门坎战役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当时苏联人没有仔细搜查，结果日本人派遣小分队，把军旗的残存部件找了回来。

可是这次他们没有这么幸运了，一面货真价实的军旗落到了奉军的手上，而且还是王牌师团的王牌联队的军旗，这让所有人都振奋不已。朱庆澜更是哈哈大笑：“多少年前就听说过日本的军旗多么了不起，可是现在也被咱们缴获，此事当浮一大白！”

“朱部长，光喝点酒就够了么，我看该让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日本军队的光环已经被我们打碎了。从今往后，中国人就该抛开自卑和怯懦，昂首阔步的站在世界舞台上，我们不再是任人欺凌的东亚病夫！”负责宣传的邵飘萍大声的说道。

杨宇霆也不住的点头：“这个办法好，这面联队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和日本人开战，不光是为了东三省，而是为了整个中国。要想真正夺取胜利，也离不开全国老百姓的支持，尤其是国内还有不少的亲日派和恐日派，也必须给他们当头棒喝！”

张廷兰一听，也是频频点头，奉军毕竟只是一个地方诸侯，全国的大大小小草头王，他们心思各样，很多人还在和日本暗通曲款，甚至向日本提供各种战争物资。奉军的手伸不了那么长。

但是宣传打好了，却能把全民的士气都凝聚起来，对那些土皇帝也是一

个打击，让他们不敢肆意妄为。

“邵部长，宣传的事情就交给你了，务必利用这个机会，争取民心，提振士气。”

“大帅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

三四月份的上海，正是一年之中最繁华的时刻，东三省的战争阴云还影响不到这里，十里洋场依旧是歌舞升平，江浙的富商们，在租借之中，纵情享受，似乎一切都不关他们的事。

林荣是上海最近崛起的一个外贸商人，他的老家在四川，早年去日本留学，结实了一大帮的军政要员，政经名人，回到国内之后，凭着庞大的关系网，他基本上垄断了西南土产外销的商路，其中的利润简直难以计数。

他和好友中国银行的张嘉璈参加了一个舞会，一直玩到了天亮，才刚刚出来，这时候一个管家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气喘吁吁的说道：“少爷，大事不好了，港口的那帮力巴又闹事了，不肯装货物。”

林荣鼻子里头哼了一声：“不就是想多要几个钱么，这批货要得急，多给他们点也无妨，不过下不为例，别以为林某人是好欺负的。”

“少爷，情况不这么简单，那帮力巴说这些货物是运到日本的，给多少钱都不干！”

“还反了他们了！”林荣顿时冲冲大怒：“张兄，你也看到了，又出了点麻烦，小弟马上去解决一下，这帮泥腿子就是缺规矩，要好好教训。”

正在说话之间，从那边又过来一亮黄包车，从上面走下来一个清瘦的西洋人，林荣和张嘉璈都认识他，这家伙叫艾伦，是汇丰银行的经理，他们也经常打交道。

林荣的生意也要仰仗汇丰银行，因此就要主动过去问好，哪知道这次竟然艾伦率先笑着说道：“恭喜你们，赢得漂亮！”

“艾伦先生，您这话从何说起啊，我们可没和别人搞什么贸易战，哪来的胜利啊？”

“不，你们不是中国人么？”艾伦笑道：“你们的军队击败了日本人，还缴获了他们的军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日本人不是总自诩他们是亚洲的主人么，现在却被中**队打败了，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和大英帝国进行了军备竞赛，真是一帮短视的猪猡！”

艾伦毫不客气的嘲讽着日本人，但是林荣的心头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扎了一下，从骨子里头涌出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就在刚才艾伦的眼神之中，他读到了一种久违的东西，那就是尊敬！

下一刻林荣猛地向着港口撒腿就跑，身后张嘉璈的喊声他全都听不进去了。

第六百五十章打到外线去

林荣拼命的往前跑，胸膛里头一股淤积的怒火，在不断的翻腾，好像要把整个人燃烧起来，他只能拼命的往前跑，周围的人全都有些奇怪，不知道这位衣冠楚楚的贵公子怎么突然发飙狂奔，都十分诧异。林荣也不管这些，还在继续奔跑，突然背后一阵急促的喇叭声响起，一辆黑色的老爷车追到了他的身旁。

“林兄，快上车吧，靠着两条腿，还要多长时间啊！”

林荣这时候还有点傻愣愣的：“张兄，你知道我这是要去哪么？”

“还用问么，去码头呗，快上车吧，我正好有点事情想和你聊聊。”

林荣钻进了老爷车之中，突然双手捂着脸，泪珠顺着指缝不断的流了下来，如果让外人看到这一幕，绝对不敢相信，叱咤商界的林少爷，春风得意，怎么会变得如此失落？

一旁的张嘉璈心里当然清楚，实际上他和林荣也有同样的感觉，心里头都是酸酸的。

“林兄，这么多年，咱们几乎天天都和洋人打交道，不过说到底，这些洋人都是自高自大，有什么时候尊重过中国人，刚才看到了艾伦的眼神，我的心里头也十分感慨啊。”

林荣突然苦笑了一声：“其实何止洋人看不起咱们，老百姓也早就看不起林某人，他们会说那个小子人模狗样，不过是吃洋饭的奴才鹰犬，数典忘祖的混蛋，帮着洋人掠夺祖宗留下来的家底，十恶不赦，千刀万剐！”

林荣说着，痛苦的抓了抓头发：“以往我总在告诉自己，国家的事情和我无关，只要我过得好就行了。哪管亡国败家，大不了我去国外，只要兜里头还有厚厚的票子，谁都会尊重我啊。不过就在刚才想明白了。那不叫尊重，没有了国家，就没有了根，就是亡国奴。到哪里都是让人鄙视的！”

张嘉璈也点点头：“林兄，你也不用自责，多少人都是靠着洋人吃饭，你也不是唯一一个。”

“犯错的人多。可不是逃脱罪名的借口，而是自欺欺人。几十万军人，数千万的同胞。在东三省浴血奋战。我居然漠不关心，还要等着一个洋人告诉我，这不是悲哀么！而且我还卖给日本人猪鬃桐油粮食矿石，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打仗的，都是用来对付咱们自己人的，我这良心在哪里啊！”

说着话，林荣突然抡起了巴掌。噼里啪啦的扇自己的嘴巴，张嘉璈急忙拉住了他，大声的说道：“林兄，知错能改，我们还有重要的事情可以做，何必学小女人呢！”

林荣有些迟疑，抬头问道：“张兄，你想要干什么？”

“自然是联络各方商人，坚决不向日本人卖一点东西。”张嘉璈说道：“林兄，这些年我就知道你的脾气，虽然表面上长袖善舞，但是在心里头，你有着一条线，一条做人的本分，这是我愿意和林兄结交的原因。”

“张兄，一个漠视自己国家，帮着敌人干活的人，哪敢说什么本分啊，恐怕连牲口都不如！”

张嘉璈摆了摆手说道：“林兄，能像你这么想，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多少人在干这种事情的时候，连羞耻之心都没有，他们都借着机会，大发战争财，咱们能到不应该把这些人都揭露出来么？”

“应该！”林荣咬着牙关说道：“以往我强迫自己糊涂着，可是现在不能继续装下去了，也该做点对得起良心的事情了。”

“我看咱们就该联络上海，乃至江浙各界的商人，只要涉及到日本的商贸，全都一概不做，一粒大米，一块矿石都不要卖给日本人。如果还有无良商人继续想赚这个钱，就是当代的汉奸，用报纸揭露他们，让他们声明狼藉。”

“好，就按张兄说的办，干这种事情肯定会得罪人，但是林某也愿意一力承担，别人在前面舍死忘生，我要是连这点牺牲都做不了，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

一场胜利，是最好的药剂，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找到了一种名为尊严的东西，懂得自尊自重，也能够反省自身的问题。林荣这样的商人并不在少数，他们觉察到了自己的卑微，怯懦，麻木，这完全可以视作一场民族的觉醒课，比起所谓的新文化，来得更加猛烈。

有了觉悟，下一步就是要实际行动，林荣他们驱车到了码头，只见码头上面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大片。有工人，有商人，还有军警，那些军警和工人似乎还在对持之中，双方不断的叫骂。

林荣和张嘉璈出现在了码头之上，有几个商人主动跑了过来，纷纷说道：“林兄，这帮力巴不知道好歹，干活挣钱就完了，别的事情哪是他们能管的，您来了，就赶快让他们复工吧，没法按期交货，就要被处罚了。”

林荣听着这话，冷哼了一声，快步走到了工人的对面，他猛地朝着一身破烂的泥腿子深深的鞠了一躬。

“大家都是好样的，都是林某人的老师，我们的国家正和日本人作战，要是在和日本人做生意，那就是汉奸。咱们不能再麻木的活着了，人不是牲口，还要有尊严，我们要和东北的军民，真正的站在一起！”

这番话说完之后，全场都傻眼了，那几个商人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林荣是不是吃错药了？至于那些工人，他们也有些不解，这会不会是故意演戏给大家看呢。

林荣快步走到了堆积如山的货物旁边，对所有人说道：“大家看着，这些都是猪鬃桐油，是必不可少的战争物资。日本人就想用咱们的东西，去打咱们自己的人。林某人绝对不会给日本人为虎作伥，这些物资我会全数捐给奉军，让那些英勇的将士，用这些东西对付日本人！”

那些工人也从林荣的话中，感受到了他的真诚，这位林少爷终于转了性子。大家伙全都自觉的拍起了巴掌，掌声经久不息，成千上万人的声音，震动了天地。一旁的军警和商人全都变颜变色，眼中闪过了强烈的敬畏与恐惧就在这时候，从外面跑过来几个报童。清脆缭乱的童子音传了过来：“号外，号外！日军联队旗全国巡展。完全免费观看！”

一听到这话，码头上再度沸腾起来，报纸被抢购一空，即使加订了三批。情况也都是如此，一时间所有人都在谈论着军旗的问题。中国百姓终于彻底被震动了，各地的商会全都组织起来。坚决不向日本卖任何东西。商店也都组织起来，日货全都下架。

给日资企业干活的工人全都辞职，日本在华的企业，基本上都停止了运转，在日本银行有些存款的人，也都把钱取了出来，转存到了奉天银行。

以往中国也有多次抵制日货的行动。不过这些行动多数都流于形式，而

且由于人心太杂，很容易被日本分化瓦解，因此日本的企业基本没有什么损失。相反还可以借口向政府施压，捞取一些好处。

可是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社会，从每一个百姓开始，全都自觉的抵制日本人的一切，在这种时候，还敢和日本人有所来往的，马上就会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当然也有人想玩表里不一的把戏，可是由于身边全都是监督的眼睛，尤其是那些同行，他们更是不敢冒险。

从京津，一直到江浙，再到两广，运动声势浩大。而且随后张廷兰让人携带着联队旗南下，每到一处，都会因此轰动，老百姓争相观看日本人神圣的军旗。他们的心中都涌动着一股自豪，多少年来，第一次因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他们吧胸膛挺得直直的。

宣传的效果远远超出了奉军上下的估计，全国上下一致支持奉军，各种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到了关外。那些青年人也主动参军，企业家也到东北考察，准备将身家性命都压在这块火热的土地上。

与此同时，张廷兰的威望也直线上升，各地的游行之中，巨幅的画像被举在了中间，以往张廷兰的种种观念，也再度被人提起。以往或许还有人反对，可是现在没有人敢质疑这些东西。

奉军就是靠着这个，打赢日本人的，渴望走向繁荣富强的那些人，不用向西方学习，也不用向日本和苏俄求教，中国的路就在自己的脚下，奉军已经帮大家披荆斩棘，勾勒出来了，只要跟上去就好了。

随着威望的大幅度提升，全国百姓对张廷兰的期许越来越高，甚至已经有人喊出让张廷兰执掌大政的建议了。

当然这些宣传的效果还要酝酿一段时间，奉军的当务之急是消灭东北境内的日本兵。此时最大的一股日本兵还在盖州城外，当联队旗下落不明的时候，日本军队全都惊恐无比。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也不得不派出了第十一师团的步兵第四十三联队，以及炮兵第十一联队，前来援助小池安之。

他们已经不在关注胜负了，只想着把联队旗抢回来。一个国家走向强盛，需要凝聚民心士气，需要提倡奋发向上的精神。可是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到了日本人这里，就走向了一个极端，他们认为顽强的精神，可以克服一切。

而作为日本军队灵魂象征的联队旗，更有着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此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都要抢回来。因此小池安之组织了对奉军的猛攻，炮火连天，无数日本兵向着原来的战场突击。

他们的精力并没有放在战斗上面，而是接近全力的翻找那些尸体，希望从中找到军旗的蛛丝马迹。他们的举动都在奉军的注意之下，实际上他们能冲进来，也是奉军故意放水的结果。

要不然第十三联队都冲不破防线，更遑论他们了，就在日本人到处翻翻找找的时候，丁超率领着第六师已经悄悄的迂回到了第六师团的后面。

另外吴凯杰和李景林先后率领着增员部队赶到，孙安虎手中的兵力一下子就达到了四万五千人，兵力已经达到了日本人的三倍，火炮更是达到了日本人的五倍之多，再加上空中优势，一张天罗地网已经布置起来了。

当小池安之听说后方有奉军出动的时候，他这才感到了不妙，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奉军的合围已经形成，在空军的掩护之下，向着第六师团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几百门火炮一同怒吼，将大地都震得翻了个，无数的日本兵全都被轰成了碎片，尸体堆积的到处都是，小池指挥着部下几次试图突围，但是全都没有成功，被反倒被奉军揍得鼻青脸肿，死伤惨重。

包围圈越来越小，残存的日本兵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此时小池安之还向所有日本联队长下达了命令，必要时候，要尽快销毁军旗，绝对不能再让军旗落到中国人的手中了。

在奉军围攻第六师团的时候，日本人也试图挽救他们，从海上派出了军舰，另外又向大连调集援兵，希望能够挽回败局。

可是日本人的军舰和运兵船都遭遇了奉军的潜艇，一条搭载着一千多人的运兵船被送到了海底，船上的日本兵也几乎全部丧命。日本政府暴跳如雷，但是他们也没有孙猴子的本事，没法变出成千上万的援兵，只能眼睁睁看着第六师团被围攻，以至于最后全军尽没。

而就在此时，姜登选也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按照当初的计划，白川义则派出了一个骑兵联队，试图从背后攻击丹东，配合日本的朝鲜驻军，打开通往东三省的大门。

想的很不错，可是随着奉军摧毁了鸭绿江大桥，驻朝日军就没法攻入奉天，这一个骑兵联队就成了孤魂野鬼。

姜登选派遣了一个骑兵旅首先抢占了庄河，把日本人的归路掐断，然后调动军队，将这个联队全部消灭。

“拙言，打到了现在，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经几乎都没有了，唯独一个旅大还在他们的手上，我们也该趁乱拿下来了！”

张廷兰一听这话，突然摇了摇头：“百里兄，我看旅大可以先放着，我们该打到外线去！”

第六百五十一章杀入半岛

“妈的，这帮鬼子兵活着时候不消停，死了还累人，这不是玩意！”马岗一面骂着，一面抬着一具只剩下半个脑袋的尸体，扔到了一条五十多米长的大沟里。

这里面已经密密麻麻的铺满了尸体，五米多深的沟已经快填平了，不过还有各式各样的残破尸体被拖了过来，全都堆了进去。

盖州城下，奉军一共全歼了第六师团两万多人，再加上第十一师团的两个联队，总共有两万七千多日本兵丧命，能找到的尸体也有两万三千多，其他的都被炸得尸骨无存。不过必须要承认，作为最精锐的师团，日本兵几乎没有投降的，奉军也只抓到了四五百俘虏而已。

光是为了处理这些尸体，奉军就挖掘了十条五十米长，八米宽，五米深的大沟，才将这些尸体装进去，看着这些尸体，所有人都十分感慨，甚至有种做梦的感觉，尤其是孙安虎这样的年纪稍大的。

他们非常清楚日本人曾经是多么骄横，烧杀抢掠，中国民众就是一群羔羊，可是短短的几年时间，奉军快速的崛起，已经能成建制的消灭一个师团的强敌。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撼，孙安虎的眼圈也微微有些发红。这时候丁超笑呵呵的走了过来，手里头还拿着一把军刀。

“军长，这把刀是师团长小池安之的，这家伙亲自率领四百敢死队，搞什么决死冲锋，被我们打成了蜂窝煤。”

孙安虎将军刀接过来，抽出了军刀，只见如同秋水一样的刀身，透着一股寒气，刀柄也是做工精良。还镶嵌着宝石，一看就不是凡品。

孙安虎也忍不住说道：“好刀，真是好刀！”

“军长，您功夫那么好。正好能发挥这把刀的价值。”

“我可不能要。”孙安虎笑道：“虽然上次西川虎次郎也几乎被咱们打得全军覆没，但是毕竟有一些人逃跑了，这次可是货真价实的全歼，这军刀就是证据。大帅早就提议建立军事博物馆。专门陈列这些东西，这么有意义的东西，还是交到博物馆吧！”

张贺年也赶了过来，也笑道：“既然要送到博物馆。就把什么枪支，大炮，军装。水壶。全都送去一份，红花也要绿叶衬着，也让后人看看咱们是怎么打仗的！”

孙安虎一听，更是频频点头，就在这个时候，张廷兰的电报就发来了，在电报之中。张廷兰要求李景林的第四师和丁超的第六师组成辽东军团，围困关东州的敌军。而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师则是调往集安方向，陈兵鸭绿江。

看到了这道命令之后，在场的众人都有点傻眼了，张贺年顿时就瞪圆了眼睛，大声的说道：“军长，第一师可没有残了，还有战斗力，大帅可不能把我们派到后方看热闹啊？”

丁超反倒是笑了起来：“张师长，消灭第六师团，可是天大的功劳，也该给弟兄们留点汤水，你放心，我一定攻破大连，拿下旅顺，把日本人完全从东三省赶出去，你就瞧好吧！”

张贺年一听哪能甘于人后啊，顿时还嚷嚷着要向张廷兰请战，让统帅部改变部署。孙安虎接到了命令之后，就一直皱着眉头。

“贺年，大帅的意思似乎不是要打旅大啊，反倒有点像要攻击朝鲜！”

经过孙安虎这么一说，大家也终于注意到了，张廷兰在电报之中，用了围困两个字，而不是攻击，这就很值得思考。这时候李景林和吴凯杰也都赶了过来，大家围在了地图前面，仔细的看了又看。

吴凯杰率先笑道：“我明白了，大帅绝对是想把战火烧到朝鲜去，在境外歼敌，至于旅大方向，只要牵制住日本人就行，贺年，你就放心吧，还有大仗要交给你呢！”

“老吴，你说话可要有根据啊，不要让我白高兴一场。”

吴凯杰顿时笑道：“你看看地图，虽然关东州是日本人留在东三省最后的据点，但是这也意味着这里的防御最强大。辽东半岛地形狭小，不利于大兵团展开，而且旅大三面环海，日本人的联合舰队可以从容提供海上支援，如果强攻这里，咱们就会犯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人的错误，完全就成了用人命来填的无底洞，大帅那么精明的人能犯这种错误么？”

吴凯杰这么一解释，在场的众人也都听明白了，看起来把日本人彻底赶出去，这个设想很诱人，但是攻击日本人苦心经营多年的旅大，需要投入的精力实在是太大了，按照日俄战争的估计，至少需要十万人马。

而且这里是日本人重要的海军基地，联合舰队必定会死保这里，把陆军暴露在海军的炮口之下，除了那位前后需要空一格的某公，正常人是想不出来这种战术的。

暂时留着旅大，还能分散日本人的精力，只要对日本人保持压制态势，避免他们以旅大为基地，发动反攻，这就足够了。

而将战斗的重点放在了朝鲜方向，奉军就有漫长的战线，可以从容选择突破，充分发挥奉军在炮兵，装甲兵和空军方面的优势，正好可以扬长避短。

外线作战，无论打生打死，损失的都是朝鲜，都是日本，因此奉军也不用心疼。而一旦旅大被打残了，多少亿的投资，化为乌有，张廷兰绝对要心疼死。

张廷兰的算盘就是杀入朝鲜半岛，迫使日本人走到谈判桌前，然后和平收复旅大。这个主意提出来之后，也得到了蒋百里和杨宇霆的一致赞同，这两位智囊也对张廷兰的战略眼光越发的钦佩。

能忍住收复故土的冲动，这绝对不是常人能够做大的，因此新的作战计划就形成了。第四师和第六师组成辽东军团，负责压制关东军的残部，奉军的主力则全部押到鸭绿江一线秦威所部正式升级成北线军团，负责从图们杀入朝鲜半岛，姜登选所部编为南线军团。主要负责突破新义州方向。至于中线军团，则是被张廷兰寄予了厚望，配属了奉军最精锐的几支部队。

其中包括张廷枢统帅的装甲师，这支强大的突击力量。是张廷兰手上最大的王牌，因此张廷兰不愿意让日本人过早的觉察到，因此在第一阶段的作战之中，根本没有派出来。而是把装甲部队作为突破鸭绿江的关键。

除了装甲师，还包括了边防军的第三，十三，十五三个师。以及马占山的骑兵师，两个独立炮兵大队，一个最新组建的工程兵部队。三个轰炸机大队。

如果再加上了王牌第一师。这个军团的总兵力接近十万，堪称奉军最强大的铁拳，整个部署下达之后，张贺年就再也不抱怨什么了，相反脸上全都

要乐开了花。

光是在脑中想想，十万大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之下。杀过鸭绿江，在朝鲜半岛横冲直撞，就让人热血沸腾，大帅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太英明了！

不过就在中线军团调兵遣将的时候，秦威的北线军团已经取得了突破，奉军和日本人的战斗是从张鼓峰开始的，围绕着这块高地的厮杀，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

负责朝鲜方面的正是日本的第十九师团，这也是一支凶悍的部队，数次组织猛攻，抢占了张鼓峰。不过在初期的胜利之后，日本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由此打通了前往海参崴的道路，就可以切割奉军和远东帝国，使得远东广阔富饶的土地落到日本人的手上。

可是这些日本人低估了奉军的实力，就在侦察到日本人越过了哈桑湖，向远东境内发展的时候，秦威果断下令，第七师作为先导，越过图们江，就此杀入朝鲜半岛。

第七师虽然没有前面几个师战斗经验丰富，但是这支部队也极具开创性，他们搜罗了大量的渔船，挑选出大小差不多的渔船，然后安上长宽都完全一致的厚木板。

这种特制的船只开到江面上，只要把木板首尾的铁链连接起来，就能快速形成一座浮桥。而且这种浮桥还能够像积木一样，自由的拆卸，一段坏掉，只要把下面的船撤出来，换成完好的就可以了。

另外船只两边也有铁索，这样就能把两条浮桥轻松合在一起，大大的增加了通过的效率。原本在江面上修建浮桥，先要连接船只，然后再铺设木板。这样速度慢不说，而且还会遭到敌人的攻击，工兵的损失很大，影响突袭效果。

新的方式确定之后，时间至少能缩短三分之一，这就代表着无数条生命。

一切都准备好之后，秦威将手上仅有的一个轰炸机大队派了出去，对图们江沿线的日本进行了狂轰滥炸，日本人猝不及防之下，死伤惨重。

就在空袭开始的时候，奉军的重炮也对着江对岸发起了猛轰，把日本的阵地炸得四分五裂。在火力的掩护之下，这些特制的渔船终于出动了，一条接着一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不到一个小时，在江面上就出现了三座浮桥。

这时候炮兵的火力准备也差不多了，奉军士兵踏着平稳的浮桥，快速的向着对岸杀了过去。

自高自大的日本人并没有料到这个结果，他们在沿线不过准备了一个联队的守军而已，火力更是远远被奉军甩开，因此战斗没有任何意外，奉军成功突破了沿江防线。

随后奉军在秦威的指挥之下，直扑罗津，目标就是十九师团的后路，只要切断这里，杀入远东的十九师团主力就成了断线的风筝，生死就在奉军的手上了！

第六百五十二章过江

“饭桶，全都是饭桶！”日本首相高桥是清大声的咆哮道：“海军战败了，陆军也败给了支那人，帝国的荣耀都被丢干净了。”

高桥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对于打仗还有点外行，咆哮过后，他还是要听取其他人的建议，目光不可避免的就落到了田中义一的身上。

第六师团被干掉，而且联队旗还落到了奉军手里，这种打击也让田中义一改变了一点狂妄的做派，他欠了欠身说道：“首相，帝国在满洲的失败并非勇士怯懦，而是支那人占据了兵力的优势，帝国在满洲只有两个师团，而支那人可以轻松调动起二十万的军队。众寡悬殊，遭受挫折也是难免的，但是帝国实力雄厚，只要我们重新集中兵力，对付支那并不是难事。”

也不管是真是假，田中兵力不足的借口，还是很对日本人的胃口的，最起码承认这个，比起承认战术，战略上的问题，更让人容易接受。

田中继续说道：“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动员国内的军队，扭转兵力不足的局面，给予支那人迎头痛击！”

“田中君，你认为下一步支那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帝国又该把军队投入到哪个方向呢？”高桥是清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田中的小眼睛转了转，这个问题并不轻松，奉军通过一连串的胜利，已经抢占了先手，如果再出现战略判断的失误，只怕日本人的处境就更糟糕了。

“首相，我认为支那人可能从两个方向发动攻击，一个是关东州，一个就是朝鲜。相比之下，我认为关东州是支那人的首选。”

“田中君，你有什么依据么？”

田中义一冷笑着说道：“依据有三。第一第六师团消失，第十一师团受到重创，关东州兵力不足，支那人肯定会趁虚而入；第二奉军的领袖张廷兰一直宣扬民族主义。善于鼓动民情，而关东州正是他所谓的故土，前段时间，他为了夺回俄国侵占的土地。已经和赤俄大战了一场；第三支那人最近两天加大了侦查和轰炸的力度，他们把鸭绿江沿线的轰炸机南调，对关东州展开了轰炸，很可能这就是大战前的准备。”

田中义一的三条理由都十分充分。能打，而且有意愿打，甚至是战斗已经拉开了。在座的几位内阁重臣全都互相看了看。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也比较赞同田中的判断。

“如果支那人真的攻击关东州。我想那里就会变成他们的坟墓！”加藤友三郎阴森森的说道：“在关东州，我们有完备的防御工事体系，而且城中有大量的物资储备。最关键的是关东州地形狭窄，三面临海，联合舰队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支援，支那人是有来无回。”

别看陆军损失了一个第六师团，但是陆军不论是扩军。还是重建，都是一句话的事情。真正感到了痛彻骨髓的还是日本联合舰队，两艘三万多吨的战列舰一天之中，相继沉没，两千多名经验丰富的海军士兵，全都沉入水中，喂了鲨鱼。

这可是伤筋动骨的大伤，联合舰队早就把奉军给恨透了，正因为如此，加藤也暂时抛开了和陆军之间的分歧，准备在旅大给奉军一个教训，把失落的面子找回来。

高桥是清一看海陆军的大臣都是一个意见，他也只有赞同的份儿因此说道：“既然认定了支那人会攻击关东州，那我们就要派遣军队。”

“没错。”田中义一说道：“我认为应该派遣重兵，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一共四个常备师团，组成满洲派遣军，不知要守住关东州，还要消灭支那人的主力，占领整个满洲。”

田中义一咬牙切齿的说道，日本一共就十七个常备师团，扣除朝鲜和台湾的驻军，在扣去第六和第十一师团，手上能调动的力量并不多，一下子就押上了四个师团，可见他也是下了血本。

高桥是清听完之后，也忍不住问道：“田中君，目前支那人和第十九师团正在图们江沿线厮杀，用不用向朝鲜派出一些部队，增强防御，免得支那人杀入朝鲜。”

田中义一听了听，露出一丝冷笑：“支那人还不具备越境作战的能力，不过向朝鲜派出部队也是应该的，主要是策应关东州的方向，两支大军共同杀入满洲，就更有把握了！”

日本内阁经过商讨，最终敲定了方案第二，四，五，十二，四个师团尽快乘船前往旅顺布防。在朝鲜方向，他们只派出了一个第三师团，配合原有的第十九和第二十师团，和奉军对峙。

日本人的布置和奉军完全相反，他们很快就要尝到战略误判的代价。当然奉军在正式发动攻击之前，也制定了战略欺骗行动。

在以往作战之中，保密是军队一直强调的东西，但是要想隐藏真正的作战意图，光靠着保密还不行，还要主动的去误导别人，给对方造成误判。相比于被动的保密，这种欺骗行动更有迷惑性。

刚成立不久的战略忽悠局就开始发动了，钟召早就组织各路专家，在报纸上开辟了专门的战场评论版块。前面是最新的战报，后面就是这些专家的解读和点评。

军事专家比起那些战地记者要专业的多，他们不经意之间透露的一点东西，就有很高的价值，因此很多西方人都极为关注，当然也有日本人。钟召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七分真，三分假的原则，对每一次的评论，都反复的推敲，费尽了心血。

在消灭了第六师团之后，钟局长更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点评，称通往辽东的大门已经敞开，中**民收复故土的意志不容更改！

这句话当然被解读成奉军攻击旅大的宣言，而且在作战行动之中，奉军也是这么干的，除了开战的头两天，对鸭绿江沿线进行过轰炸。剩下的轰炸行动全都是针对旅顺和大连的，奉军的轰炸机，战斗机，侦察机天天出现在旅大的上空。

除了投掷炸弹，也投掷大量的纸弹，告诉城中的百姓，做好迎接军队的准备，侵略者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

另外海军潜艇也频频出没在黄海海域，摆出了一副用潜艇阻挡联合舰队的架势。这个姿态摆出来，日本人顿时大喜过望。潜艇最大的威力就是隐蔽和突然，一旦奉军要使用潜艇逼退联合舰队，进而为陆军攻击旅大解除海上威胁。

那么想找奉军潜艇，就没有那么困难了该死的水下幽灵就到了末日。日本联合舰队也是摩拳擦掌，集中大量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演练反潜作战，想

要给金刚号和雾岛号报仇。
随着海陆空全面的对抗，奉军攻击旅大，看起来已经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各国的观察家都在猜测着奉军会不会再创造奇迹。
经过一番仔细的推演，他们并不看好奉军，毕竟十几年前的日俄战争，日本人在旅顺尸积如山，损失惨烈，当时指挥官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全都搭在了203高地。
日本虽胜尤败，但是不可否认，当时日本是举倾国之力和俄国作战，没有后顾之忧，而奉军只是一个地方势力，一旦在旅顺损失了几万精锐，这场仗还能打下去了么！
面对这些东西，张廷兰只是相视一笑，老子又不是乃木希典那个榆木脑袋，才不会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不过此时他们判断失误更好，就等着奉军震惊天下吧。
一转眼到了四月二十五号，淅沥沥的春雨降了下来，此时正好是耕种的前期，一场雨水，就意味着一个好年景。对于奉军来说，这也是一个绝佳的进攻时机。
孙安虎和姜登选，包括从奉天特意赶到集安的杨宇霆，全都在指挥部当中焦急的等待。在雨水之中，第一师的将士再度担当起重任，负责突破鸭绿江防线。
奉军为了保证攻击的突然，不只玩起了忽悠**，而且在驻军上面，也十分讲究，十余万军队全都分散部署在了长白山麓之中，利用密集的森林掩护起来。
同时采取晚上行军，白天隐蔽的方针，躲过了日本人的各种侦查。正因为如此，对于奉军的突袭，日本人一点察觉都没有，他们在集安对面只有一个大队的日本兵防守，兵力差距极为悬殊。
随着重炮开始怒吼，朝鲜一侧顿时掀起团团的火焰，日本人的工事全都被炸得七零八落。突然遭到袭击的日本兵，根本来不及躲进掩体之中，就被炸成了碎片。
由于大雨提供了天然的掩护，奉军派出了几个游泳好手，他们悄悄游过鸭绿江，在江面上拉起了三道绳索。
等到攻击发起之后，士兵们攀着绳索，就有了借力的地方，不用担心被江水冲走，很快在江面上铺出一座浮桥。后续的部队踏着浮桥，杀入了朝鲜境内。
此时的日本人才如梦方醒，急匆匆的派遣部队堵住江边防线，不过临近的道路早都被大炮摧毁了，他们的部队根本没法赶过来。
奉军以极其微小的代价，成功的冲了过来，张贺年也是意气风发，站在雨中，朗声下达命令：“第一团留下来马上扩大控制区域，为兄弟部队过江提供帮助，第二三团跟着我杀鬼子！”

第六百五十三章边境歼敌

江界是朝鲜慈江道的首府，与集安之间早就有商贸往来，奉军越过鸭绿江之后，张贺年率领着第一师，猛扑向江界。

沿途都是日本人的溃兵，别看平时日本人非常凶残顽强，但是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击，他们完全都被打懵了。日本人是服从性非常强的民族，甚至都到了变态的地步。可是这也有一个问题，由于日本的上层都难以接受鸭绿江被突破的现实，暂时全都陷入了慌乱之中，根本拿不出什么策略，底下人就更糊涂了。

日本人只能疯狂的逃跑，奉军兜着屁股就杀了过来，枪声不断的响起，一个个日本兵倒在了地上，被打成了筛子。

就在夜色降临的时候，张贺年率领部下终于冲到了江界。这里也是日本前线溃兵的一个集中点，城中足有两千多名日本军人在死守。

这点人对于第一师无非就是一碟小菜，张贺年集中了十二门一百二十二毫米榴弹炮，对江界展开了猛轰。朝鲜人的城墙没法和中国的城墙相比，刚轰了几炮，就成片成片的坍塌。奉军随即涌入了城中，对残存的日本兵展开了一场屠杀。

面对士气高昂，火力强劲，而又经验丰富的对手，日本人也变成了被屠宰的羔羊，战斗到了半夜，除了少量图为逃走的，第一师击毙了一千多名日本兵，还俘虏了四五百人，这也算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俘虏。

赢得了开门红。中线军团上下也是倍受鼓舞，大队的士兵也快速通过浮桥。踏上朝鲜的土地。张廷枢的坦克师也不例外，一辆辆轰鸣的巨兽，轻松冲过了鸭绿江，准备大显身手，姜登选和孙安虎亲自向奉天发报，将情况汇报给了张廷兰，并且请求下一步的指示。

“报告大帅，我军已经成功渡过鸭绿江。目前已经突入朝鲜纵深二十公里，有超过一万七千名士兵进入朝鲜境内，渡江作战的初期目标完全达到了！”

荣臻兴奋的向张廷兰报告着情况，由于在进军西北过程中，表现很突出，荣臻的才华得到了奉军高层的肯定，被调入了参谋部。这次制定对日作战计划，荣臻就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建议。

张廷兰听到了他的报告，也是露出了喜色：“没想到动作能这么快，真是出乎预料，伤亡情况如何？”

“报告大帅，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一师损失不到三百人。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这次战役行动突然，日本人根本没有防备，他们只有一个大队的守军，被我们轻松击溃。”

“荣臻，你觉得日本人为什么会对鸭绿江防线如此疏忽呢？”

“报告大帅。我认为这是他们骄纵狂妄引起的。”荣臻毫不迟疑的说道：“他们自恃强大，认为只有日本攻击中国的份儿。而我们却没有胆量还击。可是我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因此才能取得眼前的胜利。”

张廷兰笑道：“说的很不错，只是我们现在只是占据了优势，还没有真正胜利。你去给孙安虎他们发电报，不要在乎土地的得失，而要着眼消灭日本的有生力量，真正打疼，打残日本。争取再消灭一两个师团，彻底动摇日本人在朝鲜的统治秩序。”

荣臻听到了张廷兰的命令，顿时就清楚了大帅的打算，出兵朝鲜是为了把战火烧到外线，迫使日本走到谈桌前，而不是抢占土地。只有消灭更多的日本人，让日本人清楚打下去也没有希望，这样才能达成目标。

张廷兰的指令下达非常及时，前线的众人商讨之后，马上确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方略，几个主力师，加上骑兵部队，呈现一个扇子面形，向四周辐射，如果遇到坚固的据点，就立刻绕行，不要求强攻，争取将日本驻军分割开，然后再寻机歼灭。

对于这个作战计划，最满意的就是张廷枢，切割包抄正是装甲师的强项，因此当坦克运到了朝鲜之后，张廷枢就急吼吼的准备出发。

这时候杨宇霆主动找到了他："蔚久，朝鲜多山脉丘陵，装甲部队要想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就要注意地形，我建议你们要尽快南下，攻占龟城，定州一线，切断平壤和新义州之间的联系，争取围歼第二十师团。"

杨宇霆所说的方向，正是北朝鲜相对平坦的南部地区，这里也是北朝鲜工业最发达，日本驻军和投资最多的地区。张廷枢对于朝鲜的地图，也早就烂熟于心了，的确杨宇霆指出的方向，正是北朝鲜唯一适合大规模使用坦克的地区。

"参谋长，你这眼光可真够毒的，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好看！"张廷枢信誓旦旦的说道。

杨宇霆又让吴凯杰率领着骑兵跟着张廷枢一同行动，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快速突击群，从北向南就插了下来。

另外姜登选率领着第三师和第十五师从江界出发，直扑新浦。所谓新浦是朝鲜半岛北侧靠近日本海的一处重镇，这里有铁路通过，能够直达汉城。

奉军摆开了攻击战阵，部队快速向着纵深发展，一个接着一个的重镇落到了奉军的手上，日本人顿时就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万分，却又没有办法挽回局面。

他们在朝鲜半岛的布置有点像一个哑铃，在北边是第十九师团，正在中俄朝边境和奉军大打出手。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南边的新义州，第二十师团的主力就放在了这里。

至于中间的广阔区域，日本人投放的兵力少的可怜，根本没法阻挡奉军，眼看着奉军像是洪水一样，任何敢阻挡的，都会被无情的摧毁。

朝鲜现任总督是海军大将斋藤实。当他得到奉军突破鸭绿江，向朝鲜半岛发动攻击的消息之后。他立刻就被吓傻了。老东西根本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了过来，也由不得他不信。

斋藤实暗暗的估算了一下手上的力量，在汉城的日军不足一个旅团，而且这个旅团之中多数都是朝鲜人，不只战斗力堪忧，而且斋藤也不敢相信他们。

奉军来势凶猛，这点人马肯定不够。虽然还有一个第三师团，但是此时这个师团还在釜山，而且一个师团也未必能够。老东西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向东京求援，可是东京的诸公比起斋藤还要吃惊。尤其是田中义一，他根本不相信奉军会舍弃旅大，而攻击朝鲜，这完全不合常理。

战火已经烧了起来。田中还坚信这是支那人的小花招，为了转移日本的注意力。可是等到了江界被攻占之后，他也终于清醒了，没错！奉军就是要攻击朝鲜。

可是觉察到这一点，一切也都晚了，四个主力师团被派到了旅大。想要再调回来，不只麻烦大，而且时间也不够用。唯有从国内调动军队，可是其他的师团还没有完成动员，战争物资缺口也非常大。无法快速调动，去支援前线。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东京方面就落下了这么一个感慨，他们非但不能派出一点援兵，还要要求斋藤实利用手中的力量，坚持七天，等候日本主力到来。

一听到这个消息，斋藤实差点吐血了，东京这帮官僚，简直就不知道战场的情况，奉军推进神速，如果等七天，只怕鸭绿江沿线，甚至平壤都要落入奉军的手中了，好好的朝鲜半岛，就被奉军占去了一半。

想来想去，斋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前线不顾一切的把士兵撤回来，重新构筑防线，阻挡奉军南下。

这个设想很好，但是实施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本来已经崩溃了，再下达撤退的命令，士兵的斗志全都消失了，他们只想着快速的逃跑，撤退变成了溃败，士兵争相往南跑，根本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

面对崩溃的日本军队，最初姜登选还不敢相信，生怕这是日本人的骄兵之计，不过很快就弄清楚了情况。所谓的第十九和第二十师团，并不都是日本人，其中有大量的朝鲜人，也就是所谓的朝鲜师团。

这帮二鬼子跟在日本人的身后，如果打顺风仗，他们的战斗力不比一线师团差，但是遇到了挫折，这些二鬼子就不可靠了，尤其是朝鲜的义兵运动刚刚结束不久，双方还有隔阂。一见日本人溃败，这些朝鲜人就偷偷逃跑，有的干脆脱掉了军装，转过头袭击日本人了。

弄清楚这个情况，姜登选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追击了。斋藤实的命令还起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那就是把第十九师团的主力陷入了空前的被动之中。

此前第十九师团已经攻占了张鼓峰，正在向纵深发展，结果秦威指挥着奉军，从图们方向，突破鸭绿江，猛插他们的后方。本来负责这个方面警戒的是第二十师团的一个联队，他们正在和奉军殊死搏杀，替第十九师团争取时间。

结果撤退命令下达之后，这个联队只能撒腿就跑，秦威率领着军队，如入无人之境，只花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成功占领了罗津。此时第十九师团的两个主力联队，七十三和七十四联队刚刚渡过图们江，想要撤回汉城，结果后路被切断，他们顿时就变成了孤魂野鬼，处境空前的糟糕。

前后左右全都是奉军的人马，他们落入了包围圈之中，秦威也是喜出望外，虽然奉军已经消灭了第六师团，但是能再成建制的消灭一个常备师团，对于日本的影响还是巨大的，而且更能向天下展示奉军的实力。

谁都知道受伤的野兽是最危险的，这种状态之下，第十九师团也是最容易拼命的，因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秦威指挥着第七师，在罗津布置了绵密的防线，而且还征集了上万的棒子，让他们修筑道路，运输物资。

就在一切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第十九师团也终于撞了上来，他们明知道这里有陷阱，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这是唯一的生路，只有拼死一搏，才能有点机会。

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日本人进行了简短的炮火准备之后，

就喊着板载的口号，发动了潮水一般的冲锋。

日本人最擅长的就是中间突破，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仗着火力和不怕死的劲头，硬打硬拼。对于日本人的三板斧，秦威早就摸清了，如果说是其他师团，或许还要忌惮三分，一个朝鲜人占了大多数的师团，并不值得恐惧。

奉军集中了炮火，同日本人进行了猛轰，由于奉军的重炮射程远，威力大，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日本人的火炮打掉了一半。

火力锐减，冲锋之中的日本兵就倒霉了，奉军集中了机枪，迫击炮，掷弹筒，形成了一道火力封锁网。只要进入射程之中，就要被打成筛子，打成碎片。地面上的尸体越积越多，好像小山一样，日本人只能踩着前面人的尸体，向上冲过去，浓重的血水刺激着他们的神经。

就在双方打到了生死关头的时候，奉军的第十一师终于赶了过来，这些天他们一直被日本人压着打，甚至连张鼓峰都被日本人占领了。他们每个人心里头都憋着一股怨气，凭什么别的部队就能节节胜利，他们却打得这么艰难！

看到了日本人突然退去，士兵们一直期盼的出气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追着日本人的屁股，就杀了过来。

有了他们的加入，两面夹击的态势已经形成，除了他们之外，在远东立过功劳的侯朗也率领一个骑兵旅杀了过来，三支部队将第十九师团围困起来。

战斗异常的激烈，日本人垂死挣扎，不少伤兵干脆拉响了手雷，和奉军同归于尽，战场上响起的爆炸声，让每个人都感到了心寒。

面对着不要命的敌人，战胜他们的办法就是更加不要命，第十一师的士兵也同样疯狂起来，他们冒着日本人的弹雨，进行大胆的穿插，将战场上的日本人切割成了几个小块，这时候侯朗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将他们全都踏成肉酱。

战斗持续了一天半左右，第十九师团的主力全军覆没，这个消息飞快的传遍了天下。

第六百五十四章狂飙

罗津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港口外面就出现了三艘货轮，上面满载着粮食和军火。经过一场大战，秦威的北线军团也消耗了大量的物资，急需补充。

他亲自带着人马来到了港口，负责送货过来的正是刘少卿，他现在已经升任军需采购处的主任，对各种武器和军需的采购，都有着重大的发言权，就连张廷兰的意见都被刘少卿驳回去几次。

不过越是如此，刘少卿在奉军之中就越是风生水起，备受重用，毕竟军需的问题太重要了，有一个铁面无私，又精明透顶的人物盯着，谁都能放心。

从货船上下来，见到了秦威之后，他就笑道："老长官，消灭了一个日本师团，可是声名大振，天下无人不知啊！"

"算不得什么，第十九师团不是主力部队，而且也不是全部消灭，只是两个主力联队而已，比不得老孙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秦威的脸上还是露出了欣喜之色，他对这一仗也是十分满意，只是没有能缴获军旗，远不如孙安虎在盖州的战果辉煌，他心里头还有点较劲的意思。

刘少卿也笑道："老长官，您不用着急了，又有一件好事情找来了，就看您大显身手了。"

秦威一听，顿时眼前亮了起来，笑道："你小子升任了大官，轻易不会来前线，这次过来准是有什么好事情，赶快和我说说吧。"

"老长官，别着急啊，我先给你看点东西。"

说话之间从船上已经卸下来不少东西，秦威注意到了在正中间，有十几个蒙着苫布的方块。似乎像是老爷车，不过个头似乎要打一点。

刘少卿紧走了几步，刷的一下，把苫布扯开了，露出了里面的庐山真面目，这玩意虽然也和老爷车一样，是四个轮子的玩意，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车身更宽大结实，车轮也更大更宽，最特殊的就是车子完全是敞篷的。上面只有一个金属框架。

看着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秦威把眉头皱了起来："少卿，这是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

刘少卿笑道："老长官，这是咱们最新研制出来的军用越野车。代号是野马，越野性能突出。既能装人。又能搭载武器，相比装甲车和坦克，这玩意可以称为突击的轻骑。"

刘少卿从容不迫的向着秦威介绍情况，其实所谓的野马越野车，与后世的吉普车概念十分类似。

随着机械化的建设，奉军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要让步兵快起来，要给步兵装上轮子。张廷兰也清楚吉普车是一个非常好的多面手，几乎能够完成任意的任务，但是这玩意是二战之前美军研制的。此时还没有出现。

因此张廷兰就退而求其次，搞到了皮卡的生产线，想要暂时用皮卡承担一些军事任务。不过刘少卿主管了军需采购的问题之后，他就重点梳理了所有采购大项，仔细研究了其中的问题。

本来奉军上下对于张廷兰的判断，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甚至都到了盲从

的地步，质疑张廷兰的决定，就仿佛是犯罪一样。但是刘少卿却发现这个引入皮卡的项目，有不少问题，并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为此他不眠不休的研究了三天，最后才咬牙决定去拜会张廷兰，把自己发现的问题报告上去。

刘少卿发现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生产困难，价格昂贵，运力不足。对于能够大量生产轿车的美国，皮卡自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奉军来说，技术难度还相当大，就算有了生产线，也要投入大量的优秀技工。

另外皮卡的生产成本几乎接近一辆老爷车了，奉军再富有，也不可能装备得起。至于运力的问题，毛病主要在发动机上面，后世的皮卡拉一吨多的货物没问题，可是现在绝对不行，发动机的差距太大了，充其量只能搭载机枪，根本没法牵引中小口径的火炮。

当红着眼圈的刘少卿站在张廷兰的面前之时，我们的兰帅也发觉了自己的问题，在对待很多问题上面，他已经极力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用后世的观念，但是有时候还是难免先入为主。

“少卿，你的看法是对的，只是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是放弃皮卡项目么？”

“大帅，我认为孩子不听话，教育就可以了，不用一棒子打死，而且我们也确实需要一种多功能的军用运输车。而且皮卡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就看怎么使用了。”

刘少卿随即给张廷兰提出了一个建议，皮卡相对舒适，还有一定运输能力，在国内是有市场的，尤其是东北先富裕起来的老百姓，是可以消费得起的，不妨就用皮卡来赚钱。另外皮卡最主要的市场还是美国西部，刘少卿建议反过来向美国销售皮卡，或者干脆在美国建立工厂，或者合作生产，总之皮卡的专利在奉军手上，只要能赚到钱，怎么都行。

然后利用皮卡项目赚来的资金，聘请专业的汽车人才，针对奉军的需要，设计一款军用汽车。新的汽车完全可以借用皮卡的成熟技术，也可以利用皮卡生产线，培养工人。

张廷兰也算计了一下，如此一来，几乎不用投入什么，搞好了还有赚头，因此也欣然同意。结果事情交给刘少卿操作之后，不出四个月，美国的两位汽车专家就初步拿出了一个崭新的设计方案。

经过优化之后，又交给了张廷兰，到了此时这玩意和后世的吉普车也差不多了，张廷兰也干脆照着吉普车的模样，做了一些改动。

最后全新的军用运输车就确定下来，随后又用皮卡的专利，从美国搞到了一条汽车生产线，经过该装，完全可以生产出合格的吉普车了。

到了开战之前，奉军一共生产了将近五百辆，这次刘少卿就给秦威送来了三百五十辆，基本上大头全送过来了。

刘少卿笑着说道：“老长官，大帅特别交代了，希望你能利用这些车辆，快速沿江突袭，最后一路能打到元山港，这样北半个朝鲜，就落到了咱们的手中。”

听到刘少卿的话，秦威也是一阵呼吸急促，他很了解朝鲜的情况。半岛的铁路网呈现一个巨大的x型，中心是汉城，然后向外面延伸，他现在处在的就是北部沿海的这一段铁路上。

日本人的重兵还是集中在相对平坦的南部，也就是平壤和新义州之间，那些日本兵是奉军中线和南线军团的目标。有两个军团已经足够了，秦威的

北线军团再过去就是多余了。

相反北部兵力空虚，如果他能利用吉普车进行快速突击，就能趁虚抢占铁路沿线，就像刘少卿所说，可以直接打到元山，甚至能快速威胁汉城，这个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

想到这里，秦威不自觉的围着吉普车转了几圈，眼中也露出了惊喜之色，这玩意虽然防护能力没法和坦克装甲车相比，但是胜在速度快，机动灵活，越野能力强，适合朝鲜多山的地形。

而且从罗津，一直到元山，沿途日本人的驻军也不多，都是守备部队，甚至还有朝鲜的伪军，这帮人战斗力有限，用装甲车辆那才是牛刀杀鸡呢！

秦威想到这里，脸上露出了喜色，猛地踩下了油门，吉普车猛地吼了一声，吐出一团黑烟，快速的冲了出去，劲头十足，就像是野马一般，狂暴有力。

跑了一圈，下车的时候，秦威忍不住哈哈大笑："少卿，有了这玩意，北朝鲜就跑不了！"

秦威当即对这些吉普车进行了改装，在上面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同时又从第七师当中抽掉了最精锐的一个步兵团，让他们乘坐吉普车，充当部队的突击先锋。

三百多辆吉普车排成了整齐的长龙，沿着铁路线，就疯狂的冲了下去。日本政府为了照顾面子，并没有告诉沿途守军第十九师团被消灭的消息。

但是也要求他们炸毁铁路，然后尽快的向后撤退，这些日本人也知道情况不妙，因此手忙脚乱的进行爆破，准备逃跑。

可是奉军来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庞大的吉普车队兜着屁股就冲了上来，车上的机枪见到日本人就射，子弹像是雨点一样，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全都横尸当场。

突击军团也越打越疯，他们和大部队之间的距离最远已经到了五十公里以上，秦威心里头是既高兴，又不安，突击军团的表现超乎想象，但是他也清楚，这些吉普车几乎没有防护能力，一旦遇到炮兵攻击，就要吃大亏。

好在突击部队抢占了清津，这也是朝鲜半岛西北的重镇，驻守清津的日本兵根本没有来得及防抗，就把奉军消灭了，同时奉军还缴获了五列火车。

有了这些火车，一切就变得容易起来，后续的部队就能利用铁路进行机动，他们的速度越来越快，就像是一阵风暴一般，沿途的日本据点全都成了落叶，被一扫而光。

秦威的北线军团在一天的时间之内，突进了一百一十公里，这个速度甚至超过了德国人闪击战的突击速度，别说日本人不敢相信，就连奉军自己都不敢相信，秦威再向张廷兰汇报情况的时候，都有些战战兢兢。

不过张廷兰给他的回电就相对简单了，只有一个字：冲！

第六百五十五章金属风暴

“林兄，快来看看最新的消息吧！”

张嘉璈将一份电报塞到了林荣的手里，林荣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看了一眼之后，顿时都有些不敢置信，颤声问道：“张兄，这消息确实么？”

“当然，很快报纸就会登载出来，我是提前让朋友发的电报，十个字就要一块大洋呢！”

“十个字不贵，一个字十块大洋我都愿意看，真解气啊！”

说着话林荣快步走到了码头工人的中间，他身上也早就换成了和普通工人差不多的工作服，没有了往日的西装革履，和工人站在一起，没有了任何突兀。“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人马杀过了鸭绿江，又干掉了一个师团，而且大军如入无人之境，正在疯狂推进，都把小鬼子打懵了，胜利早晚都是咱们的！”

听到这些话之后，在场的工人全都忍不住心花怒放，憨厚的面孔发自内心的流露出高兴之色。

一个年岁稍大的工人忍不住说道：“听人家讲，日本人就有十七个师团，现在就被咱们干掉了两个，要是再干掉几个，小鬼子不就完蛋了么！”

“敢情！日本就是屁股大的一块地方，能有多少人，再有几场胜利，他们就要跪下来服输认罪！”

另一个工人还有些不敢置信，摇头说道：“要是日本人这么饭桶，怎么以往多少年都骑在咱们的脖子上拉屎撒尿，政府根本不敢管，更不敢打？”

林荣笑道：“那是以前的政府懦弱无能，不知道发展军工，不知道整军经武，白白让亿万同胞受苦，现在奉天方面可大不相同。先是打败了俄国人，现在又打了日本人，以后中国的希望就在东三省了！”

张嘉璈一看老朋友如此推崇奉军，也忍不住笑道：“林兄。你这是准备投靠投靠奉军了么？”

“有什么不行么？”林荣反问道：“以往是靠着给洋人当二道贩子，虽说是能挣点钱，但是也不过是小钱，要想真正有所作为。还要挺直腰杆，自己搞实业，建立大型企业，和洋人的那些工厂拼。咱们的军队能打赢，产品也是一样。”

“林兄的心气和以往果然大不相同，我提前祝你成功！”

越来越多胜利的消息传了出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处在剧烈的震荡当中。历经多少年，积累下来的那些垃圾和渣滓，全都在快速的涤除，民心民气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着洋人，民众也没有了那种恐惧之感，每个人都把胸膛挺得高高的，看着那些租界。也没有了仰视的感觉，甚至在谈话之中，大家还在讨论什么时候能把租界收回来。

其实谁的心里头都有一本账，以前打不过洋人，才被欺负到了家门口，现在能打赢了，属于中国人的东西就该回到中国的手上。

对于民众来说，最大的喜悦就是每天等着报纸，看看前线又有什么好消息了。而奉军也果然不负众望，秦威的北线军团简直就像是一阵狂风一样，攻下清津之后，他们沿着铁路线，不断向南，花台，金策，端川，利源，新浦……

一路杀过来，没有任何一座城市能够阻挡他们，他们攻击的速度，似乎永远都超过了日本人的想象，他们根本来不及防御，就一溃千里。

从狂飙开始的时候，身在汉城的斋藤实就在反复的问一个问题，这支部队到哪了？

他们的情报完全跟不上奉军的进度，第一天他们跑出了一百一十公里，到了第二天，速度更快，超过了一百三十公里，这已经不是在作战了，完全是武装行军。

如果说下一刻这支部队突然出现在了汉城，斋藤实都不会感到意外。老家伙彻底被打懵了，他想破脑袋，也弄不明白奉军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难道他们都变成了天兵天将？

斋藤实如坐针毡，他只能向着东京拼命的请求援军，同时把第二十师团赶快调回了，再催促第三师团加快速度。

不过老家伙还不清楚，在朝鲜半岛上，除了秦威的部队在狂飙猛进之外，另一支部队也在快速的前进，那就是张廷枢率领的坦克师。

他们从江界出发，沿着大路，快速冲击，最新式的坦克和装甲车在舒适性上面都提高了很多，士兵们也不用向最开始那么受罪了。而且四五月份的天气，温度还算适宜，因此行军速度同样惊人。

滚滚铁流，直扑熙川，这是北朝鲜中部的一个山城，并不起眼，不过自从开战之后，这里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成了鸭绿江防线的总后方，日本人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物资，同时又安排了一个联队的士兵防守。

这些日本兵虽然知道大战已经开始，但是怎么也想不到会这么快烧到他们的眼前，在一天之前，这些守军又从周围征集了一大批朝鲜妇女，全都关在了军营之中，纵情享受。

平时干这种事情还有顾忌，现在兵荒马乱的，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日本人也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不只掠过年轻女人，就连孩子和上了年纪的都不放过。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更是让他们怀念起家里头的妈妈，最受年轻士兵的欢迎。

就在这些人还没有从睡梦之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坦克师就冲到了熙川的外围，将日本人的防线轻松碾碎。本来按照张廷枢的计划，他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插到日本军队的后方，争取全歼日本军队。

但是熙川横在了正中间，没法绕过去，而且根据侦查，这里有囤积了大量的战略物资，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为了保证进军的速度，张廷枢玩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那就是不进行事先的炮火准备，而是直接冲击日本人的防线。这绝对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此时的坦克装甲能够防住机枪，但是还没法防御大炮，一旦遭到了炮兵覆盖，绝对没有好下场。

但是张廷枢就准备赌一把，他赌的就是日本人不懂装甲作战，事实上张廷枢又一次赌赢了。面对汹涌而来的钢铁怪兽，日本人的确懵了，这些士兵本能的冲了出来，利用各种武器，疯狂而盲目的攻击坦克。

但是十几吨的钢铁巨兽，根本不怕机枪和步枪，张廷枢的坦克轻松碾过了一挺机枪，连同机枪手在内，全都被压成碎片。

有些日本人抱起了炸药包，想要和坦克同归于尽，而此时吴凯杰的骑兵部队已经跟上了，他们装备的全都是冲锋枪，密集的弹幕将所有日本人的道

路都阻挡住了，地面上只留下了一地的肉泥烂酱。
不到半个小时，熙川外围的防线就被奉军攻破，城中的守军也开始出现了溃逃的情况。日本人虽然顽强偏执，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怕死，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装甲猛兽，他们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因此也只能选择逃跑，熙川就这么轻易的落入了奉军的手中。
“廷枢，没想到日本人这么不禁打，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老吴，趁热打铁，你留下收拾熙川的残局，我带着人马继续冲击，一定要切断日本主力溃逃的道路，争取再把第二十师团也干掉，这样一来，日本人在朝鲜就彻底空虚了，咱们可以任意驰骋！”
“好，不过你也要多加小心，不能太过轻敌。”
简单的交代了两句，双方就快速的分开了，吴凯杰带领着骑兵控制了熙川，在里面缴获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粮草弹药，甚至还有二十辆卡车，这些都是日本人精心囤积的，本想对付奉军，结果反倒成了奉军的助力。
至于张廷枢则是直接穿城而过，一点都没有停留，损坏的坦克全都甩在了后面，他的任务就是冲，冲，冲！
其实张廷枢的这个决策看似大胆，毕竟在沿途还有大量的山区，日本人还是能够对坦克师进行伏击的。但是通过熙川一战，张廷枢就看透了日本军队的底细，他们还停留在日俄战争的阶段，对一战之中的新式武器，他们缺少一个清晰的认识。
他们和奉军最大的差距不是在武器装备上，而是作战理念方面，日本军队已经跟不上奉军的节奏了，相当于陆军出现了代差。当然这个代差不是全面的，否则奉军能把日本人直接赶出朝鲜半岛。但是这个代差也足够张廷枢大展手脚，给日本人上一堂血腥的教育课了，让他们领教一下机械化时代的可怕。
坦克师一路势如破竹，轻松杀到了德川，德川的日本还相对防守严密一些，张廷枢只是在外围发了几十炮，然后就掉头南下，攻占了价川，随后是安州。
奉军钢铁洪流席卷而来，汉城之中的斋藤实接到了报告之后，老东西一阵头晕目眩，直接摔在了地上，口歪眼斜，差点得了脑中风。
老东西已经知道战局彻底超出了想象，北朝鲜彻底都糜烂了，他只能给各个部队，不断的下达命令，让他们尽快撤回来。
可是日本人还是晚了一步，张廷枢杀到了安州之后，并没有攻击近在咫尺的平壤，而是向西折返，正好与撤回来的第二十师团的前部撞在了一起。
日本人根本没有料到奉军竟然杀到了眼前，一场遭遇战变成了彻底的屠杀，毫无防范的步兵暴露在了坦克和装甲车的前面，机枪和炮弹制造的金属风暴，把他们全都炸成了碎片。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五十六章肃清残敌

开战之初，第二十师团上下嗷嗷直叫，嚷嚷着要杀过鸭绿江，征服满洲。这帮家伙还编出了军歌，唱什么“南满是我的家”“满蒙是我的家”。

可是还没等他们发动攻击，奉军就抢先炸毁了鸭绿江大桥，结果他们只能望水兴叹。这帮骄横的日本兵还没把奉军看在眼里，认为中国人只会玩小花招，不敢和日本勇士正面交锋，因此才会炸毁大桥。

可是接下来的战斗让他们越发的惊恐了，第六师团这支王牌部队竟然都全军覆没，可见奉军的战斗力之强，不少日本人都在庆幸，他们没有杀入东三省，不然后果说不定也不堪设想。

当然也有一些人顽固的认为奉军不值一提，如果他们上阵，绝对能够获胜。吉川秀就是这样的看法，第六师团的失败是一个意外。

但是他很快就领教到了奉军攻击的犀利，随着中线和北线的相继突破，南线军团也不再客气了，他们也发起了渡江行动。

两个中队的轰炸机作为先导，日军沿江的工事，以及新义州，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在日本人看来，飞机就像是蝗虫一样，不断的从脑袋上面掠过，将致命的炸弹投了下来。

日军的防空器械也严重不足，他们只能采取一些山寨的措施，给机枪加装了木架，改装成了高射机枪。不过这些简陋的防空武器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连续的轰炸让新义州淹没在火海之中，滚滚黑烟，在二三十米之外，就什么都看不到。

在天上轰炸还不够，地面上的重炮也都怒吼起来，鸭绿江两岸全都红彤彤的。一面是开炮引起的火光，一面却是爆炸产生的火海，日军构筑的工事全都被砸烂打碎。

大量的日本兵在堡垒之中，被轰死。被震死，总之一片的狼藉，尸体千奇百怪，在火力的掩护之下。奉军的先头部队乘坐各种船只，登上了鸭绿江东岸。日军只有零星的抵抗，根本没有形成规模，对奉军也没有什么威胁。

直到接近了新义州之后。战况才变得紧张起来，吉川秀奉命率领着他的联队死守新义州。至于二十师团的主力已经大踏步的向后撤退，按照斋藤实的计划。是要直接退守平壤。其实说白了吉川秀已经成了日本人的一个弃子。

不过这个家伙十分狂妄的认为凭着他的本事。可以挡住数倍的奉军，并且一直坚持到任意的时间。在这种溃败的时候，还有人能有如此的勇气，实在是了不起的奇葩，斋藤实对他也极为赞扬。

吉川秀也有两把刷子，他大量的征用当地的朝鲜人，围绕着新义州。修建了坚固的环形工事，并且招募了大量的日本工人和侨民，把他们全都武装起来，他准备和奉军决一死战。

对于这种困兽犹斗的家伙，奉军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了，他们已经侦查到了，二十师团的主力已经向平壤撤退。那才是真正的肥肉，至于眼前的这点人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点心。

奉军集中了三十门152炮，45门122炮，60门75炮，整整一个二战炮兵师的规模，对新义州的防线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轰击。

炮弹就像是犁地一般，将眼前能看到的一切都炸成碎片，彻底摧毁，炮

击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奉军倾泻了超过三千多吨炮弹，以及上百吨的航空炸弹，这个火力的规模，在亚洲战场上，还是空前的。

一顿火炮揍下来，新义州几乎所有的城区都变成了废墟，一个联队的日本兵，也损失了超过两成。而且他们全都被大炮的轰鸣吓傻了，一个个目光呆滞，耳朵里头甚至流出了血迹。

等到奉军从四面八方冲入新义州的时候，日本人的抵抗已经极为微弱了，很多不堪炮火折磨的日本人，干脆就缴枪投降。至于联队长，战前还信誓旦旦的吉川秀，此时也被轰傻了，指挥水平直线下降。

最后奉军把他堵在了指挥部之中，这家伙想要饮弹自尽，结果还没等开枪，就让奉军把枪夺了下来，抓了一个活口。自从开战以来，奉军也抓到了不少俘虏，但是中高级的军官，一个都没有。

现在终于抓到了一个大佐级别的军官，这可是十足的宝贝，不用别的，光是拿来展示，就是最好的振奋士气的道具。

吉川秀被连夜送回了奉天，身边有人二十四小时不离，死死的看住他，生怕这个家伙自杀。

拿下了新义州之后，奉军第二师就沿着铁路线，向平壤方向冲了过去。而此时张廷枢率领着坦克师，已经和第二十师团交火了。

日本人也知道新义州方向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奉军随时都会杀过来。而眼前又出现了奉军阻拦，他们这下子就成了瓮中之鳖，如果不能冲出去，只怕就要全军覆没，重蹈第六师团的覆辙，因此日本人格外的卖命。

他们抱着炸药包，拼命的冲向坦克，试图将这些钢铁巨兽炸毁，他们奋力的向前冲锋，奉军的机枪和冲锋枪全都对准了他们，子弹像是雨点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的日军扑倒在地上，他们不只没有炸到坦克，反倒变成了一地的尸体。

不过就算是死伤惨重，日本人也前赴后继，他们也清楚，这是唯一的生路，要是不能闯过去，后果就太难想象了。

面对着拼了命的日军，奉军也难免百密一疏，有两辆坦克先后被日本人炸伤，履带全都坏掉了，好在人没有受伤。不过张廷枢也感到了不妙，他这个坦克师眼下巨额不满编，在沿途，不少出问题的坦克都被甩在了后面。兵力相对淡薄，如果和日本人这么纠缠下去，搞不好真的会损失惨重。

张廷枢脑子飞快的旋转，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急忙到处去旗语，其他的坦克手也接到了命令，他们快速的形成了一个钢铁集团。张廷枢领头冲在了最前头，他们毫不犹豫的将日本人阵地碾了过去。

冲过去之后。他们马上又折返回来，继续冲击日本的阵地，这时候日本兵刚刚经历冲击，正在恢复工事。结果奉军又杀了回来，措手不及之下，大量的日本兵被击毙。

这种来回的冲击，一共进行了三次。奉军以损失十二辆坦克的代价，彻底将一个联队的日本人冲散了。有些机灵的日本人，都知道已经完蛋了，因此他们纷纷逃走。剩余的负隅顽抗的，全都被消灭干净。

张廷枢的坦克师就像是一个牢固的钉子一样，钉在了铁路线上面。日本人插翅都飞不过来。奉军的南线军团也兜着屁股上来。两路夹击之下，第二十师团都被包了饺子。

师团长下川信一郎正在定州城中惶恐不安，面对奉军的夹攻，他已经落

入了天罗地网之中，不过下川又不甘心就这么被奉军吃掉。因此他向斋藤实发出了请求，希望能够派遣海军过来，从水路把他们接走。

就在日本人积极想办法的时候。奉军的攻势已经展开，大炮和飞机依旧向城中倾泻弹药，小小的定州很快就被抹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张廷枢也指挥着坦克，冲破了日本人的防线，碾着尸体，杀入了城中。

每一辆坦克的履带上面，都挂着厚厚的肉酱，坦克都好像是从地狱之中开出来一样，专门是为了收割生命的。

第二十师团遭到了围攻，日本政府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已经两个师团被奉军报销了，如果再加上一个二十师团，那绝对是一场最可怕的灾难。

整个北朝鲜，再也没有日本人的成建制部队，半个朝鲜就会落入中国人的手上，日本人哪能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啊，因此他们以大本营的名义，电令第三师团用最快的速度去援救第二十师团，同时又命令海军出动战舰，从水里运输给养，提供火力支援，当然一旦无法坚守，还可以从海路撤走。

日本人再也不想看到部队成建制的被消灭，军旗甚至都落入对方手中的情况了，对于小小岛国来说，这简直就是无法承受的灾难。

自从开战以来，渤海和黄海，就成了中日海军较量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日本人拥有的军舰数量十倍与奉军，而且总吨位更是远远超出，一艘战列舰的排水，甚至超过了奉军所有的军舰。

在这种悬殊的对比之下，奉军的海上力量并没有沉寂，相反还越来越滋润。他们只是牢牢的守住了一个诀窍，那就是隐蔽！

渤海黄海这种浑浊的海域，简直就是潜艇天然的狩猎场。陈绍宽自从成功击沉金刚号之后，就一直在寻找新的目标，从对马海峡，一直到旅大之间，都有他的痕迹。

终于正在海面上游荡的时候，一支由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护送着十艘商船，缓缓从陈绍宽的面前驶过。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肥羊，不过想要咬上一口，就要防止那几艘军舰的反扑。

白天下太危险了，唯有等到夜晚，才能够发出致命一击，陈绍宽在后面缓缓的跟随，日本人的舰队直奔定州而来。为了保住第二十师团，日本人也下了血本。在天色黑下来的时候，这些军舰终于到了定州外海，正在寻找着进港的路径。

就在这个时候，一艘潜艇盯上了他们，陈绍宽暗暗将鱼雷对准了一艘最大的货轮，目测这家伙也有一万吨以上，里面装的好东西绝对不少。

“放！”

陈绍宽一声零下，四条水雷划着优美的水线，向这几艘军舰射了过去。日本人已经在吃了潜艇的亏，而且还是以痛入骨髓的那种，因此他们当他们发现了鱼雷的时候，所有人全都是大惊失色。

轰！两枚鱼雷几乎同时击中了那艘万吨巨轮，民用船只永远都没法和军用的比，防御能力差得太多了，这枚鱼雷正好击中了货轮的中部，顿时龙骨就被折断了，军舰也快速的开裂成了两截，向着水下快速的沉没下去。

从这条船上跳下来不少西方人，他们全都在水中拼命的挣扎，这并不是一艘日本货轮，原籍属于英国。日本人利用这艘大船装载了大批的弹药，粮食和药物。熙川失守了，囤积的物资都落入了奉军手里。

为了让二十师团多挺一段时间，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送来更多的物资，船

上有炮弹，有粮食，还有急需的油料。眼看着这艘货轮就要驶入了定州，结果竟然落了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

军舰快速的沉入海底，有些来不及撤退的西方船员，也都命丧海底。就在这艘巨轮沉没的同时，一旁也有一艘驱逐舰在快速的下沉，这条船足足挨了两颗鱼雷，一颗击中了舰首，一条集中舰尾，只不过舰尾的那一条并没有爆炸。

但是这已经足够了，一枚鱼雷就把驱逐舰送到了水面之上，舰首出现了狰狞的口子，里面的机器全都漏了出来，就好像肚肠一样，海水疯狂的涌入，这艘军舰也快速的下沉。

四枚鱼雷，干掉了两艘船只，其中一条上面上面还有价值百万的物资，相应的一条潜水艇，也不过几十万元而已，这绝对是一笔极为划算的生意。

取得了这样的战果，陈绍宽也并不轻松，他的潜艇遭到了深水炸弹的攻击，艇壳似乎已经受损了，不过好在还能继续开，他悄悄的离开了是非之地。

这次的攻击又狠狠的扇了日本联合舰队的脸，而且也间接的破坏了从海路援助第二十师团的可能性。此时的第二十师团只能等待末日的最后降临了。

奉军集中了三万多名士兵，两百多门火炮，一百八十七辆坦克，向着定州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喊杀声，枪炮声，全都交织在了一起，奉军像是潮水一样，涌入了城中，日本人殊死抵抗，城中到处都是白刃战的场景，尸体不断的倒下去。战场上变成了最原始的的血战。日本人拼刺水平的确高超，奉军也伤亡不断。

可是拼刺拼不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奉军还有大量装备的手枪，狂暴的子弹在日本人身上留下一个个狰狞的大洞，鲜血和内脏汩汩流淌。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五十七章有些人坐不住了

在定州的废墟之中，日军来回穿梭，不断向奉军射出子弹，他们的射击技术的确高超，不断有士兵倒在了地上。好在奉军这次拥有足够的装甲车辆，坦克再一次充当了肉盾的角色。

日军目前普遍缺少反坦克武器，他们手中的三八式步枪，打在坦克装甲上，几乎就和挠痒痒差不多，很快奉军就按照计划，将定州的日军切割成了几块。然后就像是牛排一样，一块一块的解决掉。

经过了两天的鏖战，日军已经被压缩到了一个狭小的区域，残余兵力已经不足一千人了。师团长下川信一郎已经彻底绝望了，海军不敢冒着被潜艇和飞机攻击的风险，前来救他们，部队全面覆灭已经不可避免。

他只能抽出了自己的佩刀，该到了剖腹的时候了，可是他擦拭着寒光四射的军刀，手却一直在发抖，目光呆滞，这位能视别人生命于无物的陆军中将，此时竟是如此的恐惧，千古艰难惟一死！

轰！又一发炮弹落到了指挥部的旁边，一声巨响，震得指挥部来回晃动，隐隐的，似乎已经能听到喊杀声了，下川这时候也终于回过神来，手腕一软，将军刀落在了地上，这把刀此时就成了毒蛇猛兽，他再也不敢碰了。

满头大汗的下川只能抓起一旁的扇子，在肚子上虚划一下，然后让手下人用枪把他击毙。

师团长下川信一郎死了，第二十师团也彻底到了末日，剩余的几个佐级军官，带着手下人，向奉军发起了绝望的冲锋，最后全都被打成了筛子，定州的战斗彻底结束。奉军的功劳簿上又添了一个师团。

这时候孙安虎和姜登选他们也都赶到了定州，南线和中线军团汇合到了一起，握着最强大的部队，他们也是信心满满。孙安虎笑着说道：“小鬼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已经有三个师团在咱们手里完蛋了，我看是不是向大帅发出个请求，直接向南冲锋。我们一举拿下汉城。”

姜登选一听这话，也有点动心了，如今奉军三大军团，总兵力接近十五万以上。轰炸机和坦克齐备，可谓是兵强马壮。而日本方面只有一个刚刚调上来的第三师团，兵力悬殊明显。而且携着大胜的威风。奉军正是士气最高昂的时候，一路打到釜山，把整个朝鲜半岛都拿下来！

其实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国防的意义，在历史上，凡是朝鲜受到侵略，中国必定出兵。即便是懦弱如满清，也要和日本人拼一场，就是因为朝鲜这块地方太重要了。

半岛就像是一把顶在中国脑门上的枪，如果握在了敌人的手里，就算对方不开枪，中国也要胆战心惊，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眼下有了袭占朝鲜的机会，的确让奉军的将领跃跃欲试，孙安虎和姜登选代表着前方指挥部，将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手里。

“百里兄，邻葛，你们怎么看这封电报啊？”张廷兰笑着问道。

杨宇霆想了想说道：“大帅，此时朝鲜的局面的确对我们极为有利，错失良机，似乎有些说不过去，但是要向南部发展，攻击汉城，乃至杀到釜山，把日本人赶下海，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蒋百里也忍不住说道：“从军力对比上，向南打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随着战线的延伸，后勤压力后成倍增加，而且受制于朝鲜半岛的地形，三面环

海，我们要时刻提防着日本人的联合舰队，需要占用多少炮兵和空军，才能保证安全，这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其实说到底还是实力不足，如果再给奉军准备两三年，后勤车辆能够组织起来，而且三个坦克师的组建能够完成，一举抢下朝鲜半岛，也不是不可能，只是眼下还是力有不逮。

不过说实话张廷兰也并不甘心放弃眼前的机会，他死死的盯着眼前的地图，想找到有什么漏洞可以钻。

就在这个时候，荣臻突然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脸上神色极为焦急：“大帅，情况不好，日本的联合舰队轰击了元山！”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豁然站起，就在奉军消灭第二十师团的时候，秦威率领所部已经以势如破竹的态势，攻入了元山，这可是北朝鲜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最为繁荣富庶，缴获的物资相当惊人。

秦威也准备在这里暂时休整一下，然后等待统帅部的进一步命令。当然按照他的意愿，最好能够直接沿着铁路，去攻击汉城，和另外两个军团在城下会师，这绝对是奉军少有的盛况。

不过就在他们休整的时候，一支日本舰队也悄悄的穿过日本海，接近了元山港。相比危险十足的黄海和渤海，日本海简直就是日本人的洗脚盆，他们对水文环境熟悉到了极点，一支由十艘战舰组成的炮击编队趁着夜色，逼近了元山港。

就在大多数奉军还处在睡梦之中的时候，日本舰队突然发起了猛烈的炮击，联合舰队不愧是这个时代亚洲最强大的海军，素质的确高人一等，虽然有夜色笼罩，他们依旧可以通过城中淡淡的光点，确定攻击的方位，炮打得有准又很。

一枚枚的炮弹落到了城中，海军炮可怕的威力展现出来，建筑成片成片的倒塌，火光迅速窜起，吞噬着城区。

还在睡梦之中的秦威，一下子被惊醒了，他也知道情况不妙，手下的参谋也迅速报告情况，请求指示。

秦威面沉似水，咬着牙说道：“命令弟兄们撤出元山，先到安全区域待命。”

北线军团在突击的时候，速度快得惊人，几乎打造除了战场的奇迹，但是为了速度，他们也牺牲了很多，尤其是重型火力全都没有跟上，而且又是深夜，空军也不能出动，秦威只能忍痛选择暂避锋芒。

不过有一点值得指出，由于早年混过江湖，秦威很清楚时刻都要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因此他在进驻元山的时候，军营全都选在了隐蔽的位置，而且有严格的灯火管制，看上去就是黑乎乎的一片。

至于朝鲜人的住处，还都是有些灯火，因此在炮击过程中，大量的炮弹落到了市中心，把城中的朝鲜人炸死了不少，相反奉军损失有限。

但是一经清点，也有二百多人死伤，而且更要命的是一枚炮弹落到了车库当中，三十辆吉普车被炸毁了，这可心疼死了秦威，能够快速实现突进，全靠着这些简单而又剽悍的车辆，虽然使用时间不长，但是奉军上下已经彻底喜欢上了吉普车，很多士兵都干脆和车辆睡在了一起，生怕出一点问题。

一下子让日本人给炸毁了三十辆，而且不少宝贵的司机都牺牲了，简直就让秦威抓狂。不过此时他的头脑还十分冷静，下一步部队该何去何从，才

是最需要在乎的。

情况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上，他也感到了不妙："联合舰队能攻击元山，就代表着日本海沿岸的所有城市，都不安全了，日本人可以随时攻击铁路线，让北线军团失去后勤保障。"

蒋百里点头说道："的确，突击太快了，后遗症也出来了，让三大军团会师汉城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让秦威率军立刻南下平壤。当前的任务是攻占平壤，和日本人形成南北对持的局面，稳固了后方之后，然后再图进取！"张廷兰毫不犹豫的同意了蒋百里的建议，不过他又说道："联合舰队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日本海方向我们潜艇过不去，就让空军做好准备，一定要从日本人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到了战场上，张廷兰也是睚眦必报的性格，想在自己手上占便宜，门都没有！而且要是让联合舰队得势，肆无忌惮的到处轰击，沿海地区岂不是都要遭殃了，这个后果张廷兰可不愿意承担。

统帅部也立刻给冯庸下达命令，让他调集空中力量，做好袭击的方案。就在奉军快速调兵的时候，奉天外交部也接到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抗议书。

发出抗议书的正是英国人，原来陈绍宽在指挥潜艇偷袭的时候，击沉了一艘万吨货轮希思号，这艘船正是英国人的，他们就借此为名，向奉军发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奉军严惩肇事者，并且向英国进行赔偿。

由于牵涉到国际纠纷，顾维钧也不敢擅作主张，急忙向张廷兰汇报，张廷兰接到了报告之后，也是皱了皱眉。

"哼，此一时彼一时，经过大战之后，日不落帝国的含金量已经没多少了，不过是个臭架子而已，要是惹烦了老子，连英国也不放过！"

张廷兰嘴上这么说，但是也不愿意树敌过多，因此说道："我们可以适当赔偿，但是这只是人道主义赔偿，而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英国船只给日本人运输物资，已经是介入战争的行为，死了也活该！"

"拙言，话不能这么说，我看这次的抗议不这么简单。"杨宇霆在一旁忧心忡忡的说道："英国人最善于玩离岸平衡，这会不会是他们的手段啊？"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五十八章掏空朝鲜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如果认为有价值，那么无论做什么，都不会受到指责，一旦把你视作威胁，不管有的没的，都会成为罪名。

就拿伊拉克的那位枭雄来说，他曾经袭击过美**舰，三十七名美军丧命，结果只是草草的赔偿了事。而十几年之后，美国人就打着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莫须有罪名，就发动了战争。

作为美国的前任导师，英国人也是一样的尿性，现在中日激战正酣，他们突然跳出来大张旗鼓的抗议，背后说不定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

张廷兰也想到了这种可能，顿时眉头皱了起来：“邻葛，你觉得英国人会帮日本，扯我们的后腿么？”

杨宇霆眉头紧皱，忍不住说道：“大帅，我认为有这个可能，随着节节胜利，全国民心士气大振，我听说学界和商界都有人站出来，提议要废除庚子赔款，废除租界，收回海关和领事裁判权。这些都是列强轻易不会松口的东西，也难免搞点手段。”

奉军的胜利极大的震撼了中国，全国民众的状态，都在发生了剧变，民族觉醒的速度比想象的还要更快。各地都停止向日本出售物资，租界也自然受到了波及，商人不给租界提供物资，工人也不去打扫卫生，中方的雇员大批的辞职。

这些举动虽然是针对日本租界的，但是其他列强也难免受到波及。眼看着繁华的租界，变成了一个个的死城，鬼城，臭气熏天，他们这些洋大人全都皱了眉头，总不至于亲自去扫大街吧。

而且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这股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和日本不同。是一个天然的大国。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走上了世界舞台，挤进了列强的行列。不过日本的体量太小了，根本不足以改变西方主导世界的局面。

可是一旦中国彻底崛起，远东的格局必然发生变化。甚至整个殖民体系都要崩溃。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要召开一个丐帮大会，中国就是天然的帮主！

此前日本极强，而中国只能予求予取。这时候美英等国会拉奉军一把，制约日本。可是一旦奉军的强大超出了他们的控制，他们又会反过头来支持日本。

这套平衡的把戏，针对欧洲大陆的德法两国。英国玩得极为娴熟，现在又转移到了中日身上。

张廷兰的脑子飞快的转了几圈，就把其中的关键看了个通透。他冷笑道：“英国人想玩平衡。就要先看看自己的分量，他们在远东能有多少力量，告诉顾维钧，不要理会英国人的抗议，让他们可劲叫唤吧。”

“大帅，先别忙。”蒋百里忍不住出言拦阻：“就算英国人不能直接出兵，但是他们也可以给日本人提供贷款。石油等等，资助日本人和我们打一场仗，当初日俄战争的局面就会重演，我们底子还是太薄，长期战争对我们不利，暂时还不宜得罪英国人。”

这时候荣臻也说道：“大帅，当初我们制定战略目标的时候，也仅仅是把日本人的势力赶出东三省，对于朝鲜半岛并没有什么领土要求。现在局面对我们很有利，但是我认为还没有到修改战略目标的地步，不如就借着这个机

会，让英国人从中调解，实现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和谈。”

荣臻发表了看法之后，杨宇霆和蒋百里也相继点头，很是赞同他的观点。张廷兰也权衡了再三，越是局面有利的时候，就越要沉稳。

“嗯，可以和英国接触，和日本谈判也不是不行，只是恐怕日本人不愿意到判桌上面。”

“那就打到他们愿意为止。”蒋百里也笑着说道：“大帅，现在三个军团已经在平壤会师了，因此我提议合并成朝鲜方面军，集中力量，再消灭一两个师团，这样日本人不来谈也不行了。”

张廷兰也点头同意，不过他又想起一个问题：“既然有了谈判的打算，那我们也就不要客气了，北朝鲜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全都给我搜刮回来，就算日后要交给日本人，也让他们得不到一个螺丝钉。”

前面已经说过，朝鲜北部的资源丰富，日本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建立了大量的矿场，同时也有配套的冶金，发电，钢铁等工厂。这些工厂和矿场，规模不大，技术也不先进，设备很多都是日本国内淘汰的。

但是对于饥不择食的奉军来说，还是一笔惊人的财富，就算东三省用不上，内外蒙古，还有西北，都急需大量机器设备进行开发，保守估计，朝鲜北部的各种工厂设备加起来，也有五六亿元以上，除掉没法搬走的，至少能拿到三四亿元的设备，足够在一两个省份建立起相应的工业基地了。

而且朝鲜北部还有一样东西，牢牢的吸引着张廷兰的注意，那就是铀矿！

作为一个穿越者，没有人会不清楚原子弹的问题，只要抢先研制出这种大杀器，中国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最后的底牌。其实能在二战左右，研制出核武器就足够了，但是奉军底子薄，不可能像美国人那么不计成本的搞曼哈顿计划，因此必须笨鸟先飞，提前搞好各种准备工作。

张廷兰也早就有意进行着布局，在向德国和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时候，就有一批是专门学习核物理的。有了专业的人才，最重要的还要有足够的原料。

中国虽然有一些铀矿石，但是含量都在万分之几以下，开采价值极低，而且多数是金属伴生矿，就算到了后世，预估的总量也不过十万吨左右。而朝鲜半岛却拥有数量惊人的铀矿石，就拿北朝鲜为例，总储量有望达到2600万吨，可供开采的也有四百万吨以上。

这还仅仅是北朝鲜，南朝鲜同样有大量的铀矿，有人声称能达到一亿吨，只不过由于国际环境限制，他们没法开采利用而已。

有些时候，的确是人比人，气死人，中国老祖宗占据了自然条件最好的一块地方，在农业时代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但是到了工业时代，我们的土地上，很多资源都是极为稀缺的，而且这种稀缺，还十分要命。

既然军队进入了北朝鲜，张廷兰就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从朝鲜搞到一批铀矿石，先储存起来，以供早期研究，甚至造原子弹。等到日后实力足够了，就把朝鲜半岛吞下来，弥补中国的资源缺口。

张廷兰的命令下达之后，奉军当然坚决执行，这些人也都是干这种事情的老手了，当初在远东，就大肆的搜刮了一回。这次也不用客气。就从控制区域当中，工业水平最高的平壤开始，所有的工厂都被拆掉，机器设备全都从铁路运回去。

虽然这些铁路比较繁忙，但是也是单程的，主要向朝鲜运送物资，返程的时候，基本都是空车，最多装点伤员。运输机器自然不在话下，每一列火车上面，都装得满满登登的，只要有点用处，就连一个扳手，一颗螺丝钉都不放过，十足的席卷一空。

而且还不只是机器，那些工人也都被奉军控制起来，工人分成两种，大多数是朝鲜本地的，奉军仔细的排查，只要朝鲜人有专业技能，就不放过，不只是工人，甚至连家属都给运回东三省。

当然朝鲜人之中，技术人员的数量还不多，最主要的都是日本技术人员，对于这些日本人，奉军则是完全采用简单粗暴的手段。

所有人全都被抓了起来，如果有家庭在朝鲜，那就好办了，奉军把家人和他关在一起，如果听话，愿意和奉军合作，全家就能一同到东北，如果不愿意，就当着面，把家人一个个杀掉。

面对这种威胁，几乎没有那个日本人能扛下去，他们只能乖乖的去东北，当然还有很多单身的日本人，这就没有办法了，奉军只能挨个审查，只要问三遍，不愿意回答的，全都直接砍头，一点都不迟疑。

就算不能利用这些日本技术人员，也不能再留给日本。血淋淋的人头挂了出去，威慑力实在是太惊人了，这些日本劳工全都老老实实的听从了安排。

中日作为生死仇敌，利用日本工人，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不过谁叫奉军现在缺口这么大！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源，都不能浪费。

不过张廷兰也做了特别的交代，这些日本人全都送到了西北，外蒙等地，那里远离日本，是中俄对峙的前沿，也省的这些日本人心里头过意不去，另外张廷兰也交代了，要尽快的把他们的能耐榨干，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就彻底甩掉。

这种大规模的掳掠人口，看起来有些野蛮，奉军对外只是宣称这些人忠于日本帝国，全都剖腹殉难，而且还像模像样的给他们盖了一个坟。

这场洗劫行动，一直持续到了奉军从朝鲜半岛撤出为止，一共抢到的各种设备，折价三亿五千万左右，从各种银行和金融机构，弄到了现金一亿七千万，另外还有大批的煤炭和铁矿石，当然也包括上千吨铀矿，奉军早期的核试验，以及头两颗原子弹，全靠着这批矿石。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还有三千多名专业人才，就是靠着这些，奉军又在西北打造出了第二个工业中心！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五十九章日本人的鬼胎

“老贺，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贺远方不耐烦的摇了摇头：“哪有什么声音啊，在战场上，老是疑神疑鬼的，自己吓自己可不好！”

贺远方一面说着，一面扯了扯自己的衣领，靠着战壕旁闭目养神，他已经连续几天没有怎么休息了。自从半个月之前，贺远方所在的部队受命进驻瓦房店，这里是从旅大向北攻击的必经之路。

奉军将主力放在了朝鲜半岛，对于旅大方向也没有放弃，张廷兰派出了悍将李景林，他带着两个师，在辽东半岛构筑防线，防止日军突破这里。在最初几天，日本只剩下了白川义则手上的第十一师团的部分兵力，危如累卵，不得不把所有侨民都集中起来，和奉军对抗。

不过日本人随后向这里派遣了大量的援军，一共四个师团，都压在了关东州，中日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日本人不断向奉军发起试探，冷枪冷炮不断，同时日本人还把仅有的水上飞机派了出来，试图侦查奉军的情况。

当然奉军也不会客气，这些来犯的水上飞机，全都被击落，而且奉军还组织力量，对旅大进行了轰炸，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其实日本也是忌惮奉军的空中战力，因此他迟迟没有发起总攻，他们等待着国内最新订购的一批防空武器送来，对飞机有了还手之力，就是大日本皇军横扫辽东之时。

美梦做得很好，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奉军对朝鲜的凛冽攻势已经展开了，驻朝日军遭到了惨败，两个朝鲜师团，先后覆灭，一下子就把日本人打懵了。

他们在辽东的一切举动都成了无用功。奉军肩头的压力骤然降低了不少。可是沉寂了三天之后，日本人对奉军的攻击又空前凛冽起来。

李景林也不得不打起了十二分精神，防备日本人来个孤注一掷，你打你的朝鲜。我打我的辽东。要是这样一来，虽然奉军不怕，但是把辽东一代达成了废墟，也不是奉军想要看到的。

当然前线的士兵没有想这么多。贺远方他们只知道抓紧时间休息，只有保持最好的状态，才能在激烈的战斗之中活下来。

他的耳朵贴着战壕，突然从地面传来一阵震动。贺远方豁然站起，急忙向远处瞭望，只见在对面出现了一个隐隐约约的黑影。正在快速向这边移动。贺远方的心脏猛地一缩。

对于这些黑影，他实在是太熟悉了，在奉军之中也大量的装备了坦克，士兵们都要经过步坦协同作战。眼前来的也是一群坦克，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坦克。

“老贺，我的耳朵不差吧！”高靖功笑着说道：“没想到小鬼子也有坦克。”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赶快让弟兄们做好反坦克准备。别以为有了坦克就可以横行霸道，小鬼子到什么时候都是一盘菜！”

就在奉军准备的时候，日本人的十几辆坦克怒吼着，翻过一道道的沟壑，向着奉军方向压了过来。这些坦克并非日本人自造，而是从法国购进的。

其实自从坦克在欧洲出现之后，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不过唯独日本人显得比较迟钝，他们对这些披着坚盔重甲的油老虎，非常不感兴趣。

可是随着奉军大量装备的坦克曝光，日本人就不得不引进一批坦克应对，他们向法国订购了三十辆雷诺ft17轻型坦克。

作为世界上第一款可以自由旋转炮塔的坦克，雷诺ft17在坦克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一笔，战斗全重7吨，最大速度10km/h，乘员2人，装备1挺del1914机枪，弹药4800发，装甲厚6-22mm。

算起来这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款陆地兵器了，就在刚刚运到日本之后，中日之间冲突就爆发了，刚刚学会基本的架势和射击的日本坦克兵就被送上了前线。

不过日本人对这些坦克还是非常有信心的，首先这是欧洲生产的，性能肯定好于中国人的那些垃圾。这种印象当然只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偏见，不过日本上下都信以为实，另外日本人坚信他们的勇武，同等装备之下，支那人怎么可能是日本勇士的对手。

十几辆坦克向着奉军方向压了过来，一路上畅通无阻，偶尔有子弹打过来，但是坚固的装甲全都能防住，这也让日本人的信心膨胀。

他们距离奉军的阵地越来越近，突然从战壕之中跃起一个士兵，向着日本人的坦克就抛出了一样东西，砸在了坦克上面，不过一点爆炸声音都没有，日本兵露出了得意的表情，支那人的垃圾果然伤不到他们。

可是得意没有多久，他们就感到了部队，从坦克的外面，不断有黑烟涌进来，而且内部的温度也快速上升。这下子可把日本人吓坏了，他们急忙从车中爬了出来。

一个日本车长刚刚露头，一发子弹就击中了他的脑袋，顿时脑浆四溅，开枪的正是贺远方。奉军大量装备坦克，肯定就要对反坦克战术进行研究，奉军已经开始装备专门的反坦克炮。

不过由于大换装计划没有完成，就和日本人开战了，反坦克炮的配属还不到位，张廷兰向部队推广了一种更为容易，也更加廉价的武器，也就是所谓的“莫洛托夫燃烧瓶。”

在酒瓶中装有半满的易燃液体，例如汽油或酒精，瓶口以水松或塑胶、橡胶等不透气塞堵住；瓶口上扎上布块作引。使用之前把布块沾透易燃液体，点燃布块后把瓶抛出。玻璃瓶撞击目标破裂，易燃液体倾倒在目标之上，被火点着燃烧，可造成一定的伤害。

贺远方他们就是使用这种建议的燃烧瓶攻击日本人的坦克，这些日本坦克兵，全都是十足的雏，在开始的时候。趾高气扬，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结果一遇到了问题，就慌乱起来。

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会突然燃烧起火。这些人争先恐后的窜出了坦克，结果被奉军挨个点名。刚冲上来，就有六辆坦克被燃烧瓶给摧毁了。

此时坦克已经涌入了奉军的阵地，一些战士干脆和坦克玩起了肉搏。日本人购进的这种坦克发动机和油箱都放在了后面。只要被燃烧瓶击中，多半就要完蛋。

一个士兵趴在了战壕之中，装成了死尸，坦克从他的旁边冲过去。这个士兵猛地爬起，将燃烧瓶准确的投掷在了坦克的后方，顿时一团大火窜了起来。火焰之中。还带着轻微的爆裂。

这个燃烧瓶除了汽油和橡胶之外，又给加料了，里面有白磷，还有镁粉之类的，虽然成本上去了，但是效果也大幅度提高，剧烈的燃烧很快就引燃了油箱。只听一声剧烈的爆炸，坦克的后面全都被炸开了。

里面的驾驶员一身大火，像疯了一样，从车中跑了出来，在地上疼的来回打滚，可是掺了白磷的火焰，根本就扑不灭，不多时就把他烧成了一堆焦炭。

有的奉军士兵更疯狂，他们干脆跃上坦克，掀开顶盖，把燃烧瓶，手榴弹投了进去，把里面的日本人炸死。

就这样，被给予厚望的坦克出师不利，十五辆之中，只有三辆狼狈逃回，其他的全都变成了一堆燃烧的废铁，日军指挥官见到这个情况之后，气的暴跳如雷。

为了发泄愤怒，日本人又组织了疯狂的进攻，无数的士兵，组成了密集的人海，向着奉军就冲了上来，奉军士兵也应用还击，双方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李景林不断的将手上的士兵送上去，他们欢蹦乱跳的到了一线，结果很多人都是被担架抬了下来，还有一些人已经都牺牲在战场上。

消耗越来越大，李景林也不得不向奉天报告，请求张廷兰给予支援。

“能让李大剑仙承受不住，看来日本人打得很疯狂啊！”张廷兰笑着说道。

杨宇霆也说道：“大帅，辽东半岛的防线非常重要，一旦被攻破了，朝鲜半岛的大军，就有被截了后路的危险，还是赶快派遣援兵吧。”

蒋百里突然摇了摇头：“邻葛，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日本人打得越猛，越证明他们要撤回主力，去保守朝鲜，所以现在该注意的是朝鲜，而不是辽东。”

“百里兄，你说日本人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杨宇霆也不住问道。

蒋百里点点头：“我看多半如此，按照日本人的性格，他们绝对不会放弃朝鲜的，因此很有可能是声东击西。大量的日军说不定已经乘坐着船只，前往南朝鲜了。”

听着蒋百里的判断，张廷兰还是十分认同的，的确这种可能性最大。

“马上动用所有的力量，给我搞清楚日本人的动向。”正在谈话之间，突然有人前来送信，说是英国公使艾斯顿前来拜见。

“大帅，看来英国人是准备当和事老了，只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把一碗水端平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百里兄，你放心吧，他们肯定端不平，要是没有私心，还是英国人么！”

虽然嘴上说着，不过张廷兰还是接见了艾斯度，两个人见面之后，张廷兰第一句话就是：“公使先生，战事紧急，我只能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实在有些抱歉。”

艾斯顿眼中闪过一丝不满，不过也不好驳斥，只能说道：“我这次代表大英帝国政府前来，就是希望促远东的和平，中日两国能放弃战争，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福音。”

张廷兰严肃的说道：“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和平，不过和平必须建立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这也是我们的底线。”

艾斯顿急忙说道："帝国政府已经和日本方面进行了沟通，只要奉军能够立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日本方面就愿意和奉军坐下来谈谈。"

"公使先生，这种和谈我不能接受，请你见谅。"张廷兰说完就走，艾斯顿还不明白怎么回事，急忙说道："张先生，级愿意和谈，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提议啊，这难道不矛盾么？"

张廷兰冷笑了一声："我说过双方和平的基础是平等，和谈不能预设任何前提，我们停止了军事行动，但是日本人不停止怎么办，他们打着和谈的幌子，然后暗中调兵遣将怎么办？要知道日本人在历史上可是偷袭成性，想要和谈也可以，必须他们也同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负责免谈！"

艾斯顿也和张廷兰打了多少次交到，知道他说一不二，更何况眼前奉军挟着大胜的威风，绝对不会轻易松口的。

因此艾斯顿也说道："我会把张将军的意思向日方转达，不过我还想知道，奉军方面对于和谈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的要求当然很简单，废除日本在东北的一切特权，交换所谓关东州，同时以北纬38度为界，北方全部划归中国，另外还有赔偿两亿三千万元战争赔款，只要做到这几条，我们就可以恢复和平了。"

张廷兰说完之后，艾斯顿差点从座位上面站起来，这三个条件未免都太要命了吧，哪个恐怕日本都不愿意答应，而且所谓的两亿三千万，有着明显的羞辱意味，日本人难能接受？

不过艾斯顿也知道自己就是一个传声筒，因此也不便多说，只能起身告辞，尽快把消息传了出去。

"大帅，日本人同意考虑您的提议了，也赞同和谈的设想。"顾维钧汇报道："不过他们要求暂时停火，然后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谈判。"

"日本人提议在哪里举行谈判么？"

"他们认为日内瓦比较合适。"

"扯淡！"张廷兰毫不客气的给出了这么两个字："中日之间的问题，哪用得着跑到欧洲，一来一回，要耽搁多少时间，这帮小鬼子不过是在玩缓兵之计。"

正在说话之间，杨宇霆和常荫槐一前一后，快步走了进来，常荫槐几步来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急忙说道："大帅，根据可靠情报，日本人的第七，第八，第十三个师团已经做好了进驻朝鲜的准备，另外从旅大方向，日本人又调回了第二，第四和第十二三个师团，如果再加上第三师团。日本人在朝鲜方向，就能集中七个主力师团，总兵力超过十五万人。"

张廷兰顿时就清楚了，日本人释放的和谈信号不过是幌子而已，只是为了给调兵争取时间。

"马上启动乙号方案，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六十章香饵诱敌

平壤城外有一处占地两百多亩的庞大建筑群，有高高的围墙，上面还拉着铁丝网，这里正是日本关押朝鲜反抗人士的政治监狱，这里也被朝鲜人视作鬼门关，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

只不过如今已经变成了奉军的战俘营，里面关着一千多名战俘，其中有两百多名日本人，剩下的全都是朝鲜人，这些战俘战战兢兢的挤在广场的中间，浑身发抖，眼中流露出惊恐之色。

几个面无表情的奉军士兵走了过来，揪出两个日本军官，押到了一旁的高台上面。在高台上有两个魁梧大汉，他们手里头都握着一把鬼头刀，这两个日本人送过来之后，他们猛地一挥刀，人头就被砍了下来，一腔的鲜血，溅起了几米高，鲜红鲜红的，简直要刺痛了人的眼睛。

那些日本战俘面对着砍头的结果，他们的腿都软了，没有了脑袋，还怎么回到靖国神社，享受香火，有两个年轻胆小的日本兵，干脆扑倒在了地上，不住的喊妈妈。

这时候孙安虎和带着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来到了这些俘虏的面前，孙安虎毫不在意一旁的血腥的砍头场面，而是笑道：“崔先生，这些家伙就交给你处理了，机会不多，你可要把握住啊！”

崔安道攥着拳头，猛地点了点头，在几天前，他还是这个监狱的囚犯，被日本人不断的折磨，已经生而无望了。就在这时候，奉军突然神兵天降。把他从监狱之中拯救了出来。

经过调查，孙安虎也是吃了一惊，这个崔安道在朝鲜有着相当大的名望，曾经领导过朝鲜半岛的起义，拉起了上万的队伍，和日本人真刀真枪的拼杀过，最后兵败被俘。

其实相比金九，李承晚之流的远距离爱国者。这位真正冲锋在第一线的战士，更受日本人重视。其实日本人也精明透顶，他们可以放一些空有名气的人跑出去，至于真正有本事的，他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的崔安道，此时变得更加沉稳可怕，对那些砍头的日本兵。他仿佛视而不见。

阴沉着脸，走到了那帮朝鲜战俘的面前，猛地甩开了巴掌，噼里啪啦的抽着嘴巴子，在第一排的战俘被抽得嘴角冒血，却不敢有任何的动作。直到崔安道打得有些累了，才放手。

“你们都是罪人，叛徒，狗屎！给日本人当奴才，欺压屠杀你们的同胞。那些日本人可恶，应该砍头。你们一个个都应该送去剐了，切成一万片，然后喂狗！”

崔安道破口大骂，这些朝鲜人全都把头低了下来，的确，谁都知道给日本当狗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只是国家都亡了，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呢！

崔安道扫视了在场所有的人，那些脸上有些愧疚之色的，他并没有说什么，至于一些满脸不以为然的，他顿时就愤怒了，直接摆了摆手，让奉军把这些人揪了出去，和日本战俘享受一样的待遇，等着被砍头吧。

看着噤若寒蝉的战俘，崔安道大声的说道：“以往朝鲜地寡民弱，无力对抗日本，但是现在不同了，曾经的天朝上国又强大起来了，朝鲜人就有了最好的靠山，男儿大丈夫驱逐倭寇，光复祖国的时机就到了！你们这些罪人，

这是唯一的将功赎罪的机会，拿起武器，听从我的命令，和倭寇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崔安道讲完之后，在场的朝鲜人终于有了点反应，开始有人发出了欢呼声。崔安道摆了摆手说道：“你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冲过去，把那些日本战俘全都打死，不准用武器，就有你们的拳脚和牙齿，把他们全都干掉，表现勇敢的，可以提升为军官，裹足不前的，一样砍头！”

这个命令一下，这帮朝鲜人全都疯了起来，他们三步两步的冲了上去，向一群疯狗一样，和日本人撕咬在了一起。

孙安虎在一旁看着，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这个崔安道的确有点手段，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有把人逼上绝路，才有转机，这帮朝鲜人打死了日本人，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只能一门心思和日本人死战到底了。

殴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那些日本俘虏全都被打死，基本上每一具尸体都模糊不清，完全就是一个血葫芦。当这帮朝鲜俘虏气喘吁吁的重新列队的时候，整个队伍的精神状态就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按照张廷兰的命令，孙安虎授予崔安道朝鲜自由军总司令的职务，让他收编队伍，尽快向汉城方面发动攻击。

奉军把监狱当中的犯人，俘虏的战俘，工厂里面的劳工，乡下捉来的壮丁，全都集中在了一起，数量达到了十万人，并且给这些人配上了枪支武器。

当然给他们太好的武器，也是浪费，主要都是奉军缴获的日制武器，另外还有从平壤等地仓库找出来的垃圾，有三八式步枪，也有老式的单打一。奉军只给他们提供了手雷和炸药包，总算是让他们有了点攻坚的能力。

十万武装出来的部队，从平壤出发，浩浩荡荡就向南部杀了过去，虽然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是数量摆在了这里，还是非常唬人的。

尤其是他们重新打出了朝鲜的旗号，沿途的老百姓全都疯狂了，那些朝鲜老人涌了出来，往这些士兵的手里塞鸡蛋，送年糕，期盼着他们能够打胜仗。

看到民心可用，崔安道也变得信心十足，他这次攻击的目标就是开城，开城是平壤和汉城之间的一处军事重镇，只要拿下这里，就打通了向汉城进军的道路。根据情报显示，这里只有一个日军大队，因此崔安道信心十足，就算是用人，也能把日军淹死。

不过崔安道并不知道，他们注定只是一枚注定要被抛弃的棋子，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日本人从汉城引诱出来。

张廷兰很清楚，奉军装备比起日本有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而且随着日军人数的扩大，奉军的优势还在缩小。一旦七个精锐日本师团，一字排开，奉军想要和他们拼杀，最好也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但是如果奉军贸然南下，不光是后勤压力巨大，而且日本人也可能不敢应战，而是选择龟缩在汉城之中，靠着坚城和奉军对抗。毕竟现在的日本兵还没有二战时期那么狂热，他们多少还有点脑子。

正是有了这种考虑，张廷兰就只能改变策略，利用朝鲜人冲在前面，而且还是攻击军事重镇开城，就不愁日本人不上套，而奉军的主力则是跟在朝鲜军队的后面，像毒蛇一样，给予日本人致命一击。

按照张廷兰的设想，只要再消灭一两个日本师团，日本人就不得不走上

谈判桌，毕竟现在还不是一战二战的那种时候，需要一方彻底倒下去，战斗才能结束，况且英国又在中间极力调停，只要让日本人知道厉害，他们也就会乖下来。

崔安道当然不清楚这些，他满以为奉军会真的支持他，彻底光复整个朝鲜，到时候崔安道就是朝鲜新一代的国父，他的心里头充满了万丈豪情。

大军沿着铁道，一路南下，沿途不断有朝鲜人加入进来，声势越来越浩大。经过一周多的跋涉，朝鲜自由军终于来到了开城的外围。

开城曾经是古代高丽的首都，曾经有过五百多年的繁华鼎盛，不光是军事重镇，也是文化名城，崔安道对这里十分看重，大军到达开城的第一天，猛攻就展开了。

这些朝鲜人并不懂什么战术，不过他们全都十分狂热，从四面八方，向着城中冲了上去，密集的人群，就像是潮水一样，几乎无可阻挡，只有几十，上百日军守卫的外围阵地根本挡不住他们。

守城的日军也十分明智，他们收缩实力，全力守卫城市，不过面对十多万人的围攻，这些日本人也是心惊胆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朝鲜人杀进了，他们只能拼命的向汉城方面求援。

而此时朝鲜总督斋藤实手上只有一个完整的第三师团，另外还有第七第八师团的主力也都开了过来，至于剩下的士兵，也正在运送之中，按照估计，再有半个月左右，就能全部到位。

本来日本人想着释放一点和谈信号，稳住奉军，等军队都调集上来，然后给奉军致命的一击，哪知道这时候朝鲜人跳了出来，还猛攻开城，一下子就打乱了日本人的部署。

“总督阁下，我认为必须给朝鲜人一个教训，一旦让朝鲜军队占领一座城市，就会极大的鼓舞这些人，到时候整个半岛，就会再度掀起反抗帝国的浪潮，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第三师团的师团长菊池慎之助说道。

斋藤实这个老家伙也点点头：“朝鲜人和支那人不同，的确需要严酷的教训，不能给他们反抗的机会，但是我担心这是支那人的一个阴谋，为的就是引诱我们出击。”

菊池慎之助冷笑了一声：“总督阁下，不要被支那人吓住了，他们不过是仗着准备充分，装备精良，打了帝国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到了朝鲜，他们的补给线也拉长了，帝国的勇士也有了准备，根本不用怕他们。第三师团愿意承担这个攻坚任务，把这伙朝鲜叛军全都干掉，重塑大日本的军威！”

第六百六十一章

自从开战以来，日本人的确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战绩，连续的失败，已经让国内民怨沸腾，上至首相高桥是清，下至朝鲜总督斋藤实，都受到了百般指责，如果能打一场胜仗，对他们来说，自然是一个好事情，只是一旦又失败了，那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斋藤实忧心忡忡的问道：“菊池君，你有把握必胜么？”

“当然没有问题，对付朝鲜的那些乌合之众，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我是说支那人！”

菊池慎之助一听，眼珠转了转说道：“开城距离汉城只有四十公里左右，有铁路机动，路程不过一天而已，第三师团冲在前面，然后让第七和第八师团的主力随时待命援助，三个师团互相配合，我想支那人就算战斗力再强大，也没有本事一口气吃掉三个师团。”

菊池一边说着，斋藤实一边频频点头，菊池说的很有道理，三个师团只要配合好，最起码保证全身而退，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和快通过了作战方案，菊池慎之助率领着第三师团主力，立即出发，援救开城，而第七和第八师团，分成左右两翼，在后面二十公里左右跟随，摆出了一个品字形，就算奉军发动攻击，他们也能从容应对。

菊池也自以为得计，他就要率领着第三师团，为日本赢得开战以来，第一场真正的胜利。火车轰鸣着，第三师团的士兵忍不住哼唱起了君之代。

当年甲午战争的时候，他们就面对着昔日的天朝上国，结果天朝的军队，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一溃千里，他们成功跨过鸭绿江。一直打到了满洲，这次也是一样，他们要沿着前辈的道路，重新夺取属于日本人的辉煌。

此时的开城外面正在血战之中。崔安道指挥着朝鲜自由军，前赴后继，猛攻开城，地面上已经尸积如山。这些朝鲜人全凭着一时的血勇，几乎不懂什么战术。日本人虽然数量不足，但是他们火力强，枪法准。给予朝鲜人严重的杀伤。

开城外面几乎都是尸体，血水已经把地面染成了红色，一脚下去。就是暗红的泥水。简直就像是修罗地狱一样。崔安道也杀红了眼，要是再这么打下去，伤亡太大，自由军都会崩溃掉。他把手下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全都集中到了一起，组成了突击团，由他亲自带队，发动了决死冲锋。

这时候奉军也派遣了两个中队的轰炸机前来。协助他们对开城西门一代，进行了狂轰滥炸。有了空军加入，弥补了朝鲜人火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有一枚航空炸弹把城墙炸得倒了一片。

崔安道敏锐的抓住了这个缺口，率领着人马，猛冲了进去，和守卫的日本人展开了肉搏战。朝鲜人的拼刺能力和日本人根本没法相比，但是好在他们人多，可以三个打一个，甚至五个打一个。

而且这时候城中的朝鲜人也都动了起来，这些人也对日本人的压榨受够了，他们拿起了菜刀，斧子，铁锹，木棒，冲出了家门，见到日本人就打。

他们知道打不过日本军人，但是却可以对侨民下手，出出心中的恶气。他们涌进侨民的家中，将老人和孩子拖出来，活活打死，女人则要惨得多，面对着几十，上百的朝鲜男人，最后浑身破烂的死在了街道上面。

光是杀人还不过瘾，他们还到处放火，开城的秩序彻底混乱了，内忧外

患之下，那些日本守军也变得空前艰难。

他们退到了城东，死死的守住了火车站，因为他们清楚，只要还有援兵，就一定会从铁路赶过来。就在这些日本人几乎绝望的时候，菊池慎之助终于发来了电报，他的部队已经到了。

援兵前来的消息，就像是一剂强心针一样，让日本军队重新找到了希望，他们拼着最后的勇气，和汹涌的朝鲜军队拼杀。

此时城外终于传来了隆隆的炮声，第三师团的炮兵联队，将几十门大炮对准了朝鲜人，一枚炮弹落下，就有几十人被炸死，密集的朝鲜人群，就成了最好的活靶子。

大炮的硝烟，瞬间就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且由于滚滚的黑烟阻隔，二三十米之外，基本上什么都看不清楚，这些朝鲜的乌合之众，顿时哭爹喊娘，四散溃逃。

菊池慎之助看着成片倒下的朝鲜人，老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猛地把军刀拔了出去，对准了慌乱的朝鲜人群。第三师团的日本兵猛地冲了上去，他们利用机枪，掷弹筒，对朝鲜人展开了血腥的杀戮。

到了最后，甚至有人觉得这些都不过瘾了，干脆用刺刀挑死一个又一个的朝鲜人，这些懦弱无能朝鲜人，让日本人终于找回了一丝自信，他们疯狂的屠杀，骨子里面的野性在释放，一群被奉军吓住了的禽兽，又开始苏醒了。

日本人将城外的朝鲜人驱散，然后直接冲进了城中。崔安道也试图派人抵抗他们的攻击，不过全都被装备精良的第三师团轻松消灭。

这些朝鲜人也终于感到了恐惧，庞大的军队开始溃散，哭爹喊娘的乱跑，崔安道也被手下人裹着，不得不撤出了开城。

一场惨烈的攻防战，竟然以朝鲜人快速崩溃而告终，自始至终奉军都没有出现，甚至说连空军都没有过来轰炸他们。

菊池也感到了十足的欣喜，他迫不及待的向斋藤实发去了捷报，声称他击毙朝鲜叛匪两万三千人，抓捕俘虏三万多人，朝鲜叛军几乎全军覆没，自身损失甚微。

当然这些数字都有水分，至少打个对折，才距离真实情况差不多，不过这可是日本人开战以来，第一个胜利，他们太需要这个胜利了，斋藤实立刻又把数字增加了一万，向东京发去了电报。

面对着久违的捷报，日本人上下全都振奋异常，脸上也恢复了一丝自信，这才是大日本皇军的真实水平，至于和奉军的战斗，完全是一个意外。军部和政府都有人提出，要扩大战役。

仅仅派出七个师团还不够，最好把第九，第十四，第十六等军团，也全都派到朝鲜，和奉军打一场决战。

就在日本人渴望着更大规模胜利的时候，奉军的一支先遣部队正在朝鲜的山岭之中，快速的穿插，这支部队完全是由吉普车构成，一共一百五十辆崭新的吉普车，运载着一个营的士兵，正在山岭之中，快速的行进，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

自从秦威利用吉普车创在了行军记录之后，吉普车在奉军当中的地位，就直线上升。对于仅仅配属秦威部队，孙安虎和姜登选全都不满了，嚷嚷着让张廷兰增加装备。

实际上张廷兰也是第一次做个试验而已，突击效果如此之好，自然就要大力的推广，张廷兰又把奉天库存的最后一批吉普车全都送到了前线，后方也在二十四小时不停的生产。

刚刚把吉普车运到了前线，就派上了用场，相比装甲部队，这些吉普车速度更快，更加灵活，需要的补给也更少。因此在制定诱敌合围计划的时候，吉普车再度充当起急先锋的角色。

孙安虎也非常清楚，开城距离汉城实在是太近了，如果不能快速突破，日本人就有可能溜走，这可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因此这个突击尖刀，必须足够快速，也要足够锋利，因此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刘桂五的头上，他率领一个营的战士，用最快的速度，绕过开城，把铁路线掐断。

当然紧靠着他们一个营还不够，张廷枢率领着坦克师在背后紧紧跟随，装甲部队也再度充当突击的主力。把第三师团堵在开城，同时还要挡住日本的援兵。

另外为了全歼第三师团，奉军也精锐全出，第一师，第三师，组成左翼纵队，第二师，第六师组成右翼纵队，这四个师是围歼第三师团的主力，同时第五师，第七师，第十一师，以及其他的炮兵和骑兵部队，作为预备队，随时支援前方的战斗。

奉军为了这次行动，可谓是精锐尽出，而担任全军先导的刘桂五也感到了肩头的担子沉重，这可是奉军第一次在远离国境，在外国策划的围歼行动，而且目标又是日本的一个王牌师团，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吉普车快速的穿行在山谷之间，两旁都是高高的林木，不时能遇到当地的朝鲜山民，看到了庞大的吉普车队伍之后，他们全都像看到了怪物一样，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刘桂五也根本不搭理他们，一个劲头的往前冲。

在山中穿行了一天多，终于在黄昏时分，他们看到了一座小村庄，在地图上根本没有标注，不过在这里有一条铁路穿过，刘桂五再对照了一下地图，正是北纬三十八度左右，毫无疑问，这条铁路就是京义线，他们已经到了开城的东北。

当然刘桂五不知道，这个不知名的小村子在后世可是鼎鼎大名，这里就是板门店！

“弟兄们，马上控制铁路，修筑防御工事，咱们要让日本人成为瓮中之鳖！”刘桂五一面说着，一面挥动着拳头。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六十二章阻敌

“猫耳洞要再深一点，日本人可是有重炮的。”

“再增加一个机枪阵地，要保证三十米一挺机枪。”

“把这些铁轨都搬走，用来加固战壕。”

……

刘桂五一面走着，一面快速下达命令，奉军抢占了板门店之后，就开始了修筑防御工事。这些士兵多数都曾参加赤塔的战斗，深知被两面夹攻的艰难，唯有坚固的工事，能够救他们的性命，这些士兵一点都不敢怠慢。

就在这时候，从东边传来了一阵轰轰的声音，一列满载着食品的军列，向着开城驶去。第三师团大获全胜，让日本人也是欢欣鼓舞，他们拿出了一批最好的罐头和清酒，准备去犒劳这些勇士。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铁路线已经被奉军给控制了，刘桂五一见火车，就是眼前一亮，急忙指挥着十几辆吉普车，形成了一个扇面形，向着火车冲了过去。

押运这些货物的日本兵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到了一大片怪模怪样的车辆冲了过来，他们连敌友都没有分清，奉军的机枪就扫射了过来。吉普车除了能搭载机枪之外，迫击炮也同样可以，奉军士兵将两门60迫击炮对准了这列火车。

六枚炮弹砸了下去，顿时列车就被炸坏，后面的六列车厢被震断了连接，被甩了出来。

前面几列也没有好下场，司机被击毙，缺少控制的列车在一处拐弯的地方，冲了出去。

奉军冲上去，将残存的日本兵全都消灭干净，车上的东西全都散落出来。

刘桂五看到这些精致的罐头之后，也是眼前一亮，他们为了快速突进。士兵只带了干粮和清水，别的什么都没有，现在日本人正好送来了一火车的吃点，绝对不能放过。

“全都搬回去。这往后说不定我们就要指着这些东西了！”

“好嘞，团长你就放心吧！”

士兵们比刘桂五还贼呢，他们不光把吃的全都搬走了，还把车厢也都拆开了。变成了一块块的铁皮，用来加固战壕了。

不过就在大家搬东西的时候，也遇到了一样棘手的事情，原来这列火车上面。还有二十几个日本艺妓，斋藤实这个老东西也想的很周到，前线的战士打赢了。自然就要得到奖赏。

谁知这些女人根本没有送到前线。此时已经成了奉军的战利品，那些不会说话的东西，士兵们还知道怎么处理，可是这些活生生的大姑娘，就有点麻烦了，只能推到了刘桂五的面前。

刘桂五也直挠头，杀了太不人道。放了又担心她们泄密，最后刘桂五只好把这些女人送到了医疗队，听从发落。就在这些女人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其中一个艺妓清水脸，不像其他人那样，涂上了厚厚的一层粉。

年纪不大，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带着一丝忧伤，看起来楚楚可怜，从眼前一过，就仿佛有种魔力，能把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刘桂五也呆了三

秒钟，然后急忙摇头，把这些垃圾甩出去。

他们围绕着板门店修筑了一道环形工事，将铁路线彻底掐断，同时又抢占了铁路两旁的制高点，机枪迫击炮全都架设起来。

奉军一面积极的备战，一面向上级发出了电报。孙安虎他们接到了电报之后，顿时都露出了喜色。

“好样的，比咱们预定的时间还早了两个小时，刘桂五他们在敌人的后方，多待一分钟，就多一份危险，总攻现在就开始，给我狠狠的揍这帮小鬼子！”

孙安虎的命令下达之后，奉军马上闻风而动，为了消灭第三师团，奉军也是下了大本钱，光是122炮和152炮就足有一百五十多门，另外还有24门240毫米的攻城重炮。

这种炮也是奉军反复摸索，最后拿出来成品，比起早期的型号，威力更大，射程更远，对工事的杀伤力更强，被士兵称为铁锤！

开城就是“铁锤”首秀的地方，大炮一字排开，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了开城的日军阵地。一瞬间，大地都仿佛在颤动，炽热的炮弹划过天空，砸在了日本人的阵地上面。

轰轰轰！一团比一团浓烈的火焰，冲天而起，大地都跟着爆炸的节奏，不断的摇晃，如同地震一般，日军也被如此猛烈的攻击打懵了。

他们的外围阵地根本扛不住如此猛烈的轰击，日本兵战战兢兢的蜷缩在坑道之中，根本不知道下一刻的命运会如何。

此时开城城外格外的壮观，数百门大炮猛烈的轰击，将半边天空都染红了，这股火焰也烧到了城中的日本人头上。刚刚赢得了一场大胜，菊池慎之助正在得意洋洋，突然一阵猛烈的炮声响起。

手下人慌慌张张的跑过来报告：“师团长阁下，支那人发动攻击了。”

菊池慎之助脸色阴沉的说道：“不用害怕，我还等着这些支那猪猡送死呢，让所有人都提高警惕，支那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就要在第三师团的面前折戟沉沙！”

菊池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也只是故作镇定而已，奉军突然发起了攻击，他连对方有多少人都不清楚，一个师团究竟能不能挡住奉军，他心里头也没有底儿。

因此菊池急忙给汉城发电报，要求另外两个师团快速跟进，三个师团形成合力，就不用害怕奉军了。可是他的电报刚刚发出去，手下人给他送来了一份新的消息，顿时让菊池慎之助陷入了呆滞之中。

奉军已经绕到了开城后边，已经把开城和汉城之间的联系给切断了。奉军这是要打一个围歼战啊！

菊池的心里头顿时就凉了半截，一旦后路断了，落到了奉军的包围圈之中，只怕他这个师团又要危险了，因此回过神来的菊池急忙下令：“第十九联队马上向奉军发起反攻，务必要保证后方的畅通。另外给第七和第八师团送信，让他们加快速度。”

就在菊池下达命令的时候。城外的炮声更加猛烈，而且似乎距离更近了。奉军的火炮已经开始向城中延伸了。“铁锤”重炮更是把炮口对准了开城的城墙，作为朝鲜的古城，开城的城墙防备还是非常严密的。和国内的二流城市差不多，一般的小炮没有什么效果。

不过240的重炮就不一样了，一枚炮弹就可以炸得城墙四分五裂，挨了两三发炮弹。一面城墙就倒了下来，尘土石块四溅，周围的日本兵全都受到了波及，脸上被砸的青一块紫一块。有些甚至头破血流。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步兵也发动了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之下。他们猫着腰。快速的越过一道道的壕沟，毕竟城池。第一次领教奉军攻势的菊池也是大吃一惊，这些支那军队，战术娴熟，火力猛烈。

尤其是到了近战之时，他们装备了冲锋枪，又有大量的手枪。火力已经压过来日本人。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奉军还装备了大量的火焰喷射器，经过远东战役，这种武器已经开始成熟了。

面对日军精心构筑的堡垒，一道火龙冲过去，里面的日本人就变成了一具具散发着肉香的黑炭。这种恐怖的武器，让日本人更是胆裂心惊。

在攻击之中奉军也投入了三十几辆坦克，虽然最新型的坦克全都用来装备张廷枢的坦克师了，但是这些相对老一点的坦克，也一样有着不俗的威力。

尤其是面对日本人的时候，同样有压倒性的优势。日本人对坦克的认知，还仅仅停留在步兵火力支援上面，因此他们虽然购买了雷诺ft17坦克，但是这种坦克只装备两挺机枪，其实更像是一辆装甲车。

也有几辆装备了火炮，不过无一例外，这些火炮都是短身管的，还是为了支援步兵设计的，结果遇到了奉军的坦克，他们就吃了大亏。看着花重金购买的坦克，被中国人的钢铁巨兽，达成了一堆堆燃烧的废铁，这些日本指挥官心头在滴血。

在这一刻，他们终于抛开了虚骄自大。随着奉军逐渐向城中压上来，战况也越来越激烈。日本人抱着炸药包，拼命的炸毁坦克，有的伤病拉响手榴弹，拉着周围的人同归于尽。

城墙缺口的地方，正在上演着残酷的白刃战，日军拼刺的能力的确十分突出，奉军也不断有人倒下去。可是在这种血火较量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够退缩，大家全都勇敢的冲了上去，倒下一个，还有两个，三个补充上来。

冰冷的刺刀不断的穿过身体，炽热的鲜血四溅，到处都是一片的刺眼的红色。对付这些日军的拼刺高手，面对面的厮杀，并不是什么好的主意。

一旦交锋之后，奉军士兵会适当的后退，把日本人暴露出来，然后迫击炮就会对他们进行覆盖，炮弹足以将这些日本人炸成烂肉。当然日本人也很快识破了奉军的秘密，他们则是采取了死缠烂打的战术，一旦咬上了，就绝不松口，直到一方彻底倒下去为止。

不过虽然开城的战斗激烈，真正决定胜负的还在板门店，菊池得知后路被切断之后，急忙派遣第十九步兵联队，向后面猛冲，试图重新打通通道，他们和刘桂五的部队撞到了一起。

一个营，对上一个联队，相对于加强团的规模，无疑是一场对比悬殊的较量，而且奉军只有迫击炮，严重缺乏重武器，又让比拼的天平，更加倾斜日本。

久经考验的战士并没有在乎这些，他们藏在了坚固的工事后面，和迎面冲来的日本兵杀到了一处。日本人急于重新掌控铁路，因此一上来就采取了密集的冲锋队形。

密集的人群像是潮水一样，汹涌而来。奉军阵地上面的轻重机枪一同开

火，节奏感十足的长短点射，收割着日军的生命。可是这些日本人也是十足的精锐，75山炮打得有准又狠，连续两个机枪阵地都被日本人摧毁。

趁着火力的空挡，他们迅猛的冲了进来，刘桂五顿时眼睛也轰了，按照计划，他们必须死守到第二天早晨，只有到这个时候，坦克师的主力才会赶到，现在战斗才刚刚开始，就被日本人突破防线，还怎么坚持下去啊。

他一把抄起了一挺机枪，对着日本人，就喷射出了猛烈的火舌，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日本兵顿时扑倒在地上。

哒哒哒，哒哒哒……

猛烈地枪声，终于将日本人给压了下去。不好！刘桂五正准备长出一口气的时候，突然心生警觉，他猛地趴在了战壕里头，一枚子弹贴着他的头顶而过，军帽都被带飞了，刘桂五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要不是在战场上练出了一种强大的直觉，只怕此时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不过这也激怒了刘桂五。根据弹道判断，那枚子弹似乎是在五六十米之外射过来的。

他的目光注意到了一片乱石堆，突然一个黑乎乎的身影从石头之中探了出来。刘桂五下意识的扣动扳机，三发子弹射了过去，那个家伙如遭电击一般，倒在了地上。

日本人的第一次攻击损失惨重，留下了一百来具尸体，狼狈撤回，不过显然他们不会甘心。炮口对准了奉军的阵地，硝烟火光不断的闪过，猛烈的爆炸一遍又一遍的席卷过来，地面工事已经全部被摧毁。

一个弹坑，套着一个弹坑，泥土都被反复的翻起，所有的防御工事都被摧毁了，甚至有人都在怀疑，这样的阵地，还能不能有生命存在。

日本人再度的冲了上来，这一次他们信心十足，不过离着奉军的阵地还有两三百米的时候，一阵密集的子弹又打了过来，熟悉的重机枪节奏，像是死神的乐章，迫击炮变得更加猛烈了，日本人又瞬间倒了一大片。

这样的攻防在持续的进行，日本人用大炮根本没法摧毁奉军，只能冲上来，双方展开白刃战。面对这些奉军的精锐，他们依旧占不到便宜。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半夜，刘桂五也感到了筋疲力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又传来了一阵枪声，刘桂五的心脏猛地一阵紧缩。

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日本人的援兵到了！

第六百六十三章合围

刘桂五指挥着士兵拼死抵抗，突然从一旁的高地上面飞过来几枚榴弹，在奉军的阵地之中爆炸，顿时两名士兵就被炸死了。看到这一幕刘桂五顿时红了眼，大声的叫道：“三连怎么搞的，高地失守了，难道不知道么？”

“团长，三连已经全部殉国了！”一旁的参谋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了无比的痛惜之色，刘桂五也呆了一下，然后猛地说道：“还他妈看着干什么，赶快调整，别等着挨炮子了！”

一句话喊出口，刘桂五的眼中也忍不住发红，在远东的战场上，即便是损失惨重，总会有几个伤兵撤出来，此时竟然全都消耗干净了，他的心中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这时候日本人已经凭借着占据的制高点，向奉军不断的倾泻榴弹，士兵的伤亡直线上升，五百多人，眼下只剩下一百五六十人还算完好，另外还有一百多个伤兵，其他的人已经全部殉国。

刘桂五对于伤亡已经麻木了，他只关心一样东西，那就是时间，还有三个小时，才能到拂晓，坦克师才能赶到，他这点人马，还能不能撑住，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此时要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第十九联队，另外还包括了第七和第八师团的先遣部队，他们也像发了疯一样，猛攻板门店，试图去援救第三师团。

面对优势敌人的两面夹击，奉军已经危如累卵，炮声不断的响起，阵地上一片狼藉，只有用铁轨加固过的工事，还能勉强支撑。其他的全都被摧毁了。

日本人汹涌而来，阵地一点点被淹没，喊杀之声已经到了耳畔，眼看着一条防线被冲破，士兵们正在和日本人拼刺，死亡越来越多。刘桂五一把抓起了步枪，也要带着最后的警卫，一同冲上去。突然参谋一把拉住了刘桂五，急忙说道：“团长，再这么拼下去。咱们连一个小时都坚持不住，必须用点特殊的办法了！”

“什么特殊的办法？”

参谋指了指那些吉普车，然后有些痛苦的说道：“团长，现在只有靠这些车辆了，我们在里面装满炸药。然后开着冲进日本人的队伍当中，一辆车怎么也能炸死几十人。一条命。换几十个人，我们值了！”

把人逼到了绝路上，什么主意都能想得出来，后世鼎鼎大名的汽车炸弹就这样提前出世了。不过刘桂五对这种不怎么人道的武器，没有任何的反对，相反还十分赞赏。

实际上在战场上。舍身殉国的将士从来不是少数，这个只以成败论英雄的地方，生命就是消耗品，别觉得残酷。也别觉得不可理喻，没有这些人牺牲，就没有国内的安乐，同样也不需要质疑，这个世上总还有些高尚的人！

“好，就按你说的办，不过这是送死的事情，需要士兵们自愿才行！”

参谋急忙点头，去向士兵们通报，不多时就有几十个人站在了刘桂五的面前，刘桂五一看这些人，顿时眉头皱了起来，原来这里面多数都是伤兵，有些人还是被搀扶过来的。

“好胳膊好腿的，全都死光了么？”刘桂五大声的骂道：“你们都要当孬种，缩头乌龟么？”

“团长，您别喊了，使我们自愿的，没受伤的弟兄还能撑住，我们留在阵地上也没用了。就算现在不死，一会儿日本人冲上来，一样要拉手榴弹的，这么死杀得人更多，您就让我们来个痛快吧！”

刘桂五一听这话，顿时眼中就涌动了出了泪水，他也知道让这些伤兵去执行自杀任务，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怎么也过不去心里这一关。猛地蹲在了地上，不忍再看，眼泪扑簌簌的流了下来。

那些士兵已经全都钻进了吉普车当中，他们拖着伤重的身躯，将吉普车发动起来，引擎的轰鸣声，仿佛要把人的心都震碎了。

这种突袭出人意料，但是也必须一击致命，不然日本人有了防备，就不好得手了，奉军一共出动了六十辆吉普车，每辆车中装了一二百公斤的炸药，有的还装了大量的子弹和炮弹，一旦爆炸开，这些东西能成倍的增加杀伤力。

这时候在最后一辆吉普车旁，两个士兵正在抬着一个伤兵，艰难的进入驾驶位置，他的腹部正好有一个弹孔，鲜血不断渗透出来。

在车旁边，一个年轻的女孩，死死的抓住这个士兵的手，眼中泪水像是断线的珍珠一样。她就是俘虏的那个最清秀的艺妓，其他的日本女人都被炮弹炸死了，她能活下来，全靠这个士兵救了她。

从此这个女孩，就寸步不离，紧紧的抓着这个士兵，最开始这个战士还不断驱赶她，可是等到了他受伤之后，这个细心的小姑娘就给他包扎伤口，一刻不停的照顾他，这个战士也难得的享受了平静。

不过这种平静注定不会时间太长，最后拼命的时刻到了，他也要像所有伤兵一样，去执行这次有去无回的任务，小姑娘的泪水从来就没有这么多过。

“松手吧！”士兵艰难的说道：“自从当兵开始，就早把生死都忘了，这是我最好的归宿。你好好活着，替自己，也替别人活着！”

说完之后，这个士兵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一把甩开了女孩的手，一脚踩在了油门上面，车子紧紧跟随着其他人，冲了出去。

没跑出十米，那个小姑娘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我叫爱新觉罗显玗，汉名叫金壁辉，记住我，我要你生生世世都记住这个名字，到了地狱也不许忘了……”

女孩一脚踏在了弹坑之中，扑倒在了地上，她还在呼喊，但是那个士兵已经听不到了。

爱新觉罗！难道还是一个公主不成？这个士兵甩了甩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开车上面，但是这个好听的名字，已经刻在了他的脑袋里面。

就在他冲向日本人，引爆车中炸药的时候，魂灵似乎在那一刻全都飞出了身体，显玗？金壁辉？他似乎还在喃喃自语……

自杀式的攻击不稀奇，但是利用汽车发动的自杀式攻击，日本人就没有遇到过，他们看着奉军阵地突然冲出了不少车辆，日本人还吓了一大跳，以为是奉军的坦克冲来了。

对于奉军的坦克，日本人还是非常忌惮的，他们知道血肉之躯根本无法阻挡。就在他们迟疑的时候，奉军的这些吉普车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面前。

有些日本人终于反应了过来，急忙扣动枪支，拼命的射击，可是这已经晚了，这些吉普车几乎同时冲进了日本人之中。

轰！轰！轰！一团团火光涌起，无数的日本兵全都被炸成了碎片。而且车辆爆炸，还把里面的汽油溅了出来，火热的汽油，遇到了血肉，迅速的燃烧起来，在阵地上，出现了一大片火海。

飞腾的烈焰，像是舞动的巨龙一般，不断的吞噬着日本人的生命，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的攻击，瞬间尸体就布满了地上，足有五六百人一下子都被炸死了，手上的人员更多。

平均一辆吉普车，干掉了十个日本人，这可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等于是将冲在最前面的，日本人所谓的一等勇士，全都抹平了，一个都不剩。

这下子日本人的攻势顿时消失了，要想再度组织攻击，没有一个小时，绝对没法完成，而且这次爆炸，已经彻底把日本人惊破了胆。

他们面对的根本不是东亚病夫，也不是什么满清的丘八大爷，而是一群比他们还狠，还不要命的真正战士。在这一刻，日本人虚妄的自信终于开始破裂了，死亡的兵力可以弥补，但是精神的震撼，却没法抹去。自从这场朝鲜战斗结束之后，日本国内重新出现了中国的称谓，至于支那，渐渐地被遗忘了……

战场上的血拼还在继续之中，成功将日军攻势化解，刘桂五并没有多少轻松之色，因为还有两个多小时，日本人依旧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阵地随时可能被冲破。

“马上征集召集第二波自杀式攻击的战士，把剩余的车辆全都拉出来，记得把最后一辆，留给我！”

刘桂五毫不迟疑的向参谋下达命令，就在参谋下去通知的时候，突然金壁辉也站了出来。

“我会打枪，也会开车，让我也参加吧！”

参谋还是一脸的不敢置信：“姑娘，我记得不错，你是和那些日本艺妓一起被俘虏的吧，是日本一边的，怎么还要去炸日本人呢？”

“我，”金壁辉艰难的说道：“这些年，只有他真心的不计一切的帮我，我想陪着他一起走！”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炮声，在日本人的阵地之上，掀起了一阵阵的硝烟，无数的日本兵，死在了机枪和坦克炮的攻击之下。

刘桂五也听到了熟悉的轰鸣之声，举目远望，在远处出现了一片模糊的黑影，快速的冲了过来，坦克师来了！对日本人的合围终于达成了，他们再也别想逃跑。

没想到坦克师竟然也比预想早了两个多小时，刘桂五忍不住的狂笑道：“弟兄们，都给我狠狠的打，别放走一个小鬼子！”

第六百六十四章好大胃口

在朝鲜的山岭中间行军，绝对是一种巨大的煎熬，尤其是现在的坦克舒适性都差到了极点，如果一直坐在里面，绝对能要人的命，这些坦克兵全都爬到了车顶上，车长也要不时换人。

就算是这样，也是七荤八素，好在道路都被先遣部队开辟出来了，他们只要专心行军就可以了。张廷枢也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速度就是装甲兵的生命，因此他一刻都不敢停歇，终于提前两个多小时，出现在了板门店。

这时候奉军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了，腹背受敌，被压缩到了铁路线的周边，还能站起来的人已经不足一百了。不过就是这样士兵们也没有放弃，不断有人驾驶着吉普车，装满炸药，和日本人同归于尽。

张廷枢看到这一幕，也是目眦欲裂，要是再晚一点，只怕这点人马都要消耗光了。他也毫不犹豫的下达了命令，坦克师分成了两部分，就如同两条钢铁蛟龙一般，向着日本人就包围了过去。坦克师的突然出现，打了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

没有足够的防御工事，在野地之中，步兵遭遇了坦克，简直就是一边倒的屠杀，坦克炮将一个个日军的火力点敲掉，机枪扫射那些临近的士兵，地面上瞬间就铺满了尸体。

这些钢铁巨兽还不满足，两条长龙，继续蜿蜒前进，把日本人彻底撕开，后续的装甲运兵车也都跟了上面，大量的士兵跳了出来，冲锋枪对准日军，疯狂的倾泻子弹。

日军的阵型彻底被冲垮，面对这些无可抗拒的钢铁巨兽，日本人也开始出现了溃败，张廷枢率领着十几辆坦克。轻松抢占了日军的炮兵阵地。

这些日本人根本没来得及撤退，这些火炮就成了日本人的催命鬼。装甲兵都是奉军的精华，对这些火炮绝对是驾轻就熟，他们调转了炮口。对准那些日本人，就是疯狂的射击，炮弹掀起了死亡的风暴，无情的收割着生命。

张廷枢将日本人的队伍冲了一个对穿。不过他并没有满足，而是掉转头，继续切割这些日本人，将他们分割成一块又一块的。然后士兵们集中火力消灭他们，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日本人就变得七零八落。遍地都是残破的尸体。暗红的鲜血。

此时东方天空已经露出了一丝鱼肚白，浓重的血腥气，凄惨的场景也刺激着这些日本人。别看日本宣传他们多勇武善战，好像一个个亡命徒一样，但是真正损失超过两三成之后，他们也承受不住，尤其是一边倒的屠杀。更让他们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一个日本兵抱着炸药包，疯狂的向着一辆坦克冲了过去，结果迎面就遭到了冲锋枪的射击，身上溅起几团血花，尸体栽倒在了地上，坦克随即从尸体碾过，顿时一百多斤的人体就变成了一堆肉泥。

鲜红的杂碎挂在了履带上面，格外的刺眼，一个日本兵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猛地大叫一声，将手中步枪抛弃，然后转头就跑。有了一个，就有第二个，像是瘟疫一样，快速传播的恐惧，波及到了所有的日本人。

气势汹汹的第十九联队，在丢下了快两千具尸体之后，不得不向着开城逃回去。至于第七和第八师团的先头部队，也全都被奉军拦住，一举消灭在了板门店。

小小的板门店，一下子就有三四千人死在了这里，空气之中，都笼罩着血腥气，脚下都是厚厚的血泥，不时还有人体零件，张廷枢也顾不得这些了，来到了中间被包围的奉军阵地，此时刘桂五他们早已经脱险了。

刚刚他们还冲上前，和坦克师一同歼敌，张廷枢过来的时候，只见地上横躺竖卧了大量的人员，唯有刘桂五是勉强靠着了一个小土堆上面。

看到张廷枢过来，刘桂五面前苦笑了一声："弟兄们都太累了，睡着了，你们要是不来，只怕都要交代了！"

张廷枢脸色阴沉着，一把拉住了刘桂五，横眉立目的说道："谁让你们休息了，赶快都给老子站起来。"

刘桂五一看张廷枢如此愤怒，也有些迷惑，他们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现在坦克师又来了，第三师团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休息一下难道还不应该么？

看着刘桂五疑惑不解的表情，张廷枢几乎对着他的脸说道："刘团长，你认为现在战斗就结束了么？我们死了这么多弟兄，难道就不该让日本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一个第三师团就能满足你的胃口，是不是太窝囊了？"

面对疾言厉色的张廷枢，刘桂五最开始还有些抵触，可是听他这么一说，顿时脸上就红了，猛地跑了过去，将地上的士兵全都踢醒，然后大声的吆喝着，让大家重新列队。

张廷枢走到了这不足百人的队伍面前，他们浑身上下都是一道一道的伤口，有些士兵站着的时候，双腿都不住的打颤，显然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弟兄们，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大家要想想那些死掉的弟兄，他们用生命制造了绝佳的战机，我们能拱手错失么？我已经得到了情报，第七和第八师团已经离开了汉城，正分成两翼，援救开城，也就是说汉城现在就是一座空城，没有任何防备。我准备率领坦克师，直插汉城，把第七和第八师团的退路也给掐断，我们要一举吃下三个师团！"

一听张廷枢的话，在场所有的士兵全都被眼睛瞪圆了，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消灭一个师团，已经堪称大手笔中的大手笔了，张廷枢竟然要把第七和第八两个师团也包围起来，这可是完全超出了大家的想象力。

当然也正是因为计划宏大，大家心中的热血才沸腾起来，如果真能实现这个计划，就算把一百多斤，交代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了，士兵们瞬间斗志都膨胀了起来。

刘桂五的脸上也是一阵发烧："张师长，没想到您有这么庞大的计划，桂五鼠目寸光，我要向你道歉，有什么指派，您只管吩咐，我绝无二话！"

张廷枢满意的点点头，笑着说道："刘团长，你就带领着弟兄们守在这里，另外我再给你一个团，务必要把日本人挡住，我率领坦克师，即刻沿着铁路线南下。"

汉城！可是日本人在朝鲜的殖民中心，如果能攻占汉城，对日本的震撼，比起消灭第六师团，绝对要来的更加猛烈。刘桂五也是热血沸腾，信心十足的说道："张师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张廷枢交代完毕之后，才率领着坦克师，火速南下，也直到他南下的时候，才把自己的设想报告给总指挥部。按照原本的设想，能歼灭第三师团这个日本人的一等主力，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于更加宏大的计划，也超出了奉军的想象。

不过张廷枢发现眼下正是一个绝好的时机，日本人主力尽出，而且听说第三师团被困之后，另外两个师团还想着拼命救援。如果这时候，利用坦克师的冲击能力，绝对有望乘虚而入，轻松拿下汉城。

不管能不能守住，只要打到了汉城，就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奉军能再政治上彻底占据主动。当然张廷枢也担心指挥部会比较保守，不敢同意，因此就玩了一个先斩后奏。

果然看到了张廷枢的电报之后，指挥部当中孙安虎和姜登选等人全都面面相觑，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这位二少爷真是胆大包天，竟然要攻击汉城，你们说该怎么办？”孙安虎忍不住问道。

秦威将眉头皱了起来：“张廷枢简直胆大包天，原本我们还想让坦克师充当攻击开城的主力，是部队的拳头，结果他倒好，竟然跑去攻击汉城了，如果稍有差池，不但开城的战役会受到影响，他的一个师也很有可能陷进去，我看应该向大帅汇报，制止这种鲁莽的行动。”

姜登选在一旁摆了摆手，笑着说道：“我看不至于，张廷枢把握的时机非常好，日本人后方空虚，我们就要趁虚而入，打仗就是瞬息万变的事情，前线将士的判断，比起我们要准确很多，我看这是一个扩大战果的好机会，如果真能打到汉城，在国际上，对我们都会产生非常有利的影响。”

秦威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是不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但是风险未免太大了，日本人在后方有两个师团，另外第二和第四师团也已经离开了旅顺，先头部队应该到了仁川了，搞不好坦克师就要陷入四个日本师团的围攻之中，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法承担啊！”

秦威也说出了大家的担忧，毕竟张廷枢可是老帅的二公子，大帅的亲弟弟，有一点闪失，他们都承受不了，但是偏偏这位二少爷又喜欢弄险，他们不能不担忧。

孙安虎在地上也转了几圈，又盯着地图看了看，然后说道：“命令第三师和第六师，以及两个独立炮兵大队，继续围困开城，务必阻止第三师团外逃，不准放走一个人！第一，第二，第七，第十一师立刻分成左右两路，绕过开城，猛插汉城。再给吴凯杰的骑兵师下令，让他们也快速跟进，保护住坦克师的后方！”

孙安虎做出了这个决定，等于是全盘接受了张廷枢的计划，一声令下如山倒，奉军顿时快速行动起来，最大的一场围歼战终于彻底拉开了。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六十五章冲进汉城

哗啦！茶壶茶碗被推到了地上，摔得粉粉碎，斋藤实还不解气，老东西猛地将书桌推倒，上面的纸笔文稿全都摔在了地上。有几个从人急忙过来，想要捡起来，斋藤实几步到了他们的前面，抡起了巴掌，照着这些人，狠狠的抽了下去。

这些人也不敢躲避，斋藤实打一巴掌，他们说一声嗨，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送过去。斋藤实足足打了几十巴掌，浑身的力气仿佛都抽光了，一屁股坐在了沙发沙发上面。

其实以往斋藤实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风度的，但是现在他真的害怕了，从骨子里头，涌起了一股恐惧。刚刚第三师团打胜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喜悦，可是转眼之间，第三师团就落到了奉军的包围之中。

前后差距云泥之别，斋藤实对于奉军的战斗力，终于到了恐惧，第三师团可是日本最早的一批师团，如果再像第六师团一样，谁也保不住他的位置了，甚至东京都可能让他剖腹顶罪。

一想到自己可能的下场，斋藤实从心里头发凉，冰凉冰凉的。第三师团必须要救出来，就算损失惨重，也要救出来，总之不能全军覆没。

斋藤实猛地站了起来，要去给第七和第八师团，下达命令，可是老家伙又猛地站住了，如果这两支部队都派出去了，那么汉城就变成了一座空城，万一奉军再杀过来，失陷汉城，可比损失一个师团要严重的多。

手伸到了电话边上，但是又缩了回来，斋藤实的心里头也在不住的衡量利弊。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前来送信，第二和第四师团的一部已经在仁川登陆了，只要一天就能赶到汉城。最迟不会超过两天。

一听这个消息，斋藤实的心里头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如果手上再有两个师团，中**队就别想威胁汉城。当然这中间要有一天多的空档。

斋藤实反复算计了一下。从开城到汉城，一共四十多公里，正常行军，也要走一两天。何况这中间还有两个日本师团，就算是奉军插上了翅膀，也别想飞过来。而一两天之后，他手上兵力充足。甚至能够展开反击了，也不用害怕奉军了。

权衡了再三，斋藤实终于下达了命令。让第七和第八师团。不计一切代价，一定要救出开城的第三师团。

斋藤实不清楚，在战场上往往充满了奇迹，一天的时间，在他看来或许不多，但是正是这一个空挡，给了奉军天赐的良机。

张廷枢指挥着坦克师。一路上就沿着铁路线，大摇大摆的向南方开动。朝鲜的道路艰难，唯有铁路线周围，才最平坦，通过的速度最快。当然沿途也会遇到日本人的守卫队，这些守卫部队根本想不到奉军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等到坦克冲过来的时候，他们才匆忙迎敌，只是步枪机枪一类的东西，对于坦克基本没用，奉军轻松的冲开他们的阻隔，以无可匹敌的速度向南推进。

就在张廷枢正在快速前进的时候，突然铁路上出现了两列火车，迎面冲了过来。这两列火车上面装满了日本兵，他们都是前来援助第三师团的，哪知道竟然和奉军撞在了一起，这帮人全都大吃一惊。

同样吃惊的还有张廷枢，看到了大队的日本兵，就证明他们的行动已经被识破，日本人随时可能回援汉城。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速度的较量，张廷枢当然不会客气，十几辆坦克依次排开，坦克炮对准了军列。

火车虽然块头不小，但是防御就真的不怎么样了，典型的皮薄馅大，被坦克炮一轰，瞬间就被打得四分五裂。上面的日本兵也没有好下场，被炸得哭爹喊娘，从车里狼狈的逃了出来。

又是几炮下去，机车彻底被摧毁了，火车失去了控制，直接往外面冲，上面的日本兵只能跳下来。他们还想要找掩体，和奉军对抗，结果就被机枪给重点照顾了，成片成片的被打成了筛子，日本人很快就伤亡过半。

两列火车都被轻松解决，残存的日本人四散奔逃。张廷枢也没有闲心去追他们，现在还是抓紧时间，赶快攻入汉城要紧。

坦克再度轰鸣起来，他们距离汉城越来越近，但是这时候，斋藤实已经得到了报告，说是大量的中国坦克，正在快速向南移动。最初斋藤实还以为奉军是要迎击来援的日军，因此斋藤实还告诉第七和第八师团，要注意反坦克。

可是随着张廷枢冲破了两个师团的衔接部，然后又一往直前的向着南方冲刺，斋藤实也感到了不妙，这不是迎击日军，而是要攻打汉城！

想到这里，老家伙浑身都凉透了，脑门上全都是豆大的汗珠，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急忙给前头的士兵下命令，让他们火速回援，而且他又下令汉城之中的日本侨民全都动员起来，准备死守汉城。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坦克还没有赶到，但是轰炸机编队已经到了。其实这次突击，就是一种类似闪电战的预演。地面装甲部队从敌人的缝隙之中穿过，进行分割迂回。攻占重要的战略节点，在空中，飞机则是提供全程掩护，提前将那些威胁最大的目标摧毁。

虽然这次行动，没法和二战的闪击战相比，但是也有了一点模样。斋藤实想要调兵回援，可是关键的道路和桥梁，都遭到了奉军的轰炸，他们根本别想集中兵力，这些日本鬼子只能干着急，可是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反倒是奉军，一路畅通无阻，下午两点多，他们已经冲到了汉城的西郊。

此时汉城之中，有几十处，还在冒着滚滚的浓烟，火光还在肆虐。半个多小时之前，奉军对汉城展开了一次轰炸，虽然是日本统治朝鲜的心脏，但是汉城的防空力量，也十分的薄弱，奉军的轰炸机简直就是如入无人之境。

重磅炸弹无情的落在了汉城的头上，大量的建筑被摧毁，士兵和民众全都受到了波及，日本人正在抓紧时间灭火的时候，张廷枢率领着坦克部队出现在了汉城的外围。

突然见到了这些坦克，不论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全都吓傻了，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中国人怎么可能这么快，他们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汉城现在主力全无，只有一些守备部队，他们全都茫然无措，根本不清楚，如何对付眼前的这些钢铁怪兽。奉军的坦克毫不迟疑的冲了上来，这些迟钝的日本人，被全都击毙，工事也被踏平，坦克横冲直撞。

守城的日军还试图抵抗，但是无一例外的全都被击毙，奉军轻轻松松的杀入了城中，几十辆坦克直接向总督府冲了过去，要抓住斋藤实这条大鱼。

对于奉军可能发动的攻击，斋藤实已经有了准备，但是听到了炮声之

后，他还是被惊呆了，中国人的速度太快了，援兵根本没有来。此时的汉城，等于是不设防的城市，斋藤实简直后悔死了，要是不去救第三师团，或许汉城还有希望，可是如今，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听着枪炮声越来越近，老东西就像是落败的公鸡一样，没有了任何生气。失陷汉城，绝对是一个天大的罪名，斋藤实也承受不起，他只能默默的拔出了军刀。

“拙言，攻击汉城可是一步好棋啊，这下子日本的三个师团就全都完蛋了，而且政治上的主动也到了手中，要打要和，全都凭着我们的意愿了。”杨宇霆笑着说道。

张廷兰脸上并没有这么轻松，而是说道：“这是一个好消息，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想要一举吃掉三个师团，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日本人的援兵会陆陆续续赶到。至多还有三天的时间，如果不能消灭这三个师团，我们就必须退兵。”

张廷兰并不是危言耸听，跨国作战，消耗的物资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奉军仓促开战，现在后勤的压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向南打看起来很威风，但是也意味着物资消耗的成倍增加，奉军已经有些承受不住了，这次战斗打完，不论胜败，都要向后收缩了。

留给奉军将领的时间只有三天，多一点都不成，张廷兰的电报传到了孙安虎等人的手里，他们也是倍感压力。经过紧急磋商，他们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搏一把！

“坦克师横在汉城，挡住日本人后退的道路，其他部队全都要加快速度，两天之内，必须消灭掉第七和第八师团，至于空军，也要对仁川等地展开轰炸，阻挡日本的援兵！”

军事调动快速展开，而张廷枢此时已经控制了大半的城区，士兵们还在清剿残存的日本兵。张廷枢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步迈进了总督府。

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象征着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张廷枢十分不屑，这个位置本来是中国人的，现在却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简直就是国家的耻辱，早晚有一天，要把曾经失去的，全都拿回来。

张廷枢扫了一圈之后，就直接到了地下的指挥室，走进来之后，就见到地上有一滩血迹，在一旁还卧着一个老头，正是朝鲜总督斋藤实。

一个士兵走了过来，把手指放在了斋藤实的鼻子下面，突然他眼前一亮：“师长，他还活着！”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六十六章土匪作风

张廷枢走进了几步一看，斋藤实的肚子上面的确插了一把刀，但是刀口并不深，这个老家伙只是又疼又怕，昏死在了地上。

看着死狗一样的斋藤实，张廷枢露出了轻蔑的笑容：“我还以为日本的大将，有多了不起呢，原来竟是一个连死的勇气都没有的懦夫。把他带下去，好好抢救，以后还有用处。”

医护兵把斋藤实带走了，此时张廷枢也得到了统帅部的电报，也知道时间不多，必须抓紧行动。

因此张廷枢先用最快的速度掌控了汉城，然后将周边的要道全都堵死，这样一来，第七和第八师团，就别想冲过去，只能老老实实的当瓮中之鳖。完成了军事布置之后，张廷枢并没有闲着，汉城可不是普通的地方，那是整个朝鲜半岛的中心，日本人经营了十几年，囤积的财富相当惊人。要不不把油水都榨出来，岂不是白来一趟么！

而且张廷枢也知道，奉军不可能在汉城待的太久，很快就要退回去了，因此张廷枢也没有了任何的顾忌，赶快抓紧时间，能抢到多少，就抢多少。

首先张廷枢先控制了所有的银行金融机构，如狼似虎的奉军士兵冲了进去，将金库之中的东西全都搬了出来，一块块的金砖，晃人的眼目，张廷枢也露出了十足得意的笑容。和日本人打仗，可是一件消耗巨大的事情，羊毛出在羊身上，就只有从日本的银行下手了。

张廷枢命令士兵。把所有银行的管理人员全都吊起来，逼着他们将全部的自己都交代出来。只要有一点隐藏，就用鞭子活活抽死。惨叫之声不绝于耳，离远了一听，就好像到了杀猪场一样。

光是对银行下手，显然还不够，二少爷又把所有的仓库都清查了一遍，如果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一律运走。诸如大宗的粮食之类的。并不能运走，有些士兵建议直接烧掉。

不过张廷枢有着更坏的主意，他把所有粮食都分给了汉城之中的朝鲜民众，日本人为了发展军力，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狠命的压榨，对于朝鲜人。就更没有客气了，汉城的老百姓，也多数食不果腹。

这时候给他们发下来大米白面，这些人根本没法拒绝，全都欢天喜地的领走了。而且张廷枢还规定，只要捣毁日本人修筑的铁路。公路，电线，邮局等设施，毁掉的越彻底，就能换到更多的粮食。

这些朝鲜人一听。全都沸腾起来，他们嗷嗷的行动。摧毁日本人的东西，他们可是一点都不心疼，而且又能换到粮食，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拒绝。

当然这又是张廷枢设计的一个圈套，要日本人再度回到汉城，肯定会追究这些物资的去向，到时候就会查到这些朝鲜的身上。以日本人的小气，他们一定会将粮食收回，说不定还会处理那些粮食最多的人。

但是有些东西，分出去容易，想要收回就困难了，日本人想要从朝鲜人手里抢粮食，势必会激怒他们，到时候双方的怨恨就会越来越深，搞不好还会发生冲突，正好能牵制日本的力量。至于这么干，会不会死很多无辜的棒子，张廷枢就没有兴趣管了。

无论是钱还是物，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张廷枢也非常清楚大哥的喜好，人才和机器设备，凡是和工业相关的东西这才是张廷兰真正看重的。

因此张廷枢也下令，将汉城所有的工厂搬走，技术工人也一个不放过。最后军队又把汉城的几所大学全都围了起来，里面和理工科相关的老师，一个都不放过，全都带走，另外一些热血的朝鲜学生，也都被带走了。

奉军和日本人撕破了脸皮，以后肯定还要继续争斗，朝鲜半岛就是一张棋盘，把这些热血的朝鲜人带回去，正好能训练他们，成为死士，以后也好给日本人添麻烦。

张廷枢在汉城逛了一大圈下来，只要是能看上眼的，就绝对不放过，一把铁扫帚，横扫汉城每一个角落。

就在他部署行动的时候，奉军的大网已经撒开了，第七和第八师团就这么落到了网中，后路被截断，这两个师团一下子变成了孤魂野鬼，士气严重下降。他们拼命的想要冲破奉军的拦阻，逃回朝鲜南部，但是奉军根本不会给他们机会。

坦克师牢牢的守住了要路，任何试图突围的日本人，都会遭到残酷的打击。而此时孙安虎指挥着其他的部队也冲了上来，汹涌的奉军压了过来，将日本人困在了包围圈之中。

第七师团的主力全都被困在了东豆川，至于第八师团则是困在了汶山，两个师团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只能各自为战。

炮声隆隆，铁流滚滚，在上空还有轰炸机不时掠过，这些日本人也终于尝到了末日的滋味。

奉军首先猛攻的是第八师团，第一师和第二十担当主力，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一个坦克团也投入了战斗之中。

密集的炮火准备之后，坦克作为先导，向着日本人的防线就冲了上去，后面是紧紧跟随的奉军士兵。

轰！一枚炮弹正好击中了一个机枪阵地，顿时几个日本兵就被炸上了天空，机枪也变成了零件。这时候从日本人的阵地之上，又冲出了几辆坦克，正是日本人购进的雷诺ft17坦克，和奉军撞在了一起，一个回合，这些坦克就变成了一堆废铁，弄弄的黑烟，直冲天空，日本兵看到这一幕之后，简直是胆裂魂飞。奉军的坦克冲入了日本人的一线阵地，后面的士兵紧紧跟随，他们生生的在日本人的阵地上凿开了一个洞，后续不断远远不断的涌入。

如同潮水一般，势如破竹，根本无可阻挡，面对奉军的凛冽的攻势，日本人也不甘心束手待毙，他们也组建了肉弹冲锋部队。这些日本人身上带着炸药和手榴弹，然后冲到坦克起来，引爆自身的炸药，然后摧毁坦克。

这些日本人疯狂的冲向奉军，他们已经不顾自己的生命了，前面的同伴不断的被击毙，但是并不能停止他们的脚步。终于一个日军冲破了层层阻隔，抱着炸药包，滚到了坦克的履带下面，一声爆炸，坦克的履带终于停了下来。

日本人也忍不住欢呼起来，他们付出了几十条，上百条的生命，终于能够消灭这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大家伙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受伤的坦克虽然听了下来，但是却成为了一个固定火力点，上面的机枪依旧在怒吼，死神的镰刀继续收割生命。

这帮日本人也都向发疯了一样，冲向了这辆坦克，不过等待他们的都是密集的弹雨，一个倒下去了，两个倒下去了……

地面上已经被尸体给覆盖了，日本人的冲锋队也终于变得稀疏起来，当

最后一个亡命徒被打成了筛子，奉军成功突破了外围阵地。

第八师团已经被牢牢的困住了，这时候奉军集中了所有的重火力，整个战场上全都被硝烟给遮住了，相隔二三十米之外，就根本看不清人影，黑乎乎的硝烟，挡住了一切。

奉军涌入了汶山，第八师团也被奉军切开，残酷的战斗进入了后半程。奉军利用装甲力量为先导，在日军的阵地之中，大肆的穿插，分割，包围。

激战持续一整夜之后，到了第二天，空中力量再度前来助阵，狭小的日本阵地被炸得稀巴烂，奉军在付出了五千多名士兵的牺牲之后，终于全歼了第八师团。

姜登选亲自负责前线的指挥，时间紧迫，他不敢让士兵有任何的休息，立刻马不停蹄的杀向了第七师团。

这个师团虽然不比前六个师团精锐，但是在日俄战争之中，曾经作为攻击旅顺的主力，在所谓军神，乃木希典的率领之下，抢占了旅顺，也算是日本各个师团之中，战斗力相对强大的。

他们根本不甘心败在奉军的手上，拼死的反扑，负责包围他们的第七师和第十一师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不过这也注定了是一场困兽犹斗，随着第八师团的覆灭，奉军主力全都压上，而且坦克师也分出了一半的力量，加入了围歼战斗。

面对五倍的强敌，第七师团渐渐的力不能支，胜利的天平已经彻底向奉军倾斜了等到最后一个日本人被干掉，歼灭这两个师团，一共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比起规定的时间，还早了半天多。

孙安虎和姜登选全都大喜过望，急忙命令各个部队立刻回撤。不过这道命令，又遭到了张廷枢的反对，他请求多留下了半天时间，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搜出来的物资太多了。

姜登选也看了看张廷枢附在电报后面的清单，他顿时眼睛就睁得溜圆，简直不敢相信上面的数字。

“我的乖乖，二少爷比起大帅来一点不差，也难为他怎么找到了这么多东西。”

上面头一项就是黄金四十吨，各种货币折合成大洋五千七百万，还有大量的金银细软，珠宝玉器，数量难以计数。

除了财富之外，还有机器设备五百多台，专业技工三千四百多个，大学教授二百七十多人……

张廷枢不光是要抢钱，还要把人也卷走，不愧是土匪出身，这下手就是黑啊！

第六百六十七章大丰收

“快走，别偷懒！”

一个奉军士兵挥动着枪托，猛地砸在了日本俘虏的后背上，这个家伙差点就趴在了地上，其他的日本人恍若未闻，继续冷漠的向前走。

这样的情况，在汉城以北，到处都在上演，两个师团，将近四万人被全多消灭，除了一半多战死的之外，奉军也抓到了一万多俘虏。虽然日本人不重视士兵的生命，但是这么多的俘虏，也是一张好牌，可以作为谈判的筹码。

如果日本人敢忽视他们，正好可以利用舆论，让日本政府陷入不利的地位，抛弃曾经英勇奋战的士兵，在国际上怎么都有些说不过去。

当然这些战俘可没有什么好待遇，全都只能在山岭之间的小道穿行。至于铁路和主要的公路，全都被奉军用来运输战利品了。

汉城周围正是朝鲜的经济中心，最为繁荣的地区，张廷枢在汉城大肆的搜刮，其他的部队也不会闲着。本着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原则，奉军只要看上什么，就拿什么。

工业设备和黄金，全都是奉军的最爱，首先到了一处，就首先洗劫金库，搬迁工厂，如果搬不走的，全部炸毁，总之不能给日本人留一点。

另外还比较吸引奉军的就是学校，里面的高级教师和人才奉军也用得着，而且那些年轻学生，还没有完全被日本奴化，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用来对付日本人。

奉军也不愧是有着土匪山贼基因的部队，对于搜刮战利品的能耐，也是天下第一，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分门别类，由于时间紧迫，只把最有价值的运走。

剩余的粮食，衣物，煤炭。棉纱之类的东西。只有最好的运回去，剩下的全都分给了当地的朝鲜人。这也是奉军的一个原则，毕竟是曾经的天朝上国，总要对这个万年属国讲点情分，普通的朝鲜百姓奉军是不会骚扰的，而且还会给他们分点东西。

当然如果想得到更多，就要疯奉军干活，帮着运输货物，奉军能给三倍的工钱。如果能为奉军提供马车之类的运输工具，那就更值钱了。是按照市价五倍计算的。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虽然那些朝鲜人对日本有着深刻的恐惧。但是面对重利吸引，他们还是义无返顾的帮着奉军运输战利品。

大路小路上面，全都是往来的马车。张廷枢在汉城将所有的机车都集中起来，汉城是朝鲜的铁路枢纽，足足找到了二十辆机车。这个时代也考虑往返调度，因此列车的频率并不高，有时甚至几天才有一班车。

不过现在可不用考虑这些。只要运回到平壤，然后在运回国内，就完全可以了，就是一趟单程旅行，到了地方，这些机车也都是战利品。

按照张廷枢的规定，半小时至少要发一辆，争取半天时间，将所有的列车都发走。实际上速度比这个还要快，基本上就是二十几分钟一趟。士兵们都往车厢上玩命的，每节车皮都高出了来一大块，像是小山一样，晃晃悠悠的。

万事人才第一，头几列火车装的全是黄金和人才，后面的车辆才开始装

载工业设备，张廷枢也做了一个估计，光是黄金和设备，折价就会超过一点五个亿，汉城不愧是朝鲜的腹心，的确是太富有了。

可是东西多了，也有一个麻烦，那就是按照原来的估计，奉军只在汉城停留三天，然后就必须撤走。这三天之中，有两天已经因为围歼第七和第八师团消耗掉了，也就是说张廷枢只有半天多的时间，把这些东西运出去。

看着火车站上，堆积如山的物资，张廷枢也有点犯难了，时间的确太紧了，要是再能争取一两天的时间，他有把握再榨出一点油水。而且在汉城，还有大批的民众，他们不忍日本的压榨，想要跟着奉军一起撤到北方。

可是运输物资的时间都不够，哪能再把他们带走啊。张廷枢也急得满嘴冒泡，他只能给张廷兰发电报，看看这位足智多谋的大哥，有什么好主意。

不过张廷枢接到的电报只有两句话：按时滚回来，运不走炸掉！

一看的那个滚字，张廷枢也暗自吐了吐舌头，大哥平时都是温文尔雅，尤其是在打仗的时候，非常尊重指挥官的意见，用这种语气说话的时候，非常罕见。看来大哥似乎有些不满，张廷枢也感到了心里头发毛。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参谋长跑了过来：“报告师长，仁川方向开过来一支日本军队，预计三个小时，就能赶到汉城。”

“什么？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

参谋长只能苦着脸说道：“师长，汉城被占了，日本人能甘心吗，他们一定是拼了老命，而且汉城和仁川之间，又是咫尺之遥。”

张廷枢也急忙问道：“来的有多少人马，是哪支部队的？”

“好像是第四师团的，根据情报，日本人把第二和第四师团从旅大调回了朝鲜，但是第四师团似乎是早一步到了仁川，他们建制完整，因此才会被优先派来救援汉城。”

经过几次交手，日本人也变得聪明起来，凭着奉军的战斗力，如果派遣部队少了，绝对是给人家送菜，因此他们最少也要派出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才能够放心。

张廷枢一听这话，眉头也皱的更紧了，他手下的坦克师虽然是奉军的精华，但是连续长距离行军，车辆的损失就有四分之一。而且又分出了不少人马，去支援围歼行动，还有留有人手控制汉城。

现在二少爷手里头能动用的只剩下一个团左右的力量，而且还是弹药补给都严重匮乏的一个团。别说多撑几天了，就算是想坚持到三天，都有困难，张廷枢这一下子真的着急了，他来回的转了几圈。

突然眼前一亮，急忙抓住了参谋长：“你说日本人过来的是哪个师团？”

“第四师团，就是大阪师团！”

张廷枢一听这话，顿时眉开眼笑，兴奋的差点蹦了起来，如果是别的师团，如果是别的部队，张廷枢真的准备逃跑了，可是一听是大阪师团，二少爷顿时就放下了心。

他还清楚的记得，当初在讲武堂的时候，张廷兰就专门点评过日本的主力师团，其中就有大阪师团。这个师团在后世得到过日本第一窝囊废师团的名号，美国人还称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师团。

能得到敌人这种称赞，也足见这个师团的独特之处了。大阪师团在后世的光荣历程就不用说了，在日俄战争之中，大阪师团的核心第八联队也得到了败不怕的八联队的绰号。

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着原因的。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象兵，但是这些威武的大象，在战场上表现非常差，反倒是战马成了人类最好的战争伙伴，在机械化时代之前，战马一直是战场的主角。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大象这种动物太聪明了，太惜命了，遇到一点危险，马上撒腿就跑。而大阪师团也有这个毛病，大阪是日本的商业中心，小商小贩数量众多，他们一个个全都精明透顶，而且对于天皇和政府，也没有什么敬畏之心。到了战场上，更不愿意当亡命徒，成了日本军队当中的鱼腩。

一听赶过来的竟然是大阪师团，张廷枢的眼睛就亮了，果然是上天庇佑，他急忙把第二团团长黄显声喊了过来。

“老黄，马上带领着第二团，向着日本的援军，猛冲过去，记住一上来，不要任何迟疑，给我往死里打！”

黄显声还有点疑问：“师长，他们可是有一个师团啊，只用一个团的坦克，恐怕冲不开，反倒容易陷进去。”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面，我担保这个师团不会那么顽强的，他们遇到了攻击，就会缩回去！”

黄显声将信将疑，别看奉军接连大胜仗，但是日军的顽强，还是给奉军很深的印象，这帮小矬子，轻易不会退缩的。但是他又不敢质疑张廷枢的命令，因此急忙带着第二团，向日本人冲了过去。

就在距离汉城还有不到十公里的时候，坦克团和大阪师团的先锋撞在一起。这个师团齐装满员，而且武器十分先进，拥有大量的火炮，似乎比起第六师团，还要强很多，黄显声也顿时有些惴惴不安。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只能硬着头皮，发动了攻击。面对汹涌而来的钢铁洪流，大阪师团也是吓了一大跳，他们急忙摆开战阵迎击。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中队的奉军轰炸机也出现在了战场上空，向着日本人疯狂的倾泻炸弹。地面上的洪流也冲进了日本人的阵营当中，瞬间就把先锋部队给冲的四分五裂。

大阪师团的人也是第一次遭到如此猛烈的立体化攻击，他们顿时就傻了，后面的部队快速后撤，简直就不堪一击，黄显声也是兴奋异常，没想到日本竟然有这么饭桶的部队，坦克团在日本人中间，杀了一个七进七出。

也正是日本人的一招棋错，才让奉军有了从容搬运汉城战利品的时间，将近两亿的战利品，数千名工人和学生，全都从容回到了东三省，这块肥肉让奉军简直有种吃撑了的感觉。

第六百六十八章和谈

在张廷枢的眼前，正是涛涛的汉江，也是朝鲜半岛最重要的河流之一，汉江上面，一条大桥横亘，这就是1917年建成通车的江汉大桥，也是汉城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日本人足足花了十九个月，才修成了这座连接两岸的重要枢纽。

不过炸毁这座桥，可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只要一声巨响，江汉大桥就彻底断裂。为了能彻底摧毁这座大桥，奉军一共使用了二十吨的炸药，桥面被炸成了三段，全都垮塌掉落在汉江之中，就连桥墩也都被摧毁了，这座桥已经失去了恢复的价值，还不如重建来的实惠。

当然这不是奉军炸毁的唯一东西，就在奉军要撤出汉城的时候，对主要的基础设施和工厂，全都进行了爆破作业。巨大的爆炸声持续不断，硝烟弥漫在汉城之中，日本在汉城多年以来的投资，全都化为了乌有。

要想再度恢复对朝鲜的控制，就要重新恢复基础设施，需要的花费足以让日本政府吐血。张廷枢当然不在乎这些东西，等到一切都炸完之后，张廷枢才乐呵呵的拍着屁股，潇洒的离开，把烂摊子全都留给了日本人。

满载着战利品，裹挟着数以万计的朝鲜民众，奉军大部队从容不迫的向北撤走。就在奉军刚刚离开了汉城之后，日本人的第二和第四师团才终于赶到了汉城，一看到汉城的情况，他们全都傻眼了。

到处都是黑烟，到处都是火光，公路，铁路，桥梁，工厂。矿山，学校等等，全都被毁掉了。在日本人面前的只有残垣断壁，一片的狼藉。

第二师团的师团长中岛正武看到了这些残像之后。顿时就把拳头攥紧了，牙齿咬得咯吱吱作响。

“八嘎，支那人，我要杀了你们！”

中岛猛地将腰上的军刀抽了出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奉军竟然干得这么绝，他的脑门青筋暴露，脸色涨得通红。如同煮熟的螃蟹一样，张牙舞爪，要对奉军采取报复措施。

至于第四师团的师团长町田经宇到没有这么歇斯底里。他只是将一份战报送到了中岛的面前。让他仔细看看。中岛刚看了两眼，顿时就像是掐住了脖子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原来就在三个小时之前，被围困在开城的第三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菊池慎之助之下，两万一千多名士兵，全都被奉军消灭。

奉军当初选择了先远后近的方针。利用主力干掉了第七和第八师团。但是奉军并没有忘了被困在开城的第三师团，因此在战斗刚刚结束之后，就把主力尽数调回。在开城外围，奉军一共集中了四个主力师，两个独立炮兵大队，另外还有两个轰炸机大队，已经一个装甲团。

兵力是日本人的四倍，火炮更是超出了六倍以上，而且日本人还没有空中力量，面对奉军凛冽的攻击，菊池只坚持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然后就开始崩溃了。在奉军的功劳簿上面，又添上了一个第三师团。

日本最早的六个师团，已经有两个栽倒了奉军手里，而且还是全军覆没，对日本来说，这绝对是当头一棒，打得他们头破血流。

町田经宇看着傻眼的中岛正武，冷笑道：“打仗要动脑子，而不是蛮干，支那人早就和以前不同了，他们有本事歼灭三个师团，就有本事将第二师团

也都消灭掉，你想去给支那人再增加一笔炫耀的资本么？”

“你在胡说！”中岛正武顿时就把眼珠子瞪圆了：“都是你们，是第四师团裹足不前，才让支那人从容破坏了汉城，你们才是懦夫！”

町田经宇无所谓的摇了摇头：“用步兵去和钢铁对抗，这是蠢猪才能想出来的主意。我还是那句话，支那人在快速蜕变，而我们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思维上。一些无谓的牺牲，除了能证明愚蠢之外，没有任何的作用。”

町田的话也说出了第四师团的本性，这伙小贩子弟组成的部队，他们太精明算计了，一旦觉得没有希望，就会主动访放弃，当然要是看到了胜算，他们也会变得十分英勇后世对第四师团的一些传说，多有不实之处。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町田经宇是绝对不想冒险报复了，能守住汉城，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事情了，剩下的该看东京有什么打算。

中岛正武也渐渐的冷静下来，凭着一个师团和中**队去拼，绝对是死路一条，还是老实得等在汉城，听从上级的命令。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得胜的队伍，气势汹汹的回到了平壤，走在最前面的奉军，手中拿着日本指挥官的军刀，印信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士兵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弃一个烧得漆黑的金属块，还有一段黑竹竿。

别看东西不起眼，这正是一面日本人的联队旗残骸，吸收了之前的教训，东京方面下达了严令，绝对不准再丢失联队旗，因此在第三师团就要完蛋的时候，菊池慎之助亲自带着手下人焚毁了联队旗。

就在他们准备把残余的物品也埋在地下的时候，奉军冲了进来，成功的抢下了这点东西，在烧得漆黑的金属块上面，还能看到天皇的十六瓣菊花的御纹章。

缴获的战利品之后，就是大队大队的日本俘虏，这帮昔日趾高气扬的家伙，此时一个个把脑袋埋在了胸口，茫然无措的从街道上走过。沿途看热闹的朝鲜人全都惊呆了，他们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些日本人不是喊着必战必胜么，不是武运长久么，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模样，一瞬间日本强大的形象，就开始崩溃了。一个朝鲜妇女猛地抓起了一把烂菜叶，砸在了这些战俘的头上。

这个举动迅速引爆了全场，所有的朝鲜人，抓起什么东西，都向日本人扔过去。烂菜叶，臭鸡蛋，石块，破鞋，有几个朝鲜人干脆拿出了菜刀，要过来砍人。

负责押送的士兵也傻眼了，打两下没有问题，要是砍死了可就麻烦了，这些俘虏奉军还有用呢，因此急忙制止了这些疯狂的朝鲜人。

不过在平壤的街头，除了朝鲜人之外，还有一些中外的记者，他们也彻底被震撼了。有几个中国记者，干脆就痛哭流涕。就在二十几年前，中国的军队，被狼狈的赶出了朝鲜，从此就被蕞尔小国欺压住了，迎来了历史上最耻辱，最黑暗的时期。

而如今中国的军队，终于打赢了日本人，为中国迎来了久违的尊严，在场的这些记者，全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兰帅万岁！”

“奉军万岁！”

“中国万岁！”

呼声响彻云霄，这时候奉军的将士也步入了平壤，他们身上的硝烟还没

有散去，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杀气，百战精兵的剽悍之气，迎面而来，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喝彩！

“拙言，这一仗可是打出了咱们的威风，三个日本师团，全都被干掉了，这胸中的恶气啊，终于出了一点了！”张作相笑着说道。

一段时间以来，张作相已经不过问政事了，只是这次奉军大声，才让老爷子喜出望外，他笑着说道：“刚刚我去了雨亭的陵寝，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让他也高兴高兴，能打赢一次，就能打赢第二次，早晚要给他报仇雪恨啊！”

张廷兰也笑道：“爹，赢了的确值得高兴，不过这一仗下来奉军的主力也都残了，要是没有一两年的休整，别想彻底恢复巅峰状态了。”

张廷兰并不是撒谎，别看打仗打得很顺利，但是一样要死人的，就拿主力第一师来说，几乎参加了所有的硬仗，至少损失了一半以上的老兵，其余第二，第三，第四等几个师，也减员严重，至于坦克师，更是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坦克和装甲车损失掉了，有的被日本人击毁，更多的都是在行军过程中损坏的。

从兵力上计算，奉军主力部队，几乎折损了一半的战斗力。另外后勤弹药，军需给养，以及财富的损失，就更加惊人了，特别是奉军刚刚和俄国人大战不久，还没有完全恢复，就仓促应战，现在奉军的财政已经到了一个极度恶化的地步，如果不是王永江手段高明，只怕早就维持不下去了。

其实这场战斗必须胜，而且还要速胜，奉军才有希望，可以说张廷兰承担的压力，也相当大，不过好在他又赌赢了。

就在奉军袭占了汉城当天，英国纠集了美国，法国，共同向中日提出了和谈的倡议，他们甚至威胁说，要对破坏和平的一方，采取强有力的制裁措施。

日本人连遭打击，现在西方世界又出来调停，和谈已经成了必然。张廷兰也终于能松一口气了。

“爹，从此往后，我是再也不弄险了，凡事没有充足的准备，绝对不轻易动手！”

张作相也点了点头：“开基立业的时候，谁都要冒点风险，你爹要是没有胆量，敢落草为寇么，不过这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一个决定，就是成千上万的生命，你自己多加权衡吧。”

正说话间，顾维钧兴匆匆的跑了过来，一见面就说道：“大帅，日本人同意和谈了，不过他们提出了以下条件。”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六十九章新民党

“闻兄，听说你刚从欧美回来，不知道又有什么诗作没有，我们可都望眼欲穿啊？”

闻一多也是满脸带笑，从皮包之中拿出了几张诗稿，送到了周叔弢的手里头，笑着说道：“周先生，我听说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法国人将失去几十年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块土地拿了回来，心里头十分感慨，不知道中国的土地，何时才能真正回到中国人的手中。我准备为七个地方分别写首诗，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广州湾，旅大，威海卫，九龙，就叫做七子之歌。国家支离破碎，民族也在流血啊！”

周叔弢翻了翻手上的草稿，然后笑道：“闻兄才情果然天下少有，字字含血，句句是泪。不过还有一点小问题，我要提醒一下闻兄。”

闻一多一听，急忙说道：“周先生，有什么文辞格律不周的地方，还请指点。”

周叔弢笑道：“我哪敢指点文辞啊，不过只是要告诉闻兄，这个七子之歌，要变成六子了，有一个孩子要回来了！”

一听这话，闻一多从座位上面豁然站起，满脸的不可置信，声音颤抖的问道：“周先生，到底是哪里要回归了啊？”

“旅大。”

闻一多先是一皱眉，然后随机露出了狂喜，一把拉住了周叔弢，急忙问道：“周先生，是奉军把日本人打败了么？旅大要回归了？”

周叔弢笑着点点头：“应该有希望了，咱们占着北半个朝鲜。要是日本人不还旅大，咱们也不还平壤。到时候看谁的损失大。”

“平壤？咱们都打下了平壤？”闻一多脸上的喜色就更浓了。他坐船回国的时候，奉军和日本人刚刚开战，结果这段时间漂洋过海，他根本不知道战争的情况。此时一听到周叔弢提起了战事，他顿时一脸的懊丧。

“我真该死，竟然连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

周叔弢笑道：“现在知道也不晚，奉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了汉城。消灭了五个日本师团，把日本人的气焰给打掉了。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双方已经坐到了谈判桌的前面，正在协商条件，看这个意思，日本人应该要低头了，旅大和南满铁路。应该会交还中国。”

“周先生，我不是做梦吧，要是这两处都交给了奉军，岂不是日本人在东三省的势力就一扫而光了？这个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啊？”

周叔弢也哈哈大笑：“闻兄，你觉得我能弄一个假消息糊弄你么？”

这时候闻一多才想起来。周叔弢不光是财神爷周学熙的侄子，而且还是东三省巡阅使张廷兰的堂舅子，他的消息绝对是再可靠不过了。

一想到这里，闻一多激动的直搓手，忍不住说道：“奉军真是好样的。以一隅之力，竟然击败了东洋日本。兰帅堪称只手补天，中华重兴又有希望了。能收回一个，就能收回七个，早晚中国会真正站起来！”

周叔弢也说道：“闻兄，以前面对着洋人，其实我也没有多少信心，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奉军先后战胜了俄日两国，声威大振。如今的东三省，俨然德国之普鲁士，国家崛起强盛的希望就在眼前，实在是让人倍感振奋啊。”

“周先生说的真好，的确如今中国和当初德国的确有些相似之处，国家四分五裂，德国有普鲁士，有俾斯麦，而中国也有东北，也有兰帅，真是天不亡中华啊！”

“闻兄，听你的话，也是赞同兰帅的主张了？”

“赞同，当然赞同！”闻一多毫不犹豫的说道：“这些年东北实行了不少新政，也遭到了很多非议，说实话我也不能完全理解，可是如今情况已经摆在了眼前，奉军能够击败日本，就证明他们的做法是对的，是强国之路。只要对中国有好处，我就毫不犹豫的支持！”

周叔弢也笑道：“早就知道闻兄是有大局观的人，我想邀请闻兄，参加民党，担任宣传干事，多为这个国家出力。”

民党？闻一多一听，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不可思议的问道：“周先生，民党的孙文不是和兰帅已经闹翻了么，民党的核心骨干，多数都被抓了，怎么现在又要组建民党，这话又从何说起啊？”

周叔弢笑道：“此民党已经非彼民党了，就在不久之前，唐绍仪，岑春煊，伍廷芳，陈炯明等人联合发出倡议，要重组民党，建立一个真正为了中国利益奋战的新型政党。也得到了奉天方面的支持，我的叔叔，还有一些元老名宿也要加入其中，民党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党，在辛亥的时候，立下过汗马功劳，只是期间有一段时间，走偏了道路，现在也该回到正路上面。”

虽然周叔弢只是轻描淡写的提到了奉天的意思，但是闻一多也敏锐的把握到了，看来这次重组，和奉天有着解不开的关系。

他的猜测并没有错，先后击败日俄之后，奉军的大势已成，问鼎中原已经成为了必然。但是究竟该如何一统天下，张廷兰也费尽了心思。最容易的就是组建庞大的军队，然后直接平推，一统南北。

这样看起来最直接，也最容易，可是后患也不少，首先就是大规模的内战，对国家的损耗非常大。另外奉军的人才构成，主要还是集中在北方，如果再利用北方的军队，去统一天下，北方势必占有绝对优势，南北由来已久的分歧又怎么消除？

而且张廷兰可以在东三省大刀阔斧的改革，那是因为东三省本身就是一张白纸，而且资源足够丰富，回转的余地也大。可是到了中原。到了江南，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牵涉到了方方面面。如何推动改革，怎么彻底改变中国，这些全都是最大的难题。

眼下东三省的工业化还处在冲刺阶段，一旦奉军控制了全天下，必然要扩大工业的范围，可是这样就摊薄了投入，甚至会影响一些关键项目的投入，影响奉军的冲刺速度。

如果早十年。张廷兰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一统天下，然后在全国范围内，靠着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推动工业化。但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了，留给奉军冲刺的时间很有限，要想在二战有所作为，就必须集中财力。发展东三省。

工业化不是人口越多越好，其实是要看人口和产业的劳动力容量。当然从长远来看，工业越来越复杂，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多，中国的庞大人口优势，是重回世界巅峰的最大资本。

但是在二战之前。很多产业都没有，七八千万左右的人口，是最理想的状态，人口过多，反而会成为累赘。因此二战之前。最强大的工业国是德

国。至于美国虽然总量超过了德国，但是由于没法完全利用庞大人口。才造成了29年的大危机。

统一是一种必然，但是又不能一刀切的按照东三省模式走，这也成了张廷兰最大的困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张廷兰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利用类似邦联的模式，想把中国统一起来。

消除外国势力，保证国家统一，然后再逐步削弱地方势力，把权力收回中央。同时再以东北为基地，输出工业化，让中国完全步入工业时代。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消除内战，而且可以逐步推动改革，协调各方的利益，保证未来政府能兼顾各方的利益。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还是非常大，如果不是有着穿越者的经验，张廷兰根本不敢尝试。当然搞邦联，也不是真的让国家分裂，还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纽带，也就是政党的力量，把社会全都组织起来。

张廷兰原本也有过另起炉灶的打算，不过他身边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并不多，最后还是联系到了唐绍仪，然后唐绍仪提出了一个建议，也就是重组民党。

唐绍仪提出了重组民党的三点好处，第一是民党成立早，影响大，尤其是在南方，知名度非常高；第二是重组民党可以避免刺激北洋和地方的实力派，有利于和平统一；第三是此时孙文和汪兆铭等人已经到了日本，民党之中的亲日派已经消失了。上一次的行动，对于民党来说，是一次劫难，但是也是一次新生。

毕竟民党之中，大多数的中下层，还有一部分元老，是真正想要这个国家变好的，只是策略有些争议。可是如今奉军用胜利证明了正确，争论也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本来民党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支持张廷兰理念的人也不少，正好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彻底拉到张廷兰一边，就算孙文有一天能回到国内，党羽也全都消失了。

经过再三的权衡，张廷兰终于同意了唐绍仪的提议，唐绍仪当过总理，在南北都有人脉，他首先联系了伍廷芳和岑春煊，然后又找了陈炯明，他们互相联系起来，原来的民党宿老也都被找了出来，比如张澜，比如吴玉章，谢持，邹鲁，林森等人。

同时张廷兰也授意周家，让他们帮忙，随着奉军的崛起，周家早就把家族的兴衰，寄托在了张廷兰的身上。重组民党，是为了张廷兰夺取最高权力铺路，他们哪能不积极啊。

周家在北方也到处奔走，招兵买马，同时又逐个和以往的民党骨干联系，比如胡汉民，比如廖仲恺，比如邓演达，比如陈铭枢等等。

除了周家之外，另外辜鸿铭和章太炎也出头了，他们主动帮着联系学界名人，吸收那些真正爱国者，真正的实干家。

其实不只这些人，梁启超竟然也加入了进来，本来他就组建了进步党，在政治上是非常有诉求的，但是随着蔡锷的早逝，梁启超已经缺少了军队支持，变得十分尴尬。

此时民党重组，他也要求加入进来，其实说白了，还是看好了奉军这支超级潜力股。张廷兰本以为重组会遇到重重困难，光是想摆平各路人马，就要耗费非常大的精力。

但是并没有想到竟会如此的顺利，南北双方，各界的认识，竟然真的联合到了一起，新的民党，在影响力上，还远远超过了过去。而且不只是在南方，华北，东北，甚至西北，都开始有了大量成员，一个全国性的，庞大政党终于有了雏形。

能有如此的成效，其实也和张廷兰如今头上的光环有着必然的关系。甲午战败，对于中国来说，伤口实在是太深了，就算到了后世，这个伤口也在不断的流血。

一直匍匐在中国脚下的小国，骤然跃上了中国的头顶，这个落差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

如今奉军靠着酣畅淋漓的胜利，洗血了国人心中的伤痛，张廷兰的地位已经如日中天，任何的政治人物和团体，除了和张廷兰合作，已经没有太多别的选择了。

张廷兰原本认为组建党派是一个麻烦的事情，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了眉目。而相反，同日本的和谈，竟然陷入了困局之中。

最开始日本人态度十分骄横，要求奉军必须停止军事行动，并且主动退回到开战前的区域，并且交还俘虏，这些无理条件成了日本人谈判的前提。不过张廷兰一条都没有答应，并且针锋相对的派遣轰炸机，炸了仁川港口。

挨了揍的日本人，终于老实了不少，而且英美也联手施压，最后双方终于坐到了谈判桌上，但是双方的条件差距太大。奉军要求日本势力完全退出东三省，将满铁和旅大全都交给奉军。

并且还要求拥有在朝鲜驻军的权力，并且日本人要赔偿军费损失。可是日本人死活不愿意退步，顾维钧和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争得脸红脖子粗，迟迟没有结果。

这一天，张廷兰正在办公，顾维钧突然气呼呼的找了过来，一见面，他就说道：“大帅，两天前，日本人已经松口，答应交还旅大，可是今天又抛出了什么主权交还，日方要保留治权的说法，并且威胁我们，不同意，就要退出谈判。”

张廷兰一听，顿时就豁然站起，冷笑着吐出了四个字：“痴心妄想！”

第六百七十章节日偷袭

“大帅，今天的谈判有些异样，日本人的态度突然变得强硬起来，而且英国频频出头拉偏架，帮着日本说话，我担心他们之间有了什么勾结。”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就面色凝重了：“少川，据你的观察，日本人可能有什么阴谋没有？”

顾维钧摇了摇头：“大帅，我也不能确定，不过总之应该提高警惕，防止他们耍花招。”

张廷兰点了点头，叫过了侍卫长沈华，对他说道：“把杨蒋两位参谋请来，另外让冯庸和沈鸿烈也过来。”

不多时这四个人全都赶了过来，张廷兰把情况一说，大家也都静静的听着，杨宇霆首先说道：“谈判桌的底气是战场换来的，日本人态度突然强硬，如果不是策略考虑，那就是有什么军事行动，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此才把大家叫过来，要看看我们的防线，哪里有疏漏的地方？”

蒋百里想了想说道：“陆地上有两处战线，一处在平壤和汉城之间，我们和日本人犬牙交错，虽然名义上停火，但是冷枪冷炮不断，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大的举动。至于旅大方向，日本人只留了一个师团左右，也没有什么动作。如果要想有什么不良的举动，我看多半是从海上来！”

一提到海军，在场的众人全都有些压力，虽然击沉了几艘日本军舰，但是联合舰队这个庞然大物，还是众人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张廷兰只好把常荫槐和冯永双都叫了过来，看看日本国内有些消息没有。

冯永双皱着眉头说道：“大帅，最近的确有一些日本海军的调动，我们也监测到了无线电情报，但是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张廷兰眉头紧锁。突然眼光扫到了一旁的台历，一个日子一下子就跃入了眼前，张廷兰顿时心中一惊。

“诸位，再有两天就是端阳节了。家里头粽子都准备了么？”

张廷兰突然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在座的众人，全都有些吃惊，根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唯有蒋百里头脑最灵活。他眼珠转了转，略带疑虑的说道：“拙言，你是说日本人会在端阳采取行动？”

“的确有这个怀疑，日本人善于偷袭。而节假日大家都比较懈怠，正是偷袭最好的时间。”

众人一听，也频频点头。冯庸忍不住问道：“大帅。这帮小鬼子真的会在端午节偷袭么？”

张廷兰摇了摇头：“我也不确定，不过大家必须提高警惕，时刻防着日本人，这个端午节外松内紧，关键部门全都保持着戒备，尤其是海军方面，越是薄弱的环节。就越要加倍警惕。”

沈鸿烈一听这话，急忙点头：“大帅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备战。”

“好好的一个假日，大家又要熬了，不过只要合约谈完，我请大家去大连海边，晒太阳吃海鲜，鲍鱼海参管够啊！”

众人全都笑着答应，然后各自去准备了，张廷兰叫过了常荫槐，笑着问道：“那个金壁辉查得怎么样了？”

常荫槐急忙说道：“大帅，经过我们确认，她的确是善耆的女儿，满清的皇亲贵戚。善耆把她交给了川岛浪速，接受全套的日本教育，作为未来复国的一个棋子。不过就在几年前，善耆一党被大帅给清理了，连带着川岛浪速的地位也直线下降，这位小格格也受到了影响。根据她的供认，她被日本军方的特殊组织吸收，刚刚培训不到三个月，就因为战事紧张，被送到了前线，和其他艺妓一同劳军。”

男装丽人川岛芳子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六岁的时候，就被善耆送给了川岛浪速当养女，接受了全套的日式教育。在十七岁的时候，川岛浪速玷污了她，并且把她培养成了一个间谍，一个日本人的工具。

在这个时空当中，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善耆和川岛浪速都提前栽在了张廷兰的手里，地位一落千丈，善耆的家产全都消失，虽然没有当时枪毙他，但是随后也忧愤成疾，一年多之前就死了。

至于川岛浪速也被日本军方给抛弃了，而且老东西由于被奉军抓住，又羞又愤，身体每况愈下，当然也没有心思染指如花似玉的干闺女了。只不过老家伙并不甘心失败，而是千方百计，将金壁辉送到了间谍组织，希望她成为日本人的忠实走狗。

不过日本人也不太看重这个小女孩，只是培训了一段时间，就把她和一些艺妓放在了一起，准备慰劳军队的勇士，结果阴差阳错，落到了奉军的手上。

常荫槐将经过交代清楚之后，然后笑道：“大帅，这个金壁辉的确堪称丽人，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置才好？”

常荫槐一边说着话，一面用男人都懂的眼神看了一下张廷兰，心说大帅该不会是有兴趣了吧。按说大帅洁身自好，但是是猫就没有爱腥气的，尤其是有特殊故事的小猫，说起来金壁辉的经历也算是曲折……

常荫槐正在心里头编排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股杀气，张廷兰正在狠狠的瞪着他，这位正在编故事的常局长，顿时浑身一阵发软。

张廷兰沉吟一下，才说道：“我们对日本的情报工作是有很大欠缺的。”

“大帅，这是卑职的过失。”常荫槐急忙站了起来，这话可不是开玩笑的，等于是大帅不满了情报工作，他哪能不害怕啊！

“不干你的事。”张廷兰摆了摆手：“安插间谍，培植情报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甚至一个重要间谍，都要潜伏十几年，我们刚刚投入没多久，就想把日本的情况搞清楚，那是痴人说梦。不过自从抓到了金壁辉之后，我有了一个想法，日本人这些年倒是培植了大量的间谍，我们要是能争取一部分，让他们变成双重间谍，为我们服务，或许能帮着我们更快的了解日本动向。”

“大帅深谋远虑，卑职一定照办。”

张廷兰笑道：“原本我还以为金壁辉可能是一个选择，只不过听你说善耆都已经死了，奉军也算是让她家破人亡的刽子手了，她恐怕不可能给咱们办事了，干脆就处置了算了。”

该下手的时候，张廷兰也不会放松，纵容一个可能危害极大的女间谍，那可是太不明智了。

“大帅，其实要真想让她给咱们办事，也不是没有可能。”常荫槐笑着说道：“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只要训练到位了，让恐惧超过了仇恨，他们就

会变得格外忠诚。其实很多间谍，都要接受近乎虐待的训练，无非就是洗脑控制而已！”

听着常荫槐的话，让张廷兰猛地想到了一个名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叫做人质情结。简单的说就是罪犯对被害人保持时刻的死亡威胁，让被害人处于极度的恐惧当中，然后在适当的给予一些小恩小惠，比如给点清水之类的，就会让被害人对罪犯产生好感，甚至有的被害人还爱上了罪犯。

这种情况虽然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发现的，但是却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就拿历史上的张少帅来说，他晚年的所有话都不能采信，就比如那个关于不抵抗政策的问题。因为在长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之中，他时刻处在生死边缘，而且还被囚禁在了狭小的空间，与外界完全隔绝。

这已经构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全部条件，另外再比如南非的那位著名总统，在入狱之前，是一位坚定的战士，但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牢狱之后，出来之后竟然完全发生了改变。

有人认为他悟道了，地涌莲花，天降玄黄之气，一下子就立地成圣，这恐怕是一厢情愿的贴金而已，他也很有可能沾染上了人质情结。

当然这种手段在训练间谍的时候，也大量采用过，说白了就是所谓的洗脑，常荫槐干了这么长时间的情报工作，对这些东西也是门清，因此十分有信心。

“好，既然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妨试试，不过一定不能养一条反咬自己的狗！”

张廷兰打发走了常荫槐，转眼到了第二天，奉军和日本人的谈判依然毫无进展，而且日本人的态度越来越骄横，他们不只不放弃旅大，还要求奉军赔偿他们的损失。简直就是想让奉军效仿满清，再来一个胜而不胜的中法战争。

顾维钧哪里会同意，和日本人是据理力争，如果不是英国人极力斡旋，谈判都有破裂的危险，这让张廷兰也格外的警觉，向海陆空三军下达了进入最高战备的命令。

就在这时候，茫茫的海面上，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快速驶入渤海海域，向着葫芦岛方向进发。

这正是日本联合舰队，居于核心位置的是最新下水的长门号战列舰，另外还有一艘大型战列舰相随，也就是伊势号。除了两艘大型战舰之外，还有十几艘各型护卫舰只，组成了一直突袭舰队，直奔葫芦岛这个奉军最大的海军基地驶来。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七十一章港口交锋

“明天就是端午节，从开战以来，大家就一直非常辛苦，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日本人很有可能在今晚发动偷袭，攻击我们的海岸线，乃至潜艇基地。战斗不是我们想选择的，但是战斗来了，我们就不能害怕，所有潜艇全部出航，一旦我们遭到攻击，就对日本人展开无限制潜艇战，让岛国尝尝水下狼群的厉害！”

沈鸿烈对着所有潜艇成员做着战前的动员讲话，他对所有人说道：“很有可能葫芦岛会遭到严重打击，统帅部已经在营口，海参崴修建了备用的潜艇基地，大家也可以就近补充，总之日本人如果执意开战，大家就拼个鱼死网破！”

命令下达之后，所有的潜艇士兵全都立刻行动起来，用最快速的速度，做好出航的准备。沈鸿烈看着忙碌的人群，他的肩头也扛着沉重的压力，几乎有点喘不过气来。

别看之前干掉了金刚号和雾岛号，但是那完全是出其不意才造成的战果，正儿八经的海战，奉军还没有怎么打过。尤其是对手又是联合舰队，这支亚洲水面最强的力量，难免会紧张。

其实不只是他，就连张廷兰也是如此，奉军现在没有大型水面舰艇，就没法和日本人进行海上决战。至于潜艇是搞偷袭的能手，最擅长对付的其实是商船，想要指望着潜艇编队，和日本人的水面舰艇决战，根本不现实。

因此在开战之前，就把所有的潜艇就撒了出去，让潜艇游弋在海洋上面，作为反击力量，反正只要日本人破坏和谈，奉军就采取无限制潜艇战。和日本人血拼到底，看看究竟谁的损失更大。

当然除了潜艇之外，奉军也不能没有其他的准备，沈鸿烈已经派出了布雷艇。悄悄的在葫芦岛的港口之外布上了水雷阵。

水雷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武器，布在了港口之外，能够有效的防止敌方偷袭。应该从开战以来，就大力布置水雷。可是由于奉军没有经验，竟然忽视了这个问题。也是直到战争阴云降临，张廷兰才猛然想了起来。

不只要在自己的港口之外布雷，还要到日本人的港口。布上水雷，奉军的潜艇当中，有三艘海狼级潜艇就是担负这个使命的。

除此之外。沈鸿烈又把所有的鱼雷艇都集中了起来。如果说水下的潜艇是狼群战术，那么这些鱼雷艇就是蚁群战术，面对着日本的大型军舰，他们要仗着自身的速度优势，冲上去释放鱼雷。

毫无疑问这是危险性非常高的攻击行动，甚至可能是有去无回，但是所有人全都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奉军海上力量。筹建以来，最大的生死考验，谁都要拿出舍命一搏的劲头。

就在奉军积极备战的时候，庞大的日本舰队，也在快速向着葫芦岛逼近，负责指挥这支舰队的正是竹下勇中将，这个家伙是日本第一舰队的司令官，长门号和伊势号两艘大型战舰，全都是第一舰队的核心力量。

相比有着英国血统的金刚级战列舰，这两艘战舰更强大，使用的日本技术更多，长门号则是完全由日本人设计建造，堪称日本海军的骄傲，国家的守护神。

按照日本神道教的传统，万物皆灵，长门号下水之后，也有一个大型神

社，被日本人顶礼膜拜。

能把这艘王牌战舰派出来，也足见日本人对此次行动的重视。被奉军击败，最后被迫和谈，这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日本人简直难以接受。他们必须找回面子，靠着陆军反击，日本政府怎么都觉得不靠谱。

算上第六师团，陆军已经有六个师团折在了奉军的手里，的确有些把日本人打怕了。因此他们只能从海上下手，摧毁葫芦岛，就摧毁了奉军的造船基础，也能拖住奉军海上力量的发展。

经过反复权衡，这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不过日本人也有担忧，那就是再让奉军的潜艇，把战舰击沉，他们可就要哭死了。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人突然得到了一批神秘的船只，竟然有人给他们提供了雪中送炭的帮助，一下子就让日本人有了充足的底气，这才决定孤注一掷，袭击葫芦岛。

竹下勇坐在长门号宽敞的指挥室当中，脸上挂着得意的冷笑：“长门号是帝国最强大的军舰，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小小的支那，不在话下！”

“司令官说得太对了，根据情报显示，支那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击败了帝国，听说正准备庆祝这个端午节。到处都张灯结彩，政府还给老百姓免费发放粽子，军队也都休假了。”

竹下勇脸上全都是狰狞之色：“让他们高兴去吧，今晚过后，支那人就该办丧礼了。”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警报声，竹下勇豁然站起，急忙问道：“怎么回事？”

不多时手下人就跑了进来，气喘吁吁的说道：“报告司令官，反潜舰发现了一艘支那潜艇，正在追逐过去，我方舰队没有任何损伤。”

竹下勇听到了这话，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秘密武器终于起到了作用，他忍不住狂笑道：“支那的潜艇再也不是威胁了，帝国的勇士们，该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就在竹下勇张狂得意的时候，在不远处的水下，一艘潜艇正在经受着生死的考验，这艘潜艇的艇长正是唐君尧。他的带着潜艇，正游弋在渤海之上，本来他是准备到旅顺外海看看，攻击日本商船，可是突然发现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冲了过来。

有猎物上门，唐君尧立即就下令潜入水下，准备发动攻击，他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相对靠外面的伊势号上面，庞大的舰身让唐君尧热血沸腾。

可是就在他准备浮出水面，发动攻击的时候，突然一艘日本军舰径直冲了过来，上面的火炮就对着他们猛烈开火。唐君尧大惊失色，急忙下令下潜。

他们险险的躲过了火炮，但是对方随即释放了深水炸弹，唐君尧他们正在下潜的时候，就觉得一声沉闷的响声，紧接着一股强大的水压袭来，潜艇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有种金属撕裂的声音，唐君尧顿时就感到了不好，看来自己这艘潜艇是凶多吉少了。在这种生死关头，唐君尧依旧保持了一个优秀指挥官的冷静。

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快发现潜艇，冲过来的那艘军舰是干什么的！唐君尧的脑中顿时想到了一个极为糟糕的可能，日本人的反潜能力有了提升了。

“艇长，不好了，有水涌进来了！”一个士兵慌慌张张的说道。

唐君尧并没有管他，而是到了发报员的身边，急促的说道：“快给司令部

发报，日本舰队极有可能装备了反潜声呐，让所有潜艇都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贸然攻击日本舰队。”

这条电报发了出去，唐君尧也放松了不少，潜艇里面已经渗入了大量的海水，艇体的裂痕也越来越大，如果继续呆在水里，只怕就要彻底完蛋了。他只能下令上浮，当然他不准备束手待毙，而是让鱼雷做好了准备，一旦日本军舰继续追杀，就只有舍命一搏。

不过等到他们上浮到水面的时候，日本人的舰队已经走远了，在海面上，只能看到一片朦胧的黑影。

唐君尧的电报已经送到了沈鸿烈的手里，一看这个消息，沈鸿烈顿时大吃一惊，按照奉军的情报，日本人在反潜技术上，是极为落后的，可是根据唐君尧的描述，日本人应该装备了专门的反潜舰。

这和情报有着太大的出入了，沈鸿烈也不能不火冒三丈，原本他还指望着潜艇能够再立新功，可是现在才知道，潜艇竟然有可能成为日本人的猎物，简直太糟糕了。

“快，通知所有潜艇，加强戒备，不要贸然攻击日本军舰。”

沈鸿烈急忙下达了这道命令，不过还是有些晚了，就在日本舰队快要接近葫芦岛的时候，一艘潜艇试图发动攻击，结果被日本军舰的舰炮击中，当即沉入了海底，成为了奉军第一艘战沉的潜艇，全舰的官兵全都牺牲。

解除了潜艇的威胁，竹下勇简直就要乐疯了，他的舰队终于在夜色之中，逼近了葫芦岛军港。看着诱人的猎物就在眼前，日本人也疯狂起来，长门号的主炮是不折不扣的宝贝，不会随意发射，但是副炮已经全部瞄准了葫芦岛的方向。

此时是月初，还没有多少月光，但是凭着星光，也能辨认出军港的一点轮廓。两艘驱逐舰冲在了最前面，就准备抵近轰击。

突然一艘军舰像是触电了一般，船首水下冒出了一团巨大的火光，猛烈的爆炸将这艘军舰送出了水面，然后又重重的摔在了海面上，舰首露出了巨大的伤口，海水快速的涌入，军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沉。

水雷！

竹下勇顿时大惊失色，按照情报，支那人不是没有布雷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七十二章英国的黑手

入夜以后，葫芦岛的军港，包括主要的市区，全都进入了临战状态，民众全部疏散，港口周围的三座炮台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沈鸿烈亲自坐镇指挥，整个空气都仿佛凝固了一般，自从得到了唐君尧的电报，沈鸿烈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日本人果然在端午向奉军发动了攻击，如果不是大帅英明，提前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不然奉军绝对会损失惨重，搞不好这点海军家底都要损失掉了。

想到这里沈鸿烈就越发的愤怒，不论如何，也要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尝到真正的苦头。

“司令，日本人的舰队来了，一艘驱逐舰刚刚撞到水雷上了。”陈季良匆匆忙忙的过来报告情况。

沈鸿烈冷笑着说道：“到底是来了，通知各个炮台和军舰，立即应战！”

其实不用沈鸿烈下达命令，战斗已经打响，日本军舰已经开始向港口射击了。茫茫的海面之上，战舰齐射，炮口的巨大火光，把海面都要照亮了一般。

一枚枚炮弹落到了港口附近，造成了惊人的后果，一个个几十米方圆的弹坑，狰狞而恐怖，奉军的港口设施不断在炮击之中损毁，如果不是提前疏散了人员，简直不知道要损失多少。

到处都是火焰，到处都是硝烟，弥漫了整个港口区。对于这些损失，奉军上下心里也在滴血，炮台上的士兵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海上的军舰，通过炮击的火光，他们能够清楚的看到军舰的轮廓。

有了瞄准的对象，安防火炮也开始发威了，早在把葫芦岛确定为海军大本营的时候。张廷兰就不遗余力的打造这座海上基地。

奉军一共建成了三座大型炮台，其中最大的一座位于军港的东部，布置了四门280毫米岸防炮，这四门火炮并非奉军生产，而是奥匈帝国的火炮，帝国崩溃成了几部分，奉军就浑水摸鱼，趁乱运出了几门重型火炮，全都放在了葫芦岛。

轰！轰！轰！

这四门火炮开始怒吼起来，炮弹落在海面上。掀起了巨大的水柱。陈季良亲自坐镇在炮台指挥，他的拳头也攥得紧紧的，每一次开炮，都不住的鼓劲。

“还差一点，就差一点了。下一炮加油……”

陈季良满头是汗，焦急的喊着。这四门炮是安防火炮当中。口径最大，也是性能最好的。奉军虽然已经在研究海军的大口径火炮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突破关键技术，因此只能寄希望于这四门火炮建功立业了。

中了！

正在陈季良焦急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他急忙拿着望远镜瞭望。只见一艘日本的驱逐舰突然窜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球，火光格外的耀眼，仿佛能从中看到日本人狼狈不堪，纷纷争抢着跳水逃生的情况。陈季良也是格外的高兴。

不过唯一有一点问题，这枚炮弹似乎不是他们的炮台射出来的，而是来自另一座炮台。陈季良也把眼珠子瞪圆了，大声的说道：“都给老子瞄准了，

要是再不中，就去扫一年的厕所！”

他刚说完，就见到远处也窜起了一团火光，中了！

陈季良顿时欣喜若狂，而且这次射中的似乎还是一个大家伙，不过并没有看清是击中了哪一艘军舰，还有些遗憾。

陈季良并不清楚，被他们击中的正是长门号，这艘大日本帝国的骄傲。竹下勇指挥着舰队，气势汹汹的杀来，他没有想到竟然会遇到了水雷阵，战舰没有办法真正靠近港口，小口径的火炮都用不上，让他简直有些抓狂。

竹下勇也不得不狠了狠心，他试图让长门号尽可能的靠近，然后利用410毫米主炮，攻击葫芦岛。当然这种超级主炮，每开一发炮弹，打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要是打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目标，那可就亏死了。

可是就在竹下勇做着准备的时候，突然奉军的岸防炮招呼上了长门号，一枚280毫米的炮弹正好击中了主炮塔。有着356毫米重甲防御的炮塔虽然扛住了炮击，但是也并不轻松，有几个日本水兵，直接被炸得尸骨无存，战舰上面还燃起了大火。

“八嘎，给我瞄准支那人，射击！”

长门号可是日本人的宝贝，这是第一次出战，一旦受到损伤，他根本没法交代。因此挨了一炮，就让竹下勇彻底疯了，长门号和伊势号的主炮也都用了上来。

借助着爆炸的火光，他们基本能够确定目标，巨大的炮弹射出，这种超级火炮带来的杀伤简直难以形容，一炮下去，几百米周围，全都变成了无人区，任何的建筑全都被摧毁了，威力简直无与伦比。

每次齐射，都给奉军造成了巨大的震撼，有些炮弹直接落到了城区当中，成片的民宅，化为乌有，葫芦岛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又一声巨响，在炮台不远处爆炸，陈季良就感觉像是坐上了过山车一样，巨大的爆炸波动，让他就仿佛坐上了过山车一样，身体摔在了地上，头破血流。当然还有的士兵比他更惨，巨大的爆炸过后，直接被震得七窍流血，牺牲在了阵地上。

陈季良勉强从地面上爬起来，耳朵里全都是嗡嗡的声音，让张了张嘴，用尽力气喊了几个字，但是根本听不到一点声音。

其他幸存的士兵也多是如此，不过他们也没有丝毫的放弃，从地面上爬了起来，有些人的耳朵里还流着鲜血。复仇的怒火在胸中涌动，一枚枚炮弹再度被射了出去。

陈季良亲自操刀，一发炮弹射了出去，差了一点，没有命中！

他也有些沮丧，不过突然之间，那艘军舰中间突然涌出了一团火光。是近失弹！对于军舰来说，这可比直接命中。伤害还要大，陈季良顿时振奋起来，开始选定下一个目标。

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海面上的日本舰队炮击开始减弱了，海面上的火光越来越少了，失去了指点，奉军一时还没法瞄准了。其实经过了两三个小时的炮战，竹下勇的脑袋也清醒过来了。

奉军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毫无戒备，而是准备充足，而使用军舰还岸防火力对轰。本身就是不明智的事情。尤其是在这段时间之中，一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触雷，一艘被击中，已经沉没。另外还有一艘巡洋舰被击中，也已经负伤。长门号还被击中了一发炮弹。

损失了这几艘军舰之后，日本舰队的防御能力已经严重下降。如果再遇到潜艇攻击。说不定就会出大篓子，日本人可不敢冒这个险了，而且看着葫芦岛已经陷入了火海之中，港口也被炸了稀巴烂，竹下勇已经准备撤走了。

负责指挥的沈鸿烈也发现了这个情况，来得容易。走就难了！要是就让这些军舰大摇大摆的撤回去，简直对不起战死的弟兄。

就在日本人渐渐向后退去的时候，奉军的十几艘鱼雷快艇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一声令下。这些小艇就像是离弦的箭一样，快速的射了出去。一溜漂亮的水花，托着不到一百吨的小艇，向着日本舰队就冲了过去。

别看这些鱼雷艇不起眼，一旦被咬上一口，也绝对致命。日本人也发现了这些小东西，他们急忙对着鱼雷艇开炮，试图击沉这些鱼雷艇。可是这些士兵也都训练有素，他们走着z字形的路线，规避着射来的炮弹，快速的接近日本人。

轰，一艘小艇被炮弹击中，顿时变成了一团火球，快速的消失在了海面上。轰，又又有一艘鱼雷艇沉没。眼看着同伴被击沉，其他的鱼雷艇没有任何的恐惧，只有舍命一击的悍勇。

渐渐的越来越近，从五千米，到三千米，再到一千米……

终于进入了鱼雷艇的射击范围，两枚鱼雷几乎同一时间射了出去，完成攻击的小艇快速转向，在海上划出一个优美的弧线，往回逃命。

除了损失掉的几艘小艇之外，一共十二艘小艇先后向日本舰队发射了鱼雷，在发射鱼雷之后，有三艘由于速度过快，来不及转弯，冲到了日本军舰的附近，被打成了碎片，其中有一艘还撞在了一艘军舰的后方，将舰尾给撞坏了。

一共十六艘鱼雷艇发动攻击，最后只有九艘安然返回，这绝对是一次损失惊人的攻击，但是同样，他们的战果也十分惊人，原本被击伤的轻巡洋舰又挨了一枚鱼雷，一下子沉入了海底。

另外还有一艘重巡洋舰被击伤，而最为要命的是长门号也挨了一枚鱼雷，油料库被击中，上千吨的重油全都流到了海面上，形成了一条明显的油污。而且由于舰体受损，海水进入，航速大幅度的下降，只能在其他军舰的护卫之下，狼狈逃走。

这艘日本人的骄傲，刚刚出战，就落到了这么一个境地，竹下勇的心都拔凉拔凉的，要是长门号也步了金刚号的后尘，这可就不是一两个人剖腹那么简单了，简直就是日本海军的一场灾难。

而此时东方天空也也露出了一丝曙光，眼看着天就要亮了，如果奉军出动了飞机，攻击战舰，那简直就是一场悲剧，除了飞机，还有那些讨厌的潜艇，一想到这些，竹下勇的脑子里头，完全都是空白的了。

他估算了一下，凭着长门号的燃料和状态，想要返回日本本土，恐怕有些困难了，必须要有补充才行，因此只能哭丧着脸，向东京如实报告情况，请求东京的指示。

东京方面也是坏消息不断，自从他们对葫芦岛发动了炮击之后，当天夜里，奉军就紧急发布了通电，宣布由于日本破坏和谈，奉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报复日本！

随着奉军的通电发出，活跃在渤海和黄海之间的潜艇，终于发挥了作用，一天夜里，就有三艘驶往日本和朝鲜的商船遭到了攻击，上千吨的货物

被击沉到了海底。

而且更要命的是一艘潜艇居然出现在了对马海峡，这可是奉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水域，这艘潜艇击沉了一艘军军火运输船，二十门大口径重炮沉入了海中。这些重炮可是日本陆军增强火力的希望，现在全都完了，让本就不富裕的日本陆军，简直有吐血的冲动。

对马海峡都不安全了，下一步就是日本列岛，奉军宣称采取一切的措施，让日本人想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名词，那就是无限制潜艇战。一战之中，英国人就是吃了无限制潜艇战的亏，英伦三岛差点被德国人勒死，日本可没有大英帝国的体量，一旦也遭到了无限制潜艇战，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候，他们又得到了长门号受伤的消息，顿时日本内阁就惊呆了，他们的梦幻战舰怎么会受伤啊，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玩笑。他们足足发了电报，询问了三次，才确定了这个消息，顿时日本政府上下就惊呆了，他们必须想尽办法，保住长门号，绝对不能不能让这艘日本的骄傲出一点问题！

日本政府在关注长门号，而张廷兰此时却被另一样东西吸引了，那就是一艘反潜舰。

在鱼雷艇攻击之后，有一艘军舰失去了动力，留在了海面上，奉军发现之后，当即派遣几艘军舰，把这艘船给包围起来，这艘战舰只有一千多吨，并不算很大。但是能俘虏一艘战舰，也算是很不错的事情。

可是真正登上了这艘军舰，沈鸿烈才感到了不对劲，这艘军舰的布局和日本人的有着相当大的不同，正在疑惑的时候，突然有士兵报告，他们在军舰上发现了特殊器材。

沈鸿烈急忙去查看，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这艘军舰上面竟然有反潜声呐。根据奉军的情报，日本人并没有这玩意，世界上唯有英国研制出了声呐。想到了这里，沈鸿烈也感到了问题严重，急忙向张廷兰汇报情况。

“一个帝国全胜的时候，阴阳平衡，可是一旦衰弱了，就是阴气重于阳气，就像英国这种，已经开始落魄的霸主，满肚子都是坏水了，这艘反潜舰绝对是英国人给日本的。”张廷兰一面敲着桌子，一面慢悠悠的说道。

“拙言，那你看该怎么办呢？”

张廷兰微微冷笑：“既然敢搀和进来，就要有被割肉的觉悟，大英帝国也不例外！”

第六百七十三章偷鸡不成

在葫芦岛遭受轰炸不过十二个小时，张廷兰就亲自飞往了葫芦岛，此时城中和港口的火光还没有完全消失，消防员，士兵，百姓正在全力灭火，城中还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巨大狰狞的弹坑，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眼睛。

超级舰炮的弹坑足有十几米深，波及百米意外，就像是城市的伤口一样，看起来无比的可怕。张廷兰沉着脸走过了一个巨大的弹坑，他冲着一旁的沈鸿烈说道：“把长门号主炮造成的弹坑都找出来，不要填上，全都保留下来。”

沈鸿烈疑惑的问道：“大帅，这是要做什么啊？”

张廷兰道：“这些既是耻辱，也是光荣，耻辱是因为我们没有御敌于国门之外，让敌国的军舰轰击到了我们的城市，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耻辱。但是同时也是光荣，我们暂时处于劣势的海军，并没有退缩，而是勇敢的应战，昨天的战斗之中，我们先后击沉巡洋舰一艘，驱逐舰三艘，护卫舰两艘，击伤重巡洋舰一艘，俘虏护卫舰一艘。这是一个巨大的战果，也是在向世昭示，中国不再是有海无防的满清，开着几艘炮舰，在港口城市打几发炮弹，就能让一个庞大国家低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侵略者，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张廷兰指着眼前巨大的弹坑说道：“把这些弹坑全都改造成水池，周围建成城市绿地和公园，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知道和平是怎么来的！”

曾经的血战。后代的休闲，弹坑变水池。把这两者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和平从来不是求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是用血换来的。就在昨天的战斗之中，三大炮台全都不同程度受损，死伤士兵超过一千人，损失鱼雷艇七艘，潜艇被击沉一艘。击伤一艘。

造船厂也遭到了火炮的波及，两艘还在船台上的潜艇被毁掉，不少造船设备也被摧毁。好在有船厂工人，冒着随时被炮弹击中的危险，出没在火海之中，全力抢救设备和图纸，扑灭大火。

正是有了他们的牺牲。船厂受到的损失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三个月，就能恢复，当然为此也有十几名工人全都丧身火海。

另外在葫芦岛的榨油厂也受到了攻击，超过三分之一的厂区被摧毁，东三省向外出口豆油受到了严重打击。还有数千栋民房被毁。超过五百名没来的撤出的百姓丧命，大半的城区被大火吞噬，各种财产损失，超过了三千万大洋，这些数字简直让张廷兰的心头在滴血。

各地的记者全都涌入了葫芦岛。正如张廷兰所说，在他们的胸中也涌动着两种情绪。这是光荣，也是耻辱，日本人的暴行让所有中国愤恨透顶，而海军将士浴血奋战，重创了敌军，更让大家感到振奋，海疆的国门，终于能关上了，不再是予取予求，奉军好样的！

随着各种报告传出去，让本就沸腾的舆论，彻底走到了顶点，各地的百姓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日本破坏和谈的暴行。全国的有志青年，纷纷北上，这股人才的流动瞬间到了顶峰。

这些纷纷扰扰的事情，张廷兰暂时还顾不上，葫芦岛吃了亏，就要立刻找回来，张廷兰到了指挥部当中，就把沈鸿烈叫了过来：“现在有两个问题，必须给我搞清楚，第一是长门号究竟怎么样了，第二是那艘猎潜舰到底是不

是英国人的？”

既然准备报复，就要先找准敌人，因此张廷兰才提出了这两个问题。

沈鸿烈想了想说道：“大帅，似乎长门号挨了一枚鱼雷，不过这艘军舰还是撤走了，伤势如何，我还没发确定。其实还是我们演练不足，不然十几艘鱼雷艇，发射几十枚的鱼雷，怎么也把长门号留下了，弟兄们都没有经验。”沈鸿烈十分懊丧。

“后悔的话不用说了，现在马上派遣飞机和潜艇，给我搞清楚长门号的情况，这艘战舰可是日本人的宝贝。听说一艘造价就高达四千多万日元，要是能击沉了，咱们的损失就全补回来了，而且还有赚头。”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间冯永双急匆匆的走了进来，脸上全都是兴奋之色。

“大帅，我们查到了长门号的踪迹了？”

“哦？去哪了？”张廷兰忍不住问道。

“没跑远，去了威海卫了。”

张廷兰和沈鸿烈忽然眼前一亮，没有回国，绝对证明长门号受创严重，已经没法回国了，只能就近到威海卫停靠，这就给奉军制造了宝贵的机会。

“大帅，我看咱们就对长门号下手吧，一定要把这艘战舰留下来，让小鬼子真正享受一下挖心掏肝的痛，让他们耀武扬威，一下子就把他们打回原形。”沈鸿烈积极的请战。

这时候冯庸等人也赶到了，听到了这个消息，冯庸急忙站出来说道：“大帅，攻击港口，还是交给我们空军吧，我马上调动两个轰炸机大队，我就不信炸不沉长门号。”

“冯司令，别太着急了，要是你们去轰炸，长门号跑了怎么办，还是海军先过去，利用潜艇布雷，把日本人困在港口里面，然后你们再下手不迟。”

“好！”冯庸笑着说道：“咱们海空联手，攻无不克，一定拿下长门号。”

张廷兰看着这两个好战分子，摆了摆手，笑着说道：“你们好像忘了点事啊，威海卫还是英国的租借地，要去攻击长门号，大英帝国这一关怎么过啊？”

“大帅，哪还用管英国啊，他们可是打着调停的旗号，高喊着什么中立的口号，结果他们居然包庇长门号，说出大天去，也是我们有理，他们要是还敢冒出头，我就大耳刮子扇他们！”冯庸气势汹汹的说道。

一旁的沈鸿烈年纪更大，也没有这么冲动，他从张廷兰的话中，听出了一丝异样，急忙笑着问道：“大帅，您恐怕不单单是想把长门号击沉吧，而是想要把英国人也牵扯进来？”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长门号虽然地位重要，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但是咱们早就确定了航母为未来的海军主力，战列舰是早晚会淘汰的东西。光是击沉长门号，起到的作用有限，要是能抓住这次事件，给我们的谈判，以及未来的海军发展，都扫清道路，就算放走了长门号，又能如何！”

张廷兰说这话，透出了强烈的自信，他已经有了一个捞取更多好处的计划。日本人这次破坏和谈，悍然偷袭，已经把自己置于不利的地位，偏偏长门号这种国之重器，又受了伤，没法回国，这就给了奉军炮制的机会。

更加巧妙的是把英国人也搅合进来，他们先是提供了猎潜舰，还被奉军给俘虏了，现在又收留长门号。这就是黄土泥掉到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

屎！

谈判桌上的另外两方，都有把柄落在了奉军手里，要是不好好利用，简直都对不起上天赐予的机会。

张廷兰在地面上转了几圈之后，然后说道：“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把长门号圈在威海卫，绝对不能让这艘战舰溜了，海军方面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港口外面布雷，空军也要把轰炸机调过去，不过要记住，引而不发，这样才有效果。”

沈鸿烈和冯庸虽然不清楚张廷兰有什么谋算，但是他们都清楚，这时候听大帅的绝对没有错误，因此急忙按照吩咐去准备了。

张廷兰又急忙给奉天的众人发报，让他们一定要把事情炒热，向日英两国一同施压。而此时的英国人也的确陷入了为难之中，比起日本，大英帝国还要闹心。

英国人是玩平衡的高手，在欧洲折腾了几百年，对于远东也是一样，英国希望看到中日双方能够保持平衡，这样英国人的利益就能得到维护。但是中日爆发战斗之后，英国人感到了不妙。

奉军的崛起速度，比想象的还要快，尤其是奉军利用潜艇击沉金刚号之后，英国人彻底害怕了，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无限制潜艇战的可怕。奉军能用潜艇对付日本人，也一样能对付英国，以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力量，可没有办法对付大量的潜艇攻击。

如果奉军得势，他们被赶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英国人决定帮助日本，将奉军的海上力量敲掉。这样就变成了日本有海上优势，奉军有陆上优势，双方都要求着英国人，大英帝国就可以玩平衡了，因此他们提供了情报，又提供了最新型的猎潜舰给日本。

可是谁知偷鸡不成蚀把米，日本并没有真正摧毁葫芦岛，还遭到了重创，长门号漏油严重，不得不暂时停泊威海卫，等待本土救援。

英国人简直要把日本人给骂死了，这不是给他们找麻烦么，要是让人知道，英国和日本穿一条裤子，他还怎么施展权谋啊，但是要是不管，又彻底得罪了日本。

就在长门号进入威海卫的那一刻，英国公使艾斯顿就立刻求见张廷兰，要求解释这件事情。

两个人再度见面之后，艾斯顿显得诚惶诚恐，而张廷兰则是镇定自若。

“公使先生，你不用多说什么，我先让你看点礼物，然后咱们再谈谈！”

第六百七十四章硝烟散去

艾斯顿和张廷兰也打了多少次交到，一看他这个表情，就感到了不妙，等两名士兵把东西抬过来的时候，他一脸的的迷茫。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看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张廷兰微微一笑：“这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声呐设备，能够在几千米的范围内侦测到潜水艇的踪迹。据说能生产这东西的国家并不多，公使先生，你想知道我们是从哪里得来的么？”

艾斯顿一听这话，眼睛顿时就瞪圆了，他心中顿时大叫不好，英国给日本提供帮助，让日本人对付奉军的海军基地，这种事情艾斯顿是清楚的，但是具体给了什么，艾斯顿就不清楚了，一看到眼前的声呐，他的眼神之中就露出了无比的惊恐。

该死的日本，愚蠢的猪猡，竟然让奉军抓到了把柄，简直愚蠢，愚蠢透顶！

心里头不住的狂骂日本人，不过表面山，艾斯顿还是无比的镇定，笑着说道：“难道是中国突破了技术难题，生产出了这种世界先进的设备，我要恭喜你们了？”

张廷兰微微一笑：“公使先生，我们还没法生产，不过很快就会有了，因为搞到了这玩意之后，我就立刻让军工厂研究如果仿制。你也知道我们虽然有了潜艇，但是在反潜技术上面，还有很大的不足，要是能成功仿制出世界先进的声呐，我们可是一下子跨出了一大步。”

能把山寨说的这么理直气壮，而且还是对着当事人。恐怕也只有张廷兰了，艾斯顿脸上顿时就变得精彩起来。脸色变了几变，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俘获了一艘受伤的军舰，上面发现了大多数英国设备，虽然有意把英文的标识去掉了，但是总还能找到一点残余。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人暗中破坏了中立，向日本人提供了反潜舰只。”

“没有！”艾斯顿当即就出言反驳了。开玩笑，这种打脸的事情英国怎么能够承认啊。

“大英帝国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想巡阅使一定误会了，日本也有很强的技术水平，而且英日之间，的确有些技术交流，说不定是日本采购了一些英国的零件。不论怎么说，英国政府恪守中立的立场不会有任何改变！”

“好，我也愿意相信英国的立场，奉军已经派遣了两个大队的轰炸机前往山东，我们会对港口停靠的长门号进行轰炸，这艘罪行累累的军舰。必须被送到海底。”

“不行！”

艾斯顿又被吓住了，他跑来找张廷兰，就是想保住长门号，毕竟日本人已经许诺了让英国人没法拒绝的好处。哪知道张廷兰竟然准备炸成长门号，他哪里能同意啊。

“威海卫在帝国政府的治下。如果帝国允许你们去轰炸长门号，就等于是破坏了中立的立场。”

“中立？”张廷兰冷笑着说道：“从你们收留长门号的那一刻开始。早就没有什么中立了，日本人的战舰能够进入，我们的战机也一样能够进入，如果英国执意搞什么双重标准，我怕在国际上，对英国也不利啊。”

听着张廷兰的话，艾斯顿的脑门也露出了一层细腻的汗珠，的确此时的英国陷入空前的被动之中，说到底都是日本人自作聪明，没有毁掉葫芦岛，反倒碰得头破血流，而且还把证据留在了中国的手上，简直糟糕透了。

“巡阅使阁下，大规模的轰炸，必然伤及无辜，我希望你们可以暂缓二十四小时，留给其他的船只撤离威海卫。”

“其他船只撤离，那长门号不也溜了么，一天的时间，日本的舰队来援助怎么办？”张廷兰道：“实话说吧，我已经命令潜艇，去威海卫布置水雷，把港口封死，轰炸机也马上赶到山东，长门号就攥在我的手上，随时可以击沉！”

一听这话，艾斯顿脸上的颜色也彻底变了，他忍不住问道：“巡阅使阁下，长门号在日本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一旦被击沉，你们和日本之间，就只有不死不休了，你真的愿意看到远东和平彻底被破坏么？”

“和平不是求来的，不然你们英国也不会和德国打了四年多，如果日本没有和谈诚意，想要继续用武力欺压我们，那只有死战到底。”

张廷兰语气很硬，但是并没有把话说死，因此艾斯顿急忙问道：“如果日本能拿出谈判的诚意，是不是还有挽回的机会？”

张廷兰笑着说道：“的确，我可以放过长门号，但是在朝鲜和旅大的问题上，日本必须做出实质性让步，而且我希望中英之间也进行一下磋商，消除误会。”

艾斯顿也清楚，把柄攥在了张廷兰的手里，现在不是能拒绝的时候，因此他毫不犹豫的点点头。

“我马上就去联系，巡阅使阁下，希望您能以和平为重！”

……

茫茫的海面之上，一艘商船正在爆炸起火，上面装载的大量燃油全都点燃了，整艘船就好像一个巨大的灯塔一般，在海面上不断的燃烧。

就在不远处，水面上正浮着一支潜望镜，水下的士兵透过潜望镜，正在欣赏着浓浓的火焰，不少水手在大火之中来回挣扎，他们身上沾满了火焰，只能跳到海水当中，绝望的挣扎，有的直接被烧死在船上，凄惨无比。

这不过是海上的寻常一幕，从朝鲜的对马海峡，甚至到了日本人，往南一直到冲绳，乃至台湾海峡。这片水域原本都是日本人的天下，商船往来，将殖民地的物资送回日本国内，供应这个贫瘠的岛国。

可是自从他们偷袭葫芦岛之后，奉军的潜艇就对日本人的商船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不只是日本的船只，就连其他确定向日本运输物资的船只，也受到了攻击，这就是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不分国籍，遇到就跑不了。

本来西方还可以跳出了横加指责，但是英国人违背了中立原则，让奉军抓到了死证，他们也不敢撕破脸，毕竟打起了口水战，他们也是理亏在先，因此英国只能拼命的要求船只不要给日本运送物资。

奉军一面用无限制潜艇战给日本人不断放血，另一面又把长门号堵在了威海卫当中，成为了奉军手上的一个人质。一下子就把日本人置于最不利的地位，他们在谈判桌上也不得不低下了头，开始做出大幅度的让步。

“艇长，光是在对马海峡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去东京湾吧，听说那里头是日本人的腹心，船只往来最多，要是能击沉几艘，就连他们的天皇都要睡不着觉了。”

陈绍宽一听这话，也是格外的动心，他们在海上五天时间，一共击沉了三艘商船，战果不算辉煌，还是心有不甘。

不过他还是摆了摆手，放弃了诱人的念头："统帅部已经下达了命令，和日本人之间的和谈就要达成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谈什么啊，干脆就和日本人一直打下去，这帮小鬼子不投降，咱们就不放过他们！"

"对，我们还没打够呢，这要是回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呢。"二副也跟着抱怨。

陈绍宽被脸往下一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统帅部有命，我们就要遵守。不过我想早晚还会有机会的，我们和日本人之间只是暂时休战，等到双方准备好了，早晚还会有一场生死大战。你们只要把本事练好了，就不愁没有大显身手的时候。"

就在奉军潜艇陆续返航的时候，中日之间的和谈也到了最后的时候，日本人同意无条件归还南满铁路以及旅大地区，并且奉军还特别要求了，不准他们炸毁旅大的工厂设施。

奉军把北朝鲜炸了一个遍，要是日本也这么效仿，把旅大给炸了，张廷兰绝对要哭了。当然这也不是奉军不讲理，而是日本人拒不赔款，奉军不得不转而用旅大的工厂设施抵偿赔款。

日本人在一战之中，不但还上了曾经的巨额贷款，还成为了债权国借贷几十亿日元，可是经过了干涉俄国之战，以及这次和奉军的较量，他们再度成为了债务国，虽然欠债只有不到两亿元，但是也标志着日本战后的好日子结束了。

日本作为一个没有多少资源的岛国，一旦背上了债务，是很难还清的，这就等于是在和奉军搞赛跑的时候，他们背上了一道枷锁，想要在速度上超过中国，简直势必登天。

另外在朝鲜方面，中国最初提出以实际控制线为界，划分中日势力，结果遭到了日本方面的坚决反对，要是答应了这个条件，等于是把半个朝鲜给了奉军，而且是资源最丰富的半个朝鲜，日本人哪能同意啊，就连英国人也不答应。

其实奉军也没有想拿这么多，最后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日本人勉强答应把清津以北，咸镜北道的地区交给奉军，另外新义州被辟为自由市，中日双方可以自由贸易。

这个条件达成之后，张廷兰也是心花怒放，因为在割来的这片土地当中，有一个亚洲最大的露天铁矿——茂山铁矿！

三十亿吨的储量，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砸得张廷兰有点眩晕！

第六百七十五章踏上旅顺

钢铁是工业的脊梁，别看东北钢铁资源很丰富，但是谁也不会嫌弃钢铁多。尤其是茂山铁矿还是露天矿，开采难度小，成本更低，这就让张廷兰无比动心。

张廷兰也担心日本人会死咬着不同意，没想到他们竟然答应了，的确有些出乎预料。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日本人不知道这个铁矿，茂山铁矿本来是处在中俄朝三方的交界位置，历来都比较荒凉。

在历史上，日本人也是从三十年代才开始开发茂山铁矿，现在自然让奉军给捷足先登了。他们也就永远和这块宝地拜拜了。

相比张廷兰因为铁矿喜出望外，蒋百里他们更看重清津等地的战略位置，围着沙盘转了几圈，然后蒋百里笑着说道：“拙言，清津等地到手之后，图们江的出海口就完全控制在了我们的手中，东三省就能直接前出日本海，东三省又多了一条经济走廊，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杨宇霆也笑着说道：“不只是如此，有了这块地方，我们就等于是在海参崴的西南增加了一大块屏障，以后可以放心大胆的开发这个海上基地了。”

海参崴是很不错的海上基地，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缺少战略纵深，距离边境最近只有几十公里。目前日本的空中力量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只要把空军发展起来，在朝鲜半岛驻扎，就可以威胁到海参崴的安全。

奉军拿着飞机去对付日本人，最怕的就是别人如法炮制，也来威胁奉军的海上力量，因此奉军虽然租借了海参崴，但是迟迟没有大规模的投资，也没有驻扎海军主力。

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拿下了清津一线。海参崴在西南的屏障就有了，战线足足向南推进了五十公里，奉军只要在这里设置足够的防空力量，日本人就很难威胁到海参崴。大力发展这个远东良港的机会也就成熟了。

“南有旅顺口，北有海参崴，海军有了这两大基地，绝对是大有可为啊！”蒋百里笑着说道。

同样在一旁听着的沈鸿烈眼前顿时就亮了起来。急忙热切的问道：“大帅，这是准备大力发展海军了吗？我们可都望眼欲穿啊！”

张廷兰笑着摊了摊手：“我倒是想发展海军，可是也要有钱才成，这次把日本人打成了穷光蛋。我们也是内伤吐血啊，财政状况比起日本来，还有不如。想要大力发展海军是不行了。不过我有一个计划。就是在马肯森号上面做文章。”

马肯森号？沈鸿烈顿时一阵疑惑，这次和日本人开战，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马肯森号的问题，日本人试图掠走，奉军死命保护，结果击沉了金刚号，两国才发生了战斗。

当日本人袭击葫芦岛的时候。奉军担心马肯森号受到波及，把这艘军舰拖到了秦皇岛，现在又一次拖回了葫芦岛。

“大帅，您不是说要发展航空母舰么，就把马肯森号改成大型快速航母，我们各方面已经开始做好了准备，现在难道要有变化么？”

“当然不是。”张廷兰道：“我们发展航母的路线是不可能改变的，而且这也是未来唯一正确的海军发展道路。不过我们可以故布疑阵，误导一下外国的海军发展道路，尤其是日本，要让他们在大炮巨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

错越多。”

张廷兰说完之后，蒋百里顿时笑道：“拙言，这怎么有战略忽悠的意味啊？”

“没错，就是要好好的忽悠一下，我们要向外面放出风声，说咱们要发展大炮巨舰，要重建马肯森号，对抗日本，保护海上利益。”

奉军引进马肯森号的时候，是说要拆卸成废钢铁，如果贸然改成军舰，容易引来麻烦，尤其是还有英国人的因素，就算英国没有本事直接下手，但是搞点什么贸易制裁之类的，也能让张廷兰难受一段时间。

不有由于抓到了英国偏帮日本的证据，大英帝国也不得不放宽限制，就在奉军和日本达成了和平协议的时候，奉军和英国之间也达成了一项协议。奉军可以自由处置马肯森号，而且英国人还答应帮助奉军培养二百名海军和造船的人才。

作为老牌海上霸主，能从英国人身上学点东西，张廷兰认为是非常值得的，因此才放过了英国一马，不过声呐这个宝贝张廷兰是不会还的，事实上奉军已经开始研究仿制了。潜艇和反潜，在未来的海战之中，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奉军要两条腿并重。

“大帅，一艘几万吨的大家伙，可不是小玩意，想要完全骗过其他人，恐怕有很大的难度吧？”

张廷兰笑道：“也不是要骗一辈子，只是在我们改建的初期，要让外国相信，我们是要发展大炮巨舰，引诱日本跟进，一旦日本跟进，美英就不会错过。一艘几万吨的军舰，只要铺设龙骨，就没法轻易改变，就算以后他们发现上当了，也什么都晚了。”

杨宇霆笑着说道：“拙言，这种事情还是要找一下专家，让钟召过来商讨一下，看看他有什么主意。”

很快钟召就被请了过来，钟局长斯斯文文的，还带着金丝眼镜，全然是一副学者的做派，听完张廷兰的设想之后，钟召顿时露出了信心十足的笑容。

“大帅，这不是什么难事，马肯森号欠缺的无非就是大口径舰炮而已，只要让外界知道我们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自然就会往大炮巨舰上面想。”

“果然是高手。”沈鸿烈笑着说道：“钟局长，有什么高招么？”

钟召笑道：“我们可以采取两手准备，一方面加大自主研制大口径火炮的力度，另外可以去各国采购技术。美英法等国不会卖给的，我们不妨和意大利联系一下，假意从他们那里引进大口径火炮技术，以后就算不能用在战舰上面，做成岸防炮。也不会吃亏。”

张廷兰一听钟召的建议，也是频频点头，意大利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别看意大利的二战之中表现不佳，但是意大利作为老牌工业化国家。军事技术还是相当雄厚的。

而且一战之后的意大利，陷入了经济的困境之中，社会动荡。墨索里尼已经组建了意大利法西斯党，正在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刻。如果奉军能提供一些资助，从意大利搞到技术，是非常容易的。

要想忽悠住对方，就要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一旦释放出向意大利寻求火炮技术，势必让各国相信奉军要完成马肯森号，这个骗局也就成功了。

“钟局长你就要辛苦一下了。马上以专家团队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加强海军的建议，然后就组织人手，国外采购，务必要让列强相信，我们要发展大炮巨舰。”

张廷兰交代完毕，所有人都动了起来，一个庞大的骗局就展开了。这个骗局一共维持了两年多，日本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针对着马肯森号，设计建造了更为强大的战列巡洋舰，美英也不得不跟进，结果浪费了大量财力。

直到马肯森号改头换面，以一艘航母的面孔出现在世界面前的时候，列强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骗了，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签订了五国条约，把海军军备限制住了，根本没法改变计划了，这也成为了战略忽悠局无数功劳的开始。

安排好了这个骗局之后，张廷兰又笑着对几位心腹说道：“我当初可答应过请大家去旅大晒太阳，现在时间正好，咱们也该行动了。”

说着张廷兰也伸了伸懒腰，浑身的骨头节都发出了清脆的响声，自从开战以来，所有人都是高强度的工作，一天能睡两三个小时，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千头万绪的事情堆在了一起，张廷兰这个年轻人都有些承受不住，更遑论其他人了，大家也都十分疲惫。

按照中日双方的约定，在21年7月23号，日本人正式交还旅大，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割出去了大量的领土，却没有真正收回来一块，这也首开先河，不只是奉军十分看重，而且也吸引了全天下的目光。

尤其要组建新民党，一大批的政界宿老，商界领袖，学界的精英，他们全都归入了张廷兰的麾下。奉军地位越高，他们的影响力就越大，为了互相造势，他们不遗余力的宣传收回旅大的意义。

同时也是借机宣传新民党的理念，并且把7月23号作为正式建党的纪念日。有了唐绍仪，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活动，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天下，几乎人人都知道旅大要回到中国的怀抱了。

一直饱受欺凌的中国人，在这一刻终于看到了一个希望，他们将目光都锁定在了旅大。就在交接仪式的当天，张廷兰一身戎装，在奉军众将的陪同之下，亲自率领着坦克师和第一师两支王牌部队，开进了旅顺口。

交接仪式放在了旅顺203高地附近，当然选在了这里，也是有原因的，当年乃木希典率领着日本军队，和俄国人在这个高地血战，死伤惨重。

为了纪念这场战斗，日本人在战后搜集了炮弹的碎片，铸成了一座形似子弹的尔灵山纪念塔，日本人以此自吹赫赫战功。

可是刚刚过去十六年，他们就要从这里滚蛋，旅顺口要重新回到原来的主人手里，日本人也是万般的不愿意，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脸色灰白的白川义则面无表情的站在了尔灵山纪念塔的下面，他作为最后一任关东军指挥官，将代表日本，和奉军正是签署文件，将旅大交还中国。

就在早上十点钟，张廷兰率领着奉军众将，以及中外记者来到了尔灵山的下面，作为奉军的指挥官，张廷兰带着胜利者的微笑，走到了白川义则等人的面前。

从张廷兰出现的那一刻开始，白川义则就一直在紧紧的盯着，他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击败了堂堂大日本帝国。可是当看到张廷兰竟然如此年轻，就

仿佛从大学刚刚走出来的书生一般，顿时就让白川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更让他吃惊的是张廷兰身边的将领，大多在三十岁上下，甚至也有看起来比张廷兰还要年轻的。这还是那个老大帝国么，曾记得他们的李中堂，不过是一个糟老头子而已，相反那时候日本的政坛，全都是一群意气风发，昂扬进去的政治家。

可是如今明治时代的政治家都凋敝了，只剩下几个元老，在支撑着场面，而中国则是少壮派在掌权，这个逆转，难道就是两国国运的转变？

白川义则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张廷兰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白川先生，中国人常说物归原主，你们窃据旅大多年，现在也到了归还的时候了。”

白川义则终于回过神来，他勉强坐在了桌子前面，要拿笔签字，可是突然之间他的手抖了起来，笔尖不住的晃荡，左手来回翻文件，竟然找不到了签名的地方。

张廷兰一看这家伙色厉内荏的模样，心中一阵冷笑，凭着中日之间的潜力差距，只要中国赢了一次，日本就再也没有机会追赶了，只怕下次日本人再签字的时候，就是投降书了！

“白川先生，不要再耽搁时间了，我还要进城吃午饭呢！”

说着张廷兰指了指签名的位置，白川义则颤动着手，勉强签上了名字，张廷兰也同样龙飞凤舞的签好了自己的名字。

就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忍不住欢呼起来，先后被俄日窃取二十多年的辽南门户，渤海的锁钥，旅大！终于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奉军早已准备好的礼炮开始轰鸣起来，天空之上，战机盘旋，四周的人群欢声雷动，彩旗飘扬。

相比中国人的扬眉吐气，日本人只能抬着尔灵山的纪念塔，灰溜溜的回转国内，等待他们的也是无穷的屈辱。

张廷兰率众下了尔灵山，直接跳上了专门的轿车，前方是二十辆坦克开路，后面是骑兵簇拥，在天空中，还有飞机相伴，与此同时海军舰艇也从旅顺口开了进来。

旅顺，这座饱经风雨的城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上！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七十六章继续忽悠

旅顺的港口条件，地理位置，在远东都是少有的，港宽水深，终年不冻，只有一个狭窄的出口，里面却是宽阔平静的海湾，可供成百上千的船只停泊。

沙皇发现这里之后，就两眼血红，拼着老命，修建了中东路，把旅顺港拿到了手中，而日本人抢夺了旅顺之后，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市容市貌比起东北的其他城市，似乎还要领先不少，行进在宽阔的街道之上，两旁全都是打着彩旗欢呼的人群。

无数的年轻人都在道路两旁，好奇的看着这些装甲车辆，不断的指指点点，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中**队竟然会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比起日本人还要威严雄壮，这一亮相，就征服了大多数人的心。

旅大先后被俄日占领，老百姓处在压榨之下，是极度缺少安全感的，如果有了强势的军队，他们从心底感到了安全，欢呼的声音越来越大。

不过张廷兰在这种欢呼声中，听到的不光是兴奋，也听到了一丝担忧，毕竟旅大被日本人统治了多年，施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奉天其他地区全都不相同，而且整个城市的经济结构完全是殖民地模式，是为了日本服务的。

如果贸然改变，肯定会砸了不少人的饭碗，进而引起民众的反弹和失望。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长期割占，然后收回来的领土，或多或少都会有些抵触。

好在旅大被割占的时间还不长，没有到了民族性都发生改变的地步，不过张廷兰也暗自提高警惕，必须在旅大安排强有力的人手，建立高效清廉的新政府，尽快收复民心。

奉军开到了昔日的日本关东都督府的前面。上面象征着日本政府统治的膏药旗已经被换成了五色旗。

在都督府前面，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社会名流，各界代表，以及新闻记者，他们都迫切的想要知道这座城市新的统治者，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施政理念。有人高兴，也有人担忧，毕竟日本统治期间，他们和日本人有过不少的合作，新政府会不会清算。谁心里头也没底。

就在一些人惴惴不安的时候，张廷兰一身戎装，走上了演讲台，看了一圈热烈的人群之后，张廷兰缓缓说道：“今天是旅大回归祖国的好日子。欢呼庆祝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饮水思源。之所以能够回归祖国。全是无数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捐躯沙场换来的。为了这场胜利，一共有35042名士兵阵亡，在此刻，让我们为这些英勇献身的士兵默哀三分钟！”

说完之后。张廷兰带头低下了头，在场的众人也只能跟随，很多人满以为张廷兰会直接炫耀赫赫武功，大谈收复的意义。没想到竟然会为了士兵默哀，这让在场的将士都感到了十分的欣慰。

大帅到了什么时候，都把大家放在心上，没有忘了牺牲的弟兄！

三分钟过后，等到所有人抬起头之后，全场变得庄严肃穆了很多，张廷兰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旅顺是一座得天独厚，自然条件优越的城市，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引来了宵小觊觎，甲午战争之中，旅顺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五万多同胞，惨死日本人的屠刀之下。1898年，俄国人又染指旅大，强行割占中华神圣领土。随后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又攫取了旅大。回顾

历史，我们脚下的土地，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面的人们，有着满腹的酸楚！”

张廷兰的话引来了台下不少人的共鸣，大家忍不住偷偷的擦眼泪，想起这些年的委屈，不少老人都有痛苦一场的想法，而那些年轻人，则是死死的攥紧了拳头。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宣告，过去的苦难都过去了，旅大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手上，迎来了新生，也迎来了大发展的机遇，旅大的未来势必更加美好！”

“在未来的三年时间里，政府将向旅大注资两个亿，重点发展造船产业，把这里打造成北方造船业的中心，我们要有修建两座万吨级的船坞，我相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人走向海洋的梦想，将在这里实现，强大海军的根基，就深植在旅顺的土壤之中！”

张廷兰这话说完之后，在场的民众全都忍不住欢呼起来，张廷兰所说的美好未来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三年时间，砸下两个亿，手笔之大，已经超过了日本人。而且造船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配套工厂，这也就意味着以后旅顺的百姓就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而商人也从中看到了机会，他们的眼睛全都瞪圆了，看来要马上做好准备，想办法分一杯羹才行。

至于不少外国记者则从这话中品出了不一样的伟大，这分明是中国人要大造海军，走向海洋的一封宣言书。

联想到这几天频频被提起的马肯森号问题，大家全都感到了一丝不妙，所有人都知道，旅大的确有不弱的造船基础。

旅顺的造船业始于满清，于1890年耗用139.35万两白银建成旅顺船厂，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军工厂，有大、小船坞各1座，另有石砌泊岸、厂内铁路支线、起重铁架、铁码头、仓库、水电设施等，设9个生产车间，全厂员工近1000人。其大船坞当时号称东亚第1大坞，自来水管道是中国最早的自来水设施。

随后俄占期间，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1902年末，完成第1期建设工程投入生产的大连船厂，耗资198.7万卢布。工厂占地面积3.1万露坪，建有3000吨级船坞和栈桥码头各1座，厂房、仓库等建筑物28栋，以及水电设施。

而到了日本控制期间，投资的力度又增加了不少，1908年，川崎造船所从满铁租借大连船厂后，立即着手对其进行扩建和改建。首先改建和新建了一部分水工设施，扩大了修船和造船能力。1913年3月，将3000吨级船坞扩建为5000吨级，新建小型系泊码头和旱坞各1座，生产车间增加到10个，并逐步配备了造船、造机、机关车和车辆制造所需要的设备。

翻开这些历史，确实可以发现，旅大的造船业基础，比起葫芦岛要强的太多了，最难得经过了满清，沙俄，日本连续的投资，使得船厂一直在延续和发展之中，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相当雄厚。

在日本统治期间，虽然也进行了投资，但是也有限制，主要的造船能力还保留在了国内，没有不遗余力的发展旅大。如果按照张廷兰所说，奉军是要坚定的发展旅大，凭着这些年技术积累，再加上充足的资金，建造万吨的船舶，并非不可能。

这一瞬间，大家对于奉军的雄心壮志，终于有了一个判断。如果按照奉

军的发展速度，他们在三五年之内，或许真的能够达到目标，甚至速度会更快。而且有了马肯森号作为参考，就可以直接跨过大型军舰的技术难题，从而一步登天。

毕竟当时德国从海军不入流的国家，冲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也不过是十几年而已，有些东西往往就是水到渠成的。

连续击败了俄国和日本之后，没有敢怀疑奉军的坚定意志，或许远东的格局，很快就会因为奉军大踏步走向海洋，而发生彻底的改变。

张廷兰当然也注意到了一些记者惊恐万状的反应，心中头暗自高兴，想要把日本人忽悠住，光靠一艘马肯森号还是不足，一艘战巡而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必须让日本人相信，奉军有更大的野心，也有支撑野心的实力才行。

张廷兰在这个时候，释放发展造船业的信号，就是全盘忽悠计划的一个环节，当然发展计划是真的，可是奉军未必要建造战列舰，而是要大力发展航母。

不过在张廷兰的案头，已经放着一份精心炮制的发展报告，奉军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开工兴建两艘大型战列舰，五年之内，再开工三艘大型战舰。

日本人有八八舰队的计划，也就是八艘战列舰，八艘战列巡洋舰，而奉军则是针锋相对，要打造三三舰队。

别看双方数量差了一半多，但是凭着大陆作为依托，加上潜艇和空军的辅助，这支舰队已经有能力威胁到日本了。

而且奉军海上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而日本却要应付美英的压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相比奉军的优势会更加削弱。

当然这份文件已经通过秘密的间谍渠道，送到了东京，此时正摆在内阁和军部诸公的面前。

张廷兰发表讲话之后，各路记者全都忧心忡忡的关注着奉军下一步的动作，结果张廷兰到了下午，就亲自视察了造船厂，还和很多老工人谈心，要求仿效奉天等地，施行新的管理制度，提高工人的待遇。

随后又从葫芦岛造船厂调来了大批的技术人员，其中有不少的德国专家，摆出了整合两个船厂的架势，张廷兰也提出了建议，旅顺的基础好，以后要重点发展大型军舰，至于葫芦岛，则是要以潜艇为主。

与此同时，奉军的采购团也出动了，奔赴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购买机器，采购技术，摆出了一副全力以赴发展海军的架势。各国全都被弄得一一日三惊，而张廷兰这个始作俑者，则是在海滩上舒舒服服的晒太阳。

第六百七十七章犹太

收复了旅大之后，张廷兰的心情也相当不错，他并没有急着回奉天，而是留在了旅顺，名义上是坐镇，维持稳定，实际上却是躲几天的清闲。

张廷兰正在海滩享受阳光的时候，突然间吴毓麟找了过来。

“大帅，这是刚刚拟定出来的采购名单，您先过目一下。”

张廷兰从吴毓麟手中结果了这张表，其中开列了六十多项主要的专利技术，后面还有大量的小分项，张廷兰一看这些专业名词，顿时也是头晕眼花。

“吴厂长，你就直接说重点，好不容易放松几天，看这玩意头晕。”

吴毓麟也笑道：“大帅，我可不是故意给您添堵啊，这是德国造船专家和我们一同拟定出来的，全都是建造大型军舰，必须解决的技术难题。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已经弄到了，而且通过拆解巴登号，研究马肯森号，我们解决了上百项技术难题。实际上需要采购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我们把这些全都开列出来，并且摆出要采购的架势，就是故布疑阵，在迷惑西方和日本。”

张廷兰一听也点点头，想要搞一场大骗局，的确不容易，需要方方面面都要做的像了，不然列强可不会轻易上当。

“大帅，我们真正缺少的技术当中，最主要的就是高性能的装甲钢，我们准备引入德国克虏伯渗碳装甲。另外我们在研究锅炉和燃气轮机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虽然有成品，但是想仿制出来，还要很多关键技术和工艺。”

“尽可能的买。”张廷兰毫不犹豫的说道：“就算暂时不准备发展战列舰，但是这些工艺别的军舰也能用得上。说起来也不过是发展顺序而已，以后航母也需要战列舰护航。我们财力充足了，也会建造几艘战列舰。”

吴毓麟笑着说道：“大帅，我也是这个意思，技术都是想通的。就算暂时用不上，以后难保不会有用。”

“吴厂长，这些就由你去斟酌吧，另外和战忽局的人联系一下。在采购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误导一下西方。在不需要的技术上，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吸引注意力。真正需要的技术，我们就不动声色的弄回来，让他们对我们的造舰速度产生误判。”

吴毓麟连忙点头：“大帅真是英明。不过卑职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采购技术，是需要拿钱的，可是我交上去的预算报告被王省长给返了回来，您可要帮着想想办法啊！”

“岷源先生不给拨钱么？”

“一个子都不给啊！”吴毓麟苦着脸说道：“岷源先生已经说了，发展军事他是鼎力支持，不过让他掏钱，就是不行。您说说这种口水支持有什么用啊。王省长一直执掌财政，做事未免太霸道了吧？”

张廷兰摆了摆手，脸色阴沉的说道：“吴厂长，岷源先生操心费力，堪称东三省最辛苦的人了，他这么做，也是有难处的，至于采购费用的缺口，我帮你想想办法，就不用走财政了。”

吴毓麟也急忙说道：“大帅，我不是有意说王省长的坏话，只是有些着急了。”

张廷兰摆了摆手，让吴毓麟不要多说了，他一挥手，就把沈华叫了过

来。

“你去把常荫槐给我叫过来，问问他，交代的事情怎么样了？”

沈华急忙答应了一声，不多时常荫槐就气喘吁吁的赶了过来，一见到张廷兰就说道：“大帅，我把旅大的商人都排查了一遍，其中大商人多数都和日本人有生意往来，不过和日本人一条心，多年一直充当走狗买办的，一共有三家，我已经下令把他们全都监视起来，只要一声令下，就能把他们全抓起来。”

“嗯，这三家的财产能有多少，你做过估计没有？”

“赵家替日本收购粮食和矿石，已经经营了十几年，财富至少在两三千万以上，另外白家和刘家代理日本商品，还涉足榨油产业，家产也都在千万以上。”

“差不多了！”张廷兰笑着说道：“就把这三家都给我抄了，所得资金提供给吴厂长，专款专用，完全拿来采购急需的军事技术和设备。”

吴毓麟在旁边已经默默的算计了一下，按照常荫槐所说三家财产应该超过了五千万，就算变现之后，有点损失，也在三四千万以上，如果光是引进技术，这可是一笔大钱，能干得事情非常多。

不只是搞一个战略欺骗而已，如果用好了，的确能让造船工业大幅度的提升。撒谎也要讲究水平，一点根据没有，那就叫满嘴跑火车，没有谁会相信的，高明的骗局就要七分真，三分假，真真假假，让人没法分清楚。

“大帅，您放心吧，这笔钱我们一定好好利用，不但让日本人上当，还要弄回真正有用的东西来，只要给我三年时间，说不定真的有制造战列舰的能力呢！”

吴毓麟欢天喜地的去安排事情了，张廷兰则是面色严峻，和王永江合作了这么多年，张廷兰很清楚王永江的为人，他不是不知道轻重的人，对于发展军力，王永江是非常支持的。

尤其是葫芦岛受到轰击之后，更是触动了奉军高层的神经，发展海军，已经刻不容缓。可是偏偏这时候，王永江竟然不给提供资金支持，这让张廷兰不免有些想法。

想到了这里，心中有些郁闷，张廷兰也没心思在海滩享受阳光了，而是转身返回下榻的住处，想要给王永江发一封电报，了解一下情况。

就在张廷兰往回走的时候，突然沈华在旁边挤眉弄眼，显得有些急躁。

“你这是让孙猴附身了么？”

“少爷，别怪小的没提醒啊，这次回去，有点什么麻烦，可千万别迁怒到我的身上。”

“还能有什么麻烦，难道比日本人还厉害不成？”

“乔姑娘来了。”

张廷兰一听，头顿时就大了，在两天之前，他刚刚把周芯瑶和大丫接了过来，这娘俩和他难得的聚一聚，虽然同在奉天，但是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女儿已经会说话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叫爸爸，张廷兰也不能不着急。

这两天一有空，张廷兰就尽量的沟通感情，哄着宝贝闺女开口，可是女儿就是不搭理他，让张廷兰也格外的郁闷。

这种关头，外室突然跑过来，这不是要命么，张廷兰的脸色顿时就精彩了。

“乔姑娘去见夫人了么？”

“我看到是去夫人房间了，不过您不是让我找常局长么，就没看准到底是见没见！”

“饭桶，你就不知道拦着么，要是有了麻烦，你小子不会好过的！”

张廷兰顿时急匆匆的返回住处，俗话说女人心海底针，是最没法揣度的，要是天雷勾动地火，两个人真的冲突起来，可就家宅不宁了！

带着满腹的担忧，张廷兰三步两步来到了周芯瑶的房间，这时候正好听到里面传出了大丫的欢笑之声。张廷兰顿时也松了一口气，看来还没有什么麻烦。

他平静了一下心绪，撩开门帘，笑着走了进来，只见乔岚芸正在逗着大丫，周芯瑶在一旁，充满着溺爱的看着，屋中满是欢笑之声。

张廷兰刚刚走进来，周芯瑶就立刻站起了身，笑道：“拙言，乔姐姐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和她好好聊聊吧。”

周芯瑶接过大丫，转身就要离开，张廷兰一把拉住了周芯瑶，脸上多少有点尴尬之色。

“不碍事的，大家都是老朋友，坐在一起热闹。”

周芯瑶两只手指已经伸到了张廷兰的软肋上，一面转动着，一面笑道：“拙言，你当是拉家常啊，乔姐姐是有正事要找你，你这个大帅当得真有些糊涂！”

乔岚芸也急忙说道：“芯瑶，你也留下来听听吧，这事情和你们周家也有关系。”

张廷兰本以为乔岚芸过来，只是一些私情而已，没想到竟然真的有事，他也冷静下来，把脑中的那些杂念都抛开了，拉住了周芯瑶。

“既然是大事情，就坐下来一起听听吧。”

周芯瑶也微微点点头，坐在了一旁，乔岚芸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拙言，我这次过来，是受了王省长的委托，告诉你点事情。”

张廷兰一听是王永江的嘱托，顿时就来了精神，看样子事情不会小啊，“拙言，这段时间，你在指挥打仗，后方可出了不少的问题，不过王省长不愿意干扰战斗，而且由于提前发现了漏洞，行动及时，危害程度还能控制，因此就没有通知你。现在战斗结束，大局已定，也该把情况告诉你了。”

乔岚芸说着，从皮包里面掏出了一份清单，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上。

“这是奉天银行几处金库的情况，有超过三十吨的黄金被盗用。”

“什么！”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豁然站起：“究竟是谁，竟敢打黄金的主意，我要崩了他！”

张廷兰真的一瞬间就被气疯了，奉军的这点黄金，都是他拼尽全力，好不容易弄到的，现在竟然有人敢动黄金的手脚，一下子就让张廷兰气炸了肺。

“拙言，冷静一点，听乔姐姐把话说完了。”周芯瑶拉住了张廷兰。张廷兰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结果让他听到了一个更为震惊的消息。

“是弗雷德干的！”

推荐

暂时先看到这里书签

更多

第六百七十八章送瘟神

“拙言，你没事吧？”

周芯瑶一看张廷兰呆坐在一旁，眼睛直直的，顿时有些害怕，急忙抓紧了他的手，极为忧虑的看着张廷兰，相识这么多年，就算泰山崩于前，张廷兰也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

就连在周芯瑶怀中的大丫都感觉出了异样，小丫头伸出胖胖的小手，去抓张廷兰，仿佛要去安慰爸爸，哪知张廷兰竟然没有动静，她的小嘴扁了扁，几乎带着哭声，含糊不清的喊道：爸爸！

一听这个声音，张廷兰似乎也清醒了一点，一把把女儿抱在了怀中，贴了贴她的粉嫩的小脸蛋，又把她的小脚放在大腿上面，轻轻的颠了几下，大丫终于破涕为笑。

“拙言，你也有点吃惊么？”乔岚芸在一旁，十分冷静的问道。

张廷兰摇头苦笑了一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我早就该想到，只不过总是自作聪明，以为有足够的共同利益，就可以保证听话，不过现在看来，我犯了一个错误，和狼打交道，时刻要防备着反咬你一口。”

乔岚芸也忍不住点点头：“拙言，的确如你所说，犹太人就是一群狼，我们中国人总讲究将心比心，总讲究投桃报李，我对你好，总能换回你对我的好处。这个道理没错，不过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方有心，如果对方是禽兽，是恶狼，我们还怎么能换回真心呢？”

乔岚芸说这话，也是有感而发。经营商业这么久了，她也和不少犹太商人打过交道。对于他们有着很深的了解。犹太人的确就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精明透顶，比起其他的族群，要难缠很多。

但是这不是说犹太人经商的策略就多么高明，实际上商业里面的那些东西，中国人也都清楚，只不过有时候不屑于使用卑劣下作的手段而已。

“犹太人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邪恶，当然不排除犹太人里面有好人。但是绝大多数的犹太商人就是邪恶。他们是从和你打交道开始就憋着个坏心眼-如何算计你。处处在找机会，这次生意没算计到你算你幸运，等着下次，早晚要算计你一次，也许是小的没算计你，等到大的时算计你一次。你和他已经做了很多生意，当你觉得和他是朋友时。他一旦找到机会，还是义无反顾的，毫不犹豫的算计你。”

在后世有很多赞美犹太人的书，把他们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对他们大加赞赏，甚至顶礼膜拜。但是所有这些书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世界有着长久以来的反犹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半年，而是千百年一直延续下来的。

一直到了后世，也不过是因为纳粹的屠杀。使得反犹才成为禁忌，才没有人提了而已。中国有句古话。就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对于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遭受了千百年的苦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这个民族的特性，邪恶、贪婪、卑鄙，自身实力弱小，但是又偏偏想要算计别人。

“拙言，和犹太人做生意，是最麻烦的，他们会拼命的，毫无道理的压低价格，一旦签订合同之后，他们就会千方百计的违反合同，故意找茬，逼着你修改合同，一点一点的，试探着你的底线，当然在履行合同的时候，他们也会找出种种理由，拖延付款，甚至最后还会直接潜逃，总之什么下三滥的

手段都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的利益要最大化，而不管别人。”

乔岚芸不紧不慢的说着自己经历过的情况，一旁的周芯瑶把眉头都皱了起来：“乔姐姐，我爹他们总说，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你好我也好，他们这么干，这不是一锤子买卖么？”

“芯瑶，中国人讲究的是儒商，可欺可诈，唯独不能赖，吐出吐沫就是一个钉。可是犹太人不这样，他们什么手段都敢用，毫无道德底线。我和犹太人打交道，要不是背后有奉军这么一个大靠山，早就让人家把骨头都吞了。”

“奉军可算不上靠山啊，我都被算计了，无颜见江东父老啊！”张廷兰苦笑着摇了摇头：“我和弗雷德合作多年，彼此也非常熟悉，没想到他竟然是一条毒蛇，反咬了我一口。”

“拙言，你也不用生气了，这不是提前发现了么，而且你也早有防范，没有把更多的犹太商人放进来，要是让他们形成了气候，只怕这次我们损失就大了。”

乔岚芸一面说着，一面把调查得到的资料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向他把弗雷德的操作手法介绍清楚。

张廷兰最初能够崛起，就得益于和弗雷德之间的合作，正是这个犹太佬毫无节操的出卖了沙俄，奉军才拿到了宝贵的军火和资金，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随后在俄国革命的时候，张廷兰又和弗雷德合作，赚了一个钵满盆满。随后道胜银行解体，弗雷德也就彻底转入了幕后，不过张廷兰对他也非常够意思。

不只在北市场，而且在奉天银行当中，都有他的股份，可以坐享红利，而且随着奉军实力膨胀，弗雷德的财富也向滚雪球一样，不断的膨胀。

张作霖在日，张廷兰和弗雷德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盟，保证他们在奉系中的有利地位。随着张廷兰掌管了奉军之后，对于金融巨头就开始采取了打压的措施。毕竟奉军是要实业立足的，玩那些花里胡哨的金融玩具可没有什么好处。

因此张廷兰就大力的扶持实业集团，不过对于早年帮助自己巨大的弗雷德，也没有亏待他，而是继续维持他的股份，只不过控制了他向别的产业涉足。

张廷兰本以为自己已经仁至义尽。弗雷德也该知足常乐，老老实实享受财富就好了。可是张廷兰犯了一个错误，他用中国人的观念来看待犹太人，如果要是懂得知足，犹太人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了。

弗雷德显然不甘心就此退居幕后，而是积极的寻找机会，扩展影响力。偏巧这时候奉军出兵远东，和俄国人开战，紧接着又同日本开战。

接连的战斗。都奉军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弗雷德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兴风作浪。他先是利用手上的奉票，暗中挤兑奉天银行。同时又利用银行股东的身份，把一些金库的储备金盗运出去，造成奉票无法兑换的问题。

这一招不可谓不狠毒，一旦奉票出现波动。就会直接影响奉军的债券，造成债券的严重贬值。奉军的财力并没有办法支撑庞大的战争消耗，因此向国内发行债券，就成了必然，可是一旦债券贬值，奉军的资金链条就会断裂。对于金融安全，简直就是致命一击。

没有钱还怎么打仗，最初王永江并没有觉察出问题，他只是认为由于战争影响，出现一些挤兑。是正常现象，好在奉军吞下了沙皇的黄金。然后外东北又盛产黄金，暂时还能靠着储备应付过去。

当然弗雷德的策略可不会这么简单，他还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了一些欧美的犹太银行家，共同对奉票下手，想要将奉票彻底压下去，然后由他们主导北中国的金融市场，将奉军多年积攒的家底一次性的席卷干净。

不过这个计划还没有展开，奉军就在远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得奉票重新稳定起来。弗雷德并没有完成计划，不过他逢低吸收了大量的债券，也大赚了一笔。

一次不成功，犹太人并不会轻易放弃，等到奉军和日本人开战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机会又来了，因此再度插手。这次他们准备更充分，直接从金银下手，他们从市面收购金银，然后外运出东三省，造成银贵钱贱的局面，引得民众挤兑奉票。

本来弗雷德以为自己所做作为，神不知鬼不觉，可是这次他遇到了劲敌，王永江早就在注意着金融市场的波动，一旦发现金银价格波动，他就立刻制定了紧急法案，严控金银外流，同时对金融市场采取了严格监控的措施。

而且这一次王永江顺藤摸瓜，开始追踪幕后的凶手，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弗雷德的身上。不过王永江也知道他的身份特殊，并没有贸然抓捕，一直等到了战争结束，手上的证据也确凿了，王永江才下手缉拿。

可是就在缉拿的时候，弗雷德竟然闻讯逃跑了，王永江立刻下令追捕，最后在满洲里将化妆改扮的弗雷德给抓住了。他原本计划进入俄国，然后前往欧洲，结果被边防警察识破，押回了奉天。

这些就是以往的经过，乔岚芸把一切都讲清楚之后，然后说道："拙言，弗雷德两次兴风作浪，给奉军打来的经济损失，超过了两亿元。幸亏王省长发现的早，采取措施也十分果断，不然在大战的时候，金融崩溃，后果简直不敢设想。不过就算如此，破坏也很大，很多大量购买奉军债券的商人，都受到了波及，奉天实业团的成员，天津的周家，总之涉及范围非常广。"

张廷兰的眉头紧皱，他看着眼前的东西，也浑身惊出了冷汗，怪不得王永江拿不出钱了呢，原来是着了弗雷德的道，让这个犹太佬给算计了。

想到了这里，张廷兰的怒气就不打一处来，怪不得小胡子反犹的时候，世界都选择了沉默，甚至西方世界还暗中叫好，这帮犹太人的确是罪有应得。

"我现在就回奉天，亲自处理。"

"拙言，你不会想杀了弗雷德吧？"周芯瑶有些担忧的问道。

"他做了这些恶事，难道不该死么？"

"该，只不过……"周芯瑶犹豫着说道："我觉得他以往对你的帮助太大，他们可以不讲良心，我们不能不讲，要对得起天地。"

"芯瑶，要我说你就是太善良了，商场如战场，金融市场更是不见硝烟的战场，既然成为了敌人，就不能手软，该杀就要杀。"乔岚芸毫不客气的说道。

张廷兰倒是略微沉吟了一下，笑着说道："要是没有那个犹太佬，的确也没有奉天今天的基业。我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不过这条恶狼可不能养在身边

了，而是要放出去咬别人！”

“到底是芯瑶妹妹说话有分量，拙言简直就是言听计从啊！”乔岚芸有些吃味的说道。

张廷兰微微一笑，伏在她的耳边，低语了几句，乔岚芸顿时眼前一亮，也笑着点点头。

“拙言，我怎么觉得你比弗雷德还要阴险狡诈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张廷兰也不能在旅大等下去了，只能急急忙忙的返回了奉天，回来之后，直接找到了王永江。

这段时间以来，王永江的鬓角已经完全白了，看着竟然有些刺眼，为了整个奉军，这个小老头在熬心血啊！整个奉军当中，可以没有任何人，但是唯独不能没了王永江。

“岷源先生，这是给你的一个礼物。”

王永江略微迟疑的接了过来，只见上面写着假条两个字，王永江一时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张廷兰笑着说道：“岷源先生，我给你强制放假了，立刻去旅大修养，至于什么时候回来，全看医生的意思。”

“拙言，你不会是要开除我吧，这么一大摊子事，离不开我啊！”

“不要多说了，当年诸葛亮就是事无巨细，最后才累死的，结果还弄得蜀国后继无人，你也要学会放手，学会培养接班人千万不能步武侯的后尘啊！”

“哈哈哈，拙言真是抬举我，那好，我就听你的，去好好修养一段时间，不过弗雷德的事情最好还是先处理了。”

说到这里王永江又沉吟了一下：“拙言，其实他不只是在金融领域兴风作浪，而且还收买了不少官员和军官，窃取机密，由于涉及面太广，我才没敢贸然捅出来，一直等待战争结束，才准备处置。”

张廷兰点了点头，笑道：“岷源先生，你先陪我去看看老朋友吧。”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关押弗雷德的小院之中，张廷兰看着昔日的盟友，冷笑着说道：“没想到我们会在这种时候见面吧？”

“张，我也没有想到，你会杀了我么？”

“不会，相反我还想和你继续合作，让你能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为所欲为！”

第六百七十九章大洗牌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做斩草除根么，你怎么会放了我？”

“你忘了另外一句话，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当年我还一无所有，要不是你帮了我，恐怕奉军也不会有今天。”

弗雷德脸上露出一丝挣扎之色，显然他有些理解不了：“张，我们当时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你没有必要感恩。”

张廷兰微微一笑：“老朋友，你这话就暴露了你暗算我的根源，你说我不用感恩，其实你心里头也没有感恩过。一个普普通通的银行经理，在几年的时间里，你的财富增长了多少倍，如果没有我的支持，你能走到今天么？”

弗雷德顿时被这一句话问得哑口无言，半晌只能嗫嚅着说道：“这是我们的传统习惯。”

王永江在一旁微微冷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中华多少年的仁恕之道，普通的百姓也都明白将心比心的道理。这恐怕也是华夏和夷狄的区别，犹太人遭受了多少年的苦难，你们就没有反省过原因么？”

“没有，我们有什么错！”弗雷德顿时激动起来，挥舞着拳头说道：“到了哪里，我们犹太人都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吃苦赚钱，那些笨蛋过得不好，是因为他们无能，他们愚昧落后，结果反而迁怒犹太人，污蔑上帝的选民，他们迟早会受到惩罚。”

“张，你现在说的大义凛然。难道你就是真诚的对待犹太人么，为什么俄国避难过来的人当中。你们唯独不接受犹太人？”

“如果接受了，只怕被反咬的更惨！”王永江厉声说道。

张廷兰也暗暗点头，别看已经打了这么久的叫道，但是互相之间还有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文化。犹太人善于经商一点错没有，但是他们经济策略太具有侵略性，不懂得适可而止，他们能生存下去。别人就没法生存。

自古以来，犹太寄生过很多国家，结果他们都没有心怀感激，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故事中，摩西就反咬了埃及人一口。宋朝的时候，也有一些犹太人到了中国，结果山河破碎的时候。他们也反过头来坑害汉人。而如今犹太又寄生到了美国的身上，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金融市场血雨腥风，背后都有犹太人作恶的影子。

“老朋友，有些东西争执起来没有意思，我不准备杀你。但是你也不能留在中国了，我可以保留你的三成财富，让你去国外兴风作浪，我们之间，依旧是合作的关系。”

弗雷德方才大喊大叫。也有些累了，他呼呼的喘着气：“好。我同意了，不过我想知道，你准备把矛头对准哪个国家？”

“日本，还有美国，当然先期是日本。”

“嗯，他们刚刚战败，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猎物，不过日本国家太小，施展不开，赚点零花钱是足够了，只有美国才是冒险者的天堂。”

张廷兰和弗雷德很快达成了共识，他带着三成财富离开中国，同时还要把他收买的官员名单交给张廷兰。

别看弗雷德名声不显，但是他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一个顶级大员，他的倒台，对奉军内部来说，也是一场巨大的地震。

“大帅这是我们统计出来的全部资产。”常荫槐亲自把财产清单交给了张廷兰。

“弗雷德这几年积累的财富主要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现金和金银，大约是六千五百多万，其次还有北市场以及奉天银行的股份，和大量的政府公司债券，总价将近两个亿，此外他还秘密囤积了大量的地产，购买了几十处矿山。”

张廷兰一听，眉头都立起来了：“他竟然弄到了矿山，我不是已经下了严令，矿产资源不准外流吗？”

常荫槐也有些惶恐：“大帅，他的这些矿山，多数是在远东购买的，他先摸清楚东三省急需什么矿产，然后跑到远东买下，再漫天要价，甚至借着这些资源，搅动东三省的市场。”

“混蛋！”张廷兰顿时就怒了：“真是一条白眼狼，早知道如此，我就该枪毙了他。”

“大帅，人还留在奉天呢，您要是愿意，我立刻就把弗雷德就地枪毙。”

“免了！”张廷兰摆摆手：“说出去的话，就不能更改了，不过这些财产作价的时候，一定要往下压，我答应给他三成财富，不过最多也不能超过三千万，其他的财产还要留下来！”

开玩笑，要是按照目前的估计，弗雷德这个家伙，各种资产加起来，快三四个亿了，要是让他拿走了三成，岂不是要白白给他一个亿以上么，张廷兰绝对会肉痛的。

给三千万，就是一笔不小的钱了，既弭平了当初的情谊，又足以让弗雷德兴风作浪了，再多就超出了底线了。

“大帅，您不是说说出去的话，就不能更改么？”

“我的话当然不能不算数，不过你们难道就不能灵活一点么！”

“卑职明白！”常荫槐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大帅，我能压得更狠一点，剩下的钱，就给我们调查局当经费吧，正好要扩大对日本的情报侦察工作，财政吃紧，我们也要想点别的来钱道啊！”

“不要打这个主意了！”王永江毫不客气的说道：“情报机构一旦能自己捞钱，岂不是就成了锦衣卫，常荫槐，你的脑子清醒一点，不该碰的别碰！”

王永江一句话，顿时让常荫槐也惊出了一身冷汗，明朝的锦衣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可是情报机构失控的典型，要是戴上了锦衣卫的帽子，只怕他的脑袋都要不保了。王永江可不比别人，论起信任程度，他常荫槐拍马也赶不上王永江，因此他只能求助似的看了看张廷兰。

“岷源先生，说的没错，常局长，你还是管好本职工作，奉天上下，还有不少官员和弗雷德有勾结，被他给收买了，这些人都要清理出去，军政官员，都要做一番调整，你专心负责情报就可以了！”

常荫槐诺诺而退，王永江苦笑一声：“拙言，并非我有意为难常荫槐，只是这些年你对部下信任有加，但是严厉不足，如果奉军是几省的小格局，没有什么不可，不过现在你可要改改这个毛病，多多立威才行。”

“多谢岷源先生指点，我也准备就此彻底调整奉军的军政体制，光靠着一个巡阅使的名头，显然不够了。”

王永江也笑道：“拙言，按理说这种事情，我应该参加，只不过一来你给我放假了，二来这可是立威的好时候，该怎么办，还是你独断专行吧。”

说着王永江也潇潇洒洒的告辞离开，去旅大疗养身体了，这些年王永江和张廷兰之间，是亦师亦友，王永江当然钦佩张廷兰的能力和见识，但是想要成为一国领袖，领导一个国家完成剧变，张廷兰究竟够不够格，王永江还不放心。

对于一个领袖来说，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最需要的既不是在疆场征战，也不是理清财政，而是人事平衡，只要把用人这个关键把握住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不然最多就是一方诸侯而已。

显然来说，经过了两次大战，奉系如日中天，如果把握住这个时机，让奉系完成一次彻底的蜕变，化蛹成蝶，夺取天下就顺理成章了。不然甚至有可能出现盛极而衰的问题，这些负担自然就落到了张廷兰的肩头上，没有任何人的能帮助他。

张廷兰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帅府之中，一连苦思冥想了一个多月，参考了后世种种政体的得失，同时又通盘考虑了手下人员的特点，设计了一套新的行政体制。

当张廷兰最后敲定下来之后，整个人都有种虚脱的感觉，不过张廷兰并没有急着公布，而是先向北洋施压，讨来了两道任命。别看奉军从军力上，可以藐视北洋，但是毕竟那还是中央政府，凡事都要名正言顺。

张廷兰讨要的这两个名头一个是奉天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个是边防军总司令。

所谓军政委员会主席，自然要比巡阅使的权力更大，至于边防军也和以往不同，包含了东北，西北，内外蒙古，远东，朝鲜等地，所有军队，统一整编成了新的边防军，而张廷兰就是这个军队的最为统帅。

另外还有一点，就正如王永江所说，张廷兰立威不够，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之后，奉军之中也有了大量的蛀虫，尤其是在奉军起家的时候，人才不足，大量的使用了豪商，让他们进入了行政团队。

这显然是有巨大的隐患的，地盘和影响小的时候，张廷兰还能看管住，让这帮人不敢胡作非为，但是现在就不成了，因此一场空前的清理就在所难免。

张廷兰先借着弗雷德的问题，一举拿下了三十几位涉案的官员，取消了二十多位省议员的资格，拿下了三位负责军需的官员。

这个手笔，堪称有史以来之最，奉天的官员无人不惧，至于百姓，则是拍手称快，看到这些贪官，蛀虫被干掉，大家对张廷兰的赞许越来越多，这位大帅不光打仗有本事，执政也同样雷厉风行，让大家都充满了希望。

第六百八十章坦克的心脏

张廷兰借着肃贪的东风，开始公布全新的行政体系了，最高机构为部长会议，主席当之无愧的落到了王永江的头上，朱庆澜出任副主席，下设各部委，包括财政部，外交部，工业部，农业部，交通和基础建设部，防务部，治安部等等。

财政部长由王永江兼任，外交部则是落到了顾维钧的手上，比较重要的防务部则是交给了杨宇霆，其实说白了这个防务部就是未来的国防部，将这项重任交给杨宇霆，也足见张廷兰对他的新任和倚重。

与部长会议平行的机构则是军事委员会，主要负责统帅军队，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由张廷兰亲自兼任，不会交给任何人。孙安虎出任副主席，作为主要副手，帮助张廷兰处理日常事务。参谋长落到了蒋方震的肩头，下辖陆海空三军，各省军区，以及野战边防武警部队。

另外张廷兰由整合各省议员代表，组成了联合议会。奉军的元老孙烈臣则是被请了出来，出任联合议会的议长，另外张廷兰又邀请了唐绍仪和梁启超出任副议长。

议会是现代化国家的标配，民主代议制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张廷兰对于议会还是非常看重的。推出孙烈臣当议长，是为了平衡东三省的本土派，而拉来唐绍仪和梁启超，则是增强议会的代表性，同时也是为了民党在东北的发展铺平道路，全国一统之后。民党就顺理成章的变为议会的多数派，理所当然的执政党。

政府。军队，议会，毫无疑问是三驾最重要的马车，不过光是有这三者还不够，张廷兰又专门设立了三个只对自己一个人负责的机构，特别调查局，反贪总局，以及奉天银行。

特别调查局主抓情报工作。由常荫槐负责，他不受部长会议和军队的干预，主管全面的情报工作，既对内，又对外，同时还有监督行政和军队官员的职责。

当然为了平衡起见，张廷兰在军事委员会下面设置了军事情报局。有原本负责宪兵的冯永双指挥，他主管的方向是军事和安全情报，与常荫槐也有交叉，双方形成互相制约。

第二个直属张廷兰的机构就是反贪总局，这个的使命就非常明确了，主要是监督政府的贪污**问题。治国就是治吏。张廷兰对于反贪的问题看得非常重，甚至可以说，当成了仅次于经济和军事的最重要任务。

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是检验一个政府有无战斗力的标准，北洋之所以软弱无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贪污问题没有解决，而**必然带来无能。张廷兰参考后世的一些经验。决定成立类似廉政公署的反贪总局。

这个反贪总局就相当于人体的白细胞，提前杀灭有害的因子，保证机体的健康。张廷兰也给反贪总局赋予了强大的职权，不只有侦查的权利，还可以直接逮捕。

省市一级的主要官员，也都接受反贪总局的监督，只要向张廷兰提前备案，就可以直接拿下，简单的说就相当于官员的封神榜，只要被盯上，就只有化成飞灰的命运。

正因为权力过大，张廷兰一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奉军内部已经盘

根错节，未必能有谁愿意当这个黑脸的包公。想来想去，张廷兰给章太炎发出了邀请，让他出任局长一职。

这也是张廷兰反复思考的一个结果，要想强力肃贪，就要找一个和各方都没有关系，而又威望地位足够的人，而且这个人还必须廉洁自好。

章太炎曾经和陶成章组建光复会，领导反清革命，威望影响很高，能力不弱，而且他的品行操守也都没有问题，因此张廷兰才选定了章太炎。

得到邀请之后，章太炎也二话不说，直接到了奉天，见到张廷兰之后，章太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你能给我多大的权利？”

张廷兰也毫不迟疑的说道：“不管官职高低，不管功劳大小，只要有贪腐问题，就绝不手软，一查到底！”

章太炎当即就点头答应了：“张拙言不愧是能打败俄日两国的大英雄，大豪杰，国家兴亡，全在吏治，章某也立下军令状，只要我出任这个局长，半年之内，必定干出成绩，惩处贪官，绝不手软。”

看着杀气腾腾的章太炎，张廷兰也是暗暗感慨，也不知道自己请来的这么一个强龙，究竟能不能压住奉天的地头蛇！

不过随后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张廷兰选对了人员，在章太炎的带领之下，反贪总局成了奉系，乃至全国最令人恐惧的一个机构，只要办事人员找到了任何一个官员，那就标志着这家伙的末日到了。

靠着强硬和清廉的作风，反贪总局成了张廷兰手上最有利的一柄倚天长剑，让所有贪官闻之色变。

至于第三个直属张廷兰的机构则是奉天银行，其实对奉天银行下手，还是因为弗雷德的事件触动了张廷兰。

在最初的时候，张廷兰为了从张作霖手里头，多抢一点权力，把奉天银行变成了一个水泼不进的私有银行。这固然提升了张廷兰的权力，但是弗雷德事件爆发之后，张廷兰也意识到了奉天银行必须改变。

作为一个发行货币的大型银行，必须牢牢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任何的私有行为，都是拿着万千老百姓的福祉开玩笑，是极度的不负责。

而且奉天银行不只承担了发行货币的使命，同时还是最大的商业银行，各种业务堆积，机构也显得非常臃肿。

因此张廷兰只把发行货币，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使命保留下来，新的奉天银行就相当于后世的中央银行。至于剩下的商业银行业务则是剥离出去，组建了新的奉天商业银行。

除了上述的机构之外，还成立了专门的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体系也建立起来。

按照全新的权力结构，张廷兰牢牢控制了军队和情报机关，同时还掌握了货币权力，如果说原本张廷兰是凭着强大的威望，成为了奉军的领袖，而此时则是在制度上奠定了张廷兰无可挑战的地位。

而且其他的各个部门也都形成了相互的配合制约的关系，既能保证高效科学，又能保证廉洁有序。

等到整个系统公布出来之后，一直关注奉军的人，从中拼读出了两条最重要的内涵。一是张廷兰能力突出，对政治体制有着超乎寻常的把握，对国内和国际都有涉猎，新的体制既有西方三权分立的影子，也有中国古代的特色，编制的非常严密，几乎不像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人能够照顾到的。

另外更为重要的一条则是这套体制如果搬到了北京，就完全能够取代北洋，成为新的中枢政府，掌管国家大政。毫无疑问，张廷兰的野心也昭然若揭全天下的人也该做好站队的准备了，投资可要趁早啊！

张廷兰一连忙了几个月，终于把这些调整都做好了，也终于能够喘口气了，张廷枢却找了过来。

“哥，小弟这些天就一直在想你，只不过知道你日理万机，不敢打扰。”

张廷兰微微一笑：“老二，你就别在我面前装蒜了，别看我天天忙着，你的那点小动静，还是瞒不过我的。听说你看上了一个女学生，还谈的如胶似漆，怎么样，什么时候让老哥喝喜酒啊？”

张廷枢一听这话，顿时脸上有些发红：“哥，说实话我真有心让你帮帮忙，她家里头就是普通的农户，我怕咱爹不答应，也怕她家里头不愿意。”

说起亲事，张廷枢也没有了战场上的洒脱，把脑袋垂了下来。

张廷兰摆了摆手：“老二，只要你看中了就没问题，爹那边不用你管，说句不客气的话，咱们不用搞什么政治联姻。”

张廷枢一听这话，顿时脸上就露出了笑容，大哥的话可比老爹还管用，有了他的支持，这事情就成了一半。

“哥，你可真是我的亲哥，小弟以茶代酒，先谢谢大哥了！”说着二少爷把一杯茶仰脖灌了下去。

“老二，要是没事，你就去多陪陪你的小情人吧，这女孩子是要哄的，你不是还要拿下丈人丈母娘么？”

张廷枢点点头，不过又立刻摇了摇头：“哥，我这次过来，可不是谈这事的，我听说咱们弄来了一批新式的发动机，马力达到了250匹。有了这么大的发动机，就能造更大的坦克，这次和日本人打仗，坦克兵轻松击败日本人，可是他们没准也往前发展，咱们要是固步自封，恐怕下次就要吃亏了。”

张廷兰也微微一笑：“鼻子挺灵啊，咱们就去兵工厂看看。”

哥俩一前一后，直奔兵工厂，目前负责坦克项目的正是熊梦远，一看大帅前来，就知道张廷兰的意思，因此他笑道：“大帅这次我们弄到的6缸的梅巴赫发动机，原来是装载齐柏林飞艇上面的，最大动力到了250马力，带动二三十吨的坦克没有问题，比现在装备的，能大了一倍！”熊梦远眉飞色舞的说道。

第六百八十一章加快发展

“250马力！”张廷枢顿时就露出了惊叹的神色，这可比现在奉军使用的发动机动力强劲了三倍，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就意味着能生产出更强大的战车，张廷枢是彻底动心了。

“老熊，这款发动机能装到坦克上么，你们有过实验么？”

熊梦远笑了笑说道：“能不能适应咱们的坦克，还要研究，不过法国人确实装过，而且他们已经有了一款超重型的坦克，足足有70吨！”

“你说多少，70，吨？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确定不是7吨？”

“张师长，要是7吨，用得着这么大的发动机么？”

张廷枢摇了摇头，不过他还是不敢相信，70吨的坦克会有多大啊，简直不敢相信。当然就连张廷兰也对这个数据吓住了，要知道后世的主战坦克，普遍也就五六十吨而已，当前可是一战啊，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怪物啊！

熊梦远也当即向他们做了解释，法国人的确有70吨的坦克，也就是fcm-2c重型坦克，这玩意已经完全能够叫做陆地巡洋舰了，恐怕唯有德国的鼠式坦克，会更加疯狂。

这种坦克长10.27米，高3.8米，重达70吨，装备一门75主炮，以及一挺机枪，在车身上还有三挺机枪，光是操纵人员，就多达12人，绝对堪称丧心病狂的典范，这种武器也再一次证明了战争会把人逼上疯狂的绝路。

其实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建造这么大的坦克，技术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法国人最初计划订购500辆，然后削减到300辆，后来再度削减到80辆。而实际上，知道大战结束，法国人一共生产了十辆这种坦克。

而且法国人使用的是100马力的chenu发动机，不过这种发动机无法满足要求。根本推不动庞大的坦克，结果法国人转而从战败的德国找到了更大的发动机，也就是摆在眼前的梅巴赫发动机，法国人一共装了两台发动机。才把这种超重型的坦克驱动起来，保证这个怪物能够以10到15千米的速度前进。

奉军也一直在重点发展坦克，不过由于技术水平制约，发动机还要向外国淘换。这种梅巴赫发动机，自然也被奉军通过秘密渠道，买了回来。想要好好研究一番。

听完了熊梦远的介绍。张廷枢顿时眼睛就直了：“哥，法国人不愧是老牌强国啊，竟然能造出这么庞大的玩意，简直太厉害了吧！”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的确，从技术实现的角度上讲，这是一个创举，不过也仅此而已！”最初张廷兰听到法国有70吨的坦克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后世的记忆出了问题，毕竟他不精通军事，对于一些著名装备，也仅是一知半解。

不过等到熊梦远讲完之后，张廷兰顿时就明白了，说穿了这种坦克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而已，根本不足为虑。

“哥，这可是70吨的大家伙，装备了75炮，要是开到了战场上，简直横扫一片啊，你怎么还如此轻视呢，就不怕咱们的坦克落后啊？”

“张廷枢师长，你先告诉我，怎么把这玩意开到战场上？”张廷兰毫不客气的说道：“坦克最大的威力在于机动性，我们也搞过多少次的长途奔袭，如

果用70吨的庞然大物，能够执行此类任务么？”

张廷枢一听这话，顿时也清醒了过来，脸上也有点发烧，的确作为一个坦克兵的指挥官，他不该犯这种低级错误。作为一种武器，绝对不是数据看起来越先进越好，毕竟要考虑武器的适用性。

就拿坦克来说，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要大量的进行机动，因此坦克吨位就不能超过桥梁和铁路的承受能力，不然还怎么进行大范围的调动。70吨的重量，别说是现在，就是放到后世，中国的基础建设非常发达了，也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坦克。

而且中国本身地形复杂，周边作战区域，环境多样，坦克必须有非常好的适应性，换句话说绝对不能太大太重。以目前的情况开看，如果在北方使用，20吨上下，就已经是极限了，放到南方，或许只能承担十吨左右的轻型坦克。

法国人研制这种坦克的时候，显然没有想明白坦克的用途，结果弄出了这么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

“哥，的确是小弟错了，把问题想简单了，不过我觉得咱们的坦克也应该做得更大一些。”

张廷兰点点头：“这话没错，我们最好能研制出一款20吨以内，成熟可靠的坦克，主炮可以是五十毫米，或者可以装上75毫米短身管火炮，既可以提供步兵支援，又可以进行长途奔袭。另外在这款地盘的基础上，最好再研制出一型自行火炮，两者之间，可以采用一些相同的零件，便于维修，而且可以保证行军速度相同，自行火炮能为坦克提供火力掩护。”

熊梦远听到了张廷兰的话，连连点头，笑着说道：“大帅一下子就把坦克发展的方向指点出来了，我们再研究起来就容易多了。我计划先把这款发动机摸透，并且做出适当的改进，毕竟最初是用在飞艇上面，体积过大，而且油耗也非常惊人，并不完全符合坦克的要求。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现在奉军刚刚结束战斗，恐怕会有想当长的一段休整发展的时机，也不需要太着急，按部就班的进行研究，把科研团队培养好，这就很不错了。

“你们可以先进行充分的论证，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在战场上，一款武器的稳定性往往比什么都重要。”

张廷兰交代清楚之后，就离开了兵工厂，张廷枢还有些失落：“哥，我本来还以为有了发动机，就能弄出新式的坦克呢。没想到还要等一段时间，这不是让人着急么？”

“老二，你这得愿意当一辈子的坦克兵么吗？”张廷兰突然没头没尾的问了一句，张廷枢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脸上有些变颜变色。

“哥，你是觉得我干得不好，想要把我调走么？”

张廷兰摇了摇头：“说实话，我对你的指挥能力还是很满意的。只不过我觉得你还有提高的可能，或许应该趁早多学一点东西，先把亲成了，然后去欧美留学一段时间。”

张廷枢的脑筋转得相当快。一听这话，他顿时就感到了不对，兄弟俩之间的气氛也有些异样。

“哥。是不是因为我在朝鲜的时候。擅作主张，让你不好做了？”

半晌张廷枢突然问道，张廷兰并没有否认，而是叹了口气：“如果是别

人，我可以大加赞赏，甚至加官进爵，但是我的亲弟弟。顾忌就要多了，明明你是对的，但是又有人会说你飞扬跋扈，不服指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调整行政系统，至于军队内部，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就是有些人事情，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

张廷兰说的也是心里话，地位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了，张廷枢擅作主张，攻击了汉城，虽然取得了歼敌三个师团的战果。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军官，只会受到各方的赞许崇拜，可是放在了大帅弟弟的身上，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哥，你会不会把我永远的调离军队？”沉默了半晌，张廷枢才略微迟疑的问道。

“当然不会！”张廷兰坚定的说道：“我就算想要展示铁面无私，也不会拿亲弟弟开刀。其实从我本心来讲，也希望你出国多学点东西，其实不只是你，包括冯庸等人，都应该出去走一趟。”

“就像六哥一样么？”

“没错，一个人的眼界，决定了一生的成就，格局越大，看问题就越清楚。而且军队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作为好的指挥官，你们要引领潮流，探寻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不是被动的等待。”

张廷枢想了想，然后点点头：“哥，我都听你的，准备一下，我就去欧美游学。”

张廷兰欣慰的点点头：“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一定要给我办好了。”

虽然张廷枢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头难免有些失落，可是一听张廷兰有任务，顿时就来了精神，急忙问道：“哥，究竟要我干什么啊？”

“去一趟美国，向他们的船厂下达订单，我们要购买两艘高速巡洋舰。排水量在八千到一万之间，装备203毫米主炮，另外最大航速要达到28节。”

“哥，这玩意恐怕不便宜吧，怎么也要一千万元以上，两艘就要两千多万啊，这段时间不是一直说财政吃紧么，能拿出钱来吗？”

张廷兰微微一笑：“这次不用花钱，我准备用茂山铁矿和美国人作为抵押，地质专家已经勘察了茂山的情况，那可是一座少有的大型露天铁矿，矿石品位非常好，我想美国人一定会上钩的。”

订购军舰可不是张廷兰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高速巡洋舰，名义上是能够配合战列巡洋舰一同行动，执行海上破交任务，威胁敌国的海上交通线。

给日本人造成一种奉军采购辅助舰只，让马肯森号尽快形成战斗力的假象，引诱他们在大炮巨舰上投入更大的资金。

当然这笔钱不会白花，实际上建造的高速巡洋舰，是为了给航母提供保护，充当带刀护卫的角色。

至于把茂山铁矿抛出来，纯粹是为了搅浑朝鲜半岛的局势，毕竟奉军和日本人刚刚爆发了战斗，双方搞不好还有擦枪走火的可能，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张廷兰可不愿意和日本再发生直接冲突了，因此把美国人引进来，半岛上就多了一重牵制。

张廷兰将自己的打算说了一下，张廷枢忍不住说道：“哥，你真阴险，这么算计日本人，我看他们迟早要上当！”

其实日本人已经开始上当了，自从奉军放出了要改造马肯森号的风声，并且派出人手，满世界的采购技术设备的时候，日本人就感到了压力。

奉军在陆空军上面，已经开始领先日本了，如果在海军上，再追赶上来，日本还剩下什么了！这可是关乎岛国兴衰存亡的大事情，谁也不敢放松。尤其是惨败在了奉军的手上，也激发了岛国同仇敌忾的决心。

他们已经开始抛弃大正初期的民主风潮，社会越来越右转，扩军备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日本海陆军也趁势公布了发展规划，针对奉军潜在的海上威胁，他们提出了中国造一艘，他们就造两艘的应对策略。

而且日本人还派出了专门人手，主要就是破坏奉军和各国之间的技术交易，拖住奉军前进的步伐，日本人已经毫不犹豫的跳到了一个精心为他们准备的陷阱之中。

“算计小鬼子，可是我最愿意干的事情，哥，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其实也不只是张廷枢，奉军一大批的年轻将领，都被有计划的送到国外学习，当然不只是军人，也包括更大的大学生和技术人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德两国，奉军还专门和德国人签订了留学生协议，另外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也在选择的范围之内，毕竟老牌工业化国家，都有看家的本事，能学来多少，就努力吸收多。

张廷兰专门设立了一千万元的专助学金，就是为了把更多的优秀青年送到海外深造。之所以这么不惜血本的投入，很多程度上，也是因为奉军的高速发展，别看连续的战斗，把奉军打成了一个穷鬼，但是各项工业指标，还是大幅度的提升。

尤其是钢产量，在20年达到了四十六万吨，而21年由于有三座新建的钢铁厂落成，总产量有望突破56万吨。这个数字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日本人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尤其是随着日本失去了南满铁路和旅大，他们不能继续剥夺中国的矿石，失去了原料来源，日本人在钢铁领域，领先优势已经变得摇摇欲坠了，至多五年之内，奉军就能赶上日本，那也是双方力量对比，出现逆转的那一刻！

另外东三省和内外蒙古等地的煤炭产量也超过了五千万吨，而发电量超过了1.5亿度的大关，占全国总量的一半左右，如果两年之后，等到丰满水电站完全建成，总的发电量就能超过6亿度，占到了全国的四分之三以上，这些数字相当喜人，不过张廷兰显然还不满意，或许可以更快一点，他已经准备祭出五年计划这个法宝了！

第六百八十二章法西斯鼻祖

“六哥，没想到你在欧洲这么逍遥自在啊，简直羡慕死人了！”

张廷枢靠在了躺椅上面，毫无风度的灌了一口葡萄酒。然后又把目光落在了那些海滩上来回走动的青春洋溢的女人身上，此时的泳衣还显得十分保守，但是胳膊腿已经露了出来，远比东方女性更凹凸喷血的身材，简直让人有种犯罪的冲动。

“蔚久，我是多想和你换换啊，国仇家恨，却不能在疆场决一死战，多少次我都想直接一走了之，干脆回到国内，哪管当一个大头兵，也比在这边晒太阳好！”

张廷枢也知道张学良的心情，因此脸上有些落寞，急忙说道：“六哥，其实这次战事爆发突然，没有来得及让你回国，你不会怪我哥吧？”

张学良摇了摇头：“拙言最心细了，在开战之时，就给我发了电报，如果愿意回去，就可以回去，不过他给我留了一个任务，我前思后想，还是觉得留下来作用更大一点，只是不能亲手报仇，实在是有些遗憾。”

“六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哥说了，这只是一个开头，打这一仗，只不过是争取和日本同样的发展条件，等到日后，我们早晚会和日本人有一次彻底的清算，到时候把什么狗屁天皇和首相，全都押到伯父坟前，万刮凌迟了，那才叫解恨呢！”

张学良也笑着点点头：“我对拙言是有信心的，我甚至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有未卜先知的本事，怎么在几个月之前。就告诉我要和墨索里尼接触一下，并且提供帮助。现在来看，意大利的局势越来越明朗了，国家法西斯党执政，已经大势所趋，墨索里尼恐怕也会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了！”

张廷枢不以为然的摇了摇头：“我哥不过是判断的准确一点而已，不过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我这次去了美国。就吃了闭门羹，这帮大老美，竟然死心眼，放着那么大的露天铁矿，他们不动心，竟然不帮咱们造军舰，简直太可恶了！”

张廷枢在来意大利之前。先去的美国，按照张廷兰的意思，他首先拜会了美国的两位参议员，然后又到了纽约布鲁克林造船厂。提出以六百万美元的单价，订购两艘重巡洋舰。

布鲁克林造船厂也是美国大型船厂之一，承建过早期的大型军舰。在二战时期，还建造过几艘埃塞克斯级航母，以及战列舰，技术水平没的说。

不过看到了张廷枢的要求之后，船厂方面有些挠头。因为在张廷枢的要求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航速。其次是航程，航速至少要达到28节，续航能力要达到一万海里。至于现在人们比较关注的火力和防护，反倒放在了其次的位置。

美国现有的军舰还不能满足要求，因此船厂提出了五十万元的设计费用，张廷枢也同意了，并且预付了三万元，作为启动经费。

可是就在这笔买卖将要谈成的时候，杂音就出来了，日本人向美国提出了威胁，如果美国为奉军建造旨在威胁海上航路的战舰，日本会考虑是否参加华盛顿会议。

如此强硬的反应，让美国人也大吃一惊，总统哈定甚至亲自召集了幕僚，进行了一番评估。他们认为中国建造快速巡洋舰，目的很明确，就是为

了配合战列巡洋舰，共同执行海上破袭任务。
大航程，高航速，军舰可以轻松干掉商船，然后又能有逃跑的机会。当然美国人也没有估计到，奉军提出这个标准，其实也可以成为高速航母的护卫。
向中国出售军舰，绝对是利润丰厚的一个项目，而且奉军又提出用茂山铁矿作为抵押，更是打动了美国的心。可是这边又是日本的强硬反对，让美国人有些左右为难。
如果提早一年，美国人多半会同意，毕竟美日作为对手，能给日本人添麻烦，他们是求之不得。可是如今美国已经酝酿召开华盛顿会议，毕竟疯狂的军备竞赛，让美国人也有点吃不住。而且美国人也想借此机会，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如果仅仅因为一点商业利益，就把日本得罪死，似乎有些不合算。
结果张廷枢首战碰壁，只能气哼哼的来到了意大利，寻找新的机会。
“这帮美国佬，简直贪得无厌，他们竟然扣下了三万块的启动经费，幸亏没有把五十万都给他们，不然就损失大了！”
张廷枢嘟嘟囔囔，满肚子的抱怨，张学良也笑道：“吃一堑长一智，蔚久，这也是历练啊，以后记住了，和洋人打交道，千万要不见兔子不撒鹰！”
正在说话之间，一个不到二十的年轻人走到了张学良的前面，笑着说道：“我的朋友，父亲很感激你对法西斯事业的支持，想要和你聊一聊。”
来的这个人正是齐亚诺，他的父亲老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至交，党内的元老，而且又有着伯爵的身份，是法西斯党中的显贵人物。这个齐亚诺也就是日后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的政坛新星之一，不过此时他还没有正式从政。
在半年之前，张学良受到张廷兰的指示，来到了意大利，寻求和墨索里尼的合作，结果在一起酒会上结识了齐亚诺。两个人都是年轻人，而且又都好玩好乐，张学良更是桥牌网球都极为精通，很快和齐亚诺打成了一片。
而且此时正是法西斯党冲击全国政权的关键时刻，急需资金支持，张学良这个散财童子当时就提供了二十万美元的支持。让法西斯党高层极为欣喜，墨索里尼甚至要亲自接见他，不过由于事务紧张，就耽搁了。
这次张学良跑到了意大利迎接张廷枢，两个人就准备去罗马，恰巧在港口遇到了齐亚诺。齐亚诺一听说张廷枢别看年纪不大，但是已经指挥一个坦克师，而且一举消灭了几万日本军队，顿时就让齐亚诺惊为天人。并且盛情款待，让他们先休息一下，然后他亲自联系了老齐亚诺。
由于事情紧急，张廷枢只享受了一天的阳光，就急忙赶到了罗马。他们第一站到了老齐亚诺的庄园，这里处处都体现着老牌贵族的奢华和底蕴。
相比中式的园林建筑，西方的庄园也别有一番滋味，看得张廷枢频频点头。老齐亚诺亲自在大门迎接他们，见面之后，一番寒暄，张廷枢他们就到了客厅当中。
张学良先笑着说道：“这些天可以看到法西斯党的支持率越来越高，势力也越来越强，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成为意大利的执政党。”
“的确如此，我们的事业是正确的，墨索里尼先生，是一个伟大的领袖。这个国家需要彻底的改变，意大利不能卑怯的跟在英法的后面，我们要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拥有和我们尊严相匹配的土地……”

提到了法西斯的纲领，老齐亚诺也是滔滔不绝，张廷枢和张学良哥俩面面相觑，实在是有些受不了，但是又不能不听着。

等到了老齐亚诺激情澎湃的说了五分钟之后，才终于停了下来：“当然，我们现在也还有点麻烦，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军方的态度，这些贪婪的军人，是需要大把的资金喂养的。”

“伯爵先生，我们或许可以提供一点帮助。”

老齐亚诺一听，顿时就来了精神，笑着说道：“我已经听说了，你们刚刚在远东击败了日本人，我认为这是一场值得称道的胜利，我们两个遥远的国家，或许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

张廷枢也笑道：“我们已经听说意大利在军事技术领域，有着很多了不起的成就，而我们拥有众多的资源，互通有无，前景一定十分光明。”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佣人前来送信，说是墨索里尼来了，老齐亚诺只能告辞前去迎接，墨索里尼这个家伙相当魁梧，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

“老朋友，那些该死的商人竟然不愿意提供资金支持，我现在急需一笔钱，那些愚蠢的将军，他们不看到钱，是不会支持我们的！”

看着焦躁的墨索里尼，老齐亚诺突然笑了起来：“尊敬的领袖，我想有人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麻烦，我这来了两位年轻的朋友，他们或许能带来最好的消息！”

老齐亚诺带着墨索里尼到了客厅，一看是两个年轻的东方面孔，墨索里尼也是一阵吃惊，老齐亚诺做了介绍，墨索里尼也十分有风度的和张学良握手，并且笑道：“感谢你提供的帮助，在未来，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

中国人讲究含蓄，对于这种公然的钱权交易，十分排斥，不过在西方这是冠冕堂皇的政治献金，根本没有必要避讳。

张学良也笑着说道：“尊敬的墨索里尼先生，我们相信您一定会成为意大利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能和您合作，也是我们的荣幸。”

张廷枢也在一旁笑道：“我们有一座蕴藏量在三十亿吨的露天铁矿，非常想要寻求合作伙伴，如果意大利公司愿意承担下来，我相信这会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合作。”

墨索里尼一听这话，眼睛就是一亮，意大利也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工业发展一直受到制约，因此他才会积极寻求扩张，现在有了机会，哪能放过啊，立刻就被打动了。

第六百八十三章克里斯蒂悬挂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其实也差不多，在没有上台之前，是非常窘迫的，组织党徒，搞街头运动，到处宣扬自己的理念，收买有权势的官员和将军，处处都需要花钱。

现在又是他冲顶的最关键时期，突然有了一个巨大的馅饼，砸到了他的头上，墨索尼里简直有些眩晕。一个大铁矿，可不仅仅是资金那么简单，一旦有了这个项目，就可以收买国内的大资本家。

墨索里尼就可以吹嘘，虽然他没有执政，就可以帮大家获得巨额的利润，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政绩啊。而且这个合作，还涉及到了两艘军舰，又是一大笔利润，船厂一定会感激他，这种军事合作，又能给军方带来利益。

西方列强早就把中国视为冒险者的天堂，英法早都赚的钵满盆满，而意大利始终只能看着，没有本事吃到，可是一旦这个项目落实下去，意大利就能打开中国的市场。

想到了这些，墨索里尼再也坐不住了，他热切的说道：“我非常赞同这项合作，一定会倾尽全力，促成双方的合作。”

张廷枢这回也有经验了，没有贸然答应什么，而是笑道：“墨索里尼先生，我和美国人也谈过这项合作，但是美国人受到了日本的压力，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尤其是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意大利也是参与方之一，如果受到了日本方面的压力，不知道你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让那些小矮子见鬼去吧！”墨索里尼满不在乎的说道：“对日本人妥协，就是对意大利尊严的亵渎，就算现在的政府答应，我上台之后，也不会同意。完全可以撕毁协议，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决不允许改变。”

墨索里尼气势汹汹的说道，张廷枢和张学良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这就是和独裁者打交道的好处，他完全可以毫无顾忌的答应一些事情，不用担心中途会有变化。

当然墨索里尼还不算一个真正的独裁者，毕竟他还没有真正执政。但是越是如此，就越意味着他是一支潜力股，可以大胆的投资。

张廷枢笑着说道：“既然如此。我也可以做出两点保证，第一年内可以提供给国家法西斯党一百万美元的资助，第二等到墨索里尼先生执政之后，每年向意大利的采购额度至少会达到五百万以上。”

两个巨大的香饵抛出，墨索里尼是彻底被打动了。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当即和张廷枢签订了一份草约，然后就立即着手做准备。

意大利还没有建造高速重巡洋舰的先例。因此必须重新设计。这时候吴毓麟也派出了专门的技术人才，和意大利船厂的人员进行了商讨。

最后拿出了设计指标，标准排水量超过一万吨，满载排水量在一万一千吨左右，主炮是三座三联装203毫米55倍径火炮。副炮是8门120毫米火炮，另外配有六座四联装40毫米高射炮。最高航速30节，15节巡航能力是8000海里，可以搭载四架水上飞机。

从这些性能上来看，已经和美国的新奥尔良级巡洋舰差不多了。这一级的巡洋舰，也是美国二战之前，性能最好的一级军舰，在二战之中，也是屡立战功。

和新奥尔良级相比，意大利人弄出来的军舰，在航速和续航力上少有有点差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提前了十年时间，动力系统稍微有些欠缺。而且意大利是地中海国家，他们设计军舰，完全盯着地中海这么一个浴池，指望他们有远洋的观念，有点为难。

不过这也基本上满足了奉军的要求，按照协议，一艘军舰的造价是六百五十万美元，不过奉军只需要支付一半的价钱，另外一半由银行提供担保，使用铁矿石偿还。

这也是一个双赢的建议，奉军减少了现金的支付，意大利获得了稳定的铁矿石来源，银行业也能从中分一杯羹，简直就是皆大欢喜。

张廷枢和张学良又在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考察了大量的军工企业，作为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意大利很多技术水平，并不比美国差多少，只是这个国家太不善战了，糟糕的军队，败坏了意大利军工的名头。

张廷枢作为坦克师的师长，虽然暂时丢了官，但是对于各种新技术还是十分敏感的，他也大把的撒钱，签订了不少的协议。其实这也是张廷枢的一个策略，尽可能的多绑架一些意大利的军工企业，到时候就算日本人施压，意大利政府也不见得会冒着得罪这些企业的危险，中断合作。

在罗马的这段时间，墨索里尼为了显示对张学良和张廷枢的看重，还让女儿艾达陪同着他们，这个十一二岁的小萝莉古灵精怪，带来了不少的欢笑。

离开了意大利之后，他们又到了柏林，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德国已经成了奉军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大量的年轻军官和大学生，都进入了德国的学校，在街头甚至能看到一些中国学生和商人的影子。

曾经去中国考察过的兰德尔亲自来迎接张廷枢，一见面兰德尔就给了张廷枢一个热情的拥抱。

“干得漂亮，我的朋友，看过你们在朝鲜半岛的战报，我认为成功的使用坦克作战，是你们获胜的关键因素。而你现在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坦克指挥官，能来到德国，是我们的荣幸。”

张廷枢也笑道：“可不要捧杀我啊，来德国可是怀着一颗朝圣的心来的，我始终认为德国在军事上有太多值得称道的东西，而且我大哥也对德国的军事推崇备至。”

兰德尔摇头苦笑了一声：“不过我们还是战败了，强大的德意志，竟然变成了今天的鬼样子。”

“中国有句话，叫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相信早晚德国还会成为强大的国家的！”

兰德尔微微点点头：“按照原本的计划，你可以进入柏林军事学院学习，那里是德国最好将领的摇篮，克劳塞维茨，老毛奇，施利芬，鲁登道夫，全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不过很可惜，英法已经让这所伟大的军校停办了，只能把你安排到慕尼黑军校。”

说到这里，兰德尔的拳头已经攥紧了，骨节全都发白了。柏林军事学院，也是他的母校，是德国容克军官团的大本营，代表着德**事的顶尖水准。一战战败之后，被强行关闭，每想到这里，任何一个德国的军人，都会感到由衷的耻辱。

张学良也说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越是耻辱，就越是要奋斗。

就像我的祖国，一样在四分五裂，列强横行，我们很理解德国的感受，总有一天，那些国家都会受到清算！”

张廷枢到了柏林，受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当天晚上，就有一大批的年轻军官找到了他，其中就包括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隆美尔等人。经过一战的洗礼，一些德国的军事天才，已经意识到了装甲力量在战场上的价值。

尤其是奉军和他们分享了远东作战的经验之后，德**方对于坦克这种武器越来越看重，虽然受限于凡尔赛条约，他们不能发展，但是并不妨碍进行一些探讨。

尤其是张廷枢亲自指挥过大规模的坦克作战，并且成功的迂回穿插，快速突破，战场经验都是极为宝贵的东西，这些二战的明星也不免要向张廷枢取经。

就在张廷枢到了柏林没有半个月的时间，张学良就找到了他，笑着说道：“蔚久，有一批学生已经来到德国整整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学业，马上就要回国了，这里面说不定有我们未来的希望啊，你就不想去送送他们么？”

张廷枢顿时恍然大悟，拍了拍脑门：“我怎么把这事都给忘了啊。其实不止这些人要回国，还有一批聘请的外国专家也要一起回奉天，的确应该送送他们。”

数百位的中国学生，此时正在和他们的德国老师和同学挥手告别，每个人眼中都含着泪水，在过去的两年之中，他们接受了最严格的教育，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空闲时间。他们比起严谨的德国人还要疯狂，还要拼命，完全的军事化管理，几乎所有人全都提前完成了学业，一共三百多位留学生，踏上了返回奉天的行程。

他们的拼劲也彻底打动了德国的师生，有一群这样疯狂的年轻人，这个国家就不会永远沉沦，在这一刻，没有了国家和民族的分别，强国之梦，在中德双方之中涌动。

这些学生当中，就有中国最早的一批核物理专家，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颗核弹，也有设计出第一部雷达的电子人才，还有二战最优秀坦克的设计师，实现青霉素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医药专家……

当然这些年轻人还需要时间磨砺，才能发挥出自身的才能，不过已经有一位工程师提前到了奉天，他就是克里斯蒂。

这个美国人可不只是孤身一人前来，他还携带着一款自行设计的坦克，到了奉天，这款坦克有两个炮塔，不能够360度旋转，看起来是一个落后的失败产品，不过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技术，那就是悬挂系统，一个让坦克更舒适，更快捷的关键！。

第六百八十四章冲击权力

在一战之后，坦克这种新式武器，受到了各国的重视，美国的工程师也不例外，他们努力设计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克里斯蒂就是其中之一，他设计出了一款采用平衡悬挂装置的坦克。

众所周知悬挂系统在车辆上面的价值，能够极大的增加舒适性，稳定性，从而能保证更快更平稳的行驶、最初的坦克之中，是缺少这种装置的，因此坦克兵苦不堪言。

就拿奉军来说，几次长途奔袭，都出现了严重的非战斗减员，不只坦克零件会损坏，有些士兵也无法承受颠簸之苦。

可以说想要大规模的使用坦克作战，一次性投入几百，上千辆坦克，没有悬挂系统简直就不可想象。克里斯蒂的发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中，这种悬挂系统被苏联大量的采用，英国和德国也都是如此，可谓是大行其道。

不过在最初发明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美国人的重视，奉军早就安排了不少技术探子，一旦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就果断出手。恰巧张廷枢到了美国的时候，奉军的情报人员就提供了一些情报。

最初张廷枢并没有在意这种坦克，主要的原因是坦克设计存在严重的问题，这种坦克正面设计成了锥体结构，而且履带设计也非常不合理，再加上两个不能旋转的炮塔，更让张廷枢觉得十分鸡肋。

光是一看坦克的形状，他就知道这是闭门造车的结果，肯定没有接触过真正的战争，张廷枢已经有心彻底抛弃这种坦克了，不过出于想要了解美国工业水平的目的，张廷枢还是亲自看了一些这款坦克。

正是因为如此。才让张廷枢发现了里面的悬挂系统，他当时就被打动了，不管别的东西多么垃圾，光是这个悬挂系统，就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因此张廷枢当即决定购买坦克，并且把人和设备全都打包带走，一起送回奉天。

就在张廷枢到了欧洲半个多月之后，克里斯蒂带着他的坦克，终于到了遥远的东方。这款坦克送到了奉天。正巧奉军此时要到了设计坦克的关键时刻，本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熊梦远也带着人仔细的观察了这辆坦克。

看完之后，熊梦远顿时就是眼前一亮，他急急忙忙的就找到了张廷兰。

“大帅。我看了这辆坦克，我觉得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一就是悬挂系统，我们要把坦克造的更大，要考虑的问题就更多，比如颠簸，比如零件磨损，比如舒适性的问题。有了悬挂系统，这些难题都能迎刃而解。当然他的这套悬挂系统也不是完美的，主要问题就是占用空间太大，需要适当的改进。”

“第二个值得学习的地方就是倾斜装甲。虽然这款坦克前面设计有些怪怪的，但是让装甲倾斜起来，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思路。同样厚度的钢板，倾斜起来，就等于是让装甲变厚了，而且有了角度之后，还能增加反弹的效率，能极大的增强防护能力。以往我们设计坦克的时候，总想着要把装甲变得更厚，这样防御能力才能更高，但是倾斜装甲给了我们另外一种思路。”

很多技术领域的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点破了，就变得没有什么

了不起了，否则就会显得神秘莫测，显然克里斯蒂的坦克给了中国的设计师非常好的启发。

“至于第三点就是焊接问题，我们虽然引进了技术，也培养了人才，但是水平上比起西方强国，有着很大的差距，这直接关系到坦克的可靠性和防御能力，我认为应该加大培养焊接工人的数量，最好选派一批，送到欧美进行专业培训。”

老牌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差距往往就体现在一些最普通的细节上面，有很多东西，全靠着师傅一点点教，学员反复的联系，磨砺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有所成就。

张廷兰也清楚其中的问题，因此当熊梦远提出了焊接的问题之后，他立刻点头说道：“没问题，我会安排一些年轻工人专门学习，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完成培训。”

熊梦远也笑道：“大帅，我准备把克里斯蒂坦克的一些理念，融入新坦克之中，我估计半年时间之内，就能拿出样车，两年时间，保证能完成三个师的装备。”

张廷兰也在心里头默默计算了一下，坦克师的消耗是普通师的几倍，甚至是十几倍，按照奉军目前的力量，养三个师也到了极限。

另外如果一切都正常，再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是日本的关东大地震。小小岛国，屁股下面又是地震断裂带，当一场空前的天灾降临之后，他们会如何选择，用脚趾头都能猜出来，搞不好中日之间，还会爆发冲突，现在就开始着手准备，才能牢牢把握先机。

张廷兰也十分赞同熊梦远的计划，新式坦克的各种关键点已经准备妥当了，就安心等着出成果了。另外新式的步枪也生产了十万支，早在和日本开战之前，奉军就已经开始局部换装了，但是由于开战又被拖延下来。

现在也正好到了加快速度的时候，新式步枪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使用，大家反应普遍非常好。七毫米的口径，既保证了弹道的稳定性又拥有相当大的破坏能力，而且后坐力又在中国人的承受范围之内。

奉军已经进行了比较，新式步枪比起日本人的三八式步枪，以及俄国的水连珠，都有相当的优势，无论准确性，还是可靠性，都领先一筹。

张廷兰已经下令，从主力部队开始，全面加速换装。奉军吸收以往的经验，在大战之后，并没有立刻休息，而是针对问题，先展开高强度的训练。然后再逐步降低。按照张廷兰的规定，训练表现好的部队，优先获得换装的权利。

换装一直持续到了年末，主力部队才终于调整差不多了。就在这个时候，王永江也来找张廷兰了。

“拙言，这是我按照你的意思，搞出来的一份五年计划。”

张廷兰一听，急忙接了过来，作为一个穿越者，恐怕没有谁不知道五年计划的威力。这可是主要后起国家，通向工业化的一条捷径。

由国家制定出详细的发展规划和目标，然后集中全力，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奉军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积累。已经具备了搞五年计划的资本。在几个月之前，张廷兰就授意王永江拟定一份计划。

“拙言。这也是第一次弄这种东西。千头万绪，着实费了不少心思，也不知道制定的目标能不能实现。”

张廷兰笑着说道："既然是目标，就要制定的高一点，要跳一跳脚，才能够得到。要是太容易了，反而没有紧迫感了。"

张廷兰翻看着计划，其中详细的开列着主要的工业品增长计划，首先就是钢铁行业。现有钢产量在五十万吨以上，五年后计划产量增加一倍，达到110万吨，而且产业布局也要发生变化，不能仅仅集中在东北，王永江计划在包头也加大投资力度，把包钢发展起来，这里深处内陆，受战争波及小。另外在外蒙也发现了一批铁矿，也要适当建立一批工厂。

"如果能按照预期完成计划，在钢铁这个单项上面，我们就差不多追上了日本人的脚步。另外煤炭的产量要有巨大的提升，计划达到一亿吨，除了自用之外，还可以适当出口，换取外汇。而且不光是要挖掘东三省的煤炭，我准备在山西建设一批矿场。"

卖资源当然不算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是在发展的初期，也不得不如此，至少中国的煤炭还相对丰富，多卖一点，也无所谓。

"岷源先生，我当然是同意这个设想，不过阎锡山会同意么？"

王永江哈哈一笑："他不同意不是还有军队么，拙言难道不能逼着他同意么？再说了阎老西儿这个家伙，精明透顶，他已经申请加入新民党了，也算是咱们自己人了。"

"这个阎老西果然善于见风使舵，不过只要他听话，就不妨分他一点利益，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除了钢铁和煤炭之外，在石油上面，王永江也有了规划，把延长矿和玉门矿开发出来，使得石油年产量达到三十万吨，基本满足军队和农业的消耗。

要知道现在奉军还是要大量的进口石油，虽然主要进口的是廉价的柴油，但是由于数量太大，花钱依旧像流水一样，让张廷兰也是肉痛，要是能够自给，当然也是好事情。

还有一项重要的指标就是电力，按照计划，要把发电量提升到12亿度，保证基本电力基本覆盖东三省。电力可是工业的动力，只要电力跟上了，企业的发展才能进入快车道。

"岷源先生，我看发电的指标，可以再提高一点，到15亿度，甚至是20亿度。我们现在解决了发电设备的问题，又有充足的煤炭，多修建一些发电厂，绝对没有问题。另外也要把眼光放在水电上，东北有不少的河流，另外西北还有黄河上游河段，都是水力资源丰富的地方，要多建造水电站。"

王永江也点了点头，张廷兰又接着往下看，化肥产量达到二百万吨，汽车达到十万辆，年造船能力达到十五万吨，飞机生产到两千架……

林林总总，各种数据，足足罗列了上百项之多，最后王永江说道："拙言，为了完成上述的目标，政府至少需要累积投入五十亿元，平均每年十亿元，一想到这个数字，我也有点心虚啊，只怕达不到。"

张廷兰也知道这个数字的确有点大，不过后世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中，就投入了五百多亿，力度超过了民国三十几年的总和，从而快速建立起工业体系，想起那些人物的魄力，自己的确是有些自愧弗如。

"岷源先生，这些投入除了靠政府拿钱之外，还要向社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另外在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方面，要学会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一旦亿万百姓和我们站在了一起，共同劳动，想要完成这个投资额度，并没有什

么难度。”

王勇也笑道：“这话虽然有理，但是想要组织起老百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怕拙言还要再高升一步，把地方政策，变成全国的大政，这才有希望。”

“这到底算不算是劝进啊？”张廷兰笑道。

“水到渠成，顺势而为罢了。”王永江笑着说道：“曹锟刚刚弹劾了徐世昌，要重新请黎元洪就任总统。不过这个举动，显然不符合选举法的程序，我们可以提出要求，迫使北洋重新改选议会，这样凭着我们现在的威望和实力，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在着手组阁，最好能实现权利平稳过度，如果不能，就果断采取措施，把绊脚石踢开！”

所谓的绊脚石，自然就是北洋政府，以及一大堆的草头王，自从打败了日本之后，张廷兰也是信心膨胀，也的确到了该着手布局的时候了。

“先抢占国会，控制了国会，就掌握了大义名分，我们办什么事情，也就容易多了。”

“没错，当年宋教仁也领导着民党，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只可惜他只是一个书生，手中无兵无将，又被人给刺杀了，我们和他完全不同，成功的机会应该很大。”

走到了今天，张廷兰也不准备韬光养晦了，就算他暂时不坐上最高的位置，但是也要对这个国家有着直接的影响力，这样才能统和全国的力量，加快发展。

因此张廷兰也果断的下达命令，各路人马全都闻风而动，首先开炮的人有些出乎意料，那就是沉寂许久的段祺瑞。

面对曹锟和吴佩孚联手逼迫徐世昌的行径，老段指出弹劾大总统，必须经过议会多数同意，而一旦弹劾总统，议会也应该解散，重新选举。

段祺瑞突然的表态，显然是在偏帮刚刚重组，风头正劲的民党，按理说奉军和老段之间，是有仇口的。段祺瑞的举动有些耐人寻味，不过其他人也顾不得了，立刻紧跟，潮水一般的压力，向着曹锟施加了过来。

第六百八十五章橡胶

“又铮，张拙言大势已成，入住中原是早晚的事情，我们这一辈的人，注定是要被淘汰的，不过你还年轻，大有可为，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是不能留下一笔，也妄称男子汉大丈夫啊。”

段祺瑞笑着对徐树铮说道。他能跳出来，首先对曹锟开炮，其实就是想争取一份香火人情，就算他不出头，作为他的衣钵继承人，小徐也可以有所作为。

徐树铮当然了解老段的心思，也十分感动：“芝翁，以往我自视甚高，没有看得起天下英雄，可是如今短短几年时间，奉军已经有了如此的变化，实在是让人惊骇，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用武之地。”

段祺瑞笑了笑：“又铮，张拙言要是志在天下，就不会放过任何人才，你要做的就是等待着机会的降临。”

老段虽然下台多年，但是名望还在，由他率先发起质疑，其他人闻风而动，顿时要求重选议会的声浪越来越高，山西，甘肃，陕西，广东，广西，四川等省督军相继发出了声音，并且各省的议会也纷纷出面。

他们指出民国以来，选举制度越发受到冲击，国会，各省议会的定期改选形同虚设，议员缺口巨大，根本不足以代表民意，也无法保证民权，因此草造成了各方胡作非为，各地隔割据，国家四分五裂。

要想扭转局面，就必须重订规矩，尊重民意。进行议会选举，已经迫不及待。曹锟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举动竟来招来了这么大的动静。他也有些撑不住了，只能找来吴佩孚进行商讨。

“说来说去，不过是张廷兰在背后搞鬼，前一段时间，民党重组，我就觉得有些问题，现在看来，不过是张廷兰玩的借尸还魂的把戏而已。他向控制议会。然后进而控制全国大政，兵不血刃的把我们赶走。”

曹锟一听，顿时脑门也冒汗了：“子玉，张廷兰可是一头猛虎，又携着战胜日本的威风，多少人都主动充当他的爪牙，为他摇旗呐喊。现在来势汹汹，着实不好对付啊！”

吴佩孚眼中也露出了一丝会很，当初他和张廷兰就有过约定，奉军不会进关。其实吴佩孚也清楚，这不过是一个临时约定而已，他也想着利用这段时间。整军经武，增强实力。然后再和奉军一较高下。

可是奉军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顿时让他措手不及。

“哎，我早就主张效仿奉军，推行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后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外争主权，内除弊政，不出五年时间，国家必然大有改观。可是如今除了河南等地，又有哪里真心推行我的建议，各地督军不过是敷衍了事，就连朝中的诸公，也多有微词，结果闹到了如今的地步，实在是咎由自取。”

这些话也憋在吴佩孚的心里许久了，他自从发觉和奉军的差距之后，就极力主张改革。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和地主开战，想要发展工业，就要和买办交锋，偏偏北洋之中，又多是这两种人当权。

想要落实任何的举措，都无比的困难，就拿吴佩孚的大本营河南来说，他陈兵十几万，背靠着巩县兵工厂。以空前的力度，推行清丈田亩，重划土

地的措施，结果遇到的阻碍远远超出了想象。

先是地主武装反抗，吴佩孚只能动用军队，这些地主一看打不过之后，又到处托关系，找人情。最后有些人干脆带着家产，跑到了京津，找曹锟哭诉。更有甚者，直接把家产挂到了教堂的名下，变成了洋人财产。

结果惹得各国外交人员频频找到吴佩孚，向他施压，弄得他是焦头烂额。这事情曹锟也清楚，而且他就是阻挠的力量之一。

现在一听，也有些惭愧，只能说道："子玉，以往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吧，我们倒是该想想办法，怎么才能应付眼前的危局。"

吴佩孚想了想说道："为今之计只有用拖字诀了，现在不是正召开华盛顿会议吗，我们的代表正在据理力争，维护主权，就要求在会议之后，再举行选举。"

曹锟一听，也点了点头："子玉这个办法不错，我已经得到了消息，美国支持我们收回山东，一旦能争取回山东的主权，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场外交的胜利，也就不至于这么被动了。"

……

国内国外，局势都在风起云涌，张廷兰也是天天都把心腹召集到一起，紧紧的盯着局势的变化。

"大帅，这个所谓的华盛顿会议，旨在限制狂热的海军军备竞赛，一旦达成了协议之后，岂不是说美英日三国之间矛盾就缓和了，到时候恐怕我们就要独自承担日本的压力了。"杨宇霆有些担忧的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打铁还要自身硬，本来列强就靠不住，咱们也该再度扩军了。"

这几个月以来，奉军一直在恢复和日本大战的创伤，补充员额，强化训练，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奉军的战斗力基本上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先后和俄日开战，两条庞大的战线都要防守，要盯着远东，要防守鸭绿江，的确目前的兵力有些不足，只是大规模的扩军，我担心财政承受不住。"蒋百里也说出了自己的忧虑。

"正因为如此，我准备改变策略，组建一批基干师。"

"哦？"杨宇霆道："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一支部队的核心在于优秀的中下级军官，以及相当数量的老兵。只要有了这些之后，稍微一动员，马上就能拉出一支强大的队伍。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组建强大的军官队伍上面，这样平时就可以尽量少养兵，而到了战时，却能够快速增兵。"

"嗯，这个办法不错！"蒋百里点了点头："其实很多列强也都是如此，美国英等国的常备军其实都不多，就连日本也只有十七个师团而已。只不过以前我们的军官数量不足，因此必须要保持数量优势，现在经过战争的锻炼，一大批的优秀军官已经成长起来，我看组建基干师，正是时机。"

张廷兰也笑道："我的设想是从主战师之中抽出一部分军官，然后再招募少量文化水平高的精兵，一个基干师的人数保持在四千人左右，平时按照军官的标准进行训练，一旦到了战时，塞进去几千新兵，就是一个完整的师了，我计划先期组建三个基干师，如果合适，在进行扩大。"

"大帅，我也有一个想法。"姜登选在一旁笑着说道："其实这个基干师的配置，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加强团，我们不妨就把他们作为执行中小型军事行

动的主力，要能够快速行动，快速到位，快速打击。”

姜登选这个想法又往前发展了一步，张廷兰还只是着眼少养兵，可是姜登选已经开始关注部队的运用了。毕竟很多军事行动不需要一下子出动几个师，平时的边境冲突，小规模的叛乱，只要出动小而精的部队就足够了，大部队反而会耽误事。

奉军现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十几个主战师，小的行动有特战队，唯独介于之间的缺少合适的部队。

这个提议正好弥补了空缺，张廷兰笑着说道：“那就这么办，我们先组建三支这样的部队，编制为快速机动大队，到了战时，则根据需要，快速扩编成师。”

“拙言，要想让这支部队真正快速起来，恐怕需要装备的车辆不能少了，花费也会相当惊人，恐怕不会比组建一个真正的师少多少。”

“该花的钱，那就不能省，况且车辆我们基本能自行生产，无论是吉普车，还是载重车，也包括装甲车，全都用自己的，算起来也是滋养我们的企业，这笔投入还是合算的。”

蒋百里也点点头：“不过我有一点担忧，从长远来看，我们部队使用的机动车辆会越来越多，有两样东西就会成为最大的制约，一个是油料，一个是橡胶，油料还好办，毕竟我们还有油田，只要发展起来就足够了，而橡胶这块却是大麻烦，黑土地在肥沃，也种不出橡胶来。”

“百里兄是未雨绸缪啊，橡胶的确是一个大麻烦，南洋倒是有大量的橡胶园，只不过全都控制在了英国和荷兰的手上，他们关键时刻，可是会卡脖子的。”

不得不承认，白人几百年的殖民掠夺，已经将世界上最好的一些地方，全都霸占了，就拿南洋来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而且还在中国的嘴边，就是没法下口。

“大帅，提到了南洋的橡胶，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人，最近有几位南洋华侨，来到了奉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嘉庚。”

张廷兰一听这个名字，顿时也脑中一闪念，急忙问道：“就是那个创建厦门大学的陈嘉庚？”

“没错，就是他。”常荫槐笑着说道。

“看来橡胶的问题，就要靠着他来解决了！”张廷兰的脑中渐渐的勾勒出一个大胆而疯狂的计划。

第六百八十六章向南洋进军

有轨电车停在了皇寺站，车上密密匝匝的人群全都涌了下来，有西装革履的商人，有一身长衫的学者，也有更多一身轻便装束的工人。不过人员虽多，但是并不杂乱，上车和下车都极有秩序。

陈嘉庚也随着人流走了下来，在他的身后紧紧跟随着胞弟陈敬贤和张子陈济民。他们都是南方人，虽然身上已经裹着厚厚的棉衣，甚至穿上了皮袍，但是一阵寒风吹来，还是从骨子里头冒寒气。

“爹，前面就是汽车展销市场了，咱们都快点吧。”

陈嘉庚点了点头，三个人快速往前走，绕过了一个街口，就见到了一栋占地广阔的建筑，在前面的广场上停着几辆崭新的老爷车，周围有不少衣冠楚楚，观看的人群。

汽车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东西，能买得起的多数都是非富即贵的人。而且可选的型号也远不如后世那么丰富，因此也不用安排花枝招摇，招摇狂野的女郎，只要有东西就成，看好了就可以直接提走。

“爹，不是听说东三省能自造汽车了么，我怎么看到这里的汽车都是美国货啊？”

陈济民正在吃惊的时候，一旁的服务人员笑着说道：“这外面放着都是洋货，国产车全都在里面，不过有些不巧，有的已经销售一空了，只剩下照片。”

陈嘉庚他们一听，顿时就来了兴趣，按照常理来讲，能放到里面，那证明产品的档次要高级一些，难道国产车比美国货还好么？

带着疑问，他们随着人流进入了大厅之中。只见里面的人群就更多了，在正中间摆着三款车型。让人一看，顿时眼前一亮，这三款汽车并不是福特老爷车那种单调的颜色，没有多少变化的款式。

中间一款是暗红色的，流线型的车体，美观大气，而且车身十分宽大，透着十足的气派。一看到这里，陈济民顿时就暗暗叫好。光是这个卖相，就胜过美国车一筹。

在左边是一款深蓝色的汽车，相比中间的车，更加小巧灵动，设计上体现着女性化的特点。另外一辆则是暗黑色的。有着中庸低调的感觉。很显然这些车型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中间是那些豪富商人。蓝色的则是瞄准了那些阔太太。至于黑色的一款则是一些学者文人。

陈嘉庚他们不清楚，这些颜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再加一点钱，就可以自行调整。在这个时代，毫无疑问是卖方市场，就拿大名鼎鼎的福特汽车来说。几乎从不会为了消费者，而做适当的改进。

爱买买，不买滚蛋。这就是垄断的霸气！而奉天的汽车行业作为一个后来者，想要从列强手中抢肉吃。赢得市场。光靠着老百姓的爱国心，肯定不行，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竞争力。

人性化，个性化，就是奉天汽车主打的牌，颜色更加丰富，外形内饰也更多变，也正因为如此，奉天的汽车一推出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一下子受到了各方的追捧。

陈嘉庚围着汽车转了两圈，微微点点头，他也是懂行的人，国产汽车做工很细致，比起美国货不差什么，而且外形又远远领先美国人，卖得好也情

有可原。

陈敬贤和陈济民看着车不住的搓手，中国人能生产出这么好的汽车，他们也感到了格外的自豪。而且陈家在南洋拥有大量的橡胶园，正愁找不到销路呢，现在一看，卖到国内，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哥，东北能造汽车，这可是一个大事情，要是能把国内的市场开拓起来，我们的橡胶园就算再扩大几倍，也不愁销路了。”

陈嘉庚可没有弟弟这么乐观，他摇头说道：“你们难道没有看出来，奉天的汽车走的是精品路线，售价普遍比美国车高出一半左右。国内的消费能力你们也清楚，这就意味着汽车产量不会太多，恐怕消耗的橡胶也十分有限啊。”

陈敬贤和陈济民一听，顿时也觉得十分有理，只是还有些不甘心。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快步走了过来，离着老远，就喊了一声：“族叔，小侄来晚了，向您请罪啊！”

走过来的正是陈启铭，他也是出身南洋华侨家庭，和陈嘉庚之间还有些亲属关系，多年不见，大家也显得格外亲热，陈嘉庚一把就保住了陈启铭。

“你小子跑到国内，多少年都不知道回家一趟，不知道大家伙都想你么！”

陈启铭脸上也露出了愧疚之色：“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几乎抽不出时间，本来您到了，我就该迎接的，只是前几天正在关键的时候，抽不开身！”

“不碍事，我们走南闯北，也不怕丢了，正事要紧。”

陈嘉庚虽然不清楚陈启铭具体负责的事务，但是也大约知道他给奉军效力。因此格外的欣慰。

“族叔，这里头乱哄哄的，咱们到茶楼好好聊聊吧。”

陈启铭带着他们穿过了密层层的人群，到了一旁的一座三层茶楼，直接进了雅间，几个人这才落座。

陈济民先笑着说道：“铭哥，我记得你可是学化学的出身，这些年到了奉天，恐怕有了不少的成就吧？”

一听到这话，陈启铭的眉头挑了挑，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欣慰之色：“的确，我刚来奉天的时候，我们几乎什么武器都不能造，这几年下来，从子弹，步枪，一直到飞机坦克，一应俱全。不敢说有多少功劳，至少这里面有不少的汗水，人生一世，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这话说得好，这些年我也是忧心国事，只是来回奔走多年，还是没有多少成绩，让人心里愧疚啊。”

“族叔，您太客气了，我可是听说了您在福建那边，筹建了不少学校，还独资建立了厦门大学，这可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陈嘉庚苦笑着摇了摇头：“万事知易行难，办大学真不是一见容易的事情。我这次来东三省，一来是想考察一下市场，二来就是想讨教一下办学经验。”

“奉军办学，历来讲究实用为主，尤其强调理工科，另外诸如法律，医学，商务，外语也相对热门，至于文史一类，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学生质量也参差不齐，正因为如此，也是广受诟病。”

“我的看法不一样。”陈嘉庚大声的说道：“我办学的初衷就是想改变国家的面貌，简单的说就是发展实业，只有实业发展起来，国家才有希望，而发

展实业，就需要教育为先，换句话说，培养人才，就应该以实用为主，奉军这么做，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陈启铭也微微一笑：“族叔既然也这么看，改天我带着您去参观一下奉天大学，说不定会有不少收获。族叔方才说还要考察一下市场，不知道您想做什么生意啊？”

“当然是橡胶了，我们在南洋拥有上万英亩的橡胶园，自从大战之后，橡胶的需要有所降低，不久前听说国内能够自产汽车，能生产汽车，就肯定离不开橡胶，因此我们才想着过来看看。”

陈启铭一听顿时哈哈大笑：“族叔来的正好啊，奉天现在正缺少橡胶呢，只不过一万英亩还是太少了，要是能有十万，还差不多！”

陈济民顿时有些惊讶了，急忙问道：“铭哥，我看奉天的汽车产量也不多，怎么能消耗这么多的橡胶啊？”

“这次你们可错了，奉天消耗橡胶最多的可不是汽车，而是农用车。大帅对于汽车行业，有过指示，中国汽车消费人群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是大众消费，普通市民就能买得起，而中国买得起汽车的全都是非富即贵的人，这些人也不在乎钱，索性就把汽车做的精致一些。至于农用小型拖拉机，才是奉天最主要生产的，年产量已经超过了三万台，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另外军用的吉普车需求也直线上升，需要多少橡胶，就可想而知了！”

陈嘉庚一听，也是十分感慨：“果然东北的发展超乎想象，也难怪能够击败俄日这样的强国。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侨，饱受欺凌，就盼着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依靠。原本我将希望寄托在孙文等人的身上，只是没有想到，东北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

“族叔，海外的华侨华人，想要改变自身的处境，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还要自己努力才成？”

“能怎么努力，难道让一群手无寸铁的人，去对抗军警暴徒么？”陈敬贤叹气说道：“这几年爪哇等地先后出现了**事件，多少华人华商被杀，财产被掠夺，说起来也都是斑斑血泪。”

陈启铭笑着说道：“赤手空拳肯定不行，可是别忘了，奉军如今什么都能生产。”

陈嘉庚的脑子转的飞快，一听这话，顿时就问道：“你是说奉军愿意武装华侨，给我们提供武器？”

陈启铭点了点头，笑道：“大帅已经和我说过了，愿意大力武装南洋的华侨，地位和尊严都是靠着铁血打出来的，如果华侨子弟愿意吃苦，完全可以到东三省，接受最严格的军事训练，然后回到南洋，为了我们自己去战斗！”

第六百八十七章再兴兵

“爹，以往咱们没有枪，只能任由列强和土着欺负咱们，要是能拿到武器，还用怕谁啊。”陈济民对于这个提议十分赞同，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架势了。

陈嘉庚眉头却皱了起来：“这种大事情，你一个小孩子不要多嘴！”

“爹，你难道就愿意被别人欺压着，剥夺着，家产朝不保夕，亲人随时丧命，难道有了机会，就不敢舍命一搏么？”

“你给我闭嘴！”陈嘉庚把眼珠子瞪圆了，厉声呵斥了儿子，然后对陈启铭说道：“事关重大，不知道能不能让我面见张总司令，我想听听他的意思。”

陈启铭笑着说道：“当然可以，我不过是先来打个招呼而已，这种大事情，没有大帅的首肯，当然行不通了，我现在就带您去见大帅。”

……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拙言，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该清楚吧？”唐绍仪笑着说道：“我生在广东，对于华侨的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别看华侨受尽欺凌和苦难，但是想要让他们站出来，直接和列强抗争，还是有很大的困难。”

张廷兰想要插手南洋，就不能不先摸清楚情况，自然就把唐绍仪请了过来，唐绍仪也毫不客气，直接侃侃而谈。

“南洋的财富，列强占据七成，华侨华人占有一成多，剩下的是土着的。而由于华侨人数较少，相对就比土着富裕。列强为了转移矛盾，隐瞒他们掠夺的事实。就故意挑动土着和华侨之间的矛盾，把华人当做靶子，这也是历来排华的根源。”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财富，使得华侨和华人软弱了下来，不敢真正的拼命。”

张廷兰一听，也顿时点点头，多亏向唐绍仪请教了一下，要不然张廷兰就犯了大错误了。南洋华人华侨苦难深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却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一把血泪史。

南洋的华人华侨大约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彻底西化，变得黄皮白心，甚至抛弃了国籍，放弃了祖宗。当然这一部分人是非常非常少，远远不像后世那样猖獗。

第二部分就是一些富商。他们虽然心系祖国，渴望国家强盛，活得更有尊严，但是他们本身拥有大量的财富，殖民政府也相对看重他们，虽然不时爆发排华事件。但是他们基本上能够幸免。

至于第三部分则是大多数底层的劳工，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仇恨也最刻骨铭心。这些人多数是当做猪仔贩卖到南洋的，干的是最辛苦的劳动，而且时刻受到人身威胁。不过这些人基本上没有发言的能力。

“少川先生。和我们经常打交道的就是那些富商，而他们反倒不一定拥有拿起武器的勇气！”

“没错。这个陈嘉庚虽然忧国忧民，而且也倾尽全力兴办教育，但是让他拿起枪，成为一个战士，恐怕还有些难度。”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这算是做到了心中有数，这时候陈启铭带着陈嘉庚来到了帅府。张廷兰和唐绍仪亲自到了客厅门前迎接陈嘉庚。

一见面，张廷兰就主动和陈嘉庚握手，笑着说道：“陈先生，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这可是一个壮举，南洋华商当中，有富裕超过陈嘉庚者，但是一颗为国之心，却无人能比。”

“兰帅谬赞了，我不过是略尽绵力，小打小闹而已。”

几个人寒暄之后，笑着走进了客厅，张廷兰没有说什么，而是将一本书送到了陈嘉庚的面前。

陈嘉庚接过来，急忙翻了两页，然后有些疑惑的问道：“这是一本大学物理教程吧，似乎是美国人编的，在厦门大学，也有使用。”

“陈先生，那你觉得这么一本书，该是多少钱啊？”

陈嘉庚顿时苦笑道：“兰帅，这些教材可真不便宜啊，一本在美国也要买十几美元，拿到中国，价格就更高了，实不相瞒，很多学生都买不起教材，也只有老师有一本而已，其他人都要抄书。”

“十几个美元，的确很贵，不过在奉天，只要半块大洋！”

“什么？”陈嘉庚顿时就站了起来：“教材在西方历来都是版费最贵的，很多西方人都买不起课本，各个学校都有使用旧书的习惯，奉天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啊？”

“没什么不可能的，无非盗版而已！”唐绍仪在一旁笑着说道：“不过我们盗版的比较严谨，一个字都不能错，其实不只是教材，很多西方的科学读物，奉天统统都有盗版，而且价格极为低廉。”

陈嘉庚一听这话，顿时脸上的颜色变了又变，迟疑的问道：“兰帅，这些书籍也都有着作权，这么盗版，恐怕不好吧？”

“那陈先生觉得八国联军跑到北京抢掠就好了么，或者说陈先生觉得让学生买不起书比较好？”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陈嘉庚急忙说道：“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陈先生，我觉得你的想法是正确的，要想发展，就必须大力投入教育。但是光有教育也不成，还要有组织人才，利用人才，保护人才的机制，也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只有这样，才有发展的希望。”

张廷兰又把这本教材拿了起来，笑着说道：“陈先生，在你的学校里，只有老师有一本，而在东北，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拥有一本，两者之间，知识普

及的效率会有多少差距，想必一目了然了吧？”

盗版谁都知道不是什么好事情，可是有些时候，不盗版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就忍受西方高不可攀的教材费用？延缓知识的扩散。耽搁大多数人接受教育？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西方所谓知识产权的垄断。就是阻碍后起国家，快速发展的障碍。从东三省大力兴办教育开始，就遇到了教材的问题，张廷兰也想把尊重知识产权喊得震天响，但是还是不得不选择了更现实的做法，那就是疯狂的盗版。

当然不只是盗版教材，各种最新的科学读物，学术前沿的期刊杂志。能盗版，就尽量盗版。不过张廷兰还是有底线的，他只盗版与提供民族素质有关的东西，一些心灵鸡汤，通俗小说之类的，还是没有盗版。毕竟他也知道，写作的人真不容易。把心血熬干，神思耗尽，苦辣酸甜，百般滋味，全在心头……

“陈先生，我给你看这个。并非想炫耀什么，而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教育只是一个缩影，南洋的华侨华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要勇敢的打破西方世界强加给你们的规则和枷锁。你想阻挡我们学习，那就毫不客气的盗版。你想剥夺我们的自由，那就拿起枪拼命！”

陈嘉庚顿时也明白了张廷兰的意思，人家已经把自己给看透了，其实他的想法和很多华商非常相似。那就是让国家强大起来，然后由政府出面，替他们向殖民政府交涉。而他们自己，并没有想冲到第一线，真正用武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是张廷兰的一席话，又让陈嘉庚有了一丝别样的想法，如果不能争取**自主，华侨华人，在南洋永远都处于被剥夺，被压榨的地位，根本无法彻底改变命运。

不过如果真的舍命一搏，那在南洋的那些资产该怎么办？到了战场上，战死了怎么办？

张廷兰也看出了陈嘉庚的为难，他笑着说道：“陈先生，我只是说出了长远的看法，暂时是不会让你们冲到第一线的，而且我们也没有做好军事准备。至少要我们的海军有了战斗力，才能真正支援你们的武装斗争。不过我觉得，现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了，诸如加强经济合作，囤积武器，训练军官。”

唐绍仪也在一旁说道：“陈先生，南洋的侨民，和我们是骨肉天亲，你们也多次寻求过国内的支持，只是以往**，没有这个能力。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只要你们在内部闹起来，我们在外面保持强大的压力，至少能为华侨华人争取到自治的地位。”

“真能做到这一点么？”陈敬贤忍不住问道。

“当然，殖民统治是因为收入大于支出，因此才能维持下去，如果能够不断的对他们发动攻击，让殖民政府疲于奔命，他们放弃是迟早的事情。”唐绍仪十分确定的说道。

陈嘉庚低头思量了半晌，然后坚定的说道：“兰帅，如果只剩下武力抗争这么一条路，我们愿意试一试，不过最好能给我们一点时间筹备。”

“没问题，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张廷兰道：“我希望陈先生回到南洋之后，能为我们提供一批年轻人，最好家里面有血海深仇的。到了东三省，

我们就会提供最严格的训练，让他们变成最优秀的战士，为了华人而战。”

陈嘉庚原本只想着打开国内的市场，但是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会提出这个倡议，他顿时也动心了。南洋的华人不是没想到武装抗争，只是他们根本买不到军火，也接触不到军事知识，现在奉军愿意提供帮助，那不妨就试一试。

“兰帅，您觉得需要多少人合适呢？”

“一两千，两三千都可以，我们准备组建三个快速机动大队，是加强团的编制。你们的年轻人过来，我可以安排他们充当副职，让各级军官言传身教，用最快的时间形成战斗力。”

在讨论成立基干师的时候，张廷兰就想到了确定副职的问题，这可是快速扩军的不二法门。副职平时充当助手，到了战时，把他们直接调出来，补充进去新兵，就是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了。帮着南洋训练军队，其实也是验证设置副职的可行性。

“兰帅，这些年轻人送来不难，回去不难，可是想要带着武器回去，那就困难了。”

张廷兰微微一笑：“这点不用担心，没有别的，我们还有潜艇，所有武器都从水下运过去，保证能躲过监视。”

陈嘉庚一听，也清楚了，张廷兰这是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他虽然对于武装反抗还有些抵触，但是手上要是能握有一点武力，最起码那些土着的杂碎来找事，就不用坐以待毙了。

“兰帅，我马上回去联络南洋的侨民。”

“爹，我想留在奉天，咱们中国人不能再当懦夫了，谁敢欺负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陈济民态度坚定的说道。

陈嘉庚一苦笑着点点头：“儿大不由爷，随你吧，不还是有那几个小子给我养老送终么！”

张廷兰和陈嘉庚达成了一项协议，奉军对南洋的土产开放，双方加强经济合作，然后南洋的商人，他们把部分利润捐出来，当做培养部队的经费。而奉军则要帮着训练南洋的年轻人，提供军火武器，一旦发生了武装冲突，要提供政治支持，必要的时候，甚至直接出兵。

合作确定下来之后，对奉军的好处也是十分巨大，能保证稳定的橡胶来源，军火武器又有了一个新的市场。而且把南洋华侨华人的力量整合起来，奉军就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也为日后干涉南洋铺平了道路。

虽然还没有真正一统中国，但是张廷兰已经开始着手海外的布局了，南洋这么一块嘴边的肥肉，张廷兰是不会放过的。

……

“拙言，华盛顿来的密电。”

常荫槐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张廷兰看过之后，顿时满脸怒色，恨不得抓起来直接撕碎。

原来这份电报送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人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竟然不支持中国收回山东的权力，而是继续纵容日本，霸占山东。从巴黎和会，一直到华盛顿会议，中国人都在翘首以盼，竟然要再次落空。

在原本的历史上，美国人是支持中国收回山东的，如今他们竟然转变了

态度，看来张廷兰这只蝴蝶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本来中国只是一块肥肉，列强自然要狗咬狗，可是此时美国却想着让中日之间，互相提防制约，山东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去把杨部长，蒋参谋长请来，列强没有公道，那就打出一个公道来！”张廷兰想了半晌，才坚定的说道。9

第六百八十八章南下山东

“怎么办，怎么办？”

同样得到了华盛顿方面讯息的曹锟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已经把这次华盛顿会议看做是提升威望的关键。可是突然得到了消息，美国人可能改变态度，日本将继续霸占山东，这让曹锟一下子就陷入了空前的被动之中。

一面是奉军成功拿来了旅大，一面是山东问题悬而不决，照这么发展下去，曹锟还有什么面目，继续把持北洋，掌控北京政权呢！

可是面对列强，他又没有决然的勇气，进行交涉，真是左右为难。思前想后，曹锟把心腹幕僚夏寿田请了过来。

夏寿田是著名的学者，给老袁当过幕僚，现在又是曹锟的机要秘书，也算是见多识广。不过面对这个局面，他也是一阵的头疼。

“大帅，此事有些麻烦，据消息来看，美英两国全都倾向于日本，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都认为日本在山东有特殊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想要日本继续留在山东。这说明列强已经形成了共识，再想使用以夷制夷的法子，已经不管用了。”

“说的没错啊，这些洋人简直反复无常，十足的小人，美国人不是说要支持咱们，收回山东么，竟然变卦这么快，简直可恶透顶！”

“列强本就是夷狄，只懂拳头，不懂仁义。不过依我看，一旦无法收回山东，只怕对大帅的威望极为不利，而且奉军和民党上下撺掇，要搞什么议会选举，到时候只怕中央的大政，就落到他们手里了！”

“先生有什么高见么？”

夏寿田闭目想了想，然后说道：“大帅。我看索性就把问题推出去，张廷兰不是以维护主权自诩么，那就让他出面交涉山东问题，如果办不成，他头上的光环可就要褪色不少。”

“那要是办成了呢，岂不是更显得我们无能么？”

夏寿田笑着摇摇头：“他办不成，这次是列强态度一致，他没有空子可钻，奉军再强大，还能胜过美英日三国么？”

曹锟一听这话。也微微点头，不过还有些疑虑：“张廷兰那个家伙可是奸猾过人，他会轻易借这个烫手的山芋么？”

“那就要看大帅拿出什么诱饵了，既然张廷兰想要抢夺议会，大帅不妨就提议梁启超出任议长。然后由国会出面授权，这样张廷兰就没法拒绝了。”

曹锟想了半晌。终于一狠心。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了！”

夏寿田也从曹锟的府邸退了出来，被冷风一吹，老头子也打了一个机灵，他背后全都是冷汗了。

回到了家中，一把就抓住了杨度：“皙子，我可是按照你说的办了。曹锟也上当了，只不过你这么替张拙言谋划，不知道他许给你了什么好处啊。”

杨度微微一笑：“老兄，自从洪宪帝制。度已然是声名狼藉，现在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恕罪而已，只盼着这次我没有看错人，张拙言能挽天倾于既倒！”

夏寿田也摇了摇头：“不过我看这次的事情，的确有些难办。”

“再难还能难过和日本人直接开战么，他们又不是没打过，我们等着消息就足够了。”

……

奉天，帅府。

“大家请看，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是拱卫京津的门户，好比两扇大门，只要守住这两地，渤海就能安然无恙，京津也就有了安全保障。可是自从甲午战败之后，俄日先后窃据旅大，英国人拿下了威海卫，而德日又先后控制胶州湾，这样就等于是把两扇大门直接拆下去。京津全都暴露在列强的直接威胁之下，面对这种局面，简直就是芒刺在背，如鲠在喉，寝食难安。”

杨宇霆大声的说道：“如今我们拿回了旅大，等于是关上了一半的大门，不过这还不够，必须要把山东半岛也拿回来，把门户封死。这样我们在两个半岛之间，修筑机场，部署潜艇，渤海的制海权就能死死的控制在手中，想要入主中原，也就变得容易多了，不然恐怕要整夜的做噩梦了。”

杨宇霆所说，也正是张廷兰关注山东问题的原因，他的心底还有一丝愧疚，在历史上，山东问题在华盛顿会议上是解决了的，不过在这个时空当中，由于奉军的快速壮大，让列强产生了忌惮，因此就在山东问题掣肘，让日本继续保留在华的势力，进而制约中国。

既然是自己这只蝴蝶惹的祸，那就应该自己收拾，而且也正如杨宇霆分析的那样，张廷兰既然有意入主北京，那就不能不考虑安全问题。他可不能像北洋那样，甘心做一个儿皇帝。

既然要大展手脚，老巢的安全总要保证吧，因此山东问题是不能不解决的。在座的这些将领并没有想的这么多，刚刚和日本人碰了一场，奉军大获全胜，经过了几个月的修养，部队已经恢复了状态。大不了再和日本人拼一场，总之大家是信心十足。

正在这时候，突然有秘书送来了曹锟的电报，张廷兰一看，顿时喜出望外，传阅给了其他人，大家也都是满脸的惊喜。

“正愁没有借口干涉山东呢，曹锟就给咱们把大礼包送来了，我看真应该好好感谢这位曹大帅。”电报传到了李景林的手上，他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都是如此。

张廷兰也十分高兴，曹锟不单把处置权力交给了自己，还附送了一个议长出来，生怕自己不想接一样，简直想的太周到了。

“既然如此，咱们可不能辜负了曹锟的一片好心，就让梁先生即刻进京，然后在议会之中，组建一个山东问题特别委员会，这样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随后张廷兰又看了看在座的众人：“不论是和，还是战，强大的武力都是支柱，从即刻起，第二师和第七师组成先遣军，李景林出任军长，另外从空军调遣两个轰炸机大队，海军的潜艇和鱼雷艇都做好准备，随时发起收复青岛的战役！”

“明白！”李景林和沈鸿烈等人全都起身敬礼，上次和日本人大战的时候，其他主力师都在朝鲜半岛大显身手，唯有第二师是在旅大一线，阻挡日本人。虽然也是功劳颇大，但是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要一展身手。

因此李景林得到了命令之后，马上调集部队，即刻动员，进驻山海关，做好入关的一切准备，海空军也都出动，陈绍宽率领着第一潜艇大队，一共六艘海狼级潜艇，秘密向着胶州湾进发。

就在奉军都准备差不多的时候，张廷兰向全国发表了通电，就山东问题，表明了奉军的态度。

山东是圣人的家乡，绝对不允许倭寇窃据，中华四万万同胞，应当抱定决死一战的勇气。当初德国人窃据胶州湾，满清没有出兵，日本人再度抢占胶州湾，民国依旧没有出兵。到了现在，要是还不出兵，我们就要永远失去这块土地了！

强权即公理，在这个丛林世界当中，弱肉强食，道义根本讲不通，我们就只有诉诸战争手段。二十万奉军将士，已经枕戈待旦，随时兵法山东，与倭寇拼死一战。

最后，我们敦促华盛顿方面，理解中国人民的诉求，和平归还青岛，顺利解决山东问题，不然就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一封通电，写得杀气腾腾，尤其是频频使用倭寇的字样，更是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各国蔑称支那者多如牛毛，可是中国人敢用倭寇称呼日本的，还没有见过，全国上下，顿时也被这种豪气给感染了，顿时各地的游行如同潮水一般，要求彻底归还山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大帅，你怎么能让张廷兰处理青岛的问题啊，这不是惹火烧身么？”

吴佩孚看到了张廷兰的通电之后，火急火燎的从洛阳回到了北京，他感到了奉军的压力之后，越发觉得推行改革成为了必然，因此就回到了河南，强力推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结果正在这个时候，山东问题爆发，让吴佩孚也是措手不及。

“张廷兰借着这次机会，明目张胆的将军队派到了关内，我们还没有任何的借口阻挡，山东问题不管解决与否，一把刀子，都顶在了咱们的心口上，数万虎狼之师，随时都能要了我们的命，这招棋走得太臭了！”吴佩孚毫不留情的说道。

曹锟也没有想到奉军竟然敢直接亮出了武力威胁，张廷兰的生猛程度远远超出了曹锟的想象，毕竟涉及到了美英日等国，按照常理，都应该先进行交涉，然后在采取行动，哪知道张廷兰竟然直接摆开了战阵，一下子就把曹锟打得措手不及。

“子玉啊，我也是一时糊涂，不过既然张廷兰想打，那就让他和日本人斗一斗，我们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

吴佩孚也长叹一口气，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在这个时候，华盛顿方面终于传来了消息，美英也有感于中国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支持日本霸占山东，而是提议暂缓交付山东。

至于什么时候交付，就由中日之间进行协商决定，当然美英也提出，这只是一个倡议，不具备任何约束力。而张廷兰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毫不犹豫的命令先遣军直接南下山东！

第六百八十九章日本人退缩了？

“总指挥，怎么车站这么多人啊？”

李景林听到副官的话，也向车窗外面看了看，只见铁路沿线到处都是络绎不绝的人群，这些人还打着各种彩旗标语，冲着军列不住的欢呼。

随着火车距离天津车站越来越近，人群就越来越密集，大量的年轻学生涌到了站台上面，正在热切的张望。而提前到了进关的梁启超也带着大量的国会议员，军政要人，特意从北京赶了过来，专门迎接李景林他们。

李景林一看这个阵势，也有些诚惶诚恐，火车刚刚停下来，李景林就急忙跳了下来，几步走到了梁启超等人的面前，冲着这些国会议员，敬了一个军礼。

“诸公盛情，我代表先遣军将士深表感谢，然则战事紧急，刻不容缓，大军必须马上南下，如有失礼之处，还请大家见谅。”

梁启超也笑道：“战事为重，总指挥不用客气，不过我觉得有一样东西，还请将士们收下，然后才好南下。”

正说话之间，有两名学生捧着托盘，走到了李景林的前面，梁启超笑道：“听闻奉军将士准备南下收复胶州湾，京津两地的山东籍学生十分感动，他们连夜绣成两面旗帜，以壮行色！”

说着梁启超拿起了一面，黑色的旗面，用着红线绣着国之利刃四个大字，这四个字笔走龙蛇，气魄恢弘。随后又展开了另外一面，绣的是百战百胜，字体同样雄浑有力。

“李总指挥，这字体是由山东著名学者于清泮先生手书，然后由数十位女学生联手绣成，选择黑底红字。是铁血之意。祝愿我铁血之师，此去一战成功，收复胶州！”

“多谢梁先生，多谢山东诸位学子，李某虽然不是山东人，但是我知道在奉军战士之中，有相当数量都是从山东到关外的，可以说山东是很多将士的根，我们血脉相连，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会坐视倭寇，窃据大好河山！”

“说得好！”

顿时在场的议员纷纷叫好，聚集在站台内外的学生不住的欢呼喝彩，数万人一同欢呼，声音震动天地。声势如此浩大，就连偷偷前来观察的外国人员也都感到了惊骇。这个古老的国家。果然蕴藏着一股可怕的力量，绝对不能小视。

这时候已经有不少的民众涌到了军列的前面，通过车窗，不断的给士兵塞茶叶蛋，苹果一类的东西。

士兵们最初并不想要，可是架不住民众的热情。不多时士兵们的手里就塞满了。这时候又有几家店铺的老板，他们带着伙计，从人群之中挤了过来。他们端着大号的铜盆，里面放着包子麻花一类的东西。全都是刚刚做好，香气扑鼻，挨个发给车上的战士。

李景林在一旁也忍不住偷偷拉了一下梁启超的衣襟，小声说道：“梁先生，意思一下就成了，要是在这么下去，只怕要耽搁行程了。”

梁启超也是一阵苦笑：“你当这是我的安排啊，哎！只能说咱们的老百姓受气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太需要有人帮他们争取尊严，争取生存。这是激励，也是沉甸甸的担子，李总指挥，可万万不要辜负了这些百姓啊！”

梁启超说到了这里，也十分感慨："辛亥年的时候，最初也有不少百姓，箪食壶浆，鼎力支持革命军，结果很快老百姓就觉察出来，南北不过一丘之貉，民党的势力也快速削减。这些年过去了，梁某再度看到这样的情况，也十分感慨，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就看咱们能不能把握住了！"

"梁先生放心吧，李某没有别的，就算把一腔热血洒在了山东大地，也绝后退！"

这时候火车已经加好了煤水，热情的人群也稍微减弱一点，李景林再度回到了火车上，那两面绣的旗帜已经插在了火车上面，旗面迎着风飘扬，就如同奉军的誓言一般，昭示在了天下人的面前。

从天津一路南下，李景林率领着先遣军赶到了德州，进入了山东地界，实际上有一支部队比他们的速度还快，那就是空军，已经升任第一航空总队队长的何世龙已经在一天前到了德州。

刚到了山东之后，何世龙就用最快的速度选定了几处机场。空军在几次战斗之中，已经越发成为了奉军不可获取的力量。尤其是要在青岛作战，就要面对日本人的海上优势，没有足够的空军，是绝对行不通的。

李景林到了德州之后，也立刻到了工地上，找到了何世龙，此时何世龙正在推着一辆独轮车，里面装满了大块的砂石。

目前的飞机对跑道的要求不算高，只要平整开阔就可以，基本上在地面上铺一层砂石，然后再用石磙碾压平整，就已经足够了，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在四川修筑轰炸机机场也是这么干的。

看着李景林赶来，何世龙急忙擦了一把头上的汗水，笑着说道："总指挥来的挺快啊，你放心吧，再有一天时间，这个野战机场就能启用了，从这里出发，就可以对济南的日军进行轰炸，保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好，空军准备好，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李景林笑道："山东的情况如何，日本人有什么动向，民间又有什么情绪？"

"根据现有的情报，发现日本人将主力集中在了青岛，另外在济南也布置了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说起来就是依靠着胶济铁路，摆出了一个哑铃的形状。"

"哼，小鬼子真是贪心不足，明明兵力不足，还想要两头兼顾，简直是找死！正好给咱们一口吞掉。"

根据可靠的情报，在山东的日军一共有六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另外还有铁道兵，工程兵，通信兵，医疗队等等，总人数加起来将近一万人，归属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由比光卫负责指挥。

别看人数不多，但是这支部队十分特殊，直接归属日本天皇指挥，而且司令官多数都是中将大将，和关东军几乎不相上下，就拿由比光卫来说，他也是新近提升的一位大将。其实从这个安排来看，就知道日本人对山东是多么重视。

"何团长，这次在山东作战，可不同于东三省，民众的情绪如何，是不是愿意支持我们？"

何世龙顿时笑道："李总指挥山东父老比起想象的还要好，最初我们到这里，要征集民夫的时候，按照规定，是要付钱。可是当山东的百姓知道咱们是来赶走日本人的时候，全都义务出工，要是给钱，他们全都瞪眼睛。不光不要钱，工具干粮全都是他们自带的，而且干活格外的出力，依照我们的标

准，他们把工期大大提前，很快五座机场野战机场就能投入使用。”

正说话之间，工地的一边传来了一阵香气，十几个壮实的妇女挑着煎饼和热汤，向着这边走了过来。劳累了一上午的工人纷纷抓起煎饼，大吃大嚼，十分的畅快。

李景林也走了过来，虽然他没有穿戎装，但是从气势上，还是能看出来，是个当官的，这些劳工还稍微有些拘谨，一个个不知道该说什么。

李景林反倒是笑道：“早就听说山东的煎饼好吃，和大家伙讨几张，你们不会不答应吧？”

“长官，您能过来，是我们的福分，求之不得啊！”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笑道。

李景林拿过了煎饼，还卷了一根大葱，三口两口就送到了肚子里头，然后喝了一碗汤，笑着说道：“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部队里头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

一听李景林称赞，这些百姓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李景林看了看旁边上年纪的劳工，笑着问道：“老乡，我听说你们都是免费出工的，不知道我们来打日本人，你们有什么想法？”

“还能有什么想法，早就该打了，不把这帮畜生赶出去，我们怎么能有好日子过啊！实不相瞒，当年德国鬼子霸占了青岛，然后就到处征集人手，要修筑胶济铁路，当时老汉就跟着相亲和德国鬼子干。结果朝廷也不帮咱们，我们的大刀长矛，干不过人家的枪炮，大家伙多数都死了。”

老人说起往事，眼中也泛着泪花：“我现在就是老了，要不然我还要参军，和这帮洋鬼子拼到底，凭什么好好的土地，让他们给霸占了，这些洋鬼子凭什么骑在我们的脖子上拉屎。”

山东人豪气，也倔强，著名的义和团运动就是发起在山东，列强在华修筑铁路，一旦谈成了，就没有多少阻碍。唯独山东不一样，胶济铁路在修建过程中，沿途的百姓掀起了起义行动，和德国人真刀实枪的拼杀。

这次奉军进入山东，驱逐日军，受到了英勇的山东军民空前的支持，各地出动民夫，帮着修路运输物资，提供军粮，总之竭尽一切力量，而有了这些百姓的支持，奉军也没有了后顾之忧，李景林到了德州的第三天，就率领着大军直扑济南。

……

“大帅，日本外相发来了急电，要求针对山东问题，展开谈判。”顾维钧急匆匆的跑到了张廷兰的办公室之中，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哈哈哈，终于还是等到了，百里兄，这次恐怕我又要赌赢了啊！”

第六百九十章磁性水雷

“拙言，我担心这不是日本人要退缩，而是他们玩的一个缓兵之计啊。”

蒋百里忍不住说道，大战刚刚过去几个月，奉军远远没有恢复元气，而且这时又是冲击最高权柄的时候，奉军实在是不宜和日本人再度开战。

不过张廷兰却坚持主张不惜一战，蒋百里最初也十分不解，可是当张廷兰透露了自己的想法之后，蒋百里也不得不赞同了。

能战方能和，奉军虽然没有准备好，但是毕竟还裹挟着大胜的威风，日本人还没有从失败的阴影之中走出了，虽然重建了几个师团，但是战斗力还远远没有形成。联合舰队在遭受了重创之后，也未必敢到中国近海作战。

双方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基于这种判断，张廷兰决定赌上一把，摆出大战的架势，迫使日本人主动放弃青岛。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主张，不过也意味着成功之后，收获也十分惊人。

现在日本人提出了谈判的要求，事情已经开始按照预想的发展了，不过蒋百里的提醒也非常有道理，因此张廷兰笑道：“不管日本人有什么花样，我们都要保持足够的压力，外交部可以和日本人进行接触，不过军队的准备一刻都不要停止。再调一个坦克团和一个炮兵团入关。”

张廷兰想了想，又说道：“要吓唬人，就要拿点真家伙，把装甲列车和攻城重炮也派上去。”

自从缴获了俄国的装甲列车之后，奉军也进行了相关研制，最近生产出了八列装甲列车，首尾各装了一门76毫米炮，在车厢上面配属了二十挺重机枪，其中有四挺是特殊改装。是高平两用的，能有一定的防空能力，对付步兵骑兵就更不在话下了。

毫不客气的说，一辆装甲列车，就是一个移动的火刺猬，虽然装甲列车有着相当多的弊端，但是不可否认，还是有着巨大的用处的，而且要想对山东日军作战，就要控制胶济铁路。装甲列车就是控制铁路的神器。

装甲列车不单有巨大的实用价值，还有极大的威慑效果，现在拿出去，自然就是向日本施压，让他们相信奉军的是真的准备一战。伴随着南下的两列装甲列车。还有八门靠着铁路机动的240毫米榴弹炮。在朝鲜半岛上，这种大炮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威力。这时候也都派了出去。同样是为了增加对日本人的压力。

得到了加强的奉军，在山东的行动更加的主动，李景林指挥着部队，从三面包围了济南，只给城中的日本向青岛逃窜的一条路。

当然这看起来唯一的生路，并不是那么好走的。山东的民众已经被组织起来，沿着胶济铁路，有数量惊人的民兵部队，他们随时可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更不用说奉天还牢牢占据着空中的优势，战斗机和轰炸机随时都可能把道路炸断。

就在李景林积极备战的时候，黄显声按照张廷兰的命令，率领着坦克团也到了济南的外围。士兵们把这些钢铁怪兽，从火车上卸了下来，一字排开，如同洪荒猛兽复活了一般，钢铁轰鸣起来，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黄团长，大帅有什么指令没有，究竟什么时候开战啊，弟兄们都等不及了。”

黄显声摊了摊手，苦笑道：“我也盼着开战啊，不过听说咱们正在和日本

人接触，争取让他们和平交出山东，就是不知道小鬼子会不会听话。”

“唉！”李景林叹了一口气：“我可是攒足了劲头，想要在山东拼上一把，我可是接下了学生们送的百战百战的旗子。谁知道这些日本人竟然怂了，简直太岂有此理了！咱们几万大军，就这么干瞪眼，看着城里头的那些小鬼子么？”

“大帅来的时候，可是有特别的交代，我们当然不能让日本人好过。大帅已经授权了，只要不开第一枪，随便我们怎么折腾，最好让日本人承受不住，主动放弃济南，下一步就是青岛，要是能做到这一点，谈判都剩下了！”

李景林一听，顿时眼前一亮，张廷兰这道命令，可是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打仗并不意味着要真刀真枪，疆场拼杀。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措施，让日本人难受。

他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笑道：“黄团长你要辛苦一下了，坦克团马上给我到济南城下转一圈，让城中的日本人都看看，吓破他们的苦胆！”

黄显声急忙点头答应，他率领着坦克团，即刻按照李景林的命令，在济南城外绕起了圈子，城中的日本兵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庞然大物，他们也被这种强大的战争机器震撼着。

坦克开进，掀起了巨大的尘土，遮天蔽日一般，在尘土之中，一辆辆钢铁巨兽，狰狞着冲了出来，粗大修长的炮口显示着无与伦比的威严和力量，似乎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冲破济南的城防，将里面的日本人全都消灭。

巨大的轰鸣声就像是耳边的噩梦一般，经久不散。奉军一面安排和日本人展开谈判，一面动用一切的力量，开始袭扰日本人，这场意志的比拼终于开始了。

既然是要袭扰恫吓日本人，奉军肯定不会这点手段。在晚上奉军会悄悄接近日本人的阵地，然后将鞭炮点燃，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就像是机枪一般。

睡梦之中的日军会立刻惊醒，他们匆忙穿戴，准备应付攻击，可是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地的鞭炮碎屑，似乎是在嘲弄他们的愚蠢。

这还只是小儿科，尽力过的次数多了，就可以勉强然后，但是有些东西，根本防不胜防，那就是奉军的轰炸机。发动机的轰鸣声是相当可怕的噪声，在后世距离机场比较近的民众，通常都会产生一些精神问题。

奉军也把飞机用了出来，轰炸机不时低空掠过济南的上空。轰鸣之声，就像是耳畔的雷霆一样。尤其是被飞机重点关照的日军驻地，巨大的噪音折磨着日本人的神经，让人彻夜无法入眠，几天下来，个顶个的全都是熊猫眼，简直比打仗拼命还要劳累。

当然也有些日本人变聪明了，他们用棉花和布条，塞住了耳朵，想要避开声音的骚扰。可是奉军的骚扰也随之升级。士兵们对机翼进行了特殊改装，在上面加上了巨大的哨子，让噪声成倍的增加。

尖锐凄厉的哨音响个不停，这种声音简直无法形容，堵住了耳朵根本没用。这种声音似乎会从骨骼传到，整个人都包围声波之中。根本没有办法躲过去。日本兵失眠的越来越多，他们变得空前烦躁，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

奉军到了晚上，不只有这些袭扰的行动，而且还在城市周围搞各种演习，枪弹之声。密集猛烈，扰的日本人根本睡不着觉。

谁也不清楚奉军会不会演习到了一半，突然就发起了攻城战役，因此这

些日军必须提高注意力。消耗着本就透支的精神。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显得空前的烦躁，动不动就大声的吵嚷，在军队之中，打架的事件越来越多，军心浮动，士气低落。

而此时中日之间的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中方的态度非常明确，日本必须无条件的归还青岛，把所有日军全都撤走。日本方面则是百般的抵赖，他们简直要推迟五年，然后再进行谈判，探讨归属问题。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奉军是坚决不同意，张廷兰继续向前线增兵，摆出了对青岛和济南的包围态势。另外张廷兰又调动了十五艘鱼雷艇沿着海岸线南下，别看鱼雷艇小，但是在近岸的作战之中，却往往能起到以小博大的作用。

目前的侦查手段和后世根本没有办法比，小巧的鱼雷艇速度快，体积小，是非常难以攻击的目标，几十吨，上百吨的体积，决定了这些小家伙甚至可以隐藏着波浪的后面，快速接近大型军舰。

一旦靠近之后，鱼雷发射出去，对于大型军舰来说，就是一场噩梦，日本人已经有了深刻的体验，长门号就差点被这些小东西送到海底，现在还在船厂之中维修呢。

这些鱼雷艇集中南下，让日本的联合舰队越发不敢贸然到中国近岸。一面调兵遣将，另外一面奉军的袭扰工事也加强了，奉军开始向济南和青岛投掷大量的日文报纸和图片，上面印着日本各地的风光，还有大量的艺妓图片。

这下子顿时就勾起了日本人的思乡之情，尤其是那些艺妓的图片，更让憋闷许久的日军越发的苦闷了。他们三三两两的聚在了一起，讲着各种荤段子，然后憧憬着回家之后的情景。

自从投掷这些照片之后，日本军营之中的草纸数量快速消耗，而且速度越来越惊人，士兵的状态也越来越迷离。

正在阵地上守卫着的日本兵，突然听到了在对面奉军的营地里面飘出了一段熟悉的旋律，家乡的民歌又在耳边响起，一个年轻的士兵听到了声音，忍不住轻声哼唱起来。

“八嘎！”

一个日本军官冲了过来，猛地扇了这个士兵几个耳光，谁知这几个耳光扇完之后，这个士兵并没有像以往一样，不住的说嗨嗨，而是趴在了地上，痛苦流涕，嘴里不住叨念未婚妻子的名字，其他的士兵看到了这里，也都露出了深深的同情之色。

日军的这些动向，也都报告给了由比光卫，这位日本的大将，也愁到了极点。和奉军拼死一战，他们的胜算根本就不高，而且日本已经再也不能承受失败了，也正是因为如此，面对奉军的骚扰，他们只能尽量的克制。

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就看谁先受不了。顾维钧率领着中国代表团和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内田虽然气势汹汹，但是已经有些色厉内荏了，调子渐渐的边软弱下来。

“青岛可以提前交还中方，但是在青岛，帝国有着大量的侨民，也有着特殊的利益。因为我们要求要在青岛设立领事馆，同时也要保留管理侨民的机关。另外帝国在山东也有大量的投资，这些都必须予以保护，只有做到这一点，帝国会考虑从山东撤军的问题。”

“内田先生，你说一个小偷，偷了人家的一只羊，然后喂养了一段时间，这头羊下了羊羔，那这个羊羔能归属小偷么？显然是不能的，日方非法窃据了山东，然后进行的移民和投资，全都是非法的，既然非法，我们就没有必要保护，山东必须彻底的，完完全全，不留任何尾巴的交给中国。”

内田一脸的怒气，大声的说道：“顾先生，你们这是在选择战争。”

“内田先生你搞错了，有一个国家不顾中国的反对，跑到山东的土地上，向德国人开战。从出兵的那一刻开始，就应该清楚，中**民绝对不会答应这种事情的！”

内田和顾维钧斗嘴，显然找不到什么便宜，而山东的守军又面对着奉军的不断骚扰，局面对日本越来越不利。除非是调动几个师团，同奉军在山东拼一场，不然就别想继续控制青岛。

谈判又陷入了僵局之中，而此时张廷兰则是又到了兵工厂之中，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战争都是最后的手段，只有把手中的矛磨得锋利了，才有胜算。

“大帅，最近我们又推出了两样新产品，如果用好了，绝对能让日本人吃一个大苦头！”陶吉平笑着向张廷兰介绍：“这是刚刚搞出来的磁性水雷，我们已经在彼得大帝湾做了实验，效果好的惊人，把水雷沉底之后，只要有军舰驶过，就会触动水雷，进而发生爆炸，如果把这玩意放在胶州湾之外，日本人的舰队过来，一下子就足以让他们损失惨重。”

显然磁性水雷的性能，让陶吉平十分满意，张廷兰一听说这种杀器研制出来，也是十分高兴。

“干得不错，普通的锚雷我们用过了几次，日本人已经有了防备，要想在取得战果，就要出其不意，磁性水雷是个好东西啊！”

原本磁性水雷是在二战之前，德国人研制出来的，曾经让英国人吃足了苦头，足足有十七艘军舰被炸沉，现在奉军弄出了这玩意，可是一张不可多得的杀手锏。

第六百九十一章出人预料的胜利

众所周知，舰艇在船厂建造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构成船体的钢板和其他铁块会因经常的敲击而被地球的磁场逐渐磁化，从而带上磁性。舰艇下水后，就会成为一个浮动的大磁体。

针对这种情况，开发出了磁性水雷，一旦舰船驶过磁性水雷的上方，本身的磁场就会触动水雷，引发爆炸。这种水雷的好处就是不需要直接接触，布雷时只要把水雷沉底，然后坐等舰船上钩。

相比锚雷和漂雷，磁性水雷的隐蔽性更好，简直就是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必备之物。自从奉军使用水雷搞沉了雾岛号之后，中日之间的水雷竞赛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战争永远都是矛和盾的较量，永远不要指望着一种武器横扫天下，而是需要不断的更新进步，只要你走到了敌人的前面，就能够占得先机。

张廷兰也深知这一点，在大舰队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水雷就是他遏制日本联合舰队的王牌，大不了老子在家门口布满了水雷，我看谁敢过来！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廷兰十分关注水雷的发展，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技术上的事情，就是一层窗户纸，以往只是没有想到而已。张廷兰提出了磁性水雷的概念，兵工厂经过几个月的研制，就迅速拿出了成品。

“大帅，上次您还提到过水压水雷，根据军舰通过时，水压的变化，从而引爆水雷，这个我们也做了研究，只不过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们的水压引信非常不稳定。极易引爆，目前还在试验之中。”

“嗯，不用着急，暂时有磁性水雷就足以让日本吃点苦头了，山东的问题不能再拖了，我们好几万的大军在外面，人吃马嚼，消耗也太大，有了这个水雷之后，又多了一点胜算啊。”

“大帅。我们还有一样新产品，也拿了出来，那就是钻地弹。本来是针对旅大研制的，结果我们稍微慢了一点，好在旅大是和平收复。也没有发生血战，不然就是我们的错了。”

张廷兰一听钻地弹。顿时眼前也是一亮。不论是旅大还是青岛，都是前后两个帝国经营，各种防御工事密布，寻常的攻击根本没有多少作用，而且还会损兵折将，头破血流。

如果有了钻地弹。那么效果就大不一样，最难啃的地下工事全都会一一摧毁，部队进攻近容易多了。

普通的炸弹触地之后，就会发生爆炸。而钻地弹则能深入地下几米，十几米才爆炸。原理其实也不复杂，不过是把弹头做的更坚固，使之能够依靠强大动能，深入地下。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延时引信，使得炸弹在深入地下之后，才发生爆炸。

“现在拿出来也不晚，青岛外围也有大量的日军工事，想要敲掉，十分困难，有了钻地弹，就能节约大量的生命，不知道现在生产情况怎么样了？”

“大帅，说来惭愧，我们只造出了五十枚，为了节约成本，弹体我们采用了废旧的炮管，强度没有问题，而且又是废物利用。但是弹头就需要更坚硬的合金了，我们还生产不出来，只能向德国进口。”

“材料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赶上来的，这需要时间的积累，不断的实验配方，大家也不要过于焦急。”

张廷兰在军工厂转了一圈，发生各种生产工作都在满负荷运行，也十分满意。有了这玩意，就有了强硬的底气。

回到帅府之中，张廷兰就把顾维钧找了过来，笑道：“这两天谈判的情况如何？”

“日本人态度有些松动，只不过他们依旧不愿意立刻交还青岛，还试图在山东保留特权。”

“明天你就给日本人发出最后通牒，只给他们三天时间，不答应我们就采取军事行动。”

“大帅，是不是有点着急了啊？”

张廷兰摇了摇头，苦笑着说道：“我是等不起了啊，华盛顿会议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各国要签订条约，如果不在这之前结束山东问题，会有不少的麻烦。”

华盛顿会议和巴黎和会一样，也是一个马拉松会议，各国争争吵吵，就像菜市场一样，不过华盛顿会议上主要争吵的是美英日三方，而非美英法。

三方的核心就是海军军备控制问题，由于日本刚刚战败，国际地位下降，美国提出日本海军的规模要控制在美国的一半。日本人对此是坚决反对，他们声称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必须保持强大的海军，甚至要求达到美国的百分之七十。

这期间又牵扯到了山东的问题，美原计划让日本保留在山东的权利，换取日本在海军上的让步。总之出卖弱小国家，已经成为了西方的一个惯例。

可是没想到刚刚提出了建议，就遭到了奉军的强力反弹，海陆空三军都开到了山东，中国上下也是呼声一片，要和日本开战。美国人不得不暂时搁置了提议，华盛顿会议就这么陷入了僵持。

不过狡诈的西方并没有就此罢休，美国提出了新的建议，日本人的军舰吨位依旧在美国的一半，但是可以保留建两艘战列巡洋舰的权利，这两艘战舰就是针对马肯森号的潜在威胁而建造的。

不过日本人对此还不满足，他们试图拥有美国百分之六十的吨位。其实日本人的算盘也非常精明。别看美国海军吨位大，但是要兼顾两洋，单纯从太平洋来看，联合舰队依旧要成为最强大的力量。

张廷兰通过在美国的关系，已经得知了一些会谈的内容，他也是一喜一忧，喜的是几乎全世界都相信了奉军的骗局，认为马肯森号会重新成为战舰，为此日本人还要针锋相对的造两艘战列巡洋舰，战略忽悠行动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忧的是一旦美英日最后落实了协议，结果山东问题还是悬而未决，搞不好美英两国会在日本背后，暗算一下奉军，因此必须抢在会议结束之前，达成协议。

顾维钧一听，也急忙点头：“大帅说的是，只不过日本人还是不同意怎么办？”

“那就开战！”

张廷兰毫不客气的说道，这种国际较量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虎头蛇尾，犯逃跑主义的错误。没有退路，那就只能死磕。

顾维钧离开之后，张廷兰立刻把沈鸿烈和孙安虎叫了过来，将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然后说道：“一旦和日本开战，还是一个原则，必须速战速决，

不能拖延。海军马上派出潜艇部队，对胶州湾进行布雷行动，把日军同外界的联系阻断。”

“大帅，我认为不光要给胶州湾布雷，最好还要采取进攻性布雷措施，也就是说要把水雷布到日本人的家门口。”

张廷兰一听，也忍不住问道：“有这个把握么？”

“没问题，海狼级潜艇的航程足够了，而且我们又有了新式的水雷，绝对能让日本人吃一个大亏。”

“那好，就安排六艘海狼级潜艇针对日本港口布雷，而其余的潜艇则是封锁胶州湾。”

“遵命！”

张廷兰又看向了孙安虎：“让第一师和第五师动员起来，立刻进驻山海关，随时入关增援，一旦开战，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消灭山东的日军。”

沈鸿烈和孙安虎都急忙去安排，奉军再度增兵，给本烧得旺旺的柴火又泼了一桶油，各方全都把心悬了起来，看来战斗真的不可避免了。

清晨的阳光再度洒满了济南，日军士兵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再度爬了起来，昨天晚上奉军连续搞了三场演习，最可气的是竟然请来了一帮唱戏的，大唱山东梆子，唱完了又换成吕剧，一直折腾了一宿。

到了现在，这帮日本兵耳朵里还回荡着山东大汉高亢的唱腔，让这帮日本人简直烦躁了到了极点。打又不让打，走又不让走。这不是让他们活受罪么！

这些天下来，所有的日本兵全都瘦了十几斤以上，本来就矮小的日本人，显得更加的矮小了，眼窝深陷，眼袋青黑，一脸的胡子茬，满头的乱发，就像是烂草一样，这些人根本不像是军人，反倒像是一群乞丐！

又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所有人都无精打采的啃着窝窝头，喝着能照出人影的清汤。就在这时候，突然几架飞机再度出现在了空中，本来这是需要进行防空警备的，不过日本人已经习惯了这骚扰，索性什么都不在乎，还在指指点点。

飞机转了几圈，突然抛下了大量的纸弹，飘落到了地上，有些好奇的日本人还当是艺妓的图片，准备偷偷收藏起来。

可是他们一看内容，顿时就傻眼了，原来竟然是一份朝日新闻的报纸，上面头版头条就刊登着中日和谈已经成功的消息，日军撤出山东。

一看这玩意，日本人顿时就傻了，难道真的结束了么，噩梦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么？

这是日本的报纸啊，不会错了，看到了这里，从日本人心里竟然涌出了两句话：“竟然又输了。”“终于结束了！”

不只城中的，就连城外阵地上的日本兵也看到了这份报纸，他们陆续走出了战壕，该死的对峙终于结束了。可是就在此时日军的指挥部当中，发出了凄厉的咒骂之声：“卑鄙的支那人，竟敢欺骗大日本的武士！”

第六百九十二章消失的潜艇

奉军抛出来的日文报纸当然是伪造的，但是日军的精神已经被拖垮了，对于结束这种折磨，自然一百个愿意，理所当然的就认为这就是真的。越来越多的日军主动放弃了武器。走出了潮湿阴冷的战壕，他们贪婪的呼吸一口空气，心中虽然还有失落，但是更多的却是放松，终于结束了。

可是相比这些日本人，奉军反倒没有这么轻松，他们可是很清楚，这些报纸不过是假冒的而已。现在日本人都放弃了抵抗，反倒让奉军感到了一丝疑虑，万一是日本人玩得手段怎么办？

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也不能放过，如果让日本人觉察出来报纸是假的，反倒错失良机。黄显声当即请命，他率领着坦克团冲在了最前面，前去接管济南。

这些坦克呼啸着向日军的阵地碾压过去，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黄显声他们已经能够清楚的看到那些茫然的日本兵。此时他的手心也满是汗水，一旦日本人耍诈，冲进去的坦克恐怕就危险了。

黄显声把手放在了机枪的扳机上面，如果有一个日本兵出现了任何的异常，他都会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用机枪扫射他们。不过出乎预料这些日本兵格外的老实，坦克开来之后，他们还恭恭敬敬的让路，全都低眉顺眼，没有任何的危险举动。

这让黄显声也是大吃一惊，要知道日本人在战场上的疯狂，是人所共知的，武士道精神之下，这些日本人都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动不动就是万岁冲锋，肉弹攻击。这种疯狂的劲头。让黄显声也十分挠头。

可是眼前这些让黄显声又大吃一惊，这些野兽怎么变得这么温和了，简直像变了一群人一样。当然黄显声并不理解，这就是日本人的特别之处，他们对于美国人就是如此，没有投降的时候，他们使用神风特攻，号称一亿玉碎。

可是当天皇宣布投降之后，这些日本人变得格外的恭顺，整个日本没有任何针对美国的袭击事件。甚至他们主动提出给美军修建慰安所，这种病态的民族，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奇葩。

黄显声当然也管不了这么多了，趁着现在日本人没有防备，赶快控制济南。省得有任何的反复。坦克团在前面冲锋，后面的奉军快速跟进。一看这些日本兵还都停留在道路两旁。由中下级军官负责着，左一堆右一堆，由于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还有些茫然。

李景林一看，也感到了隐患，因此赶快命令士兵冲过去。把这些日本人控制起来。不过奉军十分宽松，只要老实听话，就没有问题，甚至让这些日本兵能够保留步枪。当然机枪和火炮之类的还是要控制在奉军的手中。

负责守卫济南的是日本少将高田丰树，他也被折磨的精神几乎崩溃，青岛那边没有任何的消息，只说是让他们死死钉在济南，严禁开枪，但是也不准撤退。

高田只能不死不活的僵持着，可是他刚刚啃完了半个饭团，手下人突然战战兢兢的跑了进来，手里头拿着几张报纸。

“长官，这是支那人空投的报纸，上面登载着东京已经同意撤军，放弃山东了。”

“什么？”高田丰树豁然站起，开玩笑，民间的报纸，怎么可能比军队的情报还早呢？他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怎么会突然之间就结束了呢。

“赶快给我看看！”

高田一把躲过了报纸，仔细的看了看，发现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高田又翻看了后面的几页，顿时就感到了不妙。

“八嘎，这是假报纸，你们这帮蠢货，有没有人相信了？”高田瞬间像是暴怒的狮子一般，眼珠子都瞪出了血。

手下人还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战战兢兢的问道：“长官，这怎么是假的啊？”

“笨蛋，你看看，除了头版头条的这则新闻之外，其他的新闻都是哪一天的？”

这时候其他人也终于注意到了问题，其他的新闻基本上都是半个月之前的。其实说白了就是奉军用了一张旧报纸的内容，然后把头版头条给换了而已。说起来想要把日本的报纸，大量的运到中国，没有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根本行不通。有这个时间，国内的命令早都下达了，哪会出这种状况啊！

说起了奉军就是利用日本人不堪折磨，求和心切的念头，成功钻了空子。高田丰树已经被气糊涂了，大声的说道：“赶快传我的命令，死守济南，坚决不准奉军进城！”

参谋连滚带爬，还没等跑出去，又有人送来了消息，奉军的坦克团已经冲了进来，大量的日本兵也不知道该战该和，只能放任奉军冲进来。

高田丰树得到了报告之后，是彻底吓傻了，他疯狂的冲了出去，想要拼死一战，可是这时候黄显声指挥着几辆坦克已经冲到了眼前，机枪已经对准了他们。

“中日之间，和谈很快就会成功，大家也都能安然回家，你们现在也不是战俘。不过要是想不开，一心求死，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事到如今，高田丰树也知道大势已去了，他紧紧的握着军刀，真有心冲上去，和奉军拼死一战，可是想来想去，他还是松开了手，回想这些天的经历，或许能活着就比什么都强！

奉军就这么和平接收了济南，拔掉了这颗钉子之后，奉军快速沿着胶济铁路，直扑青岛，顿时青岛的守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当消息传到了日本高层的耳朵里，也把他们给气疯了，奉军简直太卑劣了。在谈判桌的前面，内田康哉几乎贴到了顾维钧的脸上，大声的叫骂：“卑劣，懦夫，只会玩阴谋诡计的小人，大日本帝国不会向你们屈服的，绝不！”

“阴谋诡计？丰岛海战是谁干的，面对强盗用什么手段，都不过分。”顾维钧冷笑道：“我觉得内田先生反倒应该从这次事件之中，领悟到别的内容，你们日本军队，已经没有斗志了，要是再不签订协议，青岛守军崩溃也就在眼前。现在签约，还可以体面的结束战斗，不然恐怕就要糟糕了。”

这话就像是刀子一样，捅在了内田康哉的心中，他也知道情况的确不妙，可是这口恶气又怎么都咽不下去，半晌他才愤愤的说道：“好，我们可以签约，但是日本军人和侨民的人身安全必须保证！”

“放心，我们是文明之师，仁义之师，绝不不会做趁人之危的事情。”

看着顾维钧这么义正词严的说这话，顿时内田康哉就有种把眼前这个家伙撕碎了的冲动，可是他还要强压着怒火，和奉军商谈最后的条约。

终于就在奉军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三天，中日之间达成了有关山东问题的最后协议，日本军队无条件撤回国内。青岛等地的日本侨民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回国，但是如果留在了中国，就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不会享有任何的特权。

随着这份条约签署之后，一天的战云全都散了，山东终于彻底回到了中国的怀抱之中，千万山东父老，亿万中国同胞，全都陷入了欢腾之中。

这也给了所有人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命运是靠着自己争取来的，尊严是靠着武力打出来的。别管列强标榜的多么好听，想要祈求列强，让他们给予一点可怜的施舍，得到的只会是无耻的出卖。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中国人彻底看透了列强的丑陋嘴脸，而对于奉军则是越发的支持，只有这支强大的军队，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对于这场兵不血刃的胜利，新民党上下也是欣喜若狂，这些元老名宿可彻底看出了奉军的实力，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看清楚风向，那就是太傻瓜透顶了，因此他们纷纷站出来，恭贺奉军的胜利，并且呼吁尽快改选国会，建立起真正代表民意的国会，效仿东北，兴利除弊，彻底改变国家的命运。

就在全国一片欢腾的时候，张廷兰也颁布了命令，任命奉系的元老汲金纯出任青岛特别专员，任命丁超出任警备司令，由他们负责接收青岛的事宜。

汲金纯也是奉系的老人，自从张作霖去世之后，老辈相继退出政坛，还有一点影响力的不过是孙烈臣而已，这次张廷兰把汲金纯派了出去，也是对曾经创业的那一批人的敬畏，同时也是给其他的宿老看看，我张拙言不是无情的人。

汲金纯也是感激涕零，他立刻坐飞机前往青岛，准备接收事宜。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沈鸿烈慌慌张张的找到了张廷兰。

“大帅，事情不好了！”沈鸿烈气喘吁吁的说道：“有一艘潜艇失踪了。”

“什么！”张廷兰也是豁然站起：“到底是怎么回事，哪艘潜艇没了，是不是出了事故？”

“我们不是派出了六艘潜艇，去日本港口布雷，但是合议达成之后，我就下达命令，让他们全都返回，可是有一艘潜艇就联络不上了！”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机械故障，造成了沉没，或是被日本人摧毁了。”

“都有可能，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艘潜艇保持无线电静默，去偷袭日本港口了！”

第六百九十三章人间炼狱

“混蛋，协议刚刚达成，难道非要逼着日本人和咱们打一场么？”

张廷兰真的有点着急了，要是日本人不愿意让出山东，拼一下还值得，现在日本人已经退走了，要是再因为一艘潜艇，弄得双方开战，实在是有些不值得。

沈鸿烈的脑门也冒了汗：“大帅，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取得联系，如果他们真的准备偷袭日本，必须尽快把这艘潜艇叫回来。”

“嗯，也只能如此了，不过这件事情不是个案，我认为海军的通信问题，必须加强，以后各个潜艇之间，潜艇和基地之间，都要实现及时沟通，做到令行禁止，不能再出这种问题了！”

“是，海军方面已经在着手研制长波电台了，目前正引进了一批德国专家，相信很快就能拿出成果。”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通信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众所周知二战有著名的狼群战术，但是这个狼群战术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玩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通信，要让每条潜艇互相保持密切联系，只要这样，才能形成作战阵型伏击往来的船只。

要知道在茫茫的海洋之中，潜艇又是在海中潜航，基本上等于睁眼瞎，想要让潜艇结成阵势，难度相当惊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讯。

“等到电台研制出来，在辽东和山东各放一个，把日本给我覆盖起来，以后再有战斗，就能用潜艇攻击日本商道了！”

张廷兰交代了一下，沈鸿烈急忙去安排，这时候一艘潜艇正在悄悄的驶过大隅海峡。艇长朱兴武正在透过潜望镜偷偷的观察。这里是日本最繁忙的水道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通过。

不过越是如此，就越代表着被发现的可能性越大，日本人自从吃了潜艇的亏之后，巡逻防范也越发的严密了，就在半个小时之前，他们还差点被一艘驱逐舰发现，幸亏朱兴武的反应及时，让潜艇快速沉底，躲过了一劫。

这时候他再度观察了一下。发现水面上并没有什么问题，潜艇就像一条庞大的鲸鱼一样，从水下潜过，渐渐的使出了大隅海峡。

到了宽阔的太平洋面之后，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潜艇终于上浮到了水面上，早有士兵急忙给电池充电。预备着下次下潜。朱兴武和几个士兵也钻出了潜艇。贪婪的呼吸了几口带着腥味的海风。

每个人都一脸的陶醉，用尽全力去呼吸，似乎想要把胸中的浊气都排空一般。在狭小，阴暗，封闭的潜艇之中，的确是对生理的巨大考验。每天啃着罐头。每个人都有种要吐的感觉，每一口都是用尽全力，才能像吃药一样，咽下去。

而且还要忍受汽油。汗臭，放屁等混合到一起的味道，如果不是神经足够大条，恐怕都有疯掉的可能。

现在的朱兴武就有种要疯掉的感觉，不过不是因为条件的艰苦，而是因为潜艇上的通讯设备出了问题，他没法和国内联系，也联系不到同伴，甚至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日之间到底怎么样了，其他的士兵完成了布雷任务么？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朱兴武，让他有点理不出思路。

“头儿，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去东京湾！”想了半晌，朱兴武才说道：“当初咱们接到的任务就是到东京湾布置水雷，不论如何，都应该完成任务。”

吹了一阵海风之后，朱兴武也拿定了主意，他们在水面上航行了几个小时之后，再度潜到了水下，向着东京湾就摸了过去。

……

“报告总指挥，青岛日军司令官由比光卫已经声称做好了交接的准备，愿意将青岛交给我们。”

李景林看了一眼刚刚赶到的汲金纯，脸上露出了笑容：“既然如此，那就接收青岛，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

“有点。”参谋面露难色的说道：“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武装，其中有一个大队还在死守浮山炮台，坚决不肯离开，他们声称这里曾经是日本士兵流过血的地方，因此坚决不让。”

“哼！”李景林顿时一拍桌子，大声的说道：“日本人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然协议已经达成，就应该把军队撤走，怎么还敢赖着不走，难道他们想开战不成？”

“总指挥，由比光卫声称这些日本兵都是最忠勇的将士，他们守在这里，纯粹是基于个人感情，和日本政府无关。”

“胡说八道！”梁启超也是怒目横眉，大声说道。原本他是一同前来参加收回青岛的仪式，现在竟然横生枝节，让他也是恼恨不已。

“告诉由比光卫，必须完全退出，在正式交接仪式之前，青岛不能再有一个还在反抗的日本兵，不然就是对协议的践踏。”

丁超在一旁突然笑道：“总指挥，梁议长，你们暂时不要动怒，依我看这是日本人的一个策略，他们是想把面子找回来！咱们在济南来了一把虚张声势，他们也想有样学样，让咱们在青岛也吃点亏。”

奉军靠着诈术，占据了济南，显然日本人是耿耿于怀，经过一番商讨，他们才弄出了这么一个策略，挑出了一个大队的日本兵，表面上违抗命令，死守浮山，给奉军添麻烦。

明天就是正式交还青岛的日子，如果奉军不能在一夜之间拿下浮山，明天的仪式就会变得非常尴尬，甚至是颜面扫地。日本人就可以对外宣称，一些自发组织起来的日本勇士，就能抵御潮水般的中**队，这也算是提振士气的一个方法。

对于中国人来说，原本喜庆的事情，一下子就被泼上了一盆冷水，收复山东的喜悦也会大打折扣，不得不说日本人这手玩得十分漂亮。

李景林也恍然大悟的说道：“原来如此，我们暗算日本人。他们就反过来给我们上眼药，这帮小鬼子果然不是东西。”

说到这里，李景林冷笑道：“不过他们打错了算盘，马上通知由比光卫，如果他们不能让这些士兵放下武器，我们就会采取自己的方式，夺取浮山！”

参谋立刻就去通知了，同样坐在一旁的汲金纯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之色：“浮山可是青岛的制高点，而且从德国人开始，就修筑了完备的工事体系。日本人定然会变本加厉。就算我们占据了足够的优势，但是想要用不到一天的时间，拿下浮山，难度还是相当大啊！”

汲金纯说出了自己的担忧，梁启超也是如此。明显这是日本人摆出的一

道难题，就看奉军有没有办法破解了！

“各位放心吧。这次咱们有杀手锏。我保证一个浮山，根本挡不住我们的大军，小日本只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李景林说完之后，对黄显声说道：“这次攻击浮山的任务就交给坦克团，你们组成快速机动编队，等火力准备完成之后。就立刻发动冲锋。”

随后又对何世龙说道：“能不能敲开浮山上的防御，就看空军的本事了！”

何世龙也信心十足的说道：“总指挥放心吧，不论小鬼子建了多么坚固乌龟壳，我们都能给他们砸碎了！”

奉军和由比光卫进行了交涉。结果老东西只是推卸，声称是一些士兵的自发行为，他已经向东京报告，要把这些人开除军队，一定严惩这种行为。老东西说的很好听，可是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摆出了一副看哈哈笑的样子。

李景林也不再拖延了，当即调动了兵力，对浮山发动了攻击，五十几门火炮对准了浮山，展开了猛烈的轰击。炮弹在日军的阵地上刮起一阵阵的金属风暴，将表面阵地全都摧毁。

由比光卫此时为了防止误伤，已经退到了青岛城外。不过老东西还是和浮山上的日军不断的联系，了解情况。

负责守卫浮山的是冈村宁次，对于这个家伙，后世的中国人一定不会陌生，是在十足的侵华刽子手。只不过此时他还没有平步青云，在两年前他受命到山东收集战争资料。不过随着中日关系紧张，甚至直接开战，日本也要加强对青岛的控制，冈村宁次就一下子升到了大队长的职务，是防守青岛的主力之一。

这次日本不得不退出青岛，对于冈村宁次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认为这么退走，对大日本的尊严伤害太大了，因此他才提出建议，要给奉军一个教训，哪管坚持三五天，也足以振奋军心。

由比光卫当然同意这个设想，只不过他担心冈村宁次坚持不下来，反倒丢了面子。不过冈村随即给由比光卫展示了自己构筑的防御体系。他大量的使用坑道，修筑坚固的堡垒，这些堡垒通常都是地上一半，地下一半，厚度惊人，防御十分严密。

由比光卫看过之后，也是大加赞赏，认为就算让日军最精锐的师团发动攻击，也可以撑住两三天。因此老东西才同意了这个计划，而且又把青岛守军的武器大量的拨给了冈村宁次，让他和奉军殊死一搏。

正是有了充分的准备，冈村并没有多少害怕，奉军的重炮虽然厉害，但是他们防御能力强大，士兵全都躲在了地下的防炮洞之中，根本不害怕。别看表面工事被摧毁了，但是这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就在这时候，奉军的空中力量又到了，十几架轰炸机对浮山展开了轰炸，结果同样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冈村对于自己的防御体系越发的有信心了。

这时候奉军的攻击部队也分成三路冲了上来，冈村一看心中暗自嘲笑，奉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以往能打胜仗，全都是对手太愚蠢了，换成他，奉军早就被打得满地找牙了。

奉军越来越近，冈村宁次下达了开火命令，山头的机枪大炮一同开火，

设计巧妙的火力点很快就让奉军吃了苦头，不少战士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奉军的大部队遭受了挫折之后，也开始后退。

就在这时候，又有十八架轰炸机出现在了浮山的上空，冈村宁次急忙命令士兵躲避，在防炮洞之中的日本兵，全都得意洋洋，在他们的头上，有七八米，甚至十米的土层，就算是152重炮，直接命中，也休想杀死他们。

可是正当他们得意的时候，突然一声前所未有的爆炸响了起来，一团巨大的火球从浮山升了起来。剧烈的爆炸让所有的日军都有种处在海洋上的感觉，漂荡无依。

能有这样的战果，自然是奉军最新式的钻地弹发了威。刚刚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之后，李景林就清楚了，浮山的防卫远比想象的还要坚固，靠着寻常的攻击方式，就只能用生命一点点填，而且极为浪费时间。

因此他毫不犹豫的使用了刚刚运来的钻地弹，头一次使用，效果就好的惊人，一枚钻地弹透过了土层，猛地在一个地洞之中爆炸，里面的日军全都一下子挥发了一般，储存的几箱弹药也都被引爆了。

一声响过之后，其他的钻地弹也陆续投了下来，原本冈村宁次构筑的乌龟壳，一下子就成了碎玻璃，根本不堪一击。

地面上露出了一个个可怕的深坑，而地下的状况更惨，那些日本兵瞬间就被炸死了无数，而且整个坑道体系全都崩溃了。到了此时还不算玩，又有四架特殊改装的轰炸机飞了过来，向浮山上空投掷了大量的燃油。

这些油料顺着弹坑，就流到了日军的阵地当中，紧接着就有飞机对准了油料开枪射击。炽热的子弹打过去之后，这些油料全都燃烧起来、顷刻之间，浮山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炬，隔着几十里之外，都能清楚的看到。

炽热的油料到处都是，那些死守山顶的日本兵都遭到了波及，一个个在火海之中，拼命的挣扎。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剧烈的燃烧，造成了强烈的高温，有些离着地面近一点的弹药全都被引爆了。

一处爆炸，处处爆炸，可怕的连锁反应，让浮山一下子就变成了人间的地域。冈村宁次寄托了厚望的防御工事，一下子变成了这些日军的坟墓。

无数的日本，在火光之中，拼命的挣扎，不过已经无济于事，他们很快就被火焰吞没，变成了一堆焦炭。

第六百九十四章接连沉没

浮山这个大火炬，让所有人看得都是心惊胆战，谁也没想到空军的攻击竟然会如此的可怕。熊熊燃烧的火焰，不断的吞噬着生命，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到日本士兵在不断的挣扎，哭喊，他们身上全都是火焰，每个人发出厉鬼一般的吼叫。

由比光卫从一开始，也对冈村宁次信心十足，认为这是搬回面子的最好方法，奉军不是想举行盛大的接收仪式么？那就在枪炮声接收吧，那些胆小的支那百姓还敢参加么，那些记者又会怎么报道，想到这些，由比光卫也露出了得意的冷笑。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手下人急匆匆的跑了过来，额头还因为跑得太急，撞在了门上，留下了一片青紫。

“报，报告，司令官阁下，支那人攻上了浮山！”

“啊！”由比光卫眼珠子立刻就瞪圆了：“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支那人怎么可能突破坚固的防线，难道冈村他们都成了摆设么？”

“司令官，您去看看吧，浮山已经成火海了，冈村中佐恐怕撑不住了！”

一听这话由比光卫也受不了了，急忙跑到了外面，向着浮山方向望过去，他根本用不上望远镜，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浮山之上的熊熊大火，烈焰飞腾，火蛇乱窜，看起来就好像是地狱降临了一般。

“啊！”

由比光卫也彻底惊呆了，他根本不清楚奉军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浮山真的完了，谁也不敢相信。在这种火焰的炙烤之下，还能有活下来的人，他的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

身体的力气似乎全都被抽光了，由比光卫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周围的人一看大将阁下这个样子，也急忙过来搀扶。

“别管我，给冈村宁次发电报，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撤出来。我要弄清楚去，支那人又使用了什么武器！”

手下人按照命令，前去吩咐了，由比光卫则是一脸灰白，嘴里喃喃的说道：“天不佑帝国，天不佑帝国啊……”

就连一手制造了浮山残像的李景林也都感到了吃惊，他也没有想到钻地弹会有这样的破坏力。这简直就是对付堡垒的神器，以后只要拥有足够的钻地弹，就没有什么堡垒敲不开。

至少燃烧的威力就更加惊人了，听说兵工厂也在研制专门的燃烧弹，一旦成功之后，那才是真正的火海降世。

想到这里李景林也感到了热血沸腾。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这就是工业化的成果，以后的战争，就看谁能拿出更厉害的武器，谁能投放更多的弹药。

也在一旁观看的汲金纯也是把眼睛瞪得溜圆。他也没有想到奉军竟然发展到了这个程度，简直就是大开眼界。

“好。太好了！让这帮小鬼子猖狂，他们也有今天，痛快，实在是痛快！”

这时候黄显声已经率领着坦克冲了上去，沿途虽然还有零星的抵抗，但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装甲部队笔直的冲上了浮山，将残余的日本据点一个个清理干净。

死在钻地弹袭击的日本兵有一百多人，随后的大火又烧死了两三百人。当然日军还有七八百人守在浮山，但是他们的勇气已经被彻底吓没了。深入地下爆炸的炸弹，恐怖的火焰，简直就成了他们的噩梦。

这些日本人也出现了溃败，奉军的坦克冲来，他们根本不敢抵抗，有的人甚至撒腿就跑，失败就像是瘟疫一样传播，让更多的日军失去了抵抗的勇气。

在一处隐蔽的堡垒之中，冈村宁次正躲在里头，作为士官学校最优秀的“三羽鸟”。他有着超乎常人的高傲和自负，对于日本帝国，他也有着强烈的信心。虽然刚刚结束的战争，日本人战败了。

但是冈村认为这还是因为前线的军官无能，如果换成了他，就绝对没有问题，可以轻易打败支那人。可是真正面对了奉军之后，他才感到了可怕，就在空袭的时候，一枚钻地弹就在距离他们几十米的地方爆炸。

可怕的波动，就像是地震一样，他甚至怀疑，自己在那一瞬间已经死掉了。终于躲过了可怕的轰炸，紧接着就是更加骇人的火焰，冈村的头发军服都有被烧掉的痕迹，脸上身上到处都是黑灰，简直如同地狱的小鬼。

他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如此的狼狈，冈村猛地抓起来军刀，就要切腹自尽。失败是他无法接受的耻辱，一旁的警卫死死的抓住了他的手。

“长官，失败不是您的错，支那人使用了卑劣的使用了新式武器，我们没有防备，您该活下来，把这些都告诉帝国，避免下次吃亏啊！”

冈村听到了这话，也面前恢复了一丝神智，的确他不该就这么死了，而是要找到机会，击败支那。

“下命令，让所有人撤出浮山！”

冈村偷偷潜出了堡垒，在警卫的保护之下，急忙逃走，这时候奉军的坦克已经冲了上来，火光之中，钢铁巨兽若隐若现，轻松碾压过一个又一个的日本人阵地，机枪火炮，甚至是人员，全都被无情的碾碎。

看到了这一幕，冈村才由衷的感到了恐惧，帝国在陆空军上面已经落后于支那人了。面对着层出不穷的新式武器，就算是再勇猛，他们也没有办法胜过强横的敌人。

冈村再也不敢停留了，猛地跺了跺脚，向着山下就跑了过去，后面的枪炮之声还在耳畔响起，身边的日本兵不断的死去，浮山上下，到处都是死尸。冈村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才终于摆脱了追兵。

这时候由比光卫已经派人过来，把他第一时间带走了，老东西迫切想知道，奉军究竟使用了什么魔法，几个小时之间，就把一个坚固的堡垒彻底摧毁了。

……

转过天来，春风和煦，阳光送暖，要不是浮山上还有团团的火焰，大家甚至都忘记了刚刚结束的短促而惨烈的冲突。

青岛城外，人山人海，无数的山东父老，都自觉的赶到了这里，中外的记者，军政要员，各界的名流，能来的全都来了，大家就是要见证一个伟大的时刻。

就像当初在尔灵山前的交接仪式一样，国会议长梁启超，奉军代表汲金纯，军队总指挥李景林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前来接收青岛。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胜利者的笑容，而且根据李景林的提议，参加的士兵并没有穿戎

装，一个个只是普通的训练服，甚至有人把衣襟还敞开了，显得毫不在意。
日本人敢在浮山摆奉军一道，奉军就要把丢掉的面子找回来，大家欢声笑语。而日本方面则是愁云惨淡，如果说老东西在以往还有一些骄傲，还看不起奉军，可是经过了昨天的战斗，他已经彻底被打服了。
从骨子这些岛国的寡民，就敬畏强者，崇尚暴力，面对奉军的强势，他们却软了下来。老老实实的完成了交接的仪式。奉军大部队在百姓的欢呼声之中，开进了青岛，这种山东半岛上的明珠，终于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上。
梁启超也在青岛原警备司令部门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这个司令部最初是德国的总督官邸，如今中国人再度成为了主人，所有人全都欢欣鼓舞。
收复青岛的消息很快通过电波，传遍了全国，对于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振奋无比的消息，可是唯有朱兴武除外，一旁的士兵也有点傻眼了。
“头儿，咱们是不是惹祸了？”
“还用问么？我们惹了大祸了！”
“那能不能把那些水雷收回来啊？”
“放屁，那是磁性水雷，咱们的潜艇过去，保证触发，你想送死么？”
大副摇了摇头：“头儿，你说该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想主意潜回国内吧，谁叫我们的无线电突然坏了，总归是无心之过，我相信上头不会追究的。”朱兴武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艇长，国内来电了！”通信员将电报递了过来，上面只有一行字，保持无线电沉默，前往海参崴等待命令，如遇敌袭，全艇殉难，不准联络！
看到了最后八个字，朱兴武的浑身也凉透了，如果不是遇到了大麻烦，国内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简直就把他们当成了弃子。朱兴武是彻底有点傻了，不过也只好按照命令，改变了航向，悄悄向着对马海峡驶了过去。
朱兴武并不知道，他们的确是惹了天大的娄子，就在奉军和日本人刚刚完成交接仪式，日本的一艘巡逻船就在东京湾外海爆炸，船上无一幸存。
这里临近横须贺基地，联合舰队急忙派出了两艘军舰前来救援，结果其中一艘轻巡洋舰也触雷爆炸。这艘军舰并没有立即沉没，通过幸存者，大家才知道是遇到了水雷。
日本人立即出动了扫雷艇，到处排查，结果两艘扫雷艇也无一例外的触雷爆炸，猎人一下子被猎物给吃掉了。
几天下来，日本方面足足有五六艘军舰相继沉没，一下子横须贺外海就变成了人人谈之色变的绝地，甚至有人传说，水下有海怪存在。
气急败坏的日本政府立刻就想到了中国的头上，外交部顿时又有了麻烦。

第六百九十五章竞选造势

“军舰沉没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触礁，爆炸，老化，操作不当，总之原因有很多，日本接连出现军舰沉没的问题，很多水兵都淹死了，我本人非常遗憾。不过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是进行严格的内查，找到问题，而不是盲目的把罪名推到中国的头上。目前还弄不清楚沉没的原因，就算是因为水雷沉没的，也不能证明就是中国布防的。”

钟召先生面对着记者侃侃而谈：“我很你讲，要给日本这样一个海军强国投放水雷，还是在他们的家门口，你用什么投放，要穿过多少道阻拦，投掷之后，又怎么安然撤退？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没法成功，你说鸟飞还有个影吧，日本人什么都没抓住，就渲染中国威胁，这是非常不负责的，他们的心态有问题！”

针对军舰沉没的问题，奉军是坚决不承认，从外交部，到军方，再到媒体喉舌，全都出面澄清，奉军甚至破天荒的对外开放了一艘潜艇，让各国武馆上去参观。

当然奉军展示的只是夜叉级潜艇，续航能力有限，而且虽然装备了水雷，但是只有锚雷和漂雷。很显然这种水雷还没法造成东京湾外面的效果，各国对于是不是奉军下的黑手，也有一丝怀疑。

虽然奉军有足够的动机，但是毕竟没有找到真正的凶手，就没有办法确定是谁干的。而且社会上也悄悄产生了另外一种说法，这是日本人的苦肉计而已。

各国要达成控制海军军备的协议，日本人就趁机制造爆炸。淘汰一批老旧的船只，为的是更新舰只。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放了出去，一下子水就有些混了，中日之间还在打着口水仗。

各国也紧盯旅顺和葫芦岛等地，这是奉军潜艇的老巢。可是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远洋归来的潜艇，因此爆炸就成了一个悬案。

而朱兴武他们则是悄悄的回到了海参崴，上岸第一时间，这些艇员全都被看管起来。就在这段时间之中，他们的军籍身份全都消失了，各种有关的档案也一点也查不到，就好像世上根本没有这些人一般，就连潜艇都被除籍了。

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张新的身份证，朱兴武变成了朱汉，其他人也都是如此。直到最后把他们放了出来。朱汉才知道自己投掷的水雷究竟产生了多少战果。先后有五艘军舰炸沉，三艘炸伤，其中就包括日本第一艘航母凤翔号，左舷被炸了一个大窟窿。

这段噩梦一直缠着日本海军一年左右，直到关东大地震之后。地球磁场出现严重变化。残余的几枚水雷才被引爆，彻底失去了作用，不过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没有精力去追查这件事情了。

除了这个插曲之外，整个局势还在按照张廷兰设想的发展，自从兵不血刃，拿回了青岛之后，中国民众的士气再度高涨，收回割占领土，废除租界。修改不平等条约，彻底把中国变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这种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

而针对这种呼声，张廷兰也授意新民党，制定竞选纲领，承诺力争五年之内，废除列强在华种种特权，收回租界，解决割占土地的归还问题，取消

势力范围，实现关税自主，金融稳定，争取国家的完全独立和统一……

林林总总，一共开列了十几项的承诺，手笔之大，简直让人有些目瞪口呆。虽然这时代很多人都渴望着让国家站起来，结束眼前的局面，可是一看这些要做的事情，也是一阵头大，样样都直指列强在华利益的核心。究竟能不能做到，不少人的心里头也没有底儿！

“拙言，这份竞选的政治纲领，是不是有些过了，虽然民间有这种呼声，但是把这些当成竞选纲领，我担心会惹来列强的集体反对，有些东西暗中做做就可以，拿出来说恐怕不好啊！”岑春煊有些忧心忡忡的说道。

作为前清的封疆大吏，岑春煊在政坛浮沉多年，也有着很高的威望，最近刚刚赶到奉天。张廷兰也要保持足够的尊敬，但是涉及到了立场的问题，就没有太多的客套了。

张廷兰摆了摆手说道：“既然要搞议会政治，就应该开诚布公，而且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不管列强同意不同意，高兴不高兴，我们该收回来的东西，就一定要收回来，这一点绝对不能更改。”

“我不是说不收回，只是我觉得不必摆在台面上，暂时不做承诺，等到收回之后，固然是一个惊喜，就算收不回，也不会造成民众的失望，岂不是更好么！”

邵飘萍突然在一旁说话了：“云公，这种事情公布出来，不能光担心列强可能的反对，还要想想老百姓的支持，同时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鞭策。总司令多次强调，执政者首先要为民众服务，而不是给列强打工，不用看他们的脸色。这些目标，其实也都是关乎民众的切实利益，能让大家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公布出去，我们宣传部也好开足马力，争取全国的支持！”

听着岑春煊和邵飘萍的话，张廷兰也清楚的感到了思维方式的差别。岑春煊这些人虽然已经算是新派了，但是还不免沾染一些满清遗老的习惯，总是仰视列强，把列强的态度看得过重，而忘了真正的伟力，其实蕴藏在四万万的中国同胞身上。

张廷兰也面色严峻的说道：“无论做任何决策，都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紧迫性，一个是重要性。废除中国身上的层层枷锁，实现国家的独立，这是最紧迫的任务，争取民众支持，把亿万同胞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比起列强虚无缥缈的支持要来的实际的多。”

岑春煊听到了这话，神色也有些漠然，奉军这伙骄兵悍将和曾经的民党和北洋都不同。人家可是真刀真枪的和列强展开过深入的国际交流，而且还一连碰了两个列强，自然不会畏首畏尾。

王永江在一旁也笑道：“云公，你不是总讲要文明开化么，这政治首先就要革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减少密室政治。以往的士大夫，总想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的每一个决策，都要涉及方方面面，一个人两个人已经不行了。必须引入各种声音，尤其是民间的意愿，这才能制定出合理的政策。”

王永江的话也正和张廷兰的心思，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以为庙堂的事情，要藏着掖着，不能让老百姓知道，生怕没了神秘感。

可是正是这种躲躲藏藏，才出现了很多麻烦，造成了不少的误会，甚至是流言横飞，官民对立。在张廷兰看来，解决这种局面，只有一个最合适的药方，那就是要保持足够的透明。有什么方针策略，都要做好充分的宣传，

让民众都清楚，这样才能让民众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上。

“岷源先生说的没错，外交内政，我们都要对外公布，让老百姓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在做什么。各级政府也要保持足够的开放程度，没有问题不怕检查，而有问题的，最需要的就是检查监督。一切就从奉天开始，政务逐步公开，各项政策的执行，都要有明确的公示，让老百姓都清清楚楚。”

一番讨论下来，制定了两项最重要的决定，第一项就是新民党的竞选承诺，一共分成内政外交两个大方面，一共四十三条小项目，其中主要涉及的就是民生和国家独立问题。

社会上的各种诉求，都被纳入其中，还都制定了相应的时间表。其中当选之后，首先要落实的全面禁烟和关税自主。

鸦片的害处众所周知，但是出于利润的诱惑，国内的土皇帝大量种植鸦片，外国也向中国输入，让中国百姓苦不堪言，彻底禁烟，正好符合民众的诉求。

至于关税问题，正好触及了工商业的命根子，由于关税不能自主，从清末以来，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市场，关税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而且由于列强把持海关，实际的税收还要大打折扣。

就像后世有多少人批评中国经济不够自由，不够市场化，但是他们忘却了，中国曾经自由过，完全融入了国际市场，但是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富裕，也没有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反倒让国家几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没有强有力的产业优势，市场化，自由化，不过是敞开了大门，让其他国家掠食而已。把关税问题提出来，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工商业的最重要诉求。当然也有些买办是不会赞同这种政策的，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必须淘汰的阶层，张廷兰也没有必要讨好他们。

另外一项主要的革新就是采取政务公示制度，以奉天作为试点，各级行政机关，都把主要的政务公开，写在告示板上面，定期通报最新的进展。

每一笔资金的支出，每一项工程的进度，每一个政策的落实，都要开列出来，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随着这些措施的公布，新民党的民间的影响力直线上升，牢牢的抢占了议会选举的先机。

第六百九十六章副总统

春风和煦，东三省又迎来了新的农忙时节，田里到处都是忙碌的农民。相比往常，对于老百姓来说，又多了一样事情，那就是选举各级的议员。

从民国元年开始，各地就相继有各种选举，但是多数都是流于形式。很难想象，一个连到底有多少人口都弄不清的国家，怎么搞全民普选。

当然东北由于进行了农村的改革，识字率也直线上升，算是勉强有了选举的基础，大约有百分之七十多的选民参加投票，选出了各县的议员，然后这些议员再依次层层选出上级议会。

这种选举对于民众来说，还是头一回，十分新鲜，因此很多民众都踊跃参加，媒体也大肆的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不过相比于外头的热闹，张廷兰则是变成了宅男，大丫在一个月之前，染上了风寒，结果咳嗽不止，变成了肺炎。粉嫩的小脸因为咳嗽，涨得通红，什么都吃不下去，而且浑身高热，像是小火炭一样，嘴唇都开裂了。

彻夜的睡不着，就算偶尔睡着了，也会因为咳嗽气喘，而被憋醒，眼看着女儿越来越瘦，张廷兰和周芯瑶的心都要碎了。周芯瑶本身就精通医术，几乎一刻不离的陪在身旁，悉心照料，张廷兰只要处理了公务，也是一刻不离。

不过就算是这么精心呵护，大丫的病还是没有见好，张廷兰也请来了几位名医，但是大家也都束手无策，大丫病势来的太急，而且又吃不下去东西，身体越来越虚弱。情况非常糟糕。

医生们束手无策，在这个时代，简直就等于是公布了死亡声明，张廷兰顿时就懵了，老爷子张作相一听，顿时就急出了满嘴的水泡，这个宝贝孙女可是他的掌上明珠，眼看着这么病下去，张作相差点就病倒了帅府之中，愁云惨淡。就在这个时候，医药公司突然传来了好消息，说是青霉素的临床实验取得了初步成功。张廷兰得到了这个消息，顿时就喜出望外，女儿有救了！

青霉素又称为盘尼西林。在二战之中，青霉素作为一种拯救世人的灵药。几乎改变了战争的结果。作为第一种被发现并且投入大规模应用的抗生素。在人类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有了青霉素之后，医生不用再使用烧红的刀子，去处理士兵的伤口，大量的伤员免于感染之苦，能够重新回到战场上。甚至有传言就连希特勒，也多亏了青霉素，才保住了性命。

对于这种划时代的药物，张廷兰当然不会不清楚。在一年多之前，张廷兰就部署了青霉素的研制工作。奉天的化学家成功发现了青霉素的抗菌作用，然后又进行了分离，提纯出了青霉素。

不过这对于一种新药来说，才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还要进行动物实验，人体实验，最后确定药效，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不然就算是救命的良药，如果使用剂量过大，也会要了人的命，而且青霉素不同别的东西，还有相当比例的过敏反应，不把这些都研究清楚了，那就是对生命的开玩笑。

很多药物都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观察，最后才能投入临床的应用。不过由于对于抗菌药物的需求强烈，医药公司方面也只能加快速度，尽量的简化实验过程。就是这样，他们紧赶慢赶，也没有赶上中日之间的战

斗，还是有不少伤员以为感染牺牲掉了。

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顿时喜出望外，急忙让医生带着青霉素过来，准备给女儿使用。医药公司也派出了专门参与青霉素研制的罗仁辅医生，让他来治疗小公主。

看着罗仁辅检查大丫的情况，周芯瑶没来由的一阵心慌意乱，一把拉住了张廷兰的手，她的脸上写满了憔悴和惊恐，忧虑的说道：“拙言，任何新药都可能有严重的后果，大丫的年纪这么小，我怕她……”说到这里，周芯瑶再也说不下去了。

张廷兰也非常理解她的心情，拍了拍周芯瑶的肩头：“放心吧，大丫不会有事的，我相信青霉素绝对能够扭转乾坤。”

周芯瑶也勉强的得了点头，同意了给大丫使用青霉素。罗仁辅医生拿出了皮试的针管，周芯瑶一眼不眨的盯着他，任何一个动作都不放过，针头扎进了胳膊里，大丫顿时放声痛哭，这个针也仿佛扎进了周芯瑶的心头一般，两颗泪珠滚落下来。

张廷兰也是用力的抱紧了她，终于挨过了几分钟，罗仁辅走了过来：“大帅，夫人，小姐没有什么不良反应，我看可以用药了。”

“嗯，放手去做吧，不要顾及什么！”

张廷兰嘴上这么说，但是一颗心也都悬到了嗓子眼，罗仁辅的压力其实更大，他深呼吸了几口，勉强稳定了心绪，将调试好的青霉素，注射进了大丫的身体之中。

罗仁辅长出了一口气：“大帅，能不能好转，就看接下来烧能不能退了，炎症一旦减弱了，就证明治疗是有效果的。”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周芯瑶则是抱住了还在哭闹的大丫，好一会儿小丫头才因为体力耗尽，歪着小脑袋，在周芯瑶的怀中睡着了，周芯瑶也不敢乱动，只能依偎在床边，张廷兰也在一旁紧紧的靠着她。

“芯瑶，你看大丫睡得很甜，这些天她好像都没有这么睡过了。”

周芯瑶微微点头：“我的心肝，受苦了！”

足足过了两个多小时，大丫翻了翻身，似乎醒了过来。小丫头扁扁嘴就哭了起来，嘴里还喃喃的说道：“饿了，饿了……”

周芯瑶和张廷兰听到了这话，顿时也是异常欢喜，想吃东西，绝对是一个好现象，周芯瑶急忙亲自给大丫喂奶。

在接下来的两天之中。罗仁辅又给大丫注射了三次青霉素，烧退了，咳嗽也减轻了，嗓子里头不像是拉风箱一样，大丫的胃口也越来越好，脸上甚至出现了笑容，帅府一下子也阴转晴了。

女儿的这场病，也让张廷兰觉得自己这个当父亲的，亏欠女儿太多了，索性推到了不少的政务。专心致志的陪在了女儿身边，亲手给她冲奶粉，洗衣服，每天都把女儿打扮的漂漂亮亮，给她讲故事。陪着她玩，陪她闹。

抽空张廷兰还询问了罗仁辅青霉素的情况。这种抗菌灵药。要是能快点实现大规模的应用，不知道有多少士兵会因此受益呢。

而罗仁辅给出的消息也十分振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已经在研究当中了，半年之内，就能拿出成果，相信一年之后，我们的士兵就能使用这种神奇的药物了！”

张廷兰十分高兴。送走了罗仁辅，正好路过来帅府正堂，老爹张作相坐

在了里头，张廷兰也笑着说道：“爹。您没去看大丫啊？”
“去了，这不是出来，抽口烟么！”张作相略微沉吟一下，然后说道：“拙言，你心疼大丫我知道，可是孩子还有我们照看呢，你也该管管正经事了吧！”
“爹，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还有什么意思，选举的事呗，我听有人说弊端很多啊，尤其是在农村，很多议员都靠着发钱发物来换取选票。谁给我投票，谁就能领二十斤大米，一斤豆油，还有人甚至直接发钱，这种事情难道就不该管管么？”
“爹，以前没有选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至少能换大米，能换豆油了，也算是一种进步啊。”张廷兰微微笑道。
张作相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拙言，你这不像话啊，这选举可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情，不是说那些列强，都是靠着选举，才走向富强的么？你这么一点都不在乎，小心要出问题啊！”
“爹，选举恐怕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吧，要我说呢，民主选举就像是万金油，多一点，比少一点好，但是也仅此而已。头疼脑热或许有点作用，但是涉及到了动刀手书的大病，涂一身的万金油，也没有用。而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全都是病入膏肓的大问题，不下猛药，绝对没有希望。说句不客气的话，靠着投票，能把列强赶走么，最后说了算的不还是枪杆子吗？”
张作相也是第一次听到张廷兰这么评价选举，他也是有点愕然：“拙言，既然你看不起选举，为何还要力推呢？”
“从长远来看，民主肯定是越来越大，提前做一点培训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披着一层外衣，打着民意做事，也方便很多。不过说到最后，还是要看手中的实力，就像现在的中国，没有强大的力量支撑，靠着选举，能解决最高位置的问题么？”
张作相听完之后，也是哈哈大笑：“拙言，你小子是真的长大了，敢在天下人面前耍心眼了。不过你想没想好，这以后政府的权力该怎么归属，你想不想往上再走一步？”
别的事情张作相可以放开，但是这种大事他也不能做到毫不在乎，如果放在以前，坐到了那个位置，就算是开基立业，是一朝的开国之君，地位何等的荣光，要是张家有这个福分，那可是名标青史的大事情。
“爹，我总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我的意思是让黎元洪继续出任大总统，然后内阁总理交给唐绍仪，这样我们对于中央也就有控制力了。”
“不行，拙言，这人心总是往高处走，唐绍仪如果出任了总理，到了京城，再想遥控就困难了，你必须有相应的位置，不然就是一个隐患。”
张廷兰想了一下，也不得不点头，老爹的见识的确高明，他笑着说道：“爹，要不您老争取干两任总统吧，我也就有了迂回的时间。”
“痴心妄想！”张作相毫不客气的就拒绝了：“我是颐养天年了，管理全天下，这么难的事情，还是交给年轻人吧！”
张作相笑着站起身，磕了磕烟袋，笑道：“我去看看宝贝孙女，你就给我想想，该抢什么位置。”
……
随着各省议员选举的完成，国会议员的选举也到了最后时刻，根据选举结果，众议院632席，新民党拿到了453席，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而

参议院的274席之中，也占到了156席，成为了国会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党，比起当初宋教仁选举的结果还要辉煌。

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南方传统就是民党的票仓，现在又加上了东北和西北，使得民党的支持面更广。至于直系共和党只拿到了众议院的103席，在参议院之中只有48席。这些席位主要来自与河南河北两省。

本来山东也是直系的票仓，可是由于青岛的问题，使得奉军赢得了山东父老的认同，使得这个人口大省也倒向了奉军。

除了这两大派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诸侯夹在中间，另外还有几个无党派的人士进入了国会。在一个成熟的议会当中，无党派的根本没有机会，不过眼下的议会显然还不算成熟。

热热闹闹的议会选举结束了，新民党的崛起，奉军插手中原，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大势，不过很多人还在观察，奉军究竟会采取什么措施，是直接赤膊上阵，还是扶持一个代理人。

按理说张廷兰从威望，实力，都足够成为总统，只不过有一点问题，那就是他太年轻了，根据总统选举法，需要四十岁才能参选，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张廷兰会推出一个奉系的元老，或是张作相，或是孙烈臣，然后他在背后遥控。

等到真正的消息公布之后，大家全都吃了一惊，新民党依旧推出了黎元洪，支持他出任大总统，不过在竞选搭档之中，张廷兰出乎预料的在了其中，也就是说张廷兰要争取副总统的宝座。

这可是一大新闻，副总统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鸡肋的角色，黎元洪就曾经长期担任副总统，不过看着好看而已，因此也没有年龄限制，可是张廷兰则不然，要是他出任了副总统，只怕比起总统还有权势。

一直在关注着政局变化的杨度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欣喜若狂，拉着夏寿田笑道：“张拙言走了一招妙棋啊，大总统还要有任期，可是这个副总统却是最好的缓冲，从此之后，这天下就有主了！”

第六百九十七章风起南洋

“大总统好兴致，竟然也屈尊降贵，来到火车站了？”曹锟冷笑着说道。

“不得不来啊，不过这大总统可不敢当，没有经过国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个白丁而已。”黎元洪憨笑着说道。

曹锟脸上露出了不屑之色：“有奉张撑腰，有那么多的各界名宿陪着，国会敢不选您宋卿兄么？只不过曹某想提醒宋卿兄一句，可别忘了当初平定张勋复辟的旧事啊？”

黎元洪一听这话，脸上的肉也跳了几下，当初的确张作霖是支持他，不过最后还是让段祺瑞把他赶走了。说起来黎元洪也不傻，奉军不过想把他当成傀儡，但是谁都有野心，如果不和奉军合作，恐怕连这个总统都当不上。

“不劳仲珊兄提醒，黎某还没有老糊涂，但是有些人可要想清了，这螳臂当车可是没有好下场啊！”

“你！”曹锟顿时脸上就涨红了，他的确还对权力不死心，想要凭着手上的力量，和奉军再争一争，黎元洪直接说他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他哪能痛快啊。

正要争辩几句，黎元洪已经大步走开了，从奉天来的军列已经驶入了车站，列车停稳之后，先是下来几个警卫，然后又有不少保镖，簇拥着一个人走了下来。

黎元洪等人带着京城的名流，也前来迎接，他们大步流星的向着车站里面走，突然从人群之中猛地跳出了一个人，从怀中掏出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照着火车上下来这些人就扔了过去。

“有刺客！”

一声凄厉的叫嚷，车站一下子就乱了套，那颗炸弹准确的砸向了火车上下来的这群人。这时候一个警卫的反应惊人，他猛地扑了过来。用身体挡住了炸弹。

炸弹砸在了人体上面，弹出了两米多，轰的一声巨响，这个警卫被四溅的弹片当场炸死，其他人也都受到了波及，一时间周围的人全都受到了波及，死伤惨重。

“抓刺客！”负责安全的士兵终于反应了过来，朝着投掷炸弹的黑衣人就冲了过来。这时候前来迎接的那些宿老名流也都吓了一大跳。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竟然会发生刺杀的情况，所有人全都陷入了混乱之中。

哭爹喊娘。到处乱跑，就连黎元洪和曹锟也不例外，身边的护卫都把他们紧紧的保护住了，这时候黎元洪的脑子还算清醒，急忙说道：“别管我。去看奉军那边看看，兰帅究竟有没有受伤？”

张廷兰的安危才是关键的关键。刺客也是奔着他来的。黎元洪把一切的指望，都放在了奉军的身上，哪能愿意看到他们出问题啊，因此他急忙跑了过来。

这时候奉军的那些保镖和警卫全都散开了，他们都训练有素，除去受伤的之外。其他人有的去抓捕刺客，有的分头警戒，一点不乱。

黎元洪赶了过来，一看在中间站着的人并不是张廷兰。虽然两个人没有见过，但是黎元洪也知道张廷兰是个年轻人，才二十出头，和眼前这个人全然不同。

“宋卿兄，你不认识我了么？”

“啊！是少川兄，怎么是你来了，拙言没有前来么？”黎元洪突然觉得这话不妥，急忙说道：“我没有别的意思，不是要咒拙言啊。”

唐绍仪摆了摆手，他也是惊魂未定，突然有刺客投来了炸弹，要不是警卫反应快，只怕他就要没命了。但是就算是如此，也有一片弹片划过了肩头，正在流血，一见黎元洪赶过来，他苦笑着说道：“哎，宋卿兄，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咱们先找个安全的所在。”

“好说，好说。”

黎元洪急忙领着唐绍仪，在护卫的保护之下，就往外面走，这时候曹锟也带着人赶了过来，可是一看来的是唐绍仪，而不是张廷兰，他也有点愕然。

黎元洪抢先一步，走到了曹锟的面前，冷笑道：“怎么，有点吃惊了，我看应该是遗憾吧？”

“黎宋卿，你不要血口喷人，这种下作的事情，不是我曹某人干得出来的！”

“谁干的谁知道，更把刺客抓到了，一切就水落石出了。”黎元洪已经将矛头锁定到了曹锟的身上，的确他的嫌疑最大。张廷兰要是进京当了副总统，可就永远阻绝了曹锟上位的可能。

当初曹锟驱赶徐世昌，想要迎请黎元洪，不就是因为黎元洪容易控制，下一步曹锟就要挤走黎元洪，自己上位，过一把大总统的瘾。可是现在张廷兰横插一杠子，黎元洪的确又出山了，可是副总统已经变成了张廷兰，国会也落到了奉军的手中，再加上关外的几十万雄兵，曹锟还怎么争锋。

按照正常的思路，当然要趁着局势未稳的时候，痛下杀手，只要把张廷兰弄死了，眼前的危局也就化解了。

可是没想到天不遂人愿，张廷兰并没有来北京，来的只是唐绍仪，这下子弄巧成拙。黎元洪护送着唐绍仪，到了协和医院，给他进行包扎，然后又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一下身体，确认没有问题。

“少川兄，此等恶性的刺杀事件，绝对不能轻轻放过，必须追查幕后主使，将之绳之以法。”

“宋卿兄，从民国创立以来，这种暗杀事件就频频不断，这次幸亏是我来了，就算把老命丢在了京城，也不打紧，要是拙言有了一点闪失，恐怕就真的天下大乱了！”

黎元洪急忙义愤填膺的说道：“正是如此，才显得幕后主使居心叵测，必须彻查到底，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一律严惩不怠，还少川兄一个公道。”

黎菩萨一副喊打喊杀的模样，实在是有些出人意料，发泄了一段时间之后，黎元洪突然笑道：“少川兄，拙言可是副总统啊，不知道他什么之后能来北京，有多少大事，我都想听听他的意见呢？”

唐绍仪也笑道：“本来拙言是要过来的，只不过奉天出了一点麻烦，自从要求政务公开之后，各地相继爆出了一些弊案，也出现了一大批的庸官。拙言极为震怒，正在和王主席一同清理吏治，因此才让我先到北京。”

“嗯！吏治的确是大问题，东北已经是全国瞩目的模范省份，肃清吏治，杜绝贪腐，也好给全国做一个榜样，有少川兄来京，组阁的大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黎元洪从心里来说，并不愿意张廷兰来京，面对着一个比自己小了一倍多的年轻人，结果人家手上还握着生死大权，他这个大总统还要早请示，晚汇报，哪还有什么意思啊，因此最好就是张廷兰留在奉天一段时间，不要轻易的来京，这样他老人家还能轻松一点。

“少川兄，你还是先休息一下，我就不过多叨扰了，咱们来日再谈。”

黎元洪告辞了，唐绍仪也是惊魂未定，躺在了病床之上，恢复精力，想起今天的事情，越发觉得张廷兰有点诡异了，难道他竟然提前知道刺杀，因此远远的躲开了，但是把自己推到了前面，这不是让替人挨枪子么！

其实唐绍仪的确是误会了，张廷兰不愿意来北京，纯粹是不想掺合各方的吵吵闹闹。别看民党夺取了胜利，但是内部的宿老，各个派系，还都在不断的争夺，各种利益交织，下一步的组阁行动，就是一团乱麻。

这种争权夺利其实对于国家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又没法避免，因此张廷兰索性就把唐绍仪推在了前面，他的经验丰富，威望又高，正好等着大家吵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麻烦也少了，张廷兰再进京。

哪知道这种偷懒的举动，竟然让张廷兰躲开了一次暗杀，不过选择留在奉天，张廷兰也不轻松，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

王永江拿着一摞子卷宗，找到了张廷兰，一脸的铁青色，一见面就说道：“拙言，你都看看，这帮人简直太无能，太饭桶了！”

“我们要求政务公开，结果治安方面率先反对，说什么案件要秘密侦查，各种事物繁琐，不便于公开。结果我让人清理了他们的卷宗，结果触目惊心，我发现奉天市内的刑事案件破获率也不到百分之四十，至于其他的地区，情况就更糟糕了，甚至有的地方不足百分之十，你说我们养活这帮警察，难道不是一群白吃饱么？”

“说来惭愧，我管的财政口情况也不好，各地存在严重的克扣问题，几次三番强调征用百姓的土地要妥善赔偿，各种惠民款项要落到实处。结果依旧有严重的克扣问题，除了教育和军费因为盯得死之外，敢打主意的不多，其他的项目，都有人动心思，这还是奉天，要是到了其他地区，还不见得是什么样子呢！”

张廷兰也是面色严峻：“查，一定要严办，绝对不能姑息养奸，反贪局和特别调查局，再加上宪兵，强力介入，不管是谁，抓到之后，一律严惩不贷！”

……

“快看，码头的船只好多，简直比起南洋还要繁荣！”

“的确，东三省不愧是全国的表率，真是了不起。”

一群从南洋来的年轻人，正站在船头上，眺望着旅顺港口的方向，露出了由衷的赞叹，他们正是第一批前来接受军事培训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还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何等的地狱般磨砺，每个人全都喜笑颜开。

第六百九十八章星火

“听说耿局长被撤职了，这可是天大的新闻啊，从前清开始，就一直当官，多少年了，都是政坛的不倒翁，怎么好端端的就被拿下了？”

“当官的被撤还能有什么原因，无非就是贪污，再就是得罪了上头，最近一段被撤职的人可不在少数啊。”

几个茶客一边喝着水，一边在一聊天，由于一个二十出头，穿着蓝色制服的年轻人笑着说道：“老兄，你这话可不对了，这位耿局长还真没有贪污，虽然执掌着屯垦局，十足的肥缺，但是全家人都指着他的那点薪水过日子，有名的不贪不占。”

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中年人顿时就有些惊讶，急忙问道：“既然是个清官，怎么还被撤了，难道政府糊涂了，不分好坏人了？我听说这奉天不是说治理的不错吗，怎么也出这种事情？”

“这位老兄，你这话可就不对了，难道清官就一定是好官么？”茶馆掌柜的笑着走了过来，手里头还托着一壶铁观音，送到了这个大汉的面前。

这个大汉突然一把抓住了掌柜的手腕，厉声说道：“掌柜的，这清官不好，难道赃官才行么？”

“这位先生，您轻着点，我可受不了！”

这个大汉手上的劲头稍微松了一点，但是并没有放手，而是冷哼了一声：“掌柜的，你可要给俺讲出一个道理来，不然就是你心术不正。”

旁边喝茶的那个工装年轻人笑着走了过来：“这位仁兄，你别动怒，掌柜的说的也有道理。选出当官的，是让他们办事情，不是放在那里好看，贪官当然不好。但是要是一点正事不干，尸位素餐，这样的清官不要也罢了。”

掌柜的也说道：“没错，这个耿局长掌管屯垦局一年多，只安置移民不到三百人，开垦土地一千多亩。比起政府制定的目标差了二十多倍，每天都有大量的移民到东三省讨生活，要是都这个样子，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饿死呢，早就应该撤掉了！大帅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让这位老先生编修地方志了，也算是仁至义尽。”

这个大汉一听，也急忙松了手，脸上露出羞惭之色：“还请掌柜的原谅，俺是个粗人。不大懂事。在老家那头，老人们都盼着能来一个青天大老爷。让俺们少受点罪。哪知道到了奉天才知道。这清官还不够看的，实在是大开眼界。”

“这位老兄，清官不是盼来的，而是管出来的，就拿最近来说，推行了政务公开。各个部门该做什么，做到了什么程度，都要让老百姓知道，如果其中有问题。就可以立即上报，审计局的就会介入，如果发现其中有弊案，反贪局就会马上接手。最近被查处了一大批人，有的是贪官，有的是庸员，还有老迈不堪用的，官场可是大换血啊。”那个工装的年轻人笑着解释道。

这个大汉在一旁仔细的听着，虽然有些东西还听不太懂，但是他也知道奉天的确和老家那边完全不一样了。

“这位朋友，这些你这么清楚，难道也是官府的不成？”

“我不过是工厂做工的，只不过去听了几堂公民课，胡乱说说而已。”

在靠近窗户的一张桌子上，也有几个年轻人，他们一直在听着这边的说话，不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他们全都是来自南洋的年轻人，相比国内的

民众，他们对于世界有着更多的了解。

就算是西方以文明自诩的各国，也是贪腐横行，虽然相比一二十年前，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底层民众权力还是相当有限，而奉军竟然能赋予百姓知情权和监督权，这绝对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李珣突然站了起来，笑着问道："这位朋友，能不能说说这公民课都讲什么啊？我听说过关内的中小学校都开设了公民课程，奉天的有什么不同啊？"

"关内如何，我可不清楚，不过奉天的公民课堂其实就是原来的扫盲班。原本各级学校都有，在晚上，或是节假日免费开课，任何人都可以去读书识字。说来惭愧，我当初也没念过几天书，在扫盲班学了一年多，然后侥幸考上了技校，才被分到了汽车厂工作的。"

一旁的几个茶客一听，全都有些惊讶，汽车厂可算是奉天待遇最好的工厂之一，不只薪水高，而且还给分房，尤其是在技术上有些专长的工人，还能得到分红。不少中学毕业的，恐怕都挤不进去，这个年轻人仅仅是念过一段的扫盲班，也的确不简单。

"这几年随着文盲的降低，扫盲班渐渐的开始讲解一些别的东西，国内外的历史，政治制度，最新的科技进展。另外对奉天的新政也要做一些说明，这些对于所有人，全都是免费开放的，有专门的宣传员进行讲解。"

"这太了不起了！"李珣也忍不住惊呼起来，他在南洋这么多年，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国家愿意如此不遗余力的教给民众知识，为普通民众开课。

民国以来，多少人都在争论一个问题，中国究竟能不能施行共和制度，很多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了公民素质的这个方面。但是不论是哪一方，都没有真正静下心来，想办法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去提高国民的素质。

至于中小学开设的公民课程，也仅仅是集中在了一个小圈子而已，很多文人热心这种事情，也不过是想打着幌子，争权夺势而已，能像奉军一样，真正用心解决问题的，实在是太少见了。

这些刚刚从南洋到来的年轻人，第一次开始真正感到了肃然起敬，这才是大国的气度。很难想象，如果四万万中国人，都能像奉天一样，那会产生何等庞大的力量，会创造多么了不起的奇迹！

几个南洋的青年也都格外的振奋，国内越强大，越发展，他们才能真正的挺直腰杆，摆脱那些腌臜的土著，赶走贪婪的白人，南洋华人才有未来。

带着满腹的好心情，李珣等人兴冲冲的走出了茶馆，那个带着刀疤的汉子也带着几个人走了出来，他们一前一后，正好顺路，全都到了奉天的南大营。

李珣正想去问问那个汉子，他们是干什么的，这时候从军营里头走出了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就是这两天负责管理这些南洋来的年轻人的。

"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你们的最后一批同伴也赶到了奉天，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就彻底和外面隔绝，接受全封闭的训练。明白没有？"

"明白！"李珣他们用力喊道，随即就被带入了军营当中，等待他们的是空前严酷的训练。

至于另外一个军官则是笑着走到了那个刀疤大汉的前面，笑着说道："你就是下山虎王大力吧？"

"没错，正是小人。"

"军营里头没有大人小人，平时是长官和下级，到了战场上就是兄弟，先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薛举，是特战队的，如果你要是同意了我们的倡议，我就是你们未来的教官了。”

“同意，早就同意了，我能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给老百姓办事的，俺能为你们效命。脱去一身的贼皮，就算是死了，也值了！”

薛举点点头，把王大力等人也带到了军营之中。这个王大力其实是山东的悍匪出身，早年在胶济铁路上给人扛活，卖力气，14年日本人抢占青岛的时候，王大力就被抓去了当劳工。

王大力不堪欺辱，就主动跑了，拉起一伙人，干打家劫舍的营生，不过他们不抢老百姓，只抢官府富户，还偷袭过日本人的列车。

奉军在拿回了青岛之后，就对这些土匪进行了清剿，大名鼎鼎的下山虎王大力也被奉军给轻松抓到了，可是经过一番询问，奉军发现这家伙也是一个汉子，杀了的确可惜，而且奉军也想在山东搞点动静，因此就想招揽王大力。

这家伙也算是诚恳，带着几个兄弟，直接到了奉天来报道了。薛举把他带到了军营之中，笑着说道：“王大力，你觉得一路上没人看管，让你们自己来奉天报道，这件事情如何？”

“那还用说，当然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奉军长官信得着我下山虎，我就不能对不起人字的两笔！”

薛举微微一笑：“王大力，实话告诉你，在你的周围，早有人跟着，你们要是敢趁机逃跑，我敢保证，全都变成了尸体。这也算是对你的考验，没有动歪心思，就算是你聪明！”

一听这话，王大力也呆了半晌，原来这些天自己的小命一直在悬着，他的背后也瞬间湿透了。

“长官，您不是恐吓我吧！”

“你看看这是什么。”

薛举将一个小本送到了他的面前，王大力虽然识字不多，但是也勉强能看懂，上面详细记录着他这些天的行踪，直到此时，这只下山虎是真的害怕了。

“你们究竟藏到哪里了，我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

“哈哈哈，没什么神秘的，无非是训练而已，你们很快也会有这些能耐，射击，潜藏，偷袭，绑架，投毒，总之你们会学到很多前所未有的东西。”

王大力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艰难的说道：“这不是让我们继续当贼么？”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你们对付的目标可不是老百姓，而是威海卫的英国人！”

第六百九十九章入关

“英国人？”王大力一听，也是吓了一跳。

“怎么？”薛举微微一笑：“你不敢了？”

“有什么不敢的，只不过听以前的老人说，和洋人冲突，朝廷会站到洋人的一边，追杀起来，比洋人还狠，当年义和团就是这么被弄死的。”

薛举微微沉吟一下，然后就说道：“你觉得今天的奉军，和满清一样么？”

“不一样。”王大力毫不犹豫的说道：“其实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薛举满意的笑了笑：“你放心我们不会搞卸磨杀驴的事情，虽然你们的任务会非常危险，但是记住一点，我们永远都是你们的后盾。把英国人从威海卫赶出去，让整个山东大地，再也没有那些污秽的东西，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没错，大道理俺不懂，但是自己的家，被别人占了，还不敢拼命，那叫爷们么？”

“好，既然这么有血性，我相信你们能够承受住接下来的训练，先去熟悉环境，明天早上五点起床，训练正式开始。”

王大力他们根本没有当回事，这么多年出生入死，什么没有见过，训练再苦，还能苦过刀头舔血么！因此他们兴冲冲的到了住处，虽然只是硬板床，但是干净整洁，一切都条理分明。

而且还有专门准备的训练服，穿起来简洁利落。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英武之气。他们是相当的满意。

晚饭是两菜一汤。还有馒头和花卷，美餐一顿，营房还有专门的浴室，又洗了一个热水澡，这个待遇已经完全超出了王大力的预料，这哪是来受苦了，分明是来享受了。

就连他带来的几个弟兄也都是一头的雾水：“老大，我看这不像是接受训练。反倒是来养老爷子了，这奉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不过他们也就只有这么一个舒舒服服的晚上了，第二天他们还在迷迷糊糊的时候，起床号就响了起来。

第一项内容就是跑步，沿着校场跑五十圈，完不成就没有饭吃。王大力他们全都是苦孩子出身，平时也没把走路当回事。刚开始的时候，还非常轻松，一个个卯足了劲头，往前冲。可是到了十圈，甚至是二十圈之后，一个个就已经两腿发抖了。

越往后。每一圈都像是煎熬一般，只能咬紧牙关，死死地撑着，薛举在一旁看着，嘴里嘟囔着：“没想到这帮小子身体这么好。早知道就改成负重跑了！”

到了最后几圈，一个个全都是靠着一股心气在撑着。不然早就趴下了，等到他们全部都完成之后，薛举笑着说道：“很不错，你们比我想象的还要好，不过接下来就会有更精彩的东西了，一定要做好准备。”

听着薛举的夸奖，王大力还有点自豪，老子连死都不怕，跑几步又能怎么样！可是接下来他就彻底后悔了，甚至再也不敢听夸奖了，因为夸奖的背后，就意味着训练直线加倍，直到你无法承受为止。

其实这也是军事训练的用意，人体的潜力是无穷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压榨，才能一点点的释放出来。不只王大力他们，李珣这些南洋来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头十天他们在军营之中，接受体能和队列训练。

随后课程就逐渐增多，枪械，手雷，迫击炮，机枪，他们全都要学会使用，而且还有冷兵器课程，设置陷阱，埋设地雷，骑马，游泳，驾车，撑船……

这些课程将他们的时间塞得满满的，根本没有一点空闲，两个月之后，训练的内容又增加了很多，他们要学习野外生存课程，学会利用森林之中的各种资源，找到食物和水源，发现有毒的物质，学会利用这些毒物，变成最致命的武器，去对付敌人。随后又进行各种战场的模拟，城市，丛林，山地，沼泽，所有能想到的环境，都要经受一遍。

对于接受训练的人来说，他们都没有想到过，一个人竟然可以学习这么多的东西。当然随着学习的深入，王大力和李珣他们就彻底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训练路线。王大力他们说白了就是恐怖分子，不过是受政府支持的恐怖分子而已。通过无休止的绑架和袭击，造成英国人无法承受的代价，进而把他们赶出去。

至于李珣等南洋来的年轻人，课程就复杂了，他们要学习如何动员民众，如何组织民兵，怎么和殖民军队搞游击战争，怎么利用有限的武器，给列强不断的放血。

等到初级课程完成之后，他们还要到南方去，张廷兰已经在海南岛弄到了一块训练基地，让他们去学习丛林作战的诀窍，以后这就是他们保命的关键。

南洋的青年训练还在继续，而王大力他们已经陆续出师了。脑子里头被塞满了一堆杀人手段的魔星，被释放了出来。

经过这段时间的磨砺，王大力变得更加剽悍，原本庞大的身体已经瘦了下来，但是胳膊上的肌肉却更鼓了，看着块头，看着气势，竟然有种第一滴血的感觉。

“这个人叫葛林，是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华北地区负责人，长江以北的航运，全都掌握在了他的手中，把这个人干掉，会给英国人极大的震慑。”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嗯，除了第一个任务之外，你们都要自己选择目标，发动攻击，或是干掉，或是进行绑架，我们全都不在干涉，什么时候英国人滚蛋，你们才可以停手。不过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准暴露奉军是幕后主使，你们全都是由于义愤。要把英国人赶出家乡而已。”

王大力重重的点了点头，薛举拍了拍他的肩头。笑道：“记得活下来，等着看中国越变越好！”

“教官，你还欠我们一顿烧酒呢，喝不到，我才不会甘心呢！”

……

“大帅，少川先生又发来了电报，催着您赶快去北京呢，这可是第三次来电报了。”杨宇霆笑着说道：“再拖下去。恐怕不妥了。”

由于控制了议会的大多数，黎元洪顺利当上了大总统，张廷兰也成为了正式的副总统，这个过程显得波澜不惊，毕竟奉军的军威摆在那里，还没有人敢捋胡须，就算是曹锟。也都收敛起来。

随后新民党又推举了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也一样获得了通过，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多了，要组织内阁，要落实竞选承诺，要处理和列强之间的关系。这些事情都离不开张廷兰的意见。

因此唐绍仪才会几次三番的发来电报，催促张廷兰尽快动身。张廷兰也知道拖不下去了，这段时间他也大刀阔斧的处理了一大批的官员，奉天的官场也是为之一振。

这一次张廷兰将前清留下的老官僚几乎一网打尽，而且那些吏员也都没有放过。所谓吏员就是底层的办事人员。在古代为了所谓的轻徭薄赋，因此官员数量很少。根本没法管理地方，只能大量的使用吏员。

这些小吏在法律上面属于贱民，他们升迁的可能性也不大，唯一的追求就是盘剥百姓，敲诈钱财，是地方最大的蛀虫。

张廷兰也早就注意到了这点，不过以往手上的人才不够，并没有把这些家伙彻底清理掉，只要通过了考核，就可以留下来。可是现在奉天有了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地方的农场也培养出来一大批懂得民政和农业的人才。

有了这个储备之后，张廷兰就毫不客气了，借助整顿官场的机会，把这些人全都清理干净，换上了身家清白，教育水平高的年轻人。而且王永江也公布了新的官员考核升迁标准，任何官员，都必须从基层做起，一级一级，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升到高位。

别看张廷兰这么干砸了不少人的饭碗，但是由于出现了大量的空缺，也给年轻人制造了机会，他们能够进入政府机构，很多人还是忍不住拍手称快。尤其是随着管理的越来越细致，录用的公务员也大幅度提升，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全都在默默的努力。

奉天的局势趋于稳定，政府的效率也大幅度的提升，张廷兰也相当满意，老巢安稳了，也该动一动了。

“那就进京吧。”张廷兰笑道：“不过那可是一个虎穴龙潭，一旦进京，就像是赶考一般，不过人家科举的生员考不好，还能从头来过，咱们要是考不好，那就只能万劫不复了！”

“拙言没有信心了么？”蒋百里在一旁笑着问道。

“当然不是，不过是有点心虚啊！”

“那不是一个意思么！”蒋百里笑道：“拙言，这次进京，你准备带多少人马，又准备让谁跟在身边呢？”

张廷兰眉头紧皱，这些天他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安排人员，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要是拿捏的不好，就会出大乱子，的确让张廷兰费了一番心思。

“无论如何，东三省都是根基之地，而且还承受着两个帝国的压力，必须留下重兵把守，根基看好了，才能枝繁叶茂。我这次进关只带第六师，第八师，第一骑兵师，和一个坦克团，其他的部队全都留下来，驻守地方。”

边防军的精锐力量就是前六个师，这是组建最早，经过的大战最多，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相比而言，第六师的战斗力还不算顶尖，杨宇霆有些担忧的说道：“拙言，关内可是虎穴龙潭之地，我看你还是把第一师和坦克师带过去吧，这样还能保险一点。”

“不用！”张廷兰十分坚定的说道：“关内的部队如何，我心里有数，即便

是我们新组建的部队，也不用怕他们。反倒让我担心的是一旦离开了奉天，日俄两国都会趁机添乱，在边境线上制造事端，因此最强大的武力必须留在东北。东北安全了，我也就安全了！”

张廷兰看了一眼蒋百里，又看了看杨宇霆，这可是自己最重要的两大参谋之一，进京肯定离不开他们的帮忙，是带一个，还是两个都带过去，的确需要一份思量。

最后张廷兰把目光落在了蒋百里的身上：“百里兄，我这次进京，东北的军务就交给你处理了，政府由岷源先生盯着，另外孙安虎出任东北军区司令，秦威出任蒙古军区司令，负责内外蒙古和西北，李景林出任外东北驻军司令官，你们一定要把家里头看好了。”

“大帅放心吧，如今东北各方面都有了规章制度，凡事按规矩办，如果解决不了，就给你去电报，反正北京也不远。”

蒋百里没有大包大揽，张廷兰对他的反应也非常满意，之所以把蒋百里留在了东北，就是因为他没有太多的野心，而且为人也正派谦恭。至于杨宇霆，鬼心眼比蒋百里多不少，一旦把他留在了老家，难保不会出问题。

这世上有很多聪明人，就需要给他们找事做，一旦没有事了，这些人就容易感到失去价值，进而失控。因此还是把杨宇霆带在身边，正好能帮着自己和北洋争斗。

经过一番商讨，最后决定姜登选出任关内军总指挥，负责指挥入关的所有部队，保护张廷兰的安全。常荫槐作为情报头子，可是离不开，另外奉系的两个元老袁金凯和汲金纯也都跟着张廷兰。

这次进关可是要抢夺权力，还是要带一些斗争经验丰富，而且根红苗正的奉系老人，毕竟这种时候能力不是最重要的，坚定的立场才是关键，那些和关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还是留在关外，对付日本和俄国吧。

入关人员确定下来，奉军大部队也浩浩荡荡的开进关内，姜登选替张廷兰去打前站了，上次唐绍仪遇到了刺杀，张廷兰可绝对不能再出这种问题了，沿途的安全必须全力保证，京城的情报工作也早就展开了，任何试图对大帅不利的人，一定要排查出来，提前消除隐患。

“芯瑶，你真的舍得我一个人去北京啊？”

周芯瑶白了张廷兰一眼：“你是巴不得我不去吧，听说北京可是有几条胡同，不正好能去来一出英雄美人的佳话么？”

“媳妇大人，真的冤枉我了，我对你可是赤胆忠心啊！”

“行了，别拿甜言蜜语的哄我，你当我不想去么，大丫身体才好，老二又不在家，总要有人在家里尽孝吧！女人就是这个命。”

第七百章生猛的兰帅

“拙言，前天家里头给我来信了。”

“哦。”张廷兰满不在乎的点点头。

“你就不问问写了什么内容么？”

周芯瑶懒懒的从床上爬了起来，正是要分别，两个人昨天都特别的疯狂，虽然已经是孩子的妈了，但是周芯瑶的身材一点没有变化，而且还越发的成熟，一颦一笑，都透着一股动人的劲头，尤其是现在眉头皱了起来，显得更加动人。

张廷兰也忍不住坐到了床边，拦住了媳妇的腰身：“老婆，要不咱们再晨练一会儿吧？”

“别胡来，大丫醒来的时候，看不到我会哭的。”周芯瑶羞红着脸说道。

“哎，我怎么感觉有了孩子，我的地位就下降了呢，要是再生十个八个的，我在咱家，是不是要不入流了？”

“谁给你生十个八个的，那岂不是成了猪！”周芯瑶笑道，不过突然间脸色又变了，她的手指捏在了张廷兰的软肋上面。

“你还没说为什么不问信上的内容呢，是不是当了副总统，就不在乎我了？”

张廷兰急忙说道：“我哪敢啊，不过是一些人情官司而已，我到了京城，一定尽力安排周家。”

“不要！”周芯瑶突然拦住了张廷兰：“拙言，周家显贵多年，树大招风，别的道理我不懂，但是知道配一个药方，总要君臣佐使，互相协调，现在爬的多高，将来摔得就多惨。你不是准备制定法规。要求公职人员的配偶和子女不准经商么，总不能因为周家，坏了规矩。”

张廷兰一听这话，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忍不住在周芯瑶的额头亲了一口：“媳妇果然深明大义。我心里有数，总之不会让自己人吃亏的！”

张廷兰把自己人三个字咬的很死，换句话说就是真心支持他张廷兰的，绝对不会受到亏待，但是有些三心二意的，首鼠两端的，那就不在照付之列了。

周芯瑶也听出了其中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能默默站起，帮着张廷兰拾掇完毕。一同到了帅府的正厅，这时候张作相也早就等在这里了，老爷子手里头依旧拿着那根烟杆。

一看张廷兰前来，他也笑道：“拙言，你可都想好了么？”

张作相没有多说什么。而是把所有的万语千言。都浓缩到了这里头，张廷兰也重重的点点头：“爹，您放心吧，一点问题没有。”

张作相也点了点头，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是又觉得不太吉利，就索性闭嘴了，这时候王永江，孙安虎，杨宇霆等文武大员全都赶来了。张廷兰又简单的交代了几句，然后才在簇拥之下，直接登上专列，踏上了进京之路。

火车咔嚓咔嚓的往前开，张廷兰的心绪却一点都平静不下来，脑子里不断的转动着一个又一个的念头，推想着可能的种种情况。

从清末开始，中国就乱了几十年，多少人都入住过京城，但是却没有让这个国家稳定下来。毫无疑问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了，不下猛药，是治不好的，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像那些从陕北走出来的伟人一样，清平华夏，重

塑国威！

“拙言，前面就到了山海关！”杨宇霆突然说话了。

张廷兰也猛地惊醒：“让火车停下，邻葛，你陪着我出去走走。”

警卫还不清楚张廷兰为什么这么做，只能在后面不远不近的跟着，张廷兰站在空旷的路边，叹了一口气：“进京之前，我去先大帅的陵寝看了一下，本来想把斋藤实那个老家伙给枪毙了，可是后来想想，还是留给汉卿吧，他也快要回国了。”

“雨帅也是英雄一世，只是现在还不能下葬，让人心里头难受啊。不过如今拙言也在完成雨帅未完成的功业，击败日本，入主中原，我想雨帅也会含笑九泉的。”

两个人在外面站了十几分钟，然后张廷兰才毅然转身，再度登上了火车，一路南下，就感到了京城。为了安全起见，张廷兰这次进京非常低调，没有任何的欢迎仪式，下了火车，就直奔他的办公地点。

为了不和黎元洪发生冲突，张廷兰没去中南海凑热闹，而是选择了原来的庆王府作为副总统官邸。庆王奕匡算是晚清最贪婪，最有钱的一个王爷，府邸修建也相当精美，张廷兰平定张勋叛乱的时候，就大肆清理过北京的八旗子弟。

庆王府也是首当其冲，被清算了一个底朝天，王府也就空了下来，张廷兰成为副总统之后，就已经让人收拾了一下，把庆王府作为办公地点。

张廷兰乘坐的防弹轿车驶入了庆王府的大门，刚刚下车，就有人等在了这里，原来是新任的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议长梁启超。

一见他们，张廷兰也笑道：“两位先生怎么连一点休息时间都不给我留啊，新家还没有看呢！”

“不着急不成啊，拙言，我们在京城顶了好几个月了，身板单薄，可是挺不住了，还要看你这个高个的顶着，让我们两个歇歇吧。”

唐绍仪一脸疲惫的说道，梁启超也频频点头：“拙言，你要是再不来，我们可就穷途末路，都要被逼疯了。”

杨宇霆也从后面的车里钻了出来，立刻笑道：“两位先生德高望重，有才华过人，能有什么麻烦事处理不了啊？”

“邻葛，这几个月我们算是看透了，想要在北京待下去。就两样管用，一个钱，一个枪。天天各路人马堵着门管你要钱，给了自然听话，不给就是麻烦。要是有枪，还能把他们赶跑，可是偏偏我们什么都没有，就只能当受气包，要是拙言再不来。我都准备辞职了！”

“少川先生，情况真这么糟糕么？”

“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唐绍仪和梁启超异口同声的说道。

张廷兰一看，也顾不得休息了，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客厅，听着两个人的介绍。唐绍仪首先说道：“拙言，按照你的意思，我尽量保留了一些北洋的老人，算是把内阁班子拉了起来，新政府也开始运作。可是现在国库空虚，拿不出什么钱来，军头要钱，政府官员要薪水，老师也教育经费，列强还要赔款。一下子全都堆在了面前，我是真有点撑不住了。”

又是财政的问题，张廷兰也猜到了，因此并没有什么意外，笑着问道：“少川先生。究竟有多少的缺口。你给我说一说。”

“唉，拙言，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每个月各项支出，至少需要一千一百

二十万元，而实际的收入不足四百万元，也就是说有七八百万的缺口，需要填补。”

张廷兰一听这话，也是目瞪口呆，他知道从满清以来。就拖欠了大量的赔款和借款，数额相当大，但是真正知道了详情之后，还是被吓住了。

唐绍仪又掰着手指头，和张廷兰计算了起来，由于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宣布继承满清的战争赔款，包括马关条约的对外借款，辛丑条约的庚子赔款，总数加起来是79388万两库平银，折合成银元，在十二亿以上。

随后北洋政府又搞了几次借款，最著名的就是老袁的善后大借款，另外还有老段的西原借款，不过被张廷兰给搅和了。到目前为止，这些借款加起来，总计是5.6亿银元。

而且这还仅仅是金钱上的，为此抵押出去的矿山，铁路，土地，就更不计其数。

唐绍仪叹了口气说道：“拙言，这么庞大的数额，别说是还上了，就算是连利息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今年需要支付的本息就达到了2313万元之多，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都要交给列强，真是心疼啊。如果在扣除军费，行政费用，教育经费，剩下的就几乎没有，甚至还是赤字，何谈国家建设，每每想到这里，我就睡不着觉啊。”

张廷兰一听，也是忍不住长叹一口气，从晚清以来，留下了一个何等的烂摊子啊！眼前还算是好的，如果继续按照历史上发展下去，北洋的借款还要增加，到了民党执政，数额还会更大。

就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之间，债务支出最少的一年在一亿两千万以上，最多的时候达到了8.346亿元以上，占到了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四，如此巨额的开支，挤占了为数不多的财政收入，使得国家越发的窘迫，各种工业建设，全都成为了泡影。

张廷兰想了又想，也坚定了一个念头，就算是死，也不能给列强当提款机！

“少川先生，你说了这么多，是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唐绍仪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有些为难的说道：“拙言，奉天的财政状况比北京好太多了，能不能拿出一点贴补一下，让政府继续维持下去。”

梁启超也说道：“拙言，财政状况恶化，让我们也是痛心疾首，可是眼前真的没有好办法，奉军现在拿出一点资金，以后财政好转，定然会补偿回去。”

张廷兰摆了摆手，微微一笑：“少川先生，按照你方才所说，奉天一年至少要拿出将近一亿元贴补中央，而且这些钱之中四分之一以上，还要白白交给列强。这么一个无底的黑洞，我能填的起么，就算填上了，以后又该怎么还？”

唐绍仪也被问得哑口无言：“拙言，那你觉得该怎么办？”

“就是一句话，老子不还钱，有本事让英美打过来，老子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第七百零一章延迟赔款

“拙言（副总统）！这可不是儿戏啊，哪能想不赔，就不赔呢！”

唐绍仪和梁启超全都着急了，他们一直都认为张廷兰比较冷静，也善于谋定后动，但是从来不知道这位还有这么生猛的一面，国际债务说不赔，就不赔了，这行得通么！

“拙言，债务关乎国家信用，搞不好列强会联手制裁我们，到时候商品卖不出去，贸易无法进行，货币贬值，国家经济崩溃，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你可要都想清楚。”

张廷兰深吸了一口气，又坐在了位置上面，闭着眼睛想了想，财政和债务的问题，他早就想到过，这是进京之后，必须面对的课题，但是他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找上门。

“少川先生，奉天虽然连续打了两场大仗，动摇了根本，但是每个月挤出三四百万，还是可能的，如果送到了中央，或许能够维持运转，但是我想问问你，这种维持有意义么？”

张廷兰用无比冷静的语气说道：“东三省的发展，也得益于全国的人力和财力，回馈全国是必然的，张某没有地域偏见，所有中国人都是骨肉同胞，理应当共同发展。但是这有个前提，就是这笔钱要看到效果啊，不能拿去打水漂，要不然我没法向东北的企业和民众交代。

唐绍仪和梁启超也互相看了一眼，眼神之中也都是为难之色，张廷兰说的也有道理，总不能眼看着拿钱去填无底洞。难道真的要像张廷兰所说。把所有债务全都赖掉么？

“少川先生，我想问问你辛丑条约上。规定的赔款是多少？”

“四亿五千万两。”

“按照列强的赔款方式，我们要支付多少钱？”

“列强要求我们分39年还清，年息4厘，赔款总数在9亿8千万两。不过随后由于银价变动，加上借新债偿还旧债，赔款总数超过了十亿两。不过由于欧战的问题，德国和奥匈的赔款已经停掉了，俄国革命之后。赔款也停到了，另外由于奉军击败了日本，我们也在商讨，将对日的赔款彻底停掉。目前只剩下英，美，法，意。日等国，我们已经偿付的赔款达到了五亿两之上，另外还有两亿左右的赔款！”

听着唐绍仪的提供的数字，张廷兰也微微点头，根据后世统计，1902-1938年这37年间。庚子赔款总计实付之数为6.64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退款等，中国实际支付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

由于各国的退款行动都在二十年代左右，主要是为了缓和同中国的关系，不过实际上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偿还了赔款的大头儿。

“少川先生，4，5亿两的赔款。我们已经拿出了5亿两以上，难道还不够么，你觉得这个债务还该继续还么？而且庚子赔款不过是比较显眼的一项而已，列强还做出了一些退还的动作，其他的贷款和赔款呢，根本就没有，我们的债务越还越多，和农村的驴打滚有什么区别？”

张廷兰的一番话，直指问题核心，从清末以来，中国每年把财政收入的两三成，个别年份达到了四成，交给了列强。每一分钱都浸透了中国百姓的血汗，但是中国拖欠外国的赔款和贷款并没有任何的减少，反而是越来越

多，如果按照历史的发展，到了49年，这个总数就会达到三十万亿。

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有五十万亿左右，而且由于是农业社会，政府的财政收入更低，背负着如此巨大的欠款，每年光是赔偿利息，就足以把国家压得喘不过气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民国政府为什么热衷发展来钱快的轻工业，而无法进行关乎国家生死的重工业投资了。但是偏偏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没有重工业，就没有了脊梁，只能成为一块肥肉，任人宰割。

唐绍仪和梁启超也全都默然了，张廷兰说的没错，这就是还不起的高利贷，实际上列强也是这个目的。他们不在乎中国还多少钱，他们需要的是让中国永远都背负上这笔债务，然后一直成为他们的自动提款机。

财政无法自主，就好像一个人没有钱一样，人穷志短，国家也是如此，没有钱，就没有发展的能力，一直予取予求。列强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放心大胆的攫取中国的自然资源，销售他们的工业品，这其中的利润，就更加惊人，比起单纯的赔款，是十倍百倍的。

唐绍仪想来想去，竟然渐渐的也开始认同张廷兰这个疯狂的主意了，既然还不起，那索性就不还了。这个念头一旦生根之后，就成了挥之不去的声音，在脑袋之中不断的响起。

半晌唐绍仪才苦笑道："拙言把道理说透了，我想来想去，也只有赖账这么一个办法了！"

"不可！"梁启超在旁边急忙摆手："少川，你刚刚还挺冷静的，怎么现在就糊涂了，要是赖账了，这后果会多严重，你难道不清楚么？你想看着国家经济崩溃么？"

"可是一直这么赔下去，国家建设没有资金，什么都发展不起来，长此以往，不是经济崩溃这么简单，而是亡国灭种的大祸啊！"

听到了唐绍仪的这话，梁启超也顿时愕然了，再也说不出什么，只能低着头，一语不发。

张廷兰眼珠转了转，然后笑道："赖账的后果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的邻居俄国人不就是把所有债务都给赖掉了么？"

"拙言，你准备学多数党么？"

梁启超猛地抬起了头，吃惊的说道："这万万不可啊，俄国人这么赖掉了债务之后，就等于是自绝于国际市场之外，受到了各国的联合制裁，听说经济已经窘迫到了极点。"

张廷兰笑着摆了摆手："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关起门来，自成一系没有什么不好，只不过俄国人地盘大，资源丰富，除了橡胶一类的东西，都能自给自足，因此他们搞计划经济，也有这个条件。我们没有俄国人的底子，人口又太多，搞自给自足，很难发展起来，必须和世界市场进行交流，所以不能像俄国那么把债务直接赖掉，而是要用更灵活的方法。"

唐绍仪毕竟曾经是留美幼童，见识还是有的，他想了想说道："拙言，在国际上有个惯例，也就是恶债不偿，诸如美国人南北战争的时候，北方政府就声明，南方借的债务，他们不会承担。其实我们在民国初创的时候，要是有足够的魄力，直接宣布拒不承认满清的外债，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了！"

"哎，当初孙文为了争取列强支持，可是第一时间就宣布要继承满清签署的一切条约，又能有什么办法啊！"梁启超叹口气说道。

张廷兰脑中也在不住的转动，历史上有三个国家都对巨额外债说了不，一个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一个是纳粹德国，再有就是后世的新中国。

眼下的状况还没有糟糕到了不可挽回的时候，不必直接鱼死网破，立刻赖掉，或许希特勒的做法值得借鉴一下。

张廷兰想到这里，就拿定了主意，笑着说道："少川先生，我先给你拨两千万的特别费，你负责让政府运转三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把京津的局势稳定下来，再让财政部拟定一套方案，和美英等国进行交涉，要求他们暂缓还款三年，等到国内经济恢复之后，再谈赔款的问题。如果他们答应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开放外资投资，为西方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

"呵呵，拙言这是一招缓兵之计啊，我看不错，要是能争取三年时间，国内的局势也能好很多，我马上着手安排！"

"嗯，不过少川先生，进行准备的时候，必须严格保密，不能让列强知道我们的真正打算。"

交代完毕之后，唐绍仪和梁启超离开了庆王府，而张廷兰则是靠在了沙发上面，一句话都没有。

侍卫长沈华还以为张廷兰睡着了，托着一张狼皮褥子走了过来，正要给张廷兰盖上，才发现他根本没睡，两只带着血丝的眼睛，呆呆的看着天棚。

"副总统？大帅？少爷？你可别吓我啊！"

"鬼叫什么，我还没死呢。"张廷兰也没有好气的说道："静一会还不成么？"

"您干什么都成，就是别吓唬小的了，夫人可给我下了严令，要是照顾不好您，我的脑袋也要搬家了！"沈华笑着说道："有什么事情，也不是一天解决的，我听说这后面的花园相当漂亮，现在正是花草繁茂的时候，我陪着您过去散散心吧！"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可是刚要起身，常荫槐就急冲冲的走了过来。

"副总统，大事不好了，威海卫的一处英国警局遭到了炸弹袭击，死了十几名印度警察，还死了三名英国警员，另外一处英军的训练站也被袭击了，炸死炸伤了五六人，还就是就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负责人葛林也被绑架了，威海卫一下子就乱了。"

听到了常荫槐的报告，张廷兰反倒没有什么着急，脸上还露出了笑容："走，咱们都后院看看花草，换个心情。"

第七百零二章洋人的朝廷

“老大，这家伙死沉死沉的，干脆扔到河沟里淹死算了，也省得麻烦！”

王大力吧眼珠子一瞪：“你懂得什么，这可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只要把他攥在手里头，英国人肯定要天天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吃饭也怕，睡觉也怕，这叫做心里战术，你把他杀了，不过是一时解气而已。”

“老大英明，你算是真正把教官整人的那一套都学会了。”徐小山笑着说道。

“那是！”王大力笑道：“跟你说，我这个脑子还挺灵的，要是以前能好好读读书，说不定早就考上大学了。”

“你还是先找到大学的门朝哪边开吧！”

徐小山一句话，大家伙全都笑了起来，这次行动空前成功，他们也是没有料到，英国人在威海卫的防范实在是太松懈了。他们离开奉天之后，就化妆成了力巴，混进了威海卫，摸清了葛林的住处。

当天晚上他们就偷偷把葛林绑走，顺手干掉了两个贴身保镖，随后又把距离不远的一处警局给炸了。他们一共投进了十几枚手榴弹，将警局几乎都炸为平地，不过就有一点遗憾，警局之中多数的警察都是印度阿三。毕竟大英帝国的公民还是很值钱的，不愿意跑到大老远的中国，只能从殖民地弄一点充数。

在撤离的时候，正好有一处训练站挡在了他们前面，有一个班的英军负责这里。王大力早就安排掩护组袭击这里，结果炸死了三两个英军。在混战之中，又击毙了几个人。而他们只有两个人轻伤。这个战果让他们信心百倍。

当然一方面要归功他们的严格训练，另外也是因为英国的殖民军队太菜了，长期的养尊处优，已经让他们失去了足够的警备。

王大力他们正在兴冲冲的走着，突然徐小山肩头的葛林猛地动了一下，紧接着嘴里就发出了呜呜的声音，手炮脚蹬。

“妈的，清醒的这么快。老子再赏你一掌。”徐小山的手掌快速砍在了葛林的后脑勺上，这家伙又昏了过去。

“小山子，下手注意点，别把这家伙弄死了。”王大力也忍不住出言提醒，他们按照计划，潜入了早就选定的山寨之中，作为经年的悍匪。他们对这些是太轻车熟路了。

不过他们可不知道，自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多少年来，都没有针对西方人如此的恶性袭击事件。顿时报纸就炸了窝，一伙暴徒竟然杀了大英帝国的军警，还绑架了太古轮船公司的负责人。这简直是对英国人的侮辱！

大英帝国控制的各种报纸，全都跳了出来，痛骂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而且英国外交部门也果断的行动起来你，气势汹汹的找到了外交部。提出了强硬的抗议，要求中国方面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解决案子。并且赔偿英国的损失。

英国公使艾斯顿也很清楚，目前政府当中，最有权势的就是张廷兰这个副总统，因此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张廷兰。

“艾斯顿先生，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以往都是在奉天见面，在北京还是第一次，这是我的新官邸，原来是个王府，里面的陈设很不错，你不妨参观

一下。”

艾斯顿强忍着怒气，大英帝国被打了嘴巴，他可没有时间在这里鬼扯，因此急忙说道：“副总统阁下，我首先祝贺你在选举之中获得的胜利，大英帝国方面也很看重，认为你是中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只不过刚刚发生的恶**件，让帝国对您的执政能力感到了怀疑。”

“公使先生，请注意你的用词！”一旁的顾维钧早就把眼睛瞪圆了：“副总统刚刚进京，各种事务刚刚接手，能在百忙之中，抽空见你，已经是对英国的重视，至于执政能力，不是你们能怀疑的！”

艾斯顿一下子就被顶了回去，这时候他才想起来，面对的已经不是昔日的北洋，而是那个以强硬著称的军政强人，他也不能不低下头。

“副总统阁下，我向你致歉，但是我还是要说，发生在威海卫的恶性案件，必须最快解决，帝国死伤的军警要得到公道，失踪的帝国公民要尽快找到！”

张廷兰微微点点头，不置可否的说道：“我会安排人员进行调查的，有了消息，就会通报英国方面。”

“我认为这还不够！”艾斯顿显然不会被一句敷衍的话，就大发走了，他大声的说道：“贵国必须尽快拿出破案的时间表，已经赔偿的细则，我认为这是贵国政府的一个失职。”

张廷兰对这些帝国主义的虚张声势，从来不看在眼里，靠在了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冷笑道：“公使先生，既然说我们失职，那不妨就听听您的高论吧！”

艾斯顿也面色阴沉的说道：“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清政府要严禁本国民众，参加反对列强的行动。现在竟然出现了如此血腥的事件，难道不是失职么？”

张廷兰这两天就在为庚子赔款烦心，现在艾斯顿竟然主动提出来，正好戳中了张廷兰的肺管子。

“公使阁下，第一威海卫的案子没有查清，究竟是不是中国人做的，还不确定。第二那是清政府承认的事情，而且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有些老黄历该改一改了！”

“副总统先生，你要否认和列强之间的条约么？”艾斯顿的神情也变得十分严肃：“各国承认民国的基础就是你们继承清王朝的各种条约，如果这个基础被破坏了，外交关系就要重新审视。”

顾维钧一看场面有些超出控制，因此笑道：“作为一个刑事案件，我们应该进行详细的调查。有了准确的结论之后，再考虑别的事情。”

艾斯顿也没有料到张廷兰竟然对这种案件如此的冷漠。他也只有起身，不过临走时候，还是说道：“副总统阁下，大英帝国很重视和您的关系，愿意提供各种帮助，不过有一个前提，就是两国必须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张廷兰冲着他的背影冷笑了一声：“好一个大英帝国，早晚我要给这个帝国送葬！”

顾维钧在一旁听到这话，还只当是一时的气话，他当然不知道二十年之后，世界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后世有人说过，欧洲只有两种国家，一种是小国。一种是不知道自己是小国的国家。

当然在这个时空当中，欧洲矮化的时间或许会更快，现在的大英帝国，

不过是一抹余晖而已。

“副总统，你看山东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慢慢拖着吧，不过有一点要记住。英国人想要自己采取什么行动，践踏了中国主权，一定要给我顶回去。”

“我明白了。”顾维钧也急忙去做准备了。

转眼又过了五天，在申报上面突然出现了一份公开信：英国的这帮孙子们，都给老子听着。山东是老子的家乡。你们这些王八蛋竟然窃据了二十几年，残害父老。抢掠无度，坏事做尽，丧尽天良。

你们马上给老子滚出去，不然天天有刺杀，月月有袭击，让你们吃不好，睡不着。就算躲在王八窝里，老子一样把你们揪出来，挨个砍脑袋。

要是你们不服，就和老子斗一斗，看看谁怕谁……

第一眼看到这封信，很多人只当是一个笑话，通篇粗话连篇，简直就像是恶作剧，可是后来大家就笑不出来了。申报在社评的地方已经写清楚了，和这封信一起送来的，还有葛林的随身证件，以及一截血淋淋的手指头！

这个叫做“山东猛虎”的组织对威海卫的案子大包大揽，全都是他们干的，而且这些人还表示，要发动更多的袭击，把英国人从山东的土地上赶出去。

这封公开信，根本就是一群土匪，向一个帝国的宣战书，在寻常人看来，绝对是一个不自量力的笑话，可是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

因为不只山东有威海卫的问题，广东还有广州湾，香港，澳门，福建还有台湾，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还有租界。山东的一群土匪能够站出来，向着列强发起挑战，那其他地方该如何呢，难道就没有这个血性，把侵略者赶走么？

一瞬间积累的民情又一次如同潮水一样爆发了，各地针对列强的游行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人还主动联系所谓的山东猛虎，他们也要加入其中，也有人要捐钱捐物，要资助山东的义士，一时间中国的舆论界再度沸腾起来。

……

“老大，咱们成名了！”

徐小山去威海卫打探消息的时候，发现了一份报纸，他勉强认识几个字，上面就有山东猛虎的字眼，这是他们当初想的名字。一想到自己也能上报纸，徐小山浑身就有些颤动，他把报纸毫不犹豫的带了回来。

王大力看了几眼，也拍着大腿笑道：“看到没有，上面说咱们是义士，和当年的秦琼秦二爷一样，是这份的！”说着王大力也伸出了大拇指，十分的得意。

“当家的，人家这么说了，咱们可要再干点大事出来，不然都对不起这个名号啊！”

“嗯！”王大力点了点头：“再去干一票，不过雁过留声，咱们把传单也准备好了，告诉他们，想要葛林的命，拿十万英镑出来。”

……

“混蛋！竟敢讹诈大英帝国，我要让你们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暴徒全都要下地狱！”

山东又传来了糟糕的消息，一处巡逻哨遭到了迫击炮的袭击，当场有三

名英军被炸死，而且还留下了传单，痛骂英国人，让他们拿钱去赎回葛林。而且他们还表示，以后就是这个规矩，杀伤了英国人不算数，只要绑架一个，就要用十万英镑赎回，一个月不交钱，就立刻撕票。

英国人站在世界的顶峰，多少年，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天底下竟然有如此猖狂的暴徒，简直不可思议。不过他们在威海卫的驻军有限，只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方必须尽快解决事情。

不过艾斯顿也变得聪明了，他没有直接去找张廷兰，而是先找到了财政部次长王克敏。

“王先生，贵国境内接连发生恶**件，帝国非常震怒，现在有两批债务，共计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七百元，你们必须马上归还。”

王克敏这个家伙尖嘴猴腮，眼窝深陷，一副酒色过度的模样，一听艾斯顿的话，急忙就陪着笑脸：“公使先生，您大人有大量，政府运转困难，实不相瞒，我都被押了好几个月的薪水了。”

“真的没钱了吗？”艾斯顿冷笑着问道。

王克敏偷偷的往前靠了靠，压低声音说道：“有钱，张廷兰已经给了唐绍仪两千万的特别费，不过这笔钱没有到财政部的账上，全归唐绍仪控制，而且大额支出，必须张廷兰亲自签字。”

艾斯顿冷笑着点点头：“好，现在你就和我去找张廷兰，我看看他还有什么说辞，想和大英帝国斗，就要付出代价。”

艾斯顿气势汹汹的来到了副总统府，张廷兰并没有立即见他，而是故意拖了半个小时，才把艾斯顿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王克敏这个家伙紧紧的跟在了艾斯顿的后面，一见张廷兰，急忙点头哈腰：“副总统，正有要务向您汇报呢！”

“王次长，有什么话，还是先让公使先生说吧，毕竟人家是客人。”

王克敏也不傻，张廷兰分明是在说自己和艾斯顿太亲密了，他也只好闭嘴。

“副总统阁下，这次我来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山东的案子，凶手还在疯狂的作案，你们却迟迟没有抓到他们，帝国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第二就是有一批贷款到期了，还请立即结清了！”

张廷兰一听微微一笑：“这哪是两件事啊，分明是一件事情，不过案子我会尽力办，至于贷款，财政实在是太紧张了，拿不出钱来！”

艾斯顿一看张廷兰的态度，顿时脸就沉了下来：“副总统阁下，王次长已经说了，你们有了一笔资金。”

张廷兰突然冷笑了一声，锐利如刀一样的目光就落在了王克敏的身上。

“王次长，公使先生说的对么？”

第七百零三章立威

王克敏相比后世都不会陌生，是投靠日伪的大汉奸头子之一，他早年中过举人，而后留学日本，回来之后，投身政界扶摇直上。担任过中国银行行长，又几次出任财政部长，在北洋政府之中，也算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不过别看这家伙管理财政多年，但是对于银行货币一类的学问并不精通，这家伙最擅长的就是钻营，和外国的银行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正是靠着中关系，他能搞到一些贷款之类的，因此就受到了北洋政府的信重。

新民党掌权之后，本着平稳过渡的原则，让元老汪大燮出任财政部长，王克敏出任次长，不过汪大燮年纪太大，身体不好，日常的事务都落到了王克敏的身上。

而王克敏对此也是非常自豪，对身边人常说：老子就是不倒翁，常青树。不管谁上台，都要看洋人的面子，也就离不开我王王克敏。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真正面对张廷兰的时候，尤其是锐利的目光，王克敏还是感到了一阵心惊胆战，手心已经冒了汗。

“副总统，我以为公使先生来提的两件事都是非常重要的。”既然一心向着洋主子，王克敏就不能不帮着艾斯顿说话。

“山东出现了如此猖獗的暴徒，今天能针对英国人，明天就能针对我们，倘若发展起来，势必成为大患，应该全力消灭，既能够促进中英关系，又能够威慑地方宵小，对新政府也是大大的有利。保护了英国人的安全，大英帝国一定会有所回报的。”

王克敏越说越有精神，仿佛他真是为了张廷兰着想一样：“至于贷款的问题，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贷款关乎国家信誉。不管政府多困难，都应该优先保证偿还贷款，以后还是要合作的么，大英帝国资本雄厚，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再说东三省财富惊人，您拔出一根汗毛，比别人的腰都粗，这点小意思根本不在话下。”

张廷兰看了一眼王克敏，嘴角上露出一丝冷笑：“王次长苦口婆心，真是不容易。这两件事情我都会考虑的。”

“送客！”

张廷兰突然转身就走，直接把艾斯顿和王克敏扔到了客厅里，艾斯顿也是铁了心，要逼着张廷兰做出承诺，他急忙就站了起来。要追过去。不过沈华一把拦住了他：“这是副总统官邸，不是大英帝国的使馆。还请公使先生不要乱闯。小心惹出什么祸来！”

艾斯顿一看此情此景，只能气哼哼的离开，王克敏就像是狗一样，紧紧的跟在后面。

张廷兰回到了后面之后，坐在沙发上面，还是怒满胸膛。半晌才说道：“沈华，你说像王克敏这样的吃里扒外的东西，是怎么能窃据高位的，简直就是在胡闹！”

“您也别生气。早就有人说前清是洋人的朝廷，北洋多半也是这么回事，里头总有一些靠着洋人支持，爬上高位的混蛋。”

“洋人的朝廷！”张廷兰念叨了一句，苦笑道：“说得好啊，沈华你看这种习惯了对洋人跪拜，磕头，仰视，谄笑的混蛋，该怎么处理？”

“杀！”沈华杀气腾腾的说道：“这帮家伙都是当秦桧的料，早就该处理掉

了！”

张廷兰脸色凝重，想了又想，然后说道：“去，把常荫槐和章太炎先生请过了，我有事情找他们。”

不多时常荫槐和章太炎就赶了过来，一看张廷兰脸上带着怒色，他们也都知道可能有什么大事。

“常局长，马上给我调查财政部和中国银行，交通行，工商行，把各级主管都给我查清楚了，那些有贪污，那些和列强勾勾搭搭，这帮蛀虫全都找出来。金融是维护国家稳定的，不是给洋人当走狗的。”

“拙言这话说的太对了。”章太炎在一旁也笑道：“我也早就看不惯了，这帮管理银行和财政的家伙，和洋人沆瀣一气，多少次金融波动，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的确应该先铲除了！”

说到这里，章太炎又问道：“拙言，这些银行里面还有不少洋人顾问一类的，该怎么处理？”

“全都赶出去，需要什么人才，都从奉天给我调过来，总之不可靠的人一个都不能留！”

“明白！”常荫槐和章太炎一起答应着，立刻就着手展开调查。

他们刚刚离开，杨宇霆就急匆匆的走了进来，手里头拿着一份电报，放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拙言，这是山东帮办郑士琦送过来的，他主动请令，要求调动山东的军队，展开搜捕行动，务必消灭暴徒。”

张廷兰一看，又是忍不住一阵大怒：“果然是当奴才当习惯了，忍不住帮着主子跳出来，这些家伙简直可恶透顶。”

杨宇霆也急忙说道：“没错，这个郑士琦是直系的人，我看是不是趁机把他拿下，把山东彻底掌握在手中。”

“不必！”张廷兰摇头说道：“我已经让常荫槐他们调查财政部的问题了，饭要一口一口吃，先控制金融，然后再是军队，先文后武。不过这个郑士琦也不能不敲打，你去派一个调查队下去，清点山东的军队。”

杨宇霆一听，也明白了张廷兰的用意，这年头当军官的，就没有不吃空饷的，只要把郑士琦的小辫子抓在了手里，就不愁他翻出天去。

“至于山东的问题，安排一些警察过去，象征性的调查一下就可以，你在告诉他们，都给我长点心眼，不要和义士为难。”

“是不是还要提供一点情报支援，物资保证啊？”杨宇霆笑着问道。

“如此最好，另外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给我调查一下，那些和英国过从甚密的商人，他们有没有为非作歹的事情，有没有偷税漏税，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张廷兰下手也不可谓不狠毒，他名义上是派人去调查案情，实际上则是要斩断英国人的一条膀臂。

谁都清楚，这些洋人要想在中国捞取资源，倾销商品，就离不开地头蛇的帮助，要是清理了这些买办商人，英国人的经济利益就会受到重大的损失。

外有不断的袭击，内部又失去了走狗，榨不到油水，再加上民众的示威游行，英国人肯定撑不下去，早晚会滚蛋的。

杨宇霆也是会心一笑：“虚查匪徒，实查买办。这个办法太好了，谁让他

们和英国人过从甚密，搞不好就是他们泄的密，该查，一定要彻底的查！”

说完这话，张廷兰和杨宇霆全都哈哈大笑……

王克敏也算是相当精明的人物，他也感到了张廷兰的怒气，面对这位手握重兵的副总统，王克敏还是感到了恐惧，一连三天他都坐立不安。

因此急忙约请了几位老朋友，过来共同商议一下，其中就包括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袁世凯曾经的秘书长王揖唐，还包括了钮传善和梁鸿志。

他们凑到了一块，共同商量对策。如果张廷兰看到了这一幕，就会感慨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几个家伙在日本人入侵之后，相继投敌叛国，成为了可耻的汉奸。而如今他们也是臭味相投，虽然身为中国的官，但是一颗心全都扑在了洋人的身上，十足的孝子贤孙。

王克敏首先说道：“诸位，这个张廷兰油盐不进，看这个意思，他对山东的案子一点都不上心，已经惹怒了英国人，我实在是不知道他脑子里头想的什么，这英国人是这么好得罪的么？”

“王次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张廷兰毕竟击败过俄日两国，手握雄兵，面对列强也有点底气。”汤尔和笑着说道。

“有底气？英国人和日本人能一样么，那是日不落帝国，伸出这么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张廷兰给戳倒了。”钮传善冷笑着说道：“我看这个张廷兰这么搞下去，他在北京为吃不了多久，早晚还会被赶出关外，咱们可不能下错了赌注。”

王揖唐闭目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张拙言这个人还是不能小看的，不过英国人更是万万不能得罪，王次长我看不如去找一下黎大总统，有了他出面，正好能压住张廷兰这个家伙。”

“这个办法好！”王克敏笑道：“什公果然高见，我这就去找黎元洪！”

王克敏急忙起身，就要往外走，家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一见到王克敏，就急忙说道：“老爷不好了，外面来了一大帮的军警，把咱们的府邸给围住了！”

“什么，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包围了我的府邸，来人给我向警局打电话，来人保护我！”

“老爷，咱们的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了！”

王克敏一听这话，终于感到了害怕，其他几个家伙也都变了颜色，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几个人还没有想出应对之策呢，这时候外面已经冲进来一批便衣军警，走在最前面的正是特别调查局的局长常荫槐，他一看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全都在，冷笑了一声：“王次长，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要不然还要一个一个的揪出来，现在可省事了。

常荫槐看了一眼手下人，冷笑道：“都给我抓起来，一个别放过！”

第七百零四章最后的公平

“你凭什么抓我，我要去见大总统，快放了我！”

王克敏一看这些如狼似虎的士兵，顿时也感到了不妙，扯着嗓子，像是杀猪一样，大声的叫嚷，其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也是如此。

汤尔和也大声的喊道：“老夫是教育部长的，你们这么对我，简直是斯文扫地，你想和学界作对么？”

“学界？”常荫槐冷笑了一声：“汤尔和，你还有脸代表学界，这些年你干了多少事情，别以为谁都不清楚，论起罪名，他们不过是枪毙，你都够了剐刑了！”

“胡说，老夫一直研究医学，创立医科学校，天下人有目共睹，正因为如此，才能被选为教育部部长，你们这些丘八莽夫，怎么敢污蔑老夫的清名！”

汤尔和指责起来，声色俱厉，伸出手，指着常荫槐，浑身都颤抖起来，也不知道是吓得，还是气的。

“汤尔和，你这套偏偏别人就行了，还敢在常某人面前大言欺人，那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常荫槐笑着拿出了一张单子，在汤尔和面前晃了一下，然后笑道：“这份药物推荐名录是你搞出来的吧，上面大量推荐了劣质的日本假药，现在就查到至少有十人因为这些药物而丧命，你却从中大肆捞取日本的回扣，这些不是假的吧！”

听到了常荫槐的话，王克敏和王揖唐等人也都大吃一惊，他们平时过从甚密。但是这种隐秘的事情，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汤尔和隐藏的够深了。平时一副不贪不占的模样，没想到该下手的时候，比谁都狠，竟然连这种断子绝孙的昧心钱都不放过。

目前正是中西医交锋的时候，大量的西药进入了中国，其中良莠不齐，汤尔和作为一个医药的专家，就和一部分人拟定了一个推荐名录。虽然不是强制使用的。但是很多医院和药店都信任汤尔和的名声，采用了这个名录。

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如果汤尔和能选一些质优价廉的药品，能造福老百姓。可是这个家伙拿了日本人塞过来的银子，他就大力的推荐了日本产的药品。

而此时日本的化学工业水平，远远落后西方，生产的药品问题非常多。甚至干脆就使用假药，反正中国也缺少相应的监管机构，他们正好从中牟取暴利。

这本来是非常隐秘的事情，但是奉军入关之后，按照规定就去市面上采购相应的药品，结果经过检验。发现几种常用的药品都有质量问题，结果产地还都是日本。就引起了关注，军事情报局和特别调查局都介入其中，顺藤摸瓜，就查到了汤尔和的头上。

“你这是血口喷人。老夫何时用假药害过人，我都是选的价格便宜的好药。要不然那帮泥腿子怎么能买得起？”

“有话去调查局说吧！”常荫槐不耐烦的摆了摆手，让人把汤尔和拖走，然后又看了看在场的其他人，冷笑道：“各位，既然敢抓你们，就不会没有证据，要是再不老实一点，可没有好果子吃！”

大家伙也不傻，一看平时名声甚好的汤尔和都逃不掉，他们一个个屁股

都不干净，要是再折腾，就真的没有好下场了，一个个都像是斗败的公鸡一样，老老实实的跟着常荫槐走了。

一天夜里，张廷兰果断出手，抓捕了三十几名各部的官员，另外还包括中国银行和交通行的负责人。

这些文武大员，一同落网，对于北京的政坛也是一个巨大的震动，新民党当选之后，一直中规中矩，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不少人也就放松了警惕，以为这次还是和以往一样，只不过上面换了几个人，他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可是直到此时，这帮人才清醒过来，张廷兰可不比别人，在进京之前，刚刚对官场进行了一番整顿，出手的果断狠辣，是超乎想象的，难道北京也要掀起一场这样的风暴么！

整个官场一下子就变得噤若寒蝉，张廷兰没有管这些人的想法，他在决定动手之前，已经从奉天调来了帮手，王树翰和曾有翼被掉了过来。

王树翰熟悉银行业务，又善于处理复杂的局面，而曾有翼又是奉天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人才，也是教育方面的专家。这两个人在外蒙的政绩都十分卓著，也得到了奉军上下的认可，他们俩到了京城之后，直接来到了张廷兰的府邸，至于大总统黎元洪，更是连搭理都不搭理。

“大帅，不，该叫副总统了。”王树翰笑道：“不知道调我们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两位先生客气了，我有什么习惯，你们也都清楚，凡是控制一地，都要先掌控金融，这是控制现在，另外还要掌握教育，这是把握未来，现在这两样就要交给两位。”

曾有翼也笑道：“副总统说的就是形象，财政和教育的确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只是不知道要我们怎么做呢？”

张廷兰笑道：“首先是财政，要对财政部进行彻底的清理，将以前的官僚全都处理掉，我们不能让老百姓的血汗钱交给他们打水漂。另外几大行都要整顿，把债务情况理清楚，先维持货币稳定，让币值和奉票固定起来…”

“副总统，整顿银行没错，但是这么固定币值，恐怕有些欠妥。”王树翰急忙说道：“奉票有充足的黄金储备，又有强大的工业系统作为支撑，已经非常稳定了，而其他银行的货币不断贬值，一旦固定下来，我担心会损害东三省的利益。”

张廷兰摆了摆手，笑着说道：“这种事情不能光看损失，还要计算收获，日后国家货币必须统一，现在奉票吃点亏，以后在统一过程之中，也能弥补回来。而且一点固定下来，进行贸易结算也就容易了，东三省的工业品能更好的在关内销售，这些利润都要计算在其中。”

王树翰也笑着说道：“副总统深谋远虑，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张廷兰又看了看曾有翼，然后笑道：“曾先生，你的任务就比较麻烦了，我希望你给我调查一下教育**的问题。”

教育？**？曾有翼一听这个词，顿时有些迷糊，这两样东西，他实在是没有联系到一起，急忙问道：“副总统，您能不能详细说说，难道是有人贪污教育经费么？”

“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要命的事情，教育是一种全民资源，所有民众应该公平享有。北洋政府这么多年，在别的经费上面，亏欠很多，唯独教育

经费，常年和军费比肩，是财政支出的大头儿，但是这些钱究竟干了什么，有谁能说清楚？以往大多数人都天真的认为老师有道德，有操守，知道该怎么花钱，你们觉得这可信么？”

曾有翼苦笑着摇摇头：“副总统，自古以来，文人的那些龌龊事情，就不消多说了，的确教育需要进行整顿。以奉天为例，我们的教育经费基本占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十五到十八左右。靠着这些支出，我们保证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学龄儿童，能够顺利入学，小学已经办到了大部分的村镇。而北洋的教育经费比例比我们还高，可是国家的文盲率这些年基本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确其中有着巨大的浪费。”

张廷兰点点头：“现在各大高校有自主招生的权力，可是谁能保证他们拟定的试卷就是公平的，而且形式公平，不能代表结果公平。农村和城市，世家和平民，接触的范围就不一样，如果不能照顾这种差别，就只会把高等稀缺的教育资源，垄断在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而这帮人就是阻碍国家进步的文贼！”

“我最近听说了各个大学都有破格录取的现象，很多某些科目零分的人，都被招进了大学。曾先生你马上就清理一下，这种人全部都给我清退，已经毕业的要追回毕业证书。如果有人是数学物理之类的满分，别的零分，特招到理学院，进行培养，如果是语文满分，理科零分，当然这些人是绝大多数，那就让他们回家吟风弄月去吧！”

张廷兰拿下了王克敏和汤尔和等人，固然是为了打击崇洋媚外的官僚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时也是要给国家注入一丝新的风尚，扭转这个国家的弊病。

在张廷兰看来，被后世反复歌颂的民国教育，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九成文盲，理工严重瘸腿的丑陋现实。

就拿被人津津乐道的零分入学来说，多少人都称赞这种破格录取制度，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寒门子弟也能一步登天……

可是这些赞美的人，从来就没有看看究竟是什么人被破格录取了。这其中有几个寒门子弟，能在语文，外语一类的学科拿到满分的，全都是大家子弟，从小受各种文化熏陶，才能文采斐然。说白了零分入学，不过是一些教授学者打着破格录取的旗号，公器私用，为自己这个圈子的后辈，提供方便而已。

更有甚者，某些教授因为欣赏女学生的容貌，就打开了方便之门，用国家的教育资源，为自己泡姑娘铺路，其中的卑鄙龌龊，根本不需要多说。

“副总统，这么干恐怕会得罪一大批人，请您三思啊！”

张廷兰微微摇了摇头，苦笑道：“中国公平的事情已经不多了，教育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必须牢牢守住！”

第七百零五章学生运动

中国古代社会维系了两千多年，推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中国的制度好，中国人信奉的是什么，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而有了科举制度之后，中国社会就有了巨大的流动性，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也正是靠着这个，华夏文明才能一直延续下来。

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也是一样，很多人都知道贫富差距过大是很要命的，但是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事情，那就是阶层的流动性，也就是一个普通人要有向上发展的空间，要能看到希望。

有了这个，人就会不断努力，而教育，知识，文化素质，就是一个人努力的基础。因此教育必须尽可能的公平分配，就像是法律一样，这是社会最后的公平底线。

做到了无情，才能做到公平，绝对不给任何人钻空子的机会，尤其是要看住那些学者教授。张廷兰也清楚，绝对的公平是做不到的，而且一个国家也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但是各种人才也有轻重缓急。

眼下内忧外患都没有解除，必须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果。曾有翼听了张廷兰的解释，也点了点头："副总统，这件事情你就放心吧，保证办好。另外我会向国会提交一份专门的促进教育公平的法案。"

"曾先生，这是要替我背恶名啊，你去提交法案。到时候会有多少人骂你啊。还是把我的名字署在前头，我倒要看看。有谁敢骂道我的头上。"

"副总统，这事您还真不能抢。"王树翰笑道："别看你是副总统，但是还没有直接提案的权力，倒是我们提交内阁，然后交给国会，才合乎程序。"

曾有翼也笑道："副总统，不管有多少骂我，只要您给撑着腰。我就安然无恙，您就不用担心了！"

曾有翼态度十分坚决，张廷兰也只好点头同意，王树翰和曾有翼立刻去接管财政部和教育部。

张廷兰一举拿下了两个部，这就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几天之中，北京官场风声鹤唳。就连黎元洪都坐不住了，急匆匆的找到了张廷兰。

"大总统，我该去拜访您呢，竟然让您先过来，实在是失礼之极！"张廷兰虽然看不起黎元洪，但是面子上还要过得去。显得极为恭顺。

黎元洪也笑道："拙言，我早就知道你在东北的所做作为，堪称少年英雄，国家的栋梁。我们这一辈人啊，早晚都有淘汰。以后国家就是你们的了，我对你可是信心十足！"

黎元洪主动拉着张廷兰的手。两个人一同来到了正厅，黎菩萨边走边说："这个府邸原本是庆王府，算是不错的了，不过位置有些偏，格局也小了点。我又选两处，一处是颐和园，一处是恭王府，拙言要是愿意，马上就改成副总统官邸，住着也舒服，你看怎么样？"

"大总统费心了，不过这恭王府和颐和园当做官邸太可惜了，还是对外开放吧，也让老百姓沾沾喜气和贵气。"

"呵呵，既然如此，我就不勉强了。"

黎元洪来到了正厅，坐下来之后，沉吟了一下，然后就说道："拙言，最近京城有些纷扰，你清楚吧？"

张廷兰点了点头，心说我能不清楚么，始作俑者不就是自己么！

“大总统，你是我的上级，年纪又比我大那么多，有什么话，直接吩咐就可以了。”

黎元洪也尴尬的笑了笑，然后说道：“拙言，整肃吏治，我是举双手赞成，不过我听有人说这件事情牵涉到了英国人，只怕麻烦会有点大啊！”

“大总统，说牵涉到英国人，我不否认，不过王克敏这个家伙问题的确太严重了，要是留这种祸害在政府当中，只怕我们都要被他给卖了。”

“真有这么严重？”

张廷兰苦笑道：“您要是不信，可以请唐总理过来。”

“拙言，我不是不信，只不过真有点不敢相信，让少川过来一下，咱们好好谈谈吧。”

不多时唐绍仪就带着一堆文件赶了过来，一进来张廷兰也是吃了一惊，唐绍仪顶着两颗熊猫眼，脸上也没怎么洗，头发都有些凌乱。

“少川，你这是怎么了啊？”黎元洪也吃惊的问道。

“大总统，您也在这啊，正好有件大事情要向您汇报呢。”说着唐绍仪就坐到了张廷兰的对面，手中拿出了几份文件，放到了张廷兰和黎元洪的面前。

“几天前拙言刚进京，和我谈到财政困局的时候，拙言就说过要暂缓支付列强的赔款和贷款，我觉得这也很可行，因此就急忙整理了相关的文件，结果不整理不知道，一整理吓了一跳，差点咱们就要多损失八千万元以上。”

“什么？”黎元洪一听这个数字，顿时也惊呆了：“这可比一年的财政收入还要多了！”

“没错，正是如此。”唐绍仪翻开了一份文件，然后说道：“我仔细查阅了庚子赔款的问题，在1917年，协约国一致同意暂时搁置赔款五年，也就是说我们就要开始支付赔款了。不过这几年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德奥等国战败，俄国也发生了革命，另外英法等国也受到了削弱。其中法国尤其如此，他们的法郎大幅度的贬值。如果按照当时商定的数额，我么只需要更少资金，就能支付法国的赔款。”

“那这么说，我们岂不是赚到了，怎么还会赔钱呢？”

唐绍仪也苦笑了一声：“大总统，中国的事情，从来就没有这么简单过，列强何时又吃过亏啊！”

唐绍仪所说的问题。正是中国近代史有名的金法郎案，这件事情一共持续了三年多。中国总计损失了八千多万海关两，教训相当的惨重，而且也激起了民众对北洋政府的严重不满，最后甚至导致了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

所谓的金法郎案，自然是法国人先跳起来的，在一战之后，美国就极力建议各国返还庚子赔款余款，也就是把多收的部分。还给中国。

法国人也勉强同意了，只不过损失惨重的他们，肯定不愿意老老实实的归还，因此法国人就提出归还的款项必须用来让中法实业银行复业。

这个中法实业银行是在1913年成立的，由中国官方和法国私人资本联合组建。中法实业银行成立不久，北洋政府就曾以发展“实业”为名借款两笔。因一战爆发，并没有完全到账。到账的一部分还被财政或军政挪用。1921年。银行因经营不善，宣告停业。

法国人让这个银行复业，说白了就是把钱从左手转到了右手，而且这个

银行有发行货币的权力，法国人也想借此从中国大捞一笔，如意算盘打得不可谓不精明。

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法国人退还不到4亿法郎的赔款余额，可是这个中法实业银行有七亿多法郎的债务。就算法国人把全部资金都投入进来，都不够这个银行复业的。

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法国人的无耻，他们提出用金法郎来计算赔款。在当时，一海关两。约合14纸法郎，而只值4金法郎。也就是说，一旦用金法郎计价，法国人退还的4亿法郎，对应的白银，一下子就增加了三倍多，这其中的暴利自然就落到了法国人的腰包里头。

名义上是退还庚子赔款，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又一次无情敲诈。而且这其中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所谓的金法郎，并没有在市面上流通。也就是说法国人用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货币，来作为计价的标准，要求中国支付更多的赔款，这世上还有这么无耻的事情么！

唐绍仪讲到了这里，也是义愤填膺的说道："如果按照法国人的算盘，我们将损失六千多万海关两，而且意大利等国也会跟进，预计总损失额在8600万海关两之巨，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也超过了需要赔付法国的庚子赔款总额。"

"混蛋！"张廷兰听完了这些之后，猛地抓起了眼前的茶杯，摔了一个粉粉碎。

"法国人这是穷疯了，如意算盘打得挺精明，不过有我张廷兰在，你们一个子都拿不到，而且不只拿不到钱，老子还要端了你们在远东的殖民地，高卢公鸡，你们给我滚回欧洲叫唤去吧。"

看着怒不可遏的张廷兰，唐绍仪也忍不住苦笑道："拙言，你先别着急，法国人可恶，可是还有更可恶的在后面呢！"

张廷兰也冷静了下来，急忙问道："你是说还有内鬼么？"

"没错，就在不久之前，北洋政府竟然准备答应这个无理要求，而且王克敏就是主要的操办人员，他们已经拟定了一个相关的协议。这段时间政府新旧交替，本没有及时发现他们的卑劣行径。一旦按照法国的要求做了，无数百姓的血汗就要付诸东流。"

张廷兰听到了这里，已经把怒火控制住了，靠在沙发上面，仔细的想了想，然后说道："少川先生，法国人的要求毫无疑问是一场诈骗，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再把庚子赔款的问题，拖延几年。"

唐绍仪也笑道："我也有这个意思，他们不义在先，我们采取什么反制手段，也就顺理成章了。"

张廷兰直接和唐绍仪谈起了下一步的动作，连王克敏的名字都没有提，这可不是把他给忘了，而是说明王克敏已经被张廷兰当成死人了，这种吃里扒外手的东西，张廷兰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黎元洪也在一旁听着，这位黎菩萨一听又要和列强发生矛盾，他急忙说道："拙言，少川，咱们识破了法国人的鬼把戏，不上当就算了，可千万不要生事端啊，不然又要有大麻烦了！"

"现在的麻烦就不小了！"张廷兰道："大总统，你放心，和列强交涉的事情全都交给我，他们有什么本事，也和我张某人使，与你一点关系没有。"

黎元洪一听这话，还想要说两句，可是张廷兰态度已决，他也只能叹口

气，告辞回总统府。

就在这个时候，杨宇霆匆匆忙忙的赶了过来，一见到张廷兰，就急忙说道："拙言，北京各大高校正在串联，要发动游行，抗议逮捕汤尔和，要求学术自由，政府不准干涉学校，曾部长派去学校的几名调查员全都被打了出来，头破血流，好不凄惨！"

"猖狂，太猖狂了！"唐绍仪也气的浑身颤抖："这帮学生还有没有是非，还懂不懂道理，以往闹闹北洋也就算了，可是现在新民党执政，副总统也是一心为公，他们还想要干什么？"

"少川先生，你先别动怒，这些学生多数还是被蒙蔽的，不过背后一定有人在怂恿。"

"副总统说的没错。"杨宇霆也急忙说道："我的想法是引蛇出洞，只要闹起来，我们才能看到背后的牛鬼蛇神，也只有这样，才能一举拿下！"

"嗯，邻葛，你去做好准备，最好让一部分便衣混到学生队伍当中，仔细监视。"

张廷兰交代清楚之后，杨宇霆急忙去安排准备，到了第二天，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悉数罢课，举着各种标语，呼喊着口号，从各个街道走过，然后气势汹汹的向着教育部汇聚过去。

"各位，你们说这些学生是要干嘛啊！"一个车夫看着学生队伍，不解的说道："以前游行支持奉军的是他们，现在兰帅都进京了，也开始推行新政了，怎么他们又出来反对啊？"

旁边另一个车夫擦了一把汗，笑着说道："谁知道呢，要说以前我是支持学生的，政府真不是东西。可是就在昨天，有个奉军的军官坐了我的车，人和和气气，如数给钱，和那些丘八大爷根本不一样。听说要推什么新政了，咱们的好日子说不定就来了，他们还闹什么啊！"

就在周围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剪着短发的女学生走到了游行队伍的前面，大声的说道："同学们，不自由毋宁死！新任教育部长曾有翼这个狗贼，要派遣他的狗腿子到神圣的校园，你们能答应么？"

"不能，坚决不能！"

"对，咱们都跟着刘和珍，冲到教育部！"

第七百零六章血案

“学生们，大家听我一句劝吧，别去闹事了，都回去上课吧，我给你们跪下了！”老巡警王忠两腿一软，就要下跪。

“回去？学校已经成了禽兽之地，政府的爪牙霸占了学校，我们必须抗争，必须驱逐走狗。”

王忠一看气势汹汹的学生，他是真的害怕，这么多年来，每逢学生闹事，他就夹在了中间，左右不是。在普通人的眼中，这些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是文曲星下凡，打不得，骂不过。

就连当兵的都害怕他们，称学生是丘九，比他们这些丘八大爷还要厉害。这次学生比起以往来的气势更盛，王忠脑门上面全都是汗珠：“学生们，你们赤手空拳，斗不过人家，再说了现在新换了政府，你们不是还游行支持过么，难道不能心平气和的讲理么？”

有几个学生一听到新政府，也露出了一丝迟疑之色，说实话张廷兰和奉军的威名无人不知，而唐绍仪等人名声也不错，比起北洋那些人，那大家更有希望。

一见游行队伍稍微停下了一点，王忠急忙说道：“学生们，我比你们父母的年纪还大，经过的事情也多，兰帅的名望大家也都知道，我看你们还是应该相信政府，心平气和的谈谈。”

王忠正在说话之间，几个女学生冲了过来，领头的正是一头短发的刘和珍，她几步冲到了王忠的面前，脸上全是不屑之色。看了一眼周围的学生，大声说道：“你们不知道么。他也是政府的走狗，这条老狗三句话两句话，就把你们给吓住了，勇气都哪去了？想当懦夫么？”

这些学生本来就是一股火气，一听到连续的质问，心中的一点疑虑全都抛开了，刘和珍带头推开了巡警王忠，他们又向着教育部疯狂的冲了过去。

“这个小丫头好泼辣。好有手段啊！”田牧正在暗中观察，看到这一幕也忍不住说道。

薛举在一旁点点头：“她抓住了游行学生的心里特点，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时的热血，其实只要摆开道理，好好讲一讲，大多数人是不会跑到街上来的。但是总有一些人从中挑唆，用煽动性的语言。裹挟民意，把火烧得越来越旺。”

“一个年轻的女子，就有这样的能耐，正是有些不同寻常。”

“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说不定背后就有什么势力充当推手。”薛举冷静的说道：“让弟兄们都好好盯着，发现任何异常。马上动手。”

奉军的特战队，调查局的特工，宪兵队的精锐，全都出动了，只不过他们都是便衣。只有在紧要关头，他们才会采取行动。

……

“副总统。您怎么来了？”

曾有翼一看张廷兰突然带着人到了教育部，顿时有些措手不及，他急忙说道：“现在学生越来越多，一旦发生冲突，恐怕有些危险，副总统还是赶快离开吧。”

张廷兰摆了摆手，笑道：“千军万马我都不怕，还会怕几个学生，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暗中布置了十几挺机枪，如果这些学生超出了底线，我不介意

血流成河！”

曾有翼一听张廷兰的话，顿时也是瞠目结舌，他们没想到张廷兰真的敢下死手，脸上也变颜变色：“副总统，这些学生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眼下只是一时的糊涂，还要挽救的余地，您可千万不要动怒啊！”

“一个人要是心长偏了，读的书越多，危害反而越大，曾先生难道不知道留梦炎，洪承畴之流，自古以来，只有文人才能当得了带路党。”

“副总统，您这话是说这次学生运动的背后，有暗中的黑手不成？”

张廷兰并没有说话，一旁的唐绍仪却是叹气说道：“这世上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更何况偶然之中，也有着必然！”

正在说话之间，忽然外面的喊声大了起来，手下人三步两步跑了进来，气喘吁吁的说道：“大事不好了，外面已经聚集了几百学生，而且人数还越来越多。”

“不用慌张，让所有人严阵以待，做好战斗的准备，我去会会这些学生，看看他们有什么说辞！”张廷兰起身就要走，唐绍仪一把就拉住了张廷兰。

“拙言，你先别急，冲在前面的都是小喽啰，不用你这个大帅上阵，我和曾部长去对付就行，能讲理就讲理，不能讲我们也有部队，大不了就采取强硬措施！”

张廷兰勉强点了点头：“两位先生，一定要注意安全，明枪暗箭，不能不防。”

“明白！”唐绍仪和曾有翼点了点头，然后一同在保镖的护卫之下，来到了教育部的大门口。

到了外面他们就听到无数的学生在高声的呐喊，大骂曾有翼这个教育部长。

“部长，你还是别出去了，那些学生正在火头上。”

“闪开！”曾有翼把眼睛一瞪，大声的说道：“我自问没有做错什么，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给我按个什么罪状。”

手下人也只好打开大门，曾有翼和唐绍仪走了出来，门前是奉军设置的警戒线，再往远处一看，全都是黑压压的人群，手里头挥舞着各种标语，甚至**暴虐了，什么焚书坑儒了，什么侵犯自由了，花样百出。

面对这些，曾有翼微微冷笑了一声，几步走到了警戒线的前面，大声的说道：“我就是曾有翼，有什么话，就开诚布公的说出来。”

学生一见曾有翼真的站了出来，大多数人还有些错愕，唐绍仪也大声的说道：“你们总该有什么诉求吧，派几个代表，把话说清楚，是非对错，自有公论。”

这些学生也是一阵骚动，最后选出了两男一女三个代表，那个女子就是刘和珍，他们走到了曾有翼的面前，一个男学生先说道：“我们这次游行有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原来的教育部长汤尔和先生；第二停止干涉大学运转；第三保证教育经费如数到位。”

“对！”

“没错！”

“只要做到三点，我们就回去，不然誓死抗争。”

……

曾有翼点了点头，然后说道：“这三点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们，汤尔和的

问题涉嫌医药欺诈，收受献金，利用劣质药品，危害百姓健康，经过证实，已经有十几个人因为假药丧命，他已经被送到了监狱关押，很快法庭就会开庭审理。”

一听曾有翼的话，这些学生全都是大吃一惊，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为之游行的人，竟然是这么一个家伙，大家都有点荒谬之感。

刘和珍突然站了出来，大声的说道：“你们在撒谎，汤先生绝对不是这种人，你们这是迫害！”

唐绍仪脸色阴沉的说道：“汤尔和究竟如何，法庭上见，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十足证据，我们是不会抓人的。另外作为内阁的总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教育经费绝对不会削减，也没有拖延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进行一些监督，确保有限的经费，落到实处，发挥最大的作用。”

唐绍仪发话了，这些学生也产生了一丝怀疑，场面渐渐的安静下来。而刘和珍的脸上有些焦急，大声的说道：“巧言令色，那第二条你们如何解释，派遣走狗，干涉学术自由，你们想毒害学生，把学生都变成**的奴隶么？”

曾有翼摆了摆手，冷笑道：“不用扣这些大帽子，这玩意除了唬人，没有用处。大家想必都知道，奉天早在几年前就改革教育，加强理工科比重，以目前来看，奉天有七成以上的大学生，全都是理工科，新入学的学生，更是达到了九成。正是靠着这些人才作为支撑，东三省的工业才能发展起来，也才能武装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战胜强敌。”

曾有翼说到这里，声音又提高了不少，有了奉天作为榜样，他的底气十足：“同学们，我相信你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是怀着救国的梦想的，那东三省就是我们的榜样，关外之地建立起工业体系，我们就能击败日俄，如果全中国都实现了工业化，这是何等的伟力，你们难道就不想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奋斗么？”

听到了这里，在场的学生终于有人默默低下了头，他们的确支持奉军的作为，但是偏偏推行了奉军的措施，他们却又站出来反对，实在有些不讲道理了。

唐绍仪这时候也说道：“同学们，为什么要清退那些特招生，大家可以看看你们的周围，那些特招生多数都和一些教授学者沾亲带故，杜绝特招生，就是阻断了一些人的营私舞弊之路，我相信你们之中，有不少都是寒门子弟，你们好好想想，为了自己读书，家里头付出了多少。如果有人仅仅因为写了一篇好文章，说了几句流利的英文，就把你们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给阻断了，你们又该怎么想？”

面对唐绍仪的质问，终于有些学生默然了，曾有翼接着说道：“追求自由没有错，但是这个自由必须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不能侵害别人的利益，对教育进行监督，就是保证这个公平的基础，究竟该不该，你们自己想吧！”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刘和珍一看学生势头被压住了，有些人甚至要退缩，她急忙大声的喊道：“咱们去大总统府讨说法去……”

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突然胸口出现了几团血雾……

第七百零七章记念刘和珍君

死人了！

这个念头在曾有翼的心中瞬间升起，他顿时浑身颤抖起来，脑子彻底乱了。面对这些年轻学生，曾有翼是最不想用暴利流血来解决问题。年轻的生命凋零，军警对平民动武，会对整个国家造成严重的创伤，甚至无法愈合……

“杀人了！”

“快跑啊！”

枪声响起之后，在场的学生也被吓傻了，突然有一个人猛地将手中的彩旗扔在了地上，然后转头就跑，其他人也是如此，到处乱窜，场面一下子就乱了。

“快鸣枪示警，别让学生乱跑。”

唐绍仪和曾有翼还在傻愣的时候，突然又被响起了熟悉的声音，他们急忙回头一看，来的正是张廷兰。

“拙言，你什么意思？”

唐绍仪对于这个命令也是大惊失色，现在学生已经乱了，鸣枪肯定没法控制局面，要是他们继续逃跑，难道还要开枪射击不成么？那可真就血流成河了。

面对着惊骇的唐绍仪，张廷兰脸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大声的说道：“让所有学生都蹲在原地，敢逃跑，就地枪毙，绝不姑息！”

张廷兰的命令下达之后，这些士兵可不管什么，顿时向空中鸣枪，一连三枪，同时有人高声大喊：“都蹲在原地，不许乱跑。”

有些残存一丝理智的学生，一看周围涌上来的士兵，也都吓得双腿发软，顿时摊在了地上，还有一些人已经彻底乱了，他们连士兵的喊话都听不清楚。

只知道又响枪声了，一些男女学生顿时到处乱窜，低着头疯狂的逃跑。有上百人朝着一个狭窄的街口跑了过来。前推后拥，有不少女学生干脆摔在了地上，身上带伤，痛哭流涕。

“都停下来，不许再跑了！”

“停下来，不然开枪了！”

王以哲大声的呐喊，可是这些学生置若罔闻，他的脑门也冒汗了，眼看着学生越来越近，他也只能咬咬牙。大声喊道：“开枪！”

顿时机枪射出了一梭子子弹，跑在最前面的人身上不断的崩现血花，暗红的颜色，格外的刺目，让人只觉得眼睛生疼。

后面的那些学生全都吓傻了。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可怕的场景，每个人浑身乱抖。眼中写满了恐惧。脚步不自觉的就停了下来。

“给我冲上去，把他们全都控制起来。”

趁着学生被吓傻的光景，王以哲果断下令，让士兵们冲上去，把学生全都按倒在地，然后看管起来。不让他们乱窜。

从枪声响起，到所有的学生被控制住，前后不过十五分钟的时间，但是就这段时间当中。张廷兰，唐绍仪，曾有翼全都一言不发，每个人脸色阴沉，坐在了教育部的办公室之中，周围全都是荷枪实弹的警卫。

听着外面不时响起的枪声，还有学生哭爹喊娘的声音，曾有翼突然十分痛苦的抓住了自己的头发，不停的撕扯，嘴里喃喃的说道："我该死，我该死啊……"

"曾先生，你先冷静一下！"

张廷兰沉声说道："曾先生，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要把事情弄清楚，究竟是谁开的第一枪，不把这个弄清楚，糊里糊涂的对死者和生者都是一种犯罪。"

张廷兰此话一出口，唐绍仪也稍微清醒一点了："拙言，你说的不错，这第一枪的确有些蹊跷。"

唐绍仪推了一下曾有翼，然后说道："当时那个女学生说要去找黎元洪，然后转过身，子弹就打了过来……"

说到这里，曾有翼也稍微清醒一点了："对啊！子弹是打在了她的前胸的，如果是我们的人开的枪，那子弹应该射在后背上，怎么可能出现在前胸呢，这里面有问题！"

唐绍仪也用力的点了点头："的确如此，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有我们的人走火了，或者说是想暗杀咱们俩，然后误射了那个女生。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里面有问题，而且问题还不小！"

说到这里，曾有翼也是猛地拍了一下大腿，急忙说道："唐总理说的没错，现在看起来副总统的命令真是太英明了，要不然学生们都跑散了，很可能凶手也跟着跑散了，这件事情就永远都说不清了，这个黑锅我们就背定了！"

张廷兰点了点头："这种事情处理起来非常麻烦，一旦舆论四起，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所以面对着学生运动，要么防患于未然，要么就追查到底，不然事情就彻底成了无头官司。"

唐绍仪和曾有翼也全都点点头，这时候王以哲从外面匆匆忙忙的走了进来，一见到张廷兰，就立刻敬礼："报告大帅，按照您的命令，我们采取果断行动，控制所有游行学生，在行动当中，一共俘获八百七十五人，击毙二十三人，击伤五十七人，另外又三至五名学生逃走，我方有两人轻伤。"

一听王以哲的报告，大家的脸上又是一阵抽搐，整整二十三人被击毙，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张廷兰点了点头："马上抢救伤员，然后把学生押送到军营，另外马上展开追捕，把逃跑的几名学生全都抓回来。"

正在这时候，杨宇霆和常荫槐也急匆匆的赶了过来，他们也看到了外面的残像，满地都是鲜血，到处都是受伤的学生，痛哭哀嚎。有很多女学生蹲在了地上，哇哇的痛哭。

"拙言，听说发生了枪击，你没事吧？"

"没事，邻葛，你来的正好，马上成立一个专案组，我亲自负责，唐总理，常局长，全都参加，给我动用一切力量，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拙言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安排人，立刻调查。"

众人全都动了起来，张廷兰也是焦躁不安。在地上来回的走动，对学生下手，会有多少副作用，他心里最清楚，搞不好自己就要身败名裂，顶在头上的光环也会彻底消失。

不过张廷兰也深知有些事情绝对不能退缩，而且他隐隐的感觉到有些游

行的背后，往往有一些势力在操纵。其实奉军也鼓动过不少的游行，以此来拉拢民意的支持。

学生代表了国家的未来，如果学界被外国的势力操纵了。等于是自己的地里长出了别人的庄稼，纵观民国的历史，这种可能性是相当高的。有多少崇洋媚外的学者，有多少汉奸文人，又有多少甘心充当带路党的。

想到这里。张廷兰就坚定了信念，眼前这就是一场挑战。比起疆场上的血腥拼杀。还要凶险恐怖，他必须打赢这场战斗。

张廷兰正在屋里面走的时候，杨宇霆带着薛举和王以哲走了过来，张廷兰一见，急忙问道："有什么结果么？"

杨宇霆说道："王以哲团长已经询问过了所有士兵，并没有走火的情况。也就是说第一枪并非我们的人开的！"

"那就是说背后有黑手了？"

薛举点了点头："大帅，我们已经检查了过了尸体，发现死者胸口中了两枪，小腹中了一枪。显然这不是走火，而是蓄意的杀害。另外我们也根据射击角度，进行了调查，也排除了误射的可能，也就是说凶手是将目标锁定在了那个女学生身上，而且还一定要弄死她。"

唐绍仪在一旁听着，忍不住摇了摇头，叹息道："究竟是什么人，会这么凶残，非要杀害一个女学生呢？"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张廷兰长叹了一口气："这个手段高明啊，牺牲了小卒子，就把我们给彻底陷进去了，要是查不清楚，可就是黄土泥落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拙言，你是说怂恿学生游行的人，暗中开枪，挑起学生和政府的冲突，然后达到他们抹黑政府的目的。"

张廷兰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两伙人是不是同一个，但是这件事情是从和英国人发生冲突开始的，作为玩了几百年阴谋诡计的国家，他们什么都能干的出来，是重点的调查方向。"

杨宇霆也点了点头："的确英国人的嫌疑最大，另外日本说不定也搀和到了里面，总而言之要尽快查清楚，那些被扣押的学生，也不要放过，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抢在舆论四起的时候，把真相调查出来。"

杨宇霆所说的一点都不错，自从教育部门前的枪声响起之后，整个京城就震动起来，首先是整个学界，一下子就炸了窝，很多教授学者全都站了出来，挥动大笔，写着文章挽联，大肆的攻击政府，张廷兰的声望也瞬间下降到了谷底。

当然这些人也都精明透顶，他们要么躲在天津的公共租界里头，要么就在东交民巷，总之是张廷兰的势力够不着的地方，毕竟他们也害怕生猛的兰帅会不会直接抓捕他们，还是离着远一点比较保险。

就在血案爆发的第五天，学界的众位大佬在确定了政府没有进一步的抓捕行动之后，他们终于聚集到了学校的大礼堂，这里已经是白色的世界，正中间悬挂着巨幅遗相，两边垂着挽联。

京津各地的学生和老师尽可能的都聚集了过来，其中一个个头不高的中年人正在对着遗相，痛哭流涕："几十名青年的血，千百学生不知所踪，使我艰难呼吸视听，哪里还能有什么言语？……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

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

第七百零八章声势浩大的逼宫

“曹巡阅使到！”

正在追悼会开到了**的时候，突然曹锟带着人，出现在了大礼堂的前面。这些学生一见曹锟出现，顿时就有人怒不可遏，纷纷涌到了曹锟的面前。

“你们这些卑鄙你的刽子手，还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想连我们也都抓走杀死么？”

“有本事冲着我们来吧，反正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学生，你们可以随便下手。”

曹锟一看这些学生七嘴八舌的抢白自己，急忙说道：“同学们都误会了，误会了，下令开枪可不是曹某人，和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前来看看大家。”

正在这时候，有几个老师也都赶了过来，在这些人中间的正是蔡元培，作为曾经的民党宿老，多年以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对于政坛上的事情，还是非常了解的。

曹锟和张廷兰绝对不是一路人，也不必对他疾言厉色，不过蔡元培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冷笑道：“曹帅，我们这是丧事，是在为上千名生死不明的学生哀悼，不是什么看热闹的地方。”

“蔡校长，您误会我了，同学们遭到了枪击，我也是非常痛心，这不连夜就找各路关系，仔细了解了一下内情，急着过来说说么！”

蔡元培和其他几个校长教授一听，顿时眼前一亮，由于张廷兰措施果断，学生们没有逃出来，他们也不清楚详细的情况，只是知道冲在最前面的刘和珍中枪死了，另外的学生死的死，抓的抓，但是具体情况如何，他们就不知道了。

因此一听曹锟有消息。蔡元培急忙施了一礼：“曹帅，学生们生死未卜，我这心如火焚，失礼之处，还请您原谅。”

“好说，好说！”曹锟挤了挤眼睛，还涌出两滴泪水：“各位老师的心情我十分理解，我听说一共有二十三名学生死于枪击之下，另外八百多人被关押在了军营之中，生命倒是没有危险。”

“什么叫没有危险。落到了虎口之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必须把学生救出来！”蒋梦麟大声的说道。

其他的老师和学生也纷纷大声的怒吼，表示一定要把人救出来。曹锟看在眼中，喜在心里。他本来就因为莫名其妙的失去了北京的权柄，心中恼恨。但是碍于奉军的强势。他又不敢动手。

可是现在张廷兰自己出了问题，竟然一下子把教育界给得罪死了，要知道这些人可是代表着舆论方向，万万不能得罪的人，张廷兰这是自寻死路，因此这正是趁机扳倒张廷兰的好机会。

不过这话不能明说。他还装成十分为难的说道：“诸位，发生不幸事件，我们大家的心中都十分悲痛，不过我想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副总统为人雄才大略。收复失地，痛击强敌，是大英雄，大豪杰……”

曹锟还没有说完，蔡元培就摆了摆手：“曹帅，治国和治军不一样，张廷兰能当好一个军人，但是他当不好国家领袖，用对付军人的办法，来管理国

家，是要出大问题的。”

“对，蔡校长说的一点都没错，张廷兰根本不配当副总统，他必须为血案负责！”

师生们再度鼓噪起来，气氛越来越热闹，曹锟心中暗暗得意，烧一把火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他也悄然离开。

蔡元培看了一下周围的这些人，然后说道：“诸位，既然有八百多位学生被捕了，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把学生救出来。”

一旁的胡适和蒋梦麟等人都点点头：“没错，要不要立刻发动**，迫使张廷兰让步？”

“不可！”蔡元培摆了摆手：“他敢开枪，就证明此人已经丧心病狂，千万不能再以卵击石了，我们已经痛失了那么多的学生，不能再承受牺牲了。”

“那蔡校长认为该怎么办啊？”

“我自己去找张廷兰，拼了这条老命不要，我也把学生们救出来。”

蒋梦麟一听这话，顿时就出言拦阻：“蔡校长，您去岂不是更危险么，要是张廷兰对您下手，那该怎么办？”

“你们放心，我好歹和民党的元老都有不少交情，我先去找章太炎和唐绍仪，看看他们倒有什么说辞，竟然给屠夫充当打手，我看他们真是老糊涂了！”

这些师生们互相看了看，蔡元培的这个主意的确不错，毕竟他还有那么多的老关系在，想来张廷兰也不敢真正下死手。

蔡元培又交代了几句，让师生们都稍安勿躁，他直接就先到反贪总局，找到了章太炎。反贪总局前段时间在奉天大开杀戒，处置了一大批的昏庸官吏，威名赫赫，无人不晓。现在章太炎也是水涨船高，正在着手准备清理京津的官场。

正在这个时候，蔡元培找了过来，两个人刚一见面，蔡元培一把拉住了章太炎的手，冷笑道：“太炎兄，你这个官当得好生自在啊，天塌下来你都不管么，难道心里头只有乌纱帽么？”

章太炎也是火爆的脾气，一听蔡元培这么质问他，顿时眼睛也瞪圆了：“我不光盯着自己的乌纱帽，还盯着天下当官的乌纱帽，谁敢贪污，谁敢营私舞弊，都逃脱不了制裁。我还忙着整理卷宗，要是没有正事，您就请便吧！”

蔡元培一听这话，也是怒火中烧，冷笑道：“章太炎，你是不是糊涂了，那么多学生惨死，你难道就不闻不问么？”

章太炎一听他说这话，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还忘了您已经贵为校长多年了，那我问你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出了问题，难道你就不知道先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么？”

“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蔡元培脸色阴沉，厉声说道：“章太炎，你不用转移话题，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愿不愿意帮忙。把那些被关押的学生救出来？”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学生么也不例外，现在内阁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副总统和总理亲自负责，我相信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水落石出？难道学生们血洒长街，反倒还有罪了？”蔡元培简直都气疯了：“章太炎，我看你是彻底糊涂了，被猪油懵了心！”

章太炎看着如同暴怒的狮子一样的蔡元培，突然笑道：“蔡兄，其实放在一年之前，我也和你一样的看法。可是自从我管理反贪总局之后，我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的两只眼睛，是会欺骗你的，看到的事情。不一定是现实。”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蔡兄。你对这些游行的原因。可清楚么？”

“当然清楚，学生们要求学术自由，这也是蔡某一直坚持的原则，张廷兰一上台想要管理军队的那一套，干涉学术自由，我当然反对。”

“自由啊。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章太炎突然笑道：“蔡兄，你就不怕学术自由，变成藏污纳垢的借口么？”

“胡说八道，章太炎。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变得如此无情，让人都不敢认了！”蔡元培留下一句话之后，甩袖子就离开了。

随后他又找到了总理府，希望能见见唐绍仪，可是也吃了一个闭门羹，蔡元培顿时是怒不可遏，他只当唐绍仪故意躲自己。学生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也没脸回去，因此只能去找大总统黎元洪。

其实蔡元培的确有些误会了，唐绍仪不是真的要躲着他，而是案子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他一刻也离不开，包括张廷兰在内，这几天也几乎都没有睡着，熬得两眼通红。

“大帅，我们已经对所有学生排查了一遍。”常荫槐向张廷兰汇报道。

“情况如何？”

“大部分学生都是好的，他们不过是被人利用，根本不清楚真相，再加上这些年的游行也太多了，甚至有些人就是凑热闹而已。”

“不过，有三十几个人有些问题，他们收钱了！”

“什么？”唐绍仪突然从一旁站了起来，不敢置信的说道：“这怎么可能，游行还能当成工作不成？”

常荫槐艰难的点点头，显然他对这个调查结果，也是吃惊不小：“事情是这样的，这些学生之中，并非全都有意收钱。其中有八个人根本不认为他们收钱了，只说是有人赞赏学生的义举，因此提供经费支持，数额也不多，只是几十个，上百个大洋，他们拿到的钱也多数用来制作彩旗和标语，另外就是吃吃喝喝。”

“糊涂，糊涂透顶！”唐绍仪顿时冲冲大怒：“这些学生全都是成年人，怎么还是非不分呢，钱是这么好拿的么？”

“总理，还有几个学生情况更糟，他们是被控制了。有两个学生公认在一次舞会之上，认识了两个交际花，结果他们稀里糊涂的就被拖下水了，那两个交际花威胁他们，要是不听话，就把事情公布出去，让他们身败名裂。”

听到这里，张廷兰也是冲冲大怒，这些手段其实并不少见，在后搜集刺探情报的时候，特工经常这么干，只是没想到竟然也用这些手段笼络控制学生，实在是可恶到了极点。

常荫槐又说道：“也有几个学生，单纯是受不了金钱的诱惑。这些受到控制的学生，平时鼓动其他人的士气，给大家加油鼓劲，撰写一些标语之类的，到了游行的时候，进行组织和串联。”

张廷兰点了点头：“这是早有准备，布置多了年，看来列强在国内的经营果然出乎预料啊！”

“的确是大开眼界。”唐绍仪也说道：“常局长，开枪的问题查得怎么样

了？”

“已经有眉目了。”常荫槐说道：“这次我们抓到了两个混在学生队伍里头的打手，他们带了斧头和砍刀。根据供认，他们的任务是在发生肢体冲突的时候，攻击军警，一旦见血之后，局面就会失控。”

唐绍仪忍不住说道：“果然是机关算尽啊，没有抓到枪手么？”

“还没有，根据确认枪手不在学生之中，而是隐藏在了周围的房舍之中，不过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重要线索，这次游行之中，有一个叫左承朋的学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我们并没有当场抓住他，这几天正在全力追捕。”

“一定要抓住他，绝对不能放过，我有预感，这个左承朋是破案的钥匙，务必要抓住他！”

……

就在张廷兰为了真相，做最后的冲刺之时，京城也乱成了一锅粥，案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经过渲染之后，更是变本加厉，有的人说死了几十个，有的人说死了上百个学生，甚至有人还说亲眼看到了死了上千人，鲜血都把道路染红了。

总而言之，流言蜚语，到处都是，京城也是人心惶惶，有些学生的家长也找到了学校，那些师生全都聚在了一起。经过一番商讨，这些人兵分两路，一路直接去找黎元洪，一路前往了国会。

黎元洪此时也是如坐针毡，他刚刚因为张廷兰拿下了王克敏等人，而去找过张廷兰，结果刚刚没几天，就又出了大事，而且还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实在是出乎黎元洪的想象。

“大总统，张廷兰残杀学生，手段令人发指，过了好几天，居然连一个说法都不给，是可忍孰不可忍，还请大总统出面主持公道！”蔡元培郑重的说道。

黎元洪也有些挠头，苦笑道：“蔡校长，其实我是相信副总统的，他虽然年轻，但是做事不马虎，是不是学生们这次游行真的错了？”

“错不错总不至于丧命吧！”

“那倒是，那倒是！”黎元洪一时也没有什么说辞了，只能说道：“蔡校长，这样吧，我和你一起去找一下拙言，了解清楚状况，然后再说别的！”

黎元洪和蔡元培一同出了总统府，一出来黎元洪就吓了一大跳，原来在外面已经聚集了数百名京津的师生，几个学校的校长都在最前头，一看黎元洪出来，全都簇拥了上去。

……

张廷兰正在闷坐的时候，突然杨宇霆走了进来：“拙言，大麻烦了又来了，王怀庆和张福来两个师发生了兵变，要求付清饷银！”

“拙言，英国公使艾斯顿求见。”突然又有一声传了过来。

第七百零九章撕破脸皮

“哼，时间算的挺精明啊！”张廷兰冷笑一声：“这是要逼宫啊，大家认为该怎么办？”

杨宇霆脸色严峻，急忙说道：“大帅，正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那些老师和学生还是不足为虑的，要紧的是还是军队，王怀庆和张福来都是直系宿将，说不定曹锟和吴佩孚想借着这次的事件，向我们发难，应该最先对付。”

张廷兰微微点点头：“告诉姜登选，让他带着军队，立刻把两股乱军控制起来，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杨宇霆低头想了想，又说道：“拙言，想要控制住两个师，只要也要派出对等的人马，我们带到关内一共才三个师，如果调出了两个师，京城的兵力就显得单薄了，是不是立刻采取戒严，彻底施行军管，避免出现意外。”

张廷兰摆摆手：“不必，我都有安排，一帮跳梁小丑，翻不了天！”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外面传来一阵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袁金凯走了进来，急忙说道：“副总统，黎元洪带着一大帮人赶了过来，您看是见还是不见。”

“当然要见了，黎元洪可是大总统啊，上级来视察工作，咱们还能拦着么？”

张廷兰和唐绍仪一前一后，来到了客厅门外等候。按理说他们已经到外面迎接才对，可是黎元洪这时候来了，逼宫的意味太浓了，张廷兰索性也不给他留什么面子了。

不多时黎元洪带着蔡元培从外面匆匆忙忙的走来，黎菩萨脑门也带着一层细腻的汗珠。从他本心来讲，是真不愿和张廷兰直接发生冲突，这些年黎元洪也看透了，没枪杆子的，和有枪杆子的，拼不出什么好结果。

可是他偏偏被蔡元培这些人给架到了火上，没办法摆脱了。他几步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急忙说道：“拙言。我是相信你的，这事情肯定事出有因，不过蔡校长他们又关心学生心切，我是万般无奈，不得不前来，还请拙言见谅。”

“大总统，不用解释了。什么后果都由蔡某人承担，就算刀斧加身，也毫无畏惧，我只想知道，那些学生现在究竟如何了？是死是活，总该有个说法吧？”

张廷兰一听。也点了点头：“的确事发之后，一直忙于查案，没有通报相应的进度，是我的疏漏，不过好在案情已经有了重大进展，蔡校长想知道自然可以。”

蔡元培冷笑一声，并没有说什么。不过眼神之中是露出了十足的不屑之色，明明是一场屠杀，怎么变成了案子，这岂不是在颠倒是非么！

蔡元培跟着张廷兰和唐绍仪走了进来，唐绍仪将一摞资料送到了蔡元培的面前，也没有多说什么。

蔡元培急忙拿起了资料，仔细的翻看起来，当他看到女学生身中三枪。倒地毙命的时候，顿时眉毛都立了起来，一副恨不得能吃人的模样。不过接下来又看到了对弹道和射击角度的分析，蔡元培脸上的颜色又变了变。

紧接着他就看到了一些学生的供述，提到了他们收钱闹事的情况，蔡元培的脸色越来越不好，阴沉的如同锅底一样。

“蔡兄。这事出有因，你也该清楚了吧。”唐绍仪苦笑道：“我们扣押学生，没有公布消息，也是担心打草惊蛇。找不到幕后的真凶了！”

“呸！”蔡元培突然豁然站起，用手指着唐绍仪：“无耻，卑鄙！唐少川，我没有想到，你竟然堕落到了这个地步，竟敢编制谎言，欺骗天下人，你难道当所有人都是傻子不成，堂堂大学生，国之栋梁，竟然会收钱游行，亏你们怎么编得出来？”

“蔡校长，不必发怒，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学生们还在军营扣押着，尸体也在那边停发着，你可以随便去查看，如果你觉得我们说的是假的，你就拿出真凭实据来，在这里骂街是泼妇的作风！”

蔡元培用手点指着张廷兰，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好！我这就去，看看你们到底耍得什么鬼把戏。”

……

前门外的八大胡同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既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依旧没有影响这里的生意。相反有些达官显贵更加愿意过来，他们还想着司机打探一点消息。

就在百顺胡同最里面，有一家门面阔气的花月轩，是京城闻名的销金窟，姑娘最多，模样最好。吸引着各方的名流豪商汇聚于此，一掷千金者有之，佳人才子者有之。

就在花月轩二楼的转角处，有一间精致的房间，在里面正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在她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不过这个年轻人倒不像是客人，反倒有点像叫花子，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都是胡茬，眼角还有眼屎，和这个装帧精美的小屋，实在是有些出入。

“左哥哥，你总是盯着报纸看，难道奴家就这么没有吸引力么？”

“哼，要不是你，老子也不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废话少说，赶快想办法，把我送出北京，最好直接送到香港，那样谁也别想抓住我了。”左承朋气哼哼的说道。

“别急着走啊。”这个女子一把拉住了左承朋的手，然后笑道：“上面正在安排呢，不是查得太紧么。”

左承朋叹了一口气，靠着太师椅上说道：“我怕走晚了，就跑不了了。这次奉军下手非常快，就连前往使馆区的路都给封死了，别看京城没有全面戒严，但是到处都有特工，只怕我一露头，就活不成了！”

“左哥哥，别说那些丧气话，躲过这一阵子就好了，我听说你攒了不少钱了，不知道存在了哪里？只要把这些东西看住了，你以后就能逍遥自在了。”

“我就放在了……”左承朋突然脸色一变，停住了话头，冷笑了一声：“想要套出我的话，没有那么容易，要是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有我的活路么？”

正说话之间，突然楼梯一阵脚步声，门就被打了开来，两个伙计打扮的人冲了进来，手里头全都握着一把手枪。

左承朋顿时感到不妙，他猛地揪住了眼前女人的胸口，往上猛地一拽，就把她当成了肉盾。

啪啪啪……

枪声响过，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不断的迸出血雾，柔弱的身体挣扎了几下，就变成了烂肉。

这两个枪手依旧不依不饶，紧走几步，要把左承朋击毙，就在这个时

候，突然两旁房间的薄墙同时被撞碎了，又冲进了两个人。枪手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一人的枪就被踢飞了，另外一人想要逃跑，但是被对方一脚踢到在地，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

就在这时候，楼下一阵脚步声响，常荫槐带着人冲了上来。风花雪月的地方出现了枪击，顿时就把所有人都吓坏了，那帮客人付姑娘到处乱窜，老鸨子也吓得躲在了柜台后面，一动不敢动。

对这些人常荫槐全都不在乎，直接冲上了二楼，此时左承朋还瘫软在地上，身上还压着那具尸体。常荫槐急忙走到了近前，一看他还没有事，只是有些惊吓过度，因此笑道："左承朋，你的主子都不想要你了，难道还准备给他们卖命么？"

……

蔡元培虽然因为当了北大的校长，而在后世赫赫扬名，但是在这之前，这位老先生还干过杀手，能够制造炸弹。对于枪伤也不陌生，他先检查了刘和珍的尸体，然后又看了看奉军提供的种种证据，他终于有了一点疑惑。

奉军目前统一换装了，子弹口径是7毫米的，这种子弹在各国都是非常少见的，而找到的弹壳和身体里的弹头，比起奉军使用的都要大一圈。

光是为了杀人，肯定没有必要特别弄一款子弹，另外蔡元培又查看了一下伤口的角度，也发觉不存在误射的问题，而是存心要这个女学生的命。

有了这些疑虑之后，蔡元培才认认真真的看了看那些学生的供词，奉军的人员又带着他去亲自看了那些有问题的学生，谈了几句之后，蔡元培的脸上就变颜变色了，这里面的确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或许张廷兰真有隐情也说不定啊！他也陷入了矛盾之中。

就在这时候，张廷兰接见了英国公使艾斯顿，两个人坐下之后，张廷兰先是冷笑道："公使先生，贵国真是好手段，用了区区几颗闲子，就让这北京城天翻地覆，这份四两拨千斤的本事，真是让人叹服啊！"

艾斯顿装作没事人一般，笑着说道："副总统阁下，您的话我一点都听不明白，我只想提醒你，只有维护了大英帝国在远东的利益，才能得到帝国的鼎力支持。"

"也就是说不维护，就要倒霉了呗？"

艾斯顿无所谓的耸了耸肩，什么都没有说，但是嘴角的得意，已经出卖了他的内心想法。

张廷兰也冷笑道："公使先生，张某是军人出身，最不怕的就是威胁，我只能告诉你，想要斗，我就奉陪到底，大不了鱼死网破！"

艾斯顿的脸色也突然变了，他没有想到，张廷兰竟然还敢采取强硬的态度，这个年轻人到底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

"副总统阁下，我听说新民党已经有人声明退出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张廷兰厉声说道："送客！"

第七百一十章颠覆

政坛是最无情，又最势利的地方，当张廷兰携着大胜的威风，问鼎中原的时候，无数人全都蜂拥而至，生怕当不上从龙功臣。可是自从血案发生之后，短短几天时间，舆论风潮大变，一些宿老也都仿佛看出了张廷兰的不足。

这么一个年轻人，打仗或许可以，管理地方也有些本事，但是真正到了中枢，要求纵横捭阖，处理国内国际的问题，就显得稚嫩鲁莽，有了这种想法，一些精明的人物自然要赶快改换门厅。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英国的挑唆，总之要给张廷兰制造全面的压力。艾斯顿很清楚，张廷兰比起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要来的强悍，但是他也不相信，这个年轻人有能耐应付来自这么多方面的压力。

可是现实还是出乎了他的预料，张廷兰的态度超乎他的想象，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还不低头，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他有什么依仗，艾斯顿也有些迷惑了。

其实张廷兰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看着艾斯顿的背影，张廷兰的手背上青筋也都暴露出来，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一帮趋炎附势之徒，全都是瓦上霜！少川先生，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把那些三心二意的家伙，全都从队伍当中清理出去，宁缺毋滥！”

唐绍仪也是气愤异常，点了点头：“拙言，你放心吧，这些墙头草一定不会有好下场。”

话锋一转，唐绍仪又问道：“拙言，眼下火烧眉毛，你可有把握闯过眼前这一关，从案发到目前，已经八天时间了。一开始我们控制了舆论，还没有外传太多。但是这两天各地相继出现了游行，势头越来越大，而且各地罢课罢市的浪潮也要开始了，如果搞不好，只怕比起五四运动，还要骇人啊！”

张廷兰点了点头：“没错，留给我们的时间的确不多了，不过我有信心，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张廷兰说话之间。从手底下拿出了一份纲领，送到了唐绍仪的面前。唐绍仪最初还没弄懂是什么玩意，可是看了两眼，顿时脸色就变了，双手也开始颤抖起来。

“拙。拙言，你这是要学意大利不成？”

张廷兰微微点点头：“少川先生。想必你也知道。眼下的中国想要办点实事有多难。意大利的国家法西斯党刚刚夺取政权，我看这不失为一条路子，实不相瞒，我已经暗中调动了四个师，如果把我逼到绝路，那就只有血流成河一条路了。”

听着张廷兰平静的没有任何感情波动的话。唐绍仪的心里头却是掀起了滔天的波澜，他也没有想到，张廷兰的意志竟会如此的坚决，甚至做好了大开杀戒的准备。

“拙言。你可要三思啊，一旦走到这一步，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唐绍仪说的一点都没错，大规模动武之后，同学界必定彻底崩裂，地方上的诸侯，也只有强力统一这么一个选项了，另外还列强的关系也难以缓和。到那时候，就真的只有顶着全天下的压力，艰难的前行，而且也只有建立军事威权统治，甚至要建立法西斯体制。

这些已经和唐绍仪的政治理念完全冲突起来，这个小老头也陷入了空前的矛盾之中。

“少川先生，我想知道，真正只剩下这条路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支持我！”

“我！”唐绍仪顿时语塞，脑子瞬间就空白了。

就在这个尴尬的时候，常荫槐三步两步跑了进来，脸上全都是笑容，一张口就说道：“大帅，左承朋抓到了！”

张廷兰一听这话，也豁然站起，脸上露出了喜色，急忙问道：“还没有别的收获？”

“有，根据他的供认，有一处隶属英国的教会学校是个间谍窝子，他就是从里面走出来的，这次行动也是这个教会学校在背后怂恿，另外枪手也是里面派出来的！”

“常局长，既然知道了这些，你怎么不采取行动？”唐绍仪此时也缓了过来，他的脑门上全都是汗珠。

短短的一瞬，就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要不是常荫槐把好消息带来了，只怕中国的命运都要发生改变了。不过他也有一丝的担忧，方才张廷兰的那个问题还在耳边回荡，自己可没有回答上来啊！

“已经采取行动了，不过抓捕的任务交给了宪兵和特战队，由他们直接出手。”

常荫槐这么安排，也是有原因的，抓到了左承朋，就已经化解了张廷兰的危局，这是天大的功劳。他要是连一点汤水都不分给别人，那就说不过去了，而且英国的这个教会学校也是一个硬骨头，他手下的人战斗力还稍差一些，让特战队和宪兵处理，会更顺利。

张廷兰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就在这时候，王以哲又急匆匆的走了进来。

“报告大帅，现在一大群高校师生，还有大批民众，一共有两三千人，都围在了军营的外面，要求我们释放蔡元培和所有学生，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

“蔡元培？”张廷兰的顿时就是一脸的疑惑：“我们何时抓了蔡元培，这不是笑话么？”

唐绍仪急忙说道：“蔡元培正在询问那些学生案件情况，我猜这背后可能又误会。”

“不管有什么，现在主动权在我们的手上，咱们都过去看看，所幸就把这个盖子挑开，让天下人看看，谁做得有道理。”

……

蔡元培对着那些资料调查的卷宗，已经足足看了四五个小时，然后又挨个询问那些学生。

“我是你们的校长，不要害怕，你们的供词是出自真心么，是不是张廷兰派人强迫你们，让你们这么说的？把事情真相告诉校长，我拼了这条老命，也替你们伸张正义，洗清冤屈！”

一个男学生仿佛麻木了一般，听着蔡元培的话，突然眼珠夺眶而出，嚎啕大哭：“校长，我糊涂啊，不该上当受骗，别人凭什么给钱，难道他们真的有那么好心？不过是利用我们涉世未深罢了，我们都被人家当成了枪，校长

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啊？”

面对着学生的质问，蔡元培突然有种天塌地陷的感觉。身为师长，自己竟然没有注意到有人利用学生，这岂不是天大的失职么？

想到那些惨死的学生，责任在谁的身上，是张廷兰么？可是他要是不采取果断行动，学生四处跑散，只怕真相就永远都被隐藏起来，幕后的黑手永远都没法揪出来。

难道要去怪这些学生，也不应该，他们年纪轻轻，一腔热忱，多数人都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这也没有错，那错究竟是在谁的身上？

想到这里，蔡元培突然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差点摔在了地上，章太炎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学术自由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兼容并包成了外人插手控制的保护伞！

那自己信奉的教育理念何在？政治诉求又何在？以往面对着北洋政府，蔡元培理直气壮，可是真正和张廷兰撞到了一起，蔡元培感到的是鲜血淋漓，破碎不堪。

他只觉得一阵憋闷，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什么都不知道到了。

等到蔡元培再度清醒过来，就发现自己躺在了病床上面，有一个医生刚刚给他检查完毕。

脑子还在昏昏沉沉的，突然听到了外面有一阵阵如同潮水一般的呼喊之声。

“释放蔡校长，严惩凶手！”

“达到独裁，推翻军治！”

“还我自由，还我尊严！”

……

“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北京的师生都来营救蔡校长了，看来先生的确是威望崇高，受人敬仰啊。”

医生嘴上这么说着，不过他可没有任何的尊敬意思，作为奉天培养出来的人才，他对于张廷兰有着绝对的忠诚，几年前他们全家逃荒到了东北，两个妹妹都饿死在了路上。那时候能吃上一口稀粥，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哪敢奢望别的。

可是他不仅读了书，还学习了医科，成了一名军医，前后变化，恍如隔世，要是还不知道感恩，那岂不是猪狗不如。

蔡元培此时也顾不得医生语气当中的揶揄，急忙挣扎着坐了起来，慌慌张张的说道：“快让我出去，老夫不能再犯错了！”

蔡元培挣扎着出了病房，这时候外面的对峙已经十分激烈了，足足有几千名游行示威的学生，将军营前面给彻底堵死了，他们不断喊着口号，挥舞着手中的旗帜。

而军营这边也是严阵以对，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这些学生，只要一声令下，就又要尸横当场。

就在这时候，突然从游行的队伍当中扔出了大量的石块和杂物，照着警卫的军队就投了过来，有一个士兵的头顿时就流血了。

这个士兵顿时就把手指头放在了扳机上面，只要按下去，恐怕又要血让街头。负责指挥的于学忠猛地把枪口举起，连开三枪。

“这是最后的警告，不要挑战军队的耐性！”

几个学生顿时又鼓噪起来：“哼，有本事就来杀人吧，反正你们已经无恶不作，杀几个人，也没有什么负担。”

“给我闭嘴！”这时候蔡元培已经从里面跌跌撞撞的跑了出来，一看到这个情况，老头子眼珠子都红了：“你们这帮蠢货，被别人玩弄了，还不知道么？”

第七百一十一章直捣黄龙

看着蔡元培冲了出来，外面聚集的这些人群，终于沸腾起来，有很多学生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我们赢了，军阀放人了！”

可是这些学生没欢呼几句，就见到蔡元培一脸的怒色，他几步走到了几个带头的老师近前，论起巴掌，就抽了下去。这几个老师顿时全都吓傻了，这蔡校长难道是被关出了失心疯不成？怎么不分好赖了。

几个老师没有躲开，结结实实的挨了几巴掌，顿时脸就肿了起来，蔡元培眼珠子都红了，气得浑身发抖，那些学生还不清楚怎么回事，急忙都涌了过来。

“校长，您这是怎么了？我们反抗暴政，伸张正义，难道有错么？”

蔡元培看着这些茫然的学生，突然有种悲凉的感觉，这些学生实在是太天真了，根本弄不清楚背后各种复杂的阴谋诡计，稍微烧把火，他们就敢出来闹事。

这股热血，这种冲劲，本来是年轻人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却被有心人利用，实在是可悲可叹。

“同学们，你们知道么，刚才我稍微晚来一步，军队一旦开枪，你们都要死在这里。”

“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年轻学生说道：“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正义，也为了救那些被抓的同窗，哪怕死在这里，我们也值了。”

“对，我们不怕死，与其在世上苟且偷生，不如慷慨赴死。”

听到了这些话，看看这些稚嫩的面孔，蔡元培突然眼中泪花涌动，扑簌簌的滚落下来。

“我错了，全都是我的错！我光想着学术自由。光想着防备政府，但是却忘了防备其他的黑手，坐视你们被利用，那些学生的死，全都怪我啊！”

蔡元培老泪纵横，这些师生全都莫名其妙，怎么蔡校长跑到军营，走了一圈回来，说的话大家都听不懂了，这些人面面相觑。

蔡元培半晌控制了一下情绪。然后说道：“诸位师生，张副总统没有抓我，而是让我见了那些被扣押的学生，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校长，您没事就好。那些学生如何，为什么还不放了他们？”蒋梦麟忍不住问道。

“是啊。究竟发生了什么啊。您说的我们全都不懂啊？”刘半农也焦急的问道。

蔡元培苦笑了一声：“我们被骗了，全都被骗了。这次游行是有人在背后煽动，而打死刘和珍的那几枪也不是军队放的，而是背后黑手干的，他们打死了学生，把责任推给了政府。挑动双方冲突。”

蔡元培几句话出口，在场的这些老师和学生全都傻眼了，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世上有什么罪恶。全都是政府干的，他们这些读书人从来都是正确的，偶尔行为过激，那也是为国心切。

在几乎每一个文人的潜意识之中，他们都把自己放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面，他们不会犯错，他们是读书人，怎么可能被骗呢！

听到蔡元培说这话的一瞬间，在场的所有老师全都傻眼了，他们根本不

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蔡元培老糊涂了，上了张廷兰的的当，或者说蔡元培干脆就已经变节了，谁知道被抓的这段时间，出了什么事情，说不定老头子受不了威逼利诱，甘心充当政府的傀儡了。

看着这些人充满疑虑的眼神，蔡元培也是摇头叹息，这里面有多少人是天真过度，又有多少人是别有用心，让他也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蔡元培冲着所有人说道：“同学们，作为你们的校长，我说话你们总该听吧，这事情的确有蹊跷，大家都老老实实的回去上课，等待最后的调查结果，你们千万别再捣乱生事了，这种无意义的游行，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只会把问题变得复杂，让坏人有了可乘之机！”

蔡元培大声的说道：“就拿刚才来说，是谁向这些军人投掷石块的，你们还是和平请愿么，这种行径和暴徒有什么区别？”

面对着大声的斥责，这些学生有些默默的低下了头，有些人还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他们实在是接受不了如此颠覆的话语，他们只当蔡元培得病了。

“我就问一句话，你们还承认我这个校长么？”

这些人终于默然了，蔡元培大声的说道：“只要承认，你们马上给我退回学校，不要在添乱了！”

就在这时候，街道之上响起了齐整的脚步声，无数荷枪实弹的士兵从四周涌了过来，他们将这些学生全都围了起来。

一见到这一幕，这帮师生也终于感到了害怕，因此纷纷撤走。就在这时候，张廷兰和唐绍仪也赶了过来，在张廷兰的背后，张贺年紧紧跟随着。

京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张廷兰自然不会傻乎乎的任由事情失控，因此在第一时间就调动精锐入关，其中第一师作为张廷兰最信任的部队，自然不会有例外。

张贺年跟在张廷兰背后，气呼呼的说道：“大帅，这帮读书人就是给脸不要脸，要我说干脆就全都给突突了，这世上也就干净了！”

“别给我添乱，告诉弟兄们，你们的任务是给我盯住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另外天津的公共租界，还有外海全都给我看住了。一旦我们把扇阴风点鬼火的英国人曝光出来，保不齐列强就会狗急跳墙，因此必须防备他们反扑。”

张贺年急忙点了点头，这时候唐绍仪也忍不住说道：“拙言，你真准备公布出去吗？我担心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会彻底破裂啊？”

张廷兰苦笑道：“我也是没有办法，不把真相公布出去，我们就要背黑锅，一旦失去了百姓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还能坐住现在的位置么？”

杨宇霆也说道：“就算不公布，列强也不会放过我们。总之都撕破脸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搏，至少还能让全国的民众站在我们一边。”

唐绍仪听着这话，也默然的点点头，他们全都赶到了军营，这时候蔡元培还颓然的站在这里，老头子在这短短的时间之中，就仿佛老了十岁一般，显得无比憔悴。

唐绍仪看到之后。也有些心疼，急忙走了几步，拉住了蔡元培，说道：“蔡先生，你还好吧？”

蔡元培突然苦笑道：“少川。我愧对学生，真不配当这个校长啊。我马上就辞职！”

“别着急！”张廷兰也走了过来：“蔡先生。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把真相搞清楚，我们已经控制了左承朋，就让他来给我们说说真相是怎么回事！”

蔡元培一听这话，顿时也来了精神，急忙说道：“的确，我不能再当糊涂虫了。必须把事情弄清楚。”

大家进入了关押学生的营房之中，这时候常荫槐也押着左承朋到了这里，蔡元培一见左承朋，顿时眉头紧皱。他对这个学生还有些印象，他的成绩不坏，而且平时表现非常积极，在学生之中也很有威信，他实在是想不到这个学生会有什么问题。

“左承朋，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不准有任何的隐瞒。”

左承朋点点头，然后说道：“这事情恐怕要从中学的时候说起，我进入了一所教会学校，里面的老师非常好，他们教给我们各种功课，还给我们讲西方社会的种种情况。总之那时候，在他们的描绘当中，西方就是一个天堂。我一直非常努力读书，就盼着有一天能离开这个苦海。结果就在中学要毕业的时候，教我英语的牧师和我谈了整整一个晚上，让我为他们效力，只要能按照他们的吩咐，就能实现我的愿望。”

“你既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常荫槐问道。

左承朋略微抬起头，看看天棚，然后说道：“那天晚上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安排了一个女人，十分漂亮的女人，那是我的第一次。从此之后，我就老老实实听从他们的安排，进入了大学学习。”

“我打听过，教会出来的学生一共分成三种，一种是普通的学生，让他们保持亲西方就足够了。第二种是有相当天赋的学生，会送到上级学校，甚至海外留学，这些人回国之后，就会成为各界的名流，转而为西方服务。第三种则是被培养成了间谍，刺探各种情报。本来我是第二种，但是近年来学生运动越来越多，对国家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干涉行动，因此就发展了几个内应！”

“你所在的教会学校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国家的？”

“圣母院，英国人的。这次王克敏和汤尔和被拿下之后，英国人恼羞成怒，想要给新政府一点颜色看？”

蔡元培听到了这里，他的牙齿咬的咯吱吱作响，教会学堂在民国并不少见，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这三者之间，几乎共同发展，构成了民国教育的三大系统。

对于那些万里迢迢，来到中国传播知识和福音的教士，蔡元培还非常的敬重，和不少人都有交情。可是听到左承朋的话，他顿时就感到了问题，这些教会学堂根本就是打着教育的外衣，培养完全西化的学生，甚至直接发展间谍，简直可恶透顶！

“死的刘和珍是怎么回事，她也是被列强收买的学生么？”蔡元培大声问道。

“不是，她那么笨，列强怎么会要她啊。”左承朋不屑的笑道：“她很有表现**，个性张扬，一点都不像是女孩子。这种人正好被利用。一得到消息，她就主动去联络各校的学生，发动游行，还冲在了最前头，自以为代表着正义，不过没想到英国人暗中安排了枪手，把她给杀了。”

左承朋苦笑一声：“没想到英国人会这么心黑手狠，我自知罪孽深重，也不想活了，只盼着能把英国人的恶性公诸于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嘴

脸。我好恨啊，他们毁了我的一声啊！”

左承朋说到了这里，嚎咷痛哭，蔡元培在一旁看着，心里头也是酸楚莫名。张廷兰摆了摆手，让人把左承朋带了下去，看管起来。

“蔡先生，好好的孩子，被列强培养成了走狗，你说说，这教育行业到底该不该管？”

这时候曾有翼也说道：“这还只是一个学生，老师的队伍就真的纯洁么，这些年全盘西化之风盛行，崇洋媚外者比比皆是，不得不说这是西方多年苦工的结果。遍观天下，只有东北高举实业大旗，真正的发展工业，强化国防，孰对孰错，就在眼前。”

面对着无可辩驳的事实，蔡元培也只能痛苦的点点头。就在这时候，另外一场行动也彻底展开了，根据左承朋的供认，圣母院是一个规模颇大的教堂。里面有学校，有医院，有育婴堂，表面上收留了不少无家可归的人，做了很多善事，也有一大帮的信徒。

田牧和薛举专门负责这场行动，他们经过一番分析，圣母院戒备森严，想要快速控制，不给他们毁掉证据的时间，并不容易。

薛举提议让一部分士兵化装成一场婚礼的嘉宾，骗开大门，然后快速控制住教堂里面的所有人，田牧也同意了这个想法，他们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就成功进入了圣母院之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里面的人都控制起来。

西方人搞殖民，一是靠着枪炮，一是靠着圣经，教堂是他们重要的工具，而圣母院也肩负着多重使命。自从成功策划了血案之后，英国人就非常得意，仅仅是几颗子弹，就让中国乱套了，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至于中国人会不会找到他们的头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想过，教堂是英国人，受到条约的保护，就算中国人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也不敢动粗的。

正是这种狂妄自大，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奉军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全都给控制住了。

田牧和薛举也查到了后面的地下室，里面有对外的电台，有各种往来信件，还有大量的档案。有了这些玩意，那就铁证如山，英国人就别想翻案。

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前来报告：“不好了，英国兵杀过来了！”

第七百一十二章文人造反

换成别的军队，单是英国兵就有着十足的威慑力，这可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武装，没有任何人敢小觑他们。

可是奉军这些骄兵悍将根本不会在乎，和几万，十几万的日本兵都拼杀过，大英帝国再厉害，也不过远在天边，想指着一点虾兵蟹将，就让奉军退缩，那是不可能的。

“马上做好战斗准备。”

田牧果断的下达了命令，奉军士兵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围绕着圣母院，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形，将机枪全都架设起来。

这次英国人一共来了不到三百人，领头的是一个少校罗伯特，依照《辛丑条约》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驻军，名义上是保护使馆，其实就是在京城安插了一个匕首，随时将中国的首脑，置于英国人的威胁之下。

在历次的政坛变动之中，东交民巷之中的这些使馆，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宛如一只只黑手，操纵着中国的走向，影响着时局的变动。

而此次的风暴自从刮起来之后，整个东交民巷也感到了强烈的威胁，中**队史无前例的对东交民巷进行了严格监视，虽然物资和人员还能够进出，但是随时都会遭到检查，就连某些外国人也不例外。

各国使馆的鼻子也相当灵，他们也隐隐约约的猜到了事情和英国有关，不过各国都有自己的算盘，毕竟现在的中国新政府，已经和以往不太一样了，大家索性就来一个坐山观虎斗，看看这场中英的较量，最后到底会走到哪一步。

当然也有人在背后窃喜不已，那就是日本人，中日是死仇，中英之间发生了冲突。那么英国就会更加支持日本，因此日本人暗中动用各种力量，来回挑唆，唯恐天下不乱。

面对中英关系的恶化，艾斯顿也是如坐针毡。尤其是和张廷兰彻底死皮脸皮之后。艾斯顿就加强了东交民巷的军事戒备，同时又向国内紧急通报了事情的进展。

就在他焦急的关注局势的时候，突然手下人前来报告。奉军抢占了圣母院。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艾斯顿只觉得天旋地转，差点一下子摔在了地上，英国人究竟干了多少的坏事，他的心里头能不清楚么，那么要命的地方，落到了中国手里，那些证据公布出来，只怕中国老百姓都不会放过英国人。

“快。马上去抢回圣母院，绝对不能让卑劣的黄皮猴子挑战大英帝国的尊严！”艾斯顿声嘶力竭的下达命令。他更害怕的是这会成为更大规模反英斗争的开始，甚至有可能出现庚子年的局面。

一旦到了那个地步，列强还能不能组建出八国联军，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护送我去张廷兰的官邸，我要立刻面见他。”

艾斯顿也顾不得危险。即刻离开使馆，立刻去找张廷兰。另外一面罗伯特带着三百多名英军，以最快的速度，扑到了圣母院。

他们到了之后，奉军已经严阵以待。做好了准备，街口有沙袋，两旁的房屋之中透出了黑乎乎的枪口。罗伯特一点都不怀疑，这些士兵随时可能开枪。

英国这些殖民地的军队，平时看起来好看，但是实际战斗力已经很成问题了。克劳塞维茨认为一个强大的军队需要两样东西，一个是苦难，一个是胜利。

对于奉军来说，这两样东西已经全都齐备了，论起苦难，鸦片战争以来的斑斑血泪，已经不需要多说了，而连续战胜了俄日，又给了奉军强烈的自信，面对这些英国兵，他们没有任何的退缩和恐惧。

面对此情此景，英国人反倒有些迟疑了，罗伯特把一个翻译官叫了过来，让他过来和奉军交涉。

这个翻译官如同狗一样，点头哈腰，转过头来，就变得凶神恶煞一般，来到了奉军警戒线的前面，大声的喊道：“把你们的军官叫出来，竟敢抢占大英帝国的教堂，你们是穷疯了，还是不要命了，难道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么？”

他几句话刚刚喊出口，几把冰冷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脑袋，两个士兵像是提小鸡一样，把他带到了后面。

田牧正站在这里，冷眼看了一眼翻译官，然后说道：“英国人让你过来干什么？”

这家伙也被吓傻了，急忙说道：“长官，这个圣母院是英国的教堂，按照中英之间的条约，就算是犯了事，根据领事裁判权，也应该交给英国处置，因此还请你们退出去！”

田牧冷笑了一声：“你回去告诉英国人，这已经不是寻常的刑事案件，这所教堂涉嫌阴谋颠覆中国，豢养间谍，恶意杀害中国民众。如果英国政府执意包庇圣母院，那么就只有战争这么一条路！”

一听田牧如此强硬的表态，让这个翻译官的脑门也冒了汗，田牧没有管他，而是摆了摆手，让他赶快滚。

翻译官回去之后，顿时就添油加醋的说道：“少校先生，这些中国人严重根本没有大英帝国，他们说话别提多难听了，他们竟敢辱骂你们，而且还说教堂里面的修女都被他们抓了起来，已经给糟蹋了！”

“混蛋！”

罗伯特一听，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他冲着那些英军士兵说道：“伙计们，拿起你们的枪，教训这些该死的黄皮猴子，让他们知道侵犯大英帝国的下场。”

这些英军也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罗伯特也估算了一下，奉军的部队人数不多，只有一百多人的样子，他占据兵力优势，应该没有问题，当然他不知道，这些奉军的全都是精锐当中的精锐，他要是敢碰，绝对是头破血流的下场。

就在罗伯特要下令发动攻击的时候，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了过来，一支骑兵像是旋风一样，就刮到了眼前。

率领这支部队的正是马占山，他也依照张廷兰的命令，率军进京。

面对着数不清的骑兵，罗伯特顿时也感到了恐惧，马蹄踏在了青石路面上，发出整齐的声音，每一声都仿佛踏在了心头一般，让他感到了从灵魂深处的恐惧。很显然这支部队是从战火之中走出来的铁血雄师，罗伯特也不自

觉的将高昂的手放了下来。

马占山率领着骑兵，将所有英军包围在其中，另外圣母院也全都被控制起来。

“马师长，你来了，我们肩头的压力可就轻了许多啊！”田牧笑着说道。

马占山跳下了战马，几步走了过来：“情况如何，里面的人证和物证都拿到了么，大帅可等着这些东西呢？”

“全都拿到了！”

“那好，我马上安排人护送你们，把东西尽快给大帅送过去。”马占山又看了看这些英**队，冷笑了一声：“把他们全都缴械了，给我送回东郊民巷。”

罗伯特虽然知道让中国人缴械，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但是面对着十倍的兵力，他们也不想以卵击石，况且投降在西方也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这三百多英军全都被送回了东交民巷，马占山随即调动了骑兵师，将东交民巷封锁起来，田牧和薛举则是护送着证人证物，立刻去面见张廷兰。

当这些档案和书信放到了大家的面前的时候，所有人全都傻眼了，尤其是蔡元培，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自己一直标榜的学术自由，已经根本不存在了，的确大学没有被政府控制，但是大学已经落入了列强之手，成了他们操纵中国的工具。

英国人直接控制的老师并不多，但是他们通过学术交流，进行资助，培养了一批亲英学者，然后通过这些人，影响整个学界的舆论，每一次大事件背后，都有他们操纵的影子。

蔡元培看了一些资料之后，差点摔倒在了地上，他痛苦的说道：“这些列强真是处心积虑，想要把中国彻底变成殖民地，这还只是英国而已，要是算上日，美，法，意等国，偌大的中国学界，还有多少人是真正为了这个国家着想的，可悲啊！可悲啊！”

张廷兰看过之后，也是触目惊心，不过他还是说道：“蔡先生，这些师生很多人都不是真心充当汉奸，而是被无形之中的西化风潮给影响了，换句话说，他们就被洗脑了。政府的思想管理，不过是有形的东西，而外面的思想控制，却是无形的，更加可怕，也更加歹毒啊！”

……

奉军查抄了圣母院，发现了大量的罪证，这些消息不胫而走，其实也是张廷兰有意释放的，也是为了扫清之前的种种谬论。有一些人听到了这些之后，就感到了彻骨的寒冷。

几位教授学者聚集在了一处隐蔽的四合院之中，开始商讨起来，陈毓秀首先说道：“诸位，现在奉军封锁了东交民巷，我估计他们的确抓到了真凭实据，不然他们绝对没有这个胆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政府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彻底压住学界的声音。”

“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但是如果真正铁证如山，我们也不好反驳啊！”郭庆仁说道。

周汉光突然站起来笑道：“这是政治斗争，只讲成败，不讲对错，难道大家伙愿意被政府天天管着，成为唯唯诺诺的走狗不成？”

第七百一十三章顷刻覆灭

陈毓秀仔细的想了想，然后说道："周兄说的没错，政治只讲成败，不讲是非。要是我们失败了，谁还来主持正义，谁还能引来时代，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败在张廷兰这个独夫的手里头，负责民主宪政就成了一句空话！"

"话虽如此，可是就凭着我们几个人，恐怕不成啊！"郭庆仁有些惴惴不安的说道："我们只有笔杆子，而没有枪杆子，张廷兰可是心狠手辣，难道要用脑门对抗枪子不成？"

周汉光笑着摆了摆手："当然不用这么麻烦，张廷兰得罪的人多了，总有人愿意出手对付他。"

"哦？周兄有什么计划。"

"我是这么看的，首先曹锟和张廷兰之间有矛盾，而直系在京津一带也有不少军队，有了他们作为帮手，就不用害怕张廷兰的势力。另外这次奉军多半是把英国人给得罪死了，再加上之前的日本人，只要活动一下，让列强一同出面，对付奉军，应该不成问题。最后大总统黎元洪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别看他只是一个傀儡，但是有了他的命令，那就等于是有了尚方宝剑。这三方一同发力，我们再利用舆论施压，到了那时候，张廷兰肯定倒台无疑！"

陈毓秀一听，也顿时抚掌大笑："这个主意好，四方一同发难，就算张廷兰有三头六臂，也扛不住啊！"

其他的几个教授听了听，也是频频点头，觉得这个计划非常不错，郭庆仁脸上也有了笑容，忍不住说道："诸位的计划不错，可是一旦推翻了张廷兰。这权力又该落到谁的手上呢？我们要不要进入政府啊？"

周汉光笑道："我们是为了学界的自由，为了天下苍生，不是想贪图什么官职，做什么事情，全都出自一颗公心。当然，如果有人愿意请我们出头，也不是不可以。"

这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了然的笑容，很快他们就采取了行动，有人去找大总统黎元洪，有人去联系曹锟。还有人想法设法的联系列强，另外剩下的人就开始撰写文章，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声讨行动。

就在这些文人展开行动的时候，英国公使艾斯顿也急匆匆的找到了副总统官邸。这位公使大人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从容，他可是太清楚圣母院里头的东西了。如果走漏出去一点，对英国的形象都是巨大的损害。容不得他不着急。

可是偏偏他着急。张廷兰可不着急，足足让艾斯顿等了半个小时，张廷兰才慢悠悠的来到了客厅之上，已经不耐烦的艾斯顿，一见到张廷兰前来，急忙站起身："副总统阁下。你的军队攻击了帝国的教堂，还扣押了大批的神职人员，严重破坏了双方之间的条约，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错误行径。应该立即纠正。"

张廷兰并没有接艾斯顿的话茬，而是笑道："看了圣母院的当中的一些档案，我只能有四个字形容，那就是触目惊心！到了如今，我才真正明白，大英帝国为何能够君临天下，称雄世上，这份苦心经营，只怕世上都找不到第二家了。"

"副总统阁下，或许我们之间存在一些误会，但是我认为还应该遵守我们之间的条约，这是维持各国关系的基础。"

张廷兰微微冷笑一声："公使先生，在敌国之间，任何条约都是无效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艾斯顿一听这话，顿时脸上的颜色也一阵狂变，瞳孔瞬间缩成了一个针芒，半晌才问道："副总统阁下，你想准备宣战么？"

"不是我想如何，这些年来，有什么事情是中国主动跳起来的。你们在中国干了多少龌龊事情，我手里就握着大量的证据，哪一样不比萨拉热窝事件严重，如果英国不能改弦易辙，我们也只有拼死一战。"

说着张廷兰将一份文件抛到了艾斯顿的面前，上面记录着英国这些年的种种间谍行为，已经暗中策划的几次重大事件。

艾斯顿看完之后，也是忍不住暗叫该死，国家间有很多事情是能做而不能说的，一旦被曝光出来，就会陷入千夫所指你的境地，偏偏这次英国倒了一个大霉，把柄让张廷兰抓在了手里，实在是太被动了。

勉强稳了稳心神，艾斯顿说道："副总统阁下，难道我们双方之间，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么？"

张廷兰笑道："当然有，如果英国愿意为这次血案道歉，并且同意和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或许我们还能保持正常的关系。"

"不可能！"艾斯顿断然拒绝："副总统阁下，大英帝国绝对不会为了子虚乌有的案子道歉，如果你执意这么做，我们就会采取制裁措施，你可别忘了，国家贸易还掌握在帝国的手中，只要我们愿意，可是随时切断你们和世界的联系。"

艾斯顿说的并不是假话，现在的英镑几乎就相当于后世的美元，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一点英国人下定决心，制裁中国，对于中国的经济，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也是英国人的一张王牌。

不过艾斯顿或许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表态，正好把英国的虚弱一面，展示了出来。这个世上再也不会有八国联军了，英国也没有本事跨越半个地球，跑到远东发动大规模的战斗了。

张廷兰微微一笑："大英帝国的制裁自然没有人不怕，不过想靠着这个，就吓到中国，你是痴心妄想，实不相瞒，财政部正在和意大利商讨货币互换的协议，到时候两国之间的结算就能撇开英镑了。"

张廷兰为了抢夺金融权力，已经在国内推行了货币互换计划，现在推广到国外，也不成问题。可是艾斯顿听到了这话，脸上的神情就彻底变了，张廷兰这一手。正好戳中了英国人的痛楚。

经过了一战，日不落帝国已经到了贾家的地步，架子虽然未倒，但是内囊也尽上来了。自从海军和美国人平起平坐最后，大英帝国只剩下金融霸权这么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动摇了，这个帝国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可是张廷兰丝毫没有顾忌脸色已经漆黑的艾斯顿，继续说道："这个互换协议不只可以和意大利签，也可以和美法签署，甚至日本也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痴心妄想。大英帝国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列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你们能撬动的。另外帝国政府不会仅仅制裁你们的贸易，中国的货币和债券也会瞬间变成一堆废纸，经济转眼就会崩溃。"

"那也没有关系，如果英国执意制裁。我就只能采取另外的措施了。"张廷兰笑道："中国地大物博，一般的东西都能够自给。大不了就学学俄国人。

正所谓不乱不治。与其让金融市场纷乱无比，不如索性一切归零，重新开始。”

艾斯顿瞪着眼睛，死死的盯着张廷兰的目光，他想要从对方的眼中读出一丝恐惧，这样就能够确定张廷兰是在虚张声势。可是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张廷兰的眼神十分坦然，一点变化都没有，貌似方才说的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一般。

张廷兰越是坦然，艾斯顿就越是不安。半晌他长出了一口气：“副总统阁下，难道你真的想要鱼死网破，玉石俱焚么？”

“公使先生，你觉得我还有退路么？”

艾斯顿一听这话，顿时也被问住了，他长出了一口气，然后说道：“副总统阁下，请允许我向国内汇报一下，在这段时间之中，请务必保密。”

艾斯顿转身匆匆忙忙的离开，唐绍仪和杨宇霆从一旁的房间之中转了出来，唐绍仪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急忙问道：“拙言，方才你说的是不是真的，难道你不知道这么干，会让中国的经济崩溃么？”

张廷兰微微一笑：“当然是真的，不过也许永远不用走到这一步。远东相对于英国来说，只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而已，一个优秀的棋手，是要看到全局的得失，不会和小卒子拼个两败俱伤。就算把中国碾碎了又如何，一个越发虚弱的大英帝国，根本没有办法应付其他的挑战。”

唐绍仪听到了这里，也点点头：“拙言，你这是赌定英国人会让步了，那你准备让英国吐出哪些利益呢？”

“庚子赔款继续暂停五年，其余贷款暂停三年，从威海卫撤军，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所有教会一律接受监督！”

唐绍仪一听，也把嘴巴张大老大，如果英国人真的能被迫同意，中国暂时发展的障碍全都扫清了，这可的确是一个好事情。

正在这时候，常荫槐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副总统，这是黎元洪让手下人送来的一份电报，说有几个教授和议员找到了他，希望让他出面，罢免副总统！”

张廷兰一看电报，顿时朗声大笑：“这帮文人总是改不了天真的毛病，以为各个都可以当诸葛武侯，全都给我抓起来，一个都别放过。”

“副总统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人手，就等着您一声令下呢。”

周汉光从大总统府走出来，一脸的喜色，黎元洪虽然没有答应他们的提议，但是看模样是动心了，看来扳倒张廷兰指日可待了。

“这些武夫就是迷信武力，不知道这世上的事情，其实最需要的是动脑子，靠着蛮干肯定不行。”

跟在一旁的李成钊也笑道：“张廷兰的确太鲁莽了，根基未稳，就敢挑衅列强，英国人的手段众多，绝对不会束手无策的，到时候内忧外患，黎元洪再能下达一纸公文，张廷兰多半就要滚蛋了！”

周汉光也笑道：“方才大总统还说以后要用专业人才治国，建立专家政府，说起来我们的机会也就到了。不过从我的本心来讲，是不愿意搞政治的，就去中央研究院就很好，专心做做学问，教书育人，比起在名利场打拼，要舒服太多了！”

就在这时候，周汉光突然觉得旁边人影一晃，一个冰凉梆硬的东西就顶在了他的腰上。

“周先生，中央研究院再好，也有争名夺利，要是想真正清闲了，还是去监狱里头吧！”

“什么人？”周汉光顿时浑身冷汗，惊恐万状的说道：“你们凭什么抓我，快放开，我可是人人敬仰的学者，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也不照镜子看看，自己都干了什么龌龊事，老实跟我走，不然现在就蹦了你！”

就在周汉光被抓的同一时间，陈毓秀，郭庆仁等五六位教授学者也一同落网，这帮文人刚刚开始串联，就云消雨散了！

第七百一十四章把火烧到南洋

“哈哈哈，文人造反，三年不成。只是他们事败的也太快了，简直不值一提。”杨宇霆大笑道。

一旁的曾有翼却说道：“杨参谋长，文人的厉害之处不在这里，就拿骆宾王来说，随着徐敬业造反，兵败之后，杳无音讯。就是一个造反不成的生动例子，结果就因为他的文采卓然，被天下人传颂了多少年。”

唐绍仪也点头说道：“曾部长说的没错，就拿汉唐来说，不知道汉武帝的人绝对要比不知道司马迁的人多，唐太宗的文治武功能说上来的人不多，但是能背李杜诗歌的人却不少。文人是一个千古政府，现在或许可以对他们刀斧加身，但是日后多半就要落下恶名。”

说到这里，唐绍仪偷眼看了一下张廷兰，他这么说，也是想提醒一下张廷兰，切莫一时兴起，把这些文人都给杀了，那样后果就严重了。

张廷兰自然明白其中的轻重，就在后世，经过了多少次的清理，那些文人的徒子徒孙依旧跳出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其实张廷兰此时也是手里捧着刺猬，怎么办都不是。

杀了，只怕立刻就变成了秦始皇第二，但是放了，这些人指不定会如何妖言惑众。张廷兰顿时也有些为难了，他把目光落在了常荫槐的身上。

常荫槐当了这么长时间的特务头子，哪有不懂的意思，急忙说道：“副总统，我有一个建议，不如把这些人暂时关到吉林第三监狱吧，给他们一点教训也就可以了。”

张廷兰一开始还没有明白常荫槐的意思，不过随即眼中就露出了喜色。这个吉林第三监狱可是非常有讲究的。奉军在攻入朝鲜半岛的时候，弄回来大批的铀矿石，结果就囤积吉林，对外宣称这里就是一个监狱。

铀矿石当中有放射性物质，如果接触的多了。就会引起癌症，就算到了后世，癌症都是绝症。要是把这些人都关进去，不用时间太长，三五个月，一年半载，然后就放出来。也算是政府宽宏大量。

出来之后，再得什么病，那就和政府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当然这帮家伙早点死了，也就没法留下徒子徒孙，常荫槐出的这个主意。正中下怀，张廷兰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常局长，这件事情就由你去操办吧。”

“副总统放心，我保证做得漂漂亮亮的！”

这些文人刚刚被拿下，黎元洪就急匆匆的赶了过来，一见张廷兰，就急忙说道：“拙言。我早就说过了，这京城的事情全要靠你了，那些文人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大总统不要着急，我已经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不过这些人也都是有名望的，略施薄惩就可以了，等到眼前这件事处理完，找个机会，我就放人。”

黎元洪一听连连点头：“如此最好。说实话，我也讨厌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只不过又不好得罪，实在是有些难办，一切还要看拙言的能耐。”

张廷兰看了一眼黎元洪，这位黎菩萨是一脸的憨厚，唯唯诺诺的。就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窝囊废。但是从民国以来，黎元洪就像是不倒翁一样，谁上台都要厚待他，除了运气之外。见风使舵的本事也是一等一的。此时他把

事情都推给了张廷兰。一来是显示他不争权的态度，另外也是把责任完全推给了张廷兰。

“大总统，此次案件已然明了，英国人就是幕后黑手，而且借助教堂的名义，从事了大量的危害中国安全的间谍活动，我已经责成外交部和英国交涉，要求他们立刻道歉。另外还有一点也非常值得注意，我们对学校的监控实在是太松懈了，这一点必须改变，政府在舆论战上面，不能再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

黎元洪一听，急忙点头：“拙言这个建议好，其实多少年来，就被这些文人弄得不胜其烦，难道有机会，的确要整顿。”

曾有翼在一旁说道：“大总统，教育部拟定全面废除教会学校，私人办学也要服从政府统一指令。在学校之中加设政治辅导员，另外开设统一的国家安全教育课，对学生，也包括社会，进行反间谍教育，避免学校再度被其他势力操纵。”

在野的时候，张廷兰也利用过学生游行造势，但是真正坐到了现在的位置，张廷兰也深切的明白，这种游行，对外只是一种弱者的挣扎，对内只是无谓的内耗，必须管控起来。要不然，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有一帮人出来闹事，那就什么都别想干了。

因此必要的威权统治，甚至说是独裁，在国家建设的初期，打基础的阶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全都是靠着强大的政府力量，进行领导。德国，日本，俄国，全都是如此，而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就搞全民普选，下场多半就和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无论是怎么挣扎，也都无法从泥潭出来。

当然中国这个国家又非常奇怪，其实从古至今，中国就很少有真正的独裁者，历代的皇帝都要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不是他们谦让，而是中国太大了，又太复杂，靠着一个人的智慧，肯定没有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事情。

对于张廷兰来说，最理想的政体就是在发展和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在重大事件上面，保持绝对的独断专行的能力，同时在一些小事上面，又允许各个利益集团进行充分的角力。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廷兰要求是对学校进行管控，但是还要保留一些发言的权力。曾有翼也是贯彻了张廷兰的意见，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黎元洪也无从反对，只能点头同意。

唐绍仪也说道：“学校是一个方面，另外报纸杂志也都要控制起来，不能让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政府方面准备提出新闻出版法，对文化市场进行规范，另外针对言论。出版，游行，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也要进行控制。自由不意味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那些名人，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话负责。”

针对舆论掌控。同样也没有一刀切下去，直接给禁止了，但是日后肯定要受到种种限制。这个枷锁的松紧，完全捏在了张廷兰的手里，随着社会的逐渐前进，然后再不断的放松约束。给予老百姓更多的自主权力。

北洋军阀时代之所以会终结，并不是因为他们独断专行，胡作非为，恰恰是因为他们独裁的能力不够，无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在频频的战乱之后，把自己的力量都消耗光了。

张廷兰当然不会犯这个错误。现在有了压住学界的机会，要是不利用

好，那就太失职了，舆论这件最有效的武器，必须操纵在自己的手中。

“大总统，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要求，直隶督军曹锟在此次的乱局之中。不思管控部下，为国分忧，却怂恿部下借机闹饷，甘心充当列强的帮凶。随后又出面挑唆师生和政府的关系，我认为这样的人，已经不能继续留任，必须撤销职务。另外王怀庆和张福来两个人也要拿下。”

黎元洪一听这话，顿时一阵愕然，曹锟和黎元洪之间，也有冲突。拿下去黎元洪也乐见其成，可是毕竟曹锟是直系的首领，手下兵多将广，又有吴佩孚这么一只猛虎，盘踞在中原之地，如果强行拿下曹锟，会不会引发更大的麻烦，黎元洪也不敢太过大意。

张廷兰突然笑道：“大总统，只要曹锟能交出直隶督军，可以任命吴佩孚出任中原巡阅使，主管河南以及周边的剿匪事务。”

很显然这是打一个巴掌，给一个甜枣，拿下曹锟的直隶督军。就意味着京津河北彻底落到了奉军的控制之中，直系也就失去了大本营。对直系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让吴佩孚高升一步，正好能降低直系的抵触，这其中的分寸，张廷兰的拿捏的十分到位了。

“拙言，这些事情你全由你来操办吧，总之我鼎力支持。”

摆平了黎元洪，张廷兰也拿到了尚方宝剑，正好可以大展手脚，他先下令姜登选将张福来和王怀庆的部队缴械。

办案的这些天之中，姜登选就率领着军队，将这两个师给包围了起来，只许进不许出。对此直军当然不服气，还试图发动攻击，打破奉军的封锁，不过全都被奉军打了回去，而且还闹了一个头破血流。

那些文人还想指着这两个师对奉军形成威胁，其实完全就是一厢情愿，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奉军都远远拉开了国内的军队，再加上入主中原，部队的军心士气也达到了顶峰，根本没有把直军看在眼里。

得到了命令之后，姜登选立即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被堵在军营里头的两个师老老实实的上缴了武器，这些士兵都落到了奉军的手里。

解决了军队的威胁之后，京津一带，完全都是奉军说了算了，张廷兰就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和英国人谈判上面。

不过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英国坚决不同意向中方道歉，并且几次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制裁措施。

负责谈判的顾维钧把情况报告给了张廷兰，张廷兰听完之后，只是不动声色的点点头，只是让顾维钧全力负责谈判，不要管其他的事情。

送走了顾维钧之后，张廷兰第一时间就把杨宇霆叫了过来。

“邻葛，来而不往非礼也，英国人能暗中动手，算计我们，差点就落了一个万劫不复，那我们一样可以采取行动，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上烧一把火。”

“拙言，你的意思是在南洋动手么？”

“没错，按照我的想法，最好在婆罗洲动手，这里盛产橡胶，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而且这个岛屿南边属于荷兰，西北属于英国，正好是两国殖民势力的一个过渡地带，在这种地方正好便于建立根据地，发挥游击作战的效能。”

杨宇霆听完之后，也是点点头：“的确不能让列强总在我们的土地上折腾，也该把战火烧到外面去，只不过南洋的这些年轻人训练时间还不够，也没有进行丛林作战的训练，我怕他们无法胜任。”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光是训练，怎么都练不出一支强兵，从我们的部队之中，抽调一些尖兵，和这些南洋的年轻人配合起来，在实战中学习，在战斗中成长！”

“也好，先安排一些小股人马实验一下，等到有了成果，再加大投入。”

第七百一十五章谁先服软

坐在回到南洋的轮船上面，李珣的心也随着海浪一般，不断的起起伏伏。就在大半年之前，他还是南洋的普通华人青年，做着卑微的工作，忍受着各种各样的威胁。如今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新兵，熟悉了大量的杀人技巧，前后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想什么呢？”张洪刚笑着出现在了李珣的身旁。

李珣下意识的想要立正敬礼，被张洪刚一把按住了肩头，阻止了他的动作。

“我刚刚把被子弄散了，以后不要再叠豆腐块，免得让别人发现马脚。”

李珣红着脸点点头：“都习惯了，一时改不了。”

“改不了，也要改，上头已经反复交代了，我们这次比起龙潭虎穴还要可怕，处处都要加着小心，保存自己，比起消灭敌人更重要。”

张洪刚突然笑道：“害怕么？”

李珣猛地摇了摇头：“有些事情比死还可怕，我记得那年才五岁，一群土著拿着砍刀冲到了我们的家中，见到东西就抢，见到人就杀。外婆被他们砍死了，然后爷爷抱着我没命的逃跑，我只记得从他的脖子上面流出了好多的血，流到了我的脸上，身上，眼前全都是红色的，当时吓得我哇哇大哭！”

说到了这里，李珣的脸上也露出了无比痛苦之色，张洪刚也是十分理解的拍了拍他的肩头：“这年头，哪个中国人没有辛酸泪呢，我几年前我家里头闯关头，在路上我娘染了病，又饿得吃观音土，肚子涨得老大，还没出关，就死在了路上。要不是当时奉军安排了专人，招收难民。发给我们粮食，只怕我们全家早就饿死了。自从参军之后，我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们活得那么卑怯，就是因为军力不强，军人不争气，所以列强才可以在中国肆意的抢夺。他们把好东西都拿走了，老百姓哪能不挨饿啊。”

“嗯，说到底那些西方的列强，才是我们的仇敌，南洋的历次排华，也都是他们在背后怂恿的。这次到南洋，就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哈哈，有这个决心就好，不过你们的训练还不充分，杀人的本事还要多学习一下。但是有一点可要全靠着你们，听说南洋是热带雨林，里头植被茂盛。动植物众多，而且还到处都是毒物，加上烟瘴遍地，这可是一个大麻烦啊！”

李珣毫不犹豫的点点头：“放心吧，从我记事开始，家里头几次躲避屠杀，全都跑到了山里头，躲十天半个月。甚至要躲一两个月，基本上什么能吃，什么有毒，我都清清楚楚。”

轮船乘风破浪，将这一群训练有素的青年送到了南洋，而他们也将开启南洋的一个新时代。

就在张廷兰向南洋投下了一颗棋子之后，在国内也没有闲着。他一面着力整顿京津的秩序。把各种力量都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然后向着英国人全力施压。

对英国商品进行抵制，禁止英国资本投资，封锁英国的租界和殖民地。同时发动声势浩大的游行，中英之间的气氛变得空前紧张。

“拙言，英国人的长江舰队在两天前北上，另外从香港方面得到了消息，英国人从远东舰队当中，抽调了两艘铁甲舰，十几艘辅助舰艇，也在北上，

我猜他们的目的恐怕是要封锁天津外海。”杨宇霆沉着脸，向张廷兰介绍情况。

“哼，不自量力！马上告诉海空军，给我动员一切力量，将渤海封锁住，绝对不能让一艘英军舰船驶入，必要时候，可以开火！”

命令下达之后，张廷兰也稍微有点落寞，海军除了海上作战之外，还有强大的威慑作用，将一支强大的舰队，摆在那里，就是十足的威慑。虽然张廷兰手上有飞机，也有潜艇，近岸还有大量的鱼雷艇，炮舰，凭着这些力量，固然不用怕英国人的舰队，但是威慑作用到底不足。

要是此时能有一支航母编队，那就不是英国人把舰队开到自己的眼皮子地下了，而是奉军的舰队浩浩荡荡的南下，去封锁香港，让英国人头疼了。

想一想那会何等威风，比起现在和英国人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一个航母战斗群出去，效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想必英国人早就屈服了。

“邻葛，眼前这关闯过之后，立刻给我加大投入，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海军建立起来，下次再有战争的时候，我要求中国海军，要御敌于国门之外！”

杨宇霆也是哈哈大笑：“强大的海军，就是国力的象征，虽然北洋水师是个纸糊的老虎，但是有北洋舰队坐镇，的确各国还不敢小觑满清。当然我们不是要弄一个纸老虎，但是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是威慑力量。以往守着关外之地还好，一旦掌控了全国，东南沿海，有这么漫长的海岸线，而且还是国家精华所在，没有海军保护，就说不过去了。”

就在张廷兰和杨宇霆商量的时候，英国的舰队已经绕过了山东半岛，向着渤海驶入。中英关系持续紧张，外交人员，英国侨民的安全都受到了影响，因此英国必须展开撤侨行动。另外英国人也准备动用海上力量，封锁天津外海，向中国施压。

要知道此时天津可是中国第二大城市，商贸繁荣，又是北京的门户，重要性不言。就在英军刚刚绕过了山东半岛的时候，突然在空中出现了几架侦查飞机，在舰队上空掠过。

这支北上舰队的指挥官是詹姆士少将，他看到了这些头上盘旋的飞机，顿时大骂该死：“这些无能的官僚，他们应该为自己的愚蠢负责！”

虽说英国海军还是坚定的大炮巨舰主义者，但是对于空中力量的威胁，已经有了相当的注意，就像这次华盛顿会议，几个列强对于航母吨位就有了限制。

只不过英国战后经济疲弱，财力窘迫，远东舰队更是后娘养的，根本没有来得及强化防空力量，因此遇到了中国的飞机之后，詹姆士自然感到了不妙。

果然在侦察机离开半个小时左右，一支由二十几架飞机组成的编队，飞到了英国人的头上。这些飞机全都挂着炸弹，在英国舰队上面掠过。

“司令官，我们该怎么办？”

英军士兵也感到了害怕，慌慌张张的问道。

詹姆士脸色也极为阴沉：“不要害怕，那些黄皮猴子不敢投弹，他们有勇气和大英帝国的作战么，为了皇家海军的荣耀，不要管他们，往前冲！”

这些英军稍微鼓起了勇气，正在这时候，从西北方向又出现了一支更加庞大的飞机编队，朝着他们快速的飞了过来。这批飞机全都是驻守在旅顺和大连的他们的任务就是保卫这个对奉军来说，宝贵无比的港口。

这些飞行员多数都参加过和日本的战斗，十分清楚如何利用飞机攻击那些笨拙的军舰。他们来到之后，使得兵力对比，开始向着奉军倾斜。

“司令官，中国人发来了最后通牒，要求我们在十分钟之内，必须掉头退出渤海海域，不然他们就会发动攻击！”

飞机相比军舰，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留空时间不足，为了寻找英国舰队，奉军已经消耗了不少的燃料，时间再多肯定就撑不下去了。

詹姆士此时也面对着人生当中，最难做的抉择，是不顾一起的冲过去，还是按照中国的要求，老老实实的退出渤海，这实在是太折磨人的神经了。

这时候，突然有士兵喊道：“潜艇，潜艇！”

就在不远处的海面上，露出了一截黑色的潜望镜，毫无疑问奉军的潜艇也出现。大西洋的战场上，德国潜艇给英国人制造了最可怕的噩梦，此时中国潜艇突然出现，让英国人也是大惊失色。

詹姆士真有心直接下令，不顾一切的将这艘潜艇击沉，但是他清楚，这只是中国人的故意显露出来，威慑自己而已，在水下说不定还有多少蓄势待发的潜艇，一旦挑起战火，他们的这支舰队处境就危险了。

此时远处又出现了几道黑烟，奉军的水面舰艇终于驶来了，由两艘最新下水的护卫舰带队，足足十几艘鱼雷艇从旅顺口驶了过来，将英国舰队的去路给挡住了。虽然这支舰队比起英国人也小得多，但是这也是中国意志的体现，没有人可以在中国的家门口为所欲为。

面对着海陆空的全方位威胁，詹姆士终于动摇了，他只能痛苦的下令舰队停航，立即向上头汇报情况。

陈季良就站在虎山号护卫舰的甲板上，看着英国舰队停了下来，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中国再也不是有海无防的东亚病夫了，想要在港口上立几门炮，就让一个国家屈服的时代过去了。

“等着吧，中国的舰队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在海上，到那时候，就是我们主动去威胁封锁你们了！”

武力威胁吓唬不住奉军，普通的经济制裁没用，要是动用最严厉的措施，张廷兰就难保不会鱼死网破。

摆在英国人面前的就是一个死局，外面的游行抗议的声音越来越清楚，中国人的怒吼就在耳边，艾斯顿再也坐不住了，对着印度仆人说道：“给我联系中国外交部，我们要谈一谈！”

第七百一十六章复仇的号角

1922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进入了11月份之后，寒风一场胜过一场。比起寒冷的天气，更让人感到无法承受的是中英对抗的局面。

作为一个还在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世界霸主叫板，后果其实是相当严重的，就在中英对抗开始之后，中国货币就开始应声贬值，另外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证券交易市场也遭遇了空前的寒流。

民国期间，尤其是一战之中，中国的经济还是迎来了一个小阳春。工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对于金融融资的要求也就提升了，因此各地相继出现了一大批的证券交易所。

可是自从中英对持开始之后，这些股票全线暴跌，尤其是南方那些做外贸的公司，更是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很多股票已经变成了一堆废纸。

在黄浦江边，时常有西装革履的人，噗通就跳入了江水之中。这些全都是在股市上倾家荡产的人，叱咤风云的商界骄子，转眼间就成了江水之中的浮尸，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很多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气氛。

上海十里洋场，各个酒楼饭店之中，都聚集了大量的政商精英，他们每天都在等着各种消息，期待着局势能够有一丝的扭转。可是他们等到的消息越来越糟糕，让这些人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政府刚刚颁布了动员令，东北，华北，西北，中原等省份已经相继开始了动员，各个部队也都进入了战备状态，战斗的气氛越来越浓了。

“各位，你们说北京究竟是怎么想的。是不是真的准备和英国人打一场啊？”一个矮胖的商人忍不住问道。

“这谁能说得准啊，不过我可听说这次英国人做得太过分了，竟然利用大学生闹事，然后在背后开冷枪，嫁祸给政府，你说这泥人还有三分土性，放到谁的身上，谁能受得了啊？”

“哎，还不只如此呢，最近又传出了消息。那个什么圣母院，从他们的教会之中走出来的人，多半都是英国的间谍，进到了政府当中，却替英国人卖命。”

那个矮胖的商人听着大家的话。脸就像是一个肉包子一样，都蜷缩到了一起。愁苦到了极点：“说一千道一万。倒霉的还是咱们，我一个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前两天跳江死了，我说不定什么时候，也要走到这一步了！”

……

就在这些人议论纷纷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报童挥舞着报纸。跑了过来，一面跑，一面大声的叫嚷：“号外，号外！中英开始谈判。双方声称避免战争。”

一听到报童的喊声，矮胖的商人突然窜了起来，用和身材极不相称的速度，一把抢过了一份报纸，急急忙忙的就看了起来。

“先生，您还没给钱呢？”报童焦急的喊道，这个胖子从兜里掏出了一块大洋，直接扔了过来，连找都不用找了。其他人也都涌了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报纸全都抢购一空，报童乐颠颠的跑了。

胖子紧紧的盯着报纸，生怕漏掉一个字，将报道看完之后，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一直压在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松动了，和平有了希望，能不打仗，就不要打仗，这几乎是每个普通人的心声。

就在12月1号，顾维钧率领的代表团和英国人正式展开了谈判，不过从一开始，这场谈判就注定十分火爆。

首先英国人指责中国方面违反协议，将未经证实的内容公布出去。损害大英帝国的形象，煽动反英情绪，中国方面必须立即道歉，并且澄清问题。面对这个无理要求，顾维钧当然立刻驳斥，根本就不承认，老百姓不过是自发的行动而已，英国人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英国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提出中方的条件之中，诸如庚子赔款，关税等问题，涉及到了其他的列强，因此要求将双边谈判，变成多边的。

这一点中方也是坚决的抵制，笑话，要是让其他列强也参与进来，那岂不是变成了八国联军了，还能谈出什么好结果。因此中国坚决要求双边解决，并且发布了动员命令。

除了已经入关的六个师的部队，关外又集中了五个师，整装待发，随时进关，张廷兰已经把态势摆的很清楚，英国人要是不让步，奉军就用武力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这种强硬的态度，让英国人十分挠头，英国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声音，要求和中国开战，惩罚这些不知好歹的土著。比如丘吉尔那个大胖子，就在议会之中，上蹿下跳，强烈要求捍卫大英帝国的尊严。

可是英国政府脑子还算清醒，奉军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想要打赢奉军，只要需要十万以上的部队。大英帝国还有本事搞这种远征么，显然不现实。

就算全面制裁中国，英国都无法承受这个损失。刚刚从大战之中走出了大英帝国，欠了一屁股债，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正是看透了英国人的外强中干，张廷兰让顾维钧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都要让英国人低头服输。

“拙言，现在南方各省，尤其是长江一带，对局势多有抱怨。”唐绍仪忍不住说道。

“少川先生，是民间，还是商人呢？”

“当然也商人居多，对抗持续了几个月，不少人都积压了大量的商品，每天都在损失，谁也承受不住啊。而且听说股市相继崩盘，很多人都自杀了。”

张廷兰微微一笑：“用商人的想法，永远没法玩政治。政治讲究的是孤注一掷，比起战场都要残酷。这次和英国人较量，蒙受损失是必然的，但是关键要看这个损失值不值得付出，至于别的，全都不在考虑之中。”

唐绍仪也忍不住点点头，虽然他不赞同张廷兰如此无情，但是他也觉得如果能最后谈成，对中国的好处就太大了。

“拙言，目前英国人已经同意搁置庚子赔款了，之前美国和法国也都提出退还余款，另外我们又打败了日本人，赔款自然不用付，也就是说庚子赔款这个包袱就算是甩掉了。如果再逼着英国人同意延迟偿还其他的赔款，那么每年财政就能多出两千多万元，有了这笔钱，中央的财政就能自给自足，而不用仰仗着东三省输血了！”

堂堂中枢政府，指着地方资助，这是非常丢人的事情，唐绍仪早就想着解决财政的问题，借助这次的机会，为中国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他是求之不得。

张廷兰也笑道：“不只如此，除了赔款之外，还有关税的问题，这可是关乎到实业能不能发展起来的命脉，把关税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既能够增加财政收入，又能够保护我们的工业，我让人估算了一下，光是关税自主这一项，我们的财政每年就能增加五千万以上的收入。”

听到这个数字，唐绍仪也把嘴巴张得老大，一增一减之间，财政就能增加六七千万的收入，等于是原来的两倍了，这下子唐绍仪也有种陡然而富的感觉。

总理就是大管家，有钱什么都好办，没钱就处处抓瞎，因此听到这个消息，唐绍仪是高兴坏了，有了钱，自己这个总理才能当得有滋有味。

“拙言，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不知道你准备怎么花呢？”

“削藩！”

张廷兰毫不迟疑的就吐出了这么两个字，其实从进入北京的那一刻开始，张廷兰就有削藩的打算，统一军权，才是建立强大政府的基础。

但是张廷兰又十分清楚，削藩是要花钱的，不然将各地动辄几万人的部队解散了，那是要造反的，不过要按照奉军的标准，进行整编，张廷兰又没有那个财力，因此只能搁置。

可是如今北京的财政看到了转好的希望，张廷兰对于这一步，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唐绍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也非常支持这个想法。

“少川先生，另外每年至少拿出一千万的专项资金，扶持工矿企业，我准备在华北建立三座大型钢铁厂，如果计划成功，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三年之内，就能突破二百万吨，压过我们的恶邻日本，到了那个时候，再干什么事情，腰杆可就硬了！”

“拙言，好气魄啊，现在可就等着英国人低头了！”

就在说话之间，常荫槐突然走了急匆匆的走了进来，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张廷兰看了一眼，顿时也把眉头皱了起来。

“这么快？”

常荫槐脸上也有些吃惊：“的确，这帮小子干得不赖。”

张廷兰他们说的自然是派往南洋的小队，按照原计划，他们至少要适应一下环境，然后再展开行动，可是计划永远都没有变化快。

李珣刚刚到了婆罗洲之后，他们和张洪刚等人全都化装成了大陆过来的劳工，先是来到了李珣的家里。

李珣的父亲一见有客人前来，就立刻去购买鸡鸭鱼肉，可是当他手里拿着大量的吃食的时候，就引来了一群土著流氓的垂涎。当即就动手抢劫，这个老实的汉子哪能答应，在撕扯之间，一个土著抓起了一块石头，重重的砸在了头上，顿时就把人打死了。

当老父尸体抬进了家门的时候，张洪刚紧紧的抓住了李珣的手：“今天好好的哭一场，从明天开始，就让这些畜牲付出代价。”

第七百一十七章新起点

古晋是沙捞越的首府，城市当中河渠纵横，绿水悠悠，装载着椰子，橡胶，胡椒的小船穿梭其间，这座美丽的城市有着水上之都的美称，也是华人主要的聚集地之一。

福建人及诏安人又以从事商业及建筑业为主，客家人多务农，兴化人多从事渔业、轮胎等零件业，海南人多经营咖啡店，潮州人多经营杂货业，福州人也多数从商，还有金融及木材业。

正是华人的勤劳，才使得古晋成为了南洋上面的重要港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英国殖民者靠着敲骨吸髓，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

长久的安逸，已经让这些人忘了什么叫做警惕，到处都是歌舞升平。夜色降临，一个英国警察晃晃悠悠，浑身酒气，正好经过一个黑暗的小巷，突然一个人影窜了出来，一这手捂住了这家伙的嘴，另外一只手牢牢的扣住了他的咽喉，将这个警察拖到了小巷之中。

动手的正是张洪刚，在巷子里头，李珣等人都在里头，一看张洪刚得手，他们全都露出赞叹之色。张洪刚手上用力，就听得喉咙传来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这个警察两眼突出，蹬了几下腿，就死在了当场。

张洪刚从这个警察的腰间把佩枪拿了下来，这是一把左轮手枪，还有十发子弹。相比奉军装备的勃朗宁手枪，左轮枪无论精度还是威力，都有不少的差距，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毕竟按照计划，他们的武器要通过潜艇，秘密送过来，还需要等上几天。但是素来信奉报仇不隔夜的张洪刚，在李珣父亲惨死之后，他就绝对要采取行动了。

当然杀几个流氓，太容易了，但是大规模的杀戮。肯定会引来军警的注意，没有武器是肯定行不通的，因此张洪刚就把主意打到了警局上面。

“快，把衣服拔下来，李珣，你和他的体型差不多，穿上警服。混到警局里头！”

李珣也当即点头，换上了警服，然后将帽子压得很低，快步向着警局走了过来，张洪刚他们五六个人也全都跟在了后面。

此时大部分警察已经休息了，在门口只有一个印度人在站岗。他的脑袋正靠着门框在打盹。李珣几步走了过来，这个印度阿三终于感到了有人前来，恍恍惚惚对方穿的是警服，他急忙立正，就要抬手敬礼。

李珣突然窜到了他的前面，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用英语说道：“老实点。告诉我武器都藏在了哪里？”

阿三颤抖着双手，往里面指了指，李珣推搡着他：“前面带路！”

这个印度人急忙转身，就往里面走，正在这时候，突然从一旁的阴影中晃晃悠悠的又走出了一个阿三，原来他们是一起站岗守门的，这个家伙跑到一旁撒尿去了。现在刚巧回来。

一看同伴被人挟持了，顿时他就大声一声：“什么人！”

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枪口端了起来，李珣一下子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后面有人拿枪对着自己，前面的那个家伙似乎也感到了机会，身体猛地转动。想要反过来夺李珣的枪。

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不论是打死哪一个，只怕自己都难以逃脱了。瞬

间李珣的后背就被冷汗湿透了，他只真正感到了什么叫做死亡的味道。
就在这个时候，后出来的阿三突然一声痛叫，倒在了地上，后脖子上面正插着一把飞刀，刀柄还在颤颤巍巍的。
李珣也顾不得多想，他听到了后面的痛叫，就知道自己的战友出手了，他下意识的开枪，眼前的阿三一下子就被击毙了。
这时候张洪刚带着四五个战士也冲了上来，其中有一个士兵手里头还扣着三把飞刀，李珣急忙伸出了大拇指，表示感谢。
“别浪费时间，拿了枪，赶快冲进去！”
张洪刚果断的下达命令，他和一个战士捡起了两个阿三的步枪，一下子就冲进了警局。这时候有两个值班的警官也被惊动了，一听外面的枪声，他们急匆匆的跑了出来。
这两个英国警官，身体都相当肥胖，跑起来地动山摇，就像两头肥猪一般，看着他们刚冲出来，张洪刚就要开枪。
将手指扣在了扳机上面，可是并没有响声。
臭子！
该死，就在这一瞬间，张洪刚就感到了不妙，对方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自己。在沙场上久经生死，而此时张洪刚也觉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啪！
一声枪响，张洪刚并没有受伤，那个警官的脑子却被打飞了，脑浆子横流，而李珣的枪口上面，还冒着一丝硝烟。张洪刚脸上也瞬间露出了笑容，李珣已经连杀了两个人，这种手感十分重要，要想在战场上活下去，就要不断的消灭对方。
啪的一声，另外一个警官也倒在了地上，张洪刚急忙说道：“快，只要武器！”
他们动作都相当惊人，找到了枪械室，他们找到了二十几把手枪，另外还有六杆步枪，三箱子弹，除此之外，还有几十枚手榴弹。
看到了这些东西，张洪刚是眉开眼笑，所有人身上全都挂满了武器，然后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背着子弹箱，另一个人在旁边掩护，快速撤退。
撤退的时候，他们也不放过任何有用的东西，那两个警官的配枪也被顺手带走了。到了警局的外面，他们将早就准备好的引火之物点燃，扔在了院子里头，很快警局就赤焰飞腾，被大火笼罩了起来。
南洋的英国人承平日久，在这个温柔乡之中，已经差不多将他们的勇气消磨一空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直到二十几分钟之后，才有军警陆续赶到，可是张洪刚他们早就没了踪迹。
只留下了四具尸体，还有被大火吞噬的警局。多少年来，多少年英国人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顿时就傻眼了，究竟是谁干的。难道南洋又要出现反英起义，这些警察顿时就极为紧张，立刻向上级报告，英国的殖民当局也急忙调兵遣将，折腾的鸡飞狗跳。
可是这些都和张洪刚他们没有了关系，全副武装起来之后，这些士兵再度变成了猛虎。李珣带着大家。首先找到了村上的几个土著流氓的住处，将他们全都一一干掉，然后用斧子，将人头全都砍了下来。
等到十几个血淋淋的脑袋放到老爹的灵前，李珣是放声痛哭，其他的战士也都跟着落泪。一直哭够了之后。张洪刚才拍着李珣肩头说道：“时间不等

人，赶快把老人家火化了吧，我们接下来就要迎接无休无止的战斗！”

正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在门外已经聚集了几十个年轻人，他们的眼中既带着恐惧，又有着兴奋之色。

有个叫做韩维的少年人突然跑到了李珣的面前：“珣哥，你们是准备早饭了么？算上我吧。我愿意跟着你们一块杀光这帮混蛋。”

“对，带上我们吧，我们都受够了！”

这些年轻人全都异常坚定，李珣还不好做主，只能让张洪刚做决断。

“正好我们有多余的武器，就暂时招收二十人，不过要说清楚，加入我们。不是去享福，而是玩命，和土著拼命，和英国人拼命，要是没有死的准备，就不要加入了！”

很快李珣就从这些人当中选出了二十个人，他们全都被划入了新兵大队。一面接受训练，一面熟悉作战方式。这也是张洪刚他们的任务之一，毕竟从大陆派来的人还非常有限，必须利用南洋本地的力量。

在随后的三天之中。张洪刚他们拥有了武器之后，又组织了一次对港口的偷袭行动，抢到了大批的粮食和资金，一下子这支小队伍就有了粮饷。

而且更让人兴奋的是武器终于送来了，奉军利用潜艇，送来了二百杆步枪，二十万发子弹，两挺机枪，两门迫击炮，另外还有2000颗地雷，在丛林战之中，地雷可是必不可少的宝贝，要是用好了，绝对有着惊人的效果。

而且除了这些武器之外，还有一样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青霉素！

奉军也是刚刚突破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难题，想要在热带地区作战，感染是难以避免的事情，有了青霉素这个神器之后，这些士兵的生存概率就大幅度提升了。

看到了这些东西，张洪刚也是大喜过望，尤其是青霉素，更是被他当成了宝贝。

“大家伙听着，这玩意到了关键时刻，就能救咱们的命，必须给我看好了！”

“教官，这玩意有什么金贵的啊？”

“一旦受伤之后，最可怕的就是感染，多半士兵都会因为感染死亡，这些感染都是细菌引起的，而这玩意，就是对付细菌的克星。我可以告诉你们，除了中国之外，还没有哪个国家发现了青霉素，咱们能用上，足见上头的关照。”

这些士兵一听这是世界上第一的东西，全都吓了一跳，急忙仔细看管起来。

张洪刚他们拿到了武器之后，实力顿时大幅度增强，尤其是有了迫击炮之后，他们的攻坚能力也提升了不少。张洪刚也没有客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头，他们连续向英军发动了袭击。

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发起了五次袭击，一共击毙英军二十多人，捣毁仓库一处，炸沉货船两艘，抢到资金二百多万元。另外第五次袭击当中，张洪刚他们还点燃了四处英国人的油井，击毙了三十多名石油工人。

南洋在二战之前，可是重要的产油区，日本人也是为了石油，才疯狂南下的，油井受到了攻击，更让英国人如同被摘了心肝肺一样。

一清点损失，英国人更是欲哭无泪，油井被点燃，造成的巨大火焰，将周围的设施全都燃烧一空，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了一百多万。而且还造成了

原油产量下降百分之五的严重后果，各个油田全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厄运。

殖民政府当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各个村镇的英国人再也不敢悠闲的呆着了，全都跑到了大城市之中，寄希望于军警保护他们。

张洪刚他们不只把英国人打懵了，也把古晋的华人和华侨打醒了。尤其是各个农村之中的华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客家人，所谓客家人是从秦始皇南征百越开始，中原的汉人大量的迁徙到岭南，随后李静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宋末，明末，陆续有大量的汉民南迁，与当地人融合，终于形成了稳定的汉族民系——客家人。

在客家人身上，能够看到汉民族最宝贵的血性，从宋末开始，客家人追随着文天祥，抗击蒙元，血洒山河，明末之时，无数义士大战满清，收复台湾。

到了南洋，这些客家人依旧保留着汉人的血性，历次土著的排华行动当中，他们都拼死抗争。只不过由于英国殖民当局在背后煽风点火，华侨华人的损失惨重，各种抵抗越发的减弱了。

但是这不过是一种恐怖的安宁，终于有人出来挑战西方人了，大量的客家人加入到了张洪刚的队伍当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掌控了七个村子，势力已经渗透到了荷兰人治下的婆罗洲。

这个小队已经在南洋扎下了根，而且掀起的风浪越来越大，英国人也不得不正视南洋的问题。

到处都是烽烟，已经让日不落帝国头疼不已，而身在北京的张廷兰接到了南洋的报告，顿时大喜过望，真没想到这颗棋子竟然这么快就发挥了作用。

“邻葛，英国人在南洋似乎比想的要弱不少，你马上给徐树铮发去一份电报，如果他有兴趣，可以到南洋主持局面。”

杨宇霆也点点头：“徐树铮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而且也会协调各种关系，让他去再合适不过了。”

面对着南洋的烽烟，英国人再也坐不住了，终于在谈判桌的前面，开始大幅度让步，庚子赔款暂停五年，其余贷款暂停三年，同意从威海卫撤军……

得到了顾维钧的报告之后，张廷兰也是哈哈大笑：“1923年就要到了，这可是一个开门红啊！大家伙都要加把劲，要让这一年，成为中国人彻底摆脱不平等条约的起点！”

第七百一十八章减税两千万

“各位教育界的精英，我相信在这段时间之中，教育界蒙受了最为严重的耻辱和质疑。人常说读书明理，但是我们悲哀的发现，有一些文贼，利用手中的笔杆子，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变身成为汉奸走狗，成了挑动社会对立，污蔑诽谤政府，乃至残害学生的幕后凶手。”

听着曾有翼的讲话，这些教授讲师全都感到了脊背发凉，浑身冷汗直冒，有几个胆小你的手指还在不断的颤动。说起来这些学者从来都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指责诽谤别人，从来没有被别人如此审判过。

他们憋屈，惊恐，陈毓秀等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另外还有十几个证明被列强收买的学者，或者被抓，活着逃到了海外，剩余的这些人也全都战战兢兢，不知道等在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

曾有翼扫视了一下他们，然后说道：“当然我相信这只是不分无良文人的个人行为，与整个学界无关，但是这种恶劣的影响已经出现，在座的诸位也必须反省自身，有很多人没有把功夫放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上面。而是投机钻营，沽名钓誉，败坏了学者的形象，为此政府不得不制定一套更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有效的规范学校教育。”

曾有翼随即将早已酝酿好的一整套改革措施公布出来，首先就是在学校设立政治训导员，负责公民课程以及国防安全教育；其次对于学校的财务也建立严格的审批监督程序，一改以往直接把钱交给学校，任由教授安排的放任自由的做法。

大学经费不只要经过政府审批，还要向社会公布，监督落实情况，而且还规定了一条更要命的，那就是赋予学生监督举报的权力。

就算在后世，学校的很多行为也饱受学生的诟病，只不过由于学生过于弱势。而且没有妥善渠道，只能任由学校摆布，这也是造成了教育**的一个根源，学生全都敢怒而不敢言，这项措施就是让学生能说话，敢说话，而且不用担心承担责任。

曾有翼讲到了这里。下面所有人的脸上全都越发的凄苦，这等于是给他们头上戴上了紧箍咒，那些学生随时都会变成无数双监督的眼睛，随时可能举报他们，把他们置于无所遁形的监督之下。

这些人当然不满，可是在这个时候。根本不敢站出来说话。曾有翼也注意到了这些人憋屈的模样，因此笑道：“各位，给予学生监督权力，除了要严控学校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提升教学质量，也涉及到学校的下一项改革。所有高校教师，都要建立新的考评体系，大家手中捧得可不是金饭碗了！”

在民国的学校当中，有很多人刚刚留学归来，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教授，这固然是因为人才缺乏，但是这种制度相当不合理。教育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一个老师不只要把知识弄懂，还要想办法，让别人也能明白，其中的经验是需要积累的，就像官员一样，不经过底层的磨砺，骤然升到高位。肯定有问题。

因此新的考评机制规定了升职年限，同时又规定每两年要组织一下教师能力考核，如果成绩不及格，就要被淘汰出局。

这个考核分成三部分。一个是科研，一个是学生教学反馈，最后是基础

能力测试。然后综合打分，绝对一名教师是否合格。

其实在后世也有类似的制度，只不过张廷兰在制定的时候，在科研项目上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毕竟诸如人文类的学科，搞点研究还是容易的，而理工类的学科，很多老师能把课程讲明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要是硬性规定科研论文数量，结果只能变成滥竽充数，学术造假。

但是在学生评分上面，张廷兰可是加大了比重，而且这一项是由政治训导员负责的，毕竟教师的使命是教学，而教学的好坏，只有学生能够衡量。学生衡量也要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生的印象，一个是学生的考试成绩，两者合一，既要得到学生认可，又要教出高水平的学生，这两项作为学生反馈的项目。

所谓基础能力测试，则是老师水平的考核，社会在不断进步，老师也是一样，他们学的知识也必须更新换代，老师不能成为终身制，必须定期接受考核，剔除不合格人。

曾有翼一项又一项的公布着全方位的改革措施，下面这些教授脸色全都青黑了，这哪是改革啊，分明是在整人么！

政治训导员自然就是政府的探子，那帮学生也有权监督自己，而且还有各种考评，这不是要人命么，还让不让人活了？

“曾部长，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改下去，学校就会变成一座监狱，学生人人都是特务，简直有辱师道尊严，在这种学校之中，我绝对不会干下去的。”

站起来说话的正是刘文典，在后世他曾留下狂言，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自己，一个是刘文典，其余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加起来只值半个。

曾有翼一见他站起来说话，笑着点点头：“刘先生，早就听说你对庄子有着独到的见解，研究深入，那你不妨就专职研究吧，离开了学校，或许会更清净一些。”

刘文典一见曾有翼丝毫没有挽留的意思，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他和其他人还不一样，作为一个狂生，刘文典自觉没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也就不用害怕政府。

“曾部长，你就这么不看重传统文化，你想把国粹精华都撇到一边去么？要知道这些宝贝不只中国人推崇，就连西方也有人在搞研究。你就不怕多少年之后，中国人要到国外去学国学么？”

曾有翼笑着摇摇头：“前一段时间副总统和我聊过一点感受，他几年前得到了一个千金，副总统格外的上心，小丫头会爬，能站起来，能叫爸爸，每一点进步，都让他格外的惊喜。这些惊喜，和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化差不多，他们不过是用一种俯视的眼光而已，原来一个落后卑微的国家，竟然也有一些闪光点，但也是仅此而已。而如果中国能够强盛起来，我们的文化自然受到尊崇，要是不然，美国才不过建立一百多年，又有什么文化历史，但是不一样被多少人顶礼膜拜么？”

刘文典听到了这话，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张廷兰果然是一个妙人，竟然能说出这么一番道理来，我倒是真的想看看他能把中国带到哪一个地步了！”

说完之后，刘文典转身离开了会场，另外还有十几名文史一类的教授离开，但是和理工科有关系的教授学者，全都留了下来。这些人很明白，他们要想搞研究，没有国家支持，没有足够的实验经费根本不成，从奉天的经验

来看，张廷兰对此还是相当大方的。

果然如同他们的预料，曾有翼在公布了新的管理措施之后，就提出了新的教育科研经费的问题。总额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而且还特别规定这些经费要用在物理化学的实验室上面，要从德美引进一批最先进的实验器材。

另外又确立了一批科研攻关项目，一旦做出了成绩，就可以得到各级的科技进步奖。相比以往不受重视，这次变革等于是给理工科的发展关上了一扇窗，但是却敞开了大门，很多真正有心做事的专家学者，还是欢欣鼓舞，甚至欣喜若狂。

曾有翼在公布这些改革措施的时候，蔡元培都在下面静静的听着，他一句话都没有说，等到最后，蔡元培才站了起来，走到了曾有翼的身边，忍不住说道：“我已经老了，根本上时代的了，只盼着中国的教育事业能发展的更好吧！”

“蔡先生，不只是教育，中国的未来也会更好的！”

蔡元培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但是还是点了点头，的确张廷兰刚刚又取得了一项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同英国最终签署了一项全新的协定。

这算是多少年来，中国外交上都少有的胜利，英国政府答应为了圣母院的间谍行动道歉，并且搁置庚子赔款和其他的贷款，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同意针对海关问题进行协商，各地教会统一接受政府审查……

林林总总，一共十多个项目，收回了大量曾经失去的主权，对于中国来说，这又是一个空前的振奋，而张廷兰的民间的威望比起进京之前更加高涨。或许是因为之前的误会，很多民众或许还存有愧疚，因此甚至有人直接提议张廷兰出任大总统，带领国家，走出了困境。

张廷兰并没有答应这种提议，但是他却也有行动，那就是代表大总统黎元洪，前往国会发表了一份新政报告。

“随着赔款问题的暂时搁置，政府财政能够喘口气，也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下面要采取更果断的措施，革除弊制。首先要落实新民党竞选承诺，在全国范围之内禁绝鸦片，财政会拨出专项资金，给烟农寻找新的出路。第二项就是整顿吏治，削减冗员昏官，清理苛捐杂税，逐步废除人头税。政府计划减少各种苛捐杂税两千万，做到真正的减轻民众负担！”

第七百一十九章风不止

这也税，那也税，

东也税，西也税，

样样东西都有税，

民国万税，万万税！

从清末以来，财政危局使得政府越发的横征暴敛，巧立名目，税收种类繁多，能说出名字的，就有几千种之多，当然诸如四川等地的军阀，更是把税预收到了几十年之后。

而且更加要命的是层层盘剥，规定收百分之三的税，到了老百姓的头上，涨到了百分之六已经算是天大的恩赐了，搞不好就要到百分之十，翻个两三倍，是常有的事。

张廷兰喊出了减税两千万，真正落到了百姓的头上，则能够减轻五六千万的负担。保守估计，也会有几百万的家庭因此受益，原本在破产边缘的家庭，能够维系下去，已经喘不过气的农民，能够恢复一丝元气。

当然伴随着减税，还有对吏治的整顿，东三省已经将满清留下来的老官僚清理差不多了，在关内多半也会如此，没有了这些专门搂钱的吸血鬼，老百姓的负担还会进一步的降低。

国会的这些议员都知道张廷兰的大名，但是对他的执政理念还是第一次见识到，税制和官制都牵涉到方方面面，张廷兰能够毫不客气的进行改革，可见他的强硬作风。

不过在禁烟的问题上，大家又看到了张廷兰的灵活，他并没有盲目的叫停鸦片种植，尽管这是危害苍生的毒品，但是背后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如果老百姓能过得下去，也不会轻易种植鸦片，由于横征暴敛，使得种植粮食已经无法维持生计，老百姓只能种植价值更高的鸦片。结果大家都种植，又造成鸦片价格下跌，人人苦不堪言。

张廷兰从税制和官制入手，同时又设立专项资金，通过利益杠杆，让老百姓放弃鸦片种植，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稳妥的办法，在场的众人也都频频点头。

有些问题不是大家想不到，而是没有本事去做。张廷兰先是逼迫英国退缩，获得了财政喘息的余地，然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分寸拿捏的非常到位，这些议员也都忍不住鼓起掌来。或许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

张廷兰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国会的批准，唐绍仪和王树翰两个人联手推行这一轮的改革。新政的风潮终于刮了起来。

在1923年的元旦。饱受盘剥的华北百姓，终于迎来了一丝曙光，直隶，山东，京津两地首先开始了推行变革，参考东三省的经验。开始了全面的改革。

就在新政刚刚推行起来的时候，杨宇霆和顾维钧联袂找到了张廷兰，两个人脸上的颜色都不是很好。

“拙言，事情恐怕还没完啊！”

张廷兰眉头一皱。急忙问道：“邻葛怎么这么说呢？”

“拙言，刚刚得到密报，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学界领袖要联名抵制教育改

革，另外一些落选的议员，还有政坛的宿老也都在频频活动。”

张廷兰一听这些，眉头皱了起来，忍不住说道：“这些都是疥癣之疾，不值一提，长江沿线的那几个军头的态度如何？”

杨宇霆急忙说道：“问题就出在他们的身上，从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开始，直系就霸占了长江流域，如今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西都军蔡成勋，湖北督军萧耀南，湖南省长赵恒惕，湖北第二师师长孙传芳等人全都是直系的人马，再加上盘踞中原的吴佩孚，直系依旧势力庞大，而且最近这些人也在秘密串联，我担心他们会趁势发难。”

一旁的顾维钧也忍不住说道：“副总统，我认为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那就是英国人的态度。我们刚刚和英国进行谈判，但是还留下了一个尾巴，也就是关税问题。英国人最近一改往日的态度，他们无理的要求将海关推后十年，归还中国。”

张廷兰一听，眉头就皱了起来，其实最初他是要求海关完全交给中国，关税自理，那些洋人雇员也全都清理出去。可是中国缺少专门的人才，也没有管理海关的经验，而且搞经济建设，也要引进大量的机器设备，保持海关平稳，非常重要，因此张廷兰就同意进行商谈，把海关归还期限定为三年。

不过前提是修改一些商品的关税，比如国内能够生产的商品，关税由原来的百分之五左右，提高到了百分之二十，另外奢侈品的税收提高到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长江流域是英国人的传统地盘，直系异动，英国人也有动作，我担心这背后有什么联系。或者说，英国人想在长江流域，把面子找回来！”杨宇霆忍不住说道。

张廷兰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也微微点头：“马上给我加强对南方的情报调查，不放过任何的异动。”

……

中原大地暗流汹涌，但是普通老百姓并不清楚这些，眼看着年关又要到来，十里八乡的百姓推着小车，涌到了北京。

车上装着鸡鸭，干菜，五谷杂粮之类的东西，一年的辛勤劳动，老百姓基本上没剩下什么，全靠着卖点东西，换几斤白面回去，然后再切一块一条猪肉，年三十能吃上一顿饺子。

对于普通人家来说，这已经算是天大的福气了。一个三十几岁的汉子，推着单轱辘车，车上装着两只鸡，还有半口袋绿豆，十来岁的儿子也紧紧的跟在身边，爷俩是起早进城的，脸上都挂着白霜，脸被冻得通红。

儿子微微低头，看着已经露出了脚趾头的破棉鞋，轻声的说道：“爹，我想卖一双鞋！”

汉子听到了这话，身体微微一顿，然后看了一眼低着头的儿子，微微叹了口气：“回去让你娘把鞋给你好好的补上，还能照样穿！”

“爹，能不能给妹妹买一件新衣服啊，她一直都穿我剩下来的，总有人说她是小要饭花子！”

这个汉子五官有些扭曲，痛哭的摇了摇头：“别说了，就怪爹没本事吧！”

他们默默的向前走着，气氛变得异常压抑，突然这个汉子眉头皱了皱，眼前就是崇文门了，从明清以来，想要进京，就要经过这里，朝廷在崇文门

设立了税卡，任何进京的货物，都要交税。
这也让所有商人望而生畏，正所谓天子门高，大约说的就是崇文门。各种税金花样繁多，而且还有无端勒索，尤其是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就算把他们的东西都抢了，也没有人在乎。
看到了高大的崇文门，这个汉子也不禁把拳头攥紧了，去年的时候，他满心欢喜的推着两口袋黄豆，想要给家里头换点年货，哪知道刚到崇文门的时候，就被税官给看中了，愣说他的黄豆掺假，然后就给没收了，还把他打了一顿。
一家人在三十晚上，只能啃棒子面饽饽，现在想起孩子失望的眼神，心里头还阵阵的绞痛。今年还不知道要交多少税呢，只盼着能剩下一点，让家里头能过一个年。
这次又到了崇文门，他只觉得一丝的奇怪，往常排的常常的纳税队伍不见了，老百姓推着小车，就直接过去了。
看到了这里，这个汉子也感到了一丝奇怪，随着人流，也走了过来，原来的收税的人员全都没有了，只是在两旁有八位巡警在指挥着交通，防止出现拥堵，一个又一个的人走过了崇文门，没有看到任何人交钱。
这个汉子顿觉咄咄怪事，正好旁边有一个老巡警，他急忙问道："长官，这税卡是迁到里面了么，怎么没看到有收税的老总啊？"
老巡警微微一笑："你这个人真有意思，还盼着交税不成，是不是兜里的钱多了？"
汉子脸上顿时涨红了，急忙说道："乡下人哪来的钱，就是想着朝廷从来没有吃亏的时候，什么都能躲过，就这个税躲不过。"
"哈哈，老弟，这次你就躲过去了，实话告诉你，副总统刚刚下令了，崇文门税卡被撤了，以后进出北京，再也不用交税了。而且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农户进京贩卖农产品，有专门的市场，里头只收五分钱的摊位费，其他的费用一点都不用交了！"
这个汉子一听，顿时眼睛就瞪圆了："您说的这是真的么？"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骗你不成，赶快进城吧，把东西卖了，也该孩子卖点年货。"
"多谢，多谢您了！"
"谢我干什么，要谢就谢副总统吧，摊上了好时候了！"
"哎！"这个汉子急忙点头，拉着儿子，脸上也露出了笑容："这回啊，你和妹妹都有新衣服新鞋了！"
爷俩推着车，越发的轻快了。无数的受惠的百姓，也从这一刻开始，真正的记住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靠谱的副总统，能为老百姓着想。
京城都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之中，张廷兰也让人把官邸拾掇了一边，他没时间回奉天，老爹张作相就决定带着全家人，到京城过年。一想到媳妇和女儿都要过来，张廷兰脸上全都是欣喜的笑容，亲自指挥着人手，布置房间，等着一家人团聚。
不过就在新年将至的时候，杨宇霆和常荫槐又到了官邸，张廷兰一看他们，顿时就暗暗点头，肯定烦心的事又来了。
杨宇霆也是一脸的苦笑："拙言，这个年恐怕消停不了了。"
"唉，说吧，我也有准备了！"

“一帮宿老和上海一带的学者，发出了一份自治纲领，要求在江南各省实行联省自治！”

第七百二十章南北烽火

时间回溯到1920年6月，湖南各界人民将北洋军阀张敬尧驱逐出湖南，7月22日，在北京受到北洋军阀排挤的谭延闿，重回湖南主政，并在长沙发表治湘宣言，主张湖南自治，创制省宪，开启了湖南联省自治的先河。

随后南方各省相继效仿，全都打出了联省自治的旗号，一时间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这一次南方各省再度打出了联省自治的旗号，而且这一次已经不是某个省的单独行动，江苏，湖北，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份相继提出了联省自治的要求。

而且还纠结了一大帮的文人学者，共同拟定出了一份自治条例，要求国会能够批准。由于各省一同发力，弄得声势相当惊人。

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刚看了一眼，瞳孔猛地就收缩了起来，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张廷兰动了杀心的标志，看来南方的这帮家伙真的碰到了张廷兰的逆鳞。

杨宇霆和常荫槐互相看了一眼，也暗暗吃惊，恐怕不知道要掉多少的脑袋了。

“邻葛，你怎么看联省自治的提议？”

“拙言，平心而论，如果真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是为了造福桑梓，搞联省自治也未尝不可。但是南方的那帮家伙无非是打着幌子，想要和政府抢夺权力，居心叵测，必须予以严惩！”

张廷兰听到了这里，微微摇了摇头：“邻葛，我不这么看，联省自治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提出这个口号的人，只证明了一点，这世上真有返老还童的神话！他们的脑子装的全都是浆糊！”

杨宇霆一听张廷兰的话。顿时就有些惊骇，张廷兰这话可够重的，难道联省自治真的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么，他也是一脸的疑问。

“邻葛，别小看这四个字，这其实关系到了该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问题。把内阁所有成员都召集起来，另外把大总统黎元洪也请来，我要谈谈有关国体的看法。”

进京以来，张廷兰办什么事情，都通过唐绍仪。直接召集内阁成员，还是第一次，也足见张廷兰的重视程度，因此杨宇霆也不敢怠慢，急忙去安排。

张廷兰脸上笼着一层阴云。一直就没有散开，湖南在20年到26年之间。实行了自治。在后世受到了不少的赞誉，不过在张廷兰看来，这就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幸亏只在湖南一省实行，要是真的铺开了，中国都会被毁了。

正是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张廷兰才迫不及待的想要统一思想，至少在自己的手下，不能再有这种糊涂的声音。

唐绍仪，王树翰。曾有翼，顾维钧，章太炎，还包括一批北洋官员全都悉数到场，另外梁启超还带着一部分的重量级议员赶了过来。

这些高官齐集一堂，全都正襟危坐，等待着张廷兰的到来，这可是这位军政强人第一次召开正式大会，究竟会说什么，大家都十分在意、到了最后，张廷兰和黎元洪并排走了进来，大家全都主动施礼，然后分别落座。

张廷兰扫视了一下全场，然后晃了晃手中的报纸：“诸位，这是南方一批宿老和学者提出的联省自治纲要，希望以此为基础，在南方各省推行联省自

治，大家认为如何？”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谁也不知道张廷兰是什么心思，因此都不愿第一个说话。梁启超看了看众人，然后笑道：“副总统，这不过是中央发起挑战而已，我认为必须严惩不贷！”

张廷兰点了点头，然后又笑道：“梁先生，抛开这帮人的用心不谈，你对联省自治有什么看法？”

梁启超一听这话，顿时脸上有些难色，只能说道：“梁某曾经也支持过这种看法，不过现在想想，似乎联省自治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会造成地方的离心离德。”

“诸位，我相信在座的众位之中，恐怕也有对联省自治这个提议有些欣赏的，不过在这里我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谁敢提联省自治，在我这里，就是分裂国家！就是叛国！就是十恶不赦！”

张廷兰的话就像是锤子一般，砸在了大家的心头，众人也没有想到，一个联省自治的提议，竟然会让张廷兰如此的暴怒，大家也全都噤若寒蝉。

“不要小看联省自治，按照这个提议，最终其实是要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施行这种体制，诸如美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或许第一个提出联省自治概念的人，就是想要效仿美国。但是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东施效颦，是不经过大脑的愚蠢主张。不要以为美国人这么弄了，我们也这么弄，就能成为一个先进的国家，如果在中国真的推行了联省自治，我敢说就算这个国家不四分五裂，也会贪腐横行，民不聊生。”

在座的众人一听张廷兰的话，一个个都眉头紧锁，说实话张廷兰分析的不错，正是因为美国实行了联邦制，就有很多人开始羡慕起来，认为把权力下放，就能让国家发展起来，但是张廷兰的观点，毫不留情的将这种迷梦给打碎了。

“美国建国不过一百多年，而中国光是从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的制度开始，就有两千多年，向美国人学习国家体制，就如同一个大学教授，去跟一个小学生学习认字一样，是缘木求鱼。我们要向西方学习的是现代化的治国理念，而非照搬国家体制，这一点大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人常有一种错误的理念，认为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对待国家也是一样，一个国家发达，就应该什么都照抄过来，这其实就是一种无脑的表现。在后世亚洲的这个文明圈子里，施行西方体制的国家不少，但是成功的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思考。

“其实地方分权治理，我们不是没有，商周时代，就有大量的诸侯国，汉初的时候，也分封了大量的诸侯王，结果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当然现代的联邦制度和以往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却不能忽视，那就是一旦搞了联省自治。就会造成当地人治理当地人。从汉武帝开始，创立的异地为官制度就会彻底失效，产生多少恶劣的后果，我想大家应该清清楚楚。”

张廷兰为什么对联省自治这么反感，就是因为这种提法。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中国古代能够延续那么久，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制。

其中异地为官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举。官员不能到原籍做官。甚至要避开妻子所在的地区。这就最大限度的杜绝了裙带关系，以及盘根错节的宗族纽带，而这些裙带关系，恰恰是滋生**的温床。

试想中国一旦搞了联省自治，每省的长官全都从本省之中选举，必然会造成地方宗族势力膨胀。这些宗族控制着大量的选票，然后以此为基础，推选维护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势必整个省政就会落入几个大族的把持之中。

控制了政治权力，随后就会垄断经济资源，把有限的社会机会，都留给他们的后人。大族政治，世家政治，就会把社会割裂成两部分，大多数底层民众再也没有机会了，甚至说他们都会倒退成大家族的奴仆。

就拿后世的日本来说，那些政治人物都会把资源留给后人，结果选出了太子还不算，又选出了一堆不食人间烟火的太孙。中国的社会比日本大了几十倍，复杂程度也大大超乎想象，一旦这么搞了之后，天知道会产生什么可怕的后果。

张廷兰面色阴沉的说道："中国的历史再三的证明，地方势力必须打压，一旦放任，就会成为吃人的猛虎，汉唐两朝亡国，都和大族势力失控有关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在中国提倡什么联省自治，要么是智商不足，要么就是居心叵测。"

听着张廷兰将其中缘由彻底说透，在座的众人之中，有几位后背已经冒了汗，他们也没有想到看起来挺时髦的联省自治，竟然会有这么严重的恶果，因此不少人都低下了头，反思自己的错误。

当然也有人已经看出了联省自治的一些问题，只不过没有张廷兰这么透彻而已，想在把问题说明白了，张廷兰的态度也就呼之欲出了。谁还敢提倡联省自治，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张廷兰已经是磨刀霍霍了。

一直在一旁静静听着的黎元洪突然笑道："拙言果然敏锐，以往我只觉得洋人这么办，咱们也该这么办，可是直到现在才清楚，我们可不能轻易走错这步棋啊！"

"大总统，我提议在国会尽快制定一项反分裂国家法，对于提出诸如联省自治之类，有害主张的，按照法律予以严惩！"

张廷兰这个提议可就透着十足的杀气了，其实不管张廷兰提出多少主张，那都是他个人的看法。可是一旦变成了法律，就上升为国家意志，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梁启超一听也连忙点头说道："国会方面马上就会着手安排，这部法律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来。不过在此之前，我建议以国会的名义，发表谴责声明，让南方的这些人悬崖勒马。"

一场会议下来，大家透过张廷兰的表态，已经读出了太多的东西，这位年轻的军政强人，是不会搞联邦制，更不会轻易将权力下放，相反他还要建立一个空前强大的中央政府，集中掌握各种权力。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该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张廷兰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核心理念还是军事威权统治。这种制度也是在国家进行工业化阶段，最能够凝聚各方力量的合适选择。

为了保持对国家的控制能力，新民党也要进行发展，可以效仿意大利的国家法西斯党，以及小胡子的纳粹党，甚至包括俄国多数党，以政党的力量，将国家强力的统合到一起。甚至张廷兰计划着以党卫军的名义，给新民党一定的武装力量。

当然掌控了军政大权的张廷兰，并不准备完全靠着自己独断专行，国会

依旧要保留，其实纳粹德国也是一样，国会也没有完全废除。另外内阁要保持一个独立性，可以更灵活的制定发展计划，落实各项举措。

南方出现了这个事件，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张廷兰已经准备好好利用起来，按照自己的设想，可是彻底改变这个国家。

联省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长江流域的各个督军相继表态，要求政府尊重民意。可是就这个热闹的关头，一盆冷水劈头盖脸的泼了下来。

梁启超代表国会发表了一份文采斐然的谴责书，指责鼓吹联省自治，就是在分裂国家，试图让中国重蹈汉末和唐末的覆辙，任何鼓动联省自治的声音，都是危险的，政府将采取坚决有效的行动，打击此类声音。

这份声明一出，南方顿时就炸锅了，有些人感到了强烈的怒火，选择了偃旗息鼓，当然还有一些人一看图谋被戳穿，就准备采取强硬措施，用武力手段，争取获得自治的权力。

当即就有一大批人找到了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请他出山，出任东南连省议会议长，作为一面旗帜，号召南方的名流和张廷兰作对。

另外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西督军蔡成勋，湖南省长赵恒惕等人也相继聚会到了南京，面对着南省的各界贤达，齐燮元等人也都是踌躇满志。

“诸位，我们追求联省自治，自己管理自己，是时代的潮流，先进国家的经验，北方之所以反对，无非是垂涎南省的财富，想要据为己有，我们理应团结起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抗争。”

齐燮元的讲话得到了其他人的一致欢呼，他们在南京，把新的连省议会的牌子也挂了出来。

就在他们把牌子挂上的第一时间，张廷兰就得到了报告，接到电报之后，张廷兰只对下面人说了一句话：“南北大战不可避免了！”

第七百二十一章各方动作

“宜生啊，你怎么看梁启超的谴责书啊？”阎锡山坐在昏暗的灯光之下，忍不住问道。

傅作义毫不迟疑的说道：“大帅，梁启超的态度，就是张廷兰的态度，我看他们对联省自治的主张，绝对不会姑息纵容。”

阎锡山点点头，笑道：“不光是不会姑息纵容，甚至是要赶尽杀绝啊！”

阎锡山长叹了一口气：“我刚刚得到山西省的几位议员通报，据说国会要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联省自治一类的主张，会当成叛国处理。”

一听阎锡山的话，傅作义也顿时惊呆了，叛国两个字放在哪国，都不是一件小事，到了这个地步，就等于是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要么南方屈服，要么南北就大战一场。

南北冲突一起，就是各个派系站队的时候，究竟该何去何从，阎锡山也不能不反复的权衡，而且阎老西也感到这次事情和以往的战争全然不同。

最大的区别就是张廷兰抛出了法律这个武器，这里面的学问实在是太大了，法律就是国家的意志，和政治人物的主张完全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宜生，你看晋军该怎么选择？”

傅作义想了想，然后说道：“大帅，按照实力来讲，奉军战力绝对不是南方那些土鸡瓦狗可比的，大军一走一过，南方恐怕就要崩溃，因此我主张支持奉军，一同讨伐南方！”

阎锡山微微苦笑：“宜生，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啊，张廷兰向联省自治宣战，你说咱们山西算什么？”

傅作义一听这话，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从民国开始，山西就在各个大派系之间。自成一系，经过阎锡山的苦心经营，山西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如果说湖南等地是把联省自治喊出口，那么阎锡山所作所为，就是把这个主张落到了实处。

一个是光说不做，一个是只做不说，这两者的区别太有趣了，如果张廷兰连喊联省自治的都要收拾，那么阎锡山这个山西王，又该如何自处呢！

想到这里。傅作义哪能不害怕啊，只能说道：“卑职方才愚鲁，大帅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奉军要是干掉了南方。必定会收拾山西，正所谓唇亡齿寒。我们应该暗中支持南方。和奉军一拼到底。”

阎锡山又摇了摇头：“宜生，明知道南方不是对手，我们还去跟着送死，岂不是嫌命长了。实话说吧，听到要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我就知道了。张廷兰所图甚大，他这是要削藩啊。就看看东三省，还有西北吧。张廷兰治下军政分离，条分缕清。是断然不会允许草头王存在的！”

傅作义也点了点头：“大帅所见高明，但是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么？”

阎锡山呆坐了半晌，然后才说道：“宜生，反抗是死，坐以待毙也是死，为今之计，只有一条生路。”

“该怎么办？”

“我马上发表通电，自请进京！”阎锡山坚定的说道。

傅作义万万没有想到，阎锡山竟然会做出这个决定，急忙说道：“大帅，这么一去，可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龙离了大海，虎离了深山，可是要被欺负的。”

阎锡山痛苦的摇了摇头：“张廷兰心怀天下，他还不至于容不下我。”

正在这时候，阎锡山的副官急匆匆的跑了进来，脑门上面已经浸出了一层汗珠。

“报告大帅，大事不好了，在忻口一线，出现了奉军的蒙古军团，看样子想要借道山西南下！”

阎锡山和傅作义互相看了一眼，眼中都露出了惊恐之色，这是假途灭虢啊！

“不能再耽搁了，马上通电，我即刻进京！”

……

南北的局势一天三遍，自从梁启超发表了谴责声明之后，不到十天时间，反分裂国家法在国会强行通过。表决当天，张廷兰甚至出动了军警，荷枪实弹，国会内外都被戒严了。

这条法律毫不例外的通过了，不过也有一批议员感到了强烈不满，一共一百一十三位南方的议员出逃天津，在公共租界发表通电，要求尊重南省的诉求，同意联省自治的要求，随后返回原籍。

就在他们南下的时候，唐绍仪代表内阁，发布了全国通缉令，对这些议员进行通缉，这也是反分裂国家法第一次起作用。

政府能通过法律，抢占道德制高点，南方的这些家伙也不傻，江苏督军齐燮元，江西督军蔡成勋，湖北督军萧耀南联名发表通电，决定实行南省互保，共同维护民众权力。

身在北京的张廷兰，接到了他们的通电之后，顿时气得大笑起来：“这帮家伙也不照照镜子，还想学当年李鸿章的旧事，他们有这个分量么？”

杨宇霆也笑道：“的确，他们是太不自量力了，不过说到底他们还是小，最关键的还要看一个人的态度。”

“吴佩孚！”张廷兰和杨宇霆不约而同的说道。

“按理说这次跳出来的都是直系宿将，吴佩孚这个直系的实际领袖，应该站出来，支持他们，可是吴佩孚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这其中实在值得玩味。”

“引而不发，或许更有威力，不管吴佩孚打什么主意，我们都要提防着这头猛虎。”

正在说话之间，袁金铠快步走了进来，手里头还拿着一份电报，笑呵呵的说道：“副总统，好消息来了，有人主动投诚了！”

“谁这么识相啊？”

张廷兰笑着接过了电报，一看下头的署名，顿时脸上就精彩起来：“真是没想到，这个阎老西竟然能干出这种事情，实在是有些意外啊！”

杨宇霆也接过了电报，看了两眼之后，也笑道：“这个家伙的确奸猾，倒是知道把自己卖个好价钱。”

张廷兰早就有削藩的心思，不只南方的这些山大王，西北西南其实都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只不过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张廷兰没有急着动手而已，没想到阎锡山竟然看出了这步棋，提前投靠过来。

“千金买马骨，这个阎老西我还不能不善待啊！”张廷兰也笑道：“既然如此，就任命他出任西线军团总指挥，率军囤积晋南，防备河南的吴佩孚。”

杨宇霆也急忙点头，立刻下去办理了。

阎锡山如此乖觉，让张廷兰也有些意外，看来这课民国的常青树，的确

有过人的地方，如果他是真心投靠，说不定以后还有大用。要知道在阎锡山的治下，山西可是民国的模范省，识字率超过百分之七十。可以说阎老西在民生经济方面，还有两把刷子，算是军阀当中，非常难得的可用之才。

现在阎锡山站在了自己一边，等于是把吴佩孚北上的大门关闭了一半，只要再看住卢汉铁路，吴佩孚的威胁就消失了，那样奉军就能集中力量，沿着津浦路南下，快速抢占南京，一举终结南方的闹剧。

就在张廷兰调兵遣将的时候，南方也没有闲着，齐燮元等人推出了南省互保之后，自觉号召力不够，又向曹锟发去了密电，邀请曹锟南下。

这位曹大帅刚刚丢了官帽，正在憋屈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这份电报，正所谓人挪活，树挪死，曹锟也立即响应，秘密南下。

不过他没有直接去南京，而是先到了洛阳，见到了吴佩孚。一见面曹锟就拉住了吴佩孚的手，老泪纵横。

“子玉啊，张廷兰那个小土匪，就欺负到我的头上了，咱们直军可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你也该表个态吧。”

吴佩孚长叹了一口气，脸上全都是萧索之色。

“大帅，你知道我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么？”

曹锟不知道吴佩孚什么意思，茫然的摇了摇头。吴佩孚苦笑道：“几年前我就认为要效仿奉军的改革措施，实现耕者有其田，再集中力量，整军经武，或许直军还有争夺天下的本钱。”

“没错，我听说子玉大力推动改革，而且成效显著，值得庆贺啊！”

吴佩孚痛苦的摇了摇头：“大帅，从目前来看，我的改革基本上陷入了死胡同，已经做不下去了！”

吴佩孚说的并非假话，他最初清丈田亩，要重新分配土地，结果引起地方势力的强力反弹，不少地主都扯起了队伍，和吴佩孚对着干。不过吴佩孚也很有魄力，动用军队，将这些人全都镇压下去。

可是这些地主并没有老实，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索性带着家产，纷纷出逃。他们这么一走，地方上反倒失去了秩序，而且由于他们经营的商铺也都关门，造成了河南等地物资奇缺，原本的商路也都断了，吴佩孚的庞大驻军都受到了影响，粮食和物资迟迟运不上来。

一些老百姓虽然得到了土地，但是他们连种子和农具都没有，农业生产也陷入了僵局，民众并不理解吴佩孚的改革，结果怨声载道，土匪暴乱不断，吴佩孚的大军疲于奔命，根本抽调不出来。

听到了吴佩孚的介绍，曹锟也是目瞪口呆：“子玉，照你这么说，河南的十几万大军，都成了摆设了，无法调动了？”

“嗯。”

“子玉啊，你这不是好心办坏事么！”曹锟本来还指望着吴佩孚能帮着扭转乾坤，结果吴佩孚弄了一身麻烦，简直让他有点傻眼了。

就在这时候，突然副官前来送信，说有一个洋人前来拜访，指名道姓要见吴佩孚。

第七百二十二章下徐州

“吴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大英帝国南京领事馆参赞，布朗，很高兴能够见到你。”

吴佩孚也急忙握手：“布朗先生幸会幸会，从你的声音，可是一点听不出是一个英国人啊！”

布朗也笑道：“我已经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伦敦还是什么样子，差不多已经忘了，但是南京我却清清楚楚，我已经深爱上了这片土地。”

吴佩孚把布朗请到了办公室之后，又把曹锟引荐给了布朗，双方握手之后，布朗笑道：“在中国这么多年，我一直认为吴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袖，你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同时善于处理各种关系，手中实力雄厚，或许您应该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方面，英国愿意鼎力相助。”

“布朗先生谬赞了，吴某如今内外交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哪还敢有什么奢望啊。”

布朗笑着摇了摇头：“吴先生，你的麻烦都是小事情，大英帝国愿意提供帮助，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曹锟在旁边听到了这话，也是心中窃喜，他正愁没法抗衡奉军呢，要是有英国人在背后帮忙，把握就大了不少，因此曹锟笑道：“子玉啊，英国方面是诚诚恳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吴佩孚也点点头，然后说道：“布朗先生，不知道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很简单，我希望吴先生能够支持东南互保。只要你同意，大英帝国可以立刻提供给你五十万英镑军费，以及大批的军火物资。”

五十万英镑在一战之前，差不多相当于五百万大洋，虽然经历一战。英镑已经缩水了，但是这笔钱也不算小数目。

可是吴佩孚脸上并没有露出喜色：“支持东南互保，就会招来奉军的讨伐，这五十万虽然不少，但是真正到了战场上，恐怕值不了几个炮弹。河南地处中原，无险可守，恐怕挡不住奉军的铁流滚滚啊。”

“吴先生，或许您不应该留在河南。”

“布朗先生的意思是？”

布朗微微一笑：“中国太大了，南北的差距又非常大。如果强行统一在一起，只会战乱不断。如果吴先生和曹先生愿意到南京，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这是最好的选择。”

曹锟一听布朗的话。也是异常的高兴，这和他的想法正不谋而合。因此笑道：“子玉。奉军陆军厉害，但是有长江天险，他们根本过不去，只要把南方经营好了，我们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所在了。”

布朗也笑道：“的确，必要的时候。大英帝国的远东舰队，会提供帮助，封锁长江，另外只要吴先生答应了。我们可以将南方各省的关税交给你。”

吴佩孚默默的坐在了位置上，一语不发，曹锟有些等不及了，急忙劝道：“子玉，虽说是半壁江山，但是好歹也是江山啊，你可不要太固执了！”

吴佩孚猛地坚定的摇了摇头：“不成功则成仁，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做分裂天下的罪人，这个骂名，吴某担不起啊！”

曹锟还想要劝解，吴佩孚已经不想再听了：“曹帅，你还是先去南京吧，我会择机而动的。”

吴佩孚虽然是曹锟一手提拔起来的，但是儿大不由爷，曹锟也是憋了一肚子气，只能离开了洛阳，一路南下到了南京。

到了南京之后，曹锟受到了空前的欢迎，状元实业家张謇作为德高望重的前辈，亲自带着江浙一带的名流，迎接曹锟的到来，齐燮元等军政大员也全都前来，最令曹锟惊讶的是英国，日本，法国三方都派出了总领事前来，而且对曹锟是几位客气。

尤其是社会气氛，更加的热烈，曹锟也是喜出望外，他一扫被阴霾，大声的说道：“联省自治，是时代的潮流，万民的愿望，现代国家，就已经事事以民意为重。张廷兰等一干武夫，只知逞强，和他们绑在一起，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东南各省理应自治。”

“自治万岁！”

“民意不可违！”

……

在万众的欢呼声中，曹锟被迎进了原来的两江总督府，当初孙文就是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曹锟进入府中之后，突然齐燮元等人一起说道：“请曹帅出任非常大总统，带领南方，实现联省自治，我等誓死效忠。”

“诸位，曹某何德何能，哪能出任总统啊，我看还是另选高明吧？”

齐燮元急忙紧走了几步，到了曹锟的近前，急忙说道：“试问天下，除了曹帅之外，还有什么人更合适啊，请您务必以东南亿万百姓的福祉为念，不要再推辞了。”

张謇这个老头子也笑着说道：“仲珊，当仁不让，也唯有你能带领着大家伙抗衡张廷兰了！”

“是啊，是啊，张季老说的没错，除了您，我们谁都不认！”

“对，请曹大总统就职！”

这些人改口速度也的确惊人，已经开始叫上了大总统，曹锟的心里头一百个愿意，不过面子上还要装一装。

“诸位，让我出任可以，不过曹某有一点要声明，我全是为了东南百姓的自治大业，一点北京答应了要求，我立刻去职，绝不恋栈！”

曹锟在“不情不愿”之中，勉强登上了非常大总统的宝座，齐燮元则是出任了陆军部长，兼任南京警备司令，张謇成了联省议会的议长，其他人也各有封赏，一时间南京的小朝廷的草台班子就搭了起来。

曹锟也不算糊涂，他知道直系之中，还是吴佩孚实力最强，也最能打。虽然现在有些困境，和自己也有不对付，但是想要对付张廷兰，就非吴佩孚不可。

因此曹锟公开发表了通电，只要吴佩孚能够支持他，立刻就是副总统，另外曹锟对于西南，两广的军阀也大加笼络，委任状像是不要钱一样，全都洒了出去。

相比南方的热热闹闹，北方就比较沉寂了，针对曹锟就任总统，一点正式表态都没有，这让天下人都陷入了沉思之中，张廷兰这是玩得什么把戏啊，没有动作之前，叫的震天响，怎么南方真的扯旗造反了，他却没有声音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么？

就在所有人都猜不透怎么回事的时候，一支船队在晨曦之中，已经悄悄

的来到了海州，也就是后世的连云港，正是大名鼎鼎的陇海铁路的起点。船队一共有八艘军舰，十三艘运输船组成，载着装备精良第一师第二旅五千八百多名士兵，他们要执行奉军有史以来第一次登陆作战。

船队是有沈鸿烈亲自指挥，而登陆部队则是有周子健负责，由海向陆，绝对是一种崭新的作战模式，他们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脑子都在不住的转动，手心隐隐的已经出现了汗水。

不过等他们出现在海州外海的时候，预想之中的拦截并没有出现。港口的人还当这是列强的舰队，离着老远，还指指点点，不停的赞叹。

一看守军如此疏于戒备，周子健和沈鸿烈都是大喜过望，士兵们立刻登上了小艇，用最快速的速度抢滩登陆。就在这些人目瞪口呆的时候，奉军不费一枪一弹，成功控制了港口。紧接着运输船靠岸，将上面的武器和人员全都卸载下来。

周子健也踏上了坚硬的土地，对于他这个旱鸭子来说，坐船还真是一个挑战。其实奉军当中，不少人都已经呕吐了。毕竟北方人还不习惯坐船，而且奉军还没有来得及组建专职的海军陆战队，因此只能用步兵凑合。

但是好在一切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奉军拿下了港口之后，又迅速控制了火车站，整个过程，几乎都没有遭到任何的抵抗，那些北洋军看到神兵天降一般的奉军，全都是降的降，跑的跑。

周子健带着人马，冲到了火车站之中，一看里面停着不少车皮，他顿时脸上就露出了喜色。

“弟兄们，赶快上火车，一个海州不算什么，拿下了徐州，那才是真正的功劳呢，大家都加把劲！”

周子健他们兴冲冲的坐上了火车，用最快的速度向西进发。一路上的北洋军就像是看到了怪物一样，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敌人会从东边杀来，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么！措手不及之下，奉军几乎没费吹灰之力，就杀到了徐州的外围。

徐州是南北要冲，津浦路和陇海路汇聚之地，是江苏的北大门，重要性自然不用多说。齐燮元虽然知道奉军战力强大，但是他还在徐州布置了四个师的兵力。按照他的如意算盘，就算不能打败奉军，也要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负责徐州防务的是第十九师师长邦铎，针对奉军可能的南下，他把四个师一字排开，构筑了坚固的防线，旨在挡住奉军南下。

可是他千算万算，没有料到奉军并没有从北边南下，而是突然从背后出现了，炮弹在北洋军中间不断地的爆炸，将周围人全都炸成了碎片，工事被摧毁，一门门珍贵的火炮全都变成了零件。

仓促之间，无数的北洋军稀里糊涂的就死在了奉军的枪口之下，等到邦铎得到了报告，奉军已经攻入了火车站。两枚炮弹突然落到了邦铎的指挥部之中，剧烈的爆炸，吓得邦铎一下子就缩到了桌子下面。

第七百二十三章英国插手

“拙言，周子健拿下海州，正在攻击徐州呢！”

张廷兰一听，顿时眼前一亮，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没想到这小子动作这么快，真是太好了！”

杨宇霆在一帮也松了一口气，露出了欣喜的表情，这个作战方案正是他一手策划的，现在发挥了作用，自然是十分高兴。

其实按照原本的计划，张廷兰是准备沿着津浦线一路南下，直取南京。在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时候，北洋军都是沿着这个路线，攻击南方革命党的，已经被反复证明了，虽然这么做，中规中矩，但是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可是在准备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大麻烦，津浦路其实是英德两方出资的，以山东韩庄为界，北边采用德国技术，南边采用英国技术。虽然是同一条铁路线，但是标准不同，因此需要更换机车。

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的铁路上，并不少见。作为老牌的霸主，英国人或许打仗不行了，但是坏主意是一点都不少，他们把南线的机车全都收回，集中到了徐州等地。

这样一来奉军就没法沿着铁路快速机动，南方的叛党就有了喘息的时间，不得不说英国人这一手玩得十分阴损。奉军的这些将领全都气炸了肺，张贺年等人更是嚷嚷着要对英国开战。

可是随着威海卫被拿下，英国人在北方已经没什么牵挂了，就算奉军想要打英国人，也总要先到了南方才成。

就在大家发愁的时候，杨宇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副总统，自古以来平叛都讲究兵贵神速，不能给对方稳定局面的时间。尤其是这一次英国人站在了南方一边。一旦迁延日久，英国的物资武器源源不断的运来，我们的麻烦就来了。”

张廷兰也点点头：“的确如此，可是没有了铁路，物资无法快速运输，想快也快不了啊！”

杨宇霆想了想之后，笑道：“不走铁路，咱们走海路也是一样！我们已经从日本人手里抢回了胶州湾，从这里出发，正好能够轻松攻击江苏沿海地区。我相信叛军就算防范的再严密。他们也想不到我们会从海上发动行动。”

张廷兰也顿时被这个设想吸引了，奉军在控制胶州湾之后，就建立了青岛分舰队，另外还囤积了不少的战争物资，如果以此为基地。奉军根本不用浪费时间准备，马上就能发动攻击。经过一番商讨。大家全都同意了这个计划。

现在根据前方的报告，这个作战方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指挥部当中也是喜气洋洋，不过杨宇霆还比较冷静，急忙说道：“拙言，虽然开局不错。但是周子健只有一个旅的士兵，而驻守徐州的叛军有四个师，兵力相差悬殊，一旦僵持起来。他们就会吃亏，因此我们的援军必须跟上！”

杨宇霆分析的一点都不错，奉军靠着突然袭击，一下子就把叛军的布防个打乱了，江苏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的指挥部挨了一发炮弹，从师长以下，全都被炸死，一个师的部队悉数溃散。

周子健指挥着部队，乘势抢占了火车站一带的要地，炮口对准了叛军，

一顿乱轰，把他们炸得人仰马翻，就连总指挥邦铎也差点丧命。

不过毕竟周子健他们人马还是太少了，面对着足足有四个师的敌军，显得十分单薄。邦铎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之后，也终于稳定了下来，他把已经溃散的第一师调动了后方整顿，然后把手上剩余的三个师都集中起来。

第十九师负责正面，江苏第二师和第三师负责两翼，他们以绝对的优势兵力，拼命向奉军冲了上来。

邦铎也知道徐州的重要，一旦失守之后，南京就会暴露在奉军的攻击之下，尤其是此时南方军心未稳，搞不好都会全线崩溃，因此邦铎也拿出了玩命的架势。

他亲自带着警卫组成了督战队，两挺重机枪就架在了他们的面前，黑漆漆的枪口，构成了交叉火力，谁敢退后，就等着被打成筛子吧。

“弟兄们，这一仗打赢了，大家都是开国的功臣，以后三妻四妾，荣华富贵，要是打输了，脑袋就要搬家，该怎么办，都给我想清楚了！”

在邦铎的亲自督战之下，这些叛军只能像是潮水一样，向着奉军冲了过去。作为一支和俄日打过仗的部队，第一师的士兵当然不会把北洋的这些部队看在眼里。

枪声如果爆豆一样，眼看着成片成片的北洋军倒了下去，尸体一层压着一层，气势汹汹的冲来，然后哭爹喊娘的败退。就好像海浪冲击着礁石一般，叛军的反攻不断的被打了下去。

一连攻击了三轮，看起来除了增加伤亡之外，并没有什么效果，有些老兵油子渐渐的感到了不妙，奉军的子弹打得奇准，隔着一百多米，就有大量的士兵被击毙，这帮家伙才不想送死，因此纷纷的向后退。

哒哒哒……

机枪响起，三个正往后退的士兵，被毫不留情的击毙在了当场，邦铎像是发疯了一样，提着手枪，来回巡视着，嘴里不断喊着：“只许向前，不许后退。”

终于在枪毙了十几个兵油子之后，士兵们终于再度组织起了攻击，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向着奉军的阵地涌了上去。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他们担忧的枪声并没有响起。

难道是奉军死绝了？他们仗着胆子，加快了速度，终于进入了一百米以内，奉军的枪声才陆续响起，不过却比以往要弱了很多。

一个小军官脸上露出了狂喜之色：“弟兄们，他们没有子弹了，都给我加把劲，冲上去啊！”

叛军听到了这个消息，终于振奋了精神，向着奉军。疯狂的冲了上来。眼看着越来越近的北洋军，奉军将士的脸上也露出了不屑之色，就算是没有子弹，照样不会害怕这些乌合之众。

终于双方短兵相接，奉军娴熟的拼刺技巧终于发挥了作用，一个又一个的北洋军被挑到在了地上。冰冷的刺刀，穿透了**，割破了血管，红色的液体到处飞溅，亡命的叫声。撕心裂肺。

周子健一直在盯着战场的情况，虽然奉军相比叛军，伤亡是相当小的，但是情况一样不容乐观。谁也不是铁打的，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已经有一些战士陆续倒了下去。

“弹药，弹药呢？军需官是死人么。难道不知道弟兄们在牺牲么？”周子

健气急败坏的说道。

“旅长。路上遇到了北洋军，双方正在激战。”

“我不管，半个小时之内，我要是看不到军火，那就把脑袋送过来！

周子健下达了死命令之后，猛地抓起了一杆步枪。带着警卫猛地冲了上去。此时叛军也看出了奉军的问题，这帮抢功劳的能手，纷纷拼死命冲了上来，第二师师长朱熙亲自带着人马。冲在了最前头。

战场上已经变成了血腥的屠戮场，残酷的白刃战，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噗嗤！刺刀穿透了身体，手上猛地往下一压，肚子就被剖开，花花碌碌的东西都流了出来。

啊！一声痛叫，刚刚杀死对方的士兵，身体之中也多了两把刺刀，生命也转瞬即逝。

就在双方的意志较量，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突然在北洋军的后面出现了一丝骚动，这股骚动随之扩大了。就在不远处的天空，出现了庞大的机群，飞机呼啸着冲了起来。

这些北洋军看到了这一幕，全都吓得亡命奔逃，但是已经晚了，炸弹在人群之中爆裂，像是一朵最绚烂的花一样开发，不过这朵花消耗的是人的生命。

接连不断的爆炸，带走了成片的生命，也把北洋军最后的勇气也带走了。飞机降低了高度，机头的机枪对准了仓皇的士兵。

哒哒哒……哒哒哒……

一梭子子弹下去，地上就多了一片尸体，终于越来越多的人忍受不住了，他们仓皇的逃跑。那些督战队也不起作用了，实际上督战队也没有勇气。

邦铎本以为可以以多欺少，因此才咬着牙，拼命作战，可是奉军就像是顽石一样，他们根本拿不下来，信心就开始动摇了，飞机的出现，更是击溃了他们最后的信心，部队不可避免的开始了溃败。

随着空军到来，周子健终于能放松一口气了，猛地将刺刀扎入眼前军官的身体当中，他们周围北洋军已经消失了踪影。就在此时，军火列车也终于赶了上来，机枪迫击炮重新得到了供应。奉军士兵就像是重新武装起来的猛虎一样，追逐着北洋军，到处乱跑。

就在这个时候，奉军的主力部队也从北面杀了过来，两面夹击之下，叛军就彻底崩溃了，简直就是兵败如山倒，几万人的部队，亡命奔逃。这些人已经失去了所有勇气，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快逃跑，跑得越远越好，最好是能跑到南京，或许只有大江阻隔，他们才能有一丝的安全感。

他们溃散了，奉军顺利进入了徐州，这座南北的要冲，终于落到了奉军的手里。而最令奉军感到振奋的就是城中的十二辆机车，有了这些，大军就能快速机动了。

姜登选率领着大军，进入了徐州，一见到浑身是血的周子健，他也吓了一跳。

“总指挥，这些都是被人的血，我没受伤。”

“好样的！”姜登选这才笑道：“你们又立了大功啊，赶快去休息一下吧！”

“对付一帮杂鱼，没什么了不起的。希望总指挥能再给我们一个机会，让

我们继续充当先锋，一直杀到浦口，把江北都拿下来。”

“好啊，难得大家如此有信心，这个任务就交给大家了！”

周子健兴奋的点了点头，急忙带着大军南下，从徐州开始，一路南下，宿州，蚌埠相继落入了奉军的手中。大军一直杀到了长江北岸的浦口，隔着滔滔江水，对面就是南京城。

奉军是在二月十一号登陆海州的，前后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杀到了长江边，这个速度简直让天下人目瞪口呆。

那帮还以为奉军光说不练的家伙，彻彻底底的挨了一记耳光，把脸蛋子都扇肿了。奉军这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这下子热热闹闹的联省自治就挨了沉重的巴掌，重兵驻守的徐州，都坚持不了一天，跟着这么一群窝囊废，还有什么出路了，那些骑墙派也算是看透了局势，赶快做个缩头乌龟吧，不然绝对没有好下场。

只有苦了那些已经跳出来的人，现在想要回头可就难了，尤其是刚刚美滋滋的坐上了总统宝座的曹锟，听到了徐州失守的消息之后，一下子就瘫软在了位置上，差点被吓死过去。

他想当总统不假，可是不想成为有史以来最短命的总统啊，眼下齐燮元的部下损失惨重，这位江苏督军已经被打掉了半条命。曹锟只能把蔡成勋，萧耀南，赵恒惕等人请了过来。

“大家伙想必也知道了眼下的情况，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可要赶快说出来啊，要是晚了，奉军可就杀进来了。

几个人全都默默的低下了头，奉军的战斗力，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想要和奉军拼，无异于以卵击石，那是自寻死路啊。

萧耀南想了半晌才说道：“大总统，为今之计，就只有求救吴子玉了，只要他的大军南下，配合我们守住江南，就还有希望。”

曹锟也点点头：“哎，也只有如此了，不过要让子玉的大军南下，也需要时间，我怕还没等他的大军南下，奉军就已经打破南京了啊！”

就在曹锟一脸凄苦的时候，突然手下人跑了过来，兴奋的喊道：“大总统，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英国两艘军舰，在镇江附近，炮击了奉军的一处营地，造成了好几十人死亡，听说遍地都是尸体。”

曹锟一听这话，顿时就仰天大笑：“干得好！大英帝国终于出手了，有了英国的帮助，这长江就是铁打的一样，我就不信，奉军再横，还敢和英国开战不成，咱们终于高枕无忧了！”

曹锟说完之后，就是一阵狂笑，其他的人的眉头也舒展开，跟着一同开怀大笑，英国人出手，给了他们空前的信心。只不过在这些人眼中，全然没有那些牺牲的士兵。

第七百二十四章戳破纸老虎

扬州医院人满为患，到处都是焦急的人们。

就在一天前，23年2月17号，这一天正好是大年初二，民众们虽然生活困难，但是依旧在享受着难得的新年时光，可是谁知一场无端大祸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

五艘英**舰突然对扬州城中大肆开炮轰击，巨大的炮弹在民宅之间爆炸，无数的房屋被摧毁，正在家中欢度春节的民众遭到了无妄之灾。

轰击行动一共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英国人向城中倾泻了数百枚炮弹，一共造成了两千多名民众被炸死，五千多人受伤，而且随后引发的大火之中，有上万的民众无家可归，扬州城瞬间就变成了人间的地狱，哀鸿遍野。

其实就在英**舰轰击扬州之前，他们已经对一处奉军的营地展开了炮击。周子健率领奉军，抢占了浦口之后，就在江北大肆的搜集船只，做好渡江攻击南京的准备。

一支部队正好到了扬州一线，在征集船只的时候，英国舰队驶过，悍然向中国船只开炮，三艘渔船被击沉，二十多名士兵死亡，岸上的营地也遭到了炮击，一共有五十多名士兵死在了炮击之中。

不过就算这样，英国人依旧不满足，他们逆流而上，又对无辜平民展开了轰击，扬州的各大医院全都人满为患，外伤药，烧伤药，手术器材，全都告罄。很多人不得不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进行手术。

凄厉的叫声，就是最好的控诉！杨宇霆和梁启超来到医院之后，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他们也被眼前的情况给惊呆了。

医院的太平间已经停满了尸体，不少尸体只能放在了外面。有三五岁的小孩子，有六七十岁的老人，身上伤口狰狞，面目扭曲，脸上的五官写满了痛苦的表情。

“禽兽不如！”杨宇霆见到这一幕，顿时把眼睛都立了起来：“周子健，你给我过来！”

周子健急忙到了杨宇霆的面前：“报告部长，卑职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开火，难道任由英国人攻击我们的百姓么？”

周子健一听这话，脸顿时就涨红了。痛苦的低下了头：“卑职，卑职无能。”

“邻葛，你是带兵的，怎么也糊涂了！”梁启超在一旁说道：“周旅长他们刚刚到江边，重武器都没跟上来。你叫他们怎么还击。”

杨宇霆摇了摇头：“战争不会在你都准备好的时候，才会爆发。从英**舰炮击平民开始。战争就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军人，就要用手中的武器，去保卫民众的安全，让英**舰从容撤退，就是失职！”

听到了杨宇霆你的话。周子健身体也是一震，他已经从杨宇霆的话中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

“部长，我们要和英国开战了么？”

“宣战是副总统才能决定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们就要快意恩仇，任何挑衅行动，必须给打回去，要让凶手受到惩罚！”

“明白，卑职这就去准备。”

杨宇霆点了点头，又说道：“我这次还带来了两个轰炸机中队，别以为有

几艘破船，就敢横行长江，我们不是窝囊的满清！”

实际上为了对付英国的军舰，不止空军出动了，陆军方面也紧急调动了十二门240毫岸防炮，此时正在南下的火车上，除此之外，奉军的水下力量也出动了，六艘潜艇离开了胶州湾，驶向了长江口。

这些潜艇上全都带着水雷，他们甚至已经做好了封锁长江口的准备。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黄金水道，长江口一旦被封锁，中国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这个时候，国家的尊严最为重要，肇事的英**舰绝对不能让他们轻松逃跑，不然就没法向冤死的百姓交代。

当然这个命令也是张廷兰亲自下达的，根君历史经验，张廷兰很清楚，一旦奉军涉足南方，必然会引起列强的忌惮。一个统一的中国，可不是他们希望的。

历史上北伐战争之中，列强也都跳了出来，南京惨案，汉口惨案，济南惨案……列强的军队，拼命的屠杀中国百姓，罪行已经是罄竹难书。

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全都参加了进来，他们标榜的一切，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变得苍白无力。只是可悲可叹的是前后空一格的某千古完人，竟然给残杀同胞的凶手赔礼道歉，匍匐在了强权的脚下。

对于英国人制造扬州惨案，张廷兰一点都不奇怪，其实从他夺取威海卫，清理亲英势力开始，中英迟早都会有一场较量。现在看起来，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的暂时退让，并不是真心屈服。

这不过是他们的缓兵之计，在北方靠近奉军的大本营，英国势力单薄，硬抗没有好处，因此英国人就把战场选在了长江。

“终究还是要一战！”张廷兰急忙将唐绍仪等人找了过来，内阁的要员再度齐集一堂，大家的脸色都有些凝重，和世界老大较量，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在座的众人，全都是惴惴不安。

张廷兰反倒显得十分轻松：“诸位，英国很强大不假，但是正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英国人早就超过了扩张的极限。几年前的战斗，要不是有美国人撑着，英国的画皮早就被戳破了。别看他们张牙舞爪，但是不过是纸老虎而已，根本不用在乎。”

“我们现在有两个主要任务，第一就是要向英国表示强硬态度，让他们必须为惨案付出代价；第二就是利用这次惨案，充分揭露南方联省自治的阴谋，他们不过是洋人的走狗，打着联省自治的旗号，行分裂国家之实，这一点务必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自然要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彻底将对方打倒。南方联省自治，打出的旗号是民意，而张廷兰为了对抗民意，只能打出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号。

但是随着英国人直接插手，这件事情性质又变了，张廷兰可以站在更有利的道德制高点，去攻击南省。在鲜血淋淋的残像面前，谁还会相信他们能代表民意，他们能为了百姓着想！

内阁的这些人精，也迅速理解了张廷兰的意图，暗暗拍手叫好，这的确是最好的办法。内阁迅速动了起来，宣传部和外交部联合行动，披露惨案的真相，发动民众展开反英游行，向英国政府施压。同时有把南省的这些人和英国捆绑到了一起，称他们借助洋人势力，屠杀自己的同胞，是为虎作伥，甘心充当走狗，当代的秦桧，引狼入室的吴三桂。

当然这些热热闹闹的口水战只是造势而已，真正解决问题已的还是强大的武力，要是不能干掉英国的舰队，渡过长江天险，什么都是白说。

为此张廷兰也是大量的调兵南下，还在山东的第一师主力全力南下，马占山的骑兵师已经第十二和十三两个师也快速南下，除此之外，张廷兰又调了一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独立炮兵大队，全都火速江北。

杨宇霆也被升为前敌总指挥，姜登选出任副总指挥，由这两员干将负责讨伐南省，同时张廷兰也给他们发了密电，务必击沉所有肇事英舰，如果英国试图扩大战果，那么奉军就全力迎战。

张廷兰这是摆出了架势，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一直跟在张廷兰的身边的参谋荣臻却又一点不同的看法。

“副总统，将这些军队都调动了江苏，京津一带只剩下一个第六师了，我担心兵力空虚，会有危险啊！”

张廷兰倒是没有在乎：“辽东和山东控制在我们的手中，列强的军队进不来，山西那边有阎锡山盯着，也出不了事，有一个主力师东交民巷，已经足够了。”

荣臻虽然还有一些疑问，但是一见张廷兰如此坚持，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其实英国人也清楚，奉军今非昔比，他们在历史上，可以横加干涉北伐军，但是对于奉军，他们还是有忌惮的，其实不只是英国人，就连其他列强也是如此，美国就没有和英国人一同行动，另外法国和意大利也不愿意蹚浑水，他们只是在后面摇旗呐喊，替英国鼓劲。

英国人也是没有办法，丢的面子必须找回来，而南方的军队又太菜，他们不得不冲到了第一线。五艘肇事军舰在轰击了扬州之后，并没有立刻撤出，他们还是有恃无恐的在江面巡逻。

随后在南京补充了食物和燃料之后，继续出来，时间正好是二月二十三号，曹锟已经向英国人发去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帮着防御奉军南下，为南省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英国人也同意了这个要求。

就在23号的早晨，英**舰又出现在了江面上，可是今天的情况有些异样，江面平静的骇人，仿佛世界一下子死寂下来一样。

可是突然之间，空中响起了一阵轰鸣之声，英国水兵猛地抬头，之间远处黑压压的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机群。

“飞机！”惊呼之声传了出来。

作为老派海军，英国人还不至于手足无措，他们架设起高射机枪，做好迎战的准备，不过在他们的心中，还有疑问，中国人究竟敢不敢向英国发动攻击。

三架飞机略过，没有投弹，英军水兵松了一口气：“胆小鬼！”

可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三架飞机已经转头，和后续的飞机形成了一个罗网，炸弹无情的落了下来！

第七百二十五章有威才有望

奉军的战机从四面八方，投下了炸弹，刚刚还嚣张无比的英国人，顿时感到了灭顶之灾。长江虽然宽阔，但是可供上千吨军舰航行的区域并不多，想要躲避从天而降的死神，那是痴心妄想。

就在英国水兵绝望的喊叫声中，一枚炸弹正巧落到了护卫舰的前面不足三米处，一声闷雷一样的响声，这艘军舰被抛出了水面，舰首面目全非，倒扣在了江面上。

船上的人根本没有来得起逃生，全都落入了江中，他们用尽全力，拼命的呼喊，想要同伴救援他们，可是全都无济于事。那些英**舰也同样遭到了麻烦，甚至可以说是灭顶之灾。无法有效躲避的英**舰也变成了羔羊一样，任由空中的雄鹰攻击。

轰，一团火球从一艘驱逐舰的中部升起，火光将军舰变成了一个大号的火炬，飞腾的火焰，离着老远都能看的清清楚楚。

有一些躲在两岸的渔民，都在偷偷看着这一幕，他们世世代代，都靠着长江活着，虽然战事爆发，但是他们也无处可去，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只能硬抗。

可是这一刻，他们终于看到了生平都不曾见过的一幕，一只英国舰队被中国的军队攻击，一艘艘趾高气扬的英**舰沉入了江中，英国兵像是鸡鸭一般，落入了水中。

看到了这里，一个老渔夫突然老泪横流，一手枯瘦的手，紧紧的扣住了船帮，泪水滴滴答答，落入了江中。

“老天爷啊，你终于开眼了，这帮畜生也有今天了！”

老渔夫突然回头。跑到了船舱里头，捧出了一个经年的小木盒。他颤抖着双手，把盒子打开，里面放着一个灵位。

“孩他娘，你看到了没有，十多年了，终于有报应了，当年把你撞沉的那些家伙，现在也都沉到江里头了。他们都该下地狱，你就等着阎王老爷。给你伸冤出气吧。”

几句话说完，老渔夫放声痛哭，这些年来，他们靠江吃饭的中国人，受了多少的欺辱。各**舰在长江之中，肆无忌惮的往来。多少渔民百姓。都被他们给撞沉了，血债累累。

可是往往是中国吃亏受罪，却还要给列强赔礼道歉，甚至要拿受害的渔民顶罪，每个人的肚子里头都装满了苦水，很多人已经被吃苦受气当成了习惯。中国人或许就该如此。永远的仰视洋人，永远的被他们欺凌。

不过看到了眼前的一幕之后，郁积的心中的怨气全都抒发出来，老渔夫拉住了儿子的手。郑重的说道：“收拾一下，投军去吧，跟着能帮咱们打仗的部队，爹也就放心了！”

五艘英**舰，不到二十分钟，就有四艘相继被摧毁，唯有一艘吨位最大的雅茅斯号巡洋舰还在江面上挣扎。

这艘军舰在1910年开工，满载排水量5800吨，算是英国在远东吨位较大，战力出众的轻型巡洋舰，还曾经参加过日德兰大海战。

眼看着同伴们相继沉没，雅茅斯号孤零零的在江面上，显得格外的孤单，炸弹爆炸声音不断，其他军舰上的火焰还在燃烧，水兵还在痛苦的挣

扎，如果在这么拖下去，很显然他们也会落到这个下场、此时随着一艘驱逐舰彻底沉没，雅茅斯号终于抓住了一个缺口，用最快速的速度，向着南京方向逃窜。可是军舰刚刚开出去不远，突然猛地一顿，军舰底部传来了一阵心惊肉跳的声响，舰上的英军都是经验丰富之辈，他们顿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雅茅斯号在仓皇之间，冲到了浅滩之中，舰首已经陷入了泥沙之中，没法前进了，舰长顿时五雷轰顶，他急忙下令后退，试图逃窜出去。

不过越是慌乱，就越容易出错，一块漂浮过来的军舰残片，正好卷入了舰尾的舵机之中顿时雅茅斯号就失去了转向的能力，只能搁浅在了大江之上。

正在攻击的奉军飞行员一看雅茅斯号不会动了，顿时喜出望外，这种固定的靶子可不多见，他们就要投弹。不过负责指挥的王宾顿时闪过了一个念头，俘虏一艘军舰，可比击沉一艘有用多了。

虽然奉军倾力发展海军，但是家底有限，除了正在改造的马肯森号，以及向意大利订购的军舰之外，奉军还没有一艘五六千吨的军舰呢！

因此王宾急忙用无线电向所有飞行员喊话，制止了他们鲁莽的行动。就算如此，也有一枚炸弹落到了雅茅斯号的舰尾上，剧烈的爆炸，带走了十几个英军的生命，王宾也是追悔不及，只能急忙向上级汇报。

杨宇霆得到了消息之后，也是喜出望外，奉军正好缺少海上力量呢，能俘虏一艘基本完好的军舰，那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且俘虏了军舰，也就意味着上面的人也都落到了自己的手中，攥着人质，就等于是捏住了英国人的命门。

“传我的命令，如论如何，都要把雅茅斯号弄到手中，而且不准受到一点损伤。”

周子健得到了命令之后，立即就向雅茅斯号发去了明码电报，让他们即刻投降，不然就把他们击沉。此时第二波的空军也赶到了，飞机挂着炸弹，就在头上不断地额晃荡，活生生现代版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僵持了两个小时之后，上面的这些英军终于承受不住了，他们登上了渔船，成了奉军的俘虏。不过雅茅斯号船体太大，需要专门的拖船，才能运走，只能暂时留在江心，但是杨宇霆已经安排了专门的部队，务必要保证雅茅斯号的安全，不准任何人接近，这就是奉军碗里的肉！

长江之上的战斗持续的时间不长，英国沉没了四艘军舰，搁浅了一艘，炸死淹死的水兵共有三百多人，另外还有五百多人被俘虏，只有不到一百人顺着长江，游到了南岸。

等到南省的这些要员，看到了大英帝国的皇家海军，像是落汤鸡一样，一个个瘫软在了江岸上，他们全都惊呆了。

奉军和俄国人打过，和日本干过，但是那些都被边境地区，江浙这种富庶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而且在大家的心目中，列强也分档次，毫无疑问，日不落帝国，就是最顶尖的那一个，所有人都要忍不住叩拜。

但是当他们从泥水之中，将一个个皇家海军的人员拖出来，心中英国人优雅，强悍，高傲的形象彻底崩溃了。底层的士兵对上面的争权夺势，并不清楚，但是他们就知道一个理儿，英国人失败了，被和自己一样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击败了！

其实光是这一点也就足够了，奉军敢于向英国人发动攻击，并且战而胜之，就如同惊雷一般，落在了中华大地的腹心之上。

各大报纸，疯狂的报道这一消息，几乎所有城市的印刷厂，都在拼命的赶工，加紧印制报纸，但是就算这样，还是被抢购一空。其实不止那些市民，就连这些印刷工人，都在盯着报纸，看着看着，脸上就会不不自觉的露出笑容。

干得太好了！奉军好样的！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人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八十多年的时间，历经几代中国人，老百姓心中郁积了多少怨气，多少不平，现在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时候，洋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中国人只要有勇气，有骨气，一样可以胜过洋人。

而那些甘心扑倒在洋人脚下的政客和军阀，就成了最丑陋，最令人不齿的一群人，要是没有这些走狗，说不定中国人早就站起来了。

就在消息传播出来的第一时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不分地域，所有中国人都感到了由衷的喜悦。支持张廷兰的游行示威迅速达到了顶峰，这次游行不只包括学生商人，就是工人民夫也都加入进来，甚至一些农村都被惊动了。

游行的人数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这股汹涌的潮流，根本没有人敢阻拦。在游行开始的第一时间，南京的曹锟就下达了命令，要求军警上街，严防死守。

但是这些军警全都不傻，曹锟他们的幕后老板就是英国人，可是现在就连你们的主子，奉军都照打不误，你们还能有什么好下场。要是这时候，还继续跟着南省这帮人混，那岂不是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为虎作伥，可难保奉军打来之后，不会清算他们，因此这帮军警全都十分明智的给游行队伍网开一面，根本就不敢阻拦。

曹锟得到了报告之后，也是徒呼奈何，奉军这么一手，就把军心全都打散了，再也没有人愿意死心塌地的卖命了。

就在曹锟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齐燮元跑了进来，气喘吁吁的说道：“大总统，张謇那个老狐狸离开了南京，已经去上海协和医院治病去了，听人说他得了中风！”

“屁！这个老家伙是跑了，你怕奉军，我可不怕，抚万，咱们一定要同心协力，和奉军斗到底。”

正在说话之间，又一个要命的消息传了过来，张廷兰颁布命令，委任谭延闿出任两湖善后官，另外委任邓锡侯出任四川讨逆军总司令，委任李宗仁出任两广讨逆军总指挥。

听到了这些消息之后，曹锟差点直接趴下：“张廷兰这是要断了咱们的后路啊，这招也太狠了！”

第七百二十六章抢占租界

谭延闿、邓锡侯、李宗仁，这三个人看起来十分有趣，谭延闿成名日久，当初和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到了民国之后，更是数次出任湖南督军，在湖南算是名望最高，资格最老的政坛元老。

这些还都没什么，但是有一点却是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湖南的联省自治，谭延闿居功甚伟。而这一次张廷兰则是高举反对联省自治的旗号，按理说谭延闿不被清算，已经算是不错了，怎么还能有机会得到重用，实在是让人费解。

另外邓锡侯和李宗仁两个人，只能算是一方的土皇帝而已，到了省外，知道的人都不多，可是张廷兰偏偏提拔了这两个后辈。

老的新的一起用，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张廷兰的套路。外人看不透，张廷兰这么安排自然有原因，这次讨伐南方，其实算得起是统一天下的第一步。

想要统一天下，就要广纳各种人才，不能局限于东三省，南方可用的人才，也不能错过，更何况邓锡侯早早的就和奉军搭上了线，张廷兰也要提拔他。

另外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军事才能都不弱，张廷兰也有意拉拢过来，而且正巧李宗仁的发迹比较晚，还没有成为一方诸侯，也正好可以下手。

在一年多之前，奉军和李白搭上了线，给他们提供了两百万贷款，又将一批淘汰的水连珠步枪送了过去，而且还暗中派遣了一些军事教官过去，毫不客气的说，李白就是奉军在广西的代言人。

眼下时机成熟了，正好把这些牌亮出来，他们一路在四川，一路在两广，其实正好对江浙的这些叛军，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同时也打碎了一些人割据南方的迷梦，长江以南，照样有大量亲近奉军的势力，想要隔江而治，那是痴心妄想。

至于谭延闿，张廷兰并没有多少好印象，这家伙简直就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十足的老官僚一个，对于这样的人，张廷兰本来是不想用的。

不过就在奉军刚刚开始南下的时候，王永江特别给张廷兰发了一份密电，如果别人或许张廷兰会不在乎，但是亦师亦友的王永江。张廷兰可不敢不当回事。

电报中王永江分析了形式，他也认为这次是把势力伸向全国的好时机。但是王永江也直言不讳的提醒张廷兰，凭着现有的实力，想要掌控全国，难度还是太大了，因此必须尽可能的少结怨，多笼络人心。

其实提倡联省自治的那些官僚士绅。多数都是墙头草，如果能成，就乘机扩大手中权力，如果不成，就立刻改换门庭，从民国以来，这帮家伙就在南北之间，不停的摇摆。这个动作已经娴熟至极。

虽然对墙头草王永江也很看不起，但是把他们逼上绝路，也没有必要，特别是在手中实力还不够的时候。

正是因为王永江的警告，张廷兰才决定任用谭延闿，为的就是给骑墙派一个榜样，只要能改弦更张。一样还有机会。

谭延闿这个老狐狸也是听弦歌而知雅意，立刻就发表了通电，声称自己原本倡导联省自治，是想为了桑梓之地。谋求福祉。但是这个主张已经被一

群分裂国家之辈盗用，成了他们的庇护伞。因此谭延闿表示收回之前的观点，一心支持北京，全力平等乱局，还天下一个太平。

这个老狐狸能这么听话，还是被奉军强大武力慑服了，连英国人都不在话下，更何况国内的这些军阀呢！

不过谭延闿也有所保留，他嘴上喊得响，真正的动作却没有多少，这条老狐狸还在观察，想要看看奉军究竟能不能抗住英国人的报复，最后他在决定何去何从。

其实相比国内的舆论，世界上也是掀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击沉了英国的军舰，一个世界眼中的公共殖民地，竟然去挑战世界霸主，怎么看都像是以卵击石。

很多保守的英国媒体就纷纷叫嚣，要严惩中国，再度组织八国联军，让东方人尝到西方拳头的历。当然此时和1900年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掌控的不少媒体则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

英国人独霸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早就引起了美国的不满，此时终于有人出来挑战英国，而且还把英国人弄得灰头土脸，美国很多人都感到除了一口气。毕竟在国联的问题上，英法摆了美国一道，让这个新兴国家冲击霸主的美梦暂时破裂了，现在看到英国人倒霉，他们自然幸灾乐祸。

媒体的争论，其实也代表了列强之间的分歧，从军舰遇袭开始，英国上下顿时就被惊动了，作为老牌霸主，英国人的官僚体系还是相当高效的，对于这些突发事件，英国人也有自己的一套应对措施。

首先英国人就以列强一致的旗号，把各国公使都召集起来，想要拉上所有人，一同对中国施压。

英国公使艾斯顿首先就说道：“诸位先生们，中国人无耻的偷袭了大英帝国的军舰，这是非常严重的挑衅行为，我认为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制裁胆大包天的中国人。”

“我支持艾斯顿先生的看法，如果必要的话，我认为应该立刻对中国宣战，彻底将张廷兰政权推翻，建立了一个能够尊重各国利益的新政权。”

说话的正是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中日之间刚刚做了一场深入友好的国际交流，日本上下已经被张廷兰视作了生死大敌。这段时间日本人一直都在厉兵秣马，舔舐伤口，准备着在合适的时机，再和奉军较量一场。

中英发生冲突之后，日本人认为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因此方泽显得比英国人还要积极，大声的说道：“无论什么时候，日本帝国，都愿意和英国站在一起，共同维护远东的秩序。”

艾斯顿可不是傻瓜，要是能宣战，英国人早就宣战了。何必再把这些人都召集过来呢！日本人看起来十分支持英国，其实说白了就是想把英国放在火上烤，让中英爆发战争，他们才好从中渔利。

在一旁法国公使祁乐业也说道：“卑贱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教训，英国庞大的舰队应该立刻采取行动，用大炮和鲜血。把他们打醒。”

正所谓看热闹的不怕事大，法国也跳出来，鼓动英国出兵。祁乐业也显得义愤填膺。

美国新任驻华公使舒尔曼则是一脸的不以为然：“艾斯顿先生，中国攻击英国舰队，这当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但是英国舰队出现在中国的内战之中。并且帮助南方的叛军，我认为这同样是不妥当的。”

艾斯顿一下子就愣住了，他也没有想到美国人竟然会是这么一个态度，说实话美国人在世界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作为第一大工业国，英国人的债主，美国不愿意和英国站在一起。对于英国来说，绝对是一个悲剧。

不过就在艾斯顿想着怎么说服舒尔曼的时候，意大利公使爱德华也说话了："英国单方面介入中国的内战，会给中国民众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甚至会激起中国民众的怨恨，就像他们在1900年做的那样。不过我要说的是，恐怕意大利的小伙子，不愿意在漂洋过海。来到这片未知的土地作战了。"

此时意大利的总理已经是墨索里尼了，作为和奉军签署了大量合作协议的国家，意大利是显然不会和英国站在一起。爱德华的几句话，就已经让八国联军的迷梦彻底破碎了。

时代不同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列强的联军。排除了德国，俄国和奥匈之外，只有日本和法国站在了英国一边。

日本是因为有仇恨。因此才极力撺掇英国，而法国则是因为张廷兰否决了金法郎案，让法国人敲诈一笔的美梦破碎，才恼恨在心。和英国站在了一起。不过这两国虽然支持英国，但是也各有算计，并不是真心愿意充当英国的小伙伴。

至于美国和意大利，则是更看重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不愿意替英国人火中取栗。

艾斯顿心中暗暗感叹，其实不只是这些国家变了，就连大英帝国也变了，被一战掏空的英国，是真的没有勇气，跨越半个地球，和中国打一场生死之战了。

"诸位先生们，对于中国的挑衅，英国自然要保留使用武力的权力，但是在这之前，强有力的制裁也是非常重要的，各国停止一切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另外各国的军舰要一同出动，封锁长江，阻止奉军南下。"

一说这话，舒尔曼和爱德华都微微低下了头，眼光落在皮鞋尖上，仿佛从里面能够看出一朵来，很显然，这两位对这些有损经济利益的提议，并不情愿。

艾斯顿脸色严峻的看着他们："先生们，你们必须要清楚，今天针对大英帝国的挑战，明天就可能落到大家的头上，要在一味纵容中国人，我们就会永远失去这里！"

面对艾斯顿的威胁，舒尔曼和爱德华全都勉强点头同意，不过是不是真的这么做，还要依据情况而定。

……

"副总统，英国人提出了强烈抗议，还列出了几项条件，要求我们立刻答复。"荣臻向张廷兰介绍着情况。

张廷兰脸上则是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以往我们总是抗议别人，现在突然被英国人强烈抗议了，这个感觉还真不错。等到什么时候，英国的街头到处都是游行示威的队伍，打着反对中国的标语，我们可就修成正果了啊！"

荣臻一听这话，也是笑道："副总统明鉴，英国人只是提出了抗议，并没有真的宣战，其实就是色厉内荏的表现。"

张廷兰微微一笑，看了看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赔偿军舰损失，向英国致歉，交还俘虏，严惩肇事飞行员，将搁浅的雅茅斯号还给英国，并且保证永远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看了几眼之后，张廷兰就撇在了一边，冷笑道：“英国人是痴心妄想，不但不能赔偿他们，还要让他们吞下更大的苦果！从此之后，把英国的势力赶出国内。”

荣臻也十分敏锐，顿时笑道：“副总统，您的意思是对列强的租界下手么？”

“不是列强，而是英国！”张廷兰纠正道：“暂时还不宜树敌过多，英国抢占租界最早，割占的面积也最大，把英国人解决了，别的也就容易了。”

荣臻急忙点头：“副总统，您看该怎么收回，是直接把军队开进去吗？”

“不。”张廷兰还是摇了摇头：“军队进去之后，容易刺激到其他的列强，而且英国租界遍布全国，很多地方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到。我看不妨就利用民意吧，现在各地不都有反英有行么，要是老百姓一时愤慨，冲进了租界，恐怕谁也没什么好说的吧。”

张廷兰这个主意正是和北伐战争的时候学的，汉口和九江两地的民众就冲进了租界，将英国人的军警全都赶走，造成了既定事实，而后英国人也不得不低头，把两处租界交还给了中国方面。

不过张廷兰的手笔显然更大，汉口和九江肯定不够，天津，镇江，厦门，广州全都在张廷兰的计划之中，这些大大小小的国中之国，早就成了张廷兰的一块心病，好好的中国土地，凭什么被列强给抢占一块。

现在有了机会，就绝对不能放过，首先开始行动的就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天津的租界数量在全国数一数二从1860年开始，英国人就在天津抢占租界，经过了数次扩张，英租界东临海河，南沿马场道至佟楼，西至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北沿宝士徒道与法租界毗邻，共占地六千余亩，是各国租界中最大的一个。

不过这个昔日灯红酒绿的租界区，此时却遭到了最严重的威胁，在租界外面，聚集了成千上万愤怒的民众，人山人海，而且数量还在不断的增加。

扬州惨案还在持续的发酵，民众的怒火已经被点燃，而且还有政府在背后撑腰，这些民众一无所惧，将英国的租界区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臭鸡蛋，烂残叶，石头，土块，甚至是大便，像是雨点冰雹一样，落到了租界里头。

第七百二十七章分化瓦解

平时趾高气扬的英国人，此时面对着数以万计的民众，滔天的怒火，简直能把他们给融化，这些人也从心底感到了恐惧，他们手中虽然有枪，但是并没有开火的勇气，他们不敢保证，是不是开火之后，下一刻就会有无数的人冲过来，把他们撕成碎片。

可是光是这么忍受着，各种杂物又让他们难堪不已，有几个英军已经被砸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响起了两声清脆的枪声。

英军的指挥官顿时也是大吃一惊，他急忙看着自己手下的人，想要知道是哪个莽夫开的枪。

可是听到枪声之后，愤怒的民众已经彻底失控了，他们把各种能扔的东西，全都扔到了英国人的头上。一枚臭鸡蛋正好命中那个指挥官的脑门。

黏糊糊，腥臭的液体，从脑门上面留下来，那种味道简直要把人给熏疯了。

“开枪！”

这个英**官再也忍受不住了，一声令下，英国士兵的枪声响了起来，瞬间有十几个民众倒在了地上，鲜血染红了地面。

啪啪啪……

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也响起了无数的枪声，上一秒还在开枪的英国人，顿时变成了靶子，倒在了地上，有的痛苦的呻吟，有的已经丧命。

几十个英国兵倒下之后，原本严密的警戒线终于出现了漏洞，从震惊当中清醒过来民众像是汹涌的潮水一般，涌入了租界之中，这时候再去开枪阻拦，已经全都晚了，汹涌的人群淹没了英国士兵。

在租界的另外一边。几十个壮年汉子，捧着粗大的原木，猛烈的撞击围墙，高大的围墙被撞倒，民众也都涌入了租界当中。

整个租界全都乱了，汹涌的人流冲了进来，其中有一伙年轻人直接爬上了楼顶，将象征着英国统治的米字旗全都扯了下来，然后丢在了地上，任由千人踩万人踏。

现场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他们冲进了英国人的警局，邮局，银行，公司，教堂。将一切属于英国人的东西全都砸碎。破碎的神像，像是垃圾一样。丢在了地上。

租界里头的英国人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今天的下场。在听到枪声之后，这些人就知道要出问题，因此不少英国人已经疯狂的跑进了法国租界。但是仍有一些英国人没有来得及逃跑，被愤怒的民众给围了起来。

很多老百姓扭打着他们，想要把这些可恶的家伙弄死，不过在这个时候。总有一些人会出现，把英国人全都给带走。

这些人当然就是军警化妆的，张廷兰想要利用百姓去冲击租界，当然不会置民众的性命于不顾。因此就安排了大量的人手，乔装改扮，混在了人群当中，他们全都暗中带着枪支，只要英国人敢开火，他们就立刻射击。

不过这次英国人显得收敛很多，并没有立即开火。但是别忘了英国人还教过奉军一招的，你们不开火，不代表别人不会开火。

因此奉军就有人打了两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整个场面搅

乱，就有接下来的一幕。拿下了英租界之后，他们又把那些英国俘虏全都带走，这可不是怜惜英国人，而是在两国的谈判之中，这些人质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逼迫着对方做出重要的让步。

毕竟哪个政府也承担不起不顾民众死活的恶名，这一点也是张廷兰特别交代的。就在老百姓欢呼拿下了天津租界之后，汉口，九江，甚至南方的广州，厦门，全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无数的百姓涌入了租界之中，将英**警赶走，撤下了英国的米字旗，换上了中国的五色旗。

前后五天时间，英国在华苦心经营几十年的租界几乎丧失殆尽，除了公共租界之外，只有上海和镇江的租界地还在，这里还在直系叛军的控制之下，民众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不过同样这些租界也摇摇欲坠。

很多精明的商人全都从租界里头撤资，赶快离开，要不然让老百姓冲进来，受到了点损失，他们都没处哭去。洋人的地盘再也不安全了，这帮太上皇的好日子也过到头了，很多富商全都进京，甚至跑到了东三省，那可是奉军的老巢，总不会有问题了吧。

眼睁睁的痛失了这些租界，英国人已经被气疯了，堂堂大英帝国，竟然被中国的老百姓给欺负了，简直就成了国际笑柄。而且最让英国人心痛的还是在华利益的损失，英国人此时远远没有医治好一战的损伤，如果在失去了从中国榨取利益的机会，大英帝国还怎么恢复到鼎盛时期啊！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英国议会已经出现了对华宣战的声音，再打一次鸦片战争，将中国彻底击败，维护英国在华利益。

一时间开战的声音甚嚣尘上，而此时英国的首相正是加拿大裔的安德鲁，伯纳尔，劳。作为保守党的政治家，劳也是对华强硬派，不过有他有一个小麻烦，那就是身体状况太糟糕了，根本没有办法承担繁重的对外战争任务。

而且英国在远东的兵力也十分有限，要想开战，就必须从本土调动军队，可是这样一来，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之内，只怕英国在华利益已经损失殆尽。

而且劳师远征，几乎跨越半个地球，胜算实在是太小了，现在可不是满清的时代，随便集结一两万人，就可以让一个国家屈服。

要知道光是奉军的兵力就超过了二十万以上，而且这些士兵都是和日俄真刀实枪的拼杀过，英国想要击败这股力量，至少也要派遣十几万人。

出动这么多的人马，补给怎么办，武器弹药怎么办，后勤保障怎么办，一大堆的麻烦都摆在了英国人的面前。当然也有人提议出动殖民地的军队，也就是从印度和东南亚调兵，可是这个提议很快又被否决了。

印度和东南亚都极不稳定，军队必须留下来强化控制，一旦调走了之后，说不定没有把中国怎么样，英国就先失去了这些地区。而且说实话，英国政府当中也有明白人，这些殖民地的军队，都是一帮少爷兵，真的不堪用了。

算计来，算计去，英国还真没有和中国彻底撕破脸皮，宣战的勇气，因此英国人只能继续拉拢其他的列强，尤其是美国，共同出面向中方施压。

别看美国人也不可能劳师远征，但是作为第一大贸易国，美国人手中的筹码还是非常多的，比如中国还要向美国大量进口石油，农用车辆，飞机发动机等等，如果美国人愿意出手，至少中国的军火工业就会受到致命打击，

这样就有希望让中国的那个年轻军阀屈服。

对于说服美国，英国人还是有点把握的，第一双方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打折骨头连着筋。第二双方在华都有大量的利益，所谓兔死狐悲，美国人不能不伸手拉一把。因此英国人开始集中力量，和美方沟通。

可是英国人看到了这一点，张廷兰也早就看到了，英国不可能和奉军开战，唯一能使用的手段，就是经济制裁。可是如果能把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拉住，英国人什么制裁都会成为一纸空文。

因此在民众冲击租界的时候，张廷兰特别要求，只许攻击英国租界，其他的不要碰，而且随后张廷兰也发表了声明，声称这是民众自发行为，政府方面无意立刻全面废除租界。

这么一封声明，就留下了继续交涉的可能，美国人也是精明透顶，公使舒尔曼立刻秘密拜会了张廷兰，想要看看中国究竟能出多少好处，美国人该把筹码压在哪一边。

“公使先生，中英之间发生了令人遗憾的冲突，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不会是一场盲目的排外行动，相反我本人，包括政府的要员，我们都认为应该对外开放，和世界上，愿意平等对待中国的一切国家，进行友好的经济合作。”

张廷兰说到了这里，随手拿起了一份文件，笑着说道：“这是我们近期想要落实的一项开发计划，政府决定斥资八千万，利用五年时间，修建一条于长江基本平行的铁路动脉。主要分为四川到武汉的川汉铁路，已经武汉到南京的宁汉铁路，最后和沪宁铁路连城一线。这样中国西部的物资，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运动东部。”

还没等张廷兰说完，舒尔曼的呼吸就变得粗重起来，这绝对是一条充满诱惑的铁路，长江沿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这条铁路纵贯东西，将地理空间打破，可以直接把商品和货物运到广大的西部，其中的利润之大，简直难以估量。

而且舒尔曼还从中看到了另外的意味，谁掌握了这条铁路，谁就能取代英国，成为长江流域的控制者。别管英美之间有多少人种情分，但是涉及到实实在在的利润，谁也没法保持冷静。

看着眼圈发红的舒尔曼，张廷兰又笑道：“其实这不过是众多投资项目之一而已，东南要发展，机会遍地都是，美国有着发达的工业，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如果真心实意的做生意，会比单纯的剥夺，多十倍百倍的利益。”

第七百二十八章再战长江

其实历史总有一些相似之处，此时的美英关系，和后世的中美关系差不多。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已经对世界主导权力，蠢蠢欲动，但是偏偏世界已经被老牌霸主英国人给掌控了，留给美国的空间并不多了。

中国作为列强势力交汇点，谁能得到中国，谁就能在这场较量之中，获得优势，进而把优势转化为胜势。

对于这种国际大势，张廷兰还是看的清清楚楚，看清楚之后，张廷兰对于伙伴，也有了自己的选择。现在的美国还是实业为主，拥有着全球最强大的工业体系，也就具备了和中国之间的互补性，如果能够合作，虽然美国获利更多，但是中国也至少能捞到一点实惠。

至于英国，早已经由世界工厂，堕落成了世界黑老大，靠着向殖民地敲骨吸髓活着，中国要想避免被吸血，就必须果断的甩掉英国。

因此同美国加强合作，是张廷兰必须要走的一步棋，看着舒尔曼两眼放光的模样，张廷兰也十分满意，因此笑道：“公使先生，除了铁路线之外，东部沿海的港口要扩建，西南的水电要发展，另外中国每年还要进口大量的石油和化肥，同时也有大量的农产品要出口，中美之间。而且我们之间可以签署一个货币互换协议，这样贸易结算直接在两国之间进行，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

舒尔曼也不是白痴，张廷兰也早就放出了货币互换的风声，他当然明白货币互换的价值，这分明就是在挖英镑的墙角。

如果美元能够占领中国，这绝对是让美元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其实在一战之前，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脱就提出了金元外交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对外投资。用资金代替枪弹，加强对拉美的控制，同时中国也是美国人极力要攻占的一个市场。

如果能够实现中美货币互换，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绝对是金元外交的最大胜利。舒尔曼听到这些话，简直就不是两眼发红这么简单了，他甚至都有些热血沸腾。

一旁的外交部长顾维钧也笑着说道：“舒尔曼先生，副总统刚刚和总理商讨过，虽然租界涉及主权问题，必须在适当时候收回。但是考虑到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利益，我们准备把一些港口城市，作为对外开放区。在区域之中，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和主权，同时政府也会给外资提供政策和税收的优惠。也希望公使先生。能尽快的把中国方面的态度，告诉华盛顿。我们都期待着和美国进行更广泛的合作。”

事情谈到了这一步。舒尔曼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张廷兰开出的条件实在是太优厚了，甚至说已经大大超出了美国的预期。必须说服国内的官僚，千万不能错失这个良机，否则就是对美国民众犯罪。

看着急火火的舒尔曼，张廷兰和顾维钧脸上都露出了欣慰之色。只要美国不插手，就可以专心致志的对付英国，不论是英国人玩什么花招，张廷兰都不用担心了。

“副总统。换取美国支持非常重要，但是我总觉得是不是让步有些太大了，以我们的工业水平，全面对美国开放之后，会不会造成本土产业的全面

溃败啊？”

张廷兰微微点了点头：“的确有这个危险，但是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关起门肯定行不通，哪管不公平，我们的企业也要尽力的去竞争，把自己变成凶残的狼群，才有生存下来的机会。另外也不能让美国人一家独大，我们也可以和德国和意大利合作，而且政府也要履行好使命，对我们的企业提供保护。”

说到这里，张廷兰又笑道：“其实给美国的这些条件，也有很大的操作空间，进行详细的谈判恐怕需要不少的时间吧，而且国会批准也要时间吧，随便拖一拖，耽搁三五年是不成问题的。”

顾维钧这时候也不得不真心叹服，原来这位副总统开出的不过是空头支票啊，但是不得不说，这张空头支票的确太有吸引力了，足以让美国人团团转了。

正在张廷兰规划着下一步行动的时候，突然冯永双又急匆匆的赶了过来。

“副总统，我们刚刚接到情报，英国紧急从香港派出了一支舰队，正在北上长江口。”

“他们派出了多少艘军舰？”

“具体数目还不清楚，但是至少有十艘以上，旗舰为霍金斯号重巡洋舰，另外还至少有两艘铁甲舰，吨位均超过万吨，是大块头！”

张廷兰一听这个介绍，眉头也皱了起来，对于霍金斯号张廷兰还不算陌生，这是英国在一战期间设计的一型重巡洋舰。标准排水量不到一万吨，装备了七门7.5英寸主炮，最高航速达到了30节，这一级重巡洋舰也成为了华盛顿会议当中的一个标杆。

这款军舰继承了英**舰一贯的皮薄馅大的传统，而且由于过于追求航速，使得防御进一步降低，已经很难适应残酷的海战。不过作为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等地执行巡逻任务，维护殖民地殖民，霍金斯号已经绰有余裕了。

张廷兰很清楚，英国不会甘心吃亏，肯定会采取报复的措施，因此派出军舰，也在预料之中。只不过这点兵力还不足以让奉军屈服，甚至可以说这是再给奉军嘴里送肉。

“马上给杨宇霆下达命令，让他做好应对工作，不论英国人想要干什么，都不能让他们得逞。”说完之后，张廷兰又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说道：“让第七航空中队立刻进驻南通，江苏和山东沿海地区也都做好防御准备！”

手下人立刻把张廷兰的命令传达了下去，而此时杨宇霆正在浦口召集军事会议，奉军重兵集团云集在这里，手下的这些将领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渡江打下南京。

马占山笑着说道：“早就听说书唱戏的说江南是天下第一等的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次可是要见识一下才成。”

“别说苏杭了，南京也是六朝古都，上海又有十里洋场，天天听人家说，这耳朵都起了茧子了。”张贺年也笑着说道：“我看南京的那帮人不过是土鸡瓦狗而已，一走一过，他们就全都完蛋了，咱们何必在江北等着啊？”

姜登选笑着摆了摆手：“张师长，什么时候轻敌都不行，不过有一点你说的倒是没错，南省的这些人，的确不堪一击。但是你也要想清楚，我们的对手根本就不是他们，而是英国人！在英国人没有出完牌的时候，我们贸然渡

江，可是要吃亏的！”

杨宇霆也微微点头，显然他也是这个想法，因此才把大军囤积在江北，蓄势待发，就是想要等待英国人出招。

就在这个时候，张廷兰的命令也传达了下来，杨宇霆等人顿时就打起了百倍的精神。

“大家都看一看吧，这英国舰队究竟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姜登选想了想，然后说道：“我看英国人可能的举动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利用舰队封锁长江，阻止我们南下，另外就是攻击沿海地区，封锁长江口，阻断我们的对外贸易。”

“有道理，不过英国人也不傻，我们能击沉他们四艘军舰，就有把握将更多的军舰送到海底，我估计英国人不会和硬拼，他们应该有别的打算。”

杨宇霆这么说，并非没有道理，奉军的空中力量强大，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之下，将军舰开到近岸，这绝对是一种脑残的行为，英国人已经吃过一次亏了，他们总不会再吃第二次亏吧！

想到这里，杨宇霆渐渐的想到了一种可能：“你们看英国人有没有可能是想对雅茅斯号下手？”

杨宇霆的判断并没有错，被人家俘虏一艘军舰，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尤其是雅茅斯号还算是英国比较新的轻巡洋舰，如果就这么落到了中国的手中，那英国人的耳光可是太响亮了。

因此英国除了积极拉拢其他列强之外，就在制定计划，想要把雅茅斯号从长江里头拖出来，如果不能拖出来，那就要把军舰炸毁，总之不能留给中国，不然大英帝国的面子可就彻底丢没了。

为此英国人将远东舰队的主力都派了出来，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依旧是海军少将詹姆士，他在不久之前，刚刚北上，结果被奉军的海空力量个阻挡了，根本没有进入渤海。

詹姆士也十分清楚奉军空中力量的厉害，因此并没有贸然行动，他的旗舰霍金斯号和另外两艘大型铁甲舰都停在了长江口之外，只是偷偷的派遣了两艘护卫舰，趁着夜色驶入了长江口，一路沿江而上，沿途全都是黑漆漆的群山，十分静谧。

他们距离江阴要塞越来越近，这些英国人的心都悬了起来，生怕会惊动沿途的守军。渐渐的他们距离搁浅军舰的位置越来越近。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江边射过来几束极强的光，正好扫过两艘英**舰。

探照灯！

英国人顿时感到了不妙，就在这时候，江边的炮台响起了隆隆的巨响，巨大的炮弹落在了冰冷的江水之中，高大的水柱溅起十几米高，江面瞬间翻腾起来，两艘英**舰，一下子就暴露在了巨兽的大嘴之下。

第七百二十九章冤死的出云号

万里长江，在进入江苏一段之后，江面豁然开朗，到了南通一带宽度已经达到了10公里，但是从南京到上海之间，还有一处江面之后1250米宽，那就是江阴。

自古以来江阴就被视作长江口的锁钥，军事重镇，满清在这里也大修炮台，作为江防之用，只是近年已经有些年久失修。

不过随着奉军到来之后，江阴要塞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尤其是中英发生冲突之后，奉军更是调动过来二十几门大炮。由于长江南岸还在叛军额手中，奉军只能利用北部的炮台，无法形成交叉火力，也算是有点小遗憾。

但是正是如此，奉军才不遗余力的加强火力，配备最新的240毫米岸炮8门，152毫米加农炮12门，前清遗留下来，各型老式榴弹炮9门。

虽然这些老式火炮已经落后了，但是好在口径都在150毫米以上，杀伤力依旧不俗。另外在江阴外围，还有一个陆军的独立炮兵大队可以提供支援，这个炮兵大队也有各型火炮60门。

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奉军已经彻底把大炮主义融入到了骨子深处，能用火炮解决的问题，就绝对不用别的东西，江阴这么重要的地方，投入多少都不过分。

其实英**舰到了舟山一带的时候，就被潜艇部队发现了，这些潜艇虽然没有找到攻击的机会，但是他们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了内陆，让奉军做好准备。

从英**舰进入长江开始，奉军就已经严密注意了，就在他们进入了江阴要塞的攻击范围之内，才大炮齐发。炮弹像是冰雹一样，把江水都打得沸腾起来。

两艘英国的士兵也都训练有素，这种针对这种情况，他们也早有预案，因此虽然慌乱，但是还能够沉着应对，不断的向岸上展开还击。

炮弹往来，一团团火光腾空而起，将漆黑的江面全都照亮了，就在此时。一枚巨大的炮弹落到了江中，掀起了一团巨大的水柱，一艘离得很近的英**舰就仿佛遇到了巨浪一般，船体猛地一阵摇晃，两个水兵落入了江中。

听到了这声巨响。英国人全都胆裂魂飞，这绝对是200毫米以上的重炮。别说是他们这样的护卫舰。就算是重巡洋舰挨上一枚，不死也要扒层皮。

“该死的官僚，他们不是说这里只有几门老旧的火炮吗，这些家伙都该下地狱，他们是在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

英军指挥官脸上露出了十足的惊恐之色：“快，向后退！”

“长官。雅茅斯号怎么办？”

“小伙子，现在是该问我们怎么办。”

舰长这句话没有说完，一枚炮弹正好击中了军舰的右舷，152毫米的炮弹瞬间穿了一个大洞。在军舰中部，一声剧烈的爆炸传了出来。

“不！”在船长绝望的叫声之中，这艘护卫舰从中部升起一团巨大的火焰，军舰迅速的裂成两段，沉入了江中。

另一艘一见同伴被击沉，他们也是吓得魂飞魄散，急忙转头逃跑，可是炮弹也落到了前甲板上，剧烈的爆炸将甲板上面的东西一扫而光。失去控制的船只一头撞在了江边的顽石上面，顿时失去了动力。

其他的火炮还没有放过他们，又接连挨了几枚炮弹，这艘船之中，燃烧起来熊熊大火，就好像一个活棺材一样，里面的英军几乎全都变成了一堆焦炭。

眼看着两艘英**舰被干掉，不过奉军的士兵并没有什么感觉，只是击沉了两艘护卫舰，实在是有些不过瘾，怎么英国的大舰没有赶上来呢！

其实他们不知道，英国的霍金斯号重巡洋舰，还有一艘香农号铁甲巡洋舰已经向这边快速增员过来。

就在炮台向两艘英舰展开炮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消息报告给了詹姆士。詹姆士得到了电报之后，顿时就知道这次的任务有些麻烦，但是作为骄傲的皇家海军，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后退的。

不过詹姆士也紧急修了作战的计划，他已经不指望把雅茅斯号拖出来了，但是至少要把这都军舰摧毁，这样才能保住大英帝国的体面。

而且詹姆士也清楚，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如果失去了夜色的笼罩，他们就要暴露在奉军飞机之下，搞不好他们就要重蹈雅茅斯号的覆辙，因此詹姆士果断下令，由霍金斯号带队，一共六艘军舰即刻行动，前去冲破奉军的封锁，将雅茅斯号摧毁，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撤走。

霍金斯号重巡洋舰一马当先，沿着长江口，冲了进来，此时已经是夜晚十一点多了。但是奉军指挥部之中，没有一个人休息，当杨宇霆得到了英**舰果然来犯的消息之后，顿时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他的胃口比想象的还要大，保住雅茅斯号不算什么，击退英**舰，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杨宇霆想的是将这支英国舰队全都干掉。

只要能把这几艘军舰解决了，英国在中国沿海的力量就几乎都被解决了，想要继续作战，必须从本土调动舰队过来，那可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利用这段时间，南省的麻烦早就解决了。

当然杨宇霆打英国舰队的主意，也是有着杀手锏的，就在刚刚他已经得到了消息，有一个飞行中队已经进驻了南通。

对外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这个飞行中队在奉军当中，可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装备了奉军首批的鱼雷机。

鱼雷机顾名思义，就是使用鱼雷攻击作为攻击武器的战机，在二战之中，鱼雷机作为航母的主要舰载机之中，担负着攻击敌方大型作战舰艇的重任，在海军当中，有着重要的角色。

奉军已经着手改装马肯森号，鱼雷机自然也不能错过。不过制造鱼雷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枚533毫米的鱼雷，就要重800公斤，甚至到了900公斤，而更大的鱼雷，则是超过了一吨。

这已经超过了奉军目前的一些轰炸机的载弹量，想要让工业实力薄弱的中国，生产出合格的大型鱼雷机，难度相当惊人，巴玉藻王助等人也是较劲了脑汁。结果还是有一堆技术难题。

可是就在这时候，一架鱼雷机辗转到了奉天，顿时有了参考，奉军的研究一下子就容易了许多，就在半年之前。奉军终于研制出了第一款鱼雷机。在半年的时间里，奉军组建了第一支鱼雷机中队。训练了第一批的飞行员。现在也是刚刚形成战斗力，一个最好的练兵机会，就这么摆在了眼前。

不过有些讽刺的是奉军搞到的那架鱼雷机还是英国人的，英国算是世界上最早研制鱼雷机的国家，在一战后期，就已经开始大量装备了。奉军弄到

的这架鱼雷机是肖特舍尔型。这款飞机最大的优势就是续航能力，能够连续飞行六个小时以上，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飞机。

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也和这款飞机优秀的发动机有关系。装备1台罗尔斯-罗伊斯“鹰viii”型v12水冷发动机，达到了358马力，而且还经济省油，绝对是让人流口水的好东西。

按理说这种装备外人是没有机会染指的，不过由于这款飞机性能卓越，就参加了飞越大西洋的竞赛，结果给了奉军下手的机会。

买通了英国官员之后，这款飞机就十分配合的因为摔伤解体了，结果奉军就成功的将一堆“垃圾”运回了国内，经过重新拼装，一架完整的鱼雷机就出现在了巴玉藻他们的面前。

有了这个成品作为参考，一切都变得容易多了，而且通过和德国合作，奉军还把英国发动机的关键给吃透了，仿制了类似的产品，虽然不及原装货那么省油，但是也足以让奉军的发动机技术前进一大步了。

另外巴玉藻他们也不满足单纯的仿制，也进行了大量的改良，一些结构支架采用了铝合金材料，极大的降低了飞机重量，提高了载弹量。

改头换面之后的鱼雷机被命名为“山鹰”，这次为了对付英国海军，张廷兰将仅有的鱼雷机中队派了出来，也可见张廷兰的重视程度。

这些鱼雷机也给了杨宇霆十足的底气，凭着手上这么多的装备，怎么都要咬下英国一口肉来。

当然鱼雷机还要等到白天才能发挥作用，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江阴要塞把英国人拖住。

不用杨宇霆多说，此时要塞的战火也到了最激烈的时候，霍金斯号和香农号想要快速突破，要塞上的士兵则是拼命阻拦，双方炮弹横飞，重型炮弹不时落到长江两岸，溅起无数的碎石飞沙。

江南岸的守军也都被惊动了，按照理性来讲，他们应该支持那些英国人才对，要知道英国人可是帮着他们的。不过实际上这些士兵全都盼着奉军能把英**舰击沉，甚至有些士兵都跃跃欲试，想要利用江南的炮台，也向英国人发起炮击。

霍金斯号一共装备了7门190.5毫米的主炮，威力相当惊人，加上英国海军训练有素，炮弹打得又准又恨，在中方的炮台上面，不断的爆出一团又一团的火焰。

轰！一声巨响，一枚炮弹正巧落在了一处涵洞，里面储藏的炮弹顿时被引爆，烈焰腾空，周围的山体都跟着一阵颤抖，巨大的碎石噼里啪啦的落到了江中，有十几个士兵就在爆炸之中，永远的失去了生命。

只是战场上已经顾不得这些牺牲了，每一个奉军只知道将炮弹运过来，打出去。唯一的念头就是击沉英舰，至于其他的，全都无足轻重。

“中了！”

一个士兵兴奋的脱口而出，一枚炮弹正好落在了香农号铁甲舰的舰尾，顿时一团火光涌起，周围的十几个英国水兵全都被炸得尸骨无存，一门主炮也哑了火。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又一枚240毫米炮弹落到了一艘驱逐舰上面，顿时这艘军舰就被炸得面目全非。

还在霍金斯号上面指挥的詹姆士此时是焦躁万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

去，此时已经过了十二点。奉军火力太过强大，他们迟迟没法突破，如果这么拖延下去，只怕到了天亮的时候，他们就要倒霉了。

就在这时候，霍金斯号猛地震动了一下，詹姆士大惊失色，急忙询问情况，原来是一枚炮弹击中了前甲板，不过所幸没有爆炸，但是这也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

霍金斯号这么幸运，但是香农号就未必如此了，由于舰尾中弹，火光冲天，使得香农号成为了最好的靶子，各种炮弹都对准了这艘军舰。

顿时在甲板上掀起金属的风暴，英国水兵哭爹喊娘，死伤惨重，而且更要命的是舰尾还挨了一枚炮弹，军舰已经失去了动力。

从开战到现在，六艘战舰，已经有两艘小型军舰沉没，香农号被重创，而时间也过了一点钟，詹姆士再也不想拼下去了，只能匆忙下令撤退。

晨光熹微之中，带着伤痕的英**舰从长江口退了出来，每艘军舰都带着伤痕，在撤退的时候，霍金斯号又挨了两枚炮弹，还好只是152的，但是也把甲板炸出了两个大洞。

就在英国人狼狈撤出来的时候，远处又有一支舰队向他们驶过来，来的正是日本舰队，作为最积极鼓动英国向中国宣战的国家，日本人憋着一肚子的坏水，他们派遣了以出云号巡洋舰为核心的一支舰队来到了长江口，名义上是保证侨民安全，实际上则是替英国摇旗呐喊，必要的时候，还想着火中取栗。

可是就在出云号赶过来的时候，第七航空中队的鱼雷机也全都出动了，另外还有一个中队的战斗机给他们护航。

由于长江口水深比较浅，不适合鱼雷攻击，因此他们先是饶了一个大圈，然后从外面迂回攻击。结果他们没有遇到英国舰队，倒是先撞上了出云号。

同样都是一万吨左右的铁甲舰，这些飞行员都是就错把出云号当成了英**舰，因此战斗机立刻飞过来，吸引火力。同时鱼雷机贴着海面，也向出云号冲了过来。

“八嘎，开火，快击落这些该死的支那飞机！”

日本的指挥官仓皇之下，急忙下达命令，可是就在他把注意力放在了那些战斗机上面的时候，一架慢悠悠的鱼雷机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一枚533毫米鱼雷落入了海中，溅起一道美丽的浪花。

第七百三十章土崩瓦解

出云号巡洋舰相比任何一个熟悉战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艘罪恶滔天，臭名昭著的战舰。出云号最初是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的赔款，向英国订购的一艘主力战舰在日俄战争之中，充当主力，一战之后就退居二线。

不过就是这么一艘二流战舰，在淞沪抗战的时候，充当日本海军旗舰，给中**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而中国方面也出动了一切能出动的力量，用尽了所有的手段，水雷，鱼雷，甚至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如同神风特攻队一样，冲进了烟囱之中，试图炸沉这艘战舰。

在无数殉国志士的努力之下，出云号受到了重创，但是并没有被击沉，也成为了一大憾事。

可是在这个时空之中，出云号就再也没法创造这个奇迹了，奉军的鱼雷机轻轻松松投下了一颗鱼雷，一道绚烂的浪花，向着日本人就冲了过去。

出云号上面的日本海军终于看到了这一幕，他们的三魂七魄都被吓跑了，急忙操纵着军舰转向，想要躲避鱼雷攻击。

不过他们还是有点晚了，这枚鱼雷正好击中了出云号的舰尾，一团火光冲天，出云号的舵机顿时被炸得不知踪影，庞大的军舰顿时就失去了控制。

直到此时，日本人才如梦方醒，原来真正有威胁的不是那些灵巧的战斗机，而是这些臃肿缓慢的鱼雷机！

出云号上面的高射火力立刻转移了目标，疯狂的向着正在接近的鱼雷机射击，一团火花闪过，一架奉军的鱼雷机被击中，顿时栽倒了海中。

自从和中国空军交过手之后，日本人也给军舰增强了防空能力。火力比以往密集了两三倍，而奉军的鱼雷机首次出战，毕竟还有些生疏，飞行员还没有摸透配合的关键，因此又接连被击落两架。

所有人也都红了眼，这时候一架轰炸机突然冒着日本人密集的火力，降低了高度，投下了一枚炸弹。这枚炸弹好巧不巧的落在了出云号的烟囱之中，这下子等于是从内部直接将这艘军舰引爆。

一团炫目的火光，冲天而起。所有的日军都感到了末日一般，大火迅速蔓延开，越来越多的士兵被大火吞噬。

趁着这个混乱的时候，奉军的飞行员终于抓住了机会，两架鱼雷机迅速靠近。在二三百米之外，投下了两颗致命的鱼雷。这两枚鱼雷就像是长剑一样。一枚击中了舰首，一枚击中了中部。

击中舰首的鱼雷并没有爆炸，只是虚惊一场，但是击中中部的鱼雷可是发出了一声无与伦比的怒吼，延续了皮薄馅大传统的英制军舰，终于遭到了灭顶之灾。

一团巨大的火光从中间涌起。军舰上出现了一个两三米直径的大黑洞，海水疯狂的涌进去，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钢铁完全断裂开。这艘万吨级的庞然大物迅速断裂开，变成了两截，沉入了海中。

直到出云号沉没的时候，奉军的士兵才注意到了上面的膏药旗，又急忙看了看陪同出云号过来的几艘战舰，全是一水的膏药旗。

打错了！

上一秒还沉浸在喜悦之中的飞行员，这下子全都傻眼了，要去攻击英**舰，结果把日本人的战舰给击沉了，这不是惹了大麻烦么！

他们急忙向指挥部请示，预想之中的痛骂并没有，指挥部只是轻描淡写的告诉他们，投完弹的战机返回，其他人继续搜寻英国舰队。

“山鹰”有着6小时的飞行能力，搜寻战舰并不是难事，他们继续南下，终于在接近舟山群岛的海域，发现了英**舰。

一身伤痕的霍金斯号正在一群小伙伴的护卫之下，即刻南下。可是他们已经被猎人给盯上了，虽然成功干掉了出云号，但是毕竟那只算是误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因此奉军都卯足了劲头，想要在英国人身上大显身手。

经过刚刚的攻击，飞行员们已经迅速找到了作战的感觉，轰炸机依旧充当诱敌任务，先出现在了英国舰队的上空。

英**舰的防空火力还远远比不上有切肤之痛的日本人，因此攻击起来也就变得容易许多，三三两两的鱼雷机结伴攻击，就在詹姆士绝望的叫声之中，霍金斯号挨了两枚鱼雷，重创沉没，另外一艘万吨级的牛头怪号铁甲舰也沉入了海底，另外还有三艘英**舰沉没。

耗尽了鱼雷的中国战机恋恋不舍的离开了舟山海域，海面上只留下了三艘英国小型军舰，眼看着一个庞大的舰队，几乎全军覆没，这些英国人也都傻了眼。

曾几何时，长江流域，中国近海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可以随便进出，但是此时却成为了他们的坟墓，强大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竟然败在了一群被他们鄙视的中国人手里，这个变化也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们根本不愿意接受，但是不管愿不愿意，皇家海军又一次惨败在中国的手上。

消息传出之后，世界再度震惊了，如果说第一次可能是侥幸，那么第二次就绝对不是侥幸，毫无疑问中国还没有大型军舰，但是靠着海空力量，在中国的近岸，已经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任何对手都会折戟沉沙。

滚滚的长江之中，雅茅斯号搁浅，更加巨大的香农号像是一个铁坡棺材，浮在了江面上，到处都是疮痍，到处都是烧的漆黑，甚至被烧化了的钢铁，看起来触目惊心。

很多老百姓和记者都在指指点点，露出了不敢置信的惊呼之声，打赢了，终于打赢了！强大的英国败在了中国的手上，鸦片战争，近百年的耻辱终于洗雪了。

在这一刻，不管过去对张廷兰有多少想法，有多少看法，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是奉军捍卫了中国的神圣领土，是张廷兰靠着努力，撑起了中国的盾牌，任何侵略者，还想继续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横行无忌，都已经成为了梦幻！

顿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都沸腾起来，尤其是在江浙一带，联省自治，另立山头，已经成为了笑话。

就在奉军再度挫败英国海军之后，老狐狸张謇就对外发表了通电，称自己病势沉重，国内已经没法治疗，只能东渡日本，求医问药，至于联省议长之职，没有办法再担任了。

看事不好，老狐狸彻底溜走了，而另外一条老狐狸谭延闿也终于行动起来，他以湖光善后官的名义，召集两省议员名流开会，宣布罢免了萧耀南和赵恒惕的职务，谭延闿自认湖广讨逆军总司令，同时湖南省议会也通过法案，放弃了联省自治的主张。

两湖的大军，沿着长江南下，直逼南昌。蔡成勋也只能匆匆忙忙离开南

京，带着手下亲信妄图保住江西老巢。
　　可是还没等进入江西，就得到了部下纷纷倒戈的消息，蔡成勋也知道大事去矣，连夜就逃到了上海，然后立刻南下香港，或许还是远一点能保住性命。
　　除了这些之外，海军的宿老萨镇冰也发表了通电，此老在前清的时候，就是海军的大员，名望卓著，在福建很有号召力，他通电称赞张廷兰捍卫海疆的举动。并且十分动情的说道建立强大的海防，是所有军人的夙愿，谁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尊严，谁能够拱卫万里疆土，谁就是这个国家当之无愧的领袖！
　　萨镇冰的通电，也代表着福建彻底倒向了张廷兰，随后浙江督军卢永祥也发表了类似的通电，卢永祥原属皖系军阀，和直系本来就不是一路的，自然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好机会。
　　他不只通电，而且还采取了行动，浙江的军队立刻攻击上海。张廷兰的大军还在江北引而不发，南省就彻底乱了，闽浙，两湖，两广全都有了行动。
　　南京之中的曹锟也是如坐针毡，眼看着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曹锟也感到了无比的凄凉，看来自己这个大总统的美梦也做到时候了，必须离开了，否则就走不了了。
　　“给我发一份通电，我要宣布下野，然后立刻前往日本避一避！”
　　“大总统，不可啊！”正说话之间，齐燮元匆匆忙忙跑了过来，急忙拦阻曹锟。
　　“大总统，还有一线生机，您可千万不能放弃啊。”
　　曹锟眉头紧皱，忍不住问道：“还有什么生机，英国人都被揍得屁股尿流，咱们还怎么和奉军斗。难道是子玉同意南下了？”
　　曹锟突然惊喜的问道：“要是有他的十几万大军，或许还有一拼的可能！”
　　齐燮元艰难的摇了摇头：“大总统，吴佩孚还是没有动静，我们发去了多少封电报，都石沉大海，看来他是另寻高就了。不过英日两国提出了建议，他们希望您以大总统的名义，流亡日本，同时在日本组建临时政权，招贤纳士，积蓄力量，作为反攻国内的准备，我看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呸！”齐燮元还没说完，曹锟豁然站起，冷笑道：“狗屁，那是去给人家当儿皇帝，当走狗，当汉奸，我曹某人还不至于那么下贱。”
　　齐燮元还有点不服气：“大总统，不过是合作而已，哪就算上汉奸了？”
　　“做人总要有底线，借助列强势力可以，但是到了国外，充当他们攻击中国的马前卒，那不是汉奸是什么？曹某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去，你不要再多说了！”

第七百三十一章废约

“玉帅怎么样了？”王承斌压低声音问道。

警卫员一脸的凄苦：“我们也不知道，玉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已经三天了，不声不响，我们也不敢进去。”

“糊涂，要是玉帅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能负担的起么？”

说话之间，王承斌带着几个人直接冲到了吴佩孚的房门之前，刚想要去开门，突然房门被猛地推开，一脸胡茬的吴佩孚从里面走了出来，两只眼睛血红着，脸色十分憔悴，全然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大帅，您这是怎么了，弟兄们还都等着您给拿个主意呢？”

吴佩孚摇了摇头：“以后别叫我大帅了，再也没有什么吴大帅了，既然曹帅已经通电下野，我也一样。”

王承斌一听吴佩孚要辞职，顿时眼睛瞪得老大：“大帅，虽然眼下局势不好，但是您也不能不管弟兄们啊！十几万的弟兄，要是没有了您这个当家人，我们这可怎么办啊？”

吴佩孚苦笑了一声：“这三天啊，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从清末开始，老百姓也受了不少苦，也该真正统一了，要是还恋栈不去，那就是没有自知之明了！”

自从南省宣布联省自治以来，吴佩孚就是曹锟极力邀请的一支力量，可是吴佩孚却迟迟没有南下，他的心中也十分焦灼。摆在眼前的可能是最后逐鹿天下的机会，如果坐视奉军拿下了江浙，那等于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全都掌握在了奉军的手中，统一的大势就不可逆转了。

按照道理，吴佩孚必须要放手一搏。可是吴佩孚也清楚，这次联省自治，背后就是英国人在策动，无非想要借机割裂中国。一旦南下，就彻底成了列强的走狗，这辈子也洗脱不了自己的恶名。

而且吴佩孚也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奉军敢和洋人拼命，他却只能摇尾乞怜，就算侥幸成功，偏安一隅。当一个儿皇帝，又有什么意思。

况且吴佩孚对奉军的实力还是有所了解的，幻想凭着英国人的支持，就能和奉军抗衡，这绝对是痴心妄想。而且事实也证明了吴佩孚的判断，的确还没用奉军真正出手。只是把英国的爪子打断。南省就已经土崩瓦解了。

看到了这个局面，吴佩孚也清楚，大局已定，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了，他看了看王承斌，然后又说道：“张廷兰这个人还算宽厚。虽然有些方面要求比较严，但是好歹也是一个开基立业之主，跟着他混，说不定还有机会名标青史。你们老实听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王承斌听到这里，突然脸色也凝重起来，沉着脸问道：“大帅，您当真就要放手了？”

吴佩孚毫不犹豫的点点头：“我这么做，其实也是给弟兄们留一条后路。”

“大帅，您要是真的为了弟兄们着想，就该舍命一拼，如果赢了，那就是天大的富贵，连拼都不拼，就拱手把天下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中，这是懦夫！”

吴佩孚一听王承斌的话，也感到了一丝不对，紧紧盯着他：“你什么意思，难道想造反么？”

王承斌冷笑一声：“不是我们想造反，而是你吴大帅不想干了，我们自然

要换一个别人了！”

说到这里，王承斌猛地一挥手，就有二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冲了过来，在他们中间，还有五六位直军的宿将，也都是吴佩孚的老部下。一看这些人意图不轨，吴佩孚的眼睛像是刀子一样，扎在了这些人的身上。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要造反不成？”

一师师长彭寿莘站了出来，微微一笑：“玉帅，您也说过，不到最后时刻，不应该轻言放弃，奉军势大不假，但是我们也不能就这么认输，总要放手一拼，既然您吴大帅不愿意带领大家，那我们就只能勉为其难。”

王承斌也说道：“玉帅，请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的性命，如果成功了，您还是直军的领袖。”

“混账！”吴佩孚哪经过这种事情，眼眉都要立了起来：“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鼠辈，是想要把直军的家底全都败光么！”

“败光了，也好过被卖了强。”王承斌冷笑着摆了摆手，让人把吴佩孚拖下去，软禁起来。

几个人控制了吴佩孚，不过脸上还有些惴惴不安，彭寿莘拍着胸脯说道：“诸位，奉军实力强大不假，但是他们主力都在江浙一线，而且方泽公使已经许诺了，日本方面会提供鼎力支持，咱们还有什么可怕的。”

王承斌也说道：“没错，放手一拼，赢了天下都是咱们的，输了大不了流亡日本，总之不能白白的就放弃了！”

……

对于河南的变化，张廷兰一点都不清楚，他现在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东南，放在了英国和日本上面。干掉了英国舰队，让张廷兰松了一口气，但是顺带着把出云号也给弄沉了，这就让张廷兰有点窃喜，又有点担忧。

窃喜的是这艘后世臭名昭著的军舰终于沉没了，不是号称不沉之舰么，现在一看，不过是后世缺少有效攻击手段而已，不然早就弄沉了。

可是喜悦之后，又来了麻烦，光是英国一国，张廷兰吃准了英国人不可能远渡重洋，因此打了也就打了。可是日本人近在咫尺，如果英国和日本手拉手，对中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好事情。

甲午战争的时候，就是英国人在背后充当老板，日本人充当打手，把北洋水师给断送了。张廷兰倒不是担心重蹈李鸿章的覆辙，而是不想在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就贸然和日本开战。

现在江浙一带已经到手了，如果给自己三五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至少能成长一倍，工业产值也能增加一倍以上，到那时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现在还是以发展为核心，再继续打下去，真的要动摇中国的根基了。

掰着手指头算算，其实距离关东大地震只剩下半年时间了，只要这半年不开战，日本就要全力去挽救地震损失，中国就能获得一个太平的发展时期。

与其让日本的财富消耗在中国战场上，还不如损失在地震之中呢，前者可是要中国士兵的生命，后者则是一点损失都没有。张廷兰想到了这里，就把外交部长顾维钧叫了过来。

这些天以来，顾维钧几乎昼夜不停，不断的和各国交涉，他也是刚刚和日本人谈完，才匆匆忙忙的赶过来。

“副总统，日本方面要求我们赔偿损失，惩办肇事者，并且保证他们在沿

岸的航行自由权。日本公使芳泽谦吉还威胁说如果不同意，日本就会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

张廷兰微微哼了一声：“我们已经事先通报了各国，日本军舰擅闯交战海域，并且首先向中国战机开火，我方击沉日本军舰是完全合情合理。不过顾忌到中日两国的友谊，我们可以给予适当的经济赔偿，不过别的条件，一点都不能答应。”

张廷兰说完之后，突然发现顾维钧的神色有点异常，就笑着问道：“少川，你有什么想法不成？”

顾维钧摇了摇头：“副总统，这有点不像是你的风格啊，怎么还答应给日本人赔偿啊，他们本来就没安好心，挨揍也是活该。”

“哈哈哈，少川，你是搞外交的，怎么比我这军头戾气还重啊，现在还是要集中主要精力，去对付英国人，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可以告诉日本方面，如果他们接受谈判，我们可以适当供应茂山铁矿的矿石。”

张廷兰十分难得向日本人抛出了一个香饵，不过这个香饵怎么看起来都有点别扭，要知道茂山铁矿原本是朝鲜境内的，结果日本人没有利用起来，反倒让奉军给抢去了。

其实自从知道了茂山有大规模的露天铁矿之后，日本国内沸反盈天，甚至有人叫嚣着要再和奉军打一场，把铁矿抢回来。

“副总统，能得到铁矿石，日本肯定会老实起来，不过这是不是有点不妥啊？”

“你是想说这是资敌吧？”

顾维钧微微点点头。

张廷兰笑道：“国家之间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就算是真正的敌人，只要没有开战，就要互相利用，各取所需吧。而且把铁矿石的供给掐在我们手上，也等于多了一张牵制日本人的牌。”

自从奉军将英国舰队击沉之后，长江之上，原本横行无忌的列强军舰全都灰溜溜的撤出了长江，虽然英国人叫的震天响，但是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扭转大势了。

杨宇霆率领着大军，渡过了长江，兵不血刃的占领了南京，南省选出来的草台班子也早就星落云散了。

就在杨宇霆进入南京之后，张廷兰再一次到国会发表了一份演说：“中国不可能永远匍匐在列强的脚下，那些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必须予以修改，英国作为第一个撬开中国国门的国家，废约行动，就应该从英国人身上开始！”

“从现在开始，满清同英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全都无效，中国愿意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重新同英国建立外交关系。”

第七百三十二章风云突变

从满清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国，陆陆续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加起来至少有三千个以上，每一个条约，就仿佛是一道枷锁，将中国死死的捆住。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每年从中国攫取数以亿计的财富，造成了中国积贫积弱。

清末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约是4.5亿，而到了49年，人口是35.4亿，增长数字不过是九千万而已，三十八年增加九千万，以当时的生育率来计算，每年至少有两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或是死于饥饿，或是死于战乱，或是死于疾病。

而建国之后，七年时间，人口增长了一个亿，同时人均寿命还提升了十几岁。这种天差地别的变化，也能看出一个独立有序的国家，一个强大的政府，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究竟有多重要的作用。

废除不平等条约，绝对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而此时终于有人正式喊了出来，中国不会在继续跪拜搞外交，一个大国要站立起来。

听到张廷兰这番话之后，场下的议员全都忍不住站了起来，用力的拍着巴掌，掌声如同潮水一般，久久不愿意停止，很多人都把手拍红了，拍肿了。

他们毫不怀疑张廷兰的承诺，现在的中国已经和以往不一样了，连续挫败列强，给予大家空前的信心。

张廷兰的这番表态，也为中英之间定下了基调，英国的殖民势力必须退出中国，所有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

这两点已经完全超出了英国人的底线，英国人声称根本不接受谈判，而且还要派遣更多的兵力，来教训中国。为此英国内阁还派遣了铁公爵号和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组成编队，赶赴远东。

战列舰可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武器，英国人一下子摆出了两艘，的确有些人也感到了恐惧，荣臻就忍不住找到了张廷兰。

“副总统，您看该如何应对才好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英国人要是真想打，应该派遣陆军过来，难道他们还以为咱们是满清，只要开几炮就会投降不成？说到底不过是给国内做做样子而已，这两艘军舰的作用。多半是想保护香港，而非真正大杀一场。”

荣臻也恍然大悟，笑道：“您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只是如果英国真的是来保护香港。我们要不要把香港也拿下来呢？”

“不比。”张廷兰果断的说道：“香港不过是疥癣之疾，拿下来除了面子好看之外。实际作用并不大。反倒这是英国在远东的支撑点之一，留着香港给英国，可以让他们更痛快的做出让步，真正应该注意的是这里！”

张廷兰的右手在中国的东南部划了一圈，正好把琉球和台湾都划了进去，荣臻顿时眼前一亮。

“台湾曾经是我们的领土。而琉球也是我们的属国之一，这两地正好堵在了中国东南通向太平洋的道路上面，要想让我们的海军走得更远，必须要把这两处拿过来。”

“没错。只要解决了台湾和琉球，南洋都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小小的香港根本无足轻重。以后参谋部要多多用心思，等到国内都安定下来，我们下一

个目标就是日本。正所谓远交近攻，我们在解决了日本威胁之前，还是要先拉拢西方，不能彻底撕破脸！”

江浙解决了之后，国内的大局基本上就定了下来，虽然两国和西南还有不少土皇帝，但是基本上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就能把他们玩死。一个统一的中国已经露出了端倪，而且废约行动开始之后，中国彻底摆脱枷锁，就是眼前的事情。

到了这一步，张廷兰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下一步的发展方略，说到底在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主要敌人还是东边的日本和北边的俄国，抢回台湾，捎带着把琉球也解决了，把日本赶回四岛，中国的东边的威胁就解除了。

另外最好要保持对俄国的压力，不能让北极熊轻轻松松完成工业化，只要做到了这两点，中国就能在未来的额大战之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未来十多年张廷兰的战略规划，可以说从现在开始，就要下功夫了。

“副总统明鉴，我们一定制定好计划。”

正在张廷兰和荣臻商讨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人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脸上写满了惊恐之色。

一见张廷兰，就大声的喊道：“副总统，大事不好了，阎锡山发来了急电！”

“阎锡山？”张廷兰一听，急忙把电报抢了过来，才看了两眼，顿时也是目瞪口呆，一股怒火，直接窜到了脑门。

“阎锡山这个饭桶，怎么能吃这种亏啊！”张廷兰狠狠的将电报摔在了书桌上面，气愤到了极点，刚刚自己还以为天下太平了呢，哪知道竟然出了这么大的漏洞，简直是在打脸啊。

荣臻也立刻将电报拿了起来，看了几眼，他的脑门上面已经冒汗了，原来阎锡山受命南下，阻挡吴佩孚的大军，因此阎锡山就把主力驻防在了安阳，这里正好扼守卢汉铁路，只要看住了这条大动脉，直军就别想北上。

对于阎锡山的布置，参谋部还是相当满意的，这个阎老西还是有点本事的。可是自从开战以来，吴佩孚都不声不响，没有什么动作，阎锡山也就放松了不少。

结果就在昨天，直军突然大举集结，而后分成两路，猛攻晋军的防线，猝不及防之下，安阳的防线全线崩溃，直军把晋军杀得大败，随后直军主力抢占了京汉铁路，大军正在沿着铁路，快速北上。

“副总统，大事不妙，阎锡山崩溃之后，从安阳向北，一直到北京，我们都没有多少驻军。叛军完全可以长驱直入，无所顾忌，京城危险了！”荣臻变颜变色的说道，一边说着，一边从后脊背涌出一股冷汗。当初他就觉得留在北京的兵力有些不足，只不过张廷兰过于相信晋军的能力，哪知道偏偏就是他们出了问题。

张廷兰此时也是追悔莫及，虽然阎锡山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但是这家伙并不是以军事才能而著称的，阎锡山长于内政。而拙于军事，指着阎老西，去对付吴佩孚，看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张廷兰想到这里，也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不过他也知道后悔没用，必须想办法才行。如今奉军的主力已经尽数南下。在京城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而且还要分散布防，这点兵力实在是太单薄了，根本挡不住叛军。

“荣臻，你看看还能从哪里调兵过来么？”

荣臻想了想，然后痛苦摇了摇头：“副总统，从安阳到北京。最多两天时间而已，南下军团已经过了长江，想要再往北调，至少要四到五天时间。至于东北倒还有大量的兵力。但是全都驻防在边境地区，面对着俄国和日本的压力，想要调进来，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全都是远水不解近渴。”荣臻的脑子快速的转了几圈，也没有找到一支合适的人马，他的心也顿时悬了起来。

“吴佩孚这个时机抓的不错啊！”张廷兰也不清楚吴佩孚的情况，还当是出自他的手笔。张廷兰在地上转了两圈，他很清楚越是危急的时刻，就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荣臻，你还有什么想法没有？”

荣臻想了想，然后说道：“副总统，根据情报，这次北上的叛军至少有五万人，而且还有大量的后续部队，而京城只有一个第六师，还要分出大量的兵力盯着东交民巷以及天津等地，能调动的不过是一个旅而已，想要挡住叛军，实在是有些困难。”

说到这里，荣臻偷眼看了一下张廷兰，一见他面无表情，才咬了咬牙说道：“副总统，我的意思是暂时避其锋芒，我们退回东三省，然后调集军队，再让杨部长率军北上，这样两路夹击，肯定能轻易消灭叛军！”

“不行！”张廷兰果断的拒绝了这个提议：“虽然现在没了皇帝，不能讲什么君王死社稷，但是北京城也事关我们的生死，绝对不不能放弃，否则后果太严重了。”

张廷兰冷静的说道：“提议暂时撤出，你只算了军事帐，没有算政治账。现在我们正准备和英国谈判，这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退回了关外，那算什么，前面的努力岂不是全都白费了？而且叛军一旦窃据北京之后，对我们的军心会有何影响，英日两国要是趁机支持叛军，我们又该如何？”

张廷兰连续几个问题，把荣臻也问得哑口无言，死活也不能让出北京城，这是张廷兰早就想清楚的一件事情。自从入关那一刻开始，就只许进，不许退，让出北京，就意味着失败，就意味着崩盘！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常荫槐脚步匆匆的跑了进来，一见到张廷兰，就急忙说道：“副总统，事情不妙了，叛军刚刚发表了一份通电，声称我们破坏民权，否认自治，万恶不赦，他们的军队在一天之内，就会杀到北京，推翻我们。”

张廷兰不动神色，冷静的问道：“还有什么消息么？”

“有，列强和我们的接触都中断了，英日都表示不能同一个随时会被推翻的政府谈判。另外东交民巷，以及天津租界等地的外国驻军已经动员起来，尤其是英国和日本最为积极。”

“这是一同发难啊，说不定这次叛乱又是列强在背后搞鬼。”

听到了常荫槐的消息，张廷兰的脸色更加凝重了，如果京城出现一点闪失，对自己的威望绝对是致命的打击，几乎是没法承受的。

无论如何，这一关都要闯过去，张廷兰想了半晌，终于拿定了主意：“荣臻，我给你一个旅的人马，立刻南下保定，阻击叛军北上，多了不用，坚持半天就行。”

“副总统，我保证能完成任务，只是调走了一个旅之后，京城就没有了机动兵力，一旦出现一点骚乱，您的处境就太危险了。卑职愿意只带一个团南

下，哪怕是全军战死，也绝对不会让叛军北上一步。”

“不用多说了，叛军有几万人之多，一个团根本不行。你安心去打仗，京城这边，我自有办法。”

一见张廷兰如此坚持，荣臻也就不敢多说，他虽然心里头惴惴不安，但是也只能祈祷张廷兰真有什么后招，能够扭转乾坤。

荣臻急忙下去安排，张廷兰又看了看常荫槐，然后说道：“京城马上加强戒备，给我动用一切人手，把各方都监控起来，尤其是列强，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告诉我。”

常荫槐立刻点头同意，不过他并没有转身离开，而是压低了声音说道：“副总统，您到底有没有后招啊，要是没有，我这心里头总觉得底气不足啊！”

张廷兰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苦笑道：“说实话，我是真没有办法了……”

“叛军杀来了，听说已经打到保定了。”

“不对，我听说已经到了卢沟桥了！”

“哪能啊，卢沟桥多近啊，这北京就在眼皮子下面了。”

“敢情，我可听说来副总统早就跑了，内阁衙门也都空了，那些官老爷全都逃跑了，就剩下咱们老百姓苦等着。”

“那咱们也要赶快跑啊。”

京城中到处都在议论纷纷，各种谣言漫天飞，前一刻民众还沉浸在要废除条约的喜悦之中，可是下一秒就有人说张廷兰的政权摇摇。不少老人都在感叹，副总统也算是不错的人了，减了那么多的税，怎么好不容易摊上了一个好官，这就要被赶走了呢！

就在纷乱的时候，城中突然多了无数的传单，全都是用叛军口吻印刷的，上面痛骂张廷兰，并且告诉京城的民众，大军立刻进城，张廷兰的政权已经完蛋了。要是还跟着张廷兰一伙，就只有死路一条，大军杀来，绝不姑息养奸。

“快点放我们出去吧，快开城门，我们要出城啊！”

一大群老百姓围在了城门口，他们推着小车，带着一家老小，金银细软，大声的哭喊，拼命的叫喊。

京城之中，好像瞬间失去了秩序，到处都混乱起来。

第七百三十三章傅作义

“支那人就是一群懦夫，只要出了事情，就知道逃跑，这样无能的国民，根本不配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

石原莞尔不屑的说道，透过茶楼的窗户，他能清楚的看到下面的情况，街道上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群，地上有各种各样的传单，军警拼命的来回吆喝，但是效果也十分有限。

政府也出动了大批的人手出面解释，可是解释的速度怎么都比不过流言蜚语的速度，越来越多的老百姓骚动起来，甚至有一大批的旧官员都惴惴不安了。要是叛军杀过来，究竟会出什么状况，只怕谁也不知道，最好是赶快逃跑。

这些当官的一逃跑，就更加造成了混乱，老百姓跑得更多了，京城各个部门之中，那些北洋留下来的旧人不是逃跑了，就是称病不出，政府机关几乎都瘫痪了。

看着乱糟糟的人群，殷汝耕也谄笑着点点头：“石原君说的没错，这世上只有大日本帝国才是值得敬佩的国家。张廷兰这个毛头小子，不知天数，早晚不会有好下场，现在就是他的报应到了！”

殷汝耕咬牙切齿，显得比石原莞尔还要恨张廷兰。殷汝耕算是抗战时期，一个比较知名的汉奸，在日本人来的时候，最令中国人痛心的就是汉奸遍地。其实这些汉奸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日本苦心经营的结果。

就拿殷汝耕来说，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因为熟悉日本的情况，被称为日本通，这样就顺利的成为了孙文的幕僚，而后又进入了北洋政府。主要都是从事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活动。

其实从殷汝耕的经历就能看出，日本人发展汉奸是一个长期经营的结果，从留学生之中下手，收买之后，在送入政府机关，随着这些人步步高升，亲日力量就在上升，一旦日本人打过来，这些人不出意外的就会成为汉奸，诸如熙洽。周福海等人都是如此。

只不过正在殷汝耕投机钻营的时候，奉军击败了日本人，并且率军入关，亲日派一下子就被打入了冷宫，诸如殷汝耕一类的日本通也受到了冷落。被排挤出来。

失去了铁饭碗，殷汝耕反倒更加追忆在日本的美好生活。更加崇拜日本。而仇视奉军，不久之后，就成为了日本间谍机关秘密发展的成员。

“石原君，帝国这次会不会出兵，把张廷兰一下子干掉？”

石原莞尔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不该问的不要问，你现在就去继续安排散发传单。蛊惑人心，在北京之中制造混乱，至于别的，不需要你知道。”

“是。小人这就去办。”

殷汝耕像是狗一样，屁颠屁颠的离开了茶楼。石原莞尔也转身离开了，他还有不少事情要安排。这次出了这么大的变故，其实和日本人在背后插手有很大关系，当然不只是日本，英国也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这两个帝国在中国经营时间都相当长，触角遍布各地，他们也知道吴佩孚是一个关键人物，因此试图收买吴佩孚，结果没有成功，就只能从吴佩孚的手下入手，让王承斌和彭寿莘等人出面。

另外他们能够成功突破晋军的防线，也是日本人泄露的军事机密，阎锡

山手下一个负责制定防御计划的参谋正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来的，他把晋军的防御地图全都交给了叛军，这样才使得晋军的防线一下子被突破了。

成功策动了这场叛乱，日本人得意非常，就算这次不能把张廷兰彻底推翻，但是也足以动摇张廷兰的根基，只要大军在京津一带杀烧抢掠，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就必将牵制奉军的大量精力，甚至延缓整合南方的步伐，也算是替沉没的出云号出了气。

因此日本人是不遗余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制造混乱，另外他们把使馆区的军队也都调动起来，做好了战斗准备，如果叛军真的杀到了北京，他们会立刻采取行动。

有了列强的插手，京城乱成了一锅粥，唐绍仪这个内阁总理也坐不住了，急匆匆的就找到了张廷兰。

“拙言，我刚从街上过来，到处都乱套了，你怎么不出手应对啊，难道就看着京城混乱，等着叛军打过来不成？”

张廷兰笑着摆了摆手：“少川先生，你先坐下来，咱们慢慢说。”

“还慢慢说，都火烧眉毛了，我是真想不出来，你怎么还能这么轻松。”

“少川先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说起来都是我思虑不周，没有想到晋军会一触即溃，不然我在京城多留点人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拙言，这不是自责的时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你还是赶快想办法对付眼前的麻烦吧。”

张廷兰笑着说道：“不着急，俗话说一人智短，现在已经不是奉军的格局了，更要建立起正规化的参谋制度，靠着强大的团队，制定完整的军事计划，靠着一两个人是不行的，因此我准备彻底改革军制。另外政府也要改革，我们要建立一些智囊机构，搜罗一大批的专家，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合理。”

唐绍仪都急的冒汗了，哪里还愿意听这些话，急忙说道：“拙言，你说的都没错，可是还是那句话，你总要闯过眼前这一关，才能想着落实别的事情吧，不然叛军就杀到眼前了，咱们是走是留，总该有个章程，另外京城乱成了这样，要是不加控制，叛军一来，我们就只有束手就擒了！”

张廷兰突然笑道：“少川先生，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有些措手不及，不过正所谓患难见人心，北京是天子脚下，但是也被列强经营了多少年，平时一些杂七杂八的人看不出来，但是到了现在，可就全都跳了出来，正好借着这次机会，把京城清理一遍，这样你我才能安心啊。”

“想要清理京城，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唐绍仪还在喃喃自语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急忙问道：“拙言，你是不是有了底牌了？”

张廷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微微点点头……

“弟兄们，快点冲啊，拿下保定，打进北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

叛军在各种鼓动之下，像是潮水一般，拼命的向保定发起了攻击，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密集的冲锋队伍。他们呼喊着，冲杀着，刺刀如林，枪弹如雨。

隆隆的炮声，惊天动地，算起来吴佩孚的部队，在所有的军阀当中，训练有素，装备的精良程度，也仅次于奉军，尤其是也装备了大量的重炮，这些火炮有着强大的杀伤力，奉军构筑的工事不断被摧毁。

负责指挥战斗的荣臻，此时心里头也是惴惴不安，他只有一个旅的人

马，而对方至少有三万人以上，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攻势十分凶猛，奉军想要阻挡住他们，实在是有些难度。

但是不管有多大的难度，都必须守住，不然保定陷落，叛军就能直接北上，威胁北京，那可是荣臻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开炮！”

奉军的炮兵立刻对准了一处叛军的阵地，猛地打了过来，顿时在剧烈的爆炸声中，两门150重炮被炸碎，几十个炮兵被炸死，奉军的压力稍微减轻一点。

不过就在这时候，又一支叛军向着西城发动了攻击，这一次他们把仅有的飞机也派了上来。不过好在他们的飞机型号老旧，炸弹威力也有限，投掷的就更不准确，造成的伤亡有限。

但是却极大的鼓舞了叛军的士气，他们拼命的向城中冲锋，大炮掀起一阵阵金属风暴，保定都在爆炸声中，不住的颤抖。

“报告，南城外围防线失守，请求援助。”

“报告，西城吃紧，请求援兵。”

“报告，叛军飞机轰炸城中，造成了严重伤亡。”

……

一个个坏消息传了过来，荣臻的眉头紧皱：“告诉他们，没有援兵，城池必须守住，否则提头来见！”

正在荣臻气呼呼的下达命令的时候，突然有人又跑了进来：“长官大事不好了，保定的士绅造反了，他们在城中大肆的放火，要迎接叛军进城。”

听到这里，荣臻天旋地转，差点摔在了地上，他也忘了一点，保定可是直系的大本营，曹锟和吴佩孚在这里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强龙都难压地头蛇，更何况奉军还是弱者呢！

“走，跟我去干掉这些混账家伙！”

荣臻手上也没有多少人马了，只能亲自带着警卫冲了出来，保定的街头已经乱成了一团，到处都是火光，那些豪强豢养的武装，全都动员起来，到处作乱。

荣臻也毫不客气，下达了格杀命令，只要还在城中乱跑，就地枪决。靠着果决的手段，终于挽回了一点颓势。

但是正在他准备送一口气的时候，突然一个浑身是血的士兵跌跌撞撞的跑了过来：“长官，叛军把东城给炸开了！”

荣臻一听这话，顿时浑身冰凉，张廷兰让他在保定坚持半天时间，不过现在看起来，也做不到了。喊杀声越来越近，叛军已经从缺口向城中涌了进来。

“弟兄们，都跟我冲上去，脑袋丢了，也不能失去保定！”

就在他们准备拼死一战的时候，突然城外的叛军一下子乱了起来，炮弹疯狂的落在了叛军的队伍当中，人成片成片的被抹掉。

来的正是晋军的傅作义部，有了他们的加入，叛军的势头一下子就被打了下去。

第七百三十四章打扫屋子

城外炮声隆隆，一个高大的军官带着一群士兵，涌入了保定，他们浑身尘土，又带着硝烟，一看就是长时间行军，又经历了大战，有些人身上还带着伤，来的正是傅作义。他率领着晋军，冲破了叛军数量最少的北城，杀入了保定。

“傅兄，危难之时，多谢相救啊！”

傅作义急忙说道：“局势变成了这样，是晋军的责任，实在是愧对副总统的信任。弟兄们都是来赎罪的，有什么任务，您只管吩咐吧。”

其实晋军防线失守，责任在阎锡山而非傅作义，他还率领着军队在后方，得知了前线出问题，才即刻赶到了保定，本身无过有功。而且论起军衔，傅作义比荣臻还要高，但是他的姿态能放得这么低，也十分难得。

“傅兄，这次你带来多少人马？”

“有三千多人吧，还有一部分没赶过来！”

荣臻点点头：“傅兄，你马上带着人马增员南城，另外再留下一千人，帮我清理城中叛乱分子。”

“没问题！”

傅作义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有着这支生力军，荣臻终于缓了一口气。随即他就下达了严令，对城中的叛匪全数剿灭，一个不留。

这帮绅商富户也的确犯了大忌，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候，捅了奉军一刀子，要不是傅作义及时赶到，只怕保定已经易手了。对于这种祸害，荣臻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士兵们以连作为单位，迅速分散开，见到四处乱窜的，就地枪毙。也不用管冤枉不冤枉。

很快保定街头到处都是鲜血，有两三百浑水摸鱼的豪强武装被干掉，保定的内患终于清除了。

就在这时候，城外的炮声又变得更加猛烈，叛军的第二轮猛攻又开始了。时间对于两军来说，同样十分宝贵。王承斌他们也清楚，如果不能快点打到北京，等待他们的就只有灭亡这么一条路。

因此他们把所有的火力都集中起来，向着守军猛烈开火，傅作义的人马刚拉上来。就有两三百人阵亡，不过他也的确算是一员悍将，依旧咬牙撑着，同奉军并肩作战。

就在保定激战的时候，京城也的乱局也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不只是民众逃亡，还有不少人趁乱浑水摸鱼。就连大总统黎元洪也坐不住了。这位黎菩萨从中南海跑到了庆王府，来找张廷兰，想要拿个办法，可是到了这里之后，黎元洪也吃了一个闭门羹，张廷兰根本没有见他。

不过黎元洪索性也不走了。哪也没有这里安全，正在他等着的时候，唐绍仪，曾有翼。王树翰等内阁的要员也都赶了过来，大家一个个面色严峻。

唐绍仪沉着脸，把沈华叫了过来：“赶快让我们见见副总统，天都塌下来了，刚刚内阁被人用迫击炮攻击了，我们都在鬼门关转了一圈了！”

黎元洪一听这话，也急忙吓得站了起来：“少川，怎么局势到了这个地步，拙言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已经跑了，把我们留在京城挨枪子啊？要是不成，咱们赶快走吧，直接去奉天。”

“大总统，副总统的确没有离开，只不过正在商讨要务，实在是抽不开

身。”

“什么要务，难道连我们都不能知道么？”王树翰也有些不满的问道，沈华顿时被问得瞠目结舌，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面对着这些文物大员的质问，他也是双拳难敌四手，急的差点哭出来。

就在这时候，突然一阵笑声传了过来：“大家别难为他了，有什么事情和我直说吧！”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急忙抬头，只见张廷兰带着三个年轻人走了出来，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黑小子，个头比张廷兰还高了一拳，十分的健壮。有几个人也认识他，正是奉系元老汲金纯的儿子汲勇华。

他走出来之后，冲着张廷兰点了点头，然后就直接离开了，其他人也不清楚这是要干什么。至于张廷兰身边另外两个人就有点奇怪了，其中一个是军需审计局的局长刘少卿，大家实在是想不明白，这种时候，和一个管军需的有什么谈的。

另外一个就更让大家吃惊了，来的正是少帅张学良。自从张作霖死了之后，张学良就出国留学去了。按照大家的猜测，这是张廷兰把他给发配了，毕竟作为前朝的太子爷，再留在奉军也不合适了。

甚至有人猜测张学良这辈子都会留在国外，再也没有回国的机会了，只不过张学良竟然回来了，而且看意思，和张廷兰还极为密切，不然这种关头，也不会和他密谈这么长时间。大家心里头都在胡乱的猜测，但是有一点，在场的众人都放心了，张廷兰笑的这么从容，想来一定是有了应对的妥善办法了。

张廷兰笑着看了看众人，然后说道：“我知道大家一定有不少疑问，不过事情还要一件一件的说，我可以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有一支两万人的部队，已经进入了北京，乱局马上就会平定下去。”

在场的全都是人精，在这种混乱的时候，有了军队，就有了一切，一听这话，全都松了一口气，唐绍仪也笑道：“拙言，你早有军队，何必让大家受这个怕啊！”

张廷兰也尴尬的笑道：“少川先生，实不相瞒，我也是刚刚想起来，在京城附近还有一支奇兵，实在是有些惭愧！”

张廷兰并没有说假话，他的确也是刚刚想起来，这支部队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入关了，只不过当时作为了一枚暗子，并没有动用，只是危机临头，张廷兰才猛地想了起来。

这支部队正是长芦盐场的护卫队，算起来这还是在张勋复辟的时候，奉军入关，张廷兰把长芦盐场给抢到了手中，随后就安排了一个团的人马，伪装成警卫工人，成为了奉军安插在关内的一股力量。

现在奉军的参谋部多数都是近年投靠奉军的，对于长芦盐场的情况并不熟悉，虽然每年都有不少的退伍军人安插其中，大家只当是一个寻常的产业而已，没有想到这里还藏着一支精兵。

张廷兰也是想起来之后，也是暗叫自己糊涂，要是早早的能想起来，自己还能更从容一点，不过现在也不算晚，自己有了更充足的信心，应付眼前的局面了。

“诸位，正所谓不乱不治，大乱大治。我可以放心大胆的说，经过这么多年，列强对我的侵略和控制是全方位的，京城的这些人之中，究竟有多少是

给外国主子干活的，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也只有在这种混乱的关头，才能看出请个人的面目。

刘少卿也笑道：“列强在华安插了大量的谍报机关，平时我们也强调要加强反间谍，但是想要全都揪出来，可需要很长时间，现在他们也都跳了出来，就正好能一网打尽！”

唐绍仪一听这话也点点头，同时心里头也暗暗一惊，张廷兰果然有暗藏的情报机构，看来这个刘少卿就是情报头子之一了。

唐绍仪猜的一点都没错，刘少卿最初是管理军需的，不过成绩斐然，渐渐的被张廷兰发现并且重视。经过张廷兰的观察，刘少卿之所以能把管理工作做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善于利用善于利用数据分析，这一点非常重要。

其实好的数学知识，在各种行业之中，尤其有重要的价值，管理军需可以使用，进行谍报工作，同样要如此。

常荫槐和冯永双他们虽然在情报上面，也算是尽心尽责，但是他们还都是利用老式衙门的那一套。

而在间谍工作当中，就有相当多需要进行数理分析的东西，他们都没有这个理念。另外无线电技术越来越发展，破译监听也成为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因此张廷兰就授权刘少卿，秘密组建了一个军情审计处。

刚刚上任之后，刘少卿就抽调了一批数学专家，对一些密电进行了破译，为奉军搞到了不少有用的情报，军情审计处也越来越壮大。

这次直军叛乱，其实让张廷兰十分震惊，他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要知道张廷兰和吴佩孚合作多年，早就在吴佩孚的部下之中，安插了密探，一旦有风吹草动，张廷兰都会提前知道。

也正是因为如此，张廷兰才放心大胆的派遣大军南下，结果就是他最信赖的情报系统，竟然一点预警都没有，这个震撼比起军事上的失败更让张廷兰心惊肉跳。

说白了就是奉军的情报系统出了问题，一想到这里，张廷兰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只能毫不犹豫的动用了军情审计处的力量。

刘少卿的到来，让张廷兰对于局面重新有了掌握，终于摆脱了不利的局面。张廷兰对着众人说道：“我们的对手，早就不是直系的叛军，而是列强的黑手，他们在背后操纵政局，煽风点火，我已经下达了严令，这一次必须把这些带毒的针清理干净。我们必须把屋子打扫干净，才能继续请客，不然只能请来一帮恶客！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各个部门也都要配合起来，把那些三心二意的官僚清除干净，有问题的人，我们一个不能要。”

第七百三十五章蜕变

张廷兰部署了任务之后，这些内阁大员心里头也都有了谱，因此纷纷前去安排，只有唐绍仪和王树翰留了下来。

张学良突然说道：“在欧美这段时间，日本人派人找过我。”

“日本人？”王树翰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他们害死了大帅，我们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们怎么还有脸找少帅呢？”

“来的其实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个中国人，想必大家也知道他，就是汪精卫。他找到我之后，就和我说什么看到的未必是真的，我爹也不是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有人想取代我爹的位置，因此才痛下杀手。”

“无耻。”王树翰顿时厉声说道：“简直是在颠倒黑白，大帅被害的时候，我们已经抓到了凶手河本大作，他们怎么还敢胡说八道。”

张学良微微一笑：“没错，我张汉卿也不是小孩子，他们说的真假，我自然清清楚楚，不过我还想了解一下他们有什么心思，因此就假意和汪精卫接触了几次。他的意思让我和日本合作，重新召集奉军的旧部，把权力抢回来。”

唐绍仪也忍不住说道：“日本人果然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话亏他们能说得出口，少帅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没错，我爹临死的时候，已经将大事托付给老把叔还有拙言。况且拙言又打败了日本人，以后想要报国仇家恨，就要指着拙言了。只不过从日本人的话中，我发现他们很可能还在拉拢奉军的旧人，蠢蠢欲动，想要对拙言不利。”

张廷兰微微一笑：“日本人要是没有阴谋诡计，那才是不正常呢。不过我觉得大家也要反省一下。为什么列强能够频频插手我们的内部。除了因为列强有种种特权，势力强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地域和派系分隔！”

唐绍仪听到了这里，也点了点头：“没错，自从民国以来，各地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结果人为的就分成了本省人和外省人，然后又分成了新派和老派，层出不穷。结果就把我们的力量越分越小，精力都消耗在了内斗之中。”

“少川先生，所以我要求你必须拿出一套新方案，各省主官全都要更换，一定要落实异地升迁。打破地方势力。”

“拙言，东三省也算在内么？”

“没错！”张廷兰毫不犹豫的点点头：“我准备调王永江出任副总理。兼任长江区域政务委员会主任。”

其实现在最顽固。最强大的一个派系，就是东三省，就是奉军！张廷兰能把王永江调走，也足见他的决心，唐绍仪也毫不犹豫的点点头。看来这次乱局也不是没有好处，正所谓大乱大治。凤凰涅槃的时刻说不定就到了。

……

“先生，您的报纸。”

石原莞尔正在一间酒楼之中，等待消息，北京越来越乱。大量官员和百姓逃亡，他已经看到了阴谋得逞的希望，他也加紧活动，想要再烧一把火。

正在等着接头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这话，石原脸色顿时有些不快：“我没有买报纸，你搞错了。”

“没错，是一位先生送过来的，他说里面有您要的东西。”

石原一听顿时有些疑惑，难道是手下人用这种方式给自己送情报，石原莞尔忍不住站起身，将雅间的门打开。

门外一个侍者将一份报纸双手递过来，石原正要接，可是他从对方的眼中，读出了一丝嘲弄，石原顿时感到了不妙，返身就要逃跑，可是一把冰冷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

这时候楼梯一阵响动，汲勇华带着人已经冲了上来，把石原莞尔给团团围住了。

“石原，没想到吧，有一天会落到我们的手里。”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我是日本使馆武官，有外交豁免权，你们赶快放了我！”

“你放心，我们不会杀了你，指挥拿着你和日本人做交易，这么好的一个筹码，我们可舍不得浪费了！”

汲勇华一摆手，把石原莞尔给拖了下去。这种抓捕行动在北京城中到处都在上演，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列强特工几乎全都被一网打尽。

除了他们之外，那些早就被列强收买的人也全都被揪了出来，这一次抓捕的总人数达到了惊人的两千七百多人，其中有不少都是重要的间谍。北京的各大监狱一时间人满为患，至于石原莞尔一类的重要间谍，全都被送到了军营之中，层层看管。

逮捕行动展开的时候，大量的军队也开入了北京，虽然这些人平时只是看守长芦盐场，但是训练完全比照正规军队。而且盐场的收入惊人，他们装备也相当不错，而且实弹射击的数量是普通士兵的三倍。

另外负责领队的全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老兵，因此拉出来之后，完全不逊色奉军的二线部队，比起国内这些军阀武装，有着绝对的优势，他们开进京城之后，立刻就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立刻将东交民巷等地围困起来，防止蠢蠢欲动的列强武装作乱，第二部分立刻前往长辛店卢沟桥一带，这里是卢汉铁路的要冲，他们立刻构筑防御工事，对付叛军。第三部分则是恢复北京治安，将四九城全都看管起来，老百姓也不许乱跑，到处都贴上了安民告示。

而且张廷兰下达了命令，任何借着混乱，抢掠百姓，为非作歹的，全都就地枪毙，几十具尸体倒在了街道上面，格外刺眼的红色让所有人都冷静下来，京城终于渐渐的安宁下来、就在奉军大部队进城之前，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和英国公使艾斯顿，以及法国公使祁乐业凑到了一起。

“张廷兰已经失去了对北京的控制，我们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保护侨民安全！”

芳泽谦吉大声的说道，谁都清楚保护侨民不过是借口而已。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动用武力，推翻政府。

艾斯顿还稍微有些犹豫，毕竟英国刚刚吃了大亏，三艘万吨大舰都被奉军给干掉了，大英帝国的里子和面子全都丢光了，英国人都把张廷兰给恨透了。但是英国人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面对这样一个强悍的对手，任何贸然的行动，都会带来无法承受的后果。

“芳泽先生，我认为应该等到叛军打到北京。那时候我们在动手，或许更合适一些。”

芳泽谦吉微微笑了笑：“也好，不过艾斯顿先生，我想有些承诺，最好该兑现了。”

“什么承诺？”

“当然是叛军的军费了。您不会忘了吧，这次帝国完全是考虑到和英国的友谊。才尽心尽力。出手帮助你们，一共承诺给他们1500万元，以及大批的军火，总不至于让我们承担全部开支吧！”

艾斯顿当然不会被芳泽谦吉给忽悠了，日本才是无利不起早呢，他们要不是和张廷兰有仇口。哪会这么积极啊！

“芳泽先生，我们当然不会让日本方面单独出钱，我看就三家一同承担吧！”

法国公使祁乐业一下子就把眼睛瞪圆了：“这和法兰西没有任何关系，钱还是你们出吧。不要扯上我们。”

艾斯顿一脸真挚的笑容：“如果张廷兰的政权倒台了，对于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好事情，有大块的蛋糕等着我们去分，现在多出一点，少出一点，根本没有关系。”

在这几个家伙的眼中，或许奉军已经成了砧板上的肉，就等着他们怎么下嘴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侍从惊慌失措的跑了过来。

“公使先生，大事不好了，中**队把使馆区都被包围起来，而且加上了机枪和大炮。”

“什么？”这三个家伙顿时站了起来：“怎么可能，奉军最快不也要两三天之后，才能开到北京城么？难道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也不知道，不过外面的确来了大量的军队。”

一听这个消息，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全都从对方的眼神之中，读到了浓浓的恐惧之色，他们又一次失算了。

“快，赶快让那些笨蛋回来！”

军队来了，就代表大局已定了，凭着使馆这点人马，要是北洋时代或许有用，但是碰上奉军，基本上就是送死。想要在北京闹事，已经没有戏了，要是再不让那些情报人员赶快撤退，可就危险了。

不过此时已经全都晚了，这些家伙多半已经落入了奉军的掌控之中。得到了下面报告之后，芳泽谦吉和艾斯顿全都傻眼了，这下子他们可麻烦大了。

在华的势力损失一空，多年的苦心经营，全都化为乌有，以后还怎么获取中国政府的情报，还怎么搞渗透，怎么进行破坏。前几次和奉军争夺，手中的势力就受到了不少损失，到了现在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他们是追悔不及，肠子都悔青了，可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碰到张廷兰，他们以前的手段全都没用了。

“芳泽先生，张廷兰既然有了准备，那王承斌他们也肯定不会成功，要不要赶快通知他们！”

“不用了，既然是一颗废子，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芳泽谦吉此时已经顾不上什么了，他现在比什么时候都后悔。其实在三天前中国方面已经提议向日本出口茂山铁矿的矿石。

这对于岛国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日本也想就此罢手，暂时利用中国的资源，恢复元气。可是日本政府当中还有一派，他们认为趁机搞垮奉

军，什么都是他们的，因此才果断的一搏，结果这下子彻底输光了筹码，原来的好处都未必能得到了。
日本人都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那些走狗啊！其实这也是所有选择当狗的都应该有的觉悟，放着人不当，下场总是可悲的。
当然此时的王承斌还感觉不到，他刚刚成功抢占了保定，其实准确说是荣臻他们完成了任务。按照张廷兰的计划，是要他们阻挡半天，然后节节撤退，必要的时候，把铁路和桥梁炸毁，这样叛军就没法快速进犯北京了。
不过有了傅作义的援兵之后，荣臻他们坚持了一天左右，利用这段时间，北京的局势已经逆转，大军源源不断的开进，卢沟桥的防线已经构筑起来。
有了充分的准备，也不用搞什么坚壁清野了，荣臻他们快速的撤回卢沟桥。而王承斌和彭寿莘等人成功占领了保定，简直大喜过望。
“诸位，奉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再加一把劲，赶快杀到北京城。芳泽公使已经答应我们了，只要到了京城，大把的钞票，海量的武器都会送过来，有了列强的支持，哪还用怕张廷兰啊！”
说完之后，几个人是哈哈大笑，他们随即挥军北上。
不过这条注定是不归路，在得到直军叛变，危急京城的时候，东三省的奉军也快速的动员起来，另外杨宇霆也急忙派出了援军。
孙安虎亲自率领着第五师和坦克师，日夜兼程，用最快的速度入关，原本估计他们需要三天多的时间，才能入关，实际上只用了两天半，坦克师的前部就已经到了奉天，同时前来的还有两个航空大队。
另外沈鸿烈也紧急调动了二十几艘军舰，进驻天津港，这些军舰之中，以小型的鱼雷艇居多，但是这也是十足的威慑，列强的海军都要掂量一下。
有了这些技术兵种的支撑，张廷兰能够更好的掌控全局，平叛更不在话下，叛军主力全都被歼灭在了卢沟桥。
王承斌和彭寿莘等十几位高级将领全都被俘虏，奉军打了一个十足的大胜仗。列强也失去了所有干涉中国的筹码，英国和日本都只能坐下来和中国谈判，终于大局彻底落入了掌控之中。
张廷兰也松了一口气，就在各方积极善后的时候，奉军的总账房王永江十分低调的入京，刚一到北京，就被张廷兰请到了官邸之中。
“岷源先生，有件大事，还请先生帮着参谋啊！”
王永江也微微一笑：“我也有事情要找拙言啊，东三省和全国是不一样的，你可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勇气么？”
“那是自然，我这次就是想和先生好好商量一下，如何利用眼前这次大洗牌的机会，淡化地方色彩，变奉军为国防军，变地方势力为全国政权。”

第七百三十六章交换

“拙言，要想争天下，就要心怀天下，就算不能把一碗水端平，但是也不能只顾着东三省，不论是军队，还是经济，都要有全国眼光，否则只知道重用自己的人，就会造成离心离德，不论是满清，还是北洋，在这一点上都犯了致命的错误，不能统合天下，敌人会越来越多，层出不穷。”

说到这里，王永江又笑道：“拙言，你能早早的意识到这一点，真是相当不错。说实话，我真怕你连续打败了俄日之后，就会走上楚霸王的路子。”

这世上恐怕也只有王永江敢和张廷兰这么说话了，项羽力能拔山，72场大战，无一不胜，横扫了天下，拥着美人，征服天下，是多少男人的榜样，但是偏偏就被刘邦给战败了，这其中只得思考的东西太多了。

对于张廷兰来说，最值得借鉴的就是项羽只会做霸王，而不会做君王，这就是太失败的原因。奉军如今也处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不能完成蜕变，不论有多么强大的军力，最后都会消耗一空。

就像前后空一格的某公，每次都能击败军阀，但是反倒是旧的军阀没有干掉，又出了一大批新的军阀。整个民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恶性分裂的历史，最后将自己有限的实力，全都消耗掉了。

“岷源先生教训的是，我准备对军队和政府都进行大换血，尤其是东三省的一些高官，要全都调到关内，打破地域阻隔，另外我准备把边防军升格成国防军，同时把兵力扩充到了32个师，除了奉军原有的部队之外。从关内再招募十个师，形成制约。”

王永江笑着点点头：“军队的事情我懂得不多，不过我觉得总要有海纳百川的心态，直系部队当中，虽然作乱的不少，但是中下级军官没有多少问题，你不妨让百里过来，拟定一个整军的计划。”

张廷兰一听，也是频频点头，蒋百里曾是保定军校的校长。威望很高，而直系之中，又以保定军校的为骨干，要是能收拢起来，就能平衡奉系一家独大的局面。绝对是非常好的建议。

“我马上给参谋长发电报，让他立刻进京。不过岷源先生。你对关内的发展。还有什么看法没有，我可等着你给我拿出方略呢！”

王永江微微一笑：“拙言，这事我的确想了很久，从目前来看，我们能控制的区域基本上是直鲁豫这华北三省，另外加上长江中下游。其余两广和云贵川都有些鞭长莫及。按照我的想法，就不妨暂时搁置这些边境地区，集中力量，让中原和江南稳定发展起来。到时候我们的工业实力至少能提升一倍。时间也不会太久，三五年就差不多，到那时天下一统，就无可阻挡了！”

听到这话，张廷兰也是频频点头，目前无论是财力，还是军力，都没有做好准备，何况有和列强交恶，如果把大军都派到了西南，只会让中原空虚，而且张廷兰也早就想要休养生息，结果偏偏战事不断，一直拖到了现在，部队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的确应该好好恢复一下。

经过和王永江的一番商讨，张廷兰的思路已经很明确了，直鲁豫三省是北洋的大本营，发展的很早，也有相当的工业和教育基础，其中有巩县兵工厂，有著名的北洋大学，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基础。而且北方相对没铁资源丰富一些，按照计划，这里将重点发展重工业，建成三座钢铁厂，同时大力开采山西的煤矿资源，建立火力发电厂，供应华北使用。

江浙上海一带，早就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发展条件也非常好，不过也有一点问题，就是长三角离着海洋太近，中国海军实力不足，没法保护。另外这里有强大的买办集团，是发展实业的一大阻碍。

按照王永江的想法，江浙一带将主要发展见效快的轻工业，逐步打击买办集团，等到国力提升之后，再加大对江浙的投资。

最后一个投资重点就是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在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投资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撑起了轻重工业格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中，武汉三镇都是中国工业门类最齐全，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

张廷兰也准备利用这个基础，大力投资武汉，当然武汉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位于中部地区，安全基本不用考虑，甚至比起东三省，这一点都占有优势，因此可以毫无顾忌的建立一批国防工业。

“岷源先生，按理说内阁总理您是当之无愧，只不过长江这条水龙脉关系重大，交给别人我不放心啊，只能让您亲自出马，因此只能委屈一下，先挂着副总理的职务吧。”

王永江摆了摆手，笑着说道：“让唐少川干总理，其实比我要好，至少能让南省的人放心。另外我是想干点实事，至于虚名倒是无所谓的。不过有一点我可要提醒拙言，华北地区并不比江南的任务轻，直鲁豫三省全都是人口大省，人多地少，矛盾尖锐。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就出现了白狼叛乱，这中原之地想要治理，没有那么容易，更何况还有一条时常泛滥的黄河，可都是大麻烦啊！”

“岷源先生说的没错，我已经准备在在这三省施行土地新政，让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

王永江叹了一口气：“土地是不得不动的，但是有牵连甚广，关内不比关外，拙言你想好了干这种事的人选了么？”

张廷兰微微一笑：“当然选好了，就是阎锡山！”

王永江一听也顿时吃了一惊：“拙言，你不是开玩笑啊，阎锡山不是刚刚犯了大错，差点京城不保，你还准备用他啊？”

“戴罪立功么！要是没有这点罪过，我还真怕他不出力干活呢。”

王永江一听，也是抚掌大笑：“拙言这话说得对，阎锡山治理内政还是有本事的，要是真的肯干，这中原地区也就可以放心了。”

“岷源先生，还有一件大事，我准备参考东三省的公务员考试办法，推广到关内，大量招募一批公务人员，填补空缺。”

“好，这个办法很对，历朝历代，只要建国之后，哪管天下还没完全统一，就要举行科举考试，这可是笼络人心的好主意。尤其是几次和学界都闹得不愉快，多录取一些年轻人，也算是缓和一下矛盾。”

张廷兰和王永江把大事商量妥当，恢复了秩序的北京政府开始高速的运转起来，这一次没有什么人敢再阳奉阴违。直系彻底垮了，洋人虽然叫的欢，但是也没有出兵宣战的意思，张廷兰又迎来了一场大胜。

有人先知先觉，有人后知后觉，但是不论什么人，除了极少数不知不觉的以外，大家都看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奉军一统天下，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谁也不能逆转，就算洋人也不行。

这时候再不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就是混蛋了，因此经历这次风暴，一大

半不坚定的官员都被清理出去了，剩下的人全都是战战兢兢，玩了命的工作，这种时候，表现好一点，难关过去之后，就是扶摇直上的时候。

在这些人的卖力工作之下，政府迅速而高效的运转起来，散落的叛军被清理干净，政府迅速恢复战争的疮痍，同时颁布了新的公务员考试办法。

媒体也是连篇累牍的报道，另外更重要的是随着王永江进京，从财政和奉天发展银行，又拿出了五千万元。另外张廷兰有和美国人签订了一份铁路修筑协议。

宁汉铁路和川汉铁路要引入美国资本，这也标志着美国人正式把手伸到了长江流域，英国人则是被驱赶出去。同时还签署了一份贸易通商协定，规定扩大双方的经济交流范围，准许美国在长江流域投资。得到了这块大饼的美国财团简直是欣喜若狂，他们立刻给张廷兰提供了三千万美元的贷款。

同时美国政府也积极出面，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坚决反对英国的动武叫嚣，英国人也不是傻瓜，手中的棋子都折腾没了，又没有足够的力量，那就只能坐下来谈判了。

另外奉军手里头还握着一批英国俘虏，其中包括两次海战之中，俘虏的将近一千名英国水兵，还有十几名情报人员。

有了这些俘虏捏在手中，英国人也是投鼠忌器。而且最让他们感到恼羞成怒的是日本人竟然先和奉军签署了协议，草草结束了出云号的事情。

其实这也不怪日本人，他们的间谍落入中国手上的更多，一旦闹起来，也没有道理，而且张廷兰也十分大度，表示可以不追究这次事件，依旧向日本出售茂山铁矿的矿石，不过价格优惠就取消了，另外张廷兰也答应将间谍还给日本，不过要用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来交换，日本人也只好答应，中国有大量的留学日本的人才，其中一大批理工科的人才回国无法就业，结果就留在了日本。

这次张廷兰就把这些人全都还了回来，一共有四百多人，加上家属，超过一千人回到了国内，而此时距离关东大地震，只有五个月了……

第七百三十七章国防军

“该死，又让他们跑了！”

一个英**官大声的骂道，猛地抬起脚，向前面已经废弃的帐篷踢了过去，可是他突然觉得有东西挡了一下。

从草丛之中，嗖的一声，就射出了一支尖锐的竹签，正好扎在了这个军官的肚子上面，只是扎进了不到半寸，并不深。可是他立刻就感到伤口并不疼痛，而是传来了一阵麻酥酥的感觉。

有毒！

这个军官顿时痛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跟着他的那些士兵也吓了一大跳，急忙过来，拖着这个军官，就要撤退。可是慌不择路，一个士兵踏在了一处草地上，顿时响起了一声爆炸。

右脚被这个炸掉，一节白骨，露在了外面。顿时这个士兵就发出了凄厉的叫声，其他人也顿时被吓傻了。这哪里是来围剿暴徒，分明就是掉进了天罗地网，他们急忙架起了受伤的战友，立刻逃跑。

就在逃跑的时候，又有一个英军一脚踏进了陷阱之中，等到其他人过来一看的时候，头皮都发麻了。两米多深的陷阱，里头插满了倒立的竹签，而且这些竹签全都用火烤过，比起一般的刀剑也差不多，把人生生给穿了糖葫芦，已经彻底没有抢救的希望了。

这些英军也顾不上他了，只能撒腿逃跑，就在这十几个人慌慌张张的逃跑的时候，正好来到了一处河沟。两条渔船停在了一边，他们带着伤员，正好要用船只运输，因此四五个士兵就朝着渔船跑了过来。

“有人么？”

英国人大声的喊道，但是并没有什么回声。有两个英军还朝着渔船开了两枪，子弹穿过，也没有人，这些英军急忙跑过来，想要把船只弄走。可是突然在一旁的密林之中。几乎同时响起了五六声巨响。

一片密集的铁砂子打了过来，这几个英军一下子就被罩住了，就算最幸运的，也挨了十几颗，身上被打得像筛子一样，痛苦的倒在了地上。鲜血把河都染红了。

剩余的那些英军急忙向这边开枪，要冲过来，可是在小河的另一边，早有几条狙击枪对准了他们。啪啪啪，几声响过，又是四五个英军被打爆了脑袋。剩下的三个英军已经被彻底吓傻了，他们放下了武器，高高的举起了双手，选择成为俘虏。

这时候伏击他们的民兵渐渐的全都涌了过来，负责指挥的正是李珣。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南洋的反抗力量已经出具规模，而且派过来的这些士兵也快速成熟。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雨林之中作战。

从各种植物和动物身上提取毒素，然后制造各种陷阱，只做简易的子弹地雷，伪装偷袭，样样得心应手。而且他们的队伍也快速扩大，尤其是在两个多月之前，徐树铮辗转来到了南洋。

从此之后，南洋的这些抵抗武装，就有了领导人，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大量不堪忍受压迫的华人都卷入进来。除了华人之外，当地的一些土著也被吸收进来，总之能对付英荷殖民政府的，就全都用上了。

这些后加入的民兵训练还严重不足，在密林之中。很难精准的射击，因

此给他们配备的都是散弹枪，一打一大片。他们甚至在密林之中，建立自己根据地，在里面设置了土作坊，专门生产各种土造武器。

别小看这些抵抗力量，由于他们接受的训练作战理念全都远远领先这个时代，给英国人造成的伤害十分巨大，几个月下来，已经有两百多名英军士兵被击毙了，另外还有大量的英国人的种植园，矿场受到了袭击，造成了上千万的经济损失。

李珣这些年轻人，也快速成为了这些抵抗队伍的中坚力量，他看了看那三个英国士兵，摆了摆手，让人把他们拖到了那些新兵的面前。

“一人一刀，把他们都给我剁了！”

这些刚刚用散弹枪击毙了几个英国人的年轻士兵，还都处在了兴奋之中，可是突然听到了这个命令，顿时都有点不知所措。

李珣冷笑了一声：“下不去手了？心软了？哪次排华的时候，这帮畜生手软过？你们想想自己冤死的亲人吧，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要是他们还活着，你们就滚蛋！”

终于就在李珣转身的时候，一声凄厉的惨叫响起，这三个英军很快变成了尸体，随后就丢进了河水之中，成了鱼虾的美餐。

南洋的混乱越来越严重，最开始是沙捞越，随后蔓延到了整个婆罗洲，最后就连马来亚也不稳了，冲着这个态势，甚至能烧到缅甸，乃至印度。

这等于是英国在远东的殖民秩序全都要崩溃了，英国人简直焦头烂额，其实他们也猜到了背后可能是中国政府在搞鬼，但是苦无证据，他们只能加大驻军力度，全力镇压。

除此之外，原计划将派到中国的两艘战舰，到了新加坡之后，就再也走不了了，被用来稳定南洋的局势。

家大业大，也有苦恼，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曾经何等威风，但是此时却到了落日余晖，到处都是烽火，到处都是窟窿，他们已经无力维持庞大的帝国了，更遑论和中国搞大规模战争。

最后英国人也不得不和中国坐下来，老老实实的商讨了全新的协议，英国撤销天津，汉口，九江，镇江，厦门等地的租界，只保留上海公共租界。另外放弃在辛丑条约之中的驻军权力。

放弃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成立专门的贷款清理委员会，整理中英之间各种贷款，本着恶债不偿的原则，重新确定归还数额。

在关税问题上，英国将所有海关交还中国管理，但是为了保证顺利过渡，中国需要聘用英国工作人员三年……

林林总总，一共签署了而是几条，将英国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攫取的各种特权基本废除，唯独保留了上海公共租界和香港问题。

上海的公共租界涉及到国家太多，而且张廷兰也想保留一个开放的口岸，毕竟上海还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开发利用还是离不开外资，只不过租界这种形式肯定要改变，外交部已经着手开始谈判了。

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香港，这一点双方都十分默契的没有谈及，张廷兰的手还伸不到南方，而且还是要给大英帝国留点面子，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容易就范。

整个谈判一直持续到了五月份，在23年6月28号中英才最终敲定了协议。通过这份协议，中国基本将英国的特权废除干净，为收回了大量的租界

已经关税，国家的领土和经济主权都得到了有效的维护。

公布出去之后，举国欢腾，一扫叛乱的影响，由奉军主导的新政府也深入人心，南北渐渐的恢复了安宁，国家也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时期。

只不过要想彻底巩固这个成果，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军制改革。要变奉军为国防军，对于这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张廷兰又托付给了蒋方震。

在张廷兰的主要助手当中，蒋百里和王永江非常相似，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地域成见，办事也公平合理，让人心服口服，正是如此，张廷兰才敢把这种大事情，交给蒋百里。

“副总统，这是我刚刚拟定的一份整编计划。”

张廷兰看了看，然后点点头：“百里兄，你这份计划里头有异地招兵这一条，不知道你准备怎么操作呢？”

“副总统，官场上唐总理和岷源先生都提出要异地为官，按照我的想法，部队也应该如此，如果将军和士兵都在同一地区，就容易形成小团体，对于部队的管理非常不利，因此应该彻底打破。我准备让关内和关外的部队进行一下大换血，这样才能真正的淡化地方色彩，把奉军变成国防军。”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我很同意这个措施，不过东三省早发展了这些年，无论是军官素质，还是士兵质量，都和关内拉开了档次，要是这么安排，不怕把强强联合给打破，影响战斗力么？”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们现在还远远不是天下太平的时候，因此这次整军之中，前十三个师基本保留奉军建制，只是少量引入关内的士兵和军官，另外后19个师则是要落实这项要求。”

张廷兰一听欣然点头：“就这么办，不过这十三个师也不能一直如此，变革要小步快走，争取在三到五年之中，把部队全都打乱，有些将领虽然我还比较放心，但是带着一支部队时间太长了，终究不好！”

“副总统放心，我已经安排了新的征兵制度，下一步会着力平衡各方。另外这次整军，我将部队分成了四个档次，第一档就是头十三个师，作为野战部队的主力，驻防东北，西北，以及远东地区，防备俄日两国。第二个档次是守备师，原则上，在我们控制的区域之中，华北，华东和华中，一省一个。第三个档次是基干师，这个主要是针对直系遗留下来的那些部队，从中抽取精华，按照小编制，作为战略预备力量。第四个档次则是快速反应师，人数不要太多，装备一定要精干，他们主要的使命是针对西南和两广，作为对付这些小军阀的利剑快刀。”

第七百三十八章纳妾

经过张廷兰和蒋百里的一番讨论，最后把整军方案基本敲定下来，前十三个师作为野战师，采用一师三团编制，另外配属一个装备54门105毫米榴弹炮的炮兵团，两个高炮连，以及其他附属部队，总人数要打到一万六千人左右。

其实这种编制奉军早就提出过，前几个师也是这么编制的，但是由于作战任务变化很大，因此有时候要把已经取消的旅临时编制起来。

不过这次由于大局已经基本确定，野战部队只要负责外部就可以了，因此编制彻底固定下来。作为对抗俄日陆上威胁的主力，其中第二，六，七三个师驻扎外蒙。第三，四，十一，十二，十三五个师驻防东三省，鸭绿江一线。第五，八两个师进驻远东，第九和第十师作为后备力量，驻防奉天。

至于第一师则是有些特殊，被授予近卫师的称号，并且将部队扩充为三旅九团的超大编制，主要负责京津一带的防御任务。

这也是张廷兰吸取了教训的结果，在国家尚未统一，外患还在的时候，京城绝对要驻守重兵强兵，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等到国家局势彻底稳定之后，第一师或许还会进行调整，按照张廷兰的想法，他想要把第一师打造成奉军的机械化部队，作为国家最有力的一只铁拳。不过暂时还没有这个财力，只能单纯作为一个设想。

除了这十三个编制完整的师之外，其他的部队就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削减，二线地方守备部队一共编制了七个师，直鲁豫三省各一个师。江浙以及上海安排了两个师，作为经济中心，这点兵力还稍显单薄。张廷兰又把最新成立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放在了杭州，同时也可以拱卫上海。

海军陆战队是张廷兰从去年开始，就筹划建设的一支部队，随着国内大部分地区的统一，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队的主要使命有收复失去的岛屿，和日本还有英法在南洋进行争夺，这种战斗都离不开海军陆战队。

而且张廷兰把这支纯粹的进攻性力量放在了长三角，也是非常有学问的。按照常理来讲，其实应该把这支部队放在福建。作为攻击台湾之用。不过张廷兰却没有这么做，其实这里面已经透露出很深的战略考虑。

如果想收复台湾，谁要傻乎乎的去登陆台湾啊，直接攻击琉球就可以了，相比之下。琉球面积更小，攻击难度也低。同时琉球战略位置又远在台湾之上。只要拿下了琉球。台湾根本不用打，就势必会回到中国手中，因此张廷兰才把海军陆战队放在了长三角。

另外还有两个守备师放在了湖南和湖北，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保护这个中部的工业重镇，还有稳住中部的意思。

除此之外。还编练六个基干师和六个快速打击师，六个基干师每个师只保留六千多人，只有一个步兵团，不过其余的炮兵和其他技术兵种则是和一线部队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基干师也很有学问。每一个主官都会配置两位副手，如果一旦大战爆发，一个团就能变成三个团，像是气球一样，快速的膨胀起来，用最快的速度投入战斗。

这六个基干师平时驻扎在中原以及江南等临近铁路线的地区，平时参与保卫地方安全，到了战时则是快速扩编，快速机动。

至于六个快速打击师则是为了应付西南和两广等地设计的，这些地区都相对偏僻，调动大军进去耗费过大，而且以战斗力来计算，多数军阀都是渣渣，根本不用耗费太大的精力。

这六个快速打击师有三个是按照山地部队训练，每个师八千人左右，务必做到装备精干，行动快速，打击能力强，平时一个师，可以轻松击败一个土皇帝，两三个师就有控制一省的能力。

经过这一番整顿，国防军陆军总计有三十五万左右的兵力，而且还可以快速动员二十万人，按照目前的情况判断，已经基本够用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安全形势的变化，还可以适当扩充。

毕竟作为一个有四亿多人口的大国，保有一两百万军队并不算很过分的事情，军队多一点不只能够用来威慑，而且还能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也算是普通民众的一条出路。

“拙言，陆军的编制基本就这样了，海空军还要做一下挑战，其中海军要分成两支舰队，一支称为渤海舰队，以旅大，威海卫等地为基地，拱卫京津以及东三省工业区。第二支则是要放在长三角一带，作为东海舰队，防御区域在东南一线。”

“嗯，海军暂时这么编制吧，不过等到我们能造军舰之后，还要扩建一个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一个放在南方，一个放在海参崴，只有这样，才能撑起一道海上长城。”

蒋百里也点头赞同：“空军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目前空军战机在七百架左右，看来来远远多于日本，也多于俄国。但是由于我们疆域广阔，要守卫的地区也多，空军还要肩负海防的任务，因此必须要大力扩充，至少要把飞机增加到1500架，甚至是2000架。不过考虑成本问题，飞机可以不用都装备新的，最好的战机交给一线部队，稍微老旧的飞机可以留给二线飞行员，不过空军的数量必须保证。”

这也是大国防空和小国的区别，小国可以打造小而精的空中力量，但是大国绝对不行，必须保证足够的数量。

“百里兄想的不错，就按照这个主意办吧。”

“拙言，这整军可是要花大价钱的，扣除原本奉军的二十万出头，还要扩充十多万人，其中可以从直系的军队之中搜罗一些，但是也要招募一大批，另外各省原有的士兵也都要遣散。这也不是一笔小钱，内阁只答应给五千万，缺口至少还有三千万，另外还有武器采购费用，我估计没有一个亿是做不成的！”

军队就是吞金的老虎，就算不整编，花钱也是如同流水一样，这还只是陆军，等到马肯森号改造完毕，航母舰队拉出来。那简直就是烧钱了。

“百里兄，今年刚刚收回各种特权，等到明年之后，财政缺口就会大大弥补，军队方面的投入也会增加。至于今年的缺口么。就由我来想办法，保证不会耽搁大事。”

蒋百里一听这话。顿时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什么麻烦都了拙言手里。都能解决了，点石成金的本事可不是瞎说啊！”

蒋百里笑着告辞了，张廷兰也露出了一丝苦笑，他当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不过是知道历史大势，能够找到捞钱的机会而已。眼下距离日本关东大地震越来越近。少不得这笔钱就要在日本人身上出了。

人家大地震，自己发灾难财，似乎有些不好听，索性到时候捐给日本人三头二百的。然后在公园里头点上蜡烛，默默地祝福他们，坚强一点！

其实在赶走弗雷德的时候，张廷兰就已经埋下了利用地震大捞一笔的想法，现在资金缺口这么大，看来真的要好好打打日本人的主意了。

就在张廷兰筹划着怎么赚钱的时候，蒋百里已经把整编的方案给公布出去了，哪知道这下子奉军的宿将全都炸锅了。这次整军和以往的扩军完全不一样。蒋百里已经把原则说的清清楚楚，要异地带兵，不准将领和士兵属于同一省区。

另外各级军官必须定期轮换，在任何一个部队都不能超过两年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么做就等于将彻底打破了兵归将有的局面，而且任何人也别想拉起小班底。

有很多人对这种安排很想不通，好好的兵带着，凭什么就要定期轮换，战斗力下降怎么办？指挥的不顺心怎么办！

当然这些是能往外讲的理由，还有更多人已经在拉起自己的小圈子了，结果美梦一下子被打破了，他们当然也不能甘心，因此每天都有人去找蒋百里，去找杨宇霆，去找孙安虎，甚至直接找到了张廷兰。

不过张廷兰何等奸猾，这种时候，他是绝对不会给自己添堵的，能不能想明白，都要老实听安排。张廷兰早早的就跑到了密云别墅，早在年前，一家子就要到北京来，但是偏偏赶上了叛变，直到最后和日本英国敲定协议，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

但是正好此时已经到了初夏，暖暖的阳光，碧绿的草地，轻轻呼吸一口空气，到处都带着芳香。当然这只是暂时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京城的好空气只怕时间不会多了，那就趁着好的时候，多享受一下。

张廷兰亲自把一家人接了过来，几个月不见之后，大丫的个头长高了不少，但是脸蛋依旧肥嘟嘟的，粉嫩嫩的，仿佛能挤出水来，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透着十足的灵性。

刚见到张廷兰的时候，还有点认生，可是当张廷兰亲自牵着一匹小矮马，让小丫头骑在上面，向着别墅进发的时候，小姑娘顿时就高兴坏了，明亮的眼睛紧紧的盯着眼前这匹像狗一样的小马，简直就是活宝贝。

同样稀罕小马的还有张闾瑛，张学良好不容易从欧洲回来，自然也要把于凤至和孩子接过来，好好团聚一下，看到张廷兰精心布置密云别墅的时候，张学良也毫不客气变的霸占了一个院子。

只是光抢了房子，别的东西就忘了，张廷兰也揶揄道：“汉卿，不是我不给大侄女准备，实在是你这个当爹的太粗心了。”

张学良哼了一声，一把把张闾瑛抱了起来，让他骑在肩膀上面，笑着说道：“宝贝女儿，爹给你当马骑，你看怎么样？”

张闾瑛顿时就露出了笑容，张学良故意颠了颠肩膀，张闾瑛的笑声就更清脆了。于凤至反倒有些嗔怪：“汉卿，别总惯着孩子，要不然都没法管了。”

周芯瑶反倒是微微一笑：“他们事情忙，一年到头和孩子见面的时候都不多，总不能光是疾言厉色吧，就让他们好好的玩玩吧。”

“哎，人家都说严父慈母，怎么到了咱们这，反倒让女人唱黑脸了，他们净在孩子面前讨巧！”

张廷兰和张学良带着孩子，跑在了最前头，而周芯瑶，于凤至他们则是陪着张作相花福田等跟在了后面。

张作相一路上脸上都止不住的笑容："能走到今天，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凤至，咱们虽然是两家人，但是其实就是一家，以后有了什么事情，都直接找我，要是汉卿敢胡作非为，我就家法伺候。"

张廷兰牵着小马，带着女儿到了别墅的前面，这座别墅还是满清时代建设的，由于参考了西式建筑，因此整个别墅显得洋气十足，同时又带着浓厚的东方格调，院子中间有喷泉，还有两排一人多高的养鱼缸，里头巨大的锦鲤来回游动。

"大丫，你看这些鱼怎么样？"

大丫想了半天，歪着小脑袋问道："好吃么？"

张廷兰一听这话，也是哭笑不得，没想到女儿还是个十足的吃货，因此笑道："当然好吃了，爹给你做一个糖醋鱼！"

大丫得意的点点头，张廷兰也不管是不是焚琴煮鹤了，果然亲自动手，挑了一条最大最肥的，做了一大盘的糖醋鱼，一家人吃得也格外的畅快。

到了晚上，张作相把张廷兰叫了过来，爷俩相对而坐，张作相依旧吧嗒吧嗒的抽烟袋，半晌才说道："拙言，你也是副总统了，抛开黎元洪那个废物，这个国家全都由你说了算，按理说爹也不该多说什么，不过有些事情吊着总不好。"

"爹，您老说的是什么事情啊？"

"当然是你的家事了，芯瑶这个儿媳妇我是满意的，但是光一个媳妇，未免有些不合适吧？孙烈臣可是和我说了宪瑞的事情，人家早就把心拴到了你这里，现在年纪也不少了，耽搁了也不好。另外我听说那个乔丫头也和你来往多年，头几年你还年轻，玩玩而已，我不好多说，现在你到了这个身份，还是趁早收到家中吧，要不然有什么变动，面子上也不好看。"

张廷兰也急忙点点头："爹，要不是一件事情赶着一件事情，我也早想和芯瑶说说了，只是怕伤了她的心！"

第七百三十九章双喜临门

说是兵器推演，但是对决也是十分激烈，双方都憋着一股劲，日本方面已经连输两场，根本就不能接受继续失败了，因此他们拼命的发动攻击。奉军的防线渐渐的萎缩，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凹陷，日本人还在步步紧逼。

在场的所有人都替张学良他们捏着一把汗，不过老张反倒很轻松，尤其是看到张学良能费尽心思的想办法，和其他人一同商量，老张已经十分满意，儿子或许纨绔一点，但是只要好好培养，还是可造之材，希望不要比别人差啊，老张的眼神不由得扫过了张廷兰一下。

“火力覆盖！”

日本人将所有攻击重点放在了正面的三号高地上面，这是奉军阵地的枢纽，只要拿下来，他们的胜局就已经奠定下来。不过也就在日本人拼命攻击的时候，他们的两翼和中部出现了一丝脱节。

张学良他们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机会，将所有炮兵都压了上去，猛攻日本的左翼，日本兵完全陷入了饱和攻击之中。如果放在了真实的战场上，只怕就要损失惨重，至少上百的日本兵伤亡，甚至全线崩溃。

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日本人不用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但是他们也忍不住肉疼。尤其是町野武马，他的呼吸十分急促，这家伙不只因为担心失败，同时他也被奉军的炮兵战术吓住了。

奉军的火炮并没有布置在前方，而是采取了纵深配置，最大限度保证了火炮的生存，同时奉军在射击的时候，采用的是间接射击的方式，极大的增加了火炮的攻击效果。

火炮射击方式在一战之前。几乎都是直接射击，也就是直接瞄准目标，向枪支一样。到了一战爆发之后，随着机枪的大量使用，再进行直接射击，就等于是让炮兵送死，间接射击的方式开始广泛使用。

所谓间接射击也就是借助瞄准镜，测定射击角度和距离，通过抛物线的方式，将炮弹射向对方的阵地。极大的提升了炮兵的生存率，而且还为最大限度的集中火力提供了可能，这正是世界炮兵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奉军已经跟上了世界的cháo流。

在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人也通过血的代价。学会了间接射击，不过出于他们的小算计。并没有把最先进的炮兵理念。交给中国人。

日本人自以为得计，可是现在一看，顿时大为吃惊，奉军已经掌握了他们用大量鲜血换来了的技术，町野武马不能不吃惊。

负责推演的日本人满脑袋都是冷汗，战场的局面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了。双方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向奉军方面倾斜，堂堂日本皇军，竟然败在了一群奉军的学员身上，他们简直无地自容。

这时候老张也看出了一丝门道。突然笑着说道：“赤冢先生，町野先生，我看这一轮就算是平手，咱们以后还有更多的交流机会，不用急于一时，以后还有机会！”

老张给了他们一个台阶，町野武马心里头有一百个不愿意，他还想让手下人放手一搏，说不定能搬回局面，可是令一个声音告诉他，下场可能会更惨。而且他也看出来了，奉军的攻防战术一点不比日本人差，必须重新评估奉军的战斗力。

因此町野武马只好点头同意，比拼在最关键的时候，戛然而止，张学良他们还有点措手不及，眼看着日本人灰溜溜的离开，张学良跑到了老爹面前，敬了一个军礼，大声的说道："大帅，我们完全能战胜日本人，给奉军增光添彩，怎么能讲和啊！"

"你懂什么！"老张狠狠瞪了他一眼，然后又看了看在场的学员，笑着说道："你们干的不错，在同等的条件下，比起日本人还要优秀，我十分欣慰，也十分满意！只是和日本人之间的胜负，不只是在于你们这些军人，还在于其他人的共同努力！"

老张的头脑很清楚，就算在纸上谈兵，能够压过日本人，也不能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奉军只要一天武器不能自给，就别想正面抗衡日本，一面越打越少，一面源源不断，这种战争根本没法打。老张主动要求讲和，也是不想让这帮学员太过自大，必须认识到纸上谈兵的时候，日本人和奉军是在同一起点上。

但是到了真正的战场上，奉军根本没有能力保持和日本人同样的战备水平，因此大规模战斗的胜负早就确定了，这不是军官能左右的，而是整个国家的工业水平确定的。

这些事情学员们还不一定想的很清楚，不过他们依旧兴致高昂，两胜一平，已经是大涨了讲武堂的威风，体现出了奉军的水平，从老张到讲武堂的师生都欢欣鼓舞。

按照和李景林的约定，张廷兰还要请一顿全狗宴，张廷兰索性将规模扩大起来，一共宰杀了十几条土狗，讲武堂上下人人有份。李景林的伤势并不重，简单的包扎一下，就没有什么大碍了。

狗肉大餐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浓醇的美酒，飘香的狗肉，讲武堂上下到处都是笑语欢声。

"周医生，宪瑞妹妹，你们不想一块尝尝狗肉么？"

"女孩家的，跑过来看热闹就已经很过分了，要是在和你们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岂不是成了梁山的孙二娘了，我们才不敢！"周芯瑶笑着说道。

孙宪瑞连连点头，而且她还指着张廷兰的鼻子，大声的说道："拙言哥哥，你心肠太狠了，那么可爱的狗狗，你们也能忍心吃得下去，我才不看你们作孽呢！"

"难道这个时候还有狗权主义者？"张廷兰的心里头也不住的画问号。

"拙言，宪瑞妹妹可养了一条京巴啊，十分有灵性的。"

"没错，别人不理我的时候，我就和它说话，什么事情都告诉它，那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们现在吃它的同类，我才看不下去呢！最好以后就定下一个规矩，永远都不许吃狗肉，这样最好。"

"宪瑞妹妹，这个要求可有点难了，最多我能管住自己的嘴，不去吃狗肉，别人恐怕不行啊，而且制定这种规矩也不符合情理啊。"

"为什么你能管住，他们就不能管住呢？又哪里不和情理了呢？"

"人和人千差万别，再说了你不让吃狗肉，我还想不让别人吃马肉呢，要知道我也养了一匹汗血马啊，同样宝贝的不得了。以此类推，恐怕什么肉类都不能吃了，就像什么阿胶啊，燕窝啊，统统都别吃了，你说这样行不行？"

孙宪瑞的大眼睛转了转，显然没法接受这个结果，要知道她还吃着阿胶呢，完全用驴皮熬出来的，看起来怎么都比狗肉要残忍的更多，小姑娘也知

道自己有些过分了。

“拙言哥哥，别人我就不管了，不过你可是说了能管住嘴巴的，要是让我知道你吃狗肉，咱们就一年不说话！”

说完之后，孙宪瑞转过身，气哼哼的离开了，也不给张廷兰争辩的机会，偏偏这时候一阵阵的香味飘了过来，让人直流口水，张廷兰顿时陷入了煎熬之中。

比武结束之后，讲武堂学员的士气提振了不少，张廷兰趁着这股热乎劲，又增大了训练的力度，各种学习演练几乎从不间断。

大家已经都把日本人当成了目标，想要超远他们，首先就要认清楚现实，奉天比起日本，还是远远落后，因此双方的军官即便是相差不多，奉军也别想胜过人家，只有远远把日本人甩开，靠着汗水，弥补硬件的差距。

讲武堂掀起了训练的热cháo，而同时还有一件事让大家彻底沸腾了，少帅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期在即，奉天上下宾朋云集，张作相和吴俊升等人也纷纷赶到了奉天，一时间奉军上下都齐集一堂。

转眼就正日子，于文斗带着家里人也早都来到了奉天，张廷兰把自己的庄园贡献了出来，于家人暂时住在这里，迎亲的车队就从这里接人。

奉军老一辈的齐集大帅府，东三省，甚至是京津一带的贵客全部赶了过来，老张手握三省，在天下的诸侯之中，也是数得着的大人物，这些人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巴结老张的好机会，帅府已经塞满了人。

还有更多的人只能默默的把礼物交上去，连一杯水酒都没有，不过就算是这样，大家也是趋之若鹜。

小辈人就更热闹了，张学铭，张廷枢，冯庸，吴凯杰，汤佐荣，汤佐辅，张景惠的儿子张绍兴，一个不差。

新郎官张学良的也是精神百倍，人样子本来就不错，穿上新郎官的衣服之后，更显的精神百倍，英气挺拔，成了炫目的中心。

装饰这红花绿叶的车队把于凤至接到了帅府，在老张面前，一对新人拜天地，将整个婚礼气氛都推向了**，老张更是大为高兴，于凤至这个儿媳妇是他一手选定的，老张对自己的眼光十分有信心，凤凰到了家中，也该飞黄腾达了。

就在婚礼进行的时候，突然段祺瑞也发来了贺电，而且老段在电报之中，提到了委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管理三省军务，张作相的善后督办也正式变成了吉林督军。

老张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顿时喜出望外，这才真是双喜临门呢，儿子娶亲，自己成了名正言顺的东北王，从此三省就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

第七百四十章一边热闹，一边悲哀

“先生，这是最近三个月的日元走势，请您过目。”

犹太佬弗雷德从秘书的手上接过了统计的图标，只看了一眼，然后就扔到了一边，微微冷笑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骗外行人的，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只有读懂背后的资本和权力运作，才能真正掌控一切。”

秘书低着头听着，并不敢插话，作为一位后辈，他的任务就是老老实实听话，从这些翻云覆雨的前辈身上，学到犹太人的金融精髓。

弗雷德走了两圈，然后才自言自语的说道：“日本正处在一个高速的成长期，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局势都相对稳定，我实在是看不出短期之内会有什么威胁到日元的因素。”

弗雷德又走到了书桌前面，从抽屉里头拿出了张廷兰交给他的一份密电，在电报之中，张廷兰十分隐晦的指出日元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弗雷德得到了消息之后，就一直在找佐证这个观点的证据，但是令他郁闷的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

这也让他变得十分苦恼，弗雷德想了半天，才笑着看了看秘书，然后问道：“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先生，您说过无论什么时候，唯一能相信的就是自己，我认为应该按照您的判断做决定。”

弗雷德突然摇了摇头：“相信自己没错，但是更要相信那些实力更强大的人，他们手上握有的筹码会更加惊人！”

张廷兰的眼光弗雷德还是不能不相信的，毕竟他在几年前，就把俄国的局势给看透了，现在想必功力更加惊人了，而且作为一国领袖，手中的筹码也会远远超出想象，因此弗雷德立刻着手，准备对日元发动攻势。

从金融突袭，能够搞到一点钱，但是显然张廷兰还不满足这点成绩，他要利用这场空前的灾难，让日本承受更大的损失，因此这段时间张廷兰都在挖空心思，寻找可乘之机，要让日本人付出更大的代价。

张廷兰正在书房里面看着各种东西的时候，突然在门口探进来一个小脑袋，大丫费力的迈过了门槛，清脆的叫了声爸爸。

张廷兰一看，顿时眉开眼笑，急忙把小公主抱了起来，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一看到了爸爸，大丫脸上笑开了花：“爸爸，妈妈不好，大丫不喜欢她，喜欢爸爸。”

“快和爸爸说说，难道妈妈欺负你不成？”

“嗯！”大丫撅着小嘴，点了点头：“宪瑞姑姑来了，妈妈都不让姑姑陪我，她自己和姑姑聊天了。”

张廷兰一听，脸色顿时都有点变了，急忙问道：“宝贝女儿，宪瑞姑姑什么时候来的？”

“刚刚过来，她们都不好，来了之后，都不先看看大丫，我不喜欢她们，喜欢爸爸。”说着大丫还主动亲了张廷兰的脸颊一下。

张廷兰看着天真的女儿，也笑道：“大丫，你说让宪瑞姑姑，变成宪瑞妈妈，天天都陪着你，好不好？”

大丫歪着小脑袋，想了想之后，然后眼珠转了转，然后怯生生的问道：“要不要吃宪瑞姑姑做的菜？”

“你说呢？”

“不要！”大丫果断的摇了摇头：“难吃死了，宪瑞姑姑做菜是黑黑的，一大盘子，臭死了，就像泥土一样。”

大丫一边说着，还一边用小手比划着，眼中流露出一股恐惧之色，显然那是一段很不堪的回忆，让她还心有余悸。

可是就在她说着的时候，周芯瑶和孙宪瑞从外面正好走进来，两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看起来十分和谐，张廷兰也松了一口气。不过一听大丫在那边揭短，孙宪瑞顿时脸蛋通红，就要冲过来，张廷兰强忍住笑意，急忙使了一个颜色，让她先安静。

“大丫，宪瑞姑姑除了不会做菜之外，你还讨厌什么呢？”

大丫摇了摇头：“宪瑞姑姑给我买好多礼物，还带着我到处玩，她挺好的。”

“还算你这个小妮子有点良心，不就是一次做菜没成功么，我不也没有饿着你，至于记这么久么，小心眼！”

孙宪瑞一边说着，一边把大丫抱在了怀中，狠狠的亲了亲她的小脸蛋：“又长胖了，看来京城的饭就是养人啊。”

“宪瑞，你要是觉得京城饭好，也可以留下来，想吃多久吃多久。”张廷兰笑着说道。

孙宪瑞白了他一眼：“兰哥，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理解成你的求婚呢？”

“当然可以。”

“哼，一点都不正式，人家西方人不是还有下跪，还要送戒指么，你什么都没有，让人家怎么答应，你当初就是这么唬弄芯瑶姐姐的么？”

周芯瑶笑着坐了下来，看了一眼孙宪瑞，又看了看张廷兰，然后笑道：“宪瑞，你也就别挤兑拙言了，看上他的女人都命苦，你要是不嫌弃，就和我一起吃苦。”

这话一出口，孙宪瑞就真正的成了张家人了，饶是孙宪瑞十分开朗，但是也有些交羞，粉颈通红，脑袋也不自觉的低了下来。

这时候一只大手突然拉住了她，将一枚嵌着红宝石的戒指，套在了葱nèn的手指上，而在周芯瑶的手指上，也早早的套了一枚黄玉戒指，至于在张廷兰的书桌里头，还有一枚蓝宝石戒指。

其实从戒指的安排上面，也十分讲究，自古以来，中国都以黄色为尊，给周芯瑶黄玉戒指，也是显示她的身份。

“拙言，姨太太找我聊过了，老爷子的意思是婚事尽快办了，最好在这个月之内，请几位重要的宾朋过来，不宜太过张扬，只是我觉得有些怠慢了宪瑞妹妹和乔姐姐。”

孙宪瑞微微摇了摇头：“我不在乎那些虚名，况且拙言现在的身份，又不是小户人家，还用得着摆那些排场么，其实不只是我，就连乔姐姐也是这个意思，尽量低调一点。况且我又是爱玩爱走的人，知道的人多了，到哪个名胜，周围都有无数眼睛盯着，我可受不了。”

说着孙瑞瑞低下了头，看了看大丫，笑着说道：“等大丫再长几岁，我带着她哪都走走，人家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咱们巾帼不让须眉，也不能守在家里头，大丫你愿不愿意啊？”

“愿意！”大丫毫不犹豫的说道。

张廷兰看在眼里，心里头也很得意，家里头多点人，只会更热闹，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婚礼的日子先不着急，就选在8月28号，9月1号正好要举行一个授衔仪式，一大批将领要把军衔提起来，咱们也算是双喜临门！”

周芯瑶一听张廷兰有了安排，也只能点点头。她们当然不知道张廷兰的心思，自己这边洞房花烛，犒赏三军，那边日本人遭灾，正好符合了张廷兰心里的恶趣味。

时间都敲定下来，各种筹备工作也都要开展起来，张廷兰这段时间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全都推掉，一心好好陪陪周芯瑶和孙宪瑞。

其实掰着手指头算起来，真正能好好陪陪家人的时间都不多，而且在也以预见的未来，麻烦事也只会有增无减，或许真如周芯瑶说的，嫁给自己就是苦命人。

就在孙宪瑞进京一周之后，乔岚芸也赶到了京城，她之所以拖得这么晚，并不是有意拖延，只是她刚刚从美国回来，又在上海进行了一番布置。张廷兰要对日元下手，光是一个三心二意的弗雷德，张廷兰肯定信不过，还要有自己人才成，这些布置工作全都交给了乔岚芸。

乔岚芸年龄比孙宪瑞要大，心中的思念也更胜，一下子扑到了张廷兰的怀里，眼角之中已经涌出了泪水。

“你这个死木头，终于舍得给人家一个名分了！”

“别哭了，一会儿要是让芯瑶和宪瑞看到，你这个大姐形象可太差了。”

乔岚芸止住了哭声，靠在了张廷兰的胸膛里头，忍不住说道：“你偏偏赶上我在美国的时候，告诉我消息，人家差点直接从美国回来，什么事情都不管了。”

“可不能不管啊，要是这次能成功，至少还能弄到上亿的资金，投资大武汉的计划就有希望了。”

“拙言，你和我说实话，真有绝对的把握么，我也是没看出日本经济会出什么问题，而且靠着欧战的积累，他们的工业体系越发健全，经济形势也蒸蒸日上，虽然国土狭小，但是短时间也不会出问题，难道拙言你准备发动和日本的战争不成？”

“当然不是，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多想了，老老实实的准备当新娘。”

时间飞逝，很快就到了28号，两位姨太太加入了张家，奉军的老人，在京的一些要员全都出席了婚礼，热热闹闹的。洞房花烛的情况不用多说，张廷兰足足在温柔乡里头享受了三天。

到了九月一号，正是授予国防军军衔军旗的大日子，张廷兰也早早的准备妥当，三位夫人环绕在周围，帮着他把军装弄得一丝不苟。

这段时间北京城中欢声笑语，各路将星一同云集，都在等着授衔典礼，时间到了11点，张廷兰才在蒋百里和杨宇霆等人的簇拥之下，来到了会场，张廷兰亲自公布了授衔的名单。

而就在众人换新股的时候，一场空前的灾难也降临到了日本人的头上，东京到横滨之间，大地开始颤抖，隆隆的轰鸣之声，一直沉睡在地下的巨兽张牙舞爪的咆哮着冲了出来，瞬间末日就降临了下来。rs！。

第七百四十一章五年备战期

“东北边防军设立之初，就是为了夺取中东路路权，无数士兵浴血奋战，从俄国人手中夺回中东路，开启了东三省经济发展的新篇章。平定张勋叛乱，收复外蒙古，出兵远东，痛击赤俄，可以说中国北方的安宁全是用士兵生命换来的。

痛歼日寇，收复满铁，扬威朝鲜，旅大，威海卫，胶州湾，一连串曾经失去的土地，离散的儿女，再一次回到了中国的怀抱。废除租界，收复海关，挫败海上威胁，中国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血火之中，拼搏而来。

回顾历史，边防军的成立时间虽然只有七年时间，但是已经做出了丰功伟绩，足以彪柄千古。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敌人把屈辱强加给我们，我们不得不用铁和血，去捍卫自己的尊严。

中国的每一步发展，都困难重重，阻力巨大，国家的安全，离不开强大武力的守护。从今天开始，边防军正式整编为国防军，三军将士要时刻做好牺牲奉献的准备，万里疆土是五千年来，祖宗先人留给我们的财产，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做不肖子孙。

我们必须牢记肩头的使命，牢记亿万同胞的福祉，更加严格要求，努力训练，争取成为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铁血雄师，让国家，让民族放心。”

张廷兰面对着手下云集的将星，做出了这番庄严的讲话，国防军也正式成立，随后又进行了授衔仪式。

原本蒋百里还提议给张廷兰授衔，成为三军元帅，不过张廷兰给拒绝了，他可是有心成为大总统的人。一旦挂上了元帅军衔，就真的把中国变成了军事独裁制的国家了，尤其会给后世留下一个恶例。

另外张廷兰一手打造了边防军，对军队有着巨大的控制力，也不用非要加个军衔。同时张廷兰考虑到国家还没统一，而且未来的战事可能还有很多，因此贸然授予太高的军衔，也会造成赏无可赏，升无可升的窘境。

因此这一次最高的军衔是上将，一共有四个人得到这个职务。杨宇霆，蒋百里，孙安虎和秦威。

杨宇霆和蒋百里都是张廷兰的重要高参，堪称左右手，授予上将是理所当然。而孙安虎和秦威早年都跟着张作相。资格很老，而且又忠心耿耿。升职也是必然的。别人都没有什么说的。

往下就是中将一级的，姜登选领衔，包括李景林，张贺年，万福麟，丁超。张贺年，马占山，吴凯杰等等，一共二十三人。其中就有冯玉祥，孙传芳，等等非奉系的人员。

另外是少将，一共六十四位，其中有周子健，荣臻，黄显声，侯郎，王以哲等人，基本上奉军的主要将领全都得到了提升。先前因为整编，造成的怨气也全都烟消云散了。

这可是奉军第一次正式授衔，按照以往的说法，这就是开国元勋，从龙功臣，是要进入凌烟阁，受到后世敬仰膜拜的。

中国人又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质，那就是到了一定身份之后，就要争取历史定位，就算不能名标青史，也不能遗臭万年。因此当全新的军服换上，肩头挂上了金星，整个会场就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些将领普遍年纪都不大，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比比肩头的星

星，全都在暗中较劲。
张廷兰等着大家轻松够了，然后笑道：“这次授衔只是陆军，以后海空军还有进行授衔。不过我要提醒大家一点，授衔可不代表着你们就嫩高枕无忧，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打起精神，把部队训练好。在这里我还可以告诉大家，别以为上将就到头了，上面还有四星的大将，还有五星的元帅，只要能为国立功，国家也不会亏待你们！”
这些人一听到元帅两个字，也全都眼睛冒光，当兵要是做到了这一步，这辈子也就值得了，大家全都鼓足了干劲。
一旁的蒋百里也笑道：“副总统专门给大家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来的全都是名角大腕，请这些人还花了不少钱呢，大家都欣赏一下吧！”
此时的娱乐形式一点不比后世差，安排额全都是名家名段，有梅兰芳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余叔岩的空城计，有京韵大鼓开山鼻祖刘宝全唱的大西厢……
全都是热热闹闹的段子，而且这些演员也都格外的卖力气。开玩笑下面坐着这些军头儿，要是让他们不高兴了，还不把场面都给砸了！
当然这些人也是多虑了，从奉军走出来的这帮人全都有着严格的军纪，况且张廷兰又亲自坐镇，他们只能像是小学生一样，老老实实的坐着，不管听不听得懂，全都忍着。
张廷兰毕竟经历过后世的那种视听的狂轰滥炸，对于这些东西虽然韵味醇厚，但是还有些排斥，因此坐了一会儿，就主动起来离开。
张廷兰刚一出来，几个负责军情的头目都等在了那里，一个个都有些惊骇的看着张廷兰，宛如看到了妖孽一般，目瞪口呆。
“你们难道想让我看几张臭脸么？”
“不是。”常荫槐急忙说道：“副总统，日本那边出事了，出大事了，出了天大的事了，您不知道么？”
张廷兰白了他一眼：“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常荫槐讪笑了一下：“我还以为您能算出来呢！”
“别和我打哑谜了，赶快说吧，不然我摘了你们的乌纱帽。”
刘少卿急忙说道：“副总统，您可手下留情，日本东京一带，就在今天11点左右，也就是咱们授衔仪式刚刚开始的时候，发生了特大的地震，死伤成千上万，东京，横滨一带，全都化为乌有，保守估计也要死五六万人。受到波及的至少在百万以上，损失财富就更加难以计算了！”
刘少卿说的一点都不错，日本的确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天灾，关东地区东跨日本本州岛中东部，总面积3万平方公里，日本重要的工业区——京滨工业区就在关东地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精华也都全部集中在这里，城市，工厂，学校。科研院所云集，代表着日本现代化的程度。
在23年9月1日，星期六，横滨——东京地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商人和上班族还在办公楼里忙碌。家庭主妇们则开始烧火煮饭，很多人都挤在车站。准备外出度假。全然不知道一场浩劫就这么降临了。
11点58分，关东平原地区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嘎嘎”的声响，大地上下抖动起来，接着便是一阵紧一阵的摇晃。一向宁静沉稳的大地此时却躁动不安：左右摇摆，上下抖动、起伏，人们仿佛置身于峰谷浪尖的海面上一叶小舟中。无法站立，无法走动，只能听命于那失去往日平稳的大地的摆布。

人们被颤抖的大地抛向空中，非死即伤。没有死伤的人们试图逃出摇摇欲坠的房屋。结果被掉落的砖石砸得头破血流，8.1级的地震将地下蕴藉的巨大破坏力全都释放出来。

东京的房屋成片成片的倒塌，灶台上的火将房屋全都引燃，日本人习惯用木质的房屋，此时这些房子全都成了最容易燃烧的东西，很快城中大火弥漫，侥幸躲过地震的人，又被大火给吞噬了。

其实说起来日本人也是不长记性，大地震已经吃了一次亏，结果依旧用木质的房屋，结果到了二战的时候，美国人投下了无数的燃烧弹，让东京在享受一次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虽然根据暂时的情报，还搞不清楚日本究竟受到了多大的损失，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日本人遭受了空前的打击。由于地震发生的地带正是首都地区，是日本工业和人口最集中的区域。

保守估计直接经济损失也在几十亿左右，如果算是人才损失，简直是难以计算的一个天文数字。这几位情报头子除了对地震灾害感到恐惧之外，更让他们恐惧的是张廷兰的种种安排。

诸如从日本撤资，撤出人才，暗中对日元下手，他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一点，正因为越是清楚，就越感到害怕。能够洞彻政治的动态，这还能接受，但是能够洞察天地的变化，这未免也太扯淡了吧，难道眼前的人是妖孽不成，他已经提前知道了日本会发生地震？

张廷兰也怕他们胡思乱想，摆了摆手，然后说道：“我不放心日本，是因为大正天皇身体很差，而且还有点脑残，我判断他有可能会死亡。而继承者裕仁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必定回合老臣发生冲突，政局不稳，我们才要做一点准备。只是没有想到，上天竟然对日本人发了脾气，可见这个国家是何等的天怒人怨。”

听到了张廷兰的解释，他们还能勉强接受，毕竟这是基于政局的判断，如果要是连天灾都被张廷兰给把握了，这未免也太可怕了。

“大灾之后，必有大乱，以前布置的一些暗子全都可以动起来。日本人能鼓动直系军队叛乱，我们也可以如法炮制，让日本热付出更惨痛的代价。”

几个人一听，急忙都去安排了，张廷兰则是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真有种仰天大笑的冲动。此时中国的处境并不好，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而且还得罪了一大票的列强。张廷兰最担心的就是英美等国站在日本的后面。武装这个岛国，给中国添麻烦。

可是这场地震如期而来之后，极大损害了日本的元气，虽然地震灾害会加速日本的右转，使得岛国变得更具侵略性。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总要恢复一丝元气，才能往外侵略。

而且此时中国的实力，也远远超出了原本的时空，日本人没有五年的恢复准备，别想和中国开战。可是五年之后，中国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就连张廷兰都不能准确预计。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日本，乃至其他列强，永远失去了绞杀中国，阻断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拥有如此庞大块头的中国，一点完成工业化，那是足以扭转整个世界格局的。张廷兰一直以来担忧的生存危机，终于解决了大半，他当然是喜出望

外。
作为一个友好的邻邦，日本出了这么大的麻烦，中国政府当然要关怀一下，因此在第一时间，大总统黎元洪，总理唐绍仪都发去了慰问电报。而且中国民间还组织了各种捐款活动。
当然这些都是面子工夫，张廷兰则是躲进了后宅，搂着乔岚芸，算算这一次究竟能得到多少钱。
“别乱动！”
乔岚芸按住了张廷兰胡乱摸索的大手，另一只手还在快速的打折算盘。张廷兰整个人都凑了过来，下巴枕在了香肩上面。
“老婆，快点算算，咱们是不是要发财了？”
“嗯，这次我们主要通过做空日元和债券获利，保守估计可以拿到两亿元的利润。”乔岚芸一边计算着，一边忍不住惊叹起来，也不知道是因为张廷兰的大手作怪，还是她被这个数字给吓住了。
最后乔岚芸终于把计算结果弄清楚了：“拙言，扣除各种损耗，最后到我们手上的至少有1，5个亿，这可不是一笔小钱，你准备怎么用啊？”
“钱怎么用是小事，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床怎么用吧！”
张廷兰保住了乔岚芸，一下把她抱到了松软的大床上面……
“拙言，真是出乎预料，日本竟然发生了如此规模的地震，实在是老天都在帮我们啊。”蒋百里忍不住说道：“不过地震之后，日本政局必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岛国的政治家必定会寻求扩张，来改变他们糟糕的地缘环境。”
张廷兰也笑道：“百里兄说的没错，我估计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五年左右，日本一旦从地震阴影之中走出来，必定会彻底走上对外扩张之路。因此这五年时间，就是我们进行备战的最后时间，只要做好了战争准备，才能有效的遏制日本人的野心。”
“没错，不知道拙言有什么计划没有？”
“当然，我准备在武汉投资一个亿，建成华中工业中心，如果一切顺利，五年时间，我们的工业产量会两倍于日本。”

第七百四十二章撒钱

“我们已经和美国签订了协议，修筑川汉和宁汉铁路，只要修成，四川，湖广，江浙就连成了一体，铁路的运输效率势必会大幅度的增加。现有的卢汉铁路，津浦铁路也要进行整顿，统一标准，扩建复线，让运力翻倍。另外要在武汉修建长江大桥，直接把三镇连接到一起，而不用再走轮渡了，这样武汉三镇必定会迎来一个高速的发展时期。”

蒋百里在一旁听着张廷兰的花钱大计，也是频频点头，这个手笔的确有点大得惊人。

“拙言，自古以来长江可都是天堑，要想修大桥，恐怕投资不会少了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要想发展工业，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就必须跟上去，不然就是空想，天堑如何，早晚也会变成通途，而且不只是武汉，南京最好也要修建起来，这样南北的壁垒就彻底被打破了。我们的军队最多一两天，就能从北京开到南京，这样的速度，南省再也别想搞什么独立，整个国家也就连成一体了。”

“除了投资这些基础设施之外，我还准备扩建汉阳铁厂，使得钢铁产能提高到二十万吨，另外四川等地水利资源丰富，正好丰满水电站差不多修成了，靠着积累的技术人员，到西南大修水电，有了路，有了电，工业也就发展起来了！”

蒋百里也点点头：“这个投资计划固然不错，可是还有两大难题，一个是安全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我可不止一次的听到唐总理哭穷了。”

一提到钱，张廷兰就露出了得意十足的笑容：“百里兄。你就放心吧，钱不是问题！”

张廷兰说这话时候，口气可不是一般的大，竟然敢拿钱不当回事，这可是真的有点胆大包天了，不过张廷兰就是有这个底气。

这次日本大地震，他靠着做空日元，捞到了将近两亿元的利润，看起来数字并不小。不过此时资本流动性远不及后世，而且日本也相对封闭。尤其是那个头号战犯裕仁，虽然还没有登上天皇宝座，但是也展现出相当果敢的一面，已经采取了管制措施，想要继续套利。就困难了。

不过张廷兰的坏心思肯定不会结束，光是清理地震的现场。就要几个月时间。张廷兰还有下手的机会，他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引爆一颗炸弹，那就是假日元的问题。

自从搞到了安徽的三椏树之后，奉军就大肆的印制假日元，基本上每年印制一亿左右。而且到了一战结束的时候，为了抢购设备，张廷兰一年就印制了3亿元以上，如今在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当中。至少有10亿左右的假日元，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进入了欧美等国的手中。

要是把这个问题捅出来，对日元的打击势必更加沉重，简直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至少能再榨出两亿元的利润，有了这些钱，发展武汉和西南也就有了希望。

蒋百里也知道张廷兰有些特别的手段，这个年轻人总是能从特殊的渠道弄到钱，这也是张廷兰起家的本事，他们这些人只管干活就好了。如果真如张廷兰规划的那样，中国的工业产能超过日本两倍，那时候小小的岛国就再

也不是一个威胁了。

“拙言，现在部队整训基本完成了，各级主官也都选定了，唯独近卫师的师长还没有选定，按照我的想法，最好交给蔚久（张廷枢）。”

近卫师肩负着京津的安全，责任重大，而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让张廷枢出任这个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按照规划，近卫师要增强机械化装备，张廷枢又是装甲作战的专家，交给他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张廷兰闭目沉思一下，然后摆了摆手：“第一师还是交给张贺年吧，至于廷枢，我另有安排。”

蒋百里也是苦笑一声：“二少爷的本事还是人所共知的，拙言，你可不要因噎废食，浪费了一个将才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我早有打算了，他应该会满意的。”

作为一个上位者，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如果把张廷枢放在了第一师师长的位置上，就算他是靠着能力上去的，别人也会当做是裙带关系，正所谓上行下效，就没法管理了。

不过张廷兰也不准委屈了二弟，想来想去，他准备把张廷枢安排到海军陆战队。这支刚刚组建的新部队，受到的关注并不多，毕竟海军都没有成型的，一个海军陆战队能有什么作用。

但是海军陆战队的作用，张廷兰可是一清二楚，这可是海外攻击的尖刀，无论是对付日本，还是对付南洋，海军陆战队都是急先锋，而且这支部队还相对独立，让张廷枢管着，基本上就相当于自己袖口里的部队，可是随时调用，别人也没法说短论长。

张廷兰交代差不多了，然后有对着蒋百里说道：“百里兄，你还要辛苦一下，根据现有的军力，以及未来的发展，拟定一整套对日作战计划，另外对俄国，对南洋都要有相应的战略。只要国内稳定下来，我们就要往外走，至少要恢复东亚的势力范围。”

对于土地的痴迷，几乎深入到了中国人的骨子里头，正好现在也没有核武器，只要是陆地接壤的地区，张廷兰就不相信有人能拼过中国陆军。虽然在接下来要把注意力放在休养生息上面，但是张廷兰已经准备为扩张领土做好铺垫了。

蒋百里刚刚离开，总理唐绍仪又找了过来，一见面唐绍仪就忍不住笑道：“拙言，你还是老神在在的，日本人遭了地震，国内不少人还给日本呼吁捐款呢，甚至有议员建议提供救灾物资。”

张廷兰微微一笑：“清理了这么多亲日分子，怎么还有人不长记性呢。”

唐绍仪不以为意的笑了笑：“拙言，人家这是为了人道主义，冠冕堂皇，想反驳都反驳不了。更何况我们和日本也是邻居，心里头动刀子，面子上也要过得去。”

“也就落一个面子上过得去，这样吧，派过去两艘军舰，帮着日本人救灾。至于他们愿不愿意用，那就是他们的事了，另外再捐款五千元，送点粮食和被子，也就成了。”

唐绍仪一听，脸上也微微抽动一下，苦笑道：“拙言，这未免有些太拿不出手了吧！”

“怎么，还当咱们是天朝上国，要大把的撒钱。何况就算咱们还是，可是人家日本已经不是藩属了，抢咱们2亿3千万的时候，可一点没有手软啊。”

其实5000也不算少了，折合到后世，也有几十万了，记得某大国就给了豢养上百年的狗10万而已，还被一堆人称赞，这是尊重纳税人的血汗，中国也要跟上世界潮流啊。

“总理，我再给你出个主意，要是谁还鼓动捐款，你就下令组织一个志愿者团队，谁叫的最响，就让谁过去，让他们也和日本人同甘共苦。”

“成，就这么办了，反正我是没有多少钱给日本人送去。”

刚刚遭受了大地震的日本，很快就得到了中国方面热情真挚的慰问，充满诚意的关怀，相信遵守纪律的日本人民，一定能够克服灾难，重建家园。

在最后中国政府慷慨的提供了5000元，100条棉被，2000公斤粮食，10顶帐篷，200个罐头，由海容号和黑山号军舰运送到日本，随舰还搭载了50名专业的搜救团队，可以参与救治伤员，搜寻幸存者的行动之中。

看到了这份电报，简直把日本人给气出了内伤，这点玩意连打发要饭花子都不够，而且最可恨的是中国方面还想借机把海军军舰派过来。那些搜寻团队找情报恐怕要远远多于救人吧！

凭着日本人的脏心烂肺，当然体会不到中国的关怀，对善意表示了感谢，不过当即拒绝了中**舰进入日本港口的要求，更不准中国方面派遣救援队。

这下子也打了国内某些过于热情的人的脸，人家不要，和中国自然没关系。

对日本人吝啬，不过对国内张廷兰可是大方到了极点，连续公布了几项大型基础建设投资项目。全国的铁路要统一成标准轨，管理运营也必须统一，结束中国铁路被列强分割霸占的历史，光是这一项投资，就多达5千万。

随即张廷兰有公布了一个教育对口支援计划，也就是以奉天对于直鲁豫三省，以吉林对应江浙，以黑龙江对应湖广，从东三省抽调教学人才，推广中小学教育和扫盲教育。

按照张廷兰的计划，每五年时间，要让人口识字率提升百分之十，也就是说二十年之后，识字率要提升到百分之五十，凭着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在人才的绝对数量上面，中国可以和任何一个列强比拟。

为了这项教育计划，光是中央政府每年就要增加3千万预算，地方财政也要把预算的百分之二十拿出来，而且还要逐年大幅度的提高。

另外张廷兰也准备大力扶持一批高校，在华中地区，形成一个产学研基地群，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引擎。

当然为了落实这项计划，把钱真正花到有用的地方，张廷兰决定亲自到湖广走一趟，看看究竟该怎么花出去。

第七百四十三章中原土改

“瀚勃，你怎么看西南的事情？”

常荫槐一听这话，突然愣了一下，张廷兰可是绝少和他谈过政务，现在突然问了起来，怕是有些什么事情吧。

“副总统，以我之见，西南就有两个字形容，一个是乱，一个是穷，越穷越乱，越乱越穷。”

张廷兰微笑着点点头：“一阵见血啊，西南地理偏僻，北洋的势力无法达到，因此就成了民党对抗北洋的堡垒，和北洋作战，内部也有混战，总之是战火不停，百姓受苦啊。”

“副总统，您是有意插手西南么？”

张廷兰点了点头：“在中国这块大棋局之中，西南处在了控制力最弱的一角之上，如果不快点解决，势必后患无穷。只是还没有合适的人选，不知道瀚勃有没有兴趣，到西南干上几年。”

常荫槐急忙诚惶诚恐的站了起来，脑门上面也冒汗了，战战兢兢的说道：“副总统，卑职自知调查局的工作没有做好，但是还请副总统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能弥补漏洞。”

常荫槐的确是有点吓坏了，直军叛变，他的特别调查局一点消息都没有拿到，放在哪里，都是一个巨大的疏漏。张廷兰现在提到了这话，难道是要把自己给撤换了不成？

“瀚勃，你不用着急，平心而论，你是愿意继续管情报部门，还是愿意担任一方大员？”

相处这么久，常荫槐也很了解张廷兰，从他的话中，常荫槐已经读出了坚定的意思，他只能低头说道：“全凭副总统安排。”

张廷兰笑道：“瀚勃，我是觉得让你单纯管理情报部门。有些大材小用。而且西南局势复杂，还是一堆土皇帝，派军队过去不成，派文官过去，也很为难，想来想去，只有你最合适。你放心，只要在西南干出成绩，一样能够扶摇直上，而且行政系统远比情报系统更宽广。只要好好干，五年之内，我许你一个副总理之职。”

“副总统您既然这样说了，我就保证把事情做好。”常荫槐的脸上终于恢复了一丝镇定。

“嗯，就该有这个信心。我先委任你出任西南铁路督办，主抓川汉铁路的建设。这条铁路四川老百姓可是盼了多少年。为此还引发了保路运动。最后甚至推翻了满清。你以此为切入点，四川的那些军阀没有人敢公然反对，不然就是和四川几千万老百姓作对。再给你配一个快速机动师，名义上就叫筑路保护队，全部归你指挥，该怎么做。全靠你运筹帷幄了。”

张廷兰这个安排也是深思熟虑的，西南的土皇帝都要清理掉，但是西南道路艰难，而且经历几次战乱之后。民众都十分排外，贸然入川，很有可能激起四川军阀集体抵制，这样就不美了。

因此张廷兰的策略就是温水煮青蛙，先把势力插进去，然后再进行分化瓦解。不过张廷兰这个煮青蛙可是真金白银的煮，不是某公的鸠占鹊巢。

川汉铁路的施工难度相当大，投资也十分惊人，想要修成，不只要投资，还要调动四川本地的民众支持，招募工人，采购物资，总之这一条铁路

就是靠钱堆出来的。

张廷兰笑着对常荫槐说道："铁路是一个很好的支点，运用到了妙处，就能撬动四川的局面。修铁路就要招募工人，就要采购物资，这些钱就会流入社会，滋养四川的民众和商人。他们有钱了，我们的商品也就进去了，经贸往来会越来越密集，只要控制了越来越多人的钱袋子，就不愁拿不下四川了。"

"副总统，您这是给我指明了路啊，说起来的确是这个理，外蒙和西北的铁路修建起来之后，也有大量的民众获益，我们的脚跟就站稳了，在西南也正好能参考西北的做法。"

张廷兰也满意的点点头，的确常荫槐其实在内政上的才华，远远在情报之上，当时是没有合适人选，不得不赶鸭子上架，现在手上的人才也多了，正好能把常荫槐调到西南，让他能够一展所长。

火车停在了汉阳，张廷兰刚下了火车，谭延闿领衔，带着两湖的要员亲自来迎接，另外王永江也等在了这里。自从张廷兰将长江流域交给了王永江之后，他先是到了江浙转了一圈，然后又逆流而上，到了武汉三镇，这次他也亲自过来迎接。

见面之后，寒暄了几句，张廷兰就笑着对这些赶过来的两省政要笑着说道："在三十年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在这里创建了汉阳铁厂，成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开端，也造就了武汉三镇工业中心的地位。钢铁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张之洞能够看到这一点，能够肯投资，现在看起来，还是相当了不起。不过这些年以来，汉阳铁路因为种种原因，惨淡经营，这一点必须纠正，我这次来，就要加大对两湖的投资力度，让这个工业中心重新兴旺起来。"

投资可不是一句空口白话，而是实实在在的银子，而且听话听音，张廷兰将两湖定位成了工业中心，这可是和东三省平级的待遇，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大量的投资必定会倾向到这里，无数的百姓都会因此受益，这些人全都欢声雷动，场面异常的热闹。

张廷兰被接到了原来的都督府，先后接见了一些政要，好言劝勉他们一阵，大家全都和和气气。一直到了傍晚，张廷兰邀请着王永江，坐上了船，从龟山到赫山之间，一面看着夕阳西下，一边聊天。

这一带正是张之洞投资的重点，有汉阳铁厂，有湖北枪炮厂，刚药厂，绵延十里，是一条完整的工业地带，不管后世对张之洞有多少争议，说他是钱屠，但是在张廷兰看来，知道发展重工业，就是了不起的，在开始的时候，交点学费也无所谓。

"岷源先生，您在长江走了一圈，不知道这心里头有没有发展的腹案了呢？"

王永江叹了一口气："有是有，不过发现的问题还是太多了，哪一项处理不好都容易造成我们投资打水漂啊。"

"有这么严重么？"

"十分严重，湖北可能还好一点，真正费心的就是江浙，那是最早开放的地区，列强势力深入的最早，有大量的买办存在，同时金融业十分发达，投机盛行，这两项在工业发展的时候，都是一个大麻烦。"

发展工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投资，还要培养相应的人才，早期投入十分惊人，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垃圾，质量比不

过外国产品，这就造成了投资工业，投资巨大，回报则比较晚，还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充当买办就不一样了，直接代理洋货，没有了麻烦的生产过程，而且资金周转十分快速，靠着洋人分下的汤汤水水，就能过的比较舒坦了。

“这人一点找到了容易挣钱的途径，就不愿意多干活了，我调查过一些江浙上海的富商，按理说他们的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应该去投资实业，赚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实际情报并非如此。他们都把钱投到了金融市场，买股票，或是直接交给外国银行，进行投资，我也计算过了，投资实业，好的时候，一年不过一成利润，甚至可能更低，但是投资金融可就不一样，半个月，甚至是几天，就能拿到百分之几的利润。”

听着王永江的话，张廷兰眉头也皱了起来：“岷源先生，你是说想单纯靠着引导，很难把江浙一带的资本引入实业了？”

“很难，至少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干的，但是采取强硬措施，又会造成反弹，我也有些拿不准。”

张廷兰对于江浙财阀也有些了解，知道其中有多少奇葩的事情，比如某公领衔的四大家族光是资产就达到了当时中国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某公夫人更是敢把全国捐来买飞机的钱，放在银行里头生利息。

要想让这么一帮人，真正沉下心，好好的干实业，的确是强人所难了，人家身娇肉贵，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

张廷兰想了想之后：“这也在预料之中，暂时还是尽量鼓励一些有心发展实业的商人投资，我们提供优惠政策，暂时江浙的重点还是轻工业，至于重工业主要投资在武汉三镇吧。”

王永江点了点头：“也只有如此，不过拙言，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忧，我怕一旦大规模投资之后，会造成整个国家不稳。”

“此话怎讲？”

“中国太大了，地区发展又不平衡，偏偏我们底子又薄，只能重点投资某些区域，无法惠及其他地区。但是一旦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又会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这可要全国老百姓承担。另外发展工业，又会造成人员流动加剧，人心不稳。日本人那么能忍耐，明治维新之后，发生了多少次农村暴动，我是真怕中国的贫富差距会更大，更加难以收拾。”

张廷兰听到这里，联想后世，其实也是如此，不过那时候好在全国都有了工业基础，现在可是大多数老百姓都吃不饱，活不下去，要是搞不好，中国都有可能会烽火遍地。

想到了这里，张廷兰人说道：“为今之计只有速行土改，让老百姓有了土地，有了念想，这样才不至于把人逼到绝路，我们也就拥有了迂回的空间。”

第七百四十四章千年剧变（上）

工业化是一次痛苦的涅盘，就像是练七伤拳一样，要先伤己，再伤人。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已经相当困难了，偏偏还要一个民族一起来修炼，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从英国开启工业革命开始，真正练成神功的国家屈指可数。但是一旦神功大成之后，就能横扫天下，所向无敌，就连曾经世界最骄傲的霸主，天朝上国都可以轻松的碾在脚下，可见这门神功的厉害之处。

而以中国的体量，一旦修炼成功，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扫地神僧级别的，傲视群雄，无人可与争锋。但是越是厉害，这条路就越是难走，王永江这些年作为奉系的大管家，可谓是殚精竭虑，耗尽了心血。

“拙言，东三省工业发展到现在，走得有多难，你我都清楚，偏偏东三省还有其他省份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有充足的土地，有丰富的资源，还有俄国留下来的现成铁路，地方上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另外还可以从全国吸收人才和资金，才有今天的成绩。可是下一步要想把工业化推向全国，困难绝对是几何倍数增加，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信心走下去。”

开玩笑，王永江都叫苦不迭了，张廷兰急忙笑道：“岷源先生，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依我看工业化需要着力解决的是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产业的问题，第二是社会的问题。所谓产业的问题包含了建设工厂，培养人才。发掘市场，是一条龙的，社会问题就相对复杂很多，工业化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识字人数增加。城市人口增加，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差距扩大，**滋生，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困难，全都无法回避。”

王永江点了点头：“拙言，你算是把一切都想清楚了，咱们在东北的时候。抓住了几次重要机会，又有国内当做腹地，社会问题还可以控制，但是放到了全国，这些问题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不过要想靠着土改，就能把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也不现实。而且还会产生后患。”

“岷源先生，咱们把问题都摆出来。也像军队一样，搞一个推演，看看究竟利弊如何。”

王永江堪称当世的智者，又管理经济这么多年，见解非同寻常，而张廷兰不只有后世的见解，还有执政多年的经验，两个人都对各种问题，有着深入的理解。很快就把问题归结起来。

“拙言，你方才总结为产业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也可以理解成靠发展解决的硬性问题，以及要靠政策调节的柔性问题。人才培养，工厂建立，开发矿山。科研积累，这都是靠着投资和时间积累的，但是那些社会问题就会比较麻烦，如果不考虑清楚，搞不好就会影响我的工业化进程。”

工业发展需要人才，因此必须提高识字率，必须增加城市人口，但是众所周知，识字越多，这样的人对政治的诉求就越大，因此很多大学教授都会指点江山，自我膨胀，恨不得有当总理的本事。

另外农民承受能力要远远超过市民，一个村子里，大家几乎都认识，互相帮衬着，什么问题都没了。但是到了城市，大家都在匆匆忙忙，根本无暇关心自己的邻居，这样的人就比较脆弱。

一方面是自我膨胀，一方面是承受能力脆弱，这些人就要求政府提供更

多的保护，要求更多的权益，这也是现代政治逐渐民主化的原因，正是由于市民阶层的增加。

但是在工业化的发展期，工资水平更低，劳动时间更长，休息几乎没有，工伤更是家常便饭。翻开每一个列强的发家史，都是血泪斑斑，多少童工被饿死，多少黑奴和印第安人丧命，日本有米骚乱，俄国有大饥荒。

而且到了中国身上，问题变得更糟糕，难度更大，因为中国太大，也太弱，没有实力全面工业化，因此只能重点发展一些优势区域。结果就会拉大地区差距，尤其是在投资期，往往要从落后的地区拿钱，去填补发达地区。

反过来发达地区还会输出高物价和高通膨，让其他地区老百姓承受的苦难更多。这是城市和农村都受苦的时代，如果再加上**滋生，老百姓很容易把矛头对准政府，指责工业化的政策。

一旦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民主制度，向着选民妥协，整个国家的努力就完了。因此必须顶住压力，坚定的走下去，才能浴火重生。

“拙言，实行土改之后，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能降低人口流动，防止城市过分膨胀，而且老百姓都有了口粮之后，对于通膨也有了抵抗能力，社会秩序也会变好。而且还能释放农民的劳动热情，政府可以更容易的发动民众，用他们的义务劳动，完成早期的积累。”

王永江一阵见血的说出了好处，张廷兰也是频频点头。

“不过有了这些好处，也有坏处，一旦全都分掉之后，农民是有储蓄习惯的，因此分的越细，市面上流动的粮食就越少，但是另一方面城市的人口却在增加，你让这些人吃什么？而且还会造成征税困难，减慢积累的速度。中国人多地少是不争的事实，就算把土地全都分了，并不会让大家都富裕，只不过是一起贫穷而已。”

听到了王永江的分析，张廷兰也终于对后世的一些政策有了清醒的理解，土改是不得不为之，而公社化也是必然的选择，否则根本没钱去积累，也没有粮食支撑城市化。

自己相比那些伟人，唯一的优势就是提早了几十年，手中的筹码或许更多一些，迂回的余地更大。但是他们开创的一条工业化道路还是没有错的。从重工业到轻工业，等到工业成熟之后，控制住虚拟经济，着重实体经济。

光是这两点大方向，就足以得到一个及格分。张廷兰能做就是尽量让政策更加温和一些，受损失的人更少一点，既要保证发展的速度，又要防止发展的问题，还要避免急功近利，张廷兰在心里头已经将策略都确定下来。

“没错，我也注意到了，单纯分地肯定不够。因此我的意思是把土改限定在几个中原的人口大省，把这几个省摆平，就能极大的降低社会矛盾。”

王永江苦笑着摇了摇头：“拙言，恐怕不会这么容易的，这几个省土改了，其他省份的人也会红眼的，他们不会考虑别的。对于很多农民来说，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就是几辈子的梦想，要是全国都一样还好，不然他们闹起事来，后果更严重。”

张廷兰一听这话，也是以手击额，一脸的苦笑：“岷源先生，我是把问题想得简单了，但是无论如何，不土改。就搞工业化，我敢担保，中原必定会再度出现白狼起义，遍地都是烽火，我们还怎么搞建设啊。”

“拙言，我想了一段时间，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赎买的办法，我们从地主手中把土地买过来，然后有了钱的地主再去投资工商业，从中原开

始，然后再逐步推广，遍及全国。”

“也不妥。”张廷兰也顿时摆手阻拦：“岷源先生，这里面也有问题，我们本来资金就有限，如果再用来买土地，哪还有投资的钱。而且你怎么能担保地主拿到了钱之后，就会投资工商，万一他们存到银行生利息怎么办？”

王永江一听，也是一阵目瞪口呆：“的确如此，想要两全其美，实在是太困难了。”

张廷兰突然眼前一亮，似乎想到了什么，急忙笑着说道：“岷源先生，你的想法倒是提醒了我，或许可以按照赎买的思路走下去。我们可以从地主手里赎买土地，但是可以在钱上做文章，如果愿意投资工商，可以全部给他们，如果不愿意，就只能存在指定的银行之中，分期付给他们。”

听到张廷兰的话，王永江也是露出了一丝笑容：“拙言，继续说下去。”

“我们可以对地主的投资行为作出规范管理，让他们多吸纳一些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流向了工商之后，我们可以引导剩下的农民组成农场，就像是东三省那样，农场提供的农产品可不是分散农户可以比拟的，我们也不用担心粮食不够吃了。”

“嗯，拙言，这个办法算是目前为止，对各方利益伤害最小，隐患也最低的一个方案。不过要想做好这件事，麻烦还有。”

“什么麻烦？”

“用人！”王永江轻轻吐出了两个。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出现有趣的现象，顾忌的方面越多，留下的漏洞也就越多，同时执行起来就越困难。弹性越大的东西，就会被人钻空子。就比如说张廷兰想的要引导地主办厂子，可是这些家伙要是办了一个空壳子，然后把赎买土地的钱都骗到手，然后转身就说工厂倒闭了，你又有什么办法。

而且想建立农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东三省的农场最初是走投无路的受灾农民建立的，他们每个人头上都背着巨额债务，不得不挖空心思去进行经营。另外东北土地足够多，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拼力气，多开荒地，把汗水摔成八瓣，收入总会不错。

可是到了中原地区，根本没有这么多的土地，组成了农场，很多老百姓可能还是活不下去。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也都是张廷兰不能不思考的事情。

“岷源先生，我读老子的时候，发现有一句‘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现在我才弄明白，要是老百姓能单纯一点，会少多少麻烦。”

张廷兰一边感叹着，一边看了看涛涛的江水，看了半晌，又突然笑道：“长江千古流淌，人生不过百年，本来就是时不我待的事情，何必再瞻前顾后，先做起来，看看成效如何！”

王永江也朗声大笑：“这话说得对，我们先在河南推广一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好我们空想。不过此事必须派遣得力的人手，你觉得楚明远怎么样？”

在张廷兰眼前，又闪过了当年的那个毛头学生，他也点了点头：“就是他了！”

……

“阎长官，听说您在山西推行过一项土地村公有的主张，由村公所收买土

地，让土地实现公有私种，民众在老了死了之后，土地在归还村里。”

阎锡山对于自己这个主张也十分得意，因此笑道：“土地公有，就是社会之革命，消除剥削，实现百姓的平等。当然这只是山西一省的设想，没法和副总统主张的土改相比。”

虽然说没法比，但是阎锡山还是露出了一丝自得。楚明远则是眉头微皱：“阎长官，实不相瞒，我觉得先要弄清楚土改的意思，您的办法是不错，但是恐怕南辕北辙。副总统搞的土改，核心是为了给工业化开辟道路，要把资本引入到工业领域，单纯的公平没有意义，凭着中国现有的财富，公平只会造成大家一同贫穷。”

听着楚明远这话，阎锡山顿时脸上有些发红，有心争辩，不过他发现楚明远说的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张廷兰把这个年轻人安排给了自己，名义上是部下，实际上那可是钦差大臣，况且这次办事，自己可是戴罪立功，必须弄清楚张廷兰的真实打算。

“呵呵，楚参议果然高见，以后还请不吝赐教，这次都是为了副总统办事，一定可不能马虎。”

阎锡山和楚明远他们一路赶到了洛阳，陪同他们的还有傅作义的率领的一个守备师，要想搞土改，这可是刨祖坟的事情，没有军队压阵，绝对行不通。

阎老西抖擞着精神，在楚明远和傅作义的陪同之下，直接前往洛阳的帅府这里曾经是吴佩孚的住所，可是他们刚刚到了外面，就有一大片身穿着长袍的人围了过来。每个人都是热泪盈眶，四五十岁的人，竟然像是小孩子一样。

“长官，青天大老爷，钦差大人……”

这帮人满口子乱叫，阎锡山厌恶的摆了摆手：“你们要干什么，就直接说吧。”

其中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士绅走了出来：“长官，我们都是河南的乡绅，被吴佩孚那个狗贼给欺负了，他把我们的土地都抢走了，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第七百四十五章千年剧变（中）

“小人耕读传家，为非作歹的事情从来不敢干，家中虽然薄有田产，但是也都是一亩一亩苦心积攒下来，绝对没有巧取豪夺。而且一到了灾荒的年景，小人都开粥厂，救济灾民，平时也是修桥补路，光做好事了。可是吴佩孚竟然让人把小人家中土地都收走了，分给了那帮泥腿子，这叫小人一家可怎么活啊！”

说话之间，这个老乡神拜倒在了地上，痛哭流涕。其他的几十个乡绅也都是如此，一起拜倒在了地上，不住的磕头。

“长官，球你们做主啊，把小人时代传家的田产还给我们，到时候您就是我们的青天大老爷，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看着哭倒了一片的人，阎锡山也是眉头紧皱，急忙伸手搀扶：“大家都先站起来，现在已经是民国了，我们也不是大老爷，而是公仆，是给大家办事的，你们不要这样。”

好不容易把这些人搀扶起来，为首的老乡绅也激动的说道：“长官，我们原来也不是白身，很多人都是市县里头的议员，只不过被吴佩孚欺负，我们实在是没有出路了，您只要能给我们做主，这些老弟兄，全都惟命是从，必有厚报。”

说话之间，突然街道那边又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乱哄哄的有几百人小跑着赶了过来，领头的是几个年轻力壮的农民，他们都扛着铁锹，锄头。手里头还拿着木棒，气势汹汹。好像要打仗一样。

傅作义一见，急忙摆手，让手下的士兵冲了过来，形成了一道人墙，将他们都挡住了，以防出事。楚明远看到这里，也是心里不爽，刚来第一天。就出现两货对持的局面，可见问题之严重。

“让他们派几个代表过来，有什么事情，就当面说清楚吧。”

不多时几个农民就到了眼前，为首的人也扑通跪在了地上，大声的说道：“长官，小人李锁苦干了大半辈子。什么都没有攒下，吴长官到了，就给我们分了土地，有了活路。我们这些人已经商量妥了，要是敢把土地收回去，我们就扯旗造反。杀到北京，让吴长官坐上金銮殿。”

一旁的老乡神一听这话，急忙站了出来，大声的说道：“长官，你听听。这是人话么，一群刁民。对他们就不能客气，大刀片子抡上去，砍掉几个脑袋，这天下就太平了！”

那几个农民一听这话，顿时就跳了起来，攥着拳头就冲了过来，要打这个老乡神，后面的那些农民也跟着鼓噪起来，场面乱哄哄的。

傅作义猛地掏出了配枪，照着空中开了三枪，听到了枪响，这些人才安静下来，楚明远看了看两伙人，又看了看阎锡山。老西儿则是一脸的无奈：“楚参议，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楚明远点点头，然后对着他们大声的说道：“诸位，这次我们来到河南，就是受了副总统的委托，要革新土地制度，首先我表个态，分出去的土地，原则上都是大家的，政府不会追回。”

一听这话，顿时那些农民就欢呼雀跃，不管直系军阀做河南横征暴敛也好，为非作歹也好，但是他们至少把土地给分了，让大多数的农民有了立身之本。听说吴佩孚战败之后，河南等地就骚动起来。

更是有些地主仗着官僚的支持，将土地给抢了回去，老百姓也都红了眼，在各地都成了民团，准备和地主拼命，总之中原大地上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况。

楚明远这话一出口，农民吃了定心丸，终于高兴起来，有些人干脆又趴在了地上，不断的磕头。可是那些乡绅一听这话，顿时都不干了，一个个大声喊冤。

楚明远又摆了摆手：“诸位，你们也不要着急，政府也不会不顾忌你们的利益，我们来河南，就是给大家找出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你们放心就是了！”

阎锡山也不断出言解劝，终于把这两伙人都安抚下来，等到两个人到了大厅坐下之后，全都有点腿肚子发软，阎老西也忍不住苦笑道：“这次的事情恐怕不简单了啊，副总统把一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咱们。”

楚明远也微微一笑：“阎张光，越是难办的事情，越能显出本事，我可听人说过，副总统十分赏识阎长官治理地方的才能，要是这一次能干好了，只怕扶摇直上的机会就来了。”

阎锡山一听，也一下子坐了起来，急忙问道：“此话当真么？”

“岷源先生亲口说的，还在电报里头让我好好向您学着呢！”

阎锡山最初以为张廷兰把他安排到河南，纯粹是因为自己失误，让叛军威胁京城，张廷兰故意把这么一个倒霉的事情交给自己。现在一看，或许张廷兰真的有心重用自己，阎老西顿时又打起了算盘。

看样子或许自己没机会在军界发展了，不过要能在内政上面，一展才华，也算是有所成就，想到这里，阎锡山顿时就来了精神。

“楚参议，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们马上下去调查，把情况摸清楚了，你负责农民这一块，我去负责士绅，用最快的时间，把地方情况摸透了。”

楚明远也笑着点点头：“正有此意！”

……

“副总统，大喜事啊，战忽局这下子可立了大功啊！”新晋的情报头子刘少卿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张廷兰的眼前。

张廷兰看了两眼之后，也是顿时喜出望外，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原来这次报告的正是日本海军的情况。

自从上次大战之后，张廷兰就煞费苦心的抛出了马肯森号改装计划，诱使日本人上当，为此耗费了相当大的心血。而此时终于看到了成效。

日本顾忌到了马肯森号的威胁，在华盛顿会议上面极力争取，结果美英为了制衡中国，因此也答应了日本可以建造两艘相应的战列巡洋舰，不过前提是必须在中国马肯森号改装完毕。

毕竟中国只有一艘大型军舰，想要形成战斗力，还要很长时间，因此等到中**舰改装完成，日本人再开始建造，也就可以了，不过日本人急功近利，他们暗中开始建造了。

对应马肯森号的两艘战列巡洋舰正是赤城号和天成号。在原本的历史上赤城号是要被改造成航空母舰的，结果赤城号得到了保留的机会，依旧以战列巡洋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上。

加贺级战列舰的两艘加贺号和土佐号得以被改装成了航母，不过在刚刚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之后，天成号龙骨受损，已经报废了。根据可靠情报，日

本人急速启动了十三号战斗巡洋舰的计划，用来顶替天成号。

这个十三号战斗巡洋舰，在历史上只是一纸空文，并没有付诸实际，结果就因为华盛顿条约限制，日本被迫放弃。

不过这个时空，日本人得把这个图纸变成现实了，关东大地震扰乱了日本的社会秩序，情报人员才得以搞清楚日本的情况。

“副总统，根据情报显示，这艘十三号战斗巡洋舰被定名为和歌号，装了460毫米的主炮，满载排水量超过五万吨，拥有30节的航速，是不折不扣的大家伙。”

张廷兰听到这里，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战列巡洋舰烧钱的程度，甚至在战列舰之上，凭着日本的变态性格，这艘战列巡洋舰又如此庞大，绝对是一个天价。

可是再快速，再强大的战列巡洋舰，也敌不过一艘航母的价值，等到马肯森号改装完毕之后，日本人的脸色一定十分精彩。

而且受限于华盛顿条约，日本剩下的航母吨位已经被削减了，也就是说历史上的飞龙号和苍龙号，日本人只能建造一艘了。这样算起来，日本海军等于是多了两艘没有多大价值，但是却花费惊人的战列巡洋舰，但是却少了一艘大型航母。

一出一入，联合舰队的战斗力就被削弱了不少，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福音。

“好，太好了，日本人想要烧钱，咱们再给他们加点料，假日元可以引爆出来了，让日本人再焦头烂额一阵子。”

刘少卿急忙点头，下去操办了……

河南，洛阳。

楚明远已经在乡下跑了五六天，这些天他一直走村串户，和老百姓都吃住在一起，对他们的情况有了很深入的了解，民国以来，中原战乱频频，先是有白狼作乱，紧接着又是军阀混战，换人就像是走马灯一样。

来了一个新长官，就增加了不少税收，再加上旱涝灾害不断，地主盘剥过重，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多少人都要卖儿卖女。

甚至有些遭灾的地方，吃树皮，吃观音土，结果被胀死了，还有易子而食的惨剧，而出现这些惨剧的时候，政府偏偏都消失了，结果只有收税的时候，老百姓怨念深重。

不过楚明远随和亲民的作风，还是得到了老百姓的承认，大家渐渐愿意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吃过了晚饭之后，楚明远又和一群老农坐在了打谷场上面，听着大家介绍自己的辛酸，一个老农把手伸了出来，黑漆漆的手掌上面，只有三个手指，他苦笑着说道：“这两个指头，就是因为欠地主的钱，被砍下去的，手指头掉在了地上，还蹦了几下……”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一个半大孩子跑了过来：“不好了，汤家的人打了过来！”

第七百四十六章千年剧变（下）

“诸位各界贤达，我们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遭受了空前惨烈的灾害，这是任何人都愿意看到的。作为人类的一员，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我提议应该竭尽我们的能力，向日本捐款，帮助日本人民走出灾难的困境，任何的敷衍了事，都是对人类的犯罪。”

著名的语言学家，主张废除汉字，推广世界语的钱玄同大声疾呼：“日本是东亚文明的表率，也是日本靠着自身的努力，击败了强大的沙俄，给亚洲带来了一丝曙光，我们不比欧美人差，只要效仿日本，我们一样可以走向强盛。这份鼓舞，是弥足珍贵的，日本的恩情我们应该铭记在心。出于人类的良知，我愿意捐款5100元，让受灾的日本民众，能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温暖。”

说着话，钱玄同从怀中拿出了一摞厚厚的钞票，重重的砸在了桌面上面。看到这一幕，台下众人都有些凛然，政府只捐赠了5000元，结果一个学者就拿出了5100元，其中的消遣意味实在是太明显了。

有些人心里就有些打退堂鼓，给日本捐款，表达一下善意，这是好事情，毕竟在场就有不少人曾经留学日本，结识了不少的朋友，这时候做一份人情，也算是应该的事情，可是要是为此得罪了政府，也没有必要。

这时候陆续有学者站了起来，或多或少的都捐出了一些，另外还有一些曾经的政界遗老遗少，商界名流，也都纷纷慷慨解囊，很快捐款数量就超过了十万元。

一看众人都纷纷掏钱。心里头有些别扭的人也都坐不住了，也都捐款，气氛越来越热烈。

钱玄同等组织这次活动的学者，脸上都露出了一丝笑容，这次日本发生了损失空前的大地震，结果中国政府捐了5000块之后，就一点下文都没有了，这让很多人都愤愤不平，正好拿出一点钱，也让政府丢一点面子。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学生站了起来，几步走到了捐款箱的前面，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宣纸，他笑着对几位主持的学者说道：“诸位老师，先生。我没有什么钱，但是也想献一点爱心。这是我写的几个字。要是大家能看得过眼。我想当场拍卖，您看成么？”

钱玄同脸上微微带笑，说道：“当然可以，你放心，别人不买，我也会买下的。”

“多谢先生。”

说着这个学生猛地将宣纸展开。众人一看，顿时全场哗然，只见在这张纸的中间，用着朱红色写着两个大字：无耻！

血红血红的大字。刺人的眼目，让所有人都惊呼起来，钱玄同一看，顿时也是脸色铁青，指着这个学生，大声的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哼，我不知道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恩情，只有血仇，血海深仇！北洋水师的将士在天上看着，东三省的父老犹在，日本和俄国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土地上面狗咬狗，有什么值得赞美的？让中国站起来，让中国看到希望的是出兵远东，是血战朝鲜半岛，是力抗大英帝国远东舰队，十数万将士，浴血沙场，你们不知道感谢，反倒要给那些刽子手捐款，这是可发一笑，无耻之尤！”

“大地震是天灾，是人类的灾难，我们捐款，完全是人道主义精神，你这是混淆视听，胡搅蛮缠！”有几个学者气呼呼的说道。

“人道主义，说的真好听，旅顺口的那些冤魂，北洋舰队的英灵，谁和他们讲人道主义了？”

“你这是存心捣乱，给我离开这里！”钱玄同大声的说道，几个人涌上来，不由分说，将这个学生拉了出去，推推搡搡，一直到了门外。

就在他们乱哄哄之时，突然听到了外头报童嘹亮的声音：“号外，号外啊！汇丰银行收到大批假日元。金融动荡，日元贬值啊！”

在里面的几个学者还听不清喊得什么，可是临近门口的商人全都听到了，顿时就有两个人蹦了起来，一下子就冲到了外面，劈手夺过了报童手中的报纸。

刚看了两眼，就像发疯了一样，撒腿就往家里头跑，四五十岁的大胖子，跑起来比兔子还快。其他人也都把报纸抢了过来，看了几眼，也个个傻眼了。

报纸上面报道，在汇丰银行的天津分行，发现了两张序号一样的日元，很显然有一张就是假币。银行急忙找来了专家，仔细的鉴定，结果发现两张日元一模一样，根本分不出来。

这下子就把银行的人给吓傻了，他们手上可有不少的日元存款，因此连夜清查，结果发现了大量的假日元。事关重大，他们立刻上报，结果总部在欧洲的一些银行之中，也发现了假日元，而且数额十分巨大，已经发现的就有几百万之多。

没有被发现的假币恐怕会有几十倍之多，在银行史上也堪称前所未有的假币案，顿时世界的各家银行就震动起来。清查出来的假币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惊骇之中。

中国的一些银行也清查出了大量的假币，瞬间日元在世界的信用就受到了致命打击。这条新闻相比关东大地震，更让各国关注，毕竟日元的问题，关乎到了大家的切身利益。

这些前来给日本捐款的人，多数都和日本有往来，家中也藏有一定的日元，在他们看来，日本还算是一个强国，日元还是值得信赖的。可是看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全都傻眼了，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就算是家里头的日元是真的，也会大幅缩水啊。

因此一个个全都哭爹喊娘，再也不想给日本捐钱了，一个个全都痛骂日本无耻，竟然拿假票子骗人，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在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全都成了扯淡。

一场好好的募捐，竟然搞了一个虎头蛇尾，那几位主持的学者一听，也都傻眼了，他们的作品也曾在日本出版过。一个个还兴兴冲冲的数着日元，可是一看眼前的报道，这帮人简直遭到了晴天霹雳一般。

这帮小鬼子真不是东西，还给他们捐什么钱啊，大家哄的一声作鸟兽散，钱玄同也是万分尴尬，他捐的5100元可都是日元，说不定也有假的，这家伙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

河南，洛阳。

汤万三是河南有名的财主，自比明朝时候的沈万三，家中良田无数，家

底也丰厚。吴佩孚搞土改的时候看，汤万三一看没有办法，就跑到了上海。
　　等到吴佩孚被赶走之后，他又大摇大摆的回到了河南，想要拿回曾经的土地，可是他也听说新来的长官没有直接归还土地，而是要继续留给那些泥腿子。他顿时就怒了，吴佩孚有十几万大军，自己不敢惹，但是新来的官算个屁啊！
　　他当即就把曾经的打手都召集起来，又找来了大量的地痞流氓，凑了三百多人，想要夺回土地，他们气势汹汹的向着刘家湾冲了过来。
　　离着越来越近，有几个打手眼尖，发现了几个站岗放哨的半大孩子撒腿向村子里头跑，他们还大声的笑道："小兔崽子，回家告诉你妈，大爷又来了，老老实实的等着我们吧！"
　　说着其他人也都哄笑起来，汤万三走在了最前头，更是得意非常。可是就在他们冲到了村口的时候，突然从里头冲出来一帮拿着锄头和铁锹的农民，把汤万三给挡住了。
　　汤万三一看领头的老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老刘头，咱们两家，也算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我爹当年砍了你两根手指抵债，你说这次还要我砍你几根啊？哈哈哈！"
　　"我和你拼了，把狗头砍下来，省得乡亲们再受罪！"
　　刘老汉握着铁锹，就要冲过来，他身边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愤愤不平，也要冲过来。这时候汤万三突然逃出了一把毛瑟手枪，在手里头晃了晃，冷笑道："看见没有，汤爷有了冒烟的家伙，你们要是不怕死，就给我过来啊！"
　　就在汤万三正在大声的叫嚷，肆无忌惮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他的手腕顿时就被穿透了，这个张狂的家伙，惨叫一声，手枪落在了地上。
　　从村庄里头传来了一阵整齐的脚步声，二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冲了出来，他们还带着两挺轻机枪，黑乎乎的枪口，全都对准了汤万三等人，楚明远也从村庄之中走了出来，冷眼看了看那些打手流氓。
　　"你们都给我听着，我是河南省公署的参议，正在考察，你们全都缴械投降，听后发落，不然立刻枪毙。"
　　土匪再多，也不是正规军的对手，这帮家伙只能老老实实的将刀枪都交了上来，蹲在了地上。
　　刘老汉突然一把拉住了楚明远的手，眼中落下两滴浑浊的老泪："长官，您是好人啊，可一定要给我们留条活路，这地万万不能再拿走了！"
　　刘家湾的这些老百姓突然都跪了下来："长官，可怜可怜我们吧。"
　　面对着这些老百姓，楚明远是真的不敢让他们失望了，第二天他就回到了省城，阎锡山也早早的回来了，一见面，阎老西就笑着说道："楚参议，副总统给拨了三千万的启动经费，有了钱，可就好办事了。"

第七百四十七章庖丁解牛话土改

钱当然不是随随便便来的，张廷兰引爆了日元危机，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地都开始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连日本国内都有大量的小面额钞票。平时根本很少有人去注意，但是等到假钞票被发现之后，这些日本人才猛然注意到自己手中的票子也可能是假的。

还沉浸在震灾之中的日本，顿时就向天塌下来一样，无数的人只想尽快把不可靠的钞票用掉，他们冲进了银行，冲进了商店，想要换购商品。

结果由于调用了大量物资去救灾，市面上的物资紧缺，越是紧缺就越加重恐慌，越是恐慌，日元就越不值钱，越不值钱老百姓就越恐惧，几乎都陷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死循环，日本社会的秩序瞬间崩溃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活不下去了，相反还有一批人赚得钵满盆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弗雷德。当初他在奉天积攒了几亿的家产，结果大部分都被张廷兰给扣下，他虽然还有一些暗中的账户，但是总资产也不过五千万而已。

但是经过这一次，他的财富增长了三倍，一下子达到了两亿多元，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这是一个让任何一个人都会疯狂的数字。

只不过当这些收入到手的时候，弗雷德没有任何的喜悦，只有深深的恐惧，从灵魂深处，就好像有一只大手，牢牢扣住了他的脖子。而这只大手渐渐的变成了一个年轻的人影，那就是张廷兰！

“他不是人，他是魔鬼，魔鬼！”

弗雷德嘴里不住的叨念着，人是无法预知地震的，但是从张廷兰的种种布局来看。他已经早早的知道了地震。至于假日元的问题，肯定也是张廷兰在背后插手，日本人一下子就陷入了天灾**之中。

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不算什么本事，但是能把自然都掌握在了手中，这只有魔鬼和上帝才有的本事，张廷兰当然不是上帝，那就只能是魔鬼，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

“快，我要离开日本！”

“先生。您要去哪里？”

“哪里都行，总之离中国越远越好，我再也不想看到那个魔鬼了！”

弗雷德带着大笔的财富，又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并不知道。又一次阴差阳错的踏入了一场新的赌局，只不过这个赌局还要等六年才能收获。

弗雷德这个家伙能从日本人身上捞到1.5亿。张廷兰的收入则是更加惊人。日元的危机还没有结束，但是保守估计，张廷兰也能拿到6亿元，扣除中间的损耗，到手里的也有5.5亿。

正所谓财大气粗，有了这笔横财之后。张廷兰在武汉大把的撒钱，拿出资金搞土改，另外还追加了对海军的投入，总之是春风得意。

“楚参议。副总统的这笔资金可没有走财政的路子，而是直接落到了我们的手中，咱们要是不能把这笔钱用好了，不只愧对副总统的信任，只怕早就眼红的那些人也不会放过我们啊！”

楚明远也笑道：“没错，咱们现在是过河的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

阎锡山眯缝着眼睛，想了想，然后笑道：“楚参议，该怎么用钱，你想过

没有？”

楚明远点了点头：“我的意思还是赎买土地，从地主手中收上来土地，分给老百姓，然后有了钱之后的地主，再引导他们投资工商。”

阎锡山也笑道：“总体思路不错，但是目前河南的耕地在五千万亩以上，每亩地至少20块大洋，咱们这点钱，恐怕打水漂都不够。另外还有一点，那些地主都愿意投资工商么，他们会经营么？”

阎老西执政多年，而且还是主管一省，经验自然非常丰富，一下子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上面。楚明远也是频频点头：“阎长官，你有什么高招，就赶快说吧！”

“我们把整个问题拆分成两个方面，首先是收土地，然后是发展生产。在收土地的时候，我们不能老老实实的按照市价收购，必须打折扣。另外有些地主他们横行乡里，有不少的罪过，这样有把柄的人，我们当然不能把钱白白给他们。”

“没错，就拿我去刘家湾考察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叫做汤万三的地主，这家伙居然聚众几百人，去攻击村庄，问题相当严重，已经被我给抓起来了。”

阎锡山微微一笑：“这些还不算什么，到了豫西一带，只怕地主和土匪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阎锡山说的一点都没错，很多人都知道地主也是形形色色，不都是坏人，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区，由于匪患严重，地主也不得不聚集大量的武装，来保护自己，很多时候土匪杀来，反而被地主武装给干掉了。

结果地主武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他们也就不满足于守卫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了，而是想要出去抢劫，去兼并其他的地主，到了这一步，地主和土匪已经真的没有区别了。

豫西山区一带，匪患一直很严重，善良的地主早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大浪淘沙之中，被清洗掉了，剩下的全都是问题一堆，一抓一个准。

楚明远一听阎锡山的介绍，顿时也是眼前一亮，笑着说道：“先动用军力，剿灭匪患，同时把所有地主都排查一遍，有问题的全都揪出来处理掉。这样不只能够杀鸡骇猴，还能不用花钱，就弄到一大批的土地。”

“不只如此，现在副总统不是要整修铁路么，正好缺少劳工，抓到有问题的，全都送到工地去，说不定铁路方面还要给点感谢费呢。”

“阎长官，您这个算盘打得真精明啊！”楚明远笑着伸出了大拇指，阎锡山也是得意洋洋。

“楚参议，这不过是开胃菜而已，等把这些有问题的地主剔除之后，剩下的那些人就要赎买土地。但是我不准备给他们全款，而是要打一个对折，另外这笔钱他们也不能一次领走，而是要分期给他们。”

“这样一来可以节约赎买的资金，二来还可以利用这笔钱做文章，迫使地主把资本转移到工商业上面。愿意投资办厂的，可以得到全款，不愿意投资的，就只能等着。我们把这笔资金留在银行之后，正好可以用来投资建设。”

阎锡山把他的主要思路说了出来。楚明远在脑子之中转了一圈，然后忍不住哈哈大笑，伸出了两个大拇指：“高，实在是高，阎长官的奇思妙想。果然是让人眼界大开。”

显然楚明远也十分赞同阎锡山的设想，两个人又仔仔细细的商讨了一下

细节。最后敲定了完整的计划。整个方案都被送到了北京。张廷兰看过之后，又交给了唐绍仪，另外身在武汉的王永江可看了一遍，最后几个人一致同意了阎锡山的方略。

张廷兰为了表示对阎老西的支持，有特别调了两个快速打击师进入河南，领军的正是黄显声和刘桂五。这也是奉军两员干将，到了河南之后，配合着傅作义，三股人马。对河南地方展开了一次彻底的行动。

扫过一地，都是先把匪患干掉，然后再把地主的武装解散，武器全部收缴。要是敢反抗，就当做土匪，就地枪决，绝对不会客气。

原本吴佩孚在搞土改的时候，把河南的一些大的土匪已经梳理了一遍，现在奉军再做起来，也就容易多了，一直折腾到了十二月中旬，河南的治安情况为之一变，警察体系也建立起来，另外又从东北等地抽过来一批行政官员，有了这些人，阎锡山和楚明远对于地方终于有了全面的控制。

做好了这些铺垫之后，正式的土改终于推开了，不过在推行之前，先在河南省议会召开了一次说明大会。

阎锡山和楚明远坐在了中间，左边是百姓代表，右边是地主代表，而对面则是坐着河南的议员。

阎锡山首先开口说道：“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几千年的理想，然而自古以来，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实际上目前已经出现多次老百姓活不下去，愤而起义的情况。远的有太平天国，近的有白狼起义，因此土地问题刻不容缓，必须解决。”

阎锡山越说声音越高，用力的拍了一下桌子，然后说道：“这次副总统亲自督办，调来了精兵强将，还提供了特别经费，我等万万不能辜负了副总统的一片苦心。下面就有楚参议介绍一下土地改革的方略，如果有疑问，各方代表可以提问。”

楚明远面无表情，对着众人说道：“土地改革总体的方略是由政府出面，赎买土地，然后按照人口，平均分给农民。而农民则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粮食，才能彻底拥有土地。”

所有人都听着楚明远的话，那些地主脸色凄苦，到底土地还是保不住了，那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就像是摘了心肝一样，不过他们也不敢反对，只能看看能拿到多少补偿吧。

“下面公布具体的方案，对于地主土地，政府采用赎买，不过价格要稍微低一点，一千亩以下的地主，可以得到地价的百分之七十，一千到三千亩，得到百分之五十，三千亩以上，只能得到百分之三十！另外这笔钱政府不会一次**给地主，而是要存入银行指定账户之中，按月发放，二十年付清。”

什么！一听到楚明远的话，那些地主顿时就惊呆了，这下子未免也太狠了吧，不只要把土地拿走，还不按市价给钱，而且还要二十年之后，才能得到全部的资金，这不是玩人么！

“老朽反对。”一个老乡绅颤颤巍巍的站了起来，红着眼睛说道：“老朽这把年纪了，丢了祖宗家产，已经没脸见先人了，还要让我等二十年，你们看看，我还能不能活那么大的岁数？”

阎锡山笑着摆了摆手：“老先生，稍安勿躁，这个二十年付清，也是担心有些人家出了败家子，骤然拿到了一笔钱，结果就给挥霍掉了，因此要进行一些限制，不过大家放心。你们还有机会提早拿回来，听楚参议继续介绍

吧。”

楚明远点点头，笑着说道：“为了鼓励工商发展，如果失去土地的地主，愿意投资工商，可以先拟定投资计划，然后递交申请，经过核实之后，就能提早拿回这笔钱，甚至有前途的企业还可以得到贷款。不过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大家，不要想着玩花招，以为编一个子虚乌有的计划，就能把钱骗到手，这是痴心妄想，我们会安排专人审核，而且你们的企业要是没有任何原因，就突然倒了，我们会追究责任的。如果被认定有诈骗行为，等着你们的就是监狱里头的窝窝头。”

“长官，这不公平。”一个乡绅也站了起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根本不懂怎么投资工商，而且工商业也有很大风险，要是把钱都赔进去了，我们该找谁去啊！”

楚明远微微一笑：“政府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我们会开班一些指导班，各级政府都有义务帮你们找到项目。另外我们还可以提供一些别的选择，比如政府会开办一些工厂，比如建材工厂，比如运输公司，比如道路建设公司。这些都是国家急需的，赚钱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你们不敢自己投资，那就不妨入股这些企业，还可以享受股息分红。”

阎锡山也说道：“总结起来，土改之后，地主有三条路，第一是守着赎买费，老老实实过日子；第二是入股政府推荐企业，甚至可以进入管理层，享受现代工业的利润；第三是自己，或者合股投资创业，政府会提供全方位的帮助，让你们的企业能够尽快走向正轨。”

说着，阎锡山让人把详细的说明送到了这些地主的手上，让他们仔细看看。

这时候最先说话的老乡绅突然又站了起来，用拐杖敲着地面，大声的说道：“你们这些鬼话我都不听，我就要自己的土地，你们谁也别想抢走！”

阎锡山脸色顿时就阴沉了下来：“老先生，土地必须交出来，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第七百四十八章带刀护卫

“皇太子殿下，情况糟糕了，在地震之中，至少有10多万人丧命，200万人流离失所。而且偏偏这时候又出现了假币的问题，各国都一同向日本施压。”

裕仁听到手下的报告，眉头紧皱，脸色十分阴沉，他的父亲大正天皇身体很差，他作为摄政皇太子，自然要处理这个天大的麻烦，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如此糟糕的局面，他也想不到什么号主意。

从目前来看，日本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就救灾，第二是恢复秩序，第三是稳定金融。这三者又相互关联，没有稳定秩序，就没法集中精力救灾，如果不能稳定金融，就没法恢复秩序，但是当政府大部分精力都在救灾的时候，又没法去稳定金融市场。

日本已经陷入了要命的危局当中，糟糕的局面考验着年轻的裕仁，他在地面上转了几圈，突然眼前一亮，急忙对身边的幕僚说道：“去，告诉所有人，是朝鲜人印制了假日元，又是他们触怒了神灵，所有上天才会降下灾祸，对所有朝鲜人进行道德审判！”

裕仁的确不愧是日后的头号战犯，转嫁矛盾的本事的确惊人，面对几乎无解的局面，他只能剑走偏锋，先树立一个出气的靶子，把仇恨转移到朝鲜人身上，通过大量的声讨朝鲜人，将社会秩序稳定下来。

否则这个时候再闹，那就是朝鲜的帮凶，也是居心叵测。日本人已经调了五万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进驻了东京，只要秩序稳定下来，就能去解决别的问题了，只不过用这个方法。会死多少无辜的朝鲜人，那就是不是裕仁在乎的了。

……

“副总统，在天津港发现了一个叫王希天的人，他是从日本跑回来的，有重要情况。”

张廷兰眉头一皱，忍不住问道：“这个王希天是什么人？”

刘少卿急忙说道：“他是长春人，日本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期间。多次帮助华工维护权益，还聘请日本律师，为了华工讨要薪水，在日本的华工中间，非常受到尊重。”

张廷兰一听刘少卿的介绍，隐隐约约有点印象，又问道：“他有什么事情？”

“副总统。日本人在地震发生之后，嫁祸于人。说是朝鲜人亵渎神灵，引起了灾祸。因此街道上到处都在声讨朝鲜人，甚至直接砍头，有数千名朝鲜人被杀。同时在日本的华工也受到了波及，前后有三百多名华工被残忍杀害，另外还有几十人受伤。”

张廷兰一听，眉头也立了起来：“不是已经换回了大量华工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人死了？”

“副总统，我们换回的主要是技术工人。另外有些华工由于种种原因，也不愿意回国，在这次屠杀之中，遭到了波及。”

在原本的历史上，中国政府和民间竭尽全力，给日本人捐款捐物，结果换来的却是日本人的恩将仇报。有七百多名华工被残害，当场死亡的就有六百多人。

日本人在灾害的面前，将他们骨子里头的兽性暴露无遗，为了掩盖政府救灾的无能，就用华人和朝鲜人充当替罪羔羊，用心之险恶，简直令人发指。

这一次由于假日元的爆发，使得地震救灾工作拖延的时间更长，乱子更大，外界得到消息也比历史上要晚了很多。不过纸里包不住火，张廷兰正好要利用这次血淋淋的事件，教训一下国内举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家伙。

总有一些人，以为自己打着漂亮的旗号，就能高人一等，就可以任意的表演，尽情的批评别人。但是你有普世的情怀，对方未必有，敌人总是在张牙舞爪，择人而噬。

“马上安排记者专访王希天，把真相披露出去，同时让外交部向日本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刘少卿急忙要去安排，张廷兰突然又拉住了他，冷笑着说道：“光是这两点还不能让日本人肉疼，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散步到朝鲜半岛上去，告诉那些朝鲜人，日本为了消除神灵的怒火，想要屠杀所有朝鲜人。”

刘少卿一听，顿时竖起了大拇指：“副总统，这个办法太好了，让他们狗咬狗去吧，不管死了多少，都不用心疼。”

十几位记者赶到了天津，王希天向他们介绍起了刚刚经历的噩梦，他还是咬牙切齿：“其时，东京及附近各县谣传朝鲜人有投火下毒者。于是竭军警、青年团、市民、村民之全力，大索鲜人，无论老幼男妇，恣意惨杀。其最可怖者，为朝鲜人、支那人往往同提并论。中国人遂因而罹滔天之奇祸，被故意杀害殴辱者，不可胜数，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殆不以人类相待……”

王希天介绍完毕之后，猛地将上衣扯去，在他的肋下有一道狰狞的伤口，正是日本人用军刀砍伤的。不过他侥幸逃走，遇到了一艘中国籍货船，船主把他带回了国内，那时候已经是十月份了。

由于失血过多，加上感染，王希天足足在床上躺了将近两个多月，还是靠着青霉素，才勉强活过来，稍微恢复了身体之后，将这段真相披露出来。

日本人的种种作为，也终于曝光在了世上，那些满口普世情怀，号召给日本捐款的家伙，一下子就挨了重重的一巴掌，彻底成了笑柄。

日本根本是一个禽兽的国度，没有一点人性，又何谈人道主义，对于日本来说，比他弱，他就是吃人的恶狼，比他强，他就是摇尾乞怜的狗。有奴性，也有野性，就是没有人性。

这一次大规模的报道和声讨，彻底摧毁了民治维新以来，一些中国精英以日本为师的迷梦。如果说张廷兰几次清理，是从**上消除亲日派，这次则是彻底动摇了亲日派的精神支柱，那个发达先进，文明强盛的日本破碎了。

只有一个野蛮和残暴的国家，这时候更多的中国人也越发的认同张廷兰的主张，中国最大的落后就是没有完成工业化，屡战屡败，才会造成对洋人的一切都要仰视的结果，把心态放平，所谓的列强国民的素质不过是那么回事而已。

国内对日本的舆论战一浪高过一浪，邵飘萍也亲自组织了对日本的声讨，这一次不只是批判日本那么简单。而是要把世界弱肉强食的本质告诉所有中国人，凝聚民心民气，统一思想，共同为了发展工业化而努力。

同时也把近百年中国人骨子里头积累的卑微和怯懦消除干净，让民族主义得到释放，国民更加自信，更加昂扬。工业化的时代，就是一个机会遍

地，需要敢抢敢拼的时代，自卑的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当然鼓舞士气不能只靠着宣传，还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在23年12月，两艘万吨级的战舰乘风破浪，从欧洲回到了中国。

这两艘军舰正是意大利为中国承建的两艘重巡洋舰，从22年墨索里尼执政开始，军舰就已经开始铺设龙骨，加紧制造。历时一年多，到了23年6月份，这两艘战舰已经先后完成。

为了熟悉这两艘大舰的性能，沈鸿烈亲自带着一批海军精英，到了欧洲，向意大利人学习如何操纵军舰，如何进行海战。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之后，沈鸿烈他们完全掌握了军舰的使用关键，随即漂洋过海，终于回到了中国。

离着中国越来越近，沈鸿烈还有点担心，上次马肯森号回来的时候，日本人就发动了截击，结果引爆了中日的战争。这次两艘完整的军舰回国，只怕日本人也不会甘心吧。

沈鸿烈他们保持了十足的警惕，过了马六甲海峡之后，他们就格外的谨慎，简直是如履薄冰。直到接近了广州等地，中国前来迎接的军舰和飞机出现之后，沈鸿烈才放松了不少。

众星拱月一般，两艘大舰驶过了台湾海峡，一路北上，前往旅顺母港。这一路上都有大量的兵力护送。在驶过东海的时候，的确有日本军舰出现，只不过都是看热闹的小船而已。

还没有从地震的阴影之中走出来的日本，实在是不想和中国开战了，这两艘军舰终于安安全全的回到了旅顺。

等到庞大的军舰进入了港口之后，无数聚集在这里的海军还有工人全都热泪盈眶。终于在北洋水师消失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再度拥有了大型军舰，海军再度重建，中国人在一次惨痛失败之后，终于又开始了拥抱海权的努力。

等到军舰停靠下来之后，沈鸿烈率先下船，对着张廷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报告副总统，卑职不辱使命，将吉林号和哈尔滨号重巡洋舰安全带回国内！”

“好，大家都辛苦了，重建海军，重塑海权，是我们的使命，中华的万里海疆，再也不能成为列强自由进出的乐园。威胁来自海上，财富亦来自海上，你们肩负着国家兴旺发展的使命，务必要更加勤勉，更加努力。”

讲话完毕之后，张廷兰就在沈鸿烈的陪同之下，亲自登上了吉林舰，兴致勃勃的进行了参观。

“副总统，在海试的时候，吉林舰跑出了31节的航速，以后伴随航母作战，一点问题都没有，航母编队终于有了带刀护卫啊！”

第七百四十九章南下战略

吉林号满载排水11903吨，装备三座三联装203毫米主炮，8门120毫米副炮，六座四联装40毫米高射炮。比起同时代各国依据华盛顿条约建造的重型巡洋舰，吨位稍微大一点，武备也只能算是一般。

不过根据中方的要求，吉林号和哈尔滨号都增加厚了重要位置的装甲，同时建造了更多的水密舱，保证军舰的生存能力。这也是为了航母编队考虑的，毕竟中国此时还没有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一旦航母编队和敌**舰撞到了一起，重巡洋舰就要充当盾牌。

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吉林号的最重要使命还是防空，打掉对航母威胁最大的飞机。为此回国之后，吉林号和哈尔滨号都要进行下一步的改装，增加防空火力。

“副总统，下一步我计划每一艘重巡洋舰加装20门20毫米机炮，增强防空能力！”

张廷兰也点点头：“嗯，我们想要发展航母，就要防备别人用对付我们，加强防空非常重要。另外反潜的问题也必须加紧，现在葫芦岛和旅大都在加强造舰能力，已经陆续有一批护卫舰和驱逐舰下水。另外轻巡洋舰的建造也开始了，只要等到马肯森号改装完毕，我们的航母编队就差不多配齐了。”

沈鸿烈顿时眼前一亮：“副总统，动作开始够快了，我刚离开国内的时候，还在研究雅茅斯号呢。现在就要自行建造了？”

“嗯，时不我待啊。日本这场地震之后，只怕会更加歇斯底里了，一条受伤的野狼，可是随时都会咬人的，我们必须加快准备步伐了。”

张廷兰说的一点都没错，如今中国既要苦练内功，又要磨砺爪牙，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的应付未来的挑战。

其实相比于海军的发展，张廷兰更关注河南的土改问题，那可是关系到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事情，张廷兰半点都不敢马虎，他离开旅大之后，就立刻南下，要到河南去考察一下情况。

而阎锡山和楚明远此时正在主持着分地的行动。刘家湾120多户农民排成了整齐的队伍，一个个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有几个老农民看着前面的人不断的在合同上面按上了手印，他们全都急得直搓手，恨不得马上就轮到自己。

按照土改的办法，政府将土地买下来之后。以村镇为单位，不论男女，按照成年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当然这个土地也不是无偿交给老百姓的，而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原则上以五年为期，每年要偿还部分赎金。并且在十年之内，政府要有优先收购粮食的权力。

订立这种合同，主要还是为了增加粮食的收购数量，要不然都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很难保证粮食供应。其实说白了，这也是对农业的一种压榨。

想要发展工业，就要有资金来源，先发展的列强去抢殖民地，后发展的国家只能在自己身上打主意，从农业多拿一点，去补偿工业这头巨兽。

当然张廷兰也不会单纯的压榨农民，毕竟农民也有相当大的创造能力和劳动热情，最好还是要激发出来，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成果。

因此也制定了相应的奖励办法，比如农民愿意接受大农场的制度，就可以减少一些偿还的金额，同时还能得到贷款扶持。

另外农民之中有进城务工意愿的，政府提供培训，愿意创业的，可以提供小额贷款，林林总总，细则一共有十多项。

一些诸如铁匠，木匠，泥瓦匠，全都可以到城市务工，参与到城市建设之中。对于刘家湾来说，就有五户放弃了土地，拿到了一笔就业扶助款，选择了进城务工。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还是命根子，刘老汉颤抖着双手，在合同上，郑重的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一瞬间老头子眼泪纵横。

“楚长官，这块地就是我家的了？”

“没错，您老就收好了，只不过有一点，这块土地暂时还不准买卖，以后国家会根据情况开发土地市场。”

“不卖，不卖，死也不卖！”

刘老汉把脑袋晃得像拨浪鼓一样，将合同塞到了衣襟当中。这时候旁边还有几张桌子，也站着几个人员，有银行的，也有公司的代表。

“老伯，有了地，还缺种子，农具不？我们这还有耕牛，化肥。”

刘老汉看了看，拿起了一把铁质锄头，这把锄头全都是上好的生铁打造，十分坚固锋利，握在手里也舒服，比起自己家里头几乎磨没了的锄头，要好太多了。

不过看了几眼，刘老汉还是摇了摇头：“东西真好，可是我没有钱，也买不起啊。”

“呵呵，老伯，不用花钱，你不是签订了土地合同呢，只要拿着合同，这边银行马上给你提供担保，农具你能先拿回家用，普通农具一年之内还钱，耕牛三年。只要在这个时间之内，把钱还上就可以了！”

“还要借钱了啊？”刘老汉顿时摇了摇头：“老汉这辈子就是因为借钱，才被砍去了两根手指头，要是再借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都要没了！”

这时候楚明远也正好走过来，听着刘老汉的话，顿时笑道：“我们的贷款和地主放的印子钱可不一样，他们是驴打滚儿的利息，借十块钱，恐怕要还二三百，真是三五百。这种高利贷已经是违法行为了，我们这是专门的惠农贷款，年利息只有百分之三，要是还不上，还可以申请延期。”

一听楚明远的话，刘老汉顿时眼前一亮，要是利息这么低，借点钱，换几件趁手的农具，到时候干活更快，也不怕耽搁农时，多打一点粮食，也就够用了。

最后刘老汉仔细挑选了，买了一把锄头，一把镰刀。怀揣着合同，扛着锄头，拎着镰刀，回到了家中，一家人早就聚集到了一起，脸上全都是欣喜的笑容。

刘老汉更是把一直没舍得抽的烟丝拿了出来，让儿子点上，美美的抽了几口。

“老头子，你可别高兴太早了，当时吴佩孚他们过来，可是直接把土地给咱们了，结果每隔三天两头，就有人来收税收租子，逼着年轻人去参军，搞不好这回就是陷阱。借朝廷的钱，就没有好下场的，你怎么就不知道害怕啊？”老伴倒是不那么放心，忍不住数落道。

“哼，你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吴佩孚那些人是怎么做事的，直接派人，把地主赶走，然后就分地，结果分得也不公平，有些家头里连农具种子都没有，有了土地也没法种，结果他们还三天两头派人过来收税，不是弄得家破

人亡，就是直接跑了。这次新政府什么都想到了，而且不只是给了土地，还把苛捐杂税都给免了，我看着靠谱，比以前强多了。”

“爹，您说的倒是对，可是吴佩孚当时分地，可是没要一分钱，这次分地却要签什么协议，五年还钱，十年之内粮食还要都卖给政府，怎么听着都有点小气。”

“小气也比看得到，吃不着强，吴佩孚那么搞了之后，地方上天天打架，那些地主也兴风作浪，这心里头也没底。现在的新政府倒是把什么都弄得四平八稳，让人安心。你爹我再拼着老命，干十年，也攒下几亩土地，再往后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了！”

……

“副总统，您怎么到了河南了？”

“我难道还不能来了么？”

“不是，当然不是。”楚明远急忙说道：“就是有点惊讶，您可是日理万机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日理万机不假，但是实话告诉你们，我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土改，事关重大，可马虎不得啊。”

阎锡山也笑道：“副总统，目前河南已经完成了三成左右的土改，预计到明年六月份就能全部完成，不过要想看到效果，还要等到明年秋收。政府税收要保证，粮食要增产，农民还要能过得下去。”

“百川这话说的有理，搞土改就是为了更好的以农养工，要不然投资从哪里来？不过你们心里头也要有谱，光靠着分散变得小农经济，肯定不行，因此一方面要引导农民，尽量建立农场。如果暂时行不通，也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大修水利，多铺道路，把基础打好了，农业生产才有保证。”

张廷兰说到这里，又笑道：“你们在河南干得不错，百川等到河南基本稳定之后，你就去中央，出任农业水利部部长吧。”

阎锡山一听，也急忙诚惶诚恐的说道：“副总统，只怕我还不够格，还要多学学。”

“不用谦虚了，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只要干出成绩，就该得到重用。”张廷兰又笑着对楚明远说道：“下一步政府会成立一个发展规划委员会，你也去里面出任一个委员吧，我准备在全国范围内，编制五年计划，正需要大家献计献策呢！”

张廷兰一连在河南住了半个月，发现土改顺利进行，老百姓基本都接受了这个方案，张廷兰也是十分满意。

就在张廷兰正准备返京的时候，突然南洋又传来了消息，荷兰当局攻击了一处华人村庄，有300多人惨死。

一听到这个消息，张廷兰敏锐的感到扩大对南洋干涉的时候终于到了，因此他马上回京。

第七百五十章锄奸

绵密的雨滴不断的落下来，李珣背靠着一棵大树，雨水落在了他的额角上面，昨晚留下的伤口还在渗着血水。

就在一旁，有一个简易的棚子，里头的医生正在给伤员手术，不时能听到像野兽一样的低吼声。外面还有十几个士兵，大家也都垂头丧气，一个个沮丧失落，雨水将他们每个人都淋成了落汤鸡，但是谁都没有心思躲一下。

他们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些天，荷兰殖民当局连续动手，剿灭了几处华人村寨，又摧毁了他们的一处秘密仓库，里面的军火和药品全都丢失了。

没有了这些东西，游击队一下子就到了绝境，李珣也想过把东西抢回来，结果他们又遭到了伏击，将近一百人的一个小队，损失大半，那些临时拉起来的民兵，基本上没法承受高强度的战争，全都溃散了，能坚持着撤下来的都是国内过来的精锐力量。

以往作战之中，这些人损失还不到十个人，可是这一次就有七个人丧命，还要五个人重伤，正在抢救之中。空前的挫败感让李珣感觉到天都塌下来了一般，雨水落在了身上，也锤在了心头，他们独立的梦想还能不能实现！

越想越烦躁，李珣猛地挥起了拳头，重重的砸在了树干之上，没有几拳，就鲜血淋漓，皮开肉绽。

“砸拳头有什么意思，我这有把枪，用不用对着脑壳开一枪，你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一听到熟悉的声音，李珣急忙回头，只见张洪刚带着一些人赶了过来，在中间还有一个英武的中年男子。正是受命来到南洋的徐树铮。

看到了张洪刚，李珣就仿佛见到了亲人一般，眼泪噼里啪啦的落了下来，张洪刚紧走了几步，把他抱在了怀中，拍了拍他的肩头。

“大小伙子，硬气一点，拿出老爷们的架势来，咱们能流血，不能流泪。能战死，不能跪降。”

“嗯。”李珣嗫嚅着说道：“我恨自己无能啊！”

徐树铮也走到了李珣面前，说道：“胜败兵家常事，你们在惨，还能比得上我吗。几万军队瓦解冰消，差点丢了脑袋。我现在不还是活得好好的么。失败了不怕。怕是的找不到原因，怕的是不懂得吸取教训。”

李珣终于恢复了情绪，其他的战士也都打起了精神，从地上站了起来，聚到了一起。张洪刚让人拿过了一个医药箱，里头有麻醉药。还有青霉素，先送到了棚子里头，去抢救伤员。

随后他和徐树铮，还有这些幸存的战士。围坐在了一颗特大的树木之下。徐树铮看了看这十几个士兵，只见他们浑身还都有战斗的痕迹，衣服也不整齐，顿时徐树铮就把眉头皱了起来。

“给你们三分钟时间，把自己弄得像个兵一样，要是还没有精气神，就给我滚蛋。”

这一生令下，这些士兵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急忙整理军装，又蹲在了地上，用雨水洗了洗脸上的硝烟，最后再把枪支也都背后，整齐的站在了徐树铮的面前。

徐树铮微微点点头：“你们谁能告诉我，为什么会失败了？”

“报告，我们中了埋伏。”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会中埋伏么？”

李珣一听这话，脸涨得有些发红：“报告，我一直再找原因，但是还没有想好。”

“哼，人不怕输，最可怕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输了，尤其是在战场上，谁稀里糊涂，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徐树铮厉声训斥道：“如果我要是你们，就该在第一时间进行反省，而不是自怨自艾。”

这些士兵都被训斥了红了脸，一个个把头都低了下来，徐树铮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根据我这次的观察，多半是出了内奸，有人向殖民当局报告了我们的情况，因此才让他们给设计了。”

张洪刚也点头说道：“荷兰人的行动看起来似乎早就筹备好了，他们先是对一些支持我们的村子下手，制造惨案，调动游击队出动，然后他们再去偷袭仓库，把军需抢走。等到我们回援的时候，他们再布下口袋阵，环环相扣，绝对是早就策划好的。”

李珣一听，也立刻大声的说道：“教官，到底是谁当了这个可耻的内奸，我剐了他！”

“要是知道是谁，就不会这么麻烦了。”张洪刚也叹了一口气。

徐树铮说道：“我们应该反省一下疏忽，自从进入南洋以来，我们发展的十分顺利，连战连捷，结果就有些大意。防范就有些不足，尤其是反间谍，反渗透，做的不好。大家要知道，我们周围虎豹环视，随时可能丢了性命。”

徐树铮说到了这里，顿了顿，又继续说道：“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一些华人的信任过高，认为同根同源，又是为了他们能够独立，这些人自然要支持我们。但是在生死关头，面对着天大的诱惑，一边是生，一边是死，还能不能撑住，这是很大的疑问。”

听着徐树铮的话，李珣他们频频点头，的确现在想想，在发展的过程中，只要是华人，他们就接收，有些并没有进行仔细的排查。

说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对力量的渴望，一方面就是因为疏忽大意，忘了可能的内鬼存在。结果才让荷兰人找到了机会，给予游击队一个重创。

张洪刚也说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收缩力量，把各地的游击队暂时集中起来，强化纪律，严肃清理。同时加强情报工作，把原因找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浴火重生，不然就只有失败一条路。”

统一了思想之后，分布在婆罗洲的这些游击队都尽快的集中起来，就在这段时间之中，又陆续又几处的游击队遭到了袭击。人数一度达到了一千多人的游击队，现在只剩下了三百多人，不过好在这些人都是最精华。最忠诚的。

他们首先退出了殖民政府重点控制的地区，然后重新进行了整顿，成立了专门的保密局和军纪处，同时按照徐树铮的意思，还设置了训导员，定期给大家做思想工作，确保士兵的忠诚。

就在游击队厉兵秣马的时候，终于有好消息传了过来，国内已经确定了加强援助的方针，会进一步加大军火的输送。同时还会援助一批设备和医疗器材，增强游击队的造血能力。

张廷兰还要求国会，发表了一封措辞强烈的抗议声明，严厉谴责荷兰殖民政府，迫害华人华侨的暴行。随后中国政府又致电国联。要求组织一个专门的调查团，前往南洋。去调查华人遭受迫害的问题。

国联这玩意虽然是美国在一战之后提出来的。但是由于美国没有参加，国联就落入了英法的主导之下。面对中国的要求，他们肯定不能同意，这帮家伙的殖民地远比荷兰要大，而且断子绝孙的事情干得更多，要是调查了荷兰。他们又何以自处。

当然张廷兰也没有指望着国联能起作用，他不过是一个姿态而已，表明中国遵守国际规则，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现在是你们不能解决问题，中国再采取什么手段，也就不是你们能管的了。

就在通过了谴责之后，中国海军当即派出了三艘战舰，其中有一艘就是刚刚回国的吉林号。中国海军第一次拥有万吨大舰，还远远没有掌握使用的关键，不过这也不妨碍派出去吓吓人。

一艘重巡洋舰吓唬别人不成，但是吓唬荷兰人足够了，昔日的海上马车夫，此时早就已经没落了，要不是列强之间矛盾重重，需要荷兰这么一个缓冲地带，荷属东印度早就没有了。

现在荷兰在南洋最大的军舰就是一艘老旧的轻巡洋舰，面对吉林号当然没有任何的优势。

按照中国政府的命令，吉林号，在一艘驱逐舰，一艘护卫舰的陪伴之下，名义上要进行远海训练，磨合军舰。

但是明眼人都清楚，这是中国在展示自己的海上力量，虽然还很弱小，但是中国已经学会了武力威慑这一招。

当然舰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只是骗人的而已，真正要命的是水下的潜艇。张廷兰安排了三艘潜艇，给南洋秘密运输物资，规模一下子增大了三倍。

除了传统的军火和药品之外，还送来了一批发动机，有了这玩意，他们就可以制造内河快艇。在水网密集的雨林地带，有了快艇之后，再上面架上一挺机枪，既可以快速运兵，又可以发动袭击，效果相当不错。

除了送东西之外，张廷兰又加大了投入力度，在派第一批士兵到南洋之后，他就安排了人手，到海南一带接受热带雨林作战的训练。

此时正好把袖管里头的人马释放出来了，陆陆续续又洒出了五百多名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

而且这些人已经不单纯集中在婆罗洲了，已经把人派到了缅甸等地。张廷兰看得很明白，要是没有英国在背后撑腰，荷兰人绝对没有这个魄力，因此要采取行动，就对主子下手。更何况英国人这些年在西南鲸吞蚕食，将不少属于中国的土地给吞了，也该让英国人尝到苦果。

国内全面发力，徐树铮他们终于熬过了最苦难的时期，国内派遣的士兵渐渐的聚集过来，他们又借助这段时间，将手下的士兵好好的整训一下，让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报告总司令，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徐树铮将密信接到了手中，仔细一看，他也是眼前一亮。

根据调查，他们已经弄清楚了泄密的原因，有一个叫做钱佳勋的商人，曾经帮过游击队运过物资。结果这个家伙回去之后，就暗中派自己的侄子混

到了游击队之中，成为了民兵，等到把情况摸清楚，这家伙立刻向殖民当局报告。

“钱佳勋拿到了十万元的奖金，还被破格授勋，任命为剿匪参赞，协助殖民政府，专门对付华人。已经有几个村子被攻击，三十多名华商被抓捕刑讯，听说全都是钱佳勋干的。他比荷兰人还要更狠，更凶残，下手一点都不留情，简直不知道他还有没有人性！”

徐树铮冷笑了一声：“当了狗之后，为了讨好主子，一定咬人更狠，荷兰人可恶，这种家伙更应该干掉。我们这次整训之后，第一个目标就是钱佳勋！”

下定了决心之后，行动就立刻展开了，李珣带着一个小分队，充当起诱饵的作用，而其他人则是布置了一张天罗地网，等着大鱼自己跳进来。

李珣他们首先袭击了一处岗哨，干掉了四名荷兰士兵，原本沉寂的南洋再度被惊动起来，荷兰殖民政府当即调动了士兵，钱佳勋和他的侄子也被叫了出来，这两个家伙最熟悉游击队的情况，也冲在了最前线。

“叔，游击队讲究的就是袭扰作战，像是苍蝇一样，不断的骚扰你，等到疲惫了，他们就来一个狠的，想要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老巢，然后一举干掉。”

钱晓光一面说着，一面在地上搜寻蛛丝马迹，猛然之间，他发现树下面有一根自来水笔，看到这里，他顿时眼前一亮。

“叔，这支笔我认识，是当初训练我的那个匪徒，叫做李珣的，我还看过他用来签名呢。”

钱佳勋也是喜出望外：“这可是一条大鱼，绝对不能放过了，只要能抓到，我们又能升官发财了。”

这对叔侄兴冲冲的带着后面的荷兰士兵，就冲了上去，他们正好走到了一处山谷，钱晓光还在前面找寻踪迹。

就在这时候，在山谷两头已经有人早就做好了准备，游击队的士兵利用随处可见的竹子，做成了巨大的弹弓，而弹丸则是二十公斤一包的炸药，为了增强杀伤力，里面还放了大量的碎铁片。

眼看着这些荷兰人进入了陷阱之后，机关全都被发动了。炸药包从天而降，这帮人一时间还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巨大的爆炸就已经响了起来。

震天动地的声音，硝烟接连冒出，那些荷兰人被炸得死伤一片，狼狈不堪。有些人还试图逃跑，可是没跑几步，就被早已埋伏的枪手盯上。

这次来的可都是最精锐的士兵，他们个个枪法惊人，没有一个荷兰人能够逃脱，而钱家叔侄则是拼命的向密林深处逃跑，想要逃出生天。

第七百五十一章扰乱敌人，发展自己

哎呀，钱佳勋痛叫了一声，重重的摔在了地上，双手抱着腿，痛叫不已。

“叔，你这是怎么了！”

“地上有东西，扎，扎了脚了！”

钱晓光注意一看，只见一个钱佳勋的脚底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带着三根铁刺的东西，至于另外一根，则是狠狠的扎进了钱佳勋的脚底。

铁蒺藜！

钱晓光一眼就认了出来，铁蒺藜早就作为一种障碍物在战场上使用了，一旦被扎中，行动能力基本就消失了。而且钱晓光还清楚，游击队使用的铁蒺藜多数都在粪水里头泡过，只要被扎中，多半就有感染的风险，基本没救。

“晓光，快背我离开啊，我不想死！”

听着钱佳勋痛苦的叫声，钱晓光眼珠转转，就在这时候，后面的枪声又响了起来。钱晓光一咬牙，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撒腿就跑，把钱佳勋留在了地上，任凭他怎么哭号，根本都不在乎。

钱晓光又跑了几百米，突然眼前出现一条小河，他急忙趟着水过河。就在他到了对岸的时候，突然一抬头，钱晓光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原来在河岸上已经多出了几个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

李珣冷笑了一声：“你这点三脚猫的本事，就想着当叛徒，难道就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么！”

钱晓光还要逃跑，这时候其他几个士兵已经把他给按住了，用绳子给绑了起来，像是粽子一样，捆得结结实实。

这时候对付荷兰士兵的战斗也结束了，除了三五个人逃走之外。其他的基本被干掉，尸体丢了一地。

就在打扫战场的时候，钱佳勋也被抬了过来，一看到钱晓光被抓了，钱佳勋忍不住哈哈大笑，声音像是夜猫子一样，凄厉骇人。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也没有跑出去吧，活该！”

“你们两个就别骂了，还是留着力气。看看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吧！”

钱佳勋听到了这阴森森的话语，顿时浑身发凉，急忙哭道：“求您了，别杀我，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也是一时鬼迷心窍，只要给我一条活路……”

还没等他说完。一把枪托狠狠的砸在了他的嘴上。顿时四颗门牙全都被敲掉了，满嘴都是血，再说什么，也都听不清楚了。

李珣一摆手，几个士兵拖着他们叔侄，送上了小船。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一个小山谷停了下来，在山谷中间又一个巨大的坑，等士兵们小心翼翼的将上面覆盖的茅草扯去之后。顿时露出了一个三五米深的黑洞。

“这是我们收集的毒蛇，平时都是用来提取毒液的，你们也来欣赏一下吧！”

李珣揪着钱晓光的脖子，让他探头向里面看，只见坑下面上百条毒蛇，花花绿绿的，正在来回爬着，嘶嘶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出来一般。

“啊！”刚看了一眼，钱晓光顿时就裤裆里头就涌出了一股温热的液体，这家伙已经被吓尿了。

“听人说这玩意还有一个名字，叫菜盆，那可是商纣王和妲己想出来整人的东西，你们也能享受一下，也算是有福了！”

说着李珣抓起了钱晓光的脖子，将他猛地投入到了下面，钱晓光滚落到了下面，正好砸在了一群冰凉的身体上面。他的手正好按在了一条粗大毒蛇的身体上，密匝匝的鳞片，摸到了手上，就仿佛催命符一样。

“救命啊！”钱晓光痛叫一声，猛地爬了起来，想要逃跑，这时候有一条不大的毒蛇，照着他的脚就咬了一口，借着第二条，第三条……

各种毒素注入了钱晓光的体内，他很快就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身体僵硬，瘫在了地上。毒液之中有神经毒素也有血毒素，钱晓光的身体不住的痉挛，毛细血管也都破裂，皮肤下面开始逐渐变红。

就在这时候，已经吓晕的钱佳勋也被投了下来，当毒牙咬在了身体上面的时候，钱佳勋再度被惊醒过来。可是一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毒蛇，他顿时惨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直接吓死过去了。

干掉了两个败类，又顺道解决了一百来个荷兰兵，游击队终于恢复了信心，所有人斗志昂扬，想要采取更果断的措施，将南洋给闹翻天。

可是就在这时候，国内发来的密电送到了徐树铮的手上，按照张廷兰的意思，南洋的行动不要以追求歼敌为目的。而是应该更注意保护自己，建立严密的组织，在人烟稀少的雨林深处，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然后在放手发动南洋的华人，积蓄力量，等待更大的行动，至于对那些南洋的殖民军队，只要保持一定的骚扰就足够了。

看到了这些之后，徐树铮心里头很清楚，这是国内要让他们夯实基础，先前就吃了基础不稳的亏，这次的确不应该过于着急。而且他也清楚，南洋的这些抗争，并不取决于南洋华人自己，而是靠着国内。

从目前来看，中国也要进入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期，沉心发展。暂时还无力大举干涉南洋，因此又这种安排，也属于正常。

徐树铮也随即改变了措施，他们开始在婆罗洲的深处建立牢固的基地，甚至开辟种植园，种植鸦片一类的东西。婆罗洲面积广大，英荷两国能控制的区域有限，游击队变换了策略之后，他们也无力清剿，只能忍受着无休无止的袭扰，苦不堪言。

同样苦不堪言的还有日本，他们将关东大地震归罪给朝鲜人，对朝鲜人大肆的杀戮。结果这个消息传到了半岛，顿时积压的怒火再度膨胀起来。朝鲜半岛上也出现了大量的抵抗组织，不断的袭击日本，甚至有些朝鲜人搞起了自杀式袭击。

他们身上绑满了炸弹，混进警局，银行，政府等地，将身上的炸弹引爆，和周围的人同归于尽。这些人的炸弹之中，还藏着大量为了增大威力，而增加的铁珠，铁片。有了这些东西之后，爆炸的效果更加惊人，通常一个自杀式的袭击者，都能干掉十来个人还能造成大量的伤员。

很显然能干出这种超时代手法的，只有张廷兰。而朝鲜人当中也不缺少敢玩命的人，就像安重根一类的人，还是相当多的，他们前赴后继，根本不在乎生命。

朝鲜人的疯狂行动，让日本人苦不堪言，整个半岛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阶段，日本人不得不大量的调兵，守卫各个重要的位置，随时盘查路上的行人，稍微有点问题，就要被当场枪毙。

结果这么一干之后，又造成了大量的误杀，结果朝鲜人的怨念去越来越深重，双方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为了安抚朝鲜半岛这个火药桶，日本人不得不大量的增兵，这些对于还在地震打击之中的日本，绝对是严重的拖累。

要想赢过对手，有两个办法，要么靠努力超过对方，要么把对方拉下来。张廷兰现在是两个手段一起用，一面不断给日本和英国在殖民地找麻烦，一面有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

河南的土改初见成效，数千万民众得到了土地，政府凭着这次坟地，成功的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各级行政单位全都建立起来。虽然将苛捐杂税都废除了，但是由于少了地主一级的盘剥，预估在田赋收入上面，还能增加两成，而且这个增加还是建立在农民负担降低，农业产量更加的基础上，更显得弥足珍贵。

有了成熟的经验之后，山东和河北也着手开始了土改的准备工作，按照张廷兰的计划，在25年之前，要把华北地区全部整改完毕。至于东南一带，有着深厚的商业传统，张廷兰并不准备贸然进行土改。

而是要进行科学的调研，确定产业发展方向，在保证粮食产量的前提下，鼓励经济作物种植。中国实在是太大了，也太复杂了，要是搞一刀切的土改，并不划算。就像在西北等地，已经开始大力推广农场和牧场，搞规模化的农业。

另外在东北也传来了好消息，丰满水电站终于完成了施工，已经开始并网发电。预计第一年就能提供15亿度的清洁水电，稳定下来之后，一年的发电量能达到26亿度。

这个发电量相当于其他发电量总和的一点五倍之多，而且全国的发电量也一下子翻了一倍，东三省一直缺口严重的电力终于弥补上了。其实水电在后世的比例并不高，而现在能达到这个效果，说起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电力的发展太滞后了。

就在丰满水电站建成之后，张廷兰又把内阁主要官员，甚至包括王永江和阎锡山等人都请到了北京，众人齐集一堂。

“这次有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统一全国的金融，废两改元，参照奉票的成熟经验，在全国推行华元。第二是部署第一个五年工业建设计划，在五年之内，力争主要工业品产量，要达到日本的两倍以上，其中钢铁产量到1928年，要达到五百万吨，这个数额已经和俄国差不多处在同一线上，凭着我们的地缘优势，就可以同时对抗俄日两国！”

第七百五十二章通膨促发展

货币的重要性不需多说，而五年计划自从苏联人创造出来之后，更是大多数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的一个王牌法宝。

这两项政策，全都关系到了中国的命脉，在场这些大员一个个也全都正襟危坐，打起了一百倍的精神，想要知道张廷兰究竟打什么主意。

由于事关重大，就连一直被当成了牌位的黎元洪也到了现场，另外梁启超也代表国会列席会议，也便于日后沟通。虽然张廷兰手握大权，但是他还是要遵守一些规矩，不能够蛮干。

关于币值改革的问题，首先说话的就是内阁总理唐绍仪，这也是他的分内职责。唐绍仪十分严肃的说道："自从民国以来，中央的交通行，工商行，中国银行先后发行银行券，各地也发行自己的货币，外国银行也发行了货币，再加上银两，银元，铜子。整个中国货币市场，十分混乱，商业往来也极为不便，每到一处，都要进行复杂的货币兑换，极大的影响了经济交流，因此政府要统一收回发行货币的权力，成立唯一的中央银行，承担发行货币职能。"

听到唐绍仪的话，这些人一个个心中凛然，这可不是一个小动作，权力从来都是放出去容易，收回来难，谁也不愿意把手里头的肉让出去。

出席会议的财政部长汪大燮忍不住说道："总理，货币的确需要改革，但是各地差异太大。货币需求和流通也不一样，要是都统一到了一起。或许会造成不便，还是酌情给各个银行保留一点发行权力，他们也发行货币多年，经验丰富。"

汪大燮啰啰嗦嗦的说完之后，唐绍仪笑着说道："汪部长考虑的很有道理，的确各地的情况不同，该投放多少货币，需要考量。中央银行以后就是政府机构，会在各省开设分行，专门管理货币业务，总之一定会保证货币供应稳定。"

汪大燮一听，顿时就被噎住了，他鬼扯一大堆，核心是为了保住银行的发行权力。可是唐绍仪竟然顺着他的话，要加强中央银行，实在是有些南辕北辙。

不过自从王克敏等人被清理之后，财政和银行这一块安插了大量的张廷兰的亲信，汪大燮一个老朽，也没有扭转乾坤的本事。因此也没法争什么。

唐绍仪继续说道："统一银行权力之后，我们拟准备发行两套货币，一套是中华金元，一套是中华银元。中国是传统银本位国家，但是目前国际上。主要的国家全都是金本位，为了便于和世界交流。因此单一的银本位已经不行，必须引入金本位。"

说到这里，一直闭目养神的黎元洪突然说道："少川，国内产金恐怕不多啊，要采用金本位，能行么？"

唐绍仪笑道："大总统，那是老黄历了，现在中国的产金量已经相当不错了，尤其是每年能从外东北引进大量的黄金，我估计黄金的储备量已经足够了，这还要多多感谢副总统，要不是将士们浴血拼杀，恐怕还没有眼前的局面。"

唐绍仪并没有说出究竟有多少黄金，但是大家从张廷兰微微上扬的嘴角，也能看出来，这个数字不会太少。

其实算上沙皇黄金，奉军这些年积攒了一千二百多吨的黄金，这个数量已经和后世中国的储备量差不多了。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沙皇黄金的这块肥肉之外，外东北的贡献尤其巨大，每年都能有一百吨以上的产量，极大的充实了中国的财富。

当然外东北还没有直接并入中国，名义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不过外东北需要的一些日用品全都要靠中国供应。而且由于经历战乱，庞大的土地没有足够的人口，因此中国已经移民超过一百万，中国人数量已经超过了俄国人。

江东六十四屯一带的富饶土地，再度成了中国人耕种的乐园，可以说所谓的远东帝国不过是一张皮而已，只要时机成熟，中国就可以一口吞掉。

听着唐绍仪的介绍，王永江突然插话了："唐总理，发行金元和银元是可行的，但是这两套货币必须分开，国内只准流通银元，在国际贸易之中，才能使用金元，同时禁止民间机构囤积黄金。"

王永江可是张廷兰最信任的人物，而且又管理奉天银行多年，是公认的理财专家，他说话，大家自然要听着。

"目前我国面临着财政和贸易双赤字，每年都有大量的资金外流，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冲突的，想要解决必须大刀阔斧的改革，对开源节流，对外增强出口，平衡贸易。诸如中原土改，就是增加税源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我国商品除了一些原材料和农产品之外，在国际上还没有什么竞争力。偏偏又需要大量的进口，储备黄金要用来平衡贸易，一旦市面流通黄金，就会给投机炒家下手的机会。"王永江不愧是理财能手，一阵见血的指出了问题所在，目前的中国在国际贸易之中，还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一旦黄金出现变动，反应到国内市场，就会造成金贵银贱，这时候就容易让外国势力趁机炒黄金。

而王永江的主张则是把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隔开，黄金不进入百姓日常生活的流动领域，只是在国际结算，以及民众出国的时候，才能用上，这样就极大的降低了风险。

唐绍仪一听也是频频点头，这招正好把这次金融改革打了一个大补丁，王永江也的确不凡。

经过大家的一番商议，终于将币制改革的问题敲定了，中国废除银两，改用银元，施行金银双轨的本位体制，在全国发行统一的华元。

可以说这一项决策，彻底结束了民国以来的金融乱象，极大的降低了商业交流的成本，而且由于有了强有力的央行进行调控，也维持了货币的总体平稳。而且货币统一了，人心也就统一了，各地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中央的权力和权威都大大增加。

讨论了这一项之后，就已经用了半天的时间，大家暂时休会吃饭。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些官老爷都有专门的厨师，各种菜式以相当丰富考究，虽说比不上皇宫的御宴，但是也是别有滋味。

但是这次可完全不一样，在统一的食堂里头，摆着几盆菜，一旁还放了一摞托盘，在托盘旁边，还摆着碗筷。

"拙言，你这是什么花样啊，要我们怎么吃饭，难道对着大盆不成？"黎元洪笑着问道。

"大总统，中国人好吃喝，尤其是当官的，吃喝更是寻常的应酬，但是一

桌子菜，最后能吃掉的可不多，其他的都浪费了。按照我的想法，以后各级政府，军队在食堂里头，全都是能吃多少拿多少，不准浪费。别看一顿饭剩不下多少，但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公职人员，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算下来，就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说话之间，张廷兰率先示范，拿起了一个托盘，然后放了几个小碗，一碗装饭，又从大盆之中，盛了几样菜，最后拿了一碗汤。

其他人一看，有些人脸色就不太好，这位副总统花样太多，什么都能算计，以后在他手下，过得恐怕不易。

不过黎元洪却是满脸憨笑：“拙言这个主意好，我看他们洋人的聚会，也是能吃多少拿多少，这样既节约，又卫生，我看该在全国推广。”

唐绍仪在一旁盛了一点菜，然后笑道：“不只要推广，我看还有制定下用餐的标准，参考当地的物价水平，荤素搭配，能吃饱就成，有营养就成。别小看这些东西，咱们这一餐，至少能节约几十个大洋，如果把全国都算起来，至少能有几百万，上千万，够建立两三座钢铁厂了！”

这几个人都这么说，其他人也不敢多说什么，不过中国人就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转变的快，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面对张廷兰这么一个强势人物，他推行什么，最好老实听着，别想找别扭。

况且这些做法也有好处，至少能在百姓面前，显得更加亲民，也省得那些报纸总找自己的别扭。

陆陆续续打好了饭菜，全都坐在了一边，张廷兰和王永江对面而坐。

“岷源先生，我刚刚得到了楚明远的报告，说是土改虽然很顺利，但是地主投资工商并不算是积极啊。他们多数选择了入股政府企业，选择创业的寥寥无几，另外还有一帮人干脆死守着存款。”

王永江也点了点头：“这点是可以预见的，这帮人都相对保守，让他们投资的确有些强人所难。”

“不管他们难不难，可是咱们需要投资，需要涌现一大批的企业家，要是全都这么保守，我们什么事情都别想干了！要是这把我惹急了，我就派军队把枪指在脑门上面，是死是活，就让他们自己选吧！”

王永江一听哈哈大笑：“拙言，经商这东西需要天赋，强逼着肯定不行，不过我有一个软刀子扎人的办法。咱们不妨多发行点货币，每年保持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通膨，高于银行利息，这样他们不投资，资产就会缩水，逼着这帮人，不得不把钱拿出来。”

第七百五十三章大投入大发展

中国并不是一个盛产金银的国家，因此经常出现钱荒，也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这对于经济来说，并不是好事情，在健康的财政之中，应该保持适度的通膨，这样就能促使人们增加消费和投资，要不然把钱留在手中，只能看着贬值。

“在以往，金融没有统一的时候，如果奉票大举贬值，老百姓就会转而用其他的货币，甚至直接持有外币保值。可是现在金融统一之后，市面上只准流通华元，我们搞通膨就会由所有老百姓买单，造成货币贬值的状况。”

“岷源兄，这么做恐怕不合适吧！”唐绍仪一听在讨论货币的问题，也忍不住凑了过来，皱着眉头说道：“老百姓手里头本来没有多少钱，要是在贬值，他们岂不是活不下去了！”

王永江摆了摆手：“少川兄，这个帐头儿不能这么算，当然老百姓会受到一点损失，但是那些有巨额存款的人，他们损失更多，这样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资金拿出来，进行投资。投资就需要雇佣工人，就需要采购物资，这些资金还是会流回老百姓手中。只要保持百姓收入增加的速度，稍微超过通膨率，那么老百姓的收入还是不断的增加，怎么能算是盘剥百姓呢！”

唐绍仪一听，也微微点头：“岷源兄果然是理财高手，见识就是不一样。”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张廷兰也补充说道：“还有一点，废两改元之后。一定要尽快杜绝市场上的金银直接交易。我听说中原和西北有很多地主，他们把攒下的金银全都埋在了地下。这是守财奴，对国家一点用处都没有！”

“嗯。”唐绍仪也说道：“统一的货币的时候，附加一条规定，在一定期限之内，主动把金银换掉，可以多得一成的资金，如果逾期，就要按七折兑换。”

“这个办法好。”张廷兰笑道：“以后制定政策也要有点弹性。不要只是死硬的命令，必须交，不交就杀头，这样的话少说。政府要善于利用利益杠杆，听话就有糖吃，不听话就挨板子。”

几个人说着都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阎锡山已经吃完了。他也到了这张桌子前面。

“副总统，总理，岷源先生，我这有点难题，还想请你们给指条明路啊？”

“百川客气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和楚参议在河南土改的时候。接触了不少的地主，有些人的确有心投资工商，也曾经试图进军实业。但是他们对现代的经营一窍不通，机器啊，财务啊。金融啊，市场啊。这些完全都是陌生的。就算是有心，也不敢投资，因此大多数都选择注资政府办的企业。可是政府企业数量也有限，无法把所有资本都利用起来，这也让人为难啊。”

阎锡山和张廷兰他们讨论的问题正好是两个方面，张廷兰他们想要用通货膨胀，迫使那些不想投资的人去投资。但是阎锡山考虑的正是想要投资的人如何去找到市场，有了想法，还要有方向，有路子才行。

唐绍仪忍不住说道：“政府不是开办了培训班么，难道没有效果？”

阎锡山忍不住苦笑道：“要说没有，那是扯淡，但是说实话，效果真的有

限。我们抽调的授课人员有些是企业家，有些只是眼界开阔一些的老师。各地办厂条件不一样，想要很快把找到路子，难度不小，另外那些干脆不懂经营，胡说八道，恐怕只能帮倒忙。”

张廷兰一听，脸色也有点不好看，阎锡山的话让张廷兰想起了后世的一种现象。教别人成功，你就成功了；教别人发财，你就发财了。

虽然张廷兰提出要办培训班，但是靠着一帮本身就稀里糊涂的人，怎么能指出一条明路？从小农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中间天差地别，想要一步就跨过去，难度还是太大了，不是一蹴而就的。

王永江也忍不住说道：“的确这是一个要紧的问题，我们一面缺乏资金投入，一面却又找不到投资渠道，就好像血管被堵住了一样，循环不畅，可是要命啊。”

“但是企业家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那要靠着自己去拼，去闯，去找路子。”唐绍仪也忍不住说道：“政府能帮一点忙，但是主要还是靠自己。”

大家都忍不住低头思索，一时还没有主意。张廷兰沉吟半晌，突然笑道：“我倒是又一个办法了，既然自己没有合适的，那不妨就从外面引进！”

这时候黎元洪也凑了过来，忍不住说道：“这恐怕不行吧，要是让那些洋人都进来，岂不是开门揖盗么？”

“当然不是洋人了。”

“那还有谁？”唐绍仪也皱起了眉头，然后眼前一亮：“拙言，你是说用海外华人么？”

“没错。”张廷兰笑着说道：“南洋华人几百年前就背井离乡，前去闯荡，很多人已经经营了几代人。在那种条件之下，他们很多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种植园，成为了南洋的富商。国内要是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让这些人回国投资，我敢肯定，一定会快速见效。有了他们作为榜样，就能带动更多的人！”

利用华侨华人，来投资办厂，这可是后世的成熟经验，开放初期，就是这些华商回国投资的。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张廷兰在背后策动了南洋华人独立，造成了冲突越来越严重，不管是英国还是荷兰，都对华商有严重的不信任，经常审查，到处找麻烦。很多华商的经营空间越来越小，这时候国内给们开了一扇大门。这些人多半会踊跃回国。

听到张廷兰说出了这个设想，王永江就忍不住揶揄的说道：“拙言也读过厚黑学不成。我怎么感觉有点像补锅法的味道啊！”

张廷兰一想，这话也有道理，南洋的事情是自己闹出来的，结果又开放大门，把华商弄回来，和故意扩大裂痕的补锅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管怎么说，只要能做到皆大欢喜，那就是好办法。”张廷兰道：“让华侨回国投资。也有一点问题，那就是他们多半都是广东福建的人，就算投资，也多半会投在家乡。”

王永江笑道：“那就要看引导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把基础设施跟上去，粤汉铁路一定要加快修通。另外从杭州南下，到福州，再到广州的沿海铁路也要修出来，这样东南各省也就连接到了一起了！”

一聊到铁路的问题，唐绍仪急忙说道：“赶快回会议室吧，正好部署一下

第一个五年计划。”

众人再度聚集到了一起。王永江编制过东三省的发展规划，虽然完整执行一个五年，就因为全国统一，而不得不进行调整，但是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按照新计划。从1924年开始，一直到1928年结束。作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在这个时期当中，中国要让主要工业品翻番加倍，其中钢铁产量要达到500万吨，在23年，东三省的钢铁产量达到了65万吨，比起预计的还要多将近10万吨。

加上国内其他地区的产量，总计也只有80万吨左右，要达到500万吨，就要增长4倍还多，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量，不过张廷兰对这个目标还是很有信心的。

自从入关以来，张廷兰就在北京，唐山等地着手建立钢铁厂，另外对汉阳铁厂的扩建工作也在进行，河南完成土改之后，也有了大笔资金，因此也在建造钢铁厂。

这些钢铁厂基本上在三年之内，陆续都会完工，到时候中国钢铁产量就能达到200万吨左右。

而且由于茂山铁矿的开发，中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项协议，中意合作，在中国建造粗钢生产基地，然后将钢锭运到欧洲销售。

同时德国也加入进来，中国要引入德国技术，全面提升东三省的钢铁企业，如果顺利完成，鞍钢一家的产量就会超过100万吨，加上本溪，再加上其他的钢铁厂，光是东三省，在5年之内，也能超过300万吨的产量。

扩建之后汉阳铁厂产量也会超过50万吨，实际上对于钢铁行业来讲，并不是5年增长这么多，而是7年，投资从22开始，就已经在增加了，只是这5年到了收获期。

根据记载，苏联在1930年钢铁产量是576.4万吨，同期日本是228.9万吨。这两个国家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威胁，如果28年中国钢铁产量达到了500万吨，就基本和苏联持平，是日本的两倍多。

现在战争就是钢铁的较量，基本上都是钢铁多的，胜过钢铁少的，有了这些钢铁之后，面对苏联，中国就有了充足的底气，也可以说日本也彻底失去了击败中国的可能。

而且以目前的情况来计算，中国在二战之前，应该能完成三个五年计划，到时候钢铁产量至少能突破2000万吨，换句话说，中国就能成为和苏德比肩的大国，当然比起美国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中国也有足够的实力，至少能有力量享受胜利果实，如果发展能再快一些，甚至可以改变世界走向。

这个世界不能总让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君临天下几千年的古老帝国，在打了一个盹之后，要重新回到世界的巅峰。

除了钢铁之外，煤炭要超过一亿吨，发电量要超过300亿度。在石油方面，要把延长矿和玉门矿彻底开发出来，保证石油自给率达到7成。另外还要加强寻找石油的力度，实现自给自足。

除了这些主要工业品之外，张廷兰还要求每年化肥产量要增加30万吨，保证农业增产稳产。

在交通运输方面，要建成粤汉铁和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等于是京广铁路

彻底贯通，南北之间，就多了一条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同时要修成川汉，宁汉铁路，沿着长江，修出一条并列的铁路。在加上东南沿海的铁路，以及兰新铁路，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网要初具端倪。中国的铁路里程要超过3万公里，主要省会城市基本同火车。

在农业方面，以中原土改为契机，要大修农田水利设施，建立水库，灌溉沟渠，多打深井，这些工作都尽量发动有地农民出义工。毕竟政府的资金有限，没法投入太多的钱，就只能利用农民的无偿劳动了。

在教育方面，要基本建立起三年义务教育，后世都是九年义务教育，目前的财政实在是承受不起，因此只能限定在三年，也就是保证学生完成初小。

林林总总，一共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会议连续开了三天，才把各项任务明确下来。不过除了这些明面上的东西之外，张廷兰还有两项秘密的目标，第一是彻底解决西南和两广，将全国统一起来。第二则是打造出第一个航母战斗群，使中国拥有海上干预力量。

一个统一的中国，再拥有了一定的海上力量，就可以放手在南洋进行经营，甚至可以支持徐树铮他们直接打出造反的旗号，而不用向现在一样躲躲藏藏。

眼下的时代还算是大有可为，毕竟没有了核武的限制，中国有四亿多的人口，兵源几乎不会枯竭，就算和北极熊比起来，也有四倍的优势。

只要是接壤的地区，就绝对无法阻挡中国的滚滚洪流，五年时间，苦练内功，然后就是恢复中国势力范围的时候，张廷兰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终于编制完成，在议会当中也得到了通过。五年时间，中央财政计划累计投资15亿元，加上地方资金以及私人资本，总计会有投入50亿以上。

这还没有算上农民的义务劳动，总的投资金额绝对是空前的。不过要想实现这么大的投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央政府平均一年要拿出3亿元。

在北洋时代，政府一年财政收入才8000万而已，目前中国收回了各种权力，又进行土改，增加税源，再加上工商发展起来，每年贡献了大量的税收，但是财政收入的总额也不过6亿元左右，5年之后，能达到10亿元已经很勉强了，想要拿出3亿进行投资，绝对不可能。

“拙言，为今之计，就只有举债，向国内发行债券，最好也能在欧美发行，借钱搞建设！”

王永江，唐绍仪，以及刚刚出任央行行长的王树翰共同提出了这个建议。

第七百五十四章航母时代

江南造船厂在前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车床，自行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推进的军舰“惠吉”号和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研制了中国第一支步枪、第一门钢炮、第一磅无烟火药，炼出了中国第一炉钢……

在晚清的历史上，江南厂是全国技术最先进，设备最齐全的大型工厂，在1905年，实行了局坞分家，江南造船厂正式独立运作。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总排水量达到21000吨。一战期间，江南厂还承接了美国的万吨运输舰订单，建造了“官府”号等四艘巨舰，堪称中国造船史上的里程碑。

但是相比以往的辉煌成就，1925年5月3日，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船厂所有工人都在焦急的等待，到了十点钟左右，随着无数工人的欢呼声，标准排水量达到6700吨的镇江号缓缓下水，成为江南厂建造的第一艘现代化巨舰。

镇江号轻巡洋舰是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级轻型巡洋舰，也是为了航母量身打造的保镖之一。同级舰一共四艘，两艘在江南厂建造，两艘在旅顺建造，分别是镇江号，泰州号，辽阳号和凤城号。

在两个月以前，辽阳号已经正式下水，这一级军舰长165米，标准排水6700吨，主炮是8座双联装127毫米主炮，配备12座40毫米高炮。最大航速32节，续航里程8000海里。

各种性能数据基本上和美国人在二战之前。建造的亚特兰大级轻巡洋舰差不多。这个标准也是张廷兰亲自提出来的，他的武器知识并不丰富，但是好歹后世有一场航母热，他也了解过一些航母的历史，对于战功卓著的亚特兰大级巡洋舰还是很清楚的。

亚特兰大级在1940年开工建造，一共四艘同级舰，参加了所有重要的太平洋海战，成为了航母编队重要的防空力量。

张廷兰在设计自己的航母战斗群的时候。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最佳的选项。自从俘获了雅茅斯号之后，中国方面的工程人员就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同时在向意大利订购军舰的之后，中国也派出了专门的技术人才，参与建造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中国又从德国搞到了一些军舰的关键技术。

有了这些储备，在1924年，中国南北的造船厂几乎同一时间开始大造军舰。目前中国有四个船厂。技术最雄厚，人才最丰富的葫芦岛和旅顺造船厂都位于奉天。还有就是青岛船厂和江南厂。

相比之下，江南厂可比青岛厂的优势大多了，因此得到了重点照顾，船厂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革新，同时增加了配套设备。让江南厂更加完善。

随着镇江号的成功下水，江南厂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为了祝贺镇江号下水，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亲自赶到了现场，参加下水仪式。

同时出席的还有各界的名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海军的元老萨镇冰。作为一个从满清时代的海军元老，萨镇冰见证了北洋水师的兴衰。一度他都有些绝望。可是随着奉军的崛起，击败了联合舰队，让老头子重新燃烧起信心和希望。

此时当看到镇江号下水的时候，萨镇冰是老泪纵横，沈鸿烈也亲自邀请

萨镇冰登上了镇江号的甲板。
萨镇冰上了船之后，左看看，右瞧瞧。粗糙的大手不断的抚摸着冰冷的主炮，看得他连连点头：“真好，当年的定远和镇远也就这么大吧！”
“萨老，镇江号的标准排水量是6700吨，比起定远号要稍微小一点，不过满载排水量是8300吨左右，比起定远号的满载排水也大一点。”
萨镇冰一听这话，眉头皱了起来，仿佛有些疑问，沈鸿烈笑着说道：“现在建造军舰的思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一艘军舰要使用一二十年，因此必须留出足够的改造空间，以后还要加装更多的武器。”
萨镇冰一听，也是频频点头：“海军进步太快了，我们这些人早都被时代淘汰了，能看到海军重新兴旺起来，老头子到了九泉之下，也能和那些老兄弟好好念叨念叨了。”
正在说话之间，跟着萨镇冰一起上来的萨师俊突然问道：“叔公，既然镇江号和定远号差不多，为什么定远号装备了305毫米克虏伯主炮，而镇江号只装备了127毫米主炮，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吧，这样的火力够用么？”
萨镇冰眼睛瞪了起来：“小孩子不要多嘴，军舰怎么建造，是有战术考虑的，不该你知道的东西，就不要多问！”
沈鸿烈笑道：“萨老，想必您也有这个疑问吧？”
萨镇冰的脸色也微微发红，的确作为一个老海军，他对于军舰的痴迷更胜一筹，只不过他知道有些事情需要保密而已。
“萨老，其实告诉你也无妨，总之这个秘密也保守不了多久了，半个月之内，奉天号就要下水了！”
奉天号？一听这三个字，萨镇冰和萨师俊这一老一少全都把眼睛瞪圆了，军舰命名是很有规矩的，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重巡洋舰是按照省会来命名的，哈尔滨号和吉林号，而轻巡洋舰则是采用普通城市命名，也就是镇江号和辽阳号一类的。
而奉天号毫无疑问是用省级行政区命名的，而且奉天又不同于别的省份，那是张廷兰的起家之地，也是中国最重要的造船基地。很显然这艘奉天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不然绝对没有资格得到这个名字。
萨师俊的脸上也瞬间涨红了，他是萨镇冰的侄孙，出身海军世家，从小就立志洗雪甲午之翅，从1913年开始，萨师俊进入了海军之中，在多艘军舰上历练。不过他服役的这些军舰都是内河炮舰，没有什么大家伙。
但是萨师俊一直在关注着海军的发展，尤其是自从马肯森号回国之后，他的一颗心就悬了起来，他通过各种资料，不断的收集马肯森号的情况。热情劲头远在后世那些军迷之上，由于现在的资讯还不够发达，能得到的消息也不多。不过只要看到马肯森号的消息，他就会搜集起来，在床头上还贴着一张马肯森号驶入葫芦岛的照片。
毫无疑问轻巡洋舰是中国目前造船能力的极限，能够配得起奉天号的只有改装之后的马肯森号。一想到这艘军舰在半个月之后，就能够下水，萨师俊简直欣喜若狂。
萨镇冰也是同样如此，老头子脸上的皱纹都笑开了，下巴上的山羊胡上下抖动，拍着手说道：“好，真是太好了！头几年就听钟召那个家伙分析，说是要完成马肯森号，我听着觉得还算靠谱，看来这海军还是有希望的。”
“叔公，我看到新闻，在不久之前，日本人的赤城号战列巡洋舰已经下水

了，听说吨位更大的和歌号也进入了最后的建造阶段，这两艘战列巡洋舰都是针对马肯森号设计的，只怕奉天号就算下手之后，也要面对着优势的日本联合舰队啊。”

沈鸿烈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洋洋的笑容：“不用着急，你们等着吧，奉天号出来的时候，会有一大批人惊掉下巴的！”

……

“拙言，今年已经陆续发行了三期建设国债，总额得到了0.7亿，比起去年有了很大增长。”王树翰笑着介绍道：“百姓购买热情还是相当高涨，销售十分火热，我看还可以再增发一点。”

其实从一五计划开始之后，中国就大量的发行债券，最初老百姓也不认可，不过张廷兰率先垂范，买下了300万的债券，这下子就点燃了民众的热情，副总统都敢买，总之不会出问题吧，在这种盲目的信任之下，债券销售越来越火爆，第一年就买了0.95亿，极大的支援了经济建设。

张廷兰也笑道：“中国虽然积贫积弱，但是毕竟国家足够大，有钱人还是很多的。增发债券可以，不过这一次要增发军事建设的债券，海军要有大动作了。”

王树翰一听，也笑着说道：“成，这两年经济状况在好转，军队也该跟上，不过不知道要发行多少啊？”

“先发行三千万吧，视情况以后再增加。”

一听张廷兰的话，王树翰也忍不住惊得目瞪口呆，看来这个动作的确不小。

转眼到了5月20号，葫芦岛造船厂聚集了数倍于江南厂的人员，副总统张廷兰，国防部长杨宇霆，总参谋长蒋方震，海军司令沈鸿烈，空军司令张学良等等重要人物，悉数来到了葫芦岛船厂。

船台之上将星云集，万众瞩目，如果这时候来了一颗炸弹，只怕中**队都要彻底瘫痪掉。不过这种可能并不存在，早在几天前，刘少卿和冯永双就亲自部署了大量的人手，严防死守。

在正午12点的时候，张廷兰手里头拿着香槟酒瓶，重重的砸在了新建成的奉天号的舰首上面，一瞬间泡沫四溅，船坞之中，海水缓缓升起……

第七百五十五章孙文走了

马肯森号原计划排水量31000吨，满载排水35300吨，不过由于回到奉天时候，并没有主炮，所以改造之前的马肯森号还不足30000吨。

不过经过改造之后，奉天号的满载排水量逼近了4万吨，是个十足的庞然大物，比起同时代的日本航母加贺号，还要大一点，仅比美国的列克星敦级航母要小一点。不过此时列克星敦号航母还没有下水，目前奉天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航母。

其实在二战之中，英国航母数量还是世界第二，但是论起性能，已经远远被美日甩开，要不是德国人没有航母，只怕大英帝国的底裤都要被扯下来。

可以说在航母领域，能够争衡的只有美日两国，而随着奉天号改装完毕，中国也一跃进入了航母顶尖俱乐部之中。

对于这艘航母，张廷兰也倾注了不少心血，在航母发展的早期，各国也不太清楚未来的航母用途，因此走了好多弯路，有些设计在战斗之中，也证明是无效的。

而有了张廷兰作为指导，改装工作一开始就走上了正轨，奉天号采用更加坚固的封闭舰首，全通甲板，岛式上层建筑，两层机库，两部升降机，最大航速32节，能够搭载飞机九十架，整个结构，已经于现代航母相差无几。

就在一个月之前，日本的加贺号航母也下水了，不过日本人自作聪明的采用了三段式甲板，中下两层机库与甲板相连。可供飞机直接起降。可是这么做会造成甲板过短，无法适应更大更新的舰载机。完全就是一个失败的东西。

奉天号则是直接的单层甲板，飞行甲板长度达到了270米，不只能满足战斗机起降，还能保证鱼雷攻击机的起降，要知道此时鱼雷机还是对大型军舰最有威胁的利器。而且单层甲板简化了操作，提升了使用效率，极大的增强了作战效能。

另外在舰岛上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美国的列克星敦号就是一个例子，烟囱和舰岛分开，全都放在右舷，占用了大量的空间，这种设计显然也有问题。因此中国方面则是直接将舰岛和烟囱整合到了一起，按照张廷兰的想法，是要放在右后方。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对飞机起降的干扰。

不过由于奉天号毕竟是从战列巡洋舰改装而来，还要照顾舰体结构，因此舰岛只能留在了中部。但是相比同时代的其他航母，已经小了很多。

再有就是航母的舰载武器方面，早期美日的航母都装备了200毫米以上的舰炮，也是为了防备航母和其他军舰撞在一起。

不过事实证明。这些设计全都是无用功，航母的使命就是搭载飞机，其他的任务有别的舰艇负责，至于在航母上面，最需要装备的就是防空火力。

奉天号加装了12门127毫米口径L/25高平两用炮。8门127mmL/38高炮，60门40mm高射炮。16门20mm机炮。仅凭着航母自身的火力，就足以对付一般的飞机攻击。

而且奉天号还继承了德制军舰的一贯特色，生存能力相当强大，虽然比不了战列舰，但是比起皮薄馅大的日本航母，还是有着相当优势的。

根据张廷兰的估算，奉天号的水平，已经能达到二战早期航母的程度，

只要能够把飞机性能提升上来，已经完全可以撑起中国未来二十年的海上长城！

在万众的欢呼声中，奉天号庞大的身躯，稳稳的浮在了海面上，显得威武雄壮。而张廷兰等人则是亲自登上了这艘庞然大物。宽大的甲板，格外的让人舒心，中国人的航母梦已经做了太久了，对海洋的追逐也太久了。

相比后世，此时的中国还算幸运，能够在航母时代刚刚到来的时候，就果断的跟上了，这是天大的幸运。

张廷兰也是踌躇满志，有了航母，就有了海权，有了海权，也就拥有了一切。冥冥之中似乎也有定数，现在的奉天，就是后世的辽宁，可以说同样命名的两艘航母，承载着中国走向海洋的决心，踏出了这一步，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扭转！

“沈司令，陈舰长，下水只是开始，你们要抓紧时间，完成海试任务，摸索出舰机配合的关键，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奉天号形成战斗力。”

蒋方震也笑道：“各国的航母都处在摸索阶段，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实验，都可以说是空前的，任何经验都是下一步发展航母的关键，一定要形成一整套的有效规范，好为下一步发展更多的航母开路。”

一听蒋方震的话，第一任奉天号的舰长陈季良顿时眼前就是一亮：“参谋长，您说还要建造更多的航母，这可是真的么？”

“当然是真的，不信去问副总统吧。”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一艘航母要训练，还有维护，哪能保证时时战斗值班啊，我已经发行了3000万债券，主要就是用来发展航母，下一步我们要一起动工两艘航母，争取早日形成三航母战斗群。但是究竟什么时候开工，还要看你们的，我需要你们在使用当中，找到问题，找出改进的方向，这些经验都是下一代航母的关键。”

张廷兰说到这里，也是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反正我们也没有签署华盛顿条约，列强的军备限制，也限制不到我们的头上，咱们就放开胆子造，让他们着急去吧！”

不用再建造两艘航母，光是奉天号下水，就足以引爆世界舆论了。在这之前，各国都知道中国一定会改造马肯森号，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人会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给马肯森号装上主炮，变成一艘战列巡洋舰。

而且从中国采购和自造军舰的动作上看，中国也是在打造一支海上破袭舰队。高航速，大航程是中国新式军舰的一个特色。按照大家的判断，中国人应该是把矛头对准了日本，想要利用马肯森号威胁日本海上生命线。

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世界共识的东西，可是等到了奉天号下水，完全都被打破了。中国人竟然把马肯森号改装成了庞大的航母，这未免也太震撼了。

中国人究竟在想什么，难道航母比起战列巡洋舰更有威力不成？最尴尬的还是要数日本，他们为了防备马肯森号，而在华盛顿会议上，大跳大闹，好不容易争取了两艘战列巡洋舰的名额，此时也都差不多竣工了。

可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突然告诉他们，哥们不陪你们玩了，我们要造航空母舰了。

这下子让日本人有种闪了腰的感觉，当报纸上面出现了奉天号威武的身影之时，这艘庞大的军舰瞬间就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难受到了极点。

东京的一处小院之中，一个枯瘦的老人正坐在葡萄架下面，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坐在了他的前面，轻轻的帮他捶腿。

“富美子，有半年多了，我的病都是时好时坏，只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女孩眼中露出了惶恐之色：“父亲，您会没事的，母亲说过，您是做大事的人，同学们也都这么说。那个军阀不可能永远欺骗民众，早晚都被会推翻的，您才是唯一的领袖。”

孙文拍了拍富美子的手，笑着说道：“普通日本人真是这么说的。”

“没错，我最近在书店里头发现了好多书籍，上面都写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了，他们对外谄媚，对内欺压百姓，所有经济数据都是假的，铁路跑不了火车，轮船只是铁壳子……”

听着女儿的话，孙文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丝欣喜的笑容：“真没想到张廷兰竟然到了这个地步，连日本的有识之士都知道了他的倒行逆施，看来张廷兰这个军阀头子，离着完蛋也不远了，我要振作精神，卷土重来，把一切属于我的都拿回来。”

孙文正在说话之间，从外面大月熏走了进来，当年孙文抛弃了她，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能相见了，哪知道就在几年前，日本政府突然派人找到了她，并且还把她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女儿富美子接了回来。

日本人让母女两个一同陪着从香港前来避难的孙文。夫妻父女相隔十几年再度相见，大月熏当年才不过14岁，现在已经人到中年，而孙文在连番打击之下，已经提早衰老，再也没有当初的风采。

不过大月熏依旧秉持着日本女性的顺从，悉心照料孙文。在头两年，日本不少政要还来找孙文，商谈事情，可是渐渐的门前也冷落了，那些人也都走了。

一家人难得过上了平静的日子，大月熏从外面买菜回来，一看孙文在女儿的搀扶之下，在地上转了几圈，她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先生，您的身体好了？”她惊喜的说着，低头看了一眼菜篮子，立刻有些惶恐：“我再出去一下，买条鱼回来！”

就在这时候，突然门外一阵脚步声音，汪精卫和一个光头男子急匆匆跑了进来，在汪精卫的手上，还攥着一张报纸。

“先生，大事不好了，中国改造的巨舰下水了。”

孙文身体顿时一晃，急忙接过来报纸，看到了奉天号的庞大图片之后，顿时一阵的头晕目眩：“不是说中国要崩溃么？”

一句话出口，身体就软软的倒了下去。

第七百五十六章削藩

孙文死在了日本，只有寥寥几位日本友人过来，甚至没有一家新闻媒体愿意报道他，就这样黯然收场。中国实力快速膨胀，国家越发的稳固，日本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想要靠着支持几个反对派，送点钱，给点军火，就能扰乱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上一场战斗之中，奉军的空军和陆军都给了日本人深刻的印象，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就算是举倾国之力，恐怕也难以彻底击败中国。

而现在随着奉天号的下水，不管大家对航母和战列舰有什么看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艘四万吨的巨舰，绝对不是拿来玩的，中国人走向海洋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过去在亚太，日本联合舰队处在首屈一指的地位，中国所有军舰加起来，还没有日本人一艘主力舰大，但是这些都成为了历史。

日本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压力，偏偏此时大正天皇身体又十分糟糕，那些内阁成员，只能集中到皇太子裕仁身边，紧急商讨应付中国的策略。

“亲王殿下，臣认为支那海军还不足为虑，根据相关专家的判断，支那人根本不可能具备重建大型军舰的能力，很可能奉天号只是一个漂亮的盒子，而且他们也没有研发舰载机的能力，至于懦弱的支那人，他们敢在沧海一叶的航母上面降落么？”海军大臣财部彪信誓旦旦的说道。

大藏大臣浜口雄幸也急忙说道：“根据目前的情报，军阀张廷兰已经走上了类似苏联的道路。他们对内铲除地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靠着抢掠有钱人。靠着压榨民众，集中资金，穷兵黩武，而且他们的地区贫富差距过大，贪腐严重，民怨沸腾。可以想见，这样一个政权，肯定是难以维系的。”

……

内阁的这些要员相继唱衰中国。让裕仁的心稍微安定了一点，或许也没有那么可怕。在散会之后，裕仁也是满心的烦躁，想去花园散步，结果正好看到一个卫兵在翻着一本书。

一见皇太子前来，这个卫兵顿时吓了一跳，急忙慌慌张张的把书藏在了背后。满脸的惶恐。

“多读书，多懂道理，是很好的事情，不用担心。”裕仁微微笑道：“能不能告诉我是在看什么书？”

这个卫兵哪敢不答应，只能颤颤巍巍的将书交给了裕仁。裕仁接过来一看，只见封面上写着一行大字：中国即将崩溃。

裕仁眉头一皱。这世上还有这种书么，他一翻目录，只见全书分成了五卷，论述中国崩溃的原因。首先就是中国的民族性，懦弱自私。卑怯无能，每逢三百年必有大乱。从清末开始，正好是大混战的时期，张廷兰不过是暂时稳住局面，大混战还在后面。

第二卷是论述政策和**问题，尤其指出张廷兰效仿苏联，极大的损害了社会精英层次的利益，他们肯定会起来反抗。第三卷则是罗列了大量的经济指标，指出中国投资盲目无效，产品质量低劣，贫富差距过大。第四卷是国际形势分析，指出列强不会允许一个强大的中国。

至于第五卷，则是大胆预言了中国崩溃的时间，最迟五年，最多三年，中国就会走向崩溃瓦解，重新进入军阀混战的情况，就仿佛袁世凯的北洋一般，奉系军阀能够维持的时间也相当有限。

裕仁草草的翻了两页，就感到了问题，皱着眉头问道："你相信上面的内容么？"

"相信。"卫兵毫不犹豫的说道："市面上出现了好多这类的书，写得都很有道理，支那注定了要被帝国吞并，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裕仁看着信心十足的卫兵，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刚刚翻了翻，他就发现了大量的数据错误，而且日本什么情况，裕仁的心里头也清楚，要是按照上面所说，只怕日本也要崩溃了。当然裕仁心里头也盼着中国崩溃，可是这样明明有问题的东西，怎么能相信呢！

他有心直接大骂妖言惑众，但是一看卫兵信誓旦旦的样子，他没法说出口。梦想着统治万国万民的裕仁，总不至于忘了自己的信条，打碎军国主义日本的灵魂支柱，说这上面是假的，中国不会崩溃，日本没法吞并中国……

这是一种非常荒谬憋屈的感觉，明明理智告诉自己，这东西是扯淡的，但是裕仁却不敢戳破，甚至还要努力去维护这个美丽的谎言，继续告诉日本人，中国是弱小的，永远都比不上大日本帝国！

能搞出这玩意的，自然是伟大的战忽局，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工业化冲刺的时候，张廷兰是不愿意被打断的，但是偏偏这个时候中国又各种成就不断，容易被盯上。

因此为了争取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就只有再度祭出了战忽局这个法宝，钟召对这种事情，也早就得心应手了，他暗中唆使中外的学者一同发力，到处宣扬中国崩溃，对新式武器大加批评，对经济政策横加指责，不断的唱衰中国。

别以为公众会很聪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除了专精的行业之外，其他的知识基本相当于中小学的程度，被一些观点密集轰炸之后，他们即便是有怀疑，也会慢慢相信的。

尤其是既自大又自卑，还仇视中国的日本，一看到中国即将崩溃的论调，从心眼里愿意相信。因此由战忽局一手炮制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下子成了日本最畅销的书籍。

结果日本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受到了启发，顿时加入了其中，他们也大量出版书籍，一本比一本惊悚。不少日本人都沉浸在了这个自我催眠的迷梦之中。当然也有些人是清醒的，只是这个时候跳出来说中国多么强大。又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呢！

就在1925年，随着鞍钢等企业扩建完成，东北地区的粗钢产量突破了135万吨，而同期的日本只有130万吨。一些人沉浸在中国崩溃的迷梦中时，中日之间的国力对比已经悄然发生了逆转，天平已经开始倾向中国了。

“拙言，这玩意是你的手笔吧？”

蒋百里将一本中国即将崩溃放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气呼呼的说道。张廷兰也微微一笑：“百里兄。兵法有云，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日本人傻点没什么不好吧？”

“光是让日本傻点没啥，可是我听说这玩意在国内也开始流传了，有些人还给我打电话。直接问我这个参谋长怎么当的，怎么军队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就不知道管一管呢？”

杨宇霆也说道：“还不只如此呢，我女儿这些天就在学校听过有人专门演讲这个，回头还来问我，说民不聊生。经济崩溃，国家是不是要完蛋了！”

张廷兰一听，也是哭笑不得，这战忽局果然是大杀器，不只伤人。还能伤己。但是只要自己的损失，远远小于敌人。就值得使用。

“邻葛，你也不用在意，不信就算了。这世上搞思想，比搞学术有钱途，总有些人愿意哗众取宠，偷奸取巧。不过让更多的日本人上当，产生误判，对我们来说，却更有价值。”

杨宇霆也点点头：“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我也懂，但是明明国家蒸蒸日上，结果总有人指着你的鼻子说，是不是要完蛋了，总是有点别扭。”

“别扭就别扭吧，只要顺利过了这五年，我们实力足够了，到时候就把日本人从朝鲜半岛赶出去，看看谁先崩溃。”

杨宇霆也笑道：“拙言，你既然有心思拿下朝鲜半岛，那么在这之前，可要把全国都统一了，不然可没戏啊！”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我也有此意，只是如果既不用大打出手，又能够解决这些草头王，真要费点心思。”

“拙言，依我看国内的还有问题的无非是三处，一处两广，一处西南，一处西北。”蒋百里笑着向张廷兰分析道。

这些军阀之中，两广的军阀麻烦最小，首先诸如陈炯明和李宗仁等人，早就和奉军有过合作。而且在一五计划之中，广州也是重点投资的地区，有两条铁路要穿过，而且港口也要扩建。

真金白银的投下去，就算是这些军头想要和张廷兰对着干，老百姓也不答应，因此分化瓦解就可以轻松摆平。

至于西北的问题也不算复杂，当初张廷兰为了对付马家军，就采用了驱虎吞狼的措施，把冯玉祥派了出去。经过这几年，冯玉祥在西北有些做大，但是西北地区相对贫瘠，离开了内地的支持，西北根本无力维持，冯玉祥的命脉抓在了张廷兰的手里头。

真正麻烦的是云贵川三省，这西南三省面积广阔，地域封闭，自从民国以来，就战乱不断，而且又极为排外，虽然张廷兰已经让常荫槐打了进去，但是还不能贸然动手。

“拙言，依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老办法，驱虎吞狼，把西北和西南一起都解决了。”蒋百里说出了自己的设想。

“百里学长，你不是一贯反对这些阴谋诡计么，怎么现在也变了主意啊？”杨宇霆笑着说道。

“还不是被你们给带坏了，拙言都开始忽悠日本人了，我要是不学着点，只怕就赶不上潮流了！”

一句话，说的三个人都是哈哈大笑，蒋百里起身走到了地图前面。

“我方才分析过，西北内部问题不大，但是新疆地区正好和俄国接壤，我们和俄国又是血仇，因此对新疆加强控制，增加驻军和移民是必然的，因为我建议把西南和西北放在一起考虑。首先许诺冯玉祥，对他的部下进行扩编，给他五个师的番号，不过这五个师要一分为二，其中两个师进入新疆，三个师随着冯玉祥南下四川。”

按照目前的情况，冯玉祥主要控制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以及新疆一部分。这些地区都是十足的穷地方，发展潜力有限，而且又被张廷兰压着，冯玉祥其实也相当不舒服。

可是如果有机会南下四川，局面就不一样了，四川可是号称天府之国，一省之富，就远超西北地区之和。只要拿下这里，西北的人口和粮食问题全都解决了，冯玉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只要冯玉祥从陕西南下入川，四川的军阀必定被惊动，一旦双方发生矛盾，甚至大打出手，我们就能出来收拾残局了。”

“学长的主意好！”杨宇霆率先说道：“这么一来，被冯玉祥和西南的这帮人全都一勺烩，能剩不少的麻烦。在行动的时候，也要准备一支军队，随时开进西北，接管新疆等地。如果一来，从新疆一直到远东，就形成了一道针对苏联的屏障，对我们的国防安全也有重要价值。”

三个人商量了一番，行动方案终于确定下来，杨宇霆当即也国防部的名义，致电冯玉祥，给他送去了梦寐以求的大礼包，他的部下被整编成五个师。

这可是天大的礼遇，要知道晋军在整编之后，只有一个师而已，自己一下子就有五个师，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不过番号也不是白给的，要让他办两件事情，一是进军新疆，巩固边陲，二是维护川边安宁，消除高原独立势力。

接到这个命令之后，老冯也陷入了沉思之中，这会不会是张廷兰分散自己力量的阴谋呢。冯玉祥将手下人全都召集起来，想要听听这些心腹的意见。

“大帅，我看这是一个天赐良机，新疆不用说，但是入川的机会就摆在眼前，王途霸业，您可不能错过啊！”

……

“常督办，这是刘湘给我发来的电报，要我去成都参加会议。”邓锡侯恭恭敬敬的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常荫槐的面前。

“晋康，这是你们川军内部的事情，酌情处理就是了。”

邓锡侯一听这话，突然拜倒在了常荫槐的脚下：“督办，川中诸君，一味好战，好好的天府之国，已经哀鸿遍野，如果又要挑起战端，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只盼着中央能够果断出手，还四川百姓一个天平日子，邓某感激不尽！”

第七百五十七章定西南（上）

“邓师长，你体恤四川百姓之心，我是清楚的，不过你找错人了，要想解决四川的问题，还是要看川中诸公，要看北京政府，我只是奉命修铁路，只要川汉铁路能修通，我就完成任务了。”

一看常荫槐还要推脱，邓锡侯也急了，他爬了几步，一把抱住了常荫槐的大腿，痛哭道：“常督办，在下不是笨蛋，四川这样肯定不行，现在国势蒸蒸日上，副总统威望崇高，天下一统是大势所趋，谁要是还看不明白形势，那就是糊涂蛋。卑职愿意为副总统的马前卒，还望常督办能看在四川数千万百姓的份上，尽快结束割据。”

常荫槐双眼微微眯缝着，听着邓锡侯的话，脑子里头快速的旋转，张廷兰早就已经发来了密电，要求尽快解决四川。常荫槐也在不断的推演，究竟如何才能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将四川收入囊中。

邓锡侯这个家伙在川中诸军当中，算是小辈，不过由于有张廷兰的支持，加上在讨伐南省叛变的时候，邓锡侯也出了力，现在已经控制了重庆周边的东川地区，也是四川的实力派，要是他能死心塌地的给张廷兰卖命，也未尝不能一用。

想到这里，常荫槐笑着将邓锡侯搀扶起来：“晋康，副总统心里头并非没有四川，要不然也不会投入这么多钱，修筑川汉铁路，实现巴蜀百姓的梦想。只不过国家刚刚稳定，能不打就不打。能小大就不要大打，不然这个乱局没法收拾啊。”

邓锡侯有水晶猴子的绰号。最是机灵过人，立刻就明白了常荫槐的意思：“常督办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替副总统效力。”

邓锡侯从一进来，自称就不断变化，现在成了卑职，彻底归顺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常荫槐笑道：“晋康，你可不算是我的部下。副总统有意在四川编练三个正规师，不要错过机会啊。”

师长和师长名头一样，但是含金量可大大不同，比如张贺年这个近卫师师长，手握三万多精兵，而且还是机械化装备，一个师的战斗力完全超过了一般的军。而川中草头王虽多。但是他们一个师几千人，连步枪都装备不全，恐怕三五个师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基干师的对手。

张廷兰没有直接打西南，根本不是算得军事账，而是算得经济账和民心账。要用最小的代价，完成彻底的统一。

邓锡侯和奉军接触很早，因此看到很清楚，大势所趋，还是早点归顺为好。

“晋康。既然刘湘要联合抗冯，你也随大流就行。至于如何行动，我会通知你的。”

这边商量妥当，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而整个巴蜀大地也开始动了起来。冯玉祥的部队很快完成了整编，其中原属直系的孙岳被任命为新疆第一屯垦师师长，原属靖**的杨虎城被任命为第第二师师长。

所谓靖**，就是在1917年，为了呼应孙文的护发运动，于右任等民党成员到了陕西，组建起来的。那时候奉军才刚刚发展起来，老张还给靖**大量的军火，想要扶持靖**和北洋对抗。

只不过随后俄国动乱，奉军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北方，才忽略了对靖**的

支持，而到了现在，靖**也都被收编了，归属西北军序列，当然也只能算是旁系而已。

其实从冯玉祥的安排也能看出端倪，他把直系的孙岳，靖**的杨虎城都派到了新疆，也是为了支开他们。至于油水最多的四川，还是要他的亲信控制，在入川三师当中，第一师师长鹿钟麟，副师长宋哲元，第二师师长石敬亭，副师长张之江，第三师师长韩复榘，副师长是石友三。

另外诸如刘郁芳，李鸣钟，赵登禹，佟麟阁，孙连仲等人，也全都跟着冯玉祥一同南下，三个师加上辅助部队，一共四万多人，冯玉祥诈称十万，浩浩荡荡从陕西南下，直扑川北重镇广元。

西北军一项以凶残剽悍著称，冯玉祥大举南下，对于川中诸公，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刘湘急忙召集各路人马，共同商量对抗老冯的策略。

刘湘，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王陵基，赖心辉等等四川大小军头，全都齐集成都，一连半个月都在商讨对策。

从民国以来，特别是老袁死了之后，失去了控制，西南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来回混战不断，经常是今天上台，明天下台，后天又卷土重来。上午还在动刀子，下午就联合到了一起，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

不过随着张廷兰入主中原之后，中央政府日趋强势，这些四川的大小军头也越发的收敛，不敢随意开战，否则给了中央军入川的借口，那就不好了。

这一天大家又聚集到了一起，商讨对付冯玉祥的策略，杨森首先说话了："诸位，照我看必须要打，而且还要狠狠的打，一定不能让西北军入川。大家伙都知道，西北可是贫瘠之地，要是这帮人到了四川，只怕见什么抢什么，赤地千里，也不是不可能。"

"没错，不只要打，还要大打，最好一直陕西，打到甘肃，把西北的地盘都拿下来！"这次说话的是刘存厚。

刘存厚最早是靠着滇系支持，才在四川发展起来，经过这些年的战乱，刘存厚的势力已经严重缩水，正所谓看热闹的不怕事大，因此他才极力助战、而刘湘则是一直默默不语，他想了想之后，才说道："不让西北军入川，这是一点错误都没有，只不过我们不能不考虑中央的意思啊，要是张廷兰借着战乱的机会，大举入川，只怕我们就要遭殃了。"

刘湘的幺爸刘文辉摇了摇头："我看不大可能，张廷兰不是正在搞什么一五计划么，听说大把的银子洒了出去，到处建工厂，到处修道路，恐怕一时间也管不到咱们吧。"

一旁的田颂尧也突然叹了一口气："说起来张廷兰也是好本事，这才几年的工夫，整个天下四分之三都落入了人家的手里，前几天还看到了报纸，听说一艘四万来吨的军舰下水了，赶上当年镇远舰六七倍之多，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说话之间，田颂尧意味深长的扫了一眼邓锡侯，邓锡侯也感到了田颂尧饱含深意的目光，急忙说道："军舰再大，总不能开到四川吧，我们抗拒冯玉祥，是保护四川民众，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看中央未必会管。"

几个人讨论了一番之后，最终制定了方略，这些军头组成了四川联军，共同对付冯玉祥，刘湘出任总司令，杨森和王陵基出任副总司令，刘文辉出任前敌总指挥，田颂尧负责留守成都，其他人都跟着参赞军务。

到了最后，刘湘把目光放在了邓锡侯的身上，笑着说道：“晋康兄，我早就听说你的装备精良，士兵训练有素。你就单独率领一军，北上巴中，然后择机偷袭汉中，切断冯玉祥的后路，你看如何？”

“没有问题，请总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刘湘这个安排，也很有意思，明明主战场广元剑阁一线，巴中已经远远偏离了前线，偷袭之说也是欺人之谈，毕竟翻越大巴山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刘湘这么安排，摆明了是不信任邓锡侯。

这家伙和中央往来密切，要是关键时刻被他给卖了，岂不是连后悔都晚了。邓锡侯也看出了这点，浑不在意，痛痛快快的答应了刘湘的命令。

四川的大军也调动起来，刘湘一共带了三万多士兵北上，同时又征调了二十万民夫，声势浩大。不过就在刘湘北上的时候，田颂尧偷偷的找到了邓锡侯的住处。

两个人一见面，田颂尧一把抓住了邓锡侯的袖子，笑着说道：“水晶猴子，你和我说实话，这次是不是副总统要打四川的主意了？”

“田冬瓜，这种事情你问得着我么？”

“怎么问不着，你要是不清楚，那就奇怪了。咱哥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像刘湘那帮人，还想着在西南割据称雄，副总统之所以没打四川，不是因为人家实力不够，而是没有闲功夫。不说别的，只要川汉铁路修通了，大军直接从卢汉铁路南下，然后再从川汉路西进，有多少人马，不能开进四川，按照我的看法，与其等着人家打过来，倒不如提前投降，还能卖一个好身价。”

邓锡侯一听田颂尧的话，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田冬瓜，四川这么多人，我头一次发现你这么有眼光。”

“猴子，你别以为天下人都傻，就你聪明，从常荫槐入川，我就在一直琢磨这个事了。早降是功臣，晚降可就是罪人了！”

“好，有这个想法就好，正好你现在奉命守卫成都，时机成熟，你直接把成都交出去，到了副总统那里，也是大功一件。”

大战来临，一股暗流也在四川涌动起来，常荫槐也紧急下达了命令，他带着三个快速打击师入川。不过为了遮人耳目，常荫槐没有直接都亮出来，摆在明处的只有一个师，另外两个师全都混入了铁路工程兵之中，现在机会终于来了，这些工程兵全都露出了狰狞的本色，一共将近两万五千人马，已经开始磨刀霍霍了。

第七百五十八章定西南（中）

“你看！那是什么？”

一个学生猛地一指空中，其他人也都顺着手指一看，只见在五六百米的空中，一架飞机快速的飞过。

对于飞机，奉天的学生并不吃惊，早在几年前，就由张学良和冯庸出面，组建了飞行俱乐部，凡是对飞机感兴趣的年轻人，都可以前来体验。当然一次飞行并不便宜，需要五块大洋，主要参与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

但是普通年轻人也有机会，比如可以在飞行俱乐部之中当义工，累计一定时间之后，也可以亲自体验一下飞行的乐趣，还有专门的飞行员会向大家传授航空知识，因此很多年轻人都对飞机趋之若鹜。

可是在飞行俱乐部当中，基本上都是双翼机，甚至是三翼机，飞行速度不快，但是相对灵活一些。现在头上飞过去的这个家伙完全不同，竟然是一架单翼机，不只如此，机身上还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

就像一道闪电一样，快速从头上掠过，转眼就消失在了天边，看到这一幕的学生都忍不住把嘴巴张大了。

“又有新飞机试飞了，真了不起！”

“太厉害了，我也要当飞行员。”

……

就在学生还在兴奋的议论的时候，一架银色战机已经稳稳的停在了跑道上面，这架飞机的总设计师巴玉藻正带着一群人在焦急的等待，一看飞机停了下来。他们全都围了上去。

试飞员徐峰从机舱里头爬了出来，对着巴玉藻伸出了大拇指：“很棒，就像闪电一样，比那些双翼机，至少快了一倍左右。速度能接近五百公里，简直有点不敢相信！”

巴玉藻也是十分得意，笑着说道：“这是应当的，单翼机的长处就是速度，不过操纵性上面单翼机还比不上双翼机。按照原本的想法，只要双翼机负责缠斗，然后单翼机执行致命一击，这样就能让两者的优势都发挥出来。只不过副总统明确表示反对，非要咱们把注意力放在单翼机上面。”

徐峰也挠了挠头：“巴先生，您说副总统会不会有点外行啊？”

“别胡说！”巴玉藻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据我所知，副总统的判断还没有错过，我们要做的是不断的研究，一定让单翼机能够兼顾速度和灵活性，到那时远东的天空。就是中国战机的天下！”

一边说着，巴玉藻和他的助手已经七手八脚的开始检查这架飞机的情况了。

“蕴华。你来看看，机翼这块似乎有点问题。”

巴玉藻急忙一看，顿时眉头也皱了起来，这架飞机不光是单翼机，还前所未有的采用了全金属材料，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只不过越是新东西，就越容易出问题。在机翼上出现了一个细小的裂痕“看来咱们的铝合金焊接技术还是不过关，要和那些德国佬好好的学学。”巴玉藻忍不住叹气说道。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脚步声音传来，冯庸快步的走了过来，离着老

远，他就笑着说道：“蕴华，刚刚得到了消息。副总统要在武汉成立一个飞机制造厂，配套的还有设计局，在武汉大学还要设立专门的空气动力学专业，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武汉啊？”

“好啊，巴玉藻一听，也是眼前一亮，笑着说道：“现在几家设计所都集中在奉天，人力财力都要争，要是能去武汉，那可就太好了。”

冯庸也笑道：“这次计划着在全国成立四个飞机研发设计中心，除了奉天之外，武汉，南昌，西安都在入选名单之列，到时候蕴华兄可要和王总工好好争一争啊！”

“这次光是飞机研发中心要迁走么？”

“不只如此，其他的军工企业也要内迁，副总统认为都集中在奉天，不利于竞争，也也不够安全。”

冯庸说的没错，以往只有三省之地，奉天又是科技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因此大量的企业都集中到了奉天，可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全国大部都在张廷兰的掌控之中，产业调整也势在必行。

大量的企业都要迁走，诸如奉天兵工厂这样超大规模的工厂，还要进行拆分，整个军工领域，都要形成有效的竞争，迁出去之后，既可以利用全国的人才，又能带动当地的工业发展。

张廷兰这段时间都在忙活着这些事情，不过他依旧没有忘了关注西南的战事，说起来这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冯玉祥的大军猛攻川北，而刘湘则是指挥着蜀中的各路军阀，打着川人治川的旗号，和冯玉祥杀得不亦乐乎。

围绕着广元剑阁等地展开了疯狂的搏杀，冯玉祥在西北经营多年，手下部队多次和马家军的残部交战，全都是顶尖的精锐，虽然和国防军那种正规训练的现代化部队没法比，但是比起寻常的军阀，还是要强太多了。

而且这一次冯玉祥更是志在必得，因此一上来就展现了苍鹰搏兔的架势，集中了三个师的精锐，轮番攻击，鹿钟麟，石敬亭，韩复榘，三位师长亲自督阵，冯玉祥更是带着一个手枪营在后方，谁要是敢后退，他立刻枪毙，毫不客气。

为了能拿下巴蜀之地，这位倒戈将军已经什么都不顾忌了。而对面的川军也相当的拼命，笑话让这帮西北军进来，他们还怎么当草头王啊。

刘湘也是亲自坐镇督战，炮声隆隆，就在他的指挥部不远，频频传来爆炸声音，弄得刘湘也是心烦意乱。

“该死，冯玉祥这个混蛋在哪弄得这么多的大炮？”

“总司令，听说都是在剿灭马家军的时候，张廷兰送给冯玉祥的。”

“该死！”刘湘正在大骂的时候，突然通信员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他的身上全都是黑漆漆的，衣服也都破了，还有几处擦伤。正往外渗血。

“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了，大石镇被攻克了！”

什么！刘湘一听这话，顿时豁然站起，大石镇可不是寻常的地方，那是川军右翼最重要的支点，要是失守了，全军都有被围歼的可能。

“该死，杨森这个饭桶，怎么能把大石镇给丢了。”刘湘在地上转了几圈，急忙说道：“让刘存厚带兵上去。”

说完之后，刘湘又转了一圈，急忙又说道：“把唐式遵叫过来。”

不多时一个中年军官就小跑着来到了指挥部，他正是刘湘最信任的将领

之一。

刘湘一见，就急忙说道：“老唐，局势危急，务必要拿出拼命的勇气，四川父老的福祉，川军的成败，就在你的肩头了。”

“请总指挥放心，卑职一定挡住西北军，不然提头来见！”

唐式遵带着人马，立刻下去了，不过刘湘还是不能安心，前线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几乎都对川军不利，西北军攻势猛烈，而川军武器弹药，人员训练全都比不过冯玉祥，战线多处被突破。

而且更要命的是弹药消耗太严重了，虽然在剑阁古道之上，还有源源不断的军火送过来，但是这点补充，根本跟不上消耗的速度。

王陵基在一旁也忍不住说道：“甫澄，照我看，这么打下去，对咱们不利，尤其是军火跟不上，就更没法打赢冯玉祥了，我看还是尽快招邓锡侯北上，他的部队装备精良，同样得到过张廷兰支持，让他对付冯玉祥，或许还有效果。”

刘湘眉头紧皱：“不妥，邓锡侯这家伙一直深藏不露，我是不敢给他机会，不然就算赶走了冯玉祥这个老虎，要是让张廷兰这条龙进了四川，咱们岂不是得不偿失么？”

这一句话问得王陵基也是目瞪口呆，就在这时候，赖心辉也跑到了指挥部，他的一条膀子已经吊了起来，纱布上面还能看到殷红的鲜血。

“总司令，西北军简直就是疯子，弟兄们快要撑不住了。”

赖心辉本来和刘文辉一同指挥主力，死守广元，可是被冯玉祥打得鼻青脸肿，损兵折将，他只能回来求援。

“损失多少？”刘湘沙哑着声音问道。

“我手下的一个团，刚刚一天时间，就打没了三分之一，说句不客气的话，要是咱们关起门来打仗，只怕早就崩溃了！”

刘湘一听，也是眉头紧皱，这时候杨森也退了回来，一见面就说道：“甫澄，赶快派援兵吧，你的人马不能都在后面猫着了。”

“我什么时候在后面躲着了，刚刚唐式遵已经带兵过去了，这是保卫四川的时候，我姓刘的就没有爬过。”刘湘一肚子怒气，说话的声音就大了起来。

而杨森也不是好惹的，冷笑着说道：“反正我的人都打光了，你不是还有潘文华一部么，怎么不也派上去？”

一看两个人要吵架，王陵基紧忙拉开，痛心疾首的说道：“都这个时候了，我们就不要争了，团结一心，才有一条活路。我看大家不妨先退出广元，然后集中兵力守卫剑阁，凭着剑阁的地势，绝对能挡住冯玉祥一段时间，他们远路而来，拖上一段时间，士气必然低落。”

王陵基的话，让大家都频频点头，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人又跑了进来，气喘吁吁的说道：“不好了，田冬瓜把咱们都给卖了！”

第七百五十九章定西南（下）

“巴蜀之地，天府之国，地广野丰，民殷国富。然民国肇始，战乱频频，二次革命，讨袁之战，护法战争……凡此种种战祸，四川皆首当其冲。百姓遭殃，万民痛哭，死者不计其数，生者痛苦不堪。又屡次加税者，竟然预征几十年之后，盘剥之苦，无甚于此！

蜀地诸公，也曾奋起一击，驱逐滇军，力图川人治川。五年之间，寸功未有，内部四分五裂，民众之苦，更胜从前。反观国内各地，已然统一，一五计划，举国皆在前进，唯有四川战乱不断，裹足不前，身为川人，羞愧之极。

川汉铁路，乃千万川民只希望所在，前清未曾修筑，北洋未曾修筑，川中诸公执政，也未曾修筑。唯有中央派员，副总统嘱托，常督办辛劳，才有铁路修建之时。

自古常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国家一统，乃不可阻挠之大业，四川纳入国家整体，则对川民有万千利益，如果仍然抱残守缺，巴蜀之地则永无希望。

方今之时，西北军南下，巴蜀黎民受难，要解民众之苦，唯有中央入川，唯有统一川政，唯有止戈罢战，奋起直追，才有一丝希望。

千万百姓盼请国防军入川，盼请统一军政，盼请政府诸公拯救川民。颂尧非贪图一时的之享乐，更非出卖四川，若中央入川，万民安定，我愿意自请解职。”

一份洋洋洒洒的通电，在最后属着田颂尧的名字。看到了这里。刘湘顿时脑袋发晕，在场的众人也都差点气晕过去。

自己这帮人在前面打死打生。结果田颂尧轻飘飘的一份通电，就把四川给卖了。很显然有了这份通电，张廷兰入川就有了名分，而且他们主力都在北川，大军可以轻松控制成都。自古以来都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更何况是张廷兰这尊大神。

最可气的是田颂尧竟然指责四川诸公治川不利，只知破坏，不知建设。可是别忘了。这些战乱之中，也有你田颂尧一份，怎么一转头，就好像只有他悲天悯人一样。

刘湘死死攥着报纸，眼睛都快瞪了出来，破口大骂：“田冬瓜无耻，卑鄙。下作，小人！敢耍老子，我和你没完！”

不只刘湘在痛骂，同样骂娘的还有邓锡侯，本来两个人串通起来，想要一同把四川交给中央。邓锡侯先假意按照刘湘的命令。回重庆调兵，但是大军并不是北上，而是直扑成都，和田颂尧合并一处，共同把成都献出去、可是千算万算。邓锡侯也没有算到田颂尧这个家伙竟然当面说的好好的，转过头就把他给坑了。自己去抢天大的功劳了。

谁不知道先发通电，那就意味着头功，以后张廷兰犒赏功臣的时候，他田颂尧就是头一份，自己辛苦了这么长时间，却给田颂尧做了嫁衣裳，邓锡侯气得在地上直蹦。立刻就下令手下的部队，丢下一切不必要的辎重，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成都，同时邓锡侯也立刻发表了通电。

虽然稍微晚一点，但是也聊胜于无，而且在通电之中，邓锡侯还大加赞颂张廷兰的功绩。称赞张廷兰洗雪鸦片战争百年之耻，重振中华，功劳堪比

秦皇汉武，胜过唐宗宋祖，用词之奢侈，坚持到了谄媚的程度。

这两份通电一出，北京的诸公也都得到了，杨宇霆一看之后，也是哈哈大笑："拙言，邓锡侯这家伙真有点意思，按照他的意思，你连总统都不用当了，可以直接进位大皇帝陛下了，这分明是劝进表啊！"

张廷兰看着也有点好笑："邓锡侯这个家伙有个绰号，叫水晶猴子，粘上毛就是孙悟空。不过没想到他竟然被田冬瓜给算计了，这才叫大智若愚，该下手的时候，这个水晶猴子还差着火候啊！"

蒋百里也笑道："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两位的通电，再加上常荫槐的大军，四川已经落入了我们的口袋。只不过日后四川这些大大小小的军头该如何处置，拙言你有腹案没有？"

"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过要给他们留下了一条生路，只要愿意听从安排，还是要给他们留下点机会。在国防大学之中，专门开班，让他们重新回炉，如果合用就授予正式职务，不过有一点，就是这帮人都不能再回四川掌军了。"

蒋百里也点点头，突然他又问道："拙言，你看西北该怎么办，冯玉祥这个家伙可不比四川那些人啊。"

张廷兰笑着说道："我已经任命秦威出任新疆屯垦兵团总司令，荣臻出任参谋长，两个人会率领三个师的部队进入新疆，同时后续的武装移民也会跟进。"

杨宇霆顿时在旁边拍手笑道："拙言这个假途灭虢用的妙啊，大军入新疆，西北自然就是囊中之物了。"

其实对于如何统一全国，张廷兰也早有想法，此时动手，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西南地区是先难后易，而西北则是看着容易，办起来难。

西南的草头王虽然多，但是只要解决了，就没什么麻烦了，大家都是汉人，统一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

可是西北问题就多了，虽然干掉了马家军，也搞了减丁政策，但是西北依旧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特别是新疆又对着苏联，两国的边境问题还没有解决，麻烦事一堆。

算来算去，还是要搞屯垦军团，耕战结合，全面强化控制，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张廷兰已经将大体的方略确定下来，政府也在全力筹备。

不过眼下还是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西南的问题，两员川军大将，向张廷兰泣血哀告，政府可不能不回应。

张廷兰当即发表了声明。声称得知西北军和川军发生战争，十分震惊。也极为不解。按照政府指令，西北军是要南下入川边，加强政府对雪域高原的控制，而并非是和川军争夺巴蜀之地。

冯玉祥误解军令，川军擅自发动战争，全是不对的行为，因此张廷兰要求，冯玉祥立刻按照命令。进军川边，而刘湘等人则要在原地休兵，等候处理。

这道命令一下，等于是各大五十大板，弄得两头的人都有些发晕。

"张廷兰这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误解军令，分明是他故意给西北军南下制造借口。挑起我们两方的战端。现在又出来装好人，简直欺人太甚！"刘存厚大声的嚷嚷道。

杨森也急忙插嘴说道："没错，照我来看，绝对不能听张廷兰的摆布，我

们该立刻回成都，把田冬瓜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赶出去。不然等着国防军入川。就一切都晚了！”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可是冯玉祥的大军还在攻击，我们现在要是撤退了，只怕是兵败如山倒啊！”

刘文辉这时候突然站了出来：“我去和冯玉祥谈谈，他是明白人。很显然这一次我们都被耍了，张廷兰这是要一起把咱们一勺烩了。我看可以说服冯玉祥退兵。”

刘湘一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只能点头同意。其实就在这时候，冯玉祥也得到了张廷兰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停止战斗，进驻川边。

老冯一看这个，顿时也是气急败坏：“川边是什么地方，比起西北还要贫瘠，根本养不了兵，还要面对地方叛乱，那就是一个鸡肋。老子绝对不能听张廷兰的摆布，要我去川边，没门，老子就是要南下四川，谁也别想阻拦我！”

冯玉祥破口大骂，等到他咆哮了五六分钟之后，韩复榘才忍不住说道：“大帅，现在中央已经表明了态度，要是我们还继续攻打四川，会不会以挑起内战论处，到时候我们肯定没有好下场啊。川边虽然不是好地方，但是张廷兰让我们去的，他总要给我们提供各种给养物资吧，说起来还说不定会有点油水。”

“呸！”刘郁芳啐了一口：“什么都不会有，韩向方，你难道还没看出来，这是张廷兰准备卸磨杀驴，咱们辛辛苦苦，剿灭了马家军，西北安宁了，他就要摘桃子，这绝对不行！”

这时候鹿钟麟等人也都风风火火的回到了指挥部，一听冯玉祥介绍情况，大家全都傻眼了，没想到竟然会到了这个地步。

石敬亭想了半晌，然后说道：“大帅，我看南下四川并不合适，我们已经和川军交战，继续南下，只会让川军和我们继续拼下去。”

“拼就拼，难道还会怕他们不成？”冯玉祥厉声说道。

“怕是不怕，可是一旦张廷兰插手其中，派遣军队协助川军，我们可就没什么胜算了。”

冯玉祥一听这话，终于平静了下来，说他不怕国防军，不怕张廷兰，这是扯淡。只不过眼看着失去了嘴边的肉，他哪能甘心啊。

纠结了半晌，冯玉祥才说道：“既然不能南下，那该如何，难道还要去川边么？”

鹿钟麟急忙说道：“川边当然不行，不过回西北总行吧，守住老家，还是一方之主，要是失去了西北，我们就真的完了。”

冯玉祥听了这话，终于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候，刘文辉也找到了冯玉祥，他们很快达成了一个协议，双方立刻罢战，各自回家，一个奔西北，一个奔成都。

单说川军，刘湘立刻下令部队集结，从广元南下。走在了剑阁古道上面，他们一个比一个愁眉苦脸，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回去的时候，就提心吊胆，只怕是一生的荣华富贵，就要付诸东风流水了。

王陵基的年纪最大，资格也最老，他勉强笑道：“大家不用担心，按照我的估计，想要从外地调兵入川，没有一两个月，绝对不行，就算张廷兰手下有天兵天将，少说也要二十天以上。凭着咱们的速度，肯定能赶回去，把田

颂尧解决了，也就没事了。”

听着王陵基的话，大家也只能心中暗暗嘱告，但愿如此吧。这些人日夜兼程，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抛弃了，可是刚刚走到了第三天，正好到了中午，大家都在啃干粮，那些已经累得受不了的士兵全都躺在了地上，抓紧时间休息。

就在这时候，突然手下通信员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脸色都有点发绿了。

“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了，国防军入成都了。”

“什么？”刘湘，刘文辉，杨森，王陵基等人全都一下子站了起来，王陵基更是一把揪住了士兵的胸口，大声的质问：“你在胡说什么，国防军怎么会这么快进成都的？”

“长官，我没胡说啊，的确是进城了。”

“怎么会？怎么会……难道他们能飞不成？”王陵基还是不敢相信。

这时候刘文辉突然眼前一亮，忍不住说道：“我明白了，问题一定出在了那个常荫槐身上，他说是来修铁路的，哪有那种好心，分明就是打入四川的楔子。”

刘存厚也忍不住问道：“就算是常荫槐，但是他手上也没有多少军队啊！”

“哼，没有军队，可是人家有铁路工程人员，不是一次就带了两万多人进来么，还说什么川汉铁路工程艰难，必须调用专业人才。这全都是欺人之谈，专业是专业，不过不是修铁路的，而是玩枪子的！”

现在这帮人算是想明白了，可是又能如何呢，就在这时候，常荫槐的一份电报已经到了。就在刚刚张廷兰已经任命常荫槐出任四川善后专员。

上任第一项命令就下达给了刘湘，让他们这些人原地待命，接受政府审查。

接到了电报之后，这帮人顿时炸了窝，什么叫原地接受审查，分明是坐以待毙，任人宰割。

“甫澄，趁着常荫槐立足未稳，马上打回去，把成都拿回来，不能再迟疑了！”王陵基焦急的说道。

可是刘湘看了看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突然叹了一口气，蹲在了地上：“四川百姓因为我等已经受太多的苦了，既然大局已定，就不要再挣扎了，让老百姓少受点苦吧！”

刘湘不想做扎挣了，可是偏偏这时候有人贼心不死，就在四川乱了之际，云南的唐继尧趁机又出兵川南，霸占了富顺一带的产盐区。

常荫槐得到了报告之后，冷笑着说道：“正愁没法找他的麻烦呢，竟然自己送上门了。”

第七百六十章民心所向

世人皆知蔡锷在护国讨袁的功绩，但是却很多人忽略了唐继尧才是当时滇军的实际统帅，护国战争的真正领袖。不过说起来唐继尧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了，完全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同北洋抗衡，同四川军阀大战。

西南，特别是四川饱受战争之苦，此人都难辞其咎，尤其是唐继尧推行损川补滇的策略，更是激起了川民的反感。不过唐继尧还丝毫没有察觉，依然是野心勃勃，不远放弃任何一个扩充实力的机会。

此次国防军入川，让唐继尧感到了强烈的威胁，正所谓兔死狐悲，西南三省本来是一体的，一旦四川被中央拿走了，云贵两省就失去了割据的本钱，早晚也会完蛋。

这对于自诩云南王，甚至西南王的唐继尧，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就想浑水摸鱼，趁乱霸占川南的土地，这样也有了进退的本钱。

川南富顺一带，是著名的井盐产地，每年光是从盐税上面，就能捞到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有了这些钱，什么事情干不了！

唐继尧正是打着这个如意算盘，别人怕张廷兰，他未必害怕，当年袁世凯的北洋也是如此势大，不过唐继尧凭着一省之地，照样打赢了护国战争。这段光辉的历史，唐继尧是念念不忘，还想要复制一番。

不过他显然打错了算盘，川民饱受滇军之苦，滇军入川之后。顿时激起了川民的强烈不满，各界代表纷纷出面，呼吁驱逐滇军。甚至有人泣血哀求，希望中央能够制止唐继尧的行动。

这个要求自然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张廷兰也立即连夜召开了军政大会。商讨对策。孙安虎首先发言了：“副总统，这是天赐良机，正好顺势把唐继尧干掉，这样云贵两省也都落入了我们的掌控之中，西南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张廷兰笑道：“的确要解决唐继尧，不过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孙安虎立刻说道：“滇军虽然骁勇，但是装备差，财力单薄。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只要调两个师入西南，保准能够扫平西南。”

“不可。”杨宇霆立刻摆手说道：“如果光是靠军力，我们早就能解决西南了，这种事情还要算经济账，算社会账，用最小的代价。平定西南才是正理。而且蜀道难行，云贵更是天高皇帝远。要是光靠着军队。要打多长时间，要消耗多少财富，搞不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发展计划，这已经违背了我们的初衷。”

蒋百里也说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解决军阀容易，收拾民心困难，要是不能收拾民心，也很难把西南都纳入国家的掌控之中。”

说到这里。蒋百里看了看内阁总理唐绍仪，笑着说道：“总理，要想收拾民心，说白了就是真金白银的事情，不知道内阁能拿出多少钱啊？”

唐绍仪一听，苦笑道：“参谋长，财政的资金基本都投入到建设当中了。不过最近还有一批国防债券，一共是3000万元，或许可以暂时挪用一下。至于国防这边，南洋华商回来投资的有很多，有大量外资注入，或许可以增发货币。”

张廷兰急忙摆了摆手："不必，金融刚刚统一不久，今年的货币已经超发了，按照估算通膨率甚至会达到百分之十二，不能再发钱了。"

唐绍仪也是一脸的凄苦："拙言，要是不发钱，财政眼下实在是有点困难。"

没钱什么都玩不转，别管你是多大的家业，都有不够用的时候，在座的众人都有些傻眼。这时候杨宇霆说道："副总统，统一国家，乃是大势所趋，不管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我看能不能发行一项统一债券，再借点钱。"

"邻葛，不用这么麻烦，守着天府之国，要是还变不出钱，那可就太失败了。"张廷兰想了半晌，终于有了方案。

"各位，四川可不是穷地方，物产丰饶，资源众多，随便拿出一项，都能换来大量的资金。猪鬃，桐油，井盐，生丝，矿石，这些全都是我们急需的，拿到世界上也都能卖出好价钱，我准备用五年商品专营权作为抵押，来向企业和银行贷款，借个三五千万，绝对没有问题。"

众人一听，都是眼前一亮，这个主意的确不错，要是能借到钱，麻烦就少了很多。只是唐绍仪眉头又皱了起来："拙言，借钱未尝不行，可是我们还没有控制四川，就大肆出卖四川的资源，恐怕引起川民的反感啊！"

"这怎么能算是出卖呢！"姜登选急忙说道："猪鬃是战略资源，国家理应统一管理，食盐也是关乎民生的东西，盐政不是早就归国家盐业总公司管了么，只有西南还没有纳入其中，收回这些权利，是理算当然的事情。"

"理所当然是没错，可是老百姓会不会理解就不好说了，尤其是地方不稳，有心人再挑唆一下，说中央入川是为了图谋四川的资源，这样可就说不清楚了。"

唐绍仪也说的是实话，政府对四川还没有控制住，任何举动都要小心再三，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了张廷兰的身上，既然他提出了这个办法，多半就应该有主意解决吧。

面对着众人希冀的目光，张廷兰笑道："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欲取先予，无非是让利于民而已。我准备在四川推行三项新政，第一有鉴于四川军阀预征税收的问题，在四川三年之内，将免除一切税赋，只保留营业税，工商税，印花税，用来维持政府运转。第二全面降低盐价，每斤精盐一角钱。第三是成立川汉铁路运营公司，吸收四川各界资本入股，共享铁路发展成果。"

这三条说出来之后，唐绍仪首先就叫好了，三条完全切中了要害，军阀横征暴敛，已经广受诟病，老百姓苦不堪言，减税是收拾人心最好的办法。至于盐价说起了也有些可怜，正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四川虽然是井盐产地，每年盐商从中捞取巨额暴利，但是盐价却一点不比别的地方低。

而且盐商对于食盐的控制，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工人背煮盐用的卤水的时候，都要光着膀子，就是要防止衣服沾上卤水，可以拿回去煮盐。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辛苦一年，积攒的一点收入，也就勉强够买点食盐之用。

张廷兰入关之后，就对过高的盐价进行了彻底控制，尤其是长芦盐场的产量越来越高，优质廉价的海盐充斥市场，基本上一斤盐只要一角钱左右，基本相当于当初盐价的八分之一左右。

这个降幅是惊人的，但是其实盐价还有更大的降低空间，海水晒盐，一

斤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加上运费也不过是一两分钱而已，但是却能卖到一角钱，已经是十足的暴利了，也可见以往盐商之贪婪。

减税和降低盐价绝对是收拾人心最好的办法，至于把川汉路的运营拿出来，则是为了和四川的工商业者分享利益，尽可能的拉拢支持者。

当然拉拢也不是无条件的，什么人都要，诸如盐商一类的需要被淘汰的肥猫，张廷兰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必须把利益从他们手中抢回来，回馈给民众。

经过一番商讨，终于把对付西南的方略确定下来。首先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唐继尧入侵四川的行为，要求他立刻退出四川，专心边防。

同时政府又公布了一套新政方案，宣布大幅度削减税收，四川三年之中，农民基本不用纳税，只有工商业需要交纳少量的税赋，另外又宣布紧急调运二十万吨食盐入川，低价出售，解民众之苦。

这些惠民措施，经过报纸的大肆宣传之后，立刻就刮起了一股风潮，对于民众来说，柴米油盐还是最重要的事情，不管是川人自治，还是中央管理，总之都是中国人，只要能活的更好，就没有什么问题。

中央政府能如此照顾民众利益，四川上下都格外的振奋，民众对政府的期许一下子就高涨起来。

不过老百姓并不清楚，天上不会掉馅饼，张廷兰大幅度让利，肯定要从别的方面拿回来，四川的特产专卖权已经被抵押出去了，一共换来了五千三百万贷款，有了这些钱，平定西南也就有了希望。

“甫澄，这是常荫槐发来的电报。”

刘湘的心腹爱将潘文华将一份电报送到了刘湘的面前，刘湘仔细的看了看，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电报之中，常荫槐并没有责备刘湘什么，只是和他说川军需要整编，如果愿意，他将成为第二师的师长。又说目前滇军入川，祸乱百姓，川军应该南下，驱逐唐继尧。

“常荫槐这是什么意思，要收编我们呢？”

“甫澄，看样子是没错了，听说田冬瓜和水晶猴子都接受了整编，成了一师之长。”

刘湘长叹了一口气，抱着脑袋，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动，就在这时候，突然又有人跑了进来，将一份传单送到了刘湘的面前。

“总指挥，这是著名学者张澜写给川军的一封公开信。”

刘湘闪目一看，就见上面有：“时代之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生，逆之则亡……”

第七百六十一章神兵天降

“表老，听说您刚刚创办了成都大学，副总统来电的时候，还特别提到，稳定四川之后，要加大教育投资。巴蜀之地，自古以来就英才辈出，以后国家建设，更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说起来表老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张澜是四川教育界的名人，参加过保路运动，又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省长，在四川很有威望。不过说起来创办成都大学，还是张澜最得意的事情，听到了常荫槐称赞，也是面露喜色。

“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兴，则国家旺。就在不久之前我还给蔡元培先生去过电报，询问他办学的问题。不过蔡先生在电报之中，却是盛赞副总统的理念，和我说培养人才重在实用。过分的自由只会带来无序，他还送了我八个字，叫做依靠政府，服务国家。仔细想起来，还是颇受启发，国家一统，势在必行，四川也不能这么乱下去了。”

常荫槐笑着点点头：“表老好见识，副总统已经说过，四川虽然地处内陆，但是这种地形更加有利，因此会加大对四川的投入，建立一个国防产业的基地，用不了多久，四川就会大变样的。”

“那可是太好了！”张澜也兴奋的说道：“巴蜀的百姓的确太苦了，也该有点改变了，只是眼前内乱未除，又有滇军进犯，想别的东西，是不是有点远了，先把眼前的麻烦解决了吧？”

常荫槐一听，顿时是哈哈大笑：“表老，这点都是小问题。说起来还有您的功劳，一份公开信过去，刘湘已经答应接受整编了，在加上邓锡侯和田颂尧，稳定四川已经不成问题，至于那个唐继尧，更是土鸡瓦狗，我保证。很快就会把他击败！”

张澜一看常荫槐满不在乎的样子，眉头也皱了起来：“常督办，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国防军战力无双，我是清清楚楚的。但是滇军祸乱四川多年，战斗力丝毫不能小看，我虽然不懂兵法。但是也知道骄兵必败的道理，还请您三思啊！”

“表老，您的心意我明白，不过您只管放心，两个时代的军队，根本没有可比性，不管唐继尧怎么折腾。都别想逃出手掌心，您就看好吧。”

常荫槐信心十足，张澜也不好多说，只能尽力帮助维护四川的局势，文有张澜，武有邓锡侯和田颂尧，很对就建立起对四川的控制，重庆和成都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了国防军的手中。

而就在这时候，张廷兰对唐继尧的最后通牒也到了时间，不过这家伙也算是硬气。根本没有退后，反而扩大了控制范围。并且声称四川不稳，滇军有必要维持四川的安宁。

毫无疑问这已经是向张廷兰，向国防军发起了挑战。对于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常荫槐当即召集了所有人过来。

除了邓锡侯和田颂尧之外，刚刚接受整编的刘湘也率领着军队南下，到了成都。这三个昔日的老朋友见面。一个个都把脸偏转过去。

刘湘瞧不起这两位倒戈，而邓锡侯讨厌田颂尧捷足先登，至于田颂尧则是一脸的不屑。都是一个山上的狐狸，就别给老子讲聊斋。咱们都算是投降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正在这三个人别别扭扭的时候，常荫槐笑着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还跟

着黄显声和刘桂五，他们也是张廷兰派过来的，尽快平定四川的干将。
常荫槐扫视了一下，然后说道：“三位，不管以前有什么，我希望你们都暂时抛开。这次对付唐继尧，这是为了四川老百姓，你们总不能对不起脚下的这片土地吧。”
“请督办放心，刘湘自知罪孽深重，愿意身先士卒，哪怕死在疆场，也心甘情愿。”
“没那么严重，这一次黄显声和刘桂五两位师长将和你们一同作战，一共五个师，一举将滇军赶出去。而且我告诉你们，这次还有一支秘密部队助阵，还是第一次上战场，保准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
一听常荫槐的话，在场的人都有点惊讶，尤其是邓锡侯等人，早就听说国防军装备精良，但是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他们也不清楚，一听说这次要派出压箱底的部队，他们也是格外的好奇。
目前滇军霸占了川南的一些土地，包括宜宾，泸州，富顺等地，因此这次大军也分成三路，黄显声和邓锡侯从东川出发，攻击泸州等地，刘湘和刘桂五率领着军队攻打富顺，抢回产盐重地。只有田颂尧则是从西线发动攻击，夺取宜宾。
分兵派将结束之后，三路大军呈现品字形，向滇军直接杀了过来。大军在行进之间，刘湘也是有心人，他也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国防军的装备，可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双方的差距未免也太惊人了！
川军普遍都是破草鞋，旧军装，配上一杆磨没了膛线的汉阳造，部队之中有一些火炮，不过也是这些年奉军甩下来的旧货，而且在和冯玉祥战斗的时候，也都消耗差不多了。
可是对面的奉军全都是新式步枪，还有大量的冲锋枪，一个步兵连就有82迫击炮六门，还有相同数量的重机枪，另外还有一些掷弹筒。
就是这些五花八门的装备，就让刘湘眼花缭乱，乖乖！这单兵的火力也太夸张了吧，自己一个营也未必比得上人家一个连啊。
就在这时候，潘文华惊骇的指着不远处过炮兵队伍，有十匹战马拖着的大炮快速前进，炮口之粗，简直是刘湘第一次见到。
“一门，两门，三门……”
“甫澄，足足36门啊！”潘文华几乎咬着后槽牙说道：“这是不是所谓的秘密部队啊？”
“没准吧，反正我是想不到，国防军的火力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听话这还只是快速打击师，要是真正的野战师，只怕装备更加惊人。”
“没错。”刘桂五这时候也走了过来，笑着说道：“我们虽然号称快速打击师，但是为了适应西南战场，也只配置了骡马，机动车辆根本运不进来，大型的坦克装甲车也没有配置。真正厉害的是近卫师，现在已经实现了摩托化，全师几乎都是车辆，整个就是油老虎。”
说着刘桂五指着这些炮兵笑道：“这是105毫米山炮，可不算什么秘密武器，国防军已经基本配置了这种火炮，另外还有122毫米，152毫米，甚至是203，240的火炮，只不过蜀道难行，没法运进来而已。不过这些武器，对付唐继尧也没有问题了。”
一听刘桂五的话，刘湘和潘文华的眼珠子都瞪圆了，这国防军未免也太奢侈了，竟然能装备到这种程度，早知如此，还哪有争雄的心啊，赶快投降

就算了。

“刘师长，你们装备到了这个程度，简直是武装到了牙齿，还有什么能称得起是秘密杀手锏部队啊？”

刘桂五也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我也不清楚，希望能眼前一亮啊！”

大军南下，刚刚第三天，他们就和滇军的先头部队撞在了一起，滇军称雄西南多年，士兵也的确骁勇，枪法也相当精准。

比起川军高出了很多，刘湘的部队和滇军碰到了一起，还吃了点亏，不过这是四川的地盘，这些士兵不愿意丢了面子，因此全都拼死作战。

这时候刘桂五也下令部队发动了进攻，两支部队之间的战斗力差距就体现了出来，面对着国防军的攻击，滇军一点都扛不住。很快就死尸一片，狼狈逃窜。

川军也是大受鼓舞，快速向南追击，一路达到了富顺。唐继尧将主力都放在了这里，川南的井盐是一棵摇钱树，他是绝对不愿意放弃的。

一共集中了一万八千多名滇军，准备做誓死一搏。刘桂五虽然没有把唐继尧放在眼里，但是好歹对方也是称雄西南多年的人物，不能小觑。

国防军使用了最娴熟的步炮协同作战，各个部队形成了一个个突击箭头，在炮火的准确掩护之下，将滇军的防线不断切割开，然后一点点吃掉。就是想剥白菜一样，外皮一层一层的消失。

城中的唐继尧，听着外面的炮声，也是越来越着急，他也没有想到，国防军竟然这么厉害，对方的大炮和枪子都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准的吓人，而且火力仿佛没完没了一样。

就在唐继尧节节败退的时候，突然手下人慌慌张张的前来报告。

“总司令，大事不好了，泸州失守了，国防军正在向着宜宾发动攻击。”

“什么！”唐继尧一听这个消息，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那可是他的后路，要是被抄了，还怎么退回云南啊。

“快撤退，全军向后撤。”唐继尧也顾不得什么了，只能下达了撤退命令，一万多滇军快速难逃，想要渡过长江，退后云南。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云南的昭通上空，突然多了十二架大型的运输机，庞大的机身从云层之中穿过，飞行员仔细寻找了平坦宽敞的位置，终于在选定了一处位置之后，运输机将高速降到了五百米左右。

机舱打开的一瞬间，士兵一个接着一个跳了出来，空中白色的降落伞不断的出现，在地面农民的惊呼之中，他们飘落到了地上。

第七百六十二章俯首称臣

十二架运输机，其中有两架携带着小口径火炮，迫击炮，重机枪，炮弹子弹一类的东西，另外十架飞机每架带着二十四个士兵，一共二百四十个伞兵，从空中飘飘荡荡的落了下来。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伞兵投入实战，可以说开创了战争史的新纪元，步兵不再是只能靠着两条腿丈量土地，完全可以从天而降，出其不意的攻击敌军的致命位置。

不过这些士兵可没有开创历史的喜悦，相反他们一个个都相当紧张，以往训练都是在蒙古草原，一望无际，十分平坦。可是现在是在云贵，到处都是山地，适合空降的地点实在是太少了。

他们不得不选在了一块距离昭通县城不足两千米的地方，这里比较开阔平坦，可是来往的人也比较多，这些伞兵就在瞩目当中，落了下来。

这些人全都把嘴巴长得老大，根本不敢置信的样子，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天兵天将么，他们怎么能从天上掉下来？

宋清泉已经顾不得这些人的惊呼了，他是这次的行动的负责人，作为伞兵的首战，他绝对不能失败，必须交出一份完美的答卷。不过似乎老天再和他故意作对，就在降落的时候，突然一阵风吹了过来，他的降落伞飘飘荡荡的向着一片稀疏的树林飘了过来，这下子宋清泉的脸色都变了。

这要是挂在了树上，搞不好就是非死即伤了。不过他又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听天由命。这就是伞兵的悲剧。飘落的时候，就算是人家拿着枪射击，你也没有任何办法躲避。

哗啦！

宋清泉的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面，好在这是一根探出来的树枝，而且高度也不算高，下面就是厚厚的一层落叶。宋清泉急忙用匕首割断了绳索，从树上顺利掉了下来，一点伤都没有。

不过他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在以往的训练之中，就有士兵挂在了树枝上，结果肚子被划破了，等到人去救援的时候，肠子已经流了出来。

宋清泉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急忙跑出了树林，这时候其他人也已经陆续降落下来。大家正在收拾降落伞。别小看这些降落伞，全都是用最轻最好的丝绸制成的，这么一大块，裁开了都能做好几件衬衣，这也算是伞兵的一种福利。

大家动作都十分麻利，简单的收拾完毕。运输机上的武器也都抛了下来，大家重新武装了起来。宋清泉清点了一下人数，一共240人，在当场的一共有227人，其中有几个人崴了脚。身上有点擦伤，不过都不严重。

但是那13个人就失去了踪影。很显然有人被大风吹走了，有人可能偏离了跳伞的位置，还有可能摔在了山崖上面，总之暂时找不到了。

这个损失对于宋清泉来说，并不是不能接受，伞兵从来就是高危的职业，这还是滇军比较无知，根本不懂防范伞降，让他们从容降落，不然损失会更惊人。

在二战之后，各国的伞兵都是如此，降落的过程充满了变数，而落地之后，他们又会陷入包围之中，伞兵就是天生被包围的，他们不得不用简陋的武器，去对抗敌人的强大火力。因此伞兵必须是最精锐，最顽强的战士，能

够承受难以想象的损失。在二战之中，伞兵损失三分之一，一半，甚至更多的时候，并不少见。他们唯一的胜算就是突然，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而这次行动，则是完美的演绎了这一点。

对于滇军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种作战模式，其实也可以原谅，一支连飞机都没怎么装备的部队，如何能想到空降呢！

因此这次行动完全成了伞兵的表演，宋清泉集中了所有人之后，向着昭通县城冲了进去。整个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但是却没有一个士兵出来阻拦，他们根本就一无所知。

经过简单的交火，宋清泉就带着人抢占了城门，守城的滇军全都被吓傻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国防军怎么会突然出现，有很多士兵干脆直接跪地投降。

仅用了两个小时，昭通就易手了，这可是云南通向四川的咽喉要道，一旦被控制，入川的滇军就再也别想回来，几万人一下子就成了断线的风筝。

宋清泉急忙向上级发送捷报，不过电报发出去之后，他也有点发愁，他们一共才二百多人。但是却抓了五百多名俘虏，要是这些家伙闹事，他们只怕就要麻烦了。

不过出乎宋清泉的预料，这些滇军都乖乖听话，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到了后来宋清泉才搞清楚情况，原来这些人都把他们当成了妖孽，根本不敢反抗。

国防军一举拿下了昭通，这好像一个炸雷一般，落在了西南的土地上面，每个人的心头都不住的颤动。

大家都知道国防军厉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厉害到了这个地步。隔着几百里之外，竟然能抢占要地，就好像探囊取物一般，这种部队简直就是天兵天将，还能抗衡么？

就在昭通易手的消息传出来之后，云南就掀起了一股滔天巨浪。唐继尧虽然占据云南多年，但是这个家伙一味好战，云南本就贫瘠，老百姓要承受的负担惊人。

结果唐继尧就鼓励种植鸦片，云土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滇军甚至直接用鸦片发军饷，当成了硬通货。

可是鸦片不能当粮食吃，大家都种鸦片，自然粮食疯涨，民不聊生。大家对唐继尧已经忍受到了极点。这次国防军突然而至，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云南各界顿时掀起了反对唐继尧的浪潮，还在四川疯狂后撤的唐继尧。突然得到了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摔倒在了地上。差点昏过去。

“快，赶快后撤，回云南！”

清醒过来的唐继尧声嘶力竭的喊道，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惹谁不好，偏偏和国防军较劲，结果挨了结结实实的一个巴掌，打得他天旋地转。

滇军慌忙撤退。狼狈不堪，好像丧家之犬。但是川军却是无比的激动，尤其是刘湘等人，困守在四川这个小地方，也严重影响了这些草头王的视野。他们根本想不到，战争竟然可以这么打。

怪不得常荫槐敢说是杀手锏呢，这玩意也真厉害。隔着几百里之外，说杀过去，就杀过去了。这要是用在自己身上，只怕这边在被窝里亲热，那边人家就突然到了眼前，把你从被窝里揪出来。

想到了这里。刘湘是从心底里头害怕了，以往他在行军的时候，总喜欢问一下身边的赵神仙，刘半仙，王铁嘴之流的算卦的。现在听听这些大师的意见。可是这时候刘湘已经彻底变了，信谁也不如信国防军啊。看来自己老实投降，没有继续对着干，实在是太正确了，要不然脑袋就没了。

当然刘湘并不清楚，伞兵也不是那么好用的，如果不事先做足了功课，想要成功，是绝对不可能的。常荫槐入川之后，就不间断的搜集西南的情报，摸清各种状况，要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顺利。

川军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十分悍勇的滇军彻底完蛋了，这些年以来，川军经常吃滇军的亏，这次终于能找回来了。

这些人全都格外的卖力气，玩了命的追击滇军，这股劲头让刘桂五都有点纳罕。虎虎生风的劲头，似乎比国防军还要厉害，这帮家伙打顺风仗还是很厉害的。

大军快速南下，滇军瓦解冰消，黄显声和邓锡侯拿下了泸州。从东线直接杀了过来，将滇军向贵州方向撤退的道路也给掐断了。这样一来，唐继尧的部队就彻底成了瓮中之鳖。

“告诉顾品珍，让他务必拿下昭通，人马拼光了，我都给补上，无论如何，回家的道路都不能失去，我拜托他了！”

唐继尧一贯十分强横，这下子说话都带着哭腔了，他是真的有些绝望了。一直负责沿江防御的顾品珍在得到了国防军占领昭通的时候，也是大惊失色。

这才叫一击致命呢，他们在四川拼命，结果喉咙一下子被掐断了，这不是要命么？他也不知道昭通怎么丢失了，更不清楚国防军来了多少人，他只能派人前去调查。

经过了一番了解，发现昭通的部队并不多，顾品珍终于恢复了一丝胆气，就算是天兵天将又怎么样，双拳难敌四手，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顾品珍立刻带领着一个团的士兵南下，想要重新抢占昭通。不过就由于他反应慢了一点，宋清泉他们的情况就好转了不少。

防御工事已经构筑起来，另外又有六架运输机飞过来，向他们投掷了大量的物资，包括四门火炮，极大的加强了伞兵的火力。

而且宋清泉也把那些俘虏的滇军找了过来，对他们百般利诱，这些人也看出来唐继尧撑不住了，因此也都倒戈了。

宋清泉还不敢把他们放在一线，只是让他们协助做辅助工作，他们还征召了三百名民夫，全力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就在宋清泉准备好了之后，顾品珍也冲了过来，双方迅速投入了战斗之中。宋清泉亲自在一线指挥。

作为一名老兵，他经历过对朝鲜半岛日军的作战，又在蒙古一线守卫过边疆，和俄国人还发生过冲突。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他已经能够无比坦然的面对各种情况。

“弟兄们，这是伞兵的第一次战斗，只许胜不许败！”

“大家不要怕，咱们天生就是被包围的，没什么好担心的。”

就在这种鼓舞当中，不断有滇军被击毙，他们的冲锋枪无情的向滇军倾泻弹雨，这种密度是滇军根本不可想象的。冲锋的士兵接二连三的倒下，顾品珍看到这里，也是把眼珠子瞪圆了。

对面很显然没有多少人马，要是自己还拿不下来，那就不用混了，因此顾品珍当即组织了敢死队，从部下中，找出了最骁勇的三百人，还给大家备足了鸦片，让这些士兵美美的吸上几口，然后驱逐着他们向着国防军冲了过去。

顾品珍亲自架着机枪，充当督战队，想要后退，就只有死路一条。这些敢死队前赴后继的冲了上去，渐渐的他们距离国防军的阵地越来越近。

毕竟只有200人，难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这些敢死队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之后，终于离着阵地越来越近，双方已经展开了白刃战。

顾品珍一看，顿时喜出望外，急忙下令其他人冲上去，靠着人数的优势，一举抢占阵地。

可是就在这时候，空中又出现了十几架飞机，快速向着滇军方向冲了过来，重磅炸弹投在了他们的头上，将这些人炸得四分五裂，爹妈乱叫。

顾品珍也吓得仓皇后退，结果那三百敢死队基本都被消灭，而伞兵也付出了37人的代价。

就在顾品珍想要重整旗鼓，再度攻击的时候，突然一个让他彻底崩溃的消息又传来了。昆明出现了动荡，唐继尧已经被推翻了。

原来唐继尧多年倒行逆施，已经让云南成了一个火药桶，这次军事上的失败，彻底引爆了对他的不满，留守昆明的龙云在各方的支持之下，发表通电，宣布不承认唐继尧的地位，并且要求国防军入滇。

内忧外患，在这一瞬间彻底爆发了，别说有国防军挡路，就算不挡路，他们也回不去了。滇军彻底崩溃了，顾品珍也只能化妆改扮，立刻逃走。

顾品珍跑了，唐继尧此时也陷入了重围当中，三路大军把他给包围在了长江边上，龙云又背叛了唐继尧，连番打击之下，唐继尧急火攻心，吐血倒在了军中。

唐继尧倒了，西南最大的一个枭雄倒下了，滇军也彻底崩溃，贵州的袁祖铭也连夜逃出了贵阳，西南的这些草头王一下子全都星落云散，三省之地，彻底落入了掌控之中。

“少川先生，这些军头虽然被解决了，但是西南的乱局还没有解决，多年的战乱，西南民生凋敝，急需恢复。我想让先生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

“没问题，拙言，你就放心吧！”唐绍仪一口答应了下来。

第七百六十三章百万大移民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唐绍仪担任过第一任内阁总理，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唐绍仪在后来还当过县长，总理变县长，这种落差恐怕是无法想象的，不过他还甘之如饴，竟然搞起了模范县建设，实在是有趣的很。

“少川先生，西南之乱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军事，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外交，这三者交织在一起，非德高望重，能力突出者，恐怕不能胜任。先生此去要一肩挑起三者重担，先稳定云贵川三省，随后在高原和缅甸方向，都要构筑防线，把这些年被英国人鲸吞蚕食的土地都拿回来，尤其是所谓的马克马洪线一定要废除，至于江心坡等地区，也务必拿回来。”

唐绍仪一听，也是面色凛然，说实话虽然他毫不犹豫的答应去西南，但是心中难免有点想法。毕竟他和张廷兰关系不算密切，世人也都清楚，真正适合做总理职务的，只有王永江，他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而已。

给个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不过是名头好听，让他退居二线养老，可是现在一听张廷兰的意思，这个职务可不是空衔。竟然还要处理西南纷乱的局面，尤其是解决高原和缅甸方向，这可是天大的重任。

唐绍仪也急忙说道：“拙言，此事关系重大，我一个人恐怕挑不起啊！”

“少川先生不用客气了，虽说会有点麻烦，但是缅甸和高原背后不过是英国人而已，我们已经碰了一回。英国人要是还想丢人，咱们就斗一斗。说起来我已经不相信这种正在衰落的国家，能够和咱们抗衡了，只要把握好火候，有望和平解决。能不打仗，尽量不打仗，最起码三年之内，不要打仗。”

张廷兰交代清楚之后。唐绍仪也知道责任重大，因此即刻辞去了内阁总理之职，立即前往西南。

当然西南军政委员会总揽西南军政大权，甚至还能处理一些外交事务，俨然是小号的政府，张廷兰也不能放心交给唐绍仪一个人。因此张廷兰任命常荫槐出任总参议，辅佐唐绍仪。同时任命张澜出任秘书长，调万福麟入川，出任军政部长。

基本上有了这几个人，既能够帮助唐绍仪处理政务，又能形成制约。而内阁成员也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换血，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观察，谁可用。谁不可用，张廷兰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同时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张廷兰已经早就酝酿了一份新的内阁名单。其中内阁总理毫无疑问是王永江的，国防部长杨宇霆，外交部长顾维钧，教育部长曾有翼，治安部长苏良贞，中央银行行长王树翰，这几个人全都是奉系的老人，另外还大量的使用了一批非奉系的人员。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财政部长曹汝霖。当年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一下子就把曹汝霖钉在了汉奸的耻辱柱上，仔细算起来，也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另外在抗战爆发之后，曹汝霖至少守住了一丝晚节。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样受到学生运功的冲击，启用曹汝霖，也是表明了张廷兰对待学运的态度。另外司法部长交给了王宠惠。他当初也是第一届唐绍仪内阁的成员，在老袁死后，在北京工作多年，还收到过吴佩孚的重用。也算是北洋一系的成员。

安排这两个人入阁，显然是照顾老北洋的情绪。除了他们之外，张廷兰又启用了陈炯明，出任交通部长，谭延闿出任民政部长，武连德出任卫生部

长。

这三个人之中，陈炯明和谭延闿是南方民党和军阀的代表，而武连德则是防疫专家，让他们入阁，也是向南方各省展示张廷兰的海纳百川的态度。

另外阎锡山和楚明远由于在土改之中，表现突出，也得到了重用，阎锡山升任商务部长，楚明远出任屯垦部长。

内阁方面的大框架确定下来，议会那边也做了安排，梁启超出任了参议院议长，而岑春煊出任了众议院议长。

另外为了保持军队的独立性，张廷兰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按照宪法规定，大总统才是三军的最高统帅，因此黎元洪的面子还要照顾，因此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依旧是黎元洪，不过常务副主席则是落到了张廷兰的头上，孙安虎也出任了副主席，蒋百里则是出任总参谋长。

此外还设立了最高科学院，首任院长落到了邝荣光的头上，东三省这些年积累的大批专家，也都入选。

内阁彻底改组之后，代表性更广泛，效率也更高，而张廷兰对于军政的控制，也到了水泼不进的程度。

中央在积极的调整之中，西南也渐渐趋于安定。这一天，蒋百里突然找到了张廷兰，他笑着说道：“拙言，这是西南的一些军阀名单，按照计划，这些人都需要进入国防大学学习，只有培训合格，才能够重新出任军官。”

张廷兰也看了一下名单，上面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潘文华，杨森，龙云，卢汉，王家烈等等，也都是都在民国历史上，留下过名字的人物，张廷兰看过之后，突然拿起了笔，在最后又加了三个人名，一个是王铭章，一个是范绍增，一个是刘明昭。

蒋百里一看，眼中闪过一丝恍然，他当然不知道张廷兰有着后世的记忆，在蒋百里看来，这家伙准是在西南布置了大量的沿线和耳目，正是如此，才把西南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连什么人能用都知道的清清楚楚。

张廷兰也没必要做过多的解释，他像没事人一样，笑着说道：“能在乱世之中，崭露头角。都算是有些本事的，这些人只要好好教导，说不定都会成为国防军的骨干，不过一定要把他们身上旧军阀的习气改掉，不然容易影响军队的风气。”

“这点放心吧，我会抽调最严厉的教官，另外该安排了几个德国人，保证不会有问题。”蒋百里道：“前不久冯玉祥通电下野，西北的部队群龙无首，拙言你看该怎么办呢？”

冯玉祥从四川撤回之后，还想着继续控制西北，可是这时候秦威和荣臻已经率领着军队西进了。老冯并没有胆子对抗，偏偏这时候，伞兵又在川南大显威风，知道了情况之后，顿时把冯玉祥给吓坏了，最后一点和国防军争雄的心思也都没有了。

他也怕张廷兰秋后算账，因此立刻通电下野，要出国考察，说白了也就是避难去了。张廷兰倒是没有阻拦，冯玉祥这个家伙，反骨太深，张廷兰并不愿意用他，也只能放走。

至于西北军，其实有些良莠不齐，在抗战之中，西北军将士浴血奋战，立下过汗马功劳，从整体来说，西北军抗战远远好于中央军，这也是抗战史上非常无奈的一幕，杂牌军出身的将领，往往奋死力战，以身殉国。或许他们都知道自己身上带着内战的原罪吧。

包括西北军，川军，桂系的人马，无不如此，至于真正装备精良，天之骄子的中央，却往往上演了一出出闹剧。

桂永清带着一个装备精良的27军，竟然守卫兰封不到一天，就撒腿逃跑，另一位黄杰更是了不起，还没看到敌军的影子，也撒腿逃跑。这两位比起在藤县殉国的川军将士，简直就是两堆狗屎，他们的无能溃败，才下令掘开花园口，数日之内，89万河南百姓丧命，随后更是遗祸无穷，而日本人损失最多也不过1000左右而已。至于长沙的文夕大火，更是一场可悲的闹剧，敌人还在一二百里之外。结果制定焚城计划的人忽略了城中也可能出现火灾的问题。

结果一把大火，长沙彻底被烧了，连军队的伤员和家属也都死在了大火之中。这种焦土抗战，要是再来几回，只怕中国就要亡了。倘若是中央军能把对自己人的狠辣，拿出十分之一，用在抗战的沙场上，也不至于被日本占据了大好河山。

当然在杂牌军之中，也有一些有问题的分子，总体来说，比起副总裁都投降的某组织，实在是可歌可敬。

“百里兄，西北军也参照西南的方式，接受整编，其中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宋哲元，黄维纲，孙连仲，何基沣，吉鸿昌，韩复榘等人，可以酌情录用。”

蒋百里一看张廷兰已经早有腹案，也不说什么了，立刻去做安排，现在西南和西北落入掌控之中，国防军实际控制的面积增加了三分之一还不止，因此也急需扩军。

经过国防部和军事委员会的商讨，最后军队再扩充十五个师，使得国防军的总人数超过五十五万。同时军官也要进行彻底的大换血，新收录的这些将领经过培训之后，都会充实到原来的奉军绝对控制的一些部队当中。

同时从这些部队又抽出了一些军官，去填充西北和西南的军队，这样既扩大了张廷兰嫡系的影响范围，同时又限制了奉系一家独大的局面，等于是对军队进行了稀释，打破了军官抱团的局面。

军队的工作快速展开之后，另外一项工作也摆在了眼前，刚刚就任内阁总理的王永江，就给张廷兰送来了一份移民计划书，要在西北增加一百万内地移民，建立屯垦兵团，加强对边疆控制。

第七百六十四章治大国烹小鲜

“格老子的，这么大的人了，还要当学生娃子，这不是活回去了么？”刘湘一边换军装，一边叨叨念念的。

“甫澄，你也别埋怨，咱们都是一样，人家让咱们回炉另造，你就老实听话，争取重新做人。”

“水晶猴子，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小心挨揍！”

邓锡侯顿时大摇其头：“我哪有得什么便宜，不是一样要开始学习么，大家都是一样的。”

“什么一样的？”刘文辉大声说道：“别把大家都当成傻子，我们这些人都有要求，要是成绩不过关，就没法领兵，你非但不用考察，而且进入部队之后，直接从副师长做起，比我们都高了一级，已经占了天大的便宜，你不是得了便宜卖乖是什么？”

“自乾，这就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眼馋也没用。”

西南的这些草头王已经基本到了北京，除了那些年纪大，地方上劣迹斑斑，不愿在军队里头混的人之外，其他的全都被进入了陆军大学，开始了全新的学生生涯。

按照计划，他们将学习一年半的军事技术，然后进入各部队实习，充当副职，再过一年半之后，如果表现好，可以直接外放成为各级将领。也就是说前后要三年的时间，才能再次独立领兵。

对于这些人来说，时间的确有点长，不过当他们到了北京之后，也真是大开眼界，参观了最新的工厂学校。看了正在修建的公路和铁路，工业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当看到那些武器从生产线上像是流水一样，被制造出来，他们都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和这些玩意相比，他们以前装备的简直就是垃圾，垃圾中的垃圾，尤其是到了近卫师当中参观之后，上百辆坦克呼啸冲锋的场面。简直让他们惊掉了下巴。要是能统帅这样一支部队，或许比起当草头王，更有滋味，每个人的心里头都在打着算盘。

不只是西南的这些人，宋哲元，张自忠等西北军将领也被召集到了京城，除了他们之外。广东的陈炯明也北上了，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自请接受整编。

对于这些张廷兰并不意外，大家都是聪明人，就像是小孩子要打针一样，怎么都逃不掉，聪明的孩子老老实实打一针，还能得到一点糖吃。要是一味哭闹。也没有什么作用，这一针还是会扎在身上。

按照目前的状况，整个国家大政已经基本统一，除了台湾，高原等地之外，政府的势力已经基本控制了全国，一个统一的中国终于出现了。

时间也步入了1926年，转眼又是一个新年，张廷兰在外面马不停蹄的跑了几处工厂和军事基地，直到除夕才赶回京城。

这时候张作相这个大家长已经早就准备了团圆饭。张学良，张血铭等人也都被请了过来，另外张廷枢也在欧洲回来，一家人算是空前的团聚。

年夜饭一共摆了十几桌，男女老少团座在一起，一帮小孩子在地上来回乱跑。家里头人口众多，再加上没有什么计划，往往是叔叔辈的和侄子辈的差不了几岁。甚至有些小叔叔还没侄子大，都混在了一起，显得格外热闹。

张廷兰从外面走进来之时，这些小孩子一看见他。都不免有些害怕，一个个往大人怀里头跑，只有大丫从张作相的腿上蹦了下来，几步就冲到了张廷兰的怀里。

张廷兰也得意无比，用带着胡茬的脸去蹭大丫粉嫩的小脸蛋，逗得太咯咯笑。

“宝贝女儿，你在家里头乖不乖？”

“乖，大丫可听话了！”

“是么？”

“嗯。”大丫毫不犹豫的点了点头，不过小脸蛋还是偷偷向后转了一下，似乎瞄了一眼张学良。

张廷兰哪里不知道女儿的古灵精怪，因此笑着拍了拍她的头，抱着大丫坐在了位置上面，笑着说道：“汉卿，大丫去祸害你了吧？”

张学良一脸的苦笑，正要说话，大丫突然瞪了他一眼：“干爹要是说坏话，大丫就再也不喜欢你了！”

小丫头说得格外认真，逗得一旁的张廷枢哈哈大笑：“六哥，这下子可有治你的人了！”

周芯瑶这时候将大丫从张廷兰的手中接过来，低声说道：“拙言，大丫把汉卿的一只画眉给放了，一只黄金蝈蝈给弄丢了，最可气的是还砸了好几对文玩核桃。”

张廷枢在旁边已经笑疯了，他可知道张学良的那几对核桃，据说还是专门淘换的，一对闷尖狮子头大小完全一样，已经揉的通红发亮，有着一层宝石的光，竟然被大丫给砸了，简直是笑死人了。

“大丫，你是不是想要尝尝那个核桃好吃不啊？”

“二叔，干爹的核桃光好看，不好吃，老师教给大丫一个词，叫金鱼其外，败……”大丫一边说着，一边转着小眼珠，似乎想究竟是什么。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坐在主位上的张作相发话了：“汉卿，大年夜老把叔就不多说你什么了，不过你小子可不能把八旗子弟的那套吃喝玩乐的本事都学去，不然我可不客气。”

张学良也被说的低下了头，张廷兰一看气氛有点尴尬，急忙笑道：“爹，你也别说汉卿了，他这就是闲的，过完年，空军也扩建，汉卿就有忙的了。”

“拙言，又要扩军不成？”张学良急忙问道。

“主要是海空力量要扩充一下，另外南海舰队也要组建起来，在西南方对英国人还要保持压力，总之麻烦事一堆，你就做好准备吧！”

“好，我也是早就盼着能有点正事呢。”

大家一边聊着，一边吃着年夜饭，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就在吃到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沈华匆匆忙忙的到了张廷兰的身边，将一张纸条塞在了张廷兰的手里。

张廷兰才看了一眼，顿时眼中闪过一丝不快，不过他没有显露出来，而是继续和吃饭。可是一旁的张学良和张廷枢都察觉了异常，张廷兰的眉梢有些往上挑，很显然他十分的震怒。

草草吃过了饭之后，张廷兰就到了急匆匆的到了书房，张廷枢和张学良也紧跟在其后。

“拙言，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大过年的还不消停。”

“是新疆那边，多处屯垦兵团受到了冲击，有一百多人死亡，还有几百人受伤。”

一听这话，张学良和张廷枢都把眉头皱了起来：“混账，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拙言，对于这种绝对不能放过，一定要严厉处置！”

张廷兰也微微点头，来到了书房之后，杨宇霆和负责情报的刘少卿都等在了这里。

“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把经过和我详细说说。”

“拙言，问题还要从大军入新疆开始算起，秦威和荣臻带领着大军，经过三个多月的战斗，基本上平定了各地的匪患，把南北疆都控制在了手中。随后又有大量的移民北进，按照计划，我们已经着手建立了一些大型农场，农垦师的人也都开了进去。和当地人就有些冲突，很多人都说是汉人要抢他们的土地，闹事的一直不断，尤其是南疆一带。只是没有料到，他们竟然会选在过年的时候，做出这种血腥的事件，一共有137名农场工人和公职人员丧命，另外还有345名伤员，简直是可恶至极。”

张廷兰一听，也是眉头紧皱：“邻葛，你马上传达我的命令，要求严厉调查，把有凶手都给我揪出来，从严从快，解决，一定要给死者一个交代。”

“我这就去安排，另外我建议在迪化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局的分部，主管情报安全工作。”

“可以。”张廷兰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然后又说道：“对于死伤者一定要进行妥善的赔偿，另外千万不要影响了西北移民的大计。”

血腥的惨案给原本欢乐的新年，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京的国防部，参谋部，治安部，再加上情报机关，立刻组成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即刻前往新疆。

一连忙了几天，把一切都布置下去，张廷枢和张学良突然又找到了张廷兰。

“拙言，这是我们拟定的一份计划，旨在加强西北的治安工作，确保地方安宁，保证移民的人身安全。”

张廷兰接过了这份计划，翻看了几眼之后，脸上的表情就十分精彩，最后他笑着看了看张廷枢和张学良。

“这个计划真是你们做的么，不会是有人给你们出主意了吧？”

“拙言，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好，不过你放心，绝对是我们两个做的，去了欧美学习之后，我们也涨了不少本事，长了不少见识，这正是我们倾尽心血，拟定的东西。”

“没错，我们一共制定了五项措施，第一是分区隔离，第二是定期减丁，第三是生育限制，第四是宗教整改，第五是全民配枪。我们的人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没有武器，只要有了武器，像美国一样，可以全民带枪，遇到了袭击之后，也可以立刻反击。”

“没错，再加上前面的几项措施，控制人口总量，只要维持几十年，西北就会彻底安定下来，拙言，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张学良一脸希冀的看着张廷兰，希望得到他的认可。

“张廷兰想了半晌，才说道：“汉卿，你说一个人明明得了感冒，结果医生告诉你要去开刀手术，你说该如何？”

第七百六十五章世界丐帮大会

张廷兰一句话，问得张廷枢瞠目结舌，张学良也是直挠脑袋。

“拙言，新疆出了麻烦，你不是很生气么，难道不该采取严厉措施，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么？”

“没错，我的确是这个意思。”

“哥，既然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方案有什么错啊，你看欧洲人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对待犹太人，对待吉普赛人，全都是隔离开，然后进行各种打压，还强迫他们改信宗教。再比如美国人，他们在西进运动的时候，大量的猎杀印第安人，我们要解决民族问题，为什么不能效仿这些国家呢？”

张廷兰看了看这俩一头雾水的人，叹了口气：“老二，还有汉卿，我现在有点怀疑，让你们俩去欧美学习对不对了。”

“什么意思啊？”

“我是让你们学学军事，见识一下科学发展，可没有让你们照单全收，尤其是不能把西方最垃圾的东西学过来啊。”

张廷枢挠了挠脑袋，忍不住问道：“哥，为啥这是垃圾啊？”

“老二，在学校的时候，家长都让跟着好学生学习，有没有告诉孩子跟着差生学习呢？”

这俩个人全都摇了摇头，张廷兰又说道：“我再问你们，欧洲的犹太人消失了么？你们总不至于让我向那群失败的欧洲政治家学习吧？”

“好像没有。”张廷枢也忍不住说道：“不过他们好像把民族问题解决了，就像美国人，杀干净了印第安人，就没有麻烦了。”

“欧洲的确民族问题不严重，但是前提是整个欧洲崩溃了，和中国差不多的面积。碎成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你们俩也向让中国的每个省独立建国么？至于美国，他们的屠杀的确干掉了印第安人，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蛮干，虽然消除了民族问题，但是种族问题爆发出来了，各个族裔之间有着严重隔阂。美国所谓的移民熔炉，不过是把油和水混匀，看似是一体的，但是每个族群之间。还是有着严格的界限，并不交融。”

张廷兰说完之后，张学良也是若有所思，忍不住点了点头：“拙言，你说的好像没错。既然不能向欧美学习，那我们该向谁学习啊？”

张廷兰毫不犹疑的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他们俩。

“中国在过去的五千年之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君临天下，实际控制疆域的面积也是世界第一，周边小国全都要仰视中国。漫漫历史进程，中国又融合了多少民族，远的不说，就说那些满人。现在大清亡国了，现在走在街上，你们能随便找出来哪个是满人么？”

满人算是汉化最彻底的民族，连姓氏习惯都彻底消失的一干二净。甚至语言都没有了，张学良和张廷枢像是小学生一样，全都认真听着。

“比较中美两国，你们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融合，无论是处理国际关系，还是处理国内的问题，我们都该从老祖宗的智慧当中，吸收经验。分离，切割是没有用处的，只会让差异变得更明显，隔阂变得更深，越是这样，就越没有办法解决。犹太人能维持这么多年，一方面是他们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隔离出来的结果。”

张廷兰说着，就把他们的建议书拿了出来，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按照我的经验，任何民族之中，极端分子和总人口相比，都是有限的，毕竟只要过得去，谁也不愿意轻易玩命。要是按照你们的想法，进行区分隔离，再进行减丁屠杀，或许能把一些极端分子揪出来。”

张廷枢一听，也点了点头，忍不住说道：“哥，既然能解决掉，为什么不可行啊？”

“因为会把沉默的大多数推到对立面，你可能消灭一个敌人，但是却多出了一百个潜在的敌人，你说这笔账划算么？”

这一句可把张廷枢和张学良给问住了，的确如此，大多数人对于谁管理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尤其是新疆这种已经纳入版图多少年的地方，只要活得下去，大多人都不会跳出来闹事。

可是一旦对他们进行区分对待，变成了下等人，就会超出这些人的承受底线，转而奋起一击，看似消灭了几个极端分子，但是地方上就再也没有安全了，放眼看去，任何人都有可能对你下手。

一想到这里，张学良和张廷枢都感到了脖子里头冒凉气，也开始有些后悔了。

张廷兰又接着说道：“再说你们让全民配枪这一条，看起来很不错，让老百姓有了自卫的武器，但是我问你们，汉人自己会不会发生枪击案，另外汉人会不会拿着枪，去主动挑衅，去杀别人？”

“这？”张学良也傻了眼：“可能吧，不过都是自己人，犯点错也该原谅。”

“那不是犯错，而是犯罪，一旦此风一开，西南该怎么办，高原该怎么办，蒙古该怎么办，远东该怎么办，搞不好中国自己就四面烽火了。”

张廷枢一直听着大哥的话，也渐渐的认同了张廷兰的观点，不过他还有一点不服，因此忍不住说道：“哥，他们都加起来，也不过汉人的一个零头而已，我们就大开杀戒，全都杀干净了，你说怎么样？”

“大国贵在公平，贵在统一，要是把这些民族都杀光了，下一步说不定就是山东人要杀江苏人，湖南人要杀四川人，国家就真的崩溃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和，是求同存异，我们找共同点，大家交朋友。而西方则是分，分则是找不同，这就是在对立，制造敌人。种族，民族，宗教，地域，血统，这些都是划分的理由，一旦分下去。国家就彻底被割裂开，到处都是你的敌人。”

这一番解释下来，张廷枢和张学良彻底低下了头，被张廷兰说的心服口服。

“拙言，看来我们真是欠考虑了，不过要想解决西北的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啊？”

“我方才说了，一个民族之中，极端分子都是少数，只要能看到希望。只要活得越来越好，贫困人口越来越少，极端分子数量就会大幅度削减。你想想，当所有人都想着怎么挣更多的钱，怎么过更好的日子。这时候谁还会想拼命啊，说白了西北的问题。就是一个贫穷的问题。”

“要想解决贫穷。无非两个手段，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发展经济，只要这两条坚持下去，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就像你们提到的宗教问题，强制改变。绝对会引来反弹，但是一般来讲，接受教育年限越多，通常对宗教的热情就越低。就越惜命。另外工业化越发展，就越能打破旧传统，一个在工厂

上班的工人，他有可能天天做五次礼拜么？”

张廷兰继续说道：“在教育的时候，一些现代科学观念就会传播出去，新的时代理念就会影响年轻人，他们就会快速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实现真正的融合。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世界上人数最多，最强势的一个民族，我们最需要的是海纳百川的气度。”

“另外在教育和发展工业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用点小手段，比如我们可以资助最聪明的孩子和最贫穷的孩子，这让既能把最优秀的智慧纳为己用，又能给穷人一个希望，只要有了希望，就没有多少人愿意闹事了。工业发展也是如此，我们可以鼓励引导他们开矿建厂，树立起几个成功的典型，让他们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比如以后近卫军的士兵，比如奉天号航母，这些关键地方，都可以吸收一批民族士兵，让他们感受到强大国家的荣耀。”

张廷枢想了想，又问道：“哥，你说发展教育，发展工业，要是让这帮人掌握了智慧，会不会造成太阿倒持的局面，要知道当初蒙古和满清可是两次入主中原，前车之鉴，不得不防啊。”

“老二，在农业时代，战马是最重要的东西，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不过到了工业时代，谁有最多的产业工人，谁就能占上风，论起人数，我们汉人还会怕谁啊，天才也基本上是按照人口比例出现的，该感到恐惧的应该是别人才对。”

张廷兰讲到了这里，抓起茶杯，喝了起来，张学良还在低头仔细咀嚼着，然后他忍不住说道：“拙言，你给的办法倒是不错，只不过教育和发展，恐怕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以后说不定还会出现变乱，那该怎么办？”

“汉卿，一个人头疼，吃点止疼药就可以了，当然吃了止疼药，下次还会发作，但是总不至于把脑袋砍下来吧。”

说到了这里，张廷枢是彻底没话说了，一把抓起了炮制的计划，转身就要离开。心里头还有点失落，没想到自己苦心弄出来的东西，竟是如此的不堪，看来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了。

“老二，你是不是准备把你们的计划给撕了？”

“没有用，还留着干什么啊！”

“谁说没用了！”张廷兰又忍不住笑道：“你们精心搞出来的计划，怎么也有不少的参考价值，怎么会没用呢，我看有不少的参考价值。”

张廷枢又忍不住坐到了张廷兰的对面，上上下下的仔细看他，最后忍不住说道：“哥，你这是准备安慰我么？”

“老二，如果中国人光知道我说的那些，还不知道要亡国多少回呢。我方才所说，不过是大战略，大方向而已，那是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策略。可是眼前就有麻烦，我们总要处理吧，凡是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别以为中国历史只有仁义道德，还有多少阴谋诡计，中国人要是腹黑起来，什么主意都能使出来。”

张廷兰笑着说道：“你们的思路是对的，的确要分化瓦解，要把有问题的坏分子揪出来，但是手段可以更灵活一些。比如针对这些武装分子，我们就可以规定，如果能举报他们的同伙，不只可以免罪，还能领赏，只要有人这么干了。我们大肆的宣扬，这些人就会对身边的同伙产生怀疑，一旦疑心，这些人就维持不下去了。”

一听张廷兰的话，张学良他们终于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拙言，你这主

意够损了，不过我喜欢，让那帮家伙自己内乱吧。”

经过一番的研究，终于拿出了一整套针对西北的策略，分成刚柔两手，首先军队果断出击，对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匪帮，彻底清剿干净，一点都不留情，这也是为了立威。

同时鼓励举报，只要向政府提供同伙线索，就可以得到奖励。这样一来，少数匪徒迅速被瓦解了，明明打不过人家，还是老实弄点钱，回家过日子吧。

不断有人出来检举，弄得这些匪徒人心惶惶，甚至一个匪帮，在一夜之间，逃得一个不剩。地方治安终于得到了扭转，所有人也都松了一口气。

而紧接着就公布了一项新的招募公务员计划，只要懂得汉语，就可以参加考试，一旦录取，就能享受优厚的公务员待遇。这样一来，顿时就有一批人趋之若鹜，急忙前来参加考试。

在录取人数上面，也是善门大开，录取比例远高于内地。同时又公布了全新的投资计划，围绕着兰新铁路，将建立三百多个矿场，可以吸收十几万人就业，能够辐射的人群达到了一百万之多，另外又大力筹建一批农场，也要求雇佣当地人员。

恩威并施之下，新疆终于恢复了一丝安宁，这套策略的成功，也让政府格外的振奋，通过蒙古和新疆的这些措施，已经积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手段，为了下一步解决高原的问题，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张廷兰从四川和西北等地调兵遣将，准备拿下最后一个堡垒的时候，突然从新疆又送来了一批东西，其中有卢布，有枪支，还有往来的信件。

“拙言，根据荣臻的调查，新疆之所以出问题，和背后的苏联很有关系，他们在背后暗中支持，鼓动什么民族独立，想要把新疆分裂出去。”

张廷兰看了看之后，冷笑了一声：“果然俄国人插手了，那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拙言，你准备和俄国开战么？”

“不用，有更好的办法，我要挖俄国人的墙角，马上通知出去，要召开一个亚非拉国际论坛，商讨反殖民的问题。”

第七百六十六章国际友人

“拙言，最近的行事风格竟然变了，实在是有点诧异啊！”王永江笑着说道。

张廷兰随手挥了挥掌中的道德经，笑道：“岷源先生，人总要进步么，我现在可是天天读一遍老子的五千言，床头还放着一本资治通鉴。”

王永江也点点头：“我早年读书的时候，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可是年龄稍长之后，可是接触西学，就对这些东西有了点怀疑，甚至认为老祖宗的这些东西过时了，过了天命之年，我才真正明白了，想要治国为政，老祖宗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宝藏，没想到拙言竟然这么快就能看到这一点，实在是了不起啊。”

“岷源先生谬赞了，只不过我觉得老子所说大国者下流也，为天下之牝也。有些感受罢了。”

“怎么说？”

张廷兰微微一笑：“就拿以往中国历朝历代来说，我们对于周边的藩国的控制程度，其实远在现在如今的殖民地之上。我们没有强制推行文化，结果朝鲜，安南，琉球等等，全都不必避免的把儒家文化奉为经典。我们没有随意征伐，结果这些国家却都仰视中国，国王甚至要对我们三跪九叩。纵然国内有些变乱，不管什么人上台，都要求得天朝上国的同意，都要仰仗中国，而如今日不落帝国四处驻军，却是处处起火，麻烦缠身。”

“没错。”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你看到了这点。其实也就看出了中国古代的高明，我们很少向西方人那样。靠着强大的武力，胡乱征杀。就拿朝贡这件事情来说，小国送点东西，我们就要几倍的送回去，看起来这有点吃亏，有点犯傻。但是别忘了，正是这种方式，才把我们的货币给推广出去。而且这些小国有了点钱，也都要买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算起来，我们都周边国家都维持着贸易顺差，要是再不多给一点。这些小国就破产了。”

王永江笑道：“以我来看，西方人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不然他们也不会爆发欧战了，而照着这个趋势下去，西方可能还要爆发战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场。但是如此好战，早晚会消耗掉他们的国力，西方领先世界不过一两百年，所仰赖的还是工业化而已，只要其他国家也学会了这一点。西方早晚会败落。”

“岷源先生，您就这么有信心么？”

“有人先知先觉。有人后知后觉，也有部分人不知不觉。其实从中国开始统一，开始发展工业化之后，这个大势已经确定下来。”

张廷兰对于中国也充满了信心，毕竟君临天下几千年，偶然打了一个盹，让一帮宵小跑到了前面。就仿佛一个连续考了几年第一的学生，突然生病休学，等到回到学校之后，再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学习，肯定还会赶上来的。

“岷源先生，我对未来，也是信心十足，不过此时还是西方占据着绝对优势，我们还要一步步的挖掉西方的墙角才成。”

“没错，你要搞得亚非拉论坛，就相当不错，已经有不少小国的政党和团体到了国内，陆陆续续已经有三十几个了，另外还有一些正在路上。”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瞪圆了眼睛，吃惊的问道：“怎么会有这么多啊，

我估计能有十几个就算不错了。”

王永江哈哈大笑：“拙言，你太低估中国的影响力了，就拿周边的藩属国来说，安南，缅甸，尼泊尔，老挝，琉球，朝鲜，吕宋等地全都有代表前来，诸如印度，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国也都有人，另外非洲也有不少，拉美的古巴，哥伦比亚，秘鲁等国也都有代表，甚至日本还派了一个代表团过来。”

张廷兰听着王永江的介绍，也不住的点头，这世上苦大仇深的小国太多了，基本上都沦为了西方的殖民地，要是能有一个寻求独立的机会，他们肯定会不遗余力的。

这些年中国从一个公共殖民地，跃升为基本独立统一的国家，对于这些地区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就像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了东亚的仰望，可是中国比起日本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各国受到的鼓舞也更大。

凭着中国的块头，如果世界召开一个丐帮大会，排除了几个列强这种高富帅之后，庞大的中国就是天然的盟主帮主，因此这些地区的各种民族独立组织，抵抗运动的代表，纷纷前来中国。

其实也也算是一个世界的趋势，就拿苏联人来说，他们还没有摆脱内战，就搞了第三国际，拉拢世界上的各种力量。这对于苏联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中，大量的世界精英，都把苏联当成了人类的希望，各殖民地纷纷前往莫斯科取经，为苏联扩大影响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在二战之后，能迅速形成一个东方阵营，也和这种苦心经营有着重要的关系。不过苏联人也犯了严重错误，就是国度追求对这些小国的控制，结果引来了逆反，而且简单粗暴的作风，也败坏了大好局面。

张廷兰现在提议要搞这个论坛，其实就是在抢苏联人的饭碗，世界上能领导民族独立的，不只有苏联，还有中国，不必都去莫斯科，也可以来北京！

当然搞这种事情，是遭人恨的，但是不搞又不成，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就必将会挑战现有的世界格局，不管你怎么隐藏，中国的体量摆在那里，这是怎么都避不开的。不过该如何操作，就非常有学问了，要是向苏联一样，惹得西方列强联手制裁，那可就不好了。

因此张廷兰在操作议题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提武力抗争，而是以合作和尊重作为论坛的主题。

在26年4月20日，论坛正式开幕，而在开幕式上，面对着上百位世界各地的代表，张廷兰作为论坛的发起人，首先发表了讲话。

“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中国人常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们能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这个论坛，我本人，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都表示十分的感谢。

为什么要召开这个论坛，很显然就是希望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能够坐在一起想办法，解决眼前的难题，寻求共同发展。世界在不断的变化，旧式以掠夺为主的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人人唾弃的东西。我相信不管是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东方，还是信奉人生而平等的西方，都不愿意看到这种人奴役人的情况。

对于各国遭受的苦难，中国感同身受，而且直到如今，中国的部分领

土，还在列强手中，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寻求独立自主，建立民族国家，是几乎所有人的愿望，在这里我想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提出一点看法。

和平，开放，自由，平等，这四点应该是新型世界关系的核心精神。和平就是要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手段，各国，各地区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秉承民族自决的原则，建立起独立的国家。

在经济发展上面，各国要保持开放和自由的态度，打破殖民主义构成的一个个樊笼，让商品能够自由流通，世界各国充分竞争，发挥各地国家和地区的优势，共同实现富裕和繁荣……”

张廷兰搞这个亚非拉论坛，其实很受世界各国的瞩目，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想要对殖民主义宣战，就像苏联人搞得那样。欧美各国全都凑到了一起，磨刀霍霍，想要对中国下手。

可是等待着张廷兰的讲话流传出来之后，大家才发觉似乎有点判断错误了，尤其是美国人，看到了这份讲话之后，简直是心有戚戚焉。

这不正是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面提出的主张么，打破殖民主义樊笼，推行自由主义，正遂了美国人的心愿。要知道现在英法等国通过殖民控制，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相对封闭的贸易体系，美国人空有庞大的产能，而没法把商品销售到全球。

要是按照张廷兰的这个理念，对美国人是最有利的，欧美之间还没有形成联盟，就瞬间瓦解于无形，甚至美国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称赞这种和平开放的主张。甚至美国政府也准备打着这种旗号，对各地区施加影响，建立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秩序。

当然任何政治都是肮脏的，张廷兰在表面上冠冕堂皇，但是背后却全然不是如此，谁也不会相信，喊几句口号，就能让英法等国放弃殖民利益。

不过天朝上国做事情总要讲究一点品位，讲究含蓄。在论坛期间，中方安排各国代表参观工厂，学校，码头，见识中国的工业建设成就。

尤其是张廷兰还安排他们参观了伞兵作战，刚刚在西南一显身手，这次又在拿了出来，而且还安排了运输机空投了两辆小型装甲车。当装甲车落地之后，迅速开动起来，各色皮肤的代表，全都由衷的鼓掌喝彩。

其中有些人的眼睛都瞪圆了，老天！中国有这么强大的武力了，看来完全可以让中国人帮着建立军队啊，然后打回国内啊，有几位代表已经彻底下定了决心！

第七百六十七章一飞冲天

第一届亚非拉论坛一共进行了两个月左右，超过一百五十位各国代表前来参加，加上他们带来的随员，一共超过了一千人。

这段时间的老百姓也跟着涨了见识，洋人不光是高鼻梁蓝眼睛，还有不少像碳棒一样的黑人，穿着各式各样奇异的服装，让所有人大开眼界。

不过对于一些批评家来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这帮人来之前，甚至没有人听说过那个国家。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张廷兰想要搞得万国来朝的闹剧，请不来大国的领袖，就弄了一帮不知所谓的人来充数，白白浪费国家资源。

只是在论坛的最后，外交部长顾维钧发表了一篇和平共处宣言，核心就是阐发了中国的五项原则和倡议。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提出来之后，在所有代表之中，反响相当大，大家争相署名，这五项原则，也作为大会的最重要成果，对外公布出去。

看到了这五项原则之后，英法等国也松了一口气，他们本以为中国要扛起国际反殖民主义的大旗呢，没想到竟然没有任何的强硬表示，或许中国只是想重温一下天朝上国的迷梦吧。

当然这些人不知道的是就在所有代表之中，已经有几个人秘密留在了中国，为了保密起见，他们被送到了保定。

原本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已经更名成了中国陆军士官学院，规模也扩大了好几倍。仅次于奉天讲武堂，西南西北的那些草头王都在这里面接受军事教育。

这一天军校迎来了一群新客人，其中包括印度人钱德拉，越南的阮爱国，缅甸的巴莫博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负责人金九。

他们四个第一次来到了庄严肃穆的军校当中，吴凯杰负责带领他们参观了学校的食堂宿舍，还带着他们旁听了课程。看了各种训练。

巴莫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后来又到了法国波尔多大学，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是一位很有见识的人。军事力量不只是国家最顶尖科技的代表，而且军队的面貌，更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整体体现。

巴莫曾经在照片之中，见到过一身破烂棉袄的中国淮军。那根本不是现代化的军队，更是像是一群叫花子，当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巴莫甚至觉得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

可是这次来到中国之后，巴莫可是大受震撼，诚然中国整体还比不上西方的发达，但是一股昂扬向上的劲头。可是已经被一战打断了脊梁的英法之流没法比的。

就拿军校来说，反方面面的管理，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到处都是窗明几净，被子被叠成了整齐的豆腐块，每一样物品都要仔细的规范。

能把细节做到了这一点，可见军纪之严谨，到了什么地步，这样的军队战斗力绝对不能忽视。

“吴将军，窥一斑而见全貌。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希望能把缅甸的年轻人送过来，接受全面训练，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骨干。”

“巴莫博士，搞革命可是要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这些年，先后和俄

国。日本，英国作战，数以万计的将士捐躯沙场，你们能做好这个准备么？”
“没有问题。英国人压榨缅甸，所有人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只不过我们手里没有枪。实不相瞒，我曾经试图从日本得到援助，但是日本和英国沆瀣一气，他们根本不愿意真心帮助我们，现在中国就是缅甸唯一的希望了。”
说到这里，巴莫深深的鞠了一躬，而金九，钱德拉等人也都纷纷要求，送人过来接受培训。其中最激进的要数金九，这家伙甚至希望中国能够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然后由中国出兵，直接驱赶朝鲜半岛上面的日本军队，就像是当年万历皇帝那样。
对于他们过分的热情，吴凯杰只能连连摆手：“各位，你们说的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你们可以派遣二十名学员过来，接受最系统的军事化训练，至于下一步会如何，还要等上面的政策。”
这几个人一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但是至少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能帮助训练军官，就能提供资金和武器，有了这些之后，想办法推翻殖民统治也就有了希望。
而且中国这个态度实在是太重要了，作为亚洲大陆的天然中心，如果中国在背后力挺，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他们也就有了成功的希望。
这四个人之中，由于金九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就设在了中国，又有大量的朝鲜难民，因此很快就凑够了二十名优秀的年轻人，甚至金胖子还比较贪婪，要求中国方面能够多接收一些，最好能达到50人。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中国答应帮助培养35人，而他们的教官就是王大力，这个山东汉子当初在威海卫可是给了英国人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只不过英国有点怂，没撑多久。
王大力随后就进入了军校，接受更严格的训练，原本按照计划，是要把他们送到南洋，继续扩大在南洋的游击队规模。还没等送去呢，就接到了这个任务，王大力光荣的成为了朝鲜人的第一任教官。
其实抛开一些成见，一些朝鲜人还是相当疯狂的，他们训练格外的刻苦，而且对日本人也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王大力给他们制定的训练标准也十分严格，基本参照了特战队的方法。
随后越南，缅甸，印度等地的青年也都送了过来，为了应付这些人，军校甚至成立了专门的海外系。
这些年轻人都是最好的种子，以后西方殖民势力消退，这些人就是中国插手周边地区的工具。就在积极安插棋子的时候，又有好消息传了过来，下水将近一年的奉天号航母，终于完成了初步的训练计划，航母战斗群终于初步成军了。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张廷兰简直是欣喜若狂，第一时间到了旅顺，要亲自为第一只航母战斗群授予番号。
海军司令沈鸿烈等人也全都悉数到场，另外国防部长杨宇霆也跟了过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浓浓的笑容。
“沈司令，飞机和飞行员都训练怎么样了？”
“杨部长，这一年左右，我们一直抽调空军之中的精锐，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现在已经陆续有86位飞行员成功掌握了在飞机上的起降技术，已经能基本满足需要了。”
张廷兰一听，先是有点皱眉，这个速度有点超乎他的想象，不过随即又

把眉头舒展开了。此时的航母还相对初级，飞机也没有那么复杂，也不需要弹射器一类的东西，速度快点也可以理解。

“航母越快形成战斗力，我们对海洋就多了干涉能力，航母大显身手的时候不会远了。”

南洋张廷兰已经布局了多年，游击队也经过了充分的历练，只不过由于没有海上力量，张廷兰还不敢玩得太大，现在航母基本成军之后，张廷兰可就不再客气了。

在沈鸿烈的陪同之下，张廷兰和杨宇霆都登上了奉天号，在宽大的甲板上面，整齐的摆放着十几架作战飞机，这些飞机主要分成了三种型号，包括战斗机，鱼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

奉天号首任舰长陈季良热情的将张廷兰带到了一架战斗机的前面，笑着介绍道：“副总统，这是在去年最新推出的14式舰载战斗机，采用了全金属结构，机长7.55米，翼展11米，装备一台中德联合研制的650马力长白式发动机，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400公里，相比美日的舰载机，我们的优势十分明显。”

陈季良信誓旦旦的介绍道，其实自从奉天号出来之后，对于日本和美国的刺激都非常大，他们立刻加大了对航母的关注力度，只不过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他们的舰载机当然比不过早有多年准备的中国了。

“航程如何？”

一听张廷兰这么问，陈季良也急忙说道：“副总统果然是行家，14式唯一的问题就是航程太短，刚刚达到了1000公里，作战半径只有300公里左右。”

张廷兰一听，也微微点点头，这个距离他并不满意，不过作为刚刚成军的航母舰队，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不能苛责。

陈季良又带着张廷兰到了另一架飞机的前面，这架飞机比起14式战斗机，块头稍微大了一点，而且采用了新颖的下单翼布局，一下子就抓住了人的眼球。

陈季良十分得意的说道：“副总统，这可是咱们航母上面的一大宝贝，是王助设计局搞出来的舰载俯冲轰炸机，采用了全金属半硬壳结构，拥有相当出色的俯冲攻击性能，对付一般的军舰，堪称杀手锏！”

俯冲轰炸机由于投弹高度低，精度高，对于宛如沧海一粟的中小型军舰，有着致命的杀伤力，甚至对航母和战列舰也同样有着巨大的威胁。

历史上美国人在25年，装备了第一款舰载俯冲轰炸机，现在中国也拿出了同类型产品，而且看陈季良得意洋洋的神色，显然这种飞机相当成功，张廷兰也是极为高兴。

杨宇霆也是笑道：“既然这样，那不妨就演练一下吧，我们也好看看究竟有多厉害。”

第七百六十八章南洋大暴动

为了这次成军仪式，海军方面也费劲了心思，沈鸿烈很清楚，张廷兰是坚定的航母派，但是发展海军毕竟是烧钱的项目，要是不拿出真正的本事，很难说服内阁给投钱。

谁都十分清楚，王永江这个总理，比起唐绍仪要强势多了，张廷兰要是没有足够的理由，都别想过王永江那一关。因此海军上下都卯足了劲头，必须在今天一显身手。

陈季良亲自把飞行员王伟国叫了过来，对他严肃的说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在副总统和杨部长的面前，你可一定要给我争面子。咱们海军能不能多拿一些军费，就全看你的了！”

“舰长，你就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

王伟国信心十足的说道，他接触飞机也有四五年了，从最初在报纸上看到飞机的照片之后，他就顿时被吸引了，人竟然可以向鸟一样在天上飞行，简直就太美妙了。

从第一眼开始，王伟国就感到似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使命，这个小镇的少年一个人独自来到了奉天，最初两个月只能在工厂打零工。积攒的工钱除了吃饭之外，就是购买一些有关飞机的资料，图片，模型。

他认字不多，但是偏偏看到有关飞机的东西，就格外的灵透，似乎福至心灵，什么都能理解一般。在参加一次飞行表演的时候，他主动给飞行俱乐部做义工，从此他就正式的接触到了飞机。

在飞行俱乐部混了大半年，在这段时间里头，他得到了不少飞行员的指点，而且还亲自飞过几回。俱乐部的负责人第一次见到他驾驶飞机，顿时吓了一跳。还以为是个老鸟呢，等他下来的时候，稍微一交谈，这个负责人才惊讶的发现，这个年轻人对于飞行有着超乎正常的感觉。

天赋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个负责人决定好好栽培一下王伟国。针对他文化基础薄弱的问题，特别给他加强了补习，还带着他结识了几个真正参加过战斗的飞行员，平时一有空。就去航校听一点课程。

半年多下来，王伟国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奉天航校，成为了那一届最优秀的学员。等到海军航空兵组建的时候，王伟国等一大批最优秀的飞行员都被抽调到了海军。

王伟国还清楚的记得。他是第二个驾驶着飞机，从航母上起飞的。那种感觉简直难以形容。可以说飞起来的一瞬间，他就清楚的感到，这就是未来海战的模式，让那些大炮巨舰都见鬼吧。无论是多么庞大威武的战列舰，全都不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航母的对手。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头，他们进行了高强度的训练。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在航母上面起降。奉天号就像是一条巨龙一样，渐渐的长出了鳞片和利爪，变得头角狰狞。

不过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鲜血淋淋。前后有三名飞行员在训练各种项目的时候丧命，那位第一个从航母起飞的飞行员也殉职了。作为一个时代的开拓者，牺牲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东西，只要这些牺牲值得就可以了。

14式俯冲轰炸机的发动机轰鸣着，一股强大的力道推动着这架飞机快速

在甲板上滑行，转眼就到了甲板的尽头。王伟国猛地一拉，良好的气动性能，让这架飞机轻松飞上了天空，像是利剑一般，快速的爬升，一直到了三千米左右的高度，然后向着预定的靶子飞了过去。

张廷兰和杨宇霆都站在了位于舰岛的指挥中心当中，用望远镜看着这架飞机升空。在起飞的那一瞬间，张廷兰突然觉得眼圈有些酸楚，就这么简单的轻轻一跃，就代表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终于走上了拥抱海洋的道路。

杨宇霆也是一圈，他自嘲的笑了笑：“拙言，这要是让别人看到咱们眼窝子这么浅，只怕会有笑话啊。”

“笑话就笑话吧，筚路蓝缕，到了今天，我们终于摆脱了被欺凌的命运，有了这玩意，以后就是咱们欺负别人了！”

就在张廷兰他们聊天之时，王伟国已经驾驶着飞机到了预定目标的上空，他操纵着飞机，快速向下俯冲，同时将减速板打开。

战机就像是从天而降的雄鹰一般，以几乎垂直的角度冲向了下面的靶舰。这就是俯冲轰炸机的厉害之处，毕竟在这个时代，根本没有精确攻击武器。轰炸基本上就靠着数量堆，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巧之外，还要有足够的运气。

要如果使用水平轰炸机，去攻击大海之上的军舰，基本上就等于买彩票中奖一样。可是俯冲轰炸机却能提供极大的准确性，几乎垂直的攻击，根本不用考虑炸弹本身的速度。

王伟国驾驶着飞机，快速冲到了一千米以下，九百米，八百米，终于到了训练的极限高度，他猛地投下了炸弹，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拉起。

450公斤的炸弹就像是笔直的剑一样，朝着下面的靶舰落了去，轰的一声，炸弹正好落在了靶舰的左舷上面，一声剧烈的爆炸，这艘老旧的邮船迅速被炸成了两段，沉入了海水之中。

王伟国驾驶着飞机，轻轻松松回到了航母的上空，安全了的降落下来。张廷兰兴冲冲的将王伟国交到了指挥部之中。

“陈舰长已经介绍过了，你很不错。”说着张廷兰从旁边秘书的手里接过了一枚勋章，亲手给王伟国挂在了胸前。

“这是第一枚海军金星勋章，奖励为海军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希望你以后能再接再厉，不只要把自己的本事练好了，还要交给更多的战友，你们是一个团队，只有合作，才能称雄海洋，战胜强大的对手。”

王伟国也没有想到竟然会得到了一枚勋章。要知道张廷兰对于勋章是相当小气的，没有特殊功勋，根本别想得到，很多将领都轻易捞不着一块。

当然之所以难以得到，也和勋章代表的权力有着特殊的关系，按照规定，拥有勋章的士兵，享受子女教育免费，政府特殊津贴。退伍之后，要优先解决就业问题。五十岁之后，政府要发放当地平均工资两倍的养老金，医疗全部免费。如果有意从政，可以优先分配到各级政府。

林林总总，如果得到了一枚勋章。基本上就是全家无忧，而且到了任何地方。面对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利。

王伟国能得到一枚，自然激动异常，不过他突然说道：“副总统，这枚勋章能不能给石凯？”

“为什么要让出去？”

“报告副总统，他是第一个从航母上起飞的飞行员，不过已经。已经殉职

了！”

张廷兰听到这话，点了点头，然后又看了看沈鸿烈，问道：“沈司令。在改造马肯森号的过程当中，前后有18位工人和技师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面，还有3名飞行员殉职，对于这些功臣，绝对不能忘记。就在当初旅顺的203高地，建造海军将士纪念碑，每一个为国家强盛，付出生命的人，永垂不朽！”

张廷兰的话，让这些海军将领都格外的振奋，甚至有人激动的热泪盈眶，那些逝去的英灵，终于能够得到了安慰。

看过了俯冲轰炸机之后，另外在军舰上还有一个机型，也就是鱼雷攻击机。不过由于技术问题，目前单翼的鱼雷机还没有搞出来，只能暂时使用双翼机，能够携带760千克的鱼雷。

虽然双翼机的速度较慢，但是如果能用战斗机吸引对方注意力，再进行超低空突防，对于大型军舰还是有着致命的杀伤力的，部队都在加紧演练各种战法。

张廷兰都看过之后，也是十分满意，从航母下来之后，就把沈鸿烈叫到了办公室之中。

“成章，说说吧，有什么需要的，我都尽力解决。”

沈鸿烈早就等着这句话呢，因此笑道：“副总统，说起来就是一个字。”

“钱！”张廷兰和杨宇霆不约而同的说了出来。

沈鸿烈笑着说道：“没错，我们的航母编队已经有了雏形，其中有两艘重巡洋舰，四艘轻巡洋舰，十艘驱逐舰，六艘潜艇，只有一艘油船。”

张廷兰听了之后，眉头紧皱，这个规模比起二战的航母特混编队，也差不了太多了，但是唯独在油船上面差的有点多。美国人一个特混编队有四五艘油船，中国航母编队就算不用跨越大洋，但是也应该有三艘邮轮才成。

“成章，我会拨下转款，建造油船，另外最好要设计大型补给舰，能够提供全面的补充。”

“那可是太好了！”沈鸿烈两眼冒光，张廷兰果然够大方，他又说道：“副总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舰载机，现在生产全金属飞机的速度有点慢，您看能不能向海军倾斜一下，放缓空军的换装进度。”

张廷兰一听，就看了一眼旁边的杨宇霆，杨宇霆急忙说道：“拙言，飞机生产的这块我是清楚的，从24年开始，我们陆续突破了全金属单翼机的技术关键，可开始批量生产。但是铝合金的生产速度严重滞后，因此飞机生产速度就不快。”

“嗯，说到底还是工业底子薄啊，不论是减弱空军，还是削减海军，都不是好办法，我会交代加大电解铝工厂的发展速度。”

“拙言，要发展电解铝，最好要守着水电站，因此我建议在吉林设一个厂子，需要的铝土矿从江西调运。”

“距离有点远，现在也只能如此，但是要在江西加大电力工厂的投入，争取早日让生产跟上来。”

说到这里，张廷兰也叹了一口气：“说实话，我觉得战争不会太远了，必须要做好准备才行。”

杨宇霆也微微点头，按照当初的计划，是希望能够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给工业打下基础，可是随着中国基本统一，对于整个国际战略的冲击也开始显现。

首先日本就受到了严重影响，自从关东大地震之后，这个岛国加速军国主义的脚步，将有限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军事上面，针对中国的意思非常明显。俄国也从内战之中，渐渐的恢复过来，尤其是在中国实行了一五计划之后，苏联也果断的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开始加速工业建设。

而且中国对于美英等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冲击，这些国家也都开始变换策略，有意无意的限制中国发展，同时扩大对日本的支持。

按照这个态势下去，中国的处境会越来越糟糕。张廷兰固然不愿意打仗，但是有些时候，难免战斗会找上自己，中国能做的只是抓紧强大自己而已。

从旅顺返回北京的专列上，杨宇霆突然找到了张廷兰，两个人默默对坐在车厢里头，杨宇霆率先说道："拙言，我们越强大，周边的压力就越大，早晚还会发生冲突。依我看与其坐等麻烦，不如主动出击，先打开一个缺口，同时也是震慑其他方面，让他们不敢乱动。"

张廷兰听了这话之后，闭目思考了半晌，终于点了点头！

……

马哈坎河是婆罗洲东部最重要的河流之一，沿岸盛产煤、石油、木材、藤条、橡胶和稻米。大轮通航96公里到田家垄，小轮可航400公里，直接将出产的物资运走，而河口三角洲的三马林达更是婆罗洲东部的重镇。

就在距离三马林达二十多公里，洛阿库卢就在昨天已经易主了，原本守卫在这里的三百多名荷兰殖民士兵全都被干掉了。

徐树铮率领着游击队攻下了这里，经过这些年的积累和发展，游击队核心士兵的数量超过了三千人，另外还有大量的民兵，已经拥有了相当的战斗力。

突袭洛阿库卢其实就是一场大战前的预演，徐树铮看了看周围的这些游击队的军官，对大家说道："国内刚刚传来了最高指示，授权我们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并且承诺将提供给我们一批重要武器，不过想要拿到这些武器，就要先占据一个港口，三马林达就是最好的选择，占领这里之后，我们将正式宣布建立独立国家，成立南华联邦，领导南洋华人，取得独立的地位。"

第七百六十九章人海战术

科林上校是三马林达的警备司令，他已经是一年之中，更换的第三位司令了，前两任都在围剿游击队的战斗之中丧命。

这些年游击队越来越狡诈，装备也越来越先进，荷兰殖民军队的优势也在直线下降，而且不只是华人，那些土著也加入了其中，这使得荷兰人疲于奔命。

科林自从上任以来，他已经放弃了剿杀游击队的行动，转而死死守卫三马林达，只要保住了这个河口城市，荷兰的殖民秩序就不至于崩溃。

可是天不遂人愿，就在他不断祈祷上帝保佑的时候，战争终于落到了他的头上，进入了7月份之后，婆罗洲越发的闷热，几乎让人都喘不过气来。

而在三马林达的外围，开始出现了三三两两的侦查队员，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民兵集结了过来，数量越来越多，这些民兵在距离城区五公里左右的位置，挖掘防御工事，构筑营地，一个营地挨着一个，形成了一个月牙形的包围圈，将三马林达给封锁起来。

到了7月10号，除了海路之外，三马林达路上的交通线已经全都被切断了。面对着数量惊人的民兵，科林也惊恐到了极点，他数次派遣士兵去攻击这些民兵，不过都被对方给打了回来。

在那些漆黑的印尼猴子中间，有一大批枪法精准，战术娴熟，远比荷兰人更加厉害的战士，每当荷兰人快要冲破防线的时候，就会遭到迎头痛击。在三次反击之中，科林一共损失了200多人。而他的全部兵力只有1200人到了这时候，科林只能拼命向殖民当局请求援助，同时玩了命一样，加强城区的防御工事，想要做一个缩头乌龟，用硬壳保护自己。

“总指挥，根据侦查。城中一共有1200名荷兰军队，另外还有2000左右的土著军警，不过这些人的战斗力几乎等于零。三马林达处在河口三角洲，无险可守，对我们来说，只有两个难点要解决。”

经过几年的历练，李珣已经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正对着沙盘侃侃而谈。

“第一个难点就是海路，我们没法封锁海上，这样就造成了荷兰守军可以源源不断的得到军火物资援助，甚至会有军舰协助他们作战。第二个麻烦就是三马林达有大量的火炮，数量至少在50门以上。”

徐树铮一听，眉头也皱了起来：“他们才一千多人。怎么会装备这么多的火炮？”

“总指挥，这些火炮多数都是几十年的老东西，很多都是前膛炮，青铜炮。虽然射程有限，但是对付步兵还是足够了。”

作为昔日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还是有点底子的，当初为了保卫三马林达，荷兰人就修筑了大量的炮台，装备了几十门大口径的老式青铜炮，其中以24磅炮20门。32磅炮8门，此外也有少量的现代化火炮。

徐树铮听到了这里，也是微微皱眉头，要是有强大的炮兵，自然不会在乎这些，可是问题是他们手上根本没有足够的攻坚武器。

潜艇能送过来的物资有限，大口径火炮根本没法运过来，游击队之中装备的最有威力的就是120毫米迫击炮。这是由奉天兵工厂在1923年研制出来的型号，最大射程达到5300米，而重量只有180千克，射速是每分钟15发。

具有相当出众的杀伤力，而且机动灵活。
这种迫击炮自从到了游击队的手中之后，就发挥了惊人的威力，一般荷兰人的据点只要挨上一炮，就彻底废了，深受士兵喜爱。
但是指着迫击炮去攻坚，还是太困难了，徐树铮在地上转了几圈，渐渐的在脑中形成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慈不掌兵，看来只有用人海战术了！”
徐树铮想到了这里之后，立刻果断下达命令，将所有的土著民兵都集中起来。这些年之中，游击队早期也吸收了一些土著。但是大家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土著士兵笨的要死，无论是怎么训练，都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这帮家伙遇到战斗，往往最先崩溃，但是抢胜利品却冲在了最前头，一旦被逮捕了，那就更麻烦了，他们几乎有什么就说什么。
熟悉了土著人的贪鄙胆怯，而又自大张狂的德行之后，徐树铮果断的将他们都编入了后勤队伍，根本不给上前线的机会。
不过这次和以往不一样，徐树铮将大量的土著民兵集中起来，在他们的面前，还准备了最好的鸦片烟土。
“你们都听着，三马林达是东婆罗洲最大的城市，里面有无数的财富，有大量的女人，只要冲进去，这些东西都是你们的，我们分文不要。如果不敢冲锋，会有什么下场，你们都清清楚楚，你们是想像一个英雄一样战斗，还是想承受可怕的后果，自己选择吧。”
一听徐树铮的话，这些土著全都两腿发软，他们可是领教过这些中国人的厉害，整起人来，简直花样层出不穷，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还是老老实实听话吧，况且又有鸦片，还有金钱，更可能有女人，这些对他们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些人美美的抽饱了鸦片。
士兵们就驱逐着这些家伙，向着三马林达冲了上去。有了鸦片刺激，这些土著骨子里的凶戾和疯狂全都被激发出来，他们嗷嗷乱叫，向着城中冲了过去。
他们手中拿着火枪，挥动着大刀片，像是猴子一般，动作格外的迅速，上千人像是潮水一样，就涌了上去。
荷兰人得到了报告之后，也是把眼珠子都瞪圆了，科林亲自到了一线指挥，三个炮台，几十门大炮全都对准了这些家伙，炮弹在他们的队伍之中爆炸，这些土著被炸得四分五裂，肢体的残片，落得地上到处都是。
嗷嗷……
战场上怪叫连连，这根本就是一边倒的屠杀，不到一个小时，这一千左右的土著就被屠杀干净，他们甚至没有冲到一百米以内，就全都被荷兰人的炮火和子弹打成了碎片。
松软的三角洲地形，被炮弹炸出了一个个巨大的深坑，每一个深坑很快就汇集了大量的血水，甚至还有人体的零件，飘在上面，看起来就像是屠宰场一般，透着血腥和恐怖。
徐树铮对这些倒是一点都不在乎，他布置了攻击之后，就回到了指挥部当中，和张洪刚一起下棋。
“将军！你又输了一场啊。”
张洪刚也是一脸的惭愧：“总指挥，您棋艺如神，就别拿我们开心了，输的都快没脾气了。”
“棋艺是可以学的，关键是你用不用心，就像李珣，现在就能和我周旋一

段时间了。”

正说话间，李珣突然跑了过来：“总指挥，那些土著全都消耗光了。”

徐树铮的眉头挑了挑：“知道了，真是一帮饭桶，我还以为他们能多撑一段时间。再继续组织其他土著，冲击荷兰人阵地，如果人不够，就从周边抓捕，等到什么时候，荷兰人的火力减弱了，正规部队再一显身手。”

“总指挥，利用土著人打消耗战，我是不反对，只是我担心如果荷兰人能得到海上支援，只怕就算死了上万人，也未必能够拿下来。”

徐树铮摆了摆手：“不用担心，我估计已经有人帮着咱们把港口给封死了。”

“您是说国内出手了？”李珣顿时眼前露出了喜色。

他们能在南洋风生水起，全靠着国内的支持，要是中国能加大力度，这可是天大的喜讯。

“放心大胆的去干吧，总之荷兰人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明白！”

李珣兴冲冲的下去继续组织攻击了，一连五天，每天都有上千的土著民兵向着荷兰人的阵地冲过去。

对于这些多如牛毛的土著，荷兰人也憎恶到了极点，他们拼命的射击，将这些家伙全都干掉。在阵地前面，堆积了成片的尸体，由于天气过于炎热，这些尸体一天多就会腐烂变质，两三天左右，尸体上面就会生蛆。

白色的，肉呼呼的虫子，爬满了每一处，水洼，土包，腐烂的尸体露出斑驳的白骨，浓稠的臭气，让人稍微接近，就有种作呕的感觉。

随着降水，这些肮脏的东西会沿着河流，流向了三马林达，这座海港城市，几天之内，竟然被尸臭给笼罩了，成了地狱之城。

战场的残像，让人忍不住想起了当初西欧的血肉磨盘，那时候也是如此，人都被折磨成了麻木的野兽，可怕的一幕，再度上演。

面对这种局面，科林已经被气疯了，他每天都在咒骂，那些无耻的中国人，不敢和他们交战，竟然是用这种无耻的做法，简直可恶透顶！

除了骂中国人之外，他还在痛骂那些官僚，自从三马林达遭到围攻之后，急需各种物资的支援，尤其是弹药，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样下去，只怕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上校先生，好消息，从巴达维亚过来了三艘军火船，明天清晨就会驶入港口，而且还会送来一个营的士兵。”

听到了这个消息，科林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太好了，该死的中国人，你们会遭到上帝的惩罚的！”

就在荷兰人盼着援兵到来的时候，对于三马林达的攻势也到了最紧要的时候，通过几天的消耗，荷兰人已经筋疲力尽，徐树铮已经集中了1200名精锐的战士，做着做好的准备。

第七百七十章撤侨

入夜之后，一千多名士兵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攻坚小组，快速向着荷兰人的外围阵地冲过去。

这些士兵可远远不是土著的乌合之众能够比拟的，他们全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同时又在几年的游击战之中，百炼成钢。冲在最前面的小组快速接近荷兰人的外围阵地。

在荷兰人阵地外，有三道铁丝网，这些小东西给了土著人巨大的杀伤，他们被阻挡在了外面，有些人疯狂的用手撕扯，有人用枪托砸开，结果这些都无济于事，被荷兰人用机枪把他们全都扫到，铁丝网的尖刺上面，还挂着不少碎肉，散发着血腥的恶臭。

对于土著噩梦一般的铁丝网，在这些战士眼里，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将爆破筒塞在了铁丝网的下面。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铁丝网顷刻之间就被炸开了几个大洞，士兵们快速跟进。

爆炸声也彻底将荷兰人惊醒了，科林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亲自冲到了第一线来指挥，连续几天的战斗，虽然荷兰人没有死多少，但是一个个全都疲惫不堪，面对着凶猛的攻击，他们甚至又不少人在打瞌睡。

科林只能拼命的督战，大声的吆喝着："不要害怕，我们的援兵很快就到了，只要坚持过这晚，一切都会好的，打起精神来，我们是伟大的海上马车夫，不会向懦弱的小丑屈服的。"

所有荷兰人勉强打起了精神，那些老旧的青铜炮也再度发威，弹丸不断在士兵中间爆炸。越来越多的士兵死在了炮击之下。

透过火光，科林清楚的看到了对方的残像，他忍不住猖狂的笑道："他们没有大炮，还想攻击我们，简直实在是做梦，我要送你们去见上帝。"

就在科林狂叫的时候，突然在荷兰人的炮台上面，响起了一声闷响。紧接着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一团几十米的火光，从阵地上涌了起来，宛如小太阳一般。

这声突如其来的爆炸，将所有荷兰人都惊呆了，临近的人耳朵都是嗡嗡之声，甚至被震出了鲜血。

科林也是大惊失色。原来一门老旧的青铜炮发生了炸膛事故，粗大的炮管全都被炸成了碎片，周围的士兵一个没有跑掉，全都被炸得血肉模糊，靠的最近的炮兵甚至直接凭空消失了。

更加要命的是这些老式火炮需要发射药将炮弹推出去，结果一门火炮爆炸之后，周边的发射药也被引爆。紧接着那些炮弹也都跟着爆炸。致命的殉爆轻松毁掉了一座炮台，三十几名炮兵全都被炸死了。

其实如果荷兰人能够好好维护一下，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问题上平时疏于备战，这些老旧的火炮都到了一个极限，这几天又频频使用，不出问题才怪呢，一个炮台几乎被废掉，荷兰人的火力顿时为之一挫。

正在指挥的李珣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他也是喜出望外。立刻集中了四门迫击炮，向着荷兰人猛烈打击下去。

失去了大炮的掩护，120迫击炮对这些荷兰人有着致命的杀伤力，炮弹像是冰雹一般，落在了他们的头上，硝烟弥漫，打得这些荷兰人抬不起头来。

"冲啊！"

李珣带头领着士兵向荷兰人冲了过来，科林也注意到了这边岌岌可危。急忙带着人冲了过来，想要堵住缺口。

结果就在冲过来的时候，一发炮弹在科林的身边爆炸，一枚弹片贴着他的肩头划了过去。顿时一块半斤多重的肉被削了下来。顷刻之间血流如注，科林几乎疼晕过去。

一见长官受伤，那些荷兰士兵也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急忙带着科林，快速的逃回城中的指挥部。

军医急忙过来包扎处理，剧烈的疼痛让科林几乎晕过去，他的脑门上面全都是豆大的汗珠，胳膊上的肌肉不受控制的颤抖。

就在他刚刚包扎完毕的之后，突然手下人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几乎用哭腔说着：“报告长官，外围阵地失守了！”

“什么！”科林猛地一拍桌子，肩头的剧痛又让他有些眩晕：“快，让所有人都撤到城里头，围绕着指挥部设防，只要能坚持到明天，我们就有救了！”

士兵急忙去传达命令，科林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这些该死的援兵，怎么还不赶过来，只要军火和援兵送过来，他们就用害怕这些游击队了，而且还可以用舰炮支援他的战斗，这样胜算就更多。

就在科林焦急的期盼之中，一共五艘荷兰船只正在向三马林达赶过来，其中有两艘老式铁甲舰，中间是两艘军火船和一艘运兵船，满载着一个营的荷兰士兵，前来援救三马林达。

这几年游击队不间断的骚扰，已经严重消耗了荷兰人的精力，一个只有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竟然在万里之遥控制着一个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彻底没落的荷兰。

就算明知道三马林达岌岌可危，荷兰人的援兵也是姗姗来迟，不过好在城市还没有失守，荷兰的指挥官送了一口气。他指挥着舰队，驶入了近海的浅水区，由于这里是河口三角洲，有大量的泥沙淤积，因此进入港口要十分小心。

渐渐的距离港口越来越近，可是突然之间，从水底爆发出一声巨响，行驶在最前面的额船只被一股巨大的力道送出了水面足足两三米，然后又重重的摔在了海面上。

老旧的铁甲舰哪能经受得起这种折腾，落在水面上就已经散架子了，海水从破损的船底快速涌入，这艘军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去。

后续的四艘船根本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见到军舰沉没，无数的士兵在水中求救。有一艘船只正要过去救援，水底又一声巨响，这艘货船还比不过铁甲舰，直接被炸开了一个四五米的大洞，瞬间就侧倾，船上的军火也被引燃，惨烈的爆炸声响起，这艘船只被炸得四分五裂，好像是水上的棺材一样。

两艘军舰被干掉了，荷兰人也终于清醒过来，水下又古怪，他们只能争先恐后的向后撤。可是忙中出错，那艘运兵船又偏离了原来的位置，又引爆了一枚水雷，这艘运兵船也被炸沉，上面一个营的荷兰士兵也都掉到了海里，成了大多数都成了鲨鱼的美餐。

能干出这种事情的，自然就是中国的潜艇，几次布雷行动，都获得了成功，海军也尝到了甜头，因此加大了对水雷的研制力度，除了磁性水雷之后，又研制出了水压水雷。和磁性水雷一样，只要仍在港口的水底，有军舰

经过，引起水压变化，就会被触发爆炸。

这次荷兰人终于享受到了这个最新的成功，五艘舰船损失了三艘，可谓是损失惨重，负责指挥的军官简直把胆子都给吓破了，再也不敢进港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援兵盼来了，结果还出了这种情况，简直把科林给吓傻了。就在这时候，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游击队抢占了城外的制高点，同时又缴获了几门大炮，他们立刻调转炮口，对着荷兰人的阵地进行了轰击。

荷兰士兵顿时被炸得死伤遍地，狼狈不堪，到了拂晓的时候，三马林达的主要城区都落入了游击队的手中，荷兰人只能困守在指挥部周围。

徐树铮也亲自进入了城中，这是来到南洋几年以来，攻陷的第一座城市，而且还是一个海港。有了港口，也就意味着以后能得到更多的物资，同时还能把婆罗洲的特产运出去，这样就能形成良性的循环，不用单纯指望着国内输血，这对于游击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转折点。

“报告总指挥，荷兰人已经被我们围住了，随时可以展开总攻。”

徐树铮看着一身硝烟的李珣，点了点头：“好，马上做好准备，在八点之前，要解决这些残兵败将。”

就在士兵们做着准备的时候，突然在科林的指挥部当中，挑出了一面白旗，荷兰人投降了！

看到了这一幕，士兵们先是吃惊，随后是大喜过望，他们也没有想到，荷兰人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当然对于西方人来讲，投降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科林也很坦然，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到了这个地步，除了投降，还能如何呢！

一场战斗因为科林的投降而提前结束，游击队终于抢占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港口，还缴获了大批的物资，不过这些都是次要的，他们终于能够光明正大的打出旗号了。

就在攻占三马林达之后，徐树铮等人正式发出了通电，宣布成立南中华自治联邦，同时宣布成立南华义勇军，旨在解放南洋被压迫的华人。

这个消息像是惊雷一样，打破了远东的宁静，明眼人都清楚，南洋华人能够建国，背后一定有中国的影子。

因此英国和荷兰第一时间气势汹汹的找到了外交部，要求中国给予答复，顾维钧显得客客气气，将两国大使请进了客厅，笑着对他们说道：“南洋的问题是荷兰的内政，我们不便于干涉，不过为了保证中国侨民的安全，正在南海训练的奉天号航母战斗群将即刻南下，前往婆罗洲，执行撤侨任务，还望英荷两国能够配合，”

第七百七十一章第一次亲密接触

蓝浦生是新任驻华大使，从22年开始，各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就发生了调整，德国人率先由公使升级成了大使，而美国也紧随其后，至于英法等国也都不得不随之升级。

只是升级的大使比起远远没有曾经的太上皇一般的公使威风，他们不得不学会平等的同这个东方大国打交道。

中国越发强势的作风，也这些老牌帝国相当不适应。蓝浦生一上来，就质疑中国在背后怂恿南洋华人独立，并且要求中国必须保证南洋的和平。

对此顾维钧只是淡淡一笑：“两位大使，我首先要澄清一点，中国政府对于南洋华人的独立运动，是保持赞赏态度，但是绝对没有任何的支持。在此我必须说清楚，在距今一千多年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下南洋谋生，明朝有过郑和起下西洋，更是带去了大量的中国移民。在那个时候，欧洲还是黑暗的中世纪，你们根本没有涉足南洋。中国人到了南洋之后，并没有选择征服和屠杀，而是同当地居民一道，共同开发南洋，南洋的繁荣和昌盛，有着中国人的勤劳和汗水。

作为南洋的主人之一，华人理应享受到和平生存的权力，但是随着殖民势力的入侵，控制了南洋地区，并且多次挑起排华事件，大量的华人华侨遇害，成千上万的屠杀，不可计数。在这个问题上，荷属东印度首当其冲，行为相当恶劣，中国外交部已经多次提出抗议。荷兰政府的不作为让人感到惊讶和愤怒。”

荷兰大使贝尔本来是想拉着英国人，一同给中国好看，哪知道来到之后，竟然被顾维钧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一顿，他气得脸红脖子粗，正想要争辩，顾维钧摆了摆手。

“大使先生，让我把话说完。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官逼民反，南洋的起义，归根到底是荷兰殖民当局错误的政策造成的，荷兰政府应该首先反省自己，而不是去埋怨别人，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态度。”

贝尔憋得脸蛋通红。一听顾维钧说完，就大声的说道：“外长先生，请您不要转移话题，南洋部分华人，打着独立的旗号，发动叛乱，他们宣布建立南中华联邦。很明显他们使用了中华的字样，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么？”

顾维钧一听顿时哈哈大笑：“大使先生，你们不也是自称荷属东印度么，难道你们的殖民地和印度有什么关系么？要是按照你的逻辑，印度支那半岛是不是还要分给我们一半？”

顾维钧一句话把贝尔给问住了，光凭一个名字，就让中国就范，那是痴心妄想。

贝尔一时找不出什么说辞，蓝浦生急忙帮腔：“外长先生，您这是在混淆概念。之所以叫荷属东印度，是因为曾经有东印度公司，而且印度也是因为西方大航海时代的习惯而已。”

“南洋一千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中国的影响，借用中华的字眼，也没有什么区别，要知道我们的习惯，可要比你们早一千多年。”

一旦摆出历史。西方人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蓝浦生和贝尔也不愿意和顾维钧掰扯了，贝尔沉着脸说道：“外长先生，既然中国和南洋的华人没关系。

那么我们将采取最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彻底解决叛乱分子，还请你们不要干涉。”

蓝浦生也笑着说道：“没错，我对贵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当的赞赏，可不能毁了自己的承诺啊！”

蓝浦生阴森森的话，似乎要把顾维钧逼到墙角上，顾维钧也没有什么害怕，笑着说道：“我们当然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但是我要提醒贝尔大使，在南洋除了有归化外籍的华人，还有大量的华侨，他们的国籍可是中国的。对于南洋出现的战局，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保护侨民。”

一听这话，贝尔的眼睛就瞪圆了，护侨两个字可不是随便说的，近代以来，不少战争和争端都是因为这两个字引起的，护侨就意味着出兵，出兵就意味着战斗，难道是中国要插手南洋？

就连蓝浦生脸色都变了，自从中国基本统一以来，英国人就战战兢兢，两国之间还有一个香港没有解决，要是中国准备对南洋下手，只怕远东格局又要改写了！

“外长先生，我希望您能好好考虑一下中国的策略。”

顾维钧微微一笑：“大使先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保护自己的公民天经地义，不过你们大可以放心，中国失守规矩的，我们会事先通报派出的军舰情况，绝对不能采取战争手段。但是我也提醒荷兰方面，一定要好好保护中国侨民，如果一旦出现什么差错，民怨沸腾，我们也不好处理了！”

顾维钧最后一句话可是意味深长，中国人不会挑事，但是惹到我们了，也不会怕是。这可是**裸的警告，贝尔心中顿时也涌出一股凉气。

现在的中国和以前可大不一样了，这份警告可以说是掷地有声，荷兰人也不能不害怕。

恍恍惚惚的离开了外交部，贝尔立刻向国内报告了情况，请求国内的指示，而顾维钧也把会谈的情况报告给了张廷兰。

自从上次从旅顺离开之后，奉天号航母经过简单的维护之后，立刻前往南海，展开第一次远洋训练。当然这种训练不是平白无故进行的，练兵只是一个目的而已，更重要的是要给南洋的起义压阵。

随着工业的发展，实力的增强，中国也面对着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对外日，俄，英等国越来越提防中国。对内工业发展，资源缺口越来越大，中国虽然有广袤的土地。但是唯独缺少石油资源。

张廷兰虽然知道有大庆，胜利，新疆等油田，但是这些油田或是太深，或是地质复杂，都不是现在能够开采的。但是石油的缺口却与日俱增，每年都要拿出巨资，从美国买入大量的石油。绝对是一种浪费。

想要打破这个困境，就要向外扩张，最好的方向就是荷属东印度！荷兰是一个过气的国家，实力有限，而且荷属东印度有大量的石油。石油年产量在五百万吨左右，光是婆罗洲就要一百五十万吨。

而中国的石油消费量才不过一百二十万吨而已！更何况婆罗洲除了有石油，还有橡胶。正是考虑了方方面面。张廷兰才决定在南洋放手一搏，不仅支持建国，并且把仅有的一个航母战斗群给派了出去。

就在南中华联邦宣布建国的第三天，荷兰殖民当局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发誓要剿灭叛乱分子。

当荷兰人发表了声明之后，中国也紧随其后，表示对南洋战事的遗憾。

并且表示为了避免人道主义危机，中国将派遣奉天号航母南下。身在南洋的华侨，如果认为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可以得到海军的帮助，撤回国内。

这份声明发表之后，中国方面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就在广州港，中国一共集中了八艘大型客轮，两艘万吨级油轮，一艘用邮船改装的补给船。上面装满了粮食和饮用水。

十一艘船只在两艘驱逐舰的护卫之下，缓缓离开了广州港，按照计划，船队南下之后，将和训练之中的奉天号航母战斗群汇合，然后一同南下。

就在船队正式开始集结的时候，中国舆论再度沸腾起来，多少年以来。华人在海外屡屡受到屠杀，百年的屈辱史，上面全是血和泪。

不过当时的中国都被列强踏在了脚下，更遑论去管这些海外游子。如今到了新时代，中国也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她的子民了。

庞大的船队集结起来，准备出发的时候，无数的民众手持着五色旗，出现在了码头上面。其中也有不少南洋过来的华商，当他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

当初海外华人毁家纾难，推动国内革命，不就是盼着祖国能够强盛起来，他们这些海外游子能够活得更有尊严。终于看到了这一幕，有几个老华侨甚至跪倒在了码头上面，痛哭流涕，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船队在万众瞩目当中，缓缓离开港口，载着国内民众的祝福和记挂，快速南下。当船队到了西沙海域的时候，早就在这里集结的奉天号航母战斗群也终于加入了进来。

随船记者终于第一次看到了中国的航母战斗群的全貌，对于航母，中国报道一直不多，这些记者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庞然大物的压力。

航母编队采用椭圆阵型，将近四万吨的奉天号处在了中间的位置，两旁有哈尔滨号和吉林号两艘重巡洋舰护卫，前后还各有两艘巡洋舰，还有十几艘驱逐舰环视在周围，在最后跟着两艘油船。

当然水下还有潜艇跟随，这些记者还并不知道，但是光是摆在海面上的这些，就足以震撼人的心灵了。

航母战斗群是有史以来，人类打造的最大型作战系统，威严煊赫的航母，更是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虽然眼下还是大炮巨舰的时代，但是初露狰狞的航母战斗群，也显示了强大的威慑。

航母战斗群和客船汇合之后，三十几艘船只，一同南下，这个威势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英国人也早就知道了中国海军南下，因此他们也调集了远东舰队的几艘船只，前来监视中国海军。

对于逼近的英**舰，中国也没有什么客气，周边的这些护卫舰只能够轻而易举的挡住英**舰。英国人也只能远远的看着，没有任何办法。

又一个清晨来到，舰队的海军士兵，还有客轮上的记者，全都早早的登上了甲板，就在前面不远处就是曾母暗沙，中国的最南端！

就在去年，中国公布了新版地图，将南海基本上都圈入了中国的范围之中，领土的最南端，赫然标在了曾母暗沙。一个常年处在水下的二十米的暗礁，成了领土，的确需要很强大的想象能力。

不过中国海军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抗拒，本来南海就是我们的，想怎么划，就怎么划。要是一高兴，干脆把整个南洋都划进来。

水兵兴奋的指指点点，那些记者干脆架起了照相机，要把这个地方记录

下来。就在所有人都是兴奋异常的时候，突然外围的潜艇突然发来了电报。

当陈季良立看到了电报之后，立刻眉头皱了起来，根据电报描述，6至7艘英**舰正在向这边赶过来，其中有一艘战列舰。

得到了这个消息，陈季良立刻下令舰队做好战斗准备，在南洋的问题上，英国人和荷兰人是穿着一条裤子的，现在英**舰突然出现，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

“战机起飞，立刻拦截！”

陈季良一声令下，航母上的所有人员全都忙碌起来，战机从机库之中，升到了甲板上面，飞行员做好了准备，第一批一共两架侦察机起飞。

战机呼啸着升空，前去搜索英国舰队，这次英国人派过来的正是铁公爵号战列舰，自从上次中英战争之后，这艘战列舰就留在了远东，为的就是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当得知中国舰队南下之后，英国人为了显示作为南洋霸主的地位，也不得不派出了铁公爵号，来刷存在感。

威严的战列舰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头，骄傲的英国皇家海军根本没把中国的海军放在眼里，上一次失败是因为在中国内部，如果到了大洋之上，没有人能是皇家海军的对手。

英国舰队得意洋洋，想要让中国人好看，可是就在这时候，迎着朝阳，两架侦察机由北向南搜索，正好发现了下面的英国舰队。

这两架侦察机在英国人头上转了一圈，立刻向后方报告情况。不到半个小时，第一批八架飞机，四架战斗机，四架俯冲轰炸机就出现在了英国人的头上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发来了明码电报，要求英国人立刻停止靠近中国舰队的危险举动，双方保持在安全距离以外。

英国人肆无忌惮已经成为了习惯，哪里会愿意受到约束，铁公爵号依旧没有停下来。而此时王伟国驾驶的俯冲轰炸机猛地从云层冲了下来，飞机像是炮弹一样，直奔铁公爵号而来。

第七百七十二章庄严承诺

“该死，他们要做什么！”

一见中国的飞机，直扑铁公爵号，军舰上的英国海军全都吓傻了，英国虽然也有俯冲式轰炸机，但是他们的海军还没有这种演练。

14式俯冲轰炸机就像是一块陨石一样，以超乎正常的速度冲了下来，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军舰上的人甚至能够看到飞机上熠熠生辉的金属光彩，刺痛眼目。

“警戒，开火，拦住他！”

英**官疯狂的喊道，水兵们立刻做着准备，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都在迅速调整角度。不过这架飞机速度太快了，太超乎预料了，高射炮虽然响起，但是零星的炮声只能掩盖他们心中的恐惧，别的作用一点都没有。

英国水兵手上已经浸出了一层汗水，这是他们在日德兰大海战的时候，都没有过的一种恐惧感觉，甚至有点让人绝望。就在无数英国人的惊呼声中，王伟国的飞机已经到了1000米以下的高度，肌腹下面的炸弹已经清晰可见。

只要这枚炸弹落到头上，效果不亚于被战列舰的主炮直接轰击，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就在所有英国人都绝望的时候，这架飞机并没有投弹，而是猛地将战机拉起，潇洒的从铁公爵号的上空掠过去。

看到这一幕，军舰上所有的人全都长出了一口气，忍不住擦了擦头上的冷汗，英国的舰长也是惊魂未定，这恐怕是他从军以来，遇到的最意想不到的情况。

象征着大英帝国尊严的战列舰受到了威胁。这个威胁竟然来自中国，竟然来自航母，这两件事情在这之前，全都是天方夜谭一样，可是一瞬间却全都发生了，英国人简直没法接受。

当然不管他们接受不接受，事实都是如此，中国方面已经发来了无线电。要求英国舰队遵守规则，保持和中国舰队一百海里的距离，不要做出任何威胁挑衅的举动，不然中国就会采取果断的行动。

英军舰长气得暴跳如雷，面对着警告，足足破口大骂了五分钟，不过他终究没有勇气下令继续追击。只能向高层请求指示。

铁公爵号还没有看到中国舰队的影子，就被挡在了外面，这绝对是皇家海军的一个耻辱，英国人甚至有发起攻击的冲动。要用大炮巨舰，教训这些中国人。可是英国人还是在最后关头克制住了，毕竟这是中国和荷兰之间的事情，冒着和中国全面开战的后果。替荷兰人火中取栗，这可不是英国人的作风。

英国舰队被阻挡住了，王伟国他们驾驶着飞机返回了航母，这时候航母战斗群已经早已摆出了战斗姿态，和船队的距离早就已经拉开，所有的军舰都是剑拔弩张，进入了战备状态。

陈季良得到了报告之后，并没有松懈大意，他继续派遣飞机，轮番侦查。一个又一个的攻击小队出现在了英国舰队的上空。

航母战斗群自从组建以来。还没有经历过实战训练，这次成了大家最宝贵的经验，从起飞，到搜寻，再到攻击撤离，英国舰队成了免费的陪练，渐渐地中国飞行员乐此不疲。

可是这却苦了皇家海军，由于英国航母相对滞后。并没有意识到空中的威胁，准备也一点都不充足，因此每次遇到战机，都是手忙脚乱。惊恐不已。

终于英国人再也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了，只能灰溜溜的离开，返回新加坡的锚地。就这样中国庞大的舰队南下，一直穿过了爪哇海，向着巴达维亚驶去，沿途再也没有了英国人的骚扰。

在经历了将近两千海里的航程之后，中国舰队终于到了巴达维亚的外海。

而这个消息早已经在南洋华人之中爆炸开，所有人都争先恐后的购买报纸，当看到奉天号庞大的图片的之后，无数华侨瞬间落泪，大家只有一个心声：当年的郑和舰队又出现了！

尽管晚了点，但是大家还是等到了。其实自从南洋的游击队出现之后，各地的华人华侨态度不一，有人认为这是华人的希望，有人则是惊恐不安。

毕竟以往没有起义，华人都经常受到屠杀，现在有了起义，岂不是更给殖民当局制造借口么，他们肯定会采取行动。

果然如同预料的一样，荷兰殖民政府对各地的华人控制越来越严密，到处都有监视的眼睛，任何异常的举动，都会被举报，不断有军警过来检查。

华人华侨也都惊恐到了极点，他们将家产藏了起来，做好了随时逃命的准备，不过荷兰人始终极为克制，也仅仅把冲突限定在了婆罗洲，就算偶然有交火，他们也没有对普通华人下手。

大家很快也搞清楚了原因，正是中国政府严厉警告，才让荷兰人投鼠忌器，不敢向以往那样猖狂。直到此时，这些海外游子才对一个强大的祖国有了体会，他们也有了安全感。

可是就在不久之前，婆罗洲终于传来了消息，华人游击队攻占了三马林达，并且宣布建国，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的消息。

这意味着起义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只怕荷兰人肯定要采取强硬措施了。一瞬间华人聚集的爪哇岛山雨欲来，黑云压城，所有华人都惶恐不安，甚至有人已经准备赶快离开，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想要舍家撇业，还是有点太难了。

当各种流言蜚语到处都是，那些军警土著对华人越来越不怀好意，在他们看来，一场盛宴就要到了，荷兰殖民政府绝对不会再等下去了。

铲除这些富得流油的华人，他们的荷包全都能装的满满的，而且还能消除隐患，从巴达维亚开始，一直到整个南洋，上千万的华人，全都是最好的勒索对象，靠着抢劫，他们就能舒舒服服的活一辈子，这些卑贱的东西磨刀霍霍，盼着能够发一笔横财。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突然宣布派遣奉天号航母南下，这个消息像是惊雷一样，落在了荷兰人的头上。其实不用奉天号，光是两艘重巡洋舰就足以吓死荷兰人了，他们在远东最大的军舰也不过是一艘轻巡洋舰，怎么和庞大的航母战斗群抗衡！

他们已经做好了屠杀华人的准备，可是在最后关头，生生被吓住了。等到奉天号进入了爪哇海之后，这些荷兰人看到了庞大的舰队，全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幸亏没有采取行动，不然他们就完蛋了，这么庞大的一个舰队，足以将荷兰的这点破烂全都送到海底。

中国人何时有了这么庞大的舰队，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海上强国？这些荷兰人是既害怕，又疑惑。

不过相比他们，早就沸腾起来的华人华侨，什么都不管了，他们兴高采烈的到了港口之上，人山人海，一个挨着一个，就仿佛过年了一般。

不管是老人和孩子，全都挥舞着一面五色旗，当看到了奉天号庞大的身影之时，这些人终于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万岁，万岁！”

舰队徐徐靠岸，一艘艘崭新的军舰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中国的航母战斗群刚刚组建，其中舰龄最大的，还不到五年，就算是改造过来的奉天号，也是崭新无比，这些庞大的军舰，就是底气，就是尊严。

当看到了这个舰队之后，所有华人都不自觉的挺直了胸膛，有了这么强大的舰队，哪里还用担心那些卑贱的土著！

一个年老的华侨拉着小孙子的手，指着军舰上飘扬的旗帜，泣不成声。

“孩子，看见没有，今后凡是有这面旗帜的地方，咱们都能都能安心了。你们是有福的人啊，再也不用受欺负了。”

当船舷上面，站满了一身雪白制服的水兵，他们向所有华人庄严敬礼的时候，整个港口瞬间都被欢呼声和哭泣声笼罩住了，泪眼模糊了所有人的视线，心中的憋屈和苦闷全都释放出来。

陈季良首先按照规矩，同荷兰当局进行了联系，随后又邀请了一些华人代表登上了奉天号。

一艘航母，本身就是一个震撼，踏上了宽大的甲板，任何人都会有种渺小的感觉，人类竟然能造出这么庞大的战舰，简直是一个奇迹。

二十几位华人代表，全都被强烈的视觉冲击惊呆了，互相介绍之后，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人，颤颤巍巍，到了舰桥下面，将手杖扔在了甲板上，匍匐在地，对着飘扬的五色旗，痛哭流涕，就像是一个孩子一般，其他人也都跟着泪洒衣襟。

陈季良也是急忙走了过来，将这些海外的赤子搀扶起来，然后对大家说道：“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不晚，不晚！”黄岳山老人拉住了陈季良的手，老泪纵横：“陈司令，这些年我天天在梦里盼着这一天，十多年前，我的两个孙子跟着革命党回国了，老头子不是不知道危险，可是祖国不强盛，没有人把你当人看啊，我们总算是等到了这么一天了，死也可以瞑目了。”

“海外华人对国家贡献有目共睹，你们放心，从现在开始，国家强大的武力，永远都是你们最可靠的后盾，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我可以告诉大家，副总统已经授权，如果爪哇岛等地出现人道主义危机，我们将采取军事行动，华侨的安全，不容侵犯！”

第七百七十三章大力援助

陈季良好言安抚了这些华侨代表，然后让士兵安排他们参观军舰，进行一些交流，而陈季良则是回到了舰长室，在里面有两个人早就等在了这里。

“陈先生远路而来，辛苦了。”

陈六使急忙笑道：“不辛苦，不辛苦啊，这辈子能登上这么大的一艘战舰，什么都值了。南洋多少年都没见过中国的军舰了，说实话，自从看到迎风飘扬的五色旗，眼泪就止不住了！”

一旁的陈济民得意的笑道：“六叔，你要是羡慕，不如和我一起投军吧，我可是在奉天号上面正式服役半年了。”

陈六使苦笑着摇了摇头：“我要是再年轻十岁，不管大哥同意不同意，我都要从军，不过现在可不行了，就盼着你们能够报效国家了。”

陈济民自从上次陪着陈嘉庚到了奉天之后，就一直留在了奉天。按照他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参加南洋游击队，一起回来打天下。不过这个要求被张廷兰给拒绝了，毕竟陈嘉庚把儿子托付过来，总不能让他去冒险。

而且张廷兰还希望陈嘉庚不要过早的暴露出来，还要让他帮着摸清南洋的情况，因此陈济民就被安置到了海军之中，经过几年的学习，陈济民进步飞快，已经成了新一代额海军军官，并且被安排到了奉天号上实习。

这次舰队南下，要执行撤侨任务，就要搞清楚南洋的情况，陈嘉庚一时抽不开身，就让他的六弟陈六使赶过来。向陈季良报告情况。

寒暄几句之后，陈六使主动问道：“陈司令，这次国内是什么意思啊，南洋会不会有大的变动，会不会再出现排华的事情？”

面对陈六使，也不用有什么隐瞒，陈季良笑着说道：“排华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但是我可以保证。只要有屠杀华侨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宣战，这次奉天号南下，就是给荷兰，甚至英国看的，我们有远洋作战能力，要是敢对华侨下手。我们绝不客气。”

“好！”陈六使兴奋的拍了拍手：“太好了，多少年我们都战战兢兢的，现在国内有了这个态度，我们就都放心了。”

陈季良也笑道：“保护海外利益，就是海军的使命。不过这次起义对华人还是会有冲击的，婆罗洲是南洋的心脏，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势力不会轻易放弃。这场战斗不会轻易结束。拖延的时间越久，对于华人的冲击就越大，殖民政府就算不杀人，也会大肆排查的。”

陈六使点了点头：“没错，自从出现暴动，就有人不断地检查我们的产业，大哥已经将部分产业处理掉，把资金向国内转移。”

“这次国内的意思如果愿意撤走的华侨，可以随着船队撤离，尤其是商人。想要撤回国内，我们会提供投资便利。如果一时走不了，就要到我们的办事处去登记，政府需要掌握所有侨民的信息，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大家安全。”

“应该的，我看不止巴达维亚要设立，最好在新加坡也要设立，英国人也不是好东西。说不定使出什么手段。”

陈季良点点头：“这次政府决心很大，副总统已经亲自成立了领导小组，一定会确保华侨安全。不过副总统也交代了，这次护侨撤侨行动。一定要有针对性，可不能在香蕉人身上浪费资源。”

“香蕉人？”陈六使一时还没有想明白，一旁的陈济民笑道：“六叔，就是黄皮白心的家伙吧。这些年以来，也有不少华人都背弃了祖宗，投靠了殖民政府，放弃了中国国籍，改信了基督教。一见到西方人就弯腰屈膝，一见到华人就疾言厉色，甚至以黄皮肤黑眼睛为耻，这种数典忘祖的畜生，必须让他们尝到苦果。”

海外华人虽然和国内同根同源，但是就像是汉奸往往会更加凶残，因为他们要用这种残酷，来掩盖内心的卑劣一样。那些彻底西化的华人，面对中国，甚至比起西方人，还要狠辣，就比如后世的李家坡，虽然有九成以上的华人，但是那对父死子继的无耻独裁者，却频频出来恶心中国。

其实他们比起西方人还不愿意看到中国强盛起来，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数典忘祖，改头换面，一心投到西方门下，充当走狗。可是转过头一看，曾经被踩在脚下的中国又崛起了，他们能不歇斯底里么！

敢情这些年的屈膝竟然投靠了一个正在没落的主子，以前根本看不上眼，被他们彻底抛弃的亲戚，却在这一刻开始逆袭了，这种打击是谁都受不了的。

虽然此时还和后世有点差别，香蕉人的数量还是非常少，但是也不能不防，要是把这些家伙弄回了国内，搞不好就会给西方人充当间谍走狗。

陈六使也叹了一口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良莠不齐，不过根据我的观察，第一代，第二代的移民情况还好，可是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非常糟糕了，有的人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好的前程，甚至从一开始就教授英文，送到欧洲去学习，满脑子都是西方人的念头，和我们除了长得一样，其他都不一样了。”

“陈先生，你熟悉情况，最好帮我们排查一下，把真正需要保护的人找出来，那些归化外籍的要彻底剔除。”

陈六使也急忙点头同意，有了陈六使的帮忙，撤侨行动也随即展开，大量的华侨登上了船只，就像多年之前一样，漂洋过海，再度返回国内。

撤侨已经持续了半个月左右，陈济民突然来到了舰长室。

“舰长，荷兰人要求见您。”

陈季良微微一笑：“他们有什么事情么？”

陈济民急忙说道：“荷兰人在催促我们加快撤侨的脚步。”

“你没告诉他们，华侨太多了，移民时间又长，还有产业要处理，怎么都要多给点时间啊！”

“荷兰人改了口风，他们保证绝对不会为难华侨，希望我们的舰队能够尽快离开。”

陈季良一听这话，顿时冷笑起来：“荷兰人还不算愚蠢，竟然猜到了我们的打算，不过现在可有点晚了。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身体不舒服，过两天再见面。”

在南下的时候，陈季良就得到了张廷兰的密电，他这次来巴达维亚，执行撤侨任务，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保护侨民安全，收拾人心，在南洋华人的心中，确立起政府的形象。

另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拖延时间，给徐树铮争取宝贵的发展时机。荷兰人的殖民主力都在爪哇岛，试想一个航母战斗群停在了这里，还不时搞搞军演，谁敢把主力调走啊，万一这些爷们趁机闹事，爪哇岛这个大本营就没

有了。

因此荷兰人只能把海陆军的主力都放在了爪哇岛，一点都不敢调走，这也正是张廷兰的主意，他就是要用强大的武力堵门，给起义军争取发展的时间。

也事实也按照他的想法发展，婆罗洲的起义烽火越来越旺盛，自从攻占了三马林达之后，起义军的局面彻底改观。再也不是山林里头的一群土匪了，而是有了城市，有了军队的正式政权。

以三马林达为中心，一直延伸到内陆，建立起了稳固的根据地，尤其是有了海上交通线，国内的武器就大量的运进来，同时他们也把积攒的橡胶，石油，木材，大米运了出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张廷兰甚至秘密送来了一批技工和设备，帮助维修枪支，复装子弹，虽然还没法生产子弹，但是复装子弹也足够一些刚刚入伍的民兵使用了。

军火有了保证，徐树铮就可以放手扩充军队了，他们大量的招募民兵，组建新部队，而且还趁乱攻占了巴厘巴板。这也是婆罗洲东部重要的港口城市，他们不只拿下了城市，还缴获了三艘老式军舰，甚至海军都拉了起来。

从攻占三马林达开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控制的区域就扩大了一倍左右，而且这些区域还是沿海的富饶地区，游击队一下子就变成了正规军，总人数也突破了一万人。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华人投入进来，起义的队伍不断的扩充，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

三马林达的港口上面，徐树铮等人翘首以盼，突然在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船只的影子，很快十几艘没有任何标志的船只快速驶入了港口。

这也是自从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运输行动，船只刚刚靠岸，葛月轩就跳了下来，几步来到了徐树铮的面前。

徐树铮也迎了过来，笑着说道：“葛先生，这次又送来了什么好东西啊？”

葛月轩微微一笑：“徐总司令，这次国内可是拿来了不少好东西，十万杆水连珠步枪，子弹一亿发，76毫米炮60门，122毫米炮36门，各型迫击炮300门，机枪200挺，还有一些机器设备和药品。”

一听到这些，徐树铮是彻底把眼睛都瞪圆了，他们现在最缺少的就是攻坚武器，送来了这么多的大炮，他可是喜出望外。

张洪刚等人已经过去接收武器了，他抄起了一把水连珠，笑着说道：“俄国人的玩意虽然不怎么样，但是皮实耐用，国内真是想的周全啊！”

第七百七十四章兰新铁路

在热带雨林当中，经常是会出现敌我双方到了几十米的距离，才突然发现对方。在这个时候，武器的精度没有价值，最重要的就是可靠性。而且雨水不断，到处都是河流，很多时候刚从泥水里面爬起来，就要立刻开枪。

这种时候，越是精致的武器，往往越容易出问题，因此简单可靠，皮实耐用，成了最好的标准。而恰恰俄制的武器最符合这个要求，这些年奉天的几大兵工厂都大量的生产了俄制武器，仓库里头都有大量的存货。

原本在大规模换装之后，张廷兰就开始向国内的军阀甩武器，但是等到了西南西北的军阀基本解决掉之后，军力已经统一，海外市场就成了这批武器的最好归宿。

中国已经开始大量的资助朝鲜，越南，缅甸，印度等地。而已经开始着手建国的南洋，更是得到了倾力支援。

葛月轩笑着向徐树铮说道：“除了这些武器之后，副总统还特别交代，给你们送来了10架侦查飞机，40门高射炮。另外还送来了300台发动机，以及一批船只零件和加工设备，能帮着你们制造内河快艇。”

徐树铮一听这话，顿时眼睛就亮起来：“好，实在是太好了！要在南洋这个鬼地方作战，船是绝对离不开的，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组建快速机动部队了。”

李珣在旁边听到，也是手舞足蹈，婆罗洲水网密集。很多地方船只就是日常的交通工具。他们的游击队也在收缴了大量的渔船，用了运兵。如果能装备一些快速小艇，在上面架上机枪，就是一个流动的火力点，一梭子子弹扫过去，能干掉岸边的一群人。

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了类似的尝试，效果相当不错。现在一下子给送了三百台发动机过来，他们甚至能够组建水上打击部队，横行河道中间，还能实现快速调兵，部队的机动性都会大大的提高，战斗力也会成倍跃升。

他们全都忍不住跃跃欲试，士兵们争先恐后的将各种武器物资搬运下来。徐树铮也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有一大批东西要交给国内，还请葛先生带回去吧。”

“没问题，我就是干这个的。”

这几年游击队也缴获了大批的资金，有一批已经运回了国内，还有一大批留在手中，尤其是占据了三马林达等地之后，他们个缴获更加惊人。徐树铮传下去命令。士兵们将一箱又一箱的好东西抬了过来。

“葛先生，这里一共有三十吨黄金，还有缴获的一批外币，还请你们都拿回去。”

葛月轩一听，也是大惊失色：“徐总司令，您这不是开玩笑吧？怎么会有这么多黄金？”

“哈哈哈，这不算什么，婆罗洲的金矿不在少数，只是没有开发出来而已，这些黄金都是从荷兰人手里弄来的。此外我们手上还有十万吨石油。大批的橡胶，木材，粮食，优质煤炭，欠缺的就是运出去的能力而已。”

一听徐树铮的介绍，葛月轩彻底惊呆了，他虽然知道南洋富庶，但是没想到竟然会富庶到了这个地步。这简直就是一座宝藏。

“徐总司令，这些东西都是国内急需的，我建议您提供一份详细的清单，

有什么。产量是多少，我立刻向国内报告。”

徐树铮也早有准备，将一份详细的清单交给了葛月轩，很快这份清单就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看到了上面开列的东西之后，张廷兰甚至都忍不住惊呼起来。

婆罗洲的资源之丰富，简直超乎想象，首先最吸引张廷兰的就是橡胶和石油这两样战略物资，婆罗洲是南洋最早种植橡胶的地方，陈嘉庚在这里北部的沙捞越就有大量的橡胶园。而且这里有大量的空余土地，增产潜力无限，能轻松满足国内的需要。

虽然在后世印尼的石油在世界上可有可无，但是现在还是重要的产地，在二战期间年产700万吨，当时日本一年的消耗是500万吨，正因为如此，小鬼子才拼了命，甚至不惜和美国开战，要把石油抢到手。

目前东南亚也有三四百万吨的产能，其中婆罗洲约占一半左右，徐树铮他们目前控制的区域，一年能生产100万吨，如果加大开采力度，能达到150万吨，这个数额已经能满足中国目前的需求了。

陪着张廷兰一同看这个清单的还有蒋百里，一贯温文尔雅的蒋百里看到了这里之后，都忍不住把眼睛瞪圆了。

“拙言，无论如何，都要支持他们，必须把石油控制在手里！”

“百里兄，你怎么也这么着急了？”

“不着急不成啊。”蒋百里笑着说道：“机械化军队可是拙言你的倡议，不过要想给军队装上车轮，披上重甲，最需要的就是这些黑色的血液，要是没有石油，什么都玩不转啊。”

其实不只是军队，其他地方也需要大量的石油，现代农业就是石油和化肥支撑起来的，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张廷兰已经在东北和西北大力的建设农场，鼓励使用农机。

基本上富裕起来的农户都会买一个手扶拖拉机，使用单缸柴油发动机，在十马力左右，翻地，播种全能用上，平时还可以用来拉货。

别看一个小东西不起眼，但是十几万辆，几十万辆之后，消耗量就相当惊人。虽然目前柴油只是提炼汽油过程的废弃物，价格不高，但是每年也要消耗上千万的资金。

而且根据估算，到了二五计划，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增加四倍以上，尤其是中原土改结束之后，也会引导农民走向农场经营。需要的农机也会翻倍。

一年消费500万吨石油，而国内的产量目前只有50万吨，这个缺口怎么弥补，不光是张廷兰，王永江等人也是愁白了头。

张廷兰不是没想过开发大庆油田，他甚至授意地质专家去考察了，可是得出的结论的确可能有油，但是埋藏深度已经超过了开采的能力。

另外张廷兰又让人考察了一下胜利油田。还别说真的钻出了石油，但是也有麻烦，胜利油田算是中国地质情况最复杂的油田，以现在的技术，每年能开采出来的十分有限。

张廷兰都几乎一筹莫展了，突然发现了一个大宝库就摆在眼前，他哪能不动心啊。张廷兰仔细的看了看。然后略微有点遗憾的说道：“百里兄，婆罗洲虽然有油田，但是这些油田都控制在了英荷壳牌公司手里，想要拿到手，还要过英国人这一关啊。”

“英国也比美国强。”蒋百里毫不犹豫的说道：“不管怎么说，婆罗洲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等到拥有了三个航母战斗群之后。南海就是我们的洗脚盆。平时给英国人点钱，到了战时，他们敢封锁，我们就动手抢，也不用担心什么，美国人可是远在大洋另一头，我们只能徒呼奈何了。”

张廷兰也是哈哈大笑：“百里兄高见，照这么说，我必须加大对南洋的支持力度了，光是送武器还不行。最好派一批志愿军过去。”

张廷兰渐渐的打定了主意，他再往下面看，只见下面还开列着大量的宝贝，比如金矿，一年的产量至少有20吨，还有大批的木材，在后世中国也大量的从南洋进口优质木材，木头可不止能做家具。电线杆，铁路的枕木，全都是用硬木制成的，中国正在大规模建设之中。木材缺口也与日俱增，要是能大量弄到南洋的木材，也是一大助力。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大米，煤炭，金刚石等等，样样都打动人心，蒋百里看完之后，忍不住说道：“拙言，要是能把婆罗洲拿到手，至少能承担五百万的移民，不仅能缓解中国人多地少的问题，而且还能多一个海外省，多一个大粮仓，想想都让人垂涎不已啊！”

“欧洲人早殖民了三百年，果然留下了太多的家产，这些好地方都被他们给占了！”张廷兰靠在了沙发上面想了想，然后果断的说道：“百里兄，你马上从军队当中选出一批精锐，然后勒令他们退伍，全都到南洋，充当志愿者，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要把婆罗洲给我抢到手。”

以往张廷兰南洋还不是这么热切，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中国资源瓶颈已经不远了，而且国内人多地少的矛盾也越发尖锐。分地只是暂时缓解，社会安定下来之后，医疗条件也会飞速进步，中国必定会迎来一个生育高峰，人口也会暴涨。

无论怎么看，向外扩张，都成为了必然，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扩张诉求，甚至超过了日本。

当然扩张也要讲究技巧，俗话说柿子捡软的捏，荷兰这个最薄弱的一环，就被张廷兰给盯上了。蒋百里也对此极为热切，他立刻下去布置。

原本老奉军也有服役近十年的士兵，这些人陆续开始退役，另外整顿了西南和西北之后，也有大批被裁撤的军队。

蒋百里将这些人都集中起来，选出最优秀的，经过训练之后，全都送到了南洋，而且除了他们之外，蒋百里特别命令李宗仁和白崇禧也南下婆罗洲。

他们都是广西的人，相比较而言，广西的地形气候最接近南洋，这两个人军事素养也相当高，正好给徐树铮担任左右手，他们带着三千名精锐分批进入婆罗洲。

一直在南洋孤军奋战的徐树铮，一下子得到了这么多的支援，顿时喜悦异常，他当即就对军队进行了扩编，一共组成了四个师，张洪刚，李珣，李宗仁，白崇禧分别担任四个师的师长。

实力暴涨的徐树铮正在磨刀霍霍之时，突然得到了密报，荷兰人已经准备好了反扑。奉天号毕竟还要保养，不能磨蹭太久，因此荷兰人也能够有了调兵的机会。

东半个婆罗洲已经丢失了，他们把反攻基地选在了马辰港，这里是婆罗洲南部最大的港口，交通便利，物产丰饶。荷兰人一共集中了一万五千名士

兵，三十多艘战舰，另外还有超过四万的土著士兵。

可以说荷兰人已经把所有老本都押了上来，想要和南华军队赌一场。徐树铮得到了报告之后，也是热血沸腾。

“诸位，决战已经到了，究竟谁是婆罗洲的主人，就看眼前这一场战斗了，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

白崇禧自从得到前往南洋的命令之后，就一直在研究婆罗洲的情况，因此一听徐树铮的问话，他急忙说道：“总司令，按照我的设想，应该采用围点打援，把马辰的荷兰主力引诱出来，然后一举消灭！”

……

南洋到了决定生死的时候，而此时中国却有一个喜讯传来，兰新铁路终于终于修通了，新疆不通火车的历史也被打破了，这个好消息迅速抢占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大家都对这条铁路抱以极大的热情。

其实早在张廷兰刚刚收复蒙古的时候，就着手修建铁路，要从奉天一直连接到兰州，同时又又把陇海铁路延伸，从西安修到兰州。

这些浩大的工程直到23年才初步完成，总长超过两千公里的铁路，穿过了内蒙地区，延伸到了西北，形成了一个贯穿北方的交通动脉，兰州也一跃成为了西北的交通枢纽。

而兰新铁路的工程早在21年就开始选址，修筑路基，等到23年之后，修筑工作进入了快车道，为了保证这条铁路快速修通，张廷兰也是不惜血本，将这些年对内对外战争积累下来的战俘，全都投在了兰新铁路上面。

在修筑过程中，张廷兰也下达了死命令，不管累死多少，必须保证铁路快速修通。另外为了保证铁路的快速完工，中国也集中了几乎所有的铁路工程师，一同会战。

张廷兰这么玩命自然有道理，北极熊的势力在快速恢复之中，中俄之间有关中亚的领土争端，还没有解决，这时候兰新铁路修建完成，不只意味着新疆彻底掌控在了中国的手中，而且还对俄国形成了有效威慑。

因此等得知兰新铁路修通之后，中国高层全都忍不住长出了一口气：新疆总算了安全了，杨宇霆在第一时间找到了张廷兰。

“拙言，我准备动身去中俄边境看看，了解一下情况，那里还有四十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能不管啊！”

第七百七十五章边疆励志故事

“说起来，我们虽然废除了和俄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俄国霸占的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一共44万平方公里，却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在是一大憾事。”

张廷兰微微一笑：“邻葛，欲求先予，其实把这里保留下来，也未尝不好。”

杨宇霆眉头紧皱，还没有跟上张廷兰的思维，张廷兰微微一笑：“就像下棋一样，不应该光盯着吃多少子，还要看大局。其实把中亚留下来，就留下了一个导火索，我们向俄国开战，就有了足够的理由。”

“拙言，不管怎么说，俄国都是一个庞然大物，你真准备和俄国开战么？”

“没错。”张廷兰坚定的说道：“俄国人正在急速工业化，俄国人的决心丝毫不在我们之下，而且俄国资源丰富，几乎所有资源都能找得到，基础也比我们要好。我们现在比起俄国，唯一的优势就是大规模建设走在了俄国的前面，不过根据情报，他们也开始搞集体农庄了，农业的变化，就是工业变化的预兆。因此我们必须在关键的时刻，和俄国人打一仗，把他们的势头压下去。”

杨宇霆也点了点头：“的确如此，只是中俄都是庞然大物，一旦碰到了一起，胜负难料。我看最好还是把冲突限定在中亚和新疆一带，这样还好控制一些。”

“没错，其实对于中俄来说，中亚和新疆都是两块薄弱的地区。也是两国势力的过渡地带，谁能够抢先完成战争准备，谁能够稳住后方，谁就能够获得胜利。”

“高！”杨宇霆也忍不住伸出了大拇指：“拙言说的一点都没错，不论是新疆，还是中亚，都有民族问题，就看谁能够占据先手。如果把自己安定下来，就反过来能用这张牌去打击对方。”

其实内战之后的俄国，并没有完全控制住庞大的地盘，中亚地区民族和宗教都和俄国不同，冲突一直存在。诸如著名的巴斯马奇运动，从沙皇时代就和俄国开始战斗，战火一直延续到了30年代。而且中亚的一些王公也加入进来。

直到最后俄国根据民族，强行划分建立起中亚五国，各种矛盾才逐步减弱。不过俄国人深受民族问题之苦，但是他们却不懂得反省，竟然反过头在中国境内跳动是非，煽动叛乱，简直是死性不改。

后世俄国失去了中亚五国。反而中国的新疆等地欣欣向荣，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当然此时历史已经扭转，张廷兰手中的牌还是相当好的，因此必须趁着合适的机会，把中亚拿回来。

“邻葛，其实对于所有人来说，有两样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希望，一个是自我实现，只要把这两样抓好了。再加上处事公平，政治清明，基本上大局就能定下来。”

杨宇霆也笑道：“无非就是胡萝卜和大棒而已，前一阶段大力清剿叛乱分子，这是立威，现在要治理地方，就要立德，收拾民心。我心里有数。”

交代清楚之后，杨宇霆当即离开北京，千万兰州，按照计划。他将乘坐

第一列火车，从兰州前往迪化，正式结束新疆不通火车的历史。

对于兰新铁路这条有着重要军事经济价值的铁路，国人也给予了空前的热情，大量的记者汇集在了兰州，准备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杨宇霆到了兰州之后，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就在列车要开行的时候，杨宇霆突然面对着众多的记者，笑着向大家说道："这次兰新铁路能够修建成功，多仰赖沿途的民众，大家出工出力，为了修筑这条1903公里的铁路，有人流汗，甚至有人流血。国家不会忘了这些辛勤的劳动者，所有参加义务劳动的民众，将获得一年免税的待遇，同时在未来，他们乘坐这趟列车，将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政府也会颁发专门的纪念章。"

杨宇霆嘴上说是义务劳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强制的，不过做这件事情的不是张廷兰，而是冯玉祥，说起来老冯也是替人受过。在修筑铁路的时候，冯玉祥强征大量的民夫，敢不去修路，就会把扣上叛乱的帽子，为此死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说每根枕木下面，都躺着一具白骨。

对此张廷兰和杨宇霆是心知肚明，随后秦威和荣臻率军入新疆之后，也是征集了不少民夫，不过他们做事有些节制，这些民夫都给予了一些补偿，不过对于叛乱分子，他们就没有多少客气了，基本上抓到之后，全都送上了铁路给活生生累死了。

这个时候杨宇霆这么做，毫无疑问是要把责任都推给冯玉祥，让他背黑锅，而政府方面则是收拾人心。

当然记者对于这些并不清楚，或者说也不愿意清楚，这也是宣传的需要。杨宇霆一面说着，一面笑着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年轻人："他叫阿里木，是这次列车司机，作为一条连通内地和新疆的铁路，将给新疆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新疆同胞也将享受这个殊荣，成为历史的亲历者！"

杨宇霆说完之后，这些记者都将镜头落在了这个叫做阿里木的腼腆少年身上，镁光灯不断的闪动，阿里木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的脸蛋涨得通红，手脚都不知道放在哪里，边疆落后地区，几乎被很多人都给忽略了，阿里木恐怕是第一个被如此如此关注的年轻人，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年轻人背后的故事，甚至准备给他设立专门的报道。

随着国防军入新疆之后，张廷兰就设立了专门的奖学金，奖励新疆地区的优秀学生，成绩不错的，可以进入内地进修学习，学成之后，能够返回新疆工作。另外还特别挑选了一批极端贫困，地位低下的年轻人，阿里木就是其中之一。

在国防军进入新疆之前，阿里木家中世代替寺院干活，基本上就是奴隶，他从小就帮着放羊，经常挨打挨饿，他也曾多次试图逃跑，不过都被那些神职人员给抓捕回去，平时宛如圣贤的一群人，打起人来，一点都不手软。他们有无数折磨人的手段，五花八门的刑具，鞭子，夹棍，老虎凳，不一而足，不少奴隶就被他们折磨而死。

那次阿里木因为弄丢了一只羊，又被吊起来毒打，阿里木皮开肉绽，几乎昏死过去。这时候正好国防军清查到了寺院，将他救了出来，经过救治之后。阿里木就和有着几乎同样遭遇的50名年轻人送到了内地培训。

这些年轻人大多数基础薄弱，只能送到技校，接受职业教育，不过阿里木之前认识一些字，尤其是他清楚这是唯一改变他命运的机会，因此他如饥似渴的学习，用了两个月时间突破了语言障碍，紧接着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几乎完成了别人一年半的课程。

勤奋好学，表现突出，阿里木得到了进入专科学校的机会，在所有边疆年轻人当中，算是第一个，他现在还是一个学生，正在更拼命的学习。由于张廷兰的特别交代，杨宇霆也意识到了要让边疆地区也感受到国家的发展，享受到自我实现的荣耀，尤其是要树立一批励志典型，让所有人都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

因此杨宇霆才要求把正在学习的阿里木找了出来，让他负责驾驶这第一班列车，当然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不然这个毛头小子弄出什么问题，那可就麻烦了。

当所有镁光灯聚焦在阿里木身上的时候，这个腼腆的少年也有些不知所措，杨宇霆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小伙子，不用紧张，你要是这样，我们这些乘客可不敢坐车了！"

杨宇霆一句话，周围人都跟着笑了起来，这些善意的笑容，让阿里木也放松了不少。他突然向杨宇霆敬了一个军礼："长官，保证完成任务，不会有任何差错。"

"好！"杨宇霆也笑着说道："国家是所有人的，我们的国旗是五色旗，代表着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其实不只是五族共和，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是华夏，都是一家人。每个人都能享受国家发展带来的成果，每个人也都为这个国家肩负着自己的使命，政府不会歧视任何一个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奉天号航母刚刚从南洋执行护侨任务，载誉归来，在船上就有6名来自蒙古的后勤人员，下一批会有12名新疆士兵，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的荣誉水兵，共同守卫中国的海疆！"

杨宇霆的这番话，很快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版面，大家很清楚杨宇霆的身份，他的讲话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张廷兰的民族政策，这也是治理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一时之间有很多人开始把目光放在了新疆和蒙古上面，越来越多的励志故事被挖掘出来，相比新疆，内外蒙古这些年的变化更大，越来越多的牧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铁路通了，矿山开发出来，牛羊越来越多，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正如张廷兰预料的那样，当大多数人都在为了钱努力的时候，社会自然就安定下来，当然不排除有些不死心的家伙，只不过这些人已经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第七百七十六章马车夫的末日

大工程本身就是一个震撼，而兰新铁路，在这个时代来衡量，怎么都算得起是一个超级工程。火车离开兰州，向西35公里，就是第一座中国人自己设计的河口黄河大桥。滚滚黄河就在脚下流淌而过，每一个坐在火车上的人，都不由得感到了一种强烈了的震撼，这就是工业时代的伟力。

用钢铁和水泥，去征服自然，去改造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天堑变通途，时空的阻隔被打破，过去半年的路途，现在一周就能达到。想想昔日在丝绸古路上的驼铃，听听现在火车的轰鸣。

上百倍的速度，上千倍的运力，这是何等的进步，何等的壮举！

相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无法形容这种变化，这条兰新铁路从兰州市西行跨越黄河后，翻越海拔三千米的乌鞘岭，进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出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过马鬃山南麓的玉门、疏勒河，西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境内。经尾亚后，沿天山南麓过哈密、鄯善、吐鲁番，在达坂城穿过天山到迪化。

全程1903公里，沿线既有水草丰美的河西走廊，又有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滩；既有新兴的工业城市，又有璀璨文化的古邑；既有瓜果飘香的原野，又有海市蜃楼的幻景。

兰新铁路所经过“百里风区”、“三十里风口”，施工和运输极为困难。全线共计完成路基土石方11083万立方米；隧道33座，总延长11.8公里；桥梁1117座，总延长30余公里。乌鞘岭地区桥梁隧道比较集中，后沟至达坂城间有天山隧道群，还有通过大风区的路基工程，全都是施工的关键。

为了修成这条铁路。一共有126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丧命，有人勘测线路是摔下了悬崖，有人水土不服，染上了疾病，有人操劳过度，死在了施工现场。

一条铁路，凝聚了无数的心血，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不过当火车驶过的时候，所有人都清楚的知道，这些牺牲全都值得了。有了这样一条铁路。内地和新疆就彻底连在了一起，任何人也别想染指中国的领土。

蠢蠢欲动的俄国人再也别想在新疆挑事，这块从汉代就纳入中国版图的神圣领土，直到此时才彻底的安稳下来。而且有了铁路线之后，运输物资设备都会容易无数倍。新疆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开采计划。都提上了日程。

而且新疆算是一块农业宝地，只要解决了水的问题，这里几乎种什么长什么，除了瓜果之外，新疆也是重要的产棉基地。想要让人吃饱穿暖，可不是一句空话。必须拿出足够的产量才行。

如果按照后世的穿衣标准，就算所有土地都种上棉花，也不够用，因此必须发展石化产业。用人造材料代替。

而此时，想要让老百姓有衣服穿，在新疆大力的种植棉花，发展纺织业，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在百万移民当中，有五十万以上要从事棉花生产，铁路沿线只要是绿洲地带，就能看到繁忙的人群，像是工蚁一样，不停的劳作。

火车一路顺畅，直接来到了迪化，秦威亲自在车站迎接杨宇霆，两个人一见面，杨宇霆都仿佛有些不认识了，秦威脸上被晒得黝黑，胡子拉碴，一

手大手，也格外的粗糙，就仿佛一个老农一般。
不过秦威的精神头十足，笑着说道：“杨部长，这地方风沙大，不养人，你只怕要吃苦了！”
“杨某又不是养尊处优的人，什么苦头没吃过，弟兄们能受得了，我就能受的了！”
秦威笑着拉住了杨宇霆的手，两个人一同上了战马，前往驻地：“杨部长，说实话苦日子已经过去了，刚开始来的时候，水也没有，吃得菜也没有，弟兄们只能弄点山上的雪水，打了不少井，但是都是苦咸水，大家伙都是捏着鼻子喝下去的。算起来也有一年多了，弟兄们都是一手锄头，一手枪，开了二十多万亩耕地，蔬菜够吃了，还养了不少牛羊猪狗，算是能填饱肚子了。”
杨宇霆也意味深长的点点头：“戍边苦啊，拙言也总算念叨，不过现在有了铁路了，内地的物资就都能送上来了。另外我再透露一个消息给你啊，拙言准备把第二个装甲师放在新疆。”
一听这个消息，秦威顿时就把眼睛瞪圆了，目前国内的唯一正式的装甲师就是近卫师，那是守卫京津的王牌。要是能把第二支装甲部队放在新疆，那可是天大的荣幸啊！
当然秦威也品出了中间的味道：“杨部长，是不是副总统想要对苏联用兵了？”
杨宇霆点了点头：“多则两三年，少则一两年，说实话我这次过来，就是考察一下实际情况，和俄国人作战，不是一件小事情，必须仔细筹划才行。”
“没错，这帮老毛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不过从今年开始，有大量的俄国人逃到了中国境内，想要寻求庇护。”
“哦？怎么回事，俄国闹饥荒了么？”
“不是，但是也差不多，听说俄国人搞什么农业集体化，大量的组建农庄，剥夺了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很多人承受不住，都跑了出来。”
杨宇霆一听，顿时把眉头皱了起来：“俄国人和国内的做法不是差不多么，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一言难尽啊，说起来国内的那些地主和富农真该庆幸，要是按照俄国人那么办，只怕他们脑袋早就没有了。”
俄国人做事简单粗暴，在进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远没有张廷兰做的那么细致。中国虽然剥夺了地主的土地，但是给予了他们选择的权力，引导他们将资本转向工商业。就算不愿意，也可以得到一些资金补偿，放在银行里头吃利息，也能维持下去。
另外组建农场也是以经济杠杆为主，引导农民走向联合，走向规模化，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充当了领路人和调解人的作用。
而俄国人搞农业集体化，则是采用了强制命令的手段，结果遭到了农民强烈的反抗，大批生产资料被毁，例如，在统计数据相对可靠一些的家畜数量方面，集体化过程中三分之二的马匹、五分之四的牛、六分之五的猪和八成五的羊都失踪了。
俄国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制、甚至武力手段来剥夺所有富裕的和不愿集体化的农民，在这一运动中有数百万农民被处死或驱赶出家园、其财产则被没收；运动也造成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农业产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

30%以上。
当然也不是没有收获，那就是俄国人终于达到了粮食征收目标，同时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支撑，俄国人开始加速工业化进程，这个进程比起历史上，早了两年多。
杨宇霆听到了秦威的介绍之后，顿时眼前一亮，这或许就是一个机会，俄国人本来就有民族矛盾，再加上粗暴的政策，肯定会激起不满，要是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和俄国人打一场，内忧外患之中，俄国人肯定没有好下场。
“马上安排人手，把那些逃到中国境内的俄国人全都找出来，要仔细向他们询问情况，搞清楚俄国究竟发了什么，我会向拙言汇报，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持地主的反抗行动。”
杨宇霆渐渐的已经有了一个方案，要利用眼前的机会，给北极熊小刀子放血了……
南洋，婆罗洲。
一群**着上身的土著正在拖着跑车，在森林之中穿行，绳索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些人的皮肉里头，有一个年老的土著实在是撑不住了，噗通摔倒在了一处水沟里。
负责监督的士兵三步两步到了他的近前，一把抓起了脖领子，像提小鸡一样，提了出来，把他捆在了路边的树上。
然后拿着马鞭，猛地抽打其余的土著，大声的说道：“都给我快点，要是谁敢偷懒，也把你们绑在树上，用不了多久，这林子里头狼虫虎豹，毒蛇毒虫，就会把你们变成尸体，你们就永远解脱了！”
这些人听着这话，就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声音一般，让所有人都从骨子里头战栗不已，他们只能用尽全力，拼命的拖着沉重的炮车，不断的前进。
“总司令，再有三天时间，我们的前锋就能赶到亚文泰的外围，这里有一个旅的荷兰驻军，只要把这里包围了，不愁马辰的荷兰人不上套。”
白崇禧信誓旦旦的说道，婆罗洲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的港口地区，内陆的多数都是小城镇，这些地区多数已经落入了南华军队的手中。而亚文泰就是婆罗洲内陆最大的城市之一，如果这里被南华拿到了手中，整个婆罗洲，除了沿海地区，就都落到了南华掌控之中。
沿海虽然富庶，但是也要靠着内陆的物资供给，要是内陆都失去了，荷兰人就成了无源之水，根本撑不下去。
这就是所谓的攻击必救，只要将荷兰人从马辰引诱到内陆地区，就能够进行围点打援，这也是徐树铮他们酝酿已久的作战计划。
听着白崇禧的报告，徐树铮立即说道：“还要加快行军速度，一定要保证战斗的突然性，尤其是后勤物资要跟得上，再去组织五万土著，给我当牲口使用，累死多少我不管，两天之内，必须赶到亚文泰外围！”

第七百七十七章一击定乾坤

清晨的阳光洒在了亚文泰的土地上面，城里城外的民众，驾着小船，上面载满了各种蔬菜和水果，来到了沿河的集市出售。

在河岸之上，不时有士兵走过，随着南华建国以来，亚文泰的情况就越来越紧张，如果不是荷兰人也需要采购生活必需品，他们甚至会把集市也停掉。

“查尔斯，你看那个怎么样？”

查尔斯顺着同伴的手指方向，看到了在一艘小船上面，正好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一身碎花的衣服，虽然脸蛋有些黑，但是十分秀气，正在和别人不断的讨价还价。

巡视的几个荷兰士兵也都看到了，班长查尔斯的嘴角微微上扬：“鲍尔，我并不喜欢这些黑皮的土著，和她们在一起，就仿佛是和猴子一样。”

“哈哈，查尔斯，根据达尔文先生的理论，我们也是从猴子来的，这个小妹妹还算不错，你要是没有兴趣，她就是我们的了。”

“谁说没有兴趣了，我只是说咱们该展示禽兽的一面了！”

几个荷兰兵几步到了那个女孩船只的旁边，鲍尔带头跳上了船只，正在讨价还价的那些土著看到了荷兰人，顿时吓得四散逃开。

那个女孩子一见有人突然上了她的船只，顿时就大声的尖叫起来。

“用力叫吧，小宝贝儿，一会儿你就没有力气叫了！”鲍尔得意洋洋的笑着，一把揪住了这个小姑娘的手腕。

查尔斯他们还在岸上，也等不及了：“鲍尔，你这个魂淡，快把人带到岸上。不准独享。”

这几个荷兰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女人，周边的那些土著并没有任何的表情，他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而且他们很清楚，战争已经不远了，还要靠着这是士兵去抵御华人的军队。根本不会有人管的。

他们很快就恢复了正常，那个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号，奋力的扭打，荷兰人得意的狂笑，仿佛没有一个人能听到一般，他们继续在进行着交易。不过今天的集市比以往要结束的更早。

就在这些人驾驶着船只，渐渐离开的时候，突然有几艘快艇远远的出现在了河流之上，这些快艇像是离弦之箭一样，快速冲了过来。

荷兰人在沿岸设立了岗哨，当他们看到了几艘船只以超乎正常的速度冲来。他们顿时就感到了不妙，立刻准备还击。

不过他们的动作还是太晚了，这几艘船只的前头都架着机枪，子弹扫过来之后，三个哨兵顿时被击毙，尸体直挺挺的躺在了河边。

枪声打破了亚文泰的宁静，负责外围警戒的士兵急忙冲了过来。这三艘快艇已经摆成了一个品字形，三挺机枪对准了冲过来的荷兰人，子弹像是暴雨一样打过去，顿时荷兰人就被扫了一大片。

“敌袭！”

警报声响彻亚文泰，荷兰人也立刻调动起来，士兵们慌慌张张的投入到了防御工事。亚文泰不同于国内城市，只是一群密集的聚落，和一些手工作坊的集合而已。荷兰人为了应付可能的战斗，动用了大量的土著，修筑了三道环形工事。将亚文泰包围起来。

而这时候，在亚文泰的外围，出现了大量的士兵，他们将这座雨林之中的城市给包围起来。

这次担任攻击亚文泰任务的正是张洪刚的部队，他集中了十二门火炮。对准了亚文泰的外围工事，进行了猛烈的轰击。炮弹落在了荷兰人的头上，死神在收割生命，一炮下去，就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荷兰人被炸成碎片。

当然荷兰炮兵也进行了还击，他们的装备倒是不差，基本上都是德国货，双方也打得有声有色。不过张洪刚一直没有出全力，这些殖民地军队或许装备不差，但是他们的战斗意志根本不算什么。

相比于中国这些从尸山血海之中走出来的精锐，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要是用力过猛，直接把荷兰人打得投降了，那可就不好玩了，因此张洪刚极力控制着战争的节奏。

南华的士兵逐渐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包围圈，然后使用小股部队，不断的进行短促有力的突袭，清除荷兰人的外围阵地。必要的时候，还会组织一些土著炮灰，向荷兰人发动攻击，消耗他们的火力。

这些荷兰人倒是没有什么觉察，他们只是发现敌人成片成片的倒下去，因此都坚定了抗击的决心，只要撑下去，说不定还有胜利的希望，当然前提是有足够的援兵。

就在战斗一开始的时候，亚文泰的守军就即刻向马辰求援，马辰的荷兰驻军在得到了消息之后，也立刻动员起来。

荷兰军队的总司令，范龙尔中将刚刚从欧洲来到远东，作为一个骄傲的白人，范龙尔从心底看不起远东的土著，也看不起华人。

其实这世界上的很多小国，他们就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就拿中国来说，连续击败了几个强敌，逐渐收回了各种主权，美英法日等国全都瞩目远东的变化，但是荷兰人却依旧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仿佛远东和非洲一样，只要他们的军队一走一过，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范龙尔在离开荷兰的时候，还向所有荷兰人夸下了海口，他会用坚决果断的手段，彻底解决远东问题，任何游击队，都不会是荷兰军队的对手。

正是由于这种目盲的自信，范龙尔在得到了求援电报之后，立刻暴跳如雷。

“该死的支那人！亚文泰女王陛下的土地，你们这些黄皮猴子，根本不配染指，我要教训你们！”

范龙尔急忙召集了所有的将领，共同商讨对策，其他人虽然不像这位指挥官这么狂热，但是大家也都清楚，亚文泰绝对不能丢了。不然荷兰人对婆罗洲内陆就彻底失去了控制，这是必须救援的地方。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范龙尔果断下令进行援助。按照他的设想，荷兰援军被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他亲自率领一万名主力北上援助亚文泰。

而另外一路则是沿着巴里托河。直接绕道亚文泰的后方，南北夹击，共同消灭南华的军队。对于这个计划，范龙尔是相当的得意，在他看来绝对是万无一失。

而且为了保证物资的供应，他征集了大量的船只。还动用了十万土著民夫，在对待土著人上面，徐树铮他们已经相当狠辣了，不过比起荷兰人，还是差了不少。这些老牌的殖民者基本上就把土著当成了牲口，而且还是那种不需要付出草料的牲口。

荷兰人的军队快速北上。靠着土著快速的消耗，他们行军速度相当惊人，经过了三天的急行军，他们距离亚文泰只有二十公里。

这几天亚文泰的求援电报一个接着一个，南华军队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他们已经岌岌可危。

“先生们，前面就是巴拉拜。只要拿下这里，通往亚文泰的道路就被打通了，让我们加油吧，去给那些卑贱的支那人教训，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宰，我们所有人都会成为了荷兰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者！”

荷兰军队得到了命令之后，快速向巴拉拜前进，可是他们不知道，一张大网已经展开了。

“快点，后面的跟上！”

荷兰军官不断的吆喝着。突然走在最前面的士兵脚下突然轰的一声，一团硝烟闪过，这个士兵半截腿已经被炸断了，白骨都露在了外面，凄厉的惨叫吓坏了周边的荷兰人。

“快把他救起来。”

有两个士兵冲过去。想要把伤员拉过来，可是突然一个士兵的脚下也爆炸了，他的脚掌也被炸飞了，另外一个士兵狼狈的逃走。

这下子荷兰人终于清醒过来，地雷阵！

该死！荷兰的指挥官忍不住痛骂起来，其他士兵看到了凄惨的同伴，顿时就慌乱了起来，就在这时候，突然在不远处的雨林射出了几枚子弹，荷兰士兵应声倒地。

脑门上面的准确的弹孔，在告诉这些荷兰人，对方是真正的精锐，全都是十足的神枪手。这下子终于有人害怕了，他们或是向雨林方向胡乱射击，或是仓惶逃走，结果正是这种慌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又有人踩在了地雷的上面，伤员越来越多，荷兰人前进的脚步一下子就被挡住了。

范龙尔得到了手下的报告，也是大惊失色，他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地雷阻路。荷兰在一战之中，保持了中立，并没有经过战火的淬炼，对于花样翻新的武器，他们也没有什么切肤之痛，荷兰军队之中，甚至缺少专门的扫雷部队，如何能够消除这些地雷的威胁呢！

想来想去，范龙尔突然眼前一亮，他急忙说道：“快去把那些土著找过来，让他们走在最前面！”

“司令官阁下，您不能这么做！”参谋用着惊骇的声音说道：“这样做非常人道，我们会受到谴责的！”

“不会，胜利者永远不会受到谴责，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人道主义只是对于人来说的，而不是那些两只脚的畜生，他们现在唯一的作用，就是替我们找到最快捷的道路。”

土著被驱逐着，冲在了最前头，成为了荷兰军队的扫雷犬，冲入了地雷阵之后，不断有爆炸声音响起，这些土著被炸得血肉模糊，摔在了地上，大声的痛叫，更有人直接疼晕过去了。

荷兰人就跟着他们的后面用机枪架着，只要敢往后走一步，就立刻用机枪扫射他们。在牺牲了几百位土著之后，荷兰人终于找到了一条安全通道，他们踏着鲜血染红的道路，向着巴拉拜冲过来。

负责在巴拉拜守卫的正是李珣的部队，按照计划，他带着2000人，守住巴拉拜，给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部队争取时间，合围荷兰人的主力。

在看到荷兰人靠着土著，冲破了地雷阵的阻挡之后，李珣也暗暗咬牙，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就在荷兰人向着他们发动冲锋之后，突然阵地前面两条壕沟突然烈焰升腾，黑烟滚滚。婆罗洲可不缺石油，李珣提前在壕沟之中灌注了这些黑色的液体，现在点燃之后，就形成了天然的屏障。

荷兰人士兵被火墙挡住，结果这边的机枪和迫击炮一同开火，将荷兰人打得人仰马翻，冲在最前面的一个连士兵顷刻之间就死伤大半。范龙尔得到报告之后，也彻底气疯了，对方竟然有这么多的花样。

他也一咬牙，又把绝招拿了出来，他集中了三千名土著炮灰，冲在了最前头，战斗完全变成了血肉和钢铁的较量。这些土著也有点可怜，南华拿他们当炮灰，荷兰人更是如此，用起来一点都不可惜。

战斗越来越激烈，死伤的土著，尸体堆成了山，血水染红了大地，双方的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左右。

残阳之下，双方已经杀红了眼，荷兰人在消耗了大量的土著炮灰之后，集中火力猛轰南华的阵地，士兵的伤亡越来越多，李珣肩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更加要命的是他们的弹药已经消耗差不多了，每一颗子弹都要珍惜使用。

士兵们趁着战斗的间歇，擦了擦刺刀，他们已经做着白刃战的准备。而另外一面，范龙尔也竭尽全力，猛冲南华的防线。他已经得到了消息，亚文泰内部的守军，已经死伤超过了三分之一。随时都处在崩溃的边缘，要是还得不到援助，只怕就挺不住了。

这边进行着血战，一支部队正在雨林当中快速的穿行，这些士兵身材都不高，但是在林间格外的灵活，为了保证行军速度，他们已经舍弃了一切的不必要装备，只带着水壶干粮和武器。率领这支部队的正是李宗仁，按照计划，他将率领着部队，迂回到荷兰人的后面，发动致命一击。

连续在雨林之中跋涉了两天多，所有人浑身都被泥水湿透，疲惫到了极点，还有二十几个倒霉蛋被毒蛇咬伤了。雨林行军，绝对是一种折磨，好在他们终于如期从雨林之中走了出来。

“师长，前面就是兰陶，只要拿下这里，荷兰人就别想退回马辰了！”侦察兵兴奋的报告。

李宗仁一听这个消息，也顿时顾不得疲惫了，大声的说道：“弟兄们，都打起精神了，杀进兰陶，围歼荷兰人！”

第七百七十八章卫星国

兰陶处在马辰和亚文泰之间，是荷兰人前进的重要基地，囤积了大量的物资。不过对于这样一个要地，荷兰人的守卫并不充足，只留下了一个团的士兵，而且这个团还不全是荷兰人，只有军官是荷兰的，下层士兵全都是当地的土著。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击，这些土著迅速溃散，撒腿就跑，那些荷兰军官也根本吆喝不住。很快他们发现自己也成了攻击的目标，死伤惨重，这些人也承受不住，撒腿就跑。

荷兰人溃散，李宗仁率领士兵轻松占据了兰陶，在这里不只有荷兰军队，还有三万多名土著民夫，这些牲口根本没有来得及逃跑，就成了南华军队的俘虏。

除了这些家伙之外，各种物资也是相当惊人，大炮20门，步枪5000杆，各型子弹炮弹不计其数，粮食200万斤，帐篷2000顶，战马2000匹，其他诸如药品，油料，衣服，罐头更是多得吓人。

李宗仁看到这些之后，也是大喜过望，南华军队正处在扩张期，什么都是越多越好，正好能让部队加快扩充的脚步。

“留下一个团，守住兰陶，其余部队跟着我向北冲，围歼范龙尔！”

李宗仁率领着部队压过去，而巴拉拜的战斗也到了最紧要的时候，荷兰人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冲击南华军队的阵地，可怕的白刃战再度上演。

一个士兵的刺刀猛地扎进了土著炮灰的肚子里，用力一压，顿时就来了一个大开膛，鲜血像箭一样，喷了出来。一脚踢开尸体，从另一边一把刺刀挑了过来。这个士兵急忙往后一闪，刀锋贴着胸前划过去，皮肉顿时被割开，出现了一道血线。

也顾不得疼痛，这个士兵猛地将刺刀扎过去，正好刺在了一个荷兰军官的胸口，这个荷兰人相当粗壮，两手死死的抵住了刺刀，想要挡住前进的势头，可是这个士兵顿时脚下用力。猛地冲了两步，刀尖入肉，正好将这个家伙的心脏刺破，硕大的身躯倒在了地上。

“开炮！”

眼看着士兵越来越多的倒下去，范龙尔已经眼珠子发红了。他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这么难对付。通常他们要耗费三五个士兵。才能拿下一个对手，照这么打下去，他的部队还没到亚文泰，就要被消耗掉了。

因此他也发了疯，炮火不断的轰在了南华一方，士兵的伤亡直线上升。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根本不在乎土著的伤亡，先是驱赶着土著杀上去，只要双方进入白刃战，他们就立刻开炮。将土著和南华士兵一起炸死。

李珣一共带来了2000人，狙击战的时候，虽然辛苦，但是只有200多人牺牲，但是现在伤亡总数已经突破了一半，能站着继续作战的不到600人，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可是面对荷兰人卑劣的作风，李珣几乎咬碎了钢牙，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靠着血，靠着生命，努力的撑住。

“不用猖狂，你们倒霉的时候已经不远了！”李珣暗暗的骂道。

眼看着对方阵地上的士兵越来越少，范龙尔露出了得意洋洋的表情：“海上马车夫的后裔，冲，拿出你们的勇气，消灭这些黄皮猴子！”

就在他准备发起最后一击的时候，突然手下人慌忙跑来报告：“司令官阁

下，大事不好了，一支军队攻占了兰陶，切断了我们的后路。”

“什么！”范龙尔一听这话，顿时就好像被冷水浇头一般，高涨的情绪瞬间就消失了。

“你说什么，再给我说一遍？”

“兰陶失守了，我们都回不去了！”这个士兵几乎用着哭腔说道。

“混蛋，该死的黄皮猴子，竟敢玩阴谋诡计，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指挥部里的荷兰军官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是面面相觑，惶恐不安。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南华先是攻击亚文泰，引诱他们援救，然后用小股部队阻挡，主力再绕到他们的背后，这是摆明了要全歼他们。

“司令官，我们必须撤退，不能再管亚文泰了，不然咱们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范龙尔转了两圈，他并不甘心就这么撤退，一旦撤退了，就等于承认了失败，他的名声全都完了。

“给我向水路方向下达命令，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向我们靠拢，然后集中所有主力，突破封锁。”

参谋长一听范龙尔的命令，也是点点头，或许这也是最后一个办法，他正要去安排人传达命令。可是这时候，又有人送来了电报，发来了的正是走水路的部队。

他们沿着巴里托河北上的时候，走到了半路，突然在河道之中，倒插了大量的巨木，这个木头密密麻麻，像是一排排的卫士一样，将河道给封死了，船只根本走不了。

就在他们试图排除木头的时候，结果在两旁又有游击队不断的向他们开火，部队的行动被严重拖住，根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进军。

“他们从昨天开始，就遭到了攻击，经过了一天，他们大约排除了一半的木头，全部解决，还有一天时间。”

“混蛋，这帮狗娘养的，他们进军受阻，为什么不立刻报告，为什么！”

“司令官，他们说电台坏了，刚刚修好！”

“混蛋，他们这是在犯罪，我要到军事法庭控诉他们！”范龙尔暴跳如雷，不过他也没有办法，荷兰人安逸太久了，文恬武嬉，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他们赶不过去，我们可以冲过去。”范龙尔大声的说道：“向西突围，用最快时间赶到巴里托河，沿着河道南下。”

“司令官，河道那边已经有了敌军，我们过去恐怕会很危险。”

“总不会比这里差吧，如果没有河道，你以为我们这些人可以轻松撤回么？”

荷兰人也都默然了，他们南北两路已经被封死了，而东边是绵密的雨林，进去了恐怕就永远出不来了，唯一的生路就是西边，只要跑到了巴里托河，沿河南下，两支部队汇合，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可是就在荷兰人准备向西突围的时候，白崇禧已经率领着一支部队，插在了河道和他们的主力之间。为了这场战斗，南华的部队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白崇禧的部队到位之后，立刻向东杀过来。

与此同时，张洪刚也率领着部队攻入了亚文泰，快速解决了荷兰人的残部，然后他率领着一个团的士兵果断南下，支援李珣的部队。

就这样，三路围攻的态势已经呈现出来，范龙尔的主力成了瓮中之鳖，经过了一天多的战斗之后，有三分之一左右的部队被歼灭，剩余的人马投降。

南华的部队并没有停歇，立刻南下，集中了一万五千名主力猛攻马辰，驻守的荷兰残部已经被吓破了胆，只坚守了三天，这座海港就落入了南华的手上。

这样荷兰人在婆罗洲的据点几乎都被清除干净了，徐树铮立刻指挥着部队，分头扫荡，抢占更多的地盘，此时的婆罗洲除了英国还有一点驻军之外，其他地方都落入了南华的控制之中。

七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三大岛，南华已经控制了五十多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本列岛，昔日的游击队，终于有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本钱。

在这个区域当中，华人的数量大约在三十万左右，另外还有两多万的土著，虽然还是地广人稀，但是已经有了一定的兵源基础。不必完全依靠国内输血，南中华联邦也实至名归。

而且随着亚文泰一战成功，南洋华人也开始大量的投奔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人口和军队都在快速的膨胀之中。

当然这一战还深刻的改变了南洋的格局，荷兰人能占据庞大的殖民地，其实和英国人的帮助分不开，他们本身的实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南中华建国，等于是给荷兰这所破房子猛踹了一脚，顿时房倒屋塌，其他大小岛屿的反殖民斗争迅速发展起来，纷纷要求脱离荷兰控制。

另外英国人在南洋的威信也大受挫折，他们有心帮助荷兰，但是面对着中国的强大威慑，他们并不敢乱动，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南中华联邦建国，他们咬牙切齿，却没有任何办法。而且英国人自己也要面对着殖民地的反扑，印度，缅甸，马来亚等地纷纷闹腾起来，南华能独立建国，他们也也一样。

这个示范作用实在是太明显了，整个东南亚和南亚，甚至西亚都出现了不稳定的状况，烽火连连，英国人焦头烂额。

捷报也在第一时间传到了张廷兰的手上，他更是喜出望外，南洋是一个资源宝库，终于有机会，吞下一块肥肉，张廷兰哪能不高兴呢。

军政各界的大员都十分喜悦，蒋百里更是主动找到了张廷兰，一见面就笑着说道：“拙言，南华既然建国了，我看咱们就该主动承认他们的地位，提振士气，鼓舞人心啊。”

张廷兰摆了摆手，笑着说道：“百里兄，你怎么也着急了，南洋的问题错综复杂，其实不只涉及到了荷兰和英国，最让我忌惮的还是美国。南华咱们先不急着承认，不过可以送给他们一支舰队，南洋可是群岛国家，没有海军可行不通啊。”

第七百七十九章土着劳工

“嗯，的确海军非常重要，他们不需要太大的船，也不需要多先进，有几艘巡洋舰，甚至铁甲舰撑门面，然后再有一些驱逐舰和快艇就足够了。另外最重要的是要有运输船，要有两栖夺岛能力，南洋有那么多的岛屿，我们可不能只满足一个婆罗洲啊，还要扩张，最后把爪哇岛，苏门答腊岛，新几内亚岛，全都拿下来，这些岛屿全都肥的流油，物产丰饶，千万不能放过。”

张廷兰一听这话，也忍不住笑道：“百里兄，你一贯都讲究谋定而后动，怎么到了扩张问题上，这么着急，你就不怕惹得美国，英国，法国都联合到一起，这三个国家联手制裁，我们可扛不住啊！”

“这是你副总统要考虑的事情。”蒋百里笑着说道：“我只管军队这边，其实有不少将领都和我请示，希望能去南洋开疆拓土，尤其是看到徐树铮轻轻松松取胜，他们都受不了了。”

张廷兰一听这话，也忍不住叹气，的确扩张和战争就像是鸦片一般，让人有点欲罢不能，其实张廷兰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婆罗洲，面积抵得上十个江苏省，各种资源丰富异常，如果开发出来，至少能解决五千万中国人的生存问题。要是能把南洋岛屿都拿到手，中国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没了，就算以后人口突破十亿，也不用担心。

只不过张廷兰心里头还有一丝冷静，扩张和战争，必须慎之又慎，一旦国家机器全力转向了军国主义，就没有回头路了。就像纳粹德国，横扫西欧。领土一下子扩大了几倍，其实按照常理，他们应该停下来，消化一下，然后再继续扩张。

但是事实上他们已经停不下来了，内部将领摩拳擦掌，军工企业跃跃欲试，社会舆论沸腾。最要命的是美英苏这些主要对手也都警醒，他们也磨刀霍霍，就算德国不打。他们也会动手。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就没有回头路了，必须等到一方彻底倒下去。

张廷兰当然不想走上这种不归路，毕竟中国有着庞大的体量，只要按部就班的发展。早晚有恢复曾经地位的一天，不用像苦大仇深的德国一样歇斯底里。

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张廷兰才没有承认南华。避免和西方世界彻底撕破脸皮。

“百里兄，南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势力范围，把西方人赶出去，我是志在必得，但是现在可不是鲁莽行事的时候，我们还是以苦练内功为主。”

“拙言这话有理。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不过你还没说这舰队从哪里搞呢，我们手上可没有这么多船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吐出了两个字：“日本！”

……

“快点。都给我跟上！”

“说你呢，老家伙，快点！”

几个民兵押着二三十用绳子系在一起的土著，向着港口走过去，他们用鞭子狠狠的抽打这些土著，谁要是敢慢一点，他们就会拳打脚踢，一点都不客气。

当他们穿过了雨林，到了马辰港口的时候，周围已经聚集了大量押解土

著的队伍，黑黑的有几千人的样子，就像是牲口市场。

不只是这些士兵，就连不少的土著头人也都参与了进来。他们携带的土著奴隶数量更多，而且一个个都露出了十足贪婪的神情，等着把这些奴隶全都卖掉。

在婆罗洲多年，徐树铮他们对土著的情况也摸得很清楚，沿海地区的和华人接触很早，而且也接触过殖民者，相对而言，他们文明程度也比较高，也是**的先锋。

另外在雨林之中，还有大量的小村寨，他们基本上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阶段，十分落后。一个个的村寨就仿佛部落一般，互相之间，不断的仇杀。在没有把统治地位稳固下来之前，徐树铮他们对待土著还算客气，毕竟能拉拢就拉拢一些。

但是现在基本控制了婆罗洲，他们就不在留情面了。而且国内也送来了消息，急需大批劳力，数量越多越好。

现在整个一五计划已经到了关键时期，随着兰新铁路修建完毕之后，更大规模的建设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政府颁布了新的计划，要修筑川藏，青藏，新藏，滇藏四条公路，同时还要修筑南疆铁路，成昆铁路。

另外在新疆，外蒙，远东等地，还要大力修筑铁路，在西北和东北要建大农场，中原要大修农业基础设施，要治理黄河，要在北方修筑防护林。

这些工程随便拿出一个，都是极为浩大的，尤其是西北和西南这些地区，地形崎岖，修筑风险相当大。就以成昆铁路为例，后世为了修筑这条铁路，有上千人死亡，而且还都是那些训练有素的铁路兵。

特别是这些工程多数只国防需要，短时间之内是赔钱的，要是再投入巨额的人力成本，政府财政肯定承受不了。但是苏联的压力又摆在眼前，不能不修，张廷兰已经准备大量征调分得土地的农牧民，去从事这些工作。但是现在有了土著，那就只能委屈他们了。

张廷兰已经给徐树铮发来了电报，五个土著换一个国内移民，徐树铮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是喜出望外。土著和华人可不是一心，几十万华人，面对着几百万的土著，怎么看这个人口比例都十分危险。

而且更加要命的是这些土著愚蠢懒惰，打一鞭子走一步，不打又会倒退。对于这种垃圾，徐树铮也急于甩干净，正好和国内的提议一拍即合。

马辰，三马林达等港口，都迅速的出现了人口市场，国内也组建了一批劳务公司。他们组织国内的移民到婆罗洲，然后按照一比五的原则，换取土著回去，一来一回之间，就能赚取一倍以上的利润。

虽然南洋的战火还在继续，但是这种利润也让人无法阻挡，国内民众的热情也相当高，婆罗洲的土地几乎无限。他们过来之后，几乎是想耕种多少，就能弄到多少。而且就算不想种田，南华刚刚建国，急需各种人才。

在国内郁郁不得志，到了南华，说不定还能当一个从龙功臣，尤其是那些商人，更是抓紧时间，跑马圈地，争取在肥肉上头咬一口。

人口市场上头，格外的热闹，各路的牛鬼蛇神也都出现了，施剑飞带领着几个兄弟，驾驶着三艘破船，也来到了马辰。

刚一进入港口，他的几个兄弟都四处张望，一看到巡逻的士兵，还有些缩手缩脚的。这时候有几个水兵也发现了他们，急忙走了过来，厉声说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把身份证件拿出来？”

施剑飞身材高大，足有186左右，一看到这些士兵，急忙躬身赔笑：“各位老总，小的是生意人，过来看看买卖。”

领头的士兵看了看他，冷笑了一声，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然后笑道：“是玩枪的吧，做的是没本儿的生意，对吧？”

施剑飞一看被人家识破了，也急忙说道：“老总，实不相瞒，我是海盗出身，不过你放心，我们从来不抢华人，只抢洋人，这两年有点活不下去了，听说现在南华建国了，就想过来找条生路。”

这个士兵看了看，然后点点头：“和我说没用，我带着你们去见见长官，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施剑飞几个人战战兢兢，被带到了一个登记处，这里主要是负责华人移民的，国内的民众过来，要先在这里交接，然后那些商人才能去市场挑劳工。

负责人询问了施剑飞的情况，听他介绍完毕之后，这个负责人也没难为他，笑着说道：“你们是海盗出身，想要当兵恐怕有难度，现在有两条路，一个是去当农民，老实的耕种土地，再有就是经商赚钱，不过你们要是还想着重操旧业，只怕会有麻烦啊。”

“不敢，不敢！”施剑飞连连摆手：“长官，弟兄们都不想打打杀杀了，只是做生意我们也不懂，真有点为难。”

“也不用为难，看见没有，这些都是国内过来招募劳工的，说白了就是买人的，你们愿意做，我就给你们开个证明。然后到集市上弄得劳工，送回国内，就能小赚一笔，一个人能换五块钱！”

施剑飞脑子可不慢，一个人五块钱，从南洋到国内，食物和饮水还用不上一块钱，刚才听人说一个劳工不过两块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把一个人送到了国内，就能赚到两块钱以上，送五十个人就是一百块。一个普通工人，拼死拼活干一个月，也不过是五块大洋而已，这个买卖太值得了。

“多谢长官指点，一点小意思，您开恩收下吧！”

说着施剑飞将一个破布口袋塞在了这个负责人的手里，里面沉甸甸的，装了五块精致的西洋怀表，全都是施剑飞当海盗，积攒下来的好东西。

这个负责人看完之后，点了点头：“施兄弟，其实换人也有学问，用大洋直接买并不合适，你可以先到军队里头，用低价买点废旧军火，只要能打响就成。然后去和那些土著头人换奴隶，一把枪二三十块钱，至少能换到十个奴隶。”

施剑飞一听这话，急忙躬身施礼：“多谢长官提点，小的要是有了飞黄腾达的一天，一定不会忘了您。”

第七百八十章海军向前冲

施剑飞领着几个弟兄，在市场上转了一圈，到处都是挑选劳工的商人，一排一排的土著，全都被绳子系住了胳膊，就像是一群牲口一样，任由挑选。年老体弱的被甩出去，青壮谈好价钱之后，直接带走，有些老的没人要，就要打折，两个人算一个，三个算一个，争争讲讲，好不热闹。

“头儿，那边有三十多个老弱的劳工，两块钱三个人，咱们是不是买点，运回国内去？”

施剑飞冷笑了一声：“你脑子坏掉了，海上漂泊有多苦，你们不知道么？这帮老弱带回去，死几个人很正常，而且他们也卖不上价钱，消耗的粮食又多，搞不好会赔钱的。多长点心眼，要是有便宜占，早就让别人买走了，何必留在这里呢！”

“头儿，还是你聪明，兄弟们就指着您了。”

施剑飞带着几个人转了两个回来，一个土著也没买。他倒不是舍不得钱，包里就有一千块，这是多年做海盗攒下的一点积蓄，足够买五百个劳工了。

不过毕竟是海盗出身，施剑飞干什么事情都想着多捞一点，走一趟这么辛苦，要是只赚几百元，实在是没有意思。

就这样来回转了几圈，他突然发现有一个土著头人，牵着几十个女人，垂头丧气的走了过来。看到这里施剑飞顿时眼前一亮，急忙拦住了这个头人。

他当海盗多年，也懂得土著的语言，一问之下，他才搞清楚，这个头人听说这边有人收购奴隶。他就想要换些军火，在土著战斗之中，往往是把青壮杀掉，而fu女则是掳掠回去，结果这个头人就认为fu女的价值要高于其他的青壮。

可是当他带着几十名fu女过来的时候，这边竟然只收青壮，对于fu女没什么兴趣，因此他只能回去。

施剑飞听了听，也看了看那些土著女人，不过看过之后，眉头也都皱了起来，她们黑漆漆的，瘦小干瘪，模样也不好看，身上还有一股味道。

手下人看得也有些皱眉：“头儿，这些娘们和猴子一样，就是出去卖，也没人要。”

“闭嘴！”施剑飞突然眼前一亮，拉住了那个头人说道：“我愿意用一条枪换三十个人，有多少，换多少，你看怎么样？”

那个土著头人一听，顿时眼前一亮，这个价钱可比青壮还要贵很多，他顿时就点头了。

“我们还有一百多个女人，全都给你们！”

施剑飞一听竟然还有，更是喜出望外，他当即跑到了军队那里，给负责的军官塞了两根自来水笔，然后用二百块钱，买了十条枪，这位军官还算不错，又给每条枪配了二十发子弹。

拿着这些东西，施剑飞立刻找到了那个土著头人，从他手上换来了一百八十名女人，又经过一番搜罗，一共凑了三百二十多fu女，全都押送着到了他们的船上。

施剑飞一共有四条船，两大两小，全都装得满满的，他又从手里拿出了

五百元，交给了手下人。

“去，多买点食物和饮水，最好在买点衣服和药品。”

“头儿，您不会是怜香惜玉了，这帮东西有点吃点就行了，怎么还要衣服和药品啊，难道是养老婆不成？”

“别废话，我告诉你，要是能把她们平安送回国内，咱哥几个的老婆都有着落了！”

手下人不敢违抗，急忙准备好应用之物，然后他们的四艘船只立刻启程，施剑飞在南洋混了多年，对于大海已经相当熟悉了。

不过这一次和以往都不同，如果真能按照他想的那样，只要这次成功了，他就能从一个海盗，一跃成为企业家，成为大老板，有了钱之后，再装点一下门面，他这个土匪头子，也能人模狗样的混进上流社会了，到时候谁知道他是海盗出身，靠着贩卖人口起家。

不过说起来，贩卖人口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欧洲列强几乎都卖过黑奴。在几十年前，美国搞西进运动，大修铁路，南洋的殖民者大力开发资源，全都贩卖过华工，施剑飞就亲身接触过那些猪仔。

他们身上没有衣服，为了避免逃跑，还涂上了标记，有的人还带着刑具，比起黑奴还不如。结果这些年过来，西方人把一切都开发的差不多了，兜里也装满了钱，然后就装起了文明，对这个，对那个指指点点，也不知道看看自己的屁股。

既然西方人的老祖宗都是靠着海盗起家，也干过贩卖人口的事，施剑飞这点行为，也不算什么了！

他们的船队距离大陆越来越近，施剑飞的心里头也越来越ji动，坐在船头，有时候皱着眉头，有时候忍不住嘿嘿大笑，整个一副神经病的模样。

“头儿，再有一天就回国了，如果多航行几天，我怕你都魔怔了！”

“胡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老大发财。”

买卖人口毕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所有运人的船只都先到三亚交割，然后由国内的人员，统一核准，包装成海外劳工，在分批送回国内。

施剑飞带着三百多土著女人到了海口，下了船之后，就发现有不少商人都在登记这些土著，给他们换取新的身份证件，和劳工证明，有了这玩意之后，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的送回其他地区了。

而且按照运输劳工的多寡，他们还能获得一些额外奖金。这些买卖人口的商人一个来回下来，能从三处拿钱，首先向南洋移民，政府要提供一些补贴，另外把人送到了婆罗洲之后，南华政府也要给予一点奖励。

同时从土著手里头换人之后，再贩卖给国内的工地矿山，又能得到一笔。而且政府还会根据工作情况，给予一点津贴，算起来一趟走下了，少说也有几百块，多的甚至能赚到上千块。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用这么点钱，就换来一个能劳动几年的苦力，实在是划算到了极点，当然这些土著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三五年之内，基本上就会耗光体力，彻底累死。

负责登记的人员本来正在登记劳工，突然看到施剑飞带着一群女人过来，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

“工地要的是能扛得动石块，挥得了大锤的青壮，你弄一帮老娘们回来，这算是什么事啊，我恐怕没法帮你登记。”

“别啊，长官您听小的说几句。”施剑飞急忙说道：“这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些土著女人是黑点，是丑点，但是好歹能生娃娃，好歹是个娘们。小的也是穷地方出来的，有多少光棍汉一辈子找不到媳fu，甚至为了延续香火，都要找傻子瘸子。这些土著女人年纪合适，身体健康，最重要的是不要彩礼，还听话老实。送回国内，不得有人争着抢着要，您说是不是？”

这个登记官员一听，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施剑飞这个黑大个，笑着说道：“人长得粗，你这心可够细的，我去和上头报告一下，看看他们怎么处理。”

很快这个情况就报告给了葛月轩，他原本负责两广的情报工作，目前则是全权负责和南华的贸易。国内的武器物资，南洋的特产和劳力，全都归他管。

葛月轩见到了施剑飞之后，听了听他的说辞，顿时也是醍醐灌顶，这个黑大个给提供了一条不错的想法。买卖土著劳工，其实上头也有想法，不只是要榨取劳动力这么简单，还要改变人口结构，让华人在婆罗洲能保持优势。

现在一想，除了杀人，除了抓捕劳工之外，进行通婚也是不错的招数啊，正如施剑飞所说，医疗条件很差，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闯生死关。

国内有不少的光棍，要是能在南洋多弄一点女人回来，也是一个补充。另外到了南洋的那些华人，是不是也可以多娶几个土著女人，加快通婚同化。

想到这里，葛月轩立刻意识到了施剑飞这个设想的价值，他一面安排人专门带着施剑飞和这些女人回到国内，看看有没有人要。另外他又急忙向上报告，要是采纳了，这也算是功劳一件。

其实相比底下的热热闹闹，上头对于南洋的问题，是相当的沉默，就连新闻报道也不愿意多说。

当然国际上对此可是相当的热闹，各大报纸都在争相报道，在凡尔赛，华盛顿会议之后，世界格局基本稳定下来，而这次南华建国则是打破了这个局面。

另外华人建国，也勾起了西方人内心深处的*祸恐惧，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的强大，各种不利的论调也都出现。有些白人至上主义者鼓动西方世界再度联合起来，帮助荷兰，消灭南华。

不过媒体虽然热闹，但是各国政府还相对克制，当然si底下的交锋越来越多。

其中英国积极撺掇美法，甚至要拉上日本，共同向中国施压，迫使中国放弃对南华的支持，他们好剿灭这个国家。

可是这三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法国控制了越南等地，要是和中国闹翻了，引得大军南下，他们怎么保住殖民地了。

至于美国对南华建国非常不满，尤其是担心影响到菲律宾，可是他们在中国有巨额投资，美国人也在权衡利弊。

日本人倒是相当积极，希望能压住中国的势头，看透了这些列强的嘴脸之后，张廷兰立刻采取了措施，他把突破重点放在了日本人身上，中日两国最近，敌意也最大，张廷兰也最害怕美英支持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因此张廷兰授意外交部，给日本开出了条件，双方可以共同开发利用婆

罗洲，而且南华可以提供日本人五百万亩土地用来种植橡胶，还可以给予日本人勘探石油的权力。

这个条件开出去之后，日本人顿时口水流了一地，说不动心，那是不可能的，石油和橡胶都是不折不扣的战略资源，而且土地更是日本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况且从南华的成功，也让日本人看出了西方的虚弱，日本国内的南进派也瞬间抬头了。何必盯着中国，何必天天想着和这个庞然大物交战，要是把矛头转向南洋，说不定收获更多，利益更大。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中日之间达成了一项密约，由日本提供给南华三十艘退役军舰，帮助南华组建一个拥有商船20万吨的运输公司。而南华则是开放投资，提供石油和橡胶，抵偿军舰的费用。

这种交易看起来中国有点吃亏，不过把日本人绑在了战车上面，就多了一层垫背的，中国肩头压力也小了不少。

稳住了日本之后，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美国身上，至于英国张廷兰已经不在乎了，就算得罪死了这个过气帝国，他们也不能把中国怎么样。

中美之间经过了一番交涉，张廷兰同意向美国开放婆罗洲，为了避免菲律宾也出现起义的问题，可以将菲律宾的华人移民到婆罗洲，并且中国保证，尊重美国在南洋的利益。

经过了一番紧张的利益交换，由于南华建国带来的一些危机已经化解了不少，只剩下荷兰在那里狂叫，英国人在背后叹气，不过凭着他们，也难有作为，张廷兰也轻松起来。

不过主动割肉，张廷兰还是有点心疼，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要不然早就一口独吞了。张廷兰也对于海上力量越发的渴望，因此他立即抽空，到了旅顺船厂，布置新的任务。

海军司令沈鸿烈，海军军备总局局长吴毓麟，分别带着海军将领，以及军工人员聚集在了一起。

张廷兰扫视了一下，然后说道：“这次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动工建造两艘航母，另外还要动工四艘重巡洋舰，我们要在三年之间，打造两艘航母，争取在五年之内，建成远东最强大的海上航空兵。”

张廷兰这话一说出口，在场的众人都格外的振奋，沈鸿烈更是把拳头攥紧了：“副总统，经过我们多次训练试验，发现航母比起战列舰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要想迎头赶上世界海军的发展脚步，航母是最重要的一环。”

吴毓麟也笑着说道：“航母的确重要，不过副总统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就在几个月之前，我们把雾岛号战列舰做了一些修复，海军也要有第一艘战列舰，航母的保镖也更厚实了！”rs！。

第七百八十一章民族融合

将击沉的战舰捞出来，重新利用，这也算是各国的通行做法，日人在甲午战争之中，竟然掳走了镇远舰，编入联合舰队。在1912年，日人将镇远舰拆除，不过这帮畜生竟然将镇远舰的铁锚和铁链置于东京上野公园，以此羞辱中国人。

另外有传言，日人甚至从镇远舰上拆下了一些零件，制成了房屋，随舰殉国的英灵，在异国日夜嚎哭，简直令人发指。风水轮流转，在和奉军的作战之中，日人也损失了两艘战列舰，而且都是三万多吨的大家伙，比起镇远舰更有震撼力。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张廷兰就立刻下令将金刚号和雾岛号捞出来，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这两艘大舰终于都被弄了出来。其中金刚号受损相对严重，已经被从中间炸断了，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因此只是当成了废旧钢铁，被回收利用了。

不过按照日人的做法，张廷兰也把金刚号的铁锚和铁链送到了当时的奉天军事博物，在入主中原之后，又被送到了国家军事博物，并且用金刚号的钢铁，熔炼了十把精致的配件，给了海军的有功将士。

至于雾岛号，由于沉没在了旅顺外海，舰体损害很严重，但是并没有伤到结构，还有利用价值，庞大的船体就一直留在了旅顺船厂，中国的工程师也多次研究这艘战舰，从中找出日军舰的弱点。

吴毓麟笑着向张廷兰说道：“副总统，以往我们就想修复雾岛号，填补我们海上力量的缺口，不过由于国内生产不出大型军舰的动力系统，因此这个愿望就一直没有实现。就在一年之前，我们终于有了进展。说起来也算是侥幸，把雾岛号修复成功了。”

大型军舰的动力系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让几万吨的庞然大物，在海上快速平稳的行驶，对材料，对工艺，都有着相当要求，世界上能够生产大型军舰动力设备的国家屈指可数，德国虽然有类似的技术，不过由于马肯森号的问题。协约国已经加强了对德国的约束，大型的设备不准出口中国。

造船厂方面也只能转向别的方面，最后吴毓麟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身上。在后世大名鼎鼎的通用，此时还不算最重要的军工企业。

他们负责为美国海军战舰提供蒸汽轮机，美国人也面临着两个选择。一个是反动式蒸汽轮机，一个是冲动式蒸汽轮机。反动式蒸汽轮机是早期蒸汽轮机的技术方案。因为相对简单、容易实现。代表就是英国的蒸汽轮机。

不过反动式技术上相对简单，但是其缺点是功率很难提升。通用公司没有采用反动式，而采用了冲动式。后世的船用蒸汽轮机都是冲动式蒸汽轮机，这种效率更高。不过美国人遇到了高速运转时震动强烈的问题，由于在技术上还未完全掌握叶轮的高转速与振动之间的关系，通用的冲动式蒸汽轮机并不成熟。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鸡肋。

弄得美国战列舰都是慢乌龟，不过美国人为了鼓励国产，不得不采用，其实说起来。任何工业国家，都有这么一段过程。

经过一番权衡，美国人的玩意虽然有缺陷，但是这已经是唯一现实的选

择了，要是完美无缺的好东西，人家也未必卖给你。因此吴毓麟就咬了咬牙，从通用引进了全套的技术和生产线。

这笔交易是在1923年完成的，弄回来之后，中国方面就从德国聘请了一大批的船舶动力专家，搞联合攻关，不过就在一头雾水，没什么进展的时候。英国人wilfredcampbell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解了决转子高速旋转稳定性问题。对当代冲动式汽轮机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用公司靠着他的成果，在冲动式蒸汽轮机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到了这个时候，通用才感到了后悔，可是也没有办法，他们全套的技术已经落到了中国手中，而且由于这层窗户纸捅破，中国方面也瞬间弄清楚了其中关键。

而且由于有了大批的德国专家帮忙，中国不只锻炼了科研队伍，而且还做了上百项的改进。就在奉天号下水的时候，中国方面终于在大型的船舶动力上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

一下子就让中国在这个领域甩开了日，挤进了世界先进行列。不过由于还没有实际验证，吴毓麟他们并没有敢贸然在新舰上使用，而是选择了先修复雾岛号，练练手。

经过修复之后的雾岛号，装甲做了加强，另外又加装了大量的防空武器，使得这艘战列舰成了不折不扣的火刺猬，排水量也增加了3000吨，满载排水达到了39000吨。

不过由于更换了新式蒸汽轮机，达到了125000轴马力，在试航的时候，速度竟然达到了30节，已经超过了原来的设计数据，有了这样的航速，已经完全能够跟得上航母编队了，也难怪吴毓麟说起来的时候，也是眉飞色舞，得意洋洋。

张廷兰听完介绍之后，也是异常的高兴，这年头占美国人的便宜不容易，而且新的雾岛号不只占了美国人的便宜，还狠狠的打了日人的脸，实在是一大快事。

“副总统，既然雾岛号已经修复好了，还请您该改个名字吧，然后正式编入海军编队，我们可都等不及了！”

张廷兰也笑着点点头：“我看就叫长白山号吧，以后再建造战列舰，战列巡洋舰，全部用名山命名。”

“副总统，您是说还要建造战列舰么？”吴毓麟把眼睛瞪得老大，毕竟张廷兰也说过，也重点发展航母，要是再建造战列舰，恐怕经费又要增加了。

“建造什么军舰，要看战略需要，当初主要考虑在近海作战，可能得到岸基飞机保护，航母编队不需要战列舰护卫。但是现在拿下了婆罗洲，我们的海军就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要维护南海航线的安全。两千多海里的距离，岛屿地形又十分复杂，没有战列舰护航，我担心航母过于脆弱。”

沈鸿烈一听也是频频点头：“副总统考虑的有道理，其实建造战列舰也不一定浪费太多资金，我们把战列舰定位成航母的保镖，火力不需要特别突出，只要速度能跟得上，防护差不多，就完全能够胜任了，主要的攻击任务还是交给飞机。”

“没错。”张廷兰说道：“战列舰船厂方面要开始着手设计，不过要在航母下水之后，才能动手建造。”

吴毓麟也急忙点头，他就是负责海军军备的，越是重视，得到的资金就越多，他就越高兴。

“副总统，新一代的航母我们已经设计出来了，标准排水量23000吨，满载排水量27500吨，飞行甲板的长度260米，航速31节，能够搭载70架飞机，战时可以搭载90架。”

吴毓麟说着将绘制的图纸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然后继续说道：“这一级航母是中国正式建造的第一级，一切以稳妥为主，主要的作用是技术积累，因此没有直接将吨位提升到三万吨以上。不过环顾美日等国，他们还没有正式建造真正的大型航母，在这一点上，我们又走在了前头。”

张廷兰的脑中转过一些早期航母的数据，比如日的苍龙级，美国的约克城级，黄蜂级，排水量也都在2万吨上下，甚至还不到两万吨。以目前的舰载机情况，两万吨的航母已经足够了，当然到了二战的时候，就有些落伍了。

不过落伍也没有关系，张廷兰并不准备让这两艘航母服役到二战，比如雄心勃勃的意大利，或者是小胡子执政之后的德国，要是有了航母，说不定能给西方带来更大的损失。

美国人敢号称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中国就当纳粹的后勤处，看看谁能玩过谁。张廷兰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海军方面可以加大投资力度，旅顺，青岛，江南几大造船厂全都动起来，除了航母之外，其余的护航舰艇，后勤补给舰艇，也都要加快建造。至于经费问题，你们不用担心，从婆罗洲开发基金里出。”

这个所谓的婆罗洲开发基金，其实就是南华立国之后，用岛上的土地和资源，向银行借的一笔庞大贷款，总数超过了十个亿。对于南华来说，中国的海军越强大，他们就越安全，因此支援中国海军发展，也是十分正常的选择。

张廷兰在旅顺逗留了三天，最终确定要建造两艘航母，四艘重巡洋舰，十艘轻巡洋舰，五艘油船。这个庞大的订单撒出去，整个军工企业是欢欣鼓舞，造船的配套企业成千上万，这份订单，至少能增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

将一切安排好之后，张廷兰匆匆忙忙回到了北京，刚刚到了进京，王永江就主动找了过来。

“拙言，下头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鼓励国内娶南洋的女人，尽快实现民族融合，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光是一个婆罗洲，就有几百万的土著，如果都杀了，不只招来非议，而且也是一个损失，我看不如利用起来，青壮的男子尽量消耗掉，老人就让他们自生自灭，而那些孩子，则全面接受汉化教育，至于女人，就尽量的通婚，不出几十年，都成了混血，民族问题也就解决了。”

第七百八十二章超额完成

时间进入了1928年，一五计划也进入了最后一年，各个主要行业，相继都进入了收获期，各方数据汇总起来，发展数据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本制定目标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些冒进，结果实际上数据比起预想的还要好，几乎提前一年，完成了任务，政府上下格外的振奋。

王永江亲自拿着一摞统计结果，找到了张廷兰，一见面就笑着说道："拙言，我们当初还是有些低估了国家的潜力，虽然还有10个月左右，一五计划才彻底完成，不过从目前来看，各项指标，基本上达到了我们当初设定的目标。而且还有一个喜讯要告诉你，根据计算，27年我们的工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了！"

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成为国家经济的主导力量，其实就可以算是实现工业化的标志了，后世中国，其实在一五计划完成之后，基本上就算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了，虽然非常初级，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个成就。

当然有人会认为当时中国工业人口太少，城市化太低，广大农村的经营方式还相当落后，其实这些都没错，但是这其实是一种苛责，因为英美日俄等国在二战之前，实现工业化的时候，他们的农业人口也远远超过工业的。

算起来用一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从一穷二白，成为初级工业国，这一个跨越，堪称壮举！不过要让所有人都卷入工业化的生产之中，建成工业强国。需要走得路还相当的遥远，毕竟中国太大，人口也太多了。

在这个时空当中，从最早在东三省积累的家底，一直到24年实行一五计划，也走过了十年辛苦路。而一五计划实现的这几年，是工业加速发展的时期，工农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1%，农业为4.5%，工业为18%。

其中轻工业12.9%，重工业则是惊人的25.4%。这也和政府的主导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23年的30%上升到1917年的51.7%，预计在28年，这个比重会达到55%。工农业结构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已经踏出了工业化最坚实的一步。基础被牢牢的建立起来。

过去的四年之中，平均每年中央投资达到了3.5亿元。28年则是上涨到了5亿元。另外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也大力的投入，总值超过了50亿元。

另外由于实行了土改之后，每年都动用超过三千万以上的农民，参加到了义务劳动之中，在农村修建了水库三万多个，灌溉水渠五万多公里。整修农村道路超过二十万公里。如此庞大的基础建设，政府尽是付出了一些基本的材料费用，至于花费最大的人力成本，却都节省下来。这也堪称土改最大的成就。

政府有限的财力集中到了工业领域。先后投资建成了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无线电等行业。原有的钢铁，煤炭，冶金，采掘，电力，造船也都得到了长足进步。

这些行业并不是东三省原有工业的简单扩大，就拿飞机来和汽车来说，原本主要是靠着军事订单，才能够维持下来，这五年之中，除了军队的订单之外，也走向了市场，走向了民用领域。

工厂盈利能力越来越强，国货已经基本控制了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产业规模越发的壮大，产品性价比越来越好，而且一旦到了战时，动员之

后，工业潜力会成倍增加。

主要的工业产品中，中国也取得了喜人的进步，其中钢产量在1927年达到了493万吨，而在28年，则有望得到550万吨。

钢铁就是一个国家的底气，这个产量，已经达到了日本的两倍还多，也已经超过了苏联，有了这些钢铁打底，即便是再和这两个国家碰上，中国也有充分的信心。

一寸山河一寸血，那是弱者的无奈悲壮，那是不懂建设国家的惩罚，真正的强者，应该用钢铁彻底碾碎对方，用滚滚洪流淹没敌人。

而且中国的钢铁产业发展势头并没有减慢，而是越发的惊人，除了东北，华北，武汉等地，安徽马鞍山，四川的攀枝花，海南的石碌等大型铁矿也陆续发现，一批新的大型钢铁企业建立起来。

在未来五年之内，中国钢铁产能至少还能翻一番，达到1000万吨，这当然是政府的估计，其实张廷兰很清楚，如果操作得当，这个数字还会增加更多，道理很简单，经济大危机就要来了，抄底西方的时机已经不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还会迎来更大规模的发展。

除了钢铁之外，以1923年作为基础，原煤为1.31亿吨，增长98.596，发电量为310亿度，增长204.4%。机床产量达2.8万台，增长17.7倍；棉布为50.6亿尺，增长3296，糖86万吨，增长92%。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粮食产量达到了13000万吨，根据1926年结束的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达到了4.99亿。

其实说起了也是一个悲哀，从清末，一直到民国，中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人，只能通过食盐的消费数量，来进行估算，其实所谓的四万万五千万，不过是一个虚数而已，由于统计不准确，实际上还会有隐藏人口。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才知道中国有超过6亿口，满打满算，民国三十八年，中国人只增长了不到一亿人，按照当时的生育数量计算，中国至少饿死了两三亿人。

如果按照后世的标准，几乎年年都有饥荒，更要命的不只是天灾，还有花园口决堤的**，算起来中国人在民国这段时间之中，遭受的苦难简直难以计算，或许只有在十里洋场里跳舞的人，才会怀念那个时代。

对于此时的张廷兰来说，随着国家统一，医疗条件改善，人口大膨胀的时期也快要到了。按照目前的数额计算，人均粮食260公斤，虽然还不够温饱，但是已经基本不会出现饿死的情况了。

不过粮食的压力依旧十分巨大，为了应付人口的快速增加，加大开发南洋的力度，将婆罗洲打造成新的粮仓，同时继续增加化肥产量，只要让粮食增产的速度，跑赢中国人口膨胀的速度，就可以让中国基本摆脱饥饿的阴影了。

“拙言，目前化肥每年增产达到了50万吨，比原定的30万吨足足多出了20万吨，另外根据估算，婆罗洲五年之内能开出3000万亩的土地，另外加上东北和西北的农产，粮食危机基本能够解决，相反不只不用担心挨饿，我们还能适当的出口粮食，换取外汇了。”

王永江欣喜的说道：“当初拙言你就说过，中国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挨打，一个是挨饿，现在十年下来，我们可以骄傲的宣布，这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了！”

张廷兰也是哈哈大笑，格外的畅快，一直以来，张廷兰的肩头都有一副沉甸甸的担子，甚至在最初几年，他一闭眼的时候，就仿佛能听到炮击北大营的声音，就仿佛能看到几十万的同胞，惨死在南京城，就看到山河破碎，无数同胞哀嚎……

来到了这个时代，残酷的现实，就迫使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有一种使命感，必须改变这个世界。直到今天，心中的阴云全都散开了，中国已经膨胀的足够庞大了，虽然还不至于强大到无人敢于侵犯，但是至少说，中国已经拥有了击败任何对手的信心。

除了工农业的发展之外，交通事业也进步飞快，万众瞩目的川汉铁路已经完工通车。就因为这条铁路，才掀起了保路运动，最终让满清覆灭。

而现在川汉铁路修通，不只实现了四川民众的梦想，更是将四川，湖北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另外通过宁汉铁路，四川的土产能够快速的送到上海，同时江浙一带的商品也能直接深入内地。

一条铁路，把长江沿线全都盘活了。另外粤汉铁路也修通了，卢汉铁路的复线也铺设完毕。最为重要的是武汉长江大桥修通了，长江天堑也被征服了，南北的铁路可以畅通无阻，铁路运输能力增加了三倍多，武汉成了全国的铁路枢纽。

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也都修筑了复线，基本上全国各省，除了高原地区之外，已经基本通了铁路。虽然高原还没有通铁路，但是川藏，新藏，滇藏三条公路已经修通了，运输能力大幅度的改善，内地的军队可以轻松的开进高原。

国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解决高原的问题，也就水到渠成，张廷兰已经在四川囤积了五个师的兵力，只等时机成熟，就立刻开进去。

“拙言，这几年发展虽然十分迅速，不过也有相当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按照我看，行政体系必须调整，原本为了便于管理，设立了长江眼线发展办公室，又设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原土改也有办公室，西北还在军管之中，这些地方都要调整，真正建立起垂直的行政体系。”

说到这里，王永江也皱着眉头：“另外还有一点，江浙的问题也不能不处理了，这个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必须控制在国家手中。”

第七百八十三章上海滩

王永江和张廷兰谈到了两点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全国除了高原地区之外，基本上全都平定下来，而且各地区经济都在持续发展，土匪武装也基本清理干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

原本各级官员的职权，行政区域的划分，都必须落实下去，明确责权，才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王永江对此也早有腹案："拙言，依我看行政区可以划分为省，市，县，乡，村，一共五级，各省归属中央直辖，诸如巡阅使，总司令，主席，主任一类的职务，统统撤销，强化中央的控制力。"

张廷兰点点头："这是应该的，不过要想理清各级行政机关，恐怕又要大量招募官员了，不然人手不够用啊。"

王永江笑着说道："中国从来不缺当官的，更何况这五年，全国的识字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文盲大大降低，读书的人多了，官员的选择空间也就大了。不过有人向我提议，要求在全国举行直选，就算总统和省长不能直选，县市一级的官员也应该靠选举产生，尊重民意。如果推行选举制度，有些官员就不用直接任命了。"

还没等王永江说完，张廷兰果断的摆了摆手："岷源先生，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我不想考虑选举的问题。市县一级，看似不起眼，但是那也是百里侯，涉及到几十万，上百万人的福祉，不能草率。"

王永江也苦笑着说道："拙言，我也清楚，只不过各地都有选举的声音，主张要向西方学习，逐步扩大选举范围，这一点在新民党内部，也有不少的呼声。"

"岷源先生，孔子说过。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要是任免官员这种大事情，靠着选举，那就是礼乐征伐自下而上，那是要乱国的！这是咱们老祖宗在两千多年前就看明白的事情。"

"这话似乎有些过了吧，西方国家连元首都是选举出来的。也未见得就乱国了。"

"岷源先生，西方能玩选举，有两个前提，第一是他们有发达的经济，第二是他们有相对独立稳定的社会结构。有了钱，就有了回转的余地。不论选谁，大家都能过的差不多，因此没必要折腾。有了稳定的社会结构，就算政府权力较小，社会也能正常运作，而且还能防止外国势力渗透。不过就算具备了这两点，西方人也不敢搞全民普选。我们这点家底，要是玩选举，根本不够内耗的。"

"拙言，你说的我也想过，因此我反对直接选举元首，甚至省一级的长官也不行，不过县市一级，似乎可以松口。给下面一点念想吧。"

张廷兰果断的摆了摆手："岷源先生，我看要说清楚选举这个问题，该从官员的选择上说起。"

其实坐到了张廷兰现在的位置，选举到底该不该搞，张廷兰也不断的在思考，经过反复的观察和思考，张廷兰觉得。贸然进行选举，只会误国害民。

谁都知道，如果一个人生病了，肯定要去找医生。而不是先找几百个人过来投票，看看该怎么办。

治国也是一样，必须找专业人才，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如果能胜任一省之长，基本可以去国外当一个元首了，如果能胜任市县的长官，也可以去小国干个总理。

正因为如此复杂，因此中国的官员，尤其是一方的领导，必须经过系统的培训，首先要出身理工科，或者是法律专业，这些人才有缜密的思维，能够用系统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找到问题的根源。

光是这一条，就把大多数人挡在了外面，而靠着选举，选出来的人可能形象很好，可能很会说话，可能很有亲和力，但是最要命的就是这些人工作能力普遍成问题。官员是要拿来用的，而不是当成青春偶像，来欣赏的，选出一帮行为艺术家，只会坏事。

“岷源先生，在国家建设的事情，最好不要过于尊重民意。我敢担保，要是让老百姓公投，他们一定会同时选择减税和增加福利。”

王永江一听这话，顿时也是愕然，没错，民意这个东西，往往就是这样矛盾。对于普通人来说，肯定会盼着工作时间短一点，工资高一点，做好不用工作就给钱。

“说起来普通人的确是短视的，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

“选出一帮中看不中用的花瓶，这还只是小问题，还有更大的麻烦在后面。”张廷兰忍不住说道。

“拙言，还有什么麻烦？”

“国家统一。”张廷兰轻轻吐出了四个字：“选举就意味着各级行政长官要对地方民众负责，而不用对上级负责。为了迎合选民，他们就会多向上级要东西，少往外拿东西。偏偏中国是个地域差别非常大的国家，必须对一些落后地区进行支援。一旦领导人选举产生之后，富裕的地方埋怨中央拿得多，贫穷的地方也埋怨中央给的少，对于一些富裕的地区，他们直接独立出去，或许经济效益更高。长此下去，难道国家不会四分五裂么，地方之间难道不会矛盾重重么？”

听到了张廷兰的这番分析，王永江顿时彻底叹服了，忍不住起身对张廷兰施了一礼，苦笑着说道：“拙言，我也是一时糊涂，竟然没有看透这背后的问题，险些误国啊。”

“岷源先生，中国和西方来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在西方社会之中，有贵族的存在，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社会结构几百年都没有变过，因此他们有稳定的上流社会，能够操控国家。可是中国不同，我们三百年就是一个轮回，而且还有科举制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社会是流动的，因此必须有强力政府，作为社会的纽带，不然国家就要四分五裂。”

“拙言见识高明。又给我上了一课啊！其实鼓吹选举的这些人，也未必看得这么清楚，只不过想打着这个旗号，从政府手中抢夺权力而已。”

“岷源先生，民主是个好东西，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比如社会福利，比如环境保护。但是有些更重要的东西，解决不了，比如国家独立，比如工业化建设，比如争取世界资源。比如控制既得利益集团。这些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和民意违背的，偏偏中国正需要逆水行舟，向前冲刺，实在是不能把精力浪费在内斗上。说到底政治家要引领民意，而非被民意牵着鼻子走。”

“拙言，既然如此。这个选举的提议，就彻底搁置吧。”

“不必。”张廷兰说道：“我是反对各级主要官员直选，但是各级的议会还是要选举的，不过要对这些议员的权力进行调节，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监督，防止各级官员**，对于违法乱纪的官员，果断揪出来。对于上级落实的任务。下级议会不许干涉，平级议会，对政府的一些政策，只有备案审查的权力，如果有明显缺陷，才能驳回。”

“这可是大手术啊。”王永江忍不住说道：“限制议会权力，在新民党内部。就会有不少的异议，拙言我看还不宜操之过急。”

张廷兰微微一皱眉头：“岷源先生，不是你建议我处理行政体系的问题，怎么现在又反对了。”

“谁知道你的动作这么大啊！”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实不相瞒，我听说黎元洪最近连续晕倒几次，身体也很不好，估计撑不了多久了。拙言，你也当了五年的副总统，我看该向上走一步了，一切已经水到渠成。”

“岷源先生，其实说心里话，我还想再当一任副总统，然后再干两任总统，到时候就退下来，实现权力平稳过渡。”

“拙言，送你俩字：天真！”王永江笑着说道：“拙言，放在以前，你也是开国君主了，你见哪个开国之君，能早早的交出权力的？”

“也不是交出权力，其实不管是当个荣誉大总统也好，还是大元帅也好，总之要定下规矩，国家元首要有任期。”

“拙言，我看你还是别拖了，算来算去，适合当总统的，已经没有谁了，能者多劳吧。”

说到了这里，张廷兰也点点头：“再给我点时间权衡一下，总之看看黎元洪的情况吧。”

张廷兰和王永江敲定了行政系统调整的问题，选择被排除之后，他们确定了扩大招收公务员的计划，着重招收一批高学历，肯办事的年轻人。

“拙言，整个一五期间，各项建设相对都不错，唯有一个问题，不尽如人意。”王永江皱着眉头说道：“我们搞经济建设投资，多数都来自政府，社会投资并不积极。”

“是没有钱么？”

“不。”王永江摇了摇头：“中国虽然穷，但是这么大国家，有钱人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些人都把资本投到了金融市场，尤其是上海等地，更是投机盛行。”

“找死！”张廷兰毫不客气的说道：“这帮人简直不知死活，难道还看不清楚，凡事过犹不及，危险就在眼前了。”

“哦，此话怎讲？”

“依我看问题还出现在国际上，欧美等国因为战争消耗，带来了一个繁荣时期，算起来已经经过十年了，生所谓水满则溢，月盈则亏。西方的繁荣撑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泡沫戳破，全球金融动荡，股市必然暴跌，只怕比起当年的橡胶股灾还要可怕，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跳黄浦江了。”

“有这么严重么？”王永江略带迟疑的问道。

“比这还要严重，我刚刚从弗雷德那里得到消息，他十分肯定的说，金融资本已经开始在背后做局了，一场空前的危机就要到了。”

王永江顿时就打起来精神：“拙言，这可不是小事啊，要是西方真有这种风险，我们必须提前准备。中国本钱不多，要是再出现动荡，就要麻烦了。”

张廷兰点点头：“全球都有泡沫，我们要做的就是提早戳破，防止受伤。而且还要抓住这个机会，在全球范围之内，捞到一些好处，加快国家建设。”

其实算起来距离29年的经济危机，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也应该开始着手布局了，因此张廷兰和王永江谈了之后，就决定立刻南下。

说起上海滩，恐怕无人不知，十里洋场的繁华，黑帮大亨的豪气，才子名媛的故事，政治人物的起起伏伏，全都汇聚在了这个梦幻一般的城市，就像魔鬼一样，有着无比的光鲜，也有着丑陋的罪恶。

不过东方最具魅力的地方，张廷兰自从担任副总统之后，视察了很多地方，唯独没有到过上海。而且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上海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大批的货物通过港口，运送到了国内，才让让人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确在快速的变化。

“副总统，这是您要见的人的名单，请您过目，看看有没有疏漏。”新任的秘书陆璎珞将一份名单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这位新任的总统秘书，刚刚毕业不久，能被选到张廷兰的身边，自然方方面面都是顶尖的。俏丽端庄的佳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工作服，紧致挺拔，充满了诱惑。不过让陆璎珞郁闷的是这位手握大权的副总统，似乎并不是很关注她，只是对着面前的名单，不住的皱眉头。

“副总统，不合您的心意么？”

“也不是，有些时候，眼睛会骗人的，耳朵也会骗人，我想先在上海逛逛，看看十里洋场，究竟有什么厉害。”

陆璎珞心脏顿时忍不住跳动了一下，听副总统的意思，只怕上海滩这次要血雨腥风了，不过这些都不是她这个秘书能管的。

专列到了上海之后，张廷兰推说身体不好，拒绝了一切的会面，暗中则是办成了普通商人，在保镖和秘书的簇拥之下，直奔公馆马路。

所谓的公馆马路，正是法租界的主干道之一，走进来之后，两旁到处都是大烟馆，乌烟瘴气，小巷子的外面还站着不少穿着花哨的女郎，张廷兰一看，也点点头，再有赌场，这里就是天堂了！

第七百八十四章大亨

张廷兰在公馆马路转了一圈，随后就在一处茶楼坐了下来，贴身的警卫都格外的小心，分散在各处，保驾护航，只有陆瓔珞坐在了张廷兰的对面。

这时候茶馆的人还不多，张廷兰坐在二楼的窗口，看着外面的街景，只见对面一栋高大的建筑前面，停着一溜儿最新式的轿车，车上走下来的全都礼帽长衫，来来往往，热闹异常，张廷兰也忍不住好奇的问道："陆秘书，对面是什么地方，怎么这么热闹。"

"是三鑫公司，都是一群毒贩子！"陆瓔珞咬着嘴唇说道："贩毒的畜生都该死，一个都不应该活在世上。"

陆瓔珞说话之间，香腮鼓起，银牙咬着嘴唇，小模样十分有趣，张廷兰也忍不住笑道："怎么这么讨厌毒贩子呢？要是没有缘由，可不改乱说话啊，不然可就是人头滚滚了！"

陆瓔珞一听，顿时心中一惊，她可是很清楚，对面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家伙，一旦动怒，那可不知道有多少人倒霉，自己这个秘书可不该多话，不过她讨厌毒贩子也是有原因的。

"我七叔当年就抽鸦片烟，爷爷和爹都气坏了，七叔屡教不改，爷爷亲手用木棍打断了他的一条腿，说是放在家里头养着废人，也不能让他败坏了清白的门风。当时我才七岁，只记得七叔在房间里头整日哀嚎，勉强过了一个月，七叔的腿还没完全长好，结果又偷着溜出去，后来爹在城外的小河旁找到了他，已经被人给活活打死了，爷爷因为这件事病倒在床，没有一年就死了。"

陆瓔珞提起了往事，眼睛里头也有点泪水闪过，张廷兰也是微微叹气："毒品这种东西。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可是偏偏有人非要沾染，无非是两个原因而已，在贩毒的人来说，无非是利令智昏，铤而走险。而吸毒者来说，就是昏头昏脑。糊涂透顶。"

"没错，您是不是该出手，治一治这个三鑫公司了？听说他们一年光是利润就是两三千万，不知道有多少人坑家败业，妻离子散。"

陆瓔珞一脸期待的问道，张廷兰却老神在在。靠在椅子上，一语不发。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楼梯一阵响动，几个混混儿打扮的人，簇拥着两个中年人，走上了茶楼，这两个人挽着袖面。一个手里头盘着一对红褐色的文玩核桃，另一个拿着桑皮扇子，走起路来，一副目空一切的模样。

其中胖大一点的笑着说道："老弟，这上海滩就是好地方，到处都自由，在别的地方不敢抽大烟，在这里就随便。没有人管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街上的姑娘也漂亮，赌场也兴旺，走一圈下来，什么都见识了。"

瘦子也笑道："哥，要想玩得好。还要兜里头有银子，现在上海滩两样最赚钱，一个是这大烟土，一个是证券所。原来光知道鸦片烟能赚钱。现在没想到证券所的股票竟然比大烟土还厉害，买到手里，就看着往上涨，怪不得人都说上海滩的银子没过脚面呢！"

这两个家伙说这话，就找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几个混混儿在一旁服侍着，大声的吆喝伙计上茶。

就在他们刚刚坐下来的时候，突然楼梯又是一阵响动，从下面又走上了两个人，张廷兰用眼角的余光一扫，领头的家伙似乎有些面熟，不过一时想

不起来。

“赵先生，朱先生，杜某来迟了，还请二位赎罪。”

“我们哥们哪敢怪罪你杜月笙杜老板啊，您家大业大，拔出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都粗，跺一脚，上海滩都要四处乱颤，多大的威风，多大的气派。”

“杜某有点家业，不过都靠着弟兄们捧场，你们远来是客，还请到公司里面，我给二位接风洗尘。”

“不用了。”姓赵的的胖子微微一笑：“我们从小地方来，正想要见识上海滩的风光呢，咱们还是赶快把生意谈妥了，什么都好办。杜老板，实不相瞒，这些年上头压得越来越近，不少道上的兄弟都挨了花生米，出货是越来越困难，您看着给个价钱吧。”

杜月笙将眉头一皱，这两个家伙实在是有些嚣张，如果放在以往，他肯定甩都不甩，可是现在谁有货，谁就是大爷，他也不愿意得罪。

“既然赵兄把话说到了这里，你们有多少货，我全要了，价钱比去年再涨一半。”

“痛快！”赵胖子大声的笑道：“明天中午接货，我们哥们先去乐呵乐呵。”

说着这两个家伙站起身，就要往外面走，可是赵胖子突然看到了坐在张廷兰对面的陆璎珞。

只见对方身材高挑，贴身的女士制服，显得腰身纤秀，臀部丰润，虽然是一个背影，但是还能隐约看出胸部的硕大，再加上微微卷曲的长发，足有一尺多长，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一股新潮，一股活力。

这家伙一看，顿时眼中就闪过一丝贪婪，他大声的笑道：“杜老板，为了庆祝咱们的生意，我赵胖子狂妄了，有什么问题，还请您杜老板帮着摆平吧。”

说着话，他伸手就去抓陆璎珞的胳膊，陆璎珞也感到了不好，她急忙回头，就在这一瞬间，一只大手就抓了过来。

“姑娘，你这么勾人，就跟着大爷享福吧。”

陆璎珞哪见过这种情况，顿时气得嘴唇发青，说不出话来，赵胖子的爪子距离她的胸部只有不足一尺，这个家伙就仿佛看到了最鲜美的猎物一般。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柄匕首刀闪电一般，飞了过来，正好插中了赵胖子的胳膊。这一刀的力道也十分惊人，将赵胖子的胳膊贯穿了，鲜血顺着刀口，射了出来，赵胖子痛叫一声，摔在了楼板上面。

“竟敢伤我大哥，我和你们拼了！”另一个姓朱的正要动手，早就被一旁的的警卫冲了过来，三拳两脚，这几个杂碎都被制服了。

一直在一旁的杜月笙顿时吓了一大跳，他也是有些大意了，以为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会有什么问题，哪知道竟然有这么多的好手，他也是吓了一跳。

赵朱两个人是他进货的关键，哪能出问题啊，因此杜月笙急忙站了起来，就想要过去说清。可是一直跟在他后面的人顿时一把拉住了杜月笙的手，低声说道：“别找死！”

杜月笙一听这话，脑子也稍微清醒一点，他也急忙向张廷兰这边看了一下，别看这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位一直坐在那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一点都不在乎。

这份定力实在是吓人，杜月笙再偷眼一看对方的面孔，他顿时两腿一软，差点摔在地上，老天爷！可别和杜某开这种玩笑啊，难道是那位爷来了么！

就在杜月笙差点跪倒在地的时候，他身后的那个人手上用了用力气，提醒杜月笙冷静，他则是走了两步，朝着张廷兰的桌子微微躬身。

“张老板，在下杨度，久仰大名，能够在此相见，实在是荣幸之至。”

张廷兰也抬起了目光，看了看这两个人，一个是黑道大亨，一个是洪宪帝师，也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张廷兰也站起来，绕过了桌子，就在走过来的时候，他的大手拍了拍陆璎珞的肩头。这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顿时一阵哭泣，泪水滚滚下落。

“别哭了，影响了形象，你可要下岗了！”

“谁稀罕这个工作！”陆璎珞小声的嘟囔着，不过她还是乖乖拿出了手绢，迅速的擦干了泪水。

张廷兰几步走到了杨度和杜月笙的前面，打量了一下，然后说道：“两位，要是有空，能不能到宾馆和我谈谈。”

“求之不得！”杜月笙惶恐无比的说道。

张廷兰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急速的返回了宾馆，不多时杨度和杜月笙一前一后，来到了会客室之中。直到现在，杜月笙的双腿还在颤抖之中，虽说这些年杜月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而且靠着贩毒的巨额利润，收买了无数的官员。

但是杜月笙清楚，那些都是杂碎，在真正有权势之人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屁，更何况面对张廷兰这种军政强人，别说一个杜月笙，一句话青红帮都会瓦解冰消。惹到谁不好，偏偏撞上了这位，杜月笙是从心里头感到了害怕，躲在没人的地方，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嘴巴子。

张廷兰一看战战兢兢的杜月笙，也笑道：“杜先生，不用害怕，有什么事情，自有法律处理，我是没有这个权力的。”

一听这话，杜月笙更加害怕，扑通跪在了地上，爬了几步，痛哭着说道：“副总统，小人这些年胡作非为，自知罪孽深重，只求副总统能法外开恩，给小的一条生路，小人愿意效犬马之劳啊。”

张廷兰微微一笑：“杜先生，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早就不流行这一套了，你要想活着，就该让我知道，你有什么作用，就像是做生意，要是货太差，是卖不出价钱的。”

杜月笙一听这话，从心里头往外冒凉气，不过他也算见过大世面，脑中还有一丝清明：“副总统，小人不敢说帮您做事，只不过在上海多年，知道的事情不少，而且小人有贩毒的路子，在欧洲也有不少网络，和黑手党也相识，您要是想让小的办的什么不方便的事情，小人不敢有二话。”

第七百八十五章一道大餐

张廷兰玩味的看了看杜月笙，笑着说道："杜先生，你可是青帮大佬，权势滔天。手里头握着那么多权贵的把柄，恐怕没有人敢动你吧，何必这么害怕呢！"

"副总统，不要折煞小人了。"杜月笙惶恐不安的说道："自从小人入道第一天，小人就知道一个道理，不论是我们这些人看起来多么风光，只要政府想要收拾我们，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而已。以往是因为**，小人才能勉强混到今天。如今副总统您来到了上海，只怕一场剧变就在眼前，小人要是还脑子不清楚，那就是糊涂蛋了。"

"哈哈哈，杜先生，你果然是个聪明人。"张廷兰笑道："说句实话，别看你们沽名钓誉，四处买好，光凭着一个贩毒的罪名，我就可以让你们家破人亡。"

杜月笙听着张廷兰轻描淡写的话，脖子后头凉气直冒，浑身打哆嗦。

张廷兰又笑着说道："你也不用害怕，只要老实听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还是能保全你的富贵的。"

杜月笙一听，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急忙说道："副总统，您只管吩咐，小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张廷兰摆了摆手，又看了看一旁没有说话的杨度，笑着说道："皙子先生，早就听说您才华过人，见识卓绝，只是不知道您能不能猜出来，我到上海是要做什么呢？"

杨度低着头，微微思索一下，然后笑道："我猜的不错。副总统应该是为了钱而来。"

张廷兰顿时也是哈哈大笑："皙子先生果然机敏，从满清开始，上海就是天下财富云集之地，这几年更是日新月异，也的确该下手。"

杨度也笑道："副总统，杨某在上海呆了几年，本以为一统天下之后，您就会立刻把上海控制起来。实在是没有想到。您竟然能忍到了现在才动手，这份定力杨某实在是佩服到了极点。"

"非是不想，而是不能啊！"张廷兰也叹了一口气，谁都知道上海的重要，但是张廷兰竟然把上海基本排除在了五年计划之外，固然有国防安全的考虑，其实更多的是要给一些人留一个地方。

民国社会当中。有大量的旧时代的垃圾，比如老官僚，比如买办，比如黑帮，比如地主豪强，各种居心不良之人，数不胜数。

如果让这些残余都留在了各地。想要对付起来，就麻烦了。因此张廷兰就主动放过了上海，而是在其他地区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实施果断的土改，逼着这些人都集中到了上海。

另外各国的租界也都基本废除，只有上海公共租界还残存着，这些旧时代的垃圾都云集到了上海，正好能够一举干掉，不留后患。

而且又适逢经济危机的前奏，收拾上海。可以果断的挤压泡沫，避免经济动荡，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杨度号称当世的智者，他脑子转的也相当快速，对于张廷兰的心思也猜了一个八九不离十，因此笑道："副总统，现在上海就仿佛国家的一颗毒瘤，就应该果断的清除干净。"

“皙子先生。您以为我该如何行动呢？”

“派兵，大军直接开进，就以清剿毒贩为借口就可以了，然后将青红帮全都解决。顺带着一切有关系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杨度杀气腾腾的说道，听着他的话，张廷兰没有什么表示，反倒是杜月笙吓得浑身乱抖，亏自己还当杨度是座上宾，这个老家伙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啊，要是这么干，他的徒子徒孙不全都完了么，哪里还有活路啊！

就在杜月笙想要说话，但是还不知道要说什么的时候，张廷兰突然笑道：“皙子先生，你的办法不错，只不过你觉得清剿了这些人，能弄到多少钱，就能满足我的胃口吗？”

杨度这下子也愣了，就拿三鑫公司来说，一年的盈利几千万元，这些大亨手里头握着至少上亿的资产，要是能把这些人全都解决了，至少能拿到五六亿元的财产。算起来已经不少了，张廷兰竟然还不满足，这家伙未免也太心黑了吧。

张廷兰笑着坐在了沙发上面，从陆璎珞的手里头接过了茶杯，笑着说道：“陆秘书，你觉得直接动用军队合适么？”

“不知道！”陆璎珞摇了摇头，眼珠转了转，然后说道：“我只知道动乱之后，房价地价都会大幅下跌，想要让这么大的城市恢复元气，恐怕投入会更多。”

张廷兰一听笑着点点头，然后又看了看杨度，忍不住笑道：“杨先生，你这个研究帝王术的大儒，恐怕要败给一个小姑娘了。”

杨度低头想了想，也忍不住苦笑道：“副总统，杨某惭愧，竟然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些人固然有钱，但是现金还是有限，大多数都是房产，一旦上海出现动荡，这些房子地产就会大幅度缩水，的确是杨某鲁莽了。”

张廷兰也笑道：“想要解决上海的问题，只能用金融手段，破局的关键在于股市。抄家灭门能弄到几个钱，远不如金融市场来得快。”

杨度虽然号称智者，但是他的那套东西，已经有点老了，对于金融的理解还相当落后，反倒是杜月笙听到了这话之后，脖子里头全是冷汗，张廷兰这个家伙未免也太厉害了吧，竟然一下子就抓住了关键。

“杜先生，对于上海的股市，你不会不清楚吧。”

“小人一清二楚，愿意为副总统说说。”到了这个地步，杜月笙也知道，唯有老实交代，才有一线生机，因此竹筒倒豆子，一点不落，全都说了出来。

上海证券所从前清就开始设立，最初的时候只是针对外商，后来渐渐的华商也卷入其中，1910年发生的橡胶股灾，使得华商损失超过了4000万两白银，一下子把满清资金给掏空了，随后上海的股市也进入了一个萧条时期。

不过等到一战之后，股市重新兴旺起来，这股兴旺一直持续了1920年，随后几年奉军加快崛起，和列强冲突越来越多，股市也受到了剧烈的影响，一直疲软。可是进入了24年之后，随着中国政局逐渐稳定，股市再度疯涨，就像是脱缰的野马一般，几乎控制不住，一夜暴富的神话，不断在上海上演，让这座魔都充满了魅力。

杜月笙说道：“最初大家对于股市，还有些疑问，可是随着暴富的人越来越多，股市吸引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国家土改之后，不少地主失去了土地，偏偏手里头还有不少钱，这帮人就把资金投入到了上海的股市，这

两年不只是股市，房市也在不断的上涨，几乎一天一个样。”

“杜先生，不知道你往股市里头砸钱没有？”

“小人没有。”杜月笙偷眼看看张廷兰，然后咬着牙说道：“副总统，上海的股市背后有洋人操纵，小人就负责帮着法国财团牵线搭桥。这些洋人都贪得无厌，现在热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问题了，小人不敢。”

“不敢？你胆子都够大了，竟然帮着洋人办事，这可是骗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你难道就不怕掉脑袋么？”

“怕！不过副总统问话，小人就算是死，也不敢隐瞒。”

“不愧是贩毒的头子，真够无耻的了！”陆璎珞忍不住说道：“明明副总统已经说了会饶你一命，现在又拿这话来装忠心，无耻！”

张廷兰笑着说道：“璎珞，不要胡说八道，你去把江浙官员的档案给我拿过来。”

陆璎珞只好转身离开，张廷兰则是笑着看了看杜月笙，然后说道：“杜先生，你估计一下，现在股市上的西方资本，会有多少钱？”

“这个不好说，不过法国人至少投入了两亿元以上，另外其他各国也都投入，我估计至少会有10亿以上。”

张廷兰点了点头，和他的预想差不多，这时候陆璎珞将一份档案拿了过来，张廷兰送到了推到了杜月笙的前面。

“杜先生，这些主管金融，银行的官员，有没有贪污的？”

“当然有，几乎个个都是巨贪，小人手里头正好有他们的证据。”

“好，你马上把证据交出来，至于以后的事情，我会吩咐你的。”

“遵命。”杜月笙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张廷兰让陆璎珞将刘少卿和汲勇华叫了过来，张廷兰对他们说道：“明天是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交易所会休息，你们先用最快时间，将几个银行的官员拿下。随后我会以整顿市场的名义，暂停交易所的交易行动，这样这些资金就别想逃走了。十几亿的大餐，你们可不能办砸了！”

刘少卿和汲勇华全都点头答应，他们带着杜月笙，立刻下去秘密布置了。杨度看到这些之后，忍不住说道：“副总统果然是大手笔，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洋人身上，这份气魄让人佩服。”

张廷兰也笑着说道：“洋人抢掠中国多少年，总该让他们还点利息吧，再说了我们进行金融管制，是天经地义。这一次就要从洋人身上割肉，告诉那些国际金融炒家，想占中国的便宜，他们就要付出代价。”

第七百八十六章权力撞资本

“钱行长，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抓我？”钱青书刚从工商行离开，本来高高兴兴的回家，结果刚到了门口，就被几个黑衣人拦住了，他顿时大惊失色。

“钱行长，您不要害怕，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了解一点情况而已。”

钱青书一看对方笑眯眯的，他稍微安定一点，冷冷的说道：“不知道哥几个是哪条道上的？我钱某人自认没有办过任何错事，要想了解情况，直接来找我就行了。”

“嘿嘿嘿，钱行长，恐怕你还不够格，痛快跟着我们走吧！”

说话之间，钱青书就被带走了，不只是他，同时逮捕的还有交通行，中国银行等银行主管，另外江苏上海等地的财政长官也全都被抓捕。

这些平时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金融主管，一夜之间，全都落马，上海滩顿时就震动起来，这时候大家才把注意力放在了张廷兰的身上，他虽然来得低调，但是有些消息灵通的人还是知道副总统过来了。

敢一下子拿下这些人的，也只有张廷兰这个副总统了，想到这里，上海滩顿时噤若寒蝉。这位副总统可不是过来看热闹的，而是要挥刀杀人！

就在这些人忐忑不安的时候，又一盆冷水泼了下来，周五这些金融主管官员被抓，周六上午又陆续有几位股市的翘楚，全都落网了。

这些人都藏在了租界之中，本以为有洋人保护，好歹会留一点面子，哪知道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就冲进了租界，将这些人全都揪了出来。

有些人还搂着姑娘，结果光着屁股就被抓了出来，一个个平时光鲜亮丽。不可一世的家伙，瞬间就被碾在了地上，上海滩的老百姓也算是开了眼界。

就在这时候，陆续也有消息传了出来，大家终于知道在周四的时候，张廷兰乔装出巡，还遇到了杜月笙。这位上海滩的大亨从那以后就失踪了。

杜月笙在上海滩多年，他知道多少秘密，大家心里头一清二楚，这位被带走了，紧接着又有这些显赫的人物被抓，联系起来。谁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啊。

上海滩瞬间就乱套了，昔日的那些天之骄子一个个争着想要逃跑避难，很多人直接往租界里头冲。在以往洋人的庇护都是最管用的，只要在租界里头不管干什么，都没人敢管。

可是身边的人也一把拉住了他们，人家刚刚冲到租界抓人，洋人虽然抗议了。但是也没有效果，张廷兰依旧是我行我素，说到底就是实力的问题，以现在中国的底气，保留租界不过是政治需要而已，根本不存在能不能拿下的可能。

想到了这里，这些人顿时就生出了一个念头，赶快逃跑。出国！只要离开中国，他们就安全了！当然也有些家底丰厚的人，产业众多，一时没法立刻出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被吓坏的这帮人纷纷涌到了海关，不过得到的消息让他们几乎绝望，原来海关已经被暂时关闭了。没有特别通行证根本没法离开。而且更要命的是就在周六上午，奉天号航母战斗群突然出现在了上海外海。

航母都出动了，这是要干什么啊！上海的舆论瞬间就沸腾了，到处都是

各种小道消息。疯狂的流传，人心惶惶惊恐到了极点。

茶馆酒店这些公共场所，到处都是探头缩脑的人，想要了解情况，就在一处咖啡厅里。三个人对面而坐，张嘉璈用手指头微微敲着桌面，看着对面的林荣，笑着说道："林大少爷几年不见，越发的英姿勃发，这份做派，怎么有点当兵的味道了。"

林荣微微一笑："张兄，实不相瞒，小弟的工厂也早早推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工人上班之前都要做早操，一来锻炼身体，二来配合互相之间的默契，军队讲究纪律，工厂也要讲究纪律。"

"林大哥果然厉害，能把钢铁厂办成军营，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威风呢！"张幼仪忍不住笑道。

"我这算什么威风啊，马鞍山钢铁厂目前年产钢也不过二十万吨，比起百万吨规模的鞍山钢铁厂，差的太多了，甚至比不上汉阳铁厂，实在是惭愧。"

张嘉璈忍不住白了一眼林荣，讥笑道："说你胖你还喘了，放在十年之前，只怕全国的产量还不到二十万吨，而且鞍山钢铁厂和汉阳钢铁厂创办时间早，还有政府的股份。马鞍山可是你林大少爷一手创办的。"

林荣也十分感慨的说道："张兄，说实话这创业真不容易，当年看到奉军击败日本人，将他们的联队旗弄到全国展览。我当时就认为东三省是创业之地，脑袋一热，就把家产全都变卖了，跑到了奉天，折腾了三年，我是一事无成。最落魄的时候，甚至到工厂打零工。不过算起来也没有白吃苦，后来政府颁布一五计划，要大力投资钢铁，我才发现这是一个机会，把家里的祖产都抵押出来，弄到了一笔贷款，这才把马鞍山的钢铁厂办起来。"

张嘉璈也忍不住说道："没想到昔日的林大少爷也能吃这个苦，不过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祝愿你前程似锦，更上一层楼。"

说话之间，林荣看了看张幼仪，忍不住问道："幼仪怎么跟你在一起啊，徐志摩呢？"

林荣这话刚问出口，张嘉璈的脸色顿时就涨红了，忍不住咳嗽了两声，反倒是一旁的张幼仪显得十分平静，笑着说道："早就登报离婚了，算起来也有六年了。"

"妹妹，对不住了，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本来我该多了解一点。"

"林大哥，你就不用自责了，我们这种事情，都是登载花边杂志上的，你是干正事的，哪有闲心看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也早就想开了，女人靠着自己。也一样能活的好好的。"

张嘉璈这时候，把拳头也攥得紧紧的，忍不住叹气道："都是我错了，当年以为徐志摩也算是文采风流，一时的人物，没有想到，这家伙竟是空有模样。没有人心，是我害了妹子受苦啊！"

"四哥，不要说了，人家追求自由爱情，那是无罪的。"说话之间，张幼仪的手已经不自觉的扣在了桌子角上面。指甲已经发白了。

对于那段痛苦的恋情，她还是不能忘怀，当年在英国沙士顿暂居的时候，张幼仪怀了第二胎，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偏巧当时徐志摩正在疯狂的追求林徽因，结果就让张幼仪堕胎。在这个时代，堕胎危险性相当高。简直就是闯鬼门关。

张幼仪说有危险，哪知徐志摩竟然对她说坐火车也有死掉的，也没看到人不坐火车。张幼仪拒绝堕胎，徐志摩竟然一走了之，最后逼着她签署了离

婚协议，已经为人父，这位风流才子竟然都不知道关心一下自己的骨肉如何成长，张幼仪孤身一人能不能抚养孩子。

不过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张幼仪没有堕胎，偏偏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陆小曼却堕胎了，那个孩子是陆小曼前夫王庚的，结果堕胎之后的陆小曼身体严重受创，失去了生育能力，在床上之时，甚至会昏厥。这也算是天意。

这些故事在上海滩无人不知，只不过其他地区对于这些花边新闻没有什么兴趣，大家更关心政府会在哪里投资，哪里更有商业机会。林荣一直在琢磨创业的问题。也没有闲心关注这些，因此不经意间戳到了张幼仪的伤心事。

不过这个女子十分坚强，她笑着对林荣说道："林大哥，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说了，不知道你这次来上海滩，是单纯看看老朋友，还是有什么事情么？"

林荣笑道："看朋友当然是第一位的，不过顺道我想看看股市。"

"怎么林兄也有意投资么？"

林荣摇了摇头："我哪有钱买股票啊，不过我想既然这是融资的手段，马鞍山钢铁厂不知道能不能上市，也好圈点钱，扩大生产规模。只不过刚到了上海，就遇到这种事情。"

张幼仪摇了摇头，苦笑道："林大哥，说起来在半个月之前，我就把手上的一些股票给抛了，上海股市疯涨，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凡是过犹不及，当街头要饭的都知道股票赚钱的时候，倒霉的事情就来了。"

张嘉璈也笑道："幼仪和我说这个事情，我当初还不信，真没想到，又让她给猜中了，股市果然要出问题了。"

张幼仪也急忙摇头："四哥，你就别说笑了，我猜测是会出现泡沫，就像当年的橡胶股灾一样，哪知道竟然是副总统出手了。"

林荣抓起了眼前的咖啡，一口喝干，笑着说道："副总统出手，只怕上海就有热闹看了，真没有想到，我来一趟，就看到了这么大的热闹，实在是有趣啊。幼仪，你炒股多年了，对下一步是什么想法啊？"

张幼仪摇了摇头："我也猜不出来，不过这些显赫一时的人物纷纷被抓，股市受到影响是必然的，甚至股市有可能一泻千里。"

就在说话之间，咖啡厅的外面一阵脚步声，一对俊男靓女走了进来，这两个人穿着时尚，男人一身西装，儒雅风流，女人也是穿着精致的旗袍，身上还喷着法国香水，走起路来，一阵香风。

这两个人一眼看到了这边的张嘉璈，张幼仪和林荣，急忙走了几步，来到了桌子前面。

"林兄，你这一走，就是好几年不见，到底去哪了，我都想死你了！"

"徐兄，我还以为你光顾着到处沾花惹草，潇洒风流了，怎么也能想起我来？"

徐志摩一听这话，顿时脸上露出一丝尴尬之色，正所谓骂人别揭短，打人别打脸。林荣戳到了他的痛处，徐志摩脸上一阵变色。

"林兄，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初你可是八面玲珑，怎么现在脾气这么大了？"

"不是脾气大了，而是腰杆硬了。"

张幼仪一看这两个人火气越来越大，急忙说道："志摩，你或许不知道

吧，林大哥现在已经是马鞍山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年产二十多万吨优质钢材的厂子，国防部指定的采购单位啊，上海这么多有钱人，算起来林大哥堪称首屈一指的实业家。”

徐志摩一听，脸上勉强挤出一点笑容：“林兄果然厉害，让人佩服。不过小弟以为办工厂终究是劳心劳力，并非什么好事情。这上海滩到处都是商机，有太多容易赚钱的路子，就拿股市来说，是买什么赚什么，眼看着投进去的钱翻倍，实在是轻松之极啊！”

“志摩，你在股市里头投了钱么？”张幼仪吃惊的问道。

“当然投了，而且还是和小曼一起投的，一共两万元，这段时间光是股息分红，就够我们潇洒生活了。要说起来这赚钱也没有什么难的，坐在家里头，就能数钱啊。”

说话之间，徐志摩还故意的冲着林荣笑了笑，似乎是在挑衅一般。林荣则是哑然一笑：“幼仪，只怕有人要哭鼻子了！”

徐志摩顿时眼睛瞪了起来：“林兄，我好言相对，你未免太不客气了吧！”

就在说话之间，突然外面有人气喘吁吁的跑了进来，也顾不得咖啡厅的规矩，进来就大声的说道：“大事不好了，副总统宣布由于出现金融弊案，股票交易暂停三天。另外为了避免涉案资金外流，各个银行的外汇业务也暂时停止。”

听到这话之后，在场的这些人顿时大惊失色，哀嚎之声不绝于耳，徐志摩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吃惊的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没怎么，只怕某些人的股票要变成废纸了！”

徐志摩顿时五雷轰顶，呆在了当场，而陪他一起来的妻子陆小曼身体本来就差，听到了这个消息更是天旋地转，直接倒在了地上。

“快，救人啊！”徐志摩大声的喊着，张嘉璈和张幼仪急忙过来帮忙，好不容易将陆小曼扶了起来，折腾了半天，终于缓了过来。

“幼仪，你和我说实话，股市真的有麻烦了？”

张幼仪点了点头：“不只有麻烦，而且还是大麻烦，我也没有想到，副总统竟然把外汇给暂停了，只怕是要给西方财团断了退路，这一手太狠了！”

第七百八十七章军管

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不只是中国，就连西方各国也都把这种自由城市视作最好的融资地点，可是突然之间，资本自由流通的渠道被掐断了，进来的外汇出不去，股市震荡，可以想见，只要一开盘，无数的人都会疯狂的抛售股票，到时候这些纸片子真的会成为废纸一堆了。

这绝对不是小事，就在张廷兰宣布了这条命令之后，外交部，总统府，副总统官邸，张廷兰下榻的宾馆，电话全都被打爆了，各路人马纷纷前来，要涛哥说话。

平时那些温文尔雅的外交官，全都露出了狰狞的嘴脸，开玩笑，谁不知道金融资本才是西方国家的隐形政府，让这帮大爷受损，有几个脑袋能承受得起啊！

这帮人气势汹汹，上蹿下跳，不过很可惜，张廷兰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他此时正在和央行行长王树翰，还有几位金融专家共同商讨对策。

在张廷兰准备对上海滩下手的时候，王树翰就已经秘密拟定了一份行动计划，现在正好到了摊牌的时候。

“副总统，我们这一次要实现的目标一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打击西方金融力量，第二个层次是清除上海滩的种种垃圾势力，第三个层次是建立起规范的金融秩序。整个行动方案是这样的，首先关闭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将进来的资金限制住，而后我们先开放股票市场，股价必然会暴跌，西方资本无法套利离开，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开放外汇业务，逼着西方资本割肉离开。只要将这支外来的黑手切断，剩下的就好对付了。”

张廷兰点了点头：“王行长，你预计过没有，这次能从西方人身上捞到多少钱？”

“至少会在五亿元左右。他们在上海的资本有十亿元，上海股市至少要压下去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二，才能将其中的泡沫挤掉。不过也不能打压的太狠了，毕竟股市还能起到融资的目的，对于中国的一些企业有着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只要规范市场就好。”

“嗯。从西方人手里拿到五亿，国内的那些投资客至少还要割肉十亿左右，再加上查抄有问题的人员，我估计这次至少能弄到二十亿，这笔款子可是太重要了！”

说到这里，张廷兰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明年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张廷兰肯定要大干一笔，有了这二十亿作为基础，再从美国市场捞到十几亿美元，整个二五计划的投资就有眉目了。而且打造三航母战斗群的资本也够了，甚至说有了这笔钱打底，不论是和俄国。还是和日本，再做一次较量，都不成问题了。

这次上海之行，果然没有白来，当然要做到这一步，还要把眼前的问题解决了，才能确保这块肥肉安稳的吃下去。

“副总统，眼下还有一个漏洞需要补上。”许景宏说道：“外资进来。有些兑换成了华元，有些还是以外资的形势存在。上海的金融市场虽然发达，但是远远不够规范，外资还是有逃跑的可能，因此我提议将租界里头的外国银行也管控起来。”

许景宏在奉天银行工作了八年多，对于金融相当的娴熟，因此提议也切

中要害。王树翰也说道：“副总统。的确外资银行是一个漏洞，可是租借毕竟还是外国的，我们贸然执法，会不会引起国际纠纷啊？毕竟关闭银行和抓几个犯人还是不一样的。”

张廷兰眉头也皱了起来。沉吟半晌说道：“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撕破脸皮，就不要在乎这些事情。不过做事也要讲究技巧，就从法国人下手，他们不是贩毒么，就以此事作为切入点。”

毒品是人人厌恶的东西，一旦一个政府和毒品沾上，什么正当性都没有了，就拿英国人来说，明明打了两场鸦片战争，在国内依旧要宣传说是贸易战争，为的就是掩人耳目。

张廷兰手里头握着杜月笙，对法国的毒品交易一清二楚，完全可以打着禁毒的旗号，将把法国租界给控制起来，随即宣布其他租界进入戒严状态，这就合乎道理了。

当然列强肯定会抗议，甚至会跳脚大骂，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奉天号航母战斗群可不是摆着看的。要是不识抬举，就明刀明枪的折腾一下，看看谁更强硬。

张廷兰做出了决定之后，命令很快就传达下去，紧接着，一队一队的士兵快速开进上海，处在风暴中心的上海滩，无数的老百姓，终于第一次领略了中央的强大武力，就连长期定居上海的洋人，也都惊骇不已。

这次开进上海的军队全部穿着特殊花纹的军装，配着长短两件家伙，甚至脸上也有油彩，就像是从地狱里头爬出来的一般，凶猛剽悍。地面上有坦克车开路，天上甚至有飞机盘旋，在黄浦江上也出现了炮艇船舰，可谓是海陆空一同出动，规模声势全都超乎想象。

张廷兰派出的部队正是海军陆战队，上海滩的这帮人手眼通天，要是调动普通部队，他们恐怕早就能得到情报。而海军陆战队是张廷枢负责的，等于是张廷兰袖口里的部队，绝对可靠。

而且海军陆战队就驻防在华东，调动起来也方便。张廷枢也早就摩拳擦掌了，海军陆战队自从成立之后，人员不断扩编，已经拥有了三个旅，而且装备不断更新，部队都已经换上了最新研制出来的迷彩服。

正好大显身手，在得到了命令之后，张廷枢果断的下令，全军分成三路，开进了上海。与此同时东海舰队也派出船只，封锁了长江口，再加上外面的奉天号航母，这下子上海滩是处在了全方位的控制之下，连一只苍蝇都别想飞出去。

海军陆战队员迈着铿锵的步伐，快速进入上海市区，张廷枢已经得到了指令，他直接冲向了法租界，要先拿高卢公鸡开刀。

此时的法租界早就乱套了，高卢公鸡是著名的高利贷帝国，一战结束之后，国内经济凋敝，底子已经早就空了。法国人更加仰赖金融套利，上海对于法国人来说，有着重要的价值，他们在这里投入了巨资，另外毒品交易也是重要的黑金来源，每年都有数千万的资本流回法国。

本来法国人还计划着推高中国股市泡沫，狠狠的捞一笔，可是哪知道风云突变，大批的金融高官被抓捕，股市和外汇市场全都暂停下来。敏锐的法国人已经知道了，这绝对是针对外国资本的一个动作，中国这是想要一网打尽。

法国人也红了眼，一面积极的向中国施压，一面也在筹划着如何让资本

安全逃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张廷枢率领着海军陆战队冲到了法租界的外头。

法国的军警在外面设立了一道警戒线，所有士兵全都荷枪实弹，严阵以待。不过他们的举动在张廷枢的眼中，就是开玩笑一般。

“坦克开路，不要开炮，要是他们敢不让开，就直接给我碾碎！”

张廷枢一声令下，两辆坦克排成了一排，向着法国人的警戒线毫不客气的冲了过来，面对着钢铁怪物的冲击，法国人全都吓坏了，他们手里的步枪打在这些巨兽身上，无异于挠痒痒一样，什么效果都没有，难道还要有血肉之躯去抗衡坦克么？

就在法国人战战兢兢的时候，张廷枢让手下人大声的喊话，要求法国人让开，不然就碾碎他们。坦克轰鸣着，距离法国人越来越近，没有一丝一毫停顿的架势。

这些法国人终于感到了害怕，一个士兵猛地将枪支扔在了地上，然后转头就跑，有一个就有第二个，所有的法**警都闪到了一边，坦克的履带将枪支全都碾成了零件。

在坦克的引导之下，士兵们冲进了法国租界，他们首先杀入了公馆大路，把三鑫公司的总部控制了。由于杜月笙早就交代了情况，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法国人贩卖毒品的证据。

随后张廷枢就带着人马，直接冲向了巡捕房，法国总巡捕费沃里就是杜月笙他们平时交易的后台。

一见到中**队突然杀到，巡捕房还是极为错愕，谁也想不到中**队竟然敢冲击法国的巡捕房，这不是要挑起两国争端么！

法国人还想理论一下，可是张廷枢已经命令坦克的炮口对准了巡捕房，敢反抗就地击毙，绝不客气。

中国方面如此强横的态度，终于让法国人屈服了，费沃里也成了阶下之囚，这下子事情就好办了，张廷枢从巡捕房搜出了大量的违法贩毒的证据，其中数额之大，简直超乎想象，不只是中国境内，还有大量的毒品销往了欧洲，法国也在其中。

掌握了人证物证之后，中国方面彻底占据了主动，随即各个租界都被强行接管。中国的舆论攻势也彻底展开。

早就有大量的中外记者，云集在上海，想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张廷枢控制了法租界之后，大量的详实证据就披露出来，法国通过租界，大量的销售毒品，从中牟取暴利。

不只是中国民众受到了损害，就连法国人也难以幸免，中国政府本着对人类负责的态度，一定强力打击毒品犯罪。

张廷枢面对着记者强硬的宣誓，不过与此同时，一条更要重要的新闻传了出来，张廷兰向各国通报，鉴于上海出现了严峻的状况，因此所有地区，包括租界在内，全都进入军管。

第七百八十八章张啸林

“副总统，英，法，美，日等国大使联名提出抗议，要求我们放弃对上海的军管，保证列强在华利益。”陆璎珞将几国联名的抗议书送到了张廷兰面前。

张廷兰扫了一眼，就撇在了一旁，冷笑道：“你去回复他们，中国政府严格遵守国际义务，保护各国合法利益，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陆璎珞听到这话，也忍不住暗笑，张廷兰只说保护合法利益，至于那些非法利益，就不在保护之内了，列强在中国究竟干没干过非法的事情呢，简直是数之不尽。

就在海军陆战队控制了各国租界之后，陆续搜到了大量的罪证，有鸦片吗啡一类的东西，数量多到用吨计算，还有枪支武器，甚至有机枪，这些东西全都是中国政府命令禁止的东西。

另外还搜到了他们抢掠女性，偷窃文物，窃取情报，收买官员，违法洗钱等等的罪证，上海滩这些年也出了相当多的命案，很多时候稀里糊涂的黄浦江上就漂过尸体。除了帮派仇杀之外，列强也脱不了干系。

国家之间就是如此，力量差距太大的时候，讲究拳头，力量差距不大的时候，就要讲道理，摆事实。贩卖毒品，走私军火，进行阴谋颠覆，这行东西不是不可以做，但是绝对不能让人抓住把柄。现在中国手里头握着一大把的证据，列强的气势自然就落了下来。

中国各地，也相继展开了抗议列强的游行，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外交部更是向列强提出强硬抗议，要求他们立即放弃租界，并且配合中方，清查上海滩存在的种种问题。

列强哪会这么轻易就放弃了，双方你来我往打起了口水战。不过这个口水战，掩盖了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股票市场。

张廷兰在周五发难，周六周日两天，上海滩的所有股民全都知道了情况，大家如丧考妣，仿佛末日就要到来一般。

想要靠着这次纸片子赚钱。恐怕也不是那么保险的事情了，这些人全都跑到了股市外面，想要等着开始交易的时候，就第一时间把手上的东西抛出去。

平日里衣冠楚楚的人上人，此时全都夹着铺盖，跑到了交易锁外面打地铺。和后世的火车站有的一拼。

不过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周一到周三，又是三天停盘，大批的军人开进了城中，全面实行军管，中国和列强强硬交涉。原本掩盖在繁华的上海滩下面的罪恶，丑陋。全都被曝光出来。

一下子人心惶惶，所有人都惊恐到了极点，经过五天的发酵，几乎所有人都看清楚了情况，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股市绝对要遭受重创。这次的势头让大家又勾起了对于橡胶股灾的恐惧。

因此交易所外面拥堵的人越来越多，就连徐志摩这个大才子。也不得不跑来排队，他在东吴大学担任教授，家里头的接济的生活费，写诗的稿费，全都被他投在股市上面，本以为这些股票会不断的上涨，他就可以搂着娇妻。永远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了，哪知道美梦这么快就变成了噩梦。

张幼仪和张嘉璈全都十分肯定的说，必须尽快把股票抛出去，不然就真

有变成废纸的可能。听到这些。他也顾不得和身份体面了，和那些腌臜的人挤在了一起。

好不容易到了星期四，交易所如期开发，不过令人错愕的是交易窗口只有平时的一半了。证券所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涉案人员太多，人手不够用。

到了此时，这些人也顾不得什么了，只能拼命的挤进去，急着将手中的股票抛出去。可是大家都要抛售，根本就没有人想要买，股票的价格直线下跌。跌的越快，恐慌就越严重，抛售的人就越多，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终于出现了。

原本红红火火的股票市场，一下子从三伏天进入了三九天，上海的天空格外的寒冷，一天之间，黄浦江中就出现了二十几具尸体。死的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是衣冠楚楚，非富即贵。

他们将全部的身家都压在了股市上面，希望能够上演一出财富神话，可是哪知道，这个美梦刚刚做了一半，就被叫醒了。

跳江而死的人员里头，有曾经的旧官僚，有刚到上海的地主，有前清的王公大臣，有商人，也有学者。江水滔滔，将这些人全都淹没在其中，同时也将上海滩的旧权贵，旧秩序全都带走了。

其实细心的人可以发现，在这些惶恐不安的人群当中，不只有中国人，也都不少西方面孔，这些人也是一个个五官扭曲，暴跳如雷。上海滩多少年来都是他们最好的淘金地点，不管是多么垃圾的废物，只要到了这里，就可以充当人上人，就能获得第一桶金的机会。

可是曾经的冒险圣地，一下子露出了狰狞的一面，尤其是那些西方的银行家，他们更是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数以亿计的财富都砸在了上海的股市，要是失败了，只怕他们就要万劫不复了。

“中国政府怎么回答？”阿贝尔焦急的问道。

“中国方面表示了，可以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并且将租界的银行，尽快还给各国。不过为了防止黑金流出，每一笔的银行交易，都要支会中方。”

“混蛋，无耻，抢劫犯子！”阿贝尔破口大骂，这家伙也全然没有了绅士风度，猛地飞起一脚，踢在了眼前的书桌上，巨大的红木桌子愣是被踢倒了。

作为一个法国最优秀的年轻银行家，阿贝尔有什么不清楚的，中国人玩的就是拖延战术，现在已经是周四了，周六周日股市又要停盘，他们只要在外汇上再坚持一两天，就又可以顺理成章的推到了下周一，照这么下去，每拖延一天，损失都要成百上千万，看着割肉，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

一想到这些，阿贝尔的五脏六腑都好像被火焚烧一般，难受到了极点。恨不得把中国政府的这些官员全都撕碎扯烂。

“快，去把乌尔夫，肯特，巴金斯都请过来，我们要商量一下对策。”

不多时这些银行家，金融炒家都聚在了一起，大家面面相觑，全都是一脑门变得衰相。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阿贝尔想了半晌，然后才说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做？”

“什么办法？”

“挑起更大的内乱。”阿贝尔阴森森的说道：“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明确

了，他们就是想把我们的资金锁死在上海，然后逼着我们割肉离场，绝对不能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只有挑起更大的乱子，牵涉住他们的精力，然后各国联手施压，才有可能让中国政府承受不住，从而选择妥协。”

肯特点了点头：“这是一个好办法，不过那些该死的官僚绝对不敢和中国人撕破脸皮，你没有看到么，当航母出现在上海外面的时候，各国的驻军都乖乖的选择了放弃抵抗，这些无能的懦夫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那就不用他们。”

阿贝尔眼珠转了转，冷冷的说道：“我们可以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把上海彻底搞成一锅粥。金融灾难之后，再有社会灾难，我看他们还能不能撑住。”

阿贝尔这个主意是典型的东风破，他比东风还破。上海一旦动荡，金融业受到的影响会更加巨大，不过为了把压力留给中国政府，他已经顾不得一切了。

巴金斯倒是点了点头：“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张廷兰那个家伙刺杀掉，只要他死了，就没有人能威胁到我们了。”

说起刺杀的话题，他们一点负担都没有，这些西方的银行家为了金融利益，连总统都敢刺杀，更何况外国的元首呢，更不在他们的眼睛里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用谁去挑起这场乱局，阿贝尔想来想去，就选定了一个人选，那就是上海滩的大亨张啸林。

作为和杜月笙齐名的三大亨之一，张啸林也是青帮巨头，手下成千上万的帮派弟兄，而且他本人也以善打而闻名。

同杜月笙不同，张啸林这个家伙没有什么底线，而且做事也相当狠辣，只要有利益，让他干什么都可以。

自从得知杜月笙被张廷兰带走之后，张啸林就感到了不妙，随后的事情发展，也验证了他的判断，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终于刮来了，虽然青帮暂时没有什么问题，张啸林也清楚，这不过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而已。

有太多的大鱼要对付，暂时大刀还砍不到他的头上，但是在这种变局之下，谁也别想逃，上海滩的秩序必然会重新洗牌，他这个青帮头子呼风唤雨的时代终究会结束。

就在他焦急不安的时候，阿贝尔的秘密代表终于找了过来，将阿贝尔的要求提了出来。

刺杀张廷兰，扰乱上海滩！这几乎是不敢想的事情，张啸林顿时浑身冰凉，呆呆的坐在了沙发上面。

他不自觉地摸了摸脑袋，搞不好这颗人头就要没有了，他不能不害怕啊！可是转念一想，或许这也是保住富贵的唯一机会，张啸林猛地咬了咬牙，拳头已经攥紧了。

第七百八十九章收割成果

上海作为远东的金融中心，一旦被封锁，其实不只是外国受损，中国的信誉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张廷兰在周四恢复股市交易之后，周五就立刻恢复了外汇业务，算是给世界各国一个交代。

不过中国的官僚体系运行了这么多年，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手段实在是太多了，对付这些西方白目已经足够了。想兑换外汇，套现离场可以，首先要提交种种证明，表明你有足够的理由，数额巨大还有提前预约，而且更为要命的是由于银行管理层大换血，造成账目纷乱，一时无法理清。

当然账目混乱不只是中国银行的问题，也有西方财团收买的结果，他们进来的都是黑金热钱，肯定不是走正常渠道，问题也不少。

一旦被查出了问题，那么就要恭喜你了，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会暂时冻结账户，也不说没收，就是暂时冻结，至于到什么之后，那就看心情了。

进来的热钱出不去，这些外国银行家也都火烧眉毛，他们虽然很强大，但是毕竟是分散的，一旦遇到了危局，就会四分五裂，没法形成合力。在东方的土地上，有千万种不足，唯有一点，作为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权力远远胜过资本。

一道行政命令，就可以让那些资本家吐血。不过这些人也不会心甘情愿的受到压制，因此一些银行家准备舍命一搏。

他们重新把资本投入到了股市，想要拉高股价，重新挽回颓势，他们把大量的资本流回股市。终于股市出现了一丝回转。那些焦急的股民看到了这个苗头，简直是喜出望外。这些人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蜂拥而至，全都在期盼着股市能够重新恢复。

徐志摩这个大才子这几天下来，头不梳，脸不洗。胡子拉碴，一脸的泥垢，长袍和皮鞋上面也全都是灰尘，就好像要饭的一样。他的全部身家，甚至家里头的一点资本也都砸了进去，要是就这么完了，只怕家业都会彻底败落。

因此他看到了股市有一丝会涨的时候。顿时就像是疯子一样，手舞足蹈的大笑起来，装入疯狂。带着病体，赶过来的陆小曼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潮红，这对夫妻都挥霍惯了，要是没有钱。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受。

“志摩，终于涨了，咱们的股票有希望了！”

“没错，小小挫折，肯定都会过去，以后还是光风霁月……”

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顿时就有人哀嚎一声：“又跌了！”

听到这话。徐志摩差点摔倒在地上，他疯狂的挤到了前面，死死的盯着公报栏的变化。他手里头的股票，最高点的时候，到了7.2元一股，而此时股价已经被腰斩了，而且看这个样子，很快就会跌破3块钱。

这对夫妻看到了这里之后。顿时一声惨叫，陆小曼又昏死过去，徐志摩也状如疯癫，竟然都忘了管倒在地上的妻子。

其实这种下跌，也是必然的，毕竟西方人能操纵股市，张廷兰也一样可以。没有充足的资本准备，张廷兰是不敢惹上海这个马蜂窝的。

就在发动的行动之前。一些国有企业已经做好了准备，尤其是工商行，农行。交通行，奉天发展银行，这几个实力最雄厚，资本最充沛的四大银行出手，就如同四大天王一般，他们一出手，直接把股市打到底，西方的那点

资本迅速蒸发掉了，在黄浦江之中，除了中国股民跳江，又多了几个西方面孔。

仅仅是周四周五两天，九五无数人坑家荡产，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对于阿贝尔等人来说，暂时还不至于跳江，但是决定生死的时刻就在下周，如果还是这个态势，就彻底没救了，只能俯首认输。

毕竟国际资本和中国的几大国有银行是不一样的，这些国有银行的使命就是为了维持金融稳定，赚钱倒是放在了次要位置，而对于西方资本来说，到处逐利，不停的流动，就是他们的本性，一旦被限制在一地，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因此当他们感到中国政府的意志无法撼动的时候，就只能割肉离场认倒霉。显然他们还不准备认输，还想着翻本的机会。

就在他们进行着筹划的时候，张廷兰也把杜月笙叫到了宾馆之中，这几天杜月笙的表现相当不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老老实实，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只是张廷兰，就连其他的办事人员也都十分满意。从这个家伙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昔日大亨的排场，简直听话到了极点。

“杜先生，当初我的确有心杀你，别看你顶着多好的名声，但是一个帮派头领，就足以要了你的命。不过这几天你表现的确不错，我就给你枝条活路吧，如果你做的好了，以后还有锦绣前程，就算你这一辈不行，至少孩子还是有希望的。”

杜月笙听到了这话，如释重负，他不怕张廷兰说狠话，至少说这话还代表人家搭理你，最要命的是人家根本懒得和你说话，那就是死路一条了。

“多谢副总统不杀之恩，小人一定竭尽全力，给副总统办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不用你赴汤蹈火，还是从操旧业，你熟悉着呢！”

说着张廷兰将一份地图送到了杜月笙的面前，在地图旁边还标注着一些说明文字。杜月笙接过之后，即刻仔细看了起来。

“杜先生，知道这是哪里么？”

“回副总统，要是我猜测的不错，这里是印支半岛。”

“没错，我希望你能带着一些兄弟，潜到缅甸，泰国和寮国（老挝）之间的地带，建立起一个毒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中心，主要的出售对象就是西方和日本。我会动用一些力量，帮你销售毒品，这些利润分成三份，一份交到国内，一份留给你们发展壮大。另外一份则是用来买通周边地区的权贵，把地形民情都给我弄清楚。”

张廷兰指出的地方，其实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金三角，不管毒品有多么诱人的利润，中国境内都必须严厉控制。但是张廷兰还不想放弃毒品的利润，因此就只能在周边地区打主意。

让杜月笙到东南亚发展，不只能继续维持毒品产业。赚取暴利，还能为中国向这些地区的渗透提供便利。光是支持一些反对力量还不够，还要把自己的势力打入进去，而杜月笙就是这个最合适的人选。

“副总统，小人斗胆问一句，是否政府有意向印支半岛发展？”

张廷兰不置可否的笑了笑：“那里曾经是中华的属国啊。”

这一句已经足够了。杜月笙冲着张廷兰深施一礼，格外郑重的说道：“副总统，小人前半生在上海滩，浮浮沉沉，做了太多的错事。下半生要是能为

国家开疆拓土，哪怕只尽一点心力，也能无愧苍天。多谢副总统成全！”

说着话，杜月笙向张廷兰郑重的施了一礼。对于杜月笙来说，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是格外的重视。以往他混黑道，八面玲珑，其实说到底就是怕死而已。现在有了张廷兰这么一个强人在背后撑腰，顿时就有了底气，而且杜月笙也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能够参与到如此重要的事情当中，他也是格外的振奋，仿佛又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因此立即就要召集那些最听话，最有能力变得部下，共同去闯荡一番，上海滩已经混不下去了，也该找一片新天地了。

他刚刚离开张廷兰的宾馆。在几个海军陆战队的保护之下，立刻去寻找人手。就在他们走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过来。

正好和杜月笙撞在了一起，一股血腥气直刺鼻孔。不过杜月笙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发现自己竟然认识这个人。

“老七，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把你伤成了这样？”

“杜爷，我终于见到你了，张啸林要疯了，他想组织人手，袭击副总统下榻的宾馆。”

什么！杜月笙听到这话，差点蹦起来，开玩笑，这世上有很多种找死的方式，但是实在是没有必要选一种最痛苦的。

张廷兰是何等人物，就连列强都不看在眼里，千军万马，挥手之间，也都化为齑粉，一帮黑帮打手，不是找死是什么！

“张啸林这个混蛋，他想断送了所有青帮弟兄不成？老七，他们究竟采取行动没有？”

“杜爷，他们原定是今晚行动，我当初由于反对，因此被张啸林给囚禁了，后来跑了出来，他们究竟有没有行动，我就不知道了。”

杜月笙一听这话，急忙转身，撒腿就跑，其他的士兵也都跟着。杜月笙的这辈子都没有跑得这么快过，那些训练有素的士兵竟然有种追不上的感觉。

杜月笙当然不相信一个张啸林能把张廷兰怎么样，但是一旦副总统受到了冲撞，必然迁怒青帮，到时候数万弟兄的青帮可就要彻底完蛋了，张啸林就是在拿弟兄们的命开玩笑。

他们气喘吁吁的奔跑着，心脏剧烈的跳动，仿佛要从喉咙里头跳出来一般。可是就在他们距离宾馆越来越近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枪声，紧接着喊杀连天。

杜月笙听到了这里，两腿一软，差点摔在了地上，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到底还是发生了。

成百上千的青帮党羽向着副总统的宾馆猛冲过来，冲在最前面的人都拿着枪，后面的人拿着砍刀一类的东西，就仿佛平时黑帮打仗一样。

上海虽然实行了军管，可是这些地头蛇还是有办法集中起来，并且趁乱发动攻势。他们呐喊着，和警卫人员发生了交火。

那些警卫都是训练有素，以一当十的人，枪法准的吓人，刚交战，冲在前头的几个人就被击毙倒地，腿一蹬就丧命了。

不过这些人都是张啸林精心选出来的亡命之徒，又得到了张啸林的许诺，因此个个都十分拼命，疯狂的向上冲。警卫人数只有一百出头，要防守

各个方向，也有些捉襟见肘。

杜月笙带着几个海军陆战队冲过来的时候，他们避开了激烈交火的正面，而是跑到了一处小巷子之中，偷偷的观察。

看到了这里之后，杜月笙的脸色突然狂变，他清楚的记得，就在这座宾馆的附近，有一条下水道，如果有人利用下水道，再挖掘一段，就能靠近宾馆，一旦张啸林这么干了。出其不意掩其不备，只怕张廷兰真的有危险。

杜月笙急忙抓住了身边的海军陆战队，焦急的说道："快去通知副总统，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宾馆……"

杜月笙的话还没有讲完，就听到宾馆里头一声巨响，火光冲天，五层楼的建筑晃了晃，就变成了一堆瓦砾。

那些袭击的亡命徒看到了这个画面之后，全都热血沸腾，他们喊杀着，冲进了宾馆之中，张啸林也是出乎预料，他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容易。整栋大楼都被炸倒了，要是张廷兰还在里头，绝对跑不了了。

"冲进去，富贵荣华唾手可得！"

张啸林带着人冲了进去，可是他们并没有注意，就在他们全都向里面冲的时候，在这些亡命徒的外围，一张更大的网已经形成了。

"哥，你说好好的房子让他们给炸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别废话，赶快把这些杂碎都清理了，一点别留，明天就是星期一了，也到了该收网的时候了。要是成功，海军陆战队可就要扩编成三个师了。"

张廷枢顿时哈哈大笑："哥，你瞧好吧，让我们海军陆战队对付流氓，就是牛刀杀鸡，保管一个都跑不了。"

顿时无数的士兵从街区之中涌了出来，他们手里头全都端着冲锋枪，刚刚还在欢呼的青帮打手，顿时都遭到了弹雨的攒射，成片成片的倒了下去。

张啸林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就见到四面八方都有士兵冲过来，他的弟兄越来越少，全都被击毙。张啸林在几十个人的簇拥之下，想要逃跑，不过迎面正好撞到了两辆轮式装甲车。

机枪扫射过来，张啸林的胸口中了五六弹，被打成了马蜂窝……

第七百九十章肥的流油

“副总统，您没事吧？”杜月笙战战兢兢的问道。

张廷兰微微一笑：“还能有什么事，几个宵小之徒，自作聪明，以为在当地老鼠，就没人知道了。要是连这点小手段都看不破，简直是在侮辱警卫的智商。”

正在说话的时候，张廷枢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笑着说道：“报告副总统，我们已经展开了搜捕行动，一共抓住了3600个青帮骨干分子，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打手混混，这些人分布在上海各处，想要搜捕出来，有些困难。”

“有困难也不能放过。”张廷兰说道：“所有的帮派分子全都要送到新疆修铁路，上海不只有帮派分子，还有不少的通缉犯，前朝的遗老遗少。总而言之有问题的全都要抓捕起来，财产充公，然后送到西部服劳役。”

听到了张廷兰的话，杜月笙的心脏就是一阵紧缩，他可听别人说过，知道这个服苦役，基本上就是宣判了死刑，多半都是会被累死的。张啸林也果然可恶，杜月笙不由得心中暗骂，惹谁不好，偏偏要惹张廷兰，简直是在找死。

不只是找死，还连累大家跟着一起死，可恶，可恶透顶！

杜月笙想到这里，咬了咬牙说道：“副总统，帮派之中，也有忠义之士，不尽都是坏人，有些人还是怀才不遇，恳请副总统能开恩，给他们一条活路吧。”

张廷兰眼光扫过了杜月笙，这个时候能站出来求情，也算是不错，至少证明杜月笙平时还把一帮子弟兄放在心上，怪不得能混到上海滩头号大亨的地位。

对于这些青帮的人，在张廷兰的眼中，和蝼蚁也没有什么区别。杀与不杀，全在一念之间，现在杜月笙求情。张廷兰想了想，然后笑道：“杜先生。给你一千人的名额，仔细挑选出可用之人。我可告诉你，这些人可是要和你去金三角的，要是带去了一群窝囊废，那可是在拿着你自己的脑袋开玩笑。”

杜月笙急忙点头说道：“多谢副总统，小人一定仔细挑选。”

辞别了张廷兰之后，杜月笙即刻行动。从那些被捕的青帮分子之中，选出可用之人，然后又找到了一批精良的打手。

一共一千人，他们先被送到了广西接受训练。等到训练成熟了，再分批进入金三角，在那里重建一个毒品王国。除了金三角之外，张廷兰也把目光放在了阿富汗，这个帝国的坟墓也是后世著名的毒品产区。

阿富汗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虽然这里贫瘠荒凉，但是却是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只要控制了阿富汗，就掌握了控制南亚，中亚。西亚的关键，等于是打通了陆地通往中东的门户。

当然作为著名的帝国坟墓，张廷兰还是格外小心的，不会轻易进军，他只是安插了一些贩毒人员，作为暗子，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发挥作用。

原本烜赫一时的青帮，就这样彻底倒台了，三大亨之中，张啸林被击毙，黄金荣的家产全都被没收，发给了他一把大扫帚，成了一名清洁工，至于杜月笙，则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周多的时间，上海滩几乎被彻底翻了过来，昔日的黑帮分子消失了，前朝的遗老遗少，买办富商全都因为股市损失惨重，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威

风。而且有一大部分人因为有案底，而被抓捕起来，家产也全都充公。

可以想见，这些人的下场也不会太好，不过对于普通人的冲击并不算严重，就在开始执行军管的时候，张廷兰就陆续调集了大批的物资，有粮食，有煤炭，有棉花，还有大批的肉类和蔬菜。

柴米油盐是老百姓必须的东西，只要有充足的供应，普通人就能活下去，也没有闹事的必要。尤其是这些商品价格普遍比原来还要低一成左右，敞开供应，根本不用担心够不够。

基本生活有了保证，普通人就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观望，看着昔日不可一世的人物，一个个落马，上海滩快速洗牌，不少老百姓的心里头也安定了不少。

至于金融方面，股市还在不断的下跌，不过这些和普通老百姓也没有关系，只不过偶尔会看到黄浦江上漂过一具浮尸，大家忍不住赞叹几句而已。

“副总统，这是我最新拟定的一份证券股市改革办法，您先过过目。”

王树翰将一份计划书送到了张廷兰的手里，在王树翰的计划之中，要将股市分成甲乙两部分，甲股针对中国境内公司，并提供给中国境内的投资者买卖，而乙股则是针对外国投资者，乙股采用华元计价，而用外币买卖。

这个方案说白了就是后世的a股和b股，这样分开之后，就等于是把股票市场分割开，中国人关起门来自己玩，避免外国势力干预。

而且不只是简单的区分，王树翰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审核机制，不是随随便便，什么公司都能上市的，必须提供完备的财务和经营状况。

金融是个好东西，同时也是一个洪水猛兽，如果不加以限制，很有可能中国的财富就被外国给一卷而空。凭着现在中国企业商人的力量，还是无法和外国抗衡，那索性就关闭起来，避免外国的影响。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建立起一道金融防火墙，避免29年大萧条的打击，使得中国资本市场能够独立运作。

张廷兰仔细看了看王树翰的计划，满意的点点头：“王行长，这份计划很不错，你要马上组织证监会，把金融市场管理起来，必须选拔能力超群的人员，现在各国股市都存在过热的问题，泡沫非常大，我担心会有一场空前的危局。”

“副总统，您这个说法倒是和许景宏非常相似，就在年初的时候，他就撰写过一份报告，向我提出了美国股市的潜在风险，并且提醒说一两年之内，美国必定会爆发空前的金融危机。”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也哑然一笑，他倒是经常鼓动战忽局，散步一些中国崩溃的论调，去迷糊对手，没想到竟然有中国人能够看出美国也要崩溃，这个许景宏还是有些本事的。

“就让许景宏出任证监会主席吧，一定要把股市给我管理起来。”

王树翰急忙前去安排，当然这些变革还要在等到金融市场彻底稳定下来才行，股市暴跌已经持续了三周时间市值只剩下了原本的百分之二十。有三百多支股票变成了废纸，股民，以及外国机构财团，损失了至少二十亿资本。

张廷兰一看火候也差不多了，才逐渐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这些人割肉离场，有些西方银行家还不甘心，想要反扑，不过有几大银行坐镇，金融财团再厉害，也不敢和这种代表着国家意志的庞然大物拼命。

因此这帮人纷纷离场，这些在上海叱咤风云的金融大亨，遭到了空前的惨败。直到这时，他们才真正明白了东方世界的游戏规则，想要靠着资本掌控国家，那根本是痴心妄想。

当然也有一些银行家永远没有机会领悟这个真谛了，就在三天前，法国银行家阿贝尔饮弹自杀。另外肯特，巴金斯等一共七个人也相继自杀，有的是服毒，有的是投江。

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把他们的死当成了投机失败，而不会去追究背后的真相了。

这几个人的死讯，张廷兰也不过是微微看了一眼而已，不知死活的家伙，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

随着西方资本的大规模撤离，股市也到了跌无可跌的时候，经过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较量，上海滩终于恢复了平静和秩序。

在这段时间之中，大家惊喜的发现，原本活跃在上海滩的各种势力全都消失一空，社会治安空前良好。副总统亲自坐镇，政府的行政效率也空前提高，各项工作都恢复了正常。

平静下来之后，张廷兰也开始清点战果了，王树翰带着一个经济专家，早就汇总了各方面的数据，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副总统，这次可是赚大了！”王树翰是管理银行的，天天和票子打交道，能让他说出这种话，可见收获之大，张廷兰也顿时打起了精神。

“这次的收获一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股市的收入，这次西方金融资本一共进入十二亿左右，其中离场的时候，只有五亿出头，也就是说我们从西方人身上割下了一半的肉。这笔钱比起庚子赔款还要多，实在是大快人心啊！”

“另外国内的股民也损失了超过十五亿的资本，这里面的确有不少小商人，他们无辜受损，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江浙一带的买办财阀，他们一共损失了超过九亿元，占据了总数的六成左右，可以说这些买办遭到了空前的重创，宋家，孔家都有人自杀。再有就是满清的遗老遗少，北洋时代的旧官僚，以及土改之后的地主，他们也是损失惨重，这些旧时代的渣滓已经彻底失去了存在的资本。”

王树翰笑着说道：“扣除股市的其他消耗，我们从股市上拿到了16亿5千万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有了这笔钱，可以做的事情就多了不少啊。”

第七百九十一章黎元洪死了

除了股市上的资金之外，第二部分就是青帮大佬，前朝遗老，旧官僚，有问题的买办，这些人手里头也握有大量的财富，根据计算，在清理过程中，至少缴获了现金一亿三千万，另外还有大量的金银，古玩，玉器，名人字画，土地房产，公司债券股份等等，加起来也不下了五亿元。

这些人多数贪得无厌，手中的财富也都是不义之财，民脂民膏，现在被拿回来，也是应当的。

第三部分的财富就是那些列强的租界了，中**队冲进租界，其实已经标志着这个殖民时代的烙印也应该消失了。尤其是中方搜出了大量的违法证据，列强虽然极力否认，但是中国内部也掀起了强烈的反对列强的风潮。

要是他们还死守着租界，只会和全体中国人作对，列强做出退让，也成了必然，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第一个提出交还公共租界的竟然是日本，这个昔日的生死之敌，竟然会做出这种出人意料的决定，实在是有些让张廷兰感到意外。

不过有了日本人开头，美英等国也不愿意找麻烦，结果是各国共同宣布放弃租界，上海滩的十里洋场终于回到了中国的怀抱。作为交换，中国决定开发浦东新区，为外商投资提供政策便利，以及税收优惠，另外张廷兰又决定在上海设立一个自贸区试点，对一些外国商品给予免税待遇。

其实做出这些决定，张廷兰也是有着深入的思考的，毕竟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总是需要一个对外联系的窗口。如果因为废除了最后的公共租界，就把列强给阻挡在外，只会影响上海远东中心的地位。白白便宜了香港等地，索性就把最好的条件留给上海，继续维持着这座东方明珠的荣耀，让那些化外之地一直边缘化吧。

这种交换对于列强也算是能够交代的，虽然失去了租界，但是新区提供的优惠条件，也是美国这种热切倡导自由贸易的国家，最为盼望变得东西。

对于中国来说，收回了租界的土地，建筑。这些的价值也超过了两亿元。另外还有针对违规公司的罚款，一些涉案人员缴纳的罚金，林林总总加起来，张廷兰一共从上海滩弄到了将近25亿元，几乎相当于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笔钱之中。有18亿是真金白银，这么庞大的一笔资金。能做的事情可是太多了。

“一五计划的重点是国防。是重工业建设，因此我们投资的重点集中在了中西部，以及华北等地。在二五计划之中，重工业的投资要持续增加，不过东南沿海等地也需要加快发展的步伐，长三角。珠三角，福建等地都有不错的轻工业基础，也都有对外贸易的传统，这些地区需要加强扶持。”

张廷兰在地上走了一圈。然后说道：“主要可以发展生丝，纺织，制衣等产业，要和日本人的生丝进行竞争，从这次所得之中，划出五个亿，专门扶持这些产业。”

王树翰顿时哈哈大笑：“副总统，这手来的高明，生丝可是日本人在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商品，一旦被打掉，日本政府每年要减少几亿的收入啊。”

中国一直独霸丝绸产业，著名的丝绸之路，见证着中国曾经的辉煌，实际上一直到了满清后期，中国的丝绸还占据世界主要份额。不过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开始奋起直追，除了把日本女人送到南洋赚外汇之外，再有就是生丝和茶叶两样东西了。

日本人大力引入机器生产，改良工业技术，推广生丝种植，将大片的森林砍掉，改种桑树。其实后世这些工业化国家一个个把环境保护挂在嘴上，日本人保护环境的种种做法更是被一些人顶礼膜拜，殊不知谁都有一笔黑历史。

说起来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中国也不是什么特例，不过是中国重新把所有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重走一遍而已。这条路或许不完美，有人也会提出，为什么中国就不能走出一条一条新路，抱歉！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过，所以还是相信现实，比相信虚妄的幻想要好。

话说回来，日本人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1910年，生丝出口占据了世界的四分之三，把中国远远甩在了后头，失去了这个最后的产业，大清的财政也急速恶化，很快就彻底垮台了。

而日本从此之后，就一直独霸着生丝产业，他们的生丝出口达到了世界的**成，占本国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强，美国市场百分之九十的生丝都是日本人提供的。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女人最钟情的丝袜一下子就成了紧俏货。黑市上甚至能卖到上千美元一双，还有大量的女人趋之若鹜。

根据当时的调查，有三分之二的女人选择丝袜是最重要的东西，而选择男朋友的仅占三分之一，由此可可见，女人对丝袜的疯狂。

日本人垄断着生丝出口，每年能带来将近十亿元的出口额，可以说日本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生丝支撑的，这也是日本最重要的拳头产品之一。

张廷兰在东三省起家，并不是传统的生丝产区，而且日本生丝产业大势已成，想要竞争十分困难，因此张廷兰一直没有对生死产业下手。

但是经过了土改之后，南方的丝绸传统产区也都进行了整合，桑农也不再是一盘散沙，专业种植园已经初露端倪，可以说中国的生丝已经具备了和日本争夺世界市场的基础，而且凭着中国的现有实力，也不用在乎日本的抗议。

发展生丝产业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因此张廷兰才会在这个时候，拿出大把的资金进行扶持。中国人在丝绸上多赚一块钱，日本人就少赚一块钱，这就像北冥神功一样，我吸收你的内力，反过头再去打你，一下子起到了两倍效果。

在二战中之前，日本人最主要的收入一方面是对美国的生丝出口，一方面是对中国的工业品出口。而此时中国市场已经被国货占据了，要是北美市场再到了中国的手中，日本这个岛国就等着被彻底边缘化吧！

张廷兰决定进军生丝产业，也让王树翰十分的振奋，笑着说道：“副总统，中国从汉代开始，就开辟了丝绸之路，这可是几千年来，老祖宗一直傲视天下的拳头产品，结果子孙不肖，竟然失去了这个优势产业，现在也该拿回来了。只不过日本人刚刚在公共租界的问题上松了口，算是帮了我们一把，转手就去挖他们的墙角，恐怕有些不好吧。”

张廷兰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王行长，小鬼子精明着呢，他们会白帮忙么？”

“日本人想要什么？”

“刚刚顾维钧给我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提议让台湾独立建国，这个新国家对中日两国共同开放。”

“混蛋！”王树翰一听，就豁然站起，台湾是甲午之战，被日本人强行夺去的，这也成为了中日之间最难解的一个心结。

强大的中国必须夺回台湾，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最缺少的就是战略纵深，因此他们也死保台湾，两者之间，就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早晚会成为

中日之间爆发冲突的导火索。

而日本方面面对着日渐强大的中国，也有着巨大的压力。这个时代的日本高层，还不都是榆木脑袋，他们想来想去，提出一个台湾建国，中日公管的主张。经过三十多年的皇民教育，岛上已经有大量的亲日分子，而且还有大量的混血。新一代的岛民已经被刻上了大和民族的烙印。

即便是真的独立，日本人也能占据优势，这样还可以甩掉中日之间最大的定时炸弹。另外通过南华的建国，日本人也看出了西方的衰落。他们也把目光放在了南洋，想要捞一笔。

尤其是刚刚登基的裕仁，更是垂涎南洋的财富，因此日本政府才会做出和中国缓和的决定。

“日本人这么干，无疑是在拿原属咱们的东西送礼，我是绝对不会让日本人美梦成真的。现在唯有加快发展自身，打击日本，才能有夺回台湾的可能性。”

张廷兰确定了发展计划，但是还需要执行的人选，因此张廷兰决定召开江浙沪工商业者大会，共同商讨长三角的发展未来，确定产业政策。

这个大会也算是上海乱局的一个总结，张廷兰也十分看重，邀请的商人也都是江浙一带的实业代表，其中最重要的就有荣家，张静江，虞洽卿等人。这些工商界的名人也都诚惶诚恐，得到了邀请之后，立刻前来。

可是就在张廷兰准备接见他们，好好谈谈的时候，突然从北京传来了一则消息，大总统黎元洪去世了。

平时黎元洪就是一个牌位，没什么用处，但是他突然死了，中国的政坛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真空。本来张廷兰接任大总统顺理成章，不过却有一个问题，张廷兰还不到而立之年，比起法定的大总统年龄，还小了十岁。

正是因为如此，张廷兰也不得不立刻回京，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第七百九十二章执掌江山

“副总统，从晚清开始，中国就一直处在了混乱之中，中枢失去权柄，无法操控地方，如此一来，豪强四起，权力分散，国家陷入内耗，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国势才日渐衰微。因此要改变这个状态，必须有一个军政强人出来，统合国家的一切力量，号召万民，共同奋发向上，才能挽救颓势。”

杨度面对着张廷兰是侃侃而谈，说到激动之处，忍不住挥起了拳头。张廷兰则是靠在了专列的沙发上面，仔细的听着，想要看看这位充满争议的人物，究竟有什么高见。

“皙子先生，就因为如此，你才鼓动袁世凯登基成为皇帝么？”

一提到洪宪帝制，这可是杨度心头的痛，他也不由得一阵气馁，不过随即又说道：“没错，我当初的确是这么考虑的。不过杨某还是错看了他，本以为袁世凯手握强兵，能够果断变革天下，推行新政。可是袁世凯根本就老迈不堪用了，他骨子里头还是旧官僚的那一套，面对着洋人，他总是选择屈膝，并不能够真正做到强硬。他这个军政强人，和张拙言比起来，不过是虚有其表而已，改变天下的责任，其实是落在了张廷兰的肩头。”

“杨先生，你谬赞了，要说改变天下，乃是天下无数百姓的功劳。要是非归功于我，我也不推辞，不过我要说，这个国家已经在蜕变，一五计划马上完成，二五计划也开始布局，只要完成了工业化，中国就会彻底改变。”

“这还不够！”杨度十分果断的说道：“有了工业，不过解决了能生产什么而已，还不能够解决人的脑袋想什么。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一盘散沙，恶性内斗，只有解决了这些东西，中国才能真正彻底统一。上下高度一致，这样的国家才有战斗力。”

“一个国家，一个领袖。搁置华而不实的国会，废除内阁制，将大总统改成终身任期，总统兼任总理，三军总司令。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建立起从上到下的垂直体制。集中天下万民之力，中国才能和列强抗衡，才会恢复曾经的势力范围，创建自从秦皇汉武以来的又一个盛世中华……”

杨度还要继续说下去，张廷兰笑着摆了摆手：“皙子先生。这套说法怎么听着有点向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倡导的法西斯啊？”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从心里讲，我是希望副总统能够登基称帝。中国有几千年的帝制传统，民众已经适应了皇帝的存在。成为皇帝之后，金口玉言，言出法随，其实更有利于快速改变国家。只不过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使得帝制的名声彻底坏掉了，杨某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张廷兰听着杨度的话，他站起身看了看车窗外闪过的茫茫大地，十分感慨的说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五千年来，又真正出现过几个强势的帝王，而且每一个强势的帝王，在他们死后。国家就会沉沦下去，汉唐何等强盛，还是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由此可见追求一时的兴盛没有价值，只有夯实国家基础，强民富国，才是真正的出路。”

“副总统，您说的不错。可是现在的时代和汉唐已经不一样了，世界已经成了一体。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要是不赶快抢占好地方。只怕什么都留不下了。以我的愚见，副总统应该成为开国之主，大力开疆拓土，让中华极尽庞大，就算以后会有挫折，也能够保持根基。”

“杨先生，说到底还是放不下你的帝王术啊！”张廷兰笑着摇了摇头：“中

国的核心挑战是如何控制住既得利益集团。汉朝是因为世家大族的膨胀，唐朝开创科举制，遏制了世族，结果军头又膨胀了起来，等到了宋明，则是文官集团膨胀，满清是皇权皇族的膨胀，仔细算下来，中国的危机在内而不在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核心只有两个字：制衡！而杨先生却要彻底放弃制衡，恐怕有些缘木求鱼了吧？”

“副总统，你误会杨某的意思了，我当然支持制衡，不过作为一个领袖，并不需要被制衡，只要下面的人互相牵制就足够了。”

“只要有一个特例存在，所有的规范都会失去作用，人治的社会，因一人而兴，也因一人而亡衰，只有落实法制，才能长盛不衰。”

张廷兰说完之后，端起了桌子上的茶杯，低头喝茶，逐客令已经下达了，杨度也只能转身离开张廷兰的车厢。

不过就在走出去的时候，杨度也紧紧的攥着拳头，张廷兰说的或许有道理，但是在杨度看来，他的话就是最大的道理，就是最好的选择，就算现在张廷兰不接受，早晚也会有点头的时候，他就不信，会有人能抵挡住权力的诱惑，杨度是信心十足。

……

专列回到了北京，张廷兰刚一下火车，就感到了一阵肃杀的气氛火车站到处都站满了军警，防备格外森严。

孙安虎等着几位高级将领，全都等在了车站，一看张廷兰下车，他们急忙走向前，向着张廷兰整齐的敬了军礼。

“这是干什么，难道要有政变么？”

孙安虎急忙说道：“副总统不要误会，只是非常时期，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而已。”

孙安虎将非常两个字咬的很死，张廷兰的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最厌恶的就是善做主张。黎元洪死了，算是一件大事，不过一个没有实权的总统，死了就死了，弄得兴师动众，草木皆兵，可就有些过分了。

张廷兰沉着脸，冷冷的说道：“随我过来，把情况说清楚。”

孙安虎等人跟着张廷兰，离开了车站，直接回到了副总统官邸，街道沿途挂着不少哀悼的条幅。每三五步，就有一个岗哨，街道上面格外的冷清。看到了这里，张廷兰的的眉头皱的就更紧了。

到了官邸之后，张廷兰连衣服都没换。直接就问道：“你们到底想做什么，是谁给你们的命令，要全城戒严的？”

“副总统，都是我下的命令。”孙安虎一看张廷兰不悦，也急忙挺身而出，大声的说道：“按照惯例，大总统死了。就该有副总统接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过有几个议员却说副总统年龄不够，无法出任大总统，因此他们主张提前进行大选，由各党派推举参选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

孙安虎说到了这里。义愤填膺的说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就是这帮人想要阻止副总统掌权，就是想要阴谋夺权。谁打江山，谁坐江上。让黎元洪窃据大总统的宝座，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要是他死了，副总统还是不能顺利上位，我们这些人首先就不答应。”

孙安虎身后的几个将领也纷纷点头：“没错。我们也都是这意见，这帮议员简直是用心险恶，我们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不要说了。”张廷兰猛地摆了摆手：“谁告诉你们议员是用心险恶的，他

们说的完全是是法律规定的，反倒是你们这些人，经过谁的命令，就敢擅自调动军队？天下人不会说议员有错，只会说我张廷兰有私心。想要动用军队，靠着武力抢夺权力。”

“这！”

孙安虎等人本以为张廷兰会对他们的行动，大加赞许，然后下令收拾那几个不知好歹的议员，哪知道张廷兰竟然直接训斥了他们，这让孙安虎等人格外的尴尬。

“还愣着干嘛，赶快去把军队撤走。京城要立刻恢复正常秩序。”

“遵命。”孙安虎也不敢不听张廷兰的命令，因此即刻就去下令了，张廷兰看着孙安虎等人远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精芒。

陆璎珞这时候走了过来。她手里头正抱着这两天整理的文件，送到了张廷兰的前面。

“副总统，这些是最近两天的。”

张廷兰接过之后，一边翻看，一边就把眉头皱了起来，看到了最后，他干脆把文件撇在了桌子上，叹了一口气：“黄河水浊，长江水清，但长江之水灌溉数省两岸之田地，黄河水也灌溉两岸数省之田地，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自古皆然。”

“副总统，这话怎么有些和稀泥啊。”陆璎珞不解的说道：“谁都知道黄河该大治，而长江该大用，您却把长江和黄河混为一谈，看似公允，实则就是没有是非对错。”

张廷兰听到这话，顿时也是哈哈大笑：“那话不过我说的，而是明朝嘉靖皇帝说的，这话的确看似公允睿智，实则是糊涂透顶，当时要是有陆秘书在，只怕大明朝也不至于亡国啊！”

张廷兰笑着站起身，对陆璎珞说道：“去，给我准备一身吊孝的衣服，我要去看看黎元洪。”

说起来张廷兰这次回京，心情非常不好，孙安虎他们擅自动用军队，这已经触及了张廷兰的底线，别管是多么亲密的心腹，也不能越俎代庖，这是张廷兰最大的底线。

另外国会的动向也让张廷兰感到了不满，很显然他还在思考着年龄的问题怎么处理，偏偏就有人跳出来做文章，很显然是要阻止张廷兰上位。

无论是手下人越权，还是有人挑动局势，都触犯了张廷兰的禁忌，因此他才会说出方才那番话，很显然想要对两方都进行惩处。

不过陆璎珞的话又提醒了张廷兰，他已经拒绝了了杨度的帝王术，要是再用皇帝的眼光来处理问题，那才是真正的麻烦呢！

想到这里，张廷兰已经有了主意，权力是必须要争取的，不过手段却应该更加温和，温水煮青蛙，才会收到最好的效果。

因此张廷兰才决定首先去祭奠黎元洪，正所谓死者为大，张廷兰在亲信的陪同之下，来到了总统府，不只是张廷兰，就连王永江，梁启超，章太炎等等各界的名流，全都到了总统府。

张廷兰亲自给黎元洪的遗像进献了挽联，又亲自上香，等到所有的事情都折腾完毕之后，张廷兰才对所有人说道：“黎公自从辛亥以来，武昌首义，居功甚伟，民国创建，黎公更是辛勤国事，及至出任大总统，国家百业兴旺，民生大变，更显大总统仁德。因此我提议给予黎公国葬，举国吊念。”

黎元洪究竟干了什么，其实大家都比张廷兰清楚，但是人已经死了，实在是没有必要再去惹麻烦，因此给予黎元洪一些哀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相反有不少旧时代过来的人物，也盼着死的时候，能够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因此这个提议轻松通过。

不过国葬的提议通过之外，大家才猛然清醒，国葬，顾名思义，就是用国家的名义，举行葬礼。葬礼的现场必须有国家元首出现，不然哪能叫国葬呢！

可是黎元洪就是大总统，他死在了任上，按照道理就应该继任总统主持，可是张廷兰的年龄又卡在那里，这岂不是一个死结么。

就在所有人都为了这个礼节纠结的时候，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也就是张廷兰出任临时大总统，先主持国葬，然后再商讨选举法的问题。

这个提议公布出来，立刻得到了同意，国会当中，虽然有议员反对，但是人数零星，一点作用都没有，张廷兰顺顺利利的升了半格，成为了临时大总统。

“拙言，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使出这么一招，真是让人出乎预料。”王永江笑着说道。

“岷源先生，你以为该如何出招呢？”

“自然是像在上海一样，大开杀戒，把那几个议员全都干掉，正所谓顺我者生逆我者死，这样看起来才够威风。”

张廷兰也是大笑道：“岷源先生，您觉得是大杀大砍来得好，还是我这么做来的合适呢？”

“四两拨千斤，这才是政治家该有的功力，国会虽然偶尔掣肘，但是却少不得，这些议员果然讨厌，但是他们也是官员头上的一柄利剑。拙言，你是深得政治斗争的三味了，该强硬强硬，该怀柔怀柔，刚柔并济，才能无往而不利。”

第七百九十三章权柄

由张廷兰领衔的治丧委员会，热热闹闹的把黎元洪送到了公墓，这位黎大总统算是彻底落幕了，而随着他的死亡，中国的政坛也到了重新洗牌的时候。

觊觎最高权力的人从来都不少，虽然张廷兰已经成了临时大总统，距离登顶只差半步，但是很多人还是想争一争。

就在唐绍仪的府上，就有一位客人连夜造反，来的正是胡适。

这位著名的新派学者造访，唐绍仪还是要接见的，胡适刚刚坐下，就笑着说道："唐先生，这些年您劳苦功高，先是组阁，治理天下，随后又平定西南，做的都是大事，真是人所敬仰。"

"说笑了，唐某不过是略尽本分，如今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行了，正好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候，那些往事不要再提了。"

唐绍仪何等精明，从胡适一开口捧自己，就看出了他的心思，因此直接说自己不理国事了，其实这也没错，自从卸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后，唐绍仪的确不怎么出头了，平日里都是和一些老朋友会会面，喝喝茶，说些无关痛痒的事情。

胡适一看唐绍仪如此，也是有些着急，急忙说道："唐先生，在下有几句肺腑之言，还请您能听一听。如今黎大总统仙逝，国家元首空缺，理应重新选举，愚以为唯有唐先生才是最合适的人选，还望您能为国家着想，当仁不让，把这个担子承担下来。"

唐绍仪的眉头挑了挑，面色有些阴沉："适之先生，天下威望胜过唐某者，无计其数，而且你说大总统之位空缺，也不尽然。拙言如今已经是临时大总统，论功绩。论才干，论威望，何人能与拙言相比。他如今出任大总统，是天下仰望，顺理成章的事情。唐某何必不自量力呢？"

胡适也听出了唐绍仪语气当中的不快。他也立即说道："唐先生，在下不是质疑临时大总统，相反他的能力有目共睹。这些年所作所为，我等也是佩服之极。不过还请唐先生能够为了国家未来着想，能够为了民国宪法政体着想，千万不能让临时大总统上位，不然天下之祸就在眼前了！"

"哼，胡适，你不过是一个学者而已，我敬重你的学问，才多听了几句。要是再敢胡言乱语，我立刻就把你赶出去。你也留学过美国，不是推崇选举制度么，既然选举就要选贤举能，拙言年富力强，威望崇高。难道还有更合适的大总统人选么，你在这里挑唆，又是所为何来？"

"唐先生，请您不要发怒，听我把话说完。张廷兰无论从各个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唯有一点，就是他太年轻了。现在他才29岁，还不到而立之年，一旦骤然上位，实非国家之福啊。"

"胡说，拙言这些年不论是领兵打仗，还是施政治国，全都建树颇多，不只没有年轻人的毛躁，还稳健老辣，锐意革新，年龄问题不足与论。"

胡适一看唐绍仪如此的固执，他也急得直跺脚："唐先生，您就没有想过，张廷兰还不到三十岁，如果担任了两届总统，还不到四十岁，在所有政治人物当中，还是最年轻的翘楚。试想一个不到四十岁的人，怎么会甘心失去权柄，他一定会继续干下去。干到五六十岁，甚至当个终身总统也未可知。如此算下来，政体必然必然走向独裁。元首终身制，搞不好就会发展到

世袭制，一旦如此，民国岂不是名存实亡？”

听到了胡适这番话，唐绍仪的脸色也稍微变了变，他不是没有想过这些，只不过是年纪稍大了，他觉得这些事情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了，因此也没有多想，让胡适点破之后，唐绍仪也有些沉吟。

有门！胡适心中暗喜，急忙说道：“唐先生，要是您能够出任两任总统，拦一下张廷兰，而后张廷兰再上位，这样等到他当玩总统，也已经五十上下。而且二十年后，国家必定民智大开，到时候肯定不会允许一个独裁者出现，张廷兰光荣下野，国家民主政体就稳固下来，这个惯例一旦形成。您和张廷兰起到的作用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到时候天下人都会感念您的功业。”

胡适说到了关键时候，手舞足蹈，显得神情异常激动，唐绍仪眉头紧皱，忽然摆了摆手：“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容唐某想一想，你先离开吧。”

下了逐客令，胡适也不得不转身离开，刚到了门口，唐绍仪又突然叫住了他。

“胡先生，回去之后，好好作学问吧，这种话不要和别人再说了，小心惹祸上身。”

“是。”

……

“大丫，怎么有点不高兴了？”

张廷兰笑着摸了摸女儿的头，大丫小脸蛋顿时沉了下来，露着小虎牙，大声的说道：“你忘了咱们俩的约法三章了么？”

“什么约法三章，我怎么不知道？”

“哼，就知道你会装糊涂。”大丫说着从小书包里头翻出了一张纸，在张廷兰面前晃了晃，然后说道：“这可是我答应上学的条件，一共三条，人家不是小孩子了，第一不准叫小名，人家叫张依琴，第二不准摸头，第三是不准问学校的事情。看看这里还有你的签名呢，现在一起犯了三条规定，你说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算你赢了。”张廷兰笑着抱起了女儿，说道：“不想说就不说，走去看看你的弟弟妹妹。”

张廷兰抱着女儿，就往后面走，大丫看了看张廷兰，突然怯生生的说道：“爸爸，人家不是不想告诉你，是怕你生气啊。”

“你认为你爹的气量就这么小么，会轻易生气？”

“哼，我们学校来了新的公民课老师，要求高小和初小的学生都要听课，他们讲的第一堂课就是华盛顿。”

张廷兰一听这话，并没有在意，而是哑然一笑：“你们这些小屁孩知道谁是华盛顿么？”

“不就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么，娘早就给我讲过他的故事了，靠着法国人的帮助，捡了天大的便宜，侥幸建国。比起爸爸靠着真本事，打败俄国和日本，英国，差的太远了。”

大丫自豪的说道：“可是那个新来的公民课老师对华盛顿大加吹捧，还说他是千古完人，堪比尧舜，禅让之德，堪称世界楷模，他还特意带了一尊塑像过来，要求每个人向华盛顿塑像鞠躬。”

“这也不算什么，华盛顿也的确很了不起，毕竟建立了美国，也算是一个人物。”

“不是这样的，那个老师讲完了华盛顿之后，又说了拿破仑，他说这位军政强人，击败了所有敌人，就是没有战胜自己。把天下视为己有，悍然登基称帝，破坏民主，败坏共和，虽然战功卓著，纵横欧洲，无人能敌，但是最后依旧兵败滑铁卢，在海岛上孤单终老。他说中国要是出了华盛顿，是天下的幸事，要是出了拿破仑，则天下大乱，万民遭殃，那些军政强人，都要引以为戒。”

“宝贝女儿，你能听明白他的意思么？”

“怎么听不明白，他就是在诅咒爸爸，你要是学华盛顿，会得到了尊敬，要是学拿破仑，只会孤单终老，客死海岛。”

大丫说到了这里，眼圈之中闪过了一丝泪水，小手搂着张廷兰的脖子，贴在了张廷兰的怀中。

“别哭了，你爹我既不想当华盛顿，也不会当拿破仑，我就是我，中国就是中国，用一帮蛮夷酋长和天朝之主相比，他们才是十足的傻瓜。”

张廷兰抱着女儿，到了后面，周芯瑶和乔岚芸都在里头，这几年乔岚芸和孙宪瑞各自生了一个儿子，周芯瑶竟然又生了一对龙凤胎，官邸里头一下子多了四个小孩子，顿时就热闹了起来。

大丫对这几个话还说不清的奶娃娃，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依偎在张廷兰的怀里，舍不得离开。

“拙言，有点事情，你随我过来一下。”

张廷兰只好将女儿放在了床上：“好好陪着弟弟妹妹门玩吧。”

说着话，张廷兰就转身和周芯瑶到了一旁的房间之中，周芯瑶从衣袖里头拿出了一份信，送到了张廷兰的手里。

“这是我爹写的一封信，他说已经联络了天津的工商各界，愿意一致拥戴你出任终身大总统，统帅国家，革新弊政。”

张廷兰看了一眼，也是苦笑着摇了摇头：“有人不想让我上位，有人却盼着我上位，实在是太有趣了。”

张廷兰笑着搂住了周芯瑶的腰身：“夫人，你就不用为这些琐事操心了，我自有办法应付。”

和几个小儿女腻歪了一会儿，张廷兰回到了书房之中，立刻让人把王永江请了过来，两个人对面而坐，王永江也苦笑了一下：“拙言，这些天纷纷扰扰，你心里有什么主意没有？”

“不论是想让我上位的，还是想阻止我的，说到底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在我来说，成为大总统是必然的，因为一个乱局即将到来了，要是我不亲自掌舵，心里头真不放心。但是我也不准备用暴力实现目标。因此我准备彻底改组新民党，扩大代表性，把党支部建立到乡镇农村，加强对整个国家的掌控。”

第七百九十四章远东有麻烦了

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采用代议制，也就是由政党治理国家，而政党又可以分成柔性政党和刚性政党。

所有柔型政党党纪松散，组织也不够严密，甚至没有登记考评制度，根据选情有非常大的弹性，例如美国的两党都是柔性政党，如同俱乐部一般，随时可以加入，随时可以退出。

至于刚性政党则是有明确的党纲党纪，中央到地方有明确的管理体系，组织更严密，凝聚力更强，其中俄国的多数党，欧洲国家的一些左翼政党都在其中。

中国同盟会最初就算是一个柔型政党，虽然顶着反清的总纲领，但是内部人员复杂，组织涣散，这种政党是很难真正领导革命的。至于随后的额中华革命党，则是有点刚性政党的意味，只不过所有人要向孙文宣誓效忠，而不是终于党纲，也就变成了一种黑帮组织。

张廷兰第一次改组民党的时候，其实目标也很简单，就是应付选举，要从北洋手中夺取权力，这时候的新民党其实叫做联合阵线更合适，一切都是为了选举而拉起来的草台班子。

“岷源先生，我这次改组新民党，目的也很简单，就是要把新民党打造成一个具有强大执行能力，和战斗能力的执政党，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效仿意大利的法西斯党，组建党卫军。”

王永江面色十分严峻，政党的问题，其实关系到了中国日后的政治走向，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必须为了以后几十年，上百年考虑，在这种大事情上面。谁也不敢马虎草率。

“拙言，如果光是为了应付国会议员，以及学界的不满，似乎不用走到这一步吧。只要推动改变选举法，拙言你想顺利登顶，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些人我根本没有看在眼中，不过我最担心的是国家发展到了关键时刻。过去我们靠着行政命令，推行了很多项改革，尤其是基层的土改，更是彻底改变了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结构。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旧势力还会反扑，官商还会勾结到一起，尤其是地方的宗族势力还相当强大。这可是下一步工业化最大的障碍，要想对抗几千年的传统，必须有强大的政党组织。深入到底层，把村镇一级都控制起来。这样才能确保政策的真正落实。”

王永江听了张廷兰的话。也不由得点点头，他对于张廷兰的担忧，也十分理解。地主容易解决，宗族可没有办法，很多地方族老的一句话，比起法律还管用。只要这种宗族纽带还存在。国家的法律就没法真正落到基层，而且还会影响到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要知道充足的劳动力，可是工业化的动力。打破宗族势力，进一步的解放束缚。让更多的人口卷入到工业化的大潮之中，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想来想去，想要对抗传统，唯有用政党的力量，王永江也不得不点点头：“拙言，你这个办法不错，只不过组建党卫队之类的东西我不赞同，军令必须统一，一旦出现了两个系统，就会造成冲突，凭着你的威望，或许能够控制，但是日后的继任者怎么办，他们要是没发调和两者的矛盾，自己就先打起来了。而且要想利用政党改变中国，就应该确保政党的先进性，靠着说理，说服所有人，靠着武力还不可取。”

张廷兰也笑着点点头：“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既然先生也觉得不可行，那就放弃。不过增强党权，建立更有力的政党，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说着话张廷兰将自己拟定的一份方案交给了王永江，按照设计，新民党最高的权力机关是执行委员会，每五年一届，选定出7到13名不等的执行委员，所有执行委员原则上处于平级，设书记一人，作为各项会议的发起人。

省，市，县分设各级常务委员会，选定委员若干，管理本行政区内的党务，接受上级的领导。在乡镇和村一级，设立分部，吸收当地的先进分子进入其中。平时依照上级指令，在乡镇进行宣导组织工作。

“拙言，这个方案有点像苏联的多数党啊。”王永江笑着说道：“苏联是因为国家太大，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而中国则是太大太复杂，这么安排未尝不可。只不过在落实权力的时候，必须做到党政分开，二者有交集的地方，由常务委员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统一解决，至于其他的则要各管一块。”

“嗯，先生所言极是，权责必须要明确，还请先生完善一下，通过之后，要尽快落实下去。”

王永江哈哈大笑：“拙言，你这份东西抛出去，只怕那些想用年龄卡着你的人都要哭了！”

王永江说的一点都没错，按照这个组织模式，新民党的书记手握党权，一旦张廷兰坐上了这个位置，毫无疑问就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物，要知道书记可没有年龄限制，张廷兰可以顺利出掌大权。

当然你们还可以继续坚持所谓的年龄问题，但是就算真正成功了，这样的总统还有什么滋味呢，只怕连黎元洪都不如。要知道老黎虽然被排除在了很多核心政务之外，但是黎元洪还是国家的象征，能参加很多外事活动，在一些问题上，也有发言权力。

可是现在再去抢什么大总统，只怕执行委员会这块都过不去，加入吧，那就是张廷兰的部下，不加入吧，有几位太上皇在头顶悬着，这个总统也就真成了鸡肋。

这份改组方案经过王永江的完善之后，又送回到了张廷兰的手中，张廷兰又把一众心腹都叫了过来，大家经过一番商讨，最终通过了这项提议。

这个方案抛出之后，顿时有不少学界的人跳出来，指责破坏民主，不合规矩，不过任凭他们叫得多大声，都没有什么作用。那些真正聪明的人已经盯上了执行委员这个名头，很显然张廷兰出任书记官是必然的，那剩下的名额就是给大家留下来的，要是能进入其中，也算是不枉此世。

其实相较于国内，国际上对中国的这种变化，则是更为关注，很显然一个军政强人领导之下的中国，并非列强之福，尤其是这个军政强人崛起的年纪甚至比起法国的拿破仑还要年轻。

中国社会在未来的五十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很显然东方的巨龙不会再甘心匍匐在西方的脚下，必定会露出狰狞的利爪，在国际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从张廷兰的种种作为来看，他甚至可能会充当西方殖民秩序的掘墓人的角色。

在目前，亚洲地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稳状况，尤其是南华建国之后，荷兰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就已经崩溃了，他们能控制的只有爪哇岛和巴厘岛等地，其余的岛屿狼烟遍地，烽火不断。

另外印度，缅甸，马来亚，越南，寮国……几乎中国的周边都出现了反抗殖民主义的苗头，就连一贯平和老实，忍耐力超强的印度，也出现了武装斗争的苗头，这些都让西方人头疼不已，可是偏偏又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中国的政局发生强烈的变化，对于列强酸溜溜的声音，张廷兰也是毫不在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讨论，执行委员会的名单也最后基本敲定下来。

张廷兰最后把孙安虎单独约到了自己的书房，两个人对面坐定之后，张廷兰笑着给孙安虎倒了一杯茶。

“安虎叔，你当初跟着我爹鞍前马后，现在又替我废了这么多心，我们父子实在是感激不尽。”

孙安虎一听这话，也有些动情，急忙说道：“拙言，哪里的话，我就是一个苦孩子出身，当过土匪，能到今天，全靠着老帅和拙言的提拔，做人不能忘本，或许有些不周到的地方，但是我敢说忠心耿耿，绝无二意。”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我当然清楚，正是因为安虎叔可靠，我才有了点想法，这次新民党要改组，执行委员之中，应该有军方的代表，一来是显示对军队的重视，二来也是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因此我想来想去，只有安虎叔你最合适，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孙安虎一听这话，先是一愣，随后毫不犹豫的点头说道：“成，只要拙言安排了，我就没有二话。只怕别人会瞧不起咱这个大老粗啊！”

“谁敢有这个胆子，我保证不手软。”张廷兰笑着说道。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孙安虎才从总统府离开，他的心里头也十分清楚，张廷兰名义上给他提到了一个档次，成了军队的代表，直接进入了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也是对他的一种架空，想来是擅自动用军队。

毫无疑问这厮因为他擅自动用军队，受到了张廷兰的猜忌，板子终于打了下来，不过对他来说，也不是不能接受，成为了新民党最高层，这也是以往不敢想的事情。

就在中国正处在急速变化之时，突然在赤塔等地出现了大量的流言蜚语，指出现在远东帝国的女王并非沙皇的女儿，而是一个西贝货，她的真正名字叫索菲亚，是中国秘密扶持的一个傀儡！

第七百九十五章江山北顾

“站住，你这个卑劣的小丑！”

一个胖大的俄国警察像是狗熊一样，几步跑到了一个年轻人的后面，伸出了毛茸茸的大手，将这个年轻人一把给提了起来。

“小杂种，谁让你们贴这些传单的，快说！”

“不知道，警官先生，你饶了我吧，贴一份可以换5戈比，要不我把钱都给你。”

“晚了！”狗熊警官大声的说道：“女王陛下已经下达命令了，任何撒布谣言的人，都要枪毙，你就等死吧。”

远东的城市当中到处都在上演这种情况，帝国的军警都在拼命的抓捕那些到处张贴标语的人，可是这些人简直就像是老鼠一样，越来越多，他们把传单撒的到处都是，几乎所有的居民都被吓傻了。

女王竟然是假冒的，他们所笃信的沙皇正统竟然是中国扶持的一个傀儡，这让任何一个白俄都承受不住，一股巨大的风暴就在远东酝酿。

终于有人走上了街头，开始游行示威，要求女王出来澄清事实，很快远东当局采取了强力镇压的措施，军警上了街头，对着这些游行的人群用水冲，用木棒抽打，甚至开了枪。

见血之后，游行不但没有减弱，相反激起了更多人走上了街头，远东乱成了一锅粥。

目前的远东帝国，可是中国唯一法律上的盟友，也是中国唯一的属国，出现了这样的动乱，很快就传到了中国，国内也瞬间就被震动起来。

张廷兰第一时间就召集了手下心腹，参谋长蒋百里，国防部长杨宇霆，情报头子刘少卿，陆军作战部长姜登选，大家齐集一堂。

“我现在只想知道。远东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有人出面揭露女王的身份？”

刘少卿急忙说道：“大总统，根据情报显示，远东的问题其实有着直接原因和社会原因两个层面。当初俄国多数党将沙皇一家都干掉了，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尼古拉二世还有血脉留在人间。因此就在他们稳定了国内局势之后。就一直在调查女王的真假。真正是出现在了摄政王菲力斯的身上。”

“哦？”张廷兰顿时把眉头挑了起来：“这家伙不是酒色过度，在四五年前就死了么？”

“没错，菲力斯的确是死了。不过他留下了一本日记。”

“混蛋！”张廷兰一听到日记两个字，顿时都大骂起来，这不是没事找事么，这年头有多少人因为日记倒霉了。菲力斯又不该像前后空一格的某公，没事记什么日记啊，难道还想日记爱国么？

“他的日记是怎么丢失的？”

“是王府的一个女仆送出去的，这个女仆很有可能就给多数党效力，她把日记交给了俄国人，才让俄国了解了整件事情。”

张廷兰眉头紧锁。忍不住说道：“按照你的说法，应该在菲力斯死之后，俄国人就知道了女王有假，但是他们为什么这时候才有所行动？”

“大总统，根据我的判断，他们应该是想转移矛盾。”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来了兴趣，急忙问道：“你有把握么？”

刘少卿急忙说道："我有七成的把握，俄国人搞了农业集体化，大量的富农受到了严重冲击，俄国国内甚至出现了叛乱。按照沙俄的习惯。他们善于用对外战争转嫁危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时候，引爆这个话题，应该是有目的。"

杨宇霆在旁边听着，也说道："拙言，这件事情我可以作证，俄国社会的确有不少问题，现在逃往新疆等地的俄国人越来越多，根据他们的情报显示，俄国对富农采取了严厉的政策，社会矛盾非常尖锐。"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渐渐的把事情的始末原由理清楚了，任何事情都有深刻的根源，其实一切都要从远东帝国说起。

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傀儡政权，数以百万计的白俄逃到了远东，他们并不像把这里当做家园，只不过还想着打回去，把多数党彻底消灭。可是随着多数党政权稳固下来，这些白俄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他们要在远东安家落户，想办法生存下去。

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感到了麻烦，此时远东真正的主人已经开始改变了，从中国境内来了大批黑眼睛黑头发的人。他们个头虽然没有俄国人高大，但是干起活来，比俄国人勤劳太多了，而且他们更懂得经营之道。

很快这些中国人有的建立起农场，有的搞了林场，开了矿山，还有人将国内的生活必需品贩卖过来，赚取俄国人的钱。

白俄之中有些经验和技术的渐渐的成为了中国人的打工仔，另外那些原本就是贵族出身，几乎什么都不会做的，只能吃老本。

可是老本终究有吃完的一天，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挣扎在了贫困线上。而另外一方面，中国人大量涌入远东，他们在这里发了财，置办了产业，甚至有人娶妻生子。

那些俄国女人最初还看不起中国男人，但是谁都是现实的动物，当中国人成了富翁之后，这些女人也主动投到了中国人的怀抱之中。

土地没了，财产没了，甚至女人都没了，越来越多的俄国人醉生梦死，他们试图让女王限制中国人。可是最为一个傀儡，远东帝国能做到这一点么！

相反中国人只会越来越多，到了27年，远东的总人口在四百万左右，中国人占了260万，俄国人还不到150万，另外还有大量往来东北和远东之间的中国商人。

毫不客气的说经过多年的经营，俄国人已经成了远东的少数派，他们感到了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也是远东动荡的最深根源。

结果女王是假冒的消息传出来之后，远东就沸腾了，怪不得女王不保护她的子民了呢，原来她就是一个傀儡，就是一个骗子！

俄国人将自己的不幸，对中国人的恐惧和怨恨。全都推到了女王政府身上，抗争活动一旦出现之后，就没有结束的可能。尤其是采取了强硬镇压的态势之后，反抗浪潮此起彼伏。

"马上给远东的驻军下达命令，让他们立刻动员起来。必须保护中国侨民的安全。"

"拙言。你是担心俄国人会把**的游行，演变成一场排华的斗争么？"

张廷兰点点头："很有可能，我们在远东虽然占据人数优势。但是俄国人毕竟好斗，要是不做好应付的准备，只怕我们的人会吃亏。"

杨宇霆也急忙说道："我现在就去下达命令，其实咱们再向远东移民的时候，就组建了大量的武装民兵，里头都有有经验的退伍老兵负责，应该不会吃亏。"

一旁的蒋百里也说道："对付普通的俄国人当然没问题，不过最紧要的是苏联会不会借机入侵远东帝国。我们在远东只有第五和第八两个师，兵力十分单薄。想要应付内外双重危机，根本不够用。"

"那就增兵！"张廷兰毫不客气的说道："把第三，第十一两个师调上去。"

张廷兰说完之后，蒋百里的眉头微微一皱，忍不住问道："拙言，依我看中俄之间应该速战速决。最好还是把近卫师调上去。一旦需要交火，就集中装甲力量，给俄国人一个教训。"

张廷兰摆了摆手："百里兄，近卫师我自有安排，远东还是不要去了。有更合适的舞台等着他们！"

会议开完之后，军队的调动就已经展开了，其他方面的准备也开始了，中国庞大的国家机器也开动起来。

"诸位，俄国的国徽就是双头鹰，一面向着欧洲，一面向着远东，虽然俄国已经染成了红色，但是他们贪婪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远东的乱象，就是俄国人在背后操纵。他们不甘心失去远东，不甘心失去太平洋的立足点。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保持远东帝国的独立性，维持中国的利益，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都必须完成。中国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士气，誓死捍卫远东，我们要和俄国人做一个了断……"

面对着国会诸公，张廷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备战宣言，在不久之前国会还有一股声音，想要阻挠张廷兰上位，双方你来我往，虽然没有直接冲突，但是也隔空交火了。

可是到了现在，国会之中再也不敢出现任何异样的动静了，道理很简单，战争的威胁来了，也唯有张廷兰能够指挥这些骄兵悍将，和俄国人拼一场，再敢找麻烦，只怕会被扣上汉奸的名头，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国内迅速统一了意见，张廷兰也下令做好战备工作，准备筹建最高统帅部。同时针对北疆沿线的所有驻军，张廷兰要求他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士兵尽快返回部队，补齐缺额，检查各种武器装备，囤积军需物资，确保部队处在最好的战备状态，随时能投入战斗。

另外华北，中原，长江流域等省份也都实施二级动员，所有部队都做好北上支援的准备。

除了现役部队之外，各地也成了新兵领导小组，国防经济动员委员会，各行各业也都要进行登记。有什么特长，比如会开车，会修车，懂得架飞机，会紧急抢救，工程师，总之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要登记。甚至就连盲人也不例外，虽然他们看不见了，但是耳音却更好了，因此可以在阴天的时候，提前听到飞机的声音。

摆出这份阵仗，就是要进入全面战争的态势，张廷兰的头脑十分清醒，和俄国之间的战斗，是巨人之间的抗衡。最理想的就是打一场局部战争，不然绝对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但是要想打局部战争，就必须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只要能战方能言和，因此中国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全中国都笼罩在紧张的备战氛围当中。远东的局势也是一日三变，越来越糟糕。原本的游行示威在索菲娅在进行镇压之后，迅速演变成了零星的武装冲突。

各地不时传来枪声和爆炸声，警察和政府的办公场所都遭到了袭击。一瞬间远东帝国变得风雨飘摇，动荡不安。

“亲爱的俄国同胞们，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沙皇陛下的骨肉已经消失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坐在王位上的，不过是一个中国人的傀儡，她亵渎了诺曼诺夫王朝的荣耀。”

一个白俄的学者大声的呼喊道：“大家跟着我冲，杀进皇宫，抓住这个丑陋邪恶的女人。”

这个学者呼喊着，后面成百上千的俄国人紧紧跟随，向着伯力的宫殿就冲了过来。在宫殿前面早就拉上了铁丝网，后面架着黑乎乎的机枪。

此时负责在皇宫进行警卫的正是于学忠，索菲娅已经没法相信俄**队了，因此只能寄希望于中国方面能够保护她的安全。一个听话的傀儡对中国还是有用的，因此中**队也对她采取了周密的保护行动。

于学忠正在看着那些俄国人，只见那个学者站在铁丝网前面，又是一阵激情澎湃的演说，虽然听不懂什么意思，但是于学忠也感觉到了其中的鼓动力。

就在讲的差不多了，这个学者猛地将外面的棉衣脱了下来，厚厚的皮袍子，里面还有一层棉花。他猛地冲到了铁丝网前面，将棉衣扑在了上面，一下子翻了过去。

后面的俄国人也在紧紧跟随，于学忠看着冲过来的俄国人，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开枪！”

顿时几道火舌喷出，冲在前面的俄国人成片的倒下去，尸体堆满了一地，后续的那些俄国人终于感到了害怕。

靠着血肉之躯，根本没有办法冲进皇宫，他们想要逃走，只是已经晚了，从四面八方，中国士兵已经涌了上来。枪声越来越密集，死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血水染红了道路。

不到半个小时，就有超过两千名俄国人被击毙了，于学忠在打扫战场的时候，还特意走到了领头的那个学者前面，冲着他的尸体冷笑了一下：“能冲到前头，还比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强！”

第七百九十六章平乱

“女王陛下，我们已经将试图冲击皇宫的暴徒全部击毙了。”

“好，太好了，这些混蛋早就该死了！”索菲娅大声的说道，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里面充满了血丝，甚至有种神经质的感觉。

“于团长，你赶快带着人马，把所有暴徒全都击毙，不光是伯力的，所有地区的暴徒，一个都不要留下，全都消灭干净，统统杀掉。”

于学忠看着有些癫狂的女王，摊了摊手：“女王陛下，我只是一个团长，而且我的使命是保护皇宫，保护您的安全，至于别的，不再我的职权范围之内。”

“那在谁的职权之内？”索菲娅喃喃自语：“对，我要向张大总统求援，让他派兵过来，派十万，不，二十万！不，我不要在远东住下去了，我要去北京，我要申请政治避难，中国会保护我的！”

“女王陛下，请您冷静一点。”于学忠看着这位女王发疯，已经有了受不了了。

“中国保护您的前提是您要听话，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要是像一个病人一样，是没有保护价值的。”

索菲娅也终于冷静了一点，她急忙问道：“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究竟该做什么？”

“很简单，做好你的女王，然后以远东帝国的名义，向北京求援，我想帮助你的军队已经在半路上了。”

索菲娅听到了这里，勉强点了点头，吩咐手下人去安排了。她则是瘫坐在王位上面，以手掩面，放声痛哭。

这些年的女王生涯，让她享受了权力带来的快感，不过也正是沉迷在这种感觉之中，她越发的担心失去权力，失去拥有的一切。因此当得知有人拆穿她的假面具的时候，她变得极为无助。仿佛整个世界都崩溃了一般，而中国则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必须死死的揪住。

有了中**队的严密保护，索菲娅终于安心了一些，随着远东方面的邀请，刚刚完成了动员的中**队已经开入了远东。

李景林出任了远东派遣军的总司令，他带着两个师的部队充当先锋。开入了远东。进入远东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平定俄国人的动乱。

李景林来到了伯力之后，原本负责远东的丁超也从赤塔赶了过来，为了保护远东帝国的安全，中国将第五和第八师放在了赤塔沿线，主要是防备俄国可能的攻击。

“李司令，你终于来了。我这肩头的担子也轻了不少啊。”

“哦，局势很糟糕么？”

丁超点了点头：“比想象的还要糟，苏联人的飞机已经多次越过了边境，进行侦查，我们的飞机也还以颜色，不过看样子他们正在集中兵力，酝酿一场战斗。正是因为如此，我只能抽调于学忠的一个团来保护伯力。这点人马恐怕只够保护皇宫，就连伯力都看不过来啊。”

李景林点了点头：“老丁，不用担心。这次我过来，就是给你分担麻烦。大总统的意思是先除内患，再抗强敌，要我用最短的时间，解决远东的俄国人。”

丁超也急忙点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远东有一百多万的俄国人，其中可靠的不多。有问题的不少，依我看来，最好能把他们全都一勺烩了，彻底逐出远东。这样就安全了。”

说到这里，随着丁超一起过来的参谋长王以哲摇头说道：“这点恐怕很难做到吧，想要把一百多万人迁徙走，没有一年半载，甚至两三年是做不到的，到那个时候，只怕战斗已经结束了。而且要是远东没有了俄国人，还怎么叫远东帝国啊，只怕就成了中国远东省了。”

“说的没错，就是要变成远东省！”李景林突然笑着说道：“大总统已经下了命令，这次既是危，也是机，只要做好了，远东就会彻底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省份。”

一听这话，丁超和王以哲的眼睛之中都冒了光，他们在远东戍守多年，谁愿意去保护什么白俄啊，不还是把这里当成中国自己的领土来看待么。

现在终于看到了彻底吞并远东的希望，开疆拓土可是军人最高的荣耀，他们顿时都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大总统这个决心下的好，我早就看那个女王不顺眼了，一个女人老老实实在家里相夫教子得嘞，还跑出来干什么？”

王以哲也笑着说道：“的确女王没有省长好听，要是能把所有俄国人驱逐出去，远东彻底落入我们的手中，可真是大快人心。不过还是那句话，想要快速弄走一百多万人，难度不小啊？”

“放心吧，我自有对策，要是连这点事情都摆不平，也枉费我在远东多年。”

说话之间，李景林露出了强烈的自信，当年抢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之后，李景林就一直在远东守卫，经验极为丰富，这也是张廷兰能把他派过来的原因。

……

“拙言，英，美，法，意，日等国联名提出要求，希望我们解释远东的问题，究竟女王是不是沙皇的小女儿？”

远东的风暴也终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各国第一次听说女王有可能是假的时候，顿时也是瞠目结舌。要知道当时的张廷兰还相当弱小，奉军不过是一个地方诸侯而已。

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敢于假造一个公主，欺骗几百万的白俄，欺骗整个世界，这未免也太疯狂了！

“少川，你去告诉他们，这是俄国人的阴谋，红色帝国试图向外扩张的借口，整个自由世界都应该站在中国一边，共同抵御这股祸水的威胁。”

顾维钧笑着说道：“大总统，您这个说法不错，只是我担心恐怕列强不见得会相信咱们。”

“就算他们不信又如何，只要让他们感受到俄国的威胁就成了。在内战结束之后，俄国人不只失去了远东，在欧洲方向也损失了大量的领土，尤其是西乌克兰等地都落入了波兰之手。要知道俄国人和波兰可是世仇，只要稍加宣传，波兰就会紧张，而波兰和英法之间还有同盟协议。只要能成功挑动欧洲各国对于红色俄国的恐惧，我们的压力就能减轻不少。”

众所周知德国闪击波兰，是二战的开端，而苏联人有横插一杠子，把波兰给瓜分了。这件事情当然是苏联人干得不地道，不过这也有原因的，在一

战结束之后，波兰这个被瓜分多次的国家，重新爬起来了，还霸占了大量的原属俄国的土地，在华沙战役之后，苏联的著名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兵败城下。

新仇旧恨，在波兰和苏联之间纠葛着，其实在二战前，波兰长时间都是苏联的主要威胁。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波兰人竟然不自量力的支持日本，希望通过牺牲中国利益，然后达成让日本从远东攻击苏联的目的。

中国古话说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又道是不作死就不会死，波兰人也是自作自受。

“大总统，这个主意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发动力量，也打一场宣传战。”

女王是真是假，这些都是细枝末节，真正要命的是北极熊要恢复曾经的地盘了，先是远东，然后就是东欧。正所谓唇亡齿寒，俄国人向外输出革命，要是不立刻行动起来，只怕整个世界都要处在北极熊的阴影之中了。

中国驻欧洲的大使馆一同发声，举行公开演讲，散发传单，另外又从国内紧急调运了一大批的胶片。

这些记录的都是俄国逃亡人员的自述，在她们的嘴里肯定听不到苏联的好话，因此一个邪恶贪婪，而又蠢蠢欲动的帝国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顿时一股苏联威胁论甚嚣尘上，热热闹闹。

有一些西方政治家也公开呼吁，要对中国加强支援，虽然他们讨厌中国，但是对苏联却是更为恐惧，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道理谁都明白。

很快各国大使都传达了类似的善意，并且愿意扩大贸易，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

舆论大幅度扭转，张廷兰也是欣慰不已，不过他也清楚，这些都是前戏而已，只能锦上添花，最重要的还是在战场上，击败俄国这个强大的对手。

其实就在大造舆论这段时间，中**队已经开始了紧急的调动，从远东到新疆，数千公里的战线，全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而最让人欣慰的就是远东的状况，李景林果然是一个好手，他虽然只有两个师的兵力，但是对付这些俄国人的骚乱却是相当有主意。

对于主要城市闹事的俄国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杀，靠着血腥镇压，彻底把俄国人的态势按下去。

另外李景林又推动了另外一手，那就是组建治安联防村，他把远东的华人都调动起来，由于华人远比俄国人要多，因此李景林要求两个华人村盯一个俄国村，民兵一律配发武器。把俄国人一个个隔离开，围困起来。

面对着叛乱，其实最可怕的是农村地区，一旦连成一片，就没法控制了，李景林这么一干，等于是断了骚乱的根基，没有了源源不断的农民参与，城市里头的俄国人只不过是无源之水而已，越折腾死得越快！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远东竟然恢复了宁静，声势浩大的骚乱就这么被压下去了，所有人都不免目瞪口呆。

第七百九十七章庙算

“民势如水，要压，要堵，更要疏通，只有互相配合起来，才能事半功倍，李景林这手玩得漂亮啊！”

杨宇霆很少去夸奖一个人，不过李景林在远东的平叛行动的确超乎正常，他先是杀人立威，随后又动用中国民兵的力量，将俄国农民给看住了。

这样一来远东闹事的这群白俄，失去了上层的领导，同时也失去了下层的基础。短时间之内就安定下来，不过这个安定还是暂时的，毕竟在城市之中，还存在大量的俄国市民，这些人不像农民那么老实，一旦被煽动起来，还是一个大麻烦。

这个时候，李景林就玩了一个手段，他给所有市民发了报告，称可以帮助他们离开远东。一共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可以回到苏联，重新做苏联的公民，中国已经和苏联达成了协议，可以安全送他们离开。

另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曾经的白卫军将领邓尼金说服了欧美等国，可以接受远东白俄流亡。

一边是血腥的杀戮，朝不保夕的日子，一边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俄国人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想要重新回到苏联，就算多数党是洪水猛兽，但是那也是他们的祖国，这些人也想要回家。看看莫斯科，看看叶卡捷琳娜堡，在伏尔加河上乘船泛舟……

有这个意向的俄国人迅速登记，随后也都被带走了。不过这些人根本没有被送回苏联，因为中苏之间，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协议。他们直接被送到了外蒙古的集中营，被编入了劳工组之中。

而且由于这些人亲近多数党，李景林下达了死命令，必须用最繁重的劳动。基本上不准一个人活着出来。

当然另外一派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所谓的邓尼金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李景林要做的不过从中找出白俄的死忠份子而已。一旦被区分出来，这些人立刻被送上了火车。有的到了海参崴，有的到了葫芦岛，然后他们又被送到了海南新建的橡胶园。

这些人的命运也是一样，成为了苦力。

经过分流之后，远东还有不少俄国人，但是青壮已经失去了一大半，城市居民之中。俄国人由原来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了五分之一，而且很多都是老弱妇孺，基本上已经无害了。

远东恢复安宁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中国高层得到报告之后，对李景林的做法是大加赞赏。别看这家伙读书不多。平时也相当粗鲁，但是整人的本事还是一等一的。这么快就把一个大麻烦给解决了。

中国高兴。苏联人就要伤脑筋了，当他们知道了女王是假的时候，顿时喜出望外，终于找到了扰乱远东的机会。

按照俄国人的经验，这种骚乱是最难解决的，一味屠杀。只会引来更大的反弹，不杀，反抗就会绵绵不绝。

就拿俄国人来说，他们建国十年了。有些地区还不时出现叛乱。因此俄国人预估中国要想解决远东的乱局，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就算打一个对折，也要三个月，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俄国人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了。

等到中**队被起义折磨的失去了锐气，他们在杀过来，一举将远东拿回

到手中。这个算盘打得是十足的精明。可是中国方面的反应速度远远超过了俄国人的预估。

不到两个月时间，远东大规模已经消失了，而且由于出现动乱，各地华人的民兵已经组建起来，事实上中国方面已经完成了战争动员。

这个速度比起俄国人预估的最短时间，还要快得太多了。这份本事一下子就镇住了俄国人，到底打还是不打，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俄国人举棋不定的时候，中国方面已经彻底掌握了主动权。战争不是俄国人的想要怎么打就怎么打的，还要看看中国的意思。

正所谓大军未动，舆论先行，张廷兰已经让外交部开始宣扬苏联威胁论了。随后邵飘萍主管的宣传部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他们展出了大量的胶片资料，不只是国内，国际上也都出现了。

俄国人在国内战争期间，是如何对待昔日权贵的，又是如何搞农业集体化的！那些富农泣血哭诉，他们的家产被抢走了，他们的房子，财产，粮食，土地，农具，统统都被拿走了，甚至连他们的女儿和妻子也都消失了。

要知道由于中国的压力，俄国在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比起原来进行的还要早，手段还要极端。国内的不少地主看到了之后，甚至都对张廷兰心存一丝感激，幸亏这位没有学俄国，还给大家留下了出路，要不然就都要掉脑袋。

这种资料对于西方世界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长期以来他们对红色帝国都是极为恐惧的。不过由于缺少第一手的资料，他们并不清楚俄国都发生了什么，可是现在这些东西传出来之后，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震撼。

那些有钱人变得诚惶诚恐，绝对不能让俄国输出革命，不然他们只有死路一条！这些人迅速行动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不管有的没的，都拼命抹黑俄国，拼命鼓噪反俄的声音。

任何大众宣传都是两个极端，俄国被打上邪恶的标签，中国的形象自然就伟大光辉起来。这种舆论环境，给中国争取了极为有利的地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有大量的支持声音。

张廷兰也是顺应民意，公开发表了对俄国的强力谴责，并且宣布向远东继续增兵五个师，要保卫远东的独立性。

这份声明出现之后，所有人都嗅到了一丝火药味，全世界两个幅员最辽阔的国家，终于要发生对撞了。各国的政治家都几乎屏住了呼吸，想要看一场好戏。

其实不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都是威胁，这两个大国一旦完成了工业化，都会冲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因此他们从心里讲，都盼着中俄来个连败俱伤。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张廷兰对此是一清二楚，只不过他心里非常清楚，中俄之间必须有一战，来清算边境问题，这几乎是两个国家的宿命。

越早解决，就越好，而且也越容易控制战争规模。在扩张路线的问题上，张廷兰和裕仁有点相似，那就是都垂涎南洋这些膏腴之地。

西伯利亚很好，什么资源都有，但是气候太恶劣了，在后世开采一桶石油要十五美元，而中东只要三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由于纬度过高，冰冻时期超过半年，其实除了外东北之外，西伯利亚开发难度太大。

相比之下，东南亚，南亚，中东，甚至是澳大利亚和非洲，对张廷兰都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次和俄国交战，张廷兰的目标非常明确，远东并入中国，中亚的领土分界要解决，然后再借助这次战争，打击俄国的工业化进程，防止北极熊膨胀的更快。

至于彻底搞死俄国，张廷兰没那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个本事，至于以后有没有机会，那就等着二战再说吧。

中国的高层，经过了一番商讨，大的战略目标终于确定下来，大家也都接受了张廷兰的意见，不过在接下来的问题上，众人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大总统，目前我们能投入战场的总兵力不过多，只有十五个师左右，由于要坚固远东，外蒙，新疆，部队还要大量的分散，我们能集中作为拳头的部队，极限只有十万人。因此我提议把这些力量，尤其是近卫师，投入到远东方向，和俄国进行主力决战。”蒋百里已经是不止一次，提出了他的这个作战方案。

在场的这些将领也频频点头，对于这个提议非常赞同。不过张廷兰和杨宇霆两个人都没有点头，很显然，他们都有别的想法。

“参谋长，这个提议很稳妥，但是我认为却违背了我们的战略目标。”杨宇霆徐徐说道：“远东纵横几千公里，我们和俄国都有厚实的战略迂回空间。如果打起来，只会没完没了，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战局就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了。”

蒋百里也说道：“杨部长，我清楚你的想法，无非是想在中亚突破，集中装甲力量，杀进中亚平原，直击北极熊柔软的腹部。不过我认为在中亚地区开战，我们的补给线过长，反而是俄国人能以逸待劳。一旦奇袭不能奏效，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之中，对我们更加不利。”

两大智囊争了起来，姜登选等人也都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张廷兰想了想说道：“百里兄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不过打仗不能中规中矩，要出奇制胜，中亚是俄国人的一个弱点，直到现在，还有大量的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应该在如何确保奇袭成功上面下功夫。”

蒋百里毫无疑问是兵学大家，不过在后世评价蒋百里的时候，却非常审慎的使用了军事理论家，而没有使用军事家一词。蒋百里庙算可以，但是真正到了决胜负于疆场的时候，他还是欠缺一些魄力。

张廷兰踌躇满志的说道：“这是一场豪赌，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把胜利的希望都寄托在运气上，而是要制定出完美的计划，让俄国人上当！”

第七百九十八章阿拉山口

车辚辚，马萧萧。

汉唐的甲兵，宋明的志士，都曾经踏着西北的黄沙，征战塞外，守护锦绣中华。千年光阴，而今大军再度北上，依旧是盛况空前，振奋人心。

军乐声中，一个又一个的士兵方阵从长安街前面走过，齐整的步伐，矫健的身形，精良的装备，昂扬的士气，引来了无数民众的欢呼声。

阅兵广场都沉浸在了狂热的气氛当中，国旗招展，无数的中外记者云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翘首以盼。

每走过一个方阵，都引来大家的热情的欢呼，尤其是牵引火炮，装甲车，坦克，自行火炮，这些现代化的钢铁利器从大家前面走走过，欢呼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隆隆的声音，给了所有中国人最大的安全感。

这些装备的展现，极大的鼓舞了民众的士气，让大家对于战斗有了更充足的信心。自从远东的危急蔓延开来之后，中苏双方的态势越来越严峻，双方都在积极的备战，大战一触即发，所欠缺的无非是一个借口而已。

就在半个月前，俄国的一架侦查机沿着贝加尔湖的边缘，试图探查中国方面的布防情况，结果被中国的高炮射中。飞行员侥幸跳伞逃生，结果正好落在了中俄双方的前沿阵地上。

中国士兵果断追杀这个俄国飞行员，就这样冲进了俄国境内，双方开始了交火。以往在边境线上也出现过冷枪，但是直接冲到对方境内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双方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多，先是一个排，然后是一个连，到了最后，双方各自出动了五六百人，一场小冲突，变成了大乱斗。俄国人付出了二十多条xing命，那个飞行员也被击毙，而中国方面也有十几个士兵牺牲。

这次交火彻底引爆了中俄之间的战斗，就在交火发生的第一时间，中俄都召开了记者会。俄国人声称远东帝国的存在不合法，是中国阴谋分裂俄国的产物，因此俄国要收复曾经的土地，解救正在遭受人道主义危机的俄国人。

看到了这份声明，张廷兰也是冷笑不已，竟然把中国干涉南洋的借口也拿了出来，要是真关心人道主义，还是最好看看乌克兰平原吧！

中国也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外交部声称远东帝国的存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应女王陛下的邀请，中队果断进入远东，协助远东军民，抗拒俄国入侵。

其实从双方的声明之中，都能看出来，大家都十分谨慎，并没有直接宣战，俄国要收复失地，中国要保护远东安全。

这么做无疑是各自留下了回旋的余地，毕竟两个巨人相撞，后果谁也没有办法预料。就像当初奉军和日本开战一样，双方依旧是不宣而战。

当然在表面上如此，真正的战斗谁也不敢放松，甚至说只会更加拼命。双方都在不断把最精锐的力量调动到了前线，战争物资源源不断的送过来。

中国方面更是组织了盛况空前的誓师阅兵仪式，数十万的首都群众亲自观看，为即将远去的战士欢呼祈福。

昔日的东亚病夫，到了如今，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军队，不少老人看得热泪盈眶，年轻人则是一个个两眼放光，把全都攥得紧紧地，恨不得自己就是

其中的一员。

“土肥原先生，你觉得支那人的军队表现如何？”

“很不错，他们有旺盛的士气，精良的装备，从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赶上了帝国的军队。”

作为驻华武官，土肥原自然也不会放过近距离观察中队的机会，他和芳泽谦吉都挤在了人群之中，看着这场雄壮的阅兵仪式。

眼看着中队的一些装备，土肥原也是lu出了贪婪之se，中国在陆军建设上面，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头。

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舍得在武器上面下血本，坦克装甲车都比日本人的要远远领先。日本人虽然在朝鲜落败之后，极力的发展陆军，但是受限于资源，再加上海军的巨大需求，使得日本陆军已经和中国有了不小的距离。

土肥原即使再狂妄，但是也不至于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是他的嘴角还有些不屑的笑容：“从这场阅兵，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支那人骄傲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轻松的击败敌人，因此他们才毫无顾忌的将实力展现出来。不过正如支那兵书所说，骄兵必败。他们越是信心十足，就越容易栽跟头。”

别看日本陆军给人留下了刻板僵化的印象，但是日本的高级将领多数还是崇尚阴谋计策的。打仗就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有将实力头展示出来的道理，他们日本人能看到，想必俄国人也能看到，到时候中国肯定要在远东吃一个大亏。

到那个时候，日本人就可以收割胜利果实了，和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做邻居，日本人的压力也是相当大的，他们绝对不会盼着中国有什么好日子。

……

“小心！飞机！”

张自忠大声的喊道，士兵们急忙将身体隐藏在了战壕之中，俄国战斗机从空中掠过，子弹打在了地面上，砂石横飞，泥土四溅，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张自忠从战壕之中爬了起来，掸了掸身上的泥土，破口大骂：“老毛子，有本事下来，大爷和你单挑！”

张自忠的话还没有说话，只见那架战斗机突然翅膀上闪过几点火光，然后就像石头一样，快速的向地面坠落。

蓬！一团火焰腾空而起，包括飞行员在内，全都化成了一堆红光。士兵们正好看到了这一幕，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营长，你可真是神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下来一架俄国飞机，只怕多说几句，俄国人的空军都没了！”

这话说完之后，周遭的士兵全都哈哈大笑，大家难得轻松了一下。这架飞机当然不是张自忠说下来的，而是被中国战斗机击落的。

有几架中国战机从张自忠他们的头上掠过，在后面地平线之上，出现了更多的飞机，黑压压的一大片，从空中掠过，巨大的轰鸣之声，震得耳朵生疼。

不过每次看到了这一幕，士兵们都忍不住感到了热血沸腾，这就是中国力量的象征。中国战机在这段时间之中，经常组成庞大的机群，向着俄国方面进行轰炸行动。

在远东的前线，中国陆军的兵力其实没有俄国人雄厚，但是能够压制住俄国方面，让他们不敢贸然全力攻击，空军的作用起到了相当惊人的作用。

“营长，我刚才数了一下，这次至少出动了四五十架轰炸机，还有好几十架战斗机护航，实在是太壮观了，老毛子这下子可要有好戏看了。”

张自忠也点了点头：“都给我打起精神，别光顾着羡慕人家，以后还要靠咱们陆军决定胜负，谁都不许怂了！”

张自忠他们猜测的并不错，这次出动这么多的飞机，目标正是俄国的贝加尔湖区舰队。自从远东帝国建立之后，贝加尔湖就成了双方的前沿阵地，俄国人组建了一支拥有二十几艘各型炮艇船只的湖区舰队。

干掉了这支舰队，就能极大的削弱俄国人的水上运输能力，打乱俄国战争部署。因此中国方面是志在必得。

机群出现在了贝加尔湖的上空，向一块蓝宝石一样的湖面，泛着bo光，远处能够看到镰刀锤子的旗帜，在迎风飘扬。

贝加尔湖舰队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竟然会成了遭受攻击的对象。水兵惶恐的尖叫着，他们架起了所有的武器，不断向空中射击，妄图反抗。

但是稀疏的火力网根本威胁不到中国的战机，炸弹从飞机上面落下来，一声接着一声的爆炸传出来。

有的炸弹落到了水中，溅起十几米的白浪，有的落在了岸上，将俄军炸得七零八落。湖水像是沸腾了一般。一个大浪接着大浪，那些几十吨，上百吨的炮艇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沉到了湖水之中。

俄国水兵更是损失惨重，伤亡惊人，轰炸不到半个小时，贝加尔湖舰队就成了一个历史。这些飞行员意犹未尽，他们撤回的时候，又绕到了俄国人的脑袋上面。

轰轰轰，俄国阵地上面响起了一团又一团的火光，战壕被摧毁，工事被炸烂。庞大的机群还攻击了俄国人的几处物资基地和营房。火光吞噬了刚刚运过来的物资，不下两百人在轰炸之中丧命，另外还有数百人受伤。

俄国人虽然极力加强空军，但是相比中国，还是有一段距离，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更包括飞行员的素质，因此在战斗之中吃亏，也是必然的。

远东方面的轰炸行动正是冯庸负责的，他对于连日的战果十分满意，不过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他们并不是这场战斗的主角。

在最初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张廷兰就把真正的主战场放在了中亚，远东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当然为了让俄国人相信这个谎言，张廷兰也做了精心的安排，他要求向远东调兵必须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因此他才会组织声势浩大的阅兵行动。

另外在兵力展示方面，远东也要远远超过中亚，比如飞机的侦查规模一定要让远东保持中亚的两倍以上，轰炸行动更是主要集中在远东。

冯庸虽然折腾的十分热闹，但是确实一个配角的角se，让他有点不甘心。不过他也只敢把怒火发泄在俄国人的身上，不断的让俄国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不过俄国人的备战工作依旧在快速进行，莫斯科已经派遣了叶戈罗夫出任远东方面军总司令，他在伊尔库茨克一线一共集中了八万多军队，这些部队全都是苏联内战之中的精锐主力。

当年布琼尼惨败，痛失了赤塔等地，成了俄国人心头永远的痛。因此自

从决定收复远东，俄军上下就摩拳擦掌，准备一雪前耻。

而叶戈罗夫也是俄国最优秀的统帅之一，他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在1919年秋，邓尼金的部队进逼莫斯科的门户图拉，叶戈罗夫临危受命，出任南方方面军司令员，领导了粉碎邓尼金的战役，保住了莫斯科。

从此之后，他平步青云，成了俄军之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正因为战功卓著，才受到了斯大林的看中，委任他出任远东方面军总司令。

不过叶戈罗夫并不知道，从一开始，他，也包括莫斯科，陷入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之中，就在他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攻击的时候。

中国最精锐的近卫师已经早就离开了北京，沿着铁路线，进入了新疆。随后他们离开了迪化，穿过漫漫黄沙，向着中亚方面快速ting进，他们要夺取的地点正是阿拉山口。

阿拉山口是介于阿拉套山和巴尔鲁克山之间关于宽约20公里，长约90公里的一个宽阔、平坦的通道。北接中亚的阿拉湖，南接新疆艾比湖，是中国通向中亚的咽喉要路。

只要能拿下这个狭小的山口，摆在中队面前的就是一望无际的中亚平原，天然的装甲兵战场。张贺年在出发之前，就把中亚的地形研究的透透的。

负责攻击阿拉山口的先头部队正是中国的空降兵，可以说将一次战役的胜利，寄托在伞兵身上，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中国上下都愿意赌一把。

就在六6月10号的清晨，24架运输机整齐的排列在机场跑道上面。宋清泉亲自带队，一个营的伞兵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随着飞机的起飞，这些英勇的士兵也带着中国人对胜利的渴望，一同向着远方飞了过去。

为了确保安全，他们从北部绕过了阿拉山口，机群进入了中亚平原。在7点50分，他们终于到了预定的跳伞地点。

天空之中出现了一朵朵洁白的伞花，飘飘dangdang向着地面上落了下来，这个动作伞兵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训练，熟练无比，宋清泉依旧带头跳了下来，后面的士兵紧紧跟随。

可是当他们跳下来之后，一个致命的问题突然出现了，一阵阵狂风吹来，空气之中全都是细碎的砂石，根本睁不开眼睛，而这些伞兵也被吹得到处都是……rs！。

第七百九十七章庙算

“民势如水，要压，要堵，更要疏通，只有互相配合起来，才能事半功倍，李景林这手玩得漂亮啊！”

杨宇霆很少去夸奖一个人，不过李景林在远东的平叛行动的确超乎正常，他先是杀人立威，随后又动用中国民兵的力量，将俄国农民给看住了。

这样一来远东闹事的这群白俄，失去了上层的领导，同时也失去了下层的基础。短时间之内就安定下来，不过这个安定还是暂时的，毕竟在城市之中，还存在大量的俄国市民，这些人不像农民那么老实，一旦被煽动起来，还是一个大麻烦。

这个时候，李景林就玩了一个手段，他给所有市民发了报告，称可以帮助他们离开远东。一共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可以回到苏联，重新做苏联的公民，中国已经和苏联达成了协议，可以安全送他们离开。

另外还有一条路，就是曾经的白卫军将领邓尼金说服了欧美等国，可以接受远东白俄流亡。

一边是血腥的杀戮，朝不保夕的日子，一边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俄国人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想要重新回到苏联，就算多数党是洪水猛兽，但是那也是他们的祖国，这些人也想要回家。看看莫斯科，看看叶卡捷琳娜堡，在伏尔加河上乘船泛舟……

有这个意向的俄国人迅速登记，随后也都被带走了。不过这些人根本没有被送回苏联，因为中苏之间，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协议。他们直接被送到了外蒙古的集中营，被编入了劳工组之中。

而且由于这些人亲近多数党，李景林下达了死命令，必须用最繁重的劳动。基本上不准一个人活着出来。

当然另外一派也没有什么好下场，所谓的邓尼金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李景林要做的不过从中找出白俄的死忠份子而已。一旦被区分出来，这些人立刻被送上了火车。有的到了海参崴，有的到了葫芦岛，然后他们又被送到了海南新建的橡胶园。

这些人的命运也是一样，成为了苦力。

经过分流之后，远东还有不少俄国人，但是青壮已经失去了一大半，城市居民之中。俄国人由原来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了五分之一，而且很多都是老弱妇孺，基本上已经无害了。

远东恢复安宁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中国高层得到报告之后，对李景林的做法是大加赞赏。别看这家伙读书不多。平时也相当粗鲁，但是整人的本事还是一等一的。这么快就把一个大麻烦给解决了。

中国高兴。苏联人就要伤脑筋了，当他们知道了女王是假的时候，顿时喜出望外，终于找到了扰乱远东的机会。

按照俄国人的经验，这种骚乱是最难解决的，一味屠杀。只会引来更大的反弹，不杀，反抗就会绵绵不绝。

就拿俄国人来说，他们建国十年了。有些地区还不时出现叛乱。因此俄国人预估中国要想解决远东的乱局，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就算打一个对折，也要三个月，这段时间已经足够俄国人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了。

等到中**队被起义折磨的失去了锐气，他们在杀过来，一举将远东拿回

到手中。这个算盘打得是十足的精明。可是中国方面的反应速度远远超过了俄国人的预估。

不到两个月时间，远东大规模已经消失了，而且由于出现动乱，各地华人的民兵已经组建起来，事实上中国方面已经完成了战争动员。

这个速度比起俄国人预估的最短时间，还要快得太多了。这份本事一下子就镇住了俄国人，到底打还是不打，到底该怎么办！

就在俄国人举棋不定的时候，中国方面已经彻底掌握了主动权。战争不是俄国人的想要怎么打就怎么打的，还要看看中国的意思。

正所谓大军未动，舆论先行，张廷兰已经让外交部开始宣扬苏联威胁论了。随后邵飘萍主管的宣传部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他们展出了大量的胶片资料，不只是国内，国际上也都出现了。

俄国人在国内战争期间，是如何对待昔日权贵的，又是如何搞农业集体化的！那些富农泣血哭诉，他们的家产被抢走了，他们的房子，财产，粮食，土地，农具，统统都被拿走了，甚至连他们的女儿和妻子也都消失了。

要知道由于中国的压力，俄国在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比起原来进行的还要早，手段还要极端。国内的不少地主看到了之后，甚至都对张廷兰心存一丝感激，幸亏这位没有学俄国，还给大家留下了出路，要不然就都要掉脑袋。

这种资料对于西方世界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长期以来他们对红色帝国都是极为恐惧的。不过由于缺少第一手的资料，他们并不清楚俄国都发生了什么，可是现在这些东西传出来之后，对西方世界也是一个震撼。

那些有钱人变得诚惶诚恐，绝对不能让俄国输出革命，不然他们只有死路一条！这些人迅速行动起来，动用一切力量，不管有的没的，都拼命抹黑俄国，拼命鼓噪反俄的声音。

任何大众宣传都是两个极端，俄国被打上邪恶的标签，中国的形象自然就伟大光辉起来。这种舆论环境，给中国争取了极为有利的地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有大量的支持声音。

张廷兰也是顺应民意，公开发表了对俄国的强力谴责，并且宣布向远东继续增兵五个师，要保卫远东的独立性。

这份声明出现之后，所有人都嗅到了一丝火药味，全世界两个幅员最辽阔的国家，终于要发生对撞了。各国的政治家都几乎屏住了呼吸，想要看一场好戏。

其实不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都是威胁，这两个大国一旦完成了工业化，都会冲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因此他们从心里讲，都盼着中俄来个连败俱伤。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张廷兰对此是一清二楚，只不过他心里非常清楚，中俄之间必须有一战，来清算边境问题，这几乎是两个国家的宿命。

越早解决，就越好，而且也越容易控制战争规模。在扩张路线的问题上，张廷兰和裕仁有点相似，那就是都垂涎南洋这些膏腴之地。

西伯利亚很好，什么资源都有，但是气候太恶劣了，在后世开采一桶石油要十五美元，而中东只要三美元，这中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由于纬度过高，冰冻时期超过半年，其实除了外东北之外，西伯利亚开发难度太大。

相比之下，东南亚，南亚，中东，甚至是澳大利亚和非洲，对张廷兰都有更大的吸引力。这次和俄国交战，张廷兰的目标非常明确，远东并入中国，中亚的领土分界要解决，然后再借助这次战争，打击俄国的工业化进程，防止北极熊膨胀的更快。

至于彻底搞死俄国，张廷兰没那大的野心，也没有那个本事，至于以后有没有机会，那就等着二战再说吧。

中国的高层，经过了一番商讨，大的战略目标终于确定下来，大家也都接受了张廷兰的意见，不过在接下来的问题上，众人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大总统，目前我们能投入战场的总兵力不过多，只有十五个师左右，由于要坚固远东，外蒙，新疆，部队还要大量的分散，我们能集中作为拳头的部队，极限只有十万人。因此我提议把这些力量，尤其是近卫师，投入到远东方向，和俄国进行主力决战。”蒋百里已经是不止一次，提出了他的这个作战方案。

在场的这些将领也频频点头，对于这个提议非常赞同。不过张廷兰和杨宇霆两个人都没有点头，很显然，他们都有别的想法。

“参谋长，这个提议很稳妥，但是我认为却违背了我们的战略目标。”杨宇霆徐徐说道：“远东纵横几千公里，我们和俄国都有厚实的战略迂回空间。如果打起来，只会没完没了，成了一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而且到了那个时候，战局就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了。”

蒋百里也说道：“杨部长，我清楚你的想法，无非是想在中亚突破，集中装甲力量，杀进中亚平原，直击北极熊柔软的腹部。不过我认为在中亚地区开战，我们的补给线过长，反而是俄国人能以逸待劳。一旦奇袭不能奏效，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之中，对我们更加不利。”

两大智囊争了起来，姜登选等人也都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张廷兰想了想说道：“百里兄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不过打仗不能中规中矩，要出奇制胜，中亚是俄国人的一个弱点，直到现在，还有大量的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应该在如何确保奇袭成功上面下功夫。”

蒋百里毫无疑问是兵学大家，不过在后世评价蒋百里的时候，却非常审慎的使用了军事理论家，而没有使用军事家一词。蒋百里庙算可以，但是真正到了决胜负于疆场的时候，他还是欠缺一些魄力。

张廷兰踌躇满志的说道：“这是一场豪赌，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把胜利的希望都寄托在运气上，而是要制定出完美的计划，让俄国人上当！”

第八百章肆虐中亚

斯柳江卡，贝加尔湖畔的一座小镇，从1906年建成，在远东帝国出炉之后，这里就成了两国的边境线、或许可以说这里算是世界上最不太平的一段边境，俄国的人忍受不了多数党，逃到了远东，远东的人受不了中国，又跑回俄国。

两边的守军不断的要追击叛逃的人，也经常互相打冷枪，下黑手。不过这些小手段都不够看了。就在6月10号，俄军的指挥官叶戈罗夫正式下达了攻击命令。

集中在沿线的三个俄军精锐师向远东方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为了这一天，俄国人已经忍了八年，什么时候中国人竟然能从北极熊身上割肉吃了，这简直是翻天了。

足足有三百多门火炮一同怒火，红色的锤头打在了远东的土地上面。炮弹掠过空中，不断的在中**队的阵地上爆炸，惊天动地的炮声，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金属风暴。

“这帮老毛子还真拼命啊！”刘桂五也忍不住说道。他们的指挥部虽然距离前线还有十几公里，但是剧烈的炮声依旧清晰可闻。

“俄国人一直以来，都信奉大炮主义，以前是太穷了，现在北极熊开始恢复了，自然就要咬人了。”

“哼，不过是一头大笨熊而已，中国可是堂堂的真龙，难道还压不住他们呢！”刘桂五愤愤不平的说道：“总指挥，我现在就去前头，保证把俄国人挡住。”

丁超点了点头：“小心点，一切以保存实力为主，不要和俄国人拼消耗。”

“我明白！”

刘桂五当即在警卫的保护之前，快速到了最前头，这时候俄国人的炮火准备已经差不多了。在将近三百公里的宽阔正面上。俄国人发动了冲锋。

刘桂五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楚看到俄国人的情况，在冲锋队伍的最前头，是二十几辆坦克充当先导，后面跟着大量的俄军士兵。

“长本事了，但是别忘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刘桂五冷静的下达了命令，让反坦克阵地做好准备。

俄国人的钢铁洪流是举世瞩目的，在北极熊全盛的时候，整个亚欧大陆都在红色怪兽的威胁之下。从东德出发，一星期打到英吉利海峡。这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

而在这个时空当中。俄国人在远东吃了坦克的亏，痛定思痛，他们也加快发展坦克了。参考了从英国购进的维克斯坦克，研制出了第一批俄国人自己的坦克。

现在他们主力装备的正是t26坦克，由于受到了中国的刺激。这种坦克要早出现了五六年。受限于俄国的工业产能，目前俄军一共装备了三百多辆。其中有二百多辆都集中在了远东。由此也可见俄国人下本之大。

t26毫无疑问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轻型坦克，火力强大，机动性能突出，虽然防护稍微弱一点，但是作为轻型坦克，已经足够了。俄国人正是驾驶着这种坦克。在诺门罕战役之中，给予日本人重创，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

张廷兰在最初发展坦克的时候，也是按照t26作为蓝本。提出的中国坦克发展思路。毕竟中俄两国都是庞然大物，工业水平都相对落后，士兵素质也相对较低。

要是走德系的那种高精尖的路线，国家都要破产了。皮实耐用的俄系装备，其实算是中国的首选。不过在这个时空当中，中国已经先走了一大步，坦克的研制已经进入了第二代。

对于t26这个级别的坦克，中国方面是驾轻就熟。刘桂五并没有急着下令攻击，而是等着最佳的攻击距离。

俄国的坦克轻松碾过了铁丝网和壕沟，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挡一般。后面的俄军士兵也跟着欢呼，士气越发的高涨起来。

就在双方的距离进入了1000米之后，阵地上的反坦克炮已经对准了俄国人，目前中国主要装备的就是37毫米反坦克炮。对于早期的坦克，这个口径已经绰绰呀了。

炮兵急速的调整着角度，锁定了一辆冲在最前面的坦克，这辆坦克在视线之中，越来越大，这意味着距离也越来越近，终于双方的距离到了500以内。

轰！

一发炮弹准确命中正在向前快速突进的俄国坦克，一团火焰腾起，炮塔被掀到了半空中，里头的坦克驾驶员也都变成了一堆焦炭。

“看着张牙舞爪的，竟然是一个薄皮大馅的草包。”

炮兵看着俄国坦克的惨样，顿时也撇了撇嘴，露出了不屑的神色，没想到俄国坦克竟然这么不抗揍。这当然不能怪t26不抗揍，而是在五百米之内，反坦克的穿甲能力能达到45毫米，对于轻型坦克，绝对是一打一个准！

俄国的坦克不断的被打爆，后面的士兵瞬间就暴露在了强大火力的打击之下，就仿佛割麦子一样，士兵成片成片的倒下去，地面上堆满了尸体。看着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被不断打爆，俄国人的士气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很快俄国第一轮的攻击被压了下去，当俄国人惊魂失措的跑了回去，消息也立即报告了上层。没能按照预期快速突破，叶戈罗夫顿时大怒不已，亲自带着人到了第一线。当他得知中国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武器之后，他也果断下令就集中火力所有的重炮一同开火，猛轰中国方面，想要用大炮将中国的炮兵阵地碾碎。

尖锐的啸声划过了空中，一团团的火花在阵地上绽放，双方的战斗越来越白热化，剧烈的爆炸在中国阵地上也不断响起，工事被炸碎，里头的士兵被炸死。伤亡越来越大，但是每个人都咬紧了牙关，这才是开始，要是现在就动摇了，还怎么应付更残酷的战斗！

对面的俄国士兵也变得十分疯狂，自从染成红色，俄国人多了一种叫做信仰的东西。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由实实在在的。那些军官都带头发起了冲锋。相比几年前的灰色牲口，这些红色的士兵，变得更加可怕。

他们踏着同伴的尸体，向中国方面的阵地冲了过来，枪炮声不断的响起，一个又一个的士兵倒在了地上，鲜血将大地染成了红色。

俄国人一波接着一波的冲上来，双方渐渐的杀红了眼，从地面，到空中，甚至是贝加尔湖之中，双方都在拼命的搏杀，血肉磨盘吞噬着无数的生命。

“总指挥，咱们在第一天，就有超过1300名士兵牺牲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丁超听到了手下的报告，也是叹了一口气，一千多活蹦乱跳的士兵就这么死了，作为一个指挥官，他的心头也无比的沉重，拳头渐渐的攥紧了，骨节也咯嘣咯嘣的响。

“不管压力多大，都要给我撑住，把这些俄国人拖在远东，早晚有他们好看的！”

丁超很清楚，按照这次的战略布置，他们就是田忌赛马之中的下等马，要用来拼俄国人的上等马，牺牲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要有付出鲜血代价的觉悟。

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怨言，只要能让整个战略能够落实下去，就算再多的牺牲，也没有问题。

远东战场一开始就无比的火爆，可是相比之下，被大本营给予厚望的中亚方向却是十分的平和，不过这个平和可不是没有进展，而是近卫师如入无人之境，俄国人的防御比起想象的要弱的太多了。

其实远东和中亚两个战场都在6月10号左右爆发，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中国主导，一个是俄国主导。

但是相比俄国人刚开战就遇到了硬骨头，中**队可以说是顺利多了。宋清泉带着伞兵，在付出了五十多条生命之后，顺利抢占了阿拉山口。

张贺年随后就率领着大军杀了进去，他们毫无阻拦的通过了这段二十几公里的狭窄地段，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就是一望无际的中亚平原。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每个人都不免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这要是用来种粮食，会多好啊。让那帮笨蛋用来养牲口，简直是糟蹋了东西。

要是把这片地方都拿下来，以后不再军队里头混来，就过来弄上千亩的地。国内不让当地主了，就到国外来当，这次是真正的逍遥日子。

就在大家都有些流口水的时候，突然在远处出现了一队骑兵，中方发动了攻击之后，他们就急速来援，可是却遇到了中国空军的阻拦，将他们打得狼狈不堪，直到现在，才赶了过来。

张贺年一看猎物出现了，顿时把眼睛瞪圆了：“都别发傻了，赶快肃清周围的俄军，然后继续前进。”

对于装甲兵来说，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冲！

不停的前进，不管的切割歼灭敌人，中亚地区防备这样薄弱，而地形又如此适合装甲兵，简直就是天赐的战场。

坦克兵冲在了最前头，俄国骑兵一看到这些巨兽，也是惊慌失措，纷纷想要逃跑，不过这时候已经晚了，坦克分成了两队，就像是铁钳一样，把他们夹在了中心。士兵们也都疯狂了，他们探出身体，用坦克上的机枪，猛烈的扫射这些俄国人，战马和士兵的尸体，满地都是，鲜血染红了黄沙。

第八百零一章星火燎原

“救命啊！”

“着火了！”

……

伴随着凄厉的喊声，无数的人疯狂的从家中跑出来，这时候，肆虐的火舌已经烧了过来。伴随着大风，火光到处乱飞，点燃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屋，大火无情的吞噬着一切。

阿克斗卡的居民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城市上空不时有飞机飞过，炸弹像是冰雹一样落到了他们的头上。

爆炸引起的火光在城中肆虐，根本没有办法阻挡，无数的民众只能到处乱跑，他们最想的就是冲出去。

不过各个路口已经被戒严了，大量的俄国士兵架着机枪，枪口都对准了这些民众。

“快，让我们出去，我们不要在城中等死了。”

“滚回去！”面对民众的要求，俄军的指挥官把眼睛瞪圆了，他恶狠狠的说道：“你们这些杂种，老实滚回去，不要挑战我的耐性，不然打死你们。”

“有本事就打死我，你们这些该死的强盗，俄国人滚出我们的土地！”

一个中年人突然大声的喊叫起来，他不顾一切的向着俄军冲了过去，距离俄国人越来越近。突然枪口猛地吐出了火舌，这个大汉的胸口顿时出现了无数的血花，胸膛都被打碎了，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看到这个人惨死，其他的中亚人也都受不了了，疯狂的向俄军冲了过来，留下来是被炸死，被打死也是死。

这些人顿时也忘了昔日的卑微和怯懦。不要命一样的向俄国人冲来。这时候俄军的机枪终于响了起来，带头冲击的人被一个接着一个的干掉了。

杀起人来。俄国人从来不会手软，战斗已经开火死了，他们不可能让放任这些民众逃走。他们不光会扰乱秩序，甚至有可能将城中的情况带出去。要知道中亚人和俄国人可不是一条心的。

枪声渐渐的减弱下来，硝烟散去，一股刺鼻的血腥气冲到了鼻孔之中。地面上横七竖八，已经堆了上百具尸体，还有人侥幸没死。正在痛苦的 " shen　阴 " 。经过了一番杀戮之后，俄国人也渐渐的冷静下来，他们将这些民众赶回去。残酷的杀戮就是仇恨的种子，这些民众的眼中全都是荼毒的光，死死的盯着那些俄国士兵。

就在他们押解着这些老百姓的时候，突然有传令兵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变颜变色的说道：“大事不好了。中国人杀过来了，快去防守！”

俄国士兵听到了这话，也是吓了一大跳，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怎么可能来的这么快，不是刚刚突破阿拉山口么。怎么转眼就到了眼前，难道中国人是从天上掉下来不成？

不过不管他们怎么疑惑，上级的命令已经下达了，俄国士兵慌慌张张的投入了战斗的第一线。这时候他们遇到了这辈子最为恐怖的一幕。

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道沙尘。遮天蔽日，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巨大的坦克向着他们冲了过来。高昂的炮口充满了力量感，狂野，凶悍，威严，融合在了一起。在这种现代化的战争机器面前，任何抵抗都是卑

微的。

俄国人也装备了坦克，但是比起眼前的这些坦克，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的看法并没有错误，这次张贺年使用的主力坦克已经是中国最新研制的第二代主战坦克了。

最初的坦克基本吨位在10吨到15吨之间，和t26差不多。而第二代的坦克吨位则是提升到了27吨左右，几乎大了整整一倍。

坦克更大了，就意味着能够装备更大口径的主炮，这一批坦克已经装备了30倍径的76主炮。遍观世界各国，他们的坦克主炮普遍停留在40到50毫米之间，中国无疑又提前走出了一大步。

而且中国还率先采用了倾斜甲板，克里斯蒂悬挂系统，以及50厘米宽的超大履带。另外中德还搞了联合研发，共同研制出12缸柴油发动机，马力达到了400，在同时代，也是傲视群雄的。

靠着强有力的发动机，使得新式坦克在公路上能达到40公里，越野也能达到32公里每小时。从各个方面来看，新一代的坦克已经和苏联的t34相当接近了。毫无疑问t34在二战初期，也是一款设计精良的坦克。

而且在大国之间的超级消耗战之中，苏制坦克用战绩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新式坦克实际上在23年左右就有了雏形，并且在部队之中小范围的开始装备。

很显然这种大幅度领先世界的坦克，并不是这么容易搞出来的，在测试之中不断出现问题，不断反馈给军工厂方面，然后再进行不断的改进。例如最初采用了60度倾斜装甲，最后改成了45度的，这样能够更强反弹炮弹的能力，也增强了防御。

当然改进最大的还是舒适性的问题，早期的坦克能活生生把驾驶员折磨死，可见这种坦克的糟糕程度。苏制坦克在这方面也是臭名昭著，别以为舒适程度是一件小事情，这直接关系到装甲兵持续作战的能力。

中国方面也下了苦功夫，终于这型坦克在在26年最终定型，并且被命名为雪豹坦克。经过了两年时间，近卫师的主力基本换装完毕了。

中亚战场正是“雪豹”的首秀，刚刚开战不久，士兵们就对这种坦克产生了强烈的喜爱之情。首先雪豹舒适，越野性能卓越，面对着中亚的黄沙，雪豹如履平地，50厘米宽的履带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能力，能够轻松的越过一个又一个的沙丘，根本不用担心陷住。

而且76毫米的主炮对于俄军的任何工事都有着致命的杀伤力，只要被炮弹直接命中。所有的工事都会被敲碎。而出众的防御能力也能轻松挡住弹片，甚至是小口径的火炮。

火力强。速度快，防护突出，而且还相对舒适，这简直是完美的战士。二百多辆“雪豹”冲在了全军的最前头。

当这些坦克出现在了阿克斗卡的外围之后，守卫的俄军士兵都被吓傻了，坦克兵没有任何的迟疑，他们驾驶着钢铁战车，快速的冲了过来。炮弹在俄国人的身边爆炸。死神降临到了他们的头上。

越来越多的俄国人被干掉，一个冲锋，阵地就被切成了几段，后续部队将他们分割包围，然后快速的吃掉。

原本守卫阿克斗卡的俄军足有一个旅，可是两个小时之内，就有上千人被干掉。另外还有两千多人逃散，剩下的都成了中**队的俘虏。

直到被抓住，这些人还晕乎乎的，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面对中**队，竟然没有一点抵抗能力。不过张贺年可不在乎他们。速度就是装甲兵的生命，他还不等阿克斗卡完全安定下来，就立刻整军，向下一个目标进发。

中**队杀入了中亚，一块巨石落在了水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浪，整个中亚都在影响之中。各路有心人都蠢蠢欲动。

早在汉朝的时候，中亚就和中国有了深入的交往，其实算起来中亚的历史比起俄国还要漫长得多。这里也曾经出现过许多强大的国家，就在沙皇强行吞并这里之后，各地的反抗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尤其是1916年之后，这里崛起了巴斯马奇运动，所谓的巴斯马奇就是土匪的意思。中亚一直有劫掠的传统，沙皇为了镇压方便，就把闹事的人称作巴斯马奇。

这股力量在俄国革命之后，迅速变成了一个民族独立运动，他们试图从俄国分裂出去，重新恢复曾经的光荣，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他们同俄国人的不断的周旋斗争，双方互有胜负，持续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十年。

随着俄国实力越来越强大，国家也越来越稳固，打击的力度也越来越惊人。他们只能退守到丘陵山区，以及沙漠地带，保护自己的安全。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失败了，就连曾经的金主英国人都不愿意帮他们了。

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中国人突然伸出了援手。就在杨宇霆到了新疆视察之后，就确定了支持中亚民族运动的方针，要利用这些人消耗俄国的精力，同时也是为了中国的行动铺路。

中国最主要支持的就是朱奈德汗，他是中亚的王公，手中握有大量的兵力，本来他们和土匪出身的巴斯马奇不是一路人，可是由于有了共同的敌人之后，朱奈德汗渐渐的和巴斯马奇合流。

在得到了中国的资助之后，朱奈德汗迅速的收买了大量的巴斯马奇的头目，他手下的军队快速扩张，已经超过了两万人。而且得到了中国提供的军火之后，他们的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这些凶悍的土匪早就跃跃欲试了，中国的军队杀入了中亚，就像是一粒火星，彻底点燃了一堆干柴。原本已经退入了沙漠和山地之中的土匪再度窜了出来。

由于俄国强行推动农业集体化的运动，对于地方的民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很多人都对俄国不满，只不过是敢怒吧而已。

现在有了挑头的，这些人也毫不犹豫的站在了巴斯马奇一边。朱奈德汗的队伍在短短几天之中，就扩张了一般以上。

这些土匪武装在正面交锋的时候，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是给俄国人添乱足够了。他们袭击商路，屠杀俄国民众，甚至攻击各地的政府。只要抓到多数党的成员，就毫不犹豫的干掉，制造强烈的恐怖。

经过了一番大杀大砍之后，朱奈德汗的部队控制了东起帕米尔高原，西至里海沿岸，北至阿姆河和锡尔河。这块区域的面积大约是中亚的三分之一。虽然地形崎岖，但是却是整个中亚的制高点，西控中亚，南望阿富汗和南亚，向西逼近伊朗等地，东边则是青藏高原向外的延伸。

这片这区正是亚洲的核心，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彻底落到了一群土匪的手中，俄国人当然不甘心，可是他们又能如何呢！

俄国人还有更大的麻烦，张贺年在占领了阿克斗卡之后，简单的做了一下休整，他们就开始向北进发，去抢占更多的土地。

在漫漫黄沙之中，中国的钢铁雄师，正在快速的前进。所过之处，俄国人是望风而逃，狼狈不堪。

“拙言，好消息啊！”

杨宇霆拿着战报，兴冲冲的走到了张廷兰的面前，笑着说道：“张贺年在中亚开始赢得了一个开门红啊。”

张廷兰刚刚还在看着远东的战报，俄国人攻势越来越猛，中国的压力十分巨大，偏偏手头又抽不出军队来，张廷兰也有些发愁。

这时候有了胜利的消息，张廷兰也像是打了一针强心剂，急忙笑着说道：“中亚的情况如何？”

“比我们想的还要好，俄国人在中亚的势力相当薄弱，他们也没有料到我们能从这里发动攻击。张贺年他们已经杀入了中亚五天时间，一共消灭俘虏俄军超过2万人，边境线的俄军被一扫而光。他们已经抢占了阿克斗卡，并且通过铁路机动，抢占了萨亚克和巴尔喀什，下面就是卡拉干达和阿斯塔纳。如果顺利的话，半个月之内，中亚就会落入我们的手中。”

“后勤情况怎么样？”

装甲力量看着威风，实际上就是一个吞噬物资的怪兽，尤其是不只装甲部队，空中力量也要跟上。每天二三百辆的坦克，将近一千辆的其他车辆，开动起来，就是吞油的老虎。从某种程度上讲，中亚的战事，就是后勤的战争，因此张廷兰才会问到这个问题。

“放心吧，自从兰新铁路修通之后，凭着我们的保障能力，至少能维持十万人的作战需要。虽然从新疆进入中亚，缺少铁路相连，但是我们征调了大量的民夫。尤其是中亚境内的老百姓对于俄国人深恶痛绝，竟然主动帮助我们，这可是始料未及的，有了他们的帮助，后勤压力减轻了不少。”

“中亚百姓真的这么讨厌俄国么？”

“也不是，只是有很多人被抢走了土地，他们都是当地的权贵，有些号召力，另外还有又些宗教长老，因为信仰的问题，对俄国人也有不满。”

张廷兰点了点头，嘴角露出了笑意：“既然民心可用，我们不妨再烧一把火。邻葛你去拟定一份中亚王公的名单，立刻册封这些人，鼓励他们跳出来反对俄国。”

第八百零二章硬骨头来了

面对两国的交锋，生死的拼杀，最要命的就是犯战略性的失误，一旦战略误判，造成的后果相当可怕，甚至一步错，步步错，最后落一个全盘皆输的结果。

现在莫斯科的高层就处在了这么一个尴尬的地位上，他们把主力放在了远东，可是中国人却在中亚拉开了攻击的序幕。

此前俄国人也得到了类似的情报，说中国在新疆有增兵的动作，可是莫斯科根本不相信，中国人搞大规模的阅兵，对远东大肆轰炸，而且对远东频频做出承诺。很显然，中国是要把注意力放在远东，而非其他地区。

直到中**队穿过阿拉山口，攻入阿克斗卡之后，俄国人还在怀疑中国只是佯攻而已，可是接下来中**队沿着巴尔喀什湖南下，直扑中亚腹地，莫斯科高层终于清醒过来，中国人的主攻地点就是中亚。先前的种种动作，不过是一个表演而已，为的就是迷糊自己。

一旦发觉了上当，莫斯科的高层也都十分恼火，他们都清楚，中亚正是俄国控制力最薄弱的地区，一旦中**队杀进来，后果不堪设想。

钢铁同志也感到了空前的危机，相比于历史，钢铁同志的权力依旧在快速扩大，不过由于远东一战，他的心腹布琼尼一系的将领受到重创，使得他的军队之中的势力大幅度削弱，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这是自古皆然的道理。

军事力量被削弱，斯大林距离最高权力还有一段距离。而托洛茨基等人还有相当的发言权力。这次搅动远东的局势，很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策动的。

托洛茨基希望通过对外战争。重新凝聚左派的士气，坚定所有人的革命信念，而且拿回远东，对于向外输出革命，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经过了周密的权衡，托洛茨基才走了这么一招险棋。

可是一开局就不顺利，现在托洛茨基的处境比起钢铁还有艰难。莫斯科的这些高层坐在了一起，一个个面沉似水，谁都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沉默了足足五分钟之后，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托洛茨基的身上，斯大林也说道：“托洛茨基同志，你觉得下一步中国人会采取什么措施？”

“我认为他们有两个选择。”托洛茨基也说道：“第一是攻占巴尔喀什湖沿岸地区之后，北上攻击卡拉干达和阿斯塔纳。然后进一步威胁鄂木斯克，作为西伯利亚铁路上的枢纽，一旦鄂木斯克受到了威胁，远东军团就有覆灭的危险。”

“既然这么危险，为什么在提出战斗方案的时候，没有发觉。而是等到了中国人发动了攻击，才说出来，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么？”

面对着斯大林的质问，托洛茨基只能低下了头，他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只能沉默半晌，然后说道：“这条路线的可能性不大。要深入苏联境内八百多公里，中国人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认为他们选择第二条方案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绕过巴尔喀什湖南下，攻击阿拉木图和比什凯克。中国人多次宣称，这里是中国曾经的领土，要从我们手中夺回来。”

斯大林和其他人听了之后，不置可否，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负责情报的官员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送来了最新的情报。

斯大林接过来，刚刚看了一眼，顿时就暴跳如雷，简直是怒不可遏。中

国政府刚刚公布了一项册封名单，一共有十二位中亚王公得到了册封。中国鼓励他们能够站出来，建立属于中亚人民的独立自治国家。

中国将俄国人的统治，成为彻头彻尾的殖民，他们剥夺中亚民众的土地，财富，甚至是生命。中亚的民众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和整个世界都会帮助你们。

当然帮助不是口头上的，中国那些废旧的军火又有了销路，全都半卖半送，交给了这些王公。而且中国还授意朱奈德汗，公布了一项要命的法令，也就是所谓的物权法。

中亚民众为什么反对俄国，道理很简单，就是他们粗暴的施行农业集体化，强行剥夺民众财富，对富农采取了残暴的消灭政策。

中国方面对症下药，搞出了一份物权法，承诺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印制了各种文字的传单，利用飞机，向各地传播。同时又架起了电台，看不见的电波将中国的声音传了出去。

战争不只是一线的搏杀，更是一场民心的争夺战，尤其是在中亚这种俄国传统势力并不强大的地区，民间的怨气相当多，早就盼着能够赶走俄国。再加上物权法的鼓动，让中亚的富农全都看到了维持富裕生活的希望。

火堆里头泼上了一桶油，顿时中亚就沸腾了。最可气的是中国的飞机不只投放传单，还投掷枪支。中亚本来就民风剽悍，看到了传单，随后抓起枪支，一支支反抗俄国的小分队就组织起来。

再加上曾经的巴斯马奇，王公的追随者，一场席卷中亚的抗击风潮就刮了起来。俄国的政府所在地，军营，仓库，公路，铁路全都受到了骚扰，俄国对中亚的控制几乎一下子就降到了零。

只有少数城市中的俄军还在苦苦支撑，就宛如大海之中的孤岛，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对于中亚的情况，俄国高层是有所了解的，他们也知道了情况的不妙。

俄国高层简直就是一日三惊，只能加大征调军队的力度，可是调兵需要时间，筹措物资也需要时间，很显然时间又不站在俄国一边。

就在他们手忙脚乱，进行调整的时候，又有糟糕的消息传了过来，扎雷克遭到了空袭！

听到了这个消息，斯大林顿时就拍了桌子，差点直接破口大骂托洛茨基愚蠢。扎雷克是卡拉干达的南部门户，而卡拉干达又是阿斯塔纳的屏障。中**队攻击这里，很显然是选择了北上的路，目标所指就是阿斯塔纳，甚至是鄂木斯克。

托洛茨基也感到了一阵脸红，毫无疑问，他又错了，中国人比想象的还要胆大包天，竟敢孤军深入，攻击俄国腹地，简直没有把俄国放在眼里。

“斯大林同志，我愿意亲自带兵出征，誓死守住阿斯塔纳，绝对不让中**队杀进来。”恼羞成怒的托洛茨基大声的说道，他已经准备赤膊上阵，和中国方面拼一下了。别以为托洛茨基是个书生。

这家伙的军事才能也相当厉害，被称为俄**队的缔造者，当初和士兵一起爬过战壕，和白军进行过殊死的搏杀，也是一位久经大敌的老战士。

斯大林眉头微微皱了皱，托洛茨基面子受不了，想要亲自出征，这好事，也是坏事，让他掌握兵权，对于斯大林肯定是不利的，尤其是打赢了之后，更是一大威胁，不过要是……

想到了这里，斯大林冷静的说道：“托洛茨基同志，战局非常危险，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指挥官，才能扭转局面，我认为你出面是完全正确的。不只要在军事上面，击败中国人，还要稳住中亚的局势，坚决打击那些封建王公的势头。”

俄国人在快速的调整部署，不过他们的速度虽快，却怎么也快不过中国方面，已经进入了机械化时代，以近卫师为先导的中亚方面军的攻击速度远远超出了俄国人的想象。

大军一路狂飙，如入无人之境一般，从开战到现在，不到两天时间拿下了阿克斗卡，第五天占领了巴尔喀什，第十天攻占了阿加德尔和扎雷克。

十天突进超过四百公里，几乎每时每刻最高统帅部都在询问，到底冲到了哪里，到底到了哪里！

对装甲部队的进度，中国方面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不是战争，根本就是一场一场武装迅游，攻击远比想象的还要顺利。似乎唯一能阻挡坦克部队的就是油料，只有没油了，这些家伙才能够停下来休息一下。

实际上也是如此，装甲兵的狂飙必须要有足够的后勤支撑，从战争发动以来，压力最大的就是后勤部队。为了保证前线的供应，新疆等地的屯垦兵团完全被调动起来，从他们手中抽调人力畜力。

组建专门的车队，运输物资，出了国门之后，又大肆的征集中亚当地的劳工，让他们协助运输。中亚地区的民众出于对苏联的厌恶，甚至有人主动提供帮助。

整条运输线上，总计调动的民夫超过了三十万人，还有一千多辆汽车，上万匹骡马。不过装甲兵的攻击速度还是超出了想象，以至于后勤部队总是被甩在了后头。

坦克兵常常要停下来，等待油料，这让士兵们苦恼不已，黄显声就是如此，他的部队已经冲到了距离卡拉干达只有三十公里的地方，部队再度因为油料不足，不得不停了下来。

这几天中亚的狂风，已经让不少士兵吃足了苦头，嘴唇被吹得开裂，衣服头发里头到处都是黄沙。好不容易能够休息一下，大家也抓紧时间吃点东西，恢复体力。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远处出现了一大片的飞机，向这边快速冲过来。

“我们的轰炸机又行动了么？”

“没有，扎雷克的临时机场还在抢修之中……”

参谋的话还没有说完，黄显声顿时就大叫不好：“快，敌人空袭，快散开！”

第八百零三章前奏

六月的曼谷正是最炎热的时候，张廷枢在随从的保护之下，从客轮上面走下来。在码头上，早就站着一群人热情的等候着。

可是一见到张廷枢走出来，他们顿时都傻眼了，只见张廷枢穿的随随便便，短裤短袖，凉鞋草帽，整个一副到了沙滩晒太阳的造型，这下子让暹罗的这几位官员都傻眼了。

就在不久之前，他们得到通知，说中国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要来暹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暹罗的官员就下功夫了解了一下这位司令官的背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这位司令官竟然是中国大总统的亲弟弟，而且更要命的是还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将，人家可不是靠着裙带关系上来的，而是实打实的战功，在朝鲜一战，围歼三个师团，简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面对这样一个大人物，暹罗上下哪敢怠慢，甚至国王拉玛七世都参与讨论，确定迎接张廷枢的规格。

说起来近代亚洲只有三个独立国家，日本，中国，暹罗。不过这三国又命运迥异，日本靠着明治维新，挤入了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又太大，没有人能吞下。而暹罗则是夹在了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印度之间，成了两大强国的过渡地带。

算起来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是最艰难的，时时刻刻都走在钢丝绳上面，稍有失误，就要粉身碎骨。也正是如此，暹罗君臣上下。全都战战兢兢，有点风吹草动。就夜不能寐。

而中国这些年崛起之后，对暹罗的震动是相当巨大的，曾经的天朝上国又回来了，君临天下的中华再度兴起。

忙于建设的中国人，或许还没有觉察到中国强盛带来的冲击，而这些昔日的属国，仰望中原上千年的地方，已经被这股风潮搅动了。

这些年中国商品不断出现在暹罗的市场上。中国的商人往来穿梭，暹罗越来越感到了中国别的强盛，或许可以引入中国的力量，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这可比英法的虎视眈眈好多了。

不管出于怎么样的考虑，他们都给予了张廷枢极高的热情，拉玛七世的哥哥布里帕亲王。带着防空高炮部队总监局局长颂堪亲自来迎接。亲王何等尊贵自然就不用说了，而那个颂堪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他刚刚从法国枫丹白露炮兵学校学成归来，是暹罗军队少壮派，西方派的代表人物，军事才能卓越。当然这也是矬子里头拔大个，在一群井底之蛙中。突然出来一个牛蛙，大家都惊为天人，上位的呼声非常高。

这两位在码头苦等了半天，就看到张廷枢如此休闲的打扮，相比他们的衣冠楚楚。满头大汗，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张廷枢看到了码头上的人群。也稍微有些错愕，等到寒暄了几句，才搞清楚情况，急忙对布里帕亲王说道："殿下，这次我过来不过是听说暹罗是有名的佛国，景色优美，只是普通的旅游放松而已。"

布里帕亲王也弄明白了，敢情根本不是什么正式访问，其实问题也出在两国的外交机构什么，中国除了外交部的官员经常出国之外，其他人很少走出来，而暹罗也没有接待过什么大人物。

结果一个普通的通报，就让暹罗误以为正式访问，闹了一个不尴不尬的笑话。张廷枢一看有些失落的布里帕亲王，也笑着说道：“殿下，大总统其实对暹罗非常重视，早就想派人过来访问。我也可以给你透露一些消息，国家储备局是希望从暹罗采购一批大米，充实战略储备的。”

“大米？”布里帕笑着说道：“暹罗盛产稻米，也希望和中国进行贸易，不知道中国需要多少？”

“一两百万吨啊，如果可能再增加一些。”

多少？布里帕这下子可吓住了，他以为张廷枢不过是敷衍一下，哪知道一开口就是这么多，实在是把他给吓了一大跳。

后世泰国一年能出口上千万吨，以目前的产量，一年的极限恐怕还到不了一百万吨，中国一张口就是几百万吨，实在是太吓人了。

张廷枢反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五亿，卖这点粮食，不算什么的！”

布里帕也被这个大胃口给吓住了，苦笑着说道：“这么庞大的出口，我们当然欢迎，不过恐怕要在全国协调一下，不然拿不出这么多啊！”

一旁的颂堪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总觉得张廷枢有些信口开河：“一吨大米要一百五十元，一百万吨就是一万万五千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啊！”

“的确不是小数，可是平分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不过三毛钱而已。我们总不至于拿不出出来吧，而且不只有现金，还可以用军火交易，海陆空装备，你们可以随意挑。”

一听到军火两个字，布里帕又像是被雷击了一下，暹罗夹在大国之间，急需强军保护自己，要是能从中国购买武器，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咳。”颂堪又说道：“据我所知，世界上最精良的军火都在欧洲，英法等国远远领先世界。”

颂堪停了下来，其实意思也很明白了，中国还不够看得。张廷枢冷笑了一声：“颂堪先生，在旅顺外海，停着一艘雅茅斯号轻巡洋舰，可是正宗的英国货，要是暹罗想要，我们可以返修一下，卖给你们。就算是欧洲装备真的不错，他们会愿意把好东西卖给你们么？”

布里帕一听，脸也涨红了：“司令官先生，中国愿意卖给暹罗什么东西？”

“什么都可以，坦克，飞机，军舰，甚至我们还可以建造重巡洋舰，护航航母。除了武器之外，还能帮着你们培训全套人才，只要是你们需要的，中国就能做到！”

听到了这话，布里帕彻底被打动了，暹罗现在危如累卵，要是能得到中国的军火援助，对于这个小国家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其实军火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军火就意味着安全，中国卖给暹罗军火，背后就是替暹罗的安全背书，这个意义实在是太大了。

因此布里帕急忙亲自将张廷枢安顿到了他的一处私人庄园，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向国王报告。

拉玛七世也被这个消息惊动了，不过他还不敢下定决心，因此只是说道：“中国目前还在和俄国人打仗，究竟谁胜谁败，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派遣一个访问团到中国，实地考察一下他们的军工水平，然后再做决定。”

武器好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战争永远都是最好的推销员，只要在战场上表现，就不愁卖。

不过此时的那些推销员还没有这个觉悟，他们正在全力应付眼前的局面。张贺年带着随从走进了一间临时的医院帐篷，有十几个士兵正在进行紧张的手术。不是能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看得张贺年直皱眉头。

退出帐篷之后，他就把黄显声叫了过来：“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一直挺顺利的么？怎么会突然遭到了空袭？”

“我也不清楚，我们在距离扎雷克还有三十公里左右，突然出现了俄国的机群，他们向我们的坦克投掷了大量的炸弹。我们也进行了还击，击落三架敌机，不过我们却又十多辆坦克不同程度受伤。幸亏这时候空中赶来，将俄国飞机击落了十几架，我们才转危为安。”

张贺年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半晌才说道：“俄国人只怕有了准备了，传令全军，不要贸然突进，向我们靠拢，先好好侦查一下俄国方面的情况，然后在做打算。”

张贺年的这个决定可以说十分正确，就在中**队狂飙的时候，托洛茨基坐着飞机，赶到了阿斯塔纳。

俄国飞机有些粗制滥造，危险系数很高，因此俄国官员并不喜欢，不过托洛茨基知道军情如火，也顾不得一切了。

他到了阿斯塔纳之后，就发现情况比自己想的还要早，军队没有战争的勇气，各种流言到处都是，民众疯狂的逃跑，整个局面都乱套了。

看到这里，托洛茨基展现出来强横和狠辣的一面，他先是召集了所有的党员和团员开会，重整军心。然后果断下令，将所有居民都编入民兵之中，适龄的青壮年要到前线修筑战壕。敢不听令，就全都枪毙。

靠着他强大的号召力，俄军迅速恢复了秩序，按照他们在内战时候，对付坦克的经验，托洛茨基在卡拉干达和阿斯塔纳等地，都进行严密的布防，大修反坦克战壕，并且组建突击小组，要求他们使用集束手榴弹，攻击坦克。

随后他又把带来的60架飞机投入到了战斗之后，成功轰击了黄显声的先头部队，将中**队的势头给遏制住，俄军士气也得到了一丝恢复，备战更加积极。

很快托洛茨基就摆出了一副死战到底的模样。张贺年这时候也得到了报告，对面绝对是一个硬茬子，不过他也没有什么畏惧，全军立刻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

第八百零四章血肉磨坊

“咳咳！”张自忠被一阵硝烟呛得咳嗽起来，吐了一口浊痰，里头全都是血丝。他已经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喝水了，嗓子里头像是冒火了一般。

只不过他根本不敢奢望喝上一口水，俄国人像是潮水一样的攻势又来了，炮声隆隆响起。战场上的土地已经被双方的炮弹反复犁过了。地面上还有不少来不及清理的尸体，全都在轰炸之中，变成了一堆碎片。

毫不客气的说，每一寸的土地之中，全都凝聚着血肉，中俄双方都已经玩命了。围绕着贝加尔湖的防线，双方的争夺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俄国人穷尽了手段，不过向前最远推进了十公里左右，距离突破防线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中亚方向的糟糕消息已经传了过来，叶戈罗夫等人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怎么办？远东要是还没有突破，大军被拖在这里，中亚一旦失守，光是凭着飞机，中**队就可以轻松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断线的风筝，生死就攥在了别人的手里。

可是叶戈罗夫也清楚，他们根本没有撤退的可能，不然中**队从远东推过来，俄国的亚洲部分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

其实到了现在，叶戈罗夫也有些后悔了，他们还是太小看中国了，才会落到如今的局面。

叶戈罗夫只能一面拼命讨要军队，武器，物资，一面死命的攻击中**队，只要把眼前的部队干掉，或许还可以搬回战场的主动权。

其实对于中俄这种血量超厚的对手。开局的不顺并不算什么，最关键是咬牙挺住。叶戈罗夫也是频频到了第一线，鼓舞士气。

“亚基尔同志，你觉得有把握快速解决眼前的敌人么？”

“司令官同志，我非常有信心！”亚基尔大声的说道：“经过长时间的战斗，他们损耗已经非常严重，士兵也极为疲惫。我认为应该集中装甲力量，突破正面，彻底击败中**队。”

叶戈罗夫想了想，然后点点头：“在装甲力量的领域。或许我们该学学中国人！”

……

天色朦胧之中，阵地上难得恢复了一丝宁静，疲惫到了极点的士兵，全都靠着战壕酣睡。不过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紧紧的握着枪，似乎只要枪炮声一响。他们就能立刻投入到战斗之中。

“醒醒！”宋哲元拍了一下张自忠的肩头，张自忠猛地惊醒。急忙抬头一看。只见宋哲元正笑眯眯的蹲在了战壕的旁边，手里头还捧着一个大西瓜。

“老宋，你哪弄的啊？”

“这就别管了，快点捶开，咱们一起吃。”

张自忠艰难的咽了一口吐沫，搓了搓手：“光是咱俩吃。恐怕不好吧？”

“当然不是咱俩的，你看看别人都有没有？”

张自忠往四周一看，宋哲元带来的士兵几乎都捧着西瓜过来，和驻守在阵地上的士兵分吃。大家早就等不及了。有的用匕首划开，有的直接将西瓜砸碎，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顺着嘴里流着汁水，好不畅快。张自忠也不客气了，立起手掌，将西瓜砸开。

新鲜的西瓜，还带着露水，咬一口，甘甜的汁水直接流到了心里头，张自忠狼吐虎咽，不到五分钟，半个西瓜就进肚了。

“爽快，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西瓜。”

宋哲元也跳到了战壕里头，忍不住说道：“上头已经侦查到了，俄国人正在大举集中兵力，只怕一场血战就在眼前了。”

“哎。这帮俄国人简直都是疯子，根本没有把命当回事，我这个团至少被消耗掉了三分之二，要是放在国内的时候，只怕早就崩溃了。只是到了这时候，不能丢这个人，脑袋掉了碗大的疤，说什么都要挺住。”

宋哲元也点点头：“没错，听说张贺年的部队已经杀入了中亚，俄国人猖狂不了多久了……”

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远处的炮声隆隆响起，一发发炮弹向着阵地又砸了过来，张自忠和宋哲元都熟练的进入防炮洞躲避。

正在这时候，一枚重型炮弹正好落在了战壕附近，三个刚刚吃完西瓜的倒霉蛋，全都被炸死。战斗就是这样的残酷，俄国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烈，炮弹像是重锤一样，砸在了地上，造成的巨大弹坑，就好像大地的伤痕一样，狰狞可怕。

炮击还没有结束，北极熊的攻势就开始，足足有四五十辆t26坦克冲在前头。坦克兵已经不在乎什么损失了，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断的冲冲冲！

发动机轰鸣着，这时候在中国的阵地上，也出现了二十几辆坦克，向着俄国人对冲过去。

新式的雪豹坦克都送到了中亚方向，这些坦克都是旧型号。不过好在已经做了一些改进，尤其是更换了长身管火炮，不只能打得更远，也能打得更准。

其实根据一些说法，早期的t26有效的射击距离只有300米，超过这个距离，就打不准了。双方的坦克距离越来越近，就在还有500米的时候，中方坦克率先开火。

一辆t26正好被击中了正面装甲，一声巨大的爆炸，坦克的炮塔顿时就被打飞了，里头的俄国兵自然也没有办法幸免。

接二连三的俄国坦克被打爆，而中方的损失则是微乎其微，看起来苏联的早期坦克，的确存在了不少的问题。只不过俄国的坦克手都憋足了劲头，快速接近中方坦克。

终于在损失了将近十辆坦克之后，俄国人终于如愿冲到了300米以内，战斗已经变成了钢铁巨兽之间的拼刺刀，一辆辆坦克被打爆，变成了一个个的大火球。

重金打造的战争利器就这样变成了燃烧的废铁，里头的士兵侥幸的还能逃出性命，不幸的就变成了一堆焦炭。双方都没有退后的余地。只能互相拼到最后一滴血。

每一辆俄国坦克被击毁，中方的阵地都会发出一阵欢呼，而自己的坦克被被击中，则是摇头叹息。

这场坦克遭遇战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中方的坦克已经消耗殆尽，而俄国人还有十几辆能够动弹，这就是数量充足带来的优势。

俄国人向着中方的阵地就这样碾压过来，后面的士兵紧紧跟随，终于踏

上了中方的阵地。

轰！

一声巨响，集束手榴弹在坦克下面爆炸。顿时t26的履带就被炸断，里头的驾驶员急忙打开了舱盖，浓浓的黑烟涌了出来，他们想要逃跑。

可是子弹毫不留情的打了过来，将跑出来的三个人全都击毙。开枪的正是宋哲元，一帮的张自忠也竖起了大拇指。

“有两下子！”

“还有更厉害的呢。等着瞧吧！”

战斗越来越紧张。血肉和钢铁展开了较量，每时每刻都有人牺牲。有的士兵拼命抱着集束手榴弹，和俄国人的坦克同归于尽。而俄国士兵则是冲上了阵地，利用刺刀，大杀大砍，双方都杀红眼。

……

而此时的中亚方面。比起这边的血腥搏杀，还要残酷几分。张贺年在调集了主力之后，对卡拉干达的俄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俄国人的空中力量，俯冲轰炸机再度充当了主角。庞大的机群出现在了卡拉干达，阿斯塔纳等地的上空。

这些银色的战鹰成群结队，一旦发起攻击的时候，每一架飞机就像是炮弹一样，从空中准确得掉下来，将炸弹投到了他们的头上，又准又恨。

更加要命的是这些轰炸机上面还安装了特殊的装置，每次向下俯冲的时候，就会发出尖锐的鸣叫，像是哨子一样，不过声音却要大了几十倍上百倍。

每当听到这种声音，就好像从地狱里头窜出来的一般，俄国士兵的心脏就仿佛被重锤击打。变得惊恐不安，甚至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听到哨音，他们就惶恐无比。

显然这也是一种心理战术，让对方恐惧，害怕，才能够所向睥睨。经过两天的轰炸，一共有十几架飞机被击落，还有二十多架飞机被摧毁在了跑道上面。

俄国这些老式的飞机，显然不是中国的对手，托洛茨基带来的空中力量几乎损失一空。不过作为一个出色的统帅，尤其是一个极富鼓动能力的人物，托洛茨基并没有太过在意，他依旧坚信，胜利是属于他的。

目前在中亚还有三万多俄**队，两万多民兵，另外还有部队源源不断的赶过来，只要能挺过最初的困难时期，倒霉的一定是中国人，这是在内战的时候，积累的强大自信。

在解除了俄国人的空中威胁之后，张贺年指挥着部队，分成三路，猛扑俄国人的防线。战车隆隆，炮声震天，中国的装甲部队越来越近。

顿时俄国的火炮也对准了这些冲来的怪兽，炮弹爆裂，弹片在雪豹坦克中间不断的飞过。不过对于这些钢铁巨兽来说，除了直接命中，不然很难摧毁。这些坦克依旧毫不迟疑的冲向前去，最前线的俄国人已经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坦克的钢铁躯壳，粗大的76炮对准了他们阵地，一声巨响，一处机枪阵地就被击中了，顿时机枪变成了零件飞上了天，机枪手也被炸碎，根本看不到影子了。

这种坦克的威力竟然如此厉害，这些俄国人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不过时间也不允许他们惊骇了。

“乌拉！”

一声巨大的吼叫，十几个俄国人分成了三面，向着一辆雪豹坦克冲了过来，这些人三个结成一组，每组都有一个人带着集束手榴弹，另外两人负责掩护。

他们穿过了壕沟，向着坦克快速冲来。中国的坦克兵也很快看透了他们的打算，机枪对准了这些人，哒哒哒，哒哒哒，子弹扫过，不断有人被击毙。根本没有来得及接近坦克，就变成了一堆尸体。

不过百密一疏，这些俄国人还是能够找到机会的，一声巨响，一辆坦克的履带被炸断，顿时这个二十七吨的庞然大物就停了下来。

虽然失去了机动性，但是坦克依旧是最好的堡垒，坦克兵用机枪不断瞄准冲过来的俄国人，主炮锁定一个又一个的工事，轻松敲碎。

这时候俄国人也红了眼，一个士兵猛地窜上了这辆坦克，可是他刚上来，就被一发子弹击中了脑袋，顿时千朵桃花开。可是后面的人并没有一点迟疑，又跳了上来，掀开了舱盖，将手榴弹投了进去。

轰！一声剧烈的爆炸，这辆坦克终于被干掉了，但是周围也堆满了俄国人的尸体。除了集束手榴弹，俄国人也大量的使用燃烧瓶。其实这玩意还是中国人最先使用的，只不过被俄国人学了过去，这回又反用在了中国人的身上。

浓烟滚滚，一辆坦克又被点燃了，不过好在使用了柴油发动机，并没有发生可怕的爆炸，但是士兵也不得不爬出了坦克。

就这样，俄国人靠着疯狂的劲头，生生遏制住了坦克的攻势。俄国士兵和坦克纠缠到了一起，就在这时候，炮兵已经锁定了这个方向。

一发发的炮弹快速的打了过来，已经陷入停止的装甲部队遭到了炮击，顿时损失惨重。不过相比中国方面，俄国士兵死伤的更多，这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其实这也看出了托洛茨基这家伙的狠辣和决绝，不惜一切代价，哪管把生命都损耗干净，也要摧毁这些威胁最大的坦克。

眼看着一辆又一辆的宝贝被摧毁，张贺年鼻子都气歪了：“无耻，简直就是疯子，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快，让黄显声退回来，空军给我猛轰！”

尖利的哨音再度响起，空军将轰炸的重点放在了炮兵阵地上面，重磅炸弹从空中落下来，砸在了俄国人的阵地上，大炮被炸毁，士兵被炸死，俄国人尸横遍野。

但是不管怎么说，俄国人终于挡住了中国的第一轮攻势，他们趁着夜色，尽快恢复战壕，构筑更有效的坦克陷阱。同时每个党员和团员都成为了骨干，组建起突击小队，每个队伍对付一辆坦克。

第二天的战斗更加血腥，中国方面把坦克和装甲车混编，提供更强大的贴身保护，大量的士兵手持着冲锋枪，护卫在一旁，而俄国人更是像地鼠一样，躲在了壕沟里头，等到坦克过来，在发动袭击。

一连两天，张贺年损失了超过三十辆坦克，但是却一点都没有进展，他的嘴唇顿时出了一圈水泡。

第八百零五章生死时速

中亚方面军的指挥部里头，昏黄的灯光，气氛空前压抑，所有主要将领都聚集在了一起，张贺年两眼通红，阴沉着脸，半晌才说道：“大家对这两天的失利有什么看法？”

沉默了一会儿，周子健有些沉痛的说道：“我们犯了严重错误，开始的顺利让我们低估了俄国人的反抗能力。大意让我们忽视了很多细节问题，比如最开始的时候，装甲部队没有得到空军的掩护，就突击冒进。在发动攻击的时候，步兵也没有很好的跟进，火炮准备也不足，空中力量发挥也不到位。”

“而且最要命的是时间不在我们这一边。”参谋长荣臻也说道：“装甲突击讲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从突破阿拉山口，我们已经奔袭超过了五百公里，士兵已经有些疲惫，后勤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由于沿途分散了一些兵力，我们手上只有两万人出头，数量上并不占优势，要是继续消耗下去，俄国的援兵赶到，我们的处境就太危险了。”

张贺年听到这里，忍不住点了点头：“你们说的都没错，我会向大总统说明情况，目前的局面都是我的失误造成的。不过在这里我想知道，大家有什么好主意没有？”

“总指挥，我就不信俄国人靠着血肉，还能拼过钢铁。”黄显声大声的说道：“明天拂晓，我愿意带着第一团担任主力，一定突破防线，不管付出多少代价。要是拿不下来，我提头来见。”

荣臻摆了摆手：“不好，如果说第一天，我们就拿出这个劲头儿，或许拼一下，就真的拿下了。现在俄国人士气大震，再去拼命。就算打下了卡拉干达，后面还有阿斯塔纳。硬拼下去，我们也会失去继续攻击的能力，要知道只是损失了中亚，还无法让这头北极熊屈服。”

“参谋长。你有什么好主意么？”

荣臻毫不迟疑的走到了沙盘旁边。指着一处地点说道：“这里，只要拿下这里，中亚的俄军就成了瓮中之鳖。而且还能够威胁到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交通大动脉就攥在了咱们额手里。”

张贺年等人都围拢过来，仔细一看，荣臻指出的位置正是克列库，这里是位于阿斯塔纳东北二百公里左右的一座重镇，有铁路连通鄂木斯克。正如荣臻所说，只要控制了这里，就能威胁西伯利亚铁路，还能阻断俄国的援兵。让中亚的部队成为瓮中之鳖。

毫无疑问，这个方案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只要实现，就能打破现有的僵局。可是这也有严峻的挑战，从他们所处的位置，杀到克列库。至少要有三百公里，即便是最快速度，也有五天左右，战场瞬息万变，而且他们要穿越的正是中亚最荒凉的无人区。变数非常大，难度实在是太惊人了。

一旦俄国人提前调集援兵，攻击行动就很难完成。大家伙的心里头都在盘算着，该不该赌一把。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跑了进来，手里头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的送到了张贺年的手上，展开一看，这份电报是最高统帅部发过来的。

张廷兰在作战的时候，都是非常信任手下将领，基本上不会干涉他们的作战行动，毕竟前方的指挥员，比起在万里之外的人，更清楚战场的情况。

不过这次张廷兰破例发来了电报，也可见事情的严肃，张贺年他们打开

电报一看，顿时就头疼了，原来根据可靠情报，俄国人的援兵已经派出来了。图哈切夫斯基亲自率领着两个师到了鄂木斯克。

“诸位，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可不简单，有着红色拿破仑之称，用兵如神，他被派了过来，只怕情况要糟糕。”荣臻略微有些忧虑的说道。

周子健也忍不住说道：“你们看看，如果图哈切夫斯基攻占了克列库，会如何？”

众人听他的话，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的确这个想法太可怕了，一旦可列库落到了俄国手中，他们一定会大举南下，攻击阿克斗卡，切断中**队的后路。

原本中方攻击中亚，就是为了从这个侧翼，去袭击西伯利亚铁路，哪知道竟然会被俄国人钻了空子，反过来威胁自己，大家的脸色都十分阴沉。

半晌张贺年一拍桌子，大声的说道：“现在看来，不论如何，都要抢先攻下可列库，大家都说说有什么好主意吧？”

荣臻计算了一下路程，然后说道：“总指挥，我们赶到克列库，至少需要五天左右，而俄国人有铁路可以利用，因此三天就差不多，这中间有两天的差，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吴凯杰的骑一师，靠着他们抢占克列库。”

一提到吴凯杰，大家脸上全都露出了一丝欣喜，作为当初和张廷兰一起混过讲武堂的老兄弟，吴凯杰在国防军之中，一直地位很高，升官也不慢，和马占山一同，堪称骑兵的两大最优秀统帅。

在朝鲜和日本拼过一次之后，奉军上下就意识到了使用吉普车，进行快速突击的价值，吴凯杰就提议给骑兵加装机动车辆，不过当时能力有限，并没有大量的列装。

可是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家工业实力快速提升，奉军的装备也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传统的骑兵已经不能满足战场的需要，给军队装上履带，装上车轮，这成为了军方的共识。

近卫师作为第一个走上机械化的王牌主力，主要定位就是全军的尖刀，因此装备的都是最新式的中型坦克。而骑一师也进行了升级，不过他们被定位成了快速机动力量，要最大限度延续骑兵的优势。

骑一师主要装备高速轻型坦克，轮式战车，以及大量的吉普车，半吨货车。骑一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步兵，骑兵，实现快速支援，快速打击。

当初张廷兰是想把骑一师派到远东，可是后来考虑中亚情况复杂，而是各地区盗贼横行，部队又要深入俄国境内，后勤线受到很大威胁，因此张廷兰才决定把骑一师调过来，让他们负责后勤安全。

此时的骑一师主力正好驻扎在阿克斗卡等地，荣臻提到了他们，张贺年也是眼前一亮，顿时拍着手说道：“好，就给吴凯杰下达命令，让他两天之内，务必赶到可列库，将这里牢牢控制住。”

张贺年又看了看周子健，然后说道：“副师长，你带着一个旅的兵力，继续攻击卡拉干达，我率领着其他的士兵，快速赶到可列库。”

“总指挥，要不还是交给我吧，你守在这里。”

“不必，我一定要让俄国人知道张某人的厉害！”张贺年把拳头攥得咯咯直响，这两天的郁闷，让他满肚子怒气，正想在俄国人身上撒。

很快大家就做好了分工，近卫师一分两半，张贺年带着主力，快速的离

开了卡拉干达外围。

而此时吴凯杰也早就得到了命令，一听说让他攻击克列库，吴凯杰也来了精神。骑一师可是战功赫赫的部队，总不能蹲在后面看家啊，那成了什么样子！

吴凯杰也清楚兵贵神速，因此他特别从骑一师当中抽出了80辆一六式轮式装甲车，充当了这次攻击的主力。

所谓一六式轮式战车是张廷兰参考了二战期间美国的m8灰狗轮式装甲车的技术标准，不过也做了一些适合中国的调整。比如美国人采用了6缸汽油发动机，在这个领域中国还是相当落后的，中国的长处是和德国联合研制的柴油机。因此一六式装备了6缸采油机，动力达到了140马力。

由于采用了柴油机，总重量达到了8.2吨，全车采用6*6轮式结构，公路最高速度达到了70公里，越野速度也超过了40公里，虽然比起正版的灰狗有些距离，但是在目前世界各型轮式战车之中，还是非常领先的。

而且操作简单，易于维修，更是迎合了中**队的特点，一六式装备一门37毫米主炮，一挺7.92毫米同轴机枪，在顶部还有一挺12.7毫米机枪。

37毫米的主炮，对目前现役的大多数坦克都有威胁能力，机枪的配置，使得对空，对地都有相当的攻击力，步兵面对这种武器，绝对只有送死的份儿。

当然轮式战车比起履带战车，在越野性能上有所欠缺，不过轮式也有好处，就是维修简单，而且车轮坚持的时间也要比履带要常，因此在长途奔袭之中，轮式战车还是有着无与比伦的优势。

骑一师的士兵对于这种新式武器也是信心十足，吴凯杰一共率领着80辆一六式战车，以及200吉普车，和大量后勤车辆，组成了一个快速突击部队。

他们沿着商人几千年来走出的丝绸之路，快速北上可列库，一六式战车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面狂奔，就像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一样，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而与此同时，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也带着两个师的部队，快速向着克列库杀过来，战争的胜负已经变成了一场速度的交锋，双方都在狂奔，谁快，谁就能抢占先机！

第八百零六章红色拿破仑的败绩

“拙言，这是中亚的战报，开局还算顺利，不过现在有了点问题。”

张廷兰从杨宇霆手中接过来战报，看了几眼，眉头也皱了起来：“邻葛，你说我们是不是对装甲力量太迷信了？”

杨宇霆也没有想到张廷兰会这么问，沉吟了一下，然后说道：“拙言，装甲是未来的潮流没有错。尤其是我们探讨的闪电战也有着强大的威力，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隐患。那就是诸军种的配合，奔袭的距离越远，出现的漏洞就越多，四五百公里之内，或许还没有问题，一旦更远，弱点就会暴露出来。”

杨宇霆说的没有错，其实德国闪电战频频得手，其实和他的对手有着很大的关系，包括法国在内，领土都是缺少纵深的。只要第一波冲过去，国家就失去了对抗的能力，不论是波兰，还是法国，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星落云散了，真正决定胜负不过是开局的半个月而已。

但是这种成功经验对于中俄这种庞然大物，则完全行不通。就像德国攻击苏联的时候，深入了超过五百公里之后，特别是到了莫斯科一线之后，就失去了犀利的攻击能力。

“邻葛，下一个阶段建军，我们要立足打大规模的消耗战，武器生产和设计的思路也要挑战。就比如雪豹坦克，虽然大幅度领先世界，但是生产数量则严重不足，我们应该考虑生产更廉价，更容易的武器，首先要保证有充足的数量，不要想着用少量精品，就一次性的解决问题。”

杨宇霆笑着点点头：“拙言。你想的可够远的，眼前的局你还是信心十足么？”

“当然。”张廷兰毫不犹豫的说道：“既然开打了，不管多艰难，都要赢，战场上从来都是成王败寇，没有第三种选择。”

“嗯，的确如此，付出多少代价都是应当的，这一仗我们要打出十年的和平！”

一个安定的发展环境，对于中国太重要了。现在还没有核武器这种超级威慑力量，中国又处在四战之地。能打出北疆的十年和平，已经相当重要了。十年就是两个五年计划，如果能如期完成，中国工业再攀上两个高峰。跻身世界前列，就有希望了。到那时候。凭着中国别的战争潜力。就没有敢打中国的主意了。

正因为如此，张廷兰已经命令最高统帅部实施进一步的动员，如果还不能打开僵局，张廷兰也要往上增加本钱了。

实际上在东南各省，已经征召了五个师的新兵，西南西北也有进一步的动员。总计超过十个师的兵力，已经做好了增员的准备。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中亚战局终于又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扭转了，吴凯杰率领着骑一师。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杀到了克列库。

当他们从黄沙之中冲出来，克列库的守军都惊呆了，他们实在是无法想象，这些人是怎么突然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难道是冲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可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思考了，冲在最前头的一六式战车向着他们喷吐火舌，机枪扫过，警戒哨的士兵全都被打死。剩余的士兵想要逃到工事之

中，主炮已经锁定了他们。
“死吧！”吴凯杰一声冷笑，一个机枪碉堡就被命中了，顿时一团火焰冲天而起。
俄国人措不及防，这些轮式战车竟然显得比坦克还要威风，他们轻松冲破了俄国的防线，直接杀进了克列库。
城中只有不到一个营的俄军，面对骑一师的打击，他们迅速崩溃，有些人想要逃跑，可是两条腿又怎么跑得过六个车轮。很快就被追上，打成了碎片。
城中到处都是俄国士兵绝望的叫声，战斗只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座要命的城市就落到了中**队的手中，这时候吴凯杰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在这里坚持住，直到近卫师的增员部队赶来。
“快，所有人立刻构筑工事，加强防御，接下来，我们就要用生命，守住这里。”
“师长，我们在监狱里头发现了大量的犯人，你看他们该怎么办？”
“犯人？”吴凯杰眉头一皱，急忙跟着士兵到了监狱之后，这时候已经有一大帮衣衫褴褛的人站在这里，这些人之中以四五十岁的居多，甚至有些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看到吴凯杰之后，他们激动的语无伦次，中亚的地方语言吴凯杰当然不懂，找来了翻译之后，听他们一说，吴凯杰终于搞懂了。原来这些人都是中亚等地的贵族，学者，宗教领袖等等。
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对于征服的民族，都是不遗余力的打击，尤其是民族精英分子，从来不会手软，就比如著名的卡廷事件，上万的波兰精英被干掉。要知道这些人可是真正的精英分子，和后世在网上招摇撞骗的不是一回事，其中有很多都是最顶尖的学者。
俄国控制了中亚地区之后，也是如此，把有些声望的人都扣押起来，有的干脆直接处死，有的虽然不杀死，但是俄国人也不给他们吃的，就这样饿着他们，最后都弄死。这并非扯淡，俄国对付外蒙古就是如此，很多高僧费尽心力，投靠了俄国，结果最后就被俄国给弄死了，也不知道临时的时候，这些人会不会怀念天朝上国的恩典。
“各位，我们中**队和野蛮的俄国人完全不同，我们攻入了中亚，将给各族人民带来和平和繁荣，充分尊重大家的自由。你们完全可以放心，新的生活已经不远了，只要我们打赢了俄国，你们希望的一切，都可以做到。”
这些人虽然被饿了好多天，但是一个个都不是傻瓜，他们也听明白，中国人的态度很好，一定会保护你们，不过前提是我们能够赢，要是输了，你们恐怕就更危险了！
“长官，我们全都痛恨俄国人，愿意帮助你们战斗！”
吴凯杰听到了这些人的话之后，终于满意的点点头，不要小看这些家伙，每个人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当他们在克列库走了一圈，吴凯杰的手下就多了三千多名强壮劳力，而且有些人还帮着到临近的地区招揽人员。
吴凯杰为了保证行军速度，先锋部队只有三千多人，现在有了这些帮手，哪能不高兴啊，说句不客气的，把他们当成炮灰，还能消耗不少俄国人

的子弹呢。

在克列库城中，还找到了两处军火仓库，里头存着不少的武器装备。中国更换新式枪支之后，子弹和俄国已经不同了，但是火炮的制式还是一样的，至少口径都差不多，吴凯杰果断下令，将所有炮弹搬走，其余的武器全都用来武装这些中亚人。

同时他们又大修防御工事，有了这些壮劳力，速度也提高了一半以上，到了第二天早晨，克列库已经被打造的铜帮铁底，固若金汤。

而直到中午俄军的前锋才出现在克列库的城外。其实在现代战争之中，真正交手的时间，恐怕只有十分之一，更多的时间都是用来行军，谁能抢占先机，谁就能够取胜。

俄国人也深知这一点，因此图哈切夫斯基也拼了命的赶路，希望能够抢先拿下克列库。可是还在机械化门外的俄军，显然已经赶不上中**队的速度了。

当图哈切夫斯基得知克列库已经落入了中国人之手，他也是大吃一惊，不过这位俄军最优秀的将领，也不甘心认输。

俄军第一时间投入了战斗之中，图哈切夫斯基把仅有的二十几辆坦克放在了最前面，想要一举突破中**队的额防线。这些坦克快速的冲了过来，后面的俄国人嗷嗷直叫，疯狂的扑了上来。

“和我们玩坦克战，毛还嫩点！”吴凯杰当即下令一六式战车迎战。虽然只是轮式战车，比不得坦克抗揍，但是一六式战车面对轻型坦克也有一拼之力。

首先正面的装甲有15毫米，和大多数的轻型坦克处在同一线上，另外三十七毫米炮也不比t26弱。而且一六式只有5米长，结构紧凑，灵活机动，想要打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实上美国人也曾经将灰狗战车改成坦克歼击车，而恰巧吴凯杰手下就有20辆一六式是加装了长身管主炮的，在五百米的距离，击穿俄国的坦克，没有什么难度。

一六式拉开了战线，迎着俄国人对冲了上去。看到了中国派出了轮式战车，俄国人最初还不以为意，他们也装备了这种武器，相比坦克，轮式战车有着非常大的弱点。

可是就在俄国人信心十足的时候，一枚炮弹砸了过来，正好击中了t26的炮塔，顿时铁盖子就被掀翻了。随后一六式的主炮不断的射过来，越来越多的俄军坦克被摧毁。

这时候俄国人也醒悟过来，原来对方的主炮竟然在自己之上，因此俄国人立刻想要拉近距离，仗着皮糙肉厚，和中**队血拼。

中**队当然不会让他们如愿，一六式战车仗着数量优势，组成了一个扇子面的阵型，集中火力，挨个点名，只见战场上到处都是火光，到处都是报废的俄国坦克。

在后面观察的图哈切夫斯基，心脏猛地一阵紧缩，中国人不好对付啊！

第八百零七章光明正大的偷袭

硝烟散去，俄国人的坦克几乎都被干掉，只剩下六辆坦克狼狈的逃了回去，没有了这些坦克掩护，剩下的俄国士兵就成了最好的靶子，机枪扫射过去，成片成片的倒下去。

原本士气高昂的俄军被泼了一盆冷水，鲜血和残缺的肢体，到处都是，宛如地狱一般的恐怖图景，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

图哈切夫斯基也不是一味莽撞的将领，一看事情不妙，就急忙下令撤退，酝酿下一波的攻势。

吴凯杰心里头很清楚，他只有一个加强团的兵力，而对手则有两个师，双方兵力差距悬殊。想要真正坚持下去，难度还非常大。

他看了看战场上还在燃烧的十几辆坦克，顿时眼前一亮：“快，过去把这些坦克都给我弄回来，尽快修好。”

在战场上，坦克并不是被击毁了，就彻底报废了，其实绝大多数被摧毁的坦克都可以维修使用的，就算是那些炮塔被摧毁的重伤号，也可以拆下零件，进行组装和改装。

因此在某些战役之中，尝尝可以看到统计的坦克损失数量，甚至会超过坦克的总数，这当然不是歼敌一个亿，转进仙岛的神话。而是有些坦克被多次摧毁，又多次修复，在一场战斗之中，使用了多次。

这一点在后世的苏德战场上，经常发生，德国武器精良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他们的钢铁洪流就是拼不过苏联，道理也就在这里。因为德国的坦克数量不足，因此虽然消灭了几倍于己的坦克。

但是俄国人还能靠着数量众多的坦克控制战场，一旦战场落入了俄国的控制，他们就可以快速维修那些损坏的坦克，甚至能维修德国人的坦克。因此德国的损失就成了绝对损失。而苏联人的损失却可以快速弥补，两国的战力差距越来越大。

而此时中国的战车数量远远超过了俄国，自然掌控了局势。其实这就要考验一个国家的后勤维修能力了，越是现代化的武器，就越要大量的后勤保障人员作为支撑。

中国组建装甲部队不算晚，而且张廷兰还有意识的进行了培养，储存了大量的人才。每个装甲部队当中，都配置了专门的维修成员，也有修理设备和拖车，基本上履带的毛病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至于发动机损坏等大问题，就要拖到后方修理了。

在最初使用坦克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由于早期坦克不可靠，修理的时间甚至比行驶的时间都多。这些情况也自然汇总到了张廷兰的手上。最初军队建议组建专门的维修人才。

不过张廷兰觉得光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不行。其实不只是坦克。刚刚进行工业化的时候，生产出来的东西问题相当多，就拿相对简单的自行车来说，焊接问题啊，更换车胎啊，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

想来想去。张廷兰决定采用一种价差的方式，来逼着老百姓多学习一点技能。当初张廷兰就提出过要用工农业剪刀差来积累资本，简单的说就是工业品制成品价格很高，而一些粮食蔬菜则压得很低。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张廷兰又做了一个调整，也就是把零件的价格压

低，这样一来，买零件进行维修甚至组装就变得极为便宜。买零件，自己组装一辆自行车，甚至只需要售价的三分之一，不光自己能用，就算卖给别人也有利可图。

中国人从来就不是笨蛋，相当多的人都看出了这个商机。而此时各地又办了不少扫盲班，还提供了不少机械的简单图纸，就算没有什么文化基础，只要看一遍图纸，也就明白了。

很多心灵手巧的人就开始自己做东西，甚至办起了小作坊，从自行车，到收音机，甚至是手表，留声机，看起来很神秘的洋货，渐渐的就被中国老百姓弄清楚了其中的奥妙。

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这些人里面，也有不少真正的高手，有的人已经会维修汽车，还有人能自行制造飞机。

这种人在后世只不过算是爱好而已，可是在现在确实不折不扣的人才，各大公司缺少员工的时候，就招收他们，这些心灵手巧的人，只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就能上手。

在政府方面，也对各类人才进行登记，还组织技能比拼，虽然没有什么贵重奖品，但是也是一个荣誉，因此很多人都趋之若鹜。这些看似平平常常的举动，却为中国催生了一大批的人才出来。

真正到了需要的时候，中国社会可以提供多样的人才，来胜任各种任务。从张廷兰掌权开始，也有十多年的光景，很多东西就是从小处着手，渐渐的打造出了一个厚实的基础。

中国人虽然还贫穷，还相对落后，但是他们已经和其他的殖民地有着天壤之别，就好像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才，迈出校门口的时候，他或许一贫如洗，但是很快，他就有改变命运的能力了。

很多事情，其实在后世都发生过，中国人也曾经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进行这种艰苦的求学历程。张廷兰还记得前世爸爸讲起年轻时候的事情，他们自己制作简易的收音机，自己修自行车，自己修家用电器。这些粗糙民间野路子，看起来没有什么作用，比起工业化的大生产差的太远了，但是何尝又不是一种修行，要不何以快速冲击世界工厂的桂冠！

……

“师长，这些俄制坦克的设计思路怎么和咱们差不多啊，是不是抄袭咱们的东西？”

“谁知道呢！”吴凯杰忍不住说道：“反正苏联也没有专利法，抄了也没有办法。你们别想这些没用的，还是快点修好坦克要紧。”

“师长，我们一共拖回了十七辆坦克，经过维修，已经弄好了十四辆。剩下的都拆成了零件，机枪和主炮也都拆下来，送到前头了。”

吴凯杰一听这话，也是满意的点点头，本来打仗都是免不了损失的，他们却是越打越强，付出了四辆一六式战车，竟然换回了十四辆t26坦克，这笔账还是合算的。

岂止是合算，简直是赚大了。最讽刺的竟然是俄国人现在剩下的坦克竟然没有中国人多了。当图哈切夫斯基看到中方往回拖坦克的时候，也是气愤不已只当中**队想要弄清楚俄国坦克的奥秘。因此他急忙派出士兵想要抢回坦克，哪知道竟然被一六式迎头痛击，给狠狠的打了回去。

眼看着那些受损的坦克被拖走，对于图哈切夫斯基来说。这简直就是公

然打脸，而且还是毫不留情。打得狠辣到了极点。这位红色拿破仑也暴怒了。也不准备再客气了，立刻对部队做出了部署。
　　此时俄国人已经看出了中**队的弱点，虽然装备战车数量很多，但是人数似乎不多，因此图哈切夫斯基决定兵分三路，发动攻击。并且他还将重炮集中起来。对中方阵地猛轰。
　　这一下子就戳中了吴凯杰的命门，他为了争取时间，尽可能的轻装上阵，重炮都被甩在了后头。现在想要和俄国人对拼火力，就吃了大亏。
　　打不过，就只能躲起来，好在他们已经构筑好了密集的工事群，防炮洞能给士兵非常好的保护。当然还有不幸的倒霉蛋会丢了性命，但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几十门火炮，像是犁地一般，不断的猛轰中方的阵地，砂石泥土被炸得满天飞，硝烟迷茫，阵地上基本都看不见了人影。
　　“妈的，这些俄国人简直欺人太甚，等老子的援兵上来，一定狠狠的揍你们。”
　　“师长，这么挨打也不是一个事。”范绍增忍不住说道：“我有个主意，不知道你看成不？”
　　“范哈儿，别卖关子，有啥坏主意，就直说，你什么时候也学的婆婆妈妈了。”
　　范绍增一脸憨笑的说道：“师长，咱们不是弄了十多辆俄国坦克么，再弄一些军装和旗帜，我们就伪装成俄**队，趁着夜色杀过去。”
　　吴凯杰把眉头皱了起来：“范哈儿，咱们拖回坦克，俄国人可是看见了，他们能不防范么？”
　　“师长，我猜俄国人还想不到咱们能这么快的修好坦克，这种时候，就该赌一把。我自告奋勇，冲在最前头，后面的弟兄跟着，要是俄国人有了准备，大家全都撤回去。”
　　范哈儿袍哥出身，虽然四川平定之后，在军校里头混了很长时间，但是还有着一股子冒险的劲头，赌性十足。
　　吴凯杰皱着眉头，想了半晌，才问道：“哈儿，你有把握么？”
　　范绍增拍了一下胸脯，十分自信的说道：“至少七成……”
　　一听这话，吴凯杰松了一口气，哪知道范绍增又说道：“是七成没把握！”
　　吴凯杰顿时暴跳如雷，恨不得把眼前这张大胖脸给撕碎了。
　　这时候外面的炮火稍微停止下来，吴凯杰也顾不得范绍增，直接进入了战壕，只见对面的俄国人再度冲了上来，这些俄国士兵在大炮的掩护之下，分成了一个个的攻击小组，快速向前突进。
　　在每个组之中，都配备了专门的反坦克人员，很显然图哈切夫斯基也准备来一个人海战术，和中**队拼消耗。
　　这也是吴凯杰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装甲力量是他的王牌，可不能随意的浪费。双方很快近进入了血拼，俄国人不断的倒下去，然后依旧又排山倒海的杀过来。
　　后世经常有人说俄国使用人海战术，后世中国也学俄国，用人命去填。其实这是一个误传，在战场上，有多少人够消耗的，要是真的使用人海，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消耗一空。

其实俄国人使用的战术准确的说应该叫做人浪，一个波次，接着一个波次，就像海浪一样，不断的冲击礁石，不眠不休，无休无止。面对这样的对手，任何人都要挠头，中**队也不例外。

尸体不断在面前堆积，越来越多的，什么叫做流血漂橹，眼前的残像就是如此，炽热的鲜血，汇集在一起，地上的泥土凝聚了一层血红色。

那些伤员还在不断的挣扎，就好像地狱里头的小鬼一样，狰狞可怖。战场上虽然炮声隆隆，但是大多数的人的耳朵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传达命令的时候，甚至要看口型，要写在纸上。

吴凯杰刚从防炮洞出来，就有一发炮弹落在了二十几米之外，飞溅的泥土落了他一身。刚一抬头的时候，正好就看到一个机枪手被击中了脑袋。缺少了火力压制，俄国人快速向前冲。

这时候范绍增也猛地扑了过去，一把扯开了死掉的机枪手，架起了机枪，猛地扫射过去，俄国人像是割麦子一样，不断被击毙。这个范哈儿也有点冲劲，体力也十分过人，竟然抱着轻机枪，猛烈的扫射，终于将俄国人压了下去。

“师长，你看该不该赌一把啊？”范绍增大声的喊道。

吴凯杰沉着脸，点了点头：“干了，不过你可要保证打赢了回来。”

“放心吧！”

范绍增当即满脸都是笑，也顾不得疲惫了，急忙下去准备。惨烈的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双方都有些累了，尤其是俄国人，虽然他们占据了人数优势，但是中国的装甲力量太可怕了。一六式战车就像是救火队员一样，每当俄国人冲上来，他们就把俄国人打回去，整个一个下午，他们都没法攻上中国阵地，相反还损失惨重。

夜色降临之后，战车稍微平静一点，范绍增带着十四辆坦克作为先导，绕过了克列库的正面战场，来到了俄国人的侧翼。

在他们背后还跟着三十辆一六式战车，一六式战车的轮式结构，使得噪音降到了极低，十分便于偷袭。

范绍增带着坦克，走了前面，突然之间他下令，让所有坦克都打开了大灯，光明正大的向着俄军冲了过去。

在后面远远跟着的部队顿时把眼睛瞪圆了，这家伙简直疯了，夜色偷袭，巴不得别人看不见，这个范哈儿怎么还打开了大灯，这不是找死么！

不过事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俄国人非但没有怀疑，不少哨兵还向着这些坦克招手致意，脸上全是笑容。

第八百零八章瓮中之鳖

范哈儿半截身子探出了坦克，大模大样的向沿途遇到的俄军士兵回礼，这架势根本不是来偷袭的，而是十足的领导视察。

还别说，俄国人就吃这一套，范哈儿大摇大摆的冲过了两道俄国警戒线，一下子逼近了俄军阵地，双方距离不过两三百米，接着灯光，范绍增甚至能看到对方俄军的身影。

这时候从旁边跑过来一支骑兵，一看这些坦克大摇大摆的往前冲，他们也顿时有些发愣。指挥官是一个营长，按照他的印象，虽然有些俄国增员部队过来，但是从范绍增这个方向来的并不多，而且也没有光派几辆坦克过来，而没有步兵的道理。

要知道俄国坦克还是非常金贵的，不是普通部队能够装备的，这位营长就跃马冲了过来，拦在了范绍增的前面。

“口令，你们是哪部分的？”

“嘿嘿，要你命的！”

这位俄军营长还没听清楚，正想要再问一句，可是范绍增已经双手握在了机枪上头，顿时一阵扫射过来，暴风雨一样的子弹将这个俄国营长给打成了筛子，后面的士兵也感到了不妙，急忙开枪还击。

可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后面的十几辆坦克已经都做好了准备，一瞬间子弹和炮弹都打了过来，阻拦在前面的俄军全都倒了下去。很多人到死都没有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了死鬼。

范绍增打着旗语，招呼着士兵快速往前冲，十几辆坦克开足马力，怒吼着向俄国人冲过了，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坦克一转眼就到了。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俄军还在迷迷糊糊之中，根本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攻击自己。

坦克也是自己一方的，刚刚还在客客气气的敬礼，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俄国人瞬间就出现了混乱，很多士兵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结果范绍增轻轻松松的杀入了俄军阵地，俄军成了待宰的羔羊，不用子弹和炮弹，甚至用履带都能将人碾碎。

十几吨的坦克从一百多斤的血肉之躯上面压过，会有什么效果，其实大家都清楚。肢体瞬间破裂，骨肉变成了血泥，粘附在了履带上面。

范绍增他们越杀越兴起，快速的冲破了俄国防线，数百名俄**人狼狈逃窜。这时候跟着后面的何柱国也是大喜过望。他也没想到范哈儿的胆大包天的举动竟然成功了。

“弟兄们，都跟着我冲！”

一六式战车快速的发动起来。沿着范绍增开辟的缺口。冲了进去。这些煞星冲进去之后，完全就是一副土匪进村的模样，疯狂破坏着一切能看到的东西。

杀戮变得肆无忌惮，他们不光杀人，还到处放火，俄军瞬间就乱成了一团。图哈切夫斯基一直在筹划着下一步的作战行动。突然听到了枪炮声，顿时就大惊失色。

不一会儿就有手下人来报告情况，说是有一支坦克部队偷袭俄军，已经杀入了阵地。

“指战员都是白痴么。难道敌人的坦克过来，他们都不知道戒备，任由敌

人冲上来？”

“司令官同志，他们使用的是我们的坦克，而且根据汇报，他们还开着灯，士兵们都以为是援兵到了……”

“魂淡！”图哈切夫斯基顿时暴跳如雷，他的脸上火烧火燎，别提有多疼了。情况已经很明白了，中国人利用白天抢夺的损坏的俄军坦克，到了晚上再来偷袭俄国人。

毫无疑问这是在打脸，而且是用最疼的方法在打脸，红色拿破仑已经出离愤怒了，他怒吼道：“干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干掉他们！”

“是！”

图哈切夫斯基像是暴怒的狮子，急忙下令反击中**队，俄国人也的确玩命了。他们疯狂的向着范绍增他们扑了上来，用集束手榴弹，用燃烧瓶，用火炮不停的疯狂攻击。

虽然坦克皮糙肉厚，但是也架不住一群疯狂的恶狼，一辆坦克足足挨了四五个燃烧瓶，活生生变成了一个大火球，看得人心惊胆战，接着又有一辆坦克的履带被摧毁，另外一辆底盘被炸碎。

范绍增他们顿时陷入了泥塘之中，就在这时候，何柱国率领着一六式战车杀了过来，这些灵巧的一六式，对付步兵相当拿手，机枪横扫之下，疯狂的俄国兵终于被压制下去。

“老何，来得正好啊，要不然我这颗大胖脑袋就要没了。”

“放心吧，没不了！”何柱国笑着说道：“俄国人的反扑已经开始了，咱们该怎么办啊？”

“照我看先解决炮兵吧，只要把俄国人的重炮干掉，咱们的压力就能轻不少。”

“好，就这么干了。”

何柱国也知道俄国重火力的威胁，因此十分赞同范绍增的主意，他们利用速度的优势，趁着俄国人还没有合拢过来，快速的在俄军之中穿插。

坦克在战斗之中，显得格外灵活，能干掉的火力点就消灭，不能干掉的就绕过，终于他们冲到了俄国人的炮兵阵地。

十几门152重炮出现在了前面，俄国人的炮兵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范绍增和何柱国他们就对着这些杀人的玩意，倾泻炮弹。

霎时间整个阵地就笼罩在了硝烟之中，重炮被打成零件，炮弹也不断的爆炸，直到亲眼看到这些火炮成了废物，范绍增得意洋洋的大笑：“瓜娃子，这下知道范爷的厉害了吧！”

俄国人也注意到了炮兵阵地的情况，这些重炮可是俄国人的宝贝，他们疯狂的冲上来，完全都红了眼。

何柱国一看也差不多了，急忙招呼着范绍增，见好就收，快速从俄国人的阵地之中杀出来。

眼看着就要冲破阵地，这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队骑兵，何柱国就要开枪，不过他很快脸色就变了，刚才疯狂的战斗之中，机枪子弹早就消耗光了。其实不只是他，就连其他人也多是如此，何柱国咬了咬牙，只能打出旗语，让大家猛冲过去。

钢铁巨兽嘶吼着，向着骑兵冲了过去，这些骑兵也顿时吓了一大跳，有些人还不甘心退缩，他们向着坦克不断开枪，但是基本上就和挠痒痒没有区

别，有人试图用马刀砍杀，但是就算把刀刃砍卷了，也没有任何效果。

反倒是不断有骑兵被撞倒，然后履带在他们的身上碾过，连人带马，全都成了肉泥，就这样，他们有惊无险的冲过了俄国人的阻挠，安全回到了克列库。

经过一番清点，t26坦克一共损失了五辆，另外有四辆因为机械故障而被无奈抛弃了。范绍增从坦克里头爬出来，就大吐苦水，俄国人的坦克不舒服，故障率太高，防护太弱，坐在里头，就是一个活棺材。

对于他的抱怨，大家伙只当是得了便宜卖乖。一六式战车也损失六辆，不过相比他们的战果，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

一来一往之间，彻底将俄国人的阵型冲破了，击毙了五百名以上的俄军，同时又摧毁了俄国人最强大的重炮部队。

要知道吴凯杰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经过这么一场大乱，俄国人要恢复攻势，至少需要半天时间。

屈指一算，已经过去了一天半，只要再坚持一天时间，援兵就能赶到。不过吴凯杰也清楚，接下来的士兵并不好熬，但是他还是充满了信心。

果然经过了半天的调整，俄国人反动了更加凶猛的攻击，图哈切夫斯基很清楚，胜败就在此一举，要不能快点拿下克列库，他的所有计划都泡汤了。

战场变得越来越残酷，俄国人像是潮水一样，不断的涌上来，而中**队也是拼死抵抗，双方的伤亡越来越大。

不过俄国人凭着数量的优势，还能轮番攻击，换的一点休息时间，而中国方面的部队只能连续作战，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全靠着一股心劲在支撑着。

双方打得天昏地暗，伤亡越来越惊人，吴凯杰也不再保留什么，直接将手中的一六式战车都派了上去。甚至那些维修人员还把一些卡车进行了改装，加上了防护装甲，配上了机枪。

虽然比不得正规的装甲车，但是这些临时改装的武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牢牢的将俄国人挡在了克列库之外。

战斗进行了到了第三天，吴凯杰甚至不得不把中亚的一些民兵派上去，虽然知道他们没有什么用，但是总能拖延一点时间，总能为士兵争取一点休息时间，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从开战以来，就没有合过眼。

终于残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了第三天的中午时分，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从荒漠之中，艰难的跋涉出来。

在这几天之中，张贺年也是几乎不眠不休，他们选的路线人迹罕至，一路走来，相当不易，要不是找到了几个当地老百姓带路，他们真没法如期赶到。

不过就算如此，还有三十多辆坦克因为故障，被甩在了后头，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于如期赶到了克列库。

“冲啊，干掉俄国人！”

这些好不容易跋涉过来的装甲兵第一时间投入到了战斗之中，向着俄国人发动了致命的攻击。

第八百零九章围猎

轰，轰，轰！

轰炸机不断的将炸弹倾泻到俄军的阵地上面，一团团火焰腾空而起，这些俯冲轰炸机投得又准又狠，俄国人的炮兵阵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范绍增他们的偷袭干掉了一半的重炮，剩下的重炮在这轮轰炸之中，彻底哑火，失去了大炮兵之后，俄国人最有一点优势都没有了，面对着机械化装备的中**队，他们数量再多，也不过是给别人增加战果而已。

上百辆的雪豹坦克在原野上向俄军席卷过去，面对这些大家伙，俄国人原本很多战术也不灵光了。手榴弹对于坦克的杀伤力有限，厚实的装甲也不是随便什么武器都能击穿的，至于燃烧瓶一类的东西，张贺年已经吸取了教训。

坦克和装甲车紧密配合，根本不给俄国人可乘之机，他们就像是一阵风暴一般，向俄国人刮过去，所过之处，一地狼藉，俄国人的防线被彻底碾碎。

一直在克列库苦战的吴凯杰一见援军杀来，他也是喜出望外，经过了一天多的行军，接着又是三天的苦战，每个人都到了极限。

因此当听到尖锐的啸声，知道中方的轰炸机出现在了战场上，有些士兵甚至喜极而泣。吴凯杰更是兴奋异常，打起了精神喊道：“弟兄们，苦战了三天，大家可不能把胜利果实就这么放过去，冲啊！”

一声令下，一六式装甲车再度充当了急先锋。向着俄国人杀过去，这些轮式战车虽然没有坦克的轰鸣。但是灵巧快速，更是让俄国人吃足了苦头，所过之处，都是一地的尸体。

图哈切夫斯基自从中国轰炸机出现之后，他就敏锐的感到事情不好，而真正当部队发动攻击的时候，他才感受到了双方巨大的差距。

俄国人刚刚配置了坦克，飞机一类的装备。而中**队则是进行了长时间的磨合，已经渐渐形成体系，比起俄国人有着太大的优势。

他的部队也已经师老兵疲，到了一个极限，听着越来越近的炮声，这位红色拿破仑也知道撑不下去了。

“撤！”

权衡了再三，终于在他的嘴里吐出了这个字。其实要知道这个字有多困难。托洛茨基的部队还在阿斯塔纳，一旦他撤走之后，那些部队都成了中**队的掌中之物，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而托洛茨基是何等人物，被尊为俄军的缔造者，他一旦出了问题。对俄国的士气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轰！

又一发炮弹落在了指挥部的周围，图哈切夫斯基终于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不然他也要完蛋了，因此也只能抛开一切。带着人马快速的撤退。当然作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他没有盲目的溃逃。而是分批掩护，交替撤退。

虽然损失不小，但是好歹还是安然脱身了，他准备先退回鄂木斯克，然后再寻求解救托洛茨基的办法。很显然凭着中**队的装备程度，俄军至少要三倍，甚至五倍的兵力，才能扭转局面。

眼看着俄军仓惶逃走，张贺年同吴凯杰胜利会师，中**队士气大振。士

兵们还在打扫战场，在克列库，图哈切夫斯基至少损失了七八千人，尸体堆积的到处都是。大热天，战场周围已经有一股让人作呕的味道了，必须尽快收拾。

至于这些将领，都聚集在了一起，商讨下一步的作战方案，对着沙盘，荣臻兴奋的说道："拿下了克列库，这可太重要了。我建议在这里先留下重兵守卫，然后建立大型机场，提供重型轰炸机使用，这样就能威胁到西伯利亚铁路的安全。只要这条铁路线受到威胁，俄国人必定会集中全力保护。大家伙想想，上千公里的铁路线，他们要集中多少兵力，要调用多少武器，这样一来，他们不只没有兵力援救托洛茨基，甚至无法向远东增兵了，往后就只许咱们攻击俄国人，不许俄国人攻击咱们了。"

"没错。"吴凯杰也兴奋的说道："我建议立刻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请求批准我们的计划。"

无线电波见前方的消息送回了北京，最高统帅部这段时间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数千公里的战线上，调用物资，支持大战，对于国力，绝对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就连王永江都感到了棘手。

由于人力和物力大量向战场集中，正在编制的二五计划都要受到影响，可以说这是一场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战斗，每个人的肩头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等到战报送到了张廷兰等人的手中之后，所有人全都长出一口气，甚至杨宇霆仰天大笑。也怪不得他失态，克列库这里实在是太重要了，从这里距离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阿斯塔纳，都是二三百公里左右。完全在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内。

只要在这里修筑机场，从鄂木斯克到新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全都在中**队的威胁之下。众所周知，西伯利亚铁路是俄国人的交通命脉，这下子中**队等于是把俄国人的命根子捏在了手中。

蒋百里也笑道："中亚的东部和南部都落到了我们的控制之中，只要解决了阿斯塔纳等地，中亚这块土地就彻底落到了我们的控制之中，这下子俄国人别想再打下去了。"

看着洋溢着喜气的众人，笑道："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波兰大使送来了密电，波兰方面希望和咱们联手，共同对付俄国。东西夹击，一旦胜利，就平分疆土。"

话还没说完，姜登选的一口茶水差点喷了出来："咳咳，这帮波兰人还真敢想啊，还准备着灭亡俄国，他们没睡醒吧。"

"他们当然不是没睡醒，而是压根就在梦中，波兰人竟然还说英法也愿意加入其中。"

这下子就连杨宇霆也都收起了喜色，郑重的说道："拙言，这恐怕有点不妙啊，波兰人是在帮倒忙！"

张廷兰也苦笑道："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波兰绝对是猪队友，和他们纠缠到一起，保准倒霉。"

不是说帮你，就真正为了你好。就拿日本人来说，偷袭了珍珠港，彻底把第三帝国的美梦给打碎了。

其实眼前的情况也差不多，张廷兰宣扬了苏联威胁论没错，也联络了波兰和英法等国，希望共同向俄国施压。但是张廷兰绝对不希望波兰真的投入

战争，他们能牵制一下俄国的兵力就好。

要真是开战，问题就大条了。中国和波兰绑在了一起，俄国人非得玩命不可，到那时候，张廷兰计划的有限战争就彻底泡汤了，凭着俄国的潜力，战争绝对会无休无止。

转过年就是大萧条，要是中国把精力浪费在俄国人的身上，只怕就要错失这个发展工业的最佳时机，这可是关乎国运的大事情。只有完成了工业化，凭着中国的体量，就是天然的王者，至于一点些许的领土，张廷兰并没有看在眼里。

况且中国的敌人也不只俄国一个，东边还有日本，英法美等国也都虎视眈眈，波兰人就是在裹乱。也怪不得他们总是被瓜分，就这个猪脑子，也活该倒霉。

“诸位，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和波兰人搅合在一起，凭着他们的国力，也休想奈何俄国。我们现在必须制止波兰人的蠢蠢欲动，同时尽快结束和俄国人之间的战斗，乘胜求和。”

蒋百里也点点头：“没错，拙言，我建议将这份情报通过间谍，送到俄国人的手中，吓吓他们也好！这样也算是一个筹码，只是不要玩火**就好。”

“在和谈之前必须把中亚彻底解决了，托洛茨基可是一条大鱼，不能把这家伙放过了。”杨宇霆说道。

张廷兰也点点头：“马上给张贺年发电报，让他们加快动作，另外再让万福麟率领着两个师增兵中亚。”

命令被传达下去之后，中国的战争机器快速的转动起来，根据命令，吴凯杰升任中亚方面军副总指挥，负责守卫克列库的安全。

张贺年则是带着主力部队绕道阿斯塔纳的后方，切断中亚俄军的后路。另外空军也要全力动员起来，对西伯利亚铁路进行轰炸，让俄国人感到切肤之痛。

得到命令之后，中**队快速行动起来，在攻击克列库的时候，他们要走荒漠，而这次从克列库出发，就有了铁路可以机动，士兵们的负担也轻松了不少。

每个人都得意洋洋，这是一场围猎，他们要彻底将俄国人从中亚赶出去！

大军很快向西席卷而去，此时托洛茨基的处境也空前艰难。周子健负责留守卡拉干达一线，他可不是一味的等着，而是调动了部队，采用小分队突击的方式，不断给予俄国人打击。面对着灵活机动，而又攻击力惊人的装甲部队，他们损失越来越严重，而且士气严重受创。

可以说托洛茨基已经将希望寄托在了图哈切夫斯基身上，如果他能成功切断中**队的后路，或许还有转机。

但是就在他盼星星盼月亮的时候，得到的竟然是图哈切夫斯基兵败的消息，托洛茨基瞬间四肢冰凉，差点摔倒在地上，就连图哈切夫斯基都败了，眼前的局面该怎么应付呢？

第八百一十章一条大鱼

在广袤的中亚平原上面，中**队像是狂风一般，无情的刮过，所过之处，俄国的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一直以来，中亚都并非俄国的统治区域，这里人种，宗教，民族，文化，习俗，通通和沙俄不同。

俄国人唯一维系对这里统治的，就是强大的武力，一旦俄国失败，各种独立的倾向就显露出来。尤其是中**队所过之处，都把俄国关押的罪犯释放出来，同时又颁布赦免令，将山贼土匪赦免，鼓励他们去破坏俄国的统治基础。

而且中国的前敌指挥部还发布了一道嘉奖令，凡是击毙擒获俄国士兵，官员，移民的人，都可以到中**队所在地领取奖励，根据抓到的级别和多少，可以领取一百块到一千块的奖励，重要的人物可以达到一万块。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中亚民风剽悍，对俄国多有不满，看到了中国的悬赏之后。这帮人顿时就闹腾起来，最初他们还比较胆小，只敢对一些移民，还有落单的军人下手。

当他们把人送到了中**营的时候，立刻就得到了赏金，一点都不差，而且中方还给他们进行了登记，每个人都是一点积分，一旦积分够多，他们就可以换取各种东西。

枪支弹药，粮食衣物，马匹药品……林林总总，只要需要，就可以弄到。而且俘虏活或者杀死十人以上，就能升任军官。甚至可以成为贵族。

一些宗教长老也会站出来，对他们进行各种奖励。这个世上除了中国这个每三百年洗牌一次的奇葩地方之外。其他的地区都有着贵族传统，血统在社会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想要改变命运的机会并不多。

可是现在摆在中亚民众面前的就是一个天赐良机，只要杀俄国人，就能当官，就能够成为贵族，杀得越多，得到你的奖励就越大。这帮人瞬间眼睛都红了。顿时出现了无数的武装小队，他们用着各种武器，使用各种方式，袭击俄国移民，抓捕溃逃的俄军，然后到中国人手中换钱，换官。

中国对于这些人也是非常客气。钱一点都不差，而且有时候还会多给，当这些人用一些假冒的人头混入其中的时候，也不点破，而是照常给钱，弄得这帮人暗笑中国人愚蠢。

“这年头总有些人自认为聪明。殊不知小聪明是要吃大亏的！”负责清点脑袋的邓锡侯不住的叹息。

这位灵透的水晶猴子也看出了最高统帅部的意思，鼓动这些人出头，表面上是为了削弱俄国的力量，实际上则有着更深远的用意。

很显然中国已经对中亚有了野心，这次战争结束。绝对要拿下一大块回来，当地的各种势力就成了碍眼的东西。正所谓不乱不治。大乱大治，张廷兰打得就是这个主意，先是用中亚的这些人，清除掉俄国人的势力。

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旦习惯了抢掠为生，就不会愿意老老实实的劳工干活了，因此下一步中**队再收拾他们，也就有了借口。

邓锡侯托着那本积分册，冷笑道：“现在这是积分册，过一段时间就是生死簿了，谁在这上面最靠前，谁就没有好下场啊。”

“长官，我们在清点人头的时候，发现几个汉人的人头。”

“混蛋！”邓锡侯一听豁然站起，他能准许这些人用中亚本地人充数，但是绝对不能准许国人被杀。

“谁送来的人头，立刻派出军队，把他们都剿灭了，一个别放过，另外给把命令传下去，任何昏了头，敢杀中国人的，敢骚扰交通线的，一律杀无赦！”

命令一下，一个连的士兵立刻行动，他们追上了刚刚离开的中亚悍匪，足足一百多人，没用半个小时，就全都报销了。

而且还把他们的脑袋全都砍了下来，悬挂在了旗杆上面，给其他的土匪树立了榜样，敢打中国人主意的，绝对没有好下场。

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这些中亚的悍匪，乖乖的成了中国人手中的棋子，对于俄国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噩梦。

尤其是托洛茨基，越来越多的不幸消息汇聚到了他的手中，克列库失守了，后勤线又遭到了匪徒的不断袭扰，中**队主力很快就杀来。

面对这种局面，该怎么守下去，托洛茨基不断的问着自己，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就算再有主意，面对这种情况，也只能像莫斯科方面求救。

就在托洛茨基将电报发出不久，张贺年的部队已经杀了过来，原野之上，坦克部队如同滚滚洪流一样，向着阿斯塔纳杀过来。

另外周子健也对卡拉干达发动了攻势，在过去的几天之中，他手上的兵力也得到了加强，马占山率领的一个骑兵师赶了过来。

这也是中**队当中，最后一支大编制的骑兵主力了，至于其他的骑兵部队，都被放在了辅助的位置上。

“马师长，这次攻击卡拉干达，装甲部队充当主力，您带着骑兵，绕道后方，切断俄国人的退路，务必把守军一举全歼。”

“好，就这么干了！”

任务分派好之后，攻势就展开了，首次攻击失利之后，士兵们都在反思自己的失误，尤其是黄显声，更是反反复复的推演，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这次再度发起攻击，一改以往，先是进行了充分的炮火准备，随后炮火不断的延伸，而坦克兵则是在步兵的协同之下，快速向俄国人冲上去。

这下子火力配合十分完美，没有任何空子可钻。不管俄国士兵多么不要命。但是都无济于事，他们被毫不客气的击毙。装甲部队的进攻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俄国人的坦克也派了出去，t26快速的冲过来。他们不顾牺牲，玩命的向前冲，终于进入了射击距离，一炮打出去。

中了！俄国人忍不住欢呼起来，可是才高兴了一半，中国坦克就安然无恙的从硝烟之中冲了出来，区区37毫米的主炮，根本奈何不了中国的坦克。

相反俄国的坦克被76主炮击中之后。不管是任何部位，只要挨了一发炮弹，就瞬间崩裂了，甚至直接变成了废铁。

看着自己一方寄予厚望的坦克被一个个点名，俄国人的士气也严重受创。而且这时候中**队也扔下了大量的传单，告诉他们克列库失守了，他们已经无路可逃了。

另外一些传单上还写着托洛茨基已经投降。缴枪不杀，遣返回家，顽抗到底，坐穿牢底！

终于在多重打击之下，俄国人开始溃退，有一个逃跑。就有第二个，很快撤退变成了溃败，卡拉干达的俄军疯狂的逃散。

这时候早就准备多时的马占山终于能一显身手了，随着坦克的大量装备，昔日骄傲的骑兵。已经日渐边缘化了。不过马占山他们依旧坚守着骑兵最后的荣耀，跃马扬鞭。快速向着俄国人冲过来。

毫无防备之中的溃军，遇到了骑兵的绞杀，简直就成了一群羔羊一样，格外的脆弱。离着远了用冲锋枪，马枪，手枪，不断的收割生命。冲到了近前，干脆就拿出马刀，雪亮的马刀砍瓜切菜一般。

所有人都过了瘾，马占山这个师长也冲在了最前头，冰凉的长刀，划过身体，腥臭的液体飞溅出来。刺激着嗅觉，也刺激着神经，士兵们疯狂的杀戮，杀到兴起的时候，忍不住仰天长嚎。

马蹄踏过的地方，全都是一地的残肢断腿，到处都是狼藉一片。从卡拉干达溃退出来的俄军，有三分之二以上都被这么干掉了。

周子健成功抢占了卡拉干达之后，没有任何的停歇，立刻和马占山向着阿斯塔纳杀过来，这已经是中亚最后一个据点了，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在他们到来之前，张贺年已经指挥着部队，向着守卫的俄军发动了攻击。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血战之中。不得不承认托洛茨基的本事，虽然处境极为不利，但是他还是鼓舞起了士兵的勇气。

这些俄国人不要命一样，向着中**队疯狂的杀过来，面对着已经有了应对经验的中方，就算俄国人再拼命，也改变不了装备上的巨大差距。

中方空地联合，步坦协同，步炮协同，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各个兵种就好像一部机器一样，完美的运转，将战斗力完美挖掘出来。

其实经过了这段时间的历练，中**队也在快速成熟，尤其是在闪电战领域，毕竟实战才是最好的老师。只有从战斗之中，才能找出问题，总结经验。此时的中**队，就不会再犯举进退失据的错误，而耽搁了战机。

经过了两天多的奋战，阿斯塔纳外围的防御工事全都被清除干净，只剩下城区的俄军还在奋死抵抗。

这时候周子健率领着军队赶了过来，双方合兵，近卫师的主力终于聚齐，经过了一番战斗，有损失的，也有故障的，整个近卫师剩下的坦克只有180辆左右。不过经过了战斗的历练，这些部队比起最初运用战术更加娴熟。

另外又补充了一个轻型装甲师，一个快速步兵师，再加上马占山的骑兵师，在阿斯塔纳外围云集了五万多中**队的主力精华。

所有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大家围在沙盘前面，商讨着总攻计划。荣臻率先说道：“目前在阿斯塔纳城中，还有两万左右的正规军，以及一万多名民兵，另外还有大量的武装侨民，虽然战斗力有限，但是他们数量众多，而且还有城市可以利用。巷战一直是我们的弱项，一旦俄国人拼命，我们的损失也不会太小。”

“正所谓围三缺一，咱们也别一味强攻，给俄国人留点活路，他们也不至于找死吧。”马占山忍不住说道。

张贺年摇了摇头：“这些俄国士兵都相当顽强，尤其是他们的统帅，听说还是俄军的创始人，威望很高，管理部队的手段也十分了得，恐怕轻易不会认输的。”

周子健眉头紧皱，忍不住说道：“既然对方是军队的创始人，按理说手上

权柄惊人，他怎么会跑到第一线作战呢，这不是开玩笑么？就像咱们大总统，怎么也该坐镇后方啊。”

荣臻一听，急忙说道：“听说俄国内部斗得非常凶，现在掌权的是斯大林，托洛茨基受到了排挤，因此才跑到了前方。”

张贺年一听这话，眉头也皱着，忍不住说道：“参谋长，既然俄国内部不合，你看咱们能不能利用起来啊？”

……

“局长同志，这是我们截获的中方无线电联系。”

科尔多罗夫接过了电文，一看上面的文字，顿时就大惊失色，急忙说道：“赶快汇报斯大林同志，托洛茨基叛变了。”

很快斯大林就通过内务部，拿到了电文，上面是中方的一份普通电报，大意是让某营的士兵，做好接收阿斯塔纳的准备，并且说，城中的大人物愿意进行和谈。

看到了这里，斯大林也有些皱眉头，他也不是傻瓜，但是却发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些年来，他无时不刻不想着解决托洛茨基，但是这家伙的威望太高，名声太大，轻易没法搬到他。

可是如果能给托洛茨基扣上叛国的帽子，就好办了。至于中国方面，虽然会趁机占便宜，但是从瑞士方面，已经透露了消息，中国愿意和谈。

到了这一刻，斯大林已经有了决断，他立刻下令要求正在前往援助阿斯塔纳的伏罗希洛夫原地待命。

“同志们，我坚信托洛茨基同志，是一个英勇忠诚的战士，但是前线的情况让我们不得不担忧，在军队的内部，而且是高层，出现了叛徒，我们必须先查清楚问题分子，不然就会把其他的友军置于危险的境地……”

斯大林为自己的行为做着注解，可是中**队已经趁着这段时间，杀进了阿斯塔纳，托洛茨基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魂淡，这个卑劣的家伙，根本不配当革命者！”当托洛茨基得知援兵迟迟不到的时候，就猜到了斯大林一定是动了手脚，他简直是暴跳如雷，但是又无可奈何。

第八百一十一章以打促和

围绕着阿斯塔纳的攻防战，已经进行了两天多，俄国人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但是他们依旧死战不退，尤其是进入了城区之后，这些人利用废墟作为掩护，向中国的坦克发动了攻击，很多时候完全是防不胜防。

中国方面也不得不使出了浑身的解数，空军不断的投掷传单，告诉这些俄国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援兵已经消失了，继续顽抗只有死路一条。而且用大喇叭不断的向俄军喊话，要求他们投降。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些举动也很快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荣臻汇总了战果，笑着对张贺年介绍：“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两千多名俄军投降，而且投降的人数还在与日俱增，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不过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投降的人多数都是民兵，真正的主力部队还是相当顽强的。”

“不管多顽强，咱们都不能拖下去了，必须尽快拿下阿斯塔纳，不然石油就不够了。”

玩闪电战，看起来很威风，但是消耗也同样巨大，在战前张廷兰特别在新疆设立了几个大型的储油仓库，囤积了十万吨的油料。现在已经消耗过半，而且随着战线的拉长，补给线也越来越长，要是拖下去，油料供应就要出问题了，马占山笑道：“还是我们骑兵好，坦克虽好，可都是油老虎，不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绷着这根弦。”

张贺年也苦笑道：“从明天开始，发起最后的总攻，两天之内，务必拿下阿斯塔纳。”

就在大家下定决心，准备发动攻击的时候，突然黄显声笑着从外面走了进来，对大家说道：“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咱们的自行火炮改装完毕了，这下子又多了一样利器啊。”

众人一听。全都是眼前一亮，张贺年更是哈哈大笑：“走。咱们都去看看。”

这些人全都到了后面的维修部队所在的营地，只见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头，摆着一排自行火炮，足有五六十辆，黑乎乎的长身管，透着强大的杀伤力，让人一看。就爱不释手。

坦克和自行火炮都是闪电战的利器，一个冲锋，一个火力支援，二者缺一不可。近卫师也装备了自行火炮。不过真正到了战场的时候，才发现自行火炮的数量有些不足。

以二战美国的装甲师为例，会配属一个三营制炮兵团，每营18门105毫米口径的m7自行榴弹炮，36门57mm反坦克炮。12门155毫米牵引榴弹炮，6门8英寸和240毫米口径榴弹炮，高射炮60门。

虽然此时战场情况没有那么复杂，高炮也不用这么多，但是相比之下。中国一个炮兵营只配属了12门76自行火炮，以及少量的榴弹炮和反坦克火炮，数量还是严重不足，在火力支援的时候，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遇到情况也不能束手无策，大家只能开动脑筋，尽可能的解决问题。在克列库的时候，吴凯杰就利用强大的维修力量，抢修了十几辆俄制坦克。

这一个方法启发了大家，张贺年和荣臻商讨之后，立刻下令，将损坏的，缴获的坦克立刻进行维修，改装成自行火炮。尤其是那些炮塔损坏的，

不能担当冲锋任务的，全都改成自行火炮，增强火力支援能力。
　　在二战时期，德国就经常使用这种方式，他们将老旧的，缴获的，损坏的坦克都利用起来，在原有地盘的基础上，改成自行火炮。这样极大的节约了成本，而且由于使用了坦克的地盘，还能保证自行火炮和坦克能够同步行军，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战场是很激发人创造能力的地方，被逼无奈之下，中**队也只有采用这种方式了。好在张廷兰清楚这是第一次实验闪电战，因此安排了充足的维修人手，为的就是防备意外。
　　接到了任务之后，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改装工作，轻型坦克原本的37主炮被换成了长身管的47炮，威力提升了不少。至于炮塔被损坏，也更简单，因为自行火炮不用冲到最前头，因此只要焊接上三面的钢板充当装甲就够了。
　　在战场上就要学会因陋就简，至于雪豹坦克则是这次改装的重点，一共有四十多辆接受了改装。其中大部分被换成了46倍口径76炮，另外还有8辆换成了从后方紧急调运上来的88毫米炮。
　　就在这几天的时间，已经相继改装完毕，全都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张贺年他们围着这些自行火炮频频点头。
　　“效果怎么样，试验过没有？”
　　“能开，也能开炮，不过具体怎么样，恐怕只有在战场上试验了，毕竟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听着负责维修人员的解释，张贺年也是忍不住笑道：“好，就让战场来验证这些武器究竟怎么样！”
　　很快这些临时改装的自行火炮全都充实到了部队之中，所有人都在酝酿着明天的攻势。从维修处离开之后，大家都是踌躇满志，荣臻对张贺年说道：“总指挥，我猜测明天俄国人有可能会逃跑，托洛茨基可是一条大鱼，把他捏在手里，能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因此我建议把伞兵派出去，在阿斯塔纳西北设伏，一旦托洛茨基从这里逃跑，就把他给抓住！”
　　“嗯，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干了。”
　　到了第二天拂晓，总攻开始了，中**队集中了炮火，猛轰俄军的正面，地面上的废墟全都被大炮再度犁过。不过俄军也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甚至能够从声音之中，判断出大炮的落点，因此这一轮的炮击之中，损失并不是很大。
　　不过接下来正式的攻击就开始，雪豹坦克冲在了最前头，俄国人的攻击重点也落在了这些大家伙上面。坦克虽然在野战之中，有着惊人的战斗力，但是到了巷战就束手束脚。在这几天的战斗之中，俄国人就利用反坦克火力，摧毁了不少雪豹坦克。
　　可是这一次他们打错了算盘，就在他们的火力刚刚瞄准的时候，跟在坦克后面的自行火炮就提前发威了。不同于后方的大炮只能凭感觉，这些自行火炮打得更加准确。
　　只要看到俄国人的火力点露头，就立刻送上一炮，尤其是装备了88毫米主炮的大家伙，更是超级大杀器，一炮下去，就能制造一个十几米的无人区。
　　面对着这些自行火炮的攻击，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毕竟还有那么多坦克

挡在前面，他们的损失直线上升。

阿斯塔纳毕竟只是一个中亚城市，远远不是斯大林格勒那种工业重镇，可以用大量的钢筋混凝土作为掩护。因此中**队可以轻轻松松的将所有建筑摧毁，大军疯狂的向前平推。

张贺年也把所有的本事都用上了，还派遣了大量的特战部队，提前渗透进去，为炮兵提供指引，就这样，不到中午时分，俄国人就付出了三千多生命，东南两面的阵地被彻底摧毁。

大军长驱直入，半个阿斯塔纳已经落到了中国的手中。而且这时候城中流言四起，以往凭着托洛茨基强大的统御能力，强行压下去的各种声音都爆发出来，有相当多的俄军都开了小差。

尤其是那些民兵，他们并不都是俄国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中亚当地人，只不过是亲近多数党而已，到了现在这种生死关头，他们也变得不可靠了，纷纷成建制的溃散，甚至投降。

一直坐镇指挥的托洛茨基也得到了这个消息，阿斯塔纳再也守不住了。此时托洛茨基最怨恨的就是斯大林，这个家伙简直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

放任中**队占领整个中亚，会对俄国的战略形势产生何等的影响，难道他就没有想过么，让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人，控制俄国，绝对是一大不幸。

走！必须回到莫斯科，去揭露斯大林的面目，告诉大家中亚战局的真实情况。按照时间计算，在三天前伏罗希洛夫的援军就应该赶到。放任数万将士，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浴血奋战，这简直就是见死不救，把国事当成儿戏。

托洛茨基想到了这里，也是怒不可遏，急忙带着心腹，匆匆忙忙的撤退。他这一走，整个阿斯塔纳的俄军就彻底崩溃了。乱兵四处溃退，满世界都是仓皇的人影。

中**队就像是抓捕鸡鸭一样，成群的赶着俘虏，把他们押到了城外的战俘营。黑压压的人群，密密匝匝，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恐怕都要害怕。

中亚最重要的一个据点终于落到了中国的手中，整个战局也彻底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就在不久之前，俄**队也突破了斯柳江卡防线，杀到了乌兰乌德，但是这些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俄国人柔软的腹部被扯开，一切都暴露在了中国兵锋之下。

张廷兰得到了报告之后，也是大喜过望，他当即下达了两道命令，首先外交部通过瑞士这个永久中立国，和俄国进行联系，寻求和谈。

另外张廷兰也下令中国空军，对西伯利亚铁路进行第一次大规模轰炸，这条铁路就是俄国人的命脉，只有这里感受到了威胁，俄国人才能低头，软硬兼施，以打促和。

第八百一十二章饱餐一顿

西伯利亚对于俄国来说，就是一块殖民地，只不过这块殖民地有点特殊，是和本土连在一起的。一直以来，俄国人从这里攫取资源，流放罪犯，到了后世，甚至把核废料都放在了西伯利亚，基本上这里就是俄国的大垃圾堆。

但是这块“垃圾堆”却关乎着俄国的兴盛和衰败，几百年来，俄国人第一次遇到了挑战，西伯利亚不安全了。

就在半天之前，中国出动了六十多架的轰炸机，对鄂木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展开了轰炸。这次行动是中国酝酿已久的，在轰炸之中，第一次使用了凝固汽油弹。

所谓为凝固汽油弹内部装有汽油和其他化学制品的混合胶状物，主要是天然橡胶。这种炸弹爆炸之后，能产生高温火焰，内装用汽油和其他化学品制成的胶状物，爆炸时向四周溅射，发出一千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并能粘在其他物体上长时间燃烧。

二战之中，美国就是把无计其数的燃烧弹投到了东京的上空，彻底将这座城市变成了坟场。在1945年3月9日夜间，334架B一29从关岛直扑东京，实行轮番扫地式的轰炸，投下2000余吨燃烧弹，市中心41平方公里被夷为平地，26.7万幢建筑物付之一炬，共炸死烧死83793人，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9万，另外还有10万人被烧成重伤，100万人无家可归。杀伤效果比起关东大地震还要惊人。

对于将日本视作生死大敌的张廷兰，自然不会放过这种高效的杀人利器。其实中国发展燃烧弹也不算晚。从德国搞到了火焰喷射器的技术之后，中国就一直在做着相应的研究。

早期的液体燃料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喷射出去之后，难以附着在物体上面，影响杀伤效果。经过实验，用胶状汽油效果非常好。这个发现上报之后，张廷兰就下令部队以此为基础，进行燃烧弹的研究。

结果很成功的制造了燃烧弹。不过有一个问题又摆在了眼前，就是天然橡胶的价格十分高昂，无法实现大规模的应用。

转机出现在了南华建国之后，虽然这个国家还没有什么人承认，但是也不妨碍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大量廉价的橡胶被送回了国内，燃烧弹也被大量的生产出来。

原本给日本人准备的大餐。没想到竟然先落到了俄国人的头上。几十架中国轰炸机将数以吨计的凝固汽油弹投到了鄂木斯克的上空。

顿时就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炸弹爆裂开了，炽热的胶状汽油四溅，只要沾到了身上，哪怕是一星一点，也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这些东西就像是猪油一样。越拍打越猛烈，如果躺在了地上打滚，还会弄得全身都是火焰。有些人痛苦难挡，会拼命的挣扎，结果又把火焰甩到了旁边人的身上。造成连锁效应。

实际上对于沾上燃烧弹的人来说，最好的解脱就是一枪打死。这样可以少受很多罪。因为在燃烧弹里头，还有大量的添加物，比如白磷一类的东西，一方面是为了增强燃烧的威力，一方面白磷还有剧毒，至少沾上了，就算烧不死，也会被毒死。

正是这种可怕的杀伤力，当燃烧弹落到了鄂木斯克城中之后，顿时就造成了可怕的火灾，房屋被烧毁，各种建筑被笼罩其中，人员也大量的被烧伤，烧死。

挣扎的凄厉叫声，在鄂木斯克上空不断的回响，每个人就好像遇到了末日一样，战战兢兢，到处乱窜。

而且更要命的是俄国人还没有什么防火的概念，西伯利亚又木材众多，俄国人全都用最好的落叶松木取暖，很多家门口都堆积了大量的柴禾。

这些松木在燃烧的时候，噼里啪啦，不只会冒出松香味，还会有油脂滴落，烧的别提多旺了。只不过这些平时最受欢迎的燃料，此时却成了催命符，木柴燃烧起来之后，城中被大火吞噬的地方越来越多，俄国人疯狂的挣扎，但是毫无用处，只能无力的倒在了火海之中。

其实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火车站，仓库，兵营，政府，邮局等地，这些主要建筑，都遭到了重点关照，几乎半个鄂木斯克都被笼罩在了大火之中。

由于这里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俄国人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物资，准备运到前线，结果这次轰炸之后，这些物资至少损失了三分之二。

这场轰炸，简直就像是当头一棒，狠狠的打在了俄国人的头上，通过熊熊的火焰，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狠辣和力量。

当报告送到了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手脚冰凉，他也没有想到，中国竟然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当初败北远东，在斯大林看来，主要是因为俄国内战，严重损耗了国力，才败在了中国人受伤。

可是现在他才明白，中国在军队建设方面，已经走到了俄国的前头。想到这里，这块坚硬的钢铁也感到了一阵恐惧。

就在这时候，突然有内务部的人送来了一份秘密情报，原来这份密报是从日本手上弄来的，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中国政府试图邀请日本共同对付俄国，另外波兰也愿意加入其中。

看到了这里，斯大林的心彻底凉了，一个中国就已经非常麻烦了，要是加上日本，远东只怕就要守不住了。而且波兰还要加入其中，这更让斯大林暴怒不已。不管怎么说，波兰曾经是俄国的一部分，他们也是白人。没想到竟然无耻到了这地，还想要和中国合作，简直可杀不可留。

斯大林把牙齿都要咬碎了，除了愤怒之外，斯大林还感到了一股彻骨的寒冷，波兰加入其中，其实就代表着英法也会加入。搞不好又是一场联合干涉俄国的戏码，凭着俄国现有的力量，或许能赢，不过肯定是一场惨胜，这可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莫斯科的高层再度聚集到了一起，共同商讨眼前的局面，每个人都知道情况非常糟糕。负责内务部的雅戈达说道：“根据初步估算，在鄂木斯克我们损失了三千万以上的物资，而且西伯利亚铁路也受到了影响，想要恢复，至少要一个星期。”

“什么？”斯大林吃惊的问道：“这么长时间，远东的士兵该怎么办，没有了铁路，他们的补给怎么送去？”

雅戈达把头低了下来，不敢直视斯大林的目光，不过他还是说道：“中国人使用了新式的燃烧弹，杀伤效果十分惊人。一个星期还是在他们没有继续采取行动，才能做到的。而世界上，他们的空军还会轰炸我们，甚至陆军也会有行动。”

斯大林紧紧的盯着雅戈达，厉声问道：“雅戈达同志，你的意思是我们已经事实上失去了支撑远东战场的能力么？”

“斯大林同志，不管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事实就如您说的这样。”

斯大林沉没了下来，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觑。加米涅夫突然说道：“斯大林同志，我建议立刻命令叶戈罗夫撤回来，然后集中兵力，和中国人决战。”

一听这话，斯大林豁然站起，瞳孔变成了针芒，喘着粗气问道：“加米涅夫，你的意思是要放弃远东么？是要放弃这些属于俄国的土地么？”

“没有，只是……”加米涅夫还要辩解。

斯大林猛地一挥手：“不要说了，你和你的同伴托洛茨基，都是叛变者，你们已经成了中国的走狗，想要夺取苏联的土地，我不会让你们得逞……”

听着斯大林的话，在场的众人瞬间噤若寒蝉，他们本能的感到了一场风暴又来了……

就在中国空军轰炸了鄂木斯克之后，中俄双方的私下接触就开始了，双方打打停停，最后顾维钧和莫洛托夫在库伦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俄国承认中国在远东帝国的特殊利益，不寻求吞并远东帝国。同时双方还划定了中亚的边境，他们放弃了沙俄时代夺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一共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另外根究地理分界，中国的领土又向西延伸了，到了咸海和里海。

换句话说，中俄之间是把中亚给平分了，哈萨克斯坦的大部还在俄国人的手中，但是中亚的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全都落到了中国的手中。

虽然中国没有拿下整个中亚，但是凭着这份协议，中国完全占据了中亚最富庶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同时又打通了前往里海的道路。

从地形区域来看，中国拿到的多数是高原山地，而俄国一方则是平原，但是实际上中国占据的区域更有利防守。而且拿下了这里之后，中国和阿富汗以及伊朗直接接壤了，等于是打通了向南亚和中东发展的道路，中国西部的局面彻底被打开了。

这些战略的优势还要等着中国实力足够了，才能发挥出来。但是眼下就有几样好处，足以让中国上下吃到噎着。

在中国控制的区域当中，有1500亿吨以上的煤炭，而且品种齐全，甚至直接能供应炼钢使用，另外还有大量的铜，钨，铀等资源，具体数量还没有探测清楚，不过满足中国初步工业化，是一点问题没有，光是这些自然资源，按照现在的估价，也在几百亿之上……

第八百一十三章胜利阅兵

作为一个在法国接受培训的军官来说，颂堪的眼中只有欧美，最多日本还能看在他的眼中，至于中国，就被排到了后面。

这个除了块头够大之外，其他都弱的一塌糊涂的国家，怎么能够给暹罗带来什么帮助呢！

因此他是极力反对和中国往来的，不过暹罗国王却不这么看，曾经中国的印象太恐怖了，而现在中国又重新蒸蒸日上，使得暹罗国上下对于中国，充满了期待。

拉玛七世派遣了颂堪带领着一个军事考察团，要亲自了解中国的军工情况，是否真的像张廷枢所说的那样，可以为暹罗提供帮助。

颂堪带着人来到上海港之后，顿时就下了一大跳，各国的货船全都云集这里，排队接受海关检验。密密匝匝，一眼都望不到头。其实从一个地区的贸易量，就能看出很多东西。

光是这个繁荣程度，绝对不必欧洲的一线城市差，看到这里，他小觑中国的心也减弱了不少，毕竟这还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比起暹罗，还有太多的优势。

等到他带着人下船之后，就发现港口的气氛有些不同寻常，往来的中国人全都喜气洋洋，脸上带着自信而欣喜的笑容。道路两旁也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仿佛过年了一般。

这时候中国也安排了迎接的官员，和颂堪见面之后，颂堪就好奇的问道：“贵国有什么节日么？”

“不过是刚刚打了一场胜仗而已。”

“胜仗？和谁打的？”

接待的官员嘴角微微翘起，到底是小地方的，竟然连中俄之间爆发了战争都不知道，简直是孤陋寡闻。

“我们刚刚和俄国打了一仗，刚刚两国签订了和平协议。”

颂堪也不是笨蛋，看样子肯定是中国打赢了俄国。要不然绝对不会这么喜庆。一想到庞大的俄国，颂堪面色也有点凝重，那可是曾经的欧洲宪兵，能打败俄国人，可以看出，中国人还是有点本事的，他的那份趾高气扬也收敛起来。

到了下榻的宾馆之后，颂堪立刻下令，让人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等到他了解了情况。也把他吓了一跳，原来中国人这么能打啊！

中俄这一仗打了下来，远东地区彻底纳入了中国的掌控，虽然远东帝国还没有消失，但是谁都知道。中国吞并远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另外在中亚方向。中国拿回了原属中国的44万平方公里土地，顺带着又抢走了一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基本上半个中亚落入了中国掌握之中。

两处加起来，中国实际控制面积增大了四五百万平方公里，这是何等巨大的数字啊，几乎是十个暹罗了。颂堪这下子彻底收起了小觑中国的心，处处都带着恭敬了钦佩了。

不过这个结果对于中国高层来说，并不尽满意，比如杨宇霆在和谈的时候。就力主要拿下整个中亚，不过还是被张廷兰给压下了。

其实能拿到连接里海的通道，弄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大

大超出了张廷兰的预期，里海可是著名的宝库，周围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把手伸到了这里，就等于是抓住了一个大宝藏。

如果再从这里南下，又能染指中东，那可是一个更诱人的蛋糕，要是能控制这两处，中国就等于挂上了两个巨大的加血包，从此之后，工业化的能源缺口，就彻底解决了。

蒋百里和张廷兰的观点也差不多，在讨论会上，蒋百里就说道：“中亚是中俄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如果我们全部拿到手，看起来领土增加了，但是实际上国防成本却成倍增加，而且和俄国还会成为死仇。埋下下一次战争的种子，我们得到了眼前的一点利益，但是却失去了整个战略优势。”

蒋百里的分析很有道理，如果失去了中亚，俄国腹地就受到了中国的威胁，他们一定会拼命的增加军队。如此一来，中国要在中亚驻守多少军队才够用，国力能不能支撑住。

而且中亚北部都是平原，无险可守，面对俄国人汹涌而来的钢铁洪流，要投入多少资源，才能守住？

相反舍弃了北部之后，南部是帕米尔高原的延伸，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只要在这里囤积少量部队，就能保证安全。而俄国人为了守住平原，却要大幅度的增兵，这样就能牵制他们的力量。

在大国博弈之中，不是吃的子越多就越好，还要看大势，毫无疑问，中国在中亚地区已经占据了先机。

杨宇霆等人最后也被说服了，当然说到底还是实力不够，底气不足的问题，要不然就直接肢解了俄国，彻底消除北方的威胁了。

张廷兰实在是不想和俄国人纠缠，就在中俄和谈的时候，波兰人在边境竟然主动挑衅，和俄国发生了冲突。

一时间欧洲战云密布，这下子不只把俄国人下了一跳，也让张廷兰坐不住了，绝不能让波兰这个糊涂蛋把事情搞大了。

因此张廷兰授意用最快时间结束和谈，同时张廷兰还给斯大林送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托洛茨基！

在阿斯塔纳的战斗之中，托洛茨基带着手下逃跑，结果正好落到了宋清泉等人的手里，他们将这位俄国首屈一指的大人物给抓住了。

张廷兰当然清楚俄国的内斗，把托洛茨基给斯大林，也是给斯大林一个台阶。说起来此时的俄国内忧外患，但是还不是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实现工业化，底子也很薄。正所谓形势比人强，斯大林也比较容易妥协，当然他不会背黑锅的，托洛茨基成了最好的替罪羔羊，靠着这场战斗，斯大林竟然成功的将托派铲除干净了。

“拙言，怎么看我们都是帮了俄国人的一个忙啊？”杨宇霆笑着说道。

“帮忙就帮忙吧。斯大林这个家伙心狠手黑，杀起人来，从来不手软，他掌权比起托洛茨基，对我们更有好处。”

杨宇霆也笑着点点头：“拙言，你看中亚这么大的地方，该交给谁呢？是直接建省，还是……”

“邻葛，你的意思呢？”张廷兰反问道。

“照我看，最好是暂时施行军管。毕竟那里头汉人还太少，最好再经营十年八年，然后再建省。”

张廷兰微微一笑：“邻葛，言不由衷啊，要是施行军管。那些资源该怎么

算，是不是也要放到军队的腰包啊。”

杨宇霆急忙说道：“拙言。国防预算怎么能算是入了军队的腰包呢。那也是为了国家安全啊！”

“邻葛，怎么也垂涎那些资源了？”

杨宇霆被人说穿了心思，也笑道：“拙言，人比人气死人，我可是听说了，就在阿克斗卡等地。就有大量的煤炭。这些煤炭刚开采出来，就比山西等地精选的煤炭还好。另外这些地方还有大量的铜矿，你也知道咱们国家缺铜，为了造子弹炮弹。把铜子都熔了，可是初步勘探，这些地区一年就能生产几百万吨的铜矿，能炼出几十万吨的铜。这是多少钱啊，要是都用来发展军队，别说两艘航母了，就算十艘八艘都能建得出来，顺道还能弄出二三十个装甲师。”

中亚的确是富庶之地，杨宇霆的说的一点都不假，各种资源相当丰富，而且品味极高，对中国日渐增长的需求来说，不啻与一颗十全大补丸。

不过此时中亚还是和俄国对抗的前沿，而且当地民族复杂，远远没有纳入中国的掌控之中，施行军管是必然的。不过张廷兰可不愿意让军队掌握财权，这是他的底线。

“邻葛，军管我同意，交给马占山负责，让邓锡侯给他当助手。不过这些资源开发，军队就不要管了，我每年从税收利润之中，抽取三成，投入到了军事建设就可以了。”

张廷兰的决定，杨宇霆自然不好多说，他也只能换一个话题，笑道：“波兰和俄国的冲突又扩大了，听说波兰人损失了两个师的兵力。”

“有些小国总是不知道自己的分量，有什么麻烦，也都是自己找的。”张廷兰笑道：“邻葛，这场战斗下来，我们需要总结的东西太多，另外也需要好好的宣传一下，等着有功将士回师的时候，举行一场胜利阅兵，你看如何？”

“那可太好了，我现在就去准备”

……

战斗结束了已经两个月，和谈结束也经过了一个多月，中亚又迎来了收获的季节，只不过昔日的耕地多半都荒弃了。大量的民众逃难，中亚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洗牌。

中俄两国分割了这里，亲俄的难民逃到俄国控制一方，而对中国有着憧憬的人则是逃到了中国一方。

至于中俄双方则是都在构筑新的国防线，修筑国防攻势。当然对于获胜的中国来说，这点还算容易。在中**队的手上，有四万多名俄军俘虏，他们全都成了最好的劳动力。

俄国人也无力赎回这些俘虏，况且人力在莫斯科的眼中，也不值钱。

中国方面则是利用这些人，修筑道路，开辟矿山，最起码从迪化到阿克斗卡，然后延伸到比什凯克，阿拉木图等地的铁路要修建出来。另外中国急需大量的铜矿，也必须最快开发出来。

俄国人动作也不慢，他们可没有战俘可以用，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在中亚大肆的搜捕，把那些可能有问题的人都揪出来，送进集中营。这样一来弄得人人自危，反倒平白无故的把人推到了中国一边，不过按照俄国人的作风，他们也顾不得这些了。

中亚渐渐的趋于稳定，参战的各个部队也从前线陆续撤回来，张廷兰一

直酝酿的胜利阅兵，也提上了日程。除了中亚，在远东方向也陆续进行了换防，从开战以来，远东承受的压力更大，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可能有中亚的突破，因此也是重点授奖的部队。

功勋部队全都云集京城，当然十几万的大军，不可能全都参与胜利阅兵，只有每支部队的精锐，立下过战功的，才能有这个机会。

京城显得格外的热闹，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人群，大街小巷插满了国旗和军旗。出征的时候，也曾经搞过阅兵，不过那时候是为了战前打气，一切都以军事行动为主，这次更像是一场盛典庆祝。

到了上午十点左右，广场聚集了无数的人群，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眼望不到头。在四周安排的扩音器正在放着雄壮的军乐。

乐曲停止之后，有主持人就说道："同胞们，想必大家都知道李白这位诗仙吧，那大家知道他出生在哪里么？"

"碎叶城！这是唐朝时候的地名，碎叶曾经是唐朝安西四镇之一，换句话说，这座城市在唐朝的时候，就纳入了中国的掌控之中。不过很可惜，在随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失去了对这里的控制。堂堂的诗仙有成为外国人的风险，不过此时我要庄严的告诉所有国人，大家再也不用担心了，诗仙的出生地已经回归了中国的掌握之中！"

听到了这话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顿时欢呼起来，数十万的民众，一起大声的欢呼，仿佛要把胸中郁积的情绪全都发泄出来。

听着这些发自内心的呼喊，前来观察的各国代表脸色都不怎么好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之中，不断的膨胀，一个重新昂扬起来的中国，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一个挑战。

"同胞们，碎叶古城已经被毁掉了，原址就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城西南8公里处，现在的名字叫做阿克-贝希姆。这块神圣的土地，这块孕育了诗仙的土地，已经回来了，而且已经正式改名碎叶，曾经的军镇回来了，曾经的盛唐也不远了！"

主持人慷慨激昂的话语，彻底引爆了在场的气氛，无数的民众挥舞着国旗，热情的欢呼，把浑身的力气都用了出来。

"下面就让我们领略一下收复失地的英雄风采。"

说完话，阅兵仪式正式开始，从长安街的一头，一个整齐的方阵缓缓的走过来，看到了这些人之后，在场的气氛竟然一下子凝固住了。

第八百一十四章武器大甩卖

走在全军最前面的是一百二十名士兵，他们每个人手里头抱着一个精致的红木盒子，在盒子上面覆盖着国旗。木盒正面镶着国徽，下面是云龙海水纹。

而在这些士兵的后面，又是一个方阵，在这个方阵之中，全都是伤兵，有的人失去了胳膊，有的人失去了腿，有的还坐在轮椅上面。

整个队伍通过的速度极慢，缓缓的向前，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全都将目光落在了这些士兵的身上，甚至有人忍不住眼眶发酸。

“在这场战斗之中，一共有17659名士兵阵亡，38760人受伤，目前还有2432名重伤士兵正在医院抢救。任何一场战争都是残酷的，都要靠着生命换取胜利。但是有些牺牲是重于泰山，正是他们捍卫了锦绣中华，亿兆黎民！让我们向这些英雄敬礼！”

随着主持人的话语，从城楼上，一直到广场上，所有人在第一时间举起了手。目光落在这两个方阵上面，全都充满了无比的敬意。

向前缓慢通过的士兵也都忍不住眼泪横流，每一个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或许还会怕死，但是对他们来说，忘记比死亡更可怕。

在这一刻他们代表着万千死伤的兄弟，站在了全国的目光之下，也注定了这些为国牺牲的人，永远不会被抛弃。

当他们缓缓走过主席台的时候，每个人都庄严的献上军礼，发自内心，真诚无比。张廷兰也在看着他们，作为一个统帅，最应该有的品质就是无情，把什么都看淡了。只有胜利才是最应该追求的。

不过看到了这些活着的，死去的人之时，眼眶之中，泪水也不断涌出来，国家从衰败，走向强盛，就仿佛凤凰涅槃一般，总要经受最大的痛苦洗礼，这是谁也躲不过的事情，注定要有一些人牺牲。而其他人应该做的就是牢记这些人。把最高的荣誉给予他们。

“所有为国牺牲的将士，将被统一安葬在华夏英烈公墓，修筑国民英雄纪念碑，以供世人瞻仰缅怀，永远纪念这些为国奉献的英灵。”

这句话说完之后。顿时全场掌声如雷，挤在人群之中的颂堪也是频频点头。暹罗代表团从上海开始。连续参访了很多地方，武汉，洛阳，太原，天津，奉天。转了一圈，又到了京城。

这一圈看下来，诚然中国比起西方还有着相当的差距，但是在军工领域。中国有着独到的地方，各种尖端武器，性能丝毫不比西方差，而且最关键的是中国什么武器都卖，物美价廉，而且没有附加条件。

买了武器，还能得到培训帮助，这可是西方世界得不到的优厚待遇。最关键的是支付手段还可以很多样，不用现金也成，可以用大米，甚至还能用劳动力，而且还能分期付款，这些简直都是他不敢想象的。

光是物美价廉还不成，颂堪还想看看中**队的真正面貌，才能下定最后的决心。而这次阅兵就给了最好的机会，当他看到这两个方阵走过去之后，也感叹中国的高层果然善于抓住军心和民心，一瞬间作为一个军人，最需要的存在价值，就得到了尊重。

随着这两个方阵走过去，后面整齐的步兵方阵，骑兵方阵，一个接着一个，所有士兵全都士气昂扬。由于刚刚从战场回来，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种

肃杀，有些队伍的军旗甚至已经破损，但是依旧迎风飘扬。

弹痕不是邋遢，而是军人的勋章，每一个队伍从眼前通过的时候，都会引起一阵阵的欢呼。

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一些外国武官来说，他们最希望见识的还是中国的装甲部队。当坦克方阵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忍不住一阵惊呼。

尤其是看到了雪豹坦克庞大的身影之后，他们更是屏住了呼吸。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如何使用坦克。英法等国专注快速轻型，生产了大量5吨以下的小坦克，和这些大家伙比起来，简直就是玩具一般。

另外也有国家将坦克定位成了步兵的支援力量，因此甚至弄出了多炮塔的怪物，可是看到中国这些庞大，简明的坦克之后。他们隐隐的都感到了走错了道路。

同时他们也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战略战术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没有强大的科技工业实力，是无法承担新式战术的，窥一斑见全貌，中国的国力已经今非昔比了！

“快看，那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忽然空中飞过了几架战机，这些武官全都大声的疾呼，他们一个个眼明雪亮，一看那些银色的机身，流畅的外形，顿时都忍不住了。

俯冲式轰炸机！这次战场上的明星之一，堪称踹门拆屋的利器。在国际上，单翼机还没有完全成熟，至于俯冲轰炸机各国也都在加紧研究之中，而中国就已经投入了实战，这样所有人都感到了强大的压力。

对中国的军工水平实在是有些低估了，这些专家一个个对情报组织充满了怨言。整个阅兵到了最后，有上百位骑兵突然跑了出来。

他们的马蹄十分杂乱，和先前的整齐一点都不同，大家还在纳闷，可是发现他们手中的挥舞的俄军旗帜顿时都清楚了。每个人也都欢呼了起来，这些旗帜就代表着被中国消灭的俄军。

从残破的旗面，甚至能看出战场的残酷，士兵的英勇。展示完毕之后，这些都被送进了军事博物馆，成了里面的展品。算起来中国先后和好几个国家开战了，各种展品已经相当丰富，这些都是国家强盛的纪念。

持续了两个小时的阅兵式结束了，不过震撼却一点没有停止，毫无疑问，中俄之间的战斗，展现了两个结果。第一是中国对于曾经的领土，有着一种病态的痴迷，第二就是在地面战争之中，很少有国家能和中国抗衡。

这次中俄战争的起因是远东问题，而中国却选择在了中亚进行突破，很显然中国对于俄国侵占的领土耿耿于怀。到了现在，中国已经基本把领土问题梳理差不多了，最后剩下的就是西南，就是香港，就是台湾，英日两国都不免心惊肉跳，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就会采取行动，对他们下手。

另外这些国家也感受到了中国可怕的战争潜力，一个人口几乎无限的国家，再有现代化的武器武装起来，这简直就是不可战胜的。

体量日渐庞大的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作为当了几百年的搅屎棍，英国人在阅兵式结束之后，率先就四处联络，希望重新拉起一个针对中国的同盟。最好把西方国家，甚至日本都拉进来，这样才能遏制住这个东方大国。

对于这些，张廷兰也早有猜测，他根本不怕西方玩什么手段，中国向上

的态势已经不可阻挡。这帮家伙最多就是搞搞技术封锁，设备禁运一类的把戏。

但是现在就算让张廷兰买，他都要考虑一下，大萧条转眼就来了，现在一块钱的东西，只怕一年之后，就只要五毛，而且人家还要上杆子求着你买。

现在中国最主要的事情就是积累资金，尤其是现金，黄金，这些东西才是最宝贵的。中亚也是一个产金的要地，比如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黄金储量就在世界第四位，开采量是第七位，每年光是黄金就能弄到二三十吨。

当然黄金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花的，必须用在刀刃上，张廷兰已经开始了制定规划了。除了真金白银之外，最好还是要把那些商品都卖出去，中国现在的拳头产品还不多，军工就成了最重要的出口项目。

自从暹罗代表团过来之后，张廷兰就特别指示，一定要做成这笔生意，正因为如此，才会让颂堪从南看到北。

在阅兵结束之后，他立即找到了装备部长陶吉平，商讨两国的军事合作问题。陶吉平也是乐得如此，一见到颂堪，就笑着说道：“暹罗和我们是多少年的友邦，两国来往非常密切，我们也深知暹罗的国防需要，绝对会竭尽全力，提供援助。”

“感谢部长先生的慷慨，过去我一直认为西方世界才有最先进的军火，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错了。中国的军事工业同样发达，而且军队更是拥有强大的战斗力。暹罗方面希望能够采购中国的制式军火，同时引进教导团，帮助我们训练军队。”

“教导团就算了，中国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可以派遣一些技术人员，帮助你们熟悉武器就可以了。”陶吉平笑着说道。

颂堪一听这话，顿时心里头暗暗松了一口气，他可不是真心要请中国的教导团，谁没事愿意给自己找一帮太上皇啊，他不过是和陶吉平耍了一个心眼，想看看中方的真正态度而已，陶吉平的反应无疑让他十分欣喜。

“部长先生，从您的话中，我感到了宝贵的尊重，暹罗愿意大量采购中方的军火。包括海陆军各种武器，其中步枪二十万支，大炮三百门，各型飞机两百架，巡洋舰两艘，驱逐舰二十艘。我们希望在未来三至五年之内，这些东西能够完全到位，并且拥有战斗力。”

第八百一十五章客似云来

陶吉平听到了颂堪的话，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他甚至有种血流加速的感觉，粗略的算一算，枪炮，飞机，军舰加起来，至少能有七八千万元，如果加上后续的费用，那这笔钱可就过亿了。

军工企业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就是暴利，第二就是带动性强，产业链长。就拿火炮来说，说起来很复杂，但是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粗铁管子，外加两个轮子，至于飞机就是一堆木料和铝合金而已。

看着有多高端，但是说穿了真正的成本并不高，只拿三五倍的利润，就算是天地良心了。就像后世的中国，在国际上卖武器常常是把软妹币直接换成了绿票子，价格翻了六倍，结果和西方人的标价还差了好几倍，这种丧心病狂的暴利，简直令人发指。

另外一个军工产业都有非常多的供应商，能带动大量的就业，在后世，一美元的订购，往往能带动10美元的gdp，甚至更多。

中国要搞工业化建设，其实非常消耗资金，能投入到军工领域的经费不会太多，这些军工企业就要想办法，自己养活自己。外销武器，利用外国的资本，培养自己的生产线，这是中方早就确定的方针。

只不过原本中国的武器没人看得上，只能支援周边的抵抗组织，但是现在打出了品牌，自然不能放过了。

陶吉平不动声色的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说道：“颂堪先生，贵国一下子要采购海陆空的全套装备，我们当然愿意提供。不过你们还有足够的人员使用这些武器么，另外维护保养费用也相当惊人。就按五年来计算，你们一年至少要负担两千万的费用，不知道贵国能不能承担啊？”

颂堪一听，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惊讶的说道：“怎么会这么多？”

“颂堪先生，就拿巡洋舰来说，我们正在建造的重巡洋舰一艘就要一千万百万，两艘就是三千万，驱逐舰一艘八十万。二十艘就是一千六百万。至于飞机，双翼机也要一架两万左右。再加上人员培训，武器弹药。另外港口机场，指挥通讯，林林总总加起来，一年两千万还算贵么？”

颂堪一下子也被问住了，作为军方的少壮派，他当然盼望着军队越强越好，武器越先进越好。但是他也没有想到，这玩意竟然这么烧钱，一年两千万已经超过了暹罗的财政收入了。就算是把大米全都出口，也弄不到这么多钱啊，他顿时也陷入了尴尬之中。

陶吉平一看他这个样子，顿时脸上就露出了高深莫测的笑容：“颂堪先生，暹罗急于强军我非常清楚，只是这种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不行，我们已经等不及了！”颂堪脱口而出。

暹罗君臣上下其实非常情况，他们处在一个极具变化的时代，拉玛七世上台就说过我们的时代大幕已经降落下来。很显然他们都知道继续走钢丝，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另外南华立国。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治安领域，有一种说法叫做破窗效应，简单的说，就是一扇窗户被打破之后，如果不赶快堵上，周围的窗户也会跟着遭殃。结果破坏越来越多，给人一种无序的感觉，最终的结果就是犯罪率增加。

婆罗洲的事实独立，也起到了这种作用，原本殖民秩序铁板一块，现在突然有人戳破了，紧接着大家就会越来越骚动，要求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大，各种武装组织层出不穷。

就好像堤坝破了一个小口子，紧接着缺口就会越来越大，直到洪水滔天。南华立国之后，暹罗的民族主义急剧膨胀，南洋各国的独立势力也云集曼谷，各种思潮激荡。

他们要求暹罗采取强硬措施，挽回国运，这种主张很快就会演变成民族主义的膨胀。如果暹罗不抓紧时间，强大军力，继续对外软弱，搞不好就会把民众的不满转移到自己身上，结果就是君主**受到质疑冲击。

正式看透了这些危险，暹罗上下才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期许，陶吉平也知道颂堪的急迫，不过他可不慌不忙，笑道："颂堪先生，贵国和我们是友邦，我们也愿意提供最优惠的条件，这样吧，我们可以根据暹罗的国防需要，给你们量身打造一份建军计划，至于所需的武器，我们用最优惠的方式，提供给你们，还允许你们参与到研发之中，再授权你们建立组装生产线，保证价格压到最低。"

颂堪听到了这里，也急忙点头："有劳部长先生了，我希望尽快见到计划。"

两个人谈完了之后，陶吉平就急匆匆的千万大总统官邸，向张廷兰汇报情况。自从大战结束之后，张廷兰也难得的轻松起来，他原本的大总统头衔还顶着临时两个字，但是这两个字也随着胜利，不翼而飞了。

张廷枢也从暹罗度假回来，总统府显得格外的热闹，男女老少都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格外的轻松。

"哥，暹罗那边的真不错，膏腴之地，一年能产三季水稻，相当富饶。要我说就该痛宰暹罗一刀，他们要买武器，就加上几倍的价钱，大赚一笔。"

听着张廷枢的话，坐在旁边小板凳上的大丫用鄙夷的眼神，看了一下张廷枢："二叔，你没听说过放长线钓大鱼的说法么？"

"怎么，大侄女，军国大事你也懂了？"

"不懂，但是我知道怎么做生意，就像我现在有一套连环画，同学们都想要看，我就不会一下子卖出去，而是要出租，每人一天，两周时间就回本了，剩下就能赚钱了。"

张廷兰一听哈哈大笑，一把把大丫抱在了怀中，笑着说道："老二，你还没一个孩子精明，我可怎么说你啊！"

张廷兰又笑着对大丫说道："会赚钱了，知道算计，应该奖励。不过对那些小伙伴，你还要学会分享才行，有好东西，大家一起看，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嗯，知道了！"大丫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候，陶吉平到了总统府，将情况和张廷兰介绍了一下，张廷兰顿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老陶你这手够狠辣，很不错！"

能得到张廷兰的认可，陶吉平也是笑道："都是大总统教导有方，我也是努力学习而已，比起大总统，还差得太远。"

陶吉平给颂堪开出的药方，看似真心实意的为暹罗着想，但是实际上却是暗藏杀机，甚至说阴损到了极点。

就拿为暹罗制定国防战略来说，这可是一个国家的命脉，一旦捏在了中

国手里，暹罗还有什么秘密可言，等于是对着中国打开门户。

另外军火的部分，说是提供最优惠的东西，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在甩卖破烂。经过了历次战斗，中国对于国防建设已经有了完整的设想，军队武器要全面更新换代，海陆空军都是如此。

现在有些性能还不算落后，但是已经不太适合中国的东西，就要踢出现役，如果放在仓库里头生锈，绝对是一种浪费。要是能改头换面，甩给暹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陶吉平就是打的这个算盘，和张廷兰也是不谋而合。张廷兰把张廷枢又叫了过来，笑着说道："老二，暹罗的情况你比较熟悉，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帮他们制定一份国防计划，顺带着把该卖的东西，都卖给他们。"

"哥，你放心吧，我保准多炸点油水出来。

张廷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干的，他当即就找到了颂堪，一面拟定计划，一面带着他看各种武器。

"老伙计，单翼机虽然速度快，但是训练难度大，而且维修也费事。我看暹罗空军应该先装备双翼机，训练飞行员。我们这就有一批双翼机，虽然是21年生产的，但是性能稳定，操作简便，非常适合新手，最重要的是你们周边也没有什么强大的空军，这已经完全够用了。"

"你在看看这种122毫米榴弹炮，相比152的更轻便，而且适合南洋气候，皮实耐用。"

"再有十二型坦克，只有七吨多，速度快，越野性能卓越，很适合闷热的气候。而且我们还能给你加装新式发动机，保管跑起来跟牛一样。"

……

张廷枢充分的发挥了忽悠的本事，把一些老货，还有些不成熟的东西都吹上了天，不过颂堪倒是听得津津有味，张廷枢没有拿最贵的东西，看起来还是处处为自己着想的。说起来这家伙在法国学的军事也不怎么样，不过是在暹罗这么个小地方，显得鹤立鸡群而已。

就在张廷枢大肆的时候，又有几个国家的代表先后来到了中国，其中包括了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还有埃及，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以及南美的阿根廷和智利。

这个时代真正独立的国家不多，基本都集中在了欧洲，这几国算是非欧洲国家之中，还有主权的翘楚，他们来到了中国，无一例外都是想了解一下中国的军工业情况，甚至有人已经准备好了采购武器的经费。

几国代表先后来到了京城，这下子把军工系统的人都高兴坏了，要是把这几国都拿下，中国绝对能赚一个钵满盆满，甚至满嘴流油。

第八百一十六章军售大单

“尊敬的客人，你们是第一批登上中国主力战舰的外国人。这艘战列舰叫做长白山号。前身是日本的雾岛号战列舰，在中日战争之中，这艘军舰被水雷炸沉，后来经过修复，进入了中国海军序列。”

萨师俊带着各国的代表，登上了长白山号，这些登上了这艘庞大的战列舰之后，也由衷的感到了渺小。在这几国之中，埃及，伊朗，阿比西尼亚全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海军，别说几万吨的船只，就连几千吨的都没有。而且他们也养不起这种军舰，让他们上舰不过是感受一下中国海军的强大而已。

至于阿根廷和智利可是传统的海军强国，虽然两国也没有造舰的能力，但是由于国家相对富裕，又和欧洲人同文同种，因此靠着购买，也组建了相当强大的军舰。

其中智利海军还和中国有过联系，当初李鸿章还计划着向智利购买二手军舰。不过时间流逝，世事全非。

海军的进步一日千里，向智利和阿根廷这种，没有工业制造能力的国家，已经逐渐被甩开了，但是他们依旧向英美订购了大型战舰，海军传统比起中国还要悠久。

这两国的代表都是懂行的人，因此他们登上长白山号之后，并没有像土包子一样，去惊叹炮口有多粗，军舰有多大。他们的目光都落在了别人不注意的地方，用白手套擦一下门后，看看栏杆的下头。

没有一丝的灰尘！看到了这里。他们都暗暗点头，从这里至少说明中国海军精神面貌过人。船只保养相当不错。海军战斗力就在其中体现的，中国海军不容小觑啊。

“萨舰长，这艘军舰是你们的缴获的，我想知道中国有没有建造战列舰的能力？”智利代表巴切莱特忍不住问道。

萨师俊微微一笑：“巴切莱特先生，您对战列舰有兴趣么？”

“当然，智利的海军已经老旧了，需要进行更新，我本人希望能够拥有一艘战列舰。”

萨师俊微微一笑：“我相信我们的造船工业。能够满足任何客户的要求。”

巴切莱特也笑着说道：“舰长先生，您能有信心真好，我们将会在全球展开一场竞标，各国都会参加，我希望中国的代表也能参与其中，到时候只要是物美价廉，就一定能够胜出。”

这位智利海军的少将也不是一个白痴。想要拿到大单，还要拿出真本事才行。萨师俊也急忙将事情记下来，准备在访问结束之后，立刻和船厂联系。各国的代表离开了旅顺之后，又到了奉天兵工厂，见识了中国的武器生产线。

在奉天兵工厂。他们见识了让自己目瞪口呆的一幕，中国的生产线以超出他们想象的速度，在生产着各种武器零件，他们敢对天发誓，就算在欧洲列强那里。也没有见到这种效率。

巴切莱特指着一个刚刚完成了的汽缸，忍不住问道：“加工一个。需要多少时间？”

负责的熊梦远和韩麟春互相看了一眼，然后熊梦远自豪的笑道：“四分

钟！”
“什么？”阿根廷的代表梅勒差点趴在了地上，要知道在美国的汽车公司，加工一个汽缸也需要22分钟，中国人竟然能在4分钟完成，这不是开玩笑吧！
看到了他们吃惊的样子，熊梦远他们脸上也露出了十足的得意表情，这就是自动化生产线的威力，效率能够成倍的增加！
世界上最早的自动化生产线是从汽车开始的，研制出这玩意的是坐落在英国考文垂的莫里斯汽车公司。这家公司在1924年，开始在汽车生产中使用一条发动机缸体加工生产线。这条大型专用加工线长55米，由53台机床组成，按工序连续生产，结果平均每4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缸体的全部加工工作。
正是靠着这种生产线，莫里斯公司迅速壮大，一度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汽车巨头。莫里斯公司一直保守了这项秘密，直到后来美国工程师参观之后，才在美国大肆的推广，引发了汽车生产领域的革命。
张廷兰对这种精细的事情并不清楚，不过中国在汽车工业领域也发展很快，尤其是推出的很多造型新颖美观的新车型，不只在中国热销，甚至卖到了欧美。
中国在24年推出了一款全封闭轿车，一改以往老爷车的做派，受到了热捧。美国的汽车巨头还看不起中国的厂商，不过莫里斯公司却主动找到了中国，希望能够进行合作。
就在双方互相派遣工程师，进行学习的时候，中国工程师第一次见识到了自动化生产线。并且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因此回国之后，立刻开始了相应的研究。
对于这种跨时代的技术，张廷兰当然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因此他第一时间就组织了几十位机械领域的工程师，大家联合攻关，迅速弄出了第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自动化汽缸生产线。
相比于莫里斯公司的敝帚自珍，中国方面可不会这么干，军工领域也迅速参与其中，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
其中技术水平最高的奉天兵工厂率先建立了两条自动化生产线，在过去的两年之中，自动化生产线在中国遍地开花，从汽车生产，到机床，到飞机，到家电，等等领域都开始出现自动化生产线。
当然由于中国材料和工艺上还有缺陷，一些高端的发动机还要靠着熟练工人，否则的话中国的雪豹坦克，俯冲轰炸机早就能够成批量的暴兵了。
不过现在也不算太晚，张廷兰正在计划着利用已经不远的大危机，抄底西方。把最后的短板补上，到时候就是中国工业一飞冲天的时候。
大工业生产本身就是震撼。就是神奇，当这些代表看到像是变魔术一样，生产出各种武器，他们迅速叹服了，纷纷表示了采购意愿。
张廷枢，陶吉平，韩麟春，熊梦远。吴毓麟等人纷纷聚到了总统府，一同商讨销售的方案。
“大总统，这些国家大约能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暹罗和伊朗，他们和我们是邻国，还有着一定的资本，因此想采购全套的军火。海陆空军全都包括，需求很大。第二类是智利和阿根廷，这两个国家虽然也有钱，但是传统上都采购西方武器，他们只想采购一些西方没有的东西，另外他们还想利用我们

压低价格。第三类就是阿比西尼亚和埃及。这两个国家都没什么钱，只能淘换一些破烂，我看是可有可无。”

张廷兰摆了摆手：“陶部长，经济利益是这么算的，但是还要算一笔人情帐。埃及和阿比西尼亚虽然穷。但是咱们也要一视同仁，尤其是提供武器的时候。尽可能的物美价廉，让他们得到欧洲得不到的尊重。”

凡是都要看的长远，埃及扼守苏伊士运河，目前是中东地区少有的**国家，二战之中，著名的阿拉曼战役就发生在埃及。另外意大利也在35年入侵过阿比西尼亚，要是能把手伸到这两个国家，等于是为了二战提前布子。甚至可以说日后的中东战争，埃及也是主力之一，这份传统友谊在未来，说不定会起到无可估量的作用。

当然这些考虑张廷兰是不会告诉别人的，陶吉平他们也只能执行，既然大总统要优待两国，那就让他们拣点便宜的。

张廷枢笑着说道：“哥，暹罗方面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他们准备采购十二式轻型坦克200两辆，双翼教练机50架，战斗机150架，两艘轻型巡洋舰，10艘驱逐舰，20艘护卫舰，其中有一半新舰一半旧舰，另外采购76炮500门，122炮200门，步枪20万支，总价是八千万，分十年还清，用税收和大米出口抵押。”

听着张廷枢的介绍，在场的几个人都暗暗咽口水，这位张二少爷可是真下得去手啊，十二式轻型坦克最初是为了江南水网地区设计的，不过由于国家统一的进程比想象的还快，这种坦克就没有大量制造，成了一个废品，没想到竟然让张廷枢给卖出去了。而且还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种大规模外销的坦克，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

至于那些双翼机也是即将淘汰的东西，中国已经大量的装备单翼机了，另外122榴弹炮最初是张廷兰从俄国的军购之中，费劲心思弄来的，是宝贝疙瘩。可是这几年122炮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中国已经大量生产105，152两种口径的火炮，一批老式的122已经要退役了，这下子也都甩给了暹罗。

其他的诸如马克沁机枪，82迫击炮不一而足，都算不上什么好东西，这下子让张廷枢卖了一个好价钱，大家也是全都是欣喜若狂。

唯有张廷兰面色有些严峻：“蔚久，生意做得不错，但是像你这么卖东西，容易让人家给中国武器贴上廉价的标签，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中国货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这样吧，你去和那个颂堪商量一下，中国准备生产一批护航航母，他们要是有兴趣，可以参与投资，三年之内就能让暹罗拥有一个航母战斗群。”

“卖航母我不反对，可是我担心暹罗还不上钱啊。”张廷枢忧心忡忡的说道。

“哈哈哈，我就不怕他们欠钱，我还盼着他们欠钱。”张廷兰大笑道：“还不上钱就用土地抵债，就用粮食抵债，大不了把公主也送过来，这账还能黄了么？”

张廷兰其实早就料到，29年大萧条来临，暹罗肯定没法如期还钱，那正好给中国插手暹罗的机会，总不能让这笔账黄了吧，八千万的债务，再加上一艘航母，就是张廷兰摆布暹罗的筹码！

张廷枢也急忙点头，他到不是很在意别的，只是听到了张廷兰打算让人家用公主抵债，心里头有些小算盘，自己这个大哥还是不老实啊！

说完了暹罗，大家又提到了伊朗，此时的伊朗国王正是老巴列维，正式后世熟知的巴列维国王的父亲，王朝的开创者。在1925年，老巴列维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去了政权。

伊朗一直夹在英国和俄国两大帝国之间，内忧外患，相当的严重。巴列维上台之后，他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对内推行世俗化，削弱宗教的控制力度，严格限制宗教法院的权力。

对外巴列维则是极力摆脱英国控制，争取国家的自由，为此巴列维和德国走的相当近。在二战之中，还险些投入轴心国怀抱。

不过和德国接近也有着很大问题，就是德国因为一战战败的问题，能提供给伊朗的帮助有限，巴列维觉得力度不够。而且随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获胜，拿下了中亚南部的土地，成为了和伊朗接壤的又一个大国。

因此当伊朗觉察到这种情况之后，就第一时间往中国派人，希望了解一下这个新邻居的动态，要是好相处，就最好引入中国力量，平衡英国，要是不成，就要好好打算一下了。

张廷兰听完了大家的介绍，然后说道：“伊朗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干涉中东的最好跳板，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中东，尤其是波斯湾一带，有着大量的石油。”

一提到石油，大家就来了精神，吴毓麟忍不住问道：“会有多少？”

“至少占世界一半以上，中东将成为继美国之后，新的石油中心。”

听到了这话，在场的几个人全都沸腾了，石油那可是工业的血液，中国现在虽然使用量还不算大，但是在未来，石油肯定有爆炸性的增长，偏偏中国本身产油又不多，要是中东真的有这么多石油，付出多少代价都值得啊！

“大总统，要不咱们直接出兵中东吧，把这里抢到手，石油不就解决了么？”

“先别做梦了，我们有跑到几千公里之外作战的能力么，中东的事情只能温水煮青蛙，巴列维就是最好的切入点，一定要和他展开全面合作，提供军火支持，把伊朗打造成我们干涉中东的棋子。”

“大总统，智利提出要采购一艘战列舰，不过要在全球招标，他们希望中国能参与其中，我担心竞争不过西方公司，也不知道该不该去。”

“当然要去了，这是打广告的好事情，就算输了又如何，拿出拼的劲头了。一艘战列舰造价至少在五六千万华元以上，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把！”

第八百一十七章下饺子

经过了半个多月的商讨，军工企业最终和六国代表敲定了军售数额，其中暹罗最多，中国将在五年之内，提供7500万元的海陆空军装备，同时暹罗政府出资800万，参与中国的轻型航母计划。

当然暹罗人一下子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就由工商行和奉天发展银行联合提供借款，以关税收入作为担保，分十年还清。

暹罗虽然不算多富裕，但是有充足的粮食出口，另外还有大量的锡矿，偿还债务还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中国政府非常大方，并不是只把武器卖给暹罗就算了，还帮着援建工厂，培训技术人员。颂堪给暹罗国王算了一笔账，只要中国这些设备到位，五年之内，暹罗就具备了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

而且这些工厂还能带动大量的就业，也能缓解暹罗的社会问题，怎么算他们都是赚大了，和西方人合作根本别想拿到这么优厚的条件，因此暹罗上下也咬了咬牙，签署了这项协议。

按照军方的估算，这项协议能够给中国带来5000万左右的纯利润，差不多能建造一艘航母了，另外还能带动上万人就业。军售果然是利润最丰厚的东西，兵工厂的这些负责人，一个个眼睛都红了。

暹罗之后，另一大采购的巨头就是伊朗，巴列维国王为了稳固权力，也开始大力发展军事，他采购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陆军装备。

一口气就买了300辆绰号“狸猫”的16式轻型坦克。这是中国刚刚定型量产的一种轻型坦克，重量在15吨。装备一门47毫米主炮，采用六缸柴油发动机，最大的越野时速达到了30公里。

中国研制这款坦克的定位很明确，首先是作为和雪豹坦克的高低搭配的助手，保证充足的数量，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和俄国人打坦克决战。

因此16式必须具备在寒冷气候条件下作战的能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要适应高海拔的地区。随着北方边疆基本安定，西南等地就越发的突出，尤其是藏南地区，中国绝对不可能放过。

在高寒地带作战，太重，太大的坦克很难适应，因此16式就成了首选。在16式最终定型之前。就在青海，云贵，川边等地进行了实验，表现让军方十分满意。

伊朗作为一个高原为主的国家，“狸猫”也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了能够顺利接受这批坦克，巴列维还特别派了100名青年军官。到中国接受训练。

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要知道作为曾经的波斯帝国，伊朗人也是相当高傲的，能看在他们眼中的。也只有西方列强。现在能够把军官送到中国，也是对中国这些年连战连捷的认可。

除了坦克之外。伊朗人还采购了一些自行火炮，牵引火炮，以及50架战机，少量的巡逻艇。总价也在3000万以上，伊朗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因此只能分期付款。张廷兰十分大方，免除了伊朗的利息。

不过作为报酬，张廷兰讨要了位于阿瓦士附近5000公顷土地的石油勘探权力。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二，储量之丰富，简直令人垂涎三尺。伊朗的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的胡齐斯坦省，而阿瓦士就是主要

的产区之一。

其实从1908年开始，英国人就首先在伊朗找到了石油，并且进行了开发。不过这个时代的石油开发，并没有给伊朗带来富裕。原因很简单，石油开发公司并不归伊朗所有，他们只支付了少量的圈地费用，生产出来的石油向本国交税，伊朗人什么都捞不到。

这也正是二战之后，主要产油国纷纷进行石油资源国有化的原因。中国当然不会像西方人这么没品，本着有钱大家赚的原则，张廷兰已经承诺，如果发现石油，愿意将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交给伊朗，但是前提是这些利润必须用来采购中国的武器和商品。

巴列维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毫不犹豫的同意了，这等于是天上掉馅饼要是不答应岂不是大傻帽么。

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也让巴列维和西方的隔阂又加深了，凡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国人讲究有钱大家赚，而西方人则是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只会吃干抹净，什么都不留。

因此更加坚定了巴列维引入中国势力，平衡西方的决心了。在和伊朗的交易之中，中方不只拿到了上千万的利润，还成功染指了石油宝库，可谓是收获惊人。

另外四国就没有他们这么大的手笔了，阿比西尼亚和埃及都是穷国，别看埃及守着苏伊士运河，但是运河是归英国公司控制的，他们一毛钱的过路费都收不到。

这两国跑到中国，也是因为西方军火太过昂贵，他们根本采购不起。不过中国方面却对他们表现了极大的热情，接待的官员大谈友谊，还搬出了曾经的郑和下西洋的例子，说明双方交往有多深。

最后经过了一番谈判，中国热情的提供了一大批廉价的二手军火，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水连珠步枪，这种曾经为了奉军的崛起，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步枪，再度发挥余热，被送到了这两个非洲国家的手中。

另外中方还提供了大量的老式山炮，还分别送了20架侦察机。得到了这些东西，两国代表全都乐坏了，急匆匆的回国去报告了。中国人够朋友，有天朝上国的气度，以后还要多来！

“拙言，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两国一共才给了300万，还是分期付款，这简直就是半卖半送，这可不像你的作风啊。”蒋百里笑着说道。

“没什么，交朋友么，总要大方一点才好。”

杨宇霆在一旁摇了摇头：“拙言，升米恩斗米仇，这年头好人难当，你对人家太好，反倒让这些人不知道珍惜了。以后给的少了，就是罪过，这个恶例一开，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

张廷兰也点点头，的确这种教训在后世也不少，养了不少的白眼狼。不过张廷兰也笑道：“邻葛说的不错，我是虚心接受批评，不过打死不改。”

“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西方确立的国际秩序，只有打破这种格局，我们才有一展拳脚的机会。给他们送点武器，轮到咱们被咬的时候，英国人已经先尝到滋味了。”

杨宇霆也是哈哈大笑：“拙言这是典型的恶心人不偿命啊，不过给点也没什么，离着这么远，又是两个小国家，对我们没有什么挑战。只是智利和阿根廷的麻烦比较大，尤其是智利邀请我们去参加军舰的竞标，说实话，我的

信心真不算大。”

蒋百里也说道：“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建造战列舰的经验，仅有的一艘战列舰还是从日本人手里头缴获的，空口说白话，还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我不这么看。”张廷兰笑道：“建造战列舰中国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先后研究了巴登号，马肯森号，雾岛号战列舰的结构，又从德国搞到了一大批的战舰图纸和技术工人，实在不成，我们还可以秘密邀请德国专家参与，要知道他们可是没有放弃对海军的追求。因此我们造舰能力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一定能拿出战列舰的。”

“我也相信没有问题，但是怎么让智利相信呢？”

张廷兰也是一阵挠头，的确中国没有建造经验，一艘战列舰好几千万的造价，一用就要几十年，谁也不敢贸然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新手。

张廷兰想了想，然后说道：“无论如何都要抢来，军工出口是利润最肥的东西，卖一艘船，抵得上我们出口多少矿石，多少猪鬃！而且有了海外市场之后，我们的造船工人只会越来越熟练，技术越来越成熟，用别人的钱，滋养我们的军工体系，其中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不论付出多少代价，我们都要争取到这份订单。至于智利人相不相信，就看咱们的本事了！”

张廷兰的态度十分坚定，打开南美市场，就是在美国的后院烧一把火。毫无疑问，制约中国王者归来的最大敌人，就是美国，能挖美国墙角，是张廷兰最愿意干得事情。

智利的海军招标放在了半年之后，也就是在1929年，中国还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筹划了准备。为此张廷兰特别到了大连船厂，和吴毓麟等人亲自考察商讨计划。

“大总统，我观察了，智利想拉咱们，无非是要压一压西方的价格而已。他们没有真心要购买中国的军舰。”

“我知道，但是必须要争一争，就算败了，也是给我们的国防工业做广告，在世界上，除了西方列强之外，东方世界一样可以生产最先进的武器。”

吴毓麟笑道：“大总统一针见血，正所谓人争一口气佛受一柱香。咱们也不是没有胜算，我们虽然没有建造战列舰的能力，但是我们完全自造的大型军舰就要下水了！”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露出了喜色：“你是说那两艘航母快要完工了？”

“没错！”吴毓麟神采飞扬的说道：“不只两艘航母，这段时间还有两艘重巡洋舰完工了，另外还有一批中小战舰，船厂上下都在为着三航母战斗群拼命呢！”

第八百一十八章小人物的国葬

从28年的下半年开始，一直到29年的年初，中国新军舰就像是下饺子一样，南北的造船厂都有大量的战舰下水。这也是整个一五计划到了收获期，几乎每个月都有新舰下水。从驱逐舰，护卫舰，到轻重巡洋舰，大型油船，补给舰，都不断的涌现出来。

原本的奉天号航母战斗群也彻底补齐，庞大的舰队照片被登载在了画报上面，一瞬间就引起了全**迷抢购，无数年轻人被这些军舰刺激的热血沸腾。

到了1929年初，这场盛宴终于到了最**的时候，第一艘自建航母江苏号下水，第二艘黑龙江号也进入了最后阶段，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了大连造船厂。

奉天号还没有改装完成的时候，军方就已经着手新式航母的设计工作了，作为中国第一代自行设计的航母，一切以稳妥为主，故此没有采用太大的吨位最终建造完成之后，标准排水量21000吨，满载排水量是26700吨，最大航速32节，能够搭载70架作战飞机，战时极限搭载能力是90架。

从切割第一块钢板算起，历时3年时间，终于在1929年1月份，这艘承载着国人海洋梦想的战舰正式下水，这也成为了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建造的大型主力舰。

为了见证新航母下水，包括张廷兰在内，军方的主要领导悉数到场。航母以省份命名，基本上是一南一北，第一艘是奉天号，舷号是15，而这一艘则被称作江苏号，舷号17。

当这艘军舰成功浮起来。巍峨的巨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大家全都忍不住欢呼起来，包括吴毓麟在内，参与这艘航母建造工作的人忍不住失声痛哭。多少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人，像是一个孩子一样，脸上挂着笑容，眼眶里头却忍不住落下了泪水。

一千个日日夜夜，他们把心血都洒在了这艘军舰上面，看着江苏号下水。就仿佛自己的孩子，终于出世了一般，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

而在场的记者也都纷纷用相机记录下航母下水的这一刻，这几年之中，奉天号频频执行各种任务。国人对于航母都有极大的痴迷，尤其是盼着有一艘完全的中国血统的航母能够出现。

在几年前。为了建设航母。张廷兰还专门发行过债券，结果这些债券在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很多人在购买了债券之后，直接撕碎了！对这些人来说，能看到航母下水，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了。

一艘航母代表的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一个国家工业能力的体现。只有综合国力达到，工业体系成熟，才能打造出这种最奢侈的海上作战平台。

遍观世界各国，装备航母的国家。除去了中国，也只有三个国家，那就是美，英，日。至于法，意两国，虽然在华盛顿会议上，也得到了建造航母的份额，但是这两国并没有真正建造航母。

至于德国和俄国，航母更是遥遥无期，随着江苏号的下水，中国毫无疑问，一下子挤进世界最顶尖的强国俱乐部。

因此就在江苏号正式下水的时候，蒋百里就笑着说道："拙言，从今往后咱们也是列强了！"

海军司令沈鸿烈更是哈哈大笑的说道："参谋长，你说咱们的军舰开到了外国，会不会有一群人打出旗号，反对中华帝国主义啊？"

"会，当然会！"杨宇霆同样神采飞扬，笑着说道："要是到了那么一天，咱们这一代人就没白忙活，就算是到了九泉之下，也能挺直了胸膛，咱们把失去的国运，硬生生的给抢了回来。"

张廷兰也笑道："帝国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欺负别人，就比被欺负好。只不过咱们这艘航母下水，很快第二艘也会下水，这个世界就要不太平了。"

正如张廷兰所说，中国并非华盛顿会议的缔约方，因此海军军备限制对中国没有任何作用。而此时中国又开足了马力，全力发展海军，对于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巨大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其实自从奉天号下水之后，日本上下就陷入了惶恐之中，海军部的官员天天都在研究怎么对付奉天号。就像当初要击沉镇远号一样，一艘大舰撩起了日本人的恐惧。

日本人走上海权的道路，是击败了北洋舰队，而中国走上海权，第一个祭品就该是联合舰队。而且更让日本感到心惊肉跳的是中国的战舰选择，就在各国还沉浸在大炮巨舰的时候，中国毅然决然的走上了航母之路。

是不是航母比起战列舰更有优势，是不是中国发现了什么秘密！这几年之中，日本国内的航母派势力快速膨胀，尤其是以山本五十六为代表的海军军官，他们反复向日本高层谏言，希望日本能够重视航母，发展海军航空兵。

他们甚至要求海军进行模拟，看看究竟是航母更厉害，还是战列舰更有优势。当然日本政府还有一批食古不化的人，对于新潮流不愿意承认。

其实也不怪他们，这些人一辈子都在研究战列舰，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战列舰的地位受到挑战了，这些人肯定受不了。

但是随着江苏舰的下水，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了，目前日本拥有凤翔号轻型航母，加贺号和土佐号两艘改装航母，一共三艘。

可是中国两艘新航母下水，日本的优势顷刻之间就消失了，三艘大型航母，对上两大一小，相反还处在了弱势当中，这让日本君臣越发的难以承受，日本对华盛顿条约也提出了质疑。

美英两国也坐立不宁，他们也迫切想要弄清楚中国的打算。甚至要求中国加入到军备限制条约之中。

不过对于这些杂音，张廷兰根本没有在乎，他把海军和船厂的高层都召集起来，商讨下一步的海军发展计划。

张廷兰对大家直接说道："我们发展海军要有一个主见，海军是为了保证海疆的安全，同时确保南海航路的畅通。三艘航母是最低的限度，五艘航母才能基本满足需要，在未来十年到十五年，最好能有9至10艘航母。我们不只要保护南海航路，还要延伸到马六甲，甚至是印度洋。因此我们不搞军备竞赛，但是任何人也别想阻挠我们强军的步伐。"

张廷兰的这番话，顿时引起了在场众人的热烈鼓掌，这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海军是海上利益的守护者，随着中国国力强大，海军也必须有相应的地位，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

有了张廷兰的保证，毫无疑问航母的发展道路就彻底畅通起来。吴毓麟

也笑着拿出了一份图纸，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大总统，江苏号和黑龙江号是我们设计的第一代航母，我们采用了重点防护的思路，同时在航母上面加装了大量的防空武器，40mm高射炮30座，20mm高射炮多达60座。而下一级航母的吨位要增大到3万吨，满载在3.7万吨以上，基本上和奉天号差不多。”

吴毓麟将新方案送到了张廷兰的面前，新型航母算是江苏号的放大甲板由270米，延伸到303米，舰载机也增加到了90架，航空武器也做了增加。

而且考虑到未来飞机可能更大，机库也流了足够的空间，同时在损管的部分也下足了功夫，防护装甲更厚，基本上达到了重巡洋舰的标准，另外又加装了更多的水密舱。而且由于采用了更新式的动力设备，因此把舰岛做的更小，并且放在了右后方，给予了航母更开阔的视野，更好的起降空间。

张廷兰听完了吴毓麟的介绍，也频频点头：“在未来三年，这两艘航母要完成，另外还有完成两艘战列舰，船厂方面的任务不轻啊。”

“不管多重，我们都能承担下来！”吴毓麟信誓当当的说道。

海军除了造新舰之外，抢夺智利的订单也成了最主要的任务，造船厂已经选出了代表，正在做着最后的规划。

到了三月份，舷号19的黑龙江舰也终于下水，可是就在下水的同一天，一个名叫郑宇臣的焊接工人，在完成了最后一道焊缝之后，倒在了工作岗位上面，成为了第6位殉职的工人。

听到了他的死讯之后，整个船厂的高层全都震动了，甚至这个消息直接送到了张廷兰的手上。

郑宇臣是23年，从日本回来的造船技工之一，当时中国用了不少的日本间谍，才成功换回了这些工人，让他们免于关东大地震之苦。

而回国之后，这些工人也格外的卖力，几乎都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面，作为这批工人之中，最优秀的焊工，郑宇臣更是参加了奉天号的改装和黑龙江号的建造工作。

在将近六年的时间之中，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就算偶尔有了空闲，也都用在了教导徒弟上面。

黑龙江号下水之前，最后一道焊缝就是他完成的，对于这个工作格外卖力，技术又最过硬的工人，吴毓麟也是十分了解。

他在给张廷兰的报告之中写到：郑宇臣常说漂流海外的游子，身上都带着原罪，而他又为日本的军工效力，更是罪上加罪。唯有用最辛勤的劳动，才能弥补过失。他常常教导徒弟，焊品如人品，他们的工作，看似平凡，但是关乎海战的胜利，关乎一国国运，不允许有任何的马虎……第八百一十九章订单争夺战“拙言，这位焊工好像还不到五十岁吧？”

“嗯。”张廷兰点头说道：“只有45岁，正当壮年，他是活活累死的。”

周芯瑶的眼圈微微一红，她按住了张廷兰紧握的拳头上面，然后说道：“拙言，你说一家人好好过日子不成么？难道非要这么拼命么？”

张廷兰苦笑着摇了摇头：“难啊，我们想慢慢发展，可是别人不等你啊，要是我们慢了，被人家甩开了，只怕八国联军就要再度占领京城，只怕那时候死伤会更多，而且死的也更卑微怯懦，就像是蚂蚁而已，甚至连蚂蚁都不如。”

周芯瑶也点点头，不过两滴泪水流了下来，泪珠掉在了文件上面，她慌

忙擦干，然后说道：“这些大事我不该管的，你忙吧，我该去看看孩子了。”
　　周芯瑶转身就要走，张廷兰一把拉住了她的袖子，把她拽了回来，两个人成婚多年，周芯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身材一点没有走样，依旧丰润动人。而且贵家女出身，现在又是堂堂第一夫人，雍容典雅，更胜以往。
　　“芯瑶，我想和你商量一下，你说为郑宇臣办一场国葬怎么样？”
　　周芯瑶毫不犹豫的点点头：“我看可以，这国葬也不该是政治人物的专享，真正为国贡献的人，都值得尊敬，给郑宇臣办国葬，也是给所有工人一个安慰，我当然支持。”
　　“你和我一同出席怎么样？”
　　“啊？”周芯瑶一听，急忙摆手：“我一个妇道人家，这种场合抛头露面多不好。”
　　“哪里不好，芯瑶，你年轻时候不是挺大胆的么。怎么现在越活越胆小，越来越保守了。”
　　周芯瑶一听这话，脸蛋也微微一红：“女人还不是这样，都成了几个孩子的妈，上面有老人孝敬，下面有一帮小的，中间还有你……”
　　感受到了妻子嗔怪的眼神，张廷兰嘿嘿一笑，拉住了周芯瑶的手，笑着说道：“芯瑶。你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第一夫人了，老是在家里头转，也不合适，以后多陪陪我，出席一些活动。怎么样？”
　　“都是黄脸婆了，我才不去丢人呢。”
　　“胡说八道。谁见过这么漂亮的黄脸婆。老婆你就当可怜可怜我，满足一下为夫的虚荣，让别人嫉妒吧。”
　　“拙言，你真的准备让我走出么？”
　　“当然，我举双手赞成。”
　　周芯瑶也露出了信心十足的笑容，说道：“拙言。早先时候我还出国留学，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看上了你这么个土包子。那几年我还当过老师，讲过急救课程。算起来，也就是有了大丫之后，才一直蹲在家里头的。”
　　说起往事，周芯瑶的脸上也带着一丝甜蜜，忍不住笑道：“既然你愿意让我走出去，那你可要答应一件事情，我准备办一个慈善基金会，就拿咱们家的钱，去做点善事。”
　　张廷兰毫不犹豫的点点头：“没问题，我一定鼎力支持，不知道老婆都想做哪方面啊？”
　　“教育，医疗，孤寡老人，遗弃儿童，饮水，粮食，反正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和宪瑞妹妹已经商量过来，以后岚芸姐姐负责理财挣钱，我们就负责花钱，越多越好，最好能把你花成一个穷光蛋。”
　　“好啊，那就看老婆的本事了，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要是钱都花光了，我就去岳父家，当个倒插门的女婿，总之饿不死吧。”张廷兰满意的笑着。
　　他现在有多少资产，还真说不清楚，总之想要花光是不大可能的。其实张廷兰鼓励周芯瑶走出去，也是有了示范的意味。中国社会越发的向前发展，社会上需要的劳工越来越多，尤其是女工，缺口越来越大。
　　城市的女性还好，农村还是太过保守了，因此第一夫人也有义务做个表率。另外政治这个东西，不光是男人的玩具，女人也能参与其中，而且女性还能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润滑剂的作用，很多张廷兰不便出面的场合，夫人

出面，效果会更好。
周芯瑶靠在了张廷兰的肩头，脸上又露出了仿佛刚刚见面时候的神色，忍不住说道：“拙言，其实我是害怕，上天已经太眷顾咱们了，一想到还有人累死，饿死。就仿佛自己犯了罪一般，我真怕老天爷把眼前的东西都拿走。”
“傻丫头，别怕！”张廷兰搂住了她的肩头，笑着说道：“老公我已经逆天而行多少年了，你放心吧，老天爷奈何不了咱们！”
……
国葬！大家不算陌生，比如老袁，比如刚刚死去的黎元洪，都享受到了这个待遇，但是为一个普通的技工举办国葬，军政要员，包括大总统夫妻在内，统统都要参加，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顿时舆论纷纷，大家都想知道，这个郑宇臣何德何能，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随着新闻挖掘出来的越来越多，中国社会也渐渐的受到了一种莫名的震撼。
这不是一个人的葬礼，而是对一代人的敬意！
累死！多么光荣而伟大的死法，要是没有这些累死的人，战场上只怕就要多了成百上千战死的人，国家就会多了几十万，上百万无辜的死者。
这不是臆想，回想清末以来，直到国家一统之前，哪年没有饿死的人，哪年没有遭灾的地方。多少家长明明直到孩子已经重病，但是还要去地里劳动，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死在了坑头。
工业化是一场凤凰涅槃的蜕变，而此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大熔炉，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矿石，要经受火焰的考验。要脱去自身的懒散，要甩去陋习，要抛开小确幸。
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痛苦的，因为伴随着渣滓的筛除。还有一些旧时代的美好，田园牧歌的安逸，也会一去不复返。每个人都要学会拼搏，学会竞争，甚至学会麻木，把自己变成机器的一部分。
或许到了多少年之后，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会抱怨，会回味曾经的美好，去追寻失去的感动，找回温暖的灵魂。但是不会有人真正想要重会那个民不聊生的时代。
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悲哀。或许也是最大的幸福。他们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了一个伟大国家的重新崛起，用双手，重建了汉唐盛世的砖石。
其实在后世，中国何尝不是在进行着那样的蜕变。14亿民众，用近乎自虐的方式。在拼命的劳动。为了强国之梦，在不断的追寻。
在这个时候，身边有无数的看客，他们在嘲弄这群筚路蓝缕的创业者。那些自诩保留了传统文化，拥抱了西方文明，虽然同根同种。但是却高高在上的家伙。看不起这些没有袜子穿，却造出了导弹，磨破了裤子，却放飞了两弹一星的执着的人。
但是终究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撑起华人天空的是14亿个卑微的脊梁，而不是那些抱残守缺，自高自大的家伙。在这个痛苦的炼狱之中，如果西方人憎恶你，鄙视你，在报纸上不断的诋毁你，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在为国家的前进而奋斗。
原因很简单，因为14亿人要吃饱穿暖，要过得有尊严，就要从他们手中抢夺资源，抢夺工作机会，甚至到了最后，会成为西方时代的掘墓人，这是

生死大敌，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相反，要是得到了赞美，那么就是在通知你，在这场全民族的升华之中，你不只充当了看客，甚至成为了帮凶。千秋之后，一些人总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许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已经不会在意这些了，毕竟天朝总要有博大的胸怀。
从一五计划开始，这场痛苦的升华就已经拉开了大幕，从郑宇臣的身上，每一个劳动者都似乎看见了自己的影子，辛苦，勤奋，默默无声。有时候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但是还要咬牙撑下去。
怨恨！怨恨谁呢，政府？企业？其实都不对，最该怨恨的就是几百年前的老祖宗，他们没有冒着牺牲一半人的风险去开辟新航路，他们没有昧着良心去贩卖黑奴，屠杀印第安人，他们没有把资源最丰富，土地最肥沃的地方留下来。
后世的子孙就要为前人的懒惰还账，这就是宿命，无法回避的宿命。因为你现在不还债，你的子孙后代就永远没有挺直胸膛的机会，甚至会永远的沉沦下去。
渐渐的国人开始越发的清楚了，其实这场国葬是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办的，这一代人注定是要牺牲的，悲壮，但是却又伟大！
在淅沥沥的春雨之中，张廷兰，杨宇霆，沈鸿烈，姜登选，陶吉平，吴毓麟等等，军政要员，大家共同抬着棺木，缓缓的将一个普通工人的遗体安放在了墓穴之中。
整个送葬的道路，全都站满了人，每个人的胸前都带着白花，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么一个曾经的小人物，此时却被所有人瞩目，成了数亿人的焦点。
在所有的送葬人群当中，还有三十几个郑宇臣一手带出来的徒弟，他们的手里捧着几十本笔记本。
这些年的劳动之中，郑宇臣将每一点心得都记了下来，然后手把手的交给每一个学徒。在他的眼中，只要这些人只要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就是不合格。
挨打挨骂全都是家常便饭，一个个的大小伙子，甚至会被骂哭，但是直到了今天，这些人没有任何的怨言，师父留下来的这些笔记，用过的钢笔，全都送到了海军博物馆，同航母的模型摆在了一起，成为了永恒的纪念。
将郑宇臣的棺木安葬好了之后，张廷兰和一身黑色风衣的周芯瑶，一同在他的墓碑前面栽下了两棵松树，苍松翠柏，赤子之心！
在这一瞬间，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仿佛升华了一般。人总要为了理想活着，总要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活着。
这场国葬似乎也拉开了二五计划的大幕，所有的中国人都干劲十足，投入到了新一轮的建设热潮之中，大江南北，黄河内外，无数国人，都在为了同一个信念而奋斗，爆发出来的力量同样是惊人的。
就在国葬举行的第二天，大连造船厂的代表团，在团长陈景和总工程师姚一民的带领之下，怀揣着他们的方案，漂洋过海，位于南美的智利。
“姚总工，你说咱们的方案能够胜出么？”
姚一民坚定的点了点头：“这是我们能开出的最优厚的条件，智利人只要还有一点脑子，就不会拒绝。”

陈景也笑道：“来的时候大总统还亲自嘱托了，咱们肩头的责任重大啊。”

“没错，就像是将士作战一样，我们也是为了国家开拓经济疆土，这次只许胜不许败！”

代表团漂洋过海，经过了漫长的航行，终于到了南美。他们从北半球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初夏，而到了南半球，季节正好相反，每个人都感到了一丝寒意。

来港口迎接他们的正是去过中国的巴切莱特，他看到了陈景等人，十分热情，笑着说道：“从贵国采购的飞机已经开始在智利空军之中装备了，所有人都相当吃惊，他们不相信中国竟然能造出那么棒的飞机，简直是太了不起了！”

陈景笑道：“我们不只能生产飞机，还能生产舰船，想必你们也听说了，中国最新的两艘航母先后下水了。江苏号和黑龙江号的下水，清楚的表明中国在大型军舰上面的建造能力，这是不容置疑的。”

巴切莱特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没错，我承认你们的航母非常不错，但是这次智利需要的是战列舰。说实话，总统先生邀请你们过来，是希望增进双方友谊。就算无法赢得订单，我们也会加大采购飞机的力度。”

听了这话，陈景和姚一民看了一眼，顿时心里头透亮，果然不出所料，把他们请过来，只不过是陪太子读书，帮着打压一下西方船厂的价格而已。

只有采购飞机，那不过是一颗糖果而已，他们当然不会看在眼里，陈景笑着说道：“虽然中国没有造过战列舰，但是我们依旧信心十足，我相信贵国一定会被我们的诚意打动的。”

巴切莱特耸了耸肩，笑道：“我会尽力帮你们联系，不过说实话，西方不大。”

第八百二十章说服

陈景和姚一民被安顿在了一处还算不错的宾馆之中，出于刚刚军售的热络，智利人还算客气，给他们安排了周全的服务。不过这两个人完全顾不上这些了，刚一坐下来，就召集了所有的成员。

陈景阴沉着脸，对大家说道：“诸位，情况很明显，智利人不打算向我们采购军舰，但是我相信机会都是争取来的，我们必须更加努力，说服他们，绝对不能给国内丢人。”

姚一民也说道：“大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个是弄清楚智利人想要什么样的军舰，同时还要搞清楚其他各国提供的方案是什么，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大家现在就去分头行动吧。”

他们安排好之后，在使馆人员的配合之下，代表团就开始了积极的活动。要想争夺订单，就必须弄清楚智利海军的作战需要，同时也搞清楚智利领导层在想什么，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获得智利的认可。

此时南美海军有三强，也就是巴西，阿根廷，智利。这三国都是自愿丰富的国家，他们靠着购买，组建了相对强大的海军。

在海军进入无畏舰时代的时候，这三国也先后动手，向西方订购战舰，最先下手的是巴西，从英国订购了两艘米纳斯吉拉斯级战列舰，由英国造船厂承建，在1910年竣工，装备12英寸主炮，满载排水量2万多吨。

第一艘是米纳斯吉拉斯号，第二艘是圣保罗号，这两艘无畏舰加入巴西海军之后，使得巴西一跃成为南美海军的霸主。

随后阿根廷人也采取了行动，他们在征集了欧美十多家造船厂的方案之后，向美国船厂下达了两艘战舰的订单。也就是里瓦达维亚级战列舰，这一级战舰基本上是在巴西的战列舰下水之后，才开始建造的，因此排水量也扩大了，满载达到了3万吨左右。

而且装备了12英寸50倍口径的主炮6座双联装主炮，侧舷火力明显强于巴西人，再加上装甲和航速都有优势，阿根廷人惊人后来居上。

两个老对头都弄出了新式战列舰，姗姗来迟的智利人也加进了行动的步伐，他们选择了向英国人下订单。参考英国的铁公爵级战列舰，建造智利的超级战舰。

这三国时间有点差距，因此也就决定了智利人的起点更高，战列舰也更先进，本来应该是一个优势。不过很不幸，由于一战爆发。智利原定的海军上将拉托雷号战列舰被英国人征用。变成了加拿大号。还参加了日德兰海战。

至于第二艘也改成了鹰号航空母舰，虽然在战后英国人用一半的价格，把第一艘战列舰又卖给了智利人，但是毕竟已经是二手货了。而且正所谓独木不成林，智利才想着要再弄一艘战列舰。

把前因后果弄清楚，陈景和姚一民心里头都在盘算着：“以往没有注意。原来南美还有这么大的军火市场，看来应该好好经营，和美英争一争。”

姚一民笑着说道：“我可不想这么多，当前最主要就是弄清楚智利人究竟想要什么。根据我的判断。他们的战舰并不需要吨位太大，在3万吨左右就行，但是适航性必须要好，续航里程也要突出，毕竟智利是一个狭长的国家。另外还有一点主炮上面必须压过巴西和阿根廷，也就是要达到14英寸，

再有就是价格要尽可能的便宜，毕竟这么一个小国，承担的能力也有限。”
陈景笑着点点头：“姚总工，心里头已经有数了？”
“嗯，我们准备了三套方案，现在看来把第二套方案做一点调整就可以了，一个下午就成。”
“那好，姚总工，你先忙吧，我去联络一下智利的官员，看看能不能走一个后门。”
说着陈景就离开了房间，他刚一出来，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拿着文明棍的家伙，几步走到了他的面前，然后深深的鞠了一躬。
“陈团长，鄙人是日本佐世保造船厂的代表，叫做松下荣庆，也是代表帝国前来竞标，我希望能邀请陈团长，简单的聊一聊。”
陈景一看是个日本人，也有些不耐烦，但是还不好直说，只能说道：“聊一聊没问题，只不过我时间非常紧。”
“不要紧的，只是几句话就可以了。我们都是亚洲人，都是黄种人，在这个白人的国度，理应有共同语言才是。”
说话之间，松下荣庆就拉着陈景到了一旁的座位上面，点了两杯咖啡，然后笑着说道：“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海上强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贵国的航母发展，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不知道陈桑对未来海战有什么看法，是航母占优，还是战列舰称雄呢！”
“谁有优势，谁有劣势，那要在战场上拼过才知道，不过我只能告诉阁下一点，那就是中国海军，有信心，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万里海疆如同铜墙铁壁一般。”
“呦西，陈桑果然有气魄，但是据我所知，一艘航母只能控制几百公里的海域，就算是三艘航母也难以守护万里海疆，是不是意味着贵国要建造更多的军舰呢？”
一听到这话，陈景的警惕性就提高到了120，很显然这个家伙没安好心，想从自己这里弄到海军发展的情报。
陈景冷笑一声：“战争是海陆空军一同发挥的，中**队究竟如何，想必贵国已经在朝鲜领略到了，还是那句话，想找死的就过来！”
陈景说完这话之后，松下荣庆顿时被噎住了，气氛格外的沉闷。陈景抓起了咖啡，一口喝干，然后笑道：“松下先生，我还有点忙，失陪。”
陈景转身就要离开，松下荣庆冷笑着说道：“陈桑，鄙人认为你还是别忙了，你以为中国有希望抢到订单么，实话告诉你，早就已经内定好了，我们不过是过来看看风景而已。我劝你也不要痴心妄想了，有些事情是抢不来的。”
“抢不来也要抢，就这么认输了，可不是武士道的作风啊！”陈景讥笑着说道，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边走还边说：“等我们拿下了订单，也请松下先生喝喜酒。”
“八嘎！”什么都没问出来，还被揶揄了一顿，松下也是暴怒不已，可是他又无可奈何。
陈景其实没有表面上那么平静，松下荣庆的话还是透露了一些内容，招标已经内定了，毫无疑问会落在美英造船厂的手里。还没开始就失败了，让满怀希望的陈景有些不甘心，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巴切莱特。
“老朋友，我想知道是不是竞标已经内定了？”

“怎么会？”巴切莱特有些不自然的笑道：“竞标当然会继续，不过实话告诉你，海军部长安东尼奥先生倾向于向美国采购军舰。”

“美国？”陈景眉头皱了起来：“能告诉我原因么？”

说着陈景将一张支票推了过去，巴切莱特扫了一眼，1个1后面跟着4个0，他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部长先生在美国购买了不少股票，其中就有一支是船厂的，增加了订单，他的股票就会上涨，而且还能拿到回扣。”

“荒唐！”陈景一听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战列舰可是一国的重器，怎么能因为这么荒唐的理由就决定了呢？”

“还有更荒唐的事情呢，老朋友算了吧，不要争了，你们只要运作好了，说不定还会采购更多的飞机，也算是一个补偿。”

“不行，这个单子我们志在必得，老朋友，你能不能帮个忙，我要见你们的总统，实话告诉你，国内已经授权我了，为了这份订单，中国将和智利展开更多样的合作，我们能拿出足够让你们动心的东西。”

巴切莱特看了一眼陈景，陈景离开从袖子里又掏出了四张支票，全都是一万元，拿到了钱之后，巴切莱特耸了耸肩，然后笑道：“好吧，今晚就有一个舞会，祝你好远。”

陈景和巴切莱特告别之后，就立刻下了功夫，开始研究这位智利的总统了，这家伙叫做卡洛斯？伊瓦涅斯？德尔？坎波，曾经在军界混过30年之久，担任过军需部长和内务部长，手握实权，在27年靠着政变上台，成为了智利的独裁者。

其实这种戏码在南美独立之后，非常普遍，先是民选的政府上台，结果遇到了风吹草动，经济有了问题，就要下台，同时军事强人就上台。结果这个独裁者也很难解决问题，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再被赶下台。

就是这样，交替进行，政坛乱成了一锅粥，说到底就是经济不独立，就别想政治能够独立。陈景对这些事情没什么兴趣，他只想着怎么能够打动这位独裁者。

很快就到了舞会的时候，灯红酒绿之下，南美的那些混血美人，翩翩起舞，活像是一群精灵一般，不过陈景都懒得看一眼。到了9点多，总统坎波终于来了，这个老家伙热情的和那些贵妇人拥抱。

差不多跳了一个小时之后，巴切莱特才拉着陈景，到了后面的休息室，同总统见面。

坎波见到了陈景之后，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笑着说道：“东方的朋友，只给你五分钟的时间说服我，其实相比这些无聊的谈判，我更喜欢外面的那些妖精。”

第八百二十一章我们赢了

坎波从来没有想过回向中国购买战列舰，这种事情听起来都有些荒谬，在十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公共殖民地，各个列强冒险的游乐园。虽然这些年中国也逐渐走向了独立，而且自建的航母也下水了，但是中国人的造船技术究竟如何，谁心里也没有底。

能够见一见陈景，也不过是出于一种礼貌，毕竟这是东方大国的代表，另外又从中国买了一些飞机，性能也的确不错，总不能不给这个面子。坎波随手将陈景递过来的文件翻开，可是刚看了两眼，顿时眼中就闪过一丝光亮。

看到了坎波这个模样，陈景也是暗暗得意，很显然，他一下子戳中了坎波的心坎。智利算是上天非常厚待的一个国家，虽然国土狭长，但是资源丰富，有林木，有渔场，更重要的还有着世界上最多的铜矿，另外智利的硝石储量也相当惊人，硝酸盐工业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陈景在来之前，下足了功课，知道智利的需求在哪里，他们的硝酸盐工业完全仰仗美国的资本和技术，生产出来，也大多数销售到美国。明眼人都清楚，这其中有着巨大的风险，可是智利人也没有办法，他们没有那个实力和资本，去摆脱美国的控制。

而中国则是给了他们一个全新的选择，由中国提供技术和设备，协助智利发展硝酸盐工业。和美国人不一样，中国只要求占有百分之四十的股份，而且还可以技术共享，另外中国还能开放市场。

这等于是给了智利人一个全新的选择，比起美国公司要优惠得多。光是这一项，一年至少能为智利带来300万美元左右的利润。对于一个小国来说，绝对是激动人心的东西。

坎波原本说只给陈景5分钟。可是他看这份合作计划，就足足看了十分钟，然后才问道：“陈先生。你们中国有能力提供和美国一样的硝酸盐设备么？”

“当然没问题，而且或许会比美国人的东西更好。”

坎波顿时一脸的不屑。冷冷的说道：“我是一个军人出身，最讨厌的就是说假话，你要是认为靠着吹牛和欺骗，就能让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我当然不会撒谎，想必您听说过红三角纯碱吧？”

坎波一听，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忍不住问道：“这是你们中国的产品么？”

“当然，我国化学家侯德榜先生探索出了全新的联合制碱法，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原料的利用效率。永利厂就是我国化学工业的一个缩影。论起技术水平，绝对不会落后美国同行。”

陈景说这话的时候，信心十足，的确化学工业是中国进展相对较快的一个行业。最初张廷兰将范旭东请到了东三省，建立起最初的化工基础。

等到侯德榜等人加盟之后。范旭东的产业快速膨胀，而且由于军工快速膨胀，对酸碱的需要也直线上升。这个时候东三省出现了大批的化工厂，随后到了一五计划时期，化学工业也是重点发展的项目。

而且这段时间对中国来说。有几个非常有利的情况，首先是海外华人大量回归，带回了大量的人才和技术；第二德国战败之后，经济凋敝，大量的

专业人才失业，要知道德国可是世界上化学工业最强的国家，中国即时抓住机会，捞到了一大批的人才，同时也顺势将设备全都更新了。

再有就是俄国了，多数党的革命其实造成了俄国的一次全新洗牌，大量的科学家，高级技工全都逃出了俄国。很多都云集到了远东帝国，而远东帝国又捏在了中国的手上，因此招揽这些人才，就变得十分容易。

有了这三方的人才注入，中国的化学工业突飞猛进，基本上产能完全能满足国内的需要，同时还销售到了外国。

尤其是侯德榜还改进了制碱法，此前世界采用的是比利时人索尔维发明的氨碱法。为了封锁技术，西方各国设置成立了索尔维工会，防止技术外泄。

不过这种方法也存在了食盐利用率低，废渣废液难以处理等问题，侯德榜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终于成功研究出联合制碱法，把氨厂和碱厂联合起来，联合生产，使得食盐利用率由百分之七十，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六，而且产生的废料还能用来生产化肥。

这一创举对世界的化工界都是一个震撼，原本西方人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可是风水轮流转，中国人有了更新更好的方法，他们反倒要跑到中国人面前，购买专利授权。

此事堪称中国化工业扬眉吐气的一个缩影，十年辛苦，中国在顶尖的化工产品上，或许还有差距，但是生产硝酸盐这种基础设备，中国绝不落后，而且已经具备了向外输出技术的能力。

坎波耐心的听着陈景的介绍，脸上也露出了思忖的神色，这时候陈景知道，要继续给他加点码，因此说道："总统先生，军舰生产过程中，可以由贵国的技术工人全程参与，甚至我们可以协助贵国建立自己的造船工业。要知道阿根廷和巴西都有这个打算，只不过他们都没有成功，一旦智利能走在前面，以后智利的海军绝对能够称雄南美。"

"你们真的愿意提供技术？"坎波也被彻底打动了，他惊讶的问道。

陈景毫不犹豫的点点头："没有任何问题，造船工业可是一个大产业，能够解决成千上万的人就业问题。贵国有丰富的资源，海运需求潜力巨大，我相信总统要是能做到这一点，您在选民心中的地位会直线上升的。"

坎波的确被说的动心了，他低着头，思索了半晌，不过最后还是摇了摇头："陈先生，贵国提供的条件非常优厚，让人不能不动心。但是我们这次需要的是军舰，是超级无畏舰，恕我直言，贵国要是有成熟的造舰经验，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贵国，但是至今贵国没有一艘战列舰下水，我不能拿着几千万的巨款冒险。"

陈景还想说什么，坎波摆了摆手："陈先生，我们两国或许可以探索一下其他经济合作的可能，但是不要和军舰捆绑了。"

说完之后，坎波就转身离开，留下了陈景一个人。他的拳头上骨节已经发白了，说到底中国还是没有经验，这一点成了最致命的问题，就算舌绽莲花，也很难让人相信。

陈景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舞会，直接回到了宾馆，这时候姚一民已经在客厅里头等待了。一看陈景有些落寞，姚一民就说道："情况不顺利么？"

"嗯，智利人一口咬定我们没有建造经验，其实换成是我，也不愿意充当这个小白鼠，恐怕咱们要白跑一趟啊。"

姚一民也叹了一口气，忍不住说道：“其实经验根本不是问题，这次我们设计的方案主要参考了德国的巴登级战列舰。当初我参与过巴登号的拆解工作，另外我们从德国弄到了全套的图纸。而且德国人也蠢蠢欲动，他们不甘心海军永远受到限制，我们可以直接让德国工程师参与，用别人的军舰练手，他们一定非常乐意。”

中国和德国绑在一起，当然就不会存在没有经验的问题，说起来事情也非常有趣，中国想要利用智利练手，同时中国又要让德国利用自己练手，这种合作模式，在世界上也恐怕绝无仅有。

陈景苦笑着摇摇头：“我们和德国的合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总不能随便嚷嚷出去吧！”

两个人面面相觑，也没有了主意，闷坐了半晌，突然有一个随员跑了进来，送来一张请柬。这份请柬是意大利代表团的团长贝克送过来的，一看到请柬，陈景突然就眼前一亮，或许突破就在这里。

他豁然站起，抓起请柬，大步流星的就离开了宾馆……

各国竞标团队当中，希望最大的还是美英两国，他们老早就互相叫着劲，想要抢夺这块蛋糕。作为将美洲视作后花园的美国人，对于英国还是相当排斥的，根本不想他们染指。

智利已经将第一艘无畏舰交给了英国，就不能让他们拿到第二艘！除了这两国之外，其他各国代表都兴趣缺缺，他们也知道希望不大，因此只是打酱油的。

到了智利半个月之后，首轮竞标开始，不出所料，美英顺利晋级，而日本和法国则被排除在外，这些都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可是有一国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那就是中国！中国代表团的方案也顺利晋级，不过此时这份方案已经有所改变了，是由中国和意大利联合提出的，两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整合。

中国最令人诟病的就是经验问题，可是把意大利拉了过来，顿时这个短板就被弥补上了，而且两国的联合方案在价格上拥有百分之二十优惠，相比美英只是用现有的军舰稍加改动，中意的方案更加用心。

满载排水量3.2万吨，装备四座双联装380毫米主炮，拥有出色的适航性和防护能力，最高航速可以达到28节，最大续航里程超过一万海里。

看到了这些指标之后，智利军方上下都忍不住惊呼这就是他们需要的战舰！

第八百二十二章雪域新曲

经过了两轮激烈的争夺，中意合作的方案如愿以偿的击败了美英，成为了智利下一代战列舰的大赢家，当这个好消息公布的时候，代表团所有人都像孩子一样欢笑起来，这些天他们殚精竭虑，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真正到了胜利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做梦一般。

赢了，我们赢了！

每个人的心中都在不住的呐喊，中国人竟然真的可以战胜强大的对手，赢得了这项价值4500万元的超级订单。同暹罗那种被中国笼罩多少年的国家不同，智利可是远在天边，完全是凭着实力拿下的。

这可不仅仅是一大笔收入而已，还表示着中国从今往后进入了高端军火市场，能进入这个市场的国家并不多。就算日本都不成，当然不是说日本的技术不行，而是他们没有虎口夺食的勇气。

事情就是这样，不争就不是你的，当听到中国代表团胜出的消息，最为愤怒的就是松下荣庆，这家伙简直是暴跳如雷。

这么一大块肥肉竟然落到了中国的手中，他简直难以忍受。正在他生闷气的时候，就看到中国代表团欢天喜地的回来，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股酒气，身边还有一群金发女郎相伴，看得人眼红心热。

“哼，别得意的太早，要是某些人生产出来的军舰，到了最后根本浮不起来，成了海上的活棺材，只怕就要成为天下的笑柄了。”

“多谢你的关心。中国人觉得有信心造出第一流的军舰来。而且我还告诉你，就算失败了。我们还可以把长白山号抵押给智利，绝对不会耽搁客户成军的时间。”

说到这里陈景冷笑道：“我好像忘了长白山号曾经叫做雾岛号，要是贵国能把长门号，陆奥号都送过来，我们就更高兴了。”

这一句话就戳到了日本人的痛处，松下荣庆等着一双鼠眼，仿佛要吃人一般。陈景他们则是满不在乎，这次的成功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信心。

其实不只是他们。就连国内也是倍感振奋，最初张廷兰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几乎没有谁能相信，中国人有能力虎口夺食，抢下这个单子。

就连吴毓麟他们都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当被选中的消息传回来之后，顿时中国就沸腾起来。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这是中**工领域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一个里程碑。

能够在军售领域，击败美英，毫无疑问代表着中国跻身世界最顶尖国家的行列，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也是列强了！

张廷兰也是喜悦非常。在获得成功之后，他第一时间给墨索里尼发去了电报。中国能拿到订单，和意大利的帮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虽然张廷兰看不起眼高手低的墨索里尼，但是在没有开战的时候，意大利还是当之无愧的欧洲四强之一。和意大利交好，两国互相合作。对美英也是一个制约。

至于墨索里尼则是更加的张狂得意，自从打开了中国市场之后，意大利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他的地位也越发的稳固，法西斯党的统治彻底建立起来。这次抢夺订单成功之后，墨索里尼更是公然发表演说，称这是意中合作的伟大胜利，以后两国还将开展更多的合作。

不过相比所有人的乐观，蒋百里倒是不怎么看好，他直接找到了张廷兰。

“拙言，美国人早就喊出了美洲是美国的美洲，恐怕他们不会这么容易让我们插手进去。就算竞标成功了，他们依旧可以破坏，我看咱们还是别忙着兑现承诺，先观察一下，免得智利人再反悔。”

“百里兄，你的担心一点都没错，不过南美市场我是志在必得，美国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还要看看上天给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距离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越来越近，张廷兰的把握也就越来越大，其实在历次经济危机之中，越是政府掌控力量强，相反不但不会受创，还能逆势上扬，正所谓此消彼长，中国也要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虽然还不至于圈定势力范围，但是把经济触角伸出去，尽可能的捆绑更多的国家，已经渐渐的纳入了张廷兰的算盘之中。

实力增强，人的野心就会膨胀，最初张廷兰不过是想着自保，统一国内之后，张廷兰最多也就是想着休养生息，韬光养晦。等到了二战，再顺势而为，跻身世界大国。

可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张廷兰越发觉得这个最稳妥的方法有了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了中国的体量上，足足五亿多人的规模，在二十年之内，人口至少会达到八亿，甚至更多。

中国的块头几乎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这样一个国家需要多少资源，需要多少能源，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在一定时期之后，世界能够提供的资源又相当有限，要是坐视欧美吃掉了最肥的一块，中国的工业进程就要被拖住了。

发展工业是个等不了的东西，越快完成，危险就越小，而且付出的成本也越低。要不然一旦拖下去，搞不好中国会陷入拉美化的陷阱，永远就爬不出来了。

正因为如此，张廷兰才对智利这么感兴趣，时不我待，就算不想争，也必须争一争了。

“百里兄，你说如果经济突然崩溃，各国外贸几乎陷入停滞，工厂关门，工人失业，生产停止，你说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啊？”蒋百里也被张廷兰描述的情况吓了一跳，急忙说道：“要是这样，我看这个世界只怕要遍地烽火了。”

张廷兰也点了点头：“正是如此。百里兄，根据观察。美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的泡沫，随时有崩裂的危险。美国是第一大经济强国，第一大贸易国，一旦美国崩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都将是致命的。”

“拙言，既然这么厉害，咱们可有什么对策么？”

“百里兄，所谓经济危机都是因为盲目和产能过剩造成的。我们还有庞大的市场潜力，再加上政府的有效指导。这场危机非但伤不到我们，还会给中国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吸收各国的先进技术，可以说工业会迎来一个空前的发展。”

“那可太好了。”蒋百里笑道：“拙言这么多年你的预言就没有落空过，但愿这次也能言中。中国这块地方啊，如果强盛，那就是君临天下。如果弱小，就会成为四战之地，到处都是对手。”

“没错，俄国虽然新败，但是日本还在眼前，尤其是台湾。也必须解决，

这座岛屿太重要了，只有拿下台湾，我们才有进入太平洋的基地。除了台湾之外，最好再把琉球拿下来。这样门户就彻底打开了。

“这两地都是日本人的命根子，想要拿下来。就要和日本拼命，我看现在的机会还不成熟。”蒋百里说道：“国内倒是已经出现了收复台湾的呼声，不少高级军官也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张廷兰一听，也是无奈的笑了笑，对外战争连续胜利，已经让一些将领变得骄纵起来，个个都是好战分子。对于这股热情张廷兰不好直接打压，但是要是全顺着他们的意思，早晚都要坏事。

因此张廷兰笑道：“既然他们摩拳擦掌，那就让他们带兵进高原吧，这里也该解决了。”

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张廷兰肯定不能允许某些区域还存在着落后的奴隶制度，诸如云南等地，那些土司头人已经全都随着土改的推进，而被彻底清理掉了。

没有了这些人，政府的权威也空前高涨，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也成倍增加，不过唯有一点，就是高原地区有些麻烦，张廷兰并没有贸然下手。

如今随着北疆的彻底稳固，西南也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尤其是滇藏，川藏，新藏等地的公路修通，再往高原派兵，也不会那么麻烦了。这块最顽固的堡垒也终于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张廷兰的态度十分明确，落后的农奴制度必须清理，而且还要大力推广教育，移风易俗。

“拙言，高原其实算不上军事问题，满清的时候，赵尔丰带着大军，都能够解决叛乱，更何况我们现在这么强大的武装。只是这是一场攻心之战，要向千百年的传统宣战，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了。”

“没错，但是越是困难，就越要解决的漂亮。”

“既然拙言决心已定，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

张廷兰将任务布置下去之后，要想解决高原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军事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其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要进行的就是舆论战，抢夺道义的制高点。

宣传部在张廷兰的授意之下，大量的刊登了高原上的故事，如实的介绍了底层农奴的痛苦。当国人听到这个时代还有用活人祭祀的事情之时，全都吓傻了，谁也不会想到，一直在史书当中才有的东西，竟然在辽阔的国土上面，还有发生，这简直是在挑战人类的良知。

那些五花八门的刑具被展示出来，甚至有些逃出来的底层农奴叙述了自己的经历，社会舆论就更加沸腾了。

生命竟然如此的廉价，那些满口念佛的僧侣，竟然能够忘却众生平等的教条，把上百万的人视作奴隶，任意的杀戮，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

因此舆论强烈要求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改变高原的状况，甚至有些民间组织成立起来。他们派出志愿者，进入高原，要去亲眼见证高原的情况，为那里的民众寻找一条出路。

在“民意”的逼迫之下，张廷兰也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进入了四川。虽然名为小组，但是人员一点都不少，足足有几百人之多，另外从邻近地区，还抽调了三个师的兵力，随时准备开进高原。

组长落到了阎锡山的头上，副组长是陈炯明，他们到了成都之后，先是

发出了一份邀请，希望高原的各位宗教领袖，贵族首领全都能齐集成都，共同商讨问题，探索出一条合适的解决方案。

其实自从舆论大哗之后，高原上也是一日三惊，国防军有多强大，他们不清楚，但是绝对不会有人天真的认为自己能够对抗中央。现在舆论对他们非常不利，这些人都心惊肉跳，寝食不安。

得到了阎锡山的邀请之后，还算聪明的就立刻前来，终于陆陆续续，有几百人汇集到了成都，还有一些人想要负隅顽抗，因此假托身体不适，并没有前来。

阎锡山这手玩得既是调虎离山，也是投石问路，能来的，说明眼中还有中央，可以改造，不必一棒子打死，那些拒不前来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诸位，有些事情就像是小孩子打预防针一样，不管那个孩子怎么哭闹，都躲不过去。因此聪明的孩子会故作勇敢，赶快结束，这样还能从家长手里拿到糖吃。但是有些比较笨的孩子就只会大声的哭闹，结果弄得家长不耐烦，最后依旧要挨一针，把自己折腾的够呛，还什么都捞不到。在这里啊，我希望大家都做一个聪明人，不要误人误己！”

就在阎锡山说这番话的时候，三个师的军队已经分头开进了高原。上缴武器，农奴登记，牧场进行清查。

大批的公务人员，在军队的保护之下，展开了细致的工作。当然有很多人对这些内地的官员不满。他们组织打手，拉起人马，想要反抗，但是军队可不是用来看的。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立刻军队就会展开行动。

将带头闹事的杀掉，其他的人全都充当苦力，送到了西北等地。随着高原清楚的逐渐清晰，分田分地的行动就开始了。昔日里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农奴，终于恢复了自由身，还得到了土地。

主人的家产被平分，他们第一次穿上新衣服新鞋子，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身份证，有了土地所有证。这种感觉就仿佛从地狱的最下层，一下子升到了天堂一样。瞬间不少人家都自觉的把军队，甚至把张廷兰的画像放到了神龛的位置，取代了昔日的神祇。

第八百二十三章远东建省

“拙言，截止6月1号，高原地区已经释放了超过80万农奴，其中有30万人已经初步分得了牧场和田地，预计年内就能将所有的牧场划分完毕。”

王永江笑着说道：“这个阎锡山办事还是非常有能力的，干净利落，只不过搞得这手调虎离山可不怎么光彩，有些人把状告到了我这里，要求彻查阎锡山呢。”

“做梦！”张廷兰毫不客气的说道：“还想着当奴隶主，过人上人的日子，绝对不成。现在光是没收财产已经是便宜他们了，要是再敢折腾，就把脑袋也留下来。”

王永江一看张廷兰杀气腾腾的，就笑道：“拙言，你不会是想把这些人都杀掉吧，这么做倒是一了百了。只是高原除了农奴之外，还有不少自由民，这些人对宗教领袖还有相当的虔诚，要是杀了，只怕会出现叛乱。”

“嗯，没错，正规军并不可怕，就算拉出来十万八万的部队，也架不住一顿炮轰。只是一旦凭借着地形，像一群蚊子一样，和你打游击，就麻烦了。在高原地区，驻扎大军的消耗太大，承受不起啊。”

“既然这样，拙言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妙策呢？”

“无非就是让他们当个富贵闲人吧，只要愿意交出一切权力，定期给他们点钱，然后各级政府当中，留一些职务给他们，也不要什么实权，只是看着过得去就行。”

王永江点点头：“没错，其实我们在蒙古也是这么做的，这些年下来，蒙古的经济持续发展，牧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原本的那些贵胄已经不再做白日梦了，老老实实的融入主流社会。只不过高原和蒙古还不相同。这么办恐怕会有遗祸。”

“哪里有问题？”

“很简单，蒙古虽然和高原再很多地方相似，但是蒙古和内地的交往更加紧密，从满清开始，满蒙就不断的通婚。在蒙古社会当中，世俗力量更强大，宗教影响更低，只要和内地加强交流融合，很快就能奏效。但是在宗教势力根深蒂固的高原，只怕一轮改造之后。还会有反扑啊。”

王永江这话一下子提醒了张廷兰，的确如此，宗教的确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力量。汉人在几千年来，都是弱无神论的国家。从子不语怪力乱神开始，宗教注定了无法主宰中国社会。一旦出现了这种苗头，中国的皇帝也从来不客气。多少次灭佛行动。愣是将一个外来的宗教彻底逼得本土化。

如果说几千年来，中国人信奉什么，恐怕最主要的就是实用主义了，神佛都靠边站。正因为如此，中国对于宗教传统非常强大的社会，是不太理解的。人在蒙昧愚顽的时候，会盲目的笃信宗教，但是一旦有了钱，稍微富裕。能够静下心来，也会去回归宗教。

正因为如此，初步分田分地之后，高原会暂时安定下来，但是旧的传统不消灭，早晚还会有卷土重来的时候。

张廷兰在办公室来回走了几圈，眉头紧锁，脑子中不断的想着各种策略。在蒙古能够成功，主要是蒙古资源丰富，只要把经济发展起来，文教水平提上来，尤其是大力推行汉化，就没有问题。

可是这些策略对于高原来说，就变得十分麻烦，四五千米的高原，在二

三十年之内，都别想把铁路修通，没有基础设施，就遑论经济发展……

王永江也同样如此，他也知道改变高原的难度，忍不住唉声叹气。正在走着，张廷兰突然把目光落在了百宝阁上面的一个弥勒佛上面。

黄玉雕琢的弥勒佛，只有半尺多高，袒胸露乳，笑容可掬，小佛像栩栩如生，看一眼就能让人的心胸开阔不少。

张廷兰也是突然灵机一动，忍不住笑道：“岷源先生，你说这尊佛像如何？”

王永江笑道：“我记得这是查抄庆王府的时候，搜出来的宝贝，这些满清贵胄也的确搜刮了不少好东西。”

“是啊，这尊佛像要是摆在了庙里，只怕要万众瞩目，顶礼膜拜，不知道有多少善男信女要争着抢着烧香。可是放在了这个百宝阁上面，就是一件寻常的摆件而已，最多也就是欣赏一个雕工，赞叹一下巧妙而已。”

王永江堪称当世的智者，一听张廷兰的话，他顿时就露出了一丝恍然，顿时笑道：“拙言，你是想把那些神佛也都请下来么？”

“没错，这漫天的神佛，只要离开了庙，就没有了那缕仙气，久而久之就失去了神奇。”

……

“长官，有二十几个议员联署，要到大总统那里告您呢？”

阎锡山头也不抬，继续的看着公文，只是随口冷笑道：“他们想告阎某人什么？”

“当然是破坏宗教自由了，有些人认为应该尊重传统，有的主张应该徐徐图之，另外还有人说您杀戮过重！”

“过重？”阎锡山冷笑了一声：“我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要是杀的人少了，只怕上头那关都过不去。”

自从进军高原以来，已经陆续有两百多位曾经的贵族被干掉，上千的僧侣被囚禁，另外还有3万多名武装分子被俘虏，全都送到了西北去当劳工。而随着土改的深入，要被清理的人越来越多。

杀戮越多，肩头的压力就越大。只不过阎锡山很清楚，既然张廷兰的态度如此明确，他就只能一条路走到底，根本别想刀切豆腐两面光。要是留下了太多的后患，日后追究起来，那才是真正的麻烦呢。

“不用管那些人，他们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是不找麻烦，上哪体现他们的价值啊。”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又有人跑了进来，急冲冲的说道：“阎长官，大总统的急电。”

阎锡山急忙接过来一看，顿时眼前一亮，才看了几眼，就笑着说道：“大总统果然英明，有了这个命令，我就有主意了。”

原来张廷兰给阎锡山下达了一份强制移民的命令，那些贵族的财产已经全都给分了，并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

如果老实听话，可以拿回一半的财富，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迁居内地，而且每个城市不准超过100户。另外那些自由民也可以选择移民，政府提供工作岗位，两代人均可享受教育优惠。

这招釜底抽薪，不可谓不狠辣，既然发展高原有些难度，那索性就把人迁出来。总之掌控了远东和中亚之后，中国的回旋空间也越来越大，从高原

上迁下来一百万人，也不过是想撒胡椒面一样，顷刻之间就会消失一空。

只要分散到了各个城市，过了一两代人，他们就会彻底同化。内地的生活总归比高原好，愿意走回头路的很少。

至于剩下的一部分人当中，多数都是曾经的农奴，他们分配了大量的土地，牲畜，财产之后，生活也会越来越好。没有了上层挑唆，又能吃饱肚子，过好日子，只要脑筋正常，就不会想着闹事。

阎锡山对于这招迁居内地的决策，也是拍手叫好，立刻就按照张廷兰的意思去落实了。不管那些贵族和僧侣愿不愿意，迁走和毁灭，只能选一条。这些人也终于乖觉起来，只能老实的搬走。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阎锡山也注意了方法，他先从底层下手，把那些小庙，小贵族先迁走，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庞大的权力金字塔的根基就被打破了，顶尖的贵胄想不走也不成了，就这样高原上盘踞了千百年的势力被打破了。

当然这么做也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高原的人口减少了，对于边防非常不利。不过张廷兰也不在乎这些，现在可没有原子弹，任何与中国陆地相连的地方都要小心着，要是敢打中国的如意算盘，就等着输的更惨吧。

就在高原的问题日渐平静之后，张廷兰又抓紧落实了另一项工作，那就是将远东帝国彻底废掉，并入中国的版图。

当初远东帝国就是一张画皮而已，尤其是当俄国人揭露出女王是假的之后，这场游戏就玩不下去了，既然玩不下去，正好索性就尽快纳入中国版图。

而且此时的诸般准备已经差不多了，经过李景林的平乱行动，远东的白俄数量已经下降到了五十万以下，而且还都是老弱妇孺。而汉人的数量则是提升到了三百万，如此巨大的人力优势，已经能保证不出任何的意外了。

整个远东地区被分成了三部分，也就是三个省，贝加尔湖以东，一直到漠河一线，称为北海省，以赤塔为省会。漠河向东，一直到黑龙江入河口以西，称为兴安省，省会设在了海兰泡。至于剩余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则是被划为东江省，省会设在了海参崴。

兴建三省，中国的领土又增加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顿时举国欢腾，报纸更是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些省份的富庶，鼓励移民开发。

随后中国就掀起了有一场移民北疆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些地方到处都是森林，土地肥沃，地下还有大量的矿藏。尤其是黄金，更是让人痴迷的好东西，去远东淘金，成了最时髦的话题。

只要敢于冒险，一夜暴富，绝对不是神话，这股诱惑不亚于毒品，越来越多的人往北跑，而这股热潮带动的移民潮也彻底巩固了对远东的控制。

第八百二十四章结盟摩根

华尔街！

不论是现在，还是后世，都是世界上最顶尖豪富的游乐场，那些手握巨额资本的金融大亨，用着纷繁复杂的手法，包装出一个又一个的诱人的蛋糕，引诱着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不过这些诱人的题材无一例外，都存在着可怕的骗局，真正能在金融赌场里头，一直长盛不衰的只有极少数的财团，他们才是永恒的庄家。摩根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在1913年，老摩根去世，小摩根就继承了庞大的金融帝国，继续成为华尔街最有权势的人物。

在小摩根低调而奢华的游轮上面，正有几个金融大亨在座，而弗雷德就赫然坐在了其中，而且还受到了相当的的尊重，他和小摩根紧紧的挨着。

刚刚到了美国五年多的弗雷德，在美国可谓是风生水起，早已跻身到了顶尖银行家的行列。这个老头到了美国之后，资本就像是吹气球一样，不断的膨胀，与此同时，膨胀更快的则是他的人脉，包括小摩根，卡内基，小洛克菲勒等等名动一时的大人物，都把这位金融新贵视作座上宾。

“我的老朋友，又到了收获的时候，你有什么看法？”

听着小摩根的问话，弗雷德干笑了一声：“这是一个长达十年的布局，不过我担心有人会从中作梗。”

“哦？”摩根顿时把眼睛瞪圆了：“你难道认为还有人敢在这块土地上，和我们对抗么，就算是美国总统，一样不可能！”

弗雷德轻笑了一声：“总统和总统是不一样的，这其中的差别，大概就像人和人的差别一样！”

摩根面色凝重的说道：“你是说东方的那位强人也懂金融。而且还想通过经济危机捞上一笔？”

“那个家伙简直就是妖孽，我想计算他不懂的东西，或许比懂的东西要容易一些。”

“老朋友，你是说中国人会提前动手，我倒是察觉了中方资本进入了美国，而且似乎你还给帮了不少的忙，但是他们能这么精准的掌握时机么？”

正在说话之间，突然有人慌慌张张的送来了一份电报，当这份电报放在了小摩根面前的时候，他顿时把眼睛瞪圆了。忍不住说出了经典的三字经。

上面的内容很简单，法国巴黎股市下挫百分之一！

美，英，法最为西方金融最发达的三个国家，股市和期货市场是紧密相连的。在一片繁荣之中，三国的股市和期货全都一同走高。甚至到了一个疯狂的时候。只要敢买。就能赚钱。

当所有人都失去理智的时候，毫无疑问，这又是剪羊毛的前奏，只不过在什么时机采取行动，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

摩根他们都在等待，等待最癫狂的时刻。可是这时候巴黎的股市突然出现了问题，让摩根感到了不妙。

他也顾不得享受惬意的阳光了，急忙让人去调查情况。这些金融集团的力量甚至超过了政府，很快完成的情报就送了过来。

就在市场刚刚开盘的时候。巴黎的期货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量的空单，矛头所指，就是美国。虽然还有大量疯狂的人跟进，并没有造成金融市场的

太大波动，但是无论是期货，还是股市，都出现了下跌的态势。

“魂淡！这群卑劣的中国人，他们想要做偷窃的小老鼠么？”

作为金融帝国的掌舵人，小摩根一贯沉稳老练，虽然是喊着金汤匙长大，但是老摩根的家教极其严厉，小摩根也早早的继承了老爹的狠辣，熟悉他的人还几乎没有见过如此愤怒的小摩根。

其实这也不怪小摩根，原因很简单，大萧条固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而金融财团在其中推波助澜，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好不容易将一锅汤快要熬好了，浓郁的香气已经飘了出来，就等着享受美餐，可是这时候中国人突然扔过来一颗老鼠屎，换成谁都要骂娘。

好在小摩根头脑非常清醒，他急忙让人把弗雷德请了过来。干瘦的弗雷德走进了摩根的私人会议室，对于周围的奢侈摆设，似乎一点都不在意，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越是如此，小摩根就越是生气，这个该死的家伙绝对已经知道了情况，小摩根强压着怒火，勉强的笑道：“老朋友，你对中国的情况最熟悉，你能告诉我中国方面在做着什么打算么？”

弗雷德微微一笑：“我当然不清楚中国的想法，但是我愿意为您从第三者的角度，分析一下情况。首先我认为中国人并不是想坏事，相反他们是想和您合作。”

“什么？”小摩根顿时把眼睛就瞪圆了：“这世上有这么荒谬的合作么？弗雷德你能不能找一个更好笑的笑话？”

“您先冷静一下，听我说完，您先要弄清楚，中国人坏了您的计划，他们有什么好处。另外就算他们真想要坏事，为什么只是在巴黎动手，而不是对伦敦下手。”

弗雷德这两句话问完，小摩根终于冷静下来，脸上也露出了沉思。没错，弗雷德一下子点中了关键，中国最为一个刚刚从走上工业化的国家，有多少家底。只要张廷兰脑子清醒，就不会想着和西方资本对抗。

而且正如弗雷德所说，伦敦比起巴黎的金融市场更发达，和美国联系更紧密，如果对伦敦下手，效果岂不是更好。

想到这里，小摩根紧紧的盯着弗雷德，疑惑的问道：“既然如此，那中国人的动作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存在感而已！”弗雷德笑道：“中国人想要的无非是资本和技术而已，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场盛宴，想分一杯羹。但是他们又清楚，没有您的配合，他们拿不走想要的东西，因此才会在这个时候显示一下实力。然后迫使您能够重视中国，并且和中国进行合作。”

“妄想，我们辛辛苦苦布下的局面，凭什么让中国抢到好处。”小摩根气哼哼的说道：“在美国，摩根就是金融的霸主，没有人可以占我们的便宜，中国人更不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弗雷德看着暴怒的小摩根，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依旧带着十足的微笑。小摩根也感到了他的异样，因此不快的说道：“弗雷德，你和中国人之间绝对有合作，这里是美国，他们捞不到任何便宜！”

“我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东方的古老智慧非常让人着迷，他们常说一句话，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您愿意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破坏了摩根家族几十年的布局么？”

弗雷德这一句正好戳中了小摩根的痛处，他顿时就安静下来，原本高涨的情绪，也消失了。

说起摩根家族，就不得不提神秘莫测的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个被称为第六帝国的庞大家族，手中究竟握着多么惊人的财富，恐怕没有人清楚，他们在一两百年的世界历史当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也没有人能弄清楚。

但是循着历史的足迹，还是能够看出一丝端倪，摩根这个华尔街最耀眼的家族，其实不过是罗斯柴尔德放在新大陆的代言人而已。

不过随着美国经济的腾飞，摩根的势力越来越膨胀，与此同时，经过了一战之后，欧洲受到了重创，连带着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受到影响，对外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在这场经济泡沫背后，还藏着主仆之争，摩根希望彻底摆脱老主子，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则想收回权力。

这种时候，任何一份力量都是宝贵的，现在中国也握着几十亿的资本，如果能够毫无保留的支持摩根，罗斯柴尔德的计划就会破产，反之小摩根独立门户的设想就要落空。

在沉思当中的小摩根突然一把抓住了弗雷德的胸口，脸几乎贴到了他的脸上，喘着粗气说道：“告诉你，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告诉中国人的，你这个泄密的魂淡！”

弗雷德露出了一阵苦笑：“摩根先生，这也是我最苦恼的事情，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东方的那位强人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就连这些隐秘，他都一清二楚。我有时甚至觉得他就是一个魔鬼，靠着出卖灵魂，换得撒旦的指点。”

小摩根松开了手，靠在了沙发上面，面色凝重，半晌才说道：“你去告诉中国方面，我可以和他们合作，但是他们必须听从我的指挥。”

弗雷德摇了摇头：“摩根先生，要是完全听您的，他们肯定捞不到什么。我也把事情挑明了吧。他们要同你一起分享股市的肥肉。不过张廷兰做出了保证，他们会用四分之三的所得采购美国设备和技术，其中将优先流到您控制的公司。”

小摩根一听这话，顿时皱起了眉头，股市只是博弈的开始，毫无疑问如果在大危机之后，摩根控制的公司能得到巨额订单，等于是把胜利彻底坐实，红盾家族再也别想回来了。

可是小摩根又摇了摇头：“他们不愿意相信我，我也不愿意相信他们，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按照约定进行采购呢！”

弗雷德笑着说道：“摩根先生，中国人的想法和我们不太一样，尤其是那个张廷兰，据我所知，他的多半家产都投在了国家上面，对于他来说，只有两样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强盛的国家，一个是绝对的权力，至于资本，根本不在他的眼里！”

第八百二十五章黑暗的日子，收获的日子

任何一个中国人，提起抗战时候为数众多的汉jian和伪军，都会感到痛心疾首，毫无疑问这是整个民族的耻辱，但是任何事情都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为何民国会汉jian遍地，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恐惧，根深蒂固的恐惧！

正是因为恐惧，让相当一部分人不惜屈膝降敌，出卖祖宗，而这种恐惧感是从鸦片战争培养出来的。一次次的失败，不断的割地赔款，将中国人最后的自信都几乎碾碎了，整个民族都提洋se变。

山县有朋一手炮制了侵华的策略，他把这些事情想得很清楚，就算这次挑起事端有些不适合，破坏了日本的战略部署，但是日本人也不能退缩，必须把中国压服，才能树立起日本不可战胜的形象。

尤其是这一次日本兵被消灭了三百人，这要是传开了，绝对是打脸的事情，日本人不能没有动作，不然威信何在，还怎么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无忌。

“首相，你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山县说完之后，就不发一言了，此时老家伙已经做好了弃子的准备，让军队先闹起来，日本拿到好处之后，列强有所不满，他就把大隈重信抛出去，让他辞职承担罪责。

大隈重信在山县这里讨来了圣旨，就向哈巴狗一样去准备了，首先他就否认了大量日本士兵死在了东北，而是简称有一批日本侨民无故失踪了，要求奉天方面必须进行配合，寻找到失踪侨民，确系有日本人被杀害，大日本帝国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保护本国侨民。

他的声明发出之后。大量的日本人外交人员应声而动，同时向北洋的段祺瑞和奉天的张作霖施压，大有不解决此事，日本就要动武的态势。

老张肩头的压力骤增，好在老张也有了准备，不能日本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要把丢失的侨民资料提供出来，奉天还要仔细核对。

当然这只是托词，敷衍日本而已，老张还通过关系。联系了美英俄等国，将一部分照片送到了他们的手上，证明日本在东北进行军事行动的事实，请求列强施压。

除此之外，老张还向北洋政府送去了密电。要求段祺瑞政府出面，维护东北的安定。不能坐视三省糜烂。

老张积极的动用各种关系。所有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争取尽快将吉林和黑龙江安定下来，有了稳固的后方，才能够和日本人继续周旋。

而此时吉林的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孙安虎率领着军队，快速占领了省城吉林。张廷兰又派兵控制了长春到哈尔滨之间的铁路要冲，基本上大局有了保证，剩下的就是继续清剿匪徒，恢复地方治安。

另外黑龙江的局势也出现了扭转。许兰洲虽然在黑龙江势力最大，但是也没有做到一手遮天，其中骑兵旅旅长英顺，黑龙江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巴英额，还有省长毕桂芳都有不弱的势力。

这三个人都是满人，本来按照张廷兰的想法，应该把他们都铲除，免去祸根。不过张作霖认为眼前局势紧张不宜折腾，因此对这三个人进行了说服，尤其是英顺知道奉军和俄国人还有联系之后，就更不愿意和许兰洲合作了。

老张答应保证他们的地位，这三个人全都站出来反对许兰洲，而此时吴

俊升又击败了许兰洲的部队，随后在毕桂芳的配合之下，吴俊升顺利进入了齐齐哈尔。

“黑龙江大局已定啊！”张作相接到了吴俊升的电报，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别管经历了多少麻烦，至少奉军把触角伸到了黑龙江，吉林也没有丢失，这笔买卖还是赚到了，而且还是赚大了！

“爹，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咱们还差最后一关没有闯过去啊！”

“你是说日本人？”

“没错，如果日本人继续对奉天施加强大的压力，我们就没有时间整合三省，甚至还要把大军调回奉天，应付日本人，两省只会得而复失啊。”

“小日本这次吃了大亏，死了三百人，丢了面子，又失了里子，他们会善罢甘休才怪呢！拙言，你和爹说实话，你有没有别的准备，要不然这一关不好过啊。”

“爹，实不相瞒，您老调任东边道的时候，我不就提出了一个设想，要在鸭绿江沿线设防么。我已经派遣了一批负责屯垦的部队过去，这一番清理下来，发现了两三万的朝鲜非法的移民。”

张作相的脑子显然没有转的不够快，他有点适应不了张廷兰的跳跃模式，这些朝鲜人和对付日本有什么关系啊！

张廷兰也看出了老爹的疑惑，因此解释道：“爹，您知道几年前的朝鲜义兵运动？”

“当然知道了，正是晚清的最后几年，日本要吞并朝鲜，原来朝鲜的军队被解散了，士兵都站出来反对日本人，听说有几十万人参加，不过都被日本镇压下去了，你提这事干什么啊？”

“在清理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批朝鲜义兵，他们在国内撑不下去了，就逃过鸭绿江，跑到中国安身，他们的人数不下一千人。”

张作相脑筋也不笨，很快就想明白了张廷兰的意思，紧忙说道：“拙言，你是准备用围魏救赵的办法，利用这些朝鲜人闹事，去吸引日本人的jing力么？”

“没错，我虽然很讨厌这些高丽棒子，但是不得不承认，他们还是很有反抗jing神的，逃到中国的朝鲜人也不甘心失败，甚至组织起来，希望复国。而且我还听说被囚禁在日本的朝鲜高宗李熙死了，正好能以此为借口，让朝鲜人折腾起来。”

“拙言，这么干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要想让朝鲜人闹事，咱们就要给他们提供武器，提供经费，只要他们打过去，日本人肯定知道这些人是以东三省作为基地的，这不是给他们制造口实么？”

张作相也的确问到了关键上，奉天和日本双方实力差距太大，要是让日本人抓到了奉天的把柄，这就不是在牵制日本的jing力，而是变成了玩火**，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张作相也难免担心。

上一次日本人的军列被奉军给劫了，差点就惹出了大麻烦，幸好张廷兰引爆了日本国内的矛盾，米sao乱爆发，让日本政府焦头烂额，才给了奉天喘息之机。

这件事情张作相当然十分清楚，他也知道其中的危险，如果只要算计有一点失误，就会给奉军惹来塌天大祸，他不能不谨慎从事。

“爹，您老放心，我才不会傻乎乎的让朝鲜人以咱们这里为基地，然后去

打日本人，这不是惹祸上身么，咱们要用不对称的方式，对日本人进行打击，一举动摇他们在朝鲜的统治基础。”

其实张廷兰仔细想过了，指望着朝鲜人明刀明枪的和日本人对着干，根本没有效果，就算是让他们去打游击战也不行，半岛狭小的地形，还有朝鲜人榆木疙瘩一样的脑袋，决定了他们根本玩不转游击战。

而且游击战想要发展起来，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根本不足以吸引日本人的注意力，也起不到轰动的效果，日本人依旧会继续对奉天施压，张廷兰想来想去，就想到了后世的911事件。

恐怖分子的惊天一击，彻底扭转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战略，影响力甚至可以和珍珠港事件媲美，这种恐怖袭击成本最小，收益最大，起到的震撼作用也最好，能够极大的动摇日本人对朝鲜的统治。

而且由于参与的人员很少，想要抓住奉天的把柄也很困难，因此张廷兰就锁定了这种廉价的方式，给予日本人致命一击。

早在张廷兰知道日本人插手的时候，他就已经派了冯永双暗中把袭击人员选好了，这次行动必须仔细谋划，不能有任何的疏漏，还要保证获得最大的袭击效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一番筛选，选定了一个名叫韩勇哲的朝鲜人，他原来是朝鲜的学生，父亲死在了义兵运动之中，和日本人有着血海深仇，他最崇拜的人就是刺杀了伊藤博文的朝鲜志士安重根，他发誓要效仿安重根，用自己的生命，给予日本人最大的杀伤，让自己的名字变成日本人的一个噩梦。

“韩勇哲，这是你的新身份，你将作为一个朝鲜富商的儿子，回到汉城，名义上是采购商品，投资经贸，以此作为幌子，接近日本总督府，实施行动计划。”

“是！”韩勇哲兴奋的向冯永双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又问道：“长官，我需要用到足够的炸药，还要有一些传单，用来揭露日本人的罪恶，他们杀害了高宗皇帝，我要让所有朝鲜人都知道这一点，在我殉国之后，希望朝鲜人能够行动起来，共同反抗日本人的侵略，光复国家！”

“你放心，我们都有妥善的准备，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忘掉这里的一切，同时要暂时忘掉血海深仇，你就是一个商人，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士。”

冯永双拍了拍韩勇哲的肩头，作为一个江湖人，冯永双还是很佩服这种荆轲式的勇士的，因此说道：“我相信你绝对会被朝鲜人铭记的，你是真正的勇士！”

第八百二十六章吹泡泡

36亿元，加上本钱，超过50亿美元，100亿华元！

这笔巨款相当于中国一年半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三四年的财政收入！只要拿到了这笔巨款，中国就像当年得到了甲午赔款的日本一样，国家的发展就彻底进入了快车道。

因此得到了确切的数据之后，内阁的高层无不欢欣鼓舞，军工，企业，科研单位，各大学校，全都在拟定人才招揽计划。

王永江还特别找到了张廷兰，笑着对他说道：“拙言，依我看这次招揽人才的重点最好放在工人上面，工人和科研人才的比在7比3就行。科研人才什么时候都能弄到手，而高级技工可不行，这块正是咱们缺少的。”

很多人都认为对于国家来说，科研人才最宝贵，尤其是某些领域的领军人物，更是一个国家科研力量的中坚。

其实这种认识也存在一个误区，在工业生产之中，研发很重要，但是工业实现同样重要，甚至要比研发更重要。科技创新可以拿出一百件，一千件的东西，最后证明能够大规模制造的，或许只有一两件。

而支撑工业实现能力的，就是高级技术工人，这帮人才是工业体系的核心。而且他们大多数都默默无闻，很多人都把一辈子奉献给了一个工厂，外人对他的作用，一点都不清楚。

即使在工业发动的后世，有些工厂也往往因为一个老工人退休，结果突然造成次品率大幅度提升。工业生产之中，有很多只能心领神会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王永江才提醒张廷兰，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级技工上面。

科研人才相对集中。而且流动性也大，只要开出足够好的条件，不愁挖不到墙角。而技术工人却不行，眼前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必然会波及到了工业领域，企业成片的倒闭，工人失业。可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是能趁机弄回来三五万万的4.5级技工，再有一些8级技工。

中国的工业产能至少能提升一倍，而且有了这些人才支撑。再加上本国的培养，到了二战的时候，中国至少能拉出二三十万中高级技术工人。有了这些工人，毫不客气的说，就有了和世界强国较量的资本。暴兵的时候，虽然不会像美国那么夸张。但是超过俄国还是轻而易举的。

王永江的提醒十分有道理。张廷兰也笑道：“岷源先生，这个意见太好了，让他们下面的人注意一点。其实不光是美国工人，最好能从德国弄到一批，别看这次危机的中心是美国，但是真正受创最严重的还是刚刚战败的德国。”

“呵呵。话是如此，可是德国人也帮了咱们不少，要是再去挖墙脚，只怕不好吧。”

“错。这怎么是挖墙脚呢，我们不过是把人才先借过来，给我们用十年八年的，要是他们愿意回国效力，我当然开绿灯。说起来给中国服务总比给美国人干活好吧，那才是肉包子打狗呢！”

正在说话之间，王树翰匆匆忙忙的跑了过来，他脸上变颜变色，直接来到了张廷兰的面前。

“大总统，有麻烦了！”

张廷兰的脸色也瞬间阴沉下来，周围的阁员也感到了情况不妙，因此纷

纷瞩目。王永江看了一眼王树翰，示意他到旁边的小会议室。

张廷兰，王永江，王树翰三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小会议室之中，王树翰脑门上面已经浸出了汗水。

“大总统，西方的银行采取了封锁的态度，不只美国银行，英国的渣打，法国的巴黎银行，一同下手，限制资金交易。”

“魂淡！”张廷兰脸色顿时就更难看了，好几十亿的资本在外面，这些银行一封锁，就别想把资金撤回来。美国已经乱套了，这些资本留在美国，随时都有出问题的可能，几年苦心经营的心血，要是就这么没了，那可就什么计划都完了。

王永江也忍不住问道：“他们光是封锁么，还提出了什么条件？”

“摩根方面建议我们开发金融市场，降低准入门槛。”

张廷兰一听这话，顿时就看透了这些银行家的想法。很显然他们这是想把所有国家都一勺烩了。

早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张廷兰就动手处理了上海的问题，金融泡沫已经被挤掉了。不过人总有投机的心里，美国股市疯涨，中国经济一片看好，再加上战场的胜利，诸多的利好消息，让股市再度膨胀起来。

当然这种膨胀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可是如果放宽了限制，西方资本涌进来，肯定会推高股市，然后再撤资离开，就像他们在美国做的一样。

到时候中国人辛辛苦苦积攒的家底，肯定会被金融大鳄卷走大半。中国可没有美国那种实力，搞不好会元气大伤。

“当初我们要挟摩根，结果现在股市崩盘，摩根反而占据了优势，要来要挟我们了！”张廷兰叹了一口气：“这帮金融家简直翻脸比翻书都快，简直可恶透顶！”

“大总统，事情不好了！”刘少卿又匆匆的闯了进来，急忙说道：“我们在美国的工作人员，刚刚探知，有人向华尔街日报投稿，指出这次金融危机有外国势力插手，要求政府进行查证。”

一听到这话，在场的三个人眉头都拧成了一个大疙瘩，这是要让中国被黑锅啊，果然够狠辣。

“少卿，文章发出去没有？”

“还没，被我们用五十万美元买了下来，不过我担心这只是一个警告。”

“没错，摩根这是向我们下战书了。”张廷兰在地上转了几圈，然后猛地抬起头说道：“答应摩根，开放金融市场，他们能来多少就来多少。”

王树翰顿时脸色就变得严峻起来：“大总统，这么干恐怕不成吧，要是股市全面崩溃，我们捞得这笔钱，至少要损失一半，才能填上股市的窟窿，得不偿失啊。”

“不必说了，无论如何，先把资金弄回来再说，他们敢耍赖，到了中国的地盘，我同样能耍赖，就看咱们谁能玩过谁！”

王永江和王树翰一听顿时都明白了，张廷兰这也是缓兵之计。他们立刻心领神会，你能做初一，我就能做十五，看谁能玩过谁。

电波飞越大洋，摩根很快收到了中国的消息，这位金融的霸主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别管什么人，都别想从他手上占到便宜，东方的强人也一样。

中国金融市场虽然比不上美国，但是毕竟够大，只要携着大胜之威，再

中国复制美国的成功，他们又能赚得钵满盆满。

反复看了几遍电报，确认无误之后，小摩根终于下达了指令，答应放宽了对中国的控制。

一直在纽约待命的张嘉璈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也顿时松了一口气。这些天他是战战兢兢，大喜大悲，拿到了这么多的资金，要是弄不出去，他可就欲哭无泪了。不过好在问题终于解决了，现在还是尽快把资本转移走，这才是当务之急。

“张先生，国内密电。”

张嘉璈正准备去安排，结果国内消息传来，他急忙打开一看，随即眼前一亮。按照上面的指示，这些资本不要先转移回国内，而是转到意大利。然后再通过南华，日本等地，汇到国内。

做出这个决定的正是乔岚芸，她也玩钱玩了多少年，很清楚美英法等国背后的财团穿一条裤子。要是走他们的银行，就会留下蛛丝马迹，这些人随时可以下手。贸然将巨资汇到国内，也会引起舆论的反弹。而且回来容易，再走出去就难了。

因此想来想去，就做出了决定，把这些钱先弄到了意大利去。现在执政的墨索里尼还算是一个强人，可以无视财团的压力。而且意大利正好处在欧洲，钱放在这里，还能在欧洲的金融市场折腾一下。再去抄底德国也会容易很多。

不过显然要想放在意大利，也要交过路费的，因此张廷兰亲自决定，向意大利订购一艘战列舰，就以为智利设计的军舰为蓝本。

当然中国也做了一些修改，比如速度要提升到30节，同时防空火力要增强，防御能力也要强化，因此这艘战列舰比起给智利建造的要大3000吨。满载排水到了35000吨，造价也高达5000万。

收到了这笔昂贵的过路费，墨索里尼这个家伙也相当灵透，立刻和中国采取了合作的态度。他不只拍着胸脯，保驾护航，还动用了一些国库资本，和中国下手，也小赚一笔。

“拙言，这次我们在美国赚到了36亿元，扣除手续费，转移损耗，大约到手的有32亿元。在英法我们做空美国的期货，也拿到了6亿元的利润，另外德国和日本的股市也都应声下挫，我们一共捞到的资本大约是40亿美元！”

听到了乔岚芸的介绍，张廷兰眼前顿时飘过无数的票子，兴奋德一把揽住了她的腰身，在地上连赚了三四圈才停了下来。

“老婆，这下子我就不用为钱发愁了！”

“拙言，只怕没有这么乐观，中国的股市在过去的一个月涨了百分之三十，越来越多的资本都进入了股市当中，很显然西方人又在吹泡泡了。而且这一次还是全球资本都加入其中，吹的速度比美国还快，你要是不加提防，风险绝对不小。”

“你放心吧，他们有资本，我有枪杆子，想要和我斗，他们还不够分量！”

第八百二十七章帝国坟墓

29最后的两个月，气氛格外的肃杀，全球仿佛都提前进入了冬季一般，美国股市崩盘，300亿的资本蒸发一空，那些投资者全都欲哭无泪。

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年之中，美国的发展是有着严重问题的，比如工业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但是农业却始终落后，工人工资也没有提高，结果造成的就是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加剧。

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加，结果那些金融天才就玩起来资本的游戏，大量的借贷，大搞超前消费，造成了资本市场欣欣向荣的假象，将真正要命的东西掩盖了起来。

而等到金融市场崩溃之后，数以万计的企业宣布破产，全国三分之二的家庭陷入赤贫，失业人口暴增。

在这种时候，如果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或许还能挽回，但是胡佛总统坚信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会进行自救。针对民众的贫困，才采取邻里互助的模式。结果造成了非常荒谬的问题。

比如庞大的摩根银行，只要管公司周边几十户的问题就可以了，而一个处在半失业状态的人，却要负担身边完全失业人的生计，这种救助也就成了一个笑话。

这是不是胡佛智商低下。或者说他是天生的白痴呢？当然不是，道理很简单，胡佛要为那些金主效力。金融大鳄光是卷走了资本市场的暴利还不够，他们还要让国家在危机之中，继续沉沦下去。然后借助这个机会，好抄底优质资产，再发一笔横财！

正因为如此，到了30年初，美国登记失业人口超过了600万。而隐形失业，半失业的人口甚至可能逼近一千万。与美国经济联系最紧密的德国失业超过了500万。一直仰赖美国市场的日本失业也突破100万，而且相比失业，更让日本恐惧的是贸易额的急速下跌。

与最高峰相比，日本对美出口下跌到了只有两亿元左右，不足原来的一成，而且还在继续下降之中。失去了美国市场，狭小的日本四岛一下子就变成了死岛，除了扩充军备，准备对外扩张。就别无选择了。

英法两国至今没有从一战的创伤中走出来，经济崩盘，这两国也好不到哪去，纷纷中招。整个世界一片的哀嚎，而在这种环境之中。只有两个国家相对安宁，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

俄国搞计划经济。几乎和世界处在两个平行时空。越是经济危机，俄国人就越高兴，斯大林刚刚在中国的手上尝到了败绩。对于发展工业的决心，斯大林是前所未有的强烈。

他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大量的倾销农产品，换取宝贵的资金购买机器。乌克兰的大平原上，出现了数百万的饿殍，不过这都不再钢铁统帅的心上了。

相比俄国，中国更受大家的瞩目。这算是最后一个大型的自由经济体了，中国究竟能不能幸免于难，大家也都在观望之中。

不过中国的股市，房市却不断上涨，价格屡创新高，显示世界对中国还充满了信心。当然这只是表象，中国高层都清楚，这只是剪羊毛的前奏而已。

张廷兰已经连续召开了3次经济会议，内阁的主要成员，新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全都聚在了一起。

作为经济的权威，政府的大管家，王永江首先发言了：“诸位，西方金融资本涌入中国，这个态势非常明显，如果果断采取措施，打压股市，同时把放松的金融管制重新收紧，我们有望让这些金融资本割肉退场。”

“既然如此，那就立刻动手吧。”章太炎立刻说道：“这帮家伙一个个都不安好心，让他们倒霉，天下人只会拍手称快。”

王树翰苦笑了一声：“事情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要是先采取行动，就会落下口实。各国政客都因为经济危机焦头烂额，要是我们冲在了前面，一定会成为最好的靶子，遭到联合攻击。”

财政部长阎泽浦也说道：“大总统早就下达命令，让各部委联合编列采购清单，我们要买的东西非常多。如果将西方金融财团得罪死了，只怕会影响我们的采购行动，我认为不得不仔细权衡啊。”

张廷兰这时候一直没有说话，其实他心里也清楚，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不可能靠着一刀切就解决问题。上次金融大鳄已经吃了一次亏，如果他们没有把握，是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正是看准了张廷兰还是有求于人，因此才会肆无忌惮的冲到中国市场。这些国际金融家都是智商最高的一群人，想要和他们较量，的确要加着一万个心眼，分寸火候实在是太重要了。

大家伙争论了半天，也只好将目光落在了张廷兰的身上，想要听听他的意见。

“诸位，对于弱者来说，危机就是危险，而对于强者来说，这就是机遇。我们当然不能任由西方资本予取予求，不过也要正视中国社会的问题，有些垃圾毒素也应该清理了。”

张廷兰的话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这些年工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致命问题，第一个就是数量有了，质量跟不上。第二个就是新的企业家无法崛起，主导经济的依旧是权贵世家。

从奉天的时代算起，几个著名的企业家都受到了政府的扶持，甚至和高官沾亲带故，就连张廷兰也不例外。另外张廷兰以军人福利的名义，也创办了大量的公司，把持了很多行业。这些产业靠着权力的庇护，竞争力非常弱，而且革新技术的动力也不足，发展到了今天，这些企业已经成了国家的包袱。

张廷兰不是不清楚，但是他自己就是罪魁祸首，不只他有大量的产业，就比如岳父周家，就比如乔岚芸的哥哥乔瑞轩，这些都是家里人，没有适当的机会，他们也没法下手。

而眼前这场危机就给了张廷兰大刀阔斧改革的借口，把中国经济彻底引入正规化，市场化。正所谓大浪淘沙，张廷兰也想真正扶持一批企业家，让他们能够成长起来，去和世界竞争，只要这样，才能撑起中国经济的天空。

王永江是最了解张廷兰心思的人，一听他说这话，顿时就清除了张廷兰的打算。从自己身上割肉，这需要大勇气，大魄力，张廷兰能做到这一点，他也忍不住暗中竖起了大拇指。

“大总统，既然您有这个想法，只怕金融市场就要大洗牌了。我们是不是该给一些中小投资者一点警讯，免得他们倾家荡产呢？”

“可以，但是时间有限，能听得懂的就懂了，如果听不懂，那就是自己找死，我们也没有办法。我相信经过这次的洗牌，经济局面会像涅槃重生一般，突飞猛进。”

……

“鞍山钢铁又涨了，又涨了！”

“那还用说，也不看看鞍山钢铁是什么公司，那是大总统一手扶持起来的产业，还能差了。回头我准备把杭州的一处宅子也当了，全都投进去。一年下来，我只怕就能多两三处宅子。”

上海证券交易所前面人头攒动，热闹无比，每天都有大量的投机客前来，华尔街沉寂了，上海发展起来，很多人都戏称这叫西边不亮东边亮。

可是就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之时，突然鞍山钢铁，还有几家公司的牌子都被摘了。其中包括大连造船，南海石油，奉天汽车等等，全都是股民眼中的宠儿。

一下子全都被停牌了，大家惊讶到了极点。证券所很快就给出了答案，这几家公司涉及国防工业，要进行股份制改造，清理股权，为了避免对市场影响过大，因此暂时停止交易。

这个消息传开之后，一股恐慌的氛围迅速扩展，可是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另外十几家企业也先后遭到了调查，他们的问题主要是财报不合格，里面存在严重的漏洞。

中国政府的这一连串动作，看似是在整顿本国企业，实则是把外国资本给套住了。进来的这些资本也重点炒这些绩优股，结果暂时停盘了，他们也没法套现离场，这不是天大的麻烦吗！

原本金融资本是想要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结果此时资本陷进去了，他们还不敢让股市崩盘，不然这些资本就废了，这种不上不上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这帮人只能拼命的做中国政府的工作，甚至不少人都直接找到了张廷兰，美英等国也频频施压。可是中国政府就是一个口风，我们是处理内部经济问题，只要完成，一定尽快恢复金融市场，绝对不会让各国投资者失望。

面对这种千篇一律的答复，这些金融大鳄都气疯了，他们一分钟几千万上下的，哪有时间和中国磨烦啊！

可是偏偏这时候，张廷兰又离开北京，前往西部视察。这次行动当然是为了躲事，不过张廷兰也要见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富汗的国王，准确的说是前国王阿曼努拉！

阿富汗号称帝国的坟场，英国人在这里倒霉，俄国人倒霉，美国人又紧紧相随。大国相继折戟沉沙，但是却有乐其不疲，原因很简单，就是阿富汗太重要了，只要控制了这里，就捏住了亚欧大陆的心脏。

张廷兰雄心勃勃，想要恢复中华的地位，自然不会放过阿富汗！

第八百二十八章雄心勃勃的抄底行动

阿富汗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每当—个帝国站在了世界巅峰的时候，都会去攻击阿富汗，而这也往往代表着一个帝国走向下铺路，惨一点的如苏联退兵之后，国家就崩解了。

如果对阿富汗下手，也是张廷兰一直头疼的问题，这个欧亚大陆的心脏不能不拿到手中，但是如何控制阿富汗，避免走其他国家的老路，却是一件大麻烦。

就在几个月之前，阿富汗刚刚遭遇政变，国王阿曼努拉被赶下台。这位国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在�романов年登基，同一年英国人就掀起了第三次英阿战争，一共三万多英军以印度为基地，猛攻阿富汗。

结果装备精良的英军竟然败在了阿富汗人之手，阿曼努拉带领着阿富汗赢得了独立的地位，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这位战场上的英雄竟然在十年之后，遭遇政变下台，流亡到了中国，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此时张廷兰就和这位国王并肩走在一起，阿曼努拉还不到90岁，也相当的年轻，只是遭遇政变，神情十分的落寞。

张廷兰笑着说道：“国王陛下，我有一个冒昧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问？”

“总统先生，有人建议我流亡印度，有人建议我去苏联，但是最终我选择了中国，就是想知道您的看法。据我所知，在十年前，中国和阿富汗处在类似的情况之下，都被列强控制，但是这些年中国的改革成效巨大，而阿富汗却陷在了泥潭之中。”

“国王陛下，我听说您的一些改革措施是效仿土耳其的，也走进行世俗化，比如你颁布宪法，取代宗教法规，甚至鼓励女子上学，这在穆教之中，都是不被允许的。能做出这个变革，也足见您是真心希望阿富汗能够富强起来，我本人也对您的勇气感到钦佩。”

张廷兰这话并非是说谎，如果阿富汗能沿着阿曼努拉的道路走下去，说不定宗教势力早就被瓦解了。

“国王陛下，恕我直言，您的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只不过是蜻蜓点水。”

阿曼努拉一脸的疑惑，忍不住问道：“总统先生，我已经准备推行选举制度，选出民选国会，然后施行政教分离，让男女同校，推行世俗化的教育，难道这些还不够么？”

“国王陛下，有一家穷人和地主对面住着，有一天这个穷人发现地主穿了一件貂皮大衣，他就要穿貂皮大衣，听说地主一顿吃八个菜，他也要吃八个菜，看见地主买了一辆新车，他也要买车，他认为只要地主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就一定能够过上地主一样的日子，您觉得这么做行么？”

“当然不行，他是穷人，怎么能和地主攀比呢！”阿曼努拉好歹也是当过十年国王的人，他说到了这里，顿时就说不下去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分明就是张廷兰所说的那个穷人，没有资本，却想完全效仿西方，也难怪会出问题！

“国王陛下，穷人要想过富人的生活，最主要的是挣钱，这是最浅显的东

西。

在国政上面也是如此，逐渐让国家富裕，逐渐强盛，然后在小步快跑，不断的推动各项改革，这才是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偏偏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被西方的一些表象欺骗，只看到了一点皮毛，就急着。在中国也有大量盲目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在我看来，他们正是让一个重兵缠身的人，按照竞技运动员的标准，进行训练，国家早晚都会被折腾死！”

最后照搬西方制度的国家并不少，但是二战后照搬的国家多数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希望到失望，一种失望到绝望。而且更加吊诡的是没有一个国家是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完成工业化的，这对于那些整天吹嘘西方的人，是重重的一记耳光。

说到底原因很简单，就是经济决定政治，没有完成工业化，没有积累大量的社会财富，就别想玩选举这种奢侈的把戏。

听到了张廷兰的分析，阿曼努拉脑门上面已经冒汗了，回想过去的种种，他做的错事何尝少了？这次被赶出了国内，很大程度上因为他要求全国民众改穿西装，抛弃原有服饰，因此才出了问题。

“总统先生，多谢您指点迷津，要是能早点聆听您的教诲，我就不会落到今天的地步了！”

张廷兰心中暗笑，要是不落到今天的地步，恐怕也不会真心听自己的话。张廷兰微微一笑：“国王陛下，现在想清楚也不晚，您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阿曼努拉顿时身体一震，迟疑的问道：“总统先生，您愿意支持我么？”

“当然可以，不过我建议您先在阿富外的边境积蓄力量，然后重新梳理您的治国政见，只要时机恰当，就可以反攻阿富汗。”

所谓的政见，当然是中国方面的帮着草拟的，这一次完全抛开了全盘西化的华而不实的东西。主要内容就是两条，第一是富国，第二是消除饥饿。

富国就是要充分利用阿富汗有利的地形，发动贸易。尤其是中国和伊朗达成了军售合同之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张廷兰就准备从xīn奷g出发，通过阿富汗，修建铁路到伊朗。

随后还可以把土耳其拉进来，这样中国的货物就能通过陆路，一直送到了欧洲。对于沿途的经济是巨大的带动，对中国也是利好消息。

一旦做成了，阿富汗的商人都能从中得利，很显然这些人就被拉了过来。

至于饥饿的问题，张廷兰则是建议中阿合作，矿产换粮食。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是好歹还能自给自足，阿富汗人口也不算多，总归能解决。

而阿富汗的资源资源，却是相当惊人，拥有大量的稀有金属资源，比铬矿，这可是生产合金的重要原料，中国的缺口一直非常大。而且还有超大的露台铜矿，只要开采出来，中国的国防工业就不用愁了。

另外在临近中亚的部分，此时已经被中国控制了，这些区域储藏着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一旦开发出来，又是一大财源。

阿富汗想要致富并不难，其实就像后世的某大国，如果愿意拿出战争经费的十分之去真心投资阿富汗，都绝对不会落得一地鸡毛。

这也是西方国家和东方世界的不同，张廷兰对阿富汗有野心不错但是他可不会想着去征服阿富汗，咱们大家坐在一起，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发家致富

奔小康！

张廷兰在迪化逗留了半个月时间，详细部署了针对阿富汗的行动计划，并且帮着阿曼努拉重新拉起了队伍，送到了中阿边境训练等待合适的时机去了。

棋子落了下来，张廷兰才慢悠悠的回到了京城，其实这种事情本来是不用他的。但是为了躲清静，就只有跑路了。

其实张廷兰走的这段时间京城都乱了套。股市和企业都碰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他们是绝对不愿意变革的，但是张廷兰决心已下，他们又没有什么办法。

首先进行改革的就是军队，原本的军人福利公司彻底解散，军人只享受国家正式待遇其他的东西全都消除。另外各级军官都不住参与任何商业经营，军人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负责打仗。

军队往往是最难改革的地方，但是张廷兰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命令下达之后，被快速落实。涉嫌到违法违规，以权谋私的军官，被彻查的有上百人，其中将军衔的就有11位。

军方处理了之后，政府方面也做了详细的规定，成立了独立运行的国家资本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一位副总理专职负责，只对大总统一人负责。他的使命就是管理所有国有资产，确保国有股份有效的运作。

除此之外，任何政府的人都不能直接插手企业运作。诸如鞍钢，大连造船厂，江南船长，武汉飞机厂等等企业，国有股份也全都划分明晰，该是政府的，一点不能差，不该是政府的，一点都不沾，要充分给予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力。

股权划分清楚了，职责也就明确了，谁该干什么，谁能管什么，都有了详细的界限，谁也别越界，这样就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刀败和以权谋私的问题。

张廷兰还公布了两道法令，所有行政官员，直系亲属和配偶不得单独创立公司，也不准和其他人合股，合资。凡是违反规定的，一律要接受惩罚，甚至会直接免除官职，如果有以权谋私的问题，应借给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条命令就是财产公示制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反腐措施。所谓官员财产公示，并不是所有公务员的财产都要公示，在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干的，那是人家的个人隐藏，神圣不可侵犯。

在西方世界，只有那些直接投票选举的官员要公示，毕竟你要选举，就要接受大众的检验。

张廷兰制定的公示制度涵盖的范围包括总统总理，各部部长、副部长，只有这些人需要把自己的财产公示出来，要实时接受监督。张廷兰特别做出了要求，如果发现任何人，在国外有资产，都要受到严厉处罚。

其他官员如果发现有海外财产，一经查实，也要进行处理。这两项规定下来，等于是给所有官员都戴上了紧箍咒。

原本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一下子被拆开了，张廷兰的态度很明确，想要有权，就别想有代，这两样只能选一样，想要两样全占，肯定就有私心，就有问题！

作为大总统张廷兰也是率先垂范，他的财产完全公开，总统官邸的各项开支也都透明化。只是张廷兰，以及家人手里头都有大量的财产，这些东西

要是全公布出来，数额也太吓人。

因此张廷兰早就动手国内的财产全都处理掉了，至于国外的部分，他都划入了国家发展基金的账户之中，名义上张廷兰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穷人了。

当然到了他的身份，钱不过是符号而已，有或者没有，都不会影响什么。但是毕竟要规范官场，要规范政商各界，他必须做出切割，这个态度非常重要，至少不能给政敌留下把柄。

这些措施毫无疑问都侵犯了官僚体系的利益，政商军，各界的人物都窜了出来，想要阻止张廷兰的举动，可是谁都找不到张廷兰。

等到他回京之后，各项工作已经展开了，媒体已经宣传出去，生米煮成熟饭，谁也没法反对。

国内政治的洗牌就此展开了，不过张廷兰的注意力又放到了国外，进入了30年之后，经济危机越来越深入，经济丝毫不见回暖的迹象。而且美国人又跑出了一个愚蠢之极的法令，也就是《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该法修订了11妇中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增加税率的商品有800种，有5研商品由过去的免税改为征税。

从此之后，世界各国陷入了一场关税大战之中，每个国家都拼命的提高关税，制造壁垒，一场贸易大战又开始了。

本来就深陷经济危机，结果还大搞贸易壁垒，后果可想而知，那就是国际贸易额直接腰斩，率先挑起贸易战的美国出口减少了一半还多。

这个法案使得各国在经济危机之中，继续沉沦下去，复苏更加困难。不过越是如此，对中国就越是机会，张廷兰回京之后，就立刻布置了抄底行动。

中国手上握着的庞大资本，就成了搜吾工业革命以来的精华的本钱，张廷兰当即派出了顾维钧和陶吉平领衔的政府采购团，前往美国。

同时以私人名义的猎头公司，采购经理人，像是一窝蜂一样，迅速的涌入了美国。他的目标很明确，人，设备，技术，只要能看得上的，全都弄回国内。

在美国各大工业城市的街头，纽约，底特律，芝加哥，费城等等地区，全都能看到中国皮包公司的身影，这些人腰缠万贯，只要是合适的人才，就立刻招收过来。

除了他们之外，早些年留学美国的唐绍仪，邝荣光等人，真是拟定了一份需要招揽的顶级科研人才，一场庞大的抄底行动，就这么展开了。

第八百二十九章人才和设备双丰收

有过抄底经验的夏寒，再度充当起了这次抄底行动的总指挥，就在不久之前，他名下的鞍山钢铁厂经历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变革。

作为东三省，乃至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钢铁也是唯一一个年产钢过百万吨的超大企业，一举一动都牵动所有人的注意。

刚刚进行的股份改造，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场改造之中，张廷兰将自己的私人股份，原有的政府股份，军队股份，以及部分银行股份，彻底合并到了一起，变成了国有股份，总计占钢铁厂的百分之四十，其他的百分之六十当中，夏寒占了百分之二十，剩余的被各个股东和公司持有。

经过这场改革之后，鞍钢的股份彻底厘清，也解决了多头管理的问题，政府和军方都退出了管理领域。商人自办，风险和利益同样都有商人承担，政府也是以一个股东的身份，来看待企业经营。

夏寒此时也清楚，他肩头的担子更重，要负责的东西也更多，但是同时他的自由度也空前增强，可以随心所欲的施展拳脚。因此就在改革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带着庞大的采购团前往美国。

钢铁行业永远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和战争潜力的重要指标，同样也是这次采购的重点。

夏寒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匹兹堡，这里是著名的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部。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匹茨堡的主旋律永远都是隆隆的轰鸣，漫天的烟尘。

每到冬季，大雪飘落，如果抓起一把在手心里化开，全都是黑色的水。成千上万的工人就在这种空气之中打拼，也不知道pm2.5会有多少……

只是刚刚过去的冬天格外的寒冷。甚至说一直到了春季，这股寒冷还没有散去，相反却更加严重了。原本隆隆作响的工厂停止运作了。漫天的黑烟也都消失了，终于能呼吸到一口新鲜的空气。

可是匹茨堡的民众再也没有这个心思了。工厂停止了，他们失业了，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露宿街头，寒冬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流浪汉冻饿而死。

他们用尽各种办法取暖，甚至将报纸塞在衬衣里面。以求挡住一丝的寒风。对于夏寒来说，匹茨堡，美国钢铁公司，就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庞然大物。

美国钢铁公司成立于1901年。年头不算很长，但是背后却有两个庞然大物在支撑，一个是卡内基钢铁公司，另一个就是摩根家族。

正是靠着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充足的资金供应。美国钢铁公司就像是吹气球一样，快速的膨胀起来。尤其是到了一战的时候，更是美国钢铁公司的黄金时间，在1916年，美国钢铁公司的年产量达到了1900万吨！

这是一个何等的数字？要知道德国在一战之前。全国的钢产量也不过是1760万吨，也就是说美国的一家公司，就可以压过德国！也难怪德国会输掉战争，想要挑战美国这种庞然大物实在是太困难了。

至于中国刚刚为年产钢突破500万吨而欢呼，相比美国，差的何止是一个数量级！

当夏寒他们看到了连绵不断的工厂区，林立的厂房，光是这么庞大的规模，就让人忍不住一阵惊呼，随行的人员更是看傻了眼。这哪里还是一个工

厂啊，分明就是一个庞大的城市！

“都别傻了，马上分头行动，给我看看哪些工厂值得购买，一定要给我弄回去。”

眼看着这些随员像是饿虎扑食一样，跑了过去，夏寒也暗暗把拳头攥紧了：“十年，只要十年时间，老子也一样能建立起钢铁王国，比美国钢铁公司还庞大的钢铁王国！”

夏寒他们用了一周的时间，才把美国钢铁公司摸清楚，这次他们选择的全都是八成新的设备，而且还要大型。一般的中小设备国内已经都能生产了，虽然美国的东西更好，但是中国工业也需要发展，不能一味仰赖美国设备。

因此夏寒制定的标准很明确，高炉必须在500立方米以上，最好能到1000立方米，平炉也要在50吨，100吨左右。这些大型的设备只要运回国内，中国的钢铁产业就能有一个突飞猛进。

一个1000立方米的高炉，一年开足马力生产，就能生产出生铁15到20万吨，只要能采购10座以上，国内的钢铁产业突破千万吨大关，就指日可待。

其实张廷兰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他很清楚平炉炼钢在后世已经被淘汰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转炉和电炉。

转炉炼钢效率更高，速度更快，质量更好，而且消耗更少，算起了综合经济效益，是平炉的两三倍以上。利用转炉炼钢，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就是吹氧气，从顶上，下面，中间，混合吹氧。

具体的东西张廷兰虽然不懂，但是有那么多的工程师，只要有思路，一定能够弄出来。真正麻烦的是大规模的制氧技术，这点中国还做不到。

但是张廷兰已经安排人在德国购进设备，聘请人才，准备突破制氧的难题，只要解决了，在二战之前，中国能大规模的普及转炉炼钢。再加上自动化生产线，靠着这两样法宝，中国就能疯狂暴兵，人力资源比美国更充足的中国，武装出几千万的士兵，就像是喝凉水一样。

只要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中国都是当之无愧的赢家。

看着中国人肆无忌惮的挑选设备，那些美国人心里头也在抽搐，他们到现在也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本高歌猛进的工厂怎么就突然完蛋了。这些宝贵的机器一下子都停了下来，热闹的工厂区变成了死寂的墓地！

仿佛从天堂一下子落到了地狱，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看着中国人将心仪的东西挑走。

放在平时，美国人是绝对不会出售这些机器的，尤其是不会出售到中国这种潜力巨大的后起国家，只是大萧条彻底让美国乱了套，他们甚至能把机器卖给苏联人，当然中国就不成问题了。

另外在这背后，还有一场复杂的交易，那就是中国的股市！

西方资本大肆的进入中国股市，把泡沫吹大，想要借机捞一笔。可是张廷兰果断抛出了企业改革的行动。

这下子大量的股票停盘，一下子就让西方资本无法退场，被困在了股市之中，这种僵持对双方都不是什么好事，金融资本失去了流动性，也就失去了命门。而中国正在大力调整企业，也需要金融市场输血。

最终坚持了几个月之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张廷兰逐步恢复股市，然后

准许金融资本以适当的价位解套离场。而这些大财团要为中国抄底西方的技术大开门户，提供便利。

当然中国采购的主要方向也集中在这些大财团的身上，比如美国钢铁公司就是摩根掌控的产业。

这项协议对双方都是好事情，中国弄到了需要的东西，这些财团得到了几十亿的订单，能够继续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了。

几次较量下来，西方的金融资本也不敢轻易动中国了，东方世界和他们的法则完全不一样，在中国政府之中，没有足够的代言人，他们再冒冒失失的冲进来，遇到一纸公文，他们就要遭到挫败，实在是得不偿失。

随着这些资本的陆续退出，中国股市也渐渐恢复了平静，重新整顿之后的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再度进入股市之中，瞬间就受到了热捧。

其实对于张廷兰这么一个强势的人物，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他搞家天下的那一套，把什么都视作私产，那样这些企业家就没法玩了。没有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资本的快速发展。

这次张廷兰的改革彻底厘清家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多拿一分，而且还把大量的产业转移到了国有资本的名下。很显然中国的市场更加规范，政府的行为也有了准则，游戏规则越来越明确，大家也就有了参与的资格，新一轮的创业浪潮在中国大地上涌动起来。

想要支撑创业，就要有大量的人才，中国本土不够，就要海外来凑。夏寒他们这些天接连在钢铁公司来回跑，也引起了不少美国人的注意。

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终于有十几个工人找到了他们，这些工人全都胡子拉碴，十分的邋遢，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瞬间连乞丐都不如。

“先生，你们光是需要设备么，不需要操作的工人么？我在钢铁公司工作了二十年，熟知一切的生产环节，只要您能给我一份工作，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包括到遥远的中国么？”

“没问题，我愿意！”这个工人毫不犹豫的说道：“我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离开工厂，我简直找不到任何工作。”

夏寒一看这些工人热切的眼神，仿佛瞬间找到了当年抄底德国的感觉，因此笑着说道：“没问题，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一定让你得到满意的薪水。实际上我们的猎头公司也早就到了美国，只要在他们那里登记，你们就能得到薪水，而且我们可以发实物，面包，黄油，牛排，羽绒衣，煤炭，应有尽有……”

还没等夏寒说完，这些人就疯狂了起来，什么都没有填饱肚子重要，临时招工处瞬间就被挤爆了！

第八百三十章军舰外交

在经济危机之中，钱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要命的是社会经济几乎停止了，一面是食不果腹的人群，一面是烂在农场里的食物和倒进河流里的牛奶。

中国为了招揽这些工人可谓是煞费苦心，给他们准备了吃的，穿的，用的，甚至连咖啡和香烟都有。

因此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挤在中国招工处的前面，有过抄底德国的经验，这些人员都相当专业，他们需要的都是真正的人才，在工厂车间干过十几年，二十年的老技工，至于那些想要骗吃骗喝的家伙，第一时间都会被赶出去。

郭震是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从小到大，他接受的都是美式教育，对于那个遥远的祖国，并没有什么认识。这是最近这些年，他常常能看到父母，祖辈对着一张旧报纸恸哭失声，又哭又笑，就像孩子一般。

他也渐渐的弄清楚了，中国重新开始站起来，击败了众多的对手，恢复了统一，正在快步发展经济。但是相比繁荣发达的美国，中国的差距还是太远了，远到他都不愿意去想。

可是突如其来的大萧条打碎了他对美国的迷信，那个天堂一样的地方开始破碎了。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突然到了美国，他们几乎成了救世主。因为懂得汉语，郭震主动充当翻译，每天都有无数的美国人涌过来。

这些食不果腹，落魄到了极点的美国工人全都希望到中国去讨生活，看着漫长的队伍，郭震第一次对于中国有了向往。

“我是一名高级钳工，这是我的工作证件和职业技能证明。”

一位四十多岁的白人，颤颤巍巍的将文件送到了郭震的面前，郭震看了一下。顿时眼前一亮，这个家伙是通用公司的钳工，有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放在车间里头，绝对是一名技术骨干。

“先生，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五年的工作合同，一个是十年的工作合同。”

“有什么区别么？”

“五年合同你只能拿到一笔安家费，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去中国。如果是十年合同，中国方面允许你带着家人过去。工作十年之后，会给你分配房子，给予你永久居住权利。而且还享受医疗，养老，工伤。意外保险，这些全都由中国方面买单。保证你的后半生没有任何忧虑。”

中国要招揽工人。不可能是只干一两年的，那样等到美国经济好转之后，他们甩手一走，对中国的帮助太小了。因此最低的年限也是五年，这样中国就能从容的学习他们的技术。

而愿意工作十年以上的，基本上就等于是技术移民了。对这些人才，中国绝对非常重视，待遇也相当优厚。

那些排队的工人挺清楚之后，也都骚动起来。一个个议论纷纷。

“签十年的合同吧，后半生简直无忧了，真没想到，中国的待遇竟然比美国都好。”

“全家人都到一个陌生地方，我简直不敢相信，说不定五年之后，美国就恢复了，我们正好可以回来。”

“做梦吧，我觉得一万年美国都不会好了，我已经对美国彻底绝望了！”

……

这些工人议论纷纷，全都打着自己的算盘，最终那个钳工选择了十年的合同，他已经不年轻，他只想和家人在一起，过安稳的日子，无论是到哪里都不要紧。

美国政府此时也被失业潮困扰着，对于中国的挖角行为，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成千上万的工人流向中国。

在纽约等地，都有专门的中国客轮，负责带着这些技术工人回国。另外采购的大量设备也都快速起运。有了人才，有了设备，缺少的就是企业家了，只要这三者合一，中国全新的工业区就会出现。

张廷兰这整顿起了企业之后，又推出了专门的创业扶持资金，鼓励新兴企业发展，江浙，两广等经济活跃地区，工厂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快速出现。在世界一片哀嚎之中，东方却进入了一个逆势上扬的轨道。

“爹，您老这段时间身子骨还好吧？”

“吃得饱，睡得着，哪有什么不好的！”张作相笑着说道：“倒是你啊，整天眼珠子熬得通红，这国家大事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好的，多注意一点身体。”

张廷兰也苦笑了一声：“这场大危机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哪敢懈怠啊！爹，这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世界政治危机，如果各国在危机之中，越陷越深，甚至拔不出脚来。必然会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如果不抓紧时间强大工业，只怕在下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就要吃亏了！”

张作相也大吃一惊：“拙言，你说真的会发展到世界大战么？”

“八九不离十了，自从关税大战之后，这种苗头就越来越强烈，英法仗着有庞大的殖民地，各自建立起小市场。整个世界被分成了几块，德国，意大利，日本这种本身市场狭小，又没有足够殖民地的国家能甘心么，另外俄国工业化也进入快车道。再加上美国和中国，我们这个体量，能容忍英法霸占世界么，一场空前的大战，绝对不能避免。”

“哎，没想到竟然会这么严重，我也是老朽无用，不能帮你什么忙……”

“爹，您可不老，再说还真有一件事情要您帮忙？”

“哦？”张作相顿时来了兴趣，笑着说道：“究竟是什么事情，只要我能做，就义不容辞。”

“您替我去欧洲访问一圈怎么样？”张廷兰笑着说道；“爹，现在国内正在大规模建设，我实在是抽不开身，但是欧洲的局势又太过重要。想来想去，就只有您这位老将出马了。”

张作相哈哈大笑：“没问题，我答应了，只不过我对西方可是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别让人笑话啊。”

“不用怕，这年头笑话谁，也不敢笑话财神爷，我给您老准备十亿美元的采购费用，只管撒钱就是了，保准各国都把您当成财神爷。”

张作相眉头紧皱：“十亿美元可不是小数，你放心保管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绝对不会浪费。不过要是光是花钱，你还找不到我吧，说说吧，有什么秘密的事情么？”

张廷兰微微一笑：“您老真是明察秋毫，什么都瞒不过你，我想让您去德国一趟，和纳粹党领袖希特勒见见面，表示一下我们愿意支持他的事业，再

提供给他们1000万经费。”

一千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张作相顿时脸色也凝重了：“拙言，你这么下血本，是不是这个希特勒又夺取德国大权的能力？”

“没错，我很看好他这个党派，这时候给予支持，等到他们掌权了，就能有千百倍的回报！”

张作相这些年也是静极思动，他当即就准备动身前往欧洲，另外熟悉欧洲情况的张学良也和他一起行动，他们搭乘着烟台号巡洋舰，飘洋渡海，前往欧洲。

就在张作相刚刚离开的时候，另外一伙人却是急匆匆的来到了中国，来的正是智利海军部长维克托和巴切莱特。

智利和中国刚刚完成了军舰的合同，关系还相当密切，海军司令沈鸿烈亲自接待了他们。

“维克托将军，您来中国有什么事情么？是战列舰的问题么？”

“没错，我首先想求证一件事情，中国能否如期帮助智利建成军舰？”

“当然没有问题，就在江南造船厂，我们已经铺设了龙骨，工程正按照预期进行，如果贵方有兴趣，现在就可以去看看工程进度。”

“谢天谢地。”维克托长出了一口气。

沈鸿烈看了这两个人一眼，有些不快的问道：“你们听到了什么不好的风声么？难道有消息说中国会违约吗？”

一旁的巴切莱特面色为难，看了一眼维克托，然后吞吞吐吐的说道：“是美国人违约了！”

原来智利为了给战列舰配置辅助舰只，就像美国订购了一艘重巡洋舰，美国人满口答应，可是刚刚开工，就遇到了经济危机，造船厂要求智利追加投入。可是智利人刚把经费送过来，船厂就倒闭了，智利人的预付款全都打了水漂。

他们只能向美国政府抗议，不过美国人给出的解释更让智利吐血，原本根据华盛顿条约，各缔约国就不准向外出售战列舰，甚至大口径舰炮都不准。

按照常理来讲，智利的海军竞标根本办不成。可是在这期间出现了一个最大变数，那就是中国！

由于中国不是缔约国，偏偏海军又突飞猛进，因此各国就商量着要重新订立条约，或者把中国拉进来，或者彻底废掉限制，正在这个空档期，各大船厂为了给海军造势，才参加了智利的竞标。

说起来也幸亏是智利把合同给了中国，不然他们多半也弄不到军舰，美国国会完全就可以否决掉。

重巡洋舰同样在限制之中，智利人想打赢官司几乎是不可想象。在美国碰了钉子之后，维克托担心中国也出现同样问题，因此急匆匆的就跑到了中国。

了解了内情之后，沈鸿烈信誓旦旦的说道：“你们不用担心，中国人讲究一诺千金，该卖给你们的军舰，绝对不会有差错。”

“那太好了，司令官先生，智利财政状况也有点困难，不知道建造经费能不能稍微拖延一下？”

第八百三十一章拉帮结派

“智利简直是得寸进尺，还想着延迟付款，简直是做梦，他们敢欠一个子，就让他们赔钱。敢不赔就把奉天号开到圣地亚哥外海，我就不信他们能承受得住！”

杨宇霆是怒气冲冲，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本来抢夺订单的时候，中国都让了太多的好处，结果智利人还耍心眼，向美国订购军舰。被美国人耍了，他们不敢找美国人的麻烦，反过头要拖延中国的经费。

这不是看中国人好欺负吗！人善被人欺，马善遭人骑。这年头不拿出一点态度来，还把你当成面捏的呢！

“拙言，智利的事情就交给我办，他们要是给不了钱，这艘战列舰就扣下，好歹是咱们建造的第一艘战列舰，就装备中国海军，多少钱都值得了！”

“邻葛，不要着急！”蒋百里笑着摆了摆手：“小国欠大国钱，从来都没有好下场，拙言要是想动手，一肚子坏主意呢，随便拿出一两个，都能玩死智利人。我看现在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海军军备限制条约，我们该不该加入，如果加入了，我们要多少份额。英国人刚刚发邀请，让我们参加伦敦会议，我们该采取什么态度？”

蒋百里说完之后，张廷兰也频频点头：“百里兄说的没错，这个海军军备限制会议，我是反对的。国防建设是根据我们自身的需要，中国海军刚刚起步，不可能给自己套上一个套子。另外军舰贸易的利润非常丰厚，在世界经济普遍不好的时候，要大力发展造船业，只能多造军舰。给我们自己造，给周边小国造，迅速被工业水平提升起来。”

“嗯。拙言说的没错，我们给智利建造军舰，给暹罗建造军舰，能给上万人提供工作。一旦签了条约，就被限制住了，只是我们不签，美，英，日，法等国恐怕会联合施压。甚至搞制裁，这个我们承受不住啊！”

“不会的！”张廷兰摆手说道：“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各方的态度，海军军备限制条约的参加国一共五个。其中法国和意大利的军舰吨位还低于条约限制，也就是说这两国根本无力造舰，发言权也不大。剩下的就是美。英，日三国。在这三国之中。英国人是一心限制军备，但是美日的态度恐怕都不会这么简单。”

杨宇霆也说道：“我们海军发展起来之后，日本受影响最严重，因此他们对打破条约限制，扩充军力最为热心。而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人是吃亏的。他们虽然吨位和英国平起平坐，但是由于要分散到东西两洋，实际上在任何一个战场，美国人都处于兵力的弱势地位。如果日本一心扩军。美国必定跟进。”

听到了张廷兰和杨宇霆的分析，蒋百里的脑筋也转了过来，笑道：“美日两国只要都反对限制军备，这个会议就开不下去了，到时候各国就等着重开军备竞赛吧。只是我们的底子还有点薄，大搞竞赛，恐怕财政承受不住吧。”

“百里兄，我们的海防建设既不能受别人限制，也不能跟风。美，英，日三国都是海权国家，而我们是海陆兼备的国家，核心是陆权，怎么会贸然投入到战争之中呢！”

蒋百里也是以手击额，大笑道：“我真是糊涂了，拙言你这手高明，为了维护海权，我们建造一艘，日本就要跟进两艘，美国说不定就要建四艘，如

此连锁反应，各国就都要陷进去了！”

大萧条的这几年，中国工业必定突飞猛进，甚至有望冲击最前头的梯队。中国的体积摆在那里，越来越膨胀，实力是掩饰不住的。搞不好各国就会联手遏制中国，这并非一个妄想。

这整个二十世纪，有三个国家都挑战过美国的地位，德国，俄国，日本。结果这三国都在工业产值达到了美国七八成的时候，就被美国集中力量，给拉下去了。

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就是力量的根本，美国人不会允许有任何国家挑战他的地位。唯有后世中国不知道怎么走了狗屎运，一个弱智的牛仔总统，跑到深山老林，打了十年的糊涂仗，结果回过头一看，中国的工业产值竟然反超了美国，成了尾大不掉的态势了！

在这个时空当中，张廷兰可不敢奢望再出来这么愚蠢的美国总统，要知道那位轮椅上的家伙，绝对是这世上最难缠的人物，没有之一！

等到他上位，发现中国在这几年快速发展，搞不好美国会高举大旗，对中国下手。尤其是经济危机一直消除不了，找一个对手，扩军备战，就成了最好的方法。向黄祸宣战和向法西斯宣战，本质上是一样的……

要想消除这种风险，就只有提前挑起矛盾，让美英日陷入无法挽回的军备竞赛之中，然后中国才能继续逍遥下去，只要顺利熬过二战，就算美国再想对中国下手，都没有机会了！

杨宇霆和蒋百里虽然不知道张廷兰这么深远的考虑，但是他们也清楚，中国海军还相对弱小，重启军备竞赛，美英等国才是主角，中国就是场边的陪练，好处绝对不少。

“拙言，现在最要紧的就是美国的态度，只要美国人要撕毁条约，英国也没有办法！”

张廷兰也说道：“立刻给顾维钧发电报，让他好好和胡佛谈谈。”

此时顾维钧和陶吉平率领着中国的采购团早就到了美国，对于这个一百多人的庞大采购团，美国政府是欢欣鼓舞。尤其是美国总统胡佛，竟然亲自迎接，和顾维钧他们有说有笑，格外的亲近。

正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大萧条之后，胡佛面对着一团糟的美国经济，根本没有任何的办法，国内失业人口向着千万挺进，数万家企业倒闭，国际贸易锐减六成以上。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任何人都要发愁了。

在这个时候，中国采购团前来，等于是给美国输血送钱，胡佛哪能不高兴啊，因此对顾维钧他们格外的礼遇。

顾维钧到了美国之后，也让手下人根据预先拟定的单子，寻找需要的一切东西。夏寒他们负责的是产业工人和设备，顾维钧他们这个官方采购团则是主要把目光盯在了科研单位和实验室，挖角美国的科研力量。

正在采购团进行活动的时候，顾维钧接到了张廷兰的指令。他立即就去求见胡佛。两个人一见面，胡佛就笑着说道：“顾，你又看上了什么公司，不过我提前警告你，别想把通用。杜邦，美国钢铁这些公司抢走。没有人会答应的。”

“总统先生。我这次来可不是想买美国公司，而是想帮着你解救美国的公司。”

“哦，有什么好主意，说出来听听。”

顾维钧笑道：“总统先生，实不相瞒，我有一个救活美国造船业的主意。就在去年。中国承接了智利的一艘战列舰订单，这对美国没有什么启发么？”

胡佛苦笑着摇了摇头：“顾，海军军售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华盛顿条约对五大海军强国都有限制。事实上我们不能出售战列舰。”

“那为什么你们还去竞标？”

胡佛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这不是各国还要商讨么，另外条约有效期只到37年，先把单子抢到手再说，只是没想到你们竟然成了一匹黑马，把单子给抢了。实话和你说，如果智利向其他国家下单子，他们恐怕三五年之内拿不到军舰。”

大国之间的军售就是如此，充满了尔虞我诈，顾维钧也不愿意多谈了，而是话锋一转，笑道：“总统先生，智利购买了新军舰，阿根廷和巴西难道就不会嫉妒么，他们是不是也要采购，如果能在南美推销出三四艘战列舰，是不是就把美国的造船工业给救活了？”

“当然，不过条约摆在那里，我们不好违背。”

“条约对自己有利，自然要遵守，如果不利，就要修改。恕我直言，日本海军虽然只是美国的一半多一点，但是贵国在太平洋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海军，实际上是处在弱势的，在大西洋也是一样。”

顾维钧所说的这点，美国海军将领也早早的提出了，认为华盛顿条约对美国不利，只是美国人过于自信，并没有在乎，可是现在又提出来，味道就有些不一样了。

顾维钧看着陷入了沉思的胡佛，继续抛出了猛料：“总统先生，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日本已经秘密开始建造航母了。”

“什么？”胡佛顿时把眼睛瞪圆了：“顾，各国海军都有严格的监督，怎么可能瞒过我们的监督呢？”

“哈哈，您太低估日本人的耍赖本事了，他们最近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奖励，主要是针对客轮，邮轮的。建造民用船只，军队给奖励，这是不是很荒谬？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这些船只都按照军方的要求建造。表面上是民用船只，一旦到了战时，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改装成航母。日本人就是用这种暗度陈仓的方式扩充军力，如果美国还被蒙在鼓里，我担心你们会吃亏啊。”

听到了顾维钧的这番话，胡佛彻底坐不住了，一种强烈的被欺骗感，涌上了心头。他也知道事关重要，因此立刻下令让人调查。

正如顾维钧所说，日本政府的确有类似的举动，顿时胡佛就火冒三丈，大骂日本人无耻，急匆匆的把顾维钧找了过来。

“顾，多谢你的提醒，我们终于发现了日本人的阴谋，既然有国家不遵守条约，那美国也没有必要遵守，要比造船能力，美国还不怕任何人的挑衅。”

一看胡佛冲冲大怒，顾维钧可是心花怒放，交代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大半，他笑着说道：“总统先生，在海军的问题上，中国愿意和贵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国情不同的各国，死板的规定吨位没有任何价值，在如此的经济危机之下，大规模的军售还能带动就业和对外贸易，实在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胡佛是彻底被顾维钧说动了，经济迟迟不见起色，那就只有整军备战这一条路。胡佛第一时间授意海军，提出新一代的主力舰计划，而且还特别交代，不必过分在意军备限制条约。

口子终于被打开了，美国人快速的行动起来，除了自己设计新式军舰之

外，他们还邀请巴西和阿根廷的海军参观美国战舰，打起了广告。

中国的行动不只针对美国，意大利也被拉入了其中，中国和意大利联手夺下了智利的战舰单子，对于墨索里尼触动也很大。意大利完全可以通过和中国合作，绕开英国，赚取暴利。

这位独裁者早有扩军备战的野心，而且意大利也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那索性就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根本不用鸟英国人的那一套。

英国人处心积虑的伦敦海军会议，还没有召开，就被中国给搅黄了，各国都提前开始了扩充海军的行动，而且他们不只自己大造军舰，还四处邀请小国下单子。

只要买了哪一国的军舰，就等于是和哪国走得近，斩鸡头烧黄纸，一个圈子就形成了。靠着军售关系，世界迅速划分出几个圈子，那些小国的武备也都快速提升了一大截，不管需不需要，要是不拿出一艘两艘的主力舰，都没法在世界上混。

对于一些小国，他们还不清楚航母的价值，或者说也没有本事装备大量的飞机，战列舰都成了他们的首选。

世界的局势按照张廷兰的剧本在上演，他的心情也格外的高兴，因此特别将智利海军部长维克托邀请到了总统府。

“部长先生，中国原则上同意贵国的请求，可以暂缓一部分费用。不过我想知道，以贵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能不能真的承受得起一艘战舰的耗费呢？”

维克托脸色有些难看，大危机之下，智利的各种出口全都陷于停止，真的拿不出太多的钱来，但是他又不敢违约，因此有些支支吾吾。

张廷兰也看出来了，笑着说道：“钱不是问题，不用太过在意，只要接受了这份协议，我想贵国不只不用掏钱，还能赚一大笔！”

第八百三十二章捞到宝贝了

面对着智利人，张廷兰完全摆出了一份狼外婆的态度，其实小国和大国打交道，只有吃亏多少的区别，哪能真正的占到便宜。只不过中国人比较和气，愿意让出一些好处，没有吃干抹净而已。

中国的偿还方案就是用智利的农矿产品抵偿战列舰的费用，当然中国并没有直接要东西，而是和智利成立联合开发公司，中国掌握六成股权，并且出资金，出技术，出设备，去开发智利的铜矿，然后销售给中国和世界。

按照预计，在十年之后，智利就能完全偿还费用，从此之后，还多了一样财源。另外智利的渔业资源，硝石资源也非常丰富，同样可以参照这个标准。

张廷兰笑着说道：“中国市场可以对智利商品完全开放，关税可以控制在百分之五以内，我想这对于智利的经济，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维克托一听，顿时眼前一亮，这何止是好消息，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在大萧条之中，手影响最大的就是国际贸易。智利的对外出口也直线下跌，尤其是美国这个最重要的市场，需求直线萎缩，智利的财政已经窘迫到了极点。

如果中国能开放市场，对智利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就算维克托不懂经济，但是他也知道这是好事情。其实他很担心中国也向美国一样，翻脸不认人，可是现在一看，中国人的确不错，在这么困难的时候，能伸手拉智利一把，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

“总统先生，多谢您的慷慨，我立刻就回国把消息报告给总统，中国和智利应该尽快签署这项协议。”

张廷兰笑着点点头：“维克托先生。给予贵国特别的优惠待遇，总要有个说法，因此我提议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协议。同时组建一个两国之间的结算银行，这样就可以绕开英国银行。实现两国货币的直接结算，对我们扩大贸易往来，有着非常大的好处。”

维克托这个军人出身的家伙，当然不知道张廷兰的心思，战略伙伴并非盟友，签署也没有什么问题。至于结算也不是问题，现在国际贸易大幅度萎缩。各国货币也急剧贬值，信用崩溃，继续经过西方银行结算，肯定吃亏很多。

怎么看都是对智利有好处的。维克托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并且立即动身回国。他当然不清楚张廷兰这些举动的背后含义，合作开发农矿资源，是经济绑架，战略伙伴是政治绑架。银行结算是金融绑架，如果加上军舰贸易，那就是军事绑架。

只要这四样和中国绑在一起，智利就逃不出中国的手掌心，只能老老实实充当中国在南美的代言人。拉住了这个国家。从近期来看，每年至少能给中国提供二十万吨的铜，上百万吨的化肥原料。

在远期来看，中国就在南美打下了一个楔子，同时这也是中国向现有国际秩序的一次挑战。

英法等国的殖民秩序就像是一颗盘根错节的大树，向德国那样正面冲撞，只会引来更强烈的反弹，根本不可取。

唯有用水磨工夫，一点一点的瓦解，比如中国和智利搞直接结算，下一

步就可以和周边国家直接结算，甚至可以同美德等国结算。事情一旦到了这一步，英国的金融霸权就消失了，英镑就再也不是国际货币了，一旦失去了金融霸权，英国就等于是现了原形的狐狸。

英国倒台了，中国凭着地理优势，南洋，南亚，西亚等等地区，全都会落入中国之手，这就是一盘巨大的棋局。为了这个目标，对诸如智利这种国家，给予好处，让他们占点便宜，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张廷兰亲自安排外交部副部长陈友仁前往智利，把两国间的一揽子协议签署下来。如果成功之后，张廷兰还准备把暹罗，伊朗，埃及等国拉进来，甚至直接和日本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都可以。总而言之，现在最大的敌人就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只要能动摇这个秩序，和魔鬼合作，也在所不惜。

就在张廷兰在这边大肆拉帮结派的时候，赴美采购团也是频频收获成果。

夏寒他们在美国钢铁公司弄到了10座大型高炉，12座平炉，同时还要大量的配套设备，以及500多名高级技工。如果这些设备和人员都运回国内，并且投入生产，中国钢铁产量至少能提升200万吨。

而且按照美国人的经验和技术，对其他钢铁厂进行调整，能让整个钢铁行业往前走一大步，按照夏寒的预测，到了31年，中国钢铁产能就有望突破1000万吨！

到那个时候，中国钢铁行业的规模就是日本的四倍以上，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凭着这个生产规模，中国就能一举晋级世界领先的工业国行列。

解决了钢铁行业之后，他们又马不停蹄的前往底特律。作为闻名世界的汽车城，底特律的辉煌是不容置疑的。山本五十六来过美国，当他看到美国人像生产香肠一样，生产汽车，就被这个国家强大的工业实力折服，并且深深的知道，和美国打消耗战，就只有死路一条。

夏寒他们到了这里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福特汽车的很多厂区已经关闭了，杂草开始窜了出来。一片的宁静之中，躺着无数的钢铁设备，就仿佛一个坟墓一样。

他们也没有什么客气，重新复制他们在匹茨堡干的事情，采购生产线，招揽工人。中国已经突破了自动化生产线的问题，因此夏寒他们只准备采购两条汽车组装线，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熟练技工和设计研发人才上面。

就在大肆进行采购的时候，突然一个中年的白人找到了夏寒，他衣衫褴褛，显得有些憔悴，见到夏寒之后，顿时就两眼冒光。

“先生，我知道你们在招收各种人才，我有把握，你们一定会对我的东西感兴趣的。”

“哦？”夏寒笑道：“这些天也总有美国人找过来，拿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不过事实证明他们都是骗子。”

“我和那些人当然不一样，我叫米勒，是一名工程师，也是企业家。”这个家伙信誓旦旦的说道：“至少在三个月之前是这样，我的公司生产无线电导航设备，能够精准的测量两地之间的距离，为飞机提供导航服务。”

夏寒最初对这个家伙没什么兴趣，只当他是一个破产户，可是听到了他的介绍之后，夏寒顿时眼前一亮。导航技术可正是中国需要的啊，多少场战争以来，中国空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航母发展起来，飞机的价值

就更加无与伦比。

但是中国落后的电子技术一直是一个瓶颈，没有有效的通讯导航，战机很难准确赶到战场，极其容易迷航，甚至是延误战机。要是眼前这个家伙，能帮中国解决这个问题，那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

“能说的详细一点么？”

米勒脸上也露出了笑容：“没有问题，如果天气正常的情况，不会造成无线电干扰，那么一架飞机只要配一台无线电收报机，备有一张地图和无线电测距台及其频率的表格，就能按照导航信息，飞越任何地区。如果偏离航线，就会出现不同步，不稳定的摩斯信号，提醒修正航线。”

夏寒听到了这里，彻底动心了，这项技术不光在军用上有着重大的价值，还可以引入到民用领域，中国飞机发展的非常快，要是装上了这套导航设备，安全性能无疑会大幅度的提升。

“好，如果真如你所说，我愿意提供足够优惠的条件，买下你的技术，甚至还可以请你到中国办厂子。”

“多谢老板，您只要帮我还了一点点欠款，我马上就跟您走了。”

“欠款？多少？”

“不多，只有200万美元而已！”

“呸！”夏寒差点啐了他一脸，两百万够招募五百个工人了，这家伙也真敢狮子大开口。夏寒有心不答应，但是他的东西又太吸引人，没办法只能说道：“你绝对不值这个价钱，要是能再推荐几个有类似的工厂，我或许会答应你。”

米勒听到夏寒拒绝，脸色都垮了下来，他炒股把家底都赔进去了，现在这是他唯一的生路，最后的救命稻草，绝对不能失去了。

“先生，我还知道一家生产陀螺仪的工厂，陀螺仪也可以装在飞机上面，这样在云雾和下雨的时候，飞机就能平稳降落。我还知道一个通用电器服务的工程师，他发明了一种金属电子管，比起玻璃电子管，性能大幅度提升。另外还有彩色电视机，车载录音机……”

米勒滔滔不绝，把他知道的全都和盘托出，夏寒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心里头却是乐开了花。

这些东西都相当重要，陀螺仪在军事上的应用十分广泛，电子管也是通讯技术的核心，另外一些东西，在民用上，也是有着巨大前途的。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刚刚起步，美国人也未必意识到其中的价值，正好可以快速挖走。

想到这里，夏寒突然仔细的审视了一下米勒，笑着说道：“你很不错，不如这样吧，你就帮着我找类似的人才和技术，每找到一样，我奖励你三万美元。”

第八百八十三章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夏寒，收获如何？”顾维钧笑着问道。

“顾部长，实话实说，咱们这次是赚大了。”夏寒得意的笑道：“我发现不光那些大公司，其实很多中小企业都有看家的本事，虽然只是少数的产品，少数的技术，但是聚少成多。而且这些公司都在破产的边缘，甚至已经破产，美国的大财团也在不断的低价兼并，只要我们肯花钱，绝对能捞到不少的好东西。”

夏寒是从米勒身上尝到了甜头，他不只带来了无线电导航技术，还送上了一大串的人才。而且按照他所说，招揽了那些人之后，那些人也都是在各自圈子里头混的，十分清楚谁有本事，哪项技术有前途。

拉一个人奖励三万，提供一项技术奖励五万，这还只是奖金，其他的交易费用另算。这帮破产边缘的家伙顿时就找到了来钱的路子，纷纷行动起来，呼朋引伴，就像链式反应一样，影响的人越来越多，给采购团带来了大量意想不到的技术。

比如空气开关，比如复合肥料，比如电子式电视系统，也就是所谓的黑白电视，看到了这玩意之后，采购团顿时就喜悦异常，要是弄回去，就能直播大总统讲话了，这可比广播强多了。

诚然这些技术还需要时间发展成熟，但是这也正是下手的好时候。夏寒也当即决定大量的雇佣美国人，充当职业经理，他们知根知底，只要拿出的利润足够，他们甚至能跑到大公司去挖墙脚。

有了这些人的帮助，采购团的工作效率大幅度提高，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成了检查技术有没有价值，考核那些工人有没有实际能力。只要可以，立刻就可以运回国内。

夏寒把这个情况一说，顾维钧也是笑道：“咱们以前就说以夷制夷。现在一看，果真是有先见之明啊。不过可别光盯着这些东西。那些基础产业才是最重要的，大总统可是要求我们在钢铁，冶金，石化，采矿上面多取得突破啊。”

“您放心吧，这次我们主要采购了钢铁，汽车。冶金，机械等方面的设备，光是这些东西，就能让咱们的工业产量提高一倍！”夏寒信心十足的说道。

顾维钧一听。也是哈哈大笑：“实在是太好了，美国帮着咱们提升一倍，欧洲再帮着咱们提升一倍，老大帝国一跃就成了工业强国啊！”

夏寒也笑道：“的确收获巨大，但是还有几个领域美国人看得很死。我们不好下手。主要是石化，造船，化学，医药，航空。电子，这些领域和军工更是息息相关。只是都控制在大财团手上，比如洛克菲勒，比如杜邦，比如通用，波音，这些大财团都不愿意把看家的东西拿出来，而且美**方也插手了。”

说到这里，一旁的陶吉平也皱起了眉头，夏寒提到的这几个领域正是张廷兰特别交代的，也都是美国人的强项，美国的汽车和飞机发展都非常早，因此他们的发动机技术相当过硬，比如惠普公司的黄蜂系列发动机，更是活塞发动机的一个巅峰，这也是中**工领域最垂涎的东西。

另外石油的提炼技术，以及汽油抗爆剂也相当重要，美国在二战之前，

都是最大的产油国，石油工业发达。在二战之中，美国的航空汽油是世界最好的，很多德国的飞机使用缴获的美国燃油之后，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动力大增。

好马配好料，好飞机也要喝好油，张廷兰特别交代采购团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弄到，花大多的代价都没问题。平时这些东西东西根本别想碰，如果等到了罗斯福上台，恐怕也没有希望，唯有利用混乱的大萧条时期，才有一点希望，张廷兰可是做了特别的嘱托。

但是一听现在也有难度，顾维钧他们顿时都把眉头皱了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夏寒，你先去联系各大财团，我相信只要开出的条件合适，他们会松口的。这几天我就要动身前往伦敦，要参加军备控制会议。"

"控制什么？"夏寒顿时就翻了，嚷嚷着说道："这帮西方人就不是东西，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控制军备，自己坏事做尽，现在走了下铺路，还不让人家发展军事了，这是什么道理！"

顾维钧也笑道："你就不用埋怨了，大总统早有安排，这次与会的是五大国加上咱们，我实话告诉你，不出意外，会有三国站在咱们这边，海军军备限制条约多半会彻底废除。"

"那可太好了，咱们的军工企业就该放开手脚，大造军舰，看看他们敢不敢和中国动手。"

"哈哈哈，这可是莽夫的行径啊，大总统已经特别交代了，在会议上我们会适当的支持美国立场，换取美国在技术出口领域的放松。另外国内还会派来一个经贸代表团，和美国商讨关税的问题，国内会在上海开辟一个自贸区，允许美国资本投资设厂。"

"这岂不是让美国人占咱们的便宜么？"

陶吉平在一旁一摊手，笑着说道："还能怎么办，谁让咱们急需美国的技术呢，不让他们看到便宜，美国人会把东西卖给咱们吗？你也不要抱怨，有这个心思，多弄一点核心技术，等到咱们的工业水平赶上来，就该轮到美国人吃亏了。"

夏寒也气哼哼的说道："美国佬，看我不把你们的牛黄马宝都掏出来！"

几个人商讨一番之后，顾维钧就先动身前往伦敦，夏寒则是暗中动手，收购洛克菲勒，杜邦，通用，波音等公司的股票，现在他们的股票都在谷底，正好能抄底。当然夏寒也知道，这些都是美国人的核心企业，他们不会允许中国掌控的，一旦危机过去，早晚都会被强行没收。

不过现在趁乱掌握一点，就有了讨价还价的本钱，总之不会吃亏。

至于陶吉平则是前往了纽约布鲁克林造船厂，这是美国最大型的造船厂之一，曾经承建过大量的战列舰，在二战之中，还造过几艘埃塞克斯级航母。

在去年，正是这家造船厂承接了智利的重巡洋舰订单，结果放了智利人的鸽子。在这场大萧条之中，布鲁克林造船厂也遭受了重创，昔日热闹的船台全都停工了，大量没有完成的船只就这么堆在了船坞上，任由风吹雨打，好不凄凉。

中国方面刚刚买下了这座造船厂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成了新的东家，这是目前中国在美国最大的收购项目。

因此作为装备部长的陶吉平才亲自处理，到了这里之后，陶吉平也不由

得感慨美国工业的强大，就算是中国最大的大连船厂，也不及这座船厂规模的一半。而美国还有规模更大的纽波特纽斯船厂，这种工业实力，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不过越是如此，就越坚定了陶吉平要把这座造船厂弄到中国的决心。这也是张廷兰亲自布置的任务之一，不过作为美国海军的重点合作单位，想要弄走绝对没有那么容易。

因此陶吉平先是向船厂注入5000万美元资本，让工厂将原有的订单继续完成。这些订单之中，有不少是因为下单子的人已经破产才停下来的，甚至还有两艘美国巡洋舰，也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停建了。

陶吉平相当的大方，将这些烂尾楼全都接下来，就连智利的那艘重巡洋舰也帮着如期建设起来，这也算是大国的风范。

紧接着陶吉平就代表着中**方，向船厂下达了二十艘油轮的订单，同时还有十艘远洋货轮。这下子沉寂的布鲁克林造船厂一下子就活了起来，这些订单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当然中国不会让他们简单的吃下这些订单，而是要求布鲁克林造船厂必须和江南厂合作，各自生产一半。在困境之中的美国人也不得不答应。

这是这么一点头，陶吉平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他以技术合作的名义，将布鲁克林造船厂的骨干力量向中国转移，把重要的造船设备转移，甚至连船厂的配套企业也都不放过，一鼓作气，全都弄回了中国。

另外他还以布鲁克林造船厂的名义，订购了很多重要的设备，也都弄到了中国。这场搬迁行动一直持续了两年多，靠着美国人的技术设备，江南厂的规模一下子提升了五倍，具备同时开工建造三艘三万吨航母的能力，在整个二战之中，出自江南厂的军舰为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这都是后话，全球一片哀嚎之下，一些小国尤其难受，诸如刚刚采购了中国武器的暹罗和伊朗，以及智利，埃及，阿比西尼西，阿富汗，以及刚刚建国的南华，纷纷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指着资源出口过日子，可是西方国家集体趴窝，他们的农矿产品卖不出去，国家财政日益恶化，全都到了一个极限。

不少国家纷纷派遣代表，来找中国，希望中国能帮着解决问题。张廷兰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他当即提出了倡议，要召开第三届亚非拉论坛，号召各个非欧洲国家，共同商讨应对危机的策略。

第八百八十四章落魄的梅塞施密特

从1926年开始，召开了第一次亚非拉论坛，随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到了目前已经是第三届了。

这一届的论坛却格外受到各方的瞩目，空前的经济危机，弱小的国家希望找到出路，而那些还被殖民的国家则看到了西方的衰弱，他们希望靠着中国的支持，掀起民族独立运动。

怀着各种各样的诉求，这些国家的代表齐聚北京城，都希望从张廷兰这里得到想要的答案。

在这些代表之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智利的巴切莱特，因为就在一个月之前，中国和智利签署了一份战略伙伴协议，同时达成的还有两国之间的投资保障协议。

中国拿出了600万投资智利的矿山，另外还有400万用来采购智利的农矿产品，有了这一千万的投资，智利的对外贸易瞬间就活过来了，政府财政也能够维持下去。

大萧条之中，南美各国都受到了严重冲击，巴西和阿根廷都出现了罢工潮，各地的游行冲突不断，唯有智利能暂时安稳一些，这些都来自中国的支撑。

巴切莱特一见到这些代表，就笑着说道：“我们刚刚和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以后两国之间的贸易就可以直接进行，不用再经过西方银行结算。按照估算，今年的贸易有望恢复正增长，最迟两年，我们就能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

智利人得意洋洋的宣誓，让其他的小国都非常吃味。同时他们也看出了中国的与众不同，毕竟曾经是天朝上国，做事不像西方蛮夷那么吃干抹净，处处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各国纷纷要求和中国签署类似的协议。

张廷兰对于这些诉求也是非常满意。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中国要想成为大国，就要有几个小弟给你摇旗呐喊，就要拉拢一帮国家，欧洲是插不进去手了，就只有从这些外围国家入手。

而且眼下国际贸易萎缩，正是中国工业品开疆拓土的时候，正好趁机抢占各国的空白，要不然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在论坛开幕式上，张廷兰就发表了讲话：“诸位代表。各位国际友人，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某些西方国家过渡投机的结果。而在危机爆发之后，各国又非常不负责任的玩起了贸易大战。制造关税壁垒，阻挠国际贸易。妄图用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渡过危机。我想说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事作风，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无法成为令人尊敬的大国。”

张廷兰的讲话，正好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赢得了各方的热情鼓掌。有几个非洲代表甚至手舞足蹈。他们早就对西方不满了，现在张廷兰说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正中下怀，对于中国的好感瞬间增加一大截。

“想要解决眼前的危机。我们首先要恢复信心，另外要摆脱西方世界对国际贸易的垄断。只有重新开始贸易，各国的经济重新运转起来，有了投资，有了工作，有了消费，经济就有了希望。我们不能等待西方，也不能指望别人，只有靠着自己，建立起新的经济秩序，才能保证大家的利益。”

……

张廷兰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建议组建一个联合银行，用来进行贸易结算！

别小看这个提议，相比真刀真枪，这玩意来的更狠，因为银行结算，就要收取手续费，这样就造成了各国贸易围着英镑等西方货币转圈，白白让他们盘剥，越来越肥。

当然你也别怨恨，谁让人家的国力能够延伸到世界各地呢，英国的大舰队就是英镑最好的保镖，每条主要的巷道都在人家控制当中，国际贸易就是人家一句话的事情，谁敢不用他们的货币呢！

也正是靠着这种超然地位，英国才成就了世界霸主。张廷兰这种时候要自己搞一个结算圈子，另起炉灶，就是在挖英国人的祖坟，是最遭人记恨的事情。

张廷兰敢这么干，就是因为有了底气，而底气的来源就是三艘航母战斗群逐渐成军，有了海上干预能力，也不怕英国人使坏，必要的时候，就开片大战！

中国拉起的这帮小伙伴里头，中国自己的个头最大，经济最发达，毫无疑问华元就是核心。要是没有远洋干预能力，英国人可以随便在某个地区挑事，就会造成华元的危机。弄几次下来，华元的信用就彻底崩溃了。

而有了航母，就完全不一样了，因此张廷兰才抛出了这个提议。各国的代表也顿时加入了热烈的讨论之中，张廷兰已经做了承诺，只要加入这个圈子，中国每年至少拿出1亿元进行采购。

1亿元对于欧美作用可能不大，但是对于这些小国来说，可是一块十足的大蛋糕了，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响。

财政部长阎泽浦在会后就找到了张廷兰，一见面就笑着说道：“大总统，伊朗，暹罗两国已经表态了，他们愿意加入这个联盟，另外埃及也同意了，土耳其的代表也说要考虑。如果能把这些国家都拉进来，不说别的，光是伊朗每年就能提供给我们100万吨的石油，结算圈子建成了，我们对外贸易至少能增加三成，税收能增加1.8亿！”

能在大危机之中，逆势上扬，绝对是了不起的成就，阎泽浦对于张廷兰的布局能力实在是钦佩的五体投地。

这世上谁还能看出这些不起眼的小国，竟然有如此重要的价值，简直是中国走出危机的关键。

“阎部长，打铁要趁热，最好在英国人反应过来之前，就把银行的框架搭起来。另外我会派遣奉天号航母战斗群进行一场环球访问，也让各国见识一下咱们的海上拳头。”

阎泽浦当然清楚，这哪是什么环球访问。分明就是示威，在告诫各国，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圈子，你们想动黑手的，可要掂量一下分量。这和当年美国的大白舰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在为联合银行背书！

“大总统放心吧，卑职一定把事情办好。”

什么叫超级大国，就是随便印一张纸片子，别人就要屁颠屁颠的当钱花，这就是超级大国的气派。而这个联合银行。就是抢夺金融霸权的第一步，张廷兰对自己这步棋相当满意。

又交代了外交官员要妥善安排各国代表，让他们宾至如归之后，张廷兰

就回到了总统府，刚刚到家就又有好事情传来。

张作相已经到了德国。中德两国最近十年关系十分密切，而且德国又处在困境之中。对于张作相的到来。给予了超乎正常的接待，军政商，各界的人物都亲自赶到了港口。

当张作相站在甲板上，看到黑压压的迎接人群的时候，只觉得倍儿有面子。

“汉卿，真没想到。老把叔还能混到今天，只怕当年的袁大总统都没有我这气派了吧！”

“敢情！袁世凯那是要求着洋人，现在是洋人求着咱们，当然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确不一样了！”张作相哈哈大笑：“咱爷们可要把腰杆挺直了，可不能丢了面子。”

德国的总参谋长塞克特亲自到场，总统兴登堡也派遣了总统府的秘书长，另外德国的西门子，莱茵金属，克虏伯等著名大公司都派出了代表。

张作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德国各界都把这个老头看成了他们的救世主。一战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彻底将德国的尊严碾碎，社会财富大量流失。

战后德国全仗着美国资本维系，可是现在美国人也完蛋了，德国的情况就更凄惨，600万人失业，30000多家企业倒闭，失业大军充斥着街头，外贸停止，粮食运不进来，越来越多的德国人饿肚子，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在这个时候张作相带着10亿美元的采购巨款，处于绝境当中的德国人都看到了一丝曙光。尤其是那些大企业，殷切的盼着张作相能青睐他们，因此在欢迎仪式上，这些人都近乎谄媚，盛赞中国的发展，大谈两国的友谊，拼命的推销自己的产品。

只是张作相还比较谨慎，他非常清楚，这笔钱可是儿子费尽了心血弄来的，要是有一分钱浪费，都对不起儿子，因此张作相到了德国之后，并没有盲目的下单子，而是先要弄清楚情况，找到最值得购买的东西。

张学良也没有客气，他在德国学习多年，各界都有不少的朋友，因此也全力发动一切关系，找那些最有价值的公司。

就在他们刚到柏林的第二个晚上，兰德尔就找到了他们，和张学良一见面，两个人都亲切的拥抱在了一起。

“老朋友，几年不见，你都升任少将了，实在是了不起啊！”张学良笑着说道。

“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规矩，是不是该给我一个红包？”兰德尔直接伸手了。

张学良嘿嘿一笑：“我在来之前，向拙言讨了二十个实习名额，德国士兵可以登上奉天号实习，你觉得这份礼物如何？”

兰德尔笑着用拳头捶了一下张学良的胸膛：“够朋友！早晚有一天，德国人会重新武装起来，而且我坚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危机让所有人绝望，但也是这种绝望，才让我看到了新生的希望！”

“老朋友，我可不想听你的绕口令了，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公司推荐给我们？”

“早就知道你是一个吸血鬼，光想着弄到德国的技术，不过我还真有一个公司要推荐给你们。”

“什么公司？”

“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兰德尔毫不迟疑的说道。

对于这个公司，张学良有点印象，在一战的时候，就给德国造过战机，不过一战结束之后，德国被剥夺了拥有空军的权力。巴伐利亚公司只能转而利用生产飞机的木料，生产家具和自行车。

这也是德国人一战之后惨象的缩影，也难怪德国会励志复仇，这种局面不能不让人愤怒。

张学良只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他不知道，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在后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梅塞施密特股份公司！

二战之中，德国最优秀的战机bf109就是出自这家公司之手，总计生产了35000多架，一款单一型号的飞机，能生产这么多，也从侧面显示了这种飞机的成功。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飞机设计的天才，大名鼎鼎的梅塞施密特。

只不过现在他有了麻烦，兰德尔向张学良介绍道：“梅塞施密特先生设计了几款原型机，不过在试飞的时候并不顺利，而且还造成了一名叫做汉斯的试飞员牺牲。这名试飞员是空军部门首长米尔希的挚友，因此米尔希就怀恨在心，接下来你懂的……”

一听兰德尔的介绍，张学良顿时就把眉头皱了起来：“老朋友，照你的说法，这个梅塞施密特完全是一个扫把星啊，可不是什么宝贝。”

“不，我见过他的设计，那绝对是最先进的战机，只是因为太超前了，才会失败。要不是德**方和他有矛盾，我才不会推荐给你们呢！”兰德尔大声的争辩道：“而且你们必须答应我，在德国重整军备的时候，能够放梅塞施密特先生回国，我相信他能打造出最强大的战鹰。”

一看兰德尔如此信誓旦旦，张学良也只好征求一下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一直没有说话，他都在观察兰德尔。这个德国的年轻将领并不是一个说谎的人，既然他这么有信心，那就应该看看。

“汉卿，既然这样，咱们就去飞机厂看看。”

张作相和张学良在兰德尔的陪同之下，第二天就急冲冲的前往了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刚刚到了大门口，他们就看到几个工人正在给工厂大门上锁。

这些人一个个都十分落寞，垂头丧气，中间有一个高大的中年人，头发不多，大脑门，翘下巴，长了一张大驴脸。相貌不好看，眉头之间还笼着愁云。

“威利，我给你带来两个朋友，他们想要看看你的飞机。”兰德尔兴奋的说道：“他们可是十足的大金主，只要能获得他的支持，你的飞机厂就有希望了！”

第八百三十五章接头小胡子

梅塞施密特原型机研制失败，又拿不到军队订单，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放弃掉自己心爱的事业，这对任何一个天才来说，都是莫大的打击。当他听到还有一丝活路的时候，顿时变得十分激动，三步两步就走到了张作相他们的前面。

“这……两位……”

兰德尔笑道：“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尊贵客人，他们有兴趣收购你的公司。”

“别忙！”张学良摆了摆手：“您就是梅塞施密特先生吧，我想先看看你的作品，然后再商谈合作的事情。”

张学良也相当懂空军，他对眼前这个家伙还存在一些疑虑。梅塞施密特一听这话，也有些不快，他好歹也是德国航空领域的名人，竟然被别人怀疑自己的能力，因此梅塞施密特也说道：“我也想听听你们能开出什么条件？”

张学良微微一笑：“中国现在主要有奉天和武汉两大飞机设计中心，负责的巴玉藻和王助先生每年能拿到800万左右的科研经费，军方每年采购飞机在500架左右，另外还有3000架以上的民用订单，你觉得这个市场规模如何？”

听到了这些数字，不只是梅塞施密特，就连兰德尔都倒吸了一口气，中**方一年采购的飞机，已经超过了德**队所有飞机的总和，这种差别简直是无法用道理计的！

张作相这时候听完翻译的话之后，也罕见的开口了：“梅塞施密特先生，中国有广阔的航空市场，同时也需要各类人才，只要你有本事，我可以做主在成都筹建一个航空设计局。各种条件都会远远超过现在。”

对于真正的天才来说，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远比多少收入更让人动心，因此梅塞施密特顿时将所有不快都抛开了。急忙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设计图纸拿了出来，交到了张学良的手上，又带着他们到了车间，看了两架原型机。

张学良可是玩飞机的行家，当他看到了梅塞施密特的设计之后，顿时大吃一惊。衡量飞机的性能。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飞机漂亮不漂亮，往往越是让人感觉舒服的飞机，就越发符合空气动力学特征，战斗力就越强。

梅塞施密特设计的飞机第一眼就让人感觉十分大气。尤其是采用了相当多的新设计，可收放的起落架、可开合的座舱盖、自动襟翼、下单翼等等。

光是凭着直觉判断。这架飞机就有着相当出众的性能。张学良看了一会儿。忍不住问道：“梅塞施密特先生，你的飞机相当不错，但是我想冒昧的问一句，为什么在试飞的时候会失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梅塞施密特也有些尴尬，但是又不能不回答：“是在降落的时候。起落架折断了。”

张学良点了点头：“和我想的差不多，这种结构王助总师也设计过，同样因为起落架过小，过窄而出现了问题。”

“什么？”梅塞施密特顿时大吃一惊。急忙问道：“我的设计可是独创的，中国怎么可能有呢？”

张学良顿时哈哈大笑：“梅塞施密特先生，你太小看中国的航空工业了，

我们的战机打过多少次空战，有着何等丰富的经验，有些东西只要数据积累的多了，就水到渠成。说实话你有天才的设计，但是还是缺少和战场的结合，我相信你把工厂搬到中国之后，会得到更多的东西。”

“好，总之我现在也破产了，正好去中国。”梅塞施密特也起了好胜之心，想要到中国见识一番，说不定会有更好的运气。

这时候兰德尔也说道：“威利，我想你现在去中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想提醒你，作为一个德国人，一旦我们的军队重整旗鼓，我希望你能回到德国效力。”

“没有问题，我一定能做到，到时候说不定我会带着更好的设计回来！”

商量妥当之中，张学良出资二十万美元，帮着梅塞施密特搬家，至于其他的经费，则是到了中国之后，再进行商谈。就在梅塞施密特搬家的时候，另外一位在航空领域鼎鼎大名的人物，库尔特谭克也找了过来。

他也是二战德国顶尖的设计师，研制了装备风冷发动机的fw190战斗机，成为了德国后期空战的当家花旦。同时他还研制出了早期的喷气式战斗机，绝对称得起是航空领域的大牛人！

不过此时的库尔特谭克却刚刚失业，当他听说中国在招收人才，也毛遂自荐，找了过来，经过一番交谈之后，张学良发现这家伙的水平不在梅塞施密特之下。如果到了中国，他们两个绝对能拉起两家设计局。

因此张学良也毫不客气，全都许诺了最优厚的条件，然后全都拐跑了。弄到了航空领域的两大牛人之后，他们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法本公司上面。

这架公司可是德国化工领域最大的康采恩！法本公司旗下有三家主要公司，分别是阿克发公司，巴斯夫公司，拜耳公司。随便拿出一家，都是世界最顶尖的企业。

化学染料是法本公司的拳头产品，在一战之前，世界九成以上的化工染料全都出自法本公司，他们还最早突破了合成氨技术，煤化油技术。

在二战之中，法本公司大量生产的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使德国冲破了资源瓶颈。此外，德军100%的甲醇和润滑油、80%的炸药、70%的黑火药和35%的硫酸也都出自法本公司，另外在毒气的研究上面，也取得相当成就。盟军甚至说过美国有法本公司，就没有希特勒的战争。

对于这样一个强悍的公司，自然也早早的列入了中国合作的范畴，想要完全买下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方面决定出资和法本公司进行合作，让他们在中国建设合资工厂。

能打开中国市场，获得中国的原料支持，对于法本公司来说，也是走出困境的好方法。作为一个军工巨头，德国的军队受到了严格限制，法本公司在29年的收益还不足4000万马克。比起同时期的美国杜邦，足足差了几十倍之多。

因此中国上百万的军队，庞大的需求对于法本公司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当然这对于中国也是好处多多的事情，法本公司有化学染料技术，这正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纺织业急需的东西。

他们在炸药，毒气，煤化工，石油化工，医药，材料等等领域，都有一大堆的核心专利，全都是中国急需的，因此双方谈得非常融洽，各取所需之下，中国注资3000万美元，占有公司的百分之二十股份。而后法本公司在上海设立子公司，打开中国市场。

中方对美德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美国还有余力，那些大公司根本吞不下来，只能进行挖角。在德国中国则是直接对大公司下手，一方面德国人的确十分困难，另外一方面中德合作了十年，双方都有默契。

德**政高层也清楚，把工厂放在中国，如果德国需要，还能够迁回来，这对保存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全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毕竟人才到了中国，总比到了美国，甚至到了俄国要好。

正是这种默许，张作相和张学良加快了行动的脚步，拿下了法本公司之后，又和莱茵金属，克虏伯这两大军工巨头商谈了合作协议，引入了火炮技术，以及克虏伯装甲技术，作为回报，中国则提供了坦克技术。

这时代的德军已经注意到了坦克的重要性，但是出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最初德国的装甲兵竟然要像孩子一样，提着纸壳充当坦克，进行训练。靠着这种玩笑的手段，竟然磨砺出世界上最强大的钢铁军队，德国的严谨和可怕可见一斑。

中国在坦克上有着成熟的经验，完全可以和德国共享技术。除此之外，张作相又和奔驰公司，合作，购买了800辆奔驰的货运卡车，其中400要在中国组装，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生产线搬到中国，德国人也大方的同意了，毕竟这能解决上百人的就业问题，还有丰厚的利润。

在德国的这段时间，可谓是顺风顺水，中国想要的东西，差不多都弄到了，张作相也是兴奋异常，因此才给张廷兰发了电报，得意的炫耀一番。

不过得意归得意，张作相一点都不敢懈怠，他已经撒出去3亿多，还有一大半的资金没花出去呢，因此他马不停蹄的赶到了慕尼黑。

这里正是西门子公司的总部，张作相这次要谈的就是和西门子公司合作开发石油。现在中国手里头有三块重要的产油区，一个是中亚，一个是婆罗洲，一个是伊朗，全都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德国恰巧又是资源匮乏的国家。

可是就在张作相刚刚到了慕尼黑之后，突然接到了一张名片，正是纳粹党的领袖希特勒送来的，他希望和张作相会面。

“老把叔，这个纳粹党正是德国新近崛起的一股势力，只是他们主张过于极端，我不太看好他们。”

“不。”张作相摆了摆手：“汉卿，拙言来的时候特别交代，这位希特勒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拙言的眼光想必你也清楚。咱们还是去拜会一下，说不定以后这家伙就会帮上大忙！”

第八百三十六章让纳粹感染世界

就在张作相准备去拜会希特勒的时候，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带着人直接找到了他们的宾馆。

纳粹党虽然没有掌权，但是在议会之中也有几个席位，作为党魁，希特勒还是相当有身份的，尤其是慕尼黑算是他的老巢，影响力相当巨大。

当希特勒走在街道的上面的时候，有人不准的向他欢呼致敬，普通的德国人看向希特勒的眼光，全都充满了敬意和希望。

后世宣传中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无疑都是邪恶的象征，但是真正了解纳粹党的起家历史，就会对希特勒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战之后的魏玛共和国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无力治国，国家乱得一团糟。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发动了啤酒馆暴动，虽然非常不成功，但是至少他愿意为了德国付出，不怕流血和牺牲，光是这一点，就让德国人刮目相看。

就在大萧条之后，德国政府各派不断的争论，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政客天天都在争吵，但是却没有任何人能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去拯救德国。

唯有纳粹党能放下身段，组织德国人一起劳动，帮着他们解决就业问题，那些纳粹党的领导也没有什么特权，和普通人在一起吃。

在一个绝望的时候，如果有一群人往你的碗里送土豆和面包，帮着你找到活路。无论这些人说什么，恐怕你都会毫不犹豫的相信。

希特勒正是靠着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才迅速扩大影响力，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他的上台是靠着民众选票得来的。而上台之后，希特勒的政绩也的确惊人，短短五年之内。就让德国失业率降低到了零，他当初的许诺一一兑现，国家摆脱了凡尔赛和约的限制，经济蒸蒸日上，普通工人甚至能够出国旅游。

相比其他还挣扎在大萧条泥潭之中的国家，希特勒的前期作为堪称完美！

现在的希特勒还没有发迹，作风更是亲民，站在了宾馆外头，十分谦恭和顺。见到了张作相和张学良从里面迎接出来，他急忙紧走了几步。主动和张作相握手。

希特勒的神情显得十分激动：“尊贵的中国朋友，请允许我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本人，以及我的同志都对贵国充满了敬意。”

张作相也笑道：“这是我第一次来德国，但是就感到了德国各界的善意。在中国政府和民间。都有相当大的呼声，希望和德国建立更密切。更友好的关系。尤其是欢迎德国的企业家到中国投资。两国经济有着巨大的互补性，应该加强合作，共度难关。”

张作相的话，某种程度就代表着中国总统的意思，希特勒一听两国有扩大合作的可能，当然是喜悦异常。

和带着人到了专门的会客室。坐下来之后，希特勒就率先开口：“在1919年，我就见到了一些中国企业家来德国采购设备。他们和其他国家完全不一样，彬彬有礼。尤其是对德国人，非常友善，让我十分感动。这些年中国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独立，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在这场可怕的危机之中，独善其身，贵国总统和政府的强大领导能力，实在是让人钦佩。”

听到希特勒当面夸自己的儿子，张作相也是老怀大慰，笑道：“希特勒先生，实不相瞒，拙言对贵党也相当的看中，他觉得你们虽然眼下还很弱小，但是有德国民众的支持，你们会快速强大起来，成为主导德国的政治力量。”

“真的？总统先生是这么看的？”希特勒也是惊喜非常，他只是一个小党的领袖，和大国元首之间，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他根本就不敢奢望张廷兰能注意到他。

一旁的张学良笑道：“没错，实际上我们到了慕尼黑，就想拜会一下您和您的政党，只是没想到您竟然提前来了。”

希特勒道：“我是听说贵国要在德国招募大量的技工和科研人员，甚至要收购工厂，采购设备。我认为这是解决一些人就业的好办法，因此非常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

说起来希特勒长得也出众，而且动作有些夸张，张作相第一印象并不好。但是听到了他找来的原因，顿时有些刮目相看了。

作为一个反对党，遇到了国家出现问题，往往很少想怎么解决问题，他们只要不断的反对，把对手拉下来，让自己上位就行了，只有该怎么施政，那是下一步考虑的事情。但是这个希特勒竟然能想到解决就业问题，可见他是真心关注德国的底层民众，光凭这一点，就相当了不起！

“希特勒先生，我们引入德国的技术和人才，并不是想将德国的好东西据为己有。而是我们认为两国经济和巨大的合作空间。中国可以提供市场和原料，德国提供设备和人才，两国共同携手走出经济危机。对于到中国工作和投资的德国人，完全可以在德国恢复经济之后再回归家园，这完全是一种双赢的合作。”

“你们真的愿意让这些人才归国么？”

“当然，他们有完全的自由，实际上德国和中国之间早有一些技术交流，尤其是军事方面的。”

中德之间的军事交流虽然隐蔽，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有些消息传出来，现在张作相给予了证实，希特勒也顿时来了兴趣。他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把人才挖走之后，损伤到德国的元气。

不过现在一看等于是把人才暂时借给中国，日后还能回来。用中国的场子，延续德国的工业技术，保住德国的精华，同时中国也借机学到需要的技术，无论是怎么看，都是双赢的合作。

希特勒终于下定了决心，他郑重的说道：“我们纳粹党非常愿意和贵国合作，帮着你们寻找需要的人才和技术，不过我也希望贵国能够释放一些善意。”

“没有问题。”张作相笑着说道：“我会拿出五亿美元采购德国的机床设备，另外再拿出1.5亿引进人才购买专利。我想这么大的单子，足够拉动贵国几十万的就业了。”

张学良也笑道：“我们还可以提供一大批的粮食，肉类援助，解决德国的饥饿问题，如果贵党愿意，你们还可以派遣军事才人，前往中国，我们将单独为贵党培训人才。”

希特勒知道这次大危机是难得的机会，他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如果真能解决几十万人的就业，就代表着几十万家庭成为了他的支持者，瞬间多了上百万的选票。

而且有了粮食之后，纳粹党就能组织更多的人员参加劳动，更别说还能帮着进行军事培训了，这些条件简直让他无法拒绝。

希特勒已经看到了纳粹党快速膨胀的契机，双方越谈越高兴，当张作相得知九月份就要举行选举国会选举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提供了一千万美元的经费，这绝对算是希特勒得到的最大一笔资助。

“希特勒先生，接下来我们准备和西门子公司好好商讨一下，根据我们的勘探，在伊朗的西南部，邻近波斯湾的地区，拥有大量的石油蕴藏量，甚至根据我们的专家预测，波斯湾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石油中心。”张学良笑着介绍道。

希特勒也只是说道：“我衷心的祝愿你们能取得成功。”

会谈愉快的结束了，张学良后来甚至都不记得这话了，但是他却不知道，就是这么一句话，让希特勒终于注意到了中东。德国高层将中东视作解决能源缺口的最好突破方向，结果为此数十万的英美军队血洒黄沙。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一直到巴格达，无计其数的英国人血洒他乡。

这当然是后话，现在张作相他们在德国的采购非常顺利，越来越多的设备和人才漂洋过海，从欧美涌向了中国。

对于这种情况，张廷兰自然是喜悦异常，不过他还是觉得太慢了，太不过瘾了，毕竟建设还要时间，人才也要培养，在未来一二十年时间，如果按部就班的发展，想要赶上美国，还是太困难了。

每当看到北美的地图的时候，张廷兰也会升起一种无力感，上帝实在是太垂青美国人了，广袤的土地几乎什么都有，墨西哥和加拿大又是两盘小菜，美国人根本不用担心外来的战争威胁。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能阻挡美国崛起么？

张廷兰心里头盘算了再三，正好刘少卿来到了办公室，为了挖角西方的人才，中国把情报机构都动用了，刘少卿也是忙得头晕眼花。

他正准备将一份名单交给张廷兰，其中就包括尼古拉特斯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一批顶尖的科学家。有些人能招揽，就请过来，如果不能，那就干掉！

“大总统，您先看看这份名单吧，是不是有什么疏漏？”

“先不忙。”张廷兰笑道：“少卿，你说两个人在存钱比赛，想让其中一个存得比对方多，该用什么办法呢？”

“当然是自己多挣点，少花点！”刘少卿下意识的说道：“或许还可以让对方变穷，一个子都不剩，这样就能轻松获胜了，不过这恐怕有点不合适吧。”

“怎么会，我看这个办法很好，应该推广！”张廷兰哈哈大笑道。

第八百三十八章占领行动

“我们为什么贫穷，是富人把钱都拿走了。”

“我们为什么失业，是有色人种把工作抢走了。”

“该怎么拯救美国，消灭金融寡头，驱逐所有的移民。”

“抢回工作，抢回未来！”

……

达维斯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等大萧条的重灾区发表演说，最初迎着寥寥，可是经过了报纸和媒体的宣传，很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注意到了他的声音。

每次达维斯出现在街头，都有成千上万的流浪汉围着他，如痴如醉的听他演说，为他欢呼喝彩，这个时候，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在替美国民众发声。

“各位美利坚的公民，我亲爱的伙伴，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抢劫，杀人，全都要送到监狱，甚至要丢掉性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有一群人抢劫了美利坚，抢劫了整个世界，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惩罚，还继续拿着抢来的钱，过着奢靡的生活，大家说这些人该不该惩罚，善良的劳动者应不应该得到补偿？”

“应该，应该！”

听着民众的欢呼，享受着皇帝一般的待遇，达维斯变得十分的张狂，瞬间他就化身了拯救世间的天使一般。

他猛地从怀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高高举在了手上，悲愤的说道：“我要告诉大家，没有，这些人都没有惩罚，相反他们还在攫取更多的利益，从民众身上吸血。而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总统，还有白宫的那些官僚，都在充当着帮凶，是的。他们就是资本家的走狗！”

“看看吧，他们都做了什么？”说着达维斯指着报纸的头版头条，对大家说道：“看看，我们的总统公布了最新的减税方案，大家看看上面说了什么，要减轻企业负担，然后让企业增加工人的薪水，让我们能摆脱危机的影响。”

“大家觉得这话怎么样？”达维斯大声的说道：“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政府把我们都当成了傻瓜。上千万的美国人失业了，我们没有了工作，减税之后，资本家拿到了钱，会发给那些失业工人么？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就是图利财团，政府在拿着工人的血汗。去满足资本家贪婪的胃口。”

听到了达维斯声嘶力竭的嘶吼。这些美国民众终于愤怒了，这些人已经对未来绝望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

就好像一个蓄满了水的堤坝，达维斯给他们开了一个口子，瞬间就洪水滔天……

看着愤怒到了沸点的民众，达维斯志得意满。他继续说道：“这还不够，还有更荒谬的事情，我们的政府刚刚又降低了银行利率，理由很简单。就是降低举债成本。我想问大家的是银行会把钱借给流浪汉么？不会！他们只会把钱借给资本家，借给那些已经脑满肠肥的家伙，那些家伙拿到了低息贷款之后，会干什么？很简单，他们就去收购那些破产的企业，鲸吞蚕食美国人的财富，把大家的房屋抢走，把我们的工厂抢走，至于价格，只要平时的一

半，甚至更少就足够了。”

“有一群人把国家搞乱了，把社会搞乱了，他们不用受到任何惩罚，还能靠着政府给的资金，继续吞噬大家的血肉，这就是美国的现状，这就是最残酷的事实，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该站出来，为了我们的权力，做殊死抗争，不然我们就是死路一条！”

达维斯的演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美国的东北部工业区，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者成了他最忠实的信徒，各大学校也争相邀请他发表演说。

到了大学之后，达维斯又换了另外一套说辞：“同学们，你们每天努力读书，每天辛苦的学习，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等待你们的很可能不是美好的未来，因为你们的未来已经被一群大人给毁掉了。五六十岁的人搞坏了经济，却要二三十岁的人承担后果，离开了学校，你们就要失业。沉重的助学贷款压在肩头，还没有工作，就要负债，就要面对毫无前途的世界……”

不只是一个达维斯，更多的美国政客也投入到了其中，他们也到处发表演说，痛斥政府，猛批资本家，所到之处，都会受到无数人的欢呼，瞬间这些人都成了勇士，成了真正为民众代言的社会良心。

“夏总，我听着这话都有点动心了，恨不得和资本家都同归于尽！”任舒文在听过了达维斯的演讲之后，也笑着说道。

“人家就是指着这张嘴活着，哪能没有一点本事？别看他们白天骂的这么凶，到了晚上，依旧要点头哈腰，管那些金主叫爷爷，要不然谁帮着他们折腾啊。”

夏寒一面欣赏着台上的表演，一面看着台下如痴如醉的民众，心里头也暗暗得意，他就是其中的金主之一。这股风潮也是中国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挑动美国社会对立，割裂阶层和族群，正是张廷兰的扰乱美国的步骤之一、说起民主，很多人都会想到对立的词汇是**，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在现代社会之中，真正的**体制非常少。

就拿张廷兰来说，虽然是一个军政强人，但是在新民党内部，还有十几个执行委员和他平级，另外政府运转也不是他能随便干涉的，凡事都要大家一起商量解决，只能说他的权威大一些而已。但是在做决策的时候，往往是几个人民主协商的结果，不大可能一言堂。

在法律上，张廷兰的权力甚至不及美国总统，毕竟美国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肩扛。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大家的区别就是民主的多少问题，而不是有无。

真正和**对应的民粹，一个是以一人一姓为尊，一个是完全遵从民意，大多数永远都是对的，毫无底限的迎合选民。在这两者之间，才是民主运作的空间。

**相当于异物，民粹则是相当于癌症，而且还是政治癌症。一旦得上了，就会像癌细胞一样，疯狂的吸收各种营养，恶性膨胀，最后无药可救。

对于普通人来说，受到眼界视野的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不理智的，短视的，他们无法看清更长远的问题，完全遵照他们的意见，只会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糟，可以说民粹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北美也早就有民粹的传统，只是大危机又催化了这种思潮，种族主义，宗教势力，纳粹主张，法西斯主义，白人至上，这些理念瞬间都被放大。

那些民粹政客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主张，他们只选择大多数人喜欢听的

东西来讲，然后再不断的强化，再反过头传达给所有人。处于绝望之中的人们，很容易被这种东西影响，陷入癫狂。

就在夏寒他们从演讲的会场离开，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突然看到一辆破烂的汽车上，探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刚刚走过来的一个黑人猛开了三枪，这个黑人当场倒毙地上，鲜血汩汩流淌，从脑袋之中，露出了白花花的脑子……

作为在战场上混过的夏寒，对于这种小儿科倒是没有什么害怕，但是他看到这里之后，却有了一丝的欣喜，看来美国真的彻底乱了。要是再烧一把火，或许就会有希望达成目标了。

夏寒带着南华石油公司的总经理任舒文，刚刚和洛克菲勒财团商谈了一份合同，他本想从美国人手上换到汽油抗爆剂的技术，从此彻底解决航空燃油的问题。

但是对于这些看家本事，美国人看得非常死，根本没得谈，夏寒只能退而求其次，邀请美国人合作开发婆罗洲的石油，作为回报，从美国人手上弄到了石油勘探设备。美国人算计的很明白，勘探技术可以，但是真正的看家本事绝对不行。

随着地盘的扩大，原油的缺口很好解决，但是高品质的航空燃油中国却还需要从美国进口，这也成了中国空军的一块心病。

只是美国人咬的太死，夏寒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在美国逗留了半年多，想要拿到的，能拿到的，几乎全都到手了。唯有汽油抗爆剂和航空发动机，美国人死死的咬住，甚至军政高层都出面了，坚决不准卖给中国。

美国人也不傻，他们能够撼动英国，争夺世界霸主的最强有力支撑就是工业技术。美国块头大，只要工业技术和欧洲各国站在同一线上，就能把他们甩开。

同样道理，中国的块头更大，要是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就没有美国什么事了。因此虽然处在了大萧条之中，但是美国人依旧死死咬住。

当然夏寒是不会死心的，只要美国政府更加混乱，甚至冲击到了那些财团，这时候他们就该松口了。

回到了宾馆之后，他立刻让人暗中给达维斯送去了五十万的资金，鼓动他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达维斯这些天享受了太多的荣耀，他已经有些忘乎所以了，也早在心里头酝酿了更大的行动。

拿到了支持之后，他顿时又发表了一篇战斗的檄文，号召各地的失业工人去占领华尔街，揪出那些金融肥猫，让他们为大萧条承担责任！泣血说明神兽肆虐，被屏蔽了这些天，实在是对不起书友。这两天有不少书友找到了群里头，小的感激不尽。

目前这本书链接能找到，在书架里头能看到，但是不在榜单，不在搜索……

随时还可能有屏蔽的风险，说白了就是给个机会，让我老老实实的完本。

小的这几天准备了新书，已经有了眉目，我会尽快把奉系的主线交代清楚，然后完本。基本上原计划有两三百章的内容，压缩到一百章之内，我尽量保证故事的完全。

草草收场，真的不愿，只能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什么也不说了，小的安安静静完本，新书会很快出炉……

第八百三十九章大结局

刚刚接到通知，没法多写了，只能一章完本，小的把下一步的发展交代一下，以后或许还有机会……

大萧条之中，美国民粹主意膨胀，种族对立严重，国家撕裂，贫富差距使得美国动荡不安。

美国财团将罗斯福视作结束危机的唯一人选，结果在竞选演讲之中，遭到了暗杀，美国社会动荡更加剧烈。西部和南部的各个州相继要求独立，脱离美利坚合众国。一场新的南北战争爆发，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之中。

美国内战之时，中国经济则是飞速发展，承接了大量美国转移过来的产业，在完成了二五计划之中，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前列的工业国。

35年爆发收复台湾之战，中国凭借着五艘大型航母，十艘轻型航母的强大兵力，重创联合舰队，日本吐出了台湾，琉球，朝鲜等地。

受到教训之后，中日关系再度升温，日本又开始了卧薪藏胆的疗伤。

德国此时在欧洲强势崛起，欧洲格局快速变化。美国也从内战之中走出来，但是国家实力严重损耗。

随后二战爆发，美国再也没有超然地位，只能尽早加入英法一方和德国作战，重整旗鼓的日本则是全力对付美国。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日本抢占了夏威夷，又占领了澳大利亚。

西方世界面对着德日的挑战，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43年，中国正式宣战。借道俄国，和中东，千万大军杀向欧洲，消灭了德国，使得希特勒一统欧洲的妄想破产，随后欧洲被彻底分裂。变成了四十几个小国，再也无法对中国构成威胁。

同时中国也出兵干掉日本，大肆的收割战争红利。

美国对此非常不满，还想要和中国争夺，这时候中国的核武器已经研制成功，美国本土遭到了二十颗原子弹攻击，东北部的精华工业区彻底毁之一旦。

失去了工业力量的美国，只能变成一个矿产和粮食的出口国，再也没有了威胁。

堂堂中华彻底恢复了天朝的威严……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选书网—http://Www.xuanshu.Com